工作安排

目录

2020年文稿
你的使命是什么（一）
你的使命是什么（二）
你的使命是什么（三）
屹立了三分钟的类人猿 1
屹立了三分钟的类人猿 2
屹立了三分钟的类人猿 3
屹立了三分钟的类人猿 4
屹立了三分钟的类人猿 5
屹立了三分钟的类人猿6
屹立了三分钟的类人猿 7
屹立了三分钟的类人猿 8
屹立了三分钟的类人猿 9
屹立了三分钟的类人猿10
屹立了三分钟的类人猿 11
屹立了三分钟的类人猿 12
又懒又恶的仆人 1
又懒又恶的仆人 2
又懒又恶的仆人 3
又懒又恶的仆人 4
又懒又恶的仆人 7
又懒又恶的仆人 8
否认神主宰万有——定为不信派
没经历信神的历程—定为不信派
什么是败类1
什么是败类2
你是谁的孝子贤孙 1
你是谁的孝子贤孙2
你是谁的孝子贤孙3

什么是无耻之态1
神为什么要拯救人 1
神为什么要拯救人2
什么是蒙拯救？
天国的钥匙
国度录取通知书1
国度录取通知书2
什么是恶人—1
什么是恶人2
衣冠禽兽——《泡脚记》
梦中看见灵界实情1
梦中看见灵界实情2
梦中看见灵界实情3
我把人当亲人父母，人把我当作可以利用的对象
经过一个梦看见了灵界实情
在梦中人的鬼样
该怎样实际地见证神—1
该怎样实际地见证神—2
该怎么实际地见证神3
人性上的进入不等于生命进入
交通第十六篇
学会通情达理
看不见的阴谋
审判、管教、责打更是爱
骨髓里流出的都是毒汁 1
骨髓里流出的都是毒汁 2
交通第十六篇
交通第十六篇 2
摆设环境是要你站见证
闭关修炼想成仙吗？
践踏撒但让神掌权1
践踏撒但要神掌权2
交通第六十五篇

交通第十二篇
谋略没用在正道上
人的理智太差
人性上的进入不等于生命进入
任何环境从神领受1
任何环境从神领受2
撒但的食物
杀猪事件
什么是担当
管家与儿子
什么是责任与负担
 神的奇妙作为
神要的是精兵
神作工是为了恢复我的良心理智
余孽
怎么站见证
正宗的家天下1
正宗的家天下2
宗教观念抵挡神 1
宗教观念抵挡神 2
2021年文稿
1安排人不同命运的原因所在
2 每日神话301的交通 1
3 每日神话301的交通2
4 为什么说我的进入和别人的进入台阶有差距呢？
4 解剖犯罪根源
5 主宰与安排的关系1
主宰与安排的关系2
6 临三号问题：小丽下交会去和主动和放下说实际也是假戴琳，自由说：“老师说的是原子弹怎么能是假戴琳呢？”为此两派争执不休？不知该怎么交通？
7 神用行政辖管万民
8 安排人不同命运的原因所在

9 人对待病痛的五种态度
10打仗问答
11 打仗作工原则
12 带领工人的职责：
14
解剖人的过程1
解剖人的过程2
15 尽不上本分就是废物
16
进入生命经历 1
进入生命经历 2
17 渴真变可憎
18路该怎么走
18买卖的原则：
19
每日神话301的交通 1
每日神话301的交通2
20你为什么信神
21懦弱就是认罪蔓延
22
人为什么活着1
人为什么活着2
23
什么是经历神作工经历神说话1
什么是经历神作工经历神说话2
24 什么是控告
25 什么是善恶树的果汁
26 什么是神家
27 什么是土匪
28什么是猪带领
29失败的几种信法
失败的信法 1
失败的信法2

29失去功用的一个棋子
30是反映问题还是抓把柄得根据存心
31是见证还是软柿子
32 顺服神与对抗摆布神的不同表现
33为什么叫你做效力者
34为罪开脱罪责
35
邪恶的看事观点 1
邪恶的看事观点 2
36 衣冠禽兽——《泡脚记》
37
庸俗的追求1
庸俗的追求 2
38
怎样把神话带入现实生活当中 1
怎样把神话带入现实生活当中2
怎样把神话带入现实生活当中3
怎样把神话带入现实生活中4
39
怎样见证神1
怎样见证神 2
40 患难时期见真心
41尽本分的三个阶段
42七号响起
七雷发出
三个台阶
宗教界血流成河
交通第六十四篇（二）
交通第六十四篇（一）
交通工作安排（二）
交通工作安排（一）
卷土重来（二）
卷土重来（一）

你把自己当神家人了吗？（二）
你把自己当神家人了吗？（一）
强盗与大盗
圣灵作工趋向
问题：为什么以色列人三个月就被作成了，而咱们不行？三个月作成指什么说的？
我信神得着了什么？
作工与生命进入的实质性区别（三）
作工与生命进入的实质性区别（二）
作工与生命进入的实质性区别（一）
对“信神倒霉了”该如何认识（二）
对“信神倒霉了”该如何认识（一）
讲理对抗就是把神拒之门外
交通带领路线图（六）
交通带领路线图（七）
交通第八十篇（二）
交通第八十篇（一）
交通第三十五篇
诗歌交通《神只希望人都听话顺服》（二）
诗歌交通《神只希望人都听话顺服》（一）
信神该有的心志愿望
信神要得真实认识自己（二）
信神要得真实认识自己（一）
修理对付与打压的区别（二）
忠臣与奸臣
坐低凳子活水泉源才能流进来
打仗的交通（二）
打仗的交通（一）
带领人需掌握四条原则
对待人的原则（三）
对待人的原则（二）
对待人的原则（一）
对神权柄的“相信”从何而来

交通第四十篇（二）
交通第四十篇（一）
交通神向全宇的发声第三篇（二）
交通神向全宇的发声第三篇（一）
什么是神的公义与人该走的路（二）
什么是神的公义与人该走的路（一）
审判台前拉屎撒尿
生命经历的必经之路
信神不是为认识自己而是为认识神
信神应带领人顺服神而不是尊己为大
在剥夺与赐给之间产生对神真实认识
只正人不正己的表演（二）
只正人不正己的表演（一）
不是准确实际的见证就是亵渎（二）
不是准确实际的见证就是亵渎（一）
从神的三步作工中来认识神（二）
从神的三步作工中来认识神（一）
各种人的经历
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不堪入目
什么是边缘性工作
什么是在神的经营中（三）
什么是在神的经营中（二）
什么是在神的经营中（一）
为什么不让你礼尚往来（三）
为什么不让你礼尚往来（二）
为什么不让你礼尚往来（一）
信神要经历神的作工、神的说话（二）
信神要经历神的作工、神的说话（一）
在经历神作工的过程中才能认识神（二）
在经历神作工的过程中才能认识神（一）
22年文稿
1-4月份
诗歌交通《你得会经历神的作工》

四个问题
神如何供应人的生命
你因着信得的太多了
为什么要把人打到无底深坑
什么是荣耀 什么是见证
明目张胆地敲诈勒索神
得作从病榻上爬起的见证（一）
不吃生命果却吃善恶果
把最珍贵的祭物献给神
交通第三十五篇
交通第四十五篇
从灵界看单身与富翁（一）
从灵界看单身与富翁（二）
从灵界看单身与富翁（三）
交通《奥秘揭示·第十二篇》（一）
交通《奥秘揭示·第十二篇》（二）
什么是真正的生命经历
目前该有的认识与实行（一）
目前该有的认识与实行（二）
交通《每日神话35》（一）
交通《每日神话35》（二）
交通神话《作工与进入 五》
信神不是为认识自己而是为认识神
信神该有的心志愿望
关乎神作工的步骤1
关乎神作工的步骤2
交通 神话 《第一百零二篇》（ 一 ）
交通 神话 《第一百零二篇》（ 二 ）
交通神话《第一百零二篇》（三）
婉言谢绝神的拯救（一）
婉言谢绝神的拯救（二）
婉言谢绝神的拯救（三）
婉言谢绝神的拯救（四）

雇工与假带领之间的区别（一）
雇工与假带领之间的区别（二）
紧抓神手不做撒但的俘虏兵
做菩萨就是敌基督（一）
做菩萨就是敌基督（二）
各地抵挡国度建造遭惩罚的典型案例
横行霸道狼都不如的畜生
尽本分中临到病痛如何认识
交通第八十篇（一）
交通第八十篇（二）
神要人纯粹、单一的爱（一）
神要人纯粹、单一的爱（二）
神要人纯粹、单一的爱（三）
交通《目前的异象与该实行的路》结合的神话
目前的异象与该实行的路
在神的作工步骤中看见神的奇妙作为
走不上彼得的路那一定踏的是保罗的后尘
怎么认识神的奇妙作工
什么是厚颜无耻地见证撒但
没有经历不能做带领
国度里的最后审判
怎样配合被神征服（一）
怎样配合被神征服（二）
什么样的人不配事奉神（一）
什么样的人不配事奉神（二）
用心作工取代凭地位作工
根据神话寻求得胜者
谈视金钱如粪土
交通“我认为”
交通诗歌《神注重的是人的心》(一)
交通诗歌《神注重的是人的心》(二)
跟随神必须有真实的信
手到擒来的处世哲学

手到擒来的自私卑鄙
信神的高速路（一）
信神的高速路（二）
真理是下个时代的生存法则（一）
真理是下个时代的生存法则（二）
在经历神作工的过程中才能认识神（一）
在经历神作工的过程中才能认识神（二）
因“跟随”人而背叛神
作工需要具体、系统
为什么不让你礼尚往来（一）
为什么不让你礼尚往来（二）
为什么不让你礼尚往来（三）
诗歌交通《你得会经历神的作工》
生存之道
什么是奴隶主与奴隶
什么是生活琐事
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不堪入目
你是找茬还是寻求神、见证神（一）
你是找茬还是寻求神、见证神（二）
你是如何对待你的使命的？
经历、体验撒但的苦害（一）
经历、体验撒但的苦害（二）
交通约伯最后的申诉（一）
交通约伯最后的申诉（二）
带领工人解决问题的路途
尽本分与生命进入的关系
从“不斗”到欺骗
帮助人的心态、态度
5-6月
“踩雷”计划（一）
“踩雷”计划（二）
“踩雷”计划（三）
“踩雷”计划（四）

交通诗歌《我今已醒悟》
保罗二世（一）
保罗二世（二）
保罗二世（三）
背叛就是以死相逼（一）
交通神话诗歌《神成全的就是信心》
撒但的护卫兵
什么是昏君
什么是指鹿为马
神根据人的不同需要来安排环境
神拣选人根据人对神的观点、态度（一）
神拣选人根据人对神的观点、态度（二）
神拣选人根据人对神的观点、态度（三）
神拣选人根据人对神的观点、态度（四）
怎样认识得着真理与实行真理
怎么对待真理
真理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从物质世界看灵界争战（一）
从物质世界看灵界争战（二）
没有作工就没有进入、没有实际
缺乏理智的表现
什么是故意抵挡（一）
什么是故意抵挡（二）
什么是借刀杀人（一）
什么是借刀杀人（二）
什么是落井下石
什么是算计（一）
什么是算计（二）
什么是真正的作工（一）
什么是真正的作工（二）
神长时间观察来拣选人、定人归宿
在正常实际的作工中看见神作为（一）
在正常实际的作工中看见神作为（二）

长期的刚硬、对抗带来的后果（一）
长期的刚硬、对抗带来的后果（二）
追求真理根据神话看事
做人、行事得有标准原则（一）
做人、行事得有标准原则（二）
神国怎样降临
敌基督的嚣张、恶毒、邪门
7-12月
为原教办事的问题回复
为什么要追求真理（十）
为什么要追求真理（九）
为什么要追求真理（八）
为什么要追求真理（七）
为什么要追求真理（六）
为什么要追求真理（五）
为什么要追求真理（四）
为什么要追求真理（三）
受造之物的价值意义是什么
因不是觉醒者就弃绝得胜者的问题回复
预防瘟疫的中药问题回复
为什么要追求真理（一）
为什么要追求真理（二）
情绪能影响人蒙拯救（一）
情绪能影响人蒙拯救（二）
情绪能影响人蒙拯救（三）
神的性情活灵活现（一）
神的性情活灵活现（二）
神的性情活灵活现（三）
试炼与熬炼的区别
怎样经历神的拯救与爱
深怕别人看不见的“先锋”
什么是邪恶
为地位名誉用心良苦地策划表演

不要做息事宁人的人
强行灌输、强行占有的表现
不自爱还仇视背叛（一）
不自爱还仇视背叛（二）
临到不合观念的环境时得认识人的态度、观点（一）
信神能得着什么？（一）
信神能得着什么（二）
交通写铁证文章的原则（一）
交通写铁证文章的原则（二）
解剖不可触碰的根源
什么是真正的前途命运（一）
什么是真正的前途命运（二）
半家信靠欺骗过日子的根源
观念把人带入地狱
解剖人错谬的思想观点（一）
解剖人错谬的思想观点（二）
试炼与熬炼的区别
什么是活死人与行尸走肉（一）
什么是活死人与行尸走肉（二）
什么是活死人与行尸走肉（三）
什么是贼商（一）
什么是贼商（二）
英雄气概与正义感的区别
补发铁证细节原则
环境方面的安排
交通诗歌《神祝福诚实的人》（一）
交通诗歌《神祝福诚实的人》（二）
工作上得分轻重缓急
交通诗歌《神定罪人的根据》（一）
交通诗歌《神定罪人的根据》（二）
交通诗歌《神定罪人的根据》（三）
你是先锋队不是拦路虎
什么是建造国度

看见救恩却不追求是最愚拙的人
对重大疾病、绝症、死亡该有正确的看事观点
纠缠个人利益而不经历神作工
担当与心志用在正道上
崇尚地位权势是撒但的孝子贤孙
有目标方向才能不跌倒
交通神怎么拣选人的目的意义
无路可走就是神拯救你的路（一）
无路可走就是神拯救你的路（二）
对祸患的四种分辨认识与该站的见证
为什么夸赞“少年犯”
为面子舍弃一切真理（一）
为面子舍弃一切真理（二）
为面子舍弃一切真理（三）
问题回复
2023年文稿
一月
1.交通拜偶像
2. 解剖穿孝
3.空想家和实干家的区别
4.神是根据人的选择而定人的归宿
5.是“回家”还是“挑衅试探”
6.为父母以后而忧虑
为父母以后而忧虑（一）
为父母以后而忧虑（二）
7. 写论文的思路
8. 写论文的原则：
9.在瘟疫中该得的认识 一
10.追求真理的必要性
二月
1.成为被征服的俘虏才能蒙拯救
成为被征服的俘虏才能蒙拯救（一）
成为被征服的俘虏才能蒙拯救（二）

成为被征服的俘虏才能蒙拯救（三）
成为被征服的俘虏才能蒙拯救（四）
2.该怎样见证神
该怎样见证神（一）
该怎样见证神（二）
3.认识神的人才能敬畏神远离恶
认识神的人才能敬畏神远离恶（一）
认识神才能敬畏神远离恶（二）
4. 什么是拆毁
什么是拆毁（一）
什么是拆毁（二）
5.什么是独断专行
6. 生命经历的五个台阶
7.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
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一）
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二）
8.失去脸面、形象后的丑态
失去脸面、形象后的丑态（一）
失去脸面、形象之后的丑态（二）
失去脸面、形象之后的丑态（三）
10.在神主宰中认识神作为
11.找出亚干是维护神作工
找出亚干是维护神作工（一）
找出亚干是维护神作工(二)
找出亚干是维护神作工（三）
找出亚干是维护神作工（四）
找出亚干是维护神作工（五）
13.做带领的责任
14.小平请假挣钱问题
15.文稿组负责人的职责
16.文字组负责人的职责
三月
1.主宰安排和管理摆布的区别

2.包容忍耐和不发血气的区别
4.不要做在人面前
5.揭露爱情至上的思想观点
揭露爱情至上的思想观点（一）
揭露爱情至上的思想观点（二）
揭露爱情至上的思想观点（三）
揭露爱情至上的思想观点（四）
6.神看的是人的悔改
7. 应解决人与神之间的关系
8. 主宰安排和管理摆布的区别
2023年4月22日工作安排
一、现阶段教会生活内容如下：
9.打开奥秘是为更好地经历神作工
10.国度怎样降临（1-2）
国度怎样降临（一）
国度怎样降临（二）
11.信神是在干什么（1-2）
信神是在干什么（一）
信神是在干什么（二）
12.什么是光（1-2）
什么是光（一）
什么是光（二）
13.在行政管辖内的人才是神家人（1-3）
在行政管辖内的人才是神家人（一）
在行政管辖内的人才是神家人（二）
在行政管辖内的人才是神家人（三）
四-十二月
1.敌基督怎样打岔搅扰（1-6）
敌基督怎样打岔搅扰（一）
敌基督怎样打岔搅扰（二）
敌基督怎样打岔搅扰（三）
敌基督怎样打岔搅扰（四）
敌基督怎样打岔搅扰（五）

敌基督怎样打岔搅扰（六）
2.对抗工作安排就是敌基督（1-3）
对抗工作安排就是敌基督（一）
对抗工作安排就是敌基督（二）
对抗工作安排就是敌基督（三）
3.带领工人作工的原则
4.守规条与守原则的区别
5.怎样才能得着生命
6.从跟随到谈判到宣战（1-15）
从跟随到谈判到宣战（一）
从跟随到谈判到宣战（二）
从跟随到谈判到宣战（三）
从跟随到谈判到宣战（四）
从跟随到谈判到宣战（五）
从跟随到谈判到宣战（六）
从跟随到谈判到宣战（七）
从跟随到谈判到宣战（八）
从跟随到谈判到宣战（九）
从跟随到谈判到宣战（十）
从跟随到谈判到宣战（十一）
从跟随到谈判到宣战（十二）
从跟随到谈判到宣战（十三）
从跟随到谈判到宣战（十四）
从跟随到谈判到宣战（十五）
7.国度建造时期的人才
8.什么是顺服神摆设的环境
9.对淫乱分子的处理
10.福音指挥的职责
11.作工与进入的关系（1-8）
作工与进入的关系（一）
作工与进入的关系（二）
作工与进入的关系（三）
作工与进入的关系（四）

作工与进入的关系（五）
作工与进入的关系（六）
作工与进入的关系（七）
作工与进入的关系（八）
12.超越行政的后果（1-2）
超越行政的后果（一）
超越行政的后果（二）
13.生命经历与生活经历的区别
14.担当与承担的区别
15.对福音工作的误解（1-2）
对福音工作的误解（一）
对福音工作的误解（二）
16.生命经历文章的标准
17.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一）
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二）
18.不是经历神作工而是抓把柄
不是经历神作工而是抓把柄（一）
不是经历神作工而是抓把柄（二）
不是经历神作工而是抓把柄（三）
不是经历神作工而是抓把柄（四）
19 .什么是顺服
20. 对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的误解
撒但打发来的差役
撒但打发来的差役（一）
撒但打发来的差役（二）
撒但打发来的差役（三）
撒但打发来的差役（四）
撒但打发来的差役（五）
撒但打发来的差役（六）
撒但打发来的差役（七）
撒但打发来的差役（八）
撒但打发来的差役（九）

撒但打发来的差役（十）
撒但打发来的差役（十一）
撒但打发来的差役（十二）
撒但打发来的差役（十三）
撒但打发来的差役（十四）
撒但打发来的差役（十五）
撒但打发来的差役（十六）
撒但打发来的差役（十七）
撒但打发来的差役（十八）
撒但打发来的差役（十九）
21 .什么是愚忠
什么是愚忠（一）
什么是愚忠（二）
什么是愚忠（三）
什么是愚忠（四）
什么是愚忠（五）
什么是愚忠（六）
什么是愚忠（七）
什么是愚忠（八）
什么是愚忠（九）
什么是愚忠（十）
22.外邦人的四大代表
外邦人的四大代表（一）
外邦人的四大代表（二）
外邦人的四大代表（三）
外邦人的四大代表（四）
外邦人的四大代表（五）
外邦人的四大代表（六）
外邦人的四大代表（七）
外邦人的四大代表（八）
外邦人的四大代表（九）
外邦人的四大代表（十）
23.什么是顺服神摆设的环境

24.保罗与彼得的路的区别
25.解决因家庭而背叛的问题
解决因家庭而背叛的问题（一）
解决因家庭而背叛的问题（二）
解决因家庭而背叛的问题（三）
26. 交通《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三十八篇》
交通《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三十八篇》（一）
交通《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三十八篇》（二）
27. 信神不是在闯江湖、打江山
信神不是在闯江湖、打江山（一）
信神不是在闯江湖、打江山（二）
信神不是在闯江湖、打江山（三）
信神不是在闯江湖、打江山（四）
信神不是在闯江湖、打江山（五）
信神不是在闯江湖、打江山（六）
信神不是在闯江湖、打江山（七）
信神不是在闯江湖、打江山（八）
信神不是在闯江湖、打江山（九）
信神不是在闯江湖、打江山（十）
信神不是在闯江湖、打江山（十一）
28.一厢情愿完全是与神背道而驰
一厢情愿完全是与神背道而驰（一）
一厢情愿完全是与神背道而驰（二）
一厢情愿完全是与神背道而驰（三）
一厢情愿完全是与神背道而驰（四）
29 .放不下肉体必遭惩罚
30.对待父母的原则
对待父母的原则（一）
对待父母的原则（二）
32.煽风点火挑拨离间
33. 把孩子推向地狱的父母
34 .“钡餐”的效用
35 . 解剖防人之心不可无的观点

解剖防人之心不可无的观点（一）
解剖防人之心不可无的观点（二）
解剖防人之心不可无的观点（三）
解剖防人之心不可无的观点（四）
解剖防人之心不可无的观点（五）
36.神 已 公 开 显 现
37. 你是麦子还是稗子
38. 怎么认识行政
39.犹大是怎么走上绝路的
犹大是怎么走上绝路的（一）
犹大是怎么走上绝路的（二）
40. 为撤换地位而产生仇恨
为撤换地位而产生仇恨（一）
为撤换地位而产生仇恨（二）
41. 怕撇弃太多的交通
42. 究竟人生意义是什么
究竟人生意义是什么（一）
究竟人生意义是什么（二）
43.该怎么认识神已公开显现
该怎么认识神已公开显现（一）
该怎么认识神已公开显现（二）
该怎么认识神已公开显现（三）
该怎么认识神已公开显现（四）
该怎么认识神已公开显现（五）
该怎么认识神已公开显现（六）
该怎么认识神已公开显现（七）
44. 后妈之恶毒
后妈之恶毒（一）
后妈之恶毒（二）
后妈之恶毒（三）
45. 即使被咒诅又该如何经历
46. 什么是登山变像
47. 我的呐喊之声

48. 神在实际的带领人
49.假带领
50. 追求字句藐视有实际的人
追求字句藐视有实际的人（一）
追求字句藐视有实际的人（二）
51. 指挥的责任
指挥的责任（一）
指挥的责任（二）
指挥的责任（三）
52.倚老卖老的宗教官员
倚老卖老的宗教官员（一）
倚老卖老的宗教官员（二）
53.受造之物该有的理智
54.神如何利用撒但效力
神如何利用撒但效力（一）
神如何利用撒但效力（二）
56. 如梦方醒
如梦方醒（一）
如梦方醒（二）
如梦方醒（三）
57 .人超不出神命定的轨迹
人超不出神命定的轨迹（一）
人超不出神命定的轨迹（二）
58. 你与神的关系如何
你与神的关系如何（一）
你与神的关系如何（二）
你与神的关系如何（三）
59. 打败撒但靠忠心与顺服
打败撒但靠忠心与顺服（一）
打败撒但靠忠心与顺服（二）
60. 黑暗中露不出头脚的人
61.对待本分该有的态度
62. 话语成就一切

63. 环境方面问题
64.神的显现不合人的观念
2024年文稿
一月
1.案卷呈现
2.假带领
3.每个人都有悔改机会
4. 凭恩赐不能被建造
5.人迷失在自己的观念想象中
6.对鉴赏力的认识
7.显形就处理
8.刚硬、诡诈、邪恶的源头
刚硬、诡诈、邪恶的源头（一）
刚硬、诡诈、邪恶的源头（二）
9.没有良心就是魔鬼
没有良心就是魔鬼（一）
没有良心就是魔鬼（二）
没有良心就是魔鬼（三）
没有良心就是魔鬼（四）
10.什么是搬弄是非、捕风捉影
什么是搬弄是非、捕风捉影（一）
什么是搬弄是非、捕风捉影（二）
什么是搬弄是非、捕风捉影（三）
什么是搬弄是非、捕风捉影（四）
11.不作为就是作恶
12.人的权力与神权柄的区别
13.人的素质的区别
人的素质的区别（一）
人的素质的区别（二）
人的素质的区别（三）
人的素质的区别（四）
14.人性好坏的定义
人性好坏的定义（一）

人性好坏的定义（二）
15. 神的性情与权柄的显现
神的性情与权柄的显现（一）
神的性情与权柄的显现（二）
16.生命长进过程
生命长进过程（一）
生命长进过程（二）
17.死人与活人的区别
18.刑罚、咒诅都是爱
王静的交通：
对敌基督夏琼搅扰拆毁国度建造的分辨
二月
1.出力和尽本分的区别
出力和尽本分的区别（一）
出力和尽本分的区别（二）
2.明知故犯、死不悔改的结局
明知故犯、死不悔改的结局（一）
明知故犯、死不悔改的结局（二）
明知故犯、死不悔改的结局（三）
明知故犯、死不悔改的结局（四）
3. 扔了肥甘欣赏垃圾
扔了肥甘欣赏垃圾（一）
扔了肥甘欣赏垃圾（二）
4.什么人傻狂
什么人傻狂（一）
什么人傻狂（二）
5. 什么是质问
6.有真理才有尊严
有真理才有尊严（一）
有真理才有尊严（二）
有真理才有尊严（三）
王静的交通：
（1）对没分辨的人的处理

（2）教会建造与国度建造的区别
（3）通知
（4）怎样面对环境
三月
1.寻求与质问的收获
2. 信神务必认识神作工
3 .什么是质问
4.为肉体生命而献身
5. 神话就是命令
6.面对环境该实行的路
7.背叛的将军
背叛的将军（一）
背叛的将军（二）
8. 巴别塔为什么建不成
9. 出力和尽本分的区别
出力和尽本分的区别（一）
出力和尽本分的区别（二）
10. 拒绝完成使命的后果
拒绝完成使命的后果（一）
拒绝完成使命的后果（二）
11.不务正业玩弄真理
不务正业玩弄真理（一）
不务正业玩弄真理（二）
不务正业玩弄真理（三）
12什么是颠倒黑白
什么是颠倒黑白（一）
什么是颠倒黑白（二）
什么是颠倒黑白（三）
什么是颠倒黑白（四）
什么是颠倒黑白（五）
13 扔了肥甘欣赏垃圾
扔了肥甘欣赏垃圾（一）
扔了肥甘欣赏垃圾（二）

14 假带领不作实际工作的表现
假带领不作实际工作的表现（一）
假带领不作实际工作的表现（二）
15 拆毁、攻击
拆毁、攻击（一）
拆毁、攻击（二）
16没人性、脸皮厚
没人性、脸皮厚（一）
没人性、脸皮厚（二）
四月
1.没人性、脸皮厚
没人性、脸皮厚（三）
没人性、脸皮厚（四）
没人性、脸皮厚（五）
没人性、脸皮厚（六）
2.典型的基督教
典型的基督教（一）
典型的基督教（二）
典型的基督教（三）
典型的基督教（四）
3.好猜忌的表现
好猜忌的表现（一）
好猜忌的表现（二）
4. 人前买好八面见光
人前买好八面见光（一）
人前买好八面见光（二）
5. 为名利走来走去往返而来
为名利走来走去往返而来（一）
为名利走来走去往返而来（二）
6. 因愚昧而灭亡
7. 怎样应对大红龙
8. 应对环境
9.借着人的呼求，赐给人所需

10. 当前该有的异象
11. 教会建造与国度建造的区别
12 .临到环境该有的认识
临到环境该有的认识（一）
临到环境该有的认识（二）
13. 基督就是真理道路生命
基督就是真理道路生命（一）
基督就是真理道路生命（二）
五月
1.基督就是真理道路生命
基督就是真理道路生命（三）
基督就是真理道路生命（四）
2.信神是为得什么
3. 坐上轮椅打太极
4. 当前该有的异象
5.人与神的关系丑陋不堪
人与神的关系丑陋不堪（一）
人与神的关系丑陋不堪（二）
人与神的关系丑陋不堪（三）
人与神的关系丑陋不堪（四）
6 什么是圣灵引导
7 肉体的感受与认知的区别
肉体的感受与认知的区别（一）
肉体的感受与认知的区别（二）
肉体的感受与认知的区别（三）
肉体的感受与认知的区别（四）
8 你为什么与狼共舞
你为什么与狼共舞（一）
你为什么与狼共舞（二）
你为什么与狼共舞（三）
你为什么与狼共舞（四）
你为什么与狼共舞（五）
你为什么与狼共舞（六）

你为什么与狼共舞（七）
9 窥探、论断圣灵使用之人
10命运多舛是神的主宰命定
六月
1 赴羔羊婚娶筵席
2 教会建造与国度建造的区别
教会建造与国度建造的区别（一）
教会建造与国度建造的区别（二）
教会建造与国度建造的区别（三）
教会建造与国度建造的区别（四）
3 没有异象你的追求就是枉然
没有异象你的追求就是枉然（一）
没有异象你的追求就是枉然（二）
没有异象你的追求就是枉然（三）
没有异象你的追求就是枉然（四）
4 异象是路途、方向
异象是路途、方向（一）
异象是路途、方向（二）
5 借刀杀人
6 为撒但尽忠的人
为撒但尽忠的人（一）
为撒但尽忠的人（二）
为撒但尽忠的人（三）
7 神是来扬场不是来接你避难
8 撒但的差役
撒但的差役（一）
撒但的差役（二）
9 泼妇谋反
泼妇谋反（一）
泼妇谋反（二）
泼妇谋反（三）
泼妇谋反（四）

2020年文稿

你的使命是什么（一）

（文 婷 ： 谈我进入什么啊？ ） 你每天 起来追求敬畏神远离恶，敬畏神远离恶，你敬畏神远离恶 没有 ？（文 婷 ：没有。 ）因为啥了 ？（文 婷 ：因为宝爱肉体。 ）就因为 你 吃大盘鸡 嘞！（文 婷 ：不是，呵呵 呵 ！） 不是， 吃大盘鸡 也 算 一回事吧！ 刚 做 过来 一个新人，人家请你 吃大盘鸡你 就去，你 给人家带来 个 什么形象呀？ 你说不叫你脊背疼，不叫喉咙疼能行吗？给你 个 提醒嘛！不能去啊！你吃了 给人家印象不好， 咱 们出来打仗了，就是为了 吃大盘鸡 ？ 唉！“ 越吃 大盘鸡越有劲儿 ， 叫她吃大盘鸡 ， 她 连个推让都没有 ，咱不去，咱不去，咱不能去， 咱 远离 恶，咱远离那群人 ， 连这句话都没有， ” 你 看 外邦人 遇见 是 谁 ， 如果 这个人 要真心实意 请你， 他 也不去 这么想，他 有的人不是啊！有人他是 卖个嘴。 他想 耍个嘴 ……（文 婷 ：她家没有饭吃 ，她家就是请的 保姆 ，那天做饭的没去。 ）“那咱在家吃个方便面就行了，”她有 过 这话吗？他没有！（文 婷 ：我们只 说不去了，不去了， 咱们 就在家里吃。人家说“今天没有人做饭 ，家里不能吃饭 。”）对啊！ 还遇了个人 她 又懒，他又不想花钱，怎么办？他 要 想让你吃点方便面，可是你不说，她怎么开这个口呀！ 那只能 带你 去 饭店 吃个大盘鸡， 咋呀？叫你看着她是高待你， 可是她高待你，叫你看到 他的热心， 叫你看到他的真信 ，可 同时呢？他出钱的时候， 她 心里难受不难受？（文 婷 ： 显明了我嘛！ 贪享地位，贪享肉体。 ） 不 说贪 享不贪享 ，就是说， 你注重形象了没有？ 见证神荣耀神是你的使命 ，刚谈了一天 ， 人家对你什么印象还没定了下来呢 ！ 就 先把大盘鸡 吃了， 最后这个人倒了以后， 她会怎么说 ？ 2分05 “ 嗯呀！ 我还没听明白了，她就说吃大盘鸡，怨不得人家说她 是敌基督。” 你说这帽子 戴上了， 你把她做过来，定了三个月 以后了 ，你再吃大盘鸡去，她能说你啥呀！她起 最

码说 “应该的 ，这么辛苦应该吃大盘鸡 。”第一天出来就 吃大盘鸡 。你看人家约伯， 是吧！他孩子们 吃大盘鸡 的时候，他就不去。（ 文婷 ：哦！他敬畏神远离恶，去祷告。 ）【 你没有啥事吧？ （ XX弟兄：他 先 问我，天天来聚会，有什么想法？ ）什么想法？ （ 李放 ：我说没有什么想法，我不是正常的聚会，后来听弟兄姊妹交通， 我说“ 原来是这么回事，”他说“为啥没想法 ？”我说“原来，只是正常的聚会，因为姊妹告我说只是来聚会，”任何 话没说，所以我就不不知道，今天才说，原来是这么回事。” ） 今天 原来是这么回事。（ 李放 ： 一个是 正常的聚会，安插 小区里，活区里…… ）安排一下工作。（ XX弟兄：唉！抓工作的啦，这种想法。 ）其它没有什么吧？（ XX弟兄：没有，没有。 ）李放 你刚才在那边犯了个什么错呀？（ 书记：试探。 ）试探是吧！（ 书记：嗯。 ）那神那句话是怎么说的呀？ （ SJ: 考验我的记性呢？ ）你 是 在 戏弄我。 这一段可以删掉 】 咱看一下103诗歌《你知道你的使命吗》念一下念吧。

103　你知道你的使命吗

1　你肩负的重任、你的托付、你的责任，你都知道吗？你的历史使命感何在？你将怎样做好下一个时代的主人？你的主人翁的感觉是否强烈？万物的主人怎么解释？真是生物与世界的所有物质的主人吗？你对下步工作的进展怎么打算？等着你去牧养的人该有多少？你的任务是否很重？

2　他们贫穷、可怜、瞎眼，不知所措，落在黑暗之中哀号，路在何方？多么渴慕光明犹如流星一样，突然降下来驱散这将人压抑了多少年的黑暗势力。苦苦巴望，日思夜想， 有谁尽都 知晓？这苦难深重的人竟然 在光划过 之日仍被囚禁在黑暗的监牢里不得释放，何时不再哀哭？这些从未有过安息的脆弱 的灵竟这样 惨遭不幸，无情的绳索、凝

固了的历史早将其封锁在其中，哀哭 之声谁曾 耳闻？愁苦 之态谁曾 目睹呢？

3　你可曾想到神的心何等忧伤着急，怎忍看着亲手造的无辜的人类遭受这样的折磨呢？人类毕竟是经受过毒害的不幸者，虽然今天幸存下来，但谁知人类早已经历了恶者的毒害。难 道你就忘了你是受害者中的一个吗？你不愿因爱神而努力地将这些幸存者都拯救回来吗？以自己所有的力量来 还报那 爱人如爱自己骨肉的神吗？你到底是怎么认识被 神使用 来度过自己不平凡的一生的？ 你真有心志、有信心活出一个有意义的“虔诚的、事奉神的人”的一生吗？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论到以后的使命，你当怎么对待》

你看这话有什么感想 ？ 你今天看这个话和以前看有什么区别？ 就是感觉有没有新鲜 感？（ 文 婷 ：有。 ）有什么新鲜感？（ 文 婷 ：现在感觉 就 是 身临其境， 现在好像 这个环境就是这样的。 ）这个话，是不是和每天的人事物 是不是你 对住了？（ 文 婷 ：对。 ）这才 叫经历神话。（ 文 婷 ：嗯。 ）把神话带入到实际生活当中，然后， 你 所 提的问题是 个 什么问题，知道吗？把你所提的问题总结一下，用 几 句话表达出来，你在问什么？你想问我什么？你先问问自己，这叫认识自己，你和我说了一大堆 你的话 ， 最后， 我也不知道你想问什么？你告告我 你想问什么？ 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和我说的 你这些情形，也可以说你的历史， 也可以说 你的人生经历，你想把这些信息告我说，你的目的是什么？（ SJ ：想完成使命。 ）她想完成使命？不是！哪有那么为大嘞！ 想什么？ 做个诚实人，我看你诚实不诚实？还得盘旋 盘旋 。 （ 文 婷 ： 我就是想…… ） 其实你应该早就想好了吧！你诚实不诚实？从外表看你是个诚实 人， 是吧？心直口快，这是外人对你的评价，但是心直口快，诚实不诚实？ 那我问这个话能不能心直口

快说出来？（文 婷 ：其实就是想要一个答案嘛！）哦！想要个什么答案？（文 婷 ：比较关注这个离婚 ） 这又关注 这个离婚 ，你这是说今天和我说的是吧？（文 婷 ：嗯。 ）加上你那天 和我 说的你 总共 加起来， 你一生的经历， 你告我说“我问你 个 问题，”是吧？（文 婷 ：嗯。 ） 你既然问我 个 问题，你肯定是有个目的有个意义的， 你问的这个问题的标题 应该些 什么？ 什么问题？ （文 婷 ：不知道 。 ）那你的目的是想问什么？（文 婷 ：我的目的其实就跟小……）病人 去医院看病去了，“怎么了？”“我肚子疼，” 目的 是想 干哈呢 ？ 1—10（文 婷 ： 我 想治好嘛！）那你想咋呢？你的 问题是什么 ？你的目标是什么？（文 婷 ：那天问你，我就受着些东西辖制，我就想着，我怎么 就 从这个里面出来 了 呢？）是说辖制，你在里边受这个辖制，怎么辖制你呢？ （文 婷 ：这个问题到底是我 自己 悖逆 导致的 ……）你这个辖制，你是把一个东西包 装起来，说成一个“辖制”是吧？实质，你就直接说实质 是什么？你把什么东西包装成了“辖制？”其实辖制 的实质 是在指什么？（SJ：比方 说 ，你 说你这个家庭， 这个 离婚还是不离，你里面有没有这个？到底该和其何从？关键点是不是这些呢？我说就对了，是不是呢？）（文 婷 ：是。 ）（SJ ：家里有 孩子， 又加 老公是这，我一直往前走，工作这么多， 这 个该 怎么办？是不是想问这个？）一个是路在何方？另一个呢“我以前经历过这些事了，受着些辖制。”（SJ ：对）（文 婷 ：对。 ）哦！我记得上一回你跟我 说过一句话 ：【 “ 文婷当时的观念 “我曾经花费过，我撇弃过！然后我撇弃了以后我穷困潦倒，我一无所有，我心如死灰。是这些东西导致我不能再全身心花费，不是我不花费，“而是神你对我太残忍了！你给我摆设的太残酷了！不是我不愿意花费，是你把我逼上梁上！ ” 摘自——《 别 把 为 肉体受屈辱当作见证神》 这节看需要加吗】“我不敢再撇弃了。” 是不是这个话，不敢再撇弃了， 为什么不敢再撇弃了？ （文 婷 ：怕走的没路了。 ） 怕走的没路了？（文 婷 ：哦！就那个何去何从。 ）怕走的没路了，你这怕走的没路了 ， 这怎么说的？我听听你这怕走的没路了，其实还是一个 包装起来的话 是， 还是一个冠冕的话，用人的败坏性情， 用人的实质来说，这属于什么呀？（SJ ： 对神信不来 。 ）（文 婷 ：嗯。 ）哪一 个词可以总结一下？其实就是 一种 什么？（文 婷 ：不信派。 ）是不信派吗？不信派还有这么多问题呀！ 不 是不信派，是有信不能完全信，是有信， 是

有信。（文 婷 ：防备。 ） 只不过是啥呢？ （SJ：不敢靠，不敢信。 ） 只不过你忘了你是谁！

“ 理当 ， ” 几 个 理当呢 ？（SJ：六个。 ） 神说：“ 作为一个真正的受造之物理当知道造物主为谁，理当知道人受造为何，理当知道如何履行受造之物的职责，理当知道如何敬拜造物的主，理当了解、理解、认识与体贴造物主的心意、心声与要求，理当遵行造物主的道——敬畏神、远离恶。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续篇·认识神是达到敬畏神远离恶的途径》 ） 你 理当知道造物主为谁？你知道了， 有个造物主， 但造物主是谁 你不知道， 受造为何你不知道， 你被 造的 使命责任你不知道，还有个什么 理当知道 ？对神的 认识、了解、理解、认识、体贴，还有 是配合的意思，最后 一个 理当 是什么？（ 李放：遵行神的道敬畏神远离恶。 ） 遵行神的道 敬畏神远离恶， 理当， 这些六个理当。你说你有信没 有 信？你有信，所以， 你真实 只是承认有神，相信有神，但你真正是在信神吗？你是不是在信神？不敢说啦！（文 婷 ：我 觉得我是在信神。 ）你觉得你是在信神，好， 你 觉得 是在信神 ，那这六个 理当你 “理当” 哪个啦？知道造物主为 谁吗？知道不知道？不敢说啦！造物主是谁？“ 当然知道啦！ 你问的太幼稚了，造物主 不 就是神嘛！神就是造物的主 嘛 ！ ”是不是？（文 婷 ：其实，是不知道的。 ）你说说你的 不知道，（文 婷 ：不敢把自己献上与交托。 ）咱现在还 能谈交托，如果你真知道造物主是谁 ，那也就不存在 说你交托与不交托，真 知道造物主为 谁，那也就知道你是受造之物了，受造之物和造物的主 之间 是什么关系？你还想向神交托，你刚才说什么话了呀？（ 李放： 不敢交托。 ）不敢交托， 你这个不敢交托或敢交托， 就别说你不 敢 交托，不敢交托是不信了吧？ 就 说你敢交托，只要带着 交托俩 个 字来，证明你把造物主当造物主待了吗？这个能听懂吧！交托，如果你要真认识神是造物的主，基督是造物的主，那就不是把你 交托给神了 ，是吧？你是受之物，受造之物对神 、 对造物的主能有要求吗？（SJ ：没有 。 ）有要求就是悖逆！那你说我交托给你啦！不要说我不交托，就说我交托给你啦！有要求没有？ （ 文 婷 ：有 。 ）这交托是什么意思？“我这一生可交待给你了

啊！你给我看好， 不敢磕着碰着， ”交托，这交 托里边， 是 什么呀 ？ “你得负责好我的安全，你 得负责好我的一生，你得负责我有白马王子。”呵呵！这是不是都有了， 受造之物不认识 造物的主 为谁 ，不承认他是造物的主，如果真是 承认他是造物的主的话，什么都没有，“我就是神手下一个棋子，我就是个受造之物，任神摆布，我就是一个演员，神摆设我，我只管进入我的 演员 ，完成我的使命 就行啦！ ” 这 就不存在交托 与 不叫托， 一说交托那就有要求，那 咱今天就不说交托不交 托两个字了，拔高了！

咱今天 还原个受造之物，神 作工 完了，要达到什么程度呢？谁成全了嘛谁没 被成全，都是 啥 呀？都是 神的受造之物。 这话刚才问了个问题， 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你的目的是要达到一个什么啦？ 刚才说了 你所提出这个问题，你所 表现出来的 ，流露出来的 这两个字应该是什么？‘埋怨，’能听出来吗？能感觉得到吗？（文 婷 ：感觉不到 。 ）感觉不到，那现在我 再 提出来以后，你 认识到了吗？之所以有问题，之所以 你 能把它放在心上，之所以你 见了弟兄 能把这话放在前边 ，问， “我这个什么原因？”这不用你流露任何你有什么苦楚 “凭什么怎么 怎么 ，” 不需要 你把 这 说成 “凭什么” 你完全把“凭什么”这两个字搬出来，为什么搬出 这两个字，这就完全 没有个理智！没理智！ 只不过啥了？你比他有理智，你不敢那么蛮横，你是在心里边“为什么？为什么？” 就世上人说的 “ 我微微的问一下， 我悄悄地问一下 ，” 他不敢什么？不敢理直气壮地“为什么？凭什么 ？” 应给是轻轻地说“问什么呀？凭什么呀？”是想打听一下，但是流露出来的心思意念是一样的，“为什么给我这样的环境呀？神是公义的，我从小到大我的命运就 这么悲惨？ 就这么背 呢！ 什么什么 也不顺， ”她 的 一生你们知道是吧？都了解，那就不用交通说她 那个背景，那我说这个对不对呀？其实就是 对神 的一种误解，你觉得够可怜， 就够悲痛的啦！怎么又成了误解呢？就因为你没有站在一个受造之物的 位置上 ，你没有把造物主当造物主 来待，你只把造物主放在个什么位置啦？ 快已 和 她 平起平坐呀！想和 神搞 交易和 神讲理 ，“ 看人家就能一生平安，为什么人家就能有好的家庭？为什么我的 一生就这苦楚呢？”这

就想起来神说那个小女孩是吧？其实 神交 通 这个 小女孩是悖逆的一生是吧？其 实神交 通这个 悖逆的一生，你并没有理解了 小女孩怎么悖逆呢？你 知道她怎么悖逆吗？在人来看小女孩 悖逆吗？ （SJ：好像正常。 ）（李放： 不 悖逆，我信神也尽本分， ） 不要说 她已 信神不信神，你在里看不见她的悖逆！你看着她只是一切顺其自然，顺其自然怎么就悖逆 呢？ 根本就不知道， 神 都交通 完了，你都不知道什么是悖逆！所以说，你就不知道小女孩悖逆在哪？你更不知道你自己的悖逆在哪？

唉！我谈到这 的时候，那你能不能 听明白了，你的悖逆在哪儿？你有没有悖逆？有，那现在 看见自己悖逆在哪 吗 ？说 心里话，看到就说看到了，没看到就说没看到，这里边咱们是交通了，不存在“ 呀！ 我这个话有时候能说，有时候不能说，我说出来，你给我定罪，说我 散布消极了， 释放死亡 了， ”存在不存在有 这个辖制呀？ 有人说 “我想妈 了 ” 在弟兄姊妹 面前 一说这个话，这叫 散布 都消极 ， 可今天我是在 解决问题了 ，是给你看病了 ，是要看病就 必须把这东西拿出来， 是要解决问题的， 是想把这“想 妈 ” 的问题给你解决了，把你解剖了，叫你看见黑 暗面，那这个“想妈”的时候 说不说？（文 婷 ：说。 ） 那你说 这个“想妈”的事，这就不是 说在 散布消极了，那这 是来看病，来做手术。 11——20 所以说，我给你交通时你不需要受什么辖制， 你 直接把你的心里话一说，说的是你心里话，但你不要带着质问的口气，“凭什么？为什么？” 说。（文 婷 ：道理上也承认神主宰一切，可是不能顺服神的主宰， 而且里面老有自己的意愿，老 要让神按着 自己的那个意思去做。 ）你这不是更厉害啦！是不是要摆布呀？想控制神啊？（文 婷 ：嗯， 以至于在自己从小到大的经历中……）你想摆布神、控制神的时候，你说， 这是不是最大的问题呀！（文 婷 ：是。 ）咱一个小小的受造之物还想摆布神，这是不是悖逆呀？（文 婷 ：是。 ） 唉 ！你有愿望，你有 要求，有要求就是悖逆，你要求这样要求那样，那就是要摆布神，看到自己悖逆了吧！那这些所有的事情 里边，是不是所有的事 流露出来 都是 悖逆呢？（文 婷 ：是的。 ）神说过一句什么话，神说：“ 我想既然我对此事了如指掌，那我就把

这事告诉你，免得你以后埋怨我。我们能走上这路以至于走到今天这都是神命定好的，你也别认为了不起，也别认为倒霉，谁也不要发言论断神今天的工作，免得你被“砸得粉碎”。我从神的 作工 中得着亮光，无论如何，神要把这一班人 作成 ，他的工作不会再改变，他要把这一班人带到路终，结束他在地的工作，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明白的。 ”（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路……七》 ） 不要觉着自己了不起，也不要觉着自己倒霉， 你是不觉得自己有点了不起呀？又觉得了不起，又觉得的倒霉，这些矛盾之中，你说信神吧！往往和普通人比起来，我是不是 很 了不起呀！因为你这个人性强，是吧！还有你 作工 ，还有神给你素质， 就咋了？ “我这人了不起，”然后信神更是了不起的事， 更是神极大地高 抬，既觉得了不起还要觉得倒霉，你说心情矛盾不矛盾呀？你为上一头呗！你图个我认为倒霉算了， 我背叛神， 我回归 世界，我可好好玩一番。（ 文 婷 ：心里就是有那个“觉得倒霉。” ） 又 觉得了不起 ，神不想叫你有的东西呀，你都想要，神要你有的东西呀，你都不想要！ 神要叫你顺服接受 。（ 文 婷 ：我老想悖逆抵挡。 ） 你 老想悖逆抵挡，你说吧！你是顺服神的人吗？（ 文 婷 ：所以就需要个紧箍咒。 ）神叫你认命吧！你说啥呢？（ 文 婷 ：不行。 ）我要改变我的一生 ！（ 文 婷 ：嗯，对。 ）我要买房，我要成家，神说：“ 放弃吧，世俗钱财的贪恋！放弃吧，丈夫儿女之情的眷恋！放弃吧，自己的主张和成见！醒悟吧，时间太短！灵里仰望，仰望，让神掌权，千万别做罗得的妻，被撇是何等可怜！何等可怜！醒悟吧 ！”（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第三篇》 ） 神说 放下钱财吧！放下地位吧！放下你的儿女吧！放下你的丈夫吧！你说啥呀？“不行，我要买房 ；神说放下钱财吧！ 我要买车 ；放下你的儿女吧！ 我要娶媳妇，我要娶媳妇 ，呵呵 ！我要急得成家结婚，”神用事实告你说“ 不能结啊！” 你信 吗？第一个不能结，你偏要结，借着 他们 从 答应给你的钱财 ，条件隔绝，叫你断了吧！神是不是向你显现啦！神向你显现啦，你接受吗？（ 文 婷 ：不接 受，我还要结。 ）哦！你还要结，那你说神咋办了呢！（ 文 婷 ：取缔了吧 ！ ）你这个性情，是啥的性情呀？ 你 性情 是不是 和那个 摩西的性情 一样 呀！ 那你 说神 该咋办 呢？（ 文 婷 ：放到旷野。 ） 哦！放到旷野，给你取缔，不取缔没办法 呀！ 因为你的性情你就是要硬着干了呀！ 所以咋了呀？你的心刚硬的如谁的心呀——埃及法老王！不取缔你的长子不回头！埃及

法老王，刚取缔了他的 的 长子的时候呀，他能回回头，过了那三天呢！又忘了，他还要追杀；你呢！你过了 以后 还要干啥呢？（文 婷 ：继续嫁人。）你说，“这个人还是不是 白马王子 ，不是白马王子我也要嫁！我就是要和你神对抗到底！我看了这个如 意 ，舒服，你神不叫我嫁， 舒服不叫嫁，那就不舒服我也要嫁！ 你说 不给我摆设合适的，你说我眼睛看着谁是白马王子了，我就要 嫁嘞！”神说，完了把你周围这白马王子，全部不给你， 给你 摆一下啥 呢！“ 猪八戒他 二姨，”你说啥？“猪八戒 他 二姨我也要嫁，我就看这个命运掌握在谁手里边！你神就不叫我结 嫁，你神 叫我来事奉你一生，叫我献上青春 ，” 行不行？（李放：不行。）不行，所以说，你见了猪八戒他二姨还要嫁，你明知道他是猪八戒他二姨，还要嫁，对吧！（文 婷 ：嗯。） 结了婚了咋呀？ 既然你刚硬，那就叫你体尝一下呗！你看看什么是猪八戒他二姨！（文 婷 ：结果 又骗了二十万。）哦！你说吧！什么是猪八戒他二姨？叫 你认识一下，骗了二十万，你回过头了看，问问神了吗？ 刚硬。 （文 婷 ：没有，还要 继续 ……）“ 我 看看嘛 胳膊就是 拗不过大腿嘞？ 鸡蛋真的碰不破石头？ 那这是什么鸡蛋？我鸡蛋如果能把这个石头能打破，那我是谁呀？ 我 个 受造之物能扭转我的命运来，那我还是受造之物吗？（SJ：不是了。） 嗯呀！问题是她 受造之物 ，她 不想做 受造之物呀！ 她想做谁？她想做造物的主，她 想主宰掌管，这称谁啦？ 天使长 啦？！ 明是神造了万有，神主宰万有，神主宰万有，她 非得“我来掌管！”你说吧！你 非得来 掌管， 她 成啥啦！那你 说，你 既然这么强硬了，神说啥了？“这个人太强硬，谁呀？ 浪子回头 吧！ ”她既然是个浪子，那束缚 制约 是不管用的，击打管教也不管用了， 那苦的 熬炼你就试试吧！

就神说：“ 人类拒绝他的看顾自行其道，躲避他眼目的鉴察，宁愿与那仇敌一起尝尽那深海中的苦涩滋味。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全年能者的叹息》） 她愿意去那深海苦涩滋味体尝一下，那就 体尝体尝 吧！那没有办法呀！ 所以她就成为浪子了，浪子！浪子，走的时候拿 了半贯家产 ，你 这走的时候是不是也拿 了半贯家产 呀？非得出外边流浪了，挥霍呢！你 拿 半贯家产 挥霍了没有？你走的时候，你结

婚的时候你有多少呀？你走的时候你是谁呀？你是信神了，你是跟随神的。（文 婷 ：嗯。 ） 唉！你是没有孩子，你是没有情感的，你是一身轻 ，你进国度 是最优先的，对吧！他们放下孩子吧！放下钱财吧？这个背叛熬了啊！ 熬啥呀 ？ 熬老公了 ， 熬钱财了， 熬地位了，熬名誉了。其实 你啥都没有， 结果咋了？非得…… 神叫人放弃吧？撇弃吧！神说 ，“ 放弃 给你一点 ， 我就不相信一点我进不去！我就把你所说的全部反了 ！ 全部反了 ！“国度嘛, 还有这么窄的门，呀！咋了是？骆驼能钻进去，你也进不去？我没听说过这话嘞！我就没见过 骆驼能钻进去嘛，我就进不去，我比骆驼能粗了？我 就背上一个人也没有骆驼粗吧！我背一个老公、我背一个孩子、我背一座房子、我背一辆 车， ” 哦，这国度进不去了？国度是神的国度，多大的国度容不下我这么一个小小的 ？ ？ ？ 27:30 ” 一厢情愿，也不问 问神，通过不通过？别问神了，你是知道神是不要的，你说你多刚硬呢？ 把 神 所不要的全部背上，满满登登的，好了， 出发了， 进入了人生旅程，人生旅程进入咋呀？好了，那你体尝一下吧？儿子有了，房子有了，贷款有了， 老公有了， 情感有了，好了，每一个的苦涩滋味都尝一尝，你不是要老公吗？什么是 老公，你不要爱吗？什么是爱？你不是要钱财吗？钱才能给你带来 ？“钱财能使鬼推磨，钱财能解决一切问题！” 唉，你 曾经也是 有钱的，嫁的老公也不是缺钱的吧！唉，房子 好了是能享受的，你也享受了享受吧！一家子三口人两座房，可以了吧！我看这 也不平凡了哈 ！人有跑在前 钱里 边， 他们没有贷款你 还 有贷款，你说你缺啥了？啥也不缺，享受了吧！带来的是什么？深海苦涩 的滋味！ 品尝了，品尝了以后，浪子 当了 乞丐的时候，该回头了吧！她 回头不回头呀？ 回头了没有？ 还没有回头呢！ 为什么 她还没有呀 ？“凭什么呀？我 出来的时候带了万贯家产， 神 给我摆设环境 叫我 一 路遇的不是骗子 就是强盗？神怎么这么不公义呢？人家活一生，我也活一生，我怎么 这么 坎坷呢 ！ 人家 也 有房有车，人家能过，我怎么就不能呢？神的实质就是爱，这爱在哪？不要说实质就是爱，我怎么一点爱也摸 不 着呢？这 爱在哪？”是不是在质问我？在想 过，一切 都否认了！（文 婷 ：无数次。 ）神的爱 咋了？哪一件事情也找不见神的爱在哪？神的爱没有了，神的主宰 掌管 有没有？神的权柄有没有？ 你看见神的掌管了吗？你看见神的权柄了吗？ 你看不见，你怎 么说呀！“我是谁呀！我为神花费不能说一生

吧，为神花费半生，”神说：“ 放心大胆地来爱神，看看神能把你怎么样？看看他会不会杀你？ ”（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第四十二篇》 ） 神说你大胆的来爱我吧！你看我能把你怎么样？ 21—30 “我是呀！我 付出一切来爱你了呀？神 ，你给我什么了 ？你给我主宰什么？你就连 我 个 白马王子你都给我看守不好呀？神的权柄在哪呀？”对神的权柄、对神的主宰，对神的公义，全部统统 …… 你不敢否，因为什么？因为有前提，你还有一点信，你那 点信怎么信 呢？【 你对待恩典信了，30:25 】你是体尝过神爱的，你要说神没爱吧！可是我体尝过 有，你要说神有爱吧！这神作在我身上爱在哪？所有一切都看不见，就神说的：“”在你看来 世界还有公义吗？ 世界没有了公义， 世界还有爱吗？没有爱 了 ，世界还有真理存在吗？没有，为什么说没有真理存在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人 家在世界上 那些 亨通的，人家不比我邪恶？我不比谁善良？为什么我 就亨 不起来 ，通不起来 呢 ？我就 不 亨通，我就平平 常常或 一个人行不行？为什么就连一个家庭也守不住呢？ 一 缕缕的问题全 部堆上了山，你这问题是不是都是怨气呀！都是一种否认啊？你就差一步 就 啥呀！去大街上谩骂去了， 是不是啊？（ 问题：是。 ）是 因着 那么一点信，那么一点良心理智在压 着，不能那么做，有个怎么呢“有个羞耻感，有个惧怕感，”拯救 了你 ，不敢那么做，但你的心思意念是放不下的。 可是你又咋了？经历了这么长时间，有一件事你能扭转了吗？没有一件事是能扭转的，你感觉到 ， 你否认了神的权柄，否认了神的掌管， 否认了神的爱，可是你否认了又如何呢？去哪里又在找一个 主宰者哪一位呢？还有谁能爱人呢？你老在寻求这一问题，如果有，我去找一个，可是寻来寻去，就是没能找见一个。这就和浪子回头那个孩子一样，把全部财产花完以后，他回家吗？回不回家？他不回家，他没有看见他父母的那种爱，他咋呀？流浪当乞丐，乞讨，别人吃不上最后和猪在一起吃， 吃猪食他能吃上吗？“那猪赶 得， 我 连猪食也吃不上， ”流落街头无处可去，被逼无奈咋呢？“嗯呀！找了半天呀！我就找不见个亲爹呢！嗯，原来我那个爹，他就是 个旧爹，他就是个 不好的爹他也是个爹呀！我还是回家吧！还是回家吧！回家看看我那个爹，是不是是我的亲爹呢？是不是是我的真家呢！这一样经历了半辈子， 他父亲 经历了这半辈子，我也 没能找见一个 【 亲爹真家 ， 33:分 】 就连个后爹也没能找着，拉倒吧！ 拉倒吧！我还得回去嘞！”沿街 乞讨着

回去了， 你呢 ？ 在十字路口盘旋了多年， 审问了多少！不行，咋呀？ 这个问题还得问神，问了自己，找不出个答案来， 问了一千个人【 一万个人 ， 33:20】 也没有一个人能给你解答这个答案，原因还得问神， 回到神这一边，问问神究竟什么原因？你 是带真 埋怨 来问的，可是神的主宰神的智慧在哪？智慧建立 在撒但的 诡计之上， 不叫你经历这些，你根本没有认识！ 浪子回头，不经历这些，他有良心吗？没良心，经历了这些以后 ， 他才能产生 良心，才能悔改，才能有所知觉。 所以说，这是你必然 要临到 的，这就是说神的命定。

咱以前交通过命运与命定，听过那个吧？ 什么是命定？什么是命运？什么是神主宰掌管了？你好比说，神说， 你一生下来，你 的命运是神给你 安排好的，是 命定了 的，其实你 在这里边 也是 【 打问号嘞！ 34:28 】“明明我这个是 神命定好的， 为什么命定好的，反过来这里边处处是 这呢？那 命定好的我就走这样的 道路？ 那这神 不是在玩弄人吗？这神不是败坏人吗？那神的爱在哪呀？神比 撒但还邪恶 ？害得我一生苦楚， ” 你把这所有 罪过 一推 全 推到了神头上。这是因为啥呢？ 你对 神的主宰掌管 与你的命运不认识，你的命运，你的一生是神在 主宰着、掌管着，他怎么掌管怎么主宰，你 说撒但 它自由吗？ 撒但它 的命运在谁手里掌管着？（ SJ ：神。 ）可是你 看撒但 和神还在 打赌，你说神主宰它掌管它吗？ 还 有 神 说 咋了？ 不搭理它，那究竟神在主宰掌管，还是 不搭理它呢？这是不是 感觉 有点 打架呢？ 就是神不搭理撒但，它也在神的手下掌管着。第一个 权柄是在神手里 ， 神主宰着万有， 它没有这个权柄; 第二是啥呢？神是全能的， 全能的，怎么是全能呢，不仅仅是这个权柄， 还有什么 ？ 独一无二是吧！神是用他的意念在掌管着万有 在运行着万有， 撒但它 是自由的，神是智慧建立 在撒但的 诡计之上，你怎么 认识撒但和神之间 的关系。

你看神交通约伯 的时候 ，是吧！ 神说：“ 这次攻击的目标是约伯的家产， 因着撒但 如此控告约伯：“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他

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所以，神便 准许撒但夺走 约 伯所有 的，这就是神 与撒但 对话的用意所在，只是神 对撒但 有一个要求：《约伯记》一章十二节“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这是神允许 撒但试探约 伯把约 伯交在撒但 手里之后提出的条件，也就是神 给撒但的 底线，命令它不许加害约伯。因为神对约伯的完全正直是认可的，他相信约伯在他面前的正直、完全是经得住考验的、是不可置疑的，所以神许可 撒但去试探约 伯，但是神给 了撒但 一个范围：只许夺走约伯的任何财产，但不可伸手加害于他。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此时神不把约 伯完全 交给撒但，它怎么试探约 伯、用什么方式都可以，但是不能伤害到约伯本人，就连一根头发都不可以，因为人的一切都是由神来掌管，人或死或活是由神来决定的， 撒但没有 这个资格。神 对撒但 说完这话， 撒但就 迫不及待地去了，它用各种手段去 试探约 伯，很快地约 伯失去 了满山的牛羊， 失去了神赐给他的所有家产……神的试炼就这样临到了约伯。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续篇·神的 作工 神的性情与神自己 二》）你 看抢那个 东西 的时候 是谁 去抢的？ 是强盗去抢的， 是撒但派 那个强盗去抢的，和 神有关系 吗？神 没有没有 派他 去， 是撒但叫 强盗去抢的，这个是没关系的，可是神又说，这是神主宰的，为什么说？是因为 怎么？ 撒但在 神的手在，神呢，又把这个人交 在撒但手中 ，那最终掌管是不是还在神的手中，它跑不出这个圈，所以说它还在神的手中，这是不是神在主宰掌管？人是自由的， 撒但是 自由的，但你还是超 不 出神的主宰，什么原因嘞？知道什么原因了没有？神是根据 你撒但的 诡计来实施他对人拯救的计划，是吧！神的那句话“神的智慧是建立在撒但的诡计之上的。”六千年的经营计划，神是计划好的，这个计划好，是他 一 步步造就给你规划好的？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第三步做什么， 是不是？ （SJ：不是。 ）是？不是，是根据 撒但 所怎么 做，神再怎么做，可神又是六千年计划好的，可神这六千年计划好的 和这个打架不打架？（李放：不打架，他计划拯救人呢。 ）唔？（程鑫：从字面上看起来好像打架。 ） 明明就是神说了，这六千年经营计划 ， 年经营计划！ 神是六千年经营计划，神是计划好了，而且神说啥了？经营计划是啥呢？ 说是 一分一秒都不差，因为 什么 人 什么 让你，都是 神计划 好的，那 和你的自由，边走边看打架不打架？ 在你看这是打架的。 神计划 好的，计划什么呀？是

方向，最终目标，最终方向，最终目标，神定义要做成的事，无人能拦阻，这是他的计划。 唉！我计划什么嘞！我要考大学，我计划，我要今年买车，可是计划买车，这个车 是怎么买车来的 ？你是借上钱买呢？还是挣钱买的，还是抢上钱买的，还是偷上钱买的，这个是根据什么了呢？根据实际环境而来的，唉！ 如果说我计划今年 贷一万块钱买一辆车，可是结果碰了个好人，或者碰了个干爹，人家有钱 ， 给了你 这 六 万 块 钱， ？ 你还贷款吗？（SJ:不贷。） 那是不是打破你计划了？ 那你那样说嘞！ 打破你计划了，但实际打破计划了吗 ？这车买了没有？（SJ ：买啦。）六万块钱的车买了，计划乱了吗？没有，没有！这是不是也是边走边看呢？（SJ：嗯。）就是人先把 这字面意思理解了，神拯救人六千年计划，是计划好的，但是把人败坏后，把人拯救回来， 至于撒但它 有什么诡计呢， 神知道 不知道呢？它有什么诡计 神知道 不知道？（SJ：不知道。） 知道不知道？ 不敢说了，明明说神是全能的神， 居然撒但的 诡计不知道， 知道不知道？（SJ: 神是 根据 它的诡计，来 显明他 的智慧。 ）神是不知道的， 为什么这么说呀？你在纯净的水里边你能找出牛粪来吗？（SJ：找不出来。） 神以前 交通过一个事情， 31—40 就说， 败坏的人如果神不拯救，他自己能洁净了吗？（SJ：不行。）（李放：洁净不了。）一个 圣洁的人， 被神拯救 的人， 明白真理的人 ， 你能把他 败 坏 了 吗？（SJ ：败坏不了。）败坏不了，沾染不了。 神为什么说不知道它的诡计呢？在神这里边是没有的，你没有诡计，在神这里边一切都是正面事物，那正面事物 里边他能找见反面事物吗？（SJ：找不见。）找不见反面他能知道反面事物吗？在神那边是没有 的，就 撒但怎么来苦 害人了，怎样残害人了，神是不知道的，神就看，看你施行 什么诡计？神没有污秽，但神能认识你污秽呀！就认识你污秽就行了。就神说 一个人开车是吧， 基督 问他什么时候学会开车的时候， 他问基督会不会开车？ 基督 说 “ 我不会开车， ”“ 呀！基督 你不会开车呀！基督，全能的神竟然不会开车！ ”你说吧！全你能的 神不会 开车， 你说， 全能神 连车 也 不会开车， 全能神 怎么能 知道撒但 所 施行的一切 诡计呢？ 不知道，要知道的话，就不是 说按着 它 撒但 的 诡计 而作了 ，对吧？ 神不会 开车，是因为咋了？神 不开那车，神不需要开那车，神说啥：“我不会开车，不也在车上坐着吗，你会开车不也在车上坐着吗？”对吧！那 神只是 坐车就行了， 非得 开车， 非得当 驴了呀！

唉！我回家，我坐个驴车回家就行了，你是头驴就不能拉上我走呀，你 非得我 拉上你走呀！ 不需要！所以在神那边 不知道撒但要 施行什么诡计。 所以说， 就任撒但去 做作，这个神是全能的， 不管你怎么作， 你管你怎么作你超 不 出神的智慧，什么 叫 神就是智慧呢？（SJ：策士。）策士，就是说，尽管 你撒但去 做的吧！ 但给 了撒但一个要求， 神有权柄， 它不敢公开与神作对， 是吧！ 因为它知道神的烈怒 ，咋了呀 ？“只要不伤害约伯 的性命，”随意去做 吧！ 所以才临到了约伯的一切苦楚， 但他的性命 你是动不了的 ， 性命你是动不了的 ！ 根据它 所作的时候 ， 然后呢 ？ 神摆设环境 ， 神摆设环境 ，你好比说 ， 神说 ，人得有配合是吧？你有正面的配合，神就带领你，你有反面的悖逆 ， 那神有神的主宰。

你好比说，你悖逆的总想有个家庭，神给你一个使命，是要咋啦？ 是叫你做祭司 的 啊！叫你是来事奉神的， 但你能有家庭吗？不能有家庭，能有老公吗？ 不能由老公，为什么啊？一个是说，人有悖逆，一有老公，一有家庭，人都 投入到这里边了，你那什么 心情去事奉 神呢！你没有精力了。 神咋呢 ？必须看守保护好你，不能叫你有家庭，每个人的使命是不同的，有的人使命他就是做驴的，有的人使命他就是干活的，有的人使命他就是给你当老公的，当老公 他的目的是 咋了？ 他的使命是干啥嘞？ 拖着你，试炼你、试探你，或者他是来事奉你，所以说有半家信的，有全家信的，还有啥呢？还有单身的，如果神 命中注定你， 在神这神是注定你命运了， 神 计划 你“我 是叫这个人 来 做我的 祭司事奉我 ， ” 但是人是悖逆的，人都是谁呀？悖逆的先知—— 约拿 ， 神交待 个事 他就能 做，他就能 实行吗？ 不 他实行，他不愿意受着个苦。 所以说， 神知道 人的悖 逆，人的悖逆神是知道的，但是人就是再悖逆，神要作他的工作，不会停 。

就好像说文 婷 ，神知不知道你这个性情呢？知道你的性情， 知道你的性强， 知不知道你贪婪世界呢？也知道，但是 神还要 用你，怎么用呢？第一个，先把你安排在什么样的家庭，什么样的条件，你先出

世，你周围的人是什么？神是要用你，知道你还有这些东西，知道你这些东西肯定是要背叛神的， 可 知道你要背叛神，在你周围还又有这些人，那咋办呢？假如说， 神计划 好的， 是叫你做祭司带领神选民， 这是神的计划吧 ！ 按着神的计划在进行 ， 可是撒但的 诡计呢 ， 是进行拦阻的 ， 撒但的 诡计是进行拦阻的， 神不知道它要施行什么诡计 ， 但肯定知道 撒但是来 打岔搅扰的 ，这 是撒但要 打岔搅扰一方面； 第二个是要咋呢！人的本性里头悖逆， 了解撒但搅扰 ，人的悖逆，加起来，人就变成了神的仇敌！ 神要用一个仇敌来事奉神来，能用不能用？不要说能 不能 用了，他就不跟你！他就不承认你！所以说，神就安排这样的家庭， 神还要 用你，那该咋办呢？该咋办呀？这就清楚了吧？ 什么？问世的时候呀，就得把天上的烈火显给你看“告你说你啦 ！你是来事奉神的啊！不要给我乱跑！”可 神直接 和你说话吗？怎么和人说话呀？（文 婷 ：周围环境。）周围环境、人事物和你说话，那别人跟你说句话你听吗？不听，那咋办？（李放：车撞。）车撞，你就记住车撞了！咋啦？ 一问世就得在身上留下根毒刺。（李放：哦！对。）肿瘤， 叫你咋呀？ 你不投靠神不 行，这肿瘤是神要加给你的？ 因着 人的悖逆，引 起神的怒气，如果你没有这个悖逆，如果你们你是彼得，用吗？不需要！ 因着 你是保罗，所以必须得有这根刺！所以说，你一生下来， 神命中注定 是要用你这个人呢，可是你这个人又特别悖逆， 那神咋了 ？神要用你 你 又悖逆，那神只能 安排一根毒刺来这。

这就是命运、命定 分清了吗？你的苦楚，你的一切痛苦的命运是谁 带来的呢？（李放：自己。）是你自己悖逆而带来的，因为神的经营计划无人能改变，你就是个棋子， 你装个顺棋子，唉！那你一身轻松，你这个 悖逆只能给你带来 一切 祸 患，因为你是叫人打着走的，顺驴 ， 托、托，唻 唻 ，两句话好啦， 左、右、 吁 、唭后 ， 跑， 4 8:05 还用鞭子吗？不用鞭子啦！ 它 倔驴 你说个两句“我就不走，你打我，我还不走，”咋呀？还要 倒了，叫 驴放放血，你走 呀 不走！看到血了，不行了，得走了。所以说，这是 因着 咱的本性， 因 着 咱的性情，六千年的 悖逆性情，六千年的狂妄性情，六千年的 与神叫嚣的性

情，唉！注定了你出世就要受这个苦楚，出世你就得带着病来出世，带着病来 出世，神就 传达 一句话 告你 ，神要用你，你只不过听不懂这句话，神给咱交通：“ 比如说，有些人信神是因为家里有病人，“家里有病人怎么办哪？”有些人就说了，“你去信耶稣吧！”他就开始信神了，都是在一种背景之下信神的。那这个背景是谁安排的？（神。）就是借着这个病人就归向神了。有的是一家大小都信了，有的家庭是个别的人信了。那你说信的这个人从神那儿得的是什么？看似有病，事实上有病这个事是神赐给你到神面前的一个条件，这是神的恩待。”（——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续篇· 独一无二的神自己 六 》 ）人能来到神面前，是 因着 些什么？是 因着 一切 病痛 临到 是神的爱，借着这 病痛才来到神面前 。 咱看， 听说过撒母耳是怎么出生的 ？（文 婷 ： 他妈去圣殿 求来的。 ）他妈去圣殿求来的，他妈 不生育，是吧！去圣殿里 怎么说的： 1:10 哈 拿心里 愁苦，就痛 痛 哭泣，祈祷耶和华，

1:11 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啊，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摘自圣经 撒母耳记 上）（文 婷 ： 神 要 让她生一个 孩子的话，她就让这个孩子终身事奉神。 ）（SJ：献给神。 ）她自己说出的话，她自己发出 来 的誓，她的誓言不能废去，她知道 因为 她是以色列民，她不是中国人，她是中国人 ， 还履行这誓言 吗？她就忘了，成了你了“我忘了。”这孩子生下，几岁 【 进的圣殿 ？ 49:40】（文 婷 ：断了 奶。 ）断了 奶 以后 就把他放在了 圣殿里 边 ，从今以后他出过这个 殿吗？殿门都没出过，他娶妻生子吗？（田宇：没有。 ）他买房吗？他买车吗？（田宇：没有。 ）可你能行吗？唉！那时候后是他父母 与神 已经 许下的诺言， 41—50 “我生下来这孩子就得事奉你，” 他履行这个誓言， 生下 孩子断了 奶以后 就放在殿里边，这就开始事奉神了，她就不敢对这孩子 做啥， 她想见孩子 ， 她也是在远处见一见，看一看，她能进殿吗？能不能进殿？她不能进殿。断了奶就把 孩子 交给神；你呢，三岁了还没给了吧？ 这不是说你孩子，这是说你了，是吧！这誓言，神用周围人事物已经告你说

了，你的使命，神要用你呢 。（文 婷 ：所以我一岁半的时候，我爸就脑梗了，我那时候本来学习特别好，就是因为条件不好， 首先 学也上不了 。 ）为什么这样，你现在看清了吗？来，你说说，我听 ， 你今天看到啥了？你爸是家里一个顶梁柱。（文 婷 ：而且 他 那时候是银行的会计。 ） 呦 ！那更 得 死，为什么？他要不死就麻烦了！（文 婷 ：他也是一个，不能说是书香门第吧 ，反正也是那种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更主要里边还有钱财，神要咋呀？ 神以前 给咱交通过，神说：“ 当他开始在一个人身上 作工 作的时候，当他拣选了一个人的时候，他没有向任何人宣告，也没有向撒但宣告，更没有作任何大的动作，只是悄无声息地，很自然地作着他要作的事。首先，神为你选定了一个家庭，这个家庭是什么样的背景，你的父母是谁，你的祖先是谁，在神那儿已经定好了。所以说，神作这个事的时候不是即兴的一个决定，而是很早以前就开始作了。为你选定好家庭之后，神也选定了你降生的日子，紧接着，神看着你呱呱坠地，看着你降生，看着你牙牙学语，看着你在蹒跚中学走路，一步一步，你能跑了，你会跳了，你会说话了，你会表达心情了。在这期间，在人成长的期间，撒但在虎视眈眈地盯着每一个人，但是神 作事 从来不受任何人事物、空间、时间的限制， 他作着自己该作的事，作着自己要作的事。或者你在长大的过程中有许多不如意，有病痛，有坎坷；但是这一路走来，你的生命与你的未来神都严加看护，神对你的一生给了一个真正的保障，因为神在你身边保守着你，照看着你。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续篇·独一无二的神自己 六》 ）从你哇哇坠地神就看顾保守着你，神看顾保守是不让你磕着碰着？（SJ： 不 是。 ）是 不叫撒但把 你吞吃，如果你 爸不死，啥呀？知识分子，读书给 里边灌输， 人 一旦灌输的太多的时候，已经成了你的本性了，怎么用你呀？没法用你，读书的断绝，钱财得断绝，不能叫你太有 钱，太有钱咋办啊？你不要说你享受了，就你这个性情好强，好强的 这个性情，神要用你咋了？保罗，好强不好强？（SJ：好强。 ）如果他没有这 个 好强性，神没法用他，这就是好强性，即是 他的致命处，又是他可取的部分，他可取的部分，咋了？我好强，我跑 半个欧洲，如果没有好强是我这个性情，他跑不跑半个欧洲？唉！他跑 半个村 就行了，他跑了半个欧洲。 因为 神用你这个好强的这个心，用在事奉神的身上 ，而不敢叫你用这个好强的心事奉了 谁？事奉 了撒但 ！事奉了钱财、地位、名誉，唉！

你要事奉了钱财、地位、名誉，你现在这个苦楚是不是体尝到了？是因为这个好强的心事奉了钱财、地位、名誉、情感，事奉在了神 所 恨恶的东西上面，所以你产生了痛苦，神 不予许 你小 时候事奉它，所以，只能是给你断绝，不能太有钱了，太有钱了 就掉在了 这 里边，就咋啦？ 叫 撒但吞吃 了，不能叫你 被撒但吞吃 了，从那时候神 看顾着 你，保守这你。 唉！在人看是坏事，在神看是好事， 神为了 他的经营计划不付一切代价，不择手段。唉！在你看是痛苦了是吧？可是神说啥了？不择手段，你觉得你太痛苦了， 神觉得 那 是你的使命。 你接受你也得接受，不接受你也得接受，你没有理由和我搞 要求，因为你是从我这里 砌 下来 了，取下来的，53:20你是我造的，你呼吸了我一口气吸 ， 你就应该为我 站住见 正，应该为我使用， 神欠不欠你的？神不欠你的。

所以说，你说你父亲死，是该死的。（文 婷 ：他没死，他只是 病了不能自力更生了，但是他还活着，他又活到一四年，然后他才过世 。）那这里又看到什么 了 ？又看到什么了呢？呀！从这就看到神 太智慧了， 太 全能了， 太 全能， 太 智慧，还又看见啥呢？神太怜悯人了！ 神根据 人身量来，你说早早地叫你过世了，你苦楚 不 苦楚？ 连个爹也没有，一生下来就有病， 神根据 身量，只要 达到对神的 作工不打岔就行啦！神也不愿意叫 你太苦，看着你流血，神也 再心疼，可神再心疼你 又没办法，就和给孩子打针做手术一样， 你说他有病了你说 你给他打针不打针？做手术不做？孩子娃娃就得 开肠 破肚，没办法呀？你如果不 开肠破肚，他就没命了。那你说，恰到好处，适可而止，那我只要叫你 不 被吞吃了就行了，还要咋呢？ 神不能 叫你掉在钱财里边，还不能叫你揭不开锅，那就是咋了，我不能叫你跌倒爬不起来，你 这个爸呢还 不能叫他死是吧！（文 婷 ：嗯。）还得留着一口气息，维持着这个家庭。

咱刚才说的事情是神的一个怜悯，还有个事是什么啦？智慧，什么智慧呢？神要给你维持一个家庭把你养育成人，还不能 叫撒但把 你吞

吃。（文 婷 ：其实我爸那时候也没有给我 挣过钱，是我 哥比我大十几岁，就安排了这么一个人把我养大。 ） 嗯 ， 就说安排周围人事物，如果你爸不得病的话，你爸有钱没钱？（文 婷 ：有啊！有钱 有势，而且脑瓜子也特别好使，我肯定考个好的大学。 ）有钱有势，这里边又有 个问题，你说神明知他要用人，那把我 放在一个贫穷家庭不就解决这个问了吗？是吧！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呀！贫穷 【 我活不了，55:45】 我也不用念书，也不用受这苦，最后我 再 事奉你 ， 这不就行了嘛！神经营工作完了呀，不仅是要利用你，不是叫你作个工，更主要是要做啥了？拯救你，既然是拯救你，那 就得有个什么呀？ 就得认识，你的认识，得分辨，得 把善与恶分 清楚，得把 神认识 了，所以说，神还不能把你放在 贫穷的安宁的家庭中，必须放在啥呀？大起大落！才能叫你经历体验一下， 先把你放在一个 可能 有钱的 家庭里边，叫你体尝到了， 然后，再直接把你放下来，为什么呀？这叫认识体验，经历神的主宰。 神不是不可以给你这些东西，都可以，但是不能给你，这是啥呀？智慧，智慧！叫你经历，叫你体验，叫你受了苦楚 。 叫你受了苦楚， 更主要 还要叫你啥了？ 对 神产生 埋怨，为什么叫你产生埋怨？这个埋怨听起来是神叫你产生埋怨，事实是什么？是神叫你埋怨的吗？（文 婷 ：不是。 ）不是，那是什么？自然流露，是神借着这个环境显明你，显明你是为了什么？叫你认识自己，认识自己是为了拯救你，没有你这么个爸显明不了你，如果说一直给你摆设一个不好的家庭里边，那你还能不能有怨言呢？（文 婷 ：不能。 ）为什么？我爸是能挣钱的 ，结果 叫我爸 不能挣钱 ！为了家，好好的 一个…… 57:38（文 婷 ：哦！我七八岁那个时候就是 这个声音。 ）哦！叫你回想起来全部是埋怨，全部是悖逆！你把你放在 一 苦楚家庭，叫你看到人家人人都不你好，你这边就不好，你这不是埋怨就出来了，如果没有这个及家庭，你会更加猖狂， 别人说带带别人吧， 他说他家庭不行， 你会怎么？ 你理解他吗？你会来打他，你没有经历没有体验，那你就没有认识，从这看到啥呢？神是不是他爱她了？（对。 ）神给他安排了人事物，时间分秒不差，借着这个叫你认 识了 神的主宰，叫你认识了神的权柄，神的智慧，还认识了你的悖逆。

命运苦楚，神说 ，为什么你的命运是神命定好的？是因为你的悖逆，是因为神派你来的时候呀，神就知道你的性情是什么？知道你的性情是什么？知道你缺少什么？也就是在这一生之中给你安排些环境， 再根据你一生走的过程中， 撒但呢 ，再给你一些意念，再来勾引着你，在叫 白马王 子来你面前显示显示，神又得 作工 了，唉！这白马王子有可能 神直接 安排过来试炼你了，有可能就是 撒但过来 勾引你了，勾引你嘞！神不直接不叫你结婚，给你 个 拦阻，【 神再借着周围的环境，叫你 回家看看， 问问神是什么意思？ 你结婚啦？ 你问神叫你结婚了没有？ 没问， 你是独断专行，你是凭己意办事，所以神就 用周围 人事物 ，借着他们跟你说 ，不要结了吧！直接说不要结了，说， 人家 是 用 个 智慧话，不给你这些钱财拦阻你， 这节衔接不上 】 可是你不会寻求，可是你不回头，你就 在里边不出来。 所以 神只能咋 了？埃及降了几灾？ （ 文 婷 ：十灾。 ）从埃及出来降了 十灾他才出来，神要把你 在撒但的 权下把你救出来，你需要几灾？（ 文 婷 ：三 灾。 ）而是从这大的环境里边， 撒但这个 捆绑辖制 这个 里边把你救出来， 得降灾 ，不降灾不行，你又胜不过去，你不听话，你悖逆。我来给你说了这些，神的主宰，神的命定，是吧！ 更主要这些主宰、这些命定， 所有的 一个圈圈围绕这个什么？你的使命 ，作为人的使命，这是神计划好的，在这计划的过程走的时候，就是 根据撒但的 这些所做， 神 来 给你摆布安排 的 。

你的使命是什么（二）

我之前交通过这个命运和命定，命运和命定，命定是什么意思？命运是什么意思？神是命定你回来事奉神的，可命定你就来你就来，你不就听话吗？你不听话！不听话，就得给你安排个啥呢——命运，这个命运怎么来的？是根据你的悖逆来的，你没有这个波折的命运，你来不了的，这个命运是神计划好的，也不一定，那就是根据撒但的诡计而做，根据你心思意念这个背叛，神再来给你作，神作什么呀？神就是摆布环境，你不是要悖逆吗？你不是要抵挡吗？唉！你找老公，

行，那你找，找一个老公以后，本来人家这老公人家性情本来是好的，可是呢，神要叫他背叛你，或者叫你们之间打架，怎么办呢？本来他忠于你的，后来在生意上叫他亏损一把，叫他有火没地方使，叫他回来跟你发火，或者咋呀？来，把个小三放到你老公面前，来，你不是爱他吗？来，小三一勾引，你和他生气了吧！两天一打架，一打架一生气，唔！我老公原来是个魔鬼！你把老公认识了，这是不是神的主宰？这是不是神的安排？命运，这是你的命运，命运波折，命运、命定。神说，你一生命运是神定好的，那这是不是神定好的？咱就是个演员，在人来看，人生，你作为一个演员，是不是自由的呀？神给了人自由意志，神剥夺你的自由意志了吗？神告你说“不能结婚啊！【坚决不结婚，2分】”说吗？不说，你想结婚就结婚，只是你悖逆了神以后，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叫你体尝经历一下，叫你碰的头破血流，最后你没办法了，还是顺服神吧！为什么呀？神说出来话就是真理，神说出来话就是生命，神说出来话就是道路，按着神话走一生是轻松的，一生都是美妙的，按着你的执意走，一生都是失望02：30一生不通，这是不是达到的果效呀！最终是根据这使命不同，责任不同，所以导致人这一生环境也不一样，神给你摆设周围的人事物也不一样。看一下历代以来所有人的环境，你说，今天你问了我一句话，你始终想问你这老公去哪了？怎么回事？总想问个究竟。你说约伯他十个孩子去哪了？是不是死啦？（SJ：嗯。）他为什么死？（文婷：为约伯效力的，为成全约伯的。）就是刚开始这十个孩子，就是组织这家庭的时候，约伯刚开始生活的时候，约伯刚开始生活的时候，神计划好叫这十个孩子死嘞？（文婷：没有。）没有，那是神给他的十个孩子，是因着约伯的义，而引起了他十个孩子死，约伯如果不是义人，他十个孩子不会死，听懂了吗？（文婷：嗯。）那要用他十个孩子来检验工程，那是因着撒但的试探而有的，不是神命定好的，也能说成是神命定好的，是吧！他的使命不同嘛！根据他的使命不同，那就可以说。你看具体是两条，一个是使命不同，一个就是效力的，他这十个孩子是为了检验约伯信，是为了检验，是为了成全。约伯孩子子来的使命是什么？来检验约伯的信，怎么是检验呢？约伯刚来时的时候有钱没钱？（李放：有钱）不缺钱花，那当爹的不缺钱花，孩子们干啥呀？奢侈享受，奢侈享受！那约伯去吗？约伯不去，从那时候他孩子们就开始对他试探、试炼，至到最后效力一生，小时候，就是

人活着的时候试探约伯，临死时候还得完成个使命，唉！你看约伯背叛不背叛？就是说，他孩子一个使命，孩子一个使命；大卫几个孩子？不管几个孩子，大卫这孩子来世的时候，他是什么来的？他的使命是什么？他的使命就是刀剑不离开他的家，叫他孩子来的时候就带这个使命，也就是说大卫他会遇到什么孩子？他孩子应该是什么孩子？他孩子是不是得一些二杆子呀？不要命的呀？（李放：来杀他的。）就要这些反面人物，就是把反面人物，把他的仇敌，把这些魔鬼放在他的后代身上，这是不是就是神的主宰权柄呀？放在他的儿女身上，对大卫的一种惩罚管教，这是啥呢？也就是说大卫家孩子来的时候，他的使命就是要折磨大卫，刀剑不离开他的家。根据这个看你老公的使命，看你孩子使命，看你父母的使命，是吧!还有个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孩子的使命什么？他的使命是给亚伯拉罕带来喜乐，还要来检验亚伯拉罕的，他是不是真心？检验了以后还得给他传承后裔，这是他的使命；玛利亚的使命是什么？（文婷：耶稣。）为耶稣长大成人，神告诉玛利亚的时候，她还是个大姑娘时候，就告你说了，玛利亚是什么态度？是接受、顺服，那如果告诉你，你接受顺服吗？“可不行！这脸可丢不起，在世上还争强好胜呢！还能够婚前就有孩子，可承担不了；”那木匠呢？木匠的的使命是什么？辅助，辅助。那耶稣是圣灵感孕，和他有关系吗？他没结婚。木匠是神和他说了两句话，他就结婚了是吧！那你能不能呀？你很可能就是谁呀？悖逆的先知谁了呀？——约拿，你非得咋了？你非得进鱼肚子转一圈，你才可能作工，你才可能接受，所以说你就是那个约拿，你非得进鱼肚子受受苦，害害怕，这才能实行，这才能用呢！叫认识一下神的主宰，神的权柄。

人的使命，每个人你来的时候带着使命而来的，你是为完成这个使命而有的，你这一生中遇到的着一切人事物都是围绕着这是使命而来的。今天说这个使命呢！在我身边的人，每一个人他各带着不同的使命，你们说我的使命是什么？那XT的使命是什么？你从外边看我“生活不能自理。”你信不信？不敢说了，众长子生活不能自理这不麻烦了！卫生方面、穿着方面，本身一个男人，普遍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是

个马虎汉，真正的世界上很少，第二个，我还有我的使命，如果说我是个世界人呢！我是世界上特别讲卫生的，和大卫一样再有洁癖症的，从形象外表特别好的，那你说我作工好不好呀？（文婷：不好。）一个你看啊，如果说我是个特别爱干净的人，不要说有洁癖症的人了这个爱干净，他要耗费你多大的精力呢！祭司弟兄说："你看一个人，尤其是女人，天天得打扮，得穿得好、打扮得好，要不就不出门，打扮好了之后到外头办点事或者上个班，晚上回来了之后还得卸妆，还得梳洗一遍。"（摘自——祭司弟兄讲道20—B3—11）早晨洗洗脸得两个小时，是吧！出出门化妆化妆得三个小时，回了家卸卸妆得一个小时，一天有几个小时？那你说要这样算，我一天还有几个工作时间？所以说，我来的时候，不能给我身上加添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不能占有我，成了你的喜好，那你凭着你的喜好，然后我也在这方面特别注重，然后，我出来第一印象你给你来个什么印象？一看就是什么什么！那你说，这不是成了打岔了吗？人都仰望你了，不是听真理了！那必须给一个看不起的，一个渺小的，要咋了呀？羞辱你！羞辱你！可是呢？你还感觉不到，怎么羞辱你？显明你的败坏，咋啦？人都有是个势利眼，更主要有个什么共性呢？看人只看人的短处！1—10不看人的长处，别人的长处看不见，他就拿自己的长处和别人的短处去比。第一印象，唉！就是你就是这个样的啊？一下就藐视来了！好，证据抓住啦！这就是神为什么要道成肉身，为什么圣灵不能用灵直接作工，道成肉身更为适合抓人的罪状！（李放：对。）适合抓人的罪状，可是呢？这些优点我不能有。还有以前我交通过，我记忆力不行，背个书三天背不下一段话来，咋呀？导致读书灌也灌不进我里面，那些法律政治他就是怎么也背不下来，那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神话救我的时候，两句话就把我唤醒啦！（SJ：没有毒素，进不去。）灌也灌不进去，得要正确对待，从神领受，从正面那边领受，所以神加给我一些，不能有这些东西，如果说。我要是记忆力好些的话，神话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嗯呀！那你说我会是什么？夸夸其谈，字句道理，那我会进入实际吗？这些东西就包装好了，你把他穿在外边上的这些"衣服，"你就认为是你自有的啦，一说话，叭叭叭叭把这字句给你一说，没有实际，没有实际给你带来的什么？带来的是仰望，给你带来规条，给你带来字句。所以说，最终是，你还不能过目不忘，你还不能把这字句全部背下来，记下来，咋呀？叫你去经

历！叫给你实际摆设这些环境，最后，“嗯，神话这里边……”因为你背不下神话来，圣灵一作工，一开启句话，一显现，哦！“神话说什么嘞！”这是你记下来的？不是，这是你经历体验最后画出个道道，就知道了，你有时候就纳闷了，你说，“我就不相信你了，你一说出来就是神话，一说出来就是神话！你说你记不住神话，谁信呀？你骗子！不相信你记不住神话。”可实际上就是记不住神话，这个能理解吗？（能。）为什么？这是圣灵在作，他为什么背不下神话，反过来他还能说出神话来，原因在哪？（文婷：圣灵这样作。）圣灵在作，还有个人的配合，圣灵作咱就不说了，这是人的配合，什么是人的配合，怎么我在这配合就有神话，你在那配合他就没神话呢？一个原因，咱骑过自行车啊！下了雨了，人家大车过来，这么宽的道道是吧！你骑个车子咯唭咯唭进了那个道里能出来吗？出来是不是跌倒了？进了道道出不来，如果是横过呢？你进都进不去，感觉都没感觉，知觉不到，我是谁呀？因着我圣洁的依旧圣洁，污秽的依旧污秽，因为我本性是善的，那我和这条道呀他基本是相合的，是一个方向的，我不由得走得走得就跌入这个道道上了，跑也跑不出来，跑不出来，走在这个道道上了，但是说，我没记忆力，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你就进入这个道道上了，你就体尝了，神一句话，你在那道道上了，那这时候神一开启你，你这句话亮堂了，原来如此，原来如此！你是逆行着嘞！你就进不了道道上，你就没知觉，就是神怎么开启你呢？就是开启你这句话，你就对不了号，你进不了道道里边，就这么一句话，就这么一件事。所以说，真理不是叫你去背下来，不是叫你去传讲的，是叫你去经历呢，圣灵作工是根据你配合到哪，神作工到哪。你本性是善的，圣灵就能作，你本性是邪恶的，那圣灵就想作也没法作，因为你和他不合！（李放：对。）你不能与他相合。

咱说到这使命，那你看，我家人使命是什么呢？说到我的使命了，那我家人使命是什么呀？每个人的使命在哪，14:30维护神的作工，那维护神的作工怎么维护呢？唉！我这方面缺陷了就得给我弥补一下。我是个懒惰的，你说如果再找个媳妇是个懒惰的，你说这个家是不是就完蛋了？传出去了，所以说媳妇必须是一个勤尽，那她那个勤尽谁给

她的？神给她的，是吧？那给了她个勤尽，那她的使命是干啥嘞？（SJ：照顾你。）服务！服务、照顾，唉！也不怕你缺少，神早就给你安排好了，你大胆的往前走，你大胆的爱神，看神能怎么样呢？给你照顾你的起居。约伯有仆人吧！亚伯拉罕有仆人吧！以前咱信神，就说“你看人家那个人多吃苦呢！你看人家多卖力呢！”神定人的结局不看什么？神说：“我定规一个人的归宿不是根据其年岁的大小，不是根据其资格的老幼，也不是根据其受苦的多少，更不是根据其可怜的程度，而是根据其有无真理，除此以外别无选择。”（——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当为你的归宿预备足够的善行》）不看你的受苦多少，你再受的苦不看你，看你有无真理。所以说，你在我这你看到我受苦吗？不受苦。好像是伸手穿衣，可是呢，神在那边还交通个正常人性，是吧！在交通正常人性的时候，我直接就说我懒惰哈！我这个懒惰，影响不影响我的实质？（SJ：不影响。）那你信神是跟随他的实质了，你还是看他的懒惰了？懒惰和实质挂钩不挂钩呀？（不挂钩。）不挂钩，那不挂钩更能起到什么作用？（李放：显明人。）显明你，勾起你的败坏来。（李放：对。）“嗯呀！神是全能的，义人是完全的，完全人是个懒惰人？完全人是个照顾不了自己的人？这还出来带人呢？”把有这些观念的人就给显明了，那解决你的观念，借着解决你的观念，你认识了神的正常人性，什么才是正常人性？“理当”有这六个理当，你就是正常人啦！这理当里边没有说“你自己得打理穿着好了啊！你每天得洗一个澡啊！”没得有这些是吧？但是在人里边他就不一样了，人就用人的观念去衡量。就好比说，作工时期作工的基督，基督能不能结婚呀？能不能生子娶妻呀？（SJ：不能。）基督能不能？他就是娶妻结婚了，影响他的是实质吗？（SJ：不影响。）不影响他的是实质，可是影响他的作工，你跟随他吗？他结婚了，你跟随吗？你不会跟随的，作工时的基督，基督如果结婚了，你说谁跟随呀！那就完完全全普普通通就是个人！有儿有女，还叫你放弃钱财吧！放弃儿女吧！（程鑫：叫人放弃他不放弃。）那你说啥了！基督他能结婚但是他不能结婚，他结婚与不结婚与他实质无关，他不能。但是被做成的人，成全人能不能结婚？众长子能不能结婚？（SJ:能。）众长子是，神要把他交给撒但，叫撒但把他败坏，叫你咋了？神话来把他唤醒，那基督是来发表真理的，众长子是来实行真理的。所以说叫他更加正常，所以说他结婚不结婚？（程鑫：结婚。）他的结婚，不是说

他必须非得结婚，结婚是要咋了？（李放：神说：“他的身份是神自己，他敬拜神是他站在肉身的角度上而作的，所以“基督敬拜天上的神”这话并不错误，他所要求人的也正是他的所是，在要求人以先他早已作到了，他绝对不会只要求别人而自己却“逍遥法外”的，因为这一切都是他的所是。”（——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的实质是顺服天父的旨意》））神叫他结婚是要叫他咋了？是要为了成全你，如果说，众长子他一做成的人他也不结婚，人啊！就把神定规了，神来了就不结婚，那结婚的就不是神，神要结婚，结婚那就是罪了，对吧？是借着这个事来扭转你的观点，你别用这个来衡量，你别用这个来定规。祭司弟兄交通：“你妈偷了、盗了，即使说你妈成妓女了，那她就不是你妈啦？”实质不变。

那同时呢，咱出来在这作工了，咱做的是什么工作呀？每天起来交通呢，就来这谈话了、说话了、交心了，如果一个作工的没有家人在身边，你每天起来和这个姊妹在一起和那个姊妹在一起，这绯闻是不是就来了呀？这是不是影响神的作工呀？你在身边跟着吧，你能看他的起居，不在他身边的人呢，DHL会说什么？给基督造谣！咱都体尝了是吧？如果他身边有个家人在那伴随着，习近平出来作工了，你说习近平去歌厅了，谁相信呀？就是说把外边的绯闻给堵了，作工是为了更好地作工，11—20他们正要抓你的把柄，想栽赃都还没有给你栽赃了，可你把这栽赃的路给堵住，既要显明了你的观念，还不能打岔了神的作工。你看神又摆设了一个SJ是吧！把这SJ摆在了我的面前了，她的使命是什么？如果我身边没有一个家人，我说“我爱SJ,”你会有什么感觉？我家人也在这儿了，“我爱SJ,”你是什么感觉？这是不是你就有了疑问了、问题了，什么是“爱”？“爱”指什么？“爱”里边有什么？夫妻的爱，灵里的爱，和神的爱是不是你得区分啊？神摆设的，神作的都是好的，神做的太智慧了，太全能了！只是说你会不会去领受，怎么对待从神领受，怎么是从神领受？文婷她流露出来是埋怨，是吧？为什么会埋怨呢？是因为你领受的方向不对，你从哪领受呢？从哪领受呢？她从哪领受了？从撒但领受，从撒但领受！你一切领受都是从你的肉体出发，从你肉体怎么就得益处了，而我领受怎么？神作

工怎么的益处了！我这生命怎么得益处了！说，你看出来一个问题和我看出来一个问题，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结果，你站在人一边看事，我站在神一边看事，21:45神成全人有个什么表现啦？沉着稳重，是吧！（嗯。）沉着稳重，还有个句怎么说了？（SJ：独到的见解。）独到的见解，独到的见解！就是从他口里边说出来话来让人费解，听不懂，从来没有听说过，还有这种解释？还有这种看事观点？你从我嘴上说出来，是不是完全颠覆了呀？文婷今天问SJ话了，其实想叫我给她个什么答复啦？想叫我也可怜可怜她！嗯呀！结果没可怜，反倒放到了审判台，要想解决问题，可是，神给你解决问题，第一个白马王子不能，第二个又不是，第三个不成，按人来说，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呀？我是帮她找个白马王子这才公平，这才公义，可是我没有给你找白马王子。

103　你知道你的使命吗

1　你肩负的重任、你的托付、你的责任，你都知道吗？你的历史使命感何在？你将怎样做好下一个时代的主人？你的主人翁的感觉是否强烈？万物的主人怎么解释？真是生物与世界的所有物质的主人吗？你对下步工作的进展怎么打算？等着你去牧养的人该有多少？你的任务是否很重？

2　他们贫穷、可怜、瞎眼，不知所措，落在黑暗之中哀号，路在何方？多么渴慕光明犹如流星一样，突然降下来驱散这将人压抑了多少年的黑暗势力。苦苦巴望，日思夜想，有谁尽都知晓？这苦难深重的人竟然在光划过之日仍被囚禁在黑暗的监牢里不得释放，何时不再哀哭？这些从未有过安息的脆弱的灵竟这样惨遭不幸，无情的绳索、凝固了的历史早将其封锁在其中，哀哭之声谁曾耳闻？愁苦之态谁曾目睹呢？

3　你可曾想到神的心何等忧伤着急，怎忍看着亲手造的无辜的人类遭受这样的折磨呢？人类毕竟是经受过毒害的不幸者，虽然今天幸存下来，但谁知人类早已经历了恶者的毒害。难道你就忘了你是受害者中的一个吗？你不愿因爱神而努力地将这些幸存者都拯救回来吗？以自己所有的力量来还报那爱人如爱自己骨肉的神吗？你到底是怎么认识被神使用来度过自己不平凡的一生的？你真有心志、有信心活出一个有意义的“虔诚的、事奉神的人”的一生吗？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论到以后的使命，你当怎么对待》

现在是不是有太多的话要说啦？“你肩负的重任、你的托付、你的责任，你都知道吗？”肩负，肩负，肩膀上放了个担子，你肩膀上这个单子有多重？有多重？来你说说有多重？看完这个你就知道你肩膀上有多重了，是吧？肩膀上有多重？你说说。你先认识一下自己肩负的重任，这个重任到什么程度？肩负的重任，你来的时候，你是带着使命来的，你的使命就是你的重任，你怎么来到今天这儿的？六千年来你是怎么经历过来的？你今天是信神的人，你信神的人，你应该知道你未来之前是在哪里？你上辈子在哪了？上上辈子你在哪里？该不该知道？上辈子在哪里？知道不知道？（文婷：上辈子也在信神。）上辈子也在信神，在灵界时候你在哪里？不要说上一辈子了，你没来到世界以前你在哪里？在哪里？SJ在哪里？（SJ：从神那里来的。）灵界分为几个地方？（三层天。）就知道个三层天，灵界分为几个地方？神交通说了吗？嗯，说说。（文婷：我记得三类人的去处嘛！）光明的地方一类，跟神那边的一个地方；还有一个信仰的地方，在一个地方；还有一个是没有信仰的地方，是不是三个地方？（文婷：对。）你在哪个地方了？（李放：有信仰的地方。）你是在有信仰的地方？你连你自己的父亲是谁你都不知道！谁是你的主你都不知道！你连自己的家都不知道！你说这愚昧到啥程度？在哪？你是在光明的地方！

你是与神在聚餐，你是在与神一起的地方；谁是在有信仰的地方？宗教界、挂名信，他仅仅是有个信仰，这是有信仰的地方：没有信仰的地方，不信派一个地方，在黑暗的监牢里边，一个黑暗的监牢，一个是被神所捆绑的绳索一边，27:50一个在神一边，在光明的地方，与神亲近的人。你从哪来的？你的父亲们是谁？知道吗？你的主是谁？咱今天一交通连个自己主都不知道啦？还告诉我说，你是在有信仰的地方，你是信仰？你是宗教？三自的？你是跟随全能神的，在你未来以前，你是在神那边，神来作工的时候，就把所有的人，历代以来的都派来了，有信仰的，跟神在一起的，在监牢里的魔鬼，全部来到人世间！有人是来为神效这步力的，有人是完成神旨意的，都来啦！你最起码得知道你自己是谁！如果你是真正信神的一个人，那你未来以前在哪？和神在那边，那边是你的家，光明的地方是你的家，神是你的主，神是你的父，可是你刚从家一出来，去世界转了一圈，到了花花世界转了一圈，你就忘了你家是哪的啦？你说咱良心哪去了？当你知道你是从哪来的？妥啦！你肩上的重任在哪？你刚才你说你是在有信仰的一边，有信仰的一边有负担吗？还有任务吗？出兵打仗了，一个国家开重要会议的，总统他和谁再商量国家大事？和大臣、和他身边的一班人，和他商量好大事以后，你去边疆，他就去了边疆他也是大臣，咱今天去了边疆了，咱现在是不是在边疆嘞？在国门边嘞？就可以说与仇敌在打仗，打仗的过程你就忘了“呀！我是个兵丁诶！”你从哪来的？你竟然不知道你是从朝廷来的！连自己的身份不知道！连自己的责任不知道！那你还能打仗吗？所以说你肩上的负担你得知道。

21—30，你是从哪来的？你是从“朝廷”来的，从“朝廷”来的！你不是来地方做官的，是完成皇上给你的使命、旨意，你最起码得有这个认识！咱今天信神呢，你从哪来的？“我从天庭来的” 从天庭来咋了？来协助神完成神的大业！拯救全人类。唉，这话说得是不是好大呀！是吧！（SI：就是。）那其实大不大？（SI：不敢那么说。）不敢那么说，事实就是那么回事！来完成大业，是不是一大业？他们统一全球的，那神呢？统一全宇的，大吗？神主宰万有的，神统一个全宇，这是不是小意思啊？不应该呀？你在神那边呢，你协助于神呢，这大

吗？不大，不大，神给了你权力，是给了你期望！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咱经历到这步，你看神在你身上动了多大的工程？体尝得到，感觉得到，神把你当做了谁！神把你当做顽童了吗？神把你当做兵丁了吗？神把你当做了大臣来对待你！精心照顾、看守！为了成全你摆布了多少效力者！咱不要说大的，为了拯救你，整个全中国，现在怎么样？处在什么状态？每一场战争人家死多少人？他们都是来干啥的？效力的，都是来垫吧的，来你说吧！你是不是协助神来统一全宇的？要天与地连成一片，怎么来连呢？这是不是你的使命呢？这是不是你的责任呢？你问世到这个世间的时候，从天庭来的时候，神就给你把这使命告你说了，给你了，只不过神要道成肉身，你要来到人世间，来到人间体尝苦楚，然后神唤醒你，知道你是从哪来的？咱今天因着六千年的败坏，你不知道你的主是谁？知道了也只是道理，记忆减退了，神今天先要你恢复记忆，咱今天应该恢复记忆力。【神说："因为人类依然在神的主宰、摆布之下，人类依然在神所制定的轨迹中存活，所以，在神眼中被撒但败坏之后的人类，只不过是外表满了污垢、饥肠辘辘、反应有点迟钝、记忆有点衰退、年纪稍微大了些罢了，而人的各项功能与本能却完好无损，这就是神要拯救的人类。"（——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独一无二的神自己 一》）】

在边疆打了八年仗，竟然忘了自己是大臣，竟然忘了自己家是朝廷，竟然忘了你的主子是谁？唉！去打了八年仗，成谁了呀？"扫罗，"打仗打的看人家那有牛好留下啦！人家那有个王留下啦，人家那有个好女人留下啦。人家那有个白马王子留给自己用吧，你说这是什么呢？自己肩上的重任，你忘了你是来完成神的大任务的。神说："《你知道吗？神在人中间作了很大的事》"你这么一件大事你不担当，你是为了儿女情长！咱就不要说神的大业啦！你就用世上一句，咱看电影了，看电视了， 皇上要统一全国了，是吧！派你去了，把圣旨给了你了，你去的时候，你带着老婆？你带着儿女？"等等啊！等我这孩子毕业了我再去边疆打仗去，"能说出这话来吗？能做出这事来吗？皇上叫你打仗去呢，"等我先我买个车，我先享受两把，"咱车买了、房买了、儿女有了、丈夫有了，该为神做一件大事了吧！计划好了吗？还没计划

好！还计划从神那边获得享受的地方！你说你悖逆不悖逆？你说这是大臣吗？你吃着大臣的俸禄，是吧！享受着皇上给你地位，你在家坐享其成，享受着天伦之乐！你是大臣吗？你是忠臣吗？你连国家的一个子民都不如！“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是大臣，你是将军，你有点责任感吗？你在家能坐得住吗？你能看得住孩子吗？你能开着小车跑吗？你开着小车跑了，那边打起仗来了，国家完了，有你的家吗？有你的儿女吗？所以说，神给你的负担，皇上给你的负担你接受了吗？你来时信神的时候神就告你说了，直到现在迟迟不能接受神的托付，迟迟不能接受神的托付！这就咱的悖。一直白白的呼吸着神的一口气息，白白的呼吸着神的一口气息，为什么是白白的？你没有尽上你该尽的责任、任务，不要说，你为神献上你的全人了，你根据神的作工来衡量，根据神加给你的使命，你连根毫毛献上了没有？看看咱所做的工作，看看你这二十多年所做的事，你享受的神的什么？神在你身上的期盼是什么？神的期盼，我刚才说句什么大话？什么大话了？“辅助神来完成他的大业，”什么大业——统一全宇，还不是同一全球，全宇几个球啊？无数个，多大的！在你身上有多大的希望和盼头呢！可咱今天享受的是“天伦之乐，”多大的悖逆呢！这多大的低档呢！这里和约拿比，这是不是比约拿还悖逆呢？咱再悖逆呀，你感觉不到，体会不到，品尝不到！那神看着你这样的人，神在那边怎么思考呢？“六千年的经营计划，光计划就计划了六千年，到了出兵打仗的时候了，神派了个大将，出去打仗去了，派了个大将在路上整整走了二十年连边疆还没到了！ 你是不是可笑可耻！无耻！”这说到无耻了，这又遇到“宫颈癌”啦！嗯呀！无耻！如果派了个大将二十年走不到边疆，到不了战场，什么大将？唉！咱看电视了，这是个什么大将？这个大将是不是个内贼？是不是和外国做好了啥了？里应外合，是吧？做好一个里应外合，是不是你和撒但已经计划好了？计划好怎么来拆毁神的作工？你敢拆毁？你不该拆毁，你敢出兵反抗神吗？（李放：不敢。）不敢！我只能啥呀？消极对待，等待你撒但主动攻击，你把城打下来了，好了，我认你为主，你到时候，你奖赏我，掌管这个国家，你这一计划太恶劣了？吃着神的，然后，干撒但差役的勾当，你对得起的主吗？你对得起你的神吗？神怎么你了？这是不是撒但呢？撒但的一大笔【？38:10】是什么？不就是背叛吗？为了自己的私利、私欲，就把自己的责任负担忘了。

刚才说了个和撒但里应外合（内奸。）内奸，还有一个成语怎么说？打仗的时候，那边下圣旨了，不遵行圣旨，那边要求助兵呢！是吧！这边迟迟不给，那边暗兵不动，是吧！咱这是不是暗兵不动呢？你暗兵不动的目的是什么呢？看神的好看？“我看你神怎么作工？你说你用我这个大将呢，我就不去，我要去了打完这个胜仗归谁的呢？那儿边疆还有个人，归他？归我？到了赏赐的时候你赏赐谁？住在皇宫里边享受是你皇上，打仗的就是我呀？你也经历经历吧！体尝体尝吧！你给我一个俸禄，你也给他俸禄，好，你给他俸禄，你叫他给你打仗去，你试试，看看，我不出兵，我看看什么结果？” 那着啥呢？国家大事当做儿戏，搞着个人的经营，搞着自己打斗的一种啥呢——享受，国家是这样的；被撒但败坏以后的人，咱今天跟随神以后，咱今天体现出来表现出来是不是也是如此呢？这是不是一个败坏的人？那神看着这种场景，神怎么感受呢？看看咱李放，出来打仗的时候，你的使命感在哪呢？出来就是争斗打仗，那和电视里边那些人物，那叫什么人物啦？搞派别之争，互相争风吃醋打斗的，叫啥嘞？搞内讧的，那抵是些什么人啊？奸臣！还记得有个奸臣，外边打起仗来了，打成什么他不管，他只管啥呢？（SJ：内斗。）内斗！就好像咱看过蒋介石、老毛的视频，八国联军要打他们了，他还搞啥呢？搞内斗了，你说这个人聪明还是傻呀？（傻。）那李放这个就是这个，那成了什么斗了？显明你享受的地位。唉！这有名的这叫谁啦？“书记”不应该叫书记啦！书记应该叫谁？书记叫谁？八十三天的皇帝袁世凯！这要打仗了，时间短，就这么八十三天，可是你在这八十三天里边，你就是为了做皇帝，你不是袁世凯是谁？书记以后就叫袁世凯。（SJ：名字有了啊！袁世凯。）这个领受一下，负担，负担，你肩上的负担等于什么——圣旨！出兵打仗的时候，皇上给了你个圣旨，你手里边有这个圣旨，你手里边拿着个圣旨，你敢耽搁一分吗？就不要说你是大臣了，太监手里有个圣旨，他应该怎么办？快马加鞭！哪个太监手里边拿上圣旨，来，我回家转转，看看我老婆在不在？我找个白马王子，我和白马王子过上三天以后我再去完成圣旨？白马王子，找了白马王子还不行，手里拿着圣旨还要找啥呢？找黑马王子，黑马王子找不着了，猪八戒它二姨我也找一个，这就是咱所走的路，这叫

啥了？这叫抓捕人的罪证，如果说不这样呀！一旦打下江山了，一旦神作工完了，你是谁呢？你是谁了？“有功之臣，我活着就是基督！”所以先抓了你的罪状，用时间与事实来证明，给你证明一下，你不是基督，基督不是这样的，基督是什么样的呢？基督来地上多少年了？三十三年半，耶稣来在地上三十三年半，三十三年半一成人以后就立马开始作工，一开始作工以后，作工，从开始作到收尾用了多少时间？三年半，基督打江山用了三年半，咱这个话不好听，大概叫你知道这个意思，基督打江山作工，完成神的旨意用了三年半！你完成神的旨意用了几年半？（文婷：现在用了十四年。）十四年，人家是三年半完成了，你十四年万完成了吗？（文婷：还没走上正轨。）还没走上这条道！还没走到边疆，还没有面对仇敌，这就是咱所走的路，这就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叫你看到了这个，你就不说“我活着就是基督。”你就没有什么资本了，没有什么可讲的啦！因为咋了？罪证放在这边了，抓住你的罪证了，审判你，说你是个不信派，承认不承认？还能抵挡吗？还能反抗吗？说你就是神的仇敌，是不是神的仇敌？正宗的仇敌，为什么呀？你这个仇敌比外边的仇敌还要厉害，因为啥呢？你在这搞得乱七八糟，拦阻了神得作工，神说啥了？“神的经营计划早该完成了，结果因着人不配合，”结果咋呀？神的作工推迟了，怎么推迟了，就是因着你推迟的，呀！这个负担没担起来，这个罪倒是担起来了。

负担，体尝到这个负担了吧？来，说说，这个负担有多重？咱先不要担嘞，这个负担有多重？你把这个重量衡量一下，衡量一下这个重量怎么说？怎么表达？你身上的负担有多重？我看看你表达，刚才咱怎么交通嘞？李放，刚才咱怎么交通了？身上这个负担应该怎么，你身上扛了个什么？（文婷：圣旨。）抗的圣旨，什么圣旨？圣旨上边是什么内容？圣旨告你说回家团聚一下吧！（李放：到边关打仗嘞！）边关打仗嘞，你就记住圣旨啦，你考虑圣旨，谁给你圣旨嘞？皇上，皇上给你圣旨那叫去边关打仗去嘞！谁给你圣旨？神给你圣旨？是什么圣旨？内容是什么？配合神作工，统一全宇，要于天与地连成一

片，这个圣旨多大？你别一天起来干什么事情，你看看你身上的重任是什么？

昨天交通说超脱了是吧？超脱见了交警害怕了，害怕了，有人带她，坐的三轮，呲溜就跑了，去哪买菜了，城管过来呲溜又跑了，这是什么人？她身上这重任在哪呀？看她拿着圣旨了没有？咱拿着圣旨，拿着这么大的重任，在搞这个人的事业，搞这个人的经营，咋呀？神给你把这白马王子取缔啦！你还在家手里边扛着圣旨“神啊！我的白马王子哪里啦？”现在应该怎么回答？神怎么看，神说“你的白马王子哪去了？你拿着我的圣旨，连边疆都没有去了，你给丢失了多少教徒，损失了多少灵魂！因着你没有去边疆，你给我损失了多少白马王子？你给我损失了多少贞洁童女？”你是个白马王子，它是匹马，它是个畜生！那神的损失是什么？贞洁童女，贞洁童女是谁？来的时候他是从神那边来的，和你是亲生的弟兄，亲弟兄！亲姊妹！亲哥哥！和你是衣食父母，你的父母你的亲哥亲弟叫人家给打了，叫撒但给摧残，告你说给你圣旨拯救他们，反过来你在这是放不下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属于什么丈夫呢？狗丈夫！鸡丈夫，还找了一个再找一个？这就是你的悖逆，从这一看，即便是咱这么悖逆，神抛弃你了吗？依然是……神的爱是什么呀？怎么形容了呀？（文婷：硕大无比与浩瀚。）浩瀚，有边界吗？浩瀚！神是“神深发怒气，广失怜悯。”那作在咱身上是不是够怜悯了，作在他的子民身上，作在他所爱的人身上，就是慈爱怜悯，即便你是悖逆，那也是慈爱怜悯。在你那你感觉委屈的不行，是怨言，可实际上在神那边做的什么了？做到什么程度了？忍耐！一忍再忍，忍耐里边流露的什么？流露的什么？（爱。）不要瞎说啊！忍耐里边流露的是什么？（文婷：怜悯。）怜悯流露出什么？怜悯、慈爱，是怜悯，是慈爱，不是怒气，对什么人是怒气呀？是怜悯你，同情你，是怒气的话就不是慈爱了，或者把你交给撒但了，或是把你毁灭啦！而神是还在你身上作工，还在期盼这你，等待着你悔改的那一天，苦苦巴望了几千年呢？六千年，这个重任咱理解解了吧！当你消极软弱的时候，你就看看你身上的重任。“你肩负的重任、你的托付、你的责任，你都知道吗？”每个人身上的任务、托付、责

任，一样不一样呢？不一样！而且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在神作工结束的时候，各从其类你才知道的，各从其类怎么啦？各尽其责、各居其位，你站在你这个位置上了，开始进你的责任了，各尽其责、各居其位。

好比刚才说我家人，她的使命是什么呀？维护我的起居，那就是你的使命，那就是你的责任。你愚昧就按愚昧要求你，你素质好的按素质好的要求你，老的按老的要求你，不同人不同的要求，你素质好的就按素质好的要求你，那你素质好就按好的要求你，所以说，这托付是不一样的，责任是不一样的，你不要和人家比，“人家也结婚了呀？人家也娶妻了呀？”人家娶妻也结婚，神直接不管他，神直直接就把他取缔了！41——50取缔不取缔啊？不取缔，因为神在他身上要求，就没有给他那个任务去打边疆的任务，在他身上任务是什么？你负责在家，在家咋了？ZD、WZ、WY，种？？？50:20供应边疆他们部队的吃喝拉撒，那他在家WJ、WY那妻子、老公，用不用给他取缔？不用给他取缔是吧？当兵打仗的兵丁，你能不能带着老婆孩子去战场？（李放：不能。）不同的人，不同的人使命不同，那对你的要求也不同，给你的安排的家庭也不同，那要求叫你去边疆打仗的，当将军的，那就是苛刻一点，要求高一点，不高不行，那在部队里边要求多严厉呀！那要求一个放羊的什么呀？神怎么说呀？“我给你们百倍，我也要求你们还我百倍……”赐给你多少，就要索取多少，神没给你这个素质，神也不和你要这个素质，那你这儿呢？神给你什么了？给你这个素质了，给你这个表达能力了，还给你啥了？在你哇哇坠地的时候呀，神就看顾保守你了，这是不是也是给你的？给了你一切，他就索求，他就要问人要果效，不能半途而废！那因着你悖逆，不能因着你提出要求，‘好，我满足一下意见吧！你想种地呢，那你就回家种地吧！”那要叫博士生回家种地，叫咱种地的人当大臣，’可能吗？能行吗？人都不会那么做，你说神会那么作吗？

“你肩负的重任、你的托付、你的责任，你都知道吗？”今天知道了吗？你不是去种地的，你是去边疆的。（文婷：我以前就是想种个地就行。）呵呵呵！神能听从你的意见吗？‘好，那把素质给我了，如果你再怎么要想种地，那行，那把我的那部分拿回来，神那一部分什么？素质、理智是吧？拿了你是什么？（废物。）傻子、痴呆、脑梗。‘来，回家种地吧！可以，你当乞丐也可以！’行了，各居其位，各尽其职，神公义不公义？（对，公义，就是嘞！）太公义了，你要求什么，神给什么。咦，刚才你说的不给，这有说的要给，这怎么说？人的心太刚硬，还有个自由意志，神根据你的自由意志来摆设环境，摆设环境，最后看你的表现，始终你是自由的，始终你是自由的，神一直给你摆设，所以说，你追求什么，神给你什么？但是神是最大程度拯救人。神要咋了？神今天派我来了，我把我的责任告你说了，你的使命给你说了，咋呀？“我还是走不出这这家庭，放不下儿女，我走了孩子怎么办了？丈夫怎么办了？我婆婆怎么办了？我妈怎么办了？”这么多怎么办了，走不了。“嗯呀！我还不如在家种个地吧！我在家种个地吧！我要那么大圣旨，人家这圣旨愿意给谁给谁吧！”神怎么？神在你身上没办法了！神怎么？给你显一个神迹奇事？神迹奇事能拯救人吗？神要的是人自由的意志，叫你自己选择这条路，神只是给你摆设环境，给你摆设环境给你显明了以后，也就是公开告你说的时候，我现在是不是就是公开告你说了？你还不接受！你名落谁了？名落孙山了，因为咋了？你摸见了，看见了，体尝的到了，摸了耶稣钉痕了，你跟不跟耶稣？跟！还种地吗？（文婷：不种了。）你摸了耶稣钉痕啦！就这样“嗯呀！我还是ZD吧！我这孩子太亲了，我老公是白马王子，那就是黑马王子我也喜欢，我还要种地。”当你这时候你要再选择种地，神还要咋了？强拉你了？神说‘不行，离了这个人，边疆少你这个大将，边疆完了，神作工天与地不能连成一片了，六千年经营计划一塌糊涂了。’是吗？(文婷：不是。)哦！不是，那神还求告于你吗？唉！那你求什么就给你什么，行，你愿意稀里糊涂的活着那就稀里糊涂的活着吧！那今天放下本分，明天就啥了？脑梗，回家种地，满足你的要求，二分地，脑梗他也可以稀里糊涂的种地，是吧！问题是还不仅如此，神不仅是你追求什么就给你什么，你追求ZD了，你外表你是追求种地了，实际上你灵里边是追求谁了？跟随撒但，好，那就交给撒但！交给撒但，撒但就叫你单纯

种种地就行啦！（SJ：不是。）太美了你吧！在撒但来说，它要残害你，是要耍你，交给撒但，不是叫你种种地就行了，就是单纯的种地那还是在神手里边掌管着呢！你要求种地，那神叫那些种地的人怎么办呀？他没饭碗了，乱了套了，不能，那交给撒但，叫撒但任意处理，撒但就是玩弄人，撒但怎么玩弄人呀？撒但说‘我与神争夺的时候，你站在神一边，你和我争战多年！唉，今天你成了我的俘虏，到了我的名下，想当年你怎么对付我累吧！哼！叫我好好的报答报答你吧！好好的残害残害吧！我想死，美的你嘞！不叫你死。想当年你是怎么欺负我撒但嘞！你怎么欺负我的孝子贤孙嘞！我残害的人类，它们对我忠心耿耿，你站在神一边，你把我原教会多少人给我打了呢？把我手下的兵带走了多少？你如实奉还，所以的仇恨全部爆发在你头上。’神管吗？神不管，神反过来不管，神说啥了？‘撒但它还得起来为我效力，’抽出剩余空来还得为我来效力，外面的乱作一团，它连他自己也顾不了了，它还得先来残害一下你，为什么？它不残害一下你，它心里边过意不去，不能放过你。可在神那边看呢！不但是不管，更显明神的公义，更显明神的全能，撒但它能跑出神的手中吗？撒但它的所作所为它是自由的，同时它又是为神服务的，为什么呀？神提前就告你说了，提前告你什么话嘞？（李放：神说：“如果有一天，我的话语在你们身上落空，那我会将你们都交给撒但让其加倍地折磨你们直到我的怒气完全消失，或者我亲自惩罚你们这些不可挽救的人类，因为你们背叛我的心从未改变。”（——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背叛　二》））这是神作工的步骤告你，在神性情方面，神怎么说呀？神是公义的是吧！神说我给你多少，和你索取多少。你要是悔改了，以往的啥了？既往不咎，你要是说不悔改呀！新账旧账咱一起算！叫谁和你算呢？还要神和动手了？你配吗？“撒但就给我去做了嘛！在当时给你圣旨的时候，你不接，你是要儿女呢！要钱财呢！撒但勾引你什么，你给什么！”然后，你听神的话，又和撒但去争战了一部分，撒但今天来残害你了，撒但要根据你怎么对待，它怎么对待你。神就在那边看，到时候神作工结束完了，怎么呀？神的子民在那拍手称快，赞美神的全能、大能，您呢？（文婷：哀哭切齿。）哀哭切齿！站在撒但一边，神把你扔到哪呀？撒但的群居之地，叫它任意践踏你的身体，嗯呀！撒但要践踏你的身体，你是谁呀？不是你刚才说的那个约拿，叫你得病——脑梗，不死脑梗

了，而是什么呀？神经病！神经病就是七个鬼上身，这个鬼叫你吃土疙瘩，那个鬼叫你悬崖了，另一个鬼还叫你闯火车呢！折磨的你一晚上连觉也睡不成，半夜里起来吃土疙瘩，听说过吧！（SJ：嗯。）

你的使命是什么（三）

（文 婷 ： 其实我自己也体尝过两年这种生活 ， 虽然 没有到了这种境地吧，感觉精神都快分裂了。）体尝过，怎会分裂呢？准备回背叛嘞！（文 婷 ：不是，那会从区 里面回来， 后来一七年结婚，就感觉活在地狱里那种煎熬！就想起神话说，到有一天你会嚎啕大哭，捶胸捣背，就是活在那个肉体里，就是活在那个人间地狱里一样痛苦。 ）那 是人间地狱，还没到了正经地狱里边，从你活在这里边，你应该怎么认识呀？这是不是也是神的爱呢？（文 婷 ：对，看见 了 光的宝贵，其实就是上次咱们见面的时候，说还是让我来这边嘛！我不是就没有说话。）那是不想去了？（文 婷 ：不是，心里面说 也 不敢不去，但也不是那种心甘情愿的去，只是觉得我今天不能在这样悖逆下去了！ 不管我能走 ……反正我得往前走。所以，就是你问我怎么想的时候，也没说什么， 谈过 来 以后，就借着我丈夫那工厂也停了，那时候我才看见，其实神是借着这个 让我 脱离这个苦海，因为就想起那个以色列民不是被卖到埃及做奴隶的那种生活 ，他们其实也尝到那个苦头，是吧！一直在向神祈求，后来神不是就打 发摩西去，摩西就出生，然后就拯救他们，可是当摩西去了的时候，他们也不是心甘情愿的往出走啊！其实我 就想 一六年至一九年 前半年，那 三年半 也是，心里 边就是 极度痛苦，就想起神说：“ 所有受我严厉话语击打而又得安慰、蒙拯救的人不也都 因着 信吗？那信我而又受苦受难的人，不也经受世界的弃绝吗？那些生活在我话之外、逃脱试炼之苦的人，不都在世界中飘荡吗？他们犹如秋后的落叶到处飘零，无有落脚之地，更无有我安慰之语，虽 然他们没有我的刑罚熬炼跟随，但这些人不正是那天国之外到处漂泊、流浪街头的乞丐吗？世界真是你的安息之所吗？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真正的“人”指什么》）就是世界是你的安息之所吗？你离开 神之后 就像秋后的落叶到处飘零，无枕头之

地。 还有神话诗歌27首“ 说句老实话，即使受祸也得让你在此流中受，同样是受苦今天就让你在此流中受苦，不让你到别处，你看清了吗？你还想往哪儿走？ ”（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路……七》 ） 你跑了之后，你最终还得回到此流中。看到自己那个悖逆，看到自己 那个刚硬，就感觉 我不能再这样悖逆下去了， 就看到了神的那个良苦用心。 ）刚才 咱交通 是你的 这个 悖逆，是神的一个主宰，命运 ， 是神给你的使命。刚才交通一个大的使命感如何，叫你做一个大臣，去边疆是吧！（ 文 婷 ：嗯。 ）还有一个使命，还有一个什么使命？ 咱做见证 的使命 ，给人做标杆的使命，看到了吗？（ 文 婷 ：嗯。 ）怎么做标杆嘞？你是怎么实行真理的？ 今天不 只 是叫你服， 是不是叫 周围人都得服 ！ 今天 作工 的时候你所走的一切路，就是个记事册，叫别人都看见你对待你的丈夫，对待你的 妻子跟神 对待 你 是咋样对待你的？咋对待你的？ 从小父亲倒下了， 出世是个病羊羔， 找了个白马王子夺去了 ， 找了个黑马王子背叛了 ， 又找了个猪八戒它二姨 ， 是吧 ！（ 文 婷 ：毒打，控制。 ）毒打，控制，就是在这个情况下，你发生什么变化了？发生什么变化了？正常一个人，如果 说 你原来是个信神的，经历 了 这 场战争以后，经历了这些以后，一个败坏的人，一个没有良心理智的人，他会怎么办 ？会怎么办？不信了、 背叛，不相信还有真理存在， 不相信神是爱， 直接 坐街大骂 。 神说啥了？“ “不义的仍旧不义，圣洁的仍旧圣洁 ” ” 有正义感的， 有点良心理智的他不敢反，有点理智的他就咋了？羞耻，甚至还有个害怕、胆怯，有 这个 惧怕感， 有惧怕感， 有羞耻感，惧怕什么？“呀！ 我这跟随神呢！ 给我摆设这， 我要是背叛神，那神要怎么对待我呢！” 有惧怕感，有个羞耻感，“ 认贼作父的我，我不跟随神 了 ，跟随撒但去？”这些东西 辖制着 你， 不敢离开神，你几次三番， 想走而不能走， 想走而不能走， 就在一 个边界上盘旋来 盘旋 去，没有敢跑； 可是另一个人，这信稍微次一点呢！是不是回归世界啦！跑了， 两类人分开了。 等 神 作工 结束完了 ，宣布各类人结局的时候， 怎么看呀？宣布各类人结局的时候， 人 人 都 竖起大拇指来，神公义，怎么公义？半路逃跑的那个人是不是惩罚了？你没有跑，以前说过 一句什么话了呀？ “忍耐到底”是吧！不管神怎么 作，最起码不明白 我先忍耐下来，忍耐到底直到神向 人显现， 那你就依然还能存活下来。到存活下来，别人再来 控告，他能抓住这个把柄吗？ 不要说 给你 永生 了，

就给了你一千年，这是不是恩待 你呀？（文 婷 ：是。 ）那个惩罚的人他能有话说吗？“凭什么给他？凭什么不给我？” 他说不说出来了，因为他 咋了？因为他 已经做出来了，已经背叛了； 你呢，已经站住这个见证了，我不管我理解不理解？ 我不管 明白神 的美意 不 明白神的美意，我始终承认这是神作的，我承认是有这一位神的，我得 站住约伯的最低的一个见证，“ 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给我 家庭的是耶和华 ， 不给我 家庭的还是耶和华 ， 收取家庭还是耶和华 ，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最低标准 你 得 站住 约伯的这个信 ！不否认神，不否认神！ 这就没背叛，这也是一个见证， 见证 的 这个级别不同而已， 站住一个不 背叛神的见证，那要再比你好一点的 站什么 见证？ 你就是， 不管是白马王子 ， 还是 黑马王子， 他也有败坏…… 他出来这些问题都能自己去消化，怎么消化呢？人家 彼得，彼得怎么寻求嘞？ 彼得看清了约伯的缺少，知道他 对灵界的 不认识， 所以导致他说出了一些愚昧的话，彼得效仿他的信，但看到他的缺少，人家一直以来寻求什么？“灵里动态，”所以导致彼得多年的事 奉基本 都是合神心意的，为什么他能合神心意？他是 寻找灵里动态 的， 如果你在这一路走来的时候 ， 你能够 寻找灵里动态 ， 你会走到这一步吗？ 你今天必不会提出问题来，提出问题所提出的是什么？ 有埋怨！ 那就不会有埋怨，你不会有埋怨，你会有什么？流露出来是赞美，如果你交通了以后，当你经历的时候，或者经历过后，摸着神的心意，把这里边神的主宰，神的心意，把神给你的这个圣旨，你能理解了，你坏埋怨吗？你会流着泪赞美神，为什么会流着泪呢？必 定是白马王子，必定是把你所喜爱的给剥夺啦！流着眼泪来到神面前，心 诚恳的赞美神，这是不是真实的？（SJ：是。 ）“神太爱我 了，神在我身上做的工作太大了，神尼 太 智慧啦！你作在我身上的都是拯救！都是为了我，都是为了我的缺少，都是 因着 我的悖逆 带来 了一切的祸患，神太公义啦！太奇妙了！神！神啊！神！你太神了！我无法形容了！”这才是 由衷的赞美，当你把这些由衷的赞美说出来以后，这是不是合神心意的？ 撒但呢 ？撒但看到 还有话说吗？‘这个人完了完了……呀！成了神的知己了诶！神想什么，他怎么就知道了呢？他为什么就与神相合 了呢？他怎么就知道神还给了他个圣旨呢？甚至就知道神是叫他站个见证呢？’

神打败 撒但是 怎么打败 撒但呢 ？（文 婷 ：用人的忠心与顺服。 ）是 咱的 的 忠心与顺服，是用你的忠心与顺服 打败撒但的 ，神是怎么 打败撒但的 ，你 打败撒但也是 用你的忠心与顺服，神是靠什么 打败撒但的 ？神是靠人来 打败撒但的 ， 撒但在哪 ？在灵界，神要打败撒但， 神要毁灭撒但，是不是小意思呀？（文 婷 ：嗯。 ）但是神不毁灭它， 为什么 不毁灭它？ 1—10 毁灭了它 就连人 也毁了， 因着 要拯救人， 撒但还 不能毁灭它，还得利用它效力，利用它那诡计叫人来增长 见识，它就是那个善恶树，善恶树的果子叫你去分辨，叫你去认识，还不能取缔它 ，不能取缔它，但是人的眼睛又 看不见灵界 ，所以就只能把人交给撒但， 叫撒但的 那个 败坏性情让一部分人 来 活出， 来 表演出来，表演出来，叫你在物质世界，在人的身上看见了灵界撒但 的那 种如此的邪恶黑暗！把它所有黑暗 的一 面全 部暴露在物质世界！叫人都看见，叫人都体尝、体验，体验了以后，神再 这说话揭露，揭露它是怎么邪恶 的 ，叫人 去 分辨 认识，什么是白与黑，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这分的一清二楚，叫你分清楚了，你喜欢正面事物 的 人，原本本性是善的人，你去哪呀？来到神面前，【？？ 11:05】 本身是恶的人， 被撒但败坏 至深的人，他的本性就是邪恶的，他喜欢 的 就是邪恶的，他就是敌基督的本性！他就是仇恨真理的，他能过来吗？他不能过来，他抱着地位 权势 死死 不放，就 是宁死也不放 。就是咱书记“袁世凯” 现在走的这条路，是吧！ “袁世凯”现在走的这条路，他就是为了 这个地位冠冕， 就要走这条路， 那有啥办法呢？那只能 就 是啥呀？“你 归你的父，我归我的父。”国度里边 不能 允许有 污秽存在。 所以说，一部分人只是 因着 你不悔改而灭亡的，因为你咋了？ 你身上住满了污秽，住满 了撒但 ，你就 属于 撒但的 ，神要毁灭撒但，因为咋了？ 撒但所有 的诡计在神 作工 结束它已经实施完了。神为什么不灭 撒但呀 ？是因为 当时撒但它 所有的诡计它还没有施完，在 作工 结束以后 叫撒但无机可乘 了！ 神所有 的 话揭露它再 没有办法来败坏人的情况下了，没用了，可以焚烧了，在这个时候就可开始 灭撒但 ，在 灭撒但 的时候还有一部分 跟随撒但的人，如果留下撒但， 跟随 撒但 的 这些人是不是 还要繁衍生息呢？ 哦！不能叫他繁衍生息！那所以这部分人只能灭亡！这部分人随同 撒

但一同 灭亡！剩下的就是 啥呢？ 神的国度，剩下这些圣洁的人，神的国度建立在地上，这是说，神拯救人的过程是吧！神 打败撒但怎么打败呢？神用权柄把它打败的？（SJ:话。）用话语就揭露它，叫它蒙羞， 叫它退去 ！ 借着人去打败它 。神、人、 撒但三 者之间，人是咋了？最无能的，最无能的！你人 跟随神你活出 正面的，你就是属神的；你 跟随撒但你 活出是邪恶的，你就是 跟随撒但的 。那最后，你原来就是 被撒但败坏 的，你是活在 了撒但 的权下，你根本不知道善与恶是什么？所以 神来在地上，经过说话， 灵界撒但 神就不搭理 它，就来说话，说在谁身上？说在这些最无知的人身上，什么都不知道， 无知、无能。我就不搭理撒但，不和 你撒但说话 ，我只和谁说话呢？只和人说话， 和人说话， 有耳的当听，你听明白了，你分辨了，你认识了，你不 跟随撒但了 ， 撒但性情 在你身上不起作用了，你就不在它那捆绑之中了， 你就 从撒但阵营 里边出来了，这就成了拯救了。

拯救人是附加，打败 撒但是神 的经营计划，打败它蒙羞，是要把它的诡计揭露了打败它，打败它以后人是个？（SJ:附属物。）附属物，什么是附属物？附加的，战利品， 但人又是啥了？人又是神的本钱，为什么说是本钱？因为你是神造的，是从神这拿上过去交给撒但，再 从撒但手 里边剥夺回来。 如果 神 要是 叫撒但把 所有人都 败坏了都吞吃了，咋呀？神是不是就亏了呀？（嗯。）本钱都没 了，人都没了，所有他不能没有本钱，人是神的本钱，所以说就有了拯救人， 不 光是要蒙羞撒但，揭露撒但，还得把人给拯救过来 ，拯救过来这叫 本钱，不仅有了本钱，还有什么？还有战利品。战利品是什么？神造人的时候，这就是神的本钱。 交给 撒但是 要干啥了？ 交给撒但它 就是邪恶的， 是吧！ 就是一块粪土， 把神的这个本钱，这颗种子洒在了粪土里边 ，这个粪土本身 是 污秽邪恶的反而成了 这颗种子的 “营养品，” 吸收 了撒但 的 的 诡计，营养 帮助 他、抚育他长大以后， 把这个 “营养品” 粪土里边丑陋的东西经过 你 人的吸收，再经过光 华 的作用，太阳 一晒 一 照 最后接出了美的果子， 利用 它撒但了 ！ 什么战利品， 最后 把人收回来以后，还是这颗种子吗 ？带着 了美 果回来 了，

美果， 什么美果？你是会分辨撒但，认识撒但，会知道什么是正与反？不再是以往的亚当夏娃，而是 被撒但败坏 以后反过来还能分辨邪恶，能 弃绝撒但的 亚当夏娃，不是以往的亚当夏娃，是带来美果的亚当夏娃，这个美果 —— 战利品 。从 这来看 这是不是神的经营计划？（嗯。 ） 神怎么说的呀？“这是个有意义的 ！ ”人生意义， 什么意义？ 这是不是最有意义的 ！ 这不 比你买个房子有意义 ？ 不比你找个白马王子有意义？提起白马王子来，和这 一 比起来简直是蒙羞了 ， 咱蒙羞了 叫撒但蒙羞 了，太奇妙，太有意义啦！

“ 你肩负的重任、你的托付、你的责任，你都知道吗？ ”今天知道了吧！借着 她 的 就 应该知道你的了 ， 因为 你有什么样的素质， 你有什么能耐， 你有什么样的喜好，你能做什么，你心里最清楚，对吧！不要去争，不要去抢， 不要再 夺，现在是定人结局的时候 ！ 根据你自己的 ？？【特长】 找见你自己的位置，找见了你自己的位置就找见了你自己身上的重任 。 （李放：对。 ） 找见了你负担， 如果你宁去抢、夺，你不是找见了你负担，你是 找见了 一条 地狱的归宿，咱不要去抢，不要去夺，神给你什么就是什么， 最主要是认识自己，赶你认识到自己的时候， 你身上的担子 你 就真正看见了，你 看见你肩上的担子 了 ，你不要去抢人家那担子，你担 当 不了，你和人家抢人家的圣旨，你 能完成了，你完成不了。 你今天拿 圣旨 你也是传达话的 。 咱今 天 打仗 了 ， 打仗的是谁呀？ 你别以为打仗的就是 谁了？ 打仗成了谁了？将军 、大臣？打仗的是谁？打仗就是那太监！你今天手里 边 拿的是什么？圣旨！我 今天 来 这给你 交通了，我是谁呀？我站在哪个位置 上 ？ 知道不知道？ 我站在哪个位置？这个话不敢说了！我站在哪个位置？敢不敢说？（ 李放：传圣旨的。 ）传圣旨的是谁呀？（ 文 婷 ：不是，肯定不是传圣旨的。 ）肯定不是传圣旨的！那是什么？我站在了哪个位置？（ 李放： 也是这个 传 圣旨。 ）神来在地上是干啥了？人上不了天，天和你说话你听不懂，那神 怎么说呀？“只能天上地下往返而来，”传话的， 传话的，传话你传啥， 传达圣旨， 传达圣旨的是谁 呢？不敢说了，传圣旨是谁？ (李放：一般是太监传圣旨呢。)你看，还说了个一般了， 那就是！对吧！所以说，

就说你看清自己的位置，我在这儿我传达圣旨，我还是个太监了，你还要干甚呢！你还 非得当 将军呢！这个话 把 你又愣住了！ 我是个太监，为什么说我是太监呢？你拿的是谁的圣旨？（SJ：神的圣旨。）造物主的圣旨，你拿着 统一全宇的 圣旨，你是谁呀？你不就是太监？你能统一了全宇？唉！所以说，我今天只是给你传达了个信息，我还没有实际 去做 ，对吧！ 1 1 — 2 0 你看 我只是做这个工作， 我不站那个位置，不管你说我的实质是谁， 我咋了？ 我不站那个位置，我站什么位置？我站个太监的位置就行了，为什么？我只把我 该做的工作做好 就行了。祭司弟兄交通：“嗯呀！ 我在这地位，我受这地位辖制了，我当了带领，不敢 作工 了，我 一作工 人家说我是做位置。”就是嘛！你不要用地位 作工 不就行了吗？ 结果， 我 作工 和你 说话 ， 你看 见我哪个是 用地位 说话 ， 地位 作工 了呢 ？我做的是不是传达圣旨的一个话呢？我和你 一直 是不是 【 得胜者呢 ？ 20:40】

咱李放和那个老好人 交通，‘ 我一 听你 这个说话我就头疼呢！我感觉 听不进 去 ，我就烦的不行，听了弟兄 的我能听进去 。 ’李放怎么说呢 ？‘你听的是弟兄地位，你不能反，你不敢反。’记得吗 李放 ？我什么时候坐 过位置啊 ？咱不是从这里边 去 认识咱自己，咱是 不是 里边有地位 作工 ，是不是给人 带 辖制啦！ 别人就是个造影 ， 就给咱照照镜子看看 。好了， 别人给你提出 问题 来， 只是叫你 去 认识一下自己， 反过来你还会找理由，‘弟兄是有地位的人，肯定你听。’可是相处以 来，你问他们谁，你在我身上 你看见有地位了吗？在我这我 是越信越低越信越低。

刚开始打仗的时候，我刚出来 作工 的时候，我是怎么？ 就说 李放吧！ 你们在下头打架 了、告状 了 ，是吧！ 你说当初我刚开始信神呢，我和你有啥区别？我是不是也是呢？当我看见这些 败坏流露 的时候，你说我能容忍过去吗？我是不是也 要上告呢 ？“ 人家 为什么开除我呢 ？不就是因为这个吗？ ” 在人家带领来看，就是个屁事也告，啥也告，告给上 级带领， 还越级再 告， 最后还 要 告到弟兄那边 ，

告 到 弟兄那告 一次 两次还没完没了的告，那在他们眼里边，那我是谁呀？（SJ：敌基督。）敌基督，打岔搅扰，拆毁神经营，一个败坏流露也告，他真是敌基督？你分辨清了？你有那素质？ 可有可能咱刚开始信神，啥也不懂， 你就不知道他这是个败坏性情，还是作恶的，你不知道！所以 说你就那么做了， 你就 了神按那个 定罪你了？没有，带领不服你 把你开了，你借着开了你才寻求 呀！ ‘我是不是作恶的呢？我是不是打岔搅扰的？’我要反省， 在我逐步 的过程中， 在 我起步 的过程 和 是 你一样的，我看见了我自己了， 我还想咋了？ ‘ 嗯呀！就 他们 那素质， 当带领的就拿素质？ 我就不信还当不了个带领？’我不是也野心巴 巴 ，我野心巴 巴 你说我高了吗？ “ 我就当个教会带领也行呀！ 为什么 叫 我做个小小的跟随者呢！ 我就不如他？”败坏性情 这 是一样的，但是你在逐步走的过程中 ， 你应该去认识去体验，最后走走 走 ，揭发检举不敢揭发检举了，唉！听过我 那交通吧！那揭发检举是 给人家祭司弟兄 干啥了？ 指手画脚 呢 ！ 最后就没那了，不敢啦！我只能是啥了？报告 ，哎，‘今天发生个什么事。’再最后 就 连报告 也没有了，为啥呢？为啥没有报告啦？一个 这边有问题了， 我能处理了处理，处理不了的为什么不报告了呢？ 相信神的主宰了，我认识神的安排了，明明 神 要 让敌基督 在教会里边要咋呢？要叫他搅扰六个月，我为什么 就叫五个月就叫取缔呢！ 得 学着去顺服，学着去顺服的时候，再一个越信越信，就是祭司弟兄说“越信越信越看 ， 看 自己没地位了，什么都不是啦！信成蛆虫了，信成粪土了。” 当 你信成蛆虫、 成粪土的时候，这 才是信 到家了。 刚 开始信的时候，我觉得我比带领高，可我信到现在了我感觉啥了？我感觉我是个太监，这是不是个真实的 ？ 那我和你说话的时候，你看见我用哪个位置， 态度、语气有那种居高临下那种 感觉 吗？ 我没有。 我和你说话还有那种求告的感觉 ， “你悔改吧！”有没有这种感觉？ 唠儿唠叨再三和 你说，我是 给你 坐在低凳子，我坐在低凳子不是 演给你看的 ，我实实在在 就是坐在低凳子，我做在弟兄姊妹身上，在你看不起的那个人身上， 就 觉得不行的那个人 ，我给他交通的时候，是不是还是忍耐 包容耐心的给他解说，你是不是感觉得到了？ 在你看不起的一个 人的时候，我还把他 当做 人 ，那你说，你的位置高，还是我的位置高？你把你 自己的 位置看得 比我 高多了，但我把我 自己 的位置看得低多了。

就像一开始 作工 的时候，但神也需要这样吧！就 看打仗的时候那些话，是吧！看国度建造谁敢拦阻是吧！说话怕不怕呀？在你来说那是站地位 了，那时候也是根据那本性 ，神也是借着当时一种 野性 。来传达一下神的 作工 ， 神根据 人的身量，一个是就按我的身量，第二个呢？你不那样 作工 你 能行吗？（SJ：不行。 ）人你没 那地位 谁能服下来！不管神给不给那地位，你听 着口气里边你就一个地位，咋呀？为什么人发火呀？你才 一 发火，你“ ”压下来了，你不发火了“唔”他高起来了， 咋呀？你就是没地位，你没地位， 你也得站在地位上说！你说 的话先 把他打醒了以后， 你再坐在 低位 上， 再来 和平交通，那这不是就做成了， 神利用 了 你 这可取部分，在成长过程中，在人来看你这狂妄自大 这是个 缺陷，神的智慧就建立 在撒但的诡计上，就借用 你这狂妄的本性，把另一个狂妄的给他抓回来啦！如果这个人一来就是低声 低语坐 个低凳子，你去教会里给他说去 作工去 ，你能打开这个教会呀？打不开！你必须进去以后，先把他打倒，打倒了，他归服下来了，他从位置上下来了，你 呢？你 也下来了，两个人坐在一个桌上可以 交通 了，这是不是神的智慧？

“ 你肩负的重任、你的托付、你的责任，你都知道吗？ 你的历史使命感何在？ ” 前面刚说了 托付，你的负担， 后边就是个追问， 历史使命感何在？ 还找白马王子吗？还要买房子吗？（文 婷 ：还想卖房。 ）历史使命感何在 呢 ？ 圣旨，二十年前就扛上圣旨啦！还没去了边疆了！这就是 历史使命感何在 呢 ？ 嗯呀！羞耻啊！羞辱啊！从信神第一天开始 ，也可能过 了一个月 ，也可能过 了两个月就开始看这篇话了，是吧！就开始把使命给你啦！直到现在还没去了边疆，还没坐在那个位置上 ，什么位置上？各就 其位 ，各尽 其职，你还没坐在你该尽的 位置上 ，你还没有找见自己位置。就咱李放，找见自己位置了没有？找不见自己 位置！还争、还夺、还抢，你的 历史使命感何在？ “ 你将怎样做好下一个时代的主人？ ”李放说‘这还用问啊？’怎样做下一个时代的主人？ 我前十年倒计划好了 ，‘叫我去了教会里边我怎么做？唉！我辖管，我不能辖管万民，好了，你给我小区带领，我

把下边的教会带领带着，把下边的人打得他规规矩矩 ， 服服帖帖，听话听话，不听话开除！’是不是呀？嗯呀！叫你 看见这句话你会怎么说呀？‘神啊！这句话不用你托付我，我早就想好了，我早就想当下一个时代的主人了，还用问了，不用问，抢的当了，人人都在想。’可是呢，你想说当那下一个时代的主人和 神说 的下一个时代的主人一样不一样？（李放：不一样。 ）差的天上地下，这个 真就是 差的天上地下。神给你使命给你圣旨，叫你去边疆里边打仗，叫你去边疆里边做一个主人，可你呢？你去边疆做什么主人啦？你去做地头蛇去了，来吧！把周围人都捆绑起来，你去 做官做福去了 ，那神是叫你 做官做福了 吗？你的大臣去那边享受地位去了！那皇上是叫你去干那个嘞？你去做那是啥了？另立王国，成了一个诸侯啦！ 成诸侯啦！人家可成了另一个时代的主人了，李放呢？不要说下一个时代的主人，就我来立马就是主人。“ 你的主人翁的感觉是否强烈？ ”主人翁感觉是否强烈？李放说‘我早就强烈的不得了啦！我已经给你表演啦！我今天第一晚上 ，你就看看谁是主人公 ，’再说的准确一点，李放就给人说‘你看我是在实行神话呀！我来这， 21—30 你 不要说站地位了，我在这就是主人公 的感觉，我就是主人啊！’这就不知廉耻了，在心里边是不是这样想的？在你不经历， 不 交通这些，你 想的就是这些， 还想什么 呀？ 地震吧！瘟疫吧！ 饥荒吧！放倒他们吧！唉，这些不信派的车是你的 ，房子是你的，甚至他家狗 都是你的。 “ 万物的主人怎么解释？真是生物与世界的所有物质的主人吗？ ” 前边话 抛出来 ，后边话问你， 万物的主人，也就是说 叫你做主人， 是 做什么主人 了？今天看见了没有？是 物质的主人，是世界的主人？是什么主人？来，你说说，我听听你怎么看这句话？“ 真是生物与世界的所有物质的主人吗？ ”你圣旨是什么圣旨嘞？（李放：配合神拯救人的工作。 ）配合神统一 全球的工作，耶稣来的时候， 撒但试探 耶稣， 撒但怎么 说的 “ （太4：8-11）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但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事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 ” 是叫你做 那个物质的主人吗？在神那边单要敬拜神。那 咱今天单 要敬拜神该 怎么敬拜呢？那就是你把这个圣旨来通行下来，那通行圣旨的过程中是在通行什么？通行神的旨意，通行神的旨意，那和这个做主人怎么说

呢？神的性情喜怒哀乐，你该不该把神的喜怒哀乐给活出来？你该不该在万物中把神的性情给活出来？把人的形象活出来？给他们后代做标杆，给那个污秽邪恶的人起来咋呢？蒙羞他，这是不是做主人？

咱今天 去打仗去了，唉！服不服神话呢？“…… 当神击打牧人的时候，羊群分散了，那时你们就没有真实的带领人了 ……”接受不接受呢， 接受了 咱交通，不接受了定罪，这是不是做了主人呢？“ 你对下步工作的进展怎么打算？ ” 这 圣旨内容是不是出来了？（ 嗯。 ）这 圣旨是叫你做啥了？养儿女？是叫你咋 了？“ 你对下步工作的进展怎么打算？ ” 下步工作，下步工作！ 不要停留在一个点上不动，扩展福音工作，唉，那就是 在 教会建造就完了？下步，还得往前走，可你呢？停留在哪了？考虑下步工作了吗？你不考虑下步工作， 也就是不考虑圣旨， 身上就没有担上这个责任，也就是没有这个负担，你考虑的是我 这个家庭下一步该怎么安排，我这笔贷款该怎么反还。 每天起来心思就是这些东西， 那你说，每天心思都是恶 ！“ 等着你去牧养的人该有多少？你的任务是否很重？ ” 咱就不说了，是吧！ 现在都看见了， 等着牧养的人该有多少？ ”信神的人有多少呀？数着吗？数着数不着 ？就说 中华大陆 的 有多少？（ 李放：开除的都要五百万，后比还多嘞！） 那时候祭司弟兄说开除多少万？（ 文 婷 ：开除的有五十万。 ） 你看，开除五十万，是上榜开除的 五十万。（ 文 婷 ：还有黑名单。 ） 不 上榜的私下开除的还有多少, 有没有五百万呢？（ 文 婷 ：有！ ） 有多少人 等着你的牧养呢 ？ 他们在漆黑的夜里嚎哭，你就听不见！你就听见你孩子再 嚎哭！你看下一句，神话一句紧接一句是吧！ 他们怎么啦？“ 他们贫穷、可怜、瞎眼，不知所措，落在黑暗之中哀号，路在何方？ ” 你就不要说他们了，你是经历过来的人，你当初是不是哀嚎呢？（ 文 婷 ：嗯。 ）贫穷、瞎眼、可怜，竟然信神不知道信神的话，竟然信神不知道该怎么顺服神，不知道该怎么顺服神的主宰， 竟然你 从哪 来的你不知道，每 天和那个什么呀？和 那个污鬼邪 灵鬼混在一起，和 你鬼丈夫 鬼混在一起。 你的根据不一样，那是从神 那边，从光明那边来的，你和那个 污鬼邪灵从 黑暗的地方来的混在一起，你还爱他爱得不得了， 你还放不 下！ 活的贫穷、可怜、

瞎眼，不知所措，半家信 。就你昨天说的以前没能听过半家信，怎么站见证以前，你是怎么活着 嘞？ 不知所措，不知所措！只是在那黑暗里边哀嚎，只要你站见证 以后 ，才看见了贫穷、瞎眼，竟然信神不知道 神给你摆的这是要 干什么？不知道是要站见证 。“ 他们贫穷、可怜、瞎眼，不知所措，落在黑暗之中哀号，路在何方？多么渴慕光明 犹如流星一样，突然降下来驱散这将人压抑了多少年的黑暗势力。 ”咱就不要说多少年了 ！ 就 是 你这 一生， 短短的几十年呢？ （ 文 婷 ：三十二年， 三十年吧，一岁半以前什么也不知道。 ）咱再说的短些，就这三五年，就这十年时间，每天在这里困惑呢！‘为什么？凭什么？’（ 文 婷 ：对，八九年就这些困惑。 ）在那黑暗的监牢里，但 今天 交通完以后， 那你就想起 不是你这十年，不是你这三十二年，应该想起来什么？（ 文 婷 ：六千年。 ）想起来你这六千年你这一辈一辈是怎么经历的？ 叫撒但怎么 苦 害怎么 过来的呢？所以说，你不要一说呀，你就你这一生，你经历什么丈夫了，经历什么儿女了。你要一想呀！你一反反省你就反省六千年，把六千年 老本翻起来看看，你上辈子在哪嘞？你归 了灵界 的 时候在哪嘞！把这些翻翻 。

“ 苦巴望，日思夜想，有谁尽都知晓？ ”今天我是不是把神的心意给你啦？ 神在那边苦苦巴望了多少年？六千年了， 日 思夜想 的是什么？赶紧些 吧！你们拿上圣旨赶紧给他 去边 疆 打仗去吧！六千年 ，等待的就是这一天，等待就是 毁灭撒但的 那一天， 毁灭撒但的 那一天就是高歌赞美，新天新地，统一全宇 。 神只是 向人显现，向约伯显现， 向彼得显现，但 神 说：“ 从创世到如今，我打过多少胜仗，作过多少令人佩服之事，曾有多少人为我庆贺，为我献上赞美，献上舞蹈，虽然场面令人激动，难以忘怀，但我不曾露出笑脸，因为我未将人征服，只是在作着一部分类似创世的工作。 ”（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第四十二篇》 ） 但 神 从来没有 有 向人露出笑脸，有过这话没有？为什么呀？笑不起来，你说，在人来看， 约伯他是站住见证了，在神能笑起来 吗 ？笑不起来，他还总活在那个 苦苦挣扎，还在寻问‘为什么？为什么这样对待我？’约伯他只是一个信，你不管怎么对待我，神是肯定有的，神主宰万有肯定是有的。但他有一疑问，‘我犯

了什么罪了？为什么这样对我？’就和 文婷 一样。（文 婷 ：哦！我今天早上 就问的这个问题 。 ）唉！就和你一样 ‘为什么？凭什么这样对待我？我相信有神， 神怎么主宰了， 神 怎么偏偏 就这样对待我。’ 所以说，你 就即使说走到今天，约 伯那样 站住见证，神能向他露出笑脸吗？所以，导致 最后 完了以后，神向他显现以后，怎么说嘞？‘唉！约伯，不是什么也知道吗？你知道 天上下 冰雹 的 那库房在哪里吗？ 下雨能把整个地给淹了，天上那放水的库房在哪了？ 你知道吗？’约 伯知道 不知道？约伯捂口了。神为什么要问这些话呀？是因为当时他三个朋友来劝他，约伯说啥了呢？他说 ‘我知道，我真的没犯罪， 我敢与神讲理，神不向我显现，神向我显现，你问问神， ’ 从这话里边 好像他 啥也知道似的。 所以神才说出这样的话来，你知道吗？约伯捂口啦！ 31—40 所以说，为什么这样说呢？是 因着 他有埋怨，就和你这样,你出来个埋怨，我该问你咋了？ 我就说咋了？ ‘你知道那天上那天火在哪吗？ 你 就 敢说 这话？你还想着你老公，你知道你老公 的使命是 来 干什么的吗？你 就不知道，你不知道你还 在这埋怨呢！’

“ 苦巴望，日思夜想，有谁尽都知晓？ ”咱 刚才 不应该这样问的 ，应该问你什么呀？‘你知道你来这的使命什么吗？’问这一句话你就应该清醒啦！你来的使命就是来阖家团圆？你来的 使命就是找个白马王子？当我这么一问你就应该清醒了，当我这么一问 ，你可能你再不问我话了，不敢 再问了，因为再一问呀，就怕他们说的那话，怎么啦？‘你要再悖逆，你的儿子……’（文 婷 ：就该死了！ ）所以就不问了！在人来看不尽人意，在神来看作 的 都是爱。 所以，你看那 个以色列，以色列是神 作工 的根据地，是神的子民，可是人悖逆了，不听神的话，神叫他咋了？亡国！亡国是好事还是坏事？（文 婷 ： 好事， 现在来说是好事。 ）好事，是神的拯救，是 神必须叫他亡国。为什么呀？因为人太悖逆了，怎么悖逆呢？人在幸福之中他就背叛神，就不要神！ 所以说， 神不能 叫你有幸福的生活，不能叫你有白马王子，那只能是给你剥夺，剥夺的时候你才求告于神，才求问于神，就不管你是埋怨了，还是要什么了，你 咋呀？‘神啊！你为什么？’你总

有这么一句话。如果说给你 个 白马王子，你还问神为什么吗 ？ 你说‘老公，咱今天吃什么呀？老公，你喝什么汤啊？唉，你那衣服脏了给你洗洗吧！’一天 起来 围着老公 、 老 公，围着白马王 子跑开了。 你说吧！神把本钱都亏上啦！神有那么傻呀！ 是不是亏上啦！把本钱都给 撒但啦 ！把 你自己献给 撒但啦 ！ 任 撒但 蹂躏， 所以 神不会 做那傻事！“ 苦巴望，日思夜想，有谁尽都知晓？这苦难深重的人竟然在光划过之日仍被囚禁在 黑暗的监牢里不得释放，何时不再哀哭？ ”这句话能听明白吗？“ 这苦难深重的人竟然在光划过之日 …… ”什么是光划过 之日？神来在地上 作工 二十多年了，这二十多年每天吃喝神话， 这就是光的划过之日，你跟随了神二十多年，你出来了？没有，这二十 年 来 咋呀？ 在光划过 之日，神都已经去哪了？去国外了，这个光走了没有？“ 这苦难深重的人竟然在光划过之日仍被囚禁在黑暗的监牢里不得释放 …… ” 什么是监牢啊？ 那 就是撒但的 网罗， 撒但给你 布了个天罗地网，什么天罗地网？家庭、儿女、钱财、地位、名誉，所以说，你在这网罗里边挣扎吧！ 仍然活在那个监牢里不得释放 。 “…… 何时不再哀哭？这些从未有过安息的脆弱的灵竟这样惨遭不幸，无情的绳索、凝固了的历史早将其封锁在其中，哀哭之声谁曾耳闻？ ” 这些从未有过安息的 ，什么是安息？平静了，安息了，你今天听了我的交通以后，你什么感觉？呵呵！安息了，你还问‘为什么？凭什么？’ 就 黑马王子，在神那边看他是什么？他有可能是畜生的灵，魔鬼的灵， 惨遭不幸。“ 无情的绳索 ”无情的绳索，今天体尝 到 这无情的绳索了吧？无情，怎么了呀？嗯呀！追问了一百个为什么了，也没有个答 案，我跟随神我跟随二十年，我从哇哇坠地就开始处 到这个苦海之中，直 到今天仍然没能尝到一点甜头，没有看见爱，没有个头！ 无情的绳索，情感、钱财、地位 、社会潮流， 全部捆的 你 死死的，挣脱不出来！咱这大的 潮流 是什么？人家都不敬拜神 就你敬拜神是吧？信神还 当做 羞辱，抬不起头来。你说吧，今天我说了一句实在的话，把你都吓一跳！看那句话嘞？ 说哪句话 ？还记得吗？那句话嘞？你身上的圣旨是什么？（李放：配 合 神统一全宇的工作。 ）配合 神统一全宇 的工作，你听也没听过，想也没想过。为什么？是因为你根本就不理睬，你活在 这无情的绳索里边，根本就不知道，根本不认为，根本不觉得，你感觉 信神 本 不是荣耀 ， 有时 还感觉是种耻辱、 羞耻，是种不幸！所以你就不去这么想，你 不站在神

那一边 想， 不是 急神所急 ， 想神所想 ，神 着急的是 要统一 全宇了 ，你着急的是 我 要娶妻生子了，你说吧！差在哪了？这是不是“ 无情的绳索、凝固了的历史早将其封锁在其中，哀哭之声谁曾耳闻？ ”不知道，每天也不知道。“ 愁苦之态谁曾目睹呢？ ” 愁苦 之态谁曾 目睹 ？就你这愁苦谁能看着 ？ 谁能看见？ 你活在 那种撒但的 网罗里边，什么也看不见，眼睛是个瞎子， 连你自己的使命找不见 ！ 连你自己的负担 找不见 ！

“ 愁苦之态谁曾目睹呢？ ”咱说这个使命了， 今天咱谈这个 使命是吧！不同人不同使命， 你觉得苦楚了，历代 以来不同 使命的人 有些【 选民， 47:20】 咱刚才 谈到但 以理 是吧！ 但以理还是幸福的了吧？ 咱今天 不谈那个幸福的，就谈 你看见 那些悲惨的。 我记得神说过：“ 历代以来，敬 虔 的基督徒、门徒、使徒、先知，被石头砸死的，被马拖死的，被锯死的，被炸油锅的，被钉十字架的……怎么死的都有。这就是说，你跟随神别打算有安逸随着，别要求这个，别奢望这个。 ”（ ——摘自《神的交通·凡事都得用真理的眼光来看待》 ）历代的先知事奉神的， 哪一个是 有好下 场了，那你今天你还有好下场吗？从 外边来看，他是有什么好下场呢？先知 ，【 谁们了？ 47 ；50】（ 李放： 以利亚 吃的 乌鸦叼来的肉，喝的 约旦河里的水。 ）那在 人来看 是难以忍 受了，那在 神来看 与其他人比起来 算什么呀？毛毛雨了，是吧！ 咱看过 流泪的先知 耶利米， ，在先知里边 是不是 最苦楚的一个先知？为什么呀？他的一生你没有看见神在他身上作 什么多大的神迹奇事！ 愁 苦流泪，还 坐了好几次监，什么残害他。咱就说大 的先知 还有谁了呀？ 给耶稣开辟出路的约翰 ， 最后落了个什么？（ 文 婷 ：掉脑袋。 ）掉脑袋！ 还有哪个先知， 咱就不要说其他啦！就是 彼得还得为神 倒钉十字架呢！那你信神你计划怎么呢？从外边肉体上来看，灵里边神交通 说了，这就是 打败撒但的 一个见证。 不受它辖制，当你不受它辖制的时候，就是证明 从撒但的 黑暗 权下走出来了，你今天这个 苦必须 得受！有句神话怎么说了？“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 是暂时的是轻的， 你就是再苦，你能苦过谁呀？还用你受约 伯那苦了 吗？神不允

许再有了，神也不作重复的工作。但今天所受的 苦其实 都是啥呢？自己的那想象观念、观点，扭转这观点，你的观点和 神的 那个心意在较劲，在两个之间较劲的时候有一个观点和 你观点 较劲的时候，那个疼痛难忍，受的是这个苦 。 41 — 50 所以说，你受 这个苦 这 是 为真理而受苦。有人说，我也受苦了，受什么苦了 ？ 我坐了五年监，坐监五年和这一样不一样？坐监五年和这个受苦是肉体的苦，但你的 苦是否有价值有意义呢？还不知道 ，那要想知道你坐监 那 苦是否 有价值有意义取决于什么？ （ XX ：临到 的环境能够看懂？）你外边所付的代价是否有意义，取决于你什么？ 取决于你内在的变化， 就是内在的看事观点的转变。

就好比今天，我给你交通的。你呢，我不给你交通，你也出外边 出兵打仗了，你也在尽本分了，你也在尽心、尽力、尽意 去做了，但是那你在 作工 的过程中你是带着埋怨的心，是无奈的去 作 工 的 ，神称许吗？神 不 称许！我给你交通以后，你是带着圣旨去打仗的 ，你是通行神旨意的 ，从外边看同样的工作，同样的一个人同样在做同一件事情，但是神是【？？？51:20】 一个是、通行神旨意的，一个 是、被逼无奈的 完成效力的，不一样的，那他的结局也是不一样的。“ 你可曾想到 神的心何等忧伤着急 ，怎忍看着 亲手造的无辜的人类遭受这样的折磨 呢？ ”圣旨的内容，这是不是圣旨内容？为什么叫你去边疆打仗？“ 你可曾想到 神的心何等忧伤着急 ，怎忍看着 亲手造的无辜的人类遭受这样的折磨 呢？ ”你是不是也是亲自体尝了？咱去 看教会 建造 把些人折磨的死去活来，把人打的人 不 人鬼不鬼，哪还有 一点受造之物的形象呢？见了人和你 交通交通 真理， 秃噜秃噜 就赶紧跑，还不敢接待！ 你说 ， 把这些人 折磨的在带领工人权下规规矩矩的 ，神 话不看，不管神怎么说，只管遵行带领工人的 “职责，” 你看到的是悲惨样。 “ 你可曾想到 神的心何等忧伤着急 …… ”神看着，神 所作工 二十多年了，这些人依然 活在撒但的 权 下！神忧伤着急。神一次一次解剖敌基督，但是他们仍然在那沉睡之中。 然后，他父亲告他啥了？‘时候还早，别起来，刀枪棍棒 会戳伤了你的眼睛，’他依然听着带领工人这样的话。 你说，神是什么心呢？“…… 怎忍看着 亲手造

的无辜的人类遭受这样的折磨 呢？ ”你咋忍看着和你从 神一起 来的弟兄姊妹、父母、 亲人，仍然活 在 撒但权 下，活在 敌基督假 、 带领的权下！

“ 人类毕竟是经受过毒害的不幸者，虽然今天幸存下来，但谁知人类早已经历了恶者的毒害。难 道你就忘了你是受害者中的一个吗？ ”今天交通这个知道了，你这些苦楚是谁害的？ 是撒但的 苦害、残害，你是受害者中的一个。“ 你不愿因爱神而努力地将这些幸存者都拯救回来吗？ ” 你不愿因爱神 吗？（ 文 婷 ：爱。 ）当你一 信神的时候 ， 你就得 还报神爱，得爱神！就是说啥了？“ 就是说，你信神就得爱神，你如果只信神 不 爱神，没达到认识神，从未从心里发出真实的爱去爱神，那你信神也是枉然，你信神如果 不 爱神就枉活一世，你的一生是最低贱的一生。 ”（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 爱神才是真实的信神 》 ） 所以，你既然信神你就要爱神，那你要爱神要怎么爱呢？‘ 你不愿因爱神 ，’你去外边打仗也好，或干什么工作 都是 因着 啥呢？ 爱神而努力地将这些幸存者都拯救回来 。李放是什么呢？是 因着 爱神而努力将 这些 幸存者都拯救过 来 的？ 李放，是 因着 什么？（ 李放：爱 地位。 ）爱地位，你不是 因着 爱神，你是 因着 爱地位！所以说你做出工来神 不 称许！就即使你只借着效力，你既然是效力的，效完力以后 神 就干啥啦？就该卸磨杀驴了，是吧 ！以前教会 卸磨 杀驴。 咱今天 是未卸 磨先 把宰驴刀 放在头上了， 就告你说了，我现在不杀你，是等着 驴 拉完磨，我就准备 杀你，随时随地取缔！那怎么啦？还没有拉完有可能就把你杀了，为什么 ？ 因为拉磨的过程中你不正干啦！随时倒在磨刀下，不 需要卸磨 随时击杀，因为啥呢？神的行政逼近了全 人类。现在是用行政来 辖管 。 为什么有人倒在 磨刀 下呢？是因为现在 作工 ， 人是还没有蒙拯救了， 是吧！ 就是人蒙拯救是在神手 里 ， 就是 祭司弟兄在讲道里边 说，在中国大部分都是些效力者，几乎没什么子民， 都是效力者。 那 效力者就处在了 那种 边缘的状态，那效力者还处在什么呢？一个处在边缘状态，还有个什么 危险？随时随地都能背叛神，可是呢，知道你是效力者处在这个边缘的过程中，神 不用这个效力者能行 不 能行 ？不行，在 中国也就是这些

效力者，你不用这个效力者用谁呀？用不信派？不可能！ 用子民又没有，那也就是效力者效不到头的，效力者那是什么？就是定性他是什么？效力者效不到头的他是谁？他就是敌基督！效力者效不到头的就是敌基督，也就是说，效力者里边有大批的是什么啊？（SJ：敌基督。）是敌基督，他就是敌基督神也得要他来效力，为什么？ 无人能拦阻神的 作工 ， 就是撒但也 得来效力！神 要叫撒但来 效力，叫敌基督来效力必须管住他、卡住他，他不影响神的 作工 ，这才叫你来效力，到哪一天神说管不住你了，卡不住你了，就好比说在 我【 ？？ 57:40 】 那尽本分了，我就 敢用个敌 基督 来效力，为什么呢？我能管着、卡着、我能叫你效力。说白了，这一 句话这又伤害李放的自尊心了， 效力，李放说啥啦？‘ 我是弟兄身边的人， 嗯呀！这一句话也就是告诉弟兄姊妹，‘我很有可能就是敌基督！因为弟兄他用的就是敌基督，不用敌基督他不行。’你说他为什么了？如果他不是敌基督， 但他又有那个素质，那 他就不应该在身边了，他就应该去边疆打仗了，那去边疆打仗合格的那就啥呀？那有可能就是选民，在身跟前的 不敢、 不能叫你出 外打仗 的 ，只能留在身边的那就是敌 基督，那就是敌基督！叫他照照镜子是吧！在身边利用这个敌基督 ， 一旦哪一天不用啦，或者说 在身边没事了，没本分了，都得去边疆打仗 了，这个敌基督能用不能用了？不能用了 宰 杀了 啦！ 那你利用在我身边 尽本 分这 过程中，赶紧来背叛。 什么是敌基督？性情 不变的就是敌基督！性情不变， 一惯 性的那就是敌基督，只要你能悔改 那就不是敌基督。 那 也就是说，那在我身边也好，不在我身边也好，你能够把这个变了，悔改了，那你就不要怕死，不要怕宰杀你了 ，也就是你要 小心一点，在这些周围的时候，在我身边 【 盖房子 59:40 】 改紧悔改 ， 一 不悔改随时随地宰杀。 本来 想 出外边是要炫耀一下嘞！在我身边 ，不炫耀还罢 ， 一炫耀把自己放到敌基督的位置上了。 51—60

“ 你不愿因爱神而努力地将这些幸存者都拯救回来吗？以自己所有的力量来还报那爱人如爱自己骨肉的神吗？ ”这句话能体尝吧？爱人如爱自己骨肉的神。 神 道成肉身钉十字架，这一次又 来到DHL 国家，受 到追杀、迫害，这个二十多年，苦口婆心， 爱人如爱自己骨肉的神

， 一直等待你，给了你 个 圣旨，二十年了 你还走不到边疆，还在等待。 “ 你到底是怎么认识被神使用来度过自己不平凡的一生的？ 你真有心志、有信心活出一个有意义的“虔诚的、事奉神的人”的一生吗？ ” 这是不是 人的一生 意义呢？神成全的是什么？成全的就是人的一个意志、心志和信心，你有 信心有 心志往上走，神就成全你 。 预备好就是为了今天 配合神的 作工 ，叫人知道人的悖逆，人的使命，这就是你的一生， 是神早已 安排好了 计划好了 ， 逃不了，这就是一个使命 ，你经历这使命。 你看那个瞎子问耶稣，他这个瞎 是什么原因？ 是上一辈子办了什么错事了？还是他父母办了什么错事了？为什么叫他两眼瞎呢？耶稣怎么说的？他父母 也 没有错，他上辈子也没错，他完全是 因着 今天 耶稣要来， 他要彰显 荣耀神，所以他 的 眼睛瞎 ， 他的眼睛瞎， 是 来 世 的时候就是瞎的，就等待着三十年后 他 和耶稣相遇 ，来了耶稣给他一治 ， 就别 人看见耶稣能为瞎子睁开眼睛，他是配合耶稣来成就这个事实，这个瞎子他的使命，他为什么会 在 这个时间 段来到 这个世界，他的使命就是配合耶稣的， 那你今天 相遇，也是 配合我 的 工作 ，神早已安排好了，在什么时候相遇，咱相遇能不能早了 呀 ？ 如果 早 个 十年，你要是早 个 十年，你那个黑马王子还没找见了，你说这怎么见证呢！不能，必须是叫你找见黑马王子，受了苦楚，这才能看见神的全能，看见神的权柄，又看见人的无能，怎么挣脱也挣脱不出来，还自以为我挣脱出来了。你说，我命中注定没房子，‘ 我贷款你看我 把房了 ，你说我没车 ，你看， 还买车！’争来争去还在神手里面管着嘞！神就知道你要与神争斗，那 神 就 叫你去争夺，借着你的悖逆来成就神的旨意，借着你的悖逆你去买 、 享受， 完了 以后以解剖一看，哎！ 你还往哪跑？你 规规矩矩，嗯呀！我 原来 以为我是孙悟空呢！结果还是跑不出 如来佛的手，这准备地震呀!准备打仗呀， 那个 使命感 在哪？给你吹一把火， 加一把油！

屹立了三分钟的类人猿 1

（张静：送上门散布的观点在教会里形成了一种局面，教会里现在分成了两派，好多刚过来的新人持守的都是送上门散布的观点，对带领有看法。）（SJ：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啊？）（张静：就是从老师交通的《原子弹的路研究了吗？》这篇话发下来之后。）（SJ：就是弟兄那个时候交通了这篇话以后？）（张静：嗯，《原子弹的路研究了吗？》那个音频里面说让你研究原子弹了，你研究了没有？送上门就开始说让我们研究原子弹呢！）（SJ：送上门给下边的人怎么说的？）（张静：送上门说："弟兄都说让你研究原子弹呢，你研究了没有？你研究原子弹是怎么研究的呢？就是研究她的一句话，就是研究她说的这个话，研究她的实质。"意思就是说送上门她能看透SJ的实质，让我们看SJ的时候也从她的实质看。就是那天晚上我和刘芬俩人准备把异象方面的音频再给送上门听听，我们俩人去了送上门家之后，送上门就说了一句话，"你们看的是人的外表，不会看人的实质。"）谁说得看人的实质？送上门说的？（张静：送上门说的嘛！送上门说："她看的是人的实质。"还说："你看神定人是不是敌基督，一句话就定了……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一句话就定他是敌基督。SJ说：'务必'，也没有把老师'务必'住，SJ想掌控老师，这就是敌基督。小丹说：'老师的话跟神话发生冲突的时候你听谁的？'小丹说这一句话，就是把神的肉身、神的灵还有神分割开了，这就是敌基督。"）送上门和谁说的这话？（张静：这是那天晚上我跟刘芬俩人去了送上门家之后，她说的这话。）有录音没有？（张静：没有。）为什么不录音呢？（张静：我们没有想着录音。我们俩去了之后，送上门说："如果听话是敌基督保罗，你怎么对待？"给我们交通这个呢！）（SJ：送上门给你们交通呢？）（张静：嗯。送上门给我们交通说："老师说他退居二线了。"）（张静：我说："老师哪里说他退居二线了？"送上门说："有，我不记得是哪一篇了，你回去找找。"后来，我回去看了《宗教观念抵挡神2》里面老师说："我退居二线了，我把工作交给SJ了"，就是有这句话。）（SJ：这句话是在什么背景下说的呢？）我是说我忙着搞产业去了，把教会交给SJ，我就相当于退居二线了。（张静：现在送上门和小宝她们都一直说："老师都退居二线了，把工作交给SJ了。"还说："到最后'兽'要出来，'兽'是指谁说的？'兽'就是大带领。"）（小丹：那指的是SJ吧？）（SJ：嗯。）（张静：那次咱聚会的时候，弟兄说："SJ是长子"。聚完会回家的路

上，送上门就说：“呀！我想着有机会了再跟SJ配搭配搭，我再分辨分辨SJ，SJ不是长子。”）（小丹：送上门心里嫉妒、仇恨。）（SJ：送上门给你说的？）（张静：嗯，我跟刘芬俩人在一块，送上门就这样说：“老师还看不透人，我里面总是有一种感觉，SJ不是长子。”）（小丹：意思是这个位置应该让送上门坐，大带领不应该是SJ。）（小丹：送上门说跟SJ再配搭配搭，我听着配搭是假，研究SJ是真，送上门想再发现发现SJ身上的毛病。）送上门就是让你们看“我有分辨，SJ她不敢跟我配搭，跟我配搭我能分辨分辨她”，是在给人传达一个信息。你把送上门说过的所有话都列出来，最后连成一条线，她的存心就暴露出来了。

（SJ：如果送上门在的话，你敢说这些话吗？）你敢作证吗？（SJ：你能公开作个证吗？）（张静：敢，这是事实，送上门就是不承认。那一天我说送上门了，送上门说：“SJ不是长子，SJ是冒充的。神话上都说了凡冒充长子的一个都不要。”我说神话上哪里说了？送上门说：“圣灵见证八十六篇”，我说：“SJ是老师见证的，不是冒充的。”送上门就说：“SJ不是长子。”那天我又说送上门，送上门不承认了。我说：“你那天给我说过这话。”她反过来直接说：“你是说谎的人，你一贯说谎，你就爱说谎，你说我什么时候说这话了？”后来我就说：“今天神鉴察着。”就给送上门把那天的过程又说了一遍。后来在那个聚会点上我一说送上门，送上门马上就说：“你说谎，你一贯说谎。”送上门一直说我说谎，送上门就不承认她说过这些话！昨天琪琪录了一节录音，我放放琪琪录的音。）

（放录音：琪琪：咱现在只看神的作工，神的交通，现在老师给咱交通的路途是什么？老师做到哪儿咱跟到哪儿就行了，老师立SJ为长子，让SJ操练、配合，这就是作国度建造的工作呢！SJ既然下发工作安排了，那咱就得看看、听听。送上门就说：“SJ又没有被成全，只是老师把SJ立为长子了，SJ也有败坏。”“是，人都有败坏。现在老师并没有走出厨房呀！也没有真正地退居二线嘛！老师现在还带着咱们走

着呢！”后来送上门说：“SJ她也没被成全，她还是败坏人类，她现在用神话打打打，用神话打打这个，打打那个，她把人打得都跑完了，还来这儿打人呢！她越打，出去教会的人越多，还不如读点神话呢！”）

（SJ：送上门说的什么？SJ打人呢！是吧？）（张静：送上门说：“意思是人出教会，都是因着SJ，SJ把人都打出去了，假带领把人都打出去了。有一个姊妹叫红宇，红宇现在要跟着送上门走呢！后来了解到的实际情况是：红宇私自撂下接待小组聚会的本分，跟福音执事出去传福音了，并且一去就是几天，在红宇这个聚会点聚会的人都没有地方聚会了。红宇传福音回来以后，教会带领说红宇了，“你是搞接待的，你出去传福音一去就是几天。”当时说红宇的时候，红宇也没有什么反应。后来就把红宇安排到送上门那里聚会了，聚了两次会，考虑到送上门那儿人多，又把红宇调到别的聚会点上去了。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红宇她一声不吭，又跑到送上门那里去聚会了，聚了一次会以后就说不愿意在教会里聚会了，还说教会带领辖制她了。然后送上门就说：“教会带领对付红宇了，红宇跟你们在一块聚会受辖制。小丹那次逼着让红宇站队，把红宇逼得‘哇哇’直哭。”昨天我们去问了问红宇这个情况，我问红宇：“你这些想法是从什么时候有的？教会带领什么时候给你交通，把你逼得‘哇哇’直哭？”红宇说：“之前我也没有说，这是跟送上门她们聚会了之后，我才跟送上门说这个话的。”我说：“你是受什么影响说出这些话的？之前都没有这些想法，跟送上门她们一起聚了会之后，你才看见是教会带领打压你了，辖制你了？”红宇说：“那是我之前没有意识到，没有反应过来，后来我跟她们聚了会之后越想越不对，想着教会带领们就是辖制我，跟教会带领们在一块聚会没有一点释放自由。”就是这个情况。）

挑拨离间了，是吧？（SJ：红宇跟送上门聚了个会，就想起来教会带领们都是打压她了。）（小丹：送上门就是故意往假带领上交通，让人一听心里想：就是就是。）（SJ：在老师没有交通说原子弹以前

呢？送上门是什么表现呢？）（张静：送上门以前也不断地说。）（SJ：她说这些话的主要根源还是在我这儿，是吧？）（张静：嗯。）（SJ：她以前在教会里就是这样吗？）（张静：之前我不是这边教会的，也看不出来，就是从今年二、三月份开始吧，送上门就说："呀！神的工作转了。"）（SJ：她早就说神工作转了？）（张静：送上门听祭司弟兄的讲道交通里说："今年三月份要民主自由选举。"然后，送上门就开始说："你们这些当带领的，为什么要把我限制到一个组上呢？让我走走教会，都了解了解，马上要民主选举呢！"后来教会带领说："你是二线人员，你又不是教会里的人，你要是教会里的人，我可以给你调调组。你是二线人员，二线人员就是跟二线人员在一块聚会了。"后来送上门就说带领打压她了、限制她了。再后来因着不让下发音频，送上门就开始说了，"老师冒着生命危险把这些音频录下来，是让供应人生命，到SJ那儿就变了，SJ就不让下发了，现在分辨一下什么是守规条，什么是摸神心意，假带领他就是守规条呢！人听人的，信的是权势。现在老师都说了，不让咱仰望权势，让咱进神话，凭神话活了。让人脱去那七种信法，可是人现在还是听带领的。"工作安排下来之后，不管哪回落实工作安排，送上门她们都要问："这工作安排是从哪儿来的？"弟兄姊妹都说："这是SJ下发的。"送上门就说："这里边这不属实，那不属实。"弟兄姊妹都跟送上门辩："这工作安排还能不属实？这工作安排到你这儿了就落实不下去！"然后送上门就开始说："那祭司弟兄说听话是敌基督，祭司弟兄听谁说的？那还不是下面的假带领反映的？那这工作安排还不是下面假带领反映的？反映了之后SJ才写的这些，这些东西不属实。"老师的音频跟进入的那篇文章下来之后，我们在组上交通了，送上门就说："我跟进入的文章没有关系，就不要拿着这跟我扯……"，好像人都把脏安到她身上了，一直到现在送上门就是这个观点。凡是跟随送上门的人都认为，说送上门的好些话都不属实，都是陷害送上门的，送上门现在经历的是试炼、是方式，这是检验送上门了，就是这种情况。所以跟随送上门的这些人就和带领们说："你看送上门从过来经历到现在，送上门身上的环境不断、试炼不断，这是神的爱，是检验送上门了。"跟随送上门的这些人现在就是这些观点，还说"三个月不给我们东西，我们也信，这是在检验我们呢！"）送上门说的？不给东西也行？（张静：这是跟随送上门的这些人说的，她们还说："我们都还

有录音呢！不给就不给嘛！不给我们也不怕，三个月不给我们，我们这东西也吃喝不完。”）

小宝。（小宝：嗯。）你先说说。（小宝：说什么？）你说说什么？我走的时候，你给我说的一个话，我走了以后，你说的另外一个话。你不说说什么原因？我走的时候你什么态度？我走了以后你什么态度？（小宝：咱们那次分开以后，当时我也是按着你说的去挽回了，去挽回的时候，我当着弟兄姊妹的面说：“我错了。”可是我去教会走了一圈以后，看见教会里的那种现象……）去哪儿走了一圈？（小宝：我们教会嘛，不是让我去挽回呀？）嗯。（小宝：一开始我都不想跟送上门接触了，我也觉得是送上门迷惑我呢！后来，我去教会里转了一圈，我去的时候是想着挽回了，可是看到的实际情况是挽回不了了。因为我到了聚会家之后，弟兄姊妹一直说我，我都不敢张嘴。我一张嘴，弟兄姊妹就说：“你看老师都把你解剖成什么了，你还在这儿说呢！你跟你姐（送上门）必须划清界限！”当时聚会的时候都说不成，面对这种情况，我说还挽回什么呢？看到教会里是那种现象，就想起送上门当初给我说的“现在没有真实的带领人”那些话了，神话也说没有真实的带领人，然后我又看了你说的《什么是经历神作工经历神说话2》那篇话，还看到祭司弟兄讲道交通里说一个人名声不好，是你看不起的一个人，如果他说了句对的话，你该不该听，顺服？送上门的话，你的话，神的话，祭司弟兄的话再结合教会的这些事实，我的心里就动摇了。后来我们聚会了，正好一个姊妹交通说：“祭司弟兄交通说即使一个人名声不好，即使一个你看不起的人，如果他说了句对的话，你该不该听，顺服？”一开始我们是辩了，后来交通到一起了，领受到一起了，我就说：“不管送上门她这人好坏，这人就是再不好，但是有时候她聚会吃喝神话的那些亮光，如果是对的话，我就应该听，我都要去问她来解决我的那些东西。”过了一会儿，我又看了看神话，神话说：“别一看差不多像敌基督就弃绝，这不行，不能盲目。通过接触，通过分辨，通过了解，逐步地认定、确认他是敌基督，那就让大家自己从心里开始弃绝，然后再联合教会当中追求真理、有正义感的人起来弃绝他。先分辨他、解剖他，然后再弃绝他，这是对待

敌基督最好的办法。”（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三十一）》）本来是不敢接触送上门了，但在那种背景下，我看看祭司弟兄的交通，又看看神话，我才第二次接触送上门了。我想的就是我再了解了解送上门，结果我再一听送上门的交通，发现送上门能领受到我领受不了的，送上门交通的确实是结合着圣灵现实作工的趋势，还结合了你的那篇交通，好像你那篇交通应验了，现实状况应验了。最后我确定“神的工作转了，教会里没有真实的带领人”，这是神的作工。之前你给我交通解剖了送上门迷惑我的那几个点，交通了以后，我也明白了。可过后我和送上门又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听了送上门交通的，我觉得送上门说的没错，“工作转了，教会里没有真实的带领人”，这跟你那篇交通，神的话和祭司弟兄的讲道交通都吻合着呢，我觉得这确实是神的作工。也许我领受的不对，但不管我领受的对不对，反正我心到那儿了，我确定这是神的作工，目前就是这种情况。从外表看我是带领，在教会里聚会了，实际上我们在聚会读神话的时候，那都是规条式地读一遍，读一遍，里面好多意思我都看不出来。我和送上门在一起聚会，我说：“妈呀！这里面还有这么多东西呢！咱给人家弟兄姊妹把这些都交通不出来，我害怕我害得不是我一个人。”我确实是好些神话都看不明白，就连你的交通有好些我看一遍都不明白。）我的交通你看不明白？（小宝：你说末了一段路，最后一段路又是患难，大患难，又是灾难，反正我是跟这些对不上、弄不清，我确实是真作不了那些实际工作了。跟送上门接触以后，我们在一起交通交通，觉着就是这样，神的作工确实是像你说的结束了，按照你说的，我才确定了送上门说：“工作转了，教会里没有真实的带领人。”这话是对的。确定以后我看到神话上说有些带领你作不了这些工作，你可以引咎辞职，这个时候你还少作点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我说算了我不做带领了。说不做以后，我也没有去找弟兄姊妹们，可她们心里也是乱的，想着教会现在怎么成这了？我就把我的领受跟弟兄姊妹一说，弟兄姊妹说现在确实就是这样。我没有去迷惑弟兄姊妹，是她们一直和我说上来聊聊，上来聊聊，我说上来聊聊就聊聊，反正我就是这样领受的。那天我们聚会，还有一个姊妹，我们一交通就交通领受到一块了，也不是我专门去迷惑她的，那都是在那儿聚会交通以后，都是这样领受的，就都站到一边了。）去哪里交通的呢？（小宝：就是在聚会点上聚会交通的，那时我还转聚会点了

嘛！）你交通什么了？把你交通的说说。（小宝：具体交通的什么，我也说不清楚了，因为说的话太多了。）当时你告我说你回家挽回了，那你在教会里边去挽回了没有？你没有去挽回，然后你变本加厉了，是吧？（小宝：我挽回不了。）挽回不了可以不挽回嘛！（小宝：哦，不挽回了嘛！）不挽回了，可你是变本加厉了呀！（小宝：我没有变本加厉，我不挽回了，那你说去了总得说说吧。）让你去挽回了，你去挽回了，你说了些什么话呢？自己说的话自己知道吗？（小宝：……）安宁，来，你把小宝说的那些话念念，她在教会里边说了些什么话？（小宝：让我听听，我说的话多了，不知道了，叫她念。）说的话多了，不知道了？（小宝：叫她念念，可能我不记得了，她记得。）（安宁：小宝在教会里说："老师说了，红海已过，可传的人不多了。现在主要是把咱教会里被带领打压的，有分辨的人传过来，跟上神的现实作工，凭神话活着。交通要脱去七种信法，不仰望权势，不把神信成统治者。"）这是你说的吧？（小宝：真是胡说！妈呀，你问问这两个姊妹，我们都是在一块的，看这些话我说过嘛！）（张静：小宝你再想想。）（小宝：我都还迷瞪着呢，这话我能说这么清楚吗？）再念，还有什么呢？（张静：小宝在教会里还说："现在神作的什么工作？神作工转了，又到2012年那个时候了，神开始成全第二批众子、子民。众长子也不是一个，看谁现在经历的是老师走的四处围攻的路。老师说这边是地狱，那边是国度，老师说话是有智慧的。怎么洁净教会？如果说我们这边是国度，那人就都进来了，还能分出真信？假信？那就洁净不了教会。我们现在经历的跟祭司弟兄经历的一样，神说不要他了，还有人用唾沫吐他。现在老师说不要我们了，还说不给我们东西，这是在检验我们的信。"自闭症，小宝说："现在都是假带领，假带领交通不出真理，还辖制人，用权势压人，一旦看到殿里有这种情况，就得从殿里出来。"并且交通什么是神家那段话，问弟兄姊妹，"有带领工人的三级机构是不是神家？是宗教场所该不该出来？"）这些话你说了没有？（小宝：有些说了。）哪些话是你说的？你把你说的话念念，我听听你说了哪些话。（小宝：现在和2012年一样，这话我说过。那众长子不是一个，这话我可是没说。）你就把你说过的话说说，还有哪些话是你说过的？（小宝：神的工作转了，交通你那篇话的时候说过。）还有没有？（小宝：其他的没有了吧？）你们来聚会的时候也不是你一个人在，还有谁在呢？

（小丹：还有那天，你跟自闭症给我和马静交通说："光谈认识自己是家庭妇女，没见识，傻老娘儿们还是什么……"那是224辑上说的，对不对？）（小宝：嗯。）（小丹：我跟马静说现在这步作工就是解剖、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败坏了，可是你们非常抵触地说："现在你们跟不上神的作工，光谈认识自己有什么用啊？"这个观点也归到你说的神的作工转折里头了。小宝和自闭症的意思就是光谈认识自己，目光短浅，跟不上。）这里边应该还有小宝的录音呢吧？（小丹：我跟马静见小宝跟自闭症的时候有录音。）小宝刚才说她没有说过的话有没有录音？（小丹：小宝还说："我们坚决弃绝假带领，弃绝这个教会。哪怕老师这次来定我们下地狱，我们也认了。"这录音上都有。）小宝，你自己记不记得？说了没有？放录音证明你说了和不放录音你自己主动说出来的性质一样不一样？（小宝：我说了。）这个话你说了没有？（小宝：说了。）说了还需要放录音吗？要放录音就是放你认为你没有说过的话，你说你没有说过这话，咱放录音才有意思。你承认你说过的话，别人给你也说出来了，你说再放录音还有意义吗？（小宝：那不放嘛，我不是说我爱忘嘛！放录音我能想起来嘛！）你自己说过的话，你自己心里应该清楚，是吧？（小宝：她们在聚会的时候说："老师都定了我们走的是地狱的路，这边是地狱，那边是国度。"后来我说："咱领受的是一样的，要是这种领受是下地狱的话，那就下地狱吧！"我说过这话。）

原话是怎么说的呢？（张静：小宝说："老师说话是有智慧的，如果说这边是国度，那人不就都过来了吗？那还怎么洁净教会呢？"）（小宝：我可没有说："老师说话是有智慧的。"我说："这边是地狱，那是神各从其类呢，分类了。那可能我和你们领受的不是一块的，我和她们的领受是一样的，那就是一类，那下地狱就下地狱吧！"）（张静：你说："老师说话是有智慧的，如果说这边是国度，那人就都过来了，那还怎么洁净教会呢？所以说，老师说这边是地狱就等于是神把你打到地狱里了，打死才能活。"你再想想。）（小宝：我说没说过这话我还不清楚啊！不是我想不想的事，我说过的话我心里清楚，哪些话说了，哪些话没说，我心里清楚着了。）（张静：我跟你说，那天不光

有咱俩在，还有一个人呢！你再想想。）（小宝：我没说：“老师说话是有智慧的。”因为我也不知道我将来的结局是什么，我不会说：“老师说话是智慧的。”我是说：“我是这样领受的，可能我就是这一类。”）这个有录音吗？（张静：这个我没有录。但是后来小宝又说：“那下地狱就下地狱吧！”我说：“老师说话是直白的，你明知道是地狱，还要往地狱里走？”小宝说：“我走的如果真是地狱的路，那也可能是我的实质不好。”）（小宝：这句话我说了，张静前面说：“老师说话是有智慧的。”这话我没有说。）有没有录音？（张静：没有录音。）（小丹：小宝说地狱那个，那次我和马静跟小宝和自闭症在一起交通时，她俩人也说这话了。）（张静：我是听见小宝说了，也许小宝说了忘了。小宝，你再回忆回忆。）（小宝：我的心到哪儿我就会说到哪儿，我的心没到那儿，我就不会说那话。）（张静：那天晚上你还说：“你看谁现在走的是四面楚歌的路，不就是送上门这几个人吗？）（小宝：四面楚歌这个词是我说的？）（张静：你说的嘛！）（小宝：我都跟谁说过呢？）（张静：聚会回来之后，咱走一路、争一路、吵一路，我说：“老师说不要送上门她们了。”小宝说：“老师说话是有智慧的，和祭司弟兄一样，其实也就是神在检验我们，祭司弟兄那个时候经历的也是四面楚歌的路，神说不要祭司弟兄了，下边的人也攻击他。你看我们现在经历的和祭司弟兄一样，老师说不要我们了，还说不给我们东西了，你看下边的人也开始说我们了，这方面经历的也是这样，这路是一样的。”你再想想。）（小宝：我说过这话。）（小丹：小宝和自闭症还说了一些话，有录音，我再放放。）

（放录音：自闭症：咱现在就是要各从其类了，所以说谁跟谁归一类这是圣灵作的，谁想见谁，谁想跟谁在一起就跟谁在一起，咱作为带领工人不要辖制人、不要捆绑人。小丹：你再听听这句话：“既然她们不愿意配合，就不需要挽回了。谁愿意和她们在一起，就永远在一起，记住，再不接入教会！不允许小青、送上门、芦荟、进入她们再乱串教会，发现，永远弃绝。通知，自告她们那日起。”这些话是老师说的吧？小宝：我们绝对不会再进入这个教会。小丹：今天，咱这个教会是老师设立的。马静和小丹，我们是属于教会负责人。你说和我

们沟通不了、交通不了，我们领受不了你们的观点，那你再给我们交通交通，可是小宝说：“别给她们交通，咱和她们的领受不一样，不交通了。”你们嘴上说你们是跟随老师的，你们是信神话的，你们不是信哪个人。你说你是信神话的，可你们现在要脱离这个团体。自闭症：我们是要脱离这个团体了，但是我们是跟随神作工的，我们是跟随众长子的。马静：那是你的一厢情愿，老师不承认。自闭症：老师承认不承认，只有老师知道，咱任何人都不知道老师承认不承认。马静：2012年到2013那是老师以往经历过的，所以人家能交通出来。咱今天非要抓住老师以往作过的工作在这儿套。自闭症：老师是让人实行真理了，不是让你们在这儿说神话了，我们是在这儿实行神话了。马静：咱既然都是信神的，那你给我说说你实行的路途是什么？自闭症：我实行的路途我自己知道，我不想和你说，咱们说不到一起。小丹：自闭症，你说你要走老师走过的路，是吧？自闭症：对！小丹：那老师对待我们这些败坏的人，是不是包容、忍耐，一直苦口婆心地交通、扭转？可是你们的态度是什么？一直说：“不说了，不说了，和你们说不到一起。”你说你是实行，你不是模仿，那你拿出老师对待我们的态度来对待我们，你实行吗？小宝：老师能看清谁是寻求的，谁是抓把柄的。小丹：那你说老师就让我和马静这种没有一点领受能力的人当了带领？怎么不让你们当带领呢？自闭症：那你们当你们的带领就对了，我们不接受你们的带领。小宝：我们接受神话，接受老师的带领。小丹：你们现在像不像原教会的人？他们跟不上神的新作工，但他们也说他们是信神的人。你们现在说的话和原教会的人说的话如出一辙。）

（小丹：录音放完了，她们后面还说：“今天老师的话，哪怕给我们定罪下地狱，我们宁愿下地狱。”）这个话是谁说的？（小丹：小宝跟自闭症那天给我们说的。刚才你听见她们前边的态度了，小宝跟自闭症她俩的态度是非常一致的，“我们坚决不再进入教会，不接受你们的带领，我们脱离这个团体。”就刚才这个话都在录音里面。）这个话也不需要非得让小宝承认，小宝，你不承认你说过这个话也无所谓，因为你和自闭症已经是划为等号了。因为你认同她的观点，你和她站在了

一个战壕里边，她是你的战友，是你迷惑她还是她迷惑你，这个无所谓。不需要考证是谁迷惑谁，至关重要的是，你们的观点是一致的。（嗯，对，主要是这。）小宝，你们的观点一致对不对？（小宝：嗯。）你和自闭症的观点是一致的，这个没有含糊吧？如果不是一致的观点，你不会和她站在一起、你不会维护她的工作、你不会支持她、你不会做她的后盾。你和自闭症是一样的观点，那你和送上门呢？是不是也是一个观点？送上门？小宝和你是不是一个观点？（送上门：嗯，是。）是一个观点、是一个态度，咱敢做敢当。你说咱在灵面前什么也敢做，来到这儿就不敢承认了吗？作在弟兄姊妹身上就是作在神身上，你和弟兄姊妹交谈的时候，神掩面了吗？咱为什么敢说而不敢承担呢？不敢承认呢？（小宝：承认嘛！说过。）承认了，刚才自闭症说什么话了？（小丹：我们不接受你们的带领，我们绝对不再进入教会，哪怕下地狱，我们也认了！）这是不是你们的心声？（小宝：我对弟兄姊妹说："老师是把我们往神话里带呢！"）就是说刚刚说的这个观点是不是你认同的？是吧？（小宝：嗯。）就是下地狱我也愿意，我也要弃绝你们的教会，弃绝你们这个团体。（小宝：那是自闭症说的。）自闭症说的，但是代表着你的出口啊！她是你的战友啊，你没有说自闭症，你不能说这个话啊，我可没有说我要脱离这个教会啊！没有说这个话吧？（小宝：没有说。）你只是把小丹她们当成了对立面，你没有把自闭症当成对立面，对吧？咱为什么敢说而不敢承认呢？（小宝：我说的我都承认啊！）刚才小宝说："有些话我没有说。"有录音吗？（张静：没有录音，她还说："众长子不是一个，你看还有汪洋，汪洋也是众长子。"）"作工结束了，作工转了"，你说这话了没有？（小宝：说了。）说了，是吧？（小宝：嗯。）

你说这个"作工转了"是什么意思？送上门也说了，是吧？（送上门：我说神作工结束了，转了，是你那篇话里面有转了。）不是说我的话里边有转了，我是说"你说转了"是什么意思？我要看你的态度、你的观点呢！而不是说我话里边有。我话说了那么多，我没有说我没说过，我是在问你，你说这个转了是什么意思？（送上门：我也只是交通交通。）你交通肯定有观点啊！你给她们交通转了转了，你交通转

了的观点是什么？咱不可能就是复读机，我说转了，你在那儿也说转了转了。你肯定有你的思想、有你的观点，你的思想观点是什么？我给你交通的时候，我把神话说出来，我不是简单地把神话给你背一次吧？我拿着神话来给你交通，是要达到一个目的，我告你了吧？我说神话怎么说的，神怎么要求的，人应该怎么实行，咱应该走什么路，我是不是这么交通的？那每个人做什么事情都不是作无用工，神说了那么多话，我说了那么多话，你就记住一个转了。那你说说，你说“这个转了”这个话有什么动机？有什么目的？想达到什么果效？这个为什么不能说？我说那些话的时候，我是不是都把态度给你端出来了？我告你说我的目的是什么，我的目的是不是明确的？那你的目的是不是也应该是明确的？你说“转了”是指什么转了？（送上门：就是交通那些话说转了，你说转了就转了。）转了，什么转了？（送上门：你说转了就转了，就是交通那些，我也没有说什么转了。你交通那两篇话的时候，你是说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祭司弟兄交通说一个台阶，你交通的末了一段路，你说具体哪些迷惑了我，我真说不清楚了。）我就说你说的这个转了，你给她们交通的目的、意义是在哪儿呢？（送上门：那她们都听了，你问问她们，我给她们交通的转了是说什么转了？）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你交通转了，我想看看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你交通转了的目的是什么？我想看你的态度，我不想问别人，问别人，别人把你误解了怎么办？（送上门：那误解也没办法，就是说转了，你说的有的能领会到，也能明白点。）小宝，那你说这转了是转什么了？你们不仅说：“转了”，你们还说：“你们跟上这个步伐了没有？”说这个话了没有？（送上门：说了，你谈的是说……）为什么总要说我谈的呢？这是你交通的，不要说是我谈的。（送上门：有时候你问我，我说不清楚，我想的是你交通的那两篇话，咱再交通交通，我说的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这就清楚了。你让我说我真说不清楚。）你给别人交通，你告我说别人听了有享受，别人为什么会有享受？是不是听着你的交通透亮了呢？你自己透亮了，你才能给别人交通透亮啊！你自己不透亮，你怎么能给别人交通透亮呢？我和你一说话，你就说是弟兄说的，可弟兄说的这个意思和你说的意思一样不一样？你敢保证吗？（送上门：那肯定不一样，可我领受的这些，她们就听进去了，人家听着觉着享受。）我现在不说她们听进去没听进去，我就说你是怎么领受的，你现在没有给我说你是怎么领受

的！（送上门：我也说不清楚，真说不清楚。）送上门，我记得你上次跟谁说“你看了神话就像冰化了一样。”（送上门：我是看了神话跟冰化了一样。）你看了神话，你说你透亮了，是吧？（送上门：嗯。）你还能给别人交通出亮光来，别人听了有享受，对吧？（送上门：嗯。）你这样说的意思是不是在说你就可以完全理解神话了呢？（送上门：我给你说，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跟新人谈见证呢，当时谈到祭司弟兄……）不说别的，我问的就还是这句话，“作工转了”你交通这句话的目的、意义是什么？你说的转了是指什么转了？（送上门：你说什么转了，我根据……）

小宝，“你跟上步伐了吗？你跟不上步伐就落下了。”这话你说了吧？（小宝：说了，我是说了。）这话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还是从送上门嘴里说出来的？（小宝：我们在一块聚会交通的时候，就是这样领受的。）你们两个人是一个嘴吗？我就说这句话是出自谁口？谁说的？（小宝：我说过。）你说的？（小宝：嗯。）那你说这个转了是指什么转了？（小宝：转了就是说，你说你是给人带入神话里边的，现在你把人往神话里带。）你看，现在只需要说你的意思，不需要说我的意思。（小宝：我是在给你说根据了。）你看，你一直是说这话。亚当、夏娃是怎么吃的善恶树的果子？怎么吃的？（小宝：不相信神话。）撒但问他话，他怎么说的？是神说的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是要死的。亚当、夏娃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告诉撒但，这是神说的，吃了是必死的！我亚当、夏娃可没说这个话！撒但看见了亚当、夏娃不承认神的话，才能说出是神说的，而不是他说的。更看见了神的话并没有种在亚当、夏娃里面，并没有成了他的生命。所以撒但才迷惑亚当、夏娃说不一定死吧！而你俩说话，一口一个弟兄说的，弟兄说的，从你口里边说出来的话，你却说是弟兄说的。出现这种情况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在你心里边并不承认弟兄的话，弟兄的话在你心里并没有开花结果；第二个，你口口声声说是弟兄说的，你在前边打的是弟兄的旗号。你打着我的旗号干什么？我和你说的是什么呢？我要么是说神说的，我把神话拿出来，然后我告你说我从神话里得到了什么，我的认识是什么，我的理解是什么，神话里要求我达到什么，我

把我的存心、目的全部亮给你看。一碗清澈的水让你看透，如果你看不透，我还专门告你说我的目的是什么，我向来说话是这样的吧！可你俩说话呢？你俩和我说话的时候，说了一下你俩的存心、目的了吗？你做事、说话的目的是什么？透露过吗？一点风声不漏。我在问你的时候，你说："没有意思啊，我看到这儿了，我就说这个啊。"送上门说："我看到这儿就说到这儿啊，我没有什么意思啊。"送上门，你没有思维吗？神造你的时候给你思维了没有？（送上门：我说的意思是，交通的话多了，你说让总结一下，也不知道怎么总结呢。）交通的话多了，你说我交通的话多不多？（送上门：多嘛！）最后你再拿上这个话来问我的时候，我能不能给你说出我的目的、意义来？我说的话再多，我能把我说出的话给忘了吗？你既然能从这句话里领受，能给别人交通出来，那必定是你的一种认识、你的一种理解。你的认识、你的理解，你怎么能忘了呢？你就没有记忆？（送上门：交通了以后，最终有个果效，就是说击打牧人不是指2012年说的，而是指现在说的，是又一次击打牧人。）又一次击打牧人。（送上门：嗯，我把这个点说出来了。还有患难时候，有两个不同的观点，这次的患难指什么呢？她们说还是指2012年你的患难。我们领受的是现在是你作成众子、子民，第二批得胜者要产生。众子、子民要陷入患难里，众子、子民不是经历你经历的那个患难，因为现如今这个患难是针对众子、子民说的。又根据交通说末了一段路，末了一段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几个中心点。从基督开始解剖敌基督那个时候，末了的一段路就开始了，开始解剖假带领的时候，真带领跟假带领同时都显明出来了。根据你交通的是假带领肚子大了、真带领肚子也大了，要显明出来了。这个时候是什么情况呢？又交通的现如今没有圣灵作工了，圣灵收回了，人进入这个大患难。大患难里头是什么呢？根据神话的大概意思就是：征服工作结束之后，人便陷入患难之中，这是我脑子里吃喝了这话以后有的一个领受。我们跟随弟兄，这是没有疑惑的，这是我交通的时候带出来的，百分之百，弟兄的工作是对着了，弟兄带着我们，我们是对弟兄的工作定真了，就和定真全能神这步工作是一模一样的。弟兄的揭露解剖、审判刑罚把我们征服了。我们变没变，我也交通了，即使弟兄你不要我们，我们也把你这步工作跟信全能神一样定真了。）不需要说这个，我要听的是你给她们交通那些话的目的、意义是什么？（送上门：你让我再往下说嘛！）我

只想听你的目的、意义是什么？你只是告我说你看透这步工作了，定真了，我现在没有问你，你定真了没有？（送上门：这是我交通的内容的中心。）这不是中心。（送上门：我只是说这几个主要方面，可能达到的这个果效。）

屹立了三分钟的类人猿 2

我刚才说什么了？我说你们说什么话了？把你们说的话列出来。你们说有些话没说，问也不说，然后咱就听了一下自闭症的录音，你和自闭症是一个战壕的，你和自闭症是一个观点，也就是说她的观点就是你的观点。你的观点是什么咱知道了，那你们还说什么了？刚才你大概说了一二三，对吧？（嗯。）我问你，你说这一二三的时候，你的存心是什么？（送上门：存心是啥？）你想要达到什么果效？你说这些话的存心、目的是什么？你交通这些内容的目的是什么？我刚才是这样问的吧？（嗯。）你们说什么了呢？你们说："不知道。"对吧？我说的是不是事实？（送上门：有时候你一问，我脑子都不知道在哪儿了，得想想这几个点达到什么果效。）你给每个人交通了，交通的什么内容呢？你的目的是要帮她们什么呢？你的目的你清楚不清楚？（送上门：我给你说啊，弟兄，交通没有什么存心目的，就是交通着交通着这种观点就出来了。你非要让我说存心目的了，提前也没想，哪儿有存心目的呀？）送上门，你会做一件无意义的事吗？你说咱每天起来做的是无意义的事吗？咱活着有什么意义呢？（送上门：那你点点，让我反省反省。）你做什么事情，是不是都有个果效？有个目的？有没有目的呢？你交通神话没有目的吗？（送上门：不是提前想好的。）我没有说你是提前想好的，而是说你今天要交通这段话，那你是不是得到亮光了？（嗯。）你得到亮光了，你交通供应给别人了，你是不是更应该明白呢？可是你明白什么了？你啥也没说呀！（送上门：这几个点刚才我不是都说了吗？）你说什么了？你对这几个点的理解，你说话的存心是什么？你始终没说呀！（送上门：这几个点是这样开启的，我给别人说说，也让别人……）你自己说不清道

不明。我现在先不说什么，先是问问你做了什么了，让你先承认你说什么话了。我问你的观点是什么，你的存心是什么，你告我说你没有存心，没有观点，是吧？那咱就从你做事达到的果效来看你的存心。我给过你们一个公式，听过吧？根据你的言行举止，看你的态度；根据你的态度，看你的观点；根据你的观点，看你的思想；根据你的思想，来看你的存心。我今天先不认识你，我先让你自己认识自己，让你自己说自己的存心是什么，看你能不能做个诚实人！我问你了，然后你说没有，不知道。好了，那咱就看你交通出来的话最后达到了一个什么果效，根据果效来看事，这是不是神作工的一个原则？神说过，不认识你是什么本性，那就根据你做事达到的这个结果、这个果效来认识你，是吧？那今天就得看你交通了什么，最后给神选民、给弟兄姊妹心里造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影响，这是不是你作工的一个果效呢？那你现在就把这个果效谈一下，也就是说你说了哪些话？交通了我的哪些话？最后在弟兄姊妹的心里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果效？把这个先阐明一下。你们听到送上门说的话，还有哪些话没有说出来，都再说一下。

（刘芬：我说吧，我跟送上门在一块交通的时候，刚开始不会分辨，确实就是觉得人家交通得可好了，都有点仰望她。3月15号工作安排下来以后，送上门交通说："老师交通的经历神作工、经历神说话，主要是扭转祭司弟兄说的话，祭司弟兄说：'灾难开始到灾难结束，这是患难时期，是末了的一段路。'老师交通的主题是要扭转这个了。"送上门拿着经历神说话、经历神作工这篇话，还说："咱们要经历第二次击打牧人了，经历击打牧人就是大患难又开始了，神开始作成众子、子民了。2012年第一次击打牧人的时候，你没有分辨，你没有看出来谁是敌基督，那个阶段你没有经历，你等于是白白走过来的，没学到功课。现在神又交通假带领，神话上也说了，神厌憎这些假带领，都不想给假带领交通了，借着神话来看，这三年，也就是从揭露解剖敌基督到揭露假带领的这个期间，就是众子民站见证的时候。"当她说这个观点时，我就跟她交通了，咱都是假带领，老师在这儿交通是老师带领着让咱往真带领上够呢。也就是说先作成一个，让这一个起来带着

子民走了，那素质差的就得跟着走了，这就好比说尖子生和差生。咱今天都是往真带领这个路上走了，不是说真带领都出来了，当时我是这样领受的就和送上门这样交通了。送上门说："假带领也没有！带领工人们也拿上工作安排交通了，这样说、那样说，可是不管她们怎么说，弟兄姊妹为啥都愿意来咱这个点上聚会？是不是因为弟兄姊妹听了我的交通都感觉可有享受了？"哎，弟兄姊妹聚了会下来之后就是说可享受了，但是我们跟送上门的观点不一样，就有分歧了，观点不一样就分开了。）观点不一样是哪个观点不一样了？（刘芬：我们的观点是说跟上了国度建造，原子弹都造成了，不能说没有真带领。老师都配合神造成原子弹了，现在就是实际带着咱们走了，真带领产生了，就在这个点上分歧了。）这就开始分歧了，是吧？（送上门：就是最近交通这话的时候观点不一样，我说这个观点已经出来了，观点不一样咱们都听听。）（刘芬：弟兄姊妹都赞同送上门她们的观点，都愿意去听。）赞同送上门的什么观点？（刘芬：送上门说没有真实带领人了。）哦，知道了。观点是不是已经亮明了？你们已经和她们分开了，就是分道扬镳了，是吧？（送上门：她说的跟我领受、表达的不一样。）那你说。（送上门：在交通真带领、假带领的时候，她们说老师还带着了，老师是真带领。我说老师本身就是真带领，当时说击打牧人，没有真实的带领人的时候，这个带领不是跟老师比。你看老师是怎么说的，在基督还没有解剖假带领以前有没有真带领？很多人说没有，我说弟兄明明是真带领，为啥咱说没有真带领呢？后边工作安排下来还说没有真实带领人，这个真实带领人不是说神的本体，人不能把神的本体当成带领。）送上门你不用说这么多的细节，你把你的观点亮明就行了。你的意思就是说没有真带领，这个里边不包含我。（送上门：对。）除我以外都是假的！（送上门：我可不是说除你以外都是假的，我说现在作真带领了，你交通说真带领也怀孕了，假带领也怀孕了，真带领也在那儿表演了，假带领也在那儿表演了，让咱分辨了。后来她们说分辨是分辨原教会了，不在咱这里边分辨，没有真实带领人是指原教会了。我说有老师带着这不假，但真带领、假带领是在咱这里边了，不能指原教会，我们的观点一直都是从这儿分歧了，这是中心。）那你坚持这个观点的目的、意义在哪儿？（送上门：那咱身边的带领作的不是真带领的工作，慢慢地就逐渐显明了嘛，我就是这些观点。）

刚才你说现在是第二次击打，是吧？说这个话了吧？（送上门：嗯，我说了。）又一次击打牧人，没有真实的带领人，我不属于在这个真带领范围之内，是这个意思吧？（嗯。）那这个时候没有真实的带领，没有真实的带领是不是就是一个也没有了，这里给人的意思是不是就是没有真实的带领人了？你是二线人员吧？咱打仗的时候，打原教会是不是就是这个主题？击打牧人，那时候没有真实的带领人，一个也没有，是不是这样说的？你说第二次击打牧人了，没有真实的带领人，你把这个话说出去以后，别人应该怎么去理解这个话？没有真实的带领人，是不是教会里没有真带领？然后你还强调说弟兄不包含在内，是不是在说除弟兄以外都是假的！是不是让人这样理解？（送上门：我还是根据你的交通来领受的，你那个时候说基督没有解剖假带领以前，全部是假的，都没有真的，是不是？但是基督开始解剖假带领的同时，真带领也要出来。我可没有说各级带领都是假的，不是这意思。在她们心里达到了这个果效那是她们的事，我可没有这样说。）我说神揭露了假带领以后，真带领开始出现，我说的这个真带领出现指的是谁？（送上门：指的是你。）指的是我吧？那你说教会里边产生真带领了没有？（送上门：没有。）我没有说这个话吧？可是在你这儿你说这个话了。（送上门：我说的啥话？）你刚才说真、假带领在教会同时产生了。我在这里边给你交通的是什么？题目是什么？（《什么是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说话》）《什么是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说话》神怎么作工的呢？神是不是先作了以后再见证呢？先有事后有话，是吧？而且见证众长子是怎么见证呢？我是不是给你交通了？（送上门：嗯。）神不会给你宣布的，对吧？（送上门：嗯。）我在交通里边一直给你说，神现在交通假带领了，交通这个是为了把假带领这个管家踢出门外，同时是要见证他的真带领。谁是真带领？是不是要见证得胜者？得胜者指谁？（送上门：你嘛。）那你说，在我的说话里，我说教会里边的真带领了没有？我提了这话了吗？（送上门：没有提。）我没有提，我没有提教会里边的是真带领，也没有提教会里边的是假带领，我只是让你看见神的作工动向。只是给你说神在后边见证他的得胜者，把假的管家踢出门外，把他的得胜者见证出来，神是在作这个工作，我是这样交通的吧？（送上门：嗯。）那

你的交通和我交通的是不是一个意思？（送上门：不是一个意思。）现在给你见证的是什么？神在见证得胜者，同时把假带领踢出去。神又告你说现在教会几乎没有真带领，现在才开始把真带领的道路给你铺平了，道路才铺平了，带领出来了吗？（送上门：那你不是说见证真带领吗？）一个是见证什么是真正的带领，一个是给假带领铺了一条真带领的路，人开始走这条路了。（送上门：我也是这样说的，都是这样领受的。）我在这个时候说真带领出来了没有？（送上门：我们素质差，你素质高，你在经历患难的时候，你看见了那一幕，我们瞌睡着呢。你说基督一解剖出来，假带领和真带领就都摆在面前了。众子、子民素质差是多马，多马是看见了才信，所以神掰开了说、揉碎了说，把演员都摆上了，让你看见。别的不需要你做啥，你只要对号说实话就对了，看见啥说啥，只要做诚实人说实话就行了。）你现在说的这又是一个话题了，咱先说今天神交通假带领的目的是要干啥呢？（送上门：让做真带领了。）你刚才理解成什么了？说出来。（送上门：哎呀呀，我说的意思你已经知道了，我还说啥呢？不说了。）你刚才说咱得说实话，把看见的说出来，是不是？这是不是你刚才说的话？（送上门：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又想起你说我高明了。）什么高明？（送上门：有时候我也没想着我高明，我也没有故意高明。）这一回我没有说你高明呀！我和你说的是什么？你又把我带到高明上边了，我和你在说什么？我刚才和你说的什么话？（送上门：你说，把话说出来，让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都是你的高明。刚才说真带领和假带领出现了以后，看见了，你刚才说就得说实话了。）那你让她们意会成啥呢？你让她们意会，现在已经达到这个果效了，你的意思目的就是说：那时候，神没有解剖敌基督，弟兄去那边揭露解剖了，弃绝假带领、敌基督了。而现在呢？神已告你说了假带领了，你该不该实行呢？你该不该揭露解剖呢？你该不该弃绝呢？你该不该走这条路呢？对吧？你虽然话没说出来，但你是不是有意地让她们领会到这个意思呢？我给你说的话是不是事实？这是不是你的目的？（送上门：那你说的目的也算。）不是我说，你是不是这样呢？（送上门：是！是！是！）不是应付了事，就是你心里边是不是这个目的？（送上门：嗯，是，你都说了提前没有想这目的，但达到的果效就是这样。）达到的果效是这个。我是说你提前有这个想法没有？（送上门：提前没有。）你说你提前没有这个想法，可你刚才说

的话很明确！你刚才那话的意思就是：“那时候神没有揭露敌基督，弟兄你去揭露敌基督了，这么去做了。今天我要走你的道路，今天神说了，神告你说那是假带领敌基督，我要做诚实人。”这话你是不是都说了？（送上门：嗯。）只说到“我要做诚实人”，好了，住口，下句话不说了！你说这个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你的目的是要说什么？（送上门：让人分辨了。）单是分辨吗？还用分辨吗？你刚才又说了，神都直接告你说了，你还用分辨吗？用不用？（送上门：这是你说的。）这是我说的？这是神说的还是我说的？神告你说身边都是假带领，然后把假带领的表现全部告你说了。（送上门：但是，我……）你先不要说别的，你还没回答我的话呢！（送上门：你再说，我还没听清楚了。）刚才你说了，弟兄是怎么走的，咱应该怎么走？神说了没有真带领，好了，下句话不说了，没了，是不是应该有下句话了？可是你下句话没了，是吧？（送上门：……）送上门她没和你们说下句话吧？（嗯。）没说，下句话没说！送上门，在没说的时候，你心里边没有想法？（送上门：我得顺着你的话往里边进进才行了。）怎么是顺着我的话？你一到了关键的时候就刹车！（送上门：不是刹车呀！）不是刹车，那你说，这应该是随口的一句话吧？让我来看就是随口的一句话呀，前边的路全部铺好了，接下来咱随口会说什么呢？“神说假带领出现了，咱应该检举、揭发、弃绝”，这不是随口的一句话？不应该吗？（送上门：我还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了。）你话没说出来吧？话没说出来，事实是不是做成了呢？是吧？小宝是不是在外边给你跑开了？弃绝带领了？自闭症是不是也跑开了？是不是献上了犬马之劳？是不是已经达到果效了？达到的这个果效你眼睛看见了没有？（送上门：看见啥了？）你看见她们都弃绝带领了没有？看见了没有？（送上门：哎……）没看见？（送上门：看见了，可是这是她们自己做的呀。）这就是你的高明之处！这就是你的高明之处！

撒但在背后与神争战了，撒但怎么争战的呢？它亲自与神打仗吗？（SJ：不打。）它在背后干什么呢？（SJ：撒但在人身上作了。）你去！把那善恶树的果子吃了，吃了不一定死，它不直接和神发生冲突。当人听了撒但的话，背叛了神之后，神直接把人赶出伊甸园了，

在这个时候，撒但站出来说：“我承担，我担当”了吗？没有吧？神就直接把它打到半空中了，是吧？随后撒但继续在人身上做事。（送上门：你今天说我，我承认了。）你不要急于表达，我给你说这话，你听明白了吗？（送上门：有的能明白，有的不明白。）那我给你说话的目的是什么？（送上门：让我明白了。）明白什么？（送上门：哎呀！我不知道明白啥。）撒但它敢与神直接对着干吗？（不敢。）它要借着人来做事，神来在地上拯救人了，撒但敢直接在灵里边做事吗？（小宝：不敢。）撒但直接派它的差役来做事，听懂了吗？（送上门：听懂了。）你把你所有的话都说好、铺垫好以后，最后一步，我不说了，然后你们去照办，我看着，嗯……哦……（送上门：我还那样了呢？）你阻止了没有？（送上门：我不明白，你让我说说。）你先不要说，我先问你，你阻止了没有？（送上门：去阻止了。）你阻止谁了？你阻止小宝了没有？（送上门：我阻止她们了。）我从你们这儿走了之后的这段时间，小宝出来在教会里边乱串，你阻止了没有？（送上门：小宝去挽回了。）小宝是去挽回吗？是作你的工作还是去挽救了呢？小宝，你是去挽回了还是做送上门的出口了？你自己说，简单两句话，不要绕圈圈，我绕不过来，我就要结果！我问什么，你答什么！小宝，你是去挽回了还是做送上门的出口了？你是干什么去了？（小宝：我把我的领受说出去了。）小宝，你为什么不能直接给我一个答案呢？非得说你把你的领受说出去了，你说话多“智慧”呀！你是去做送上门的出口呢？还是听我的话去挽回了呢？做哪个呢？（小宝：我觉得……）不要说你觉得，你直接说你做的什么？（小宝：那就是送上门的出口。）你说，说个实在话怎么就这么难呢？（小宝：我不认为我是送上门的出口。）你不认为你是送上门的出口，可是你自己说的你是她的出口，我没有逼你吧？是你自己说的吧？（小宝：你只让我回答俩字，我只能说那就是送上门的出口。）你看，你只允许我做诚实人，我只能做诚实人，你不要求我做诚实人，我绝对不做诚实人。小宝会说话了啊，做诚实人就这么难！你能和自闭症统一口径去作工，做送上门的出口，这一切事情是不是已经成就了、做成了？（小宝：成事实了。）成了以后不敢承认！（小宝：承认。）承认？（小宝：这事是做了。）

送上门，那天你们在那儿吵了、闹了，我在电话里边怎么和你说的呢？你从电话里听出我是什么态度？什么观点？我的要求是什么？你从我的说话中看到了什么？看到我的心了没有？看到我的态度了没有？（送上门：能嘛。）能吧，那你把你感觉到的说一下。（送上门：我说不清楚。）你究竟感觉到了没有？（送上门：感觉到了。）那你感觉到了之后，你在教会里说了什么话？（送上门：我说的什么我不知道。）送上门在教会里说什么话了？你们给她说一下。（送上门给我说："老师说三思而后行，你自己领受的，你觉得对，你就持守住。如果你做得对，你还在乎她们说啥，你只管实行就对了。"）小宝，送上门回来以后怎么去理解这次通话的？送上门怎么和你说的？（小宝：送上门说："老师说了，你说话三思而后行，你认为你实行的是神话，你觉得你做得对，你就不要考虑别人说什么了。"说到这的时候，送上门就说："我就是这样领受的，就是说不管对也好，不对也好，都是这样领受的。你只要按神话实行，你就不要考虑别人说什么，你只管去做。"）（SJ：其实咱把这些话都变了，当时打电话我就在场，因为你送上门说："本来我们没什么，她们在教会里就要封锁我们，不让我们进教会。"在这种背景下，弟兄说："那你管她们呢？"是不是有背景啊！事实不是你在这儿散布的谬论，弟兄什么时候说你说的都合适？这些话当时是在什么背景下说的呢？你说每句话我都在场。）（送上门：不是那样。）（SJ：因为你领受偏谬了，你散布那些谬论，还说弟兄说了你持守得对就这样做吧！不是那个意思。）（送上门：原意不是这。）我为什么和你通话？你说就你们的这些表现是不是让人们看笑话？有个信神的体统吗？争来吵去没有个结果。我走的时候，你们给我承诺是悔改去了，去挽回了，可实际上你们去挽回了吗？（SJ：没有。）你们在那儿和她们对着干，吵了、闹了。（SJ：是在这种背景下说的。）在这种背景下，我不能让你们吵，我打了个电话，让你封口。到现在你不知道我和你打电话的存心、目的是什么！我是不是安顿你让你回家呢？我说让你住口、封口了没有？说这话了没有？（送上门：说了。）这话你实行了没有？你回家反省了没有？我是让你住口，你给她们说了没有？说这话了没有？你说："别人弃绝我，我心里边难受"，我说你难受就应该去教会里边吗？我给你举例子，我给你说："我作工的时候，敌基督怎么打压我了，祭司弟兄说我什么了，我在乎他们怎么说吗？"我说的是这

个。“我在乎他们怎么说吗？”意思是说你是看神怎么看呢？你还是信人呢？人弃绝你，你就受不了！你是不管神怎么对待你，你只管人怎么对待你。（送上门：我不是说弃绝我了，我受不了，我是没路走。）你没路走，你去那边和她们争吵就有路走了？你没路走，应该在神话里边寻求找路途，祷告向神要、向我要，还是和她们争吵去？在那种情况下，你说：“我就是这么领受的，你说我不要说？”我在电话里直接和你说：“那叫任罪蔓延！”说这话了没有？（送上门：说了。）我说：“你领受错了，你把神话谬解了，你有什么谬论，都非得说出来不行？”我说这话了吧？（送上门：说了，三思而后行。）我说：“你三思而后行了没有？神鉴察了没有？”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不让你随便说？是不是不让你以口犯罪？是不是对你的保守？然后我说：“你得封口。”你说：“我不要说？”我说：“就不能说，怎么还能说呢？不该封口？”我还说：“你该不该闭门进修？”说这个话了吧？我让你去闭门进修，说这个话了吗？（闭门进修？）（意思就是不要散布谬论、散布消极，在家灵修。）我是不是要求你这样做的？（送上门：你没有要求。）我没有要求让你闭口吗？（送上门：你没有说闭口。）我说让你闭口了没有？（送上门：你没有说这话，是我自己说如果我真是错的，我以后闭口。）（小丹：老师给你说出路，让你学会谨慎对待自己的口舌，你得明白老师整体的心意是说啥，就像老师今天问你：“我那天给你通话，我是啥心意？你明白我心意吗？”让你俩谈，你俩谈了半天，光说老师说啥了，老师说啥了，老师总体的心意是啥？你明白吗？）（送上门：肯定知道。）那我的心意是什么？（送上门：谨慎口舌，啥时候只要是真理、是神话，你只管实行神话。）我打电话是要让你们去挽回，后来是不是不要你们去挽回了？（送上门：不要挽回就不挽回了。）实际上这样做了吗？我说不让你们挽回了，我为什么不让你们挽回了？我为什么说这个话？我走的时候让你们挽回，让你们悔改，可我第一天走了，第二天你们是去挽回、是悔改吗？（送上门：我说心里话，我没有真正地认为我的这个观点错了，但我还不敢把我的观点说出去。我心里是我的那种观点，你非得让我反着我心里的话去说，我只有把你的原话说出来。我说：“老师来解剖我们了，老师定我们这边是地狱，那边是国度，明明白白的两条路。”）（力洁：送上门到我家挽回我了，我听录音了，当时心里想着再也不接触她了，可是她来了，弟兄姊妹来了，我也不能

不让进门。然后她说：“老师说让我来挽回了。”我心里可吃惊，想着你是迷惑人的，老师怎么让你挽回呢？然后她说：“老师说了，在咱教会里边的是国度，跟上这边的都是地狱。老师把结局说了，看你选择吧！”然后我心里想，不是地狱和国度的事，这次要是神的作工，就是地狱，我也得下！她走了之后，我的心里可难受了，难受得都没办法表达，我的泪都要流出来了。信神信到现在，我也没有真理，谁对谁错我也不会分辨，怎么这么难呢？我看了看弟兄的讲道交通，里面说现在的工作有这个步骤，如果真是神作工的步骤，我要是不跟，我就是背叛神的，我信神信到路终，我抵挡神了！但如果我要是跟了，我又是背叛众长子的作工了。后来就说，神的工作有这个步骤，要是地狱是神的作工，我也甘心顺服，当时就是这样领受的。）那为什么要说地狱也是神的作工呢？（224辑讲道里边说的，意思是说神的作工一环紧扣一环的，不要局限在一个步骤中，神成全人是多个步骤……当时我领受到这了，要是按着教会这种情况，我才看着这是圣灵的作工。这次心里争战的也可厉害呢……）好了，知道了，咱就不说其他的，说正题吧！

屹立了三分钟的类人猿 3

送上门，主要你走的不是信神的路，你不务正业。（送上门：不务正业？）你不务正业，第二个就是你根本不走认识自己的道路，而且你不能面对事实。（送上门：不能面对事实？）不能承认事实，就是你说过的话，你不能承认。（送上门：我说过什么话？）如果一个人给你造谣，可能那是一个人给你造谣，两个人、三个人她们会同时都给你造一个谣吗？会不会？（送上门：我不说会不会。）怎么不说会不会？（送上门：如果这个话要是真的，我在这里边反省、认识，如果不是真的，我也没必要去顾及这些，我从神作工领受就对了。）没必要顾虑这些，那你说你生命会有进入吗？（送上门：我从神作工领受嘛。）这和神作工有关系吗？你认识自己和神作工有没有关系？安宁和刘芬她们两个人证明你说那句话了，安宁刘芬你们两个人不是都

听见她说了吗？（安宁：嗯，听见了，送上门当时说：“弟兄跟我有话。”送上门还说弟兄对她说：“你要是觉得你做得对，你就持守……啥事你都得用心。”我当时一听送上门说的这些话，我心里面就想，不管咱怎么去挽救这些人，为啥这些人到现在为止，还能坚定地站在送上门这边？就是说不管神今天怎么作工，怎么兴起人、事、物跟咱对话，但是在这些人心里已经定了，不管怎么说都定了。那天我也问送上门了，我说老师问你打算认识自己吗？你想不想认识自己？神兴起这个环境和咱对话的时候，咱不去反省认识自己，咱还持守自己。当你说弟兄和你有话的时候，就等于给咱吃了个定心丸，也等于给她们吃个定心丸，所以说不管再遇到什么环境，咱都认为这是神检验工程呢，就是地狱，咱也要站住这个见证。）还要站住这个见证！（送上门：为啥你越是挽救，人越往我这跑，我就想不通了。）什么呀？（送上门：她们越是挽救，人就越来找我，越是往我这跑，就成这了。）一会给你答案。

我的意思是你说过的话、做过的事，首先你得承认。（SJ：就是从弟兄那次跟你通了话以后，你自己更是吃了一颗定心丸，这个是真实的吧？）（送上门：我说我要是敌基督，我也要完成敌基督的使命。）你不用说你心里想什么，就说你说这个话了没有？（送上门：说啥话？）“我接了弟兄的一个电话，吃了个定心丸。”（送上门：没有，这话没说。）（SJ：你说弟兄和你有话。）（送上门：你不要给我造谣。）（她没有说这话，但是在别人身上达到的果效是这样的。）（SJ：不是说原话，而是达到了这种果效。）小宝，达到什么果效？是不是达到了定心丸的果效？送上门。（嗯。）我刚才已经给你说了，你说话说半句话。（送上门：我哪有说半句话？）我刚才不是给你举例子了吗？你刚才说的假带领，只说半句话，下一步该怎么就叫人意会去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是不是我解剖你的这个话呢？如果你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也就是说我要在你的话里找你的“把柄”我能不能找见？我找不见，因为你只是意会去了，绝对不会用言语去直传。你和小宝说话也是，你也是让她意会你的意思，然后你不直接言传，如果你没有直接意会给小宝的话，小宝会不会对你赤胆忠心

呢？（送上门：还赤胆忠心呢！）小宝，赤胆忠心了没有？还差点儿？随后你和自闭症走在了一起，那时候对她是不是赤胆忠心？（小宝：就那样领受的，和送上门没关系。）就是达到的实际果效是不是这样的？你就和教会分裂开、撕裂开来了，是不是这样的果效？那这果效是不是对她的赤胆忠心呢？我是看果效说话了，不需要你嘴说，你做出的事实是不是这样的？小宝，刚才还说了，你是她的出口，你是承认的，是你自己说的，这就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达到的果效。我是找不见你所说的话，你说出的话也没有证据，所以就不找你说的话了，我只看你说话达到的果效如何。这个果效如何？送上门，这就是你刚才说的问题，为什么这边去挽回她们了，可她们直接还要找你去？这就是个果效。达到果效了，她离不开你了，你看姊妹刚才的表现，她实在是难，她难以拒绝你给她交通达到的果效。她刚才是不是在痛苦、难受呢？你没给她交通，你已经意会给她了结果。我那次解剖你，我说送上门你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是个什么？这是个反面事物，这是个诡诈。（送上门：嗯，我知道。）然后在教会里我听见你说什么了？你说："老师说话也是这样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老师说话是有智慧的，老师不能说，是让人去意会老师的话，不可言传。"小宝，有没有？你说过这话没有？（小宝：我没有说过这话。）来，怎么说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在教会怎么说的？（安宁：我们去了冬梅家聚会，交通说："老师也解剖了，在这件事上她们都是联合起来搞拆毁，都有自己的图谋。"这样交通的时候，冬梅她们说："那祭司弟兄还说听话是敌基督呢。"意思就是老师说送上门是敌基督，这只可意会，就好比和祭司弟兄一样，说话是有智慧的。）这是谁说的？小宝？（安宁：不是，另外那两个老姊妹。这段时间在挽救的过程中，一说到需要揭露、解剖她们这个事实的时候，她们都会拿上这句话来怼你，不光她们是这样，别的地方也是这样，都是说祭司弟兄说话是有智慧的，老师说话是有智慧的。）说我说话有智慧，这是谁说的呢？都是这样说的？（安宁：她们基本上都是这个观点，你一说，她们就说老师说话也是有智慧的，谁揭露、解剖她们，她们就说今天是站见证的时候，我不站见证不行。）不知道这个话是出自谁口？（安宁：冬梅也说，反正去挽救的这些人都是这种观点。）小宝，出自谁口？（小宝：我没说过这话。）好了，较不真，咱就不说了啊！

刚才说送上门不走正道，你们看见送上门走的什么道？（送上门：敌基督。）咱先不盖帽子，我就说从实质来看，你所走的什么路？你看看你走的什么路。（送上门：不是只有两条路吗？保罗的路，彼得的路。）你如果一直从一个宏观上、外观上、大体上来看，你永远没有进入。送上门，你是在研究神的作工，你不是在经历神的作工，你也没有在作工中去认识自己，在认识自己这一项里面没有，你只是在作工中认识、分辨人。（送上门：我没分辨自己啊？）你分辨自己什么呢？（送上门：对自己走的路认不清吧，有时候败坏性情，不从神领受，怎么没有去认识？）我没有看见你认识自己的败坏性情，我只是看见你去分辨人、认识人，你拿上神话只是作为分辨人的依据，你拿出神话来只是在谈神的作工神的作工，一谈就是神的作工。（送上门：就只是这一段时间交通这个我才谈的。）以前是不是？（送上门：以前没有。）（SJ：张静，有没有？）（张静：从过年到现在一直就是谈神的作工。）（SJ：还说什么话了？）（张静：从祭司弟兄交通说三月份可以民主选举开始，也就是过年的时候，她就开始谈神的作工。）好了，咱不说这个了，就说你现阶段所研究的是神的作工，神的作工步骤、步伐。（送上门：不是研究。）不是研究，那你说说，你谈的是什么？（送上门：我认为是吃喝神话以后，神开启的一点亮光。）神作工步骤、作工异象，我给你交通出来，你应该是什么态度？（送上门：就是进入嘛。）神作工了，让你进入哪儿呢？（送上门：交通到哪儿进入到哪儿。）神作工异象方面的是让你去认识，有你实行的部分没有？（送上门：有嘛。）异象有你实行的部分吗？（送上门：异象伴随着实行。）我说的是异象，交通的时候，我给你交通神的作工步骤、神的作工方式，这里面有没有人的实行？（送上门：这里头没有。）这是个路途、这是个异象。异象那只能是我给你交通吧？你能不能揭开奥秘？你能不能给人交通异象？（不能。）那就是说我交通什么就是什么，我没有交通的你能不能再加？你说第二次击打牧人，我说过这个话没有？（送上门：你交通末了一段路不是指现在的？）我就说我交通过第二次击打牧人了没有？（没有。）（送上门：……）送上门，我交通了没有？我交通第二次击打了没有？（送上门：没有第二次。）那你为什么又出现个第二次击

打？（送上门：那就是活思想出来了。）这和你的活思想有什么关系？我给你交通的是异象，刚才说了，异象是让你干什么呢？是让你明白、认识就行了。那你要在我给你交通的异象上边，我说击打牧人，你又说了个第二次击打，那你是不是给我造了个谣？给我造谣的同时是不是给神造了个谣？异象能随便修改吗？（送上门：弟兄，那你交通末了的一段路，不是指现在说的吗？）指不指现在说等不等于是第二次击打呢？有第二次击打这一说法吗？（没有。）我说这个话了没有？我没有说吧？击打牧人是指现在说的，这个界限我给你具体区分哪一天了吗？（送上门：没有具体区分哪一天，但是有一个阶段。）有个阶段，我所交通的击打牧人是指哪儿呢？（送上门：你说是2012年。）击打牧人，羊群分散了，没有真实的带领人，这个话指的是在哪儿？指的是在原教会吧？原教会击打牧人，羊群分散了，没有真实的带领人，这只能是在教会时期吧！你跟上国度建造了，这还叫击打牧人，羊群分散吗？还叫没有真实的带领人吗？那个话还能往这儿套吗？这个话我没交通吧？我没有说过这个话吧？小宝，我说过这话吗？那这话是不是从你们口里说出来的？（小宝：弟兄，你只是说“现在你们又进入到2012年的那种情形了”，你说过这话。）（SJ：哪有那个话呢？）我说现在在国度建造的人们又进入2012年的那个情形了吗？我说这话了吗？你给我拿出来。（SJ：拿出来吧。）拿出来我看看。（送上门：说现在和2012年一样。）跟2012年一样，我说的是什么啊？我说原教会的到现在他有真实的带领人吗？（没有。）那和2012年一样不一样呢？（不一样。）那能拿上这话来国度建造说事吗？（不能。）那你说为什么能拿上这话来国度建造里面说事呢？（送上门：这患难还是指2012年那患难。）原话有没有？（小宝：原话是：那不愿意实行真理的人，他就不实行真理了，那这部分人是不是逐步显形了？也就是说，在这看是什么？神把你原有的都剥夺了，这就是考试。所以说这个时候就跟2012年一样了，2012年是圣灵不作工，现在是什么呢？也是圣灵不作工，是你自己的东西，但是呢，这边有人带领。2012年是什么呢？得胜者的见证，是你自有的身量，神话你有多少，你就往前走多少，这是得胜者。神选民呢？他没有这个身量，那就需要有人带着你，正面事物带着你，但没有地位权势卡着你，接受带领的进国度了，这是不是神的公义？与2012年有个区别就是，2012年没有人带领，现在有人带着你，就这个区别。）那我说的

是区别还是和2012年一样呢？一样不一样？（小宝：区别就是2012年没有真实的带领人，这会儿有带领人。）哦，那你说一样不一样？（小宝：不一样。）不一样，那你们交通的呢？（小宝：不一样的点是这会儿有你带领呢，但是人的情形也没有圣灵作工。）咱现在交通的是针对你交通的神的作工、异象，现在和2012年一样不一样？背景一样不一样？条件一样不一样？（小宝：不一样。）不一样，那你们交通的是一样还是不一样？（小宝：也不一样，没有说跟2012年一样。）刚才是不是你说的一样？（小宝：就是说跟2012年一样，2012年是圣灵不作工，现在也是圣灵不作工，是你自己的东西，是说这一点一样。）我前边的一句话是怎么说的？（小宝：说这个阶段是考试。）我说的是考试，是吧？（送上门：你说没有圣灵作工的时候，就是检验人真实的身量，就是考试的时候。）我说的那个是神检验人、试炼人的方式是一样的，我能说2012年的作工和现在的作工是一样的吗？（送上门：不一样。）可是，从你们嘴里交通说出来的是不是就成了一样的呢？（小宝：不一样。）（小丹：达到的果效是又击打牧人又弃绝假带领。）第二次击打牧人，羊群分散了，那时没有真实的带领人，再加上和2012年一样的这个话，是不是配套了呢？一样不一样？（小丹：连贯起来整体这个画面是一样的。）那事实上你们说的是不是就是一样的呢？（送上门：不一样。）你们所交通出来的是不是一样的？第二次击打牧人是你们交通的吧？交通羊群分散，没有真实的带领人，然后再加上我这个话，你说是不是把我的话东一句西一句凑起来的？是我的完整的意思吗？你是不是断章取义呢？扭曲我的话呢？这是跟随我吗？神说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是必死的，然后你加了一个不一定，那还是神话吗？我给你交通，我说击打牧人了，你说第二次击打了；我说神作工试炼人的方式是一样的，你给我说2012年和现在是一样的，那你说的这个一样和我说的这个一样挂钩吗？（送上门：是说这个情形是一样的。）你就再说情形，你加了个第二次击打，你给别人带来的是什么呢，这里边无非是你的“聪明智慧”，“我可告你说了啊，我说的是这个情形一样，再加上第二次击打。”你把2012年的情形和现在是一样的告她说了，然后又告她说第二次击打，你说别人还注重情形吗？那这是不是你有意做的？（送上门：那你说分辨假带领、敌基督，咱只对准原教会分辨，不分辨咱这里边啊。）这和你分辨假带领、敌基督有关系吗？送上门，这和你分

辨带领有什么关系吗？（送上门：那这里面也是困惑嘛，这也是一方面。）

你的言行举止让人费解！想不通！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为什么说这些话？你说这些话，做这些事完全形成了一条线，这一条线是什么工作呀？你完全是在模仿我所走的路！模仿我所走的路！我怎么走，以前走的什么路，你也来了个怎么走这个路，你不是效仿我生命的进入，你模仿的是我作工走的路，你不是模仿我生命进入的路，能看出来吗？为什么叫模仿？神不作重复的工作，你这里边都是重复的工作，第二次击打牧人，神作吗？第二批得胜者，有第二批得胜者吗？神说在患难里边得着一批得胜者，说有第二批了吗？（小宝：模仿和效仿的区别是啥？）效仿，是给人立了标杆，人家怎么站见证的，怎么走的。模仿、仿造，你为什么要模仿呢？你为什么不看我生命的进入呢？不看我怎么带领弟兄姊妹呢？我为什么说你不走正道呢？认识神方面，你没有；认识神的奇妙作为、认识神的爱，没有听你交通过；认识自己，没有听你交通过。认识神、认识异象方面的，神作工方面，你不仅有认识，你还怎么呢？你还宣讲，还引起来风波。我怎么走，你怎么走，我走什么路了？我去打原教会去了，我说击打牧人，羊群分散了，好了，你来了个击打牧人，羊群第二次分散，还来个第二批得胜者，我说的是原教会，你作到了本教会，弃绝假带领。我去作工的时候，我在教会里边打了，我要弃绝假带领、敌基督，然后你来到这儿也是模仿，在咱教会里弃绝假带领、敌基督，这完全是在模仿。我弃绝的实质是什么？你弃绝的实质是什么？我说没有假带领，真带领要出现了，我作工的时候，我说教会里没有一个真实的带领人，真实的带领人在哪儿？在教会外边，是从患难里边走出来的。你呢？是不是也是这样说的呢？教会里边没有真实的带领人，在哪儿了，在外边了，你告我说教会里边没有真带领，都是假带领，真带领在哪儿呢？随着真带领出现了，在随着真带领出现的同时，你交通说："我交通出来的有亮光，我一看神话就像冰化了一样，消化了，有开启，神这样带领我了呀，有神的带领，有神的开启，还有亮光，交通出来还有享受。"（送上门：没有。）享受是你说的吧？她们还愿意

听你的，作工有果效吧！这是不是水到渠成？一条路是不是铺平了？从外表看你和我所作的是不是完全一样的呢？在外面还形成了一股风，我在这儿揭露、解剖你的时候，你说这是你该受的苦，把这说成“神的爱”，又说：“祭司弟兄不是也说听话是敌基督嘛！听话搭理他吗？他只管作他的工作，这就是祭司弟兄的智慧。今天，听话弟兄也说这个话了，弟兄的智慧是叫人意会。”所以小宝她才能走到最终，你看显明了，叫意会这个事，是不是完全和我所交通的“相符”呢？小宝，一样不一样？你在这儿受苦呢，别人弃绝你了，弟兄弃绝你了，和我当时的环境是不是完全一样的？一致的呢？你为什么现在有劲呢？为什么能持守呢？教会里边散布出来的风声是不是一样的呢？达到的果效是一样的。所以刚才从姊妹的这个表现当中看见了，她为什么无路可走呢？感觉我该跟送上门还是不跟呢？我就是下地狱也得下吧！也得跟吧！已经达到了果效，你模仿我的作工已经达到了果效。我在教会里边打他们的时候，他们是不是死也得跟我呢？你是不是这样过来的？弃绝教会过来的？她今天也要弃绝教会了，要跟你送上门，果效达到了。小宝，这条线路你看清了吗？我就是从这个果效说话，你不要说你的存心目的了，你有这个心思，没有这个心思，我不管你说什么，我就看你作的这个工是什么？

从各种言词来分辨假带领、敌基督，你现在分辨到哪儿了？我那时候分辨到了牧区，我说：“上下没有一个真带领，牧区也是假的。”那现在你和她们交通的时候，是不是时常提起分辨实际了呢？炮灰是从谁嘴里说出来的呢？（送上门：真没有说这个炮灰，我还说这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我根本就没有说这个炮灰。）小宝，从谁嘴里说出来的？（小宝：她没有说炮灰，她是说原子弹，她说愚昧的人啊，说核武器是啥？核武器就是原子弹，一说原子弹就想起你说的原子弹，就结合到一起了。）我说了个原子弹，你们说了个什么？（小丹：祭司交通说核武器不能拦阻神作工。）我说的是原子弹，你们说的是核武器，比原子弹厉害吧。祭司弟兄讲道里的话是谁拿出来的？（送上门：那都是祭司弟兄交通的。）是谁交通这个话了？小宝谁交通了？送上门交通这个话了没有？说过没有？说过吧？（小宝：说过。）这

是祭司弟兄第几辑讲道？什么时候说的这句话？送上门现在拿出来说。（送上门：我说这核武器是啥呢，日本军的核武器也不用怕，就是说的这话。）怎么就又说成炮灰了呢？（送上门：我可没说成炮灰。）（小丹：只是说原子弹不用怕。）（送上门：核武器不用怕，啥也拦阻不了神的作工。）我说原子弹造成了，你在那儿说核武器出来了。小宝，这个核武器是谁说出来的？（小宝：223辑。）哦，是祭司弟兄说出来的啊！我给你说啊，我就说你的作工果效，你说祭司弟兄交通了多少，那些话你们都没有交通，哎，正好我交通原子弹了，核武器你们也交通出来了。我交通原子弹了，我说原子弹是让你们去效仿的，看原子弹走的是什么路，叫你们研究原子弹，然后你们说核武器在神手里边也是不值得一提，还说什么呢？（送上门：拦阻不了神的作工。）你说，如果这个话给新人听了以后，什么感觉呢？原子弹、核武器，一个核武器都拦阻不了神作工，一个原子弹能拦阻得了神的作工？（送上门：原子弹厉害呢？还是核武器厉害呢？）我不知道，你说送上门不知道核武器是啥？（送上门：真是不知道。）你们信吗？送上门给她们交通了，她们听了都有享受，她们远道而来，来寻求送上门给她交通，结果送上门说我就不知道核武器是什么，是河里边的一个武器。（送上门：我不知道。）送上门，你不知道核武器，你怎么能交通得让她们透亮了呢？（送上门：我不知道。）是你自己说的吧？她们听了，感觉特别透亮！送上门？（送上门：嗯。）我现在也只能是不可言传只可意会，我只能意会你的“精神”，我这么一意会，一条线通了。（送上门：我也意会通了。这些问题都不是有意的，真是自然而然出来的。）你不要说你有意不有意，这事实摆在你面前了，你在教会里边你跟她们分辨带领，是吧？（送上门：没有分辨带领，我们交通的都是你的话，交通没有真带领，这个点出来了，神话一出来都是假的没有真的。）咱不说了啊。

刚才说你模仿我，这个线能看清了吗？（送上门：看不清。）小宝能看清吗？看清了没有？看见了没有？（小宝：我没觉得是模仿。）不要你觉得，你看见这个是不是？（小丹：你捋了以后，我看见是这个事实，看见了这个果效。）我怎么作工的呢？再看你们怎么作工的

呢？我说击打牧人，羊群分散，没有一个真带领。（小宝：我就是分不清效仿和模仿的区别是啥。）神说：“所以，神一个时代作一步工作，神每作一步工作之后，邪灵紧接着模仿，撒但尾随神之后神又变一种方式。”（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对神现时作工的认识》）模仿，神在前边作工啊！撒但在后边尾随。模仿、仿造，仿造就是外表的一种作法。效仿是看人家原子弹，研究原子弹，研究人家这个路怎么走的，得效仿人家，看人家是怎么尽本分的，人家是怎么带领教会的，人家是怎么认识自己的，效仿，是效仿人家怎么走这条路的。送上门，你走的是不是我所走的这个路呢？从外边看我说击打牧人，羊群分散了，那时没有真实的带领人，然后你来了个第二次。我去教会里边打他，我说不听、不看、不接触这是谬论，然后你们在下边是不是也是这样说的呢？不听、不看、不接触就是谬论。（送上门：没有这话。）（说了。）（送上门：我不知道这个。）（张静：那天我给小宝说：“你们来教会拉羊，你们这是在拆毁老师的国度建造呢。”她说：“你们不要辖制人，你们这就是辖制人，跟原教会有啥区别啊！原教会是不听、不看、不接触，现在的我们就好比原来咱给原教会传国度建造的福音一样，你们就听不懂，你看我的心可着急了！你看现在这假带领控制人，人都活在他的权势之下，看到可怜。”刚才咱的话题说到哪了？）不听、不看、不接触。（张静：不听、不看、不接触，我说：“你是来教会里拉羊。”她说：“你们这是辖制人，啥时候说不让我跟人接触了？这跟原教会的假带领的作法是一样的，不听、不看、不接触。”后来还说：“神话上是怎么说的，我们是实行神话呢！释放自由，神话都说了爱神的人走遍天下，见证神的人横贯全宇，你们在这儿说不听、不看、不接触就跟原教会假带领的作法一样。”是这样说的。）小宝？（小宝：这话我说了。）说了吧？（小宝：嗯。）那你说这是不是我前边走的路，你也跟着这么走呢？是不是完全一样的呢？（小宝：我真是说不清，我认不清这个模仿跟效仿。）我这个话是作在什么地方呢？我是打原教会作的，我是作在原教会了。你是拿上我做的事情，来国度建造里来作了。不听、不看、不接触，我作在原教会，我说不听、不看、不接触是谬论，是在什么背景下说的？（送上门：在传福音的时候。）教会里边是狼窝，我在这建造国度，我是传达神的旨意了，神说有耳的当听，活的就该接受，我在说这个话的基础上说的，不听、不看、不接触就是谬论，而且用这个话来定

罪他，是因为我给他传的是神的道，我建造了国度。可你们出来了说不听、不看、不接触，你给她们传的是什么？你传的是真理？你要干什么？你要建造国度呢？你来国度建造里边来传这个道，你说不听、不看、不接触，那如果听了你的道，接触了你是什么结果？你现在在我的国度建造里边去传你的道，你又拔高一步，在国度建造里拔高去哪儿？（送上门：你给我们拔高了。）我给你们拔高了，你要在我的教会里边拔高去哪儿？你去教会里边传这些人去了呀，我是去打原教会了，你们是在教会里边打我了呀！（小宝：也不是传呢，我们就是在一块没事了说说，谈起来了，不是专门去传的。）

（SJ：哎呀，咱做的事就这个事实，都不承认。）（小丹：那天我们正常走教会，去了1号聚会点冬梅家，你去教会拉羊，我看见你拉上她还有好些人给老师打电话，按理说那个聚会点不是你们随便串的，你属于2号教会。你在电话里说："老师呀！不是那样，我坐在家没动，别人都找我去了，说跟我的观点一致，可人们都说是我给她们传的。"她说的这话好像在说她自己特痛苦。那老师问："你现在是在你家呢？还是在弟兄姊妹家呢？"她说："我在弟兄姊妹家了。"老师说："那你都在弟兄姊妹家了，能说是弟兄姊妹去你家找你吗？"老师说的这个话就是在反驳你上面的话，你觉得控告你的那个话，歪曲你了，你坐在家没动，人们都去你家了，不是你在找人。结果那天实实际际、铁板钉钉你在冬梅家，是不是打脸？事实是你已经跑到别人家了。况且冬梅属于1号教会，你属于2号教会，你还口口声声说："我真是没有出去找人啊！"那你那天去干啥去了？总之那天的聚会是1号聚会点冬梅家，你2号的乱窜教会，你弄啥？）上一次你没能承认你联络了四十号人，数了一下四十号人，而且你们也达到了果效，她们现在要怎么呢？我要弃绝教会，弃绝这些假带领，弃绝假带领去哪儿呢？她们能去哪儿？刚才姊妹在我这表态了，"我就是下地狱也得跟送上门呀"，这就是果效。今天是她一个人来了，下边那四十个人，她们的感受呢？是不是一样的呢？（力洁：我的领受不是那样，她只是说让我选择呢。）我知道是你选择了，我看的是果效，你刚才说的那个话已经表达清楚了，达到了这个果效了，就像撒但说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不

一定死，你说，撒但说：“你吃！吃！”说这个话了吗？强迫人吃了吗？（小丹：没有强迫。）送上门强迫你了？跟我！跟我！用强迫吗？（小丹：不用。）告你说不一定死就够了。（力洁：我的领受不是跟上她。）你刚才是怎么说的？（力洁：老师的交通和224辑祭司弟兄的讲道交通，我是从文稿上看的，不管她咋说，上面讲道交通说作工步骤，不是在这一个步骤里成全呢，还有下一个步骤，我是从那儿领会的。）还有下一个步骤，这下一个步骤是什么步骤？这是送上门说的吧？（送上门：我可没有给她说下一个步骤。）好了，行了，知道了，这就揭开了一个奥秘了，送上门说她们都来寻求她，说她交通的有什么？有享受，刚才姊妹都给你阐明了，刚从教会打到国度建造，这是经历了什么呀？这就叫“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刚刚从那转折过来，刚受了那苦害，今天送上门过来一说这个话，你说我今天还能被蛇咬吗？我得立马跟上这个步伐，我不跟上送上门，立马就迟了、完了，就是下地狱我也得跟她，因为啥呢？这是见证，这就达到了果效。所以，送上门就在那儿纳闷了，我在家她们也要跟随我，她们觉得我交通出来的有亮光，她们愿意听，肯定愿意听，因为咋呢？拔高了，拔高了一步，你说谁不愿意呢？在国度建造里边拔高了一步，谁愿意落下一步呢？虽然弟兄说送上门怎么怎么了，那祭司弟兄不是也说听话是敌基督了吗？对呀！都对上号了呀！而且送上门交通的都是什么呀？也可以说成是异象吧？可以说成异象，不用人受苦，需要实行真理吗？不需要。所以说，败坏的人哪个愿意实行真理呀！用尽本分吗？不用尽本分。你说谁不愿意跟随呀？你说如果真有这样的美事，在场的谁不愿意跟随呀？送上门，都跟随你。（送上门：看你说的，都害怕下地狱，你还说都跟随呢！）哦，你的意思是还没有作成功呢！是吧？还差几个人？（送上门：不是，哎呀！）你刚才说，你看他们，还有些人还怕下地狱，他们还没有跟过来，你还差点火候。（送上门：不是那意思。）那是什么意思？（送上门：你刚才交通的，我也害怕呢！我也怕下地狱，我难道不怕下地狱啊！）你要怕下地狱，那你敢这样说这些话吗？敢作这些工吗？我没有说过的话，你敢说这些话吗？你说这些话是什么呀？这是不是背后论断神的作工，是不是触犯行政的事？你不怕吗？你说你怕，你怕在哪儿？（送上门：怕下地狱。）你怕下地狱，为什么背后论断神的作工呢？（送上门：不认为是论断。）你说你不认为那是论断神作工，你跟神

说去，我不认为那是论断神作工，你就定我罪？你说你刚才这个口气是什么？是不是在和我说这个话？（送上门：我刚才说的意思是没有认识到。）没认识到，乌沙扶约柜被击杀了，你说如果你是乌沙，你会怎么？“我就没认识到，你就击杀了我？”你讲理不讲理？（送上门：我没有说击杀了……）那你现在是不是在讲理？是不是在叫嚣？（送上门：嗯。）那我给你指出来的目的、意义是什么？送上门？（送上门：救我了。）那知道我是在救你了，你在这讲理是干什么？我说：“你杀人了，这个刀就是证据，这是你杀人的刀。”你说：“我有什么办法，当时他还骂我呢！”这是接受？你讲你的理，你特别有理由，“我不知道那是法律，我不知道杀人犯法”，不知道杀人犯法，咱就可以犯法？咱不知道论断神的作工，就可以论断神的作工？我给你交通出来的目的、意义是什么？我给你交通出来的意思是什么？让你认识到你自己所作的恶，是让你去认识、是让你去悔改、是让你去背叛！你在这儿不要说背叛了，你承认是罪吗？你不承认是罪，你理直气壮，“我没认识到啊！我不知道那是论断神作工啊”，这能得着真理呀？

我为什么说你不走正道呢？你不应该叫送上门，应该叫邪门，邪门！信神认识自己、认识神两大功课，咱不是去认识神，不是去认识自己，而是在怎么呢？研究神的作工！研究神的作工还要谬解神的作工，谬解完神的作工，还要去怎么呢？还要去散布谬论，几个步骤？你哪一个步骤刹车了？咱知道咱自己不认识神的作工，就得谨慎小心、警戒口舌，你能警戒口舌吗？送上门告诉我说：“我就是这样认识的呀，你不要叫我说出来？”是你说的话吧？（送上门：说的啥？）“我就是这样认识的，我不要说出来？”你在电话里边是不是这样和我说的？你认识的不合乎真理，你能往出说吗？（送上门：啥？不合乎真理的能往外说嘛？）咱太胆大了！太胆大了！你敢背后论断神的作工，在神的作工中添枝加叶，然后还在讲你的理，“我就这样认识的呀！我就这样领受的呀”，不听、不看、不接触，我打原教会是因为他们活在一个黑暗的地方，被敌基督捆绑了，不敢接触咱。我是给他去传生命之道，是在救他，是从神来的声音，因为他是人，神造了

他，他必须就应该听神的声音，他不应该听敌基督、假带领的话，弃绝神的道，所以说不听、不看、不接触，那个话就是谬论，必须得听，活的就必须接受，是站在神一边传讲神话的一个态度、观点。如果你发表的是一个谬论，你发表的不是从神来的，你还敢说这个不听、不看、不接触是谬论吗？你还敢说活的就该接受，有耳的当听吗？撒但能说这个话吗？有耳的当听，因为神造了人，人就应该听神的话！你要听撒但的话，那就是背叛！你活在国度建造里边，我带着你，给你供应着东西，然后有人过来告你说："不听、不看、不接触是谬论。"那你活在国度建造里面，你还要去听、看什么呢？国度建造，谁建造的呀？众长子建造，是要把你作成众子民，众子民是在国度建造里，是由众长子带领作成的，然后你在国度建造里边你还要去听一个道，听谁给你的道呢？神直接带领你？这个道能听吗？在祭司弟兄带领教会的时候，因为人从恩典时代刚过来，什么都不明白，连什么是道成肉身都不明白，人都还是信了个地位，所以神只能见证了祭司弟兄，圣灵使用之人。为什么见证弟兄呢？人都还仰望地位，离开地位不能作工，没有真理，神话不能掌管人，所以只能用地位来作工，所以说只能见证基督、见证祭司弟兄，人都活在这个权下，才能够吃喝神的话，不然人连神的话都不吃喝。祭司弟兄一出来作工以后，撒但立马就模仿，长子就出来了，所以说，祭司弟兄在那个时候就下了个工作安排，说什么？谁敢说他是长子、大陆执事就是敌基督！为什么说这个话呢？咱以前交通过，是因为那时候你是小孩子，刚进来什么也不懂，那父母就必须得看住你，不能让外面拐卖的人把你拐走，告你说我是你爹、我是你妈，还得看住你，明明地告诉你："从外面进来的那都不是你爹，他再说是你爹，也是假的、冒牌货。"直接告你说，是因着你是小孩子。到作工结束完了的时候，二十年了、三十年了神要进行考试，看谁能认出他父亲，所以这个时候，神不宣布说谁是得胜者，谁是众长子，神的羊听神的声音，让你去听去，然后把能听懂神声音的这些人召过来，听不懂的捆绑起来。

在国度建造的时候，成全的不是众长子，不是长子，而是成全众子民。众子民在教会建造时期他是麻木痴呆，是没有知觉的，生命是没

有长大的，是没生命的，也就是说他是分辨不清父母的。在国度建造的时候，是生命进入的开始，正式开始，是审判刑罚的开始，审判刑罚是人受苦的时期，不是恩典时期，不再是渺茫的信仰。在教会时期有你渺茫的信仰，没有实际的审判刑罚，审判刑罚没有临及，没有受什么苦，所以说那个时候你能站立得住，在国度建造的，不一定能站立得住，而且还又是刚进来的国度建造初期，所以这个时候，你在国度建造里边，你又是一个小孩子什么都不懂，所以我必须得告你说，谁是你爹、谁是你父母。在神话里边必须得告诉你，你得知道，你是谁，是谁带领把你作成的！众子民除了众长子能带领，还有人吗？（没有。）那也就是说，在国度建造里边，谁要再出来传道，谁要让他们听道，并说："不听、不看、不接触就是谬论"，说这个话的就是敌基督！能不能说这个话？这就是谬论！因为说这个话的人，你要来国度建造传什么道呢？有耳的当听，活的就该接受，你来国度建造里传什么话？你站在什么位置上？如果你是众长子，那你建造国度去，你能够传出神的道来，可以呀，可以听，最后团体还要出现！神作工什么时候结束？众长子团聚之日作工结束，还要团聚呢！肯定有结合。那今天你说活的就该接受，你说这个话你是站在哪个位置上了？你这么去要求弟兄姊妹，这是不是站错了位置？如果你不认为自己站错了位置，那你就完全是个模仿。如果你不是众长子，那你就是模仿。如果你是众长子，不是说不可以，神作工就有这个步骤，有！那你既然说你是众长子，那你就有众长子作的工作，就有你的发表。神说："我从来也不喊：我是神，我是神的爱子！但我所作的就是神的工作。还用喊吗？……你带不出新时代的路来，你结束不了旧时代，也开辟不了新的时代，作不了新的工作，就称不了神！"（摘自《话在肉身显现·道成肉身的奥秘一》）神说我从来不喊我是基督，基督在这儿呢，基督在那儿呢，他喊得再响，他也没有基督的实质，他作不了基督的工作，他开辟不了时代也结束不了时代。你要过来传道，你要过来拔高一步工作，那你先把拔高的一步工作拿出来，拔高到哪儿了？作了什么工作？转折了转折了，这是你们一直围绕的争论点。在教会建造转折了，转折到国度建造，今天你跟上国度建造了，国度建造又转到哪儿了？转回教会建造，还是国度建造转国度建造呢？全能神转为圣洁神？今天国度建造再转为什么建造呢？有个什么建造？小宝，起好名字了吗？你们这叫什么建造？小宝，你们一直在外面跑的作工

呢，叫什么建造？有没有名堂？你没有建造为什么去散布？为什么叫她们跟随？为什么叫她们做选择？打着我的旗号拆毁着我的经营，还要给我分帮分派。神今天来了是统一全球的，结果你们是给我分帮分派，还要在我的国度里边分，在我带领的教会里边分，送上门，这是不是事实？

我上次来了，我在问话里面怎么问话的呢？我说："来，把原则拿出来。"你们都公认了小丹拿出来的最接近原则，那应该谁做带领？你们都看见了，事实摆在面前的时候，你们否认小丹。送上门，你力挺的是谁？（送上门：小青。）为什么？（送上门：我是跟小青接触得多点。）是吗？你跟小宝接触的时间短吗？（小丹：那天送上门是说了我把人局限在这个圈了。）局限在小圈里边了。现在跟小丹配搭的马静，送上门，你不认识吗？（送上门：认识，没有在一块配搭过。）在一块的人就选，不在一块的人不选？这就是你选人的原则？（送上门：主要是不了解啥情况。）不了解不行，是吧？（送上门：嗯。）你对小青了解，所以选她做带领，是吧？（送上门：嗯。）你了解小青什么？（送上门：我觉得……）不要你觉得，事实摆在面前，小青解剖过几次了？有一次悔改、认识没有？当场你是看见了小青的选择，小青是和我作对的，你选择的是和我作对的人，你选择的是和我对抗的人，她在拆毁，你说你对她了解，正因为你对她了解，所以你选她，正因为她和我是对抗的，所以你极力推荐她，这是你们在搞建造，而且两次，两次！

309 信神应存着小心谨慎的心

1　真正信神的人心里总有神，总存着敬畏神的心，存着爱神的心。信神应存着小心谨慎的心，所作所为都应按神的要求，都应能满足神的心，都应能满足神的心，不应任着自己的性子，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2　人不能打着神的旗号到处横行、招摇撞骗，到处横行、招摇撞骗，这是最悖逆的行径。家有家规、国有国法，更何况神的家？不更有严格标准吗？不更有行政吗？人可以自由随便，但行政却不让人随意“改动”，神是不容人触犯的神，神是击杀人的神。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对不行真理之人的警告》

屹立了三分钟的类人猿 4

（SJ：小宝，今天交通的听明白了吗？你刚才说你听明白了，你听明白了哪些？）（小宝：老师交通说，不要模仿老师的作工。）（SJ：老师说的是模仿，你自己听了以后呢？）（小宝：我也分不清这是模仿还是效仿。）（SJ：什么是模仿？模仿就是弟兄刚才谈的，全能神的工作刚开始作的时候，把人从恩典时代带到国度时代的时候，作了新的工作，是吧？新工作一开始的这个转折历世历代有相似之处，就是神的作工转折是相似之处，人不能私自说神的作工又转了，这个能不能领会到？就是神的每次作工开始转折，都是神起头开始作的，神能开始、神能结束。咱都知道众长子他具备神的素质，他作的是建造国度的工作，也是神的本职工作，他可以从教会建造转入国度建造，如果他作不了这个工作，他还是不是了？这就不是了。）（力洁：这个我能理解。）（SJ：对，今天教会里传的这种谬论说现在2012年那样的大患难又到了，工作转了，这是一个作工步骤，这个步骤不是咱自己说的。）（力洁：就是弟兄在讲道交通224辑中说的，神正在作什么，要作什么，你们也不关心，只是低着头认识自己，我是从这方面领受的。）（SJ：是嘛，弟兄的讲道交通是代表圣灵的作工趋向，但弟兄的讲道交通并没有结合国度建造，没有说咱现在正是2012年的那个大患难，有这个说法吗？）（力洁：我注重的是每一次工作结束的时候没有圣灵作工，再一个老师也交通过工作结束了，我是根据这些

领受的。）（SJ：你领受的弟兄说的作工结束，跟咱说的那个是不一样的。）（力洁：我领受的是老师来作工了，肯定也会结束。他说结束了，我就相信老师说的这句话，我就是这样信的。）（SJ：他说的结束是说什么结束啊？今天教会建造是不是结束了？不是说咱现在的国度建造结束了，国度建造是不是刚开始呢？）（力洁：现在说的就是指现在说的吧！教会建造早都结束了。）（SJ：但是原教会他们现在知道结束了吗？他们不知道啊。）（力洁：每次神作工结束的时候，那个殿宇啥时候也不会取缔，都会存在的。）（SJ：但是弟兄说的那个并不是国度建造结束，那是你领受的，如果是国度建造结束了那是不是早就结束了？那咱现在还做什么呀？）（力洁：老师说的国度建造结束，是指他的工作结束了，建造肯定不结束，我是这样领受的。）（SJ：你说说，作工结束了是指什么说的？）（力洁：是指众长子的工作结束了。）（SJ：众长子的工作结束了，后来又转到什么程度了呢？后边你们怎么做呢？）（力洁：后边的国度建造我们该支持还支持，就是根据神的话和祭司弟兄的讲道交通，还有老师这话，根据这些去领受、实行。）（SJ：你怎么看的能看成国度建造结束了呢？哪里有这个话呢？）（力洁：是老师说的工作结束了，洁净教会，反正有这句话。）（SJ：众长子的工作结束，是什么结束了呢？）（小宝：我领受的是老师不再以地位、权势作工了，现在是神话开始发挥功用了，让人听神话的。）（力洁：老师还说不要把我放在众长子的位置上，不要把我信成统治者，让神话作王掌权。老师还说我的话要是跟神话发生冲突了，你们信神话，我是这样领受的。）（SJ：你现在看到老师的话和神话有没有冲突的地方？）（力洁：没有冲突。）（SJ：现在我就没有听明白，你说工作转了，怎么转了？工作转到什么程度了？工作结束了，后边怎么作结束了？）（力洁：后边就是根据神话去实行，神话怎么说你怎么信，我是这样领受的。）（SJ：意思就是不需要这步工作一层一层地带领了，是这个意思吗？）（力洁：带领还是老师带领的，没有不让带领这一说，就是观点说不到一块了，带领还得接受，就是根据神话去实行，因为在一块交通的，还是祭司弟兄的讲道交通和神话，还有老师的交通。）

（SJ：弟兄一上午谈的什么是模仿，你听清楚了吗？）（力洁：有的我能听懂，有的听不懂。）（SJ：就是说你们这伙人里边，不管是谁散布的这个谬论，意思就是你们现在走的是弟兄这个路，弟兄怎么作你们怎么作，是这个意思吧？）（力洁：不是这样领受的，不是弟兄怎样作我们非得模仿弟兄。）（SJ：咱今天谈的是不是事实都在这儿摆着呢？你们说现在就是2012年大患难。）（力洁：只是说没有圣灵作工，没有说非得跟着老师这样作，非得套老师的路，老师怎么作我们怎么作。因为老师说了，我的患难跟你们不一样，咱这身量和老师不一样，素质也不一样，老师是神的本体，咱跟老师不能比，我们在一块交通说，神以后怎么作咱不知道，就是根据神话暂时在一起交通，能交通到一块。）（SJ：你只是打了个神话的旗号，神话并没有说现在就是2012年又一次大患难。）（力洁：老师说现在和2012年一样，那个时候没有圣灵作工，现在也没有圣灵作工，是这样领受的。）（SJ：其实弟兄谈的那个是什么呀？就是说现在让咱持守原有的，你有实行真理的心志，你才能站立住。现在不像以往那样，圣灵大作工，让你在任何环境下都能站立住，现在是你只有持守神话，在任何环境下才能站住见证，是不是这样啊？）（力洁：我们跟你交通的是一样的。）（SJ：是让你在任何环境下都能站住见证，交通的是这个。并不是说今天让你弃绝假带领、敌基督。弟兄当时弃绝假带领、敌基督是从教会建造转入国度建造才那么做的。）（力洁：我们领受的不是模仿老师，因为我们去了都是好心想挽回他们，别的没有啥，我们只是在真理上争执了，观点不一样，关于弃绝，没有说弃绝哪个带领工人，没有说不接触你了。）（SJ：有没有？是不是？）（张静：那段时间2号教会的带领们去了那个聚会点都受辖制。）（力洁：主要是交通的观点不一样，领受不一样。）（SJ：你们的这个观点不一样就是因着你们说现在就是2012年大患难，现在就是要弃绝假带领、敌基督，这才是得胜者，你们散布的这个谬论，其实就是把2012年的大患难说成现在这个时候了，这就是模仿。不管你有没有这个意思，你散布的这个谬论就是模仿。这步工作是弟兄带领咱，就是让咱走认识神、认识自己这条路，但是咱现在走的是什么呀？完全是弃绝带领，你走的是这个路。）（力洁：主要是有分歧。）（SJ：这个分歧是怎么来的呀？就是因为你们说现在2012年大患难又到了，而且现在是弃绝假带领、敌基督，分辨假带领、敌基督，根本不是认识

神、认识自己，观点是不是在这儿？是不是错谬在这儿了？观点就分歧到这儿了，所以你说的就是谬论，就是想走敌基督道路，搞独立王国。我不想和这些假带领在一起，永远地走出教会，刚才自闭症说的那些话是不是都是这个啊？弃绝这些教会，我不想跟她们来往。）（力洁：我没有这个意思。）（SJ：不管你有没有这个意思，这话你已经说出来了，这是事实。）（力洁：走点的带领说他们都要去我们教会，我说你们是带领工人，你们看，你想去你就去我不拒绝，后来她们自己不去了，新人的点后来她们也不去了，再也没去过。）（SJ：你不接受她的带领，她就不去了，因为观点不同，你认为现在就是大患难，就是弃绝假带领、敌基督，要作众子、子民了。这会儿一直谈的啥呢？众长子作成众子、子民，只有他知道怎么作成众子、子民，不是你自己领受的，我弃绝假带领、敌基督，我就是得胜者，这是不是咱自己的观点？咱现在已经走到这种地步了，事实在这儿摆着呢！）（力洁：关键是交通的观点不同，领受的不一样。）

（SJ：我们刚开始信全能神的时候，刚接受了半年，教会里面的一个人，她自己就说自己是圣洁神，说神的工作又转了，新人什么也不懂说："工作这么快呀，又转了。"最后显明那是不是假基督啊？全能神是从恩典时代转到国度时代，但是她来了说我是圣洁神，把所有人都迷惑了，后来才挽救回来，发表这个谬论的就是假基督。基督来作了工作，后边就有假的模仿，这就是假基督。今天弟兄作的这步工作，哪个人都承认他是众长子，可你在承认他的同时你又说工作又转了，你是不是又是一个迷惑人的呢？是不是假冒的呢？如果你是真的，你就作众长子的工作，如果你不是，你说转了，这就是假冒、这就是谬论、这就是迷惑人的、这就是模仿。弟兄咋作你在后头咋作，弟兄咋说你在后头咋说。2012年是那个时候，但咱现在就把2012年的大患难搬到这里了，这是不是模仿？你在教会建造转入国度建造后又说工作转了，这是不是假冒？这是不是就是假冒众长子？没人敢说这个话，你看看所有的人谁敢说工作转了？你说工作又转折了，这是一个新工作步骤，新工作步骤不是你自封的、不是你自说的。）（力洁：我就是看到224辑弟兄讲道交通说有一个步骤。）（SJ：那个步骤神话早就

说了，不是祭司弟兄现在说的，神话里边是不是一直说啊？祭司弟兄也长期说，上个月是这个步骤，这个月是这个步骤，是在这个作工期间这个步骤。祭司弟兄谈了一个作工步骤，你马上把作工步骤套到这里了，这是不是利用祭司弟兄的话达到自己的目的呀？这个能听明白吗？所以她们说你不愿意跟她们在一起了，你说你们信的是神话，那是你自己的认为，你认为你相信神话，你自己从神话里走就行了，不需要跟这些人再来往，是不是这个意思？弃绝她们的带领，不需要她们的带领，她们和你领受的不一样，她们领受不了，你们领受的是另一个，是你们一伙儿的领受，说神的作工步骤转了，我们相信神话不能跟这些人来往了，是不是这个啊？）

宗教界两千多个派别是怎么形成的？神一开始来作工是不是把这个说了？各自为政，各自一小撮人出来说："我们这些人另立一个旗杆"，好了，这个派别出来了，那个派别也出来了，神一来作工告你说九九归一，不管你忠于的是哪个派别，神都不承认。那国度建造呢？国度建造里边还分了两派呢？你一派我一派？你们现在走的路，完全就是另立帮派了，什么都有了。嘴上说："现在没有圣灵作工，没有真带领，但又在那儿说自己交通得有路途，弟兄姊妹听了心里亮堂，有人愿意听，看神话一看就明白了。"这每一个词句里边都传递着什么信息？是不是有圣灵作工？那有圣灵作工是不是有真实的带领出现了？进入一口一个她有圣灵作工！她有圣灵作工！什么是圣灵作工？圣灵作工是喊出来的？你送上门比进入高明多了，你从来不喊你有圣灵作工，你只是说："她们听着亮堂，我看神话看着亮堂，她们愿意来寻求，她们愿意跟随，我能交通出新东西来，转折了"，你说的这些是不是已经让人看见神的作工不一样了、转折了，新带领也出来了。你们还说这不是模仿，谁说的不是模仿？（SJ：都说不是模仿，说这是她们的领受，是神话说的，是祭司弟兄说的。）

送上门？（送上门：嗯。）你说说模仿是什么？（送上门：我搞不清楚。）搞不清楚，我刚才和你说的这些你听懂了没有？（送上门：我

搞不清楚就是没听懂。）圣洁神，怎么出来个圣洁神呢？国度的向导从哪儿来的？是不是还是神的话？（嗯。）那你在这儿说你是跟随我呢，可你把我说的这些话东一句西一句给拼凑起来，把我的意思全部给修改了。（SJ：刚才这个姊妹说，祭司弟兄说神的作工还有一个步骤，这个步骤指的是什么呢？教会建造到国度建造是不是一个步骤？你又另外加了一个步骤，你的那个步骤在哪儿呢？）（力洁：224辑祭司弟兄说的。）（SJ：祭司弟兄说以后还有步骤是不是说的国度建造这一步啊？还能有啥步骤啊？你领受的是啥步骤呢？你能把你的步骤说出来？）（力洁：我领受的下一个步骤就是老师成全众子、子民，老师说结束了就结束了，我也是根据弟兄讲道交通说的，我是从那里领受的。）你说的这个结束了，是你自己在话里边领受的，还是别人给你交通的？（力洁：你说的那话里边有结束。）我说的话里面有结束，我说了那么多话，你为什么就听到我说的话里有结束呢？（力洁：因为我刚过来可注重这个了。）你注重这个，是你自己发现了这个结束，还是谁和你说的这个结束呢？（力洁：祭司弟兄交通说有下一个步骤。）你就根据祭司弟兄说了一句结束领受的，好了，弟兄在那边说，我在这边说，祭司弟兄说了一句话，我说了一句话，你就把这两句话套起来那样领受了，可这句话不是你一个人在说啊，是你这一小撮人都这样说嘛！你告我你在这个话里看见了，那她了？她在这个话里也这样看见了？（力洁：是我们在一块交通的。）是在一块交通的呢？还是你在这个话里面看见了交通的？是你交通的吗？（力洁：不是。）你看，你说你看见了没交通，那你没交通别人为什么能跟上你的步伐呢？（力洁：开始在一起交通没有圣灵作工，像以前一样。）又推到没有圣灵作工了，就说这一个话题，怎么都这样说呢？（力洁：就领受到这儿说没有圣灵作工，然后看到话说工作结束了然后就结合上了。）

小宝？（小宝：嗯。）你说说呀，你们同一个时间怎么就都能领受到这两个观点？祭司弟兄说了个下一步工作，然后我说了一个工作结束，你们就结合起来说工作结束了，拔高了，还有下一个步骤。我说的不是一句话，祭司弟兄说的也不是一句话，你怎么就能重点抓住这

个来说事？你抓的是这两句，她抓的也是这两句，她抓的还是这两句，这是怎么造成的？谁说这个话了？还是你们统一口径都说了？（小宝：不是统一口径。）你说这个话了没有？作工结束了，你说了没有？（力洁：说了。）下一个步骤你说了没有？（小宝：说了。）说了吧！你说了，她也说了，但你们谁也不说这个观点是从谁嘴里说出来的，出现这种情况无非就是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一个人发表出来以后你们全部跟随，另一个原因就是现在你们已经被一个灵所控制。基督说有团体基督人，和基督一个口、一个心，那你们之间表现出来的就是一个心、一个口、一个观点，这无非就是一个灵在掌管、主宰，那你们是团体基督人吗？敢不敢说自己是团体基督人？（不是。）那是团体什么人？（小宝：不是能领受到一块，有的时候，她们领受的，我就想不到。）你们现在就是两个原因，一个是你们互相包庇着一个人，我问你们谁说这个话了？你们坚决不说，你不说我不说大家都不要说，好了，那你们就保护着。一个是你们被一个灵控制着，如果一个灵控制着你们这一小撮人，那你们这一小撮人就是邪灵，只有邪灵能作到这一点。要么就是邪灵，要么就是你们都围绕着、保护着一个人。咱今天信神跟随神呢，然后你们在外边还发表着言论，谁发表的这个言论呢？你们还不敢说，你们究竟是想要干什么？如果你们是为了传讲一个道，是为了让人明白一项真理，那你就把传讲这个道的人说出来，让他把这项真理给咱阐明了，咱是为了明白。可你们不愿意明白这个真理，不愿意把这个人说出来，让他自己阐明一下，谁也不说，然后还包着，那你们无非就是团起伙来成为一个团伙，目的包住不说，也就是说你们都知道这个是谬论，但不能说。如果你知道它不是谬论的话，这话是谁说的，你早就说了。你知道这是谬论，你还要包庇着，那你就是谬论的团伙，无疑就是这样的，属于哪种？（小宝：谬论的团伙。）你知道是谬论的团伙，那你还要包庇着谬论不放！谬论是从哪里来的呢？从撒但而来，谬论是撒但的出口，是撒但的差役，那你们既要跟随神还要包庇着谬论、包庇着撒但，你说神能容忍吗？

神要的是诚实人，咱连一个基本的诚实都做不到，如果你连这个都做不到，那你跟随我干嘛呀？你们对我都不敢说实话，在教会里都不敢说实话。（小宝：说实话了，应该说。）说实话，那这个话是谁说出来的？你看说这句话难不难？（小宝：哪句话？）（SJ：工作转了。）神说什么是地头蛇？什么是旗杆？什么是苍蝇哼哼哼？你们团起伙来干的是什么呢？你们很“团结”，不愿意“伤害”任何一个人，而神要的是什么人呢？是能够背叛撒但的人。（力洁：我说说我的心里是这么想的。）现在不说你的心里，我现在就是要抓住，是谁在发表这个谬论？（刘芬：那天我去送上门那里，她转给我224辑讲道交通让我看，我说这个作工步骤是原教会，咱跟上神的这步作工是个转折点，送上门说老师也说了工作结束了，我说结束在哪儿呢？我也没看见具体的话，送上门说她看了不记得了，再看到以后跟我说，送上门说这话了。那个姊妹说她也看到了，她们的观点是一样的。）（张静：以前一个姊妹说过，送上门交通了以后，让人听着她身上有圣灵作工，甘心也说，送上门交通异象交通得透亮，听着有享受，所以我们想跟她在一块聚会。）今天我和你们交通这些话的目的、意义是什么，知道吗？（小宝：谁是旗杆，谁先把这个点说出来，我们一拍即合了。）（SJ：你是找送上门去了才知道的，是吧？）（力洁：一开始不是听她说的，是在点上聚会，有我还有她们几个在那里说，感觉现在跟原教会一样没有圣灵作工，记不起谁说工作转了，我说工作转了这可不是小事啊，工作转了没有圣灵作工，咱们去问问，听听她们的交通，咱分辨分辨。以前就有人说过，说送上门那个时候谈过，所以我就去找人家了。）这就是说下步工作转了，工作结束了，这些话不是你从神话里边看见的，是你从别人那里听说的，这是不是把你刚才说的话推翻了？我给你说的这些话你听懂了吗？哪句话是实话？是你自己从话里边看见的？还是你听她们说的呢？（力洁：是我们在一块交通的，她说她是这样领受的。）谁？（力洁：送上门。然后我说我是这样领受的，我得回去寻求寻求，看看神话和讲道交通，有些话不是她说的，是我在神话里看的。）这样说不就行了吗？这还难吗？（力洁：嗯。）这就是说是谁给你提出这个话题的？也就是谁引导你的？谁带领你的？你刚才说你看见的，谁也没说。（力洁：就是开始她这样一说，我们说教会这个阶段没有圣灵作工，这样交通交通，有些是我从神话里看到的。）哦！这不是就来了吗？

这和我当时走的步伐是不是一样的呢？根据这个话再看，教会里边没有圣灵作工，去哪儿啊？得寻找有圣灵作工的地方，哪里有圣灵作工？所以你就找送上门去了，因为她说她看哪儿也明白。什么是模仿？从外表看是一样的，但没有实质，作不了那个工作。既是基督就有基督的发表，就有基督的所有所是，就有基督所作的工作；那你是真带领，就有真带领所作的工作，就有真带领所带领的，你有你的所有所是，通行神旨意的所有所是。神作工结束了，神说："这些人是从世界各方走到一起的人，是从世界各方而来的不同语言、不同肤色但有相同的生存意义、有相同的爱神的心的人，都是有相同见证的人，是有共同心志、共同愿望的人。"（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爱神的人永活在神的光中》）因为什么？因为这源头是一，是圣灵。而今天的你们所走的呢？你们应该是和爱神的人、通行神旨意的人共同走到一起，可是你们共同走到一起了吗？你们不是共同走到一起而是分裂，这就说明作在你们身上的不是一个灵，是一个灵你们只会相合，不会分散。是分散的，可见不是一个灵所作的，那也就是说你里面就没有通行神旨意的东西、没有通行神旨意的所是，也就是没有活在神权柄底下，如果是活在神的权柄底下，就不可能是分散的，而是相合的。神来在地上是找能与他相合之人，如果你传讲的是道，那你就是与神相合的，和我是相合的，存心应该是相合的，可你们的存心呢？是要分裂，作工结束完了，教会里边没有圣灵作工，你们出来了，从这一小撮人中分裂教会、分帮分派。你们另选的带领，你们选的是有正义感的人吗？这就显明出来了，你向往的是什么？你追求的是什么？送上门你没有把话说出来，但从你做的事中已经流露出来了，你和进入流露出了同样的观点，迫不及待，所以你立马选了小青，你谁都不选，就选择小青，选择小青的原因无非就是能和他们分开了，给你们分成一帮。而且你们那天特别认同、特别"追求"，当我承认你们可以分帮了，你们都高兴了，可以分帮了。你送上门嘴上没有说分帮不行，因为你心里愿意和她们在一起，你愿意和进入在一起。（送上门：我没有。）不愿意吗？咱就看你那天表现，你选的谁当带领呀？小青，小青在你眼里是宝贝，是带领，那小青吹捧的是谁呢？（进入。）小青是你的师母，那进入是你的什么？师奶，姥姥家。那天我

说抓不住你的证据，但是你所流露出来的事实已经证明了，我说你们是臭味相投，你说也就是臭味相投，这是你自己承认的。至于进入的表现，她写的文章你也看了，你也知道了，小青我也解剖了，你也知道我对她们的态度、观点，你都清楚了，但你依然是一个坚决的态度，而且两次都是坚决的态度，那你是不是和我明枪明干呢？明干呢！不是暗地里面的，开始喧宾夺主，宣告呢！宣誓呢！那天咱就已经解剖了，说那些话的目的是让你悔改，可回来以后你们悔改了吗？连承认都不承认，哪来的悔改？承认了没有？（送上门：没有。）没有承认。那事实已经摆在你面前了，事实你承认吧？那事实造成的果效承认吧？这没有虚假吧？那你走的是谁的路呢？周瑜，你再解剖周瑜多少，周瑜承认过他一件事吗？那在乎承认吗？神作工是根据你承认不承认而定的吗？我和你苦口婆心地说，就是要给你一个悔改机会，那悔改机会是你自己掌握着的，告你说了，首先你得承认、接受过来，然后去认识、恨恶、背叛、咒诅、弃绝，咱以前交通的过程哪里去了？我说送上门你邪门，你不走正道，生命进入的这条路我没看见你走过一步，我也没看见你跟弟兄姊妹交通，咱应该怎么认识自己，怎么脱去败坏性情，没有！咱把心用在哪儿啦？我今天把路给你指出来了，你愿意走吗？

你们还有个论调，我走的时候给你们三个月的悔改期，你们没有悔改，然后还在教会里乱窜，发布你们的谬论，反过来还说："弟兄还给我们三个月的悔改期呢！你们就不给我悔改期"，谁说这个话了？（安宁：有一个地方的人都是这样说的。）送上门说了没有？（送上门：这个我不记得，我真不记得。）我给你的这三个月悔改期是什么？约拿去宣告尼尼微城的百姓说："还有四十天这个城就颠覆了"，这个四十天是什么期限？小宝，什么期限？（小宝：悔改表现。）悔改表现时期，是吧！悔改表现时期就是观察期，可你们在教会里边说弟兄还给我们三个月的悔改期了，三个月才悔改了，你们现在就让我们悔改！你们能把这话谬解。"还有四十天就颠覆了"，说这句话的时候就看人悔改不悔改，看人是不是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了，那给你三个月的观察期，就是观察你三个月，看你是不是放下手中的强暴、

远离恶道了，是告诉你三个月后你们再放下手中的强暴吗？给你们三个月的最后活动时期？多会谬解呀！明知道是恶，你们不是立马放下，还得等三个月以后，还说是弟兄说的，嘴说是跟随我的，然后还谬解我的话。小宝，能听懂什么叫模仿吗？（小宝：听懂了。）那你看见她们是不是模仿？咱每天也看电视了，电视里边什么是模仿秀啊？那个名人穿什么衣服，他也穿什么衣服；梳什么发型，他也梳什么发型；说话什么口音，他说话也是什么口音，这就叫什么？（模仿。）这就是模仿。那你看见我怎么走路，你也怎么走路，这就叫模仿。神不作重复的工作，第一次击打是作得胜者众长子呢！那你第二次击打是要作什么呢？众子民还击打呢？众子民是怎么作成的？是由众长子带领作成，是在灾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作成的，而不是说作工转折了，一下就作成了。

送上门，还有什么委屈吗？说说。（送上门：没有啥委屈，就是脑子里想着说自己怎么这么刚硬呢！有时候也想按着你那个路走，但是这里面的东西就堵着呢！你刚才说三个月的时候，我心里就想着："在这三个月里边，我这个观点不知道能转过去吗？"我这会儿也不知道自己走的是啥路，光嘴上承认心里不承认，这也是欺骗呀！就看在以后的这三个月中神咋摆呢！这会儿就是这思想。）你说这是三个月的悔改期吗？（送上门：你说啥？）我说给你三个月是什么期限？（送上门：你不是说让悔改嘛？）你是怎么理解的？（我就是说在这三个月里头，你不管交通啥，我看我这里头这个点能不能转过去，我是这么想的。）那你说这三个月是悔改期吗？这叫悔改期吗？你说这三个月看你这个点是怎么转的，是吧？（送上门：嗯，我是这么想的。）那你说这叫不叫悔改期？（送上门：刚才也说了，没有认识到咋改呢？你给我说说。这就是你说的不是光嘴里承认。）你说一个人要杀人呢，我告你说杀人是犯罪的，你说："我这杀人的观念怎么改呢？我就想杀人呢，你说那是犯罪了，你说我该怎么改呢？我就理解不了，杀人为什么就成犯罪了呢？"这个话能听懂吗？（送上门：能听懂。）那你说你这是怎么回事？（送上门：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那你就是想杀人呗！如果我说："你在神家不能论断神的作工，不能打岔神的经

营。”你说：“我就是要打岔，我就是要论断，我这观点怎么改呢？”（送上门：好比说我想杀人，你们把我捆住搁到那里，我就不杀人了。）你说的是捆住吧？（送上门：嗯。）那你刚才说的是捆住吗？你刚才说的什么？看我怎么转呢？（SJ：看神怎么带。）看神怎么带我杀人呢？是该捆呢？还是让神带着你走呢？（送上门：那就捆住。）可是你刚才说的是捆还是带？（送上门：捆嘛。心里也有这也有那。）现在不是说你心里有啥，不是说你心里有什么宝贝，现在你是要干啥呢？你是跟随神的人，你是要悔改呢！你告我说你心里有啥有啥，你心里撒但的东西多着呢，我就都得研究研究？就别说你心里的东西多了，就说你身上的包袱包得满满登登的，这个包袱都得让你放下，然后你告我说你这里边的观念存心还多着呢！（送上门：这个包袱。）你这个还不是包袱，你这个是背叛、是叫嚣、是对抗，我给你揭露出来了，你这种作法在神家是拆毁，那你说这该怎么做呢？你说还得神带领着你走呢。（送上门：一方面是没路走，有时候我说捆住些算了，我嘴闭住不说了，心里就想：为啥人家能从正面领受，我怎么就不行呢？你说迷惑人呢，那我跟一个姊妹在一块的时间最长了，我啥话都跟她说，和所有人说的话都和她说了，那她咋没被迷惑了呢？）你说的这些话是想证明什么？（送上门：证明我这里头刚硬。）你想给我证明刚硬是什么意思？是我看不到你刚硬？让我认识认识？（送上门：我说的意思是困惑，这真是难了。）我举起刀了，要杀人呢！真是难了，我要杀人你就是不叫我杀人，把我捆绑起来？我真是难了，你带领我怎么杀人。（送上门：那你的意思是把我捆绑住，谁也不要接触了？）神怎么说的？（送上门：这真是由不得人。）

小宝，当你要杀人的时候，神怎么说的？（……）你看你连神话都没有，神是不是叫你背叛自己？把老己钉在十字架上！小宝？（嗯。）咱连个字句道理都没有，信神从来就没有计划过要背叛自己，也没有计划要把老己钉在十字架上。送上门？（送上门：我都乱了，脑子都浑了。）乱了，忘了背叛自己了。（送上门：刚刚我也说了，这该咋呢？还得做诚实人，还得违背自己的心去做。）多难了，还得违背自

己的心意去做。（送上门：嗯。）送上门如果按你现在这个心志来说，这还叫信神了？你快回家，别信了！我跟随神还得违背自己的心意。（送上门：我说的意思是我要说出的话和自己心里想的不一样，就是这，这么难。）神怎么说的呢？信神、跟随神要站在神一边看事。（送上门：这话我也会说啊！）是啊，送上门也会说啊！我为什么要站在你一边看事呢？为什么你不站在我一边看事呢？我拿起刀了你为什么不叫我杀人？你为什么就不考虑考虑我的感受呢？（送上门：那会儿是控制不住了，我的意思是这里面不是一句话的事。）你还说不是一句话的事，你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我不是一句话就能放下这个刀子，我不是一句话就能背叛自己的。耶稣怎么说的？舌头使你下地狱，你要把舌头剁去，手要让你下地狱，你把手剁去。送上门说："我就有这只手了，你非得让我剁去呢！"神说以口犯罪，那你就闭口、封口。送上门说："可我有这个口了呀！"（送上门：那我以后就不说了，闭住口。）神交通说什么呢？说敌基督了，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用敌基督呀？神是不是有要求？一个敌基督要用他，那他必须是默默无闻、不吭气、不打岔、不搅扰，做到这点的这个敌基督就还能用，做不到这点的就不能用。那我给你说了这么多，你就不能背叛自己，放不下自己，太难，看你那副愁苦样，我明明就是这个意思，你非得叫我背叛。（真是没办法，自己愁自己。）你自己真愁自己吗？（愁嘛。）小宝，送上门真愁自己吗？（她也愁。）你说我说的话复杂吗？我说的话难理解？（不难理解。）我交通的话难理解不难理解？（不难理解。）不难理解，那到了你们这边怎么就愁得不行呢？弟兄的话我怎么理解的都是反的呢？怎么就能反了呢？你们为什么会断章取义？你们为什么不能拿整段话来看我的目的、意义呢？就是因为你们带着存心才会断章取义的。

屹立了三分钟的类人猿 5

（SJ：咱不是一起交通了“观点”了吗？）上次交通过了，怎么说的呢？你耳朵听到了、眼睛看到了是一件事，就是一件事，再加上心，出来就有一个观点，如果没心就没观点。外面汽车撞死一个人，你不认识，你回来顶多说是汽车撞死一个人，你没有其他反应，就是看见这么一件事。外边撞死谁家孩子了？是你仇人家的孩子，把你仇人家孩子撞死了，你会说什么？高兴、赞美，神真公义啊！神看见了啊！这是一个观点。那要是撞死你孩子呢？（痛心。）光是心疼吗？“天啊！天没眼啊！怎么把我孩子撞死呀？我孩子可是个善良孩子啊！”二话不说，先赶紧抱住哭一顿，三个观点。要么是没观点，要么是一个爱的观点，要么是一个恨的观点。我交通下来，你们出来两个观点，中间派是什么呀？没观点，你想说什么说什么，我跟谁也行，无所谓，这是怎么呢？就没把信神当回事，所以他没观点，我跟谁也行，谁也无所谓。管他谁呢？对吧！爱的观点、恨的观点。那你是跟随我了，那你就得看我这里边是什么意思？是吧？那你领会我的意思，跟随我走，如果你不是跟随我的，你想让别人跟随你了，那你得发表你的观点。这观点怎么来的呢？为什么有了个第二次击打呢？你这第二次击打对我是不是一种拆毁呢？是不是一种恨呢？有了心才会有这些东西，你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不是心驱使的？什么心？是不是因为地位、名誉，驱使你这样做的？显露、卖弄。哎！弟兄你这么交通了，他也这么交通了，你看弟兄是这个意思，我看不然，我来个另搞一套，弟兄虽然是这个意思，但那个意思也可以加，你看还有一层这个意思，另类！让你看见与众不同，为什么与众不同？让他们来高看你呢！是不是？（送上门：想着都是你的意思，一说击打牧人，想着，哎呀！击打一次，这会儿怎么又击打呢？心里哪有说跟你对着干，跟你拆毁呢？）你存心没有要跟我对着干，但是因着什么？地位、名誉驱使你做这些事。（送上门：我肯定没有想这些。）那你说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观点出现呢？我刚才给你交通了，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观点，你家孩子和仇人家孩子，不同的观点，代表着你的心向着谁。我上回给你交通说什么了呢？我说你是不是要记仇呀？（送上门：记仇，我跟谁记仇？）我上回交通的是说你记仇呢？还是谁记仇？（送上门：我没有跟你记仇。)（小丹：那是上次解剖她们各自存心，送上门是企图报复呢。她跟实际，然后小青跟我，芦荟是因着环境搁那块了，进入是为了名誉地位，上次魔剧集把她们各自的存心揭

露了以后，最后你问冤枉她们了嘛，她说没有冤枉，问她们每个人，是我强迫你承认了吗？不是，你问她们冤不冤，说不冤枉。）我解剖的那个音频你们听了没有？送上门，我给你解剖的这个，你承认你自己有罪吗？承认不承认？（送上门：承认。）小宝你承认吗？（小宝：承认。）承认你自己有罪，是吧？那你承认你自己有罪，别人给你听音频时候，你听不听？（张静：那天给送上门音频，她说："放那儿，你走！你走！你那个工作安排多数都不属实。"）送上门？（送上门：当时你们去了，说要听，我就开始放开听了，我哪说那些话了？）（张静：当时的实际情况是……）送上门？（送上门：好了，我不想再说了。）送上门，就刚才这个表现，你认为你是罪人吗？你说哪个人认为他是罪人的话，会有这个表现呢？（送上门：那我这就不说话了。）你说罪人是什么表现？（送上门：低下头不说话，是不是？）罪人是低下头不说话，是不是？还得问我是不是？送上门，如果是有正常理智的一个人，你认为你自己有罪的话，是不是有个表现呀！有罪和没罪是不是一个表现呀？被告跟原告的表现一样不一样？（送上门：不一样。）你是被告还是原告？（送上门：我是被告。）今天给你把事实摆在这儿，你的所作所为，你看见了，你给神家带来了祸患，看见了，你应该是一颗什么样的心？（送上门：低头认罪，你刚才不是说低头认罪？）哦，那是我说的低头认罪。小丹，如果说把你的罪说出来以后，你应该是什么样的表现？（小丹：懊悔、难过、自己觉得无地自容，愧对于神，不配坐这儿听这么多，自己就是在这儿打岔、搅扰、拆毁、恨恶自己。不可能笑出来，不可能给别人讲理、表白、辩解。）咱已经造成了事实，就和杀人犯一样，你已经把人杀了，不管你杀人的理由是什么，借口是什么，在什么背景下杀的人，你就是个杀人犯，杀人犯他还起来讲理吗？咱今天信神呢！神鉴察人心肺腑呢！事实摆在面前，你也是承认的。咱是一个什么心呢？咱的表现是什么呢？有惧怕吗？有敬畏吗？没有懊悔、没有恨恶、没计划背叛、没有羞耻感、没有惭愧，别人给你说出来了，你没有从这里边去认识，呀！我怎么能做出这事呢？去懊悔、害怕。

小宝，你有什么认识？我听听你的认识呀！你心里怎么想的？说说你的心思。（小宝：……）在神的作工中搞着个人的经营，还理直气壮，不是看见自己的刚硬背叛自己，咱还在持守，没有看见你们犯下了滔天大罪，没有认为这是个不可饶恕的罪，没有看见你已经抵挡了造物的主，咱还能振振有词，还在谈着自己的心声，谈着自己的理由，你的理由是抵挡神的资本吗？你有观念是抵挡神的资本吗？你有想法、你有认识，咱就能搞拆毁吗？听听你们的音频，吵得还怕呢！你嘴上是说听弟兄的了，他们拿上音频过来了，听听音频，读读神话，神话都读不下来了，“喳喳喳”地吵了！不要说敬畏了，基本的尊重有没有？就今天假带领来了，假带领来了他拿着我的音频了吧！他就是太监他拿的是圣旨吧！拿着圣旨，人都得跪呢！那你那种行为不就是对我的一种藐视吗？藐视、贬低、拆毁，你嘴上还告我说跟随，把我当猴儿耍呢！我没有一点知觉？从我的交通里面不是找一个生存之道，看能明白什么真理，而是从我的交通里面抓把柄。神的每一句话是真理，而我给你交通出来的只是阐明个真理，让你明白个真理，你拿上我一句话里边的半句话来说一件事，那还叫一句话吗？

我告你说国度建造，国度里要的是什么人？国度里要的是绝对顺服的人，绝对的顺服！神说：“教会要建造，必须在生命灵里，不是外面的模仿。生命长大的过程，也是被建造的过程。但是要注意：凭恩赐不能被建造；不通灵、没实际不能被建造；不能时时处处与我亲近交通来往的不能被建造；活在头脑观念里，凭规条不能建造；凭情感不能建造；无论神对你如何，要绝对顺服，否则不能被建造；自高、自是、自傲、自满，爱站地位、显露自己不能被建造；不会配搭事奉不能被建造；没有属灵分辨，谁领都跟，这样的人不能被建造；摸不着我的心意，活在旧的光景里不能被建造；跟不上新亮光，没有异象做根基不能被建造。”“必须在生命灵里，不是外面的模仿。生命长大的过程，也是被建造的过程。”（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圣灵向众教会的说话·第十九篇》）生命长大的过程，吵吵闹闹多长时间能长大呢？什么时候能有生命呢？送上门，在教会建造时期，就没有过过几天教会生活，是吗？（送上门：过着了！）过教会生活过了几年？他们是不

是把你隔离出来了？（送上门：没有，98、99年过来以后一直就跟着了。）那这么多年来的教会生活，咱最起码有个外表吧！有个信神的体统吧！“生命长大的过程，也是被建造的过程。但是要注意：凭恩赐不能被建造”，送上门，那这一个表现你有吗？你是不是经常是凭恩赐呢？你老觉得你给人家交通出来的亮堂，可亮堂在哪儿？你有理解能力？神看人的顺服，看人尽本分，你说，一说让你尽本分吧！你就说你出不来，哪次都说你身体不行，你说信神不尽本分能行吗？信神不尽本分，你做什么事情不都是空谈吗？叫你和小青配搭管一线吧！你们多长时间不作工，没有交通，也没有教会生活，尽本分你是什么态度？推辞，可是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却特别积极。（送上门：你说我这积极，我觉得我哪回也挺积极的。）如果说你真积极，本分充满了你的生活，你哪还有时间做这些事情呢？(送上门：做啥？你说最近这一段？）嗯。（送上门：福音我都赶紧配合，你这样说我也没办法，弄这没多长时间。)你现在说是没多长时间，可一直以来，教会里边有好多这些风波，分派别，这派别从哪儿来的？一直处理处理，但是源头不知道，这就告你说凭恩赐不能被建造，遇事你不要凭你的恩赐。你说：“我交通了看见神话像冰化了一样，一下子亮了。”（送上门：我给你说说这个背景。）不管什么背景，这个话是你说的吧！圣灵作工，圣灵开启光照引导你，在哪句神话上明白了，是吧！在神话上引导你明白了，那只是说你形容了一下，怎么在神话上明白了，但具体明白哪句神话了，明白神的哪个作工了？没有谈，你始终不沾边。（送上门：你说我……）我说这话的目的是什么？（送上门：我素质好。）我说这话的时候，你不是跟着我交通的思路走，然后你有你的思路，我说一句话，你有一箩筐的东西拿出来，拿出来和这话有关系吗？（送上门：没有。）我说你那个话不是圣灵作工，我刚才说圣灵作工，是在神话上能明白神的心意了，你是形容出来了一个圣灵作工。“凭恩赐不能被建造”，别人听了你的交通以后，你说什么？听了享受，有享受，你说别人听了有享受就证明有圣灵作工吗？有享受就能证明是正面的吗？能不能证明？而且我记得神之前说过，现在不谈什么享受，不是恩典时代，恩典时代神就作那个工作，就让你亮堂有享受，而现在作的是什么工作？现在作的不是享受的工作，作的什么？刑罚，让你心里难受、自责、难过、亏欠，是让你悔改。所以你说享受，什么享受？来！谈谈咱的享受，享受在哪儿？谈不出来。他

们听着觉着有享受愿意听，那一听这个有享受愿意听，那他们听的这个话里边就有问题了。审判刑罚的话你听着有享受吗？是扎心的话、难受的话，哪里来的享受？

（送上门：你说到这了，我有时候，你揭露解剖我，当时也难受了，怎么不难受呢？不难受是不可能的，可过后感觉有享受。）感觉有享受，我从这风声里边我也听出来了，我对你的揭露解剖，你听着难受，回去了你有一种享受，你认为这是神的爱，这是我对你的爱，是吧！是不是和他们也这样交通的？（送上门：有时候又想见你，又害怕见你就这种感觉。）神说揭露解剖是神的爱，对付修理是神的爱，这个话怎么理解？我听见你们说出来一个话题，我揭露解剖谁多了，就好像我爱谁。从小青那边感觉，我揭露解剖多了，我就爱她，这个话题是从谁嘴里说出来的，听过这个话吧？揭露解剖是不是爱？揭露解剖是神的爱和揭露解剖你就是爱你，是一个意思吗？（送上门：不是一个意思。）揭露解剖是神的爱，是说神的揭露解剖作在你身上，对你来说是拯救、是爱，但揭露解剖你，不是等于神爱你，揭露解剖不等于神爱你。如果说你悔改了、背叛了，那神也扭转了，神收回了他的成命。如果说揭露解剖了，你没悔改，那这个揭露解剖就等于定罪、咒诅，这还叫爱吗？不叫爱了！就是说作在你身上是爱，为什么作在你身上是爱？借着揭露解剖你，让你看清了你自己的实质、看清了你所走的道路、看清了你现在正举起刀子杀人。当你知道了这是触犯神行政的事，是死罪的时候，你刹车，你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你怎么放下手中的强暴呢？是因为揭露解剖了以后看见了，不能再这样做了，所以你才放下的，所以说揭露解剖是神的爱，作在你身上的是神的爱。如果不揭露解剖呢？如果不揭露解剖，那你该干啥还干啥，到时候只能是加重惩罚。是说这个揭露解剖是神的爱，不要想着说揭露解剖谁就是爱谁。爱的人还用揭露解剖吗？爱的人是引导、帮助。

刚才说了“凭恩赐不能被建造”，接着神说“不通灵、没实际不能被建造”，就这次咱作的这个工作，这算不算作了个工作？这算不算通灵？小宝，算不算通灵？连我给你交通的我的意思听不懂，我这话对谁说的听不懂，神说作工结束了，对谁说的？对谁说结束了？对教会建造的作工结束了，是对国度建造作工结束了？对我说话的对象不知道，你说你究竟通灵不通灵？教会建造到国度建造，这就下一步工作又开始了，今天国度建造才建造了几天呀？国度建造能结束吗？那祭司弟兄说的下一步工作，是不是就是国度建造？一步工作就是几天时间？就是一二年时间？那祭司弟兄说的下步工作，是不是就是指这步工作呢？结束了是不是指教会建造结束了？那这个作工的对象，说话的对象是谁？如果你已经在国度建造里边了，你还说：“噢！祭司弟兄说作工结束了，来，把这个话放在国度建造里边。”这就是成了谬种了，听不懂人话了，基本说话的对象都听不懂。

还有一个：我交通了个患难，我说我那个是患难，是患难里走出来的，得胜者在患难中，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是那个患难。后来我交通打了个比喻，患难见真情，说教会里边现在处于什么时期呢？咱教会里现在处于患难，听了吗？咱的教会处于患难是指什么说的？指神家患难，不是你选民患难，是教会患难，怎么患难了呢？虽然是国度建造，从教会建造转换到国度建造，这是什么？原来是靠地位作工，是外表行为，现在是要让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这是个过程，地位没了，用地位掌管人、控制人控制不了了，神话掌管人有个过程，还没有掌管了，还是在过程中，处于一种空档，所以这个时期是个患难，是个艰难时期。所以我说的这个是咱这个教会现在正处于患难。在原教会里边，人家有地位，谁也不敢乱动、都规规矩矩的、静悄悄的，来到咱这儿呢？没有地位了，神用神话在人身上作王掌权，可神说出来有几个人把神话当神话待了呢？所以临到咱这儿就怎么了呀？空档，地位压不住了。今天就是说假带领来了，一说假带领，好了，都翻了天了。我就说原子弹来了，原子弹下了个通知，怎么呢?看看是谁下的了？噢！这是原子弹下的，原子弹这不是弟兄的话，这个工作安排还得分辨分辨，还不能实行，就到了这种地步！原子弹的

话也不能听，原子弹这是我直接选的，我选的人她发的话，还得你去分辨分辨！

在教会里边我说神喜欢诚实人，我说我用小丹，她即使作不了工作，我也用她，而这次神交通出来的是不是直接印证了我的话呢？神交通说什么呢？选一个带领，有个原则，选什么人？三个标准：第一个是人性，第二个是素质，第三个是负担。这三个里边首选就是人性，所以说我看中的是小丹，她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会，但我能培训，因为她能单纯敞开，能和我说心里话。咱在坐的谁能说心里话？谁敢和我说心里话呢？谁敢说一句实在话？谁看见了能把这个事情说出来？人性，第一个人性，可你们看中的是什么？送上门看中的是小青。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实际、小丹放在这儿，我都公开和你说了，这两个人是我用的，她的成败与否我看着她了，用不用你去否定？如果你看见她做了有什么不合适的，你可以打报告过来，你可以揭发检举，我没有说你不能揭发检举她吧！可是呢？你们揭发检举过她吗？说过她有问题吗？你们不是说把她所做的报告给我：她背后里边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不合格。没有一个人说这话，可是在背后，对她带领的工作是否定，那否定了工作不就是否定了我吗？把带领工人都打成假带领，是不是把我选用的带领也打成假带领了？是！她就是假带领，我承认她是假带领，小丹她作不了工作肯定是假带领，假带领就是让你弃绝的吗？小宝，假带领是让人弃绝的吗？神说过这话没有？祭司弟兄说过这话没有？什么人是要弃绝的？敌基督是要弃绝的，不是要你弃绝假带领！你告我说这边有假带领，所以说就要分裂教会、就要弃绝、就要罢免，这不是搞暴动吗？今天的假带领，神还给你交通了，现在假带领是操练时期，神说他身边的人百分之九十九是假带领，神身边的人还是假带领，神把这些假带领都处理了吗？都开除了吗？分隔开了吗？还在用他。而神还直接给你说啥呢？对待带领工人得怎么呢？正确对待带领工人，对显明出来的假带领坚决不能用，显明出来的也就是不悔改的，这种不能用。咱在操练的过程中，你不能不允许他操练，一出来个假的，你就不允许他再操练了，那你就是打岔、就是拆毁神的经营。那我选择这个带领，我选的是一个在

我看人性好的，而且是公认了的，那天我让你们都说，把原则拿出来，老人说的原则竟然没有一个新人说的原则准确，都看到眼里了，可实际到了选带领的时候，选的是什么？带着自己的存心，搞着个人的经营。在这儿不要说地位了，就是说在我眼皮底下都是这么做的，从外边来看你们把我地位抬得太高了，“众长子”，高吧！可你受这个地位辖制吗？（小宝：不受。）太自由了！不受辖制，而且和我是对着叫嚣，敢与我对着叫嚣，对抗、对着干，地位在这儿不起任何作用。神话又如何呢？说出神话来管用吗？神要诚实人，你选的什么人？你要的是什么人？神要绝对顺服他的人、神要敬虔的人，咱有敬虔吗？有顺服吗？称神为大，咱称谁为大了？所以说，咱就不要说这个了，就好一点的，还是观望派了，即使没有斗，也是观望派，看呢，看神是不是在见证，看结果。尽本分都是啥呢？都是应付糊弄了，在咱这儿尽本分拉出来溜一溜，有哪个是把本分真正当本分待的？有几个人？有一个人说他本分合格吗？尽心、尽力、尽意了吗？都在应付糊弄！为什么敢应付糊弄？如果神灵在天上显现了，你还敢应付糊弄？神作工结束了，地震、瘟疫起来了，天空中说话了，给你见证了谁是众长子，谁还应付糊弄？谁敢？谁还敢不说实话？谁敢在背后再抵挡？另搞一套？所以说现在是个患难，我说的是这个患难，是教会的患难，是我在这儿的患难，是我建造国度的患难，是难！地位不能用，神话在人身上作王掌权有一个过程，神话在人身上还不能作王掌权了，然后教会还没洁净了，污鬼邪灵在里边乱、拆毁、艰难，我说的是这个患难。然后你跟着说，第二次击打。哎！第一次是患难，这又是一次患难，把我这个患难拖到这儿患难，两个患难一样吗？小宝，听懂了没有？我交通的是这个患难，我交通得够清楚了吧！怎么就能误解成是第二次击打，两次患难？神选民还有这次患难呢？大患难里边走出来的是得胜者，众子民是在灾中作成，是从患难里边走出来的吗？你说咱通灵不通灵？听不懂神话，我交通的也听不懂？白话文听不懂？翻译官翻译出来的还听不懂？

“不通灵、没实际不能被建造”，不通灵，没有实际。什么是没有实际？把神话带进实际生活当中，你要想有实际，你必须得尽本分。在

尽本分的过程中才能暴露出你的天然，才能暴露出你与神之间的关系如何，不尽本分还有实际吗？还能得着真理吗？神怎么交通的呢？做带领工人是提前操练，是提前得到了操练，在普通教会里边的能得着操练吗？“不通灵、没实际不能被建造”，神交通说，喂鸡、喂猪，他也能被成全。咱尽单方面功用，尽个功用呀！咱以前也交通过，尽本分是要怎么呢？剥夺你，剥夺、征服，剥夺的过程就是征服的过程，剥夺你的地位、剥夺你的名誉、剥夺你的钱财，是要显明你，你究竟是不是跟随神的？你究竟能不能顺服在神的权下？你让剥夺吗？本分都不尽，还哪里存在有剥夺？原子弹给你造出来了，让你研究原子弹，你们不是研究原子弹她是怎么造成的，不是研究原子弹的路，她怎么走这条路？怎么走的信神的这条路？你们开始怎么呀？论断原子弹，藐视原子弹，说原子弹是炮灰。不管谁说出这些话来，这种表现，咱是在干啥呢？我说原子弹，我说造成原子弹了，你们就直接来了个原子弹成了炮灰了，我研究、制造了个炮灰，这是不是直接说我呢？没有实际，不通灵，还要论断神的作工。不仅得不着建造，而是拆毁，是给自己的记事册上记下了罪。

“不能时时处处与我亲近交通来往的不能被建造”，不能时时与我亲近交通来往的，神要的是时时，咱就不要时时了，就这么一件事，这么长时间了，能不能与神亲近交往呢？亲近了吗？什么叫亲近？问问神了没有？作的是什么工作？你们给神家带来的是益处还是祸患？是打败撒但的生产者还是消费者呢？这会儿人家都是在打仗呢！你们在这儿是搞内讧呢！是搞拆毁呢！那边儿打仗我顾不上管那边儿，我还得干啥呢？还得来看你们，还得解决你们内讧呢！你们不作工作，不出教会外边去打仗，不是说把活在原教会里边的黑暗之地的人拯救回来，你们是要怎么呢？是要把我建造的国度拆毁，心狠手辣呀！还亲近呢！“活在头脑观念里，凭规条不能建造”，你说你们是不是活在观念里凭想象呢？你想着什么就是什么，你想第二次击打就第二次击打。你们想的都是有目的、有意义的，都是想达到自己的目的。“凭情感不能建造；无论神对你如何，要绝对顺服，否则不能被建造”，无论神对你如何，无论神给你摆设什么样的环境，对神得绝对顺服，有顺

服吗？哎！咱不是说绝对顺服，是无论神如何，绝对不能顺服！就在里边挑毛拣刺的，还能在我的交通里断章取义。神要的是绝对顺服他的人，咱顺服的表现在哪儿？“自高、自是、自傲、自满，爱站地位、显露自己不能被建造”，送上门，有没有自高？自己认为自己高，“我交通出来的有亮光，他们听着有享受”，这是不是自高？自高、自是，自己想出来的一些事情就当作是，那就是第二次击打。“我就是这么认识的，那你说我不要说？”我这么认识的，我就得这么说，太自是了！我都告你说了，散布消极释放死亡的得闭口。自是、自傲，就看见你是最有的，别人都没有圣灵作工，你在这儿还是最有享受！他们都是假带领，真带领在哪儿？意思不就是说你是真带领吗？你和进入是真带领吗？自傲、自满。自满，从来不谈认识自己，研究神的作工，好像你能明白神心意一样，知道神现在在作什么，能接通天上的卫星电台，与卫星电台接通，还拔高一步，还走在我前面了，超前了。自满，爱站地位，为什么走到这儿？常说：“不知道呀！我不知道就这么做了呀。”还不就是因为爱站地位吗？爱在众人中站最高，爱显露一把吗？爱显露自己吗？能看见我的不平凡吗？一个败坏的人，总想显出超然、不平凡，所以说有这些不能被建造，有一个都不能被建造。送上门，这几个你都有了，自高、自是、自傲、自满、爱站地位、显露自己。你说人有败坏性情，人不认识不会分辨，你自高，你给他显示高，他就觉得你高；你自是，他就觉得你对；自傲、自满、爱站地位，这就把他们迷惑了。显露自己不仅不能被建造，你所作的还是拆毁。你在教会里边你就在教会里边乱散布吧，你在国度建造里还搞这个了！

“不会配搭事奉不能被建造”，配搭事奉，交通出两个观点不一样，就没有否认过、寻求过，弟兄是怎么交通的？弟兄是什么意思？自是，特别持守，还要去发表你的观点，还产生争执，不能事奉。“没有属灵分辨，谁领都跟，这样的人不能被建造”，没有属灵分辨，小宝，我上次过来给你交通了吧？我不知道你那次过来是试探我还是考验我呢？还是真地来寻求呢？(小宝：不是，寻求了。)真地寻求，我第一天说的话，第二天你就忘了？（小宝：回去以后又遇见一些事。）回去的

时候，我当时给你怎么说的？我说迷惑迷惑，你分辨不了，那只能怎么呢？远离。你相信我的话吗？你告我什么呢？你告我说你是不是远离了？你没有远离，你还亲近、跟随、拉情感，情感能拯救你？情感能把你带入国度？还成为她的出口，成为她的傀儡，你不是去帮她，然后你还把她高举起来。如果你就不帮她的话，她也作不了这么大的恶，你就不帮她的话，自闭症也不会跟随得这么紧。“没有属灵分辨，谁领都跟，这样的人不能被建造”，没有分辨谁带领都跟，这个姊妹叫啥呢？（力洁。）力洁，什么人也能跟随？过来多长时间了？（五个多月了。）五个多月了！什么是国度建造？什么是教会建造？分不清！国度建造你是跟谁呢？是谁建造呢？分不清！痛苦了，下地狱了，我下地狱也得跟送上门了，你说你多悖逆呢？反过来，咱来这儿连个实话也不敢说，谁说这个话呢？你自己看着了，那你直接就说你发表的这个谬论不就行了吗？为朋友两肋插刀，英雄气概！“这样的人不能被建造；摸不着我的心意，活在旧的光景里不能被建造”，虽然说跟随国度建造了，只是从字皮、外表知道，根本不明白实际意义，什么是国度建造？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作王掌权了没有？把你带进神话里边，还“下一步”、“拔高了”，神话里边哪个告你说国度建造里边还有一步呢？拔高去哪儿了？国度建造拔高去哪儿了？找出个地方来，你觉得拔高了，把你拔高了的所有所是拿出来。实质在哪儿？作的工作在哪儿？“跟不上新亮光，没有异象做根基不能被建造。”没有异象做根基不能被建造。异象，什么是异象？异象是神作的工作？还是人作的工作？神告你说国度建造、教会建造，下一步工作国度建造，这叫异象。国度建造再拔高一步，这还叫异象呢？没有异象做根基不能被建造。国度建造是谁建造呢？（众长子。）众长子建造，这个异象知道吗？你跟送上门，送上门能给你建造吗？还要下地狱也得跟随呢！

（SJ：力洁，这下真听明白了吗？你刚才说又是一步工作，这个听明白了吗？你们并没有拒绝国度建造，你们还是跟着呢！你这个观点扭转过来了吗？）（力洁：我感觉还是跟随老师了。）（SJ：这会儿听的这些听懂了吗？说你们属于是假冒、谬论、迷惑人，这个听懂了

吗？能承认这就是迷惑人吗？你现在能够认识到这就是迷惑人了吗？是在打岔、搅扰、拆毁国度建造，嘴上还喊着跟国度建造。）（力洁：我不知道对教会支持是怎么支持了。）（SJ：不是，就是这会儿谈的，你理解了吗？你散布的那个谬论，这就是拆毁国度建造，这个听明白了吗？那是假冒、那是谬论、那是迷惑人、那是假冒长子，这个听懂了吗？这会儿谈的是这个。）（力洁：有的听懂，有的听不懂。）（SJ：就是刚才这么给你谈，你听懂了吗？这会儿我给你解释的这个你听明白了吗？你这个转折你还承认吗？你还认可你自己的转折吗？你还持守你这个转折？)（力洁：观点还是一样，因为我是从教会里的现象这方面看的。）（SJ：还是听不懂。送上门，你现在听明白了吗？能看到咱自己走的这个路，那就是假冒、迷惑、拆毁，这个能认识到了吗？）（送上门：……）（SJ：小玉，一上午谈的这些，你听明白了吗？）（小玉：听明白了。）（SJ：你听明白了，那散布这些谬论的是不是假冒长子？是迷惑、谬论、打岔搅扰、拆毁，这个能够看到吗？）（小玉：嗯，能听明白。）（SJ：能够承认这就是迷惑、散布谬论、拆毁吗？）（小玉：老师交通的是。）（SJ：就是你能认可吗？你承认这就是散布谬论、打岔、搅扰的论调吗？散布这种谬论的，就是撒但打发来的差役，不是从神来的。）（力洁：你们交通的说，现在圣灵使用之人交通的跟不上众长子的作工，过时了，这一点我都领受不了。）怎么呢？（力洁：圣灵使用之人的交通过时了，跟不上众长子的交通，圣灵使用之人是给国度建造铺路的。）谁说过时了？（力洁：她说过时了，这点接受不了，从你们交通上我感觉到，你们交通的给人带不出路，并且交通的有偏差。我的领受不是那样，因为圣灵使用之人是列在行政上的，圣灵使用之人的交通带领代表圣灵作工的趋势、动态，他是翻译官、是媒介，你这样交通，越交通越感觉……）（张静：昨天给她交通的是，约翰作的啥工作呢？约翰是为耶稣铺路的，祭司弟兄作的工作是给国度建造铺路呢！祭司弟兄交通的224辑讲道交通还是说原教会了，不是说有新工作了，不是说工作转折了。）这个怎么理解不了？（力洁：她是说圣灵使用之人的交通过时了。）没有说过时呀！（力洁：她说了两遍了，安宁又说那句话说得不对。）她说得不对不是已经改了吗？有时是口误，表达错了，这个和你的理解能力无关呀！你说谁说一句话能定罪一个人吗？能定规吗？（力洁：从她的交通上交通不出路，她本来是挽回，

结果交通的还有偏差。）你说她交通的有个偏差，当时就说了，姊妹如果说她已经扭转这个偏差了，你还抓住这个说事，这就是什么？这是个有意抓把柄了，这个抓把柄是有意抓的。（力洁：我是那样领受的。）因为什么？人家都给你说了，那句话说错了，就如祭司弟兄说了个吃喝讲道，安静就抓住这个大做文章，一个口误大做文章。今天姊妹和你交通了，你说给你交通不出路来，她交通出来路或者交通不出路来，姊妹她诚心给你交通了，她已经给你说有一句话说错了、口误了，但是你在这个口误里边，你还揪住不放。（力洁：没有。）你没有，可是你刚才说出来了，如果说正常的话，她即使说错了，当下她已经改了，这个就不是个事了，这个还需要拿到桌面上说吗？这个你拿到桌面上说，那就是说你对她有成见，你有意针对她。就刚才举例子的那个观点，为什么出来这个观点呢？你把她当作仇视之物，才有这个观点。她有偏差，我就不承认她，即使你悔改了，悔改我也不要你，咱就这个态度，就是拒绝的态度。咱是跟随神呢？还是跟随人呢？神要的什么人？都不是信神了，成了信人了，跟随人了。你这个人对了，你说的就是再不合乎真理，我也愿意跟随，你说的就再是真理，我对你有成见，我也不会承认你的，即使说你承认你是口误，那我也不会接受你的，你有偏差，我也不会接受的。那你说这样咱还叫跟随神吗？跟随神的脚踪，神走到哪儿，就跟到哪儿，那叫跟随。（小丹：就是送上门给你交通的那个看事观点，老师解剖了一天，说那都是谬论，可我也没有看见你出来反驳一句，说她说的是谬论。张静一句口误，你耿耿于怀放不下，说她交通带不出路，这时候咱挖挖自己的存心，咱自己是不是一个有真理、有分辨的人？是不是一个信神的人？）张静给你带不出路来，那我交通的给你带出路来了没有？我交通的有路没有？（力洁：有。）（SJ：有什么路？你说说。）（力洁：老师交通的里边有悖逆和抵挡这些。）（SJ：什么悖逆和抵挡，就刚才我谈的你们散布的这些是谬论、是假冒、是迷惑人，弟兄一直谈的是这个，你承认了吗？）（力洁：老师交通得都对，是悖逆抵挡这种，能领受。）我给你解剖出来，什么是谬论？什么是模仿？能听懂吗？什么是谬论？谬论是哪些？（力洁：谬论我分不清，模仿我还……）（SJ：模仿，什么是模仿？假的他就模仿了，谁散布谬论，是不是他就是邪灵？这个能看到吗？这就是邪灵作的，真的前边走，后边邪灵就假冒，谁散布这谬论，那就是邪灵，就谈的是这个。

假冒指的是邪灵，不是说今天就是随便说一个就是模仿。什么人模仿？全能神前边走，后头有个圣洁神模仿。今天是众长子作工，后边还想假冒个，说我也是众长子，她说她是真的，说神作工又转了，又作了个步骤，她给你另立旗杆、另立王国、独立王国，这就是天使长。天使长带领众百万天使背叛神，这就是咱这次的背叛，就谈的是这个意思。你能认可下来，你能承认你所走的路就是这，是背叛，不是跟随，这算是认识到了。）不是打着你承认，你看见了没有？（SJ：对！就交通了一天了，你看见了吗？）

耶稣来了医病赶鬼，耶稣走了以后，邪灵是不是也是模仿了，医病赶鬼？所以全能神来了，不作那个工作，全能神来了是发表话语的，好了！全能神发表话语还没一年呢！怎么呢？圣洁神出现了，他也发表话语。那神作工结束了，从大患难里走出得胜者来了，好了！又来个第二次击打，从患难里边又要往出走，告诉你现在她身上有圣灵作工。（SJ：她交通有享受，这是干啥？是不是认为自己也是得胜者？她才说有转折呢？谁敢说转折？一般的人，你找找任何一个人，谁说工作又转了吗？）这是不是模仿？说模仿是因为这里边没有实质，你们这里边没有实质，那你转折了你给我拿出个转折来，你们第二次击打，击打谁呢？击打哪个牧人了？你们把揭露解剖说成是击打，揭露解剖是击打吗？说揭露解剖是处于患难，揭露解剖是患难？揭露解剖是揭露出你的内心世界，你的邪恶暴露在了光中，揭露解剖把你内心，也就是你作恶的事情揭露、亮出来，让你认识自己，揭露解剖是活在光中。患难是活在黑暗之地，伸手不见五指，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这就是患难。然后你把揭露解剖说成了是患难，这就是亵渎！揭露解剖是拯救，患难是为显明，拯救是活在光中，让你看见，让你去背叛。显明神不作工，看看你究竟有多少身量，让你站见证。患难是让你站见证，揭露解剖、审判刑罚是带领你，是带领你活在光中，完全两个相反的概念。结果在你这儿，你们把揭露解剖说成是患难来待，这就成了迷惑了。揭露解剖不是悔改，反过来把一个揭露解剖当成患难，还要坚持，还要站住这个见证，那是见证？那是刚硬，那是与神对抗到底，宁死不屈！把揭露解剖、修理对付当成是患难，

要站见证，就是与神对抗到底、宁死不屈！而在患难里边站住见证，他是持守正义，面对邪恶势力不屈不挠，站在神一边，宁死也不否认神、背叛神，这叫见证。一个是抵挡神的罪证，一个是站了个见证，咱把罪证当成见证！小宝，听懂了吗？（小宝：听懂了。）真听懂了还是假听懂了？（小宝：维护正义、维护神、维护神名的，这个时候才叫站见证。如果人家揭露解剖你了，你还说站见证，宁死不屈，那这就不叫站见证了。）你们从外边看，就把审判刑罚、修理对付当成患难。送上门，我难受了、难熬了，难受、难熬能等于患难吗？那叫刑罚。可从外表来看就好像说，看人家还患难呢！在难处里了！然后自己也这样去理解、认为，颠倒黑白、混淆视听、自我安慰，把这些事情再说出来，这就成了迷惑人了。

屹立了三分钟的类人猿6

（SJ：还有一个能够结合上咱，咱以往看过圣经的都知道天使长的五个“我要”，天使长为什么被打到半空中呢？他说了什么话呀？我念一下啊！“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攻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赛 14：12—15）你看，这就能结合上咱，为什么咱在神眼中是神厌憎的？众长子所走的路，咱今天是要模仿，其实这就像天使长一样，我要与你同等，你怎么作我怎么作，你怎么走我怎么走，完全就是要与至高者同坐，咱流露的这个性情就是天使长的性情。神为什么那么恨天使长呢？因为它就用这个迷惑人，它迷惑人也是这个说法，你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以后眼睛就明亮了，就和神一样亮了。咱现在听了这些话，心里边流露的是什么啊？咱明知道今天得竭尽全力地配合国度建造，可是咱在国度建造里边又开始另立旗杆，一模一样地去模仿，天使长就是“我要”，“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其实咱今天所走的就是这个路，模仿就是你怎么走我怎么走。天使长

与神长达六千年的争战，最后天使长把神看作仇敌。咱今天来到神家，还是走的这个路。这个工作不是咱人作的，神的工作转折不是咱人说的，神能说工作转折，历世历代有相似之处，咱人能不能说？咱跟上了国度建造，也能认定这步工作是神的工作，就在这种背景之下，你在国度建造里又发表了一个谬论出来，说工作转了，而且也与神的工作相似，这是不是天使长？你怎么作我怎么作，这才能让人受迷惑，“让人和神一样眼睛亮了”，就这么可怕！凡是受咱迷惑的人，有几个害怕的？咱今天还是笑呵呵的！小宝，上次我给你说得够重的了！说得够明了的了！弟兄也给你谈得够明了的了！但是你回去以后还是与她们同流合污！咱就不想想什么是揭露解剖？弟兄这一天交通的是不是揭露解剖？今天咱老说听不明白，是口音听不明白？还是你哪方面听不明白呢？你听不明白，我把你听不明白的这些都给你总结了，说的就是这些话。咱所走的路就是天使长背叛神的路，咱在国度建造里是大搞背叛，是合起伙来的，而且还把这些人迷惑得不轻。神说：“我更不喜欢与出卖朋友利益的人来往”（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当为你的归宿预备足够的善行》），这是神最厌憎的！咱今天在国度建造里就是名副其实地大搞背叛，但是嘴上喊着我还是跟随你的，是真的跟随吗？这是谁也迷惑不了的。这个工作转折不是哪个人可以随便说的。你听了弟兄的交通领受的是现在又是2012年这个大患难，同样大家都听弟兄的交通了，就咱这一小撮人是这么领受的，再没有一个人有咱这种领受法。咱领受了以后，先得有个寻求的心，“我这样领受到底对不对啊”，寻求寻求。可你们呢？你们这样领受了以后没有一个人去寻求，而且还在下边大搞、乱搞，把你的谬论到处散布，咱人就不该这样去做。）

刚才姊妹那边还有个观点是什么啊？看到国度建造教会里边的这些带领不是真带领。你衡量一个带领是怎么衡量的？你衡量一个人是不是你的带领，你是不是根据神话来衡量的？你衡量一个带领的标准是什么？来！姊妹，说说，你衡量带领的标准是什么？（力洁：关键看有没有圣灵作工。）小宝，在你心目中衡量带领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是带领？（小宝：根据那十五条。）我问你衡量带领的标准。（小宝：

就是按着那个。）你是根据十五条来衡量的，是吧？你在教会说她们是假带领，要弃绝假带领，你认为她们是假带领，那什么是真带领？那在你心目中的带领是谁？在你心目中这个带领的标准是什么？达到什么标准就是你的带领？（小宝：我不是这么看人的，在一段话里能交通出神的心意，能把人带到神话里，带到神的作工里。）咱是不会表达？还是听不懂话呢？来！你呢？你衡量带领的标准是什么？（小玉：能把人带到神话里边，能交通出神的心意，自己临到一件事不明白的时候，带领工人交通的时候，能给你真正地指出路来。）来，你说说，在你心目中你衡量带领的标准是什么？（刘芬：最起码看她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对的人，还有一个就是说，她交通神话，能不能有纯正领受，就是素质这方面。再一方面，做带领的能不能对神家工作有负担，这是在这一段时间经历中我看到的。）来！你说说。（安宁：还是刚才那三条，人性、素质、负担。）小宝，听见她说什么了？（小宝：人性、素质、负担。）从这里就看清了，她俩虽然答的、描述的不完全一样，但她俩答的大概意思是一样的，她俩的衡量标准是根据什么呢？（SJ：神话。）根据神话来衡量的。你们衡量的标准呢？（SJ：还是以前的那个衡量标准。）渺茫！说不清、道不明，自己连自己衡量的标准都不知道，你们就能衡量出谁是真带领！谁是假带领！什么样的是父母？谁是你的亲爹？谁是贼？什么是认贼作父？贼和父你自己没有明确的概念，但你还要说谁是我的爹，谁是贼，小宝，你这是什么呀？从你们说出来的这个观点来看，你自己就是模糊的，你说要是上当受迷惑的话，是谁先上当受迷惑呢？你自己就不认识你的父是谁，那你不受迷惑能行吗？神给你交通什么是真带领，那你选带领的要求标准是什么？第一个，得有人性，没有人性的不能做带领。什么是有人性？有人性是以什么标准衡量的呢？看你是否把家里的老小都伺候好了？是否给你邻居施舍了？小宝，这个人性是怎么说的？（安宁：人性主要是指正义感说的。）正义感再准确一点就是做事、说话能向着神、为着神，知道你是个受造之物，你是站在神一边的，这就是有人性。你一有个事，就站在了自己的肉体利益这一边，这叫没人性，这叫狼性。为什么是狼性呢？因为你是神造的，你必须站在神这一边，你必须向着神、为着神，你没有向着神、为着神，你就不是人，所以说你没有人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神造人的时候，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神造人的时候，是要让人去敬拜他

的。神造人的时候，他没有说他要造个仇敌，你是个受造之物，理当敬拜造物的主，你得有这个理智，这才是有人性。从外表看你是个人，你也信神，你也跟随神，可是你不能称神为大，你称谁为大了？你称自己为大，称自己的观念、想象为大，你遵守的是你的观念、想象、认为，什么事情出来都得经过你的观念、想象这一关，“合我观念的我跟随，不合我观念的我不接受、拒绝”，这就是自称为大的人，妄自称大的人，这叫没人性。人性里边有一个什么呢？诚实人、单纯、敞开，是相信神话的人。对神话信不来的人那就是没人性，鬼性，活鬼。就是说，谁是你的带领，你自己心里得有个衡量的标准。

你跟随送上门了，送上门给你交通的是什么呢？站在神一边了吗？有人性吗？没有人性，没有想着神、向着神、为着神，而是向着自己的肉体，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我就是这么认识的，我就这么说吧！我不这么说憋死我了”，你不是说把自己的这些谬论给扔掉、背叛、咒诅、弃绝。神怎么说的呀？神说你把自己的东西像宝贝一样对待，把那些垃圾当宝贝一样放在里边就是不扔，你扔不掉你的垃圾，神话怎么能进来呢？神怎么能在你身上作工呢？神话怎么能掌管你的心呢？永远掌管不了你的心！神话掌管不了你，你就不能成为属神的人，这就是一个衡量带领的标准。第二个是你得看清谁是你的带领，看清你的现任带领是谁！因为现在不是教会建造，现在是国度建造。在教会建造，神没出国的时候，神家推选了他，那他就是你的带领，那你就得把他当带领了。神出国以后，神几个月不见教会里的带领，那他就成了土匪、响马了，就成了敌基督了，那他还能称为带领吗？就不能称为真正的带领了，所以说教会里的那个带领就是假带领了，虽然说是假带领，但实质上就已经成了敌基督了。所以说在攻打教会的时候，那是必须要弃绝的，咒诅的，因为他们属于敌基督、邪灵，所以得远离、背叛这些假带领。可是国度建造呢？国度建造刚刚开始，是由我直接带领的，然后你说这个带领是假带领，要弃绝假带领。她就是假带领，可我在这儿监管着了吧！你弃绝她，你要跟随谁呢？跟随的那个人我承认她是带领吗？你跟随小青，我承认小青是带领吗？小青说过什么话啊？“我可以全盘抓”，她可以全盘抓吗？你们说的话可

真是臭味相投，一个要全盘抓呢！一个要当众长子呢！送上门在这儿是说：“别人听着她的交通是有享受的”，咱什么话也敢说呀！没有依据、没有根据就敢信口开河，就不怕犯罪？话由着咱的嘴说，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就不怕烂舌头？神说：“若你好想与我作对，好想论断我什么，那我也就让你做一个烂嘴巴的人，那时我也就好痛快。”（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过犯会给人带入地狱》）为什么神说这句话呢？因为咱的舌头太能搅事了，煽风点火，论断神的作工，怕不怕啊？我在这儿心还怕呢！你在那儿抵挡，你什么都不害怕！你们不去挽回，她们去挽回了，你们还和她们吵了，我在电话里边能说什么？我只能说让你封口先回家，结果你们回家了，还封不了口。教会建造的带领你可以弃绝，国度建造的带领你也弃绝？

送上门，我说你邪门呢！你说你邪门不邪门？你和小青真是邪门呀！我恨恶哪个，你们就喜欢哪个！我说我喜欢哪个，你们就恨恶哪个！我是爱神所爱，恨神所恨！你们是爱我所恨，恨我所爱！你们怎么这么邪门呢？我说SJ是原子弹，我已经把她所做的公布出来了。神见证了什么是长子，根据这五条标准来看她，咱今天不说她是长子，而是说她走的是长子的道路，是给你立个旗杆让你去效仿，让你跟着她走的路去走！你们都看见了，她走的路和神话是相符合的！你们不是效仿，反过来还敢抵挡，还想摧毁，那你的野心有多大呢！你的后边还有人跟随，小宝还跟随了，跟着论断。我告你说在人群里边，我是矬子里拔大个，我没有说小丹她怎么样，但在这里边再比小丹人性好的，我现在还没看见。小丹她什么都没有，但我就看见她有个人性，她能够考虑神家利益，她能说句实在话。安宁、张静，你们两个人的表现如何呢？敢说实在话吗？作工多长时间了？让你们当带领多长时间了呢？你们连个真话都不敢说，今天为什么能造成这样的结果？你们两个人是不是祸首？掩盖住什么都不说！送上门在下边做什么事情了，你们什么都不汇报，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是欺骗了我，但是SJ她什么也看见了，都知道了。（张静：其实，之前我对送上门说的那话，也有点受影响，你交通SJ是长子，后来她说要是有机会了，我再跟SJ配搭配搭，再分辨分辨，她不是长子。）（送上门：我说的和你

说的一样吗？我说的是有机会了跟SJ在一块配合配合，我怎么对她的误解这么大呢？）（张静：你说我再分辨分辨她，我说的是你说的原话。）好了！咱不说这句话了，送上门你辩解这句话没有多大意义。我今天不是来落实这件事情的真假，我只想看一个人有没有悔改。她说的这句话，如果咱说了，咱就悔改，如果是冤枉了你了，那是不是咱说错了？或者是口误了？祭司弟兄说话还有口误，你就没有个口误的时候？如果说这句话你确实就没有说，咱也没有口误，这件事她就是误会你了，那你说她说你了、定罪你了，她拿石头就能把你砸死吗？圣灵公义不公义啊？你说没说，你的心思、存心，神知道不知道？送上门？（送上门：知道。）神知道你的存心，神看的是你的存心，神在乎你说一句话吗？神说定一个人的罪，不是根据你说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而是根据人的什么？（存心。）存心！那送上门，这句话在你身上扎根了吗？（送上门：没有。）你相信神的公义吗？（送上门：不信。）你要是相信神的公义，你就不会辩解这些话。今天有多少人说我是敌基督，我辩解过一句，我不是敌基督吗？在乎我怎么说吗？我只管作我的工作，你从我作的工作来看我是不是敌基督，不就行了吗？如果姊妹她说的这句话是假的，咱不用去辩解，那咱也得省察一下，我在实际生活当中对待SJ的时候，是不是把她当作了敌势力呢？这是真还是假呢？是不是就要看这个啊？她们反映出来的只是个外表，根据你的外表行为我看见了你的心，但神还用根据你的外表行为看你的心吗？神是不是直接看你的心思就行了？神鉴察人心肺腑，你能经得住神鉴察吗？神怎么说的呀？神说："若你有很多隐私难以启齿，若你很不愿意将自己的秘密也就是自己的难处与人敞开来寻求光明之道，那我说你是一个很难蒙拯救的人，而且你是一个在黑暗中难以露出头脚的人。"（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告诫三则》）神话说的是让你蒙拯救，洁净自己！怎么就是洁净自己了呢？就是让神鉴察，经得住神鉴察，这才能达到良心的标准。你做什么事情超过良心的标准了吗？你做什么事情经过神鉴察了吗？送上门，当别人说你分辨SJ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得反省一下自己？"我对SJ的态度是什么？弟兄说他用的是SJ，他见证的是SJ，让SJ给我们立了个标杆，那我对这个标杆是什么态度呢？"关键是看你对SJ的态度是什么，而不是在乎你说了句什么话。你对她的态度是仇恨？是嫉妒？还是爱慕？还是要效仿？是哪种？送上门，你对她的态度是什么？神看的就是这个，鉴

察的就是这个，那你敢不敢把你对她的态度放到桌面上？小宝，她的态度是什么？（小宝：她对SJ一直是分辨。）分辨，是吧？（小宝：嗯。）小宝说出来了，而且小宝说的话和刚才张静说的话基本是相吻合的，对吧？你对SJ的态度是分辨，分辨就是不承认、不接受、信不来，外表看是对SJ信不来，那实际上是对谁信不来？（对你信不来。）对我信不来！我瞎眼，愚昧无知，分辨不清，还得送上门为我把把关，卡一卡。为什么要分辨SJ呢？你分辨她的目的在哪儿？是什么驱使你要分辨SJ的？（安宁：刚出了环境没让送上门去聚会去，她一直问为什么不让我去聚会？然后SJ就给她打回去了，SJ说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啊？你知道咱有环境，是不是该顺服啊？你要像保罗一样问个为什么，那不就该死了吗？）哦，那你分辨什么呢？你说说。（刘芬：送上门和我们说SJ说这句话站地位了。）（送上门：当时你也是这么认为的，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这样说。）SJ是作工的，她是带领弟兄姊妹的，她说这个话合乎不合乎事实，这是最关键的。神是让你怎么呢？让你顺服他的主宰，是吧？那你问个为什么，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就是不顺服神的主宰？（送上门：我们有问题想去聚会。）你想去聚会，没有让你去聚会，然后你就开始分辨她，是吧？这源头在哪儿？是不是伤害到了你个人的利益？保罗攻击彼得的时候，彼得叫保罗什么？（弟兄。）彼得去分辨保罗了吗？（没有。）如果要分辨保罗的话，彼得还叫不叫保罗弟兄？（不叫。）要分辨保罗的话，彼得心里会想：“保罗是不是邪灵？”就不叫保罗弟兄了。SJ在作她的工作，她说这个话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反省认识一下自己？“为什么SJ和我说这个话呢？SJ还说我说这个话就该死了”，是不是这样的呢？神想怎么作就怎么作，神今天摆布什么样的人和你说话，让你遇到什么样的事，用跟你商量吗？用不用？（不用。）神家做什么事是不是非得经过你的同意呢？那你问这句话，是不是你的手伸得太长了呢？是不是你想掌管？是不是你想主宰？那你是不是该死了呢？咱在工作中不是说认识自己，咱一开始就是分辨人。我今天和你说了吧！我说送上门，你不走正道，还说什么了？（太邪门。）邪门。（张静：送上门和我们说：“我对SJ的实质能看透，你们都不会看人的实质。”前几天晚上还和我们说：“一句话就可以定谁是敌基督。保罗无非就是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就这一句话就可以定他是敌基督；SJ说：‘务必’，也没给老师务必住，她还想务必老师呢！她这一

句话也是想掌控老师，她站错位了！小丹说：‘神的话跟老师的话发生冲突的时候，你信谁的话？’小丹说这个话是把神的灵、话、肉身，分开了！这是敌基督。你们是不会分辨。”）（安宁：送上门也和我说：“SJ这人我打不死她，你想想她多恶毒，她把我安排出去……”）（送上门：我没有说这话啊！）（张静：我从一号经历那场撤换回来后，我真的是可消极了，后来送上门和我说：“这是SJ不让你作了，SJ把你换了，SJ打压人呢！”还说：“我给你谈神的作工步骤，你从神作工领受，你就不会消极了。”其实我当时就活到送上门说的那个话里边了。）（送上门：行了，不说了。）你看！你看！你在经历神的作工吗？一谈到自己的问题，一谈到你们的问题，关键时候，你不是说从这里边认识，“我是在什么背景下说的这个话？我为什么能说出论断SJ的话？为什么能说出这么邪恶的话来？”不是去认识自己，怎么能作出这么邪恶的工作，而是，不说了！不说了！等到认识自己的时候是不说了！等到认识别人的时候就开始分辨了，你说咱的生命能进入吗？不认识自己，咱只是分辨人，而且这是你的习惯，是你的一贯表现。

咱刚才说什么呢？就是说送上门你针对SJ，这儿不是小宝一个人是这样说的。送上门，你说小宝她能不能说句实在话？小宝她是你妹妹，她能看出你的问题来，你一直在分辨SJ。（送上门：那次你问我这段时间情形怎么样，我说SJ在这儿作，我在这儿分辨分辨。你问我了，我就直接说了。）我现在不是说你分辨她有问题，我说的是什么呀？分辨她这是一个行为，是吧？我看的是你的行为是受什么支配的？态度、观点、存心。你什么存心呢？她在那儿了，你在这儿了，你的矛头对准了她，而且在你身边的人，不是只有一个人看见你的矛头对准了她，而是多个人都看见了你的矛头对准了她，还对准了小丹，我怎么就没看见你对进入进行分辨呀！（小丹：也没分辨小青。）也没有分辨小青。（小丹：还高举小青当带领。）送上门，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你说这是不是邪门呢？从这里边看见什么呀？（送上门：我分辨小青的时候你没有看见，不是我不分辨小青。）大家都没有看见你分辨小青，但是大家都看见你高举小青了、见证小青了，事实已证明！从这里边看见了什么？从你的言行、举止，流露出来的矛头对准

的是谁？带领！只要你不当带领我也不分辨你，是不是在这儿呢？只要你做了带领，我就开始分辨你。（送上门：分辨了，好比说进入吧！我们在一块的时候，她说得不对的，我们也分辨她了，怎么不分辨呢。）好了，你分辨她的证据在哪儿？我没看见。（安宁：送上门，你说分辨她们了，你要是分辨她们，在第一次解剖了以后，你那态度就该出来了，可是实际情况是进入跟芦荟都去你那边儿聚会，你跟她们又聚了一天，你要是对她们有分辨，你就不是那个态度了。而且你们聚会的时候，交通的还是宗教观念抵挡神，如果听话是敌基督保罗，你该怎样对待？还是散布的你那个观点，你还是那样交通的。第二天的时候老师要过来聚会，因为芦荟有环境，就没有让她参加聚会，进入平常就是和她妈她姨妈一块聚会，后来老师没有过来聚会，第二天上午咱去你们那儿聚会，进入跟芦荟都跑过去了。聚会的时候咱交通工作安排和反驳河南谬论，在交通的时候，上边说的所有的那些神话，都不是跟你们对呢！全是跟我们对呢！而且送上门还说："老师揭露解剖的这不假，我们也承认揭露解剖对着呢！但是是谁反映的呢？"一个聚会，整个就是围绕着这个点。后来交通不成，我们就说咱几个把反驳谬论的相关神话读读、听听，神话都是针对咱们今天所做出来的作恶事实，找的都是一些针对咱们谬论的神话，可是每读完一段神话的时候，她们那些人的矛头不是对着自己，而是对着我们。我们交通咱得敬畏神远离恶，应该放下手中的强暴离开恶道，走下宝座，这是最值得人做的事。这话一说了以后，她们立马就开始交通了，"你们是带领呢！你们得先从宝座上下来，放下手中的强暴离开恶道"，立马就是跟我们对呢！反正是跟她们一点对不上，整个一个聚会，凡是所有的神话，就是跟我们带领对呢！远离恶道也是跟我们对的，送上门说："看见没有？这神话说了，你们赶紧远离恶道。"）这是不是直接拆毁？这算不算直接拆毁？（小丹：算。）（安宁：一说作恶事实的时候，就说老师揭露解剖的对着呢！但是是谁反映的？）你听这句话，"谁反映的"，送上门，什么人能说出这话来？（SJ：敌基督。）"这是谁反映的？"这是什么声音？矛头对准了谁？（安宁：工作安排还没有读完呢！就有一个人说这都是假的，还说这个安排是谁下发的？）谁下发的，SJ下发的，看看后边落款，这是谁下发的，不是我下发的就可以否定。（安宁：我说SJ下发的，老师还抠着呢！卡着呢！老师不卡不抠这个安排能下发吗？）送上门，放下手中的强

暴远离恶道，咱做了没有？你现在还认识不到自己手中的强暴与恶道？你维护的是谁？你维护小青、进入，你让她们从宝座上下来，我问你让谁上去？你直接告我说让小青上去，那小青让谁上去？小青让进入上去。你直接给我的是什么？神交通了心术不正，是吧！神交通说：“刚才说到假带领的人性是人格低下、心术不正，到分配神家物品时他又没原则了，瞎分配，又显明了假带领领受偏谬，瞎套规条，做事没有原则，瞎做。假带领外表看好像多仁慈、多善良似的，事实上就是假仁慈、假善良。弟兄姊妹拿来一批挺新的被子，养狗的人就说母狗生产了要用这批被子。有的人说：‘给狗用新被子挺可惜的，不如把这些新被子给弟兄姊妹用，把换下来的旧被子给动物用。’这条建议怎么样？把新的分配给人，把旧的分配给动物，这是很合理的，这就是原则，这就是合理分配。假带领遇到这类事怎么处理？假带领听完之后，琢磨琢磨，‘动物总也用不着新的，总用旧的、脏的，人总能用着新的，就让动物用一回新的吧。这猪狗虽然是动物，但都是神造的。神话不都说了嘛，咱们有时候连猪狗都不如，所以别跟猪狗抢，这没人性’，结果他就给动物用新被子了。”（摘自《基督的座谈纪要·分辨假带领（十一）》）送上门也是心术不正，我明明就想用个有正义感的人，她就不给我推荐一个有正义感的人，非得给我推荐一个小青，给我一个进入。小青推荐进入，送上门你没有说不行，你没有去分辨认识她，你也没有分辨认识小青，然后我用的这两个人你去分辨她们了。（送上门：我也分辨小青了，怎么没有分辨呢！）你分辨了？你和她是一个战壕里的啊！你和她是一个战线上的人啊！小宝，听懂了没有？送上门所做的是不是事实？（小宝：也不完全是，有时候是，有时候不是。）有人弃绝小青了吗？弃绝进入了吗？（送上门：我们也没有弃绝带领啊！只是看事观点不一样，是教会把我们弃绝了，不是我们弃绝了人家。）（小丹：小宝和自闭症她们就是说，我们坚决不接受你们的带领，我们绝对不再进入教会，这个话你们一直说，你们的观点是一致的，为什么不敢承认？话都说出来了，音频里我都听见了，就不要再狡辩了，要不就再放放音频？）不用放了，咱现在不是和你对帐来了，神在那边儿看着呢！我不是非得赶着鸭子上架了，我只是给你交通清楚，你自己看着办，我不逼迫你。你可以悔改，你也可以不悔改；你手中的强暴，你认为该放下你就放下，你认为不该放下你可以不放下；你觉得认识自己应该，你就认识，你觉

得不应该认识自己，你也可以不认识自己，但有一条，刚才说了，谬论你不能乱发！所以说刚才聚会的时候让她们表个态，看看她们站在哪一边，要跟随谁。国度里不允许有污秽存在，教会里不允许有邪说谬论存在，只允许神话在人身上作王掌权，不允许邪说谬论搅扰，神是要洁净教会的。你要是散布谬论，那就只能是弃绝。站队，谁愿意听你的，那就去你那边，神家不强迫。但国度里绝对不要拜偶像的，绝对不要拜二主的，不要拜两个主的，神要的是绝对的顺服、跟随，所以说就有了站队，有个三个月的站队。如果说她们持续跟随，你也要持续地发表你的谬论，那咱就不是观察时期了，也就不说分C组了，那就分家了！你归你的父，我归我的父。你觉着你有亮光，她们愿意听，你就带给她们亮光，她们愿意看你们拔高，你们就可以继续拔高了！和我无关，我也不去研究，我也不去管，我只是因着你今天在这儿了和你交通，如果有一天你出去了也就不说了，神家门是敞开的，你可以出去，但不会再进来！神怎么要求的，我怎么要求，神这边不允许污秽存在，不允许有邪说谬论存在，更不允许有人断章取义，谬解我的话。

小宝，能听懂吗？（小宝：能。）你计划怎么做呀？按你在音频里边的那个表现，你说是什么结果吧？按你那个表现你就没机会了！你什么话也敢说，什么事也敢做！送上门做了你们的后盾，虽然她是谬论的源头，但她没有敢放肆地说出那些话来，你在教会里敢放肆地说出那些话来。神是最大限度地拯救人，我也不愿意放弃任何一个灵魂，我也是最大程度的。但是有一个前提，在我可以监督的范围内，在我监督的这个时期，我可以给你们这个机会，如果哪天我监督不到了，这个机会就没了。为什么呢？如果我能监督住，那我就能控制住，你们就不会发“威”，那我就敢让你们存在，我就敢给你们放宽政策，多挽救你们一天，多给你们个挽留的机会。如果神作工太快，我工作作得太多，我没时间管，我也顾不上看管，那我也就不管了，我只能以洁净教会为准则，教会里边不允许邪说谬论搅扰，那这个机会也就没了。神说：“或许这个守候是无期限的，又或许这个守候已到了尽头，但你应该知道，如今你的心、你的灵究竟在何处。”（摘自《话在肉身

显现·全能者的叹息》）你不要把我的包容、忍耐当成是种无能的表现，我在这儿和你们交通都是心平气和的，甚至我还和你们有说有笑地交通，但不等于说在我心里边对待你们的态度也是这样的。神恨恶撒但，其实早就想毁灭它，但神依然让它存在；神恨恶大红龙，但大红龙依然存在，是因为神没有作完工作，它还得再效力，所以说在拯救时期，神流露出来的依然是怜悯、慈爱，等到作工一结束的时候，怜悯、慈爱就没有了，完全是公义！等灾难降下的时候，神流露出来的就是狮子的性情，不再是绵羊，不要把神的性情当作是绵羊！我在这儿给你们表了态了。在攻打教会的时候，你看见了我的怒火，在国度建造的时候，你看不见我的怒火，因为这是国度建造，我是供应弟兄姊妹的生命进入。就好像耶稣一样，耶稣去了圣殿里边是怎么做的呀？把他的桌子给他掀翻了，是怒！但是在带领他的门徒的时候，那他就是在交通讲道。今天虽然说我没有和你动什么怒，也犯不着，咱完全是想让你怎么呀？是想让你生命进入。你也进来了，也跟上了，你也承认了，进了国度建造的，都是承认神话的人。在我这儿看的是你对待神话的态度，你是接受神话的人，所以说才和你说这些话。如果说神话在你身上不能作王掌权，神教导你的话，不能让你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那也无妨，那你在这儿就是效了一个力，让弟兄姊妹从你身上有个认识、有个分辨。你悔改也好，不悔改也罢！你拦阻不了神的作工，反而只能是成就神的作工。如果你能悔改了！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能认识了，能悔改了，神高兴，神又拯救回来一个灵魂，撒但在那边蒙羞了，见证了神的大能，神的大能能把这个最败坏、最邪恶的人能拯救回来，作在了这些人的身上，这就代表着全世界的人作成了，神得着了荣耀。就是说你可以悔改，你也可以不悔改，不悔改神依然得荣耀，这个不妨事。你在这儿依然是效了一个力，你也作了个标杆，只不过你是作了个反面标杆，神要借着你干什么呢？借着你让神选民都认识、都看见，看见你的所作所为、看见你的刚硬、看见你对神叫嚣，死不悔改！然后呢？下步工作刑罚工作开始，灾难工作开始，神把灾难降下，神必定要根据你所做的给予报应。如果你是以口犯罪的，神会干什么呢？会让你烂舌头；如果你是手脚犯罪了，那神会让你的手脚出问题。神先不惩罚你，而是先让人都看见神的怒火降在了谁身上，最后最终的结果是沉沦！沉沦！是让跟随他的人得益处，就让今天跟随他的人都看见神的作为，看到神的

公义，那时候人喊出了神的公义，那个公义不是口头的，而是发自内心的，是你真实体验到的、看到的，同时又对神产生了敬畏。那时候你说谁还会再说假话？谁还会再拿起手中的强暴？谁还敢不离开恶道呢？世上有句话与神家话不符，在这儿说不恰当，但是那句话也能说，也能临时用一下，是什么话呀？杀鸡给猴看呢！哎，不是给你看呢！主要是让你增长什么呢？增长你对神的认识，让你看见神的性情，神的喜怒哀乐！如果是让神怒的，神会让你不复存在；如果是让神喜的，那将是诞生，永远存在下去。神喜欢的是顺服他的人，诚实人，神把他所喜悦的、恨恶的都公布于众，你要走神恨恶的道路？还是要走神喜悦的道路？由咱自己选择。小宝，这话能听懂吧？送上门向来说话、做事，就不是直言，而是让人意会，人上了当还不知道。所以为了保守你自己，那你就得远离，敬畏神远离恶，这个我不强求啊！我只是给你个道路，别到时候说是弟兄说的，我没有强求，你可以亲近，你可以跟随。那送上门呢？你自己该知道自己的路，该把老己钉在十字架上，背叛自己，以实行真理来代替你的过犯，以预备善行来赎你的罪，这是你该做的，每一个人都有路。听懂了吧，送上门！

送上门，我一开始是对你有好感的，就因为一个好感把你害了！也能这么说吧！我是想用你的。（送上门：我也不想跟你这样，我有时候可想顺着你，有时也想听话，有好感，我还想让你有好感下去，有时我也不想做这些，可偏偏……）可是你不愿意背叛自己、你不愿意认识自己，你现在走的是谁的道路呢？（送上门：周瑜。）走的周瑜的道路。周瑜一直想作我的左膀右臂，他一直有个心愿，我也想用他作我的左膀右臂，我能不能用呀？我要用他作我的左膀右臂，他就要剁了我的脑袋，你说我能用吗？我要用一下送上门，送上门就要把我的原子弹给砍掉，你说我怎么用呢！（送上门：我也没有办法。）你说这个没办法就是悖逆！你说是没办法吗？送上门！有办法没有？我刚才给你的路是不是办法？（送上门：是。）有办法没有？（送上门：有了，刚才有了。我一条一条没记住，你说了一点，大概有印象，记不住，完了再听听音频。）我刚才说的话不多，就两句话。（送上

门：不多我也没记住，几句我也没记住，大概意思明白了。）小宝，你听懂了吗？（嗯。）什么是路？（……）背叛自己。（送上门：背叛自己，我记住了。）背叛自己，把老己钉在十字架上，信心就是根独木桥，贪生怕死难通过。得背叛自己，别贪生怕死，你是只怕丢了面子。（送上门：我没有怕丢面子，我要是要面子，我这会儿就走了。）你现在做的不就是为了面子？（送上门：我做什么是为了面子啊。）小宝，她做的是不是为了面子？耶稣说过什么话啊？“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太 15：11）为什么说出口的污秽呢？因为你说出的这个话啊！影响人的思想，影响人的思维。“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就是说你散布的这个谬论，就是出口的，是污秽的。“入口的不能污秽人”，你就是吃了一些垃圾，还要拉出来。但是说你把你这个错误的思想给人灌输下去，它就种在人心里边了，这就是个毒。你看刚才她们的那个思想好变吗？中了毒了！

为什么她们愿意跟随你呢？因为你给她们交通的是什么呀？是她们所认为的异象，不需要去认识自己、不需要受苦、不需要背叛，而你们之间没有揭露解剖、没有对付修理，所以她就愿意跟送上门。跟送上门不需要受苦、不需要接受修理对付、不需要悔改，还能怎么呢？还能拔高一步，你说谁不愿意呢？那接下来送上门再来一招，“见见我送上门，你们就被成全了”，那跟随你的人就更多了。（送上门：哪有那一说，都哭得、难受得跟什么似的，你说得太……）我给你说的这个话啊！好像有点重，但实际上你是不是走的这条路呢？我刚刚说的是“你来见见我送上门”，你这儿说的是“她们都来见见我，听听我的交通，拔高了！她们都愿意来听了!”实质是不是一样的呢？咱记得神交通说：“有些人说：‘可别当带领啊，可别有地位，一有地位人就危险，神就要显明啊！一旦被显明连做普通信徒的资格都没有了，蒙拯救的机会都没有了，神不公义呀！’这是什么话？说轻了，这是对神的误解；说重了，这是对神的亵渎。”（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解决败坏性情得有具体的实行路途》）你听懂这个话了吗？（送上门：没有，没听清。）他在教会里边给弟兄姊妹交通说，可不敢做带领啊！做了带领啊！一旦出错连普通弟兄姊妹都不是了，就没机会信神

了。这个话是什么声音？这是敌基督的话，为什么说是敌基督？他说话的存心、目的是什么？（送上门：不让人当带领。）不敢做带领了，做了带领什么也不是了，听着是对弟兄姊妹好的，实际是为了什么？为了他的地位，为了他少一个竞争对手。

252 陷在罪重中执迷不悟的人不可挽救

那些专为自己肉体打算、喜欢安逸的人，那些似信非信的人，那些行污医邪术的人，那些专搞淫乱、破烂不堪的人，那些偷吃耶和华祭物、偷取耶和华财物的人，那些喜欢贿赂的人，那些做梦上天堂的人，那些狂傲自大、专为自己的名利而争夺的人，那些散布轻慢之语的人，那些亵渎神自己的人，那些专搞论断、毁谤神自己的人，那些拉帮结伙搞独立的人，那些高捧自己胜过高举神的人，那些陷在淫乱中的轻浮的少男、少妇、中老年男女，那些在人中间喜欢个人名利、追求个人地位的男人与女人，那些陷在罪中执迷不悟的所有的这类人不都是不可挽救的人吗？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实行 七 》

屹立了三分钟的类人猿 7

“神在人身上是怎么作工的？这个摸清了吗？透亮了吗？在教会当中又是怎么作的？这些都看得怎么样了？这个你想过吗？在教会当中作的是为成全什么？这些都透亮了吗？若这些都不透亮，那所做都是徒劳，都是虚空！这话打动你的心了吗？就只是积极进取、不消极退后

就达到神的心意了吗？愚昧地配合就足够了吗？异象不透亮怎么办？不寻求行吗？神说‘我曾在人中间搞过一番大的事业，但人却不曾发现，我就只好以话语来向人一一显明，但人却对我的话仍是不明白，仍不知我计划的宗旨是什么’这话什么意思？考虑过宗旨吗？真是漫无目的乱作吗？这样作有什么意义？‘宗旨’都不清楚、不明白，怎么达到真实的配合呢？神说人的追求都是在无边无际的海面上，在空洞的字句道理其间，究竟你们的追求属于哪一类，你也讲不清。神在人身上要作成什么？这些都要清楚，就单为了在消极方面羞辱大红龙吗？难道羞辱过大红龙之后就让神两手空空隐居山间吗？那么神到底要什么？真是要人的心吗？还是要人的命？或是要人的万贯家产？这些有什么用？在神那边派不上用场，神在人身上作了这么多工就是为了把人当作打败撒但的证据来显明他的‘本事’吗？这不是显得神太‘小气’了吗？神就是那样的神吗？就像小孩拉着大人与别人干仗吗？这有什么意思？人总用自己的观念来衡量神。以往神说‘一年有四季，一季有三个月’，人听了这话，便记在心间，总说一年有四季，一季有三个月，当神说一年有几个季节？一季又有几个月？人便异口同声地答道：四季、三个月。人都是以规律这个方式来给神下定义，如今到了‘一年有三个季，一季有四个月’这个时代，人仍不知道，似乎人的眼睛都失明了，都是在凡事上找规律，今天又把‘规律’套在了神的头上，真是瞎眼！不看看现在已无‘冬季’，只是‘春、夏、秋季’？人真傻！处在现在这个地步仍不知怎么认识神，就如一个二十年代的人一样，还认为交通不便利，人都是步行或是牵着小驴出门，或认为还是点油灯，或认为还是原始人的生活方式，这不正是人大脑中的观念吗？为什么如今还讲什么怜悯慈爱呢？这有什么用呢？像一个絮絮叨叨的老太太一般总说她以往的日子，这些话有什么用？现在毕竟是现在，能倒回去二三十年吗？人都是随着‘潮流’过，为什么要那么想不开呢？如今这个刑罚时代还讲什么怜悯、慈爱，这有什么用？难道神只有怜悯、慈爱吗？为什么在今天这个‘白面、大米’的时代，总把糠皮子、苦菜往上端呢？神不愿意作的事，而人却强行压制他，若他反抗，便给他扣一个‘反革命’的帽子，说了多少次神原初不是怜悯、慈爱的神，但有谁听呢？人都是太谬，似乎神的话根本没有果效，人总是对我的话‘另眼看待’。神一直在受人的气，似乎在无辜的人身上都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谁能与神同心合意呢？你们总愿意活在神的怜悯慈爱之中，有什

么办法，神只好受着别人的侮辱，但我希望你们最好还是好好摸摸圣灵怎么作，之后再与神辩论。不过我劝你还是好好看看神话的原意，不要自作聪明，认为神的话中含着什么‘水分’，这没必要！谁能看见神话中的‘水分’有多少？除非神直说、明点，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了，能从神的话中看见实行的路这就达到要求了，还想看见什么？就神所说的‘我不再因人的软弱而施下我的怜悯’这一句明显、简单的话都看不透，还想研究、探讨什么，最起码的力学知识都不知道，有什么资本制造火箭？这不是说大话的人吗？人就没有资本作神的工，只是神的高抬，不知他爱什么、恨什么，就去侍候他，这不是自己给自己闯祸吗？人都不认识自己，都认为自己了不起了，有什么资格！真是不知好歹！好好回想一下过去，展望一下未来，怎么样？之后认识自己。”（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话奥秘的揭示·第四十一篇说话的揭示》）

“神在人身上是怎么作工的？这个摸清了吗？透亮了吗？”“神在人身上是怎么作工的？”神在人身上作工的步骤是什么呢？先是抓捕人的罪状，因为你是中国人，历史上没有你的记载，所以神要抓捕你的罪状。神要用事实与你说话，教会建造抓捕了你的罪状。现在神交通什么是假带领、什么是敌基督，这是不是要把教会建造抓捕的罪状亮出来让你看呢？谁还能跑了吗？就跑不了了，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污秽、邪恶、败坏。你看神作工，先是抓捕你的罪状显明你，显明你是让你怎么呢？认识自己，然后背叛自己，拿实行真理来代替你的过犯，这就是神在人身上作的工作。你配合到哪儿，神作工作到哪儿，你愿意悔改配合，神就带领你，你不愿意悔改，神就向你掩面。其实不是神向你掩面了，而是你没有给神留下作工的机会，是你先弃绝了神，而不是神先弃绝了你。“神在人身上是怎么作工的？这个摸清了吗？”咱每天起来吵了、打了、闹了，为什么会吵闹？连神是怎么作工的都不知道，神拯救人呢！怎么拯救人？人被撒但迷惑了以后，活在了撒但的权下，神用话语把你拯救回来、用话语把你唤醒，让你重新归到神话的权下，你归到了神话的权下，你就是属神的人。你不愿意背叛自己、不愿意背叛肉体，还愿意活在老旧的一种生活状态下，那

你就是愿意跟随撒但的。还有的人是中间派、老好人、诡诈人，我谁也不跟随，观望派、随风倒，好了，那神把他放在了哪一类？那他就不是跟随神的人。神作工是要羞辱撒但，靠什么羞辱撒但呢？让它的民众起来反叛它、背叛它。撒但你把人迷惑了，但神仅用话语就把人唤醒了，让人弃绝撒但，重新回到神的权下，这是神拯救人的过程，也是神羞辱撒但、打败撒但的过程，也是一个人蒙拯救的过程。让你明白这个就是要让你知道你在教会里该做什么，你不要每天起来就是分辨带领。咱以前交通过，让你分辨带领，是为什么呢？是为了不让带领把你迷惑、吞吃了，分辨带领不能当作你的本职工作，你回家是要完成家庭作业的，家庭作业是什么呢？认识自己，家庭作业就是认识自己，在作工中是认识神。认识神、认识自己，以及最后达到顺服神的主宰、安排，顺服神的一切作工、说话，归到神的权下，这就是神的子民，这就成了一个堂堂的受造之物。神说："神在人身上是怎么作工的？这个摸清了吗？透亮了吗？在教会当中又是怎么作的？"咱以前交通过教会是什么呀？教会就是战场！神把黑暗面给你显明出来了，让你拿起一把两刃利剑来行使神的权柄。咱以前把好多在教会里边信神的人打过来了，到了国度建造里边咱又在打，从外边看你是打岔、搅扰，撒但也在那边儿嗤笑说："你看我的差役把你搅得乱七八糟的，搅得你啥也顾不上干。"可神并不回避撒但的任何试探，借着这个机会让神选民长认识、长分辨，同时也是让众长子得经历，去操练怎么带领你，都得益处。

咱今天交通了个什么呀？交通了模仿，借着这个模仿咱看见了一个事实，虽然你从教会建造到了国度建造了，但是你还有好多真理并不明白。就好比说送上门一伙人说的："不接待、不听、不看、不接触。"咱今天交通解剖了，她们说的这个话是模仿、是谬论。今天如果没有送上门的模仿，送上门没有说这个话，咱没有把这个模仿打败，那你还是不明白这方面的真理。那你就会把不听、不看、不接触定规成一个谬论，那以后不管谁再来给你交通，你都是不听、不看、不接触了，就定规了。这个不听、不看、不接触是一个做法，那实行的原则、宗旨是什么呢？你是一个受造之物，你就应该接受神的带领，你

就不能不听、不看、不接触！如果神摆设一个人给你说一句话，你不听、不看、不接触，那你就是悖逆，这个话就是撒但迷惑人的话。但如果是一人给你说迷惑人的话了，你能听吗？不能听，这个时候不听、不看、不接触对你就又是一个保守了。你都已经跟上国度建造了，国度建造里边不是没带领，国度建造和教会建造的结束是不一样的，教会建造结束的时候没有真带领，而这儿是有带领的，是众长子直接带领的。那你跟上国度建造了还要去听别人的道，这是去听道吗？这是去自杀！那你愿意自杀就自杀去，因为你没有分辨、没有认识，你就可能受迷惑，今天带领你了，是你没有那个素质。借着这个模仿，同时要怎么呢？众长子要打败众仇敌，什么叫仇敌呢？与神对抗的、拆毁神经营的都属于仇敌！打败众仇敌那是我的一个使命与责任。在打败众仇敌的过程中，就是能把这个真理给阐明出来，也让众子民都能看见，“不听、不看、不接触”它是谬论，这样说是有基础的、是有前提条件的。不听、不看、不接触真理、不接触从神来的，这就是谬论！反过来你不听、不看、不接触这些谬论，对自己就是一个保守，你要知道不接触谬论这就是一个保守，这是应该的。咱说送上门的话是谬论的前提就是你已经跟上神的脚踪了，但你还不以为然，还要去寻求“真道”，寻求谬论去，这就太可惜了！这就是神说：“你们寻找神的脚踪都忽略了‘神是真理、道路、生命’这句话，所以很多人得着了真理也不认为是找到了神的脚踪，更不承认是神的显现，这是多么严重的失误！”（摘自《话在肉身显现·附篇一：神的显现带来了新的时代》）

“在教会当中又是怎么作的？”刚说了教会就是争战的战场，正邪之战或者是派别之争，是让你怎么呢？是让你用真理来解决这些问题，在用真理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让你把这方面的真理给明白、阐明、认识、经历了。“这些都看得怎么样了？这个你想过吗？”你是怎么经历过来的？神是怎么拯救人的？你想过没有？如果说你真的想过、寻求过的话，你今天不会成为这样的。“在教会当中作的是为成全什么？”在教会当中成全是要供应你真理了，是要看住你让你生命长大了！成全的是你在神话上的认识，实际地经历、体验。在教会当中不

是成全你的地位、不是成全你的名誉、不是成全你的情感、不是成全你的恩典。进入写出的那个文章叫什么文章？不能称为文章，那是谬论！还是写恩典的。“在教会当中作的是为成全什么？这些都透亮了吗？”神只是供应你真理，在教会里面只能让你明白真理，你再追求别的那就是不务正业，你再追求其它的，你想在教会里边得地位、得权势，那你就是不务正业、不走正道，那是邪道，歪门邪道！你想搞独立王国，你想让别人高看、仰望，这就是邪门！这些都得透亮，透亮了吗？“若这些都不透亮，那所做都是徒劳，都是虚空！”徒劳、虚空！送上门，让你正经去传福音你没有去，你是分辨这个、分辨那个，在这个讲道里边看两句话、在我的讲道里边看两句话，你所做的这些都是徒劳！你给这个去讲讲、给那个去讲讲，你为这些跑断腿、累断腰，这不仅是徒劳还是什么？是祸患！“都是虚空！”你为什么这么做呢？什么驱使你这么做的呢？你不就是想让人高捧你吗？保罗有个什么性情？（争强好胜。）争强好胜、唯利是图！为了自己的利，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这叫唯利是图。争强好胜，和谁都能争，不敢和我争，和谁争呢？（SJ。）和SJ争，这就是争强好胜、唯利是图，你所做出来的都是虚空！为什么这么说？你今天在国度建造里边争夺这个，你争夺的就是祸患！如果你在教会建造时期争夺了，那你有可能得逞，你看今天骑马的那些敌基督、假带领是不是享受地位之福了？神说：“……所有温室里的花，虽然多如繁星数点不清，而且吸引着所有的游人，但花谢之后，便如撒但的诡计破烂不堪，无人问津。”（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发声·第三篇》）你看教会里边跑断腿、累断腰的那些带领不走正道，他是享受了两天福，神今天交通解剖那些带领说：“有一个人刚当带领的时候，穿戴一般，衣服只有三五套，也不是什么名牌或者是高档的服装，结果当了几年带领被撤换后，走的时候带了一大车的好衣服、好包。”（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六）》）神还说：“我听说有些人当了带领之后，享受这汤那汤的，居然有人半夜还给送汤呢！”（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解决败坏性情得有具体的实行路途》）享受吧！但这些都是虚空的、是一时的，你得不着真理。你在教会里边要追求得个地位，你用各种途径或者是溜须拍马追求地位，不管怎么样，你得着的都是一个虚空，你就是把一个带领搞下来你坐上，那也是虚空。国度建造是审判、刑罚的正式开始，神说：“在万国

万民中经过审判而悔改的进入我的国度做子民，而硬着头皮不悔改的扔在无底深坑（永远灭亡）；在国度里是最后一次的审判，也是我彻底清理世界，从此没有不义、没有忧伤、没有眼泪、没有叹息，更没有世界，全是基督的彰显，全是基督的国度，何等荣耀，何等荣耀！”（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圣灵向众教会的说话·第七十九篇说话》）在国度建造最后一次的审判里，你得着的是什么？你得着的是刑罚、审判，所以说你得着的不是虚空。你觉得“我帮助、扶持人了呀！”你还认识分辨谁了呢？分辨带领工人了，你把这些工作作得再好，你不认识自己，最后得来的都是什么？（徒劳、虚空。）虚空，到最后你什么也得不着，虚空，都是过眼浮云。你享受也是一时的，他们崇拜你，你高兴，你享受地位之福也是一时的，只是能一时看见下边有多少人跟随你、多少人拥护你，你说一句话下边有多少人听你的，这一时过后都是虚空。“这话打动你的心了吗？”小宝，这话能打动你的心吗？我刚才交通的这话你听进去了没有？能不能打动你的心？（……）你们追求的都是徒劳、虚空。信神就是让你信神的话，看神话是怎么说的。你们不是看神话怎么说的，总是看你所仰望的人是怎么说的。只要是你们的肉体不受苦，只要是能拔高对你们的肉体有益，你们就跟随，没有神话都是虚空！

“就只是积极进取、不消极退后就达到神的心意了吗？”让你们悔改的时候，你们的表现是什么？不消极，你们去教会里边干什么了呢！好像是积极进取呢！不消极、不退后，那达到神的心意了吗？那是神的心意吗？神是让你们那样做了吗？“愚昧地配合就足够了吗？”什么是愚昧地配合？咱分辨带领了，是不是也算“配合”呢！你说你帮助扶持人了，散布个谬论还以为是帮助、扶持人呢！你看见符合你的肉体了，就以为是享受！还散布给别人。“愚昧地配合就足够了吗？”愚昧！不符合神心意地配合！你们说你们聚会了，你们聚会交通的不是真理，交通的是谬论、散布的是谬论、释放的是死亡！“愚昧地配合就足够了吗？异象不透亮怎么办？不寻求行吗？”异象不透亮，就今天跟随你受迷惑的这些人，异象透亮不透亮？送上门你给他们交通的是异象，可他们的异象透亮吗？（SJ：不透亮。）如果他们异象透亮的

话，能上你的这个当吗？异象透亮能说出第二次击打牧人吗？能出来一个拔高吗？能来个第二步工作吗？这个话是对教会建造说的，你拿到了国度建造，你在国度建造上还要拔高去哪儿？这就是异象不透亮。“异象不透亮怎么办？不寻求行吗？”这个姊妹的灵名叫什么？（力洁。）力洁，你不寻求行吗？根据你的看事观点，你是怎么认为的、你是怎么想的，你怎么认为的、怎么想的能等于是神作的吗？不寻求行吗？

“神说‘我曾在人中间搞过一番大的事业，但人却不曾发现，我就只好以话语来向人一一显明，但人却对我的话仍是不明白，仍不知我计划的宗旨是什么’”，神作过一番大的事业，什么事业？神的三步作工，第一步是什么？第一步是带领人在地上生活，是吧？（嗯。）第二步是赎人的罪，使人能够来到神面前。“神说‘我曾在人中间搞过一番大的事业，但人却不曾发现’”，你知道是神的拯救吗？那个律法时代的人对神有认识吗？没有。对于他们来说，神只是带领他们在地上生活，其余什么都不知道！神作了什么工作，人有什么认识，神不作什么工作，你能有认识吗？神作恩典时代的工作了，你就只记住神是慈爱、怜悯，其它的你还是不知道。“我就只好以话语来向人一一显明”，用话语直接告你说，你是从哪儿来的，你是怎么被撒但迷惑的，你什么时候有了父亲，你为什么听不懂神的声音，你为什么要与神对着干，你为什么要搞独立王国，这些是不是一一都给你说明了？咱今天交通了，你为什么要搞独立王国？为什么要与神对着干？因为撒但告你说了，人活着就得为自己，“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所以你说什么话，做什么事情一切都是为了自己，自己的利益受到一点伤害不行！“我的名誉受到伤害了不行、你要让他们弃绝我不行，我心里难受。”我让他们弃绝你，是不是对你的保守呀？他们弃绝了你以后，你的邪说谬论影响不了他，你也不能作恶了，这是不是对你的保守？是不是对你的恩待？可你的心里边舒服吗？不舒服、难受，“他们要弃绝我，你们支持他们弃绝我！”弃绝你这是善行还是恶行？送上门，我作的是善还是恶？在教会里边，要求弃绝送上门、远离送上门是善行还是恶行？送上门？（……）送上门不敢说了！不知道是善还是恶。小

宝，是善行还是恶行？（小宝：善行。）善行，送上门不理解，为什么会是善行呢？理解吗？送上门？（送上门：就是把手脚给绑住了。）是善行还是恶行？（送上门：善行。）如果说不阻止你，你把人都迷惑到了你那边，这是什么？你不进国度你也不让他们进国度，你坑害一个人，那是一个人的灵魂，到那时候神都要与你算账，清算呢！在教会时期弃绝你是不和你说的，今天是和你说得清清楚楚，为什么要弃绝你？弃绝你是因为你刚才说了，“我心里有这东西，不由自主我就要说。”是吧？你不由自主地要说，你控制不了你的嘴，那我是不是得控制神选民不能接近你呢？接近你，你就要散布谬论迷惑他们了，所以说，我让他们远离你。我让你闭嘴，你不舒服，你自己心里有什么不能说，然后还临到了教会弟兄姊妹的弃绝，虽然今天你肉体是受了点苦，但这对你是一种帮助、拯救，是不让你作恶，是让你的恶作不成，是不让你受到惩罚，是帮助你，可咱理解吗？不理解，你还以为我是要干什么了呢？带领人都弃绝你？

“我就只好以话语来向人一一显明，但人却对我的话仍是不明白，仍不知我计划的宗旨是什么”，现在知道神经营计划的宗旨是什么吗？小宝，说说神经营计划的宗旨是什么？（小宝：拯救人。）拯救人，人怎么就是被拯救了呢？神经营计划的宗旨是把活在撒但权下的人全部拯救过来，让人活在神的权下，神话能在他身上作王掌权，让他完全成了属神的人。神在经营过程中，是让人看见、认识，把善与恶、黑与白分得一清二楚，分得清清楚楚的。让他们知道不是神败坏了人，而是撒但败坏了人。神是造了人又拯救了人，又供应了人的所需，让人都知道这些，知道神作了什么，神作在人身上的都是爱！让人去知道、认识、体验、经历。还能怎么呢？还能还报，这是作工的宗旨，不仅是让人背叛撒但，让人最终还能爱神至极，这是神作工的宗旨。原来你的生存法则是撒但给你的，现在呢？神作工的宗旨是什么？神要的不再是起初的亚当、夏娃，而是要什么样的亚当、夏娃？（变化以后的。）变化以后的，有分辨、有认识的亚当、夏娃。还是这个人，只是他的看事观点变了，有认识了、有分辨了，这是神作工的宗旨。当你知道这个宗旨的时候，那你是不是该往这个宗旨上走呢？那

我带领你的是不是这个路？我带领你让你去认识、让你去分辨、让你看神的奇妙作为、让你看到神的爱！然后让你去悔改，让你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我带领你是往神经营计划宗旨的这条路上走了，而你们走的那条路呢？送上门你知道神的经营宗旨吗？（送上门：会说。）会说，咱走的路是不是神经营计划宗旨的路呢？咱走的是自己经营的路。“这话什么意思？考虑过宗旨吗？”这就是刚才你说的会说，你只是会说，但是你没有考虑过神的宗旨！如果你考虑过神的宗旨的话，你就不会是两眼看着别人怎么样，看着带领怎么样，看着他的地位怎么样，你不会考虑这些，而是只管自己的生命进入，注重自己是否有变化了，同时看自己是不是尽上一个受造之物的本分了，看自己在神的心目中是属哪类人，是神喜欢的人？还是神所恨恶的人？自己是不是能存留下来的人？这是不是你应该追求进入的？你考虑过神的宗旨了，那你就要按神的这个宗旨去走，违背了神的作工宗旨，那你将是被毁灭的，将是不存在的！神给人制定的这条路，你只能是接受、顺服、跟随，别无选择，你不要给神提意见，你也不要妄想来修改，那叫打岔。

“真是漫无目的乱作吗？”咱今天聚会交通了，还让你喂J、喂Z，你说让你喂J、喂Z，是漫无目的吗？有没有目的？（有。）有，咱今天得清楚，目的是干什么呢？（建造国度。）建造国度，怎么建造国度呢？咱又到了理论里边了啊！（为了让人有吃、有住……）养J、养Z那是为了让他们来了有个吃住，这是你眼睛能看见的。再想想，实际上是要干啥呢？（SJ：剥夺地位、脸面。）（小丹：是为了让人能繁衍生息，学会这个技能。）（建造人的心，让人有真理。）那都是小事！“真是漫无目的乱作吗？”你要知道神的作工宗旨是什么？始终离不了神的作工宗旨，宗旨是什么？让你性情变化，让你喂J、喂Z，都是围绕着你的性情变化。为什么说你在家不能蒙拯救？你不尽本分不能蒙拯救？你不尽本分你就和神不挂钩，你和神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是一句空白的话。如果你来神家喂J，你就和神挂钩了，为什么和神挂钩了？神要看你的态度，你在你家喂J，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神看见了什么？什么也看不见！你和神没有关系！你来到神家里喂J了，

神看见你了，你在这儿喂J的存心是什么？喂J是想混个不死的结局？还是来尽个受造之物的本分呢？还是想借着喂J得着什么好处呢？存心目的是不是就暴露了？我说送上门给咱喂J吧！让你喂J，你不要想着就喂三天、两天，最起码给咱喂三、五年，是吧！不要说喂三、五年了，就喂三天，你说送上门会说什么？送上门会有什么想法？送上门，让你去喂J你有什么想法？（送上门：喂J不费心。）（小丹：送上门会觉得大材小用。）送上门会想："让我喂J？简直是对我的一种羞辱！"会不会有这种想法？你喂J的时候心里想什么？两眼的泪就流下来了，心想："这完全是一种欺负人！完全是一种玩弄人！"哎，这个时候神是不是看见了？这送上门还是不是个受造之物了？（不是。）你一个受造之物，坐你是凳子、踩你是梯子，扔了你是什么？（垃圾。）送上门说："我给他们交通，他们一听就能明白、亮堂嘛！我还能让他们都来我家找我给他们交通，最后让我喂J了？"（送上门：这会儿我想着让我搞个接待算了。）就不让你搞接待，就让你接待J、Z。喂J是不是让你接待J、Z呢？神作的就不合你的观念，不合你观念才能显明你，神就是要显明你。好了，就让你喂J、Z，送上门愿意喂吗？（送上门：喂嘛！）现在说"喂嘛"，愿意吗？（送上门：接待我……）看，她还想接待吧！这还没有让她去喂了，就说了一下，就显明了，我让她喂J吧，她说让我接待吧！（送上门：我说的意思是，我们这儿没有J可以喂，那接待是最低的本分，那我就接待吧。）（小丹：你要明白，神家给你安排什么，你就做什么。）（送上门：你要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有个想法，隔离我了，踩我是凳子，如果我还要翻腾，就说明我不愿意做凳子，也不愿意让踩，就明白到这儿了。）那你愿意让踩吗？（送上门：那踩吧！）踩吧！今天就让你喂J，去不去？（送上门：去呀。）那不是说句话的事呀！每天喂J了，你去看看那些喂J的人，在下边扫J窝了，上边J"噗嗤"把J粪给你拉到身上了，你出来J窝，身上一股J粪味。在家咱身上撒的是香水，去了J窝是撒J粪呢！你心里的心思就都出来了"我这是为了啥？为了啥？难道这就进国度了吗？这就剩存下来了吗？"好了，就你流露出来的"这就进国度了？这就剩存下来了？"这些想法是顺服还是悖逆？（悖逆。）什么悖逆？搞交易！前途、命运总挂在心上，这个心思意念你有没有？百分之九百肯定有！好了，那这个时候神是不是就看见你的心了？哦！原来你跟随神几年，你还是想什么了？还是想换取得恩典

呀！受造之物没有索取，今天咱抵挡神了、悖逆神了，向神悔改，预备足够的善行，有你的选择吗？就不要说你抵挡了！就说你这个受造之物，来，喂J行不行呀？一个是劳苦，一是那种环境，还有啥呢？喂了一个月J了，咱拿二斤JD给老公吃吃吧！想不想？能不能吃？喂了一个月了、喂了两个月了，一个JD也不能拿给老公吃，老公还得在家吃窝窝头，是吗？两眼掉泪呀！我不拿JD，给老公买个JD吧！哪儿来的钱呢？喂J不发工资，工资没有，JD也没有，神作的就是剥夺的工作！剥夺你的地位、剥夺你的名誉、剥夺你的钱财。为什么说你在家没有熬炼、操练？只有全身心在外尽本分的才能得到熬炼、操练呢？没有这些环境，就不会有这些流露，就不会有这些显明，显明不了你，你就不会认识自己！也不存在有认识自己！那你就不存在有悔改！就不存在你站住的一个见证！因为你就不承认你是个受造之物！咱不尽本分的时候，你看，数我最好、我有认识、我有分辨、我有付出，来点实际的呗！喂J你都不行！还让你干啥呢？还不如蹦蹦了！蹦蹦还愿意怎么呢？“拉粪还愿意拉一千年！”你呢？这就叫不务正业呀！

“真是漫无目的乱作吗？这样作有什么意义？”喂Z、喂Y有意义吗？真是漫无边际的吗？这是个什么？这是个征服的过程，征服你，你嘴上承认你是受造之物，那你究竟由神摆布不由神摆布？剥夺约伯万贯家产时，他还说什么了？“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当让你去喂J、喂Z的时候，你能不能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就是操练你了。刚开始喂J了，你肯定免不了应付糊弄，因为什么呢？你就心不在焉，你心不在焉，那个J、Z是不是就出问题了？该喝水的喝不上，该吃的吃不上，三天J就死了。你说因着你的应付糊弄，给神家造成了损失，你就有罪了，你是不是该受审判、刑罚？该担当？借着这个解剖让你看见，你一个受造之物该有什么样的看事观点呀？我是个受造之物，神怎么摆布，我怎么接受、顺服，因为我就是个受造之物！神让我干什么我干什么，人家还没有让我去污河里边喝水，就让我喂J，我都很难接受，不用事实临及咱，就想一下都难以接受，那你说你还是受造之物吗？就用这个来显明你与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用这个来改变你的看事观点。喂J、喂Z是为了改变你的看事观点，不是说非得真让你去

喂J、喂Z。神拿五饼二鱼能吃饱五千人，你就是不喂J、喂Z，神能不能让你吃上呀？缺了你的吃喝了吗？神显一个神迹奇事让你什么都有了，但是神不那样作，神是有意的要显明你、操练你。所以说，“真是漫无目的乱作吗？”算不算乱作？（不算。）是有目的、有意义的。咱交通这个态度、观点的时候，你看神也在交通什么？神说：“有些人在银行存点钱，每个月都看月结单，看一下利息，看完之后自己再加加减减，……少一分一厘都不会放过。对于自己的钱财人能这么细心，但是对于神的祭物人是不是有这份心啊？我看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都没有。所以神的祭物交给人来保管，常常出现被挥霍、浪费的情况与各种不合理的花销，也没有人感觉这是问题，负责这项工作的人也从来不感觉良心有愧。”（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分辨假带领（十二）》）你个人家里的两毛钱二分钱，每个月你都要上账，看你账上进了多少？神家进了多少你看吗？神家就是花了几万块钱你管吗？你不过问，这就显明人性。就借着这个来操练，看见你是什么东西，所以这不是漫无目的乱作。“这样作有什么意义？‘宗旨’都不清楚、不明白，怎么达到真实的配合呢？”刚才说喂J、喂Z的宗旨是什么呢？（尽本分是被征服的过程，是改变人看事观点的过程。）征服的过程是改变你看事观点的过程，这就是个目的意义。所以说，“‘宗旨’都不清楚、不明白”，就是说喂J、喂Z的宗旨是让你改变性情了，如果说你不明白这个，那你怎么能达到真实的配合呢？你就不会配合，你会搞个人的经营。“神说人的追求都是在无边无际的海面上，在空洞的字句道理其间，究竟你们的追求属于哪一类，你也讲不清。”送上门你能讲清吗？你要是能讲清了，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了。这话听懂了没有？（送上门：没有。）“神说人的追求都是在无边无际的海面上，在空洞的字句道理其间，究竟你们的追求属于哪一类，你也讲不清。”你说SJ能不能讲清呀？（能。）解剖SJ的那个话，人家能够来回、反复地听，能在这里边寻求，人家不去辩论“这个话我说了没有，是真是假”，从来没有反抗过。就不要说反抗了，就说人生是怎么对待她的？她是怎么对待人生的？送上门，你听说过她反抗吗？人生直接就是拆SJ的台，SJ她都没有去反抗，她只管尽她的本分。当她过来给我诉说的时候，她还没开口，我就说：“你又告状呀？”她连说话的余地都没有！但这些影响了她的本分了吗？不影响她的本分，她继续尽她的本分，也借此机会熬炼了她。效力者的试炼，她就是个效力者，

没有什么向往了，不要求什么地位、名誉了，什么都不要求了。我交通的时候，揭露她什么了？我说她是保罗来世。就算我说她是保罗来世了，她也只是在听我说的话，是认识，我怎么是保罗来世？认识了以后，她是去变化，她不能再为冠冕，不能再为这些而作工，你也能看见了，她现在作工和以前作工一样不一样？（小丹：不一样，有变化。）你是有知觉的，有感觉的，这就叫变化！她每天追求什么？寻求什么？她知道神的作工宗旨是什么，神要的是性情变化、要的是看事观点的转变，她是往这个方向去走的，她是尽她的所能。

“神在人身上要作成什么？这些都要清楚，就单为了在消极方面羞辱大红龙吗？”（不是。）哎！神拯救人是附加，是吧？（嗯。）“难道羞辱过大红龙之后就让神两手空空隐居山间吗？”你说我今天所交通的，我就是单为了羞辱你送上门吗？是为了羞辱你吗？（小丹：不是。）是为了什么？（小丹：是为了拯救，她看不见自己走的错路，显明人不是目的，目的还是为了拯救，看到神在最大程度地拯救人，看她能不能体会到，能不能去变化。）“难道羞辱过大红龙之后就让神两手空空隐居山间吗？”羞辱你是为了让你认识自己。我又想起你们的一个谬论，你们说：“我羞辱你是为了把你打死”，我说我把SJ打死，我打死的是谁？（撒但性情。）打死的是她的性情。可是，你们这儿有一个谬论是什么？我揭露、解剖你，你不是去背叛，而是认为这个揭露、揭剖是对你的一种打死，解剖你越重就是越打死你了！好了，那你就等待着“打死就能复活”，然后你也不寻求、你也不变化，就等着复活，那能有复活吗？（没有。）那复活的是谁呀？复活的是生命吗？复活的是不是还是撒但性情？你复活过来，那就证明你是刚硬，宁死不屈，死我也不变化。你追求的这个打死是什么呢？还是个模仿！“弟兄你不是说把人打死，人才能变化吗？行了，那你揭露、解剖我越狠，我就越高兴，这样就打死我了，打死我了，我就有新生命了，我就活了。”这是不是个模仿？打死你，是打你身上那个败坏性情，是捆绑撒但！咱以前交通过捆绑撒但吧？捆绑撒但是为了让你的撒但性情不敢再起来做事，是让你背叛它。我说SJ要得冠冕了，她是保罗来世，她听了她是保罗来世以后，再不做保罗了，作工再不要地位、名

誉了，你就是再贬低我、藐视我，不影响我的工作，始终如一，人家那个性情就打死了。咱交通的保罗来世，你们听明白了吗？当时就是来这里作工了，作工完了回去以后，SJ觉得她作工作到位了，把这个功劳往我这儿一摆，我把她作的这工作给否了，我说这个不对，然后，人生在那边嬉笑了，她心里边就开始难受了。她回来的时候想什么了？想把这个工作往我这儿一摆，让我干什么呢！她心里想："这下你应该夸我一下了吧！结果你没有夸我，反而还羞辱了我。人生她什么工作也不作，你也不说她，我作了工作，你还羞辱我。"她就哭了，想回家呀！对我说："我多长时间没回家了，想看看我妈了。"她想起她的妈了。我看着她的那个性情，我说："你这是想干嘛？想撂挑子？想不干？"但是她又不敢说她撂挑子，但她那个性情流露出来的是什么？"你没夸我，你没有给我戴冠冕。"她就想撂挑子，这是不是保罗？那你所作的工作是有目的、是有意义的，你是想让我给你戴个冠冕，想让我夸你两句，于是我就揭露SJ，给她起了个名字叫"保罗来世"，保罗来世意味着你的灵是谁？你的灵是保罗，你的灵直接就是保罗来世，你就是保罗，有归宿吗？（没有。）没有归宿！这是不是就把她打死了？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彼得说什么了呀？"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说他什么了？（撒但，你退我后边去吧！）耶稣说："撒但，退我后边去吧！"是说彼得吗？是说他的这个性情，撒但，你退我后边去吧！你能因为耶稣说了这句话就说彼得是撒但吗？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一个事情来，送上门说什么话了？我说SJ是保罗，又说她是原子弹。送上门说："你说她是保罗，我就说她是保罗，你说她是原子弹，我就说她是原子弹，我是顺服。"记得你说的这话吧？（送上门：我说的是，你说她是保罗的时候，我是看她身上的缺点，说她是原子弹的时候，我是看她身上的长处，我是这样领受的。）可传到我耳朵里的不是这个话呀！（送上门：那我说的就是这话。）我记得你也直接和我说过，你说她是保罗，我就说她是保罗，你说她是长子，我就说她是长子呀！我顺服呀！（送上门：我有时候就迷了嘛！）你们在下边听到送上门说的是什么？（安宁：芦荟和送上门说SJ是假带领，后来针对这个问题，老师给回复了一段话，当拿着这段话给送上门交通的时候，送上门说："那以后有啥不说就行了，老师说她是保罗，我就说她是保罗，老师说她是长子，我就说她是长子。"她是这样说的。）（送上门：我说老师不这样说，咱也不明

白……）通过刚才姊妹的话证实了，你就是这么说的，“你说她是保罗，她就是保罗，你说她是原子弹，她就是原子弹。”你说这话的存心是什么？你说这句话达到的果效是什么？耶稣说彼得，“撒但，你退我后边去吧！”你就跟着说撒但，彼得是撒但？能不能这样说？（送上门：我不是说彼得是撒但。）那我说她是保罗来世，你也跟着说她是保罗来世？我说她是保罗来世，是要打死她这种性情，不是让你把她当作保罗来世，你说她是保罗来世，我就说她是保罗来世。（送上门：不是这个意思。）你说不是那意思！不是那意思！我今天给你交通，是让你明白一个真理。（送上门：哦。）你需要管你是不是那意思吗？你就认为你是那意思，你悔改一下行不行？你就认为你不是那意思，可是你流露出来给别人看到的就是这个，已经形成了这种风声，效果就是这样的。小宝，送上门说过：“老师说她是原子弹，我就说她是原子弹，老师说她是保罗来世，我就说她是保罗来世”这话吧？有没有？（小宝：说过。）说过吧？（她当时说，老师说她是保罗来世，咱就说她是保罗来世，说她是原子弹，她就是原子弹，说她是假带领，咱就说她是假带领，老师没说啥咱就不要说啥！当时她就是这样说的。）我说她什么，不是代表让送上门你也说她什么，你不要说是老师带领你走这个路的，这就是咱不走正道！你要走正道，你就说不出这话来。老师说她是保罗来世，是说她的那性情是保罗来世。“哦！她哪个性情是保罗来世。”你从她的性情里边去认识、去分辨，不是让你去分辨这个人，是让你去分辨她的这个行为、性情是保罗来世！然后让你不走这条道路,而不是让你跟着我喊她就是保罗来世，她就是长子。我让你去研究原子弹，看人家原子弹走的这条路，是让你跟着她这条路走，不是我喊谁是原子弹，你就跟着我喊谁是原子弹，我不是让你和我统一口径了，我是带你去看她这条路是怎么走的！

屹立了三分钟的类人猿 8

“神在人身上要作成什么？这些都要清楚，就单为了在消极方面羞辱大红龙吗？难道羞辱过大红龙之后就让神两手空空隐居山间吗？”咱刚才要交通这句话了，但我一交通，送上门她就老想反驳，一反驳，这个话就怎么了？就变味了，岔开了，思路也就乱了，交通不下去了！我今天和你交通这些，外表看像是在羞辱你，其实不是为了要羞辱你送上门，我的目的是要羞辱撒但，羞辱撒但就是羞辱你身上的败坏性情，就像咱说的保罗来世，是把你身上的败坏性情打死，不允许你再这样做了，让你知道这样做，给你带来的是什么、给神带来的是什么，是要阻止你走的这条路。羞辱你身上的败坏性情就单是为了羞辱吗？是为了什么？羞辱之后就完了？神说：“难道羞辱过大红龙之后就让神两手空空隐居山间吗？”羞辱是为了让你性情变化、为了让你背叛自己、为了让你走上SJ的路！解剖了SJ以后，SJ她能够背叛她原来走的路。原来SJ刚过来的时候，我说你是作工，人家人生是进入，如果你生命不进入，那你就像扫罗一样，他追杀大卫了，反过来大卫把扫罗杀了也不犯罪！大卫能不能杀扫罗？（能杀。）因为神爱的是谁？（大卫。）大卫杀了扫罗也不犯罪，为什么呢？因为扫罗在神那边已经是神咒诅的人了。我把SJ比作扫罗，不管扫罗在外边作了多少工作，但你的性情没有变化，生命没有进入，杀了你也应该。性情不变化，再作多少工作神也不称许。保罗跑了大半个欧洲，他还是敌基督了，你作了多少工作？杀你不应该吗？SJ心里边能通得过吗？（通不过。）所以她心里边极度的痛苦！只有在这一次击打以后，她才开始注重什么是生命进入。也就是说杀死你你要摆资格、摆资本，神不看你的资格和资本，神是看你有无真理，看你的生命是否有进入，就是说在这儿羞辱了你，还要让你生命进入。如果你生命不进入，如果你不变化，那神在那边儿就是啥了？两手空空，没有收获！还记得神说的那句话吗？“你们了解一个费尽心思种田而颗粒未收的人的心思吗？……你们看见过一个被激怒之人所发出的怒气吗？……你们若了解这些人的心态，那我想你们不会想象不出神报应人的态度会是如何的吧！”（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谈归宿》）我苦口婆心地和你送上门说了这么一番话以后，送上门明天起来背叛了，直接又走原路了，我是不是空手？神要你这空手吗？神愿意要收获，目的是想让你变化！“那么神到底要什么？真是要人的心吗？”神要你的心了没有？神要的是你的心能向着他、为着他，而不是要把你的心取了，如果把你

的心取了，你还能活啊？“真是要人的心吗？还是要人的命？或是要人的万贯家产？这些有什么用？”现在清楚了没有？神要的是什么？（打败撒但的证据。）打败撒但的见证，神要的是你站在神一边看事，站在神一边为神说话，时时、处处都能向着神、为着神，神要的是这个，不是让你为着你的肉体。

“在神那边派不上用场，神在人身上作了这么多工就是为了把人当作打败撒但的证据来显明他的‘本事’吗？这不是显得神太‘小气’了吗？神就是那样的神吗？就像小孩拉着大人与别人干仗吗？”这是什么意思？今天能理解了吗？我今天是来做什么了？我今天就是拿着神话来打人了？（不是。）我是用神话来打你送上门了？如果我用神话来打你送上门，这就是小孩拉着大人来打仗来了，来打架来了。“这有什么意思？”有意思吗？送上门，能理解这意思吗？说这话什么意思？不让你误解神。“神在人身上作了这么多工就是为了把人当作打败撒但的证据来显明他的‘本事’吗？这不是显得神太‘小气’了吗？神就是那样的神吗？就像小孩拉着大人与别人干仗吗？这有什么意思？人总用自己的观念来衡量神。”送上门是不是这样想的？（送上门：什么这样想的？）你觉得就是我这个小孩拿着神的话过来打你了，你如果不这么想，你就不会在那边儿反抗，你就不会说这个有背景，那个有背景了，这个我没有说，那个我没有说，是不是？怕我把你打倒，怕我把你羞辱了，这就是不理解神的作工，不明白神的心意！神要干什么呢？是让你去认识自己、让你去背叛自己、让你看见什么是真理，应该怎样做人、怎样行事，要让你明白知道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而不单是为了把你打败。

“以往神说‘一年有四季，一季有三个月’，人听了这话，便记在心间，总说一年有四季，一季有三个月，当神说一年有几个季节？一季又有几个月？人便异口同声地答道：四季、三个月。人都是以规律这个方式来给神下定义，如今到了‘一年有三个季，一季有四个月’这个时代，人仍不知道，似乎人的眼睛都失明了，都是在凡事上找规律，今

天又把‘规律’套在了神的头上，真是瞎眼！”神举了个例子，是吧！以前说什么了呀？“一年有四季，一季有三个月”，可是现在成了“一年有三个季，一季有四个月”，你知道吗？（不知道。）你已经看见了，已经体验了，但你不敢说。这就好比祭司弟兄告你说作工结束了，拔高一步了，击打牧人了，羊群分散了，建造国度了，你把这个字句记住了，然后到了国度建造了，人问你，神现在是干什么了？你说：“击打牧人，羊群分散了，工作又拔高了。”你把教会建造那些东西又拿过来了，你就记住这个字句了，你就不会体验？没有经历？“击打牧人，羊群分散了，工作又拔高了”，这个话是对谁说的？（小丹：是对没有跟上国度建造的那些人说的。）是对教会建造里边的人说的，你拿上教会建造的东西到国度建造里说事，所以人的眼睛就都失明了！“这个时代，人仍不知道，似乎人的眼睛都失明了，都是在凡事上找规律，今天又把‘规律’套在了神的头上”，今天你又把这个规律套在了国度建造上边！反过来这些人们还跟随得紧紧的！这就是套规条。“今天又把‘规律’套在了神的头上，真是瞎眼！不看看现在已无‘冬季’，只是‘春、夏、秋季’？”真是眼瞎，是吧！不看看现在是国度建造，已没有冬季了，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现在不是教会建造，而是国度建造！国度建造是由众长子带领，人开始真正地走上了生命进入的道路！审判、刑罚正式开始，没有冬季了！什么意思？冬季是冬眠期，生命都怎么了？不长了。现在有神的交通，祭司弟兄的交通，我又直接带着你，还有人出来表演着戏，我又给你揭露、解剖了，让你看了，手把手地带你！还有冬季吗？（没有了。）没冬季了，所以现在只有啥了？春、夏、秋三季，可你还在这儿告我说带领是假带领，还要弃绝假带领。“人真傻！处在现在这个地步仍不知怎么认识神，就如一个二十年代的人一样，还认为交通不便利，人都是步行或是牵着小驴出门，或认为还是点油灯，或认为还是原始人的生活方式，这不正是人大脑中的观念吗？”那你今天说，第二次击打牧人了，没有真实的带领人了，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二十年代的人！小宝，二十年代的人啊！“还认为交通不便利，人都是步行或是牵着小驴出门，或认为还是点油灯”，什么意思呀？这就是神话里说的原始社会的生活，太落后了！现在是国度建造，你拿上打教会建造的异象来给已经过来国度建造的人交通，还真有人跟，这就纳闷了，所以说这就是让人迷惑了。

“这不正是人大脑中的观念吗？为什么如今还讲什么怜悯慈爱呢？这有什么用呢？像一个絮絮叨叨的老太太一般总说她以往的日子，这些话有什么用？”咱让二线的人去原教会打仗了，结果他们反过头来，给我来了个回马枪，来咱教会打仗来了。“像一个絮絮叨叨的老太太一般总说她以往的日子”，我现在给你交通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呀？（揭露、解剖，生命进入。）主要交通的是生命进入，揭露解剖。咱现在主要扭转一个观点，就是要让你知道你为什么要信神？信神是在干什么？主要是让你走上信神的正轨，让你时时、事事、处处都能来到神面前，现在给你交通的这个是个重点、转折点。可你们在这儿就是老太太，总是研究以往的日子，拿上教会建造到国度建造的异象，来这儿说话来了。“现在毕竟是现在，能倒回去二三十年吗？人都是随着‘潮流’过，为什么要那么想不开呢？”这个潮流带引号，什么意思？（得跟上神作工的步伐。）得跟上神作工的步伐。“为什么要那么想不开呢？”到了国度建造这儿了，还要谈教会建造，击打牧人。“如今这个刑罚时代还讲什么怜悯、慈爱，这有什么用？”现在神作的是什么工作？审判刑罚、揭露解剖，甚至定罪、咒诅！没有怜悯、慈爱了。“难道神只有怜悯、慈爱吗？为什么在今天这个‘白面、大米’的时代，总把糠皮子、苦菜往上端呢？”这就是让你建立在神主宰万物的基础上，来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的说话，神给你把环境摆设出来了，你再来看这些话，神的话是不是一一都摆在你面前了？现在看这些话有味道了吗？（嗯。）你如果不经历这些事，看这些话你就看不懂，你会说：“神说的是啥话呢？我什么时候不吃大米，吃糠皮、苦菜了？”今天你再谈神的恩典、怜悯、慈爱，就成了吃糠皮、苦菜了，在教会里这些就成了正事了，连正常的教会生活也没有了！每天起来去教会里边就讨论这些事，这就是把糠皮、苦菜端上来了。“神不愿意作的事，而人却强行压制他，若他反抗，便给他扣一个‘反革命’的帽子”，你说，你们在这里吵闹，我该管不该管呢？我不管吧！你们说我是带领教会的，教会乱作一团，我啥也不管，你们都有怨言！我管吧！我现在给你交通的是生命进入，可你们在这儿研究的是教会建造结束时期、过渡时期，击打牧人，羊群分散了。“神不愿意作的事，而人却强行压制他，若他反抗，便给他扣一个‘反革命’的帽子，说了多少次神

原初不是怜悯、慈爱的神，但有谁听呢？”你说为什么人敢这么做呢？为什么送上门敢这么做呢？什么原因？（就是把神定规成慈爱、怜悯了。）哎，你把神的包容、忍耐，当成了无能的表现，把我当成了无能的表现。小宝，上一次我过来给你心平气和地交通了，我没有说什么，是吧！那小宝你把我当成什么了？“你太无能了吧！这还有怒气了？还狮子的性情呢？”所以我走后，她才敢这么放肆地做。你这么做的时候，虽然你没有看见你的结局、没看见神的怒气，但神在那边看着呢！神给你记在记事册上的究竟是污点呢？还是根据这个定你的结局呢？你知道吗？等你知道的那一刹那已经怎么了？（晚了。）晚了，你要知道神显明你的时候，神不搭理你、搁置你，到最后神作工结束了，怎么呢？彻底处理！所以说，咱们要谨慎小心。在打仗的时候你也看见了神的怒气，可时间一长咱又给忘了，咱把神的怒气当作了无能的表现。你说我建造国度呢！我选两个带领带领你，你都不服，你还要控告、还要起来造反、还要弃绝，你说咱胆子多么大呢？

“但有谁听呢？人都是太谬，似乎神的话根本没有果效，人总是对我的话‘另眼看待’。”什么意思？把我当小孩，当我胡说，根本不当回事，另眼看待！“神一直在受人的气，似乎在无辜的人身上都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谁能与神同心合意呢？”“神一直在受人的气”，你说你送上门做的这个事情，我心里是什么滋味呢？你是在拆毁我的经营，我不知道吗？你在拉拢我的选民，我不知道吗？你在散布谬论，我不知道吗？我直接把你踢出去？我想最大程度地拯救人。可是呢！小宝感觉不到我是最大程度地拯救人，她感觉到的只是我的无能。所以说：“神一直在受人的气，似乎在无辜的人身上都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我说你模仿，你接受吗？在你心里认为那是莫须有的，没有！“谁能与神同心合意呢？”你不是在模仿，难道你是与神同心合意吗？如果你是与神同心合意的人，你下边的人能混乱、能打起架来吗？“谁能与神同心合意呢？”有谁能与我同心合意？你还要坚持你的，还要带领。你看SJ作过这个工作吗？你从SJ口里听说过，弟兄姊妹听她交通了以后都有享受，人都跟着SJ走了，有没有这话呢？“你们总愿意活在神的怜悯慈爱之中，有什么办法，神只好受着别人的侮辱，但我希望你们最好还是

好好摸摸圣灵怎么作，之后再与神辩论。”送上门，我让你三思而后行了吧？什么意思？“但我希望你们最好还是好好摸摸圣灵怎么作，之后再与神辩论。”神的心意是什么？我给你交通是什么意思？祭司弟兄说话什么意思？摸着了没有？“不过我劝你还是好好看看神话的原意，不要自作聪明，认为神的话中含着什么‘水分’，这没必要！”你们说啥了呀？说祭司弟兄说话是有智慧的，老师说话是有智慧的！你得揣摩！我的话用人揣摩吗？我的话中加水分了吗？我是不是直接和你说了呢？“认为神的话中含着什么‘水分’”，认为神话中含有水分，这是不是一种诡诈？这是不是对神的话信不来？你是不是还要在神话里添油加醋？这就成了修改神话了！“这没必要！谁能看见神话中的‘水分’有多少？”如果说你老要感觉我说话是有智慧的，这是神的作工方式，那你就把你自己害了！当初，周瑜走的什么路呀？不让他去打仗的时候，他不是反省、认识自己，他认为这是神的作工方式，过两天他还得去打仗，神家还得用他，他好像把神的作工看透了一般！在他心里认为他是神的宝贝，是我的左膀右臂，我离不了他！不但不悔改，反而变本加厉！根源就是因着他认为这是神的作工方式，神是在试炼他，所以他不必要悔改，不需要改！送上门之所以走到今天，多长时间了？是不是一直是这个想法？散布出来的是不是也是这个？好像我作在你身上的工作是试炼你、熬炼你了，是神的一种作工方式，所以才说“你们看最后的结果吧！”小宝，这是你说的吧？原话是怎么说的？（小丹：看最后到底谁是下地狱的，类似这样的话。）送上门说：“祭司弟兄说听话是‘敌基督’，今天弟兄又把我们说成了‘地狱之子’，最后你看结果吧，是要我站这个见证呢！”还把这说成是站见证呢！“不过我劝你还是好好看看神话的原意，不要自作聪明，认为神的话中含着什么‘水分’，这没必要！”说我说话有智慧，我没有什么智慧，我带领你了，我要什么智慧呢？这智慧是什么时候说的？祭司弟兄带你的时候，我什么时候说祭司弟兄说话有智慧了呀？作工结束了，神要检验工程，神不能给你答案！所以说这个时候不能告你，考试的时候不能告你，可现在是考试的时候吗？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是带领你生命进入的时候，是手把手地带你、口对口地喂你，这个时候用你揣摩我的心思吗？这个时候是带你，不是考试，考试的时候是不告你，神不作工、不说话，就看你原有的，看你究竟有多少！你们已经经过考试了，考完试了，今天就是直接带你生命进入呢！我怎么

还有智慧呢？我怎么还要试试你呢？不存在，我是实话实说，就像耶稣说的话，我实实在在地告你说！患难的时候，神不和你说；检验工程的时候，神不和你说；带领你的时候，能不和你说？祭司弟兄带领你的时候，告你说："谁说他是长子，谁就是敌基督！"这是带你的时候，怕人把你迷惑走！作工结束了，神还再和你说吗？祭司弟兄还再和你说谁是长子啊！谁不是长子啊！不要走错路啊！告你吗？哎，这是智慧，神不和你说，祭司弟兄不和你说，只和你说得胜者出来了。今天在国度建造里边，你又是个小孩子，我只能和你直说，面临你的不是考试、不是检验，你还没生命呢！还什么都不明白，不知道什么是生命进入、不知道什么是真理、不知道什么是生命长大，一无所有！我考你什么了？值得考吗？所以说是直接带领你，不是在考试，所以不要揣摩我的意思，我是直接说，实话实说。

"谁能看见神话中的'水分'有多少？除非神直说、明点，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了，能从神的话中看见实行的路这就达到要求了，还想看见什么？"我给你说那些话是让你找着实行的路，可是你总想在我的话里得着什么异象，"拔高了，第二次击打牧人"，这是不是总想在我的话里边看见什么呀？"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了"，送上门为什么会走这条路呀？就是把自己看得太高了！"能从神的话中看见实行的路这就达到要求了"，今天是我带领你呢！众长子带领众子民，众子民是在众长子的带领下作成的，你想要从神话中看到什么呢？"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了，能从神的话中看见实行的路这就达到要求了。"神说："我就是因为看到你们都麻木，不喜爱真理也不追求真理，我就得细说，什么事都得细说，掰开、揉碎了说，从各个角度说，用各种方式说，人才明白点儿。"（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尽好本分最起码得具备良心》）你说神还能掩盖一些？给你加点"水分"考考你？现在不是作长子的时候，而是作众子民的时候，众子民的素质是差的，又差又顽固！所以说神苦口婆心，掰开了说，揉碎了说，还需要你去揣摩吗？（不需要。）神说"能从神的话中看见实行的路这就达到要求了，还想看见什么？"你还想从这话里面看见异象？你还想揭开奥秘？还想给弟兄姊妹另外指出一条道路来？指出什么道路来？脱离教会？脱离国度

建造？这就是道路？你想得着什么？这是什么异象？还想看见什么？“就神所说的‘我不再因人的软弱而施下我的怜悯’这一句明显、简单的话都看不透，还想研究、探讨什么”，神话直接告你说，你都不明白。在教会建造转到国度建造的时候，这一转折你看见了吗？国度建造是由众长子来完成的，你看见了吗？神话给你明说了你都看不见，你怎么又来了个“新的”？神从来没说过，祭司弟兄也从来没说过，我也没说过，你怎么就能来个“第二次击打牧人”呢？“这一句明显、简单的话都看不透，还想研究、探讨什么，最起码的力学知识都不知道，有什么资本制造火箭？”我制造什么了？原子弹。你要制造什么呢？核武器？没资格，连基本的力学知识都不知道！“这不是说大话的人吗？”你说你拔高了，好家伙！这句话太可怕了呀！从教会建造转到国度建造，这一句话已经是够大的了呀！教会建造是谁带领的呀？是祭司弟兄带领呢！现在是生命进入，国度建造是生命进入，是在祭司弟兄带领的基础上又作了一步工作，是拔高的一步工作。神说众长子是神的本体，他的本体来作这个工作，来建造国度，然后你又在建造国度里来个第二次击打，还要怎么呢？还要再一次拔高！你说众长子之上是谁呀？（神。）神啊！所以说把人看得太高了！

“人就没有资本作神的工，只是神的高抬，不知他爱什么、恨什么，就去侍候他，这不是自己给自己闯祸吗？人都不认识自己，都认为自己了不起了，有什么资格！真是不知好歹！好好回想一下过去，展望一下未来，怎么样？之后认识自己。”“好好回想一下过去，展望一下未来”，过去，你在教会建造的时候作了什么工作？预备足够的善行了没有？和带领工人当时有什么配合、配搭？在教会建造的时候有资本了、有资格了？有什么了？回想一下过去，在教会建造的时候，咱没有为神献上几根毫毛，别说几根了，没有为神献上一根毫毛！那现在在国度建造时期，应该怎么做？展望一下未来，回想一下过去，过去没有预备下足够的善行，看未来什么呀？未来神要求啥呢？神要求你预备足够的善行、要求你性情变化，神的国度里是要什么人呀？绝对顺服跟随他的人，你顺服了没有？你跟随了没有？你没有顺服，你不能背叛自己，神话不能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你总有背叛、总有悖逆、

总有讲理的时候！这能剩存下来吗？这个有未来没有？（没有。）那你的这个未来展望一下，就是在火湖里、就是在地狱里、就是在受惩罚，这是什么未来？展望一下未来呀！就是没有未来，就是惩罚。所以说："展望一下未来，怎么样？"有了结果了。"展望一下未来，怎么样？之后认识自己。"为什么之后认识自己？这就是让你看到不认识自己能行吗？

把最后这段念一下吧！神说："神对人的存心目的揭示了不少，神说'在此之时，我方才看清了人的存心、人的目的，我在云雾之中叹息，为什么人总是为自己呢？难道我的刑罚不是为了将人成全吗？难道我是有意打击人的积极性吗？'从此话当中认识自己多少？人的存心、目的真没了吗？自己检查过了吗？不妨再回到神面前认识认识，神在你们身上作的刑罚工作达到什么果效了？总结了吗？可能是微乎其微，要不早就夸夸其谈了，神让你们做到什么？在你们身上说了多少话，有多少话落实了，有多少话成了白话？在神的眼中，落实的话几乎很少，因为人总不知神说话的原意，而接受的是回音壁反射回来的话，这样就知神的心意了吗？在不久的将来，神要让人作他更多的工，像如今这么一点小身量能做到吗？不是偏就是谬，要不就是狂，似乎这些是人的本性似的，真不理解，为什么神说了那么多话，人总是过而不留呢？难道神说话是与人逗着玩却不求什么果效吗？就是让人表演一场《喜、怒、哀、乐》剧吗？一会儿让人乐，一会儿让人哭，之后仍在台下各行其事吗？这有什么果效？'为什么我对人的要求总是化为泡影呢？难道我是要求"狗上树"吗？我是在无理取闹吗？'神所说的话都是针对人的实际情形，不妨在所有的人里面查查、看看，谁是在神的话之中生活的。'到了今天，有许多地仍在不断地变化，若到有一天，地真的变成了另外一种，那我也就随手将其抛弃，这不正是我在现阶段的工作吗？'的确，神现在正着手作这个工作，但神说的'随手抛弃'这话是在将来的事，因为凡事都需有过程，在现在神作的工作正趋向这个，看清了吗？因着人的存心的毛病，所以污鬼乘机而入，此时'地就变成了另外一种'，这时的人已变了质，但并不是本质变了，是因为在改良的地上有了别的东西。就是说，起初的地太低

劣，经改良之后能使用了，但是使用一个阶段之后，当不使用的时候，便逐渐恢复‘原貌’，这是神下一步工作摘要。以后的工作更复杂，因为是各从其类的时候了，在结束之时的会场毕竟是乱无头绪的，人都没有主心骨，正如神说的‘人都是随帮唱柳的“表演者”’，正因为人有随帮唱柳这一表演技术，所以神针对人的这一缺陷而作下一步工，让所有的人都从这一缺陷中扭转过来，人都是因为没有实际身量才做了墙头草的，若人都有身量了，那么都会做参天大树的。神要借着一部分邪灵的作工来成全一部分人，让这些人来彻底识透恶魔的行为，让所有的人都真正认识其‘祖先’，这样人才能与其彻底决裂，不仅让其弃绝其子孙，更要让其弃绝其祖先。这是神要彻底打败大红龙的原意所在，让所有的人都认识大红龙的本来面目，将其假面具完全撕掉，看看其本来面目，这样作才是神要达到的，是神在地上作这么多工的最终目的，是神在所有人身上要作的，这叫调动万有为神效力。

对于以后的工作怎么作是否透亮？这些都是你们该明白的，例如：神为什么说人不务正业？为什么说有许多人没完成神所留给的家庭作业？这些怎么达到？考虑过吗？这些成为你交通的话题了吗？在这步工作当中必须让人对现在神的心意都明白，达到之后再说其他，这样做不好吗？神在人身上要达到的必须得讲透，否则都是徒劳，人没法进入更没法做到，都是空谈，对于神在今天说的找出实行的路了吗？人对于神的说话都是有一种‘害怕’之感，看不透又怕触犯神，如今所指的吃喝方式找着了几种？一般的人都不会吃，这个怎么解决？在今天的说话当中找着吃喝的方式了吗？你在此时又怎么配合？在所有的人吃喝以后，又借着什么途径谈‘看后的感觉’？这不是人该做的吗？怎么对症下药？还需要神直接发声吗？有必要吗？对以上这些问题怎么彻底根除？这就看你们的实际行动能不能与圣灵配合，若有合适的配合圣灵就会大作工，若无合适的配合而是发蒙，这样圣灵只是无用武之地。‘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这话不管是谁说的，这话用在你们身上最合适，总之还是先知己之后才能知彼，最后百战百胜，这些都是你们该做到的。不管神怎么要求，只要能尽上你的全力，望你在神

面前最后为神尽忠，只要能看见神在宝座之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哪怕在此之时正是你的死期，你也应在合目之时发出笑声、露出笑脸的。你要在自己的有生之日中为神尽自己最后的本分。以往的彼得是为神倒钉十字架，但你应在最后满足神，为神耗尽你所有的能量，受造之物能为神做什么呢？所以你应提前将自己摆上任神摆布，只要神高兴、乐意就任着他作，人有何资格发怨言呢？”(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话奥秘的揭示·第四十一篇说话的揭示》)

“对于以后的工作怎么作是否透亮？这些都是你们该明白的，例如：神为什么说人不务正业？”今天我一开头就说送上门不务正业，是吧？那什么是务正业呢？“对于以后的工作怎么作是否透亮？这些都是你们该明白的”，咱这一段时间一直交通扭转，虽然说现在你从教会建造到了国度建造了，你也只是跟了一个神的名，一个名转换了，实质有什么区别呢？教会建造只是人的一个集合，国度建造是神话在人身上作王掌权的一个过程，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了，这才是国度建造了，国度才能降临在地上，才能称为国度。因为什么？神话能在人身上作王掌权了，也就是神有了他的立足之地了，成了神的国了。神的国与世界的国有什么区别呀？世界的国就是凭撒但哲学法则运行的国家，这叫撒但的国，神的国有神的天规诫命，神对人有要求，神给了人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按着这个准则活着的国家，那就是神的国，简单吗？国度建造也就是国度降临在地上，怎么降临在地上呢？也就是说，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了，神的国就成立了、就降临了。那神话在你身上怎么作王掌权了？首先你得接受神的话、实行神的话、按神的话行事。为了让你能够走上信神正轨，我直接给你交通，你信神是为了什么？抓住了你的心，因为你在教会建造信神就是想得恩典，特别是灾难到来的时候，都想混个不死的结局，进入正题，就是说你怎么才能不死呢？这就得性情变化，性情变化是怎么变化的呢？就是你看事观点的转变，看事观点是怎么产生的呢？是根据你眼睛看见的、耳朵听到的以后产生了一种观点，当这个观点出来的时候，神就看着你了，看你的心是向着谁的。如果你的心是向着神的，那你就是站在神一边的人，为着神、向着神，那你就是属神的人。你

的心要是向着撒但，也就是向着你的肉体、为着你的肉体、为着你自己说话，那你就是为着撒但，你就是属撒但的人。那也就是说，你原来的那种看事观点要转变，你不能再为着自己说话了，而是要为神活着、为神说话，心向着神，一切为着神，为神献上自己，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受造之物。我把这个路告你说了，你只有这样走才能剩存下来。而且我还给你交通了，以前人说信神是在干什么呢？你就知道聚聚会、吃喝吃喝神话、跳跳舞，这就是教会生活，是吧？现在是要干什么呢？信神是在干什么？信神用神话来说："真正的'信神'的含义是人能在相信神是万物的主宰的基础上来经历神的说话，经历神的作工，达到脱去败坏性情满足神的心意以及达到认识神，这样的历程才叫信神。"（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写在前面的话》）这是整体的一条线。用在咱实际生活当中，也就是说，每天临到的人、事、物，你要寻找你该有的看事观点，也就是说，信神是在干什么呢？信神就是在省察自己的看事观点，省察自己是为谁活着？自己的看事观点是向着谁？为着谁？认识了以后，要改变，要向着神、为着神，所以说，你必须得事事、时时、处处来到神面前，只有这样你才能向着神、为着神，那只有这样你的性情才能变化。所以说，信神是在干什么呢？信神就是在寻找着一个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就是在每件事上找到你该怎样做人、怎样行事、怎样敬拜神，你的准则就是为着神、向着神，这就是在信神。如果你每天起来只为分辨人，为了自己的虚荣、脸面、地位，那这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一无所有！反过来你还成了作恶的人。"对于以后的工作怎么作是否透亮？"这个能听懂吧？这就是转折，这就是进入实际了。

"这些都是你们该明白的，例如：神为什么说人不务正业？"你没有走这条路，你就是不务正业！不管你走什么路，只要不走这条路，就是不务正业！不是寻找一个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就是不务正业！送上门，你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不是该寻求呀！现在有路吗？做人，该做个什么人呢？神交通了，做人得有人性，什么人性？得站在受造之物的位置上，不敢乱说话。行事，你做出这件事情来，对神家有益处没有益处？是神要你做的还是撒但要你做的？你寻求的

是这个。你做的是为满足神献上自己，这就是务正业，这就是人生意义、人生价值。如果你是为了你的地位、为了维护你的名誉，“我不能让我的灵魂受苦”，怕魂受苦，所以就按着你的意思去做，去散布谬论，这就是不务正业！“为什么说有许多人没完成神所留给的家庭作业？这些怎么达到？考虑过吗？”还记得是什么家庭作业吗？每天到了晚上要反思。（当时考察，事后省察。）神说：“另外，到晚上总得省察自己的光景，检点自己的行为，哪些事做得合真理，哪件事违背原则，这也是一条原则。这两条最关键，一个是当时考察，一个是事后省察。第三条，把什么是实行真理、什么是办事有原则弄透亮，这个一透亮做事就准确了。这三条你守住就能把自己约束住，败坏本性就不能显形，不能发作，这也是解决本性的基本原则。”（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实行真理与解决本性》）当时考察，事后省察，是吧！要省察，这是家庭作业。“这些怎么达到？考虑过吗？这些成为你交通的话题了吗？”交通什么话题呢？不是让你交通你想出来的那些超然的东西，你想来揭示个奥秘？你想说什么好听、新奇的东西？是让你交通什么呢？交通你是怎么实行真理的、神话在你身上怎么作王掌权的、看见你是怎么悖逆的、借着神话怎么脱去你的败坏性情的、你的生命是怎么长大的，这就是生命经历，这是你该交通的。“这些成为你交通的话题了吗？在这步工作当中必须让人对现在神的心意都明白”，刚才我给你交通了，那是不是神的心意啊？国度建造是让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首先，你得扭转过来，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你才能有路途，你才会对神的话感兴趣，如果你不注重神的话，对神的话不感兴趣，那你什么也得不着！

“神在人身上要达到的必须得讲透，否则都是徒劳，人没法进入更没法做到，都是空谈，对于神在今天说的找出实行的路了吗？”“在这步工作当中必须让人对现在神的心意都明白”，现在神正作的什么工作？现在审判、刑罚正式开始，现在神正作的是揭露、解剖的工作，那揭露、解剖是要干什么呢？（小丹：认识自己。）揭露、解剖不是为了定罪你。你说，他们带领工人拿上神话给你交通去了，你害怕得不行，你说：“她拿神话来定罪我了。”你怕什么呀？你要是怕定罪，咱

何必要作恶呢？咱要是不作恶，谁能定罪了你呢？人能定罪了人吗？今天临到你的不都是话语吗？哪个事实临及了呢？那对于悔改的，临到你的就是话语，对于不悔改的，临到你的就是事实。悔改的临到你的就是一个揭露解剖，揭露解剖那就是神给你的爱，那就是让你去认识自己，让你看见自己，然后悔改，这就得着神的爱了。如果你不悔改，那揭露解剖、修理对付就成了什么了？就成了定罪、咒诅了。就是说临到你的是定罪、咒诅，还是神的爱，就取决于你是否悔改，而不是根据别人说什么、做什么。所以说，你不必要害怕别人定罪、咒诅你，那在于你怎么走。不要一说就说弟兄姊妹定罪你了，对你说的话太大了，你说，对你揭露解剖、审判刑罚的话，说得大些好，还是小些好？（大些好。）你说我把SJ说成保罗来世，这话是大还是小？（大。）保罗来世，她的灵就是保罗，她的灵就是敌基督，借着这个刺伤她的心、刺伤她的灵，是为了让她悔改。耶稣那时候说彼得："撒但，你退我后边去吧！"直接就说撒但你退我后边去吧！神要的是果效，而咱今天只害怕人说你，神夸夸你、人夸夸你，你就进国度了？说说你，你就进地狱了？今天，揭露、解剖的话必须得重，打死你，怎么就打死了？就是让你看到你这种行为给你带来的后果就是死亡、就是地狱，你才能感觉到害怕。如果我告你说："这个不要紧啊！这个死不了，是个小小的管教，不碍事。"你会变化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是拯救吗？这是什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就是谋杀！如果你把一个小事放大，这是在干什么？把一个小事放大是要去根，不只是治病，而是要去你的根，去掉你的祖先，去掉你的子孙，所以说这个事必须得放大。我不管你送上门今天是不是模仿了，是不是存心了，我就直接打倒你，你就是存心、你就是模仿、就是邪灵！直接刺伤你的心、刺伤你的灵，如果我说得轻了些，你会理会吗？而且，我说得也不算重，事实也就是这样的。你不是从圣灵来的，就肯定是从邪灵来的，对吧？那你所做的事实也确实就是模仿，所以说你是模仿也不算重，事实就是这样，就好像神交通说："……贱货，蛆虫，污鬼，猪狗不如，畜类，统统这些听起来比'浑人'是不是粗鲁多了？"（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生命有长进的六个指标》）这话不好听，是骂人的，是吧？可从实质来说，你的灵就是畜生呀！你的上一辈就是畜生，今生让你转了人了，不对吗？你不通灵，神给了你素质，你用不上，不就是畜生吗？神说的是实在话，不是骂人的话。

“神在人身上要达到的必须得讲透，否则都是徒劳，人没法进入更没法做到，都是空谈，对于神在今天说的找出实行的路了吗？”你自己不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自己不死，那你就没有新生命的复活，只有死去才有复活。把你打死不是把你人打死，而是把你身上的撒但性情，你与神抵挡的性情，你那种刚硬与神对抗的性情打死了，让你看到你就是地狱之子，而不是看到你有素质，不是说：“我一交通，他们都感觉我能交通透亮，他们都愿意来听”，而是让你看见“我一交通就把别人迷惑了，我不能开口”。让你真正地看到了，才能封了你的口，封了你的口才能拯救了你，因为什么了？你不以口犯罪了，你不以口犯罪还用烂舌头吗？不烂舌头了，那这是不是拯救你？不烂舌头了，反过来你还能认识自己、背叛自己，还能实行真理，最后还能剩存下来，这是多么大的爱呀！只有审判、刑罚才能给你带来一条剩存的道路，所以说，审判、刑罚是最真最实的爱。我哄你，给你说好听的话，那不是爱，我说你是子民，那不是爱。就好像神在起初的发表里边说：“我的儿啊！”（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圣灵向众教会的说话·第三十篇》）这话好听吗？（好听。）好听，最后达到的果效是什么呢？都成了“进入”了，都想当长子了，最后把自己给报废了！话虽然好听，但不是拯救人的话。虽然说你是畜生，话不好听，但当你看到了自己的畜生样，看到了自己的归宿感觉到害怕，你不敢做畜生了，你赶紧悔改，这就是拯救。

“神在人身上要达到的必须得讲透，否则都是徒劳”，就这个不给你讲透，不把你打死，都是徒劳，你就活不过来！“人没法进入更没法做到，都是空谈，对于神在今天说的找出实行的路了吗？人对于神的说话都是有一种‘害怕’之感”，害怕带了一个引号，什么意思呀？害怕不害怕？（不害怕。）不害怕，但外表表现出来的还是害怕，是吧！（嗯。）如果说真是害怕的话，那我今天交通的时候，送上门她就不敢反抗，她也不敢去讲理了，她已经是瘫软在地了、瘫倒在地上，倒了，就好像谁呢？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神向他显现了，他瘫倒在地上，神说那时候他还不是俯伏，是瘫倒在地上了，怎么了？吓坏

了！吓得拉到裤裆里了。所以说保罗信的是哪位神呀？保罗信的是能击杀他的神！也就是谁能击杀他，他就信谁！那今天呢？咱这悖逆的人，也只能这样对待了，你没有主动寻求正义、向往正义的心志，没有追求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那只能是告你说用武力解决！让你感觉到害怕，让你看到一个结果，让你看到如果你散布谬论，就是烂舌头的结局、命运！让你感觉到害怕！真实的害怕，而不是外表的一个字句的害怕。

屹立了三分钟的类人猿 9

（SJ：还有哪些不明白？）(送上门：有的明白了，有的还不是很透亮。）(SJ：哪一方面不明白、不透亮？咱趁这个机会说清楚，没有真正明白了，咱回去以后，还是一个误解。没明白就没明白，你就再说说心里话。咱今天交通的模仿，你有没有真正地看见自己走的这个路？）（送上门：就是你刚才说的模仿，我也深深地去体会，这是在模仿老师的交通啊？我理解的模仿是说不是自己自然流露出来的，而是去学的，这就叫模仿。我在这里边也去揣摩了，可是有时候还是认识不到自己是模仿。好像自己也不是照着去学的，肯定是顺其自然流露的，提前也没有去考虑，也没有想着去模仿，就是这话交通出来以后就成模仿了，哎，我也说不清楚了。）（SJ：神的工作是常新不旧的，这个原则是常新不旧的，第一次击打牧人了，不会第二次又击打牧人，这就属于模仿了。因为真的先出来了，后边就有假的要出来模仿了，咱后边做的就是这。）(送上门：原来我也没有想到这次工作安排下来，击打牧人又出来了。祭司弟兄说击打牧人，羊群分散，没有真实的带领人。后来，我就想当时我在二线给弟兄姊妹谈见证的时候，文稿里就说击打牧人了，现在咋又一次击打牧人呢？这个击打牧人指啥说的呢？）（哪儿说的击打牧人？）（送上门：祭司弟兄讲道交通的。）（SJ：那是祭司弟兄交通的，老师没谈击打牧人吧？咱这里边没谈击打牧人。）（送上门：老师交通的第二篇《什么是经历神作工经历神说话》中也提到了击打牧人了。）（SJ：那是因为交通3月

15号工作安排，这才说的这个。）（送上门：那次击打牧人击打过了，怎么这次又说击打呢？我是说这个。）（SJ：这就是咱跟不上神的作工步伐，不是咱这步又把末了一段路拉出来的，那是祭司弟兄下发的。）（送上门：我没想着拉，我们在一块聚会也没有想着拉。祭司弟兄下发的3月15号工作安排只是针对国外，这是国外的教会建造结束了，就是说这次击打牧人是面向全球的，对咱们中国人来说教会建造结束了，祭司弟兄不是针对咱们说的，我也这样考虑过。我本来是跟国外对号了，关键老师交通说工作结束了，现在是洁净教会了，我就又跟咱这个对上了。）

今天，给你交通的一个重点是什么？我说送上门你不走正道、不务正业，记住这话了吗？（送上门：我知道你说的这话。）刚才你说的这些问题什么原因？（送上门：什么原因？我也知道你说我不走正道。）什么原因？是不走正道吗？（送上门：认识不到自己不走正道。）现在认识到了吗？（送上门：还没有认识到自己这是模仿。）刚才你在讲你的理，祭司弟兄说什么了，弟兄又给我说什么了，我一揣摩碰巧就放在一起了，是吧？你说的大概意思就是这个吧，我给你说的不务正业就在这儿了。神和祭司弟兄给你交通一个异象也好，我给你交通异象也好，那交通什么就是什么，不需要把它连挂，也不需要你去深挖，一个异象需要你深挖什么？不需要深挖。神让你在什么上边用心呢？认识自己、认识神。刚才神话里边说：“‘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这话不管是谁说的，这话用在你们身上最合适，总之还是先知己之后才能知彼，最后百战百胜，这些都是你们该做到的。”（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话奥秘的揭示·第四十一篇说话的揭示》）你得先认识自己是什么，然后再看神的要求是什么，你自己有什么东西，神的国度要什么东西，你所有的和国度里边要的这个合不合？合住了你就是属国度的，合不住你就不是国度里的人。你不是在认识自己里面有什么东西，也不是看神要求的是什么东西。你是看神现在作到哪儿，你只是在观察神的作工、研究神的作工，而从来不考虑自己，不认识自己有什么，神的要求是什么，这些你从不考虑。所以说，你是个研究神的人，你是考古学家。考古学家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务正业、不走

正道。今天交通这么多了，你还在说你这个事了，也就是说你现在还不知道正道在哪儿！我给你交通异象也好，祭司弟兄给你交通异象也好，给你交通的是什么就是什么，知道就行了，不需要你去深挖，深研究，你是在这里边深研究这个了。（送上门：弟兄你看，我的大脑不由的就出现这些东西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东西？是因为你习惯性去研究它，你想考证它，你注重的是它，所以习惯性出来的就是这些东西。你的大脑是臭水坑，它生出来的肯定是蛆虫。

你看前边那段神话："好好回想一下过去，展望一下未来，怎么样？之后认识自己。"（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话奥秘的揭示·第四十一篇说话的揭示》）回忆一下过去，展望一下未来，之后该干什么呢？（认识自己。）这是不是神给你的路呢？（送上门：嗯。）你为什么老要去那些神话里边研究？你说："我大脑出这些，出这些"，那咱的大脑出来的这些是真理吗？不是真理！既然不是真理，那我就不管它大脑出不出这些东西，我得看神怎么说呢！神叫我回忆一下过去，"哎呀！我以前是怎么信神的，信了多少年就没走上正道。我要预备善行也没有预备下，马上国度建造成形了，那国度里边要什么样的人？要的是绝对顺服的人，要的是预备下足够善行的人。我顺服不顺服神呀？我是不是国度里边神所要的人呀？我还差多少呀？"回忆了自己所作下的恶行，回忆自己没走上正道，回忆自己到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是信神，不知道信神走的这条路是什么路，到现在还是襁褓中的婴儿。再展望一下未来，"神的作工马上结束了，国度里边要的是绝对顺服神的人，要的是能认识自己、能背叛自己、能诅咒自己、能认识神的人。呀！我和这差得好远啊，如果我再这样走下去，我就该怎么呢？我该受惩罚了！该灭亡了！"一看不行了，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该认识认识自己了。认识自己，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知道自己在神眼里边是个什么东西。那神恨恶什么？在我身上还有神恨恶的哪些东西？哪些东西是需要背叛的？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知己就是先把自己知道了，然后再看见神要什么，知道自己和神所要的差距在哪儿，把打架的这个地方取缔了，这才能百战百胜。什么是百战百胜呢？知道自己有什么能力，知道自己有什么表现，知道神所要什么，才能知道你把

这个败坏脱去了没有。当你知道这个败坏还没有脱去的时候，你才会向着神要的去实行，等你把这个败坏脱去了，那你说国度里边能没有你的份吗？那就绝对有了。所以说百战百胜，这就是胜利了！战一百回一百回胜。知己知彼，如果你对你自己不了解，神国度里的要求是什么，你也不了解，你只是在探讨神的作工、研究神的作工，那你最后什么也得不着。听懂我说什么了吗？（送上门：你说要知己知彼，得了解自己，还得了解神要的是什么，国度里要什么。）

（SJ：送上门，你从今天的交通当中，看见神对你最大的爱了吗？按咱今天散布的这些谬论来说，咱走的路就是咱那会儿谈的模仿。就像我给你举的例子，先是有全能神的到来，后来紧接着就又出来一个圣洁神，这个圣洁神就是模仿，就是假基督。今天众长子开始作工，后头就是假冒，说工作又转折了，第二次击打牧人了，这就是假的众长子，这就是假冒！就你这样地散布谬论，假冒模仿，你在神的作工当中，就是弃绝、不要的对象。今天给你交通了这么多，你就是不明白，为什么呢？看见你怎么呢？看到你无知、愚昧，你说的这些话性质多严重！给你交通了这么多，可你就是不明白，所以就把你当作无知才给你交通了这么多。给你全部揭露解剖开，给你亮出来，让你看见什么是模仿。按模仿的实质来说，模仿就是邪灵的假冒，就这么可怕、就这么严重！如果是一般的人临到这样的揭露解剖，早懊悔得披麻蒙灰悔改了。可是咱今天听了一天了，这些揭露解剖对你来说，达到什么果效了？咱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并没有多少认识和害怕。咱听了一天了，没有把什么是模仿搞清楚，从这里看见，你对认识自己并不关心。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让咱去反省、认识自己，“到底我为什么能这么做呢？”就像你刚才谈的一样，也愿意留个好印象，可是每次老师来的时候，咱留的都是坏印象。送上门，咱能走到现在，从头到尾不是你一下子走到这个地步的，面对一次一次地揭露解剖，其实咱里边就没有省察，没有真正地认识过自己作的恶。今天交通这么一天，目的是什么呀？想让你能够真正地醒悟过来，巴不得你醒悟过来，不是把这个当玩笑开呢！现在你为什么走到了绝路上？能跟神抵挡、较劲达到了顶峰！这是怎么导致的呢？咱跟上国度建造以后，就没有想

着这步工作作的是什么工作！从头到尾在每个人身上作的都是揭露解剖、审判刑罚的工作，你也不例外，作在你身上的，同样都是爱。就像上次给你从头到尾解剖的那些，也是爱！你为什么能走到这种地步？就是因为你不接受揭露解剖，你把这个揭露解剖都当作我对你的打压。）（送上门：没有这样想。）（SJ：这一次一次地揭露解剖过后，看到你就没有跟上这个步伐。咱今天不是说你有没有这样想，而是说咱今天能走到这个地步，咱应该反省反省。就是说咱没有把这个揭露解剖，当作神对咱最真、最实的爱。就像刚开始的那个时候，当时弟兄说你是新人，不应该那么说你，但是我就说了你了、打了你了，当时我打你是因着什么？你打岔搅扰了，我看到你的败坏露头了，这是我的一个配合。当时我心里怎么想的呢？我看到你的哪方面败坏就想给你拔了，因为我带你呢，这是我的责任！我的作工就是这样。如果你一直打岔搅扰，这后果严重，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打了你了。但是弟兄说你是新人，这次说了别人，下次说你也可以。但我那次就打了你了，那个时候你从心里就认为，你看弟兄都不让打，你就打，这也是他们后来反映出来的。我给你谈这个过程的意思是什么呀？就是从头到尾你能走到现在，不是一日之寒，不是一下子走到这个地步的。就是说你对这个揭露解剖、审判刑罚没有一个纯正的领受。彼得以审判刑罚为享受，而咱呢？揭露解剖了咱，咱却没有看见神对咱最真、最实的爱，根本不知道这步工作作的是什么工作。你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你再反省反省，对你一次一次地揭露解剖，如果咱都能从正面领受，从神去领受，这是神对我的爱，能走到现在吗？不会走到这种地步，不会导致现在咱真成了邪灵的假冒，散布这些谬论到这种地步，这是咱一点一点地积累下的，咱就没有跟上这步工作的步伐。这步工作作的什么？就是审判刑罚、揭露解剖。我听到他们都说，你在教会里说："你看弟兄都不让打，SJ她就打，弟兄都说让下音频，SJ她就不让下。"咱一次一次地说这些话，别人都能从神去正面领受，但你不能从正面领受。就像删音频一样，那个时候一次一次地说让删音频，就你说音频不能删，为什么我在群里说就得删？就是强行地删都得删了，那次说的是不是你呀？那次为什么那么说呢？因为咱这步工作是在中国这样的大红龙国家里建造国度——难上加难，大红龙的眼睛是整天盯着呢！你在它的国家里建造国度，容易吗？你看以前祭司弟兄和神交通的音频下发过吗？现在神和祭司弟兄出国了，才

下发的。咱现在是把老师的音频发的哪里都是！神和祭司弟兄在中国的时候，你看见过有音频下发吗？让咱看的都是书本！咱今天作为人，咱该怎么做到最大限度地配合呢？所有人都说："弟兄冒着生命危险让我们听了，就是你SJ不让我们听。"咱现在是不是让带领拿上，让你都听到了？只是让你听到，但不能给你下发。咱以前的音频都落到大红龙的手里了，老师的处境现在就这么危险。咱所有人该怎么去配合呢？这是做带领的职责，不是跟哪些人过不去。）（送上门：当时只是觉得不舍得删。）（SJ：是，所有人都舍不得删，不管舍得不舍得，所有人都是一样的。通过交通以后，别人是不是都能理解删音频的初衷？别人都能明白该怎么去维护神的作工，可是在你这儿就不行了。）（送上门：当时我就想环境恶劣，咱复制到卡上，保存下来，等环境过去了再听。）（SJ：我知道，每一个人都会这么想。）（小丹：其实挖挖你这么想的存心、源头、出发点，完全是在考虑你个人利益。我自己怎么能听到、怎么能得到，不考虑维护老师的安全。要是顾全大局的话，上面怎么说，咱就怎么实行，只要是对老师的安全有益，就算放弃咱自己的利益就行。）

（SJ：进入让别人看她的文章，她自己总认为是有圣灵作工。虽然你没有明说，但是你交通说："我交通的这个，大家听了有享受"，其实这个就挺危险的。咱以往在教会建造的时候就知道，如果一个人去哪个地方作了一两年工作，弟兄姊妹都仰望他，别人去了以后都带不了了，就这个人他能带了，咱以往说这个人什么呢？这是不是敌基督？别人谁去都不行，就是他行，这些表现就是敌基督。就因为你平时作工爱显露自己、爱见证自己，达到这个果效了，就是敌基督。何况咱现在光明正大地说："我交通的别人听了有享受，大家要寻求我呀！她愿意来寻求我呀！我不出去她也要来呀！"咱说这些话，就挺可怕！这就是咱总爱显露，最后显露自己显露得什么都不知道了，才能导致咱现在做出这样的事情。虽然咱没有明说我就是要做什么，但是咱散布的这些谬论说："现在是大患难，和2012年一样，工作转折了。"能说这个话就已经是在证明自己就是众长子了。谁能作这个工作？就这个话，谁敢说转折？这就不是人能说的话，可是咱说了，这就是假冒！

我念一段神话，神说：“有些人让邪灵附了，一个劲儿地喊：‘我是神！’结果还是站不住，因他代表错了，代表的是撒但，圣灵并不理睬。你说得再高，喊得再响，也是受造之物，是属撒但的。我从来也不喊：我是神，我是神的爱子！但我所作的就是神的工作。还用喊吗？用不着高捧，神自己作自己的工作，也不需要人给他一个地位，也不需要人给他一个尊称，他的工作就代表他的身份与地位。”（摘自《话在肉身显现·道成肉身的奥秘（一）》）神话里边说自喊、自称，像进入一样，自称“我就有圣灵作工”。咱在这儿自称“我就能交通出来，大家就愿意听我的，大家都不愿意走啊！是你们把她逼到我这儿来了。”咱说这些话，就不知道羞耻了，也不知道害怕了，就是说咱里边没有这知觉了，就敢自称、自喊，就这么可怕！在神那儿看这就是自称、假冒！因为这些话不是一般人能说的，但你们这几个人还共同联合起来喊这些话，都认为神作工转了，你说咱是不是一伙不谋而合的撒但？就这么可怕！要按咱做的这些事来说，咱在国度建造里边，就是不要的对象。咱上次在群里发了，如果再有这些骨干分子，再到处迷惑人，是所有众教会弃绝的对象！不是一个地方弃绝，是所有教会，众教会都弃绝，因为做这事的人不属于神家人，是神家的人就不做这事！神家现在在患难时期，现在正是咱的各项企业建立的时候，需要咱同心合意配合的时候，可是咱在这儿大搞拆毁，这就是众教会弃绝的对象。咱所走的路就是在拆毁、搅扰国度建造。群里一次一次地发了对咱这伙人的处理结果以后，更加刺激了咱的神经，从咱心里发出来的就是“我就不服，这么做更是打压！”其实咱就没有看见对咱的爱，什么是爱呢？就咱刚才谈的，就在群里这样发，让所有人都弃绝，让所有人都不给你下载东西，都不搭理你，这就是对你的爱！送上门，这就是神对你最真、最实的爱。如果任由你这样散布下去，这是要遭受惩罚啊！就咱刚才说的，得烂舌头了，下面人跟上你，最后得揪你脖领子了，你把弟兄姊妹往哪儿带啊？你是众长子？你说工作转折了，谁能说这话？就这么可怕，站在众长子的位置上，作了这些工作，这就是邪灵假冒，就这么可怕，在神眼中就是诅咒的对象！可是今天是怎么对咱的？弟兄给你谈了一天，这就是最大限度地拯救，你得看见神对你最真、最实的爱！你看看神说的《什么叫触犯神》那一篇话，看看什么是触犯神。）（小丹：有一个心思意念不对，都算是触犯神了，更不要说作什么恶了。）彼得连他的心思意念都不放

过，而咱呢？我这里边有个什么心思意念，就必须把它说出来，还得散布出去，这叫任罪蔓延！

（SJ：咱一样一样地说，你刚才不是不清楚什么是模仿吗？咱再念一段神话，看看什么是模仿。神说：“神末世道成肉身乃是根据人的本性实质说话，根据人的行为表现说话，根据现实人该进入的说话，又实际又正常，不说明天的，也不回顾昨天的，就说今天该进入的、该实行的、该明白的。现在如果出现一个又能显神迹奇事、又能赶鬼、又能医病，能显许多异能的人自称是耶稣来了，这是邪灵的假冒，属于邪灵模仿耶稣做的。记住一点！神不作重复工作，耶稣的那步工作已经完成了，神以后再不作那步工作了。神作的就不符合人的观念，就像在旧约预言弥赛亚要来，结果耶稣来了，如果再来一个弥赛亚那就不对了。耶稣来过一次，这次如果‘耶稣’再来那就不对了，一个时代一个名，哪一个名都是有时代性的。在人的观念里神总得显神迹奇事，总得医病赶鬼，总得像耶稣一样，在这次神绝不那样作。若是神在末世还显神迹奇事、医病赶鬼，跟耶稣作的一模一样，那神的工作就重复了，耶稣的工作就没有意义、没有价值了。所以，神一个时代作一步工作，神每作一步工作之后，邪灵紧接着模仿，撒但尾随神之后神又变一种方式。神作完一步工作，邪灵会模仿，这点你们该清楚。”（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对神现时作工的认识》）你看全能神一作工作，后面圣洁神这些就开始出来了，全能神一见证祭司弟兄，后面要做长子的马上就来了。所以那个时候祭司弟兄才下发，谁说自己是长子，那他就是敌基督、邪灵！国度建造的这步工作刚开始，咱在后面就开始模仿了，“工作又转了”，“有圣灵作工的”也出来了，“我交通的有享受”也出来了，其实这就是咱里边不由自主地受邪灵搅扰，就让咱做邪灵的出口，让咱做这些事呢！你散布的这些谬论，这就属于另外开头了。咱“卷土重来”了，我把你的国度建造全部打下、拿下，除了弟兄之外，所有从上到下的带领都是假的，全部弃绝，我另打锣鼓另开张，这就是咱散布的谬论导致的，这就是邪灵，这就是模仿！如果众长子前边不作这个工作，后边没有人模仿。但送上门你模仿的是什么？你还是拿着弟兄的话，这边抄一点儿，那边抄一点儿，合并

起来显露自己。就利用弟兄的讲道交通，达到显露自己的目的，还认为自己有圣灵开启，自己能交通明白，大家都愿意跟随你。但达到的果效呢？把弟兄的工作全部拆毁，而树立送上门你这儿的旗杆，让所有人都跟随你，这就是邪灵假冒，这就是模仿！而且还有些“根据”，这次小青下发的《新工作》，给你们下发了没有？送上门，给你下了吗？）（送上门：没有，我不知道。）

（SJ：我给你一份，你看一下，咱现在就能糊涂成这样。为什么说今天弟兄对你们是最大限度？因为按咱今天的所做所行，应该是被弃绝的，是被众教会弃绝的对象，不要了。可今天老师是怎么对咱的呢？今天对咱就是最大限度，只要能悔改，像尼尼微人一样，就给咱机会。所以，你就是说我也好，不说我也好，恨我也好，我也得再给你说说。像咱小青写的这篇《新作工》，你看看这个题目——新作工，写了之后还下发到众教会，凡是跟随她的都给下发了。）小青，说什么话了？让你们离开这个教会？（小丹：小青说：“没人给你东西我给你东西。”）（SJ：所以下边人可怜不可怜？就像今天这个姊妹，是个新人，刚跟上半年也被迷惑了。送上门，你说你们做的这些事性质厉害不厉害？）就是下地狱我都要跟随！送上门，力洁她下地狱也要跟随你，你说对你多忠心赤胆！然后你呢？你下地狱也要追随谁呢？你下地狱也要追随小青！（送上门：我追随你呢！我哪里追随小青呢？）（SJ：咱就是被别人利用了，还什么都不知道。让你下地狱，你还得感谢她，你说咱可怜不可怜？）（送上门：小青写的啥我都不知道。）（SJ：不知道吧！看看，凡是跟随小青的所有人，她就开始给你下发。小青把弟兄的话这儿一点那儿一点拼凑在一起，题目就是新作工。你说在国度建造里边又有新的作工，这不是邪灵假冒是什么呀？所以说这就是邪灵的假冒！按说就你们这一伙儿人，群里下发的不要你们，你们有什么说法？一点怨言都不能有。你看看小青这篇《新作工》里边是什么东西，前边第一个就是人造台风，第二个是神让人分辨的原则，第三个是怎样公平对待人，第四真假带领的区别，众子民的患难。还给你列个题目——众子民的患难，这是小青的《新作工》。）众子民还有患难呢？（SJ：不允许有圣灵作工的人说话，

她给你列个题目——新作工。还说祭司弟兄说话有智慧，众长子与众子民的患难不一样，小青把老师写的《什么是经历神作工经历神说话1、2》合到自己的《新作工》里边了，这就是小青写的“彼得的路”。小青写道：“谋略没有用到正道上，新工作的路，敌基督故意使用恶人”，这句话就是在说咱教会全是敌基督，故意使用恶人，这纯属就是捣毁国度建造！小青嘴上喊着我可跟随弟兄了，你们也是，嘴上都喊着我可跟随弟兄了，但是你们背后做的什么事呀？新的作工！这不是邪灵是什么呀？那天群里发的话就是不要你们了，弃绝你们了，骨干分子一个不要，下边能挽回来几个算几个，挽回不回来的不要了，为什么这样说？目的是什么呀？其实，那天群里发的就是要阻止你们，我让带领们赶快给你们谈群里发的，就是让你们赶紧怎么呢？脚步不敢再往前走了，你们这样做是要死的，是要被毁灭的！就像当时的二百五十个首领一样，二百五十个首领怎么说的呢？你摩西做，我就不行，我就看你能怎么样！给你说话不给我们说话吗？你说的那话就不行，这工作安排是谁下发的？我看一下后边的落款是谁，下边的谬论是不是都是这？谁下发的安排呀？不能听，所以就开始掀起这场风波。小青，她到哪儿，弟兄姊妹都怕小青是假的，就说：“我们跟上你们没有东西了。”她说：“不怕我给你”，就给了这些《新工作》。里面全是弟兄的话，后边写着：“神作工转折的相似之处，新的工作步骤来了，从地位上下来自己选择，神要的是什么人。”神要谁了？要她呢？你看她们散布的，除了弟兄以外都是假带领、敌基督，把假带领全部弃绝，还说我跟的是老师呀！你连人都骗不了，你还骗弟兄呢？你哪个人都骗不了！就你说这句话：“我跟随的是老师，但是老师下边的人，从SJ往下都是假带领全部弃绝。现在就是作众子、子民了，是弟兄作众子、子民，这下我们就是得胜者。我们就是众子、子民，谁先接受的，这就是长子。”然后就开始了，各个教会到处跑，让弟兄姊妹看小青的新作工来了，你说这样的人能不能要？教会建造一说是假基督、敌基督，都是开除的对象，你们现在就作到这种地步。小宝，咱今天看见神的爱了吗？上次在这儿我给你说的话够重了吧？我说你回去能不能唤醒你姐，让你救你姐，可你把我当作仇敌。我给你说的那些话，丝毫没进了你耳朵里。我说你回去救救你姐，你说：“我能救了就救了，救不了我也没办法。”这是你说的话。那是你姐！我和你姐没有丝毫的血缘关系，但是你跟你姐有血缘关系啊！我说这就叫人性，

这就叫姐妹！生死关键时刻我不管，她死她活与我无关。最后回去以后，你照样跟上她走，你到底是救你姐呢？还是害你姐？不但没有去救，反倒还能在教会里带头跟随。你作为教会带领，你带上下边的人去听歪门邪道，你这叫神家的教会带领？你是神家的带领，你就得通行神旨意、维护神的作工，但你是带领弟兄姊妹拆毁神的作工！上次没有撤换你，我说："小宝，按原则该撤换你，但念你是什么也不懂，不明白，再给你机会，你这个带领还做着。"我想着再给你个机会做带领，你是悔改的，没想到你不但不悔改，回去变本加厉，带领下边所有人拆毁，带领这些新人，把新人迷惑到这种程度。等这些新人真正明白了以后，要揪你脖领子呢！你看被你迷惑了的那个新人那会儿可怜不可怜？就跟中了毒一样，跟蛇毒进去一样，由得她吗？什么话都能说、什么话都敢说，大话都敢说，你也不知道你在做什么，这就是咱一伙人作的这"新"的工作。事实在这儿摆着了，还说我没有作新工作。今天我是等你们说了，看看咱做诚实人吗？不做！送上门，小青每次到你那儿去，芦荟也到你那儿去，就不给你下发？在你们那儿几个、十几个人聚会，不给你下发工作安排？不说她的《新作工》？）（送上门：真没有。）（SJ：送上门，眼睛明亮了吗？看清了吗？）（送上门：怎么说呢，我自己领受出来的东西跟小青也没有关系，是我自己领受出来的。）（SJ：你出来的东西跟她是一样的吧？是不是这些？）（送上门：不知道。）（SJ：你出来的这些是不是也总结到一起给他们下发呢？）（送上门：我没有，我连一段话也表达不清楚，我还会总结？）（SJ：我今天给你谈的这些就是后果。今天给你谈明白的意思就是：今天也是给你个机会，你能抓住这个机会，那就是给咱的活路。如果咱抓不住这个机会，那临到咱的就是咱群里发的那些，你是众教会弃绝的对象。今天，弟兄给你谈了，只要你悔改，就给你机会。我看你那会儿也挺真诚的，拿个本拿个笔赶快写上，让我怎么去做，披麻蒙灰悔改。我看你也有这行为，也有这表现，但我不知道到底是真还是假。因为上次你们几个和小青，同样在这儿揭露解剖以后，我说你们几个人把悔改书写上来，你们都答应了。当时还说："如果你们不悔改，那以后东西也没有了，什么也没有了，因为你在这儿成了狼了，不是咱家里的孩子了。到处在散布，到处在拆毁，所以，不要你们了，你不属于神家里的人了！"上次就给过你们机会，我说我等着你们的悔过书。那天我说给你们三天的时间，第三天小青

和进入都发过来了，不管写得怎么样，叫嚣的文章也好，她还写出来了。然后我问“送上门和芦荟的呢？”“她俩说写不成，三下两下写不成，还没有怎么认识到呢！”这就是你的回答。我从你的回答里边看那就是不悔改，让写文章悔改，没有悔改。我说看她的表现吧！但听到的表现是什么？连小宝都成了你的出口了，把小宝也迷得神魂颠倒了，“我宁可不要带领这个本分，宁可下地狱，我也要跟随送上门。”这就是你送上门悔改的表现！今天在老师面前，你又一次说我愿意悔改，这次我也相信你，相信你能悔改，我一直是用真心给你谈呢！你从头到尾能走到这种地步不是一下子的，就是咱谈的那篇话里边，本身是试用一段时间，因着存心出了毛病，撒但就住进去了，咱已经就走到这种地步了。就因着不接受揭露解剖、不接受刑罚审判，越来越显露自己、越来越见证自己，最后就可以当众长子，可以当神，就走到这种地步了！这就是邪灵假冒模仿，一步一步最后上天呀！就开始成了天使长了！这下天使长就开始带领众百万的天使背叛神，下边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开始背叛，已经作到这种地步了。今天给你谈了这些，你能真正看见自己所走的路就是这么危险了，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咱能披麻蒙灰悔改，这是一条活路，真正地去性情变化。这步工作作的是性情变化，不是把咱打死不要了。今天给你谈这么多，就是让你能够真正地看见自己所走的路就这么可怕！都能回过头来，都有机会。神不是看人作的恶有多大，是看人的悔改。就像尼尼微人一样，四十日就颠覆了，就没命了。今天，我给你谈这么多，让你看见你所走的路是一条死路，你能真正地披麻蒙灰悔改，就给咱机会，因为神是看人的悔改。我也看你的悔改，我不看你作多大恶，我相信你刚才说的那个心志，“我愿意披麻蒙灰悔改”，像大卫一样，作了那么大的恶，但是因着大卫的悔改，神说大卫还是可夸的。今天神不看那些，只要你能披麻蒙灰悔改，就还有机会。今天你明白了这些，能够把你下边迷惑的所有人挽救回来，这是你的悔改。送上门，有这样的心志吗？送上门，你怎么想？送上门，谈谈吧，你怎么看的？）（……）（SJ：小宝呢？神看的是咱的悔改，不看你以前，只看悔改，说说你心里话吧。）（……）（SJ：送上门，说说吧，怎么想的？送上门，不想谈谈吗？送上门，还有什么堵住的吗？把堵住的再说说。）（……）（SJ：送上门，说说吧，咱来了说说心里话，还有哪些通不过，咱再谈。或者是你有你的计划，什么计划也行，或者

是说：“我就听不懂你们所说的，我还是要走我以后的路”，也行，咱说清楚。弟兄今天也交通透亮了，咱何去何从就在乎咱自己选择了。）（……）（SJ：小宝呢？能说说吗？怎么计划？是回头还是一直往前走？）（……）

小宝，怎么不说话呀？（……）小宝，还在徘徊？（……）小宝，在十字路口再徘徊徘徊？（……）（SJ：小宝，说说心里话，是哪些方面还没听明白？还是哪些方面堵住了？咱说心里话，咱一下就说清楚了。力洁，你听懂了吗？）（力洁：听懂了，我看到自己的身量，看到自己中毒太深了，里面一下就纠结了。）纠结什么呢？把你纠结的东西说说。（力洁：还是谈神的作工嘛，说老师成全众子、子民这一步，我在这里面还是不明白。）你看异象里边神话怎么说的？众子民是谁带领的？（力洁：众长子。）众长子带领的，那国度建造是谁在建造？（力洁：众长子建造。）那你计划去哪儿被作成呢？众子民不是成全，是作成。从大患难里边走出来的是得胜者，是成全。（力洁：我不明白这方面。）当时把你作过来的时候，就没人给你浇灌异象？神话就没有吃喝？神起初的发表看了没有？（小丹：这半年你都吃喝的什么呢？）（力洁：吃喝的异象方面的神话，八十篇到一百二十篇对众长子这步定真的神话。）（SJ：意思是你对小青和送上门的“新”作工还没放下？还是要跟随她们？）（力洁：我知道老师交通的跟你交通的都是神的心意，是拯救呢！但是……）众子民是在灾中作成，这个知道吧？（力洁：“灾”我不知道指什么说的？）“灾”是指大灾难，在大灾难中把你作成。（力洁：大灾难是外界的还是咱这里边的？）是外界的大灾难。（小丹：现在瘟疫、地震这么多，你今天如果不好好追求，哪天灾难来了就把你带走了。看你走不走正路，灾难是随时都会临及。）（力洁：老师今天交通的我听明白了，知道老师的心意就是挽回，是最大程度地拯救人，怕人走错路，可我在这步作工里边还是纠结。）作成众子民走的道路和作成众长子走的道路是不一样的，要求标准是不一样的。因为众长子是在没有看见神的前提下作成的，是听了神的话，神的话把他作成的，所以众长子是成全。而众子民是太诡诈了，就属于多马，是摸着了耶稣的钉痕才产生信

的，所以说性质不一样。耶稣那时怎么说的呀？耶稣对多马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也就是说众长子有福了，众子民就没有众长子有福，众长子是带领众子民的，不是一个级别、不是一个档次。在大患难里边走出来的是得胜者众长子，不是众子民，更不要说效力者，大患难里边没有这些人员。众长子从大患难里边走出来以后，再去带领众子民们。神说：“建造国度是众长子的本分，也是我的本职工作，即指我经营计划中的一条。”（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一十三篇》）现在神交通的假带领、敌基督就是管家，神交通这些就是要把管家一脚踢出去。神以前说过他的儿子还没有长成，所以就需要这些管家，等哪天儿子作成了，神就要把这些管家一脚踢出去，然后交给他的儿子来接管，把国度的钥匙给了他儿子，也就是众长子。（SJ：管家这是指在原教会里说的，不是指咱国度建造这里边说的。）建造国度了，这就是一个转折。国度门口放着一块大石头，对于信的人来说，把异象给你了，信的人就跟上进入正轨了，这就是建造的根基。对于诡诈信不来的人，是绊倒人的石头，砸死人的石头，信不来，走不上，就砸死了。众长子是打败众仇敌的，神的众仇敌被众长子打败，今天揭露解剖，就是把他打败。把列国砸得粉碎，什么是列国呢？各个小诸侯，那就是列国，不要只看外面的那个世界。砸得粉碎，这个假基督、那个假基督，出来一批，这儿一批、那儿一批，都要把它砸烂，砸得粉碎。九九归一，神的国有几个？只有一个。众长子不是一个，但众长子最后要团聚一起，那时候就结束了，就完了。众长子只要带领神选民进入正轨，神的作工就结束了。什么是正轨呢？就是神选民时时、事事、处处来到神面前，遇什么事，不再凭己意做事，而是去神话里边寻找原则。这个时候，众子民学会走路了，知道该怎么经历神的作工了，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信神了，走上了信神的正轨了，作工就结束了。这个结束不等于彻底结束，这个时候众子民就定形了，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谁走上正轨，谁就是众子民，走不上正轨的就淘汰了。也就是说谁能蒙拯救，谁不能蒙拯救，谁是众子、子民，就在灾难降下的这一时就已经定形了。至于说你是不是子民，只是定形了，但不等于你是作成了。就好像神赐亚伯拉罕儿子一样，神说，我要给你一个儿子，在神说这句话的时候就成了，但是多长时间以后亚伯拉罕才有了孩子？二十三年以后亚伯拉罕才有了孩子，神在那时候说成了就成了。不管你

有什么想法，或者你有什么看不起呀，藐视呀，或者笑话呀，神不搭理你，也不说你悖逆，神定意作成的事无人能拦阻，等到那一年的时候神告亚伯拉罕说："明年这个时候你会生一个儿子。"就是说在灾难还没降下的时候，子民的这个位置就定了。为什么定了？有些人进入正轨了，有些人抵挡的定型了，他是受惩罚的，他是忠心效力者，他是子民，是根据他走的道路不同来定的。今天谁是敌基督？是根据他走的道路来决定的，他走的是敌基督道路，并且死不悔改，那就是敌基督。他虽然走的是敌基督道路，但他能悔改，那就不是敌基督。那今天就看你走的道路是什么，你走什么样的道路，你的结局基本也就定了。如果你走的是众子民的道路，时时、事事、处处你能寻求神的心意，形成习惯了，一来个什么事，你就寻求神，这个时候你就有了敬畏神的心了，虽然把你放在灾难里边了，但你遇到什么事，你会寻求神了，你这个人在灾难里边就跌不倒了，所以说你就定型了，你就是子民。但现在你只是定型了，还没有被作成，因为神要借着灾难给你摆设环境，熬炼你、试炼你，最后把你作成，这生命还没加进去，你还没生命。你虽然还没生命，但是你走上这个道路了。那些神不要的人，虽然他还没有受惩罚，你看着他还出着气了，但在神那边看，神说他是个死人，不通灵，在灾难里边是不要的。因为他没有走上正轨，不是寻求神的人，神给他摆设一个功课，"天呀！妈呀！公义在哪儿呀？"一句话是不是该死了？没有顺服，一句话就该死了。平时就操练寻求神心意的人，临到神摆设的功课就寻求认识自己，我怎么能与神相合？这件事神是让我干什么呢？一遇到事，神让我干什么呢？不敢"天啊！神啊！为什么呀"，不敢说这个话，就像约伯一样，他不敢说那个话，只敢怎么呀？跪下寻求，只敢寻求，这叫顺服，那他就不抵挡了，那他将来就剩存下来了。众子民是怎么作成的？是用灾把你作成，灾前把你定型，是众长子把你带入正轨的，是这么把你作成的！不要说众子民是从患难里边作成的，第一批患难作成众长子，第二批患难作成子民，没有那一说。作成的环境不一样，步骤不一样，要求不一样。因为众子民愚昧无知，达不到众长子的那个素质，不明白，神只能是掰开了说、揉碎了说，显给你看，让你看见了你才走，所以说是不一样的。这个听明白了吗？（力洁：嗯。）所以说，"第二次击打牧人""拔高一步第二步作工"，没有那一说。（力洁：我对击打牧人这一段话不太注重。）那你注重什么？（力洁：作成众子、子民

这一方面。）你不知道众子、子民是怎么作成的？（SJ：这下明白了吗？）（力洁：众子、子民是在外界大灾难里作成的。）（SJ：不是今天弃绝假带领就作成了，把这个扭过来了吧？你进国度了，可又弃绝国度建造里边的带领了！这是不是愚昧了呢？）

谁让你弃绝假带领？神说过这句话吗？说过没有？神说过要弃绝假带领没有？神要让你弃绝敌基督。假带领走着走着不悔改，他就走到敌基督的道路上了。他还没走到敌基督路上的时候，你就弃绝他？今天神才给带领交通，“你们这一茬都是假带领”，神看着他是假带领，神也没有让大家弃绝他们。那是在看到假带领就是不悔改的时候，才是走吧走吧，回家吧！你们现在实行的是弃绝假带领，如果假带领该弃绝的话，那神一开始交通的时候，就应该一脚把假带领踢开，可是神踢开了吗？神没有踢开。你在这儿弃绝假带领，你是接受神的带领了还是与神对着干呢？神怎么交通的？正确对待带领，带领和你一样都是个败坏的人，只不过他的素质比你好一点，他有点素质，他有点负担，提前先提起来操练他，让他起来做带领，带领你。他在做带领的时候，他还没有被作成，他有他的缺陷，那你不能因为他有缺陷，你就定他为假带领就弃绝，那如果你做带领，你比他强吗？那你为什么要说他是假带领，要弃绝他呢？神还给人操练的机会，谁上来一做带领就是真带领？没有经过假带领的这个过程，能成为真带领吗？神不交通这条路，他能成为真带领吗？神还没有把假带领交通完呢，也就是真带领的这个路，神还没有铺平了，你就要求他成为真带领？这要求是不是太高了？他要是假带领，你就不接受了？（力洁：败坏吧，我倒是能明白，就是看见教会跟2012年一样没有圣灵作工，我从这儿就不明白了。）（SJ：那就是谬论嘛。）（力洁：那是老师交通的2012年。）（SJ：2012年是那样，但现在不是，现在弟兄还带着呢，是说教会，不是说咱现在，咱是刚转折了。）（力洁：主要是在教会里头看见这种现象了。）（小丹：基督还说身边没有真的，你何必纠结真假？你只要跟着老师走就行了，老师怎么说，你怎么走就行。）（力洁：主要是看见2012年没圣灵作工，现在也没有圣灵作工。）能一样吗？怎么又和2012年一样了呢？现在在教会建造里边的教会没有

真带领，他们上边的带领是谁？带领的带领上边的带领又是谁？神带领了吗？祭司弟兄带领了吗？祭司弟兄带领的在外国了，谁卡着他？监管他？神告你没人监管他，几个月不见面，他就是敌基督，占山为王的响马，教会里边就是响马，就是土匪、贼窝。教会建造里的教会和2012年的教会和今天你待的教会一样不一样？今天咱的教会这是在干什么？告你说众长子建造国度了，建造国度有神带领，我在这儿卡着，众长子在这儿卡着，我还每天给你浇灌了，结果你说这儿没有真带领，这是不是假话？（力洁：不是说没真带领，是说没圣灵作工。）那你说这个教会有没有圣灵作工？（力洁：我是看见带领工人……）你是信带领工人？为什么要看带领工人呢？你跟上圣灵的流了没有？神问你跟上圣灵的流了吗？（SJ：国度建造就是这道流。）神没有问你跟上带领了没有！（力洁：受带领影响嘛。）这道流里边有没有圣灵的作工？你跟上神的脚踪了没有？跟上神的步伐了没有？（小丹：你不是受带领的影响，你是受送上门、小宝给你灌输的东西影响。）反过来你再说，谁是带领？你说他们是假带领，他们假在哪儿？神给你交通说了，什么是真带领？三个标准是什么？（人性、素质、负担。）那你说今天谁有人性？（力洁：带领工人都有人性，能做带领工人的还算是有人性，带领工人比咱还强了，人家能付出。）你说带领工人有人性，那你为什么还要弃绝带领工人呢？（力洁：不是弃绝，那段时间是非可多了。）你衡量他是真带领假带领是根据他的是非来衡量呢？

什么是神家？什么是教会？（力洁：说不完全，就是神话得以落实的地方，真理掌权，神话掌权。）你跟随神，不知道神的脚踪在哪儿，圣灵作工在哪儿，那你从教会建造怎么过来的？（力洁：我是这样领受的，吃喝的是老师的话和神话还有工作安排，就认为是跟上神的作工了。）（小丹：那小青发表的也是老师的话，你一听也把你带跑了，小青的话全是在老师的话里摘出来的。）（力洁：我是这样领受的。没有站在原则上，神的交通上去看事。）（SJ：你知道二百五十个首领的来历吗？）（力洁：这个知道。）（SJ：最后二百五十个首领是什么结局？）（力洁：二百五十个首领抵挡摩西。）（SJ：那你

们现在走的路呢？是什么路？）（力洁：我在这里边也可纠结了，也可害怕抵挡神。）（SJ：可是你连寻求的心都没有呀！）（力洁：有，就是害怕了，有时候就是你们说的中毒太深了，没有异象根本转不过来，脑子里边老有这些，因为祭司弟兄讲道交通老提到这些，还有吃喝老师的话。）（SJ：不管你怎么说自己吃喝老师的话，今天，咱们交通得这么清楚，如果你们都不转，不悔改，也听不懂，那就不说了。）你们现在不是吃喝老师的话，知道吧！虽然外表上你现在跟随，可你今天说什么呢？我死也得跟随送上门，对吧？那你还叫跟随老师吗？你是吃喝、是交通老师的话吗？那是什么呀？是研究、分析、判断，这不叫跟随，是考古学家！那你觉着你考古，把这些都研究透，你就进了国度了？今天我是说你的性情变化了没有，你与神相合了没有，神是要你的性情变化，不是看你研究透神的作工了没有。神有句话怎么说的？有人想研究神的作工，想大开眼界看神是怎么作工的，看神怎么毁灭这个世界，神说你大可不必费这个周折。还用你研究呢？不用你研究，你就等吧，等神作工结束了，等到神毁灭世界的时候，你什么都看见了，还研究他干什么？可一旦到了那个时候，人家在拍手称快神的大能呢！你在哪边呢？

屹立了三分钟的类人猿10

（SJ：咱现在走上信神的正轨了吗？你刚进来，还不知道正轨是什么呢！）她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是信神呢！（SJ：咱什么也不知道，就被迷惑成这样了。）你说信神就是只知道知道异象就行了吗？问题是你知道的异象还不是真正的异象，还是修改了的异象。第二次击打？（力洁：第二次击打我不注重嘛！）你不注重，可是今天你说："我死也得跟随送上门。"（力洁：我们都是在224辑讲道交通上面看的。）224辑讲道交通上面说死也得跟随送上门？（力洁：主要是看到那儿说，有个作工步骤，然后又结合众长子要成全众子、子民，结合的是这个。）（SJ：你说咱多可怜呢！）（力洁：主要是相信众长子的话。）（小丹：你得看那话是对谁说的，祭司弟兄的交通224辑是面向

全宇的，有多少人还没有跟上国度建造了，是不是？为什么让咱福音大爆炸，成立二线，福音组还要培训，就是为了将来让你们都能去传福音，把那些还没有跟上国度建造的人都带回家来，都跟上真带领，就是这个意思，知道吧？这就是让你看那话的目的意义。结果你回到家了，还说找不见家，都跟上众长子了还说作工步骤又转了，往哪儿转？所以说今天老师交通了一下午就说，你不要太注重分析研究神要作什么工作。）（SJ：认识自己是主要的。）（力洁：不是像你说得那么简单。）（小丹：那你就是不务正业，今天下午是不是交通的送上门这些呢？）（力洁：我想的那不是不务正业，我的问题是我以为我经历过来了，没有圣灵作工的时候我可注重这个呢！不是说不去寻求，不务正业，故意去抵挡了。那会儿没有圣灵作工，我受过那个苦，我就是那样理解的。）（SJ：这会儿还是那样理解的吗？）（力洁：这会儿能明白一点了。今天交通一天了，我知道神的心意就是让人回转，最大限度就是拯救。但是在一块交通的都是关于这方面的真理，听得多了，脑子里就有点乱。）（小丹：那你看见教会分成两派的时候，这些人为什么不站到你那边，没有你那种领受呢？为什么你要那样领受，是不是该否认一下自己？）（力洁：一开始我还否认自己了，我这心里头都慌了，一会儿对的了，一会儿不对吧，一会儿对的了，我都纠结，头疼得连饭都吃不了。）你头疼了，你衡量神的作工是根据你自己的标准来衡量的，你有真理吗？（力洁：我没有真理。）没有真理那你该怎么衡量神的作工呢？（力洁：那就是在一块儿交通交通。）你看还在一块儿交通交通呢！

（SJ：我念一段神话，咱听一下吧！神说：“有一些人听基督说话，听着听着心里就产生想法了，‘基督怎么这么说呢？他对待这事怎么是这个看法呀？怎么是这种说法、这样的定义呀？这也是真理？这也是神的话？我看不见得吧！神的话原来是那么说的，圣经上是那么记载的，人的感觉是这样的，正面事物是那样的，基督怎么这样说呢？怎么这样定义这个事呢？’当他在文字上看基督的话的时候，他没有观念，觉得这是神的话，‘我要靠这话得生命，得救，得福’，但是与基督实际接触的时候，基督对待有些事情的方式、方法，评判的方式、

态度，对待一些人的处理方式使他产生了想法，这个想法不是一个简单的想法，而是人的一种观念。当敌基督产生观念的时候，他是在心里祷告、认罪，对付自己的观念，还是用自己的观念来衡量基督所说的话呢？很显然是后者，不是前者。当敌基督用自己的观念来衡量基督所说的话时，对立就产生了。当对立产生的时候，敌基督还打算顺服吗？还打算接受吗？他在心里该抵触了，‘哼，这下可让我抓住把柄了，不是说你是神吗？不是说你说的话都是真理吗？原来你作这事也是按逻辑推理，你判断一件事情也是根据眼见啊，这作事也不合乎神的实质啊！’他心里就产生不服了。产生不服的时候，外表就流露出来了，‘你这么说好像也对，也行，但是我得查考一下神的话，看神的话是怎么说的，我得祷告神，看神怎么带领，我得等待、寻求一下，看神怎么引导、开启我，至于你说的话，已经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了，不能作为我做事的根据了。’这是什么表现？（否认基督。）他否认基督，那他为什么还能读《话在肉身显现》呢？敌基督一贯活在空洞的字句道理里，崇拜高大的看不见的神，所以对于基督曾经所说过的话印成的文字，他是极力地推崇与敬仰，而对于这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在他心里是没有丝毫、任何的地位的。这是不是矛盾呢？当对基督有观念的时候，他说：‘我得祷告、寻求，看看神的话是怎么说的。’只承认神的话而不承认基督，这是什么人？（敌基督。）基督所说的话他们无论有多大的观念、多深的观念，一旦印成文字他们就没观念了，一旦形成文字他们就把它当成神来敬拜，这是不是跟法利赛人、跟宗教里的人犯了一样的毛病？听不明白真理就容易产生这些表现，也产生了观念。产生观念之后，他心里就不能顺服了，没有顺服，只有抵触。”（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二十二）》）你看你们听的都是弟兄的话，就像小青一样，摘自的都是弟兄的交通，弟兄说的话，但是弟兄亲自见了她给她交通这不行，她只是在文字里边琢磨，抠奥秘。弟兄给她在这儿亲自交通了一天，顶用吗？文字不是弟兄说出来的吗？弟兄的文字你不明白，你寻求不到准确的意思，今天弟兄明文再给你说一遍，我这话里边是这个意思，我是从这方面看的，不是从你那个角度领受的，这下说清楚了吧？可咱听吗？不听！我回去还要再看看文字，我再看一遍。看文字能行，但今天弟兄本人亲自给你说话不行，你说这个表现叫什么？咱刚刚读的神话是怎么说的？）（小丹：信的是自己的观

念。）（SJ：《话在肉身显现》这本书能看，但是见了基督马上就定罪，是这个人发表的呀？）（张静：用自己的想象来代替真理。）（SJ：就和咱以往说真假币一样，假钞真钞银行最有说服力，不是银行他能看出来吗？他不知道，他没有说服力。但是今天你们读的就是弟兄的话，弟兄来了，把这话都给你们说清楚了吧？能行吗？不行，你说这话不行，我就要回去再看看你说的话，这就是敌基督。这段话是《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二十二）》，你回去再看看，你回去再找找。弟兄这次来把这些话都给你说得清清楚楚，这都不行，咱这一次已经叫板到一种地步了。上次来小青、进入都见了，弟兄面对面地解剖了你们，面对面地解剖进入是邪灵。“不行，弟兄说我是邪灵，其实我是得福的。那祭司弟兄说听话是敌基督，而且人家现在成了建造国度的了，那我也成了这了，我也是这样经历的。”你看咱就这么谬，就这么能瞎对号，这是不是在模仿？你跟谁比呢？他的患难跟你的患难一样吗？他走的路跟你走的路一样吗？你是谁呀？你说咱可怜不可怜？送上门，现在还能不能说这话？你现在怎么想的呢？你那会儿不是说愿意披麻蒙灰悔改！怎么悔改呢？最后这一次来就是给咱一个机会，就看你到底是回转还是不回转，就要你一句话，一句清楚的话。因为我上次已经上了你们的当了，本来你们哪个对我说的都是好听的话，我悔改，我知道了，我这下可清楚了，实际上呢？）

送上门，你看看结果，你看见力洁的表现了吗？早上她就是那样的，我死也要跟随送上门，今天交通了一天以后呢？她现在还扭转不过来，这就是达到的果效。你看我作了多少工作，我是把神选民带到哪儿了？（SJ：神话里。）带到神话里，带到神面前了。那你作工是把神选民带到哪儿了呢？（SJ：弃绝国度建造。）她死也要跟随你，这就是果效。你看我在这儿交通了一天了，她能返过劲儿来吗？为什么缓不过劲来呢？因为在你的引导下、带领下，她认为信神就不是那么回事，信神不需要认识自己，只研究神的作工就行了，研究神的作工方式就行了，不需要受那个苦，受那个苦也是白受。神的话是读给人看的，不是给人实行的。（SJ：送上门，咱今天说说心里话，今天咱交通一天了，如果你还没弄明白，还需要交通，那咱就接着再交通。

或者你表个态，我明白了，我不想回转，这也行。我听你那会儿说是要悔改。你现在说说心里话，神看的是人的悔改。）你要是觉得你们自己有路，你们也可以独创一门。（SJ：是。）你也不需要在我的话上去研究，研究我的话，把我的话一改，这是亵渎我了，我心里难受。就这你们还打着我的旗号，把我没有说过的话说成是谬论，还把这个谬论戴在我头上，最后我成了谬论，我担当不起。人家宗教界还抓我的把柄呢，教会还抓我把柄呢，最后你再来个第二次击打牧人，那是天大的笑话，这还建造国度呢？（SJ：说说吧，你们是听明白了？还是没听明白？如果没听明白，你们自己还愿意跟上送上门走，也行。那以后就不要说不给你们下载东西了，以后你们就什么也没有了。你们可以自创门派，可以去走。现在小青发的这些《新作工》都是弟兄的话，但是从此以后不允许你再拿弟兄的话去招摇撞骗，你拿你们自己的，自己作自己的工作。你们可以去自立门派，也可以做长子，带领你的人，但是你不能在这里乱说！不能拿着弟兄的话到处乱说，还说自己是跟随弟兄的，那是亵渎！不承认！）

小宝，发表一下态度吧？（小宝：心里很乱。）很乱？（小宝：嗯。）小玉，你呢？（我听懂了。）听懂了，你发表发表你的态度。（小玉：这步工作就是跟众长子，众长子来是建造国度的。）（SJ：听明白了以后，回去把你的认识写出来。你肯定也听了一些谬论，把她们以前给你散布的这些谬论写出来。为什么你能站到她们那边，你怎么经历的，怎么看待的，怎么认识的，怎么悔改的，你愿意回头，你把这些悔改书写出来给了带领。凡是这次受迷惑的都把悔改书写出来，让带领给了我，我看了以后咱再安排。）从这儿看见，如果你是有分辨、有认识，对神话有信的人，对神话没有疑惑、怀疑的人，不是诡诈人，这次不会被迷惑。你反过来看看这些被迷惑的人，哪个不是诡诈人？哪个不是墙头草、老好人？有哪个有正义感的人被迷惑了呢？有哪个敢说实话的、对神话信得来的被迷惑了呢？从这儿看见神洁净教会的一种公义、智慧。咱上次说的什么话呀？臭味相投。小宝，你现在乱在什么地方？（小宝：实际上也不是纯粹受送上门的影响，有时候是我们自己在神话里边看的，看了老师的交通，还有祭司

弟兄的讲道交通，再结合结合事实，那样领受的。）说得对，是，你现在是想给送上门赎个罪，不是完全因着送上门，是我自己有问题。我刚才说了，这些人为什么会被迷惑呀？因为诡诈。亚当、夏娃为什么能被蛇引诱了呢？他是不是只是去那个树底下看那个果子呢？看了没有？在他心目中他就想吃这个果子，他在盘算着：能吃吗？神说不能吃。是不是在他看果子心里盘算能不能吃的时候，撒但和他说的？如果他不在这个树底下，撒但能引诱他吗？什么叫引诱？引导一下就够了，引诱犯罪，不是强行，不是控制、捆绑。有地位的是捆绑、控制，没有地位的是引诱，不言传让你自己去意会。你还有什么疑问没有？没有就算了，自己回家考虑考虑。

（SJ：不想说说心里话吗？）你看我给小齐交通的时候，小齐的表现是什么？小齐在那儿受了苦了，来我这儿诉苦来了，“他们都把我当软柿子捏，都欺负我呢”。他心里边是什么心情呢？他是来这儿告状来了，诉苦呢！我直接说他大逆不道，我在揭露他。我揭露他的时候，他没有和我讲一句理，而是痛哭流涕地说：“我今天才明白了，我是个受造之物，我这是与神对抗、是与神叫嚣，信神多年，我就不知道这个路该怎么走。”他是良心发现，他是看见路了，痛哭流涕，他哭了。“信神多年，我怎么能做出这个事来呢？大逆不道。”他没有去和我辩解表白，也没有讲任何理由，更没有觉得是丢了脸了，“我在这儿这么辛苦，最后直接说我大逆不道、逆子，弄出笑话来了”。他没有考虑他的面子。还有SJ，我说她是保罗来世，她考虑别人笑话她吗？辩解表白过一句吗？她不考虑这些，她不宝爱肉体，不宝爱名誉，她宝爱的是生命，“我怎么能做出这个事呢！这不是触犯神行政的事呀？我这还能有归宿呀？这不是神咒诅的呀”，她考虑的是神的意思，她怕得罪神！她怕得罪神！你们不怕得罪神，只怕自己的魂受苦，宁愿下地狱、宁愿受惩罚，也不能叫魂受了苦。

（SJ：咱平时说死里复活，刚才弟兄也一直在谈，我以前是不是这么走过来的呀？没有人笑话咱，没有人说你们完了，那我那会儿在众人

来看是不是就是完了呢？你们怎么就转不过这个弯来呢？说这么多话的目的是不要你们了吗？小宝你能听懂我说的话吗？目的是不要你们了吗？只要你能回转，像尼尼微人一样披麻蒙灰悔改，没有说不要你们了，今天就等待咱的一句话。因为你们一次一次地欺骗，欺骗了好多次，最后给咱一次机会，让咱抓住这次机会，能够接受揭露解剖，性情变化，真正地走上正道。这步工作作的就是审判刑罚、揭露解剖，这是神对咱最真、最实的爱。就今天给咱说了这么多，如果按教会建造，按行政处罚来说，今天还能不能要咱呢？今天一天给咱说的什么话呢？意思就是你现在已经触犯神的性情了，在神的眼中就是死罪。可今天弟兄给咱说的是什么意思？你能披麻蒙灰悔改，一切都赦免了，没了！只要你能悔改，照样要咱！刚才谈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小宝，你听懂我说的话了吗？有不要你的意思吗？群里上一次下发的安排里边说："如果再有一次，一直不悔改，就不要了，并且是众教会弃绝的对象。"咱群里一直说的是不悔改！说这些话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要拦阻你作恶的脚步，别再作恶，不让你这么胡作非为了，目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呀？让咱们别再胡作非为了，没有说不要你的意思。今天如果是不要你了，我们还来吗？弟兄还见你们吗？下发安排的目的就是为了把咱作恶的腿能够停住。今天又来见咱，再一次最大限度地拯救咱，你看见弟兄对咱的良苦用心了吗？要让我谈，我就把你这一样一样给你说清楚就行了，我不会像弟兄这样谈。今天弟兄给咱怎么说的呢？只怕你听不明白，一样一样的全给你掰开了说、揉碎了说，都给你剖开亮开，让你一步一步地明白，就是这样给你细说。什么是模仿？都给你说清楚了，但咱现在是什么表现呢？你说自己是跟随弟兄的，弟兄不承认，我也不承认，谁也不承认，大家也不承认。一直跟你说你所走的那路是模仿，那是邪灵假冒，就咱这会儿谈的，神话里边说得很清楚了，真的一出来，假的就出来了。咱非要说现在又是2012年那样的大患难，就没人说这话，谁说的呢？是你自己领受的意思不对，偏了，这没什么。今天弟兄来亲自给你说什么是大患难，什么是患难，现在说清楚了还不行！这会儿谈的目的没有不要你们的意思，就是说只要咱能悔改，就给机会，神看的就是咱的悔改。像小玉刚才说她愿意悔改，说不要她了吗？悔改不是说一句空话，不是过一个嘴，我要你的悔改书！凡是这次被迷惑的把悔改书都写出来给了带领，带领给我发过来，这才是真实地悔改，这才能重新

安排。这一次我不会像上次一样再被你骗了，上次我问你要悔改书，你说：“我就没有悔改书，我就写不成，我就没有认识。”没有认识，咱今天就留下来再谈，明天再给你聚，哪些还不明白你就谈出来。）只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上回过来告你说，给你们三个月的悔改期，那这三个月是看你们悔改的表现。你们告我说你们要悔改呢，是从那一刻开始悔改，背叛自己，我看你们能不能坚持上三个月，结果你们是在等，等过了三个月再悔改，就这样来欺骗我。按你们那个表现，我今天不应该再和你们交通，就不再见你们了，不再说了，说这些干什么呢？你们就不悔改，死不悔改！再一再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如果我走了，你还是不能悔改就不说了，还说什么呢？

（SJ：送上门，今天跟你掏心窝子说话了吗？你能听出来吗？对你有仇恨吗？目的是什么？）心门堵着了，听不懂。（SJ：送上门，刚才给你谈了这么多，你听明白了吗？有恨你的意思吗？你怎么想的，你说说吧，咱能披麻蒙灰悔改，以前的一切都免了，什么都不说了。只要你能悔改，把下边迷惑的人都能带回来，悔改书三天发给带领给了我，这就是你悔改的表现。只要你能悔改，什么事都没有，咱照样尽本分，照样被用，这就是最大限度了。送上门，我给你说的你听明白了吗？你是怎么想的？你那会儿说的“我愿意悔改，我愿意背叛肉体，实行真理，性情变化。”还写在了纸上，纸还在呢吧？送上门？（送上门：在包里。）在包里了，是吧？刚才问你呢，咱谈谈，你是怎么想的？你说说心里话，还有哪些不明白，咱还可以谈，我们明天再待一天都可以。但是你得说话，还有哪些不通？还有哪些没明白？）送上门还堵的呢，都没听进去，不用逼她了，逼她也没用。小宝录了音了，是吧？（小宝：嗯。）那你回去听吧，今天堵住了听不明白，明天听听，两三天给我回个话就行了。（SJ：把悔改书写回来，或者是写写你的认识也行，看你怎么认识的。）你自己看，不逼着你悔改，就是神在那边交通的赶牛上树。（SJ：给你谈这些是什么意思呀？就是说你得看见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最大限度地拯救人。我今天对待你也是一样的，我得寻求与神相合之道，我也是给你最大限度。只要你能看到神家给你的是最大限度就行了，以后的道路怎么选

择，你自己看。如果你想悔改，那就给你三天时间，只给你三天时间，在这三天的时间里，你真心地悔改，回去把今天的录音再听听，听完了以后把悔改书写出来，给了带领，她们就给了我了。我要的是你们的悔改，如果在这三天的时间里，你不悔改也可以，给你们自由。但是如果你们还是像以往一样，还是要拉拢下边人去迷惑人，那你们就是众教会弃绝的对象，不再有机会了。）（小宝：肯定不去拉拢人了。）（SJ：你不去拉了，对你来说就是一个保守。这次录音都发下去了，在教会里公开交通，公开交通对咱来说也是一个拯救，但是就看咱的悔改。刚才我给你都谈清楚了，没有别的，你别老想着别人打压、整治咱。）（小宝：没觉着是打压，一点也没觉得是打压。）（SJ：这下听明白了吧？三天啊！三天的时间把你的经历、认识、悔改写回来。还有小玉，你写好给了她们。）（小玉：嗯。）

你要按着这个路走，那你走的就是正路。就好比说蒸馒头，就得把面、水、碱准备好。咱刚开始吃喝神话了，你明白神话的意思吗？不明白，就像看天书一样的，你看上好几遍，十来遍，看上几年以后，才明白这些话了。刚开始就是什么也不明白，你只管装备，吃喝吃喝吃喝，这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你买回一袋面的时候，你知不知道、决没决定怎么吃这袋面？你是蒸馒头呢？还是蒸窝窝头呢？还是蒸包子呢？还是吃面条呢？不知道吧！不管做什么，你得把这面先预备好了。你预备的时候，你买的是白面，你预备的是水，预备的是碱，那你将来做的肯定是个馒头，是个包子。如果你买的是玉米面，预备的是水，那你将来能做成包子吗？那你做的肯定是个窝窝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你装备时期，在神作工装备时期，人家是认识自己、认识神。你呢？是在这儿怎么呢？你在这儿研究神的作工。你研究神的作工就好比你预备的是什么？预备的是玉米面，人家认识自己预备的是好面，预备的是水，预备的是包子里面的菜。等预备好了，时间到了，你都明白了，你都学会了，你就开始做呀。你根据你原有的东西来做，人家做的是包子，你做的就是窝窝头，人家就有归宿，你就没有归宿。神预备好环境，让你做了，你捏捏捏，捏出来是个包子、馍。不管是什么，它都是个生的，能吃吗？不能吃。刚开始你预备的

是字句道理，还得神给你摆设环境让你去经历、让你去体验，你经历过神话了，还要让你实行神话，这神话不是只让你知道字句道理就行了。刚开始让你认识神话了，有时候你连一句神话也看不懂，看懂一句话了，好了，理解了，这时你具备的是什么？字句道理。你明白的是字面上的意思，那还得借着什么呢？神告你说，借着实行真理来弥补你的不足，借着你实行真理弥补你的素质和缺陷，如果你不实行真理，你什么也得不着，所以说你必须得实行真理。就是说刚开始让你看看看，和弟兄姊妹在一起聚会，你聚会了，也唱诗歌了，也跳舞了，把字句道理全部都预备好了，这就等于是把面和水全部预备好了。预备好了之后，你揣摩呀，“哦，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揣摩出来的是字句道理，你揣摩出来的认识自己是字句道理上的认识自己。可另一个人，他也唱歌了，也跳舞了，他也看字句了，但他不揣摩，他只是在里边研究神的异象，研究神的作工，神现在作到哪一步了？神下一步要作什么呀？这叫不走正道，那他预备的就是什么？玉米面。之前预备好面的那个人呢，人家在家就把馍馍捏成了，但它是生的。生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字句道理明白了，但他还缺乏一个实际的经历。人家再把神话带到实际生活当中一经历，体验到神话灵里边的意思了，这就是把一个真理给明白了，那这个馒头就熟了，这蒸熟的过程就是你经历的过程。你提前预备的是白面，再捏成馍、包子，然后再经历，那你蒸出来的馒头就是熟的，就是个成品，你这就成全了。如果你把面预备好了，全部捏成了，但是你不经历实际，只是装备字句道理，那最终出来的就是个生馒头，不能吃。（还得经过蒸。）经过蒸，经过火的熬炼，这个能听明白吧？我打一个比喻，这个生馒头得上火烤，也就是说，得实际地熬炼、试炼。就好比今天我和你说让你喂J了，你喂不喂？这就是实际情况。你说我要为神献上，为神献上可不是说一句话呀！好了，那你喂J去，喂Z、喂G去，还能献上吗？就像小青说的话，我为神献上，我要搞全盘抓，这是为神献上了吗？神给你摆设环境是让你看，你是不是为神献上了。你要给她个地位，她可以做，那你说她真心为神献上了吗？神作工就是要打破你的观念，不允许。你要追求地位了，你要当带领，就不让你当带领，就让你喂个J，你喂不喂？这叫任神摆布、任神安排。这个你能不能顺服下来？这就叫顺服。你要是能顺服了，你去喂J了，这才开始经历神话呀！你一喂J，一系列的难处就来了，这就是上火烤了。（小

宝：烤就是这样烤了？）（SJ：嗯，你看现在，咱今天对付修理、揭露解剖了以后，这就是上火烤了。）（就是说你想当带领了，但是老师说让你喂J了，你能不能顺服？你去喂了，能顺服下来，这就进入实际了。）这是进入实际了，进入实际这才开始烤了，一开始烤就熟了吗？（不是。）不是，得经过半个小时才能熟，也就是得经过实际的熬炼。就是说喂J的，喂上三年两年，看你在喂J的过程中流露出什么东西来了？火大火小？焦了没有？熬干锅了没有？这就是在烤的过程中，看你检验出什么东西来了？你刚上火烤了，烤了一半没电了，怎么了？还是个半生不熟。你去喂J，喂了三个月观念出来了，我熬不住了或者我挣不上钱了，在半截路上起来走了，我不喂了，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半途而废了。（半生不熟。）半生不熟，你没有去经历，最终还是没作成，所以必须得上火烤。

（SJ：你看今天这不就是高温吗？今天弟兄揭露解剖了咱以后，如果你能披麻蒙灰悔改，这也是一个熬的过程。可是咱的脸面能放下吗？就这个脸面地位，本来咱认为咱是得福的，咱是对的，没想到咱是错的，就这一下，看你能不能经受得住。就像我以往，刚开始我就认为我是最好的，我作工是最好的，我是可以的，但是弟兄把我打成是扫罗，还是该死的，当时我想着：就是死我也得走下去，就是被乱棍打死，只要我能在死前活出一个人样，那我就在所不惜，也算不白来世界一遭。就这一下，看咱能不能活了。咱能承认自己就是错了吗？承认错了我悔改，这就是熬。咱有这样的心志吗？现在你能不能说我错了我就改，豁出去？如果有这样的心志，这不就活了吗？死里复活。咱今天问了你几遍，你有一句话吗？你心里想的是，“我就是为了脸面，我放不下，我宁可走到底，不然我的脸往哪里放？我错了吗？我就是错了也不能承认我错了，我错了也不能改，我就要这样一直走到底。”这还用熬吗？这还有熟的成份吗？不可能了。）（小宝：主要是没有路途。）（力洁：老师说工作结束了，有结束还有开始，我还来回地想了，我知道你和老师说的心意是让我悔改嘛！但是我心里头老有这些东西在这儿来回翻腾，翻腾得心里难受。）（小宝：基督也是说现在工作结束了。）作工结束跟祭司弟兄说的作工结束是不是一样

的，是说教会里边的作工结束了。（SJ：不是指咱说的。）神在那边才交通了假带领，教会里边还没有真带领了，神还说什么了？神说："栖息的动物从洞穴之中出来，在睡梦中的万民被神唤醒，万民所等待的一日终于来到！"（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国度礼歌》）（力洁：神作工结束了，动物从洞穴里边走出来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从洞穴里边走出来才开始进入国度操练，外国人还要拥入中国，怎么就结束了呢？（力洁：不知道你说的结束是指什么说的。）教会建造结束了，现在是国度建造，国度建造就成型了，你是抠了个半句话，你只看结束了，你不看前边，半句话能成一个真理吗？（小丹：主要是对自己这前途命运太在乎了。）太在乎。（力洁：肯定嘛，我真是有这种东西，刚跟上的时候一说前途命运劲可大了。）神就是要剥夺你的前途命运。（力洁：刚开始可有劲了，然后停一段时间又没劲了，没劲了就说没有圣灵作工，就注重到这里边去了，神的工作结束了，就是里头可注重前途命运呢！）

（小宝：你说末了一段路完了，以后是患难，患难完了以后是扩展全宇的工作，那末了一段路是不是说以后呢？）（SJ：那都是说以前的。）（小宝：是说以前的？）（SJ：哦！后头还有一步扩展福音工作。）（小宝：在灾难降下以前，确定了吧！没有疑惑了吧！你根据神话来说末了走完是患难，患难走完是什么呢？扩展福音，现在就开始扩展福音了，这是最后一段路，最后是扩展吧？）咱这个叫不叫扩展？咱出来打原教会叫不叫扩展？（对。）（是。）也叫扩展，也叫福音扩展。原教会里边他也叫扩展，外国人要拥入中国，这是不是也是扩展？征服工作和成全工作是不是同步的呢？（SJ：一样。）对谁来说是成全呢？对众长子来说现在就是成全，对神子民来说是征服，现在才征服，还差了一步，但都是扩展。（小宝：你看《什么是经历神作工经历神说话2》里面说："扩展完了以后那是最后的一步工作，因为末了一段路不是指最后一段路。搞清了没有？括号里说：'搞清了，现在就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段路还没开始，现在是末了工作结束时期，患难时期。"）根据神话来看，末了走完是患难，因为什么呢？从患难里走出来的是得胜者，大患难不能超过一年，患难就是考

试，所以说末了走完那是个患难。患难走完呢？扩展福音工作，现在就是扩展，这指什么说的？我告你说2012年那时候是患难，2013年神去外国是不是扩展全宇了？全能神和祭司弟兄去外国是扩展了吧？是最后一步吗？扩展回来是不是还是教会建造？生命进入了这才是国度建造，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了这才是国度建造。（SJ：全宇都是教会建造。）但是教会建造在中国完了，全能神和祭司弟兄去外国了，最后祭司弟兄给你说了，外国人要拥入中国，进中国干什么呢？众长子在哪儿？（中国。）在中国，众子民由众长子作成，所以他要拥入中国。（那最后一段路是什么？）最后一段路就是国度建造，就是神成全众子民了，这也叫作最后一步工作，这叫下一步工作。末了的一段路是指教会建造完了，末了一段路不是指最后的一段路。因为什么呢？你还有个国度建造。（小宝：你说这国度建造等于最后一段路？）国度建造一建造以后，就是众子民走向正轨的时候，灾难就降下来了，这是不是最后一段路？（嗯。）灾难降下来是什么工作？是各从其类的工作，就完了。（小宝：那你说这会儿作的是什么？）这不是灾前吗？灾前是众子民走向正轨的最后机会，一旦灾难降下，国度子民就和你无关无份了。你到那个时候说我悔改呀，神说我从来不认识你，没机会了。（没机会了。）（灾前决定。）灾前决定你的位置，灾中是把你作成。我刚才给你交通亚伯拉罕，灾前就是看谁是亚伯拉罕，灾前就在找谁是亚伯拉罕。在灾难降下的时候，神看见亚伯拉罕在这儿了，神说好了，亚伯拉罕，我看见你了，我要赐给你一个儿子。这个时候就相当于什么呢？灾前就定了，灾难就开始降下来了。那这灾还需要持续多长时间呢？还需要二十三年，二十三年以后孩子才出现，也就是说这二十三年是把众子民作成的时间。我给你比喻的这个就好像和亚伯拉罕一样，他二十几年以后才看见儿子，就是说众子民在什么时候作成呢？在灾中作成，灾难完了以后才能证明你是作成了。在灾难里边还不能证明你是作成了，灾难不完证明你还在这个过程中。（灾前定位，灾中作成。）对，灾前就定了你的位置了。（SJ：你现在的所作所行就是在定你的位置。）灾前就好像是把这个馒头给你捏成了，你是馒头、你是窝窝头、你是包子就定型了，这灾就相当于是把你蒸熟了。（根据你自己所走的路来看，你捏的是什么？）你现在走的这个路，就是说你要当馒头呢？当包子呢？还是要当窝窝头呢？（送上门：灾前就定型了。）（对。）灾前定型了，

一到灾中，就相当于已经进了锅里边了，你还能变吗？你还能换吗？没招了。（SJ：所以今天这所作所为就是咱的结局，咱一次一次地欺骗，这都是污点，这都是你给自己留下的，这个时候最关键，是要追求呢，往上够了。）（小丹：现在就定你的位置了，知道吧！）（SJ：根据你的尽本分，所作所为定咱的结局，灾前就定位了，咱现在还走偏道呢！）这个听懂了吗？最后一段路还没开始，就是说灾难具体还没有开始，现在是末了工作的结束时期，是患难时期。末了一段路是说2012年到现在，是吧？咱就不说2012年那个时候了，咱就以灾难降下为截止，灾难降下截止以前都属于什么？末了的这一段路。灾难一旦降下那就定型了，完了，那时候已经没有机会了，神说什么呀？神说我从来不认识你。灾难降下为截止，同时还扩展福音工作，以这个为界线而划分。在灾中，你是定型了，但在灾难降下的过程中，外邦人还要不同程度地回归我国。世界上还有人性好的，人家直接进入国度建造，跟随的就是国度建造。因为他前期没有跟上，对于人家来说，还有个机会，但对于你来说是没有机会了，时限过了，所以说还有个一批两批的人再进来。咱不说末了一段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你算一下末了一段路是从什么时候结束的，神话怎么说的？“末了的一段路即从现在到以后的患难结束，这一段路是显明人真实身量的时候，也是看人有无真实信心的时候。因为这一段路比以往所带领的任何一段路都艰难，比以往任何一段路都坎坷，所以称为‘末了的一段路’。其实并不是最后的一段路，因为经历患难以后，你还要经历福音的扩展工作，而且还有一部分人要经历被使用的工作，所以，‘末了的一段路’只是针对熬炼人的患难与恶劣的环境说的。”（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当怎样走末了一段路》）根据这话来看，末了的一段路已走完了，已走完以后经历什么？患难。患难不能超过一年，这个患难完了之后呢，还有两个工作：一个是被使用，一个是扩展工作。跟你说这个话，是针对教会建造怎么过渡到国度建造的这个过程，是让你认识末了一段路。你现在已经知道国度建造了，你现在属于是先行者，先行者是走在前边的人，还有好多人还没有跟上，还没有进入，所以说让你现在赶紧扩展，你现在是预备善行的最好时期。你预备善行了没有？你们在这儿只是窝里斗，然后不扩展，等到神作工结束的时候，通行证呢？没预备善行，我只是因为地位在和她打架了，你说蛆虫翻动了粪土还想进国度呢？你不是找死吗？人家拿上人家所预备的

善行，我把五十个人从教会建造带进了国度建造，我把二十个从教会建造带进了国度建造，我把他们带到了神面前，带到了神话里边，把哪个人作成子民，进入正轨了，人家这才是通行证。你的通行证在哪儿？你是什么证呢？你是作恶的罪证。

我告你说神家现在是在患难时期，给你举个例子，就好像神微服私访一样，你看不见神，但神就看着你了，看你在看不见神的时候你尽本分了没有。神没有在天上说话，你信不信神的话呢？是不是根据这个话来定你呢？你进了国度建造就不属于患难了，因为你进了国度了，你都活在光中了还患什么难呢？患难是指在教会里边，他伸手不见五指。（患难还是指原教会说的。）对，刚才和你交通什么叫患难？伸手不见五指，不知道神作工作到哪儿了。（SJ：没有圣灵作工。）没有圣灵作工，看不见摸不着，无路可走。神交通的是教会里没有一个真实的带领，我跟随谁？这叫患难。今天你来到国度建造这儿了，你活在光中了。（小宝：也有另一种感觉。）你有什么感觉？今天我给你交通了，你们有这种感觉还不是因着把审判刑罚、修理对付当成了一种患难？（力洁：那一次老师的音频下来了，我听说了，我说我都听不上音频，我要听听。然后就给那个带领说："音频下来了怎么不让我听呢？"她说："听听，你对我说话什么态度呀？你说话什么口气呀？"当时我就受不了了，我说妈呀！你这当带领的……）谁说的？（力洁：就是刚才那个带领，小静。然后她就说："你不听我就带给别人听，我也没有吭气，没有吭气，我心里可憋屈了，心里想着……"）你感觉带领有问题，你感觉她行为不正常，行为太粗暴了或者她是骑马了，你可以给上级带领反映嘛！你可以检举嘛！（力洁：我也不会。）你也可以对付她修理她嘛！（力洁：然后我也没有吭声，我心里憋屈嘛！正好就说带领没有圣灵作工，就开始考虑这。）（SJ：又把帽子扣上了吧！）（力洁：有一回去我家了，我又反映了一个问题，我说工作安排里边让你们的一手浇灌下来浇灌我们这些新人，你们怎么只浇灌一回，半个多月了再也不见人了？你们怎么不实行工作安排，不落实工作安排呢？然后人家说："教会太忙，你们是新人，你们只管吃喝，只管认识自己，好些事你们也不知道，新人不用管这

些。”说的我心里也是不得劲，可难受了，我就看到教会这现象。有一回音频里边说我有病，那一段时间有时候我还有点晕，小宝见了我，问我说：“你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有病？有邪灵作工？”我说有时候晕，就是一会儿晕、一会儿晕。然后她们从来也没有问过我怎么回事，后来老师来了人家说：“我给你反映个问题，那个新人一会儿没气了，两会儿没气了，你说能用不能用？”我说妈呀！这说的我心里也是可不对劲了，我心里可难受了。我想着这当带领的也不落实点实际工作，老是说这些不着边的，你见我了，你又不是没见我，还说我有病了，到底是什么情况？又在教会开始走着说：“那个新人一下都不能用了，有邪灵作工。”你说点什么她老是给你瞎对，然后说这些话也不根据事实说话，我看到这些现象心里边就有想法。）今天神和你交通说，正确对待带领工人，今天他是什么带领？是不是都是假带领？他们都是假带领，关键是说谁监管着假带领？在神身边的那些假带领，神是不是在监管着他？神把他扔出去了吗？（送上门：后来我也能明白，也能理解，人都没有被成全，都有败坏，但是心里头有点不对劲。）不管他是真假带领，但是他在这个圈圈里边，在这道流里边。如果你这个教会里边的带领有问题，两个带领都有问题，然后你也不揭发检举，那你们就都是老好人。这个问题反映不上去，假带领就把这里控制了，那这就不是假带领了，就成了敌基督了，这个教会就成了埋葬死亡的地方了。那就需要你去配合神的工作，来，反映一下问题。实际上你没有反映，你是弃绝。你反映了没有？你做了没有？（力洁：俺也不会反映，然后就是根据这些心里有想法。）咱现在在的这个国度建造和教会建造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教会建造是什么呢？上下没有真实带领，神没有监管他。咱今天是国度建造，我在这儿直接监管。可以说我没有监管到你的教会，但我和你说了你可以揭发检举，你往上反映了没有？还是你反映了，我不处理了？（送上门：没有反映，我也不会反映。）我在这儿只是说，我用了一个SJ，我用了一个小丹，是吧！这是我看了的，其他人我还没有看呢！我没说其他人，我就说了她们两个。我也没有说不允许你去反映她们俩的问题吧？我没有说过这话吧？（嗯。）我只是看见她们的人性好。你反映了她俩的问题，我包庇不处理了？有没有？你反映问题，也就是一个监督。神怎么交通的呀？神选民的职责、责任是什么呢？你要监督带领工人，你监督了没有？你监督向上反映，该撤换撤换。在神跟

前的带领工人还得该撤换撤换，咱这儿是不是一样呢？也是该撤换撤换。但你不能不监督、不向上反映直接弃绝、远离，甚至离开国度建造。你弃绝、远离的是谁？（力洁：这些我也明白了，有时候也能想到，但是有时候也是根据这个现象说我刚回来，怎么和原教会一样呢？说法、做法，我接受不了。）（SJ：因为咱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是信神，那什么是信神呢？首先就是相信天地万物在神主宰的基础上，你看一个人不好的时候，就得想：那神为什么把这个人摆在我的跟前呢？是不是我有什么问题呢？是不是咱先认识自己、认识神呀？她有问题你可以反映，但是咱还得怎么呢？经历神的作工，借着这些环境自己有进入，学会生命进入。）这叫互相效力，你洁净她，她洁净你。（SJ：只有这么摩擦，才能互相看见自己呢，就是这个路，这就是信神。今天不是光说她就有问题、她就有问题，你这个路就是个错误的。不管什么样的环境，都能达到认识神、认识自己，就这两门功课。不是天天光盯着她，她就有问题，你自己呢？就完了，这样走下去完全是电灯泡，成了教会警察了。）

（小宝：我这存心跟送上门说的是一样的，主要也是因着那段时间反映问题才有了看法。安宁是小区带领，一反映问题，安宁就是说："我也有问题，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弄呢！"）她不知道该怎么弄，她也不处理，那你再往上边反映，你跟小丹反映也行，你反映了没有？SJ来了给SJ反映了没有？（小宝：那天自闭症有事，我说你赶紧跟SJ反映。自闭症说不反映了，反映了也知道是什么结果，一反映又是让认识自己了。她一说这我也是这个想法，算了，算了。有什么问题都压住，就感觉问题都没有解决的地方了呀。）是吧！在这个时候呀，你们不是效仿我所走的路，而是模仿我走的路！我检举了教会带领不行以后我检举的谁？小区带领。检举了小区带领以后检举大区、牧区，一级一级往上检举，你做了吗？你不是看我走的路怎么走，你是从外边模仿我，你走了没有？我没有听过你往上反映问题。你给小丹反映了没有？（小宝：那次我给小丹的配搭说了，我还说你跟小丹商量商量，她说这一片她跟小丹俩人分了。）她们俩分了，分了你就不检举、不揭发她了？（小宝：那我就觉得能达到这儿为止了。）还到这儿为

止。（小宝：到这儿为止，那人家弄不上去，你反映问题也解决不了。）你这实行路途是谁教你的？谁教你这样做的呢？面对邪恶不屈不挠，你是怎么做的呢？（小宝：看见这些人都是这样，就想着还怎么揭发检举呢？最后想着算了算了，就成了这了。）成了这了，然后最后就把她们弃绝了、背叛了。你究竟有没有正义感？让你揭发检举，你不愿意揭发、不愿意检举、不愿意打报告，然后直接起来在教会里边拉拢人。你说，你究竟是胆大还是胆小？说你胆大吧，你不往上检举。（小宝：《什么是经历神作工经历神说话》这一篇说话下来以后，我领受的老是觉得是说咱现在的教会带领，思想上没有往原教会上边想。）这就说明你就不是寻求与我相合之道呀！你说祭司弟兄每天起来交通什么呢？祭司弟兄每天起来交通宗教界、法利赛人、长老牧师，是不是交通他们呢？（嗯。）祭司弟兄交通的对象是教会里的人，那你说祭司弟兄为什么老把宗教界、法利赛人、长老牧师拉出来，在教会里交通？教会里的人他们是长老牧师？祭司弟兄的讲道交通中说："原来宗教里有一派人说，'末世教会要在灾前被提'，现在一看灾前没有被提，四血月出现了，大灾难马上临到了，他们又改口了，说教会在灾中被提，不说灾前了，因为灾前他没被提呀。"（摘自《上面的讲道交通·127-C-7》）那你说教会里的人他们会拿上祭司弟兄交通的"宗教人在灾中被提"给自己套？"哦，我们是灾中被提的。"你太傻太愚昧了吧！咱们都是打过仗的，你们都是二线人员，末了一段路是给谁说的？末了一段路没有真带领，说的是教会建造。结果国度建造来了，你们又说是末了一段路。末了一段路告你说有两部分，末了一段路作完以后，一部分人要扩展福音工作，一部分人还要操练被神使用。那现在建造国度了，是不是就是在操练被神使用？你已经走在这儿了，你还要去经历患难！（小宝：咱跟上老师就是从患难里出来了。）你都活在光中了还叫患难？

（小宝：你说教会建造是影子，国度建造是实体，又想起你说2012年怎么样，现在又是那种情况了，就结合到这儿了。）这不都是因着你注重外表？你不注重神的作工，你看见教会里边作的什么工作？谁暴露出来了以后是不是都揭露解剖了？原教会里边有揭露解剖吗？有没

有？（小宝：没有。）那和原教会能套上吗？能一样吗？（SJ：今天谈了一天，就是因着咱没有跟上神的作工步伐。今天你看见外表乱作一团，其实里边有层有次，根本不乱。如果你会从神领受，接受刑罚审判、揭露解剖，就没有问题。就是咱在神现实摆设的这些环境当中不能从神领受。）这个是因为什么造成的呢？就是因为你们只研究神的作工而不进入神的作工，而不经历神的作工。人家是在经历中看见了神，你们在研究神的异象、神的作工，能看见神吗？（SJ：什么也看不见。）所以说你就还要拿上打原教会的东西来套到国度建造里边，人家别人在国度建造里边找见了路，进入了正轨。（SJ：越来越有路途，越来越知道国度建造是什么了，知道该怎么去走信神这条路了。不管神摆设什么样的环境，人家都从神领受。神给咱摆上一个环境，咱是怎么看的呢？没圣灵作工了，你看这教会乱套了，你是这么看的，所以你这个观点就不正。为什么说以后的国度里没有忧伤、没有眼泪呢？环境还是一样的环境，但是人家的看事观点转了，人家看事观点转到神一边了，人家能站在神一边看事，所以这就不叫事。但是你呢？你看事观点是站在个人角度上，所以怎么看都是事，这就是个问题！这就是你看见乱套了，没有圣灵作工的根本原因。其实人家根本不是这回事，是你的看事观点没转。咱今天谈了一天，为什么要信神？信神就是看事观点的转变。今天你们说了一天，这一伙人都是为着自己说话，为着自己的面子说话，看不惯别人，看别人不顺，就在这个环境当中，不由自主地走上这条道了，这就是看事观点没转。如果你站在神一边看事，这些就不是问题，没有忧伤没有眼泪。咱站在个人角度上看事，全是忧伤全是眼泪，看着什么都不顺，就是这个看事观点，所以性情的变化就是看事观点的变化，看事观点的变化就是性情变化。人生观、价值观变了，不是为这个了，不管自己能得着什么，心里是想着我怎么配合神作工呢？我怎么能扩展福音工作呢？我怎么打仗呢？人家想的是这个。咱老是想着前途命运，这不就是看事观点没转吗？你这个就没转，没有跟上神的作工步伐。）

刚才给你已经说清楚了，事还是这件事，但是看事观点不一样了。就好比说今天送上门散布了个谬论，如果你是在原教会散布谬论，谁去

给你揭露解剖？没有。但在这儿呢？给你揭露解剖了以后，还让你怎么呢？还让你生命得益处，让别人也得着益处！你看在这儿也有谬论，在原教会也有谬论，你从外表看乱作一团，你在外表看是一样的。可在这儿呢？你散布出来以后，我把你散布的谬论打得不复存在，揭露解剖了以后让弟兄姊妹都能看见你这是什么行为，弟兄姊妹是不是都认识你了？（SJ：得着益处了。）得着益处了。从这儿看见这是个演员，是个丑角表演，这是神的智慧建立在撒但的诡计之上。她来打岔神的作工了，结果把她一解剖，弟兄姊妹都得益处了，这是不是有层有次呢？神要的是生命进入，神看的是这个，神是看你的生命是否得益处了。那有圣灵作工的人能够把它解剖出来，然后让你生命得益处。如果没有圣灵作工，没有揭露解剖的地方，有人散布出谬论来，谁想跟谁跟，谁也不吭气，有什么收获？什么收获也没有。（小宝：这是我最大的弊端、偏差啊。）所以说这儿就说清楚了，就因为你不看果效，只看外表。你不看神选民是不是在里边得益处了，跟随神的人他是不是越来越明白了，你只是看外表。今天出现这个现象了、出现那个现象了，和教会里边一样了，教会里边有假带领，看咱这边也有假带领。（小宝：我看还是和原教会一样。）你看着还跟原教会一样。原教会出现假带领的时候，谁处理？这儿出现假带领的时候，是不是一次一次地揭露解剖？让你看见假带领所作的，是不是每次都过来解剖张静、安宁？揭露解剖多次不行，下台！调换！看见了没有？一样不一样？这能一样了？（小宝：不一样。）你不是从这里边看见神话掌权、圣灵掌权。神话掌权的地方就是有圣灵作工的地方。

（SJ：其实，神对每一个人都是最大限度地拯救，这就是教会建造和国度建造的最大区别，我就体验到了。就像咱河南一样，张静和安宁刚做上带领的时候，哪次过来都揭露解剖，先说带领。就像那个时候说晨晨那个事一样，为什么我老说她俩没说晨晨呢？所有人都说我是晨晨的保护伞，我没有这么去领受，你们怎么看，那是你们的看法，但是从我的内心里怎么看呢？带领必须得走正，己不正焉能正人？你先走正。你看带领做得不对，你揭露解剖他，你不是把他赶下去，不

是不要他了。就像送上门，揭露解剖了多少次就是不变，不走正道，哪一次来了都揭露解剖，揭露解剖以后，她不但不接受，回去之后还散布，还跟下边人散布，“你看SJ怎么说的，我是怎么说的。”她不接受而且还散布，她走的是下坡路，没跟上这个步伐，她就没走这个路，是不是实在不行才换的呀？像你这种情况，要是放在教会建造里呢？我看你不行就下去，别作了，就是那个后果，我给你谈的是实话。在教会建造里像你这个表现是邪灵、假冒，还要吗？不要了！教会里开除了多少呢？但今天对于咱呢？今天给咱的是揭露解剖再扭转，目的是让你去认识去变化，最大限度！因为这步工作作的是性情变化的工作，就是揭露解剖达到变化。你对带领为什么是这么个看法，因为你的看事观点还在教会建造，所以你就看见一团糟。如果你看事观点转了，就看见什么都不是事，那就不叫事。）

教会建造你能看见揭露解剖人吗？你看见的是开除、隔离。就像今天这个事情，教会里边还告你说在这儿聚聚会解剖解剖谁，然后把他隔离出来，有这一项吗？（没有。）顶多就是，来，签字，然后在教会里公布一下，谁，隔离、开除，完了。（SJ：只要有证人证明他说的什么话，去吧，拉倒了。我在教会建造十几年了，我作了多少这个呢？就你这个表现，早不要你了。）还有张静、安宁，她们为什么一直不作工呢？是不是在教会建造遗留下来的病呢？在教会建造里是老好人，包庇住下边，什么也不乱，那就是好带领。可在这儿呢？揭露解剖以后还不实行的，下台。（SJ：不要了。）叫谁上？小丹上。在原教会能让小丹当带领吗？在你们眼里小丹就是有股二杆子劲，那能当带领？不开除才怪呢！可在这儿单纯、敞开、诚实、有人性的上，一样不一样？在教会建造里边是什么呢？外面慈善如羊的，里边再恶毒、再诡诈不要做出事来，可以，好带领。你就是再有正义感、再是好心，你如果外表行为不好，下台。神看人外表吗？你从这些方面来看，在这儿是不是都是按着神话所要求的来实行呢？是不是诚实人掌权，诡诈人下台？诡诈人在这儿能掌权吗？你们不是从实质里边来区分、来看，而是从外表来看。（小丹：虽然你跟上老师了，是在国度建造里，但是你那看事观点还是停留在教会建造，看人外表。合你意

了你觉得可以，不合你意了你觉得不行，不是以神话为标准来衡量人。）不是站在神一边看事，教会建造和国度建造一样不一样？是不是大不一样？（小宝：嗯，你这样交通的意思是凡事看事观点得转。）（SJ：一切不是建立在个人的成见上，而是建立在什么上呢？建立在维护神家的工作当中。就像今天的你们，人与人之间都不算事，像你们背后说我什么，这都不是事，那是你的一个败坏。如果你拿上我的这些问题说事，这都正常，这不是什么问题，因为我也没有被成全，我也有败坏。你如果要拆毁神家工作，绝对不行。主要是说你在下边搞这些动作，那是绝对不行，是吧？你这就是拆毁国度建造，这事跟个人没关系。）你从这儿看，我找的是与神相合的人，我不是找铺红地毯的人。

屹立了三分钟的类人猿 11

神说："当你看到时间这么短暂，圣灵的工作在飞速向前，使你得了这么大的福气，接受了宇宙的君王——全能神是发光的太阳、国度的君王，这都是我的恩待和怜悯。还有什么能使你与我的爱隔绝呢？你要细细揣摩，不要摆脱，时刻安静等候在我面前，别总在外面游荡，你的心要与我的心紧紧贴在一起，无论临到任何事，都不要盲目乱做，要看我的心意如何，我愿意的你就去做，我不愿意的你坚决弃绝，你要不凭情感像我一样，实行公义，亲爸亲妈也不行。凡不合乎真理的都要弃绝，你要以单纯爱我的心献上为我花费，不要受人、事、物的一点辖制，只要合我意，按着我的话只管去行，不要害怕，因有我的手托着你，我必保守你脱离一切恶者。你当谨守你的心，时刻在我里面，因你的生命是靠我的生命活着，你如果离开我立时就枯干。

你当知道现在是末世，魔鬼撒但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各样的瘟疫正在发作，各种邪灵很多，只有我是真神，只

有我是你的避难所。你现在只有藏在我的隐秘处，只有在我里面，灾害才不致临到你，祸患也不得挨近你的帐棚。你要多亲近我，在隐秘处和我交通，不要与别人乱交通。你要摸着我话中的意思，我不是说不让你交通，我是说你现在还没有分辨。这一段时间，邪灵作工非常厉害，借着各样的人给你交通，话还很好听，但里面有毒，是包着糖衣的炮弹，不知不觉就把毒给你放进去了。你当知道现在的人大多数不稳定，像喝醉酒似的。你有难处和别人交通，别人告诉你也是规条道理，不如你亲自和我交通，来在我面前把里面的旧东西完全倒净，心向我敞开，我心必向你显明。你的心在我面前要殷勤，不要懒惰，要常常亲近我，这样你的生命长得最快。你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里面，并且在你里面作王，支配你的一切，你就在国度里有份了。

你不要小看自己年轻，当为我献上，我不看人外表如何，年龄多大，我只看人是不是真心爱我，是不是遵行我道、不顾一切实行真理。不要忧虑明天怎样，将来如何，每一天只要凭我而活，我必带领你。你不要停留在‘我生命太小，我什么都不懂’上面，这也是撒但送的意念，你只管用你的心时时亲近我，跟随我的脚踪，一直到路终。你听见我责备、警告的话，醒悟过来要立即往前跑，不断亲近我，跟上羊群的脚踪，要向前看齐。在我的面前，你要尽心尽意爱你的神；在事奉路上，你要多揣摩我的话；在实行真理上，你不要心软，要有强暴的心，有男孩子的心志、男孩子的骨头，要有一颗厉害的心。你要想爱我，必须使我在你身上所要成全的你都要满足我。你要想跟从我，必须撇下你所有、你所喜好的，谦卑顺服在我面前，头脑简单，别乱研究、考虑，你要一直跟上圣灵的作工。

在此忠告：凡我开启你的，你务必持守实行！”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二十八篇》）

“当你看到时间这么短暂，圣灵的工作在飞速向前，使你得了这么大的福气，接受了宇宙的君王——全能神是发光的太阳、国度的君王，这都是我的恩待和怜悯。”什么是福气呢？现在能不能说清什么是福气？“接受了宇宙的君王——全能神是发光的太阳。”为什么比喻成发光的太阳呢？能听懂还是听不懂？（小丹：原来听不懂，现在给了咱真理以后，带来了光明，有路可行，驱散了一切的邪恶。）黑暗面全部让你看见了，活在了光中。什么是光中？让你看见谁是什么人，他说了什么话，他的存心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什么妖魔鬼怪在你眼前让你都看见了，这就是活在了光中。（小丹：哦，会分辨人了。）这就是“全能神是发光的太阳、国度的君王”，国度是谁掌权呢？国度里边的君王是神掌权，不再是撒但掌权。神没道成肉身以前，人活在了人间地狱，伸手不见五指，后来咱听见神说黑暗势力，神说浑浊，咱看着这干干净净的空气，哪儿浑浊呢？不明白神说话的意思，其实神说的是灵里边的事，现在你就体会到了。国度的君王就是神要来作君王来了，神话作王掌权，也就是说不再有欺骗，不再有人吃人的事发生，一切要公义、圣洁。“国度的君王，这都是我的恩待和怜悯。”恩待与怜悯，在咱这儿看见了什么？看见了公义吧！诚实人掌权你看见了吗？诡诈人不行，施展不开，世上那一套来这儿行不通，让你看见和教会建造完全不一样。特别恩待与怜悯，什么是恩待呢？发光的太阳就是恩待，让你听了这些话能看见神，这就是恩待。教会人能看见吗？（看不见。）六千年来神从来没作过这个工作，开天辟地的，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是吧？你能够有幸来到这儿，能有幸听到这个话，这是什么？太大的怜悯与慈爱，怜悯就是恩待，恩待了你。那什么是恩待了你呢？神和你说什么话你听不懂，今天你又遇到了我，这是不是对你的恩待？遇见我是对你的恩待，也是怜悯，怎么说怜悯呢？也就是说你迷惑人了，我还得怎么呢？还得再来苦口婆心和你交通，按理说需要不需要？不应该了，因为我都在交通里给你说清楚了，可我还得专门来和你再交通，这就是怜悯。“还有什么能使你与我的爱隔绝呢？”今天让你看清这些了，你能不爱神吗？你不可能不爱神了，因为神不仅是供应了你可吃的食物，还供应了你生命灵里边的粮，给了你能剩存下来的生存之道，还怎么呢？还给了你智慧，你会

分辨人、会认识人了。什么样的人通灵？什么样的人不通灵？什么人有灵？什么人没灵？这些都是在哪儿得着？都在神话里边得着了。你得着了这些，你和神的关系怎么样？你感觉到神是不是你的亲爹妈呀？只有亲爹妈才这样对待你，所以说有什么能使你与我的爱隔绝呢？分不开了。“你要细细揣摩，不要摆脱”，人家去挽回你去了，咱干的啥呢？人家说：“来！我把弟兄说的话给你放放，你听听。”你听不听呀？不听。这是在干啥呢？摆脱。小宝是不听吧？小宝和自闭症不听，还把我的交通全部给删了，这就是一个摆脱。不是揣摩，而是摆脱。“时刻安静等候在我面前”，咱没有安静在神的面前，咱没有等候。“别总在外面游荡，你的心要与我的心紧紧贴在一起，无论临到任何事，都不要盲目乱做，要看我的心意如何，我愿意的你就去做，我不愿意的你坚决弃绝，你要不凭情感像我一样，实行公义，亲爸亲妈也不行。”神话说亲爹亲妈也不行，平时神话在咱身上就没有扎下根，所以才能走到这一步。“凡不合乎真理的都要弃绝，你要以单纯爱我的心献上为我花费，不要受人、事、物的一点辖制，只要合我意，按着我的话只管去行，不要害怕，因有我的手托着你，我必保守你脱离一切恶者。你当谨守你的心，时刻在我里面，因你的生命是靠我的生命活着，你如果离开我立时就枯干。”体尝到了吗？“你当谨守你的心，时刻在我里面，因你的生命是靠我的生命活着”，因为咱是神造的，神照着他的形象造了咱。你来源于神，你离开神，那肯定是死，肯定是枯干。（小丹：从小青身上已经看到了，离开神，凭她己意，那天你问她话，她都听不懂，看到那种枯干，圣灵不开启她。）不仅是圣灵不开启她，就看见她有点痴呆傻了。神说那句话了，剥夺了你，给了那个更有的，让有的更有，没有的更没有。（小丹：好像把原有的都剥夺了。）对了，原有的也剥夺了，一点素质都没有了，最后剥夺完了，下步该怎么呢？邪灵再上身。

借着这一件事再来看这些话，都对上号了吧？然后你自己也有路了，让你体验体验，如果你不听从神的，那你将会面临啥呢？瘟疫，不要说新冠肺炎是瘟疫，邪灵作工这就是瘟疫。昨天那个新人，死都要跟随送上门。你看看这毒种进去，容易扭转吗？（张静：有好些人就是

下地狱也要跟随送上门。）下地狱也要跟随送上门，这就是瘟疫。不让你实行真理，就是亲妈也不行，送上门是你亲妈也不行。你要有厉害要神的心，你不要考虑明天怎么样，后天怎么样，每天神托着你。你要知道是神供应着你的生命，你离开神就枯干了，这就是神说的话，“神在你里面，你也在神里面”，那你就有生命。“你当知道现在是末世，魔鬼撒但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看见了吗？只是送上门一个人吗？人家四五个同时联合起来这儿跑那儿跑。你在这儿把这事压着再不说，你看三四个人把一个教会给你吞吃完了吧？（张静：这儿去两天，那儿去两天，一去就是聚一天两天。）你要是提前把这事给弟兄姊妹说了，弟兄姊妹还能让送上门她们进来？你得看好你的羊。“各样的瘟疫正在发作，各种邪灵很多”，昨天送上门散布的那个谬论，小青下发工作安排了，是吧？（SJ：《新工作》。）噢，《新工作》。进入呢？（小丹：进入说自己有圣灵作工，是众长子。）“各种邪灵很多，只有我是真神”，送上门说新工作拔高了，她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是不是也想当神呢？在国度建造里了她还要拔高了，让人跟她走了！“只有我是你的避难所。你现在只有藏在我的隐秘处，只有在我里面，灾害才不致临到你，祸患也不得挨近你的帐棚。”你看她们迷惑的是谁呀？诡诈人、定不真的，这些就都是被吞吃的对象。她能迷惑了定真的人吗？你看她敢来小丹这儿迷惑小丹吗？这就是她靠近不了你的帐棚。她敢迷惑诡诈的、定不真的，她不敢迷惑小丹。（小丹：她来我就要拿出男子汉的气概……）她怕你用手指头指着她说“你就是个邪灵”，她最怕这句话了！就怕你点住她的二股筋，你见了她，她倒是怕了！“你现在只有藏在我的隐秘处，只有在我里面，灾害才不致临到你，祸患也不得挨近你的帐棚。你要多亲近我，在隐秘处和我交通，不要与别人乱交通。你要摸着我话中的意思，我不是说不让你交通，我是说你现在还没有分辨。”这是什么时候说的话呀？九几年说的话，是吧？九几年说的话现在拿出来交通，咱那个时候看这话属于啥呢？走马观花。现在呢？倒嚼，卷土重来。神那时候来作工的时候，假基督来了。现在是卷土重来了，众长子出来作工了，怎么了呢？假的也开始出来了。那时候吃喝神话是走马观花，现在卷土重来了，既然卷土重来，就是让你倒嚼神话了，现在就是事实临及。“你要多亲近我，在隐秘处和我交通，不要与别人乱交通。你要摸着我话中的意思，我不是说不让你交通，我是说你现

在还没有分辨。这一段时间，邪灵作工非常厉害，借着各样的人给你交通，话还很好听，但里面有毒，是包着糖衣的炮弹，不知不觉就把毒给你放进去了。”（小丹：就是，把以前这话放到现在这个场景再看，邪灵作工厉害啊！话还说得好听，是合人口味的话。）为什么送上门说她们都愿意听我交通啊，还说听着都有享受，都来找我了啊？（张静：这是包着糖衣的炮弹。）因为吃着好吃呀。“你当知道现在的人大多数不稳定，像喝醉酒似的。你有难处和别人交通，别人告诉你也是规条道理，不如你亲自和我交通，来在我面前把里面的旧东西完全倒净，心向我敞开，我心必向你显明。”神说让你怎么呢？把里面的旧东西全部倒净，倒净是不是让你背叛、放下呢，是吧？你看送上门说什么呢？“我心里面就有这些，就出这些东西了，你说我不要说？”送上门里面出的这些谬论，她不去背叛，不去倒干净，她还想怎么呢？还想说出来、还想发表出来，那这就成了邪灵的发表！“你的心在我面前要殷勤，不要懒惰，要常常亲近我，这样你的生命长得最快。你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里面，并且在你里面作王。”是让神话在你里面作王，掌管着你、控制着你，不要让你的观念作王。人家说你，揭露你一下，你吓得倒不敢动了，你不敢动了，这是谁作王了？（小丹：撒但作王了。）你惧怕了，撒但就作王了。让神话作王掌权，怎么呀？让撒但不敢再露出头角来。哎，我揭露你，你揭露我，这不是正好吗？互相洁净了。有时候你说出来忘了，或者有时候你对神有观念你不认为是观念，借着别人一揭露你，你里面的败坏露出头角来了，露出头角来了，这才有悔改蒙拯救的机会。有时你背后干的什么事，人家看到了，或者说人家分辨出来了，你不知道，别人不知道，借着一个机会，人家给你一揭露，好了，你把自己认识了。如果你包裹得严严的，你就把大好机会给错过了，你还认为什么呀？终于，昨天没丢了脸，你还在自我庆幸：好幸运啊！如果我一不小心再说人家两句话，人家把我所做的给揭开了，丑陋不堪啊！今天就是要把你们揭露得丑陋不堪，让你看见自己什么都不是，这是要怎么呢？是要把你打死，把你里边属撒但的东西打死，你才能活过来。你想着：可是不敢出来，出来一露头就打死了，你只害怕打死，打不死你能有新生命吗？“并且在你里面作王，支配你的一切，你就在国度里有份了。”这话清楚吗？神话在你身上作王了，你就在国度里有份了。

下边这些话说小丹了，是吧？不要认为年龄小，神不看那个。你们交通吧。（小丹："你不要小看自己年轻，当为我献上，我不看人外表如何，年龄多大，我只看人是不是真心爱我，是不是遵行我道、不顾一切实行真理。"这就是告诉人一条路，不让人看外表，只看你是不是为神献上，遵行神的道，实行真理，这是给大家一个实行路途。"不要忧虑明天怎样，将来如何，每一天只要凭我而活，我必带领你。"就是放下自己的前途命运，不管明天神是如何对我，我今天都要尽好本分，明天哪怕是要我的命了，取缔了我，那也是神的公义。为什么人不敢大胆往前行，就是把自己的前途命运看得太重要。就是说不要考虑明天和将来如何，每一天按神话实行，神话怎么说，咱就怎么做就对了。"你不要停留在'我生命太小，我什么都不懂'上面，这也是撒但送的意念"，这就是迁就自己，就像上次晨晨说；"小丹，我不看你年龄小，虽然你信的时间短，但是能把你放到带领的这个位置上，那我就要拿着带领的这个标准来要求你。"我听了以后接受，想着这就是不要认为自己生命小，用我什么都不懂来迁就自己，然后自己就可以犯错、就可以违背原则，不能这样，这是撒但送的意念。"你只管用你的心时时亲近我，跟随我的脚踪，一直到路终。你听见我责备、警告的话，醒悟过来要立即往前跑，不断亲近我，跟上羊群的脚踪，要向前看齐。"就是说要把自己的己意、想法、观念，统统都抛弃，当听见责备、警告的话，赶快抓。就像昨天，老师虽然是揭露解剖送上门、小宝她们，但是借着祷告神，我也认识到神是活灵活现的。神把这些人摆到我面前，让我看见，警告我自己，不要像她们一样，不要走她们那个路，那个路就是死路，就是下地狱的路。神话怎么说，咱赶快怎么行，端正自己，这就是向前的路途。不要歪门邪道，要维护正义。"在我的面前，你要尽心尽意爱你的神；在事奉路上，你要多揣摩我的话；在实行真理上，你不要心软，要有强暴的心，有男孩子的心志、男孩子的骨头，要有一颗厉害的心。"神话告诉咱们，心里只要有神的话，只要你是按照神话原则去行，维护的是正义，那你就大胆地实行真理。你怕啥呢？不要怕她们怎么论断你，怎么看你。就像张静一样，昨天你反映送上门的问题了，人家送上门一说你"净说瞎话，你真会说瞎话"，好了，就这一句"说瞎话"，你马上就不敢说了，你男孩

子的气概就看不见了。这儿神就告诉你了，你主要面对的是神，你不要在乎她怎么说你，你要大胆，有男孩子的心志，男孩子的骨头，我就豁出去了，怕啥呢？有神呢！大胆仰望交托神，她能把你怎么样？“你要想爱我，必须使我在你身上所要成全的你都要满足我。”咱都是败坏的人，神要成全咱每一个人。今天让咱在神家尽本分，神就利用咱身上仅有的这点长处来成全咱每个人。咱每个人都有长处，咱把它发挥到最大让神使用。）（张静：神说要有男孩子的心志，当我鼓起勇气揭露、暴光反面的时候，就会考虑自己的脸面，里面就瘫软了。）当你想说话的时候，想瘫软的时候，看看背后，“呀，神就在我背后，神看着我呢！我要一开口说话，神就告我怎么说了。我要不开口，撒但就在那儿嬉笑了。”那你开口不开口？（张静：开口。）摩西说啥呢？我拙口笨舌，不会说话，你找别人吧，四十年了，我就没见过外人，我每天就是放羊，羊又不会说话。那摩西把工作作成了吗？作成了，因为啥呀？就因为他不会说话，神才能用他，把工作作成。他要是会说话能用吗？你说送上门多会说话呀？能用吗？不能用！送上门说：“我心里出来个东西，你说我不倒能行吗？”她非要倒她的东西，她那嘴让神用吗？不让神用。你里面没东西了不会说话了，你那嘴不会用了，这个时候神就能用你嘴说话了。当你会用嘴的时候，你就不让神用，“我会我会，来，我用吧”，当你不会用嘴的时候，你就退居二线了，神，这嘴给你，你用吧，这样才是作神的出口了。

（张静：这段时间我们找送上门交通，送上门总持守她那个观点，分辨SJ是假带领。我们跟她观点不一致，一直是争执，送上门对我们老是定罪。我们走了之后，她就定罪我们，基本都成对立面了，不在一起交通了。之前的那段时间，她们给我们灌输的一直就是这些东西。）（SJ：以前她们都是一伙的，送上门就是给她们灌输的这些，连安宁和她们都是一伙的。安宁承认吗？）（安宁：一开始就是这样。）（SJ：为啥你们这边的人走到了现在这种地步？主要就是因着咱是两张皮。我再说什么，在你们这儿都不通，就像水管一样不流不通。下边有什么，你们就按住，下边有什么，你们就按住，所以最后就导致这些人成了打岔拆毁国度建造的罪魁祸首，把一片范围的教会

都搅乱了。）这是撒但的哲学法则，县官不如现管，你SJ来了，你动动嘴皮子以后就起来走了，教会里的实际工作还得我作呢！我要是把下边这些人得罪了，我的江山还怎么坐呀？所以我得安稳住她，不要乱啊，没事没事，我给你做保护伞，你好好为我维护着不要乱了，我这个江山就能坐稳。我要是按SJ的那个话去做，我一去管制，她们不就要乱了吗？我要是一说她的不是，她不就要说我的不是了吗？她肯定要揭露我，她把我的败坏揭开，SJ还能用我吗？SJ不用我了，最后我是两头不是人！这是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是吧？我在这边把上面应付了，下边乱了我也不告诉你上面，你看我多会当带领呀！把上边安抚得平平稳稳的。和上边答应好的事情我不去落实，我也不打你下面的人，让下面的人感觉到："你看人家是我的亲爹亲妈，对我是呵护。"老好人，两头都是好人，结果怎么样？最后把自己坑害了。你们不是把她们的谬论打回去，结果你们站在了她们那一边。（SJ：在这些事实面前，让你俩反省，让你俩看见，这就是你俩所作的工作导致的后果。如果那个时候你俩真正接受审判刑罚、揭露解剖，不会导致这种后果。你们聚完会回来以后，如果行使正义，这教会能成这样？你们让弟兄姊妹看见的就是你们这伙人在掌权，因为你给恶人当了保护伞，恶人兴风作浪，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所以最后就到了现在这种地步。到现在，送上门她们都认为自己是好人，颠倒黑白了。）（小丹：要不是这个事的出现，这么长时间的显明，张静、安宁不会看见自己是这种人，也不会看见送上门、小宝她俩是这种人。这是不是神摆设的环境？同时借着这个环境也让我操练，不然也不会选我当带领，这是不是都是神安排好的？有层有次啊。）这是神提前安排好的，神的公义就在这儿显明出来了。

（SJ：张静、安宁，神看的是咱的心，虽然你们外表做法是那么做的，但咱的心不是向着神的，心是为了自己的地位，心是为了接下来我怎么能够坐稳，下边的人怎么能不乱。你没有考虑我怎么能把弟兄姊妹带到神面前，你看现在弟兄姊妹可怜吗？到现在被邪灵迷惑成这样，反过来还天天为邪灵保驾护航，咱颠倒黑白到这种程度了。你再回想回想，那个时候我一次一次地揭露你们，目的是为了什么？就是

为了让咱走上正道，正人先正己！先不要说晨晨怎么了，她是有问题，不是说她没问题，但是你先走正了，你揭露解剖她。咱昨天今天解剖了送上门，送上门做到了那种地步，晨晨做到那种地步了吗？揭露解剖她，到最终给她悔改机会，但咱做到了吗？一直揭露解剖，是让咱放下自己放下自己，咱就放不下，我就要这么走敌基督道路，就要这么走了，到最后出现这样的后果，这都是咱带来的。）（张静：不是事实显明，没有作恶的证据，不会认识自己。）（SJ：哦，这就是事实。你们跟上了国度建造，在你们做带领期间，你们作的什么工作呢？这就是你们作的工作，事实显明。你看以往自闭症一次一次地上报检举揭发，她检举揭发的就是我，你们俩最知道、最清楚她们是要干什么。但是你们并不解决，而是等事情闹大，让她们的黑暗势力一次一次起来，让魔剧集一集一集地往下发展，这就是你们作的工作所带来的后果。为啥上次安宁一来，我说不能用了呢？就是让你看看，反省反省你们所作的工作。张静，你所做的，一次一次的事实在那儿摆着了，但是你聚会回来以后说的就是一些假话，你回来以后给小宝这些人所落实的不是正面的。为啥那个姊妹能哭着去为你打抱不平？我一看那个姊妹能哭成那样，我就知道你是罪魁祸首！事实真是你说的那样吗？事实是什么？咱今天不是把这些事实又都谈出来了吗？那个时候什么事都能干出来！咱作为带领，咱就能做出天使长做的事，带领众百万的天使背叛神，这就是你所做的，一点不冤枉你。下边人全部为你保驾护航，就认为你受我的打压，你们都受我的打压。为啥送上门能给你说那些话呢？事实上是不是打压呢？你也把揭露解剖当成打压，你回来以后给她们灌输，让所有人都认为揭露解剖是打压，所以到现在了走不上正轨！人家别的地方，哪个人都走上揭露解剖、审判刑罚的路了，走上彼得走的这个路了。再看看咱负责的范围，送上门她们在下边发的什么谬论呀？送上门说的什么呀？“老师都说让研究原子弹了，咱研究了吗？咱就没有研究，咱应该研究，研究什么呢？研究她的存心，研究她的实质，研究她的人……”研究这些呢！老师让研究什么呢？是让你研究她走的这条路。咱现在老为前途命运着想，原子弹她走的是什么路呢？没有前途、没有命运，照样这么去走，不管别人怎么样，她只管去走她的，走她该走的道路，不模仿别人，她走的是这个路。可送上门她就研究原子弹这个人是什么人，她天天在研究这个呢！这些不都是咱该去解决的吗？带领的职责

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处理这些问题，咱是发现问题不解决！咱做个啥事都怕带来麻烦，她有什么谬论出来咱都不敢解决，咱就是包住不向上反映。那天，小金在这儿反映小宝的这些问题，咱都听见了，你们所有的人这样说过小宝的问题吗？没有人这样反映过小宝的问题吧？把你们两个带领也包括在内，从来没有人反映过小宝在下面做的啥做的啥，没有。这时，我一下就看见了，安宁你就是小宝的保护伞，为啥上次马上取缔你？因为我看见你做的事了。小金那天在这儿反映小宝所有问题的时候，还说这些问题之前就给你安宁反映过了，你说我见一下小宝了解一下再说，你见了小宝后说不是小金说的这回事，对吧？这是事实。小金反映小宝的这些问题，是不是小宝在教会里所做的事呀？小宝让这个听，让那个听，是不是在拉人呀？这是不是在做背叛神的事呀？但是你了解以后说没有，你说不是小金说的那回事。咱现在再看看事实，是不是这回事？这就是打你的脸，这就是事实摆上看你所做的这事。神说的是咱的存心，不是你的外表做法，不是说你跑得欢不欢。小金那天把小宝、新民说的一切话都暴露了出来，小宝在这儿没法说了吧？神家喜欢什么样的人？不是说小金她有多少东西没多少东西，而是说小金她能够揭露反面事物，这就是神喜欢正面事物的存在与诞生。不管你小宝黑暗势力有多大，你这伙团体有多大，小金她怕吗？她能够把小宝在教会里所做的这些事给揭露出来，小宝拉这个拉那个，到新民家拉谁拉谁，要让弟兄姊妹听小宝的，小金她都敢说出来，你们哪个人能说出来？事实面前都不敢说。看昨天那伙人说的啥话？说送上门她能交通明白，能交通出神的心意。送上门那样的表现，她都不明白神的心意，她怎么能交通出神的心意？为啥那一路的人说的都是这话？说这话的人就不知道神看的是什么！神看每一个人的时候，不看她有没有东西，有东西没东西这是次要的，咱培养，咱可以训练，但是她起码是个对的人。神看一个人的时候，先看是不是一个对的人，要不是一个对的人，那说得再好听也不对，人就不对。到现在了还有人说："我看着小金其实不能做带领，看她那个表现，把小宝闹下去，她就高兴了。"小宝被撤换了是小金闹下去的吗？怎么能说是小金把小宝闹下去的呢？是小金她有正义感，把你的黑暗面给揭露出来了呢？还是小金把你打下去的？还是你所走的就是邪灵的路，你自己淘汰了自己呢？凡是说小宝是小金告下去的就是反面领受，出来的观点就是反的，让人听了感觉有种难受，

同样的一件事，这就是看事观点。这话怎么来的？难道谁被撤换下去都是别人告的吗？外表看，是小金告的，但其实是啥呢？最起码这是小金她该说的，该有的正义感，该反映的事实。如果上次小金不把这一大堆倒出来，这又是一片范围的教会被迷惑了，我们都被蒙蔽着了，就认为我们好哄，哄我们呢！每次我们来了都不和我们说实话，现在回想回想看看你们说得多好听啊！正是小金反映的问题这才让大家看见了小宝的真实面目，小宝的庐山真面目才出来了。）

（张静：这段时间小宝在教会拉人，还有那天我们见面的时候，她还想拉我……之前我对小宝真的没分辨，感觉她不是那种人，昨天我才看清了。）（ SJ：所以，我那个时候早就说张静、安宁你俩一直就是小宝的保护伞，你们也不承认，总认为自己不是小宝的保护伞，你看看现在给咱显明了吗？张静，你以前一直是保护小宝她们的，现在你刚回转，你看所有人都围攻你了吧？“你和我们不是一样的吗？咱们是一致对外的，咱都是一伙的呀，是一伙的现在你怎么变了呢？你现在怎么跟外人在一起了呢？你不和我们一伙了，那我就可以收拾你了。”）咱们一直是国民合作，一致对外，是吧？结果你和我开始内斗、内战了。（张静：昨天晚上回去心里感到可翻腾呢！）（SJ：这就是诡诈人，诡诈人实行一次真理都是硬豁出去实行一次，实行之后，回去还得颤一颤、抖一抖。）（张静：我以前感觉到自己不是这样的嘛，现在有时候就感觉自己怎么成这样了呢。）（SJ：主要是咱的看事观点和人家真正站在神一边的看事观点完全是相反的，这就是一个大的问题。同样的人就流露出同样的问题了，一说小金，下边人的反应就是小金能行？就都是说小金不好，下边人都是维护小宝的。你看，弟兄姊妹都跟着小宝了。这就是不看实质，只看外表。）

（SJ：你们两个做带领的，不是根据神家原则去选带领。哪个人是正的人？是对的人？也不是根据这些方面去选带领。对的人有哪些表现？时时维护神家利益，处处为着神，他出来的是正的。不管他有多差的素质，神看这个人是对的人，咱得从这些方面衡量人再去培养。

为啥现在这伙人势力这么大呀？咱平常看见这些人的确就是从反面来的，咱就不揭露解剖。如果咱一直揭露解剖、揭露解剖，把正面往起抬，把反面往下压，这样实行才是让人看到真正实行公平公义呢！才能让别人看见神家是公义的！可咱现在是颠倒着了，对正面地不迎合，对反面地不弃绝。要不就是对反面事物毫不在意，没观点、没态度，所以，现在就看不见谁正谁反。）（张静：一方面是看不见，另一方面咱也揭露解剖不了，像小宝、送上门这种人特别圆滑，就抓不住。）（SJ：揭露解剖不了，这是另一码事。但是你看见，你能汇报吗？你能说吗？你能站在咱这一边吗？神看的是你的态度，看你站在哪一边了。那个时候，你解剖不了，但你还站在了她那一边，你们是一伙的！那个时候，送上门她们为啥一直往上检举揭发？矛头都是针对我，你们都很清楚的。可咱根本不是从这里边进入，怎么能够真正地往正面带这些人，咱脑子里就没有这个想法，就没有往这方面走。咱自己不进，咱也不知道往哪方面带，咱就没有这个路途，所以就到了现在这种地步。她们本身有一些对我的看法，你们每次回来再把对我那些成见、看法灌输给她们，这就成了死仇，这都是咱自己作的恶。这就是平常不解决，问题堆成山了，已经成型了，她们对我就不是一点恨了，已经成仇了，成仇恨了。就像她们说的那些话，这都是你们在神作工当中所留下的，没有往正道上去带弟兄姊妹。每次揭露解剖的都是咱自己的败坏，让咱自己去进入呢！咱进入了咱这个带领才能正了，你再走才能跟上步伐，进入正轨呢！也许咱从外表看不见这些问题，这会儿说的是咱里边的心，不是说外表的这个事。这段时间，我听安宁的录音时，也能看到安宁才开始往上够了，面对邪恶势力不屈不挠，能往前走了。以前同样你也去走了，但你并不是像现在这样的态度，这是一个转变。安宁，你说是不是？）（小丹：现在比以前有点勇气了，是吧？）（SJ：我在录音里能听见一些，不管她们说什么，你能够豁出去一直往前配合，敢往下打她们了。）敢于反驳了。

（安宁：我这里边还有好多不好的东西，有时候我也不想说，有时候说出来也怕被显明，但是我里面确确实实有那种东西。）（SJ：说

吧。）（安宁：刚开始的时候，我对你的作工不理解，我也就是老师说的那种情形，我总是活在一种自我欣赏的情形里边，这是我身上的东西。后来，也就是前年的时候，我给你发的信息，我说我发现问题了，送上门她们几个在聚会点上、在二线上一直乱串，到处散布对你的那些看法，从那个时候我就看见送上门的问题了，所以我给你反映了这个问题。可我给你反映了问题以后，面对的就是围攻嘛。她们就说："你看看这新官上任三把火，先杀杀下面人的威风。刚刚上任，都不了解情况，安宁就开始反映问题了，其实她就是为了保她的地位，赶紧把上面的聚到一起，为她的地位保驾护航。安宁为了自己的地位，踩在别人的肩膀上往上走了。"我确确实实没有男孩子的那种气概，也确确实实被这种东西影响、辖制。当时，你好像还问过我，我说我只要面对我的心就行了。我知道我把这个问题给你们反映出来，是因着看到送上门她一直在教会里散布，在那儿搅扰拆毁，我的存心是不想让她再做这邪恶的事，不想让她在教会里再搅扰了。但是，咱也给人家交通不了，既然你过来了，那你给她交通交通，就是这样，所以我说，我知道我的心在哪儿就对了。我这样说别人就会抓住这一句话说："你说你存心对，今天敌基督咋说的？敌基督也说自己存心对，你不要拿着你存心对给你当挡箭牌。"反正，我真是受这些东西影响。）（SJ：谁说你存心对也不行呢？）（安宁：这是别人回击、反驳我的话嘛。我今天把这个事情说出来，我的存心目的并不是她们说的那个，我只是看到她们在教会中一直散布那些对人没有造就的东西，目的就是让人把眼睛都盯到SJ的身上，说SJ就是不好，这就是拆毁了。看见这种东西我就不舒服，我就想说，这是前年发生的事。去年七月份，老师交通我那次面对群里的问题不敢处理，面对那样的揭露解剖，我从心里才第一次正视我自己，看见自己的问题了，以前还觉着自己真的挺有正义感的，其实就是被这种假象迷惑了。老师说我圆滑诡诈，我这才第一次把圆滑诡诈往自己身上对。从那一次开始，我也是努力地作工呢，我也尽力地变化了，可是你们怎么就看不见我的变化呢？我心里也在想，从说我圆滑诡诈、为名誉地位作工的时候，我就开始胆怯了，我今天开始去做了，开始去变了。你看去年元月份老师没过来的时候，进入的那种表现，我都给咱反映了。过了年以后，进入文章的问题一直解决不了的时候，后来，也是反映给了小丹，露露和人生过来的时候再解决，感觉自己也是一点点地往维护神

家利益上走呢嘛。今天你这个文章不合原则，我就不能给你发出去，我就按着神家原则只管给你交通，你说我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我也不受你辖制，下次人生她们过来了，那这个问题再让她们解决解决。解决了以后，进入的死党花费还是没有变化，那你们几个就撤换，自己也感觉是往这方面走了嘛……）要正确对待自己，生命不是一下子长大的。神说了，你回过头来看一看，只要你生命有长进就行，不要要求自己太高。要求自己太高了，觉得自己没有长大，反而会消极，会破罐子破摔。正确对待自己，也不要自高，也不要自卑。（安宁：所以我就想，我也看见自己身上的问题了，也可急着往这方面变了，怎么今天被神显明到这种程度呢？）你现在的看事观点和你以前的看事观点拿出来一对比，它有个差别，那就证明你生命长大了，长了。如果现在的看事观点和以前的看事观点还是一样，那就证明你原封未动，没有长。生命是慢慢长大的，不是一下子长大的，要一步一步实行真理。

屹立了三分钟的类人猿 12

（小宝：自闭症她们交通说老师的作工是有谋略和智慧的，她还得再加点素质加点智慧，她没有那种素质。我心里想着老师的心意也是直接告诉咱们了，直白地说了，咱没有那素质，咱还要在老师的话里瞎加什么呢！）自闭症说她没有我的素质，可她反过来还要在我带的羊群里边带弟兄姊妹了，还说拔高了。（力洁：其实昨天老师交通的我都听明白了，她说的那个谬理和严重性我都听明白了，就是触犯神的性情。但是送上门谈的那些在我心里种的毒太深了，就好比说每次圣灵作工转的时候那种现状，我和教会一对就对上了，彼得当时怎么实行的？彼得从教会出来了，有这些例子，我就拿着这些和教会瞎对，送上门说的一些话就在心里中毒着了，还反不过来劲。最后我明白了老师的心意了，老师是神的本体，老师定她们是邪灵，那肯定就没有

错，老师不能说自己作的工作里头再有点谋略，神自己说自己，这是什么啊？）（小宝：如果说她们真是出于圣灵，那老师会定她是邪灵？老师会不知道她们是出于啥的？我们两个在这儿想想就想通了，老师不会自己打自己的脸吧！如果送上门她们这种思维、这种领受真是从圣灵来的，老师就不会当场说这是邪灵，这样想的话我心里就不用再怀疑了。）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说，是只怕你不明白，所以就直接明白地告你说了。神为什么会道成肉身？神道成肉身的意义目的是什么？是给人留下一个准确的话语，不再让人去揣摩了，因为你揣摩的时候会有偏差。耶稣走后为什么能够分成两千多个派别？因为你信的还是渺茫的神，是天上那位根本不存在的神。那祭司弟兄说他是有谋略的、他是有智慧的，那是因为在考试的时候，他不能告你答案。就好比神试炼约伯，在那个时候，神不能告诉约伯什么，等到考完试了以后，神是不是就向约伯显现了？（嗯。）显现了，就告他了。（小宝：就和这回一样，这也是一个考题，没有考好，考了一个零蛋。）（力洁：我想着神的本体定规她是邪灵，她肯定就是邪灵，我听那个理这才听明白了。）你听我的交通，你不要注重听我的话音儿，不要我说她是邪灵，你就说她是邪灵，你不需要听我的这个话音儿。你需要注重的是我在解剖她的时候，我为什么说她是邪灵？就好比我说她模仿，我为什么说她是模仿？是让你明白这项真理，你明白以后，你能够独立生活，就不用我告诉你说谁是邪灵、谁是污鬼了。怎么呀？你一看他的行为，你就知道了，哦，这是谁谁谁，让你去认识。你应该注重怎么去认识，而不要注重我口里说谁是什么样的。（小宝：对，不是说守个规条，你说她是什么她就是什么，得根据她的所做所行来分辨，以后再临到这事咱就会分辨了。）记住，凡不能把神话带入实际生活当中，不能从神话里边揣摩出神的心意，然后她还说她有圣灵作工，交通得有享受，那肯定是邪灵迷惑人的。以后再遇到这类事，就根据我交通的这几句话，简单地分辨一下，就分辨出来了。你就从进入和你姐身上来看，如果她们跟你说："看，神这么说了，根据神话来看，在实际生活当中对了号了，领会到神的心意了。"这是开启光照。如果她和你说的话里没有这些话，那在她身上就没有开启光照，在这种背景下，她要说她有圣灵作工，那她就不是圣灵作工，那是邪灵作工。因为她觉得有灵在她身上作工，你说那不是邪灵是什么？（小宝：她们说根据神话，根据你的交通，又结合着事

实。）哎，她嘴上说的是“根据神话”，那你和她求求真，“来，你说说，你是根据哪句神话呢？”神话的原本话意和实际的生活对号入座了没有？如果对号入座了，这是开启光照。能不能对号入座呢？神的话每一句都是真理，就一个句号都不能乱动，你不要拿上逗号随便把一句话分开，一旦用逗号把一句话分开了，那就不是真理，那是谬理，整个一句话才是真理。那我给你说的就不是一句话是一个真理，我是一段话给你阐明一个真理，不一样，你不要拿上我的一句话来东凑西凑。如果她要让你看我说的这一句话，好了，那你就得看我上一句话说了什么，前面的背景是什么，我说这句话是在这个背景上边说的。

（力洁：我再说件事吧，我还有点不明白。她们交通说每次没有圣灵作工的时候，教会就开始混乱，然后说彼得是怎么走的？这是神话上说的，彼得看到教会里的混乱，就从教会里出来了。当时正好我也给带领反映过问题，我也说过几样现象，可当看见带领都是这种劲的时候，就在想是不是真的没有圣灵作工？我就迷到这儿了。我在这里纠结，其实就是因着这个，我纠结很长时间了。也是因着这个原因，我才从教会里出来，站到了这边了。这点我分不清，她说的这一句话也是神话。）（小宝：我用老师刚才说的话和送上门说的对对号。送上门她用神的话跟现实对上号了，这就是有开启嘛！为啥我们跟上送上门有这么大的劲呢？就是因为人家说神话上说彼得看见教会混乱，教会是宗教场所，勾心斗角，就从教会里边出来了。正好我也是结合咱教会当时的那种情况，成天说闲话呀，勾心斗角，混乱了，反正没有的事都成事了，正好我就结合上神话里说的彼得出教会这话了。）昨天晚上我不是给你们交通这个了吗？国度建造和教会建造的外表看着是一样的，乱作一团，这边和教会是一样的，咱这边也在勾心斗角，也在争战呢！但是，在勾心斗角的基础上，比教会多了个什么？揭露解剖、修理对付，这个在教会里边是没有的。人还是一样的，流露出来的还是一样的。在教会建造的时候，你流露出败坏的时候，带领是按住你“谁也不要说话啊！看不透的事不要说啊！你们都学得乖巧一点，不要动啊！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你要敢乱动开除你！”吓得大家都怎么了？“研究、分析、等待吧！”都成了诡诈人了。而在国度建造里

是要求你说实话，你心里有什么说出来，说出来之后揭露解剖。合神心意的往上抬，不合神心意的打、弃绝，这在教会里有吗？（没有。）没有。刚才说神是什么？全能的神发光的太阳。在国度建造的教会里虽然还是这些人，但这些人都活在了光中，谁背后办了什么事情，隐藏起来了，大家两天、三天不知道，半个月、一个月、两个月以后，你看，是不是放在光中了？这说明你跟上什么了？这就说明你跟上神的脚踪了，你活在神的光中了，跟上国度建造了。那活在教会里的人，伸手不见五指，两个月、三个月、半年了也看不见公义，一样不一样？

你跟随神最起码你得知道神的经营计划吧！刚才说了经营计划，神作工的宗旨是什么？经营计划是什么？你得根据大的方向、方框来看，方向、方框你得知道。神的经营计划是什么？先是教会建造，然后再有国度建造，国度建造是谁带领的呢？众长子带领众子民，众子民是众长子作成的。患难完了以后又有什么呀？又有灾难。众子民是在灾难中作成的，这是个什么？这是神经营计划的一个大的方框吧？在这个大的经营计划图里边，你要看现在走到哪儿了，你得先知道神经营计划的大概方框，需要几步？两步，教会建造和国度建造。那今天你都已经跟上国度建造了，国度建造谁带领着呢？（小丹：众长子。）众长子带领着了，那众子民就是在众长子的带领下作成的，这是不是神的经营计划和咱们的经历合住了？（嗯。）合住了。那你今天就是再看见咱教会里的现象和神话里说的工作转折点相符，和原教会相符也是空想，因为神就没计划在国度建造里还要再拔高一步，神和你说了吗？（小丹：没说，是她的观念想象。）哪儿来的工作又转折呢？就没有这个计划。神击打牧人，羊群分散，神还告诉你说两次击打牧人，神选民被作成？（小宝：她们是说当基督开始揭露假带领的时候，同时真带领出现了。）（小丹：小青、送上门、自闭症一直说老师除外，你把真带领除外，你当然找不见真带领呀！那十五条给老师对对，全都对上了，他就是真带领。）（力洁：她们说老师是神的本体，这个带领指人说的。）送上门的意思主要是告诉你说教会没有真带领，弟兄不包括在内。然后，再让你看教会里没有真实的带领人，

但是，我送上门告你说，我能把你带到正轨上，我有圣灵作工，我交通出来的有享受，然后让你意会，你说谁有圣灵作工呢？你说人家身上都有圣灵作工了，你还用那十五条来衡量吗？圣灵都拣选了，你作为一个人还通不过吗？就算你是真带领也不一定有圣灵作工，但有圣灵作工的肯定是带领，因为这个时候不同了。（小宝：送上门她也没敢说她有圣灵作工，光是说有开启。）（SJ：让你意会了嘛！）这就叫迷惑。（小丹：她一说她有圣灵作工，你就抓住把柄了，她会给你说啊？）送上门和你说，我一看了神话就和冰化了一样，跟你一交通呀！你就感觉交通得亮堂，有享受，人都愿意听。那你说这是什么原因呢？她不说，她让你说。她给你说这些话的意思无非就是告诉你，她身上有圣灵作工，没有圣灵作工谁能做出这事呢？做不了这事。她不能直接告你说她有圣灵作工，但她变相地告你说她有圣灵作工。（小宝：她们说老师说了，当基督开始解剖假带领的时候，都是假的了，真带领就出现了，可老师早就出来作工了，真带领不是指老师说的。）我说的真带领出现了是指谁说的？是指我说的。再说了，如果那时候是真带领，那现在是不是也是真带领？那时候是真带领，现在就不是真带领了？我跟你交通的是什么意思呢？神说的这句话是要怎么呢？是要把这些管家一脚踢出去，然后把众长子见证出来。也就是说告诉外国人真带领在哪儿呢？真带领在中国了，外国人才能拥入中国，让外国人拥入中国寻求真带领。神不会告你说众长子是谁，是让你自己分辨谁是真带领。他既然是众长子，那他肯定、必须是个真带领。（小宝：哦，应该这样领受啊！）（小丹：对呀。）（力洁：送上门嘴上没有说自己是真带领，但她总是说自己有开启。）（SJ：言外之意就是她是真带领。）（她想跟老师平起平坐。）（SJ：这就是为什么说送上门是邪灵模仿的原因。）神没有交通真带领与假带领的时候，你人是做不了真带领的，是吧？你没有那个素质。神跟你说了，真带领的人性好，有素质。而神正好说了，本体是指什么说的？本体是指他的素质说的。你没有那个素质你能是真带领吗？也就是神还没交通，你能走上那条路吗？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在神没有交通真带领的时候，人是做不到真带领的。人只能是在神说出话以后，在神的话上慢慢经历，这才叫神带你。那送上门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呢？神刚把话说出来，她还没经历了，她就成了。（小宝：就是这个意思。）你说神没有交通真带领的时候，真带领可能出现吗？唯一的真

带领就只有众长子！因为什么呢？因为众长子听了神的话，他就能实行神的话，神怎么带他怎么走！众长子能听懂神的话，但众子民他听不懂，所以神必须得把这真带领的表现掰开了说、揉碎了说，众子民才开始慢慢操练做真带领。真带领他的生命不是一下子长成的，他不可能一下子被作成的，真带领是从神交通了真带领的表现为界限才开始出现的。那在神交通真带领之前，就已经出现了真带领，那这个真带领只有众长子，因为众长子在神的话里能听懂神话，不需要掰开了说、揉碎了说。

（小宝：她还说将来传福音的时候，见证神的作工时，外国人说你能给人带出来路，你就是我们的真带领。这个时候再给外国人见证众长子。）我是说你到那时候不是见证众长子，你要见证谁是真带领。你去外面作工的时候，你能把神的奇妙作为见证出来，然后你能用你的真心，尽心、尽力、尽意地尽本分了，别人佩服你。呀！你怎么能走上这条路的呢？你怎么能够知道神的这个奇妙作为呢？你怎么说？谁带的你？就是说我带着你了，你去把这工作作了，外国人在你的身上看见了你的表现，那谁把你作成的？谁才能作得了这个工作呢？只有真带领才能作得了这个工作，这就找见真带领了。（哦。）见证众长子其实是什么呢？其实就是通过他作的工作来证实他是真带领。是不是真带领不在乎嘴上怎么说，而是说你能作了真带领的这个工作。（小宝：送上门的意思是将来她们都是真带领，以后外国人拥入中国的时候，给他见证神的三步工作，神的奇妙作为，别人说你怎么知道这步工作的？这时候她们再说众长子就是这样作工的，通过她们再把你见证出去，她是这样领受的。）见证在一线呢！在二线呢！他们在外边见证呢！他们所作的工，他们所说的话是不是众长子带他说出来的？众长子不带他说，他能有话吗？（没话。）他没话。那他说的话还是老师说的话，那源头在哪儿？不还是老师吗？那谁才是真带领？（小丹：老师嘛！）见证神的作工，他只是个传话筒，他活出来了吗？神作工二十年了，神说在神身边的人都是假带领，结果送上门在这儿告你说，把他们弃绝了，唉！我就成真带领了。这是不是神迹奇事呢？所以说你听着送上门的话好听！（力洁：我也有这疑问，经过

揭露解剖才能洁净呢！我说送上门你们见过老师，被揭露解剖过。我都没见过老师，也没被揭露解剖过，我跟上你们怎么洁净呢？在我心里也是含含糊糊的，心里可不踏实！）神告诉你说审判刑罚才正式开始，审判刑罚才开始了，你就说你是真带领了。你要能直接能做一个真带领，还需要审判刑罚吗？（力洁：嗯，我也是想你们都离开审判刑罚了，没有揭露解剖怎么洁净呢？我也是有好些疑问，当时心里通不过。）所以神说："你要多亲近我，在隐秘处和我交通，不要与别人乱交通。你要摸着我话中的意思，我不是说不让你交通，我是说你现在还没有分辨。"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二十八篇》)遇什么事你和神交通，和我交通，和有真理的人交通。（力洁：我也看过这段话，我看这段话的时候，我就想我和谁交通呢？和教会带领工人交通也交通不成。和老师交通，咱也见不了。）你把我写的话从头到尾地看看，不要人家让你看这三句话，你就只看这三句话，你要看一整篇话，看我说的是什么，看前后的背景是什么。

（力洁：那时候刚跟上众长子的时候，我看了神话，从八十篇到一百二十篇都是说众长子，我说这对，这是真的。过了一段时间，我看她们那表现，我说这怎么又和原教会一样了，我这心里头纠结的，也不知道对不对，连饭也吃不下，我说愁死了。）刚开始把你带进来那属于异象，异象透亮就是要让你跟上国度建造。跟上以后就开始经历审判刑罚的工作，这是在国度里边的最后一次审判，审判刑罚要抓住你现实流露。你在教会里做什么了，我知道？别人知道？说你的时候，你会承认？必须得让你来表演，来演戏吧！所以说现在不再用地位作工了，来，自由发挥，让你放松警惕，把你原有的都流露出来。你在原教会能放松警惕吗？你随便一做，开除！在这里给你放得宽宽的，你做吧。所以说送上门她才敢这么胆大，小青才敢这么胆大！放出来溜溜，好了，你做出来事了，抓住证据了，你才能怎么呢？你才能心服口服。抓住送上门的证据了，我说送上门你这是模仿，是邪灵，送上门还有话说吗？没话说了。如果一开始就说送上门，她能接受吗？SJ打她，她能接受吗？（不能。）还没有说她是邪灵呢！你要说她，她跟你吵翻天！人不会服的！现在她口不服，她心也得服，她自己做

的事心里清楚。（对。）神定你的结局，神惩罚你，最后神要让你心服口服加眼服，抓住你的现状了，都要让你看见了。所以说不让你在教会里看见这些，你会认识、分辨人啊？必须得经历。（小丹：昨天送上门半天不吭声就走了，其实她也看见事情败露了，她的阴谋诡计亮到光中了，她无处躲藏了，是吧？）（力洁：送上门平时挺能说的，老师一揭露解剖，她不说自己心里话了，我也看出来了。）（小宝：送上门平时跟我们说的时候，都是振振有词，我说这次老师来了，你把你的想法和老师说说，她也不说。）（力洁：我说送上门你把你的想法说说，把你那些“有理有据”说说，对不对，咱们也没分辨，让老师交通交通，让老师解剖解剖。咱这是面向神了，你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送上门说说说，绕绕绕，绕了一天，到最后也没有说了一句真心话，我想着送上门你不是平时说的都头头是道嘛！见了老师了怎么不说实话了？就这一个表现，我昨天真是彻底看透她了。）你们看见送上门不说实话了吧？这就是昨天为什么要让你过来，让你过来就是让你看戏呢。（力洁：我感觉昨天就是我的偏得，我真是感受到神的爱了。）

（SJ：首先咱尽力去挽回，但特别嚣张的这些，一直不悔改的就不要了，因为这步工作就是接受揭露解剖，不接受就走不了这个路，就是跟上也是白搭。自闭症一直说“我永远弃绝教会”，她是不是就是说这句话了？）（小宝：自闭症说的那话也是有背景的。她就没和送上门接触，她在聚会点上一交通，就有人说你这是从送上门那儿来的，弄得聚会都没法聚。给她心里闹得，最后自闭症就和我们的观点一样了，感觉这教会怎么都成了这了，都不敢去聚会了。）（SJ：咱以后得学会接受神摆设的这个环境，因为带领要负这个责任呢！带领一看你露个头，就说你这是送上门一伙的。如果咱不是，那咱就解释一下，如果是的话，咱悔改。这是不是需要正常地沟通呀？就让咱学会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咱在下边老是争吵，“我就不是，你怎么这么说我呢？”这就开始了，就斗呀！不要吵架。）说白了都不会坐低凳子。（SJ：哦，放不下。）谁也要坐个高凳子，你要是坐个低凳子，你就会说“那你交通，你说让我听。”我听，我看，完了以后再发

表意见。你们现在什么时候都是我得压住你，你比我高，你当带领我不服，我还给你当带领呢！（力洁：就是谁也不服谁，吵得人心里乱。）那你说吧，连个低凳子都不能坐，那你还怎么信神呢？（小宝：最后有这说法没这说法，这些人都归送上门这儿了。）就是说你送上门了，把这些话归到你送上门这儿了，这句话冤枉了你了，你说圣灵能冤枉了你吗？圣灵还能因着人说的一句话把你击杀了吗？你需要担心这个吗？不需要！

391 神最痛恨有抵挡他的事发生在神家中

1 神花费了几千年的时间来完成他的经营，历经了几个时代来经营他的人类，神不愿看到被他拯救的人却在抵挡他，更不愿看到享受他恩典的人却在背叛他。

2 神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拯救更多的人，为了得着更多明白他心意、与他同心合意的人，让这些人进入他的国中享受他的应许。所以神最痛恨有抵挡他的事发生在他的家中。

3 那些被神惩罚的人还有什么可选择呢？抵挡神、亵渎神、背叛神的后果只有受惩罚，这就是神的性情，从来没有人能逃脱掉,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以后也会是这样，这个事实是亘古都不会改变的。

——摘自《抵挡全能神遭惩罚的典型事例·后记》

又懒又恶的仆人 1

（武则天：我把东西丢了，里边倒了。）啊？有点倒了？（武则天：嗯。）怎么这么说？没有垮了是有点倒了？（武则天：里边倒了。）里边倒了，怎么倒了？（武则天：显明了。）显明了。（武则天：本身就给最后一次机会了，现在那么多东西又丢了。）感慨的话语就这两句？还有没有感慨的话语？（武则天：在那里边出不来。）啊？在什么里边出不来？（武则天：东西丢了，我是猪带领什么也干不了，把我打到普通教会自生自灭，活到那里面了。这边群里把我也踢出来了，没有东西了，可能就是不要我了。昨天一天想，我就是一条狗，也要吃主人桌子底下掉的零碎渣子，我就问SJ，东西还让我吃吗？）晨晨，怎么看她呢？你听了什么感受？（晨晨：让谈工作失职，该怎么认罪、悔改，悔改的路途，可她谈的是以后神家东西不让吃了。）人生，有什么感受？（人生：和我那时候情形是一样的，没有在神的作工上认识自己，该如何变化自己，来挽回自己作的这个恶。她是说群里踢出去了，什么也没有了，好像神家不要她了，完了。）你们听了她说的这些什么感受？（晨晨：感觉到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作了这么大的恶，应该怎么去认识、悔改，就算是没给你东西，是不是也合适呀！你说神供应咱的还少吗？得到的东西还少吗？）（武则天：这就是没良心。）还有什么？我想着你有太多的话要说呀！没话说了？（武则天：没见面的时候，里面有多少话想说，想说说自己里面的这些东西，一见面就没话了，不知道说啥了。）在家连草稿也没打？（武则天：每次都是这样，一见你就没话了，一离开就后悔，可是见了面就不知道说什么了。）晨晨，如果是你，你流露什么？（晨晨：做了这么大的错事，流露的应该是懊悔、亏欠、自责。）武则天，流露了没有？（武则天：没有，我觉得流露那些好像跟假冒为善一样，还不如不说，我只说自己对神的猜疑，把这些说出来。）给父母买三瓜两枣是假冒为善，还不如不买呢！（武则天：噢，就是那个意思。）那三瓜两枣也不买，那算什么？（武则天：那就成了大逆不道了。）你这话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呀！自己没有内疚、亏欠感，反过来还有十足的理由，我不能假冒为善。

内疚、谴责、自责、责备，你说这是假冒为善？你要说这是假冒为善，这就更证明一个问题，你这里边有没有自责感？（武则天：没有。）从来没有过，可以说证实了一下，你就没有自责感、没有亏欠、没有内疚，有没有？肯定是没有，我说这话肯定不肯定？（武则天：嗯，我这会儿流露的就是没有亏欠。）不是这会儿流露的，你刚才流露的是没有，但是经过你这么一说呀，这肯定是没有。如果你没有说话，我说你没有亏欠、内疚，你会说什么？“我亏欠、内疚了，我没有和你说，我在心里边亏欠、内疚，我没挂在嘴上。”可是你实实在在地告诉了我一句话，“我要是告你说我亏欠、内疚，我就是假冒为善。”那这句话在说什么？武则天就是在告诉你说：“我实实在在地告你说，我心里边确实就没有亏欠、内疚，你要逼着我，让我说个亏欠、内疚，我就是假冒为善，我这个人得做个诚实人，你要是让我内疚、亏欠，我就是假冒为善。”在这件事上你说了诚实话，但是诚实话暴露了一个什么问题？你做了这么大的事情，你没有一点亏欠、内疚、自责、责备，没有瘫倒在地上，我说这话对不对？有没有虚假？有没有自责？有没有负荆请罪？有没有歉意？武则天，有没有？（武则天：怎么说呢？）说实在话，有没有？（武则天：有。）那你有，你为什么要说是假冒为善呢？（武则天：我的意思是，要是觉着亏欠，就得实实际际地去做，如果说到嘴上，那只是个嘴皮子。）那没有人拦阻你，不让你去做呀！（武则天：我就是这么领受的。）那你为什么不去做呢？那你实实在在流露出来的是什么？那你的言行举止流露出来的是什么？要是亏欠、内疚了，你说这是假冒为善，但你实实在在流露出来的，你谈了些什么内容？被踢出群了，还有什么呀？我问你垮了没有？你说你里边倒了，还有什么？在桌底下吃吧！不能在桌子上吃了。这些东西都是你说出来的，也就是说你说出来的都是实在话，是吧？（武则天：嗯。）那这实在话流露的是啥？晨晨，这流露的是啥？（武则天：猜疑、防备。）她在这儿加了一个猜疑、防备。（晨晨：看神家多苛刻。）（武则天：误解。）啊呀！已不在皮毛啊！是在骨髓里边！为什么这么说呢？你说你做了这么大的事情，神家亏损这么严重，然后你没有感到亏欠、内疚，挂在你心上的是什么呢？（武则天：前途命运。）自己的前途命运，自己的利益不能受

到任何损失、亏损，受到亏损了，就是什么？神家不要我了，让我在桌子底下吃呢！我这是猜疑，猜疑神家，神家没这么做，我去猜疑神家，你说这是什么性情？你做了这么大的事，应该不应该受到处理？那受到处理了，还用你猜疑吗？丢失千万祭物不知悔改，这个人神还要不要？（武则天：不要了。）那你丢失的这个有千万祭物没有？你悔改了没有？他丢失千万祭物，没有悔改，你丢失了千万祭物，不要说谈悔改了，内疚感都没有！你只是恨自己这件事做错了，是一件事情做错了，不是谴责、不是内疚、不是亏欠、不是责备，不是良心上的一种责备。反过来，在你印象中我不管犯多大的错，你神家不应该处理我、不应该克扣我东西、不应该打我、不应该把我放在桌子底下，是不是？一旦你看见群里边把你踢出来了，“啊！神家不要我了，东西没有给我，叫我去桌底下吃呢！”这个事你总挂在心上，念念不忘！你说吧，给神家带来那么大的亏损，看不到你的一点亏欠感。你说内疚、亏欠，就是假冒为善，然后神家把你从群里踢出来了，东西没给你，你猜疑神家，“神家不是这样的，神家不应该有公义，神家不应该处理我，丢失千万祭物这有个啥呀！为什么还这么严重地处理？需要吗？必要吗？没必要，说句话就是了，你看我这个人多诡诈呀！我还猜疑神家怎么处理我，我还猜疑SJ把我踢出去，SJ不应该，SJ不会踢，SJ给我交通交通，解剖解剖就过了，你看她把我踢出来了，我还猜疑神家了，多诡诈呢！”咱把神家想成啥了？绵羊？任咱妄为？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做了以后，神家不能有任何的处理，你要是有任何的处理，你就是不公义，做成这了，我也不怀疑你，告诉你是我的问题，是我猜疑你，猜疑你要处理我，我知道你不会处理我，这是我的诡计——猜疑。”你听听这话，话说得多么圆满、周全，可流露的是什么东西？没有亏欠、没有内疚，那你说有悔改吗？有没有悔改？可能不可能悔改？你就没有恨恶自己，哪来的悔改？你就认为不应该处理，哪来的悔改？如果你认为应该处理的话，能说出这话来呀？“让我去桌子底下吃去了，把我踢出群来了。”如果你认为：我是抵挡神了，我办了拆毁神经营的事了，我作了恶了，该处理我、该打发我、该惩罚我，活该！应该！如果里边有这么多“该”的话，那还有你这个话吗？

武则天，你说咱的心哪里去了？对于个人的事，斤斤计较、一毛不拔；对于神家的事，千万祭物也是一张纸！咱的心在哪儿呢？可想而知，咱在尽本分的时候这个态度能尽成啥本分呢？把本分当成啥了？在神家没有小事，神家再小的事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的事也是小事。咱翻了个个儿，神家就是再大的事它也是小事；个人的事，再小的事它也是大事。给你踢出群了，少给你发了一个资料，这都念念不忘，挂在心上，而咱给神家造成那么大的亏损，你都不认为是多大的事，你不认为应该处理，“你要处理呀，那我就对你有误解，不应该处理，为什么不应该？那千万祭物不是我的，丢了有什么呀？我能损失几根毫毛呀？”虽然说你没有直接的这样去想，但是你做出的这事就是这么回事。如果你家丢了那么多东西，你恨恶不恨恶呀？你悔恨不悔恨呀？你老公不给你吃饭，你老公这个月不给你钱了，今年不给你钱了，你恨你老公吗？恨不恨？武则天，如果就让你在家看钱，在你家放了二十万，你把二十万丢了，你老公一气之下不给你钱了，一分也不给你了，“你看不了钱，那我再挣多少钱也是我管，我不给你。”你会怎么想？恨你老公不恨？武则天，恨不恨？（……）不说话了？武则天，想什么呢？我举这个例子听懂了没有？（武则天：听懂了。）听懂了为什么不回答？你恨不恨？（武则天：不恨。）为什么不恨？（武则天：自己看不了。）真不恨？假不恨？（武则天：真不恨。）这个不恨不是假冒为善吧？咱家里有二三十万块钱，你把它丢了，老公再不给你钱了，你不会恨老公。可是在神家呢？给你多少祭物，你丢了以后，神家你不能亏待我，不要说不给我钱财，不给我宝贝疙瘩了，就是小东西不给我也不行，那是我对你的猜测、防备。我不防备神家，神家还会给我，一分不少地给我，这暴露了个什么东西？你家的东西丢了，它就是个宝贝，就记在心上了，老公以后不会再给你，对着呢！不能给我，我看不了，我不会恨老公。可是神家的东西呢？给了你，丢了，正常，公家的，神家的不是我家的，没重量、没反应！神家说：“因为你丢了这东西了，我不给你了，这月扣你工资了。”“不可能，神家不可能扣我东西，这是我的猜测。”就猜测的这一句话是不是想抓把柄？是不是想控告呀？是不是叫嚣呀？“你不能不给我东西，你不给我东西，你就失去公义，就不是神家。”咱还理直气壮！就像你丢了钱了，老公不给你钱了，“不给我钱，是我对老公的猜测，老公不会不给我，老公下个月还会给我。你要是不给我，你就

是对我不信任，你就不是我老公，即使丢了钱也是我管家，你也得给我钱。”你说咱有理智吗？（武则天：没有理智。）没理智、没人性，还起来控告、还起来叫嚣、还理直气壮！你说咱是不是个混蛋呀？（武则天：是。）

那天看了神交通，说人临死之时才有悔意，是吧？有个人他死的时候说什么？“神啊！我得癌症要死呀，神啊！你再给我五年，让我剩存下来，让我活下来，我要好好尽本分，我要发誓怎么怎么好好尽本分。”你听了这样的话好不好？什么感觉？（武则天：交易。）为什么说交易？（武则天：让我活下来，我就好好尽本分。）交易，他想换取，用好好尽本分来换取，换取什么？他想剩存下来，想剩存下来他认罪、悔改吗？（武则天：不认罪。）他不认罪、不悔改、不恨恶自己，反过来还想搞个交易，你让我剩存下来，我尽本分；你让我剩存下来，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你说这是什么人？这还有人性吗？（武则天：没有。）今天你看见了没有？如果我不和你说呢？不和你说，你就会看见这个人表现得多好呀！你看人家，人家临死之前还说：“只要神让我活下来，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你看人家多顺服，多接受。”是顺服吗？是接受吗？（武则天：不是。）神说那是什么顺服？悖逆的顺服，是搞交易。正常人咱临死之时应该说什么？怎么样才是个人？你得了癌症临死呀，你会说什么？人生，你会说什么呀？你怎么做呀？（人生：死的时候就不管前途命运了，就想着 怎么才能把作的恶挽回来。）你直接说你怎么做，你得癌症了，今天就是死期，你是什么表现？（人生：什么也不管了。）什么也不管了，我都得癌症了，还管什么？等死吧！晨晨，得癌症临死之前什么表现？（晨晨：看还有什么事没有办。）还有什么事没办？我孙子还没有娶媳妇了！（晨晨：顾不了那么多。）顾什么呀？（晨晨：想以前所作的恶行，癌症活不了几天了，这几天还能弥补弥补，能弥补哪些就弥补哪些吧！）临死了，还怎么弥补？（SJ：后悔、悔恨。）你说咱信神了，临到死的时候什么表现都不知道，神怎么说的？临死之时最起码是什么？临死之时才有悔意，临死的时候才悔恨呀！临死的时候才悔恨以往。刚才给你举例子的那个人什么表现？他悔恨吗？他不悔恨

以前所做的，他怎么？他还继续要与神搞交易，神要是让我活下来，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这个生意还保持和你做下去，这是人吗？人生刚才说什么了？“什么也不想了，等死吧！”神你要让我死，我有啥办法？神，你是主宰者、你是安排者，你要让我死，我有什么办法？让我死我就死吧！我给你提要求不能提，我说活下来好好尽本分，你说我搞交易，你让我说啥呢？让我说：“让我死吧！”哪有诅咒自己死的呢？我不是傻子呀！这就是咱的人性。如果一个信神的人该怎么做？晨晨，现在有路了吗？（晨晨：作了恶了，死期到了，悔恨以往做的那些事。）悔恨，还有什么？（晨晨：懊悔。）从嘴里边该不该挤出两个字？三个字？四个字？该说什么呀？（晨晨：神真公义。）神太公义呀！神的名值得称颂啊！该不该荣耀神的名？（该。）神的名该称颂，临死之时从你口里说出神的公义来，喊出神的荣耀来，荣耀出神，谈出一个认识来。“今天能成这个样，是我咎由自取，活该。神一次一次给我摆设了多少环境拯救我，我一次一次地悖逆、抵挡，罪该万死，无话可说！”这临死之时还像是有一点点人样。刚才那个表现是什么？那是至死叫嚣的勇士！死，我也不放下手中的强暴，我也不远离恶道；死，我也要和你叫嚣在战场上！和谁叫嚣？和神叫嚣在战场上。你说人邪不邪呢？武则天，你的表现是不是这样的呢？（武则天：嗯。）我还想着今天来了，想听听你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悔恨自己、恨恶自己所做的一切，这可看见神的爱了，神给你一次又一次的机会拯救你，你一次又一次地不悔改，一次又一次地犯罪，一次又一次地放荡，宝爱肉体，贪婪地位之福，带来了一场一场的祸患，最后给神家带来了这么大灾难性的环境，应该感到罪该万死。该不该？可是你感觉到的是神家亏欠你，神家不公义，不应该这样做。你说咱跟随神多长时间了？交通了几次了？标杆也站出来了，人家是怎么走的？咱怎么走的？效仿了没有？晨晨，人生，让你们两个人带领他们呢！她该有的表现你们说不出来，都不知道，你说咱的心在哪儿呢？是不是站在神一边看事，维护神家利益、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怎么把他们带到神面前呢？

找段神话对号一下：“关于对待前途命运方面，这也是一大项。有的人觉得自己有希望就肯付代价，觉得自己没希望，神家也不提拔、重用，也没人看得着，前途暗淡，就不愿意付代价，尽本分都是走过程，不动真格的。不管做什么都与前途命运挂钩，‘我到底有没有好的归宿啊？神的应许当中有没有讲到我这一类人的前途、归宿到底是什么？’如果得不着准确的答案做什么都没劲。如果神家提拔、重用、培养就来劲了，做什么都特别积极，要是因为一些问题被撤换，做什么都没劲了，就撂挑子，破罐子破摔。临到对付修理了，就认为‘神是不是不喜欢我了？不喜欢我早点说啊！别耽误我追求世界’；临到撤换了，又觉得‘这是不是又看不上我了？谁反映我了？我是不是又不行了？觉得我不行就早点说呀！’，还有在前途命运面前，他心里对神充满了交易、索取，还有无理的要求，做什么都以有好的前途命运为前提，最起码对他得有好脸色、好态度，能认可他，有神的祝福，在这个前提下他才能接受顺服。这是不是一些表现？你们再补充补充。（临到一些环境时心里对神防备，怕被显明，没有后路。）怕被显明，做什么事都留一手，为自己留后路，这也是对待前途命运方面的。（看到神话里揭示、定性的话，或者临到对付修理时说自己是浑人、是魔鬼撒但，是不能接受真理、不能蒙拯救的人，就会定规自己，感觉没有前途命运了，以后也不能蒙拯救了，就会消极。）对待前途命运人不能完全放下自己的存心与欲望，总是把它当成最重要的事去追求，当成自己追求一切的动力、前提。临到审判刑罚、试炼熬炼、被显明或者临到一些危险的环境时，第一时间马上会想到，‘神是不是不要我了？是不是厌弃我了？神对我说话口气那么严厉，是不是不想拯救我了？是不是想淘汰我啊？要淘汰我就早点说，趁现在我还年轻，不要耽误我’，就产生消极、抵触、对抗、怠工了。这些都是涉及到人怎样对待前途命运的一些情形、表现。这是一方面大的关乎到生命进入的难处。（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

武则天，对自己评价如何？（武则天：我就是这种人。）你是什么人？让你评价一下，你告我说：“我就是这种人。”你可真会评价，我说你给文章写个批语，你说这个文章就是这个文章。你是什么人？

（武则天：就神话说的，自己没有前途命运了，就破罐子破摔。）你到什么时候也要前途命运，你在尽本分的过程中，为着前途命运尽本分，犯了错了还是要前途命运，还是破罐子破摔，有没有正确路途？（SJ：临到刚才谈的这么大的事，你没有从这里边，真正的去悔恨、后悔。哪些导致走到了这种地步，以前哪些表现，作了哪些恶，是哪些事没做到，根本不合神心意，导致这样的后果，这段时间，你是不是就得懊悔、悔改、反省？你反省出哪些了？如果你把以前能导致到这种地步的原因都反省出来，反省出来以后去认识、去懊悔、去悔改，不管神怎么对待都合适，对神没有要求了，神怎么作都该，因为神是公义的，这是我该受的苦，这是一个接受的态度。如果你这样，里边就不管前途命运了，只考虑我在神的作工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作了哪些恶，导致这样的后果，看见神的公义，看见神的性情了，也看见自己的本性了，看见了这是不是两方面功课？当你学到这个功课的时候，你就想着我怎么去还报神的爱，我怎么去悔改以往的所作所为，从今以后我要立志做人，这是不是咱悔改的表现？但是你没有从这里边把这些总结出来，如果有一个人真正认识到了，那他把以往的所作所为是不是就都反省出来了？一项一项反省出来，不用别人提说，自己就把所有的细节都能反省出来、总结出来，以后在这些方面都不犯了。神要的是人的悔改，就像尼尼微人一样，在人看是该死了，但是尼尼微人悔改了，悔改了神才饶恕了他。但是咱现在呢？你没有把你以往的那些所作所为反省出来，也没有懊悔。“哪些事我做偏了，哪些事我自己没有做到，应付糊弄，或者哪些事我怕环境就没去做。”你都反省出来了，这是真实悔改的一个表现。可这些表现咱没有，你首先考虑的是没给你下载东西，群里也踢出来了，是不是怎么安置我呀？你怎么不要我了？就在这儿先想着自己的前途命运，看你们这些人怎么对待我，就刚才弟兄谈的那些，不认为自己有问题，还在叫嚣、对抗，还在研究你们怎么对待我呀！根本就不认识自己。神所作的一切工作达到的果效，是让人认识自己、恨恶自己、咒诅自己、背叛自己，从而实行真理，这是神最后达到的果效，可是在你身上这个果效没有达到，还是想着我这前途命运，到底以后怎么对待我，不管作了多少恶，还是只想着自己的前途命运。你看这段话，“对待前途命运人不能完全放下自己的存心与欲望”，不管在神的作工当中作了多少恶，做了多少事情，这些都不看，自己看不见，一心就想着

我自己的前途命运。“对待前途命运人不能完全放下自己的存心与欲望，总是把它当成最重要的事去追求，当成自己追求一切的动力、前提。”就是不管什么事临到，多大的事临到，还能想起我以后怎么走，还能想着自己的前途命运，就是跟神搞交易，我奔着这个信的，干一切事情就是奔着这个前途命运，就为这个而去做的。）

（武则天：刚丢了那几天，我文章写了一半，反省自己是因着怕环境没有去看，打发的让别人去看，这是一种自是。）（SJ：这不是自是，是对自己太宝爱了，根本就没在这方面想尽一切办法。为了自己的归宿却破坏了自己的归宿，你自己是不是为了自己？就刚才谈的老是为了自己的前途命运，放不下，但最后是不是破坏了自己的归宿？你的目的就老是为了前途命运，不是为了神的工作，你为了这个，最后还是害了你。你为了前途命运，失去了前途命运；你为了归宿，破坏了自己的归宿。从来就没有想着神家利益、神的工作，一切都是以你自己的利益出发。不去也是怕环境，不能严厉地对付、修理他们，还是为着你自己的地位，在他们心里有你的形象，让他们说你好。武则天，在他们心中有地位，你最后是什么结局？为了自己毁了自己，你所认为的前途命运不是前途命运，这个是不是实情呢？）（武则天：是。）你有犹大的自知之明吗？（武则天：没有。）为什么那么说？（武则天：光考虑自己。）犹大的自知之明在哪儿？晨晨？（晨晨：他知道做的那个事，他就活不了，就出去上吊了，有自知之明。）犹大在出卖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亲自告他说了，你要出卖主呢！他是知道的，可心是刚硬的。那你说要出这个事之前，你武则天是不是应该是知道的？也多次修理对付过你，咱尽本分了，在教会怎么尽本分呢？那一次我给你掰着指头数了数，你是管几个教会呢？一个人忙不过来，忙啥呢？你总共带了几个人？你凭情感用事，搞你个人的经营，你喜欢用谁就用谁，哪个人对你肉体有益你就用谁。在那边教会，我跟你去刚把教会混乱处理好了，你说你在那边处理一个带领用了多长时间？受了多大的波折？最后都成了那个局面了，你还是要问我换不换带领，还想给她保守下来。账目混乱一团，搞得乌烟瘴气，你警醒了没有？这回又来个这，本该非常隐秘的事，放在了一个

那么大的库房里，没有一点点小心，搞得人人皆知了。你已经感觉到危险了，因为知道的人太多了，但你还不处理，而且人家给你传过信来了，说大红龙过来了，来了好几个警察，你感觉到危险的时候，你不是赶紧把东西重新处理一下，你没有去做，你还是维护自己的命运，还是把东西抛弃了，最后东西都丢了八天了，你都还不知道了！你刚才说什么？你连犹大的自知之明都没有，犹大有什么自知之明？犹大他懊悔，懊悔至死，三十个铜板拿出来退了，没人逼他，是他上吊自杀，自找死路，懊悔至死。咱呢？不要说懊悔了，还觉着神家对你不公义。你考虑自己考虑得挺周全，那时候不叫你尽本分，你坐不住想尽本分，给你本分了你又不珍惜，在尽本分过程当中搞着个人的经营，你那边怎么能拉帮结伙拉成那样呢？还搞了两大派呢？是你带头搞的派？你做的这些是啥呢？她刚信神还不到三四个月，异象还不透亮，你就能叫她做带领？这些机密事情还都让她知道了，为什么让她知道呢？（人生：那带领不是她……）不是她，是武则天的管辖区吧！（武则天：嗯。）你管辖区你过去调查核实了没有？她是什么情形？是什么人？这个带领称职不称职？该不该做带领？能不能做？这是不是你的工作范围呢？不管是不是你提拔的，总共没有八个人，就是一个一个手指头数，还不应该了如指掌？谁是什么情形，应该是一目了然的。三个月能做？咱拿上本分开玩笑呢？你说不说能行吗？不出环境能行吗？不显明你能行吗？到现在连个正确的领受都没有。

又懒又恶的仆人 2

（SJ：武则天，今年不是她一家吧？整个小区，好多个地方都是一样的价，都是一块四吗？还是她一家是一块四呢？）（武则天：没有，就她一家。）（SJ：就她一家？你怎么不衡量，不再问问呢？这能行吗？别人都不是，就她一家一块四，你觉着这个合适吗？）（武则天：后来都是按一块二毛五。）（SJ：是嘛！为什么她家是一块四呢？你就不问问，比方说，我说了，你听错了，你就不反问我一下吗？）（武则天：就是没有问你。）（SJ：为啥呢？别人都是一块二

毛五，我和人家是仇人，非给人家按一块四？这是不是该问？）（武则天：哦！当时我就是那么想的。）（SJ：想啥呢？你说我认识进入吗？给她的价格比较高一点，是欺负她？还是打压她？因为整个小区都不是那个价，为啥她是那个价？起码咱该问问，咱和谐配搭，你该问吗？为啥要给人家那么贵呢？我说下啥就是个啥？我还从心里想，让你算去了，我还等你算好了，按现在的价格，不按以前的价格，我记得就是这个，可是你非要说是我说的，我没法说了，就是我说了，你也该问我，都一样呀！为啥给人家那么贵？你就不想一下，我说你是溜须拍马的信法，是不是有这方面？我就是说错了、做错了，怎么都对？都合适？最后什么都是SJ说的，我又不是真理。咱和谐配搭，有偏差的地方说不可以说了吗？我脑子里当时根本还不明白，还不理解，我还不知道呢！王平那天说起来了，王平说："武则天说了，是你说的。"我说你怎么不问我一下，看到底我说了没有？王平说："武则天说是你说的，我不问了。"人生也是，一听说是我说的都不问了，但对于我，还蒙在鼓里，还不知道呢！还有欣然，那天我说一块四，你怎么也不吭气呀？欣然也说："武则天说是你说的。"她也不吭气了，都说是我说的都没词了。）（武则天：我把手机给了欣然，让她看是你给我说的一块四……）（晨晨：她说的点不是这，而是说就没有一块四的这个价位，咱和谐配搭了，你应该问SJ，为什么一块四？主要是解剖你崇尚地位，你信的不是神，是为了你，以后咱信上神，以后觉得不合适可以问过来，和谐配搭，共同作好这个工作。）（SJ：这件事，我现在才知道，我还蒙在鼓里，不知道一块四呢！但外边都说是我说的，一说是我说的，都不吭气了，王平、人生、欣然，都知道一块四，一说是我说的都不吭气了，但是我还不知道一块四，从我心里想，怎么还一块四？我还目瞪口呆呢！但你这儿说，是我说的一块四。这个事临到你，你起码问一问吧，人家都是一块二毛五，进入怎么一块四呢？我认识进入？还是我和进入有问题呢？就给人家一块四？正常人性来往的话，你是不是也应该问一下我呢？就是我说的，你也应该问一下，SJ，你跟进入有仇？为啥给进入一块四呢？）（武则天：我没有问你。）（SJ：为啥不问，你支持我打压进入？别人都是一块二毛五，就进入一块四，你支持我？你是跟随神吗？）（武则天：跟随神跟成人了。）（SJ：我说你溜须拍马，冤枉吗？）（武则天：不冤枉。）（SJ：你说欣然为什么和你配搭不来，就是这些方

面，你说了不算，算了不说，一会就不是了，你说咱这种表现，一次一次就是这样，你忘了，你糊了，你还持守自己。）

武则天怎么想的？是你说的是吧？（SJ：她说是我说的。）知道，从她嘴里说出来的，一块四有这话吗？你说了一大堆，说了个事，你说起这个一块四是要干啥呢？（SJ：她说当时是我说的一块四，她证实是我说的一块四，但在我这儿，还不知道一块四，我还问她们为啥一块四？）武则天，怎么想的？（刚才她说我这个信是溜须拍马的信，我不承认，后来她就把这些事说出来了，说出来了就搅开事了，我说这明明就是你给我发的信息，我就想抓证据。）那你听了一块四，对吗？（我里边也通不过，价钱这么高呢？）你通不过，你就不再问一下？一块四不对吧？（她说我溜须拍马，我就是溜须拍马。）究竟是不是？（心里咯噔了一下，也通不过，说白了就是说，呦！一块四也太厉害了。后来想到一块四可能有油钱和过路费，想到这些我也没问。）那说你溜须拍马是你认识到了？还是屈打成招？（这会儿你交通的，我就认识到了。）刚才还是屈打成招了。（SJ你说了你不承认，那我有啥办法，刚才心里一直是这样想，一直和她较真。）现在怎么又通了呢？（晨晨点了一下。）点了一下什么？（晨晨说，她不是说这个事，是让你认识你里面的性情。）她让你认识了就不是屈打成招了？这属于屈打成招还是认识呢？（认识了就不属于屈打成招了吧？）问你了，你给我反回来了，你给我讲课了？是认识到了还是屈打成招呢？（这么领受就是认识到了，那通不过咋不问呢？为啥不敢问呢？）那究竟是什么？（溜须拍马，信的全是地位，信的就是SJ。）

你溜须拍马有这么严重吗？说一不二，连个反抗的意思都没有？（噢，以往就是不管干啥，只要SJ一说话……）你这话越说越玄乎了呀！SJ一说话呀，我就不敢了，要照你这样说的话，我看你不是武则天了呀！工作安排下了那么多，我没有看见你按SJ下发的工作安排实行。（你说我这是啥呢？）我问你了！你还没回答我的话了，你就反

问我呢？你告我说你溜须拍马，对SJ说的话，说一不二，如果按这样说的话！你说咱书库还会不会丢？（不会。）那这话该怎么说呀？究竟你对她说的话是说一不二吗？是不是？是什么呢？不管她给你交通什么，你都没有去认识，都在搅了一个事。武则天，你说说你信神信的是什么？小凯，你不是摸着一点路了吗？你看她走的路和你摸着的路有什么区别？她信神信的是啥？（自己的想象观念。）自己的想象观念，武则天，你信SJ呢？还是信你呢？（我这会儿都不知道我信的是啥？我信神究竟是要咋呢？我都不知道为啥要信神呢？）你说的话都互相矛盾了，这一块四是从哪儿来的？说不清道不明，一块四你听着也不对，可你也没有反问，你就不怕耳朵听错？她给你发的文字，你有没有看错的时候？她有没有发错的时候？有没有？（我没想那些。）你没有想什么？你看电视里边打仗拍电报的，“0101，我是黑土黑土。”什么意思？这两句话代表着什么？武则天？（接头、沟通！）小凯，我说的话你听清楚了没有？（先给人家说清楚你是谁。）咱看电视里边打仗的拍电报或者是喊话了，“0101，我是土豆土豆，听到回话听到回话。”这是不是经常听的话，听过吧？短短几句话里边听出了什么啊？你看我说这个话和他们之间说话有什么区别？“0101，我是土豆我是土豆，听到回话听到回话。”这是不是经常的话？这话和你说话有什么不同？听不出来？这话有什么奇妙处？奥秘在哪儿？“土豆土豆，我是0101。”“听到回话听到回话。”是不是说了两次？为什么他要重复两次？为什么没有说：“01，我是土豆，听到回话。”有没有这话？（没有，是害怕错了。）你说，大脑就不思考，你们之间简单的一句话，沟通、核实都不核实，听了人家说的这个话你都不知道奇妙在哪儿，为什么要说两次？说一次听不清楚呀？说两次是要准确无误，不能出错。那你们中间呢？给人家钱了，一个是一块四，一个是一块二毛五，这差下多少？这能一句话带过？不管你们谁出错了，一句话能不能带过？该不该反问？（该。）打仗的时候，听完话后，还得说：“明白明白”，你明白了没有？（没有。）这就是咱的负责人，这就是咱的求真求细，尽心、尽力、尽意。

那天我举了一个例子还记得吗？因为这种事情，我讲了个故事，剃头师傅刮眉毛的故事。一个人过年没钱了，想去免费理发，理完发了以后，这个人说："你把我眉毛剃一下"，理发师就把这个人的眉毛剃了，剃完眉毛了，这个人又说："你把我杀了。"理发师杀不杀？不杀，理发师说："你是不是找茬呢？找事呢？"武则天，什么意思？听懂了吗？（懂了。）什么意思？（意思是SJ你说的你不承认了，就是……）你是做啥的？你得知道，那是理发店，不是剃人眉毛的，你剃了人家眉毛，人家还能出门吗？你不想一想？人家来理发本身就没钱，但是人家还不能说我没钱了，没钱谁给你理发呀？理完发了就说剃眉毛，理发师就把人家眉毛给剃了，人家气得没办法，你把我眉毛剃了，你叫我怎么出门见人？你干脆把我杀了吧！我让你干啥你就干啥？你就不知道你是干啥的？怎么处理呀？不要说理发钱了，反过来还得倒贴，你把人家眉毛剃了，你能安上呀？咱是什么？咱是机器人？咱是木偶？听懂了没有？（听懂了。）SJ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我的问题，当时也不想想，也不考虑。）咱是人啊！是有思维的、是有头脑的，就是SJ她说了，她说对也好、说错也好，你思维了没有？考虑了没有？咱还配称为人吗？要像你这样你还信神干嘛呀？还跟我干嘛呀？祭司弟兄说，听话是敌基督，你跟他干嘛呀？武则天，咱做事的基本原则没有、基本常识没有，不考虑，更不要说分辨了。正常的，你也知道一块四不应该，可是你听到一块四，就按着一块四去做了，他们看见你是溜须拍马，那你说我看到的是什么？小凯，你说我看到的是什么？（弱智。）除了弱智还有什么？她知道这个不应该是一块四，可是SJ说了一块四了，我告你说了，是SJ说的一块四，你给人一种什么感觉？武则天在干嘛？（借刀杀人。）（武则天：打着SJ的旗号拆毁神的工作。）"这是SJ说的啊！你看一块四这是SJ说的啊！"是不是有意抓把柄？咱就不说她SJ说一块四了没有，咱就把她说成是说了，到了你这儿，你该怎么办？你该不该维护神家利益？这个维护神家利益简单不简单？是不是轻而易举？而且不是说你弱智意识不到，小凯说你弱智，你说你弱智吗？（不弱智。）那既然是不弱智，那就说明什么？不弱智，那有什么原因？（那就带着故意了。）那就是故意、有意，那这故意、有意，意味着什么？终于叫我抓住你的小辫子了，你不是SJ吗？你不是带领吗？你做的什么？你竟然给人家一块四，你们看吧！你们说吧！一块四收不收吧，成谁了

呀？成了祭司弟兄开除的那个安静？她干啥呢？高举祭司弟兄，不让人吃喝神话，让吃喝讲道，是不是安静？是吧！（是。）把她开除了，说她是敌基督。从外边看着你是高捧、求真，真求真了吗？真求真的话，我刚才说了，那她给你安排教会的工作为什么没有一个去求真呢？那为什么在这个事上求真了呢？求真还求到什么程度了，世上一句话怎么说的？“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是吧？（嗯。）你这儿是SJ一言，谁难追啊？武则天，咱看见不对了，听见、知道不对了，不和她反问，不和她求真，反过来你知道一块四和人家说不过去，和欣然说不过去，还让欣然看手机，“欣然，你看SJ说的啊！”你说咱存心在哪儿？武则天，你想把她搞臭？“一天批斗我呢！一来就是解剖我呢！对付我呢！说我这个不对、说我那个不对，你们都看看，今天谁做得不对啊！我就按着你一块四，我让她们都看见，我看你最后怎么收场。”武则天，我说的这话有没有冤枉你？冤不冤？说话呀！默认？屈打成招？你要说SJ确实说了一块四了，那就是刚才交通的这个。那你要说SJ就没有说一块四，那这个还用再分析吗？你完全就是颠倒黑白、造谣、抹黑、拆毁。也就是说不管你们两个讲这个事情的对错，有价值没价值？有用没用？没有任何意义。所以说，我和人交通，发现问题了我怎么交通的？找见我的原则了没有？我交通的时候，我不和你搅这个事情，说了没有，说了没有，搅这个事搅不清，就不管你说了没有，你做的是什么？两方面，你说了按说的交通，没说按没说的交通。

你不是弱智，你恰恰是武则天，武则天的心是什么？一手遮天，这可不可以达到一手遮天？咱尽本分呢，刚才SJ说你是溜须，我这儿看不见你溜须。你说吧！咱干的每件事，神能不显明你吗？这个书库能不丢吗？为什么丢这个书库，不就是冲着你来的吗？不就是为了显明你吗？你作工一直是这样进入，一直是这样走，你干什么事情心用在哪儿？不要说心在哪儿，是丢了心了还是邪心呢？属于哪一类？来，你自己说说，武则天，是丢了心了还是邪心呢？你说还有没有其它可能，你辩解一下，不要冤枉了你。要说你无心吧！一块四你感觉到了不对了，你意识到了，这说明你有心没心？还是有知觉的，不是没知

觉的，就即使你没知觉了，这一块四你给欣然说了，欣然是不是也要反抗呢？也要问呢？她反抗了没有？她是不是也感觉到疑惑呢？所以你才拿出手机让她看的，不管谁和谁在说价格的时候，他们听了以后，是不是都是吓一跳呢？都疑惑呢？你们一疑惑，你心里边是不是咯噔一下呢？该不该求真一下？究竟怎么回事呢？一个是求真，一个是一块四是怎么来的？你尽这个本分，这是不是相当于你是内行啊？你该不该成为内行？你说盖方舟呢！方舟用什么木头，用什么胶，你该不该懂得？那你这个该卖多少钱，你是不是该第一时间懂得？不知道的人家还查资料，咱就不用查资料了，举手之劳，互相一问，什么都办了。你说，武则天，漏洞百出，在任何一个地方你动一下手，就不会发生这个事。咱考核一下，回家问一下，就不会发生这个事。人家别人发出质疑的时候，你反省一下，考核一下，或者计算一下，就不会有这个事发生。考虑一下神家利益、考虑一下神的名，我这样会给神家带来什么后果呢？别人一块二毛五，她这个一块四，差这么多？是不是差这么多啊？如果别人给她说了，会不会使她产生观念呢？这个观念会不会把她绊倒呢？会不会因着这个，人家不信了呢？她去外边会不会造谣毁谤呢？“问别人要一块二毛五，问我要一块四，神家是一家人两碗饭，虐待我呢？”考虑考虑神家利益、考虑考虑专业知识，正常理智有一点，通行上边的话准确性有一点，任何一步你能做一下，这一件事情做不成！有多难？你说吧！这经过多少关口了？可不可以说最少有十个关口，有没有？神家还有一项真理是事后反思，事后反思了没有？当天反思，随后人家说出来了应该反思，今天SJ说出来了，咱是不是更应该反思，这个事情又得反思，反思了没有？没反思，直到到我这儿了，你还没有反思，还在说着你自己的理由。你说吧！这些加起来，绰绰有余吧？不下十条吧？也就是说，这一件事神给了你多少机会呢？给了你十次机会，你都给推开了，一次又一次地推开了，这就是你的态度与观点，你根本不搭理，对信神这件事，不在意、不在乎、满不在乎！就我刚才说的这些，如果你心里真有一点信神的味道，任何一个出来都让你挡住了，这一关过不去，可在你这儿是统统过关，个个都是保护伞，这个能听懂吗？谎言、欺骗、拆毁，让撒但在你身上亨通无阻，就是你给撒但开了一路绿灯！你今天还是当带领作工了？你就不要当带领，不要作工，就是普通的一个信徒，这样的态度是信神的人吗？这是单说一块四，咱再看看书

这件事情，咱给撒但开了多少绿灯？咱给撒但的差役、给犹大开了多少绿灯？算过没有？武则天，你反思一下，找找看，你给撒但差役，给犹大开了几个绿灯？晨晨，帮她反思一下，开了几个绿灯？总结一下，如果有一个灯是红灯，这个事情出不成，这个书丢不了。

刚开始送书的时候，大白天敢不敢公开送书？白天不敢送书。原教会带领还在里边干活，你考虑这个家能不能放书？她竟然和原教会带领还有来往，神说："信与不信的本不是相合的，而是敌对的。"这个人和原教会还有密切的来往，你说这个家敢放书吗？正是人家干活时期，你让人家停下干活，然后你往里边拉书，咱是原教会仇敌，人家注重不注重？她老公公是个恶人，你应该不应该调查一下她家里的实际情况？你调查了以后是不是要维护环境？拉书也好、整理书也好，你是不是应该专门安排一个看门的呢？你知道这是大K啊！这是三本书？三箱书？你开了多少绿灯？这几个人最后门都不锁，门上挂着锁呢！你挂着锁是不是谁来了都可以随便打开门？门没锁，人能随便进入，还没人看门，四个绿灯了，是吧？咱再说放书、拉书、整书都是白天，再说保管书的这个人信得如何？放书的这个保管家，首先你要考核他有没有真实的信？（嗯。）这个人没有真实的信。（是新人。）新人多长时间了？（武则天：四五个月。）从教会过来四五个月了，这个人的表现呢？表现良好、特殊？如果这个人表现特殊、良好，四五个月可以，正常情况四五个月能行不能行呢？小凯，四五个月能不能站住这个见证？（站不住。）人不是特殊追求的，四五个月都是波动期，四五个月的人，你就能把书放进去？带领呢？两个带领你用的都是四个月的带领，咱今天说奉献了，和四五个月的都不谈，都不给他透露这个信息，你倒好，刚超过三四个月，你不但透露，还让当带领，当了管书的，你用的都是新人，咱难道没有老人吗？教会里边有没有老人？有没有一年以上的？武则天，有没有？两个带领，还有事务，事务也是三四个月。你看保管家、两个带领、事务都是新人，还有福音执事？（晨晨：福音执事给送了个条，说注意着，大红龙把你们盯上了。）你们发誓的时候，福音执事在场了吧？福音执事是新人还是老人？武则天，不知道？这是几个绿灯了？七八个了吧？

当你知道这个信息，人家都知道这个书在这儿放的时候，你还不挪，还叫她发誓，发誓以后，还要让事务拉上书再送进去，这是不是又是两个呢？本来这件事在送书以前，你就得交通好，不允许教会的人知道，你真是一手遮天啊，这是给犹大保驾护航，给原教会保驾护航，让他来偷书，你说哪个和你没有责任呢？最后完了还有一个什么？大红龙送过一个条子，你看见这个条子，你心慌不心慌呢？你看见这个条子的时候，已经是他们知道这个书库了吧！都知道了还有个条，你就不怕人家大红龙来？告你说有环境了，有环境了，字条来了，这是不是催促你赶紧把书挪了呢？神是不是向你显现了呢？可是你没挪，你等环境过去，环境过去还挪它干嘛？几个了？有十个绿灯了没有？还搞的两个派别？咱多的就不说了，就有十个关口呀！十个关口啊！十道门啊！道道畅通，你说咱是不是吃着神的饭在跑外道？

你不是查她们是不是内贼？你首先是不是给人家做了个内贼？做了撒但的差役？这里面卡住几个就可以不存在丢失？第一个隐秘，把隐秘工作作好，保管家用人、带领工人，有多少隐患？多少漏洞？亡羊补牢不为晚，你是看见漏洞了还不补，纸条送来了，人家事务还专在教会里告诉你“书在哪儿放着呢？人家教会可是查书、抢书呢！”听着这声音了没有？武则天，听见了没有？人家还专和带领工人说了这话，都没反应。神警告过你几次了，你说咱做的什么事？这叫作工吗？对SJ说的话是求真求细，说一块四，不用说两次，是一言九鼎，在这个事里边咱就没有一言九鼎了？咱不要一言九鼎了，咱九言一鼎行吗？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呢？武则天，我和你说话怎么不吭气了呢？心里边在想什么？小凯，这属于什么表现呢？（有她自己的理了，接受不了，对抗。）小凯说你是对抗呢？（武则天：我没有对抗。）（小凯：没有对抗，你怎么不说了。）（武则天：我这会找我信的神呢！）啊？没有对抗在想什么呢？SJ和你说一句话一块四你就通行下去了，我叫你五次武则天，武则天你不理我一次，我这话就这么不值钱，看不起我？不愿意搭理我？（不是。）那是什么？为什么我和你说话的时候，没有回应呢？你在想什么呢？刚才说了一句什么？（空了。）什么空了，什么也没有了？（武则天：现在啥也没了，没有信

着神。）把话说清楚，武则天，什么没了？（什么都没了。）前途没了、归宿没了、地位没了、名誉没了，是吧？啥也没了，你还在思念你的前途命运呢？你这啥也没了，不是前途命运没了？谈谈你的心思，我给你谈这些呀！你不跟着我的思路走，你说你啥也没了，现在还有时间考虑啥呢？约伯万贯家产丢了以后，他没有说“呀，我啥也没啦！我十个孩子死了，我啥也没啦！”没说我啥也没了，那你说说你啥也没了，你痛心的是什么？是这件事情做错了？是没办好？没考虑周全？是什么？武则天，来说说，没啥了？不要叫我猜想你，你啥也没了，那现在应该说实话了吧！晨晨，你说她说啥也没了，你说这是个什么态度观点？你听了什么感觉？（晨晨：这下可完了。）啥也没了。（晨晨：十几条罪在这儿，你说我当初做的什么呢？我一条都没去实行。）小凯，你看见她，你有什么感受？操练站在神一边看事，我看你怎么看？（小凯：你本来就啥也没有，只不过你自己认为你自己有，你认为的那个有，好像是当成资本与神搞交易，你发现不对，才能走正路，你啥也没有，你才开始走正路呢！）（SJ：其实有一种，你把我看穿了，没看穿了吧，这还有了！看穿了，把我的心思意念都揭露透了，这还能活吗？本来你不知道，可你把我心里的全揭露出来了，这个完了，这是我看到的。）武则天，是不是这个完了？把你里边的东西全揭露出来了，完了？（武则天：不管SJ说什么，我没有想着恩将仇报害谁？这么一解剖……）（SJ：咱看事看不透，我总感觉说你的问题说不清楚呀！但弟兄一下子把你里边撒但的诡计揭穿，这是撒但完了，不是你完了。）你说武则天邪恶不邪恶吧！我说这邪恶不单独是刚才说的邪恶，我说你现在怎么还这么邪恶呢？你说，现在武则天邪不邪？（晨晨：是啊！你听了这一条一条，十几条，然后就跟着这思路走，应该是认识到自己今天信神真是一回一回地拆毁，应该是懊悔的泪，懊悔当初怎么没有按原则去做，咱看不透可以反映。）这十几条里面，有一条卡着，按SJ说的这个卡住，新人不安全不能用，只要有一个地方卡住是不是就不一样了？现在说你还邪恶着了！怎么邪着呢？你现在是空空如也，完了完了全完了，信神信到哪儿了，没神了，这哪是个信神的呢？完了，我维护SJ维护SJ，原来是拆毁SJ呢！我对SJ有嫉妒、有恨恶，原来是恨在心里、嫉妒在心里，我怎么能做出事来呢？心里边是不是真的对SJ有嫉妒、有恨恶呢？没有？是不能说罢了，那做出的事是不是有嫉妒、有恨恶呢？

（武则天：你这么一解剖就是。）那我解剖出来了，你灵魂深处是不是这东西呢？你自己是有知觉的，你不可能没有知觉的呀！今天，面对的这是SJ，如果你面对的是你孩子，你是不是要维护她的工作呢？咱就抛开不要说神，就说SJ今天安排这工作，如果是你孩子在安排工作，那你是不是为着你孩子干这事业而忠心耿耿为她服务？是不是要求真求细呢？会不会？不要让他们对她有误解，那你会忠心办这件事。SJ怎么难为你了，SJ怎么亮你相了，怎么坑你了，潜意识里边不需要你有意去坑害她，咋呀？我就顺水推舟，当时是你告诉我一块四，这个事就是SJ说的一块四，她写错了，你在这看的就是一块四，我顺水推舟，我害她了吗？我没害她，你看就是SJ说的。可是你内在的灵魂深处的东西支配你做这个事了，暴露了你了，可不可以这么说？能隐藏得了吗？你对SJ没有嫉妒、没有恨恶吗？敢不敢说这句话，有没有？晨晨，你对SJ有嫉妒吗？（有。）那嫉妒会产生什么？（嫉妒会产生恨。）那你现在对SJ恨吗？（现在不恨。）等哪天说话伤着你了，就开始恨了，是不是？（这就是人的本性实质。）那是必然的。（晨晨：先承认下来，承认接受去认识嘛。）还给自己辩解表白，还说我先承认下来，好像我屈打你似的，我给你交通了，你先承认下来。（晨晨：我是说这是个认识路途，人里面有嫉妒，嫉妒会产生……）我和你交通的是教你怎么去领受，怎么正确地走这条路，你给我说先领受下来，给自己戴一个高帽子，我和你演双簧了？我和你说什么，你先领受下来，为的是给她看，我和你联合起来打她呢？达到了一个什么效果？（不认识自己。）我说的是真实的情况，实实在在的，是不是？那你说SJ叭叭打人了，没打过你？武则天，难道说没伤过你武则天的心？那次SJ约弟兄姊妹聚会了，让你做做饭，你就拌了一小碗粉丝，给弟兄姊妹当菜凑合凑合，你说SJ怎么欺负我呢！你说我心里能不恨吗？武则天有恨吗？有没有？不能说罢了，我刚才说你现在邪恶的呀，我不是说这个事！是说你现在已经把这事做出来了，而且我给你解剖了，你里边应该是垮塌了，垮塌了应该是什么表现？应该是俯伏在地了，俯伏在地是怎么呢？是要神了。神今天作的什么工作？神给人的是什么？神给人真理、道路、生命，你追求了没有？神叫人做诚实人，你做了没有？神叫人认识自己，我给你交通的时候，你心里认识自己了没有？你这个表现是恨恶自己不恨恶自己？武则天恨恶自己吗？晨晨，她恨恶不恨恶自己？（没有。）为什么说

没有？（她说神啊！你看你把我显明了，显明的我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竹篮打水一场空，我什么都没了，失望了，而不是恨恶自己。把这事情摆在你面前，你看见一个一个丑陋的事，给神家造成这么大的亏损，是不是该有一个恨恶呀？我怎么是这东西呢？我怎么这样对待SJ呢？我怎么这样对待本分呢？这是在尽本分了，这是在外边做事呢？肉体上要稀里糊涂，给你买个东西稀里糊涂，做个饭要稀里糊涂，拌个粉丝凑合凑合稀里糊涂也无所谓。今天直接是在尽本分，是在神家，做在神前，是交给神的，放在祭坛上的，这是在圣殿，咱能如此地做出这样的事来，不害怕吗？咱仅仅是个搅扰、打岔吗？直接造成的是拆毁呀！

今年大传福音要开始了，嚓嚓嚓传进人来了，书呢？没啦！你说咱搞的是什么？咱不是积极配合，造成的是拆毁。我每天起来是解决人对神的误解，而你呢？你是专门产生人对神的误解，一块二毛五变成一块四，这是不是对着干呢？是不是对抗叫嚣呢？你做的这件事，不是说针对哪个人做的，而是直接针对神做的，因为直接威胁到神的名、神的见证、神的作工，直接影响！你说咱还感觉不到害怕、可怕、难受、懊悔？咱里面没有这些，没有感到害怕、惧怕，“这可是直接丢了神家的东西，这可没法挽回，神在记事册上记了个污点，今天就是判我死刑，神公义！因为我办了一件该死的事，就是死了也挽不回来。”该不该有这样的认识？这样的心态？如果有这样的心态，还证明你是个信神的人，还有那么一点信神的味道。可你流露出来的是什么？空了、啥也没了。你说吧！你听听这句话，“啥也没了。”你给神家丢了书多长时间了？一个月了？有这么长时间了吧？（嗯。）给神家带来误解，一块二毛五成了一块四，这个多长时间了？半年了吧？半年了，丢书一个月了、两个月了，你想到了什么？感觉到害怕了？感觉到完了？感觉到空空如也了？没了？那么多书丢了，你在这儿没有感觉到没了、完了，没有知觉！可从群里踢出来了，还对神家猜疑，神家不能这样对待我，神家书没了，神家不能这样对待你。今天我给你交通，把这些事情说出来，把你所做的事情给你摆在面前的时候，空了、完了，你现在知道空了、完了，你不是说书空了，把神的

名给污秽了，完了，而是觉着你空了、你完了，你说你邪不邪？你说你自私不自私呀？人家是舍命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名胜过自己的性命，舍上性命维护神的名。而你呢？舍上神家百万祭物来维护你的名，丢了那么多书，完了，书库完了！书库完了你也不想完，还想维护着你的名，你污蔑了神的名，给神造了这个误解，你还想维护住你的名。你把神家搞得完了，把神家拆毁了，你在这儿还不想完，你感到你空了、完了的时候，你难受、你痛苦，你为谁难受？你为谁痛苦？给神家带来这么大的打击，这么大的亏损，你没有难受痛苦，你没有流泪。你为你而流泪，为你的前途命运而流泪。今天上午来的时候，你所做的事情你都知道，没有看见你忧伤、痛苦，我看见你和SJ辩得还津津有味、理直气壮的，没有感觉到内疚、亏欠，我听着你和她说话还争呢！她说不完你就说，在事情里边急地表白。为什么去争？如果你有点内疚之感，感觉到神家亏损那么大，还争吗？还要这个脸吗？你今天就是把我说成堆狗屎，我能挽回来了？我也挽回不了呀！我还争这个脸面地位干什么呢？可是你还在争，从这件事上可想而知，神家那些东西在你这儿，和你的地位名誉比起来差多远了？用天平衡量一下，有几克重呢？给神家带来这么多祸患，你都没感觉到多重，你还在计较着神家怎么对待你，等到给你说出来以后，你为你的空空如也，为你的完了而痛苦流泪，你说咱邪不邪？这得来的是什么？你说咱的理智在哪儿？

你应该为什么痛苦？彼得痛苦的是什么呢？晨晨？（痛苦他三次不认主。）那是你认为的吧！小凯，痛苦什么？（对神没有认识。）他一生最痛苦的是什么？（他不能把自己献给神。）他痛苦的是耶稣在地的时候没有爱神，对吧？（噢。）痛苦的就是耶稣问他，你爱我吗？他说爱过天上的父，没有爱过地上的子。你说武则天现在爱谁呢？她痛苦的是什么？她为什么痛苦？为了没有看管好自己的名誉地位、前途命运而痛苦泪流，为着神家利益而痛苦流涕了没有？为了神的名痛苦流涕了没有？为了一块四给神家带来的这些祸患痛苦流涕了没有？为着自己的所作所为给神家带来了搅扰，处理这些问题占用大量的时间痛苦流涕了没有？因着信神多年，咱对神没有认识，对自己没有认

识，而流泪痛苦了没有？你这痛苦里边没有一点正面事物，没有说认识自己、恨恶自己的流泪。用形象化的一个比喻来说，恨恶自己应该是什么表现？捶胸捣背是不是？她现在不是捶胸捣背是吧！她现在是什么表现呢？伸出双手，乞丐，完了完了，啥也不给我了，个个都给了，不给我了，讨、要，为着讨要不来而痛苦流泪。对比一下，咱是啥呢？今天神要的是见证，咱处处是羞辱神的记号，做了那么多的事了，现在解剖了咱，但咱还是在羞辱神。晨晨，这个个儿能翻清吗？（嗯。）是应付我翻清了，还是真地翻清了？（看到自己的情形是什么了。）人生能看到吗？（嗯。我说她现在的表现和我那一天的表现是一个样儿的，不是真正恨恶自己，而是人都看见我这么败坏了，我什么也没有了，撒但包不住了，她是痛苦这个了！）里边的这个撒但垮台了。（人生：她不是看SJ怎么帮我呢，弟兄怎么帮我把这撒但揭露出来，后期才能转过来，才能捶胸捣背懊悔自己。我当时也和她的表现一样，我能恨SJ吗？我能嫉妒SJ吗？其实本身明明就有嫉妒，还不说嫉妒，根本没有认识自己，还说受SJ的辖制，结果路走偏了，什么也得不着。）她就说："完了完了，空了空了。"什么空了？我这善恶树就这么完了，我这善恶树不知跑哪儿去了，没了，为善恶树而流泪，没有看见你为生命树而流泪。

又懒又恶的仆人 3

看一下《落叶归根之时，你会后悔你所行的一切恶行的》的第一段。

神说："我在你们中间的工作，你们都亲眼目睹，我所说的话你们又都亲耳聆听，我对你们的态度你们都曾知道，所以你们都该知道我作在你们身上的工作到底是为什么。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只是我在末世作征服工作的工具，是我扩展外邦工作的用具，我是借用你们的不

义、污秽、抵挡与悖逆来说话，以便更好地扩展我的工作，使我的名传于外邦，就是传于以色列以外的任何一个邦族，使我的名、我的作为与我的声音传于外邦，让任何一个不属以色列的邦族都被我征服，敬拜我，成为我在以色列与埃及之地以外的圣地。我扩展工作实际是扩展我征服的工作，扩展我的圣地，就是扩展我在地的立足之地。你们应清楚，你们只是在我所征服中的一个外邦中的受造之物，原本没什么地位，又没一点使用价值，没有一点用处，只因我从粪堆中提拔那蛆虫来作为我征服全地的标本，作为我征服全地的唯一的‘参考资料’，这样，你们才有幸接触我，与我相聚在此时。我是因着你们的地位低下才拣选你们作了我征服工作的标本、模型，我才作工说话在你们中间，与你们生活寄居在一起。要知道，我是因着我的经营，又因着我极度地厌憎这些粪堆中的蛆虫才在你们中间说话的，以至于大发烈怒。我作工在你们中间并不相同于耶和华作工在以色列，更不同于耶稣作工在犹太。我是以极大的忍耐来说话作工，带着怒气又带着审判来征服这些败类，并不像耶和华带领以色列中他的众百姓。他在以色列作工是赐食物、活水，满有怜悯、满有慈爱地供应着他的众百姓。今天作工只是在被咒诅的并非选民的邦族中，没有丰富的食物，也没有滋补干渴的活水，更没有应有尽有的物质供应，只不过是供应那应有尽有的审判、咒诅与刑罚。这些生在粪堆中的蛆虫根本不配得到我赐给以色列的满山的牛羊与万贯家产，还有遍地最美丽的儿女。当代的以色列把我滋补的牛羊与金银之物都献在祭坛上，超过了律法下耶和华所要求的十分之一，所以我赐给他们更多，超过了律法下的以色列所得的百倍。我滋补给以色列的超过了亚伯拉罕所得的，也超过了以撒所得的，我必使以色列家族生养众多，我也必使以色列中我的百姓遍及全地。我祝福、看顾的仍是我以色列中的选民，就是那向我奉献所有的从我所得一切的众百姓。因他们顾念我，便将初生的牛羊献在我圣洁的祭坛上，将所有的一切都献在我的面前，以至于将初生的长子也献上期盼我的重归。你们如何？击打我的怒气，向我索取，偷窃那些为我献供品之人的祭物，也不知是得罪我，因此你们得着的尽是黑暗中的哀哭与惩罚。你们多次触及我的怒气，我将我的焚烧之火降下，以至于有许多人‘惨遭不幸’，幸福的家园变成了荒凉的坟茔。我对这些‘蛆虫’只是怒气不止，并没有祝福的意思，只是为了我的工作而破例高抬了你们，忍受了极大的屈辱作工在你们中间，若

不是为了我父的旨意，我怎能与这些在粪堆里滚来滚去的蛆虫同住一个家中呢？我对你们的任何一个作法与说话都感觉极度的厌憎，好歹因着我对你们的‘污秽’与‘悖逆’有点‘兴趣’，成了我说话的‘集大成’，否则我绝对不会呆在你们中间这么久的。所以，你们应知道我对你们的态度只是‘同情’与‘可怜’，并没有一点爱，对你们只是忍耐，因我只是为了我的工作，而你们只是因着我选用了‘污秽’与‘悖逆’作‘原材料’才看见了我的作为，否则，我绝对不会向这些蛆虫显明我的作为的，我只是牵强附会地作在了你们身上，并不是犹如我在以色列的作工那样的甘心与愿意，只是带着怒气勉强在你们中间说话。若不是为了我的更大的工作，我的眼中怎能容纳这样的蛆虫存留？若不是为了我的名的缘故，我早已升到至高处将这些蛆虫与粪堆一同烧干净尽！若不是为着我的荣耀，我怎能容让这些恶鬼在我眼前公开摇头晃脑来抵挡我？若不是为了让我的工作顺利开展，毫无一点拦阻，我怎能容让这些蛆虫一样的人任意虐待我！若在以色列有一个乡村中一百个人起来这样抵挡我，即使为我献祭，我也要将其都灭在地的裂缝之下，让别的城中的人不再反抗。我是烈火，不容人触犯，因为人都是我造的，我说什么、作什么人都得顺服，不得反抗，人没有权力来干涉我的工作，更没有资格来分析我作工、说话的对错，我是造物的主，受造的物该以敬畏我的心来达到我所要求的一切，不该讲理，更不该抵挡，我是用我的权柄来治理我的民众，凡从我造的受造之物就应该顺服我的权柄。虽然今天你们在我前大胆放肆，悖逆我所教训你们的言语，却并不知害怕，但我只是以忍耐来与你们的悖逆相对，我不会因着一个个小小的蛆虫翻动了粪土而大动肝火，以致影响我的工作，我是为了父的旨意忍受一切我所厌憎的、我所深恶痛绝的东西的存留，直到我言语的尽头，直至我的最后一刻。你放心！我不会与一个无名的蛆虫一般见识的，我不会与你比试‘本领’的大小的，我厌憎你，但我能忍耐，而你悖逆我，但却逃不脱我父应许我刑罚你的日子。一个受造的蛆虫真能比得过造物的主吗？秋天，落叶归根，你归回你‘父’的家中，我归回我父的身旁；我有我父的爱怜陪伴，你有你‘父’的践踏跟随；我有我父的荣耀，你有你‘父’的耻辱；我用我已忍耐已久的刑罚来陪伴着你，你用你那败坏了万年的腐臭了的肉体来迎接我的刑罚；我结束了在你身上的忍耐伴随的话语工作，你却开始成全我话语中受祸的角色；我大大欢喜，作工在以色列，你哀哭切齿，

存亡在淤泥中；我恢复了原有的形像，不再在污秽中与你存留，你也恢复原有的丑相，仍在粪堆中钻来钻去；我工作、说话结束之时，是我喜庆之日，你抵挡、悖逆结束之日，是你哀哭之日；我不会同情你，你不得再见着我；我不会再与你‘对话’，你再不得与我重相逢；我恨你悖逆，你念我可爱；我击打你，你想念我；我欢然离开你，你却自觉亏欠我；我永远地不见你，你却永远地巴望我；我恨你，因你现在抵挡我，你想念我，因我现在刑罚你；我不愿与你同居，你却苦苦地期盼，永远地哀哭，因你懊悔你对我所做的一切，你懊悔你的悖逆、懊悔你的抵挡，以至于你懊悔得满脸伏地，全人瘫倒在我前，发誓不再悖逆我，但你的心只是爱着我，却永远听不见我的声音，我要让你自愧蒙羞。”

这个用不用交通？晨晨，能不能对上号？（能对上一点点。）能对一点点？你可怜吗！小凯，能对多少？（太长了，一下看不过来。）你看的时候就对号了，你看的时候对了多少？你看的时候对上了没有？还没有对上？（对上了。）对上了能对多少？十句能对两句？还是十句能对八句？还是句句能对上？（太长了，好像一下过了。）人生能对几句？能对一半？对上对不上？（能对上了，我那天不就是那个样，就是那样抵挡。）用细节来对。SJ能对多少？（SJ：这儿的话说：“只因我从粪堆中提拔那蛆虫来作为我征服全地的标本，作为我征服全地的唯一的‘参考资料’，这样，你们才有幸接触我，与我相聚在此时。”以往道理上知道，但现在再结合这个话就能深深地体会到，什么标本，什么原子弹，其实是啥呀？就是粪堆中提拔，因为咱是最污秽、最败坏的，在中国来说，这是最污秽、最败坏的。为什么神在咱中间作这个工作？因为最污秽、最败坏，把你能够作成标本、模型，因着污秽和败坏才有幸接受这步工作，不是说自己好，不是什么原子弹，其实是最污秽、最败坏，只是征服别人的一个标本、模型。把最污秽、最败坏的都作成顺服神的人了，是不是全地就成了？只是因着你的败坏和污秽才拣选了你，不是什么好的。“我是因着你们的地位低下才拣选你们作了我征服工作的标本、模型，我才作工说话在你们中间，与你们生活寄居在一起。要知道，我是因着我的经营，又因着我

极度地厌憎这些粪堆中的蛆虫才在你们中间说话的，以至于大发烈怒。”就像以往神说话一样，神说儿子一样，神是按捺住心中的怒气在说神的儿，其实真是儿吗？不是，只是按捺住心中的怒气。为了把最污秽、最败坏的人能够做成标本、模型，能够成为征服全地的参考资料，才作工在人中间，你才得着这样的福气，你才得着审判刑罚，如果不是因着最污秽、最败坏，你就没福气而接受神。）（人生：还有那一句话就是，带着那个怒气忍耐着。当时我表演的那个样子，我看见就是带着忍耐和我交通呢，我那样子真的是不配，那样的场合我就不该那样表达，那还不是带着怒气忍耐着和我说话呢！这样审判我，我还不接受。）（SJ：在神心中以色列人是神看顾的、祝福的，在咱中间作只是看中了你的污秽和败坏。还有后头这话，神说：“我对这些‘蛆虫’只是怒气不止，并没有祝福的意思，只是为了我的工作而破例高抬了你们，忍受了极大的屈辱作工在你们中间，若不是为了我父的旨意，我怎能与这些在粪堆里滚来滚去的蛆虫同住一个家中呢？我对你们的任何一个作法与说话都感觉极度的厌憎，好歹因着我对你们的‘污秽’与‘悖逆’有点‘兴趣’，成了我说话的‘集大成’，否则我绝对不会呆在你们中间这么久的。所以，你们应知道我对你们的态度只是‘同情’与‘可怜’，并没有一点爱，对你们只是忍耐，因我只是为了我的工作”，从这话里边看到所有人都在争啥呢？“你为什么不爱我？”是不是都在争啊？从这话里边看到，因着什么这样对待咱呢？咱还争爱呢！有爱吗？配爱吗？“你们应知道我对你们的态度只是‘同情’与‘可怜’，并没有一点爱，对你们只是忍耐，因我只是为了我的工作”，就是因着你的污秽和悖逆，是这个原材料才作工在你身上，让你看见神的作为，看见神的卑微隐藏，能作工到中国人身上，最污秽、最败坏的人身上，更看到神的卑微隐藏，神降卑到一个地步，人狂妄到一个地步，一切都到了顶峰。可是咱信神不是为了蒙洁净，就像那首歌里边说的，不白活一回，得着洁净人的生命水，但是人走到现在，没有一个人是为了得着揭露解剖，得着了审判刑罚不是高兴、不是喜乐，不是为了得着洁净人的生命水，只是为了前途命运，只是为了利用神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得福的欲望。像刚才武则天谈的说我完了，其实什么完了？就是自己里边的一些诡计被揭穿，就感到完了，自己里边一些肮脏的东西给你摆在桌面上，给你摊开让你看见，自己就感觉完了，你不愿意用自己的污秽和败坏来衬托神的大能，咱就是作个衬托

物，不愿意来衬托神，所以就完了。神作工是为了他的名，为了他的荣耀，不是看中咱这些人有多好，什么也不是，只是看中你的污秽和败坏，来完成一步工作。还有后头的神话："若不是为着我的荣耀，我怎能容让这些恶鬼在我眼前公开摇头晃脑来抵挡我？"你看咱讲理、辩驳，是不是一直讲理？总要争个对和错，总要争个理，并不是在这里边真正的去认识自己，就因着咱愚昧无知，就像前头举这个例子。"若在以色列有一个乡村中一百个人起来这样抵挡我，即使为我献祭，我也要将其都灭在地的裂缝之下，让别的城中的人不再反抗。"因为咱不是以色列民，是不懂事的憨憨、傻子，怎么抵挡、怎么悖逆，自己都不明白，不懂，愚昧无知。）小凯。（嗯。）来，把你的认识谈谈。（这里神话说："我恨你悖逆，你念我可爱；我击打你，你想念我；我欢然离开你，你却自觉亏欠我；我永远地不见你，你却永远地巴望我；我恨你，因你现在抵挡我，你想念我，因我现在刑罚你；我不愿与你同居，你却苦苦地期盼，永远地哀哭，因你懊悔你对我所做的一切，你懊悔你的悖逆、懊悔你的抵挡，以至于你懊悔得满脸伏地，全人瘫倒在我前，发誓不再悖逆我，但你的心只是爱着我，却永远听不见我的声音，我要让你自愧蒙羞。"这就是说，当解剖自己里面这些悖逆的时候，有时候能认识到就是神不允许污秽存在，也能感觉到神的圣洁这一方面。一开始对付的时候不接受，可是不对付的时候，又想着不对付也不行！不对付就没什么认识，没什么长进，没什么进入，就有这些想法。"我击打你，你想念我；我欢然离开你，你却自觉亏欠我；我永远地不见你，你却永远地巴望我"跟了这一两年了，你每次问我的时候，我当时就懵了或者脑子空了，不知道说啥了。但是过后也想，以后有什么得说！这段时间对什么事有什么看法，就操练地说了，说一说，心里就亮堂一点。你有的时候也说我，让我说了，我怎么不说，你看人家蹦蹦说得多，得的就多，当你这么说的时候，我心里也有一种愧疚感，这么长时间了，把这个机会就错过了，心里有这么一点感觉了，以后有什么得说了，不管是脸上挂不住还是难受不难受得说了，不说有好多东西就错过了，机会错过了，就留下遗憾了。）武则天，你呢？谈谈。（看了这段话，以往还觉着自己认识自己，还认为自己干啥得维护神家利益，给神家尽上一份力。可是刚才你那么一揭露解剖，一下子就看见自己纯粹就是个敌基督，就是打岔搅扰，根本不是一个信神的人。那两天我就是经历后边这几句话，东

西丢了，按理来说当时应该对付修理，可多长时间了，也没有人说，弟兄哪怕在群里严厉地对付修理几句……，也没有，我心里就难受，那几天就想起神说："你想念我；我欢然离开你，你却自觉亏欠我"，今天看到我的所作所为，真让你伤心失望。今天还能见了你，能解剖我，这对我又是一个拯救，刚刚一揭露解剖，把我做的事一件件地摆在桌面上，自己没有想着要拆毁，可是一做出事来全是拆毁，纯粹就是一个邪灵、敌基督。你们一遍遍地问我，我不说话，就是在极大地忍耐着我。）

"落叶归根之时，你会后悔你所行的一切恶行的。"现在是不是落叶归根的时候啦？（是。）看世界动态，听神的交通，祭司弟兄的交通，都开始知道了，落叶归根了，是各从其类的时候了。"落叶归根之时，你会后悔你所行的一切恶行的。"为什么呢？看见自己的归宿了，看见自己所做的一切暴露在了光中，所以，你会懊悔了。"我在你们中间的工作，你们都亲眼目睹，我所说的话你们又都亲耳聆听"，这个事体验过了吧？亲眼目睹作的工作，虽然说咱今天看不见神，但今天借着我的作工你看见了正面的，看见神向你显现了，还有神的主宰，亲眼目睹。"我所说的话你们又都亲耳聆听"，神说的话亲耳聆听，咱这二十年了，你每天起来也看神的话了，那算不算亲耳聆听？你听的是字句，当你对应上你的事的时候，对号入座的时候，这叫什么？亲耳聆听、亲眼目睹。"我对你们的态度你们都曾知道，所以你们都该知道我作在你们身上的工作到底是为什么。"武则天，到底是为什么？晨晨，到底是为什么？（晨晨：用我们身上的悖逆和污秽来衬托神的大能。）"所以你们都该知道我作在你们身上的工作到底是为什么。"小凯，应该是什么？（把属撒但的这些东西能够分辨出来，知道善恶，能够知道什么是不对，什么是对，让人能够从罪中走出来。）为什么叫你亲眼目睹、亲耳聆听呢？亲眼目睹就是叫你看见你所作的是什么？神作的是什么？亲耳聆听，神给你揭露了、解剖了、审判刑罚了，审判刑罚的是什么？是你的悖逆、是你的罪。审判你的悖逆、你的罪是要怎么呢？是叫你不要再犯罪了，你现在犯了罪，你现在还能活着，是因为你有耶稣的宝血，当耶稣的宝血流完的时候，也就是神

的公义性情向你显明的时候，你就再不能存活了，你活在罪中不能存活都是灭亡。你要想剩存下来，只能怎么呢？只能背叛你自己，只能改变你的命运，你的命运只能你自己去改变，你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那就能剩存下来。那你手中的强暴你怎么去认识呢？那必须得神告你说，你手中拿的是刀啊！你手里拿的是枪啊！那是伤人的啊！你听了以后，你也看见了，亲眼目睹、亲耳聆听了，噢！这个是要人的命，是会受惩罚的，是会触犯天规诫命的，行了，这就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了，那这是个什么结果？这是个什么过程？这就是拿上审判刑罚的话语，用话语来作什么工作呢？作拯救人的工作，你应该知道的是拯救的工作。刚才晨晨说了一个什么工作呢？作衬托物，你说吧！这就是神为什么说："所以你们都该知道我作在你们身上的工作到底是为什么。"咱求真求细，我作在你们身上的工作到底是为什么？是衬托吗？（不是。）那你是不是误解神了？咱要认识准确，你们该知道，也就是你当知道的最主要的是什么？你信神是不是就是为了蒙拯救？是不是追求剩存下来？那你该知道的就是神怎么来拯救你，后边又给你说了，我作在你们身上的，神作在你身上的是什么？刚才你说衬托物，所以说这个就不合适了，神作在人身上的是拯救。什么是衬托物呢？是叫你作了一个衬托物，不是神作在你身上的是衬托物，不要对神误解了。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扮演了这么一个角色，我做过效力者，我作过衬托物，如今又做了子民，是吧！你扮演了这个角色，但神作在你身上的工作是拯救。

"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只是我在末世作征服工作的工具，是我扩展外邦工作的用具"，这个意思能听懂吗？小凯，能不能听懂？你们只是我在末世作征服工作的工具，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中国人要污秽有污秽、要败坏有败坏。）这就涉及到什么？刚才晨晨说的那句话了，衬托物，神怎么把你作过来的，我怎么揭露解剖你的，我怎么和你对号入座的，你一路走过来的这过程，怎么呢？人家外国人来了，来，见证见证神的奇妙作为，神是怎么拯救人的？中国人这些污秽、邪恶、败坏，人家外国人是没有的，用外国人能不能作这工具呢？（不能。）不能作这工具，那只能中国人作，所以说这就成了什么

了？“你们只是我在末世作征服工作的工具，衬托物，是我扩展外邦工作的用具”，扩展外邦，把你的生命经历谈出来，神怎么作在你身上的？怎么审判刑罚你的罪的？然后怎么得着救恩的？把这过程见证出去，这叫什么？这就成了见证人了吧！见证出去，而不是当初传福音了，这就成了什么了？成用具、工具。用你身上的这个东西，这叫工具；你去做了一个事情，这就成用具了。“我是借用你们的不义、污秽、抵挡与悖逆来说话，以便更好地扩展我的工作，使我的名传于外邦，就是传于以色列以外的任何一个邦族，使我的名、我的作为与我的声音传于外邦，让任何一个不属以色列的邦族都被我征服，敬拜我，成为我在以色列与埃及之地以外的圣地。”“我是借用你们的不义、污秽、抵挡与悖逆来说话”，今天下午咱是不是经历这句话了呢？（嗯。）是吧！今天上午如果要说武则天什么，感觉没有话题，是吧？没有话题，我就没劲，我干什么呀？睡觉呀！后来听见“喳喳喳喳”吵起来了，争执起来了，唉！有话题了，听见两个人说话在互相抢话、互不相让，我就感兴趣了。“我是借用你们的不义、污秽、抵挡与悖逆来说话，以便更好地扩展我的工作”，今天和你说话，给你揭露解剖，录下音了，是吧？给别人听了，别人一对号，这是不是扩展工作呢？“使我的名传于外邦”，什么扩展出去了？正义！正的与反的、黑的与白的、善的与恶的，是吧？叫你分得一清二楚，借着这个揭露解剖一对比，叫你看见扩展于外邦。“就是传于以色列以外的任何一个邦族”，为什么要说传于以色列以外的外邦呢？为什么要说这句话？以色列以外的，为什么不传到以色列呢？小凯为什么？（因为人家就是敬拜神的人。）人家那边就没有大红龙毒素，人家本身就是敬拜神的。所以“就是传于以色列以外的任何一个邦族”，除了以色列以外的都传，扩展全宇。“使我的名、我的作为与我的声音传于外邦，让任何一个不属以色列的邦族都被我征服，敬拜我，成为我在以色列与埃及之地以外的圣地。我扩展工作实际是扩展我征服的工作，扩展我的圣地，就是扩展我在地的立足之地。”今天算不算把武则天征服了？武则天服不服？算征服了吧？（嗯。）这就是一个征服。“我扩展工作实际是扩展我征服的工作，扩展我的圣地”，借着解剖武则天的录音传出外边，外边的人和他自己对号入座，同时听了这个声音接受了、处理、解决了问题，这是不是也是征服？（嗯。）这就扩展出去了。“就是扩展我在地的立足之地，扩展我的圣地。”武则天说了一句什么话了呀！

空了，什么都没了、塌了。她说的塌了是不是和死了是一样的呢？不活了，是吧！这是大红龙死了，她的那些诡计多端，就和人生当时说的，为了自己的面子绕来绕去，她觉得累得不行，等把这个全部打垮以后，站立不住了，怎么了？撒但垮了，把列国砸得粉碎，大红龙粉身碎骨，这个时候国度降临，这就是圣地，扩展我的圣地。

“你们应清楚，你们只是在我所征服中的一个外邦中的受造之物，原本没什么地位，又没一点使用价值，没有一点用处，只因我从粪堆中提拔那蛆虫来作为我征服全地的标本”，今天就看见了，武则天属于什么？她有没有地位？算不算有地位？（算。）她的这个算什么地位？武则天她原本没有什么地位，是给了她这么一个地位，是吧！给了她一个地位，她称职吗？（不称职。）不称职就是说这不是她原来、本来的位置，是吧！不称职，又没有一点使用价值，咱怎么说她了呀！说了一个痴呆、弱智、木偶，还说她太邪了。“又没一点使用价值，没有一点用处，只因我从粪堆中提拔那蛆虫来作为我征服全地的标本”，今天之所以来和你交通，来找你，是因为你并没有一点使用价值，没有一点用处。有什么使用价值呢？告诉你一块四，就算是说错了，那你就能按着一块四去走了？你说有使用价值吗？你就不能反过来再问一下？“0101，听到回答，听到回答。”重复一下，这难吗？“又没一点使用价值，没有一点用处，只因我从粪堆中提拔那蛆虫来作为我征服全地的标本”，蛆虫，神交通蛆虫的时候说啥呢？就是一个蛆虫，捅一捅动一动，不捅就不动了。今天是不是一个明显的表现？告我一块四，我就一块四，就是说成一块四了，咱不要说别的，自己知道不对，她还不再问，还就这么走，蛆虫。“只因我从粪堆中提拔那蛆虫来作为我征服全地的标本，作为我征服全地的唯一的‘参考资料’，这样，你们才有幸接触我，与我相聚在此时。”今天是神的主宰安排是吧！主宰过来干什么呢？就因为你经历了这么一点宝贵东西，作为参考资料。“我是因着你们的地位低下才拣选你们作了我征服工作的标本、模型，我才作工说话在你们中间，与你们生活寄居在一起。”你看，作了我征服工作的标本、模型，是征服工作，征服是不是拯救啊！这里边没有什么？不是成全，分开了，这里边是征服。“我是因着

你们的地位低下才拣选你们作了我征服工作的标本、模型，我才说话在你们中间，与你们生活寄居在一起。”这里边是什么呀？寄居，暂时的，神愿意不愿意和你们在一起？（不愿意。）寄居。

“要知道，我是因着我的经营，又因着我极度地厌憎这些粪堆中的蛆虫才在你们中间说话的，以至于大发烈怒。”从这里就可以看到，那你得来的是什么？我今天和你和平地说话了，根据你的表现，你想一下，神那边是什么态度呢？你有悖逆，我有忍耐，是吧！神是什么时候发怒了呀？等到发怒的那一天，不再给任何人有悔改机会，不是绵羊，而是狮子。而咱今天所有人为什么这么胆大呢！咱和武则天交通了也不是一次了吧！为什么这么胆大？是因为你把神的性情当成了绵羊，是因为我对你太柔和了，可不可以这么说？可想而知，你以后将会面临什么？“以至于大发烈怒”，你说你今天做的这个事，你还在那里说啥呢？神家把我从群里边踢出来了，呀！资料没有给我了，这算个啥？这是不是鸡毛蒜皮呀！实际上你的作为已经临到什么了？神是不是该大发烈怒了？应该是一脚把你踢到地狱里了，该不该？那今天没有把你一脚踢进地狱，没有把你踢出神家，已经是极大的高抬，极大的忍耐，咱呢？对神的高抬、忍耐还没知觉，还要提要求，你说咱算不算无耻呢？本来你已经犯罪，惹神发怒，应该踢出去了，忍忍你，不搭理你了，可不搭理你，你还呼喊，还没给我吃的了，你说吧。

又懒又恶的仆人 4

“我作工在你们中间并不相同于耶和华作工在以色列，更不同于耶稣作工在犹太。”咱就不要说作工在你们中间不同于耶和华在以色列了，不同于耶稣在犹太了，就作在你身上和作在SJ身上有什么区别？SJ她寻求的是怎么顺服神、怎么满足神，她寻求的是一天怎么把这个工作作好，怎么安排，而你们呢？想的是怎么挽回自己的面子，怎么为自己

的虚荣脸面，怎么能高举见证自己，怎么能够贬低别人见证自己，不惜一切代价！武则天，保罗那八个字是什么？“争强好胜、唯利是图”，唯利，为了自己的利，是图，什么都能做、什么都能干。为了自己的脸、为了自己的名誉，因着嫉妒，不维护神家利益，造成拆毁，因着自己坐个地位，不作实际工作，把财产给丢了，这是你作的工作。你看SJ作的什么工作？你说你作的那工作，作得是如此的麻木痴呆，对神家的东西可以说是置之不理呀！那SJ呢？晨晨，还记得上次怎么表演的吗？当临到环境的时候，外边来了一个不明身份的人敲门！SJ她就能想到，她就说：“你赶紧走，赶紧躲藏。”她是赶紧维护。咱呢？咱就是麻木的。那是环境，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是得维护啊！如果一旦是真的呢？所以说，那只能跑在前边，就不要说咱了，神交通说什么？神是不是听到风声以后，收拾东西就赶紧走？你看SJ她做的是什么？她是怎么做的？分秒不差，敲门的人头脚走，二分钟还没有，这儿就赶紧走。晨晨就看见了，晨晨还拦了，你拦的时候SJ听你的吗？（不听。）不听你的，她有她的准则，我不管你背后说我什么，不管背什么黑锅，我做我该做的。咱做的呢？自己享受了为准则，其实让你做的就是说两句话就行，这叫你干什么呢？用你背黑锅呢？放置这些东西怎么也有一年的时间了吧！有没有一年的时间？（没有。）就算没有一年时间，也有半年时间了，这半年时间还不够你调动这些人员？把地方调整调整，或者看见谁有问题把他调一调，有充足的时间呀！结果导致成那样，你身边有多少大事呢？主要就是这一个大事吧！然后你和她连个联系方式都没有，丢了东西八天了才传过信息来，你说有多迟钝吧！八天了呀！都长毛了，这就是个对比。

“我作工在你们中间并不相同于耶和华作工在以色列，更不同于耶稣作工在犹太。”他们是信神的人，相信有神的人，是跟随神的人，而咱今天是什么？不是跟随神的人，是跟随自己的人、跟随撒但的人，跟随着撒但是脚踩两只船，来在神家是差役，是来拆毁、是来投机取巧，想混个不死的结局，想利用！结果呢？神的智慧建立在撒但的诡计之上，你自己欺骗了自己。“我是以极大的忍耐来说话作工，带着怒气又

带着审判来征服这些败类，并不像耶和华带领以色列中他的众百姓。”你说我跟你在这儿谈话，能感觉到我的忍耐吗？极大的忍耐来说话，你说那是好不容易才打过来的呀！那费了多少九牛二虎之力呀！打仗人员给他们交通了多少打了下来，又费了多少人拿过来，保存下来，结果在你这儿跑了，一个是资产，一个是名誉，丢人呢！你说咱们国度建造呢！结果是让教会建造把国度建造的书给抢走了，丢了！你家的宝贝放在了最安全的地方，这个最安全的地方就在原教会的眼皮底下！你说这是什么人呢？这还建造国度呢？连教会建造都不如，这是不是羞辱旗帜的？羞辱！羞辱！“我是以极大的忍耐来说话作工，带着怒气又带着审判来征服这些败类，并不像耶和华带领以色列中他的众百姓。”咱今天，不知道耶和华怎么带领以色列的，那你今天看看SJ她怎么走的，看我怎么带SJ的，我带SJ的时候我的心情是什么？“他在以色列作工是赐食物、活水，满有怜悯、满有慈爱地供应着他的众百姓。”食物、活水、怜悯，你为什么要嫉妒SJ呀？是不是因为这些呀？觉得给她供应了，说什么？一对一地辅导她，是吧！小卫下一句话怎么说的呀？嫌没给他，是吧！你一对一地辅导她了，她肯定行了呀！意思是你没有一对一地辅导我，你一对一地辅导我，我不就行了？是这个意思吧？那你说一对一地辅导他行不行呀？（不行。）他要不要？武则天，要不要？晨晨，要不要？（不要。）他不要。给他食物、给他水，他不要，给他怜悯，他不要。神说了多少话？听话顺服，听话顺服了吗？你说今天给武则天了没有？（给了。）你要吗？是你不要，给你怜悯，你不要，刚开始就是烈怒吗？就是怒气吗？就是审判刑罚吗？刚开始是不是安慰的话语？是你不要，不是不给你。是因为给你这些是浪费神的口舌，你也不要，也不给了，那只能是审判。“今天作工只是在被咒诅的并非选民的邦族中，没有丰富的食物，也没有滋补干渴的活水，更没有应有尽有的物质供应，只不过是供应那应有尽有的审判、咒诅与刑罚。”应有尽有的审判、咒诅与刑罚，你说这两个少了哪个能行呢？今天咱体尝到了，我在那边睡着的时候，SJ和你交通呢，是吧！那时候没有审判吧？（没有。）行不行？（不行。）能解决问题吗？（解决不了。）不能解决问题，那必须是揭露审判，这才有点果效。光审判能行吗？还得有什么？咒诅，为什么说还得有咒诅呢？和你交通那些以后，你那个表现是什么呀？完了、空了、塌了，我给你审判是让你怎么呢？是让你进入、是让你认识，看

见你的邪恶，认识神的要求、认识神的心意，维护神家利益。可是我交通这些你从这里边进吗？不进，反倒做出事了，你没有从这里边寻求原则，多长时间了这原则找不着，为撒但开了多少绿灯不知道，必须咒诅刑罚以后才知悔意。

“这些生在粪堆中的蛆虫根本不配得到我赐给以色列的满山的牛羊与万贯家产，还有遍地最美丽的儿女。当代的以色列把我滋补的牛羊与金银之物都献在祭坛上，超过了律法下耶和华所要求的十分之一，所以我赐给他们更多，超过了律法下的以色列所得的百倍。”武则天，你今天献给神什么了？（没献，什么也没有。）晨晨，她献给神什么了？（什么也没有。）人生，她献给神什么了？（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说错了吧？小凯，献给了什么？（打岔、搅扰。）献给了诡计，献给了拆毁，这不是她献上的吗？人家辛辛苦苦献上了，还说什么也没献。如果说什么本分也没尽，这能说她什么也没献上。她献上的是诡计、是拆毁、是抵挡、是悖逆，这是她辛苦、劳苦作工献上的。SJ说一块四，她辛苦地告了东、又告了西、告了张三、告了李四，你说这不是劳累，这不是献上？献上的是造谣、毁谤。“我滋补给以色列的超过了亚伯拉罕所得的，也超过了以撒所得的，我必使以色列家族生养众多，我也必使以色列中我的百姓遍及全地。我祝福、看顾的仍是我以色列中的选民，就是那向我奉献所有的从我所得一切的众百姓。因他们顾念我，便将初生的牛羊献在我圣洁的祭坛上，将所有的一切都献在我的面前，以至于将初生的长子也献上期盼我的重归。”“以至于将初生的长子也献上期盼我的重归”，你看武则天的献上，是吧！你看SJ献上啥了？晨晨，SJ献的是啥？“因他们顾念我，便将初生的牛羊献在我圣洁的祭坛上，将所有的一切都献在我的面前”，SJ是不是把她这些都献上了呢？（嗯。）家庭，再经过这二年，地位、名誉是不是都献上了？（嗯。）以至于将初生的长子也献上，她献上了没有？她在外边作工呢！孩子在外边打架了，跌沟里了，梦见死了，她还在外边作工，这是不是把长子献上了？她把长子也献上了，而咱献上的是什么？“你们如何？击打我的怒气，向我索取，偷窃那些为我献供品之人的祭物，也不知是得罪我”，你看啊！这句话我怎

么领受呢！“击打我的怒气，向我索取，偷窃那些为我献供品之人的祭物”，你说这一块四从哪儿来的呀？是SJ传达给你的是吧？就说真是SJ传达给你的，她这个价格从哪儿来的？是不是得经过核算呀！她不是主管这个的，她就是问也好，核算也好，这是不是她付出的代价？她献出的这个到了你这儿呢？你知道有问题，她说错了或者是不合适，你听了就这么传下去，那是不是把这贡品偷窃了呢？“也不知道是得罪我”，还有咱库房丢东西，你给她们一路开绿灯，当了撒但差役的保护伞。

“因此你们得着的尽是黑暗中的哀哭与惩罚。你们多次触及我的怒气，我将我的焚烧之火降下，以至于有许多人‘惨遭不幸’。”带引号的惨遭不幸，还算不算惨遭不幸？惨遭不幸带引号，这话就成了讽刺啦！（好像把你冤枉了。）好像把你冤枉了，实际上呢？冤枉不冤枉？（不冤枉。）不是惨遭不幸，是活该、该有的、应该的、是公义。“幸福的家园变成了荒凉的坟茔。”幸福的家园，本身是幸福的家园，你在神家尽本分，你听神的话尽本分，这不是预备善行的事吗？把这么大的本分给你，这是多好的事呢！有人想要这个本分，从哪儿来呀？可是呢，你站在地位上不办正事，胳膊往外拐，不是做维护神家利益的事，是做了抵挡神的事，做了拆毁，所以说变成了荒凉的坟茔。“我对这些‘蛆虫’只是怒气不止，并没有祝福的意思，只是为了我的工作而破例高抬了你们，忍受了极大的屈辱作工在你们中间，若不是为了我父的旨意，我怎能与这些在粪堆里滚来滚去的蛆虫同住一个家中呢？”上一回交通说，宝宝与贝贝是吧！宝宝与贝贝交通的那些与生命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但是他们就是那个身量，你不调解还不行，正常人性都没有，人性活出都没有。所以说，这就和这一样，在粪堆里滚来滚去，和蛆虫同住一个家中，忍受了极大的屈辱。“我对你们的任何一个作法与说话都感觉极度地厌憎”，我对你们的任何一个作法，这就是刚才说宝宝与贝贝，那你说今天武则天呢？你的所作所为呢？你和SJ在这“叨叨叨叨”了一堆话的时候，认识了没有？谈存心了没有？谈神的心意了没有？一直在发表着你自己的意见。你记得神说过一句话是什么？“你们说，这些人对待与基督交

谈的态度是不是有点像街头巷尾那些妇人在一起闲扯的态度？就是跟谁说话都不用求真，各说各的。他们对待基督也是这样，你发表你的观点，我持守我的观点，咱俩井水不犯河水，你也别想说服我，我也不可能接受你的话，是不是一种这样的态度？（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二十二）》）”想起这个话了吧？就像农村里面坐在巷子里说闲话的都是什么人？你发表你的话，我发表着我的话，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互相谁感染谁？谁教育谁？发表着自己的观点互不干涉，各自发表各自的观点。你就和她一样，可在神家能行吗？神是让你发表你的观点吗？我今天仅仅是给你发表我的观点吗？SJ是发表她的观点吗？是叫你去实行、叫你去执行、叫你去做。

“我对你们的任何一个作法与说话都感觉极度的厌憎，好歹因着我对你们的‘污秽’与‘悖逆’有点‘兴趣’，成了我说话的‘集大成’，否则我绝对不会呆在你们中间这么久的。所以，你们应知道我对你们的态度只是‘同情’与‘可怜’，并没有一点爱，对你们只是忍耐，因我只是为了我的工作，而你们只是因着我选用了‘污秽’与‘悖逆’作‘原材料’才看见了我的作为，否则，我绝对不会向这些蛆虫显明我的作为的，我只是牵强附会地作在了你们身上，并不是犹如我在以色列的作工那样的甘心与愿意，只是带着怒气勉强在你们中间说话。”“所以，你们应知道我对你们的态度只是‘同情’与‘可怜’，并没有一点爱。”同情、可怜，没有一点爱，对什么人是爱呢？小凯，神爱什么人？（追求真理的人。）追求真理的人，主动寻求往上够的人，是吧！寻求与神同心合意的人。而这些蛆虫呢，他追求什么？追求撒但，追求虚荣脸面、地位名誉，所以得到的都是咒诅。耶稣问彼得你爱我吗？耶稣问其他人了没有？（没有。）没有。“若不是为了我的更大的工作，我的眼中怎能容纳这样的蛆虫存留？若不是为了我的名的缘故，我早已升到至高处将这些蛆虫与粪堆一同烧干净尽！若不是为着我的荣耀，我怎能容让这些恶鬼在我眼前公开摇头晃脑来抵挡我？”唉！武则天，今天看见摇头晃脑了没有？（嗯。）看见了没有？SJ给你交通了以后，振振有词，那算不算摇头晃脑？（算。）咱今天做了什么事了？内疚、亏欠

有没有？咱应该抬不起头来，应该瘫倒在地才是，SJ说什么，咱应该从这里边寻求，反省认识，咱有太多的辩解表白，摇头晃脑。“若不是为了让我的工作顺利开展，毫无一点拦阻，我怎能容让这些蛆虫一样的人任意虐待我！”怎么是虐待我？不维护正义，弃义而行，这属于什么？这是不是就是虐待我？不按神的心意去做，不维护神家利益、不维护神的名、不维护神的见证，这是不是就是虐待？神恨恶什么？神并不恨恶那些不跟随他的人，而是恨恶那些跟随着他的人又抵挡着他，是吧！什么是神难以忍受的呢？把谎言与真理混为一谈，是神难以忍受的，是吧！你说咱在聚会点上，交通真理，咱为了自己的虚荣、脸面、地位，咱竟能撒谎，欺骗人、欺骗神。交通真理是高举神话了，可咱高举的是什么？高举自己的谬论、自己的认为、自己的想象，这是不是都是神难以忍受的事呢？神说万物都静默了，为什么静默了？是不是他们都不敢起来抵挡了？不敢再发表自己的论点了，一切以神话为准则，神话说出来就应该顺服、接受，无条件地接受。

“若在以色列有一个乡村中一百个人起来这样抵挡我，即使为我献祭，我也要将其都灭在地的裂缝之下，让别的城中的人不再反抗。我是烈火，不容人触犯，因为人都是我造的，我说什么、什么人都得顺服，不得反抗，人没有权力来干涉我的工作，更没有资格来分析我作工、说话的对错，我是造物的主，受造的物该以敬畏我的心来达到我所要求的一切，不该讲理，更不该抵挡，我是用我的权柄来治理我的民众，凡从我造的受造之物就应该顺服我的权柄。”都应该顺服我的权柄，不要来讲理。你们在那儿争吵了多长时间？有半个小时还是一个小时？（半个小时。）那叫顺服吗？顺服在神的权下了没有？不能顺服下来。“虽然今天你们在我前大胆放肆，悖逆我所教训你们的言语，却并不知害怕，但我只是以忍耐来与你们的悖逆相对，我不会因着一个个小小的蛆虫翻动了粪土而大动肝火，以致影响我的工作，我是为了父的旨意忍受一切我所厌憎的、我所深恶痛绝的东西的存留，直到我言语的尽头，直至我的最后一刻。”把书丢了，你说我心痛不痛？你说我火不火？难受不难受？就是书丢了，SJ差点瘫倒在地呢。武则天你知道她因为什么瘫倒呢？晨晨，因为什么瘫倒？一个，这是她的责

任，与她有责任、有关系，瘫倒。还有一个，神的主宰，为什么能临到这样的事？对工作，对祭司弟兄的讲道，对神的讲道，对咱所走的路产生了疑惑，怎么造成这样的？就因为你看不好，你的失误，因着一个亚干带来亏损，带来军心不稳定，受到多大的影响！只是单单丢了那些东西？还有在人心中的那种士气，是吧！损失士气，没劲啦！叫他们瘫软、消极。

“你放心！我不会与一个无名的蛆虫一般见识的，我不会与你比试‘本领’的大小的，我厌憎你，但我能忍耐，而你悖逆我，但却逃不脱我父应许我刑罚你的日子。一个受造的蛆虫真能比得过造物的主吗？秋天，落叶归根，你归回你‘父’的家中，我归回我父的身旁”，有点体会了没有？什么体会？你说你这些表现只能引起人的厌憎，是吧！你愿意叫我厌憎吗？你归你的父，撒但喜欢你这样做，你归你的父，我归我的父。“秋天，落叶归根，你归回你‘父’的家中，我归回我父的身旁；我有我父的爱怜陪伴，你有你‘父’的践踏跟随”，你父的践踏，撒但在你身上践踏，践踏得破烂不堪。“你归回你‘父’的家中，我归回我父的身旁；我有我父的爱怜陪伴，你有你‘父’的践踏跟随”，今天有这个体会没有？晨晨，今天你体尝到这个了没有？“我有我父的爱怜陪伴，你有你‘父’的践踏跟随”，看到了没有？（人活在撒但的践踏里面，痛苦。）你就不会经历，SJ才会有经历、体尝。你就不会换位思考，善解人意，你善解人意吗？这就说明你不善解人意。小凯？（嗯。）考考你，你善解人意吗？（不善解。）人生？（我也不善解。）明白那话啥意思了吗？你想想这句话。“我有我父的爱怜陪伴，你有你‘父’的践踏跟随”，今天这话体验了没有？（小凯：体验了。）来，说说。（小凯：我有我父的爱怜陪伴，意思就是说追求真理的人能得着真理，就比喻。）今天还用打比喻了？明明就在你眼前让你看见了，你还打比喻？这也就是说你没有同情人的心。SJ在这里痛苦难受的时候，你们体尝到了没有？感受到了没有？SJ刚才还和你说，怎么说的？SJ她和你对话的时候一肚子难受，不知道该怎么表达？SJ和你说了没有？（说了。）总觉得不是个滋味，但是又说不透，说了没有？（说了。）你说吧！你善解人意不善解人意？她在那里痛苦、难

受，你没知觉，你们怎么成为弟兄姊妹的呀！她在那里喊“救救我吧！救救我吧！”你没动静。这就是，“我有我父的爱怜陪伴”，神说过一句什么话了呀？神显明人是一个一个地显明，淘汰也是一个一个地淘汰，见证，怎么见证？不容让任何人在你面前站立，任何人在你面前站立不住，听过这句话吗？不容任何人在你面前站立，什么意思？小凯？你还记得国度建造的时候，《谁敢拦阻国度建造》里边有一句话，神的称许，就是不容让任何人在众长子面前站立得住，原话怎么说的？不容任何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就是说他站立不住，他就必须得倒下，必须得倒下。你还想起那个和神上擂台赛，类人猿一个个是不是都倒下了呢？不容你站立得住，就是你的这些做法、说法都站立不住，她是什么表现呢？垮了、塌了，我没出来以前，她是不是站立着呢？和SJ是不是打呢？SJ在这里怎么呢？（着急得打不下去。）打不下去。“我有我父的爱怜陪伴”，我是不是帮SJ站住了？“你有你‘父’的践踏跟随”，垮了，因为什么垮了？你父，谁呢？撒但的诡计，践踏了。会经历神话了吗？也就是把神的这句话去经历、体验。“我有我父的荣耀”，SJ刚才和你说的时候，她是不是高兴呢！因为原来缓不过气了，谈不透。“我有我父的荣耀，你有你‘父’的耻辱；我用我已忍耐已久的刑罚来陪伴着你，你用你那败坏了万年的腐臭了的肉体来迎接我的刑罚；我结束了在你身上的忍耐伴随的话语工作，你却开始成全我话语中受祸的角色”“我结束了在你身上的忍耐伴随的话语工作”，以前说的那话，你感觉到苦吗？感觉不到。因为啥呢？你没有往神话里边走，你没有拿神话与自己对号，你没有把这些话当作审判、刑罚自己的话。“我结束了在你身上的忍耐伴随的话语工作，你却开始成全我话语中受祸的角色”，抓事实了，你做出来了，做在这儿了。

“我大大欢喜，作工在以色列，你哀哭切齿，存亡在淤泥中；我恢复了原有的形像，不再在污秽中与你存留，你也恢复原有的丑相，仍在粪堆中钻来钻去”，你说吧！我在解剖你的时候，你为什么还不感到内疚、亏欠、难受？哎呀！我信神了！我这作的是啥呢？我怎么在拆毁神的经营呢？我这是什么东西呢？我简直不是人啊！这是不是该有的

认识？武则天，你有吗？武则天是什么认识呢？和人生那天是一样的，完了完了完了，垮了，什么垮了？以前撒但在里边的那些东西垮了，虚荣脸面垮了，抬不起头来了。你不是说，呀！今天才认识了我自己是个什么东西，这可是神的恩待啊！审判刑罚是最真实的爱，呀！弟兄今天把我揭露解剖得体无完肤，我看见我是什么东西了，我才能有进入，是吧！这是看见神的爱了，她不是看见神的爱了，她是完了，歪脖子看表，所以说“仍在粪堆中钻来钻去；我工作、说话结束之时，是我喜庆之日，你抵挡、悖逆结束之日，是你哀哭之日；我不会同情你，你不得再见着我；我不会再与你‘对话’，你再不得与我重相逢；我恨你悖逆，你念我可爱”，晨晨，感受到了吗？武则天，有气无力，恨你的悖逆吗？念我可爱吗？（嗯。）可爱在哪儿？我看看你真念还是假念？可爱不来了，可爱不可爱？可爱在哪儿？咱刚交通了吧！（嗯。）可爱在哪儿？（让我认识了自己。）揭露你，能让你知道是什么把你带入地狱的，是叫你蒙拯救的，是捆绑撒但，是想要阻止你进地狱的步伐。“我恨你悖逆，你念我可爱；我击打你，你想念我；我欢然离开你，你却自觉亏欠我；我永远地不见你，你却永远地巴望我；我恨你，因你现在抵挡我，你想念我，因我现在刑罚你；我不愿与你同居，你却苦苦地期盼，永远地哀哭，因你懊悔你对我所做的一切，你懊悔你的悖逆、懊悔你的抵挡，以至于你懊悔得满脸伏地，全人瘫倒在我前，发誓不再悖逆我，但你的心只是爱着我，却永远听不见我的声音，我要让你自愧蒙羞。”这就是打败撒但，践踏撒但，你抱着你父亲的衣衫不放，那你得来的就是这样。祷告一下吧。

500 千万不要再像以往

在地，各种各样邪灵无时不在寻找可安息之地，无时不在寻找可吞吃之人的尸首。神民！必在神的看顾保守之下，切不可放荡！切不

可妄为！应在神家中献上你的忠心，只有忠心才可回击魔鬼诡计，千万不要再像以往，在神前一套神后一套，这样已不可挽救，难道这一类的话神说得还少吗？因人的旧性屡教不改，神才多次提醒，神说的完全是为你们的命运！撒但所需之地正是污秽之地，越是放荡不受约束，各种污鬼越是乘机而入，若到这地步，你们的忠心将是妄谈，毫不实际，而且你们的“心志”也将被污鬼吞吃将被污鬼吞吃变为“悖逆”，变为撒但的“诡计”来打岔神的工作，而被神随时随地击杀。人都不晓得这事的严重性，只当耳旁风听听，丝毫不谨慎。以往所做神不记念，难道你仍等着神再次宽容你吗？虽然人抵抗神，但神并不计较，因为人的身量太小身量太小，所以神对人并没有提出神对人并没有提出多高要求，只让人能不放荡而受约束罢了让人能不放荡受约束罢了。难道就这一条你也达不到吗？难道就这一条也达不到吗？难道就这一条也达不到吗？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发声·第十篇说话》

28 神最厌憎人的旧性不改、老病重犯

1　人的本性并未改变，心里所存并不合神意，神最厌憎的就是人的“旧性不改”“老病重犯”，不知什么力量促使人总是不认识神，总是远离神，不在神前做合神意之事，而在神后干抵挡神之事。这难道是人的忠心吗？是人对神的爱吗？为什么人不能悔过自新、重新做人？为什么人总愿意活在沼泽之地，却不愿生活在无污泥之处呢？难道是神错待人了吗？

2　难道是神给人指错了路？难道神是带领人下地狱吗？人都愿意在“地狱”里生活愿意在“地狱”里生活，当光来到之时，人的双目都立时失明，因人身上所存都是来自地狱，但人却并无知晓，只是在享受“地狱之福”，且搂在怀里当宝物，深怕神抢去，使其再无再无“生存之本”。人都“害怕”神，因此，当神来在地上之时，人都远离神，不愿与神接近，因人不愿“招惹是非”，都愿全家和睦同居，享受“在地之福”。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发声·第二十七篇说话》

又懒又恶的仆人 7

（我反省前段时间交通的悖逆当资本，其实这就是我自己欣赏自己，惩罚临到了，我贪享地位之福和肉体享受，把恶当成资本，善恶不分。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嫉妒，根源是想在人心目中有地位。第一次解剖的就是假谦卑，到现在还是假谦卑，是不是我这本性实质就是变不了呢？那个时候，我里面还有试探，试探神对我是什么态度？那时候被撤换后，没搭理我，我误解神，说我的灵可能就不对，我不是神拯救的对象。后来试探试探看看还说吗？要是不说我就完了神不要我了，要是说了还有个希望，那时候正好看到神话，那种本性就是试探。）你在试探神的怒气，这不是普通的试探，你把神的管教看得太小了，老觉得是神击打人呢！败坏人类的恶行神是厌憎的、恨恶的、是要毁灭的。你为什么谈到自己的邪恶败坏没有厌憎，反而能笑得出来？神管教，你应该是惧怕、害怕、认罪、悔改。你呢？管教了以后当成约伯的试炼了，你才开始享受开了，一次享受完，两次享受完，

享受完以后叫你谈见证呢，叫你谈衬托呢！衬托神的圣洁，结果你把它当成资本荣耀开了，当成你的见证了，你说邪恶不邪恶？

（SJ交通：管教了，你不知道因着什么管教的，你没有从上次那个管教当中去真正反省认识自己，就像渴真一样，她认为她还没有别人飘得高呢！你就不知为什么能临到管教？不知道咱已经触犯神的性情，神已经厌憎了，没办法了神才管教呢！神一般就是话语的工作、话语的呼唤、话语的唤醒、话语的审判，事实临及那就已经是没办法、不得已了，你没有从这里边看到你已经是触犯了神的性情。哪些能值得神管教呢？打岔、搅扰、拆毁、作恶，神才管教呢！超脱，就咱那个时候在一起配搭当中，你不会认识你自己里边的存心、目的，每一件事做出来存心目的，就是嫉妒带来的仇恨，嫉妒带来的打岔搅扰，不由你。到最后多长时间一直交通，一直揭露解剖你这方面，还给你交通该隐和亚伯，为什么该隐要杀亚伯？邪恶来到了世上，他才做那样的事。你没有认识为啥要交通这个，就是挖你的根源是什么？为啥能这么去做？你达到的就是拆毁、搅扰、这是最大的恶。刚才谈的那只是揭露解剖你外表的一些行为，在神的作工当中，撒但步步尾随，拆毁、搅扰、打岔，为啥到后来一步一步就获不得圣灵作工了呢？糊了呢！神让咱配合神的作工呢！不是让咱拆毁。你在拆毁的时候神能不让你糊吗？如果你是正面事物，清楚地配合神的作工，不会糊的，为啥长达八九个月快一年也没有管教你，一直等待，一直等待、忍耐，从你的经历当中你能看到吗？到后来那就是公开拆毁，公开说，咱这个行为不是在配合神的工作，不是说我该做点什么呢？你看，你拿个东西，你说为什么让我去拿？做饭，你说为什么让我做饭？这一步一步你还记得吧！咱就不是同心合意配合神的工作，咱一直走的就是周瑜的路，其实你心里认为，这个带领的位置就应该是你的，你就争这个呢！这个在神家不是咱争的。你没有抓住你的存心、目的，没有从你的心思意念里去挖，只是从你的外表行为去看，人的言行举止的流露代表人的本来面目，这就是根，为啥今天给你取了个名字叫“根”呢？你这个“根”你认识不到，不管跟谁配搭都是拆毁工作，不是配合神的工作。为啥说邪恶来到了世上？亚当的孩子就是嫉

妒，这就是邪恶来到了世上，这个根就是最主要的，到最后这种地步了，神能让咱打岔吗？你没能从这里边抓住你的心思意念、存心目的就是嫉妒，神已经作在咱身上了，实实在在地作在咱身上了，让咱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能够有个真正的认识，认识以后能够带领所有人不走这个路，共同维护神的工作。咱信神就是为了蒙洁净，就是为了性情得变化。在每一天，每一个阶段，神给咱摆设的环境咱都有流露，咱流露的这个性情是神厌憎的，咱自己得抓住这个性情，取它的根，拔它的根，不要让别人揭露，自己就得狠挖、狠揭，这里面流露的是什么根？我不要这个嫉妒人的根，这个根是邪恶，这个邪恶能把我置于死地，这个邪恶能让我下地狱。如果你能抓住这个，这是不是咱走蒙洁净的路呀？经历诗歌，不白活一回，得着洁净人的生命水，为什么前两天揭露你，今天还要把你拉出来再说呢？就因着咱这么走下去，不认识自己，不想把自己的恶谈出来，以后怎么带领别人呢？你这样伪装着，你不会认识你自己里边的根，怎么能把别人的根给他刨出来？根源本性里边的东西，你能解剖了他？你能看透他？你看不透他。就因着咱这反面的见证，以后能让所有人都走正道，这是不是很好的见证？这就是见证神。为什么咱临到管教呢？神没办法了。为什么我能给你解剖出来呢？咱一步一步是怎么走过来的，实实在在的，这么长时间想让你反省，就像人生一样，跟我在一起二年，一直喊身量小，不想揭露解剖很深，一说就受辖制不想说，一点一点让她身量长大，到现在呢？没办法了才说。一直维护这个地位和脸面，是不是也是维护自己呀？受辖制不想说，到最后她获不得圣灵作工，咱信神要获得圣灵作工，神是圣洁的，神这步工作就是要洁净呢！你说我就不想洁净，我就想为神作个工，你不走这个洁净的路作不了工作了。神作的就是洁净你的工作，你得把这败坏的根挖出来，你不想走，那天不得已才揭露了你！一揭露，你还想，为什么这一年多了怎么又说我呢？是不是在打压我？因为你不走这个蒙洁净的路，获不得圣灵作工，神不作了。你看看今天大家的反应是什么？硬高抬你，给你地位，让你做带领，能做了吗？今天的带领，可不是教会建造，个个都是敌基督，坐在位上就行了，现在大家需要的是实际，进入神话的实际，怎么进入？怎么实行？要路呢！如果你做带领不走这个路，你下边人没法带，带不了了。因为这那天才说的人生，不说不行了，没法做了，做不了了，那就是报废，培养二年了是报废。那你呢？今天本

来没想着再这么说你，但咱不认识自己，就非得揭露出来，公开的谁都知道咱班主任变成学生了，就跟念流水账的一样，我再念一遍。咱走的是性情变化、蒙洁净的路，我该怎么蒙洁净？你心思意念谁也不知道，你自己清清楚楚的，要想蒙洁净，我流露什么败坏了，我就是这样，但我愿意变。神看的是人的悔改，神看的是人的变化。从头至尾你就不抓，在神作工当中的流露，一直以来就争这个地位，到最后不用你争，给你了，能行吗？所以咱这个路、方向就是错的，咱要走性情变化的路，每天摆设什么样的环境，我流露什么样的恶，我得认识到，认识到就要变化，实实在在，重新做人不再伪装了。你说咱伪装得累吗？你自己感觉不到，别人看着都感觉累得不行，你说咱谈了一下午的经历，弟兄姊妹听的是啥？听着你在显露自己，没有听着你跟随国度建造一年多了，你扮演的什么角色？你存心目的是要干啥？那时候就给你交通过，把那段经文还拿到你跟前，让咱去反省、去认识、去结合自己，咱信神如果不走性情变化的路，不走蒙洁净的路，流露出什么，不抓住揭露、解剖、挖根，不走这个路，这步工作你就走不通。你再想着溜须任何人也不行，此路不通。这步作工不是教会建造，就是洁净你的败坏。你是带领，要先走这个路，才能一层一层带领他们走这个路，如果你不走这个路，没办法了。因为你是带领，不能因着你不走，不说你，不说你，那下边人怎么走呢？这么多人在等着，你怎么带领呀！这一年过来全报废了，时间就是生命，神拯救人的工作结束了，你就没有这个机会了，你把大好时光都流失了。大卫做了那样的事，为啥能不怕丢人露丑，真正去认识呢？神看的是人的悔改啊！他是王他做了那事，但神看的是悔改。我今天给你谈的目的，班主任明白了吗？不是要亮你的相，让你别再伪装，别再隐藏，目的就是让你能够走上一条正道，就实实在在地走，神不管你做了多大的恶，神看的是你的悔改。就像渴真一样，为什么临到出车祸管教呢？不是她飘了就出车祸了，她做的打岔神的工作了，根本就不告诉你，做了还不承认，才有这么大的管教临到，天上的火焰显给你看，不忍心烧着你，是让咱去反省去认识，如果咱不认识，这么大的事就随便过去了。为啥神说你都不爱惜你自己，还想让谁爱惜你呢？神作在你身上你都不想反省反省，认识认识自己，还想自己逃过去，你说你是信神的人吗？你想了解神的公义性情吗？你想认识神的喜怒哀乐吗？认识不到咱能放过吗？自己就不放过！我这么谈班主任能不能领

会到？（能。）今天是打压你吗？（不是。）历世历代哪个拆毁的，哪个搅扰的得逞了？为啥认识神的三步作工就是认识神的途径，从他们身上就能看到该怎么走这个路，如果你存心目的完全就是为了配合神的经营，配合神的工作，就是一路绿灯。如果你存心目的为了肉体，为了在别人心中有地位，怎么能够铺红地毯，怎么能够走自己的歪门邪道，此路不通，都是红灯。其实这么说，也就是想让你真正的来到神面前，对神有个真实的认识，咱自己所作所为在神的作工当中扮演的什么角色，神是一清二楚，人也看得是一清二楚，就是你自己不想承认，就是你自己不想走这个正确的道路。神是全能的，人都骗不了，别说骗神，所以在末世工作当中，揭露解剖审判刑罚就是真实的爱。不是给你些好话，不是你想蒙混过关就能过去，就像渴真一样，他来就想蒙混过关，把她再拉回来，非要让你认识到，一步一个脚印的过，认识神的性情，认识神的主宰，体验神的主宰，到最后达到认识神，这是最终目的，如果你走的不是认识神的路就是白搭。你想显露自己就是敌基督道路，这就是两条不同的道路。）

老师交通：超脱转不过弯，转过弯来了吗？（转过来了。）转过什么弯了？你老想走一条捷径，你不愿意变化，不愿意改变性情，不管我给你交通多少，你计划实行吗？（实行。）你只注重于我给你交通了，行了知道了，只注重知道了。给你交通说是管教，“哦，知道了”，关键要你悔改，你没有悔改，你再享受地位之福，不感觉蒙羞，我又给你交通了依旧不悔改，那就是管教惩罚还是赐福呢？你本分不尽，还要享受，我和你交心说心里话，不谈心里话。我解剖了你是“猴精”是吧？猴精加木偶等于弱智，看你今天所走的路，还是没变化。猴精，就是自己的那个脑瓜，那个小聪明，自己的聪明智慧。可神说人的大脑里边生出的就是蛆虫，你觉着是聪明的猴精，但是神看着你是个蛆虫。因为你没有真理，你的看事观点是邪恶的，没有标准，没有准则，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你没有，所以你大脑考虑的那些就一定是蛆虫。可是不管神给你交通，还是祭司弟兄给你交通，还是我给你交通，说出这些话到你这儿能不能接受呢？因着你有思维，因着你有小聪明，因着你是猴精，都要进行加工一番，不是神说叫你怎么

做你就怎么实行，到了你这儿总要加工，我该怎么走个捷径的路，猴精就是大脑要加工，加工过来你想干啥了？实行真理需要受苦的。什么不需要受苦？那不实行真理就不需要受苦，她就不想实行真理，但还得要别人感觉是实行真理，该怎么办？该伪装、该包装、做给人看，做戏子，所以这就又成了披羊皮大衣，你这样一伪装，那你的言行举止就不受心灵支配了，那是伪装而来的，那你手脚所做出来的一切事情，不是受圣灵支配，不受心灵支配，而是捆绑辖制，用你蛆虫脑袋里加工了以后，来控制了你的手脚，我不能干这个，我不能干那个，我该效力我不能效，我该跑不能跑，你的身体就变成了一个木偶，这个木偶是由谁支配呢？由你认为的聪明智慧“猴精”支配你伪装。就神交通的，人家小女孩跳舞了，蹦蹦跳跳的，老年人不能看，我得装文雅，捂住眼睛偷看，伪装。为什么给你取班主任名字？那时候就告诉你，你就是伪装，你是装着一种庄严，叫人看你是班主任，给人一种压人、辖制人的果效。可是给你解剖以后你不当班主任，你当学生呀，当木偶呀！让人看着你多可怜一样，不管和你说多少，你不是由里到外的一个变化，而是用一种伪装欺骗人、欺骗自己，那你这样伪装做出来以后呢？和心灵不配套，和实际环境不配套，给你摆布的背景不一样，那你做出来就是个弱智，歪脖子看表，观点不正。不管审判刑罚临到你了，神的管教临到你了，你都用一种伪装，你都用一种包装，所以做出来，让别人看见你，就觉得别扭难受，所以变成一个弱智了。也就是黑枣说你自理不了。怎么自理不了呢？就猴精加木偶出来成弱智，自理不了，为什么呢？猴精他脑袋里边想的东西太多了，运转不过来，她一心想的就是怎么去做，该怎么表现，让人怎么看，人的思维是有限的，精力是有限的，你把所有的精力都注重在我怎样做给人看，怎么样做戏子，那你还有实行真理的份吗？那集中精力来做戏子的时候，你早就入戏了，太投入了，超脱你太投入了！忘记自己是谁了！忘我了！所以黑枣和你配搭过程中，就看见你自理不了，别人看见你就是弱智，不知道你是干啥的，其实你知道不知道？你一心投入到了表演上边，做给人看，你就变成弱智了。

可是黑枣看见你自理不了，黑枣为什么看见你自理不了，她能看着渴真是能自理了，什么原因？但是在我看来，你们两个人谁也自理不了。黑枣知道什么原因？（知道，一样的病。）那一样的病，为啥你看着超脱自理不了，看着渴真自理得了呢？你刚才说一样的病，那你为啥看着是两样的病呢？那同样的病为啥表现出来的不一样呢？你为什么看着她不能自理得了呢？因为她是你的配搭，你两只眼睛就看着她。（就是，心思就在她身上。）渴真她为啥能自理得了呢？因她是你的下属，不仅是不涉及你，他还得在你面前极力表演，那绝对是能自理得了。那在我这呢？如果我是黑枣，看超脱能不能自理得了？绝对能自理得了，她不仅能自理得了，她还治理得井井有条。你说，我这么一坐，水倒上了，我往这一睡，被子给我盖上了，今天，我再往这一坐……（蜂蜜也拿来了。）你说这是自理不了的人，可能吗？打理得不比你考虑得周到吗？“周到、完美。”如果我要是黑枣，绝对满意。可是我不是黑枣，我看着她依然自理不了！你看着渴真能自理了，她怎么能自理得了呢？今天问一些话，你说她给我回答的是些啥呢？渴真，为什么改名为可憎呢？作为带领，带领人们生命进入，结果让你谈谈进入吧！车都把你撞了，出车祸了，自我认识一下吧！他不是自我认识，她还自我高举见证一下，出了车祸了是神试炼我呢！约伯的试炼来了。明明别人都看见你抵挡神了，神的火焰临到你了，她说是约伯的试炼，约伯是因着义而试炼临到了他，你是义吗？你作工作，你作的什么工作？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生命进入，带得下边是一塌糊涂，你管辖的下边发生了什么事情都不知道，处理问题了还不知道，三个月五个月都不知道，还等待上级带领告诉你，上级带领没告你，你还理直气壮的：“他没给我说。”不是下边没给我说，是上边的带领，他处理问题就没和我说，你看这话能不能自理得了。上司他把我下边问题给我解决了，屁股给我擦了，他没给我说就把屁股给我擦了，你说自理得了自理不了。就这样一个人，她出车祸晕倒在地，这是不是该反省了？对自己的本分不忠心，坐上这个位子，不做该作的工作，这是不是比犹大还可悲呢？你拦阻了神的作工，触怒了神，你还要飘起来！那车祸不降在你身上降在谁身上？这是不是神的管教临到了呢？她反过来不认为是神的管教临到她了，说是神的试炼临到她了。还说，他们说要我反省认识了，我就没做错啊！神一个车祸临到我还不正常，约伯临到试炼，约伯说啥了，她跟约伯对比了，你说

他自理得好不好？都是猴精，猴精支配着你的言行举止，在我这看着你就是弱智，信神多年居然连管教、刑罚不认识，不知道反省认识自己，不知道认识自己的恶行在哪了，你说能自理得了吗？我看见你不能自理。但黑枣她看见你能自理得了，黑枣为啥看着你能自理呢？因为黑枣，你的生命不进入，她就从来没关心过你，只要你对我忠心就行，我问你个话给我有回应，你对我忠心耿耿就行了，你就是可以自理得了。她不关心神家事，她不关心哪个问题处理了没处理，不关心教会里边发生了什么祸患。所以，你渴真就是给我汇报也行，不给我汇报也行，这些都是次要的，你就是处理得了处理不了，都不在我自理能力范围之内，就是不处理，你也是自理得了，就不看这个，不考核这个。所以说，在黑枣看来，渴真就是自理得了的，这就是歪脖子看表。

昨天解剖了，今天再重复说，目的是干啥呢？不是告你说，哦！知道了，我原来是个猴精加木偶等于弱智，不是让你知道了就行了，也不是让你到弟兄姊妹面前告诉他们，我就是猴精加木偶等于弱智，就行了，这就是你的使命完了。我说你是“浑人”，说你是“恶人，”目的是要咋了？（是不想叫我当浑人。）是不想吗？（不能当浑人。）那刚才告诉我不想当。（所以我就不应当浑人。）（说你是猴精不要当猴精，不要当弱智，不要当木偶。）不允许，不能当。可是你误解了，哦！知道了，我是浑人。然后到教会里说：“弟兄解剖我了，就是浑人，我来在世上就是个演员，就是浑人，神说了，我就是浑人。”这就完事了。再一个，我做衬托物了呀！你不是叫我做浑人，我演的这个演员就是浑呀！我也见证出来，我告诉他们我是浑人了呀！你说这是不是个无赖？所以在谈你作恶的时候，脸不红心不跳，不害怕，因为你不恨恶它，你也不计划背叛它，不厌憎它，认为把这事情说出去就可以了，成眼镜了，眼镜在他交通的时候，我问他交通不出来，然后，我交通完眼镜说什么？“你早告我说，我不就会说了吗？”在他那里他就是说、就是讲，我把这道讲出来就可以了。那超脱你为什么不恨恶自己呢？在你来看，就是你告我说了，我说出来就行了，你告我说神管教我了，然后我告诉人神管教我了，我把这所有的事情都说

了，神管教我了，我就是演这个演员，这使命就完了。然后今天我再告你说，猴精加木偶等于弱智，昨天交通了，好了，弟兄我知道了，我以后就告你，我是猴精加木偶等于弱智，计划变了没有？（没有。）所以今天来了能立马给你证实一下，我就是猴精加木偶等于弱智。为什么这么说？你从始至终不是说，我心要的是什么？就经过你这大脑想，把我当官老爷对待就行了。你做给人看，就这样做在我眼前，我是要肉体享受的人吗？我给你交通出来，告你说是什么事情？不是叫你，我照照镜子，你看我美观不美观，哦！左摆眼睛，右瞄眉，这就是我，知道了就完事了，不让你做这样的人。超脱，我要的是什么？我昨天刚给你交通了，我怎么说，你怎么来，神怎么说，你怎么来，你不要用你的猴精来加工，指挥你的木偶，可你今天又做了，不是说做这个事不对、不行，什么意思？黑枣，这个事情能做不能做？那我在这儿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让人性情变化，不要走外表的变化，你就是走多少形式那不代表自己里边有。）

（你解剖我铺红地毯，我就是那样的做法，可是……嗯呀，我怎么说呢！）因为这些东西占有了你的心了，你的心思就注重在这上面了，你把这个心思注重在性情变化上，你不要注重怎么做在我眼前，你怎么做在我心里边，行吗？（哦！是应该做在你心里边了。）那我要的是什么？（知心人。）还要什么？（坦诚做人。）此时我要的是什么？今天我要的就是让你和我交心呢！在现在谈工作时，我要的是什么？（把心用在工作上。）全部用在工作上。（哦。）那用在工作上面了吗？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维护神的作工，维护神家利益。告诉你说原子弹造出来了，让你走这条路，你走了吗？我都告诉你说我所爱的是什么？我告你说，我爱铺红地毯的了吗？是不是已经明确的给了你态度了？我现在急的是没有作工的人，没有一个人安慰神的心，要神的心，为神的作工而献上，为着神的经营计划而献上，为教会的作工而着急、用心，这是不是我要的？（是你要的，我也计划这样实行。）把心思用在这个上面，这就是正道，你要知道心思是有限的，能力是有限的，你把心全部都放在那个上边了，你要想满足我的心，能做到吗？（哦。就像我被那外债占有、成天忙于外债和孩

子就够了，嘴说花费，心达不到，是假的。）（哦，就是你刚才说的那样，我想这个想那个，为什么这几天什么都干不成，最后什么都干个半截子。我知道了，心是有限的，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为什么她看着你自理不了呢？（乱七八糟的，我想得太多。）本职工作忘了，为啥呢？一说弟兄要来，心慌了“呀！弟兄到我家了，地还没拖呢！被子还没叠起了！水还没倒上了！嗯呀！牛奶还没冲上了。”她的心思都用在这了，本职工作早就给忘了，坐下再想想，“弟兄来了说什么呀？弟兄来了往哪边坐呀？”心就思想的这些，你说还能顾上工作吗？所以，黑枣只看见了一个痴呆！（哦，就是自理不了！）（你不是自理不了，是心思没用在正道上。）你的心思用在正道上了，你就是倒水都没时间倒，着急了，啪啪，一直给你汇报工作，说完一个再说一个，哪有时间？喝水的时间都没有！（哦，就是。）你说你变了，今天就买上这个，证明变了没有？因为你心思没用在工作上面，为教会工作着急了没有？你看教会里边还有哪个人可以提拔？应该脑袋里想谁、谁、谁。生活上边我不是给你倒水了吗？我不是给你泡茶了吗？我看哪块还有不满足的，是吧！那这两个来了，你就不看看这两个够用吗？（不够用嘛！）这两个够上最佳人选了吗？（没有。）那你说你还有大脑考虑其它问题吗？（不考虑了！不考虑了！）再一回我来……（再回不考虑了！）

94　神要的是人的真心

在今天的光阴之中，人不曾宝爱神，心中并无神的地位，心中并无神的地位，难道在以后的苦难日子里人能拿出真心来爱神吗？人的义仍是看不着、摸不到的无形之物，神要的是人的心，因在人身上“心”最宝贵，难道神所作的就不配不配换取人的心吗？为什么人不把心给神呢？为什么人总是把自己的心搂在怀里不肯放弃呢？难道人的心就能

保障人的一生平安、快乐吗？为什么神向人发出要求时，人总是从地上随手捡起一把尘土扬在神身上呢？唔……唔……唔……难道这就是人的骗术吗？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三十六篇》

80　神宝爱能听他话顺服他的人

在神看，一个人无论是伟大还是渺小，他只要能够听神的话，顺服神的吩咐与托付，能够配合神的作工，配合神的旨意、神的计划，达到让神的旨意、神的计划得以畅通得以成就，这样的行为在神那儿是值得神纪念的，是配接受神祝福的，神宝爱这样的人，也珍惜人这样的行为，珍惜人对神的这份情、这份心，这是神的态度。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　一》

又懒又恶的仆人 8

平平，有路了没有？认识自己得有个路途，不要用外表的一种假象，自己欺骗了自己。你们在一起交通，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我和弟兄姊妹聚会交通，就想叫他们高看我。”是吧？其实这个算不算大问题呢？这个不算大问题，大问题是说什么呢？高举见证自己胜过了高举

神，你高举的不是神话。你想叫人高看你，无所谓，你举起的是神话，他们高看你也可以。主要你高举的不是神话，你高举的是什么？举的是你自己。就是你刚才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就是假谦卑。你看我在和你交通的时候，或者说，我解剖你，不管任何时候我还说怕你高看我呢，仰望我呢？维护自己的地位呢？没有这样说过，我也没有这样交通过，我也没有这样实施过，我没有搭理过这些东西。我对这些东西代搭不理。那我只注重什么？我说出来的是不是神话，我实行的是不是神所要求的，这就够了，这叫与神同掌王权。如果你在教会作为一个带领，你实行的是神的话，那他们就是高举你、见证你，怎么不可以呀！这是什么？与神同得荣耀！神开启光照你一句神话，你把这句话能够见证出去，让他们都活在神话的权柄下，然后他们一看，你这人怎么能交通出这话呢！给你就是种高看，是吧？就即使说现在高看你，你用不用去伪装一下，你们不要高看我啊！用不用说这句话？不需要。如果做了你也是假冒伪善，不需要。（弟兄，我现在偏在哪呢？就上一次我们两人不是过去落实工作嘛，他们一直在抓渴真的把柄，抓的时候我就是维护自己的地位脸面，我就不跟他们说，他们已经形成了打岔搅扰，我还是维护自己的地位，就害怕和他们正面冲突，保持的就是我不跟你们正面发生冲突，不要像抓她一样抓我，总是维护自己的地位。后来意识到自己不对，可是意识到自己不对的时候，也不敢亮相，就是说神让咱做诚实人，为什么就不敢亮相呢，就怕他们抓把柄。后来看了果园里结果子的树和不结果子的树的时候，才感觉有点害怕，哎呀，我要是再不亮相，再不根据神话，不实行神话就是不结果子的树。那时候就亮相了，亮完相回去以后也有懊悔。为什么我没有良心理智？为什么不能维护神的作工，而是维护自己的脸面、地位，那时候自己都恨自己，后来才知道自己上次没有落实到位，把这边落实完以后，又过去重新落实的时候，正好晚上文婷给我发过来“什么叫本分”这段话，就认为如果再不在自己这个本分上尽上忠心的话，那么在神眼中我就不是神家人了，就感觉如果我再不起来维护神家利益的话，我就是失职了，就是不配做一个受造之物。当天又去落实的时候，看见他们打岔搅扰，我就有勇气去见证了。可是再遇到人家抓把柄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又维护自己的脸面了。首先总是考虑自己，不是考虑神的工作，有时候也恨自己，为什么我就这样自私卑鄙呢？总是考虑自己，现在明白了能有意识的背

叛，就能站起来，可是下一次又维护自己，这总是胜不过，总是维护自己，这就是我的一个致命处。）你看她暴露一个什么问题？（丝毫不关心神的工作，神的名，不维护神家利益，就是心里没神。）渴真，发现什么问题？（她的情形跟我的一样，都是表面上的。她就没有认识到根源里边的那个东西，所以，知道是错的，但是还一直在犯错。）知道什么错吗？（就是地位、脸面出来的时候是外表上的、行为上的做法，没有认识到与神之间的关系根源这一块，你认识到根源这块的时候，你才不会再犯错了，她这也是同样的毛病。）她太宝爱名誉啦！宝爱脸面胜过了什么？胜过了自己的生命！胜过了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这是不是可恨的事？你的什么虚荣脸面？这就是说你知道你从哪来的吗？平平，你从哪来的？都不知道了，知道不知道？（就是一把土嘛。）就是一把土，我问你从哪来的，你告我说从哪来的？知道你的身份地位吗？知道不知道？（她一直说她是掏厕所的，不能有要求。）咱不要说神话里边说，你真实的地位，你真实的地位是什么，真实的身份是什么，什么身份？（受造之物。）你配称受造之物吗？淤泥中的杂质，是最污秽、最邪恶败坏的人类！是受咒诅的人类！是地位最低下的人类！比你身份再低的还有没有？什么都是“最”了，你说吧，在最低下了，在最低最低最低处了，你还要咋呢？我丢脸啦，你那脸能丢了吗？平平，能丢了脸吗？就没脸还丢脸呢！一个蛆虫粪土哪来的脸，咱是不是理智不健全呀，理智不健全就不知道自己有脸没脸，其实没脸，是神咒诅了的，那你还护什么脸呢。你护的是什么呢？你护的是撒但的、丑恶的、邪恶的鬼脸，那叫什么脸呢？丑陋不堪，被撒但败坏得丑陋不堪的丑相，你维护的是一个丑相。神是要把撒但的这个邪恶嘴脸怎么呀？撕扯下来。平平说，不行不行可不行！咱看过那个《小真的故事》是吧？你看她撕下那脸面的时候容易不容易？不容易。让你撕下来堂堂正正地活一个人难吗？你看见我维护这个虚荣脸面吗？（不维护。）从哪些地方看见不维护？（只要涉及到神家利益的时候，不管谁都揭露解剖。维护神家利益，不维护虚荣脸面。）我为虚荣脸面说过一句话没有？（没有。）那你也知道也看见了吧？我是你的老师吗？你效法我吗？这还难吗？本身自己就没脸，也就不存在维护什么虚荣脸面。人有真理了才有尊严！没真理还有什么尊严呢，尊严都没有那还有什么脸呢。神从天上来在地上，叫卑微隐藏，神来到猪圈，够羞辱了吧！做人的奴

仆来侍奉人，神要脸了吗？那你一个败坏的人，邪恶、丑陋不堪、受咒诅的，你为什么还要要脸呢？要脸是不是种奢侈欲望呢！（这就是我的致命处，我就是那种“人过留名，雁过留声”的撒但毒素控制着我。）这是不是撒但的哲学呢？（噢，就是控制呢，自己也不想，可是身不由己。）那现在呢，还继续活在那种撒但哲学法则里边不出来？你维护脸面你能维护得了吗？你维护你将得来的是什么？那就是丢脸，维护脸就是丢脸。

你看到我是怎么维护的，你看到了吗？你看到我是怎么做的，我打仗的时候怎么打的？知道吗？文婷，我打仗是怎么打的？你们为什么打不了仗，什么原因？没打过仗？（我就没见过打仗。）没听过音频，文婷，说说，为什么打不了仗？（因为心中无神。）是心中无神吗？（还是顾及自己的脸面。）是因为你太顾及自己的脸面了，你没法打仗，你以为这个打仗是上战场呢！枪炮子弹是要命呢！你这个上战场是要什么？无非他来了就是唾骂一顿，他要丢你脸呢，你要丢他脸呢，他想说你是畜生，你想说他是畜生呢，他说你是敌基督呢，你说他是敌基督呢，这不就是互相往下撕脸吗，你打不了仗因为什么？你两手护住你的脸，光害怕撕下来，你就不会出击，你能打仗呀！咱看过拳击是吧？两手护住不会打就会护，人家会打的呢！“啪啪啪”出击呢，这就是不会打仗。两手护住你的脸，别、别、别撕下我的脸，我是被开除的啊，别说我是开除的啊，别说我是敌基督啊。所以这一打仗，人家要是不吭气，你还能打个仗，人家一说你们是开除了的吧，一说开除“咔”位置下来了，说话还有劲吗，没劲了，放了气的皮球。噢，你就是那个开除了的敌基督啊，开除通告里边有你，你是敌基督团伙里边的，是谁把你开除的，三级机构把你开除的，一说这个开除，你干什么呀？你立马维护我不是开除的，是因为什么什么，他误解我，他打压我。你还打仗呢，就开始维护开自己了，人家就开始出击打你了。你打仗呢，人家把你打垮了。（知道去了为什么先给你个下马威了吗？）我去打仗的时候，我不管你说我什么，我只管出击，他说我是敌基督、说我是大邪灵，你看我维护过我，说我不是敌基督，我不是大邪灵吗，我说过一个“不”字！你要说我是，我说你能直

穿灵界吗，能看透我的灵吗，我叫你看看我是不是邪灵，你要能看见我是邪灵，好了，我证明你是邪灵，这不就行了，这不就把他们打回去了。你不要维护自己的虚荣脸面，你只管出击打他，打得他招架不住他还撕你的脸呀！当他撕不住你的脸的时候，谁丢了脸了？他丢了命了，不是丢了脸了。人们全部咒诅我是大邪灵的时候，我搭理他说我是大邪灵呢？说我是假基督、说我敌基督，理会不理会呀？我不理会他，我只管作我该作的工作就行了。这就是虚荣脸面带来的是什么？你说我是敌基督，那我就把我放在敌基督的位置上，无所谓。因为什么？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胜过了自己的性命！我性命都不要了，我要什么名利呢，我就是死了，我就是该死的种类，我就是敌基督，我是该死的，你说我是敌基督又何妨，你说我是邪灵又何妨，得舍性命。就祭司弟兄说，在中国这帮人尽本分不要命，命都不要了，你还要脸呀！

平平昨天又说了谎话了，啥呢？我去坐监的时候，我没有害怕，马丽吓得尿裤裆，哎呀！平平呀！你可能吗？脸都丢不了，你这还能丢命？你肯定去派出所，看看谁看着我呢，不敢叫熟人看见我进了派出所，这这这丢人呢。（那是在外头，要说本地的时候就不行了。）你看暴露了，外地咋呢，外地没熟人，谁都不认识。（当时有一个意念，反正已经到了这一步了，豁出去了，就这吧，来坐监吧，就这个……）那弟兄姊妹不行呀，你没有那枪炮子弹，你不能放在我脖子上呀，所以说，我就要和你争脸面，你说你讲理不讲理呢？你就只愿意活在那撒但的刀枪棍棒底下，但是让弟兄姊妹活在神的话语之下，不行，我就要反抗、我就要脸。和神家就要争脸面，到了撒但里面她顾着争吗？因为撒但要他的命，她才要命，她不要脸了。来神家她知道神家是慈善机构，神家不要命，神家给人生命，你给我生命就得给我脸，你说你无耻不无耻吧？她还要脸怕丢脸，咱怕丢脸或者怕人家抓把柄，是吧！为什么怕人家抓把柄？还不就因为你污秽不堪，在你身上把柄太多，作恶多端，你作恶多端你才怕人家抓住你把柄，因为你把柄太多，随便一抓就抓住了。耶稣，是吧？他们拿起石头要砸死那个女人的时候，耶稣说你们谁是圣洁的呢？你们身上没罪的把她砸

死，谁敢砸呢？（谁也不敢砸。）谁也不敢砸，神说就有把柄，耶稣还用抓他呢，不用抓，你告我说，你有没有把柄？平平，你为什么不敢用石头砸人呢？因为我身上有把柄，怕人家抓住。别人你再拆毁神经营，抵挡神，做什么事呀，你要不抓我把柄我说你一下啊，你不要说我有问题啊，你不要说我是猪八戒它二姨啊，你在不说我的情况下我给你指指，你是猪八戒它二姨，我给你说好了，你可不能说我是猪八戒它二姨。你要说我是猪八戒它二姨，我就不说你了。你是在搞交易呢！还是在尽本分呢？丢人现眼，抓把柄。

咱刚开始交通怎么说的呀？叫人家别人给你搓背呢是吧？叫人抓你把柄是好事还是坏事，人家能多抓你的把柄，在你身上抓一百个把柄，你就能够在这一百个把柄里边认识自己，你究竟愿意不愿意认识自己？归根结底不愿意认识自己，不愿意看见自己的丑相，不愿意撕下自己丑恶的嘴脸，不愿意看见自己，所以说你就要维护，这人就太邪了，不追求正面的，追求的是反面的。把自己的把柄维护住，不要叫人抓住。一说抓把柄抓把柄，咱知道什么是叫把柄吗？“短处”，信神的短处，见不得人的地方那就叫把柄。其实你信神就是要咋呢，就是叫人家抓住你把柄，把一个个把柄拿出来，这不是洁净你吗？丢人现眼，我不愿意让人抓住我把柄，我不愿意让人家审判刑罚，不愿意让洁净我的败坏。你不仅不怕人家别人抓你把柄，还要咋呢，如果说你正常的话，愿意让人抓你把柄，多少人抓你把柄能多进入、多认识。而反过来如果咱带领工人咋呢？你不受别人抓你把柄的一种辖制，你要胜过这种黑暗权势。抓把柄，如果真是把柄，那不叫抓，那叫指出你的败坏，抓把柄是怕他鸡蛋里边挑骨头是吧？如果你是一个正人君子，你还害怕半夜鬼叫门呢，你抓就抓吧，我还怕你抓呢！你是怕人家一旦抓住你的把柄告诉实际了，告诉弟兄了，咋呀？弟兄实际还不知道看见看不见呢，还不知道有分辨没分辨呢，人家随便抓一个把柄把我定罪了咋办？（我没考虑。）没考虑，说白了你怕人抓把柄就是怕我诊断不清了嘛！如果遇到一个清官吧，包公，遇到包公我就敢，那你抓就抓吧，我还怕抓进去，抓进去有包公在，哪有冤案！我头脚进二脚就出来了。可是，弟兄我不熟悉、不认识，见过两面，谁知道

给我做主不做主呢，有没有公平公义在呢？实际一直跟黑枣说话呢，我敢和人家较量吗，官官相护谁知道人家认我不认我呢。在这种辖制之下，一旦抓我个把柄过去一说，我一生不就完了吗。说白了，怕抓就是对神信不来，对神的公义信不来，对神的主宰安排信不来，那你今天对我也信不来了呗！这就是实际情况。如果你要对我信得来，你还怕人抓你把柄呢。这个不考虑了。

社会上那个一层一层保护伞，为什么有的人他敢在下边为所欲为呀？他就怕别人抓他把柄上告吗？（不怕。）不怕，他上边有他父亲保护伞顶着呢，平平在这是啥呢，人家黑枣有父亲，我哪有父亲呢，谁保护我呢，人家黑枣可以在下边为所欲为，我不行呀！所以我不敢，我一旦叫人抓住把柄，完了。这黑社会可怕着呢！你这是不是对我的亵渎？信神信成了黑社会了？信成保护伞了？（感觉没有。）感觉没有，那你实际流露出来的是不是这样的？挖根源里边的实情是不是这样的？你受辖制，为什么会受辖制呢？如果你真要把我看作是一个公平公义的，在我这没有黑暗面的，你还怕人抓你把柄？怕不怕呢？还怕别人背后捅你一刀？还怕有冤情？你一直担心怕有冤情呢，如果你是担心怕有冤情，那你手里边就一定有冤案。是不是？肯定你杀人放火了，又有把柄在人手里边抓着，我可不敢乱做啊，我今天不得罪人，我做个老好人，不要得罪人了人家把我给暴露了。（其实是啥呢，我一去那边，我心里边就害怕，在这些地方我就不怕，那是狼窝。那次十点多了，大半夜人家大声说，让你解决问题呢！你是看神话了！这下把我吓坏了，我怕人家把我赶出去。后来的时候我一去那里我心里就慌，就害怕。）那是怕抓把柄，那是心里边受辖制。（第一次去就抓她，就不能说话，心里就害怕呢，抓抓吧，我不和你正面冲突了，你们不要抓住我。）你是牧人吗？（不是。）见了狼了，你抓你抓吧，你不要抓我就行。（就是这。）还就是这呢，丢人现眼你。神把羊交给你了，然后你就抓吧抓吧，不是我的羊，不要伤害我就行。（SJ:把他们全吃了算了。）吃了我的羊不要伤了我就行。你说，人家舍上性命维护神家利益，结果你不要伤害我就行。你说你邪恶不邪恶？是不是又邪又恶呢？这是不是那恶仆呢，对吧？恶仆怎么

说呢，五千两，三千两，一千两的人说什么？主啊！你是知道的，我不敢拿钱做生意，我怕赔了，怕强盗抢了，怕狼吃了。所以说我把这银子埋在里边。你这又懒又恶的仆人。他这就差一步了，咋呀，下一步就是那个埋金子的人，我这回去了吓得我不敢说话，下一回她还去吗？（不去了。）你不去了，是不是把这银子埋起来了，你吃你吃吧，挖吧。又懒又恶，为什么懒呢？连争战都不愿意和他争战，第二次你就不愿意再去啦，懒！恶！它吃你羊呀你都不奋斗一把，来个垂死挣扎行不行！来个舍性命，拼了这条老命啦！你这命能值钱呢，不值钱了是吧？敢不敢拼老命？拼老命和他撕杀一番！你说人家大卫保护羊呢是吧！敢和狮子、熊打斗呢。叫你保护羊呢，你和人撕杀一番，还是用话语撕杀一番，你倒咋呢？他手里有枪炮子弹呢！危及你的生命呢？还害怕成个这，他会动手打你，会不会？他要动手打你，你不是就抓住他把柄了呀！这就是咱的国度精兵！你不能老惧怕人家别人抓你，抓你把柄说你短处。如果你是解决问题、处理问题，我就再有把柄我不管，我要把这个事情先处理了，你就说我敌基督也好，说我恶人也好，说我拆毁神经营也好，就你指我短处，我贪吃了祭物了，你说我什么，我都把他放在一边，我不管，你再说我什么，那是我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今天首先把这一件事情先处理了。你牵着他的鼻子走，不能叫他牵着你走，就刚才说我打仗的时候，为什么我能去打仗你打不了？始终是我牵着他走，为什么？他不管说什么，他抓我什么他抓不住，他抓我不理睬他，你怕什么，你拿起神的一把两刃利剑，神做你的后盾你怕啥呢！他就抓你，他就定罪你，他定罪你，你就死啦，他说你恶人你就成恶人了，他说你敌基督你就成敌基督啦，在乎他说呢。老惧怕成那个，你只管把你认识到的，看见的说出来，行使神的权柄就行了。你敢和狮子、熊打斗才行，一个就是说敢于打，第二个就是说你认识到自己是谁？蛆虫粪土什么都不是。不要保护自己那个不值一文的脸面，有路吗？有路没有？（有。）真有了假有了？（有了。）就看你怎么走呢。

421信神就得将心交在神面前

1　你信神就得将心交在神面前，你将你的心献上摆在神面前，那你在熬炼中定能不否认神，这样你与神的关系就越来越近，与神的关系越正常，与神的交通也就越频繁。你总这样行就会更多地活在神的光中，在更多的时候活在神话的引导之中，你的性情也越有变化，认识也与日俱增。

2　到有一天神的试炼突然临到你的时候，你不仅能站在神一边，且能为神作出见证，那时你就如约伯，又如彼得。你为神作了见证就是真实爱神的人，你就是甘心舍命的人，是神的见证人。经历熬炼的爱才坚强不脆弱，无论神什么时候、如何试炼你，你都能将自己的生命置于身外，能甘心为神舍掉一切、为神忍受一切，那你的爱就纯洁了，信也有实际了，那时你才是一个真正神所爱的人，才是一个真正的被神成全的人被神成全的人。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经历熬炼才有真实的爱》

否认神主宰万有——定为不信派

（那天聚会交通，他把我比成多玛，多玛怀疑耶稣呢，我说，多玛怀疑耶稣，耶稣是神，你把我比成多玛怀疑你，你是个啥？我那天就急了，你是个啥东西？你的地位站哪去了？）你叫她说，我听听。（她是说，当时她是带领，意思是说她偷吃祭物了，我说，怎么偷吃祭物了？是怎么回事？是上边的小区带领他们的那些祭物在她这个教会放着呢，放在一个姊妹家，这个姊妹特别害怕环境，她不想要这个，她不想在她家里放，所以她呢就赶快又找了一个安全的家，从她家挪到这家了，所以上边小区带领来了就说带领偷吃祭物，所以她对这通不过，所以一下就开除了，是因着这开除的。）先开除你偷吃祭物了？那你把这祭物从这家挪到那个家，他来要祭物，你把祭物给他就行了嘛。（拿走了。）拿走了怎么还存在偷吃呢？（人家要给她扣个帽子呢，说她偷吃了，她没办法。）当时他过来拿以后，你就给他了是吧？（你没有说不给吧。）（保管的时候我们几个给执事还把条打了。）打条了是吧？（打了三个条，都打的放那了，他们说我们偷吃祭物，偷着挪了。）（意思是说你没有和他打招呼。）他拿你这个钱的时候按原则拿了没有？给你打条了没有？他几个人去拿的？（他们来拿钱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家拿出来给了他。）是你们拿给他的吧？（嗯。）就是说，你给他的时候不是有原则吗？得至少有三个人，有三个人没有？（有。）他给你打条了没有？我的意思就是他拿你这个钱按原则拿了没有？（打条了。）拿这个钱的时候，那时候就计划开除你了？（肯定准备开除了。）是开除了以后才拿的钱？（不是，先拿的钱，后开除的。）（你们不是你一个人做的，三个人做的？）（两个带领还有一个事物。）（两个带领还有一个事物，这就合原则呀。）那这三个人都开除了？还是就开了你一个？（开了两个，事物没开了。）事物也在中间，她为什么没开除了？（事物后来跟人家一起说话，我也不知道怎么没开除了，事物说我就不相信，他们就不是那样的人，事物就不管。）（对，人家事物都说她俩身上了。）他当时不是也参与了吗？（意思是，他知道钱的事，知道从这家拿到那家，他是打的这个条。）他知道不就等于参与了吗？知道了就等于参与了，知道了为什么没开除了？（意思是事物证明你们把钱拿到这了，他是个证明人。）相当于他揭发检举你们了？（嗯。）哪

年开除的？（2014年吧，三四年了。）一起开除的是吧？（先开除的她们。）你转变不了观点才开除了？当时你是做什么的呀？就是普通信的弟兄姊妹是吧？当时你保管这钱他知道是吧，那开除了你对待这件事你怎么看，怎么经历的？我现在不是叫你看他了，我叫你看什么呢？信神有两门功课，是吧，认识神认识自己，就是咱在这个事情上，怎么认识神怎么认识自己的？怎么去经历的。咱今天先把他放下，我刚才说的那句话，就是说，认识神认识自己，在这两门功课咱怎么学的？（不管怎么样神是叫咱变化了，咱的所做所为教会也不管咱，可是咱也舍不得离开神，有时候这个事吧交通也认识自己了，可是咱也不对，有时候自己是哪方面都能对上号，咱就好好地尽力赶快变化，因为咱信的是真神，神的话也说，弟兄的话也说。）咱不说真的假的，就是说，你对这件事怎么看，你怎么经历，也就是你在这件事里边你得着了什么？（得着了什么？从这件事里我会分辨点。）会分辨什么？（最起码我遇到事我先分辨，不会糊里糊涂，来个人给我交通吧我就跟着信，我在这上面有个警戒。）你说你会分辨，我还没有听明白你会分辨什么？（我要分辨吗，你比如人来了如果不对，原则上咱要分辨。）那这不是你得着的，这是你原有的，我就说，你在原有的基础上你得着了什么？（原来就害怕分辨不了。）你原来不是就能分辨吗，对吧！你不是现在站在这边吗，这就不说你原有的，我说你在原有的基础上你得着了什么？是经过这件事情以后你得着了什么？而不是说你这原有的东西。（收获是吧。）嗯！（原来是疲沓，以后聚会也不敢误啦，在这有点清醒了。）聚会不敢误了。（嗯。）谨慎小心了。（是了，就得着这个。）就得着这个是吧，就是你胆小了，有点怕了，不开除你，你还敢不聚会，开除了以后可不敢了。（以前肉体占主要，这会觉着要干啥豁出去了，不干就不干了。）也就是说，你仅是在外边得着了一点，叫你的行为收敛了一点，仅此而已，对神的作工你没有任何认识，对你自己没有任何认识，对神的性情没有任何认识，那你这几年相当于是白经历了，白熬了，你坐在宴席上闹了个饥荒，啥也没得着。那你坐在宴席上闹了饥荒，你什么也没得着也就没有去经历，那你说咱还是不是信神的？（表面是信，那是挂名的。）

你看，咱说话就是难，今天就从这一句话我帮你认识一下自己，首先你认识自己是什么呢？就是说，神和撒但在说话的时候，神问撒但你从哪来的，撒但说啥了？（我走来走去往返而来。）就神问话以后，始终他回答了没有，他回答了，但是他回答的是神所问的话吗？（不是。）没有任何答案，那刚才我和你交通的时候，我问你我想知道什么呢？我想问你的答案，你那嘴哒哒哒说，你给我答案了没有？（没有。）没有给我答案，你给了我一个声东击西，这就是撒但的本性，撒但的诡计，咱信过耶稣吧？（没有。）没有信过耶稣，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多说就是恶者！”多说了那你就是恶者，因为多说了你里边就掺杂水份了，多说就是瞎说了，你与这个话不对头，你说的外皮的话，说了一堆没用的话，让人的思维乱了，乱了以后构成什么效果？打岔搅扰。也就是怎么打岔搅扰了？来了一个声东击西。（咱说话老抓不住主题。）所以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这就是有道，这有道说出来这是不是诚实人？这就是诚实人的表现。咱哒哒哒说出来这句话是什么？这就是不诚实的表现，诡诈的表现，为什么？自己没有，我不能，我还得说，我自己不知道我还得说，我要不说，我这丑相亮了，我这几年白信了，啥也没有得着，我不能，我还得说，这就是咱的存心。说了一堆废话，造成了什么？造成了打岔搅扰，就这两句话里边咱认识一下。

（你们来，我们把肚子里的东西全给你们说，可能吗？不可能吧，谁里边也有东西呀。）你看，就是说什么东西不能说，什么东西能说，什么叫诚实人？如果你说的是真理，他真理还有不能说的吗？你说耶稣来了，耶稣对跟随他的人说什么话，对不跟随他的人说什么话，是吧，是不是有原则呢？耶稣不是对什么人都说，不是对什么人都不说，对吃饱五饼二鱼的人多说不多说？不多说。对法利赛人多说不多说？不多说，对法利赛人只是指责的话，定罪的话。对跟随他的人了，就是审判刑罚的话，对于不跟随他的、挂名信的人不搭理。那今天我是和你交通来了，我是不是外邦人？我和你来交通了，什么叫交通？交通首先得说心里话了吧，你包着我掖着，这叫交通吗？那能

不能包着，能不能掖着？什么是包着掖着，你的隐私你得包着，你的隐私没人打听你，如果谁要打听你的隐私，这个人肯定不是个正经人。那不是个正经人你还需要和他说吗？我打听你的隐私了没有？你家存了几万块钱？你从言语中听他是干什么的，我和你交通的是什么？交通的是真理，交通什么真理，交通你是怎么进入的，你生命如何，你对神怎么认识，对你自己怎么认识，这个用不用掖着藏着？你如果要掖着藏着，神说啥了？掖着藏着是什么表现？在神那边怎么看这个事？这就是诡诈，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你，不愿意叫别人了解你，咱不找理由，不找借口。诚实人怎么说了？没有过多地辩解表白，如果你这个也不能说，那个也不能说，神怎么说，你有太多难以启齿的事，那这个人属于什么人？难以在光中露出头脚。如果你哒哒哒和我说了，好了，我跟你来了两句神话，审判刑罚你了，揭露解剖你了，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好事吧？这就是活在光中。你愿意活在光中还是愿意活在黑暗的角落之中呢？（肯定愿意活在光中嘛。）那你如果包着不说，我也包着不说，这活在什么地方了？（你看人里头有诡诈，人心里想啥呢？到底你们来干啥了？）又表白了吧，我来给你交通什么呢？我是叫你明白一个原则是不是？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你刚才又流露出什么问题呀？我不得不说，流露什么问题？你给我说，你让打得趴下了，打得害怕了，我不敢和你说了，不就是这意思吗？也就是说，你呢，原来你还有那么一点正义感，经过带领对你的打压以后，还有正义感吗？没啦，对了，你自己知道，没啦！什么表现？我不敢说了，我不能说了，我要再多说，我说了一句就把我打得什么也不是了，我要再说把我打成狗屎也不是啦，所以说我不说啦。从说然后变成不说，这是个什么变化？这是人性的正常变化？是不是？是什么变化？神说，你学得乖巧啦！看不透的事不说了，你在干啥呢？等待、研究、分析成了你最好的实行，神说这是什么？这是不是更圆滑的诡诈，神说:“你一时的诡诈能拯救你一世吗？”能拯救你吗？你知道不能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明白了吧！那你现在呢，现在还包吗？还用不用包着裹着了？

耶稣怎么被钉十字架的？他说:“我是人子，我是基督。”然后犹太人说啥呢？从小看见你和木匠长大的，你好狂妄呀！不承认，所以拿石头把他砸出来，他们说他好狂妄呀，那耶稣那时候是不是得长点记性呀，以后再不要说他是人子，再不要说他是基督了。可是呢，到了法利赛人把他捆起来，把他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否认了吗？他说，我还是人子，是基督，你让我说什么呢？神今天告咱说啥呢？如果当时耶稣基督他要否认他不是人子不是基督，他还用钉十字架吗？不用啦，那是不是给你做了一个标杆了，他就是临死，他也得承认他是人子，他是基督。你看但以理那三个朋友，人家都跪拜王的时候，他们不跪拜，人家给了他三次机会，你跪不跪？你再不敬拜就把你扔在火湖里边，三个朋友跪不跪？还不跪。那要是你呢，是不是跪了？你今天这个嘴不说了就是跪了，能认识到吧，你刚开始你不跪，你是正义，你站在正义我是敬拜神的，我一是一二是二。然后经过打压以后呢，我不说了，那三个朋友，如果是经过打压以后，我可不敢说啦，我再说人家把我扔到火湖烧死了。你是咋呢？就说了一个正义的话，人家打得我死去活来的，我可不敢再说了，这就是一个背叛。一次打得不往起站立了，但以理人家三个朋友进到火湖里边，烧死了吗？没有，三个人变成四个人，人子进去了，神进去了，那你做正义的事情你还怕吗？神说啥呢？神的喜是什么？喜是一切正面事物的象征，是正义的诞生与他存在的象征。为什么喜呢？就是这件事情诞生了，从原来没有，现在有了，原来没人为神说话，现在你敢为神说话了，诞生是神的喜，存在，原来你是为正义说话了，现在你还能为正义说话，好啦，存在，神看着这是喜。那怒是什么？怒是反面事物不复存在的象征！反面事物就不复存在，以后不会再有了，他们打压你陷害你这是反面事物，那你相信不相信以后这个事情不再有了呢？怒，神对他们是怒呢，你相信吗？你信不来。你要相信他们引起神的怒气的话，你今天就不会软弱不会消极，对吧！你消极软弱了就是否认神对他们是怒，我和你说话，就是什么呢？就是叫你看耶稣是怎么走的，走耶稣的路，走但以理的三个朋友的路，走但以理的路。但以理怎么走呢？下狮子坑他也得敬拜神，坚持正义。神说:“维护神的名胜过维护自己的性命”胜过了没有？你维护神的名了没有？维护了一次，你维护了没有？趴下一次再不维护了，胜过你的性命了没有？我就掉脑袋我也得维护，这才叫信神，这才叫正义。你那个不叫正义，

你那个叫尝试，丰富的宴席是叫你吃的，不是叫你尝试的。现在说话能敞开心说了吧？（能。）不受辖制了吧，能交心了吧？不要再掖着啦，掖着不是好事，对谁也不好，咱生命没有进入。

从这些事情里边可以证实咱是一个不信派，能不能这么说？你是不是一个不信派？我说他俩了，你是不是不信派？一样不一样？和她俩一样不一样？（一样。）什么是信呢？神说相信有神是最简单的信神，带着浓厚的宗教色彩，这种信神不叫信神，这叫什么？这叫信仰，是一种精神支柱。你三个人表现流露出来的是不是这样的？你说你相信不相信有神，信，有神，但是你交给神了吗？你经历神的作工吗？你没有。仅仅是相信有神，带着浓厚的宗教色彩，相信神看着了，我是正义的，我对他错，就论是非对错，总有一天神会报应他的，总有一天神知道！一句话神知道。就这话，那还用你说呀，你不说神还不知道，那就是神摆布的神不知道？说些没用的话，仅仅是一种精神支柱。别人问你信不信神？信神着呢，可是与信神有关系吗？神说了什么是信神？记得那句话吗？神说："'信神'就是相信有神，这是最简单的信神的概念，进一步说，相信有神并不是真正的信神，而是一种简单的信仰，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真正的"信神"的含义是人能在相信神是万物的主宰的基础上来经历神的说话，经历神的作工，达到脱去败坏性情满足神的心意以及达到认识神，这样的历程才叫信神。"这个历程，要的是这个过程叫信神，不是要结果，不是说谁是谁非，总共五步路，咱走了几步了？第一步，相信神是万物的主宰的基础上。这一步你相信不相信？你相信神主宰万有吗？相信。你相信吗？你相信神主宰万有吗？口相信了。相信神主宰万有吗？（相信神主宰万有，这些都是神安排好的，你没有分辨，敌基督假带领是不是神安排的。）你这一句话就是悖逆，为什么？信神是建立在相信神在主宰万物的基础上，这是个基础，神主宰万有的基础，神主宰万有还用不用你分辨认识？你刚才还要分辨认识？（那要是假带领敌基督来了你该怎么办？）我和你说的是神的主宰，你得相信神的主宰，神的主宰能不能去分辨认识？就是说，今天我来啦，这是不是神的主宰？你能不能去分辨一下这是不是神的主宰？是你们来了，是我打电话叫

你们来的，你要分辨。（敌基督假带领来了是不是叫人分辨呢？）先不谈这个，我先给你谈神的主宰，一步一步谈，主宰，你相信神主宰的基础上，你先第一步，是不是相信神主宰万有了，那敌基督假带领来啦，他能打压你能陷害你，是不是建立在神主宰的基础上？（是。）是吧，那你承认啦，那你还用不用刚才说还要去分辨他？你分辨的是敌基督假带领他的这个人性，不是叫你分辨神的主宰，我和你谈的是神的主宰，不是和你谈这个带领工人如何？现在呢，你是口头承认神的主宰，你并不相信并不承认神的主宰。（那你说，这承认啥都不用要了，那承认都是神的主宰，那你顺着走就行了嘛。）就是你说顺着，你有什么样的孙子，有什么样的父亲，有什么样的老公这谁说了算？（你信神一辈子该你经历啥灾难，啥事，那也是神的主宰，分辨不了。）这和分辨无关。（她是说改变不了，她说神主宰了，是说你有啥丈夫儿女，有病，这些都是你改变不了的，这都是神主宰的。）你说这个改变不了，说这个话干什么呀？（没意义，人家今天就交通的神的主宰，对，咱只能认识咱自己，咱以往口头知道神的主宰，但今天临到这个事的时候，咱不是真正的相信神主宰，达到这个果效就行了，是吧！听明白了吧！）如果你真的相信神的主宰，敌基督假带领他过来所做的一切恶事，你只是去分辨认识他，你还搅这个事吗？还谁对谁错，他过来做什么事了，他说什么话了，他怎么就该开除我呢，他就怎么呢，你进了这个事里边了。所以说，神给你摆过来这些人事物以后，你不是从这里边认识，你不相信这是神的主宰，敌基督来了假带领来了，他们来打压你了来陷害你了，这是啥了？这是神的主宰，你没有从神的主宰认识，神主宰叫我得着什么？这是什么意思？你没有寻求神主宰的意思？你进事里边了，和敌基督假带领论是非对错呀。（这个意思就是，咱今天虽然不管打压和开除怎么样，咱没有走上这个信神的历程，不是叫信神，起码第一步就没走对，对，他听懂啦，就这个意思，是不是给咱带路了。）所以说，第一步你就没走上，你就没承认神的主宰掌管，如果你承认神的主宰掌管，你就不和敌基督假带领去较劲，不和他追谈这个事啦，你晚上也不会睡不着觉了，人家敌基督假带领把你开除了，你也不会痛苦流泪，你也不再懊悔。你听我给你交通，我给你交通的时候你这么一说，你就听不进去啦，你没有听进去，她们也没有听进去，最后什么果效也达不到，明白吗？

我是根据什么看你不相信神的主宰呢？就根据你的表现，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流露出来的，咱们才说三句话了，姊妹泪到流出来了，就这两滴泪就证明你不承认神的主宰。你觉着受委屈了，受打压了。第一步是相信神是万物的主宰的基础上来经历神的说话，经历神的作工，然后呢，你没有经历神的作工没有经历神的说话，你去经历谁了？经历你自己的作工你自己的说话，你做什么工作呢？我把钱挪到这了，他带领工人就说我怎么怎么了，这是不是你做的？经历你所做的工你说得话。我是正义的，他们过来打压我了，然后他们打压成功了，神你还不把他们开除了，有理没理？搅在这事情里边，你没有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的是你的观念想象你的认为，结果你的认为和最后的结局不一样。你认为咋了？教会把你开除了，带领工人把你开除了，你信神生涯就完了。你信谁？你相信神的主宰吗？你不相信神的主宰，信谁主宰？信带领的主宰，谁把你开除的，神开除你的？是带领开除你的，是带领把你隔离的，带领把你开除的，回家以后就痛苦流泪，完了完了，神和你说完了？所以说，第一步，你没有相信神的主宰掌管。承认吧？第二步，你没有经历神的说话，你经历带领的说话，带领给你说话了，然后你就回家痛苦流泪了，神给你说开除就开除了？祭司弟兄还告你说，开除的那些人啊，我没有说他就不行啊！回家好好吃喝神话，好好悔改，这开除的人还是有希望的。更别说打压的人了，打压的人用不用悔改？开除的人需要悔改，打压的人用不用悔改？（用悔改。）打压的人还能悔改呀？打压的人悔改就是背叛，你就认识到，打压的人不能悔改，你是为正义的，你不悔改在神那边你是见证，你得明白。开除你，是神的公义性情临到了，是对他的责打，就是正常的开除，就是因着你的过犯开除你，这叫开除。而你也开除了，这不叫开除，这叫打压，打压陷害不能说成开除，把这转过弯来，打压陷害是为神站了一步见证，就是说，你是为正义而受屈辱的，为正义而受屈辱的是不是有福了！是不是耶稣当时说的话，那你经历这句话了吗？你要经历这句话你还会流出泪来，你笑得不得了，怎么呀？我得到神的祝福了，神看着我呢。这就是说，你没有相信神的主宰，没有经历神的作工，没有经历神的说话。好了，这三个没有经历，第四个告你说，叫你脱去你的败坏性情，那没有前边

这个基础，你能脱去败坏性情吗？不可能。这是一个链条的，没有前边你后边就不可能，再认识神这就更谈不到了，那就这个历程叫信神。那这个历程五步，你走一步没有？一步没走。所以说，你不是个信神的，你是个不信派，是外邦人，就是挂了一个什么呢？挂名信，有了一个信仰，但不是说你是信神的。

简单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啥了？你的表现就和当初的亚当夏娃一样，神告诉你说善恶树果子是不能吃啊，吃了是必定死的，可是呢，蛇过来引诱他，吃了不一定死啊！夏娃说什么呢？啊！吃了不一定死，这蛇从哪里来的，神是创造万有的主，是吧！那撒但那个蛇从哪来的，也是从神来的，这个环境是不是神摆设的？神摆设的环境，我得顺服神摆设的环境吧，蛇告我说吃了不死，那是不是就是不死的呀，那我是不是就该吃呀，所以她就吃了。吃了以后就给了亚当了，亚当也吃了，吃完以后，神就问亚当，谁让你吃的？亚当说，你造的那个女人让我吃的。言外之意是什么？神我是顺服你的，你摆布环境我顺服你，亚当说是女人，女人说什么呢？蛇。归根到底是谁的过呀？神你的过，不是我的过，是你摆设的环境有问题，不是我。可是你呢？你走的什么路？神说，你要尊神为大，是吧，不能敬拜两个主，不能称人为大，可你称谁为大了？你称神为大了没有？没有，称人为大了，这就是一个背叛。所以说你是当初的亚当，和当时的亚当夏娃是完全一样的。经营六千年，六千年神要的是什么人？神要不要当初的亚当夏娃？神要的是改变了的，你改变了没有？你还是当初的亚当夏娃，神和你说吃了必定死你没有听，你听了是不一定死，反过来你吃了它，跟随了它，最后还要倒打一耙，神你不是主宰万有呀？你怎么主宰敌基督假带领在教会里残害我呀，你怎么叫他打压我陷害我呀，我顺服他，他打压我了我顺服，开除我顺服，我顺服也错了呀？这不是你安排的呀，我这不是顺服你的主宰安排，顺服你的摆布安排吗，这环境不是顺服你吗？你还控告神，还抓神的把柄，这是不是咱的污秽。所以说，你才痛苦流泪才能哭。你要真是把这看透，你还哭吗？不会哭。这就是说，遇到每一个问题，第一个你根本就是个

不信派，没有任何一个信的表现，第二个，根据这个结果来看，你性情一点没变化，还是起初的亚当夏娃，能听明白吧！

信了十几年二十年了，最后打了一个不信派，心里什么感觉？冷冰冰的，一下子说进国度呀，高高的，叭嚓打到无底深坑了，不信派。就是说这不信派，走信神的路那咱应该怎么信神了？信神的路途是什么呢？刚才说了，信神两大功课是什么？认识神认识自己，刚才说先认识自己，咱认识自己刚才也说了一下，认识自己是怎么认识自己？（不会，认识神认识自己，虽然信了这么多年不会认识自己。）咱认识自己的途径是什么？知道不知道？也就是该怎么认识自己？神话怎么说的？认识自己是不是得建立在神话的基础上，来经历他的作工经历他的说话。咱认识自己什么时候有神话呢？带领工人过来教训你，回家反省认识自己吧，他给你交通了一些话，你错啦哪些错啦，反省吧！反省什么？有神话没有？没有神话，然后带领给你交通说了些什么，然后你的观念想象是什么，这就成了认识自己了。好比说，聚会经常谈些什么了？谈一些鸡毛蒜皮的什么事情了？哎呀，我今天出去买菜去了，谁找我钱了，给我找了五块钱，多找了我五块钱，我一夜睡不着。第二天咋呢？不行，我得把五块钱还了人家，听过吧，我做车了，买票了，他忘了和我收钱了，不行，我得把这钱给他。经常好经历这些事吧，那这算不算认识自己？这属于什么？里边还有邪恶呢，这叫假谦卑，还叫高举自己，假冒伪善。叫别人看你，看我多会认识自己，看我这个人性有多好，不贪婪钱财，对吧。不管你不贪婪钱财呀，或者你帮助扶持人呀，你谈得再好，你和信神有关系没关系？你所做的那一切呀，世上那个好人也能做到，就是不信神他也能做到，那你所说的那些事情跟信神还有关系吗？那没关系你拿到聚会点上来谈这算什么体统。没关系那也不存在，那就不存在认识自己，那属于什么呀？那属于一个正常人性，外邦人都知道该怎么做，然后你谈这些，所以说你假谦卑，什么都不是，跟信神没关系。所以说，在认识自己这条路上了咱根本没走，为什么说没走，你没有拿上神话对号入座来认识自己，这个路没走。

认识自己还得建立在认识神的基础上吧？咱听讲道祭司弟兄又说啥呢？认识自己是得有真理了才能认识自己，没真理认识不了自己，那就是说，认识自己的邪恶，污秽，黑暗面，还得有正面的对比，才能认识自己，也就是说还得认识神，归根到底还得认识神，但是在认识这条路上呢？认识自己的路上咱是没走，在认识神这条路上呢，咱是根本就没揣摩过，没想过，为什么呢？人都有一个自私，人都注重他的前途命运，他只想我怎么能蒙拯救就行了，好像，认识神和我有啥关系呀？我认识自己是为了洁净，洁净自己就能蒙拯救，我认识自己，认识神，我又不做神的知己，我蒙拯救就行了。认识神这方面人根本就是不理不睬，所以，认识神这个根本不可能，就没有开窍。两大功课，一个都没有走，怎么说你是信神的，怎么说你信神能跟到路终，都是空谈。现在明白了吧！好了，那再说，认识神的路途是什么？这是你信神，我说认识神的途径是什么？神话怎么说，神话说的就是真理，字句你都没装上，这就是咱预备的灯油，和你一求真，啥也没了。神告咱认识神的途径，认识神的三步作工就是认识神的途径，那既然认识神的三步作工，那就得跟随上神的作工才行吧，你不能说，今天是国度时代了，你还跟的是律法时代，恩典时代，那这能认识神吗？所以说，这就得跟上神的作工，得跟上神的步伐，得跟上神的脚踪。神今天做在哪你得跟在哪，神今天上了一个台阶你就得跟上，你跟不上就甩掉了，那就是说，那现在神作工虽然说这是国度时代，在国度时代他是大的一个范围，不是定在这一步不走了，是逐步往前边推进的。那推进的过程中走到哪一步了？知道不知道？结束的时候了，咱只知道结束的时候了，具体神的步骤走到哪了？不知道。那就是说，那你要想知道这个步骤走到哪了？那你还得知道他的路途，怎么就知道了？你看我给你谈的这些，先告你说你该走什么路，但走这路的途径是什么？你根据什么？你得怎么往过走，刚才说得跟上神的脚踪，那怎么跟上神的脚踪呢？得跟上神的步伐，那怎么就跟上神的步伐了？怎么就知道神的步伐了？还得有途径，那就是圣灵正在作什么工作？圣灵作的工作是不是神的步伐了？那怎么就知道圣灵现在正在作什么工作了？圣灵在作什么工作？这怎么就知道了？祭司是谁呀？（祭司弟兄。）祭司弟兄是个什么人？圣灵使用的一个人，那就是说，圣灵要作什么工作，是不是根据圣灵使用之人就给你发表出来了。你要知道圣灵现在要作什么工作，就一个途径，就看祭

司弟兄他说什么话，因为什么呢？祭司弟兄是圣灵使用的一个人，那也就是说，圣灵他要作什么工作是不是借着这个人给说出来了，他和基督的作工不同。基督的作工是什么呢？基督是来发表真理的，他发表真理里边有预言，但是基督不直接带领你，他是只管发表他的神话，他是来开辟时代来结束时代，具体怎么来经历神话，那就得祭司弟兄来带领咱。也就是说，神来了，他是来开辟一个时代要结束一个时代，做了一个大的工作，不是一个小的工作，不是一个人能代替的了的，也就是神不作人的工作，那祭司弟兄作的是一个人与神配合的一个工作。也就是说，你要看现在圣灵作工到什么地步了，你不能听神的话，为什么？神话里边有预言，他的预言什么时候实现，神不直接和你说，那谁和你说了？祭司弟兄和你说呢。祭司弟兄告你说现在怎么了，下工作安排了，圣灵现在作什么事了，根据祭司弟兄的话。也就是说，咱今天得跟上神的步伐跟上神的脚踪，那就得跟上祭司弟兄说出来的话，从他的话里边看，现在神作工作到哪一步了。

神作工作到哪一步了，这叫异象，就我刚才给你谈的这一系列，都属于是异象，异象他不需要你去实行，不需要你去经历，只需要你去认识，异象就是一条路途，异象透亮你的路就透亮，异象透亮你的信就建立在磐石上。所以说，你要知道我给你说的，不需要你实行，不需要你受苦，只要你去认识知道就行了。那祭司弟兄说的这话里边呢，祭司弟兄他不仅仅是说只是给你异象，他给你交通得有分辨有认识，带领你叫你性情变化，他的异象只是仅仅在他的话里掺着一些话，神作在哪了，告你说就行了。所以说，你找着属于异象方面的话，找着现在作什么工作了，根据祭司弟兄说的这些话来听。我给你交通到这了，那你能不能想起来，现在做到哪了，祭司弟兄是不是说过这方面的话？祭司弟兄告你说，现在什么时候啊，什么时候？听过这话没有？结束的时候了，可结束的时候它有一个时期，什么时期？结束的时候他是什么时期？祭司弟兄在九十六辑时说过一个事，就是说，现在是击打牧人时期，听过没有？听过击打牧人时期没有？祭司弟兄说，在中国作工环境比较恶劣，是吧，有的去欧洲，有的去美洲，开始扩展神的福音工作去了，正应验了神的话，击打牧人羊群分

散了，听过这话吧？给你说这话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祭司弟兄这句话里边已经告诉你说了，现在什么时候？击打牧人时期，这是一个时期，这是一个作工步骤，是作工步伐，祭司弟兄告你说了，击打牧人羊群分散了，这就告诉你了。可是祭司弟兄说这句话只说了半句话，神的每一句话都是一条真理，神只说半句话，那祭司弟兄只说半句话，下半句话，祭司弟兄也没法说，他也不能说，他也不会说。为什么呢？神作工结束作的什么工作？各从其类的工作，稗子和麦子分隔开来的工作，神的羊听神的声音，那祭司专说这半句话，来检验你是不是神的羊。你好比说，人家一个诗人，人家说上半句诗，你能对答如流，对上下半句诗来，你这个人就是诗人，人家写上联你能对上下联，你是个文人。如果人家说了上联，你对不上下联，说明你不是个文人。那祭司弟兄说了上半句神话，你是不是该对上下半句话呢？你对答起来了，证明你是个信神的人，就是看你预备灯油了没有？说到这，咱就揣摩一下，击打牧人羊群分散，下一句话是什么？揣摩揣摩，别轻易地摇头，摇头就等于没真理，没有灯油了。想起来想不起来？这还是首诗歌，以前咱还经常唱，击打牧人羊群分散，那时没有真实的带领人。你刚才那句话说错了，神话怎么说的？（当神击打牧人的时候，羊群分散了，那时没有带领人了。）那时没有真实的带领人了，你说得是没有带领人，一样不一样？你又成了蛇了，神话改了。后边话先不说了，就说这一句话，那时就没有真实的带领人了，你这句话怎么认识？谈谈你的字面认识，没有真实的带领人是什么，你先不要着急，你先把字面意思先理解了，把这话翻译过来。（我领受没有真实带领人，就是没有，就没有一个真带领。）

你来说说，你还没有开口了，你不开口什么意思？你不开口又显明了一个问题，你诡诈，你比他俩诡诈，他俩不管好坏开口敢说，你在那干啥？心里清楚了，研究等待分析，还在等待呢，心里知道了，但你不能说，不敢说。（不知道。）你不知道？我见你啥都知道，再说你不知道，你越说不知道你越诡诈的多。神这是白话文呀，最简单的两个字，那时没有真实的带领人，这是文言文，难以理解？不难理解，是你不愿去理解，不愿意接受，来说说，你发表你的意

见，不管好赖你说嘛，用土话说说，当个翻译官，把神话翻译过来，翻译成土产。什么叫土产，就是说人能接受了，神话有些绕口了，或者不明白了翻译过来。（翻译不了。）你太诡诈了，你们三个人里边你最诡诈，人家知道不知道，我蒙也蒙个呀，你啥话没说。（不知道说啥。）不知道说啥？她知道她不能说，她不敢说，她舍不得说，她就还是刚才那句话，我不能给你露，我包着我掖着。那没有真的就是假的，那除了假的还有什么？这总能说了吧？（除了假的，都是敌基督。）除了假的都是敌基督，那也就是说，把这一句话能不能完整的说一下，那时没有真实的带领人，用你自己的话把这一句话说出来，击打牧人羊群分散，那时没有真实的带领人，按咱土话说出来我听听，就是刚才先把这句神话说出来，就是把神话转换成咱的白话文，用自己的话说出来，当带领了最后说不出来，不知道，你不知道的时候你说你不知道，告你说了你说不了。（击打牧人的时候没有真实带领人，没有真实带领都是假带领敌基督。）来，你说说，她里边受了控告了，受了辖制了，有想法，根据这个呀，就是说我对你教会呢我也没见过谁，我也不了解，我也不认识，我就说你们教会里所有带领工人都是假的，我不去调查我也不去核实，我说你们教会带领都是假带领都是敌基督，你说我说话狂不狂？（不狂，这是实际的。）你敢不敢说，敢说，我再把这话说大点，我说你们整个这个小区里边有几十个带领工人，有带领呀，有讲道员呀，有教会带领呀，还有事物呀，就不管是谁吧，他在这属于带领工人，在小区里边我说他没有一个真的，都是假带领敌基督，你敢不敢说？（敢。）你敢说，那我再把这话说大点，我就说全国上下所有的带领工人，带领工人有多少了？成千上万吧，就成千上万的带领工人我说他没有一个真的，你说这个话大不大？你敢不敢说？（敢说敢说。）那你说说，我听听。（全国上下没有真实的带领人，全是假带领敌基督。）你敢说吧，你不敢说了？（我不敢说这全是，现在已经到了这局势了，除了祭司弟兄……）你这个话呀，不能把人家祭司弟兄除了，祭司弟兄就不是你的带领，神话说是那时没有真实的带领人，神没有说那时没有真实的祭司，没有真实的圣灵使用，祭司弟兄和人要分开，神说那时没有真实的带领，这个带领指谁说了？这个带领是怎么产生的？是人选出来的，祭司是谁选的？（神选的。）神选的和人选的能不能相提并论？你在那边给划在一起了。那现在你敢不敢说了？（敢了。）你刚才就

因为有祭司弟兄了，所以你不敢说是吧？（是。）你把祭司弟兄和带领混为一谈，这是神难以忍受的，说得简单一点，就是说，就这么大一个锅里面有这么一个豆子，你说锅里边有东西没有？（有了。）有东西，那就是说，全国上下那么大，他有上一个真带领，那神还能说没带领？那有一个也不能说是没有，那这锅里有一个豆子，你也不能说没东西，人家就少就是小也有这么个豆子。那神只能说全国上下到最后呀只有一两个是真带领，所以说，或者说很少很少，神说没有就是没有，如果你不敢说，成千上万人家还能没有一个？如果你不敢说这句话，你就跟随了谁，就跟随了撒但了。神说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是必死的，你说不一定吧，如果我说全国上下没有一个真的带领，就正常人来说，你这真狂妄呀！谁也没有见过人家，你就敢说人家没有一个真带领，你说我狂妄，我又说你狂，狂到什么程度了？你狂妄的连神话都不承认了，就说你狂到什么程度了？你藐视神话啦。为什么和你这样交通了，把你带到神话里边，这才叫信，信他的话，神话怎么说你怎么信，神说到哪你信到哪。全国上下没有一个真实带领人，这个没有任何瑕疵了吧？能通过了吧，现在你该笑了该哭了？从迷雾之中走出来到了大日的审判之中，今天叫你清醒了，叫你知道了神作的工作了，但是又到了审判之中，怎么审判之中？叫你到了哪了？不信派，成了不信派了。

敬畏

没经历信神的历程—定为不信派

（这是自己的缺少，我也没有分辨，通过开除的这几年吧……）不说那个，直截了当的说这个答案，你怎么做。（你怎么悔改，你该怎样放下自己的强暴。）（狂妄了，你该怎样放下自己的狂妄，找着不

狂妄的路途。）既然说你狂妄了，那你肯定做一个不狂妄的人就行了，那怎样做就不狂妄了？（怎样做就不狂妄啦？那肯定是只要自己好好吃喝神话，你能按着神话走，那你可能就能放下一些你自己里面的东西了。）你原来不是说狂妄吗？就是原来你生命还没长大，现在经过这一段时间你生命长大了，把你还原到原来的场地，那个环境下，你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情？（我会怎么处理呀，那放到现在吧，我能心平气和的。）怎么处理？（人家还说让你承认偷吃祭物，你该怎么做，就这个意思。）（如果她让我承认偷吃祭物，我会把原则给他拿出来，我现在会拿出原则。）你原来没有和人家拿出原则？（原来给人家拿原则人家不看嘛。）原来拿出原则他不看，原来你拿原则了吧？（拿了。）那你现在拿出原则和原来拿出原则是不是还是一样的？（原来拿原则的时候人家不看，咱也是撒但的毒素吧，你们连原则都不看，也是咱自己的血气，后来就不和他拿原则了。）那你今天继续拿出原则来人家还不看，你怎么办？（还不看，咱只有祷告神，靠神，如果他不看原则的话，他还要开除我，我也得接受，这次不张狂了，任凭教会里边他怎样做，咱就看神怎么做，慢慢等待，等待神的作工，咱不能凭自己，你信神不能凭自己血气来信神，而是要凭着神话活出。）我知道你这个意思，你意思就是说，我拿原则和你来交通，如果你听原则你听，如果你还是和原来一样不听原则，那我就不说了。然后你开除我，你就开除我。（顺服。）你就顺服，然后这就是你放下了手中的强暴。（唉，对了，咱就放下咱里边的这些东西。）这就是说你性情变化了，这就是你这几年的收获。（这就是我的想法。）（她说得对吗？她说得合适吗？）我知道，我说你经过咱昨天的交通，你今天再看她做的这个事情，她性情有变化了没有？她放下她手中的强暴了没有？（她没有放下，就是说没有正义感，站不起，叫人家打的你爬不起来。）（她说的最后这个，这叫顺服，她这样说，你怎么认识呢？）（顺服不对。）这算不算顺服？（不算顺服。）这算什么？（算咱站立不起来，没有正义。）（她算顺服啥了？）（顺服人了，那是顺服人了，按我的领受是顺服人了。）（那你怎么样领受就怎么样领受。）

咱今天信神了，还能不能各人领受各人的？你这各人领受各人的是什么话？这是不是信神之人的话？这是个不信派的话，不信派才各人领受各人呢。你信神了，咱还能说各人领受各人呢？如果各人还领受各人的，这叫信神吗？这叫信什么？这叫信自己。因为啥呢？你领受你自己的，我领受我的，她领受她的，你说这叫信神吗？（唉，我是这样领受的。）不，你先把这个搞清楚，这叫不叫信神？（总的来说，一点。）一点什么？还有一点信神的味道？（我的领受是，各人领受是各人的，到最终还是要叫神话掌权，真理掌权，最后一致观点还是要真理掌权。）那我问你，什么时候神话就掌权了？（你明白了真理神话就掌权了。）你什么时候就明白了？（我也和你答不清楚。）你这样走下去永远明白不了真理，因为什么呀？（就是明白不了。）你说，神来在地上是来干什么的？（神来在地上就是拯救人了，就拯救败坏的人了。）他怎么拯救人？（那就刑罚审判。）他用什么来审判刑罚？（那就用他的话语，还有试炼熬炼，摆上的人事物。）神来在地上道成肉身的目的意义是什么？咱信神多年最起码应该知道这个吧？（那你肯定是要蒙拯救了嘛，神来是拯救人了，人是想蒙拯救了。）错了吧？神是搞他六千年的经营计划，神拯救人是附属物，还记得吧？（神拯救得就拯救了，不能拯救得神也就不拯救了。）神来在地上道成肉身一个重要目的意义，你没有明白。（哎呀！就是明白不了。)神为什么道成肉身？（信神这门功课深着呢。）不是你没明白，是因为你离神太远，你就没寻求。（是了。）没寻求，你连神道成肉身的意义你都不知道，神为什么道成肉身？是因为人几千年来，人信神都是你这种信法，你领受你的我领受我的，咱各领受各的，各信各的神。你信的是谁呢？你信的是天上那位渺茫的，并不存在的，任你摆布的那位高大的神，神道成肉身的目的意义就是要取缔你这位高大的神，叫你信实际的神。今天基督是什么呢？实际的神，实实际际的，你信的是渺茫的，神来在地上的目的意义是给人留下准确的话语让人去实行。今天神作工二十多年了，神给咱留下准确话语了没有？（留下了，肯定留下了。）留下了，那你按他的准确话语实行了没有？（没有。）没有，你也没去寻求，反过来还自己另辟蹊径给自己找一条路，找了一条什么路呢？一个人一个领受吧，你按你的领受来，我按我的领受来，这是不是把神给分家了？耶稣在的时候就一位耶稣，对吧，耶稣走后两千年给神产生了两千多个派别，

怎么产生两千多个派别了？这两千多个派别是不是一人一个领受把他领起来的。（嗯，是的。）今天没有叫你当带领，要当了带领，当了牧师你就开始成了掌门人了。（没有真理就是可怜贫穷。）两千个人出来两千个领受，两千个掌门人两千个派别产生了。耶稣走后两千个派别，全能神来了，他是要九九归一，可是全能神还没走了，你又开始分家了，你说悖逆不悖逆。（其实人说是信神了，倒不如说是信自己。）你还认为你对着了。（不对，我就说我不对嘛。)不对，你还一人一个领受，好了，就凭这件事就能定你是不信派。（嗯，不信派，就是不信派，就凭着这个就是不信派。）因为你跟神话无关，你跟信神无关，你跟神作工不挂钩。

然后你刚才说的那个话题，你说啥呢？神今天作工要把你作成什么样的人呢？刚才你说了，神用话语来掌管人控制人，神是要人做什么人？神喜欢什么人？（诚实人。）诚实人，你诚实不诚实？什么表现？（神当然是喜欢诚实人了。）神喜欢诚实人，你诚实不诚实？（不诚实。）不诚实，你这不诚实的表现在哪里？我听听，为什么说你不诚实？（呀！你要叫我说我也说不清。）那你就是一个谁呀？保罗，保罗说什么话呢？还记得吗？保罗说我就是罪魁。（是呢，保罗说过。）保罗认识自己就一句话，我是罪魁，这边说我是罪魁，这边就是我活着就是基督，罪魁就是基督，今天问你认识自己不认识自己，你告我说我认识自己。认识自己怎么呢？我就是不诚实，我问你不诚实你拿表现拿事实来说，你给我拿不出来，能不能拿出来你不诚实的表现来，拿不出来。（那要有事实才能拿出来呢，没有事实拿不出来。）对呀，那你没有事实你为什么说自己是不诚实的？这是个什么表现？今天咱就解剖了。（诡诈。）这是不是个假谦卑？是不是个伪装？（要是有事实了吧，你就知道你诚实了没有。）对，你得根据事实说话，得有细节。（对，根据事实说话，我这人……）不根据事实说话。（不是不根据，要是有了事实我才能知道我那啥。）对呀！那我刚才问你说，我问你诚实不诚实，我又没说你不诚实，你自己可以说你诚实，可以说你不诚实，你有两条路选择，你选择了一个不诚实，那你不诚实，既然知道自己不诚实，你要有不诚实的成分在呀。

（你看啊弟兄，我是这个，如果要是这事情我能明白了，我肯定往真理这边站，如果我不明白我就是糊涂蛋。）我没听明白你这个意思？怎么是糊涂蛋？（咱把事实拿出来。）我和你说的是不是就是要把事实拿出来？（对了，咱把事实拿出来我再谈，要叫我说我诚实不诚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诚实，怎么说是不诚实。）其实你刚才那个事实已经摆出来了，刚才你给我说什么来着，取钱，偷吃祭物，不说其它事，就从你刚才给我交通的这些事，你是不是诚实人？（那肯定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是不是诚实人？（是呢，那就是诚实人。）那为什么说自己不诚实？好了，你说你是诚实人。（也不敢说是诚实人。）这个事情又怎么说呢，你说这个人他办了五件诡诈事，办了五件诚实事，你说这个人是诚实人还是诡诈人。（这个不能说他是纯粹诚实。）那你说他是诚实还是诡诈？（诡诈。）那刚才把你说的话就推翻了。（推翻就推翻了。）所以你诚实不诚实不能根据你那一件事来说，是根据你平时的流露表现。（还是要根据你一贯的表现来说，而不能根据你做这件事你是诚实你就诚实，这件事你诡诈了你就是诡诈人，而是根据你一贯的表现来定你这个人呢。）那你一贯表现诚实还是诡诈？（一贯表现吧，作为神家的一员，一般我站正义感了。）一般你站正义感呢，不一般的时候你就不站正义感了。（一般就是看见理不顺的时候我就拿出来说了。）

好，我把你放在一个正义感人的位置上说话，你拿上工作安排和他们求真求细，和他搬原则了是吧，和他搬原则的时候这是你的一个正义是吧，这是不是你的正义？是正义吧？当他不接受你这个工作安排，不接受你这个原则的时候，你什么表现？（举报，真的，那时候不接受就是写检举信了。）那时候写检举信了，现在你还写吗？（现在你往哪写呢，写了多少回。）不不不，你刚才倒和我说了，你写检举信那个表现太狂妄了，你说你说的这些话糊里糊涂，一会说你写检举信太狂妄了不服不满。（信的那时候呀，把教会里当时发生那些事的经过……）我不和你求那个细，我就说这件事你流露出啥东西，你一会说两面话，你说那时怎么了？（那时吧，我观点就是，你小区里就不按事实做事，你就不按原则做事，那时就检举小区了。）

嗯。（检举小区以后，区里都下来落实检举信，其实就不是落实检举信。）那究竟你是正义还是狂妄？（正义感，那时就是正义。）那时是正义，现在就是狂妄？（那时正义，你看……）不不不，我不搅事，我就问你那时是正义，那今天怎么就变成狂妄了？（你看，当时有两种情况，这狂妄的时候呀，咱后边才认识到，那时要是人家教会开除的时候，咱不应该在人家教会里交通，这个就是顺服，这就是我这段时间反省的。如果那时不要在人家教会里跑，我就是顺服，当时那会咱就觉着自己狂，这就是我认识的狂。但是那时狂，就是当时你教会里小区里做的事就不对，我就是要和弟兄姊妹交通了，这就是咱的狂。）你看，现在我不说你以前的认识，我就说你现在的认识。（就是我现在才认识那时狂。）那时狂是吧？（那时就认识不到狂，听105集讲道说，先救羊，不要管狼。）讲道里怎么说了？（先把羊救出来，不要管狼，那时先救羊了，教会里有几个追求的赶快给人家交通，现在感觉到，神的作工用你人做吗？)那就是说神的羊用我救吗？(不是，因为教会是一个整体，人家有圣灵的作工，人家有祭司的讲道交通，何必你在那，人一开除你，你就顺服吧，那你在人家教会里给人家交通得跑的，那你这是啥了？你这表现是啥了？这是我这段时间反省到的。)反省到，认识到的，教会里人家管人家的，你不能去参与，你参与就是狂妄是吧？(对，这就是做了打岔搅扰的工作了。)那教会人家提取钱财的时候和你有啥关系呀？你为什么要参与？(那时教会提取钱的时候本来我也不知道，只是小区人家过来交通我知道了，知道的时候，小区对付我的时候对着了嘛，绝对对着了。）小区对付你对付得对着了？（对着了嘛。）怎么对着了？（那你没有按原则，人家当时对付我两个。）好了，咱不追究这个事了，我就是从你这里边说，你刚才你说了，你这是个正义是吧，现在看了你这个事情也是正义。

就是说，你和人家交通完了，人家不接受，不接受以后你该怎么办？(不接受以后怎么办？)嗯。（当时就是写检举信了。）写检举信了你说这是正义是吧。（那肯定是正义呀。）你写了检举信是正义的事情，再往下发展是什么程度啦？（发展是咱做了打岔搅扰的事

了。）怎么打岔了？（就是在这给人家交通了，把小区的表现全给人家交通了。）你承认不承认这是打岔搅扰？（承认，我这时承认，但是那时不承认。）好啦！那我就问你，究竟你是打岔搅扰还是正义感？（当时那时觉着是正义感。）咱不要说那时，就说现在。（现在认识到那时是打岔搅扰。）那就不是正义感了吧？（正义感，你看在哪方面呢，在偷吃祭物这方面咱属于正义感。）那你的意思就是，偷吃祭物我应该是正义感，但是我不应该揭发检举。（检举肯定是检举呢，你看，你没有听懂，这是两码事，检举和正义是一码事。）我听懂了，我问你，我不管你维护，不管你原来的，我就说你揭发检举以后，揭发检举这是正义感还是打岔搅扰？（这是正义感，那能成了打岔搅扰？）（你现在说什么打岔搅扰了？）（就是我在教会里散布人家小区，这个是两码事，咱要不散布，人家忠心就开除不了，人家在教会还好好的，咱把人家交通的让教会开除了，我是反省这个呢。）（你意思是你散布到哪，凡是这些人都被教会开除了。）（对，这个就是打岔搅扰。）不是，她是啥呢？我和她交通，她挤牙膏呢，挤上一点她往前跑一跑，前边那个事就放过了。刚开始她说什么呢？她说她是正义感，我说你诚实人还是正义感了？她说她是诚实人是正义感，刚开始又是狂妄，然后她又说啥了？这个她分不清了，她不能说狂妄了，她又往后边推移呀，推移到说什么呢？说到揭发检举上了，好了，我又说那揭发检举是正义了还是打岔了？她刚才说给人家教会造成打岔了，我说那你揭发检举……（检举那是肯定是正义感，那不是打岔搅扰。）肯定是正义感，因为啥开除你呢，是不是因为揭发检举开除的？（不是，就是因为我们不承认偷吃祭物这个开除的。）好了，就这一句话，你不承认偷吃祭物这件事是正义感还是什么？（那个是正义感，就是你开除了我，我也不能承认。）我就说你发表这个理论，就是说我不是偷吃祭物的，我是保护祭物的，这个理论是属于正义感呢还是打岔搅扰呢？（正义感，那个是正义感。）那时是正义感，现在是不是正义感呢？（这时还是正义感，到什么时候也是正义感。）还是正义感，那你怎么成了打岔搅扰了？（我就告你说在人家这，给人家交通把人家都交通过来，这件事我做得不漂亮。）好了，咱再往前给你挤一挤，那你明白了这个事情你和弟兄姊妹交通交通，这是正义感了还是打岔搅扰？这是打岔搅扰还是正义感？（没有给他们交通过，因为他们又把我们踢出来了，这三个月我才认识到。）不

不不，刚才你还说了，人家为什么说你是打岔搅扰了？（人家教会里说我们是打岔搅扰了，但那时候我不承认。）不不不，你打岔搅扰的事实，他根据什么说你是打岔搅扰的？（人家在教会里聚得好好的，你和人家交通得都拉到你跟前了，那不是打岔搅扰呢。）好好好，你记住你说的这句话，就是说，人家怎么说你是打岔搅扰的，你先记住这句话，你是什么呢？在教会给人家交通这件事了，是因为这件事说你是打岔搅扰的吧？（嗯。）

那就这件事，你说他是打岔搅扰还是正义感？就问你的认识。（这会我认识到那会是打岔搅扰了。）我不说你过去，就说你现在的认识。（我就认识到是打岔搅扰了。）是打岔搅扰。（又不是正义啦。）好了，你先承认这件事是打岔搅扰啦。（绝对我承认。）承认了吧，好了，那我问你，你发现教会里边有黑暗面的时候，你和弟兄姊妹们交通了一下，这就造成打岔搅扰了是吧？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咱看见黑暗面不要说、不要交通。（你说到哪我就认识到哪，你看，是了，你看到黑暗面了，你和弟兄姊妹交通了，弟兄姊妹交通一遍就行啦，你为什么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总把弟兄姊妹交通的。）（你交通的让她明白了嘛！）（对啦，你交通的让她明白了就行了，你为什么要把弟兄姊妹从教会拉出来了，我就是认识到这了。）你另立山头了？（后来出来这一伙子又聚会又跑，这不是另立山头，我这会才知道是搞独立王国了，以前就没认识到，从这回人家把我们踢出来，我才认识到，这就是搞独立王国了，你另立山头，与神对着干。）人家开除对啦！（人家开除对啦。）那你就是敌基督。（就是敌基督，从这回他们把我又踢出来，我才认识到，你纯粹就是打岔搅扰，你另立山头搞独立王国，以前不承认。）你怎么另立山头了？（开除的这些人。）你怎么拉拢过来的？（就根据弟兄的讲道交通，一篇神的话，先救羊，把羊救出来，教会全是黑暗掌权，就没有圣灵掌权。）那你意思就是上了祭司弟兄的当了，你刚才说你按工作安排，按祭司弟兄怎么交通怎么实行的。（因为那时我没有认识，那时给人家交通明白就行了，咱不要把人家拉出来。）你怎么拉人家的？（跟人家说教会没有圣灵作工，好像咱就有圣灵作工，从这点，

我这时才反省到，咱给人家交通明白就对啦，人家在教会里人家知道，根据交通人家明白了就行了，为什么你把人家都拉出来了？）（是你拉的呀？还是都愿意听这个了？）（可是我这会认识到咱做的也不合适。）（那你觉着那时不是正义感？）（那时绝对是正义感，后来人家又把我们踢出来了，咱在家看看反省。）刚才你说神要的是诚实人是吧，你和他交通的是诚实话，还是诡诈话？（交通的全是事实。）全都是事实，然后你用真理、用事实把他们拉拢起来，就搞了独立王国了，你用事实用真理搞了一个独立王国，用真理打岔搅扰了神的作工？你说吧！我给你说，其实你现在你自己都是糊里糊涂，神是叫你做诚实人了还是做诡诈人了？我给你说一句话，你呢，经过这一段时间经历，你有一个收获。（没收获。）没收获？你刚才还说你有收获呢，认识自己狂妄了，变不狂妄了，一会又没收获了，我给你说，你学得比以前老练一点了，学得乖巧了，以前我狂妄了现在我不狂妄了，是不是乖巧了？以前有正义感我说了，现在我也不说了，我承认错误啦，我拉拢教会啦，我成了敌基督啦，还不乖巧呀，学得乖巧啦，看不透的事不说了。刚才她说什么呢？我给你们交通了把你们都拉拢出来了，如果我要不交通，我这不就不拉拢了吗，那我就不用另立山头了吗，我就不存在搞独立王国了吗，我就不是敌基督了吗，你学得乖巧了，看不透的事不说了。你是咋呢？研究、分析、等待，是你最好的实行，这就是现在最好的实行，这流露出来你咋呢？你比以前学得是乖巧了吗？是学得圆滑诡诈了，成了老油条了。为什么我说你挤牙膏呢，刚才大家都在听着呢，你说一句，好啦，我给你交通，你就往后头推，推推推，最后你推到了你是敌基督，你是搞独立王国呢，推到这了。研究、分析、等待是你最好的实行。（那时给人家交通明白了就行了，为什么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你明白了吗？（那你不明白你为啥要给人家交通？）你不明白能不能做个诚实人，敢不敢激起你的正义？研究分析成了你最好的实行，神说什么呢？一时的诡诈能拯救你一世吗？你今天流露出来的是你一时的诡诈。（那时觉着自己挺正义的，通过这段时间吧，觉着咱就没有分辨。）

在这一个是诡诈，一个是啥呢？撒但把你折磨成什么了呢？成了东亚病夫啦，你现在只不过显得懦弱啦，原来呢，还有一点点刚强正气，禁不住风吹雨打，爬倒了，成了懦夫啦，东亚病夫。（那时把我们踢出来的时候，的确那段时间可难熬了，那时教会把我们踢出来可有正义感了，就是这回把我们踢出来，我和老蒙那件事把我踢出来，我真是想不到。）（开除的这个里边又把她踢出来了，这下打得越难受了。）这就对啦，这就成了东亚病夫啦，所以现在学得乖巧了，我不说了，就是认识自己。（你看弟兄，我在教会那时开除，就没有伤心也没有那么软弱，这回的确是软弱的厉害了，是神不丢弃人，这个新东西还能供应上。因为啥呢，那件事就不是个事，人家就把我踢出来了。我就是一个送东西的，从教会开除了，到老孟那了，碰见老孟说他种的芹菜，儿孙子黑夜打了架了，黑夜也没拉灯就把芹菜全给他拔了，拔了之后第二天早晨起来才发现，这下心里就难过了，难过的不行就过去找他儿去了，告他儿别人把他芹菜拔了。那你说碰见这事了咱给他交通不交通？你在那种情况下你给老孟交通了吧，后边我跟他说，咱这个做事呀，人每天遇到的事都是神摆设的，咱种的芹菜连心拔了谁也心疼，但是有神的美意了，要解决咱里面的什么东西了，你不能告给你儿，你儿要是脾气不好，把人家按住打一顿，你这成了挑拨离间了。我刚给老孟交通的时候，他不服气，过了四个月了，我说打岔搅扰的表现是什么了？事实就证明，你孩子不会那是神的保守，你做那件事就是挑拨离间，后头他软下来了。第二次又送东西去了，他和我说，我和你说的是我心里想的，就没有那样去做，我说我不知道你哪句话是真哪句话是假，就这样他告诉摆脱，说我抓住人不放，就你好抓人。当时聚会，我就祷告神啊，你保守我，我又不是说把这件事抓住不放。）你看，你说这些话呀，你看见我想听不想听，为什么？你所做的这些东西与信神有关系吗？（因着这件事又把我踢出来的。）就是踢出来不踢出来与信神有关系吗？你是信神了还是信摆脱了？（后边走出来了，对摆脱有分辨了，这次他把我踢出来我才对他有分辨了。）你不是对他有分辩了，你是对他有成见了，他是对你有伤害了你就开始分辨了。

神说了，你做了大量与真理无关的事，所以说，你讲的这些说的这些你再说多少我不愿意听。（不愿意听咱就不说了。）我不愿意听意思就是什么？告你说和真理无关，你和他这些东西求真求细有什么意思？（没有意思，对咱生命带来的是亏损。）然后你还说人家把你开除了以后呀你是太伤心了，你是太伤心了这是与真理有关系了，和真理有关系的你不寻求，和真理没关系的你可恰恰是寻求，所以说你走了一个错误的道路，为什么你会痛苦难受？教会开除了你了，本来就是一次试炼，就是一次难过，你是难过以后了，你本来你是信教了，从教会把你开除了，你有点难过，后来你又找到了一个后爹，摆脱把你收留下来，又找到一个父亲，所以你不那么难过了，然后呢，这个后爹又把你甩了，所以说你更难过了，无家可归了，孤苦伶仃。这些表现流露出来是什么？你信神的同时你在跟随谁？（是了，认识到咱信神是跟随人了。）你只是口头上信神，你把神当作老大，你仰望的人是老二，你呢？老三。甚至你把你所仰望的人当成了神来待，你在教会里边不管人家带领工人做对做错，你给人家提个意见，人家把你打压了，你还要顺服，过了这么长时间你告我你学会顺服了，学会顺服谁了？学会顺服带领了。带领开除我，我接受，我顺服，点头哈腰，你和谁点头哈腰了，对带领点头哈腰呢。（那会被教会开除了，写了四回检举信了吧，那回不是点头哈腰。）你还辩解表白呢，我为什么问你现在的认识呢？我说你现在的认识，我就看你走到哪了？现在你述说你那时狂妄，现在学的顺服，我说你把她认成父啦，我说你心里边仰望的是她，结果你告我说你当时揭发检举了，告我说你不顺服对了，那你是不是又提起了当年勇。说你懦夫的时候，你说我当时好汉，我说你好汉不顺服的时候你说我变了我要顺服，你究竟是啥？你给我下迷魂药了？不是没真理可怜贫穷，这叫啥？辩解表白，你这个话了，你这左右，或左或右呀，为什么会这样，我说你偏右的时候你往左说，我说你偏左的时候你往右说了，你这样左了右了说的目的意义，无非就是为了给自己遮盖一下。我是来揭露你的伤疤的，可是你呢，你始终是辩解表白，总想掩盖，不是我不是你说的那个意思。

辩解表白是什么表现？这是诚实人表现不是？辩解表白，找理由找借口，这种人能不能在光中露出头脚，信神了，你是愿意活在光中呢，还是愿意活在黑暗之中哀哭呢？你嘴是这么说，你事实是怎么做的，我揭露你一下，你在那掩盖一下，我揭露这边你掩盖这边，我揭露这边你掩盖那边，我揭露是揭露你的性情，你流露出来的这些东西，你说吧，最终我也不知道你究竟是诡诈还是诚实？是狂妄还是啥？（啥也有。）还是顺服、是懦夫了？（五样剧毒，一样不少。）我摸不清你了。（你摸不清，我都不知道我当时实行的啥？）我告你一句话，就是说，我给你说多少话了都不能正确面对，第一个就是说，寻求真理的人什么表现呢？我一说呢，竖起耳朵听了，这是个表现，这是个性情，呀，我得变化。而你了，不是这个态度，我说东，不是不是，我是那个意思，赶紧拿这个掩盖一下。我刚给你说我来解剖你这个吧，你说不是不是，我是那个意思，左了右了跑。这个性情里边流露什么了？你不是追求真理的人，你不是说拿真理来变化你的性情，你老是怎么了？怕丢了自己的面子，怕别人看见我还有这方面败坏，我没有正义感，我还能没有正义感，人家说你不顺服，我还能没有顺服，我顺服也得有，正义感也得有，但是顺服和正义感打起架的时候，你就不知道你是谁了？所以说你就东倒西歪，还在搅事呢，现在咱应该怎么走？就是说，寻求真理，看寻求神的意思是什么，跟上神的走。神说，神来在地上就是作审判刑罚的工作，审判刑罚就是揭露你的败坏，你得敢于亮相，叫你自己亮你自己的丑相呢。你呢？不敢亮相，不敢亮相我亮你的丑相了，不敢不敢可不敢亮我的丑相了。（不是不敢。）怕什么呢？（弟兄，没有真理可怜贫穷一句话，自己都害怕自己，哪个不该了，害怕，真的不是说不敢，如果知道，那揭露一下怕啥呢？弟兄姊妹跟前丢下丑怕什么呢，这又不是说要杀你呢，他害怕。）你说说你怕什么？（不知道该怎么样走。）我是说你怕什么？你这里边怕什么？（怕这边又抓你一个把柄，又二次把你开除了？）怕抓你把柄了？（没那意思，开除已经开除了。）你说的这个怕什么？（没有惧怕呀，而是咱自己没有真理，而不是怕再开除，没那意思。）

从这些来看，咱不仅是没真理，咱也不是个寻求真理的人，不是寻求真理的就是恨恶真理的人，怎么是恨恶真理呢？我想和你交通一下真理呢，你还东躲西藏。你看神和撒但说话时，神说，你从哪来的，走来走去往返而来，有答案没有？我问你话的时候你给我答案了没有？认识到了吧，你和我总是声东击西，叫人和人之间无法沟通，你说难不难，这就是你的败坏性情。从你原来的时候呀，说你还有一点正义感，还能说句公道话，结果带领工人把你一击打以后，经过开除以后，你还能揭发检举，揭发检举以后呢看不到希望，也就是说呀，你走走就走不动了，不能逆流而上啦，只能顺流而下啦，等顺流而下的时候，你顺了谁了？顺了带领了，你顺服神啦？神叫你做一个正义感的人，做诚实人，敢说实话，而带领叫你说吗？祭司弟兄说，现在中国最大的善行就是互相帮助扶持，然后你说你有正义感，你说你分辨清楚了，你和弟兄姊妹交通了，交通了人家说你是打岔，经过几年的经历以后呀，你告我说你得顺服，我不能打岔了我不能再交通了。这个表现就是，从当初你的正义感到了现在模糊还成了打岔搅扰，我不说了，从这件事上你变化成啥了？从有一点正义感变成了东亚病夫，这就是你的变化，就是原来从诚实人变成啥了？诡诈人了。什么是诡诈，不敢说实话，不敢为神说话。（弟兄在这说了我也想了，我就是学得乖巧了，从他们把我踢出去，我把缘由全给他说了，我回了家我再哪里也没跑。）所以说你相当顺服，你不要表态了，你不表态也知道你顺服了。

不着急，咱按程序来，先交通让她看看自己的情形，先把这个认识到，你再交通其它的她能听进去，如果她自己不释放，你谈什么她进不去，必须把这个给她解开，解开以后才能说其它话了。咱还继续交通这个情形吧，你所流露出来的、表露出来的和当时的亚当夏娃有什么区别，来你给她交通吧！（现在咱流露的和当初的亚当和夏娃是不是一样的呀，就是当时神对亚当夏娃说，你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是不是必定死呀，但是亚当夏娃他听了蛇的话，他说是你造的那个女人让我吃的，那个女人又说啥了？是你造的那个蛇让我吃的，最终他认识他自己吗？）（没有。）（他认为是啥了？是这些环境，但是当时

蛇是不是也是神造的呀，人认为的是什么呢？他说是你摆设的这环境，埋怨这个环境，如果没有这个环境的话，是不是我听了你的话了呢，你看女人是你给我的，那个蛇也是你造的，但是摆设的这个环境里边亚当夏娃我顺服吧，蛇让我吃了我吃了我顺服吧，你说他顺服的对吗？）（不对。）是吧，神给他说的啥了，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必定死，但他最终听了蛇的话吃啦，吃了死了，他还说啥呢？我顺服吧。像你现在这个情况是不是也是一样的，神让咱做诚实人，神喜欢正义感的人，但你当时做得就是实实在在的，实际情况给弟兄姊妹交通了，当时是有正义感，你做的其实是正面的，但是经过他们的打压之后，经过这几年的反省之后，你并没有持守你的正义，并没有持守你当时和弟兄姊妹交通的是正面的、是对的，你现在反倒说我顺服吧，你顺服的是谁呀？是不是和当初的亚当夏娃一样呀，咱顺服的啥呢？（撒但。）是不是撒但呢？他当时顺服的是蛇，你现在顺服的是带领，你真正做到神心意上了吗？神就喜欢有正义感的人，神就喜欢诚实人，你当时持守的那个其实是正面的，但是到现在你连当时的那点正面的都推翻了，你说我顺服吧，我狂妄了，我以往打岔了，我成了敌基督，我做错了，就是你已经向撒但投降了，缴械投降啦，悔改啦。你认为悔改了，其实在神那，神称许你吗？你跟当初的亚当夏娃一样吗？这个能理解了吗？（理解了。）你说你是顺服了吗？是顺服神了吗？顺服的是谁呀？（人。）顺服的带领吧，咱认为，这还不是神摆设的环境呀，他们这样开除我是不是也是神摆设的呀？你是不是在这里边认识了，我顺服还不对呀。神其实给咱摆的这个环境是要咱干啥了？站住正义，做诚实人，你是正面的，要你持守正义站住见证呢，你没有站住见证，你说你顺服了，你顺服这个环境了。）就是说一开始呀，祭司弟兄说，揭发检举了啊，然后你听见了，叫你做有正义感的人做诚实人了，一开始你还有那么一点人模人样的，看见不正义的事你敢说话，唉，他打压你了，我还敢反抗，我还敢揭发检举，也就是说呀，神告你说叫你做诚实人，叫你做有正义感的人，叫你做神的精兵，你还在脑海里有这么一些记忆，也就是神说的，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是必死的。

善恶树是谁呢？就是带领工人，敌基督假带领，他们的心思意念就是毒汁，然后呢你是因着信神，神的话在你身上还留有这么一点痕迹，所以说，我要坚持正义，我要揭发检举。当你揭发检举以后呢，教会带领来了，人家说你搅扰打岔，人家说你太狂妄，带领工人他代表谁呢？他代表的就是那个蛇，蛇和你过来说了，神说叫你做诚实人了，神说还叫你做啥呢，得叫你顺服了，不叫你做狂妄的人。蛇说，你做的太狂妄了，你没有一点顺服，你得顺服神的环境。你听了这个话以后，你可以左右摇摆，然后就开始难受，你回来就认识自己，回来认识自己反省啥了？你把神话给否了，然后你想起了带领工人的话，然后你就按着带领工人的话去顺服、认识、实行。这几年来就活在带领工人的话里边，当你活在带领工人的话里边去认识实行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属于什么呢？你是不是背叛了神？是不是神的逆子？你的所做所为所实行出来的还有点人样吗？就连你原有的那点都没有了，神怎么说呀？神说，把一个活活的人折磨得和一个没有灵的死人一样，你说，咱现在是不是像一个没有灵的死人呢？（是了。）原来还有那么一点正义感，敢说话，也就是说，还有那么一点气息，结果叫人家打了针以后呢，这一点也没了。我顺服吧！本身你是背叛了神呀，你否认了神话，你否认做诚实人，做正义感的人，你不去做了，你弃掉了神，跟随了假带领敌基督，你拉着你父亲的衣衫走了，反过来还给自己带了个帽子，我顺服、我认识自己，我是敌基督，从外表来看我多顺服，你顺服谁呀？当时亚当夏娃他怎么说了，神说谁叫你吃这个果子的，他是怎么说的？神，我相当顺服呀，是你造的那个蛇叫我吃的，这蛇不是你造的？我顺服你摆设的环境呀。亚当怎么说呀？亚当说，那女人不是你造的，不是从你来的？我听她话听错了呀，我这不是顺服，我吃她的我就是顺服，我不吃她的我不成了悖逆啦，我要顺服，你现在就吃了它了。背叛了神还要给自己带个冠冕，我是顺服神的人，这两年我得着了，得着多少了？我学会顺服了，认识到自己狂妄了，就是神话来了呀我不敢持守了，神话来了叫你做有正义感的人，叫你做诚实人，我不持守了，我学得顺服到什么程度呢，一切神话来了我都否掉，我都不敢承认，神话说我太狂妄了，神说，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是必死的，好家伙，吃了就必死的。我咋呢？我柔和一点，不一定吧。他是啥了？你看你多狂妄了，带领工人你都敢说人家，都敢揭发检举，我不要那么狂妄了，我来点否认自己，不

一定吧，带领工人不一定就是敌的吧，人家是带领工人了，人家说的话，神的摆布安排我也顺服，你是不是和亚当夏娃是完全一样的。

那神要的是什么人？神六千年经营计划要的是什么人？你白白吃喝了神话二十年，你的灵呢，灵是六千年的灵，你这六千年白白的经历了神的作工，你依然还是当初的亚当夏娃。神要吗？神要的是变化了的亚当夏娃，你还是当初的亚当夏娃，现在你可以说，你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纯正的一个不信派，没有委屈你吧？（没有。）没有打压吧！（没有。）不信派，所做所为跟外邦人是不是一样的？（一样，就是顶了信神二字。）带了个帽子，所以说你这个不叫信神，你叫什么？这叫信仰。信仰是什么概念了，信仰就是最简单的信神，就是承认有神，你承认不承认有神呢，你承认。但是带着浓厚的宗教色彩，怎么宗教色彩？就是凭想象观念，任着你心中渺茫的那位神，神话是神话，生活是生活，你根本没把神话带到生活当中，你信的不是实际的神，你信的是渺茫的神。所以说，你把这个信神当成了一种精神支柱，我还是个信神的人，神爱人，你说那么多空洞的话，有意思吗？所以说，你是个不信派。那真实的信神，什么是信神？你给我说说什么是信神？（神话倒背如流。）你背背我听听，什么是信神？（就前言那段吗，什么叫信神？信神就是顺服神话，在环境当中认识自己，呀，背不了了。）又说大话了，在相信万物主宰的基础上来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的说话，达到脱去败坏性情以及认识神，这个历程叫信神。这个历程是什么？就是这个过程，可是你有吗？总共五步，第一个，你相信神主宰万有，带领工人敌基督假带领都是神主宰来的，你承认吗？（口头承认。）你心没有承认，你要心里承认的话，你不会流泪，你不会消极软弱，人家教会带领把你打压开除了，你害怕吗？你不害怕，因为啥呢？因为神主宰，我怕什么呀？然后开除了你们一个小团伙，人家不要你了，你还流出泪来，你相信神的主宰吗？神主宰一个小团伙都控制不了，掌管不了，这就是说什么呢？（过去过来还是想要神这个话了。）你看，我给你交通的时候呀，你在里边跟上我给你交通的这个思路走，我一跟你交通，你一表白，好啦，打岔了，我和你交通，你听不进去啦，交通完了，我也说完了，你也说完

了，最后得着啥了，自己打岔了自己，咱先学会听。你第一步就没有相信神是主宰万有的，你不相信神主宰万有，那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的说话，在这个时候经历神的什么作工了？你经历的是带领的作工，你经历的是你的作工，和神有关系吗？你所走的是一个人一个领受，这是神话吗？你没有经历神的作工，也没有经历神的说话，完全根据你自己的观念想象。以及达到脱去败坏性情，前边路都是错的，能脱去败坏性情吗？就是你说了，一会我狂妄了，一会我诚实了，一会又说什么呢？我顺服了，所以说，脱去败坏性情是不可能的，然后以及达到认识神，前边都没有，你还达到认识神了，认识神可以说你在这里想都没有想过，你就没有想过，因为你每天追求的是怎么剩存下来，逃避大灾难，你觉着和认识神无关紧要，所以说在认识神这条路上，你根本就没动过也没想过，所以说，这个历程才叫信神。五步路，走一步了吗？一步没走，这个历程才叫信神，所以说，你得纯正领会。

敬畏

什么是败类1

地里化肥是怎么上的？是一种化肥还是两种化肥？下化肥之前问人了没有？（问了，可是当时就告诉我两种化肥都是一样的。）你可是了一下，这一可是，你的思维哪里去了，他问你，你问他。（他没有问我，我去那拉的时候我就问他了。）你问是怎么问的？（去拉的时候，我一看是两种，我说怎么不一样，怎么下呢，是两个搅在一起下还是怎么下，他们说都是一样的，直接下就行了。）直接下就行了？（哦。）这是董事长说的？（嗯，我问了董事长还又问了另外几个人，问的时候，他说看种什么呢，种玉米呢还是种啥，有一种是贵的，我说咱就是种玉米呢，然后也再没有说啥。）就问了你种啥呢，

说种玉米呢，然后就完了？（就问了种玉米呢，我说怎么下呢，也没说下去。）你这分辨能力哪里去了？自己有思维，然后你问别人，别人给你说了个不加思维的说法，你就去做了，这个大脑思维是干什么的，是不是失去功用了？神给你的大脑失去功用了，你不用你的大脑了，那给你也是白给你，叫你得个痴呆行不行，反正给你思维你也不用。

让你负责种地，你们把咱的小麦种成那样，这会儿地里该上化肥的时候，你又不用你的思维。以前在家种过地没有？（我没种过，地里的事就是我爸管呢。）去过地里没有？（很少去，几乎不去。）去过也不能说去过。（很少去，地里那些活很少管。）那你明知道两袋化肥是不一样的，能单独用吗？而且成分也不一样。刚才说油盐酱醋四样，你回去问董事长，董事长告你油盐酱醋都是调料，你回去怎么吃？今天吃盐，明天吃醋，后天吃酱油，这是什么问题？是不是就没有操这个心，不当回事，敷衍了事。是忙得顾不上了还是没放在心上呢？（不是，拉的时候我看是两种，我说问问他看到底是怎么回事，问了他说是一样的，我想那就是一样的。）我刚才和你交通你听明白意思了没有，我刚才说的什么话了？（你刚才说有人的思维吗！）你告诉我你有思维、你有大脑，然后我又给你举了例子，说油盐酱醋给了你你怎么吃呀，吃完盐以后吃醋，吃完醋以后吃酱油，一个碗里面放盐，那个碗里面放酱油。给你举了这个例子以后，你怎么和我说的？我还和你说，你买油盐酱醋的时候，你不知道，别人告诉你说这都是调料，你回去以后吃完一个调料吃另一个调料，一个碗里面放一个调料。我和你交通了这些以后呀，最后你还是给我来了一句话：我问了，人家告诉我这两种是一样的。明显你看见袋子上是不一样的，你说他告诉你是一样的，他告诉你里面成分是一样的，还是什么是一样的？（我问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怎么下呢，比如说一亩地，他说下一袋这也行，下一袋那种也行，他是这个意思。说是一样的，我说要是一样的那怎么下都行。）（后头你再没问，要是一样的化肥弄两样颜色是什么意思呢？）嫌浪费口舌了，是不是，嘴不想多问，脑子不想多转，我把这个例子给你说了，给你交通了以后，最后你还给我说这

么一句话：我问了，人家说怎么怎么呢！你和我说这个话什么意思，你还计划用脑吗？你接受吗？你承认你的错误吗？承认自己的过失吗？承认不承认？（承认。）承认？你刚才的表现是承认吗？刚才你说那个话什么意思，和你有责任没有？这是谁的责任，你刚才说谁的责任？（我的责任。）你的责任？我就没听见你说是你的责任呀，弟兄姊妹谁听见你说是你的责任了？你明明说是你问了董事长，董事长直接告诉你说是一样的，所以你才用的，和你有关系吗？你是单纯敞开诚实啊，听而信服，有责任没有？（有。）你是在威逼之下承认了和自己有责任，但你刚才说话的流露里，你是在推脱责任，是在说这事和你无关。我说你没有思维，你有大脑你不用思维，你没有在里面去寻求，自责，神给了我大脑我怎么就没用呢？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我怎么就听而信之呢？撒但和我说一句话我就相信，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是必死的还是不一定死的，咱自己应该不应该去寻求一下做人行事的原则、准则在哪？这件事的原则在哪？董事长是谁？他说的话我该不该信？我该不该刨根问底，我该怎样处理？这件事是谁的本分？你不是在扶油瓶，不是在除狗屎，而是你的本职工作！而这边还有个依靠你的，他还是听你的话呢，你说怎么上他就怎么上，你不用大脑，你带的徒弟他也不用大脑，这就是一系列的。但凡有一个人用一下大脑、用一下思维，这个事情还能出错吗？我在这边我还没有上地里呢，我还没有见化肥呢，我啥也没见，但是我把这些都知道了。为啥呀，因为我得去问呢。原来我以为是一样的化肥，后来呢，他们拉回来了，两种化肥不一样。一说两种化肥不一样，那就要解决这个问题啊，不一样为什么是一样的价格呢？董事长给我说的都是四十三是吧，怎么四十三回来是两样不一样的化肥呢？那我先从价格开始问起。我先问董事长，董事长从价格上面给我说不清楚，说一样三十多，一样八十多，那两样加起来平均下来应该是七十多一袋，那咱为什么掏了四十多一袋呢？算不清，说不清。这才看看这化肥究竟是什么化肥。他们说一个是有机肥，一个是复合肥，最后我才了解了两种化肥的成分分别是什么，为什么价格不一样。又采访人家说：这个有机肥和农家肥一样，有机肥是由农家肥制成，制成的这个东西上到地里没有多大劲，有机肥你看着多，但他不起作用。后来再一了解，他这个有机肥呢，国家有一部分扶贫就是不要钱，这个肥就直接给了老百姓，老百姓就直接拿这个肥用了。可是这个肥其实就不行，不起作

用，就只能是个扶持，是白给，白送，一车一车拉回来就用了，不出钱。在这董事长说出钱了，就说这个事怎么回事？这样算起来这个化肥是卖三十五块钱，还是给咱三十五块钱，董事长也没有搞清楚。那最起码来说，两袋化肥一个是三十五块钱，一个是八十块钱，它是它二倍多的价格。那个便宜的化肥零售价格查不出来，这边是白送，董事长那边价格是三十五，不知道是零售价格还是批发价。那个化肥价格零售价是一百二，内部价八十，另一个价格是多少不知道。董事长买回来的化肥，两个总起来平均价格四十三，两袋加起来八十六。咱是问董事长这两样化肥和市场价差多少，问了这也就不再细问了，因为咱是考虑这个成本呢，两袋总共加起来八十六。就说不值钱的这个化肥咱没出钱，全部加起来八十六咱也不亏本，因为外边卖一百二，所以在这个时候就制止了，咱也不去调查这个，也不去核实这个了。不管怎么说这件事咱不亏本，咱还是降低成本了。再一个就是使用的过程中，你怎么使用，一调查，这个有机肥不能把它当肥料用，只能当个陪衬。就是说，我在了解这个事的时候，我没有见这两样化肥，但是你做每件事你得负责任，你得有责任心。当我知道两种化肥的时候，我就把这个查清楚，知道看咱亏本了没有，这化肥有用没用，下一步地里面该怎么上。所以说今天才有了问你们这化肥怎么下的这件事情。咱说一个最次的，就是咱不知道这两种化肥的效果如何，不知道它的价格如何，最起码咱还不知道应该混合使用吗？不知道一个化肥和另一个化肥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油盐酱醋一个是咸的一个是酸的，你能分开吃？那加起来就是一个调味品，你分开吃他就是一个什么呢？今天下化肥呢，最起码和我说，我这块地用的是这个化肥，那块地用的是那个化肥，随后咱还可以有个补救，在这个没有下上真正化肥的地里咱再偏弄点什么。可是你们不用大脑，他投靠了你，你投靠了董事长，最后这靠山靠倒了，这成了多米诺骨牌，一个一倒一排全倒，没有一个能够站立得住，没有一个主心骨，没有一个自己有独立的生存能力。他过来一碰你，你倒了你还把下一个也碰倒了，一排全倒了，你说咱怎么生存。你说这么一个事上咱都能随风而倒，怎么经历大风大浪呢？下一步你又怎么独立生存呢？那你又要怎么经历撒但的迷惑呢？那再出来一个敌基督你又怎么能够站立得住呢？可能不可能站立住？就神说的，等神走了以后，你的经历能和现在一样吗？能比这个更好吗？你想吧，一个董事长一句话，就把这个骨牌就全部

倒了，直接到了终端。一个敌基督出来，一个邪灵出来，一个迷惑人的言语出来，你能分辨清？你不是分辨不清，是你不去分辨它，没有认识它，没有用心，没有责任心。那你做这个事是做什么呢，你现在怎么看这个事？心里怎么想的？（到时玉米上来，看见哪一片荒了或者说地没劲了，拿尿素再追一点。现在后悔也没办法，咱弄乱了。）（你是谈补救的方法，现在说的啥呀？）（弄错了，当时没有用心，也想到这了，但心里想着人家说得都一样，一样就这样撒吧！）（都浇化肥，这个一样，但是撒的时候还有尿素和磷肥呢，你不能说这边就是尿素，那边就是磷肥，这不就是傻子种地吗！）这回更看透了，这纯粹是憨憨加二杆子，这是纯种憨憨。

小凯，我和你说了这些你怎么看呢？什么心思呢？现在这个思维用了没有，转了没有？（转了。）把你转出来的东西说说，我看你转出东西没有。（当时也没有想那么多，就是去拉化肥，化肥拉好了，一看不一样，不一样我就问了一下到底怎么下呢，只是简单地问了一下，到底该怎么下，或者有什么问题呢，或者是它起什么作用，这些都没有用心去问，就没操这个心，人家怎么说就怎么下了。）你这个思维转了半天转了个什么，你这个磨没有上磨滚啊，进粮口是什么，出粮口还是什么。而且你让别人听听你说话的内容是什么？（表白辩解。）还表白辩解呢，弟兄姊妹都能听出来，你说你现在表白辩解还有什么意思啊，我和你说这些话目的是要干什么？（让我用心去做了，干啥都得操心负责任。）用心去做，操心去做，这是在干什么，每一句话都去认识。聪聪，这是干啥，属于什么类型，他是在干什么？（表白辩解。）辩解表白他后来又说什么了？让我操心呢！我给你交通的是什么？你的心思是什么？你想的是什么？你想的是这个事情该怎么做，原来你连做事都不好好去做，就是应付糊弄，经过你做的这个事放到桌面上，你遭受了难堪以后，你得学会做事，以后我得多问问。那这是不是我和你交通的目的意义啊，我和你交通的目的意义是想干什么？（认识人里面的这种性情。）（让他认识自己错在哪，接受自己这个问题。）咱都搅在事里面，我和你说出这个问题来，你知道了，这个事下回我该怎么做，我得多问问，明年种玉米我

可得多问问。种麦子的时候你问不问呀？和你说这个话什么意思了：哦，我知道了，下一回下化肥我绝对不单上，我绝对混合起来上。那你在我的交通中你得着了什么，得了一个规条，学会做事了，以后我做事，我问他这个化肥管不管用，该混合用还是单独用，你学会做事了。这是不是我和你交通的目的。神交通说，跟随神多年以后，在外面作工多年以后，得着些什么了，学会作工了，学会给人讲道了，得来了许多经验教训。你这得来的是不是经验教训啊？那这是不是神要给你的，神要给你的是什么？（什么事能举一反三的，去思想去揣摩，做的合神心意，不能只是去做事，不动脑子。）

小凯？从神那边看，神要给你的是什么？（让我得真理了，借着这件事发现了人什么性情，从人事物环境中进入真理。）首先你要明确神要给你的是什么，神要赐给你什么？（原则。）真理属于什么？（原则准则。）（真理是做人做事敬拜神的原则。）我刚才说真理做人的生命，真理是道路生命，成了你的道路，成了你的生命。那你里面有了真理、有了道路了没有，你这化肥该怎么用，这里面真理的道路在哪？该不该在真理里面找道路呢？有了道路，这条道路才能成了咱的生命。那神来拯救人想赐给你的是什么，赐给你的是真理，赐给你的是生命。就是神说的，掰开了说，揉碎了说。那赐给你什么，神话就是真理道路生命，把真理掰开了说，揉碎了说，这属于什么？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这是不是就是掰开了说，揉碎了说。什么是真理，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那今天这个化肥该怎么上，这个本分该怎么尽，这是不是该行事了，那行事的准则是什么，寻求了没有？（没有。）因为什么没有寻求，没寻求的根源在哪？（没用心。）没有用心？是没心还是没用心？（没心。）没心没肺，自己尽本分连寻求都不寻求，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做什么事都有原则，合乎真理。做事的准则咱都不寻求，都没有！神赐给你什么，赐给你的这就是真理，这就是生命。神赐给你的你要了没有？（没有。）

那神作在人身上的是什么，作在人身上的目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要赐给人真理？（唤醒人的心唤醒人的灵，不再麻木痴呆光顾着做事。）小凯，你还不如路含呢，路含还知道这是唤醒我的心唤醒我的灵，小凯，你这心灵哪里去了，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就唤不醒你？神就在你的身边苦苦巴望，等待着一个没有答案的回答，你交给神一个什么样的回答？小凯，你信神不信神？（信神。）你信神是吧？（嗯。）这话里面有答案没有？神苦苦巴望等了你六千年，最后你交给神一个没有答案的回答。你回答了没有，你说回答了，你信神不信，你说你信神，你的信在哪？有答案没有？没有答案。神就在你身边守候，等待你回转，赐给你水，赐给你食物。什么是水？什么是食物？真理，做事原则，做人原则。可你干什么呢？你就是迟迟的不回头，你迟迟的就不往回返，这叫什么，这里面缺乏什么东西？不扭转不回头，没反应。这缺乏什么东西？责任心。这是你的本职工作。祭司弟兄的交通里提到，没责任心，这个该怎么办？祭司弟兄说，这个很难办。没责任心，这可不好办，那你得自己有心才行，你有责任心，敢于担当了，用心。可你的心用在哪了，操在哪了，就我给你交通的，说了这么多的目的意义是什么？我的目的意义是想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让你反省过来。你要是有心有灵的人，我说了这些话你应该怎么呀？内疚亏欠。我这还是个人吗？我还是个信神的人吗？我还有基督徒的体统吗？我是怎么尽本分的？我的本职工作为什么连求真求细都达不到呢？正常的本分不要说尽心尽力了，正常的本分尽到位了吗？感到的是亏欠、内疚、自责，感觉到羞耻，难以面对，见不了人，对不住神。让人们看看，每天起来，这也是二把手了，大掌柜、二掌柜、三掌柜了，这掌柜掌的什么柜，自己一点责任心都没有。当我给你交通了以后，你还没有悔改的心，没有回转之意，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缺少，没有认识到自己该得到的没得到，该做得没做了。而且你给我谈出来的是什么，和你无关，不是你的过。那是谁的过啊？你说是董事长的过，是董事长的问题，是他们没有给你阐述清楚。小凯，这里面流露出来一个什么性情？（推脱责任。）推脱责任流露出一个什么性情呢？推脱责任这是你流露出来的一个表现，那流露出来的性情是什么？是不是一种邪恶呢？是不是一种败坏呢？名义是跟随神的，可你做的是什么？你跟随的是谁？你做的是什么事？你还是跟随神的人吗？

神因为什么说人是败坏的，是因为神造了人以后，人不知道去听神的话，顺服神，人不知道神是照着他的荣耀造的人。什么意思？就是让你活出神的荣耀，彰显神，神加给你智慧，让你把智慧用在正面的事上。可是加给你智慧你用了吗？神给你造了手造了脚，造了头脑可以思维，但是你用了吗？你没用。这彰显神了没有？（没有。）你没有彰显神。我在这交通完了以后呀，你还来了一句辩解表白，而且不止一次，最起码是三次。你刚才说我问了，我问董事长了，说了三次吧？又说董事长和我说什么了，说你当时没有仔细问。你把这些说出来的时候，这是受什么性情支配的？刚才解剖了这属于辩解表白，你辩解表白是为谁辩解表白？（自己。）自己的什么？（自己的撒但。）是为自己的虚荣脸面地位，这个虚荣脸面地位属于什么？彼得的爹娘，猪狗爹娘。神为什么说你败坏了？神给了你手给了你脚，给了你思维，给了你眼睛，给了你耳朵，你把这一切的功能用在什么地方了，用在侍候你那猪狗爹娘上面去了，你为他服务去了，你满足他去了。你一切是为了你的前途命运，完全为了你的虚荣脸面活着。不管神摆上什么样的环境去感化你也好，去修理对付解剖你也好，可你始终是用着神给你造的这些功能做了一个反面事物，神给了亚当夏娃让他们有单独思维的能力，给了他们智慧，他能给动物起名字。可到了小凯这，给了你一个智慧，给了你一个思维以后，你去做了什么事情呢，为你的猪狗爹娘说了一句话，推脱责任：不是我，不是我要吃善恶树的果子，是你造的那个夏娃给我吃我才吃的，不是我，和我无关，这就叫羞辱神！

神给你造了这些器官能力，你去做了一个反面事物的事，你做了反面事物的事，你所扮演出来的一个角色是什么？这是不是彰显的是撒但。你彰显的是撒但，羞辱了神，你这是跟随了谁？你跟随了撒但，你彰显了撒但，这就叫背叛了神，这个人类就变成了一个邪恶的人类！背叛神的人类！成了败类！这就是败类。世上的人说败家子，是吧！败家子这个词怎么来的，一般是指有钱人家的孩子。父母挣了钱以后，他拿上这些血汗钱干什么了，他父母给他的是溺爱，买个跑

车，出去豪耍，赌博。这个败家子他父母的那个钱财是白白得来的吗？不管是大老板还是什么，都是血汗换来的，是辛苦得来的。几年以后，把一个家败亡了。他听他父母的话吗，按他父母的意思去做吗？他有良心理智吗？你生了这样一个孩子，他把你的家产败完了，这叫败家子！神造了人以后，人被撒但败坏以后，你活出来的是什么，你活出来的都是羞辱神，你活出来的都是彰显撒但，你是认贼作父，这是不是败家子。败家子不是一个，六千年延传过来的孝子贤孙，不是一个，成了一类，一个类型的，这就成了什么了，成了败类！小凯，今天又有了一个名称，不是小凯了，是小败类，再大就成了大败类了！在神那边说是败类，来到咱家以后，也是个败家子，怎么说是败家子呢？种麦子的时候把麦子种成那样，今天种玉米又把玉米种成这样，你说这是不是败类。小凯，是不是败类？（是。）小凯，心服不服？眼服不服？（服。）真服假服？（真服。）那现在有路了吗？有路没路？有什么路了？（以后做事的时候得有责任心，得有原则，神是借着尽本分加给人原则，借着不懂的事去寻求而得着原则。）

刚才你第一句话说的什么，做这个事这是在干什么？我刚才怎么解剖你的？从这件事情里面你没有得着一个信神之人该走的道路，你还是在做事里面寻求，在这件事里面找出路，你还是说要怎么怎么做事。刚才怎么和你说的？你是守了个规条，学会了做事，学了个经验教训。我刚才给你交通的，给你的感觉好像绕了一个大圈子，我绕大圈子是为了让你更明白什么？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经营人类的宗旨，神为什么要拯救人类？什么是拯救人类？让你明白认识，目的是什么？我和你开始交通这些的目的意义就是为了让你学会做事？就是为了让你学会种地，让你学会上化肥，目的意义在哪？（唤醒人的良心理智。）你刚才说的那些话里面，是不是唤醒人的良心理智？那怎么才是唤醒人的良心理智，怎么才证明是唤醒人的良心理智了。（做什么事得有责任心，得用心去做。）每句话里面都有一个做、做、做，我刚才怎么说你的，为什么让你去做，让你去做这是一个过程，这个做就是让你尽个本分，让你出力，尽本分出力效力目的意义是什

么，就是让你出力、效力呢？目的是要干什么？借着这个出力来让你得着一个真理。得着真理是让你得着生命，得着生命是什么？（做事的原则。）（接受这次的教训，以后再遇到类似的事情多动动脑子，不要老把事情做坏。）你们嘴上刚才也都说了唤醒人的良心理智，唤醒人的心，唤醒人的灵，可是他们后面说的这些话，唤醒他们的良心理智了没有？（没有。）你只是在里面学会了做事。你在一个单位上班，做错事了，下次改正过来，这和良心理智有关系没关系？小凯？（做错了下一回做对。）下一回做对，这和良心理智有没有关系？我上回扫地我是拿着大扫帚在家里扫了，扫不干净，领导过来说了一下，这次我用小扫帚扫干净了，这是唤醒你的良心理智了？呀！我有了良心了，我得用小扫帚来扫了！刚才跟你说，多年的经验教训你学会了作工，学会了做事，和你的良心理智不挂钩，没关系，听明白了没。（借着这个事，得一方面真理，再遇到这个事的时候知道这个事咋去用心。）你从这里面又进了一步，知道我从这里面要得真理了，得一个做事的准则，做事的原则，你在这里面还是一个得，但还没有达到我所要求的。我和你说的是什么，我是让你得吗？唤醒你的良心理智是让你得吗？是，你追求真理没错，要得着真理没错。追求得着真理的目的意义是什么？什么是真理，做人做事敬拜神的准则。后面有个什么？敬拜神的准则。你里面只说了一个什么，做人行事，我得追求真理，我得有原则，可你把后面主要的问题丢了。什么？敬拜神的准则。你这个做人行事这个原则从哪来的，目的意义是要什么？是要敬拜神。那你刚才说了，你说这些话里面，是不是在敬拜神呢？和敬拜神有没有关系呢？没有关系。你做的这个事仅仅是一个正常人该做的事，正常思维该做的事，不要说你今天信神，就一个外邦种地的，这些事情是不是都可以做？就是他今年不会做了，他明年学了，掌握经验教训了，明年他也学会了，他也知道我不能那样做，化肥得混合起来用，或者用哪个我得有个选择。那这个事还用你信神，还用你寻求准则吗？做人行事的准则，前两句说做人行事的准则，是为后面服务的，是为了敬拜神。怎么敬拜神呢，神造了人是让人听话、顺服、跟随，那前面这个做人行事的准则是什么准则呢，听神的话，顺服神的话，跟随神的准则，这是不是又透亮了一点。好了，那现在再说，那我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我唤醒你的良心理智，那应该是什么表现？唤醒人的良心理智，人的表现应该是什么？表现就是他的活

出，从他的活出，从他的言谈举止就能看见，这个人活了，这个人有良心理智了。（凡事寻求神心意，体贴神的心意，考虑神家利益。）嗯，寻求神的心意，还有什么，考虑神家利益，这也是一种做法是吧，表现出来还有个什么？整体来说，如果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让你成为一个活人。那让你成为一个活人的主要表现是啥，神作工结束完了要把你作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有良心有理智的人是吧！有良心有理智的人成为一个什么人了？最后把人作成人的一个总称是什么？受造之物。当你作成一个受造之物的时候，成了，也就是说，唤醒你的良心理智了，有了心了，这个人活出来就有一个受造之物的表现。

那受造之物的表现应该是什么，最起码你该站在一个受造之物的位置上，去说话，去行事，咱刚才那些话是不是站在一个受造之物的位置上去说话？刚开始你在讲理的时候你是站在什么位置上了？咱以前说来到神面前是什么，来到神面前寻求神心意。人家来到神面前是认罪的，神啊，我怎么怎么了，内疚亏欠，认罪悔改。另一种他来到神面前他不叫来到神面前，叫什么，那叫把神拉过来，对神指责一番，训斥一番。小凯，你训斥神了没有？（没有。）认真，训斥了没有？（训斥了。）怎么训斥的？（不接受，弟兄交通的时候他辩解表白，为自己讲理。）说他的理由说他的借口，说他的理由说他的借口的时候那就是指责神，神你怎么就不讲理了，你不讲理我告诉你理由在哪，神你听着，是这么回事，你鉴察人心肺腑是怎么鉴察的，不是我有意抵挡，不是我没良心，是我问了董事长以后，董事长这么和我说了以后，我才这么做的，神你鉴察人心肺腑你怎么鉴察的？但这话我不能说是吧，只能让神你自己猜吧！说了一遍我再和你说了一遍以后呀，他又第二次再和我说，什么意思？神你怎么就听不懂句话呢，话还得我再三再四的和你说，明明和我无关，这不是我的事，明明是董事长说的事，这个话也听不明白？公平合理公义在哪？真理在哪？神你让人去顺服真理了，神你连理都不讲了。所以在小凯那边，你和他交通的时候，从他的话里面你能听出他不接受，他不承认，所以他才有了表白。他心里想，得找个什么原因辩解一下，我得找个什么原

因证实一下，不是我的过错，我是小凯，最后我成了个败类，在这么多人面前丢人现眼，我怎么能成了败类呢，我绝对不能成了败类。所以说神给了他智慧给了他能力，他要想尽一切办法，绞尽脑汁，他在为他的猪狗爹娘去办事去了，吃里爬外了。这是刚才说的来到神面前，把神拉过来训斥一番。

你的言语是柔和的，你心肠是毒辣的，你的嘴唇是黎巴嫩的女子，你的心是毒蛇。你的心是不是毒蛇？（是。）为什么说是，把这个原因说清，别到时候说我屈打成招，为什么说是？（为自己的过失辩解表白，意思就是我该做的我都做了。）为什么我辩解表白了一下我就成毒蛇了，这也太严重了吧！就不能让我表白一下，就不能让我澄清一下事实，我一澄清一下事实就成毒蛇了，那以后我还敢不敢澄清！从你的话里面你还没有认清你是毒蛇，流露出来是毒蛇。这个毒在哪？为什么要说是毒蛇？如果你认识不到那就是我对你的打压。为什么说他是毒蛇？（这个里面是人一直坚持自己的意思，不仅仅是不接受，辩解表白就是要推翻，还把自己那个观点给树立起来。这个是针对神在人身上所作的工作，对付修理而来的，就是不接受而导致的。）（外表上好像说我也问了，也了解这个化肥了，但实际上是把自己没有负到的责任，没尽到的本分掩盖起来。还为自己表白，让人看见我做了。）这可以说成是他邪恶，诡诈，那怎么能说成是毒蛇呢？毒蛇是不是比这个更严重了，是吧？（像当时亚当夏娃一样，神话说吃了善恶树的果子必死，他相信了撒但的话，吃了不一定死，咱现在就是撒但，你把撒但的话拿出来，跟神对抗。）如果不和你说这个毒蛇呀，你就真的以为我是打压小凯，为什么说你是毒蛇呢？刚才和你说了，我要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你是谁啊？你的心活了，你的灵活了，你第一个认识到你是谁？你是受造之物。受造之物来到神面前，神是谁？造物的主。你和造物的主说什么了？第一次说了，神我和你说了，是董事长和我说的。和我叙述了一遍以后呢，我和你交通解剖以后呀，你再三告诉我，是董事长和我说了，你怎么就听不懂我这句话呢？你说咱是谁？一个受造之物！神说，你做事做在人面前，在灵里面你是张牙舞爪，这是不是张牙舞爪？你看耶稣是怎么说

的，神让他钉十字架的时候，耶稣再三祷告，耶稣第一次祷告说，倘若能行，求你叫这苦杯挪去，但只要按着你的意思，不要按着我的意思。第三次祷告这么说的：愿你的旨意成就。这不是重点，重点是：神啊，人在你眼里算什么，蚂蚁不如，你何必考虑一只蚂蚁的感受呢！你走路的时候，呀，我可不敢把这个蚂蚁踩死，你考虑吗？那神需要考虑吗？你只是神经营的一个对象而已，不需要考虑，这是造物主和受造之物的一个关系。可是咱呢，今天只想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让你知道你是谁，你是一个受造之物，耶稣说话他是站在一个蚂蚁的位置上和圣灵在说话，人算什么呢？咱今天又算什么？蛆虫、粪土，一个蛆虫、一个粪土，淤泥中的残渣。咱与神怎么说话呢，我与你说与神怎么说话时你能不能翻过个来，什么是与神说话，不是说你和我对话是在与神说话，是指什么，指灵里面的事，是说灵里面你这个心思意念，你的心思意念是和谁在沟通呢？神鉴察你，你是神造的，你是在信神，你的心思意念流露出来什么，这就是你在与神对话，这就是你来到神面前的一个表现，就是你来到审判台前的一个表现。人来到审判台前应该是什么态度？接受审判。人在神面前只有接受顺服跟随，别无选择。小凯你有选择吗，你没有选择，可实际上你的选择太多了，对吧。这是说流露出来的一个小小的蛆虫、粪土竟敢和造物主讲理，就不要说你了，约伯能和神讲理吗？还记得约伯和神说什么话呢？怎么讲的？他三个朋友来劝他的时候，他怎么说的？神没有向我显现，神要是向我显现我敢和神去讲理，我确确实实是敬畏神远离恶的，我没有做任何恶事，他说他是义人。最后他站住见证，神向他显现以后，神怎么问他的？神说，你约伯不是什么都知道吗，那你告诉我，天上下冰雹的冰库在哪？下雨的库房在哪？约伯怎么了？捂口了。他知道吗？那小凯你敢说吗？不敢说你说了。你说了没有？又不知道你说了没有？你是装糊涂还是真不知道？你说了没有？（说了。）说什么了？（说是董事长跟我说的。）敢与神去讲理去叫嚣，咱看着约伯受那么大的苦站了见证，神怎么说的，就是约伯站住见证神把他灭了也是神的公义，神不灭大红龙也是神的公义。神说你现在不明白但你道理上也得知道。咱今天信神呢，你虽然说不明白，道理上你也得知道，得知道个什么道理呢？你是受造之物，神是造物的主，你能不能与神讲理呢，能不能在神的面前谈你的理由借口？（不能。）这就是咱该有的一个理智，神今天唤醒的就是人的理智，

你不能这样做，不能在神面前谈你的理由借口。神说约伯是义人，为什么说约伯是义人呢？在约伯疼痛难忍的时候，约伯说什么了，但愿把他出生的年月去掉，他为什么说这个话呢？他难受了，他说话的目的和咱想象的目的正好是相反的。在咱来看，约伯是抵挡神了，怎么抵挡神了？约伯气急败坏了，神你不管我，你不管我把我灭了吧，你把我出生的日子取掉吧。经过神给咱交通后，咱才知道约伯当时什么心情，当时是怎么说起这个话来的，是约伯当时在难受的时候，不想让神看到约伯那样难受，不要让神看到约伯在那难受而神也难受，就想说神你别看了，把这个灭了吧，取缔了吧。他的心是为谁考虑的，他在受着痛苦，难以忍受的前提下，他的感受是不能让神受这份苦。咱呢，咱不仅是说，神还没有让你身体受苦的时候，你要说是病了，疼痛难忍的时候，你那种表现，神啊，神啊，什么意思，神快来看看我吧，快来救救我吧，我疼得难以忍受。这和约伯比起来本就是一个台阶，可现在呢，你是哪种疼痛难忍，是为肉体疼痛难忍吗？你是为了什么？你是为了虚荣脸面地位，你是为了你的猪狗爹娘，你是为了在弟兄姊妹面前有地位，你是为了个人的肉体享受。神啊，不是那样的，快来救我吧，不要审判我了，不要刑罚我了，不是我的过，神你体谅我吧，是因为什么原因才导致我怎么怎么，和我无关，和神讲理，你的目的意义是要维护你的地位名誉，是为了把你的名誉给争夺回来。

你想把名誉争夺回来，这个过程是在干什么，讲理。讲理的过程是在干什么，实质是在干什么？咱去外面打仗的时候是不是和他讲理呢，讲理的实质是在干什么呢，对抗。咱出外面传福音的时候，咱把传福音的过程叫什么，打仗。咱是要把他打败，叫他顺服下来，让他听咱的，是不是？你说的是打仗，你真打仗去了吗？你去干什么去了，是不是和他讲理去了，讲真理去了。那你和神在这讲理是在干什么了。（打仗。）你和神在打仗，你目的是要干什么了，是要把神给打败，你讲理的目的就是要把神给打败。你说吧，咱这是不是败类呢！是不是天使长呢！不敢解剖啊，越解剖越可怕啊，还敢打仗吗，你厉害的要和神打仗了，他们出外面是和敌基督打仗了，今天你是和

神打仗了，如果我和你不交通的话，可能你认识不到，听明白了吗？你和神打仗吗？（打过。）不是打过，经常打，你的理由借口足够多，你有太多太多的理由借口。神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接受顺服，是吧！听而信之，百依百顺。你什么事情来了都和神讲理，这叫什么，千不依百不顺，这还能叫信神。咱不能想把神打败啊，咱是应该让神把咱打败，这叫什么，这叫打败撒但了，神把你打败这叫打败撒但了，你把神打败叫什么？（大逆不道。）天使长。不要说打败神，你敢有这个意念吗？今天听明白了吧，什么是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就是让你看到你所做的一切！你能这样做吗？良心理智在哪？神是造物的主，神造了人，还主宰着人，还掌管着人，还供应着人，你吃穿住行都是神供应着你，最后你来了一个回马枪和神打开仗了，还想把神打败，你说这人邪恶不邪恶，恨恶不恨恶自己？不敢恨恶了，不敢点头，该不该恨？你恨不恨？（不恨。）你很坦诚。为什么不恨？（知道这件事错了是咱不负责任，是咱的问题，心里有一种亏欠，这种感觉，可是说恨吧，还没达到恨。）也就是说，你还没有完全认识透这个和神打仗的败类是什么意思，我刚才和你说良心，你一直是搅在这个事情里面了，你心里想：我就这个事没做好，我问他，我听了他了，最后我改一下就行，我怎么就成了和神打仗了，我怎么就得恨恶自己呢？咱信神了，唤醒你的心的目的意义是什么，让你用心去做事，做一切事用心去做。咱用心做了没有？你没有用心做。神说，在你身上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彼得怎么说的，我没有什么可给神的，我只有一个信只有一个爱。那你计划给神什么，你有什么？小凯，你计划给神什么？给神一个观念？给神一个打仗？你计划给神一个讲理？和神论一个对错？给神一个永不言败？给神什么？应该给神一个心是吧，把一颗心给神。神真的是要你这个心吗？这个心给神是指什么说的？是指做什么事得用心。

还记得什么是本分吗？神称许的就是本分，神不称许的就是祸。那怎样神才称许呢？如果你用心做一件事，用心尽你的本分，尽心尽力尽意的时候，神称许不称许。路含？（有时候想把事做好，可是总做不好。）你想把事做好，这流露出来什么性情，神是让人把一件事

做好吗？神要看的是什么啊，神看人的存心目的、观点、源头、出发点，你想把这件事做好，你的存心目的是什么？（让神称许，让人高看。）你心里想清楚，这个神称许吗？那还叫尽本分吗？那不叫尽本分，神不称许，你这个事情还想做好，能做好吗？一旦这个事情做好的话，那你是不是走上歧途了，那你更有资本了，更有资格了，那你就不是跟神去打仗了，是要跟神干什么了？要篡位了，当太岁爷了。所以说你源头出发点就不对，你的源头出发点不是为了把这件事情做好，你的源头出发点是为了在众人面前要脸面，让众人能高看你，你是为了你的猪狗爹娘才尽本分的，你是为了你的前途命运才尽本分的。你不是为了完成一个受造之物该做的事，你不是在见证神荣耀神，你是在羞辱神，你作了一个撒但的见证，你是见证撒但的。你在与神搞交易，是在与神争夺地位、争夺荣耀，你把这件事情干好，是为了让别人看见是你把这件事干好了，荣耀戴到你头上了。神不让你把这件事干好吗？神要看的是你的源头、出发点、观点是什么，神是要唤醒你的灵，让你认识到你自己是一个受造之物。我是一个受造之物，我来到神家尽本分，是来完成一个受造之物该尽的使命，责任、职责。那我把这个地种好是我的什么？是神给我的使命，是给我的职责责任，是必须的，是应该的，和冠冕无关。不管神对我是惩罚还是厌憎，我的本分我得干好，不是为自己前途命运干的，这个神才称许，神才说你观点是对的，不然你就是歪脖子看表，邪恶。你从我的做事上你看见了，我为什么做呢？我是不是给你立了个标杆。你说我做哪件事情是为了我的脸面了，从揭发检举开始，从把我开除开始，从祭司弟兄告诉你听话就是敌基督开始，今天又加了个罪责，罪名，打着神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这就是我的一个观点。我在乎它吗？我搭理它吗？我在乎的是什么？我只建立与神之间的关系，我只看我的本分是不是尽好了，以此来衡量我是不是打着神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不是根据人眼睛所看到一个外表行为，而是根据什么，根据做事的实质，根据你所作的工作。所以说在这里我不受这个辖制，我看什么？我看我是否把弟兄姊妹带到神面前了，我是不是把弟兄姊妹身上的残渣给洁净了，我是不是带领弟兄姊妹认识了自己认识了神，我是不是对神的经营计划是有益的，我是不是把弟兄姊妹带到了信神的正轨，我追求的是这个。我不要冠冕，我的言行举止、实质，做出来让你看见了，而且我再三和你说，你不要把我放在众长子的位置上来跟

随，你得对我有分辨认识，你得根据我的作工，根据我的言行举止去认识，看我是谁，根据我的实质来对待我，这才准确。神说过，神不怕你认识，就怕你误解，就专让你认识。那你对我呢，也一样，我为什么不让你把我放在众长子的位置上呢，就是说我让你去认识，看我所作的工作，不然就产生误解了。

什么是败类2

神来在地上从来不喊他是基督，但神否认他是基督了吗？不否认他是基督，但别人喊他自己是基督，说我是基督，我是基督，神搭理他吗？不搭理他。为什么？你既然是神既然是基督，你就可以开辟时代，结束时代，你既然是基督就可以作你基督该作的工作，就有基督的发表，你就能给人带出真理道路生命来。那和众长子是一样的，众长子不需要你去喊，既然是众长子就能作了众长子的工作，那众长子作什么工作呢？建造国度，国度降临在地上，国度在哪？国度就在你的心中，神话掌管你控制你的过程，掌管你控制你的过程就是建成的过程。我明白了神话的心意了，明白了神的心意了，我不看外表，不看冠冕，我就带领你建造国度。怎么建造？让神话掌管你控制你。怎么掌管你，控制你？神话说你是受造之物，那我就想尽一切办法让你认识什么是受造之物，认识你是个受造之物。神说你是败类，是败坏邪恶的，那我就让你认识你的实质，在神摆设的一切环境中怎么让你认识你自己，也就是必须把你打到无底深坑，必须打到你什么都不是。为什么要打你？为什么要揭露解剖你？为什么修理对付你？目的意义是什么？目的意义就是让你认识你自己，认识自己什么都不是，认识自己作在神身上的都是恶，没有什么可取的部分。到你真实认识自己的时候，你是不是就站在一个受造之物的位置上了？到你真正站在一个受造之物的位置上的时候，你是不是活出一个真正的人样了？你活出真正的人样了，你站在受造之物的位置上了，神话在你身上是不是掌权了？神话在地上掌权了，神是不是在地上掌权了？天与地是不是连成一片了？人是不是洁净了？国度是不是建立了？所以我不考

虑他们怎么说。以前祭司弟兄说听话就是敌基督，那我说，下一回祭司弟兄就不这样说了，祭司弟兄就会说，听话在打着神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把弟兄姊妹迷惑了，把神家东西都给占有了。不仅这样，还带上弟兄姊妹种地，还搞生意，不仅这样，他还控制你的心控制你的灵，还掌管了你，还让你出卖劳动力，你说这人可怕不可怕？打着神的旗号，打着一个众长子的旗号，你信不信？（不信。）真不信？你吹牛，今天我和你说的时候你不信，等到哪天祭司弟兄讲道一出来，你信不信？由你吗？你耳朵能听得见，眼睛能看得见，你眼睛看的：就是呀，听话他不是神，他怎么一口一个神家神家，他让我种了二亩地，种了两块麦子地，两块玉米地，他就说是神家神家。我这麦子没有种好，他就说我对神家不忠，他是神？这是我亲眼看见的，亲耳听见的，是我亲自经历的，这是真实的。你不信吗？（虽然这是事实，但是交通的是真理。）这是不是事实？（能给我们带出路也是事实呀。）所以说不要把我放在众长子的位置上，你不要渺茫地去跟随，你去认识、去分辨、去定真，今天不要看见你定的这么真，不要看见你听到交通了这么多，交通的有路，你也听明白了，听明白了也不是你的。就是实际你在我身边也跟随了，也经历了，也看见了，就过关了？你能经得住考验吗？经得住试炼吗？经不住试炼，经不住熬炼，经不住时间的考验。耶稣走的时候和彼得怎么说的？明明告诉他说三天要复活，还告诉他他要背叛，彼得怎么说的？谁背叛你我也不会背叛你。我是谁啊，我是彼得啊，我跟随你左右啊，可结果怎么样，鸡叫以前三次不认主，他为什么三次不认，什么原因？环境，神要显明你，你能跑得了呀？显明你是真实的，你不要说大话，你说大话，神就给你摆设个恶劣的环境。那彼得神给他摆设了个什么环境？这边把耶稣抓住了，戏弄耶稣，抓住了就残害你，抓捕耶稣的时候他的门徒全部跑了。而彼得呢，他跑了没有？他跑了以后呀，又跟随在后面，抓着耶稣的人在前面走，他跟随在后面，他能不能放弃呢？他不能放弃，但他能去吃那个苦吗？在抓捕的时候看他们残害耶稣的时候，那可是真实的刀剑残害啊，辱骂耶稣那是真实的啊，在恶劣的环境下，看到耶稣受的那个苦的时候，别人问他，这不是跟耶稣在一起的那个门徒吗？他怎么说的？我不认识他……他敢承认吗？他要承认了是耶稣的门徒，承认他们是一伙的，会怎么样，那立马把他抓起来，耶稣钉十字架，你也钉十字架。彼得站立不住，就是神说的，为什么站立

不住啊，神怎么说的，耶稣在世的时候，他还是个耍孩子，是吧。他是经过耶稣在世时候的教导和复活四十天为异象而走到路终的，那咱今天又在哪了，咱今天的信超过约伯了吗？认识超过彼得了吗？你的信连约伯都没有超过。如果你超过约伯的话，你今天还能做出这个事来吗？还能为了你的虚荣脸面地位说话吗，还能种出这样的麦子吗？还能撒出这样的化肥来？没有约伯的信，更没有彼得的认识，所以你的背叛是随时的，是经不住风吹雨打的。熬炼中产生真实的爱，你没有经过真实的熬炼试炼，没有真实的经历认识，站立不住。所以说环境只能是越来越恶劣，不可能像你想的，越来越明朗，越到黎明的时候越黑暗，为什么？神要检验工程。你想吧，祭司弟兄能告诉你说，听话是众长子，你跟对了啊，那个时候你高兴地跳起来了，在街上放鞭炮呀，那能成全人？那不能成全人。那只能是把邪灵污鬼再混进来，那会叫你更猖狂起来。你看，我应付糊弄我还跟随上神了，我下回再跟随神的时候我就敢和神叫板了。神给人摆设的环境不合人的观念，你越爱神，环境越恶劣，就是你在听话头上想要把敌基督帽子拔了那是不可能的，耶稣在的时候人们说耶稣是靠别西卜赶鬼了，是吧，主就是钉了十字架复活了，承认吗？不承认。不承认他还花钱把兵丁买通，欺骗，说他们把耶稣的尸体拉走了。而且这个欺骗的谎言一直延传到什么时候？一直到了现在，几千年，直到现在人还活在这个欺骗的谎言中。那咱呢，咱又能经得住什么呢？你能经得住别人的围攻吗？等哪天祭司弟兄说听话就是打着神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的时候，你想过后果吗？会有什么后果？那教会里面的人就都从洞穴里面跑出来了，来看笑话了，来和你厮打了，说什么？他们来围攻你，现在是咱去找人家打仗了，到时人家从洞穴里出来会不会到你这来打仗了。到时你拿上神话拿上祭司弟兄的话，人家也拿上祭司弟兄的话来了，神话来了。行政里面怎么说的，神怎么说的，跑遍海洋陆地，勾引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们作地狱之子，比你们更加倍。他不进国度，也不让你进，比你更甚。拿神话往这一放，你看，听话作的是不是，对上了吧！再拿祭司弟兄的话一看，打着神的旗号招摇撞骗，他哪件事没有和这些对上，到时他们来的时候你怎么说：就是呀！也可能你不敢承认，你脑海里面能不思考，晚上里面能不寻思吗？我信神到底信的是个啥，我到底跟随的是谁，连祭司弟兄都说出来了，我信谁，我敢不听祭司弟兄的话吗？祭司弟兄的话，行政里面怎么说

的，或对或错与你无关，只管顺服，你顺服不顺服，你不顺服你是明着要与祭司弟兄与神对着干，要与行政对着干呢，是不是？这些你到时能不能胜过去？

刚才说总要把这件事做好，你的出发点、源头、观点、存心你是为了你的猪狗爹娘，而不是说凭着你的良心，你不是说站在一个受造之物的位置上，做你受造之物该做的事，不去考虑你的前途命运，不去考虑你的冠冕，只凭真理做事。然后我给你举了一个例子，我是怎么走的，我考虑我的前途命运了吗？我是根据神话走的，我不管祭司弟兄说我什么，不管教会的人说我什么，我只是根据神话做，用神话来印证，查看我所做的，检查我所做的，来认识我所做的，我所走的道路是什么。说我打着神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是吧，拿上神家钱财在外面做生意。你也听讲道，我也听讲道，你说我能不想吗？能不考虑吗？我问自己我是不是打着神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说到这儿的时候，我拿上神家钱财我去做生意去，我能不能去做，我该不该去做，我要去审问自己，反省认识自己，反省自己就得有路途，真理道路生命，在真理里面找道路，你这个道路在哪，拿上这个钱财该怎么做呢？以前交通过，等大红龙垮台的时候，这些钱是什么，卫生纸。如果你拿上这个钱，这个钱你放在这，还有用吗？咱看见了，就这次瘟疫一来，你看看，钱还算什么，这是不是给人一个预告呢，给了人一个警告呢。在这个前提下，眼看着钱是废纸，然后你还没有任何动作，你还不起来做生意还不进货，那你是不是傻啊，神要你吗，神要麻木痴呆吗？神要你寻求神心意，在这儿什么作了我的根基呢？一千两、两千两、五千两，主人给了你以后，告诉你说你去拿这个钱做生意了吗？给我赚回多少钱来，有吩咐吗？没有吩咐。如果有吩咐了，那个一千两的是不是也做生意去了？可是主人没有吩咐，没有吩咐是要干什么了？你既然是管家，那你就得为这个家操心，就得去想怎么去做，怎么满足主家，那咱就要揣摩，用心去做事。怎么去做呢，那我该做一千两、两千两还是五千两的人呢？我肯定不能把钱埋起来，是吧！我不能考虑怕赔就不去做生意，这次咱们做生意是不是也是一赔二赔三赔呢？可再怎么赔，咱停止咱的脚踪了没，没有停止脚踪。

原因在哪？为什么赔了还在做？神要的是你的态度、观点，就是拿两千两的这个人，他拿去做生意最后赔了，你说主家回来会质问他吗？质问不质问？不质问。因为他的存心是好的，但回来训那个一千两的人是怎么训他的，你这又懒又恶的仆人，懒，不想动，恶，强词夺理，跟主家打仗了。今天又多了一个名字，打仗了，他想把主人打倒，说我是怕赔所以把一千两埋了，我是有足够理由的。咱今天呢，神不是看你钱赔了多少，神是看你的态度观点，扭转了没有，你做一个管家应该怎么做一个管家。再一个就是，你说这个钱真赔了没有，小凯，赔了没有？这个赔赚怎么算？（生命得了益处。）在神那边看是经营计划，神经营的是人，而不是经营生意的，而人经营的是生意，在这让你看见的是经营的一个生意，可神在那边看到的是人在经营生意的过程中人是否得到了真理。我的麦子赔了多少，玉米赔了多少，是我赔了，赔了几万，在赔了几万的时候，可我得着了一部分，能把小凯给显明了，是吧，把玉米赔了，把小麦赔了，就是为了把小凯、路含打到无底深坑。如果这些玉米不赔，麦子不赔，他们两个能不能进无底深坑，不能进无底深坑，是为了让你进无底深坑而赔的。你说神在人身上下了多大的心血代价呢。也让你看到我在这经营，看到神在地上做了大的事，神在这儿经营的是人，而不是生意。但是生意你也不能放下，生意是什么，神家利益，也属于神家利益，不过你去衡量对比，一个是经济利益，一个是生命，要看哪个大。就和做生意一样，小的投资换来的是大的回报，小的投资我亏了三万，我救回来个灵魂，我赚了。耶稣来在地上钉了十字架，你看到谁亏了，神亏了是吧，可实际上神说成了，这是对谁说的，对神的经营计划说的。可是对你个人来说就不一样了，对个人来说，亏损的这些东西，得算在谁身上了？小凯，在我给你交通了这些以后，你会有什么感觉了？有两种认识，一种认识是什么，原来做生意是为了显明我，要是不让生意赔显明不了我，那神家亏损就是应该的，这是什么人，恶毒，有良心没有，没良心没理智。另一个人，一方面是，哎呀，因着我的过失，因着我的败坏邪恶给神家带来了亏损，是一种内疚，自责。再加深点，哎呀，神为了拯救我这个败坏的人类，为了拯救我这个蛆虫粪土，在我身上动了多大的工程，在我身上付出了多少血汗，不仅是六千年来早就计划好的，预定好的，还在我周围兴起了人事物环境，神作了多大的精密计划，投入了多少。反过来是对神的一种内疚亏欠，

然后对神产生一种敬畏，对神的智慧产生了认识，对神产生了认识，对自己产生了认识，产生了内疚亏欠，那你说这个人的良心理智是不是该苏醒了，信神开始了，信神生涯开始了。那就是说，只要能唤醒你的良心理智来，我这个生意就不赔，我是经营人类的。就好像以色列人，从外面来看，以色列人亡国了，好事坏事？外表看是坏事，可以色列人亡国该不该亡？该亡。它必须得亡，它要不亡，以色列人全部完，以色列亡国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拯救以色列人，是为了神的经营计划，它必须亡国，亡国是为逼着以色列人来寻求神，来跟随神，让他们的心苏醒，唤醒他的心唤醒他的灵，必须让以色列人亡国。成了亡国奴，到了外国让你剩存不下来，逼不得己只能寻求神，只能投靠神，你不投靠神你剩存不下来。你要投靠神，你怎么办，你再和神打仗吗？还敢不敢再打仗了，还敢不敢讲理了，你只能来这寻求顺服神，根据神的心意满足神，你才能剩存下来。在这个过程中，人认识了神，和天上的卫星电台接通了。在神那边，虽然说把辛辛苦苦建起来的殿拆了，以色列亡国了，外面看亏损了多少，可在神来看，福音扩展开了，以色列民苏醒了。这就是神给咱们拍的那部电影，《主宰一切的那一位》，从那个大的，神作工经营人类的这个大方面，再来看现在这个小的，咱现在正在经历的，这是不是更好明白了。神说过一句话，对于历代以来的使徒，他们所做的，对他本人来说都是徒劳，对他本人来说都是无有价值无有意义的，对他本人来说没有收获。六千年来前面所作的一切工作的目的都为了什么，最后一步工作。所以说最后一步工作所有的人都要来，神要把真理生命赐给人，就是在最后一步你才能明白，都是徒劳的。那想一下，历代以来的使徒不管他是先知、祭司，对他来说都是徒劳。咱今天来了，来经历神的话，经历到最后神要得着人，你说你是多大的福分，你不比约翰的福分大？约翰作了多大的工作，就你今天的认识比约翰都多，比当时的彼得也多，因为什么？因为当时耶稣没有作那么多工作，没有说那么多话，神把彼得作成了，他有好多真理是在后来摸索寻求，百般的试炼熬炼中明白的。可咱今天呢，用借着百般的试炼熬炼吗？神给你免去了多少试探，用白话文直接告诉你，太有福了！神这样作在人身上，安排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咱再与神讲理去，咱成了什么了？这是刚才交通路含想把这件事做好，改变一下这个观点，不是想把这件事

做好，你得用心去做，站在一个受造之物的位置上去做，这就纯正了。小凯，这个听明白了吗？（嗯。）听明白了就过了。

敬畏

你是谁的孝子贤孙 1

我想起了我小的时候，念书的时候，考试了，老师给了我一个因为所以叫我造个句子，那我造了个什么句子？我不会造什么什么这个句子，听懂了吗。（叫你造一个啥句子呀？）我说，给我出了一个造句的题，有个因为所以，加个因为所以叫你造这个句子，我写了一个啥了？我不会造因为所以这个句子。我造句了没有？（造了。）我造了吧，你刚才是不是造了我这个句子。（你说的那，因为所以放一块了，那句子根本就不成立。）我说的是不是事实？（是了，是事实，你造的那句子把前头后头放到一块了。）放到一块了。（我说的要维护神家利益，因为咋呢？都自私卑鄙，不维护神家利益，所以神要求人维护神家利益。）我说的是叫你维护神家利益，你就告我说因为人不维护神家利益，所以神要求人维护神家利益。（这不就是说呀，我不就说这斧子了，咱这地方经常是啥了？这地方拾柴时候没有斧子，不知道谁把斧子拿走了，那天见了一下，这里头藏了一把斧子，咱外头用斧子着急了，找不见。）（问你啥了，你在那说啥了。）你看那屈死鬼，我没有问你斧子的事情，我问你啥呢？（问我维护神家利益了吗，神为啥要求人维护神家利益，不是这呀。）你光害怕你掉进这个陷阱里边，然后你丢了斧子，不知道谁丢了斧子，我还不知道你说的啥话了，你害怕栽在你身上，就赶紧辩解，三句话不

离本行，表白辩解。我刚才问你什么话了？老王？（为什么神让人维护神家利益？）为什么让人维护神家利益？叫你找出个原因，为什么？（就是人自私卑鄙，不维护神家利益嘛，维护个人利益不维护神家利益嘛。）（因为神来寻找知己了，要寻找与神同心合意的人了。）咱用土话说出来，用自己经历的话语说出来，简单明了。（神是公义的。）你说的这句话成立不成立？神是来找与他同心合意的人是吧？（神是叫把神家当成自己的家了嘛。）神是叫你把神家当成自己家。（把自己当成神家的人。）刚才书记说那句话，是说什么呢？（说找与神同心合意的人了。）和我问的问话对号不对号，我说:“神为什么让人维护神家利益？”神要找与他同心合意的人了是吧，这两句话直接对号不对号？这是说，让你维护神家利益，是神对人提出一个要求，那寻找与神同心合意的人呢，用不用提要求呀？不用提要求，直接找了是吧。咱用土话说出来，就是因为所以，因为所以有直接关系，我说为什么要叫你们维护神家利益？你说出个原因来。刚才老王说出一个什么呢？（人自私卑鄙不维护神家利益，再一个，神希望人都把自己当成神家的人。）刚才我问你因为啥吃饭？因为我肚子饿了就吃饭了。（因为这两条，所以神才要求人维护神家利益。）这两条，刚才那条还沾点边是吧，因为啥了？（因为神要求人把自己当作神家中的一员。）当作神家的一员了，那你就得维护神家利益，再往近了说了，再往近了说是什么意思？就是把这话说得直接了当，直接了当没有什么掺杂呀、疑惑呀，很明确、很明显，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说得直接一点。（再准确一点再简单一点？）再准确简单一点。（把神的家当成自己的家。）再直接一点。（因为神家的人就应该维护神家利益。）（因为神把人当作自己家里的人，作为自己家里的人就应该维护神家利益。）大概这个意思都知道了，就这个意思。直接一点就是啥呢？因为你是神子民，所以你就必须得维护神家利益，如果你是敌基督，神要求你维护神家利益吗？用不用维护？敌基督用不用维护？（不用，不要求他。）嗯，不要求他。就是维护神家利益，为什么说这个事了？是因为人人都不注重维护神家利益，都不在乎，不管神怎么说，不管我再怎么强调，就神指着鼻尖和你说，维护神家利益，在咱这都挂在嘴上，放在心上了没有？（没有。）没有放在心上，也就是说，你是一个神子民，你就必须得维护神家利益，如果你不维护神家利益，你还能算子民吗？不算子民。

就好像咱说，祭司弟兄揭露人败坏是吧，你是河南的你是河北的，走到一起了，你就为你河南的说话，河北人就为河北人说话，是吧，中国大陆就为大陆人说话，台湾就为台湾人说话，就一帮一派，他为什么会成为一帮一派？他自己是一方水土的人他就维护他自己一方水土的人，他这是本能性的。但今天你信神了，你成了神家一员了，你是不是也得维护神家利益了？你既然每天起来跟随神信神，你想做神子民，你想跟随神，但是你不要说神把你当谁待了，你第一个是要看，你把你当谁了？这是不是最直接了当的事情，你把你当作神子民了没有？你说神公义不公义，从这句话里边就看见神的公义，神来拯救人来不是强人所难、赶鸭子上架，是自愿的，都告你说了，给你路了。也就是说，你维护神家利益的人你就是神子民，你不维护神家利益的，你是神子民吗？不是神子民，对吧。是因为你咋了？你就不接受、你就不承认。刚才说了一个河南人、台湾人，你是哪一方水土的你就为哪一方水土说话，就证明你是哪方人。（情感。）你对这些人都有情感，你对神没有情感，你对神家没有情感。这是说，说到一个名族问题，说到一个国家的问题，你是一个中国人，出到外边了，人家羞辱中国人，中国人与狗不能进入，你怒不怒呀，你恨恶不恨恶呀，你愤怒，你欺负我中国人我没面子。可是你到了神家了，你看见不维护神家利益的时候，看见他们践踏神子民名誉的时候，你恼怒吗？你不恼怒。就好像说麦子呢，是吧，就那段时间收麦子呢，你说啥呢？看见老陆他们不收麦子，你在那气的你也不想收了，也就是啥了？你在那收麦子，证明你是啥了？你是神子民。他们不收麦子，他们不愿意做神子民。你咋了？切！你们不做神子民，我也不做神子民，是不是这个意思，他们做不做神子民，你自己把你当作神子民待了没有？如果你自己把你当神子民待了，就是说周围所有人都不收这个麦子，是不是你一个人也得收这麦子，老王，这个能明白吗？那就是你自己把你当子民待了没有，你自己把你当人待了没有。当子民待了是不是就当人待了，你自己没有把自己当子民待，那就是没把自己当人待，你把自己当敌基督待，你把自己当畜生待，你把自己当作野狗待，不是神家一员。你把自己当作狐狸来待，你在神家里边你是践踏家园，你是把自己当狐狸来待，在里边投机耍巧的，偷懒的，耍鬼

的，搞交易的，这是不是都是狐狸，你自己把你当狐狸待，是谁把你当狐狸待，神要求你当狐狸了？你自己把你当狐狸待了，神当然把你当狐狸待了，神不要你了。是谁先背叛了神？是你不要神了，不是神不要你了，就拿个人来说，你自己，你看见园里边有狐狸，你应该是把狐狸赶出去，你不应该是，哼！你做狐狸我也做狐狸，不平等，哎呀，你偷吃葡萄我也得偷吃葡萄，这什么人？这是撒但的孝子贤孙。

刚才说了一个名族，国家。再直接了当呀，说一个家庭，刚才说了一个你是神家的一员，你就得维护神家利益，你是神家一员。最小的家庭，你家里边来了十个孩子，维护这家庭利益只是父母的责任吗？孩子是不是也得维护了？你十个孩子，那十个孩子他就是败家子，他不维护，你说他是这家人吗？因为什么有败家子呀？从灵里边看，因为他和你就不是一家人，神怎么说的呀？因为你上辈子欠下人家的，你成为人来到了一起，从外边看你是一家人，但其实不是一家人，人家是来要债的，是你欠下人家的了，是一家人吗？不是一家人。所以人家是败家子，这就是说他和你不是一家人，为什么说他是败家子，不是一家人，你父母把他当作一家人了没有？你父母把他当作一家人了，可是他不承认你，人家是来要债的，不接受你。如果真正是一家人，来了是怎么了？是同心协意。世上有一句话怎么说了呀？什么上战父子兵了？（兄弟齐心。）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上阵父子兵叫你背靠背，互相保护，谁也攻击不了你。不是一家人里边了，你和你的父母背靠背吗？两个团结一致吗？你是胳膊往外拐，你是拆毁，你父母往回挣钱，你在家是挥霍，这是什么？败家子。你就没有把你当成自己家的一员。就咱种麦子、收麦子一样，你没有把自己当成神家一员。再反过来看，咱今天说了一个蒜是吧，就从一个种蒜，从收蒜，吃蒜，这一系列问题你看见了什么？谁把自己当神子民了，如果把自己当神子民的话，应该是什么表现？咱刚才交通说，你是个种菜的，你父母那边种了个菜园子，你父母肯定吃的是一堆烂菜是吧，这是定了的，但是你孩子吃不吃这堆烂菜就是个问题了，如果你孩子是体贴父母的，是维护你家里边利益的，他呢，他和你一样也吃烂菜，他舍不得吃那个好菜。也就是说，一天起来，如果一年三

百六十五天算，种个西红柿，一斤西红柿一块钱，我今天一天起来吃，吃多少了，就不要多吃，吃一斤西红柿，我要是少吃一斤好西红柿我就能多卖一斤，那也就是三百六十五天，三百六十五块钱就赚到手了，是吧。如果我吃了好的了，坏的扔了，那就是赔了三百六十五块钱。那种菜你能赚多少钱？如果就是赚三百六十五块钱的话，那刚够你吃，拉平，如果不够你吃，那就赔本，这家里边的败家子，自己不是这家里的一员。假如你养活了十个孩子，你看那十个孩子的表现，他有的和你是一同吃烂菜了是吧，有的他就捡好的吃，有的甚至他还拿上送人了，你心里边什么感觉，做父母的什么感觉，败家子，不要了，你说他不是这家人，一句话，你不是这家人。那神家了，你既然是神子民，你不维护神家利益，也就是说，你自己不把你当作神子民待，你自己不承认你是神子民，你自己不承认是神家的一员，是你自己不承认，不是说神不承认，也不是说我不要你。举个例子，是吧，你看咱那个蒜，从种蒜的时候呀，有的撒下来的蒜，丢就丢在地上了，看见不捡，埋就埋了，抽就抽了，说叫种大蒜了，把小蒜掉了，掉就掉了，这是应付了事，反正你叫我干我把这事情干了就行了。工具随便扔，在桃园里边，能把小推车放到地里边，把斧子用完放在地里边，第一年放在地里边，第二年去打核桃的时候，一打核桃从树上掉下来了，你说吧！收蒜的时候，咱来回参与了不下一百人吧， 每个人的表现如何？他的表现如何？维护不维护神家利益？这一百人都看见了地里边草长得满满的，咱不要说住在院里边的，他不维护神家利益，他不剜这草，就是来帮忙的这一百个人，没有一个人们说，呀，这地里的草不行，蒿太多弄的蒜长不成，如果他看见他家地里边的草，他能睡着觉吗？睡着睡不着？（睡不着。）加班加点。但是他看见神家地里边的草呢，你就是说快收完蒜了，有一个人过来觉着，呀！这草可得剜剜呀，我不行我得赶紧把这草剜剜，有这么句话吗？一句话都没有，剜完草了，草是堆起来了，草是多少还是多少，拔草哪有这表现，吃蒜的时候，都捡的是独头蒜，都没有把自己当作神家中一员，没有把这些蒜当成自己家里边的产业。

今天这边又看到了一个磨面房，从磨面房看到了什么？总是不敢深挖，就是说，刚才说咱磨面的时候，本分没有尽到责任，闻着有味道的时候没有吭声，只是和做饭的说了一下，你和我说了没有？你去改变这个现状了没有？没去做，只是当作随口一句话说说而已，当作一个本分待了没有？当作自己家里的产业待了没有？没有。如果你自己家里边是个磨房场，这磨房场是你自己弄，你弄磨的时候，这些人弄回来的麦子有味道的时候，你会不会恼怒？你会不会去找这个麦子是从哪来的，会不会找源头？会不会挽回这个损失？那你该不该制止别磨？该不该拿出来处理这些麦子？磨成面以后该怎么处理，磨成面有味，吃不成，白费了工，麦子磨成面以后还怎么处理了，垃圾！应该抓住源头把这个事处理了，这些事情都没有去做，没有去拦阻，也没有去纠正，错上加错，不关我事，你卖了卖，卖不了拉倒，根本没有把自己当作自家人。这个磨房是给谁建的？你把自己当作这个磨房其中的一个主人了没有？你作为厂长是这个态度，那你下边呢，小许会有什么态度呢？那你和做饭的说，做饭的会管这个事吗？那更不管。从大到小，从上到下，都不把自己当作一个子民待，都不把这个厂子当作自己家人待，他会受到多大的损失你都不考虑不想。为什么不考虑不想呢？一说出一个事以后呀，你们都有个理由，呀，没有考虑到，哎呀，没有想到。什么原因？是因为你不承认自己是这家人，所以你对家里边的一切事你都不考虑、不想，如果别人说了一个伤害你面子的话，你立马就有反应，为什么？这就显明了，你只是来搞个交易，想混个不死的结局，交易也不是真的，想混，混世魔王，你想混到什么时候呢？刚才咱交通大军了，显明的最明显的就是一个混，你说咱从家里边出来多少年了，你出来了以后，转圈圈，混！混有什么结局？你在这不仅是混没结局，你在这吃着神的喝着神的，然后你每天干的活，你对得起这碗饭对不起，对得起神给你的这口气息对不起，那你得来的都是祸患！你这个不是跟外邦人，你混上一天挣一天工资，哪天你混不下了，我撤，我走，可在这不行，这如果你要混呀，到最后是新账旧账一起算，不要想往下混，既然是神要建造他的国度了，那国度里要的就是他的子民，不是他的子民绝对不要！这个敢不敢肯定。刚才刚交通了，你要信神就得相信神的话，你连神的话都信不来，那你还跟随神干嘛？你在这里混，这是不是最愚蠢的作法，你到定人归宿的时候呀，你就认为我是神子民，神一定会给我一

个好的归宿，叫你尽本分的时候，哎，神惩罚人还不知道是不是了，还不知有没有神了，又开始应付糊弄。你应付糊弄的时候，你背叛神的时候，你就没想到神在那看着呢？你就光觉得赐福的时候神在那看着呢，你自欺欺人，最愚蠢，最傻！咱弄面粉呢，面出来会不会有问题，考虑不考虑，如果面有问题，你拿出这面来，怎么去销售？怎么去卖？如果是你个人搞一个产业，那你这个产业因为你一次卖这面粉，你这整个面粉厂是不是该倒闭了，附近的人知道了以后，绝对再不买你这面了。外边的人不知道了会怎么办了，那吃上你一回，记住这牌子了，还吃你的面不吃了，上一回当，那你销路就截止，那你以后就销不了了，那你厂子不就得倒闭了？你考虑吗？这是说外邦人做生意了，你在神家呢，在神家你每天所做的这些事情，神是叫你咋呢？活出有形有像，有人的形象，有人的形象是要干啥呢？见证神、荣耀神、活出神，神要的就是这个。可是呢，咱活出的是什么？活出的是魔鬼样。为什么说魔鬼？老王，为什么说魔鬼？（不能荣耀神，羞辱神呢。）活出来的是欺骗神，想敲诈神，想看笑话。为什么说敲诈神？你拿上有问题的面，你出外头卖面了，你做在弟兄姊妹身上就是做在神身上，那面能吃不能吃，一个问题，你卖这个面，下一回弟兄姊妹还买不买？带来的影响怎么样？考虑这个问题了吗？处处要荣耀神呢，荣耀在哪？成了处处羞辱神的名。这不是说建造产业，这是什么？拆毁。现在这事情已经造成了事实，已经拆毁，看到了没有！从咱开了磨房以后，这个磨面房几乎不停，隔两天这要了，隔两天那边要了，这磨完以后你看咱那麦麸子堆下那么一堆，可是从这一次面粉卖了以后，这次出了以后，基本再没有出，出了一回是给哪出的了，是给桃园出的，桃园是自己人吃了。没办法，外边其他地方都没攒，现在都一个多月了是吧。在下边教会的时候，一般都喊还有了还有了，面不下了，都放在这，这是不是已经造成这个后果了？用这个事实抓捕人的罪状，看见你自己走的是个子民道路，还是个狼子狼孙的道路呢？咱交通了一个磨面房的本分。

然后你再看，借此显明了一帮人，如果你是个普通的弟兄姊妹，你在家是吃面了，原来咱交通过神家的产业你应该怎么维护，是

吧，你自己当作神家一员了没有？当作一员应该是什么表现？刚开始吃面的时候，叫你买面了，多少人看见外面的面好看、也好吃，是吧。咱给交通了以后，不管好看好吃，你都得吃神家的面，都得维护神家利益，都得为神家做事。这个时候他们都一窝蜂地说可以买，但是当遇到这个患难的时候呢，也就是面粉出差错的时候，他们选择了什么？（选择买世俗上的面，不要神家的。）他吃面还行，吃馒头呀发不起来，然后就选择了去外边买，掺和起来吃，掺和起来吃这是做了一个选择，放弃神家产业，放弃，还是神子民吗？再和刚才说的那个种西红柿还有咱种蒜的，那十个孩子，是不是一样的了。就是你家里边是做生意的，种菜的，你做出一些残次品不能卖了，是不是都是得你家里边消费呢，是不是？那你面粉厂卖面呢，你做出这残次品、不合格产品，你作为在家中一员，你不去消费你叫谁去消费，你不去买单叫谁买单，当父母要在外边打拼，要维护这个家庭，要经营这个家庭，要做一个生意，他在做生意当中进回东西了，卖不了了，过期了。过期产品你吃不吃？十个孩子他随着吃不吃？过期了我就不吃，我吃的就是在保质期以内的，你说这是什么孩子，这是败家子。那今天看到了，教会里的这些人是不是只吃保质期以内的呢，是不是只吃好的呢，那好的我吃，不好的我不吃。我今天不是说叫你吃这个不好的，是说咋呀？你不维护神家利益，你没把自己当作这家中的一员，你当作家中一员，你应该来维护，来把这个产业能够继续下去，扩展壮大。在建厂的时候，哪个产业运行的时候都有它失败的时候，失败的时候你该不该买单，该谁来买单，你自己人不买单你叫谁买单，你选择了逃避，所以说你没把自己当作神子民待，神家中的一员待。

再说不维护神家利益这流露出来了，还有一个什么性情？咱卖这个面出去多长时间了？有一个多月了吧，才回来两个地方反映这个面不合适，其它地方没有任何人反映这个信息吧？没有反映。这证明一个什么问题？人都学得咋了？（乖巧了。）学得乖巧了，哎，我说出来你又修理对付我了，咋呀，我干脆咋呀，我也不说我也不买，这不就行了吗。他用他的诡计来混个不死的结局，我也不冒犯你，我也不揭发检举你，我也不说你好坏，反正我也不买，我说我有了，就行

了。可是你手里边有没有，这不是说你用个东西用个锅碗瓢盆你有没有，今天这是面，每天在吃，每天在消耗，你说你有了，你说我信吗？你有了，无非就两种原因，你家买的外边的面，再一个原因就是你封口了不吃不喝。看不透的事不说了，等待，研究，分析，成了人最好的实行，这不是人更圆滑的表现吗？一时的诡诈能拯救你一世吗？他们都在等待，都在看，看什么？从外边来看他等待啥？不做那个出头鸟。神上回交通了一个做带领工人，咱以前神交通是说，你不要另立一国，不要搞特殊，不要鹤立鸡群，一枝独秀。他们发现这个面有问题了，他咋呀？我不能一枝独秀，我不能鹤立鸡群，我就等待，看他们怎么说，这是一个老好人，诡诈人，没有正义感。神交通了不叫做这个人，不叫做这个事，他就不做这个事。他走了两个极端，一个是不做这个鹤立鸡群。就是神交通教会里有的人不是没有被开除吗？为啥没被开除呢？是什么原因呢？他本性邪恶是神不要的，但是没有开除他，是因为咋了？敌基督他是做出来了，也让人看见了，开除了他了。但是没有被开除的有一部分人呢，他没有明显流露出来，就刚才说的这些人圆滑诡诈，看不透的事不说了，不出头，不承担责任了，一切都是推，推卸责任。那两天我一问是什么呢？书记来书记来，都推到书记身上了，推脱责任，推脱责任不承担责任神要不要？（不要。）一个是鹤立鸡群，鹤立鸡群是不是他要担负、他要承担了？（对。）还有一个是他不是担负、承担神的托付，他是咋了？维护自己，不承担神家利益，他是要咋了，搞个人的经营，主要一点就是没有敬畏神的心，他敢怎么呢？敢对着干，这是敌基督流露出来的。一个人是不管处理什么？他不维护神家利益，漠不关心，你们愿意检举检举，愿意揭发揭发，不关我的事，反正你们揭发检举了我跟着走，你们不揭发检举了我随大流。这两类人神要不要？不要，两类人都不要。咱再看看教会里边的，不说了、不吭声了，这个人也不要，就和教会里边说的不吭气一样，为什么了？今天你看见吃这个面有问题，不吭气、不说话，这个人你怎么看呀？单是诡诈？还有什么？他单是老好人？不得罪人？不维护神家利益？不仅是这些，更严重的是看神家笑话，太恶毒，我看你能建立到几时，这个面我是不买，他们不买，我看你这面粉厂能撑到何时。看谁的笑话了？（看神的笑话了。）看我笑话，看神家笑话，他起来不是维护神家利益，反过来是看笑话，看笑话同时他又觉着他是神子民，他想混个不死的结

局，你看笑话看到什么程度了，如果这样下去这个面粉厂是不是该倒闭了，如果这样下去神的产业能在地上建立吗？神的国度能降临吗？

看着种蒜的，地里边都是草，看不见蒜，没人过问，没人说，就不要说你去剜了，你有个人给我打个电话没有，说一下地里一堆草，可是不行，光是看见草看不见蒜，这荒得不行。有点责任心和我说个、报个一句也行呀，有没有？没有，没有一个人说这句话。这是蒜临到人的时候。面临到人的时候，也没有一个说，面可有问题啊，就连厂长都没有和我报告，下边吃了还不报告，都在咋了，都在看笑话，看我一个人，孤家寡人，我看你一个人能跳成个什么舞，跳什么舞呢呀？钢管舞。我看你能弄成什么，你能扑楞几天，心里边有没有这恶毒的想法。老王，这麦子弄成这，这是晚上说起来了，如果我不说，你说吗？那这里面有没有这个恶毒的表现呢？你们不堆我也不堆，你们不晒我也不晒，你们不起堆我也不起堆，水漂了麦子了，水漂又不是漂我的，恶毒不恶毒，看我的笑话，这漂了麦子、烂了麦子谁承担了？咱去年那么多麦子叫谁买单了？今天还又继续这样的表现。见神家东西在外边扔着了，前段时间晒麦子，说是快下雨了，麦子整个有半袋子装起来了，明知道装起来了，没人打理，就放在那烂着，下雨下得湿淋淋的。后来下大雨了，在那个磨房门口，下雨了说收拾起来装袋子里了，就放那不管，还有一簸箕麦子，一个袋子麦子，在这还半袋子麦子。最后拿出来，我说小许把这麦子摊在磨房里头，晾的晒晒，你说这是什么呢？在你家就是把麦子放在门口就叫雨淋呢？这还不是机器里边的麦子，就在门口扎了堆，都装到袋子里边了，就连拿都不拿，都是狼子狼孙，不是孝子贤孙。那你在这，我都能看见的问题，我都能感受到的问题，那你可想而知鉴察人心肺腑的神每天都在看着，你在做着神在看着，神没知觉？人都欺骗不了，你怎么去欺骗神呢，那你这样来看，是不是太愚蠢了，是不是太傻了。咱盖房子，每一处当你不维护神家利益的时候，你不维护神家利益，反过来你是不是就是在看神家笑话？你是不是就是搞拆毁，为什么能说成是拆毁？为什么说没维护就是拆毁了？就好比一个盖房子，如果一个维护利益的话，你维护的这个房子结实，是吧，如果你不维护，

你是应付糊弄，你拿上烂砖坏瓦，你给里边根基扎不好，你到最后这个房子是不是必然倒塌，那你这个匠人是不是在拆毁呀？这是不是就联系上了。也就是说，当你看见这些人不维护这些麦子的时候，你也不维护，他们也不维护，你也不吭气，你也不反映、也不处理，这就是在拆毁，这就是不维护。咱不能单单看我没有去实际的去做，我没有把这个墙推得倒塌，我没有往麦子里灌水。咱以前交通过，说啥了？看见人跳河，看见有人把人推到河里边了，你也不呼喊，你也不呼救，你是见死不救，见死不救的人是不是更恶呢？是不是一样的呢？经过建面粉厂，经过种蒜，经过放羊，这一系列的搞神家产业的时候，就显明出来了所有的人怎么样？是神子民吗？是什么？都是一群狼子狼孙，吃人肉喝人血不吐骨头！为什么这样说？咱吃着神的喝着神的，夜里给你说了一下，咱算了一下，就别说咱这面了，吃一桶油，一个地方三桶油，三个地方九桶油，四个地方应该是最少是十桶油，一个月十桶油，一年是多少？一百二十桶油，光说油，就这么多。最后吃饭的时候，饭不香，油少了不香，吃饭时候要求不小，干活时嫌累，完了还得要归宿，所以说，在这了，我看到的是啥呢？经过这些事看到了，我这带的是一帮什么人？带着一帮狼子狼孙！而应该是什么？我应该带的是什么？我要的是什么？神要的是什么？最起码是孝子贤孙吧，什么是孝子贤孙？你跟随神，维护神家利益，你成为一个神家的孝子贤孙，成为神的孝子贤孙，而不能成为撒但的孝子贤孙。可咱今天做的事，活出，完全就是狼子狼孙，而不是孝子贤孙。咱今天举了一个例子，举了一个人维护他家里的经营的时候，你就是种菜的，养鸡的，产下蛋了，种了西红柿了，你对待这个西红柿态度，对待这蛋的态度，你吃什么？吃破蛋了吃好蛋了，你这态度就代表了你的人性，代表人性。你维护神家利益了没有？你维护家里边利益了没有？你没有维护你家庭里边的利益，那你这孩子就是狼子狼孙，没心没肺，你就不知道是劳动所得，你就不知道那一天起来，父母在外边受了多大的苦，今天咱在这眼看着搞建设了，难不难？累不累？可反过来有一点点成就的时候，你维护不维护？带搭不理，所以说这就是狼子狼孙！

敬畏

你是谁的孝子贤孙2

谁是在尽忠心，尽意，谁是在应付跟随，谁是在舍命跟随，谁是在珍惜生命，谁是在惜命跟随，谁是在急神所急，想神所想，爱神所爱，谁是搞个人的经营，这是不是都显明了？大军，咱干了活，借着这作工中显明了什么？大军怎么跟随的，宋军，怎么跟随的？神话诗歌有一个怎么说的呀？要想性情变化离不开实际生活，咱今天在这是不是实际生活，在实际生活当中把你的性情暴露出来，暴露出来了你才能对你自己有认识，然后对神的要求有认识，对别人立的标杆你有认识，对淘汰的标杆有认识，你才有路可行。那今天咱干活了，干活有干活的样，立出个标杆来，这用不用我和你说，用不用神和你说，老王，大老王，咱干活的标杆是谁呀？（咱这？这段小许干活差不多。）小许。周瑜，干活的标杆是谁呀？在你心目中干活的标杆是谁呀？说不出来，老马？书记？还有谁了？（还有蹦蹦。）蹦蹦。（二百五。）（景梅。）景梅高兴得合不住嘴了。王毅？（我也觉着是书记。）书记是吧，长期工，这就是人都看着了。临时工，临时工咱看见了没有？临时工是不是也能看见，谁呢？周瑜。还有谁呢？（老王吧，操心操得多点。）操心操得多一点，仅仅是操心操得多一点？难道干活少了一点？（我看见这个小个子弟兄，这个小弟兄干活干得可以。）老王年龄多大了？老王年龄六十了，咱今天低于六十的，四十的五十的，有几个顶过老王的。咱别说年轻的，你多大了呀？（五十八。）五十八，差两年了对吧。世上人说啥呢？人人心里边都有一杆秤，是吧，在神家怎么呢？那让你显明让你看见，离不开实际生活，在实际生活中给你立个标杆来，你以谁为标杆？你走谁的路？神话怎么说的呀？那些效仿历代使徒成功之人道路的人，他的成功与否还是未定两可，何况那些走在失败之人道路上的呢？可是咱好多人是啥了？你不是看那成功之人，不是看那些忠心尽本分的人，为神家出力流汗尽心尽力的人，而你看的是谁呀？你看的不是这个标杆，你看的

是谁的标杆？周瑜你看的谁的标杆？周瑜效仿谁呀？你效仿的是谁？你计划效仿谁？（这个弟兄，老王，还有这个弟兄干的。）我问你计划效仿谁？你别说人家干活的。（效仿能干的了。）那你实际效仿的谁呢？能干不能干的都看在眼里。老马了？咱刚才说了人该效仿的标杆是吧，咱不能说他是真理的标杆，最起码他们是尽心尽力尽意，从这里边有一个干活踏实，立个标杆。那应付糊弄呢？是不是在你心里也有标杆呢？谁是应付糊弄的标杆？意味着什么？周瑜，神交通懒汉是怎么说呢，就像蛆虫一样捅一捅动一动，不捅就不动了是吧。神要不要蛆虫呀？就书记和蹦蹦常说一句什么话呀？什么勤夫啊？（迦南美地的勤夫。）迦南美地的勤夫，迦南美地要的是勤夫，没有要迦南美地的懒夫，那咱看看咱自己属于哪个？刚才我说大军，你把媳妇撇下了，把孩子撇下了，来这你做了个什么？作了一个勤夫，还是作了一个懒夫，大军，那你说神称许不称许呢？老马，看见还有谁是懒夫呢，咱自己看见自己懒了吗，谁看见自己懒了，临到事就是往后躲呢，咱那的地草荒成一片，谁也不管，咱看看每天干的这些活。

咱说起来了，这些麦子是谁堆起来的？老王，有你吧，还有谁了？周瑜。（没有周瑜。有小许，大军。）小许，大军，你们感觉这麦子堆得合格不合格？周瑜，这麦子堆得合格不合格？在你家你会怎么堆麦子？我发现在家里边都会干活，一来到这都不会干活了，老何，你发现堆得麦子有问题了没有？没有去看去是不是？老何，看了没有？没看。（没堆到跟前。）没到墙根，没弄上坡，周瑜呢，还有什么？你在家里边呢，你堆的麦子你就没看？（第二次他没弄。）他不在是吧，周瑜，你告我说你没去看是吧，我一问你，你说我操着心呢，你操着心了最后你连去看都不看，你对得起你说的这两个操心吗？你每天起来挂在嘴上说操着心了，最后堆这麦子，下雨下的水漂了多少，淹了多少，水进去进不去，这你看都不看，你说这操心是不是夸得太大了。这操心不是叫你挂在嘴上，那是实际去做出来的。老王，堆的麦子有什么问题？（我说我这段里头情形不对，这段时间我光看他们不干活的人，我看见他们耍滑头，我也想法子避一会，我也觉着干活累的不行，看谁不好好干，不好好干都能躲一会，我也想办

法躲一会。我这里的情形我也知道不对，有时候我也反省了，也想解决了，可是好像也解决不了这种情形。）这就是你刚才说，看见他们偷懒了不干活。（我看见人家都在那收麦子呢，多少人都看见了，人家转一圈就跑了，我心想，呀，我不会躲一会去呀，谁干得多了，弄不好还被解剖了，人家不干的看见还没事，我当时里边就是这种东西。）那今天起这麦子，你就不应该参与在内，你要不参与今天就不解剖你，那这就不存在了。（我里边就是这种东西，一直在里边了。）那你明天不尽本分就行了，你一尽本分就有事情。（知道不对呀，解决不了。）今天解决了没有？（你刚才谈的这个吧，说出来了，解剖不解剖，我多少听的好像有一点明白了，但是还没把我这个本性里的东西解决了。）你看见谁懒惰了？气的你不干了？（这人多了，你问一下在座的人，有几个人起麦子了。）谁了？敢不敢说出来？（看见起麦子呢，连跟前都不到，人家看一下，起来就走了。就是大军和小许两个人，我们三个人弄，多少人都在这转一下起来就跑了，就不理你这回事。）谁转了一下都不理这回事？（第一天就是这样，第一天起麦子也不到跟前，第二天还是那个样。）谁不到跟前？（反正就是看见人多吧。）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本分，老王，你的本分是什么？（我也是人家让我干啥我干啥呗。）你看屈死鬼，我问你话你回答我了没有？我问你的本分是什么？（你的本职工作是啥？）（本职工作我也不知道是啥？但是谁安排干活，我就干就行了，我也没说在底下还是在上头，也没有那个。）咱那天是不是说了呀，就不说你还不知道你本职工作是什么，你本职工作你垒鸡窝你拿瓦刀拿起拿不起来？（没有。）那还用我安排吗？让我安排，我说，二老王去起麦子，大老王去盖房子，你听我这个安排？用不用这样安排？用不用？（不用。）那你找见你的位置了没有，神说要找见自己的位置，找见自己位置了没有？那天走的时候我还说了一句，我说什么呢？我说:“正式工都在家，临时工上山。”简单说了这么一句是吧，什么意思？你摊麦子那你就每天起来摊麦子，那就是你的职业，那就是本分，那就是你的本职工作，这是不是已经划分了？而且你说，拿瓦刀咱拿不了，那叫你去送麸子吧，你能开了车？开不了吧。那你的本职工作，就是晒麦子，摊麦子，起麦子，咱就不要说什么本职工作了，他们路过过来看见起麦子，他们过来只是看，不过来干活，两个原因，一个，他有他的本职工作，他还在忙他的呢。第二个，就即使说

他没有忙活事情，他不干活，那他不尽本分你就不尽了，这是什么概念。还告诉我说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现在解决了没有？老王，他不尽本分呀我就不尽了，他不进国度我就不进国度了，刚才说了哪句神话了呀？咱说把神话成为你的生命，他应该是把哪句神话成为生命，来告告他，王毅，应该把哪句神话活出来成为他的生命。（尽心尽意。）尽心尽意是吧，还有什么？时时事事处处。还有什么？根据他现在的矛盾点，针对性的，他看见过来过去呀这些人们他不起麦子，他不尽本分，他就不干了，他就不想干了。（信神了又不是信人了，自己给自己干了，不看别人怎么做，自己尽自己本分。）神话，用神话作你的生命，书记，经常教导人了，来来来，说一句。（愿意做主人了，还是愿意做雇工了。）用神话，这是我说呢，神话，哪句神话说了，神话直接揭示你的本性，周瑜来，神话装一大堆在哪呢，拿手电筒照照别人还是可以的。大军，咱刚交通了一句神话。（凡是能使你消极的先放下。）这也是一句，关键点有一个什么呢？你走的道路！他这是不是选择了一个路呢，想起来了没有？我说的哪句神话呢，他走的道路，你不干了我也不干了，这是什么？他不是走成功之人的道路，连这话也忘了呀，历代以来的使徒你模仿他们走成功之人道路，成功与否还未定两可，你模仿那成功之人道路还未定两可了，你倒好，你干脆模仿谁呀？（失败之人的脚印走。）干脆模仿地狱之子了，你说吧。

那你说说看，你那天模仿谁了，是看见谁不干活了，把你给拉消极了，看见谁？（看见不干活的呀？）嗯，当时你看见谁了？不说了，留个面子？这还需要留面子吗？老好人？老好人就是老恶人。（昨天在那收玉米，下那么大，急的把那弄不完，就是我的指甲这里劈了，一下劈到肉里，我说回来剪一下，一过来见人家本分在那里转了，我心里一肚子火。）怎么咧？（昨天弄玉米了。）本分训你了？（人家在那机子那里转了，我说，呦，就看不见下雨，这库都进 不了，玉米都进不了，人家就没那个事，咱是急的弄不完，急的不行。人家周瑜去了，拿上个扫帚去了扫了两扫帚，转脸就走了，我说干啥去了？下雨了赶紧收玉米了，人家是没事。）你看神摆设的两点雨都

有咱可学的功课，两点雨都把人给显明了，没有这两点雨还显明不了。老王，找见路了没有，看见你难受了。（看见了。）看见了，找见路了没有？（找见了。）怎么个路？（效仿成功之人。）你当老好人了，现在还当了，刚才说谁了是，想说谁了？（早晨开始，这几天了，我就看见老陆空转了就不干活，反正你一有活了，人家转脸就走了。就这个周瑜，雨下来了，人家都收玉米了，人周瑜去拿扫帚一扫跑了，这下不知周瑜跑哪去了，最后干完了。就我这憨憨，反正干干，干完活了，最后弄不好还得解剖，干不好还得挨解剖，这东西一直作怪着了，知道不对。）知道不对，就是不能从神领受。（解决不了嘛，有时候也想效法人家成功之人，人家干不干那是人家与神的关系，人家不干是人家的事，不由的光想看他们干不干。）周瑜，听见了吗？每个人走的路周围人都看着，为什么要叫你团体生活了，都让你看着，最后达到神要各从其类的时候，谁也咋了？无话可说！哎呀！神太公义了，一句话，神太公义了！那你这了，看见周瑜扫一扫把就走了，自己生气去了。（就看见人家都不着急，人家转了一圈，喊了一声都跑了。）你喊一声就跑了？（你说把人家拽都拽不回去，收麦子就这几个人收了，你说咱急的，人家都不急，我这东西就出来了。）你做工作还得别人做，他们做你才能做，别人不做你就不能做。所以，周瑜他跑了他不尽本分了，所以你就开始应付糊弄了。在他们应付糊弄不实行真理的时候，你在这说话了没有？你维护正义了没有？（看见走了，我说了一句，气的我也是里头抵触的不行。）你说，咱是个屈死鬼呀，够屈的了啊，现在还屈着呢。你说，从你说话里边流露出啥东西呢，老王口里边一直不停地说一句什么话，我这边气的不行，你说他跟随的是谁，老王，你没说神的意思是什么？从神领受，神怎么了，你老说你怎么了，你气的不行，你就根据你气的不行采取行动了。我今天我说那麦子有问题的时候，你就说你的缘由了，你的缘由是因为老陆，因为周瑜，他转圈圈了，所以你这麦子就不能起好，你是不是专弄这个了，有意引起我的注意，哎，老王，是不是有这个存心。（没有这存心，……）我不知道你们几个人在那晒麦子、起麦子，在起装的时候呀，我还专和你们说了一句，我说这个呀往回收一收，下雨雨水过来进麦子里了，这边低，我和谁说了，老王，我和谁说了？我说再起起，起起堆起起堆，最终是没起。刚才说我问了一个问题，什么呢？没有堆到墙根是吧，还有一个什么问题，

没有打了堆，你看看堆有多高，有个堆没有？摊一大片，就是怕下雨了才叫你起了，最后是王毅开的车回来起的吧，是吧，起的差不多了，我走的时候已经起到一半了，我去了那，王毅回来了，我回来了，王毅走在我前头，我回来王毅怎么还没走了，王毅送管子去了，我说王毅干啥了，回来才说是王毅开着铲车起麦子了，你们起了一半，王毅用铲车起了一半。（那是第一次，这是第二次。）第二次，两次都用铲车了，第一次是我叫王毅用铲车起的。（……）就这个起麦子的事，麦子没有打堆，没有靠墙，也就是说干了一半，撂下了，晒麦的，你看看那晒麦的，这也就是什么呢？心里边没有神，也没有神家利益，再加上什么事情都随便它发展，和你无关，你只是干好了你的工作就已经不错了，甚至应付糊弄着，盖那个麦子盖了一块塑料布，就塑料布堆在上边把这麦子盖住就行了，考虑流水了没有？上边麦子不是堆到根子，是给上边挡了一个什么呢？钢管。你是去打房子了还是堆麦子了，导致麦子堆成一大堆，流水流不出来，水从塑料布留到麦子里边。然后一大堆、一大摊，两边高中间低，给麦子摊在里边，塑料布拽都不想拽。那塑料布大，给你弄大塑料布是为了想把麦子盖好，结果是什么呢？上边盖住以后，在这边不管了，塑料布里边存的水流不走，这就盖麦子、起麦子呢，然后盖麦子盖成这，起麦子起成个这，还有怨言，还心里面都窝屈的火。咱把这本分当成啥了？咱那天刚交通了什么呀？老王，咱交通什么是本分呢？本分是怎么产生的？忘了？（因着神的作工。）说说，因着神的作工怎么呢？（人才有了尽本分的机会。）王毅，周瑜，咱把本分当成一种什么了？累赘，当作累赘，把本分是往外边推。本分怎么来的，因着神的经营计划而有的，如果神没有经营计划，你也不存在有本分尽，因着神有了经营计划你才有了本分可尽，有了本分可尽，在神那边你才有了悔改机会，才有了显明你自己的场地，才能有了你实行真理，蒙拯救的机会。如果没有这个本分尽，不在中国作工，你有本分尽吗？你能蒙拯救吗？所以说，这个能尽上本分是人的一个福分，六千年来，神说那句话怎么说的呀？破天荒的，千载难逢，你今天碰着了，你是什么心态？不是说喜出望外，而是还有一种怨言，为什么叫我尽本分，为什么不叫他尽本分？

咱那天交通了个本分，不知你们听懂了没有，我补充的那两个，就是根据这个本分，看到人不尽本分多么邪恶，恶毒，愚蠢，你尽本分是给谁尽了？为什么说是给自己尽呢？（尽本分就是蒙拯救的一个桥梁。）这咱以前交通的，是你蒙拯救的一个桥梁。我上次就交通了，不知你听明白了没有，就是说，你尽本分呀，你不好好尽本分，你把尽本分当成了你的一种缠累，累赘，你是什么人呢？这就是现在你根本不懂得什么是本分，什么叫本分，本分是怎么产生的。你只是知道这个字句，因着神的经营才有了本分，可是呢，你真正并不明白什么是本分。神的经营你看不见，神经营的是人类是吧，是拯救人了，你看不见，神怎么拯救人呢？为什么叫你尽本分呢，你也看不明白。咱今天就是缩小以后呢，神让你经历一下造方舟，国度建造，神经营的是人类。那咱今天经营什么呢，就是在世界上他经营一个产业，你是一家之主，你经营的是一个家庭，咱今天在这生活了，咱也是一个厂矿单位企业的一个经营，是吧。打一个比喻，你来理解一下这个经营，你是一家之主，男的，你是要负责挣钱呢是吧，女的，是负责日常生活了，你还得照顾个孩子，你是不是得经营这个家庭呢。你男人出外边挣钱呢，这是因着你要经营这个家庭你才需要出外边挣钱的，对吧。你妻子做饭了，是为了你这家庭里边你的吃喝而做饭的，你为谁在做饭了？是不是为你自己的经营在劳累，这个说回来就是什么呢？你为了你这个小家庭所做的一切，对你这经营和你尽本分是一样的，你是给谁尽本分了？给你自己。咱今天在神家尽本分，虽说是给自己尽了，你那个尽呀和我说的这个尽不一样，你说的那个尽好像说，我尽本分呢，就我刚才和你说的，借着这个桥梁来认识神认识自己，洁净败坏性情。现在是拔高一个，这个尽本分是你给你自己在尽，借着咱自己现在造方舟。挪亚造方舟他是给谁造方舟了？神坐吗？神坐不坐方舟？是给他一家八口造方舟呢，他把这个当成了本分尽，但实际是给他自己在造方舟，在自己造方舟的时候他再应付糊弄上，你说他是不是傻子。今天叫你当个家，叫你经营这个家庭，你有个孩子你有个老婆，叫你出外头挣钱，挣回来这钱你养活这个孩子，养活这个老婆，维护这个家庭的一个正常运行，这是不是正常人该做的，这是不是你的职责责任。你出外边挣个钱，回来给你老婆花，给你孩子花，给你自己花，还得咋呢？还得神给你一个赏赐？这就好比在神家尽本分一样，你今天建造国度呢，你给谁建造国度呢？你种地

呢，给谁种呢？你种蒜呢，给谁种呢？神吃了？神喝了？我今天叫你种呢，我吃了？我能吃多少？我能喝多少？今天你作为一个一家之主，你出外边挣钱呢，挣回钱都是你一个人花了？你要给你老婆吃，给你孩子吃，还得养活父母，这个形成一个维护你家庭运行的你该做的义务。就相当今天，咱尽本分一样，如果你这个义务做不到，也就是说，世上说的败家子，挣二分想花一块，出外边是沾花惹草，挣些钱给了小三了，孩子不养活，吃奶吃不上，你这个家庭是不是得破裂呀，能剩存下来吗？连父母都不养，你父母都不养，你父母的财产能给你吗？你这是人吗？不是人，这不是个人，就是个败类，不是个好东西。这是一个，如果你作为一个孩子，你这孩子，你在这给他盖房子呢，你在外边挣钱还准备给他娶媳妇了，你叫他拿些钱，你叫他挣些钱或者盖房子，或者叫他干个啥活，什么了？计划叫你娶媳妇用了，年底要娶媳妇呢，要盖房子呢，他是在外边吃喝嫖赌了，你当父母心里边是什么滋味？那你说，他在外边吃喝嫖赌，不攒一分，你还给他娶媳妇吗？你还给他盖房子吗？你就是那个孩子，那父母叫你咋呢？叫你挣钱也好，叫你走正道也好，目的是什么？为了让你将来有一个好的归宿，有个好的家庭，有个好的生活，是完全为了你个人。那神今天经营人类是为了什么？是不是把你带入一个好的归宿之中？可人了？领情吗？人都是不领情反过来还倒打一耙，尽本分还咋呀？要挟神，应付糊弄神，尽本分还埋怨神，什么东西？这是不是一个畜生的表现？

就拿周瑜尽本分来说，周瑜怎么尽本分呢，以前我说周瑜只响雷不下雨是吧，也就是耶稣那时说两个孩子，叫他干啥了？大的说，嗯，我去了，二的没吭气，结果二的没吭气的那个去了，结果吭气的没去。你说周瑜你做的什么？你做的是不是那老大呢？你一向的活出是不是这样呢，话你是到位了，事你是没到位，你嘴里边常给我说，操心着了操心着了，可哪件事里边咱真正操心着了？操心着了，你应该给我看看这麦子，看看这麦子有问题，堆得有问题，你说为什么我看见问题，你看不见问题，你看不见问题我看见问题说明是咋呢？你操心了没有？没操心。而你操的是什么心了，周瑜操的什么心了，

哎，弟兄又给我挖个什么陷阱了，又叫我跳陷阱了，老操心是不是我在害你，不务正业，这个能听懂了吧。对于这本分的认识，什么是本分？该怎么对待本分？今天其实就活在神面前，神是经营全宇的，经营全人类的，那今天给了我个本分，那我来经营什么呢？产业！我来经营产业！我还经营一个什么呢？神说把国度的钥匙交给了彼得是吧，那这个不经过彼得，你能进入国度吗？那今天你看见这个钥匙了没有，什么是钥匙？什么是国度？那我在经营什么？我也配合神的作工，我经营人，不能说我经营人，是我配合神的工作，我尽到我的义务，把我明白的全部告给你，叫你去认识，叫你去走这条路。然后拐过来是什么呢？实际的本分，我实际的本分是什么呢？经营什么呢？我还得让产业在地上建立，那你今天看见我在建立产业，我是怎么尽本分的，我给你立个标杆，我是怎么做的呢，我是怎么在操这个心的，你怎么操这个心的，处处显明人。

咱在那边收蒜了，烂蒜呢一大堆，我把半瓣蒜了碎蒜了全部叫他们都收拾回来，半瓣蒜了碎蒜了咱回来就能吃了它，不能卖，有的蒜都褪了皮了，好好的就能吃了嘛，也不坏嘛，就即使说半瓣了，破了切了半瓣还可以吃。可是在收蒜同时，还有一种蒜叫什么呢？独头蒜。独头蒜网上人家一斤是卖到二十多，二十多三十多，干蒜人家卖到一百多二百，在收蒜的时候有两种蒜，在我安排时我说什么呢？在吃蒜的时候呀，把这个碎蒜先吃了它，好蒜咱卖了它，这是不是正常生活的一个理性的安排，就你在家里边你是个做生意的，你是不是也是一样的。你如果你是种西红柿的，不用节制，你每天吃的是破的西红柿，好西红柿你吃不下去，还想卖钱呢。那个养鸡的，你每天吃的是破鸡蛋，破鸡蛋吃不过来，你还敢舍得吃个好鸡蛋了，好鸡蛋都要卖钱呢。可是，就这一颗小小的蒜，就把人显明了，你是做儿子的，你是做雇工的，一到吃饭的时候你看吧，个个都捡什么蒜呢，独头蒜，捡独头蒜去吃，捡好的去吃，那碎蒜没人打理。回来的时候，我还叫撇弃捡了一瓣那碎蒜，嘴里边说了，呀，这碎蒜还能吃，这碎蒜拿回来咱还能吃，我记住他这句话了。到中午吃饭，我说撇弃你这蒜拿来了，咱吃蒜了拿来吧，啊，没捣蒜，一会回来给我拿来五个独头

蒜来，桌上五个人，来一人一个，扒开吃独头蒜。我说，你吃饭时拿个破蒜，你不是告我说吃破蒜，拿过独头蒜来了。显明人，对神家利益放在眼里不放在眼里，他根本不考虑你神家利益，他每天盘算的是什么？自己的利益，这就是在搞着他个人的经营，在神的经营工作中搞着个人的经营，这是什么？敌基督的表现，搞着个人的利益。仅仅一个蒜，就把人显明了，吃饭的时候咱那个姊妹拿了独头蒜给我吃了，我说我吃不起，她反应不过这句话来，还有弟兄吃不起的东西了，就这都吃不起，种了这么多蒜了，独头蒜嘛，就这一瓣蒜你说吃不起？她不寻思我为什么说这话，到最后交通完了他才知道我为什么说吃不起。我吃不起主要他们个个都在吃，为什么？没有把这东西当作神家的，不是当作神家的，没有当成自己的，神也没有当成自己的，他就不考虑这些，他就不想这些，他只是在搞着自己的经营，我怎么能从神家得着什么。咱今天，老王又在咋呢？又在吃了一个独头蒜是吧，一样不一样，是不是吃了一个独头蒜？这独头蒜是什么？这是不是个人利益呀？哎！周瑜你偷懒，切！我也比你会偷懒，我也会，当是你聪明我也比你聪明，你喊，我喊也不喊，我去休息，看见神家利益受亏损不是去制止，不是去排除，这就是咱对待本分的一个态度，这个听清了吧。

别一尽本分就攀比呀，他尽多了他尽少了，他尽好了坏了，你给谁尽了？你建造国度是给谁建了？反过来就说，尽本分是给自己尽了，你在这又说了，这么多人都在这建国度了，建方舟了，我多干一个他就少干一个，这怎么是给自己尽了，建好以后有他吃的就有我吃的，有他住的就有我住的，所以说你尽本分就没信心了，就软弱了，是不是老王？那你现在了，现在还有这想法吗？周瑜现在有这想法吗？（我没有这想法。）你没有这想法，那你说说你有什么想法，神在交通这篇话咱还没看到，后边有一句话说，说那敌基督有什么表现了？就是说，他一开始就有一个什么野心呢？野心欲望，还有什么？不是三个吗？交易。（带着交易尽本分。）野心，交易是吧，他们带着野心在尽本分，你说他，刚开始神揭露他了，他相信神话是真理吗？他不相信神话是真理，但是说，他不相信神话是真理，但他又相

信什么是真的呢，神的赐福是真的还是假的，神赐福是真的，神惩罚是假的，那他究竟相信不相信神。还有咋呢？你说他不相信吧，他还能撇家舍业，撇家舍业是为了什么呢？为了他自己的想象观念能够促成，和神促成这片交易。神说了什么呢，这是什么呢，这是个什么人？他既不相信存在，他又相信神所说的祝福是存在的，他相信神的祝福是存在的，他又不承认神会惩罚人，这什么人？他还在抱着这个希望在尽着本分。（侥幸。）侥幸，不是侥幸，神说是什么人呢？有人说啥了？这种人太邪啦，神说这不是邪，是什么？愚蠢，太愚蠢啦！你既然不相信有神，不相信神话是真理，那祝福是不是也是不存在的，既然不存在那你回归世界大干一翻，何必落在这了，他不相信神的存在，又不相信神会惩罚人，也不相信神主宰着全人类，可是呢，他还抱着一个心，想把这个生意做成，是不是太愚蠢了。就好像告你这里边有东西，是什么呢？有炸弹有鸡蛋。（只相信有鸡蛋，不相信有炸弹。）我只相信有鸡蛋不相信有炸弹，你不能乱动，乱动会把你炸死，我给你拿，我拿出来是鸡蛋，你拿出来就是炸弹，可是他了？他不相信有炸弹，他非要相信有什么呢？他一定有鸡蛋，全是鸡蛋，我一定要想办法拿到鸡蛋，那最后导致什么呢？炸死。炸死，那这是不是愚蠢了，对我有相信，你就该相信我给你说的有鸡蛋有炸弹，那你是不是该小心轻易地去拿了。可是你咋了？你把炸弹排除了，你只相信里边有鸡蛋，你说你究竟对神信还是不信，可笑！太愚蠢！

这就是说，这话说周瑜了，周瑜你愚蠢不愚蠢，神叫你做诚实人，预备做诚实人，神说叫你做勤夫、勤农，愿意不愿意做呀？那为什么抱着扫帚跑了呀？为什么说句话就跑了呀？（呀，我不想说，说了以后就是讲理，我里边反省这个问题了。）咱就不说你现在，以前是吗？现在我也不去调查，不去核实这个事情了，调查核实也没意义，我就是让你认识咱自己的性情，以前，因为什么说呢？你曾经告我说，我给你交通一个，你曾经说你是不信派，知道自己是不信派，知道不信派了，但是说，咱不管受多大苦，再受多大屈辱也得坚持到底，不管我怎么说你坚持到底，这是不是一种愚蠢的表现呢。你相信

我不相信我呢，你相信我，那我交通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听从呢，可是我揭露解剖的时候呀——哼！就是这。到最后完了给我水的时候——嗯，给。你究竟把我当谁了呢？太愚蠢！我打了一个例子，大军呢，大军愚蠢不愚蠢？你相信神鉴察肺腑吗？你相信有神吗？相信有神你应该怎么尽本分？宋军，应该怎么尽本分？咱尽心尽意了吗？尽心尽意是在怎么呢？维护自己的肉体，安逸，太愚蠢。刚才说什么呢？说起这个了。（说尽本分了，尽本分的态度，尽本分是给谁尽了。）咱刚才说这本分了，都应付糊弄不当回事，刚才交通这本分没有完全听懂，再给你交通一下，今天应该翻清个了吧？本分是给谁尽，你要搞清楚，不是给我尽，也不是给神尽，是给你自己尽。就好像比喻孩子盖房子是给你自己盖，你是败家子你盖起房子也不是你的，刚才咱交通一个什么？对，还有一个补充，老王那种观点是吧，我在这好好尽本分了，周瑜干了一下他跑了，干成的这房子他也住了，我也住了，这神的公义在哪？是不是在这熬着呢？按说这个存在不存在？存在不存在老王？（不存在。）为什么不存在？我听听。（你刚才交通了，各人给各人干了。）为什么说各人给各人干了？人在做天在看，那你的归宿是在哪？是神在定，你老王还担心说，我今天踏踏实实的，我老老实实的尽本分，我老老实实的干了，还怕他混进国度呢？这事用你担心呢？国度大门你还怕神管不好？你太小看神了吧。你怕神不公义？老王，那你实际流露是不是就是担心怕神把不好门了？咱就好像念书孩子们考试了，如果有一个好的制度的话，学生能好好学习，如果都开始走后门，一走开后门以后，哎，我找找我二大舅，我找找我二大姨，三大妈，找了找这关系以后就上了这学校了，当这形成一种风气以后，这学校里的孩子还学习吗？他就不学习了，为什么呀？学习没用，我学习的时候呀，我不如找个后门进去，我学习好也不一定能进去，我劳苦学习了，和一个贪耍的最后结局是一样的，他还学吗？他不学了，老王就在这了。那我和周瑜在这，我和大军在这，他们不干只有我干，最后进国度以后还是一样的进去，我吃三碗饭他也吃三碗饭，我喝水他也喝水，那我还尽什么呢？你把世界有走后门的，神家看见也有走后门的，对神的不信任，对神的公义不信任，对神的话不相信。神说什么呢？各从其类，个人的归宿按照个人所行的，相信这句话吗？老王，相信这句话吗？这就是对神的这句话不相信，也就证实了一个不信派，对神话信不来，不敢交托给

神，不敢依靠神，不承认神是鉴察一切。你是什么呢？你是做给人看，不是做给神看。我在这我都没担心，你担心什么？大军，你了，咱太愚蠢了，你说，咱今天行懒惰的人啊，你连周围的人你都掩盖不了，你还欺骗我，更重要的你欺骗神，神看不见？神不知道？谁是应付糊弄了，谁是用真心了，神不知道？神能把归宿给你？

刚才也可以说，神话能拯救人，告你说是什么了？把神家的天规诫命告你说，天规诫命告你说的时候，你按天规诫命去做的时候，你剩存下来，神叫人剩存下来不叫人剩存下来是用什么呢，是不是用灾难了呀，好了，神用灾难的时候，神啊！救救我吧，我奉你的名呢，我奉你名我做这个了，我奉你名我做那个呢，周瑜说什么呢？我奉你的名呀我操心呢，所以今天必须把这个操心给你说清楚，你操的哪门子心呀，你操心老怕掉进我给你挖的陷阱。咱今天尽本分呢，不是脚踏实地的，不是用心去做，而是咋了？而是为自己肉体，哎，周瑜，现在知不知道什么是用心去做呢？（知道。）什么是用心做？（那就是，临到事，把神家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做，不管别人怎么说。）当成自己的事，这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拔高，还不是一个真正信神人该做的，本分，该怎么做？刚才我交通出来一个什么呀？就是忙，累，累倒，累垮，什么意思？累倒了累垮了这才有见证，累倒累垮才有熬炼，累倒累垮了立了标杆，累倒累垮了才能显出你的真心，当你累倒累垮的时候，刚才给你说了一个两个例子是吧，当你累垮的时候才能显明你，神啊！我这跑腿我这是因着什么呢，是因着我干的活太多了，腰疼了，是我背的麦子多了。你咋呀？这是干啥了？与神算账。算账的时候，神啊！我这腰疼是搬麦子搬出来的呀，怎么还叫我腰疼了，神就不给我看病呢，我这不是为个人呀，我这是为工作呀，神家该给我治，神家不给我治，那究竟有神没神，是不是开始了。就别说腰疼了，就叫你生不如死的时候，那时候你怎么办，你想起的是不是你的功劳，是不是想起你的资本，那时候就显明你了，你不是为了尽本分，不是为了尽忠心，你是有条件的，不管你有什么条件，只要你有条件，就是掺杂。神怎么说的，临死之时还叫你发出香气呢，你再苦再累你发出香气来，赞美神荣耀神，约伯万剑穿心难受

的时候，他老婆劝他的时候，你弃掉你的神死了吧，他说什么呢？（你这愚顽的妇人。）你这愚顽的妇人。咱今天是不是就往这条路上走，要站见证，看你怎么站了，今天刚干了三天活倒趴下了，趴下了看这个也不顺眼，那个也不顺眼，这个不干活，那个不干活，拿起盆也扔了，把你气坏了，你从哪来气的？哎，你看我气吗？我扔盆了吗？我不扔盆，而是咋了？神就在看，不去扔盆子。

咱反过来说这个，谁是应付跟随，谁是在舍命跟随，谁是在惜命跟随，舍命跟随、惜命跟随，这是不是看出来了，那你在我身上你看见我是不是舍命了，你看实际身上，她有心脏病不能熬夜，在她家不能熬夜，在这连着每天熬夜，舍命，这叫舍命跟随，你得站住见证，看见你了，你要说今天我累了不想干了，这叫舍命吗？大军说了，呀，我干的累了，不想干了，不是我不干，是我累了，这叫惜命跟随？大军拿出几分力了，拿出三分力给自己留了七分。宋军，给自己留了几分，咱自己年轻，比老王年轻是吧，是大小一人一个力量，一人一个力气，在你干活的时候，你这种态度，不要说是他拿一百斤，你就非得拿一百斤，他拿一百斤你可以拿二十斤，问题是你这二十斤你拿了几次？你是惜命跟随还是舍命跟随，谁是急神所急，想神所想，爱神所爱，谁是在搞个人经营。这是不是两个分开了，神要咋了？拔出稗子不能带出麦子，所以今天必须叫你有一个团体，一个集体的生活，到实际生活当中叫你看见，谁是稗子，谁是麦子，谁是舍命跟随，谁是惜命跟随，谁是维护神家利益，谁是在搞个人经营，谁是爱神所爱，恨神所恨，把这都分清楚。这是神为了显明人，给人预备了一个环境，也是叫我们站见证立标杆实际摆设的环境，是神交给我们的一个托付。一个什么托付呢？忙，累，累倒，累垮。这个累倒、累垮能不能垮，取决于谁？给你生存力量能不能给你，能给你是吧，给了你身体力量了，你去干什么活了，你还佩服老王吗？佩服不佩服，不佩服他了。那你一干活干出来以后，是你自己的吗？不是你自己的，那神必须给你一个什么呀，不好的身体，没有那个体质，反过来你干这体质的活，这才能证明你舍命。如果给了你一个什么呢？给了你一个邪灵的身体，什么是邪灵的身体呢？邪灵就不知劳累，邪

灵他能蛮命，你从外面来看，他是不是舍命了，但他不是自己的，不是自己用心去做的。所以说，神给你一个病，给你一个软弱的身体，从外边来看这是坏事，一切坏事从神领受，从神领受就是从正面看，从正面看这是什么呢？这就都是好事，累了，累垮了，累倒了，把你累倒了，从撒但领受，就是呀，信神把人累垮了，这得了个什么呢？钱没挣下挣了一身病，这就是一个背叛是吧！可反过来，如果把灵界实情看清楚，为什么叫你临到一身病呢？那是神和撒但之间在打一次赌，你叫他累垮，你看他还跟你吗？你不要给他归宿你看他还跟你吗？你看清以后，奥！这是什么呢？这是福份临到，从正面领受，神给了我一个虚弱的身体，给了我一个什么呢？病倒了，病垮了，那神叫你站一个见证，这是神的一个托付，叫你在这病倒了，病垮了以后还能高举神见证神，还能舍命跟随，撒但是不是退去了，这就是个见证。如果说没有给你这样的身体，那你能站这个见证吗？如果约伯没有叫他万剑穿心，没有剥夺他万贯家产，他还叫见证吗？不叫了。所以说，必须有这样的环境才能显明，才能站见证，这是神给人一个托付，是我们把神话带到实际生活当中的一个活出。

哪句神话？首先说急神所急，想神所想，爱神所爱，恨神所恨，与神相合之道，这些是不是都得带到实际生活当中了，那我在生活当中给你演出来是不是这样的呢，这麦子有问题我能看出来，你看不出来，急神所急。这蒜他们吃大头蒜，我说我吃不起，你能想到吗？你能认识到吗？你不去考虑它，你就没有急神所急，没有想神所想，你时时想的是你的肉体，归宿。是我们爱神所爱急神所急的一个实际活出，身体是神给的，累不累垮，累不垮是神保守神维护，哎，我给你交通了这个，你可不要每天起来盼呀，神啊，叫我这身体累垮吧，累垮以后我也能站见证，我也不用干活了，正确对待！老王做得多，干了这些活以后，这身体还没垮，这是什么呢？这是神的保守神的维护。你说能不能叫老王垮呀？不能叫他垮，他垮了这房子没法盖，就是利用你效力你也得效，就是让你认识到不能叫你垮，这房子盖起来不能叫你垮，叫你垮了神还得咋呢？一个叫你生命有进入，还有一个把本分尽上，有两个认识，累不垮有累不垮的认识，累不垮是

神的保守看顾，累垮了呢？累垮了是为了给弟兄姊妹立一个标杆，为神站一个见证，同时，对自己是一次熬炼，更是一次试探。所以说，忙，累，甚至累倒有太多的实际意义，累垮是肯定的，神不作超然的工，所以要正确对待。也就是说，为什么这样的认识，因为这一段时间了，我看咱这事情是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就逼的你在这没办法，你看哪个能往后推，你推不到后边，但他们说了以后你得做完一个再做完一个，一步一步来，你着急什么了，着急吃不了热豆腐。可是现在就是这样追着你，为什么这样追着你干呢？如果说，一步一步来叫你休息休息慢慢的干，人能显明吗？追着让你忙，累，垮，达到果效了，临死之时看你发出什么呀？明白神的心意，你做什么事情了你心里边就没这个难处了。

敬畏

你是谁的孝子贤孙3

咱再看看刚才念哪段话了呀？（神话说："在他们眼中，不管怎么读神的话，都认为神话中核心的内容、最重要的内容莫过于神对那些为神受苦付代价，为神撇弃花费、跑路的人所赐给的祝福与应许。当他们在神话中找到了这些他们所认为的最中心、最重点的东西之后，他们似乎找到了救命稻草，也似乎感觉到自己要得大福了，自己是这个时代中最有福、最幸运的人，所以他们内心深处就暗喜，"我这辈子碰上好时候了，赶上好机会了，历世历代那些使徒、先知，那些跟随神的人都没碰到这个好机会，我碰到了可不能放过，这是得大福，得赏赐、冠冕的机会啊。"）就念到这了是吧？（嗯。）再往下念。（所以在世上无论有什么前途、有多高的地位，无论日子过得多么好，我一定得放下，因为这些再高、再好也不是永远的。在神眼中看为必定会腐朽的东西，我一定得放下。）就这吧。"在神的眼中看为

必定腐朽的东西我一定得放下，放下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得眼前的，而是要得到以后更大的祝福，赏赐，冠冕。”

从大军对待他家里人的态度，我不是说你对待家里的态度你应该去疼爱，关心，我不是叫你去做，是从你这个对比而言，根据你对待家，对待你家里边这关系，和你在尽本分上边这关系，互相之间作个对比，对比出来的人性，你看到了，你想得到什么？碰到了，可不能放过，这是得大福、得赏赐、得冠冕的机会。大军，是不是这些话在里面维持着你。“所以在世上无论有什么前途，有多高的地位，无论日子过得多么好，我一定得放下，因为这些再高、再好也不是永远的。在神的眼中看为必定会腐朽的东西我一定得放下，放下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得眼前的，而是要得着以后更大的祝福、赏赐、冠冕。”放下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得眼前的。咱这眼前的是什么？神在这说出一个敌基督的表现是吧，咱今天不是定罪谁是敌基督，是说你走这个道路，咱不定罪你是敌基督，你是走敌基督道路的人，等不等于你是敌基督，等于不等于？不等于。那取决于你在走敌基督道路上，你是继续走下去，你还是悔改走正道，放下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眼前，咱今天放下你那存心目的是为了啥？是为了实行真理把本分尽好。他并不是为了这，而是咋呢？神交通了说什么呢？交通过那两个成语是忍辱负重是吧，就我在这里揭露解剖你的时候呀，或者弟兄姊妹修理对付你，或者再遇到不好的环境的时候，你也没有退去，你也没有跑，在你心里边你是在干什么呢？不是说你不跑不反抗，你不是从里边认识这个性情，而是咋呢？你在这里是忍耐，忍着，憋着，你不去解决这个问题，你不去寻求神的心意，不是明白一项真理。你是咋了？憋着是在干什么呢？在等待着，等待什么？书记等待什么？（当时主要是手里没有钱，要是有钱买上票就想跑呢。）就是要跑了是吧？（嗯，要是有钱买上票就想跑了。）想跑了，想跑了我还给你路费了，我说路费给你，你怎么不要路费了？想跑走上也能跑了呀。我刚才说什么话了呀？忍辱负重，他在等待着什么？王毅，等待什么？（等待一个机会。）等待什么机会？老马，等待什么？也可以说咱们每个人都在等待着，不要说每个人，就是败坏性情都一样。等待什么？（归宿。）

什么归宿，什么好归宿，等待着神作工结束，等待着灾难快点降下吧，等待不等待？等待赶紧结束吧，结束了以后咋呀？成为下一个时代的主人。一直憋着，因为什么？你盘算着，赶紧在我还能憋住以前赶紧结束吧，憋不住哪天爆炸了以后，结束了我就迟了，憋憋憋憋，克制等待，你不是去变化性情，而是克制等待憋，憋屈了以后，就神交通的说啥了？到最后一天怎么了？爆炸了是吧，神交通说爆炸了，和周瑜一样爆炸了，我实在没钱，我有钱我就走了，还是爆炸了，是吧，没钱，爆炸了当乞丐也走了，等待着。

“在神眼中看为必定会腐朽的东西我一定得放下，放下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得眼前的，而是要得着以后更大的祝福、赏赐、冠冕。”等待灾难降下以后，你是下一个时代的主人，等待这个赏赐、祝福，可是神在回击这句话，神说了哪句话，有多少人在等待着有个大的转折，可是呢，神作工有没有？（没有。）那以后会不会有，可能不可能有？不可能有，你等哪天结束了，没有。就是咋了？就是在不知不觉中。你说教会建造到国度建造你看哪天突然发生一个变化了，不知不觉，生命长大你是一天长大的？是漫长的工作，不知不觉中生命长大的。神经营的是人，不是经营一个产业，不是经营一个单位，我宣布开业了啊，你就是下一个时代的主人，那就是逐步的在灾难里边显明你，一批一批显明你是什么人。不是神要的人，就借着灾难中取缔一部分人，下一回，再一批，再取缔一部分人，直到咋了？把不悔改的人一个灾难一个灾难的取缔完了，洁净了，人在经历过程中逐步对神有什么了？有了敬畏，有了人样，那人也就作成了，生命是逐步长大的。“所以，他在内心之处就告诫自己：‘无论尽本分受多大的苦、跑多少路，无论遇到什么难处，哪怕坐监受酷刑，都一定要坚持、坚持、再坚持，不能气馁，要忍辱负重，要坚持到最后一刻，相信神所说的“跟随到底必然得救”这句话必定在我身上成就。他们所认为的、心里所想的每一样事，每一个意念这里面有没有真理？没有一样是真理，没有一样是合乎神话、合乎神心意的，全是为个人的前途命运在盘算、计划。他们内心深处对神话中对人类提出的任何一样要求、对人类的揭示都没有兴趣，置之不理，而且在内心深处反感、抵触，甚

至产生观念。所以，当他们看到这些话的时候就直接翻过去不看。对神话中对人类劝勉、安慰、提示、怜悯、体谅的话，他们表示不耐烦，不愿意接受，也不愿意听，认为这些话太假了。”“对神话中对人类劝勉、安慰、提示、怜悯、体谅的话，他们表示不耐烦，不愿意接受，也不愿意听，认为这些话太假了。”咱在实际生活当中对你揭露解剖是不是也是这种态度，为什么要招架住，为什么要反抗，是不是这个表现了，也就是对神话承认不下来，对审判刑罚的话语，对于神在人中间作试炼的工作，他们内心深处感到反感，不愿意接受，甚至是抵触。就像今天老王说了一个什么话呢？老王，这个话是和哪个话对号了？对神在人中间作的试炼的工作他内心深处感觉到咋呢？反感，不愿意接受甚至抵触，老王，体尝到这句话了没有？怎么说的？什么是试炼，神说，你身边的人都倒下了，你该怎么办？周瑜跑了，老路跑了，大军跑了，你该怎么办？这是不是一个试炼？

“神话中对人类劝勉、安慰、提示、怜悯、体谅的话，他们表示不耐烦，不愿意接受，也不愿意听，认为这些话太假了。对神审判刑罚的话语，对于神在人中间作的试炼工作，他们内心深处感觉反感，不愿意接受甚至是抵触。而唯独对于神对人类的应许、赐福的话他们颇感兴趣，甚至常常拿来阅读，满足自己内心深处迫不及待地想要得着前途命运的心理。当他们在尽本分的过程当中坚持不下去时，产生疑惑了，信心动摇了，意志不坚定要退缩的时候，就拿出这些话阅读，把这些话当成自己尽本分的动力。）嗯，就这了，你看，这是敌基督一种表现行为是吧，当他们消极软弱的时候呀，拿出这些神话祝福，来看了，来阅读了，这叫什么呢？自我安慰是吧，那你看见我作的什么工作呢？一样不一样。当他们在尽本分过程中，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产生疑惑了，信心动摇了，意志不坚定了，要退缩了，就拿出来这些神话来阅读，把这些话当成了尽本分的动力。王毅，你对这句话有什么体验，这是敌基督所做的是吧，也就是不追求真理的人做的，愚昧人做的。那今天你看我做的和这个是不是恰恰相反，咱今天下午干了个什么？也就是说这一段忙了，累了，都说累垮了，现在每个人都感觉到累垮了，信心咋了？不坚定了，产生了疑惑，信心动

摇，意志不坚定，有退缩的时候，看老王是不是退缩了，我给你拿出这些话阅读了没有，我说老王，快点啊神作工快结束了啊。看看笑了！咋了？河南又咋了？河南又混乱了是吧，北京又怎么啦？这就是说，能看见你的心吗？其实是一种自我安慰，其实你也是敌基督，走你这道路人多，都是这种思想。我今天我也想看我没时间看，我有时间了我看看，当你经常注重这些，你暴露了你的心态，你的态度，你的心思意念，你就自我安慰，可我了，我是在做什么了呀，我不去看这些。今天给你交通了什么呀？本分，叫你去认识，反过来还要咋了？揭露解剖你与神之间的距离，神所厌憎的，神所恨恶的，就有意刺伤你的心，是叫你发现你自己的一种什么呢？邪恶，恶毒，败类。叫你看到真实的自己，叫你去悔改，这就是一条路途，这就是什么呢？咱今天交通了一个话题，这就是从神领受，从正面的领受。那你说刚才读的敌基督这表现，这从哪里领受的？从他的前途命运领受，从他的归宿领受，从他的观念想象中领受，也就是说，一切都从哪里领受，从他自己领受。“当他们在尽本分的过程当中坚持不下去时，产生疑惑了，信心动摇了，意志不坚定要退缩的时候，就拿出这些话阅读，把这些话当成自己尽本分的动力。”你说邪恶不邪恶，从这显明了一个什么？他在与神干什么？搞交易，这是看看神的祝福多大了。

咱以前交通举过一个例子啊，就是说，一个老头，孩子们都不孝顺，他干了一个什么事情呢？拿了个枕头用砖头、料角塞的满满的，每天抱着枕头跑，去厕所也得抱着跑，睡觉枕着这些东西。他三个孩子咋呀？显的格外的孝顺，为什么都孝顺了？每天都看着这枕头，这老头是干什么呢？每天抱着它，你说他每天抱着不放，这是什么东西呢？那肯定是金银珠宝了呗，对吧！那这金银珠宝他死了，弟兄三个给谁呀？他要给谁了？临死之时他要给谁呢？交代给谁了？那肯定给孝顺的了是吧，那三个一个比一个孝顺是吧，等把老头孝顺完了送终以后，才知是石头烂蛋是吧，才痛苦流泪呀，懊悔至死。那今天这些人是不是了？他两只眼睛盯的是他父亲手里边拿的是什么东西，就好像是谁了呀？保罗是吧，保罗是啥了？冠冕为他存留，这孩子们看啥了？金银财宝为他存留。他奔着金银财宝而去了，去预备善

行，保罗是为着冠冕尽本分，那你是为着什么呢？为着大难不死而尽本分，你并不是为着尽一个受造之物该尽的本分，为脱去自己的败坏性情而尽本分，这就是一区别，老王，发现了没有？本分是什么？分清了没有？能不能分清楚了。（清楚了。）接着念下边吧。念吧。（“对于任何一篇或者任何一段神的话，他们从来不揣摩神话的意思，把神对人类的心意、要求、劝勉都当成耳旁风，置之不理，用轻慢的、漫不经心的态度对待。在他们内心深处认为，‘神这么说、这么作无非就是走走过程，谁能接受，谁能听得懂啊？谁能真实地按神话去实行啊？神的这些话都多余，人唯独通过尽本分来换取福分这是最实在的。’”）这是谁经常说这句话了？周瑜，我记得你说什么呢，神话就是说你呢？这话说谁呢？神话怎么说呢？咱以前给你解剖就说过吧？怎么说的？咱周瑜不接受的时候心里怎么看待这问题呀，这就是一个作工方式是吧？作工方式是不是就是走走过程呀，我当先锋官了，怎么可能叫我在这了呢？那迟一天早一天的事，哎，周瑜，自己交通交通吧，谈谈你的经历，是不是？你和我说神把你心里的都揭示出来了，不是说这个呢？（走的敌基督道路嘛。）是不是说你这个呢？那能和我，和弟兄姊妹谈谈吗？谈谈你心里的，实际经历嘛？谈不出来？不愿意说是吧。“神这么说、这么作无非就是走走过程，谁能接受，谁能听得懂啊？谁能真实地按神话去实行啊？神的这些话都多余，人唯独通过尽本分来换取福分这是最实在的，什么都没有这个实在。”你从交通中看见周瑜那个表现，盘着两胳膊，眼睛看着天花板，是不是答案就出来了？今天咱解剖了，揭露了，说多少咱也实行不出来，什么原因？是不是这些，是不是神揭示这些话，谁能接受呀，谁能听得懂啊，谁能真按神的话去实行呀？神说一句什么话呢，他诡诈他就觉着周围人都诡诈，他怎么想他也觉着别人也是怎么想的。他更可恨的是什么呀？他怎么想的就把他所想的认为神也是这么做的，他邪恶就把神也想成是邪恶的，咱人都太恶毒了。“神的这些话都多余，人唯独通过尽本分来换取福分这是最实在的，什么都没有这个实在。”那今天咱就说这个福分，这个福分是怎么来的，是不是经过尽本分来换取的？书记，是怎么来的？（是经过人明白神心意，这前边不是神说了，“对于任何一篇或者任何一段神的话，他们从来不揣摩神话的意思，把神对人类的心意、要求、劝勉都当成耳旁风，置之不理，用轻慢的、漫不经心的态度对待。”这些就是人不明白神心意，不在里

面寻求神的要求。）“他们从来不揣摩神话的意思，把神对人类的心意、要求、劝勉都当成耳旁风，置之不理，用轻慢的、漫不经心的态度对待。”漫不经心，经常漫不经心，有个懒惰的人有什么说法了？慢慢来吧，人谁能一下子变了呢？他自己不实行不变，他还说谁能变了呢？

来接着刚才往下念。（所以他们在神话中翻来覆去地找，找到了这条路途后，就把尽本分当成了得福的唯一途径。这是敌基督这类人尽本分的存心、目的，还有他们想尽本分时内心深处的盘算。那他们在尽本分的过程当中又有哪些表现与流露，能让人看见这类人的实质就是不折不扣的敌基督的实质？这些表现咱们之前已经讲过一部分，只不过之前讲的与这次所交通的主题、重点不太一样。）刚才有一句什么话呀？盘算是吧，看怎么念这段话了，怎么说这句话了。（这是敌基督这类人尽本分的存心、目的，还有他们想尽本分时内心深处的盘算。）尽本分的时候内心一种盘算是吧，咱每一个人尽本分过程中是不是都有一个盘算呢，就神说了，日思夜想都是恶。咱大老王在尽本分时，出那个麦子的时候，盘算什么呢？（我就盘算着，我这人就是敌基督本性，这一段我也吃喝神话了，敌基督哪一条我都有。）你去哪了呀？我叫你谈你当时的盘算呢，你说啥呢？（当时盘算，就说是，人家看一下就避开了，都不干，干了弄不好还得挨对付，反正他们俩说咋干就咋干吧，干完算了，老是这东西在里头搅着呢。）在盘算，他们不尽，他们跑了，我在这一个人干，干一天受对付，在那盘算。还有人盘算什么？懒惰的盘算，别人干活了，他找个理由，我得喝水了。去年晒麦子的时候，喝水，一天不知喝几回水，因为喝水得回去几次呢吧。咱上回种蒜呢，哎，上回咱交通过喝水这个事了吧，说了是吧，说了就不说了。从这喝水里边看到，喝水他里边是不是也盘算着了，我借着这喝水，我就咋呀？又能偷懒一回。那天我和周瑜发火了还记得吗？咱在那有活干呢，我着急是什么呢？得先干活呢，着急这活干不成，大清早我要用人了，他在那拖住老马在那玩手机了，人家都在那忙了，你在那玩手机了，我说算了吧，不吭气了，这么多人，我忍耐吧，忍耐一下看看等一下，等我这忙不过

来，再看老马、周瑜干活怎么也找不见人，左看右看，一看周瑜又往鸡棚跑了，始终没有往这边跑过，我问周瑜去哪呀，周瑜来个十分充足的理由。干啥了？去厕所了，去厕所有罪吗？我不能去个厕所？我说不能去，厕所也不能去，我说不能去厕所，因为什么不能去厕所，我说别人能去厕所，你周瑜不能去厕所，每回找你都有理由，找不见你都有理由，我在这干活忙不过来，你在周围转圈圈了，我急的在这弄不过来。

那每个人做什么事都盘算着，盘算着什么呀？就神说的，不做亏本买卖。你这个一盘算，在神那边怎么看呀？一盘算是不是就成恶行了呀，咱今天交通尽本分是给谁尽呀，是你给自己尽呢，建方舟是给你自己建呢，在方舟里边住是你自己住呢，你吃喝是你自己吃呢，你叫谁来侍奉你了。所以说，神不来吃喝你的，你给你自己尽本分，你给你自己预备，咱这是逃脱、贱、懒，那你说咱还是人吗？你盘算着，所以说你盘算的都是恶行，盘算着不做亏本买卖。接着往下念。（“这些表现咱们之前已经讲过一部分，只不过之前讲的与这次所交通的主题、重点不太一样。敌基督能尽本分这不是偶然的，他们绝对是带着自己的想法、观点与态度来尽本分的，他们的想法咱们刚才交通了一些，他们的态度当然也离不开他们心心念念所挂念的福气与好的归宿、好的前途命运。就像商人做生意似的，三句话不离本行，什么事都与钱挂钩，什么事都与利益挂钩。敌基督做什么事都与前途命运挂钩，这就是敌基督这类人的实质，也是他们内心深处所要得的东西。正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实质，才能让人看清为什么这类人最终会被淘汰。”）“正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实质，才能让人看清为什么这类人最终会被淘汰。什么事都与利益挂钩，三句话不离本行，敌基督能尽本分这不是偶然的，他们绝对是带着自己的想法、观点与态度来尽本分的，他们的想法咱们刚才交通了一些，他们的态度当然也离不开他们心心念念所挂念的福气与好的归宿、好的前途命运。就像商人做生意似的，三句话不离本行，什么事都与钱挂钩，什么事都与利益挂钩。”三句话不离本行，以前蹦蹦在这经常说蹦蹦了是吧，三句话不离本行，每一个人三句话都不离本行，你自己什么人性，自己什么性

情，你自己就流露出来。周瑜特别维护自己的名利是吧。（脸面太重了。）脸面太重了为什么你不为你的脸面而做点事呢？你做到人前边不就是有了脸面了，脸面重，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周瑜，咱既然开口了，就开口说说。（脸面、地位、名誉。）脸面名誉地位还有什么？还有一个什么问题？三句话不离本行，我说周瑜，你在别人眼里怎么看你呀，管他怎么看呀，我说，人家老马用老陆，人家不用你，不用你和大军，你怎么看了呀？那你说啥了呀？愿意用就用，不用就不用，是怎么说了？我记不清这话了，大概意思就是这吧。我说这句话的目的是什么了？老王，我说这句话的目的意义是什么？一个是有意刺伤你的心，有意刺伤你的灵是吧，更重要的目的是让你咋呢？是叫你认识自己，可他那一句反抗的话，就不搭理的那种话，他愿意用谁用谁，这句话代表什么？哎！他进我这个陷阱不进，不进这个陷阱里边。哎，周瑜，那我现在挖了一个什么陷阱，周瑜聪明不进我这个陷阱，我挖这个陷阱是要咋了？是要揭露他了是吧，揭露他了，我说你和大军有什么问题，你看老马用人家老陆啊不用你俩，意思是什么呢？你俩了还不如老陆呢是吧，你说他要接着我的话说下去，这把我说成啥呀不知道，一句话回了你，三句话不离本行。那天了我又说什么了呀？周瑜我说你什么了呀？他和大军怎么呢。（叫周瑜呢，周瑜就气势汹汹的，什么事都叫我。我当时就不敢和他说了，他这还是血气大，一和他说个什么，他这血气就出来了，因为就那个凶劲，就听不懂他说那些话。有时就是回什么话，叫叫弟兄也行，他没有这个，总是高高在上。）他能做你的师傅了，比你多了一手，他要高高在上，你猜我说什么了，可能就是说这个事了，周瑜反过来，周瑜来了一句话，你把我看的和大军一样？你这反问我的话，周瑜你说什么了？这就是三句话不离本行，你是给他揭露他这性情了是吧，叫你认识自己把你打到无底深坑地狱之子了是吧。啊！你把我说的我就和地狱之子一样？你把我说的和大军一样？

（今天我们俩回来的时候，周瑜，跟我在路上讲了，他交通了一些啥呢，听他这些话就是说他进入的路途不对了，就是这段你揭露他的时候，他一直不开口啊，为了打开他这缺口，让他敞开的谈心，

你给他交通的就是让他作衬托物，作衬托物他就是说啥呢，他说作这衬托物是为了在弟兄姊妹身上达到果效。）他还为弟兄姊妹服务了。（这是他的价值意义，但是他不注重说啥呢，他自己认识进入的路途，自己揭露解剖，让你作衬托物，不是说冤枉你，也不是说要把正面的说成反面的，而是你本身的这个败坏性情你就这样，就是说，说人是敌基督一样，我说你败坏这是事实，并不是强安到你身上的。但是他进入的点是啥了？我接受的这个有价值有意义的，是要在弟兄姊妹身上达到果效，我这个衬托是让弟兄姊妹进入。）是有意义是有价值的。（哦，他是这个。）给弟兄姊妹做了个桥梁。（自己没进入。）周瑜，一天我告你说聪聪从里边走出来了，不消极了，积极了，聪聪今天来了又说了个这，你是积极跑到哪边去了？（一涉及名誉地位了就很敏感。）我刚才交通这话你听懂了没有？还有聪聪给你说的这话，听懂没听懂？三句话不离本行，什么都是与钱挂钩，什么事都与利益挂钩，咱这是和什么利益挂钩了？名誉地位。就刚才我把你打到无底深坑了，你就是不下，然后你给聪聪来了个啥？弟兄把我打到无底深坑是为了弟兄姊妹有个进入，叫我作个衬托物，所以把我打到无底深坑，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哦，就是这个意思。）周瑜，那你能得着什么？（这么长时间揭露解剖还是方式呢。）什么是个衬托物呢？（衬托物就是你里边有一个东西，显明出来的东西，显明出来的一种败坏性情。）你要衬托一个什么呢？衬托神的话语就是真理，衬托神能用话语成就一切，衬托神能用话语把人拯救了，那你这个衬托能不能衬托出来，怎么才能衬托出神的话语就是真理呢？更简单的就是什么能衬托出神的话语能拯救人，怎么能衬托出来？把原来没有形象的一个人，一个魔鬼样，用神的话重新把他树立，重新造了一个新人一样。怎么造了？用神的话，神的话语就是真理，真理是什么？做人行事敬拜神，有了原则了，有了准则了。什么是有原则？什么是有准则？那你这个不是叫你把这个话说出来，是叫你咋了？实行出来。就好比说，今天干活了原来我是转圈圈了，今天干活了起麦子了，我就不是说喊我起麦子了，我起来跑了。是我要实实在在地和老王在这起麦子了，给老王了作出个标杆来，那叫人佩服，哎呀，周瑜就是不一样了，以前就是说句话跑了，现在实实在在干开活了。这是不是一个衬托物了，衬托什么了？神话能拯救人，神话能变化人，神能改变人，就作这个衬托物呢。咱作衬托物是什么呢？你了，你刚

才有一个错误的不是说作衬托物了，作成啥了呢？作了撒但的丑角表演，作了撒但的一个孝子贤孙，如果你继续走下去，你什么话也听了，什么事情也明白了，但是你就是不变的话，这是个什么？这是不是完完全全的一个敌基督的形象出来了。

什么是敌基督？周瑜，什么是敌基督？走敌基督道路的，和有敌基督性情的，和有敌基督本性的区别在哪？就看你悔改不悔改，你不悔改的那你就是敌基督，那你就是大红龙孝子贤孙，那你就是毁灭的对象，这个还属于衬托物不属于了，这不是衬托物了，这是一个什么呢？撒但的差役。衬托物有一个诗歌怎么唱呢呀？我曾作过效力者，我曾作过衬托物，今天又作了什么？作了子民，又追求做彼得，彼得是什么？是爱神！衬托物是咋呢？作了衬托物，作了效力者，效力者要不要归宿呀？不要归宿。而咱今天我给你揭露解剖出来的这些走敌基督道路的，这是不是要归宿呢？那作了效力者了没有？没有，你连效力者都没作了。你作了效力者再过来才作什么呢？衬托物，你要把神的公义性情衬托出来，衬托出来神是正义的象征，神恨恶一切邪恶事物，把这个衬托出来，活出来。你看这个台阶，效力者他是不要归宿的，是不明白真理，不认识。作衬托物他是认识了黑暗、邪恶了，神话有一句什么呢？你有真理了不是说你性情变化了，是你能实行真理了，能顺服了，也就是说，你从字面上好像能克制了、能背叛了，你并不等于是爱神，这是两码事。效力者一个台阶，衬托物是一个台阶，那爱神是又一个台阶，而你现在如果说你只是明白，什么都明白我就是实行不出来，这是个什么？是敌基督的道路，敌基督道路能不能属于一个衬托物呢？你没有作衬托物，作衬托物你要把神见证出来，神话是怎么拯救你了，神话是怎么征服你了，是说什么呢？我原来当初是怎么污秽败坏邪恶呢，神话哪些揭示了我的败坏，我受了哪些熬炼试炼，神话怎么引导开启我，我又走上了一条正道，你走到了正道上了，这才能说明你咋了？你能够背叛自己。就是说，守诫命一样你守住了，这算衬托物，刚开始是守诫命，后边是怎么呢？后边就不是守诫命了，是一种爱的流露，爱神至极，那这个还用守诫命？还用守呢？不需要了，自然流露了，是爱的流露，又一个台阶。所以

分清楚了，就神说了，信神只注重看神话，聚会，宣讲，把这些当作了信神，什么才是信神，把神话带入实际生活当中，改变你的生活。（经历神的说话，经历神的作工。）哎！最后达到改变，这才是信神！敌基督做什么事都与前途命运挂钩，这就是敌基督的实质。咱今天交通了一个什么？忙，累，累倒，累垮你，累垮你以后你该有一个什么心态，这和敌基督是不是正好是反的，敌基督做什么事呀都与这个前途命运挂钩，那我和你交通这个咋了？和前边挂钩吗？而是要放弃前途命运。就是累垮了，就是没归宿了，你依然得发出赞美来，这才是一个受造之物该有的一个形象，作为一个人该活出的原有人的形象。如果你还有前途命运，还与这个挂钩，那你就是敌基督。

你想吧，神说，你别想混入神家，别想混入国度，那是不可能的，混不进去，神说回击人的观念，是有办法的。怎么回击呢？给你摆设一个环境，今天看见了吗？就这一个环境。给你一个忙，如果还显露、显示不出来，再给你一个累，如果累还有存心目的时候，好了，累垮你，累出病来，当你在床上哼呀哼呀的时候，你又想起什么了？神啊！我可这个了呀，我可跑了呀，我可传福音了呀，我可是建造国度，可迈着了呀，你这可字直接出来了，与神交易出来了，暴露出来了。如果你没有这些交易心，而你想什么了？你就是个受造之物，就是衬托物，今天就是该你死了，今天就叛你死刑了，你该怎么认识？你再苦再累其实就是一个受造之物该做的，没有什么可做交易，别拿个交易来换取。这就是敌基督，走敌基督道路的，分开咱有路可行，该走什么道路，这是敌基督这类人的实质，也是他们内心深处所要达到的东西，正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实质，才能让人看清为什么这类人最终会被淘汰，最后一个个显明，给你环境呢，一个个加大，神有一句话怎么说的？最后人都退去了，神的工作就咋了？结束了。那你等吧，等着每天盼着神作工什么时候结束呀结束呀，看哪天结束呀！就这吧。

敬畏

什么是无耻之态1

608　全能者的叹息你可曾听到

1　当黎明到来的时候，东边亮起了一颗晨星，那是从未有过的星，他照亮寂静的星空，燃起人们心中熄灭的灯火。这灯火使得人们不再寂寞，照亮了你也照亮了他。

2　但是只有你仍在那黑夜中沉睡，听不到声音，看不到光亮，觉察不到新天新地、新时代的到来，因为你的父亲告诉你："不要到外边去，免得被刀枪戳伤你的眼睛。"呜……呜……呜……呜……你只相信你父亲的叮咛，因为你相信，只有父亲是对的，父亲是真的疼爱你。这样的叮咛与疼爱，使你不再相信人间有光明的传说，不再理会这个世间是否还有真理存在，不再奢望全能者的救助，只是安于现状，不再企盼光明的到来，不再瞭望传说中全能者的降临。

3　一切美的东西在你看来都不可能复生、存在，人类的明天与未来在你的眼中消失、覆灭。你死死地拽住父亲衣衫，愿与其同受苦难，深怕失去同行的伴侣、失去远去的"方向"。

4　迷茫的人世间，造就了一个又一个你——坚韧不拔、宁死不屈地填充着这个世界的不同角色，造就了一个又一个根本就不害怕死亡的"勇士"，更造就了一批又一批麻木、不知受造为何的病瘫之人。呜……呜……呜……呜……全能者的眼目巡视一个个受害至深的人

类，听到的是受苦之人的哀号，看到的是受害之人的无耻之态，感觉到的是人类失去救恩的惶恐与无助。人类拒绝拒绝他看顾自行其道，躲避他眼目的鉴察，宁愿与那仇敌一起尝尽那深海中的苦涩滋味。全能者的叹息不再让人听得见，全能者的双手不愿再抚摸这个悲惨的不愿再抚摸这个悲惨的人类。呜……呜……呜……呜……一次次地夺回，一次次地失去，就这样重复着他作的工作。

5　就在那一刻开始，他感到倦了，就在那一刻开始，他感到厌了，便停下停下手中的活计，不再游走在不再游走在人中间……

人根本就觉察不到这一切这一切的变化，觉察不到全能者的来与回，觉察不到全能者的惆与怅。呜……呜……呜……呜……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全能者的叹息》

谁交通交通这个，这个歌里边你们听了有什么认识，王毅，交通交通。（我不知道怎么说。）你听了这个歌什么感受？你听了这个歌怎么认识怎么经历？谈谈，交通神话了，你看了神话以后，你自己有一个认识，对神话的认识领受，怎么经历的，把神话带入实际生活当中，怎么带入到实际生活当中的？本分，学的开口。今天听蹦蹦说了一句什么？说了一个，今天对谁服了呀？对小五服了？小五说了句经典的话？说清楚点，怎么啦？（就是弄水了，弄泥了，弄瓦了，咱们这些人都是被教会开除的，难弄得多了，呦！我一想就是那么一回事。）没有说清楚。（教会开除的人嘛，都是教会里面的刺头，开除了的，哪个好弄了，是这意思。）小五，来陈述一下，怎么说的，你能把蹦蹦征服了不容易。（没有没有。）你说说。（你让小五说，小五说得挺好的。）怎么说的，把你那句话重复一下。（我忘了。）

（他说，这帮人不好弄，这都是从教会开除出来的，都是硬头，不好摆弄。）不好摆弄。（体尝到神作工得艰难吧，就是说，平常吧，就是要泥的，要瓦的，有的不吭气，有的是慢慢腾腾的，就从这个看到，说白了一句话，也可以说是教会管不了的，被教会开除的，把这帮人召集在一块去了，都是刺头，这帮人不好弄，神作工艰难。结合神话谈，交通的时候明白，就是一次次夺回一次次失去，通过我做这事吧，让神太伤心。）耶稣那时举个例子说，婚宴是吧，请人吃饭也请不来，请不来以后，最后请了些什么人呀，在十字路口请了一些人，请了什么人？（瘸子跛子。）瘸子跛子，不是他的亲戚是吧，不是他家里人，请的是外邦。他家里人咋了？不来，他请的是外邦，那你今天感受到了，你感受到请来的都是什么人？刺头，渣子，敌基督，请来了，来了以后呢，来了以后表现如何呢？衣服也不穿，不像是参加礼仪的，也就是没有一个基督徒的形象。那最后咋呢？还要捆绑起来，活在黑暗里边，那你最起码得有一个形象吧，你再看这首歌，会有什么感受，这段话小五说出来了，你应该说说你的感受。哎，你开除了没有？（开除了。）你也是刺头？（我感觉我也是刺头。）来，我听听你怎么说你是刺头？（就是感觉自己不去顺服这个环境，而是呢，老是按照自己的己意去做。）一种距离的感觉。（从我的心里感觉到，不管在心里怎么想的，但是呢，从这个大环境里边感觉到自己做什么事情还是按照己意去做，没有去按神话做，老是那种狂妄的性情，从这里边感觉到自己在这里就是个刺头。那姊妹了说了一句，这是叫什么呢？就是叫敌基督吧，那叫什么？叫刺头吧。）按照自己的意思，按照自己的意愿，怎么舒服怎么来。（对对对，按照这些东西来，不是按照这些神话，就是能够兢兢业业呀，勤勤恳恳地去做，做一个真正的人。所以从这里边感觉，自己也是狂妄自大的本性，这种东西让自己成为一个刺头。反正这段时间经历里面也看到了，不管是蹦蹦呀还是周瑜呀，还是咱们接触的这些人里头，都有这个狂妄自大的本性，都有这东西在里头，而且尤其在干活的时候，哎！说上一句话的时候，就好家伙……）就干起来了。（就爆发了，自己的情感就能爆发出来，从我这里边看到，呀！还是说咱们这个班子里头，有很多的人都是不服，每个人的心里边，从我感觉每个人都是互相都不顺服，互相都不服气，那种东西比较严重。从今天那个谁？蹦蹦说起这些话来了，也是有点感悟吧就是，说到这个咱们都是

被开除的，不是特别好的，有顺服的这些人。所以说，大部分人都是狂妄本性，都有己意。）你让我想起一句话来，世上有一句话呢，坐监的都是一些啥呀？有本事的人。咱今天坐监了，都是有本事的人，都是狂妄的人坐监了，不是狂妄的人来不了。聪聪，有什么说的，聪聪操练交通什么了，交通简单明了，不要有过多地修饰，过多修饰的话语就假冒伪善了，实在一点，真实一点，不敢谈了，再谈就假冒了，怕假冒伪善了？老王呢？对这话怎么认识？结合一下你的实际生活。经过刚才谈的这些话，能不能和这神话挂起钩来？眼镜，来你挂挂我听。（全能者的叹息可曾听到，这里边说的是，但是只有你仍在那黑夜中沉睡，听不到声音，看不到光亮，觉察不到新天新地、新时代的到来。今天新天新地就是指的今天众长子，神的众长子，新天新地已经降临在人中间了，可是今天人都看不见，听不到。人这个败坏性情太严重，今天在一起干活了，都是谁也不服谁，都要争个高低，咱里边这性情整天支配着咱，咱就认为咱这性情这个东西本身就对着了，老爱持守自己。就是在建造国度过程中，虽然接受这步工作了，可是就是说咱都是败类了，这个时候人根本觉察不到神的声声呼唤和叹息。弟兄给咱一次一次的交通，咱这性情就扭转不过来，就和我一样，高举自己见证自己，老认为自己对，别人说个啥，老要把别人驳倒，就是你的父亲告你，咱这性情这么多年在这里边死硬，不是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不行，揭露都倒不了，好像跟上国度建造就行了，就没想到还得实实际际的变化咱。咱就不想再新天新地里面变化成新人。以前是要作王掌权呢，这实际一到地里整天干活，这到啥时候呢，什么时候工作才能结束呢，这个性情的东西在里面支配着呢，一次次地呼唤咱的灵活不过来。刺头就是咱比别人败坏得深，才把咱放到这个环境里去经历，越实际越能把人的败坏显明出来。弟兄给咱们交通，供应上吃喝，废寝忘食，咱们就感觉不到神爱人的心，拯救咱人的良苦用心。……）你看他交通得怎么样？王毅，他交通完了，还不能给他打打分？（快睡着了，刚才你不是也说了，精简一点，拉得不停了，感觉是这样。）来，实际说说，打一下分，看看有什么不对之处。（道理上讲得是这回事。）道理上是这么回事。（嗯。）缺乏点实际，缺乏点实际的路途，还有一个毛病，你把我放在那个位置上去交通了，感觉到了没有。（之前看挪亚造方舟的故事，就是一个想象，人并不对自己的生活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就是活在这个物质世界

当中，活在肉体当中感觉挺好。但要进入实际的生活，要造方舟，要脱离那种所多玛的生活，感觉恋恋不舍，感觉心里面挺受伤的。要往下走呢，得有真理，得受苦，然后不愿意脱离之前的那个生活，没想着要怎么样受苦。听了讲道感觉愿意跟随神，等到受苦的时候，临到实际环境的时候就跑了，受苦的心志也没了，之前的信心也不见了。才看到挪亚是义人，那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不是一个故事。）今天看到一个实际，原来听了挪亚故事的时候，你会怎么想，神让我造方舟我也能造方舟呀，可以造的，今天再来看这个方舟是怎么造的，你去实际体验造一次，才知道方舟怎么造。造方舟的时候挪亚是他家八口人，八口人造了多大的方舟，光造方舟？还干什么呢？（他有很多很多细节，得种地，得储存粮食。）光储存粮食吗？（工作很多。）各样的活物，他要收留活物，各样的活物他得预备。咱今天盖了个鸡棚用了多长时间，人都在这累垮了，都乏了，只盖了一个鸡棚，你才收留了一个鸡的活物，万物还没有收留呢。你看啊，你造一个方舟你得受多大的苦呢，为什么他造了一百年呢，咱想一下，这挪亚也太懒了吧，建一个方舟用了一百年，有这想法没有？要我造的话，噼里啪啦我说干就干，五年干完，有没有这想法？你想得太简单了，想象中和事实生活当中差距太大了。在我盖鸡棚以前，想的是盖鸡棚很简单，噼里啪啦一个礼拜、半个月顶多了，再多不了。就别说其它的，就说鸡棚盖好以后收拾这房顶，多长时间了，说的是一个礼拜就完了，结果干了多长时间，到现在还没有彻底结束。这就是想象当中和实际当中，咱今天在这盖个鸡棚，上边铺个瓦，上上泥，上个泥人都嫌费事，到现在了，都在干什么呢。想象当中的和实际生活当中的一个差距，今天让你看看，看看你心里倒波动了。罗得一家出所多玛城上什么山了？是个山是吧，让他上山了，他媳妇愿意走不愿意走，不愿意走，他想回头看一下，变成了盐柱，你错过了这个机会。咱刚开始建方舟的时候呀，就是哪了？就是上山了，去的时候一上山，哈！所有人都退了，检验，全是检验，就看了一下场地，看了一下，这还不算山，他刚过去看了看人住的那个棚，这一下都瘪了。神作的什么工作，神作的就是剥夺的工作，剥夺你的所有，征服工作就是剥夺，剥夺了你你还跟随，才是证明你是真心跟随，没剥夺你，你跟那是你有条件的，撒但要控告的，所以约伯你得剥夺了他才行，剥夺了站住见证，这才算他站住见证了。如果没有剥夺他的，再说什么

都是空话假话。那对你会计来说了，那就是咋了？你得剥夺，先把这个会计名字呀先剥夺了，剥夺了这会计名誉就成了啥了？先成了失业流民，把你名誉地位剥夺了，今天再让你看看，让你观望了观望，还没让你实践了，咱说了一个这个。

再看这个诗歌，“当黎明到来的时候，东边亮起了一颗晨星，那是从未有过的星，他照亮寂静的星空，燃起人们心中熄灭的灯火。”熄灭的灯火，已经熄灭了，神来在了地上，发表了话语，这是东方，灯火熄灭了，中国人还信神吗？不信了，就点燃了灯火，可是呢，“这灯火使得人们不再寂寞，照亮了你也照亮了他。但是只有你仍在那黑夜中沉睡，听不到声音，看不到光亮，觉察不到新天新地、新时代的到来。”这灯火使人不再寂寞，刚开始神来在地上，扩展福音工作，打开了。“照亮了你也照亮了他，但是只有你仍在那黑夜中沉睡。”神作工快结束了，你现在呢？进入实际生活了没有？仍然还活在黑暗之中，听不到声音，看不到光明，觉察不到新天新地。哎，新天新地还记得指什么说的吗？周瑜看神话多，新天新地指什么说的？（新天是人对神实际的认识，新地是人的变化。）这是你的解释还是神话？众长子就是新天就是新地，第一个做成的是新天新地，就是作工结束了众长子作成了。新天新地新时代的到来，觉察不到！就神作工结束了你都不知道！“因为你的父亲告你，孩子不要起来，时候还早，天气还很冷，不要到外边去，免得刀枪棍棒戳伤了你的眼睛。”这句话是跟你现在的光景呀不对号，可仔细看呢，对不对号？蹦蹦和你身上对号不对号？孩子不要起来，时候还早，天气还很冷，不要到那外边去，周瑜那天好像和我说了啊，你没有说这句话，但是你已经流露出来了，怎么说呢？来你和这句话对对号，把这句话带进实际生活当中，你怎么说的？周瑜经过我的揭露解剖，经过神话的揭露，神话揭露认识到自己是个不信派，还认识到自己的很难办，最后他来了一句，我控制不住，是这样说的吧。他心里明白了也知道了，但咋呢？控制不住，这控制不住什么原因？他父亲告诉他了，如果是明天有大灾难下来了，你说他控制控制不住？神的烈怒显明他了，他能控制不住吗？可是了，神不用神迹奇事成全人，神也不用灾难来威胁人，对吧！不用灾

难威胁人。所以说，你等那天你始终等不到，你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有这样的认识、认为，什么原因？你认为你父亲告你说，孩子不要起来，时候还早，怎么了？不需要实行真理，不要着急，着急什么呢，时候还早，天气很冷不要到外边去，免得刀枪棍棒戳伤了你的眼睛。别上了当，别做了亏本买卖，太阳出来以后，鸡狗都出窝了，大白天了，你再出来，出来早了不好。所以，周瑜在那边咋呀？还用实行真理吗？不用了。等他们都实行真理了，你再实行真理也不迟。

蹦蹦，你为什么不实行真理？是不是一个原因呢，也就是说你不实行真理的，也就是在藐视真理，为什么说是藐视了？你父亲告你说，时候还早，光害怕做了亏本的事，尽本分呀，光害怕干的超过了别人。今天周瑜又办了一件事，我就说，用水泵试一下，就是让你把水泵拿起来去试一下，后来说不用了，把水泵拖回来，结果把水泵拖到半路上，就把水泵扔那就不管了。一件事情我亲自安排出去，都落实不了，到下午把这件事说出来了，指出来了，这才把水泵拖回来。还原了没有，接起线了没有？（抽了水了。）抽了水了，两次以后这才算什么呢？才能完成。“你只相信你父亲的叮咛，因为你相信，只有你父亲是对的，父亲真的疼爱你。”我不在的时候，你们说什么呢？我在不在一个样，来了这么一句话，今天小五说了话了，要泥没泥，要瓦没瓦，这是什么人呢？让你出来干活都不想干，谁都怕做得多了，不做亏本买卖，这是谁给你的话，撒但给你的是吧，你父亲给你的，干活的时候可不能超了，蹦蹦和周瑜弟兄俩，每天给你们演戏，让你们看看，周瑜多盖了房子非得拿出来亮亮，每天和蹦蹦较量一番，蹦蹦是，你要敢说我蹦蹦干得少，我非跟你争个长短不行。“这样的叮咛与疼爱，使你不再相信人间有光明的传说，不再理会这个世间是否还有真理存在，不再奢望全能者的救助，只是安于现状，不再企盼光明的到来，不再瞭望传说中全能者的降临。”这句话有没有进入，把神话带入实际生活当中，就是说，你干活尽本分就事论事，就今天这个表现，我在这都干了是吧，就是，我不干活，我坐在这，这个活就能干，我要一走，这个活就不能干了，这表现在哪？你相信不相信神鉴察人心肺腑，你相信不相信人在做神在看，相信不相信？（不相

信。）那你不相信你还是个信神的吗？你相信神，可你又不相信神鉴察人心肺腑，你又不相信神在看，你信的是谁？信我呢？做在人前让我看着？所以说，这样的叮咛这样的疼爱，谁给你叮咛？谁给你疼爱了？撒但叫你休息休息吧，弟兄又不在，他又看不见，所以说，人就可以偷懒。“使你不再相信人间有光明的传说，不再理会这个世间是否还有真理存在。”老马，对这句话有没有体会呀，有什么体会？“只是安于现状，不再企盼光明的到来，不再瞭望传说中全能者的降临。”谈谈吧，我看你怎么经历的，我让老马谈了，你们在心里边有没有，就今天这种表现，这句话有没有经历？让干活了找不见人，为什么找不见人？什么原因？咱今天来尽本分，你是因着什么来尽本分的？哎！今天找不见谁了小五？小五来说说。（今天要水了没水。）就是要水了没人给水，要泥了没人给泥是吧。（蹦蹦说的老板在这，后来我说老板在这也有人耍滑头了，老板在你们干，老板不在你们不干。）

来这尽本分，是为了什么？蹦蹦是为了什么？（预备善行了。）尽本分是为了预备善行，可是在尽本分过程中又偷奸耍滑，那究竟是在预备善行还是预备恶行？神怎么说？说那个敌基督有什么呀？他相信不相信有神？他不相信有神，但他相信神能赐福。他不相信神能惩罚，但他相信神能给你祝福，相信神能给你永生。他不相信神有烈怒，但他相信神有恩典，你说这是什么人啊，可笑！聪聪，这是什么人？最愚蠢的人，为什么说最愚蠢？掩耳盗铃，自己抓捕自己，自己安慰自己，想象天上那位神，想让他存在的时候就存在，不让他存在的时候呀他就不在。所以说，他并不相信呀人间有光明的传说，不再理会这个世间是否还有真理存在，就是你在那干活的时候，你在偷懒的时候，哎，看弟兄在不在，弟兄在了我干，弟兄不在我不干，这一下证明个什么？不再理会这个世间是否还有真理存在，不再奢望全能者的救助，你是不是个罪人？你是不是应该赎罪，你是不是应该尽本分，是不是应该预备足够的善行，在这个时候还有没有？没啦，只是安于现状。什么现状呢？得过且过，我在这是正式工，好了，我来一天我上班呢，按时上班按时下班，也不着急干活。临时工呢，我赶紧干完我赶紧走，一样的。“不再企盼光明的到来，不再瞭望传说中全能

者的降临。”那你今天是来干什么呢？尽本分，这本分是因着什么来的，是因着神的经营计划而来的，是因着神的经营工作而有的，是有了神的经营工作才有的本分，才有的国度的降临。你呢？“不再瞭望传说中全能者的降临。”说你不再瞭望，可你还在这尽本分呢，所以说最愚蠢。“一切美的东西在你看来都不可能复生、存在，人类的明天与未来在你的眼中消失。”揣摩神话呢，你今天的一个表现，你看到了没有？老马，看见这句话了吗？什么感受？你相信有光明的传说吗？你相信真理的存在吗？相信吗？

老马，这个能听明白吧。（信了神才相信了，不信神以前哪相信有真理呢。）我记得上回我解剖蹦蹦的时候，你说了一句什么呀？蹦蹦周瑜再说还有意思吗？记得记不得，蹦蹦听见了吗？就老马都看不起你，蹦蹦周瑜再解剖还有意思吗？没意思了，对吧，因为咋呢？他看见蹦蹦、周瑜不是实行真理的人，不是神要的人，他就不相信有神，他就不相信有真理的存在，他就不相信全能者的救助，他就没有期盼，只安于现状，是吧。这是你对他的认识，你对他有认识，可对你有认识吗？你相信全能者降临了吗？相信不相信？（看现实生活当中人的作为，光是说有真理，其实相信吗？事实显明人，不相信有真理的存在。）上次给你解剖了，给你对了号，你还能一块石头绊倒两次，这就足以证明，你不相信真理的存在。你要相信有真理的存在，你还敢吗？还能吗？神说啥了？人现在放荡到什么程度了？对神该有的，不要说敬畏了，该有的尊重都没有了。什么是尊重？最起码和你说一句话，算句话了吧，可是呢，我在这给你交通一句话算话了吗？哎！我跟你解剖了、交通了，给你举了个例子，你媳妇生孩子呢，你是送老大去学校呀，你是在家看孩子呀，你告我说你是，你去送孩子呀，你让邻居替你接产，这是你自己说的，你说你丢人不丢人。你让邻居给你接产，你送孩子上学。解剖了以后你认识到了，可是今天呢，你又丢下邻居给你接产，你去放羊去了。相信真理存在吗？一切美好的东西在你看来都不可能复生、存在，人类的明天人类的未来在你的眼中消失。咱交通的都要有一个真实的认识，拿上你真实的经历，把神话带入实际生活当中。我和老马见面的时候呀，刚见面的时

候，第一次接受解剖的时候，老马接受不接受，不接受，老马说啥了？你就和我过不去，这么多人你就针对我说，翻了脸了，吵翻天了，就是，不管老马怎么做，是吧，我得做到啥了？尽心尽意尽力是吧。那我说，人家老马气的不出来吃饭了，几天多长时间不出门了，他们给他端饭，老马翻不过劲来认识不到，我去看看他。他在那个家，我在中间家，他在隔壁睡得不起，我去了中间家了，我和他妈他妹聊了，聊完以后她们就去那边和老马说了，弟兄来看你了，老马说什么？记得吗？（忘了。）忘了？你这怎么经历的，你能忘了，他要来找我来，他应该来我这个家，就隔一堵墙了，弟兄要来找我，来帮助我来，他应该来这个家，他并不在那个家，他去那个家他是找我妹找的是我妈，他不是来找我的，他不是来帮我的，不是来看我的，也就是说不是来看望我的，他要看望我，他应该是登门拜访我。这登门拜访他没有说出来，我是说他心里边的想法？他说的就是，他来看我来他就应该进这个家来，这是他上一回说的这话，我只是把这个话给你阐明了一下。老马说这个话，你说，我能去看他吗？周瑜我能去吗？哎！原来在周瑜未出现以前，他倒有他大哥了，老马，进门就想把我打败，进门就想给我个下马威，还想让我咋了？三请诸葛亮，我不能做这个事，怎么呢？我不能羞辱神名，这是正义的事，我扶持，你邪恶的事，你有悖逆我有忍耐，对吧，但是你有悖逆，你要欺压在我头上，我得站立住见证。如果说你这个邪恶的你不接受修理对付，反过来还让我登门拜访跟你道个歉，这就是羞辱神名。我要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我可以到你家，我可以去侍奉你，但不能羞辱神，我就差这个一墙之隔。按人来说，一墙之隔，我去你家直接和你说一下，也可以说帮助他了，也可以说救活他了是吧，不能做，那我就是放弃这个东西。你说他相信有真理存在吗？给我打电话呢，给我讲理了吧，听见和我讲理了，反正听着别扭了，我得把这个电话听下去，听了一半以后呀，我想，享受一下，我就给他点了个录音，就录了一句什么话，还记的吗？这个也记不得了，你听了没有？听了吧。你不够哥们！什么意思？你来的时候我怎么待你，这句话没有说出来，你来了我怎么待你，来我这，你来插一脚，我赶你了？这不是他说的啊，这是撒但性情里边的这些东西。你来了，你不够哥们儿，你一下把我成了你带的兵了，一下把我顶的没了，心里边难受不难受？他带的这一些人，按他的素质来说他是带领，是吧，也就是周瑜是先

锋官，这也可以说，教会里可以说地头蛇是吧，旗杆，我一来把旗杆拔了，地头蛇拔了，他心里舒服吗？（不舒服。）你不够哥们，你来了，哪怕你做角把椅，给我个二把椅，不够哥们，我能和他论哥们吗？不能。

“这样的叮咛与疼爱，使你不再相信人间有光明的传说。”他要的是什么呀？哥们，要的是义气，有难同当，有福共享，是吧！你来了你不和我共享，不和我同当，因为你相信什么呢？相信你的父亲。“使你不再相信人间有光明的传说，不再理会这个世间是否还有真理存在，不再奢望全能者的救助。”不再期望，就我在隔壁等待他的时候，他起不起呀？没有，不期望了。等到熬炼了多长时间以后了，他出来了，我说来谈谈吧，谈谈心吧，老马给我说，以前他信神呀，信了一种什么呢？我刚开始还没有听过呢，我还没有听过，他把信神当成了一种什么了？神话当成了什么了？军魂。他以前说过这话吧，当成军魂了，就是灵魂，军队里边的灵魂。国家这军魂是什么呢？党歌，是吧，党歌就他的军魂，就相当是一种口号，人美好的一种向往，他并不存在，这就成了一种军魂。你看军训的时候是吧，一二三四，还有什么呀？团结什么什么，是吧，众志诚成，信神就成了形式主义，走形式，他就把自己封锁在这里边了。就是说，“使你不再相信人间有光明的传说，不再理会这个世间是否还有真理存在，不再奢望全能者的救助，只是安于现状。”

敬畏

什么是无耻之态2

它并不存在，这就成了一种军魂，你看军训的时候，一二三四，还有什么呀？团结什么什么，是吧，众志诚成，信神就信成了形式主义，走形式，他就把自己封锁在这里边了，所以说，“并不相信人间有

真理的传说，不再理会这个世界是否有真理的存在，不再奢望全能者的救助，只是安于现状，不再期盼光明的到来，不再瞭望传说中全能者的降临。”然后我说老马，晚上老马说想悔改了，我说你写吧，你写出认识来，什么时候写出认识了，什么时候回归正常生活，老马写了两回三回不合适是吧，以后也就再不写了。在我让他写的时候，我心目中认为他应该心里是什么都清楚的，他就是个面子。可后来，这么长时间了，在我解剖了之后，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勇士，我才有所发现，很可能老马他本身就是处于一种混沌状态，处于一种黑暗状态。所以说，老马他当时那样对待我，按真理来说，我还接纳他不接纳他？不接纳他了。可是呢，在我经历这些后，我看见好多人处于一种麻木、痴呆、混沌的状态。有好多就是说，我给人解剖了、揭露了，当时老马和我怎么说的呀，我叫他写这个认识的时候，意思是发难，叫我告告他这条路途，然后我说你这个路途还不知道呀，叫你看的话，你这个路途明显不明显，你自己是不是看见有路途？我说你问问马丽吧，叫马丽告诉你，你没有去问，是吧！（当时她也没说，她也不明白。）她也不明白，我和马丽说了，她说奥奥奥，我就把这事交代给她了，我等待着她的结果，可迟迟没有这么个结果。后来经历了其他人以后，我感觉他处在黑暗中，然后我对他呢，处在另一种状态处理，就是啥呢，你既然不明白，那我帮助扶持你。你要小白，她在这边不管怎么说，一个是说没有老马做得这么绝，她即使拍门过了，我还和她交通，把这个事给她揭露解剖给她交通了。但是老马他当时不接受，解剖的时候也就再没有解剖下去，所以有好多东西他不知道，处于这种状态，我就给他再交通吧，再给机会。这就是我后来再接纳老马的一个观点，走过来了，这些神话你还没有去进入，今天有体会了吗？“一切美的东西在你看来都不可能复生、存在。”老马那时候他不认识什么是罪、什么是恶，就可以说，正与反分不清，邪与恶分不清，你感觉到了吗？为什么这样说呢？当时老马和周围人说他是啥呢？说他是约伯，是在熬炼中，神说别人都弃绝你的时候，别人都不搭理你的时候你该怎么走，是吧，约伯他三个朋友都劝他，别人都劝老马，你得悔改，老马说那就是劝约伯的那三个朋友，从这个话里边感觉到，善恶不分，正邪不分，这就是咱人连基本善恶不分、真理不分，不知道什么是真理。

“你死死地拽住父亲衣衫，愿与其同受苦难，深怕失去同行的伴侣、失去远去的‘方向’。迷茫的人世间，造就了一个又一个你——坚韧不拔、宁死不屈地填充着这个世界的不同角色，造就了一个又一个根本就不害怕死亡的‘勇士’。”根本就不害怕死亡的‘勇士’，咱今天，就是你，今天的这个表现，哎，谁怕死亡？有没有一个怕死亡的？有没有不当勇士的？蹦蹦，你当了几次勇士了？一个又一个的，一次又一次，“更造就了一批又一批麻木、不知受造为何的病瘫之人。”病瘫之人，今天从这干活上边，能不能看见是个病瘫呢，明明知道人在做神在看，这句话知道，实际经历了？事实证明了？你们不承认神在看。“全能者的眼目巡视一个个受害至深的人类，听到的是受苦之人的哀号，看到的是受害之人的无耻之态，感觉到的是人类失去救恩的惶恐与无助。人类拒绝他看顾自行其道，躲避他眼目的鉴察，宁愿与那仇敌一起尝尽那深海中的苦涩滋味。全能者的叹息不再让人听得见。”不再让人听得见，听不见。“全能者的双手不愿再抚摸这个悲惨的不愿再抚摸这个悲惨的人类。”悲惨的人类，你感觉到悲惨吗？现在可能你还感觉不到悲惨，老马他经历过这件事，再经过我给你说，也许能感觉到一点悲惨，能感觉到吗？“一次次地夺回，一次次地失去，就这样重复着他作的工作，就在那一刻开始，他感到倦了，他感到厌了，便停下停下手中的活计，不再游走在人中间。”这个好像周瑜刚才有所体会是吧，有所体会有所感觉了，但是你还不珍惜，你只是说，经历这么长时间，今天才有所感觉、有所知觉。如果就是感觉的话，那你今天那个水泵不可能扔到半路上就不管了，你把一个水泵扔到半路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我说吃了饭再弄。）吃了饭再弄，也不可能放到半路上吧，那也得放在井台旁吧，管子拖那么远，我看管子还有点短，要再长些就把这管子拖到厕所了，咱从厕所过来，这是泵在井上口在厕所，你说人进来这是干啥了？厕所抽水了？简直出笑话了。“人根本就觉察不到这一切这一切的变化，觉察不到全能者的来与回，觉察不到全能者的惆与怅。”蹦蹦，你能感觉到全能者的来与回，惆与怅吗？蹦蹦？（能。）能？哎，你说蹦蹦能感觉到感觉不到？（我觉着没有感觉到。）没有感觉到，聪聪呢？蹦蹦没感觉，你们谁能感觉得到？（有一点感觉吧！）

我前四五天梦了一个梦，梦了这个梦一直没说，埋在心里边，不知是该说还是不该说，因为这个梦怎么说了，让我难以启齿，说不出口，里边有一些淫秽词语，所以说我一直在纠结，不知道该说不该说。可是呢，就在这三天里边，让我看见这个人呀，简直太淫秽、太淫乱了，弄的我是不说还不行。所以，说吧，你是一个信神之人，你说一个淫秽之词，说出来以后人会怎么看，不说吧，人又活在罪中不知罪，更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无耻。所以说，挣扎来挣扎去，我感觉还是说，还是得交通。人如果不知道你一种无耻之态，也就是说，你不认识自己的无耻，你会有变化吗？你会恨恶自己吗？不可能的。这几天咱盖鸡棚，我过去了，知道盖鸡棚现在也不一样了，以前可能说，看见弟兄了，人一起都干了，经过多长时间了？一百年的造方舟以后呢，人都咋了？累了，乏了，倦了，没知觉了，有可能咱疲劳了，我去了也没有多少知觉了，就等啥了，就等我说话了，就等我说话了还得咋呢？我说一次不行，最起码得说三次，原来好像我这话里边还有点威力是吧，有时候你第一次还没听我说话时，你心里边通通地直跳，等我一说话以后呀，心里发毛，不敢叫我说话，就是蹦蹦说的话，我快招架不住了，他是招架不住了。可经过多长时间以后呀，蹦蹦还招架不住了？不怕了，无所谓了，还招架什么呀，不搭理了。所以造成盖鸡棚的时候，就是说，咱干些活呀，一个话我得说三次，下了三次这个活不干，通行不下去。上边盖个塑料布，挖个水渠都得说三次，塑料布上边堆个土得说三次，下了地面上，给墙上弄个护坡，得说三次。就说老王，老王说话，这些人们在家里边干活他什么都会干，来到这里什么都不会干了。谁傻？在你家里房子你不维护，你不盖水渠，你不堆护坡？其中来这干活的回去一个人，老王不知因为啥给他说起来了，是因为什么受损失以后呢，人家说什么了？那又不是我的，能说出这样的话来，那不是我的，他能说出这句话来，你今天你没有说出来，但是你做出来了。眼看着洪水，神给咱演示了一下洪水有多大的威力，你们只是看见洪水下来了，不敢在房子里边待，赶紧跑出来了，怕塌怕推。可是洪水过来第二天叫你去挖水渠的时候，叫你去做护坡的时候，尽然还得我说三次，站着没事在房顶上说话，都不下来维护来，说了三次以后才能做个护坡。蹦蹦，我再三

和你交通，上边人员来不及，给咱做个小小的，垒起来就行了，嘿，蹦蹦要给我在上头垒城墙了，还要给我弄个啥呢？弄梯田呢，还背着我，告弟兄姊妹说，弟兄说了叫垒呢。没办法，他们说弟兄说了，没办法只能垒吧，打着我的旗号叫垒呢。我再三和你说，我就知道你蹦蹦不听我话，我说，蹦蹦我告你说，就垒这么宽，我再三给你说了，你最终还是背着我给垒了那么长，完了以后垒这么长还不完，还要垒梯田了，我不在时他垒梯田，我来了他咋呢？他还要垒梯田。我不同意他干，我说了多少理由，他听不听？他不听。我下来了，多少人都下来了，一个小时了还在给我灌输，我不听，没人给他干活，他一人没法干。但是我在这不放话，他还要给自己挂个美名，弟兄，只要你说句话我绝对干，多顺服，只有你顺服，我说句话你绝对干，可是我说句话不干，他能不能不干，他停不下来，你看他说话有智慧吧。你只要说叫我干我就干，他叫我说一句干吧，我就不说干吧，我说不干，他就不行，停不下来，他非得按着他的意思，来改变我的观点。而且这个观点我和弟兄姊妹交通都说了，把这个缘由都说清楚，而且都认同这种观点，你看我和弟兄姊妹说都是啥了？协商，商量，怎么合适，我最后下一个决定。就这样蹦蹦都要扭转我，你说我心里什么滋味，什么味道。

经历了这些，今天老马又给咱扮演了，三天时间损失了五只羊，损失了这五只羊，没有一只羊与人没有关系的，都是与人有必然的因素，都是可以避免的，是吧。就今天，这个羊让蛇给咬死了，没给羊打针，只给羊吃药，这个行不行呀？正常人的思维，那应该先干啥呢？（先打针。）几个人说先打针呢，三五个人说，没说话的了？你说说。（先得放血。）放血。（放毒血。）除了放血还有什么？第一个首选的必须打针吧，羊要打针这是必须的，老马给了我一个什么？不能打针，只能灌药，说这羊小，几个月了？两个月？是两个月，两个月的羊能不能打针？（能。）他说两个月的羊小不能打针，咱这么大的一个鸡还打针了，羊羔可不可以打针？刚生下的小羊羔能不能打针？能不能打？老马？（能。）今天又能啦！今天早晨你说的不能，老马，究竟能不能你说说，我听听这话，这就把自己卖了。早晨他说

不能打，今天说能打，你早晨说能打了，里边是不是有鬼？早晨说不能打是吧，你心里有鬼，为什么说有鬼？是今天早晨有鬼，还是现在有鬼，告我说不能打针，这是违背了常理，正常人的思维都选择先打针，不能选择吃药，这个和其它的病还不一样，是个急需要的，急性的，就必须得打针。我不知道他不打针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反正是没给羊打针。他是想看看我的笑话，多长时间我老马来了，弟兄也不来看看我，给我吹口哨也听不着，算了吧，死只羊他就来了。借题发挥，借着把这个羊咬死了，我就不给他打针，我给它吃药了，他问我吃药了吗？我说吃药了，但吃药它肯定得死，因为时间来不及，死了以后弟兄来了，你看我给它吃药了吧，你也来了吧，你来了弟兄给我交通交通吧，我这么长时间来了，你也没给我什么，供应我什么，你也不管我，也不搭理我，把我放山里就带搭不理我了。或者是想试验一下我，看我有反应没有。还有什么存心了？我说的我蒙的，有没有这想法？我蒙对了没有？这里边肯定是有问题的是吧，你为什么要骗我，哎，不蒙你了，你自己所做你自己知道，神知道，是吧。我只能说，从我的眼睛里面看见了，是这个现象，该打针了，就没有打针，最后导致死了，这个是不是应该是你直接的，人为的，人的责任。今天羊打针，昨天羊羔死了，咱以前说过，不要叫一块石头总绊倒，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可同样的问题第二次又出现。和花费喂鸡一样是吧，第一次死鸡明明知道什么原因了，第二次还能出现，这是说小羊羔是吧。那只羊怎么死的呀？那只羊是医生不会看羊，看羊上火了，赶羊赶的厉害喘着了，肺炎了，有病了上火了，又有肺炎又上火，口生疮，吃不合适，第二天可能又淋了一场雨，病倒了赶不上坡了，该让羊喝水可羊上不了坡，就把这个羊就放到这坡上了。到回来的时候，医生把这个羊抱回去了，中午吃了没有？很难说，很可能就没吃，中午没吃，喝水了没有，它连喝水的场地都没到，这喝水是肯定没喝，就是说它吃了没有，那么多羊吃了没有，那不知道，反回到场地以后，知道这个羊病了，他打了一针还是喂了点药，不管是打针还是喂了一点药，可是了没给它吃，水更没给它喝，这个羊还拉稀，拉稀的羊怕脱水，是不是不能缺水，拉稀的羊怕脱水不能缺水，还恰恰就是连水都没喝，你说注定这个羊是不是必死的，这是不是人为的。两个人放羊，羊丢了都不知道，最后是聪聪在半路上看见羊跟羊群走了，仅仅三天时间。前天还死了一个，前天第一个死了羊，多长时间

死羊我也没落实这个情况，我也没调查究竟是什么原因，叫我去核实了这几只羊的情况以后才发现了这个，三天时间五只羊没了，你说我看到什么？我心里什么味道。

想起这些，今天我问老马了，我上次倒和你交通过啦，你家羊生羔子呢，你得在家，你是大夫，你是师傅，这么长时间，医生也学的接产了，也学的掏羊羔了，也学了一点，但他必定是还不会放羊。今天是玲玲回来和我说了一下，这个羊死了，生的时候，玲玲和我打电话，问见老马了没有？叫老马接产，难产，把羊卡住了，出来头了不往出出身子，他们又不敢拽，接产不了，拽不了，怕拽坏大羊，我找老马找不着。我就问了，为什么老马知道这接产了，老马能跑了呢？玲玲告我说不仅知道这个羊要生，而且还知道这个羊生下来可能是个有问题的羊，说这个奶不对，可能是个早产儿，可能是个弱智，也就是说，这个羊有可能是有病吧。那有病残的羊是不是应该用心照顾了，是不是更应该有医生在看护了？我今天问老马，我说你知道今天这个羊要生吗？知道。你知道这个羊是早产儿吗？你知道为什么今天能出去放羊走了呢？老马怎么说？老马不接我这个话题，老马不说是早产儿了，转过话题说啥呢？我不知道它要难产。实际这个羊是怎么死的，是难产死的，是吧，可是呢，不知者不为过，你不知道能说他的过吗？所以说，我就不说这个难产的事，我要说难产的事，那谁也不知道那个羊是难产，我避开这个羊难产的事不说，你知道了什么我就说什么，你知道它是早产儿我就按早产儿说，可是呢我挖的这个陷阱他不跳，周瑜家师傅。我挖的是不是陷阱呀？我是抓他事实，他看见我抓他事实的时候，老马相当聪明，我不能跟了你，我要听了你，我要告你我知道它是早产儿，那我不是明着逃避责任了吗，我就告你说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我不知道它是难产，你总不能说我啥吧，结果我问了他三次，一再地告诉我说，我不知道它是难产，你说人和人对答说话难不难。我问你什么呢，你回答我了没有，今天我和谁说话了呀，我问了他几次呀？（昨天下午问蹦蹦了，你回答我的话了吗，你问他八九遍。）八九遍他都没回答，今天我又问老马，我又问了三四次，都不回答我，我看见这些人我心里难受，我这个梦不知该说不该

说，在这些背景下呢，不行，我还得说，我心里波动了三天还得说，说出来也可能你把我定规，也可能你会论断我，但是我要不说，你就不知道你是多么无耻。

经过一个梦，梦见几个清晰的画面，叫你看看人多么无耻。我做了一个啥梦呢？梦见我妈不在了，这是事实，梦的是我看我妈去了，我妈呀有病，宫颈癌，实际生活当中我妈是宫颈癌去世的，梦中了肯定我妈还是在了，只是在病中，我去看她。看她就是看她的病情了是吧，在交谈之中，透露了一个信息，咋啦？又怀孕了，让我惊讶，惊讶过程中还又说了一个啥呀，去年还刮了一个，她告我去年还刮了一个，我是不是惊讶中更惊讶呀？更惊讶的是什么呢？刚才给你说我妈还有啥了？有宫颈癌，去年刮了一个，今年还又怀了一个，更让我惊讶的是什么？我妈早就是寡妇，你说让我怎么接受这个事实，我是不是得了解情况了呀。一了解情况呢，和我跟你解剖得一样了，我问你呢你和我回答的话一样。我妈怎么回答我话了，她半爬跪在床上，左右扭摆着屁股，就好像色情表演一样，说什么？我说不出口，没法说，面带喜悦表演着，我妈说她愿意那样做，怎么愿意，舒服，什么意思，这就是她给了我的一个回答。我在这一系列惊讶的前提下，她给了我一个回答，是什么？舒服。一个寡妇，一个宫颈癌，原来是什么不说，不用说，在这个背景下，你前边去年刮了一个，今年还怀了一个，你给我理由就是一个舒服。我听了这话以后，你说我什么感受，眼镜？我什么感受？（恶心。）恶心，还有什么？只有恶心愤怒？蹦蹦，还有什么？（不解，难过。）不解难过。大明，我什么感觉？（感到羞耻。）感到羞耻。小凯？（心痛。）心痛，还有什么？蹦蹦说了一个什么？（恶心。）你感到恶心是吧，小凯说了一个心痛，周瑜呢？（丢人现眼。）丢人现眼，就是说，你每当说这话的时候呀，其实你说这话呢就代表你的看事观点，你看事观点其实也代表着你一部分性情，就刚才你说的这些话流露出来你的性情是什么？对你自己有一个认识。你说蹦蹦说了一个啥呢？蹦蹦说了一个什么？（恶心。）他感觉恶心。周瑜说了一个什么？丢人现眼，是吧。小凯说了一个什么？心痛。这三个人说了这三句话里边，大明说一个什

么？羞耻。这就代表着你的看事观点，你的看事观点代表你站了一个什么位置，代表着你的性情。就典型的周瑜，他说了一个什么了？丢人现眼。那这一句话里边代表他的性情，他喜欢什么？（脸面地位。）哎！他喜欢的是脸面地位，这就是他离开脸面地位不能活，这就是说三句话不离本行。小凯他说了一个什么呢？心痛，心痛代表着什么？为什么心痛？小凯自己说说。（情感。）情感，什么情感？（母子情感。）什么说说，母子情感，你说啥了，母子情感。大明了？你刚才说什么了？（羞耻。）羞耻，来你说说，为什么你说了个羞耻？你们认同他们谁说的了？你站在他们哪一边呢？老王，你站在哪一边，你站在哪一边更接近你的看事观点。（就是还有一种无奈吧。）无奈，又来了一个无奈，无奈是种无能的表现。王毅呢？（小凯说的。）小凯说的，会计，除了不可思议，还有什么感觉，如果是你，你会有什么反应？啊，说了一个什么？（痛苦。）痛苦，又来了一个痛苦，眼镜？你有什么感觉？（痛恨。）痛恨，心里难受，痛苦，这是个什么表现？正常人的表现应该是什么表现？（气愤，愤怒。）聪聪，你是什么表现？神叫咱做一个什么人？你先说说你，你会是什么感觉？（病都到了那节骨眼上了，还图个舒服去，感觉是不要命了。）感觉不要命了，这是你述说一件事，就是说你是什么感受，我看看你的心，我看你的心是红的黑的，你心里什么感受？我只能是去哭了，我哭醒的，就刚才眼镜说的，会计说的，痛苦，为什么痛苦？人得有良心理智，你去看她，你是用着一颗什么心才去看的呀？什么心态看的？可以说从你的说话里边暴露出，你有良心理智没有。就典型的说周瑜那一句话，他考虑的就是他的面子，对吧，没良心理智，没心。我去看她，我是带着什么心情去看的，她是母亲，她有病，我去关爱，是带着关爱。她有病，是不是想延长她的生命呢，想给她治病呢，在这个前提下她得了病是谁给她看呢，是不是孩子给她看呢，是不是叫我给她看呢，得了病我给你看，我给你花费，我给你操这个心，给你看病给你看好，给你买药，我给你开销一切，结果我来看你来了，你对我的问话你回答了没有？你搭理了没有？你只管说的是你怎么舒服。

我去看你我考虑的什么？你的生命对吧，我考虑的是你的生命，是看你病好了没有，看你药吃完了没有，可结果你自己并不考虑你自己的生命，你也不考虑你孩子的感受，你也不考虑你的名誉，什么都不考虑，你只考虑什么？舒服，情不自禁，控制不住，无法控制。就是周瑜说的话，我控制不住，情不自禁，没办法控制，因为啥了？舒服，就因着一个舒服就控制不住。当妈的把她这孩子当孩子待了没有？领情了没有？当妈的是个什么人呢？最起码是狼心狗肺，一个狼心狗肺不搭理她孩子对她所付出的一切，对自己的生命都不珍惜，不负责任，不关爱，自己都不爱惜自己。所以说，在我这是啥呢？我是痛苦，我痛苦什么呢？能不能知道。本分，我痛苦什么？蹦蹦我痛苦什么？（痛苦心痛了。）我痛苦什么呢？你告我说，我痛苦什么？因着什么而痛苦，我看见他是宫颈癌是吧，你已经是死亡的边缘，你都不要命，你只要舒服而不要命。我考虑你的生命，你自己不考虑你的生命，只为了舒服，就舍命！你就说蹦蹦和周瑜两个人斗起来了，你说他们在斗的时候知不知道是在斗呢？就是蹦蹦和周瑜老想把我打败，想把我打败的时候他心里知道不知道？他舒服。你看蹦蹦舒服的时候那个表情是吧，老想把我打败的时候，嘴笑着这种动作，我就看见什么了？也就是看见我妈在扭动着屁股，我就愿意和人做，这叫什么呢？舒服，还带着笑脸。蹦蹦在这样和我说话的行为举动就是给我这么一个画面，你说吧，怎么形容？

周瑜，我看见周瑜一样不一样呢，我在帮助周瑜，周瑜老觉着是我给他挖陷阱要让他跳，舒服。昨天他和蹦蹦打了是吧，蹦蹦那天是和他说什么呢呀？蹦蹦说周瑜懒呢，周瑜怎么呀？没办法说了，周瑜给你来了个声东击西，蹦蹦，你在花果山上你不打窑洞，最后你不打你叫我打窑洞，周瑜说这些话的时候呀，蹦蹦承认不承认呀？这就没有的事实，周围人呢也不承认。不过别人只是在看戏，蹦蹦也不承认，蹦蹦为啥不承认，好家伙，我在花果山我扛的旗帜，你一下把我砍得没了，这一下他还要打周瑜了，周瑜给他来了一个回马枪，他来不及再打周瑜，他先赶紧护着他的旗杆吧，别被别人砍倒了。他一护旗杆，好啦，周瑜终于可以了，他上当了，可以了，把蹦蹦打败了。蹦

蹦才开始辩解表白他那个旗杆怎么维护呀，周瑜在这一仗打胜以后，有了三斧子了，和我砍在一起了，他又来了一招。第二天，仅仅是第二天，还是下午了，第一天他俩在一个饭桌上他俩这个对话的时候，对了话以后我就给他俩解剖了，解剖了以后他俩没有去恨恶，去认识这败坏性情，只是嘻嘻一笑，一笑咋了？你看我聪明吧，我精明吧，你看弟兄看破我了，嘿嘿嘿嘿。第二天，周瑜开始又和我斗呀，我说了周瑜一个什么呢？说周瑜不维护神家利益，我看周瑜好几次拿神家东西呢，哎呀，这个扔了吧，然后看他那动作，我忘了那是哪个事了，反正不是一次，多少次了，我说你不维护神家利益。周瑜过来，那个小塑料瓶不扔要这干啥？他又声东击西，又想引诱我了，和打蹦蹦一样又来一招，打我了，我什么时候叫你不要扔塑料瓶了？我在说他性情的时候呀，说他败坏性情，他不是从里边认识，他想声东击西，他想咋了？先把你打败，他先站个高峰，不管他撒谎也好，作恶也好，只要我这个面子得着，这是唯一的，这就是咋呢？你说，周瑜得了癌症了没有？他得了什么癌症？（宫颈癌。）他得了宫颈癌，我给他干啥了？我给他揭露解剖了多少次了，我是不是付出了心血代价呢？我带他去医院，去检查，去看病，去抓药，去烤电，费了多少周折终于给他控制了癌症，不叫你复发，可是反过来，我问你身体好了没有，我说你身体怎么怎么，他反过来扭扭屁股，呀，我这样舒服，你叫我舒服一次吧。得了癌症了，他还要舒服，周瑜能对号不能对号？蹦蹦对号不对号？我和你对号想说什么来着？你知道我想说什么吗？为啥我刚才说得了什么病啦是？然后都笑了呢？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样更让你看清楚人的无耻之态。

为什么神说，人是淫乱分子，你说淫乱不淫乱吧，你是从神来的，神来了是要的贞洁童女，可反过来呢，你跟随着神的同时，你又侍奉着撒但，你不管我做在你身上是什么，我是一颗诚心，我给母亲看病了，我是真心实意去给她看病了，去给她治疗，可她配合都不配合，她自己都不珍惜自己的生命。我伤心掉泪，她有知觉吗？她有感觉吗？她没有，她只管她舒服。今天又看见咱在这盖房子，我和你说啥呢？一再和你说，这是什么呢？是建方舟了是吧，每个人都是预备善

行了，在建方舟的时候，在预备善行的时候，是给你预备了还是给我预备了，我来了你干，我走了你不干。我说上两次不行，还得说上三次才干，你说，我什么感受呢，你把我的话当成什么了呢？把我的劝勉之语当成了什么呢？我一次又一次地揭露解剖，一次又一次地交通，我为了什么呢？可你最后呢？都能做出这个无耻之态，怎么无耻之态呢？明明你知道人在做神在看，用不用我看着你干活呢，今天真的累了，困了，该休息不能休息呢，我看见了一个一个的无耻之态。这个对我来说，我把这个梦说出来呀，有可能……如果你梦这梦你说不说吧，你不能说，对吧，有几个不能说，找找原因，有几个不能说，第一个，我梦成啥了？我妈是吧，我梦见蹦蹦他妈还差不多，我梦见自己家妈，我说出来多丢人现眼，可是，对我梦的梦我说出来，一个是你和你妈去作比喻，你梦的是你妈，你说我把我这梦改一下，我说我梦见蹦蹦他妈，行不行呀？能不能改一下？（不能。）为什么不能？（意义不同。）一个呀就是诚实人，第二个，你在这梦里可能有引导意义，就是意义不同，意义不同是啥呢？我做在你身上就像孩子做在妈身上一样，我是给你去看病，带着你去看病，一切开销是我承担，是我的负担，如果我要是说蹦蹦他妈，蹦蹦他妈和我有关系吗？（没关系。）这样才能给你显明啥了？显明你的无耻之态，我是用一颗什么样的心给你说的，我是怎样去做的，我怎么实行的？而你还报给我的是什么？神说神是来在地上做人的啥呢？奴仆来侍奉人，做人的奴仆侍奉人，而人呢，是拿起一把尘土扬在了神的脸上，神来在地上就像来在猪圈一样。看见你梦的是个梦，梦里边我这妈的性情和你的性情一样不一样，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说她做的事不一样，她说的这个事，是说这个眼睛能看见她的一种无耻，不知羞耻，而你呢，你做的这个事情是咋呢？是人的这个肉眼看不到他的无耻，羞耻。

那今天说，你为什么看不到他的无耻呢？为什么？书记，为什么你能看见，我梦了个梦，梦中我妈能看见她的无耻，那我问你，你看见周围人的无耻了吗？为什么看不见？是因为人活在罪中根本不知罪，你就是这样的性情，你就活在罪中，不知道什么是罪，为什么神要来

到地上拯救人？人能拯救人吗？人拯救不了自己，只有神能拯救，只有神才能看见你的无耻之态，你自己看不见你的无耻之态。只有这样，我做了一个梦，把这个梦给你交通出来，这个梦当然也是神给我一个引导，叫我看见了什么呢？人的一种无耻之态，在我看了人的无耻之态，我再给你发表出来叫你看见，人的无耻之态。神以前说过什么话？现在是一个一个给你显明是吧，等将来是要咋呢？一批一批地显明，鬼和鬼都一样。那就是神引导我借着一个梦，梦中的这个人的性情，这个流露，然后和实际生活当中，神再把这个梦，和正在实际生活中的这个表演的一结合，我看到什么？这一批人的无耻之态，只有看见你的无耻之态，你才能够咋呢？恨恶自己，才能背叛自己，从中能看到神的拯救，看见神的良苦用心。看见什么是正，什么是邪，什么是无耻，什么是公义。所以说，神说什么呢？神的惆与怅，神的感受你不知道，我不和你交通的话，你的那些表现你知道神什么感受吗？老王听明白了吗？蹦蹦以后再有什么表现，是不是有话说了，咱以后怎么呢，不怕你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是吧。我拿上我这个梦，跟你对号入座一下，然后你是不是就明白了这个人的无耻之态了。知道无耻之态了，等再有人发现这个事的时候，你一眼是不是就看见他的无耻之态了，看见他的无耻之态了，你就可以干啥呢？可以撕下他的撒但嘴脸来了，怎么撕呀？就说小许说那句话，你得了什么啦，在什么时候说这句话了？我和人对话的时候，我和人问话的时候，他不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不是说我问什么你说什么，针对性的把这话回答，他是啥了？他只怕掉进我给他挖的这个陷阱里边，就给人绕圈圈。蹦蹦是招架不住了，他要招架你，所以他回答的时候呀，他回答的是什么话呢？用脑袋考虑过以后才回答，不是说直来直去的，你问我什么我把话直接给你。咋呀？他要经过他一番考虑思考，思考什么呢？我怎么舒服，他在考虑怎么舒服，考虑他怎么舒服他再说这句话，蹦蹦说什么话舒服呢？见证自己的话是吧，我往往交通的时候呀，我说你认识一下自己吧，一谈认识自己，有一部分谈认识自己了，怎么谈认识自己了？他说是说，是谈他的败坏性情了，但谈他这个败坏性情的时候呢，谈的语气态度不一样，目的不一样。

我梦了一个梦，第一个和小桃说了，说这个梦的时候呀，小桃给我来了个表现，她说什么呢？她和我说，去年小爱来的时候带来了环境，不叫她来不叫她来，你要叫她来。还有一个什么呢？我气得不想搭理她了，我正好梦这个梦，我给她说了这个，反过来她还这样口气和我说这个话，什么意思？她是在认识自己吗？不是在认识自己，她是在说，她的所做所为的这个理由在哪？她是有理由的，她是对的，她是说带来这个环境，是谁叫她出来的，是我把她带出来的，是我把这个环境带来的，不是她小桃带来的。叫她回去是不是对的是不是正义的，在她那边是这样认识的。从外边看是谈她的败坏性情，实际她是咋呢？想扭转我的观点，想叫我认同她。好多咱在谈的时候，你看蹦蹦，有好多时候谈这败坏性情，他常常好谈，哎呀，我这里面有一个什么什么是吧，他自己说他这里边有什么败坏性情是吧，他谈他败坏性情的时候，他谈的时候流露出来的眼神动作是什么？他是邪恶的，是高兴的，他这喜乐高兴再带着动作意味着什么？小五意味着什么？（言不由衷。）不是言不由衷，他说的是真实的，这个意味着什么？他说着，带着嬉笑在述说着他的败坏性情，他还高兴着，他代表着什么？代表着他的喜好，代表着他说出来这个舒服，叫你们看见我还有这么个性情，高兴舒服。反过来说出这些东西，他想叫你怎么呢？他目的是想叫你去认同他，你去跟随他，他想要修改你的观点看法。那次解剖周瑜了是吧，我说，周瑜说说吧，周瑜多长时间不说话，我说你今天说说话吧，那次周瑜说话了，周瑜说了一句什么话呢？周瑜说，我得守住原则。哎呦！这一句话把我惊醒了，哎，周瑜守住原则守住什么原则了，是什么原则？我绝对不吃核桃，谁吃核桃了，大军和老王吃核桃了是吧，我绝对不吃核桃。你说这是我的问话吗？他拿上吃核桃他说他守住原则了，拿这来掩盖了，你用不吃核桃这个简单地实行，来代替你实行真理，来代替你认识自己。就像我梦这梦，我说那梦了，我说去看你病去了，意思是想看你病怎么样了？你说你有病了，有了病以后呢，我说看你的时候，不是看见你病好了，反而是看见你说怀孕了，你怀孕了，我就问你，因为啥怀孕了，你告我说，你那样舒服。那今天我解剖你了，我解剖你败坏性情我说出来的时候，老要咋呢？我一说出他的败坏性情以后，人都要反抗是吧，他反抗的时候他要辩解表白，老要辩解表白是不是说他的理由，讲他的理由就是讲他的舒服。说景梅是吧，一说二百五，我说二百五

你这个怎么怎么，二百五说啥了？他怎么怎么，他就那个怎么怎么，她把话题，嚓，打在她身上，意思是啥呢？她把别人的问题说出来，她说别人的不是，是不是最舒服了。唉！蹦蹦说周瑜，蹦蹦是最舒服，周瑜说蹦蹦，周瑜是最舒服，我怎么舒服怎么来。和你交通这个是叫你咋呢？咱互相之间去认识、去分辩，去出现问题以后呢，你不用去多解剖他，他一去辩解表白，有话给他了是吧，一句话给他，你又怀孕了，宫颈癌好了，他还再说什么？你这么一说，他不能再说了，无话可说了，这时候咋了？撒但退去了，撒但不敢再到此处游玩了，小凯听明白了吗？（嗯。）

敬畏

神为什么要拯救人 1

神拯救人，拯救的是什么？为什么要拯救人？原来是从道理上，现在能不能有一个真实的认识？(从字句道理上有一点认识，现在从现实生活上，从自己的本性上，敌基督本性这方面有点认识，能够比以前认识的实际一点了。)能不能具体说上一些事项来？(以前吃喝敌基督这方面神话，第一个就是和别人先对号去了，现在吃喝这方面神话，和自己暂时对不上吧，里面知道去寻求敌基督本性自己怎么去认识，往这方面进入呢。)本分呢？(说不上来。)王毅，有多少认识就说多少，我看看你们认识到哪，咱交通什么？(我觉得这段时间，很多时候总是埋怨，看他们干活都这样那样，说了也白说，说了也没反应，反正都这样，也就这样吧，得过且过，不说为好，就不说了，感觉这些东西更多。)你在作工里边，在做事里边，注重了做事，怎么做。玻璃花，你谈谈你的。(谈不出来。)谈不出来，那也就是说咱对异象还是模糊，对前边要走什么路不知道。对现在走的什么路你知道吗？神要恢复原有状态，神要经营人，神要拯救人，神为什么要拯救人，现在

能搞清吗？神为什么要拯救人，书记？(因为人被撒但败坏了。)哦，谁也知道这个，是吧？因为人是被撒但败坏了，那具体有没有实际的认识？实际的经历？感觉？有时候就是你不会对号，我说到这儿你能不能对号了？能不能找出一些了？神为什么要拯救人？你跟随神信神十几年、二十几年了，每天说人类败坏，神来拯救人，神不拯救人人就得死，挂在嘴前边儿成了一个口头禅。但是说究竟人为什么需要神拯救呢？不拯救人就得死，也就是说，人得了癌症需要神来治疗，需要神来拯救，不拯救人就得死。那你现在是不是已经经历到一些了？是吧，能经历到了，能看见了。那能不能把你经历到的，看见的表达出来？现在能说吗？小凯，能说说吗？谁看到了，说说。咱举个典型例子，蹦蹦、周瑜是吧，他表演得最多，你看见他们是不是败坏至深，能不能感觉到，如果神不来拯救人，他们能不能生存下去？为什么不能生存下去呢？神来拯救人，他为什么不能生存下去？污秽的、邪恶的旧世界，什么是污秽的？什么是邪恶的呢？咱以前说人污秽败坏，那什么是污秽？什么是败坏呢？污秽指什么？首先从字面上来看污秽就是不干净，是吧，带有渣子、垃圾。咱解剖过蹦蹦，就拿蹦蹦说，因为咱都听过了，让你们好认识。和蹦蹦周瑜说话，他十句话当中有几句话能用？有几句话能信？有没有？能不能感觉得到？十句话里面就有八句九句是什么话，废话是吧，首先说第一个是废话，没用的话。再一个呢，谎话。蹦蹦这个能认识到吗？认识不到是吧！周瑜能认识到吗？(能认识到一点。)谎话、假话、骗人的话，还有什么话？引诱人上当的话。这是不是都是渣子、污秽、邪恶呢？这么说，现在蹦蹦还认识不到。蹦蹦就会说一些什么话呢，高举自己见证自己的话。蹦蹦常说一句什么话呀？高举旗帜？昨天怎么说的呀？(高举神的伟大旗帜。)这是什么话？(大红龙那一套，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你说高举呀，想起神说的拍电影的，把神话书高高举起，神看了什么味道呀？伤心。信了十几年了，把这个高举起来了，然后呢，今天你又说高举神的伟大旗帜，这话是个废话，是引诱人的话，这是你今天经历到了，认识到了。如果让蹦蹦带领一个新人，他知不知道什么是信神？信神是在干什么？他不知道。经过蹦蹦带领以后，那是不是走向了歧途？那他是不是认贼作父了呢？这是不是半路打劫了呢？半路打劫了。

现在人尽本分有个熬炼，前段时间经过解剖对付过后，老马说了一句什么话呀？(在这儿干活儿，若不能蒙拯救，还在这儿干啥呀？还不如回家呢。)在这儿干了，不能蒙拯救，还不如回家呢。就这一句话，他是说出来了，在你们每一个人心里是不是都有这个心思意念？有没有？(有。)现在不知道有没有，一开始肯定都有，是吧。那现在这个话解决了没有？周瑜解决了没有？不敢说，说实话解决了没有？(能认识点儿。)还解决不了是吧？蹦蹦呢，解决了没有？（其实……）你先回答我的话，解决了没有？(没解决，能认识一点儿，受造之物尽本分是正当的，可是咱人老利用尽本分的机会跟神搞交易，知道不对，不搞了，就这么干，可是干着能不能被成全，也不知道以后什么归宿，就这么做吧。)这就是字句叫人死，你从里边能活出来吗，活不出来，你知道不能搞交易，知道这是搞交易，可是不搞交易我没办法，我还是得搞交易，死循环。从这里进深了，让你知道，这是在跟神搞交易。你是神造的，神造的你，神造的工具，让你做什么事，让你干什么活，你还得对神没有要求。你这是我得蒙拯救，不能蒙拯救我在这干什么？你有要求，这里边是不是就有掺杂了？有要求就是悖逆，有要求就不等于顺服，这个能对号吧？有想法有观念通不过，事情是做了，你告我说，我顺服你了，让我喂鸡我喂鸡了，让我放羊我放羊了，你让我去盖房子，我盖了呀。这算不算顺服？不算顺服。什么叫顺服？心里边先通过，没有什么想法，没有什么怨言，这才叫顺服。所以说外表看你做了，不等于是顺服，没有顺服，就是悖逆。刚才说的那句话，如果来这干了几年，不能蒙拯救，还不如回家呢，在这干什么，这就是个大逆不道的话、背叛的话。

刚才说这个话的时候咱是谈论哪个话题呢？污秽，怎么说是污秽呢？嘴上说是在尽本分呢，什么是本分呢？神称许的是本分。还有什么？因着神的经营，人有了配合，人在配合的过程中所做的这才叫本分。人与神的配合的过程中对神还有要求，还有条件，这还算本分吗？这就不算本分了，这叫与神搞交易，搞交换的条件。你要让我干什么呀，你得答应我给我什么，我是来打工的，雇主与雇工的关系。

这之间有爱吗？没有爱，完全是种交易。我来这儿从外边看多付出了，起早贪黑放羊了，默默无闻，看着没有多说话，看着是有多顺服，他嘴不说出这句话来，你能认识吗？认识不到，看不见，说出来以后就让你看见了，人是多么的污秽邪恶。他这完全是与神在搞交易，如果神不答应给他归宿以后，不答应他的要求以后，他立马咋样？神是怎么说的？(一夜之间一个满脸堆笑的好心人立马变成了刽子手。)变成了刽子手，这就叫显明了，显明你什么？显明你不是顺服神的人，你不是跟随神的人，你不是敬拜神的人。什么是跟随？什么是信？这都不是。就是雇工与雇主之间的关系。所以说，举这个例子就是让你清楚什么是污秽、邪恶、败坏，这就是污秽，邪恶，败坏。老王，现在能不能认识，为什么说这是污秽，邪恶，败坏？(作为一个人就应该顺服造物主的安排，人每天享受神所造的一切，神造了人，人就应该荣耀神，人如果做不到就不配称为人，人不能成为敬拜神的人，与神搞交易，所以就称为污秽和败坏。)这个还谈不到敬拜，是吧？只是一个顺服，完成作为一个人的使命与责任、职责。作为一个人，神造人的时候，神造人的目的意义是什么？让你彰显神，荣耀神，可你活出来的是什么？是与神搞交易，这有彰显吗？这有荣耀吗？是耻辱。咱以前常交通说有个老太太，三个孩子不孝顺，在枕头里放上石头啥的，走到哪提到哪，一提上这个，孩子们就特别孝顺，你说这孩子们孝顺吗？别人看见了是羡慕，还是耻笑呢？这是什么儿女呢？耻笑。那咱今天，一天两眼盯住你的归宿，能不能蒙拯救，盯住你的蒙拯救而尽本分，我能蒙拯救，我就尽本分，我不能蒙拯救，我就不尽本分，或者我就偷奸耍滑，或者我就难受、痛苦、流涕。这就是什么？让人嗤笑，丑陋，难堪。就像刚才说的三个儿女，你没有金银财宝，我就不孝顺你，我看不见金银财宝，我就不孝顺你，不搭理你，当我有希望看见，有那么一点点希望、盼头，等你死了能得到一点财宝，那我就孝顺你。这是不是人类中的败类呢？这个人类中的败类咱能一眼看穿是吧？能看得清。可是到了神这边，神造了你以后，神造人的时候目的意义是让你彰显神，活出神。神把人当作了至亲，而人把神当作了什么？(仇敌。)当成了仇敌，怎么当成仇敌了？你成了顺口溜了，神把人当作了最亲的人，人把神当成了仇敌，这句神话已经说习惯了。你不听刚才我举例子的时候，人把神当成仇敌了吗？（没有。）当成什么了？（当成摇钱树，达到自己的目的。）可

以利用有价值的对象，我信神如果不能蒙拯救我就不信神，我信神是为了什么呢？我信神是有目的的，你信神不是为了完成一个受造之物该尽的本分，使命，责任，是有一个盼头、是有目的、是有交易。把神当成了什么？当成了雇主，自己是雇工，我来这儿我干一份工，我就得一份赏钱，你不给我赏钱，我就不干。撒但败坏人，撒但怎么败坏人？这是不是让撒但败坏成了这样呢？这成了羞辱神的记号。怎么成了羞辱神的记号？你所盼望的，你眼睛盯住如果我能蒙拯救我就尽本分，能蒙拯救我就高兴喜乐，不能蒙拯救我就咋呀？我就消极，软弱，背叛，这就是个羞辱神的记号。所以说咱借用这个例子交通，是想让你明白什么是污秽，什么是邪恶，什么是败坏。从这个例子咱看见每一个人是不是都活在这种邪恶污秽之中呢？(是。)所以说，这就需要神来拯救，神不拯救你，你能扭转这种观点吗？扭转不了。所以说人必须得神拯救，神要不来拯救人，人就死定了。

怎么死定了呢？为什么说人就死定了呢？（人不敬拜神而与神搞交易。）就是为什么说非得神来拯救人呢？不拯救人人就完蛋了呢？为什么非得神来拯救人？说说这个话。人败坏就败坏下去吧，败坏了人这不是还照样活，能不能活？(不能活。)怎么不能活？把不能活的实例事实摆出来。(离开神人活的生不如死。)你问蹦蹦，生不如死，活得乐着了。（癌症中期感觉不到，癌症晚期就感觉到了。)（神的刑仗开始发挥功能了，神是公义圣洁的。）第一个你要知道人是神造的。人的生活所需是谁给的？是神所供应的，如果失去了神对人类地供应，那人还有生存之本吗？你还能生存吗？随便一样，神交通的光、声音、空气、水，任何一样东西你都不能缺少，缺少一样东西人都得死，甚至一个温度，缺少一样就得死。人要想剩存下来，就必须得接受神所供应的所有，你才能剩存下来。如果没有神所供应的这一切，人无法生存。所以说，不说赐福，你要想活在神的供应之中，你必须得接受神，顺服神，也就是说顺服接受神的天规诫命。那国度是给谁建造的？家园是给谁建造的？你就得接受。你给你孩子盖房子，准备给孩子娶媳妇，可孩子不承认你是他妈，哎，你给我20块钱，我就叫你一声妈，不给我20块钱，我就在游戏厅耍，谁是我妈？谁给我

钱谁就是我妈，你要这孩子吗？你能给他娶媳妇吗？和你要钱了，拿着枪指着你，要钱了你给不给？这样的事听着多了。拿着枪指着你，你给不给？现在孩子打游戏，你给不给？把她老公捅了，把他妈捅了，把他奶奶捅了，现在这样的事多的是。他不承认这是他的妈，不承认这是他的家，那他家还给他娶媳妇吗？还承认他是儿女吗？神供应人所需，不是说把空气、这块地给了你就完事了，不是说神创造了万有就完了，还得怎么呀？还得管理、主宰万物，如果不管理、不主宰，这个万物就怎么了？就消失了。让你在家种个蒜，你到时候就能收蒜吗？你得管理，你得锄草，得你去锄，蒜自己能锄了吗？咱好比就是那个蒜，神是管理者，神就是种蒜者，他要给它水分，给它养分，给它一个合适的环境，蒜就能生存。神造了人，神给了人的生存需求，需要什么神给了你。如果神不给你呢，你不要说你不顺服神，神就灭你，是不是神在灭你？不用神灭你，神不供应你就行了。吃奶的孩子，需要你杀他吗？你不奶他，他就死了，从外边看你杀他了吗？没有。那今天呢，神造了人，创造了万有，还得指挥万有，指挥万有是要干什么？供应人所需。不但供应一年四季的变化，雨水要下到多少，太多了不行，太少了不行，光线太强了不行。谁来掌管，谁来控制？神在掌管，神在控制。如果神在控制着这一切，在供应着一个人，供应着这个人却把神当成了雇主的关系，他享受着神的一切以后，他还得再和神要着其它的额外的要求。你还得给我什么？给我些恩典，还得让我剩存下来，让我得永生，我一辈子五十年、六十年不够，你得给我永生，不给我永生，就五十年我也不给你效力。你说可恨不可恨？邪恶不邪恶？你吃一天神的饭，你在世上吃人家一天饭，你就得给人家干一天工是吧？你今天吃着神的，神供应着你的所需，本来你接受着神的供应，你做什么都是天经地义的。可是你在做什么事的时候，在天经地义的情况下，你还提出了额外的要求。就像你孩子他上学花费了你的积蓄，他病了你给他看病，你供应着一切，他反而过来还有额外的要求，你必须供应我打游戏，一天得给我多少钱，不管你能挣多少钱，你给不了我钱，你就不是我爹，我就在外边重找个爹，我就背叛，我就消极，这是不是恶人？这是不是邪恶？人都不要这样的孩子，你遇上这样的孩子，寒心不寒心。

神呢？神忍耐了多少年？六千年。六千年是要把你拯救回来，逐步让你看清楚，神为什么要拯救人？神拯救你，你剩存下来，不拯救你，你就得必死无疑。这个必死无疑有几个原因哪？一个天规诫命是神制定的，违背了天规诫命，神就要惩罚你。一个是神惩罚你，一个可以说是神不供应你，神不供应你，你就得死，公义不公义？(公义。)神造了你，你不能尽上自己的本分，你不能与神配合，你失去了一个人的意义价值，反过来你还敲诈神、勒索神，你是谁呀？一个受造之物，你敢敲诈神勒索神。能不能对号了？你要想追求尽本分将来必须剩存下来，有这个欲望，我尽本分让我剩存不下来，我就不尽本分，这就是在敲诈神、勒索神。你是一个小小的受造之物，在神，独一真神面前，咱是一个蛆虫一个粪土，你还竟敢敲诈神、勒索神，该不该死？该死，公义。神惩罚也应该，加倍惩罚也应该。因为什么？神处理人有两种办法，对外邦人是灾难，对跟随他的人是什么？一个是沉沦，一个是灭亡。对外邦人是灭亡，一次性处理不复存在。神怎么说的，因为他没有看见神，不知者不为过，让他不复存在，也就是不供应他了。不供应他了，不给他空气了，或者不给他粮食吃了。怎么不供应他了？来个虫灾。不主宰万有，如果说失去了神的掌管，各种虫害也有可能，或者是缺粮食吃了也有可能，四季变化失调了，雨水不平衡了，出现了粮灾，饥荒，瘟疫，神不供应你了，你就灭亡了，不复存在了，灵魂体不复存在了。因为什么？你就不承认神是造物的主，神也没有你这个儿子。就如父母我也没有你这个儿子，我不管你了，你愿意在外面自生自灭就自生自灭，不搭理你了。可反过来咱今天是跟随神的人，跟随神多年却不能被征服，有这句神话是吧？虽然跟随但未被征服。就像蹦蹦，跟随神不跟随？周瑜，跟随神不跟随？跟随。但征服了没有？没有。不光是说周瑜，蹦蹦，可实际看多少人在跟随神却没有被征服呢？如果你真被征服了，也就看清了你就是一个人，你还追求你蒙拯救吗？你还追求前途命运吗？如果不追求前途命运，这才叫真正把你征服了。服了，我不能再有其它想象了，再有就是悖逆逆子、该死的种类，就不是个人，服了。今天神要灭我，他是造物的主，我就是小小的受造之物，没有什么话说。我今天是个人，只要呼吸着这口气息，我就为神的经营而献上我该有的一份，服了，征服了。有人虽然跟随但未被征服指的什么？指的就是咱现在与神搞交易，心里不能完全顺服在神面前。你不能被征服，还有

成全吗？不可能被成全。征服你还没有服下来，怎么被成全呢？征服是对神的主宰服了，是对神的公义服了，没有反抗了，这叫征服了。成全呢？成全能揣摩神的心意了，能急神所急想神所想了。唉，蹦蹦常说的一句话，我每天干活要不能被神成全呀，怎么了？下一句话怎么说的？这是多么伤心的，不会说蹦蹦的话，怎么说呢？（可悲。）可悲。我天天干活如果不能被成全是可悲的事，什么时候告你说干活能被成全？今天搞清了没有？干活与成全有关系吗？连征服都没有关系，征服了以后才能被成全。你还没有被征服，怎么能被成全呢？话是有点大。

交通什么主题呢，人污秽、邪恶、败坏，如果神不拯救人，人就必死无疑。死有两方面，一种死是灭亡，另一种死是沉沦。根据人对神的态度对待，外邦人不知道有神、不承认有神、更不知道神发表了真理，所以这些人就让他灭亡就算了，不供应他所需。而跟随着神的人呢？不能轻易放过你，神赐给你多少，就要和你索取多少，既然给了你了，就要和你索取。就和孩子一样，从小没有供你念大学，没有给你娶媳妇，当父母到了老了的时候、晚年的时候，想让孩子孝顺你，或者他也没有钱孝顺你，或者他不孝顺你，你有话说吗？你没话说，哎呀，当时咱就没有付出。可是呢，你一个穷寡妇，你供应他上大学，最后他不报答你，把你撵出家门，你是什么感觉？就现在法律都不允许，是吧？要定你的罪。那何况在神家呢，你今天吃喝着神的，享受着神给供应的，神把真理按时供应，交通的，听的，面面俱到，结果反过来你一直是一种对抗的态度，是与神叫嚣的态度。哎，敌基督有几方面表现呀？不承认神话是真理。那你不承认神话是真理，你跟随神干嘛？不相信神话是真理，不接受神话是真理。然后怎么了？就不顺服了，那就是对神的主宰安排不顺服。神怎么主宰安排的？对你的生死，是不是神主宰。神让你死，让你活，你还有要求，能不能有要求，生死不能有要求。我干活了就得蒙拯救，我就得剩存下来，我就得永生。不能有要求，这就是顺服。敌基督谈不到这么高了，是吧？敌基督是什么，别人的一个对付修理都顺服不下来，就一个不合咱心意的环境都顺服不下来，一个没面子的事顺服不下来，还谈什么

蒙拯救呢。哎，你看蹦蹦，好顺服不好顺服？周瑜呢，也是一交通一解剖，把这个面子伤着了，能顺服下来吗？顺服不下来。刚开始交通不承认神话是真理，怎么说不承认神话是真理？因为你信神之前神就告诉你了，蹦蹦嘴里常说的，尽本分与得福受祸无关。蹦蹦，你知道不知道？(知道。)知道，周瑜知道不知道？(知道。)可是你承认这句话是真理吗？承认不承认？(不承认。)为什么说不承认呢？你的言行举止流露出来了，如果你承认神说这句话是真理，你尽本分与得福受祸无关。那你在尽本分时候，你还要求不要求神？我尽本分我得蒙拯救呀，不能蒙拯救我就咋样，我就不干了。神什么时候和你说话？说尽本分就能蒙拯救了，你这个条约是谁定的呢？是你蹦蹦给制定的呀！

（神话还说你当为自己的归宿预备足够的善行。）足够的善行和本分一样不一样？我和你说的是本分而不是善行，你现在预备的是善行还是预备的本分？(善行。)善行和本分是两个概念。本分是你该做的事务性的工作，在神的经营中你完成你的责任、使命，这叫什么？这叫本分。善行呢？既然是善行里边就有个善字，你盖房子几块砖放在这是善？放在那是恶？有没有这一说？你尽本分有没有善与恶之说？(合格与不合格之说。)我和你说是善恶之分，而你说合格与不合格之说。(合格了神称许。)你不要引诱我，我说的是善与恶。(合格就是善，不合格就是恶。)你去考试呀，你打了50分，你说你是恶人还是善人？(不合格。)你是恶人还是善人？就说合格了，你考试考了100分，你是个善人？我问的是善，你是善人吗？你看他自己不接受，他还要迷惑我，引诱我。他把自己迷惑了，还迷惑我。他不承认，我给他交通的是善与恶，他听这话吗？他不听，只是坚持他所认为的。认为什么呀？合格与不合格。他把合格与不合格非得和善与恶捆绑在一起。（合格的尽本分被神认可，不合格的就肯定是恶嘛。）我和你交通的是善与恶，他非得和我交通合格与不合格，为什么呀？因为蹦蹦他知道他的本性是善还是恶，他不能与你交通这个善与恶，他避开这个善与恶的话题不说，他只说我有的。人在比高低，在比什么呀？我有什么就比什么，我有钱比钱，我有技术比技术，我有个子我比个子，我有身材比身材，谁不是比优点呢？蹦蹦能例外吗？对于蹦蹦来说，善

与恶，我善恶不分，我也不分，我也不想知道，我想知道我每天能出来干活，我有劲儿，你有劲儿吗？弟兄你一天搬几块砖，我一天搬几块砖呀，我不说善恶不分，我就说这本分，你说合格不合格？你搬一块砖，我搬十块转，你盖一个房子你是临时工，我是正式工，我盖十个房子，你说本分谁合格吧？他要比高低。他把这个善恶放开，不管你无论如何怎么说，他非得把这个善恶和本分捆在一起。是因为什么？他在这本分里边，他有什么了？他有资格了，有了资本了，你在座的谁能比过我蹦蹦，老王，你有什么？你老啦，不行了。所以说在他这他有资本，拿这个资格和你比高低。这是不是又是一个邪恶呢？刚才说不承认神话是真理。这都谈不到不承认神话了，只能说蹦蹦讲理不讲理，你看他讲理不讲理呀？我和他说善恶，他刚开始是怎么说的？他说得预备足够的善行是吧？哎，是你说出来的吧？是你引诱我，让我交通预备足够的善行的，但是我讲到预备善行，你说，善行不要说，咱预备本分，预备本分谁合格不合格，谁干得多，跟着他就上当了，你说他聪明不聪明？聪明智慧用在了邪门歪道上。也就是说，蹦蹦感觉自己最聪明，谁都没有你聪明。咱刚才交通了什么？不承认神话是真理，是吧？这是道理的话，神说要预备足够的善行和本分这个是两码事。本分是你该做的事，是你与神配合的使命责任。善行，预备足够的善行。既然说善，那什么是善呢？对生命有益的才叫善，做事有心了，有良心理智，有心了，善行。做事有心了没有？有善了没有？你说蹦蹦做的这些事有没有善行？(没有。)为什么说没有？给他证实一下。(善行起码是一个对的人，才有善行，错的人所做的一切都是错的。)咱用事实说话，这个他不服。什么是善行呢？蹦蹦对神话不承认，你说他善不善？（不善。）（我是被神话征服了，怎么不承认神话？）哎，你说敌基督是什么表现呢？他读不读神话？（读。）他讲不讲道？（讲。）他讲的字句道理比你好的多，蹦蹦讲字句道理是不错，但是他和你谈善吗？他就讲本分，他就不谈善，你说他恶不恶？神说让人预备足够的善行，在蹦蹦这，非得给你改成什么？预备什么？预备足够的本分。你是不是告我说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不一定死，是不是在告我这个话呀？我说预备足够的善行，神说预备了足够的善行，你在预备足够的善行的时候拐了下弯，预备足够的本分。（神话里面还有这么一句话。)你别说其它话，这句话你迷惑我，你还再来一句话，我不听，我不上当了。(得到好归宿的机会。)(给你

说善了，咱不知道善恶，你光跑。)他想迷惑我了。因为咋了？因为我现在说他恶了，他不能让你说他恶，怎么引导你跑题，这暴露出来是不是又是恶呢？我给他交通的是不是真理，是不是让他明白一项真理，我让他明白真理，什么是善与恶的时候，他愿意明白吗？(不愿意。)他不明白，他也不愿意明白。这是不是恶呢？我把真理摆在了猪前。(本分合格了就是善，本分不合格的就是恶，神称许的就是善，神不称许的就是恶，我就这么领受的。)他刚才说我就是这么领受的，他不管你神话怎么说，我就是这么领受的，你这是不是在作恶呢？(我不明白。)你不明白，是应该寻求还是按着你自己的领受呢？这是不是一厢情愿呢？神能按着你的领受去拯救人吗？(不会。)那你为什么按着你自己的这种领受，然后来衡量神的作工呢？(我就这么领受的，我就凭着这个活着。)你凭这个活着，你今天跟随神了还是跟随你自己呢？(跟随神。)你跟随神，你又凭这个活着，但是现在还没有看见你回头的计划，你计划回头了吗？你们看他计划回头不回头？他就不计划回头，他要计划回头，应该怎么呢？神怎么说的？神说预备足够的善行。可他对神的话，他寻求不寻求？他不寻求，对神的话是什么态度？不搭理，爱搭不理，爱搭不理的表现流露出来的是什么？藐视，为什么说是藐视？我在这儿把神话说出来，你自己把神话说出来，说出来以后，他寻求神话的内涵之意吗？(不寻求。)他不寻求神话的内涵之意，他寻求什么？“我”有个领受，我领受吃了善恶树的果子呀，不一定死的，你神说出来是必定死的，我不搭理这句话，我承认啥呀？哎呀，不一定死，这个本分呀，就是善行。(那你交通交通这个。)(现在一直给你交通着呢。)（我自己怎么领受的，我说出来，说出来弟兄好交通。）你看我给他交通，他还说你给我交通交通。（我敞开心。）还敞开心，这个敞开心不敞开心，用不用你说出来？做人不是让你表演的，是用心做了，如果你真追求，你想不想做个善人？(我想做个被神称许的人。)你看他这话，让撒但败坏了以后连话都不能交通呀，你说的话和我说的话挂钩吗？我前一段时间刚给你交通了，说我做了个梦，我咋啦？我和你交通这些话，我把你当作谁了？我把你当成了至亲，至亲谁呀？当作了母亲一样的亲。我来看你是来给你治病了。但是他对他的病关心吗？搭理吗？他对我说的，他对神话藐视不搭理，但是这个话里边，不注重去挖这个根。他只做啥呀？他给我解释原因了，哎，解释本分和善行之间的关系呢，哎，我给他

结合起来了，然后就挂在我头上了，这个冠冕戴我身上了，这个怎么了？舒服。他只管他的舒服，他不管他的生命如何，你这样去做你知不知道你已经触犯了行政？他触犯了哪条行政？修改行政。在神话里边要干什么了？指手画脚，因为神没有说过的话，我就这么领受，我就按这么来，你行不行？你不行也得行，你不行我就这么来，一厢情愿。你说咱交通这个梦的时候，我把你当成了至亲，你把我当成了谁？你把我当成了你可以迷惑的对象。对神话藐视，你对我也藐视，你如果说把我当作了三岁大的小孩来哄，拿上善行本分给我往起捏造，我就不上当，我不上当了。然后你就在这儿说我就是这么领受，迷惑不了我，我若是听了你的话了，那还是你的领受，那就不是我的领受了，你就交通的是什么？真理。蹦蹦说:“哈，从我嘴里说出来的就不是真理？”今天是我给你揭露出来了，你说的不是真理。（那是咱领受不了，咱说的都是神话，咱活出神话，活出咱装备的这些神话，现实生活中咱这么活就行了。）你是迷惑人的专家。（那你解剖解剖。）这一系列我是在解剖谁了？还让我解剖。我不管解剖你什么，我给你解剖出来了，你是宫颈癌，可是你把你当成宫颈癌待了吗？你还要怎么呢？我这么做舒服，你认识自己了吗？你承认神话是真理了吗？(承认。)承认什么啦？(承认神话是真理，受造之物尽本分不应该有交易的心。)

什么是善行？善行和本分有什么关系？你预备了足够的善行了吗？你预备善行了吗？（怎么没预备了，整天预备着了。）（他不明白，刚才给你交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我给你交通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善与恶的区别。（预备善行了。）你看这就是倒打一耙。我和你交通，你听我的话了没有？（他插了一句。）对我话是爱搭不理，对他说了伤害你面子的话，你还要命呢？(没有说伤害，弟兄，我问你一个话，你预备善行了吗？你怎么回答？）（咱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弟兄说的对生命有益处就是善。)蹦蹦，我刚才给你举了个例子，我说我去看我妈了，你还理解不通。我给你交通了，直到现在你还是这个态度。就你刚才这个表现是什么表现？我刚才说了，什么表现？老王？(倒打一耙。)倒打一耙。你不接受修理对付，

别人修理对付的时候他为什么倒打一耙呢？他里边有个想法，有个认识，什么认识？就你也配对付我解剖我？你是谁呀？你还嫩着呢。我说他，他反驳我给他打回去了是吧？哎呀，反过来你也说我了，你嫩着呢，倒打一耙。哎，你的脸色也变了，和我是陪笑，和他脸色一变把心里面的仇恨就暴露出来了。我在这儿，我若不在这儿，有可能还掐脖子了。(弟兄你问我的，我不知道，我说预备着了，尽本分，预备着了，我说的心里话。我想问弟兄，我问你，你怎么说？我的意思是寻求寻求。)你再怎么辩解表白也没有用，你言行举止，弟兄姊妹都看出来了。你真是寻求呢，我给你交通真理的时候你听不听？（听。）你是招架呢，你听了？你时刻准备着还击一把，和我搞拳击赛了，你听呢？听了刚才我给你举了个例子，举了一半让你打断了，我举了一个什么例子，还记得吗？善与恶和本分合格与不合格，我举了个什么例子了？刚才还记得我举什么例子了？你考试打上100分，打上50分，这个人是善人还是恶人？考100分这个人是不是合格了？50分不及格是不是不合格？你考100分，考50分，与你这个善与恶有关吗？(没关系。)盖房子你把这个房子盖得漂漂亮亮的，一百分，蹦蹦你预备的这是善？一个杀人犯会不会盖房子？会不会盖房子？蹦蹦？你盖房子只能证明你的技术如何，你打了100分，证明你学习如何，不代表你的性情，不代表你的人性。预备善行，让你有良心理智，用心预备善行。什么是善？从神来的一切是善，做在神心意上的是善，对人生命有益的是善，做了没有？你房子盖得再漂亮，哎，你盖一座房子就能拯救一个人？盖五座房子就能拯救一个人？善，你给人能交通真理，能为神站见证，能把人带到正道，这叫什么？这叫善行。预备足够的善行，多传福音，这叫善行。这回搞清了吗？所以说你不要拿上你盖房子，盖房子尽本分，和善行两者混淆。混淆以后你就攀比。攀比什么？保罗跑了半个欧洲，他是不是有功了，能代表他有善吗？不代表他有善。彼得有他作的工大吗？在人来看看不见他做了多少工，但他是善。你看见我做的有你多吗？我可能五个砖都没搬了，你搬了两百块，我搬了五块，你是一车一车搬的。这回搞清了吗？你让我交通呢，你搞清了吗？什么是本分，本分合格与不合格，有善行没善行，善行还是恶行，搞清了没有？你虽然盖了房子了，但是我说你预备下恶行了。这个人是不是想不通？盖房子预备下恶行了，我不盖房子，还没有恶行，那我还不如不盖了，是吧？那不盖了，是不是更恶了？

哎，刚才说你盖起房子了，你有了恶行了，这个能不能认识到？来谈谈。(盖房子是为了见证自己，高举自己，把别人都往这方面带了，就是恶行。)那还成了迷惑人的了，把人引上了歧途，然后干本分的时候，我扛起了这个旗帜，咋呀？人都去看你这个旗帜去了，把神给架空了。这是不是作恶呢？在尽本分的时候给我说我预备了足够的本分，又预备了足够的善行，把人误导上跟着你这个旗帜走了，那我尽本分就是善行。我性情还变化吗？他不变化了。那你是不是把人给吞吃了呢？这是不是预备了恶行？你不尽本分，还没有这些呢，尽本分多了，在你身上，我资格大大，功劳大大，冠冕应该给我，国度里边应该有我。你带着这些想法去尽本分，这是不是在作恶呢？也就是说呀，你尽了那么多本分，本分越多，你做的恶行就越多。能认识到吗？

敬畏

神为什么要拯救人2

吓得不敢尽本分了？（对，不干活了，传福音呀，干活成了恶行了。）干活成了恶行了，你看，进了他的嘴，什么东西都变味了。我给你说呀，不是干活成了恶行了，你看他就抓住这个字句了，蹦蹦，你是寻求呢？你还是抓把柄呢？你寻求这里边的奥秘了没有？为什么说你干活成了恶行了？刚才我给你交通清了没有，是因着干活的过程中你产生了这些观点，产生了这些谬论，给生命带来了灾难，这叫什么？恶行。如果说尽本分过程中产生了正面的，什么是正面的？哎，我就是个受造之物，我能为神做什么呢？让我传福音我传不了，让我打仗我还不如周瑜，我能干什么呢？让我做饭我还倒不了油，我就是能搬块砖，我去搬块砖我就有力气，神给了我一个力气，我就是出力干活，让我盖房子就是能盖房子，我盖完房子这是我尽了个本

分，我来呼吸着神的这口空气，享受着神供应的所需，我已经满足了，我要活出一个真正人的形象来，不能与神搞交易。那神赐福我了，神说的是赐福应许，说的就是赐福，那就是愿意给谁就给谁，不给你是公义，给你也是公义，约伯站住了见证把他灭了还是公义。那我算个什么呢？我盖个房子算个什么呢，保罗跑了半个欧洲灭了他还是公义，那我盖了个房子这算个什么呢！在神的经营中我就盖了个房子，六千年经营计划我盖个房子，在神的整个经营计划里边相比你是个什么，彼得对神的认识是海水中的一滴，那你在神的经营计划中你盖了个房子你是个什么呢？海水中的一滴，一滴里边的一滴，那还是旗帜吗？还能成为旗帜吗？哎呀，我什么都不是呀！我为神献上什么？我为神献上根毫毛，我只能怎么呢？我只能加紧干活，我只能加倍的返还。神爱人太大了，我做不了什么，我只能干活，我埋头苦干，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啥话也不说了。这是个什么？这是不是个有良心有理智的人，如果你达到这种认识程度了，你这个人就怎么了？这就有了人样了，有形有像，有了人的模样。有了人的模样，在神那边看，你就是一个合格的受造之物，合格的受造之物就是一个合格的人。是不是对比开了，这就告你说，什么是恶，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人，什么是义人，让你看清楚了。这个你做到位了，做了一个合格的、真正人的时候，那至于说你的归宿是什么？你想不想，不想，那神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神有一句话怎么说呀，神对人类有应许，有赐福，什么是应许？什么是赐福？赐、福，咱看过皇上，见了哪个大臣了，有了功了，来，赏给你一个黄马褂，这叫什么？赏赐，赐给你了，赐给你是属于什么？是附加，另外的，不是该得的，不是应有的。给你的俸禄了，俸禄是什么？工资。工资是什么？那是你该得的。就是说，你这大臣不管立功不立功，你俸禄是不是每年在领了，工资你是每个月在领了，这赏赐就是个奖金。这奖金怎么呀？我高兴了给你这奖金，我不高兴了不给你奖金，正常不正常，正常。所以说你能剩存下来，这是神的一个什么？应许，就刚才谈的是个赐福。咱再说应许，应许是个什么？允许你、答应你了，神应许赏赐，那今天我允许了不允许

了，神是不是话在前边，是神应许你，应许是说你有做人的资格了，神应许你存活下来，但存活下来不是你该得的。这个应许和该得是两码事，这个能分清吧，该得的就平等交易，我做了你这是必须给我的，你不给我我就给你打官司，是有合同的。应许呢？就和你孩子，你说你要是考一百分，或者考上哪个学校了，小孩子我给你买个玩具枪，是吧，大孩子我给你买个汽车，我给你买个宝马，为了鼓励他。孩子考上大学了和你要宝马呢，你说的呀，给我买宝马，你买得起宝马买不起，那当时对他是个什么呀？应许，是答应的应许，但不是必须。你念吧，我供你念完大学，你供他念大学是不是必须的，应该的，这个就是了，因为考大学那时必须得你出钱他才能念大学，那你考大学了你不让念大学那我还考什么大学了，不出钱不能念大学，这不是应许了，这是答应了，这是个条件。你活出个人样了，神当时造人的原有的形像你活出来了，神允许你继续存留下来，这是神的一个应许，不是应该。可是了，你如果说怎么了？保罗怎么说那句话呀，必有冠冕为他存留，里面听见有一个什么？必，必有冠冕为他存留，应该的，必须的，你要不给我我就打官司，这是不是逆子。不管你前边你所做了什么？这就看你的性情，什么是性情？就是你的看事观点，所以说，今天这神的赐福是附加的，应许也可以说是神给你一种鼓励赏赐是吧，但不是你应得的。你应得的是什么？蹦蹦，你应得的是什么？（神应许的，一千年就一千年。）他半天不知道听的是啥呢？周瑜，应得的是什么？刚才说了一个什么？应许，赐福，赐福是附加的，应许是神给你一种鼓励、答应。刚才还有一个词是什么呢，应得的，应该得的，应得的是应该得的，这三个词之间的区别你要分清楚了。神什么时候告诉你说，你尽本分和预备善行了，你就应该剩存下来，就必须剩存下来，说过这话没有？（没有。）所以说，你把这三个词先分清楚了，这应得的是人说出来的话，应得的，是必须的，是应该的，你雇主与雇工的关系，雇主我干完活了你就应该给我赏赐，你不是雇工，你是个帮忙的，你是个邻居干完活了，主家说辛苦了，给你些什么呢？这叫什么了？这叫赏赐，这就不叫工资了，雇工是应得的。帮忙的是什么了？给了你一点好处，世上那话这叫什么？给了盒烟，贿赂，给了你一点好处，但他不是应得的，帮忙的就不给你这盒烟，你是不是也得帮忙，不给吃饭也得帮忙了。那你今天首先把这三个词你先分开，为什么说神在这没有告诉你应得的？因为

你是个受造之物是个人，神想怎么做想怎么处理，那在于神的经营计划，神是自由的，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就约伯把他灭了也是公义，神是公义的，从这是不是看出来了。让你剩存下来呀，不要觉着你是应得的，是应该的，哎呀，我传了多少福音，我见证了多少，我把多少人带进来以后，把功劳资格往那一摆，我应该剩存下来，好了，你这一个应该，就应该下地狱了。（没理智。）应该不是没理智问题，“应该”就应该怎么了？应该下地狱了！因为你这个一说应该就与神怎么了？搞交易了，该死！（对神有要求了。）对神要求了，有要求就是悖逆。（应许应该不一样吧。）应许是允许了，应得是应得的，是必须给的，一样不一样？神应许的是神答应给你了。应得呢，是贴上合同了，是你必须得给的，这个能搞清了吧。应许是我对你的一个承诺，是我给你一个许诺，我可以守也可以不守，你不要把他当作合同。父与子之间谈话了，往前走，过来，给你个饼干吃，过来了他手里边没有，说你骗了我了，这饼干是我应得的，我走过来了就应该给我饼干，有没有这道理？就是说，神的经营，神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把你们全部做成以后，把你们灭了也是神的公义，因为是神在经营着全宇，神是独一无二的神，神在主管，神是导演你是演员，你没有任何权利要求。一个演员说，不行，我要演主角，我演个什么呢，咱见过那个拍电影了是吧，武松打虎，那个装老虎的喝了酒了，呀，你把我打死了，我就不能死，我就非得站起来，你说这个电影还能拍吗？你说这个导演还能要他吗？蹦蹦，你是不是就是那个喝了酒装老虎的人呢？就这部电影都不能拍好，一说你该死了，叫你咋了？承认你的罪，该死的种类，让你服下来。我不能服，我要服了我丢了人了，我不如个书记？不行，你再打我，打死我也不能倒，这就是那老虎，武松打虎，除非你把我真的打死。那今天呢，不是说非得把你打死，是让你明白真理。

就刚才交通这三个词，应许、赐福、应得。什么是应得呢？让你剩存下来，你不能是应得，但是你下地狱是应得的，进国度不是应得的，这个能听懂吧。是因为你得罪了上天的神，所以你就应该下地狱，这是必须的。让你剩存下来不是必须的，让你死是必须的，你把

这个关系先搞清楚。刚才咱讨论那个话题转这个弯了？刚才谈的哪个话题呀？神拯救人，你这活下来是神给了你一个应许，对你一个赐福，是一种福分。神可以不赐福、不应许，为什么这样说呢？本来你是什么？你就是该死的种类，你就应该是死亡，你应该下地狱，你所做的都是与神在作对的，都是羞辱神的记号，都是迷惑人的。迷惑人的，刚才咱交通的时候还有一个地方没有说透，就是说，一方面是说你这人该死时，是神的天规诫命不能容纳你，是吧，神不供应你，还有就即使说神供应你，神制定了这个啦，但是人让撒但败坏以后，人的这种思想观点转变以后呢，他要逆天而行。他在不顺服神的主宰、掌管的这个背景下会造成什么？自取灭亡，自寻死路！就神交通的，说科学会给你带来什么？是不是死亡，怎么带来死亡，神举了个例子，乱砍森林是吧，把树林一砍了造成泥石流，造成了死亡。你像气候变化，就是说，你要想恢复应该怎么呢，神造的大自然本身就有自我恢复的功能，你不再毁坏它，它自动就能恢复。刚才是要说哪个话题呢？（因为人被撒但败坏逆天而行。）刚才说了一个，死一方面是有天规诫命在卡着你，一方面是你自寻死路，是根据你被撒但败坏污秽以后，你就开始自寻死路，自相残杀。世界为什么要争战，人人争战，你就说，神如果不来拯救人，就蹦蹦流露出的这个性情，这人类是不是就该灭亡了。蹦蹦，我说一句话你不顺服，我掐你脖子，是吧，蹦蹦你能掐别人，别人是不是能掐你呢？那你掐我，我掐你，这是不是人吃人的社会呢？被撒但败坏以后就是这。为什么掐脖子呢？脸面、地位、名誉不能受到伤害，这是不是被撒但败坏的互相残杀致死。还用神灭你吗？自己就灭了，这就是撒但把你败坏到如此地步，你现在就是该死的种类。

所以说神今天来拯救你了，神不来拯救你必死无疑。这死里边有两个，一个是神的天规诫命难容你这个逆子，一个是被撒但败坏以后死路一条。又是说什么呢？两个死，一个是神对你一种惩罚，一个是你自行灭亡，是你自己找死，这个能分开吧，别到时候说神惩罚我了，其实不是神惩罚你了，是你咋呢，是你找死。就是说你得了宫颈癌了，然后你干什么呢？你还怎么舒服怎么来，你这是不是找死。神

惩罚你是因着你咋呢？因着你的悖逆，你本来不应该得这个病，你就得了这个病了，或者你怎么就死了，这叫神惩罚你，就这两个原因是吧。就不说蹦蹦现在，就每一个人现在没有被拯救以前，每一个人是不是就都该死，你是必死的，是该死的，一个必死的，一个该死的，你来神家来尽个本分，你还得有个条件，你让我活下来我就尽本分，不让我活下来不尽本分，你说这话羞耻不羞耻。刚才谈了一个，神必须来拯救人，神不拯救人，人是必死的。就是说，神为什么要来拯救人？从这看见神拯救人、经营人完全是为了谁？完全是为了人。神得益处吗？神不得。完全是为了人！就是我梦见我去看我妈了，我是为了谁？完全是为了我妈，可是我妈是个什么呀？我妈不在了，一个是不在了，一个是在梦里边我妈就是个魔鬼，又是个淫乱分子。我今天和蹦蹦谈话了，你说蹦蹦在这扮演了一个什么？蹦蹦，我把你当成母亲待，你呢，你自己把自己当什么待了？（我不是寻求真理呢。）哎呀，到现在还是怎么舒服怎么来。（咋呢，我寻求呢嘛！）你得宫颈癌了吗？你得了吗？不承认，他不觉着自己是地狱之子，不愿意觉着自己是该死的，不觉着我来是帮他给他来治病，是为了拯救他，这就是你没有该有的理智。我把你当成知心人，可反过来你把我当作谁了呢？你把我当成三岁大小孩来哄我。还有一个撒娇，什么叫撒娇？撒娇在世上还有一句什么话呀？任性是吧？撒娇、任性，我就任着性子来，那魔鬼就任性而来是吧？我梦里那个魔鬼是不是任性呀，我就不管我生命如何，不管你来看我，我才不搭理你是谁了，反正我怎么舒服怎么来，我告你说这个原因那就是我这样舒服。那蹦蹦告诉我说什么了？你看蹦蹦搭理我吗，呀，我就是一个脸面，我得寻求，你看寻求多好听了，是吧。（我把我里边的东西说出来，让老师给我讲了，给我交通了，让我明白真理了嘛，因为那是我里面的想法，我出来一年多吧，我就是凭这出来的，就预备善行了，就是图个尽本分，我就是这样做的。）你以前的想法，你抱着以前的想法观念死死不放，不能放啊，这是我的想法啊，怎么了，来以前我就是这个想法，今天二年多了我还是这个想法，我这个想法不能变啊，我这有一个想法啊，我这有一个与神作对的想法啊，你这是干什么呢？反过来再说与神作对的这个想法的时候，他面带的是什么？微笑。他痛苦吗？他恨恶他的想法吗？就和我梦中我妈说这个话时候说她舒服，她是不是在面带微笑了？呀，这舒服，他说舒服时他还痛苦了？哎呀，我舒服，能

吗？这就是说咱人的无耻之态。蹦蹦我是咋样对待你的，你看得见，体尝得到，可是你怎么对待我呢？（我以诚相待了，我真的没有任何诡诈，我不遮不盖，我不遮一点东西啊。）是，你没有任何诡诈，我刚才给你举了个例子，我梦中我妈是不是也是真心把她的心里话告我了，她说的是不是心里话，可我想的不是你怎么舒服，我不是为了你舒服，我不管你舒服不舒服，我为了什么？你的生命是否长大了，你是否能剩存下来，你是否在神的天规诫命里边存活，这是我所关心的。我去看我妈我关心你这病好了没有？你吃药了没有？现在有什么改善了？这是我所要达到的，想要看到的，可是她在逆道而行，她只管她的舒服。我问蹦蹦，我问什么呢？我说，蹦蹦你得寻求神的心意，你得跟着神的心意走，看神话怎么说了，你怎么跟着神的走，你告我什么呢？你不说神怎么说的，你告诉我，我这里边有个什么，神怎么不跟着我走呢。我只是真诚的把我自己抵挡神的东西倒出来，让你们都看见，我抵挡神啊，我告你说我是这样抵挡神啊，哈哈，我就是这样抵挡神啊，你说吧，面带微笑，你说我什么味道了？我和你交通就是让你告诉我说你怎么抵挡神了，还面带微笑告诉你说我是怎么抵挡神了，我要的就是这个？我要想唤醒人的心、唤醒人的灵，什么是唤醒人的心呢？让你感觉到对神内疚、亏欠、自责，恨恶自己的一种邪恶，你还活在罪中不知罪。

神要恢复创世之态，什么创世之态呢？神刚才给你说了，创世，神是创造了一个伊甸园是吧，咱以前还真以为就是个伊甸园，现在来看是不是呢？根据上次交通说，撒但与神对话的时候，说有一个善恶树，说什么呢？神告你说这是个象征，今天你再来看，经历到今天以后，你是不是完全能对号了呢？神造了一个伊甸园，把人交在了这个伊甸园里边。你看咱今天是干什么了？是不是在建造伊甸园了，而且有建好的伊甸园呢，是吧。花果山，桃园，这是咱建好的伊甸园。建好伊甸园我交给人去管理，怎么样？这管理人他是怎么管理的呢？神给他交代了告他说你要尽本分，让你怎么尽本分了？尽心尽力尽意是吧。可撒但告他说了，咋呀？人得自己爱惜自己，自己不爱惜自己让谁爱惜了。撒但还有一句什么？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么大菜园子你

就一个人去干呢，他谁也不在他谁能看见你呀，你休息休息，你自己保护好自己身体多好了，你何苦去地里边干活了。可是神要的什么人呢？蹦蹦常说一句什么话，迦南美地的勤农们，咋呢？（快乐吧。）快乐吧。他当迦南美地的勤农了吗？他不做勤农，他不做迦南美地的勤农，你交给他一个个管理的时候，他怎么对待呢？放羊了，这个羊圈就是什么呢？这就是你的伊甸园，是吧。厨房呢咱在那做饭了，这厨房就是你的伊甸园，那给了你是让你怎么呢？不是让你享受是让你管理。你怎么管理呢，你在管理的时候是不是神交给你了，一个让你享受还要管理。可咱怎么管理的，这个时候里边有善恶树的果子，有好果子是吧，可是呢你对善恶树的果子你吃它了。什么善恶树的果子，从撒但来的，邪恶的思想观念，污秽的东西，就刚才说的与神搞交易的这些东西，你接受它了，你吸收了它了，你持守了它了，这是不是都是善恶树的果子。蹦蹦常来个我里边就是这么样的，我这里边就是这，他计划变吗？他吃了它了，不变了。到今天叫你来，说是来建造伊甸园了，但你去落实去尽一项本分的时候，你在尽本分的过程中，是不是给了你活动的范围，在这活动范围里边这是不是你的一个伊甸园了。每个人中间都有一个伊甸园，厂长，磨坊里边这是你的伊甸园，这二亩三分地你怎么管理着呢？你为了你的肉体，你看麦子坏了多少呢，这是不是你厂长的问题呢？蹦蹦，让你去盖房子这是不是你的伊甸园呢，让你去管理了，给你去管理呢，你干了什么呢。房子是盖了，可是在这里还得添加上我的东西，你让我这么干我就那么干，我这么干舒服，捋个墙了怎么都扭转不过来，还非得扭转一下我的意思，那你是听你的意思听我的意思呢？在尽本分过程中，在这个伊甸园你还干了什么呢？你刚才说，他说话里带着迷惑，引诱，这是不是带着毒汁呢？从这里边就看见，人在做神在看，神已经把每个人都放在伊甸园里边了，每个人都在伊甸园。伊甸园是什么，这个伊甸园是不是就供人所需的，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吃，就是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你本身在这里边尽本分了，撒但的话不能听，肉体利益的话不能听，你只能听谁的话？神的话，神怎么说就怎么来，神说必死的就是必死的，你不能改动。神说，什么是善行就是什么是善行，什么是本分就是什么是本分，你不能混淆，可是到了你这呢？就混淆了，就不一定了。

刚才说了神为什么拯救人？再看神如果不拯救人的话，伊甸园能成型吗？看一段神话：“随着我发声的加深，我也观察全宇之态，万物都因着我话而更新，天也在变，地也在变，人也在显露着原形，慢慢地，人都各从其类了，不知不觉中都归到其“家族”之中。我便因此而大大欢喜，在我无搅扰，我的大功不知不觉便成就了，不知不觉万物都变化了。我创世之时，将一切都各从其类，让所有的有形之物都归类，当我的经营计划即将结束之时，我要恢复创世之态，恢复所有的一切的本来面目，彻底变化，让所有的一切都归在我的计划之中，时候已到！我的计划之中的最后一步即将完成。污秽的旧世界啊！必在我的话中倒下！必因我的计划而归于乌有！万物啊！都在我话中而重得生命，有了“主宰者”！圣洁无污点的新世界啊！必在我的荣光之中重新得以复苏！锡安山哪！不要再静默不语，我已胜利归来！我在万物之中察看全地，地上的人又开始了新的生活，有了新的盼望。”

“随着我发声的加深，我也观察全宇之态，万物都因着我话而更新，天也在变，地也在变，人也在显露着原形，慢慢地，人都各从其类了，不知不觉中都归到其“家族”之中。”这个话是不是就有体会了，这就是经历神话，把神话带到实际生活当中。“随着我发声的加深，我也观察全宇之态。”神话揭示越来越深、越来越深是吧，对敌基督刚开始不认识，什么是敌基督道路了？怎么是敌基督？现在给你揭示得透透的，首先敌基督对神话不承认，他就不承认神话。咱打仗的时候，第一次打仗的时候是不是看你承认不承认神话，不承认神话，把你打到无底深坑，看你承认不承认，你打死你也不承认，你还要他呢，不要他了。第一步不要他了，他不承认神话，你承认以后了还要怎么呢？还让你自己说出来，还要做出来，还要你再出去打去，怎么呀？你得承认神话是真理，还得接受神话是真理，接受神话是真理还得顺服。就是把你开除了，还是把你隔离了，还是把你收书了，你还得爬起来效力。说你是啥了？是驴是马，任神宰杀，顺服不顺服，那你也得顺服，这就叫顺服。第四个还得有懊悔，你不懊悔就是敌基督，敌基督他就不会懊悔，倒打一耙。怎么慢慢清楚了，是在神的话语中逐

渐看清的，是吧，逐渐明白的，在神话中，在交通中，慢慢实际经历中体验了。就好像说我和蹦蹦对话里头了，对话过程中他说出来，然后我再解剖出来，然后你再看这个情形，造成这后果，你就看见这个世界是多么的邪恶了，撒但有多么的邪恶了。“我也观察全宇之态，万物都因着我话而更新。”咱是不是在更新，万物也在更新，就是有生命的没生命的，人在更新，那大山是不是倒了，水在咆哮，这是不是都在更新。“天也在变，地也在变，人也在显露着原形。”慢慢的，都体验到慢慢的了吗？从咱打仗开始到现在这是慢慢的一步一步来，这是不是都看见了，慢慢的都显露了，你自己也看见了你自己的丑样了是吧，慢慢显露了原形。“慢慢地，人都各从其类了。”这是不是一步一步往前走了，你原来你是个干什么的，这盖房子，然后把你放在盖房子这一类，原来你是打仗的，把你放打仗一类，在打仗的过程中你尽本分合格呀不合格，根据你合格呀不合格，配尽不配尽再调动，调动到合适的岗位上边，都各从其类。“不知不觉中都归到其“家族”之中。”这个家中，你追求真理的你和追求真理的，是吧，不追求真理的和不追求真理的，划分在一起。“我便因此而大大欢喜，在我无搅扰，我的大功不知不觉便成就了，不知不觉万物都变化了。”今天能感觉到这个了吧，万物都在变化，能不能感觉到，王毅能不能感觉到。就是在周瑜身上，周瑜刚开始是怎么呀，解剖他服不服，两眼看着天花板是吧，上一回我第一次看见，呀，低下了那昂贵的头了是吧。世上有一句话说什么了？认罪是怎么认罪了，低头认罪，有没有抬头认罪的，没有，就从外边的这些就能看见把你打下来了，叫低头认了罪了。咱蹦蹦现在还没有低头了是吧。“不知不觉万物都变化了，我创世之时，将一切都各从其类，让所有的有形之物都归类。”听见了吧，有形之像，就是有人的模样你才能归类，人有人样，狗有狗样，无形无像，没有个人样，是不是就该毁灭了，有形的归类。“当我的经营计划即将结束之时，我要恢复创世之态。”咱现在是不是要恢复创世之态，就恢复到神话面前，让你看清什么是善恶树上的果子。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啊，蹦蹦说，我这里边有个什么，要不要他这个东西，不要，我让他弃绝把这个东西拿了，弃绝不能要，这就是善恶树上的果子。哎，蹦蹦听懂了没听懂，以后还我这里有个，我这里有个？神怎么说呢呀？神说给你金银财宝你不要，老拿上你那个啥呢？垃圾渣子什么东西？垃圾粪土是吧，拿出来让人看，谁看你的呀，谁稀罕你的呀，

谁不知道你是个败坏的种类呀。神要的是真理不需要谬理，所以说不需要你拿出你那谬理来，拿出谬理是什么时候拿谬理了，是认识自己痛恨自己，我怎么是这东西了，我怎么能和神搞交易了呢？可是你在这里，没有痛恨，没有恨恶，没有背叛，如果说你是痛恨、恨恶你这个东西的时候，那弟兄姊妹怎么看，那神怎么看，那这是个有悔改的人，这是有认识的人，蹦蹦能听懂吗？下一回表演的时候表演的像一点，可不敢带着笑脸说我这里边有个什么东西，会表演了吗？会不会了？

“当我的经营计划即将结束之时，我要恢复创世之态，恢复所有的一切的本来面目。”本来面目，所以说每个人都显形了。“彻底变化，让所有的一切都归在我的计划之中，时候已到！我的计划之中的最后一步即将完成。”神的计划咱知道了吧，神要经营人类，神要拯救人，今天知道神为什么要拯救人，告诉你怎么拯救人，哎，神怎么拯救人这个搞清了吗？怎么拯救人？神先摆设环境，先让你看见你是什么东西，然后神的话供应给你，揭露解剖敌基督什么表现，这个路不能走，让你走什么路，这是不是在拯救人，就活在神的天规诫命里边。“让所有的一切都归在我的计划之中，时候已到！我的计划之中的最后一步即将完成。”最后一步即将完成，最后一步是什么？什么时候就完了呀？让你把善与恶，伟大与卑鄙，邪恶丑陋与圣洁污秽，分的一清二楚，咱现在是不是正在分。“污秽的旧世界啊！必在我的话中倒下！”哎呀，今天咱终于明白了，污秽的世界是怎么倒下的，以前说大红龙倒在神的话语中，你还在那梦想了，什么时候就倒下了，神一句话就把它倒了，大红龙在哪？你那种观念、想像、认为，你那种邪恶毒素，那不就是撒但的毒素，是吧，那不就是大红龙，怎么倒下的，蹦蹦今天怎么倒下的，周瑜怎么倒下的，神话中把他打倒，哎，头刚开始抬得高高的，现在能低下来，神话语中倒下，这就是旧世界倒了。“必因我的计划而归于乌有！”不仅是倒下还得归于乌有，不能让你存留。就刚才咱交通一个重点说什么呀？呀，我今天尽本分了要是没有归宿了，不能剩存下来，咋呀，我在这就白干了，还不如回家呢。这是什么东西，邪恶是吧，这个在你身上倒了没有，现在倒了没

有？还不倒，现在在神话中倒下，就是你这个思想倒了，站立不住了，必须得倒。在你身上你倒了，你还得见证神荣耀神，还得扩展神的福音工作。什么是福音？这才是真正的福音，这才是善行。因为他们每个人尽本分时都有一个想法，我怎么了？我能不能蒙拯救？我给你交通出来了你明白了，再把你经历的再交通给他，这是不是挽救了一个灵魂。蹦蹦，这就是善行，让你预备足够的善行，预备这个，不是让你预备多盖房子。听懂了没有？（听懂了。）就是说把他身上这大红龙毒素，撒但这邪恶毒素全给他打倒，让他不复存在，让他站立不住，让他没有可乘之机。蹦蹦一出来就把他打了，一出来就把他打了，打的他没有可乘之机。

“污秽的旧世界啊！必在我的话中倒下！必因我的计划而归于乌有！”神的什么计划了，恢复原有之态，撒但还能来吗？神要的是什么呀？就是亚当夏娃，神要不要起初的亚当夏娃呀？（不要）要的是什么亚当夏娃？被撒但败坏以后，然后对撒但有认识了，有分辨，撒但再也迷惑不了了，不能再来了，神要的是这个亚当夏娃。那今天你走的这条路，是不是正向这方面走呢，你是不是正在分辨它，正在认识它，它不能再迷惑你，那你就是变化了以后的亚当夏娃，那你就能剩存下来。“必在我的话中倒下！必因我的计划而归于乌有！万物啊！都在我话中而重得生命。”都在神的话中得生命，哎，能听懂这句话吗？想想这句话为什么这样说，都在神的话中得生命，这天规诫命从哪来的？从神话来的，你只是知道从神话来的，知道天规诫命你才能活在这个天规诫命里了，不然你会触犯行政，触犯行政你就该死，神就要惩罚。刚才说死亡有两种原因，什么原因了？一种是触犯了神的天规诫命，一种是什么呢？自相残杀，自寻死路，那自寻死路是怎么自寻死路了，是因为你被撒但迷惑、引诱、残害、吞吃，这就让撒但吞吃了。一方面神把你惩罚了，触犯了神的行政了，神把你惩罚了，一方面撒但把你吞吃了。撒但吞吃，今天又明白了吧？什么叫撒但吞吃，就活在撒但性情里边不出来最后导致死亡，这叫什么？撒但吞吃了。蹦蹦，如果你再不接受神的救恩，你就会被怎么？被撒但吞吃，你愿意被撒但吞吃，还是愿意被神拯救。（愿意蒙神拯救。）蹦蹦说话可

好听了呀。“万物啊！都在我话中而重得生命，有了‘主宰者’！”看后边这话，有了主宰者，在神话中得生命有了主宰者什么意思？这句话，有了主宰者，什么叫主宰者？咱在字句上认识这主宰者，主宰，主宰字面什么意思？（掌管。）掌管是吧，你养活两个狗，这狗的主宰者是谁呀？（景梅。）景梅是吧，哎，景梅一走它饿着了，景梅一回来它欢乐了，是吧，主宰，她不能说主宰，大概意思吧，主宰者。一家之长，一家做主的是谁了？主宰者，主宰者怎么了？他说的算。在人心里边有了主宰者，原来有没有？（没有。）没有主宰者，原来你是啥了，你是自由的，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天天那时候跟我交通说过什么话呀？我要绝对的自由，怎么叫绝对的自由？哎，神不应该给我提要求，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才叫自由，神说给人自由，我这自由在哪？不自由。身上有没有主宰者，没有，自由的。蹦蹦，你身上有没有主宰者，就是有没有掌管者？谁掌管你，谁掌管你现在？（撒但。）撒但是你的主宰者，撒但掌管你，撒但是谁？撒但就是你自己，是吧，也就是你是自由的，人给了你一个自由，人给了你自由以后，你自由得着了，把撒但性情活在里边，自己主宰着自己了。信神以后，恢复了以后怎么了？心里边不能是由你自己主宰了，该谁主宰了？让神话主宰，就有了主宰者，心里边有了什么了？有了神了，神主宰着你。今天什么样的话能说，什么样的话不能说，什么样的事能做，什么样的事不能做，谁说了算？你得问问神。蹦蹦，你问神了没有？你恢复了就有了主宰者。“圣洁无污点的新世界啊！必在我的荣光之中重新得以复苏！”什么是复苏了？重新活了，又一次活了是吧，亚当夏娃复活了。“锡安山哪！不要再静默不语，我已胜利归来！”神怎么神已归来，神归来了没有？神归是什么意思？回来，神已胜利归来，神在哪？神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可问题就是不在你心里边，就是不在你身上，所以说让神归来，神怎么归来了？你能凭神话活着了，你有了神话，你有了真理了，按着神话去做了，神话是一切正面事物的象征，你预备善行你往正面事物走了，那就是神在哪了？神来了。你身上有没有圣灵作工，你一身正气，一生是你追求神所做的事，那还用再说吗？急神所急，想神所想，你说你身上有圣灵作工没有，你说在你身上有神没有，你说你身上有主宰者没有，这还用说吗？这就是说，神已胜利归来。也就是说，在咱，看着咱性情里边有没有变化，有没有认识，前边的路途清晰不清晰，这

就可以知道神来了没有，能感觉到神已归来。神的灵体向人显现，怎么显现？现在清楚怎么显现了，神的灵体向人显现，怎么显现？书记怎么显现？天空中？在哪？（人明白了神说话的意思了。）明白神话了，在神话中看见了神，神的话就是神的灵，你得着了神的话就得着了神的灵，你明白神的话了，看见了神，看见了神的显现。

你好比说，现在咱看见什么了？在异象里边约翰看见了神，是什么形象呀？人子形象是什么形象了？（头戴金冠。）头戴金冠。（一头白发。）眼睛里边冒着火，是吧，咱第一次体尝到了什么？你第一次看见了神的什么？第一次看见了神的哪个部分？（头戴金冠，两刃利剑。）第一次看见了口中的两刃利剑，现在又看见了什么？头戴金冠是吧，为什么这样说？荣耀，看见神的荣耀啦！那又看见了什么？（洁白。）洁白，圣洁是吧，这真看见了还是你说异象了？能不能结合事实？（能看到解剖人身上这污秽败坏。）眼毛是白的、圣洁的，是吧，眼里边冒着火是吧，眼里冒着火焰你看见了没有？蹦蹦看见了没有，周瑜看见了没有？说说，怎么是眼里冒着火焰？你流露出来立马就焚烧，揭露解剖让你不复存在，焚烧，这就是眼里边冒着火！就一步一步让你去看，看见人子的形象，慢慢你就体验，你就看见了。“我在万物之中察看全地，地上的人又开始了新的生活，有了新的盼望。”

敬畏

什么是蒙拯救？

蒙拯救其实不是说神拯救你，是你自己在救自己，神只是说给了你蒙拯救的路，给了你条什么蒙拯救的路？神所说的话，神所发表

的真理，就是神所给你的路，神所发表的话是什么？也就是真理是什么？做人、做事、敬拜神的准则，也就是你活在神的话里了，你这个人是属神的人了，你成了属神的人了，你就活在神的天规诫命里了，那你这个人不就蒙拯救了吗？难不难，不难吧？什么人不能蒙拯救？是他不能活在神的天规诫命里，是因为他不能接受神的天规诫命，也就是不能接受神给的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他不接受，他不能按神的话去做，不能按神的话去活，他不能按神的话去活，他活出来的就是撒但的形象，活出撒但形象神能要吗？神所厌憎神所恨恶的是必灭的，所以就不能蒙拯救，不能蒙拯救不是说你才败坏了，是你原来就是那东西，你没有变了，所以说是你自己救自己，所以你还得死。这个死一个就是说你活在神的天规诫命以外你是该死的，是必死的，因为是神主宰万有，你超出神主宰万有条条框框范围以内，比如神告诉你说人不能离开氧气，你偏偏要离开氧气，神让人在陆地上，你偏偏进水里面，那你能活吗？你不能活。以前你活在水里面，你的悖逆是因神的慈爱怜悯保守你，你进水里面也不能淹死你，是因神的经营计划还不到头，神经营计划到头完全显明的是公义，没有慈爱怜悯，超出神的公义性情以外都得灭亡。以前你超出去了，你犯了罪了但你没死，是因神有公义性情神饶恕你，而人恰恰是活在神的慈爱怜悯里不出来，我这就能活呀，可是神现在把慈爱怜悯收回来，完全以公义说话，该死的死，该活的活，那这时候你该死就死了。像定法律一样，你今天杀人放火神还没定是死刑，那你就还能活，哪天定了杀人放火判死刑，那你这个人就必死无疑。以前神没定这个现在定了，为什么以前能活现在不能活了呢？不是说你以前是人，现在是人变了，人没有变，是神对人的要求拔高了，以前你悖逆神神饶恕你，但现在神把很多的话都告诉你了，生存法则，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告诉你了，你还不进这框框里面，那你该死，神不保守你。神不保守，还要惩罚，神惩罚是因为你触犯了神行政非死不可，神恨恶你。神不保守你，神就不搭理你，把你交给撒但，或者不给你安排生存之道，那你就是自寻死路了。

人与人之间互相残杀，人现在高血压、心脏病怎么发作，就因为小心眼，小心眼就容易得这种病，所以你原来高血压能活，是因为神慈爱怜悯允许你活。但在最后，你小心眼能不能活？不能活了，神不保守，你小心眼就得高血压就气死，是你自己把你气死了，谁作的？神没作，当你凭着神的话去活了，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活了，不凭己意活了，没有人的想象观念了，神怎么说我怎么做，我在神手里就是一个玩物，我没有自己的想法，也没有自己的奢侈欲望，没有了我要怎么怎么这些东西了，像没有意见一样，其实完全是种顺服的状态了，那时是没有忧伤没有眼泪的时候。那小心眼还有吗？小心眼没有了心脏病还有吗？没了，不是神给你取了，而是自己把自己拯救了。怎么拯救了？是话语把你拯救了，是话语给了你生存之道，你按照神的话语去活，你的身体各方面受不到刺激，它就不会变化，它正常运行，那你就正常了。如果你没有按照神的话去活，你是按你自己己意去想去活，那你血液循环、大脑思维就超负荷运行，或者运行不正常就可能发生故障了。好像路上的车，如果听交警话，靠右行，红灯停绿灯行，都按这样循环走就疏通。可是你有个人意志行为，你就按你个人行，你逆行，3个车堵了，就像血管堵塞一样，你能看到外面车的表现，在你身体里面你想不通，这件事看不懂，有看法，他为什么发火发脾气，想不通，想不通就会血管堵塞，高血压发作，憋死了，脑梗，脑溢血，搅在一起。谁救了谁？只能神话来拯救你，你活在神话里面神就保守你，神给人造这身体就有一定的负荷，你在什么负荷以内运行，不能超负荷，你不能小心眼，这个也过不去，那个也过不去，就把你气死了。你如果放下就没事了，神让你做一个顺服神的人，你看不懂你只管顺服，那这件事过去了就能放手。做人的时候你做错了，那就在做人这你就死了。做人行事，神有公义，行事的时候，有个报应，因果关系，神对人是公义的，你不能只占人便宜，到时神让你还账，那就造成个因果关系。你做什么事没有所求，你是一个受造之物，心平气和去做事，那你没有什么贪心也就不会有什么奢侈欲望，那你就不会得罪神，神的公义性情不会临到你。如果你贪占人家家产了，下一辈让你还债了，不存在让你还债了，这样你也就安全了。

敬拜神准则神话也说了，你的心里应该有谁？应该称谁为大？都按神的话去做了，活在天规诫命这个圈圈里了，狼虫虎豹怎么袭击你的帐篷？人蒙拯救，怎么蒙拯救呢？什么时候就蒙拯救了？你看他没有个人意思，完全是做人行事敬拜神有了准则了，这个人就蒙拯救了。这个人能够完全与神相合寻求神心意了，能够与神相合了，这个人成全了。一个是有原则了，一个是寻求神心意，一个他能够接受修理对付了，能服在神话下面了，这个人征服了。征服了这个人是谁呀？这就成了子民了，子民必服在神的话下，一出来神话就服在神的话下。拿出神话来都不服，不承认神的话，不接受神的话，不顺服神的话，还按己意去行事，与神为敌，那就该死，必死。你就算气不死神也把你击杀死，这场灾难死不了下场灾难也得死。摆在咱眼前，还用神宣布你的结局吗？你自己看见了，日常生活中你看谁接受真理，谁不接受真理，谁是寻求真理的，谁是完成神的旨意的，能行在神的心意上的，这是不是看在眼里，看得清清楚楚的。那个人的结局是不是也就看见了？归宿是不是宣布了，神是不是公开向你显现了？咱现在前边的路，你应该有一个更清晰的路途，你清晰看见了你才能去带别人，别人也清晰地看到这条路的时候，他不办糊涂事，当有点良心理性了，他就走上正道开始进入正轨了，当走上正轨的时候审判刑罚正式开始，做子民。审判刑罚你不对的、不合适的地方都给你说出来，你能接受过来，变化了就成子民了，不接受的，就是本性的问题，是不是该灭了？该灭的时候你还为他们喊冤叫屈吗？蹦蹦你就这样走下去，哪天宣布他结局看到他什么结果的时候，你还说什么？神最大限度拯救人，看周瑜原来多悖逆，现在干活都没问题了，还有一点希望，从这里看见神最大限度拯救人，在他身上是不是最大限度，蹦蹦身上现在是不是也给他放到了最大限度？但是就看你自己宝爱不宝爱，前面这个路是不是能完全看清？能看清你要把这个事情表达出来。你再看神的交通，正好吻合上，神的交通现在交通什么了，神的交通是不是交通怎么做人？你该怎么做人？律法时代，神作什么工作？带领人在地上生活，人不会生活。恩典时代呢？人已经抛弃了神，不知道有神，所以说得给人恩典，让人恢复记忆，让人知道是从哪来的，你有神，在地上也会生活了，你也知道你有父亲了，接下来你该怎么办？你就该知道你该真正活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父亲是什么样的父亲，你是什么儿子？你这个做儿子的继承产业，继承什么产

业？在万物中做神的彰显，这是不是最大的产业，你如果接受不了这个产业那你就是畜生。那今天神把真理告咱了，一步一步把他的产业给你了，你按不按照神给的路去做呢，这条蒙拯救的路是不是清晰可见？以前一说蒙拯救都是荒唐话，你的蒙拯救完全是靠被提了，半空中把你提了。神说："你，蒙拯救了。"这就蒙拯救了？是那么回事吗？今天一看，完全在于你所走的路，完全在于你自己的选择，点点滴滴，生命长大是漫长的过程，更看见了，实实际际没有一点虚空，全是公义的，谁能说出来，谁能控告？

什么是蒙拯救，不要想的是神高抬你，给你把灾难避免，怎么给你避免灾难呢，你对神的话承认都不承认，接受都不接受，顺服都不顺服，你就想让神给你蒙保守？可能吗？能吗？你的活出处处是抵挡神处处是与神作对，你还让神保守你，你说可能吗？你活出来不是神的彰显，不是神的孝子贤孙，你是撒但的孝子贤孙，你还让神保守你，那你自寻死路。现在教会里面尽个本分就没事干了，等神的作工结束，神的作工快点结束吧，结束了我就赶紧能够剩存下来，成为下一个时代的主人了，可能吗？做人都不会做。我交通的和你心里想的蒙拯救一样不一样？你必须是给他交通出来有路可行，明显看着清晰透亮了。

有了人的形象了就蒙拯救了，咱交通与神之间的关系，你肯定得与神有关系，那就涉及到敬拜神，因为你是个受造之物，和神有了关系是受造之物。然后你这个人做个有原则的人，做个有形有像的人，和人之间怎么相处怎么来往，正常人性活出来了，也就是真正人活出来了。这两个决定了，下一个行事准则还难吗？行事准则不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吗？你有了良心理智，有了人性了，和神建立关系，不是这两个支配你做事吗？你再做事是不是就好做了。神所发表这些话都是围绕什么？合格尽本分，合格尽本分是不是做事的原则，尽心尽力尽意是不是做事的原则？蹦蹦一直在乎的是什么，你看我怎么做事了，这是做事的原则，但是他前提有两个条件，人性不足，与神关系不

足，那他做出事来能有原则，能满足神吗？他是为他自己做，再求真做得再好根不对。今天让你明白是你自己救自己，神话给你了，撒但的话也给你了，你就是不听神的话听撒但的话，神告你说把你放伊甸园里，咱现在就是在伊甸园里，每一个人都在一个伊甸园里面，神话跟你说吃了善恶树的果子必死，是让你分辨，不能吃。善恶树是谁呀？首先第一个是你的父亲，从你那里是你自己的观念想象认为，可你的观念想象认为和神话打架呀，对你肉体好呀，不一定吧，有可能吧，今天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实际生活当中你的观念就是你的父亲，一直在给你灌输那个东西，把你的父亲放下不理它不搭理它，你把你的观念去掉，不搭理它，观念来了，不是从神来的就不想，不寻思它，我寻思神说什么了，这是不是轻松加愉快。你单纯了就轻松加愉快，你心里复杂了，左考虑右考虑，考虑就是拽着你父亲衣衫，左拽一把，右拽一把，老好人、诡诈人想得太多，他求告他的父亲太多，结果他和神打官司，和神拿了一块砖，和撒但那边叫过一个拖拉机来，你说谁打得过谁？所以说不管你父亲有什么不理睬它，我信神就按神话做事，神怎么说我怎么听，简简单单，轻松加愉快，你所活出来的都是正面的，都是从神来的，神能叫你灭吗？六千年了，神说如果神不维护正义，那正义早就让撒但给灭了，那正义还怕什么？还怕神不搭理不管？天规诫命就是为正义而定的，维护的。

敬畏

天国的钥匙

神话："在国度时代神用话语来开辟时代，用话语来改变作工方式，用话语来作整个时代的工作，这是话语时代神作工的原则。他道成肉身站在不同的角度说话，使人真正看见了话在肉身显现的神，看见了神的智慧与奇妙。这样作工是为了更好地达到征服人、成全人、淘汰

人的目的，这才是话语时代用话语来作工的真实含义。借着话语认识神的作工、认识神的性情、认识人的本质、认识人该进入的，借着话语成全了神在话语时代要作的一切工作，借着话语显明人、淘汰人，也借着话语来试炼人。人都看见了话、听见了话也认识了话的存在，因而相信了神的存在，相信了神的全能、智慧，相信了神爱人、拯救人的心。“话语”这个词虽然普通而且简单，但从道成肉身的神的口中说出的话却震动地宇，改变了人的心，改变了人的观念、人的旧性情，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旧貌。历代以来只有今天的神才这样作工，只有今天的神才如此说话，如此来拯救人，人便从此活在了话语的引导之下，活在了话语的牧养供应之中，人都活在了话语的世界之中，活在了神话的咒诅、神话的祝福之中，更多的人活在了话语的审判、刑罚之中。这些话、这些作工都是为了拯救人，都是为了成就神的旨意的，都是为了改变旧造世界的原貌的。神以话来创世，以话来带领全宇之人，又以话来征服拯救全宇之人，最终以话来结束整个旧世界，这才完成了整个经营计划的全部。”

就这段，看这段谈谈你的认识，现在看这段话和以前看有什么区别，打仗用没用上，第一句话就是，“在国度时代神用话语来开辟时代，用话语来改变作工方式。”这一段给你说清了，工作安排不下，就在神话里边看，咱打仗的时候看作工方式走到哪一步了？看圣灵作工走到哪一步了？就是用话语改变作工方式，全在神话里边。“用话语来作整个时代的工作，这是话语时代神作工的原则。”打仗的时候他们对你们说，神没说，祭司弟兄没说，你从哪来的，从话语。用话语来改变作工方式，现在作工方式是不是改变了，用话语改变的，不是工作安排改变的，祭司弟兄的工作安排不下发你应该有所知觉。“用话语来作整个时代的工作，这是话语时代神作工的原则。”那咱去打仗咱就叫他看，没有一个真实的带领人，就看他接受与不接受。咱刚开始就用这个来衡量人，衡量人根据现在神话的交通来说，这就是什么呢？这就看你承认不承认神话是真理，接受不接受神话是真理，如果你这两个没有，不承认不接受，那你就是敌基督，对吧！那咱就不要他了，用话语来改变作工方式，用话语来拣选人。“他道成肉身站在不同的角

度说话，使人真正看见了话在肉身显现的神，看见了神的智慧与奇妙。”你经历到现在你能看见了，刚才说用话语来改变作工方式，根据咱现在的交通再来看神的作工往前又拔高了一步，神现在交通了什么是真理？真理是什么？再看现在各方面灾难越来越多，面临着什么？有好多地方是整个镇整个县全部被洪水淹没了，意味着什么？家没了，逃荒的就出来了，这些人们干什么呀？被迫寻求真道，没有生存之本了。叫你观察天下、观察动态，现在是什么时候了？正是作工的大好时机！以前这方面是咱打仗做教会里的人，根据咱现在的交通和神的交通来看，现在又是做什么了？又是扩展外邦的大好时期！都是什么呢？他们来被迫寻求真道，被迫没办法了他才来寻求真道，没有活路了，没有活的路了。神告你说什么是真理呀？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也就是说以前人知道什么是真理？你说真理，就说以前咱信神多年你知道什么是真理？或者说追求真理追求真理，每天起来追求真理，不管怎么咱都得实行真理，你就不知道什么是真理，还怎么实行真理呢，纯粹是喊了个口号。今天才知道什么才是真理？什么才是追求真理？为什么要信神？这才知道了。现在是要扩展外邦，和原来扩展外邦人一样吗？告你啥呀？你信神吧，信神蒙拯救，信神能剩存下来，你这句话是渺茫的话，人家怎么信你呀！他怎么信呀？我信了就能得救了？现在是国度时代了，还要扩展福音，这个扩展福音和以前扩展福音就又不一样了。

原来说信神蒙拯救了，现在呢？也是信神蒙拯救了，但是拯救和拯救不一样了。是因为啥蒙拯救了？是因为你如果不信神呀你就没有生存之道，没法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前两天交通不知你们听了那个没有？神是怎么拯救人，自己拯救自己，是吧？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国家你犯了法，以前人常说的，神说一句什么话呢？耶稣那时候说，人活着不单是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的话，什么意思？就是你这人活下来呀，不是单靠食物，还得靠什么呢？靠神口中的话。以前那你是字句，人活着，人家外邦人不也活着，人家靠神手中什么话了？你今天你活着了，你这一天一天活着，哪天靠神口中的话了，你这是一个字句。什么是靠神口中的话了？前边说啥了？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什

么意思了？就是不是单靠，你这食物只是维持了什么了？人肉体生存的一个根本，只是维持肉体生存的根本你能活了？就代表你能活了？代表你能生活下去？代表不代表？（不代表，肉体不代表。）就说一个人在一个国家你身体好，不得病就活八十岁，就是说从小到八十岁身体健健康康的，不要得病，不要有任何意外，我说的意外怎么说？突然车祸？或者其它的夭折？是吧！就没有这些你能不能保证你能活到八十？（不能，不敢保证。）为什么？不能活到八十是什么原因？（因为没有神口里的话。）你又活在这句话里了，不讲字句道理，用实实在在的。你要在中国活着身体好好的、健健康康的，就说你一生健康能不能活到八十？就这个话题。（不能）为什么？（因为没有神口里话，没有生病。）又来了！你刚才说啥？（因为人与人之间都勾心斗角。）勾心斗角也不至于死亡吧！就假如在一个国家从小到大你身体健健康康，没有意外没有夭折，你不能保证你活到八十。（天灾人祸。）就天灾人祸也不要算，能不能活到八十？（不能。）为什么？还有什么原因？（没有伤。）还是空洞！（不知道了。）就是在一个国家要你命了，除了天灾人祸，除了你生病，还有什么能要你命？你犯法了人家国家判你个死刑你能活吗？（不能。）咋呀！你在一个国家呀，要活着除了不是单靠食物，还得靠什么呢？你还得有人家法律，还得懂得法律，你不懂得法律你就容易犯法，你要犯了法你身体再健康吃的麻麻香、身体特别棒，能扛住一个子弹崩？是吧！你再健康也扛不住一个子弹崩你，是吧！也就是说你不能触犯人家国家的一个法律，你触犯人家国家法律，你二十岁触犯了人家法律判你死刑你就二十岁死，你能活到八十？四十岁判你死刑你四十岁死，你就在一个国家活你首先得懂得法律，不能触犯法律，触犯了法律你就得死。

那是什么呢？那是在世界的国，随后咱现在什么时代开始了，国度时代开始了，神已经把撒但的权柄收回来了，世界的国不复存在了，下一个国是什么，神的国！那你现在不在世界活了，你去神的国活着，你需要什么呀？天规诫命，你触犯了天规诫命，在一个国家你不能触犯法律，你去了神的国天规诫命你能触犯吗？（不能。）你不能

触犯天规诫命，触犯了天规诫命你就是死。原来怎么说着？人活着不能单靠食物，乃是要靠神口中的话，把神口中的话翻译过来是什么呢？那还得知道一个天规诫命，如果不懂得天规诫命那你就犯了啥了？犯了天条！你犯了天条，就是不信神的人会说啥了？头顶三尺有神灵，出外面说错话了办错事了五雷轰顶，是吧！你怕不怕？你怕不怕五雷轰顶呀？（怕。）你犯了那你就五雷轰顶，在外邦还说了，何况你还信神了。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的话，神口里的话也就是生存法则，也就是下一个时代国度时代的生存法则，你必须在这法则里活着才行。这生存法则是什么？不能触犯天规诫命，天规诫命从哪来的，那就是神给人的什么呀！真理！神供应人生命的真理。大红龙枪决你，一个枪枪决你了，神要枪决你怎么枪决？（一个蜱虫就咬死了。）神处理你是简单的很呀！地震、瘟疫、饥荒，刚才再给你说一个蜱虫都能咬死你，还用子弹呢？你不要犯了天规诫命，你犯了天规诫命你躲了这个灾躲不了那个灾，给你交通这个是什么意思，叫你看见现在这个地震呀，那又洪灾了，那又瘟疫起来了，你往哪跑？现在不是信神的人惶惶不可终日，外邦人也是惶惶不可终日，晚上睡着觉他都害怕的不行。你在这传福音好像没人理解，你去灾区传福音咋样？你给他一个生存法则你说他高兴不高兴，告诉给你一个逃脱地震、瘟疫、饥荒的道你要不要？（要。）

所以说从神的作工来看，现在到了什么时候啦？广传福音，大传福音的时候马上就开始了，爆炸开了。因为人都在寻求生存之道，这就是生存之道，还有一句神话怎么说呢，人被迫寻求真道，被迫！当他们都知道了地震瘟疫谁兴起的呀，在外头都传神兴起的，全能神兴起的，全能神兴起的他们去哪信道呢，去全能神那边，那国家再捆能捆得住吗？他那边是被迫寻求真道了，你这边是赶紧在外边传福音呢，两者合一，是不是爆炸式的？是不是人会更多呢？现在带领工人你的使命、职责、责任，你就把下面的带领工人必须带到神话语里边，把他带到话语里边，怎么呢？必须叫他明白离开神话就是死亡，叫他明白神话就是天规诫命，神话就是真理、道路、生命。真理是什么呀？就是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把这一连串的给他们交通到位，叫

他们都连串起来。知道我要做个人，神造了你，神是叫你做人时有形有像，是叫你彰显神，你不能羞辱神。能活出撒但形象来是羞辱神，神就怎么啦，神就不要你，神的国度就不要你，那就是地震、瘟疫、饥荒毁灭你。那现在给外邦人传福音比原来是不是更实际了？原来他信神和你讨论半天有神没神，现在和他讨论不讨论？不用讨论有神没神，一个是你看见了，我给你听一下什么人该死，什么人可以不死，就是让他懂得什么是天规诫命，什么是正面的，什么是反面的，什么是邪恶的，叫他看见你信神完全是正义的，正面的。信神是从神来的，来的是什么？真理！什么是真理？真理是永恒不变的生存法则，做人，敬拜神的法则，你没有这些神不承认你，你是神的仇敌，你说神毁灭不毁灭你？在这个灾难的威逼，在你话语的引导下，他不相信神他也得信神的话，你不用要求他，去传他，你相信不相信有老天爷有神，你只相信你所做所行公认不公认这是恶呢？如果这个人有点良心理智了你一交通什么是恶，什么是善，他是不是就能分辨出来。你说你作恶了你该不该死，他就知道了，他也害怕了，那他就能跟随你。如果这个人本身就是恶，他喜欢是恶，他就不喜欢正面的，你说这个他信不信？听不听？话语就把这个人抛洒出来了。

所以说现在教会里边的工作主要就交通什么是蒙拯救？怎么才能蒙拯救？自己救自己，什么是蒙拯救呀？蒙拯救的标准是什么？咱上回那个听了吧？（嗯。）能不能说出来，我听听？怎么就蒙拯救了？说不来了？这个人蒙拯救还是没有蒙拯救你眼睛是不是能看出来了，这个人蒙拯救了还是被成全了还是该惩罚的对象是不是应该能看出来？能看出来吗？看不出来？说说。蒙拯救，刚才交通的这些，你听了这些交通还说不出来？做人有了一点人样了，你活出来的是神造人的时候彰显神荣耀神有形有像的人。什么是有形有像？什么是没有形象？咱以前说神造人造的有形有像，你好像是有形有像，哎，这东西看有形有像，你活在这物质形象里边了，神说形象是不是这回事？神说看你活出就是鬼相，明明你活的是人说你活的是鬼相，是说你这性情，是说你这灵，有形有像你活出来的就是人样，人模人样这就有形有像，你活出没形没像就是没有人样，那就是个鬼相、是个狗像，这就

是没有个人像。就神说有形有像，也就是说你在世上活一个人，叫人家外邦人竖起大拇指来，叫家人竖起大拇指来，怎么竖起大拇指了？呀！这才叫个人！这才是真正的人！完全人！你达不到做完全人，最起码你让人竖起大拇指说这是个人！基本人性活出来，你看神交通的现在是不是基本人性呀？

说敌基督，什么是敌基督？恶人就是敌基督，敌基督就是恶人，那这恶人怎么区分？神给咱举例交通了一个，神说一个人给人做饭炒菜呢，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给一个省长炒菜了，怎么呢？一只手插着腰，一条腿踮着地，一只胳膊给他炒菜了，我就不搭理他，我就不尿他们，这是个什么人？他说他没信神之前我谁也没有尿过，基督问他啥呢？你信神以后你尿过谁？从外边看咱信神的人说这话好像没有什么，从神给咱交通这是个什么人？恶人，人性不好，这是不是结合实际了？这是不是正常人的一个标准？正常的人应该活出什么样的形象来，你在世上说话，言行举止还讲个文明礼貌，是吧，懂得人与人相处，该怎么说，该怎么交通，该怎么来往，该怎么说话，神给咱说了方方面面都有，那就是说神也给咱交通了教你怎么做一个人，做一个真正的人，说话行动该怎么做。说那个倒打一耙，倒打一耙是什么人？不是好人，修理对付倒打一耙是恶人。咱在正常说话时候也是，出去不用说信神，咱在世上说话时是不是也倒打一耙，总想占个上风呀，总想要个权利地位呀，你在尽本分的过程中你是争夺地位，那是与神为敌，直接触犯行政了。如果你是在外邦人或者你在外邦世界上来说，你不接受别人的一个对的建议你就不是一个对的人，你不是一个对的人你有人性没有？你是没人性的人，没人性的人能不能做神的子民？没人性的人他就没有正常人性，就是说他没有一个做人的原则。把这话又转回来了，也就是说你这个人在世上都不是个好人，能不能剩存下来？（不能。）世上的人都不是好人不能剩存下来。

咱以前交通过什么呢？以前揭露解剖有个原则？是怎么揭露解剖的还记得吗？揭露解剖每个人都在讲他的理，是吧，你们两个人就你们

讲你们的理，我不管你讲什么理，那我揭露解剖你我是怎么揭露呀？我是以什么为标准，我就一个原则，我看你与神之间的关系如何？我看的是你与神之间的关系如何？你与神的关系搞好一好百好，和神的关系搞差了一了百了。所以说我以前揭露人我就别的不看，我不看你说什么？我不看你做了多大的工，付出多大的代价，也不管你怎么样，我只看你与神的关系如何，你为神说话了没有，你为神家利益了没有，你见证神了没有，高举神了没有，这就是你与神的关系如何。那这一个我交通什么呀？这就是敬拜神的原则，敬拜神的准则！做人的原则，敬拜神的原则，你做人知道该怎么做了，信神知道该怎么敬拜神了，那你出来做事是不是该知道了，那你做事的原则是不是有了，这就是真理！那把这些明白了也就是你明白真理了。神供应真理就供应的是这些东西，以前看真理不知道真理是什么？今天再看这些真理，是不是看见很普通了？很普通，很简单。你把这些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你掌握了，你知道该怎么做人，怎么敬拜神，怎么行事了，这是个什么人？国度子民。这就是国度子民了，国度里的子民啦，你既然是国度子民，那就是国度称许的，神称许的，神称许的那就是说，活在了神的帐篷底下。神是怎么说的呀？狼虫虎豹不能临及你的帐篷，此人勿动！如果你是此人勿动的话，你今天去扩展福音你还怎么了？还不敢去呢？祭司弟兄说在你身边还有什么？天使跟着，一个天使可以打败多少，打败十八万大军，你还嫌怕吗？此人勿动。从这就能看见，就是谁是什么样的人，谁能剩存下来不能剩存下来，谁能在灾难躲过谁在灾难中躲不过，在灾难中躲不过就是说你今天即使躲了地震也躲不了瘟疫，躲了瘟疫躲不了饥荒。你就看见了，是根据什么看见了？是根据他这个活的是不是有形有像，有没有基督徒的形象，这个能看了吧。这就是说叫你看见，你看见哪个人该惩罚了，哪个人看他所做所行就是惩罚对象，他就是蒙拯救对象，他是成全对象，你看见了这是不是神向你宣布了，也就是说神宣布了各类人的结局。怎么宣布了？在天空上告你说，张三李四，需要吗？叫你看见了就已经宣布了，宣布了各类人的结局。

你把这个看见了，你把这些交通透，你自己认识了交通透了，你翻来覆去倒清楚了，你去给外邦人传福音时就这么传，他跟不跟？（跟。）有人性的肯定跟，你给他直接传的是真理，对吧，神说了，到那时人人起来见证神，到时候都能见证神，不是叫你说：信神吧，信神了就能蒙拯救。这叫见证神吗？把神的话见证出来，手里拿着神的话，实行的是神的话，说的还是神的话，个个都是神的话，这是神的一个作工步骤。观察天下动态，你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了，神作工作到哪了？现在咱是要装备，你带领工人这就是你的职责使命，他开始把神话带进实际生活中了，他开始追求做一个真正的人，追求行事，追求怎么敬拜神，他先做出来了有路了，这是不是进入实际了。然后他再去打仗的时候，人人都去打仗，这仗是不是就好打了。就说现在你的使命，你就把你带领的教会，你把你下边的人全部带入实际，带不进实际你就是什么呢？带不进实际你就是个罪魁，罪魁！当带领工人得有使命感，你的使命感呢，给了你责任你不承担。一个教会四十个人，三十个人给你了，你给人带不出来，你相当于杀了四十个人。负担是什么？（是神的祝福。）负担是祝福，那负担怎么就变成祝福呢？负担是怎么变成祝福了？你看今天交通了之后，就看你两个人，你两个人是不是有负担的人？你不要负担，那你做人了吗？你有做人的原则了吗？你做人没有原则，行事没有原则，敬拜神没有原则，那你不是死路一条？如果你有负担你咋呀？你就给别人解决问题，你给别人解决问题就得先解决自己的问题，才能解决别人的问题，你得先明白了，你先明白了什么是蒙拯救？什么是被成全？什么是淘汰的？你看的一清二楚，你才能告诉交通给别人叫别人也看的清楚明白，你能够把教会四十个人都带出路来，都叫他看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能成了糊涂蛋呀！咋呀，那四十个人就是操练场所，那是不是神的祝福了，负担就是神的祝福！你今天去带七十岁的老太太，老太太给了你一个观念，我这个想不通，我怎么就蒙拯救了，我怎么就剩存下来了？哎！你给人家解决不了，解决不了你回来就寻求就问呀？我给人家解决不了这话题，问了这个问那个，左问右问再祷告一寻思，圣灵就有作工的机会了，圣灵再开启你，听了讲道再给你一交通，神话里面再一看，下去一结合你亮堂了，是不是得着真理了。你得着真理了，你给他解决一个，给别人又解决一个，你解决了十个，十个又解决了四十个，他现在又解决这个，这是谁的福分？这是不是

预备足够的善行？什么是善行？奉献了五十万算不算善行，那算什么？帮忙的，效力的，撒但送的礼品。你送了五十万、一百万你性情变化了吗？那是不是撒但，那撒但送了五十万是不是撒但送的礼品，神不要你这五十万，神要的是你这颗心，敬拜神的心，你做人行事有敬拜神的准则，你有敬拜神的心。神拯救一个人的灵魂动了多大的工程，作了多大工作呢，五十万能不能买回一个灵魂来？作以色列，以色列民有多少？为了拯救以色列民以色列亡国了几次，亡国一次又损失多少万了，不是这个万字衡量了吧？神在乎吗？神要的不是那个。神要的是你的心，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这个能听懂了吧。

这就是下一步的转折点，扩展外邦。当你扩展外邦，当你把这些话都传遍了，不要说传遍了，传外邦人都知道什么是真理的时候，都知道什么是蒙拯救被成全的时候，什么人该下地狱的时候，你说教会里的人听见这个声音听不见？（能。）听见了以后他们什么反应？有可能寻求，动物走出了洞穴之中，他们就是动物，咋了？原来在洞穴里边了，走出洞穴来寻求真道了，动物也出来了，洞穴里还有动物吗？没了，那洞穴成什么了？空的了。神说过什么话？当神作工结束的时候，什么时候结束？当跟随的人都倒了，完了，不信了，不跟了，神的作工结束了。听过这话吧，原话怎么说了？（所有人都退去的时候。）所有人都退去的时候，神作工结束了，现在呢？还没退去了，教会里边还有，你还得打仗，所以这工作还不能结束呢，都退去的时候，都退到哪了？都退到神的话里边了。不是人在带领了，不是圣灵引导你了，都退去了，都退到话里边了，神作工结束了。就是下一步走的一个异象路途，叫你看清楚怎么走，该在哪方面装备，异象透亮了，你心里清楚亮堂，前边的路亮堂了你就不消极、不软弱，你是有劲儿的。看你的使命感如何，你是一个教会带领，然后你把教会这福音扩不开，教会也倒不了，动物也从洞穴里跑不出来，那就是你做的，你闯下塌天大祸了，你不进国度你也拦阻住不叫别人进，怎么说呀，那你坐这个位置上你得做这个工作，你要做不了这个工作你就咋呀，退位，赶紧让人家能做了的人做，你别为了一个地位你做不了工作，就在这到时攒的都是什么呢？祸！祸！

“他道成肉身站在不同的角度说话，使人真正看见了话在肉身显现的神，看见了神的智慧与奇妙。”这异象也打开看见了吧，神的智慧与奇妙，这样的工作，神说过啥了？里边的人都快作成了，外边的人一点都不知道，这就叫隐秘，看见隐秘了吧。现在作工不能和恩典时代比，如果像耶稣那时轰轰烈烈的作工的话，早就被它缴获了，所以咱在这是不是也是隐秘着了。“这样作工是为了更好地达到征服人、成全人、淘汰人的目的，这才是话语时代用话语来作工的真实含义。”体尝到了吧。这样作工是为了更好地达到征服人，怎么更好了，神不和你说，祭司弟兄不和你说，就看你对待神话的态度，你相信神话了没有，告你说了击打牧人那时没有真实带领人了，你相信这个话了你跟上这神话走，进入神话里边，神话再作引导，逐步逐步。神告你说，真理、道路、生命是什么？真理是什么？什么是靠神口里的话能活着，你不靠神口里的话，不是人枪毙是神枪毙你，是吧！神枪毙你你有什么后台能拦阻了吗？就国务院来保护你也保护不了，他连他也保护不了，枪炮子弹扛不住一个地震瘟疫。“这样作工是为了更好地达到征服人、成全人、淘汰人。”怎么征服人成全人，现在咱交通征服人是吧，怎么征服你呢？征服了，服了，服了里边就是什么呢？顺服！忠心与顺服啦，你这个人就是什么呢，征服了，也就是能剩存下来了，蒙拯救了。成全呢？成全人，什么是成全了？神要的是什么人呢？要的是与神相合的人，能通行神旨意的人，那就是能摸着神心意的人，能与神同心合意，能在神话里边得着神的心意，这就是什么呢？成全了！蒙拯救的，成全的你就应该能分开了，你看这个人，呀，一交通这个神话，神说出来，人家就能实行，不管肉体里有多大困难，不管大红龙怎么追捕，只要神话有依据人家就能实行，这就怎么了？征服了。成全，别人都看不透的事，人家能从神话里边找见神的心意，能找见实行的路途，能把前头的异象路途全部打开，奥秘打开。怎么呀，什么是打开呀？就是说神所要作的工作，把神话告你说了，在神话里边得着神的意思，这是不是与神同心合意了，这个人成全了。淘汰人的目的，你做人连个外邦人也不如，还用看他后边吗？在教会里边的人言谈举止，神作工结束呀，揭示出来敌基督性情来，言行举止你不给他解剖他还认识不到，是吧，作工结束了你不对付他修理他，

他还在教会里边一点不认识自己。原来教会有没有修理对付，有没有揭露解剖，有没有对号入座，可想而知他能进入神话实际吗？还记得神告你说了，神把国度的钥匙交给了谁？交给了彼得，那是国度的钥匙，钥匙是什么？开这扇门。今天给你开的是不是一扇门，给你对一下号引路了，老师引进门。

“成全人、淘汰人的目的，这才是话语时代用话语来作工的真实意义。”这是不是话语达到的果效，从你去打仗开始，从浇灌生命供应，再到淘汰人全部是话语。“借着话语认识神的作工、认识神的性情、认识人的本质、认识人该进入的。”现在这个都有路了吧，就是借着神话认识人的本质，认识人该进入的。“借着话语成全了神在话语时代要作的一切工作，借着话语显明人、淘汰人，也借着话语来试炼人。”原来你看这些话的时候呀，揣摩过没有，可能就没揣摩过，你只是看了几遍，那话语怎么显明人，怎么淘汰人，你就不知道怎么淘汰人。你们现在看看，就拿一个话语，给你说出来一句话，没有真实的带领人，你接受不接受，他不接受他还觉着他高明，你在这淘汰他了。“显明人、淘汰人，也借着话语来试炼人。人都看见了话、听见了话也认识了话的存在，因而相信了神的存在，相信了神的全能、智慧，相信了神爱人、拯救人的心。”这就是说，我刚才给你交通什么呢？传福音，大传福音，大传福音怎么传呢？人都看见了神的话，今天咱也拿着神的话叫他看见，听见了神的话，叫他听见神的话看见神的话目的是要干什么呢？目的叫他认识了神话的存在，也就是相信了世上原来还有真理的存在，因为啥呢，世人不相信世上还有真理的存在，这就是被撒但迷惑了，听见了话也认识了话的存在，因而相信了神的存在，目的是让他相信了神的存在。就说你传福音，就刚才我给你举了个例子，先拿上国家一个法律决定你的生死，不是说你身体好吃好喝好，怎么呀，你要犯了法律呀你身体再好也得死，你今天告我你身体好，这个也不用依靠神，那个也不用依靠神，你身体再好神要取缔你随时随地，地震瘟疫饥荒你扛的过哪个？但你必须给他拿上律法来作个比喻，你触犯了律法，国家要枪毙你，你触犯了神的天规诫命神就要取缔你性命，神取缔你性命还给你报个依据，你犯哪个罪了取缔你，不

告你。你把这个交通到位，人在做神在看，每天就看着你了，到时报应你就行了，你把这个交通到位。还用告他说有神没神，还用给他证明，拿个纸画个，拿个纸对，看神作一步工作，两步工作，不啦，直接把他带到了哪？带到了话语时代，直接带入话语时代。你主要说这话目的就是让他相信神的存在，那时候作你的时候叫你相信神的存在给你一点恩典，叫你尝点甜头，让你相信神的存在。而今天作工结束了又一个台阶了，这就不是叫你得恩典去相信神的存在，是被迫叫你寻求真道的时候，把真理告你说。然后看见神的话存在，看见真理存在，看见神又这么作，被迫你看见了相信了神的存在。

“因此相信了神的存在，相信了神的全能、智慧，相信了神爱人、拯救人的心。‘话语’这个词虽然普通而且简单，但从道成肉身的神的口中说出的话却震动天，震动地宇，改变了人的心，改变了人的观念、人的旧性情，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旧貌。”你经历到今天了，你才能感觉到、才能认识到、体验到这话，这叫经历神的话。今天给你解剖了这个，这是在干什么呢？用话语来改变人的心，改变了你的观点，也改变了你的观念，你的旧性情。你原来的旧性情是什么？用神的话语来改变，“也”改变了，怎么“也”改变了？咱原来让你听了大红龙倒在话语中，怎么呀，说话说话大红龙就倒了。借着话语，改变了你的性情，改变了他的性情，把整个人改变了，是不是把整个旧时貌全部改了，大红龙倒在神的话语中，这是不是应验了。改变了整个旧世界的旧貌。“历代以来只有今天的神才这样作工，只有今天的神才如此说话，如此来拯救人，人便从此活在了话语的引导之下，活在了话语的牧养供应之中，人都活在了话语的世界之中，活在了神话的咒诅、神话的祝福之中，更多的人活在了话语的审判、刑罚之中。”现在是不是正在往这走呢，当你走进来的时候是不是话语时代正式进入了，哎，有个话语时代有个千年国度，千年国度小议，是吧，这是不是进入了，神在地上要话语带领人生活，开始了。带领你怎么生活，供应你所需，有人活在咒诅中，有人活在了祝福中。今天你去打仗了，不接受就活在了咒诅中，这是解剖哪个了呀？交通她照顾孩子出不来尽本分是吧？那你就怎么了？把她打败揭露了她，叫她怎么了？叫她懊

悔，叫她自责难过，她即使出不来她活在这种自责难过的心里，叫她得到审判刑罚了。

“更多的人活在了话语的审判、刑罚之中。这些话、这些作工都是为了拯救人，都是为了成就神的旨意的，都是为了改变旧造世界的原貌的。神以话来创世，以话来带领全宇之人，又以话来征服拯救全宇之人，最终以话来结束整个旧世界，这才完成了整个经营计划的全部。”国度时代就是话语时代，现在开始逐步都得在神话里边了，国度时代话语时代正式开始，带领工人的使命找着了吧，各居其位各就其职，把这个当成个重点，教会里边多交通，多叨叨，人人都能明白神怎么拯救人，你怎么才能剩存下来，多交通几遍。他清楚了他也有路了，他出来作工也有方向了，你把他带到了神话里边那就是带到了神里边，这才是善行，这才是真正的善行。你传福音你传了一百个人没有一个人到了话语里边，你有善行吗？没有善行，如果传进来一个敌基督你还是恶行，预备足够的善行是不是就在这个时候，把他带到神话里边这才是真正的善行，你在教会里边他结局未定不能说成是善行。

敬畏

国度录取通知书1

27　全能神话语成就一切

全能神是全能、全成、完完全全的真神！他不仅拿着七星，带着七灵，有七眼，揭开七印，展开书卷，他更是掌管七灾、七碗，揭开七雷，他也早已响起七号！他所创造的万物、他所成全的一切都当向他赞美，向他归荣耀，高举他的宝座。

全能神啊！在你就是一切，你已成全了一切，在你全是成全，全是明亮，全是释放，全是自由，全是刚强有力！没有丝毫的隐藏遮蔽，一切的奥秘在你全开了，并且你也审判了众仇敌，你显出了威严，显出了烈火，显出了烈怒，更显出了前所未有的、亘古永存一切一切无穷的荣耀！?万民都当觉醒，都当竭力欢呼，竭力歌唱，称颂这位全能、全真、全活、全备，从永远到永远的荣耀真神。

里面用了几个七，神交通七是完全是吧，七是象征数，是个完全。“全能神啊！在你就是一切，你已成全了一切，在你全是成全，全是明亮，全是释放，全是自由，全是刚强有力！没有丝毫的隐藏遮蔽，一切的奥秘在你全开了。”咱祷告一下吧！

上回咱交通了一个自己拯救自己，也就是人是怎么蒙拯救的，这个都听了吧？能听明白吗？眼镜听明白了吗？（明白了，主要看你自己，今天神摆设的环境你不靠神话，在现实生活中不靠这些神话去实行，那今天就是说再给你交通的好，再给你把实行的路指出来，你自己在这方面不进入，不实行，不变化。就是一次次揭露，一次次给咱指路，咱人今天还就是那个淫妇一样，一次次那样，以自己的败坏以享受对抗叫嚣，找理由找借口，那你自己走的就是灭亡的道路，就走到这个路上去了。不是神没给你说清楚，祭司弟兄没给你说清楚，各方面都给咱实行的路指出来了，为什么今天人还不变，还一直败坏，跟神一直对抗叫嚣，就是你自己在这里边行不通，不愿意背叛，不喜爱真理。咱人有神了靠神，都是渺茫的作法，今天就是实际的你背叛

不背叛，你恨恶不恨恶自己，路途给你说清了，你还是这一次次老病重犯旧性不改，这样下去以后谁也把你救不了，神也把你救不了，今天就交通这方面。蒙拯救就是结合那个梦，自己选择的道路问题，自己今天性情变化，看事观点的转变，你脱离不了这撒但的败坏性情，自己把自己害了。咱人一说就是靠神，说神拯救人，其实是自己拯救自己呢，自己看不清这些东西，就把自己断送了。）没有把重点说出来吧，本分听了没有？（没听。）是交通了两个是吧，一个是怎么蒙拯救，一个是为什么拯救人，两个是吧。眼镜听了几个？后边的没听，交通的重点就是叫你自己看着怎么个蒙拯救法，你为什么要信神？为什么信神就能蒙拯救？把这个搞清楚，你自己搞清楚你还得表达出来，你自己搞不清楚表达不出来那你自己不亮堂，你怎么去帮助供应人呢？咱当带领的，你必须在教会里把目前这一工作先贯穿下去。必须叫他知道是自己救自己，谁也救不了你，国度的门是神把守。这个把守怎么认识，咱想象中认为是神把那个门了，叫你进你就进，不叫你进你就不进。神把守，在神这把守可以用哪个词来代表呀？权柄，是吧，神掌管这个权柄，这个权柄实际上是什么？用不用神把这个门？实际这个权柄是指什么说的？就是天规诫命，这个天规诫命，这个把守不用神把守，你要在这个天规诫命里边那你就进国度，你不能在天规诫命里边就不能进国度。

我为了叫你能够听懂，我举了一个什么例子？举了个什么例子呢？（一生之中，身体健健康康。）你们听了我举了什么例子？李木，举了什么例子？（红绿灯。）红绿灯？（按红灯停，绿灯行，这个败坏就能脱了。）咱们听了一回你告诉我听懂了，最后问究竟举了一个什么例子也不知道，你说怎么听的呀？我问你们怎么听的呢？还叫你们去浇灌下面呢？问你们听懂了，啊，听懂了，还叫你们去教会里面贯穿下去了，怎么贯穿？你怎么给人家交通，不知道个重要性！就是我不说这个重要，你也该感觉到重要性。你以为你每天起来你追求什么？不就是追求想剩存下来吗？不就想蒙拯救吗？可结果你听了以后不知道里边说了什么？你应付糊弄到家了，糊弄了自己，问你听明白了？嗯，听明白了，听明白了说说吧，没了。说我在那举了个什

么例子呢？例子也不知道。该咋样做带领呢？做带领的那个题目是什么呢？什么是合格的带领，是吧，什么是合格带领里边说了个啥？带领要干啥了？带领主要说了个啥？疏通人的思想，解决人与神的误解。解决人与神的误解应该有哪些渠道，怎么来解决？对于一些你下去作工的人，你针对的是什么人群？是麻木痴呆最迟钝的，那你对于这些人群你应该去怎么交通，这个听了吧？我怎么说的？（唤醒。）眼镜听了没有？（没有听过。）（什么是合格带领。）里面有没有关于带领的交通？应该怎样做好一个带领，做带领的使命，该怎么做带领，做带领的使命是什么？做带领的使命就是能解决神选民对神的误解，那对待一些你下边，既然说你是带领他，那他的素质比你们差，差到什么程度了？那就是麻木痴呆，那麻木痴呆的人你应该怎么？苦口婆心，举例子，打比方，叫他去明白去认识，做带领主要就是说你下去给人家交通把这重点东西交通清楚。目前带领工人主要是把什么是蒙拯救，怎么蒙拯救，是自己救自己，谁也帮不了你，谁也救不了你，这个不是说叫你说这个字句呢，你必须得清楚的给人家交通明白，你得明白，再交通明白叫人家也明白。你交通到位了，他听不明白，他不通灵，这个和你无关。如果说我和你交通清楚了，然后你的方式方法没跟到位，减了一步，你简单说了一个字句，让他没听明白，导致他不能蒙拯救，不能剩存下来，那这个罪是谁的？你们觉着带领好当，那你就是作恶，你就是杀人犯，哎，你就应付糊弄，应付糊弄是最大的背叛。什么是敌基督？站在位置上不做工作，不做神家工作，你给神家带来亏损，那不就是敌基督吗？那不就是作恶吗？如果叫你带领一个教会，二十个人，四十个人，你给人家交通不清楚，他听不明白，四十条人命，闯下塌天大祸叫谁来担当？人怎么蒙拯救？怎么自己救自己，这个肯定听完了吧？这个没疑问吧？那刚才眼镜说那话里头，你说的重点交通出来了没有？你们听了以后听明白听不明白，听了还是一些什么呢？字句，还是字句，没有实际的路途，没有清晰的看见。那我给你交通一件事我要和你唠叨多少，我给你举例子说明，直到叫你能够看见、能感觉得到、能摸得到。

那你听了以后呢？现在想起来了没有？（说神给你造的天规诫命，你吸空气就能活了，你非要钻到水里面去，水里面没有氧气，自然就死了。）嗯，这是一个片段，主要的东西，抓主体，我在里边哪个是主体？也就是说你写一个文章有一个中心思想，你交通一个主体，你刚才说的那两个只是配搭，那是配合着叫你明白一个事情。主体是什么了？主体我举了一个什么例子？谁说说？听了没有？来，你们听了没有，刚才说听了，听明白了，说说，想起来了没有？咱就这么听的，你呢？（脑梗的那个。）脑梗？你又蒙开了，晨晨呢，听了没有？李木？（想不起来。）你看，哎，起的那个名字那么显明，什么是蒙拯救？该怎么蒙拯救？这么吸引人眼球的事情你都不注重，那你还不注重听听这些。当时你听了是不是感觉到这一段比较重要呢，有没有知觉？那你说，那我还给你继续往下交通，你能听懂听不懂，我给你交通这个不交通。你说我一个事情我交通了好几次，就这个我在这最起码交通是三次两次？最少是两次，你们还听音频，听的最后连个主体也没有听出来！本分听了没有？应该听了吧？（忘了。）哎，你当时在场了吧？（在。）哎，主体是什么呢，告诉他主体。（忘了。）我问的偏了？哎，主体是什么了你告他。（天规诫命嘛，一个人如果身体健健康康的，他能不能活到八十，就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着神口里的话。你在一个国家活着，你身体再健康能不能活到七八十？就有一个你要是触犯法律你是不是就活不到呀，不管你再吃的好，再身体健健康康，再没病没灾，但是你触犯了法律是不是得死呀，人在一个国家活着触犯法律就得死，不在乎你身体健康吃了保健品再多，保健药再好，但是你触犯法律你得死。你像咱现在信神，信神也一样，要想在国度里剩存，国度里的生存法则就是天规诫命，神的要求，如果你触犯神的性情，触犯天规诫命是不是就得死呀，你身体再健康，身体再好也不能蒙拯救。）听了吧？（听了。）听了怎么连个主体也不知道了，方向也没有了，这个主体就是，坐监、判刑、枪毙，拿这个枪毙与国家的一个法律与神家的天规诫命，这个叫你来对照一下。一谈到神，一谈到神这边，人都是渺茫的，就即使说给你拿上天规诫命来你没有知觉，在神那边天规诫命，天条诫律是多么严厉的一个问题，是多么严肃的一个问题！可在你这平淡如水，在交通中也好，在实际生活中也好，就一句话，天规诫命，完了。有敬畏吗？有惧怕吗？你对神家这边是麻木痴呆没知觉，然后，

我为了让你有个知觉，我拿个比例，拿上一个轻的，国家的一个律法，国家律法和神的天规诫命差了多少？天上与地下。你对地上的一个法律你惧怕，你知道它的重要性，但对神的天规诫命没有知觉，那你对神话有知觉吗？你对天规诫命没有知觉意味着什么？对神话的藐视，对天规诫命的藐视。约伯是敬畏神远离恶，而你是什么？是藐视神的天规诫命，这是什么罪？死罪！你藐视人，藐视神，竟然能把天规诫命藐视，为什么说你藐视，你看不起呢？你竟然连他与一个法律的这个级别都没达到，所以说对于麻木痴呆和一个活死人身上只能叫你这样去对号。他其实不能和法律对号，但是没办法，因为你对法律你还有点知觉，你对天规诫命你完全没有知觉，跟你举个例子，让你身体再健康，你再强壮，一生没有什么病灾，也几乎没有什么意外，那你能活到老吗？神说过什么呢？神说有一句话是什么呢？死与非命。还记得这句话吧，为什么说死与非命呢？也就是死与非命中注定的，命中注定你是活八十的人，可是呢，你犯了法律了，公家咋呀，你也没病死，小鬼也没来叫你魂来，结果怎么呢？一个子弹把你枪崩了，违背了人家。那在神家呢，违背了天规诫命，违背了天条，你再保护身体，你能活吗？

有病了叫你尽个本分吧，哎呀我腿疼了，哎呀我肚子难受了，尽本分尽不了，怕累死呢，本分你都能敢扔开，你顾全你自己的健康，你吃保健品，然后你把本分敢扔开，意味着什么？也就是咱把天条诫命藐视到什么程度了？谈什么敬畏呢，谈什么畏惧呢？所以就你在这个圈里边。直到你死，是为什么死的？神惩罚你是怎么惩罚你的？你犯了国家律法是用子弹把你枪毙了是吧。神家呢？违背了天规诫命呢？怎么处理你？（永远的灭亡沉沦。）沉沦，沉沦他感觉不到？他临到的是沉沦这个词，你必须给他来个什么？（转畜生。）细节的、实际的，你触犯了天条诫命，细节是什么？（转猪。）细节是转猪？你肉眼第一眼看见的是什么？转猪你现在看不见，咱就不会实际的细节的说，指的是什么？眼能看见的，能感觉到的，就在你身边的，你不用说再远的，再远的他就又有点麻木了，你既要让他感觉到惧怕、害怕、起作用，那就不能说远的地方，你只能说近的，结合他生活

的。你犯了死罪了，那和你近的是什么？那就有一个子弹，判你死刑枪毙你。你犯了天规诫命了，那是什么？你直接跑到转猪了，你跳的太远了，地狱还没进了倒直接转猪了，一步一步走。你叫他看见，那就是神要索取你的性命，惩罚你。惩罚你你不要说一个惩罚，一个沉沦，人麻木的根本不知道沉沦、惩罚是什么意思，你还得给他一个细节，放在眼前叫他看见，什么呢？具体一点，死亡临近。哎，就看见今天这个灾明天那个灾，瘟疫、地震、饥荒。那大红龙还要拿上子弹把你枪毙了，神家呢？神呢？神不作神迹奇事，你不遵循神的天规诫命，你就不是神的子民，你不是神的子民神要怎么对待呀？首先说，别先把这罪名给神戴上，这也是人对神一个误解，什么误解了？神毁灭了他了，沉沦了，灭亡了，神击杀了，这其实也是对神的一个误解。怎么说是误解，能转过弯来吗？（不是神要惩罚人，是人触犯了神。）不是神要惩罚你，是你触犯了神，那反过来说触犯神是不是还是神把你惩罚了，你这半天说的还是谬着呢呀。实质的不同！你犯了罪了大红龙是拿子弹把你杀死的，而你触犯天规诫命了，你不要说是神把你杀死的，应该怎么说？是你不要神了神不要你了，神不要你了不等于说神要击杀你。你不要把这个给神带上，神不是击杀你。也就是说，神说过一句话，你没有直接抵挡神没有直接拦阻神的工作，你不配神击杀，神不急着击杀你。那是咋呀，神怎么处理呢？神要咋了？交给撒但？也不要交给撒但，还用交给撒但呀？有那么麻烦吗？你忘了你是从哪来的？神造了你，神给了你一口气息，你才活在了地上，神不供应你生存，神不供应你了，你不要说神不要你了。你家孩子你要说二十啦你不要了，他可以出外头独立生活了，是吧。三岁大孩子你把他扔出去不要他了，你用杀死他吗？用不用？（不用。）这咱就知道不用，你要说把孩子丢了，有人捡呢捡回来，没人捡了这孩子是不是死了。那你说这父母是把这孩子杀死了吗？他是丢弃，是不要，那这看见神一个公义，对于不涉及神家工作的呀，神不击杀你，不直接击杀你，那只是神咋呀？神不要你了，你不要神神也不要你，这是神公义，这还不正常吗？是你先不要神了，神也就不要你了，神不要你神也不击杀也不管你，就是说神不搭理你了，向你掩面就可以了。所以说先不要给神戴个帽子，说是神把人击杀了，神不击杀你，只是说啥呢？神造人以前给人预备人活着的所需，神要造你必须把你所需供应好。也就是说你只是白白呼吸着神的一口气息，你是废物，

人活着只要有一口气你就应该为神献上，你不愿意为神献上那神向你掩面。神可以收回你这口气息也可以不收，暂且不收你的，你苟且偷生还活着，你就是活死人，在神那边没有你这个人了，不要你了，你只能啥呀？你苟且偷生的，偷盗着神的东西，你背叛了神以后，你没有神的时候，但是你还呼吸着神的这口气息，还吸着他的氧气，还吃着他造的万物，那只是你一种偷窃，不属于你了。神向你掩面了，不再供应你的所需，神也不搭理你了，喊也不搭理你，直到什么时候？直到你的死亡之日。

在空气里边呀，因为在地上了还有神所要拯救的人，不能说因为你把空气给改变了，就是说空气它还得有。哎，就是说神要兴起各种灾难，这种灾难虽然说是神兴起的，也可以说是神怎么呢，也可以怎么说？神不掌管它，任意它发展，可不可以呀。人要想活在地上，要想剩存下来，得有水、空气、阳光，什么都得合适，都有个度，是吧，超出这个范围不行了。一年四季是神来掌管，神造了全人，造了人类又主宰掌管着人类，供应着人类，神在供应着人类，你不要神的时候神不供应你就可以了。一年四季风调雨顺是神的掌管，是神的供应，你不要神了，神不安排了，万物随着神的意念而旋转，是吧，那神说过没有这个意念了不管它了，这个是不是乱套了。乱套了以后就造成什么？水要到处流，火要到处跑，山要倒塌，也可以说灾难由神兴起由神摆布，神也可以摆布也可以不摆布它，叫它任由。就是说，为什么说你追求科学最后自己毁灭了自己了，就是神说的那个森林是吧，你砍伐树木成了泥石流，如果你不再破坏它它自动会恢复，神就不管它自动就恢复了，如果你一直在砍，神也不管它，神不动手，那你最后自己毁灭自己，这也就有了灾难。

灾难中死的什么人呢？不信派。信的人跟随的人神怎么办呀，神把他带出来救出来或者不降这个灾难，等神要的人，神把他挪走了，摆布走了，然后灾难再降下来，也就是这个地方神不供应你生命了。就是说咱正确对待一个事情，不要一说啥就是神把你击杀啦，交给撒

但了，需要交给撒但吗？神向你掩面了以后，你就是个活死人，随时随地的等待着死亡，也就有什么了，有人说你哪天死呀？都是神命定好的，该死的。哪天死的，你在神那边了也不搭理你，神说一个人就像地上一个蚂蚁是吧，地上死一个蚂蚁在乎吗？那如果一个不信派，如果是神不要的人，神这句话怎么说的呀，神并不在乎那些不跟随他的人怎么样，而只在乎跟随神的怎么样，是什么意思呢？神一眼看的是跟随着他的人，那些不跟随他的人呢，不跟随他的人神不搭理，掩面不看他，他只是暂且在地上怎么呢？偷盗着神的供应而活着，咱这只能说一个偷盗。因为这个东西只是神供应跟随他的人，只是神不在乎你罢了。等这些人做成以后神还让你偷盗吗？掩面，灾难降下。那也就是告你说，你随时随地有死亡的可能，这个灾难要不了你的命，那个灾难要，神向你掩面，神不看你怎么死的，反正神不保守，神不供应你了。把这个误解必须搞清楚，不是神击杀，是什么呢？咱传福音的时候，你要把这话给说清楚，不然他们要抓把柄，你造了我了，你又毁灭我，我悖逆呢你毁灭我，孩子再不听话吧，你要杀他呢？是吧！你不要我了，我不供应你了，你能说啥？不供应你了，和大红龙枪毙你又是一码事。

而神击杀的是什么？直接抵挡神的敌基督，拦阻圣灵作工的，拦阻神作工的，这是神的击杀。把神随意处理和神的击杀，还有命中注定、命中安排的先分开。一个灾难过来死了一伙人，这伙人这叫什么呀？这叫随意处理，不用非得命定说你今天死啊，今天死在这啊，明天死啊，没有那个必要，随意处理。蜱虫咬死谁了，希律王是吧，蜱虫咬死希律王，那算不算随意处理呀，那不是，那属于击杀了，是吧。神派了一个蜱虫把他咬死了，一场瘟疫过来，你感染瘟疫死了，这属于什么？随意处理。还有得了病，病死了，这叫什么？神不搭理你，有病也不给你治，神不供应你了，这就说这些人不要神的后果，就是不需要神击杀你，你不配！神不供应你你就完蛋了，这是不跟随神和跟随神的人。

神和你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食物是叫干什么呢，延续你的肉体，肉体需要食物来维持。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的一切话，你有了神口中的话，你才不至于抵挡神，你不至于做出超出天规诫命的事，不至于背叛神，不至于失去一个做人的意义。你失去一个做人的意义你就已经是背叛了神，那你就是该死的种类，虽然说你没有什么作恶，但你已经不承认神了，神那时候就是什么呢？随意处理呀。这就是说叫你看到了一个人的结局，跟随神的，背叛神的，他在教会里也没做什么大的工作，就是个挂名信，然后他也走了，那这些人们呢？从外边看就是随意处理，就是说他虽然还活着，现在已经是个活死人，等待哪一天碰着哪个不合适他缺了什么了，五分钟没供上氧，死了，腿跑的慢，洪水过来淹死了，神不搭理他就行了，这个搞清楚了吧。

就是说神用话语来成全人，用话语来淘汰人，用话语来供应人，这个都搞清啦。怎么用话语来供应人搞清了吧？话语来供应人，你所得来的一切都是话语，你怎么能顺服神，敬畏神，怎么能够进国度？怎么是背叛神？你都从话语中找，把这搞清楚了，目的是叫咱怎么呢？让你打开你的灵眼，现在是作工结束时期，神要宣布各类人的命运，宣布各类人的结局。人宣布人的结局的时候，就好像咱考试了，考完试宣布你考上哪个学校了，没有考上哪个学校，要咋了？要挂个榜是吧，要挂个榜，呀，你看你是第几名，我看我是第几名，是不是都去看去呢，都要去看去呢，这是人作工。你说神会不会作这样的工，神会宣布吗？神告你说到神作工结束时神要宣布，你知道神怎么宣布吗？知道不知道，想不想让神宣布，各从其类。咱考试时候在世上说什么呢？在世上要给你归类的时候呀，他要给你挂个名单，是吧，人家给你挂个榜，榜上有名这就行了，榜上无名，好了，就完蛋了。在世上说哪句话呀，念一回书呀，你不能名落孙山，最次最次你不能落在孙山后边，名落孙山你就完了，最起码在孙山前边。因为什么？孙山就是最后一个，是吧，名落孙山就完了。那信神呢，信神你不能名落谁呢？信神不能名落谁？咱们产生互动呢，你们都无动于衷是不想搭理，还是说不知道呢？（不知道。）不知道？咱每天看的神

话，看到哪里去了呢？神给咱说什么话呢，你的信高于多玛了吗？你连多玛的信你都超不过那你还有归宿吗？在世界上你不能名落孙山，信神你不能名落多玛。就是说要宣布各类人结局命运，在榜上有名，超过多玛才行。神要求人高不高呀？就高于彼得，高于约伯，今天要求你多高？高于多玛就行了，就你们这样的信？咱今天是摸着了看见了还不信！天规诫命你看了多长时间了？你把神话当神话待了吗？你承认神话是真理吗？就咱今天这个表现，可以说，你根本就不承认神话是真理，如果你承认神话是真理的话，你的灵会那么麻木？你竟然连一个天规诫命和一个世界上的法律都联系不起来，竟然麻木到了如此的地步！

信神不能名落多玛，多玛是个什么人，那就得认识一下多玛，就是拿上你与多玛去衡量一下，对比一下，看你比多玛强还是差。咱是说了一个叫你看榜吧，也就是说你能不能剩存下来呀，你能不能蒙拯救呀，你看看这个榜，这个榜在世上它是要挂在墙上的，信了神了神家这个榜是在哪呢？你知道才能看见吧，这个榜是在哪？眼镜，这个榜在哪？（每天尽本分。）每天尽本分了，也就是说你每天的言行举止，你看见你的言行举止就看见了你的榜，你看见你每天的言行举止是不是个信神的人，看见你的言行举止超过了多玛没有，你超过了多玛你就是榜上有名，你超不过多玛榜上无名，看你的言行举止，你在看，神在看。在神那边有个什么账，有一个什么？哎，记事册，看咱就又忘了，一个记事册，是吧。你不能只看你的言行举止，还得看你的记事册，你就只看我今天实行了一个真理，我今天实行了顺服神了，哎呀，我成了谁了呀，我超过多玛了，你还得看看你昨天、前天、后天，你记事册如何？看你的记事册，看你每天的言行举止，这就看见了你的榜。

世界上考大学呢，那你考完试以后呀，人都看了分数，看了分数就坐在家等什么呀，录取通知书。那你信神了？信神了你有一个什么呢，进国度的录取通知书，通行证，也就是什么呢？进国度的录取通

知书，你说通行证呀，人还有点渺茫，叫你看个录取通知书，这个更直接一点。通知书怎么看？录取通知书怎么看，看你录取了没有，那既然有进国度录取通知书，那就还有个什么书？还有个圣灵开除通告，咱家不开除人啊，但是圣灵开除，圣灵不做了，圣灵不要了。进入国度的录取通知书，圣灵开除通告，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死亡通知书，死亡通知书是死亡证明是吧，证明你死了，死亡证明。再说你信神多年的时候呢你毕业了，你要的是这三个，三个录取通知书，圣灵开除通告，你是不是死人了，死亡证明。如果你是个新信徒，那还叫什么？有新信徒或者还没走到路终，那是个什么书呢？没走到路终是个什么书？有个身体检测报告，你看看你的身体有癌症没有，你有肿瘤没有，还是身体健康的，你一开始信神你要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目的就是要看你身体的检查报告，你是否是健康的，你还是得了肿瘤的，得了肿瘤的你现在是啥呢？是检查报告。你还有什么呢？这还不是死亡通知书，是吧，你还不是晚期，你还有个治疗阶段，你信神还没有走到路终，你还有悔改的机会，那只是个检验报告。如果检查出来你是癌症，那就是什么呢？严重的病危通知，咱现在处在什么地方了，作工还没有结束，还没有完全结束，你呢依然污秽败坏不堪，处于什么？病危时期，病危通知，这个病房是叫什么病房了呀？（急诊，重症监护室。）重症监护室。好了，你每天你如果处在重症监护室的时候呀，你这个人还很有可能活下来，这个重症监护室是什么意思呢？你每天得省察自己，把省察自己当成个重症省察自己，那你就可能还有护士监护着你，那些器材供应着你。如果你没有活在这个环境里你回家怎么呢？回家那就怎么啦？观察治疗了，不是重症监护，是回家观察治疗。观察治疗属于业余信神，业余信神，这危险系数就大了，这是刚才把这名称给自己对了一下号，把这些名称对了号，再根据你自己信神时间的长短，你的归宿是不是宣布了，这就是神要宣布各类人的结局，各从其类，神要宣布人的结局命运。

那衡量你手里边拿的是开除通告，还是死亡通知书，还是病危单，还是说是录取通知书，怎么区分？用什么来衡量你是录取通知书，用什么衡量你是个病危通知？（人自己每天的言行举止。）言行

举止的标准是什么？神说什么呢？神赐给你真理是让你填饱肚腹吗？真理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那指什么说的？拿真理来衡量自己，真理是什么？三个，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你看你的录取通知书，你被录取了没有？第一个先看什么？（做人。）你看咱这就清楚了吧，你够不够一个标准的活人的标准，是不是真正的人，先别说你敬拜神了，先别说你做事了，你够不够人吧？

今天我听武则天说了是吧，遇上一个人你就看他不舒服了，是吧，看他不如你，然后他再怎么，你就火了，这是种什么性情？看不起别人是吧，老看见自己比别人强，老想给人当个老师，当个教练，看见别人不如她，她就火了，需要火不需要呀？如果真是这个人不如你，应该怎么办？应该流露出来什么？爱！这个爱呀，太概括了啊！具体一点，你流露出是爱是对她一种要求，流露出来的爱表现是什么？具体事项是什么？活出来的言行举止是什么？你要看见一个人是恶，还是善，还是义，是根据什么？根据她的言行举止。她是爱还是恨，你要把这个爱恨转换到这个言行举止上边，叫人一看这言行举止就能看见你心灵深处什么东西。就是说这是个转换，把这个转换一下，言行举止是什么，从她那个火里边流露有什么呀？有爱吗？有什么？有天使长的性情。天使长有什么性情？狂妄自大，身边的什么人都不如她，从你的言行举止里流露出来的是天使长的性情。你说你是录取通知书，拿录取通知书了？你流露出来的是天使长的本性，那天使长的本性应该受到什么？捆绑，控制，背叛，恨恶，咒诅，那你看到这个以后你捆绑了没有，恨恶了没有？你之所以看见这个就想火，反省认识了没有，什么也没有，反正我就是火，完了。那你再经历上二十年工作你会变吗？二百年会变吗？那也不可能有任何变化。你先认识到他从哪来的，他流露出来什么性情，你的存心，目的，态度是什么？这属于什么？是恶？还是善？属于哪个？恶。

你给别人带来的是什么感受，以前我常交通一个什么词呀？换位思考。神的性情里边有个什么？神性情里边有什么？咱就互动不起

来，喜、怒、哀、乐。性情里边有狂妄吗？（没有。）有看不起人的成分吗？（没有。）没有看不起人的成分，恰恰有一个什么？慈爱怜悯，有一个性情是什么？性情里边有一个哀，我刚才说性情里边有几个方面了？（喜怒哀乐。）有哀吗？哎！你看见他不如你的时候，你照顾过孩子，你看见孩子成绩差呀，或者什么不如意呀，你是什么？哎，这孩子三岁也不会说话了，愁的睡也睡不着觉，你打他两耳光？你怎么还不说话了你？作在孩子身上就能够认真，哎，是为他而哀愁。你如果是指责他，责备他，藐视他，不能尊重他，这是一种败坏性情，是张狂的一种表现。咱把它认识到，你要知道认识到这是邪恶的一方面，你应该主动出击，背叛自己，把老己钉在十字架上。你作在孩子身上就能行，作在别人身上为什么就不行，什么原因？没有爱，没有怜悯人的心，没有同情心。没有同情心，有个什么呢？争强好胜，唯利是图，那这些都是邪恶的。咱既然交通出来了，那最起码知道了，你应该是怎么呢？这是不是得背叛呀。你看见他不如你，如果你是哀愁，他出来是什么感觉，他体尝到了你的爱。而你对他训斥一顿，你就别说训斥他，你就是要发火，他感觉到什么？一种控制，辖制。哎！就说今天洗锅了，你出去说我洗还是不洗，我要去洗吧老婆过来一查，训一顿，连锅也洗不了，你下次洗不洗，受到辖制了，受到捆绑了。再次洗了一个碗，咋呢？你还没过去，看见你过去洗个碗，还偷看你来不来呢，一过来还吓得浑身发抖。你说，这是带来了什么？给人带来畏惧，惧怕，叫人一看我就是个魔鬼，带来捆绑、控制、辖制、威胁、害怕，哪有亲切感，哪有人的模样，看见这不是老婆来了，这是老虎来了，是吧。弟兄姊妹配合尽本分了，和一个哀愁的人，唉，哀愁的人，你就能和他商量协商，一个来训你常常和人当老师，谁还和你说话呀，和你说不上你再贬低他一顿，谁就愿意受羞辱，受耻辱了。说到这了，重点不是说这个啊。

重点说什么了？就是叫你看见这个通知书是吧，你是什么通知书，就每天你观察你的言行举止，再观察你的记事册，这个通知书是不是就定了。也就是说你手里边你要拿到这张纸啊，原本是张空白的纸，究竟她是死亡通知书，还是录取通知书，完全取决于什么？你的

言行举止，完全取决于你追求神，跟随神的一种决心与态度。如果你真是信神的，如果你真想进国度，那你就每天起来看看你这张白纸，你在这张白纸上又在写着什么？你要知道你每天的言行举止神都看着了，你每天的言行举止都是记在记事册上的。你看看你是预备了多少善行，还是预备了多少恶行？你做了哪些事情，是神称许的还是神恨恶的？那这个通知书是谁给你下发的？武则天？谁下发的？（自己。）自己下发的，所以说榜上有名没名，考试是你考呢，写也是你写的，宣布是你自己宣布，你自己在宣布你的归宿。这就是说，作工结束完了，神要宣布各类人的结局命运，那你还等什么呢，咱以前信神是不是还等神宣布了，教会里边只要不开除我我就能蒙拯救，还有那思想吗？让实行真理，就不想实行真理，想咋了？明天再实行吧，下一回吧，慢慢来吧，那你就慢慢来吧，等你慢慢来、慢慢来，一步一步走完的时候，通知书写完的时候，结果这是什么了，这不是录取通知书，是个地狱发来的通知书，你可以下地狱了！地狱之子的通知书！是你自己在书写，你自己在书写的过程中你自己能看的见，别人也能看的见，这是不是榜上有名了。那就看你这榜是地狱之榜还是国度之榜了，神宣布人的命运，都能听懂吧！神智慧吧！咱也解剖了，也揭露了，把你那无耻之态也叫你看见了，路也给你有了，你不认识自己也给你对号了，完全就差你的实行了，不要说你愚昧，不要说你无知，不要说神没给你这个素质，需要你素质吗？不需要素质，你就守规条也能守住。就说买个本子，哎，你不懂的原则，给你撕下来就这么大，直接告你说，拿一张纸去对号，完全在于你做与不做，完全在与你背叛不背叛。

两个结合起来，一个交通的就是说你怎么蒙拯救，自己拯救自己，然后还有一个你的结局命运又是你自己在宣布自己。神那句话怎么说了呀？神说时间与事实来证明一切，来证明你就是个魔鬼，你就是个天使，天使的灵，你就是善，你就是恶，你就属撒但，你就属神的。从现在咱的交通得看见，你应该体尝得到感觉得到，神作工作到哪一步了吧，这叫什么时候？啊？定结局的时候，这就神向你公开显现的时候，已经给你显明了，也可以说，神有一句话说什么呢？不看

你以往不看你过去，就看你最后时期是否能为神摆上。神来这不是为了毁灭人，而是为了拯救人，既然是拯救人神就给人留了足够的悔改机会，而叫人明明白白的，清清楚楚的走你自己的路。你下地狱的时候你不要说你什么呢？有怨言，叫你心服口服加眼服，今天我是告你说了，跟你宣布了，这是不是奥秘给你打开了，奥秘给你打开了，你也看清了，但你还要依旧走你的路，你就证明一个问题了，神说什么呢？圣洁的依旧圣洁，污秽的依旧污秽，那就证明你本身就是污秽的，本身你就是个魔鬼，你就背叛不了。

咱刚才说，交通这些里面，第一项是什么了？正常人性是吧，合格的做一个正常的人，最起码在世界上说你是个人。神举了个例子，敌基督就是恶人，恶人就是敌基督，是吧。举了哪个例子呢，说他的言行举止就是狂妄的那种。哎！又说到武则天了啊，她狂妄怎么说的呀？我在世上啊，从来没有尿过人，武则天尿过谁，武则天今天还刚硬。我也看不见，怎么说那句话了，怎么说了武则天？看他们做的怎么也不合适，怎么说的那句话？（看不起吧。）看不起呢，神交通那个人什么呢？是个厨师是吧？他开过饭店，什么人吃饭了，省长县长吃他饭了，人们看见省长县长点头哈腰呢，他说啥了，切，我看不起他，我给他炒个饭还踮起一条腿，一只胳膊就给他炒菜，看不起他们，他们一群人，我还藐视他呢，我炒菜都是一只手炒。他说不尿他，神说，那你信了神又尿过谁呢？你没信神以前不尿人，你信了神你又尿过谁。也就是说，从这个里头呀，咱以前常交通是，以前的交通呢看你是恶人还是义人，是根据什么看呢，是根据你与神之间的关系来衡量你，我来解剖你呢，揭露你呢，帮助你呢，一切都是你与神之间的关系如何。可今天呢，咱不说这个了，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日常生活你所流露出来一种正常人性。神也在交通，神这段一直是不是交通正常人性呀，正常人性，你不能说尿不起这个，不尿那个，你说出这句话来，神说什么了？神打败他，也不和他动火，神告你说一句什么话呀？说一句什么话，你人性挺恶的哦！说话温温柔柔不和他动火，你人性挺恶的哦，听这话。如果你说你人性太恶了吧，这就招惹是非，能和你打起来，温温柔柔你这人性挺恶的哦，你向往的是邪

恶啊，他心里难受，蒙羞失败，他还不能和你生气，但是他想打败。就是说，什么是真理呢？做人，咋样做一个人，做人的准则是什么？神要求你做什么样的人，神在那边称许的达到一个正常人的标准了，也就是说不要说你信神，就不信神的世上的好人，世上正常的人的标准你达到没有？什么是个人？有形有像的人，这就是达到人的标准了。咱连个正常人性都没有，就是怎么活出一个正常人都不知道，你说到什么程度了，这就是撒但败坏到什么了。连一个正常人，不要说你敬拜神了，不要说你做什么事了，就一个正常人性都没有，这就是被撒但败坏到如此地步。就是说你要活出一个正常人来，还得根据什么了？神话！神要你活什么样的人，也就是说，神不要你向往邪恶，不要你张狂，你不要尿起这个了，不尿那个了，是吧，那我就听话顺服，那我就看自己，认识到自己是个什么东西，一个蛆虫一个粪土，还尿这个了嘛不尿那个了，看起这个了，看不起那个了，你就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就不认识自己，这就不够做人的一个资格。如果你正常人性活不出来，也就是说不够一个做人的资格，可能不可能进国度，也就是可能不可能剩存下来，那神不可能让你剩存下来，神不会供应你这样的人，你不配称为人。

敬畏

国度录取通知书2

如果你人性不正常，还没有悔改，怎么蒙拯救呢？神要的是悔改。说今天我给你交通了，揭露了或者是说我打压你了，或者说定你罪了，咒诅你呢，这个怕不怕呀？咒诅也好，定罪对付修理也好，目的是为了什么，目的是为了拯救。定罪咒诅才能叫你感觉到畏惧害怕，你才悔改，这个人就蒙拯救了。这也就是说，咱给自己在这通知书上怎么书写，神说：以前的一笔勾销啊，就看你最后时期。神说过

这话吧，以前不管你了，现在给你说清楚了，说明白了，就说这孩子今年是十五了，十五岁以前呀，你这是闹事了，啥也不懂，你不管再发生什么不记你过了。就好像现在国家法律十八岁以前你犯罪不定你罪，是吧，十八岁以后那就按法律对待处理。在神家这是怎么呢，以前的既往不咎，就看你最后时期是否能为神摆上。作一个正常的人，还谈不到说为神摆上吧，这是必须应该的啊。神给你说好听些，你就说为了神呢，为神摆上，呀，我原来是想给他当祖宗呢，为了神我不当祖宗了，我当个孙子，行不行呀？你就不管为了谁，你不要当祖宗了，就当回孙子，规规矩矩顺顺服服行不行呀？难了？我觉着这不难吧！如果你这是一个败坏性情那这就不难，如果你的本性就是那东西那没办法。就是说，取决你是敌基督的性情还是本身就是敌基督实质，完全在乎你悔改不悔改来决定，你悔改的就是败坏性情，你不悔改的就是这实质。所以说我不定你是敌基督，我不定你不是敌基督，完全看你自己怎么书写呢。如果说交通了以后呀，这通知书上你第一天写的今天又干了一个什么呀，又干了武则天的事，明天还是武则天，后天还是武则天，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干了三百六十天武则天，只干了五天的一个什么呢，东亚病夫？或者是杨白劳？是吧！那你这个通知是什么通知了？死亡通知书，从地狱发来的，那就不是国度录取通知书了，所以这个通知书呀完全在你自己书写。

世上有句什么话呢，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你是什么心你是什么东西，神知道，神给你足够长时间叫你来书写这个通知书，这要拔出稗子别带出麦子，目的是要叫你看见神的公义，看见神是最大程度的拯救人，给了人最大程度悔改的机会。是人怎么呀，坚决要与神对着干，是人非要走死路一条，这是公义！你非要走那条死路，神说啥？你拽着你父亲的衣衫，你归你的父我归我的父，是吧，神不赶鸭子上架，不是非要把你拯救成人，不存在。国度通知书，哎，这死亡通知书呀和国度通知书有个什么区别呢，不是说这内容有区别，是说他有个什么呢？世上人有个说法做活人做好人不容易呀，做恶人简单，是吧！还有一个就是，你生上一个病可以把你这个人命要了，但你要想活你得把所有病取了，难就难在这了。人说我做一件好事容易

不容易？（容易。）容易，你叫我实行一天真理我容易不容易，容易，难的是什么呀？难的是一辈子。我对人有爱容易不容易，容易，我对我孩子有爱，我对我老公有爱，对我老婆有爱，都可以，对仇人我就不行了。你要想得到国度通知书呀，你光有了什么呢，正常人性这是其中一条啦，这和过桥一样，里边有三个路桥板，你差一个你过不去都得下沟，就和实行真理一样，可是随便有一个塌了，一个没有实行出来，你就可以下地狱。

刚开始交通了一个正常人性。接下来什么呀，做人行事的准则，咱在尽本分的过程中要叫你尽本分合格，合格意味着什么？这就是做事的准则，尽本分合格，也就是说，咱以前常交通什么呢，你的言行举止要与神挂钩，要站在神一边看事。神话原话怎么说了呀？你只管维护你与神之间的关系，和神的关系一好百好，一了百了。你看我解剖你也好，我给你带路途也好，我怎么带的，我的原则是什么？哎，现在掌握这个原则了没有？（与神的关系。）武则天，下去掌握这个原则了没有？你们作工也没有掌握这个原则，你自己进入也没有原则，那去帮助扶持人还没有原则，那你怎么帮助扶持人？怎么带领教会呢？在教会解决问题的时候呀，就是维护神家的，就是说和神家有关系，和神有了关系是哪些呢？见证神、荣耀神、维护神家利益，一切围绕着这个圈圈转，这就与神建立了正常关系了。你做什么事情与神不建立关系，那就是做事没有原则，没有准则，和神不挂钩嘛。因为什么，神代表着一切的义，一切的善，那你如果做一件事与神话不挂钩，与神的要求不挂钩，与神家利益不挂钩，与本分不挂钩，与神的名不挂钩，那这些都属于什么呢？与真理无关，也就是没用，或者反过来说还成了作恶。你要是在神家尽本分你与神家不挂钩那就构成什么了，那就成恶了。如果你个人行事不是在尽本分，是你处理个人的事情，没有真理作原则，那这就是什么呢？你做了大量与神家无关的事。今天那个谁？晨晨是吧，晨晨和他们议论那个拖鞋，这拖鞋涉及不涉及神的事呢，不涉及，但你的心里你想了，你不想说今天交通什么呢？我在生命上哪里有难处呢？你是看见什么想起什么，你看她穿拖鞋你想起拖鞋了，你看见她老公了想起她老公了，你看见馍馍了

想起馍馍了。这就说，那句话怎么说了，不正干，是吧，心里边不正干，做事情里边没有一点正事。（没点正事。）没有一点正事，不正经，你要知道你是信神的，信神的人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你去给他说这个鞋呀，讨论这个做饭呀，不是不能说，可以说，这个和你生命无关和你进入无关。从这里开始说你没有什么呀？神要求你什么呢？时时处处事事都来到神面前，她在那换双鞋都能把你引的走了神，说明这个时候进入神话里边了没有？想神了没有？没事思考神了没有？思念神了没有？寻求了没有？这就证明啦，没有。哎，三分钟两件事，这就是说你三分钟里边没事。这就是说，说起这个没用的事，你还做了些什么呢，拿过两个桃来，拿过两个香蕉来，还拿过西瓜来，这又做什么事啦，做什么事？这就咋呢？没那个共响，没那个共鸣声，问你们就没有个反应。这做了一个什么事？啊，咱作工不配合吧，来和你交通也不配合一下？我说出话就石沉大海了，是咋了？是不想搭理我？（答不上来。）答不上来，信神十几年、二十年了答不上来？（不知道咋样表达。）你说吧，这就是咱信神的，这就证明什么了，平时你就没有在神话里边，你不揣摩不寻思，聚会的时候呀，我是信神的，聚完会回家怎么了？我就是个婆娘，我就是个做饭的，和神无关啦。我给你把例子打出来了，做了大量与真理无关的事，这里给你摆上这个了，你说你扮演的是谁？是在干什么了？啊？还想不起来了？（铺红地毯。）马大，铺红地毯。神要的是什么？她不是想揣摩神要的是什么，不寻求神的心意，那我给你指出来了然后你还答不上，就是说神说你做了大量与真理无关的事。就是说，今天在这穿这个鞋了，实际说她什么了，我没有说话我没有吭气，也不至于实际说她那严重法，就是什么呢，做了与真理无关的事，你走神了，你没有走到正道上，不为你自己的生命而担忧，一天就是做事。咱说什么呢呀？就是说，做事的准则，你不管做什么事你得与神挂钩，维护神家利益，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处处做出来叫人看见，你是个信神的，你是个基督徒，叫人家一看就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三句话不离本行，那你这个人属什么呢？属神家的人，从你身上流露出来叫人看见有神的影子，那是不是神住在你里边了，你看我和你交通的是不是呀，是不是三句话不离本行？你们呢？五句话不入一行，十句话也不入一行，每天不知道自己说了些啥，想了些啥。

做人的准则，行事的准则，再说敬拜神，敬拜神的准则，你做人有了原则了，你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了，你才配来到神面前，你才是有形有像的人。你不是魔鬼样了，有形有像了，才配来到神面前，你来到神面前，你能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你才不是废人。虽然说你是人，但你不能成为废人，所以说你就得尽本分，尽本分你合格了，你能合格的尽本分，也就是说，办事有原则合乎真理，这是什么呢？这是做事的准则。两条了啊，做人，行事的准则，行事的准则你忘了主要是指你的本分合格了没有，你合格尽本分了没有？这一天考核两件事，一个就是你是不是作为一个正常的人，该活出来的，一个就是你尽的本分合格不合格，是不是按着神所要求去做的，是不是维护神家利益了，是不是见证神的名了，你今天是为站见证而活了，还是为你肉体活了，用这个来衡量你。你如果一天起来为肉体活着，十天还不为神活一回，不维护神的名不见证神，那这是什么通知书了，死亡通知书。就即使说你人性好，人人都赞成你好，是个标准的人，可是呢你不尽本分，尽本分不合格，那你就还不是神所要的人，不配，你还是死人，还是死亡通知书。敬拜神的准则也就是前边有前提，你是个人你才能敬拜神，畜生你就别来，神不住污秽的殿。首先你正常人性活出来了，合格尽本分了，再来到神面前对神作工有个认识，对神的奇妙作为有认识，对你自己是个受造之物有个认识，站在你受造之物的位置上来敬拜神。能达到一定的，不是说没有一点的过失，就是说在一年里边三百六十五天，三百六十五天最起码咱有一百天合格了、二百天合格了，最起码这是个通知书，他就即使说不是个国度通知书，它也是个蒙拯救的通知书，剩存下来的通知书，这个明白了吧。

我和你交通的这些你有什么感受，眼镜你谈谈，给你谈了这些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认识？灵里有什么感觉？谈谈心，武则天？（反正这些天没有认识到自己那个，说是尿过谁了，没有进入这一块，今天就看见自己这个性情了，天使长的性情。）我不是让你谈认识自己，就是说今天我给你谈的这些内容，你有什么认识，有什么想法？（就

是今天听了这个让人里边感觉到恐惧战兢，只觉得把身心全献上，再不能维护自己肉体利益，维护自己这个脸面地位，一切按真理原则办事。）眼镜，考虑好了没有？（现在人信神还在渺茫的道路上，刚才你谈的就是细节的路途，你一说出来的就接近人实际生活当中的言行举止，路途就更清晰了。以前就是爱在外面去做，走的还是敌基督的道路，现在就是自己书写自己的通知书。这方面听了什么是蒙拯救，就更细节、更实际一点了。从里面就看见人今天进不了实际的，进入实际太难了，就在外面飘。）现在不难了吧？（掰开说，揉碎了说，神是把每一样事说的更细致，就刚才说的，这张纸都给你摆在这了，就看你自己怎么写，都告诉你清楚了，如果还不能去实行，确实就是本性不会变了，没招了，不是神不拯救人。以前交通的成功与否在于人所走的路，这才知道自己书写自己的通知书。每天言行举止，先做人，行事，尽本分合格不合格。不合格最后还是死亡通知书。）你听完这个交通呀，最起码第一个你有一种感觉，第一个感觉到惧怕，有这感觉没有？（有。）为什么有这感觉？找找原因，为什么？（做事就是天天跑了，没有闲着，好像出去就是尽本分去了，今天听完这个交通，一个是合格尽本分，一个是做人，根据自己做人行事上填写自己的通知书，给自己定结局。）里边有个害怕，有个惧怕，什么怕了？是因为你自己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你并不是自己不认识自己，因为咱这期间一直在揭露解剖，就神作工一环紧扣一环，有层有次，怎么带了？先把你打到无底深坑，先把你打到不信派，先叫你拿上神话与你自己对号，叫你对号你是什么东西，今天是完全可以看见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可以看见吧？

前两天我给你交通了一个梦，叫你看见你的无耻之态，然后我举了几个人他的无耻之态，你更应该把你自己的无耻之态去对号入座，在神面前你那个无耻之态你看到了感觉到了，可是呢？因着你对神的不信，不相信神的权柄，不相信神对罪的一种恨恶，一种怒气，你呢？还在与神做着什么？对抗、叫嚣、试探。神交通过一个什么呢？如果你现在还活在黑暗之中，三种情况，与神对抗、叫嚣、试探。这个人就活在什么？还是在危险的边缘！我给你交通出来你看到了，你

还是用那种刚硬的态度，与神对抗叫嚣就是不变，你看看神能把我怎么样，他们不也是这样的吗？法不责众。就我前一段时间解剖揭露超脱了是吧？超脱有一个什么心理呀？你看看说我不行有哪个行了，你拖出个行的来，这是什么性情？一种刚硬，还有一种什么呢？（要挟。）要挟我了，趁人之危，你没人还得用我，就你们心情是不是一样了，切，你说我不好，你看哪个带领行，你给我拿出来个，你不实行真理我也不实行真理，咱大家都不实行真理，看神能把你怎么样，咱不好好的还是带领吗，稳坐钓鱼台，根本头脑不热，刚硬、与神叫嚣对抗。这里边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试探，这三个都有了，你已经处在危险的边缘，活在危险的边缘里边你自己知道你在做什么，你自己知道了自己的恶。神有一句话说什么了？你背后里面做的事你敢拿出来让神鉴察吗？敢不敢？不敢拿出来叫神鉴察，好像神就看不见你似的！你只是看见了你的无耻之态，也就是神带领先叫你看见你的无耻之态，叫你感觉到看见自己不是什么东西，把你张狂劲先打下来，但是呢你没有惧怕的心，你还麻木不仁，觉着法不责众，时候还早，不往起站立，不愿背叛自己，不愿意让自己的肉体受苦，所以说那神就怎么了，宣布各类人的命运。你自己愿意往出走的，走在前边的，和走在后边的一样不一样？神是用话语成全人，你听了神说出话来就听话顺服的人这是成全的人，说出话来你不听悖逆最后在击打下，逼着卡着走上来的人是征服的人，征服的人和被成全的人区别有多大，这个咱应该知道吧？你的刚硬，但神的工作不耽误他的事，一步紧扣一步，一环紧扣一环，借着把你打到无底深坑以后，接着叫你看见，你不要觉着我在无底深坑也不怕，到今天我这肉体还活着了，我不还呼吸着这口气息吗？就是叫你看见什么是死亡，不要叫神宣布你，叫你看见是你自己在书写自己的历史，其实咱这个不说你就应该知道，但因为咱麻木痴呆到什么地步了，你在世界上看历史书，看专家写自传，作家写的自传，不都是自己编写自己的历史吗？不是自己编写自己的故事吗？但是为什么在信神上咱就认识不到呢？不愿意，你麻木不用心，根本不感觉自己的所做所行就是在给自己编写自己的历史呢！那神要定你的结局拿出记事册一看，你这十年间你做了什么？性情悔改了多少？有变化没变化？叫你自己看见你自己在哪个位置，自己走到哪了？你生与死不需要神和你说，不需要神公布，完全是你的言行举止而公布。和你交通清楚这个话，目的是什么？叫你怎么呢？

捆绑你的言行举止，捆绑撒但，叫你在以后实际生活当中，当你起来想放纵自己，放纵肉体的时候，你放纵一下记事册上给你记一个，你放纵一下在死亡通知书上多一笔，你背叛自己实行真理代替自己的过犯，那你在干什么了？国度录取通知书上你多了一笔，自己在书写自己的通知书。这就是一个破釜沉舟，把你后路全部断了，不要再有其它的非分之想，不要再想有神迹奇事，神拯救你到时候把你提到半空中，灾难下来大手把你一提从洪水中救出来，那你以前看的神迹奇事别想有，神迹奇事不能成全人，神现在也不用神迹奇事成全人。临到人的都是话语，我给你交通的这也是话语，话语成就一切，把这个搞清楚。

就这一段时间，这一个月以内，你把这个搞透亮了，这是你的路途，也可以说是异象，你搞明白，搞透亮了，你就下去，给带领工人交通清楚贯穿下去，如果在你这环节上拦住了贯穿不下去，你就是个罪人，罪魁，你影响了多少人的进入，你就影响了多少人的灵魂，那你就等着惩罚吧！你贪恋肉体懒惰，不贯穿下去，要不就走走过程，那你可想而知你的结果是什么？机器人，只是走走过程不用心，自己书写自己，从我交通了这个以后，你也能感觉到，这个交通完了以后会达到什么效果？能不能感觉得到？有点良心理智的，有点羞耻感的，有点惧怕心的，有点信神的味道，人都该变化了，都该实行真理了。原来尽本分就应付糊弄，过来我尽本分就行了，我尽本分了，我告你说，今天给你交通什么呢，在通知书上不是看你今天尽本分了没有，而是看你尽本分是否合格，合格尽本分是录取通知书，尽本分不合格是死亡通知书，是你作恶的通知书，下地狱的通知书，那你自己书写吧！所以说，看到现在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是一个转折点，向下一步工作转折了。原来从教会建造的时候带你过来告你说国度建造了啊，你是热心，啊，满心欢喜，三个月以后，四个月以后，五个月以后，冷了，又恢复到了教会建造，就是跟着，应付着，就感觉行了。今天叫你看看国度建造，到国度成形，还有多长时间，这段时间你没有去注重进入，那你就咋了？就抛弃了一次成全的机会。你要知道在神家有做众子的，有做子民的，在这个时间段没有做成的，那你就不

要想你成为众子，你顶多就还有做子民的机会了，错过了，错过这个机会了，如果在交通了这个以后你还是三天热，过了以后又是麻木，好了，做子民的机会也没了，就看你最后时期了。所以说从这个交通了以后，你应该在意识里边就感觉到人开始进入哪了，进入实际，开始进入神话，神话开始在地上作王掌权，用神话来掌管人控制人开始，这就是一个转折，国度降临在地上，国度开始降临在地上。一两个月咱的预备时期，你的进入加上你把这个贯穿下去，给弟兄姊妹都能清楚明了，让她咋了？都不敢，不得不进入神话里边，人人都得起来凭神话活着，离开神话不能活，当你把这教会人都带到这个里边了，你的使命尽到了，你的本分尽到了。如果一个月两个月你达不到这个标准，你就是作恶的人。你要知道神的作工是一天比一天快，快的可怕！如果你这一个月还贯穿不下去，他们的灵魂有可能就让你毁了，你的结局也就定了。那你如果是一个教会里边四十个人，可想而知，那你就知道神对你什么样的惩罚了！这还不是教会建造时期，是国度建造时期，关键时候你作了恶。所以说，你作为一个带领，不叫你当带领争权夺势，在教会里边是争的当带领，互相厮打，为了自己的地位名誉在里面斗，明争暗斗，想让你当带领你当吧，当带领是好事吗？对于追求真理的人那是成全的机会，对于不追求真理的人，对于顽固的人，对于与神对抗的人，对于追求地位名誉的人，那就是死亡！刚才告你说神作工的速度快的可怕，是告你什么呢，你从接受国度建造到现在国度降临，你看看短短的多长时间。紧接着是要做什么呢，是要有更大的工作要做，当你把教会这些人都浇灌起来的时候，都明白的时候，人人要开始起来做什么呢？见证神，人人起来见证神，他没有一个不敢不见证神，没有一个人他不敢不尽本分，这逼着打着卡着走到这一步，这也就意味着神的工作要咋呢？神的作工要开始大传福音，大传福音，大传福音主要是对外邦，而不是教会了。教会依然还是打仗形式，教会的人那你还是打仗，把他打成什么了？不信派，你就拿上神话来验收他，看他承认不承认神话，承认就回来，不承认就踢出去。然后对外邦人来说，那就看他正常人性，把今天我给你交通的这个，先把人自己救自己，怎么自己救自己，你把这个给人家交通清楚了，叫人家听明白。再根据神不是说叫你非得来信神，目的是神来供给你所需，什么所需呀？不但是食物，乃是靠神口里的一切话，这个话是什么呢，话是真理。真理是什么呢？做人行事敬拜

神的准则，是叫你活在神的这天规诫命这框框里边，如果你不活在这里边，那就是怎么了？灾难处理。地震饥荒瘟疫，灾难由神兴起由神摆布，由神摆布，根据我给你交通的这个内容，和圣灵开启的步伐，走到这了。你再看天下，再看灵界，神作工合上了，外边混作一团，你也看见这一段的洪水了吧，南方的洪水整整下了一个多月四十天吧，四十多天了吧？还在下，都在告急，洪水都在告急，也就是说灾难起来了。洪水过去是什么？啊？（地震瘟疫。）什么？地震瘟疫，我给你说是洪水它会给你带来什么？（房屋倒塌，交通不便。）啊，你想的太简单了，洪水过去会带来大的瘟疫，这是必然的，为什么呀？洪水一淹，卫生间厕所里的水全部跑到你井里边了，洪水里边你想去个厕所有厕所吗？有喝水的地方吗？矿泉水？矿泉水给你送也送不过去，让你喝口水也不错了，吃不上喝不上，那你吃的是什么喝的是什么？今天有人吃这个水不干净了，那个饭不干净了，我看你到了洪水里边哪个干净。就告你说，灾情是连锁反应，这就意味着，洪水过去还有瘟疫，鼠灾，蚊子要起来，要有个什么灾，登革热？也就说意味着好多瘟疫要起来。还意味着什么？水都淹了，水把他的房子也摧毁了，一无所有了。观看天下动态正是神作工大好时期，神作工一环紧扣一环，神兴起灾难来目的是什么呢？去年，神兴起大红龙给你把带领工人抓了是吧，大抓捕，带领工人手给他捆绑了，你可以接下来作工了。今天把灾难兴起来又把大红龙给捆绑了，你可以放心大胆的作了，更重要的是什么？今天针对的不单是说教会的，就是说对外邦人。

对外邦人传福音不是以前那种传福音，你信神吧，信神能剩存下来，不是那么简单的一句话，不是信神叫他得福，而是叫他什么呢，不是要求他来信神，是逼着他信神，你不信现在就得死。我今天给你交通了，人为什么需要神拯救？人怎么才能蒙拯救？把这个先搞清楚，什么就拯救了？这通知书谁下发，给他交通透亮了，这叫什么呢？直接把他带到神话里边，没有那个时候了，先引诱你，引导你，给你点疾病、给你点恩典，没有这个恩典，是逼着你，你不信神，这地震了，你躲过地震、躲不过水灾、躲不过瘟疫，你信不信？他不信

不行。也就意味着你传这个福音比你打仗时候传福音还要好传，因为什么？你在这传神在那边作工，事实与话并行，这边是灾难卡着，你这边是给她修了一条路，生存之道。走不走，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也就说工作又好作，人又多，神说什么呢？到时候就是定时炸弹，爆炸了！爆炸了！一个月时间，咱把人，咋呀？吃喝上，预备饱足，充足，对答如流，能把神的工作见证出来，他那边有一个灾难也就咋呢？下来了。开始有什么人了？有逃亡的，现在开始转移开了，有人转移开了，他有亲戚朋友赶紧往北边跑，没有呆的地方了，他不能都去政府吧，他往亲戚跑的时候，或者是逃荒过来的，他有有亲戚的有没有亲戚的，还有政府管不到的，政府管不到的多还是管到的多？（管不到的多。）逃荒的人来，正是你作工的机会，他们无路可走的时候，你有了大作工机会，你来了不用去他家上门服务，咋呀？他来了你给他吃个馒头喝个米汤，还用以前去讨好他们，去他家干上五天活，你信神吧，求爷爷告奶奶？（收留呀。）收留难民，一个馒头就收留他了，给他一支床就收留他了，收留好了，住上三天，住上五天，给他浇灌好，他是不是感恩戴德。不仅吃，就是神说，到那时都得去约瑟那边取粮食吃，你不仅给他吃的是食物，更重要的是灵里面的食物，给他生存之道，他们没有生存之道，到时候你给他，你三天五天八天给了他生存之道他吃喝饱足了，那边灾难是不是也就过去了，好了，回家这重新盖房子重新恢复正常的生活。他们都恢复正常生活的时候哪知道他们是经过惧怕了，害了怕了，他们回家自然就得传福音，传讲。那你将知道速度之快吗！这灾难完了那灾难又来了，好了，你把这个打发回家那灾难又来了，好了，你传完他他传完他，你想一下如果一千个人，一千个人咱这一千个人再传，一人不要多，一天你传上一个，或者就是他来送上门也算或者咱去灾区也算，咱去送上门也算，他那时正需要的是你，对吧，趁热打铁，一千个人一个人传一个，不多吧，一个人见证一天，一个人见证一个，一天一个，十天以后是多少人？哎，你这会计了，怎么算了，今天我算算算，这个公式怎么算了，这还算不准呀，大学毕业，怎么算了，最多传一个月，传三十天。第一天就成了两千人，第二天成了四千，第四天就一万六了，是不是爆炸了，就爆炸了。当你把这些信息全部爆炸开来的时候，他天下人都知道了，都喊叫全能神快快救救我吧，大红龙也知道了是吧，大红龙再来捆绑你的时候还有用吗？这边是难民，他就再

把你捆绑起来，他就这难民都喊全能神了，他还能捆绑难民，监狱里它能放下难民就好了。他放不下难民，你要知道这些难民他来跟随神和你跟随神他不一样呀！怎么不一样？神以前说过一句话，以后任何一个跟随神的人都比你们怎么了？实行真理轻松的多，就别说外国，就这些人跟随神比你实行真理轻松的多，为什么？他看见了耶稣，谁看见耶稣了？你还是信神的呢，谁看见了？保罗看见了耶稣跪在了地下，哎呀！主啊主啊！你是谁？他看见了主耶稣以后那是跑了半个欧洲。今天从灾难里边出来，经过饥荒瘟疫地震出来这个人，出一个你传一个，一个保罗，你想一下，有几个半个欧洲，他实行真理比你简单的多。为什么？洪水过来把他婚姻，家庭全部取缔了，房子取缔了，地取缔了，老婆取缔了，孩子取缔了，他在痛苦之中熬练了一个月两个月，反过来咋呢？还得照常生活，还得照常生活你说你实行真理吧，不行，我这面子放不下，哎呀，我儿女放不下，他还有放不下的时候吗？这叫破釜沉舟，前边只有一条路，跟随神！他叫什么？他叫全人尽本分叫全职尽本分，你问他你需要休息一天，回家看看不用？需要不需要？我看看孙子？连个给你发微信的孙子都没有了，不要说你回家看孙子了，你就规规矩矩的完全服在神的话下，天天起来传福音赶紧尽本分，赶紧预备善行，他一天顶成两天用。你们在这是躲的不想尽本分，好像自己预备了足够的善行似的，他们那是看见了死亡，懂得了生与死的意义。你呢，不懂得生与死的意义，不懂得害怕，没有经历那现场，没有经历那环境，所以说他为了能剩存下来，他为了更好的活下来，他要赶紧加倍。他看你们信神几年了，十年了，我才刚信神，第一个他要极力的表现，从表现上他要极力的表现，他要预备足够的善行，赶紧往上跑。他在后边，你们跑的多了，我赶紧跑赶紧跑，神看人的悔改，他用尽浑身力量往前跑，你在这疲疲踏踏，而且你经过二十多年以后神看着你就不变化，你说神厌憎谁？啊？（厌憎二十年的。）厌憎二十年的，神是公义的。可想而知，就是爆炸式的，当这些人都开始传福音，就告你一个月，一天一天的传，一个月传多少呀？多少天一万人了？四天三万多人，咱算一个月了，一个月咱不要多了，一个月十万人够不够呀，十万人不算多吧，十万人不算多。

这十万人起来喊全能神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得下一步浇灌什么了，下一步浇灌你为什么走到这，是因为大红龙带着你背叛神，带着你与神作对，是要击起他的怒气叫他的民众起来反叛它，当有一万多个人在不要命反叛它的时候，你也有了部队，你已经活在了什么呢？安全的帐篷司令部里边，狼虫虎豹不能临及你的帐篷，你还胆怯什么环境呀。一个它顾不上管你了，第二个管你也没用了，为什么呀？你已经把这个种子种到每一个人里面了，他们已经开始生根发芽了，他生根发芽快，因为人家咋呀，提前把他操练了，他激发起来，你叫他清楚明白过来，他痛恨大红龙比你恨恶的厉害。你恨大红龙吗？你恨恶不起来，人家还给我发养老金了。你问问他还给他发养老金，把他家一淹没留给他什么？一无所有。刚才说兵是什么兵？就是起来反叛它，这些人不再听它的话了，这些人继续扩展福音工作的时候，它再起来，再起来反抗没劲了，垂死挣扎挣扎不起来了。大红龙怎么倒的？倒在神的话语之中，是神把它的邪恶丑陋揭露了以后，定时炸弹一爆炸。你这么一爆炸，全国出现了一个什么？这是不是一大新闻，呀，这从灾难出来怎么都喊开全能神了，都变了味了，原来打的背叛不信神了，现在人都信开神了，大红龙捆绑捆不住了，大红龙说你不能信神啊，你信神不给你发养老金，你信神不叫你孩子上学，呀，我就没孩子，我就生活好好的吧，上什么大学，我先吃喝吧，你大红龙去难民那，难民手里连一个馒头都没有，给什么？洪水都没了，他们先顾了什么呀？先吃上个馒头就高兴了，所以说大红龙手里边没权了，神已经从撒但手里边把权收回，留给它的民众让它的民众起来反叛它。这个时候新闻一播，中国怎么啦？怎么啦？闪电从东方发出，直照到西方，那你可想而知，外国寻求真道的，同时的，一部分寻求真道的，一部分侵略的，大门打开了，他在这还要抓你了，你外国人这又开大门了，你说先管大门呀，还是先管你呀，他得先管大门了，你在家始终是安全的，就是你不要担心惧怕，现在不是九六年时代，九六年时代必须叫你扩展去了，现在是叫你站见证的时候，现在是世界上倒台的时候，是收回它权柄的时候，咱不招惹是非就可以了。这是现在要做的工作，这个听明白了吧？能传达下去吧，还有什么疑问？

在教会呢各尽其职，各尽功用，年老的预备好接待的本分，有难民，是吧，你有地方了，你有吃饭住的了，搞接待。年轻的准备好出征打仗，把这些东西预备好，该浇灌什么，搞一线的指挥你两手准备，外邦用什么打，内部怎么打，把这个步骤拿出来，和打仗文稿一样，浇灌用什么有层有次，以前咱打仗咱是去了外邦是先给人家见证三步作工了。现在咱先交通怎么剩存下来，解决他生存下来问题之后，你怎么呀？三个问题，做人你知道自己差不多是个人，尽本分扩展福音，敬畏神怎么敬畏神，你怎么祷告，你得认识神的三步作工，接下来才交通这些东西，这就是走一个步骤，步骤得有，把这个步骤拿出来，供应相关神话内容拿出来，在什么时期供应什么内容，叫他反叛是在他过来多长时候，统一时间叫他明白清楚，他就爆炸了，这个雷管在你手里边，你点雷管炸药就爆。

40　人都看见了神本来的面目

1　神在神性里的工作正式开始于国度时代，因国度时代的正式开始，神的性情才开始逐步向人显明，所以，在此时神圣的号角正式响起公布于众。当神在国度里正式作王掌权之时，众子民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神作成；当世界各国分裂之时，正是国度建造成形时，就是神改变形像面向全宇时，所有人都看见神本来的面目。

2　从创世到如今，从撒但败坏到今天这个程度，因着人的败坏，神越来越隐藏，越来越是深不可测深不可测。人未曾看见神原来的面目，未曾直接与“神”打交道，只是在传说中、在神话故事中有人想象想象中的“神”，所以，神按着人的观念对付人心中的“神”，以扭转多少年来人心中的“神”的状态。这是神作工的原则，不曾有一人能够认识透。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发声·第十四篇说话》

敬畏

什么是恶人—1

（我喂鸡不用心，就像木偶似的，你指哪我打哪，你怎么说我怎么做，我就是不用脑子去思考、去想、去揣摩神的心意）。你谈了个反省认识，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心里动态？看到自己这个性情以后，什么反应？（懊悔、恨自己，看到自己这么长时间确实就没有用上心，没有把养鸡当成主要本分来尽。）你说这话是用心来说的，还是用这个事来掩盖呢？（没有。)你真没有用心是吧？那没有用心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没有用心？你心哪里去了？(就是说，你要是说不进入神话、不按原则去做的话，我也觉的我挺用心的呀！可你这样一揭露一解剖，我在神话里看，确实没用心。)你这是在神话里看没用心，那我问你，你自己感觉你用心了吗？(自己感觉我用上心了。)那这就矛盾着呢？那你究竟认为你用心了没有？(你这么一解剖我就没用心。)是我解剖了你不用心，还是说你本身就没用心？(我本身我就按着我自己这个去做，我也感觉我挺用心的，可是用心都是外表那些出力、花费呀！都是外表作工，这里面的性情没变。)真认识到你是外表的用心？你是做给人看的，而不是真实的用心去做每件事，这是真实能够体会到的吧？不是说这里面虚假的，不是说为了掩盖事实，让别人看到我这里面有认识了，有分辨啦，我来个承认。(不是。)我比周瑜强，看周瑜不承认，我承认，(没有。)没有这个掩盖这一说吧？(没有，神鉴察人心肺腑呢？那我要掩盖神不是也知道吗？神要的是诚实人。)所以说我就看，你说这种话有两种原因，一种是真实看到自己真实的这个情形，经过揭露解剖看到我怎么是这东西呢，然后去认识，这是一种真实认识。还有一种什么呢？还有一种聪明人，我要给弟兄

姊妹看见，你看我是谁，我这个人相当追求真理，我这个人相当认识自己，我这人相当接受真理，他们修理对付他们是逃跑呢，他们是反驳呢，我临到修理对付我是接受顺服，是演戏。有两种是吧！有一种是真实的，从心底里边看到自己的一种缺少，一种懊悔，另一种就是演戏给人看，不管哪一种你自己心里知道是吧！

周瑜，昨天晚上睡着了没有？(没睡着，反呢。)给我说说怎么反呢。(觉得委屈冤枉的不行，想想算了吧，回去歇歇去吧，在这里心也累，人也累，过段时间再说吧！)反呢，再接着谈，完了？(就这想法嘛！)到现在还是这种想法吗？反呢可能是要反呢，我以为反了以后，起来不反了，人家是翻江倒海，起起伏伏，反过去再反过来，你倒好，反过来不动了。周瑜，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反过来不动了，你现在还是心也累，身体也累，回家歇着吧！这是你现在真实的心态，是不是？刚才哼呢？是哼呢还是打嗝呢，还是咳痰呢？周瑜，学的越来越聪明了，我问一句，嗯嗯，不知道这哼呢还是答应呢，还是咳痰呢，我还得揣摩揣摩。周瑜谈谈怎么反呢，反了以后到现在怎么认识的，现在这个时候也是在想呢，今天跟弟兄再告个别，明天回家，现在还在想这个事是吧？(现在没想。）现在想什么呢，你别告诉我你反呢，我肯定知道你反呢，我昨天晚上我看到你在那里反呢？你到今天晚上还告诉我你反呢，反了以后到现在有什么反应呢，这又不吭气了。

昨天晚上本来说你恶人，昨天你又办了一件恶事。周瑜，你办了什么恶事知道吗？想想你办了什么事？大家都知道你办了一件恶事，都知道吧？蹦蹦知道吧？（我不清楚。）你不清楚啊，他办一件恶事是，昨天晚上都跟他淋了雨了。咱跟他说话的时候，提前跟他说了三分钟的话，有那三分钟的时间，咱都提前回到家了。神从来不等待任何一个跟不上他步伐的人，周瑜，我给你个机会，你不给我机会，我给你点机会，我叫你赶紧苏醒，周瑜，周瑜，周瑜，明看那面闪电，嚓嚓，那面闪电咋呢？神的作工东方闪电，闪电不等人。谁告

我说的，你和我说的是吧？（是。）闪电都从山里走了，我说等周瑜等不及了，我等周瑜上方舟呢，周瑜不上，周瑜、周瑜、周瑜、叫了周瑜、周瑜不吭气，为了等你周瑜，所有人都淋了雨。这是一场雨，如果真正是一个方舟呢？我就等周瑜，因为等你，我就把所有人都栽到河里面呀！那你说这是不是你做的恶呢？你提前说一句话，昨天晚上我反了，我回家呀，我不干了，那也是一句话，人家他们倒开船走了，你倒掉到河里了。你也不给他们说，说你是死的吧，你还睁着眼睛不吭气，说你是活的吧，给你说半天没有反应，你说我把你当什么人待呢？我能等待你，神不等待呀！昨天晚上雨点子不等待呀！你也看到了吧！哎，昨天晚上你淋雨了没有？你淋不了。（一样呀。)(吃完饭，淋着雨回去的。)你吃完饭不是雨就停了吗？(哪里停了，打伞呢。)他应该淌着水走才行，还打伞呢他，把人家害的都淋了雨了，周瑜高兴了，你们出去淋个雨呀，我就提前耽误五分钟，耽误十分钟，我还是淋雨是吧。你们提前走了，我还得吃饭，我吃饭还得半个小时，还得下。周瑜这个算不算恶呀？作在弟兄姊妹身上，就是作在神的身上，你说这算不算？周瑜又得反呀，一个事还没有反过劲来，又来一个事。今天反了一天了，反出什么结果来了？是计划好了，明天要走呢，有计划了没有，反出来个结果了没有。(没有。)那你现在反的是什么，谈谈心，你为什么会反，你给我说说，把你反的理由说说。(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一种委屈。)怎么委屈了，我听听。(心里委屈难受的不行。)怎么委屈了，我看看委屈在哪？怎么屈了你了。(我也不知道咋回事。)自己受了委屈了自己不知道咋回事，那究竟受委屈了没有，我在这定罪你了，我说你是个该死的罪犯，你看你屈的不行，你这是屈死鬼——我没有杀人，那你屈在哪，你给我说说，你具体屈在哪？(你说出来，你用文字表达出来，你冤在哪。）你说说你冤屈，在世上人家犯了罪，还可以请律师，咱今天别说请律师了，今天在这还能不叫你申诉一下呀？说吧，屈了你的地方拿出来，神一句话怎么说的呀！你不愿意把正义给重新扭转过来吗？委屈了你了，把他扭转过来吗？先锋官，把屈的地方拿出来，不拿了？（不拿。）不拿，不往出拿是什么意思，想怎么呢？（说你屈冤呢让你说出来，你不说，你这是屈冤呢。）你不愿意把这个正义扭转过来，是你不拿，还是拿不出来，还是不能拿出来，不敢拿出来？不拿，我听听什么原因不拿。昨天晚上翻腾一晚上，今天又翻了一天，最后还是没结果。

你先说说你这个委屈不委屈，你委屈你就拿出来说说你委屈的地方，人家到了法庭上敲一个锤子，敲了锤子你就不能再反了是吧？怎么说那句话呢。（一锤定音。）一锤定音是吧？好像说等你申诉呢，问你，周瑜你反不反，不反，锤一下，就没有机会了。周瑜你今天又等下雨呀！你说说屈在哪，你要说不出来，证明不屈，你不说那就是默认了是吧？（你咋说都行。）这话我有点承受不了了，我咋说都行，周瑜，你和神发过誓没有？我记得周瑜说过这话吧，不管你们怎么样，我绝对不怎么样，我绝对跟随到底，你说过这话没有，弟兄，不管他们怎么样，我绝对不会，你说这话没有？（说过。）说过！那你今天忘了你的话了吗？（没有。）那你现在有冤情不说，你现在又说，爱说成啥就说成啥，再和你说这句话对对号，你说说哪个冤了，我说以前那个事冤了，还是昨天说你这个恶冤了，哪个冤，还是两个都冤。周瑜哪个冤，两个都冤还是一个冤？（过去了不说了。）过去了？周瑜，哎呀，神怎么说的呢？天地废去，你的誓言不能废去，你还说过去啦，你说过去就过去了，神没有说过去，这个事就过不去。

周瑜你是不是个信神的人？你先说这句话，你说是，还是不是啊？周瑜，蹦蹦是不是个信神的人？(不知道。)你是不是个信神的人，说别人你就有反应，说你，你就没反应。那天我说蹦蹦是什么人呢，蹦蹦不接受，小凯，我说他什么呢？蹦蹦不接受呢，说他狼心狗肺呢是吧！(没良心。)没良心是吧！蹦蹦两眼泪光光的，不承认他没良心，最后怎么样，我先问小凯，小凯你有没有良心，小凯承认他没有良心，小凯承认他狼心狗肺呢，这时候蹦蹦才喘上气来了。(后来我出去了。)哭了一把是吧？(想想也对着呢，身在神家，身在神前，心却离神很远，心里想着家里面的事情，在这个程度上我才承认自己没良心。如果说我尽着本分，你还说我没良心，这我就接受不了。我给你不一样，谁要敢冤枉我，我要给他打得非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不行，现在是要你说你不说。)蹦蹦两眼泪光光，在这里累了一天，没说个好，最后说了个狼心狗肺，没良心，这说了一个个都狼心狗肺没良心，蹦蹦这才喘口气。今天又轮到周瑜了，说了周瑜是个恶人，周瑜接受不了了，周瑜知不知道，蹦蹦是不是恶人呀？周瑜，我交通蹦蹦

是恶人的时候，你在没有在，你知不知道他是恶人？昨天下午我说蹦蹦是恶人，他在不在呢？(昨天他在。)那你知道蹦蹦是恶人，我说他恶的时候你能接受是吧？说他恶人的时候，你翻江倒海了没有，没有吧！那我说到你是恶人的时候，你翻江倒海了一天呢。蹦蹦他有个啥呀，只要我有个垫背的，和我作个伴就行了，今天给你个伴了还不行呀！你都知道蹦蹦是个恶人，蹦蹦知道他恶人了，他接受、承认他是恶人的前提下，然后我说你是个恶人的，你都翻江倒海。

我刚开始出来的时候，第一个说老马呢是吧？老马那时候没有直接说他是恶人，跟恶人也差不多了吧，也就是个敌基督了吧。老马去哪呢？(去花果山。)那个谁说他呢，你说的，谁说他呢？(眼镜。)眼镜说，哦，你就是那个老马呀！(老马说，嗯，我是老马，哦，你是敌基督呀。)你就是敌基督，你就是老马呀！那时候他接受了没有，他还反不反，不反，不抗了，承认接受。为什么这个时候叫他是敌基督他也能接受，他也没敢跑，当时不说他是敌基督的时候他还能跑，这么多人就抓住我不放，就解剖我，就和我过不去。为什么，没有经历过解剖人，没见过，也没有经历过，他反、他跑，那今天你不是第一个了呀！蹦蹦在这给你当了先锋官了，跑在前边了，蹦蹦还没敢跑，老马没敢跑，你翻腾了一天一晚上了，告我说，不行怎么呢，刚才说心也累了，身体也累了，回呀，想起来要跑。咱作工的时候，招的是什么？“牛马”，任神宰、任神杀、任神牵，和你有这个条约吧？有这话没有，周瑜，你答应了没有，你不只答应了，你还怎么样呢？还发誓了，不管怎么样，我不怎么样，说了吧？这话都忘了。而且不仅是如此，在你前面呢？有老马、有蹦蹦、还更可悲的是什么呀？他们在你底下打出来的有多少，先锋官，啪啪定罪什么，敌基督，你是恶人，你是不信派，该死了，该下地狱了。蹦蹦就是周瑜打的是吧？周瑜怎么打的你呢？打的你害怕不害怕？(咋不怕呢？打我不信派，我说我咋不信派？)打你畜生了没有？(没有。)周瑜打他们畜生呢，你见打他们畜生了没有？(咋没见过呢。)见了吧！你打他们畜生能行，今天我打你畜生就不行了，这才叫周瑜是吧！现在心里还反着呢？周瑜，周瑜？周瑜前两个月我还说，怎么还得解剖呢，还得打你呢，周瑜还说

经历过了，大海大浪经历过来了，我几天时间少了几斤肉。周瑜这是不是你说的，出来了没事了，今天这又不行了。周瑜，你说说，为什么你想走，为什么觉得心累了，身体也累了想走？说说这个理由我听听，说你恶人你就想走，这是什么原因。蹦蹦来，他不说你谈谈什么原因？(拿我自己来讲吧，咱出来尽本分，人家说你尽本分，你是效力的，效力就效力吧！你效力效的时候，你效力都不合格，哎呀，不合格咱也效吧！在效着效着说是恶人，恶人不可挽救啊！尽本分尽成这样了，心里还想，不尽本分咋呢，尽本分还这呢，还不如不尽本分！不尽本分咋呢，不尽本分不可挽救，说句消极的话吧！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咱是信神的，完成咱的职责，咱的使命，能走到哪里，也没有奢侈要求了，也没有想法了，神的日子还不知道啥时候到，求得福也不敢求了，随波逐流，走到哪算哪。)蹦蹦现在怎么呢？也没有希望了，心服了吧？口服了吧？他还说你敢说我说出来的这话没真理？也承认自己是恶人了，没有一点希望了，心服了，口服了，眼服了，服服帖帖，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征服。

神拯救人的过程就是征服人的过程，神征服人的过程，就是打败撒但的过程，怎么打败撒但的，撒但在哪，你自己身上活出来的就是撒但。神审判的就是人的罪，咒诅的就是人的悖逆，那你这个悖逆出来，罪出来，那肯定临到的就是审判、就是咒诅，你允许神审判咒诅你这些悖逆这些罪，你允许接受神的审判刑罚，你不允许神审判刑罚你，这就是不接受神的审判刑罚，也就是不接受神的救恩，不接受神的救恩，也就是在审判台前逃跑的人。那周瑜今天他计划干什么？他计划逃跑。那蹦蹦呢？他没有计划逃跑，他只是翻腾翻腾，他不敢跑，周瑜他翻腾一晚上，他这儿还是琢磨，是跑还是不跑。神说什么呢？你抱着你父亲的衣衫死死不放，咱现在别说你父亲的衣衫不放，其实就是抱着你的撒但性情死死不放。神说神打败撒但，怎么打败撒但的呢？神说，他打败撒但不是在灵界打败撒但，是吧！神说这步作工是有意义的，怎么有意义的，在灵界神要打败撒但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呀！神有这个权柄，但是神没打撒但，只是把它打到半空中，没灭它。为什么不灭它，为什么不灭撒但？小凯，为什么不灭撒但？(人

对撒但没认识。)因为人对撒但没有认识，一旦把这个撒但灭了，人还不能拯救，人还活在罪中，因为撒但已经把这个毒素给了你了，你对撒但还没有认识，你怎么去背叛它呢？你没有认识，你还是个糊涂虫，如果把撒但灭了，你没有认识，这就是没有个标杆。告诉你说，神是叫你照顾小孩子呢，去到马路上看到汽车躲的远远的，红灯停，绿灯行，什么是汽车，什么是马车，什么是骡子，是不是都是让你眼睛看到的，知道的呢？所以说这撒但不能灭。这撒但就是火车，就是汽车，必须给你孩子看，这是火车，这是汽车，他们可不长眼，你可得注意安全，它是铁疙瘩，它不是肉的，马车你可以追上打，汽车你可不敢撵，是让你去认识。所以说，这个撒但它不能灭，这就是神的智慧，这是神不灭撒但的原因。不灭撒但就是让人先去看见它、认识它，但是撒但又是灵界的，你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所以神就允许撒但继续败坏人。它已经败坏了，还让它继续败坏，你撒但有多少你全部拿出来，你金银财宝有多少？在人来说，你想打败对方，把对方打倒，制服就行了，在神那边不是那么回事，你把你所有的武器拿出来亮相，然后在神打败撒但的过程中，就叫人看见撒但是怎么被打败的，看到它身上有些什么武器，它是些什么东西，神是怎么把它打败的。人在这儿看了戏以后，人是不是聪明了，人是不是有认识、有分辨了？在人中间神、撒但、人三者之间，人是最无能的，但人又是神的一个本钱，因为人是神造的，让撒但败坏以后，人就成了属撒但的了，神要把这个人争回来、夺回来，夺回来以后，神要把人夺回来，还要把撒但灭了，实际来说是什么呢？我把撒但灭了，直接把人夺回来这就完事了，夺回来以后，你这孩子是不是还会认贼做父呀？因为你不认识什么是贼，什么是父，那神是让你认清楚，什么是贼，什么是父，所以说这个贼呢？神不灭它，就让这个贼进来迷惑你，神怎么呢？神只管说话，话语成就一切。贼他说什么话，你这个贼父亲给你说什么话，撒但再说什么话，神再告你这个人，告你什么呢？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贼，什么是父，神不直接针对撒但，目的是要怎么呢？是要叫撒但来效力，你把你所有的诡计全部都用上，把你所有的恶全部都拿出来，把你的看家宝贝全部都拿出来。

咱看过西游记是吧？看看妖魔鬼怪把它宝贝全部都拿出来，拿出来以后把它宝贝收了，不是收它宝贝，是让你们看见它有什么宝贝，它是怎么残害人的，人是无能的，但是人又是神经营的本钱，神不能把本钱亏了呀！得把本钱拿回来，人是神的本钱，把本钱拿回来，钱得夺回来。在夺钱的时候呢？需要人的一个配合，你活出来了，你听神的话了，你跟随神话了，这就是怎么了？你服在神的话下了，那就是神把你夺回来了。如果你时时活在撒但的权下，你听的就是你父亲的话，听的就是贼的话，你抱着你的父亲不放，神怎么看，神说，你还属于我的？你不是属于我的，你是属于贼的了，你不认我这个父了，你不认我这个神了，那神还有什么办法，神没有办法，只能把你与撒但放在一边。在神作工未完、未结束以前，先不搭理你，你跟随你的父，想干什么干什么去，想回归世界大干一番，你还可以亨通，神说什么呢？把这个人捆绑起来，在世界亨通发财，你掉在这个钱眼里面，你不打岔搅扰神不管你。当神作工完了以后，撒但的所有诡计全部用完了以后，神所要拯救的人在这里面得着了。神说过一句什么话呀！神并不在乎那些不跟随神的人怎么样了，不管他们败坏到什么程度，再败坏了、不跟了，亵渎神了，神搭理不搭理，不搭理他，而是在乎跟随他的这些人是否被做成了，在乎的是这些人。当这些人做成了，时候到了，撒但没用了，你那些看家宝贝全部拿出来，神给你一个人一个人都揭露了，什么是邪恶，什么是敌基督，一点点的全部都揭露完了，撒但再无机可乘。无机可乘的时候，就是它退去了，它退去没用了，就可以灭它了，当灭撒但的时候，把这个悖逆的人一起灭绝，他归给谁了？因为他死死跟随他的父亲，这就是什么，你归你的父，我归我的父，神的经营作工结束了。结束了以后，拯救回来的这些人，不再是以往的谁了？吃了善恶树果子的亚当夏娃了，当初造了亚当夏娃虽然他是干净的，但是他没见过撒但，他没有分辨、没有认识、没有经历。但你呢？虽然你是败坏过了，但却是久经风霜的人，是经历过撒但败坏以后，神把你拯救回来，你把一切的善与恶分的一清二白，伟大与卑鄙无耻看的一清二白。这些人过来以后，撒但再起来迷惑他，能迷惑了吗？能跟随它吗？(迷惑不了了。)这些人是跟随神的人，是真正合格的人，神作工成了。咱交通，揭露解剖是干什么呢？捆绑撒但，揭露解剖是叫撒但在你身上无法作工。你就好比说蹦蹦是吧！揭露解剖说他什么呢？说他恶人。说他恶人的

时候他服不服，不服，那可不是好人、那是恶人呀！不能服。但是说把他事实摆出来，一个个摆出来以后，他不得不服，不得不服的时候，他看到属于恶人是不是一种羞耻，为什么他不愿意听，他是羞耻，不愿意让你说，再说出来神的态度给了他以后，他在行恶事，他还敢不敢做了，还敢不敢掐脖子了？他不敢了，不敢跟人再比拳头了，他不敢了。他怎么不敢了，把撒但怎么啦？捆绑起来了，那他以前是什么性情了，就是世上的那些生存法则，以恶治恶，这是他的生存之道。在神给你揭示了以后，这是个邪恶事物，神的作工来了，把撒但灭了，这些东西不允许存在的时候，这些会引起神的怒气，是灭亡，你要跟随它，跟着灭亡，看到这个了你不能再这样实行了。你也看到这是邪恶的，这是丑陋的，你不能干了，撒但给你送这个意念，管用不管用了？撒但告你说，你给他比拳头去，撒但给你送这个意念，你想什么呢？弟兄说我是恶人，一说恶人咋呢？恶人是要下地狱呢，我要和他比比拳头我就得下地狱，那我是比拳头，还是下地狱，我选择哪一个，还比不比，还要不要拳头了，那这是不是把撒但捆绑了。撒但捆绑了以后，人是不是自由了，人就释放自由了，不受这些人事物辖制了。你不和人比拳头了，也就是不和神叫嚣了，你不再与命运挣扎了，你顺其自然，神给我摆设什么就是什么，摆设强盗来，你想让强盗抢走就抢走，赐福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我来的时候有啥呢，我来的时候本来什么都没有，释放自由了，也不跟神争了、抢了。

今天再看周瑜，看周瑜这个表现，他允许你捆绑撒但不允许，他不允许。你和他交通的他不接受，也就是不接受正义的，不接受正面的，他怕丢弃了什么呢？他死死拽着他父亲的衣衫，恐怕失去了同行的伴侣。那伴侣是什么，伴侣就是邪恶事物，他那个邪是什么呢？我尿过谁呀！这个事情他能不能放弃呀！他不能放弃这个，在人中间有句话怎么说的，天使长的本性自高自大是吧？人中间我自大，这个性情我不能放弃，从始至终都是我自大，打仗的时候我自大，聚会的时候我自大，从来都是一个斗字，把他们都斗到下面，我得荣耀。我非得打个胜仗，就这个斗字，说成狂妄自大斗字，因为什么说他恶

呢？不尿人呢？这是不是一回事，是一回事是吧？他不尿人这个性情，他能不能放弃，他不能放弃这个性情，你不管怎么样，我反正不尿任何人。你今天把我说成是恶人，我也不能放弃这个恶，我也不能放弃这个不尿人的性情。你今天神不要我了，你开除我了，神不要我了，我也不能放弃这个，我宁愿走，我也不能放弃我这个不尿人的性情。这是不是给你们的感觉，流露出来他的性情来了，这叫死不悔改。周瑜，我的话能听懂吗？(能。)能听懂，能理解不能？(能。)那你愿不愿意放弃你这种不尿人的性情呢？(我没有不尿人。)不尿人的这种性情不是你说出来的，为什么，言行举止流露出来的，和任何人说话行成一种习惯了，就经常和蹦蹦打斗，他为什么和蹦蹦打斗呢？这是不是争强好胜的一个表现？是不是不尿人的表现？我还能让蹦蹦说过？说蹦蹦了。那天吃饭的时候，我说你什么呢周瑜？我说周瑜总想把我打败呀！(说是扔垃圾呀！说什么东西摆在那儿都舍不得扔啊，那不你说啥不扔啊？他说你看那不上面摆着的那个你不扔。)是因为什么说起这个事呢？他想把我打败的时候，因为什么他把我打败，我说他什么呢，厂长在呢吧？(什么东西都不重要。)我说他不珍惜神家东西，说信神不维护神家利益是吧？你不维护神家利益，说连那个喝了饮料，那饮料瓶瓶，那垃圾在那，我说扔了你不叫扔了？我什么时候不让扔垃圾了，他不管你说什么，他不听你说什么，他总是想办法把你打败。(不是把你打败，我是扔了，景梅说不能扔，挡住不让扔。)景梅说你，景梅不让你扔垃圾，是我说了吗？怎么就能扣到我头上来呢？(我说我又没把重要东西扔了，我把烂东西扔了。)意思就是说什么呢？不管说什么，你总是永不言败，我说出来了，最起码你得想想，我哪个事情呀？我哪个事情没维护呢？那既然是我说出来了你不维护神家利益，任何人听了这句话，是不是第一个是惊讶？啊？我信神不维护神家利益，哪个事情，给我说说,你告我，是不是想办法让别人告诉我说，我哪个事情没维护神家利益，我赶紧维护一下，我赶紧悔改，因为这是罪呀！你有这个心态吗？没有这个心态说是你赶紧告诉我哪个，而是先把我打掉，证明什么？我不是不维护神家利益，是神家本来就没有利益，神家都是些垃圾，玻璃片片不叫扔，你说垃圾不叫我扔。你说说吧周瑜，这是不是不尿人的表现。再反过来说，咱就说你尿人的问题，周瑜，你把我当谁待了，在你嘴里面你把我当谁待了，不敢说了，把我当个玩物？(我没有把你当什么，我也对你特尊

重。)对我特尊重是吧？咱就拿特尊重来说，周瑜对我特尊重，在对我特尊重的情况下，我说了一句话，你就从垃圾堆里拿出一堆把我驳倒。对你特尊重的一个人，你能把他驳倒，你还要驳他，你究竟对他尊重不尊重。咱不要说了，就是一个好学生和老师之间一个尊重的问题是吧？就是老师说错了，有没有好学生在课堂上，老师讲课呢，把老师驳倒，反驳老师的话？就是老师把哪个题算错了，就是好学生他敢不敢，直接说你错了，他敢不敢？他能不能？一个老师他们尊重，一个领导和下面职工，领导错了他也是对的，世界上有这句话吧？领导永远是对的，你去哪个单位，你敢说领导是错的，错也是对的，对也是对的。我记得，他们说笑话呢？去哪任聘的时候，招工的时候啊，专找老板做了个错的事情，看这些人跟随不跟随。怎么举了个例子呢？(一个人问了一个会计，招会计呢？就问了一个会计，我这个是多少多少钱，有个会计一算不对，但是就给弄走了，另外一个会计说，老板你说是多少钱。)你说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大概就是这意思是吧！你说多少钱我会计就是多少，按着你的意思作，这个职工就是想办法满足老板的意思，那这个职工就留下了。周瑜你是按我的意思了吗？我的意思就是你把我驳倒吗？周瑜那你究竟对我尊重不尊重，对他的不尊重是不是就是不尿的意思，这个还反不过个来。(就是不尿的意思。)(不是不尿。)(不服，最起码不服，不服还不是不尿。)

那你说说什么意思吗？他说的不是，你说说你的意思。(你好比他刚才打的那个例子，这个钱算错了，就跟着错，对就对，不对就不对。)那你说吧？神叫你倒栽柳呢？不对就是不对，你是跟随者，还是什么？你还是给神提建议的呢？神交通说过什么呢？神说一句话，他说“不是”，说一句话他说“不是”。(基督说昨天的天气比今天好，他就要说今天的天气比昨天好。)他总要说不是不是，那你说他对基督尊重吗？那是不是对基督不尿呢？(那话就是不尿，那就是不对。)那今天我说一句，周瑜是不是说不是、不是，是不是这意思周瑜，还对不了号？(我还想起一个事来，王毅捡回来那个袋子，浇地那个袋子，周瑜说啥，这个就该扔了，这东西，我说可不敢说，这是弟兄让捡的，你是怎么说的想想。)为什么说，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呢？两种原因，在

我身上发生的事情我记得清，这里面不存在说我打压你，冤枉你，我清楚，第二个是什么，你在我身上这个流露，在别人身上不更是了吗？用我这个例子，在我身上流露出来不尿我的表现来，弟兄姊妹身上是不是也更印证了呢？如果说我拿出某个人的例子来和你比，那只能说你对他有个成见，或者他本身就是弱智，那说明不了问题，你还有个不服，那这个是不是更应该服呢？周瑜听明白了吗？这个听懂听不懂，这是不是不尿人的表现。不管弟兄姊妹说出一个什么话来，遇到什么事，你言行举止流露出来是什么？经常有个什么动作呢？手一比，脖子一甩，这个动作人家就能感觉的到是吧？就把他这个给否了，周瑜不愿意说，咱就不说了，不浪费时间了，周瑜，你把群里面说的这段话念念吧？群里面这首神话诗歌，神衡量人善恶的标准，你念吧。小五，周瑜在这翻江倒海翻不过来，他需要个什么？我看你是不是善解人意的？(他感觉他是，神的话说了敌基督，他就是死不认罪那个态度。)他可能还活在教会一种情形里面，什么呢？死不承认是最高智慧，人证物证都在也死不承认，这个智慧。(大红龙定刑的时候，你不承认，人证物证面前死不承认。)是不是活在死不承认最高智慧里面呢，是不是活在这个情形里呢，我不承认这个罪，你就不能把这个罪加在我身上，在世界、在法律，你抓不住证据不能定你的罪，在神家用不用呀！还因为你不承认罪神就不定你罪了，有这一说吗？他现在需要找个什么人呀！他需要找个垫背的，他现在只是一个蹦蹦，心里有点孤独，下地狱呢，多拖上个大众化，人就没知觉了，人就感觉不难受了。你就是说我恶人，你说我魔鬼撒但也行，要说我一个人是魔鬼撒但我接受不了，你要说他们都是魔鬼撒但心平衡了。还走不走，这就不走了，你说你们都是魔鬼撒但那还可以，这是不是也是一种撒但性情。

前段时间，出了个笑话，小白那种表现咱都知道是吧？群里边我不是说了，我给她打电话，她不接电话，把我给拉黑了。她给小贺，天天、联系着呢？拉黑以后，刚开始我问天天，我说天天，小白为什么把我拉黑了，你知道不知道，人家说累了，心碎了，伤了心了，揭露解剖她伤了心了，心碎了，不愿意接我电话了，先是把实际

拉黑，我给她打电话她又把我拉黑。我问天天，天天告诉我这么个信息。然后呢？小白告诉了天天什么呢？我把弟兄拉黑取消了，可以给我打电话了，她告天天说我可以给她打电话了，天天就把这个话告诉我说了，我可以给她打电话了。你说我打不打，你说小白聪明不聪明呀！聪明，太厉害了，要面子，她要把你欺压在底下，要叫我对她求饶，我离了她不行，得三请诸葛亮，想踩在我的肩上，我不可能做羞辱神的事。如果你有什么难处，我可以帮助扶持你，但是你要是想羞辱我那不可能，那今天我犯错了可以，你要羞辱正义，别想了。就是昨天晚上，我说蹦蹦，今天我跟你是笑呵呵的说的，到哪天我发怒的时候，一发不可收拾。今天我再给你补一句话，以前讲道里面说什么呢？敌基督说什么呢？神家是卸磨杀驴，咱可不是卸磨杀驴呀，咱在磨上就把刀放在驴脖子上了，蹦蹦感觉到了吧？别到时候你又说卸磨杀驴，咱是未卸磨就杀驴，告你说了。说这个什么意思呢？怎么想起来说这么件事。我不能给她打这个电话，这是她对我一种什么呢？一种试探是吧？神说了，人现在有三种性情最危险，一种是试探神，试探神的怒气是吧？还有一种是什么呢？与神叫嚣。还有种什么呢？与神对抗？一共三条都是什么呢？(不可与神争夺地位，不可试探神，不可以与神叫嚣。)不可与神争夺地位，不可试探神，不要与神叫嚣，把这三条去掉了，你基本上就保险了，如果你要这三条还在你就不保险。小白这个动作，这三条是不是都有了，争夺地位，她要怎么呢？她要叫我下来求告与她，她先把我拉黑，然后再什么？她再转告别人，让别人转告给我，你可以给我打电话了你打吧！她给我打不打，她不给我打电话。然后在群里面说，借着她丈夫说了句什么话呢？说我是信神的，我不是信人的，我不是信你的。她丈夫这句话传到我这里的时候，我在微信里多长时间她没有说话，后来她在微信里给我说了这么一句话，丈夫的话不代表我的意思，这句话人家说的有智慧吧？聪明，她丈夫的话不代表她的意思，但不等于不是她的意思吧？她怎么呢？等待着我的回话呢？她又在怎么呢？是不是又在试探我呢？我还不和她说，她不说是，那是丈夫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啊，我没有这个意思，她只说丈夫不代表我的意思，跟我斗志斗勇，想引导我，想试探我，所以说给我发了个微信我没有吭气，她就发了个这个，什么话没说，就天天给我回了个话，我也没给她打电话。后来在群里没说什么话，后来我说不要了，不要了，还要什么呢？说的够多

了。在这个事发生了以后呢？天天和她呢？我在群里说过，我不要的人谁愿意跟，爱神所爱恨神所恨，好像群里说这方面的话了吧，说了没有？在说过这话的前提下以后，天天还能办出什么事来呢？把这边的录音全部拷给了她，拷给她就考给了她，更可恨的是什么呢？把我私下里边跟实际说的一些话，和人生说的一些话，这些录音的时候为了方便就把这些话都录上了，交通也录上了，私下里沟通说话也录上了，录上以后没有删，没有裁剪，直接就给天天让天天整理音频去了。天天就能把原始的音频全部给了小白，就把私下里面就说，我们探讨一些工作的事情，全部给了小白，探讨的那段音频正好探讨了一个进入的问题，进入也跟小白一伙的，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小白拿上又给了进入，进入那段时间也是放下让他反省呢？结果进入因为这个音频叫嚣了，你们还让我反省呢，我根本不认识，不给我拷，我有的是，你听，你们有的我也有，你们没有的我也有，然后把这个音频就和人生一个对话，私下的一个对话，发出来叫带领一听，带领给我反映了这个问题，这才知道天天办的这个事情。今天把这个事情发给天天，给了天天，告诉天天让天天干什么呢？是让天天认罪悔改呢？天天认罪不认罪，天天不认罪，天天就跟今天的周瑜一样不承认罪。这哪是罪，这是义，你们太屈辱我了。最后天天他们在那聚会呢？天天给他们讲了个，为了让他们明白这个道理，人家是义，讲了个例子，是啥呢？讲了个故事，他说一个人起来杀人了，另一个人起来反抗人家叫自卫，人家叫自卫，弟兄讲道过，不叫人家反抗，还不叫人家自卫呀，意思是什么？小白人家是自卫，听懂这个意思了吧？说成啥呢？我是杀人的，小白人家起来是自卫的，把我拉黑是自卫的。天天，这就是跟随我的人，说出来的话，做出来的事，跟随我的人，然后把我放在了一个魔王位置上，我是去杀小白的，小白把我电话拉黑这是自卫。实际在里面给他们争吵呢，这个聚会点都不成，你觉得小白能救你，你跟小白走可以，你嘴上说你是跟我的、信神的，在这是跟随弟兄的，弟兄带你的，揭露解剖了多少，最后还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这里边从实际给她交通的时候藐视实际，嘁，就那动作，没法说，没法交通，咱群里面怎么说的，爱神所爱，恨神所恨，我说你今天和实际对着干，那就是跟我对着干？什么事情都能干的出来，神显明人的时候了。周瑜这个能听明白吗？(能。)啊？(能。)你的事你能听明白吗？她这个事是不是不尿人的表现，她尿过谁，什么是恶人，给

你找了个垫背的了，你说你是不是恶人现在，这个话你接受了接受不了，周瑜。

小五，你是不是恶人。(我也是。)别你也是，拿出你恶的行为来。(就说今天吧，今天你不是检查了一下车，我平常就没有去操这个心，这是我的本分，我也没操心，神的话在这也说了，你所做所行不按着神的话去做，你所做所行出来就是恶，把这个说出来的时候，第一反应就说这点小事还算，这个反应时候，感觉到咱想到的都是恶事。人家说的都是对的，而且提醒你呢，想让你把本分尽好呢，心里还想着这点小事，看到咱自己呢，出来第一意念东西呢都是恶。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看到自己，反省自己的时候看到自己，哎呀，这不行这样做不对，赶快把这做好，赶快拿上螺丝刀把那个弄好去，所以说这里面看到自己呢，一天当中是吧？所做所行不是说怎么样把自己的本分尽好。晚上的时候，我回来的时候，弟兄弄得这个叫啥呢？弄的这个七十块钱，弟兄说自己用的这个东西，花五块钱，一下自己就蒙羞的不行，从这里面看到自己所做所行的不是怎么为了自己的利益，以前自己干什么事情的时候，都是说自己能不干，自己不会干的让别人去干去，掏钱就行了，有这个东西支配自己心里面，做事情的时候怎么简单怎么来，这个东西在里头呢，没有维护神家利益所做所行都是恶，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从这里边看出这一天当中有很多的恶行出来。)你看神话怎么说的，念念这段神话。

“衡量人的所做所行是善是恶的标准是什么？就是看你心思所想的、所流露出来的、所行出来的有没有实行真理的见证，有没有活出真理实际的见证。”事实呢？咱今天说的这个恶和神说的这个恶，在不在一个级别，还不在一个级别上面，咱今天说的这个恶是你明显行出来的，所以说咱已经达到恶人的这个标准。在神所说的这个恶是什么，是败坏性情的恶，和人做出恶人的恶是两个恶，两码事，这是两个级别的。咱今天所行出来的，是人肉眼能看出来的这个恶，明显的这个恶，就是言行举止，你一个信神的你的言行举止和外邦人言行举

止一样，你比外邦人还恶，是不是？你比外邦人还恶，咱信神了还是这种言行举止，所以说，说你是恶人。说蹦蹦你是恶人，是你的言行举止人就能看出来。周瑜说那些话，正常人在一个单位说那些话，对你来说，对你尊重的人能那样说话吗？都能看出来的恶，所以说是恶人。神在这儿说的这个恶，这是怎么呢？加深了，这是灵魂深处的东西，就有了细节，也可以说更加深。“衡量人的所做所行是善是恶的标准是什么？就是看你心思所想的、所流露出来的、所行出来的有没有实行真理的见证，有没有活出真理实际的见证。”就像小五说的，他刚才说的那个恶和周瑜、蹦蹦这两个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他说出来的恶就是这里面说的什么，你心思所想的，所流露的，他刚才说他心思所想，所流露出来的恶，在哪块有恶，他的恶在哪块，能不能找出来恶在哪？(没有按着神话去寻求，去做，老是按着自己的思想观念去做。)你思想观念是按什么去做的，第一个恶，你没有合格尽本分，那个车叫你负责呢？日常维修都得有。神说什么呢？交通过你这个开车的，就得把这个车打扫干净，更别说检修了，那是更严重的，这是说一个你的责任本分，责任上的一个恶你没有做到，这是一个尽本分不合格，这是应付糊弄。应付糊弄是对神不忠，还有对神的啥呢？一个是对神不忠，一个是什么呢？也是一种藐视、不屑一顾，这种表现是不是恶，这是一个恶。第二个是什么呢？当我说出这个螺丝来，他心思意念说什么呢？这是多大的事，反过来在这儿说一个恶。这个恶是什么呢？你车上一个螺丝和你门上一个螺丝和你家里面其它上一个螺丝一样不一样？车上一个螺丝那是要命的，刚刚发生了后面丢了那个，就是因为你没有检查，如果你检查了不存在丢，当你这个螺丝快出来、快掉的时候，你这里面流露出来一种性情，吊儿郎当的性情，这算什么事呢？但你心里怎么想的我不知道，是你自己说的这是什么事呢，是吧？(嗯。)这个螺丝恰恰是什么螺丝，揣摩了没有，这是什么螺丝，什么螺丝，主梁的螺丝吧？你当时想了没有？(没有想。)这是不是恶，你这个螺丝松了，叫你说把这螺丝紧一下，只是做了个工，这就完了，这是个什么螺丝你不想，你不看，这个螺丝重要性在哪？是整体一个栏板上的主梁架，固定主梁架的一个螺丝，这个螺丝如果就快掉完了，主梁架掉了整个栏板是不是就飞了。行驶的时候如果掉了你可想而知，是不是一个事故呢？咱不想想后果。对你本分，两个恶，对你的本分应付糊弄，说出来以后在接受的过程中，不是虚

心接受，还有什么呢？心里还有一点不服、反抗，这是多大的事，然后你也不去深思，不去认识自己，会带来什么后果，审查，反思，反省自己。就从你这个活出，这个活出彰显谁了？你心思所想的，所流露出来的，所行出来的有没有实行真理的见证，没有实行真理的见证是吧？

没有实行真理，什么是实行真理呢？是从心底深处，是说你的看事观点，取决于你的看事观点的扭转这个是实行真理，还有一个实行真理是外表的活出，咱一个基督徒的形象，你的本分都没尽合格，哪还有什么见证呢？实行真理的见证，实行真理神说啥呢？个人的事再大的事也是小事，神家的事再小的事也是大事，可是反了个了。哎，你今天说你着急审车呢？你今天挺勤快的，以前有没有这么勤快？主动积极，有没有？(和平常一样。)觉的和平常一样，和平常有点不一样吧？(不一样，不一样是说认识到了，这么尽本分不是见证神尽本分。)不是说那个不一样，他今天主动把这些事情做了，以前习惯性的等、靠、被动的是吧？(对。)你今天能主动地去做，为什么主动去做，什么原因，为什么今天主动地去做，你不知道，王毅最知道了是吧？他为什么今天这么积极主动地做，为什么他着急审车？(他着急回家呢。)(他来的时候就说着急回家。)他来的时候就告你说了是吧？他赶紧审完、赶紧要回家，家里是急着呢？你什么时候想起的是神，他今天踏板上面、下面没有打上字，他今天赶着八、九点才回来，他呢半夜在城里面也得把这个字打出来，花七十块钱也得把这个字打出来，什么原因？他也没有去问，也没有考虑更多，赶紧弄完明天审车了他就能回家。如果这弄不完审不完怎么呢？回家就推不了，没办法推跟人家谁推呢？这是汽车你开着，这是小车吧，王毅去吧，大车谁也不能开，无法推卸责任没办法了，逼在这了。不是说今天你用心尽本分了，是因为咋呢？是因为你个人家庭有点事太重要了，赶紧点吧！个人的事，神家的事，个人的事在自己来看，再小事也是大事，在神家的事，再大的事它也是小事。为什么呀？就是这个螺丝掉出来你觉得它也是小事，它也不是大事，螺丝掉出来了，后边掉了，在你心里占有了没有，没有占有，它也是小事。如果你车上掉那么大个螺

丝你什么感觉？把漆都喷了，喷的跟新的一样是吧？(没有，如果是我自己的车，不管到哪里去，我都会花钱把它弄好。)我现在说的不是花钱的问题，我现在说的是你车有问题马上就去处理了，别让别人说、卡，你自己会检查。你的车丢过几个螺丝？(一般的情况下这个……)丢过几个螺丝，丢过几个？(没丢过。)那就行了，咱车丢了几个螺丝了？数了没有，你连数都不数，我看见的就丢了几个螺丝了，今天我看见的丢了几个？(今天就是一个螺丝给出来了吗。)完了？(完了就是一个插销磨的快断了。)插销快磨断了是吧？这是我看见的，这应该是你看见的，不应该是我看见的。(是。)还有呢？你自己开的车短什么东西你都不知道，一会我看见的丢了几个螺丝，还有其他两个零件都丢了。这是一个对比，其实不用这样对比，因为今天咱这个人就活在这个败坏里，让你比一下，在神家的事不如你个人的事，在神那边看是什么呢？不应该拿你的事跟神家的事比，那不是一回事，不是一个档次。你的那个事不是一回事，神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咱反了个了，连你自己的一个小事都不如。也就是说你个人开了个车呀？也就是说吊儿郎当的，你可以不管他，但是在神家给你一个车，叫你负责的时候，那应该怎么对待呢？头生的羔羊是要献给神的，咱把头生的羔羊献给谁了。你所做出来的不是实行真理的见证，实行真理的见证。咱今天要的是实行真理的见证，两个实行，外表活出的实行，昨天交通的是你内在心里边的认识，心里边站在神的一边的看事的认识，站在神一边怎么看事，这是神家的车，神家的车和自己的车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因为我出去开这个车代表不一样，就像国家一样，你开上人家国家政府车出来以后呢？你就代表人家国家政府是吧？国徽、国旗，庄严，如果你自己私下里开人家私家车是不是就无所谓了呀？你就是开成破烂了，丢了都无所谓，你只是代表你个人。但今天你开这个车出去了以后，你让人家外邦人怎么看呢？今天还没有公开，公开了以后人家怎么看呢？叫你活出来是活个见证，呀！看人家神家人出来就是不一样，可是现在咱一看，看见神家车出来就是不一样，刚开了一年螺丝丢了，帽子碰了，灯也掉了，这个不一样，这个不一样成什么了？羞辱神。咱开车让人家树起大拇指来，呀，人家信神的人就是不一样，开个车也不一样，一年多开的这车跟新的一样，看人家怎么保管呢，看人家怎么保护呢？心爱之物，看神家东西再小的东西也是大东西，再小的事也是大事，就一个修螺丝，在他心

目里也是大事。所流露出来的，所行出来的没有实行真理的见证，也就是说，没有实行真理。你没有这样的实际，那无疑你就是作恶的人。无疑这话怎么看，还怀疑不怀疑。

周瑜怎么说的呀？这里面受着委屈着呢？周瑜什么屈着呢周瑜？有隐情、有不解、说不清的原因，神怎么说那无疑你就是作恶的人，无疑就是没有任何疑惑，你就不用疑惑了，不要猜疑了，不存在，只要你没有见证神就是作恶的，可不可以这么说，把这个扭转一下，加深一下认识。你没有见证神，你的活出不是在见证神就是羞辱神，你羞辱神就是在作恶，不是正就是反，你不是见证神就是见证撒但的，别无选择，见证撒但的你就是作恶的，善于恶。站在神一边就是善，站在撒但一边就是恶。你抱住真理不放，你实行真理，神话怎么说的，你就怎么做，这就是善，撒但怎么说的，你跟撒但怎么说的，你跟撒但走了，你抓住撒但不放那就是作恶的，那就是恶人。就是蹦蹦那天晚上说什么呢？在世界不行，离开拳头活不下去，我拉的砖不是拳头，插队插的不行，根本拉不上砖，是我的拳头闯了天下，在那个地方我带了一帮人，谁敢插我的队，我就凭这个拳头活下来的，活出来的。他高举的是谁，撒但，他活出的是撒但，见证的是撒但，但是我跟她说出来的时候，国度里有天规诫命是吧？要凭神话活着，他说什么呢？他离开拳头不能活，当他说出离开拳头不能活的时候，这是不是抱着撒但不放，他要跟随撒但走，那你无疑就是作恶的人，今天领受这句话啊。再一天我说你是恶人，你是作恶的，还表白不表白了，还辩解不辩解了，为什么不辩解？只要你没有见证神，没有荣耀神，你就是作恶的，最起码有这么一个认识，无疑就是作恶的。你说拿出个事来，摆在你面前只要你看见你这里面没有见证，没有维护神的名，神家利益，你不要再说了，不是，当时怎么怎么呢，但是怎么怎么呢，你再说这句话，那就是你抱着撒但死死不放，那你就恶人，你不是信神你是作恶的。“就是你心思所想的、你外表做出来的不是在为神作见证，不是在羞辱撒但、打败撒但，而是在羞辱神。”处处都是羞辱神的记号，就是你心思所想的，你外表做出来的不是在为神做见证。为神做见证是从哪开始的，为神做见证不是说你今

天做这个事就是作见证，不是说你今天把这个螺丝拧上了就是在做见证来，是从哪开始的，是从心思意念，就是从你心思所想，你心里面怎么想的，怎么认识的，从这开始的。就是蹦蹦说的，我说你这是恶，他说我这不是恶，我是把恶人给他打倒，你不是把黑暗势力压倒，你是啥呢？我得把黑暗势力给他打下去，你打下去的时候你是不是黑暗势力？(咱是维护正义。)今天还是这么认识的？(最简单的话就是以恶治恶，以恶治恶可亨通。)这里面告诉你说，就是你心思所想的，就是你刚才说的以恶治恶，把这个恶打下去，心思所想的，你所表现做出来的，不是在为神做见证。心思所想的，在这个时候恶人抢你东西来了，抢了你东西了你该干什么呢？我那天给你交通什么呢？敬畏神远离恶，远离恶道，放弃你手中的强暴，当你有这个思想的时候，这是不是亲近神呢？这是不是在见证神呢？这是不是站见证呢？那约伯那时候强盗抢了万贯家产，人家还没去法院告去呢？那我今天还和人家强盗打架呢？你说我这是走的谁的路呀？我不能走。你先在心里边有个认识，心思意念，心里所想的所心思的，你外表所做出来的，不是在为神做见证。今天我就为神作个见证，别说今天和你打了，就是强盗去抢了，我也不能与你争夺去，我应该顺服神的主宰安排。后边是啥呢？不是在羞辱撒但，打败撒但，怎么羞辱撒但打败撒但，在你心里边，蹦蹦说我要以恶治恶，你羞辱它最起码你不能跟随它，恶出来我不能跟随你，你是恶，我不能走你那条路，你恶我也跟你恶呀？你欺压别人我就欺压你呀！我不能走这个路，当你说不能走这个路的时候，这是不是不跟随它了，不跟随它了在羞辱它，打败它，打败撒但。怎么打败它，不跟随它，而是认识它，揭露它，我不能跟你学，我跟你学我就是做恶的，千人指，万人骂，我得怎么呢？我远离恶，我远离这个是非之地，这是不是就把撒但打败了。你说周瑜该怎么打败撒但，羞辱撒但，别人不管谁说出触及他的话，他丢面子了，撒但给他一种性情是谁也不尿？就是我得把他打下去，当这个性情出来以后，这是谁也不服，这是什么性情，撒但性情，天使长本性是吧，不行，我得先听听别人说的话，我寻求寻求，反省反省自己。

敬畏

什么是恶人2

当这个性情出来以后，这是谁也不服，这是什么性情呢？撒但性情，天使长本性是吧？不行这是天使长给我的，这不是神给我的，能听不能听，我不能听，我弃绝你，弃绝你还要怎么样呢？蒙羞它，背叛它，还要揭露它，这是邪恶的，这是丑陋的。我应该怎么样呢？我应该靠近神，神怎么说呢，神让卑微隐藏的事奉。神让怎么做人呢？(夹着尾巴做人。)那不是神话吧？夹着尾巴做人那不是神话。规规矩矩做人，不要与神争强好胜，保罗走的是争强好胜，唯利是图的路，我可不能走，这话是从撒但来的，我不和你争了，我要背叛自己，背叛自己就是背叛撒但，我要羞辱撒但，我不接受这谬论，我要重新做人。谁给我面子，我不要这个面子，这是干什么呢？这是不接受撒但的理论了，撒但是不是蒙羞了，你不接受它，它已经蒙羞了，包括你背叛它，你还要揭露它、弃绝它、咒诅它、敢不敢。周瑜敢不敢，周瑜不敢，周瑜抱着撒但紧紧的不放。哎呀，你是我的亲生父亲，我离了你我可怎么活呀，离了你我可抬不起头来，在众人面前可是丢了脸了，成了恶人了。不是在羞辱撒但，打败撒但，而是在羞辱神，处处都是羞辱神的记号。为什么说是羞辱神的记号，你不背叛撒但，打败撒但为什么就成了羞辱神的记号了？知道不知道？羞辱神两个方面，第一个从宏观来说，周瑜从哪来的？(从神来的。)不是从神来的，是神造的，从神来的就羞辱神呀，从神来的正面事物，是神造的。周瑜是神造的，神造了他以后，他跟随了撒但，跟随了撒但以后，神是用审判刑罚，审判刑罚其实是唤醒人的心唤醒人的灵，是叫你苏醒过来，让你知道谁是贼，谁是父。可是周瑜站在哪一边，他听不听神审

判刑罚的话？审判刑罚的话不好听，但是审判刑罚的话是什么话？是真理、是生命，这个真理生命不是空洞的，你要真正去理解这个审判刑罚。法院审判人，这是个正面事物还是反面事物，审判犯人是正面事物还是反面事物？(正面事物。)审判人为什么是正面事物呢？审判人他是把这个人你所做的什么罪、什么是邪恶的、什么是人不能做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告诉给人，叫人明知，教会人做人，这是个正面事物，是个好事。当你接受审判的时候，虽然说你是有罪的，但是你认识了什么是犯罪，什么是恶。正常一个人，当你接受审判以后，审判官审判了你后，你是不是知道了对与错，你下次还犯不犯，不犯了，这是不是好事啊？对这个人是不是拯救呀。在世界来说你都能看见审判你，刑罚你，关你五年监，别说关你五天，关你十天监。为什么要关你，你坐上十天监，坐上十个月监，坐上一年监，你出来这个人是不是有个变化呀？正常人了？他怎么一个变化，他还敢犯不敢，他不敢了，因为他一犯他要付出代价，哎呀，我还得坐半年监，哎呀，我还得交五千块钱罚款，哎呀，还得去审判我的罪，叫我丢人败兴，成了个罪人，他不敢了，这对人是不是一种拯救啊？在世界上你来认识一下路途，审判刑罚是为了拯救人，是为了叫你活个好人，活出个真正的人来。那来到神家，人审判你还是叫你活出个人来，那神审判你更是叫你活出个真正的人来？审判你的罪，审判你的悖逆，是为了拯救你。可你不接受，反过来你把审判刑罚当成了仇视之物。

你在法院里边，审判官也好，律师也好，还得证人说你，你家庭暴力，你怎么打你老婆呢，你怎么杀人，怎么放火呢，你接受不接受啊？一般人一把这证据放在这，别说人证物证了，低头认罪，全都招供了，就不用人家审判你，全都招供了。为什么呀？他就感觉对不起杀了的人，对不住人家了，良心理智过不去啦，我这是为什么要打人家呢，我为什么要杀人家呢，我为什么要抢人家呢，为什么要偷人家的呢，良心受责备，还用审判官在审判他？刑罚他？犯不着。什么没问他呢，他已经低头认罪了，别更说证人一作证，一审判他、一罚他，他怎么呀？他在底下没有一个不字，嗯，是，服服帖帖认罪，这

是不是有良心的人，有理智的人。有人到法院以后，他杀人了他不接受，我为什么杀他，他该死、他犯贱，他为什么骂我呢，他先骂了我，他先骂了我什么、什么，我才打他，他打人、他杀人都有足够的理由。在法院里边，他还有反驳，他还要找律师去反抗，去翻案，这个人是什么人，认罪的人会不会去翻案，他不会，他不服不满他才去翻案。不服不满就是没良心，他就没有这个良心，没有这个理智，他就不知道人和人怎么相处。别人骂他一下，我就打你一下，别人打我一下，我就得杀了你。

就像蹦蹦说的一句话，以恶治恶，我必须让你活在拳头之下，如果蹦蹦去法院审判他，蹦蹦凭这种性情活着，蹦蹦服不服，不服，蹦蹦就会上告，我杀他该，他为什么说要弄死我呢？他说弄死我呢，我才跟他干，他都有足够的理由。也就是在世人那边，一级级审判台，这世人是好人，是有悔改的，没悔改的是不是都显明了。在世界是这样的，在神家呢？神话来了，神话是一切正面事物，神话来了是不是把人也显明了，那你对神审判刑罚人的态度是什么，对审判刑罚的话的态度是接受、顺服、是认识、是悔改、是认罪、还是起来反抗、反驳、不承认、不接受、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倒打一耙。那究竟是什么人，在神话面前，真理面前就显明了。显明了以后，咱究竟是不是恶人，还用举例子说吗？还用我说周瑜以前你干过什么事啊，这个事呀定你是恶人，还用不用啊？不用了。就现场表演就确定你什么人了？就是恶人，因为什么，因为你不接受审判刑罚，同时你还要干什么呢？审判台前还要逃跑，不管你以前什么表现，就现在的表现，你自己活出来的，就是一个恶人的表现。周瑜能听的懂吗？(能。)这是刚才咱说小五的一方面表现，人肉眼看到的，神造了你，你跟随了撒但，你死死的拽着撒但父亲的衣衫不放，你抱着邪恶不放，神让你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可他放下放不下，他放不下。尼尼微城王，人家是个王，人家能脱了官服走下高台披麻蒙灰，一个王还能这样去做，放下手中强暴，远离恶道。那咱今天是谁呀？一个中国人，一个败坏不堪的一个无耻的人，你还有啥脱不下官服的呢？还有什么俯伏不下来的呢？还有什么面子呢？就说你个恶人怎么了，你本来就

是个恶人，这不是针对事实说话吗？为什么不能叫人说一句实话呢？人说一句实话你怎么就接受不了呢？

周瑜，当你得了癌症以后，你愿意叫人告诉你，呀，周瑜，你看你的病这是癌症啊，你愿意听这么一句话呢，还是说，呀，周瑜恭喜你啊，你怀孕了，不能说怀孕了，周瑜是女的能说怀孕了是吧？男的不能说怀孕了，不能说怀孕，应该说怀金子了，周瑜哪个好听，你要哪个，他愿意听我是仙女下凡，我是先锋官，你别给我说我有癌症，就即使说我快死了，我就是癌症到了晚期了，你也不要告诉我有癌症啊，我有癌症没癌症无所谓，你别告我有癌症就行，你说这是聪明人还是傻人。蹦蹦，告诉你癌症好，还是不告诉你癌症好？(告诉得癌症好。)告你癌症，你才开始啥呀？注重你身上有病，你才开始怎么呀？去病，注重你的饮食，不告诉你是癌症是不是害你呀？你自己有癌症你还不知道，你还该吃辣椒吃辣椒，你还不知道那是病，到你临死之时才晚已，才知懊悔已经晚了，没有后悔药，那你究竟是聪明人还是不聪明呢？周瑜你说你聪明不聪明，哎，周瑜探讨一下，你感觉你聪明不聪明？(不知道。)聪明不聪明，就从他说不知道这句话里面，你说他心里在想什么，他聪明不聪明，他不是往返而来，他自己觉的他最聪明，但是你问我聪明不聪明，我不能说我聪明，我说我聪明，傻子才能在人面前说我聪明，我不能说我聪明。我说我不聪明，我是傻呢，我说我自己不聪明，不聪明不能说，说自己聪明还不能说，只能说啥呢？不知道。只有说出这个不知道才是最聪明的人。咱说起笑话来了，说相声里面说了，说这面有一头驴，有一头猪，你问驴你说是先杀驴对呢还是先杀猪对呢？别说谁对，你就说这边有一头驴，有一头猪，你告我说先杀哪个吧？(先杀哪个都不对。)别对不对，先杀哪个吧咱？(先杀驴，驴不愿意。)不愿意还问它，驴你愿不愿意呀？蹦蹦杀谁？(不是这么说的吧？好像是。)你先别说，我就问你驴和猪咱先杀谁呀？先杀驴还是先杀猪，你说先杀猪还是先杀谁呀？(问猪呢，你说猪先杀还是牛先杀，先杀牛，牛也这么想的。)问你一头驴，一头猪，让你说先杀谁呀？你说什么呢？你说先杀驴，猪就是这么想的。你要是先杀猪吧？那头驴也是这么想的。说杀驴也不行，先杀猪也不

行，什么也不行，不知道，不知道先杀谁，这才是最聪明的。周瑜你说聪明不聪明，聪明吧？哎呀，周瑜相当聪明，就是聪明用错地方了，聪明用在什么地方了？(聪明反被聪明误。)聪明反被聪明误。你这掩盖什么呢？咱信神，神让咱做什么呢？诚实人。你来这信神不要耍聪明，在神这儿你耍聪明，你什么也得不到，神是叫你坦诚敞开，别说这个绕圈圈，周瑜咋啦？反正你和弟兄说话要小心再小心，不知在哪边就给你挖陷阱，不能给你说，一说就是一个陷阱，周瑜你给我说话你太小心了，你太小心了你能得到什么？刚才说了一个外面说出来的是羞辱神的这方面。

另一个羞辱神的方面，这也是真正对神一种羞辱。神造人的时候是有形有像，神造人时是叫你活出个正面事物来，是有良心有理智的一个人。你看神造人的时候，让亚当给动物起名字，起出来以后，神说好的，神说败坏的人呀，绝对做不到，你说张三我就非得说李四，你说李四我就非得说张三，总要显得我比你高，咱这个性情是不是这。和你说说话，总是在这里绕圈圈，叫你跟着他走，让他跟着我走，他总不能跟着我走，我说每句话呢，周瑜他不是在我这些话里得到什么真理，得到什么路途，他总是把我的话当成防备的话，总害怕上当失脚，周瑜，是不是？（没有。）没有。你说出这句话来，你如果真没有，心里话为什么不说呢？今天你的活出，流露出来的是不是正面事物呢？神要求人做诚实人，你做诚实人了吗？周瑜活出来有没有人的形象？是不是有形有像，是没形没像，所以说这是羞辱神的。神造人是让人彰显神，荣耀神，怎么彰显神荣耀神呢？一身正义，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维护神家利益、一切是站在神的一边、站在神一边做事，站在神的一边看事，这是不是正面事物，这是不是有个人的形象，有个基督徒的形象。可是呢？你活出来的不是基督徒的形象，所以说，你活出来的是羞辱神的。你活出的没有基督徒的形象，那你说基督会要你吗？基督不会要你，神会要你吗？那你必然成了灭亡的种类。咱怎样走向灭亡的呢？是你不跟随神而走到灭亡的。周瑜，你跟随我吗？跟随不跟随？你嘴跟随心跟随吗？(咋不跟随呢？)咋不跟随呢？我问你话，你如果跟随我，你回答不回答呢？你说跟随的人回

答不回答。你看，耶稣问彼得是吧？问彼得你爱我吗？连续问了第三回他怎么说的呢？叫我怎么说呢？没法说，没法说还得说。（我曾爱过天上的父，不曾爱过地上的主。）能够真实说出来。周瑜能说吗？你算跟随不算？“就是你心思所想的、你外表做出来的不是在为神作见证，不是在羞辱撒但、打败撒但，而是在羞辱神，处处都是羞辱神的记号。”昨天我说周瑜，看看你说的那两句话吧？你说的每句话，百分之八十都是有问题的，是吧，处处都是羞辱神的记号，咱不说周瑜了。

王毅对这句话怎么看，“就是你心思所想的、你外表做出来的不是在为神作见证，不是在羞辱撒但、打败撒但，而是在羞辱神。”只要你不是在打败撒但，羞辱撒但，那你就是在羞辱神，这话能不能领受了。就好比说你帮助他们了，当时给你交通了呢？当时你心里亮堂了，一到了实际生活当中啊？没说两句话就火了、就难受开了，就实行不了了，是吧？(嗯。)那这个时候你的心思意念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心思所想的，外表所做出来的，不是在为神作见证。你帮助人的时候，或者是他素质差也好，不听话也好，那这个时候，你的心思，你的心态是什么，你是在干什么，你得明白，你在干什么？你在做事，我就把这个事情做了，你半天做不了一件事，你训他？心思意念应该是什么，心思所想是什么？应该干什么，你是谁呀？你是受造之物。受造之物应该干什么？得尽本分。你尽什么本分？尽本分、预备善行、帮助扶持人，把这个本分做好。他们做不了，你就叫他来，帮助他来做，这是不是应该是你心思所想的。尽本分我就尽忠心，尽心、尽意、尽力，那我尽心尽力没有，我在这里发火呢？我发什么火呀？我帮助扶持人几分钟了呀？心思意念你在尽本分，你在事奉神呢，神给了你这个素质，你比他好一些，这个素质谁给你的呀？神给我的，神给我的我为神效一份力，拿神的东西给了神，这是正常的，应该的，神没给他，就没那样要求他，这是神的一种公义。那我还有什么看不起人的呢？当你有这些心思意念的时候，你知道你在站见证，这是你该做的，任务、职责，你心里面还难受吗？再一个呢？神给了我这么一个素质，叫我来尽本分，我心思意念想干什么？想发脾气，看

到他们就火大的不行，想发火，一发火就想，咦，这个火是从哪来的，我这个发火目的是什么？无名火？不是，这里面有原因的，是因为他笨，因为他不听话，那我发火是什么，是不是要求人听我的呢？噢，我这是想利用这个发火达到我个人的目的，是想用这个火来经营我个人的位置，想用这个火让他们心里有我的地位，啊，这东西，这都是撒但给的，这是邪恶的东西。我今天信神，我要站住这个见证，我要背叛撒但，我不能为肉体活着。我要站这个见证，虽然发了火以后，叫他们仰望呢，叫他们靠近我呢，我面子上是高看了，给别人看见我是实行真理的，我是怒气。其实是为自己，搞自己经营的，这是什么？这是与神争夺地位，争夺名誉，我这能干不能干，不能干。我得站住这个见证，撒但给我的，撒但给你的是什么东西，撒旦给你就是对你肉体好的，名誉、地位、钱财，给我这些东西，我要咒诅这些，我要背叛这些，我要见证神，我不为前途命运，我不为地位，不为前途，只管尽上我的本分，我要站住这个见证。怎么站住这个见证呢？不受自己心思意念的搅扰，不让世界这个前途命运掌管主宰你，从这个圈圈里走出来，我要背叛他，为了站住这个见证，而做这个事，你心里是想站见证。站见证是干什么呢，给他们作个标杆来？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要活出一个基督徒的形象来，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怎样维护神的名呢？大卫能在三米高的巨人前，能打倒他，那我能不能在败坏人面前我不为怒火呢？我还能帮助，忍耐呢，我站这个见证。当你心想站住见证羞辱撒但的时候，不让撒但搅扰你的时候，你这时候还有火吗？没有了。这就是从心思所想，跟你说的这个过程是不是羞辱撒但、打败撒但呢？打败他。那你如果没有这样的心思所想，那你就是在咋呢？那你就是羞辱神，处处都是羞辱神的记号。有首诗歌怎么说的？每次试炼临到都是一场生死战，是吧？都是撒但的试探，都是撒但与神在打赌。打什么赌呢？撒但在那面告你说，你别看王毅他在这尽心尽力尽本分呢，“嘁”，他是什么？他这是喜好，他是为了在弟兄姊妹面前有个位置，都得高看他，他才尽这个本分，你试试，你给他一个不好的环境，你看他活出的是谁，你看他性情变化了没有？摆设不如意的环境显明了，把大军给你，是吧？你说出来听不懂，一个事情做不好、做不合适，你怎么了，你起来不耐烦了，没耐心了，不搭理你了，这个事情不说了，你不说了是不是这个本分不尽了？这是不是一种背叛呢。那撒但在那边是不是开始嬉笑

了，怎么样？这不是跟随你的人吗？这不是忠于你的人吗？就这点挫折就不行了，这点忍耐包容都没有，神还是有爱的，还作在弟兄姊妹身上就是作在神的身上，怎么样？有彰显你神的、有你神的一点形象吗？有人的形象吗？这不还是我撒但形象吗？他不是还是彰显我的，活出的还是我撒但吗？撒但在这边嬉笑了，神那蒙羞了，这是羞辱神了。这能听懂吗？就是每次都是在打赌，撒但在那边看呢？神也在那边看呢？

咱今天还说了什么事呢？敬畏神远离恶的开端。说什么呢？保管祭物的，咱这个例子不知交通多少次了，现在还有好多人不知道这个事，想起来没有？昨天咱还交通了吧？保管祭物的，不是说你这个祭物保管的怎么样，保管这个祭物两家都做成了，但是一个人神说我从来不认识你。就好像说王毅干这个活呢，也干了，怎么干的呢？要么发脾气，要么我不搭理你们，自己把这个活干了，他这是把这个本分尽好了，做到位了啊。神看到他的心了没有？看到他的态度了没有？所以说，神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为什么呀？他在作这个工作的时候他寻求神了没有，神看着我呢？撒但看着我呢？没有这一项目，没有这一过程，你没有这一过程也就是，做什么事没有去问神，神没认可，你就去做了，所以说在你有问题想求告神的时候，神说我从来不认识你。因为你就没有求告神，就没有来到我身边，不管你尽任何本分的时候，遇到不合你观念的时候，你都意识到神看着呢？撒但看着呢？这就是对我的一个试炼，撒但在试探我，我得站住这个见证，撒但就在看我发火不发火，看我有忍耐了没有，撒但想嬉笑我呢，我就为站住这个见证，我就不发怒，我就耐耐心心的帮助他一次，我就让撒但蒙羞一次，我就为神站这个见证，有没有这个心志。你什么心志呢？你看神看着呢，撒但看着呢，这是你为神站见证的一个心志。神看着呢，撒但看着呢？你做事是不是受到辖制了，我不敢了，我有败坏性情不敢发挥了，我本来想炫耀一下自己呢，我想发一下火，看一下我的地位，可一看，呀，神看着呢？还能发火吗？不能发火了，为什么呢？哎，凡属血气的都难逃那愤怒的日子，一句话，呀，不能发了，一句话把你败坏性情辖制住了，这是不是把你保守了。你怎么保

守的呢？神看着呢？这时候你心里想起神来了，呀，这王毅心里有了神了，这就是敬畏神远离恶的一个开端。每次试炼临到都是神与撒但在打赌，每一次你都这样经历去看，那你这个见证就容易站。

周瑜我问他话呢是吧？我跟他交谈任何事情的时候，他如果真正心里面有神，他能知道，神在看着呢，撒但在看着呢，我做诚实人了没有？我心里面怎么想的？神在那看着呢，我要说了鬼话，撒但在那嬉笑呢，我说了鬼话神不知道啊，我不能说鬼话，我得说诚实话，我心里边有什么还得说什么话，那这个话是不是就出来了呀？可他不能说，为什么不说，他心里就没有意识到神在看，撒但在看，他心里就没有这样想，没有思考，为什么？心里没神。他翻腾了最后还来了个什么，心也累，人也累，拉倒吧，回家吧，如果真是一个信神的人，你心里真承认有神，看见了神，你还敢说出这句话来，你还敢有这个想法？你看到撒但在那里看，神在那看，反过来神你看着呢，看着就看着吧，我心累了，我跟撒但走呀。他敢？他能？他不敢，但是他就能说出这句话来，证明他心里面没神，他心里面就没有意识到，神在那儿看呢，神鉴察人心肺腑，神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神向他掩面了吗？没有。心里没神，有神的话不敢有任何想法，不敢，害怕，这也是一个实行真理的路途。王毅，有路了吗？解决你这个性情的一个路途，到你做事的时候，你感到不耐烦的时候，神看着你呢，撒但在看着你呢，就看你站见证呢。有一首诗歌神说什么呢？神所作的就是这个工作是吧？我就不说，我就在看，神作的就是这个工作。神在看着你呢，做的就是看的这个工作，就是在看，给你摆设每一个环境的态度，流露出来的态度观点是什么，就根据你流露出来的观点、态度来定你的结局，定你的归宿。今天讲道交通是不是也说呢，摆设的环境，是根据你流露出来的态度观点来决定你的归宿。是因为什么呢？是根据你的态度观点决定了你的言行举止，是神知道你的态度观点流露出来了，神就知道你要走什么路。路是什么决定的呢？态度观点流露出来的言行举止就决定了你走什么道路，你走什么道路就决定了你是什么人了。所以把中间过程去掉以后，就是你的观点态度就决定了你是什么结局。这个能转过弯来吧？所以说你态度观点最重要，

你态度观点是源头，中间你言行举止走什么路呀，这是个过程。如果不解决你的态度观点，言行举止把你控制了，我什么也不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控制了，但你的态度不变，控制了你的言行举止外表的变化，但你心里抵挡神能变了吗？变不了，那你所走的道路能变吗？不可能变，那只能说你咋呀，是你学的乖巧了，看不透的事不说了，研究等待分析了。神说啥呢，一时的诡诈能拯救你一世吗？是你更加诡诈了。从源头不要从外表的变化，从你的源头态度、观点、出发点，从这儿开始来认识，来变。这儿变了以后，决定了你的言行举止，言行举止决定了你走什么路，那你的结局就定了。一直说你的态度观点，在神这呢？也是说你的心思、所思所想是不是你的态度观点？你所思所想就是你的态度观点，你的态度观点就取决与你是善还是恶，就根据你态度观点。

你别说其它的，你就说周瑜这个看天花板，嗯，就这个动作是什么？那是不是属于不尿人的表现，那这个态度是不是恶的表现呢？所以说不需你说什么，你做什么，你态度观点流露出来就是。你有这个态度观点就决定你走什么路，所以周瑜一路走来就是这样的路，是吧？那决定了你的结局。你今天到现在还是这个态度观点，所以说处处都是羞辱神的记号，这就说起来了，这又多了个人是吧？又多了个恶人，王毅也是个恶人了。(本来就是个恶人。)没有实行真理的心，就是恶人。从这能看到什么呢？神拯救人的良苦用心，刚开始说是败坏的人类，是蛆虫粪土，说你这些话有知觉吗？没有知觉。但逐步什么呢？把你打成不信派，再打成啥？不信派、地狱之子、敌基督、无耻之态，和无耻之态对上了吧？然后狼心狗肺，狼心狗肺后还有什么呢？还有败类，先是败类，然后是狼心狗肺吧？你从这里看是不是一步步加深呀？今天又到什么呢？敌基督、恶人，还要什么什么？(到头了。)到头了，逐步的到恶人。必须得把你打断头，信神才有个开头。你看前段时间，打的周瑜迷了是吧？后来有段时间看他情形起来了，给你的感觉好像说，周瑜认识了，有了路途了是吧？其实是什么？是有了路途了吗？不是，他是起了老茧了，另一种是打了个太极，转了个圈，过来的时候他又流露出那个性情，内心里张狂的性情。(原来的

那个样子。)原来的那个样子又流露出来了是吧？不以为然了，不知羞耻了，他本性变了吗？没有。所以说，显明了，一说你个恶人接受不了了。如果说当时把你打下来以后，你如果真有认识了，背叛走出来了，今天再说你是个恶人，你还能反吗？不能了。就是蹦蹦说的，我还有什么？周瑜他今天能反，他还有什么呢？他还有希望，有什么希望呢？与神搞交易，我还有个盼头，我还盼望能蒙拯救，剩存下来，好家伙，一下没了盼头了，成了恶人了，没有盼头了，干脆回吧！这个事情证明他里面有一个交易的心，有盼头，还没有完全打消了他的哪些盼头，神怎么说的，取缔了你的前途命运，全部给你打消掉，打不了你，你这个人就不行，你这人不能用。蹦蹦这个刚才说了，最后成了恶人，神不要了，最后还得惩罚，回吧，接受惩罚，拉倒吧，没有什么盼头了。蹦蹦刚开始盼的是，我拉拉粪，拉拉粪不能被成全可就白干了呀？蹦蹦要求怎么啦？蹦蹦要求被成全，他不是说蒙拯救，他不是先锋官，他要求是成全。后来又要求蒙拯救，剩存下来，在国度里拉大粪也行吧。现在呢，拉倒吧，灭他他也不敢跑。(在神话八大罪状中，在神的审判中逃走的人是傀儡，比那些不信神的人受的惩罚更重。)吓的蹦蹦不敢跑了。

“你不是在见证神，你不是在为神花费，不是在为神尽上你的责任与义务，而是为你自己。”刚才咱交通说王毅呢是吧？不是在见证神，你在帮助扶持人这个时候。咱以前交通过，苍蝇蛆虫，现在咱不说苍蝇蛆虫了，现在直接揭露你的本性，你不是在见证神，你在这个时候你对他发怒，你见证神了吗？你心思意念不是在见证神，你心思意念是在做事，我把这个事做完，我把这个本分做完，你里面只是在做事，你里面有神没有神？(没有。)没有神，你没有见证神的名，没有见证神的作工。你不是在为神花费，他在为谁花费，他为自己，他把本分当成了一个任务，把这个任务完了就咋的，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熬日头，等待日子！就这么过了就算了吧！他不是在为神花费，为神花费是什么呀？为神献青春，我今天是信神的，我今天把我自己献给神了，你献给神了，今天遇到这些挫折，你还能有怨言吗？你已经献给神了。举个例子怎么说呢，以前有个书生，旧社会卖身契，你

把他卖给哪个人了，卖给人家以后，你在人家家是不是就是个奴隶，你还能有所要求吗？你签卖身契卖了，你既然把你献给神了，你是不是把你卖给神了，那你还有要求吗？你还有要求，那神就不承认你把你卖给神了，也不承认你把你献上了，你没有要求才是把你献上了，你有要求那就不是把你献上了，那叫什么，那叫搞交易。如果你在这里边，你在尽本分的过程中，你还有要求，哎呀，跟他急的不行，火大的不行，有态度这就是有要求，你不能完全把自己献上。献给神了，没有自己所想了，这就是献上。献上就是把你卖出去了，没有你自己所要求的了。王毅献上了没有？(没有。)你不是在为神花费，不是在为神尽上你的责任与义务。你帮助人也好，扶持人也好，这是不是神给了你这方面智慧，神给了你多少就向你索取多少，这是不是神给你一个责任任务啊？也是你的使命啊？那是该尽的。不是在为神尽上你的责任任务，而是为自己。为自己什么呢？刚才就说了，名誉、地位、前途，而是为自己，为自己言外之意就是为谁？为自己就是为撒但。

咱昨天交通花费呢是吧？花费言行举止是为了谁，一切是为自己，为自己说话，是为自己虚荣脸面地位，那你为自己就是为撒但，那你这还是见证神，这叫什么呢？羞辱神，这就是恶，这就是做恶。这一会又出来一个恶人，这周瑜今天估计能睡着觉了，你这有三、四个人陪伴了。所以到最终神就会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啊，离开我去吧！这回祭司弟兄交通了一个什么，召上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这段话交通了以后，宣布每个人的结局命运，宣告了几类，五类人是吧？第一类做祭司的，祭司的是最体贴神心意的，再次就是带领工人负责任的，再过来就是众子、子民，和效力的。众子、子民和效力的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有生命没生命的，子民能按真理而行的人，实行神话。)这里面主要有个什么呢？责任心，用心，你是在用心尽本分，也就是有责任心，用心在尽本分的人是子民，用手尽本分的人是效力者。效力者还有一个忠心效力的，不能效力到底的，效力的效力者，他效力不合格，他尽本分不合格，但是他不能成为打岔搅扰，他就守个规条，他没有责任心，别人给他交通，带领工人卡着他，卡着他就

做，不卡着他就不做了，就应付糊弄了，但是应付糊弄他也得做，这是什么人呀？这是效力者。在尽本分的过程中，他不但尽本分不合格，他还怎么呢？在尽本分过程中搞个人的经营？就是搞个人的经营，打岔搅扰，造成拆毁，那这个人是什么呢？他不是效力不合格，这是打岔搅扰，搅扰就是拆毁。(这就是作恶的了。)这就是作恶的了，这是什么呢？效力也不合格，效力也不合格，取缔，不要了，不要你这样效力的。在群里面你们看到了吧？二十来个人在干什么？传销呢是吧？不要了。在尽本分中搞个人经营，不是说你尽本分不合格，而是你打岔搅扰，连效力也不要了。我一直给你交通什么呢？用心，也就是说，我为什么让你用心呢？我是把你带到什么呢？我一直往子民路上带你呢，可是呢？你用心不用心不是我说了算，是谁说了算，是你自己说了算，你不用心那没办法呀。

今天本分，本分干事情用心不用心啊？一件事情、一件事情显明不用心。那天弄砖呢？你当厂长，厂长咱这儿弄麦子，第一想起来不能让麦子翻车，麦子翻车了，一切的宗旨就是不能让翻车，咱不是说厂长一个人，咱在坐的谁用心了，而是这个事情，厂长我说了他他也没在意，没有去做。今天又做了个什么事，厂长第一回就开始说了，厂长说什么，他在磨坊里头，磨麦呀，磨出来一个多月，他误认为是两个多月了，既然他误认为的，不是说这个事怎么做，是交通这个性情，既然他是错认为的，他认为这个面两个多月了，两个月意味着什么，怕坏。这边要吃麦子呢，然后他这面两个多月了，还有个近期磨的面，这边要吃面呢，他就拉了六袋子近期磨的面，留下两个月的面在磨坊放着，最后去那边一说话，他告诉我说，那面两个多月了，还能卖不能卖，赶紧都出了。我说你知道两个多月的麦子了，你拉的这是多长时间的，这是后来磨的，我说你厂长，你吃新的丢下旧的，这是你厂长做的事，你心哪里去了，没心，没责任心，没负担，没忠心，那你走的是什么道路，你走的就是效力者的道路，你走的就不是子民的道路。子民是什么，用心做事的是子民，不用心做事的是效力者，神公义不公义。

你说蹦蹦走的是什么道路，蹦蹦看做事专业吧？他为什么做的，蹦蹦你自己说说，你是用心做事呢还是用手做事呢？（用心做呢。）蹦蹦他自己说的话，他哈哈一笑，他心里是不是最清楚的，你是用什么做事的？他知道他要冒充，他冒充，他自己笑。你外面工作做的再好，你是用手做事，不是用心做的。用心做事的是什么，时常想的是什么？神的见证。你活出的是见证，这是善行。你有见证就是善，你没有见证就是恶，你想的是神的见证，见证神的作工，见证神的名，维护神家的利益，你考虑这个，那你就是用心。你考虑着这个好看，这个怎么样，你考虑的是你个人的观点，拿出来，那是你搞个人的经营，你搞个人的经营，那是打岔搅扰，打岔搅扰连效力都不合格了。(心里没神，在那坐到十点，十一点，哎呀，今天做不完了，那个话里带着攻击性，做不完，他跟我说一句话，我以为是攻击我的话呢，完不了了，我说我就不相信干不完。)这就是斗字派，这就叫本性。(心里没神。)你要是有神的话。(摆这个环境，我想反驳他，我心里想我不能反抗他，我要站住这个见证。)最起码得有这个实行。(心里有神，心里没神，听他的话带着攻击性，就打回去。)到最终神会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本分，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能承认这话吗？你吃面你把新面吃了，把旧面丢下，你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没有问问神认可不认可，所以到时候灾难过来了，你问神，神说你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从来不认识你。

神有句话怎么说呢，神的负担就是祝福，今天看到了吗？负担就是祝福，负担就是这个责任心是吧？你说王毅，如果你有负担，你有负担不是说你把这个事情做好，而是把这个整个大的这个方向、准则、原则做到什么程度，当你有大的方向目标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和他们还能较起劲来，还有这个时间吗？还有这个想法吗？你就没有了。当你有这个负担的时候，你就不管用什么方式办法，好比说我吧，我临到蹦蹦了，如果说我没有这个负担的话，我和蹦蹦能不能合得来呀！这么欺负我，我还能和你合得来呀？(你不能这样说，我没有欺负你，你不能这样对我，那套这样，那能行，那不行。)那你说周瑜欺负我了没有？你说周瑜欺负我了是吧？你说我问周瑜，蹦蹦欺负我

没有？周瑜，蹦蹦欺负我了没有，驴也这么想的，就是猪不这么想是吧！你伤害别人了，你自己感觉不到，别人能感觉得到，更何况你流露出来败坏邪恶的东西，我能给你揭露解剖出来，你说我感觉不到？本身你欺负人了，你感觉不到，这是一个，你本身是个败坏人类，你认识不到的，我这也认识不到？我这没知觉呀？这是一个。就按世界来说，我是你的领导吧？你尊重我没有？(我尊重你了，我做的啥事不是你吩咐的事情。)尊重我还跟我反抗呀？尊重我还敢反驳我啊？尊重我还给我说？我等待你回转啊!(我那次不是给你解释了吗？我用词不当。)蹦蹦你和领导说话，你敢用词不当啊？我说用沙，弟兄不让我用沙，这也是用词不当。你看蹦蹦，哎呀，蹦蹦这是不是欺负我，哎呀，我是让你认识一下，是不是欺负我，如果在世界，我是领导，你是职工，就你这种说法，今天开会了是吧，蹦蹦，哎呀，你说开会的时候你跟经理这样说话，你还想干不想干？你还能不能干，你说你能不能干？(我不说了还不行。)可是你能不说吗，蹦蹦？(欺负人的时候，你自己感觉不到，你去体会这个话，你自己感觉不到。)(就是那天垒砖一样，你们谁能干，谁干，我是不垒了。)搬砖咔嚓一扔，给谁看呢？不是给我看呢？谁听话你用谁垒去。(让你把那里垒的低一点，那个圈，你自己上去咔咔。)不用说多少，你就是给我干，我用你个匠人，你就这么给我干，我还用你吗？我还用不用啊？(啥呢？)你要给我盖房子，你要给我这样说话这样干，你说我还用不用你啊？(肯定用我呀，我维护你的利益你能不用我，我考虑你的利益你能不用我？)我去哪里找个匠人不能给我干呢？我为什么要受你的气呢？(我在考虑你的利益啊？我在为你做事啊？往好的做事情，你不愿意用啊？我这样的人你还哪里找呢？)(这叫什么？倒打一耙。)(你认真的去想。)蹦蹦今天又晕了，本来我想看你怎么打周瑜呢？打周瑜打的怎么又反到我身上了。(咱做的事光明磊落，咱又不是遮着藏着的。)咱对人最基本的尊重该有吧？(该。)你尊重我吗？(咋不尊重了，我咋不尊重你呢？)(我咋不尊重你呢，你这样的口气是尊重吗？)昨天晚上我说周瑜啊，百分之八十话里都有问题，蹦蹦今天呢？你说出来百分之几呀？你昨天说周瑜百分之百，今天你是百分之几呀？我还没说呢？弟兄姊妹都听出来了。(我尊重你吗？我说用粗的，你说用细的，我是为你的工作考虑呢。)我说倒栽柳啊？你非得说，为我考虑，咱不能栽柳，不能栽柳。(怎么办呢，你不采纳咱就倒栽柳嘛，我提建议不能提吗？这工作

建议不能提吗？)有些时候建议不能提。(你叫我不能提，我以后就不提了。)蹦蹦脑袋釭上油了，我今天不是给你比这釭油呢？我是给你谈个认识，你这么诚实你能得着什么呀，我说你一句呀？你有三句反驳，那你得着什么了？我刚才给你谈的话题是什么话题呢蹦蹦？我谈什么话题呢？我刚才说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刚谈到善与恶的时候，谈到一个什么？谈到你对我的一个尊重，你尊重我了没有，我说你对我没有尊重是吧？然后我把你言行举止流露出来的对我的一种不尊重摆在桌面上了，你接受不接受，你认识不认识，神话有一句怎么说的，基本是事实就接受，就承认，是吧？这句话你实行了没有？(实行了。)你接受啦？你接受了对我尊重不尊重？（尊重。）这就是接受啊？我说你不尊重我，你说接受，你是在考我智商呢？还是戏弄我呢蹦蹦？是不是看我能不能翻过这个个来？蹦蹦你戏弄我，尊重我不尊重我，那你刚才是不是戏弄我呢？(我怎么戏弄你呢？)你和我绕口令是不是戏弄我呢？(怎么绕口令，不管你怎么说，我不是事情怎么争呢，我是考虑，怎么好，怎么做，我的存心我的出发点是想做好。)我考虑的不是这个事情的好与坏，我考虑的是，当我说出话来的时候，你对我说话的态度观点是什么？我说一句你说不是、不是，这是对我的尊重？(刚才你说的，基督说的今天是晴天，你说不是，不是，今天是阴天。)太难了是吧？为什么谈论这个话呢，谈论这个善与恶来是吧？不是善就是恶，那你刚才这一切，流露出来的这一切这是不是都是恶？这又不敢承认了？是不是恶？(是吗！)对我不尊重是不是恶，你刚开始对我尊重不尊重？(我的性格太直。)我问你什么呢？你给我回答什么呢？又是老撒但，那个亚当夏娃也是性格直，蛇说的吃了一定死，他性格直，说一下吃了不一定死，他太直了。蹦蹦你这个能得到什么呢？你这个将什么也得不着，为什么什么也得不着，我给你说什么呢？你都有反驳的。我刚才说周瑜呢？你跟随不跟随我，蹦蹦你跟随不跟随我呀？(跟随吗！)你跟随我了，我说往东走，你说不是不是，该往南走，是我跟随你，还是你跟随我？(还是人没有理智的地方。)这就是善与恶，你不是善就是恶，听明白了吗？什么是善？见证，你是跟随我了，我给你说的合乎事实，是，奥，跟着走，这是不是一个顺服的态度。不是，哎呀，不是，当时，我性格不是，说一系列不是，这是跟随吗？这不是跟随。这不是跟随就不是见证，不是见证神的，那就是羞辱神的，那就是见证撒但的，那就是背叛，悖逆，

那就是恶，今天又把这个恶进深了，不单单说你是恶人，你言行举止流露出来的都是恶。你所做的事在神那儿不是善行成恶行了，赏赐没有了。

咱以前交通过什么是赏赐了吧？你不要说，你应得的，是神赏赐给你的，当你顺服接受了，神赏赐给你的。“神不纪念了，这不是一场空吗？凡是尽本分的人，不管你明白真理深浅，要进入真理实际最简单的实行法就是处处为神家利益着想，放下自己的私欲。”听见了吧？放下自己的私欲，咱一直反驳不接受，什么原因呢？就是里面一个私欲，私，自私、自私的东西。欲、欲望，你怎么了，你的私欲是什么呀？虚荣脸面地位放不下，对着这么多弟兄姊妹说我一个恶，恶人我就承认了，我还反驳你了，我还不尊重你呢，我怎么能丢这个脸呢，笑话我呢，这就是私欲，满足你的私欲，这是什么呢？我要把他反过来，这是不是私欲。王毅发火呢？这个火是不是私欲，这是私欲。“放下自己的私欲，放下个人的存心、动机与虚荣脸面，把神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最起码应该做到的。如果尽本分的人连这点都做不到，那就是效力者，就不是尽本分了。”你愿意当一个效力者还是子民呢？当你这个做到了，那怎么了，心态变化那是心里面的变化，如果你是外表的变化，那是一个效力者。我带你是什么呢？我是把你往子民的道路上带呢？子民和效力者是不是还可以转化呢？

敬畏

衣冠禽兽——《泡脚记》

年轻了？泡好了没有？(不知道。)你听听你们说的，胃疼的泡脚泡好了是吧？(嗯。)谁是胃疼呢？(我。)你胃疼呢是吧？泡脚泡好了。机器人是泡脚泡的脸白了。(有点好的感觉。)小雪你泡的怎么样了？(我泡的没反应，就是光出汗，之后我也懒得泡了。)泡出汗来了？(出汗不能洗澡，泡完、出完汗我就想洗个澡，他不能洗澡。)你泡脚初衷是什么？为什么要泡脚呢？(当时我也不是说为了治病，就说买一单就买一单吧！看面子。)(就是为了让向上挣那一百零五块钱。)谁给你打的电话？(向上。)向上给你打的电话，向上挺有号召力的是吧？他们给你面子，你这面子够宽的了。向上你泡好什么了？她说她泡好什么了？(她说这湿气都排出来了。)冰冰泡出啥来了？(没感觉吧。)从这个说话里面就能听出来了，她泡的胃好了，她泡的月经正常了，她泡的湿疹去了，你泡了过两天可能颈椎就好了，你说这是什么药，这是不是神药了呀？就别说多余的，就听你们这一说，你们泡的是什么呀？(神药。)泡的万能药，治百病，治万病，什么病也能治，有什么病治什么病。(哪有病治哪。)哪有病治哪？大红龙国家他现在吹牛，他再能说谎，他也不敢说一个药治百病的，哪个药能治百病？可是你们手里面，他就能治百病，还是什么呢？不用吃药，不用打针，泡泡脚就好了。你一听这是什么话，这是不是鬼话？这是不是骗子的话？(神造的药就是神奇。)把神又拖进来了？神造的药神奇，这个药是神造的？你说向上说呢，我问向上说，你泡好什么了？向上说什么呢？没感觉。(没感觉。)向上说没感觉，你原来有湿疹没有？(没有。)没有给泡出来了，那是治疗呢，还是加给你呢？(排毒气的，里边的毒气，湿气。)(他里边有毒气，泡出来了。)(问题是啥呢，问题还在小雪身上，小雪知道这是传销，你要给人家说，这就是传销，应该阻止，你也不阻止。)(小飞，机器人，我说你信小雪，你没信神，你信的是带领。)谁说的？(周瑜住的那家老姊妹说的。)(也买啦？)(白素贞是我邀请的她，机器人和她租的那个房子，闲着的，给她搞一个小作坊，谁知道她回去了，借了人家老姊妹高老师一万块钱就自己干自己的去了，后来机器人问我呢，我说，座谈纪要里面第一条，借弟兄姊妹钱就不合适，她挣美乐的钱，我说挣弟兄姊妹的钱不合适，机器人回去她开始干，她问了我以后，她自己单干。) (……) (你看说这些话。)说起这些津津有味，好了不说了，说这些干什么呢？(她说，当时我到人家那里去，不是我要注册，是人家那个人给我注册呢。)你

不掏钱人家就给你注册呢？(你不答应人家就给你注册啦？)(她注册要那个支付密码呢？支付密码你不给她，她会给你弄啊？)你不给人家出钱，就注册了？（是我钱不够，我把手机要回来，我手机里没钱。)再说那些有什么用呢？你自己同意了，你自己有钱没钱，自己哭穷了，说电费交不起，神家还给你交了电费，结果让你有钱去泡脚去了？(七百五十块钱。)七百五十块钱，这个你倒有钱。(后来弄了个牌子，一百零七弄了个牌子。)还弄牌子了？(为了维护环境。)还弄了一个牌子？(大门上弄了个大牌子，就是环境不好吗，弟兄姊妹能来，来了就说是泡脚，结果一个人都没有泡过，外人来泡十块钱。)为了维护环境，话你看多会说呀。首先说有什么环境，别说维护环境。(我出过事。)你出过事，你挂个那个，公家就不找你了？就维护了？刚才说你们，还正儿八经办呢，还挂了招牌了。谁弄的呢？月月？才过来的哪个？(才过来的新人。)你叫人家弄的？

你们看见有可疑的地方，也不询问，也不观察，你们下去是干什么呢？你们多少人下去，一个月了，两个月，下去了，下去了也不了解了解教会里有什么事，那你们了解什么呢？你们脚也泡了，也没有问问，这泡脚来源于哪？怎么回事，其他人让你们泡了没有？(没有泡过，我就没有泡过。)其他人给你说这个泡脚的事没有？(泡脚的事，人家那儿有泡脚桶，放着，为了维护这个环境，她是事务，捎带着维护一下。)我知道，除了白素贞，还有谁叫谁泡过脚。(差不多是一个月，那会还没发展呢不知道，这是一个月发展，那时候没有发展。)(从四月份就开始了。)(早有了。)(三个月，不是两个月。)白素贞租的那个家泡脚呢，你去了机器人家泡脚呢，你们就不感觉有点怀疑？你们多长个心哪，心都长哪了？她们是泡脚呢？如果这里面有个叛徒呢？你就这么上当了，叛徒在里面隐藏着，几个月，三个月，四个月你们就发现不了？咱下来就是询问问题，发现问题，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你有没有做？怎么作这个工作呢？下来一回还没有发现，亲自经历了还没有发现问题，最后还是人家机器人过去，人家报告上去的。你们没有一个人说是往上面询问询问，这合神心意不合神心意，问了没有？小雪也不问问？小雪？你们为了泡脚，你们把乞丐也

联系起来了，把约拿也联系起来了，你们心里面有个原则没有？为了泡脚，什么都能干了？背叛了神就是神的仇敌，爱神所爱，恨神所恨，背叛了神，你还能给她打成一团，究竟你是谁呢？恶心不恶心呀？更可恨的是，你们给人家传福音，传福音没有传回来，给人家做了下线，给人家去推销泡脚了？极大的羞辱，极大的耻辱。叫你去打仗去，你给人家当了个俘虏，当个俘虏也就罢了，你还带了个部队给人家当了俘虏，整个集团给了人家。一个人瞎眼，一帮瞎眼，侍奉人家三个多月还不知道呢，还不知苏醒。新然，她们现在作工呢，怎么作工呢？她们现在住了几天？和你们交通什么呢？(谈生命进入这方面，揭露解剖。)谈的什么内容？(揭露机器人呢，揭露机器人刚硬。)就没有问问教会里面的生活，你们这一段作什么工作呢？

看首诗歌吧？六百一十一首，谁念啊？

(611 人的性情已恶毒到极处

1 历经几千年的败坏人都麻木痴呆，都成了抵挡神的恶魔，以至于人悖逆神的历史都记载在了“史记”之中，甚至人的悖逆行为人自己也述说不完，因为人被撒但败坏得太深了，被撒但引诱得已不知去向了。到了今天人仍在背叛着神，人看见了神背叛神，看不见神也背叛神，甚至有的人看见了神的咒诅、看见了神的烈怒之后还在背叛着神。因此我说，人的理智已失去原有的功能了，人的良心也已失去了原有的功能。在我眼中的人都是衣冠禽兽，都是毒蛇。

2人的性情已恶毒到极处，人的理智已麻木到极处，人的良心已经全部被那恶者践踏，早已不是原来的良心了。人不仅不能感谢道成肉身的神赐给人类如此多的生命、如此多的恩典，反而因着神赐给人

的真理而对神产生厌憎，因着人对真理并不感兴趣，所以人对神也产生了厌憎之感。人不仅不能为道成肉身的神舍命，反而从他身上“挤油水”，向神索取高于人自己给神几十倍的利息。如此的良心、如此的理智人还不以为然，还认为自己为神花费得太多，而神赐给他的太少。)

人的性情已恶毒到了极处，恶毒到极处，什么意思，已经到了一个极点了，你看看今天咱解剖的，够一个极点了吧？经历几千年的败坏，人都麻木痴呆，都成了抵挡神的恶魔，以至于人悖逆神的历史，都记在了史册之中，甚至人的悖逆行为，人自己也诉说不完，因为人被撒但败坏的太深了，被撒但引诱的，已不知道了方向。咱今天跟随神二十多年了，没有跟随神的时候，是麻木痴呆，麻木痴呆但你不认识，不知道。咱跟随神二十多年了？教会建造过来了，国度建造也来了，可现在看看咱的言行举止呢？依然是麻木痴呆到了极处，对自己所做的浑然不知，跟随了撒但，背叛了神。神叫你做诚实人，结果你做了个诡诈人，你说还要欺骗人，你说你做一个诚实人，追求做一个诚实人还难呢，你还追求做一个诡诈人，去骗取人的钱财，怎么认识呢？怎么能做出这些事来呢？成了抵挡神的恶魔，以至于人悖逆的历史，都记载在了史册之中。咱今天所扮演的，所做的，都记录在案。聚会交通的，是叫你进入生命的，我给你交通的生命进入的路途，给你把异象打开，你就记不住，还叫你去贯穿，去教会里贯穿，结果到了你们这儿，挤牙膏才挤出来，揭露解剖了，到今天还没有路途，自己的路途还找不着。你说，咱今天聚会还是带领工人，你可想而知，下面的人是什么样的。人的悖逆，悖逆神的历史都记在了史册之中。你们来泡脚，记载在了史册之中；带领人去泡脚，记载在了史册之中；为了名誉地位而打压人，记载了史册之中；看见恶行，看见了反面事物，嘴念的是反面事物，揭露解剖她，脸上露着笑脸，记载在了史册之中。将来这些要拍成电影，看见电影里面，看见悖逆、逆子的时候，看见宗派一样，宗派他们抵挡神，把信神的人赶出了家门。而你们呢，手里捧着神的话，嘴里说的神的话，脚下面泡着脚，把神话当成了字句道理，每天在传讲，自己实行撒但的一套，每天在教会里骗取，想混个不死的结局。当这个画面，当这个电影拍出来的

时候，我看你那个时候什么感觉，能经得住那烈日的酷晒吗？都走到今天，你悔改了没有？走到今天，你还没有真实的悔改，有真实的悔改，对自己所做的应该痛恶，背叛，找实行的路途，你们都没有。谈起这些事情来不知羞耻，还没悔恨的感觉，看到那时候，外国人都涌入中国的时候，都拍成电影的时候，我看你还不知羞耻吗？记入史册之中。

甚至人的悖逆行为，自己也述说不完，咱今天看了吧？听你叨叨吧，叨起来，听你三天你也说不完。你那言行举止流露出来都是那邪恶的东西，述说不完。因为人被撒但败坏的太深了，被撒但引诱的不知去向。一来解剖了你，前面咱解剖了多少，今天再交通问问你，谈谈认识吧？结果你就是两句话，以后得作好工作。对神心意的认识没有，作工的原则没有，对你的心志，信心没有，神家利益没有，你与神之间关系如何没有，谈的是啥啊？就是被撒旦引诱的失去了方向，被撒但引诱的不知去向了，往哪走不知道了，追求生命不知道了，追求剩存下来不知道了。“到了今天人仍在背叛着神，人看见了神背叛神，看不见神也背叛神，甚至有的人看见了神的咒诅、看见了神的烈怒之后还在背叛着神。”什么是看见神的咒诅了？把你们打到了什么呢？(太平间。)太平间，这是不是一种咒诅啊？可你看见这个咒诅以后，什么反应？看到神的烈怒之后还是在背叛神。咒诅以后呢？还是背叛神。向上，说了以后还接待不接待了，接待也不接待了。看见了神的咒诅，看见了神的烈怒，之后啊，还在背叛着神。我昨天交通揭露解剖了，揭露是不是给你看清了？昨天解剖的是，人对待神的修理对付的态度是吧？(嗯。)你对修理对付的态度是什么呢？依然找不到一个正确的路途。依然没有说得与神建立关系，依然是为着面子说话，说把本分尽好，也是为了你的面子。“甚至有的人看见了神的咒诅、看见了神的烈怒之后还在背叛着神。”你说小雪，咱昨天解剖你了吧？今天向上过来跟你唱开了，你也跟着他对唱，你如果是追求真理的人，应该什么表现，小雪？追求真理的人，经过昨天解剖以后，今天就抬不起头来了，是吧？(嗯。)应该是痛哭流涕，信神多年了，怎么走的是这样的道路呢？当别人再说我什么的时候，你没心思搭理他

了，也没心思再辩解表白了，只是从里面认识，或者说顾不上那么多了，昨天够我难受的了。从中你还和她去对唱，那证明什么？那昨天在对你的解剖里面，占有你的多少心呢？“看见了神的烈怒之后还在背叛着神。因此我说，人的理智已失去原有的功能了，人的良心也已失去了原有的功能。”向上今天说话了，说一些邪恶的事情，说你自己是正面的，说他们是反面的，说的时候脸上带着笑脸，这是什么呢？这是不是没理智了，失去了理智原有的功能，失去了良心原有的功能，你从哪来的？信着神，跟随着神，反过来在教会里边，泡开脚，你泡开脚已经是过犯了，已经是作恶了，引诱人作恶了。你怎么还能够把乞丐，约拿，还能和她们混打在一起，还能搅在一起，还能住在一个家里，坐在一个桌子上呢？什么人啊这是？失去了良心的功能，失去了理智的功能。在神眼中，人都是衣冠禽兽，都是毒蛇。咱今天交通什么呢？一个个打到什么程度呢，昨天打到哪，恶人是吧？(嗯。)今天打到什么呢？衣冠禽兽，都是毒蛇。

法官，你的良心哪里去了，失去了良心的功能，理智的功能，认识到了吗？今天不能叫你法官了，该叫你什么呢？(衣冠禽兽。)你再高档一点，衣冠禽兽，毒蛇，都是衣冠禽兽，都是毒蛇。这就是说，让咱照照镜子，让咱在神面前看看，咱是什么东西，这哪里有一点人的模样呢？根据咱的所作所为，对照核实一下，哪里是人的模样呢？神造人的时候，照着他的形象造的人，叫撒但败坏以后，成了活鬼，点着灯是人，吹灭灯就是鬼，在我这你是信神的，我走了你倒和谁呢？和约拿又泡在一起，这真是和约拿泡脚去了。活鬼，毒蛇，衣冠禽兽。神让你为神站见证呢，让你站在神一边，让你敬畏神远离恶，你们呢？和恶打成一团，打成团就罢了，还甘拜下风，还败在人家权下，还为人家支撑一片天，还给人家当做下线，你不知羞耻。“人的性情已恶毒到极处，人的理智已麻木到极处，人的良心已经全部被那恶者践踏，早已不是原来的良心了。人不仅不能感谢道成肉身的神赐给人类如此多的生命、如此多的恩典，反而因着神赐给人的真理而对神产生厌憎，因着人对真理并不感兴趣，所以人对神也产生了厌憎之感。”向上，什么感觉？人不仅不能感谢道成肉身的神赐给的如此多

的生命，如此多的恩典。神作在你身上的，是不是得了许多恩典？生命供应缺少了没有？反而因着神赐给人的真理，而对神产生厌憎。你和小雪打斗，为了把小雪打败，你们怎么呢？玩弄真理，玩弄正面事物，目中无神啊，还能笑的出来。“反而因着神赐给人的真理而对神产生厌憎，因着人对真理并不感兴趣，所以人对神也产生了厌憎之感。人不仅不能为道成肉身的神舍命，反而从他身上“挤油水”。”你说吧？向上，你尽了一个什么本分呢？尽了一个接待家的本分，是吧？你没感觉到神的高抬，恩典，你应该是为神舍性命，可是你为神舍了什么了？你们为了泡脚，占一个上风，占一个谁在前头，谁在后头，争得面红耳赤。叫你尽个接待本分，暖气费是神家给你的吧？电费出了吧？连你也养活了吧？你不仅得着神生命的供应，还得到了恩典，神家出了钱，你打了个名声，你接待呢，你戴上冠冕，按道理说你应该感谢神呢，你应该舍性命来安慰神，可是呢？有知觉吗？人在幸福之中背叛神。你把神作在你身上的忘的一干二净，你只管活在你的情形里面，你和小雪只是打斗，只是为了个脸面，争个刺头，和弟兄姊妹爱在哪？为神的献上在哪？“人不仅不能为道成肉身的神舍命，反而从他身上“挤油水”，向神索取高于人自己给神几十倍的利息。”咱不仅是从神那边要得恩典，要得生命供应，还要得永生，你要从神那多得多少倍呢？“如此的良心、如此的理智人还不以为然，还认为自己为神花费得太多，而神赐给他的太少。”你们出来泡脚的目的在哪呀？泡脚就为了泡脚，是为了干啥呢？泡脚能干什么呢？(治病呢。)泡脚能治病？泡脚能赚钱，他们是为赚钱而泡脚，治病是捎带，你说这是什么人？这就是还从神身上挤油水，尽着本分不够你吃？不够你喝？做带领工人，哪点差下你的了？带领工人真是？怎么说呢？真是想不到，我还眼红你们，眼红的不得了。做带领的作工作，中间有什么工作，掰着手指都数的出，剩下的，泡泡脚还能赚钱，弟兄姊妹也供应上。如此的良心，如此的理智，还不以为然，还认为自己为神花费的太多，而神赐给的太少。你之所以能泡脚，不就是嫌神给你的太少吗？神养活不了你们，你们得自力更生吗？外表看我是干什么呢？我是泡脚养活自己呢，什么当掩盖呢，掩盖还能混一大堆人，把人都混在一个家里边，这是干什么呢？这叫掩护，谁掩护谁呢？和恶人、和敌基督混在一起，是为了掩护？人的性情恶毒到了极处，咱今天聚会交通的这个呢？你回去自己，根据这个歌写写认识，写一下你的性情，你

性情恶毒到什么地步了，对自己认识到什么地步了，看看对自己究竟有没有认识，这个就这吧！

敬畏

梦中看见灵界实情1

平时嘴跟得还快呢，是吧？说话很利索，今天咋了？谁给你吃哑巴豆了？(有什么交通交通，不早了。)丫头，不想说话？我前天梦了个梦，我先给你说我梦了个什么梦。那你念一下吧，我都写出来了。(昨天我梦了两个梦，一个是梦见我会飞，而蹦蹦不会飞，我就想带着他飞，于是就拽着他的手，往前站着飞，飞的过程中，前边有颗树与红绿灯拦住了去路，树枝与红绿灯紧紧缠着，互相摩擦得吱吱直响。我往前飞，树与红绿灯也同时往前飞，我想拉着蹦蹦从树枝上面飞过，可怎么也飞不高，怎么也超不过树梢，越不过去。在树的这一边好像有镜子，但又没有，可呈现出一副耶稣的画像来。第二个梦是，我和小桃在修理安装一个东西，大概是一个直径为一米多的圆形东西，周围都是像橡胶一样的插头，我把一个个插头插进去，插了好半天就是插不对。没办法，接起来一看，插的位置就不对。正好过来一个姊妹，以前就是干这个的，我让她帮忙插一下，不知小桃因为什么嫉妒姊妹，与姊妹产生了争执，我要维护工作，但又怕惹怒了小桃，于是我只是轻微的说了几句，但小桃受不了，翻脸了，起来就要走。这时前面不再是什么东西了，而是一池子净水。小桃气的一句话不说，踏水而过，把裤子都湿透了。此时她表哥从对岸过来了，我要她表哥带她回家换一条裤子，可是话一出感觉又不对，让她表哥带着她去换裤子，这是什么事？于是一手把小桃拽过来，掐在怀里，这时看到不是小桃了，而是我的闺女。)你看了这个梦什么感觉？北北这个梦听懂了没有？没听懂怎么回事？(道理上听懂了。)道理听懂了是

吧？(嗯。)就是梦里发生的这个事，你是听懂了是吧？那你对这个梦怎么认识？有没有认识？从这里面你看到什么了？刚才你们看到了什么镜头，和这个梦是不是有点相符？看见什么了？（不是要拽上这个蹦蹦往上走呢，拉不上去，就能对上今天这个，这是摆上丫头，往上拉她呢。）我就梦到拖上蹦蹦了，我会飞他不会飞。我带上你去天上游览一番，我带你飞飞吧。飞着往前走的时候，前面有颗树拦住了，这边是树，那边是红绿灯，树和红绿灯穿插着，如果没有穿插，在这边就可以走了。树和红绿灯摩擦的还吱吱响，我往前走，树和红绿灯也往前走，与时共进，整个都往前走。我说飞的高一点，从树上越过去，飞起来就走了。可是怎么飞也飞不起来，超不过树梢。而今天不是只对蹦蹦，所有的人是不是都是蹦蹦？(是。)神一个人一个人显明，让你看到鬼和鬼都一样，蹦蹦是明知故犯是吧？他什么都清楚，你要说他谬种，你说他谬不谬呢？他也不谬。你说他什么都清楚，什么都知道，反正我什么都不实行，不愿意实行，放不下自己，也就是说不会听你的。蹦蹦有句话怎么说的，我招架不住，他要招架你。周瑜不敢听，听就陷在陷阱里了。刚才你看看丫头呢？我问了几句话，丫头把我放得太尴尬，那么多人看着我下一句说什么呀，我看你能说什么，我就不说话。你说，我看你能说到几点，我就不搭理你，把我放在台子上唱独角戏，你说我怎么唱，没法唱。你不管心里怎么想，我心里太尴尬，太难受了。也就是说得不好听点，太不给面子了，太不赏脸了。最起码给个面子，人家给你说这句话搭理搭理，搭理我一下，你搭理也不想搭理我。我和你交通呢，我和你说话呢，我给蹦蹦说呢，给周瑜说呢，我说话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想干啥呢？我和你说话就是交通真理呢。我给你谈家常呢？我给你说废话呢？那自然和你谈真理，谈生命呢，那目的是要干什么呢？是要拖着你进国度呢？那国度在高处呢，在天空呢，我是拖着你飞呢。可是不管我怎么拖，拖不起你来，你不往上走，你太重。

刚开始咱们见面的时候，你是什么呢？你解剖解剖我吧，刚开始还有一种进入的心志信心。经过一两年以后，磨的没了。熬炼了，熬成猪食了，最后连一点信心都熬没了。那现在连让人解剖的信心都

没了。这就是说我拖上你往前走，这颗树也往前走，红绿灯也往前走，神的作工不等待一个跟不上他步伐的人。你今天就是说我等等看，我等等看，如果你等在这不动，那神的作工是往前推移的，你如果等着不动，你只能离神的作工越来越远，越来越远，被神的作工甩来甩去，甩的无影无踪。所以说，这边是有颗树，这边是有个红绿灯。树，善恶树是拦阻你的，你心里边那些观念、想像、认为，你的那些东西，我要带上你越过去，把它踩在脚底下，把撒但踩在脚底下，可是我带不动你，得你配合呀。刚才你看到了，我再有劲也拖不动你，吊车也拖不动你。神怎么说的，你有千条计，我有老主意，我不管你说什么，反正我不开口，反正我不配合。咱在这互相交通呢，最好达到共鸣，一问一答，交心，我心里说什么你说什么，说心里话，交心。你一个不搭理我，你说怎么交心，连沟通都没有，还谈什么交心呢，还谈什么飞跃呢，不存在。这颗树就是你的观念、想像、认为，撒但也是神作工它尾随在后，也是逐步拔高，它也是逐步往前走。我带着你是往前走，原来你交通你叫我解剖解剖你，我刚见面什么也不知道，我怎么解剖你。我也不知道你流露的啥，你想让我解剖你我也解剖不了你，我也没见你流露什么，而且你是什么人，敢不敢揭露解剖也不知道，想叫我解剖你，不能解剖你。那个时候跟这个时候呢，时间也不短了，原来你是让我解剖，今天咋呢？今天是你不要解剖我，你说我，我也不搭理你。你是不是拔高了呀？咱走了一年了，往前面走呢，你这个树也往前面走呢。你今天拔高了往前面走呢，神的作工也往前走呢，神的行政也往前走呢，神对人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红绿灯同时也是往前走了，红绿灯是什么？人不可逾越的天规诫命，你要想过去，你不可能从红绿灯过去，那只能从树上过去，只能把撒但踩在脚底下越过去，那红绿灯是你不可触碰的。(警戒线。)我一直带着你往前走，但是就是过不去，红绿灯你不能触碰，撒但这边，善恶树上果子你放不下，你过不了这个坎，你越不过去，不能把他踩在脚底下。那我就带着你再往前飞，我就拖上你再走上二十年，带你飞不过去，过不了这一关，你能进了国度吗？进不去。我也没办法，神也没办法，神不赶鸭子上架，我倒想赶你上架，还有一个问题是你不上架呀。就是我这个梦里面，蹦蹦就是个代表人物，咱看到一次又一次地交通解剖，咱每个人又表演着。

咱上次交通说周瑜呢，周瑜因为什么反的？丫头，知道周瑜上一次是因为什么反的？我说什么呢？(忘了。)北北还记得吗？(忠心耿耿。)你说丫头对我忠心不忠心？(不知道。)不知道，这话说得太谦虚了吧，用真心话来说，用你心里话说，你忠心耿耿了没有？(没有。)没有，用你自己的话说，用你自己的话你就没有忠心是吧？你一天起来就是应付欺骗我的，就是糊弄我的，哎，这话对不对？这话似乎又不对是吧？那什么对呢？丫头，什么对呢？每个人对我都是忠心耿耿。丫头嘴上这样说她是种谦虚，我当你面还能和你说忠心耿耿吗？那太狂妄了。我只能说个什么呢？但我也不能对你说欺骗你，不能说，就是什么话都不能说，难办。在心里边她说忠心耿耿，怎么说忠心耿耿呢？我在这白天没白天，黑夜没黑夜的，我图了个什么。我不是忠心耿耿，我就来这干了，又不发工资，又不是吃肉，喝酒呢，不喝酒是吧。这是不是一个忠心耿耿的表现？你心里边认为这就是忠心的对吧？(嗯。)每一个人只要献给神一根毫毛那就是忠心耿耿。你光说周瑜是忠心耿耿呢？那蹦蹦是不是？那天他背叛的不行，他要回家拜偶像去呢，他闺女订婚呢，他要回家，我说那是拜偶像，那是犯罪。蹦蹦怎么说的，好家伙，我天天在这里干活，没日没夜地干活，我出力这么大，我尽了这么多本分，我就回家住两天，这就不行了？我这么大功劳抵不了这个罪，就是这么悖逆。我三百六十五天，我就回家两天就不行，我三百六十五天我就拜个偶像不行。我解剖他的时候，我站在他自己的位置上，讲理了吗。我三百六十五天，我三百六十天敬拜神，就五天我拜拜偶像就不行了，是吧？我就这五天，你挡我干什么呢？我就是给那个魔鬼跪下磕了个头，上了柱香，放了个苹果，我起来就跟随你神了，就不行了？我三百六十五天辛辛苦苦拜了你，就换不来这三、五天时间。她是我闺女呀，你说我闺女出嫁我就不用管。你闺女出嫁意味着什么？什么时候了你还给闺女找婆家呢？人家是把子女往神面前带呢？你闺女在哪呢？在地狱里爬呢。我说蹦蹦啊，我一天天说你是恶人，你还有点屈，但也承认，但今天看到你确确实实是十足的恶人。丫头你说蹦蹦恶不恶？怎么个恶？北北他怎么恶？(他信神还拜偶像，还要挟神。)说他恶，说他罪大恶极，再恶不过了，怎么个恶呢？人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呢？虎毒不食子是吧？

蹦蹦呢？你说他恶不恶呢？(把孩子推到地狱里。)他就是宁死也要把孩子推到地狱里，他孩子不进地狱他还不高兴，他非得推到地狱里面，推到地狱的时候，他还得回家送一程。把孩子推地狱还得送个礼包贺一贺，他推他闺女跟随撒但的时候，还要放上礼炮，还得庆祝一下，你说你是不是太恶毒了呀。你说你在这尽本分，你追求进国度呢，结果你闺女你是往火坑里推，你这是信神吗？你这是什么都不信。什么时候了你把她往地狱里推，你不是把她往神面前带，所以说你太恶了，你太恶了。在神面前怎么看你，不仅仅是拜偶像的恶，你闺女你都不放过，你不爱惜自己，你连你闺女都不爱惜，太恶毒了。咱是说什么呢，说起蹦蹦来了？(说他姑娘结婚。)这就是那个观念，我就是在这，这样交通了以后，你说他还回不回家？(不回去。)不回去？可能吗？我要不回去村里人怎么看我呀，我说你蹦蹦恶呀，恶到极点，怎么呢？不仅仅把你闺女送到地狱里，还要光明正大的让全村人都知道，还要让全世界知道，你还要公布一下，是你把你闺女推到地狱里去的，你说你恶到什么程度。你村里人没有看到你把你闺女推到地狱里还不行，全村人怎么看你呢？嘴里面没有流露出神怎么看我。他怎么看呢？看撒但怎么看我呢？周围人怎么看我呢？他时时刻刻想着怎么满足撒但。蹦蹦还说了句什么话呢？走到现在是胆怯，蹦蹦说我刚信神的那会儿可撇了呀，那时候家里揭不开锅，看到人家别人给闺女吃什么呢，我给我闺女吃什么呢，那时候流泪呀，把我开除了，可算解放了，哎呀，回世界大干一番，多好的生活啊。可今天国度建造又来了，他说吓的我不敢跟随了，不敢尽本分了，这意味着我又得撇，意味着我又得揭不开锅啊，我不敢再为神撇了呀。你为神撇啥了？还撇多了，你还不敢再为神撇了，就这些东西拦阻着他。神看的是人的什么？观点、态度、存心，神不是看你做了什么，定你结局不是根据你尽本分的大小？是根据什么？有无真理，是根据你性情是否变化，是根据你的看事观点，定你结局是根据你所站的见证，根据你的见证来定你的归宿。见证指什么？这一件事里面，你的态度、观点，神要看你的态度、观点。你闺女是要结婚呢，你要回家呢，你闺女不结婚，你追着你闺女结婚呢，这是你的观点。你闺女结婚，咱这边正忙呢，正需要蹦蹦呢，离不开蹦蹦，蹦蹦却成天要请假回家。他说我这是多大的事啊，在你看你家再小的事也是大事，神家再大的事也是小事。我就这一个闺女啊，我闺女一生就结这一回啊，你说哪个

大，人家那个大的不得了，我还得回。给他交通这么多以后，说我考虑考虑吧，他没有说不回，他说我考虑考虑吧，你说他回不回？(回。)注定要回。第二天准备要回，打过来电话来，崩了，你说他能不崩吗？这边要用他，他跑了。神试炼你，就看看你举起刀子就行了，就看看你能不能举起这个刀子，把你显明，你站立不住。就是给你修理对付也不行，揭露解剖还不行，你的观念太重了，你的想象就是神话再出来多少，扭转不了你，你也放不下自己。这就是前边那颗树，过去不过去？过不去，我就是拽着也过不去，不是他自己过不去，是我拽着他，他心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是他糊涂，是什么都清楚，就是实行不出来，拽也拽不过来，打都打不过来。

你看了蹦蹦，今天再看丫头，你说我能拽过去吗？你说神作工如果明天结束，咱今天晚上就这样给你交通，我说拽一下你吧，把你拽进国度，你说行不行？我在这敲敲门吧，我在这拉个蹦蹦，我今天又拉了个谁呀？(丫头。)我说神，我给你带了一个人，给我开下门吧，神开开门了，我说丫头咱敬拜一下神吧，进家吧。丫头，就听也听不见，看也看不见，你说这个门怎么进吧？我就别说是神让进不让进，你就说神不说话，你说我怎么进吧。什么别说，就说礼节，别说进家门了，就是外人打个招呼，或问个话你敲敲人家门，人家开开门了，你是不是也该说句话呀？你给我说话了没有？(没有。)你跟神说话了没有？(没有。)我给你交通的时候，撒但在那里看着呢，神在那里看着呢。我希望你能成为神话的出口，真理的出口，见证神的出口，或着是跟随神的一种出口。可你呢？你是来了个封口。你封口的过程中，我给你打招呼的过程中，我给你交通的时候，都在看呢？撒但也看，神也在看，看丫头怎么敬拜神的，这是聚会呢，这不是平时。看看怎么高举神，见证神，怎样传扬神话呢？神迟迟看不见你开口，撒但怎么说，她是跟随你的，她承认你是神吗？她承认你在给她聚会，你给她带来生命吗？你拖她看她动不动呢？你说话你看她理不理你？哎，你别说亚当夏娃吃了善恶树背叛你了，跟随了六千年，你还以为是当初的亚当夏娃，吃了善恶树果子，躲到树背后，神过来，亚当亚当。亚当出来了没有？(没有。)最终出来了没有？(出来了。)最

终出来了是吧？丫头出来了没有？丫头，丫头，丫头丫头多长时间出不来，这就是已经不是当初的亚当夏娃，是败坏了六千年以后的亚当夏娃。我不管你神怎么喊我，我有我的老主意。你说吧？你怎么过去这一个坎，你过不去这一坎，你下一个时代你想剩存下来，灾难瘟疫下来，你还想躲过去。你自己的观念想像你都过不去，肉体你都放不下，就谈不上放不下，就没计划放下，你不敢放下。你怎么呢？你不想见神的面，招呼都不敢打，你躲在树背后，我一旦见了神面我该说啥呢，当初的亚当夏娃吃了善恶树果子呀，神亚当夏娃、亚当夏娃一叫就出来了，出来了以后啊，神就对他一个审判，对他审判就是定罪，把他赶出了伊甸园。你说六千年我都已经走出这步棋了，你说我今天，神来叫我来了，你说我还能出去吗？丫头，出去不出去？你说亚当夏娃该出去不该出去？丫头，该出去还是不该出去？(不知道。)不知道，就说你嘛？你选择了什么？(不出去。)不出去，因为什么呢？你一旦出去以后呀，就有后果，有什么后果。丫头刚和我见面的时候，说你解剖解剖我吧。刚开始神说什么呢？审判刑罚对人是最深最实的爱，丫头见了我了，丫头说你爱爱我吧，我说我怎么爱你啊，我还不知道你什么呢？经历了一年以后啊，看到神爱人这个好接受不好接受啊？审判刑罚，揭露人的悖逆，揭露人的罪，让人难堪，让人丢面子。呀，这个爱给人带来的都是肉体地击打，都是苦，你说我还要吗？我不要审判刑罚了，我不要了，弟兄我不要了，你再见了我，别说你要审判刑罚我，你给我我也不要了，我不能要了，太丢脸了，太丢面子了。所以说当初亚当夏娃神让他出来的时候，他没有想到神要怎么呢？他只想到没脸见神，没想到把他赶出了伊甸园，得到了一个应有的惩罚。那丫头呢？六千年了，亚当夏娃已经吃了那些亏了，听从神听错了，你叫亚当亚当，就出来了，结果你把我赶出了伊甸园，那赶我出伊甸园，你叫我干嘛？你直接赶我就罢了！结果怎么呢？丫头，丫头，你都不搭理我，给我个脸色，给我难堪，丫头在心里面说什么，你要赶我出伊甸园，你就赶我就行了，你就不要叫我了，你叫我出来有什么好果子吃呢，你叫我出来还不是对我刑罚审判。是吧丫头？所以说你比亚当夏娃还怎么样呢？(还毒还恶。)怎么个恶法？(拖着就不往出走。)拖着就不往出走。

亚当夏娃是吃了善恶树果子，出来觉得没脸见神了呀，太没脸见神了，神告诉说，善恶树果子不能吃，不能吃，我怎么偏吃了呢？我背叛神了，悖逆神了，真没脸见神了。就是咱给人家主家干活呢，给人家打扫卫生的时候，偷了人家个戒指，你还再有脸见这个主人吗？你可能就躲了不见了。可是人家主人就丫头，丫头叫你呢，叫你怎么呢？叫我我就出来吧，你说你是不是在找戒指，我拿你戒指了，我丢了脸了，我把戒指给你拿出来。给你拿出戒指来了，反过来你把我告了，抓了，定罪我了，下回你再去人家家拿个戒指的时候，再丫头丫头叫你的时候，你还出来不出来？不出来了，我出来你就定罪我，我出来你就揭露我，我只能怎么呢？逃跑，躲避。所以说经过六千年以后，丫头只能更加什么呢？比亚当夏娃更甚。跟神脸面都不留了，不仅是说吃了善恶树果子，他俩不敢见神是觉得理亏。你呢？你吃了善恶树果子你觉得理亏吗？你觉得怎么呢？是神太不尽人意了，我吃就吃了，你为什么定我罪呢？为什么给我难堪，我拿了给你不就行了，你弟兄有什么事，你直接给我说就行了嘛？你叫我干什么呢？非得丢我脸呢。丫头，丫头，这么多人就和我过不去呀。心里面争战难受，根本不理解神的心意，也不理解我的心意，我叫你丫头，丫头，我带着你是干什么呢？是叫你进国度呢。那亚当亚当，叫亚当是干什么呢？神把人当成了至亲，亚当，亚当，你去哪了？可咱把神当成什么了，当成对立面，把我放在对立面。能听懂吗？(能。)那你说我心什么味道？是不是太伤人心了？你抱着你父亲的衣衫死死的不放，充当着一代又一代的勇士，我和你交通呢？你搭理都不愿搭理我，在灵界怎么看呢？那会不会在你记事册上，再给你记一本账，你藐视、看不起、不搭理，这才是刚看了神的话呢。感觉我不配，神说你找什么人呢？说心里话的，你和谁能交心呢？丫头，我配你交心吗？你和我交心吗？说话也不说，不愿意说心里话吗？(说。)嗯，说吧。(临到什么事就想发火，然后一有什么事，就钻到这个事里边出不来，就感觉压力大。然后前几天也祷告了，往这方面去实行，然后实行两天，又成这了。他们不是老说我脾气大吗，感觉就是不能让人说，不能让人碰。然后我针对这方面每天也祷告，临到事的时候，能心先安静下来，能不发火，也祷告立心志，再发火了，就是让自己嘴上长泡，也就是实行了两三天吧，但后边临到事的时候又成了那样。老从这里面反复，出不来。老是感觉就是两天怎么又成这样了，就这

种情形。)我没有完全听明白。(就是临到什么事的时候老发火。)你为什么要发火？(就是不合自己意。)什么不合你意了？(临到的事。)什么事？(那天疯子他们来的时候，人多他们在上面吃饭呢，下面就我一个人，然后我喊了半天没有一个人理，后来小草下去了，里边就气的不行，光吃饭，下面叫也没有人答应，就气的不行，就这个。)为什么会这么气呢？(你们在那吃饭呢，光顾着你们吃饭了，下面你们也不管，叫几声也不答应。)还有什么？你做好饭了，叫他们吃饭，他们不搭理你，你就有怒火了是吗？(嗯，还有好多时候，就是感觉里面对神有要求。)她这个火是不是这段时间才发现火大了。(她平时火也大，这段时间火特别大。)平常火也大是吧？去年一开始时候有火没有，火大不大？刚和他们见面的时候火大不大？那时候你知不知道，火大不大？(在你面前她是没有火，在弟兄姊妹面前，平常接触，她是火挺大的。)平常火就大是吧？(平常火就大。)你这火大是从哪来的？(就是上次不是跟北北交通了，就是里面有好几种这个利益，就是感觉不合自己的意，没人听自己的她就生气。)

我给你把把脉啊？(嗯。)这是什么火？阴火太甚，你是阴火太旺。阴火，不是阳火，说阴也就是邪恶，黑暗的火。为什么会有黑暗的火？你们发现了没有？为什么这段时间这火太大了，人常说，人逢喜事精神爽是吧？(嗯。)如果给上丫头几件喜事她会发火吗？(不会。)不会发火，绝对不会发火，如果她今天临到喜事，她中了两百万大奖，北北上来吃饭，叫这个上来吃饭，都不上来吃饭，你说她发火不发火？(不发火。)不发火，她还高高兴兴的叫你去，你迟一个小时也行，哪怕在下面来个POSS，庆贺一下再吃也行，气不气？不气。人逢喜事精神爽，肯定没火，那说到这儿的时候，那应该就知道了，阴火是怎么来的？北北知道了吗？武则天笑了，武则天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说说吧？(这人里面有这个嫉妒，那天吃饭关键都在上面，下面留了一个人，留上一个符合她的，她也不会上去。)丫头会不会上去？这是哪天的事情呢？(大前天。)大前天是吧？这就对了嘛，为什么？大前天的大前天，发生了什么事？啊，丫头？发生了什么事，北北？(我不知道，我这两天不在。)你不在也该知道吧？大卫知

道吧？(小凯出车祸了。)你看，她比你还灵敏呢，人在雾中迷呀，我说对不对？(这个跟那个有啥关系呢。)有啥关系呢，刚才说什么呢？人逢喜事精神爽。(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吧。(想起来了。)这是不是阴火？(是。)坐立不安，六神无主，丢了魂了，都丢了魂了，让你们吃饭，还这个不吃了，那个不吃饭，你说火不火。(火。)你们就没有一个人体贴体贴我，我丢了魂了，更没有一个人体贴我所体贴的人，你说火不火吧，所以说这两天的火特别大。本来就有火，然后再加上没有喜事，火不火吧。小凯在那欣慰呢是吧？我说对不对？你说这个火有价值吗？首先我说的这个对不对吧？(不知道。)刚才就说了，你这个火是前天才有的，他在前天的前天出了车祸，就有这个火了，从那天开始就没有发泄的地方，所以说我见谁都有火，见谁都有问题，见谁都是刺头。(那天发火发的特别有意思，我们几个都没听见，然后不是都吃完饭了，她在下面发开火了，当时我说给她留出来，给她弄到一个碗里去，端下去给她吃，她们说算了，一下上来交换着吃，然后小草说在下面发火了，我说这段时间怎么情绪这么大，一个怎么，情绪化就来了。她在下面说不吃了，我说爱吃不吃，不吃拉倒，后来又想想，还能真不让人家吃饭呀，我说丫头吃饭，不吃啦，然后我们几个就下去了，下去正好就碰见啥呢？看见陈列的那一片特别的乱，豆腐乳整个就破了，就流了一摊子，整个陈列都很混乱，加上这边水都停了，每天早上我来了，扫院子，那天拖地，我问她们拖地了没有，人家都是忙死了，我说每天晚上睡觉以前，把地拖了，地扫了，第二天起来扫院子，弄好就行了。然后她和小草在那算账呢，小凯在那呢，然后我就过去了，我说你俩过来，我现在出去了，我就不能老管着这，我说你怎么弄，该怎么陈列，该怎么擦，你把这里弄好，一头一头弄好，正说话着呢，前边就猛的嗡一下子，嗡嗡的，我说哪有音乐响了呢，把我那时候思路整个就打乱了，那时候正给他们交代呢。我说小凯你也过来，你一个胳膊，你这边受伤，你这个手给它擦一擦。)谁开的音乐？(我。)(然后把我脑子蒙了，我说哪来的音乐，被套里头的，我说没有啊。因为那时候已经晚上九点多了，然后小凯看了一下，我说丫头把声音调小一点，其实那时候我火也可大呢，她火是她火，说她也没意思。这时候正在气头上呢，肯定说她也不接受。我说算了，后来给小草小凯他俩说，正说着呢，那窗户啪就关住了。把我楞了一下，当是我心里就啥心情呢，我说丫头这火气怎么就这么

大呢？这脾气越来越大了，然后我回去的路上就提了，我说平常她脾气就这么大。总感觉她身上就是没圣灵作工的表现，有圣灵作工，让人越来越认识自己，越来越有进入。怎么她最近这个脾气这么大，而且这火气就是无名火嘛。前天晚上发生的事，出乎我的意料了，把音乐搞的这么大，窗户啪就拍过来了，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先前我还说她是脾气，她是情绪化的问题，可是那天我感觉到，丫头你的人性有问题了。我们在谈工作，我们没有说什么，我在教小草和李霞工作呢？我又没弄啥，就是那一刻的时候，我心里就感觉到，她的表现和我先前对她的那个认识，一个丫头前一个丫头后的差距就出来了。你只要一不合我意，我马上就发火，尤其最近，超市我回来没几天吧，感觉她那种脾气，就特别的那种大，出乎我先前对她的认识和评价。)

丫头，你表白一下。(没啥说的。)怎么没啥说的？也不反抗，也不认罪，是冤，冤也不想表白。什么屈着呢？把你屈的地方说说？(还有一点就是说，你们不说，我就替你们说了，他们就往我跟前反映。就是说，小凯回来了，他们就有饭吃，小凯不回来，就没饭吃了。小凯一回来，就急急忙忙买菜做饭，小凯不回来，超市的饭就是扛呢，他们几个反映到我这来的。我说刚强不如远避，他那个情形不正常了，对谁也不好。小草说我感觉他们两个像过小两口的生活。)(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他两个就成了这种情形了，就是别人都能看出来了，包括我们几个也能看出这个问题来了。但是啥，又不敢给她直说，一说她那脾气就炸。)(那天早上的时候我说了一下小凯，小凯在找洗脸的盆，洗脸不是有公用的盆吗，平常弟兄姊妹来了都用那个公用的盆，剩下我们有自己的盆，可是每次小凯一回来，就拿人家丫头的盆用，那天我就说她呢？这有公用的盆，你别用人家的盆，你如果想用的话，你用聪聪的盆。弟兄和姊妹不要乱用，不符合原则，然后他就顶我，后来我说他邪恶，他说你不邪恶。)小凯，来来来，唱唱戏。(那天早上洗脸，地上放着三个盆，我就拿了一个盆，洗了把脸。然后人家过来就说了一堆子话。)说了一堆子什么？就刚才说的这个话？(嗯。)那你怎么说的？(用你的了。)小凯你说说，你的表现是什么表现？怎么认识的？你说她，你不邪恶，你这个邪恶指什么说的？小

凯有话说没？(没话说。)没话说是什么话？你给我说说，你心里动态是什么，为什么没话说？她把你说的没话了呢，还是有理也说不清了呢？还是讲不清个理？(不是讲不清个理，她说的那个对着呢。)你承认她说的对，是吧？(嗯。)那你承认那句话对，那你为什么说那句话？(她好像总是把不是事的小事，好像不在意的事，故意拿出来说事，所以说当时她那样说的时候，我就那样说了。)她说话肯定故意说出来的，哪个说话还找个一不小心说出来的。(就是说嘛，好多事，她专门挑毛拣刺的，说这个不是事的事。)刚才你还给我说，她说的对着呢。究竟她说的对着，不对着。(她说这个对着了，该注意的，这个对着了。)对着呢，怎么又成了挑毛拣刺？(也就是说，有些事对于咱就是没什么事，就用一下吧，好像从她那就是个事了。)在咱这看那就不是事，在她眼里那就是个事，那究竟她是不是个事？(后来想想人家说的也对着呢。)人家说的也对着呢，那你说的对不对呢？(不对。)那你承认你说的不对了，不是我说的，是你说的？(嗯。)你觉得你不对着呢，你就没有下文了？(怎么没下文了，没听懂。)你觉的你不对了，也就是你做错事了，还有下文没有？(不那样做了。)不那样子去做了是吧？(嗯。)这是碗水是吧？拿个土丢在碗里，对不对这个事？(不对。)不对是吧？你告我说，我不再放这个土就行了，你说行不行？小凯？咱上学的时候，给别人开玩笑呢是吧？好好的衣服在人家背后画个人，给人家背上甩上了墨水。你承认什么，我甩墨水不对，她给你说了，你给她讲了，我知道不对，以后怎么呢？我知道不对就行了，这行不行。你说尼尼微城，神告诉他四十天就倾覆了，他说什么呢，我知道那不对就行了。

敬畏

2020年9月12日

梦中看见灵界实情2

小凯，咱每天在一起呢，让你起带头作用呢，你过来给他们带的什么头？这里面有没有悔改？有没有认识？(没有。)那你说这就行了？行了还是不行？咱在这里面带了个什么头？是，用这个盆子确实没有什么事，但是她们说出这个话来了，如果说你真不把它当回事，我就洗个脸、洗个手，那就不把它当回事，不说了这没事，你用不用那样回击她呀？这是不是倒打一耙呀？就是说北北她说这个话，也许就是你刚才说的什么呢？她以前是一贯的，是吧？(嗯。)一贯的，也许她就是有意的，在你这来说，我用丫头的盆子，我俩就不分一二了，可是在她们这儿就相当有事了，就把你们分成两个人了，那你说是该分还是不该分？(该分。)你们不分也无所谓，只不过是什么呢，这个盆子不是说不能用，也能用，只要丫头愿意，你愿意，没人管得着。那北北只不过是看到后给你提了一个建议，不见得你对她的建议接受或不接受，主要看的是什么？这个环境临到时，你对别人给你提个正面的建议，你是什么态度、观点，你和人之间有没有正常的相处，有没有正常的关系，有没有正常的人性，是不是看这个呢？(嗯。)咱这里面呢？事情过了这么长时间了，你伤害了姊妹，你给姊妹说一句话了没有，我那天不对，不该那样说，反省了没有？(后来好好跟她说了。)

我刚才给你说我梦了两个梦是吧？你看我第二个梦说的啥呢？(原来是个镜子，后来是一潭清水。)一个圆东西是吧，我这里是想安装个什么东西，小桃也在这边呢，我在这是不是在做一个工作呢，我这个工作做得了做不了，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特长，我也不是全面的，插了半天插不了，就是这个工作做不了，一揭开下面插得不对、不合适。这个时候过来一个姊妹，这个姊妹以前做这个的，我就用她过来插这个东西，我也没有说一些靠近的话，那小桃在那面就嫉妒了，她就和她产生争执了。争执以后我维护我的工作，我在维护我的工作的时候，我和小桃说什么呢，能说什么呢，我直接揭露解剖她，行不

行？(不行。)我和你不一样，我和你我能直接揭露解剖你，我直接揭露解剖她，不行。为什么不行？(因为人有情感。)因为人有情感？聪聪因为什么？(不好接受。)因为她和我在一起相处时间太长了，在她眼里呢，你就是木匠他儿子。(对。)你就是木匠他儿子，我能说出什么来呢？我说得轻了不管用，说得重了，刺激了她了，你就是木匠他儿子，你算什么啊，我没办法说。我如果说的重了，那她就不是简单的和你一样，对抗一下子，那可能就会做出过激的行为、过激的表现，那就有可能触犯神，触犯圣灵。那会儿和你说了，我拖着蹦蹦是过不了那个树，那我和小桃要过的那是什么，那就是红绿灯，她可能一脚就把红绿灯踢了，死罪。因为在她眼里我就是木匠他儿子，所以说相当难办，轻了不起作用，重了有可能就送了她的命。所以说，说的难办就在这儿了，我这似乎是要说她，但又不敢说她，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她发脾气了。发脾气的时候，前面这个呀已经不再是作工的一个东西了，我原来是作工呢，当你一发脾气的时候这里面不再是工作了，不再是本分了，那是什么？一潭净水，清水。那就开始发生什么了？灵界的争战了，也就是每个人的观点、出发点、源头出来了。我对你做的，我是出于什么存心、观点、出发点，你什么存心、观点、出发点，咱俩在这干什么呢，都是信神的，实行的是真理，交通的是真理，那就是一潭净水。小桃生了气以后，要走，走得时候她还要真理吗？真理还管用吗？(不管用。)不管用了，这叫脚踏真理，把真理踩在脚底下了，踏上这片净水就过去了，走了，她要去哪，拍门而出，走、背叛、弃绝，踏着真理而过，践踏真理、践踏基督。是不是践踏基督？践踏神，践踏圣灵。她过了这个河，你说你心酸不心酸，难受不难受。当她过了河的时候，当你一践踏真理的时候，一背叛神的时候，谁来了？(表哥。)表哥来了，表哥是谁？(撒但。)从世界来的，你一背叛神撒但立马就来，魔鬼就等着呢，等着吞吃你呢，只要你弃绝神，立马就来。只要你践踏神，把真理踩在脚底下，撒但就立马出现，就这么回事。我说你表哥来了，你表哥领你走吧，领着你去换个裤子，在肉体里边说，表哥领你去换个裤子，这算啥事呢，不能领你去换裤子。灵里面来说就是啥呢？你表哥来了，领你回世界，那就是死亡，那就是死路一条。你说就这样，我就把你放了，就让你死路一条。说出这句话来，就是审判刑罚临到了，咒诅临到了，你就该死，你就是下地狱的种类。审判刑罚都是爱，管教都是爱，目的是为

了让你悔改，目的是叫你背叛罪，不是真叫你表哥把你领走，不能让表哥领走咱，临到你是句话。临到审判刑罚、临到击打、临到咒诅了，临到你的不都是句话吗？咒诅你下地狱，真下地狱了吗？真死了吗？就是一句话，因为事实没有临到，就仅仅是一句话，人就都受不了了。

就是说叫你表哥领走是一句话，我不能真让你表哥领走，一把拉过来，抱在我怀里。抱在我怀里的时候，我还把你当小桃待吗？当什么待了？你把真理都践踏了，我还把你抱在怀里，你背叛神了，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了，神还要看顾着你，给你做了皮衣，给你遮丑御寒。即使把你赶出伊甸园了，还得预防你寒冷，不能冻着你，不能冷着你，神一直还在惦念着你，看顾保守着你，六千年。你就这么抵挡神，这么悖逆神，今天一解剖以后，每个人包括在内是不是都是一个鬼相？(是。)就这个鬼相，就这样对待着神，但神依然没有放弃他拯救人的心，神忍耐作工做在一帮活死人身上，魔鬼身上。神一颗什么心？慈母般的心。所以说，这时候我再抱过来这个人，不再是小桃，而是一个孩子，我把她当孩子待，当作儿女待，即便你践踏真理，即便你践踏神。可我事奉就是神，你是不是践踏的就是我，我给你说一两句话，你起来撒腿就走，践踏真理，践踏我，但我依然把你当孩子对待，这是神的爱。这虽然是个梦，但这个梦把人的一生，把人的所做所为，画了个画面，一个画面呈现出来了。那小桃跟我出来的时候，明显的有谁呢，小爱出来了是吧？小爱带来了环境，小桃一直说呢，我能不能说两句，我说两句，小桃拍门而出。天天过来了，小桃因着天天拍门而出，她给谁难堪，给的是我难堪，给神难堪，是践踏真理而出，可我怎么做呢？我还得把她当孩子待。你说你有悖逆，神有什么呢？神有忍耐，忍耐到何时呢，到作工结束时候，这就是每天表演出来的。

丫头，今天咱又表演了一个什么形象？丫头？你说吧？你说我敢不敢说你，我能不能说你，不敢触碰，不能触碰。咱今天在这儿尽

本分呢，作工呢，在尽本分作工中，人与人之间就产生了一种配搭，摩擦，这就需要有正常人性。人与人配搭的时候，需要有正常人性，这是不是做人的原则就来了呀？行事的原则就来了？这是不是有真理可寻求了？那你不寻求真理，你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和弟兄姊妹呢，没有一个正常的来往，随便乱发火，这是不是践踏真理。丫头？能听懂吗？这就是一潭净水，踏水而过，神说什么呢？神说凡属血气的人啊，都难逃那愤怒的日子，是吧？(嗯。)这仅仅是一篇话的一个标题，就是这篇话，神、真理、净水，你看这句话害怕吗？你就践踏着这句话就过去了，践踏真理，把你裤子都湿了，湿了你回头吗？践踏真理回头吗？你不回头。不回头你表哥过来了，真是你表哥过来了，去年你表哥就过来了是吧，你一直说要跟你表哥走呢，我是说你不要跟你表哥走，我不叫你跟你表哥走是对你的好啊。但是我不控制你，我不强迫你，我是和你交通以后，叫你明白以后，让你自己选择，就今天也是如此。你们想走在一起，可以，想结婚，可以，没人反对。弟兄姊妹说你，只不过是跟你说，作工结束了，怀孩子有祸了，成家的负担有祸了，只不过是要帮你。也就是我说什么呢？看你裤子湿了以后，你表哥来了，来带她去换一条裤子去吧，带她回归世界吧，一结婚百分之九十是回归世界呗。可是我越想，那回归世界是不是就完了，能不能吧？所以说我又把你抱过来，一手抱在怀里面，我苦口婆心给你说这些话，我把你当谁了？我把你当成一个悖逆的人？拿审判刑罚打你了？揭露解剖打你了？没有。我把你当成了谁，孩子一样，小心呵护。你说吧，这一晚上我一直和你说话呢，看你表情啊，给你照相啊，还逗逗你啊，目的是想咋呢，是想把你给我这尴尬的场面给缓和，不管你怎么悖逆神，你给我多么难堪，我怎么呢？我给自己台阶下，我没有生你的气，我没有定你的罪，为什么？我把你当孩子待，抱在怀里边呢，就是孩子，面对作工的时候，你就是我作工的对象，面对悖逆时，你就是撒但，那就是打的对象，面对你生命有危险的时候，我就呵护，维护，抱在怀里，不能让你跟你表哥走，这是我的目的，但是走还是取决于你自己。

小凯？能听懂吗？(能听懂。)你做她的表哥吗？(不。)做？（不。）你说的这个话是啥呢，你是在逗我呢，还是在这中间定不下来呢？这是我给你说的，前几天我所做的梦，连着三天我做了三个梦，今天这梦发下去了是吧？(发了。)哎，你看了没有？(没看。)没看？没赶上看是吧？(嗯。)你看了吗？(看了。)来，说说，我看你看了个啥？(没记太清楚，说带着蹦蹦、周瑜走正步呢。)看了什么感觉？北北看了吗？(看了。)说说。(一开始就是说，走方形队呢，前面领头的分不清左右，不会喊一二一，后来方形逐渐就乱了，乱了以后，有的人就跳霹雳舞，还有的人跳的跟广场舞似的，有的人跳的就跟色情表演似的，就是那种。最后看到好像正常点，后来就开始拽衣服，然后你就大喊了一声，他们才吓住不敢了。后来认识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蹦蹦和周瑜，他们在前面，周瑜是先锋官，蹦蹦也是典型。他们两个是一次次的解剖，一次次的修理对付，他们在这里边不但没有变，反而变本加厉，在这个背景下，因为一直包容忍耐，在他们身上没有看到神烈怒，看着他俩胆子也越来越大了，越来越放肆了，不当一回事了。就是在这个环境中，神的智慧建立在撒但的诡计之上，让人自由地去表演，然后抓捕人的罪状，在这个环境当中就是分类呢。当到一个背景，神作工结束的时候，神的烈怒就降下来了。就是跟自己能对上，就是以前的时候，我里面确实有这个观点，我自己半年里面就是争和斗，你解剖以后每次想变，就是变不了，然后就是有那么一次眼睛撞得伤了，就是看到里面谈到，人的胆子逐渐大了，不怕了，就是试探，一个一个就来了。最后都变成鬼了，然后教会里面就开始你争我斗，想借着你把对方打倒，感觉都是说的我里面的实情。当把这些都说透说清楚的时候，回头看这些，一幕一幕做的这些事，你大喝一声，就是神的烈怒要降下的时候，就是心里有一种害怕的感觉。)前面这两个梦呢，就是我是怎么作工的，用两个梦做画面给你说清楚了。后面这个梦就把神的一个作工，用一个画面给你显现了，怎么显现的，神作工既是撒种的，也是收割的。教会建造神开始发表他的话语，这是在干啥？(撒种。)撒种，把他的话语给你们所有人，敌基督也给，撒但也给，人也给，撒种的，把这个种子撒下，二十年以后，三十年以后，收割的也是神。撒种的时候是浇灌的，牧养的，在教会里面牧养的，给你施肥的，叫你长呢。作工结束完了，神来收割的时候，还施肥吗？不施了，那是什么呢？那是要酷晒，麦子开始成

熟的时候，还让它下雨吗？不下雨了，不施肥了，那是要晒，今天就是晒，就是来收割的。神收割的时候，就是看人原有的形象，因着在作工时期呢，神要给你施肥，浇灌，扶持，帮助，就像西红柿自己站不住，边上立个杆杆架起来，叫你站着。这是你作工的时候，给你浇灌牧养的时候，怕你跌倒，帮着你，捆着你往前走。作工结束完了以后就不是了，是看你原形的时候，就看你长了多少，二十年你长了多少。

咱说看一个人走正步呢，一般什么人走正步呢，部队，军队是吧？军训的。这二十年来捆绑，控制着你，只管给你灌、吃、喝，所以说这个时候在教会里就得有带领工人卡着你，就是实际压着你，打着你，不要乱，规规矩矩，默默的，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军训。军训呢，一二一，一二一，一边走一边喊上口号，军训一年了，最后国庆节来了，来验一下兵，看看，究竟军训的怎么样。那神作工结束就是阅兵呢，这个梦就是一个阅兵仪式。刚开始阅兵的时候，看着走的还像回事，整个队形基本还是个队形，只是前面有两个带头的怎么呢？他就不懂得这个一二一，找不到左右，走的就碰着了，走的脸对着脸了，还在走，还喊一二一，还走正步一样的，一本正经地走路，搞得看的人是哄堂大笑。一开始以为这两个人怎么呢？他不懂，不知道一二一是什么，不知道左转右转是什么。在他这个逗笑的过程中呢，人都笑了，可是也没有人管他，为什么不管他，验兵呢，不是操练的。在这呢，神是验收工程的，神就是在看，看你这二十年来，究竟有多少，看神话掌管你了，控制你了没有，一二一，一二一，你听不听，你听了个什么。带头的、胆大的人，你喊一二一，他就二一二，你喊左转他就右转，后边的人，看到带头的还没有人管呢，后面的呢，越来越放荡，越来越放荡，最后混乱就出现了。一开始前面两个人不忠心，后面呢？整个队伍，不成队伍了，不成个正方体了，乱了，再后来就是各干其事了，再往后乱套了，开始调戏开了，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后面打开架了。看看教会里边，刚过来的时候，一听国度建造了高兴的，好好地追求真理呢，跟了三天以后，就开始为了地位，为了名誉，就厮杀开了。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是在教会时期

呢，有地位权势捆着你，你不敢、你不能，有开除，清除，压制着你，带领压着你，你不敢。现在呢，没有了，完全是释放自由，也就是和保罗一样，保罗在作工的时候啊，有根刺，就是神击杀了他以后，他害怕，惧怕，他要归宿呢，神不告诉他归宿，他一直处于什么状态，悔改，他要悔改，他就得好好尽本分，赶紧作工。这个时候他是不是还有圣灵作工，神要借着他作这个工。做完工作了，神不要他的时候，神就不再作工了。就是定他结局的时候，不能有圣灵作工，有圣灵作工那就不是他自己的身量，那就是圣灵不作工了，让你自己表演，有多少演多少。在作工这几年里，你跑了半个欧洲这几年里边，你增长了多少，你明白了多少真理，你实行了多少真理，在神不作工的时候，你自己主动活出来的是什么模样，看神话在你里面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了没有。神不作工以后，原形毕露，他本性没改，原来是有圣灵作工，现在圣灵不作工了，是神要显明他，他说什么呢？我活着就是基督，显形了。

可今天在这儿呢，蹦蹦呢，周瑜呢，是不是觉得自己活着也是基督了，各代表一方面，两个先锋官，一个是打仗先锋官，一个是干活先锋官，他感觉在这里面有资本了。刚开始他敢这样吗？他不敢，到最后有了点资本了，然后我修理对付他，你也看见了，我修理对付他的时候，和我在外面打仗是不是一个态度？(是。)是吗？(不是。)绝对是两个态度，在外面打仗的时候，你接受不接受，你不接受我就直接定罪你、咒诅你、直接打你。但和你交通我是面带微笑引导，特殊情况给他发点火，一般情况对他是引导。他在我身上看不到神的怒气，看不到神的态度，看不到神的烈怒，这个为什么看不到呢，一个是要显明他。我在这只是告诉他，叫他知道就行了，叫你自然流露，也就是神向他是掩面的。神向人是掩面，我不看这个世界，也就是没有惩罚临到，没有管教临到，你再悖逆，我掩面、我不看，等到什么时候，作工全部结束完了再说。神在这个时候，神的性情不能向人显明，如果一向你显明，你一抵挡，立马给你一个惩罚管教，后人谁还敢抵挡。一二一，一二一，前面这个人他不好好的走，一碰壁了，啪嚓把他干下来，后面的部队他敢乱吗？(乱不了。)你去军队里面，喊

队的前边遇到任何一个人，你在喊一二，一二，他给你走错步了，立马换下。如果说你在阅兵上面，有这么一个，敢和这个一二一对着干，你说会怎么办？(处理掉。)怎么处理掉？（枪毙，枪击。）肯定是枪决，死罪。那绝对是死罪，为什么是死罪？因为这不是练兵场所，那是阅兵，阅兵是展示，是向所有人和全世界人展示，你这么一下你为国家丢了脸，你这是对国家的一种挑衅，对国家、对人家共产党的一种挑衅，你说你不是死罪吗。你在世界走个正步挑衅，你是死罪，在神家呢？神家神话告你说，一二一，一二一，你得跟着神的节拍，叫你怎么走，你就怎么走，这是听话顺服。你不跟着神的节拍走，那是悖逆抵挡，叫你左拐你就右拐，叫你右拐你就左拐，你不是死罪吗？只不过神向你掩面，那时候教会建造那是征服时期，那是操练你，现在是什么呢？现在是定你结局的时候。神怎么呢？你想怎么走就怎么走，神不搭理你，我不能管你，如果说我把你纠正了以后，强行也好，把你换下来也好，后面人都受到了辖制，都受到了影响，他还敢流露吗？不敢流露了。那也就是说你如果把前面的蹦蹦，周瑜处理了，后面人不敢了，原形露不出来了，你后面就不存在有魔剧集了。那鬼就让他显形，鬼和鬼一样，神说前边捡一个两个给你看看，叫你个个显形，显明了以后，后边人太多，一批一批，现在是不是让你看到，是不是一批一批开始了？(嗯。)一批一批叫你显形，都显完形他邪恶到什么程度，全部暴露出来了，作工结束了，抓住你罪状了。从一个正步走演变成什么了呢？演变成跳舞是吧？(嗯。)然后又从跳舞演变成啥呢？调戏，调戏到什么程度呢，直接来调戏到我身上。刚才说了一个是蹦蹦，周瑜是吧。

还有一个代表人物，小桃是吧？我梦到这里面，小桃在干什么呢？没有穿衣服，没有穿上衣，前面有人和她斗着，她扭过脸来还不时的向我笑笑，这是在干嘛？背后呢还有人解她的胸罩，在我前边笑我。就是刚才说的，你就是木匠他儿子，对我太了解了，对正常人性实在是接受不了，明明看着你，就在一起一天天度过的，你和我有什么特殊呢，我看你哪一点比我强呢？对我取笑、笑话、贬低、藐视，这是自然的，因为总在一起。站在我前边，扭过来对我笑呢。去到那

边了，她做事了，作完哒哒哒把这个事一说，可别人怎么对待她，你说别人怎么对待她？听，不听，听不听？听也不对，不听也不对，你敢说吗，你说也不对，给人出了一种难题。她跑在我前边，在她来说是什么呢？她是看着我累，替我操心，看着这个做的不对了，那个不对了，她就要去解决问题，或者谈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在她来说，她是替我操心，在我这说你是相当于给我打岔。你在这操心的时候，你操的是什么心，在我这一个说你是打岔，一个是在我前面坐着，在我面前坐着，为什么说在我面前坐着呢？你说出来的话，别人在这看着，你在这是不是狐假虎威呢。你又给别人说什么呢，别人不能说什么，有话不能说，有事不能说。背后还有人解她胸罩呢，解她胸罩什么意思？在背后论断你，我不能对上你说，我背后还不能说你，我背后还不能说你是个什么东西，她站谁的位置了，她凭什么说这些话呢。一个人代表一类人，就是小桃代表着一类人，就是好打我旗号做事的这一部分人。说的是梦里面这个人，为什么让我梦见的是个小桃呢，因为她离我太近，在我身边的人，对于她来说我的正常人性是她那里最大的石头，木匠他儿子，过不来这一关。然后她在任何人面前，她来了给你说一句话，你总把她放在特殊的位置上，这个位置有点特殊、难办。所以说有什么事情人只能背后说你是猪八戒他二姨，绝对不能当着她的面说是猪八戒他二姨。我就是听不见这句话，但是我知道，背后有人说她是猪八戒他二姨，这是必然的。调戏完以后，最后做到什么程度，梦见我身上什么也没穿，为什么没穿呢？我和你说话做事，我隐藏吗？我有隐含吗？我赤身露体，就穿个裤头，穿裤头意味着什么，我个人隐私，没必要和你赤身露体，没必要和你敞开。我是为了你的生命供应，我是为了把神见证出来，把你带到神面前，对你生命没益的我绝对不和你说，也不需要给你说，我的隐私更没必要给你说，可恰恰有的人他就愿意研究、分析，就研究分析这个，做一些无意义的事。你研究谁你也可以，你不要分析、研究我，是吧？(嗯。)你一分析、研究神，你就是犯罪了。就是你不管觉得什么，最后你研究是不是就是试探呢？(是。)最后你开始试探开我了，那就是麻烦。从这个时候了，我大吼一声：这个时候了啊，谁要是因为这件事定了罪，不要再来找我来。什么意思，神已经抓捕罪状了，定罪了，定你的结局了。借着这个梦作工，一个画面，告咱说，你回想一下，原来你在教会里面是怎么做事的，你到了这是怎么做事的，

你是不是现在已经放松到极点了呢？神把你放松到最大限度，就是叫你显出原有的。显出原有的，你所活出来的，就是你原有的那个东西。如果你跟随了神三十年，二十年，你听了神话，神话在你身上唤醒你的心了，唤醒你的灵了，有了一点惧怕感了，有了一点羞耻感了，你在这个时候，就是说没人管你，你也不敢做那个事了，也不敢与人去争战了。就是说你信过耶稣，最起码你有外表的好行为了，你这个不敢，一个不敢，一个羞耻，这就是咋呢，拯救了你。也就是说，在你尽本分的过程中，如果你得着了多少审判刑罚或修理对付，使你对神有了些认识，有了些敬畏。在随后的工作中，即使说没人卡着你，因为这些东西已经扎根在你里边了，你不敢了，这就是在你作工的过程中，神借着你可取的部分，成全你不足的部分，把你不足的部分加给你了，这个人身量是不是长大了。那这检验工程，检验的就是你原有的那部分和后来增长的这部分，你增长的这部分就是对你的一个保守。保罗为什么说他活着就是基督，那就是在他作工过程中，对基督他没有一个认识，对基督这两个字他根本就没有认识，所以他敢说活着就是基督。就是在作工的过程中，神借着他作工的过程中赐给补足他不足的部分，他这不足的部分就是对神的不认识，对基督的不认识，如果他这部分认识了，最后他不可能说出他活着就是基督。就像咱今天作工一样，如果你在教会建造有点敬畏神的心，有点惧怕神的心，你今天就不可能还在表演魔剧集。

咱这就看见神拯救人的路途和神作工的方式向你显明。也可以说异象更加清晰透亮，叫你逐渐看到严重性。什么严重性呢？在你眼里实行真理与不实行真理重要不重要？(重要。)原来重要不重要？(不重要。)不重要，我实行真理也是这样活，不实行真理也是这样活，我听神话也是活，我不吃喝神话也是活，你就看不到你不听神话在灵界里边是怎么看你的。你如果是听神话的，在灵界里面看就是神说一二一，一二一，你就跟着走一二一。不听神话的，神在那边喊一二一，我就不，我就二一二，二一二。你说这多么悖逆神啊，哎，你感觉到了吗？你就是喊二一二的那个人。(嗯，是。)你说吧，造物的主在喊一二一的时候，你非要喊二一二。人家大红龙部队，人家军训完了以

后，验兵来了，人家喊一二一，你喊了个二一二，你不是该死吗？(是。)你今天更何况造物的主呢？今天就结合神的话，对神的话你敢有什么态度呢？藐视、轻视、怠慢，别无选择，只有接受顺服。别无选择，一二一，一二一，只能跟上这节拍，跟着走。就是说咱在尽本分的过程中，所有的人尽本分了啊，你看吧，咱今天在超市也好，在外面也好，你看他们是不是都在一二一，一二一往前走了？你看着好像跟着节拍走呢？啪啪啪，跟着走了是吧？可是有的人怎么呢？人家迈左腿他迈右腿，人家左拐他右拐，就是说你看着他好好的尽本分呢，他心里边我就不顺服你，我就不听你的，我就和你对着干。你说从人看着你是走正步呢，可实际上看着你就是与神对着干。什么是敌基督，敌基督是不是也尽本分，敌基督是不是披星星戴月亮呢？(是。)可是他里面神说一二一，他就说二一二，你说这是什么人，为什么是敌基督。借着一个阅兵，神检验工程，收割，让你更能看清楚，更重要的是让你看到，实行真理的重要性，听神话的重要性，顺服神话的重要性。你如果说不听神话，不顺服神，你就不要信神，劝你不要信神，也就是说什么呢？你如果说不能按一二一走，你就不要走这个方块队，你如果走这个方块队，那你必死无疑。因为什么呢？你是直接践踏真理，羞辱神。为什么说跟随神的人，不实行真理罪更重呢，要沉沦呢，而不是灭亡呢？因为他直接是打岔搅扰，拆毁神的经营。今天也叫你看见，为什么说不实行真理就是拆毁，一二一，一二一走，人家二百多人都能一二一，一二一走，你就是对着干，一个人把整场，整个队伍都抹黑了，是不是败了。所以说你是拆毁神经营的那一位，如果你不能跟随神一二一走，不能顺服，不能接受，就是拆毁。如果是拆毁神的经营，神六千年经营计划，你要拆毁神的经营，你可想而知，神会对你发出什么样的怒气。小凯，听清了吗？(听清了。)计划怎么走一二一？(就走一二一。)咱以后看到谁不实行真理呢，在后面喊一二一，让他大脑清醒点，给他点强心剂。

丫头，一二一，左转，丫头，左转不左转，丫头我刚才交通的听懂了没有？来，说说你现在委屈的什么呢？哭的什么泪水，谈谈？丫头，什么泪水？不说话了，不管你说什么，你这是什么泪水，整体

来说，神那句话怎么说的，那首诗歌还记得吗？你有委屈就是悖逆，是这么说的吧？(嗯。)咱今天听的那首歌是这样说的吧？委屈就是悖逆吧？(嗯。)你感觉你委屈，就是悖逆，这就是说揭露解剖的时候，屈的不行，在这尽本分作工的时候，感觉你委屈了，多干了活了，不管任何吧，只要你感觉委屈那就是悖逆。为什么这么说？就因为一个，你不接受神的主宰安排，一句话你不管神给安排什么呢？神看着都是好的，你只有接受顺服，别无选择。如果给摆出来一个环境你还不乐意，那就是悖逆。你表哥走过来了，你说我不叫你去，摆过来是叫你站见证呢，不是叫你真跟他去呢，不是让你回归世界呢。我跟不上我表哥走，你说屈不屈呢？屈的不得了。这个也能结婚，那个也能结婚，我怎么就不能结婚呢，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呢，委屈。神说，别认为自己倒霉，也别认为自己了不起，神给你多少就向你索取多少。丫头，这里面多大的委屈呢，屈的什么？丫头？为撒但伤心掉泪，就差一个为撒但披麻了。掉的什么泪，有价值没有，有意义没有？熬的是猪食呢？还是熬什么呢？丫头，他们说你挺厉害的是吧？发脾气发的连大卫都害你怕了，三米高的巨人都不害怕，害怕你这个弱女子。大卫怕的人居然能掉出泪来，背后那么厉害，现在又变得那么脆弱，怎么回事？为肉体、为地位、为名誉，丫头就是个什么呀？女中豪杰，女强人，是吧？为真理，为自己生命进入，就变成了一个弱女子。丫头，面对真理自己就成了丫头，撒但性情上来以后，为撒但，成为撒但出口的时候，你就成了谁了？花木兰，是不是？还要挂帅呢。觉得屈的什么？她觉得屈的是什么？你刚才想说什么呢？(我刚才想说，这段时间给我的感觉，干脆叫丫头武则天算了，给我的感觉是这种的。)这是她的原因吗？为什么她当武则天？(她就是什么事都想自己说了算，看见哪也不顺眼，看见谁也不顺眼。)现在不是北北看他不顺眼了是吧？(嗯，丫头看到谁都不顺眼，谁都不如她的意。)这是老大一走，老二就露出来了。丫头，我叫你几声丫头了，你都没有回答我，没有回我话。你愿意做诚实人吗？诚实人什么表现呢？啊，怎么说的？(单纯敞开。)还有什么？(神说过有很多隐私难以启齿，那你就是在黑暗中难以露出头脚的人。)你愿意落在黑暗之中，不愿意露出头脚，你愿意被撒但玩弄吞吃。你就愿意活在复杂的环境里面，活在撒但的网罗里面不能出来，自己对自己就没有一点信心，没有胜罪的一种信心，没有说今天我敞开，我活一回人。愿不愿意敞开？(说什么

呢。)说你心中的苦楚，屈的不得了，你把你屈的说说？(我感觉吧，怎么都有人说，干了啥都有人说。)你说嘛？干什么都有人说，说什么了嘛？(就是我跟小白送个货也有人说，说我给他走的近了，还有人说，就感觉承受不了。)今天不仅他们说，就连弟兄你也不理解我，你也在说我是吧？(并没有那么想。)没有那么想，可你那么做了呀。他们那么说，他们说的存心目的是什么？(不知道。)他们说什么呢？丫头，他们说什么？我也在说，刚开始我就说了，都说丫头火了，找不出这个火的原因在哪，然后我就问他们，这个火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要给你看病嘛，一听二问三看是吧？那我就问问你从什么时候火起来的，这个火的源头在哪。一问就是这三天火的，这三天火的太厉害，我就观察一下，这三天有什么奇异的事情发生。我一观察，噢，原来小凯发生了问题，在你身边小凯发生了问题，半边天，你说能不火吗？我是不是说你了？(嗯。)是吧？(嗯。)你刚才说我没说，这是不是说你了，那你是不是恨我了？(不恨。)

那我为什么要说你，我后面梦了个什么梦？我梦了两个什么梦？丫头，我拽着蹦蹦过不了这个树，这是第一个梦。第二个什么？你踏过净水你的表哥就来了。我嘴说的是叫你表哥带你走吧，可是我还不能让他带你走，搂过来把你当孩子待，体会到了吗？你把自己当什么待了？你把我当什么待了？能和我说句真心话吗？真心话也不愿意说，不说就不说吧！可我看到的是什么呢？我在这不是供应人的生命，我在这怀孩子呢？这是怀孩子的时候吗？你践踏真理的时候，你跟你表哥走的时候，我只能把你拉回来当孩子待，你说这是我做的工作吗？建造国度，这是建造国度吗？大卫这是建造什么呢？(跟耶稣那时候一样，包容，忍耐。)这不是建造国度了，这是建造托离所呢，咋呢？总怕你表哥把你带走，把你抱在怀里面。在这个时候是叫你跟撒但打仗呢？叫你站见证当什么呢？当精兵呢。可结果呢，现在还抱在怀里面边呢，不敢撒手，一撒手就叫撒但给吞吃了，就跟你表哥跑了。我担心怕你跟你表哥跑，怕你背叛神，怕你撂挑子，大话不敢说。哎，我刚说你两句，咋呢？跑了，脚踏真理。脚踏真理的时候，我还得咋呢？我还得拉住，拉回来，你说悖逆到什么程度了呢？这是

我应该做的工作，这是你应该走的道路？咱今天应该为神站见证，成为打败撒但的生产者，而不是消费者，所以说这个不是我要做的，这个不是我想看到的。这就是神说的，中国人的素质太差，在他原来的计划上又附加了工作。本来我是建造国度，我建造国度咋呢？我只是把你带到神话里边，我只是在这一二一，一二一，你跟着脚步走，你不跟脚步走也就罢了，结果咋呢？你还跳起交谊舞来。你说到什么程度了呢？也就是说咱落下了有多远呢，多长时间了，咱来多长时间了，一直是这个，解决问题，解决问题，有什么问题呢，什么问题也解决，这是生命进入？可这些问题捆绑着你，从这些问题出不来，你可能有生命进入吗？不解决还不行。咱一点真实的信都没有。我今天问你呢，你想答不想答？你过后还有机会吗？还有没有？(没有。)你去问问他们，多长时间他们想听我的声音，想见我一面，多长时间了，想见一面都见不上，别说让我解剖解剖他们，说问问话吧，他们有问题想问，过了这个时期了。当这个条件临到你的时候，当神摆设环境临到的时候，你不是珍惜，你还觉得委屈，撂挑子，那你等神摆设这个环境过去以后，再想要没了。咱们在一起坐的时间你觉得长吗？觉得多吗？丫头，多吗？(不多。)那你会怎么珍惜呢？想不想说心里话？想不想说？丫头，你想不想给自己看看病？你想不想给自己治病？不想治病？把自己深深的捆绑在自己的观念想像中，挣脱不出来，神能按你的观念成全你吗？

小凯？有什么话说？(没啥话。)没啥话，你交通交通呗，你谈谈，谈谈你的感受？(从这看到是，最后时期把你放松到最大，你自己怎么走就看你自己呢，就是路给你交通清楚了，该给说的都说到了，看人自己怎么去表演，最后别管你是剩存下来，或是不剩存下来，都是你自己造成的。路是给你说清楚了，话也说到了，看人自己怎么走。)嗯。今天就是明显叫你看见什么呢？看神话在你身上能不能作王掌权，神话能做王掌权了，神话能控制你这个人了，神话说一二一，能控制你一二一了，这说明神话作王掌权了。他能控制你的手，能控制你的脚，这个一二一在你心里作王掌权了，神话让你干什么你干，让你说你说，让你做你做，这才是精兵，指哪打哪。如果神说了个一

二一，结果你先迈的是右腿，告你左转，你来了个右转，你说神话掌权了？叫你认识认识自己，解剖一下自己，结果怎么呢？咱有好多，说起这个认识自己来了，认识自己是神让咱认识自己的悖逆呢，咱倒好，我给你解剖，蹦蹦常常干什么呢？(辩解。)辩解什么呀？他老说他的苦衷，我这里面有个什么，这是不是认识自己？(不是。)他是在咋呢？他在说他的理，在说他的理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干什么呢？为撒但叫喊冤屈，打抱不平。神你为什么这样呢，这里面有个什么呢？我这里面有个什么呢，通不过去。他那里边是撒但的理，他把撒但的理摆在桌面上。你误认为他是在认识自己，你谈认识自己，他给你谈我里面有个什么东西通不过去，你看我单纯敞开。他其实啥？在为撒但喊冤叫屈，不叫认识自己。认识自己认识啥呀？认识你与神之间的关系，你怎么悖逆神的，你怎么抵挡神了，你怎么伤神的心了，不是叫喊你的冤屈。武则天，认识自己，就是喊自己的冤屈，其实就是什么呢？为撒但抱打不平，神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撒但呢，我这里有个什么过不去，神你给我打打官司，你说吧，为什么这样说，为撒但叫喊冤屈，不叫认识自己。把这个分清了，你们出来作工中，碰到有好多人，当时给你说一大堆，我当时是怎么想呢，他那个想法认为给你摆在桌面上，他就是啥呢？你体贴体贴我吧，我受这些辖制呢。当时你在想，你看人家多会认识自己，他把这当成了认识自己，大错特错。他把你迷惑了，你把他揭露清楚，你是为撒但喊冤叫屈，不能再说这样的话了，不能再为撒但说这样的话了。

敬畏

2020年9月12日

梦中看见灵界实情3

(就是这边我也没多过来，因为实际我们聚了两天会，眼镜我们又聚了几天会。我过来丫头问我，小卫，这个店到底谁管，我当时没有给她一个准确的答案。因为当时安排的是李霞嘛，我走了以后，到路上就想她说这话啥意思，还有一个明确的谁管理。当时我想的是，她应该是地位心在作怪。那段时间她在群里发这个图片，挺有负担的。从我领会里边有种假象，地位在作怪呢，看着有负担，里面是这个地位在支撑着呢。争名夺利，看着是有负担在付出，里面有个东西，有个支撑点在做这个事。包括李霞说她火气可大了，跟我说过两次，开始的时候，我让她俩私聊，两个人心平气和的谈一谈，看啥问题。你们要交流，不交流不行。我说你给实际反映了吗？如果实在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要不就给老师反映。好几次她都没说，李霞活在一种怕得罪丫头的情形里面了，这是从我这个观点看，丫头是想掌控这个店，我想说了算，因为她一贯的做法是，我得说了算，你得由着我的性子，我怎么说就怎么走，只要不合我的意，头一甩就走了，要不就生气了，这是她一贯的一个做法和表现。我觉得目前她是两种情形，一种情形就是，一个是活在小凯这，一个是活在这个地位里头，就是说把这个当成追求的一种标准了，不是把它领会成一种责任，把我的义务和责任尽好就行了，她不是这种情形，她是活在地位里头，完全是在这争呀，夺呀。李霞活在一种情形是什么，自卑，我就是不会弄啊，她老活在这种情形里，她老自卑。她越自卑，然后呢，小草一说她，你们有啥问题，这个时候她不进入了，她是感觉别人找她的问题。她不说咱是有问题的，包括你说的那种情形她俩也质问我，小卫你进入啥了。咱自己也有咱自己该进入的，就是说你是活在一种自卑的情形里头，活在一种不得罪她的情形里头，活在诡诈圆滑的情形里头。丫头是活在地位和小凯这里面，为什么我这两天给疯子说，让小凯走呢，其实我并不是不想让他在这，其实我也想他在这，可是感觉小凯在这会影响丫头，丫头也会影响他，不如分开，你两个分开谁也不见，谁也不烦，这样影响还好点，在这你两个都影响，对谁的生命进入都不好，我当时是从这儿考虑的。丫头活在这个争名夺利里头，要夺这个店的掌控权，想掌握这个全局，然后我说得算。她是处在一种什么，被动，消极，退后，我也不和你争，她就躲，她是躲。其实也有名利地位，她两个表现出来的，形式和方式不一样，这是我过来这两天看到的。她那天晚上不发火的时候，我是看到了，因为特

别忙，让她们聚个会吧，我看不行聚不成，她们忙得不行。我给实际说，我觉得你应该过来给她们谈谈，我说丫头她种种表现看出她没有圣灵作工。她平时真实的负担，和她种种表现，她不可能是这种表现。她今天都流露出这种情形了，小凯这里出事，她如果能看到神在警醒，神的忠告和神的爱的话，她应该收敛自己了，她没有收敛。当时我给李霞说，你要和丫头私谈，谈神的性情，再这样下去，涉及到神家工作，神家利益的，神肯定要管教，咱不能看着她们任其堕落。我那天晚上回去的时候，是又恨又气，还又没办法，还又看到可怜，活在这个情形里还出不来，一说就炸毛，没办法。)

丫头，大卫说这个话，你怎么看？(说啥就是啥。)丫头现在心里面没有神啊，信了几年了？丫头？(信了七、八年。)信了七八年了，就信成这个，心里没有神的位置？爱咋地咋地。(她说的这些有这方面的东西，但是刚开始那天的时候，说让北北走的时候，然后说是小草也走，意思就是所有事都压在我头上了，然后感觉那两天压力可大了，感觉什么事都在我这儿压着，压的喘不过气来，就不知该干啥，也不知咋干，就是压在这，除了收银还要算账，就感觉喘不过气来。后来看神话108篇，109篇挪亚造方舟，然后看到挪亚认为这是神的祝福，自己没有这样认为，自己压的喘不过气来，后来看到，就是说自己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就是这。)今天晚上，看你这个表现，就是心里面没神，就刚才说这话，让我回想起来，当时让你做教会带领的时候，你说来解剖解剖我，还有这个信心，心志。不当教会带领了，我也没再听过这句话了。你说，什么原因？今天小凯一来，你成了这样了。你俩谈了，咱们从见面啊，你今天晚上的表现是最糟的一次，发现了吗？你是对我严重的不尊重，就是一种代搭不理，你爱咋地咋地。咱们一见面，我还什么没说呢，咱们还没沟通呢，啥情况我也不知道，咱就是坐坐，然后你给了我个脸色，叫我看你的脸色。你说我欠下你什么了，一笔不可奉还的债？丫头我欠你的不欠你的？(不欠。)你嘴是说没欠，实际上呢？我不欠你的债，对我怎么是这样的态度呢？能感觉到吗？(能。)你能感觉到，可你还要这样对待我，你说我究竟欠下你的了没有？我是你的拦路虎，我要拆毁你的一切，拆毁

你的美事。丫头，咱们交通一晚上，你应该有所认识，跟你说话态度语气，现在你的观点，你还处在什么地方？名誉地位你就看得这么重？你自己怎么想的，我听听你的心思？你给我这么一个脸色看，你给我这么一个态度，你是怎么想的？我在解剖周瑜，蹦蹦，二百五的时候，就是他们消极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共同观点是什么，你知道吗？知道不知道？小凯知道吗？(愿意咋说咋说。)更严重的一个，他们想离开，不敢离开，他们在等待着我的一句话，你走吧。周瑜那时候说，只要弟兄说一声让我走，我就走。在桃园解剖蹦蹦的时候，他说弟兄说让我走，我立马就走。天天在桃园的时候说，我就等弟兄呢，弟兄说让我走我就走，但我始终没有说让她走，我为什么不说让她走？我没有说让她走的时候，她会怎么办呢？小凯怎么办？小凯？(没说走就不能走，不敢走。)不是，我没说走啊，她不能走，可她还想走，实在呆不下了，太丢人了，太丢脸了。可当你说让她走她又等不来，她只能怎么样？只能变本加厉，她只能有意刺伤你，有意和你对着干，叫你说一句你走吧。咱今天这几个人了？周瑜是这样的，蹦蹦是这样的，天天是这样的，今天就是二百五也是这样。

那天说二百五啥呢是？说锅呢是吧？花果山有个铁锅，她那要用那个锅，让小桃给她安排花果山的锅，拿下来给她用呢，都已经把这个锅拿回去了，看到就没有这个锅，这就给二百五说了，二百五说，没有啊，小桃就说，玻璃花知道。好了，二百五回家又和玻璃花去吵去了，吵什么呢？你那锅放那里烂了，你都不叫我用，玻璃花说，我怎么就烂了不给你用了，我不知道你要用啊，这是她和玻璃花吵的时候，你说玻璃花她当库管也好，她当带领也好，你要那个锅呢，你去库房去要去，玻璃花不给你呢，你就说玻璃花说烂了也不给你用。这边把锅要到库房去了，玻璃花并不知道，你上边用不用锅，而且上面都有锅，不是说没有锅。那你既然想要锅，就直接要锅就行了，结果我在厨房，他们就争执起来了，就和玻璃花又呛起来了，而且多少人和二百五说，说不过去，她的意思是说，玻璃花有意不让她用锅，就是烂了也不让她用锅，还说烂了也不让用，你说多邪恶呢。我给二百五说了，玻璃花怎么不让你用锅呢，你给我说说？我想着她

呢，她烂了也不让我用，我说你背后议论人，论断人，你触犯行政了。她说什么呢？不行让我走吧。她想走，她要走，她还不敢走，她要咋呢？要叫你说出来，让我走，抓这个把柄，到最后说你不要了，你让我走。专有意的和我对着干。你说你今天这是什么表现，你什么都清楚，你还有意的给我做出一个脸色来。这就是为了一个地位名誉，虚荣脸面，就因为弟兄姊妹说了你两句，然后你就破罐子破摔，你专刺激我。我把你当成一个可拯救的对象来对待你，你把我当成谁了？啊？你把我当谁待了？你在玩弄我，戏弄我，基本的尊重都没有。今天还给你交通了我两个梦，感化不了你的心，感化不了你的灵，唤不醒你的心，唤不醒你的灵，你说你多麻木吧，多刚硬呢。直到现在我连你一句心里话都唤不出来，真实的沟通没有，你说信神图了个啥？啊？你信神为了个啥？从头至尾你听我交通了多少，你看到了不管蹦蹦、周瑜怎么悖逆，我没有直接说过你走吧，没有说过这个话。我害怕，我珍惜每一个灵魂，神给人开玩笑呢？一旦出了这道流，你试试，以往的既往不咎，以后的既往不咎，神和你开玩笑，搞过家家玩？你敢戏弄，你敢玩耍，我不敢，我不敢随意。不要逼我，你真的逼我说出那句话，你想过后果吗？我说出这个话来，你就不要说其它的了，我说出这个话来，人就向这方面扮演，就要走这条路，你信吗？咱就是解剖，给你解剖起个名字，你回忆一下，给谁起的这个名字，从今以后你看他走的路，他就是按这个名字去走。

上回就在这解剖的谁呢？长大是吧？解剖说长大什么呢？(老毛来世。)老毛来世是吧？交通完老毛来世以后，她后来干什么了，你不知道？她是不是又开始老毛来世了，做什么了？(说疯子有问题。)说疯子的问题。一来到你这儿，把超市当成喇叭窗口，叫你把她这些批发上来，给零售出去，叫你去给她宣传，当成了电视台，喇叭，是不是老毛一贯作为？老毛打仗时候，未打仗先发传单，是不是你先发传单？(是。)还干什么呢？还说什么呢？还来了个百团大战？(嗯。)咱上回说老毛干啥呢？蒋介石成立个队伍，部队是吧？穿着军服，是公开的。老毛呢？是地下共产党，就是他的部队瓦解他，背后里面使刀子。长大呢，她两个人配搭，今天花了五块，修这个呢，修那个呢，

买肉呢，疯子什么都不知道，她在这儿记了一本账。等到报账来了，咔嚓拿着账单来了，疯子说你从来没有给我商量过，今天怎么就来这么多账来了，你给我说了没有？他们在一起吃了点肉，吃了六块钱的肉，当时武则天说要买呢，她说她要买呢，她不让别人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她要请客呢，对着这么多人她要卖人情，她要买呢，她要请人吃饭呢。她请人吃饭，实际是她记在账本上，然后到了多长时间以后，拿出来报账。你说疯子能给她报吗？疯子不能给她报。然后拿着账单来找谁来了？找丫头。丫头你给我说说吧，你说谁的过，我买了她不给我报账，你评评这个理。看周瑜，当时起了个周瑜名字，你今天看看周瑜，看表演怎么样。你计划怎么走呢？(放下人的地位，悔改认罪。)能谈心吗？(能。)(根据今天说的，你把你里边的谈一谈。)把你的心思说说。(说啥。)心里边的想法，你没话说？(悔改。)悔改什么呢？(不能争名夺利。)你争名夺利了吗？(争了。)怎么争的？(跟李霞争的。)有个细节，我听听？(就是她说什么，我故意跟她作对不听她的安排。)你这是屈打成招，还是如实招供？(就是这么做的。)是你心里清楚就是这么做的是吧？(过后谈了以后认识到。)这个不属于屈打成招吧？还是为了应付来结案呢？哎呀，弟兄你一直逼着，我也就这么认了算了吧。既然你愿意听这个争名夺利，那我就按你这个意思走吧，我就争名夺利，我就放下走吧，结束了这场聚会拉倒吧，不然就无止无休，到了什么时候啊。属于哪一类呢？丫头，你是想性情变化呢，你还是想应付了事？(性情变化。)你能给我回答一下，我刚才的问题吗？(属于哪一种，是应付赶快散了，还是你真认识到了。)这个又把我给难住了，你说我该说个啥，我说应付了事吧，这不能说，我要说应付了事，这又没完了，你说我说真实的流露看法吧，那我违背自己的良心。难不难，这个话好回答不好回答？(不知道怎么说。)这话难吗？刚才听懂我说话了吗？(说的回答是应付了事，还是真实的认识，就是过后谈了以后认识到了。)(什么时候谈了以后。)(就是从上次谈了以后，说是临到什么事跟李霞商量，不能跟她作对。)你意思是你什么时候认识到的？(刚才你谈了。)(不是。)(那天的时候，李霞说的那个事，本来我们在一起安排工作呢。又开始李霞先说她和小凯，后来聪聪就交通小凯的事，最后李霞就走了。我们又和丫头交通的，点了她那个情形，那几天就是小凯那个事，小组里九姨那个事。丫头在这边说九姨有事呢，九姨说丫头让九姨回去的，不知道哪个是事

实。后来说是应该跟巧姨商量一下，是这个事吧？就是不管怎么做，安排她回不回，都应该跟巧姨商量一下。我之前给巧姨说了，她就不听，然后她就自作主张就交通这个，应该去商量，去共同做这个事，不是说你怎么对怎么做。她说借着那天交通，她就认识到了，是这个意思吧。)

那这样说起来的话，今天这个面子，今天这个原因都解决了，都呈现出来了。怎么呈现出来的，你刚才说这句话我没听明白，但是说她是提前就把这个事情明白了、知道了，知道了自己所做的、所行的，是争名夺利，是为地位名誉，是为自己的肉体，是为这些说话，这些做事，她心里是知道的，做了亏心事了，是吧？所以说晚上我过来了，你躲在那边不过来，这是我把你硬叫过来，叫的时候，你心里就慌了，完了，完了，这肯定对准我了，这肯定知道我了。然后我再找她，给她说话的时候，她带搭不理的。她是怎么想的，你自己说说，你是怎么想的？看看你现在是不是真的坦诚，能交心。(不知道说什么。)你那时候心里想啥？坐在这的时候，给我难堪的时候，内心里想啥？(你说的哪件事啊。就是事太多了，不知你说的哪个。)就是你那个表情，你为什么给我难堪，给我难堪的那一瞬间，你那时候想啥？(说出来丢人。)说出来丢人？(不知道该咋说。)还有什么？(不知道该说哪件事。)说出来丢人哪，你真是嫌说出来丢人，应该是低头，不应该是种委屈。在你过来的那个表情，心里应该是什么争战呢？你愿意咋地咋地吧，死猪不怕开水烫，你要处理，就处理我吧！还能咋地，杀人不过头点地呗，就这些话在里面，你说什么我也不搭理了，反正我是个活死人，你愿说什么说什么吧。心里面还想什么？我只不过就是搞了个肉体关系，我不就是跟她争了个名利吗，怕不怕呀，神是种种问罪一样，审判台一样，还跟我这样过不去。我不过就是跟小凯谈情说爱，说了两句话吗？还把我俩吃了呢，这哪有人活的路啊，算了吧，爱咋地咋地吧，能过过两天，不能过了拉倒。是不是这心态？(你说的时候，我心里就想着，你愿意咋说就咋说吧。)那你这个心态是不是就是梦中那些人呢？跳广场舞呢，咱信神没有信神的体统，不是一二一走正步呢，不是神话掌管咱的心灵，愿意干啥干啥，

想干啥干啥，跳广场舞，跳交谊舞，跳色情舞呢，咱信神呢，没有信神的体统。最后就是什么呢？试探、研究。你说咱成啥了，这是个信神的样子？咱连心里话都不能说，有什么计划没有？(悔改。)看你怎么悔改啊。

敬畏

2020年9月12日

我把人当亲人父母，人把我当作可以利用的对象

我前四五天我梦了个梦，我梦见什么了，我又梦见我妈了。我梦见我妈在我原来的那个家，就是已经废弃的窑洞里面看神话了。我说人都不在这个家住了，你怎么钻到这个家看神话了，我把她带出来，带她出来了，紧接着又看到我妹妹好像在院子里面坐着了，她们俩之间好像有些什么隔阂似的，我妈不愿从我妹妹面前过，专门拖上我从其它地方绕着过，拖着我走，拖上我去了一个地方了，我看到有一群鸡，这群鸡要围住啄她了，看着鸡围住啄她了，我就赶紧往起抱她，一抱我才看到这不是我妈了，是个大鸡！这时，我看着一群土鸡都啄它来了，它身上有个血疤，鸡一见了血就不放过，就要啄它，我就赶紧把鸡抱起来，抱起来一看，鸡身上都是血疤，不止是老公鸡啄它，土鸡也啄他。不知道你们注意了没有，以前说一梦到鸡好不好，（不好，吵架了，）吵架了是吧，一梦到鸡或者鸟就是斗你了，抓你了，吵架了，你们笑了，好像这个梦已经解开了，怎么解了？（就是等你

带出来以后，通不了嘛，通不了是不通灵嘛，）我不是和你去对号了，是和所有人对号了。我前两天梦到这个梦，就是小蹦起来做了这个表演，一系列的，这个梦好解吧？耶稣说，谁是你的父母？谁是你的父母呀？（通行神旨意的。）通行神旨意的，谁是你的父母，谁是你的弟兄姊妹，通行神旨意的才是你的父母，才是你的弟兄姊妹。也就是说，我在作工中，我把所有的人是不是都当作了我的父母，我的弟兄姊妹，是吧？这也就是我看到我妈在废弃的窑洞里面看神话了，我看到弟兄姊妹看神话了，在哪看了？在废弃的窑洞里面，原来在教会里面，在旧观念里面，我把你带出来，从教会建造带到了国度建造。我把你带出来了，可是呢，你有你的观念，你有你的想法，你能跟随我吗，能听从我吗，不能。我把所有人当成了我的父母，我的姊妹，可是，我的父母和我的姊妹能相处得来吗？弟兄姊妹之间互相争执，还互相处不来，你看到我的姊妹了，还得赶紧走，还得绕开，你绕开还得拖着我绕开。我把你当小孩子待，你拖着我，我还得跟着你走，当跟着你走的时候，你出来了那些鸡就开始啄你，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败坏流露，你有败坏流露了，弟兄姊妹的眼睛都开始亮了，亮了是什么意思？如果说是公鸡来啄你，这是人找你的毛病，那个土鸡都来啄你来了，就说和你在一起的弟兄姊妹，人家也对你有看法了，对你也有意见了。这个时候，我还把你当作我的父母往起抱了，维护了，抱起来一看，这哪是我父母啊！这是谁啊？是只鸡，还伤痕累累，这是不是现在的场景？

刚开始国度建造的时候，我把人带出来，在异象里面，看到人都是一片热情，我把他当父母，他也跟随我，拖着我。你看刚开始把小蹦带出来的时候，他一片热心，我在国度里面拉牛粪也行，拉个一千年没问题，可拉了多长时间了？不到一年，行不行呀？不行，观念重重！还要持守他的观念，不管你再怎么交通，他总是把他的观念当成真理待，就一个风俗习惯他能放下吗？风俗习惯他都放不下。弟兄姊妹都看得见了，你把人家周瑜打了，是不是把你显明了？你的丑恶也给你揭露出来了，你就相当于一个恶人！你该怎么做？该不该悔改？

该不该认识？我把你当父母待，你自己不把自己当人待，你如果迟迟不悔改，是不是就显明了？那就不是人，你伤痕累累，我看错了。

2020年10月21日

经过一个梦看见了灵界实情

梦：在一个宽敞的场地，有人在练操，在正步走，就像军训一样，是走方块队。带头的两个人好像不懂得一二一、左转右转的，时而面对面走，走的都胸脯对住胸脯了还在一本正经地走着，时而背靠着背走，把围观的人逗的哄堂大笑。再看后边已不成方块队了，有的落了好远，一个人与一个人已经没有了固定的距离，已经没有了方块队的形状。回过头来再看眼前的也不是两个不分左右的人在搞笑了，而是乱作一团，像是在跳广场舞，又好像在跳霹雳舞，不一会儿又演变成了色情舞蹈似的。最后干脆成了一种调戏，围观的人也参与到了其中。蹦蹦穿一条短裤有人去掀他，蹦蹦训斥他，男男女女乱作一团。小桃在我面前坐着，没有穿上衣，前面有人调戏着，董事长在后面偷偷解她的胸罩，她扭过头来不时的露出笑容来。我也没有穿衣服，只穿个裤头，看到这些场景不由的有点害怕，特别谨慎小心起来，怕有人调戏我。可结果就是有人来试着拽我的裤头。我气得一声吆喝。这才停止了肮脏的局面，并

且说：凡因这种情况而被定罪、咒诅、惩罚的，不要再来找我。

在梦中人的鬼样

两个带队的应该是周瑜和蹦蹦等等，就是神拣选的几个典型的反面代表，是作为教材用的。也就是神说的现在是一个一个的显明，以后就是一批一批的显明，因为鬼和鬼都一样。所以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连“一二一”“左转”“右转”都不懂的带队先锋官。在实际生活中我带领的打仗先锋官周瑜，与建设先锋官蹦蹦就是一个根本不懂得“一二一”“左转”“右转”的糊涂人。蹦蹦老说他在教会可能撇了，撇的一无所有，现在不敢为神撇了。什么悖逆的话他都能说出来。最近又要请假说给他闺女订婚呢！在我揭露解剖、修理对付以后，还是要回家。并且是原来在教会时这些都脱了，开除以后又捡起来了。还有原来在教会什么也不敢做，现在是什么都敢，还抽烟呢！原来偶尔偷着吸，现在虽然没有公开吸，但承认自己在背后吸。所以说他就是我梦中的带头的。还有周瑜到现在还认为他是对我忠心耿耿的人等等。从一次又一次的揭露解剖中，就能看得出他们就像听不懂人话似的。你说你的，他做他的，不管我怎么说，他们都是不理不睬，就好像是对牛弹琴似的。不管我说得再对，再合乎真理他们都不听，他们只是一本正经的按着自己的意思去做。尽管知道自己是错的但他还要那么做，就是没路也要那么做。这也就是我梦中的画面——即便是面对面胸脯对胸脯了他们还要一本正经的“一二一”的正步走呢！我解剖我的，他做他的。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就是因为我并没有超凡的特长，或具有一种奇异的特异功能，而有的仅是常人所没有的包容、忍耐、慈爱、怜悯。完全就是一个具有正常人性而极为普通的正常人。因他们是先锋官是打前线的，史无前例，所以必然与我接触来往的多。这样一来他们对我有了更多的了解，这些了解没有成为他们认识神、认识自己、跟随神、敬拜神的依据。而是成为他们轻视、藐视、轻慢、叫嚣、刚硬、自是、张狂、悖逆、背叛的理由资本。他们把我的包容、忍耐当成了一种无奈的表现。一次又一次的解剖竟然没有使他们收敛，反而变本加厉越来越放荡。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我没有像教会带领一样，逼着、打着、卡着，甚至是用地位威胁、强迫、控制。而我不管是揭露、解剖还是修理对付基本上都是一种和蔼、可接近、

面带笑容、甚至是语重心长的一种唠叨。我的这种语气、态度、心声、观点，没有感化蒙羞他的灵魂，而是放纵了他们那贪婪欲望的野心，使他们的行为放荡不受约束。没有从我的言行举止中发现神的可爱，更没有在我的揭露、解剖中看见神的怒气。而是把这里当成因地位、权势积攒怒气的发泄点，我也就成了他们质问、悖逆、反抗、抵挡的对象。流露出来的就是悖逆、抵挡、反抗、不顺不服的性情，表演出来的画面就是，你喊你的一二一，他有他的一二一，你喊你的左右转，他有他的左右转，这就是话语没有在他身上作王掌权。他们和别人是一样，听到的只是神的话，只是简单明了的“一二一”“左转”“右转”的话语，但实际活出来的，表现出来的，流露出来的就完全不一样了。别人一二一的时候她就是二一二，别人左转的时候他就右转。从外边看都是信神的人，都是接受神带领跟随神的人，都在跟随着神节拍走的人，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而是别人一二一的时候他是二一二，别人统一向左转的时候他就向右转，他完全是自由的，完全是按着他的意思，没有人强迫控制他。

别人听了解剖他们的事迹，看了他们的表现，却没有等来对他相应的惩罚、管教与击打时就疑惑了，神的性情是不可触犯吗？神会惩罚人吗？神是说一不二的神吗？神会与人较真吗？神会按人所行的恶来惩罚人吗？神不是慈爱怜悯人的神吗！神不是爱人的神吗！怎么可能就因为这么一些小事就把人灭了呢！这么多跟随他的人谁实行真理了，神能把这么多人都灭了吗？那六千年的经营计划不就毁于一旦了吗？神能做这样的傻事吗？不可能吧？神能拆毁、打岔他自己的工作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事实证明也是这样的，你看周瑜，蹦蹦那不是依然好好的吗，缺胳膊还是少腿了！弟兄又能把他怎么样呢？又敢把他怎么样？那不依然在神家，依然尽着本分吗！在这种思想观念作用下，人还会接受真理吗？还会接受揭露、解剖、修理、对付吗？还会实行真理吗？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人都有个交易脑袋，无利不起早、寸利必争、人都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这些撒但哲学法则在人的思想里控制着人的灵魂，人就都成了魔鬼的样式，成了没有灵的活死人，成了撒但的出口，成了与神作对的撒但的差役、走狗奴才，成

了与神作对的仇敌。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认为过多的尽本分、预备善行、实行真理是一种浪费，是一种亏本，他们的思想就是六十分万岁，五十九分是白受苦，六十一分是浪费。他们的交易脑袋十分发达，时刻在看着分数线尽本分、预备善行、实行真理。不敢低于等于五十九，不能高于等于六十一。低于六十是白受苦，高了是浪费。他们把蹦蹦周瑜当成了探测水位杆，他们听揭露、解剖周瑜蹦蹦的交通不是与自己对号认识自己的败坏，背叛自己实行真理顺服神。而是观察我对他的语气态度以及处理结果，甚至是在观察他是否遭到了管教、惩罚、咒诅了。他们想从这里面得一点信息，六十分的界限在哪，不能一味的撇，一味的付出，一味的预备善行，不然付出太多，那就太亏本了。干一天的酬劳与一个小时的酬劳既然是一样的那我为什么要干一天的呢！那不亏大了吗！所以他要掌握好这个时间就一个小时不多不少恰到好处。所以他们看到周瑜蹦蹦没有什么事实临及，也就开始放心大胆的起来搞个人的经营了，又开始为自己的地位、名誉、权力在教会厮杀开来。这可以说是熏陶感染；也可以说是引狼出洞，引虎下山；也可以说是神的智慧建立在撒但的诡计之上；也可以说是外面乱做了一团了，里面有层有次。里面的人都快做成了，外面的人什么也不知道，依然还在你争我夺。神为什么不灭大红龙，不灭大红龙也是神的公义，认识到了吗！明白了吗！神是智慧全能的神，你想摸着六十分的界限可能吗！只能自己中了自己的诡计。神为什么要这么作，就是要把一些圆滑诡诈，投机取巧，不想强攻的只想智取，想混入下一个时代作主人的人给显明淘汰了。而那些默默无闻、勤勤恳恳、不求报酬，只为神献上自己全人的人却不受蹦蹦周瑜的搅扰。而是从他们的表现中认识了撒但、认识了自己的败坏，看见了神的作为，看见了神的显现（神的性情公开向人显现，就是神向人显现了）。体尝到了神的爱，看到了神作在人身上的都是爱、都是拯救。看到了实际的神，就是那么实实在在。与此同时神也抓捕了人的罪状。这就是我在梦里看到的景象，刚开始还像那么一回事，就是领队的不起好作用，慢慢的整个人群都乱套了。实际生活中其实也是如此，教会的魔剧集一直在上演。正应验了神的话，鬼和鬼都一样，原来是一个一个的显明，现在是一批一批的显明。这果效是怎么达到的，就是神把人放松到一个地步，要人自然流露，这样就能暴露出他的本性，暴露他的原有属性，暴露出他的天然。这是不灭大红龙的一

方面原因，也是恶人没被惩罚，也没有管教临到的原因，神只是搁置不搭理，麻痹他们的神经，以免周围的人看见以后克制，伪装顺服接受，充当善民。所以在我的作工中看到对他们的揭露、解剖中一般是看不到怒气的。原因是看不到神怒气。

后边补充：原因是神向人掩面不看这个世界，所以看不到神惩罚人的怒气，看不到话与事并行。也可以说神是颁布诫命的，我是来实施的，目的就是要他正常的自然流露。在梦中的景象就是：从开始到最终，我一言不发只是在看，直到所有的人都放松警惕暴露天然为止，直到人直接对神，对我产生怀疑、疑惑开始研究时，惹神发怒了，作工也就结束了，开始作赏善罚恶的工作了。

当我发怒，吆喝出声以后，人都愣住了，都傻眼了，人开始静默了。因为神发怒了，要知道神的怒气一发不可收拾。

现在把人放松到最大限度，抓人的罪状。为什么保罗在作工结束以后他能说自己活着就是基督呢！在大马士革路上大光击杀他的时候没有说，作工的时候没有说，而是结束时说的呢？就是显明人有两种，一种是为了拯救，一种是为了定人的罪。也就是抓捕人的罪状，就是要他不受约束的自然流露，也是暴露撒但的得寸进尺，更是显明基督的正常人性，道成肉身的重要性，如果是灵作工能达到这样的果效吗。人人都想见神的面，但人不能见神的面，见到就得死，为什么？梦就说明了问题，开始仅是一两个人在我面前耍点小聪明，来一点装疯卖傻的行为来试探我，我不可能因为人的一些小来小去的问题大作文章，所以人都放大了胆子，整体开始乱套，渐渐的他们都释放自由了，人也就随便了，都起来试探我。这也正是正常人性带来的果效。在教会里人都规规矩矩，因人都活在地位权势之下，并不是自己的真实身量，今天放松到最大限度是为了你让你显形，是为了看人是否是

被神话作王掌权。结果撒但显形了。刚开始进来时都是什么态度观点，现在呢！我是来验收工程的，也是来阅兵的，想看看这些精兵是怎么走方块队，结果经不住时间的考验，只能伪装一时。时间一长什么样的人都暴露了。人不是自我认识自己，都是借此机会你争我夺，名义上是互相揭露解剖，实际上人是互相打斗。

我梦里还有一个代表人物，小桃是吧？我梦到这里面，小桃在干什么呢？没有穿衣服，没有穿上衣，前面有人和她斗着，她扭过脸来还不时的向我笑笑，这是在干嘛？背后呢还有人解她的胸罩，在我前边笑我。就是刚才说的，你就是木匠他儿子又能怎样，她对我太了解了，对正常人性实在是接受不了，明明看着你，就在一起一天天度过的，你和我有什么特殊呢，我看你哪一点比我强呢？对我取笑、笑话、贬低、藐视，这是自然的，因为总在一起。站在我前边，扭过来对我笑呢。去到那边了，她做事了，作完哒哒哒把这个事一说，可别人怎么对待她，你说别人怎么对待她？听，不听，听不听？听也不对，不听也不对，你敢说吗，你说也不对，给人出了一种难题。她跑在我前边，在她来说是什么呢？她是看着我累，替我操心，看着这个做的不对了，那个不对了，她就要去解决问题，或者谈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在她来说，她是替我操心，在我这说你是相当于给我打岔。你在这操心的时候，你操的是什么心，在我这一个说你是打岔，一个是在我前面坐着，为什么说在我面前坐着呢？你说出来的话，别人在这看着，你在这是不是狐假虎威呢。你又给别人说什么呢，别人不能说什么，有话不能说，有事不能说。背后还有人解她胸罩呢，解她胸罩什么意思？在背后论断你，我不能对上你说，我背后还不能说你，我背后还不能说你是个什么东西，她站谁的位置了，她凭什么说这些话呢。一个人代表一类人，就是小桃代表着一类人，就是好打我旗号做事的这一部分人。说的是梦里面这个人，为什么让我梦见的是个小桃呢，因为她离我太近，在我身边的人，对于她来说我的正常人性是她那里最大的石头，木匠他儿子，过不来这一关。然后她在任何人面前，她来了给你说一句话，你总把她放在特殊的位置上，这个位置有点特殊、难办。所以说有什么事情人只能背后说她是猪八戒他二姨，

绝对不能当着她的面说是猪八戒他二姨。我就是听不见这句话，但是我知道，背后有人说她是猪八戒他二姨，这是必然的。对于小桃别人不敢揭露，只能背后揭露，论断。对于我有些人都不放过，在背后议论，论断，定罪。所以惹我发怒，也可以说是神的震怒就要开始了。以前既往不究，但现在是要较真了。教会建造是圣灵在维护，是地位卡着，现在是国度建造，是要你被神话语作王掌权，并且已经把撒但的权柄收回。没有得着真理的人正处在一个空档的位置。完全释放自由，教会权势压不住了，神话又没有做了人的主导，人就开始原型毕露了。所以现在教会的人就开始演魔剧集了。

神话说:“人在所有的试炼之中都不曾合我的心意，因着人的不仁不义，人并不是为了见证我名，而是一直在吃着我的饭而‘跑外道’，人的心并不是完全归向我，所以人被撒但糟踏得遍体鳞伤，满身污秽。但人仍不知其丑恶面目，一直在我后‘供奉’着撒但，因此，我在发怒之余将人打入无底深坑，使人永不得翻身，但人在哀哭之中仍不改其心志，始终是硬着头皮反抗我，想借此而故意惹我发怒，因着人的表现，所以我将其以罪相待，并不施下我怀中的温暖。天使始终如一地事奉我，顺服我，但人却恰恰相反，似乎人并不是出于我，而是来源于撒但。所有的天使在自己的位上尽着忠心，并不被撒但的势力而影响，只是在尽着自己的本分，所有的众子、子民在天使的浇灌喂养之下而健康成长，不曾有谁软弱，这是我的作为，是我的奇妙。在阵阵的开国大典的礼炮声中，天使在有节奏的伴奏之下而走到我的检阅台前接受我的检阅，因为其心中并无“杂质”，并无“偶像”，而且并不回避我的检阅。”

神话说:“在人不能办到的，在我却是一切亨通，一切自由，谁也拦阻不了，谁也改变不了，这么大的世界都在我的手中，更何况一个小小的魔鬼撒但更不在话下，若不是为了我的经营计划，不是为了我的众长子，我早就把这个邪恶淫乱的、充满死人味道的旧时代毁灭了，但我作事有分寸，我不轻易说话，既说必成，即使不成，但必有我智

慧的一面，必能为我成全一切，为我的作事而开出路，因我的话就是我的智慧，我的话是一切，人根本听不明、测不透。我经常提到‘火湖’，这是什么意思呢？与硫磺火湖的区别在哪儿呢？硫磺火湖指的是撒但的权势，而火湖指的是在撒但权下的整个世界，在世的每一个人都是火湖燃烧的对象（是说他们越来越败坏，到一定程度被我一个一个地灭亡，在我并不难办，只不过是我的一句话），我的烈怒越大，整个火湖的火燃烧得越旺，即指人越来越邪恶，当我的烈怒爆发之时，也是火湖爆炸之时，即指整个宇宙世界毁灭的时日，到那一日，我的国度就完全实现在地上，就开始了新的生活了，这是不久将应验的事。我既说出话，事情就应验在眼前了，这是在人的看法当中的事，但在我看，事情已提前作成了，因在我一切都不在话下，说成就成，说立就立。”

天地联

117　神对待人所作所为的态度

神关心的仍是你们每一个的所作所为与所有表现，以此来定规你们的结局，不过神仍要声明的是：那些在患难中并未对神有丝毫忠心的人神是不会再施怜悯的，因为神的怜悯仅至于此，而且神也不喜欢曾经背叛神的任何一个人，神更不喜欢与出卖朋友利益的人来往，这是神的性情，无论这个人是谁。神要告诉你们：任何一个伤透神心的人都不可能第二次得着神的宽容；任何一个忠于神的人都永留在神心中任何一个忠于神的人都永留在神心中。（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当为你的归宿预备足够的善行》）

该怎样实际地见证神—1

(这段时间咱的情形怎么样了？都谈谈。在这儿干活，听到这些环境咱怎么想的？有什么想法？) (有的弟兄姊妹怕周围的外邦人问："送面的来了，送蒜的来了，哪的呢？老板是谁，电话是多少，他是要一个答案。"还说："这些就是实际的问题，就得实际地回答了，现在就是口对口地喂，你们明白了，我们又不明白，你们知道，我们又不知道，有没有信仰，认识不认识听话，这些都得详细地告诉他，就在这事里面出不来。"后来我们交通："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就看你心里有没有神话，今天就是用智慧去打败撒但，就看你心里有没有神，得自己去凡事寻求，不能给你规条。") 大红龙问你，你怎么说？这个好说不好说？看　看我发的那段话，我给你发的'庸才'那段话。

人尽本分其实就是将人原有的即人本能及的都做到，那人就尽到自己的本分了，至于人在事奉中的弊病，那是在逐步的经历中、在经历审判的过程中逐渐减少的，并不拦阻也不影响人的本分。若有人害怕在事奉中存有弊病而停止事奉或后退让步，那这样的人是最懦弱的人了。人在事奉中若不能将人该表达的表达出来，不能做到人本能所能及的，而是糊弄、应付，那人就失去了一个受造之物该有的功用，这样的人就是所谓的"庸才"，是无用的废物，这样的人还怎么能称之为堂堂的受造之物呢？不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腐朽之物吗？若有人说他是神自己，但他并不能发表神性的所是，不能作神自己的工作，不能代表神，那这人无疑不是神，因他并没有神的本质，神本能作到的在他身上并不存在。而人若失去了人本能做到的那他就不能称为"人"，也不配站在一个受造之物的位置上，不配到神的面前来事奉神，更不配得到神的恩典，神的看顾、保守与成全。许多人失去了神的信任之后便没有了神的恩典，他们不但不恨恶自己的恶行而且还大肆宣传神的道并不正确，更有悖逆的竟否认神的存在，这样的人，这样的悖逆，怎么能有资格享受神的恩典呢？人没能尽到人的本分已经是相当悖逆神了，已经是亏欠神很多了，而人却反过来喧骂神的不

对，这样的人还怎么能有资格被成全呢？这不就是被淘汰受惩罚的前兆吗？人在神的面前不尽自己的本分已是罪恶滔天、死有余辜了，而人却厚着脸皮来与神讲理，与神较量，这样的人有什么成全价值呢？人不能尽到自己的本分理应为此感到内疚、感到亏欠，应恨恶自己的软弱无能、恨恶自己的悖逆败坏，更应为神肝脑涂地，这才是一个真实爱神的受造之物，这样的人才有资格享受神的祝福、应许，有资格接受神的成全。在你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又是如何呢？你们又是如何对待在你们中间生活的神呢？你们又是如何在他面前尽你们的本分呢？做到仁至义尽、肝脑涂地了吗？你们的奉献怎么样？你们从我所得的还少吗？你们会分辨吗？你们对我的忠心如何？对我事奉得又如何？而我赐给你们的、为你们所作的又如何呢？你们都作过衡量吗？你们都曾用你们仅有的一点良心衡量、比较过吗？你们的言行能对得起谁呢？难道就你们这一点点奉献就能对得起我所赐给你们的全部吗？我对你们一心一意没有丝毫选择，而你们对我却是心怀鬼胎、三心二意，这就是你们的本分，是你们仅有的一点功能，不是这样吗？难道你们不知道你们根本没尽到一个受造之物的本分吗？这样你们怎么能称为受造之物呢？你们自己都发表什么、活出什么你们自己不清楚吗？你们不能尽到自己的本分还想求得神的宽容与神丰富的恩典，那些恩典不是为你们这些分文不值的小人预备的，乃是为那些没有所求、甘心献身的人而预备的。你们这样的人、这样的庸才根本不配享受天上的恩典，只有苦难的日月与那不尽的惩罚与你们相伴！你们若不能为我尽忠，那你们的命运就是受苦，不能对我的话与我的作工负责，那你们的结局就是惩罚，什么恩典、祝福、国度的美好生活与你们无关无份，这是你们应得的下场，是自食其果！（摘自《话在肉身显现·道成肉身的神的职分与人的本分的区别》）

“人尽本分其实就是将人原有的即人本能及的都做到，那人就尽到自己的本分了。”咱每天都在尽本分，但咱考核过自己没有？咱自己是不是在尽本分？尽本分神承不承认？根据神话看事，神说：“人尽本分其实就是将人原有的即人本能及的都做到，那人就尽到自己的本分了。”人原有的、本能及的你做到了没有？就像刚才问的问题，情形

怎么样呢？为什么问情形呢？情形和什么联系呢？和本分联系着。 问你情形，就是问你这段时间心情怎么样，情形怎么样呢？你这段时间生活的环境怎么样呢？你这一段时间所思所想什么呢？这是不是你的情形？咱对咱自己的情形了解、认识、揣摩了没有？在问你的时候，你只是三言两语，应付答对。你连你自己的情形都不了解，那你怎么信神呢？对自己的情形不了解，对你自己的处境不了解，那你哪还有路，没有路了，更谈不上什么尽本分。“人尽本分其实就是将人原有的即人本能及的都做到。”你临到环境了，别人问你话呢，你该如何回答，你考虑了没有？可以说你没有考虑，咱以前交通过，你该怎么去回答他，你也没有记住。也可能你习惯了手把手地教你，口对口地喂你，你习惯了这样一种生活，所以你现在养成了一种依赖、依靠，自己没有一个主动吃喝的心，没有主动地去完成一件事。你在幼小的时候，手把手地喂，是给你一个路，当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三岁了、五岁了，还口对口地喂吗？十岁了还口对口地喂吗？所以说，人没有把本能及的都尽上。给动物起名字呢，谁起的？亚当起的，咱现在呢？让你给动物起个名字吧！咱起不起？神没有叫你给动物起名字，没把这个艰巨的任务落在你身上，你也不配，你也起不了。给你个什么任务呢？你是带领，环境临到了，下面遇到难处了，弟兄姊妹问你该怎么说？给你反映过来了，你得给他解决问题，那你该怎么解决问题，你应该寻思、寻求，你该往这方面走。寻求了没有？从你的说话中可以听出来，你根本没有思考，你没有寻求，你是原地踏步，你是在等待，等待手把手地教，口对口地喂，等待弟兄来了，给我解决解决应该怎么说，就计划做个传话筒。你做个传话筒这叫不叫尽所能？“人尽本分其实就是将人原有的即人本能及的都做到，那人就尽到自己的本分了，至于人在事奉中的弊病，那是在逐步的经历中、在经历审判的过程中逐渐减少的，并不拦阻也不影响人的本分。”神是不是给人放宽了？有弊病咱不怕，这完全不用怕，你得逐步地往前走。现在环境临到了，外面到处抓信神的，让你用智慧打败撒但，下边人不考虑不想，你们做带领工人也不考虑不想，那这还叫尽本分吗？还叫尽所能吗？咱现在尽其所能，亚当给动物起名字呢，咱就在这件事情尽所能，大红龙来问了，该如何回答？该如何站见证？“尽所能”就是把你自有的东西全部用上，把你的全家身量拿出来，也就是刚才说的，根据你的情形，根据你家的实际情况，根据神给你摆设的实际环

境，你既要让大红龙听了你的话之后，相信你，让人家看到你这个人是诚实人，同时还要他摸不着你，这是智慧。

揣摩揣摩该怎么说？眼镜给他们起个头，假如是你你该怎么说？(说在网上招人，找人干活呢，没有认识的人，我在网上看到，找种地的，修车的，机械这方面还懂得一点点，我就跑来问问，工资不太高，够吃够喝就行了，干了几个月了，我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休息休息。)世上人说，你想百战百胜得怎么呢？(知己知彼。) 知己知彼，知道自己，知道对方，咱刚才说了你的情形，知道了你的观点了，那再来看问话的人是什么情形、观点，来解决问题。人家为什么问你，好好的平白无故的就问你呢？好好的平白无故的会不会问你？用不用你这样给他解释一番？(不用。) 不用了吧！你就不用这样去答，这样去说。你可以问他：你是谁呀？调查户口了？审判我了，我犯什么罪了，我得如实招供？用不着吧！如果人家来问你呢！肯定人家是有目的的！有意义的！肯定是闻到了什么味道了，那你说这些，他听不听？他满意不满意？他也不听，他也不满意。就是刚才我说的知己知彼，从你刚才的回答里面，你们彼此还是不了解，你把人家当成谁了？普通人。大红龙调查问题来了，最起码你得摸清楚他，他存心目的是来干什么呢？他是来蒙的？还是摸到了你多少信息，你得根据他得到的多少信息来对待他。他如果不知道多少信息，他不知道你是信的，那你不需要告诉他你是信的，那人家知道你是信的，掌握你的证据了，还把证据拿出来了，那你还需要辩吗？辩不了了。也就是说人家知道你是信的那就按信的来说，不知道你是信的就按不知道的来说，不招惹是非。不知道的时候，咱就不知道了闪过去，知道的那咱就把神见证出来。见证出来还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在心里揣摩，我该怎么见证神，我该怎么维护自己。咱没有这些细节，也就是说，咱没有在这方面寻求过，没有尽所能。刚才说农家磨面，这也是个问题，如果人家没有盯你，你去买了袋面，你说人家问你不问你呀？不问。人家既然问你，这面从哪来的，人家就是有了线索了，你不能拒绝他，你还得回答他，还要让他从你回答的话里得不到答案。如果你是开小卖铺的，那人家看着你贩卖呢，你该怎么回答？这些事情你该寻

求，摸到出路。也就是说，神让亚当给动物起名字，神给你摆设环境了，你该怎么从这个环境里站见证，该怎么寻求，咱主动与神寻求，让神加给咱智慧。现在有人问你面怎么来的，就只有咱刚才说的两种情况：第一种，对方他是来蒙你的，来诈你的，他没有任何的线索，你就不需要说你信神。第二种，他抓住你信神的证据了，他要问你面的来源，这个来源你能不能告诉他？你肯定不能告诉他，是吧？但是你还不能不说面的来源，所以你既要告诉他，还得让他得不到答案。就好比咱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如果你是单独买了一袋面，那很简单，你可以说：哎呀，这个世界太不靠谱了，我想要一个安全的食品。大家都搞养生呢，是吧？我现在也搞养生呢，所以我对吃饭比较注重，可现在的油有转基因，面添加剂太多，吃了身体受不了，咱又去不起医院，没办法就得先把食品安全解决了，所以我就专打听谁家有自家磨的面，不要面粉厂的，要人家自己家里加工的这个面，也就是说你自己知道买面的地方，直接去人家那家买面，去了人家正好往出拿了，就给我拿了两袋，我只要自家面就行了，我还管人家从哪拿的面？我又不计划卖，我也不计划干什么，我只是拿两袋面自己吃，这是不是很简单很正常？(嗯。) 也就是说，你去他家拿面去了，有人问上你了，你就这样说。如果说你是个卖面的，你在这卖面呢，那口吻能不能一样了？不一样了，你得怎么样呢？尽所能，什么是尽所能？就是你自己的环境，按你自己的环境，按你自己情形，根据你自己的这些东西来说事，把你这些所有的都用起来。如果说人家不知道你是信神的，你就跟他哭穷一下，家庭里面贫寒，自己无能，我只能在朋友里面或是周围做个小买卖，大买卖做不了，从那家进个盐，从这家进个醋，这家再进个面，不能在面粉厂进，面粉厂都是添加剂，我在小作坊联系一些面，小作坊又是在哪联系的面，我也没有具体问，反正价钱便宜差不多我就进，我卖货的还管人家哪里拿货？我只管便宜，现在这个面还没有名牌，没有名称，完全可以这样说，他还怀疑吗？还能有把柄吗？尽你的所能，尽你正常思维，让他听了你的话能够信。家里过不下去了，我在这儿搬上二十来袋面，还弄来一些粉条，还弄来些什么了呢？豆腐干，我就简单地弄一些，我说你在哪买不是买呢？就相当于照顾我这个贫寒家庭，我过不了了。他们也是可怜我，反正家里要吃面的，在我这儿买也是吃呢，在外面买也是吃呢，从我这里买，相当于赞助我一点，因为关系不错，赚中间一点差

价，是为了生活，是为了生存。你要和他哭穷，首先第一步你得让他看到你贫穷可怜，然后你再给他说这个生意，他是不是就信了呀？你给他说这个生意，还让他在你口里得不到任何信息，你如果不跟他哭穷，不说你的家庭，你这个生意，人家就有点不相信，现在哪有这样做生意的？没有。如果人家知道你信神了，你就用知道的方法处理，家庭弃绝，儿女弃绝，世界弃绝，没有生活出路，人家知道你信神，就来问了，就想逮你了，我现在也被开除了，想想没有被开除的时候，我在外面作工，不要说作工，就说人家见面都接待呢，最起码有个饭吃。现在开除了，要自寻出路，我放上两袋面，我看还有些认识的，能卖给人家谁，就卖给人家谁。看到你们身上都有这个信息，都是信的，那你再回避能行吗？你得坦然面对，我们以前在一起聚过会，人家问你们认识吗？你说认识，不要说不认识，认识，接下来怎么说？他是哪的呢？我认识但我不知道他是哪的，他们也知道，在教会里面不让问姓名，家哪的，电话都不让留，信神的人都有这些要求，你达不到这些要求人家不要，知道的多了也对我不好，所以说人家不让问，那我也不问，至于人家是哪的了，叫什么我是一概不知。但是我认识他，知道他灵名叫什么，他叫超脱，他叫放下，放下这个名字能不能查到身份证号？没有身份证号，你去哪儿查，查不出来，他能得到任何信息吗？这叫不叫背叛？面对面你就认准了，知道了，看到这个信息了，还能背叛吗？任何信息没有出卖，叫他感觉到你是诚实的，对他来说你不是诚实的，你是老实的，老实的他还能给你加重刑吗？他问什么你答什么，在答什么的情况下，你还要有智慧，我什么信息也不给你，但我不能直接说不给你，我是给不了你，问这个人的来源，不知道。打工呢！好比说眼镜来这儿了，怎么来这儿的呢？咱不要说招聘来的，咱不说这话，你说招聘来的话，就董事长在这里种两亩地，还招聘呢？你信吗？一下就暴露了，纯粹是骗人的。二十年前，在哪个教呢那是？(二两面。)二十年在一起的，他是我的上层带领，二十年前我们认识的，虽然认识，但我不知道他是哪的，只是见过面而已。那次我包地呢，我在路上碰到他了，我一看熟人，他问我在这儿干什么呢？我说在这儿包了个地，他那时被教会开除了，把开除放在第一位，村里是名人你们要抓呢，家也不能回，儿女弃绝，生活不了，就来和我种地了。眼镜怎么说呢？我从小信神，我十三岁就跟我爸我妈信神传福音呢，一信神，自己变得懒惰了，把自

己说得不值钱一点，懒惰，也没有念下书，也没有学上了一个手艺，在社会上没有一个生存的资本。看人家哪个单位，要技术，没有，吃喝不上，要出苦力没劲，懒惰，人家不要我，再说还有病，人家哪也不要。正是在走头无路的时候，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呢？被教会开除了，心里怎么了？绝望了，前途命运没有了，原来还想剩存下来，做下一个时代的主人呢，把神话给他亮出来，把你的败坏性情给他亮出来，让他听到“信”字，让他知道你确实信，把你的败坏亮出来了，同时变相的是不是见证了神，把你开除了？神的公义性情见证出来了，神不要我，神家要的是什么呀！人家要的是迦南美地的勤农，我这个懒农，人家不要我了，把我开除了，世界也容纳不下我。正是我走头无路的时候，我碰到了二十年前的董事长，人家说正包了几亩地，没人管没人种，现在找人，找起找不起？找不起。所以人家正到处找憨憨呢，正好碰到我，我来这儿是因为什么呢？家人弃绝了，又是单身，在家一个人不想做饭，来这儿是想混口饭吃，来这儿就不用做饭了。我不图挣钱，儿女弃绝我，我挣钱给谁呢？我有口饭吃，能活就行了，干活儿上也不能要求我，我能干个什么就干个什么，你看看老董就符合我的这个要求，好坏不追究，你看看我来这儿种的这个菜，地里都一堆草了，老董还用我，所以说我在这能待下来，这话虽然不好听，但他听着这是什么？有点真实。把真实的处境说给他，还抓你吗？还拷问你吗？和老董的关系，划清了，怎么划清的？你知道他的底细吗？他也不知道你的底细，反过来这里面其他人是不是更不知道了，这里其他人我都认识，他叫李明、他叫放下，他叫进入，是不是认识？他叫玲玲，哪的呢？都是中国人，哪的不知道，人家都不过问，真实不真实？这是不是给他回答了？尽所能，就是把神给你的思维，正常的思维用上，神给你摆设的环境用上，这就是什么呢？世上有一句话怎么说的？废物变宝是吧？废物变宝。我给你交通的，意思就是让你学会举一反三，你在什么环境下，根据环境和你的背景你该怎么去诉说，你该怎么尽所能。

玲玲那你呢？现在会说了吗？你尽尽所能，看看你怎么说？(我就说我丈夫不要我了，把我赶出来了。)就这么简单？ 赶出来了，你这么

年轻，就种个地？ (有病了。)有病能种地？ (人家在这儿管的又不严。)咱诉说的时候，如果你暴露了信神，你还得把神给见证出来，为什么来这儿？以前我交通过吧？怎么用心？我原来怎么交通的？还记得吗？我怎么交通的？ (就是合伙包地。)合伙包地呢？把神见证出来，把咱来这儿的目的意义表达出来，为什么来这儿？董事长年轻、潇洒、漂亮，看上他了？给你高工资？给你高待遇？让你在这儿坐着当会计？不是吧！这些站不住脚，你把神见证出来，因为什么家里把你赶出来呢？(因为信神。) 因为信神人家把你赶出来的，人家调查你，肯定人家知道你信神了。我从小就信神，我从小就相信有神，相信头顶三尺有神灵，从小就信神，可老公呢？不让我信神！你说我是一个受造之物，你说我不敬拜造物的主能行吗？你问问他，受造之物理当敬拜造物的主，人不敬拜造物的主就是罪，是吧？人本来就是罪人，然后今天不尽本分，不敬拜造物的主，那是不是该死呀？你说老公不让我信，你说他是不是大逆不道呀？你说他良心理智在哪儿？他不尽，他也不让我尽，你说我能和他过吗？没有共同的心志，没有共同的志向，不是一路人。尽不上本分的就是废物，我跟他不是一路人，所以我跟他一刀两断，分开了，不在那个家，我出来寻找什么呢？寻找情投意合的人，因为有共同的心志，共同的志向才走到一起，可是呢？信了没有三年教会把我开除了，我无路可走，虽然我只在教会里面待了三年，但是在神的供应下，在光的照耀下，我明白了许多做人的道理，不要说打败大红龙的道理，是做人的道理。我知道该怎么做一个人了，做人要有良心、有理智，不能做诡诈人，要做诚实人。现在社会上的人不值得信赖，我被开除了之后无路可走，也不是一开始就来这儿打工的，我还去过饭店！我还去过哪儿！去这些地方上班，我看见人简直是太可怕了！人吃人的社会呀！都是你争我夺的！在哪个饭店、在哪个单位，当过什么领导呢，有个什么职务，好家伙你争我夺，勾心斗角太累，我差点得抑郁症，我不行了，赶快走吧！我如果得抑郁症我就完了！这时，我想起了神话对我的审判，神把我从这个苦海里，从这个绞肉机里面拯救出来，我不能再活在这个败坏性情里边，我要洁净自己，我不能为肉体活着，我要为我的造物主活着，我要活出一个真正的人，我要活出人生的意义，人生的真谛！怎么办呢？我咬咬牙从单位走出来，寻找有光、有食物的地方，教会人家不要我了，我无处可逃，我只能找，看人家谁被开除了，没

人要了，找些乌合之众。外人来看是乌合之众，但是我们有共同的语言。我听人家谁说的，董事长包了一块地，在地里干活的几个人好像都是被开除了的人。注意啊，你说这句话的前提得是，先保证人家已经摸到你的底了，你没逃了，你说这句话，如果你能逃，不说这句话。接下来再说：那个即使教会开除出来的乌合之众，也比我在世界上相处的人好多了，好一百倍，最起码在这儿没有人吃人的现象，没有勾心斗角，神把这些给剥夺了，大家都是在这种地了，有地位吗？有钱财吗？有权利吗？把这些东西都剥夺了，这些东西都没有了。人都是各自进入各自的，都是认识自己呢！谁谈谁的败坏，他谈他的败坏，我谈我的败坏，都追求脱去败坏了。世界上的人有什么鬼心思都是在暗地里藏着的，在这儿呢？都是亮相，正好相反，我们是因着有共同的心志，共同的志向而走到了一起的，我们这些乌合之众，社会看不见，社会看不起，教会看不起，但我心里活在了光中，我们感觉到了幸福，今天你就是让我坐监，打死我，我也满意神的主宰，我顺服神的主宰安排！他还有话说吗？你把神见证出来，你给他说的是不是实情？他能从你这里面套到什么？(什么也没有套着。) 什么也没有套着，抓你有意义吗？

你说你们在这儿种地，能挣多钱？就是没收了这些地，在你身上有多少财产，没什么财产。种地呢！反过来说，他也担当不起。人家抓信神的，是因为传说信神的人搞政治，搅扰社会。现在人家都看见了，董事长在这儿包了一两百亩地，每天红红火火的，十几二十个人不是种蒜！就是种菜！虽然菜种得不好，但每天在这儿干活都是勤农呀！哎！怎么给抓了呢？为什么？他们信神干什么了呢？没有敲锣打鼓，没有去政府找事，他们只是种菜呢！没干啥呀，就因为信神被抓了，他能担当得起吗？他要承担社会舆论的这个压力，因为你是公开在这里种菜的，你不和教会里传福音一样，你在教会里面传这家、传那家，上谁家秘密聚会呢，搞地下共产主义呢！是不是想造反呢？这和他完全是不一样的。而且大红龙他那边儿也不害怕，因为你不起来造反搞运动，而且从外面也看到了咱的活出，看见了你信神与政治无关，你搞的是什么呢？农产品，生活的必须品，只是想剩存下来，他

感觉不到危险，反而还感觉到什么呢？不敢动你，一动你，会影响他什么呢？影响他的荣誉，如果你搞得越大，干活的人越多、越勤快，每天起来忙得不可开交，那董事长在这儿就成了一个名人企业家了，他是种地的企业家，他不是搞哪个单位的企业家，会抓你吗？造纸厂的企业家他有可能会抓，因为你造假呢是吧？(嗯。) 或者你受贿了，或者说你搞什么政治了、送礼了、贿赂了，可是呢？我种地的，粮食从地里长出来了，你说我能造什么假？土地怎么造假？就是退一步来说，也找不见你的问题，不仅找不见你的问题，同时你还可以说：我才是真正的受害者，谁造假了？种子公司给了我假种子了，我不造种子呀，你给了我假化肥了，谁来贿赂我，我去贿赂谁呀？你说我说的话实在不实在？这里面是不是实情？(是。)所以说，如果董事长在这个地方成了名人企业家， 那咱在这儿种地，就是保护伞。我给你说的是举个例子，每个人的情形，每一个人的环境不一样，每个人走的路不一样，那说出来的见证也不一样，你不能背书，不能背一样的书。可憎学会了吗？你怎么说？(因为家里面不和，有人传信神呢！我也不知道信神是怎么回事，人家当时让我天天跑，天天跑，后来我知道，听人的了，根本就不知真正的信神，信神人家是让有正常的人性，过正常人的生活呢，他是让我天天地跑，最后闹得也离婚了，就是因为听了人的，就不是真正的信神，现在我才知道神让人活出一个正常的人，人家社会，就是天天勾心斗角，一天天就是哄、骗挣钱过日子了，我现在也是在打工干活。) 你说你这样说了，大红龙听了什么感觉？(背书，我就这么想的。) 你是给他传福音呢！你不是在回答他的问话呢！大红龙问话经常是怎么说的？问你干什么，你答什么！用不用你说其他话？不用你说多余的话，你的话要简短，精炼，关键的话说出来就行了。你为什么来这儿呢？走头无路，家庭所逼，信与不信的本是两类人，两句话见证出来了，是两类人，我是信的他是不信的。你看我来这儿干什么呢？我追求人生的真谛，人生在世，世上常说一句话是吃穿二字，吃喝玩乐是吧？这些我腻了，这些虚空，我要追求人生的真谛，什么人生真谛呢？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人。虽然说我在这儿不挣钱，但人与人之间没有争战，我在这儿心灵里能得到安慰。你看看董事长是名人企业家，是吧？你看董事长像不像呀？他吃了什么！喝了什么！穿了什么！像个董事长吗？不像。虽然说人家是董事长，我在这儿干活种地呢，但是人家和我们平起平坐，和我们吃

得一样，喝得一样。挣了大家挣，亏了大家亏，你说我不跟董事长，我跟谁？是不是这样。现在知道怎么说了吗？我不为挣钱，我为神子民服务，我为被开除的弟兄姊妹服务，我不是为了赚钱，我是为了给他们解决共同的吃和穿，神给了我责任，给了我使命，就让我接待他们这些被开除的人，董事长这些话能打发了你不信的婶和二姑吗？(能。) 如果你不信的婶和二姑不知道他们是信神的，你就没有必要说你信神，你只是见证你的什么呢？你的人生真谛。你不和他谈信神二字，你只和他谈什么呢？谈正义，谈人生真谛，我想活出一个真正的人来，干出一番事业来，我干出一番事业不是说，有什么钱财，有什么地位，有什么名，而是为了活出一个人生真谛来，人生真谛是干什么呀？把流离失所——山上的羊收留回来，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一个生存之地，我并不是为了赚钱，我只要能生存下来，实实在在的，可以生活就行了。如果他知道你信神那就更简单了，就是我刚才说的，跟大红龙说话是一样的。(我大哥让我给他掰玉米呢，说给我钱，我说我忙了没时间，就没有答应他，他就说我："你天天起来赚钱就是养活人家呢，你就是没有赚到钱，你赚到钱都给人家吃了嘛。") 你给他说，那我谢谢你啊！我今天终于听到了别人对我的赞美之声，终于有个人说我不是自私卑鄙的了，自私卑鄙的反义词是什么？大公无私是吧？我不能自私卑鄙了，我得活出一个人生意义来。"人本能及的都做到，那人就尽到自己的本分了，至于人在事奉中的弊病，那是在逐步的经历中、在经历审判的过程中逐渐减少的，并不拦阻也不影响人的本分。"就是说逐步的有环境临到，你逐步地去面对环境，看怎么去见证。"若有人害怕在事奉中存有弊病而停止事奉或后退让步，那这样的人是最懦弱的人了。" 神家要的是什么人？精兵，能打仗的，神说众子民还要怎么呢？辖管万民，众子民要辖管万民。众子民越成熟，大红龙越垮台，怎么垮台的？人人都活在神的话语之下，你得把神话见证出来，得处处、事事见证神的名，见证神的作工，还有什么呢？见证神的所有所是。别一遇到环境就跑了、躲了。和你交通这个，就是神说的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是吧？这个冲突不冲突？(不冲突。) 不冲突。咱不招惹是非，就是说，人家来了怎么说话呢？人家还没有问你，你就先把自己老底卖出来了，我们这些人都是开除呢，都聚在一起，我们是团体出现了。听你这么说，人家说好了，抓得就是你们，正好一伙全抓了。人家不说你是信神的，你不要招惹是非。

你如果那样说，对神是一种试探，那本来不该出环境不该抓你的，可因着你试探神了，就得抓你了。如果环境临到了，撒但来了，人家抓住你证据了，那你只能坦然面对，就是上十字架，那你临死之时也得发出香气来。

“人在事奉中若不能将人该表达的表达出来，不能做到人本能所能及的，而是糊弄、应付，那人就失去了一个受造之物该有的功用，这样的人就是所谓的‘庸才’。”听听这话：“人在事奉中若不能将人该表达的表达出来。” 咱刚才交通的是不是让你把该表达的表达出来。经历神的作工呢，神给了你利器，把你交给撒但，让你去用神给你的这个利器打败他，站住这个见证。这个咱交通过吧？为什么兴起环境来，兴起环境来对于不跟随他，对于神要惩罚的人，那是什么？淘汰他，有一部分人落荒而逃，甩来甩去，好了，退去了不信了。有的人得到了应有的报应、应有的惩罚，有的人抓进监狱是为了站个见证。那咱呢？没有临到你以前，不管最后你坐监不坐监，咱都得怎么实行？尽咱本能及的去配合。“人在事奉中” 咱算不算事奉？“人在事奉中若不能将人该表达的表达出来，不能做到人本能所能及的，而是糊弄、应付，那人就失去了一个受造之物该有的功用。”受造之物该有的功用，就像刚才咱说的，如果大红龙来问你话了，你怎么说？该说什么呢？你没话说。弟兄姊妹问你呢？你没话说，你把问题记在了本本上，等小实来了，把问题一反映，然后等着：你说吧，告我该怎么说！实际告你说了，你从门口卖面的三轮车上买回来的，好了，我知道了。你回去大红龙问你来了，门口卖面的三轮车上买回来的，这叫什么？守了个规条。这是失去什么了？你失去了受造之物的意义了，你就不是个人了。神造了亚当夏娃，叫亚当给动物们起个名字，神给了你这个智慧了，今天神带领你作工走了二十年了，最终走到今天，你还是别人教你一句话怎么说，你就怎么说，我教你怎么说，你怎么说，你就没有自己的东西。神叫人怎么呢？“不是让人只做消费者，而是让人做打败撒但的生产者”叫人成为打败撒但的生产者，而不是消费者。你今天做的什么，是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从你这儿是要生产，就是神给你摆设这些环境，这么多年神作工在你身上，你在神话中对神的认

识，你的使命，你的责任你找到了，这就是你对神的忠心与顺服。怎么忠心呢？时时、事事、处处，这个环境临到我了，弟兄姊妹反映过来了，这个区域抓了多少人了，下一步可能就是我，我该怎么站见证，我怎么才能在这个环境中胜过去，你该怎么交通，你并不应该过来去问，你应该怎么？自己寻求出路，想着怎么把神见证出来，还能把他羞辱了，还能让他退去，还不能带来环境，你达到了，这就成了一个什么呢？受造之物。咱刚才那个表现属于什么？糊弄、应付。“那人就失去了一个受造之物的功用，那这样的人就是所谓的‘庸才’。” 所以咱今天当带领呢！是什么带领？庸才带领，带领能不能是庸才？神作工结束完了，有什么呢？有做带领的，有做子民的，有做效力的。那这时候做带领的还能是庸才吗？(不是。) 这个庸才必须是什么呢？成全，作成人。庸才是什么？无用的废物，这样的人怎么还能称为堂堂的受造之物呢？这句话是不是对咱的审判？可憎，这句话是不是对你的审判呢？(是。) “这样的人还怎么能称之为堂堂的受造之物呢？不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腐朽之物吗？”神话解释过这句话是吧？ (外表是金的，里面是空的，假冒吧！) 皇帝死了，外表穿得是什么服装，金丝玉佩，用金丝做成衣裳穿起来的，玉佩挂身上，这就是什么？金玉，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而你是什么呢？外面是金玉，里面是败絮，败絮其中的腐朽之物，里面是烂的，死人、烂骨头。 “若有人说他是神自己，但他并不能发表神性的所是，不能作神自己的工作，不能代表神，那这人无疑不是神，因他并没有神的本质，神本能作到的在他身上并不存在。而人若失去了人本能做到的那他就不能称为‘人’。” 那前面说到了神，目的是什么呢？下面跟人做了个衬托对比。 “若有人说他是神自己，但是他并不能发表神性的所是，不能做神自己的工作，不能代表神。”他不是神，就发表不了神的所有所是，那他就不能代表神，那这人无疑就不是神。你去分辨谁是神，是根据什么分辨的呢？不是根据他的外形，不是根据他是不是神身边的人，神穿什么呢，神穿什么红衣服，什么蓝裤子，神什么脸型，神多高，他对神有认识吗？即使在神身边，他有认识吗？那不代表神，什么代表神？神的所有所是，神发表出来的所有所是，那才能代表神，能发表神的作工，能发表神的所有所是。这个人不管他穿什么衣服，不管他的胖瘦，不管他的脸型，不管他的外表，他只要能发表出来神的所有所是，那就断定了这是谁？(神。) 这是神自己。“那这人无疑不是

神，因他并没有神的本质，神本能作到的在他身上并不存在。”神发表出来的所有所是，咱看见是不是感觉太奇妙了？发表出来言语太高了，都是真理，在神那边感觉高吗？神那边发表他的所是，是他自己东西。而我给你交通的，站见证呢？大红龙来抓你了，人家问你了，你该如何对待？你对答的这些内容是什么？你本能的，你自己有的东西，你自己经历过来的，你是怎么从家庭里走出来的，你要信神的，他不让你信神，你要聚会了，他宁愿让你打麻将都不让你去聚会，打你了、骂你了，这是不是真实的，这是不是本能所及的呢？是你能认识到的实际情况，因为信与不信的本是两类人。神的一句话，这是不是真实的一句话？这句话是你经历出来的，这个家庭从外边看是一家人，但实际上不是一路，是两路人，我是敬拜神的，他是畜生，这是本能的。“而人若失去了人本能做到的那他就不能称为‘人’。” 也就是说咱今天站见证了？神给咱摆设的环境，从小到大直到今天，咱经历到了神的主宰神的安排。咱以前交通过神的奇妙作为，我交通了神作在了我身上的奇妙作为，我是怎么走过来的，也就是借着我的经历认识，你来认识下你自己走过的路，看你能不能体会到、感觉到：神作在你身上的都是爱。神对人有要求，神借周围的人事物与咱说话，神借着摆设环境，显明咱的败坏性情，让咱看见咱的败坏性情，再看见咱的败坏性情会给咱带来什么，嫉妒纷争、争强好胜、钱财、地位、名誉给你带来的后果可能让你得抑郁症，给你带来的都是死亡，这是不是你亲身体验、经历、体尝过的？那今天神给你摆设的环境，把大红龙摆设上，是逼着你去见证神，这是不是你本能所能及的？你按照本能去做了，那你就是一个人。如果你经历过了，你没有认识，不明白见证不出来，然后我又给你交通了，你还见证不出来，那你还是人吗？这就不是人了。所以说环境临到有目的、意义，对于不信派、宗教界神要让他血流成河是吧？这是宗教界应有的报应。对于跟随、敬拜神的人，神把你交给撒但，是叫你什么呢？打败撒但，见证神，荣耀神，是让你把它踩在脚底下，用话语羞辱它。把你抓到监里了，如果你能用话语羞辱他，那证明你是个人。如果你用话语羞辱不了他，那证明你不配称为受造之物，不配做一个人，这是不是明朗了？

2020年11月4日

该怎样实际地见证神—2

“而人若失去了人本能做到的那他就不能称为“人”，也不配站在一个受造之物的位置上，不配到神的面前来事奉神，更不配得到神的恩典，神的看顾、保守与成全。”不配到神的面前事奉神，也就是神不要你事奉了，神不要你了，那就失去了圣灵的带领，圣灵就不带领你了。我给你交通本能及的，教会神选民遇到困难了，该说什么呢！我该怎么站见证呢！你也没在这个事情上祷告、寻求寻求神，你也没有在神话里找找神的心意，也没实际地解决这些问题。你是把这个问题记在本子上，把这个问题带过来，叫别人给你交通，这是传话筒，那这还叫事奉神吗？不叫，也不配！不配来到神面前来事奉神。让咱做带领呢，可实际上咱是应付糊弄，不配事奉神。“更不配得到神的恩典，神的看顾、保守与成全。”神的看顾，如果你一味地应付糊弄，一味地这样去做，那被抓的这个环境怎么样？就会临到你，因为什么？不配得到神的保守，神不保守你了，你就有可能坐监，有可能被打死打残，神不要你了，不看顾你了，你就失去了神的看顾保守，更甚至是怎么样呢？失去被成全的机会，这个挂钩了吧。为什么要叫你站见证？为什么要叫你去结合你自己的经历见证出来？结合自己的经历这是见证什么呢？神的主宰掌管、神的奇妙作为！你这样的见证作出去了，你就得到了神的看顾、保守、成全，活在神的臂膀之下。也就说，狼虫虎豹不能临及你的帐篷，你这样实行出来了，它还能临及你吗？这样看来，是不是就体验到、接触到：神话说的是不是实实在在的呢？实实际际的就在咱的身边！“许多人失去了神的信任之后便没有了神的恩典。”神要的是什么？要的是信！你对神失去了信，就会怎么样呀？就再也没有恩典了，没有了恩典！让神造了亚当以后，叫亚当给动物起名字，如果亚当应付糊弄随便起，或者压根就不起，那你说神还要他吗？更不要说会有神的恩典了。那今天神供应了你二十多年了，你吃喝了二十多年，最后兴起环境要你干什么呢？要你在撒但面

前作个见证，你什么态度呀？你是在撒但面前否认神，我不信神，我俩之间不认识，我回归世界，写悔过书了，这就失去了神的信任，之后便没有了神的恩典。神把你放在这个环境里边，神说什么呢？你越爱神呀环境怎么呢？越恶劣！你越爱神环境越恶劣！也就是摆设的环境越恶劣越证明一点，神怎么呀？越爱你！你如果越没环境，说明什么？神和你没关系，你越有环境说明啥呀？神信任你、神相信你！神知道你有这个身量。约伯为什么临到这么大的环境？为什么不临到你呢？因为神知道，你就不信，你是个不信派！约伯，神是看到他的信以后才叫撒但去试探的是吧？这是对约伯的一个信任！今天，作工结束完了，兴起了大红龙，宗教界要血流成河！叫你出来作见证，什么意思？这是神对你的一个信任！在神给了你信任的时候，你怎么做的呢？你是应付糊弄，逃避躲藏，那就失去了神的信任了，那就再没有神的恩典了。神的恩典指什么？神的光照、带领、引导、开启，这是不是都是神的恩典？咱不要一说恩典，就以为是给你物质上的恩典。“他们不但不恨恶自己的恶行而且还大肆宣传神的道并不正确”有好多人坐了监以后，被打了，有什么表现？（他说上当了。）上当了是吧？上神的当了。今天摆设环境大红龙抓起你了，打你呢，打得你皮开肉绽，你该怎么认识呀？咱以前交通过这个吧？就是说，在大红龙面前怎么站见证，人家来打你呢，打残你了，该怎么站见证？因着人的悖逆而激起了神的怒气！从外边看是大红龙在打你，实际上是啥呢？神的怒气临到了你，为什么能说是神的怒气临到了你呢？因为神说：“一个约伯经受了撒但的试探与残害在神看已经足够了，神不允许撒但再做这样的事 ”对于神喜爱的人，像约伯这样的试炼，有约伯一个就够了！这是一个神话根据，如果没有神的这一句话，你不敢断定打死打残是因着你的悖逆，有这一句话，你就可以说是因着你的悖逆。如果神没有说这句话，那有可能就是因着你的义带来了祸患，神要试炼你！可是神现在说有约伯一个够了！不再让你受这么大的皮肉之苦了，再也不会有第二个人了，那就说明打死打残不会临到咱，可从外表上看又临到了，那就不用去分辨认识，不用去调查核实了，你这个人肯定是个不对的人，肯定是个有问题的人。也就是说，当你临到这样的环境，你是不是必须得反省认识，认识自己在哪里抵挡神了，在哪儿悖逆神了？为什么激起神这么大的怒气来？为什么不是天上的烈火显给你看，而是事实临及呢？天上的烈火显给你看，是让你

感觉到害怕，但是实际的环境没有降在你身上。可今天呢，把你抓到监里边儿了，不仅是把你抓到监里边，还要干什么呢？实际地考验，实际地拷打，这就得反省认识自己了。坐过监的人，被打了以后，出来好多人怎么了？背叛了是吧，为什么背叛呢？因为他在环境里边不是去认识，不认为是因着自己的悖逆激起了神的怒气，带来了环境。环境由神兴起、由神摆布，这环境是由神兴起的，是神在打你，你不要看外表，认为是撒但在打你，万贯家产剥夺了，是撒但剥夺的，有神允许，神叫它去的。在监狱的这个环境里，打你是让你怎么呢？让你去反省、认识、恨恶自己，你不但没有反省、认识、恨恶自己，你还埋怨神不公平。我信神呢、我爱神呢，我跟随神多年，为什么这个环境临到了我？为什么？为什么这环境临到我？神的主宰在哪儿？究竟有没有神，是不是在他那儿就开始打问号了，因为他受苦了，他就问为什么呀，打问号了，在打问号的时候，这是不是就否认神的存在了？这就背叛了。“他们不但不恨恶自己的恶行而且还大肆宣传神的道并不正确”这就是我刚才和你说的，当你问为什么的时候，这就否认了神道的正确。神说此人勿动！神说有约伯一个就够了，结果呢？这个事临到你了，你说啥呢？神话不正确，怎么会临到我呢？因为你就不是神说此人勿动的那个人，因为你悖逆太大了，就该打你，该受刑罚，该受惩罚，这是神的公义性情。你不是从环境里边认识神的公义性情，而是老觉得自己啥呢？没有得到神的恩典。“更有悖逆的竟否认神的存在”刚才说了，老打问号，哪有神呀？有神怎么能让信神的人抓进去呢？一抓还抓了那么多人，有打死的、打残的，否认神的存在。

“这样的人，这样的悖逆，怎么能有资格享受神的恩典呢？人没能尽到人的本分已经是相当悖逆神了，已经是亏欠神很多了，而人却反过来喧骂神的不对，这样的人还怎么能有资格被成全呢？这不就是被淘汰受惩罚的前兆吗？人在神的面前不尽自己的本分已是罪恶滔天、死有余辜了，而人却厚着脸皮来与神讲理，与神较量，这样的人有什么成全价值呢？”咱现在对环境怕不怕？前两天交通说让删那个音频，格式化卡了是吧？周瑜正好在这儿，你们看见周瑜的表现了是吧？周瑜的这个表现要回去，嫌在那儿干活儿累了，我走的时候他也要走，我

说这边正忙呢，他说他要回家拿衣服。我说你拿什么衣服，我叫他们给你捎过来，他说穿的衣服有的合适有的不合适，不能捎，我说都给拿过来，都拿过来能穿哪个穿哪个，他不行，我还有其它事呢。我说你有什么事呢你说，什么也不说，他说要去老姊妹家，还要回家，说今天下雨，第二天不能干活，不能干活我收拾今天回去。我说下了一下午雨，下一晚上雨，第二天上午不能干活，下午就能干了。他说他回去一半天，我说那就一半天，你今天回去明天来，他就开始又哎呀……哎呀起来了。自己说一半天，他又不承认一半天了，就是欺骗，你和我说你要回去拿衣服，我给你把衣服拿过来，又不是拿衣服了，说他还有其它事呢，有其它事，他也不给我说声有什么其它事。你说他能不能给我说呀？其它事有什么不能说的？在说出这话的时候，那几天正忙呢，我说完了以后你该去哪儿去哪儿。他还说得有理了，他说他是抽的时间。后来我说我让人家在的情况下，人家硬着颈项要回，人家说了个啥呢，你今天不叫我走，你走了明天我就走，你说，这说的啥话呢？你在人家单位里，你要做什么也得有个请假条了是吧，有个请假条有个商量了，你说他和我说话有个商量吗？（没有。）命令！那不是我带领他，那是什么呀？是他带领我，你今天叫我跟你走就走，不叫我走，你走了我明天就走，毫不客气，毫不给你留面子。我说你连个基本的顺服都没有，你什么话也能说，什么事情都能做，我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他还不认识自己，还两眼斜着绷着个脸，这是什么意思？对抗！后来我看见是那种情况，我说算了吧，你想走走吧。现在面临这种环境，环境紧，你跑了一圈，到了姊妹家，又回他家，明天再来，你说，你图在路上跑呢？没办法，就想着既然你回家了就安排你先在家住上两天。你可以在家做个生意，咱弄个小磨香油机，你在家做个小磨香油，你做出来了咱在这儿销售，整体的一条龙就出来了。因为你有环境，给你弄个独立的，咱互相不干扰，为了安全，咱统一安排一下。他接受不接受？不接受，人家说他要上班去，自己说的是吧，上班去，你上班去把东西给你捎回来，不用，人家要自己去拿去呢，你说这是个受造之物吗？“人没能尽到人的本分已经是相当悖逆神了，已经是亏欠神很多了，而人却反过来喧骂神的不对，这样的人还怎么能有资格被成全呢？” 硬着颈项对抗的时候，那心里边是不是在骂神的不对呢 ？“这样的人还怎么能有资格被成全呢？这不就是被淘汰受惩罚的前兆吗？人在神的面前不尽自己的本分

已是罪恶滔天、死有余辜了，而人却厚着脸皮来与神讲理，与神较量，这样的人有什么成全价值呢？人不能尽到自己的本分理应为此感到内疚、感到亏欠，应恨恶自己的软弱无能、恨恶自己的悖逆败坏，更应为神肝脑涂地，这才是一个真实爱神的受造之物，这样的人才有资格享受神的祝福、应许，有资格接受神的成全。” 刚才聚会说了周瑜演的这场戏，然后咱再看看咱每一个人，咱自己身上的问题是什么，你在尽本分过程中你是怎么尽的？“人在神的面前不尽自己的本分已是罪恶滔天、死有余辜了”尽自己的本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职责、责任，咱作为带领的是要干啥呢？用真理来解决问题，带领弟兄姊妹进入神话，咱没有用真理解决问题这就是滔天大罪、死有余辜。 “而人却厚着脸皮来与神讲理，与神较量，这样的人有什么成全价值呢？”怎么与神讲理呢？咱今天交通这些了，如果没有给你交通呢，你会怎么说？你会说：“你没有和我说，你没有和我交通。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不知道怎么说。”这些事用不用交通？用不用说呀？你自己与天上的卫星电台接通，刚才前边神话说啥呢？尽本分的过程中会有弊病出现，用不用因着会有弊病而停止尽本分？而咱在这儿是不是相当于停止尽本分了？你呼求神就赐给你，你在尽本分过程中，你没有用真理去解决这些问题，你也没有最终的处理结果，也可以说你就没有呼求神，那你是怎么尽本分的呢？“人不能尽到自己的本分理应为此感到内疚、感到亏欠，应恨恶自己的软弱无能、恨恶自己的悖逆败坏，更应为神肝脑涂地，这才是一个真实爱神的受造之物，这样的人才有资格享受神的祝福、应许，有资格接受神的成全。在你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又是如何呢？你们又是如何对待在你们中间生活的神呢？你们又是如何在他面前尽你们的本分呢？”他们面前，谁面前？你当带领了，他们是谁？弟兄姊妹，是吧？你给弟兄姊妹带出路来，用真理来浇灌。今天坐监了，他们是谁？大红龙，在他们面前尽你的本分，你站住你的见证，不招惹是非，还得把神见证出去。“做到仁至义尽、肝脑涂地了吗？”你说解剖周瑜，你们都听了是吧？我在他身上是不是仁至义尽了呢？能感觉到吗？能感觉到，那我是不是你的标杆呢？你在下边去作工的时候，你对待弟兄姊妹的语气态度是什么呢？带领工人互相之间配合的过程中和谐了没有？为什么不能和谐配搭呢？什么原因呢？仁至义尽了吗？仁至义尽、肝脑涂地。

“你们的奉献怎么样？你们从我所得的还少吗？你们会分辨吗？”你们从我所得的还少吗？少不少？丰丰富富的，要啥有啥各方面的都有了。你们会分辨吗？咱说这个环境，你会分辨这环境吗？咱以前说过临到环境的目的、意义了吧？还记得说的什么吗？环境由神兴起、由神摆布！那摆设环境就是要干什么呢？淘汰一部分人，显明一部分人。这环境对于神的选民是啥呀？借着这些环境，认识、看见，认识神的公义性情，看见神的作工，看见神的奇妙作为！这环境临到每一个人意义都不一样。临到作恶的人，临到神不要的人，神要干什么呀？是惩罚、淘汰，临到义人是要他站见证！“你们对我的忠心如何？对我事奉得又如何？而我赐给你们的、为你们所作的又如何呢？你们都作过衡量吗？你们都曾用你们仅有的一点良心衡量、比较过吗？”咱跟随神多少年了？神检验人，在神作工期间，帮助、扶持、供应你，就是要把利器给你，就是让你拿着这个利器去打败撒但，打败撒但以后你就被神得着了，这就是神作人的整个过程。这个利器是什么呢？（神的话。）就是神的话，神的所有所是。约伯站住这个见证打败撒但了，那约伯是靠什么利器打败的，对神的信心，是凭信心打败撒但的。利器！神说给了他利器，神给他一个什么利器？神给他什么了？揣摩揣摩？他打败撒但是靠什么打败的？靠什么打败的？神和他说话了没有？（没有。）他站见证的时候神给他说话了没有？没有和他说话是吧？神没有和他说话，他又是怎么站住见证的？信心！对神的真实的信站住的是吧？这是他一个表现，他怎么会有这样的表现呢？他怎么产生这个表现的？（顺服，忠心。）他为什么会顺服呢？他为什么会感觉神的存在呢？咱就忘了这个利器，不知道利器在哪？也就是说，他和神之间是怎么产生关系的？（风闻有神。）风闻有神，这个风闻有神就是个利器！利器！约伯仅是靠着啥呢，风闻有神！就是听说有神！听说他是受造之物，神是造物的主！就仅仅是听说，就像咱传福音一样，呀！全能神来了，全能神就是造物的主！ 这是不是风闻？就因着一句话：“风闻有神”！风闻神是造物的主，这就定真了，这就扎根了成为生命了。不管再有什么环境，神就是造物的主，我就是受造之物。你赐给我万贯家产的时候，谁也能承认神是造物的主，因为人享受了，但是等神剥夺了你呢？你还承认吗？你和孩

子一样，他要吃什么你给他买什么，他要打游戏你给他钱，如果说你见他哪儿不对，你起来打他一顿骂他一顿，他心里会怎么想？你满足他的时候呀他承认你是我妈，你是我亲爹亲妈，你不满足他的时候呢，你是不是我妈呀？是不是这句话就来了？你是我妈你就这样打我？打我这么狠心？打在我身上疼在你心上了没有？既然疼在你心上你为什么打我？你是我妈为什么不给我零花钱？你是我妈你知道我喜欢玩游戏你为什么不让我玩？他不讲理他就不懂得理，他只懂得啥呢？你打我了你骂我了。有时候小孩子们，你打了他骂了他了，自己在那儿想啥呢？我是不是你生的，有时候你给孩子发火了，说："你就不是这家人，你就不是我生的，我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根本就没有随了我。"是不是常说这句话呀？你说这句话的时候孩子怎么想呀？当孩子的他有没有心思？"就是呀，我是不是她生的？在哪儿捡的我？他就去捡他的地方去找他妈了，我妈在哪儿啊，我爸在哪儿捡回我的。"你的心思意念是自由意志是吧，你自己都有心思。约伯呢？神就是你给我万贯家产，你也是造物的主我是受造之物，你就是剥夺了我，你也是造物的主，你就是打我骂我，你也是我妈，打我骂我也是因着我的悖逆，或者不是因着我悖逆，或者我妈就是神经病她就乱打我，那她也是我妈。为什么？她就是打你骂你，她就是神经病，她就是胡乱打你，没有理由地打你，没有理由地发火，这和是不是你妈有没有直接关系？唉！是你妈就不能有神经病呀？是神经病就不能当你妈呀？这没有直接关系。他没有任何怀疑，没有任何猜测，就是一个信！你是我妈就是我妈。而诡诈人呢？你给我了你就是我妈，你不给我就怀疑你不是我妈，有奶就是娘。约伯只是风闻有神，他就能产生真实的信！就是你剥夺了我的家产，就是把我的十个儿女剥夺了，你也是造物的主！造物的主是该称颂的！他老婆说他什么了呀？弃掉你的神死了吧！你还活啥呢？是不是这话？弃掉神，他老婆为什么说这话？他老婆看见跟着他怎么了？刚开始信神跟他的时候吃好的、穿好的，高兴不高兴？（高兴。）呀！你这是真神！等最后把十个儿女都挪了，把万贯家产都剥夺了，他老婆是不是怀疑了，这是不是神呀？再看看他周围的人，人家不信神的人家过得比咱好，也没有剥夺了万贯家产呀，你看强盗也没有啥惩罚呀，然后看见外面那些拜偶像的，有什么病烧烧香就好了呀，他老婆咋样？他老婆肯定说约伯了，你去看看病就好了，你看你多痛苦多难受啊，你信的是啥神呢？你这神究

竟管用不管用？你的神还理你不理你？和你有瓜葛没有瓜葛？你凭你想象呢？你看见神了还是神给你说了？你只不过是风闻有神，你听了就信？你看人家那个谁，人家腿疼烧了点香倒好了，人家孩子有病了，烧烧香拜了拜偶像人家倒好了，你呢？你弃掉你的神死了吧，你还活啥呀？丢人败兴，人家信神人家得来的是什么？你信神你得来的是什么？你赶紧看看人家那神是怎么信的，跟人家信信你就好了。他老婆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在人来看是不是好意呀？是想叫他病好，不想让他活在痛苦之中，不想万贯家产都剥夺了，是为他好是为这个家好，是为了她丈夫好，那约伯买她的账吗？约伯说他老婆是愚顽的妇人——你这个傻子，你这个神经病，拿我当孩子了？父母就是父母，孩子就是孩子，他就是穷他也是我父母，他富也是我父母，穷富和我们是不是父子关系有什么关系呀？穷他也是我父母，富也是我的父母，不能根据穷富来看。他是造物的主！那他就是灭了我，剥夺了我的万贯家产，他也是造物的主！给了我多少他也是造物的主，和这个没关系。让我弃掉神你这个愚顽的妇人，赐福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当称颂的！造物的主就是造物的主也是当称颂的！交通这个事是说这个利器了是吧？神给了约伯一个利器——风闻有神！那神今天给了你利器了没有？给你的利器是什么？神话！给你的利器是什么？还是风闻有神吗？是什么？实实际际的，不仅是你看见了神，还体尝到了神，还经历了神的作工，还看见了神的作为，你看到了多少！你打败撒但的利器是不是太多了呀！神给你的丰丰富富！那就在于你愿不愿意拿起神给的利器把撒但打败，而不是说神没给你。约伯给你作了一个示范，叫你看见约伯仅仅是一个风闻有神，他就能打败撒但！那今天呢？神给你交通怎么经历神的主宰掌管，神交通说，一生的苦楚叫你担当，为什么有这些苦难呀？苦难都是有目的、有意义的，为什么不能把你放在一个富足的家庭里边儿？为什么不能把你放在一个当官的、一个有钱有势的家庭里边儿？这都有目的意义！都是对你的保守、看顾，这是说利器了。“你们要会分辨，你们对神的忠心如何？”忠心与顺服，打败撒但是靠什么呢？忠心与顺服！约伯靠的是啥呀？顺服是吧，顺服神的主宰！顺服至死！那咱打败撒但呢？也是忠心与顺服！那大红龙来了，你该怎么办呀？赶紧否认？你说我不是信神的？应该坦然面对！不要招惹是非，也不去逃跑、躲藏，坦然面对！约伯站见证的时候呀，他是风闻有神，站了见证以后

呀，神向他显现了，约伯看见了神以后是什么表现？临死之时是什么？满足而死！约伯是满足而死。约伯看见了神以后是满足而死，你今天看见了神，而且经历了神的作工，经历了神的主宰，经历了神的奇妙作为！那你能不能满足而死？如果今天真实的环境临到你了，大红龙把你抓到监里了，并且死亡临到了你，你怎么办呀？你说："哎呀，弟兄交通了，有约伯一个就够啦，这个事情不能临到我了，我就大胆地作见证呀！"这就成了玲玲和蹦蹦作的见证了！玲玲见着蹦蹦了，把蹦蹦羞辱得什么都不是，蹦蹦在外头吃了一块肉，玲玲说啥了呀？死不要脸，说蹦蹦死不要脸，人们都没吃肉就你吃肉了，玲玲为什么说这句话？玲玲站见证呢，站什么见证呀？这是不是招惹是非？这也有一种试探！玲玲为什么能说这句话呢？是因为我在那边呢，我要是不在那边玲玲敢说吗？玲玲不敢说，反过来那蹦蹦会怎么说她呀？好家伙！你敢这样跟我说话，拿上杯子就往上砸呀，那头就破了是吧！是因为我在那边了，所以说玲玲在那边是试探，试探是不是犯罪？刚才说了，就是说把你抓到监里边去了，弟兄说了，有约伯一个够了，这个灾祸啊不会临到我了，我在监狱里边是要干什么呀？我要为神站见证，你的勇气来了，你就会和蹦蹦说话一样了，就骂大红龙呀，是吧，死不要脸的你，是不是一样的？这就是试探。当你试探神的时候，神还保守你吗？惩罚临到你了，大红龙上呀，大红龙酷刑来的时候呀，你倒干啥呀？哪有神呀？我为神站见证呢，神的保守在哪儿？恩典在哪儿？这是我的过？是谁的过呢？神的过？怀疑真道了，不该试探神。对神要有忠心！从外边看玲玲是忠心的，是忠心吗？是试探而不是忠心。试探神，为什么试探呢？没有真实的认识，没有真实的相信，做出一种相信的样子来，那叫试探。那你要是真实地试探，就可能会怎么呢？那就必须事实临及，用事实临及才能真实地显明你。如果说你真有大卫的那个勇气，或者说有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吧？亚伯拉罕献以撒，拿起刀子了神说啥了？住手是吧。你坐监了是不是也是一样的，拿起刀子了，要是玲玲拿刀不拿刀？玲玲是不是必然拿刀呢？但玲玲拿刀的时候她计划捅下去吗？她和蹦蹦说话的时候她是把命舍上了吗？她不是舍上命了，她是等待着啥呢？我举起刀来了，你看着了吧，我是为你说话了，我是站见证了吧，你该叫我停了吧，举起刀了不喊停，那我举起刀了是下还是不下？坐监了在监狱里边，你这个刀是神试炼我了，好啦，你站见证吧，举起刀来了神能不

能叫它停？不能叫它停，那要叫它停了，就相当于神上了你的当了！是不是这个意思？神能上你的当吗？神就那么好欺哄吗？你的心思意念神不知道吗？所以说，你的试探，是不是更大的悖逆呢？为此也就给你带来了祸患，这时候打伤你也好、打残你也好，这是不是神的公义！所以说，你得会分辨，别到了监狱里边了，人家也站见证了呀，人家站住见证了最后也打死了呀，那是站见证吗？是临死之时发出了香气吗？不是，那是临死之时发出了悖逆，不是香气。神不能试探！是要分辨，是要真心，是要忠心与顺服！对神的忠心！把你自己交给神了，忠心与顺服！顺服至死！就是说神给你摆设环境了，大红龙临到你啦，人家就是定你罪了，定你八年，定你十年，或者定你死罪了。你心里不要说，唉，这是神试炼人的一种方式，神试炼我呢，我站住这个见证就行啦，好啦，我鼓足勇气。神给你摆设环境是实实在在的环境，不要把神给你摆设的环境想成是神试炼人，神给你摆实际的环境是按实际的身量。不要把神的作工当作一种方式。你说刚才说周瑜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不管神摆设什么环境呀，在他心里认为这就是一种方式，神是爱人的，神是不会灭人的。周瑜说什么？这就是一种方式，这是一种什么？这就是试探！你把神的作工都当成了一种方式，你还变吗？不变了。你把神的作工当作一种方式呀，就相当于你看透了神的作工啦，呀，神就是这么作，神就是那么作。你在这里面说了这个话，在那个里面做了那个事，神就是成全人呢，神就是试炼人呢。真实的事实、环境临到你了，用忠心与顺服，不要猜测、怀疑，疑惑。这为什么要把他放在地里边呢？干活不干活呀？不干活，怎么呀？我是先锋官，我来在地里面呀这就是个过程，过个两天我还得去那边，还得当先锋官，他不认识罪，他不认识因为什么来到这儿？不认识神为什么惩罚他，因为什么管教他，他认为就是一种方式。那我给你交通是叫你去怎么站见证，是给你个路途。但你不要说我给你交通了，你说：噢！环境由神兴起由神摆布，这环境就是神在试炼人的方式，神不回避撒但的任何试探！大红龙抓你，实际的环境临到你，那就是要你命，就是真实地要你命啊。不是虚的、不是假的、不是在演戏，在这个时候你真认为他是要你的命，这个你赞美起神了，那就是真实的赞美！如果你把他当成这是一种方式去赞美，那是啥呢？假冒伪善！假冒伪善是不是神厌憎的？该惩罚的？所以说，咱得学会去分辨。

“你们对神的忠心如何？对我事奉得又如何？而我赐给你们的、为你们所作的又如何呢？你们都作过衡量吗？你们都曾用你们仅有的一点良心衡量、比较过吗？你们的言行能对得起谁呢？” 言行能对得起谁呢？神对咱们说的每一句是不是都是审问呢？审判呢？今天解剖人呢，你对得起谁呢？咱尽的本分尽的什么本分呢？神给了你这个位置，你担这个担子了没有？站这个位置没有担这个担子？“难道就你们这一点点奉献就能对得起我所赐给你们的全部吗？” 刚才做了一个对比是吧。约伯风闻有神就能作这么大见证，咱呢？“我对你们一心一意没有丝毫选择，而你们对我却是心怀鬼胎、三心二意，这就是你们的本分，是你们仅有的一点功能，不是这样吗？” 我对你们一心一意，带领工人给你摆设环境，下边摆设神选民，那是啥呀？操练场所，这是不是神的一心一意呢？现在神作什么工作，国度建造。神告你说，到那时侯，要去约瑟那边去取粮食吃，提前和你说了，然后，神又直接告你说啥呢？攒粮食、口罩，是重中之重。“我对你们一心一意没有丝毫选择，而你们对我却是心怀鬼胎” 神把神的作工告诉你说了，神作工的步骤、异象是不是也向咱显明了？实实在在，神现在知道是建方舟了，预备粮食，知道这个难处，怕你站立不住，神一直在供应着人，帮助、扶持着人，怎么供应、帮助、扶持呀？话语的供应、灵里的供应，怎么供应呢？就在你难的时候、就在你困惑的时候、就在你无路可行的时候，神交通什么呢？挪亚造方舟，挪亚当时造方舟实际的环境是什么，他的实际难处是什么？和你现在的实际难处是不是一样的？咱以前只是说挪亚造方舟，就是一句话，挪亚能造方舟，今天叫你去预备一下粮食，灾难当中有粮食吃，到那时候去约瑟那边去取粮食吃。那怎么样？那你说约瑟那时候预备粮食是不是也有自己的难处呢？粮食是给谁预备呢？是给你自己预备，是叫你预备善行，这是不是神的一心一意？“我对你们一心一意没有丝毫选择，而你们对我却是心怀鬼胎、三心二意，这就是你们的本分，是你们仅有的一点功能，不是这样吗？”而你们对我却是心怀鬼胎、三心二意，在咱尽本分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心怀鬼胎呢？怎么是心怀鬼胎呢？在尽本分的过程中你每时每刻想的是不是你的归宿，是不是你的前途命运？这是不是心怀鬼胎、三心二意？“这就是你们的本分，是你们仅有的一

点功能，不是这样吗？难道你们不知道你们根本没尽到一个受造之物的本分吗？这样你们怎么能称为受造之物呢？你们自己都发表什么、活出什么你们自己不清楚吗？”这活出的是什么？你今天从神的问话中你活出的是什么？你发表的是什么？来说说，你们活出的是啥呢？活出来的是应付糊弄，活出来的是走过程。眼镜，你说说，你发表出来的是什么？活出来的什么？见证神是咱的本分！咱信神的人没有把神见证出来，没有把神见证出来！所以说，咱不能离了咱的本分，咱得发表出来，见证出来，在你身上发表出来，活出来。

“你们不能尽到自己的本分还想求得神的宽容与神丰富的恩典，那些恩典不是为你们这些分文不值的小人预备的，乃是为那些没有所求、甘心献身的人而预备的。”刚才说了个玲玲是吧？玲玲那个表现，从外表来说，玲玲是不是太公义啦？爱神所爱、恨神所恨，恨得咬牙切齿，感觉是不是？有这种感觉是吧？可是这个感觉里面是真是假呀？里边有了心怀鬼胎，她为什么说这个话呢？她也是为了一个试探。再就是表演！是做给人看的，那并不是人的真心，也就是没有忠心顺服！再一个就是不会分辨，你该怎么做，对什么样的人你该说什么样的话，不该说什么样的话，该怎么做，该有的理智，有没有？这是揭露你内心的一个世界，就是不揭露你内心的世界，你认为你活出了是啥呀？我做了一个诚实人，这是不是诚实人？就即使说你没有这个试探的心，你说的是实话，那说出来也是一个老实人，不等于是啥呢？不等于诚实人，神要的是诚实人。更何况你心里边心怀鬼胎，一个是试探，一个是什么呢？表演！做给人看，看我把刀举起来了，看我是大卫吧！我不怕三米多高的巨人吧！可实际上是你真不怕吗？唉！你是狐假虎威，你是在我这个臂膀之下你当了个大卫。所以说，这是啥呢？“你们这些分文不值的小人预备的，乃是为那些没有所求、甘心献身的人而预备的”“你们不能尽到自己的本分还想求得神的宽容与神丰富的恩典，那些恩典不是为你们这些分文不值的小人预备的”什么是小人？心里边心怀鬼胎，是种试探、是种表演。你说表演是为谁活着呢？是为了自己的虚荣脸面，是为了自己的地位名誉叫别人高看，想要人心里边有你的位置，这是不是撒但形象，你表演出来了，表现出

来了，活出来的就是撒但的形象。所以说，在这说什么呢？“那些恩典不是为你们这些分文不值的小人预备的”玲玲有个突出的就是什么呢？就他们说的，口太快是吧，为什么口太快？我刀子举得太快，神说啥？想走在神的前边。“那些恩典不是为你们这些分文不值的小人预备的，乃是为那些没有所求、甘心献身的人而预备的。”没有所求、甘心献身，为了神的作工，为了神的经营，维护神家的利益，甘心的，心里边没有心怀鬼胎的这样的人预备的。也就是说，坐监呢，站见证了，你的见证完全是为了把神的作工见证出来，你站住见证了就有资格了。“你们这样的人、这样的庸才根本不配享受天上的恩典，只有苦难的日月与那不尽的惩罚与你们相伴！” 刚才就说，咱们的言行举止，带领工人所做的，弟兄姊妹所做的，每一个人都省察自己流露出来的是什么？“你们这样的人、这样的庸才根本不配享受天上的恩典，只有苦难的日月与那不尽的惩罚与你们相伴！” 苦难的日子，因着人心里边都是心怀鬼胎，每一个人都有个盼头、都有个前途命运，盼日子，想着明天、后天结束啦！就能进入下一个时代。人都想欺骗神，信神的时候一时热心，都跑到最前边儿，说他认为对的话，做他认为对的事儿，在人来看这些想法、盼头、行为就可以说把人给迷惑了。“你们这样的人、这样的庸才根本不配享受天上的恩典，只有苦难的日月与那不尽的惩罚与你们相伴！” 你们这样的人、这样的庸才，什么样的人？心怀鬼胎的人是吧？尽不上所能的人、想骗取神的人、想智取的人，是不是这样的人？享受不到天上的恩典！只有苦难的日子，什么苦难的日子？神选民是怎么被作成的？是在灾中被作成的，灾难不是说一天两天就能结束的是吧？随着灾难的结束，神选民被逐步地作成，灾难结束了神选民也被作成了！所以说得有苦难的日子。经历到这儿的时候呀，咱选民体验到了，这个苦难的日子是必须得有的，大红龙环境是必须得有的，是为了磨练你、熬炼你。咱今天造方舟，让你弄粮食，让你去收秋，让你去种地，这些苦难为什么得有？没有这些环境显明不了你，显明不了神说的话在你身上能起多大的作用。挪亚造方舟一百二十年，在你身上能坚持一百二十天吗？咱种地种了几天？所以说，必须有苦难的日月与那不尽的惩罚与你们相伴！“你们若不能为我尽忠，那你们的命运就是受苦，不能对我的话与我的作工负责，那你们的结局就是惩罚” 刚才给你交通了是吧，叫你看见了蹦蹦、周瑜，做了个啥？做了个表演，叫你看见他一次一次悖逆，

一次一次解剖，一次一次的刚硬，在你自己身上对对号，你看你是不是和他一样？所以说需要蹦蹦。刚开始在花果山上蹦蹦说什么话了呀？我要扛起这个旗帜，扛起这个旗帜走在前边儿，再大的困难也得往上冲，说什么把羊官砸倒啦，砸倒了也得干，你看那时候蹦蹦的心志。刚开始拉粪的时候呀，说他屎壳郎，哎呀！屎壳郎拉粪拉一千年愿意不愿意？说愿意！然后去那边儿了，又说啥呢？暴尸荒野，为神尽忠心暴尸荒野！经过一百二十天以后、三年以后怎么样了？磨平啦，天天神话没完了，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呀！现在问什么时候是头啦，他也不暴尸荒野了。他闺女结婚呢，想让他回家了，他也想着回呀，我再怎么解剖他还是想回呢，最后怎么了呀？嫁人这事崩了，想回也不能回了。过了两天又说啥呢？八月十五了，又想回家团聚呢，想团聚正好又有事儿又回不去了。十五回不了，还想十六十七回呢，十六十七也回不了，心里难熬，每天干活晚上还得加班，心里边想啥呀？什么时候是个头呀！这个时候不暴尸荒野了，也不狂了，而是说啥了？“我就从来不加班。”后来揭露他：“你在哪儿……哪儿加班了没有？”他说：“那加班人家给钱了。”，“为了钱加班儿呢，噢，神家不给你钱你不加班。”这些东西都暴露出来了。现在也不暴尸荒野了，也不说在国度里边拉粪一千年了，而是怎么呀？盼着什么时候能回家，我说你盖房子吧，把房子盖完就回家。正盖房子了，这边又开始收玉米了，叫他收玉米了他收不收呀？抗拒！为啥抗拒呢？因为我盖不起房子我不能回家，我去收玉米了谁给我盖房子呀？房子还在那儿放的了！今天晒玉米，明天晒麦子，后天又生火了，再后天又打井，有没有个头呀？蹦蹦看不见头啦，这房子什么时候才能盖起来？看样子等到过年也不一定能盖起来！回不了家了！这个时候他啥也不想了，就想着我什么时候能盖好房子，我什么时候能回家。显明了，怎么显明的？神用时间与事实显明，再一个是啥呀？他当时为什么有那么大信心而现在没有了？他要的是什么？名誉、地位。蹦蹦和我说过啥？“啊！你要干活呀，就是蹦蹦……蹦蹦，打井蹦蹦，出力蹦蹦 。等到聚会交通的时候呀，就开始羞辱我，你干活用的是我，你聚会交通羞辱的是我，实在是难以忍受，想回家呢。”这就是说，得根据神话来经历这些事，再看神说的话：“你们这样的人、这样的庸才根本不配享受天上的恩典”为什么不配？通过时间都检验了、显明了。“只有苦难的日月与那不尽的惩罚与你们相伴！”苦难的日子，今天尽本分让你

拉大粪了，干活了，加班加点的，大红龙还抓捕，苦难的日子。在世上还看看电视了，咱现在电视也不看，就连手机也玩不上了，原来还能打个电话，八月十五回不了家，还能问一问，现在呢？手机也没收了！所以，为什么我说周瑜连个顺服都没有，为什么周瑜能硬着颈项、瞪着眼睛呢？他在想什么呢？“你也太不尽人意了吧！”心里就这样想，“啊，你把我们当驴使、当牛使了，结果温暖不温暖你不问，衣服冷不冷、热不热你也不说，反过来只管你自己。还剥夺了我们的自由，我们连个电话都不能打了，我回家转转都不行了，这哪还是个人。”所以说，痛苦就来了，痛苦、难受就在心里边了。

“只有苦难的日月与那不尽的惩罚与你们相伴！”还有啥？不仅是痛苦，还有不尽的惩罚。上次有个人和我说在哪有个铁厂，能当粮库，想让我存粮。结果带我去了铁厂看了看，是在一个河沟，四周是土破房子，就像几百年几十年前乞丐住的房子，还是在一个河沟里头，这是不是玩弄神家呢？等回来的第二天咋啦？死了！（当天晚上就死了。）当天晚上就死了，叫你看见了。而且还不是一个例子是吧，昨天实际给我说了还有谁？（本分。）本分，在群里边发了没有？（没有。）还没有说了是吧，她想玩弄人了，原来别人接待她的时候，别人嫌她偷吃鸡蛋了。等让她搞接待的时候，她是怎么做的呢？（三个人一块学医了，她是本地的，我说：“他们住你家合适吗？要是不合适我再安排。”她满口答应说：“合适，我家合适着呢，我老公也不在，我儿子也不在，我家房子多着呢，让她们住在这儿。”心里也许不乐意，但嘴上说能行。等去了她家以后，三天就显明了！第一天第二天她心里边儿就有点火：本来我一个人在家，每天早上起来自己瞎吃点儿就行，现在还得每天大早上起来给她们做饭，晚上回来也麻烦，心里边儿就难受。有一个姊妹本身长得漂亮，平时就特别时尚，去了她家又显摆了一下：你看我家有房子，我家可以，也有钱。可她家里不怎么好，就气得不行，你家有钱，我见你在我家也舍不得买东西，吃啥都舍不得买，就有这想法。对于显摆的这个人她烦得不行，天天说她家里怎么好怎么样的。学医三个人要一起去，她有一个电瓶车一个自行车，她带不显摆的那个，显摆的穿得时尚穿高跟鞋那你就骑自行

车吧。她俩骑电瓶车在前头走，让显摆的骑自行车跟着，结果跟丢了，她气地说：“跟着跟着都能跟丢了，你不是能吗？”她明知道显摆的是城市人骑不了自行车，还就带不显摆的不带你，就让你骑自行车，这里面就有点故意的了，有意了。第三天的时候，骑自行车的人不想骑了，想坐公交，可学完医之后就没有公交了。按理说咱是本地人，咱该不该说：“我先送她回去再来接你。”连这个话都不说，显摆的姊妹说：“没公交了我跑上回。”本分就说：“行，那你跑上回。”等回去两人做饭吃呢，显摆的这个姊妹都跑了一个多小时了还没有回去，一个外地人跑了一个多小时没回去，她心里也不着急。不显摆的姊妹着急了，七八点了天都黑了还没回来，一会儿出去看看怎么还没回来。本分不但不着急，还说：“这会儿了也没回来，不知在外边干啥去了，等回来了得好好地对付对付、训斥训斥。”你说这还有人性吗？没良心。她说了这话以后，没几分钟嘴不会说话了，睡到那儿头上冒汗了，不显摆的姊妹在她跟前儿了，问她怎么啦？看见她不会说话了，也动不了了。没几分钟显摆的姊妹跑路回来了，两人赶紧就给她扎针，点穴位，捏的时候她自己说出一句话，“我不该让你跑” 你说她心里清楚吗？这两三天她心里很清楚，我不该让你跑，其实从这句话里看见，那就是有意的。）当天晚上成脑梗了不会说话了。（现在就看见神作工事实临及。）这就是说，“只有苦难的日月与那不尽的惩罚与你们相伴！”不尽的，这惩罚有完没完？（他里面带着故意，有意的啦。）对，这就是惩罚，就是让你看见，这就是演员，神说为了成全你，给你预备了多少效力者。“只有苦难的日月与那不尽的惩罚与你们相伴！”现在的人太放荡，根本不把神当神待呀！所以神必须让你怎么呢？让你看见在你身边的一个一个惩罚！一个一个惩罚！我看你把我当神待呀不当神待！我看你有没有敬畏！你不是不害怕吗！这个呀还是作在那些有人性的人身上，有人性有理智的人身上，是让他们看见一个个倒下一个个被惩罚。而那些没人性的呢？那就是直接被惩罚，神作工结束完了该淘汰了，你连忠心效力者都不是，那该交给撒但了。交给撒但的时候，如果你要拦阻神的作工，神说：对人惩罚是几种呢？一种是直接取缔，一般人还不配神直接取缔了，是直接拦阻神作工的，这个人是神直接取缔。一般人就不搭理你，最后神作工完了一起收拾，神就是这么处理。有人说，：“唉，他犯罪了怎么他没死呢？”神那边儿就没搭理他，搁置他了，有的人犯罪了就直接把他取缔

了，拦阻神的作工了，击杀他了。这就是刚才说，拦阻神的作工太过分了，给击杀了。这就是那些不尽的惩罚与你们相伴！。“你们若不能为我尽忠，那你们的命运就是受苦，不能对我的话与我的作工负责，那你们的结局就是惩罚”很简单吧？这个利器厉害吧？你对神的话是什么态度呢？不能对我的话与我的作工负责，那你们的结局就是惩罚，也就是说，神叫你一二一，你要二一二了是吧？然后你的结局肯定是惩罚。我是听说给谁交通一二一的时候，他反抗了，说：“我还三二三呢。”是周瑜说的吧。“什么恩典、祝福、国度的美好生活与你们无关无份，这是你们应得的下场，是自食其果！”就这吧。

2020年11月4日

该怎么实际地见证神3

（我还有个问题想问一下：“万一弟兄姊妹们手机上的书籍、神话被大红龙发现了，人家问你这是从哪来的？这个怎么说呀？还有人家问谁开除的你？在哪开除的？怎么说？”）咱手机上如果搭得不是你本人身份证办的手机号，你就可以说：“不知谁的手机不要了，我今天才捡上这个手机。”这是不是个智慧呀！我捡的手机里头有啥东西，我哪能知道呀？现在如果你用别人的手机号码是犯罪，人家要定你的罪。我捡的手机肯定不是我的手机号码，人家一查不是你的号码，你也就不犯罪了。反过来里边再有什么东西也和你无关，人家从你手机里发现东西了，而且手机号码又正好不是你本人的，你拿这个手机号码也没有和你家人打过电话，你就可以这样说。如果你一直用这个电话号码和你家人联系了，最后你说你捡的这个手机，那你捡得你闺女的？自己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要结合事实。是别人的手机号码你就说是捡

的，因为你捡的手机还能打通，你捡的手机人家还给你交费吗？不能，所以你得说是今天才捡的，还不知人家发现了没有呢，所以还没停机，我也还没关机。你可不要说我捡手机一个礼拜了，捡了一个月了，得说我是今天才捡的，你把这说清楚！我才捡的，所以说对方还没来得及停机，我也还没关机呢，一切都正常。你要说捡三天了，一句话就把自己出卖了，谁手机丢了三天了人家还不停机？你得考虑周全，这就是说，如果人家从手机上发现问题了，你说你捡的手机，顶多把你手机没收了，那相当于你顶多抛弃了一个手机，不给你了。如果说不是从手机上发现的，而是发现你人有问题了，从你手机上查，是为了证明你有问题，那你说这个手机是捡的还起作用吗？不起作用了，你得根据实际的背景来，人家要证实你是不是信神的，你只能坦然面对。人家把我开除了，问你这书是从哪儿来的，原来在教会早就给我了，你要问我究竟这书从哪儿来的，我也记不清了，十几二十年了我哪儿能记清了，十几二十年前我就没有计划当犹大，我要计划当犹大，我就会把这些事的来龙去脉记得清清楚楚的，可我就没计划当犹大，所以这些后路我就不在乎它，我就没注重它，这不是一句话就把他打发啦。或者说，我在电脑上下载的，神家有网站，这怎么都好说，还有什么？刚才他问什么呢？（谁开除你的。）谁开除我的？教会开除我的，三级机构，决策组，清开组，你问我了，我还想问他了，我早就想找他了，你告告我，我早就想找他算账了，还有什么？这个没难处了吧。

（我欠了很多钱，去年，弟兄姊妹让我尽本分，我说只能半天尽本人，半天上班，因为我的外债还有欠个人的钱了，银行欠的钱我还能拖，欠个人的钱必须得还。就觉得，我半职尽本分不能全职，我熬的是如果全职尽本分怎么面对个人的欠钱，）怎么欠下债的？（网上投资很多项目赔进去了。好多好多。）还好多好多了？那你的悖逆也太多太多了吧。因着你的悖逆激起了神的怒气，这是你该有的惩罚，该不该呀？（该。）这些还不是神对你的惩罚，这是啥呢？是你自己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神早就跟你说过，钱财、地位叫你脱去放下，可你呢？信了几年以后，来了个试炼，你又捡起来了。咱刚才交通的

啥呢？有苦难的日子和不尽的惩罚伴随，神要让这些伴随着你，你说神会给你挪去吗？伴随！你说神要叫你记住一件事，该怎么叫你记住呢？有漫长的日月你就记住了。摩西带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最后他们是不是都看见了神的作为了？云柱！火柱！神迹奇事看见了吧！可是他们信吗？等去了迦南美地让十二个探子去探的时候，那十二个探子回来说什么？哎呀，神把我们带到了死亡之地呀，你说这是啥话？咱要去的那个地方人高马大，我们在人家面前就是个蚂蚱，你说他心里有神吗？没有神，尽是埋怨。所以说，神惩罚他们，因为这些人们都看见了神，结果对神没有信。所以，四十天的路程叫他们走了四十年，是为了让人们记住！你看去攻打耶利哥的时候，那个妓女喇合，喇合一听说两个探子来了，心就输了，整个耶利哥的人心就都瘫软啦，怎么瘫软了呢？以色列攻打哪个城，哪个城就都被烧光！抢光！所有的！不要说是妇女儿童了，这连畜生也得给你杀完、烧完！所以人一谈以色列就害怕！一说探子来了，就意味着计划要攻打了，就意味着这个地方必定得输！必定得死！意味着他们的儿女亲戚所有人都得死！因为神把他们判成死人了。所以，耶利哥的人呀一听说探子来了心就都瘫了。这个妓女喇合也听说了，正好就碰见探子了，就因为她相信神能作成这事，探子只要一来这个地方就属神的了！就属以色列人的了！不再属于耶利哥的了，耶利哥的官军攻打我，我不怕，我怕的是谁？怕的是以色列人，怕的是这两个探子。所以，我要把这两个探子保护起来。人家仅仅是听说，也就好比说：约伯是风闻有神。人家喇合是风闻、听说神在以色列的作工，她没有经历体验呀！仅仅是风闻！人家就能接待两个探子，到最后她一家子全部被保守下来。风闻！人家听了就能信！那十二个探子，还有那二百五十个首领他们相信吗？他们不相信，所以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咱今天呢，你跟随神多少年了？最少十几二十年了吧？十几二十年了你的信在哪儿？神把利器给你了，你打败撒但了没有？你没有打败撒但，反过来还缴械投降！你向撒但缴械投降啦，你说神会怎么对待你呢？你向撒但缴械投降了，然后你又来到神面前：神啊！你救救我吧，再给我个利器吧？这是咱自己造成的，对神话信不来，对神的作工信不来，没有一个信！人家风闻有神，你是真实地看见了神，没有信，那对于没有信的人神会怎么对待？今天你又能回来，浪子回头！虽然说浪子回头神还要你，但是神要让叫你怎么呢？让你接受应有的惩罚，怎么惩罚你？

还达不到说应有的惩罚，是叫你怎么呢？是叫你担当，你自己闯下的祸你自己担当。神说你闯下塌天大祸叫谁担当呢！这对于你来说是不是塌天大祸呢！要你自己来担当，从外面来看这个是担当，但其实这是生命、是灵里边的事，刚才给你举的那个例子，灵里边的事。以色列人四十天的路程走了四十年，你呢？你的这个路程走了几年？你看我信神我走了几年，零八年到现在十二年，我走了十二年的路程，我走的路程是人家开除了我，开了我以后我准备卖房子呢，我是卖房子，我是舍性命！我是走的这个路。你呢？你走了什么路程？同样你也开除了我也开除了，我是拼命地干什么呢？我怎么站见证的呢？我就是个大邪灵，那我也得尽我的本分！你呢？你倒跑出去拜撒但去了，倒又追求前途、命运去了，当了叛徒了。显明了，显明你不是四十天进迦南美地的那个人，那就得四十年。所以说，有苦难的日子临到。这四十年你接受还是不接受？你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也得接受，你不接受那就不是四十年了，那就是啥呢？四万年！有完没完？（没有。）没完啦！你是要四十年还是要四万年呀？那就不用说还是要四十年。在你这儿想要什么呢，有好多人贷了款了来我这儿问问，是想要个结果，他是想要啥呢？想让给他来个帮助扶持，看怎么能摆脱这样的命运，可能吗？神就是借着这些让你去认识、去经历，怎么能摆脱呢？不能摆脱。而且同时神还要借着这个事，再来显明你，再次来检验工程，你欠下银行贷款了，我不还了，我顶多做个黑户人，等神作工一结束了，大红龙倒了，我倒不用还了，一身轻！所以你盼着大红龙快倒吧！神的作工快结束吧！神作工能结束吗？你越盼越不能结束，为什么？本来四十天结束呢，可现在呢？你等吧，四十年才结束，就让追债的在屁股后边跟你四十年，跟你四十年你就牢记住了，钱财给你带来的是什么？不然的话你记不住、你不认识，这就是说不能给你挪去。不能给你挪去的同时还要检验，那边儿是追债的，这边儿也是追债的，这边儿还是追命的！你跟哪边儿吧？你在哪边儿都是欠着的。在这边儿欠着命！那边儿欠着钱，你还谁呀？你想着：我另外打个工吧，我在这边儿还一半命，我再出去打个工还那边儿的钱，你说神会不会给你签个同意书？神会给你签了个背叛书。我不管以前怎么样，最起码现在你心里得想着我要悔改！我以前闯下了塌天大祸我要悔改，我悔改怎么办呀？我欠谁的钱无非也是欠人的钱，是欠一个受造之物的钱，我欠下受造之物的钱无非就是还钱。欠债还

钱、欠命还命是吧。钱我还能还得起，命我怎么还得起呢？神交通说：你欠下债了下一辈子要还他了是吧，下辈子可能人家要给你当孩子，过来当你的败家子，把你一辈子的家产都给败了是吧。咱以前吃喝神话说还债怎么还呀？你去人家家里投胎成一个土鸡，一天还一个蛋，等把这个债还完了，你这个转鸡的命运就完了。我听说过一个笑话：有个孩子拉一个驴，那驴看见人家卖一堆瓷碗瓷锅了，那驴看见卖瓷碗的人家了，上去一脚就把人家的瓷碗瓷锅给踢碎了，你们听说过这个故事吗？（没有。）没有听说过？踢碎了以后，这个孩子就教训这个驴："舅舅呀，你做得这是啥事呢？我带你出来溜溜，你就在这儿给我找麻烦呢？"这时候卖瓷碗的就愣住了，问："你怎么管驴叫舅舅呢？"愣住了，他不是说你把碗踢碎了，你给我赔，而是说："你给我解释解释为啥叫驴叫舅舅呢？"，"哎呀！一言难尽呀！我舅活着的时候，借了我的钱没有还，后来我做了个梦，说欠下我的了给我效力来了，就给我转了个驴，给我来这儿效力来了，我的这个驴相当听话！相当听话！因为它是来还债的，它是我舅。它是来还债的，我就把这个驴当舅待了！所以我就是以舅来称呼它。"卖瓷碗接着就问："你舅叫什么？"这个孩子一说我舅是哪儿的叫什么名字，这个卖瓷碗的"哎呀！"一声，接着说："你舅活着的时候，我还欠人家一笔债呢，把这碎了的碗算算看是多少钱。"一算，呀！正好和这账对上了，这个卖瓷碗的就说："不用还了，拉倒吧，这还说啥呢？我要是让你还了这个债呀，下一辈子我还得给你舅转驴了，不还了。"就是说，你欠下人家的债了，你可以转一次驴，它有个完，你还了他了就完了。可是你要欠下神一条命，你能还得起呀？还不起！你笑了？（哈哈……）你想蹬蹬腿儿过去呢？你蹬蹬腿过去了，过去了有完没完？蹬蹬腿儿过去可能就成了驴了，得还债。这是还人的债了，那还神的债呢？你就不是转一次驴了，你可能是永远的驴！你是一次转驴还是永远的转驴？你欠下人的债你转一次驴是吧？欠下神的债永远转驴！各从其类了呗。所以说你是计划转一次驴呀还是永远转驴呀？如果这一次是神定人结局的时候，你欠下人的债，可是在神这边呢，你还了神的债，你还预备了足够的善行，还把一些人带到了神的面前，那你欠下人的债还用不用还了？你欠下人的债还与不还是谁说了算？（神！）神说了算，所以说，那你还担心吗？你担心的无非就是个歉意，我见了人家了这是个情感问题，我见了人家了没有还，感觉有些

不好意思，但是在心里边是坦然面对！我闯下了祸了我自己承担！我这辈子还不了你了，我下辈子转成驴我还你的，坦然面对！要把前景看清楚！现在是什么时候？作工结束了，人都掉进了灾难之中，你还怕你还不清他的债吗？不需要担心，你在这儿尽管造方舟！等你把方舟造起来了，收留活物，他虽然穿着个人皮，但他很可能就是个驴，是吧？没有你给他转驴、他给你转驴这一档子事了、而是驴你来吧！他来跟着你做驴来了，你收留了他，他还跟你要债吗？他不和你要债了，不是你欠他的了，他又欠下你的了，他还欠你一条命呢！你欠下他多少钱？十万块钱是吧？银行咱就先不说了，你欠下人家十一万，到时候饥荒了，一斤玉米卖一万块钱，他要不要？你卖他也是看他是驴才给卖他，不是驴我不卖你，问什么？你不是驴你就是该死的对象，直接饿死你。现在粮多了呀，那粮食它就不值钱，等粮少了呢？咱以前交通过，一袋面换一栋楼，现在逐步地让你看见了，现在的楼房值钱吗？（不值钱。）垃圾！垃圾！现在的局势面临的就是崩盘，一崩盘了以后怎么样？你看现在国家又出了一个什么政策呢？他赶紧又查个人手里边的房，农村里边的房他要收了，什么意思，他就是怕这个房子不值钱，他要维护，但他能维护住吗？地震还没开始，神说地震还没有开始，那地震开始了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的，而是怎么呢？又多又大到处都是，你看城市里边现在盖的楼房都是三十层楼房，你说等地震到处都是的时候，这三十几层楼房不要钱，白给你住，你住不住？（不住。）还痴心妄想想一袋面换呢，换一碗面咱也不要，为什么？我在农村，我在外头住个草房子，我安全点儿！住个楼房就是送死呢！你还想换一碗面呢，一碗面也不给你，不要！不安全，要你干啥了？所以到那个时候要的是什么？要的是碗面！人常说啥呀？患难见真情是吧！患难朋友，在患难里边才见真情！到那时候你给他一碗面怎么样？一碗面换了他一万块钱，所以说，你现在提前预备上十碗面，到时候还他十碗面，还清啦，还清还不清？连利息都还了。

这就看你对神话信的态度了，神说，都要去约瑟那边儿去取粮食吃，都要去约瑟那边去取粮食吃！没粮食可吃呀！都要去约瑟那边，

他来你这儿取粮食来了，他当了一个乞丐来了，他不是给你当地主要债来了，到时候你有十万块钱给他吧，他要吗？他不要，我再给你十万块钱你给我一碗面吧，那是必然的。所以说，那你现在就耐心、等待，只能规规矩矩地给神家来造方舟，建好方舟以后，那就得看他是不是驴，如果是驴，你就收留活物，如果他是老虎豹子呢？那还给他呢，还得吃他的肉呢，宰杀！还欠他吗？从灵里边看事。

你看神说："凡属血气的无人能逃脱那忿怒的日子！"凡属血气的！什么是凡属血气的呢？是个问号？咱今天搞清楚，什么是凡属血气的？在你来看，凡属血气的就是动火了。从神话来看，你不了解血气，那血气的反义词是什么？凡属血气的之人啊难逃那忿怒的日子！然后神又说："凡属灵之人，必在我的家中安然起居"凡属灵之人啊是神可赐福的对象。两个属！一个凡属血气的，一个是凡属灵的，这个血气不要单单理解成是生气的血气，有血有气是什么？肉体！你有血液你出这口气，出于啥呢？血气！属血气的就是为你肉体而活着的，为你流着一口血液，为你这口气息。人常说："唉，我出不了这口气，他凭什么这么对待我？他也是带领，我也是带领，凭什么叫我听他的？"有血气。属灵的了？会说："唉！我是受造之物理当敬拜造物的主！我遇到了这么一个带领，遇到了这么一个配搭，这是神给我摆设的环境。退到灵里看，敌基督放在我面前了，神给了我敌基督，是要这个敌基督干啥呢？我应该是揭露解剖他？弃绝他？还是该联合起来？"他是什么东西去分辨他，你退到灵里边，这就是啥呢？属灵的！今天你给他还债去了，我欠人的钱呢，这属于啥？属于肉体的就是属于血气的，你是为你的血气，为什么属血气了？欠债还钱，欠债还钱这是不是一口气呢？不想丢人现眼，借了人家钱，没有还人家钱。我借了人家钱了，我还了人家钱了，我理当做个人，堂堂做一个人，我怎么能欠人家钱呢？良心上过意不去。说得好听点儿是良心上过意不去，从实质上说你是面子上过意不去。真的良心过不去？良心过不去你应该在神这一边呢！你欠神多少呢？人欠人的，神不欠人的，人只欠神的，你只是一个受造之物。神想怎么对待你就怎么对待你，神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以色列在埃及住了多长时间呀？住了四百年，不管

住了多少年吧，埃及人开始要赶他们走了是吧。计划要赶他们走，为什么要赶他们走呢？他们人越来越多！怕来这儿当了官儿，埃及人说啥呢？他吃着我的、喝着我的，最后还要来这儿当官呀！所以，他想赶走以色列人，那你说埃及人和以色列人谁欠谁的？以色列人是不是欠埃及的？在人来看，你是以色列人，我把你俘虏了之后抓过来了，你本来是俘虏，现在我高待了你，让你吃好、喝好、穿好，你繁衍生息了最后还让你当官了，你是不是应该还报于埃及了？神让他还报吗？没有还报埃及，反过来他要从埃及走的时候，他不让以色列人走，最后神作了什么？神给他降了灾，最后是怎么走的？临走之时还叫埃及人把家里边的财宝全部给了以色列人，你快拿上走吧，谁欠谁的了？埃及人欠以色列人的。中国是什么国家？是被咒诅的国家，谁欠谁的？不信的就欠信的，他就欠你的，你真是个信神的信徒，他欠你的，你欠他二十万八十万，是因为他欠你的，他今天不给你，哪天他还得给你，他今天给了你就给了，他今天不给你，到哪天神作工结束的时候，他的万贯家产还得给你，到那时候没有粮食吃，你给他一碗饭，他把他全家的财产都给你，他还得给你，迟早还得给你。我给你说的是什么？从灵里边怎么看神的主宰、神的作工。你不能说从物质世界，你就欠我的，欠你的有个前提，你必须是属灵的人！你必须是神的人！他就欠你的，你不是他就不欠你的。唉！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解决了。）解决了，和你想象中的解决，差下了个天上地下。咱人想着怎么解决呢？借给你点钱，顶个饥荒，或者给个挣钱渠道，去哪儿一下挣个多少钱，我还给他了，咱每天起来想的就是：神给你摆设那样的环境，把欠债给挪了。神就不给你摆，反过来是叫你作见证了。

还有什么？（那现在不是都让人停手机呢，给家人联系的手机，她说不能停，停了以后家人找不见，找不见就要报警呢。再一个逼债的一天给她打电话。）你爸给你打电话了？（嗯。）你丈夫了？（也打。）你丈夫不信是吧？（不信。）那你做这个事你丈夫知道吗？（知道。）家里人不知道你贷款了，（银行给他们打电话他们才知道。）是你个人贷款的吧？（嗯。）丈夫支持你信吗？（不反对，）

也不反对，（噢。）你是想做个女强人，我把一家的担子担起来，想给你丈夫当个领导，让你看见我比你强，别觉着你维护这个家就厉害了，其实我比你更厉害！你一个月挣一千，我一个月挣一万！争强好胜、唯利是图，闯下了塌天大祸！你丈夫既然知道了那就很简单，和你丈夫办个离婚手续吧。（她已经离婚了。）已经离婚了是吧？（离婚没离家。）离婚没离家，那再离个家不就成全了吗？当时离婚是为什么离婚的？就是因为这个离婚的？（就因为我躲债离婚的。）和银行坦然面对，和你爸把这话说清楚，要躲债得失踪。哎呀！这又看到处处都是神的爱呀！贷款也是神的爱，你说贷款了好不好？一个贷款帮她脱离了世俗！帮她脱离了家庭！超脱！超脱！真超脱！是不是超脱？帮你超脱了！你自己不愿意超脱，可实际的这个身量你还没有，神就帮你。超脱你现在是不想超脱，还想有电话上的联系，还想有情感施舍施舍、释放释放！这是不是神对你的爱恋呢！能感觉到吗？现在能看到了吗？和你父亲把话一说，我得失踪，躲债。你把电话一关，你爸知道了，我闺女是躲债在外，你跟你爸说我是躲债不能回家，从此家庭破裂，正合神心意。你爸信不信？（以前弟兄姊妹给他传过。）不管怎么说传过，现在不信吧。（他就心里信，有时候我妈病了，他是利用了，他就去祷告了。）就说是挂名信吧，挂名信神要不要？不要。今天还留个电话，哪天地震来了，瘟疫来了，你妈你爸掉进里面去了，你去呀不去呢？给你打了个电话，你去不去呢，你说能不去吗？我当闺女得去，好，等去了一看！房子塌了父母砸在里边了，两腿一软跪下了，“妈呀！我的爹呀！天呀！”三句话暴露了，你是什么？你跪拜了撒但了，然后，你再埋怨神不公平、神不公义，什么都暴露了。这个环境一临到把家里边一断，家里你父母也会理解你，也不怕埋怨你，你在这里有足够的理由、有足够的借口，这些足够你安慰自己，我不能回家。家里边再是地震了、再是瘟疫了，那是迟早的事，取缔了你看不见，眼不见心不烦，神交通过没有？神把你调动出来，有神的美意在其中！让你脱离这个环境对你是一种保守！这是不是神的保守？是不是神的爱恋呢？呀！神太爱你了！你说爱到什么程度了？你白白享受了人家几十万还不还钱，反过来还活在神的怀抱之中！你说你不感谢神、不赞美神！你计划要干什么呢？你还不见证神还要背叛神。哎呀！神太爱我了！退到灵里它就不是病，活在肉体里它就什么都是病，这电话关了也是病，不关也是病，这钱不还

还是病。退到灵里边，不还钱它是理所应当，这些话要是让外界听了，会说：呀！你们真是无赖！可是退到灵里来看一身轻！灵里边没有痛苦、没有忧伤、没有眼泪。在肉体里，他是父母，灵里边是父母吗？（不是。）神只是借着她的肚腹把你带来这个人世间，六千年了，我上辈子在哪呢？在美国、在日本、在香港、澳门？借着她的肚腹来在了中国这个最污秽的地方，是让我来站这个见证了，赞美神！换句话来说，就因为我借着她的肚腹我就忘本啦？我就把他认为父母？我是不是认贼作父了？从小你父母把你养大送到了托儿所，让老师带带你，老师带你喂了你两口奶，从此以后那就是你的亲妈了？你就把你真正的亲妈给忘了？老师教了你两节课，你把老师当成了你的父母待了，把真正的父母背叛了，你说这不是忘恩负义吗！在神家呢？你呼吸着这口气息，神调动万有，神把你这个灵调动过来让你站个见证，好家伙！你从你妈肚腹里边出来以后，你就忘了本了，你倒记住那是你妈啦，你说吧，咱多大的悖逆呢！现在明白了神的心意了，她和我无关，仅仅是借着她的肚腹把我送到这个世界上，我有我的使命、我有我的责任。他是什么？咱今天对他有个认识、有个分辨。凡不信神的都属于什么？信与不信的本是两类，一个是地狱、一个是国度，你还想怎么呢？你进国度还想拽上你父母？和神说说走走后门？可能吗？或者说你愿意让他把你拖到地狱？唉！想想这些事，看看以后该怎么走呀？这些号码该断的断了，给家里的是不是该断了。神既说必作、既作必成、既成必到永远！这个事就要成就了！早以前神就给你说了多少话，你信不来，你回归世界，你弄下了贷款，你弄得一塌糊涂！今天神又说了这话，你对神话还信不来吗？你要还是信不来，还是产生怀疑态度，那好，你自己出外面上一天班，挣一天钱，尽半天本分，还你的贷款，等神的作工结束完了，怎么呀？你的贷款也还完了，你的那些个罪状了也记在了记事册上了，死亡通知书你也就拿到手了，父母也没有断，你和你的父母就手拉着手、手牵着手走到了哪儿啦？走到了地狱门口，扑向地狱的怀抱。你计划怎么走呀？路途是清晰的，是吧。

你也贷款，实际也贷款了，实际和家里是能打电话也不打，把电话全关了！因为什么？怕人家讨债的，讨债其实也是一个理由借口。再一个，前两天她父亲住院了，她母亲托人让她回去看看，想回不敢回，怕啥呢？第一，回去以后，对工作上的一个打岔、拦阻，她不敢回。可不回去吧，她爸年纪那么大啦，如果有什么闪失，一辈子的遗憾！回还是不回？她争战不争战？争战。 第二，这个时候正是神在检验你、试炼你，你心忠于的是谁？你是忠于你父母还是忠于神？忠于神的作工、神的名誉呢？你就是见一回又能得着什么呢？你见一回能解决他不死吗？能解决他的病？她回去以后，她爸再对她来点人身攻击，她怕自己身量站立不住。不管自己站住站不住，当别人攻击你的时候，你心里是受辖制了吧？受迷惑了吧？就算心里受不了迷惑，摆设的这些环境也痛苦了吧？痛苦不痛苦？你看见他在病床上哼呀……哼呀的，你妈说话再伤你，你妈说话不伤你吧，你哥哥、姐姐、姊妹们说话伤你，你心里什么味道？自找的，所以想一想不能回去。等不回去了，等三天以后人家出院了，如果你回去了很可能就出不了院了。对不对？你追求什么就来什么，你是觉着对不起他，欠着他，你看看他，你放了心了，那在神来看：好，那你放心吧，叫你放个够！你放不下的神帮你放下，你能放下的还用神帮你放下吗？就不用啦。情感你放不下神帮你放下，如果你放下了，神也就不用武力对待了。这路难不难？不难走吧？（难走。）难走，超脱一切！超脱那首歌怎么唱的呀，还记得吗？我在群里边发了一个，神说当你把情感放下的时候，你就减轻了一半痛苦！是不是神帮你减轻痛苦呢！

神说：“和神同吃、同住、同生活，和他同在、同行、同享受、同得荣耀、同得福，与神同掌王权，同在国度中，何等享受！何等甘甜！天天面对面，天天在说话，时刻在交谈，天天有新开启，天天有新看见，灵眼一开全都看见，灵里的奥秘显明给咱。神圣的生活真清闲，快快奔跑别停步，一个劲地向前，更奇妙的生活在前边，尝到甘甜别满足，一直追到神里面，包罗万有真全备，缺啥少啥样样俱全，积极主动去配合，进到这里面一切都改变，生活得超脱，任何人、事、物都不干扰咱。超脱！超脱！真超脱！神的超脱生命在其中，一切变得

真轻松！超脱世界和世俗，丈夫、儿女之情不眷恋，超脱疾病和环境的辖制，撒但不敢干扰咱。一切灾难全超脱，这是让神掌王权！践踏撒但，站住教会见证，彻底揭露撒但的丑恶面目，教会建造在基督里，荣耀的身体出现了，这是生活在被提里面！“

被提里面，你超脱出来就被提了，你愿意被提吗？看着是祸患，反而成了好事了，是吧？你们眼红不眼红她呀？董事长，眼红不眼红？眼红了：哎呀，早知如今，我就该出外面借上二百万贷款，不还了，回来还超脱。“超脱世界和世俗，丈夫、儿女之情不眷恋，超脱疾病和环境的辖制”今天又带来环境了，是吧，环境又临到了，所以让你超脱，超脱环境的辖制，不要害怕，坦然面对。“撒但不敢干扰咱。”你超脱了撒但就不敢搅扰了，我给你交通以后，你跟上这个路走，撒但再怎么搅扰你，再怎么控告你，我要是不和你说，你在那迟疑了：呀，银行的、公家的吧，咱消失不还，个人的贷款咱还能不还？这是什么？这是不是撒但的辖制呢？“一切灾难全超脱”，到最后就是灾难，地震、瘟疫、饥荒来了，你的身量不够，所以说给你摆设环境提前让你超脱，你的身量要是够了，地震、瘟疫，把你的亲人砸在里面了，你能站住吗？你要能站住，不哭、不埋怨，那神就给你摆设，让你父母在你眼前被取缔，你还能赞美神，神真公义呀，神的名是值得称颂的。能说出来吗？能不能？（能。）能？不要说在你眼前了，你听说了都难受，你都站立不住。要是在你眼前，你立马就瘫软了。“一切灾难全超脱，这是让神掌王权！”我给你交通的这些，是不是让神话在你身上掌王权？“践踏撒但”，它给你送的意念，管用不管用，和你说借人钱得还了，这些是不是都是撒但给你灌输的？“站住教会见证，彻底揭露撒但的丑恶面目，”我在这是不是属于站住教会建造，同时也是揭露了。“教会建造在基督里，荣耀的身体出现了，这是生活在被提里面！”

前面谈到：“和神同吃、同住、同生活，和他同在、同行、同享受、同得荣耀、同得福，与神同掌王权，”刚才和你交通的这些，你是不是

同享受，同得荣耀呀？当他来约瑟这儿取粮食吃的时候，你是不是同得荣耀了呢？同得福，与神同掌权了呢？你欠上他钱还不还了，不用还了，这是不是同掌权了呢？“同在国度中，何等享受！何等甘甜！天天面对面，天天在说话，时刻在交谈，天天有新开启，天天有新看见，”可你活在什么里面了，你是天天和谁说话了，和撒但说话。不是天天有交谈，你是天天有搅扰。你不是天天有开启，你是天天有控告。天天有新看见新看见，而你是今天还没有还钱了，都几天了还没有还，你这是啥了，撒但天天在吞吃你的异象：神为啥就不给我开辟出路呢？神是全能的，我欠下这么多债，为什么就不能给我还了呢？神的怜悯慈爱在哪呢？天天在质问神，天天与神在算账，这是活在肉体里面。“灵眼一开全都看见”哎！今天全都看见了没有，灵眼打开了，全看见了。“灵里的奥秘显明给咱。神圣的生活真清闲”，咱原来说去种地去，后来还种地吗，不种地了是吧，怎么清闲了，咱开始收粮了。怎么收的粮？拿上什么去换的，拿上钱，钱是什么东西？钱上面印的是谁？老毛，对于咱来说就是鬼票子，是吧？将来那个东西连卫生纸都不如，咱拿上将来不如卫生纸的钱，买回他们辛辛苦苦种的粮。咱把粮攒下了，咱没钱了，最后钱成了废纸了，他还得到你这儿来取粮食。等到那时候，来这儿取粮食他拿上钱，咱要吗？咱要的是什么？咱要的是黄金万两，拿出你真实的钱来，黄金，金库。神说：“世界各国联立的时候，什么东西不是你们的？”到那时，各国联立的时候，什么金银财宝不是你们的？你说吧，什么都归你，金银财宝归你，他的心也得给你，你让他干什么他干什么，去种地去，种上地给你碗饭吃。今天是咱种地管饭，到时候就和狗驴一样，狗驴去干活去，干活今天有饭吃，他干不干？他不干没饭吃，他就得干。“神圣的生活真清闲，快快奔跑别停步”神圣的生活真清闲，清闲不清闲，快快奔跑别停步，快快快，快去收粮去吧，快快去预备方舟，“一个劲地向前，更奇妙的生活在前边，”一个劲地向前向前，更奇妙的生活在前边，是不是给你摆在眼前了？奇妙的生活，他们现在拼命赚钱了是吧，拼命加班加点，赚钱，搞科研了，生产汽车了，生产别的了。他生产吧，生产出来的都是废铁，饥荒瘟疫来了什么都解决不了，他拿一辆车过来换你一袋面，你给不给？他拼了一辈子的命，赚了一套房子，连你一碗饭都不如。所以说快快奔跑别停步，一个劲地向前向前，更奇妙的生活在前边。让撒但中了他自己的诡计，是吧。现在农

业谁都看不起，不挣钱，看不起这是不是神的摆布啊，就是谁也看不起，然后你去做，大红龙他就不害怕。如果你干的这个产业是个大产业，是人人都羡慕的产业，那是不是得把你革命了？现在你是种地，他革你命吗？他不革你命，他还高兴了，终于用这些东西把你栓住了，你什么也不能干，就在家好好种地吧。当他看不起农业的时候，你开始参与了这方面，原来咱不搞农业，因着神的作工改变了咱的喜好，咱开始都参与粮食这方面产业，咱不参与衣服，也不参与工厂这些产业，咱只参与农业。你把农业控制住了，到时他所生产的都是空的，你卡住了他的喉咙，你给不给吧，我就是强盗，你给不给吧，当他看得起你的时候，已经晚了。那粮食不是他生产的，虽然国家也能生产出来，但粮食一年就是种一回，你用一年去种去吗？这一年还得保证气候好，如果气候不合适，二年、三年、五年你也是个未知数。“尝到甘甜别满足，一直追到神里面，”这是不是一直追到神里面了，你那个追债的，追债追到你肉体上面了，我要把你追到哪里？追到灵里面，追在神里面。“包罗万有真全备，缺啥少啥样样俱全，”缺啥，你说缺啥吧！“积极主动去配合，进到这里面一切都改变，生活得超脱，任何人、事、物都不干扰咱。”今天交通了站见证是吧，受什么干扰了？什么也不干扰咱，奇妙奇妙真奇妙是吧？该说出这句话了吧。

看了神话呀剥这个玉米就有劲，剥上三天消化完了又没劲了，又得看看神话。

2020年11月4日

人性上的进入不等于生命进入

班主任，这个月有看见了什么不该看见的吗？（眼镜和大明他俩负责呢，达不到和谐，两个人互相争呢，大明说：“有啥不要和眼镜说，他就是个雇佣兵。”眼镜出了这事以后，就有一种感觉，大明胜了。）（我看见他两人吵架了，就说拿手机录下来，给老师听听，看还像是弟兄姊妹吗？）大明得胜了，还有什么新的收获？（安排让我做十来个人的饭，我心里想：不就是做饭吗？那还不好做呀，一个人就行了。看看之前那个姊妹做饭，指挥这个那个帮忙，烧个柴火也不舍得多烧，一天逮住个人就是让帮忙弄柴火，心里就有这些看法。轮到我做饭了，我心里就想我能行，我一个人就做了，人家说需要个跑腿的吗？我说：“不需要！”哎呀！结果那火死活就是生不着，把我着急的，后来直接连柴也没有了，一个弟兄说让我用电锯学着劈柴，我心里就想：神啊！感觉好难呀！哎呀，我就体会到别人做饭生火的时候，舍不得烧柴的感觉了，知道自己之前是站着说话腰不疼，喊都会喊，等进入实际的时候，可不是那样。还有蒸馍、弄包子呢，想显露，结果包子不熟，馒头也是个黑馒头，呀！丢死人啦！弟兄姊妹再一说，我心里想，我啥也干不了了，现在连做饭也做不了了，就消极得不行了，哎呀！显明的，反正是不行了，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后来知道，神兴起的这个环境，要让我知道怎么能把这些都料理得开，多少水能熬多少米汤，多少面能吃几个人的饭，就是要把这些都料理得开。就在这个环境中体会体会，亲身体尝体尝，才不会说别人长了短了的，经历经历感觉实实际际了，这就是神话里面说的能寻求、体会别人的难处。现在才能体会到做饭姊妹的不容易，我和姊妹再说话的时候，也能谈心了，能体谅姊妹了，在心里不会那么苛刻地要求人家了。之前就是嫌弃，感觉自己比她行，现在就低调一些了。）

班主任讲得怎么样？你是不是感觉这个月经历丰富、饱满，是信神这几年以来最丰富的一个月，有没有？这个经历属于什么？咱现在连生活经历和生命经历都分不开，那你怎么会有生命经历呢？怎么会有生命长进呢？这话早就交通过了，生活经历、生活琐事，祭司弟兄说什么呢？生活琐事该怎么对待？生活琐事——稀里糊涂。可咱呢？生

活经历几乎是求真求细！生命经历看不见，根本不知道，你说咱这是怎么信神呢？咱现在连这个名词都没理解了，在这儿咱还谈得津津有味，还自以为是生命经历，丢人现眼呀！你就是再谈你这个月学会做饭了，你就是成厨子啦，这和生命有关系吗？你学做饭就是受了多大的苦楚，这和生命挂钩吗？你就是再有可怜程度、再谈资格老幼，我学了三年、五年、八年、十年，有了工龄了，神看吗？神看的是什么？是否有真理！

什么是真理？真理从哪儿而来？真理要干什么？寻求了没有？生命经历就是在实际生活当中，体验神话、经历神话、体验神的主宰！“体验”是什么？你得有直觉、得有感觉，处处能感觉到神！感觉到神的主宰、神的安排！处处能看到神的手！处处都能看到神在看着你，神在带着你，神在逼着你，处处、时时、事事这就叫生命经历。什么是生命经历？要说生命，什么是生命？真理、道路这是啥呢？就是生命！什么是真理？真理是什么？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那什么是生命呢？做人、行事、敬拜神有了准则了，你这个人就有了生命了！简单不简单？简单吧！你是不是剩存下来的人，你是不是有生命的人，很简单！做人、行事、敬拜神有了准则了！你这个人就剩存下来了，也就蒙拯救了，简单不简单？好啦，根据这个来看，什么是生命经历？把生命搞清了，什么是生命呢？刚才怎么说的？你该怎么做一个人！什么事该怎么做？该怎么敬拜神？都有了准则啦！你就是一个合格的受造之物，你就是真正的人！你就是神所要的，你说神还能让你死吗？那就是国度剩存下来的人！（对！）简单不简单呀？我说：“董事长，在这儿干活吧。”董事长说：“不行，我喘不过气来。”我说：“你悖逆。”董事长说：“这一蹬腿，过去了。”这是不是做人的准则？这是不是敬拜神的准则？所以说，在你喘不上气的时候，在这儿需要干活的时候，你得找到这个准则、这个原则，找着准则、原则了这就有生命了。董事长找了一个“我一蹬腿就过去了”，这是什么准则？这是下地狱的准则。生命！生命经历，经历是让你活出来，你不能只说字句。你说：做人什么准则、行事什么准则、敬拜神什么准则，你会说就有了？这就是生命？这是字句。你得有证据！什么证

据？做出来，也就是活出来！你把这个准则、这个真理带到了实际生活当中，你活出来了，你把这个话用你实际的肢体语言给表达出来了，这是什么呀？这就是生命经历！用你的肢体语言把真理表达出来，这是生命经历。什么是真理？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那真理是什么？是神所发表的一切话，从神来的一切正面事物是不是都是真理！那就是说，你把所有真理都带到实际生活当中。信神两大功课，认识神、认识自己！怎么认识神？怎么认识自己？也就是把这两个认识带到你的生活之中，这是不是生命经历！认识自己、认识神。认识自己什么？认识自己不会做饭？认识自己蒸不了馒头？认识自己不会劈柴？认识自己不懂得做饭的艰难？这算不算认识自己？认识自己什么？认识自己的性情，认识自己与神敌对的性情，这是认识自己。认识神有哪些？认识神的所有所是。什么是神的所有所是？神的所有一切——神的性情、神的作为。还有什么？认识神还有哪些？眼镜说说。（神的主宰，神的权柄。）神的权柄、神的独一无二、神的圣洁、神的公义，是不是太多了？所以说，这功课太多啦！这功课太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的生命经历太多了，在你的经历中，把神话带进去，也就是把认识神，认识自己带进实际生活当中，在实际生活当中来认识自己的性情，来认识神，这就成了生命经历了。借着实际的一个生活，发现了自己的邪恶性情，这就是认识自己。在实际生活当中发现了神的性情，神的独一无二！体尝到了神的主宰、掌管！体尝到了神的权柄！这是不是生命经历？这些是不是太多了？这方面太大了！每天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的一个所思所想里边寻求你流露出什么性情，在神给你摆布的环境里边神的心意是什么？为什么要摆布这个环境？你把这个原因找着了，这是不是认识神了？这就是认识神、认识自己了。你谈生命经历那就是谈你在实际生活当中发现了自己的什么败坏性情？发现了神的哪方面？发现了神的爱了！体尝了神的主宰安排了！感觉到神的慈爱、怜悯临到了自己！感觉到了神的烈怒临到了自己！这就是生命经历，在这些感觉中体验。

什么是信神还知道吗？建立在神话的基础上来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的说话。什么是建立？就是说，你不管做事、说话都建立在神话的

基础上来体验神的主宰、掌管！而咱们每天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我为什么说你是生活经历，为什么说你不是生命经历，就因为你建立的基础不对，你是建立在什么上边了？你是建立在自己的自我感受上边，也就是说，建立在自己的看事观点上边，建立在自己的老撒但性情——也就是你父亲告诉你的那些看事观点上边，来怎么呢？来体验神的主宰。那第一步你建立就建立错了，你走的这路就走错了，那不管你后边再得什么结果，你得的果子全部是善恶树上的果子，不是生命树的果子！为什么？根就不对，那你走的路就不对，你走在了一个死亡的路线上，你再寻求、你再谨慎，最终，你也是灭亡！所以说你第一步得走对，建立！建立在神话的基础上，不要建立在你的思想的基础上，你认为的基础上，建立在你的基础上那就是死亡，所以说，那不叫生命经历，可以叫生活的经历，也可以叫死亡的经历，抵挡神的经历。建立在神话的基础上来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的说话，体验神的主宰！体验是什么意思？做实验了，唉！神今天给你摆设一个例子，感觉神怎么管教我呢，唉！又摆设那个例子，看见神……，你始终看的是神！感觉的是神！找的是你的败坏性情、找的是你抵挡神的那一面、找的是你邪恶的那一面，就这两个方面，这个就成了生命经历了，你信神没有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以往，咱信了二十年、五十年神，你也聚会了，你也看神话了，可是你没有一天是把神话带入了实际生活当中！一次都没有！从外边看你是信神的，你也认为你是信神的，你也撇家舍业了，别人看你也是信神的，你勤勤恳恳，看见做饭难了，你做了五年饭、做了八年饭、十年饭，可是你就是没有在做饭的过程中来体验一下，神是怎么主宰万物的！可见你在实际生活当中，是怎么与神对着干呢，这还能有生命经历呢？这与生命经历无关。在神作工结束了以后，大灾难降下的时候，怎么呀？你就在灾难堆里边痛哭流涕喊呀："神哪！我为你的作工跑断了腿、累断了腰、撇弃了一切、我熬情感、熬儿女熬了二三十年，最后你把我放在了灾难里边！"神说什么？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为什么？始终，你就没有去问过神，始终，你在意念里就没有过神，你喊不喊冤？"冤死我了，我信了三十年神，你说我就没有喊过神？"

从外表上看你是信神的，可神要的不是外表，要的是你的心。你每天起来出门走的第一步，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你迈的这第一步是为什么迈的？你大清早起来做饭是为谁做呢？为了神的经营计划吗？想了没有？如果你在做饭的时候想："唉！神家工作到了哪一步了？今天是什么时候了？建方舟了、建国度了，我得献上我的一份。"你涉及到了神，想到了神！那就是为了神迈出的这一步，你涉及到了神，这就与神有关系了。可是呢，你每天做饭，出力尽本分了，你想这些吗？你是为了神的经营计划吗？你想神的经营主宰了吗？你想的是什么？建造国度的时候一听说作工结束了，兴高采烈地赶紧来了。可今年就这么过去了，家回不了，大红龙查户口呢！老公逼迫呢！什么时候是个头呀？在这里，在地里边还能干几天？还得干一年？几个月？看看老天爷！这地震呢？灾难临不到这儿？盼日子了，什么时候是个头？你来这儿是寻求神的作工呢？是寻求神的心意呢？是为了什么呀？是想一步跨入下一个时代做主人，你是看见时间不早了，所以你赶紧来。来了以后怎么呢？在门口赶紧表演一番，看看我表现如何？你是在给神表现一番，我勤勤恳恳，我赶紧来种地了，你看，允许我来做你的子民吧，你是表演给神看，你不是寻求神。你在这儿种地呢，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心里想的是：我来这儿种地呢，体验一下神主宰着万有，看每个种子怎么长大，神造了这万物的奇妙作为，体验自己生活经历？（不是。）你想的是什么？哎呀！作工结束了，赶紧警醒，大清早他们还没起来呢，我先起来做饭，我去地里。你去地里的那一瞬间，你去做饭的那一瞬间，是在干什么？赶紧种上几天地，赶紧表现表现，积点德！换个不死的结局，换取、搞交易！那你这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自己的前途、命运的基础上，建立在自己的邪情私欲上，大清早起来出门的那一步，你就没有想起神来，你也没有和神挂钩，第一步没有，第二步就有啦？一天下来就有啦？一天你也不会与神挂钩。那你说吧，神怎么能认识你呢？那你要神认识你，你得认识神，你得怎么认识神呢？那就得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的说话，你在神话里边不经历、不体验，你怎么会认识神呢，你也不会认识神，神也不会认识你。神是借着他的话得着了人，人是借着神的话得着了神。

超脱刚才说的那一系列，哪一件事情是和神挂钩了？哪一个是和神的经营计划挂钩了？哪天想的都是：“哎呀！收玉米了，建方舟了，快点吧！神说了，粮食！在我心里边起到作用了吗？粮食收了多少了？时间紧迫，在这有限的时间里尽上我的所能，尽上我的所有，抓紧时间，我赶紧起来做饭，他们早点吃饭，早点去地里，赶紧让他们起来尽本分，赶紧预备！”唉！你是为了神的经营计划去谋略、去献上、去着急，那你这个着急是不是就有意义了、有价值了？你与神就挂钩了，那你这一生、这一天就不一样了。可是，你说你这一个月经历了多少？我蒸馒头了，馒头蒸得黑啦，生火了，火小啦，哪个和神挂钩？没有任何关系。神没有说亚伯拉罕放羊了，丢了一只羊，不记念他了，是吧！这是生活琐事、生活经历。神说：“人所思想的尽都是恶，都是污秽”“在你们生活当中我看见了你们做了大量的与真理无关的事，所以我特别要求你们都要做真理的奴仆，不要做邪恶与丑陋的奴役，不要践踏真理、玷污神家的每一个角落。”生命经历，生活经历搞清了没有？

大明，搞清楚了没有？（搞清楚了。）和眼镜吵嘴打架呢？吵嘴打架的时候，那时候想起了什么？那时候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建立在神话的基础上？神让你们互相打斗？人吃人？比赛谁厉害？谁地位高？你们可不能活在别人底下，人家都看着呢，“人活脸树活皮”，你睁着两只眼睛，连一个戴眼镜儿的都打不过？人家别人不都笑话你、贬低你呀？这以后怎么见人呀！我在这儿是指挥！他是雇佣兵！然后这雇佣兵，把我这个指挥打败了，我以后在这儿怎么当正式工呀！在那儿争战、难受，所以说我必须把你征服了。眼镜在这儿又怎么看呀？我干了几年指挥，然后我干不了个你？争强好胜、唯利是图！这建立在什么基础上了？建立在撒但的狂妄、自私、野心、欲望上边。大明说：“神造了人，不让我控制，我掌管不了全人类吧，我连个眼镜也掌管不了？”眼镜说：“我就掌管不了一个大明？你算个啥呀？我掌管一线呢，我还掌管不了你？一个小小的地方官！呀！强龙压不过地头蛇了，唉！我这眼镜蛇不管用了。”唉！建立在邪恶的撒但哲学法则的基础上，来过着每一天的生活，这叫什么？这叫经历撒但的生存法则。

你们吵架那天是没有地震、瘟疫，要是地震、瘟疫来了砸着你们，你们还“神啊！神啊！”地喊？看你们怎么说得出口。

经历神的主宰，建立在神话的基础上。就用他这个事，那该怎么经历神话呀？怎么就有了生命经历了？当争执起来以后，第一句话是什么呀？建立在神话的基础上是吧？你的心思意念、做什么事，你寻求建立在神话的基础上，唉！他和我吵了，我和他吵了，我这是干啥呢？神让我干啥呢？神话是让我干啥呢？神说：“你们真恨恶大红龙吗？是真心实意地恨恶吗？”唉，怎么是恨恶大红龙呢？怎么就真的恨恶？什么是大红龙呀？大红龙是一种生存法则，是一种撒但毒素。大红龙是什么毒素呢？大红龙就想统治人、掌管人，把人控制在自己手里边。噢，大红龙想控制人、掌管人，眼镜他今天过来就想掌管我，他想掌管我的时候，我怎么跟他吵起来了？我和他吵的原因是什么？我为什么和他动火？火的血气里边流露是什么？血气里边流露的是想掌管人、控制人，想在别人心目中有位置？唉！这流露的不就是大红龙毒素吗！我这不就是大红龙吗！大红龙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是你争我夺、带来的是仇杀、带来的是打斗、人吃人！如果人身体不好，打了败仗以后，再气不过，就得了啥呀？得了高血压！气得昏死在地！噢！大红龙让我争强好胜、阶级斗争，是让我人活脸树活皮，为着这张脸活着，没脸就不配活着，就不如死了。你说我这生命值钱还是脸值钱呀？噢！原来神恨恶撒但！原来神恨恶大红龙！是因为大红龙给人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就是死亡！带来的就是你争我夺，带来的就是人与人之间争权夺势。噢！为什么说是邪恶呢？原来这就是个邪恶呀！这撒但怎么这么邪恶呢？我这人怎么被撒但败坏成这了，我这哪儿还有人样呢？这样不是就成了一个撒但了吗？成了大红龙的孝子贤孙了吗？呀！我就是大红龙嘛，大红龙的孝子贤孙。

噢，神为什么说让你恨恶大红龙？原来是因为这样啊。神是美善的象征！这个美善在哪儿？神让人做诚实人，神让人做有爱的人，正好和撒但是相反。这是建立在神话的基础上是吧？来体验神的作工，体

验神的主宰，经历神的话。怎么体验呢？唉！今天神怎么给我摆上一个眼镜呢？这个眼镜是谁呀？他有腿有胳膊，怎么就和我争吵起来了？怎么就引起我的血气来了？我怎么就突然和他争吵起来了？大清早起来我就没计划和眼镜吵架、大干一番呀！没有呀！怎么突然间和他干起来了？噢！神说："这叫'引虎下山'、'引狼出洞'。"把我的撒但性情引出来了，引出来是让我认识自己。怎么引出我的败坏来的？是借着眼镜，眼镜这两条腿我也没让他过来呀，谁支配他了？他自由释放，谁也没有支配他呀，神说："任何一样东西，或是有生命的，或是死的东西，都将随着神的意念而转动、变化、更新以至消失，这就是神主宰万物的方式。"是吧，那眼镜他是有生命的，虽然他有两条腿，他也不由得他，那是啥？神的安排！神怎么说的呀！噢！神说："遇到什么人都出于神的安排"，为什么呀？他就是要显明我，我今天认识不了撒但，噢！这是神的主宰呀！这是神的摆布安排呀！这是神的经营计划呀！我信神几年了，无缘无故，我也没来过这儿，我在外边上班，也没有人说我，我在这儿尽本分我也没有啥事儿，国度建造是让我来种地呢，我也没想着我要干什么，种一种地为什么就和他吵起来了？噢，我是种地来了，是因着神的经营计划，是因着神的呼召而来，神呼召我来了，神是利用我可取的部分成全我不足的部分。怎么成全我呢？噢，神成全的步骤就是先显明，显明了我的败坏性情，是让我认识自己呢，显明我的败坏性情，是让我恨恶自己。怎么显明我呢？抛砖引玉！引狼出洞、引虎下山。借着眼镜过来引出来的，那这眼镜从哪儿来的呀？他是个雇佣兵，临时过来的，就是针对我来的，就是为了把我的这毒素引出来，呀！神作工太奇妙了吧！神作工太全能了吧！神就知道我缺乏这个，神摆布安排，神就能把眼镜给我摆布过来！哎呀！神的全能太大了！你今天经历一个，明天又寻求一个，你信了一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你这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一体验一寻求，你最后体验的结果是什么？你实实际际地看见了神！摸着了神！听到了神的声音！先有话后有事！神的话在地上显现了，神向你公开显现了。什么是真理？什么是道路、生命？怎么真理就成为生命了？噢！经过这个和眼镜一打斗呀，发现一个奥秘，什么奥秘呢？原来撒但给我的就是争权夺势，虽然是我赢得了脸面，可是我最后得到了什么？我得着的是血气。我要是赢了，我会怎么呀？我会狂妄自是，成为一代霸主！再过来我就成为了一个恶魔之首！恶魔之首，

呀！这撒但给我带来的是什么？这是赢了的结果。如果我败了呢？败在了人的脚底下，气得不服不满，最后怎么了？心血过盛、血压升高、高血压发作，气得上气不接下气，蹬蹬腿过去了！进入那个黑洞洞的地方，在那黑洞洞的地方，神怎么处理你呀？问你是怎么来到这儿的？“我是打不了眼镜以后气死的！是为了打斗而气死的！”你是有功之臣啊！怎么呀？好啦，神给你的使命你没有完成，你白白来到世上，白白地呼吸了神的一口气息活了二三十年，最后为撒但献上了你的生命，你说你死了以后去神那边还想领赏，领什么赏？受惩罚吧！死了也不得好死，死了以后再来个惩罚。这是怎么得来的，这是谁给你带来的？这是撒但给你带来的，这是你的狂妄性情给你带来的，这就是死亡！这就是死。生命呢？真理就是生命！那神让人做什么呢？神让人多点儿忍耐、多点儿包容、多点儿理解、多点儿实际！多一点宽容人的心！那我对他有点儿宽容、有点包容、忍耐。多来到神面前寻求寻求，多预备点儿善行，多把弟兄姊妹带到神面前。你想把他带到神面前，你和他交通的时候，你还骂他还和他生气、吵架呢？你该咋呀？哎呀！我求求你吧，你快在神面前别发火了，你一种求告，帮助扶持，还能生起气来呀？你不生气了，你去帮他啦，他对你怎么看？呀，这个人帮助我呢，这是不是友好的关系呀，他还再和你吵呀？你坐个低凳子，他坐了高凳子，他还非得把你踩在脚底下呀？可能吗？你让着他，他也坐个低凳子，他坐个低凳子，是经过你一交通，唉！美与善！好啦，你来到了神面前，不仅是高血压没有发作，你还把另一个人也带到了神面前，而且还怎么呢？还发现了人的良心、理智。就不要说其它的，高血压就没发作。世上有一句话，知足者常乐！是吧。什么人短命呢？病和气是怎么挂钩的？病由气生，你有气才会有病，你没有气就不会有病。病由气生，死由病来，死是由病而来的。这是不是就发现了奥秘了？发现了人生的真谛！发现了人生的价值意义。我来在地上干什么呢？我该怎么活一个人？我活一个人，我和他争吵，今天没有让所有天下人看见我和他吵了，仅仅是一个弟兄看了一下，这个弟兄倒把我训了一顿，你们录下音来听听吧！还敢吗？经过这个交通以后，能不能明白什么是生命经历？什么是生活经历啦？得明白路途，等到你在实际生活当中遇到什么难处，那你就这么寻求，变成个路途来走。这回神交通说什么话？神说让你吃什么呢？吃花生豆呢，花生豆大不大呀？花生豆不大吧？神还得怎么

呀？给你切开吃，给你切成片，片又切成丁，丁又切成面，你说吧！够给你生命了吧！神给你说了多少，给你摆了多少例子，我再给你交通了多少，今天还得实实际际地再给你举例子，够有生命了吧！超脱，刚才我交通的听懂了吗？（嗯。）有路吗？（有。）每次和你交通你都有路，每次看不见你走的路，这回真通了没有？（通了。）得跟神挂钩，和神不挂钩就没有生命之谈，一切生命从神而来。

你说班主任、班主任，每个人的这个名字啊，实在是太奇妙了，每个人都是在这个名字上面表演，这个班主任意味着什么？什么是班主任？班主任的使命、责任是什么？（管理学校的小孩子们。）嗯，管理小孩子们的日常生活，班主任得负责这个班里面不能出事，孩子们不能打架，日常生活中，不能尿了裤子，得监督着，生活各方面都得看着点，眼睛就得盯着，这就是班主任，这是班主任这几年信神的一个经历。从咱们开始接触以来，让班主任谈谈经历吧，一谈经历就是说："我看见这个班级里面某某某怎么怎么了，某某某怎么怎么了，某某某生活不节约，某某某生活怎么怎么……"这谈的是什么？这属于生活经历，和神不挂钩。

2020年11月30日

交通第十六篇

第十六篇神话：在我口中有多少话要对人说，有多少事需对人讲，但人的接受能力太差，不能按着我的供应而将我的话全部领受，只是知其一却不知其二，但我并不因着人的“无能”而把人打死，或者因人的软弱而忧伤，我只是在作我的工，我一直在说话，尽管人不明白我的心意，当到有一天，人都会在心灵深处来认识我的，都会在意念当中来思念我的。当我脱离地之时，也正是我在人心中登宝座之时，即人都认识我时，那时也正是众子、子民在地作王掌权之时。认识我的必将成为我国中的柱子，认识我的才有资格在我的国中作王掌权，凡认识我的都有我的所是，都能在所有的人中间活出我。我不管人认识我到什么程度，反正我的工作谁也拦阻不了，人不能来给我“帮忙”，不能为我做什么，只是在我的光中随着引领行事，在光中寻求我的旨意是什么。如今，人都有了资格，认为在我前可以大摇大摆地晃动，可以毫不拘束地谈笑风生，与我并肩相处，人对我仍不认识，认为与我的性质差不多，都属血肉之体，都在人世间生存，人对我的敬畏之心太小，能在我的面前敬畏我，却不能在灵的面前事奉我，似乎对于人来说灵根本就不存在，所以不曾有人认识灵，所有的人在我的肉身之中看到的只是血肉之体，却未看见属神之灵。难道这样就达到我的心意了吗？人都是糊弄我的专家，似乎经受了撒但的特殊训练，因此来专门糊弄我。但我并不受撒但的搅扰，我仍要因我的智慧来征服全人类，来打败全人类的败坏者，使我的国度在地上坚立。

在人中间，曾有人想探索天上的星辰有多大，天上的空间有多少，但不曾有人对此有研究成果，只是垂头丧气，以失败告终。我在万人中仰望，我在人的失败中观察人的动态，没有一人是对我心服口服的，都是不顺也不服，人的野心不小哇！当整个渊面混浊之际，我在人间开始体尝人间之苦，我灵在周游世界，我灵在鉴察万人之心，但我又在道成肉身之中征服人类。人看不见我，是因人的瞎眼；人不认识我，是因人的麻木；人抵挡我，是因人的悖逆；人来在我前俯伏，是因我已把人征服；人来爱我，是因我本是值得让人去爱的；人活出我、彰显我，是因我的大能、我的智慧将人作在我的心意之上。我在人的心中有地位，但我并不曾接受人在灵中的爱，实际上，在人

的灵中都有着自己最心爱之物，但在这之中并没有我的份，所以说，人的爱都是犹如肥皂沫一样，在风中会全部消失、爆破永不再出现。我对人的态度却是始终如一、丝毫不变的，作为人中间的任意一个，谁能做到这一步呢？我在人眼中犹如空气一样摸不着、看不到，所以多数人的寻求只是在无边无际的天空之上，或是在汹涌澎湃的海面上，或是在平静的湖面上，或是在空洞的字句道理其间。人没有一个认识人类的实质的，更没有一个能说出在我身上的一点奥秘的，所以我不要求人能达到我所要求的人想象当中的最高标准。

山在我的话中倒下，水在我的话中而倒流，人在我的话中而顺服下来，湖泊在我的话中而开始流动不止，滔滔大海虽然怒气冲天，但在我的话中却宁静如湖面之上，我手轻轻一摆，狂风便立即消失，离我而去，人间顿时恢复宁静。但当我发怒之时，山立时而四分五裂，地立时摇动，水立时枯干，人立时被灾荒淹没全身，因着我的怒气，我并不搭理人的惨叫，并不因着人的呼救而给予帮助，因我的怒气在升腾。当我在天宇之中时，众星不曾因我的存在而慌作一团，而是因着我的存在而为我尽心尽力地工作，因此，我将更多的光明赐予他，让其发出更多的光彩，为着我得着更多的荣耀。在天之上越是光明，在天之下越是漆黑，多少人曾埋怨我不会安排，多少人离我而去，去搞自己的王国，借此来背叛我，以扭转黑暗之状，但有谁的心志将其成全了呢？有谁的心志是成功了的？谁能扭转我手安排的现状呢？当地上遍及春意之时，我将光明偷着悄悄地给人间送来，所以在地之人顿觉空气新鲜，但就在此时，我又遮蔽人的眼，让人看见的只是迷雾遍地，所有的人、所有的物都模糊了，人都是只在叹息：为什么光只是稍来片刻？为什么神给人的只是迷雾、只是模糊呢？在人的失望之中，迷雾随即消失，但在略见微光之时，一场倾盆大雨从我而降，在梦中的人都被雷雨震破耳鼓，惊慌失措，来不及遮盖，被大雨淹没全身。顷刻间，天之下的万物在我的烈怒之中被冲洗干净，不再有人埋怨暴雨的侵袭，所有的人都生发了敬畏的心。因着大雨的突然，所以多数人被从天而降之水淹死，成了水中的“死尸”。我鉴察全地，多少人在儆醒，多少人在悔改，多少人在小舟之上寻找水流之

源，多少人在向我俯伏，以求得我的饶恕，多少人见到了光明，多少人看到了我面，多少人有了生活的勇气，全地焕然一新。在这大雨过后之状中，所有的物都恢复了我心中的原样，不再悖逆了，不久，全地充满了欢笑之声，全地遍及赞美之气，全地又充满了我的荣耀。我的智慧在全地之上，又在全宇之中，万物其间是我智慧之果，万人之中又洋溢着我智慧之精品，所有的一切都如我国中的万物，所有的人如我草场中的羊都栖息在我的天之下。我行走在万人之上，举目观看，不曾有一物是旧样，不曾有一人是旧态。我在宝座之上安息，在全宇之上躺卧，我心满意足，因为万物又都恢复圣洁了，我又能在锡安中安然起居了，地上之人又能在我的引领之下安居乐业了，万民都在我手中操持一切，万民又恢复了原有的聪明，恢复了本来的面目，不再是满身尘土，而是在我的国中圣洁如玉一般，个个都面貌如同人心中的圣者一般，因我的国在人中间成立。（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十六篇》）

刚才读最后一段有没有体会？这部分说话属于预言方面，属于奥秘，也属于异象方面的。“山在我的话中倒下”，山，倒了没有？（倒了。）殿，倒了没有？（倒了。）压倒人的山，就是敌基督，对吧？（嗯。）神一直发表真理，发表了整整一年带领工人选择道路最关键，把敌基督所有的表现全部揭露出来。就像实际那个梦，梦见他的父亲怎么叫也叫不醒一样，死了，倒下了。“山在我的话中倒下，水在我的话中而倒流”，在我的话中而倒流，怎么倒流的？把你打成地狱之子你才能进入，你高高在上，那水流不进去的。在话中倒流，你敬虔，神话就能进去，你张狂，神话就进不去，因为水是往低处流呢。可是呢？神话是真理，真理怎么形容？涌流不息的泉水。这个泉水怎么流呢？倒流，水在我的话中而倒流。“人在我的话中而顺服下来”，这是不是顺服下来了？（嗯。）揭露解剖了之后，你的靠山、你的父亲倒了，没父亲了，你垮了，在地狱里边了，好了，水开始进来了，真理开始倒流了。这个时候人怎么了？开始顺服下来了。“湖泊在我的话中而开始流动不止”，其实咱们在哪呢？海洋？湖泊？神作工是以点带面，作工结束了要有什么出现啊？团体出现。“湖泊在我的话中而开

始流动不止”，什么意思？神的工作扩展，流动不止。“滔滔大海虽然怒气冲天，但在我的话中却宁静如湖面之上。”滔滔大海，就是说教会里面气势汹汹、怒气冲天。他敢说话吗？敢开口吗？不敢说话，见了你就是跑。“我手轻轻一摆，狂风便立即消失。”怎么样？神说了一年的话语，让假带领、敌基督抬不起头来了，倒了，踩在脚底下了。“狂风便立即消失，离我而去，人间顿时恢复宁静。”这是不是往恢复宁静上走呢？（嗯。）敌基督不敢乱做了、不能乱做了，他看清自己是什么东西了，他回归世界了，有点敬虔的人他也不敢再张狂了，恢复宁静了。

“但当我发怒之时，山立时而四分五裂，地立时摇动，水立时枯干，人立时被灾荒淹没全身，因着我的怒气，我并不搭理人的惨叫，并不因着人的呼救而给予帮助，因我的怒气在升腾。”“当我发怒之时”，现在是不是发怒要开始了？发怒时神不搭理人了。“地立时摇动，水立时枯干”，现在看到的地震、瘟疫、水灾、旱灾。“人立时被灾荒淹没全身”，这个灾荒还有什么意思？灵里边的饥荒。为什么有饥荒？“因着我的怒气，我并不搭理人的惨叫”，神不搭理人。“并不因着人的呼救而给予帮助，因我的怒气在升腾。”神话都和你说了，你再呼求，神给你恩典吗？在教会建造时期，是圣灵作工，圣灵扩展他的工作，利用你可取的部分，所以圣灵就大力地感动你，竭力地感动你作工。作工结束了，现在国度建造时期是要作你的心，还感动你吗？不能感动你了，再感动你，你做出来就不是你自身的，你不会认识自己，就前面说那些话，你在那大摇大摆你认为了不起了、有资本了、有资格了。“众星不曾因我的存在而慌作一团，而是因着我的存在而为我尽心尽力地工作，因此，我将更多的光明赐予他”，这个感受到了吧？（嗯。）“让其发出更多的光彩，为着我得着更多的荣耀。”这是不是得着更多的荣耀了？怎么得着更多的荣耀了？神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了，登宝座了，这是不是得着荣耀了？（是。）也就是咱作人越多，神得荣耀越多，神话越能占有你，神得荣耀越多。“在天之上越是光明，在天之下越是漆黑”，这个能体会到吧？为什么在天之上越是光明呢？也就是我越是解剖你解剖得彻底，我在这边越明朗，你在这看

着也越明朗。在天之下越是漆黑，你怎么了？你招架不住了，不敢说话了，所以越是漆黑。“多少人曾埋怨我不会安排”，教会的人看了你的交通以后，他说什么？神不会安排。你说他们是假带领我知道，我认识，你们说的也对着呢，可是呢！你们是被开除的敌基督团伙，这是不是把这件事阐明了，是吧？“多少人曾埋怨我不会安排”，说这话的人是不是埋怨神不会安排？（嗯。）你把这些人给我安排在教会当带领，我好好跟着不就成了吗，你却把假带领、敌基督安排在我头上！你要是把假带领、敌基督安排在开除的这批人身上，你看我弃绝吗，你让我怎么弃绝我就怎么弃绝，绝对顺服，这就是对神的一种埋怨。“多少人离我而去”，这是不是不合人的观念？咱和他交通呢，没有一个真实的带领人啊，就因为这一句话，他还信不信了？（不信。）不信，信不来了。有些人在教会，听了这句话以后，干脆教会也不跟了，你这边也不跟了。为什么呢？打架了。看不见神的主宰，究竟神在哪呢？在开除的人里边感觉交通得挺亮堂，在教会里边什么也没有，圣灵在哪？这是不是人在做啊？看不见神了。“多少人离我而去，去搞自己的王国”，回归世界，搞自己的事业，或者自己搞独立的聚会，他也不跟这边，也不跟教会，搞独立王国。“借此来背叛我，以扭转黑暗之状。”他是不是想扭转这黑暗之态了？（嗯。）但有谁的心志将其成全了呢？有谁的心志是成功了的？”做不成，成不了。“谁能扭转我手安排的现状呢？”这是神亲手安排的，谁能扭转得了呢？你再不服不满，你也改变不了。

“当地上遍及春意之时，我将光明偷着悄悄地给人间送来，所以在地之人顿觉空气新鲜，但就在此时，我又遮蔽人的眼，让人看见的只是迷雾遍地”，咱刚开始国度建造的时候，听见这些话的时候，你是不是感觉看到光明了、空气新鲜了？可是空气新鲜是谁送来的呀？不是教会送来的，不是正经渠道来的，你会感觉到什么？你会感觉一团迷雾。“所有的人、所有的物都模糊了。”也就是祭司弟兄告诉你“听话”是敌基督。“人都是只在叹息：为什么光只是稍来片刻？”咱刚开始作工的时候，人的信心饱满是吧？跟上两天退去了。“为什么神给人的只是迷雾、只是模糊呢？”人都想要个答案，人都想从祭司弟兄讲道里

边听一句对这些人的肯定，可就是听不到。反过来听到了什么？听到祭司弟兄说他们是敌基督。“为什么神给人的只是迷雾、只是模糊呢？在人的失望之中，迷雾随即消失”，刚开始咱交通的是什么？是异象，是吧？在异象中他看见路了，他觉得对着呢。可是进来咱一交通生命进入以后，他麻木了，又走入迷雾了，退去了。“但在略见微光之时，一场倾盆大雨从我而降”，倾盆大雨指什么说的？（揭露解剖、审判刑罚。）揭露解剖。“在梦中的人都被雷雨震破耳鼓，惊慌失措，来不及遮盖，被大雨淹没全身。”也就是说，都想来干什么？心里想：哎呀！教会建造来到国度建造，交通得很好啊！进国度建造都觉得是美事，美梦来了，结果又来了个揭露解剖、审判刑罚，一下打到了地狱！呀！说是进国度的时候，又进了地狱了。神说在梦中的人，咱是不是做梦呢？做梦呢。“在梦中的人都被雷雨震破耳鼓”，从来没有听过，不敢听。就像前天那个姊妹，想叫你安慰安慰她呢，谁知道临到了击打。“被大雨淹没全身。”淹没全身是怎么了？该死了，打到地狱了。“顷刻间，天之下的万物在我的烈怒之中被冲洗干净”，人是怎么干净了？倾盆大雨，审判正式开始，在烈怒中被冲洗干净。“不再有人埋怨暴雨的侵袭。”享受过的人就不再埋怨了。“所有的人都生发了敬畏的心。”你的敬畏的心怎么来的？必须把你打到地狱里边，让你看到你的无耻之态，你是个地狱之子，看到你是恶人，看到你是该死的种类，这时候才产生敬畏的心。“因着大雨的突然，所以多数人被从天而降之水淹死，成了水中的‘死尸’。”打死你，都成了死尸，这就是说咱现在的一种处境。“我鉴察全地”，在灵里，圣灵鉴察全地。“多少人在儆醒，多少人在悔改，多少人在小舟之上寻找水流之源”，有的人接受了教会的打压以后知道这不对了，知道这黑暗掌权了，几个人出来独立聚会了，他不在教会里边了，这就是小舟，是吧？隔离出来了。“多少人在向我俯伏，以求得我的饶恕，多少人见到了光明，多少人看到了我面”，这是不是见到了光明？异象里边看清了道路，再经过审判刑罚以后，你看见了人子的形象，嘴里是利剑，眼目如同火焰。

“多少人有了生活的勇气，全地焕然一新。”深有体会了吧？全地焕然一新。那时候没经历到，你看这些话看不懂。焕然一新，不知

道什么意思，现在已经体会到了，现在就是焕然一新。可你焕然一新了，外边人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他看你还是这个人，还是同样的天、同样的地，这叫完全进入哪了？进入灵界了，灵里边的，全地焕然一新。“在这大雨过后之状中，所有的物都恢复了我心中的原样，不再悖逆了”，大雨过后，审判刑罚以后，人有了人样了。就我说的，现在蹦蹦有了点人模狗样了，那最后把狗样变成人样，成了人模人样，这就是神造人当时的初衷，原样。“不久，全地充满了欢笑之声”，为什么全地呢？因为要有多少人寻求真道，庄稼多、工人少，经过不久，不是说立刻，你得去做、你得去带领，把弟兄姊妹都带到灵里边，所以，不久全地满了欢声笑语。“全地遍及赞美之气，全地又充满了我的荣耀。我的智慧在全地之上，又在全宇之中，万物其间是我智慧之果，万人之中又洋溢着我智慧之精品，所有的一切都如我国中的万物，所有的人如我草场中的羊都栖息在我的天之下。我行走在万人之上，举目观看，不曾有一物是旧样，不曾有一人是旧态。”距离看到这个景象，不长了吧？“我在宝座之上安息，在全宇之上躺卧，我心满意足，因为万物又都恢复圣洁了，我又能在锡安中安然起居了，地上之人又能在我的引领之下安居乐业了。”这是不是到了话语时代了？安居乐业，人不再吵了、不再闹了。就像今天交通说小桃呢，是吧？因着咱自己的虚荣、脸面、地位，说话不注意，有自是的性情，缺乏智慧，没有智慧。神要恢复人正常的良心理智，缺乏智慧，不考虑后果，也就是恢复成一个诚实人，不是做老实人。让人恢复了诚实，恢复了正常理智，人和人之间是不是就好相处了？不仅是好相处，没有争执了、没有吵闹了，那是不是开始安居乐业了？（嗯。）这就是：“地上之人又能在我的引领之下安居乐业了，万民都在我手中操持一切”，就说带领工人作工中互相争执、互相争夺地位，经过揭露解剖、修理对付以后，不再为这些作工，能够和谐配搭，这是不是都是安居乐业了？（嗯。）“地上之人又能在我的引领之下”，在神的引领之下安居乐业了。“万民都在我手中操持一切，万民又恢复了原有的聪明。”我说小桃呢，你真傻！咱考虑说话会带来什么后果，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这才是恢复了聪明。这叫操练什么？智慧。“恢复了本来的面目，不再是满身尘土，而是在我的国中圣洁如玉一般，个个都面貌如同人心中的圣者一般。”人心中的圣者一般，你看神说话，

人心中的圣者，不是真正的圣者，是人心中的圣者。“因我的国在人中间成立。”这是不是国度建造就成了？（嗯。）

再看一下奥秘的揭示十六篇：对人来说，神太大、太丰富、太奇妙、太令人难测了，神的话在人眼中升为至高，被人看为世上之佳作，但由于人的缺陷太多，人的头脑太“简单”，又由于人的接受能力太差，所以无论神的话说得多么明了，但人仍然是坐而不动，似乎是精神病患者一样，饿时不懂得吃，渴时不懂得喝，只是一个劲儿地大喊大叫，似乎在灵的深处有难言之苦，但又无法诉说。当神造人时，按神的本意，人都能活在正常的人性里而按着本能来接受神的话，但因着人起初就落入撒但的试探之中，因而事到如今人仍然不能自拔，仍不能识破几千年来撒但施行的诡计，再加上人没有完全认识神话的器官，所以导致今天这个光景。但就现状来说，人仍活在被撒但试探的危险之中，因此人对神的话仍不能纯正地领受。正常人的性情没有弯曲诡诈，人与人有正常的关系，不搞独立，生活不平庸、不腐朽，而且在所有的人中间高举神，在人中间贯穿神的话，人与人和睦同居，都活在神的看顾、保守之下，地上充满和谐之气，没有撒但的搅扰，在人中间都能以神的荣耀为根本。这样的人都是犹如天使一样，单纯、活泼，不曾向神发怨言，只为神在地的荣耀而献上自己的所能。如今正是黑夜之际，所有的人都在摸索、寻求，漆黑一团的夜晚令人毛骨悚然，禁不住身上打起哆嗦来，侧耳细听，似乎有阵阵西北风的呼叫之声，伴随人的哀哭之声。人都在为自己的命运而忧伤、哭泣，为什么看神话却不解其意，似乎生活之中即将失去希望一般，似乎死即将临及其身，似乎人的末日就在眼前。在此惨状之中，正是软弱的天使向神呼求之际，在阵阵哀号声中诉说着自己的苦衷。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在众子、子民中作工的天使再不降在人身上，这是为了防备在肉身之中受撒但的摆弄而不能自拔，只是在人看不见的灵界中作工。所以神说的“当我在人心中登宝座之时，那时也正是众子、子民在地作王掌权之时”，这是指天使在地享受在天事奉神的福分之时，因着人本是天使之灵的发表，所以神说让人在地犹如在天一样，让人

在地上事奉神，犹如天使在天直接事奉神一样，所以说在地之日享受在三层天的福分，这才是这话的实情。

“对人来说，神太大、太丰富、太奇妙、太令人难测了，神的话在人眼中升为至高，被人看为世上之佳作，但由于人的缺陷太多，人的头脑太‘简单’”，人的头脑太“简单”带了个引号，是什么意思呢？太复杂了，太不简单了！（嗯。）因为人的缺陷太多，这个缺陷呀没有带引号，缺陷是真的，人的头脑太简单那是假的，因为撒但给你的猜疑、疑惑，心太多、太复杂。“又由于人的接受能力太差”，本身你接受能力就太差，还来个头脑太复杂，还有缺陷，这不就成了一个活死人了！“所以无论神的话说得多么明了，但人仍然是坐而不动，似乎是精神病患者一样，饿时不懂得吃，渴时不懂得喝，只是一个劲儿地大喊大叫，似乎在灵的深处有难言之苦，但又无法诉说。”你笑了，想起什么了？（大喊大叫。）大喊大叫。（饿时不懂得吃，渴时不懂得喝。）你只是笑这句话，小桃今天的表演，这就是表演这句话呢。“对人来说，神太大、太丰富、太奇妙、太令人难测了，神的话在人眼中升为至高，被人看为世上之佳作。”世上之佳作，叙述了对神的一种态度、对神话的态度是吧？所有人从外表是高举神了，但由于人缺陷太多，什么缺陷呢？不会领受神话，不懂得该怎么对待神话，你自身的头脑太复杂，你考虑东西太多，不考虑神家的利益。“又由于人的接受能力太差。”中国人素质差。“所以无论神的话说得多么明了，但人仍然是坐而不动。”今天怎么和小桃对号了呀？就经过近两三天的这个熬炼，今天她有一个表现，她说：我和实际说的也是我的经历啊，我说这个锅的经历啊，你在和蹦蹦交通的时候，你不是交通他盖房子呢，你和周瑜交通你不是说他放羊呢，你能谈经历，我谈的不也是经历吗？我一说这个你就得打我，想不通。然后我说：我谈蹦蹦盖房子，谈周瑜养羊，是谈什么？是谈他养的羊好与坏？是谈他作工的过程中流露出来的性情是什么。作工是个舞台，尽本分是个舞台，我看的不是舞台，我看的是什么呀？看的是在舞台上边你所表演出来的，流露出来的性情。我看你盖房子呢，我不是看你盖房子的时候你这个人，我不是看你房子，我是看你这个人流露出来的性情。你放羊呢，我是

看你放羊流露出来的性情，而不是看你养的这羊。你说你这锅，我不是看你这锅怎么样了，锅取走了没有取走，谁送来的，而是说你取走这锅，这性情是什么，我是看这性情。当我说这些话，小桃在那说你怎么不早和我交通呢？在她那，感觉和蹦蹦说的是房子，和周瑜说的是羊，我说锅这完全正常啊！她说我怎么不早交通呢，一句话点醒我了，是我不早交通，是我的过。因为什么呢？因为人缺乏太多、缺陷太多、不会从神领受。神给你说了多少，你不知道神给你摆的这个筵席是显明你，是让你认识自己呢，没有从这方面进入。她想得太复杂，她不是说看自己流露的什么性情，她想的是玻璃花她就想怎么怎么样了，二百五她想怎么怎么样了，有过多的猜疑、猜测、想象，头脑太复杂。

“又由于人的接受能力太差，所以无论神的话说得多么明了，但人仍然是坐而不动”，为什么说她坐而不动呢？明明神和你说的是性情。神给你摆设环境，让你流露出来，是要看你的观点、存心目的、源头、出发点，是要看这些。可你呢？不看这些，你搅这个事。今天说了个什么话题呢？我说你是安排工作呢？还是交通呢？你告诉我说是交通了。你交通了你只是安排了下工作，那算不算交通？有没有交通的成分？没有交通的成分。交通那是交通真理，交通原则，交通怎么做呢。安排就是一句话，你做什么、做什么，那叫交通吗？如果你只是安排工作，没有去交通，那你说你动了还是没动？没动，神在那看你就没动。说这个动，是指什么？灵里边，对生命、作工有益的，往神作工这方面走，这叫动。神是让你生命进入，你告诉我说你作工了，你在外边只作工只尽本分，你不寻求神的心意，生命不进入，这算不算动？那时候，我说实际什么呢？你只作工没有生命进入，接受不接受啊？不接受。一句话把她原来都否了，全部都否了。我说你就从来没动过，在生命进入上面就没动过，从来没动。“但人仍然是在那边坐而不动，似乎是精神病患者一样”，精神病患者一样，小桃在这演了个精神病患者一样，坐而不动。这是咱的经历，从一个小的方向，从一件事里边咱流露出来是个精神病，是吧？神说像精神病患者一样坐而不动。从大的方向，那你在教会建造时期你只是作工你没有生命

进入，这是不是也是精神病患者？和精神病患者一样。“饿时不懂得吃，渴时不懂得喝。”是吧？饿时不懂得吃，渴时不懂得喝。“只是一个劲儿地大喊大叫。”小桃和我大喊大叫呢！实际大喊大叫了没有？（叫了。）怎么叫了我听听。大喊大叫，你在教会作工时期你没有生命进入，也就是没有神话进入，也就没有吃，没有真正地该吃的吃、该喝的喝，你是用地位权势作工，你用地位权势作工你是不是在大喊大叫？（是。）我把他管得鸦雀无声，那是不是全凭大喊大叫？（是。）在教会里边的带领工人，他没真理就全凭大喊大叫，大喊大叫也就说像精神病一样。“饿时不懂得吃，渴时不懂得喝，只是一个劲儿地大喊大叫，似乎在灵的深处有难言之苦，但又无法诉说。”怎么回事？“似乎在灵的深处有难言之苦”，似乎是，也就确实是。他为什么大喊大叫？大喊大叫流露出来什么性情呀？（狂妄自大。）大喊大叫流露出来是不是属于一种血气呢？（嗯。）血气。那血气出来的目的是要干什么呢？想掌管，控制，想在人心中有他的地位，他想搞个人经营，所以说，才有血气，才有了大喊大叫。所以世上的人说什么呢？女人们没办法了就是什么？一哭二闹三上吊，这就是法宝。在神家也是，当带领工人管不住下边了，又没真理的时候他就怎么啊？开始大喊大叫呀！大喊大叫，是因为他没有真理，是因为他没有吃上、没有喝上，供应不了人，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说他只能是大喊大叫。“似乎在灵的深处有难言之苦”，这是不是难言之苦？确实是，他没法说，他能告诉你说我没真理了？你要是没真理那你还当带领呀，罢免你了。“但又无法诉说”，没办法说，真是没办法说。你看神的几句话，就把咱几年的经历用一个画面给你画出来了。

“当神造人时，按神的本意，人都能活在正常的人性里而按着本能来接受神的话，但因着人起初就落入撒但的试探之中，因而事到如今人仍然不能自拔，仍不能识破几千年来撒但施行的诡计，再加上人没有完全认识神话的器官，所以导致今天这个光景。”给你吃的不吃，给你喝的不喝，只会大喊大叫，有难言之苦无法诉说。就和小桃昨天哇哇大哭一场一样。“按神的本意，人都能活在正常的人性里而按着本能来接受神的话，但因着人起初就落入撒但的试探之中。”撒但怎么试

探人了？试探人的时候，首先叫你怎么呢？呀，你做人啊，你得有个脸面、地位、名誉。所以说，你不管做什么事，一来就是维护你的地位名誉，这就是撒但给了你一个试探。试探给了你，引诱你。因着你活在这里边的时候，怎么啊？“因而事到如今人仍然不能自拔”，六千年了，仍不能自拔，还是为这些活着。“仍不能识破几千年来撒但施行的诡计”，你说咱信神就是得从神领受，神要的是人的性情变化，看一件事流露出来你的什么性情。可是呢，每件事出来以后啊，咱有几个人去寻求自己的性情了？也就是反省你的看事观点了？从神领受就是站在神一边看事，有这一项吗？一来了就是为自己说话呢，所以就跟精神病患者一样。就按神的话来说：“人都能活在正常的人性里而按着本能来接受神的话。”当揭露解剖之后，按正常人性的表现，揭露解剖你应该跟着这个思路走，嗯，我还有这个东西呢？我怎么这么邪恶了？应该这样去认识，这是个本能是吧？（嗯。）但撒但给了你个什么呢？给了你个试探：我就不要脸了？就算你是对的，我就这样承认你？你不为自己维护维护？嗯，撒但给了你这个意念，呀！对着了，这就开始招架了，就是蹦蹦说的招架不住了。每个人都有这种体会，是吧？（嗯。）就是有点招架不住了，撒但给了你个试探，那这个时候你掉入撒但的试探里边了。“因而事到如今人仍然不能自拔”，就直到现在，咱还是这样不能自拔。“仍不能识破几千年来撒但施行的诡计。”神话里怎么说彼得呢？“所以，彼得一直注重摸灵中感觉，一直注重‘观察’灵界动态，所以不仅我的心意他能略有体察，而且撒但的诡计他也略知一二，从而是历代以来对我最有认识的人。”可咱呢？咱扮演了一个什么呀？每天被撒但利用，即使都揭露解剖了你，你还让撒但利用你，我都给你把撒但诡计说出来了，你还成为它的出口，就是直到现在也不能自拔。“仍不能识破几千年来撒但施行的诡计，再加上人没有完全认识神话的器官，所以导致今天这个光景。”就看小桃大喊大叫、不吃不喝，怎么导致的？就是这些导致今天这个光景，中了撒但给她的诡计，掉进试探里了。“但就现状来说，人仍活在被撒但试探的危险之中，因此人对神的话仍不能纯正地领受。”

2020年10月9日

学会通情达理

（玻璃花把咱这里的苦瓜拿到她家里去吃了，我觉得不合适，让玻璃花把苦瓜拿过来，第二天她拿着苦瓜摔给我，我当时心里特别难受，聚了会了，都说通了，你还拿苦瓜摔着我，还一直纠缠着不放，我想给你打电话说我走呀，后边我一想神话还是不敢走，为神你不能受一点屈辱，后来祷告神心里就不那么难受了。）拿什么东西？（苦瓜和芹菜。）你说她拿上是吃去了还是卖去了？（吃去了。）吃去了她有几个人，反正她就有一张嘴一个胃，她能吃多少？你说吧，在这不是吃？回家不是吃？这地是谁的地？人家的地，人家曾经也种过，但是人家种的咱是不是也吃呢？（人家那天聚会就说了，这是我的地，我吃根苦瓜不应该呀。）对，那你说能吃不能吃？你说，玲玲，我就问你，我听听你今天怎么看呢？（我不这样认为。）你怎么认为？（我说她不能吃，拿到神家就是神家的，你只能从你家往这拿，不能从这往你家拿，我一直这样认为。）那你说，你在这个家能吃，不能拿到卧室去吃。（你在这吃能行，不能往家里拿。）这是什么原则，这有没有原则？那你做人、行事、敬拜神得有原则了，你的原则在哪？玲玲，你告诉我你信的谁？（拿了咱家的东西。）你还没有回答我话了，你信谁？（我信神。）你信神，你听神话还是听你的话呢？这个原则是从哪来的？（我也不知道，想不起来。）原则说不清楚，你信神是信神的话呢，还是信你的话呢？你告诉我说我就这么看呢，蹦蹦说我就这么看呢！信神是听神的话，神的话是真理。什么是真理？是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做人，神是让你做智慧人、做诚实人，不是让你做老实人，你做的什么人？神不是让人守规条而是让人守原则。什么是原则？维护神家利益是原则，你在这吃不能拿回家吃，这是不是原则？这算什么？玲玲，我吃饭只能左手吃饭，能

不能右手吃饭？右手吃饭就犯罪吗？犯罪不犯罪？不犯罪是吧？你在这儿拿一碗饭吃，你端上一碗饭回你卧室还能不能吃？犯罪不犯罪？那我拿到大门口吃行不行？我拿碗饭去她家吃行不行？（能行。）犯罪不犯？（不犯。）那我在这拿上土豆、拿上苦瓜，我在这炒东西吃，我回家炒上吃了行不行？（反正我没有这样想。）别说你那会儿没有想，我现在给你交通呢，已经给你交通了什么是真理，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什么是原则？你得明白你是在干什么？而不能持守你的想象、你的认为，你持守你的想象、认为，那你这是信谁呢？信你的想象，你信的是天空中渺茫的、并不存在的、任你摆布的那位神！你能不能摆布神？神是实实在在的、实际的神，做人、行事、敬拜神有准则，是有准确的话语。得有正常人性，咱这算不算有正常人性？在这让人家吃，你能吃、他能吃，在这能吃，拿上回家吃就不能吃，这是基本的做人的道理？咱就不要说信神的，你就说不信神的外邦人，你每回种人家地了，人家吃你两个苦瓜能不能吃？能不能吃？（能吃。）那你呢？能不能吃你的？只进不出？你维护神家利益就这样维护呢？只进不出？神家就是只进不出？是这样说的吗？现在还不是只进不出，神家都在消耗，都在吃，他也在吃，你也在吃，你在这儿吃，她在她家吃，拿回她家吃你就不行了吗？咱是不是做得过分了？不管在哪里吃？那就是个菜，两根苦瓜不管怎么吃，土地自己掌权自己种的，值多少钱？有价值没有？在没有价值的苦瓜上面大做文章，争执得不可开交，有何意义呢？这是不是显明咱呢？显明什么？咱真是维护神家利益了？维护了没有？

维护神家利益，什么是神家利益？记得吗？什么是神家利益？（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维护名，咱每个人信神，神是叫你怎么呢？叫你还原原有的形象，有个基督徒的形象，这叫见证，是让你活出个人模人样来。哎！今天我在这交通，我说周瑜活出个人模狗样了，听见了吧？那咱今天活出一个人样了吗？（没有。）还原了没有？（也是人模狗样。）人模狗样是吧，怎么是狗样了？狗是啥东西呢？你只能往进拿不能往出拿，咱有人样吗？（没有。）应该通情达理，懂得事情大小，还能和人和睦相

处。怎么和睦相处？国度里边没有忧伤，没有眼泪。咱这种说话语气、态度、口气，存心目的是在干什么？维护神家利益吗？你存心目的是维护自己的利益。你就说，蹦蹦一来说你的话有点重，但其实里头性质是一样的。蹦蹦说你什么？打着正义的旗号搞着个人的经营，想掌管。天使长什么本性？（天使长就是想掌管人。）神造的人，天使长就想掌管是吧？咱在神家呢？人应该是听谁的话呢？（听神的话。）听神的话，那你这么一表演，让人听谁的话呢？是不是听你的话呢？这属于让人听你的话、听你的观点、按照你的意思来。你怎么认为，你就怎么发表，你就怎么要求，他们达不到，不能按着你的意思来，你就产生火气、血气。你说吧，强行占有，你说咱邪恶不邪恶！信神就是让你认识自己、认识神，你把自己认识一下，咱自己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咱做的是不是维护了神的名？羞辱神的名，成了羞辱神的记号，在撒但那边成了一个笑料了！以前我给你交通过吧，撒但怎么嬉笑呢？每次试炼临到都是神和撒但打的赌，神在那边说啥呢："玲玲，是跟随我的人。"撒但说："她跟随你？你去试试。你看她跟的谁？你从她的言行举止看她跟随你吗？说为你服务？是为你神家利益？她背后的存心是什么？神家利益是什么？你不是说她彰显你吗？彰显你什么？"撒但是不是攻击神呀？"这就是为你神家利益呢？不通情理，基本生存道理不懂，人事来往不懂，你能吃别人的，别人不能吃你的，还不是吃你的，就是说自己能吃别人不能吃，在家能吃，出外边不能吃，这就是聪明智慧？你连这也分不清？"撒但是不是攻击神、藐视神？这就是你找的人呀？神能说什么？羞辱神。咱打的旗号是正义的旗号，是咱维护神家利益呢，实际上呢，你搞着个人的经营，是维护神家利益吗？怎么是维护神家利益？神说："从中看出，在锡安的生活丰富多彩（因为这里的"十二"指的是完全说的），是没有忧伤、没有眼泪的生活，没有人吃人、人压人的现象，所以一切得以释放自由，因为一切都是在我本体之内的，谁也分离不开，都是美景常新的景象。"以后国度里边没有忧伤、没有眼泪、没有争吵、没有人吃人的现象、没有人与人的厮打。你看我所作的什么工作？他们打呢闹呢，我过来交通是让他们不打不闹，只管尽本分，从神领受！就让人尽这个本分。可是咱呢？咱不是给人解决对神的误解，咱在中间干啥呢？增加人对神的误解，就和玻璃花一样我不干了，谁想干谁干，你达到了什么果效？

今天咱在这儿还负责做饭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责任，行政里头一条怎么说的？神说你不可越界！你越界了没有？越了没有？（越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分，你做饭你就负责你的做饭，她的职责是她去管理，如果谁有什么败坏了？弟兄姊妹可以沟通，可以修理对付、揭露解剖，但是修理对付、揭露解剖你得找见正确的路途，你找不着可以反映，你不行可以和我说，给我说了没有？你们直接起来争吵，争的是个啥？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你名没有维护了，你见证没有站住，反过来成了撒但攻击神的把柄。你得着啥了？咱成了啥了呢？成了丑角表演，你要让人们都笑掉大牙吗？在外边这里是谁承担了，就是玻璃花她俩口的产业，她来了叫她来这管理，连这些事也管理不了、处理不了？这能维护神的工作吗？咱是不是打岔了神的工作呢？那玻璃花是没有反了，如果玻璃花反了呢？不干了呢？这一摊子扔在这不管呢？大红龙来搅扰咋办呢？谁出面呢？这咱办了一个好事？还是办了一个坏事呢？因为两个苦瓜闹翻天，咱不是说和弟兄姊妹怎么和睦相处，用神话来改变咱的言行举止。二百五走了，你在山上说二百五霸道，你在那深有体会，对吧，今天二百五走了，叫你在这做饭呢，你扮演出来的又和二百五一样了，是不是和二百五一样呢？（我就感觉这菜是咱家的，她就不能往她家拿，就抱着这种心态，你在这你吃你吃嘛，你不要啥也往家拿。）她拿啥了，她啥也没拿。你首先从这个实情里，她拿的是菜还是拿的是资产。（就是分不清，要是分清了还在这……）你还分不清什么是资产什么是菜？（就那会说，不管是什么，只要是进了这个门，一毛钱的东西都是不能动。）那你还讲理不讲理，这是不是蛮不讲理？你说讲理不讲理？不要让我说，你说你讲理不讲理？你看神交通的：说神家，不要说其他人，基督拿了二百块钱去办了一个事，有这二百块钱办这个事好办，没有这二百块钱办不成，那个姊妹说你给我交通交通呀，我不认识，她还没有敢起来直接拦住，听过这话吧？神交通的里边没有听过？听了没有？神说我就连二百块钱的支配权都没有？这个钱是谁的？（基督的。）神家的是吧？那基督的钱基督想怎么支配就怎么支配，你有权过问吗？你有点理智吗？基督用这个二百块钱能办成一个事，你少花两万，你说花哪个？花两万？还是花二百？在这儿是不是

一个意思？咱占这么大房子，而且在这里边投资这么大，人家拿二斤核桃你和人家吵翻天。（我不是说核桃她拿走不拿走，我就说那核桃没有了，我就问问她，她拿走了就算了，我就知道她拿走了。）不是说这个事，就说给你举这个例子。就和你刚才说这苦瓜一样，哪头轻哪头重，你掂不清。你在世上，世上人家就是礼尚往来，送礼呢，是吧？你为你个人办事你送礼，为啥送礼？送一个小的礼就能办一个大事儿。你在这儿信神呢，你为维护神家利益，花了两个苦瓜就能为神家办个大事，你花不花？你告我说只能进不能出，两毛钱也不能出，你说这是不是傻老娘们儿呢？

小桃今天也给你交通了是吧？今天信神是干什么呢？（认识神，认识自己。）认识自己什么？（认识自己败坏。）什么败坏？不是看你做这件事，看你做这件事背后你的存心、你的出发点、观点、态度是什么？这就是你的性情。你为什么这么做？是什么支配你做的？你做这件事是见证神呢，还是见证撒但呢？你这件事是维护撒但的利益，还是维护神的利益了？根据果效说话呢，得着什么了？最后咱一个聚会没有聚成，吵得不是你走就是玻璃花走，你说这搞了个什么？维护神家利益了？咱能弄明白的弄明白，弄不明白的回来你给我汇报，你给我说，玻璃花她拿了两根苦瓜走了，叫我处理，行不行？（以后我就知道了。）他们说啥呢？玲玲掌权了，咱以前就说过这个事吧？玲玲？（嗯。）一个是你该管的你管，一个是不该管的你不能管，你觉得不合适，你可以寻求或者你可以反映。

（我不敢靠近她了。）不敢靠近她，为什么不敢靠近她？（只觉着她这个人就和世上人一样不能交心，不能靠近。）怎么不能靠近？（特别圆滑诡诈。）特别圆滑诡诈。（你像桃园出蒜的时候，走了三天，头一天晚上就给她发微信说让她送水，结果第二天，这水一直不来，我就给她打电话，我说这水到现在还没来，这是咋回事了？人家说了，正抽着呢，正装着车呢，一会就到了，你知道我等了多长时间？一个半小时水才走到这，她是不是圆滑诡诈？最后她丈夫去

了，我说，一桶水能抽多长时间，她丈夫告我说二十分钟，在这抽上水二十分钟，十分钟就走到了。）你说她圆滑诡诈，我还以为说什么圆滑诡诈呢？（这不就说送水了，早晨我们放羊回来，吃饭的时候就给她丈夫就说让送水了，一直到下午四五点了送不上水，后边我又给她打电话，人家说，现在送水行吗？我说行，现在送水也不迟，都给她说了，她说我们三个人都没给她说让送水。）你说这和圆滑诡诈挂钩不挂钩？你说的这个事属于不属于圆滑诡诈？先定一下，这个事算不算圆滑诡诈？（我不知道，反正我认为这是圆滑诡诈。）你看，你这什么都是你的认为了。（就是我不清楚嘛，你给我一交通，我不就明白了，你不交通，我现在还认为这是圆滑诡诈。）你怎么认识这个圆滑诡诈？你给我说说，圆滑诡诈的含义是什么？（她丈夫和我说，正装着车呢，等了一个半小时才到，结果去了我问她丈夫说，二十分钟就到。）圆滑诡诈，圆滑，圆，他能把这个事圆回来。滑，抓不住把柄，带有欺骗形式。神说，看见那个小孩眼睛一眨一眨的就是鬼道，明明刚吃了饭，神问他吃什么饭了？眼睛眨了半天说我忘了，小孩子又不是记性不好，神说真忘了吗？他是怕你吃他饭，你想知道我中午吃什么饭了，我吃的饺子，我告诉你了，你要来我家吃饺子，我不能告诉你，我说什么好呢，我就给你说我忘了，我不让你知道吃的啥。小孩就那么诡诈，他心里边有鬼，耍手腕、耍手段，这叫诡诈，把这手腕能耍得利索，这叫圆滑诡诈。你说她给你送这口水，耍手腕了没有？（我不清楚。）你不清楚，你说这个送水，属于不属于耍手腕？她是单给你送水送得迟了，她说一个小时送到了，结果她两个小时才送到，对吧，是不是这个意思？推迟了吧，说简单点就是时间推迟了，不准时，再说严重点，不守信用，对吧！能不能和圆滑诡诈挂钩？这互不干涉，两个问题。

（不是说这个圆滑诡诈，是她说话的那个。）我是根据刚才你给我举的这两个例子。（还有其它的说话做事呢。）其它的你也没和我说，我也不知道。（我就是说嘛！）你现在你把这个例子给我说出来了，我只能说你这个例子它和圆滑诡诈不挂钩。（哦，知道了。）这和圆滑诡诈不挂钩，你对人就是一种陷害，懂了吧？就说，你说几

点送水，这是火车、汽车？火车还有个晚点了吧，你说有多少人等着火车定时几分几秒，那还有晚点了，每天起来都有晚点的。那今天给你送水呢？送水就不允许晚点了？咱今天你在等着送过来水呢，这边合适不合适，抽水了，有电没电呀？线开关坏着呢好着呢？水泵好着没有？抽完水了，这边人还没好，去厕所了没有？咱去一下厕所大便还得十几分钟，我这边还有个什么事，用老马焊个东西，拖住走不了，车坏了呢，这是不是都有可能呢？那和圆滑诡诈根本不挂钩，只不过就是一个准时不准时。这送水还有一个，不是玻璃花她亲自送，她是个传话的，她不开车，具体时间她能给你定准定不准，能不能定准？（可是我头一天就给她说了。）你再第一天和她说了，第二天还有事了，那天我记得这边上午要送水了，结果车来了，一急能送水吗？我急得叫她晒麦子呢，要给你送水来回两个小时过去了，她去拉拉水、送送水、过来还得卸卸水，卸水就得四十分钟、一个小时，我这边还要摊开麦子，还要太阳晒麦子呢，所以上午说送水了，我说先不送水，先喝了下午再说。最后下午才送的水，是我这拖的有事走不开，一拖拖了一天时间，你说这是不是她的问题？（……要是喝上水就往后山上赶了，就不往羊圈里赶。）玲玲，我喊一二一的时候呀，你跟我一二一吗？嗯？我喊一二一的时候，你喊什么？（二一二。）听懂了？我给你交通的是说什么是弯曲诡诈，什么是耽误时间了，是怎么耽误时间了，是什么原因，这个和弯曲诡诈不挂钩，和人性不挂钩。（我知道了。）这只是种做法，你在这赶紧告诉我说，那一天，因为迟喝了水，叫羊吃麸了最后羊死了，你想干什么？你无非就是告诉我说，羊没喝水，想抓住这个把柄，因为这水没及时喝上，造成了羊死的后果，这和喝水有没有直接关系？那就不赶到后山，你人在能不能看住？这是送水的问题还是看羊的问题？我在这喊一二一的时候，我在告诉你怎么去认识的时候，给你交通什么是弯曲诡诈，什么是种做法形式的时候，你赶紧维护你的脸面，来控告一把，意思是要告诉我说，因为没送上水已经造成后果了，羊死了，你不是告我说看羊的谁负责的羊，导致羊死了，你告我因为没喝上水，水没有拉过来，羊吃上麸子死的，你这是想干啥呢？声东击西，来给我证明一下，这个水没按时拉是有问题的，脱不了干系的。不就是为了怕你头上这个帽子掉下来吗？维护你的虚荣脸面吗？是不是？能认识到吗？这个能转过弯来吗？转过来转不过来。

（我是说，我头一天就说了，第二天又打了电话，打了电话这么长时间才到。）我问你转过弯了没有？你成了周瑜了，我挖了个坑，叫你跳呢，你呢？总想绕过去这个坑，不跳，我要害你呢是吧？我给你挖的这个坑，你跳还是不跳，你跳了没有？（没有。）我是不是在挖坑？我问你跳不跳，你给我说你跳，我挖的是不是坑？（不是。）不是是什么？我给你引了一条路，我是给你往正道上带。可是你老觉着啥呢？（我是转不过这个弯来。）羞辱了你的脸面了，不是跟着我给你带的这个路走。你赶紧绕道而行，赶紧告诉我说，送水的引起羊死亡了，我给你谈这个吗？我给你喊一二一、一二一，你跟上我往前走，跟上部队走，往正路上带你。你不跟上我的思路走，你能得着真理吗？我是叫你去认识，什么是应付糊弄？什么是圆滑诡诈？什么是种做法？神管不管你什么做法呀，神是看你的性情是否变化了？不是看你做法，不是看你守规条，那今天这个水送到了送不到，仅仅是个作法。对吧？咱今天送水呢，需要不需要给你一个准确的时间。第二个，如果你觉着羊喝不上水了，你可以给玻璃花打电话，打一个不行打两个，你和玻璃花不行，究竟谁送水，你直接和谁联系，这是不是更准确一些？是蹦蹦送水呢？是周瑜送水呢？（都没人，就是她送呢，都走啦！）谁送呢？（就是她送了。）他是谁？（她丈夫嘛？你们都去桃园了。）对呀！就是她丈夫送了，那你能不能给他打第二个电话呀？打第三个电话呀？那就是说，人家玻璃花丈夫还是个不信派。咱叫人家送送水，咱是不是还得求告人家，人家是个帮忙的呀！咱叫人家帮忙的还有条件吗？有没有？咱还说这些话吗？还能不能说了？咱对一个帮忙的，人家能给咱搬块砖搬块砖，能搬个瓦搬个瓦，就是人家不给咱搬也无所谓，咱不能和要求弟兄姊妹一样。你说这是谁的问题？玲玲，谁的问题？（那没人了，他拉水了他送一下。）他送水他送水，我给你说的是你的问题，你不要和我说他的问题，我给你扭转你的看事观点、态度是什么？应该怎么对待这件事？你该怎么对待？人家外邦人都给你送水来了，你还有过多的要求，是不是有要求？还告诉人家说两个小时才给我送过来，如果三个小时送过来都烧高香呢！咱只不过和玻璃花多打个电话，催促催促她，这有多大的事呀？这算事不算事呀，算不算玲玲？（你要这么一交通，就

不算事。可是当时我不那样认为。）你看，又是当时我可不这样认为，你把你的认为总要举得高高的，为什么得通过你的认为呢？你的认为是不是真理？蹦蹦说了，我说出的话就没有一句是真理。玲玲就是，我的认为里边就没有真理？你认为里边有没有真理？玲玲？那你还持守你的认为吗？你的认为正是撒但给你的，你的父亲给你的，正是需要你去背叛的，你不能再说你的认为了，你的认为是一厢情愿。

神给咱交通了，带领工人所走的道路，忘了吗？你能一厢情愿吗？你的认为它是真理吗？神是打破人的观念的。你告诉我说，我这边有个什么，我认为什么。我给别人交通的时候，就不是给你交通的？还得另外给你吃小锅饭？需要不需要？（不是，有时候转不过来。一交通就明白了，当时就转不过来。）那现在呢？（现在知道了。）现在能转过来吗？（哦。）那转过来就行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下回又犯同样的错误。）那你今天是不是能把我交通的牢记一下呢？你做事的时候不要张狂，先问问，等等，等等，我看看这个事该怎么做？看弟兄怎么给我交通的？我说什么了？三思而后行，该不该？这嘴一要出来说话了，闭嘴，先问问自己我这话该说不该说，我该怎么说？我说出话来是彰显的谁？我该怎么说这句话？我怎么说对神家有益，我说话是不是在见证神？什么叫沉着稳重，不张狂？沉着稳重！你见我说话着急吗？我就是，看着你们在这打斗呢，我着急不着急？你打吧！我就看看再说吧！我在寻思呢？我该不该说？我该怎么说？我该说什么话？怎么做合适？约伯，万贯家产丢了，他当时就起来祷告了吗？他起来就去告官府了吗？他在等待寻求，寻求完以后才有动作。咱呢？咱太轻慢、自是、张狂，这就是咱的性情，这些性情是神所厌憎、神所恨恶的，这是撒但给你的。做出来的这些事都是一种做法，这些做法都是受这些性情支配做出来的，你这做法暴露了你的性情，那今天改变的不是你的做法，改变的是你的性情，是什么让你这样做的，能听明白吗？咱今天因着这狂妄自是，咱做了什么工作？处处做了打岔的工作，以前给你交通过，天使长什么本性呢？想掌管。咱在核桃园那时候和你交通过，说你是大管家，说了吧？给你交通大管家的时候，你蒙羞了没有？你没蒙羞。你把大管家当成啥

了？当成荣耀了，到现在还是大管家。那你说大管家是什么意思？该你管的你管，不该你管的别管。你觉着有问题的你可以反映，但你不能直接出来主宰，你出来掌管。能听懂吗？

还有说，玻璃花带她儿媳妇来了，你说玻璃花带她儿媳妇来对还是不对？来这合适还是不合适？（我感觉不合适。）怎么不合适？（她带她儿媳妇去库房翻东西。）翻什么东西呢？（就洗头膏啦那些，在那里面找呢。）那你可以和她说一下，这个可以和她说，但不需要你去争执、吵。（我没有吵，真的没吵。）她去库房里面翻某些东西，这个不能带着她儿媳妇来，这是你的工作岗位，但是我跟你说的不是这个事儿，我给你说的不是她翻东西这个事，是说她进来，来这里转转。（这个行，这个可以。）我给你说的这个。（涉及到工作，她和她儿媳妇整理弄啥，可以叫唤一声。）整理这个不要的东西也行，她干活也行，但是库房里面放一些东西，不能叫她去参与。（你说你来找，你知道，你拿走用就行了，你带上你儿媳妇找合适吗？我觉着就不合适。院里转转这都行。）嗯，这个可以。另一方面，因为在外面就是以她的名义去做的，你说不叫人家媳妇来？（你一天三顿都在这吃了，我吃个苦瓜都不行呀，她说了这个我才说不能吃，不能吃！这样两个人才争执起来的。）现在通了吗？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了吗？认识自己还得怎么了？（背叛自己。）得背叛自己、恨恶自己，然后咋呢？拿实行真理来代替自己的过犯。怎么实行真理？有路途吗？什么是实行真理？作在弟兄姊妹身上就是作在神身上，你看我作在你身上是怎么作的？那你能不能传承下去，把我作在你身上的，你作在弟兄姊妹身上。

蹦蹦对付你呢，威胁你呢，我认为来这就是我的弟兄姊妹，我就维护你了，我这么做了，那你是不是也能维护弟兄姊妹去。可能是因为这句话给你壮大了胆子，你跟蹦蹦也能对着干了，咱是不是失去理智了？就是说人的理智太差了，要求自己不高要求别人可高了。（总觉着那么大个人了，来了，一直就在厨房转。）那么大个人来

了，是啊！如果在监狱里边进来一个狼，进来一个老虎、豹子呢，你咋办？你告诉我你咋办？进来一头牛，你可以把它赶出去，进来豹子了，你也把它赶出去，得有理智。你和他说话，他们说话他不听，周瑜说话他不听，他听你的说话呀，我知道你专激怒他呢，我也没有说话，我也在这多看看，我看他能怎么表演，可是我看见他表演了，你也上来表演，两个人可真是唱戏了。（我意思就是说，你看弄下啥你就想尝尝，弟兄还没吃了，你就尝尝，没有一点出息，没有一点正常人性了。）你说那话管用吗？他能听懂吗？对牛弹琴能听懂吗？你出外头你和牛说话呢，和马说话呢，你说怎么这么没出息呢？人家说玲玲是个啥呢？这也是个神经病，你还说人家都不说，老马在这看了都不说，就你在这说，你说人家说啥呢？人家都是一队的，他没理智，你有理智？他没理智进来抓住肉吃呢，你有理智？看见他刚把周瑜头打破，你今天倒和他对着干开了，你说你有理智没有？不招惹是非，这就叫女人头发长见识短。一个玻璃花拿了两个苦瓜你把人家打倒，一个蹦蹦吃一口肉，你把人家逼走！神说今天效力者来啦，神怎么对待效力者？恩待，效力者得的是恩典。人家要是追求真理的，人家进来是儿子，儿子是继承家业的，是吧？你叫人家效力呢，人家效力者来了，给你送来礼品了，最后你饭也不让人家吃，人家给你盖了房子了，不给人家工钱，连肉都不让人家吃一口。我让吃一口肉给我盖个房子，你说出外头去，不能吃肉，你走吧，不用你。然后我出外边一天二百块钱再雇一个，蹦蹦在这干一年我得出多少，我得出两万，我两万块钱能买多少猪肉？这个智慧也没有？（当时就转不过来这个弯，可是你交通我就明白了。我当时心里就想你罪恶的手伸出来的时候缩短点，你这一直拿呢，你这是犯罪呢！）你有这种想法，那你再包容包容，你给他交通，哎呀！咱这个性情不好吧，你说咱这个菜人家还没往过拿了，咱吃了，咱这个是不是不对呀？（就不会嘛！）你不是不会？是没有爱。真是不会？他过来你是训话，训训他，这叫站高位，这叫站地位，这叫享受。蹦蹦进来了，啪啪啪打一顿，玻璃花来了，啪啪啪打一顿，你说这是什么味道？豪爽！别人怎么看？哎呀，就是！管家！是不是挺自豪的？挺自满的？你把这种当成了一种享受。

（我没有这样想。）你没有这样想，你现在怎么成了这样了？你原来是这样的吗？原来你和蹦蹦就是这样的吗？你在山上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吗？你刚下来就是这样的吗？刚从山上下来是不是这个表现？（蹦蹦，他昨天……）你看，我要说往前面走一二一、一二一，你倒往左转了，二一二，二一二。你是干什么的呢？（他，他……）还他呢？你说你脸红不脸红？我让你一二一，往前走，你现在还他他他，往左拐了，我给你挖陷阱了？（没有。）那你为什么不敢往前走？为什么要拐弯呢？哎，圆滑诡诈这给谁身上套呀？这谁圆滑诡诈呢？玲玲？（他这样……）还他了，你放不下他！刚开始说，你看他们的行为不正，对他们就憋气，你打着正义的旗号。可私下里边了，是你对他早就有气，你借题发挥。（他对我有意见，他憋着了。）他对你有意见憋着呢，你对他有意见是不是也憋着呢？憋着没有？（我对他有意见，是看不惯他没出息，啥也想尝尝，我憋在这了。）嗯，我刚才给你交通啥呢？（我心里也憋着呢，现在气没处撒。）我刚才给你交通啥呢？你转了个弯，你把我引诱到哪儿了？你把我引到蹦蹦身上了，我还没有带了你呢，你给我带了路了！我交通的啥呢？（跟上你的路线走。）我说她享受地位之福呢，享受地位呢，豪爽！显露！把他们啪啪啪打得一溜一溜的。天使长这个位置就是好坐！天使长干啥了？（掌权，想控制人。）抓权、篡权、想掌管。你这是不是想掌管？你遇的是蹦蹦，蹦蹦咋呢？不服人管，如果服你管的呢？如果蹦蹦不往起蹦呢？我在这儿再不吭气呢？玲玲，下一回我看你就飞起来了，飞不飞？那必然飞！你说吧，谁不听你的你就教训他们，除了不教训我。你怎么飞起来的？我刚才跟你说了吧，你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就是二百五欺压你的时候，你那时候飞不飞？玲玲？（还没有那种感觉。）刚过来二百五在这做饭的时候，你训蹦蹦了没有？你训玻璃花了没有？那时候训她们了没有？（没有，我又不在这，他们什么我也不了解，我也不管她们，我来了就是做饭，现在这是经常在一块打交道，了解了嘛！）原来你没有上山以前呢？（没有上山以前我也没有。）没有上山以前，二百五在这的时候，你常和我告状，告了没有？（告了，我说她没有正常人性。）没有正常人性？是为什么告她没有正常人性？（总是欺负人。）她欺压你？那时候你打他们吗？（那时候跟玻璃花我没有接触，光在一起吃饭啥的，里面对他们也没有啥东西。）这就是原因，二百五在的时候，二百五压着你呢，你在

这喘不上气来，哎，记得记不得？二百五在的时候压你不压你？难过不难过？（是在山上，感觉拿菜的时候她欺压我，在家的时候没有感觉到她欺压我。）在家的时候你不受辖制？（就说做饭那个时候受她辖制，做饭她说怎么切就得怎么切。）对吧？那时我还问她欺负你了没有？那时候你欺负人不欺负人？那时你绝对不会欺负人，因为你活在压制之下，没地位。现在呢？二百五走了，这边你说的算了，江山轮流坐，所以说你就起来了，再加上我向着你说了两句话，从那时候你就起来了，说话语气也不一样了，有没有体会？你说这是不是撒但性情？

败坏人类是什么性情？败坏性情就是蹦蹦说的，拳头说话，地位说话，见了厉害的我让让，见了不厉害的我欺压欺压，咱是不是这种性情？玻璃花如果说像二百五一样打你的话，你敢不敢说玻璃花呢？如果今天是二百五拿了两根苦瓜，你怎么样？你会怎么对待？玲玲？这是很好的一个例子，你训她吗？你和她吵吗？不说话了？吵不吵？这是不是看见自己了？（你这会说的我比玻璃花还厉害呢！）厉害吧？这就是邪恶，你对照一下就行了，二百五和你过来了，你只能是躲、让，对吧？就别说争执了。可玻璃花过来了你就敢跟她争吵，两个苦瓜也能争吵起来，二百五在这的时候，下来拿两个馒头你都得请示呢，是不是？你觉得那时候委屈不委屈？那时候人家别人这样对待你呢，你今天这样对待别人！（我没有这样想。）又来了，你没有这样想！我问你是不是事实？你没有那样想，你可不是没有那样想，你要那么想的话，你能做出这个事来？（那她拿苦瓜了，她要不拿我说她了？）那人家二百五在的时候，你拿两根苦瓜，人家二百五就不能说你，啊？（自从给她捎上菜以后，她不敢给她拿不好的了，给她拿好的，我就感觉她是欺软怕硬。）她是欺软怕硬，那你呢？（我就感觉我说的是事实，我又没瞎说，虽然我的方式方法不对吧，我说的是事实。）我问你呢？你是不是欺软怕硬呢？（你这样说，我就成了欺软怕硬了。）不要我这样说，我就让你用事实来说话。（就成了我欺负玻璃花了。）用事实说话，是不是呢？不要说我说，用事实说话，是不是欺软怕硬呢？是不是？认识不到？我刚才把事实摆在你面

前了，你说是不是呢。刚才我问你呢，如果是二百五这样对待你，如果二百五在这，你跟她吵吗？你跟她闹吗？你训她吗？训不训？这不就很好对比出来了吗？你在这活着，还是活在人家一个维护之下，你是不是活在人家维护之下，知道吗？（知道。）那知道人家在这吃饭不让吃、不能吃，人家丈夫听了这话是什么感觉，啊？（这个知道了。）你知道啦？那你和二百五有什么区别。你说二百五欺软怕硬，你呢？（我也成了欺软怕硬。）是不是？承认了？是承认了，还是就是呢？做什么事情不考虑神家利益，只考虑你的一种感受，你的一种舒服，看见自己的无耻之态了没有？只管说你舒服的话，根本不管对你生命有益没益，对神家有益没益，你想怎么来就怎么来，现在不仅是让你说知道了，而是咋呢？认识自己的性情，不要只做事。小桃和你交通了半天，听懂了没有？不是说这个事情做与不做，是看你流露出来的是什么性情，这是最关键的，流露出来的这个性情是邪恶的，还是正面的？正面是从神来的那就持守，邪恶的就咒诅、就背叛、弃绝它。你要是一直这样按着邪恶去做事的话，那撒但就抱着你不放，你最终是不是撒但吞吃的对象？

2020年10月13日

看不见的阴谋

撒但现在两眼盯着谁呢？两眼盯着我呢，想把我打倒，它就全胜了是吧？(嗯。)想打倒我，但它又靠近不了我，它要想靠近我，怎么靠近我呀？只能借着个梯子，借着实际来靠近我。可实际容易靠近吗？(不容易。)也不容易靠近，那撒但就在周围看、看、看，找、找、找，撒但知道实际怎么呢？实际有争强好胜的心，还有可乘之机，撒但死心不死心呀？(不死心。)这就是之前交通的，撒但寻找所有可侵吞的人。好了，撒但就在后面看，实际下发了个工作安排，我怎么能

把实际给刺激起来呢？怎么能把她的这个争强好胜心变成炸药包，给点起来，让她按不住呢？你下发工作安排不是为了环境吗？你不是为了环境让删音频吗？那撒但怎么做的呢？撒但就借着它的这些孝子贤孙，借着这些败坏的人来刺激实际。“实际是谁呀？想当年她是怎么整你的呢？怎么揭露解剖你的呢？今天，你就这么听她话？‘删音频’这话又不是弟兄说的，是她说的话，她是真理？她是神？你就听她的？你就顺服她？你不研究研究，分析分析？你这是傻！今天交通的就是让你分辨、认识，实际要是敌基督呢，你就听实际的？跟上敌基督跑呀？”撒但的孝子贤孙一听，就想：“噢！就是呀，好不容易让我抓住这个把柄了，哎呀！她要删弟兄的音频了，还要全部删掉，她是不是要把弟兄架空起来呢？她要把弟兄架空起来了，那她不就是敌基督吗？”对呀！和撒但一拍即合，是啊，那怎么办呢？撒但在意念里又说了：“你说怎么办？分辨、检举、和带领报告、反映，看她怎么说。抓住她把柄了，狐狸的尾巴露出来了，你抓住她尾巴和她斗，把她的败坏斗出来，一把她的败坏斗出来，再反映给弟兄，让弟兄来看，你看弟兄怎么说吧。”灵界的撒但知道音频是我让删的，可是送上门、周瑜知道吗？他们不知道，所以，撒但就告诉他们：“这是实际让删的，你反映吧，就即使说把你抓住了，你又不知道这是弟兄让删的，不知者不为过嘛，怕什么呢？还有后路可退。”所以说他们就有十足的把握把这个事情弄成，唉！这个果效还真出来了。这些话到了实际这儿呢？实际就开始了，这谁说的？送上门说的，一说送上门，好了，我原来的仇人出现了，原来的仇人一出现了，这些意念是不是就出来了？反面的意念就出来了，这时候撒但就可以作工了，“他是你的仇人吧？他在下面煽风点火，就是和你对着干，他就是要丢你的人，他就是要把你打倒，你就甘心？你今天要地位有地位了，要忠心有忠心了，你今天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你竟然让他们打败了？你就甘心？”噢，就是不甘心，我一生之中败过谁呀？想当年！宗教界！某某某！我是怎么把他搞下来的！我怎么把他们一个一个征服的！你一个送上门，就在这里跟我较量呢！你算哪根葱呀你！你算老几！所以说，她就把这个话发给了我，我就给她说：“我已经‘打’了送上门了。”其实我“打”了送上门了，她在那儿看见了，但是这个气出完了没有？没有出完。我把送上门“打”了，但是说我处理送上门了没有？(没有。)没有处理。那撒但在那儿又开始送意念了，“把送上门‘打’了，你得乘胜

追击、赶尽杀绝！要不然后患无穷！怎么才能赶尽杀绝呢？你得借题发挥，抓住这个事情，把这个事情弄大！不管它是大是小，都得把它弄大，要把这个事情说得越严重越好。可是一说送上门，弟兄就已经把送上门给处理了，你要是再说送上门……，你傻呀！就在这一颗树上一直表演，就把你的身份暴露了。你说这是个普遍性的问题，当这个问题出来的时候，弟兄他就着急呀，所以说，你就得收集资料，赶紧收集一下，你看还有谁呢？谁最悖逆呢？”

就在这个过程中，周瑜来了，撒但就开始说：“你看看周瑜怎么样，你再看看周瑜删没删音频。”对！实际就问周瑜去了。这个时候，撒但在那儿干啥呀？撒但就赶紧对周瑜说：“周瑜，你不要和她说实话，实际是个什么东西？你如果告诉她你拿着卡呢，她就让你删呀！所以，你骗她，告诉她内存卡在家，给她个智慧，让她删不了。”没办法，这一回合，周瑜在那边儿得胜了吧。煽风点火、挑拨离间，撒但在那边和周瑜说了，然后再来这边和实际说：“周瑜骗你呢，他告诉你说在家呢，你去落实一下，让家里的人给他删了。”你接受了这个意念，你在那儿怎么想呢？“噢！对！是！就是，看我‘父亲’还是跟我亲。”于是，让家里人找卡呢，结果找不见。好了！周瑜我又抓住你了，周瑜！拿卡！“实际，你咄咄逼人！你刚刚已经逼我了，我给了你个婉转，留了点余地，我不想多搭理你！我就婉转地告诉你在家呢。冤家路窄！我躲开你不成吗？”撒但在那告诉他，“冤家路窄！躲开也不行！她要赶尽杀绝！周瑜！你就怕实际怕成了这样？就躲她？人家问你卡在哪了？你的卡就从身上‘跑’到了家里，人家去找了没有，又来问你了，人家追杀你来了，你就甘心？”周瑜一想：“就是啊！我一个先锋官！我就怕她？她让我删我就删？”好了，撒但在两边一扇风、一点火，神就在那边看，看看你们是怎么表演的。

这个时候，撒但又给实际说：“哎，你去，去和他说让他删音频，抓紧让他删，看着他删。”你让他删呢，你说周瑜他删不删呢？周瑜不会删！你就知道周瑜他不会删，周瑜什么时候顺服过？这么多人周瑜是

典型的！今天实际为什么谁也不问，就问周瑜呀？哪壶不开她就提哪壶，所以她就抓住把柄了，抓住怎么办呀？删吧！撒但就和周瑜说：“你看她放过你吗？她要赶尽杀绝呀，你就不要个脸？”周瑜在那儿想：“就是，你做得太绝了，不是我不仁，是你不义。”所以说火就来了，周瑜就要拿着父亲给他的武器，要把实际打倒！什么武器呀？“血气”就来了，“我自己会删，还让你给我删呀！”语气上的一种强硬、刚硬。好了，两个人火起来了，打起来了，撒但高兴不高兴？(高兴。)哎呀！好了，火焰终于燃烧到了实际身上了，这个火候快够了，这个炸药包快响了，撒但高兴之余，来，再加把火，“实际，他就那种口气，你就能服，你就能接受，你不嫌丢人现眼，你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结果周瑜就这样对待你？你就服了？”“就是，不行，周瑜我就不相信弄不住你，你不听话，我和弟兄说说，我让弟兄评评理吧！看弟兄他怎么处理吧！我就看看弟兄他怎么处理这个事情，结果，就把这个事情给我说了，给我说了你说我能怎么办呢？那我得维护神家工作安排呀，维护神家利益呀，那肯定得处理呀！肯定得做呀。于是，我叫：“周瑜，周瑜。”他敢进来吗？周瑜他不敢进来，他不敢对我说什么，他矛头对准的是实际。周瑜进来了，见形势不妙，话也说不成，一肚子火，撒但跟他说什么呢？撒但有什么法则呢？(杀人不过头点地。)杀人不过头点地是吧？(嗯。) 临死也得有个骨气，对吧？(嗯。)人活脸树活皮，得有个骨气，你不能委曲求全，就屈在一个实际下边呀？委屈在你这个仇敌面前呀？“是！你让我删呢，弟兄让我删呢，弟兄交通的都对，说的都对。啊！但这个气我不能怎么呢？世上一句话‘头可断，血可流，气势不可灭。’”（咽不下这口气。）气势不能丢，咽不下这口气！我就当着众人的面，我硬是要让你好看，我搭理你吗！我看你吗！切！我给你删！我给你个难堪的脸色！”撒但在那儿拍手高兴，哎呀！还是我的孝子贤孙呀！你看做得多好！好了，周瑜把这个手机往桌子上一扔，删！这一下，把实际的这个火给点起来了，灭了的火又给点起来了，这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点燃了！这下实际抓住不放了。“就这样，这两个人还能要呀？处理，必须处理。怎么处理呢？你说她怎么处理呀？心里边想处理，能处理吗？(不能。)这个时候，她完全活在了个人私欲里面了，活在个人的私欲里面咋呀？撒但有一个高招，借题发挥，你不敢一意孤行啊，你还得借着一个梯子，要借着弟兄，让弟兄处理，你把这个事情说得严

重点！说得大一点！这时候她还凭真理吗？不凭真理了，她就拉着她父亲的衣衫了，她就把她父亲的法宝给了我了，她父亲给了她什么法宝还记得吗？“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不然的话就乱作了一团。”言外之意就是什么呢？“杀鸡得给猴看，得杀一儆百。”你不处理处理这个送上门，下面就管不了、乱套了，你看周瑜乱套了，成什么风气了，她拿这个给我煽风点火，想让我燃烧了。可是，她看着我那天晚上，耐心地给周瑜交通了一下，是吧？(嗯。)结果，这火烧起来了没有？(没有。)只是冒烟不烧火。那第二天呢？不行，还得加油！怎么加油呢？把我所有的看家本领全部拿出来，怎么呀？一哭二闹三上吊，痛苦的眼泪就来了，眼泪还得是为了正义，怎么是为了正义呢？为了维护神家利益，痛心！看到这两个人不删录音，给神家带来了多大的祸患，我这个用心良苦……，给我扇风，是啊，就是，实际确实一片诚心，我就看见她一片诚心，对神忠心耿耿，不允许给神家带来一点危险，这把火烧在我身上了，还是点不燃，为什么呢？因为我相信什么呢？环境由神兴起由神摆布！我不是不处理，周瑜和送上门，我也给你处理了，你还让我干什么呢？可是你现在还有忧伤的眼泪，那我怎么呢？我心软、我心痛，我心痛的是什么？我心痛的是人的诚心，我心痛人的愚昧——对神信不来，愚昧——不敢依靠、仰望给神，交托给神。然后，我在群里面又给她发了一段话，就是：神不作工作安排，工作安排谁作的，祭司弟兄作的是吧？各尽其职，各尽功用，我的工作跟你实际的工作不一样。那你作这个工作，这个事情是你实际作的，交通真理是我交通了，互不干涉搅扰。在你痛哭流泪的时候，我想给你下下火，就把你这个火下到了谁身上了呢？正好超脱过来了是吧？(嗯。)超脱过来了，还有董事长来了，我说：“超脱、董事长，你们两个不是个人，你们是畜生呢？”是吧？说了没？大概意思吧，说：“你们活着就是畜生，你们带来了灾祸，你看实际为你们流眼泪，为你们忧伤。”我觉得这个时候，实际应该心宽了吧！也处理了，把董事长也“打”了，把超脱也“打”了，还要让她看见我的心，我是站在她一边的，是吧？应该是暖了她的心了吧？在我的心里面认为应该是暖了实际的心了。可是呢？撒但在那边行不行呀？(不行。)撒但得寸进尺：“得乘胜追击，弟兄已经站你一边了，赶紧点把火就成了。”好了，怎么点火呢？我以为这个事情就完了，结果等我下午过去，就看见实际眼睛都肿了，哭肿了，难得不行，就给我诉说冤情，又把那些

事情给我说了一遍，在我眼里呢，我认为这个事情就已经解决了，在她眼里呢，解决了没解决？(没有。)为什么没解决？（没有斩草除根。）没有斩草除根！不解决心头之恨！他们这样对待我，弟兄你就这么三言两语就交代我了，当着那么多人，丢人现眼，让我丢了脸，他们这么不尊重我，你就这样就完了，简单地交通一下就完了？她心里面这么想，但嘴里能说这话不能说？(不能说。)不能说，她得说是为了神的作工，是吧？这个时候就活在了一种撒但的性情里边，撒但还在不断地给她送意念，送什么呢？她在我面前还说了句什么话？“务必！务必得把这两个人处理了，不处理怎么样，怎么样。”哎呀！我一直认为什么呢？她是为了神家工作，是看到这儿乱作一团，看到了现在的表现，就看到了明天——大红龙就把你缴获了，她在担心、在担忧，我一直以为是这个，所以说我也在帮助她、在引导她，想给她交通神话。我说实际，你信神为了什么？实际心里清楚不清楚，她知道我问她是干什么呢？我把她往正道上带呀！(嗯。)她的目的是干什么呢？是把这些人处理掉，我听她的不听她的？(不听。)我不听她的，撒但在这儿施了个诡计，说了个“务必”，也没有把我“务必”住，我没有听她的，反过来我往这边走了，这又开始演戏呀，她心里清楚，这时候就不搭理我了，不搭理我干什么呢？唉…绝望了！我还没看见过她那个表现，我喊实际，实际，不搭理我。哎呀！我说：“实际，原来这么长时间我把你看错了。”昨天晚上周瑜刚刚表演了，我揭露解剖周瑜的时候，周瑜仰着脸，我喊：“周瑜，周瑜。”他不搭理我，我还说这是什么表现？然后实际说：“对神话的一种藐视，不搭理。”结果，第二天呢？她就是这样的表现，你说吧？还说什么呢！我说：“我看错了，我伤心！”她后面还说了个什么呢？(我说处理他们吧，你不吭气。)她去处理送上门、处理周瑜的时候，我是不是都站在她的一边了，她最后说了一句急话，说“我处理他们吧，你不吭气。”说她在这儿痛苦呢？说我不站在她的一边？对了，我想起来了，她还说我是他们的保护伞，我是周瑜、送上门的保护伞。她作的是正义的，我作了他们的保护伞。我有事出去了一下回来了，然后我就解剖她当时说的这些话，结果，她说什么呢？“我没说呀！”我只能说啥呢？我说：“呀！实际……，实际身上两个灵，刚才是另一个灵说的，这个灵不知说的什么呢？”我都把他们揭露、解剖，“打”了他们了，实际在那边心还不死，这是不是撒但给她的？意思就是没有把他们处理了。所

以说，揭露、解剖她，说她没良心的时候，她在床上又是怎么了呢？哎……仰着头，长叹了一口气，这个时候撒但在那里盯着呢，把所有的“计”全部都用上了，一哭二闹三上吊都用上了，不管用了，达不到，没办法了，撒但只能怎么呢？退去。撒但退去了实际也就正常了，另一个灵也就回来了。她刚才说的话，她也就不承认了，这就是灵界，可恨不可恨？

灵界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神搭理不搭理？不搭理。神就看你站在哪一边，就让你站这个见证，神不搭理你的时候，你能把撒但给你的意念也好，把你父亲原来给你的东西也好，你全能背叛除掉，完全凭神话活着，那撒但就蒙羞了，你就活在了神这一边，蒙拯救了。实际的表现呀！可真是让我看见了灵界撒但的作为。为什么呢？她把话全部都反了，都否了，没有呀！我站在那儿打了他们了，她还说没有，没有站在她一边说话。借着这个我就说：“看错了！”再一反思呢？反思自己，原来我看实际的时候，想让她做什么呢？做我的知心人呢！给我说知心话呢！结果呢？实际还想利用我呢，是吧？(嗯。)今天实际做得那么积极、那么有劲，那是什么作的？圣灵在作，圣灵一不作，原有的东西就来了。就是神的话在你身上没有生根发芽，正面事物没有成为你自己的生命，所以撒但就能来你身上、就能引诱，就能来作工，你就成了撒但的出口了。从灵界一看，这就又蒙羞了，看到了撒但的一种可耻，你再解剖出来，撒但在那边儿又败了。

“不追求对灵里边的事有认识。”你看我给你交通的这个，就是让你追求从灵里边认识，从灵里边看这个故事，你也操练着从灵里边看，这么看的时候，你是不是就有了路途了？(嗯。)“不追求对灵里的事有认识，不追求圣洁，不追求活出真理，只满足于消极方面被征服，不能把真理活出来、发表出来，成为圣洁的人类，这就是没蒙拯救的人。”就是实际她表演的那一瞬间，她追求不追求真理呀？(不追求。)不追求活出真理，发表出真理，没有圣洁就没有蒙拯救。在我这儿我觉着，我刚开始每带一个人，我都是仰望的一种眼神，我刚开始跟人

家小白在一起的时候，哎呀！看到人家小白真能撇弃，看到人家小爱真能撇弃，那时候我带小白也是和谐地对待，更害怕碰着，一个是舍不得，一个是怕她反，她那种性情，再一个因为人家那种撇弃，我在这儿呢没有，对人家是一种敬佩、尊重，可走着走着显形了，是吧？一个一个地显形了。实际作工呢，我在实际身上看到什么了？超脱了正常人性、撇弃了家庭、不受一切的辖制，就看到比我强得多的多！我有时候就纳闷了，怎么我能带实际呢？应该是实际带我呀，我觉得我不配，我对实际还有一种敬仰，是那种心。可是，经过那天那种表演，我还敬仰她吗？呀！不啦！原来你竟是如此！原来我说人家这么追求，是不是天使的灵呀！就因为说了这话，神作的一切都是拯救的工作，我说了这句话对实际是好事还是坏事？都是坏事，夸她呢！天使的灵是不是正面的？说我仰望她，她会飘起来。所以说，神借着这个机会，神不作工，就让撒但作工，撒但一作工的时候，就成了两个灵了，这样一表现，还能狂起来了吗？不能狂了，狂不起来了。 “因为在试炼中人没有真理就站立不住。”刚才说的这个，实际是不是在试炼中没站住？(嗯。)“在试炼中能站立住的人才是蒙拯救的人。我要的是彼得一样的人，要的是追求被成全的人。今天的真理是赐给那些渴慕寻求的人，这救恩是赐给那些渴慕蒙神拯救的人，这救恩不仅是让你们能得着，而且让你们能被神得着，你们得着神是为了让神得着你们。”这不是绕口令，今天一直让你们实行真理，实行真理的目的是什么？(被神得到。)实行真理是为了你得着神，更重要的是让神得到你，你得到神，神住在你里面。“今天我跟你们说的话，你们都听见了，你们都应按照这话去实行，最终你们把这话实行出来，也就是我借着这话得着了你们，同时你们也得着了这话，就是得着了这极大的救恩。”得到了话就得到了极大的救恩，能理解吗？(能。)得着了这话，是什么话呢？就是真理、道路、生命，什么是真理？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当你得到这些话了，也就是说得到这些话，把这些话活出来，发表出来，那你就是属神的人，那你就蒙拯救了，那你就是下一个时代国度里面的人。“你们得着了洁净，就属于真正的人了。你活不出真理来，你活不出被成全的样式来，可以说你就不是人，是行尸走肉，是畜生，因你没有真理，也就是没有耶和华的气息，那你就是没灵的死人！”好了，今天又明白一个事情了，“气息”是什么呢？耶和华的气息，就是神给咱的真理，神给咱的话，咱今天把

神的话得着了，怎么才算得着了，神话成为你生命了，才算你得着了，你能活出来，你能发表出来，就说明你有了神给你呼出的这个气息了。当你得到神给你这口气息的时候，你就是有灵的活人了，你看神拯救人是不是实实际际的？(嗯。)不是那么迷茫了。“虽然被征服以后也能作见证，但你所得着的只是一点点救恩，你还没成为有灵的活人，你虽然经历了刑罚、审判，但你的性情并没有因此得着更新、变化，你仍旧属于老旧的人，是属撒但的人，不是经过洁净的人。”咱刚才交通灵界实情的时候，交通实际的时候，又谈到说她有两个灵，从这里面就能看出，完全是神的一个显明，显明什么呢？平时实际流露出来的这些东西都是圣灵的作工、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带领、引导，并不是你实际真实的身量。(嗯。)圣灵不作工以后，流露出来的就是撒但，让你看见一下、认识一下自己，让你看到你真实的身量在哪儿？就是她那个叹气的场面，是吧。“你虽然经历了刑罚审判，但你的性情并没有因此得着更新、变化，你仍旧是老旧的人，是属撒但的人，不是经过洁净的人。”就是说，咱现在还没有被洁净，还是老旧的人，那为什么平时表现出来如此地上进了，如此地这样作工呢？完全是神维护他的工作，一切都是神在作，完全都是神在作！如果没有这一次的显明，会认为什么呢？(自己的身量。)是自己的了。“被成全以后的人才有价值，这样的人才得着了真正的人生。有一天人会问你：“你经历了神的作工，那你谈谈神的作工到底是如何的。大卫经历了神的作工，看见了耶和华的作为，摩西看见了耶和华的作为，他们能述说耶和华的作为，能述说耶和华的奇妙，你们看见了末世道成肉身的神所作的工作，你能不能把他的智慧谈出来？”咱刚才谈的是不是神的智慧呀？是不是神的作为呀？你经历了神的作为以后，你能够谈出来。“你能不能把他作工的奇妙谈出来？神对你们是怎么要求的，你们又是怎么经历的？你们在末世经历了神的作工，你们的最大异象是什么？你们能谈出来吗？”咱今天能谈出来了吗？你现在虽然说你谈不出来，但是你心里面有了，是吗？就在于咱自己的操练，就在于咱自己的进深。下步就得学会组织话语，怎么表达，因为我已经给你说了，你已经看见了，也可以说你经历了，只不过就差在咱的表达能力上了。“你没有真理，而且也谈不出真理，更活不出真理，你还有什么资格活在神面前？你给别人传福音、交通真理、见证神，你驳不倒他，他就得把你驳倒，你不就成废品了吗？”咱今天在外面打仗是不是

就是这个呢？你去打仗，你驳不倒人家，你是不是就成了废品了呢？尽不上本分，那你还能在前面作工吗？那就没有本分可尽了，成了废物了，你在一线作不了工作。“经历这么多作工，你在真理上还是说不清道不明，你不就是饭桶吗？”哎呀，你现在如果还是说不清道不明，那你就成了饭桶，眼看就是外国人快进来的时候，咱现在操练好了没有？操练不了，到那时候就是饭桶。

2020年11月27日

审判、管教、责打更是爱

谈谈，我记录一下，看看今天周瑜是什么态度。刚才你说，我一说这个血的教训呀，你就反了，一说这句话你就反了，是不是刚才你已经反了？反了后，你用这句话来告诉我一下，给我传达一个信息，是不是你现在已经是反了？现在反了还是没有？(没有。) 现在没反，我刚才问你的这个是不是重要的事情，你说什么呢？这个重要不重要？又忘了？周瑜怎么到关键的时候就不说话了呢！不能说重要，是吧？说重要呀，弟兄又给我挖了个陷阱，我又跳在里面了。你说不重要吧，明白这么多，我说不明白，我就是说瞎话呢。我瞎话不能说，重要也不能说，我不能往陷阱里跳。哎，我给你挖陷阱了没有？(我没说你挖陷阱。)我就没说你说，我是问你心里面想了没有？那你为什么不敢走呢？我没给你挖陷阱，你为什么不敢回答我的问题？还是这个问题难答，你答不上来？还是你素质不行？还是你不通灵？二杆子、半吊子，你听不懂人话？我对牛弹琴？属于哪一类型？导致你不说话。(这是我计划回家的目的。) 怎么又出来一个你计划回家的目的？(我想着这个问题处理不好，这里面一点爱没有，算了没有意思，这就是我走的目的，在这卡着呢。)你这个事情处理不好，怎么说的呢？(我也没听清，他说要回家呢，这个事情处理不好。)处理不好，

没有爱？是吧？周瑜？现在卡在这了。你认为我应该处理的是蹦蹦，结果没想到你过来打的是我周瑜，就是不管什么事情，你就是跟我周瑜过不去，是这个意思吧？周瑜？是不是这个意思？周瑜，你计划来这干什么呢？你的目的是干什么呢？周瑜你的目的是什么？信神的目的是什么？(顺服神。)咱别说一些大话，顺服神。(就是事实嘛，顺服不了是顺服不了。)信神是为了顺服神？装得你这么伟大？信神是为了什么？周瑜，信神为了什么？(信神还不是为了蒙拯救。)是为了剩存下来，蒙拯救是吧？这才是句实在话，这才是你想的话。那怎么才能剩存下来？(顺服神的摆布。)顺服神的摆布，这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什么？(性情变化。)性情变化，你计划性情变化吗？计划了没有？(计划了。)计划了没有？直接、简单、明了地告诉我，你计划变化了没有？(计划了。) 你计划变化，你想变化是吧？你有心志变化吗？有心志没有？想变化，计划变化，可是你有心志没有？神成全人的信心与心志，你信心、心志在哪？头刚一破，就想回家呀？我还说你要走彼得的路呢，还要倒钉十字架呢？结果一个皮肉之伤就不行了，这走的什么路？周瑜？我想给你戴个高帽子呢，我说你走彼得的路这个帽子高不高？(走不上去这个路。)想不想走？计划不计划走？周瑜？你没计划走彼得的路，好，那咱不说计划走彼得的路。那你给咱说说，你计划走谁的路呢？保罗的路？扫罗的路？大卫的路？你给我说说，你看准哪个路了？犹大的路？周瑜，我现在是不是和你谈心呢？(嗯。)那你能和我对答吗？我说一句你能对一句吗？

你心里怎么想的，你刚才说你现在没反，你现在已经是反了。你刚才给我说的心里话，说你心里难受，想让弟兄过来给我安慰安慰，可怜可怜，可是弟兄给我来的是这，对吧？弟兄作在我身上的，我看不到爱、看不到公平、看不到公义，是不是这个意思？是不是？说话呀！周瑜！(我也知道咋回事，但里面就是胜不过去。)你也知道怎么回事，那你给我说说怎么回事，我先听听你知道的怎么回事？你胜不过去，你什么胜不过去？你放在桌面上，让我知道知道。什么胜不过去？周瑜？(今天弟兄说，时候到了，最起码你知道体贴神心意，先把自己的这些利益先放下。)这不是。就不说是把自己的利益放下，

我就是说他考虑不考虑自己的利益吧！神说人的前途命运总挂在心上，咱不说了！咱就说你把前途命运挂在心上了没有？周瑜？(没有。)你把什么挂在心上了？你把面子挂在了心上，虚荣脸面挂在了心上，你把自己的认为挂在了心上，你把你的前途命运、你的归宿、你来这的目的，你都抛开了。我一说到你说神是不是公义呀？是不是公平呀？还有更重要的这里面是不是神的爱呀？周瑜？有没有？有没有？一说到这些你就不吭气了！审判、刑罚、责打是不是神的爱呢？(是。)慈爱怜悯是神的爱，审判刑罚才是更真更实的爱！你为什么走到现在，你为什么走到这个程度，是什么原因？你不就是只享受了神的恩典吗？只是享受了慈爱怜悯吗？只享受慈爱、怜悯、恩典，你能得到什么？小凯，享受慈爱怜悯能得到什么？(什么也得不着。)慈爱怜悯得到的仅是肉体上的享受，与生命无关。这个能搞清吗？什么与生命有关？审判刑罚。审判的是你的罪，刑罚的是你的悖逆，懂吗？审判出你的罪来，把你的罪说出来，你才知道怎么悔改，才知道怎么放下你的罪，才知道你的问题出在哪。审判刑罚是你触犯了天规诫命，你在哪触犯天规了，是告诉你这个。告诉你，你触犯天规了什么意思？你不要扶约柜，你不要拦阻耶稣上十字架，是不是这些内容？可是审判刑罚你愿意听吗？愿意接受审判吗？一说审判你就跑腿。彼得，人家是什么呢？离不开神的审判，离开神的审判刑罚就不能活，就是再苦再累，也要神的审判刑罚。

可你呢？我一说给你点审判刑罚吧，就反了，这是不是实情？我刚说这不是神的公义吗？(就是说该打。)不是说是该打。我刚才说你什么呢？我进来说你什么你反了呢？血的教训？我说血的教训，你听不懂？能听懂听不懂？(能听懂。)能听懂为什么会反呢？(这也是给我一个警戒，知道这个。)亡羊补牢，把羊丢了，该咱补牢了吧？可是你要反了！你说我说的是不是实在话？我说的是不是真心话？(你说的这话，听了里面反正有点不痛快。)有点不痛快。(我听这话不痛快。)我给你治病，救你的生命，我说给你把你身上毒瘤去了吧，你说，哎呀，不舒服，你给我开刀，痛呀，不痛快。我给你取病是为了什么？是不是为了你的生命？是不是为了你能活下来？你还反吗？你不是和

病过不去，你是和医生过不去，你说你是聪明还是傻？周瑜，这个时候是你聪明还是蹦蹦聪明？周瑜？你是和病过不去，还是和医生过不去呀？还得考虑考虑，经过三思考虑呀，和谁过不去呢？(和医生过不去。)和医生过不去，和医生过不去是你的计划呀？还是想变化呢？你计划和谁过不去吧？周瑜，我不说你的过去，不伤害你，你给我个计划。你计划好跟谁过不去，这总能说吧？不能说？(怎么回答你的问题呢。)我是说你跟病过不去，还是跟医生过不去，你是说你跟病对着干，还是跟医生对着干呢？(计划肯定跟病对着干。)那医生呢？你是把病打倒呀，还是把医生打倒呀？(把病打倒。)可你实际上呢？你打倒谁了？你想打倒谁了？你想打倒谁？周瑜？别让我挤牙膏。(不是挤牙膏，是里面的东西太多了。)东西太多了，什么东西太多了，你给我说说？(就是群里发的那个，打的例子，你打的我和蹦蹦的那个例子，我就不行了，我觉得完了，就算了吧。)你看我刚才和你说了，我说你跟谁过不去呢，你跟医生过不去，还是跟病过不去，你告我说你和谁过不去？和病过不去，还是跟医生过不去？我是透视镜，经过透视镜看出你病来了，然后你怎么呢？拉倒吧，算了吧！你治疗了没有？周瑜？你治疗了没有？你吃药了没有？医生说什么呢？他只抓药，不吃药，他还嫌病不好。周瑜，我给你透视，你让我给你治疗吗？你让我给你抓药吗？让不让我抓药？(抓嘛！)你让我抓吗？我不说抓药，你吃药吗？我拿上你和蹦蹦做了个例子，抓药了没有？周瑜？我给你抓药了没有？说良心话，给你抓药了没有？(抓了。)什么药？(不认识。)我给他抓药了没有？(抓了。)什么药？(让他知道问题在哪里。)我给他抓药很简单，一二一，这是不是药？我说一二一，你就跟着一二一，这是不是个药？你吃药吗？你吃了没有？周瑜？又不说话了。你计划吃药吗？你计划不计划吃药，你告诉我。(计划。)你计划吃药呢？你刚才那动作是不是计划吃药的动作，你告诉我？

一说你和蹦蹦，起来就不想信了，跑呀，这是吃药的表现吗？周瑜？吃药的人表现是什么？吃药的表现是什么？我好像跟一个三岁小孩子说话一样。听医生的嘱托，医生说怎么吃，就怎么吃，医生说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可你的举动，你的动作呢？让医生说话吗？

不给医生说话的机会。给你开出药方来，你不计划吃，你能跟上一二一吗？左拐、右拐、一二一！行不行我问你？(行。)真行还是假行？(真行。)真行？(嗯。)那我说，周瑜，这个血的教训，承认吗？(承认，这是个警戒，我知道。)承认，还反吗？(当时是反呢，是因为我心里这些东西。后来反省这话对着呢，这是个警戒。)对着呢还反？(不由自己，本来想听个安慰的话。) 咱又返回来说这个话了，返回头了。那你说蹦蹦砸了你，这个公义不公义？我先问你公义不公义？这又堵住嘴了。就是你觉得公义你就说公义，你觉得不公义，你就说不公义嘛！现在我就问你，我又没打你，来，一二一，嗯？(该砸一下。)不要说该砸一下，我就说公义不公义？你先说公义不公义？(神作的事都公义。)狡猾的狐狸！神作的都公义。(神主宰摆布着呢。) 我问你，你觉得公义不公义？我问你心里话呢，你别告诉我神作得公义，我说你呢。你怎么认识的？(我肯定是观点不对嘛！)你把你的观点说出来！我想听听你的观点，我看病呢，我就一听二问，我就看看你心里面什么东西。你说说你的，我听听。(里面咽不下这口气。)咽什么气咽不下这口气呢？咽什么气咽不下呢？你这说话含含糊糊的。我问你神公义不公义，你告诉我总咽不下这口气。我就是问你，你觉得这件事公义不公义。(不知道。)你说我脑袋都砸破了，你还让我喊神的公义。你看啊，周瑜，神说什么呢？哪天灭了你的时候，让你喊出一个神的公义就怎么呢？(说不出口。)今天没灭你。神说，我不灭大红龙也是神的公义，你能说出口吗？今天是不是事实摆上了？他砸了你，打了你了，我没有去灭他，我没说他，我反过来说你呢，公义吗？哎呀，神说过的话，你今天又扮演了一下，公义不公义？(我在想这个问题呢，我接受不了。)神作事还经过你接受吗？我只是问你公义不公义，不是问你接受不接受，这是两个概念。神公义不公义？(这么简单的问题，就这么复杂。)小凯？神作事公义不公义？(公义。)公平不公平？(公平。)前面有个公平，后面就有个合理，这叫公平合理。为什么公平合理？(因为我做事没原则，没分辨。)

因为你在跟随神的作工中，搞着个人的经营，你说给你一杯子，砸了你，你说公义不公义？公义不公义？你不要老觉得是蹦蹦给

了你一杯子。神能不能兴起环境来，能吧？这事能不能看到是神作的呢？是蹦蹦做的，或是撒但让他做的，可是撒但是不是还在神的手里面呢？没有神的允许，地上的蚂蚁他都动不了，这是不是事实？(是。)你说吧，周瑜，和你交通了几次了？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神一直说以前临到你的都是一些话语临及，有事实临及吗？(没有。)没有事实临及。可是现在什么时候了？(事实临及。)你这一下反应也够快的嘛！那这是不是事实临及？(是的。)承认吧？这是不是神的公义？(是。)一开始神的怒气是显给你看，天上的烈火显给你看，逐步地加重的。刚开始是话语和你交通，一二一、一二一喊着，人不听，再训练着一二一、一二一，训练时五次不行，八次不行，是不是该挨打了？是不是该打？教练训练官兵该不该打？打得多不多？这又瞪住了！读过书没有？老师打过没有？(打过。)那怎么就转不过弯来了呢？读书的时候，老师先给你讲解，在讲解的时候，你一次、二次、三次捣乱的时候，老师是不是该拿棍子打了，是吧？可是咱今天不是信人呢，不是信老师，是信神呢。那神会不会拿棍子直接打你呀？咱配不配？神会不会这样兴起周围的环境来？摩西，约伯，是不是都兴起周围环境了？希律王，一个蜱虫把他咬死，是不是兴起这个环境来了？大卫，刀剑不离他的家，是不是应有的报应？周瑜，那今天你说吧，这个事情我说你不要高举见证自己，不要与人攻击，说话要考虑别人的感受，我给你交通不止一次吧？我说你不要张狂，说过了吧！说了没？周瑜？可是你听了吗？你实行了吗？我再三地给你说，而且上回你还造反。你说一次一次，是不是该加重了，该不该鞭打呢？公义不公义？(公义。)公义，公平合理。这里面还有更重要的问题，是不是更是爱呢？怎么看是爱呢？(人经历神的审判刑罚、击打，是神的高抬。)审判刑罚，击打更是爱。你就记不住，你就不长记性，就得挨两下子，挨两下子你才能记住呢！神说中国人是什么呢？不是小孩子离开父母的那种淘气，而是牛马离开主人的鞭打爆发的那种兽性，记得吗？(记得。)那你这种表现，是不是兽性呢？为什么说是兽性呢？我给你说多少话，你对我的态度一向是什么态度？藐视、轻慢、不在乎、不搭理，你说该不该挨鞭子？该不该挨鞭子？这又不说话了！一说该挨鞭子的时候，就不说话了！该不该？前面还说公义呢，后面就不说了。(不明白什么意思，所以没说。)该挨鞭子是吧？挨了鞭子目的是什么？把你打死了没有？打残了没有？打成脑瘫了没

有？周瑜？(没有。)没有，那没有又看见什么呢？天上的烈火显给你看，但又不忍心烧着你。什么是烧着你？这一杯子不要砸到哪，砸到眼睛上如何？砸太阳穴上如何？砸个脑震荡如何？行不行？不是个杯子，拿个砖头呢？拿个斧子呢？这是不是神的爱呢？天上的烈火显给你看，鞭打你只是想打醒你，不是要打死你。这是神的爱，爱是让你清醒，让你反过来。别说其它的，就说保罗，大马士革大光击杀了他，光击杀他，这里面有没有爱呀？(有。)如果保罗他没有这个素质，那要是其他人去追杀耶稣，那他是不是就死了呀？因为神要用他，借着神用他的过程中，也给他留下了慈爱怜悯，让他剩存下来，为神效力。效力的过程中，其实他就有了悔改的机会。但是他作完工了以后，他感觉有功劳了，所以他说他活着就是基督，这样死了的。他没有悔改，老病重犯，对吧？但当时光照的时候，流露出来是神的拯救，是他不宝爱这个机会。那你今天呢，就好比是光的击杀，没有把你打成脑瘫、打成脑震荡。其实，神说什么呢？那个人开着一个车，把车撞了，撞了个稀巴烂，但是人没事，这是什么意思？神说车可毁，人不可动。那你呢？脑袋可破，人不能动，等不等于人不能动呀？等不等于？周瑜？(等于。)这是不是个皮肉之伤呀？那是不是活在神的看顾之中，完全是神爱的流露。你从神所作的这一切工作中，发现神的爱，你看到神的爱，你才能还报神的爱。你看不到神的爱，那你就发现都是恨，所以说你就得反。你要看见神的爱，那叫从神领受。

你如果从你的肉体角度来看事，那是从撒但领受。(有一首歌，人如果总是体贴人的肉体软弱，就觉得神作的不合适。)你不能从物质世界看这个事情，约伯临到他的是什么？强盗、土匪。但是约伯怎么看的？赐福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那你周瑜呢？蹦蹦是谁呀？土匪。土匪砸了你了，你说不干了，我走呀，你说你这是什么人，你让我听了什么感觉？让神听了什么感觉？那撒但在那面看到是不是嬉笑呢？周瑜就是信你的？这就是信你的？蹦蹦砸了两锤他就走了，神，你还没有让他把以撒献上，仅仅是兴起个强盗，他就把这个罪归在你头上了，这还跟你呢？这还是忠心

跟随者？这还是有爱呢？有啥？他完全就是为了搞交易，就是为了得福。你如果不给他福，你看他怎么样？信神他就为了得福，你不保守他，你看他就起来反了吧，跑了吧？是不是这成了撒但的笑料了呢！这能听懂吗？成了撒但的笑料，成了撒但抓的把柄。咱成什么了？羞辱神的记号。咱今天不管砸得怎么样，咱从神领受，我就站这个见证，不管谁怎么样，我不能不信神，我不能不跟随神，我是个受造之物，今天就是死期临到，神的名也是当称颂的，这是不是你该站的见证？(嗯。)神要的是这个见证，那我要的也是这个见证，我要的不是说你头破不破，我要的也不是你们之间怎么和谐，我是把灵界实情告诉你。走彼得的路，彼得是怎么走的？彼得与约伯差距在哪？彼得他对灵界是略知一二，仅仅是略知一二，使得彼得在事奉神多年以来，没有让撒但利用，这是不是原话呢？(嗯。)事奉多年能识破撒但的诡计，没有被撒但利用。那今天呢？你该不该识破撒但的诡计？咱听这么多神话了，该不该？你今天是不是该识破撒但的诡计？我就是头打破了，打死了，那我也是你蹦蹦打死的，不是神打死我的，就是把我打残疾了，我也是受造之物，我也不能背叛神呀，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你撒但倒想看我，打了我就想让我走，你蹦蹦就在物质世界，就想把我打走。从灵界来看，撒但想拆毁神的经营，想借着蹦蹦的手把这个产业打败，先把周瑜给打跑，这是不是撒但的阴谋诡计呢？可你这样做是不是中了撒但的阴谋诡计了呢？你成了什么了？成了撒但的出口，你中了撒但的诡计，然后你还扮演了撒但。为什么说你扮演了撒但？因为你背叛了神。不管到什么程度，都不能背叛神。

借着这一个事，给咱警醒了没有？你懂得了与人相处的原则，也就是神有句话说的，人懂得了做人的道理。什么做人的道理呢？我和蹦蹦该怎么相处呢？我该怎么对待他呢？我像对待弟兄一样对待他，跟他讲理，和他讲真理？和对待小凯一样安排工作？对待什么样的人，根据他的灵，根据他的使命，我该怎么对待他，根据神的工作，神怎么对待他，我怎么对待他。那神家现在用他，要他效步力呢，作工也好，效力也好，拯救他也好，要用他呢，我得站在神一边，神一二一，我跟着一二一，我不能在自己肉体利益上面来衡量这

件事情。反过来就是说，你和蹦蹦之间，做人的道理你该怎样对待他，对他这种人我不说话，我用智慧，神要诚实人，不要老实人。借着这个警醒我以后，你还跟他较劲吗？你还跟他争高低吗？这是不是一种拯救呀？(嗯。)你和他这样的人，不再和他较劲了，下次再来个蹦蹦，你还和他说这句话吗？你不说了，你学会了做人的道理，你学会了怎样对待人。这是神要加给你智慧的一个方式、方法，拯救人的方式、方法，做人的道理你有了。借着砸破你脑袋，让你警醒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什么人家要这样干呢？再反省认识自己，噢，原来还是地位名誉。弟兄一直给我说，干活默默无闻，勤勤恳恳，那我为什么就不能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呢？借着我不能默默无闻，勤勤恳恳，神兴起环境砸了我，噢，神刑杖临到了，事实临及了，神不再和人开玩笑了，话临到，事就临到，审判刑罚立即临到，呀，看到神的怒气了，不敢了。下次再维护自己的地位名誉，还做不做？不做了。怎么达到这个果效的，那就是一杯子砸在头上达到的这个果效。那这一杯子是不是爱呢？能喊出神的爱吗？能谈出神的爱吗？神真爱人呀！慈爱怜悯是爱！审判刑罚、击打管教、甚至咒诅更是爱，从这里看到了吗？(嗯。)完全是为了拯救，也完全是为了人的生命，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是赔了还是赚了？周瑜？经过这个赔了还是赚了？(赚了。)你赔了个脑袋破，你赚了个生命进入，在真理上明白了，认识了，你有了惧怕感，有了惧怕的心了。神拯救人两条，对神一个是有惧怕感、有敬畏的心，一个是羞耻感，有这两条就能蒙拯救，你没这两条，就不行。今天最起码你增长了个什么呢？有点惧怕。不但有了惧怕，还对神的性情有了点认识，是不是借着这个环境才有了认识？(嗯。)对神作在人身上实实在在的爱，奇妙作为，体会到了，神的爱看见了！得了多少？只是你不会寻求，不是神没作，是咱瞎眼，是咱愚昧，是咱不会从神领受，是咱拒绝接受神的救恩，这话能听懂吗？(嗯。)是你拒绝神的救恩，不是神不拯救你！你说你悖逆不悖逆，打了你还不知反省，不知悔改。这是神的拯救，这是神的救恩。别把它变成了一种仇恨，活在肉体里面就是病，活在灵里面就不是病，这个能反过个来吗？(嗯。)真听懂了吧？(真听懂了。)是神的爱吗？(嗯。)这一杯子挨得好不好？(好。)你说了啊，没有屈打成招的成分吧？(没有。)我听着你怎么没劲了呢？没有？有气无力，是没办法说出来这一句话？(不是。)我听着没有劲了呢？人家说赚钱的一个人，是搬砖干

活呢，还是干什么呢，搬了五个砖，和你一样，把头给碰破了，结果拾了两万块钱的黄金，你说他是笑呀？还是哭呀？周瑜？(他偷笑呢。)他偷笑呢！那你呢？是要偷笑呢，还是偷哭呢？(偷笑呢。)我看不到你偷笑，我看到你偷哭呢！能体会到吧？(体会到了。)

2020年9月25日

骨髓里流出的都是毒汁 1

（我这里面有一个情形，就是这两天和北北发生的一些事。昨天也反省到一点，之前说把谁调过来一起配合本分，我说要不把小草给调过来。实际说："要不调北北吧，北北之前在文字组待过。"一听到这，我心里就有了想法，小草的性格温和一点。）好带领一些。（好带领一些。北北吧，因为听她的一些录音，再加上去超市看见她的一些表现，总体给我一种感觉，这个人不好惹、不好接触。）刺头，名声在外。（嗯，就有种我惹不起躲得起，反正你在超市呢，我在文字组呢，总不接触，里面有这个东西。然后实际那会儿安排的时候，我就想：你就是故意要显明我呢。也知道神摆设环境肯定就是要显明人呢，没有合适的人就显明不了我。但是说顺服吧，我就是一种被动、无奈的顺服。然后从开始说让北北来，之前对她的看法：爱抓把柄、爱争地位、说话得理不饶人、挖陷阱、挖坑要把人打下去，这些就在我的脑子里呢。等她来了之后，我就想着这北北也不知道到底要怎么整治我呀，里头就是带着一种防备的心，想着：我可不能让你把我打倒了，就是我没有真理我也不能让你把我打倒了，我可得小心点，就这个东西。带着这个想法，北北前几次来的时候，不是说尽本分，第一次来是给小雨打电话说要来这儿洗澡呢，我心想：你本分不想着好好尽，就想着来这洗澡。后来，来了两个晚上是来这儿熬药

呢，我就想那你熬药花的这天然气也是神家的钱啊，熬药用气多费钱啊，我嘴上没有说，但是心里有这个想法。来这也不提本分，就想着洗澡、熬药，是来这里放松来了？等她真正来了之后，肚子不舒服躺了两天，没看出多少负担，我就想：哎呀，看对待工作这个态度。那天，她说："你给我交通交通什么是真实认识自己。"心想看人家还挺寻求的，那我明白多少就给你交通多少吧，我把我的经历谈出来。但是别人谈出来了，你要是寻求，你得从人家的经历里头听你要得到的吧。但是谈完了，她说你那不是真实认识自己，然后我是怎么经历的，就开始谈她的经历了。我心想：还真是这样，先给你挖个坑，然后把你引出来，引出来之后，再把你打下去。然后我还想，那神怎么在我身上作的我知道呀，我是不是真实认识自己我心里也有感觉，那你不能把神作在我身上的，你一句话就给否了！我就说：不是你说的那样。我得给你说回去，因为这是神在我身上作的，你把圣灵作工给否了，那不行。过后我就不想说了，因为一说好像就引起好多事了。然后中间还发生了好多事，又因为电动车的事，我心里就想：这北北怎么这么自私呢？上次骑电动车这事，人家丫头就说："没事，你们骑吧，超市不用。"然后北北就要电动呢，说："你们骑电动车吗？你们要是不骑就给我们骑过来，超市要用呢。"心想，那人家要呢，就给人家骑回去吧。后来弄到超市几个月没有人骑，前胎也破了，一直放着呢，我们这边需要一个电动车买菜，自行车她们又骑不了，要不就得走着买菜。我去了超市就正好问丫头电动车能骑吗？要是能骑补上胎不就能用嘛。丫头说："能行能行，车胎补补就能骑。"丫头还要给掏钱补车胎让我们骑呢，我说不用你掏钱，我们骑呢，我们掏钱补了，骑着用用。结果回来北北就说："电动车超市要用呢，你们怎么骑回来了？"心想：呀，那电动车放到超市几个月了没有人骑，也没有人要用，我们这儿说要用了，你就说超市要用了，就想着这人怎么这么自私呢？怎么光想着自己，那超市是真的用呢？人家丫头都说不用，让我们用呢。这些不全都是看法吗？然后再加上那天她去超市录单子，然后文章批完了有问题，发现问题得交通了呀，可又要录单子啥的，这个文章就整不成样子。她第一天晚上走的，第二天下午三点了还没有回来呢，我心想你录一个单子不是一会就录完了吗？你要是录完了就赶紧回来，咱要交通文章呢，把这个文章赶紧弄完了，我就给她打电话催一下，我就说北北你的单子录完了吗？录完了赶紧回来咱这还

有事呢。她说："哦，行吧。"反正下午五六点就回来了，她就说你不是说有事呢？我说交通文章呀，先把这文章弄完。北北就说："就这事？嘿呀，我还以为有啥事呢？"她那个表情、那个态度，这还用打个电话说？就那个意思。我一看就想：这叫你回来批改文章还有错了？你也哎呀、哎呀的，怎么这个态度？我的脸面就有点挂不住，就总给人一种下不来台的感觉？然后这个就这样过去了。我们就又开始交通文章，正在交通的时候，超市的电话就又过来了，然后就说北北还得过去，说小卫正好在呢，茶叶他知道，北北这会过去正好一弄就行了。打完电话，北北就出来了，说："我给你提一下，你以后说话有点透明度，你说有事呢，我以为有啥着急事呢，然后就回来了。"意思是嫌把她叫回来了，我一听这，我就想，我叫你回来弄文章也有错了？我催你一下，你有点负担不行呀？再说我以为你把这个单子录完了，我还问你了，你说录完了，那就赶紧回来。我能知道你下午还有这个事啊？你还说我说话没有透明度，把责任问题都推到我的身上，还给我提。因为我从头到尾对她就都是带着防备呢，我就想你这人又开始倒打一耙了，又开始抓人把柄，陷害人了。就是给人一种得理不饶人的感觉，这算什么事啊，那你要是过去，我又不拦着你，你要过去就过去嘛，你还给我提个意见，我给你打电话错了？我催你一下让你有点负担错了？最后说我说话没有透明度，那在电话里我不能说让你回来批改文章吧！然后我就跟北北也是顶了几句，因为我的心里就是在想，你别想欺负我，别想压着我，我不能让你压住，我就是真理不明白，我嘴上说不明白，我就是凭血气我也得把你压住，我也不能让你把我打倒了，我之前在教会受敌基督打压，现在我可不能受你打压。但是过后反省，也知道这就是维护自己的地位脸面，但是对于摆上北北这个环境，就是心里挺抵触的。心想：你看，我说让小草过来，你就非要让北北过来。）你是谈现在的情形呢，还是谈过去的历史呢？（就是谈这几天呢，自己流露的这些东西。）现在解决了吗？（我反省为什么对北北有想法，一个就是看北北身上有好多问题，然后还有对待工作上的一方面，还有就是她说话的语气、态度，总是触及到我的脸面，让我感觉脸面受损，下不来台，所以我就对她有想法。你要老是触及我的脸面，我就要维护我的脸面地位，我就不能让你触及我的脸面，所以我就要把你压回去，把你打回去，让你不能伤及我的脸面。心里也有对她嫌弃、看不起的东西，就是你别看别人说你素质好

呀，弟兄包容忍耐你，从我眼里来看你可不好，就是你身上的问题毛病可是多着呢，你还在危险的边缘呢，在心里头对她就是这种看法。自己就是站在一个高位上去看她不好，然后定规她这个人，对她有定规的东西。就像说神家有正邪之战和派别之争，从她来了之后，我就把她放在了我的对立面上，就是正邪之战，我不能让你把我打倒，你把我打倒，我就是个懦夫，我就是个奴才，我不能当奴才，不能当敌基督、恶人打压的那种人，我得站起来。但是在站的同时，里面有凭败坏性情、有凭血气的东西在里头。我自己反省，一个就是维护地位脸面，还有一个是凶恶性情，我马王爷三只眼，看我也不是好惹的，我不受气，不受欺负，我不能受委屈。你平时流露点败坏行，但是你诬陷我，你倒打一耙不行。那次，听给实际交通的录音，她刚接受三天，不知道是谁说她接受二十天，什么工作也不作。）超脱。（然后实际就给顶回去了，你就给实际交通你非得顶回去啊，你受一点委屈不行啊，你为真理受点苦不行啊？就是放下自己的脸面、地位，别人误解你能怎么样呢，你把自己的本分尽好不就行了，为啥非要顶回去呢？为啥非要维护呢？就是自己这块没有实行嘛。昨天晚上，我听‘子民遇强盗’的录音，提到大卫遇到的是三米高的巨人，神要的是大卫这样的人，但是你追不追求做大卫呀，三米高的巨人摆在你的跟前，不是让你用血气去压倒他，而是说用真理、用神的话让人去服气，那才叫是见证神呢，你用自己的血气、口气、强硬的态度去压倒人，那根本就不是见证。听了这个我才意识到，其实从我心里我是怕的，所以我才防着，防守，觉得在我的心里北北好像就是那个三米高的巨人。因为我害怕，所以说我就得强硬，就得用血气，即便说我真理不透亮，我也得用血气当成保护自己脸面地位的东西，把自己保护起来，然后去实行。今天是用真理神话去服人，但是我没有实行出来。然后就想在这个过程当中神的心意，一个是让我放下自己的脸面地位，还有就是能站起来寻求真理去解决问题，不是用血气解决问题。就是认识到这点，然后态度有一点缓和，但是真正的还没放下。反正就是害怕脸面地位受伤。）现在对她还有成见？（成见吧谈不上，就是喜好吧，不喜欢那种性格、性情吧。）神哪篇话里说，当你害怕的时候，你身上就炸刺，让人不敢触碰你，你因为害怕就装作厉害，让人不要靠近你，像刺猬一样。

读读那段话，神说：“每个人都听了很多真理的道，但是到现在你跟有些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跟他一接近，就嗅到他身上有一种‘气味’，什么气味呢？就像靠近狼、老虎这些凶猛动物似的，没等人到跟前它就把毛炸起来了，他有一些动物的行为。这些行为是怎么产生的？就是从人的撒但败坏性情里产生的。你从他的眼睛里看不到真诚，言语之间也听不到有坦诚的态度，而是看到他的眼神很茫然，飘忽不定。他觉得测不透你，他看你的眼神就很飘忽不定，因为他内心深处没有坦诚。没有坦诚指什么说的？就是这类人不管接触任何人，他在内心深处都有一道防线，这道防线你从他的眼神还有说话的口吻、方式都能看得到，就是一种这样的气味。这种气味给人的感觉就是，他听了这么多道之后没有明白真理，没走上蒙拯救的道路。无论你跟他怎么交通真理，怎么揭露人的败坏性情，无论怎么真诚地对待他，去供应、牧养他，去帮助他，从他那儿都换不来一个真诚的态度。那人里面都有什么？防备、怀疑，这是最常见的，还有一种叫自卫，还有总想让人高看。所以，他心里就受辖制，他的说话、眼神、表情所流露出来的就很不自然，就是你从他的眼神、表情当中看到的东西，跟他内心深处想的是有差距的。人无论是胆怯也好，或者是小心谨慎也好，或者里面有什么难处也好，总之，如果看不到那份坦诚，这就是问题。这是怎么看出来的？从人的表现、说话的方式看出来的。他不是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他是选择一些词汇，选择一些自己一贯想说的事，自己早已准备好的东西，这就是外邦人中间的一些防身术。就是一临到事先像刺猬一样把刺炸起来，先把自己保护好，自己的实际情况，自己真实的本领、能耐，自己做过的错事，还有自己的茫然，甚至自己的欺骗、虚伪，都统统包裹在这些刺里面，不让外界看到，也包括不让我看到。他是极力地掩护、包装自己，还有自卫，保护自己。人的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撒但把人败坏后人就有了这些东西。起初神造好亚当、夏娃之后，神就带领他们在伊甸园生活，告诉他们什么树上的果子可以吃，什么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他们赤身露体面对神不感觉羞耻，他们是怎么想的？神造他们就是这样的，神给他们什么他们就有什么，没必要躲着神，他们就没有这个想法。所以说，他们无论在神面前是什么样都是坦然的，在他们的眼神

当中能看见真诚，他们内心深处对神没有戒备，也没有那堵防护墙，就是他们在神面前用不着也不需要保护自己，因为在他们内心深处觉得神对他们来说没有威胁，是绝对安全的。神只会保护他们、爱护他们、疼爱他们，神绝对不会伤害他们，这是他们内心深处最扎实的一个想法。但是，这个情况从什么时候开始变了？（从他们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其实这是一个象征，就是从撒但引诱夏娃开始，他们就被撒但一点点地引诱，开始犯罪，做错事、走错路，然后撒但的毒素就进到他们里面了。紧接着，神还没来的时候，他们就常常躲避神，不想让神找到他们。他们为什么能这样呢？因为他们觉着跟神有距离了。这个距离是怎么产生的？（没听神的话。）不是光因为没听神的话，主要是他里面有不一样的东西了。撒但给了他一种思想观点，给了他一种生命，让他怀疑神、防备神，然后他马上就意识到，自己赤身露体神看到会不会笑话啊？这个想法从哪儿来的？撒但没有引诱他的时候他怎么不这么想呢？那时候他里面是神给的最原始的生命，他不怕神笑话，也没有这些想法，但是一经撒但引诱之后，所有的事情都开始发生变化了。首先他就想到，‘我什么都没穿，神看到会不会笑话我？我这是不是不知羞耻啊？’一连串的问题在他脑海里就产生了。一产生这些想法，他不由自主地就会躲避神，他就开始想，‘神哪天来啊？神来了我该怎么办？我得赶紧躲呀’，时时就得躲藏。这是不是败坏性情？这个败坏性情产生的根源就是撒但的引诱。当他防备神、躲避神的时候，他心里对神还能有信任吗？还能有依靠吗？（没有。）就剩防备、疑惑，还有远离、恐惧、质疑了，甚至他还想，‘神会不会伤害我们？我们没有防身的东西，神能不能打我们，能不能杀我们啊？’他就不想想他的命都是神给的，神能随便杀他吗？他心里模糊了，已经混乱了。人类被撒但败坏到现在，人对神的态度从眼神当中就能看出来，一直都没变，那份真诚没有了，对神真实的相信、信任、依靠没了，这根源在哪儿？就是撒但的败坏，撒但把人坑苦了。人觉得没经撒但败坏那时候挺好，其实要是跟人蒙拯救之后，跟人明白真理、认识神以后相比，那时候还是不如以后。那时候即便是人里面对神有信任、有依靠，但是人不明白真理，初造的人类连神是谁都不懂，现在的人最起码有个概念，知道人是从神来的，人是受造之物，神是造物的主，神掌管一切，那时候的人不懂这些，就是很简单，不怕神看，不怕神笑话，有什么事都找神，就有这么一点儿简单

的信念，但是他知道神是谁吗？不知道。所以，神作的这一切工作对人类来说还是有深远的价值，也是有重大意义的，都是好的。虽然撒但把人败坏这么深，神也有办法拯救人，什么也影响不了神拯救人的工作，这就是神的全能，神的权柄。”

对上号了没有？（嗯，就是自卫呢，保护自己，就和炸刺的刺猬一样。）这是一种败坏性情，那你再看着神话有什么认识，学着交通，我听听。（就是掩盖，借着这些东西，把自己里面都掩盖起来、包裹起来，就是极力地掩盖自己、包装自己，就怕自己的地位脸面受到伤害，所以说我就得炸刺，我炸起来，把你扎回去，你扎着了，你就不伤害我了。就是对人没有真诚，对神也没有真诚，也想都是弟兄姊妹，但是心里就想怎么就不能把人家当成弟兄姊妹呢？那人都有变化的过程，每个人的性情都不一样，毛病不一样，那就得学会包容，学会忍耐，就是伤到了脸面，能不能放下脸面，不受这个辖制，去尽好自己的本分，可是我的里面就没有这些了。就光是防着，就像蹦蹦说的，我得招架着你，招架住你，要是招架不住你，我的利益就受损了。也知道这是神摆设的环境，因为，早上的时候，我以为可能让小草过来，然后还是让北北弄后台，北北过来也说了，以后小草负责后台，就让北北安心地弄文章，我知道这就是神摆上的环境，就是在一起要磨，要熬呢，要显明我让我变化呢，这才是神的爱，这才是神的拯救。但是，自己里面就是，神啊神啊，知道这是神摆的，但是心里还是防着，最好别这样摆，还是北北管后台，环境顺顺利利的，摆个自己利益不会受到侵犯的人，对人是防备，对神也是防备，就怕把自己给显明了，显明得自己没脸面没地位。）

北北是名声在外，北北还没有来的时候，认真就在这熬上了，认真刚才说什么呀？实际就是和我对着干呢，呀，我说让小草过来吧，非要让北北过来。实际你让北北过来折腾我来呢，叫北北过来刺激我来呢。北北还没有来的时候，心里就有根刺了。交通了一个北北是什么人呢？挖陷阱、打压人、咄咄逼人、抓把柄、伶牙俐齿、纪晓

岚，要有这么一个人来身边，我怎么办呀，我这么“美善”，这下遇到这样一个人，实际就是专叫她欺负我来了，给我出难题呢！叫我当带领呢，结果给我弄来一个刺头，那刺头来了我该怎么带领这个刺头呢？既然实际你都安排下来了，那我就得顺服，我不能反抗。我既顺服了，还得带刺头，那我怎么办呢？那我只能是给她个下马威，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一切都准备好，都想好，等她来了之后我得怎么对待她，这是认真想的，来了要给她个下马威，是计划好的。你就没计划好第一下怎么给她下马威？（就光是想我先看看你是怎么流露的。）嗯，我先看看你是骡子是马，先拉出来遛遛，先给她一个下马威。哎，你当时是怎么想的？有没有计划要把认真给拿下？给她个下马威？（没有，我从心里对她印象挺好的，她今天要是不谈这些，我都不知道她对我有这么多的看法。）可是呢，姜还是老的辣！北北不用计划，不用预谋，你在这都预谋半天了，北北一来这下开始了。一个是预谋好的，一个是没有预谋好的，是凭自身的力量，自然流露。第一次交通，北北让你谈一下什么是真实的认识自己，这个时候认真就能招架住是吧，你下来就开始谈认识自己了，又想着我是带领呢，你既然说出来让我谈谈认识自己，我肯定不能输于你呀，你叫我认识自己，那我就谈一下认识自己。要是我不谈认识自己，那我怎么抬头啊。见面先把我的经历谈出来，让你知道我是有东西的，不然的话你小看我，你既然问出来了，我就给你谈谈，让你看到我有东西。都想把对方拉出来遛一遛。北北来了，认真还没有拉北北呢，北北倒把认真拉出来了，拉出来遛遛，认识认识自己，好了，一下上了当了，认真就开始认识自己了。等认真谈完认识自己了，北北一巴掌给她打回来了，这什么认识自己呢，根本就不沾边，原话是怎么说的？（原话是，你这不是真实的认识自己，你只是断了这个念想了。她谈认识自己的时候说：一开始出国出不去，最后严重到看见有个黑影。最后反省到出国就是为了前途归宿和争名夺利。当她反省到这个的时候，看到神的话说要守住神给人安排的环境，然后顺服这个环境，心投入到负责人上去了。一开始说别人都能出去，我出不去啊，后来两年之后，慢慢一点一点淡化了。后来我说你这个不是淡了，不是真实的认识自己，你只是时间长了，你这个出国的念头断了，我感觉和我的那个环境像，因为我之前的时候也是想着怎么别人都能出去，就我不能出去呢？因为神摆设的环境你出不去，你没有办法你还背叛、反抗不

了，这种变化不是性情上带来的变化，而是淡化了，断了这个念想了，没办法了。甚至弟兄来了我都要问一下，为什么我出不去呢？后来弟兄说你没有出去那不是好事吗？要是出去了还能接受这步工作吗？嗯，看来神还是爱我的。心里不装这个事了，但是如果没有这个环境，出国这个事就一直在心里呢，所以我觉得她谈的不是真实的认识自己。）

（我谈的是当时我经历的时候，我认识到了撒但对我的苦害，就是从16年到17年底一直都是出不去国。为这个消极得死去活来，差点被邪灵攻击。在那个过程中就感觉自己这个东西这么重呢！就一直为了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为这个得不到消极，就是没有这个我就活不了。我熬得死去活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那是撒但对我的捆绑，就是撒但在我身上灌的毒，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就全是地位的这些东西捆绑着我，这已经成生命了，生命里、骨子里已经占有我了，所以说一直受这个辖制捆绑。当我认识到这是撒但的苦害的时候，然后感觉到神啊，原来我被撒但败坏这么深，捆绑这么严重，就是想走都走不出来，然后一直受这个困扰。过后我看神的话，看到神说你宁愿为了名和利放弃一切，没有了名和利就感觉没有了前途、没有了希望，就是这种情形。然后在这个背景下，我说神啊，我不能再受撒但的苦害了，不能再跟着猪狗爹娘，跟着撒但败坏我的这个东西去活了，我得凭神话去活。今天神话说你是一个受造之物，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是啥呀？你以前觉得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是地位、脸面、名誉，但是我现在人生的意义是啥呀？我今天就是一个受造之物，我为了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我活得有正常人性，我活得有良心、有理智，做一个真正的受造之物，这就是我人生的价值。我扭转一个这个看事观点，我就想神啊，今天我找到这个方向了，因为神话里说你是一个受造之物，你就老老实实地守住你的本位，脚踏实地尽好你的本分，这就是你一个受造之物当做的。）你谈了这些，你说这些话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在当时那个背景下，我这就是真实认识自己。）你为什么要谈这个话啊？（辩解讲理呢，北北说的我这不是真实认识自己，但是我觉得我这是真实认识自己。）

北北和你说的是不是一方面啊？一样不一样？对号不对号？（我就是觉得她说的这个和我的这个对不上嘛。）对呀，为什么对不上啊？（因为在那个背景下我觉得我是在真实认识自己。）我知道，我是问你，你为什么对不上？北北她为什么对不上？（她在心里觉得不是你说的那样，我这就是真实认识自己，就得着了，所以她就对不上。）那你觉得能不能对上？（我觉得就是一回事。）刚才你说的和她说的是不是一回事？你刚才说的她不是真实的认识自己，你说的是什么内容？你说她出国放下了，熬得没办法了，你说的这个和她说的这个是不是一个内容？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了吧。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这就暴露出来了，也就是你们的存心目的。她刚才说她自己是辩解表白，她为什么辩解表白啊？她告诉你的意思就是她谈的就是认识自己。你谈的说她就是不认识自己，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刚才说了你们见面是为了什么？（打。）对，是要打呢，既然是要打呢，那我就是看你的什么呢？就是看你的弱点呢，不是看你的强项，而是看怎么能治服你，你治我，我治你。治，就是刚才说的，是驴是马拉出来遛遛，你往出拖她，她往出拖你，她说我叫你表演表演，你说她，我叫你表演表演，表演的时候，她看你、你看她，看什么呢？我看你哪边不是马，哪边不是驴。她看你哪边不是马、不是驴，哎，我就看看你这个不是驴的地方是哪。她谈出来是的地方你考虑不考虑？不考虑也不看，我就是看看你脸上哪边有黑，拉出来遛遛转一圈，我看你身上哪里有污迹，不是看这个人的优点。彼得看约伯的长处，学习他的长处，补足他的不足之处。那你俩了，没有说学习长处补足自己，而是来，我看看你有什么缺陷，我也看看你有什么缺陷，我看你是驴还是马，所以这就导致你俩说的不对头。你说的也对，她说的也对，要是讲理呀，每个人都有理，但是今天的存心目的不对，你要把她打下来你只能说她谈的不是，她要把你打下来，她只能说自己说的是，你瞎眼！听懂了吧。是驴是马拉出来遛遛，两个人斗就开始了。拉出来两个人谁服谁呢？谁也不服谁，你服她呢？（不服，我就想：你这就是否认神在我身上的作工，当时在那个背景下神就是这么带领的，我也是这么认识的，而且我也有实行、有进入、有变化，所以说，你说的那个和我这个就不是一回事。我就是这么想的。）第一回合打了个什么？平手。你说她也不是个好东西，她说你也不是个好东西，没有分出胜负来。

那接下来就是第二关了，第二关是什么？（后来就是那个电动车的事，人性方面。）（还有一个事她刺激你，就说一个老鼠屎坏了一锅粥。）（那是第一天刚来的时候，我们在整理文稿错别字的时候，我说我从小就没有好好学“的、地、得”怎么分，还有“做事的做”和“作业的作”。所以说我检查的时候我就糊涂，我就弄不明白。然后北北就说，你那会儿不是文字组的负责人啊，负责人怎么连这个都不会啊？我就开始辩解，我们当时主要就不在那上面较真，我们主要在思路上、主题上和交通真理上较真，错别字啥的那就不算事。然后北北就说，你看你还是文字组负责人连这字也弄不清楚，真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就这样说我呢，我当时听了就想着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啊？）这姜就是厉害啊。（这是纪晓岚又跑这来了。）（这是第一天嘛，反正说话难听难听吧，我确实是没有在这上面较过真，我就是分不清楚，反正人家说的也是事实。）这回服了是吧，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纪晓岚。第一回合你想把她拉出来看看，最起码我是负责人呢，来把你拉出来看看你是驴是马，没想到你还没有把她拉出来呢，她先下手为强，她倒把你拉出来了。结果第二回你还没有考虑出来了，结果人家又把你抓住把柄了，先把你打倒，压下去，压下去以后，第三回合是什么？（电动车。）电动车，那边放着一个电动车正好不骑，然后你们修好说拿过来骑，买菜方便一些，然后就给骑过来了，骑过来之后，北北就给你对付了，对付你说啥了？（进来看见就说：“那电动车超市还要用呢，还要骑呢。”我就说：“那超市里电动车胎都破着呢，几个月在那放着都不骑、都不用，我们一骑就是超市要用呢。人家丫头的电动车，丫头都说不用。”）新官上任三把火，三把火够了，先是把你拉出来遛遛，好了，你这不是真实的认识自己。第二个是“的、地、得”，连个字也分不清楚，你还做文字组的组长呢？第一先说你不会认识自己，第二没有文凭，空如零。第三个再来一个电动车，这是什么？做事，没人性，人家那边用车了，你就把人家的车给拿走了。你说吧，你说你做负责人了，你有啥？第一个认识自己认识不了，这是你性情上不认识自己；然后你作工呢，本分尽不了，“的、地、得”分不清；然后你做人呢，把人家腿割了、剜了眼睛不过心，把人家的腿拿过来你自己骑上，你说你还是个什么人呢？三

下把她搞定，老手，可是你把她搞定了之后，你还没有计划，没有想，想了没有？（没有，你这样说了，我才开始回想了，我当时做这些事的时候都没有意识。）一个是她都习惯了，手到擒来，两下就把你治了。你呢，你倒预备好了，准备好了，准备好上战场了，可是一不小心就掉陷阱里了，这就是说招架不住了。（然后最后就是说让她回来这个事，我就火了，动血气了。）噢，还有最后一件事呢，就是她录单子呢，最后录完了，叫她回来，别在那面住了。这是作为一个负责人应该做的吧，叫你回来修改文章呢。结果北北说，一个这啊，这也算事啊，我还以为天塌下来了，我是谁啊？我是北北，我是大将！老天，你就一个这事还用我呀，有小兵兵，小喽喽就干了，还要用我呀？自己已经把自己放在那个高高的位置上了。你负责人就把这事干了，我是谁啊？我是顾问。哎，北北，我问你，是你领导她呢，还是她领导你呢？（她领导我呢。）那种情况下你认为是你在领导她，能认识到吗？（认识不到。）就这点事你们这些人就办了，用不着跟我这个领导请示，什么办不了，过不了这个关了，我帮你过一下关就行了，你这还用跟我说？先把你贬低一番。贬低一番她受不了了，受不了就发火了，怎么说的呀？（我说你抓的那是事吗？那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哪知道你下午还有东西要录呀？我以为你早录完了。）她那边超市又打电话，她就定罪你了，怎么说的呀。（我说：我给你提个意见啊，说话能不能有点透明度。）我给你提个意见啊，说话能不能有点透明度。你和谁说话呢？你告诉我你和谁说话呢？（上级和下级说呢。）（上级和下级？）她是负责人，她带领你呢，你带领她呢？（她带领我呢。）可是你说我给你提个意见啊，说话有点透明度，有这样说话的吗？你和你的老师是这样说话的吗？（不是。）那为什么来这就要这样说话呢？（因为我当时有火，我就想起了小卫那个事了，他也是打电话让我过去，也不说什么事，和这一样。本身下午他们上茶叶去了，我害怕说回来他们弄不了就想等等，这时候她说有事就这样回来了。）不管你现在有火气没有火气，你说话方式呢？语气态度呢？语气态度应该怎么说呢？咱有没有正常人性呢？（里面反正没有尊重。）那属于什么呢？一种上级压下级了是吧。第一句话怎么说的呀，我给你提个建议，说话有点透明度。你让人听了以后什么感觉？是一种什么感受？正常人性，对每一个人得尊重，别说领导了，对人一个基本的尊重得有吧，看人听了之后有什么

感受，你只管你舒服了，这是什么？这就是坐在地位上说话了。所以刚才说你是什么呢？是习惯性的，你把她给打得趴下了。她现在处于一个什么地步呢？四面楚歌。哎，你把北北打趴下过没有？（没有。）她还没来得及还手呢是吧，光顾招架了，招架不住了，所以说，她就来最后一招，用血气呀。

这就是神说的话："神有时候用一些特殊的方式、特殊的渠道，托付有些人做一些特殊的事情、特殊的工作，或者传达一些特殊的事件、任务，这些人除了神认为他们可以托付之外，那就是神认为他们可以担当这项工作，他们能完成神所托付的这项工作，值得神信赖，仅此而已。他们不会因为有了神亲自的托付，听到神亲口的发声，与神对过话，而变得异于常人，不会从一个普通的受造之物升格为异类或者高级的受造之物，永远不会。"北北，这段话有认识了吧。"神有时候用一些特殊的方式、特殊的渠道，托付有些人做一些特殊的事情、特殊的工作，或者传达一些特殊的事件、任务，这些人除了神认为他们可以托付之外，那就是神认为他们可以担当这项工作。"也就是说给你安排一个两边跑的本分，安排了这个特殊的工作，不是让你只是坐到这，这是一个特殊的工作，特殊的任务，仅此而已。"他们不会因为有了神亲自的托付，听到神亲口的发声，与神对过话，而变得异于常人，不会从一个普通的受造之物升格为异类或者高级的受造之物，永远不会。"这说得是正面的吧，那你扮演的是什么？（反面的。）反面的吧，反面的从神话来看这就成了什么了？这就是神说的"而变得异于常人"了，你就不寻常了，不是普通人了，不一般了。所以说你来这儿见了负责人之后就要拉出来遛遛，谈谈认识自己。这就是你为什么会说这些话，做这些事呢，就是受这个话的支配，你已经没有把自己看成一个凡人。神说："不会从一个普通的受造之物升格为异类。"能认识到吗？（能。）因为什么能升格为异类呢？就是因为给你安排了一个特殊的工作。呀，你看我不一样吧，你看我有这个素质吧，你看我有这个能力吧，你们都干不了吧，还得我吧。因着神给了你一些能力以后，又因着神给你说了一些话，实际又给你安排了一些工作，你就高高在上起来了，就成了撒但了，狂起来了，飘起来

了。飘起来以后你不管到哪里说话都是先炫耀一下，炫耀一下我的身份、我的地位、我的位置。所以说，来了之后，我先给负责人考一堂试，我叫负责人看一看谁才是马王爷，也叫她认识一下，我北北你以前只是听说，以前只是耳闻，今天我叫你见识一下，所以说把自己看为是一个异类，或者是一个高级的受造之物，这是一个反面的。那正面的呢？正面的是，神说："永远不会。"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人，你永远不会。你在我的身上看见我有这方面的性情吗？我去考验人了吗？我要是去考验人、攻击人的话，人都跑了。神说："所以说，在人类中间，在神家当中，无论一个人具备了怎样特殊的才干、身份、地位、经验、教训等等这些东西，都不可能转变成真理的化身，如果有人这样肆意冒充，那这样的人无疑就是敌基督了。"原来实际作工的时候，交通进入与作工的时候，她转不过这个弯，痛苦难受。她因为什么痛苦难受，是不是也是这个原因？因为啥？因为她觉得变得异于常人了，我不寻常了，我不一般了。从别的地方作工回来之后想领赏了，没有领到赏倒要反抗了，因为她总觉得自己异于常人。"所以说，在人类中间，在神家当中，无论一个人具备了怎样特殊的才干"，神说撒但送的礼品，都是一些什么人呢？（素质。）那不是说素质好了，那是说有恩赐，有恩赐的人是不是就是一些特殊的才干、身份、地位、经验、教训等等这些呀，有这些恩赐的人呢，特别容易成为敌基督，就是这个原因。因为觉得异于常人，和别人不一般，当他觉得自己不一般的时候，他把自己看成异于常人的时候，也不可能变成真理的化身。就实际她那时候难受，是因为她把自己的作工都当成了真理的化身。今天你呢，从你这个素质、心志，不管哪方面，用你来作这个工作，你就要人看见，你看电脑你们不懂吧，看我懂吧，写文章你们不懂吧，看我懂吧，仅仅是这么一点才干才智，你就把自己当成真理的化身了。刚才你们拉出来遛遛的时候啊，就把你自己给显明了。来谈谈认识自己，等人家谈完之后，那根本就不是真实的认识自己，一句话就把人给否了，你就成了真理的化身了。她谈的认识自己是不是啊，她在谈认识自己的时候啊，是根据她自身的身量。你说这个树苗长大长不大，长多高为长大，不是看你高低，而是看你这一段时间有没有往前走呢。认识自己也是一样的，看你这一段时间认识什么了，你是停滞不前，还是认识自己到一定程度呢，只要你往前走，就有希望，那就是认识自己。那身量小的有小的认识，身量大的有大的

认识，但都是一种真实的认识，但不能给她说成没有真实的认识，一个作工阶段一个认识。所以说，你说出这个话的时候就相当于你站了神的位置了。就神说的有一些人想模仿神的说话口气，想当神，把自己当成真理的化身了，老想叫别人听他的，顺服他，按他的意思来，这就是坐神的位置了。

神说："如果有人这样肆意冒充"，咱刚才说这个话就是在冒充了。"那这样的人无疑就是敌基督了。有些人常常流露这样的性情，这是有敌基督性情，走敌基督道路，要是一贯地就想这样冒充，就想这样做，这就是标准的敌基督了。有一些敌基督你无论怎么说他也不听，他就那么做，有一些人只是有败坏性情，他没有理性，不明白真理，不知道自己做这事的性质、后果是什么，就是胡作非为。"咱今天是不是就相当于胡作非为了？神说："听完这些话对这类人有没有警戒的作用？你们有没有这些表现？都有。有敌基督实质与有敌基督性情是共通的。"你虽然在见面以前没有预备好，但你这是习惯性的，已经跟他们打斗过了，她这边已经准备好了，这就是有敌基督性情和有敌基督实质的共通之处。神说："可能今天你没发现，明天你没发现，也没有什么感觉，也可能到某一天，你突然意识到，'我怎么总想冒充自己是佼佼者，冒充比别人好、比别人高，冒充自己是真理的化身呢？'"冒充自己比别人好、比别人高，这就是在冒充真理的化身了。在打斗的过程中，人互相之间争夺地位、争夺名誉，老想让别人听他的，咱这是交通真理方面。在交通人性生活方面，有些人不讲事情的对错，有些人就是无理取闹，他认为对的事情，你就得跟着他去做，有的时候就是他也知道自己说得不对，但是他就是不能否认自己，错我也要求你这么做，这是不是都是把自己当成神了？这都是把自己当成了真理的化身，站了神的位置。为什么说是站了神的位置了呢？看别人说话的时候就是，呀！切！要不就是看别人做不了就叹气，对别人的一种看不起、藐视、轻慢，这是不是把自己当成了佼佼者，冒充比别人好、比别人高，冒充自己是真理的化身。你看我和你交通的时候，我总是要和你交通透亮，一不清楚了，我还要和你有个协商。你说这个是不是啊，引导讲例子，哎，不行了，你说说，说说你的苦

衷，说说你的看法，你的观点，最后说出来以后啊，咱们在里面共同寻求，然后讲事实、举例子，让你明白以后啊，咱才把这个事情才确定。咱以前交通说小白了，我和她一说话，她听着不顺耳就拍门而走。看前一段时间的周瑜，拍门而走。还有蹦蹦，咱每天临到的人事物，有多少次你和他交通的时候他听不听啊？他不听，不要和我说，我不想听，不愿意听，不要和我说，我静静，我祷告祷告，我寻求寻求。他是祷告吗？他是寻求吗？他这就是把自己当成佼佼者，冒充好人，总觉得自己比别人高。你说你俩是怎么打起来的，还不是总觉得自己比别人高，冒充自己是真理的化身。神说："这是怎么发现的？长久以来，你就觉得自己什么事也没有做错过，也挺谨慎的，在什么事上都那么爱神、那么忠心，都能按原则办事，觉得自己没缺点很完美，这是怎么发现的？"分两个啊，一个是我做什么事都没有错，敌基督有个什么表现呢，第一个是不承认自己做错事，第二个是不承认神话是真理、不悔改、不认识、还倒打一耙。你去做一件事情，别说和真理无关，就说做一件事情，不管他对了也好，错了也好，他都坚决不能承认自己有错。这就是神说："你就觉得自己什么事也没有做错过。"你要是说他有错，他就闹个没完，就像咱们之前说周瑜的时候，他能承认自己错吗？就有一次我说他什么呢，他总想把我打败。说垃圾桶不要扔。（废瓶子、垃圾啥的，二百五说不让扔，他说是你说不让扔。）把这个盖到我的头上，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不承认自己有错，我岔开话题，说个其它的事，声东击西，我不管你怎么说，我都不承认，就像刚才她说认识自己了，你能不能承认她是在认识自己啊？不能承认，非要给她打回来，打回来才能显出你比她高。

2020年9月19日

骨髓里流出的都是毒汁 2

“长久以来，你就觉得自己什么事也没有做错过，也挺谨慎的，在什么事上都那么爱神、那么忠心。”最后还得给自己找个理由，我爱神呀、我忠心呀、我得考虑神家利益呀，到底是不是考虑神家利益呢，他自己也搞不清楚，其实他是为了自己的名誉地位，他是为了不能丢脸。就像神交通的让垒堵墙，可是敌基督来了说不能垒，那边刮风呢，垒了之后怕刮风刮倒了。在他自己来看，他的那种谨慎小心是不是在考虑神家利益呢？他的谨慎小心，他考虑得多，想得多，可是实际情况是在拦阻神的作工。从外表来看，我是那么地爱神，我不能让这个墙倒了呀，显得那么忠心。神话说：“都能按原则办事，觉得自己没缺点很完美，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突然发现原来自己也有缺点，看到别人的好东西就想占有，仗着自己是带领就明目张胆地跟人家要，结果被人训斥了一顿，‘你以为你是谁啊？你不就是普通的弟兄姊妹吗？你做带领就有资格跟别人要东西呀？真不知羞耻。’被别人这么训斥一顿有点伤自尊，觉得自己不完美了，就是个普通人，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开始认识自己了。”干什么都得碰壁了，无路可走了，才开始认识自己呢。“这是不是好事？多数人是不是在什么也不懂的时候都觉着自己比别人强？这是怎么回事？这是败坏性情，跟撒但一样。撒但跟神争战多少年，它始终是神的手下败将，到现在它还不服。人不明白真理，也有这个天性，这个天性是怎么来的？就是撒但败坏的。撒但把人败坏之后，人没有了理性，没有了判别是非对错的能力，没有了这个理智。神要是不给人制定律法，人把人杀了都不知道是对是错，偷盗、搞淫乱也不知道是对是错。”把这个念一下吧，念了之后看下一段。神说：“现在的人知道了，因为神都告诉人了，人的理性就正常一些了，当然这个理性是最浅显的。现在人再能明白各项真理，能认识自己，找准自己的位置，能够准确地衡量自己的素质、悟性、领受真理的能力到底有多高，另外，人对待神的各种态度用真理来衡量，到底哪些是正面的、哪些不是正面的，哪些是观念、哪些是合乎真理的，人把这些都弄清楚了，人的理性就更正常了。所以说，只有真理能让人有新的生命。但是，你要是装备那些知识，注重那些

作法，总卖弄自己、显露自己，总炫耀自己那点儿根本就不起眼的知识、学问，也不追求真理，你能不能得着这个新的生命？达不到，那是妄想，你不但得不到，还要失去蒙拯救的机会，这是太危险的事！”

这个咱就不交通了吧，咱看下一段。神说：“每个人都听了很多真理的道，但是到现在你跟有些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跟他一接近，就嗅到他身上有一种‘气味’，什么气味呢？就像靠近狼、老虎这些凶猛动物似的，没等人到跟前它就把毛炸起来了，他有一些动物的行为。这些行为是怎么产生的？就是从人的撒但败坏性情里产生的。你从他的眼睛里看不到真诚，言语之间也听不到有坦诚的态度，而是看到他的眼神很茫然，飘忽不定。他觉得测不透你，他看你的眼神就很飘忽不定，因为他内心深处没有坦诚。”北北，来，交通一下，这是不是能认识自己了？怎么认识自己的？认真能交通吗？（要说从北北这吧，见了她就是感觉她身上有一种异于常人的东西，就觉得跟别人不一样，然后说话、行事、口气、态度就有一种神说的那种气味，那种感觉，不是正常人性活出的表现。然后说不坦诚，这个能跟我对上，对待北北，从北北来了这里，我就没有那种坦诚相待的态度，是防备着、招架着、分辨着的这种态度。能交通我交通点，但是交通的同时，我招架着呢，没有跟人坦诚相待，没有把她当成弟兄姊妹用爱心去帮助、交通，没有达到这个。）北北，你愿意身上有这种味道吗？（不愿意。）就在你还没有来以前，咱是名声在外，一听说狼要来了，她倒准备好了，闻着那种气味了，来了以后你又开始在这表演了，所以说这是不是需要你背叛的东西？（我这段时间想啥呢，我里面要是有要争要斗的东西出来的时候，我就有意识地背叛，不去做那个事，可是刚刚谈到一个自然流露，一交通解剖，我里面还真是那个情形、那个想法。因为之前一直在文字组，一开始感觉这不是自己的特长，后来借着配合看见果效还挺好，有的时候交通写的内容挺新颖，都是大家想不到的，就是从心里……）特别欣赏自己。（嗯，对，就是把自己伪装起来了，觉着自己好，自己比别人强。所以我就想，那这个自然流露怎么才能不流露这个东西呢？就像这里面谈的这个。）你不要控制它不流露，你不要怕流露，你不流露你能认识它

吗？（就是怎么能变呢，不要老是这样。）你要想着流露出来，你能认识它、背叛它，流露出来了，你认识到了它的邪恶，认识到了它的可怕，你才会背叛它，那你就得有意识地去背叛它。而且咱所表现出来的是不是正常人性呢？这就不是正常人性。那要恢复正常的人性、正常的理智，人和人相处，咱该怎么坦诚相待？什么是坦诚相待，人和人之间的爱在哪？现在能谈到爱吗？（没有。）没有，你只是享受一种地位之福，你在享受的时候，给别人带来的就是狼和老虎，就是统治者，给人感觉到一种味道，给你说出来就是让你知道，你给别人带来一种味道，这就是真实的你在别人心目中的位置，你要感觉到是一种羞耻、害怕，这是你做出来的。认真来到你面前还没有做出来，她还没来得及做出来，你来了个先下手为强，性情是一样的。她这里也有，她嘴上给你说出来了，她要给你个下马威，她还没有做出来呢。但是想给人一种下马威这是不是给人嗅到一种气味啊？这就像是老虎、狼这种凶猛动物一样，人和人相处让你帮助扶持，可你一来了就想给人下马威。（反正我里面流露那个情形，我得看看你行不行，结果一看怎么是个这呢。因为在我心里边负责人挺好的，可是来这一看，就觉得你能行不能行啊，里边有这个流露。）那你是不是把自己看得太高了？（嗯，我自己写出来的东西我就感觉很好了，可是到她那就是有问题。）你觉得你写出来的东西很好了，那她是不是也是觉得自己写的东西很好了？每个人是不是都不能否认自己？你降卑下来，真理才能流进来呢。

神说："没等人到跟前它就把毛炸起来了，他有一些动物的行为。"你还没有来这儿呢，你就想看看她到底有什么东西。她呢，她更明显，你来了她是要看你是骡子是马，把你拉出来遛遛，我得预备好，毛就炸起来了，两个人都把毛炸起来了。现在看起来像什么呢？像老公鸡斗架呢吧，都把毛炸起来了。（你这么说我想起咱们之前在二楼聚会的时候，让她说呢，我听认真交通，她交通的就不在点上，心里想就这样还配合文字组负责人了，就这样能行？）你不能正确对待人，她过来多长时间了，你过来多长时间了？有你早吗？（没有。）那你看人怎么看呢？你今天只不过比她多念一年级，你念了个

二年级，她就是一年级，你说1+1=2了，我倒2×2=4呢？那能行吗？神看人行不行不是看人明白、知道多少，而是看人存心、目的、观点、你是不是往上够的。咱衡量人呢？那你看着她不行，你应该是什么？你应该是帮助，应该是扶持。可你呢？你是与她较量，来证实一下你不行，不是我小看你，你就是不行，不行就是不行，不是我说你，你说你邪不邪？咱要帮助人呢，她不行，你在她面前有个正常的理智、有个帮助人的心、爱人的心。那我来到你的面前啊，我不能让你知道你不行，还要夸夸你，本来你倒意识到了，你说这个问题我怎么没有意识到呢？就像哄孩子一样，呀，真聪明、真厉害。你觉得他真聪明吗？真厉害吗？是给他一点勇气，给他一点信心。和小孩说话不能伤着孩子的自尊心，重了怕伤了自尊心，轻了不起作用。那帮助扶持是不是不能伤了他的自尊心呀。如果做带领的，你真正看着他不行，你还和他较量吗？就像摔跤了，你看着一个人瘦骨嶙峋了，好，我就选他，我就和他摔跤，我一和他摔跤他百分之百就跌倒，这是个什么人？这不是摔跤、这不是较量、这是欺负人。你说如果是真正的摔跤，你是找谁呢？是找一个强悍的，我就真正看一下我能不能把你驳倒，三米高的巨人我能不能把你打倒，你是与一个三米的巨人在较量，而你是在与谁较量，你是在与一个小孩子较量，我看你不行，所以我才要把你驳倒呢。神说："这些行为是怎么产生的？就是从人的撒但败坏性情里产生的。你从他的眼睛里看不到真诚，言语之间也听不到有坦诚的态度。"刚才她说她没有坦诚的态度，那你呢，你有没有坦诚的态度？（没有，因为在我的心里我感觉这些事不需要和她说，她啥也不知道，啥也安排不了，有的时候就会说这个那个的，有的时候还说不到点上，这些没有必要和你说，我自己就能作得了主。）你流露出来的对人全是一种藐视、小看，而不是一种帮助扶持，没有想着共同去把这个事情做好。

神说："就是从人的撒但败坏性情里产生的。你从他的眼睛里看不到真诚，言语之间也听不到有坦诚的态度，而是看到他的眼神很茫然，飘忽不定。他觉得测不透你，他看你的眼神就很飘忽不定，因为他内心深处没有坦诚。"你说尽本分了，你里面有这些东西还能把本分

尽好吗？神说：“没有坦诚指什么说的？就是这类人不管接触任何人，他在内心深处都有一道防线，这道防线你从他的眼神还有说话的口吻、方式都能看得到，就是一种这样的气味。”你们较量的时候，谈谈认识自己吧，这是不是说话的一种方式、口吻？神说：“这是不是说话的这种气味给人的感觉就是，他听了这么多道之后没有明白真理，没走上蒙拯救的道路。无论你跟他怎么交通真理，怎么揭露人的败坏性情，无论怎么真诚地对待他，去供应、牧养他，去帮助他，从他那儿都换不来一个真诚的态度。那人里面都有什么？防备、怀疑，这是最常见的，还有一种叫自卫，还有总想让人高看。”自卫，自卫的方式有多少？常见的是什么？辩解表白。还有什么？血气。辩解表白不行了，我用血气把你压下去。还有一种是啥呢，逃避，封口，不要和我说，摔门而出，这是不是在防备？还有总想让人高看。神说：“所以，他心里就受辖制，他的说话、眼神、表情所流露出来的就很不自然，就是你从他的眼神、表情当中看到的东西，跟他内心深处想的是有差距的。人无论是胆怯也好，或者是小心谨慎也好，或者里面有什么难处也好，总之，如果看不到那份坦诚，这就是问题。”昨天晚上，和丫头交通，你从她眼里看不到坦诚。这就是神说：“总之，如果看不到那份坦诚，这就是问题。”从一个什么果效里看呢，就是不能达成共鸣，不能一问一答，不能交心，如果能一问一答，能达到共鸣，就能说是交心。不能产生共鸣，那就是不能交心。神说：“这是怎么看出来的？从人的表现、说话的方式看出来的。他不是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他是选择一些词汇，选择一些自己一贯想说的事，自己早已准备好的东西，这就是外邦人中间的一些防身术。就是一临到事先像刺猬一样把刺炸起来。”就像你之前谈的，来谈谈认识自己，这是不是一个防身术啊？咱去打仗的时候，他说让咱来谈谈认识自己。你今天见了负责人了，来，谈谈认识自己。能认识到自己的性情吗？（嗯，有这个。）神说：“这就是外邦人中间的一些防身术。就是一临到事先像刺猬一样把刺炸起来，先把自己保护好。”这个是说谁呢？（我。）先把自己武装起来，今天看小桃像刺猬一样，把自己包装起来。神说：“自己的实际情况，自己真实的本领、能耐，自己做过的错事，还有自己的茫然，甚至自己的欺骗、虚伪，都统统包裹在这些刺里面，不让外界看到，也包括不让我看到。”这只要对了号就能认识了，是吧。“他是极力地掩护、包装自己，还有自卫，保护自己。”人家说让你认识自己

了，你咔咔咔谈了半天认识自己，人家说你这就不是认识自己。好了，你承认吗？你接受吗？那就赶紧掩护一下、赶紧包装一下、自卫一下，这就叫保护自己。“人的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撒但把人败坏后人就有了这些东西。起初神造好亚当、夏娃之后，神就带领他们在伊甸园生活，告诉他们什么树上的果子可以吃，什么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他们赤身露体面对神不感觉羞耻，他们是怎么想的？神造他们就是这样的，神给他们什么他们就有什么，没必要躲着神，他们就没有这个想法。”这就是说把当初的一种情形给咱说了，神造人的时候，人当时也是赤身露体，咱看动物是不是也是赤身露体？动物不会跑，咱今天为什么要跑呢？那就是你今天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了，你感觉那是羞耻，这个感觉是谁给你的呢？这是撒但给你的。你一说话了，她说你说的不是，不是认识自己，她就赶紧说：“不对，我这里有真实认识自己的成分。你说的那个不是我说的这个意思。”这是在干什么呢？这是感觉到羞耻了。你如果没有吃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有人说你不是真实的认识自己，你会有什么表现？啊？说的我不是认识自己，那你说说我怎么是真实认识自己？她就不防备、不表白，坦诚面对。可是你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了，呀，你说我赤身露体，你说我出门没有穿衣服，这也太羞耻了吧！太丑了吧！我得掩盖。“他们是怎么想的？神造他们就是这样的，神给他们什么他们就有什么，没必要躲着神，他们就没有这个想法。”你看咱打仗的时候啊，原教会的人见了咱们就躲，为什么跑，为什么躲？（防备着呢。）（看见自己没有穿衣服。）看见自己丑了，看见自己是赤身露体的。

昨天晚上，看见丫头什么也不想说，什么也不能说，为什么呀？她怕看见她自己赤身露体，她用无声来抵抗。她觉得我不说你怎么能看见我赤身露体呢。这个东西是谁给的？这就是撒但给的。神是让你坦诚面对。昨天交通我的那个梦，我不知道轻轻地说了什么，小桃就和我生气了，起来踏着水就跑，今天是不是全都对上了？（我自己还有点对不上，是不是神给我摆设的这个环境，我应该在这个环境里寻求怎么顺服？）当你来了之后，你第一次打她的时候，让她把认识自己谈出来以后，你不接受她的，你也不能接受她的，你要接受她

的，那就证明你不行，你没有把她打倒，你没有难住她，你没有显得她赤身露体就反而显得你赤身露体了。你不能赤身露体，那你这个时候只能说她说的不是，当你把她打成不是的时候，那你是不是把她是的那部分都给否认了？那你是不是踏着真理过去了？踏着水和你表哥走了？践踏真理。什么是你的表哥？你的败坏性情出来的时候就是你的表哥来了。败坏性情是什么？你不能承认她是在认识自己，你要是承认她是在认识自己，那就证明你承认她是这里的负责人了，你不能承认她是负责人，所以你只能把她打下去，就是说你踏着真理也得把这个事情说出来，你就看见你的表哥来了。你一踏着真理，一背叛神，撒但就向你显现，你的表哥就来了，就要领你回归世界。什么是回归世界？就是为你的肉体利益说话呀，辩解表白呀，接下来一系列的事，你是不是跟着你的表哥走了呀？那你是不是两条腿被沾湿了呀？真理、净水，是让行政来掌管你。可是呢，你把真理踩在了脚底下，你搭理这些真理吗？什么是真理？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你把这些话活出来了吗？你凭着这些去活了吗？（没有。）你看见了吗？（看见了。）可是你就不搭理，你是踩着就过去了。口在天上，脚在地下，这是不是和我的梦对号了？（还有一个就是你觉得她不行，你自以为的，从你心里就定规了，可是事实是你说的那个样吗？你里面的思想观点是根据你认为的，你想象出来的那些方面看，那是你自己的想象观念，并不是真的、实实在在就是那样。因为你是按着你“父亲”教给你的那样，我非要把你打败。那神根据哪些方面看呢？）（噢，我里面就是撒但给我送了一个意念，就是说她不行，然后我就接受这个意念了。）（嗯，你根本就没有面对事实，到底哪些方面不合适、不行呢？在你心里自以为人家不行，其实还不是这回事。你就按你父亲说的这么做，非要把她打败，但是最终还有哪些方面不是这么回事呢？就是一个“的、地、得”分不清楚就不行啦？这是简单的业务方面可以学习的，这就不是什么大问题。）撒但告诉你一个什么意念呀？你要是不把她打败了，她就是负责人。她是负责人啊，就显得你是无能，你无能啊你就是赤身露体，你只有把她打败了，就证明你高大，你就不是赤身露体，她就是赤身露体了。你让她赤身露体了，你让她难堪，你就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撒但给你的这些东西，你就凭这些活着，然后你把撒但给你的东西当成了生存法则，当成真理了。就像我梦里的小桃，我让姊妹帮一下我，小桃产生

了嫉妒心，你和她产生了嫉妒心，你和她争执的时候，你心里还有神吗？（没有了。）没有了，那小桃那时候心里还有没有我说的话了？任何触碰都能背叛，稍微一触碰，好了，不干了。那你这里面是不是也是背叛呢？你这里面我没有说什么话，可是她说了，人家谈的有认识自己的成分，有认识自己的东西，可是这个触碰到你了，怎么触碰到你了，如果你一旦承认她这里面有认识自己的东西，那你在弟兄姊妹们面前你还有地位吗？你还有名誉吗？你就活在她的权下了。所以你得打败她，名义上你打败她了，实际上你把神话给否认了。你把她认识自己，对真理的认识这一部分给否认了，否认了就相当于践踏真理。你一践踏真理，一过了这条河，你的表哥就出现了，他就带你走了，你就朝那个斜路上走了。然后就有了“的、地、得”，如果第一次你打倒她，那你还有后来的“的、地、得”吗？所以说你的表哥只能是把你带入地狱。这个能对号了吧。（我之前在教会的时候，我也是那么实行的，就感觉那样的认识自己就是错的嘛。）哪个是错的？（就是她谈的认识自己嘛！）不是，你俩谈的是两码事。她谈的认识自己和你谈的认识自己是两码事。因为人在一生经历的过程中不是经历一件、两件事，经历的事情多了，你谈的这个出不出国，是慢慢熬炼地磨没了，没办法了，这不是真实的认识自己。她谈的是在神摆设的环境里边，认识到什么呀？（认识到撒但对我的苦害，认识到撒但在我身上灌输的那些毒素，成生命了。）（认识自己的地位了，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她把自己里面的撒但哲学、撒但生存法则认识了，我原来是凭这些东西活着了，这是不是认识自己啊，这也是认识自己的一方面，你不能把这个给否了。有的人谈的全，有的人谈的不全，或者有的人谈的深，有的人谈的不深，你和她谈的是两条岔道。（你岔开的目的就是想把她打倒。）就是想把她打败。（就是为了打倒她。）你不是计划要把她打倒，是在你的心里不能承认她对。动物的名字是亚当起的，神说：“神给了人智慧，人用神所给的智慧做事，如果在神看，人所做的是正面的事，那这事在神那儿是被肯定的，是被承认的，是被悦纳的，神并不作任何的评价或者批判。这是任何一个人类或是任何的邪灵、撒但都做不到的。”神说这个做不到，那你超出这个范围了吗？（没有。）那你也超不出这个范围。她说的这个话你不能承认她对，你说的是张三，我必须得说李四，就是让你承认我比你高才行，这就是败坏性情，认识到了吧。（嗯。）（你那天还

说："你虽然在出国那个事上认识到了，但是你现在还流露地位，还在争地位，说明你还不是真实认识自己。"她的意思是好像你认识到了，你就完全就变了，就不会再流露了。）（不是这样吗？）（她不是说这个事，而是你的存心、目的、观点出问题了，存心就想把她打倒，存心就是要显露自己。）每一个人的经历是不一样的，你拿上你的经历硬和她去对号了，你经历了，你就看她经历到这个没有，她如果没有经历到这个，你就把她给否了。那每一个人环境是不一样的，经历是不一样的，认识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能根据你的经历去衡量她，而是根据神的话、根据真理去衡量她。如果你根据你的经历去衡量她，那你又站错位置了，你又把自己当成真理的化身了。这你不就认识到了嘛。你不能把自己当作真理的化身，你应该根据真理来衡量，而不是根据自己的认识、认为来衡量。（是，这里面就是我的认为，我认为要是认识到了，就不这样做了，就变了。）就是我梦里的小桃，为什么我说了一句话，她就能践踏真理走了呢，因为她是根据她的观念想象来衡量的，这就是把自己当作真理的化身了，她来衡量事物的正反面来了，所以她就什么也敢干。（嗯，这个明白了。）对号了吧。（嗯。）

神说："显明你不是最终目的，要成全你、要拯救你这是目的。"那今天给你摆设环境，显明你是为了拯救你，可是你误认为神就是要看你笑话，神就是看我丑陋呢。就是我梦中梦见的小桃一样，我能不能说呀？我能不能触碰你一下呀？只要说你，肯定说的是你反面的呀，她认为，你就看见我丑陋了，我正面的那一面你就看不到，那我不干了。我说你这个呀，并不是嫌你丑，我说你的败坏性情啊，是为了让你变，不是笑话你，不是小看你。就像亚当夏娃一样，神造人的时候就是给他造的那样的，在神里面没有笑话这一说，没有小看这一说，就是说你见了神以后就不存在羞耻不羞耻了，因为神造了你，神还不知道你什么样子啊？说亚当夏娃吃了善恶树的果子，其实他们真的吃了没有？（没有。）那是一种形象的画面。这善恶树的果子，也就是说撒但引诱了你以后，你就有了自己的想象观念。你用你自己的想象观念来衡量，那你是不是就相当于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了？你吃

了善恶树的果子了，你就有了自己的想象、观念、认为，你认为我这就是赤身露体了，你认为这就是露了丑了，我不能见神了，我见神了我身上什么衣服都没有穿，多丑呢！这个丑陋是你自己加给自己的，并不是真实的自己的丑。你说神嫌人丑了吗？神就说人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人败坏了，成了败坏的人类，神造你，还不知道你能做什么呀？就说你抵挡了、悖逆了，神不知道你抵挡了？神不知道你悖逆了？可是六千年了，今天神来拯救人了，人还是跑、跑、跑，一听神叫亚当、亚当，就跑了，不敢见面，怕神看见自己丑。更何况现在作的是审判刑罚的工作，一审判刑罚肯定是揭露你丑相呢，丑相那不是你的形象，那是撒但的形象。那你把撒但的形象弃绝了，做一个人的形象不就行了吗？可是呢，你把撒但的形象当成了自己该有的形象，当成了真理，那神你要是说我，那我就得跑，就感觉到羞耻，这就是对神有一种误解。神说："神造他们就是这样的，神给他们什么他们就有什么，没必要躲着神，他们就没有这个想法。"假如说撒但没有败坏咱，那今天再给你一个修理对付、揭露解剖，你还跑不跑了？不跑了。为什么不跑了？因为你觉得那个不是丑陋羞耻，你这个丑陋羞耻、赤身露体是撒但告诉你的。审判刑罚是最真最实的爱，可是你被撒但败坏以后，你感觉审判刑罚就不是最真最实的爱，你认为那就是耍我呢，那就是小看我呢，那就是露我的丑相呢，羞辱我呢。如果你有这样的存心目的去听神的话，听我的交通，那你还能听进去吗？那肯定得反，肯定不干。所以说，这就是敌基督。他听不进去、不承认，这就是撒但。也就是你吃了善恶树的果子，这个东西就在你身上成你的生命了，你凭这个活着了，你不管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反正你不能揭露解剖我，你要是揭露解剖我，我就赤身露体了，我就没脸见人了。所以说我就拼上命地和你对着干，我就躲开、逃避。如果说你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但是这个善恶树的果子仅仅是你的败坏性情，没有成为你的生命，那神再和你说审判刑罚是爱，是为了拯救你，这个败坏性情你可以脱，脱掉以后啊，你就是神所要的形象。那如果这个话没有成为你的生命，那你就是说："噢，审判刑罚作在我身上对我是爱，揭露解剖是为了让我看见什么是正的，什么是反的。是为了让我看见撒但，神没有故意出我的丑，让我难堪。"他这个人如果这样想，他就不会跑。这就是说他没有把撒但的话当成生命待，他紧跟着就是神说怎么变，那我就怎么实行。北北听明白了是吧？

你刚刚这个激动的泪是什么泪？想起什么了，还是反省认识到什么了。（上一次交通死亡通知书，心里怕，后来又反映李霞的问题，你给我交通临到这个环境该怎么对待。在你的交通里，我从心里看见了你为我的生命担忧。回想我这半年一直做的事，全是扮演的反面角色，就从心里立心志不想再这样做了。来了这边之后，面对姊妹我里面又流露很多争、斗的情形，也知道自己的脸面地位重，不愿意低头。可是再想想自己以前做的事，不想再走以前的路，所以就放下自己里面的东西去配合。可是今天这样交通的时候，就看见自己是实质里面、自然流露出来的全是这些。又想起当时给我摆的是小卫，我心里不服，现在摆设的姊妹，我的心里也是不服，就是说在这个上面怎么老是做这样的事。感觉说不来了。）感觉自己那么地难办。（嗯，就感觉自己可难办了，就想变呢，感觉自己有什么不好的意念，让我去争，让我去斗，我就背叛它，不随着它去做，它越是不让我和她说话，和她交通，我越是过去和她交通。她说我文章上有什么问题，里面也有争战，我不想按着她说的去改，可是又一想人家说的也对啊，为了工作，你不能老是这样争斗啊，也这样背叛去配合。可是今天再谈那个自然流露，就感觉怎么没有意识嘛，就又做出这样的事了。就感觉自己这么难办，比别人败坏得严重，别人没有这样的东西，可是我一出来的就是这些个反面的东西。）认识自己要正确对待自己，不要认识自己认识得过度，导致情形成了消极、反面的。生命长大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是漫长的。看你生命长大不长大，还根据你回过头来，看你前一段时间是怎么做的，现在是怎么做的，看你生命长大没长大。原来你和小卫争的时候，你是怎么打斗的？你是明抢明干，你心里是有意识的，你是和他对抗的，这个清晰吧？（嗯。）你是明着拿出刀来干的，可是现在呢，和那时候一样不一样呢？不一样了。原来你是拿着撒但给你的武器和他争战，可是现在，撒但败坏你是深处的，不是皮毛了，而是深到骨髓里边都是，哪能一下、两下就能脱去呢？说深到骨髓里的就是，你不用有意拿着撒但给你的东西做事，而是撒但已经住在你里面了，那些东西不由自主地就出来了。那这就是个路途，刚开始是模仿那魔鬼的样式，六千年你一直模仿着，这些毒素就进到你里面了。那你现在要想脱胎换骨，那你就先得

把模仿魔鬼的样式给止住，我不模仿它了，我不跟随它了，我得摆脱它的捆绑辖制，重新做人，按着神话实行做人。当你不受它熏陶感染的时候，这些东西在你的骨髓里都是，骨髓里还往出流这个东西呢，也就是说你没有有意地做，你是自然地就流露出来了，现在变成自然的，这是不是一个长大的过程？北北，能认识到吧。（嗯。）现在是自然流露过程，当你自然流露出来了，你能认识到了，感觉到了，还有心志要背叛它，还感觉恨恶它，还感觉自己难办，这是不是认识自己到一定程度了？那下一个就是背叛自己。那背叛自己怎么背叛呢？有意识地省察自己。咱上一次交通什么了，有意识地招供是吧。就是一件事情出来的时候，你不要着急地去处理，先去认识从你第一意念里出来的东西，肯定是从撒但来的。所以说，等你以后要说“来谈谈认识自己”，这个话要出口的时候，先问问自己，我为什么要问她呀？我的存心目的是要干啥呢？有意识地省察自己，我为什么要问她认识自己啊，认识自己是要干什么，反省自己，挖根，我的目的是不是就想让她看看是我认识的深，还是她认识的深？想和她比个高低？噢，我又在比高低，比高低这是谁给你的呢？这是撒但给你的，狂妄自大的性情，而神是让你做个诚实人，和弟兄姊妹坦诚相待。哎呀，不能做，我得背叛自己，我和你比高低，我把你打下来了，我是高兴了、我是喜乐了，可是我这是作恶啊，给弟兄姊妹们带来什么影响？我给她打得消极了，我给负责人打得消极了，那负责人一消极了，那整个工作是不是瘫痪了呀？那瘫痪了，我是不是在作恶呀？好怕呀，我差点就又作了恶。我还敢吗？我不敢了。那你还敢和她较量吗？还敢和她比试吗？不存在了。而是我看见她哪里错了，我帮助扶持，看不见了，我好好配合，尽我所能。神看着呢，撒但看着呢，那你就是心思意念也不放过它，这样你是不是走上彼得的路了？彼得怎么走呢？还记得吗？（常常反省自己。）嗯，反省自己，连他的心思意念也不放过。原来做事是按着撒但生存法则，那现在要求你做事反省，我什么存心？我为什么这么做，连存心目的也不放过。好了，这样是不是就把撒但在你身上的毒素给揪出来了？这是不是洁净自己的过程，当你走上洁净的过程，那你是不是就走上成全的过程了？那你是不是离神更近了呢？那你说虽然你今天自然流露出这样的性情，但是神看到这个事情，是欣慰、是高兴、是喜乐，神看到的是你的变化，神看重的是你的变化，不是曾经做的事。尼尼微城，四十天就要倾覆了，神就

要毁灭他们了，但是他们能披麻蒙灰，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而今天呢，你不仅是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而是能从心思意念上省察，那你说，神是不是更得欣慰呢？这是不是好事呢？所以说，这是可喜可贺的事，咱不要过度地认识自己到了悲伤、消极的地步。生命不是一天、两天长大的，生命长大是漫长的过程。咱刚才看到哪块了？（神说："神造他们就是这样的，神给他们什么他们就有什么，没必要躲着神，他们就没有这个想法。"）没必要躲着神，神是造物的主，神造人就是这样。你再看，你和我接触，我小看你不小看呀？所以说为什么人今天都能跟这个道呀，就是因为我没有那个意念，我没有那个心思，我所流露出来的也不是。我流露出来的全是帮助扶持，全是爱，所以说你不需要防备。就是说在实际的经历中证实，神没有看人赤身露体，没有小看人，没有露人的丑，一心就是为了拯救人，所以说，没必要来到我面前防备、躲藏，或者是装作一种刺猬，自卫，用一种血气。为什么用血气了？血气就是你不要靠近我，你不能看我，你不能分辨我，不能认识我，害怕丢了自己的丑相。来，再接着念吧。

神说："所以说，他们无论在神面前是什么样都是坦然的，在他们的眼神当中能看见真诚，他们内心深处对神没有戒备，也没有那堵防护墙，就是他们在神面前用不着也不需要保护自己，因为在他们内心深处觉得神对他们来说没有威胁，是绝对安全的。"我在和你交通的时候，你是不是看见我是坦诚的，我没有任何防备的心。就我以前给你交通的，我揭发检举最后把我打成邪灵污鬼了，你就是把我打成邪灵污鬼了，我也不躲、不藏，你说我是邪灵，那我就是邪灵了，我只是做我该做的，我不能因为你说我是邪灵了，那我就回归世界，我就去上班、挣钱、背叛，这就是一个坦然。神说："所以说，他们无论在神面前是什么样都是坦然的，在他们的眼神当中能看见真诚，他们内心深处对神没有戒备，也没有那堵防护墙，就是他们在神面前用不着也不需要保护自己。"那你在我这儿用不用保护自己啊？神说："因为在他们内心深处觉得神对他们来说没有威胁，是绝对安全的。"这里面是不是有了信了，信赖、信靠、交托，如果对我说的话，你还有逃

避、躲藏、防备，这是不是没有信、没有信靠、没有爱，啥也没有？一说到没有信就啥也没有了，所以你才自我保护，你觉得我好像是害你似的。神说："因为在他们内心深处觉得神对他们来说没有威胁，是绝对安全的。神只会保护他们、爱护他们、疼爱他们，神绝对不会伤害他们，这是他们内心深处最扎实的一个想法。"所以今天不管什么人过来，不管我怎么交通，我怎么打周瑜，我怎么打蹦蹦，他没有一个人敢起来跑的，就算周瑜他一时跑出去，最后还得跑回来，回来还得规规矩矩。为什么呀，咱看到了，因为他们看见了在这儿是安全的。神说："因为在他们内心深处觉得神对他们来说没有威胁，是绝对安全的。神只会保护他们、爱护他们、疼爱他们，神绝对不会伤害他们，这是他们内心深处最扎实的一个想法。"最扎实的，从这里就体现出来了，人对神逐步有了真实的信，有了真实的认识。"但是，这个情况从什么时候开始变了？"（从他们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其实这是一个象征，就是从撒但引诱夏娃开始，他们就被撒但一点点地引诱，开始犯罪，做错事、走错路，然后撒但的毒素就进到他们里面了。"咱们一开始还真的以为是吃了果子了，其实是撒但的引诱，然后撒但的毒素就进到他们里面了。是撒但的引诱，不是吃果子，今天让咱们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是撒但的引诱：叫你维护一下自己，你咋那么傻呢？你就不会为自己说句话呢？你就不为自己表白一下呢？你就看着人家高高在上，看着人家有地位、有名誉多好呢，看人家说你赤身露体，说你是恶人，说你是地狱之子，说成那样了，你还跟呢，多傻呀！有的人听了这个，这是不是撒但对他的引诱呢？有的人听了：他就是耍笑你呢，说你赤身露体的，说你是恶人，说你是不信派，如果你不跟随他了，你到外面去怕啥，你信神了又不是信他。最后，他就成了这样了。所以说，今天认识一点就悔改一点，如果认识到还不悔改，最后就被撒但一点一点吞吃了。"紧接着，神还没来的时候，他们就常常躲避神。"就是说，神还没有作工的时候，他就是一贯地维护自己的地位名誉。为什么说难呢？就是一贯的表现就是爱和人斗，争出个输赢，铁齿铜牙纪晓岚，你想，人家说我是纪晓岚，我要是再不把你打败呀，我就不是纪晓岚了。这个纪晓岚你觉得是光荣，你要不作纪晓岚就觉得是丢人，所以你就越打越斗，越打越邪恶，越斗越有劲。撒但就要把你吞吃了，最后你就活在这个里面了。就是说神还没来的时候，你就开始躲藏，你就靠撒但活着，你就这样，争夺地位，争夺名

誉。等神来了之后呢，你已经习惯了，你和神也要争呢。你和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你就老觉得自己对，我就是对的，你们都是错的，我就是错了我也不承认，就是我对，打死我也不承认，我就是对着呢，我没错！那你带着这样的态度观点，在人群中这样认识，那等神来了呢？也是这样的。如果你和人讲个理、站个高位，你不会犯死罪。神来了，你已经习惯了，习惯了站高位，习惯了永不言败，老想把神打败，老想让神听你的。神说出来哪个对、哪个错，你还觉得不行，还老觉得你的那个是对的，那最后就是神你也想踩在脚底下，你想当神，想当造物的主，那这是不是在找死呢？

所以，神说："他们就被撒但一点点地引诱，开始犯罪，做错事、走错路，然后撒但的毒素就进到他们里面了。紧接着，神还没来的时候，他们就常常躲避神，不想让神找到他们。他们为什么能这样呢？因为他们觉着跟神有距离了。这个距离是怎么产生的？（没听神的话。）"比如说有的人，我说他太邪恶了，他说那我得悔改，可是有一种人你说他太邪恶了，他说神恨恶邪恶是吧，那我就更邪、更恶，你说我不顺服神，那我就背叛神，那我就起来走，那我就回归世界，这种人你不能碰他，你跟他说你露丑了，他说那既然我露丑了，那我就连裤子也脱了，那我就不活人了，反正我就是丑，我露一点也是丑，我一丝不挂也是丑，那我还不如全身不挂呢。你要是说我是效力者，说我不能蒙拯救，那我就不能在这了，我还在这干什么呢？那神作工是不是还要试炼人呢？你不变化，还是不能蒙拯救，这是肯定的呀，你就不能让神说你句不能蒙拯救，一说你不能蒙拯救，我就走，我就回归世界，我出去大干一番。反正在这也不能蒙拯救，我回归世界也不能蒙拯救，那我何必不去世界大干一番？他就不计划悔改，他就不承认他有错，这人能蒙拯救吗？自己把自己毁了，最后还要在大街上谩骂神：神啊，你作的太苛刻了，你对我作的太不公义了，我跟随了你这么多年，结果你现在说不拯救我了。因为他们觉得和神有距离了，有隔阂了，就破罐子破摔。那咱觉得和神有了距离了，是不是咱应该拉近这个距离呀？

（那有的时候，活在败坏性情里挣扎实行不出来，是不是没有看到地位名誉给我带来的苦害，我在这方面苦没受够，这个苦是不是该受的？）是要你受背叛的苦，你不背叛永远活在撒但败坏性情下，永远出不来。（背叛的苦？）你背叛了以后，你尝到实行真理的甜头了，你才能更有意识地去实行真理呢。你不背叛它，就体尝不到真理给你带来的乐趣，那你怎么可能会主动去背叛它呢？你再受什么苦你觉着都不苦，你觉着那就是应该。你得先去实行真理，就是神说守诫命和实行真理是什么关系？守诫命是为了实行真理，实行真理是为了更好地守诫命，互相是连贯的。什么是守诫命？守诫命就是和守规条一样，在我不明白的时候，我最起码是先守着。在我不明白为什么要一二一的时候，那你喊一，我就一，你喊二，我就二，在我不明白的时候，我得守住。当我明白了之后，知道人家是要阅兵呢，神要检验你是不是神话掌管你，是不是神话掌权呢，是要看你呢，当你明白了之后，那你一二一的时候，是不是更加坚定了呀？就是你守规条的时候，你看人家一二一地走呢，你也得一二一地走，左转右转你也得跟上走，在你不清楚的情况下啊，这就是一个诫命。守住诫命是为了更好地实行真理，怎么是实行真理呢？那就是神叫我一，我就一，神叫我二，我就二，神叫我左转，我就左转，神叫我右转，我就右转。守诫命就是为了听神的话，那我听神的话是为了实行真理，实行真理是为了更好地守住诫命。那我就听神的话，神叫我左转，我就左转，神叫我右转，我就右转，人家都看着呢，如果我不是一二一，那我就是悖逆，那我就是抵挡，这就是羞辱神的记号，这就是该下地狱了，这是不是就明白了？当你明白了以后，你再来守这个诫命是不是更好守了？这个时候还用你受守诫命这个苦吗？不需要了，这成人的自然流露了，实行真理是为了更好地守诫命，守诫命是为了更好地实行真理。就好比背叛自己，说自己赤身露体，当你明白了什么是赤身露体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好站立了？当你不明白什么是赤身露体的时候，你是在躲呢，我说我要把你打到地狱，你是下呀不下？你肯定不下呀。可是神说你要是想信好神，必须下到地狱里，这才是人信神的开端。你听了这个话，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诫命呢？诫命临到了，我得下地狱，我得认识自己，认识自己到一定程度，那就跟着神的话走了，就跟着诫命往前走了。我给你交通，说你就是地狱之子，你跟着我的交通一样一样都结合上了，看见自己就是地狱之子，自己就是魔

鬼撒但，这是不是就对自己有认识了？在认识自己的时候，你就正确对待，哎呀，我就是地狱之子，我没希望了，在你没希望的时候，你是不是把真理当成了救命稻草？怎么做到的？守住诫命是为了更好地实行真理。叫你下地狱，你就下地狱，你不愿意下地狱，你就辩解表白，你一表白的时候，你还能看清吗？那我再和你交通什么，再和你对号入座，你什么都听不进去，什么都听不明白，就是打死你，也打不到地狱里面。你就没有守住这个诫命，你就没下到地狱，你能认识到你的邪恶之处吗？你认识不到你的邪恶之处，你认识不到你的悖逆抵挡，你还有悔改吗？你没有悔改，你和神还是对立的。所以说，你守不住诫命，那你就不可能实行真理。那不实行真理你守诫命也是守了个规条。你今天守住了明天守住了，那是克制。有的人说你把我打到地狱，行，我进地狱，我是地狱之子，我就是该死的种类，他是种克制、控制。就她今天说的，我把自己放下了，我把自己放在地狱里面，那放在地狱里面和打在地狱里面一样不一样呢？放到地狱里面，她有一个想法，这是放在地狱里了，我其实并不是地狱之子。你看我打周瑜的时候，把他放到地狱的时候，他为什么迟迟没有变化啊？因为在他心里有一个想法，我呀，就不是在地里干活的料，我是先锋官，你把我放在地狱里，放在地里，仅仅是一种作工方式，过了这两天，过了这个时间，你还得用我，你还得提拔我，坐够这二年监，我还是先锋官。他有这种想法，他有这种认为，他还认识自己吗？他不会认识自己，他也不会有悔改。这就是他把自己放在了地狱，不是把他打在了地狱，他不接受，所以他不会有悔改。把他打到地狱，让他认识了自己就是地狱之子，我做什么了，我怎么与神为敌了，根据我与神所做的事，我就是地狱之子，在神面前我再没有资格了，我再没有资本了，没资本、没资格就不讲了，就脚踏实地去走这条信神的道路了。当他觉得自己有资本的时候，他会脚踏实地吗？他就完全是种空想，我该怎么怎么，那永远是假的，空想家。所以说，先叫你守诫命，实行真理应该先守诫命，我给你说出来了，你就按神话去实行。你不明白的时候啊，可以先不要追求明白，神叫你怎么做，你就先怎么做，在你做的过程中啊，就逐步地明白了。就好比诚实人，刚开始，你就不知道什么是诚实人，神为什么要求人做诚实人，那我就单纯敞开，我就做一个诚实人就行了。神叫我做诚实人，那我就相信神的话，对神的话不要产生怀疑，不要疑惑。好，那我就不要疑惑，神

说什么，我就听什么。神说揭发检举，我就揭发检举。神说对于敌基督你弃绝他、解剖他、揭露他，那我就弃绝他，我不管我的前途命运，我不管带领工人对我是打压，还是开除，我一直按着神话去走，我不明白我就按着神的话去走。直到你一直走过来之后，你才发现啥呀？我在揭发他的过程中，我把敌基督、假带领认识分辨了。我在守诫命的过程中，我实行真理了。神话叫你怎么去认识，你就怎么去认识分辨，按着神话去走了，一路走过来以后，敌基督、假带领分辨清楚了，在这个过程中，把神经营人、带领人的步骤看清了。

神说："我很欣赏对别人没有猜疑的人，也很喜欢肯接受真理的人，对于这些人我很照顾，因为这两种人是我眼中的诚实人。"这句真理你是不是认识到了？那诡诈人他猜疑神的作工，他就实行不来，他就不相信神的话，他就应付了事，那得着什么了？什么也得不着。我在跟着神走的时候得着这部分的真理了，神说他对诚实人十分地照顾，哎，我感觉我也没有做什么呀，可我就得着了呀，这是不是对你的照顾呢？那诡诈人呢？神说，神的智慧建立在撒但的诡计之上，那他想骗取，他想智取，不愿意强攻，这是诡诈人身上的不义吧，所以神也不让他灭亡。你就继续做你的诡诈人吧，那在真理上就不要用功，你就不用实行真理，你也就不会明白神的话，最后也得不着真理，不会明白神的心意，那最后你啥也不知道，那他是不是就淘汰出去了，这就是实行真理与守诫命之间的关系。然后你的路该怎么走，你不明白的时候，别说我不明白呢，那该怎么实行，我得明白真理才能实行真理，这是不是混话？实行真理以前你是不明白真理的，你是不需要明白真理的，你是坦诚的，单纯敞开做人。真理是你实行了以后，做了以后，逐步才能明白的，而不是你先明白了。就像吃药一样，是吃药在前，病好在后。可诡诈人呢，他把药放这先不吃，就等着病好呢，能好了吗？你是不是看到自己了？咱吃药的时候人能想得通，我得吃药了，吃药病才能治好呢。那在真理上就把这个忘了？那实行真理才能有生命了，不实行真理就没有生命，这个人就转不过弯了。神说你接受揭露解剖就能看见自己的丑陋形象，就能看见你与神对着干，你看到你与神对着干的时候，你就看到你的地狱了，看到你

自己是该死的种类了，当你看见的时候，你就不敢再与神对抗了。当你实行真理的时候，神说你悔改了，这是不是就蒙拯救了？可是诡诈人呢，他不能接受审判刑罚、修理对付，他一接受以后啊，这多丢人呢？在人家别人那里怎么看你呀？丢人现眼，不行，坚决不能接受，你们谁也不要揭露解剖我，我就是天女下凡。揭露解剖我了，我就成了赤身露体了，那我就完了！诡诈人凭自己想象，神告诉你把你揭露得体无完肤，把你的老己钉在十字架上就是拯救，都是为了你好。可是他对这个话信不来，不接受，他也不去实行，他不明白的时候也不按诫命来守，最后，自己把自己害了。里面的人都快作成了，外面的人还什么也不知道呢。你问诡诈人什么是生命，什么是真理，什么也不知道，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实行过真理的人，他是不是尝过这个甜头了？你不叫他实行真理能行吗？还得实行，他离不开神，不敢离开神。一个是感觉到害怕，有点惧怕感，一个是有点羞耻感，这就能拯救人。看实际前两天说啥了？你就不解剖解剖我？你不说说我？那时候是不要解剖，怕解剖，你就总解剖我，说你和人生是一起出来的，你就照顾她，你就看我不顺眼，我怎么做也不对，她反抗，等她尝着甜头了，就开始想要解剖了。

2020年9月19日

交通第十六篇

第十六篇神话：在我口中有多少话要对人说，有多少事需对人讲，但人的接受能力太差，不能按着我的供应而将我的话全部领受，只是知其一却不知其二，但我并不因着人的“无能”而把人打死，或者因人的软弱而忧伤，我只是在作我的工，我一直在说话，尽管人不明白我的心意，当到有一天，人都会在心灵深处来认识我的，都会在意

念当中来思念我的。当我脱离地之时，也正是我在人心中登宝座之时，即人都认识我时，那时也正是众子、子民在地作王掌权之时。认识我的必将成为我国中的柱子，认识我的才有资格在我的国中作王掌权，凡认识我的都有我的所是，都能在所有的人中间活出我。我不管人认识我到什么程度，反正我的工作谁也拦阻不了，人不能来给我“帮忙”，不能为我做什么，只是在我的光中随着引领行事，在光中寻求我的旨意是什么。如今，人都有了资格，认为在我前可以大摇大摆地晃动，可以毫不拘束地谈笑风生，与我并肩相处，人对我仍不认识，认为与我的性质差不多，都属血肉之体，都在人世间生存，人对我的敬畏之心太小，能在我的面前敬畏我，却不能在灵的面前事奉我，似乎对于人来说灵根本就不存在，所以不曾有人认识灵，所有的人在我的肉身之中看到的只是血肉之体，却未看见属神之灵。难道这样就达到我的心意了吗？人都是糊弄我的专家，似乎经受了撒但的特殊训练，因此来专门糊弄我。但我并不受撒但的搅扰，我仍要因我的智慧来征服全人类，来打败全人类的败坏者，使我的国度在地上坚立。

在人中间，曾有人想探索天上的星辰有多大，天上的空间有多少，但不曾有人对此有研究成果，只是垂头丧气，以失败告终。我在万人中仰望，我在人的失败中观察人的动态，没有一人是对我心服口服的，都是不顺也不服，人的野心不小哇！当整个渊面混浊之际，我在人间开始体尝人间之苦，我灵在周游世界，我灵在鉴察万人之心，但我又在道成肉身之中征服人类。人看不见我，是因人的瞎眼；人不认识我，是因人的麻木；人抵挡我，是因人的悖逆；人来在我前俯伏，是因我已把人征服；人来爱我，是因我本是值得让人去爱的；人活出我、彰显我，是因我的大能、我的智慧将人作在我的心意之上。我在人的心中有地位，但我并不曾接受人在灵中的爱，实际上，在人的灵中都有着自己最心爱之物，但在这之中并没有我的份，所以说，人的爱都是犹如肥皂沫一样，在风中会全部消失、爆破永不再出现。我对人的态度却是始终如一、丝毫不变的，作为人中间的任意一个，谁能做到这一步呢？我在人眼中犹如空气一样摸不着、看不到，所以多数人的寻求只是在无边无际的天空之上，或是在汹涌澎湃的海面

上，或是在平静的湖面上，或是在空洞的字句道理其间。人没有一个认识人类的实质的，更没有一个能说出在我身上的一点奥秘的，所以我不要求人能达到我所要求的人想象当中的最高标准。

山在我的话中倒下，水在我的话中而倒流，人在我的话中而顺服下来，湖泊在我的话中而开始流动不止，滔滔大海虽然怒气冲天，但在我的话中却宁静如湖面之上，我手轻轻一摆，狂风便立即消失，离我而去，人间顿时恢复宁静。但当我发怒之时，山立时而四分五裂，地立时摇动，水立时枯干，人立时被灾荒淹没全身，因着我的怒气，我并不搭理人的惨叫，并不因着人的呼救而给予帮助，因我的怒气在升腾。当我在天宇之中时，众星不曾因我的存在而慌作一团，而是因着我的存在而为我尽心尽力地工作，因此，我将更多的光明赐予他，让其发出更多的光彩，为着我得着更多的荣耀。在天之上越是光明，在天之下越是漆黑，多少人曾埋怨我不会安排，多少人离我而去，去搞自己的王国，借此来背叛我，以扭转黑暗之状，但有谁的心志将其成全了呢？有谁的心志是成功了的？谁能扭转我手安排的现状呢？当地上遍及春意之时，我将光明偷着悄悄地给人间送来，所以在地之人顿觉空气新鲜，但就在此时，我又遮蔽人的眼，让人看见的只是迷雾遍地，所有的人、所有的物都模糊了，人都是只在叹息：为什么光只是稍来片刻？为什么神给人的只是迷雾、只是模糊呢？在人的失望之中，迷雾随即消失，但在略见微光之时，一场倾盆大雨从我而降，在梦中的人都被雷雨震破耳鼓，惊慌失措，来不及遮盖，被大雨淹没全身。顷刻间，天之下的万物在我的烈怒之中被冲洗干净，不再有人埋怨暴雨的侵袭，所有的人都生发了敬畏的心。因着大雨的突然，所以多数人被从天而降之水淹死，成了水中的“死尸”。我鉴察全地，多少人在儆醒，多少人在悔改，多少人在小舟之上寻找水流之源，多少人在向我俯伏，以求得我的饶恕，多少人见到了光明，多少人看到了我面，多少人有了生活的勇气，全地焕然一新。在这大雨过后之状中，所有的物都恢复了我心中的原样，不再悖逆了，不久，全地充满了欢笑之声，全地遍及赞美之气，全地又充满了我的荣耀。我的智慧在全地之上，又在全宇之中，万物其间是我智慧之果，万人之

中又洋溢着我智慧之精品，所有的一切都如我国中的万物，所有的人如我草场中的羊都栖息在我的天之下。我行走在万人之上，举目观看，不曾有一物是旧样，不曾有一人是旧态。我在宝座之上安息，在全宇之上躺卧，我心满意足，因为万物又都恢复圣洁了，我又能在锡安中安然起居了，地上之人又能在我的引领之下安居乐业了，万民都在我手中操持一切，万民又恢复了原有的聪明，恢复了本来的面目，不再是满身尘土，而是在我的国中圣洁如玉一般，个个都面貌如同人心中的圣者一般，因我的国在人中间成立。（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十六篇》）

刚才读最后一段有没有体会？这部分说话属于预言方面，属于奥秘，也属于异象方面的。“山在我的话中倒下”，山，倒了没有？（倒了。）殿，倒了没有？（倒了。）压倒人的山，就是敌基督，对吧？（嗯。）神一直发表真理，发表了整整一年带领工人选择道路最关键，把敌基督所有的表现全部揭露出来。就像实际那个梦，梦见他的父亲怎么叫也叫不醒一样，死了，倒下了。“山在我的话中倒下，水在我的话中而倒流”，在我的话中而倒流，怎么倒流的？把你打成地狱之子你才能进入，你高高在上，那水流不进去的。在话中倒流，你敬虔，神话就能进去，你张狂，神话就进不去，因为水是往低处流呢。可是呢？神话是真理，真理怎么形容？涌流不息的泉水。这个泉水怎么流呢？倒流，水在我的话中而倒流。“人在我的话中而顺服下来”，这是不是顺服下来了？（嗯。）揭露解剖了之后，你的靠山、你的父亲倒了，没父亲了，你垮了，在地狱里边了，好了，水开始进来了，真理开始倒流了。这个时候人怎么了？开始顺服下来了。“湖泊在我的话中而开始流动不止”，其实咱们在哪呢？海洋？湖泊？神作工是以点带面，作工结束了要有什么出现啊？团体出现。“湖泊在我的话中而开始流动不止”，什么意思？神的工作扩展，流动不止。“滔滔大海虽然怒气冲天，但在我的话中却宁静如湖面之上。”滔滔大海，就是说教会里面气势汹汹、怒气冲天。他敢说话吗？敢开口吗？不敢说话，见了你就是跑。“我手轻轻一摆，狂风便立即消失。”怎么样？神说了一年的话语，让假带领、敌基督抬不起头来了，倒了，踩在脚底下了。“狂

风便立即消失，离我而去，人间顿时恢复宁静。”这是不是往恢复宁静上走呢？（嗯。）敌基督不敢乱做了、不能乱做了，他看清自己是什么东西了，他回归世界了，有点敬虔的人他也不敢再张狂了，恢复宁静了。

“但当我发怒之时，山立时而四分五裂，地立时摇动，水立时枯干，人立时被灾荒淹没全身，因着我的怒气，我并不搭理人的惨叫，并不因着人的呼救而给予帮助，因我的怒气在升腾。”“当我发怒之时”，现在是不是发怒要开始了？发怒时神不搭理人了。“地立时摇动，水立时枯干”，现在看到的地震、瘟疫、水灾、旱灾。“人立时被灾荒淹没全身”，这个灾荒还有什么意思？灵里边的饥荒。为什么有饥荒？“因着我的怒气，我并不搭理人的惨叫”，神不搭理人。“并不因着人的呼救而给予帮助，因我的怒气在升腾。”神话都和你说了，你再呼求，神给你恩典吗？在教会建造时期，是圣灵作工，圣灵扩展他的工作，利用你可取的部分，所以圣灵就大力地感动你，竭力地感动你作工。作工结束了，现在国度建造时期是要作你的心，还感动你吗？不能感动你了，再感动你，你做出来就不是你自身的，你不会认识自己，就前面说那些话，你在那大摇大摆你认为了不起了、有资本了、有资格了。“众星不曾因我的存在而慌作一团，而是因着我的存在而为我尽心尽力地工作，因此，我将更多的光明赐予他”，这个感受到了吧？（嗯。）“让其发出更多的光彩，为着我得着更多的荣耀。”这是不是得着更多的荣耀了？怎么得着更多的荣耀了？神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了，登宝座了，这是不是得着荣耀了？（是。）也就是咱作人越多，神得荣耀越多，神话越能占有你，神得荣耀越多。“在天之上越是光明，在天之下越是漆黑”，这个能体会到吧？为什么在天之上越是光明呢？也就是我越是解剖你解剖得彻底，我在这边越明朗，你在这看着也越明朗。在天之下越是漆黑，你怎么了？你招架不住了，不敢说话了，所以越是漆黑。“多少人曾埋怨我不会安排”，教会的人看了你的交通以后，他说什么？神不会安排。你说他们是假带领我知道，我认识，你们说的也对着呢，可是呢！你们是被开除的敌基督团伙，这是不是把这件事阐明了，是吧？“多少人曾埋怨我不会安排”，说这话

的人是不是埋怨神不会安排？（嗯。）你把这些人给我安排在教会当带领，我好好跟着不就成了吗，你却把假带领、敌基督安排在我头上！你要是把假带领、敌基督安排在开除的这批人身上，你看我弃绝吗，你让我怎么弃绝我就怎么弃绝，绝对顺服，这就是对神的一种埋怨。“多少人离我而去”，这是不是不合人的观念？咱和他交通呢，没有一个真实的带领人啊，就因为这一句话，他还信不信了？（不信。）不信，信不来了。有些人在教会，听了这句话以后，干脆教会也不跟了，你这边也不跟了。为什么呢？打架了。看不见神的主宰，究竟神在哪呢？在开除的人里边感觉交通得挺亮堂，在教会里边什么也没有，圣灵在哪？这是不是人在做啊？看不见神了。“多少人离我而去，去搞自己的王国”，回归世界，搞自己的事业，或者自己搞独立的聚会，他也不跟这边，也不跟教会，搞独立王国。“借此来背叛我，以扭转黑暗之状。”他是不是想扭转这黑暗之态了？（嗯。）但有谁的心志将其成全了呢？有谁的心志是成功了的？”做不成，成不了。“谁能扭转我手安排的现状呢？”这是神亲手安排的，谁能扭转得了呢？你再不服不满，你也改变不了。

“当地上遍及春意之时，我将光明偷着悄悄地给人间送来，所以在地之人顿觉空气新鲜，但就在此时，我又遮蔽人的眼，让人看见的只是迷雾遍地”，咱刚开始国度建造的时候，听见这些话的时候，你是不是感觉看到光明了、空气新鲜了？可是空气新鲜是谁送来的呀？不是教会送来的，不是正经渠道来的，你会感觉到什么？你会感觉一团迷雾。“所有的人、所有的物都模糊了。”也就是祭司弟兄告诉你“听话”是敌基督。“人都是只在叹息：为什么光只是稍来片刻？”咱刚开始作工的时候，人的信心饱满是吧？跟上两天退去了。“为什么神给人的只是迷雾、只是模糊呢？”人都想要个答案，人都想从祭司弟兄讲道里边听一句对这些人的肯定，可就是听不到。反过来听到了什么？听到祭司弟兄说他们是敌基督。“为什么神给人的只是迷雾、只是模糊呢？在人的失望之中，迷雾随即消失”，刚开始咱交通的是什么？是异象，是吧？在异象中他看见路了，他觉得对着呢。可是进来咱一交通生命进入以后，他麻木了，又走入迷雾了，退去了。“但在略见微光之时，

一场倾盆大雨从我而降”，倾盆大雨指什么说的？（揭露解剖、审判刑罚。）揭露解剖。“在梦中的人都被雷雨震破耳鼓，惊慌失措，来不及遮盖，被大雨淹没全身。”也就是说，都想来干什么？心里想：哎呀！教会建造来到国度建造，交通得很好啊！进国度建造都觉得是美事，美梦来了，结果又来了个揭露解剖、审判刑罚，一下打到了地狱！呀！说是进国度的时候，又进了地狱了。神说在梦中的人，咱是不是做梦呢？做梦呢。“在梦中的人都被雷雨震破耳鼓”，从来没有听过，不敢听。就像前天那个姊妹，想叫你安慰安慰她呢，谁知道临到了击打。“被大雨淹没全身。”淹没全身是怎么了？该死了，打到地狱了。“顷刻间，天之下的万物在我的烈怒之中被冲洗干净”，人是怎么干净了？倾盆大雨，审判正式开始，在烈怒中被冲洗干净。“不再有人埋怨暴雨的侵袭。”享受过的人就不再埋怨了。“所有的人都生发了敬畏的心。”你的敬畏的心怎么来的？必须把你打到地狱里边，让你看到你的无耻之态，你是个地狱之子，看到你是恶人，看到你是该死的种类，这时候才产生敬畏的心。“因着大雨的突然，所以多数人被从天而降之水淹死，成了水中的‘死尸’。”打死你，都成了死尸，这就是说咱现在的一种处境。“我鉴察全地”，在灵里，圣灵鉴察全地。“多少人在儆醒，多少人在悔改，多少人在小舟之上寻找水流之源”，有的人接受了教会的打压以后知道这不对了，知道这黑暗掌权了，几个人出来独立聚会了，他不在教会里边了，这就是小舟，是吧？隔离出来了。“多少人在向我俯伏，以求得我的饶恕，多少人见到了光明，多少人看到了我面”，这是不是见到了光明？异象里边看清了道路，再经过审判刑罚以后，你看见了人子的形象，嘴里是利剑，眼目如同火焰。

“多少人有了生活的勇气，全地焕然一新。”深有体会了吧？全地焕然一新。那时候没经历到，你看这些话看不懂。焕然一新，不知道什么意思，现在已经体会到了，现在就是焕然一新。可你焕然一新了，外边人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他看你还是这个人，还是同样的天、同样的地，这叫完全进入哪了？进入灵界了，灵里边的，全地焕然一新。“在这大雨过后之状中，所有的物都恢复了我心中的原样，不再悖逆了”，大雨过后，审判刑罚以后，人有了人样了。就

我说的，现在蹦蹦有了点人模狗样了，那最后把狗样变成人样，成了人模人样，这就是神造人当时的初衷，原样。“不久，全地充满了欢笑之声”，为什么全地呢？因为要有多少人寻求真道，庄稼多、工人少，经过不久，不是说立刻，你得去做、你得去带领，把弟兄姊妹都带到灵里边，所以，不久全地满了欢声笑语。“全地遍及赞美之气，全地又充满了我的荣耀。我的智慧在全地之上，又在全宇之中，万物其间是我智慧之果，万人之中又洋溢着我智慧之精品，所有的一切都如我国中的万物，所有的人如我草场中的羊都栖息在我的天之下。我行走在万人之上，举目观看，不曾有一物是旧样，不曾有一人是旧态。”距离看到这个景象，不长了吧？“我在宝座之上安息，在全宇之上躺卧，我心满意足，因为万物又都恢复圣洁了，我又能在锡安中安然起居了，地上之人又能在我的引领之下安居乐业了。”这是不是到了话语时代了？安居乐业，人不再吵了、不再闹了。就像今天交通说小桃呢，是吧？因着咱自己的虚荣、脸面、地位，说话不注意，有自是的性情，缺乏智慧，没有智慧。神要恢复人正常的良心理智，缺乏智慧，不考虑后果，也就是恢复成一个诚实人，不是做老实人。让人恢复了诚实，恢复了正常理智，人和人之间是不是就好相处了？不仅是好相处，没有争执了、没有吵闹了，那是不是开始安居乐业了？（嗯。）这就是：“地上之人又能在我的引领之下安居乐业了，万民都在我手中操持一切”，就说带领工人作工中互相争执、互相争夺地位，经过揭露解剖、修理对付以后，不再为这些作工，能够和谐配搭，这是不是都是安居乐业了？（嗯。）“地上之人又能在我的引领之下”，在神的引领之下安居乐业了。“万民都在我手中操持一切，万民又恢复了原有的聪明。”我说小桃呢，你真傻！咱考虑说话会带来什么后果，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这才是恢复了聪明。这叫操练什么？智慧。“恢复了本来的面目，不再是满身尘土，而是在我的国中圣洁如玉一般，个个都面貌如同人心中的圣者一般。”人心中的圣者一般，你看神说话，人心中的圣者，不是真正的圣者，是人心中的圣者。“因我的国在人中间成立。”这是不是国度建造就成了？（嗯。）

再看一下奥秘的揭示十六篇：对人来说，神太大、太丰富、太奇妙、太令人难测了，神的话在人眼中升为至高，被人看为世上之佳作，但由于人的缺陷太多，人的头脑太“简单”，又由于人的接受能力太差，所以无论神的话说得多么明了，但人仍然是坐而不动，似乎是精神病患者一样，饿时不懂得吃，渴时不懂得喝，只是一个劲儿地大喊大叫，似乎在灵的深处有难言之苦，但又无法诉说。当神造人时，按神的本意，人都能活在正常的人性里而按着本能来接受神的话，但因着人起初就落入撒但的试探之中，因而事到如今人仍然不能自拔，仍不能识破几千年来撒但施行的诡计，再加上人没有完全认识神话的器官，所以导致今天这个光景。但就现状来说，人仍活在被撒但试探的危险之中，因此人对神的话仍不能纯正地领受。正常人的性情没有弯曲诡诈，人与人有正常的关系，不搞独立，生活不平庸、不腐朽，而且在所有的人中间高举神，在人中间贯穿神的话，人与人和睦同居，都活在神的看顾、保守之下，地上充满和谐之气，没有撒但的搅扰，在人中间都能以神的荣耀为根本。这样的人都是犹如天使一样，单纯、活泼，不曾向神发怨言，只为神在地的荣耀而献上自己的所能。如今正是黑夜之际，所有的人都在摸索、寻求，漆黑一团的夜晚令人毛骨悚然，禁不住身上打起哆嗦来，侧耳细听，似乎有阵阵西北风的呼叫之声，伴随人的哀哭之声。人都在为自己的命运而忧伤、哭泣，为什么看神话却不解其意，似乎生活之中即将失去希望一般，似乎死即将临及其身，似乎人的末日就在眼前。在此惨状之中，正是软弱的天使向神呼求之际，在阵阵哀号声中诉说着自己的苦衷。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在众子、子民中作工的天使再不降在人身上，这是为了防备在肉身之中受撒但的摆弄而不能自拔，只是在人看不见的灵界中作工。所以神说的“当我在人心中登宝座之时，那时也正是众子、子民在地作王掌权之时”，这是指天使在地享受在天事奉神的福分之时，因着人本是天使之灵的发表，所以神说让人在地犹如在天一样，让人在地上事奉神，犹如天使在天直接事奉神一样，所以说在地之日享受在三层天的福分，这才是这话的实情。

“对人来说，神太大、太丰富、太奇妙、太令人难测了，神的话在人眼中升为至高，被人看为世上之佳作，但由于人的缺陷太多，人的头脑太‘简单’”，人的头脑太“简单”带了个引号，是什么意思呢？太复杂了，太不简单了！（嗯。）因为人的缺陷太多，这个缺陷呀没有带引号，缺陷是真的，人的头脑太简单那是假的，因为撒但给你的猜疑、疑惑，心太多、太复杂。“又由于人的接受能力太差”，本身你接受能力就太差，还来个头脑太复杂，还有缺陷，这不就成了一个活死人了！“所以无论神的话说得多么明了，但人仍然是坐而不动，似乎是精神病患者一样，饿时不懂得吃，渴时不懂得喝，只是一个劲儿地大喊大叫，似乎在灵的深处有难言之苦，但又无法诉说。”你笑了，想起什么了？（大喊大叫。）大喊大叫。（饿时不懂得吃，渴时不懂得喝。）你只是笑这句话，小桃今天的表演，这就是表演这句话呢。“对人来说，神太大、太丰富、太奇妙、太令人难测了，神的话在人眼中升为至高，被人看为世上之佳作。”世上之佳作，叙述了对神的一种态度、对神话的态度是吧？所有人从外表是高举神了，但由于人缺陷太多，什么缺陷呢？不会领受神话，不懂得该怎么对待神话，你自身的头脑太复杂，你考虑东西太多，不考虑神家的利益。“又由于人的接受能力太差。”中国人素质差。“所以无论神的话说得多么明了，但人仍然是坐而不动。”今天怎么和小桃对号了呀？就经过近两三天的这个熬炼，今天她有一个表现，她说：我和实际说的也是我的经历啊，我说这个锅的经历啊，你在和蹦蹦交通的时候，你不是交通他盖房子呢，你和周瑜交通你不是说他放羊呢，你能谈经历，我谈的不也是经历吗？我一说这个你就得打我，想不通。然后我说：我谈蹦蹦盖房子，谈周瑜养羊，是谈什么？是谈他养的羊好与坏？是谈他作工的过程中流露出来的性情是什么。作工是个舞台，尽本分是个舞台，我看的不是舞台，我看的是什么呀？看的是在舞台上边你所表演出来的，流露出来的性情。我看你盖房子呢，我不是看你盖房子的时候你这个人，我不是看你房子，我是看你这个人流露出来的性情。你放羊呢，我是看你放羊流露出来的性情，而不是看你养的这羊。你说你这锅，我不是看你这锅怎么样了，锅取走了没有取走，谁送来的，而是说你取走这锅，这性情是什么，我是看这性情。当我说这些话，小桃在那说你怎么不早和我交通呢？在她那，感觉和蹦蹦说的是房子，和周瑜说的是羊，我说锅这完全正常啊！她说我怎么不早交通呢，一句话点醒我

了，是我不早交通，是我的过。因为什么呢？因为人缺乏太多、缺陷太多、不会从神领受。神给你说了多少，你不知道神给你摆的这个筵席是显明你，是让你认识自己呢，没有从这方面进入。她想得太复杂，她不是说看自己流露的什么性情，她想的是玻璃花她就想怎么怎么样了，二百五她想怎么怎么样了，有过多的猜疑、猜测、想象，头脑太复杂。

“又由于人的接受能力太差，所以无论神的话说得多么明了，但人仍然是坐而不动”，为什么说她坐而不动呢？明明神和你说的是性情。神给你摆设环境，让你流露出来，是要看你的观点、存心目的、源头、出发点，是要看这些。可你呢？不看这些，你搅这个事。今天说了个什么话题呢？我说你是安排工作呢？还是交通呢？你告诉我说是交通了。你交通了你只是安排了下工作，那算不算交通？有没有交通的成分？没有交通的成分。交通那是交通真理，交通原则，交通怎么做呢。安排就是一句话，你做什么、做什么，那叫交通吗？如果你只是安排工作，没有去交通，那你说你动了还是没动？没动，神在那看你就没动。说这个动，是指什么？灵里边，对生命、作工有益的，往神作工这方面走，这叫动。神是让你生命进入，你告诉我说你作工了，你在外边只作工只尽本分，你不寻求神的心意，生命不进入，这算不算动？那时候，我说实际什么呢？你只作工没有生命进入，接受不接受啊？不接受。一句话把她原来都否了，全部都否了。我说你就从来没动过，在生命进入上面就没动过，从来没动。“但人仍然是在那边坐而不动，似乎是精神病患者一样”，精神病患者一样，小桃在这演了个精神病患者一样，坐而不动。这是咱的经历，从一个小的方向，从一件事里边咱流露出来是个精神病，是吧？神说像精神病患者一样坐而不动。从大的方向，那你在教会建造时期你只是作工你没有生命进入，这是不是也是精神病患者？和精神病患者一样。“饿时不懂得吃，渴时不懂得喝。”是吧？饿时不懂得吃，渴时不懂得喝。“只是一个劲儿地大喊大叫。”小桃和我大喊大叫呢！实际大喊大叫了没有？（叫了。）怎么叫了我听听。大喊大叫，你在教会作工时期你没有生命进入，也就是没有神话进入，也就没有吃，没有真正地该吃的吃、

该喝的喝，你是用地位权势作工，你用地位权势作工你是不是在大喊大叫？（是。）我把他管得鸦雀无声，那是不是全凭大喊大叫？（是。）在教会里边的带领工人，他没真理就全凭大喊大叫，大喊大叫也就说像精神病一样。“饿时不懂得吃，渴时不懂得喝，只是一个劲儿地大喊大叫，似乎在灵的深处有难言之苦，但又无法诉说。”怎么回事？“似乎在灵的深处有难言之苦”，似乎是，也就确实是。他为什么大喊大叫？大喊大叫流露出来什么性情呀？（狂妄自大。）大喊大叫流露出来是不是属于一种血气呢？（嗯。）血气。那血气出来的目的是要干什么呢？想掌管，控制，想在人心中有他的地位，他想搞个人经营，所以说，才有血气，才有了大喊大叫。所以世上的人说什么呢？女人们没办法了就是什么？一哭二闹三上吊，这就是法宝。在神家也是，当带领工人管不住下边了，又没真理的时候他就怎么啊？开始大喊大叫呀！大喊大叫，是因为他没有真理，是因为他没有吃上、没有喝上，供应不了人，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说他只能是大喊大叫。“似乎在灵的深处有难言之苦”，这是不是难言之苦？确实是，他没法说，他能告诉你说我没真理了？你要是没真理那你还当带领呀，罢免你了。“但又无法诉说”，没办法说，真是没办法说。你看神的几句话，就把咱几年的经历用一个画面给你画出来了。

“当神造人时，按神的本意，人都能活在正常的人性里而按着本能来接受神的话，但因着人起初就落入撒但的试探之中，因而事到如今人仍然不能自拔，仍不能识破几千年来撒但施行的诡计，再加上人没有完全认识神话的器官，所以导致今天这个光景。”给你吃的不吃，给你喝的不喝，只会大喊大叫，有难言之苦无法诉说。就和小桃昨天哇哇大哭一场一样。“按神的本意，人都能活在正常的人性里而按着本能来接受神的话，但因着人起初就落入撒但的试探之中。”撒但怎么试探人了？试探人的时候，首先叫你怎么呢？呀，你做人啊，你得有个脸面、地位、名誉。所以说，你不管做什么事，一来就是维护你的地位名誉，这就是撒但给了你一个试探。试探给了你，引诱你。因着你活在这里边的时候，怎么啊？“因而事到如今人仍然不能自拔”，六千年了，仍不能自拔，还是为这些活着。“仍不能识破几千年来撒但施行

的诡计”，你说咱信神就是得从神领受，神要的是人的性情变化，看一件事流露出来你的什么性情。可是呢，每件事出来以后啊，咱有几个人去寻求自己的性情了？也就是反省你的看事观点了？从神领受就是站在神一边看事，有这一项吗？一来了就是为自己说话呢，所以就跟精神病患者一样。就按神的话来说：“人都能活在正常的人性里而按着本能来接受神的话。”当揭露解剖之后，按正常人性的表现，揭露解剖你应该跟着这个思路走，嗯，我还有这个东西呢？我怎么这么邪恶了？应该这样去认识，这是个本能是吧？（嗯。）但撒但给了你个什么呢？给了你个试探：我就不要脸了？就算你是对的，我就这样承认你？你不为自己维护维护？嗯，撒但给了你这个意念，呀！对着了，这就开始招架了，就是蹦蹦说的招架不住了。每个人都有这种体会，是吧？（嗯。）就是有点招架不住了，撒但给了你个试探，那这个时候你掉入撒但的试探里边了。“因而事到如今人仍然不能自拔”，就直到现在，咱还是这样不能自拔。“仍不能识破几千年来撒但施行的诡计。”神话里怎么说彼得呢？“所以，彼得一直注重摸灵中感觉，一直注重‘观察’灵界动态，所以不仅我的心意他能略有体察，而且撒但的诡计他也略知一二，从而是历代以来对我最有认识的人。”可咱呢？咱扮演了一个什么呀？每天被撒但利用，即使都揭露解剖了你，你还让撒但利用你，我都给你把撒但诡计说出来了，你还成为它的出口，就是直到现在也不能自拔。“仍不能识破几千年来撒但施行的诡计，再加上人没有完全认识神话的器官，所以导致今天这个光景。”就看小桃大喊大叫、不吃不喝，怎么导致的？就是这些导致今天这个光景，中了撒但给她的诡计，掉进试探里了。“但就现状来说，人仍活在被撒但试探的危险之中，因此人对神的话仍不能纯正地领受。”

2020年10月9日

交通第十六篇 2

“正常人的性情没有弯曲诡诈”，在神这边来说，这是不是神对人要求的？什么是真正的人？正常人的性情里面没有弯曲诡诈，咱是不是经常有弯曲诡诈？什么是弯曲诡诈？你猜疑人、背后议论人、定罪人这是不是都是弯曲诡诈？“人与人有正常的关系，不搞独立”，说不搞独立，今天说报答呢是吧？是怎么说报答搞独立的？（想要能听她话的人。）想要听你话的人，是吧？“人与人有正常的关系，不搞独立”，那就不存在这些了，你不能想用谁就用谁。她用了一个不合适的人，因为她比你厉害些，你为了你的脸面，就不敢说话了，这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正常不正常？你要不就是想掌管人，要不就是顺服在撒但的权下，你说咱这是正常人吗？没有正常的人性。“生活不平庸、不腐朽，而且在所有的人中间高举神”，前面是你的一个正常的活出，有正常人性，不搞独立，生活不平庸、不腐朽，后面就有要求了，“而且在所有的人中间高举神”，报答，今天在谁中间没有高举神呢？在超脱那里，见了超脱害怕，超脱定了这个人了，你就不敢说了，在这个时候你把超脱看得比谁还高？（比神还高。）看得比神还高。你不是高举神，而是高举超脱呢！报答，你信超脱吗？你跟随超脱吗？你说你这是不是丑陋不堪啊？和神话一对照咱就是丑陋不堪。为什么说咱没有正常人性，不是神所要的真正的人？“而且在所有的人中间高举神”，那在比你厉害的人面前是不是也要高举神？你看我在打仗的时候，你看见他凶，凶的时候你就躲开了？你就不谈了？他接受，你得高举神；他不接受，你也得高举神；他狂妄，你还得高举神。这就是见证神的名胜过自己的性命。“在人中间贯穿神的话”，在咱交通的时候，我是不是不管和谁说话，我都是说神怎么说的，把神话先拿出来。“在人中间贯穿神的话”，你们贯穿什么了？神话在你们中间不能贯穿。我一问你们就是张三说什么了，李四说什么了，这里面有个什么背景呢，你说的是这些事，就没有说神话是怎么说的，神要求人怎么做呢，“人与人和睦同居，都活在神的看顾、保守之下，地上充满和谐之气”，怎么充满和谐之气呢？你得高举神，让神话贯穿，不能有诡诈，哪怕是世上人说的善意的谎言，是吧！咱这里面有没有善意的谎言？

没有。“没有撒但的搅扰”，不给撒但作工的机会。“在人中间都能以神的荣耀为根本”，最后这一句话，争取成为咱生活中的一个原则、准则。不管做什么事都以神的荣耀为根本，神成全人也好、拯救人也好、要人的见证也好，其实就是要在人身上得着荣耀，以神的荣耀为根本。我和你一交通就说神说这了，神说那了，神的要求是什么，就是高举神，高举神是不是荣耀神？（是。）以见证神、荣耀神为根本。

“这样的人都是犹如天使一样”，什么是天使啊？就是说上面的这些条件都活出来了，那他的灵是什么灵？这样的人就是天使，他的灵就可以称为天使的灵。“单纯、活泼，不曾向神发怨言，只为神在地的荣耀而献上自己的所能。”这是把真正的人立出了一个标杆。然后告诉你天使是什么样的，让你和人作一个对比。咱常说的，怎么看见撒但的？在败坏邪恶的人身上看见了灵界的撒但，那你又在真正的人身上看见了天使，这是不是天使也看见了，撒但也看见了，是吧？（嗯。）这都是神要求你看见的。“如今正是黑夜之际”，如今是什么时候？就是指现在，这谈到作工了。“所有的人都在摸索、寻求，漆黑一团的夜晚令人毛骨悚然，禁不住身上打起哆嗦来，侧耳细听，似乎有阵阵西北风的呼叫之声，伴随人的哀哭之声。”体尝过这个没有？实际深有体会是吧？你看实际在2012年的时候，带领让她出去敲锣打鼓呢？能去不能去啊？不能去。“所有的人都在摸索、寻求，漆黑一团”，工作安排下来说的是一回事，带领工人交通的又是一回事，你该按哪个实行？“漆黑一团的夜晚令人毛骨悚然”，实际在那个时候就是毛骨悚然的。怎么毛骨悚然呢？别的地方已经抓了好多人了，带领还叫她去敲锣打鼓，而且这还是上级带领的安排，你去还是不去？这是不是就是让人感觉到毛骨悚然了？你不去你就是抗旨，你去就是把弟兄姊妹送到环境里了，让人家打死、打残。让人家打死、打残，你也是恶，你抗旨也是恶，你说吧，这是不是漆黑一团？“漆黑一团的夜晚令人毛骨悚然，禁不住身上打起哆嗦来”，她怕不怕？怕，所以只能是撤职回家。“侧耳细听，似乎有阵阵西北风的呼叫之声，伴随人的哀哭之声。”她那个时候听到人的哀哭之声了没有？坐监的人是不是在哀

哭？受打压的人是不是在哀哭？该尽本分的人尽不上本分，是不是在哀哭？这些都体尝了。那个时候是那个景象，那你说现在是不是也是呢？现在依然是这样的。这里头产生一个矛盾，神说击打牧人的时候，患难时期不能超过一年，可你怎么又说现在也是呢？这个又怎么认识呢？患难时期不超过一年，患难也就是熬炼，熬炼的时候，神不作工也不说话。但是现在呢，神也作工也说话，一样不一样？又不一样了。这时候有神的带领，有神话的带领，可是你的处境依然是漆黑一片。那时候漆黑一片还没有人带你，现在漆黑一片，但是还有人带领你，那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要看你跟不跟、走不走，显明你。那时候人家成全得胜者呢，不带领你，就根据你自己所有的去走，这是患难里面走出来的得胜者。那你现在是神带着你走，神告诉你什么是假带领、敌基督，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只不过在周围、灵里面是黑暗的。可是现在有异象，加上神的带领，你是亮堂的，就看你愿不愿意往前走。今天咱过来了，你活在了光中，他还活在那漆黑一片里。周围的环境，神怎么说的？污鬼邪灵，伸手不见五指。患难时期是一年，那时候没有圣灵作工，现在有没有圣灵作工？（没有。）没有，临到你的只是神的话语。为什么没有圣灵作工啊？不需要圣灵作工。掰开了说，揉碎了说，和你说得明明白白、一清二楚的，就是为了显明你的正常人性，就是显明你是不是喜欢正面事物，不是说你看不懂、听不懂。

“人都在为自己的命运而忧伤、哭泣”，咱经历过了，现在看原教会的人还是在为自己的命运忧伤、哭泣。他们看见神话说得那么清楚，但是异象没有，就没有路。你也看见了，体会了，如果没有咱这边的交通，你和他们也是一样。“为什么看神话却不解其意，似乎生活之中即将失去希望一般，似乎死即将临及其身，似乎人的末日就在眼前。”在教会里面，有神话，有讲道，你说他是不是看见死亡即将临及？为什么？（因为神说过，一个教会没有一个真实的带领，那这个教会就是在埋葬死亡。）哎，这就埋葬死亡，就是说给你神的话，给你讲道交通行不行？不行。没有真实的带领，你也是死亡。“在此惨状之中，正是软弱的天使向神呼求之际，在阵阵哀号声中诉说着自己的

苦衷。”天使说的是什么？有正常人性的人，他的灵是不是就是天使的灵？有几种灵？有天使的灵和污鬼的灵，你跟随了撒但以后啊，你就是污鬼的灵，你没有跟随撒但的灵，你就是属于天使。神给咱说过天使的灵是软弱的，在向神呼求之际，在阵阵哀号声中，诉说着自己的苦衷。实际，2012年的时候你哀哭过没有？（有。）诉说过自己的苦衷没有？（有。）“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在众子、子民中作工的天使再不降在人身上，这是为了防备在肉身之中受撒但的摆布而不能自拔，只是在人看不见的灵界中作工。”这个时候天使还在人中间作工吗？不作了。为什么呢？“这是为了防备在肉身之中受撒但的摆布而不能自拔”，就说现在对实际啊，我也看不透，看你究竟是真爱神还是假爱神，如果是真爱神，那是什么灵？天使的灵。如果是天使的灵，你看神的话是怎么说的，神说：“所以在众子、子民中作工的天使再不降在人身上”，所以，2012年的时候，把她打回家，打回家是对她的一个保守，为什么说是保守呢？因为神说：“这是为了防备在肉身之中受撒但的摆布而不能自拔”，看见了神的爱了吗？实际，你看见了吗？因为你在这个环境里承受不住撒但的围攻，再多围攻你几下子，你能不能站立得住？“只是在人看不见的灵界中作工”，就说你回家这里面没有人的参与，在你看不见的灵里面，神灵直接带领，这是一部分。第二个就是等待，咱们相见了之后，我给你交通的是不是全是灵里面的？咱刚见面的时候我给你交通的全部是异象，异象那不是人作的，那是灵里面的。直到现在，咱交通的是什么？全是灵里面的。所以这就是神说：“只是在人看不见的灵界中作工”。咱人常说的从神领受，是不是就是说从灵界领受？（嗯。）活在肉体就是病，活在灵里就没病。“所以神说的‘当我在人心中登宝座之时，那时也正是众子、子民在地作王掌权之时’”，也就是说神话在你心中作王掌权之时。“这是指天使在地享受在天事奉神的福分之时，因着人本是天使之灵的发表，所以神说让人在地犹如在天一样，让人在地上事奉神，犹如天使在天直接事奉神一样，所以说在地之日享受在三层天的福分，这才是这话的实情。”为什么说犹如天使在天直接事奉神呢？这个犹如是说什么呢？（在地上就跟在天上一样。）那为什么说在地上就跟在天上一样？（因为从神领受，人就活在灵里了。）哎，主要是说活在灵里了。你在天上的时候，你是在灵界敬拜神呢，你在肉身中了，你也是直接在灵里敬拜神呢，也就是在神话里事奉神和在天上事奉神一样。

读下一段吧。

神说：“在神话中隐含的意义特别多，‘当到有一天，人都会在心灵深处来认识我的，都会在意念当中来思念我的’这句话是针对人的灵说的，因着天使的脆弱，所以一直凡事依靠神，而且一直是依恋神、仰慕神的，但因着被撒但搅扰，因而都是身不由己，不能自我控制，想爱神但又不能尽情地爱，因此处于痛苦之中。当神的工作进展到一个地步时，可怜的天使才能实现真心来爱神的心愿，所以神说出了那样的话。天使的本性就是爱神、恋神、顺服神，但却不能在地如愿以偿，只好忍耐到今天。不妨观察今天之世界，所有人的心中都有一位神，但却不能分辨真假，虽然人也爱自己的‘神’，但却不能拿出真心来爱神，这叫身不由己。神揭露的人的丑相都是在灵界撒但的本来面目，人本是无辜的，本是无罪的，所以人身上所有败坏的丑相正是撒但在灵界的作为，也是灵界动态的实况录像。‘如今，人都有了资格，认为在我前可以大摇大摆地晃动，可以毫不拘束地谈笑风生，与我并肩相处，人对我并不认识，认为与我的性质差不多，都属血肉之体，都在人世间生存。’这正是撒但在人心中的作为，它利用人的观念、利用人的肉眼来抵挡神，但神却转而把这一动态直截了当地告诉给人，以避免人在此之处遭难。所有人的致命处都是只看见‘血肉之体，却并未看见属神之灵’，这是撒但诱惑人的一个方面的根据。所有的人都认为是灵在这个肉身之中才可称为是神，没有一个人认为灵今天化身为肉身实际地出现在人的眼前，人都把神看为‘衣服与肉身’这样两部分，没有人把神看为灵道成了肉身，肉身的本性就是神的性情。按人的想象神是特别‘正常’的，但岂不知在‘正常’的隐秘之处有神一方面深刻的意义吗？”

“在神话中隐含的意义特别多，‘当到有一天，人都会在心灵深处来认识我的……’。”这个心灵深处来认识我指什么？灵里面，不是

在外表认识，也不是在字面上认识。“都会在意念当中来思念我的”，国度建造，建造的就是人的心，省察的就是心思意念。“这句话是针对人的灵说的，因着天使的脆弱，所以一直凡事依靠神，而且一直是依恋神、仰慕神的，但因着被撒但搅扰，因而都是身不由己，不能自我控制，想爱神但又不能尽情地爱，因此处于痛苦之中。”你从实际身上看见了没有？身不由己。就好比说解剖她打压人，这是不是身不由己？还有保罗来世，这都是身不由己，不能自我控制。因着这些东西，爱神受到了拦阻，因此处于痛苦之中。“想爱神但又不能尽情地爱，因此处于痛苦之中。当神的工作进展到一个地步时，可怜的天使才能实现真心来爱神的心愿，所以神说出了那样的话。天使的本性就是爱神、恋神、顺服神，但却不能在地如愿以偿，只好忍耐到今天。”忍耐、等待是吧，忍耐到今天怎么啦，灵直接向人说话，灵界直接向你显明。彼得那时候没有让撒但利用，是因为彼得能摸着灵界动态。上面神说，原来是身不由已，然后忍耐到今天，那今天还能被撒但利用吗？不能了。“不妨观察今天之世界，所有人的心中都有一位神，但却不能分辨真假，虽然人也爱自己的‘神’，但却不能拿出真心来爱神，这叫身不由己。”“但却不能拿出真心来爱神”这里说的神是真的，前面说的“也爱自己的‘神’”带引号的神，这个是假的，是带有掺杂的。所以说，在你的心里你说你是爱神的，是为着神的作工，可是呢，你是中了撒但的诡计了，也就是说你身不由己了！“神揭露的人的丑相都是在灵界撒但的本来面目，人本是无辜的，本是无罪的，所以人身上所有败坏的丑相正是撒但在灵界的作为，也是灵界动态的实况录像。”这就是说把灵界的事在物质世界中都让咱看见了，天使的表现看见了、邪灵的表现看见了、爱神身不由己的表现看见了，就好像彼得那时候拦阻耶稣上十字架，那是不是也是身不由己？

“如今，人都有了资格，认为在我前可以大摇大摆地晃动，可以毫不拘束地谈笑风生，与我并肩相处，人对我并不认识，认为与我的性质差不多，都属血肉之体，都在人世间生存。”这是把神看作正常的肉体了是吧，这就是人的正常人性，所以就把有些人的败坏性情都暴露无疑，就叫他大摇大摆一表演出来，天然就暴露出来了，这就能抓

捕他的罪状。“这正是撒但在人心中的作为，它利用人的观念”，从这里看见了撒但是怎么败坏人的。“这正是撒但在人心中的作为，它利用人的观念、利用人的肉眼来抵挡神”，观念就是说，我这里面有个什么想法，我认为，蹦蹦和周瑜经常说我这里有个什么东西。“它利用人的观念、利用人的肉眼”，小桃今天说啥呢？我没有说，我说的就是这个、那个呢，利用人的眼见，讲理，就根据外表看见的去讲理。“但神却转而把这一动态直截了当地告诉给人，以避免人在此之处遭难。所有人的致命处都是只看见‘血肉之体，却并未看见属神之灵’”，都看见了“血肉之体”，哎！看看你个子也不高，看看脸是怎么样的，说话就是和平常人一样，也没有什么区别呀，你就是血肉之体。“却并未看见属神之灵”，为什么没有看见，这就是没有从神领受，没有从灵界动态来看，没有从他的言行举止来看，看他流露出来的是什么？神给咱说神的羊听神的声音，那一交通出来，你就能从里面听出来他说的是什么，说的是肉体的事，还是灵里的事。神说，被神成全了之后的人啊，他和你谈灵里的事是滔滔不绝，谈世上的事有没有？（没有。）没有话语。这是不是一个很明显的区别，你是神的羊，你应该听神的声音，一听这个话，你谈的是肉体上的事情，人家谈的是灵里的事，一谈人家就是见证神的事，是荣耀神，那这个人是不是就不一般了？虽然说都是肉体，但这个人是不一般的。“只看见‘血肉之体，却并未看见属神之灵’，这是撒但诱惑人的一个方面的根据。”当你看一个人的时候，你只看外表的肉体，你看不出，也不会从他的交通里，看他给你交通的是不是灵里的事，那你就相当于被撒但诱惑了、迷惑了。“所有的人都认为是灵在这个肉身之中才可称为是神，没有一个人认为灵今天化身为肉身实际地出现在人的眼前，人都把神看为‘衣服与肉身’这样两部分，没有人把神看为灵道成了肉身，肉身的本性就是神的性情。”现在经历到这句话了吧，“肉身的本性就是神的性情”，咱看神的交通，神刚开始作工的时候，把一些笔、本子都收拾起来让人用了，那人怎么表现的呢？对神的一种藐视。她收拾笔和本子的时候，神交通是在她刚开始作工时，那这是不是流露出来了神的一个本性呢？那时候还没有正式开始作工呢吧？（嗯。）还没有呢，还是一个普通的弟兄姊妹，别人就是对她的一种藐视，可是这就抵挡神了！从这看见什么了？神说：“肉身的本性就是神的性情”，那时候流露出来的就是神的性情。“按人的想象神是特别‘正常’的”，这里正常是带个

引号的，把正常的当成了不正常的，把神的本性和神的性情挂钩了，你看就像咱去外面打仗的时候，当他的悖逆激起你的怒气的时候，给他定罪了，结果他说："呀，你还发火呢、你还用血气呢、你还定罪人呢。"要不就说："呀，你站神的位置了。""但岂不知在'正常'的隐秘之处有神一方面深刻的意义吗？"，从这里看见，神肉身的本性就是神的性情，就是道成肉身。

接着读下一段。

神说："就在神开始将整个世界掩盖之时，世界漆黑一团，神在人睡梦之时趁机降在人间，而且正式开始将灵发至世界各处，开始展开拯救人类的工作。可以说，当神开始带着形像道成肉身之时，神在地亲自作工，灵的工作便开始了，正式开展在地上的所有工作。两千年来一直是神的灵在全宇之下作工，人不知不晓也觉察不到，而在末世，即将结束时代之时，神便降在地上亲自作工，这是末世降生之人的福气，竟能够亲眼看见活在肉身的神的形像。'当整个渊面混浊之际，我在人间开始体尝人间之苦，我灵在周游世界，我灵在鉴察万人之心，但我又在道成肉身之中征服全人类。'这正是在天之神与在地之神的和谐配合。最终，在人的思维当中认为：在地之神就是在天之神，天地万物正是在地之神所造，人都在地上之神的掌握之中，在地之神是在地上作在天的工作，天上的神就在肉身中显现。这是神在地作工最终达到的目的，所以这一步进入在肉身阶段最高标准的作工中，是在神性里作工，而且让所有的人都心服口服。人越在观念中寻找神，越觉着地上的神并不实际，因而神说人是在空洞的字句道理其间寻找神；人越在观念中认识神，越会讲字句道理，越让人'佩服'；人越讲字句道理，因而离神越远，越不认识人的本质，越悖逆神，离神的要求越远。神对人的要求并不是按人想象的那么超然，但不曾有一人真明白神的心意，所以神说'人的寻求只是在无边无际的天空之上，或是在汹涌澎湃的海面上，或是在平静的湖面上，或是在空洞的字句道理其间'。神越要求人，人越觉着神的高不可攀，越认为神的伟

大，因而在人的意识当中，凡神口里说出来的人都达不到，非得神亲自作不可，而人却没有丝毫的意思去与神配合，只是一个劲儿地低头认罪，讲谦卑，讲顺服。因此人在不知不觉中又进入了新的宗教之中，是比宗教堂之人更严重的一种宗教仪式，这个必须借着将人的消极情形扭转为积极情形来使人恢复正常光景，否则，人会越陷越深。

为什么神在多次的说话当中集中描绘山水之状呢？这难道也有预表意义吗？神不仅让人在肉身看见他的作为，同时也让人了解他在穹苍的能力，这样在人定真在肉身之神的同时，让人认识实际之神的作为，从而把地上之神送到天上，把天上之神带到地上，这样才能使人更完全地看见神的全部所是，更加认识神的全能。能在肉身中征服人类，而且又超脱肉身行走在全宇之上下，越是这样，人在看见实际神的基础上越能看见神的作为，从而认识神在全宇宙工作的真实性，不是虚假而是实际，让人认识到今天实际的神是灵的化身，不是与人同类的肉身，所以神说‘但当我发怒之时，山立时而四分五裂，地立时摇动，水立时枯干，人立时被灾荒淹没全身’。当人看神话的时候便又联系神的肉身，因而把在灵界的工作、在灵界说的话直接指向在肉身中的神，这样才达到了更好的果效。神说话往往都是从天上说到地上，从地上再联系到天上，使人谁也摸不着神说话的动机、源头所在。‘当我在天宇之中时，众星不曾因我的存在而慌作一团，而是因着我的存在为我尽心尽力地工作。’这是在天之状，神将三层天的所有都布置得有条有序，所有服事神的仆役都在为神干着自己的工作，因为他们不曾做悖逆神的事，所以并不是神说的慌作一团，而是尽心尽力地工作，不曾有骚乱存在，因此所有的天使都活在神的光中。而地上之人因着悖逆，因着对神的不认识，因此都活在黑暗之中，人越抵挡神越活在黑暗之中。神说的‘在天之上越是光明，在天之下越是漆黑’指的是神的日子越来越逼近全人类，因而神在三层天六千年的忙碌即将结束，而地上的万物都进入了尾声，即将从神的手中被一一剪除。越是在末了的时代，人越能体尝人间的败坏；越是在末了的时代，人越放纵自己的肉体，而且甚至有多少人想扭转世界的惨状，但因着神的作为，人都是在叹息之中失望。所以在人觉着春意的温暖

时，神将人的眼睛遮蔽，因此人都漂浮在此起彼伏的大涛大浪之中，谁也抓不住远处的救生航船，因人本是软弱的，所以神说无人能扭转乾坤。当人在失望之时，神开始向全宇发声，开始拯救全人类，在这以后，人才能享受扭转乾坤之后的新生活。现在的人都处于自我糊弄阶段，因为前面的路太凄迷，人的前景是‘无限’的，并无‘止境’，所以在这个时代的人并无奋斗之心，只是犹如寒号鸟一样得过且过，不曾有人认真地去追求生活，去追求认识人生，而是在等待着会有一天天上的救星突然降下把人间的惨状扭转，之后再认真地去生活，这是整个人类的实际状况，是所有人的心理。

神在今天就针对人现阶段的心理而给人预言了以后的新生活，这正是神所说的一丝微光的透出。神所预言的是神在最后要达到的，是神打败撒但之后的胜利果实。‘我行走在万人之上，举目观看，不曾有一物是旧样，不曾有一人是旧态。我在宝座之上安息，在全宇之上躺卧……’这正是现在神作工的结果，所有神的选民都恢复了原样，因而，受苦多年的天使得以释放，正如神说的‘面貌如同人心中的圣者一般’。因着天使在地上作工，在地上事奉神，而神的荣耀又遍及全地，就此把天带到地上，把地举到天上，所以说人是天地相联的纽带，天与地不再相隔、不再分离，而是联于一。整个世界只有神与人的存在，不存有尘土，不存有肮脏，所有的万物都变化一新，犹如小羊一样躺卧在天之下的绿色草原之上，享受着神的全部恩典。正因为绿色的来到，才焕发出一片生命之气，因为神来在人间与人一同生活直存到永远，正如神口中的‘我又能在锡安山上安然起居了’，这正是撒但失败的标志，是神安息的日子，这一日被万人颂赞、传扬，被万人纪念。神在宝座上安息之时，也正是神在地结束工作之时，此时正是神的全部奥秘向人显明之时，神与人将永远和睦相处，不再分离，这正是国度美景！

奥秘之中隐藏着奥秘，神的话真是深不可测！”

交通的是十六篇，这是揭示，就刚才交通的揭示里面，开头就说：“为什么神在多次的说话当中集中描绘山水之状呢？这难道也有预表意义吗？神不仅让人在肉身看见他的作为，同时也让人了解他在穹苍的能力”，也就是说，这个山水是真实的，真实的山水。“这样在人定真在肉身之神的同时，让人认识实际之神的作为，从而把地上之神送到天上，把天上之神带到地上，这样才能使人更完全地看见神的全部所是，更加认识神的全能。”神说话一会谈人，一会又谈山水，神话说得让你摸不着神说话的规律。就是神把这些都揭示出来，在这儿为什么要谈山水呢，是谈一个真实的山水，而且一会谈到天上，一会谈到地上，意思是叫你把人、神、灵合为一，一会在天上是圣灵，话是神说的话，基督、人、话合为一了。是要咱达到这个果效。

“神在今天就针对人现阶段的心理而给人预言了以后的新生活，这正是神所说的一丝微光的透出。神所预言的是神在最后要达到的，是神打败撒但之后的胜利果实。”咱刚才交通的是神的作工过程，是吧？（嗯。）前面十六篇里，这里的微光是说：“人都是只在叹息：为什么光只是稍来片刻？为什么神给人的只是迷雾、只是模糊呢？在人的失望之中，迷雾随即消失，但在略见微光之时，一场倾盆大雨从我而降”，这里的微光是指对生活的一种预言，对吧。（嗯。）“在人的失望之中，迷雾随即消失，但在略见微光之时，一场倾盆大雨从我而降”，咱刚开始作工的时候说建造国度呢，建造国度是不是一种预言？是不是美景？然后就来了一场倾盆大雨。刚进来的人一听说国度建造了，多么的美好，都是一种向往，结果进来之后，一顿揭露解剖之后，起来跑了。那就是一瞬间的，这就是后面说的对将来的一种预言。咱说国度建造呢，成了没有？你进去了没有？（成了。）“神在今天就针对人现阶段的心理而给人预言了以后的新生活”，什么心理呢？现阶段，2012年的时候，人都活在恐慌之中，然后给你来了一个国度建造，你一下就有信心了，高兴了，过来了，结果进来之后呢，一场倾盆大雨。那就是一个预言，预言什么呢？以后的新生活，国度降临了，降临在地上了，那是不是新的生活？现在才是建造呀，建造人

心，那进来以后的人建造就是在进入。“这正是神所说的一丝微光”那一段时间咱看的是什么？咱看的是起初的发表，你看起初的发表的一些话，对你是一种安慰，那是不是预言？这就是微光。“神所预言的是神在最后要达到的，是神打败撒但之后的胜利果实。”把撒但踩在脚底下，这就是神说的“奥秘之中隐藏着奥秘，神的话真是深不可测！”祷告一下吧。

2020年10月8日

摆设环境是要你站见证

现在看到了神审判刑罚、咒诅了，外面再有灾难瘟疫过来呢？——惶惶不可终日、地狱之火。（结合神的话，现在是神也安息了，人也安息了。）为什么神安息了，神得着一班人了，作工成了，基督说他也可以回去交待父了，是不是安息了？人也找着该走的路了，人也安息了。咱以前只是知道这个话，并不认识，并不知道，什么是个安息，必须让你经历到哪认识到哪，今天必须经历到这儿了，再看这个话，你才能有认识，你没有经历看的都是字句。说吧，看你们还有什么，你安息了你得回去让他们都安息。

这个时候敢聚会不敢聚会呀？（敢，敢聚会了。）敢聚会了，因为你们被开除了，人家们都打麻将了，我不会打麻将，没有共同语言，你说我干啥呢？（可以，少聚，不要大聚。）两三个人、三四个人在一起聚会，就不用打扑克，我们就想探讨一下，聚什么会了——我们

要怎么活这个人、我们该怎么做人、做人行事的准则是什么呢？我们就聚这个了。我做生意了，能不能和外面的人一样去坑蒙拐骗？追求钱财地位名誉？最后会得来什么呢？我们三个人聚会探讨什么？看看新闻，又听到一个人从十五楼跳下去了，哪个公安局局长跳楼了，他因为什么跳楼呢？我们在探讨人生意义了，你说这个公安局长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他的局长派他过来抓人了，你们在探讨公安局长活着什么意义呀。探讨他怎么跳楼的——抑郁症！然后你给他说，我们这聚会能聚什么呀，就分析他这个病情，他是怎么得了抑郁症最后跳楼的，他们每天起来争夺的地位、名誉、钱财把他捆绑得死死的，晚上也睡不着觉，和上面的人是争，对下面的人是压，每天活在恐惧之中，惶惶不可终日，最后得了抑郁症，跳楼自杀。你说这人活着有什么意思？咱今天怎么生活？我也不是什么局长，什么也不是，我们三个人在这儿探讨人生意义在哪？出路在哪？我就是再挣上多少钱，再有什么名誉地位，我能得着什么？他们本来是要来抓你了，可你谈这些的时候呀，反过来你把他们的心给抓住了，哎？这些人在这儿探讨得津津有味。你把他先抓住，他还抓你吗？今天你在这儿聚会了，你给他探讨的是这些做人行事的准则，你不要给他探讨：这个国家什么时候灭亡啊、大红龙什么时候倒呀、他们抓捕了几个人、哪里又地震了、哪里又瘟疫了、神行政临到他了……，你一这样说就激怒他了，人家不抓你？抓起你还直打你了给你说。第一个你要准确说明，你是开除了的，没人要你，我吃饱喝足了还不行，心里空荡荡的，我心不得安宁、不得安生，你出来是想找得吃点喝点，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你也可以给他介绍，是吧！你处处见证神，当大人小孩人人都起来见证神的时候，作工结束了。人人起来见证神，但前提必须是人，神没有让畜生起来见证神，就是说跟随神的人都学会去交通，都学会去见证神。

2020年10月21日

闭关修炼想成仙吗？

（我对认真也有一种看法，就觉得每次她给我交通完之后，感觉是想帮助我呢，但是她指出那个路，无形之中自己就是从一个极端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原先我可能很狂，这下啪把我打下去了，里面可消极呢。她帮助人是帮助人呢，但是有时候给人的感觉她想把你思想一下扭过来，就是她想控制你的感觉。从我身上吧，虽然她对我是帮助，但是，无形之中就给人一种可压抑的感觉，不好相处，我对她有看法是我的问题，但是，我想说呢，她就啪给人打过去，就没法沟通，就那种感觉。原先在那边有风，来这边了，我自己住一个小屋，我这怕风，我就把门关上，那几天北北也是老在我这个屋，然后她们就说我。那天中午吃完饭，在这说的时候，然后认真就说："你每天把你关在那房子里，你就跟外界不接触了，你就跟北北每天在那个房子有啥说的、有啥不能说的、有啥见不得人的呢。"当时我听那个话的时候，我就感觉可压抑了，那我有时候不想说，我自己里面琢磨呢，我现在对你有什么看法，对她有什么看法，我不可能直接说出来释放消极，我得自己消化呢。更何况我和北北谈的是我的情形，她给我指的路。我那会儿寻求这个呢！她在这交通的时候，你坐在这儿听，好像你就是顺服了，如果你不接受的话，她们就说你不顺服。我现在这个情形，只能认识到我对认真有看法。整理小爱的那个音频，弟兄交通小爱缺的是神给她摆设的环境，既然神摆下这个环境，对我肉体肯定是没什么好处，但是对我灵里的生命是有好处的，因为我现在回家的话他们都是围着我转，现在我这个性情也狂，我就需要这个环境，需要她有时候修理对付我，需要神兴起这些环境来修理对付我，这期间就是为了让我的生命更好地成长。就像那段时间，整那些文章的时候，看见自己没负担，那我这个音频能整，我就好好整，把本分配合好。但是她们说你每天把你关在那个小屋子里，不跟外界接触，你就不合群的时候，我里面就不知道该怎么进入，自己这个情形怎么调整？只能认识到现在这个环境是给我摆的，我是把眼光盯在她身上了。后来她点我：不是为了作工而作工，在摆设这个环境的时候，你得认识自己，学会生命进入，不是为了整音频而整音频，而是注重自己的生命进入。但是我感觉她就是想把你那个思想扭过来，我现在是这种情形。）（看扭什么呢？把你从反面往正面扭，那就合适了。）

（那天我说：“说说你的情形是啥，你谈谈嘛，这段时间怎么经历的？”然后她说家里那边出环境了，担心呢，因为这个就交通交通，交通完之后，小宇姐就说：“不是不是，你不了解。”这是一个，之前好几次，每次交通完都说不是、不是，你不了解。都是一个你不了解，你不知道内情，或者说不是不是。我说这个我需要了解那么多呢？交通的是在这个环境当中你应该怎么去进入，我也不是要抠你那些，但是你这个不是不是，不就是不接受啊！就是别人交通啥都说不是不是，我跟她点的是这个。）（她说的是她心里的情形。）

（我说的是我心里的情形，北北那天过来，我就跟北北谈我对认真那种看法，北北说，因为你从心里不服她，我有时候感觉跟北北那个情形也有相似之处。但是我现在这个情形不是说不是，是啥呢，她那天说：“一说你就不是，一说你就关在房子里跟外界不接触。”我不是针对外界那个情形说不是，因为她交通的那个给人的感觉，就和那天和北北顶一样，她的那个血气可大呢。）（那天和北北顶，这个我里头确实有血气，给小宇姐交通的时候并不是想发火打倒她。我说她：别人给你交通什么也是不是，那你接受真理吗？你情形对吗？我就是用这种口气。）（不是那句，刚开始就说你跟北北每天待那房子里干嘛？你那啥态度呢？就是那种感觉。）（我说你们每天关在那屋里头，你怎么进入的？你怎么经历的？就是一天除了吃饭、上厕所，都是关着门，就是说怕风嘛，我心想：在这屋子里头还怕风呢！那风有多大呀，有几级风呀！这个我没说，她身体不好也体谅，但是天天关着个门，总给人感觉可别扭呢！所以有啥事，我开门去找她，但是没事小宇姐就是一天封闭的那种。然后那天我那就是急了，我就说：别人给你说啥也是不是，你接受吗？你反省自己吗？我是这样的态度和她说的。因为从她那，好多次交通的时候她都是顶的，但是你说我真想打倒她，打压她，没有这个存心。就是感觉这种性情，啥都是不是不是，才对付她的。）（你给她交通的什么呢？啥不是呢？）（反正说个啥都是这样，交通关于病这方面，你没经历过，不是，你体会不到。然后交通那个环境也是，我说你看在那个环境里你是担心呢，是吧，但是他们在那边经历什么，咱不知道。而且说在那个环境里头

还没有人被抓呢，是吧，就比你想的那个好像就要出卖呢，就要出环境，比你那个程度就轻一点，事实他还没到那个出卖的程度。就算万一出卖了，咱从神一边看事，是不是也有该学的功课呀，这是神给人站见证的机会呢。咱还没经历到呢，他们先临到了，说明神给人的一个机会，人家在那作见证呢，是吧！咱是担心可不能被抓，可不能出事，这不是拦阻人站见证呢？咱这么一想，就是说，从神领受，你这个思想观点先转了，是不是你去相信神的主宰，神给人经历神作工的一个机会，从神这边去看事了，就是大概这个意思，是交通的这个。说完之后，小宇姐就说，不是不是。我说那你说说我不了解什么呢？是我交通的不对？打不到你那个点上？还是什么呀？她说有些事情不需要了解。我说是涉及隐私了，是涉及到什么呢，没必要了解？那我交通这个，这个环境该怎么去经历去进入，没感觉有大问题呀。然后我才琢磨，这一段时间怎么小宇姐老是说一个啥，不是不是，你不了解。然后，这我才说："小宇姐我发现你身上有个问题，你发现了吗？"我这么说的。她说不知道，你说吧。我就说我给你交通啥你都说，不是不是，你不了解。然后我就和她又说，就说给她交通啥她都没有一个接受寻求的态度，她就不高兴了，不愿意听了，站起来就走。然后我才急，我就说："你老是不是不是，啥是呢？就不说你这些事，就是这个态度是什么态度啊？啥时候都是，不是不是……"就是借着这个话给她点呢。从我这，我这段时间的情形我要不就是不说了，我招谁惹谁呢！我说了最后落个对我有看法、有成见。反正只要说出来问题了就不高兴，那不说了。可不说我是老好人啊，不管是老好人不是老好人，我就没有尽上自己的责任、本分啊！要不就是忽左忽右，站立不稳，不知道自己到底该怎么是作到神心意上。后来寻求，神啊，今天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吧，只要是正面的事那我就去做去，我看见有啥问题该说的我也得说，如果你的撒但性情出来，那我就得给你交通解剖，就是要打败撒但。如果我有问题，你也可以打我，让我去反省去认识。但是，别总是反正我对你有成见就是有成见，反正我不说就是不说，就属于谁也不进入的那种状态了。我看见你身上老说不是不是，那你这个性情就代表着一种藐视一切、目空一切，不是那是啥啊？你是真理？给你交通啥你都说不是不是，别人说的都是"不是"，那就是你是"是"，意思就是你是真理嘛，你是对的嘛。然后就是这样说的，也不知道我这里边是什么，真说我这里是血气吧，她情形

立马一转，我不火，我不生气，我心平气和地该怎么交通怎么交通。）

（小宇，那你心里怎么想的呢？）（我现在只能认识到，我在她跟前不是那种坦诚的，后来我看了敌基督凭心情那篇神话，他是凭着自己的观念、想象、喜好。就像老师那段时间给我交通的，我就感觉神真的可爱我了，我也应该还报神的爱。借着临到这些修理对付的时候，环境显明我的时候，我对神是逃避、误解、埋怨，我就想逃避呢！）刚才说的为什么想逃避呀？（就是说，当神兴起这些修理对付，就是不合我观念这些环境临到的时候，我就想逃避。就跟天天那个观点是一样的，那我回去也可以尽这个本分啊！）（你要回去是吧？）（有这个想法，之前有啥我就跑了，现在是有这个想法。听了弟兄给小爱交通那个环境，她第一次出来在那边待了两个月，后来回去之后她又来了，弟兄说都是神主宰，你从神一边看事，小爱现在缺的就是教会生活，还有和弟兄姊妹相处的环境，她需要的是环境，需要操练她快快长大。我也认识到那现在不管姊妹对付也好，修理也好，不合我的观念都是神促使我在这个环境里变化，磨练我这个血气、狂妄。对我生命而言的话，我就需要这个环境，对肉体可是没利，但对生命有利。现在我只能认识这些。）（从你心里不想在这，就是回去也能整理音频，反正就整理音频非要在这呢？家里还自由一点，是吧？）（有那个，但那个不是主要的，就刚才弟兄交通的那个，逃避就是背叛，里面是自卫，可能就像她们说的：你每天把你关在那房子里，自己里面是逃避这个环境、逃避神给我摆设的这些人事物。我那天也和北北说了，今天交通，看见每个人都是表演的魔剧集，都是凭自己的想象观念、哲学来抵挡神，知道这个路不对，还是走，看到人表演的是无耻之态，我现在是这种情形。）（没听明白你是什么意思？逃避认真对付你、修理你，是这些吗？）（主要是这个，我知道她帮助我，但是她那个帮助直接用血气压你，用地位压你呢！）谁用血气压你呢？（从认真身上，我感觉到的。就像那天，她就是啥呢，你有啥观点就说，她交通你在这儿乖乖听她交通完，你不发火不顶，你顺服下来，好像你就接受了。但你反的时候，她就说我

不接受，是这种观点。）（那人家说得对你为啥发火、反呢，而且站起来就走呢？就是不接受的态度嘛！姊妹她帮助你，她不是把你往沟里带，你反省为啥你跟北北能敞开，跟这个姊妹不能敞开。人家是帮你呢，又不是说害你。再说她也不是没事就发火，你走了，姊妹急了才说的你。）

你刚才说你能看到她是在帮助你，是吧？（我只能认识到，我需要她现在这么对付我，修理我，我只能认识到这么多。）现在考虑清楚，你究竟体会到她帮助你了吗？（交通完之后我就蒙了，不知道咋做了。）（意思是没体尝到。）你刚才说你知道她对你是帮助、是扶持。那你意思是现在蒙了？（嗯。）你究竟是蒙了，还是体会到她是在帮助扶持你？（蒙了。）那刚才你说的就不是实话了？（从神话看就是需要这个环境，但是那天从她说话的时候我就感觉她流露的是血气，我里面就是抵触的，就觉得你就用地位压我，好像我坐这乖乖听你的话，我就是顺服，我反的时候，你们就说我不顺服。然后我准备走的时候，她就说："你又走了，你就每天跟北北待在那个家，能干嘛？你封闭起来能干嘛？"后来她就说："你就跟周瑜一样，一交通就说不是，一交通就说不是。"我说不是是啥呢，那边那个环境，有些事我没法跟你说，我知道你是出于什么。刚开始我听那边出环境，我是坐立不安的，那天借着实际过来交通，我已经不是活在那个里面了。我是现在寻求在这个环境里，神给我摆设，该怎么进入，怎么去走出来，我不想说，她就非得让我说。）她是让你说你的情形，是吧？（嗯，但是我里面是抵触的，我不想说。）什么原因抵触的？（就是她坐那，她带着那个血气，我里面是抵触的，就不想说。）她还没说就带血气？（之前我就对她有看法。）你都给她定规了？（已经有想法了。）有想法了就不说了？（嗯，就这种观点。）（不是，是她自己情形不对着，她就不想说，见啥都是厌烦的、见啥都是讨厌的，所以人家一旦跟她交通，她心里就是抵触的。）刚才你还告诉我说，你从里边看见她是对你帮助扶持的，一会儿就开始说没有了。（没有。那天交通，她对北北怎么，然后流露出是什么？但是她指出来没有具体路途，就是说不要光作工，而是注重自己生命进入，你听完是蒙

的。后来我就想：那我认真尽本分还有错吗？那也没错啊！我关在屋子里，北北出来搅扰你们，那让她和我待在一个屋里，我戴上耳机，我也没错啊！就是有时候你不想说，她就非得逼着你说。我知道她是为我，但是我感受不到，我里面是抵触的。）你为什么会抵触呢？（因为她不是爱，小宇感受不到认真是爱。你表达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唉，北北，怎么看呢？（说的好像北北是你的救星似的。）你的救星怎么救你的？（没有呀！）（救星也没把她情形救活，那最后还不是认真交通的。）你怎么看呢？（怎么看她们之间的关系？）不是，你和她之间怎么相处的？（没有怎么相处啊！就进去她干她的，我干我的。她在那儿整理她的，戴个耳机，我在那儿看神话、找神话，看相关的。）没有来往？没有交通？你去了就没有把她打得趴下这种感觉？打她没价值是吧？我要打就是负责人？（有的时候她跟我谈一些对她们的看法，我解剖她，就这个。）（北北，你解剖她了吗？）（解剖了。）（她说我里面是不服嘛。）（她对认真不服不满。）那她解剖你，你服了吗？（她解剖我的情形？我认识到了。）你服了？你悔改了吗？（没有。）为什么不悔改呢？（为什么不悔改？）（有了同伴了。）（不是同伴，我看到神话说还是没有把自己看成一个受造之物，对神的顺服还是条件的。）

上午解剖她的时候，你有体会吗？（有。）有什么体会？（就是自卫、逃避。）自卫、逃避。（没有坦诚相待。）没有坦诚相待，什么原因造成的？（凭着自己里面这些想象观念、善恶树。）啊！那这个有路吗？你给我说说路是什么？（和人用心交通，坦诚相待。）有路了吗？和她之间有路了吗？（和认真？）嗯。（通过上午给北北交通，我就能认识到，先放下我自己，从认真身上学习长处，看她的优点，有什么想法和她说出来，产生共鸣。）你刚才说你认识自己了是吧？（嗯。）刚才你最后又说了个放下自己，你究竟是认识自己了还是没有认识自己？（没有。）北北，她认识自己了没有？（没有。）为什么？（我跟北北的情形感觉相似。）不相似。（咱俩不一样。）你刚才说了句什么，问你认识自己了吗？刚才交通她的问题的时候你说你有所认识。问你有路途没有？有路途。什么路途呢？我放

下自己和她交通，这是不是路途？这是什么？（这是一个规条。）这是一句骗人的话，你说你认识自己了，认识自己但我还得放下自己，这是不是骗人的？为什么这样说？（为自己表白辩解？）北北，为什么这样说？（她想把自己掩盖起来、包裹起来。）为什么这样说，认真？（说不来。）你们就不会从她一个言行举止中去认识她，她去认识自己了，认识自己什么了？认识自己是不是认识自己的败坏性情了？（嗯。）那什么是认识自己了？认识到自己是地狱之子才叫认识自己。咱是什么表现，我认识了，我是圣洁的、我是高尚的，这叫认识自己？那她刚才说的这话，她说认识自己了，然后她又说认识自己我得放下自己，你说她认识到什么了，她认识自己是高尚的。我认识啊，你是主持、你是带领，我看不一定，应该我是。那我是带领我该怎么啊？算了吧！我就放下我这个位置吧！放下我这个能耐吧！放下自己跟你相处。我和你相处是我得放下自己才能和你相处，我要正常和你相处我就在顶上，你在地上，没法和你相处，咱不是一个级别。问认识自己了吗？噢，认识到了，我是在山上呢，你是在沟里边呢。算了吧！我就下沟里边跟你相处去吧！听懂了吗？认识自己了吗？（没有。）把自己看得可高了，有东西的人也把自己看得高，没有东西的人也把自己看得高。

你刚才说你和北北的情形一样，和北北情形一样不一样？北北我和她交通一上午以后，她是在那哭了，她哭啥呀？我怎么是个这东西呢，我在那和他们斗你已经给我交通了、解剖了，我在这一再背叛自己不和她们斗了，我得好好做人，我是看见害怕了，快下地狱了，我怎么还能做出这事来呢。她是对自己的一种指责、是一种懊悔。可你呢？你对自己有指责吗？有懊悔吗？没有。你对自己没有指责、没有懊悔，还自认为清高。你就不要说素质怎么样，就说今天，弟兄姊妹把她当作主持，来主持这个工作呢，是什么呢？（文字组组长。）文字组组长。你怎么对待组长呢，一般选择组长肯定是有组织能力的才选为组长，那没有这个能力的，不能选为组长，后边不能带这个“长”。那一说长老、长老，对吧，那带“长”的都是什么呢？作王掌权的。对吧？这是带“长”的。你对这个带“长”的人你竟然看不起，你这还长？

让她去跟你。你和一个带“长”的人你得放下自己交通，你是什么啊？（组长的上级。）你没有认识到自己的一种身份。就外边的一个身份、地位，首先说，第一个这就是不顺服神的主宰安排，没有把你自己放在合适的位置上。今天这是说让她当这个组长，就是找上一个不如你的当这个组长，你该不该接受呢？（该。）该接受。现在还谈不到接受，你说我放下自己和你交通，你听听这句话，你是在反省认识自己？你感觉这句话你听了肉麻不肉麻？听见肉麻。（嗯。）肉麻，直接一点应该说成什么啊？（恶心。）肉麻恶心。咱是个什么？咱有多大能耐呢？咱有多大的素质呢？就北北来了这儿啊，北北咋呢？还得来，认识认识自己，我看你有几两重，还得考考她。你连考她都懒得考，不搭理你，你算个什么呀，你还给我交通呢，不搭理，关上门进里边了。你说是北北狂妄还是你狂妄？（我狂，我比她更阴险。）更什么？（更阴险、更狂、我内狂，她是外狂。）更狂妄，狂妄的没边，不知道自己是谁，连神主宰、神家给你安排的这个人都看不起。那你看不起她的同时是看不起谁呢？认真，谁安排你当组长呢？啊？（你们安排的。）你们安排的？实际安排的是吧！在人看实际安排的，那你在这看，嘴上不能说，这实际安排的什么人当这个组长，这还当组长呢，你让我当组长还差不多，她这还能当组长，懒得搭理她，看不起。哎！你看不起她的时候，这么一转弯看不起谁呢？看不起实际。你实际作的什么工作啊？用了个什么人啊？什么眼睛，作为带领应该火眼金睛，你结果看了个她，让她当带领、让她当组长，有何能耐？有何本事？哎！这还翻箱倒柜找了半天，连我也找不见，什么眼神！你看那二百五十个首领犯了什么罪？（抵挡摩西，触犯神。）从外边看抵挡摩西，触犯神了，从神那边，他是对摩西不服吗？（不是。）对神的安排不服。那你对她不服，那她谁安排的？实际安排的，那你就是对实际不服。你说吧，咱狂妄到什么地步了。大卫和扫罗，扫罗追杀了他七次，最后扫罗交给大卫的时候，大卫还得向他俯伏，扫罗死了以后，大卫还为他写哀歌，什么原因？因为扫罗是神膏立的。那今天呢？他对扫罗的那种态度是因着神对他的膏立。那你对你的组长应该怎么对待呢，今天不管组长怎么样，实际安排的，实际这边安排的让当组长了。咱对待一个工作有责任心、为了神家利益，咱也应该和谐配搭，我应该把你放在一个组长的位置上。我就是对你有观念、我不能对神家安排有观念，对你有观念，我放在心

里边，我对你去认识、去分辨。但在实际工作当中，实际生活当中，我不能不把你当组长待。可你呢，把她当组长待了吗？这从外边都没有做到。

你说话就是按你的认为、想象去做。哎！你认为她怎么了？她打压你了是吧？她怎么打压你了？有事实没有？有没有？她是怎么伤害到你了？说说。（就是那天搬过来之后，她们刚来交通环境的时候，然后我就看见她那个里面过于谨慎，怕这边的环境了，敲门不开，怕环境这方面。然后那天交通的时候，我听了你给他们交通圣徒体统里面，就是说你不招惹是非，但是你该人维护的维护，说话各方面该注意的注意。那天搬过来之后，可能我那个说话声音也高，开开门说话声音高，她就说：大姐，你能不能声音低点，外面都能听见，你还怕别人不知道咱搬家了！后来我就听了那话，里面就比较难受吧！然后聚会的时候，把我说的这个交通出来，交通出来之后，后来她就说：难道你说话声音高就对吗？我说不是说这个是非对错，就是说交通完之后，她想把我的那个观点扭过来，就是她说我，意思是说话声音高错了。）（她就说，说话声音小点。）那你觉得这个观点该不该扭呢？（该。）那你也认为你这观点该扭是吧？（嗯。）她要扭转你这个观点，这是不是两个相合的呢？那为什么相合的事情成了相违背的了？是不是说不过去了呀？那究竟你认为该不该扭转？（后来住了几天隔音效果不好，的确是相合的。）相合的是吧？（嗯。）那相合的，为什么做出来不相合的事，这是刚才你把这个例子举出来的。（嗯。）这是你举出来的例子，不是我举出来的例子。（嗯。）你既然举出来，那肯定是把与她不相合的东西拿出来。她和你说的这话是不是一句正常的话？哎，咱这声音低点，不要带来环境，你刚才说了不要招惹是非，这是不是为了不招惹是非？是不是？（是。）那你是什么观点呢？（就是她说出那话可伤人了。）（好像是教训人的口气。）她就带着教训人的口气了，哎，你说咱做的一个事不合适，别人教训你一下可以不可以？（可以。）该不该教训？（该。）神作工是什么呢？只是引导、帮助、扶持？还有什么？（揭露解剖、刑罚审判。）无情的击打。那弟兄姊妹和你说话态度不对，和你说两句击

打的话行不行啊？那咱怎么还能够有了态度，有了反感呢？孩子做错事该不该打两下？她还没动手打你呢！没动手打你吧？她只是说了句话，态度有点生硬，怎么就引起你的反感来了？那你说这是什么问题？说明人的理智太差了，要求自己不高要求别人可高了，你守不住真理原则，没有真理的原则、没有做人的原则，别人告诉你、帮助你，你还得要求别人说话得和蔼可亲，还不能伤着你，你是不是要求太高了？那咱这是不是无理取闹啊？那你有这样错误的观点，你在家要大声地说话，她是要扭转你这观点，不让你大声地说话，对吧？那扭转这个观点对不对？该不该？你还告我说她就是要扭转你这种观点，她是不是在实行真理？她应该不应该扭转你这种观点？她要不扭转你的观点，她还叫带领吗？她还叫组长吗？如果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为所欲为她什么也不管，这是个什么带领？这个带领称职吗？这是维护神家工作的人吗？你如果对一个称职的带领、对一个维护神家作工的带领，你对她意见重重，你对谁有意见啊？（对神。）对神有意见。她要扭转你这种错误的观点，你不扭转错误的观点反过来还要和她反抗，你和谁反抗啊？你和正面事物反抗，你就是和神反抗！你就是和真理反抗！

昨天在群里边交通的那个梦听了吧？ 一二一，看了吗？那今天跟上神的作工步伐，今天是隐秘作工，需要注意环境呢。那神让咱注意环境呢，传给她，她就传给你。神告她一二一、一二一该怎么走呢，告诉她了，她就带你一二一、一二一走。可你计划怎么走呢？呀！你还想扭转我的观点，我本来认为左是右、右是左，你为什么扭正我的观点呢，我就偏不，我就偏往右，你还要我左转，你喊左转我就右转，我就知道我也不转，这就是人的一个败坏性情。今天上午刚说了，动物的名字是亚当起的，神说人做不到，你说张三他非得说李四，非得我比你强。可是你这么一做，你知道带来什么后果吗？每天临到的人事物，都是神给你摆设的环境，神就在这个环境里看你的观点、态度。今天神作工结束了，是要验收工程，验收工程就是检验呢，检验就是阅兵呢。神来阅兵了，看这些神的精兵怎么样了，她在这头带队呢，她吹口哨呢，一二一，你在这：切，你算啥，我就不跟

着你走，你说一二一，我就二一二，你说左转我就右转。是，从外边看你没听她的话，可现在是阅兵呢！如果在国庆节上，天安门全国在播放这次阅兵事件的时候，有个兵，他在干什么：我就不听你的，你说一二一，我就不，我就二一二，你让我左转我就右转。在整个电视上、世界上宣布的时候，在人看广播的时候，你来个左转，他来了个右转，乱作一团、混作一团，那你说会有什么后果呢？小宇，有什么后果？国家走正步，领导过来视察阅兵了，领导都举起来手来敬礼了是吧，你在这，我就不给你敬，你让我举手我就出腿，你让我左转我就右转。好了，领导正过来视察，你来了这么个动作，你说后边会有什么结果？神在这阅兵呢，今天咱在这所做的啊，撒但看了、神也看了，撒但就看你笑话呢。神已经开始检验工程了，二十年了，神发表了二十年一二一、一二一，训练你们。最后训练成什么了，上战场看看，来吧，一二一、一二一，你在这二一二、二一二。神看了什么感受？你在天安门广场上升国旗呢，他们一二一、一二一，你在后面另外做一个，逗得全世界人都在哄堂大笑。当全世界人哄堂大笑时，是在笑谁？笑你这个国家，笑你这个国家的一个尊严。如果你有这样的部队，世界联合国是不是联合都要把你侵吞了啊？因为你这个部队带的什么兵？如果你是一国的主席，你看到这样的兵，你会怎么办？谁走了二一二，就是千刀万剐，必死无疑！不仅是他死，他全家都得满门抄斩！是不是？（是。）从哪来的？谁家的？会不会是叛徒？是不是有探子？是不是撒但的差役？是不是撒但派来的？专门来搅乱我的部队，来打岔搅扰，来拆毁我的经营。这是不是有了叛军？是不是在指鹿为马？这个带队的，虽然说他是带队的，但跟着是不是得受牵连？你怎么带队的？你的部队里面有了叛徒都发现不了！接下来什么？司令、军官，一个个挨着查，司令还能作王吗？司令也得掉脑袋了。你能带出这样的兵，你该不该掉脑袋？那今天在阅兵的时候，她在喊一二一的时候，你能作出这样的动作来，撒但都在那嗤笑。神不仅是要定你的罪，谁带你呢？都要追查责任。明着与神对着干、与神对抗，知道严重性了吗？上午北北为什么能够哭啊，她流泪了，为什么她害怕啊？因为她听了死亡通知书。

可咱这些人听了以后，咱自己心里有什么反应呢？为什么还能够对着干起来呢，明知道她做的对着呢，咱故意辩驳、故意辩解表白、故意找岔子。就这种情况，她还咋呢，她还想找你和你交通，你说说有什么呢，她是不是把你当小孩待呢，了解了解你的心声，给你解决解决问题。可你呢？基本的礼貌也不懂，礼节也没有，只是讲述着自己的理。你的理是真理吗？那今天上午交通她的时候，你和自己对照一下，那你这样做，你把自己当成了什么？（真理。）把自己当成真理了，把自己当成真理的同时，你把谬理当成真理，那你是不是在欺辱真理呢？是不是践踏真理呢？你践踏真理的时候，别人帮你扭转一下观点，是不是对你的一种拯救呢？可你面对拯救的时候，你不是感恩戴德，你还反过来用仇视的眼光来看待她，你说咱邪恶不邪恶？她帮助你呢，我没有见过她发脾气，就是她发脾气了，就是她打压你了，一分为二。她打压你是她的问题，她是敌基督表现，那是她与神之间的关系，影响你吗？（不影响。）她跟你说出来话她语气态度不好，她三岁大的孩子说出来合乎真理就得顺服，那何况是一个组长呢，是一个带领呢！带领、组长和你说出来合乎真理的时候，你该不该顺服？该不该接受呢？可你接受顺服吗？不要说带领说出来合乎真理让你接受了，就带领在这想和你说两句话你都不说，我就不和你说，我就关上门，我就给你难堪，我就是跑，说白了你不配和我说，我就是真理的主！这就是说自己不管走的路对与错，先把自己放在一个对的位置上，我什么都对，错也是对，不实行真理还是对，我就是二一二也是对，你要敢说我错，好了，你要是敢说我错，你敢与我冲突，那我起来，我避开你、我不理你！哎！因为什么避开了？因为你要和我一说啊，你肯定要和我说神话呢，你要和我说就说真理呢，你说我能和她谈吗？不能谈。我一谈出来你就把真理拿出来了，你说我这观点该扭不该扭？你拿出神话一扭，扭转我的观点，我多丢面子呢！我这观点不能扭啊！为了不扭观点，我只能装聋卖傻，我躲开、掩耳盗铃、我装作听不见，我怎么听不见怎么为准则。你要和我说，我就跑、我就躲、我就不听，反过来到最后还能干什么呢？去神那边告状去：哎！她态度不对，我就什么也不对，我就不能开口，一开口就不对，说话声音大了也不对。她，你就什么也对，你就是真理的仆人？还要去神那边告状去。告状咋呢？你这样跑了，给自己留个后路，神哪天来了定人结局的时候宣布：小宇，你怎么怎么犯罪了，你

不实行真理，别人喊一二一的时候，你走的是二一二。小宇咋啊？有话说：谁和我说一二一呢，没人和我说啊，神你作的不公义，你让我心服口服加眼服呢，我就不服。为什么？我就不知道，不知者无罪，你为什么要灭我呢？你是为了以后能与神告状，去三层天告神的状，所以今天呢，神借着人跟你传达神话的时候，坚决不能听，一旦把这话听到你耳朵里边，你还能告状吗？就不能告了。今天你要把这个一二一听进去了，你没有实行出来，这是你的问题了，所以，我把耳朵堵住，我就不叫你说，不要说，你再说我就走了。好了，你不说了我在这儿待，你一说我就起来走，你想说什么，我堵住你嘴不要你说出来。我不知道你喊一二一呢，我就走我的二一二，我不知道你喊左右呢，我就随心所欲，我想怎么转就怎么转。到神作工一结束以后，唉，你聪明、你智慧，不知者不为过。咱里边有个小聪明，神要来定我结局的时候，我能告神说我不知道。今天不管神摆设什么环境，我拒绝，我不接受，不接受了我就能为所欲为，不知者不犯法、不知者不为罪。你看，我由着性情来，你们都得活在神话的掌管之下，我就可以释放自由，我就可以活在你们的范围之外，你看我多聪明呢，你们肉体不敢享受，我就敢肉体享受，到哪天神作工结束了，你进国度我也进国度。为什么？你们进国度你们是听神话呢，我进国度我也听神的话呢呀！是你神没有和我说啊，我不是不听你话啊，拿这个为资本和神去抗衡，想用这个耍个无赖，进神的国度，你说能行得通吗？我这样交通能听懂吗？（能。）

她对你究竟有没有打压？还有没有？就刚才说的这些，大概就是这些事情是吧？那还有其它事吗？就刚才说的她就是打压你了，一分为二，她打压你是她与神之间的关系。那她打压你了，你应该什么表现？第一，她打压你了，她如果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作恶打压你了，你该不该站出来揭露解剖？修理对付、罢免她？（该。）该站这个见证。她打压你不是为了她自己肉体打压你，而是什么？神的怒气临到了你，是因为看到你不实行真理而产生的一种怒气，是责打你。是为了什么？让你回转，是看见你不接受真理，所以击打你，所以对付修理你。你在那看是打压你，那这个时候又该干什么了？是不是你

该生命进入了？是不是你该背叛自己了？这个事情分清楚，人有败坏性情，人打压人，这免不了，很有可能，就说她帮助你、扶持你的时候，里边带着有打压，那你又怎么对待？她作在你身上的只要对你生命有益的，她就带着点打压行不行呀？（行。）今天人谁被成全了呢？为什么要求别人帮助扶持你还得让她成全才能帮助你呢，她不能成全、不能圣洁，她就不能帮助你了？咱只管吸收正面的，反面的过来能帮她解决的解决，解决不了不能成为咱实行真理的一种拦阻。

“所以说，他们无论在神面前是什么样都是坦然的。”你说她不坦然，你坦然了没有？（没有。）唉，不要说你自己坦然，弟兄姊妹问你呢，你心里有什么你说出来，看弟兄姊妹能不能帮帮你，你说都不说，不要说，我不听，我静静，话又说得好听，我冷静冷静、我反省反省、我自己寻求，是寻求吗？是冷静吗？那是欺骗自己，欺骗自己还得欺骗别人，你能欺骗了吗？“在他们的眼神当中能看见真诚，他们内心深处对神没有戒备，也没有那堵防护墙。”我不和你说、我不搭理你，不要和我说，你再说我就走，这是不是防备呢？这是不是那堵墙、防护墙？这是谁给你的？（父亲。）是你父亲给你的。“就是他们在神面前用不着也不需要保护自己。”这里面说的什么人呢？说的诚实人是吧，坦诚的人。你看见我防备过谁，我不管你是正面的，是弟兄姊妹，还是敌基督来了，我都正面相对，我逃避过没有？我躲藏过没有？没有。“因为在他们内心深处觉得神对他们来说没有威胁。”咱今天怎么看这句话呢？咱是神的选民，你是信神的，你是不是活在神的看顾保守之中，你怕什么啊？恰恰是你弃绝了神以后，那才是可怕的，时刻面临着撒但围攻。我那天梦的那个梦，当你践踏真理以后啊，那撒但就向你靠近了，你表哥就来带走你啊！就像大卫和扫罗，大卫在那弹琴歌唱的时候，那个鬼就怎么了？（走了。）它就跑了、就走了，所以他身上轻松了。等大卫一走，一不弹琴，一不赞美神，鬼就来了。你说你为了保护你自己，真正意义上的保护你自己，你敢离开神吗？你敢践踏真理吗？你践踏真理你表哥就来了。在你看来是你表哥，实际上是谁呢？（自己。）实际上你表哥就是那个勾死鬼，勾你下地狱的，你把那勾死鬼当作你表哥，你说你是不是傻子啊！“神

只会保护他们、爱护他们、疼爱他们，神绝对不会伤害他们，这是他们内心深处最扎实的一个想法。”那你有这种想法吗？如果你有这种想法，别人和你说话的时候，你还有防备心吗？你还把自己封闭起来吗？你还自卫吗？这些都不存在了。“但是，这个情况从什么时候变了？（从他们吃了善恶树果子。）其实这是一个象征，就是从撒但引诱夏娃开始，他们就被撒但一点点地引诱，开始犯罪，做错事、走错路。”他们怎么开始犯罪了？撒但开始勾引他，他表哥开始勾引他，让他干这个吧、干那个吧，重归世界吧、上班吧、维护自己的虚荣脸面地位吧，他就开始做错事了、走错路了。做错事、走错路，他承认不承认？“然后撒但的毒素就进到他们里面了。”做错事、走错路，这时候撒但就进去了。“紧接着，神还没来的时候，他们就常常躲避神，不想让神找到他们。”这就是说，有的人为什么躲避神、怕见神，咱去传福音的时候，教会的人一看见咱们就都跑了。就说，他们都像老鼠一样钻进了洞穴之中，不敢见、不能见。他们就常常躲避神，不想让神找到他们。你今天呢，姊妹和你交通，你不想和她交通，你想躲藏、逃避、钻屋里边。什么原因？就因为你做错事了、走错路了。做错事了、走错路了你才有这种行为。你说话声音大了，你才有这种行为。如果你没有做错事，如果你做的是善行，你是为神家工作做了有益的事，你还逃避吗？你还躲藏吗？如果你做了善行，为神家做了有益的事，那是什么表现？北北，什么表现？（积极往前走了。）那就不是继续往前走了，那就咋啊？到处宣讲、炫耀。如果你做了一个善事的时候，不要说组长找你来谈话了，你怎么啊？你主动找组长说话。组长我今天预备了善行，让组长怎么呢？高看你、眼红你。

可你今天做了一个错事，做了一个见不得人的事，你只能怎么呢？只能躲藏。就是说让别人看她，分辨她，你做什么事了？只要看你的表现就能看出、就能分辨出来，你要是一躲，当老鼠，往洞里边钻，肯定你干了见不得人的事。世上说：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这还是人叫门呢，你倒着急了、你倒害怕了。如果你做了善事呢，世上败坏人类有句什么话呢，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你怕这个呢。可在人心里边是想把好事传天下，丑事不能外扬，这是你的一

种生存法则。我这丑事做出来了，咋啊？组长又要和我交通呢，和我一交通，肯定是亮我这个丑相呢，亮我这个丑相我多难堪呢，我给你个脸色一躲，啪嚓一摔门，不让你说话，我让你再亮我的丑相！封了你的口了吧，你不说了吧，你不说大家都不说，多美！多好！我依然还是这么美丽、这么漂亮。唉，我是猪八戒，你不要给我在家放镜子啊，你不要告诉我我是猪八戒，我看不见自己，我仍然是仙女下凡，是吧。可如果她要真是仙女下凡呢，她就到处放的都是镜子，她要自我欣赏，唉，你看看我、看看我怎么样，给我当面镜子。所以说，她一逃跑、一躲避，不要和我说，一说不要和我说，这个人肯定不是个好东西、肯定没办好事。这就说不需要去分辨她，她的言行举止就流露出来了。哪个人办了好事他怕你说呢，只是办了坏事了他怕你说呢。所以，走错路、做错事，借着撒但引诱，然后撒但毒素进里边去了，怕露丑呢，那就赶紧躲吧，保护自己吧！紧接着，神还没来的时候，他们就常常躲避神，是这个原因吧。不想让神找见他们，找见他们怕神看着他们的丑。“他们为什么能这样呢？因为他们觉着跟神有距离了。”他们也有知觉、也知道。小宇，今天你为什么能躲着不和她说啊，就因为你做了一个见不得人的事了、做了坏事了，不仅是跟认真有距离了，更重要的是跟神有了距离。因为咱今天信神呢，你肯定要和我交通神话，你肯定要揭露我性情呢，我是与神有距离了，我怕，怕见神，见了神神就要告诉我说：“你离我太远了，你悔改吧！”为了不听到让你悔改的话，为了不听到我离神距离太远，那我就自己麻痹自己，我躲得远远的。所以，就像小白那时候和我说的，我惹不起你吧，我躲不起你？还记得吧？（嗯。）人家追求真理的人是什么表现？呀！我跟着你，我看到了我的缺少，看到了我离神的距离了，我得赶紧往前边走呢。可是呢，她觉得她自己聪明，跟你在跟前，我感觉我离神太远，我离你远远的，你不说我，我是不是离神就近了？她信的是谁？（自己。）她信的是自己的想象观念，天上并不存在的、任她摆布的那位神，所以说你信的是谁？你信的不是实际的神，你信的是你的观念想象，任你摆布的那位神，渺茫的并不存在的那位神。那还叫信神吗？是因为有了距离，有了距离以后，她不是解决这个距离，她反过来，越有距离，她是越远离，那只能怎么样？远离到什么时候就走到尽头了？进了十八层地狱的时候，她就再也没办法远离了，还能往哪儿走？你走吧，你只能走到十八层地狱，还能往哪跑？

“这个距离是怎么产生的？（没听神的话。）不是光因为没听神的话，主要是他里面有不一样的东西了。撒但给了他一种思想观点，给了他一种生命，让他怀疑神、防备神，然后他马上就意识到，自己赤身露体神看到会不会笑话啊？”他对神的实质产生了疑惑、产生了怀疑。神的实质是什么？神的实质就是爱，实质就是公义，神把人当作了至亲。人你是怎么来的？是神造的，神笑话你吗？因着他对神有了什么心了？怀疑的心、防备的心，把神放在反面的那一面：呀，神会不会笑话我？神会不会给我难堪？你揭露解剖我，你是不是就是为了出我的丑？是不是就想在众人面前看见你行，我不行？还想把我踩在脚底下显明你能？这是不是撒但给你的？防备的心，疑惑的心。然后马上就意识到什么？自己赤身露体。怎么意识到赤身露体，就是看见丑陋了，因为你刚刚做了对不住神的事，你觉得赤身露体了。刚刚我对待组长不尊不敬，反过来不光是外表的不尊不敬，更重要的是对神家利益，我没有去维护神家的环境，做错了这些事情，我还要持守我自己的观点。我是个什么人？是不是赤身露体呢，太难看了，丑陋不堪，是神的一个仇敌！是神的仇敌，你敢见神的面吗？（不敢。）你不敢见神的面，你只能躲藏。所以说你不实行真理，刚开始怀疑、防备神，我给你交通了，我给你揭露解剖了，可是你想远离。昨天晚上你看丫头是吧，就是不开口，她是什么情形？防备神、疑惑神，马上她就意识到她赤身露体。因为什么？这段时间，她的言行举止她自己看到了，她活在那个情感里边了，所以说她不能和你说，就怕你笑话她。所以她只能把你堵在门外，不要说，不要说，我就给你难堪，让你不说，她正好就高兴了。今天当你对组长这个态度，是不是你觉得她那种说话语气让你接受不了？为什么接受不了？你语气、态度就是笑话我了呗，还有什么意义呢？唉，在今天我是苦口婆心和你这么说了，如果我也用她那种口气和你说，你会不会也是跑啊？你觉得我也是在笑话你。可是神作工是多种多样的，神能一直是帮助、扶持、引导，就不能责打、就不能管教、就不能修理对付？你不能把神定规了，修理对付那是更真更实的爱，没有修理、对付、责打，只是引导带领不行，人性情不会变化、变化不了，不受这个苦不行。所以说，

有人他就越来越抵挡，越来越抵挡，越抵挡越有劲，他能认识到，他没有受到击打，他就是要明知故犯，这样的人没有良心理智了。

“撒但没有引诱他的时候他怎么不这么想呢？那时候他里面是神给的最原始的生命，他不怕神笑话，也没有这些想法。”当你没有被撒但败坏的时候，你觉得你是受造之物，神是造物的主，一开始你没有这些想法。在你没办坏事的时候，你觉得神是什么？人有一种糊涂赞美神，哎呀，神是公义的；哎呀，神是圣洁的；哎呀，神是太爱人了！这就是那个时候人里面最原始的生命，他不怕神笑话，他没有这些想法。怕神笑话这是不是地位名誉的问题啊？（嗯。）你信神呢，你为什么要追求地位名誉呢？为了地位名誉把命搭上，为了地位名誉你与神对着干，你是傻你还是精？“也没有这些想法，但是一经撒但引诱之后，所有的事情都开始发生变化了。首先他就想到，‘我什么都没穿，神看到会不会笑话我？我这是不是不知羞耻啊？’”这是说他没穿衣服的时候是这个想法。可咱今天呢？我什么都没穿，神看到会不会笑话。为什么一办了坏事以后，你不敢和我见面了，不敢和我交通了，不敢让我揭露解剖了？什么原因？因为一揭露解剖你就是什么也没穿，揭露解剖得你赤身露体了，你在想神看到会不会笑话？我揭露解剖就相当于什么？把你衣服扒了，你就赤身露体。我不揭露你呀，好像你这身衣服就没扒，你就能见人。可问题是，我不揭露你，神就看不着？（能。）那你躲属于什么？掩耳盗铃。那仅仅是你自己看不见，不等于别人看不见，不等于神看不见！那我在这都看见了，神怎么能看不见呢？撒但怎么能看不见呢？撒但怎么会不抓你的把柄呢？神怎么会不定你的罪呢？那你再躲起来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说，是咱太傻了。就咱揭露解剖得你赤身露体，什么都没穿，神看到会不会笑话？这是撒但给他的一个意念，是吧！如果咱今天是追求真理的人，你会怎么想呢？看到你自己赤身露体是好事还是坏事？（好事。）看见自己赤身露体的时候，看见自己是地狱之子的时候，这是个好事。可是不追求真理的人呢，他追求地位、名誉、权势的人呢，我可不能让别人看见我赤身露体，我也不敢看见自己赤身露体，我一旦看见自己赤身露体啊，我就失去信心了，我要进国度没门儿啦！我如果看不见自

己赤身裸体，我还能蒙混过关，还能进国度。你说这人愚昧到什么程度，这就被撒但给迷惑了。为什么让迷惑了？把眼睛给他遮蔽了，把他良心遮蔽了，不知道什么是赤身露体，什么是羞耻。他们是看见自己赤身露体，唉，你给我看看我穿这衣服行不行？哪里露出来了，你告诉我，然后我重换个衣服。他说什么？你不要告我赤身露体啊，我没穿衣服，你可不要告我，千万不敢说啊，我自己看不见就行，把自己眼睛一捂、耳朵一堵，好了，自己又成了圣人了。神看到会不会笑话我？我这是不是不知羞耻啊？什么是不知羞耻？你真正地把你的丑相亮出来以后，神看着你的丑相觉得你是不知羞耻啊？还是看着神了以后你躲藏，堵住耳朵，捂住眼睛，我不听，我不看，赤身露体地跑羞耻？哪个羞耻？（第二个。）赤身露体，还在那堵住耳朵，我不听、我不看，赤身露体跑。那个赤身露体的人是，你告诉我，哪个是赤身露体？哪个是羞耻？哪面羞耻呢？遮住屁股是羞耻？遮住脸是羞耻？哪边是羞耻，你告诉告诉我？听了以后人家知道哪边是羞耻、哪边是丑陋，我就能把丑陋的这一面、羞耻的这一面遮盖了。唉！这亚当夏娃出来了，那神就给他们做了个皮衣。皮衣起什么作用呢？（遮羞。）遮羞、御寒。得到了神的看顾保守，这个人是不是不丑陋了？（嗯。）可是那个不听神话就跑了的那个人，我不听、我不看、不听不听，跑到老鼠洞里边的那个人呢，神能给他皮衣穿吗？他是不是还是赤身露体？那最后结局怎么样？他的羞耻样，那才是真正的不知羞耻。人家那个穿上衣服跑开了，不知羞耻的这个人呢，赤身露体在外边跑，你不要说我羞耻，不要和我说我没穿衣服。这是谁呢？皇帝的新装是吧？（嗯。）谁也不要和我说，我没穿衣服我也觉得我穿着衣服呢，这就是皇帝的新装。祭司弟兄那天还交通这个皇帝的新装是吧？（嗯。）赤身露体。

“一连串的问题在他脑海里就产生了。一产生这些想法，他不由自主地就会躲避神。”不由自主。分两类人，一类人，怕神看见他羞耻、他就赶紧躲避神。一类人呢，他是想为了变化、洁净自己。从外边画面上来看就是什么？让神给我看看，因为我是受造之物，神是独一无二的、全能的、智慧的，神是至高无上者，我让至高无上者告诉

我哪边丑陋，什么是羞耻，这才是最准确的真理。我不能去问我的父亲、不能问撒但、不能问我的表哥、不能问自己、问神话才准确。一个人是留下来问神，一个人跑着去找谁了？找撒但去了、找他表哥去了。“他不由自主地就会躲避神，他就开始想，‘神哪天来啊？神来了我该怎么办？我得赶紧躲呀’，时时就得躲藏。”今天这是说你呢，时时在躲藏啊！每时每刻关上门，可不敢进来看着我啊，蚂蚁也不能钻进来。“这是不是败坏性情？这个败坏性情产生的根源就是撒但的引诱。当他防备神、躲避神的时候，他心里对神还能有信任吗？还能有依靠吗？（没有。）就剩防备、疑惑，还有远离、恐惧、质疑了，甚至他还想，‘神会不会伤害我们？’”这些事情你应该都想了吧？肯定想了。因为你背叛神你不维护神家环境，你心里边心虚，你还能不想神会怎么对待我，我走在什么路上？只要你一背叛神，你一违背真理，践踏真理，那时候心就咋呀？神说人的心就不安了。当你违背真理以后，心里不安的这个人，这就受到了圣灵的责备了，这还有点儿信神味道。当你做出这样的事情，你还咋想？唉，你们说心不安，我抵挡了神我心安理得呀！我没有感到心不安！这是什么问题？（神离弃了，向你掩面了，放弃了。）你就不是神要的人，你就是神惩罚的对象，他就没有一点儿良心理智，所以说他就没有知觉。他就是背叛了神、弃绝了神，他都没有不平安的感觉，直接就是一个死人，没有一点点良心。感觉到有点自责感，还有一点良心，他能够反省，呀，我有点对不住神，有点愧疚、内疚。就像孝顺父母一样，呀，我这一年没有给父母买一袋面，你看父母把我养活到这么大了，一年不去看看父母，这个人感觉到内疚，他虽然回不去，他在心里边感到内疚、感到亏欠。可另一个人呢，十年他都不回去，他还笑话别人呢，什么人啊，一年不见，你倒觉得亏欠，我十年不见，我都心安理得，我没有亏欠过。什么心理素质，他还说别人什么心理素质呢，怎么了？那个心太邪恶了！他就根本没良心！所以，他不可能感觉到亏欠、内疚、自责，也就是得不到刑罚。审判刑罚是最大的爱，只有得到了刑罚，你才回心转意，你才悔改！

“‘神会不会伤害我们？我们没有防身的东西，神能不能打我们，能不能杀我们啊？’他就不想想他的命都是神给的，神能随便杀他吗？他心里模糊了，已经混乱了。”为什么混乱了？他不去悔改认罪，他一直是猜疑神会不会杀他？会不会定他的罪？会不会不给他前途命运？敌基督什么表现呢？我什么也明白，就是实行不出来。可最后怎么呢？还要问他的归宿怎么样？“人类被撒但败坏到现在，人对神的态度从眼神当中就能看出来，一直都没变，那份真诚没有了，对神真实的相信、信任、依靠没了，这根源在哪儿？就是撒但的败坏，撒但把人坑苦了。人觉得没经撒但败坏那时候挺好，其实要是跟人蒙拯救之后，跟人明白真理、认识神以后相比，那时候还是不如以后。”听了这些话，神要的是什么样的亚当夏娃？（明白真理。）要的是明白真理、认识真理，让撒但败坏以后又蒙神拯救的亚当夏娃，而不是要当时还没有被撒但败坏的亚当夏娃。“那时候即便是人里面对神有信任、有依靠，但是人不明白真理，初造的人类连神是谁都不懂，现在的人最起码有个概念，知道人是从神来的，人是受造之物，神是造物的主，神掌管一切，那时候的人不懂这些，就是很简单，不怕神看，不怕神笑话，有什么事都找神，就有这么一点儿简单的信念，但是他知道神是谁吗？不知道。所以，神作的这一切工作对人类来说还是有深远的价值，也是有重大意义的，都是好的。虽然撒但把人败坏这么深，神也有办法拯救人，什么也影响不了神拯救人的工作，这就是神的全能，神的权柄。”后面这句话是不是你的路途啊？（嗯。）“虽然撒但把人败坏这么深，神也有办法拯救人，什么也影响不了神拯救人的工作，这就是神的全能，神的权柄。”所以不要破罐子破摔、自暴自弃。你被撒但败坏并不可怕，你败坏得再深也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啊？你弃绝神，可怕的是你践踏真理，找你表哥。人一临到修理对付、一揭露解剖，或者说，一说你做错事的时候啊，人就都赶紧一味地辩解表白，要么就是翻白眼皮、瞪眼是吧，暴跳如雷，用血气来解决这些问题。今天看了这些话，这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因着人被撒但败坏以后，人的名利太重，不能接受真理，不能见神。）神给人交通了个什么啊？他不吃善恶树果子的时候，他不认为赤身露体是种羞耻。因为什么呢？神造人的时候，你说神造了你，神还不知道你长了个什么东西？（知道。）那你见神还觉得羞耻呢？就跟小孩子见到父母一样，小孩觉得羞耻呢？就是被撒但败坏以后，撒但起了个挑拨离

间的作用，告你说：吃了就聪明了，吃了眼睛就明亮了。唉，你看，你连个衣服也不穿，看你赤身露体，看神怎么笑话你呢！撒但给了他这个意念，他就跟着这个相信了，所以神就看到他防备了。咱在这里修理对付、揭露解剖呢，神摆设环境目的是要你干什么？显明你是让你认识自己、是让你背叛自己、是为了拯救你。可是你这里想什么？一显明你，你就觉得什么？就赤身露体了。我赤身露体了，你这是不是笑话我啊？神是不是又来笑话我啊？神是不是又定罪我啊？你为了让别人看不见你的赤身露体，你就开始用血气，想尽一切办法辩解表白，来维护自己的虚荣脸面地位，来证明一下你不是赤身露体。他为什么要拼命地去证实自己不是赤身露体呢？就因为他觉得这可难看了、太羞耻了。如果说不经撒但败坏、撒但不迷惑你，你不认为这是羞耻。

我今天信神了，我不信神的时候啊，我对神不尊不敬，我不仅不信，我还做什么？我还逼迫。我一直交通这个，我当时怎么逼迫神的，这个按人来说是不是个羞耻啊？羞耻。可是在我这，我没有看它是羞耻。因为什么？在神面前，我是个什么人，撒但怎么把我败坏了，在神那边是不是看得一清二楚啊？（嗯。）你解剖出来，说出来，在神那边看是不是还是一样的，你解剖也一样，不解剖也一样，神是看着你呢，不需要你去辩护。在我这，我就敢把它说出来。可在你那边呢！你敢说吗？你不敢，你不敢把老底说出来，你把老底说出来，你怕别人小看你、笑话你。呀，原来你是个这东西啊！唉，我是什么出生？我家是祖辈怎么？我家从我爷爷那就开始信神了，直到我孙子还是信神呢，几代之间我都是信神的。我在娘胎里我就信神了，也就是说，我在娘胎里我就是顺服神的，我就称神为大了。好家伙，你来了你真可怕！你爷爷不信神，你爸不信神，你妈不信神，你还来了个抵挡神，半路杀出你这个人，你是谁啊？你今天你还张狂？他把这个当成什么了？他把他那个当成了资本，把你这个当成了丑陋的东西来说。你以前不是信神的，他觉得你这是丑陋的。常说什么？那个从宗派过来的叫什么？（正宗。）正宗门派过来的，你是哪的？（岔路口。）岔路口来的。你是哪里的？我是从不信派过来的。不信派过

来的是什么？（外邦人。）外邦。你看，三个级别，你是哪？你是外邦，一个外邦就给身上泼了盆冷水。你看，我哪年信的，我信耶稣的，一下自己坐了个位置。你是岔路口的——外邦的，让别人看，自己就受到辖制了，自己把它看成了赤身露体。可我呢，没有把它当赤身露体，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可耻的，没有什么羞耻的。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是你的回转、变化，神不看你以往，而是看你是否有变化。你以往你再好，宗教界里你信得再好，你在宗教界你是长老，这一步你不接受，你是敌基督，你算啥？咱不要嫌赤身露体，嫌丑，赤身露体那个丑那是撒但给你的。咱今天赤身露体，分了两种人，来到神面前赤身露体，一个人赤身露体是来到神面前，让神给我做个皮衣，给我遮一下丑、御一下寒。另一个赤身露体，来到神面前，咋呀？不能说我赤身露体，谁也不能说我，我穿了衣服了，我是皇帝新装。唉，神看着看不着我不知道，但是人你不能说我赤身露体，这是不是傻帽一个呀？那个看见自己赤身露体的那个人，和神要的是皮衣，你不让任何人说你赤身露体的人，你仍在赤身露体，在外边奔波。小宇，做哪 个呀？（做那个要皮衣的人。）做一个要皮衣的。（嗯。）就看到自己赤身露体，让别人给你说我这赤身露体在哪呢？来给我遮遮丑。（嗯。）这个就这吧！

2020年9月19日

践踏撒但让神掌权1

（新然：我这段时间活在病里了，浅表性胃炎，也感觉糊了。有时候就是发现不了问题，有时候发现问题也不知道该怎么交通。）发现什么了不会交通。（教会带领恩待，工作抓不起来，每次你就还没抠工作她就开始哭了，说：“作工作的是我，跑路的是我，结果来了挨抠的还是我，挨对付的还是我。”我就不知道从哪方面去谈了，她好像提

前就给你一个下马威，你就不敢去揭露她，我就不知道从哪方面去谈了。）她说：“作工的是我，跑腿的是我，挨修理对付的还是我，挨抠工作的还是我。”那问她：“工作你不要做？也不要抠你工作？你做错了不要对付你？”那你说这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该怎么和她说，这还有说的价值吗？你对这种人该怎么对待？（她不接受真理。）只是不接受真理吗？刚才你说的那些话，是不是已经把这个人放在了桌面上了，这是个什么人？（看不透。）这还看不透？首先她说的这一句话所表现出来的，还有流泪，这是不是一肚子的委屈？一肚子的埋怨啊？你就啥也还没说了，她就一肚子的埋怨、一肚子的委屈，这是不是背叛？是不是叫嚣、对抗？你作为一个带领，有人一聚会就和你叫嚣、对抗、抵触、埋怨、怨声四起。你还：“唉，我不知道该怎么给她交通。”这还能交通吗？你还告诉我说每次见了都是这样，是吧？（嗯。）每次见了都是这样，那你说这是什么人？承认神的主宰吗？承认神是造物的主吗？作为信神的不承认神是造物的主，那你信什么神呢？最基本的本分尽不上，不愿意尽，尽本分就觉着苦！尽本分的是我，作工的是我，你听听这话，这话能说得出口？今天你能来尽本分，你能来作工，这是不是福分？是不是恩待？（嗯。）你是不是得感谢？感恩戴德？你没有感恩戴德，你没有感谢，没有觉着是高抬，还觉着冤屈得不行。造物主来作工了，来拯救人了，一个受造之物，让你来配合一下，你就叫嚣：“啊，配合的是我，为什么让我配合？造物主你在那儿坐着，让我在这儿干活!”是不是这个意思？这是不是大逆不道？（是。）尽不上本分是什么？不尽本分的呢？（背叛。）谁也有消极软弱，消极了、软弱了，哎？怎么对待呢？帮助、扶持，可她是不是一次？（不是一次。）而是几次？不是一次，而是次次！每次见了就是这样，这是一贯的作法、一贯的作为。那一贯的作为、一贯的作法是不是就是本性？是不是她的本来面目？还说什么，作工的是我，还说啥了呀？（跑路的是我。）跑路的是我，你说吧，连跑路都不想跑，信什么神？跑路都是埋怨，有的人是跑断腿、累断腰换取一个不死的结局，她有这个意思吗？（没有。）路都不想跑，为什么作工的是我？跑路的是我？为什么让我作工？为什么让我跑路？一肚子的为什么、为什么、凭什么、凭什么，这不是在打官司吗？作工的是我，跑路的是我，还说什么是我了啊？（挨对付的是我。）挨对付的是我，你听听，还不能对付，还不能碰碰，你说这是个啥东西啊？

纸老虎！连碰都不能碰，武则天还要把她牙给碰了呢，哦，你就不能碰碰？你说你当带领呢，你做什么都不要问，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想怎么尽本分就怎么尽，不要抠你、不要管你、不要问你，谁要是抠你、管你、问你，你就哭、就叫嚣？哭是在干啥？小孩子趴在地上撒泼打滚呢，是吧？小孩子，让做作业也不做，我想怎么做怎么做，你让我写一个字，我就不写，你还不能说我，说我我就哭。信神几年了？教会时期也不是这样的吧！作工结束完了，神要的是什么？要的是见证。你这是在干啥了？处处羞辱神！处处背叛、叫嚣！对于这样的人，你还在这儿："呀，我不知道该怎么交通。"还交通吗？就不计划处理问题？说两句话就完事了，不作工，咱尽本分就是说两句话？该不该做事呢？祭司弟兄就是只交通不作工作？神的性情喜、怒、哀、乐哪里去了？她给神抹黑，你们不知道？下边的弟兄姊妹怨气升天，知道不知道？（她又不作实际工作，一个月也不聚会。）会也不聚，作为一个带领，会都不聚？你们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还不知道路途？

不是解决人对神的误解，而是加大人对神的误解。上次我就说过一回吧，人家小甘心该存的存了，该奉献也奉献了，家里边自己还留一口粮，准备拿粮换面吃，后来咱说不弄那么麻烦了，直接把小麦换成钱，好管理。唉，结果给人家交通："你还是神家人了，你的麦子还要钱了？"你说她还生存不生存？还有良心没有？弄得她卖也不是，换也不是，逼着她拿上粮食到外面去兑换粮食吃去，这作的什么工作？前两天下面反映说什么了，知道不知道？（不下载东西。）不下载东西，她们聚会了，一口一个武则天说啥了，武则天要怎么呢，武则天……，开口闭口就是个武则天，不交通神话。这个事情你们知道不知道？武则天成了她的主子了，开口闭口就是武则天。你们搞管理呢，你们在下面就不了解了解？带领工人究竟作的是什么工作？在你面前她的表现是这样的，直接把你打回来不让你说任何话，封了你的口，叫嚣、悖逆！（恩待就作不成工作。）作不成工作为什么还一直用呢？作不成工作多长时间了？一天、两天？多长时间了？下边为什么怨声载道？为什么我能听见这声音，你们听不见呢？为什么听不见

呢？（因为没有下去了解情况。）我下去了吗？我也没下去啊。这是有意做成这样的还是无意的呢？还是不作工呢？她把武则天当成了主子这句话你没听见？教会里面吵成了一团，你们就丝毫没有风声？有没有？你们下去聚会，就是见见教会带领，教会带领说个啥，教会带领有事没事，没事了不交通，有事了交通交通，不交通了就拉倒，这样聚一天会就完啦？这就是做了工作了？（这段时间就是这样转的。）这段时间，这段时间有多长时间了？恩待尽本分多长时间了？（好像是去年收苹果的时候。）你们指认的？选举的？谁选的？（教会的执事。）几个人选的？通过教会了没有？教会神选民通过了没有？（没有。）那你们作的什么工作？（恩待她说："指认的不行，还得选举一下。"）她还知道得选举一下了，你们就连选举都不选举。（当时她就是浇灌，那处教会除了她浇灌再也没有人了。）选带领只能在带领工人执事里面选？这是什么概念？在教会里面找了没有？谁规定带领工人只能在这些里面选？这是不是大红龙作法？大红龙什么作法？你们知不知道在大红龙里面有个太子党？人家封建社会的时候，皇上下来是太子，一代一代地传。现在虽然说叫的是共产党，不是一代一代地传了，而是怎么传呢？是太子党，这一个党派里面都是太子，你不做我做、我不做你做，不可能是其他人做。什么叫太子党？太子成了一个党，这个党里的都成了太子，这叫太子党！那你们管理的这些人呢？这些带领工人呢？这是不是成了太子党了？就只能在这些太子里面选，这叫民主选举吗？带领工人执事在一个教会里总共就是六七个人，在这六七个人里选两个人，你说那能公平吗？你们就都是这样做的是吧？教会里面带领工人是选举的还是你们指定的？还是在几个执事里面选出来的？（还是他们以前的执事，没有选。）没有选，你们在教会里面找了没有？这些带领工人哪个合格？哪个不合格？（就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吧。）相对来说好一点，是在这七个人里面相对好一点？还是教会里二十个人里面相对好一点？你们没有在教会的二十个人里面找过，是吧？（问了，有的就出不来，有的是领受不太纯正。）得去问，得去了解，得去核实，对吧？那你们呢？去调查核实了没有？了解了没有？二十来个人有没有一个合适的？有没有？（有个弟兄姊妹家里保管东西呢，就没有参加。）保管东西不能参加选举？这是什么概念？谁说过这个话？（当时说他们不适合尽这个本分就没有参加。）不符合尽这个本分能不能参加选举啊？

（能。）参加了没有？（没有。）为什么？再说保管东西重要还是当带领重要？如果这个人有素质可以当带领，他也可以保管，你让他做什么？你们实际上让他做的什么？

（保管东西的两个人他们原来就是带领。）原来就是带领，怎么撤下来了？（不知道。）谁撤的？（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你给我说不知道的理由在哪儿？你是当带领的，你带领他们了，你不知道？你当父母了，下边有三个孩子，孩子结婚了没有？没结婚，因为啥没结婚？不知道！最根本的，原来的带领因为啥不做带领了也不知道，你这次教会里面成了个这样，你也不去了解了解原来的那个带领怎么样了，是因为他狂妄自大把他放下的？原来是带领尽的不称职？还是因为什么原因？现在反省了没有？能不能用了？自己的本职工作都不做，你说，还谈什么扶油瓶、除狗屎？可能吗？天方夜谭！自己管理范围内的带领，你是管理者呀，你以为她是你的顶头上司？敌基督出现啦？你缺乏正义感？不敢出来站立？给了你权利，让你去管理，你却不管理，那你说你扮演的是谁呀？是不是葡萄园里边的狐狸？践踏葡萄园！怎么践踏葡萄园了？下边怨声载道，你们却毫不知情，并且你直接管理的带领工人反抗、叫嚣、跟神打官司，你是毫无知觉！心里边不寒不酸、不苦不辣，没味道，你说咱是什么人？是不是狼心狗肺？哪有一点良心理智？她在下边残害人，让你带领他们，把他们带领到真理实际里去，实际上呢？别说进入真理实际了，就连正常人性都活不出来。你承认神的主宰吗？别说承认神主宰了，连个真实的信都没有，连个渺茫的信都没有！教会里边发生什么事了，我还没有去下边调查去，发生了什么事我都知道，你们什么都不知道，一天起来咱做的是什么？享受地位之福？当官的？当官的也得了解民情了呀！

你也知道你自己糊了，你糊了为什么不寻求呢？糊了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已经感觉到没有圣灵同在了，没有圣灵同在了你就不着急、不害怕？这还叫教会吗？这还叫神家吗？咱吃喝神话了，什么叫神家？这个环境多长时间了？我上一回过来和上上回过来就交通解剖她了

吧？而且下边也反映问题了，我也解剖了，你们没有做丝毫的处理，也没有做丝毫的调查，也没有检查她是否有真实的悔改，下边反映问题你们没有实际地去解决，下边反映什么问题了？告诉你们了没有？武则天，告诉你们了没有？没人告诉你？告诉你了没有？（没有。）下边怨声载道没告诉你？人生告诉他们了没有？（告诉了。）告诉了没有？你为什么说没有？那刚才为什么说没有？（我说的是下边没直接给我们说。）下边没有和你们说，下边怎么和你们说？能找见你们的身影吗？你说这话可能吗？你们连她的面都不见，怎么找你？给你送纸条？写检举信？通过恩待转给你？可能吗？（不可能，每次都是听恩待一个人说。）那不可能，那你说了个啥呢？我问你还告诉我说没有，人生在这儿对了质，人生和你说啦，那接下来你什么反应？武则天，听了以后你什么反应？神看了，撒但也看着了，你是怎么对待本分的？怎么对待神给的托付的？怎么牧养他的羊呢？你们俩呢？你什么反应呢？你糊着了，糊着了也该有个反应吧，有反应没有？

（我见小甘心了，小甘心一见武则天和我就堵上了，转着脸扭过去就躲着，我说谈谈人家也不说话。）你去给人家交通呢："你谈谈，你有啥说说……"，你说你们做的什么事呢？人生看见了没有？人生如果你是小甘心，你会怎么做？你说她俩做的这个事情合适不合适？该怎么做？（不是这一件事，还把她的接待本分取缔了。）把人家的接待本分取缔了，是吧？你们都看见这个戏了吧？机器人现在也点头了，也不是机器人了，有了点良心了，说啥呢？刚才怎么说的？（人家小甘心不理她，我说要是我，我也不会理她。）嗯，你说说为什么不理她？（因为说话沟通不了，你一说话就给人家打回去了，那我就肯定不想和你说。）不仅是把人家打回去了，小甘心在教会里面是不是受到了欺压？受到了多长时间的欺压？最后是蹦蹦回家了，他家姊妹通过蹦蹦才把消息发过来给了我，我知道这信息了，我传过来给了你，让你俩去处理问题，你们是怎么处理问题的？你们处理问题是该处理谁的问题？该处理谁的问题？（该处理恩待的问题。）你挺清楚的嘛！那你去处理谁的问题去了？这和神交通的敌基督有什么区别！心里清清楚楚，都看见是恩待的问题，带领的问题，让你去解决问题，

是去解决恩待的问题，你们不解决恩待的问题，你们解决的是：“谁报的？谁告的？”还想和小甘心谈谈：“谁让你告了？你和谁说了？这个信息从哪儿透露出去的？”你们有没有这个存心？是不是这个动机？是不是？你们想干嘛？赶尽杀绝！封了你的口！就是打死你，也不能让你找着上层带领去反映这个问题！听听你说的话，人家进门不理你，你还说：“小甘心，咱谈谈”，她不搭理你，是你主动说的话，从外边看着你很谦卑，“咱谈谈，咱谈谈”，听听这话，谁能接受得了？你要和小甘心谈什么呢？“恩待她是我‘亲家’，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行不行？你受点苦行不行？”你说说这做得多恶毒吧！不维护正义，不解决选民的问题，选民她现在走投无路，自己有点粮食她自己还不能吃，该做的她都做了，她自己拿上粮食换个面吃不能吃，然后过来你还告诉她说：“来！谈谈！”，你封了她的口，结果还说和小甘心谈不成，谈不成问题就算解决了？这就有了理了？回来告诉我说，我给她谈了呀，是小甘心不理我，这就是解决问题的结果？我和你说让你解决小甘心的问题呢？是让你把小甘心打倒，然后爬不起来？不让她说话？不能让她汇报工作？饿死也不要说？咱的心在哪儿呢？你们怎么想的？为什么袒护恩待呢？已经暴露出问题了，已经揭发出来了，你也没有计划要处理。不要说计划处理了，你和恩待沟通了没有？交通了没有？揭露了没有？审判刑罚了没有？有没有？武则天，有没有？（没有。）新然，那你呢，有没有？（没有揭露。）（小甘心说她的麦子在地里淋了三天的雨，都出芽了，一块零五卖给咱，当时咱这边收的不太好的和有一点出芽的麦子是九毛钱收的，我说一块零五就高。）你说的这个话是实话吗？经得住鉴察吗？（是了，当时我就是这么说的。）你就是这么说的？这个麦子出芽是实话吗？是不是实话？（是，她们说是出了芽的。）谁说的？不要说她们，谁？（恩待她们说的。）“恩待她们”是恩待？还是她们？恩待代表几个人？（恩待说的。）那为什么还带个她们呢？恩待说了麦子出芽了，落实了没有？恩待说的这个话是真话还是假话？（没有下去核实人家麦子到底出芽了没有，我没有做这个工作。）为什么没做？你没做，那小甘心的麦子出芽了，她要卖一块零五，这话你和谁商量过吗？（没有商量。）麦子出芽了，这个话一听就是假话、谎话，不存在，麦子绝对没出芽，我为什么敢说这个话，我就不调查我就不核实，我就敢说这句话，知道为什么吗？小甘心她是个什么人？她是什么人性的人，她

就能做出什么样的事来，小甘心该奉献的奉献了，该存的存了，她是偷奸耍滑的人？她是毁谤神家利益的人？人性决定一切，麦子如果出芽了，小甘心会要钱吗？小甘心会说我还要吃吗？小甘心还会说我要吃出了芽的麦吗？你不要我就卖到世界，世界要她出芽麦吗？给人造谣、毁谤，你说这是什么人性？鬼性！世上也没有这种人！小甘心出了芽的麦子要卖一块零五，听听这个价格，一听价格，一听小甘心的人性，对号吗？这是一个人做的事吗？咱基本的分辨能力有没有？土匪、强盗才能干出这个事来，出芽的麦子淋雨淋了三天还要卖一块零五，谁能办出这个事来呢？武则天你能吗？（我家的麦子就是出了芽的，不能给神家。）你家不能给，你说小甘心能给吗？能不能给？你说小甘心能不能说出这个话来，出芽的麦子能吃吗？（不能吃。）小甘心的人性就到了这种程度？她就这个人性？作为带领工人，这个谣是谁造出来的？恩待说什么你都信，不分辨、不认识，甚至你还为她说话，成为她的保护伞，为她保驾护航，到现在事情暴露了，按不住了，我什么都知道了，你们还为她包庇，还为她掩盖，还想保住她的这个本分，这是不是你们所做的？武则天，是不是你做的？小甘心她现在处于一种无路可走，无地生存的状态，你不能逼死她吧！她还有路可退吗？她处于一个无路可退的情况下，你两个人还要解决她的问题，还要和小甘心谈谈呢！准备谈什么？你不要吃行不行？你少吃两口行不行？人家还是半家信，是全家信的又能做到什么程度？是不是要赶尽杀绝？咱心为什么这么恶毒？恩待给你们送礼受贿了？给你们送了什么东西了？你们怎么这么为她说话？这么袒护她呢？还是感觉恩待能成为你们的傀儡、走狗？能为你们所用？还是就是因为她能够捧你臭脚呢？还是因为她在教会里，一聚会就是武则天这、武则天那？谁捧你，你用谁？你们做得太过分了！进人家家里边还得人家给你扭屁股了，神选民就应该把你撵出来、打出来，不应该吗？（应该。）打出来不是公义吗？（是。）你们欺人太甚了！

武则天，你这儿是把嘴碰了把牙打了，牙打了还不知反省。新然，没打了你的牙，你糊了、懵了，糊了是什么原因？圣灵离弃了，失去了圣灵同在，圣灵都不理你了，你还不着急？还不知道根在哪儿？还

活在病里边呢？有时候人临到一种病，病也是神命定好的，这个需要你去怎么呢？担当，是吧？担起来，什么是担当？不影响你尽本分、不影响你信神，什么都不影响，你病了该吃药吃药，该休息休息。你告诉我说，活在这个情形里边了，你什么意思？是不是从里面出不来了？那活在这个情形里边是不是悖逆？是不是背叛？是不是叫嚣？是不是与神对抗？为什么让我得病？凭什么让我得这个病？是不是太多的为什么？我得病了，我胃疼了，我不能尽本分，我不能去这儿、不能去那儿、不能干这、不能干那，你不让我有病，我不就啥也好了吗？所以说，你说你活在这个情形里边，这样的情形，圣灵能支持你吗？圣灵能在你身上作工吗？武则天，你骑电动车带上人生，你两个人出去，把你撞了，让人生看见了，这是不是把灵界实情告诉你了？是不是天上的烈火显给你看了？你不干正义的事，长上个嘴不说正话，不让你嘴巴啃泥能行？尝试尝试!神说有些人亵渎神、乱说话，到时候神让你咋呀？烂烂嘴巴，烂烂嘴巴神说啥？我好高兴啊！好高兴啊！神的刑杖逼近了全人类，就这一个月的时间，你看见了吗？这儿也出车祸，那儿也出车祸，以前有过这事吗？这不是神开始作事了吗？是不是神的刑杖发挥功用了呢？审判从神家开始了呢？就没知觉？

为什么就让人生看见了呢？你有直接责任，人生有间接责任！人生，你看见了教会里存在的问题，你说了没有？做了没有？落实了没有？武则天不落实你抠了没有？（我说她了。）你说她了，抠了没有？下边究竟是怎么落实的？小甘心这个事情处理了没有？问了没有？你像我这样问她这些个问题了没有？你和小甘心是怎么沟通的？没有同情人的心，也没有良心，吃着神的喝着神的，胳膊肘往外拐，搞着个人的经营，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这么长时间了，什么问题也没处理，最后就这样按住不处理就过去了！还想着去干啥呢？怎么还敢再去打压一把呢？说白了你是不是就想把小甘心彻底打倒呢？你想和人家谈谈，咱谈谈，什么意思？你要谈啥了？你谈谈你想说啥了？把你想说的说说，武则天，想说啥了？你的言行举止神鉴察着了，神看着了。人生，你负责管理她了，是吧？管理管理，是不是还得跟

踪、落实呢？你是管理者，管理者还有监督的责任，你监督她了没有？你告诉她多长时间了，她没有落实，你得调查、核实，还要监督她、考验她，看她这个带领合格不合格，能用不能用，这个是不是要根据她所做的工作来检查？你检查她的工作了没有？这是不是你的失职？这不是说咱给她交通交通说个两句就行了，说两句她明白就行了，认识、知道就行了。敌基督什么都知道就是实行不了，她什么都知道了你还给她交通，你再交通上一万年管用吗？现在要的是实行，要的是变化，不是要你明白，不是让你知道就行了。神告诉你说把碗舔干净，让你知道这是句真理，这是句神话，这是要你去做的、要你去实行的，不是你知道就行了，你说："我知道啦，神说叫我舔干净碗。"这就完事啦？然后，你每天起来就是告诉她："武则天，神叫你舔净碗。"然后武则天说："我才不舔了，那哪是讲究卫生了？不文雅，洗洗碗放消毒柜才是干净、卫生。"你也看见她不舔碗了，你也看见她这么做了，你还是说，我给她交通，我给她说你舔舔碗，神交通神说舔舔碗是真理，舔舔碗是真理，咱就是每天喊上多少句真理，那是实行真理吗？那不都成了喊口号了吗？尽本分就这样喊口号？就这样过去？什么是做实际工作？什么是不做实际工作？多来点实际，对人多一点啥呢？多一点忍耐、多一点爱，多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哪里去了？一点都没有！那你们说，就你两个人带的这个教会，下边成什么风气了呢？是不是成了宗教场所？是不是埋葬死亡的地方？怎么成了埋葬死亡的地方？是不是你俩造成的？你俩站在门口，你俩不进去也不让别人进去！

小宝昨天告你们的状了，说小雪你安排小宝去那边拿上钱，把玉米拉回去的。小雪，是不是你一手安排的？（我让你去哪儿拿钱呢？）（你当时走的时候，把手机号给我了，你说如果拿钱的时候打这个手机号，去家里拿钱。）小雪知道不知道有多少玉米？（我不知道有多少玉米，我只是听说那边有玉米。）那玉米的干湿你知道不知道？（不知道。）玉米是外邦人的还是咱自己人的知道不知道？（那会儿我也没问，光是打电话说了一下。）玉米往哪儿放知道不知道？（……）都没问，往哪儿放不知道，干湿不知道，是外邦人的还是自

己人的不知道。小雪，你作为带领，在什么也不知道的情况下，你就告诉小宝说，去哪儿拿上钱把玉米拉走，这是不是你做的？你作为带领，主管这一片了，收的玉米还不是几百斤，如果是收一百斤、二百斤的玉米用你过手吗？那不用你过，可今天是上万斤的玉米，你都不去过问，你都不去核实！实际地去核实一下，看看水分有多少？能不能要？这是不是你该做的？该不该？这是不是咱的本分？小宝她是总事务，那即使说你不去，那你得交代给总事务，细节落实清楚，这玉米往哪儿拉？往哪儿放？有没有家？这是不是你得搞清楚？你不去落实，最起码你得搞清楚有没有合适的家，玉米行不行，这个事情能不能行通。这些你想了没有？你什么也没想，你就能放款，还是让她直接去那个地方拿钱，你这做的什么事呢？你是不是让人当犹大呢？去哪里拿钱她能不能知道？你能不能让她直接去拿钱啊？这合原则吗？能叫总事务直接去拿钱？都成了当官的了，发号施令。

小雪和机器人配搭了，是吧？这是你两个人做的事情，是吧？你两个人坐在家里发号施令，连钱都不愿意去管理，钱在哪儿放着了，我直接告诉你去哪儿拿钱，事务每天在外边跑着了，事务什么也联系，她们有没有风险？有没有危险？能不能让她知道钱在哪儿放着？事务能不能直接去取钱？你说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考虑了没有？完善不完善？这钱是谁的钱？你花这钱相当于这是个人的钱？还是神家的钱？想了没有？（神家钱。）那神家钱是什么？（祭物。）那祭物是不是可以随便支配？这是几十块钱？上万了呀！上万了就随便支配让她去拿钱？能让事务自己拿钱去，那拿钱是去干啥呢？保险不保险？会不会上当受骗？会不会是肉包子打狗？考虑了没有？想了没有？会不会拿上祭物买了烂玉米？这些排查了没有？神看一个人，不是看你的外表的行为好坏，而是看什么？看你是否顺服神，而不是看你这件事情做得怎么样。神是看你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流露出来的态度、观点是什么？你的态度是什么？在这件事情里面流露的态度是什么？机器人？流露的是什么态度？啊？（当时就没有想考虑神家利益。）不是当时，而是你就没有一件事情考虑神家利益，你说吧，一说你做出的哪件事情，哎呀！都是没考虑神家利益，哎呀，哎呀，都是哎

呀！那你不考虑神家利益，考虑什么呢？咱为什么叫机器人呢？就计划戴着这个帽子就不放了？败亡的人类就计划做个败亡的人类？考虑啥呢？没考虑神家利益，那你说说你考虑啥了？说吧，考虑什么了？（好像是想着这是神家的。）这是神家的就不用考虑了？你当时想着这是神家的，就因为是神家的，所以说你就不过问了？这是什么概念？钱是神家的钱，那买回来的粮呢？粮是不是神家的粮呢？那神家买粮会买回什么样的粮呢？你说咱配称为人吗？本职工作也作不了，你说咱每天忙着做什么呢？

小宝，记得我交通的无耻之态吗？那你看见你的无耻之态在哪儿？谈谈我看看。（说话拉一大串。）说话一大串就是无耻之态？（总是说我是有原因的，表白辩解。）说话有原因就是无耻之态？无耻之态就这么简单啊？无耻——之态，首先得无耻，你无耻不无耻？小雪给小宝打电话叫小宝聚会了，聚会是在干啥？吃喝神话、灵里进入，说是敬拜神了，其实也是给自己装备神话了，得生命了，让小宝得生命了，叫过来吃点喝点得生命吧，小宝在这儿说什么了？“没时间，我还忙着了！我急着拜偶像去了，我的这个偶像还没上香呢，拜完偶像，我还没和这个媳妇聊天了，还没聊完天了，我这两天，不止这两天，我这四五天都忙呢！我姐家孩子娶媳妇了，邻居家在这儿串门了，还有个什么了呀，我记得好像就是忙得不可开交，啊？（学按摩。）噢，学按摩呢！你说，这边叫你了，要给你生命了，而你是没时间、不搭理、还理直气壮！我这还娶媳妇了，这话你说你还能说得出口！谁现在还敢把谁给谁娶媳妇的这个事放在桌面上？小宝，你见谁把这事放在桌面上了？一说这事都是什么样的呢？苟且偷生，悄悄地在背后想：呀！谁家有红白事我参与了，拜了偶像，我可不敢说啊，不敢让教会的人知道，丢人了，现在连个外表行为也脱不了！咱就连个外表行为也没有，活在人前，最起码让别人看见我不拜偶像了，都还有个脸面，不活在神前最起码活在人前。你呢？连这个羞耻感都没有，也不害怕，也不怕人家小看你。呀！小宝信神几年了，三年啦？（十年。）十来年了，是信全能神十来年了还是信耶稣十来年了？还是没信过耶稣？（信了两年耶稣。）你哪年开始信的？（零六年。）零六

年，零六年到现在多少年了？十四年了？小宝信了两年的耶稣，还有两年的根基了，十六年了！信神十六年了，今天，你说："我忙着拜偶像了，我顾不上敬拜神，我顾不上吃喝神话。"小宝，十六年了呀！你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能做出这样的事来？你不仅能做出这样的事，还能说出来，还能堂堂正正地摆在桌面上，成为你的理由、成为你的借口，小宝，你可真是个小小宝，小宝宝！人的生命进入有五个阶段，是吧？第一个是啥了呀？襁褓中的婴儿，你是不是襁褓中的婴儿呢？十几年了还是襁褓中的婴儿？小宝宝？大人小孩都叫你小宝，刚进来两个月的也叫你小宝，你永远是个小宝，这个名字把你叫坏了？今天在这种场合、这种场面聚会了，哎呀，你能说我忙了，我忙着拜偶像了，你能说得出口，你说你是不是不知羞耻！无耻之态！这方面，人们都背叛呢，就是守规条也要守住了。可你是规条也守不住，背后做的事，人家别人都是不敢说，你说你直筒子，今天直筒子筒出来了，别人和你交通说得有生命进入了，你这里面有那么多的理由、借口，一说一大堆，那你能进入吗？弟兄姊妹交通是让你灵里有进入了，让你来到神面前认识自己、认识神，可是你这是什么态度？你给弟兄姊妹表达的什么内容呢？小宝，表达的什么内容？我敬拜神呀，只能在闲暇之余来应付、糊弄神，只能在闲暇之余，没事干的时候，我来应付应付，我有点事干的时候，我就是去拜偶像我也不能去敬拜神呀。你把神排在了第几位？把你做人的原则、做人的准则放在了桌面上：我敬拜神是在什么条件下呢，我得拜完偶像，我姐家孩子娶了媳妇，逛超市逛完了，我把闲话说完了，我才能敬拜神。孩子娶妻了，我不可能放下去聚会，人家叫我串门了、和我聊天了，我不可能不聊天就聚会去吧。你说这说的是什么混话呢？这是不是混蛋！小宝，十年了咱就这么点收获，你说可怜不可怜？可怜、可悲、可恨！可恨不可恨？小宝，可恨不可恨，信这么长时间就这个身量？光说自己的理，给你说在神家不讲理，不要讲理，神家讲的是真理，你知道什么是真理吗？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你做人该做什么样的人，该怎么做人，正常人该怎么做，正常人性怎么做，咱有正常人性没有，神是嫉妒人的神，世上还有一句话"爱是自私的"，神要你这个人，就不允许你心中有二主，不允许你拜偶像。可现在你还拜着偶像，拜着偶像还能把这些事放在桌面上，更主要的问题是这些还能成为你的理由借口，成为你背叛神的理由借口，还滔滔不绝、理直气壮、说话不打

结、脸不红心不跳！你说小宝，咱一天跟随神跟随神了，跟随神怎么就跟成了混混了？能听明白吗？有路途没有？

小雪，你带的就是这兵？你也不和她们交通，怕她把你打回来，她这种说话的语气口气，你说你们也看不见她的无耻之态？（那次我们就在那儿聚会了，她和白素贞两个人就跑了，人家就上街买了件衣服穿上回来了，我和小雪晚上就说她，她说："明天我姐家孩子结婚了。"我就对付她，守规条咱也得守住，不能去参加这个婚礼，去了就是拜偶像，抵挡就死，弟兄交通过礼尚往来，就是说咱今天信神了最起码穿个礼服，我当时的意思就是拦阻她别去！今天去了，咱就是触犯神，我当时说了这话小宝就开始对我说，我告诉你说："我就胜不过去。"）你说你胜不过去，如果连这个也胜不过去，那你还信神干嘛呀？神说不允许任何污秽存在，神今天洁净人了，你现在不走洁净的道路，你是怎么呀，就要和神对着干！不要说今天要洁净人的掺杂，就恩典时代，都不允许拜偶像，恩典时代的路你都走不上，那你怎么走国度时代的路呢？你胜不过去！胜不过去，神会怎么对待呢？神强迫你胜过去？神还赶鸭子上架呢？神搭理不搭理，神不搭理、不管你，你想干啥干啥，你愿意干啥干啥，神离弃你就行了，搁置！等神大作工结束的时候，怎么呀？一起收拾就行了。你说你胜不过去，你胜不过去就能成为你抵挡神的理由？你消极软弱就能成为你抵挡神的理由？就因为你胜不过去神就破例通行，让你留下啦？那还叫神的公义？你胜不过去，别人跟你交通，你胜不过去，还能起来反抗，还能起来抵挡。你说吧，胜不过去，咱从里面寻求了没有？呀，我怎么胜不过去，我是什么支配的？我怎么能胜过去？你想的不是怎么能胜过去，而是胜不过去了，还得人家别人劝你。不是去寻求：呀！神为了拯救我，支配了人，和我在说话，借此引导我，给我出路，告诉我说什么是恶，我得敬畏神远离恶，不去这样正面领受，反过来还反攻，我胜不过去，你要怎么呢？你要毁灭撒但，我就要敬拜撒但，我胜不过去，你拯救人进国度了，让人背叛撒但了，我胜不过去，撒但就是我的老父亲，拽着衣衫死死不放，我胜不过去，我丢不了我的撒但亲爹！怎么了？你威胁神了啊？神家没有了你，国度不能成形啊？信了

十来年了，你看她说的这些话，可怕不可怕！就信了三年的人也不能说出这话来，那你每天信神是干啥了？大灾难快降下了，让你看见了，每天起来有多少事情在发生，瘟疫在加重，火到处流窜，没看见？神的话已经应验，哪天没有火灾？哪天没有爆炸？就快结束的时候了，你还胜不过去，你胜不过去要怎么呢？因为你胜不过去神就胆怯啦？不能让你进地狱啦？非得把你放在国度？非得让你剩存下来？神什么时候向人投降过啊！

2020年12月26日

践踏撒但要神掌权2

在群里边给你们发的那段话看了吧，长子的五个表现。神说："我明明地告诉你们，什么样的人是我的长子，给你们一个准确的印证，要不这样都不会对号入座，自己给自己乱扣帽子，有的太谦卑，有的太猖狂，不具备我的素质，或素质太差的都想充当我的长子。究竟作为长子的有什么表现呢？第一，注重摸我的心意，体贴我的心意，而且同时都有圣灵工作在身上；第二，一个劲地往灵里追求，不放荡，时时能受我的约束，特别正常，不是模仿（因着注重摸圣灵的工作，体贴我对他的爱，而时时谨慎，深怕对我有背叛、抵挡的心）；第三，为我做事一心一意，能够献上全人，自己的前途、生活、吃、穿、用、住，在意念上已经取消；第四，时时有一颗饥渴慕义的心，认为自己太缺少，认为自己身量太小；第五，在以前我提到过的，也就是在世名声好的，但被世人弃绝的，在男女关系上，也就是作风正派的。这些都是印证，但现在还不能完全给你们显明，因我的工作还没到那一步。长子们记住！你里面的生命的感觉，对我的敬畏，对我的爱，对我的认识，对我的追求，你们的信心，都是我对你们的爱，都是我给你们的印证，让你们能真正作为我的爱子，与我一模一样，同

吃、同住、同享福，无比荣耀！”（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发表·第八十五篇》）

神说：“我明明地告诉你们……第一个，注重摸我的心意，体贴我的心意，而且同时都有圣灵工作在身上。”摸我的心意，体贴我的心意，谁体贴啦？有没有人体贴？有没有发现谁体贴神心意了？小雪，谁体贴神心意？说说，你体贴了没有？（没有。）那你有没有发现谁体贴神心意呢？（有。）有，有没有？连句话也不敢说？（实际。）你们发现了没有？有没有人体贴神心意？根据什么说呢？有没有感觉？有没有认识？看见了没有？不要随风倒，她说了一个实际，你也来个实际。机器人呢？机器人也跟风走了，机器人，谁体贴神的心意？（实际注重摸灵里的感觉和寻求神心意，在这方面比我们都强。）比你们都强，是吧？新然，你呢？你怎么认识呢？（从实际身上能看到，老师揭露我们的时候，她就觉得她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到，里边有一种自责。）注重摸我的心意，体贴我的心意，摸心意，摸神的心意是为了体贴神的心意。你摸神的心意了没有？小宝，你摸神的心意了没有？神的心意是让你娶媳妇呢？你娶媳妇儿是体贴神的心意？你都看见了，你都实际地经历过来了，每件事情摆在了你的面前，你是怎么对待的？实际是怎么对待的？她求真求细，她要去抠，她要去问，所有的事她都得过手。“注重摸我的心意，体贴我的心意，而且同时都有圣灵工作在身上。”有圣灵作工，有圣灵带领，你要是去摸神的心意，去体贴神的心意，你说这个人身上会不会有圣灵作工？是不是必然有圣灵作工呢？

“第二，一个劲儿的往灵里钻，往灵里追求，不放荡”，你往灵里边追求了没有？什么是往灵里边追求？知道不知道？什么是往灵里边追求？超然的灵？摸超然？“灵”就是神的话，神的话是“灵”。一个劲儿的往灵里边追求，就是往神话里边追求。那今天基督所说的话就是灵的发表，就是圣灵的发表，那你追求到神话里边，就是追求到神的灵里边，一个劲儿的往灵里边追求，不是往肉体里边追求。唉！那小宝

是往哪儿追求呢？啊？一个劲儿的往哪里追求呢？往撒但窝里边追求。武则天，你往哪里追求呢？（脸面。）一直往邪恶性情里边追求，给假带领敌基督保驾护航，为他们服务。“不放荡，时时能受我的约束，特别正常，不是模仿。”你放荡了没有？你是时时不放荡吗？时时受约束吗？你是时时不受约束。你看小宝说的那些话，什么时候受过约束？叫你回来聚会，这个时候都不受约束，你说还有受约束的时候吗？实际时时受约束了没有？她是怎么受约束的？她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环境，她放下本分了没有？在本分上撂挑子了没有？她有时候在话里边发发牢骚，但发牢骚的同时，她作工了没有？什么工作她落下了呢？即便是我说她是保罗来世，说她是扫罗，我说就是大卫把她杀了，也是神的公义。就是说了这话以后，她的工作放下了吗？她的工作依然没有放下。她就是哭着，就是眼睛肿了，给你聚会了没有？抓工作了没有？就是把她当玩物耍，她乐意不乐意？（乐意。）她继续做她的工作。这是不是一个见证！这是不是跟随神弃绝撒但的一个见证！就是神让我死，神不要我，我也不会跟随撒但的，我也不会追求肉体的，我也不会满足肉体的！她家什么条件？四代同堂！家里两个孩子，两个媳妇儿，还有一个老公，还有两个孙子，四代同堂她占主角！为什么说占主角？家里有三个弟，她是老大，现在她还有一个七八十的父母。世上人说，闺女是父母的什么？小棉袄！她是老大，她是小棉袄，在家里她父母是不是特别需要她？她父亲住院的时候叫她回去，她都不敢回去，都不能回去。她是小棉袄，她去做小棉袄该做的事了没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环境临到？神是让她站一个见证。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那其实就是看你爱什么？把你最爱的给我献上，你能献上这才能说你爱神！爱什么都不能超过爱神，这是一个必须的标准！爱什么都不能超过爱神，如果超过爱神，那就是悖逆，那就该死！因为你是受造之物，神所给你的一切，那都是供你享受的，哪怕有一样东西是属于你的，你都不能占为己有，就是给了亚伯拉罕一个孩子，外表上你看见这是你的孩子，这是神给你的，他也不是你的，神随时要随时奉还，理所应当。亚伯拉罕不爱他孩子？他能亲手举起刀来杀他孩子，这是为什么？我爱孩子不能超过爱神！她呢？我爱父母我不能超过爱神！今天神给了我托付，我得尽本分，那我天天都在尽本分，就抽一天两天的时间回家看看父母，不行？要是让你看这件事，怎么样？行不行？你会和神搞条件，她能搞吗？一时一天都不

行！她对自己一点也不放过、不放松，她离家远吗？回不去吗？就在身边三公里，这是多大的见证！父亲七八十住医院了，家里边给她传信息，他们想让她回去见见，她心里边痛苦，不能回去，也不敢回去，怕有试探，怕回去了之后就走不开了。你说老爸病重了，这个小棉袄回去伺候不伺候啊？如果伺候吧，工作肯定就得放下，不伺候吧，将来都是围攻、攻击，自己还难受、心酸，这是不是个人渣？把你照顾得多大了，最后临终呀、死呀你不能送一送？虽然是说死人埋死人了，可是我还没死呢，你就不要我啦？不管我啦！就不能去医院看看！医院会有多少围攻存在，她能认识到、意识到、知道不能回去，不能去医院，不管啥，站住站不住，那对她都是个搅扰。她的使命在哪儿？她的父母是谁？从外表肉体上看，那是我的父母，从灵里边看，他们和我没有任何关系，都是个受造之物，这都是个演员，都是为了来成就神的旨意所扮演的一个角色。只是父母吗？孩子呢？人家大媳妇叫她回去给照看孙子，不照看孙子，媳妇就要离婚，大孩子逼迫呢，她回去了吗？能回去吗？能为了保住家里边不破裂，孩子不离婚而回去吗？你能行吗？就是孩子离婚了，威胁她啦，事实临及了，她也没回去！大儿子的事过去了，一个完了接着一个地来，二儿子呢？生孩子的时候去医院呢，这是多大的事儿呀？你那是拜偶像呢，她这是儿媳妇生孩子了呀！人命关天，那是媳妇儿呀，是自己的孙子呀，给传宗接代了呀。她胜过了吗？这些胜过她爱神了吗？胜过她的本分了吗？生孩子不能回去。满月呢？能回去？满月不能回去。过年能回去？过年也没回去，你见她过年回去了吗？她孙子过一岁生日了，人家孩子过生日要奶奶呢、姥姥呢，打电话叫她回去呢，一年也不见了，你不伺候就不伺候吧！也不回去吃个团圆饭？能回去吗？怎么回去？回去了以后，眼看着一个人挣钱活不了，他俩口子上个班，还带了一个孩子，人家哪个奶奶不是看孙子呢？一个个都打电话催她回家，老公催、孩子催、媳妇催、亲家催，有多少人在等待着要对她说这些话，她敢面对吗？她能面对吗？和撒但能讲情吗？她为了不受搅扰，为了不耽误神家工作，她忍受了多少！你有感觉吗？这都是见证！神就在那边看着呢，你要谁？

“一个劲地往灵里追求，不放荡，时时能受我的约束”，这是不是时时都能受约束呢！特别正常，不是模仿。这能模仿得了吗？难道她在你们面前是一个表现，背转身子又是一个表现吗？难道她等晚上十点以后回家了吗？“因着注重摸圣灵的工作，体贴我对他的爱，而时时谨慎，深怕对我有背叛、抵挡的心。”你们在下边做工作是怎么做的呢？实际给你们拿出原则来了，条条框框给你们拿出来了，明文规定了，还实行不了。明文规定了，只是让你们贯穿下去，你们贯穿不下去。而实际是怎么做的呢？从实际作工以来我管过吗？这些你是看见了的，我亲自管过什么？我给她安排工作了吗？我给过她一个规条吗？从来没有。从一开始到现在，我没有管过，从一开始她听了三天以后，明白了她就进入、开始作工，作工以来回过一次家吗？谁逼她了呢？谁卡她了呢！这是不是主动的！这是不是配合神的心志呢！是不是把全人献上了呢！

“第三，为我做事一心一意，能够献上全人，自己的前途、生活、吃、穿、用、住，在意念上已经取消。”意念上已经取消，她注重过什么呢？在哪儿作工她就住在哪儿，哪儿是她的家？她定过一个居所吗？你在外头作工呢？出来聚个会，还惦记着三天了还没回家呢，急得想赶紧回家，你和实际有多大距离？还讲理呢，每天一说啥就讲自己的理，就摆自己的理，能说出来吗？能摆到桌面上让人看吗？这是不是不知羞耻？你拿出任何一个理由来，在实际这边能站立得住？你在实际这儿都站不住，那你去了神面前能站立得住吗？连这个关都过不去，神能称许？

“第四，时时有一颗饥渴慕义的心，认为自己太缺少，认为自己身量太小。”她这样去作工，这样去尽本分，你说她有什么存心？她为了得冠冕？为了得荣耀？为了活着就是基督？你们看见她的存心了没有？她为了什么？啊？机器人？你看见她为了什么？（为了神的工作。）里边有没有她个人的掺杂？（没有。）有没有个人的前途命运？（没有。）她一开始作工的时候，和你们说话时，你们听着还有点站地位

的味道，感觉是强制、管制着你，现在还有吗？反过来是没有了。原来的说话里面有地位，现在没有了。她为了什么？她只是为了神的作工。“时时有一颗饥渴慕义的心，认为自己太缺少。”她曾经提过几次：“你找别人吧！我担当不了。”从外面看这是在干啥呢？撂挑子是吧，她是不是在撂挑子？你可能不知道，她的苦衷也没有跟你说过，从她心里她一直认为她是邪灵，这个你知道吗？她尽本分多年，在外作工多年，还有这一段时间，一直在这儿作工，是什么在支撑着她？是因为我站在这个位置上，有地位啦？她认为她就是来效力的，效完力以后，把本分尽完了，神就惩罚我。她没有计划领奖赏，这不是一句话，而是实实在在的，因为她认为她是邪灵。你说神用邪灵吗？神用邪灵做带领吗？这也是神对她的一个试炼。为什么她说她是邪灵？她说她的眼睛能看见什么东西在动，这个事一直困扰着她。刚开始作工的时候，她和我说过，我也没在意，就没有听她说的这些，只管作着工作，所以说我就把这事给忘了，等后来作工的时候，她不作工了，再一次提出来了：“重新找个人吧，我给你培养出个人来，看人生合适，或者是晨晨合适呢？”我说：“你感觉到哪个人能行呢？”她还说：“把她带成，我就退去了。”我说：“你好狂妄啊！你还把她们带成，你就退去了。”这是不是太狂妄了，一个邪灵还想帮神带出一个人来？然后，你这个邪灵再退去，那你究竟是邪灵附身呢？还是你培养出来的这个人是邪灵附身呢？她认为她是邪灵，没有想过所求。结果后来我跟她交心沟通呢，才知道她眼睛里边能看见有个什么东西在动，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是她的眼皮受过伤，但是她自己也不知道，受过伤的里边有个东西，眼珠子一动，这个东西是不是也在动？这个东西的影影也在动，呀！他们说邪灵眼睛里头能看见邪灵，她就把这个当作了邪灵，原来是个误解，错误的认识！但是借着这个错误的认识熬炼了她、试炼了她，也解决了她的狂妄性情，如果没有这件事，如果她的这个眼睛没有受过伤，看不见啥奇怪的东西，她也不把自己当作邪灵的话，作工多年在外，会不会狂妄至极？再经过工作，有了资本了、有了资格了，和神叫嚣。是个试炼又是个保守，借着这个事站了一个见证，证明她并没有把自己看得多高，也没有享受什么地位、名誉，而是认为自己太缺少，认为自己身量太小。

“第五，在以前我提到过的，也就是在世名声好的，但被世人弃绝的，在男女关系上，也就是作风正派的。”在世名声好，但被世人弃绝的，这是什么样的人？老好人在世上名声好不好？好吧！世人弃绝不弃绝？（不弃绝。）老好人弃绝不弃绝？（不弃绝。）不弃绝。那什么样的人在外边名声好但又受到外边人的弃绝呢？什么样的人才能达到这个标准呢？这种表现呢？机器人，什么样的人？（实话实说，诚实人。）实话实说还不完全，还得是什么呢？基本是诚实人，你还得有智慧！是吧？那你实话实说最起码得有个标准，这是什么人？得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敢说话的人！简单地来说，咱在世上还没有跟随神以前，不可能说你是诚实人，谈不到这一说，在世上只能说你是个什么人呀？有正义感，有点直脾气，是个直人，看见啥说啥。你说诡诈人能和这个人打交道吗？（不能。）外邦人都有一个脸面，可直脾气的人给他留脸面吗？（不留。）诡诈人他干了个什么事，有正义感的人，看不惯这些个歪歪事儿，就要去说、去做、去处理，那诡诈人能和你相处吗？（不能。）世上的人都成了活鬼，做什么事不能让你知道，如果和你接近了，你都知道了，你老揭露我。我在背后干了个什么事，你就和别人都说了，不给我留脸。我为肉体利益办了个事情，隐秘地办个什么事情，你就给我都“捅”出来了，毫不留情。所以，别人会说：“那个人不能共事、打交道，但是那个人的人性倒是不错，人性不赖，就是太直爽了。”在世上来说，那就是个傻子，你什么事情都不能和他说。你去单位里，贪污了人家多少钱吧，他知道了就给你说出去了，有正义感！“在以前我提到过的，也就是在世名声好的，但被世人弃绝的，在男女关系上，也就是作风正派的。”你说实际有没有正义感？（有。）她如果没有正义感，那也就是说，一二年她就不可能回来。当时她也是带领，这又不是说别人打压她了，在那儿“活”不出来。或者是像你一样，人家把你开啦、清啦、人家欺负你呢，“活”不出来。她也是带领，她是看见一些事情没法做，才出来了，从圣殿里走出来了。彼得在圣殿里能呆下去吗？刚开始不懂的时候，他就进了殿了，可待的时间长了，就看不惯了，待不下去了，不行了，从圣殿里走出来了。那是因为啥原因受到了外邦人、世人的弃绝、排挤呢？外邦人弃绝是因着啥呢？就是说，你有一定的素质，你有一定的聪明才干，那有一定的聪明才干，是不是也要受到排挤呀？聪明才干再加上有正义感，那你必定受到别人的弃绝、排挤，去哪儿

也干不下来。你去一个单位，你有正义感，然后呢？你再有个才干，别人就嫉妒你，不允许你胜过他。那个送礼的，被你看见了，你把他背后做的事给说出来了，老板在那儿受贿了，都连带上了，你说这个单位能用你吗？上头上头的人不喜欢你，下头下头的人也不喜欢你。上边不喜欢你，是因为你说了他的受贿的私事儿。虽然说你工作上有果效，他喜欢用你，可是你要是把他的事都说出来了，还会给他造成一种威胁，就因为你有这个素质呀，所以说必须把你弃绝了。五种表现，神作工结束完了，各类人都显明了，各从其类。

在这儿还需要补充一个事，你出来尽本分了，她也出来尽本分了，这背景不一样，站的见证也不一样。你离家了，她也离家了，背景不一样。有的人离家，是被半家信赶出来、打出来的，是吧？被家人赶出来、打出来的，这是个什么见证？这是个信的见证。就是说，不管你怎么打我、骂我，我还得信！这不是认识的见证，也不是爱的见证，也不是主动往上配合的见证，所以说，不能把被家里打出来的见证和主动出来的见证化为等号，级别不一样啊。咱就说人生的这个经历，你是被家里边打出来的，这只是说你信神的一个信，就是你再打我，我也要信。就像约伯一样，剥夺了我的万贯家产，我也要信，拦阻不了我的信，这只是一个信！过后神是不是向他显现了？对约伯说什么了呢？圣经记载："你曾进入雪库，或见过雹仓吗？……雨有父吗？露水珠是谁生的呢？冰出于谁的胎？天上的霜是谁生的呢？"（伯38:22—29）你不是什么也知道吗？你知道下冰雹的库房在哪里吗？约伯是不是捂口了？所以说，他那个经历并没有得到神的称许、认可，是信的一个见证。人生，站了这个见证，是家里边打出来的，就是打死我，我还要信！可是这里边还有一个缺欠，为什么非得人家把你打死？非得到了这个局面上，你才能出来尽本分呢？人家打你的时候，你出来呀，人家不打你的时候，不出去了，我还有两个孩子呢，孩子还没结婚呢，等这两个孩子娶了媳妇了再出来吧，还算见证吗？不算见证了。神要检验工程，你要等你孩子结婚，你不出来、不能主动地往上够，那我就看看你有信没信？环境兴起来了，让你老公，来打你、骂你，看你还信不信，是安安稳稳地回来过日子？还是就算这个

家破了我也要信呢？她仅是说这个家破了我也要信，你就是逼我，就是给孩子娶媳妇的这个任务完不了，我也得信，是无可奈何地走上了这条路，被迫地走上这条路的。

实际走的这个路呢？是主动配合寻求走上这条路的。她尽本分的时候，不是孩子娶下媳妇儿了，才出来尽这个本分。她出来尽本分的时候，孩子才多大呀？三岁！她是放下孩子出来尽本分的！孩子三岁！她就出来尽本分了。尽本分二十多年了，神又试炼、熬炼她，因为神要把她作成啥呢？让你出来你就出来，让你回去你就回去，让你趴下你就趴下，这就叫顺服！出来二十多年了，孩子也长大了，该娶媳妇啦，神作工也作到这儿了，一二年了，教会里的人胡作非为，给你摆设环境，看你能不能敬畏神远离恶？能不能离开？她能敬畏神远离恶，离开教会回家了。回家了以后让你给孩子娶媳妇儿，她给孩子娶了个媳妇儿，还生了个孙女，然后让你再和孙女培养培养感情，这就相当于说，给了亚伯拉罕一个以撒，是吧？好啦，培养了五年的感情，孩子过了五岁，她每天看见我孙女，可亲了呀，可漂亮呀！每天看着这个相片欣赏着可漂亮了呀！每天就是看这个照片，你说她的心在哪儿呢？当奶奶了嘛，孩子一天就是她带着呢，那时候活在了肉体里边。现在神的作工作到这儿了，建造国度呢，在这过渡时期又来呼召她：你是要孙女呀？还是要神呀？又一次的环境临到了她，她依然还是放下了孙女，跟随了神的作工，没有人去逼迫她。她知道一跟随神就会出现啥情况呢？出来尽本分还能回去吗？回不去了，一天也回不去了，就回去了一天还怎么了呢？还让班主任抓住了，还记得吧！班主任盯着呢，班主任抓住了。现在班主任不抓了，不抓她了，她敢回吗？能回吗？不是有人卡住她，她才不回的，这就叫见证。把孙女献上、把孩子献上、还得把父母献上、把所有都献上了，实际是主动配合上去的。而咱这个呢，是神摆设环境给打出来的，被打出来的，就是被神拯救出来的，神作在你身上的是啥呢？是一种慈爱、怜悯，而神作在她身上的，是让她站个见证，级别不一样。神把标杆给你放在了面前，叫你心服口服加眼服，你还有什么不服的呢？等到神惩罚

你的时候，你心里边还能说啥？无话可说！只能口喊神的公义！这不是你自己所走的吗？

神把一个花生米给切成片、切成条、切成丁、磨成面儿。今天够磨成面了吧？神话说出来了、祭司弟兄带领了、我又给你交通了、这边还又给你摆了个标杆，让你看着。这就好比让你去买个本子，和你左说右说说不清，好啦，撕下一张纸来，看：就这个纸，就这个标准，这个厚度，写个字印水不印水，照着这个纸买去吧！够透亮了吧？够清晰了。就在你身边，就让你听见、看见，她是怎么走的？你是怎么走的？如果这个路你再走不上去，那你就是该淘汰的，该受惩罚了，是该死的，这是本性。因为你没有一点向往正义的意念、心思。神说："神喜欢的是一个追求真理、有心志、诚实的、愚昧也不怕的人，神不怕你愚昧，不怕你软弱，也不怕你没有智慧，就是厌憎你不追求，厌憎你的人生观像世人一样，厌憎你的追求就像一个畜生一样，没有灵魂，没有人生追求目标、方向，神厌憎你这样的信神的态度，所以说，信神要达到性情变化有什么样的人生观也很重要。"神不怕你愚昧，不怕你无知，怕的是什么呀？怕你不寻求不追求，没心志不往上够，这还有难的地方吗？有没有难的地方？有没有绊脚石？有没有困难？实行真理有没有困难？走这条路有没有困难？没有啦？万事俱备啦？就等待着你怎么呢？等待着你往上够了。

神的交通，神的作工你也看见了，现在圣灵动态在哪儿了？灵界动态是什么？上一次神的交通给你交通啥呢？什么是神家？听到了吗？"团体"这个话神露出来了！"团体"这是不是解决了你心中多年的郁闷呢？人家说你们这是团体，敌基督团伙，那什么是神家？这次神给你交通得清清楚楚，什么是神家？（真理掌权的。）真理掌权的，还有什么？能让人生命进入的，能拯救人的，还有什么？落实神经营计划的，还有什么？（有神作工的地方。）有神作工的地方，神话作王掌权的，这个团体叫啥呢？（神家。）那你现在看见了吗？咱这个团体你看见了，现在正在实施的是不是神所说的呢？神作工是不是在

这儿落实了呢？神的国度是不是降临了呢？是不是有生命进入了呢？你都看见了，耶稣的钉痕给你摸了、给你看了。反过来，又给你举例说了，有三级机构的算不算神家？（不算。）有带领工人，有神选民的，不是神家，神不承认！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宣布啦！太阳就要出来了！公开显现了！在这个时候，你还不进入正轨，你还在放荡，那你说吧！神子民在大灾难降下的时候呀，就定了。什么时候有大灾难？祭司弟兄告诉你说："明年三月份很有可能。"祭司弟兄不给你说绝对的话，很有可能、很有可能。那在灾难降下之前，众子民的位置是怎么定的？是根据患难时期所站的见证而定的！那灾难一降下来的时候，也就是说你的这个身份就已经定了，各从其类了，就定了你是谁了，你就看见了，那什么时候被作成呢？众子和子民是在灾中作成的，不是在灾前作成，而是在灾中被作成。你走上这条路了，并不等于是被作成的。也就是说，在大灾难未降下以前，都还是有机会的。等到灾难降下以后，你就没机会了，你再想悔改也没用了，神不搭理了，和你无关无份了，这是神说过的话吧？（是。）和你无关无份。

再看一下全宇的发声三十九篇，原子弹这段神话。神说："虽然神把所有的人都带入了刑罚之中，但神却并不说关乎这一类的话，而是有意避开这一题目另作起头，一方面是因着神的工作，另一方面是为了马上完成这一步工作，因为神作这一步工作早已达到目的，所以不必再多说。现在神作工的方式不知你们看清多少，在我的意识当中总觉着神作工不像以前那么明显地分阶段、分时期作，而是一天一个作工方式，几乎是三五天一变，就在五天之中可找出两种工作的内容。足见神的工作之快，不等人反应过来仔细看看神就不见踪影了，所以人总是摸不着神，这就导致圣灵作工不明显。为什么神总是说'我便离人而去'这一类的话呢？或许对此话人稍有注意，但并不解其意，现在怎么样了，明白了吗？怪不得人总是摸不着圣灵的同在，人寻求神总是在缥缈的月光之下，这个一点不假，似乎神是在有意捉弄人一般，使所有的人都大脑膨胀，昏头昏脑，几乎不知自己在做什么，似乎是在做梦，醒来以后不知是怎么回事。就神几句平常的话就把人折腾得不

知所措，难怪神说‘如今，我将所有的人都扔在“大火炉”里“熬炼”，我站在高处仔细观瞧，人都在火的焚烧之中，在火的威逼之下，人都将“事实”供出’。就在神千变万化的说话之中人都不知怎么办好，事实上正如神说的，刑罚早就开始了，因为人未意识到，神明说人这才知道，神告诉人之后，人才都注重开来，也可以说神的工作就进行到这一步了，所以人才开始研究刑罚。就如人开始知道有原子弹，但因着时候未到，所以人并不注重，若有一个人开始制造，那么就有人开始注重了，当原子弹出现之时，人才更加了解了。当神说将人扔进火炉里之时，人才稍有知觉，若神不说，谁也不知道，不是吗？所以神才说‘人都不自觉地走进火炉里，似乎有线牵着一般，似乎人都麻木了’，不妨这样分析一下：人都将事实供出这一事，是在神说刑罚开始的事，还是神未说刑罚开始以先的事？从此看出，神在未提刑罚以先人就开始招供了，足见刑罚是在神未提以先就开始了，这不是事实吗？”

这段话能听懂吗？神和你说过什么话呀？说：“等到外国人进来，那时长子们就彻底向你们显明了。”长子，当外国人拥入中国的时候就怎么了呀，全部显明出来了是吧？祭司弟兄告诉你说中国四面楚歌，你还有多长时间呢？咱以前交通了，那长子在哪儿呢？神没作这个工作，神也不让你知道，神不告诉你，要是告诉了你呀，撒但就要打岔、就要搅扰，所以，那时候我想跟你交通，也交通不出来，神不开启、神不引导、神不让你知道，你也就不知道。仅仅是知道长子是受造之物，众长子不是受造之物，仅仅知道这些。还知道啥呢？还知道成全的方式不一样，神说：“……作为长子的因着我借此改变他的观念，除去他的思维），在最后，众长子都因着我揭示的奥秘而得成全。”众长子是揭示奥秘而成全，长子呢，是神改变了他的观点、观念、思维，仅是知道这些。今天环境临到这儿了，再看这些话，圣灵再一开启，你才能知道长子在哪儿，再加上还有两句话，神说在我身边的，合我使用的就是长子。还有一句话，神说以后提到了我，就包含了我的众长子。咱根据神话来看事，那可想而知，长子在哪儿？就在你身边，就在你眼前，并且神告诉你说：“我的心意你们并不真明

白，为什么我这么严格地要求你们，对你们没有一丝一毫的放松，这一点你们看透了吗？就在这国际形势紧张的时候，就在国内那些执政掌权的（所谓的）筹备一切的时候，也就是在一个定时炸弹即将爆炸的时候，七国的寻找真道的要如开了闸的水一样，拼命地拥入中国，他们不顾一切，有的是我所拣选，有的是为我效力，但他们之中并没有长子，这是我的作为！”外国人里没有长子，在中国众子、子民有几个？没有几个，主要就是长子和忠心效力者。说得够透了吧？这就是长子，在这儿就成了。今天的实际呀，就是我制造的一个什么？实际就是一个原子弹！定时炸弹！听懂了吗？（实际就是一个原子弹。）咱看这些话。“虽然神把所有的人都带入了刑罚之中，但神却并不说关乎这一类的话”现在进入刑罚之中了没有？（进入了。）进入了，你感觉到了是吧？“但神却并不说关乎这一类的话”神没说吧？“而是有意避开这一题目另作起头”神只是说什么呢？揭示啥呢？敌基督假带领，避开这个。“一方面是因着神的工作”怎么呢？这个话题能不能说呢？（不能说。）这个话不能说，不能说呀，但还给你透露了信息，祭司弟兄给你透露了什么？有的带领工人说什么呀，神不说、祭司弟兄不说，我们一律不承认，是吧！祭司弟兄说什么呢？祭司弟兄说：“神把话语发表出来是让人自己看的、经历的，神不会把每件事都给人说明，人怎么经历、怎么认识、怎么见证神那是个人经历的事。如果你通灵，明白真理，就能作这个见证；如果你不通灵，不明白真理，总等着神给你说明，等着神明明白白地告诉你，然后你再以这个作根据见证神，那你这辈子恐怕都没有见证了。”祭司弟兄说我就不说，我就不能说，神也不说，就让你怎么呢？就让你去分辨，就让你去认识。认识出来是让你干啥呢？发表出来，这才叫见证。神说出来，祭司弟兄说出来，那还叫你的见证呀？神的话、祭司弟兄的话，加起来以后，你再看现在的这个团体是什么团体？完完全全是“神家”！神在见证，祭司弟兄在见证，你在教会里，再去打仗的时候，这几句话就把他打得趴下了，站立不起来了。神不说，在避开，但是在这儿又给你说了，这是为什么呢？一方面是为了神的工作。另一方面呢？这一步工作马上完成了，完了，作工作完了，这一步工作马上完成了，完成什么工作了呢？把原子弹造成了，给人立了标杆，然后在灾难中作成众子、子民。“另一方面是为了马上完成这一步工作，因为神作这一步工作早已达到目的”早已达到目的，不是今天才达到的，是早已达到

了。就是说，我给你交通出来了，你才看见了她的见证，你是今天才看见的。她的见证不是一天作出来的，是吧！从她开始在外面作工三十多年，放下她三岁的孩子时，她就开始站见证了，这个过程是慢慢的。“所以不必再多说，现在神作工的方式不知你们看清多少”不知你们看清多少，现在不是不知看清多少，而是完全看清了吧！完全看清了神作工的果效了。“在我的意识当中总觉着神作工不像以前那么明显地分阶段、分时期作，而是一天一个作工方式，几乎是三五天一变，就在五天之中可找出两种工作的内容。”从咱的交通来看，给你交通过什么？你看神的作工快不快啊！就我给你交通的：从灵里看事、看灵里边的事、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看人家是怎么给你立标杆的、建造产业，还得更实际地去配合，是不是东西太多。“几乎是三五天一变，就在五天之中找出两种内容。足见神的工作之快”感觉到快了吗？“不等人反应过来仔细看看神就不见踪影了，所以人总是摸不着神，这就导致圣灵作工不明显。为什么神总是说‘我便离人而去’这一类的话呢？”你告诉我说你活在这个情形里边了，你活在这个情形里边是什么意思？这是不是神离人而去了？神不再看了。而且咱再看群里给你发的那些话，神说：“现在长子长大的时候就把他们踹开，所以我的灵从各处收回，着重点在长子身上”现在圣灵从别人身上收回了，就作在了他的长子身上。为什么这样作？就是为了显明人，神说啥呢？“那些真心爱我的一个都不放过，都是得福的对象，是我预定作王的长子团，而那些不真心爱我的，他们都中了自己的诡计，是受祸的对象，也是我命定的。不要着急，我一个一个地显明，这些工作我早已预备好，我已开始作这些工作，都是有层有次，不是乱抓，拣选谁、淘汰谁我已作好，一个一个地显示给你们，在这期间让你们看见我手作的是什么，让所有的人看见我的公义、我的威严不容任何人触犯，不容任何一个人抵挡，谁若触犯严重惩罚。”我一个一个显明，你看是不是？作我的时候你看见了，今天作实际的时候你看见了，为什么让你看见这些呢？不看见这些你看不清、分不清，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消极的越消极，积极的越积极，灵里边透亮的越透亮，让你明显地就能看出来，就是啥呢？就是把稗子麦子分开，各从其类呢，一级一级的，一个一个地显明。作我的时候你看见是我一个，作她的时候你又看见是她一个，一个一个地显明。“或许对此话人稍有注意，但并不解其意，现在怎么样了，明白了吗？”神说我一个一个地显明，明白了吗？不明白，

不知道神怎么一个一个地显明，你看见神一个一个地显明了吧？在交通揭露解剖的时候，那一段时间一直揭露解剖谁呢？周瑜、蹦蹦，你看一直都是解剖他，他就代表着一类人。神说，刚开始一个一个给你显明，随后呢？一批一批地显明，你就现在看是不是一批一批显明了呢？就经过什么环境显明了呢？就经过买高粱的这一件事，开始了，你看一批一批地显明，都是应付糊弄、都是搞欺骗，想给你顺便说一句话，你没问我，我就不收了，就当过了，就这还告诉你说我是尽忠心呢，可是细节地一抠一问啥也没有，那去收高粱就这么难？然后，让蹦蹦直接去收，蹦蹦一去收去，他就怎么呢？就成啦！蹦蹦一出马就成了！然后还收不完。你说为什么蹦蹦就能行，为什么你们就不行呢？什么道理？这就是显明。实行真理的把不实行真理的给定罪了。让“驴总”出来实行一下真理，出来实际地去配合，作一下工作，这就把不配合工作的全部显明、定罪了。所以，从这儿就能看见神作工显明人，不会是一个个地显明了，而是怎么呀？开始一批一批地显明了，把这一批人都显明了。

“怪不得人总是摸不着圣灵的同在，人寻求神总是在缥缈的月光之下”缥缈的月光之下，就是你的想象观念。月光之下，是真正的月光之下吗？我认识、我感觉、我认为，是不是都是这样去信神的？这能叫跟随呀？“这个一点不假，似乎神是在有意捉弄人一般，使所有的人都大脑膨胀，昏头昏脑，几乎不知自己在做什么，似乎是在做梦，醒来以后不知是怎么回事。”就你们尽的本分，是不是这种感觉？你看看小宝，小宝做的事那是尽本分呢？小宝？啊？缥缈的月光之下，“呀，聚会呀，我忙呢！我该拜偶像了。”小雪说啥呀？“一下给我打回来了，我得对付对付他，我的脸面还能受损？你不知道我是你的带领？连基本的尊重都没有，你就这么对待带领呢？”你看看咱享受地位之福会享受吧！缥缈的月光之下。“这个一点不假，似乎神是在有意捉弄人一般”，你让我当带领呢，我当带领对付一下，这不对呀？这是不是捉弄你呢？给你个带领是让你干啥呢？作工作呢，不是让你为自己说话。唉，他对付你呢，你就得对付对付他？他在玉米这事上做成啥了？那他作在神身上的事呢？这个修理对付了没有？你反过来看看，看你们

作的工作，再看看实际是怎么作工作的呢？你看看天天是怎么对待实际的？而实际又是怎么给天天解决问题的？看过她那个吧！“使所有的人都大脑膨胀，昏头昏脑，几乎不知自己在做什么，似乎是在做梦”，看武则天，你说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把你的牙都打了，你都不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醒来以后不知是怎么回事。就神几句平常的话就把人折腾得不知所措，难怪神说‘如今，我将所有的人都扔在“大火炉”里“熬炼”，我站在高处仔细观瞧，人都在火的焚烧之中，在火的威逼之下，人都将“事实”供出’。”什么是火炉？什么是熬炼？什么是焚烧？感觉到了没有？将事实供出，把你们所做的揭露出来，再把你所走的路和实际走的路作个对比，做个对照，是不是把你供诉出来了？供诉出来了，那神要什么，明明白白地给你写出来了，长子的表现是什么？这是不是神所要的？给你立了标杆了，那你和立的标杆距离有多远？你是不是开始熬炼了呢？灾难下来了，这儿地震呢，那边儿瘟疫来了，你害怕吗？小宝害怕吗？昨天刚娶了媳妇儿了，今天就来了一场瘟疫，来了一场地震，心惊肉跳，你和我说话的时候呀，脸不红、心不跳，但是如果瘟疫来了，我觉着你应该心惊肉跳呀，因为最起码你应该知道那是拜偶像吧，知道吧？知道那就是背叛神。（小宝还说大话呢，我当时说话可能语气有点重，我说：“不怕死你就去。”小宝说：“死和你没关系。”）她就是话说得再难听、再不好听，那说的是不是实话？是不是真话？那别人对你说真话、说实话，你应该是什么态度？就这么严重的话，就这么难听的话，都打不醒你，哎呀！忠言逆耳。人家保罗身上有一根刺都能扎住他，你呢？刀子架在脑袋上也不行，还要反抗呢。从神来的一切都当成了仇视之物！给她反抗“打”回去，你那观念想象就不能“打”回去？你说你多刚硬吧！这可真是钢铁铸成的！唉！机器人都打不过！（知道，我就这一次，以后不敢了。）拜偶像呀，就这一回！我就抵挡神一次、善恶树的果子我就吃一次，你还准备吃两次了？下地狱我就计划下这一次地狱？（犹大出卖主耶稣就一次。）

“就在神千变万化的说话之中人都不知怎么办好，事实上正如神说的，刑罚早就开始了，因为人未意识到，神明说人这才知道，神告诉

人之后，人才都注重开来，也可以说神的工作就进行到这一步了”那现在和你说这些话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呀？神的作工已经进行到这儿了，你还矛盾吗？神的刑杖开始发挥功用了。以前你还听说过谁磕着了吗？谁碰着了吗？谁出车祸了？几乎没有！一年顶多就是一个半个，是吧？可是这一个月呢？出了有八九个。神说：“事实上正如神说的，刑罚早就开始了，因为人未意识到，神明说人这才知道，神告诉人之后，人才都注重开来，也可以说神的工作就进行到这一步了，所以人才开始研究刑罚。”人才开始研究呀！今天才开始研究呀，武则天好好研究啊！这才开始呀！“就如人开始知道有原子弹，但因着时候未到，所以人并不注重，若有一个人开始制造，那么就有人开始注重了，当原子弹出现之时，人才更加了解了。”咱开始建造国度，是不是开始制造原子弹了？开始制造原子弹的时候呀？我说人生和实际是作工与进入呢，那实际她就注重了，因为“打”了她一回，生命进入该怎么进入呢？就开始看人生的这个生命进入，该怎么走，怎么是生命进入，慢慢摸索，在人生身上看见一些路途。这就是啥呢？“若有一个人开始制造，那么就有人开始注重了”谁在建造呀？是我在建造你呢，我在建造，实际看见了，实际就开始注重了。“那么就有人开始注重了，当原子弹出现之时，人才更加了解了。”今天呢，让你更加了解，在我未问你之前，其实你在实际身上也都看见了，你都了解了，但是你并不把他当作一回事，当原子弹爆炸的时候你才当作一回事呀。“当神说将人扔进火炉里之时，人才稍有知觉，若神不说，谁也不知道，不是吗？”今天我要是不和你这样说，说她是原子弹，你还管她是不是原子弹呢？你搭理吗？你只管认识自己，不搭理。今天，碰了牙了，该寻求谁的问题呢？（我的问题。）你的问题。“所以神才说‘人都不自觉地走进火炉里，似乎有线牵着一般，似乎人都麻木了’”麻木了，都进了火炉了。

今天人生好像又进了一下火炉，她把离家作工都划成一个等号了，但神在那边看呢，你离家的原因不一样，站的见证也不一样。如果给你一个安宁的家，给你一个幸福的家，你能离开吗？离不开。受的苦不一样，要主动了，我不给你说，你就没去注重。和你说了，心里边

儿又会怎么想呢？哎呀！我这么宝爱的一个见证，又给我怎么了？毁了！信的见证、认识的见证、爱神的见证，是不是三个级别？是不一样的。不能只停止在一个信的见证上，再过来就是认识的见证，爱的见证，等到你爬到了第二个台阶上、第三个台阶上，再反过来看，那还算什么见证呀？不叫见证了。今天，神作工完了以后是比赛看啥呢？看谁最爱神！不是看谁最有信！作工结束完了，是要胜过约伯、胜过彼得，胜过才算，因为啥呢？因为神给你的太多太多了！你比他们谁都得的多！就彼得他都没有得着，因为那时候没有作成全人的工作，而现在人都不自觉地走进火炉里。

“不妨这样分析一下：人都将事实供出这一事，是在神说刑罚开始的事，还是神未说刑罚开始以先的事？从此看出，神在未提刑罚以先人就开始招供了，足见刑罚是在神未提以先就开始了，这不是事实吗？”武则天，什么时候开始刑罚的？今天是开始招供了是吧？在未招供以前，就开始了。今天是怎么招供的呢？还告诉我说，小甘心家的麦子出了芽了，还有具体时间，淋了三天雨，你说得太详细了，你要是说得含糊点，也许我还看不出来，结果淋了三天雨，还要卖多少钱？还要卖一块零五，你要告诉我说是卖八毛钱，我也信，可是你说她还要卖一块零五，淋了三天雨她还要卖一块零五，反过来是卖给谁？还不是卖给外邦人了，是说要卖给咱家呢，这人的名字还叫甘心，正好这个甘心我还遇见过，有所来往、有所了解，你要是说的这个甘心我不了解没来往过吧，那你说的就把我骗了。你在这儿就“一五一十”地招供了，谁刑罚你呢？没有吧。逼迫呢？刑罚呢？不管你说过鬼话没有，你是跟着人去传扬鬼话的。就这一个事给你说出来，你看一下，不用我说，你看着这是不是鬼话？你对小甘心了解吧！小甘心能不能做出这事来？你分析分析，能不能？不敢说？（当时就是听了没分析。）敢不敢说？用你的看事观点来看，小甘心会不会做出这个事？不敢说？（她是真心要神的人，她不可能做出这事来。）你确定吧！（嗯。）你确定了，你看我还得逼着你说好几句话，你才能确定地说这一句话，实在是不想说这个话呀，我要是说了这句话就把自己定罪了，你说我自己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定就定吧。）定就定

吧，没办法了，实在太难了。“从此看出，神在未提刑罚以先人就开始招供了”就开始招供了，你那个时候就开始招供了，因为什么？你做的时候呀，神就看着呢，撒但就看着了，周围人也看着呢，只不过今天是个显明。“足见刑罚是在神未提以先就开始了，这不是事实吗？”行了啊！原子弹给你放在这儿了，你该研究研究啦！祷告一下吧！

2020年12月26日

交通第六十五篇

神说：“我的话时时点中你们的要害，也就是点中你们的致命处，要不这样，你们还是拖拖拉拉，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要知道！我是以爱的方式拯救你们，不管你们怎么样，反正我验中的事情我就一定要办成，且毫无差错。我——公义的全能神岂能作错事？还不是人的观念吗？你们说！我作的、我说的是不是都为了你们？有的人也会谦卑地说：‘神啊！你都是为了我们，可我们不会与你配合。’这样的愚昧！还说什么不会与我配合！都是见不得人的谎言！”这就是骗子、刽子手！刚才她说什么呢？（不会看人。）你真的不会看人？不会分辨人？跟随神这么长时间，一点也不会分辨？不是吧？有好多时候你是咋呢？你不愿意站在正义一边，不愿意把扭曲的正义扭转过来，怕说话得罪人，所以见到撒但是绕路，是不是？就和今天疯子一样，是不是绕路呢？绕道而走，各管各的，我管我，她管她。（嗯，有时候就考虑的这个。）这就是神说的：“这样的愚昧！还说什么不会与我配合！都是见不得人的谎言！”这句话记住，谁一说我不会，我不会与神配搭，我不会尽本分，这是啥呢？（欺骗人的谎言。）会分辨人了吗？谁说这句话就是骗子的谎言，你欺骗谁呀你？神明明白白跟你说了多少话啦，你说不会与神配合、不会维护神家利

益、不知道怎么神家利益、不会见证神的名，都是谎言。“既然你们这样说，在实际当中为什么一再是体贴肉体呢？”一句话揭穿了吧！你为什么那么说？你是一直在体贴肉体呢，是为你的肉体说话呢！你不为肉体说话，那你就会与神配合了，就会分辨人了。就说武则天，为什么今天不会与神配合呢？她今天为啥说话呢？为自己肉体怎么说话呢？哎呀！买蒜贵了两毛钱，两毛钱都在那儿争执几天，你不考虑神的名、不考虑神的见证，你就站在肉体一边考虑。还不是直接花你的钱，这又考虑到啥了？你在干啥呢？卖弄。卖弄什么？你在收买人心、假慈悲，拿上两毛钱把周围人心都买了。你看武则天，做了两天饭，两毛钱都为我考虑得到位，给我省了两毛钱，叫大家心中有我武则天的位置。（我就是败家子儿。）败家子。你是与神争夺地位，在他们心目中有你武则天，做了五天饭以后，那些人说什么呀？武则天来这干了几天，看见了武则天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体贴，她花这两毛钱，这是生活费呀，一个月才一百块钱生活费呀，这多花两毛钱，一天两毛一个月多少？谁爱他们？神爱？还是武则天爱？那武则天爱呀！武则天爱人，无形之中在人心目中有你的地位，体贴你的肉体。“说得是好听，可做起来就不那么轻快了。要明白这一点：今天我要求你们的并不高，并不是高不可攀的，都是人能办到的。”你说你不会分辨，让你分辨啥呢？让你把他解剖得体无完肤呢？让你解剖他灵里的实情呢？正常地一个配合，他正常尽本分所流露出来的，你还分辨不出来？是为神家说话呢？还是为个人肉体说话呢？这个是不是能说出来呀？能分辨出来呀？你说武则天今天是为谁说话呢？是不是很明了呀！只不过是懒得分辨她，我有这个时间，我还不如化妆化妆打扮一下呢！不寻求、不考察、不体贴神心意，你就不往这方面想，不考虑这方面。那为什么我能看到你看不到？其实不是很简单吗？我站在神一边，我考虑神家利益，我着急！神叫挪亚造方舟呢，哪里有歌斐木，你说谁最知道呀？（挪亚。）挪亚最知道，为什么呀？他每天找的就是歌斐木，他找遍了！你不造方舟，问你哪有歌斐木，不知道，找不见，不是我不去，是我找不见！你看，多会说话呢！你就不是站在神家一边，你不是急神所急、想神所想，不是神说出一句话来，就按这一句话去做，按着这一句话就实行，而是找理由、找借口、逃避、躲藏。“我一点都不高估你们，人有多大能耐我还不知道吗？我是最清楚不过了。”你说你现在不会分辨人，咱在交通里边，分

辨人交通了不少了吧？神又交通了多少？就从这么多交通中，你听了、看了、对号入座了，你说你还是不会分辨人，这是谎话还是实话？武则天，谎话还是实话？（谎话。）为什么？（因为神话已经给人说清楚了。）说清楚了，神掰开了说、揉碎了说，白话文，没有什么高深的话语，只不过是你听了没有？用心了没有？你对号入座了没有？

神说:“我话时时在开启你们，你们的心太刚硬，不能在灵里摸我的心意！你们说说，我提醒过多少次了？不要注重吃穿打扮，而要注重内在的生命，你们就是不听。”就是不听，这是不是说清楚了？“我说得都厌烦了，难道你们就麻木到这个程度吗？”你说神说得厌烦了没有？好比你刚才说篡改神话是吧，光篡改神话神交通了多少次了？在《话在肉身显现》里说过，在行政里面也有，就在神的交通里头还处理过一个篡改神话的人，是吧？那是篡改什么了？不合他的心意了就随便改改；还有一个是传福音的，害怕别人会产生观念他也随便改改；今天编辑诗歌的又把神话改改。你说光这篡改神话说了多少次了，举了多少例子了，给你说改得面目全非那就是篡改，你还是不明白。而且后面又给咱纠正，叫你看篡改跟整理一样不一样？一个表面上改了意思了，一个是整理一下，按原则去做这个事情了，都说得清清楚楚的了。“我说得都厌烦了，难道你们就麻木到这个程度吗？就没有一点感觉吗？莫非我的话白说了吗？是我说得不对吗？”是你听不懂吗？神的话就白说了吗？神的话说得不对吗？“儿啊！体贴我的一片苦心吧！”那时候神称人为儿呢，是吧！在称这个儿的时候，神心痛不痛？按捺住心中的怒火称儿呀！上边神说的人的表现，这和畜生有什么区别呀！可还得说，儿呀！因为啥呢？刚开始作工从宗教往过走，引导你呢，如果说你个魔鬼，你接受吗？不接受。还得儿呀！还得哄着你。“体贴我的一片苦心吧！”这是什么意思？刚才说了，不要改变神的话，不要改变神说话的方式、语调是吧？“体贴我的一片苦心吧！”这个是什么方式？什么语调？（求人的语调。）带着一种求告，苦苦哀求呢，唠叨几天，求啥呢？造物主来求告你这个受造之物。从这个话语里面能看见，神一种急切的心理和神对人类的一片心意，神

把人当成了至亲，当成了孩子哄，“儿啊！体贴我的一片苦心吧！”你听听这话，从神说话的语气、方式，能感觉、体验到神的爱。你说这话敢不敢改呀？你把“一片”拿了，你改成体贴我的苦心，或者把“吧”拿了，体贴我一片苦心，干巴巴的，还有味道呢？你看见就少了两个字，觉得没啥，这就把意思变了、把这心态变了、把这态度变了，所以说你不明白，不能随便改。

“你们的生命长大，不用你们愁，什么都有，现在注重那些东西没有一点价值。”前边是儿呀！体贴我的一片苦心吧！后面又是啥呢？安慰你们的话，你们的生命长大不用愁！不用说每天发愁长不大，你只管该吃饭的吃饭，该去学校的就去，不用操心考不上大学。每天愁苦的，越活越老了，对吧！这是不是卸下包袱了，轻松上阵，不要愁一些没用的事情，不要发愁长不大，神给你担着呢？“不用你们愁，什么都有”，什么都有！这里边带着语气是吧？你和前边话连起来，为什么神说你改变神话的这个语气，还有前后颠倒，是不是这个味道就都变了？你像这话，你要说把这话放在前边呢？你们的生命长大不用你们愁，什么都有。然后后边再说儿呀！体贴我的一片苦心！这味道变了没有？味道就变了。“我的国度已彻底实现，公开降临在人间，这更意味着我的审判已完全降临。体尝到了吗？”已完全降临，现在看见了吧？完全降临。到现在你看神话，这个话是不是快结束呀，快完呀？就是审判的话语快完呀。完全降临，体尝到了吗？现在体尝到了吧？神作工步伐快，人生命经历慢，神发表完话语，你才慢慢去经历。你看神发表教会建造的话语的时候，1991年发表，1992年基本就结束了是吧？一年的时间。你经历这句话经历了多少年？二三十年，你还没有进入生命呢？作成的是什么人呢？得胜者！他有经历，子民没有经历，什么也没有。

“我舍不得审判你们，可你们丝毫不体贴我的心。”昨天说北北呢，她习惯性地又和人斗了。叫北北去文字组，认真一听说北北要来，认真咋呢？认真汗毛都竖起来了，害怕了，怕啥呢？因为多次听

了交通以后解剖了北北，太厉害了是吧？一个是说话语气，一个是她爱挖陷阱叫人跳。所以说，一听说北北要来呀，她预先就准备好了，我该怎么对付她？她来了，我该怎么给她挖陷阱？怎么把她拉出来遛遛？如果弟兄来了，弟兄解剖她不解剖我，或者解剖我不解剖她，我该如何对待，我该如何走下步路，把这些全部计划好了，考虑得十分周全。结果呢！姜还是老的辣，一见面，她计划好的还没开始实施呢，结果北北先来了一个拉出马遛遛，来！谈谈认识自己吧！叫认真谈认识自己。认真想，你叫我谈认识自己，我作为组长你这还能吓着我呀！肯定得谈呀！你要说，呀！我不认识自己，这不麻烦了吗？我就谈。咔咔一谈，她觉着我认识自己了，她把这认识自己一谈，意思是啥？你难不住我，你叫我谈认识自己，我谈了吧！可北北一句话把她打翻啦，你这根本不是认识自己，而且说她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认识自己，一句话把认真打晕了。认真计划好的，就像打仗呢，摆下这个阵，等她过来跳呢，结果一下乱了马脚了，整个这个阵给乱了。就是说，她一来给了认真三个下马威。一个呢，就是说叫她认识自己。第二个呢，抓住认真批的那个文章，说你根本就不懂得文章，连个的、地、得都不会分。这个的、地、得什么地方用什么，你都不会分。认真那里，我当了几年的文字组的组长，结果来到你面前一个的、地、得不会用，哎呀，一下子脸丢尽了！还不完，再来个什么呀？把她打下来以后呢？认真还没反过气来呢，北北那边两头忙呢，认真给她打电话呢？既然把你划分到这边了，就叫你过来作工来了，认真呢我是个组长，那我就安排你工作了呗，到这个时候你不来，我就打电话了，北北，完了没有？完了过来。来到这儿了，北北问她干啥呢？来这修改文章。就这个小事你也叫我呀！你说修改文章不是你的本职工作呀？北北因着前边两回把认真打倒以后，认真怎么样？你这组长呀，你作是作呢，你作不了这工作，那还得我来帮助你作，我是组长的啥呢？顾问！我不是来给你打工的，心里边就是这态度，嘴上没有说出来。所以说她一来这个环境，好家伙，放着那边的工作嘛，你叫我来修改文章呢？修改文章那是什么人干的活？那是低的，那是下边人干的活，你太小瞧我了吧！心里面就有抵触。还没有修改两下文章呢，那边打过电话来了，那边的事还没做完呢，北北有理了呀！然后呢，这时候已经打了认真两下了，认真还没有爬起来呢，她说认真啥呢？我给你提个建议啊，你以后说话能不能有点透明度。

（以后说话要有透明度，我要是知道修改文章我还不回来呢，我还以为你有什么大事儿呢。）提前写申请报告，你给我说清楚了，不要随便一个电话就叫我。这是三下啦，新官上任三把火，她还不是上任，刚刚把她调过来，她就给领导来了这么一个下马威。认真在那边已经顶不住了，是吧！可北北她没有感觉到，为什么？她已经习惯了！在这个时候，一说出来的时候呢，北北在那边愣住啦，我怎么没感觉到呢？她没感觉到。我把刚才的情况大概给她解剖了一下，北北在那边倒咋啦，流出泪来了，我现在尽力在变呢呀！原来我是有意的，我就是和他们对着干呢，我就是纪晓岚，可我来到这的时候我没有啊！因为啥，因为这些东西成了她的生命了。她怎么走过来，我看着她努力在这方面变，而且呢，在说的时候，看见她是在用心地去听，也就是说她是不是在努力地认识自己呢？她流出一点泪，她这个泪是啥呢？是认识自己的眼泪。这个时候我还能打她呢？打的是人的悖逆。所以我只能是耐心地去引导她，揭露解剖她，把里头的实情给她说出来。但是，还得给她路，不能审判刑罚她。实际在那儿给我说啦，这今天你来啦，要我来呀，今天我就打她呢。为什么呀？你在那边你倒斗过啦，来到这儿，一来你又是斗，你是斗字派的！是吧！可是呢，我看见她往前边走，你是珍惜，神珍惜人的悔改。在这里边说啥呢？你体尝到了吗？我不舍得审判你们，审判你，是被逼无奈。

你看周瑜，刚开始我给他说话是什么语气态度呢？现在是被逼到那一步了，“我舍不得审判你们，可你们丝毫不体贴我的心。我愿你们能时时得到的是我的爱的看顾、保守，而不是无情的审判。”神不愿意审判人，不愿意定罪人。可是你做的有些过火，不审判你不行！人太麻木痴呆，引导你，你就没有反应，只能是重刑，有意刺伤你的心、有意刺伤你的灵。你看神这些话呀，就是你想摸到神说话的口气，摸着摸不着？那边说是有意刺伤你的心、有意刺伤你的灵，是专刺激你、审判你的，是吧？这边又是什么呢？舍不得！舍不得！为什么？把神的心意告诉你了，从这儿也能看见神对人的态度，神对人的态度是随着你的态度转变而转变的，你越悖逆越刚硬，带来的就是刀剑的击打。你是顺服，那神就是啥呢？舍不得！珍惜！爱惜！那天实

际给我打电话呢，打电话伤心掉泪还哭呢，你说她哭啥呢？她哭的是，我揭露这个揭露那个，解剖这个解剖那个，我不揭露她。她伤心掉泪啥呢？你拯救他们不救我。我说啥呢？我说，我是舍不得审判你，你自己能寻求，你自己能找着，还用吗？用受那个苦吗？引导你就可以了，揭露审判没必要！正好是来这儿，她看见我是揭露解剖别人了，我没有揭露解剖她。然后我那天梦了个梦，就梦见了这个一二一，带队一二一了，我把这个梦给她先发过去了，在这个时候，那边也忙，我本来说，把这个梦写出来呀，等随后咱有了机会了，见了面呀，我和你这么一交通。她去里边认识啥啦？她就是那个带队的，一二一、一二一，带上人走了，不走正道，把人全部带反了，然后哭了一天，伤心呢，给我说呢，然后我还得安慰。这就是说，是种爱惜、是种看顾、是种保守，而不是无情的审判。可是呢，她在这儿把这个对号入座，她给坐在座位上边了，哭开了，那没办法，我在那边把这个梦才整理出来，写出来。跟你在这儿说这个事呢，就是让你看见神的爱、神的恨，实实在在。

“莫非你们就甘愿受审不成？那为什么不与我一再亲近、交通、来往呢？对我那么冷淡，撒但送来意念你却是那么欢欣，认为符合你的心意，却没有一点是为我而做。难道你们就愿意一直这样残忍地对待我吗？”这叫什么？残忍地对待。今天你当带领呢，我问你们有没有问题呀？不吭气。你说你们不吭气，我在那是什么感受？露露，我什么感受？没问题是什么问题？（没用上心，就没有问题。）刚才念的，就没有心思去寻求神的心意，都寻求的是自己的心思、自己的地位名誉。你们作为带领都是这样的，一天心思所想的都是恶，你们平时作工的时候都怎么作工的？是凭什么作的？就凭你不吭气，就凭你没问题，就可以看出你平时作工就是凭己意！武则天，为什么这么说？（不是按真理要求的作，就是为地位脸面作工。）因为你们作工，你们没问题，证明一个问题是啥呢？证明你们在下面作工就没有拦路虎，什么问题都可以处理了，什么问题都可以摆平，没有拦住你们的，没有你们不懂的，没有你们不懂原则的事，啥都知道、啥都能办、啥都可以摆平，就证明这个事情。那你说一个败坏的人，没有被

成全的人，你在下边能把所有事情都摆平？那只能证明一个事情，你是怎么摆平的？（己意。）凭己意、凭撒但哲学，绝对没有依靠神、绝对没有寻求真理！如果你是寻求真理的话，你还有一个找着真理找不着真理的问题，你找着的真理对应不对应的问题，你寻求出来的是不是神心意的问题，你有太多的问题，你有太多的要寻求。更可以说，你根本没心思搭理神，没心思关心神家事，对你的本分可以说是掉以轻心，根本不理不睬。如果你对你的本分是理睬的话，是用心的话，那你说你可能没问题吗？如果你对你的本分用心的话，在你本分里边，你总觉得这个不会、那个不会，这个做得不合适、那个做得不合适，这个不完美、那个不完美，那个是不是合神心意了？这个是不是合神心意了？神认可不认可？神称许不称许？这些问题你揣摩了没有？你寻求了没有？这些问题你都能寻求到正确答案？你都有准确答案？你就敢确定？不可能。可你们呢？一个没有。所以说明一个问题，是你们凭己意作工，第二个，就是你们不作工，不作工就是没问题。他不做作业，有没有难题？就没难题。所以说你没难题，不用问，可以说你们在底下没作工，不作工。对咱的工作掉以轻心，不作工所以没难处。你说吧，你这样作工那在我这儿看是什么？就上面这话，“却没有一点是为我而做”。“对我那么冷淡，撒但送来意念你却是那么欢欣，认为符合你的心意，却没有一点是为我而做。”就刚才说的，你们凭己意作工，合你们的心意。

“却没有一点是为我而做。难道你们就愿意一直这样残忍地对待我吗？”残忍不残忍？为什么说残忍？怎么个残忍法？露露？怎么个残忍法？能体会到残忍吗？来说说怎么个残忍法。（没有体贴神的心意，不明白神的心意。）这叫残忍？不明白神的心意，这叫残忍对待神了？（没有真心寻求神。）（心里就没神。）心里没神，来，两个带领说说，不发言了？你俩残忍不残忍？我给你说说怎么残忍啊。一个简单的画面，就是我梦了一个梦，一二一，喊了三十年一二一，结果你给我来了个什么？（二一二。）二一二，给你们说一二一，你们不走，多年来就这么走过来的，可到今天最后走到什么程度了，乱作一团，你带队的尚且如此，下边的还有方形队吗？下边的还忠于神

吗？还高举神、见证神吗？还寻求神的心意吗？你在这儿都没有寻求神的心意，你在下边聚会的时候能寻求神的心意吗？不存在。在灵界里边，在神那边儿看见的，那就是一二一、一二一，神在那喊着一二一、一二一，你在这儿唱着小曲，这就是你自己身边的事，自己在做的事。你还是个受造之物，你说你是个信神的人，你说你是跟随神多年的人，是对神忠心耿耿的人，这岂不是羞辱、亵渎、对神一种亵渎！这是不是一种残忍？太残忍了！太残忍了！你父母给你花高价钱，供你去念大学去了，你在学校里边课都不上，逃课，出来跟他们乱混、鬼混，父母在家是砸锅卖铁、省吃俭用！然后你在那边，拿上钱是打游戏，海吃海喝！这父母他是看不着呀，你说要是父母看见了，这心里是什么味道？你的孩子那样做你是什么味道呢？那今天灵界实情，撒但在那边看着呢，神在那边看着呢，就看你言行，神就在那看着呢，把话语告诉你了，那就一二一告诉你说了，可你们怎么做呢？最后就是乱作一团，成了广场舞、交谊舞了，开始寻欢作乐啦！你说能不惹神发怒吗？“难道你们就愿意一直这样残忍地对待我吗？”神家是圣洁之地，是有尊严的！咱今天作为带领工人，这样带队，你去一个部队，你是个带队的，在阅兵的时候你带上队，上边一二一、一二一，你在那儿左转右转乱套了，你说你这个司令官，他怎么做这个司令呀？你说作为一个国家主席，他该怎么解决这个事情呀？会不会把整个部队给灭了呀？马上国庆节呀，正在全世界直播阅兵的时候，一个方块队出来了，带领一二一、一二一，这里乱套了，这里唱着歌，成歌舞团了，那就是在羞辱他呀！你说全世界人怎么看呢？那习近平会怎么做呢？会不会把你放在军事法庭呢？会不会判你死刑呢？这就是说，从这里看到呀，咱对神太残忍！

“不是我不愿给你，而是你们不肯付代价，所以就两手空空、一无所有。”为什么现在做什么也不会做？带领弟兄姊妹带领不了，因为什么？不是我不给你。神说啥呢？你配合到哪儿，神就作到哪儿。到现在你们不肯付代价，所以就两手空空，一无所有。“你们不看看现在圣灵工作运行这么快？不看我的心急如火烧？”能感觉到心急如火烧吗？瘟疫、地震，你看到的是什么？感觉到的是什么？“就让你们与我

配合配合都不愿意。”咱刚才交通说，神话的语气你不能动。你看这，就让你们与我“配合配合”都不愿意，这两个“配合”，多了一个“配合”，啰嗦不啰嗦？（不啰嗦。）叫你修改文章的话，你会把这个“配合”取了，改成让你们起来与我配合都不愿意，这不是也能说得过去吗？不也是这个意思吗？可是这个“配合”能动不能动呢？你动了就把这个神说话的口语，内心、内在的这个恳求就没了！“配合配合”都不行，求告！恳切的，这种语气就没了。

“所有一切的灾难陆续降下来，各国各方都起灾难，瘟疫、饥荒、水灾、旱灾、地震到处可见”，昨天墨西哥又是七点多级地震吧？今天你也看见了，根本不间断，到处可见，那是不是现在已经到了？“这些已不是一处两处的地方，也不是一天、两天可以结束的，而是蔓延地带越来越广，而且灾难越来越大，在这其间，各种虫灾也要陆续发起，人吃人的现象也要到处发生，这些都是我对万国万民的审判。”这虫灾在这怎么说的呀？在这期间，也就是说地震、瘟疫、旱灾，这些在哪儿呢？这是个前奏是吧！虫灾呢是在后边一些。也就是今年看到起了虫灾，就是说神作工，是不是灾难正式开始了，意思是叫你害怕，而且神也直接告你说了，得预备粮食了。你说吧，神都告诉你预备粮食了，到什么时候了？“人吃人的现象也要到处发生”，虫灾开始了，吃不上饭了，吃啥呀？吃人肉呀！这个时候人吃人。外邦人吃人，神管不管？不管，交给撒但。那今天那些还想追求上世界大干一番的人，神还管他吗？到时候人吃人的时候，是不是他该有的报应？你还敢背叛吗？咱今天还不往前走？神说祭司弟兄下发工作安排呀，总在前面说些啥呢？灾难的降下。一不说灾难降下，这工作安排就下发不了，实行不了。从这儿你看，神话是不是也是呀？现在给你说，这些灾难来了，叫你起来配合配合吧，求告求告你啦，灾难下来啦！告你说虫灾、地震、瘟疫，没有可存活的地方，最后你生存的资本都没有啦。还有虫灾，虫灾意味着什么？你吃不上粮食，那你吃啥呀？那将会人吃人，你厉害了你吃人！你不厉害了人吃你！你是谁呀？你是大卫？你是勇士？那当人吃人的社会开始的时候，没有神保守的时候，你首先是一个被人吃的人。如果说你是被人吃的人呀，你

还真不如活成个猪，你要活成个猪，人家宰杀你的时候，总没有人吃人的时候难受吧。活活的一个人，有思想、有思维，直接杀你，把你炖在锅里面吃，你说什么感觉吧！这是不是神惩罚人的一种形式？“人吃人的现象也要到处发生”，还不是一个地方，是到处发生，听一听这话吧，到处发生。“这些都是我对万国万民的审判”，为什么？神作工时期，叫你信神你不信神；叫你悔改，你不悔改，还明知故犯；还故意起来与神抵挡；还故意起来耍弄神、戏弄神；还要践踏真理。对万国万民的审判，这时候的审判已不是话语的审判，已是事实临及，也就是现在事实临及就开始了，咱还放荡？

“我儿！你们必不受其苦、受其难”，神说，我儿，那你首先得成了神的儿，才不受苦受难呀！怎么才能成为儿呢？咱得跟上脚步，一二一、一二一，你能听神话了，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了，在你的身上看见神的作为了，这叫啥呢？神的儿子！那就不用受这个苦难了。“我愿你们能早日长大成人，尽快地挑起我肩上的担子”，叫你咋呢？早日地长大成人，挑起神肩上的担子。露露？什么担子？咱今天吃喝上了，神赐给你多少，就要和你索取多少，对吧。那不管你明白多少，你自己明白了，神交通了，我再带着你走，应该明白得不少了吧？那你该不该还报神的爱呢？“尽快地挑起我肩上的担子”，神肩上的担子是啥呢？神是来拯救人呢，那你要想替神担担子，你就得起来拯救人、帮助扶持人、预备善行、把神选民带到神面前，这就是担子、担当。“为什么不明白我的心意呢？以后的工作越来越繁重，你们就忍心让我一个人忙碌操劳吗？”还记得耶稣那时候说的什么话了吗？庄稼多，工人少，为什么这么说呢？愚昧无知的人多、麻木痴呆的人多、就说你能听懂神话，实行真理的人少，而且神作工是以点带面，一个点就得把这个面带起来，一个人就得带起一百个人、一千个人、一万个人，把这个面给带起来。一个点和一个面差距有多少？一个点一平方厘米，一平方厘米如果叫你带一平方米的话是多少倍呀？一万倍是吧？一个人带一万个人，你繁重不繁重呀？“我话再说得明白点：谁生命长大谁就进入避难所，不受苦受难；谁生命长不大，必要受苦受害。我的话点得够明白了吧！”我话再说得明白点儿，这是不是苦口

婆心呀？再次又和你说呀！又咋呀？又拿上灾难说呀！这个不是白实行真理的，让你们生命长大呀，长大就能进避难所，要想剩存下来，只能生命长大，别无选择。这话给咱说了二十年了，可咱今天呢？

“我的名要向各方、各处扩展，让每个人都知道我的圣名，都认识我。美国、日本、加拿大、新加坡、苏联、澳门、香港各国各界的人马上要一同拥入中国寻找真道，我的名已向他们见证，只等着你们能尽快长大牧养带领他们，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以后的工作量加大。”再透亮不过了吧，神说啥呢？只等着你们尽快长大去牧养带领他们呢？为什么要求你去带领他们？这是神作工经营计划的一步，是六千年计划好的，是人羞辱撒但的一步作工。就叫他们看不起的人起来带领他，羞辱他。我带领你的时候呀，我得把你打成啥呢？打到无底深坑。再叫你去带他的时候呀，就叫你把他羞辱到无底深坑。能听懂吗？为什么能羞辱他呢？在他们眼里你是谁呀？你是大红龙的孝子贤孙，你是被咒诅的、弃绝的，他们是看不起的，在他们那说:你们要是神选民呀，我就是神自己。然后就是借着这个他看不起的人来蒙羞他。神那句话怎么说了？卑者升为高，高者降为卑，这就是神的一个作工，就用这样的方式来羞辱撒但。这在神那边看，在生命进入来看，就是说，你是活在中国，受到了大红龙的逼迫、苦害，是最邪恶的，要悖逆有悖逆、要抵挡有抵挡，就说你是丰丰富富的，你经历得是丰丰富富的。一旦神把你拯救过来，你比外国人是富有的，也就是说，你身上十八般武器，什么都有。就是说，当他们来寻求真道的时候，你可以带他们，你可以制服他们，因为什么呀？你的诡计比他深，你的诡计多端，就是昨天说的老谋深算是吧！大海深处的奥秘！就是你的诡计如同海水深处的奥秘。别人打到海底了吗？没有。外国人他没有你诡诈，因为他没有被撒但败坏得至深。所以说你败坏得越深，神把你拯救过来，你的智慧越多，你对撒但的认识越多，只有你配带领他，他不配带领你，他带领不了你。因为啥呢？他经历就没有那么多，所以咱要正确对待，神给了你这个机会，对你是极大的高抬，不是说神欺哄你，不是说神欺骗你，骗你好好尽本分呀，而是实实在在地说。是说外国人进来要寻求真道，要借着你去见证神的作

工，怎么见证呢？神就叫你作一个什么呢？衬托物。见证你不耻的过去，把你不耻的过去见证出来。见证神的智慧，来衬托神的智慧、全能、伟大、超凡、见证神的奇妙作为。

你看神怎么说呢？当外国人来寻求真道的时候，来！给他见证见证吧！哎呀，一言难尽呀！一句话把他咋啦？把他抓住了，神太奇妙了！看见这个人是个什么人呢？地主，有财宝，里面丰丰富富。告诉你说各国，美国、日本、加拿大、新加坡、苏联、澳门、香港是吧，各国各界的人马上要一同拥入中国寻求真道，现在感觉到了吗？寻求真道。你看世界新闻里又说什么呢？印度又挑衅呢，美国又挑衅呢，就是这大门随时会打开，打开是不是就拥入中国？拥入中国，中国的门就开了，神在那边“嚓”一交通，说中国作成一班得胜者，外国人是不是拥入中国寻求真道了？然后现在你看见了吗？咱现在有什么动向呀？音频删了，改编文章，意味着什么？说这文章出来以后，他们是不是要出来寻求考察？这是不是作预备工作？神的工作一环紧扣一环，是逼着你走到这，是环境把你带到这儿，如果没有环境，咱还不计划这样做，借着出环境了，好了，只能这么做了。你这么一写文章，咱这已经相当于现场，只是把它变成一个文字形式，快不快？相当地快。变成文字形式考察也好考察。最后如果神工作作完，回来以后带着什么呀？视频组是吧！给你拍成电影，简单不简单呀？这演员都是老演员了！歌舞团是老歌舞团啦！只要你把剧本一上，马上就成！用你着急呢？到那时候你是不是傻眼了？所以现在就是啥？你就看见一步一步就往这边走啦，马上要咋呢？一同拥入中国，为什么一同拥入中国呢？那就是神话的命令。什么命令呢？神在那儿一见证，神那时说最后把假带领、敌基督一脚踩成肉泥，把它踩在脚底下，你现在看把它踩成肉泥了没有？（踩啦。）踩成肉泥啦！现在逐步地开始见证了，然后已经发出信号了，什么信号呢？又告诉你说，神向全宇发声的这一些话语是一些奥秘的话语，这些话只有谁能解开？只有神能解开。敌基督早就想知道这些奥秘，可是呢，久久打不开，神不让他知道就不会知道。神把这个话一说出来，然后告诉他们，你去考察吧，你们去考察吧，看谁能把这话打开。你说是不是往这边带开

啦？开始见证了？让他们有依据了，那谁能把这部分话的奥秘揭开呢？那就是啦！那今天你经历过来了，这些话你一看是不是就明白了呀？（嗯。）你不明白，再经过我给你一交通，你是不是透亮了？一同拥入中国，寻求真道，一同，就神说了，定时炸弹爆炸，一同拥入。那句成语怎么说呢？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这是不是呀，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你说到那时候咋呀？我好好用心弥补弥补吧，我追求追求，没时间啦！灾难降下你还有时间去经历呢？“我的名已向他们见证”，这话是不是对上现在了？神的名向全宇是不是已经见证了？神的名已经向他们见证了，这话告诉人什么？全能神来在地上了，就在中国，这个名都见证出来了，这个名是什么？全能神来啦！传福音，把这个名已经向全宇告诫了！告诫他们什么了？就像那婚宴的比喻，去全世界告诫他，什么时候婚宴啊，吃饭呢，都告诫他了，就等着开饭啦！

“我的名已向他们见证，只等着你们能尽快长大牧养带领他们，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以后的工作量加大。”你想一下吧，神作工从2013年到现在7年了吧，神去外边扩展福音工作的时候，是带着部队出去扩展的，不是一个人开展呀。可不是和在中国一样，在中国1991年、1992年作工是咋呢？那时候有部队吗，还没有，从零开始，现在是带着部队出去打仗去了。带着部队去哪儿打仗了？不是在中国呀，中国是无神论国家，是不允许你信神，是逼迫的国家。而外国是自由的国家，你是随便的，在一个随便的国家里带着部队打仗，你说一年要打多少胜仗呢？这就是啥？高空作业，网上，拍成视频，比在中国速度要快多少倍呢！你在中国口对口相传，人还不能超过三人，超过三人，人家查你。可是在网上一拍成视频怎么样呢？一晚上视频达到几千、几万点击率，什么速度？所以已经七年啦，你可想而知，在外国已经有多少跟随神的人了呢！他们在等待着啥呢？等待着你的牧养，他们都是瞎眼、愚昧、无知、贫穷、可怜，只等着你们尽快长大牧养他们。“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以后的工作量加大”“随着灾难的降临，我的名也随着广传”，这灾难是为了干啥呢？为扩展神的名而服务的，灾难越大，神的福音扩展越快。“你们若不谨慎小心，会失去你们应得的那一

份的，还不害怕吗？”应得的那一份，神作工结束了，等次最低的有效力者，忠心的效力者，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剩存下来的神选民，做带领的，做祭司的，咱就不害怕吗？就不害怕吗？这后边带一个“吗”，口气不一样了吧？

“我的名向各宗、各界、各邦、各派扩展开来，这就是我的工作有层有次，一环紧扣一环，都是我智慧的安排，只愿你们在每一步都能紧紧随着我的脚踪前进。”怎么有层有次呀？基督在外边开展工作呢，是开展工作的，在外边往下传福音。咱在这儿是干啥呢？建造国度呢。等那边扩展出去了，你心里边也懂得一二一了，等你懂得一二一啦，能带队了，好啦，那边的人也开始进来寻求了，你就开始训练他一二一了！当训练他一二一的时候，都懂得一二一的时候，神的国度是不是完全降临在地上了？再一个，当你们都能一二一的时候，就是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的时候了，那个时候已经没有撒但的国了，这就是我的工作有层有次，一环紧扣一环。紧不紧？一环紧扣一环。就今天下午，交通哪个呢？就是我做了那几个梦，还有神拯救人的步骤，是不是看见这就是一环紧扣一环呀？“都是我智慧的安排，只愿你们在每一步都能紧紧随着我的脚踪前进。”这是神的一个愿望！神愿，我愿你们，什么意思？知道你不成才，只是神的一个愿望，究竟有多少人能跟上神的脚踪？就看你的心志与信心了。就这吧！

2020年10月3日

交通第十二篇

第十二篇神话：当东方发出闪电之时，也正是我开始发声说话之时，当闪电发出之时，整个天宇都被照明，所有的众星都发生变化。全人类犹如被清理一般，所有的人都被这道来自东方的光柱照得

原形毕露，两眼昏花，不知所措，更不知如何遮盖自己丑恶的嘴脸，又犹如动物一样从我的光中逃入山洞之中去避难，但不曾有一物能从我的光中被抹煞。所有的人都在惊讶，所有的人都在等待，所有的人都在观望，所有的人都因我光的来到而庆幸自己的生日，所有的人又都在咒诅自己的生日，矛盾的心理难以表达，自责的泪水涌流成河，被阵阵急流冲走，片刻便不见踪影。我的日子又一次逼近了全人类，又一次将人类唤起，使人类又有了一个新的起点。我的心在波动，山随着我心也在有节奏地欢跳，水在欢舞，浪花拍打着礁石，我心难以表达，我要让所有的不洁之物在我的眼中化为灰烬，我要让所有的悖逆之子从我的眼前消逝，永不存留。我不仅在大红龙居住之处有了新的起头，更在全宇之下开展了新的工作，很快，地上之国便会成为我的国，地上的国将永远因着我的国而不存在，因我已得胜，我已凯旋归来。大红龙千方百计来破坏我的计划，想将我在地的工作取消，但我能因着它的诡计而泄气吗？我能被它的威胁而吓得失去信心吗？天地之中，不曾有一物不在我的手中掌握，更何况大红龙这一衬托物呢？不也在我手中受我的摆弄吗？

当我道成肉身来在人间时，人不知不觉便都在我的引领之下来在了今天，不知不觉中都认识了我，但以后的路程究竟怎么走，谁也不知，谁也不晓，以后的路指向何方更无人知晓，只有在全能者的看顾之下方能走到路终，只有在东方闪电的引导之下方能迈进我国之门。人不曾有谁见过我的面貌，不曾有人看见东方的闪电，更何况来自宝座的发声呢？实际上，从古以来，没有一个人直接接触我的本体，今天来到世上，人才有机会看见我，但是到如今人却仍然不认识我，正如只见我面、只听我声却不明我意一样，人都是这样。作为子民中的一员，你们不因着见我面而甚感自豪吗？不因着不认识我而自觉羞愧吗？我在人中间行走，在人中间生活，因我道成在肉身，我来在人世，我的目的不只限于只让人看见我的肉身，更重要的是让人认识我，而且我要因着道成的肉身来定人的罪，要因着道成的肉身来打败大红龙，来毁灭大红龙的巢穴。

在地之人虽繁如星星，但在我却了如指掌，而“爱”我之人又多如海沙，但被我选中之人却并不见多，只是“爱”我之人以外的追求明光之人。我不高估人，我也不低看人，而是按着人的属性来要求人，所以我所要的是真心寻求我的人，以达到我拣选人的目的。山之中，有不计其数的猛兽，但在我面前却都驯服如羊；海之下，有人测不尽的海中奥秘，但在我却犹如地上的万物，全部显明出来；天宇之中，有人达不到的境地，但我却在人达不到的境地到处走动。人不曾在光中认识我，而是在黑暗的世界当中看见我，你们今天不正是在这种境况之中吗？我是在大红龙疯狂专横最顶峰时开始正式在肉身作我的工的，正是在大红龙第一次显露出原形之时见证我的名。当我行走在人间之路时，不曾有一物、一人被惊醒，所以在我道成肉身来在人世之时，谁也不知。但当我在道成的肉身开始作工时，人才被唤醒，从梦中被我震耳欲聋的发声而惊醒，从此人才开始了在我带领下的生活。在子民当中，我又一次开始了新的工作，既说我在地的工作未结束，那足以说明，所说的子民并不是我心目中所需的，而是仍然在这些人中选一部分。足见，我不仅是让子民来认识道成肉身的神，而且是来洁净众子民的，因着我行政的严厉，所以多数人仍有被我淘汰的危险。若不竭力对付自己、攻克己身，那样，必会成为我厌弃的对象，被打入地狱，犹如保罗一样直接刑罚在我手中，不得释放。你们从我的话中摸着什么没有？我仍要洁净教会，继续纯洁我所需的人，因我是全圣无污点的神自己。我要让我的殿宇不仅是五彩斑斓，更是一尘不染，不仅有其外表，更有其内里，你们应人人在我前回想以往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在今天立下心志来使我心全然满足。

人不仅不认识在肉身的我，而且更不了解活在肉体之中的自己。多少年来，人一直欺骗我，一直把我当作门外客，多少次把我关在“家门”之外；多少次在我面前站立却不理会我；多少次在人中间弃绝我；多少次在魔鬼面前否认我；多少次互相以嘴相争来攻击我。但我不记念人的“软弱点”，不因着人的悖逆而以牙还牙，只是在人的病上给人以良药，以医治人的不治之症，从而使人康复，以达到认识我。难道我所作的不都是为了人的生存吗？不都是给人生活的机会

吗？我多次来在人间，人却并未因我亲临人间而对我理会，只是各行其是、各找出路，岂不知天下之路都来自于我手？岂不知天下之事都在我的安排之中？你们有谁敢生发埋怨的心？有谁轻易下断案？我只是在人中间悄悄作我的工罢了，若是当我道成肉身之时，我不体贴人的软弱，那所有的人都会因着我道成肉身一事而魂不附体，因而都坠落在阴间的。因着我的卑微隐藏，所以人才免遭一难，幸而从我的刑罚之中脱险，这才有了今天，你们不因今天的来之不易而更加珍惜明天吗？（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十二篇》）

“当东方发出闪电之时，也正是我开始发声说话之时，当闪电发出之时，整个天宇都被照明，所有的众星都发生变化。”所有的，不是说在中国的这些人，所有的人都在发生变化。“所有的众星”是指什么？就是神选民。“整个天宇都被照明”，根据那时候祭司弟兄交通的，这部分话属于预言是吧？说的是以后要发生的事。再根据这句话说，“整个天宇都被照明”，只能说神面对全宇作工的时候，也就是2013年以后才能说，2013年以前不能说。特别是现在，神交通揭露那么透了，所以全宇都发生变化了。“所有的众星都发生变化，全人类犹如被清理一般”，现在是不是都在清理？“所有的人都被这道来自东方的光柱照得原形毕露，两眼昏花，不知所措，更不知如何遮盖自己丑恶的嘴脸。”咱现在体尝到了吧？你看打仗的时候，教会里的人见了咱就跑。“又犹如动物一样从我的光中逃入山洞之中去避难”，教会成了山洞了。“但不曾有一物能从我的光中被抹煞”，就像咱今天，聚会都不敢说话了，不像以前那么随便了是吧？(嗯。)以前来了，我问有什么问题吗？哎呀！问题可多了！我家老母猪怎么还不下猪呢？现在再问问题，什么问题也没了。这是怎么呢？(避难去了。)避难去了。“所有的人都在惊讶，所有的人都在等待，所有的人都在观望。”现在问你有什么问题你都不说话了，都在观望。

“所有的人都因我光的来到而庆幸自己的生日，所有的人又都在咒诅自己的生日，矛盾的心理难以表达，自责的泪水涌流成河，被阵

阵急流冲走，片刻便不见踪影。”昨天去文字组了，提了个什么问题？那个姊妹出环境了，隔离三个月，在家待了一个半月待不住了，去弟兄姊妹家了，人家都弃绝她，把她骂出来了。回去她就消极得不行了，她觉得都没人性，都不搭理她，说神不要她了，心里委屈得不得了。想来这告状，冤屈呢，想诉诉苦，平反平反，叫我安慰安慰：可受苦了啊，孤独的人，在外面过了一两个月。结果没有给她安慰，给她的却是击打。后来咱说做醋呢，让她做个醋吧！她心里就更加矛盾了，用得着我就用我，用不着我就把我放一边，心里这样想，没有敢直接说，大概意思吧！(嗯。)我出环境了，你们不给我吃喝，也不管我，现在做醋用到我了，又想起我来了，委屈得不行。早就想找我了，她去了，我走了，这又去哪了，又没见了面。心里想，哎呀，这次好不容易抓住我来了，来，交通交通吧。你说这是什么性情？她心里边是冤枉，想过来和你诉诉苦，顺便告诉你说，我信神怎么呢？立下了汗马功劳。(忠心耿耿。)忠心耿耿。最后下面人还都不理睬我，我为真理受了屈辱了，受了太大屈辱，没人管我，我情形到了什么地步，叫我去同情安慰。神怎么说的，想要叫你给她一个大的拥抱是吧？结果她那话一说，就给她定了一个罪，我说她们是寻求什么呀？生命进入，寻求的是这些败坏怎么脱呢，是在寻求这些呢。你寻求的是什么呀？你是在诉苦呢！更是什么呢？(兴师问罪。)兴师问罪来了！言外之意，凭什么？为什么？打官司来了！为什么你这样对待我！一揭露、一解剖、一对比，挪亚造方舟一百年，因为神的一句话，造了一百年方舟。你呢？三个月待不了，一个月就待不住了，明明知道原则，还要出来跑，你不怕给神家带来环境？你想当犹大？当不成犹大，你还委屈地哭得不行，为了当犹大而哭。她觉得受了委屈了，来这告状，意想不到临到的是揭露定罪。大概从这个背景里边来看神的话吧。“所有的人都在惊讶，所有的人都在等待，所有的人都在观望，所有的人都因我光的来到而庆幸自己的生日，所有的人又都在咒诅自己的生日，矛盾的心理难以表达，自责的泪水涌流成河，被阵阵急流冲走，片刻便不见踪影。”咱交通揭露了以后，再给你起个外号，给长大起个老毛来世。(没有揭露的人，来了能敞开，一大堆问题，揭露了一次，下次来了没问题了。)这是不是冲走了？(嗯。)

后面这段咱交通过吧？“我的日子又一次逼近了全人类，又一次将人类唤起，使人类又有了一个新的起点。我的心在波动，山随着我心也在有节奏地欢跳，水在欢舞，浪花拍打着礁石，我心难以表达，我要让所有的不洁之物在我的眼中化为灰烬，我要让所有的悖逆之子从我的眼前消逝，永不存留。”这些话体验到了吧？经历过了再来看这个话，“我不仅在大红龙居住之处有了新的起头”，咱这是新的起头。“更在全宇之下开展了新的工作”，在全宇之下扩展了新的工作。“很快，地上之国便会成为我的国，地上的国将永远因着我的国而不存在，因我已得胜，我已凯旋归来。”咱现在体尝到了一种凯旋归来的味道了吧？“凯旋归来”也就是得胜了，神话在咱身上作王掌权了。也就是说等神回来一二一、一二一走起来的时候，各就其位的时候，这就是凯旋归来，执掌王权了。“大红龙千方百计来破坏我的计划，想将我在地的工作取消，但我能因着它的诡计而泄气吗？”看咱现在的环境，什么环境？教会，大红龙，千方百计地搅扰破坏，把你抓住奖励五千。“我能被它的威胁而吓得失去信心吗？天地之中，不曾有一物不在我的手中掌握，更何况大红龙这一衬托物呢？”要把这句话当成咱的信心，要不然咱这里面总是胆怯害怕，神是主宰万有的全能的神，你还老怕这些环境，让这句话成为咱的信心，成为咱的爱心。“不也在我手中受我的摆弄吗？”是摆弄它，什么叫“摆弄”呀？也就是说，它要起来抓捕信神的，那神就降灾难摆弄它，使它手忙脚乱。

“当我道成肉身来在人间时，人不知不觉便都在我的引领之下来在了今天，不知不觉中都认识了我，但以后的路程究竟怎么走，谁也不知，谁也不晓，以后的路指向何方更无人知晓，只有在全能者的看顾之下方能走到路终，只有在东方闪电的引导之下方能迈进我国之门。”我不知道你们体会到这句话了吗？前面的路没人知道，究竟走到何方也不知道，谁也不知道，谁也不知晓。就是咱每天起来聚会，过教会生活，别说你不知道路，谁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你看着这个路，好像是我带着你呢，是吧？可我也不知道，我今天给你交通什么呀？我也不知道。以后交通什么呢？也不知道。就借着这些人事物，给你摆设环境。咱前段时间交通了，拯救人的步骤是吧？(嗯。) 一步

一步，不知道怎么回事，交通起这个来了。借着人的一个表演，每个步骤给你布置一个演员，然后看到你那个表演，神引导我，我想起了哪段神话，根据神作工的步骤一个一个来引导你。刚开始是谁呢？(小凯。)小凯是吧？把小凯打成败类。最让咱奇妙的是什么呢？就是给你的梦，在适合的阶段，你走不动了，或者你不追求够不上了，或者是你忙得不行了，这个时候怎么呢？用一个梦引导你，给了你一个无耻之态的梦，把所有的人都显明了，让你看到你的无耻之态。这又是连着三天，连着三个梦，让你看吧！第一个梦是什么呢？第一个梦，梦见拉上蹦蹦飞呢，飞不起来，这边有红绿灯，那边有善恶树，怎么也过不了这一关。他怎么呢？人太刚硬了，你强拉硬拽他也过不去，你救他，他也过不去。另一个就是什么呢？小桃，我梦见她了，因为一个小事她也和我过不去，就是说为着这个虚荣脸面、地位，命都不要了。即使是这样，我还得拉着你，还得把你当小孩待，哄着你走，两个梦。这两个梦，从这里边看到了什么呢？我给你立了个标杆，我作工帮助人、扶持人，已经作到什么程度了？(仁至义尽。)仁至义尽，用神话怎么说？(尽心。)尽心、尽力，我带着你、拖着你使劲飞，尽心、尽力、尽意、尽忠心。根据这两个梦，主要让你看清楚，我是怎么作工的，这个梦就是一个画面，从这个画面里边看到我所走的路，看见我所作的工。你和我作的工对比一下，让你更好地认识，你看我是怎么尽心、尽力、尽意，尽所能的。也就是说，我在你面前树立了一个标杆，我是怎么尽本分的，你该怎么尽本分呢？我是尽心、尽力、尽忠心，而且我是这么给你交通的，这么要求的，把你的心意尽到，至于这个结果如何，不用你管。神要看的是什么呢？看你的态度，你对待这件事的态度、观点。我能带他飞过去飞不过去，我尽心尽力做到了，我问心无愧了。(嗯。) 第三个梦是什么呢？第三个梦就是一二一，一二一是干什么呢？阅兵呢。为什么呀？作工结束了，神是播种的，也是收割的。教会建造的时候，也就是神开始发表话语的时候，那是播种呢。播种完走到现在了，在众子民心里面开花结果了没有，你能不能顺服神的带领呢。梦了个奇妙的梦，一二一、一二一，为什么刚开始还像回事，后来仅仅是两个人跟不上，为什么最后乱作一团呢？神显明人。在教会建造显明人是为了拯救，现在显明人是为了定你归宿，用时间与事实来证明一切，抓你的罪状，也就是到最后忍无可忍的时候，最后作工结束的时候，神全部显明的时候，好

了，大吼一声都不动了，静止了，不敢动了，作工结束了。从这儿看到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先把你打到无底深坑，今天又增加了一个步骤，给你立下了标杆。神当时怎么说的呀？“预言在末世在地立下标杆之后返回我的居所”，立下标杆后，神是不是就走了。（嗯。）说这些主要就是让你明白神话。

“但以后的路程究竟怎么走，谁也不知，谁也不晓，以后的路指向何方更无人知晓。”就是我也不知道，耶稣当时钉十字架的时候，当时他知道不知道，他也不知道，当他快钉十字架的时候，神才启示他。更重要的让你看见，让你更确定，圣灵在带领，一步一步，一环紧扣一环，什么都不耽误，而且又这么紧凑。我刚才把我作工的步骤，神是怎么带领我作的，你怎么走的，再根据这句话结合，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你对神更有认识、更能定准、更真实、更实在、实实在在地让你信。原来的信是什么呢？渺茫，也就是说，约伯刚开始信神是怎么呢？(风闻有神。)风闻有神，后来是真正地看见了神。今天怎么呢？真正体验、体尝到了、感觉到了、看见了神话、而且应验了。也就是说，咱摸到耶稣的钉痕了。再根据神话的一个印证，神怎么说的？对魔鬼、撒但，这部分说话，是带有奥秘的话，是吧？(嗯。)魔鬼、撒但它是听不懂的，神是不向它说的，是不让它知道的。这些敌基督、假带领，神不让他知道，很简单，不告诉他，他就不知道，他听了二十年也听不懂。神让知道的人，他就知道了，神就向他显现了，揭示开这个奥秘了。经历到这，再看这些话，你才能明白，神向咱显现，打开了这些奥秘。说这些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让你有信心，更加深你的信心。

“人不曾有谁见过我的面貌，不曾有人看见东方的闪电，更何况来自宝座的发声呢？实际上，从古以来，没有一个人直接接触我的本体，今天来到世上，人才有机会看见我，但是到如今人却仍然不认识我，正如只见我面、只听我声却不明我意一样，人都是这样。”人都是这样，这就是没有直接接触神的本体。“作为子民中的一员，你们不因

着见我面而甚感自豪吗？不因着不认识我而自觉羞愧吗？”一个“自豪”，一个“羞愧”，当揭露解剖了你以后，这两种味道就有了，一种是自豪，一种是羞愧。就我刚才给你举的例子，昨天平平想来这诉诉苦，这是一种悖逆，结果是什么呢？给她打回去了，也就是说，让她感到了一种羞愧。“我在人中间行走，在人中间生活，因我道成在肉身。”因我道成在了肉身，怎么理解这话？不是道成肉身，是道成在肉身，是神的话成在了肉身。“我来在人世，我的目的不只限于只让人看见我的肉身，更重要的是让人认识我，而且我要因着道成的肉身来定人的罪，要因着道成的肉身来打败大红龙，来毁灭大红龙的巢穴。”毁灭大红龙的巢穴？怎么看这个巢穴？咱以前一说大红龙的巢穴，说的就是哪呢？大红龙。所以说咱就高兴地等着大红龙倒了，咱就自由了、释放了。但以理书二章四十四节说：“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就是说他国还存在的时候，神的国降临，两个国同时并行。如果按那样的说法，大红龙的国就不存在了。(对。) 毁灭了嘛！再根据神话说什么呢？“审判从神家起首” 这句话就明白了，也就是说，神的国降临在地上的时候，撒但的国还没灭，世界的国还没灭，而神的国哪里灭了呢？是教会里面的，神家里的这个大红龙倒了。还有什么呢？毁灭大红龙的巢穴，“巢穴”在哪？(心里面，与神敌对的那些观念想象。) 毁灭大红龙巢穴，就是人里面的观念想象，撒但的生存法则，打死它，再不能用了，再不能来了，这就是巢穴。

“在地之人虽繁如星星，但在我却了如指掌，而‘爱’我之人又多如海沙。”爱带个引号什么意思？(不是真心的爱。)外表的行为，只注重外表的，今天给你买个这，明天给你买个那，我对你忠心耿耿！“但被我选中之人却并不见多，只是‘爱’我之人以外的追求明光之人。”寻求什么的？寻求真道的。那时候我说，实际也没有给我买东西，就给我一个泡泡糖，还是她吃得剩了一个，给了我一个。“只是‘爱’我之人以外的追求明光之人。”这就说寻求的是光明。“我不高估人，我也不低看人，而是按着人的属性来要求人。”也就是说，素质高的就按素质高来要求你，素质低的就按素质低的来要求你。“所以我所要的是真心

寻求我的人”，神要的是什么？一个心，不在乎你作了多大的工作，不在乎你素质多好，而是要你的心。“以达到我拣选人的目的。”前面这个条件，把神拣选人的这个原则告诉人了，是吧？(嗯。)“山之中，有不计其数的猛兽，但在我面前却都驯服如羊。”“山之中”是指什么？为什么说山之中？“猛兽”是指性情说的是吧？(嗯。)前边这个山之中是为了说清猛兽，并不是说真实的山中。也就是人都活在哪里呢？(地位权势。)(和深山老林一样。)人应该活在哪呢？人应该活在伊甸园，是吧？“但在我面前却都驯服如羊”，“猛兽”，难以驯化过来，咱解剖蹦蹦的时候，蹦蹦是不是恶人呀？蹦蹦是恶人，蹦蹦还被驯化如羊。“海之下，有人测不尽的海中奥秘，但在我却犹如地上的万物，全部显明出来。”这句话你怎么认识？昨天说认真呢，说认真是老谋深算是吧？(嗯。)“海之下，有人测不尽的海中奥秘”(心海世界。)心海世界，说人这个诡诈，诡计多端，太深奥了，摸不清你，说不透你。所以说，有人说话绕来绕去，不知绕哪，不知道他要说什么，说不清，摸不透，太深了。那句话怎么说的？城府太深。“但在我却犹如地上的万物”，为什么说犹如地上的万物？能看见了，他心里面人测不透的那些东西，在他心里是无形无像的，还包装得好好的，就好像海之下有人测不透的奥秘一样。就这样，结果怎么呢？“但在我却犹如地上的万物”，也就是说把他的诡计怎么呢？全部揭露解剖出来。让你看在眼里。就像山山水水，各种动物一样，都让你看见，全部显明出来。你看那个魔剧集，把他的诡计揭露出来的时候，那就是“海之下，有人测不尽的海中奥秘，但在我却犹如地上的万物，全部显明出来。”是全部显明出来。

“天宇之中，有人达不到的境地，但我却在人达不到的境地到处走动。”“天宇之中”，天宇大了，是吧？“达不到的境地”是什么地方？灵界。你能进了灵界？进不了，这也就是天宇。“天宇之中，有人达不到的境地，但我却在人达不到的境地到处走动”，这就是神的权柄，神掌管灵界。这个动物从哪来的，人与动物轮流投胎转世，这是不是人达不到的境地？神可以到处走动。跟你说十八层地狱，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然后人死了，转成猪以后，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

这是不是到处走动呢？十八层地狱让你看了，人的投胎转世，经过你今天的表现、活出，让人看见、认识你是什么灵，你是邪灵污鬼，还是猪的灵，你如果是猪的灵，你下辈子就是转猪的。“人达不到的境地”，根据你的言行举止，让人看你是什么东西。“人不曾在光中认识我，而是在黑暗的世界当中看见我，你们今天不正是在这种境况之中吗？”“人不曾在光中认识我”。我做了一个梦，梦的就是一二一、一二一。在教会建造的时候，那时候是不是神作工呢？(嗯。) 那时候是神借着你可取的部分，成全你不可取的部分，你所作的那些工，不是你作的，都是神作的。那现在神不作了，你成自由的了，你就不行了，你胜不过去了，也就是说，在神作工的时期，神一二一的时候，你能够一二一，你能够撇家舍业。现在再让你撇，撇不动了、走不动了，就是熬干了、熬尽了，也就是神不感动你。神要检验工程，看你到底身量长多大了，神不作工，让你自己走，你自己走的时候，一二一、一二一，走不动了，不能一二一了，跟不上步伐了。这就是“人不曾在光中认识我”。你体验不到，感觉不到。

“而是在黑暗的世界当中看见我，你们今天不正是在这种境况之中吗？”而是在黑暗的世界中认识我，没有黑的认识不了白的，这就是不灭大红龙的原因，让你去认识，让你看见诡计多端是什么表现，再让你看到诚实是什么表现。昨天北北就说了，她在我身上看到我对每一句神话没有疑惑，她对我这个好奇，就是每一句神话不管好听不好听，你都没疑惑？从我这还没有听说有人对神话有疑惑、有猜疑的，你们对神话有没有猜疑？有没有疑惑？(疑惑。)有疑惑是吧？(嗯。)你有没有疑惑？(有时候有。)有时候有？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是吧？(嗯。)从这句话里可以证实说，她对神话是有疑惑的，她敢于说出来，你只是不敢说出来，可是你还有疑惑。(有观念就是有疑惑。) 神说的对诚实人十分照顾，也就是说，我为什么能走到这一步，你为什么就走不到呢？那就是说，神十分照顾我，给我走后门，没给你走后门。因为我对神的每一句话，都是信任，没有疑惑。可你们总要去疑惑，一疑惑，神还怎么作工，你不相信、不跟随，你疑惑就是不跟随，不跟神走了。“而是在黑暗的世界当中看见我”，也就是说北北，

在黑暗的世界当中看见了神，看见了她对神话的疑惑、定不真，然后，看到我在实行神话的时候，她这才看见了神。“你们今天不正是在这种境况之中吗？”今天经历到这个时候，咱才感觉到，人间太邪恶！在教会建造二十几年，你对弟兄姊妹，都是以弟兄姊妹相称，都是把他当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啊，都是以近亲来待的，是不是这样的？(嗯。)都觉得不能猜疑，神说叫人不能有猜疑的心，神说的意思是什么呢？人别猜疑神。可对于人，神说人值得信赖吗？(不值得信赖。)不可信赖。可是人又把那句话套在人身上了，就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在教会建造尽本分，人往往会用这句话来捆绑人，是吧？经历到现在，把人里面诡计多端揭露出来的时候，给人挖陷阱、下套的时候，然后你感觉到一种黑暗、邪恶。感觉到黑暗邪恶的时候，才能体尝到什么呢？神的圣洁，神的公义，更能看到神的什么呢？神的爱，神的信实。所以说“而是在黑暗的世界当中看见我，你们今天不正是在这种境况之中吗？”就是咱一年时间经历出来，看出来的。

“我是在大红龙疯狂专横最顶峰时开始正式在肉身作我的工的，正是在大红龙第一次显露出原形之时见证我的名。”神开始正式作工作，一说“正式”，前面是不是还有前奏呢？(嗯。)肯定不是说神发表话语的那时候，而是逼迫达到顶峰，2012年以后是吧？“开始正式在肉身作我的工的”，发表十二篇说话，独一无二的神自己，见证神的话。“正是在大红龙第一次显露出原形之时见证我的名”，这就确定了，见证我名。见证谁呢？见证神，见证神的独一无二，这就确定了神作工，这是正式作工，这时候正式开始作工。咱想的是2012年正式结束了，其实才正式开始。“当我行走在人间之路时，不曾有一物、一人被惊醒”，这就是在教会建造的时候，行走在教会中，不曾有一人一物，被惊醒。“所以在我道成肉身来在人世之时，谁也不知”，从这句话来看，在教会建造时期，虽然说你跟随神，但你还不知道神，不是说你不知道基督，是你不知道神道成肉身来在人间，你只知道基督是神，但你不知道，“道”成了肉身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是神来了，是基督来了，可是她带着“道”来了，“道”成了肉身，谁也不知道。“但当我在道成的肉身开始作工时，人才被唤醒，从梦中被我震耳欲聋的发

声而惊醒”，你看2013年，独一无二的神自己，震耳欲聋。“从此人才开始了在我带领下的生活。”“在子民当中，我又一次开始了新的工作”，看这句话，“在子民当中”，2012年是作什么呢？是作得胜者。2013年、2014年、2015年是作什么呢？作子民。“在子民当中，我又一次开始了新的工作”，现在正式开始作子民，又一次作新的工作。“既说我在地的工作未结束，那足以说明，所说的子民并不是我心目中所需的，而是仍然在这些人中选一部分。”这话说得够清楚了，所有人不要以为入了保险库了，现在还在选呢。“足见，我不仅是让子民来认识道成肉身的神，而且是来洁净众子民的”，是来“洁净众子民的”，不是来“洁净教会的”，审判刑罚，揭露你这些东西，“洁净众子民”也就是，一二一、一二一，你跟着走，神话掌管你了。神说出左腿，你就出左腿；神说出右腿，你就出右腿；让你倒栽柳你就能栽的时候，就洁净了。“因着我行政的严厉，所以多数人仍有被我淘汰的危险。”咱今天每个人都有被淘汰的危险，揭露解剖了以后，不悔改，你不就是被淘汰吗？你今天虽然说对这些话能看懂，你今天经历到这了，但是你不往前走，不变，揭露解剖了，放不下自己，你依然是被淘汰。“若不竭力对付自己、攻克己身，那样，必会成为我厌弃的对象，被打入地狱，犹如保罗一样直接刑罚在我手中，不得释放。”咱不是对付自己，是对付别人还行，是吧？对付自己就下不了手了！“你们从我的话中摸着什么没有？我仍要洁净教会，继续纯洁我所需的人，因我是全圣无污点的神自己。我要让我的殿宇不仅是五彩斑斓，更是一尘不染，不仅有其外表，更有其内里，你们应人人在我前回想以往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在今天立下心志来使我心全然满足。”武则天，有心志了没有？(嗯。)回想自己的所作所为了没有？(嗯。) 回想回想，我看看，自己有什么所作所为？认识到自己了没有？(嗯。)什么也是嗯、嗯。

“人不仅不认识在肉身的我，而且更不了解活在肉体之中的自己。多少年来，人一直欺骗我，一直把我当作门外客，多少次把我关在‘家门’之外。”疯子，你把神关在门外了没有？(有。)来说说怎么关的？(自己有时候有败坏的东西不敢往出交通，不敢让弟兄解剖。)今

天关了没有？(今天没关。)今天没关？(嗯。)眼镜，她关了没有？(神给你派一个长大和你配搭，你还不接受，你还不是把神关在家门之外呀！)你看神怎么说？“一直把我当作门外客”，不是说偶尔的一次，是一直，也就是说，今天和你说话的时候，从你的话里流露出来的是什么？你让神当你的家了没有？你把神当成了门外客，能感觉到吗？能不能感觉到？多少次把神关在了家门之外，也就是把神拒绝在了家门之外。“一直把我当作门外客”，也就是说什么呢？话是话，事是事，在实际生活当中，没有神的话，在实际生活当中没有神，不退在灵里面看事，只在事里面看事。只要你不退在灵里面看事，不站在神一边看事，那是不是就是把神当作门外客了？武则天，还委屈不委屈？(不委屈。)一直把神关在门外，也就是说让神进你的家了没有？进你的心门了没有？和你说，和你交通多少神话，你神话听不进去，或者说你揣摩揣摩，实行不了，我什么都知道，就是实行不了，这是不是把神关在家门外了？(是。)好多真理你也不是不明白，你也知道，就是背叛不了肉体、就是不想背叛肉体，好多都是因为虚荣、脸面、地位，就是与人争、怕丢脸、怕别人小看，就因为这些东西，就要与神对抗，就要把神关在门外，不接受、不悔改，你说咱多可恨呢？

“多少次在我面前站立却不理会我”，什么意思？比刚才那句话更准确了，既然说在我前站立，就是说你看见了神，你不搭理神。也就是说，你明白了真理、你明白了作工原则、你明白了神的心意，但是你就是胜不过你的撒但性情，就是不愿意实行，这就是，多少次在我前站立却不理会我，不理不睬、不搭理。你做什么事情神在那看着呢，当你看到神心意的时候，知道神要求人做什么的时候，也就是神向你显现了，是吧？神向你显现，是不是神站在你面前了？你站在神面前了，你还不实行真理，这就是说，你站在神面前不理会神、不搭理神，你说吧，咱还是个受造之物吗？“多少次在人中间弃绝我”，一句比一句重，一句比一句深，不接受修理对付、不实行真理，这是不是都是弃绝呢？“多少次在人中间弃绝我，多少次在魔鬼面前否认我”，你们今天和疯子说什么呢？买西红柿了是吧？你们在神家尽本分呢，不谈原则，不谈神的心意，只站在人肉体利益上，考虑人的感

受，考虑人多花钱了，少花钱了，你说这样的人是不是魔鬼呀？(嗯。)你面对这样的魔鬼，你应该怎么办呢？揭露解剖、修理对付、击打、把他踩在脚底下，你得有个正义感。“多少次在魔鬼面前否认我”，你没有正义感、你不为神站见证、不维护神名、不维护神的见证、不维护神家利益，你就是在魔鬼面前否认神。今天你做的是不是呀？(是。)在魔鬼面前否认神，疯子？(嗯。)你在魔鬼面前否认神了没有？(否认了。)你说说，怎么否认的？(有时候临到环境消极了就有背叛的意念。)消极背叛。(揭露解剖自己就逃避。)这是更严重的背叛是吧？(嗯。)“多少次在魔鬼面前否认我”，你面对长大，你该怎样与她配搭，她如果愚昧无知，那就需要你帮助扶持她；她如果诡计出来，你应该揭露、击打她。可你最后来了个不搭理，你搞你的，她做她的。你是谁呀？你是神的子民，你应该为神说话，为神经营计划而作工！

“多少次互相以嘴相争来攻击我”，这是不是常见的事呀？两个人打起嘴官司，打起仗来的时候，互相拿神话攻击人、打人。“但我不记念人的‘软弱点’，不因着人的悖逆而以牙还牙，只是在人的病上给人以良药，以医治人的不治之症，从而使人康复，以达到认识我。”那我所作的工作是不是这个呀？“不因着人的悖逆而以牙还牙”，我从来没有和你争执过。“只是在人的病上给人以良药，以医治人的不治之症”，给你找相关神话，给你谈神的心意。“从而使人康复，以达到认识我”，让你认识神的爱，认识神在人身上的作工步骤，认识神怎么拯救你的。“难道我所作的不都是为了人的生存吗？”你听听这句话，这句话打动不打动你的心？“难道我所作的不都是为了人的生存吗？”交通这些为了啥？挣你的钱呢？给你交通一个小时，挣你钱了没有？人家老师给你上课一个小时挣你多少钱，是吧？孩子上学补课，高二升高三，就学了个写字，一个星期补课四个小时。一个学期也就是四个月，一共六十四个小时，一个人总共收一万块钱。一万块钱除以六十四个小时是多少钱？(一百五十六。)一个小时一百五十六，如果说是我这样和你收钱，我该收多少钱？“难道我所作的不都是为了人的生存吗？”所作的都是为了人的生存，都是为了你下一个时代能存活下来，

是为了你的生命，不是为了我。可是呢？就是这样，给你揭露揭露、修理对付、解剖解剖，都还接受不了，都还反抗、对抗、叫嚣，你说这人是不是惨无人道呢？“不都是给人生活的机会吗？我多次来在人间，人却并未因我亲临人间而对我理会，只是各行其是、各找出路，岂不知天下之路都来自于我手？”都是各行其是，各找出路。你看外面人，人家都是追求世界的。咱跟随神多年以后的人呢，还经常一不高兴就回归世界呢，我上班啊，背叛啊，你说咱还有点良心没有？不要说良心了，就是还有点活人味道没有？回归世界，看孙子呀！看孩子呀！因为家里面种了个地，因为家里面做了个生意，会都不聚了，本分都不尽了！你说是不是惨无人道？

“只是各行其是、各找出路，岂不知天下之路都来自于我手”，如果神要用你，你能跑得了吗？跑不了。就是悖逆的先知约拿，你就是从鱼肚出来，你还得尽本分。你还得说神看中你、用你，问题是你有多少，你又有什么素质，你还悖逆，用不着神这样大动工程，神不搭理你，你再悖逆不要你了，你连保罗都不是。保罗还怎么呢？神为了让保罗能扩展福音工作，就击杀了他一次，虽然是击杀，但也是给了他一次机会吧？如果他没有那个素质，直接就要了他的命了，他还有这个机会吗？“岂不知天下之路都来自于我手”，咱有时候看见信神的人，回归世界了，在世界大发横财，以前还羡慕人家，认为神祝福人家，结果从神话一听，这是什么呢？这是神把他捆绑起来了，是怕他搅扰教会，用这种方式交给了撒但。“岂不知天下之事都在我的安排之中？”“你们有谁敢生发埋怨的心？”正常人不敢发埋怨的心，可是咱今天有谁正常了呢？这个埋怨的心是不是事事在发？事事在发那就太危险了，偶尔发发那就不得了了，事事都发那就完了！看见了以后你就不敢再发了，看见了以后你再发怨言，你就成了谁了？就成了多玛。“你们有谁敢生发埋怨的心？有谁轻易下断案？我只是在人中间悄悄作我的工罢了，若是当我道成肉身之时，我不体贴人的软弱，那所有的人都会因着我道成肉身一事而魂不附体，因而都坠落在阴间的。因着我的卑微隐藏，所以人才免遭一难，幸而从我的刑罚之中脱险”，刑罚是好事、坏事？“幸而”指幸运的，是吧？幸运是从神的刑罚得来

的？你得到刑罚了，你才能脱这个险，你得不到刑罚，你别想脱险。刑罚怎么得来的？审判刑罚，审判了以后，你才能得到刑罚，才能从刑罚中脱险。“这才有了今天，你们不因今天的来之不易而更加珍惜明天吗？”武则天珍惜不珍惜明天？(珍惜。)今天坐这儿说珍惜了，那天说什么呢？破罐子破摔，就这吧！还说的什么经典话语，记得记不得？(她说什么呢。) 想不起来了。就是敲诈的那种态度，你想拯救我就拯救，不想拯救我就拉倒，反正我就是这样，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不接受审判，你怎么能得来刑罚，没有刑罚，你怎么能脱险。“你们不因今天的来之不易而更加珍惜明天吗？”感觉到今天来之不易了吗？祷告一下。

2020年10月1日

谋略没用在正道上

（刚才交通的时候，我给姊妹定了一个不通灵，还有一个是良心知觉太差。就是说你作了恶，伤害了弟兄姊妹，过后连知觉都没有，说明你良心感觉都不明显，良心理智太差了。我又说如果你真是认识你自己不通灵，良心知觉太差，没有良心，你是不是应该否认自己？同时就能看到，原来我这么败坏，原来我缺少这么多，你才能在这个环境里面放下自己，寻求别人说的是不是有自己缺少的，是不是有自己可吸取的，这样你是不是才能把自己从那个高处放下来。还有一个点就是素质，你觉得你有素质，但是看到你对生命进入的事可费劲了，怎么交通都不知道怎么进入，那你说你的那个素质是什么呢？那只能说是外表的恩赐，并不是生命灵里、通灵的素质。就这三个点

给人家打过去了。）打倒了没有？（她说她脖子硬了。就是我说，你要素质没素质，要通灵你也不通灵，然后你良心知觉还太差，你还把自己看得那么高？）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你刚才睡觉的时候。）哦，在我睡觉的时候你打的她？（我给补了这么一截。）实际交通的时候，你给补了一截，不是说回忆以前做的事情？（不是。）实际交通什么呢？你给补了一截？（实际给北北交通完路途，她就给说了这段。）实际给交通了什么呢？（北北，自己说交通的什么。）（我里面总是藐视别人，看不起这个，也看不起那个。交通具体的路途是什么呢？就是你首先得知道你这个性情不对，面对周围摆设的人事物，你总是把自己放在一个高的位置上。先知道自己这个不对，然后约束自己，先守住我不这样做，我先不这样对待别人，我先这样守着。自己临到事的时候，先反省自己里面的观点。我这个观点对不对？如果不对的话，该怎样去说，不能带着这个败坏性情去说。然后再看临到这事的时候，看看该学哪方面功课，该进入哪方面真理，然后再找这方面的神话去解决。最后实际谈了谈她和人生配搭的过程当中，她一开始是怎么在那个环境中反省自己流露出来的败坏，然后怎样用神话去解决的，先守住不以口犯罪，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去实行的，给我谈了这些。）实际给你谈的？（嗯。）她就给你谈了这个？（嗯。）这不对呀？这里面少成分了。（这里面少了成分？）嗯。实际只是和你谈了以后怎么走这个信神的道路，然后她直接过来给了你一个击打，是吧？所以说这里面少了个东西。（少了什么呢？）我哪里知道呢？（我就是听实际问北北，交通完明白了吗？有路途了吗？然后北北说，能认识到，有路途了。我听到这个，我想之前弟兄给你交通你也是这么说的，但是过后你不是也没有真实的认识吗？就是说只是有些外表的变化，但并不是真正从心里放下自己的那种情形。）看着她是嘴皮上的认识，嘴皮上的承认，你就打她了？（嗯，我就补了这么一段。）补了这么一段，实际打她了没有？（没打。）没打，只是交通了一下实际的经历。（嗯。）（你已经打了，我那会就给她谈了下实行的路途。）我打你了？（没打。）（那会儿我不是哭了吗？说我里面的哭，不是真实懊悔地哭，以后我该怎么去变。我之前决心都说好好做人呢，怎么还流露败坏呢，我之前应该能变了，应该能夸我了，怎么还是这样呢？心里是丢了面子的哭，我说这个呢。）丢了面子的哭。（嗯，点了一下这个问题。）认真，然后你流露出来以后，打了

北北，实际就直接打你呢。（实际说，你看，说完这个达到什么果效，一棒子把人家打死了，把人家打消极了。）（她说完以后，还问我们认真说的咋样。）（我之前在教会里面的时候也这么做过一次。）以前也做过一次，今天是第二次。（这种比较突出、明显的，这是第二次。）

你自己的存心目的，你自己还不知道吗？（我就说你怎么还在天上，就没听见你的认识，就没感觉到你下来。我说的意思是你赶紧下来吧，恨不得一下子把人家打下来。）（主要是北北一直问，什么是认识自己，什么是认识自己，认真一听，就这样说她了。）北北问什么是认识自己呢？（就是解决情形，怎么区分真实的认识自己。）实际给你交通的什么是真实的认识自己是吧？（她就谈她的经历，她说之前有一个姊妹，平时聚会的时候，交通的也挺好的，后来聚会回去的路上，这个姊妹说我问你个事，我有三四十万给了外邦人做生意，也不知道做的什么生意，但是现在我不往回要这个钱了，我从神领受。然后实际一听，里面就流露小看贬低，这不是信神信成傻子了吗，你都没有正常地去配合，你都没有要，你就说从神领受。实际跟她交通的意思是，让她要钱呢，那个姊妹怼了实际一句，我怎么感觉你听不懂人话呀！实际听到这句话，就往回返了，反省自己。实际说当时是不是自己这里面有问题，是不是自己里面流露出来的是小看、贬低，并不是说，这个姊妹在这个环境里面缺少什么，她为什么能说出这句话，她是哪方面真理不明白，是和你寻求一个路途呢。她流露出来对人不是帮助，而是贬低，是这种性情。我是这方面，不是真实的认识自己，而是道理上认识自己，我知道错了，以后不这样做了，但是不知道这里面根深蒂固的性情，是凭这个活着的，就谈了一下这个。）那也就是她打你的时候，也没有个具体的原因，就打起她来了，是吧？（就根据她这一段时间的情形，表现。）你是根据她这一段时间的表现打她，打她不通灵是吧？（嗯。）是这意思吧？（嗯。）你这里面找不到你的存心目的是什么，是吗？实际给你怎么交通的？（打压。）（把人家一下打死了。）（就属于打压。）还有什么呢？就是把你的流露说了一下是吧？（嗯。）说你存心目的、观

点是什么了吗？（存心是报复，但是你要说我想报复吧，我也没感觉我想报复。我是说，你赶紧从天上下来，我给你清醒清醒，就是这么回事。我不知道我这里面是什么性情，反正就是狂。）

一开始你和我说什么呢：一说北北要来呀，我心里就防备，就开始炸毛，我刺猬、老公鸡，毛都竖起来了，就等着她怎么呢？来，是驴是马我拉出来遛遛她，结果我还没拉她，她先把我拉了，她把我先耍了！你说心里是什么味道？有没有耿耿于怀？今天弟兄把你揭露了，实际过来也把你说了，该是我出头露面的时候了吧！该我出头露面的时候，我要抓住这个时机，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我就得狠打、猛打、打晕你、打得你爬不起来，那以后我的工作就简单方便了。墙倒众人推是吧！今天好不容易你倒了，好不容易你眼泪流出来了，低头了，那我现在不打你，错过这个时机，以后就没时间了。（趁热打铁，再打一下，把自己心里真实的想法暴露出来了。）趁热打铁、落井下石。所以说在别人看着，你为什么这么狠心呢？在你这，我不狠心能行吗？我今天不要她命，反过来她就要我命呀，你说是我要她命还是她要我命呀？所以说我只能狠，把她打得消极趴下，以后再不张狂，以后在我面前规规矩矩地做人。你有这种感觉吗？（有这种，我就是想，你现在说能认识到了，过两天你又缓过来了，又开始争地位了，那我就完了。）趁此机会，他两个压着你，你不敢跑的时候，来吧，上了刑场了，五十大板，由我行使，啪啪使劲打！这就是什么呀？败坏性情。你今天不是说帮助扶持人，而是搞个人的经营。经营自己的什么？经营自己地位、经营自己的名誉。打的时候，从这里面看到咱缺少什么？没有同情人的心。神说什么呢？多来点实际的吧！多来点同情人的心！她在这种情况下，弟兄揭露得体无完肤，看着她现在没路可走了，姊妹又说了她了，你有同情心没有？你看到她可怜了没有？想帮助她了没有？其实帮助她是假，打她是真。（是。）这就是什么？邪恶性情。（因为涉及到自己的利益了，她要不变，我就得受苦。）我不把你打得低下头来，下回就是你把我打得低下头，今天好不容易有这么个机会，这么多人帮着我。（她心里肯定想着，今天弟兄来解剖我呀，没想到解剖的北北，心里边放松

了一下，有这种感觉吗？）她没有。她说的时候，她是先来个假谦卑，我这身上有根毛刺，是因为什么有这根毛刺，是因为狼来了，我才炸起的毛刺，你说你是打我毛刺，还是打狼呀？只能打狼。所以她是在利用我，她并不是在我面前真正地认识自己。再说了，你认识自己，我还打你呀？说回来了，让北北来到文字组写文章呢，这是什么？加紧操练是吧？那今天我得给她再加把火候，不然的话，你怎么作工呢，这是加紧操练呢。

你看打她的过程中，你和她的表现是一样的，你两个人本身就是在斗呢。她是一种什么呢？自然流露，她不是计划好的，这是已经成为她生命的那部分了，她是不自觉地和你斗起来了。而你呢，你是心知肚明地跟她在斗。因为什么呀？人常说什么呢，艺高人胆大，是吧？北北是艺高人胆大，没事，我处理你小菜一碟，不用计划，她就做出来了。而你呢？早就听说了北北的名扬四海，你已经把刀枪棍棒准备好了，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计划好了，就是还没有计划好先出哪招，人家先把你坑害了。你心里边是清楚的，是明了的，还用不用我给你解剖呀？不用解剖。那我需要解剖的是什么？是北北。她看不见自己所做的，因为她不是计划好的。原来在超市那边她是什么呢？她是明斗的，她是计划好的，现在是什么呢？习惯性的流露，是自然流露。他们说笑话呢，就说学剃头呢，拿个冬瓜嚓嚓嚓剃头呢，弄完就把刀直接戳冬瓜上了，等真正一个人来剃头，就戳到人家脑袋上了，他成了习惯了。她不是有意去做的，你不给她点出来，不给她挖出来解剖了，她还认识不到。在挖她、解剖她的同时，你就进入了，就不用再给你交通了。因为你是明着斗的，所以一交通她，你的问题就处理了，她那边也就跟着走一部分了。可是你不需要交通的时候呢，同时也把你放在哪了？打了一个麻药针，麻醉一下，呀，弟兄还没有看到我这个问题，我就还能怎么呢？还能显露一把。如果我打了你，今天你还打她吗？不打了，流露不出来了。那你还计划吗？今天说到这，看到你是计划着和她怎么斗，这里面没有发现你还斗呢？没有事实。刀枪棍棒都准备好了，还没有来得及出鞘呢，败下阵来了。你说你是好人还是坏人呢？从外面看，刀还没有出鞘是不是

好人呀？（是。）今天给你打个麻醉针，来，让你出鞘一下，当你拿出刀的时候，当你杀人的时候，抓住证据了，可以了，两个人火候都够了，恰到好处。咱都看到什么了？这又是个魔剧集。撒但太邪恶了，太残忍了！（为什么说这一方面呢？就是我那会给她谈的，交通的怎么去一步一步地走，举了些例子，还有路途可行的时候，其实她那会已经认识到了，是不是？认识到了我以后怎么走这个路，解剖了她，真的知道那个路不对了，她有路了是不是就行了。按说，不应该补了，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是没有什么问题了。可是你这呢？啪啪啪，打了她一回，我听着你和她一样，不差上下，刀刀见血。）这是班主任来了。（她已经认识到了，如果你存心目的是为了她性情变化，这是不是就够了，前面揭露了，这就够了。但是你再这么做，就把你显明了，不是真正地给她交通，让她有路走，不是这个目的了，而这里面夹杂咱的目的了。）（其实我这几天没有学到什么功课，我心里就想什么，如果弟兄要来了，说话向着北北，那我就不说话了。就是在对与错之间纠缠呢，凭自己观念、想象、认为，北北跟小卫在一块摩擦时，就没怎么解剖北北，要是这次弟兄来了，她那样了都不说她，还说我，那我就不说话了，心里就是对抗叫嚣。）计划好了。（光在这想呢，弟兄来了，向着我怎么说，不向着我怎么样，就光这样想，到底向着我，还是不向着我，就在这里面纠缠。就是知道败坏性情在里面，心想你这是在干什么呢，这是在叫嚣呢，对抗呢！而且你认识弟兄吗？如果你认识弟兄，神是公义的，处理什么事情都是公平公义，不是说向着谁、不向着谁，那我流露出来的是我的观念想象，是我自己的臭水坑。我就是想让弟兄为我说话，站在我这一边，我也是在祷告否认，但是心里还是在讲着理呢。我昨天听录音的时候，里面说，大卫面对三米高的巨人，我一下就想到，我现在感觉就像面对的是三米高的巨人，从我心里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我就觉得难死了，难死了，就是神摆设这个环境，我够着真费劲死了，就是这种抵触。但是越是拔高的环境，对自己生命也是拔高，里面知道是好的，还是抵触，还是不愿意接受，只能硬吃，背叛着吃这碗饭。心里想就这样一点点经历吧、变化吧，就是这样一种态度。就是这两天，我也寻求着呢，虽然我心里不愿意，但是我不能在这横着，要不然我就是对抗叫嚣，应该去反省，可还不愿意放下自己，就是这种情形。）

刚才又暴露出一个问题了，你作工作在工作上不用心，你在这些事上挺用心！（哪个事？就是我跟北北这个事？）嗯。（我就怕别人把我弄得难堪了。）不管你怎么样吧，你跟北北争战，你是做了三个月的准备了。（不是三个月，就是从那会说想让北北过来，我心里就怵头呢！）就睡不着觉了？（就熬上了。）那时候就已经安不下心来了。（就熬上了，就觉得一块大石头压上了。）那你说，这又暴露出一个什么问题？（不顺服神的主宰。）心没有用在正道上，你用的是歪门歪道。如果真实地把本分当作本分尽的话，你有时间考虑这些事情吗？（没有。）没有时间，没有精力。你把精力都用在这上面了，你还把这个事情各个方面考虑得周周到到的，弟兄来了如果为北北说话我该怎么样，弟兄来了不为北北说话又该怎么样，你把计划表都做好了呀！（我就是这么想的。）是吧？（嗯。）那暴露出什么问题？你在本分上不是用劲，尽心尽力尽意，你是在为肉体出谋划策，绞尽脑汁策划着，是吧？（嗯。）这就达到了什么呢？年轻的老谋深算。现在人还没老呢，人要老了，就是老谋深算了，是不是？（嗯，就是这样。）你说吧，咱敢不敢老谋深算呀？（不能了。）你再老谋深算，再往后走计策越多了。（诡计多端。）诡计多端又来了。你现在打北北呢，你是预防着，该怎么策划着，如果再迟来三个月，我估计你诡计都准备好了！可怕不可怕？（就是今天我就维护这个脸面地位，我就怕亮这个，我就怕别人看到我赤身露体，就是要维护，就是得包着，你不能说我赤身露体，就是你不能看到我赤身露体。北北来了她就得揭我，就得把我这个赤身露体显明出来，问你个什么是真实认识自己，你谈出来又说你不是真实认识自己，再问你个，什么是分辨，反正就是问个这，问个那，把我显明得贫穷可怜，什么都不是，赤身露体让人看见，心里就一直不行不行，就想去维护，一直就是为这个。）所以说，这些东西在你身上积攒了一些怒火，今天借着这个环境发泄出来了，不由自主地就发泄出来了。这是咱对咱里面这个东西认识了是吧？认识自己接下来该怎么做？（变化，悔改。）恨恶自己。神让人做什么人呢？做诚实人，咱诚实在哪呢？诚实，坦诚相待是吧？（嗯。）做诚实人，学会坦诚相待。现在是担当着责任呢，神给了咱托付，咱在托付上面怎么尽本分呢？这个是不是都是咱的路

途，都是咱该实行的。背叛，实行，找到相应的神话，找到相应的真理，借着实行真理来代替你的过犯。

（就是北北说，你交通交通什么是真实认识自己，然后我就交通了，交通了之后，她说你这个不是真实认识自己，我这个脸面不是就出来了？呀，她这么一否好像让人一看，你交通不出来什么吧，你连什么是真实认识自己都不知道，然后我这个脸面就出来了。但是出来的同时，我又想你这么一说，你把神在我身上的工作给否了，我脸面也出来了，但是如果说你把神在我身上的工作给否了，那也不对呀。那我就说，你说的不对，神在我身上就这么作的，不能你说我这个不是认识自己就不是，我还觉得我得有正义感。就是不能你说这个不是真实认识自己，就不是真实认识自己，那我就再琢磨琢磨去吧，我就不交通了。就是这个不知道怎么去实行。）首先你得把这话更改过来，叫你谈下什么是真实认识自己是吧？你不管谈到什么程度了，你不能说神就是这么作的呀。神就是这么作的呀，你为什么要说这句话？说这句话里面的动机是什么？也就是存心是什么？（就是你不能否我，因为这是神这么作的。）你为了不能否，所以你必须打这个旗号，神就是这么作的。你凭什么说是神这么作的？明明就是让你谈一下认识自己，我叫你谈认识神的作工呢，你要说神就是这么作的，这个也还能马虎过关。你认识自己，就是在你认识自己这里边有没有神的作工？（就是神这么带领的。）神这么带领你的，你确定是神带领的，还是撒但带领的，你确定不确定？（当时我是确定的。）你就是确定了，你能不能直接这样说呢？说的是认识，认识能不能代替事实？能不能代替实情？不能代替实情。认识是你对一个事物的一种认识，实情是它的实质。那实质只能谁来说？神。咱不知道里边的内部实质，咱只能谈个认识，谈认识不能说神就这么作的。你这样一说又站了什么位置了？你把你自己的认识，强加在神的头上，你把你的认识说成是神作的。你意思是加上神这么作的，是为了打倒对方，让她无话可说。我都说神作的了，你敢说这是错的？你敢否认？不接受？你要不接受，那你就是弃绝神，因为这是神作的，这是不是咱的邪恶呢？邪恶，咱打着神的旗号，用这个旗号想把她打倒。不能说神作

的，谈认识就是谈认识，谈了以后别人承认不承认，咱说，你承认不承认这是我的一个身量，一个认识，根据我的素质，我对我自己的一个认识。你要感觉我对自己认识得不准确，这不是真实认识，那你给我谈谈，我在哪方面还需要补充，我谈的哪方面还不真实，还不实际，你给我谈谈，这是不是一个寻求的态度？（嗯。）你是不是这么说的？（不是。）你怎么说的呀？（我说，不是你说的那么回事。）她把你打过去，你把她打过去。不是你说的那么回事，这里面没有一个寻求的态度。

人家彼得怎么走路的？看清了约伯的短处，但也看到了约伯的信心，吸千古之长处，除千古之失误。咱呢？人家给谈出来了，你是不是该吸取她的长处呢？她的长处是什么？你没有吸取人家的长处。你说我这里面的认识，不是真实的认识，那你给我说一下不是在哪？我哪个认识错了？你给我指点一下。说这个话了没有？有这个想法没有？（就是刚开始把我否了的时候，然后北北就说我交通交通我的经历，然后她就谈她的这个经历，就是她刚才在那说的。我心想，你说的这个跟我这个就对不上，我说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是怎么认识的，你说的是一点一点随着时间，你就淡化了，你这不是真实认识。你说的跟我说的就不是一回事，不是那么回事。）是，不是一回事。你谈完了认识，她否认了你以后，你有个寻求的心没有？（刚开始有。）你给我指点一下，我刚才谈的这个，哪点认识是对的，哪点认识是错谬的，哪个是错误的，哪个对神产生误解了，哪个认识是假冒，你给我指出来，给我指指路，这就证明了你是寻求真理的人。你不问这个，那就显明了你是一个持守自己、狂妄自是的人。反过来你如果真是个寻求的人，她今天拉出马来遛一遛呢，你叫她遛遛，一遛出来，你把她打破砂锅问到底，你给我说说，你问得她说不出来了，你是不是把她难住了，那你是不是就把她打倒了呀？这么好的机会你给错过了。同时她给你解剖出来，给你说出来，你是不是从这里边得着这方面真理了，借着她的交通，得到供应了，这是好事。她要交通出来以后，把她的相给亮了是吧？还用你往出拉她呢，你这是不是把她拉出来了？你还能让她自己说呀，她说她肯定是往她认识那方面说的，你

就专问她不知道的那一方面，你斗斗她呗。你说你把我的这个认识纠正一下，哪个错了，哪个不对。（我就是没下文了，反正你把我否了，算了吧！也不跟你说了。）为什么没下文呀？证明一个，你并不是为了明白真理，你要是想明白真理，尼哥底母半夜起来也要去找耶稣呢！祭司弟兄交通的，人家坐着火车去几千公里外寻求真道！人家送上门了，你为什么不寻求一下？证明咱不是寻求真理的人。今天我给你们两个交通这些话，实际今天给我说了，要是我呀，我早就把你打了。你没听见是吧？说北北这段时间这个表现，实际就准备打你呀。（什么？）说看你这种表现，你又和她斗起来了。（我又和她斗起来了。）你说实际打你不打你？（打。）（我说今天要是我来的话，我就打你。）又把你打了是吧？但我没有打你是吧？我只给你揭露解剖，给你交通。从这里看到什么呢？看你两个人斗，看你两个人流露出来的性情，再看小宇那个性情，应该给你们临到什么？审判刑罚，责打管教。可是临到你们身上是什么？（帮助扶持。）是引导，是供应。（嗯。）我昨天给你说了个什么梦呢，还记不记得？（把孩子抱在怀里。）把你抱在怀里，当孩子待。你是践踏真理的，我是把你当孩子待，神带着伤痕来爱人。你这样做，其实都是惹神发怒的事，就是刚才给你比喻说一二一、一二一的时候，那阅兵的人看着你不跟随，反而搞个人的经营，维护你自己的地位名誉，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不管神家的利益，不管神家形象，那军官将会发出什么样的怒火来呢？他非得把你整死不行，因为你给他全毁了，把整个国家的名誉给毁了。你在神家呢？是根据你的身量，根据你的需要，不管你怎么践踏真理，依然把你抱过来是供应、帮助、扶持。一个是对你生命有益，一个更让你看到神作在你身上的爱，让你看到不管神怎么作，都是爱，神的实质就是爱。是让你去体验，去感受，让你看看你做在神身上的是什么，神作在你身上的是什么，作个对比。

什么是伟大？什么是超凡？（伟大与卑鄙，正义与邪恶。）正义与邪恶。这一首歌里边，点出人不懂得什么？生与死的意义。伟大，超凡，什么是伟大？什么是超凡？还记得这里面怎么说的吗？什么是伟大？伟大在于人怎么背叛神、悖逆神、与神对着干，但神依然

是这样拯救人。这是什么呢？神的一个伟大。翻开那首歌看看怎么唱的。（生与死的意义。）

（全能者的超凡与伟大：世间中的一切都在全能者的意念之中、眼目之下瞬息万变，人类从未耳闻的东西突然来到，而人类拥有已久的东西又会在不知不觉中消失。没有人能测透全能者的行踪，更没有人能感觉到全能者生命力量的超凡与伟大。他的超凡在于他能感觉得到人所不能觉察得到的东西，他的伟大在于他是被人类弃绝却又是拯救人类的那一位。他知道生与死的意义，他更知道受造人类该有怎样的生存法则，他是人类生存的依据，也是人类再次复活的救赎者。他将欢快的心变得忧伤，又将忧伤的心变得快乐，为着他的工作，也为着他的计划。（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全能者的叹息》））

他的超凡在于他能感觉到人所不能感觉到的东西，超凡，就是我在这跟你接触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你的抵挡、你的悖逆，可你感觉不到。蹦蹦说："我说出话来，你就说是邪说谬论，我说的话里就没有一句是真理？"他说出话来还得有真理。他一说出话来，在我这就能感觉到他里面的东西。他的超凡在于他能感觉到人所感觉不到的东西，但人就觉察不到，人就感觉不到，神的感受、神的态度。神在灵界，你感觉不到，神作在你身上的是什么，你感觉不到。就是借着一个梦让你体验一下，借着一个梦让你看见，我是把你当什么待了？你是怎么对待神的？我和你说一句话，神给你摆设一个不符合你的环境，你随时随地都能背叛神。就是她说的声音大了，我说了不合你观念的话了，你都能背叛，都能不搭理。给你摆设一个比你素质好一点的，或者名声不好一点的，来了你就会怎么呢？你就千方百计和她对着干，和她较量。神在那怎么看呢？神说，你们吃的是牛马一样的饭食，在阴间地狱里横躺竖卧。你看看做的这些事是不是呢？（嗯。）可你能感觉到吗？你感觉不到，神能感觉得到。"他的超凡在于他能感觉得到人所不能觉察得到的东西，他的伟大在于他是被人类弃绝却又是拯救人类的那一位。"咱就别说神了，我作在你身上的，你虽然没有做出事

来，可当我揭露解剖你的时候，你心里面是想远离的，你是想弃绝的。当做出来，让你看看蹦蹦，看看周瑜是吧，你这样做出来，在神那怎么看呢？你说神啊神啊，神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一句话不行了，跑了，这是不是弃绝呀？（嗯。）“他的伟大在于他是被人类弃绝却又是拯救人类的那一位。”你说神带着多大的伤痕呢？你弃绝他，你悖逆他，你就该死。神说一二一、一二一，你呢？就是二一二、二一二，就是要与神对着干，羞辱神的名，羞辱神的记号。作工结束了，你还这样对着干，可是神呢还要拯救你。“他的伟大在于他是被人类弃绝却又是拯救人类的那一位。”我在梦里面，梦到什么了？我在修个东西是吧？你在我旁边呢，我叫人过来修一下东西，你就在那争风吃醋了。说修改文章呢，我在修改文章，修改时做不了，我说北北过来帮帮忙，你在这儿行不行啊？你在这不行了，就跟她对着干开了，你跟她干开的时候，我是不是得说说你啊？（嗯。）一说你的时候，你计划干什么呀？远离，逃跑，就是你说的计划好了，只不过今天你没表演出来是吧？（嗯。）计划了，你要是站在北北一边说话，我就怎么样，这是你没表演出来，她是都表演出来了是吧？她就是要远离，不可触碰，我和你说话，谨慎小心，不敢说扎心的话，不敢说严厉的话。

你看我在打仗的时候，我和他们说的什么话，你就能从里面看到神的怒气，烈怒。因为什么？就没有计划要拯救他，就是宣布他的归宿。可是作在你身上是不一样的，是想帮助你，就是说即使你流露出来悖逆败坏，但我依然怎么呢？说得重了怕伤小孩自尊心，说得轻了又不管用，实在难掌握。我这么稍微重一点，就远离，不干了。你这样背叛，一跑，你就是脚踏真理、践踏真理、藐视真理、藐视神话、藐视基督、藐视至高无上的造物的主。咱今天刚看了神的交通是吧？这就是对神话的一种藐视的态度。神话说，一二一、一二一，你就顺服不下来，你就不听，你就会按着自己的观念想象去做，你按观念想象去做的时候，那撒但就来了，这个时候你越背叛越有劲，你的表哥就来了。可是我能让你表哥把你领走吗？我想尽一切办法还得拉着你，拖着你，怎么拖着你？怎么拉着你？苦口婆心地和你交通。你

活出撒但相来，我还不能说你是撒但，不能说撒但退我后面去吧，我还得说那是撒但败坏你了，那是撒但给你的意念。我还得这样婉转地和你说，我还不能说成是你自有的，还得把你跟撒但分割开来。你本身活出的就是撒但，就是撒但相，可我不能这样说，我这样说你就破罐子破摔，你就不干了，撂挑子了，弃绝神了。不行，得分开来说，神来是拯救人的，不是拯救撒但的，别跟撒但，过来吧，把你抱在怀里。本来应该是击打的对象，应该是被咒诅的对象，定罪的对象，可结果怎么呢？我把你抱过来，当孩子一样对待。抱在怀里什么意思？我把你当孩子待，我把孩子才抱在怀里。

“他的伟大在于他是被人类弃绝却又是拯救人类的那一位。他知道生与死的意义。”我为什么要这么做，知道生与死的意义。什么是生？什么是死？咱信神多年不知道生与死的意义。生，意味着什么？剩存下来了，活下来以后是永生，生活在神的国度里面，阳光雨露照耀滋养着你，神供应着你，活在了伊甸园中，没有忧伤、没有眼泪，神还不时地带着你去天上游览一番，这叫生。死呢？把你与撒但一同毁灭，打入十八层地狱，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虫不死火不灭是灵界的一种什么呢？就像我梦一样，是一个画面。可你实际活出的是什么？就是神说的各从其类，你的灵是狗你转成狗，你的灵是猫你转成猫，是老虎你转成老虎，你是猪转成猪，根据你所作所为，转成各样的动物，各从其类了。如果转成猪的话，是不是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你转成猪，你的使命就是供人享受的，是盘中餐，活半年宰杀了。比如说大的母猪，也就长成桌子这么大吧？（嗯。）来到世上活一辈子，你超不出笼子的位置。为什么呀？叫你养膘的，你活动范围大了，你就浪费粮食，就这么大地方，你就吃了睡，睡了吃。这是为什么？知道生与死的意义，我是怕你转猪，我是怕你转成肉猪。如果你活在神的国度里面你是什么生活，你活在一个地狱里边，虫不死、火不灭的地狱里边，我害怕，你不害怕。你呢？我就是死我也要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是死我也要与神对着干。“他知道生与死的意义，他更知道受造人类该有怎样的生存法则，他是人类生存的依据，也是人类再次复活的救赎者。他将欢快的心变得忧伤，又将忧伤的心

变得快乐，为着他的工作，也为着他的计划。”受造的人类该有怎样的生存法则，你该怎样活一个人？现在看到神话是不是实实在在的？你以前看神话就是个皮毛。

（还有就是我这个假谦卑，弟兄不是点我假谦卑吗，这个属于什么？我感觉我寻求认识自己呀，但是也是伪装给别人看的。）假谦卑是神最恨恶的，你是说你里面有一个假谦卑是吧？合订里面就有。（总爱自表谦卑，这样的人最可恨，第六十三篇说话。）你把这段念念，这段不多。（“我时时都点着你们的鼻子尖说话，你们就没认识到吗？为什么一直是迟钝、麻木痴呆呢？应多多省察省察，不明白的多来我面前。告诉你！我这样说、那样说就是为了把你们引到我的面前来，你们为什么这么久了仍未体会到这一点呢？是不是我说话把你们搞昏了？还是你们对我说的话没有一句一句去认真地对待呢？你们看到我的话当时很认识自己，还说什么亏欠我、摸不着我心意，过后呢，好像没事人一样，似乎你根本不是一个信神的人。难道这不是囫囵吞枣吗？享受我话时总是走马观花，丝毫不从我话中摸我的心意。人就是这样，总爱自表谦卑，这样的人最可恨，跟别人一起交通时总爱在别人面前认识自己，好让人看见他是一个会体贴我负担的人，其实这种人是最蠢的傻瓜（不把自己的真实看见、对我的认识交通给弟兄姊妹，而是在人面前显露自己，在人面前卖弄自己，我最恨恶这等人，因这是对我的诬蔑，对我的贬低）”）看见什么了？看到了没有？你谈谈。（没有在这方面注重过，还觉得就是该认识自己的时候去认识自己。这不是神说了：“人就是这样，总爱自表谦卑，这样的人最可恨，跟别人一起交通时总爱在别人面前认识自己，好让人看见他是一个会体贴我负担的人，其实这种人是最蠢的傻瓜（不把自己的真实看见、对我的认识交通给弟兄姊妹，而是在人面前显露自己，在人面前卖弄自己，我最恨恶这等人，因这是对我的诬蔑，对我的贬低）”）好明白吧？（嗯。）总爱自表谦卑，就是我在打仗的时候，他们说，来，认识认识自己，我给他们谈不谈认识自己，不谈，我直接给他打回去。而且一般我不给你谈我认识自己，那我也没有那个资格叫你谈认识自己。认识自己是给谁认识呢？去神面前，和神去认识自己。不

是在别人面前谈认识自己，自表谦卑。刚开始那个时候，班主任，我第一次解剖她自表谦卑。“人就是这样，总爱自表谦卑，这样的人最可恨。”她自表谦卑是什么？她给你交通，我这个人太邪了，我这人太贪恋钱财了，我那时候坐车，没给人家买票钱。买东西呢，人家多找我五角钱，我拿回来了，呀，我太贪婪了。我这两天没有聚会，我这个人啊太邪恶了，这两天连会都没聚。你说这个人怎么这样？（虚伪、假冒。）虚伪还恶毒。前面那个，她是拿出个鸡毛蒜皮的事，外表的行为，拿出来说事，拿鸡毛蒜皮的事来见证一下，你看她视钱如粪土，就两毛钱的东西，我都拿出来和你交通半天，两毛钱我都不放过，你说我是什么人啊？是不是圣洁了呀？假冒圣洁。后面那个，她是怎么了？她没有去聚会，她去挣钱去了，她回来认识自己，哎呀，就是神说的人太悖逆了，你不体贴神的负担，你看我这回，怎么又去挣钱去了。你从外表看这个人是不是认识自己啊，看到自己悖逆，看到自己不实行真理。可是她谈这些事是想干什么呢？叫人看见她真实认识自己了。可是呢？她这么一交通，如果周围人都是糊涂蛋的话，她是个带领的话，他们会说，哦，信神这就是认识自己啊，我也会了。行，这个好说，下个礼拜我就不聚会了，我去上班去，我去打工挣钱去了。这个月挣了两个钱，给孩子买零食吃了，来聚会点了，哎呀，我太悖逆了，我又为这个去打工挣钱了。跟带领学得都会认识自己了！一年以后，全部去世界打工去了，打工挣钱回来了，哎呀，我太悖逆了。你看这些人都认识自己悖逆了，这样好不好。从外表看人人都认识自己了，可是人人都起来抵挡神了，都起来背叛神了，邪恶不邪恶？太邪恶了。这就是很明显的假冒，假谦卑。

（我这个假谦卑，比如说，北北问我一个问题，我里头不怎么透亮，同时还有点抵触，心里想你就不看我有事呢，心里抵触反感，但是还得交通，还得说，这也属于假谦卑吗？让人看着我，没有抵触，没有反感。）对方让你谈一下认识自己，她里面有一定的存心，她要干什么呢？想抓你把柄，想让你认识自己的时候，想看你谈什么。你认识自己肯定谈你悖逆的、缺少的，你谈出来了，北北抓住你把柄了，哪天你有了问题了，我再收拾你吧，是不是？（嗯。）（在

我这就是别让她看出来我不认识自己。）你说认识，我就认识自己给你看。（嗯，这就是假谦卑是吧。）你这个里面还带有一种，被别人引诱上当了。假谦卑是什么呢？是主动出击。（今天老师交通我和小卫嘛，其实我是想谈小卫的问题呢，但是我打了个幌子，我不明白这方面的真理，你给我交通交通。可是想借着寻求，让别人看到这个人挺追求。不是真正的寻求，其实是想说他欺负我了，怎么怎么我了，其实是这种想法。）“人就是这样，总爱自表谦卑，这样的人最可恨，跟别人一起交通时总爱在别人面前认识自己，好让人看见他是一个会体贴我负担的人，其实这种人是最蠢的傻瓜”我来这边作工的时候，第一次聚会，超脱就把教会里的作法拿过来了，又谈认识自己，她谈去挣钱还是谈什么呢？她谈了认识自己，最后还笑了一下，是笑自己可笑呢是吧？你这么一笑就暴露了，不管你谈什么内容，你这肯定是个假谦卑。为什么呀？因为你笑了，你笑什么？认识自己应该是痛哭流涕，我怎么是这东西呢，认识自己是恨恶自己、背叛自己、咒诅自己。她是觉得可笑，她还笑，笑脸相送，谈笑风生！你把真理当成什么了？这是不是在玩弄真理，玩弄真理是最蠢的傻瓜。后边括号里面解释了，不把自己的真实看见，一个是真实的看见，看见什么？你真实的邪恶程度，你与神作对的程度。神让你一二一的时候，你是什么？你与神对着干的时候，神的感受是什么？你带来的是什么？你是试探神的怒气！这些算不算假谦卑呢？（不算。）这些就不算，这是你真实的看见。“不把自己的真实看见、对我的认识交通给弟兄姊妹，而是在人面前显露自己，在人面前卖弄自己，我最恨恶这等人，因这是对我的诬蔑，对我的贬低”对我的认识，就是对神的作工的认识交通给弟兄姊妹，是吧？（嗯。）而是在人面前显露自己。她谈的那个认识自己，是显露自己，在人面前卖弄自己，我最恨恶这样的人，因这是对我的污蔑，对我的贬低。为什么说是对神的污蔑呢？神让你真实认识自己，是让你认识什么呢？认识你与神作对的地方，你的恶行。神让人作什么呢？作衬托物。怎么作衬托物呢？原来你是怎么与神抵挡的，最后神话拯救你以后，你怎么看到你的邪恶的，然后你怎么变化的，谈出来你恨恶以前所做的，这是让你作个衬托物。借着你做的这些事，原来你是怎么与神对着干的，现在你成了顺服神的人了，成了事奉神的人了，用这样一反一正的变化，来衬托神的大能。原来你是恶人，原来你是抵挡神的，你是悖逆神的，你是不信派，后来你信

神成了爱神的人，成了为神的作工而献上所有的人，拿这个人的变化来衬托神的智慧、全能、大能，是让你作这个衬托物的。

可你呢？你拿什么呢？我今天又悖逆了，我今天又回世界了，用外表的这个行为、作法，还拿到弟兄姊妹面前显露。神作工就是不让你挣钱去了？就是外表行为变化？这就是对神的一种污蔑，对神的贬低。看了二十年神话，就是认识这么一点，坐公交车不要贪小便宜，这种认识是对神的贬低，对神的污蔑。这个能转过弯来吧？为什么说是对神的贬低与污蔑呢？（利用真理，搞个人的经营。）你刚才说的一个，叫你认识自己，你打了个旗号，神作的。这是不是污蔑呢？这是不是贬低呢？这不是神作的，这是你的认识。你的认识里边有你一个素质的认识，里面还带有掺杂。有没有撒但作工在里面？你夹杂着撒但在里面作的，你说是神作的，这是不是污蔑？是不是贬低？（嗯。）所以说，咱不敢轻易地带上神、神家，这些字不敢随便带。我在给你交通我那个梦的时候呀，我在什么时候发怒的，我是一直看、看、掩面看，什么引起神的怒气呢，神没有说因为人翻动了粪土与人大动肝火。而是你直接开始研究神、试探神，直接做在神身上了，那你就该死了。就是说，你做什么事情，你做在人身上还无妨，你如果做在神身上，性质就不一样了。做在神身上，好比说大卫他老婆，如果你轻易笑话一个人，有什么意思？无妨。可是大卫在歌唱、跳舞、赞美神的时候，他老婆说了一句话，呀，你是一国之王，你和他们混在一起跳舞，你是干什么呢？成何体统呀！有失身份啊！这话看着怕吗？在人看要命吗？可在神听了这句话以后，他是在干什么呢？（赞美神。）赞美神的时候，你小看他、你藐视他，那你小看藐视的就是神，他在赞美神的时候，他这是在干什么呢？这是在站见证，这是人世间最有意义的事，是神宝爱的事。结果你说，你干的是什么？你把神最宝爱的事、神最喜悦的事、神所要求的事，你却说你在干什么呢？你这是不是藐视神！那最后让你怎么呢？终身让你不能生育。为什么说有真理的人就有尊严呢？有真理的人你敢随便抵挡吗？你敢随便悖逆吗？你不能，你不敢，神就定你的罪呢！

还有没有？（有，还有一个。就是说性情变化就是看事观点的转变。有时候觉得我看事观点也有扭转呀，我性情也没变化，就是在这方面弄不明白。）你的性情根本没有变化，你的看事观点根本就没有扭转。你给我说你性情变化了，你看事观点扭转了，你给我说说哪个扭转了？（就是对这个地位。）那你怎么看的？（就是知道这个地位是撒但给的嘛，就是撒但借着这个，让你去争夺、去争斗，但是这些东西都是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就是这种观点。）这个扭转了没有？（就是意识里知道。）意识里知道是你愿意去扭转，你愿意去实行真理，想去实行真理，你扭转了没有？（里面完全成生命的东西，没有扭转。）那你算不算性情变化呢？（不算。）你看事观点变了没有？（那还是没有变。）那你说说？（只是说停留在知道上，但是你性情没有变化，里面这个看事观点还是这个，还是成生命的东西。）性情变化是指你看事观点的变化，看事观点变化了就是性情变化了。主要是看你看事观点变了没有，那你看事观点变了没有？这是你真实的变化。不是你知道了，你知道了不等于变化了。我说鸡蛋煮熟了才能吃呢，你说知道了，我给你放了个生鸡蛋，你吃不吃？我都知道了煮熟能吃，那还不能吃啊。是实际地让你去煮熟了，才能吃，不是你知道了就行。你知道，当孩子应该孝敬父母，可是呢？你一个瓜果梨桃都不买，你说这叫孝顺吗？（不叫。）知道了不等于性情变化。我知道信神就该敬拜神，性情变了没有，态度扭转了没有？（没有。）没有敬拜神。什么是性情变化？站在神一边看事，就是一切事来了，都站在神一边看。你从我的交通中，你能不能看见，我是不是站在神一边看事呢？看的角度不同，出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是吧！我看出来的结果，跟你看出来的结果，完全是两个概念，这就是一种看事观点的变化。那你的看事观点和我的相合了，和我一样了，那你看我是跟谁相合了？（神。）那我是根据神话来看事的，你如果与我相合了，那是不是你与神相合了？这才叫看事观点的变化。（嗯。）（你性情变化了，与神相合了，才代表你看事观点变化了。）不是，是看事观点在前面，实行真理在后面。看事观点取决于什么？就是你的思想观念。好比说今天这事，我是该闭门思过，还是该有耳当听呢。有耳的当听这是站在神一边看事的是吧？闭门思过呢？这是站在撒但一边，自己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这是两条路，是吧？（是。）你站在哪一边呢？你站在神这边，有耳的当听，活人就应该听，不行

我得听，不管你说什么我都得听，这是什么，看事观点转变了，思想观念上转变了，思想观念认同了，她才能坐在这儿听。如果思想观念不认同，她会不会坐在这儿听？（不会。）不会。

那最后活出来的这个表现，是实行出来的，是流露出来的。他流露出来的是什么？是他内在心里面所思想的，你根据他的活出，来看他内在的思想观点，根据他内在的思想观点，来发现他的看事观点，倒叙。你眼睛看不到他的心，你眼睛看到的，只是他的言行举止，你根据他的言行举止，来分辨他的看事观点。他是站在神一边，还是维护肉体利益，看他为谁说话。他为神说话，那就是站在神一边看事，如果他为肉体利益说话，那就是为撒但说话。你根据他的言行举止，看他是为谁说话呢，你就知道他站在哪一边说话，他站在哪一边说话，他就是属于哪一边的人。你站在神这边你就是属神的人，你站在撒但那边，你就是属撒但的人。神说什么呢？说你有真理了，说你性情变化了，是说你能实行真理了。就是神说出的话，你能实行了，神说一二一、一二一，那你能跟着一二一，神说左拐右拐，你能左拐右拐，有耳的当听，你听了就跟着走，神话能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了，你这个人能被神话控制了。抬左腿、抬右腿、放下、立正，你能听，能跟神话走了，神话能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了，这就是站在神一边，成了属神的人。神话掌管不了你，那你自己被撒但败坏以后，你就是属撒但的，你就不是属于神的，神就不要你了。这是不是刚才说了，不是你性情变化了，是你能实行真理了。你能实行真理，那就是神说一，你就说一，神说二，你就二，神说左转我就左转，神说右转我就右转，神说跑我就跑，这是不是实行真理了。实行真理的过程中，从外表看这个人性情变了，实际上是他能实行真理了。（就是说你先明白真理，借着神话先扭转这个看事观点，这个需要实行的过程，才能真正地扭转。）你明白这是一种理论，一种观点，理论观点出来了，你还得实行。就是神交通了，读养生的，养生学讲了一辈子，多吃素，少吃肉，可是到了饭桌上了，他看到肉他就想吃。就说小宇今天，我在这交通的时候，有耳的当听，是是是，嗯嗯嗯，对对对，等到明天我一走，你这说话口气又上来了，她能听进去吗？未定

两可，很难，啪我又关上门了，关上门，心里还在盘算，我听还是不听，实在听不下去，扎心着呢，我实在难受啊，我怎么听啊，不是我不听，是她说的话太扎心，这就是又争战了，争战就是个跷跷板。神说什么呢？这边是实行真理的，这边是你的肉体利益，看谁能胜过谁，这就看你的恒心、心志与毅力了。你站在哪一边，你努努力站在神这一边了，你如果贪恋一下肉体，你就完蛋了，就继续关门。我给你讲多少道管用？她知道了没有？她明白了没有？她明白了、知道了她不实行，还不是等于零！（那天她给我交通的时候，我原本准备走呢，走的时候她就说你每天把你关在屋里，我进去了站那，你说人家给我交通，你说我跑了，不行，我拿上水杯还得出去听，听人家给我交通什么，为什么我不听，那天北北就说我不服她，你看神给你摆设的环境，你从她身上偷宝贝。我就先坐下看她能给我交通什么，我从她能得到点什么，这个观点一扭的时候，她那个口气就变了。她说不是为了光整音频，你要注重你这个流露的过程。后来看到自己观点一转，你还能从别人身上得到一点，你说你关上门了，你反抗直接跑了，你还不是什么也得不着，后来我又出来坐下听了。）

（我感觉借着北北也是变化我这个胆量、胆识，按从前的话，我是惹不起躲得起，能不交通就不交通。因为有时候她说出来的话，做出来的事，是你大脑想象范围之外的，有些人说话是你大脑想象之内的，可是北北做出来的这个事，是你大脑想象之外的，总是出乎你的预料，总是出人意料。）所以说你还差一点，再过五年，老谋深算就够了，现在还不行。（做事就是出乎你的预料，有时候说些话，本来不是我的问题，最后却成了我的问题了。以前就是，你这样说就这么说吧，可是也不对。现在就是正的就是正的，反的就是反的，但是我不能给你顶着干，或是动血气什么的，我应该把这个理交通清楚，到底是合真理的还是不合真理的，或者你这里面的存心目的是什么，但是你不能说随便扣帽子，倒打一耙。本来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给我扣上这个帽子。我现在实行的就是，我得有这个胆识，胆量，有这个正义感，维护正面的东西，但是我不能维护自己这个脸面、地位这些东西。就是那天我给北北说的那个过程，我能感觉到我是在维护脸

面，你说了我，我就不能受这个委屈，我要受这个委屈就不行，我就要和你顶，就是一哭二闹三上吊，闹也算、怎么样都算，反正就是不能受这个委屈，这就不对了。就是知道了，神借着这个环境磨炼我的胆识、胆量、正义感。）神借着环境磨炼你呢。（嗯。）（就是在教会刚开始狂的时候还有那个劲，还有一点正义感，但是到后来就完全妥协了。）你是哪一年信的呢？（就是从一一年开始聚会的，一五年才正式尽的本分。反正一进去就是在敌基督的权下，就受敌基督的打压，你是对的也是不对的，你维护神家利益，他说你搅扰、独断专行、任意妄为。就是好多事都是存心去维护去了，最后得到的是打压，当时心里就想还是算了，不说了不说了，好多件事都是这样。时间长了就没有正义感了，就是嘴上不敢说了，只是心里分辨分辨，我心里知道你这个带领有问题，你哪方面有问题，但是我嘴上不说。我嘴上还跟你和和气气的，该交通交通，该工作工作，但是有问题的我就放在心里面分辨，就是没有维护，站起来检举揭发，就不敢了。那时候刚冒点头就打回去了，也就不敢了，就怕越实行越要开除。）所以说，我梦里边刚开始方块队还成形呢，在我带领下，慢慢方块队没形了，在外面看乱作了一团。现在人越来越胆大，你看北北胆多大，慢慢把你胆子也放大了。（我的胆子？）这不是操练你的胆子吗？越操练胆子越大，放大以后才能把你原有的流露出来。你在教会里面，你受辖制不敢。那在外面看着你是一二一呢，可你心里面服不服？（不服。）不服。你是被捆绑控制的一类，必须让你心底里，自愿的一二一才行呢。现在不捆绑你，现在定人结局呢。你吃喝这么多神话了，你能不能一二一，不捆绑你，没人喊一二一，你能不能跟着队形往前走呢，这就显形了，没有捆绑还不行。实际在那边纳闷了，我在教会里哐哐打他们，谁敢说呀，谁敢乱来呀。来到这儿了，看着乱作一团，就疑问了，是怎么回事，神就给你自由呢，放开你。

其实这个时候是不是跟一二年是一样的，一二年击打牧人的时候，是对牧人的一种击打，是要显明呢，叫他站见证呢。这个时候呢，得胜者作成了，那接下来神选民呢，神选民也得作成呢。神选民也要检验，现在是作神选民的时候，神都说了，作神选民的时候，就

是定你结局的时候，那是不是也跟一二年的时候一样？现在是神话带领着你，但是没有地位、没有权势、没有捆绑控制，你自己是完全释放自由的。你自己流露出来是什么，就让你自己流露，我这边放着神话，我给你交通出来，路途给你摆在这，然后这边是你自己选择。人家追求的人，这边是神话，跟着神就走了，这是不是神的羊啊。你这边就是神话，这边人就是不跟，往前打你你也不跟，这是不是就显明了。咱现在教会里没有这些捆绑控制，没有逼着你非得走这条路，而是什么都给你交通清楚，这个是下地狱的，这个是剩存下来的，我一再打你，我打你揭露解剖你，但我不控制你。不是说你非得来啊，你不来我开除你，我不开除你，那就叫你自己选择，话给你说清楚，神话放在这儿，威严烈怒放在这儿，你在威严烈怒下，你能不能归在神话面前。神话能不能占有你，完全是释放自由，这才能把人原有的显形了。你在教会的时候，吃喝了那么多神话，你有点敬畏神的心了，有点畏惧了，或是说在教会的时候，你有点真理了，你可以独立生活一部分了，我给你交通也好，不给你交通也好，你可以独立地走了，然后你再加上我给你交通的，你是不是更有路可行了？当时就分开了，一部分是来实行真理来了，一部分是寻求真理来了，一部分看见真理害怕了，懦弱不敢前行了，正在寻求当中，还有的人看到真理藐视、不搭理，该走我的还走我的，把自有的身量显明了。原来你在教会里面吃喝的这些东西，现在一考试全部显出来了。原来你在教会里，神是借用你可取的部分，成全你不可取的部分。你可取的部分是什么？你有些好奇心，传福音的心，借着你这个传福音，借着你尽本分的过程中，神话给了你，你在神话上揣摩出神的心意了，看到神的烈怒了，那你来到这，把异象给你再打开，你就不敢乱跑了，你就规规矩矩的了。你原来并不是规矩，而是这几年神话你吃喝多了以后，你来到这规矩了。

神利用你可取的部分，成全你不足的部分，这就是你这几年，你尽本分所得着的。有一部分人他在尽本分的过程中，他就不寻求真理，他就是在做事，那也就是神利用他可取的部分，他不足的部分没有被成全了。因为他作工的时候，一再地就是追求地位名誉，不在神

话里进入，他什么也明白，就是实行不出来。那最后神作工结束了以后，他一点真理也没有，可是这里面又没有地位，又没有权势，没有带领工人卡着你，他就是对这些真理什么都知道，就是什么都实行不出来。在教会里的时候，你实行也得实行，不实行也得实行，这是干什么呢？你实行就实行，不实行就开除，C组。你怕开除你，怕进C组，那就是不想实行也得实行，应付着也得实行。但来到这儿呢？不赶、不卡你，只是告诉你什么结局，这个时候你是自由的。那不愿意实行真理的人，他就不实行真理了，那这部分人是不是逐步显形了。也就是说，在这儿看是什么，神把你原有的都剥夺了。这就是考试，所以说这个时候就跟一二年一样，一二年是圣灵不作工，现在是什么呢？也是圣灵不作工，是你自己的东西。但是呢，这边有人带领。一二年是什么呢？得胜者的见证，是你自有的身量，神话你有多少，你就往前走多少，这是得胜者。神选民呢？他没有这个身量，那就需要有人带着你，正面事物带着你，但没有地位权势卡着你，接受带领的进国度了，这是不是神的公义。与二零一二年有个区别就是，一二年没有人带领，现在有人带着你，就这个区别。但你做出来的，有人说我一二年那时候可尽本分了，那时候可撇了呀，怎么现在就撇不出来呢，神不作，神不作那方面的工作了。现在作的是什么工作？显明人的工作。那时候是扩展福音的工作，不一样，扩展福音的工作中，神再带领着你，作工的时候，你流露出来，认识一部分，进入一部分，这是什么呢，一个捎带。现在审判刑罚开始了，审判刑罚就得先抓捕你的罪状，那怎么抓捕你的罪状呢？不卡你、不打你，你如果有良心理智，那你做出来就是有良心的事，你没有良心，你做出来的就是没有良心的事。如果带领卡着你，你做出来，流露出来是不是一样的东西。在人那看，你说谁有良心，都是一样的。咱这儿不卡，完全是自由释放，所以说就让你看见，这里面的人越来越混乱。

最后放松到什么都显形的时候，显明了，神作工就结束了，抓捕了你的罪状了，那就审判刑罚、惩罚、各从其类，这就开始了。伴随着灾难，神说什么呢？灾难不是一天两天就结束的，随着神选民的逐步长大，灾难也结束了，神选民也逐步就作成了。灾难结束了，神

选民也就成全了，进入下一个话语时代了。今天临到你的就是话语，和你的死亡通知书，国度通知书，相信神话语的人，感觉到害怕了，不敢做了，像北北不敢做了。最起码她相信有真理存在，造物主主宰着全人类的命运，她有这些，她害怕，这就救了她。头顶三尺没神灵，他就不怕，他信神就是一种信仰，就是混饭吃的，他就不是真信的，你再说什么他都不害怕。很明显的，原教会你去打他，不管你说什么，他怕吗？定罪咒诅他都不害怕。在尽本分的过程中，还有魔剧集，为什么叫魔剧集？那就是放松，让你上演。刚开始传他们进来的时候，谁敢呀，谁也不敢。刚开始咱交通了个什么？谁敢拦阻国度建造。可是你刚开始看谁敢拦阻国度建造，那是一时的，不是你自然流露，你可以克制，你可以伪装。好了，你克制了一年，然后和我接触了两年，你还能伪装得住吗？明明看着你就是个普通人，就是木匠他儿子，你还能克制住吗？克制不了，神要的果效就达到了。神不喊，就让你们走一二一，看你们怎么走，走来走去看到人没有惩罚了，原形都显明了，神在那边说，成了，所有撒但都显形了。神话也可以直接审判他了，直接审判他的时候，抓住他的现状，心服口服加眼服，是吧！

就像今天我说了你一个老谋深算，是吧？你服不服呀？你不服也不行。不服行不行？（不行。）因为什么呢？你自己招供了。弟兄没来以前我都想好了，如果向着北北，我怎么办，如果不向着北北，我又怎么办，这就是招供了，今天抓捕你的现状了，你不承认不行了，心服口服加眼服。你在教会里面，你敢有这些行为吗？你不敢，你也就不会这样想，想这个也没用，拉倒吧，规规矩矩的吧！最后你是伪装呢？还是克制呢？还是你的本性呢？说不清。那今天先把你本性里的东西显明出来。（之前没有感觉自己老谋深算，就感觉这不是正常思维吗？就是觉得我这么想呢？就好像觉得这是一个败坏流露，就没当成老谋深算，在计划、在预谋、打算，就没认识到这个。）今天认识到了吗？（嗯。）你应该打算预谋什么呀？我应该先给自己立个计划表，我该怎样信神，我该怎么把这个工作抓起来。你把这个预谋放在这个上边，这叫什么呢？这是智慧！这是对神尽心、尽意、尽

忠心。你心用在哪了？（还是看存心源头。）对，源头、态度、观点、存心是什么？存心是正面的，你就是正面的，你存心是为了你肉体、前途命运，那这就是邪恶的。

2020年9月23日

人的理智太差

（我里面有个什么呢，自己就是一直追求地位，不是说你让我做个带领什么的这个地位，而是注重人心里怎么看我，我是这个地位，就总流露这个东西。我不是给你写过一封信吗，你在回信里和我说，我没有信心去追求爱神，没有追求爱神的心志。当时我借着带领的手机看这封信的时候，我心里流露的什么？我和弟兄一共就见了三四次面，还不知道弟兄记不记得我呢！你看弟兄左一次右一次地解剖周瑜和蹦蹦，我也想让弟兄解剖解剖，可是最后就这十多句话就把我打发了，心里就流露这个意念。后来在回去的路上，我就跟神祷告，我说神哪，临到这个环境我该怎么进入呢？想起神话说诡诈人就是喜欢猜疑人，你猜疑一个人，就是猜疑神，我说，哎呀，猜疑一个人就是猜疑神，后来我也不敢说了。就是我听你的音频的时候，听你说到，有的人他就是麻木痴呆，你就得打，打死也算，打醒也算，有的人是软弱消极，那就得帮助扶持。听到这的时候，我说，噢，原来弟兄对待人是有原则的，当你消极的时候就是帮助扶持，当你麻木痴呆的时候就得解剖、打，这时我才意识到。但就是意识到了，我怎么老是注重别人怎么看我，就是注重这个。这段时间一直在家待着，就感觉什么呢？教会带领把我放在去年的那个位置上了，人家就不安排我

尽本分，说我说不定哪一天就要走。可是谁也不通知我走，就是在家里待着，桃园有活的时候去桃园干点，就是这。后来听音频的时候，听到有一个姊妹生病了，回家看病，最后神家给看好病，让她尽本分。自己心里想，你看人家，给看好病还让出去呢，好像我这就没有一个什么本分，每时每刻流露的就是这些东西。就是最近这一次去了桃园的时候，听你说那个经历的时候，一下才明白，我说神呀，是不是因为我这个地位心，总想让人高看，总想让人心里有我，所以神就不给我这个地位，就是让我在这，教会也没有安排我本分，就是什么也没有，是不是就针对我这个呢？想到这的时候，我说我安下心来，我就在桃园干活种地吧！这不是安下心来后，本分就调了。调到这以后，还总是有这个想法。从早上到晚上睡觉看不到北北人影，我睡着了，她也回来了，早上北北一起床，就又去那个屋了，一天不在这个屋，不跟我待一天。心里就流露什么呢，是不是我年纪大了，嫌弃我了，人家以往在文字组待过，看不起我，就是流露这些东西。流露后就想，怎么又流露这些，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总是流露这个，自己也不愿意流露，可是一临到环境就要流露，流露出来也不知道怎么实行，那我就先揣摩文章，先不要注重它，不看谁高看低看了。每次遇到一个环境就流露，自己也知道这个不对，可是变化不了。）

你写过什么信给我？（就是说去年我因为环境回去了，我去接待家找教会带领的时候，接待家把我赶出来了。）你写信给我了？（嗯。）说的什么内容？你知道不知道？（我看一下，见过她写的，你写了几次是吧？）（一次。）你说说这是什么性情？（就跟我前段时间一样，猜疑嘛！）猜疑？（嗯，就是别人还没怎么呢，自己就开始猜开、斗开了。）都是你的徒弟。（没有带出正面的，全是给人家往沟里带呢。）处处流露出来她就不是个信神的人呀！是不是？（嗯。）她是什么人？（她不是注重神怎么看，而是注重人怎么看。）保罗是什么性情呢？（争强好胜，唯利是图。）争强好胜，唯利是图，有首歌怎么说的？（注重作工，注重在人心里有地位。）她老想让人心里有她的位置。（其实我从刚开始信神，这首歌就一直伴随着我，可是就是进入不了。）咱刚开始信神的时候，就经常唱起这

首歌，也就是这首歌伴随着你走过来的，那你现在还是按着这个走。（还是按着这个，就是变不了。）你不知道彼得的路怎么走，你走的绝对就是保罗的路。你刚才说什么呢？神话诗歌你也看了，你也唱了，可是你还是走这个路，那你的问题在哪呢？（你给我回的那封信，我现在才明白，就是里面没有厉害要神的心，其实就是没有一个按着神话去实行的心志，现在看到确实就是这样。）你给我写的什么？我给你回的什么？找见了没有？我忘了。（我写信说的是，那段时间我消极得爬不起来，就是明明知道是神的主宰，可是怎么也顺服不下来。）什么神的主宰呢？主宰的什么？（不是因着环境回去的吗，找教会带领的时候，接待家把我赶出来了，赶出来的时候，心里知道是神的主宰安排，可是回去了以后，心里就是顺服不下来。我想你把我赶出来了，你今天不想见我，那我明天找个地方，你再想找我也找不见了，自己也知道不对，可就是这种情形。）（意思就是你不要我，我还不跟你了呢。）（就是今天的你对我不理不睬，明天的我你高攀不起。）（当时就是这种心态，就是过了一两天，自己就感觉不能这样做，这样是直接与神对抗、叫嚣。当时知道这情形不对，就不敢那样想了，也不敢那样做了。后来我的情形还没有转变过来，带领就找我去了，一进门也没有问我这两天情形怎么样，进门直接就跟我说，实际让我们问你呢，还能不能出去尽本分？我说我的情形还不正常呢，现在一塌糊涂，怎么出去呢。后来正好让整那个小作坊，我说以前我丈夫做过醋，在人家醋厂做过。人家带领就说了，那你开个小醋坊吧，直接就把这个给报上去了，报上去的时候，就安排让我怎么怎么弄。我心里想我丈夫是外邦人，我还没给我丈夫说，你就安排了。因为自己这个脸面问题，也不好意思给人家教会带领直接说，好像人家已经报上去了，可是里面实在是熬得不行。后来我就没有直接给教会带领说，直接就给老师写的信。我说我的情形不正常，还让我做醋呢，我自己情形还一塌糊涂呢。自己也知道是神的主宰，可是一临到小一点的环境，自己好像也能进入，知道是神主宰。一临到大一点的环境，心里那个抵触就出来了。）

你这还是大一点的？什么大一点的？哪有大的呀！大在哪？（就是你不把我当回事，你让我做醋我不做，我情形还不对呢。你现在想起来让我去做醋了，你不搭理我的时候呢！就是这些，这就是大的吧，说的是这个吧？）（其实就是这些，你们不搭理我，还让我干这个，其实心里就是这样想的。用我的时候，给我交通让我出去尽本分我出去了，现在出了环境，这也是因为尽本分出环境了，你们一下就把我放下，不搭理我了，现在又让我出去尽本分，别的什么也不问，什么也不管，其实里面就是这个情形。）（我妈也是这个情形。）你给你妈解决不了？你就一句话，你问问她："你是谁呀？"是神说的还是祭司弟兄说的，你撒泡尿照照自己！这是神说的还是祭司弟兄说的？（神话说的，你是谁呀，从哪来的。）不是，还说过一个，你撒泡尿照照自己。（神话里头。）神话说的是吧？（她是老抓带领工人的问题。）（是对神的要求太多。）（就是要求太多，后来就是一直都没有合适的本分。前一段时间在桃园的时候，我一直就是这个环境，不知道怎么经历。后来一个姊妹早上起来，就说我们看一下这段神话，我感觉这段神话正好针对我的情形。姊妹念的时候，说你的奢侈欲望，对神的要求，我才和自己对上号，认识到我事事对神有要求。这时候才想，不能有要求了，就在这桃园干活吧，不用想着去哪了。心里就这个情形一直没有解决，就盼望着有一天能跟你们见见面，把我这里面的东西谈出来。可是神摆设的环境就是见不了面，每次我在桃园干活，你们又不在，当你们过去的时候，人家带领又说，这次你不用去了，我跟那个姊妹去吧。等人家回去了，才知道你们在那呢。我心里就想，神是不是不要我了，这个环境都是神摆设的，就是想解决一下这个情形，可就是想见都见不了。自己这时候才有点害怕了，是不是神不要我了，以往祷告圣灵也带领，也有神话，而且自己前面也有路。这段时间祷告，圣灵也不开启，想见弟兄和实际也见不了。就是那一次人生过去了，人家来是给其他的姊妹们解决问题来了，也没有我插话的机会，人家睡觉时我刚说两句，到睡觉醒来又解决的是别人的问题，就想是不是神不要我了，这时候才害怕。我说不要等你们过去了再给我解决了，在桃园找普通弟兄姊妹给我交通一下吧，就找的李明，说了下我的情形，后来老王过去剪核桃树呢，我又跟老王说了一下，谈着谈着，后来那个姊妹读了一段神话，在神话上才认识到，自己对神有奢侈欲望，奢侈欲望达不到的时候，

就误解神不要我了。其实就是因着自己里面的东西，虽然在这个里面还没有走出来，只是多少认识了点，不要注重地位，不要注重别人怎么看了，就在桃园种地干活吧，就是有了这个。那不是后来回去了，我就跟人生说我这个情形，人生说你过来吧。）

你说你这种情形，今天想见这个，明天想见那个，你想不想见神呀？你想见神的时候，什么时期到了？（死期到了。）你说你把你这些摆上，摆上的时候，你内心世界想要什么呢？想干什么呢？认识到了吗？北北认识到了吗？（性质还挺严重的。）严重在什么地方？（严重到跟神打官司、叫嚣，你给我个理由，你给我讲讲，到底为什么。）叫嚣的意思。（对。）北北她们寻求的是什么呀？在这个本分里面我流露什么败坏性情了，我该害怕了，我该认识下自己，我和她们和谐配搭发生什么冲突了，她寻求的是这个。你寻求的是什么呀？话语和蔼，但是里边性情恶毒！这是一种质问，我哪天见了弟兄，我问问弟兄，把这件事情给我说清楚，给我说出个一二三来，凭什么这样对待我？为什么这样对待我？想用我时就用，不用我时就一脚把我踢开不搭理我了！你今天想起来没醋了，想做醋呢，想起来我家不信派老公还是做醋的，我家的不信派你都能想起来，然后我聚不上会了你都想不起来！我见了弟兄让弟兄亲自给我说说，什么原因？流露出来的性情就是这样的！接下来拍拍桌子。说！给我说出个长短来！给我说出个三七二十一来！为什么？依据是什么？你的公平公义在哪？公平合理在哪？我信神跟随神，我还没有离弃你，说什么人离弃你了，是人背叛了神，不是神背叛了人，可是在这儿，我还没有背叛神，你就把我撇弃回家了。你说这是什么性情？质问！兴师问罪！还说神给你摆上一次两次没有遇见，这是什么？是不是对你保守？是不是让你反省认识？（嗯。）你上哪呢，半路上遇到狼了，此路不通。如果发现此路不通，你该反省认识一下自己，你却让这个给你交通交通，让那个给你交通交通，什么意思呢？（你给我评评理！）搬兵去了。上次说长大是什么呢？老毛来世是吧？（嗯。）你这又搬兵，制造舆论，你看看我这个情形，其实不是说这个情形，你是把这个背景说一下，弟兄不管我了，就把我带在这不搭理我了，给我说出一个长

短来！是说你的情形吗？不是说你的情形，是说你现在的背景，是在说你们里面连个可怜人的心都没有！

神是让你为神站见证呢，神是让你为神作工呢，你把神家当成了什么？认识到了吗？就刚才你说的，那首歌陪伴你走了十几年了，但就是没实行出来。那十几年了，就连一句话都实行不出来，你说是不是你的悖逆呢？知道为什么不实行呢？知道为什么还要持守自己呢？你把这事情知道了，没实行出来，还挂在嘴上说出来，这是什么呢？是不是成了撒但的出口了呢？是不是为撒但效了一步力呢？是不是为撒但作见证呢？你看，撒但，我跟随神二十年了，他神话说了多少，我就是不听他的，我就告诉你，光明正大地告诉你，神天天让我吃饭，但我就不吃，撒但，我可是对你忠心耿耿，你可不要忘了我，我可是你的孝子贤孙啊！我跟随神完全是应付糊弄啊，我可是一天都没跟随过他，我可没有按他的话实行过一次。神叫咱见证神，成为羞辱撒但的见证，结果成了什么呢？成了撒但的出口，成了撒但的差役。对于自己在神面前所做的这一切，你不反省、不认识，反过来你是质问，神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给我说出个所以然来！你觉得带领工人还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还说不清，他们做的还不公义、不公平，我得让弟兄和实际给我评评理。为什么？最后还想要一个结果，不达目标不罢休！你说吧？约伯是怎么站见证的？彼得是怎么站见证的？彼得怎么认识的？彼得说你把我当玩物耍有何不乐意呢！神说让你临死之时赞美神！神对咱的要求有多少，咱问过自己一句话吗？神把你当玩物耍了没有？还没有把你当玩物耍。在不明白的事上都有神的美意，寻求神的美意了没有？任神摆布了没有？不但不接受神的摆布，还反抗讲理，还把这些东西放在心上，还到处传扬，这叫什么？这叫散布消极，释放死亡。给弟兄姊妹造成一个什么影响，从灵界里面就是什么呢？让他们看看，公义在哪，这是他们作的工，公义吗？公平合理吗？公义在哪？神的爱在哪？看不见，让弟兄姊妹都看看。神交通过，一个人软弱想家了，一个人在那哭的时候，他就问弟兄姊妹，我在这儿想家，你们就不想？整得周围的人都哭开了，这是在干什么？散布消极，释放死亡。你在这儿有这个情形，把你放下了，或者

是有环境，或者是不用你了，或者说种种原因，神家没有看顾到你，没有保守了你。然后你就出来说，神家不保守我，神家不看顾我，神家不给我合理的安排，你们对神就没有意见？你们那神就安排得好好的？妥妥当当的？你们就没有个不平安的事？就没有个受苦的事？来说说呗！你说说，我说说，咱们共同起来造反，咱看看弟兄他怎么作的，怎么作这个工作的，咱今天就是这样的。咱没有起来站见证，咱今天起来做了个反面的事物，成了撒但的出口，成了撒但的差役，成了撒但忠实走狗，还不知反省。

你在这给他们交通的时候，他们就没有说一说你这是悖逆行径，说了没有？（我没有给他们说原因，我只给他们说了一下，我这个情形是怎么回事，总感觉神不要我了，就是想见弟兄见不了，神摆设的就是这个环境，我这到底是什么情形，我就说了这些。前面的那些我没有给他们说。我就是说了一下，我心里面有些解不开的事情。）对，你解不开的事情，你是不是给他们说了呀？你不说他们怎么给你交通的？（李明当时就给我看了一下解决消极情形那篇神话，没有说这些，他也没有问里面到底因着什么消极。）（你为什么消极，什么也不说？没有问你为什么消极？）（没有问我为什么消极。）这是怎么处理问题的，你说你消极了，就没有问你为什么消极的？（没有问我为什么消极。）（谁给你解决的？）（就说了，自己有点情形想解决，想见见弟兄和实际他们，可是神安排的总是我来了这，他们不来，他们来了，我不在这，我感觉我就在这个环境里头学不到功课。他就只是说，看看解决消极情形的那篇神话吧，没有问因着什么消极，就是这个，我给他们谈的也是这个。）没有问你，你还能不叨叨？（没有。）诉苦呢，心中的苦衷你还能不叨叨？（现在是你问的时候，当时就说了一个走不出来，李明他们也没有问。）咱坦诚，刚交通的坦诚做人，就是做个诚实人。你说谁给你交通了，然后你说你消极了，你也不说什么原因消极了，也不说你现在具体什么情形，什么都不说，他就吃喝神话帮助你，你说这个话能说通吗？说得通说不通？（说不通，就是她刚来那会，给我们谈的时候，就说她是出了环境，谈那个情形。）把她情形说了是吧？（就说的把她打发回

家，谈过那个。）这不是就说了吗？（她说的几个月，还是多长时间没人搭理她，然后去一个姊妹家还被赶出来。）出环境，这就说的和马丽一块那个事，是吧！（就那个。）就这个是吧？（嗯。）说这个我想起一半来了，那你说吧，你跟马丽回家，你明明知道你出了环境，你为什么还能到弟兄姊妹家乱跑去，神家有没有原则？你不怕后面有尾巴？出来半年内不能乱跑，你说人家不赶你干什么呢？你说那天那是没有带着尾巴，或是确实人家把你赶出来了，后面尾巴看到人家把你赶出来了，人家不进了。如果跟个尾巴，她再接待了你，那你是不是成了犹大了？人家把你赶出来还不是对你的警醒？还不是对你的帮助？让你做不成犹大。咱到现在还认识不到这一点？她们就没有给你交通？交通了没有？肯定给你交通了。

（上次没给你交通吗？你上次写的那个信，让带领发给我的，我没有见你，我为什么说见过你写的呢？你写的她们把你赶出来，我说什么背景下赶出来的，带领说回去找的弟兄姊妹，我说找弟兄姊妹给她谈呀，你给她谈一下，肯定你出环境刚回去没几天，你就找到接待家。或者是咱知道神家消息，你想个办法，或者你想送什么东西呢，想拿个什么东西，在路边等着。按说你们出了事的话，应该把那边怎么出的事，出事的这些细节拿出来呀，你拿出来不应该上人家家门去呀。有环境了，咱得有智慧，外面等着咱的人是吧，东西给了你，你给了谁。可是咱这些维护神家利益的事你没做，你直接去人家家里了，当时人家把你赶出来了，这事我知道。我说你给她交通交通，她说你消极了，我说你写这个信我看了，你给她交通交通，是不是违背原则了，因为教会都守这方面原则呢，因为都知道你出了事，你是不是去人家家里去了呢？）（因为当时回去了以后，也知道这个原则，后来等了就是快两个月了吧，大红龙也没有去我家找，后来我出门也操心呢，也没有尾巴，我也操心这个呢，我也着急，因为我们那边一片都是一个人，他们不敢去，我想说这边的情况吧，跟他们也接触不上，是这一个，我说我出去找找他们去，把这边的情况告诉他们，是这个。）你不管什么原因，教会里面有原则，你不管什么原因，不能是驳倒原则的理由。你现在一直在讲理由是想干什么呢？你

是不是就想把原则取缔了呢？你想把原则取缔，你说没人浇灌你，你就把神家规定的这个原则取缔，你也要求别人把这个原则取缔，你这样说是不是有点过火呀？人家把你赶出来，神说你今天遇到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不都在神的手中呀？那你这样去，人家该不该把你赶出来？打出来也应该！为什么？你走在犹大的路上，你说不该打吗？反过来你回家还消极软弱呢，你消极软弱你想说什么呢？耶稣啊，我犹大就是来完成出卖主耶稣的任务的，就没想到半路上出来个程咬金拦住我，就是出卖不了你，能这样说吗？咱还委屈得不得了，还说神家不管你，神家真不管你吗？你说出环境了，你亲自出环境了，三个月坚持不了？饥渴慕义？饥渴慕义家里边没东西？摩西在旷野里面待了四十年，你在家里待不了三个月？一点熬炼试炼都经不起？那究竟心里想的什么？想神家利益了没有？你想自己生命进入，你这样跑一跑就生命进入了？然后这三个月不搭理你，你就说神家不要你了？咱懂不懂个礼节？

就说你照顾个孩子，孩子犯罪了，大红龙追捕呢！你把孩子安排在一个安静陌生的地方，你敢天天去看他吗？你知道人家抓捕你呢，监控你呢，你去看你的孩子吗？你去不去？你在家掉泪，你也不会去。因为你知道，你去会给你的孩子带来祸患，带来坐监。可是轮到弟兄姊妹这了，你就没知觉了呢？给神家带来祸患，你怎么就没知觉了呢？这是不是咱该有的理智呀？你说当你不去看孩子的时候，你孩子能说你什么，能说我妈不要我了，我这是后妈，大红龙一抓捕我，我一隐藏，父母就不来了！就不要说孩子会不会这么说，就是你一旦去，你孩子骂死你，你来干什么呢？你这也想不到，大红龙跟踪你，你带尾巴过来，你想害死我呀？你过来看看我，说两句，判我十年刑，打死我你就高兴了？乐意了？那孩子也不收留你呀！咱不守原则，反过来还感觉咱办得还有理，还讲自己的理，还误解神家。对神家误解，咱今天看的那叫什么呢？污蔑，贬低，因为神的爱实实在在。约伯受试炼用了多长时间，摩西四十年，摩西说神没有爱了吗？摩西否认神作工了吗？挪亚造方舟造了一百年，你仅仅是在家几天，三个月还不到，呀，神不要我了，你说你这是什么信心呢？有信心没

有？一点信心都没有，一点心志都没有，三个月不见面就说神不要你了，你这是不是对神的一种亵渎。反过来咱在这不是去反省认识自己，给神家带来祸患，悔改认罪，反过来还把所有的罪责怪罪到神头上，倒打一耙，说神家你不管我，不搭理我！神作工还有掩面时期呢，神一掩面了你就不要神了？神说，我不会因为人一时的热心而冲昏头脑，是吧？（嗯。）一时的热心，为什么？一阵一阵的，他不是恒定的，他不是自己的真实身量。高兴了，我要神了，亲爱的！不高兴了，去你的！你说咱这是不是这样呢？（其实我就是这种性情。）那你说这叫信吗？连个起码的心志都没有，连个恒心、毅力都没有，那信神能信成吗？神成全的就是人的一个信心与心志。你熬三个月都熬不过去，就进迦南美地在旷野里面还走了四十年，那如果让你在旷野走四十年，你怎么办呀？四十年呀，可不是四十天。你仅仅是在旷野里走了几天，还不到一百天，九十天是吧？九十天你都坚持不住，没有信心。心志呢？三个月还不到就说神不要你了，就这么点心志，就走不动了，就要背叛。今天流露出来这是什么呢？都开始质问、打官司了，你说人的性情，是什么性情？我这样交通你能听懂吗？（听懂了。）

人离神越近呀，离刑杖越近，越怎么呀？（神的性情越显明。）神的性情越显明？（嗯。）还有一句了吧？神话说："因为人离神越近，神的刑杖就越逼近人，同时神的面目也越来越清晰地显给人看。"离神越近，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越不堪一击，你离神远了，还显现不出来，你离神越近，你越感觉破烂不堪，不堪一击。你说吧？你要是在宗教界信神，这不是个事，是吧？在教会里面，你积极追求。但今天不行了，神和人求真呢，看你的真心，看你实质是什么，而不是看你的外表了。

2020年9月25日

人性上的进入不等于生命进入

班主任，这个月有看见了什么不该看见的吗？（眼镜和大明他俩负责呢，达不到和谐，两个人互相争呢，大明说：“有啥不要和眼镜说，他就是个雇佣兵。”眼镜出了这事以后，就有一种感觉，大明胜了。）（我看见他两人吵架了，就说拿手机录下来，给老师听听，看还像是弟兄姊妹吗？）大明得胜了，还有什么新的收获？（安排让我做十来个人的饭，我心里想：不就是做饭吗？那还不好做呀，一个人就行了。看看之前那个姊妹做饭，指挥这个那个帮忙，烧个柴火也不舍得多烧，一天逮住个人就是让帮忙弄柴火，心里就有这些看法。轮到我做饭了，我心里就想我能行，我一个人就做了，人家说需要个跑腿的吗？我说：“不需要！”哎呀！结果那火死活就是生不着，把我着急的，后来直接连柴也没有了，一个弟兄说让我用电锯学着劈柴，我心里就想：神啊！感觉好难呀！哎呀，我就体会到别人做饭生火的时候，舍不得烧柴的感觉了，知道自己之前是站着说话腰不疼，喊都会喊，等进入实际的时候，可不是那样。还有蒸馍、弄包子呢，想显露，结果包子不熟，馒头也是个黑馒头，呀！丢死人啦！弟兄姊妹再一说，我心里想，我啥也干不了了，现在连做饭也做不了了，就消极得不行了，哎呀！显明的，反正是不行了，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后来知道，神兴起的这个环境，要让我知道怎么能把这些都料理得开，多少水能熬多少米汤，多少面能吃几个人的饭，就是要把这些都料理得开。就在这个环境中体会体会，亲身体尝体尝，才不会说别人长了短了的，经历经历感觉实实际际了，这就是神话里面说的能寻求、体会别人的难处。现在才能体会到做饭姊妹的不容易，我和姊妹再说话的时候，也能谈心了，能体谅姊妹了，在心里不会那么苛刻地要求人家了。之前就是嫌弃，感觉自己比她行，现在就低调一些了。）

班主任讲得怎么样？你是不是感觉这个月经历丰富、饱满，是信神这几年以来最丰富的一个月，有没有？这个经历属于什么？咱现在连生活经历和生命经历都分不开，那你怎么会有生命经历呢？怎么会有生命长进呢？这话早就交通过了，生活经历、生活琐事，祭司弟兄说什么呢？生活琐事该怎么对待？生活琐事——稀里糊涂。可咱呢？生活经历几乎是求真求细！生命经历看不见，根本不知道，你说咱这是怎么信神呢？咱现在连这个名词都没理解了，在这儿咱还谈得津津有味，还自以为是生命经历，丢人现眼呀！你就是再谈你这个月学会做饭了，你就是成厨子啦，这和生命有关系吗？你学做饭就是受了多大的苦楚，这和生命挂钩吗？你就是再有可怜程度、再谈资格老幼，我学了三年、五年、八年、十年，有了工龄了，神看吗？神看的是什么？是否有真理！

什么是真理？真理从哪儿而来？真理要干什么？寻求了没有？生命经历就是在实际生活当中，体验神话、经历神话、体验神的主宰！“体验”是什么？你得有直觉、得有感觉，处处能感觉到神！感觉到神的主宰、神的安排！处处能看到神的手！处处都能看到神在看着你，神在带着你，神在逼着你，处处、时时、事事这就叫生命经历。什么是生命经历？要说生命，什么是生命？真理、道路这是啥呢？就是生命！什么是真理？真理是什么？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那什么是生命呢？做人、行事、敬拜神有了准则了，你这个人就有了生命了！简单不简单？简单吧！你是不是剩存下来的人，你是不是有生命的人，很简单！做人、行事、敬拜神有了准则了！你这个人就剩存下来了，也就蒙拯救了，简单不简单？好啦，根据这个来看，什么是生命经历？把生命搞清了，什么是生命呢？刚才怎么说的？你该怎么做一个人！什么事该怎么做？该怎么敬拜神？都有了准则啦！你就是一个合格的受造之物，你就是真正的人！你就是神所要的，你说神还能让你死吗？那就是国度剩存下来的人！（对！）简单不简单呀？我说：“董事长，在这儿干活吧。”董事长说：“不行，我喘不过气来。”我说：“你悖逆。”董事长说：“这一蹬腿，过去了。”这是不是做人的准

则？这是不是敬拜神的准则？所以说，在你喘不上气的时候，在这儿需要干活的时候，你得找到这个准则、这个原则，找着准则、原则了这就有生命了。董事长找了一个“我一蹬腿就过去了”，这是什么准则？这是下地狱的准则。生命！生命经历，经历是让你活出来，你不能只说字句。你说：做人什么准则、行事什么准则、敬拜神什么准则，你会说就有了？这就是生命？这是字句。你得有证据！什么证据？做出来，也就是活出来！你把这个准则、这个真理带到了实际生活当中，你活出来了，你把这个话用你实际的肢体语言给表达出来了，这是什么呀？这就是生命经历！用你的肢体语言把真理表达出来，这是生命经历。什么是真理？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那真理是什么？是神所发表的一切话，从神来的一切正面事物是不是都是真理！那就是说，你把所有真理都带到实际生活当中。信神两大功课，认识神、认识自己！怎么认识神？怎么认识自己？也就是把这两个认识带到你的生活之中，这是不是生命经历！认识自己、认识神。认识自己什么？认识自己不会做饭？认识自己蒸不了馒头？认识自己不会劈柴？认识自己不懂得做饭的艰难？这算不算认识自己？认识自己什么？认识自己的性情，认识自己与神敌对的性情，这是认识自己。认识神有哪些？认识神的所有所是。什么是神的所有所是？神的所有一切——神的性情、神的作为。还有什么？认识神还有哪些？眼镜说说。（神的主宰，神的权柄。）神的权柄、神的独一无二、神的圣洁、神的公义，是不是太多了？所以说，这功课太多啦！这功课太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的生命经历太多了，在你的经历中，把神话带进去，也就是把认识神，认识自己带进实际生活当中，在实际生活当中来认识自己的性情，来认识神，这就成了生命经历了。借着实际的一个生活，发现了自己的邪恶性情，这就是认识自己。在实际生活当中发现了神的性情，神的独一无二！体尝到了神的主宰、掌管！体尝到了神的权柄！这是不是生命经历？这些是不是太多了？这方面太大了！每天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的一个所思所想里边寻求你流露出什么性情，在神给你摆布的环境里边神的心意是什么？为什么要摆布这个环境？你把这个原因找着了，这是不是认识神了？这就是认识神、认识自己了。你谈生命经历那就是谈你在实际生活当中发现了自己的什么败坏性情？发现了神的哪方面？发现了神的爱了！体尝

了神的主宰安排了！感觉到神的慈爱、怜悯临到了自己！感觉到了神的烈怒临到了自己！这就是生命经历，在这些感觉中体验。

什么是信神还知道吗？建立在神话的基础上来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的说话。什么是建立？就是说，你不管做事、说话都建立在神话的基础上来体验神的主宰、掌管！而咱们每天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我为什么说你是生活经历，为什么说你不是生命经历，就因为你建立的基础不对，你是建立在什么上边了？你是建立在自己的自我感受上边，也就是说，建立在自己的看事观点上边，建立在自己的老撒但性情——也就是你父亲告诉你的那些看事观点上边，来怎么呢？来体验神的主宰。那第一步你建立就建立错了，你走的这路就走错了，那不管你后边再得什么结果，你得的果子全部是善恶树上的果子，不是生命树的果子！为什么？根就不对，那你走的路就不对，你走在了一个死亡的路线上，你再寻求、你再谨慎，最终，你也是灭亡！所以说你第一步得走对，建立！建立在神话的基础上，不要建立在你的思想的基础上，你认为的基础上，建立在你的基础上那就是死亡，所以说，那不叫生命经历，可以叫生活的经历，也可以叫死亡的经历，抵挡神的经历。建立在神话的基础上来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的说话，体验神的主宰！体验是什么意思？做实验了，唉！神今天给你摆设一个例子，感觉神怎么管教我呢，唉！又摆设那个例子，看见神……，你始终看的是神！感觉的是神！找的是你的败坏性情、找的是你抵挡神的那一面、找的是你邪恶的那一面，就这两个方面，这个就成了生命经历了，你信神没有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以往，咱信了二十年、五十年神，你也聚会了，你也看神话了，可是你没有一天是把神话带入了实际生活当中！一次都没有！从外边看你是信神的，你也认为你是信神的，你也撇家舍业了，别人看你也是信神的，你勤勤恳恳，看见做饭难了，你做了五年饭、做了八年饭、十年饭，可是你就是没有在做饭的过程中来体验一下，神是怎么主宰万物的！可见你在实际生活当中，是怎么与神对着干呢，这还能有生命经历呢？这与生命经历无关。在神作工结束了以后，大灾难降下的时候，怎么呀？你就在灾难堆里边痛哭流涕喊呀："神哪！我为你的作工跑断了腿、累断了腰、撇

弃了一切、我熬情感、熬儿女熬了二三十年，最后你把我放在了灾难里边！”神说什么？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为什么？始终，你就没有去问过神，始终，你在意念里就没有过神，你喊不喊冤？“冤死我了，我信了三十年神，你说我就没有喊过神？”

从外表上看你是信神的，可神要的不是外表，要的是你的心。你每天起来出门走的第一步，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你迈的这第一步是为什么迈的？你大清早起来做饭是为谁做呢？为了神的经营计划吗？想了没有？如果你在做饭的时候想：“唉！神家工作到了哪一步了？今天是什么时候了？建方舟了、建国度了，我得献上我的一份。”你涉及到了神，想到了神！那就是为了神迈出的这一步，你涉及到了神，这就与神有关系了。可是呢，你每天做饭，出力尽本分了，你想这些吗？你是为了神的经营计划吗？你想神的经营主宰了吗？你想的是什么？建造国度的时候一听说作工结束了，兴高采烈地赶紧来了。可今年就这么过去了，家回不了，大红龙查户口呢！老公逼迫呢！什么时候是个头呀？在这里，在地里边还能干几天？还得干一年？几个月？看看老天爷！这地震呢？灾难临不到这儿？盼日子了，什么时候是个头？你来这儿是寻求神的作工呢？是寻求神的心意呢？是为了什么呀？是想一步跨入下一个时代做主人，你是看见时间不早了，所以你赶紧来。来了以后怎么呢？在门口赶紧表演一番，看看我表现如何？你是在给神表现一番，我勤勤恳恳，我赶紧来种地了，你看，允许我来做你的子民吧，你是表演给神看，你不是寻求神。你在这儿种地呢，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心里想的是：我来这儿种地呢，体验一下神主宰着万有，看每个种子怎么长大，神造了这万物的奇妙作为，体验自己生活经历？（不是。）你想的是什么？哎呀！作工结束了，赶紧警醒，大清早他们还没起来呢，我先起来做饭，我去地里。你去地里的那一瞬间，你去做饭的那一瞬间，是在干什么？赶紧种上几天地，赶紧表现表现，积点德！换个不死的结局，换取、搞交易！那你这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自己的前途、命运的基础上，建立在自己的邪情私欲上，大清早起来出门的那一步，你就没有想起神来，你也没有和神挂钩，第一步没有，第二步就有啦？一天下来就有啦？一天

你也不会与神挂钩。那你说吧，神怎么能认识你呢？那你要神认识你，你得认识神，你得怎么认识神呢？那就得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的说话，你在神话里边不经历、不体验，你怎么会认识神呢，你也不会认识神，神也不会认识你。神是借着他的话得着了人，人是借着神的话得着了神。

超脱刚才说的那一系列，哪一件事情是和神挂钩了？哪一个是和神的经营计划挂钩了？哪天想的都是："哎呀！收玉米了，建方舟了，快点吧！神说了，粮食！在我心里边起到作用了吗？粮食收了多少了？时间紧迫，在这有限的时间里尽上我的所能，尽上我的所有，抓紧时间，我赶紧起来做饭，他们早点吃饭，早点去地里，赶紧让他们起来尽本分，赶紧预备！"唉！你是为了神的经营计划去谋略、去献上、去着急，那你这个着急是不是就有意义了、有价值了？你与神就挂钩了，那你这一生、这一天就不一样了。可是，你说你这一个月经历了多少？我蒸馒头了，馒头蒸得黑啦，生火了，火小啦，哪个和神挂钩？没有任何关系。神没有说亚伯拉罕放羊了，丢了一只羊，不记念他了，是吧！这是生活琐事、生活经历。神说："人所思想的尽都是恶，都是污秽""在你们生活当中我看见了你们做了大量的与真理无关的事，所以我特别要求你们都要做真理的奴仆，不要做邪恶与丑陋的奴役，不要践踏真理、玷污神家的每一个角落。"生命经历，生活经历搞清了没有？

大明，搞清楚了没有？（搞清楚了。）和眼镜吵嘴打架呢？吵嘴打架的时候，那时候想起了什么？那时候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建立在神话的基础上？神让你们互相打斗？人吃人？比赛谁厉害？谁地位高？你们可不能活在别人底下，人家都看着呢，"人活脸树活皮"，你睁着两只眼睛，连一个戴眼镜儿的都打不过？人家别人不都笑话你、贬低你呀？这以后怎么见人呀！我在这儿是指挥！他是雇佣兵！然后这雇佣兵，把我这个指挥打败了，我以后在这儿怎么当正式工呀！在那儿争战、难受，所以说我必须把你征服了。眼镜在这儿又怎么看呀？我

干了几年指挥，然后我干不了个你？争强好胜、唯利是图！这建立在什么基础上了？建立在撒但的狂妄、自私、野心、欲望上边。大明说：“神造了人，不让我控制，我掌管不了全人类吧，我连个眼镜也掌管不了？”眼镜说：“我就掌管不了一个大明？你算个啥呀？我掌管一线呢，我还掌管不了你？一个小小的地方官！呀！强龙压不过地头蛇了，唉！我这眼镜蛇不管用了。”唉！建立在邪恶的撒但哲学法则的基础上，来过着每一天的生活，这叫什么？这叫经历撒但的生存法则。你们吵架那天是没有地震、瘟疫，要是地震、瘟疫来了砸着你们，你们还“神啊！神啊！”地喊？看你们怎么说得出口。

经历神的主宰，建立在神话的基础上。就用他这个事，那该怎么经历神话呀？怎么就有了生命经历了？当争执起来以后，第一句话是什么呀？建立在神话的基础上是吧？你的心思意念、做什么事，你寻求建立在神话的基础上，唉！他和我吵了，我和他吵了，我这是干啥呢？神让我干啥呢？神话是让我干啥呢？神说：“你们真恨恶大红龙吗？是真心实意地恨恶吗？”唉，怎么是恨恶大红龙呢？怎么就真的恨恶？什么是大红龙呀？大红龙是一种生存法则，是一种撒但毒素。大红龙是什么毒素呢？大红龙就想统治人、掌管人，把人控制在自己手里边。噢，大红龙想控制人、掌管人，眼镜他今天过来就想掌管我，他想掌管我的时候，我怎么跟他吵起来了？我和他吵的原因是什么？我为什么和他动火？火的血气里边流露是什么？血气里边流露的是想掌管人、控制人，想在别人心目中有位置？唉！这流露的不就是大红龙毒素吗！我这不就是大红龙吗！大红龙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是你争我夺、带来的是仇杀、带来的是打斗、人吃人！如果人身体不好，打了败仗以后，再气不过，就得了啥呀？得了高血压！气得昏死在地！噢！大红龙让我争强好胜、阶级斗争，是让我人活脸树活皮，为着这张脸活着，没脸就不配活着，就不如死了。你说我这生命值钱还是脸值钱呀？噢！原来神恨恶撒但！原来神恨恶大红龙！是因为大红龙给人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就是死亡！带来的就是你争我夺，带来的就是人与人之间争权夺势。噢！为什么说是邪恶呢？原来这就是个邪恶呀！这撒但怎么这么邪恶呢？我这人怎么被撒但败坏成这了，我

这哪儿还有人样呢？这样不是就成了一个撒但了吗？成了大红龙的孝子贤孙了吗？呀！我就是大红龙嘛，大红龙的孝子贤孙。

噢，神为什么说让你恨恶大红龙？原来是因为这样啊。神是美善的象征！这个美善在哪儿？神让人做诚实人，神让人做有爱的人，正好和撒但是相反。这是建立在神话的基础上是吧？来体验神的作工，体验神的主宰，经历神的话。怎么体验呢？唉！今天神怎么给我摆上一个眼镜呢？这个眼镜是谁呀？他有腿有胳膊，怎么就和我争吵起来了？怎么就引起我的血气来了？我怎么就突然和他争吵起来了？大清早起来我就没计划和眼镜吵架、大干一番呀！没有呀！怎么突然间和他干起来了？噢！神说："这叫'引虎下山'、'引狼出洞'。"把我的撒但性情引出来了，引出来是让我认识自己。怎么引出我的败坏来的？是借着眼镜，眼镜这两条腿我也没让他过来呀，谁支配他了？他自由释放，谁也没有支配他呀，神说："任何一样东西，或是有生命的，或是死的东西，都将随着神的意念而转动、变化、更新以至消失，这就是神主宰万物的方式。"是吧，那眼镜他是有生命的，虽然他有两条腿，他也不由得他，那是啥？神的安排！神怎么说的呀！噢！神说："遇到什么人都出于神的安排"，为什么呀？他就是要显明我，我今天认识不了撒但，噢！这是神的主宰呀！这是神的摆布安排呀！这是神的经营计划呀！我信神几年了，无缘无故，我也没来过这儿，我在外边上班，也没有人说我，我在这儿尽本分我也没有啥事儿，国度建造是让我来种地呢，我也没想着我要干什么，种一种地为什么就和他吵起来了？噢，我是种地来了，是因着神的经营计划，是因着神的呼召而来，神呼召我来了，神是利用我可取的部分成全我不足的部分。怎么成全我呢？噢，神成全的步骤就是先显明，显明了我的败坏性情，是让我认识自己呢，显明我的败坏性情，是让我恨恶自己。怎么显明我呢？抛砖引玉！引狼出洞、引虎下山。借着眼镜过来引出来的，那这眼镜从哪儿来的呀？他是个雇佣兵，临时过来的，就是针对我来的，就是为了把我的这毒素引出来，呀！神作工太奇妙了吧！神作工太全能了吧！神就知道我缺乏这个，神摆布安排，神就能把眼镜给我摆布过来！哎呀！神的全能太大了！你今天经历一个，明天又寻求一个，

你信了一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你这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一体验一寻求，你最后体验的结果是什么？你实实际际地看见了神！摸着了神！听到了神的声音！先有话后有事！神的话在地上显现了，神向你公开显现了。什么是真理？什么是道路、生命？怎么真理就成为生命了？噢！经过这个和眼镜一打斗呀，发现一个奥秘，什么奥秘呢？原来撒但给我的就是争权夺势，虽然是我赢得了脸面，可是我最后得到了什么？我得着的是血气。我要是赢了，我会怎么呀？我会狂妄自是，成为一代霸主！再过来我就成为了一个恶魔之首！恶魔之首，呀！这撒但给我带来的是什么？这是赢了的结果。如果我败了呢？败在了人的脚底下，气得不服不满，最后怎么了？心血过盛、血压升高、高血压发作，气得上气不接下气，蹬蹬腿过去了！进入那个黑洞洞的地方，在那黑洞洞的地方，神怎么处理你呀？问你是怎么来到这儿的？“我是打不了眼镜以后气死的！是为了打斗而气死的！”你是有功之臣啊！怎么呀？好啦，神给你的使命你没有完成，你白白来到世上，白白地呼吸了神的一口气息活了二三十年，最后为撒但献上了你的生命，你说你死了以后去神那边还想领赏，领什么赏？受惩罚吧！死了也不得好死，死了以后再来个惩罚。这是怎么得来的，这是谁给你带来的？这是撒但给你带来的，这是你的狂妄性情给你带来的，这就是死亡！这就是死。生命呢？真理就是生命！那神让人做什么呢？神让人多点儿忍耐、多点儿包容、多点儿理解、多点儿实际！多一点宽容人的心！那我对他有点儿宽容、有点包容、忍耐。多来到神面前寻求寻求，多预备点儿善行，多把弟兄姊妹带到神面前。你想把他带到神面前，你和他交通的时候，你还骂他还和他生气、吵架呢？你该咋呀？哎呀！我求求你吧，你快在神面前别发火了，你一种求告，帮助扶持，还能生起气来呀？你不生气了，你去帮他啦，他对你怎么看？呀，这个人帮助我呢，这是不是友好的关系呀，他还再和你吵呀？你坐个低凳子，他坐了高凳子，他还非得把你踩在脚底下呀？可能吗？你让着他，他也坐个低凳子，他坐个低凳子，是经过你一交通，唉！美与善！好啦，你来到了神面前，不仅是高血压没有发作，你还把另一个人也带到了神面前，而且还怎么呢？还发现了人的良心、理智。就不要说其它的，高血压就没发作。世上有一句话，知足者常乐！是吧。什么人短命呢？病和气是怎么挂钩的？病由气生，你有气才会有病，你没有气就不会有病。病由气生，死由病来，死是由

病而来的。这是不是就发现了奥秘了？发现了人生的真谛！发现了人生的价值意义。我来在地上干什么呢？我该怎么活一个人？我活一个人，我和他争吵，今天没有让所有天下人看见我和他吵了，仅仅是一个弟兄看了一下，这个弟兄倒把我训了一顿，你们录下音来听听吧！还敢吗？经过这个交通以后，能不能明白什么是生命经历？什么是生活经历啦？得明白路途，等到你在实际生活当中遇到什么难处，那你就这么寻求，变成个路途来走。这回神交通说什么话？神说让你吃什么呢？吃花生豆呢，花生豆大不大呀？花生豆不大吧？神还得怎么呀？给你切开吃，给你切成片，片又切成丁，丁又切成面，你说吧！够给你生命了吧！神给你说了多少，给你摆了多少例子，我再给你交通了多少，今天还得实实际际地再给你举例子，够有生命了吧！超脱，刚才我交通的听懂了吗？（嗯。）有路吗？（有。）每次和你交通你都有路，每次看不见你走的路，这回真通了没有？（通了。）得跟神挂钩，和神不挂钩就没有生命之谈，一切生命从神而来。

你说班主任、班主任，每个人的这个名字啊，实在是太奇妙了，每个人都是在这个名字上面表演，这个班主任意味着什么？什么是班主任？班主任的使命、责任是什么？（管理学校的小孩子们。）嗯，管理小孩子们的日常生活，班主任得负责这个班里面不能出事，孩子们不能打架，日常生活中，不能尿了裤子，得监督着，生活各方面都得看着点，眼睛就得盯着，这就是班主任，这是班主任这几年信神的一个经历。从咱们开始接触以来，让班主任谈谈经历吧，一谈经历就是说："我看见这个班级里面某某某怎么怎么了，某某某怎么怎么了，某某某生活不节约，某某某生活怎么怎么……"这谈的是什么？这属于生活经历，和神不挂钩。

2020年11月30日

任何环境从神领受1

就刚才说的那个情形，埋怨了，嫌弃这些憨憨呢，害怕这些人给你带来祸患呢，埋怨弟兄带的这些人，实际上是对弟兄所做的不满是吧？如果你活在这种情形里边儿，每天唉声叹气，这又是嫌啥呢？（嫌神摆设的不好。）这就是嫌神摆的不好，所以说，你面对这些憨憨和闯祸的人，你应该有个态度，有个恨恶罪的态度、恨恶邪恶的态度，但你不能嫌弃，不能嫌弃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因为这是神主宰安排的。你得在神摆设的环境里去寻求神的心意，为什么这么安排，这样安排的目的意义是在哪？一切从神领受，如果你不能从神领受，那你就活在埋怨的情形里边儿了。你和我说：这个人干什么了、那个人干什么了，这边怎么了、那边怎么了，你在给我反映情况，我听了以后就感觉：这些人都是些什么人了？就达到这个果效。如果说，你活在埋怨的情形里边儿，一天就是这个人咋了，对这个人担心，对那个人担心……，两眼就盯在这些事情上。咱不是在认识自己、认识神，不是在这些事情上去下功夫，就这样，你自己还感觉我是在维护神家利益，我是为了平平安安的，我是为了国度建造能够平稳建造了。其实这些都是你自己的想法，是你自己的意思，没有神的意思！那是你个人的存心、个人的目的，因为你在自己的生命进入上不注重，你只是注重了个环境，这就暴露出人的卑鄙存心了，你信神只想坐着花轿安安稳稳地进国度。你嫌弃这个嫌弃那个，并不是说你是正义的。你不是看见他们愚昧无知、贫穷可怜、瞎眼，嫌他悖逆，恨恶他的罪，相反，你是嫌弃他、恨恶他给你带来了环境，叫你不得安生，还有可能会带着大红龙来找你，叫你进不了国度。所以说，你担心的是自己的前途命运，担心的是自己的肉体受不受苦，这是个自私卑鄙。再一个就是，你一味地谈这个环境，今天谈、明天谈，活在这个情形里边儿，刚才说了，这是对神的主宰、对神的安排不满、有埋怨、怨声载道！怨声载道！睡觉的时候谈、醒的时候谈、吃饭的时候还谈，这叫什么呢？怨气不止！怨气不止！当你怨气不止的时候，在你内心深处产生了一个问题：神在哪儿？对神又产生了一个怀疑、疑惑！究竟神在哪儿？神主宰安排、神建造国度怎么用这些人？怎么会用这些人？

能做出这些事？咱就会逐步地走上哪条路呢？否认神！刚开始是对神的主宰安排一种不接受、不顺服，接着对神的作工否认、不承认、不接受，这是不是背叛了？背叛了、否认了，那你还能信神吗？逐步地就成了信你自己了，一切信的都是你自己。从外面来看你是维护神家利益的，你仅仅是打了一个旗号，披了个外衣。刚才我一开始听你和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听到你有一份心、一份责任心，等再听三遍四遍的时候，我就开始反感、难受了，因为我从你嘴里边儿听不到其它的内容，我就听到这些东西，那对你是个显明，因为你就只注重这些环境，你惧怕这些环境，你不承认神的主宰，你怀疑神的主宰，你怀疑究竟是神大？还是大红龙大？究竟这个环境是神主宰还是大红龙主宰？所以我反感、难受、厌憎。那你从这儿能看到我对你的态度，那是不是也看到了神对你的态度！也就是看到了自己活在什么样的情形里边？

神给你摆设环境是叫你去体验、经历。神说："真正的'信神'的含义是人能在相信神是万物的主宰的基础上来经历神的说话，经历神的作工，达到脱去败坏性情满足神的心意以及达到认识神，这样的历程才叫信神。"在相信神是万物主宰的基础上，这个是在一个基础上来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的说话。第一个、第一条必须相信神是万物的主宰！就大个子那嘴怎么说，说什么话，是不是也是神的主宰了？你必须得相信神的主宰，神允许他说，他才能说出来了，没有神的允许他就说不出来。在相信的基础上来经历神的说话，来经历神作工。来经历，不是叫你去看，不是叫你去听，不是叫你去认识，而是啥呢？经历！什么是经历？实际地把你摆在这个环境里边儿，实际的环境叫经历、叫实际！不是一句话说说而已，叫你建方舟建了一百二十年这叫经历！把你放在旷野里边放了四十年这叫经历！那咱呢？那给你兴起环境来，叫大红龙追捕你，宗教界要血流成河，就是这一句话？经历就是必须叫你经历，宗教界它要血流成河，它必须是血流成河才行！这意味着什么？不信派、宗教界信教的都得灭亡！都得死！都得死！就是跟随这一步的人，对神话信不来的、对神应付糊弄的也都得死！这必须成为一个事实！就叫你经历这一句话！你承认神的话吗？承认

不单单是你口上的那种承认：噢！宗教界血流成河，这就完事啦？是要活出来，把你放在这个环境里边看看你怎么样，如果说你寻求的话，第一步，你是在相信神主宰万有的基础上来经历这句话，宗教界要血流成河，好啦！那再叫你看见大个子乱说话，还有谁了？周瑜是吧？叫你看见这些事实。现在不要说看人家教会里边儿怎么了，就咱当时在教会外边作工的时候，咱敲门的时候不听、不看、不接触，对神话信不来，对没有一个真实的带领人信不来，对待神话的态度就是对待神的态度。咱交通过，说兴起环境的目的意义，那兴起环境是干啥呢？神说了，有一个约伯够了，就根据这一句话，有约伯一个够了，真是神要的人，他不能临到这个环境！那能临到这个环境，就说明他不是什么好东西，就会被打死打残，必须这个事实临及。所以说，抓了一百七十号人，这是什么呀？这是必须的！是神安排好的！计划好的！不是哪个人一不小心走错路了。你必须得在相信神话的基础上，在神主宰万有的基础上，经历神的这些话，神作工结束完了要各从其类，稗子麦子要分开，要把壮汉捆绑起来，这些话要成就要应验！如果说，你对这些环境产生埋怨的心，这些环境辖制着你，你活在困惑里边儿，那你就是不相信神是万物的主宰，你没有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你也没有经历神的话。神告你说："现在不追求的与追求的就是两类人，是归宿不同的两类人，追求认识真理、实行真理的人是属于神所拯救的，不认识真道的都是魔鬼、仇敌，是天使长的后裔，是灭亡的对象。 "信与不信的本是两类人，不信的是要受惩罚的，是要受刑罚的，这是必须的。当你明白了这些以后，你对环境是不是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噢！原来这是神作的！之前你是凭你的喜好、凭你的认为，你想着：信神了，那我就应该是蒙神保守的，这些环境不应该出，这些憨憨不应该出现在神家，哪怕是这些憨憨出现在神家，神也应该封住他们的口，不要让他们乱说话，给神家带来祸患，这是咱的一种一厢情愿。你不能把你的意思嫁接在神的意思上，并且还到处宣讲，这是什么呢？在神的经营中搞着个人的经营，高举自己的谬论！咱不能按着自己的意思去干这个事情，一切得从神领受！从神领受！先把自己的这些观念、看事观点都怎么样呢？都钉在十字架上，临到事人的第一反应这不是神给你的，先把这些放下。然后呢？从神领受！把自己倒空——从神领受，从哪领受？从神话里边儿看，信神是叫你干啥呢？体验神的主宰，经历神的说话，经历神的作工，必须把

你放在环境里边，叫你实际地去经历。神作工期间作在什么人身上？败坏至深的人身上，拯救败坏至深的一些活死人，他们愚昧无知、瞎眼、贫穷可怜，这些话是不是都和你说了，这些话是要叫你去看去经历，那摆设大个子憨憨就是叫你看见，神拯救的是一些什么人，一个个都是一些憨憨，这就叫你看见：什么是贫穷可怜、瞎眼、愚昧无知，神就在中国就在这些人身上作工，就在这些人身上成就！来羞辱大红龙！就在这些人身上作工，叫他拿上神给的武器把撒但给打败！这就成啦！但现在你必须得看见，人是什么东西，叫你看见人就是愚昧无知、瞎眼、活死人！你得先看见他们是活死人，随后再看见他们能作见证，能被作成，这就是叫你看见一切都是神作的，不是人怎么样。如果说不叫他们演一场戏，你看不见他们的贫穷瞎眼、愚昧无知，而是你给他交通两句，他听了以后实行了，这个环境站住了，没有这个环境了，战胜大红龙了，这显明什么啦？什么也没显明，只证明一个什么呀？这些人原本都是听话、顺服的。这些人也可以说是圣洁的人，都成了义人了。所以说，摆设这些人是要干什么呢？是叫你去看，叫你去认识，先看见人的真实身量，瘦骨嶙峋，吃了多少神话还瘦骨嶙峋！信神几十年了，结果是个瘦骨嶙峋，又证明了什么？人太悖逆了！人太刚硬了！生命经历是漫长的，这些神话都得咱去经历，当你看见这些了，那你对神摆设的这些环境还有想法吗？你还能否认这是神摆设的吗？你就不是原来的那种看事观点了，不是说："神在哪了？神怎么了？就这些人们？"而是说："呀！神作得太好了！神真是全能的，神真是调动万有！神要显明一个人那是分分秒秒！叫你越经历越是看见了神！触摸到了神！神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你从神领受就得到一个结果，你是看见了神。你不从神领受，从个人领受呀，你就看不见神，你看见这一切就都是撒但的作为、撒但的全能、撒但的作工，所以说，你就消极、你就软弱、你就背叛，这就两级分化了。在同样的环境下，一个人他从神领受，他体验了神的说话，体验了神的作工！看见了神的奇妙作为！看见了神作工的艰难！对神产生了认识、产生了爱心！另一部分人呢？在同样的环境下，看见了什么？他看见了人一个一个地显明，看见了神不保守，神没有包容，神没有保守这些人，神没有掌管好这些人，神一不小心他们失脚了，说了不该说的话了，做了不该做的事了，神主宰不了这些人，这些魔鬼撒但他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神在哪？神管理不了！哎，撒但是自由

的，虽然话是那么说，没有神的允许撒但连地上的一根毫毛都动不了，可是实际环境中我看见了撒但想干啥就干啥。神，你在地上怎么呢？没有撒但的允许，神啊是你在地上动不了！神啊你在地上作工了，撒但不允许你作工作，你福音传不成吧！二十年了有什么果效了？二十年了你不成了蒋介石了吗？最后出了国、到了台湾了吗？他看到的是神败了。就是说神败了，神，你和祭司弟兄出了国了，弟兄姊妹跟着怎么样？跟上不也遭殃了吗？你圣灵看顾保守了吗？作工结束完了，怎么样？监狱盖起来了，一批一批地进了派出所了，那神的爱在哪儿？那神的主宰保守在哪儿？不是说“狼虫虎豹不临及你的帐篷”吗？对神是一个一个地控告，神对人审判的言语都成了对神的控告和抓神的把柄，一句一句话、一件一件事都成了对神的一种否认。所以说，两类人分开了。一类人是信神的人，越经历越看见神，体尝到神、感觉到神，最后这些人都顺服至死！就是不管神给他摆设什么环境，他能顺服至死，因为他看到了神！体尝到了神！一部分人怎么样呢？猖狂至极，最终成了撒但，全显明了，撒但下凡了，天使长下凡了。 为什么会这样呀？因为他看不见神！他活在了黑暗之地，他看不见一点光明！他不相信地上还有真理存在！他不相信地上还有正义的存在！不相信神的存在！就因为这些环境，你说这些环境，对拯救人起了多大的益处呀！神作工是不是太智慧了！同样一个环境，把两类人显明了。借着神的话、借着这些环境把跟随神的这些人拣选出来了，同样的环境，同样是在你身边的人，因为他没有神的话，因为他不相信神的话，因为他不是在体验神的话，而是在怎么呢？在分析、研究神的话，他在分析、研究神话的时候，怎么呢？上当了，分析神：神你主宰万有吗？我看你怎么主宰万有了？他不是去体验，他是去分析、看呢，我看你主宰呢，唉？我看见大红龙没倒呀？大红龙一天比一天张狂呀，你说众子民越成熟大红龙越跨台，我看见众子民没成熟呀，一个个出来显形了，你看看大个子，嗯？看说的什么话了？这是成熟的表现？你再看看周瑜，这是成熟的表现？一个个都看见了，越来越是人无耻之态的显明，跟随神的无耻之态，这就是神选民？连个外邦人都不如。神选民越来越成熟，你看不见，你看见的是这些神选民越来越显明，这些神选民越来越是地狱之子，你看见啥了？神子民越成熟大红龙越垮台，现在大红龙没垮台，而且大红龙是越来越张狂，大红龙是越来越全能，大红龙越来越有成就感，你看大

红龙原来是逼迫你的吧，到最后人家怎么呢？人家大红龙把你赶出国外了吧！到最后人家还要赶尽杀绝、还要斩草除根，怎么样？人家斩草除根了吧？这一下子一百七十号人进去了吧！这兴起来的环境还有多少人会进去呢？那你神的旨意还能成就吗？这神在哪儿？你就出国了，你全能！你全能连个人你也保守不了？还说外国人拥入中国了？怎么拥入呢？就连自己国内的这些人都保守不了，还怎么拥入呢？都是种质问、猜疑、疑惑、研究。你说人家大红龙垮台了，人家反而不垮台，人家更得荣耀，怎么得荣耀了？你看人家马上又干什么了？普查人口了！普查人口了，大海捞针，叫信神的人一个也无地可存。监控满满！为它服务的人满满，人家去查户口的人就七八个人，对吧？有乡政府的、有村干部的、还有派出所的，人家挨门挨户地查，不叫你存下一个人，你看人家大红龙，人家多全能，你看人家多实际啊？查得你无地可存！谁还敢信神？谁还能信神？没有一个身份证，你在这个国家没法运行！咱为了一个身份证，为了在这个国家能运行，得极力地配合人家的大普查，你说人到了什么地步了？就是说咱高举的不是神！高举的是人家大红龙。分析、研究！不是众子民越成熟大红龙越垮台，而是什么呢？实际看见的是什么？众子民呀是在干什么呢？垮台，完了倒下了！大红龙越来越成熟。这就是一个不信派！去分析神、分析神话、研究神话带来的后果就是这样的。

那个信神的人呢，在相信神是主宰万有的基础上，他是怎么经历神的话呢？他的看事观点是不一样的，他相信神是主宰万有的，大红龙之所以能猖狂是什么原因？噢！神说了，神说啥了？越到最后大红龙怎么了呀？越怎么的时候越猖狂了呀？猖狂是一种无能的表现，越猖狂的时候证明它是在垂死挣扎！证明它是在垂死挣扎！全国大普查，村干部、乡政府、派出所都出动了，武警部队都出动啦，而且把所有信神的人全部抓起来，还把宗教界也抓起来，剩下的把信全能神的人抓起来，从这儿看见了神！噢！神说了，宗教界要血流成河！神的旨意马上就要成就！这些人看到的是神的作工结束了，神的大功告成！哎！怎么就大功告成了呢？神说："到有一日，我所恨恶的人都退去了，我的大功就告成了。"当人都退去的时候呀！神的作工咋了？成

了！成了！你是信神的人，你看了这些神话以后，你再在相信神主宰万有的基础上经历这些话，当人都退去的时候呀，噢！神的作工就成了！再一看！可不！现在坐监的坐监，写三书的写啦，这些愚昧无知的人显明了，无能之辈显明啦，这都不是退去的信号？噢！这是马上要成就啦！成就啦！神的作工成了！当人都退去的时候，神的作工成了！每一个信号都代表着神的作工成了！每一件事在人看都是什么呢？都是撒但败的时候。神说：成了！神作工成了是高兴呀还是忧伤呀？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人们看到耶稣败了，人把神钉在十字架上了，可钉在十字架上的神说啥呀？成了！作成了！这就说，两类人，看事观点不同，那信神就是要扭转人的看事观点，叫你站在神一边看事，神怎么说你就怎么听、怎么看，这就叫信神，这叫跟随神。当你站在神一边看事，看见一切都是好的是吧？一切都是神作成了，那你看见这一切你内心深处发出来的是什么？赞美！赞美！神已到来！国度已降临！撒但已垮台，撒但在扮演着它原有的形象，叫人类都看见魔鬼撒但原来就是这么邪恶，原来就是这么个东西！啊，神给了它一个舞台，就让它这么演，原来它这么猖狂是神要它演戏，是神要人类都看见灵界的撒但是多么的邪恶，这是神的作为！当你看见这些的时候，你发出的是赞美之声！从外边儿看，一切都是祸患，退到灵里边儿看是什么呀？（各从其类。）各从其类，退到灵里边看呀，这就是丰富的筵席！你在丰富的筵席上闹饥荒，你不从神领受，不从正面看那就是说你在闹饥荒，然后你在筵席上你还卖弄姿色，发表自己的观点、发表自己的态度：呀，我怎么看、我认为、我感觉……，这是在干什么呢？在神的作工中指手画脚！成了一个恶人，成了一个罪人。在神摆设的环境中，站在神一边看事的，带来的是对神的认识，对自己的一种悖逆的认识，得来的是对神的认识，产生了敬畏！产生了顺服！没有站在神一边看事，站在自己的位置上看事呢？带来的是什么？对神产生了疑惑、怀疑、猜测，开始了研究、分析、判断，最后干啥呀？在神的作工中指手画脚、随意论断。好啦，这时候会怎么样？触犯神行政了，该死了！该死了！这是不是各从其类啦！所以说，神作工太智慧了，太全能了！让撒但中了自己的诡计，撒但本来是想来拆台的，结果了？自己中了自己的诡计！来表演了一把。叫物质世界的人类看见了撒但的邪恶形象，同时又把它自己的差役给怎么呢？钉在了十字架上，把全人类倒钉十字架。所以说，当看了这些环

境以后，有个正确的态度与观点，当看到这些愚昧、瞎眼、无知的人，你应该对他有什么态度？可悲、可怜、更咋呢？可恨！但不能产生埋怨的心。你一产生埋怨的心，就开始背叛啦，就开始埋怨神了。你在环境中，对这个人有分辨、有认识，有一个态度观点就够啦！仅此而已！接下来怎么办呢？从神领受！从神主宰安排的这个环境里边领受，领受认识以后，噢，这些事是神在作了呀！这是神的一种显明呀！神要显明，那对我来说我该怎么呀？我只能怎么呀？接受、顺服。我没有任何要求、条件，我更不能去扭转这个局面，你要扭转这个局面，你是不是想摆布呀？要有正确的观点，就好像耶稣上十字架了，知道犹大是出卖主耶稣的叛徒，是吧？而且耶稣直接面对面地和他说了，和他说的时候，十二个门徒在不在？十二个门徒都在吧，也就是说，他是出卖主耶稣的人，十二个门徒都是知道的，那他们起来指责犹大吗？记载里边有没有记载指责犹大、拦阻犹大的，没有。那是神的一步作为！那是神摆布他起来效了一步力，没有人去指责他，只是叫人去认识他就行了。你就别说犹大了，就说主耶稣上十字架被抓捕的时候，彼得把那个兵丁的耳朵给剁掉，那耶稣什么态度？耶稣没有说：他来抓捕我呢，剁掉他就剁掉吧。耶稣怎么做的呢？还给兵丁把耳朵安上，来抓捕他的兵丁还给他把耳朵安上了，反过来还说啥了？还对彼得说：“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耶稣把兵丁耳朵安上，没有在这个环境里去指责、埋怨，也没有对那个人怎么样，而是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他的角色，他的使命就是这个，他的责任就是这个。那犹大的责任、他的使命就是来出卖主耶稣的，只不过是在半路上看见他不追求真理，看见他偷钱袋里的钱花，神就怎么作了？就地取材，就不用外人了，就用家人把这个事情作了，神是边看边作，但不管怎么说最终是根据啥呢？第一，是根据人的原有的本性，第二是根据神的计划和神的经营计划的宗旨，宗旨是什么？宗旨！在耶稣的那一步工作，宗旨是神要来为人钉十字架，这个不能变！宗旨不能变！钉十字架不能变。那可变的是什么？方式、方法，谁来出卖主耶稣，这个是不是必须得固定住呀，用不用定？不用定。神来拯救人，神来作个赎罪祭，这是一个宗旨。至于谁来出卖，没有宗旨，谁也可以，那就需要边走边看了，就不需要计划好啦，可以叫外邦也可以叫跟随神的门徒，边走边看。那咱这一步了也是一样的，神的作工宗旨是不会变！就好比说，建造方舟了，神说预备粮食呢，预备粮食这个宗旨不

会变，去约瑟那边取粮食吃，这个宗旨不会变，究竟是去哪边吃呢，谁是约瑟呢？这个就未定了，这个是根据啥呢？根据人的性情、作工。那今天你跟上了，你建造了，你有这个忠心了，你能够建造方舟了，能够建造一百二十年建成了，那你就是挪亚，那你这个人就是神所选的。如果你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意志，一百二十年做不成，做了十年不行了，那是你不行了，但神的宗旨不会变，神照样找另一个人建方舟。那预备粮食也是一样的，今天给你这个负担你担不担？你担就担，你不担就不担，你是自由的，神只是给了你一个机会，只是告诉你叫你建方舟去，说这是至关重要的，把这负担给你了，你担不担？你要担那神继续给你负担，负担就是神的祝福！那神的祝福就放在你头上，那祝福就是神的爱！那神对人的爱越大环境怎么呢？环境就越大！对你的试炼、熬炼也就越多，你不爱神，那环境就平息。那你信神要为了平息呀，那你最好就别信神，或者做个不信派那你就安安稳稳过一生，到时候神惩罚不就行了？你要是说爱神，接受神的托付那你就担这个责任，担这个重担，那就会有恶劣的环境临到，这个环境临到就是要让你站个见证，那长时间的磨练、熬炼，是要把你作成。把你作成神怎么说的呀？神说："因为你本是我经营中的附属物"神的经营计划是神作工的宗旨，这个是不变的，把你作成，是个附属物，那附属物是什么意思？就是把你作成也行、把你作不成也无所谓！听懂这个态度了吧？也无所谓！神的作工宗旨是把撒但打败。神交通说过什么了呀？在你们身上能得到几个就得几个，当然是越多越好，可再多也不可能，屈指可数！就是说在中国得着一个人，神的作工怎么呢？也要结束！就是得不着人神的作工怎么呢？也要结束！从这些话里边儿就能体验到，神跟你说啥呢？神作成你，你是什么呢？是附属物。神的作工宗旨，神是来拯救全人类的，不是非得拯救你了，非你莫属？定了你了？不是的，是根据你的配合，你配合到哪儿神作工作到哪儿，建方舟了，你如果胆怯害怕退去了，不敢往前走，这是不是跟神配合不上了？你跟神配合不上了，神还非得在你身上作工吗？神这个负担就不加在你身上了，那就加在另一个人身上了，那你就咋啦？就退去了，报废啦，所以说，咱只能怎么办呢？从这里看见，经历神的说话经历神的作工，噢~是人配合到哪儿神就作到哪儿！是你越爱神环境就越大，从环境里就能看见神作在人身上的是爱、还是恨、还是不搭理，噢~我这儿的环境越来越恶劣呀，越恶劣

证明神越爱我！我如果越没环境呀，证明啥了？神把我搁置了，从神话里边儿看事来经历。那越爱我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呀？越应该还报神的爱，所以说，你更应该怎么对待建造方舟呢？尽心、尽力、尽意、尽所能地去建造！尽忠心地去建造，你越忠心地去建造，神越作工在你身上，环境也越能临到你，你想吧！你要做约瑟不是那么简单的，难道只是说叫你建方舟，存粮食就完了，就完事啦？你存下粮，你预备好以后，树大是必招风的呀，树大招风！人都听说啦，人都知道了，有人来这儿寻找了，有人来这儿寻找时，大红龙能放过你吗？大红龙必定要来找你来，你在这儿小小的环境胜不过去，那到那个大的环境里边你能胜过去吗？

2020年10月27日

任何环境从神领受2

能胜过一切死亡的辖制，那神就把你作成了。你看摩西来的时候，撒但知道了以后，怎么样？对摩西是赶尽杀绝，追杀。耶稣来了的时候——追杀，那你今天造方舟，撒但能不追杀吗？而且还是在中国——大红龙国家，不更是追杀吗？你要还想在这儿安安稳稳造方舟可能吗？不存在！根据神话看事，站在神一边看事，也就看见环境越来越大、环境越恶劣、越逼近你、越靠近你，越证明啥呢？神在看着你，神在爱你、拣选你。就是说你是一个信神的人，在神话的基础上你是这个认识。如果不信的了？环境越恶劣他越觉着啥呢？他认为什么？神要抛弃我，神要把我交给大红龙，神不要我了，所以他一这么想，就越悖逆，神是不是离弃了？所以说，两级分化。也就是说，各类人都进入了正轨，各类人都显明了，越来越明显，这个能听懂吧？（嗯。）和咱原来的那种想法认识是不是又不一样啦？（嗯。）（实际：咱昨天交通的，环境由神兴起、由神摆布呀，如果你触犯神性

情，也要把你交给大红龙。）对呀！所以说，你要看这环境是神爱你给你摆设的环境，还是把你交给大红龙的环境，是根据你的言行举止、你的表现、你的人性，是这个来分辨。你做的是正义的事，你是来建造国度了，那神是叫你站一个见证，那是神叫你用神给你的武器把它打败。如果你这个人就是拆毁神经营的，同样也交给大红龙，那是对你的一个惩罚！那彼得他坐监了，明天就要杀他了，今天怎么了？晚上就把你救出来了。先知约翰也坐监了，约翰坐监了，他是想试探试探耶稣，结果怎么了？脑袋给掉了。这就是说，神了太智慧了！太智慧了！（实际：这两方面你根据你自己去寻求，你到底是什么？）对！你自己当然知道你是什么人啦。你自己做的是义的事，那神就要试炼你，你自己作恶啦，那神就要惩罚你。你作的是恶神惩罚你的时候，你看见大红龙，这个时候是什么感觉？惶惶不可终日！那你能安息吗？不得安息。（那有些人在作工当中就是应付糊弄，根本就没有作为，这个是不是也是惩罚呀。）那肯定的呀！管教、惩罚。（如果你做到了，你的良心踏实，你哪一方面都尽你所能的去做了，那剩下不就在神手中吗，如果你没有尽到所能那就是惩罚，根本不是什么见证，这是两方面。）你看，神不是说过一句话吗？神说："我对你们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你们都忍耐，别急于求结果，配合我把我该作的工作都作好，谁也别打岔，谁也别搅扰，这部分工作作好了，神会向你们显明一切的，当我的工作完成之后，我带着你们的功劳到神面前去交账，这样不是更好吗？"叫你好好起来和神配搭了，到作工结束完了以后，我好拿上这个去神那边交账去，现在也是一样的嘛！你现在好好与神配搭了没有？如果你好好配搭了，那环境临到，你就敢交账，我手上有东西！我有国度通知书，我怕什么呀！我就不怕你，我就是此人勿动！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这时候你是什么状态？是安息的！你遇到环境是不害怕的、是不着慌的。同时从人来看，如果你遇到环境了，你这人沉着稳重了，大红龙还敢惹你吗！他不敢惹你。如果他进来一看还没说话呢，你先在心里边儿着慌了，因为你做了亏心事，你心里不得安生，你心里边着慌，怎么样？两手发抖嘚~嘚~嘚，你说大红龙会怎么说？第一个肯定得先抓你的手——招！做了什么亏心事了？而且你在心不安的时候，心慌意乱会怎么呀？是不是你心里边有什么，突~突~突地就都说出去了？这就成谁了？这就成犹大了。如果他心里边是安息的，不慌了沉着稳重的，那他再说出这

些话来，是不是就是经过思维逻辑的，是有思维、是有智慧的这个话，那大红龙就没有招儿了。因为什么？你说出的话透露不出一点信息来，还有神话作你的后盾，你打败他了！如果你的心是慌的，神在你身上作工不作工？不作工了，心乱了！你说吧，神不作工了，然后你还能拿出神话来？神话也没有了，你的智慧还有吗？没有啦！所以有些话一下子就出来了。就像大个子见了一个外邦人，倒咋了？倒把安排好的说好的话都没了、空了，就像人常说的脑袋一片空白！一慌脑袋一片空白！你沉着稳重你做了正义的事情了，像彼得倒钉十字架往回走的时候，他是坦然面对，他慌吗？他不慌！这就是说，坦然面对一切环境。在这环境中显明出来的各类人，对这各类人的态度观点你得有，不是说叫你成为麻木痴呆什么都不管了，不是叫你成为这个麻木痴呆，而是叫你去认识这些人。就好像父母给你拿过来一堆烂核桃烂果子，叫你怎么呢？叫你分捡一下，哦，那你就得认识，这是好果子，这是烂果子，怎么是烂的？掉了皮了是烂的，干烂、湿烂分好几种烂，你都能给他捡出来，分捡出来。你在分捡的过程中，你要认识烂果子，你给它扔了，你恨它、嫌弃它、讨厌它这是一个正常的观点。 可你妈给你拿果子过来，你说："这是什么果子呀？"一边捡果子一边骂骂咧咧地说，"啊？当妈的给我拿的一些什么果子，也不给我拿上点好果子，拿的啥果子了？拿上一筐烂果子，又拿来了一筐烂核桃，这都是些啥东西了？"你埋怨这环境不好，埋怨你妈给你摆设的这环境不好，埋怨给你拿的果子不好、核桃不好、柿子不好，这是什么？这是逆子。那要是孝子呢？同样拿过来核桃、果子了，把好的坏的都分开，这烂的扔了，这不要了讨厌它、厌弃它，他只是认识分辨去作这个工作，在认识好的坏的，该弃绝的弃绝，该讨厌的讨厌，剩下该宝爱的宝爱，珍藏起来。他在作这个工作的同时他恨恶的是那个东西，他对他父母给他这些东西有没有观念？没有。他只是个接受顺服的态度，这是不是就好理解了？同样的环境，从外边来看，好像都是嫌弃这个环境，这个人咋了那个人咋了，但是实质不同，有的人是说这个人就是不对，可有的人就发出什么了？他说这个环境不好，这就分成了两类。其他没什么吧？（我临到这些事，马上就是对付修理，让他看见这些问题的存在。）这是应该有的，你看见坏果子了，咔嚓~削了它，这就是修理对付该有的，但是你削了它，你不能说这是给我拿的啥果子呀？你问你妈，这给我拿的啥果子呀？你不是去质

问。（没有说神摆的不好，没有这个。）谁也不会直接说，（这个人埋怨带领没交通到，这个是不是埋怨神呢？）这个不是埋怨神，这是他们不作工带来的，他们的不作为，变相的就是你不作为，这得对自己的职责有认识。（心里想着，我看见这些问题了，一两天还得再见带领再交通，我是这个意思。看到咱说到了，可果效没上来，还是没做到，咱该做的还得做。）这就好比说一堆果子放到桌子上了，你说烂果子了还需要往家里拣吗？当时在树底下就应该拣好，烂的就不要了，不往回拣了，这是何苦呢？直接在树底下把好果子拿进来不就行了吗？这就好比带领工人，在树底下和桌子上，咱直接从树底下，源头抓起。我给你这样交通并不是不叫你去作工，看见这些污秽邪灵、无能之辈，并不是给他一个态度，然后不管了，那是神的作工，神的显明，一句话完了和你没事了。（对，我就说这个了嘛，要是这样这不是不作为了吗，就是看见了这些以后，你明知道了以后，那你该怎么进入，该怎么走，该怎么重新再去面对去做呢，这个就对了，是不是这个？）作工和进入各是各，有时候不是神摆设这个环境不好，他谁敢说这话，就是打着他他都不敢说这话。可是你流露了呀，哎呀！这些都是什么人呀？这儿出问题那儿出问题，今天出问题了交通了之后，明天还是这儿出问题那儿出问题，什么人呀都是？怎么连个这也做不了，然后反过来还得给他交代，这个这样做那个那样做。你不给他交通作工的原则，神的心意，你是告他一个规条，你说这个话不说那个话，这是不是也是个偏差，你必须给他交通原则和神的心意。再一个，不要一再地发牢骚，你发牢骚的表现是什么？就是埋怨，你只针对这个人他的败坏性情，那你该杀的杀，该扔的扔，别到时候了我又不杀了、不扔了，哎呀，这是神的摆布，神摆布犹大就在这儿了，我就在这儿啦，叫他出卖吧。这是不是又走极端啦，不能走极端。这个带领有问题，该处理的还得处理，该作工的还得作工，在你作工作完以后还仍然有这些东西，那就是神摆设的。那就是神要作的，你不能再作再埋怨，拦阻、埋怨。刚才给你说了，你父母端过来一碗苹果来，有好的有烂的，你看见这些苹果以后，你应该怎么？就放在那儿烂的也吃？哎呀，父母端过来了，把烂的也给我吃了，我吃了这个烂的是顺服神，我不吃这个烂的就是悖逆。这就是刚才给你说了，给你摆设什么人，父母给你放在这儿，是叫你干啥了，你去分辩认识完了，然后你还得替神做点事吧，替父母做点儿事儿吧，给你烂苹果你

就不能削一削？他烂的厉害了你不能扔喽？你不能洗洗？这是不是你该尽的责任，该尽的义务？那把你放在这环境里边儿，这些垃圾你该清理的清理，该洗的洗，但你不能埋怨你妈，啥烂苹果了，烂苹果就不要往过拿，不干净的苹果不要往桌子上放，你不能洗洗？你对父母是埋怨，那父母为啥给你拿这苹果了？一个是叫你认识分辨，一个是叫你替父母做这个事，你只管吃、你只管喝，什么也不做，端吃端喝？那有你父母的意思，神给你摆设环境也是一样样的，摆设这些垃圾过来就是叫你去认识分辩，为什么来在大红国家作工？就因为，这些人要败坏有败坏，要邪恶有邪恶，这才能够征服人、显明人、成全人。把烂苹果放在桌子上，你能把烂苹果清理出来，该削的削，该洗的洗，证明你这个人不是弱智，还能分得清烂苹果好苹果，并且还能处理得了，你这个人呀，行了！可以上世界上了，能成个人啦，可以自立啦。拿过来一个烂果子放在桌上，你抓起就吃，说明什么？弱智！神撒不了手，不是神所要的人，那父母敢叫你出门了，不行，如果年龄小了不敢叫你出门，如果年龄大了这就是弱智，定型了，各从其类吧，定了，完了！就为了显明你。一个是弱智吃了，一个是啥呢？狂妄自大看不起你父母呢，你就藐视、小瞧：当妈呢，看你拿的这些果子吧，当妈的连个果子认不了，烂了的果子还往桌子上放了？指责、训话，埋怨来了，狂妄自大！咱今天信神呢，啊！你神家人，怎么能用这些人，怎么能用大个子，怎么能用周瑜，怎么能用敌基督呢？这是不是嫌神作工摆设的不好？这就是埋怨、亵渎、指责、自是、狂妄、藐视，就这样还认为信神也没有什么意思。这是不是太有意思啦？这流露出来的就是一个性情，这就叫性情。给你放过来一个果子来，那性情好的人，人性好的人，会想：那给我拿过来了，我顺服，怎么顺服了？你给我拿的坏果子，我就把这个果子清理清理，削的削，洗的洗，我没有什么埋怨指责，父母给你拿的烂果子，我只是把这些果子整理好以后，供大家享用，这就是人性好的。人性不好的张狂的人，一看了这苹果以后，指责、训话，拿起盘子就扔了，这还放桌子上？咔~一扔，撂挑子。这些人信全能神，国度建造了，什么人了这是些？这还国度建造了？啪~一甩门子不要了，这就是乌合之众，这是不是把苹果扔了的一种表现。看不起呢，藐视，你藐视的不是这苹果，藐视的是给你端苹果的这个人，藐视的是你妈。咱今天信神了，教会里边的垃圾，你把这些垃圾扔了，你嫌弃它、讨厌它，这

是什么呢？你是埋怨神的主宰，而不是在主宰中去认识他、修理他，这些都是败坏至深的人，修理对付就把坏苹果该去皮的去皮，该去芯的给处理了，处理成了可供神享受之物，这样咱就做到人该做的了，尽心尽意了。能抠的抠了好的剩下，不好的全部扔了，不要连好的坏的全都扔了，这就不是个人。说起这个人性了，一个人是拿起来都给扔了，一个人把好的不好的分开，默默无闻，勤勤恳恳，什么话都不说，捡完了以后：妈吃吧、姊妹吃吧、孩子吃吧，什么话也没有，没有其它话说，这就叫顺服，顺服神的主宰安排，顺服父母。给你端过来一盘好果子肯定你顺服呀，端过来一盘烂果子，我整理整理吃了它，整理不出来，那我把这个烂的整理一下，能整理多少我吃多少，给孩子吃，给父母吃，这是不是个好人呀？就像媳妇，一个是为了和婆婆生气，本来是在她家能吃的果子，可是到了她婆婆面前，这果子能吃不能吃？不能吃，啪~ 给扔了，她是嫌这个果子吗？她是嫌她婆婆呢，给她难堪，藐视她。举例子说这人性了，一个是人性好的人，一个是泼妇是吧，把这苹果就扔了，这代表着这个人的性情。顺服的是什么呢？ (贤妻良母。) 贤妻良母是吧？她的这种表现是什么？这是一种性情。还有一种是什么？愚昧痴呆，你给我烂的就吃烂的，你给我好的就吃好的，通吃，这是痴呆不讲分辨，就是说人生那时候的顺服，神给我摆设的我只能顺服呀！就是你给我烂的我也吃，你给我好的我也吃，通吃，这就成了弱智了，咱好的烂的分开处理了，替神做这些事。咱举了几个例子？一个泼妇、一个贤妻良母、还有一个弱智，三个是吧？(嗯。) 认识这个性情，认识父母摆设这个环境的目的意义是干什么呢？完全就是要显明了，把这三类人都显明了。

(人生：还有这方面怎么办？) 还有这方面你就变呀！(那你说环境来了，该怎么去接受呢？我从神领受，第一你得接受过来， 接受过来的时候，你就能……) 你接受过来是怎么接受过来的？是说你对这个环境没有埋怨，只是从里面去认识分辨，这就是接受过来了，不是说哪个人作了恶了，或是悖逆来了，有什么邪恶来了，我先接受过来，我先不打你我也不说你。(就顺服神主宰安排的这个环境，假如今天出去作工作去了，作着工作呢，别人修理对付你，你该不该接受，我说

的是这个，第一是你作这个工作，不是说我一味地顺服，不是这个。) 你说的这个接受和神说的这个接受不一样，你出去作工呢，今天作工给你摆设了两个敌基督，或是一个恶人，或是今天把你打了，或是欺压了你了，你什么想法，你怎么认识？你认识到敌基督这是神摆设的，你欺压我这是神摆设的，你说什么我都接过来，这算不算接受？(这不算接受，神给你摆设一个敌基督，你得把它打败嘛。) 神给你摆设敌基督你接受过来，不是说你把他打败，你把他打败这是你站了个见证。你把他接受过来是什么表现呢？就是神给你摆设个敌基督来了、恶人来了，他们打压你呢，欺负你呢，你不管他们打你还是欺负你，你没有产生埋怨的心。你比如说，人家打压你了欺负你了，说你是敌基督，人家攻击你呢，呀！神怎么给我摆设这么个环境呢？你说这样了还信神呢？这还有什么意义呢？哪还有前途命运呢？拉倒吧，人家都弃绝不理我了，人家都小瞧藐视我，我还不如回家呢，在哪儿不能信了，我还是回家信吧，我去我姐姐家吧、去我孩子家吧、我回归世界吧……。这些是什么？(背叛。) 背叛，这还叫接受吗？这就是不接受。就是说不管什么环境，敌基督、邪灵来了，不管是对你攻击了、毁谤了、论断了，你至始至终怎么呢？你是没有背叛神的心，没有消极软弱，他们影响不了你与神之间的关系，这就叫接受，不影响你与神之间的关系——接受。不是说非得把他取缔了怎么样，敌基督我必须把你挪去、打倒，必须吗？这不是必须的。你得根据现实环境，神把他放在这儿，你寻求神的心意了没有？这个敌基督还有什么用处呢？你好比说，神交通的盖房子修门子的那个人，神说这个房子这么高，你把这个门子盖得大些宽些，那人听不听呀？(不听。) 不听神的，而且还做出事来，你说这个人是不是敌基督呀？是敌基督。如果这个环境交给你，你对这个人怎么处理，还要不要？(要。) 一般人就不要他了。跟你说什么话都不听，把这事情做成这样，你就是不顺服，叫你一二一，你就二一二，而且你还对着干，你还敢做出事来，还能要吗？这个人不能要了，按正常来说这个人就不能要了。可是这个人他干的不好，最起码还能给你盖个门子，如果说今天你把他开了以后，就没人盖这个房子，就没人盖这个门子了，这个人能开吗？(不能。) 不能开。如果这里人才济济，有这么多人，那还要他吗？那就不要他了，就是说，要不要根据他的背景。神不搭理他，揭露出来让他效力，效力还得对付修理他，叫人都去认识、分辩他，让人和他这

种性情都和不来，让人都弃绝他，他在这儿就待不下去了，他自己就走了，不用神处理他，不用人开除他，这就是淘汰他了。咱刚才说的接受过来，给你摆设这个人，他给你盖的门太高了不合适，这个人用不用呀？你用他，接受过来，你不用他就没人，这是接受过来。这个接受过来可不是敌基督说了什么，敌基督说你是恶人，说你是拆毁神经营的，你说行了，这话我现在认识不到，我先接受过来，这是不是浑话了？(嗯。) 用接受吗？(不用。) 你首先得分辨认识清楚，这个事情就不用接受，你说什么话呀？我都接受你？不是说从这个话语上，你说了我接受过来，他真接受过来了吗？(没有。) 他是从话上接受过来。那是假的，不等于接受过来。

念念这段神话："就是说，作恶的人与行义的人总归都是受造之物，作恶的受造之物到最终是灭亡的对象，行义的受造之物则是存活的对象，这是对两类受造之物最合适的安排。作恶的不能因其悖逆而否认其是神造的但是被撒但掳去而不可挽救的对象，行义的不能因其能存活下来而否认其是神造的但又经撒但败坏而蒙拯救的对象。作恶的是悖逆神的受造之物，是不可挽救而且已被撒但彻底掳去的受造之物，作恶的人也是人，是被败坏至极的人，是不可挽救的人，同样也是受造之物，行义的也是被败坏的人，但是肯脱去败坏性情的人，是可顺服神的人。……所以说，各类人的结局是同时显明的，并不是先让一批蒙拯救的人进入安息之中之后再将另外的恶人放在一边一点一点地审判或惩罚，事实并不是这样，当恶人被毁灭、可存活的人进入安息之中时全宇的工作就都结束了。"

交通了再看这段神话结合起来。神说："就是说，作恶的人与行义的人总归都是受造之物，作恶的受造之物到最终是灭亡的对象，行义的受造之物则是存活的对象，这是对两类受造之物最合适的安排。作恶的不能因其悖逆而否认其是神造的但是被撒但掳去而不可挽救的对象，行义的不能因其能存活下来而否认其是神造的但又经撒但败坏而蒙拯救的对象。作恶的是悖逆神的受造之物。" 就是不合你意的环

境，是不是神摆设的？不能因为咱的悖逆，不能因为咱的恶行，否认了神主宰万有，这个否认不了，你作恶你也否认不了，你行义你也否认不了。“作恶的”你不能说看不见神的主宰，神家怎么还有这种人了，看世上的人还有比这人性好的。“行义的” 你不能说今天我作工呢，谁在我的对付修理下，走上了正义，在我的修理对付下，他才维护了神的工作，才能蒙拯救，他把荣耀归给谁了？归给自己了，不能把荣耀归给你自己，因为什么？因为依然是神主宰，神的行政掌管，咱只是个配合。 “行义的不能因此能存活下来而否认是神造的”。 不能因为能剩存下来，咱倒狂妄了，就感觉我能，瘟疫来了，有人死了有人没死，你不能说，哎呀！我把自己保护好了，我带口罩了，那是神的主宰、神的安排，是因着你的义，保守你让你剩存下来，不是说你自己的一种行为做法，你否认不了神的主宰，否认不了你是受造之物。 “行义的不能因为剩存下来，否认其是神造的经撒但败坏又蒙拯救的对象”。 咱是因撒但的败坏而蒙拯救的，而不是本身就是圣洁的。 “作恶的是悖逆神的受造之物，是不可挽救而且已被撒但彻底掳去的受造之物，作恶的人也是人，是被败坏至极的人，是不可挽救的人，同样也是受造之物，行义的也是被败坏的人，但是肯脱去败坏性情的人，是可顺服神的人。” 都是人，都在神的摆布安排之中。 “所以说，各类人的结局是同时显明的，并不是先让一批蒙拯救的人进入安息之中之后再将另外的恶人放在一边一点一点地审判或惩罚，事实并不是这样，当恶人被毁灭、可存活的人进入安息之中时全宇的工作就都结束了。”这是同时的，就是说神的作工把人显明了， 放在不同的环境中，就是让你认识分辨，看他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性情，流露出来的是什么？显明出他是恶人，显明是恶人的同时，你在作工的过程中，你做了什么？你是不是配合神的经营了，你是不是尽心、尽力、尽意了，你在作工的过程中，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你有了没有？同时的。神哪篇话说的，人都进入了正轨，什么是都进入了正轨？就是抵挡的越来越抵挡，是吧？悖逆的越来越悖逆，进入正轨了，人的情形越来越正常，两极分化。在咱人来看，抵挡神、悖逆神的那部分人被淘汰了，是吧，也可以说没有进入正轨。在人来看他就是没有进入信神正轨，在神那儿说都进入了正轨了，那怎么是进入正轨了？那部分人就是要淘汰他了，神不要了是进入这个正轨。(没认识上去，我心里认识就是，我带的弟兄姊妹都进入正轨了。) (他这个观

点是什么观点呢，都想让人马上进入正轨。) 都进入正轨是说什么呢？你是什么样的人就进入什么样的正轨。作恶的进入作恶的正轨，义人进入义人的正轨，带领进入带领的正轨，各从其类。 (他心里向往的是，带领什么的，都进入正轨。) 就像哪个单位，哪个部队上，一二一，一二一，都一二一，进入正轨了。(我说的这个正轨，巴不得人生变得哪方面工作都能拿下来，啥也能做了，她达不到，气得我有时就带着血气和她说话了，是不是人生？这是我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 (我也有问题。) 都谦让开了。 (我心里是拔苗助长，让你拿出来光鲜亮丽的，心就是这个心，巴望着人人都能放在桌面上。) 每个人都放在合适的环境里边，每个人都尽情地表演，这就进入正轨了。义的在表演义，恶的表演恶，邪恶的表演邪，各自进入正轨了。(这就是我里面领受不了神话，还得你交通，才知道是这么个正轨，我还以为是那个正轨。) 简单交通一下就行了，我走了以后，怕你们走了极端，又怕进了这个环境里边出不来，交通交通叫你安息了就行了，安息了吧现在？(嗯。)

最后再读一下这段神话：《话在肉身显现·你们当思想自己的所作所为》

每一个人在每一天所作所为、所思所想的都是在那一位的眼目之中，同时也都在为自己的明天而预备，这是所有活着的人所必经的路，是我为每个人所预定好的，没有人能逃脱得掉，也没有一个人能破了这个例。我的话语说了不知有多少，我的工作更是作了不计其数，我天天都在看着每个人都在按着其原有的本性、按着其本性的发展而顺其自然地进行着他们所要做的事，不知不觉中，许多人都已经走上了“正轨”，这个正轨就是我为显明各类人而设置的。我早已将各类人都摆设在不同的环境之中，他们都在各自的位置上表演着自己原有的属性，没有人捆绑他们，没有人引诱他们，他们的一切都是自由的，他们的流露都是很自然的，唯独不能使他们得释放的，那就是我的话语。所以，一部分人很勉强地“读读”我的话语，从来就不去实

行，只是为了混得“不死”这样的结局；而有一部分人则是很难忍受没有我话语引导、供应的日子，便很自然地时时捧着我的话语，日久天长，便发现了人生的秘密，发现了人类的归宿，发现了做人的价值所在。人类在我的话语面前只不过就此情形而已，而我只是让一切都顺其自然，不作任何迫使人以我的话语为生存根基的工作。所以那些从来就没有良心、没有生存价值的人都在静观其变之后而大胆地丢掉我的话语而另行其事，他们开始厌烦真理，厌烦从我来的一切，更厌烦呆在我的家里，这些人为了归宿、为了逃避惩罚暂时栖身在我的家里，哪怕是效力，但他们的存心从来就没有改变，他们的行为也没有改变，这更助长了他们得福的欲望，助长了他们只想一次而永久地进入国度，甚至进入永久的天堂的欲望。他们越是这样地盼望我的日子尽早地到来，他们就越觉得真理成为他们的拦路虎、绊脚石，他们恨不得一脚踏入国度而永久地享受天国的福气，不用追求真理，不用接受审判、刑罚，更不用这样低三下四地栖身在我的家中任我使唤。这些人进入我的家中并不是为了满足寻求真理的心，也不是为了配合我的经营，他们的目的仅仅就是为了做下一个时代不被毁灭的一员，所以他们的心中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真理，该如何接受真理，这就是这些人从来就不实行真理、从来就不觉得自己败坏至深而从始至终栖身在我家中做“奴仆”的原因所在。他们“耐心”地等待着我日的到来，又很不厌其烦地被我的作工方式甩来甩去。他们无论下多大功夫，付什么样的代价，没有人会看到他们曾经为真理而受苦，曾经为我而付出，他们的心里都在迫不及待地想看到我废掉旧时代的那一天，更急不可待地想知道我的能力与权柄到底有多大，他们从来就不急着做的事情就是改变自己、追求真理。他们喜爱我所厌烦的，厌烦我所喜爱的，盼望我所恨恶的，同时又害怕失去我所厌憎的。他们生存在这个邪恶的世界之中，从来就不恨恶，而且又深怕我灭掉。在他们矛盾的存心之中，喜欢我所厌憎的这个世界，同时又“盼望”我尽快灭掉这个世界，好在他们还未离开真道之前幸免被毁灭这一劫难，摇身一变又成了下一个时代的主人。这些都是他们不喜爱真理、厌烦从我来的一切的缘故。或许他们为了不失去福分而暂时做一回“顺民”，但他们得福的急切心理与他们害怕被毁灭进入火湖里的存心是从来都掩饰不住的。我的日子越是逼近，他们的欲望越是强烈，而且灾难越大，越使得他们手足无措，不知从何处开始做起才能博得我的欢欣，才能不失

去盼望已久的福分。一旦我的手开始作事，这些人便蠢蠢欲动，充当急先锋，他们只想冲在队伍的最前列，深怕不被我看到，做他们认为是对的事情，说他们认为是对的话语，但他们从来就不知道，他们所作所为从来都是与真理无关的，他们的行为都是在破坏、搅扰着我的计划。尽管他们很卖力气，尽管他们吃苦的心志与存心很真实，但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与我无关的，因为我根本就没有看到他们的行为是善意的，更没有看到他们在我的祭坛上摆放什么，这就是他们这么多年来所行在我面前的。

2020年10月27日

撒但的食物

（马丽：前一段时间，群里下发工作安排，让弟兄姊妹把手机和卡格式化，我说让格式化呢，配搭说删除了就行了，不用格式化，我感觉配搭和我说的就总不在一个线上，我就不想搭理配搭了，然后我就不说话了。）

你不说话了，认为官大一级压死人，她爱咋地咋地去吧，这是无声地抵抗！你不说话就代表没有性情了？(有。)无声地抵抗是不是更有劲了呢？以静制动，叫你抓不住我把柄，我虽然没给你挖陷阱，但我不让你抓住我的把柄。现在是什么时候？灾难开始降下了，灾难降下的作用是什么呢？毁灭一部分人，刑罚大红龙，同时刑罚众子民，是吧？七碗灾祸倒下，刑罚众子民。灾难是漫长的，借着时间的推移，神选民逐步地被作成，众子、子民逐步被作成。第一批得胜者你没有赶上趟儿，第二批就是现在，你跟随多长时间了？然后你的活出是什么呢？被神话彻底征服了没有？你只是被神话征服，只是来到了审判

台前，可以接受神的审判刑罚了，只是得到了个赎罪祭。你在尽本分的过程中，还在撂挑子，凭你的喜好尽本分，凭心情尽本分，高兴了我就好好做，不高兴了我就撂挑子，这是不是敌基督的作为？神说：“你们对自己该进入的、对自己该活出的得明白，而且得进入，到最终你达不到被成全，你也不是真正的人，那你将后悔莫及。”神的作工什么时候结束呢？当灾难正式降下的时候，那时候人的位置就怎么了？(就定了。) 定了！那时候位置就定了！现在就是阅兵呢，看看谁是神选民，谁走的是神选民的道路，谁走的是敌基督的道路。当阅兵一二一的时候，看见你走的是神选民的道路，那神在那边就定了，把你放在神选民里去操练，成全。如果在灾难降下的时候，你还没有走向正轨，一二一还不行，还不能跟上一二一走，还是这儿一二一，你二一二，你对着干、对抗、抗拒，在神作工结束的时候，你还处于这种情况，那你还和神选民、神子民有关系吗？没关系了。这个时候呀，就是定你的结局呢，在灾难降下的时候，神选民的位置就定了，然后在操练中，看能不能把你作成。就是说，灾难结束的时候，才是神选民被作成的时候。咱以前交通过什么呢？国度什么？通知书是吧？(嗯。) 现在只是让你操练，得着国度通知书，有国度通知书不等于你就能毕业了，如果说你现在不是往正道上走，你还搞个人的经营，还耍小孩子脾气，不走正道，那你就连国度通知书都没有，你连学校都进不去，你有可能毕业吗？不存在。所以说，灾难降下的时候，就是开学的时候，是你拿着国度通知书进国度的时候。进国度的时候，不是你进去就完事了，而是怎么呢？开始进入正式操练啦！生命进入是漫长的工作，不要想着一天两天结束，灾难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结束的，不要想着哪天混入国度，等待时机，到时候神作工一结束，你就进入下一个时代了，不要有那种心态，不可能。

神说：“人经撒但败坏后便成了畜生，人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人经撒但败坏后便成了畜生。珍珠不摆在猪前，你说，咱每天吃着神的、喝着神的、接受着神的供应，每天有生命供应着你。咱就不要说呼吸着神造的空气、享受着神的万物了，就咱在外面作工，给你找个接待家，接待家接待着你，接待家是怎么想的？哎呀！接待了弟兄姊妹就

是接待了神啊！弟兄姊妹把你当成了什么呢？当成了神的羊来接待、来对待，也就是说，你吃着神的、喝着神的、住着神的，最后享受着地位。他们觉着作在弟兄姊妹身上就是作在了神身上，是这样对待你的，而你是怎样对待人家的呢？最后来了个不说话，那是不是废物呢？那神家养活废物吗？成了猪了，吃了睡、睡了吃，哼～哼～哼，你说咱那个时段是不是就是当猪了呢？神说："人经撒但败坏后便成了畜生，人所思想的尽都是恶，都是污秽，没有善，没有圣洁，这不是撒但吗？"人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你连话都不说了，可想而知，你心里所想的是什么，日思夜想的都是恶。你说这还用解剖呢？应该是你自己去反思吧？为什么不搭理他，你说的那些是理由吗？和你说的不对号，然后就不搭理他了。你也没有帮助帮助他，或者是寻求寻求，咱两个人哪方面出差错了呢？是你的做错了，还是我的做错了呢？应该改正一下，还应该互相采纳一下，研究一个共同的处理方案，这就不研究了，是吧？问都不问了，你说吧！就咱这样的表现，在世上连个世人都不如，世人帮忙盖房子呢，搬东西呢，弄什么呢，人家一个意见，你一个意见，你们互相是不是还得交流一下呢？抬一个东西，你说一个人抬着一个角，别人说得用绳子捆住抬，别人拿绳子的功夫，然后你就不搭理了，帮忙的也不是这样的呀！帮忙的你也得把工作帮了吧！你不说话了，你说你帮忙了没有？马丽，帮忙了没有？连话都懒得不想说了，还用手、用脚呢？直接背叛神了。

你说有这样帮忙的吗？帮忙都不是帮忙的，完全是凭着己意办事，在神家打着神的旗号，搞着个人的经营？可不可以这样说？外表上来说，咱是信神尽本分呢，可咱信神尽本分是不是得有原则？是不是互相之间得有个协商？可是咱有没有协商？持守自己，你接受我的你就接受，你要是不接受我的，我就不搭理你了，各做各的，咱就搞诸侯吧！你跟谁搞诸侯呢？今天你跟你的配搭搞诸侯呢？不是。还是和你的上司、和你的上层带领？基本的规矩有没有？作为带领，说出话来了，咱能不能听听他的意见呢？他那个意见不对，咱能不能反馈个意见呢？这些过程你有没有？咱能为真理受一点屈辱吗？这还犯不着是为真理受屈辱，而是为咱的本分付出一点。

所以说，你到处搞的是什么？搞的是面子工程。你让我尽本分，你不仅得给我安排家，安排我吃喝，解决我的吃穿住行，你还得怎么呢？还得给我面子，还得让人尊重我，说话语气还不能重了，重了伤害我的自尊，我不干！如果你是下级，我就“打”你，如果你是上级，我“打”不了你，那我就不搭理你，我就搁置你！架空你！你说咱的性情恶毒不恶毒？你说你是皇帝，那我大臣这儿不给你往下贯穿，不给你采纳意见，下面有什么事，我也不和你商量，不和你说，你再是皇上，再厉害，在这儿也是空权！你也是一个傀儡！空壳子！空架子！实权还在我手里边儿。你说咱的性情恶不恶呢？在神的作工中，搞着自己的经营，这叫较量！拿本分撒气！较劲！你说你在外面作工，还叫尽本分吗？那还是不是本分呢？那是玩弄本分！玩弄真理！藐视真理！藐视神家！玩弄神家！这个话过不过分？(不过分。) 这是不是事实？(嗯。) 你对待本分的态度就是对待神的态度，你对待真理的态度，就是对待神的态度。本分从哪来的？是因着神的经营计划而有的，没有神的经营计划，那就不存在有本分，有神的经营计划才有了本分，有本分尽那是神对你的一个高抬、恩待！因着神的高抬、恩待给了你个本分，结果你怎么呢？玩弄本分！你不管这个工作能作了作不了，能作好作不好，你给它搁置。你只管你的性情，任性！我想怎么来就怎么来，自是！这个事情不管你持守得对还是错，讨论这个不讨论呀？(不讨论。) 我不调查、核实你是不是在落实群里面的安排，你就是落实了群里面的安排，你的配搭没有落实，你的性情也是一样的，你没有考虑神家利益，你的性情是看神家笑话。你如果说没有按群里面去落实，这就更不用说了。如果你是按群里面落实的，他没有按群里面落实，那你就有责任、有义务把扭曲的正义给扭转过来，去维护神家利益。可这些你没有做，你不搭理、你搁置，你就是看神家笑话。你说把本分给了你，给了你个小小的托付，给你个托付是对你的什么？对你的信任、对你的高抬，看得起你，这说明神家把你当作了一个信神的人。我把你当人待，我把你当弟兄姊妹待，我把你当跟随神的人待，可是你呢？你把我当人待了吗？你把神家当神家待了吗？

“这不是撒但吗？你经历许多作工还没达到变化、洁净，仍活在撒但的权下，仍对神没有顺服，这就是只被征服没被成全的人。为什么说没被成全呢？不追求生命，也不追求对神的作工有认识，只贪图肉体享受，贪图一时的安逸，致使生命性情没有变化，没有恢复到神造人原有的模样，这样的人就属于行尸走肉，是没灵的死人！”不追求生命！你说你这是追求生命的表现吗？追求生命应该怎么追求呢？追求生命是说啥呢？什么是生命呀？追求生命就是追求真理是吧？真理是什么呢？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也就是下一个时代的生存法则是吧？你不追求生命，也就是说你不追求做人的原则、做事的原则、敬拜神的准则，你不追求这个。你不寻求、不追求得到下一个时代的生存法则。今天做人呢，咱是谁呀？我是神选民，神子民，神子民应该做什么呢？应该做对神有益的一切事，不能做无意义的事，我不能当撒但的傀儡、走狗，我要彰显神、荣耀神，我不能让撒但抓把柄，我做人、行事得维护神家利益。

他是不是敌基督，影响你信神吗？他打压人了，他的言行举止就是敌基督，你该不该实行真理呢？(该。) 他是敌基督，你应该实行真理，你不能说他是敌基督，你就不实行真理了。咱多数人是不是都在这个问题上犯浑呢？一说起来就是：“他怎么怎么了，他不对，我就不怎么了。他是敌基督，我怎么敬拜神呢？”听这话浑不浑？他是敌基督，我怎么能悔改呢？他是敌基督，我怎么还能维护神的工作呢？他是敌基督，我怎么还能利用敌基督效力呢？我怎么还能告诉他怎么去作工呢？所以说我只能不搭理他，搁置他。他是敌基督应该怎么办？我在这儿，是不是给你做了个标杆？(嗯。) 如果他是敌基督应该怎么办？揭露解剖他，是吧？(嗯。) 还要怎么呢？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揭露解剖，把他揭露得体无完肤。) 更重要的是让别人都看见他、认识他，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利用他效力！

神不灭大红龙，为什么不灭它，不灭大红龙也是神的公义，是让大红龙效力。那你允许不允许神利用敌基督效力呀？(不允许。) 保罗是不是敌基督？是吧，保罗是敌基督。神让他效力，你允许不允许呀？你说保罗是敌基督，不能、不让他效力？如果他能被作成，就利用他可取的部分，成全他不可取的部分、成全他不足的部分。如果他不追求，他不是那块料，那对他来说，就是啥呢？完全就是一个利用。所以说，在神作工时期，神就知道保罗是个敌基督，保罗一直想要个归宿，神一直不给他说，为什么呢？神说："而保罗只是外面作，虽然他也下功夫，但他作工是为了把工作作好好去领赏赐，一旦他知道自己得不着赏赐，那他就能将工作撂下。"所以说神就一直让他效力。而今天呢？神作的是什么呀？打败撒但的见证！神作的是更智慧的工作，今天就是敌基督，我还把归宿告诉他，还让他跑不了，这是不是更智慧呀？更不让他抓把柄呀？你别说我把你当敌基督，我没有把你当敌基督待，我把路途给你了，是你不追求，是你明知故犯走到了路终。走到最终，结果，受到了惩罚，他还有怨言吗？他还说什么话吗？让人看见了神的公义！所以说，你看我对待敌基督的原则是什么呢？(利用。) 利用！但同时我把归宿给他了。耶稣那时候作的是不给他归宿，当时不给他归宿是什么原因？是因为那时候神没有直接作真理的供应，没有作成全人的工作。那是恩典时代，主要的不是话语时代，不是作成全人的工作，不是作人完全打败撒但的工作。而今天是话语成就一切，完全是种显明，就是把真理给你也不行，你听了也听不明白，直接把归宿告你说了，你还是效力的。所以说，山中的野兽让他顺服如羊，即使他是野兽，他也得回来效力，这更能让人看见话语的权柄！看见神的智慧！让他效了力，在他临死之时，嘴里还得喊出神的公义来！为什么喊出神的公义呀？是因为神提前告诉了他的归宿！提前告诉了他的归宿，他还能有埋怨吗？还能说神没有告诉我？给你说了："你作恶就是死！"让他达到什么程度呢？我什么也明白，就是实行不出来，最后怪谁呀？只能怪自己了，不能怪神了。因为这步工作和那步工作又不一样了，这步工作就是话语的工作，成全人的工作，成全与淘汰的工作，你不接受就淘汰你，淘汰也让你规规矩矩的，让你心服口服加眼服地退去。

保罗，神要利用，敌基督要利用，今天，大红龙还让它存在，是要利用。那今天在你身边给你放一个敌基督，你利用不利用？(利用。) 利用，利用的同时你还得怎么呢？你还要卡住他，你在卡住他的基础上利用，你不能让他带来祸患，带来祸患你还能不能利用了？不能利用了，不能利用就不要了，不能要。那你要觉着他是敌基督，那你就应该利用他。可你这个不说话是什么呢？是利用吗？你是拒绝使用，我看见他是敌基督，我拒绝使用他，我不让他效力。他就是不是敌基督，我也不使用他，我罢免他，这是不是一种罢免？(嗯。) 你说咱是不是做了打岔神经营的事呢？这是不是拆毁神经营的事呢？打岔拆毁，咱走的是不是敌基督的路途呢？吃着神的、喝着神的跑外道，打岔神的经营，外面还挂着“咱是信神的人”。神并不是恨恶那些不跟随他的人，而是恨恶什么呢？恨恶那些跟随着他的人又背叛他、又跑外道的人。

不追求生命，刚才说了“不追求生命，也不追求对作工有认识。”给你摆设一个这样的人，让你认识什么呢？让你认识撒但的败坏性情，每个人身上都有败坏性情，借着他身上的败坏流露，你看见他与神的关系如何，你去分辨，你去认识，然后把他作为一个镜子，警戒自己。再看人家作工的时候是怎么作工的，看人家的优点、长处，咱可以效仿的，同时神还摆设敌基督效力，这是不是都是神的作工呢？神作工的智慧，让撒但中了自己的诡计，这是对神作工的一个认识。这些你都不去认识，也不去分辨，而是怎么呢？贪图肉体享受，只贪图肉体享受是不是吃善恶树上的果子？(是。) 只贪图肉体享受，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得失，贪图自己的享受，贪图一时的安逸。怎么呀？我不搭理他他就不和我说话，他要是不和我说话，我就生不了气了，这是不是安逸呢？(嗯。) 我把电话往那儿一扔，世上的一句话是什么呢？“眼不见心不烦”是吧？(嗯。) 我看见领导过来我就嫉妒，他能当带领？他要当带领我就是什么什么了，是吧？这就是败坏的人，你要是当子民，我就是神自己。你心里面想什么呢？“就你信神几天了，你还带领我啊？我在一线打仗的时候，你还穿开裆裤呢！你还带领我？我搭理你吗？我看你迟早得听我的。”把手机往那儿一扔，不搭理，我看你能干

啥呢？我和弟兄相处，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凭关系呀还是凭什么呀！你算老几呀你！你有这些东西在里面作祟，你什么也不怕了，你什么也敢干了。“只贪图肉体享受，贪图一时的安逸，致使生命性情没有变化，没有恢复到神造人原有的模样”什么模样？敬拜神、忠于神、没有二心、没有悖逆。可是咱呢？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忠心。贪图肉体、地位、名誉、丰丰富富，但是就是找不见忠心。“这样的人就属于行尸走肉，是没灵的死人！不追求对灵里的事有认识，不追求圣洁，不追求活出真理，只满足于消极方面被征服，不能把真理活出来、发表出来，成为圣洁的人类，这就是没蒙拯救的人。”不追求对灵里的事有认识。我给你交通的所有这一切，是不是都是对灵里的事有个认识呢？(是。) 我给你交通多少了？那你自己应该有个路途了吧？世上有句话说什么呢？“没有吃过猪肉，还没有见过猪跑？”是吧？(嗯。) 你自己没经历过，那我走过的路，这些规条你也能套一些了吧？你不往灵里面走，你就是不追求对灵里边的事有认识。那在这件事上，你操练从灵里面看事，认识从灵里边怎么看这件事？撒但和神，灵界争战。咱以前说过撒但不敢与神争战，撒但不敢正面交锋，它就像老毛一样，只能在私下，在百姓群里面搞反革命，所以它只能在人群里边搞反革命，它不敢与神争战。神也不搭理它，在神那儿，随你的便，神借着它效力，神的智慧建立在撒但的诡计之上，你尽管做，你不管再怎么做，你超不出神的手掌心。所以说撒但它越做越胆大。神每天在天上观望全宇，就看每一个人，看哪一个是跟随神的，哪一个是跟随撒但的。那撒但在半空中也在看呢，它看什么呢？谁是约伯？谁是罗得？谁是犹大？它想把约伯打倒，对吧？它要把彼得打倒，可是它还没法直接作在彼得他们身上，因为什么呢？因为人家相信神，不相信撒但的，人家把老己钉在十字架上了，撒但再给他们送意念：追求金钱、地位、名誉吧！人家不要，人家背叛老己了，不起作用了。所以说不管它怎么做，他们都不听撒但的话。在正面的人身上、正义的人身上、要神的人身上，这些事情做不成，撒但败坏不了，都是以失败而告终，所以说它也就不做了。它见了这些人不但不做了，它还怕这些人识透它的诡计，它怎么呢？闻风而逃。

就撒但的习性来看，它要寻找它的居住之处、安居之所、栖息之地，那会是什么地方呢？撒但是肮脏的、是污秽的、是邪恶的，那它居住的地方也是肮脏的、污秽的。屎壳郎居住在哪儿呢？它就居住在粪堆里面，你要给它打扫得干干净净，它还居住吗？它居住不了。那撒但呢？它是邪恶的、它是污秽的，它是见不了人的、见不了光的，它在哪儿居住呢？哪里邪恶、哪里黑暗，哪里是最见不得人的地方、见不得光的地方，哪里就有它的声音、就有它的作为。它就要寻找这个栖息之地，那它就得观望，神在天上观望，它在下面观望，神看的是那些跟随神的是否被作成了。而撒但呢？它只看我败坏的这些人，哪个最邪恶、哪个最黑暗，它败坏得最邪恶的这个人，最败坏的这个人，是不是就被它吞吃了？(嗯。) 撒但野心欲望是无止境的，吞吃了就完了吗？不是，它就开始寻找下一个要吞吃的是谁，撒但不单单是吞吃人，更重要的是，它还要与神争战，它要拆毁神的经营，所以说它吞吃人的目的不单是说吞吃人，还想借此拆毁神的经营。怎么才能拆毁神的经营？也就是说，撒但现在不是看世界上那些污秽败坏的人，它不去败坏世界上的人，它是一眼盯着跟随全能神的人，一眼盯着跟随国度建造的人，你越跑在前面，它越盯着你，越想着怎么把你打倒。撒但有个生存法则是什么呢？“擒贼先擒王”得把这个王擒拿住，那这个王是谁呢？众长子在搞国度建造，它能不能擒拿住众长子呀？(擒拿不住。) 擒拿不了，它没办法，只能怎么呢？只能擒拿众长子的手下，借着人来把国度建造拆毁。就像打仗一样，那就得找什么人呢？那就得找汉奸、犹大，找国度里面的汉奸。它两眼就盯着，看谁能当国度里面的汉奸呢？这就是撒但所作的工作，它就在看、盯、找这个汉奸。找普通的汉奸能行吗？(不行。) 去教会里面找普通的汉奸有什么用呀？它在教会里，顶多也就是搅得三、四个人聚不成会，有意义吗？没意义、没意思。那撒但要找谁呢？要找就得找能够抓军权的汉奸！你不是建造精兵吗？我先把这个精兵给拿下！那这些精兵是谁摆布着呢？(神。) 那不是撒但摆布的，那是神在摆布着整个人类，人都在各自的位置上表演着，撒但没法摆布人，它只能在神摆布的人里面，挑选它所需要的人。那这个精兵怎么拿下呢？撒但不能差派属撒但的差役，撒但只能是盯着、看着，看哪个人有可乘之机，看哪个人与撒但臭味相投。撒但诡诈、狂妄自大、自是，那只有诡诈人才能被它利用。咱以前交通过，草船借箭是吧？(嗯。) 你只能借曹操的箭，

你要借老实人的箭，老实人会借吗？老实人会有这个点子吗？那就借不出来了。神说人是神造的，老实人、诚实人就相信了，这个时候撒但说人不是神造的，老实人、诚实人会说什么？会说："你要说人不是神造的，那你就是撒但。"把撒但的诡计识破了，那撒但在这个人身上就没有办法作工了，就败坏不了，那撒但能生存吗？所以说，撒但在老实人、诚实人身上没法作工、没法下手。它只能找诡诈人、狂妄自是的人。因为这样的人在人群里面要做老大，谁都看不起，看不起到什么程度呢？这样的人对基督也看不起、对神也看不起、对神话也看不起，对神话是藐视的态度。他对神话越藐视、越看不起，证明心中越无神，撒但越高兴，撒但会说什么？这是我的孝子贤孙，这是我的最佳人选。再一个就是看这个人手里有权没权，真正掌权的这个人，如果是有正义感的人，那这个人行不行？撒但在这个人身上下不了手！所以，撒但得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得找一个有权还没有正义感的人。

现在咱在外面正式打仗呢，正式扩展呢，你说撒但最怕的是什么呢？最怕的是不是扩展部队呢？你扩展军队呢，每天起来打仗，撒但眼红得不行，就想着怎么能制止住你的脚步呢？将军一心冲锋，撒但下不了手，所以，撒但就琢磨怎么能断了将军的脚后跟，这样才能让你的步伐不能往前走了。那撒但就只能找将军的副手了，也就是马丽。将军在前面打仗，副手就在后面怎么呢？安营扎寨！得在后面给供应上，前面耕地、后面得播种。所以说，撒但就跟在马丽的周围，每天就盯着马丽，看马丽在干什么呢？找个可乘之机赶紧就给马丽送意念："你比将军有智慧，将军在外边打他的仗，你在后头只管收营，将军觉得他打下千山万水了，结果到最后怎么了？都在你后营的浇灌下跟随了你，这千山万水其实都是你的。"撒但想赶紧把将军的副手拿下，你这边搞扩展呢，培养精兵了，其实都背叛你了，成了"我"撒但的精兵了，跟随我撒但了，反过来都归在了我的名下。撒但高兴不高兴？这就是撒但的诡计。你不是供应异象了吗？你们不是配搭了吗？我先把你的配搭拿下，我看你光棍一个人怎么办！所以说，撒但不断地给马丽送意念。马丽跟随国度建造也二、三年了，是吧？也不是刚

从教会过来的，站不稳，对神话有疑惑，而是每天起来供应人异象的。你说她是不是对异象最明白？(嗯。) 谁敢拦阻国度建造？关于这方面的异象，你说马丽是不是最明白？最清楚？是吧？你说撒但要在她身上作工，那是不是相当的难呀？相当的难！但是撒但能放过这个可乘之机吗？不行，那就得找合适的机会下手，也就是找她在低谷的时候。这就好比说你要买房子呢，那就得找什么时机呢？就得在房东缺钱的时候，他能把房子便宜卖给你，如果在房东有钱的时候，你买他的房子，你能买上吗？(不行。) 那在马丽人生低谷的时候、消极软弱的时候，撒但马上就上场，送什么意念呢？“工作安排下来了，你持守工作安排呢，你的配搭，他没有持守工作安排。当你说看一下工作安排的时候，你的配搭就在这儿说不用格式化，删除就行。哎呀！人家是‘上级带领’，官大一级压死人，好家伙！人家把我压得喘不上气来了，明明我这就是按着工作安排实行的，我做得对着呢嘛，他就要这样搞，而且他还用那种说话语气来说呢！”当你在这儿消极的时候、难受的时候、感觉到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时候，撒但在那儿就开始挑拨离间呀！挑拨离间是不是撒但最佳的拿手把戏呀？撒但就跟马丽说：“官大一级压死人，他的官比你的官大？你看看你的资本，你看看他的资本，你较量较量看看，对比对比！事实是这样吗？他就是穿了个外衣，你看看你的资本，你就甘心服输？”你接受了从撒但来的意念，一看资本，在心里就开始寻思：“噢！就是啊！我跟随了多少年了，他才跟随了多少年？我做了什么了，他才做了什么？他凭什么和我这样说话呢？”“不行，你得给他点颜色看看。”撒但告诉你给他点颜色看看，“你得要面子！你今天要学会借题发挥，这样，既不让上边抓住你的毛病，还能享受了地位，一举两得。”那怎么办呀？你持守着你的，我还得按着我的工作安排来，工作安排是怎么说的？上面是怎么要求的？好了，我有了这个正义的旗号了，我有了这个正义的靠山了，我就是再做出什么错事来，我有尚方宝剑，我是持守工作安排的，是他不持守，谁能把我怎么样？我持守正义是应该的！因为弟兄说了，持守正义要坚持到底！敢与撒但决战到底！面对正义不屈不挠！是吧？(嗯。) 还有决一死战、伸张正义，是吧？(嗯。) 打倒一切邪恶事物，我这是正面的，你那都是邪恶的，有这些做基础、做根基，他还有敬畏吗？还有怕吗？没有啦。哎呀！这个多好！这个旗号打得硬！最后，他还来了一个啥呢？那人家是上级呀！如果我是上级

的话，我就官大一级压死他！我压得他喘不上气来！如果是去年，我就能啪啪啪“打”得他喘不上气来，可今年我不是上级了，人家是我上级，我“打”不了人家了，我就是再“打”人家，也不起作用了！那我只能是怎么办呀？我只能是用最高手段——以静制动！我不搭理你，世上有个诡计是什么呢？按兵不动！你要调兵遣将，我就不吭气、我就不搭理你，我看你在前面能干什么呢？你打仗要援兵，我就不搭理你、不供应你，让你一个人战吧！最后让你战死在战场，你说人恶毒不恶毒？撒但就在后面告诉你：“你就这样做，不要搭理他，他再有什么事，都不要管他。在官场上，如果说你和他配搭了，那最后打下江山的是谁啊？有你马丽的份吗？你傻啊？没有。打下江山的是人家将军，不是你！如果你不和他和谐配搭，你还抓住他这个把柄，按兵不动，让他打了败仗，你想这是什么概念？他作错工了，首先上面批斗他了，然后你再告他一状，参他一本，怎么样，撤！该谁上了？”(马丽上了。)“当马丽你当上了将军，何等威风！何等荣耀！马丽，你傻呀？你就委曲求全在他的名下，给他干活呀？”马丽一想：就是呀，我就这么无能，我就委屈在他的权下，我让弟兄怎么看待我呀？我跟随多年最后就倒在小毛孩的权下？他多大呀？作工几年呀？毛孩子，你才出来混了几天呀？你就让我丢人现眼！这个时候，撒但又说：“你对自己就没有点自信？太丢人！你得有自信，不想当将军的兵不是好兵！你应该想着当将军。”马丽一听撒但的话，心想：是！那我就按这个办法去做，真是再好不过了，这样上面下来抓不住把柄，他们出了祸端也和我无关，反过来，“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马丽还想：弟兄之前解剖我挖陷阱了，这回我可没有挖陷阱啊！这是别人挖陷阱呢，和我无关。行了，撒但给了你计谋，给了你支持，你把撒但当成了你的父亲，死死抓着它的衣衫，跟着它一路走来，这时候还有神吗？撒但在那边是不是高兴了？喜乐了？我又多了一个什么？孝子贤孙，我又多了一个孝子贤孙。你说撒但做这些事的时候，神怎么做？在人来看，神应该怎么做呢？你既然恨恶撒但，那把撒但一灭，马丽不就正常了？马丽她不就不敢了？把她的父亲一杀死不就好了吗？神就在那边看，看什么呢？神话我是和你说了，你信神也不是一天两天了，神就看人站在哪一边。如果你信神刚一天、两天，神作工不作工？如果说马丽信神刚三年，或者是在三年以内，这个事情能不能临到马丽？神要保守马丽，保守！看顾！不允许马丽临到这个事，那神会差派一

个人过来，给马丽交通一下：三个月不打打你、敲敲你，你就没有人样了，临到你的就是修理、对付、击打！可是，马丽你信神不仅仅是三个月，你不是幼儿时期，你是独立行走的时候。现在也正是显明人的时候，显明是为了拯救你，是为了让你认识自己，显明你也是为了定你的归宿，不管怎么说，就是为了显明你。所以说，这个时候神就默不作声，神不作工，没有神的保守，就让显明你。所以，撒但也就猖狂，给你说话了，你也就听了。神只是在那边看，看啥呢？看阅兵。神喊一二一，驯化你呢，驯化了三十年，神话说了那么多，早就告诉你说了，作为一个人，理当顺服神！对神的话只能是百依百顺，不能有所悖逆。教会建造就喊一二一、一二一呢，一二一喊了三十年了，今天还用喊一二一吗？不用喊了，就让你自己按着这个步骤往前走，可是呢，在走的过程中，你听到了撒但的口令，你走成什么了？二一二了，你左转我就右转。在这个时候，你再怎么做，神也不搭理。神为什么不搭理你呢？一个是要显明你，一个是让周围的人都看你。看！撒但把人败坏成什么模样了，这个败坏的人，没有审判、刑罚，他能蒙拯救吗？没有审判、刑罚，他能认识自己吗？神话不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你能活出个人样来吗？你不接受神话的带领，你就是个 “活死人”、“行尸走肉” 这是不是就明白了？(是。) 撒但在那边嬉笑了？神在那边呢？(哎……) 也可能神在那边是哎……，也可能神在那边是怎么呢？神也可能说：“成了！”什么成了？显明了，周围的人都看见了。借着你一个丑角的表演，把撒但的作工表演出来，等撒但作完工作了，神向人显现了。怎么显现呢？把灵界的实情揭露出来以后，放在桌面上，让你看灵界发生了什么事。这个时候，撒但会怎么呢？撒但傻眼了，怎么傻眼了？我多年精心地策划、计划，我多年的阴谋、诡计一下子全部暴露在了光中了。今天找了个马丽了，那下一个我找谁呀？大家听见了这个声音了，谁还做我的孝子贤孙？哎呀！我吞吃的对象逐步地在减少，撒但仓皇出逃，不敢再到此处游玩，神的作工成了！成了！让这些人做了效力者，又做了什么了？(衬托物。) 衬托物，今天又做了神子民，神的拯救工作成了！神的大功告成！这是不是一个前景？这是不是你现在要走的路？好像听神话故事一样，是吗？

2020年11月27日

杀猪事件

我们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在哪！尽一段时间本分就飘到半空中了，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忘了自己是在神家尽本分，更忘了自己是来配合神作工的一个小小的受造之物。当然心中也就没有了神的地位。(兰凤子)在本分上涉及到了钱财、物质商品、食品。因食品、物质商品有处理品，有正品，还有高级品(可以做贡品的)。这些对他们来说也算开了眼界。更重要的是把他们放在了这个宝座上——负责的，也就是成了“管理者”的时候，就得意忘形了。就忘记了自己还是受造之物，只是来尽本分的，并不是什么管理者。因负责的是神家的东西，并不是管理者。尽本分时间长了就麻木了！放荡了！感觉自己有资本了！更是忘乎所以了！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就如凤子杀猪事件一样：她一手操作此事，并且很“成功”，赚到了一些利润，心里也是美滋滋的，有说不出来的一种成就感。老想要人看看自己是多么能干、多么忠心。可迟迟得不到回音，实际也不夸两句，弟兄也没有说句认可的话，就是说一个字“好”、“行”都可以呀！可就是这么一个认可的字都没有，不夸就不夸吧！还不认可说一下“好”、“行”，这也太扫兴了吧！也许弟兄，实际太忙没有时间考虑这些，关乎我的感受。……怎么能吸引一下他们的眼球，要他们关注一下我呢！他们的心里怎么就没有我的一点位置呢！怎样才能扭转这种局面呢！……世上有句话说：“借花献佛”，我何不借此机会表示一下呢！既不花我的钱，又能表示一下我的忠心与爱，还有对实际的关心。我又没给别人，任何人说不出话了，弟兄、实际更不能说了，是他们自己吃，并且也不为过，何乐而不为呢！借花献佛，做在人前，万利无本。奇哉、奇哉，妙哉、妙哉，真是聪明智慧呀！天生我有才啊！自己活在一种自我欣赏的自是里面，早就把自己的身份、责任、使命抛在了脑后。自己的天然就暴露了。来，实际：你心脏不好，给你个猪心；来，弟兄：你天天为我们操劳，肾不好，给你这个猪腰子；来，小五、小

齐，你们天天起早贪黑的辛苦了，把这些猪身上的肠肚子吃了吧！唉！我天天因这些事着急上火，肝火太旺，这个肝我吃啦！剩下还有个肺，看谁有气管炎，天气不好，上不来气，就吃一点补补吧！就这样，凤子就把一头猪的五脏六腑给分割完了。（这里有些话与事实不完全相符，我们只是来认识一下她的性情。）

交通：凤子只有尽本分、效力、维护神家利益的权利，但没有分割祭物，分享神家资产的权力，更用不着你替神赏赐别人。如果是你个人的东西，可以，没有人拦阻，也没有人说你什么，更没有人定罪你。别人感谢你、仰望你，高举、见证你，神也不定你的罪，那是因为你用的是你的东西，而不是神家资产，神也不定你的罪。可你如果拿神家东西去送人情就不行了，那相当于你从神的祭坛上偷走祭物，拿祭物送人情，讨好人。你和贩卖神话有什么区别？和保罗有什么区别？和宗教界的长老、牧师、法利赛人有什么区别？要你尽一下本分，你就要拿神家的东西去牢笼人心，要人向你感恩戴德，要人心里有你的位置，要人感激你，把荣耀归给你，这不是在与神争夺神选民吗！这样神还能用你吗！能用得起你吗！要你杀头猪，结果猪的心、肝、肺、下水就没有了，更重要的是：你把我的选民的心都偷走了。他们对杀猪的凤子感恩戴德，“要不是凤子，我们能吃上肉吗！凤子对我们体贴有加、慷慨大方、慈爱怜悯、关怀有加、值得信赖。可不是像弟兄“周扒皮”一样，没有一点关怀，更没有关心与爱，跟随他苦苦干了一年多，天天吃的就是土豆、胡萝卜，以至于周瑜说：“他妈的，穿个衣服还得出钱！”

要都像凤子一样尽本分，国度企业必然倒塌、神选民必然背叛、账目必然混乱。就如杀猪，你的账能算清吗！投入多少？单价、利润是多少？总收入是多少？这些能算清吗？一头猪有多少东西，总共就是一心、两肝、四个蹄，还有一个肺。这些你都送人了，那杀猪还有利润吗？给神家还留下多少利润？当查账的时候，你怎么交代？你说：“我给了弟兄一个肝，给了实际一个心，给了带领一个头，给了事

务一个肺，给了会计一个肚，你、我、她咱这几个人，一人一个猪蹄子。放心吧！管事的我都打点好了，你就别查了，也别管了，见者有份，你不是也享受过了吗？某月某日，我拿纸包的就放在你的车篮子里，你忘了吗？你查、查、查什么呀！你是要查我？还是查你？还是要查弟兄、实际呢！还是怕同事、配搭告你状呢！你傻呀！查自己揭发自己呀！你怕天下人不知道你、我偷吃了祭物呀！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去吧！别和自己过不去。”查账的听了会怎样想？他还会查吗？他会这么想：“既然你上下都打点好了，我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我和自己过不去呀！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能愚昧到这种程度吗！这样的傻事我能做吗？唉！吃了人家的嘴短，拿了人家的手短，也只能就这样吧！”就这样顺理成章的、自然的就开始拉帮结伙了，撒但就联合起来拆毁国度企业了，就开始拆毁国度建造了。如果都像(凤子)一样，磨面的拿米、面送有用的人，眼见的人；榨油的送油；开超市的拿百货送人；做粉条的拿粉条送人。那国度企业最终是不是送给撒但了？神是要有恩赐的来效力，接受它送来的礼品，结果你把我作成的成品又双手供奉给了撒但。

青农

能卖的就卖！别给我拿！现在我们是刚起步建造！啥都需要钱！所以还不是我们吃的时候！贪吃、贪喝都是恶行！如果是神家人人都有份，可以！给老师拿，可以！但我不配让别人这么对我！不要专给我拿！如果专给我拿就有存心、目的了！就成了溜须拍马了！所以我也不想让你成为这样的人！我更不想成为贪吃的人！吃成猪头！

神说：“为什么说要想远离试探有些场合不能去，有些人不能接触？就像约伯，他敬畏神远离恶，他有这样的身量，也有这样的实际，他应该不怕陷入任何试探了，即便是在一些宴乐的场合，他也不容易说

出得罪神的话，也不容易做出得罪神的事，那为什么那些场合他不去呢？约伯敬畏神远离恶，他采取了一些措施与作法让自己蒙保守，不犯罪，不得罪神，他有一些人为的配合。人的败坏本性在有些场合人自己控制不了，就是那种场合对任何人来说试探都太大，人随时随地就能犯罪，就能得罪神，就是你仅有的敬畏神的心，仅有的对神的信心，仅有的心志，不能使你摆脱试探，不能使你在试探中不得罪神，所以说有些场合你就别去，这样你就免去试探了。那咱们刚才说的，对有些人给你一些特殊待遇你得绝对拒绝，一律拒绝，这个作法怎么样？（好。）这是针对人哪方面问题作的这样的原则、规定呢？因为人有败坏本性，你就得有一些原则或者方式方法让你避开这些试探，达到不得罪神，这是有力的配合，也是有效的配合。但是你要是不这样做，你分情况，这个情况拿，那个情况不拿，你能掌握好吗？掌握不好，这样实行到最终人能走到什么路上呢？最终就没原则了，一律都接，来者不拒。人说这是神的祭物，是奉献给神的，他也不怕，也敢拿，他就不知道虽然人没看到，但神在看，他心里没神了，最终就能走到这路上。这还是信神的人吗？这是谁断送的？这就是贪享安逸、享受地位之福带来的后果。你常常陷入试探，不远离试探，最终就会导致你不知不觉走到这条路上。败坏本性就能把人引到这条路上，你没点办法能行吗？所以说，针对个别特殊的问题或者单一的问题，你就得特殊处理。”（摘自《神的交通·第六十七篇·解决败坏性情得有具体的实行路途》）

罗宝宝

2020年11月21日

什么是担当

这次神又交通这个了，里边总有个凭什么、为什么？咱以前交通过，临到环境总要问神个为什么，就是对抗、叫嚣、反抗、不服不满、打官司。总问凭什么？这属于什么？这是担当还是不担当啊？这就是推卸责任、找理由、找借口。担当！承担责任！把这责任承担起来，这叫担当。

就好比说死了一个人，这个事情发生了，人都死了，呀！这么大的事情，还是被打死的，你没有在第一时间汇报过来。我问实际是什么情况，实际也没有给我回话，那实际看见了没有？我看了看手机，实际在线呢，那实际为啥不回话？为什么死了人了，她都不说一声呢？也不“哦”回答一句呀？有的时侯实际给我发了个信息，我忙得就没时间看，随后她就删了。等到我有时间了，打开手机看的时候，她发的消息闪一下就没有了，这就证明实际把信息给删了。我就和实际说：“你给我发的什么信息呀？我没时间看，你就删了。以后你再发信息，等我在后边“哦”一声，回复一下，意思是我看过了、知道了，我答应了，然后你再删。”我和实际是这么说的。无论实际还是人生，我叫的时候，你是不是得有“哦”、 “嗯”这样的一个答应呀？那你们之间说话是不是互相也应该有个答应呀？

神叫亚当、亚当！夏娃、夏娃！叫唤的时候，亚当、夏娃不答应，难道神就不管了走了？你说爱在哪儿？你说你的担当在哪儿？你说你的责任心在哪儿？这边死了人了，你和实际报告了一下，你报告了，实际也没有给你任何回话，你就以为她看了信息了，知道这件事了。你说咱的担当在哪儿？好比说让你喊别人吃个饭呢，你说：“某某某，该洗手吃饭了啊。”你喊了两声，他还在那儿干活了，人生，你还叫不叫呢？（还得叫了。）还得叫了，你还得叫他，得让他听见了。等到他说：“哦！知道了。”回答你话了，知道你叫他干什么了，你的任务才算完了。死了人了，咱得报告这件事，咱报告不是说把这事给她说

了就行了，听见听不见那是她的事，说不说是我的事，不是这样的。外表上你给她说了，可实际上，她就啥也没听见，还不知道这回事呢，反过来你还说：我说了呀。这是担当吗？嘴上说的是担当，可实际呢？咱担当什么了呢？咱日常沟通、报告一件事，基本应该听见别人“嗯”一声，有了回音了，这件事情才能算是传话筒传到了。如果别人连个回答都没有，那你这个传话筒就是连传话都没有传到。就像打电话，这个电话还没响、没通，你在那儿就开始自顾自地说话了，你在电话里就没有听见实际说话，最后你还说，我打电话了呀，你打的这是什么电话？那你说你的担当在哪儿？没有一点责任心！丝毫不担当，丝毫不承担。咱对待神家的事，对待本分是什么态度？心用在哪儿了？你说这能叫担当吗？神作工是怎么作的？苦口婆心、再三地和你说，掰开了说、揉碎了说！你说咱呢？咱和弟兄姊妹一起相处、尽本分了，遇到环境问你话了，你连个话都不回应！就把这个事做完了，就结束了，你说这人是怎么尽本分的？这是担当吗？

人生，你告诉我说，这个人是喝酒喝死了，我就认为他是喝酒喝死了，认为这是性情，这人是显明了，随后还让写出来发到群里边，让人知道这事情，让他们引以为戒。可是，我又听见他不是喝酒喝死的，他是被人杀死的，这性质就完全改变了。我听你说是喝酒喝死的时候，我也没有和实际说，为什么？我想着你和实际说了，实际她也知道，而且这件事情也不涉及什么，单单就是喝酒喝死了，我告诉你说：“你发到群里就完全没事了，这是喝酒喝死了。”就没怎么想、没怎么揣摩，也就没有搭理，这件事情就过去了。可是当我见了实际，和实际闲聊说起这事的时候，她竟然说不知道！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最后再细问，才知道不是喝酒喝死的，是被打死的！是凶杀案件！你说吧！大红龙报喜不报忧，咱今天呢？咱奉行的是什么原则呢？你说你想担当呢，让你担当，给你个地位，给你个权利，是让你独当一面！独当一面是让你去处理这些问题。你说你担当呢，遇到事情不说，而是直接把这些事情做了。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如果做得是正面的，做对了，这是你的本分。如果说你做得不合神心意，做错了，那这就变成了按你的己意行事，就变成了打压，变成了你做的恶

行了，这算不算担当？这和担当不挂钩。你做对了那是你本应该的，你做错了那你就是作恶了。

咱以前不做事、不担当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不参与、不作工，咱今天虽然是作工了，但并不等于是担当，因为作工还分是为神做，还是为你自己做。你在作工的时候受不受神鉴察？你作工，是不是还得跟人家寻求一下，看这样做是不是合神心意的？不管做对做错，人家世上的人还向上级报告、批示呢！以前实际说其他人，就是个传话筒，什么也不担，什么也不做，是说什么呢？是说你在不管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是一个表现，实际安排你做一件事情，你就做一件事情，实际不安排你，你就不做了，做什么也得实际去安排，是说你的这一个表现。

咱今天进步了，说你进步是指你开始做事了，但也仅仅是做事了，还不能代替担当。而且你仅仅是会做事啦，还不规范，也可以说连正常的规范都没有。在这方面，你该怎么实行呢？如果遇到鸡毛蒜皮的小事，咱就处理了，如果遇到一般正常的事，或者是大事，我就得和上边商量一下，和配搭说一下，看这个事做得合不合神心意，该不该、能不能？让上边来个指示。就好比说面对大变化的时候，原来你就是不作工、不处理，只是交通，实际愿意处理了处理，不处理了拉倒。现在呢？你开始处理了，你处理大变化只属于你做了个工作，不等于这件事你担当责任了，不等于你做事就规范了。那你在处理大变化的时候，就得跟实际说一下，这边大变化是因着什么原因，不能作工了，停下了他的本分，或者是给他调了一下本分，这是我的意思，我的一个建议，我计划怎么做呀，你看怎么样？行不行、合适不合适？把你的态度、观点表达出来，两人互相参考、协商，如果你的配搭说行！可以啦，商量通过了，这叫和谐配搭，协商办事，再做下一步，这叫尽本分。你做的那个事叫独断专行，不叫担当，说你从原来的不做事，到现在进步了，可以做事啦。虽然你做事了，但是你把你的独断专行当成了一种担当，独断专行不等于是担当，担当是要承担

责任！承担责任！就是说神要你担当，给了你一个病，这个病临到你了，你怎么担当？那约伯是怎么担当的？赐给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当称颂的！担当！就是神不管怎么摆布我，神的名是当称颂的，神依然是造物的主！这是担当！这是我该受的苦。他老婆说让他拜偶像，拜了偶像这个病就好了，在约伯这儿，我不拜，我担当，我是一个受造之物，受造之物就该接受造物主的摆布安排！我没有什么怨言，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盼头，我没有想让其他人代替我的病痛，也没有想着让邪灵给我治好，我要学会担当，这叫担当。

咱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应付糊弄了，带来了一个后果，咱承认、担当起来，不找原因、不找理由、不找借口，而是说："呀！这确实是我的责任，我要担当起来。"你看神交通说："对于有些在教会当中损害神家财物、器物的人，咱们采用了赔偿、罚款的管教方式，这算不算严厉？算不算正当？……有些人就不理解，认为神家这么对付修理人太严厉，这么管制人太苛刻。"神交通罚款，有的人就有埋怨了，凭什么罚我们？我在那边儿罚了蹦蹦的钱，罚了三四个人的款，有人就有怨言：我在这儿干活不挣钱，反过来你还要罚款，罚款是因为他做错事了，他无话可说。当时交罚款的时候说没钱，随后我说："罚款还没交呢？"蹦蹦说："呀！还真罚了呀？"我说："我跟你开玩笑呢？"你自己犯下的错你担当吗？你愿意担当吗？什么是担当？呀！这是我闯下的祸，该罚！是心甘情愿的、必须的、理所当然的！如果说罚十块，那我就交二十块，我心里头受谴责，我这本分尽的是什么，我怎么是这东西呢！人家彼得受熬炼，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对不住神，亏欠于神，不能还报于神！受这个熬炼，咱呢？咱老是觉着神摆设的环境不合理，神摆布的环境把这个事的缘由、答案告诉他了，没有告诉我，我不知道，所以当你问这个事的时候，他就能说清楚，而我说不清楚，这是神摆布安排得不合适，不是我不说。这就是不担当、不承认、不接受。在我的经历中，教会把我开除了，我开始揭发检举，和教会里的敌基督、假带领争战！直到最后，祭司弟兄说我是敌基督，不管说什么，我不再揭发检举了，但是我表白了没有？说我把神家祭物卷走

了，我表白了没有？担当！担起来！神给你一个病痛，病倒在床上啦，你里面得有这个认识：我有什么病没什么病，都在神手里边儿，神既然让我得了一个病，那这个病就是神给我的一个托付，担当！这是我该受的苦！神来到地上还亲自体尝病痛，体尝实际生活呢，神说："人子都没有枕头之地，你怎么会有安乐之所呢？"神今天道成肉身，基督来了还有病呢，咱今天有个病算啥呢？那咱为什么还要说："凭什么呢？为什么我得病了？为什么他就没得病呢？我尽本分了为什么还能得病呢？"还能说这些话吗？就说不出这些话了。担当！基督还有病呢，我一个受造之物有病了，这还不是正常的吗？生病了不应该吗？我是受造之物，还有什么可说的！

神今天交通小猫小狗了，说："比如说你养只小猫小狗，你上班挣钱，你自己怎么吃，怎么花，怎么享受，小猫小狗有没有资格跟你提要求，让你给它买各种好吃的、好玩的？猫狗有那么没理智，跟主人那么提要求的吗？（没有。）那有没有小狗看着别人家的狗比自己过得好就不跟自己的主人过了？（没有。）它天性就认为，'主人供我吃、供我住，我就得给主人看家，主人不给我吃，给我吃得差，我也得看家。'它从来没有别的非分之想，不管主人对它好不好，喜不喜欢它，给不给它买好吃的，它对主人什么时候都一样，不管吃的好不好，它都一样看家。那从这点上来看，人是不是不如狗啊？"咱以前也交通过，作为狗，你能要求主家给你买这个、买那个吗？主家在饭桌上吃饭呢，作为一个狗，你能说我也要坐在饭桌上吃饭呢？不让你在饭桌上吃饭，你就有怨言，就不当这个狗了？你就是不让我在饭桌上吃饭，我还是狗，我还是要看门了。你在饭桌上吃饭，你把吃的扔给我，对我不尊重，扔在地上叫我吃，我在地上吃了饭，我还得给你看门，贼进来，我还得旺~旺~地咬！贼来了，我还得扑在最前边儿。在危险的地方，狗扑在最前边，在吃这方面，狗放在最后边，那狗还有怨言吗？它心甘情愿！它还忠于主人。这是什么呢？担当！它把它该担当的担起来了，担当！没有发怨言！听明白这个担当了吗？你有担当了就有责任心了，那你就不会埋怨了，没有怨言了，也就是你不会去表白辩解了。

咱造方舟，去外头打仗，把敌基督、假带领控制了的书打回来了，拉了回来，最后祭司弟兄说你是敌基督，说你贪占了神家祭物，把祭物占为己有啦，你表白吗？“我不是、我不要、我拿回来是用在神家了。”需要解释吗？既然你和敌基督、假带领去打了，还把书拿回来了，那在打的那一时刻，你就能意识到：担当！担起来，我就得把这个担子担起来。你要说我是敌基督，那我就把敌基督这个名字、担子担起来！神就是要把你放在一个敌基督的位置上——试炼人，看人对敌基督有没有分辨，对正反面事物有没有分辨。神要检验人，检验你是不是有分辨，那就必须得把羊和狼摆在你的面前，狼披上个羊皮，羊披上个狼皮，看看你会不会认识、分辨。给狼披上羊皮很简单，因为人本身就会伪装，就是假冒伪善，神就不需要作什么工作，也不需要人配合什么。但如果说，给一个羊披上个狼皮，这个人是不是就应该担当！就让你做一个丑角表演行不行？神家拍电影了，让你去演一个正面人物，谁都愿意去当这个演员，我当！那要让你演一个敌基督，谁愿意演？谁也不愿意演。你在电影里面演一个敌基督，在日常生活中，别人都把你当作敌基督看待、对待！看你的那种眼神都是看敌基督的那种眼神，你说心里难受不难受？那你在演的时候，你就该担当！就能意识到后边要发生什么事！那再发生什么事，你还能有怨言吗？那在我的经历中，神要借着教会的敌基督、假带领把我打压出来、开除出来，把做正义之事的人说成是大邪灵，那你是大邪灵，还作工不作工呀？大邪灵，也还得作工！最后，不只是神选民说你是敌基督，就连祭司弟兄也说你是敌基督。就说你是敌基督了，你咋办呀？你辩解表白？你停止尽本分？说：“我以后不这样做啦，我这是作恶了，我把祭物占为己有了，那我把打回来的书，奉献出来给了教会。”明知道教会有假带领、敌基督，你还给了教会，你这是担当？这是推卸责任！临到一点环境，马上就要逃跑、背叛。在这种环境中要的是担当，要让人看见，我在尽本分的过程中是怎么做的，最危险的地方，我能不能逃避？我不能逃避，我要立标杆！让你做带领呢，你才找了个代理带领，你找个代理带领是否把你显明了？那你说我找个代理带领来代替我做？那还叫标杆吗？担当！耶稣来了，耶稣来作什么工作呢？钉十字架！担当了人的罪！人类是怎么对待耶稣的？跟随

耶稣的人是怎么对待耶稣的？法利赛人是怎么对待耶稣的？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也不知道是记载上的传言，还是真的，耶稣还说："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是什么。"是吧？这是不是一个担当！你不敢担当，怎么接受神加给你的负担呢？彼得怎么说的？彼得说：就算我死了，能把神的公义性情见证出来，那我何乐而不为呢！他能用生命来担当！能把神的公义性情见证出来。

我上回说我做的梦——无耻之态，蹦蹦和我说："哎呀！你怎么能有那种勇气！要是换作我，打死我也不能说。"其实在我这儿，我也忐忑，可最后怎么呢？还得把这个梦说出来，因为神作工不择手段！只要对弟兄姊妹生命有益，我就得配合、担当！神作在了我身上，引导了我、开启了我，在这种背景下，如果我为着我的名誉，想让别人对我高看，我把这个事情掩盖起来，那我在神面前成什么人了？就是一个罪人。因为我不接受！我不担当！神给你负担你不担，神给你责任你不要，那神下次还给你吗？作工还作在你身上吗？就不作啦！我认识到这儿，我才不敢！我不敢让神离弃，我不敢让神不在我身上作工！我想让神在我身上有更多的工作可作，有更多的负担加给我，那我就极力地配合！极力地担当！神给我什么，我就担当什么！你能够担当得起！神就能给你担子！你担当不起！神就没法给你担子！一个丑角的表演，无耻之态的梦，我得舍弃这个名誉，敢于担当，担当起来，能给弟兄姊妹交通出来，让弟兄姊妹都能认识，什么是无耻之态？自己是怎样的无耻之态，有个真实的认识。这个担当完全能理解了吧？你担起来！就好比说，你孩子在外头把人家房子给点着了，人家过来索赔来了，老公该说什么呀？"你说多少钱，该怎么处理，来！我出我出。"老婆呢？"这是我孩子点着的？他不是我孩子。"这个时候，她老公出来说："这个孩子是她的孩子。"老婆就说："那咱离婚，离了婚以后，我和他就没关系了，撇清！"她就不担当。再比如说，老婆闯下祸了，老公过来了，"这是我家人，我的老婆，她的事就是我的事，有什么问题和我说。"这叫什么？担当！如果老公说："你和我老婆说去，那不是我的事，和我无关，谁闯下的祸，谁去处理。"那这就是不担当。大卫，三米多高的巨人放到这儿了，大卫出来干啥呢？他

担当！我去！得有正义感！尽所能——敢于担当！这些是不是都连起来了？当人人都起来担当的时候，是不是有了人样啦！敢于担当的是有点儿人样儿了！不敢于担当的那些人，是不是些无赖？无耻？那就不是个人。

2020年11月20日

管家与儿子

一般什么样的人发脾气、发火？自信的人发火，自是的人发火、自认为对的人发火，因为他要持守正义，他认为是持守正义，现在只能说他是自认为是持守正义。那个对自己没有自信心的人，就是做对了他发火吗？不发火，对自己没有十足的把握，他不发火，他不敢说自己是对的，他不敢认为自己对，谈到这儿，是不是就能明白一方面了？如果一个人下了河，并且快被淹死了，你说他发火不发火？快淹死的人就是再痛苦，他也不发火。在岸上的人，看见了这个场景，他就会发火，是吧？(嗯。)也就是说，如果他看见自己快下地狱了，快被灭了，他发不发火？(不发火。)不发火！那些认为自己不是地狱之子的人才发火。当官的爱发火，还有认为自己是进国度的，才有火，发脾气，认为自己是下地狱的种类，还会不会发火呀？人们常说："看你低三下四的就像犯了什么罪一样。"像犯罪的，头都抬不起来了，他还能发火吗？当看见了自己身上活出的撒但性情，看见了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在认识自己的时候，他还发不发火？这就是神说的"人的理智太差"，怎么呢？"人对自己要求不高，对别人要求可高了"你自己犯过错没有？你十全十美？你哪件事情做的都对？你没有失足的时候？

王毅，还记得我说你什么了吗？我说你是做管家？还是做儿子？管家发脾气、发火，一方面是直接参与管理，因为要管理，所以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的，得要求工作上的进度、果效。一方面是站了个位置，管家就是管这个家的，我是你的上司，我给你发工资。作为一个儿子呢？他发火不发火？作为儿子的，他不发火，为什么他不发火？人常说："宁可得罪十个君子，不得罪一个小人。"别人来给你干活，如果说你是儿子，你得考虑什么？维护什么呢？你得维护关系和这个为人处事，你怎么与人来往？别人会怎么说？周围邻居会怎么说？对你怎么评价？这些是不是都得考虑？有所考虑，有所后顾之忧，你能不能发火？不能发火。

每个人都有一些失误，都干过一些不合理的事情、失败的事情，在失败之中你得着了什么？你在失败的过程中经历了！体验了！好比说，让你开车送货，在送货的这条路上，什么地方能走，什么地方不能走；什么路敢去，什么路不敢去，你体验过了。这个时候，跟车人员再和你说："那个路怎么怎么样，你这个车不敢去、不能去，那个地方能去。"他在说这个话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你走过这条路了，你体验了、你经历过了，所以你会认同他的观点，那个路、那个地方就是不能去。如果说你没有走过这条路，你会怎么说？"这个人在推脱，是不是在找理由、找借口？人家都是货车，咱也是货车，人家都能走这条路，就你不能走呀？什么也不敢，这路还不敢走呀？"你没有经历过，就没有体验、没有惧怕。你说的话没有依据，是没有经历的话，那你的这个火是不是就能发呀？发的是误解的火，因为你没有体验。为什么说让你饱经风霜呢？饱经风霜是什么意思？你经历得多了、走的路多了、经历的事多了，失败了或者是做错了，你就知道这个成功率有多高了。就像小孩子们念书一样，呀！这个学校怎么考也考不上！你曾经念过书，那个题就难考，那个题就难做，那你还骂你孩子吗？你就不会骂你孩子了。如果说你没有经历，你没有体尝过念书的难，那你还会同情你孩子吗？小孩子们念书，每天大清早就起来了，人家都还在被窝里睡着呢，孩子就去学校了，上课四十分钟，下课十分钟，还得做体操，一天都在板凳上坐着，还得是笔直地坐着，晚上

九点多十点才能回来，回家之后还得做作业。如果你体谅孩子，是感觉孩子累了。如果你不体谅孩子呢？你会说：“我在地里干了一天的活儿，多重的活，我背麻袋呢！你在板凳上坐了一天，你还累呢？”如果让你笔直地坐在板凳上，坐一天，看你累不累？你得去体验，你有体验了，那你再说话的时候，你就能考虑到他的这个背景。咱以前交通过什么呢？换位思考，是吧？(嗯。)你自己做过什么，你经历过什么，你就知道这个事情的难处是什么，优点是什么了。这个时候，等别人再做出来，流露出来，你就可以做个评价。如果你没有经历过这个事情，那你做评价，那就是一种什么？那就是一种武断，就是枉然下断案。如果你经历过这个事情了，那再说这个事情呢？那就是一个分辨、认识了，那你说出的话还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了。

我不知道你们记性好不好，我是记性不好，经常丢三落四，忘了带这个东西，忘了带那个东西。王毅说小五，给他说了几次了，不是丢了这个，就是忘了那个，王毅他就火，你说我有火没火呀？我心里难受，发不起火，人常说“乌鸦笑猪黑呢”你还笑人家什么呢？所以说，要是我的话，我说不出来这个话，我训斥不起来，我只是指责一下，说一下，不敢有训斥的话语，因为谁都有一个失误。如果说你这方面是特长，你记性好，那你对他的火就大，因为你没有体验过，人常说：“站着说话腰不疼”，你不知道那个苦楚。你不知道我的这个缺陷，你总是拿上你的优点来怎么呢？来和我的缺陷对比，那你肯定是得胜的呗，你用你的优点和他的缺点来对比的话，你肯定会把他打败。在打败的时候，你还知道他老是这样，你总是百战百胜的，那你说你火不火？败坏的人肯定得发火，我一发火才能显明我，我不发火怎么呢？显明不了我。这就是神交通的，火是什么？神说：“神是烈怒不容人触犯，并不是说神的发怒不分原因没有原则，而不分原因没有原则的乱发火则是败坏人类的专利。人一旦有了地位，情绪常常难以自控，所以很喜欢借题发挥，宣泄不满，发泄情绪，常常没事就发火，以显露自己的能耐，让人知道他身份与地位的与众不同。当然没有地位的败坏人类的情绪也常常失控，他们的发火常常是因着个人的利益受损，为维护自己的地位、自己的尊严，败坏人类常常发泄情

绪，流露狂妄本性。”人发火都是为自己的地位，为维护自己的名誉，这个有所体会了吗？(有。)咱信神呢，信神的目的是要干啥呢？认识自己、认识神！咱认识自己了没有？刚才说了，发火是缺乏认识自己，缺乏认识自己的缺陷。就说王毅，王毅当管家，咱单独说当管家对不对？该不该做？(该做。)该做，然后你需要去扶油瓶、除狗屎，那你这个管家，该怎么管？该怎么做？神要看什么呀？存心、目的、出发点、源头是什么。不是说你当管家怎么了，你不当管家就行了，而是说你什么呀？你的源头、出发点不对，你完全就是当一个管家，源头、出发点就是一个做事的，完全就是一个管理。在咱心里面呢？神交给你的负担，交给你的托付，你没有注重。

负担是什么？神交给你的负担、托付是什么？负担那是神的祝福。我交给你的负担、责任，是什么？人信神的根本是什么？(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做人，咱应该怎样做一个人？不让你做管家，是说什么呢？是说你不要只是做事、只是作工，还得怎么呢？得有自己的生命进入，还得预备善行。你得来到神面前，还得干什么呢？还得把弟兄姊妹带到神面前，这是你基本的使命、基本的责任，这个能翻过来吗？(能。)你来到神面前，你也把弟兄姊妹带到神面前，你把神话带到实际生活当中，你也把神话带到弟兄姊妹的实际生活当中，这是不是善行？这是不是你的使命？这是不是你的责任？在尽本分的过程当中，你缺乏了这些以后，这就不叫尽本分了，这叫什么？这叫管家！管事的！玲玲去洗锅、玲玲去做饭，你只是告诉了玲玲什么呢？去做一件事，因着你是管家，你就得管着她给神家把这个事情办了，小五把这个东西给我捎回来，把这个东西捎回去，你把这些事务管理得井井有条，是吧？(嗯。)井井有条，从外面看，你勤勤恳恳、井井有条，可是你与信神挂钩了没有？挂钩了没有？(没有。) 没有挂钩，你只是一个做事的，所以说你就是一个管家，一个管家。

信神不能只管做事，而是得在做事的过程中找见原则，按原则做事。本分保守人，那你尽这个本分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借着尽本分，把你带到神面前；是借着尽本分，让你明白神心意；是借着尽本分，让你寻找着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得到真理；是借着尽本分，让你找到了做人的道理，明白了做人的道理，你走上了这条路，你把别人也带到了这条路上，这是做什么呢？这还是不是管家了呢？(不是。)这就不是管家了，这就是继承神产业的人，是把神选民带到神面前接受神托付的人，是完成使命的人。要让玲玲洗锅，那就不是说这句话，让她做这件事情，而是怎么做呢？用神话来掌管她、控制她，用心来作她。玲玲，你的本职工作是干什么呢？你的使命是什么？你的责任是什么？你今天的任务完了没有？该干什么？你的本分是什么？做了没有？今天你的本分是做饭，锅都没洗，该去洗锅了，你不是直接告诉她洗锅，你是告诉她什么？你的使命、你的责任、你的本分、你的善行。她明白了这个以后，她再去洗锅，她就不是完成你交给她一个简单的洗锅任务，她是在做什么？是做一个受造之物该做的，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做她该做的，她明白了她该做的，今天洗了这锅了，明天还用告诉她吗？玲玲，你的责任，你的使命……，用不用每天给她说了？不用了，她找见她的位置了，她的使命就是每天做饭、洗碗，从她心里面认为，她就是做这个工作，做这个饭，这就是她自己的本分，不用再追着她洗锅。

神说了一句话，神说：“我早已将各类人都摆设在不同的环境之中，他们都在各自的位置上表演着自己原有的属性，没有人捆绑他们，没有人引诱他们，他们的一切都是自由的，他们的流露都是很自然的，唯独不能使他们得释放的，那就是我的话语。 ”神给人摆设的环境都是自由的，是吧？唯独不能使你自由的是什么？“神话”，唯独不能让你释放的是神话。就好比让你洗锅呢，这几个锅得洗上三遍才能干净呢，你想偷偷懒，看看监工的不在，管家不在，王毅不在，今天我也累了，现在我洗上一遍就行了。王毅来了，监督得不行，这锅我就得洗三遍，王毅不在呀，洗一遍。这是怎么达到的这个果效？因为你做管家达到的果效。最后，让人洗个锅，还得在什么前提下才能洗干净

呢？得在你监管、监督下才能洗干净。你监督官在，我洗干净点，你监督官不在，就偷懒糊弄，心里面还有神吗？没神了，没有带到神面前。你给她交通，把她带到了神面前，让神话掌管她的心，每天她的责任、她的使命，神在掌管她，你不是把她带到人面前，而是啥呢？把她带到了神面前。你当管家，你只是告诉她怎么做一个事，你没有操练用神话掌管她，让她明白使命、见证，你用血气也好，用其它的手段也罢，最终达到的果效是什么？你把人带到了你面前，这是不是成作恶了？让他们感觉到怕你，你说“我再三地给你说，我再给你说，记不住？不想搭理你了。”他们一听见你说话，一看见你呢，就有一点浑身发抖、害怕，不要让他又说我了，我赶紧看看我还有啥做得不合适呢。他们没有在你的帮助下对神产生了敬畏的心，而是对你产生了敬畏的心，这是不是与神在争夺呢？这是怎么造成的？是咱当管家造成的。所以，不能当管家，得站在神一边看事，遇见事情找根源、找源头、找他的出发点、动机，从他的出发点、源头、动机，也就是他的看事观点里，找他与神之间的关系。你找见他与神之间的关系，你在诉说这些的时候，他听到这个话，他是怕谁啊？他是怕神。他再也不敢做这个坏事了，是因着对神的一种愧疚，是因着你的交通，因着你的带领，把他带到了神的面前，让他感觉到害怕，这是不是善行？你预备了善行，让他对神产生了敬畏的心，这是不是被神得着了？你没有这些实行，而是咋咋呼呼、不去加深、不去寻求，更是简单粗暴，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用自己的方法解决会怎么呀？省事、见效快，还能炫耀一下自己的位置，何乐而不为呢？所以，你最终选择了用自己的方式、方法。这个能听懂吗？就是说你在帮助任何一个人的时候，不是直接告他去做哪件事，而是看他在做这件事时的流露，抓他的根给他治病。就好比，他忘了拿这个东西了，这个事情他粗心了，没有做成，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呢？不是指责他做的这个事，而是说：“你为什么能做错事呢？噢！你不是忘性大，你是不操心，你是没用心，不用心是什么表现呢？你为什么不用心呢？噢！你只是想着你自己家里的事，对神家的事你就不操心、不用心，这就是应付糊弄！神家交给你一个事情，你不用心，吊儿郎当，应付糊弄，神说：“你如果对神的托付掉以轻心的话，那你就是最严重地背叛神”忘了，没操心，为什么忘了？什么原因？心里想什么呢？哎呀！心里想着有什么事、什么事呢！你把什么事排在了第一位？你把神家事

排在了第几位？逼着他，把他带到神面前，他能恨你吗？两个人之间能产生矛盾吗？还有血气吗？这是一个路途，路途知道了吧？(嗯。)

再一个就是，刚才交通的对自己的认识，咱自己有没有犯错误的时候呀？(有。)你自己犯错误的时候，你是怎么对待的？你对你发火了没有？你直接干脆利落点，举个例子。(这次来的时候，说拿个开关过来，我给忘了。) 就没有训斥一下自己？训斥小五了，就没有训斥训斥自己？站在神的位置，要求自己不高，要求别人可高了。咱也有忘的时候，咱为什么指责别人忘了呢？忘了是为什么忘了呢？没有指责，你寻求了没有？我那时候为什么会忘了呢？在什么背景下忘的呢？是什么让我吊儿郎当的呢？对自己不操心，还有什么？(很多时候有些话记不上来，记不清楚。)我帮你回忆一下啊？(嗯。)铲车摔坏了，我没有吭气吧？(没有。)我没吭气的背景是什么？那我没吭气的时候，你吭气了没有？你对自己指责了没有？(也难受。)也难受。(也去想这些事情。)咱磨大米的时候，大米磨碎了，怎么想的？(那时候就是说，打紧点，看一下怎么样，打到它没有糠皮出现的时候，然后逐渐再松，然后前面就出现了碎米了。)嗯， 如果说这个大米是小五打的，你会怎么办？(会训斥吧，会说：“你就不会看看。”) 你会训斥他，你会发脾气。(嗯。) 你会不会和别人去说、指责他？(嗯。) 临到自己身上了，这些有没有呀？(没有。) 没有，一笔带过了！可是恰恰这个事情，正是认识自己的时候，人应该进入的。在铲车的这个事情上，我不吭声，那是有我的原因，我是什么什么原因。大米我不吭气，我是什么什么原因。但你没有发表态度，是吧？如果说这是小五做的事情，你会怎么做？你应该把对待小五的态度用在自己身上，在铲车上对自己认识了，在磨大米上认识了，那你再看到小五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还有没有火？(没有。) 明确吧？(嗯。) 为什么没火了？因为我这样一看，我看见，我跟小五没有什么两样，甚至我还不如小五。你这样认识的时候，你对他就没有这样的怒火，你对他会是一种互相协助、帮助，哎呀！咱这人都是什么呢？吊儿郎当的，是吧？(嗯。) 没有那个怒火了。而是有什么了呢？有了包容、忍耐了，怎么是包容、忍耐呢？理解！神说多一点理解，多一点实际，多一点爱

心，是这样说的吧？(嗯。) 多一点、多一点。什么少一点、少一点？少一点埋怨，少一点血气，少一点火气，咱这样实行，是不是就该多的多了，该少的少了。这是一个路途，你自己得有一个进入。

熬炼，我记得给你说过，天天说她熬炼了吧？(说她那个熬炼就是彼得那时候的熬炼。) 天天给我说了，她的熬炼是彼得的熬炼，彼得的熬炼是死去活来，她的熬炼也是死去活来，为什么神称许彼得，不称许她？给你说这个例子是什么意思，是说你这个熬炼和彼得熬炼的区别在哪儿？天天她和彼得去比，彼得熬得死去活来，天天说我也熬得死去活来，熬炼什么呀？两种熬炼，你败坏的人熬炼是熬猪食的熬炼，彼得熬炼的是什么呀？是不能满足神。因着不能满足神，是觉得熬炼，是感觉自己亏欠、内疚神，还报神爱，还报不了、还报不完而熬炼、难受，而天天熬什么？神愧对于我，为什么、凭什么？为什么要让我得病？为什么别人能结婚，我不能结婚？为什么别人生活不拮据，让我生活拮据？这个熬炼是什么熬炼？是与神对抗和叫嚣的熬炼。彼得的熬炼是什么呢？是为顺服神、满足神而熬炼，老觉着自己顺服不了神而熬炼，而你是熬炼什么呢？老觉得神不能满足我。“每天让我在这里干活，晚上还让我加班，而且连个假期都没有，他妈的，在这儿干活了都不给个衣服穿穿。”你说，这熬炼的是什么？说这个事情是说什么呢？是说这个熬炼了，你这个发脾气，你这个火，大的不行，你火什么？“我给你说了几次了就是不听，给你说了三次了，你说你火不火？”火是因为什么？“我说了三次了都不听。”你没有说，“神苦口婆心地给你说了多少次了，你怎么就不听呢？”而是说，“我给你说了三次了，你不听。”一样不一样？这是别人不能听从于你的时候，你熬炼。你当管家呢，他们不听你的，你熬炼、难受。没把你的话当话而熬炼、难受。神说了，你是考验我的记性呢？还是耍我呢？咱今天没有说，咱与神之间的关系，他为什么不听神的安排，是考验神的记性呢？还是耍神呢？当你认识到这儿的时候，你还有火吗？还有火要发吗？这是不是咱该走的一步路？(嗯。) 神鉴察一切，你的心思神知道。默默无闻，什么叫默默无闻，勤勤恳恳？你跟小五发脾气，这个发脾气里面有什么成分？也就是神说的显露一下，“小五，我再三地

告诉你。”你自己没觉得，这就是个败坏性情。所以说，你就是个管家，就是个做事的。他是驴，你成了驴的爹。你不能只想出头，你得自己来到神面前，把人带到神面前，帮助人来到神面前，不是简单地做个事。

神哪个话说，跟随神这么长时间以来，其实都明白一点真理，就是不愿意实行罢了。你就说蹦蹦吧，你一解剖什么，他现在什么都听明白了，就是不愿意实行。以后不能再说没路了，一直说没路、没路。我刚才给你说了，彼得熬炼什么呢？给了你个路途，让你熬炼什么呢？不是看谁怎么熬炼，而是：呀！我在神家尽本分呢，把这个铲车弄坏了，让你产生一个内疚、亏欠，是你与神之间的关系。呀！这是神家的东西，我给人家把这个米磨坏了，是你对神的一种内疚。如果坏的是你自己的东西，几块钱就是几块钱。可这个东西一旦到了神家，那就不是几块钱的事了，成了什么呢？成了祭物了。止咳糖浆到了神家，那就不是几块钱的事，也不是几十块钱的事，而是无价之宝，不能触碰，不能随意损坏，祭物不可用金钱来衡量！就像周瑜，喂羊呢，羊死了，罚他钱呢，记不清是罚一千块钱还是多少钱了，周瑜说：“不就是两个钱吗？给他就行了。” 给他就行了，你说这句话说的是什么？神说：“人触犯神可能不是因着一件事，也可能不是因着一句话，而是因着人的一种态度，因着人的一种情形，这是很可怕的事。 ”神定你的罪，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一件什么事，说错了一句什么话，是因着什么？是因着你的态度。周瑜说什么？不就是多少钱吗？给了你不就是了。这是一个态度，“态度” 触犯神了。不是说这个铲车坏了，也不是说让你赔这个铲车，而是什么？要唤醒你的这个良心，唤起你的这个心。我怎么不操心呢？当时是什么原因，我为什么就没有多思考思考？记不清是神还是祭司弟兄说过这样一个事：刚买了一台美国进口的照相机，结果，三下五除二给摆弄坏了。你对这个东西的态度是什么？如果是你自己买的东西，那坏就坏了，你坏的是自己的东西。可是你坏的是神家东西，那这个性质就不一样了，你对神家的东西是什么态度？这个区别是什么？神看的就是你的态度、观点。当你在这些事上产生熬炼的时候，“哎呀！在神家尽本分，把机器弄坏

了，在神家这是尽的什么本分呢？他妈的！我这是什么人呢？”应该是对自己他妈的，不应该对……，是吧？当这些占据你的心，你内疚、自责、熬炼的时候，那这个熬炼，是不是正面的熬炼了？我给人家试机器呢，给人家把大米磨碎了，因为这个产生了熬炼，担当，把这个责任承担起来，熬炼了之后，我以后得怎么办呢？以后得小心。不能是熬炼的以后不磨大米了，你不是嫌我磨破了吗？我不磨了，还不行吗？这是什么？对抗，叫嚣。让你产生一个内疚、还报，对自己多一种谴责，这态度是不是就对了。

什么是责任与负担

（可真聚完会了，晚上骑摩托回家的时候，下雨路滑，天又黑，正对面过来一个大车，灯光照得她看不见，就面对面地撞上去了。）不要紧吧？去医院了没？（不要紧，车主打了120，去医院检查了，就是把脸擦破了，眼睛肿了，其它地方没破。车主给她妈打了电话，她妈去了看见她的时候，她的腿就在车轱辘底下了。她说真是神的保守，如果那个车再往前走一点，脚就废了。）她妈去的时候，她还在地上躺着呢？就没有起来？（嗯……没有。）那究竟是严重呀还是不严重呀？你听这个话，她妈看见她的时候，她的腿在车轱辘下面还没有出来，也就是说，她妈接上电话，去了事发地点见到她，用了半个小时，是吧？（嗯，她家去事发地点得半个小时。）那这半个小时，她就一直在车轱辘下面躺着了，昏迷不醒，挺严重的。这就是说你每说一句话，得寻思这个事，如果不严重，她早起来了，怎么她妈半个小时过去了，看见她还在车轱辘下面躺着呢？你说的这话到底是严重还是不严重？说话就说得有漏洞。前两天是谁出车祸了呀？（武则天碰了嘴了，牙断了。）那你看见神公义了没有？（小草和信心在半路上把车翻了，武则天二姑娘开车被人家追尾了。娘仨同时出车祸，这都是碰车了嘛。）（武则天就是嘴硬。）你看神公义吗？（我们那边的

一个姊妹也是把嘴碰了，也是牙断了。）这一个月你看出了多少事？从这里边让你看见啥了？能看见神的手。谁能做了这事儿！谁能做成这事儿！一个人碰了那是偶尔，一年了有几个人碰的？就这一个月了啪啪啪碰了多少？碰豆子呢。（那边还有一个被人杀了的。）这都是一个月以内，不超过两个月吧？（嗯。）可见神的刑罚开始啦！这就叫经历，去经历去吧！想起神说的哪句话了？（神的刑杖开始发挥功能了。）神的刑杖开始发挥功能了，还有什么话呢？掉了两颗牙，想起什么话啦？（让你嘴巴啃泥。）神说："……我是不会饶恕任何一个争夺我地位的人的，我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与我争吃争穿的人的。你们现在都平安无事，你们现在都得寸进尺地向我索取，当忿怒的日子来到之时你们就再也不会向我索取了，那时我让你们都尽情地'享受'，我让你们都嘴巴啃泥，你们永世都不得翻身！这些账我迟早都要'偿还'与你们的，我希望你们都能耐心地等待这一天的到来。""因为向来都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为何现在不报呢？若你好想与我作对，好想论断我什么，那我也就让你做一个烂嘴巴的人，那时我也就好痛快。因为你做的总归都不是真理，更与生命无关，而我作的都是真理，都与我作事的原则与我拟定的行政有关。"让你嘴巴啃泥，让你烂烂嘴巴，烂了嘴巴，神说我好高兴呀！人都太刚硬！嘴巴太硬！碰了都还不会反省。

咱收麦子的时候，X姊妹给咱联系了一块一毛七的麦子，让咱拉去呢，武则天这边是一个劲地逼着让压价压价，人家市场价就是一块一毛七，谁给你便宜钱呢？结果咱们就没有去拉。你不拉，人家面粉厂就拉走了。最后那边是指责X姊妹呢，我给你弄好了，你又不来拉。武则天什么也没汇报，就没说过。（我们也是才知道的，咱那天收的麦子是外邦的，一块二毛五，武则天让一个老弟兄掏了一毛钱的差价，咱还是一块一毛五买的麦子，我说："要是不能买咱就不买了，老弟兄掏一毛钱也是给了外邦了，老弟兄想奉献就奉献到咱家里嘛，何苦把一毛钱掏给外邦，一块二毛五买麦子呢！"她说咱买的黑豆，也是老弟兄在中间掏的差价。）你们什么时候知道这个事的？（大前天。）三天了，是吧？你们知道了以后，你们处理了没有？给武则天

怎么交通的？怎么解决的？交通了没有？解决了没有？（没有针对武则天解剖，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只是给她交通这样做不合适，就这么说了一下，说不买就行了。）说不买就行了？你听听说的这些话，你们作为带领这个事情就算解决完了？今天这是说起来了，才知道还有这么个事儿呢。你说咱带领工人作的都是什么工作吧？你听见这些声音你也感觉到不对，是吧？（嗯。）感觉到不对以后，你接下来是什么反应？说说你的反应。神看的是什么呢？神不看你这个事情做得怎么样，神说："神并不是只看事物的结果，而是看重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人的心是如何的，人的态度是如何的，看人的心里有没有顺服，有没有体贴，有没有满足神的意愿。"不单是看你做这个事的结果，还要看你什么呢？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你流露的态度、观点是什么？是吧！你说你下去和他们是聚会去了，你当时聚的什么会呢？（就是买东西都嫌贵。）你们是解决买东西嫌贵的问题了，结果碰见这个问题了。你说："我今天是解决买东西嫌贵的这个问题呢，不是解决那个问题的。"是吧？我今天是来打醋呢，我不是来买盐的，就是没盐了，我也不是来买盐的，我回去等哪天弟兄说没盐了，我再来买盐。说说当时的心态是什么？你两个人配搭呢，说说你两个人当时的观点、态度、出发点，当时的心思意念，把你当时的情形回忆一下。

你看我和你们说话的时候，你说了两句话、三句话，每一句话我都用心地去听，听了以后我看这个话里边有什么东西。刚才黑枣说了三句话是吧？从三句话里边发现矛盾重重。一开始说不严重，但是根据她说的话，应该是昏迷不醒，两句话前后矛盾，是不是能听出来这些问题？那你说你在这个事情上用心了没有？你解决了没有？你处理了没有？调查了没有？核实了没有？都是个过路的！咱每天说是尽本分呢，聚会呢，给别人解决问题呢，解决什么问题呢？咱带领工人是应该把弟兄姊妹往神面前带呢，解决弟兄姊妹和神之间的误解，可是咱下去以后怎么解决的呢？哦，你这边反映过来问题了，反映的啥问题我下去解决啥，没有反映过来我就不解决了。我记得祭司弟兄说过一句什么话呀？瓢起来按瓢，葫芦起来按葫芦，你这呢？下面反映这个问题了，你两个人下去解决这个问题了，然后那个问题还没有反映到

上边呢，弟兄还不知道呢，实际还不知道呢，用解决不用解决？哦，上面不知道，不知道就不用说了，你这个做得不对啊，这就过了，两句话，就说了两句话吧！不能再多了，两个人说了两句话！你说咱的心在哪儿？你听见这些事，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有没有态度？有没有观点？如果你听见这些事，没有态度、没有观点，那意味着什么？认识一下自己，你说了几句话，说说吧。就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你心里边在想什么？思考什么？神每天检验人，给人摆设环境，神就在那边看着呢，看什么呢？就看你在这环境里边流露的是什么？你们流露出来的是什么？现在能认识到些什么？我记得上回聚会，让你们说一说，谁也不吭声，谁也不说，今天刚说了三句话，就暴露了，吓得一句话也不敢说了，说说吧！现在我给你点到这儿了，你认识到什么了？（不负责任。）怎么个不负责任？别光说一句不负责任。神就看你的态度、观点、存心，你遇到环境的时候，你的言行举止流露出来的是什么？流露出来的就是麻木、痴呆、没反应。也不能说没有反应，有那么一点点反应，结果呢，啥也没了，为什么说麻木、痴呆、没知觉？神作在一班活死人身上，今天，你看看自己，咱现在和活死人有多大区别呢？有没有知觉？你说从这个表现上来看，咱还有没有信神的味道？从灵界看，你今天给他们聚会了，他们都说，哎呀，你是带领，你是来这聚会来了，从外表上你们是来聚会了，是来敬拜神的，可是心里头敬拜神了吗？跟随神了吗？做事有神吗？考虑神家利益了吗？考虑神的名了吗？灵界里边撒但该怎么说？每次环境临到都是撒但与神在打赌，神说："这是我拣选的精兵，这是什么呢？还不是普通的精兵，是官兵！管事的带领，是将军！我就是靠这些将军来打仗的。"撒但在这边怎么说？"就他们？你用的这些将军？你靠这个将军能打下来仗？还蚂蚁啃骨头，可能吗？他们理你不理你？他们只是穿了你给他的一个军服还差不多，你不信，你给他摆上个环境看看。"神说："那你去吧！"就别说大的环境，别说把你放在约伯的那个环境里，剥夺万贯家产，什么也不剥夺，什么也不取他的东西，不涉及他的肉体、不涉及他的名誉，你给他一个位置，你就看看他，看他是坐位置呢，还是去尽本分呢，你看他们是怎么尽本分呢？你给他们的托付，看他们听不听？理睬不理睬？好啦，不用让你出车祸，也不用肉体受到任何伤害，仅仅是在一个信息临到你的时候，神就看你发表的是什么态度，当你看到教会里

面做出这样的事来，调查了没有？核实了没有？没做吧？做了没有？（没有。）你们一句话：这个事做得不对，不能做。就这样过啦，然后再无下文，对做这个事的人，不进行任何调查、核实。你没有调查、核实还有处理吗？那更没有处理，也就不存在处理！不调查、不核实、不处理，这是不是不闻不问？是不是不作为呢？就是轻飘飘地过来问了一下，这个不对啊。如果你孩子犯下错了，你和你孩子说："孩子这个不对啊。"你就是喊二十年不对，你孩子的性情能变了吗？他能不做坏事吗？下边的带领这是做的什么事儿？你给他定性了没有？在你心里头你明确地知道这个不对啊，这个不对是什么意思？往深地挖这个不对，他们做的什么事不对？不对在哪儿？我听听，你认为他们不对，他们因为什么不对？说说。（当时交通，里边有一点意识知道不对，但是拿不出根据。）那你怎么说他不对呢？那不对的根据是什么？你既然知道不对，肯定是看出问题来了，才能说不对，你看不出问题，你不可能说不对嘛，对吧！（就知道弟兄姊妹预备善行就预备到神家了嘛，不能让弟兄姊妹把钱垫上，然后说神家低价买了麦子，就能知道这一点。）今天买、明天买、后天买。那个弟兄会怎么认为这个事情呢？下边的弟兄姊妹会怎么看呢？知道这件事的弟兄姊妹会怎么看呢？哦，神家只占便宜不吃亏啊！神家对弟兄姊妹是一种剥削呀！这是神的爱吗？神家让人做诚实人，这个真理是给谁说的？带领工人都不实行，嘴上说诚实，在这儿个个都做诡诈人，做假账，让我贴上钱，一块两毛五买了麦子，说是一块一毛五买的。让我贴上这个钱，我背上黑锅呀，然后武则天你到那边领赏去，别人是一块两毛五买的，你是一块一毛五买的，你去神那边领赏去！哦，神家就是用这样的人！都是会哄骗人、哄骗神的人呀！原来神家和世界上是一样的呀！要的是这些会拍马屁的人呀！要的是欺哄隐瞒的人、欺上瞒下的人呀！神家原来喜欢这样的人！这是不是让弟兄姊妹对神家有了误解？这种做法是不是对神的一种污蔑？

咱每天信神信神，咱是在干啥呢？维护神的名，这是怎么维护的？维护神的见证，维护神家利益，维护到哪了？维护神的名胜过自己的性命！可是咱呢？临到这些事的时候，没反应！虽然有那么一点点知

觉，知道不对，但这个事情不涉及我的名，管他什么事呢，浪费口舌，吃饭不管闲事。如果这件事做在你身上，你会怎么办？如果你让孩子去外面买两个馒头，你告诉他，一个馒头是五毛钱啊，你孩子懒，他不愿意去，你告诉他去那个店里买五毛钱的馒头，门口有一块钱的馒头，他偷上你的钱，贴了五毛钱，买了一块钱的馒头，还告诉你说是五毛钱买的，你听了是什么感觉？你知道了以后会有什么反应？你会说："你做的不对啊。"一句话就完了？现在还不是别人的区域临到这个事，你不是邻居，这是你直接的管辖区，是你的本职工作，就是你的本分！在直接的管辖区，直接的本分上边，就是这种态度。噢，处理买东西嫌贵的这个问题了，那个就不管了。你说咱的性情是什么性情？咱有点责任心没有？人家说扶油瓶、除狗屎，咱就不要说扶油瓶、除狗屎了，你擦擦自己的屁股行不行？自己的屁股都不擦，等谁给你擦呢？找人家谁的区域？自己的区域下边乱作一团，自己的区域给你脸上抹黑了，都懒得搭理，还有正义感吗？正义感何在？能把扭曲了的正义给扭转过来吗？能行吗？让你受多大苦呢？你还是做带领的呢，你带领他呢，都是这种态度、这种观点，那如果说，别人带领你呢？你在下边发现这些问题呢？咱的那个心呀，连蹦蹦家姊妹的那热心肠都没有，蹦蹦家姊妹的那个热心肠看见教会那边是伤心掉泪，带领在教会里打压，不干正事，给神家抹黑，她急得掉泪、哭，她没有地方去申诉，见了蹦蹦了，跟蹦蹦说呢，让蹦蹦往回反映呢，又跟老王说呢，让老王往回反映呢，这样反映回来的。让你们去处理一下问题，结果你们还不当作一回事，一个"不对"，就完了，眼看着武则天的门牙都掉了，你们还是这个态度！哪天掉的门牙？几天啦？（前天。）紧挨着了是吧？在这个事情的前还是后？（第一天聚完会，第二天就碰了。）第二天就碰了哈，那你说吧！就作在你眼前，就让你看见，人生，让你看见了，该不该反省？你天天跟武则天出去搭配，她做事怎么样，她为人怎么样，你是她的上司，她门牙掉了，你就没有去考察考察？因为啥掉了？她做什么事了？是不是欺哄神了？是不是做了欺上瞒下的事了？那你该不该有点正义呢？管教临到她的时候，你不去反省认识一下？她做错什么事了？给你一个什么警醒？遇到这个事了，是一句话带过，再没音信？咱的使命、职责是什么？王平,你的使命是什么？责任是什么？神寻找的是有正义感的人，维护神家利益、维护神名的人，给你摆设这样的环境，

神就是要看呢，可结果呢？看见啥了呢？神啥也没看见，神摆设这环境等着看你说什么呢、做什么呢，结果你一句话："这不对啊。"就完了。约伯在那个地步，他媳妇儿说："你弃掉你的神死了吧。"约伯是怎么说的？如果约伯说："老婆这个不对啊。"那这还叫见证吗？约伯是处在一种万箭穿心的状态下，他对他老婆是什么态度？是怒气！愚顽的妇人！是骂她，愚顽的妇人！你们呢？你们处在安然的状态下，处在一个带领的状态下，处在一种你管辖她的状态下，不是她管辖你呀，也不是平起平坐呀，是你管辖她的状态下，发现她这样的行为以后，你就一句话"不对啊"就完了！也没有解剖，也没有分辨、认识，更没有交通、没有改正。（交通了。）交通了？交通了多长时间？就是单说这件事，你解剖她没有？（这件事没有。我说……）我就说这件事解剖她了没有？不要说其它的。我为什么问这个话呢？因为你这个事解决不解决，这是你的本性流露，你的天然流露。解决其它问题，我为什么不问呢？是因为啥呢？你去的时候是有目的的，你就是做那项工作的，而且是他们反映过来了，你们不得不处理的问题，你去处理这个不得不处理的问题时，还有意义吗？赶鸭子上架，有意义吗？神看的就是你在自然的状态下，是不是还维护神家，被迫的爱神不要！

为什么说有好多人作了恶，或者背叛神了，没有看见神报应他呢？因为神就不管、不搭理，你做了好事、你做了善行也看不见回报，你办了正义的事也没有得到回报，你做了恶事也没有得到回报。为什么？那是麻木你的心，让你的心变得更加麻木、更加痴呆，为什么？麻木了以后，你才能怎么呀？胆子才能放大，哎呀，作恶也没事儿，作恶也没有报应，哎呀，做善行也没有什么好报，当你意识到这些以后，就流露出啥了？原有的东西就出来了。如果你原来是个恶人，再看见作恶的有报应了，那你还敢作恶吗？你肯定不能作恶了，那你就伪装起来了，你说你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是善还是恶？别人看不见你作恶，你也不敢作恶，那别人就误认为你就是个好人，那这不就是披着羊皮的狼放进国度了呀，神能做这样的傻事吗？不可能。所以说，你就是作了恶，也不惩罚你，唉，等到最后一起收拾。为什么等

到最后呢？就怕有一部分人看到了以后，害怕了、胆怯、不敢犯罪了，不得不实行真理了，那这是被迫的爱，神不要。那些心地善良的人，有正义感的人，我不管他有没有报应，我不管神怎么说、怎么处理，那我就是维护正义，我就不允许邪恶事物存在！同样在神剥夺的状态下，也就是，善也不处理，恶也不处理的状态下，两种人流露出来的完全就是天然的性情，也就是原来的、原有的，他的本性，这就是神说的，把你放到最大限度，放到最宽，让你去表演，这样表演出来的才更真实，人才能看得更清。所以说，今天，你在领受任务，瓢起来按瓢，这边暴露出问题了，你去处理了，这能证明你有正义感吗？你是完成一个义务，你是一个雇佣兵，雇了你，你挣了挣钱，把这个葫芦按下去了，如果按不下去就扣你工资，也就挣不到钱了，没办法你才去按的。而神要的不是雇佣兵，神要的是儿子，儿子不管给钱不给钱，是我家我就得去干，我看见这瓢还没有起来，只要你这里边有东西，我就得去处理你。而你临到这个环境，就没有去交通，你交通的什么内容？是根据今天下的任务去交通的，那你这是被迫的，是去作工的，随时随地流露出来的，那是你的天然。如果在处理这件事的时候，暴露出另一个问题必须处理，你去处理了，那你就不是在完成任务，而是有负责任的态度，是不允许邪恶事物存在的态度，这才能说你的心是维护神家利益的心，神才看见了你的态度、观点。如果今天给你下了一个任务，你去哪儿，做个什么事情，你把这件事情做了，那仅仅就是个做事儿，神啥也没看见。路见不平，没人告诉你，你修路啦，这才算你是好人。告诉你让你去修路，还给你说修路发工资呢，那还算你是善行呢？

暴露出咱什么了？上面不说，上面不知道，就不用处理，一笔带过，你说咱的心麻木成啥了！黑枣？（嗯。）你呢，发现你的问题了吗？（嗯。）什么问题？（神摆设这个环境，我没有详细地了解这个事情，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在哪儿，没有用心去做，没有细细地去抠。）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她说她没有去抠，没有去问，这事情和抠、问有没有关系？如果在这个事情上去抠、问了，你也是做了一个外表，怎么说这个是外表呢？如果你犯了罪了，你去了派出所，派

出所的人先是干啥呢？是不是要做笔录呢，第一个先问：哪的呢？姓什么？叫什么？多大了？先把这个记清楚。接下来还要继续抠、继续问，是不是每个信息都不漏呢？身份证号等这些基本信息问完了以后，“来，说说过程。”你说你没有去抠、没有去问。就即使说你像他这样地去抠、去问了，这是完成了一个什么？（过程。）过程，完成了一个过程，做了个义务，你说为什么去抠？是这边逼着你抠，我不抠问不行。我是让你细抠吗？那这是不是还是个任务？还是做了一个工作。去抠、问，暴露出一个什么问题了？这是对工作的一种负责任，是让你用心了解你下边负责的人，他现在怎么样了？你的配搭也好、你的下属也好，你们互相之间是不是得有关爱呢？把他当作你的弟兄姊妹了没有？对待弟兄姊妹应该是什么样的态度？有基本的关心没有？有基本的爱没有？这爱和关心怎么流露、怎么看呢？你的孩子在学校念书呢，虽然说他在学校里边念书呢，他的喜怒哀乐没有和你说，那你能不能发现你孩子在学校的喜怒哀乐？能发现吗？你孩子在学校什么状态？根据他的表情、言行举止，就知道他这段时间的情形怎么样，在学校怎么样。这是什么原因？因为你对他有爱、你对他有关心，他的言行举止，一个眼神，都能给你传递出一个信息来，你都能从一个细节里边，找见好多东西，如果你不关心、不搭理，那就是他“爆炸”了你也不知道。咱在这儿起了个什么作用？汇报工作，为汇报工作而工作，唉，我给你问一下，实际抠的时候，我知道该怎么说呀，碰到哪儿了？怎么回事？她妈说了，轮子快挨着脚了，就差一点了。她们说什么了，她说什么了，我一一地告诉给你，你的这口和心连起来了没有？口和心不连着，你只是个传话筒，把那边的信息传达过来，然后你们自己看吧，你们自己处理吧！和你还有关系吗？什么是真理？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怎么做个人？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怎么处理？作在弟兄姊妹身上就是作在了神身上，她出车祸了，车祸严重到什么程度？你管不管、你搭理不搭理？用心了没有？严重到什么程度？这些都不知道，还是你亲自去问过的都不知道，那你说，你把心用在他们身上了没有？你牧养他们呢，他们出了什么事情你一点不知道！这叫不叫牧养？这叫放养不叫牧养。这就是临到一件事，神在人身上看到的这些，看到了人流露出来的态度、观点，人的标准达到了没有？世上的那些好心人也不是这样呀，我说的这个能理解吧？（能。）黑枣，能认识到吗？（能。）那你说说，我听听你认

识了些什么东西？（首先自己就没有进入做人这方面的真理，不用说信神了，做人都没有做到，弟兄姊妹遇到这事，出了车祸，就没有真正的担心。）有所思，就有所想，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对她关心，她出什么事了，你只考虑她的安危，有前边的前因，你就能考虑到后果，你有这方面的思维，因为你对她关怀、关心。如果你对她不搭理、不关怀、不关心，只是一种传话，传过来了："谁和汽车碰了。""噢，碰了。""碰得头出了血了。""哦，头出了血了。"你就是知道这些信息，这就是旁观者！旁观者！自己家的孩子呢？碰了，啊！和什么车碰的？几点碰的？碰到哪儿了？流血流了多少血？是和什么人碰的？流血流到什么程度？检查了没有？有没有脑震荡？有没有后遗症？一切的后果你都去思考、都去考虑！为什么？因为你这里边有一个关心，你的心用在那边了。那如果碰了你邻居家的孩子，你有这些想法吗？这叫旁观者。你说咱信神呢！什么是信神？什么是信？跟随、信靠、信赖、依靠、交托！神话是让咱去实行呢，神话给你说了，神说出来就让你相信他的话！相信神话就是真理！只管实行。神举了一个例子，让你吃了饭把碗舔干净，是吧？你舔不舔？诚实人一听，噢！神说啦，那就得舔。神举了三种人是吧？一种人是，神说了，让舔我就得舔；还有一种人是吃了，他没舔，他怎么没舔呢？忘了；还有一种呢，不是忘了，而是不接受、不承认、反抗，他说啥呢？那就不是真理，否认。他用事实来证明不是真理，怎么证明？我要去把碗洗喽，消毒柜给它消毒，这才是干净卫生。咱处于哪种状态呢？那神说了，作在弟兄姊妹身上就是作在神身上，神说要让你尽本分，尽不上本分的是废物，是吧？不尽本分呢？（悖逆。）不尽本分是悖逆。那咱这个本分尽上了没有？对弟兄姊妹有爱没有？维护神家利益了没有？刚才说三种人，不能说你是第三种，你是作对的，最起码你是第二种吧！忘了，怎么忘了的呢？你是谁呢？你忘了自己是干啥的了？竟然忘了实行真理了，竟然敢忘了尽本分，竟然忘了关心弟兄姊妹，单单是关心吗？你还要去靠他作工呢，你还要靠他在下边牧养呢！如果他瘫倒了，整个乱了，谁来作工呢？你的责任感何在？下面乱作一团，管不管？处理不处理？理会不理会？你怎么去向神交差！王平，你给我说说，你说为什么？什么原因？你们发现不了问题，怎么我就能发现呢？这个原因在哪儿？能不能找着原因？（就是没有用心，没有关爱，不负责任，没有把神家的事当成自己的事。）

根本原因在哪儿？人生，根本原因在哪儿？（没人性。）啊？没人性，没心！心里边就没有这个事，就不把这个事装在心上。你说，你家孩子在外边，脸上让人家抓了一下，你能不能发现得了？用不用人告诉你啊？你第一眼就发现了，发现了你就是调查、核实，你可能不闻不问吗？不要说抓破了，就抓了一个白道道，你都要调查核实清楚，别人家的呢？邻居家的呢？他就是有一个刀印子疤！你去调查你去核实吗？为什么？你心用在上边了，你孩子掉上两根头发，你都能感觉得到，你都要去处理、过问，可咱的责任心在哪儿？

2020年12月9日

神的奇妙作为

二零一二年没有圣灵作工是为显明所有的人，显明人原有的。是在试炼、成全、检验得胜者及众长子。那时众长子也没有圣灵作工，是试炼也是要他站见证，以此来向人显明。所以那时有点真理、有正义感、更有心志、有信心、有良心理智的人站住了见证；有点真理、有点正义感、却没有信心、没有心志、缺乏良心理智的熬干了，站立不住了。因着胆怯、懦弱、小信、坚持不住向撒但缴械投降了，委曲求全失去了见证；有点真理、没有正义感、没有信心、没有心志、没有良心理智的人，当没有圣灵作工时他那弯曲诡诈、猜疑、疑惑、防备、偷奸耍滑的性情占据了他的整个人心灵，那整个人的活出就成了一个活撒但。这就是我们看见的那些曾经为神花费，起早贪黑，披星戴月亮劳苦作工的人都倒下的真实原因。也就是神在使用他作工期间没有被洁净，不可取的部分依然没有被成全。当圣灵不作工时他就什么也不是了，这也可以说是把他原有的也剥夺了；有正义感、没有真理的人也不行，没有真理就不明白神作工的意义，更没有异象，即使有正义感也是一匹勇夫，表现出来的就有一种半吊子二杆子的味道；既没有真理也没有正义感的人就是严重缺乏良心理智的人，也就是缺乏人性的人，本来他对神的作工就不认识，对神的性情更是不理

不睬，一旦圣灵不再感动引导他们，他们的活出就是赤裸裸的魔鬼撒但相；而这段时间众长子是靠以前明白的一些真理与自身的素质对真理的认识而从大患难里走出来的。

到二零一三年神又开始发表新的话语，就意味着圣灵又开始作工说话了，但圣灵作工对象主要是在他的众长子身上，是要众长子来认识神的权柄、认识神的主宰、认识神的性情、认识神的作工、认识神的作为、了解神的心意等等。这些都是为下步作工打基础而预备的工作，也就是神要把这些话作在众长子里面，以此来成全他的众长子。目的就是为了众长子能在下步工作能尽上他的本分，打败众仇敌建造他的国度。以此来显明这些人就是神拣选的金银宝石；再一部分就是作外国的福音扩展工作。基督也开始正式尽职分，也就是开始做成全人的工作，开始发表神的所有所是。开始见证神的独一无二，开始作认识神的见证。这时神就把别处的圣灵作工都夺回赐给那在患难期间站住见证的人。这是神作工的原则："神从来不等待一个跟不上他步伐的人。"从而让有的人更有，没有的越没有，就是要两级分化，目的就是为了把众长子显明出来。显明的目的就是要众长子建造他的国度，这是神的经营计划中的一项。

所以说除众长子以外都没有圣灵作工，一方面是人没有那个素质够不上，神话对他来说就是无字天书，无法直接接受从神来的供应。另一方面就是神不做超然的工，临到人的都是一些基督的话语，圣灵不会越过基督直接强行带领你的。再说圣灵是不会打岔他的作工，不可能这边见证带领他的众长子，要众长子建造他的国度，那边又直接强行带领人进入国度。所以说所有的人是没有圣灵作工。二零一四年下发了一份工作安排，标题是合格尽本分年。所以说一四一五年得胜者逐步显明出来，得胜者开始尽他的本分——建造国度。把他所明白得都一一发表出来，以此来展开一方面的工作。也就是把他对神作工的认识；圣灵现时作工的动态；神作工的奇妙作为；神的公义性情；神的主宰等等见证出来，以及他的生命经历给见证出来。也就是开始建造

国度了，开始把人往神话里面带了，开始带领人经历神的话。因人麻木、痴呆、素质差还特别悖逆，所以导致对神的话根本看不懂，也不明白神的心意，更不可能实行真理为神站住见证，而活出的尽是搅扰、打岔、拆毁羞辱神的记号，怎么又能直接跟随圣灵的带领呢！只能从得胜者翻译官那里得一些亮光、引领的真理往前行，否则无路可走。对于他们来说如果没有得胜者的带领，就是无头的苍蝇，根本不明白神作工意义，根本不明白神的心意，对圣灵的现时作工更是摸不着头绪，所以说圣灵作工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对牛弹琴，这也就是他们没有圣灵作工的真实原因，实际上就是你配合到哪圣灵就作到哪。你配合不上甚至不配合，那圣灵怎么能作工呢！人感觉到的就是圣灵不作了，教会的人没有跟上步伐拉下了一步，圣灵怎么会作呢！圣灵不等待跟不上他步伐的人，“教会”尽是一些争强好胜唯利是图的人，甚至是一些弯曲诡诈不追求真理更不实行真理的墙头草、老好人，神怎么会在他们身上作工呢！可能吗？这不是对圣灵的一种亵渎吗！就如全能神已经来了，怎么还能在宗教作工呢！建造国度的同时圣灵怎么可能又作工在教会呢！

经过二零一六、一七、一八、三年的操练扩展，都在经历中看见了神的作为、更定准了神的作工，在这部工作上扎下了根基。就在人吃饱喝足预备上战场最后为神献上时，基督也开始配合我们捆绑敌基督的手脚发声说话了，神整整在一年的时间内用最普通，最简单的白话文揭露、解剖了敌基督、假带领。把所有的假带领、敌基督的面具全部撕下，把他们的丑恶嘴脸全部暴露在光中，让他经历烈日的酷晒。审判从神家起首，矛头直接对准带领工人，要他乖乖就范，束手就擒。要偷他的金银财宝就得先把他家中的壮汉捆绑起来，揭露揭剖敌基督假带领就是捆绑了壮汉。扩展福音工作时，因宗教界长老牧师听不到神的话也不听神的话，所以神只能要大红龙来效一步力，把这些敌基督打入牢中。全能神教会的带领就不一样了，他们都是归在神名下的人，是听神话的人，不需要武力捆绑，而是用神的话语来捆绑他，以此来看神的话语时代正式开始了。《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至今连续发表了二十四篇，交通任何一方面真理都没有这样系统

详细过，是历代以来破天荒的。以此可看出神对敌基督恨恶到什么程度。也就是说神用一年时间把敌基督与那些作恶的假带领的手脚已经捆绑的结结实实，目的就是要我们攻打他们的城，把那些活在他们权下苦苦哀嚎要神的人救出来，脱离撒但的魔爪归服在神的权下。就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时，二零二零年开始就是一场瘟疫蔓延，接着就是洪水泛滥，蝗虫四起。等等这些一系列的世界动态无不让我们惊叹不已，深深体验到了神权柄的主宰，感受到了圣灵的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能作成这事的唯独也只有独一无二的造物的主神自己了。

因着国度建造的知名度提高，敌基督、假带领不得不纷纷起来封锁教会抵挡神，但又活在神话语的审判之中不得释放。活在他们权下的神选民又如何呢！这边是带着敌基督性情的带领工人利用地位权势的捆绑、控制、威胁，那边是看不见的基督在发表着敌基督性情的流露，是长时间的细节地系统的揭露、解剖。敌基督的表演真是亲耳所听、亲眼所见、亲身体会、亲身经历，又被基督亲口揭露、解剖。呀！真是里外夹攻，但又不敢离开“教会”。他们正处在黑暗之地哀嚎，苦苦挣扎不知道路在何方时。我们恰恰又在到处散发国度招生公告时，假带领敌基督怎么可能束手就擒乖乖退出历史舞台呢！一定要进行一次捶死挣扎，来一次决一死战，冒着被惩罚的危险也要与神对抗到底。世界乱作一团，教会还再死死封所，虽然神话已经发出，但人还迟迟不能醒悟，但我们依然有我们的工作做，产业开始建立，世上的物开始逐渐增多，人也逐渐在显明的过程中找见了自己的位置，各尽所能了。所以在一九，二零两年间开始了国度产业的建造。让我们人人看见，外面乱作一团，里面却有层有次，里面的人都快做成了，外面的人一点也不知道。

经过一年多的辛苦建设后，疲惫不堪的身躯迫使人想起了“父亲”的忠告：这就是国度建造，这就是国度子民的生活……。猜测怀疑，疑惑不解涌上了心头，对神的作工产生了质疑，带来的就是消极

被动，后退。人的心思就像与神通了话似的，基督立马就交通了诺亚造方舟。这一切难道都是巧合吗？

神说：“建造国度是众长子的本分，也是我的本职工作，即指我经营计划中的一条。”现在正是体验神作工的时候。

天地联

2020.09.16

神要的是精兵

（前些天分小区了，我们又选举了一下，安排人家那个姊妹去二线了，一选举把放下选下去了。我说不行，让放下抓二线，她素质各方面都还行，已经给放下说了让抓二线了，放下说能行。还有原来那个姊妹她还有一个铺子，在肉体这方面受辖制。结果隔了几天，还没撤人家原来那个姊妹呢，我和超脱说，你过去跟人家交通交通，看适合干啥，让放下跟蒙福两个人配搭抓二线。结果超脱去交通的时候，就没有这样交通，超脱去的时候就给开铺子的那个姊妹交通，让这个姊妹干呢，等我去见的时候，人家已经愿意干了，情形扭转过来了，我就没说话。随后我和放下一说，放下就崩啦：呀！你这是耍我呢！我不行啦、不行啦！有好多问题我就不理解，我要和弟兄反映呢！我这心里想，这今天人家都说她愿意干呢，超脱在这儿交通让干呢，我再说不让干，好像就是拆台呢！我就是怕拆台呢！）

你不是不敢拆台，你是不敢让别人把这拆台的帽子戴到你头上。（哦，她主要是这，特别为自己。）真的不敢拆台？你是给自己戴了个冠冕，如果她伤害到你虚荣脸面的时候，你看你拆台不拆台？绝对敢拆台。你是不想得罪人，不敢得罪人，想当个老好人！她损害神家利益，她安排的人如果传不了福音，给神家带来祸患，那又不是给我家带来祸患，又少不了我身上一块肉，那我为什么要当这个不是人呢？做什么事情不考虑神家利益，不站在神一边，老站在自己一边、肉体利益一边，那你还是尽本分吗？你是为你的地位做事，而不是为神作工、做事。那这属于什么？在尽本分的过程中搞着个人的经营。是不是搞个人的经营？（是。）为什么是？你不要糊里糊涂随便说个是，到时候我走了以后，说弟兄屈打成招，胡乱打我，我不承认也不行。为什么说是？（涉及到维护神家利益这方面。）我刚才问啥呢？我说你啥呢？你就说是。（搞个人经营。）嗯。你承认不承认？你别嘴皮承认，嘴上承认，心里不承认，这叫应付、糊弄。心里承认，嘴上不服不满，都不属于顺服。我说你搞个人经营，你服不服？不敢说话了，进入深思之中了。（认识不到。）认识不到你还说是。你这是不是欺骗呀？

刚才咱看神话里边，神说了什么话呀？让神的性情在我们中间贯穿，在我们中间建立。在你的作工中，你贯穿神的性情了没有？有这个动作没有？有这个举动没有？有没有？不说话啦？有没有？受委屈了？在神的经营计划里边，在神的作工里边，这是要干啥呢？就是要贯穿神的性情，就是要把神的性情见证出来，可没有听见你说怎么贯穿神的性情。为什么我刚才说你搞着个人的经营呢？在神的作工中，搞着你个人的经营。你经营什么呢？刚才说什么呢？（我当时认识的，超脱已经在这交通的让这个姊妹干，好像我要再揭露，就是跟超脱对着干，好像是拆她的台呢，所以我当时就没有说话。）你说超脱既然这样交通啦，我就不能交通了，我再交通就是拆台，是这个意思吧！那超脱既然是这样交通的，超脱交通什么呢？（超脱交通的，让原来这个二线再干呢！）让她再干，那意思是安排了她干，还是交通让她再干呢？（交通了人家也愿意干嘛。）你看，交通和安排先分

清楚，安排工作呢，你，你去二线吧！交通是什么？交通是根据他的特长、根据他的优点、根据原来这个情形、现在什么光景，你看哪个人合适呢，你做啊！根据这个分辨出来，各就其位、各尽其职，根据个人的能力来作这个工作，这叫交通。她是在交通呢？还是在安排呢？（我刚去的时候超脱说，人家还愿意干呢，继续让她干，她们交通的，我不在。）你觉的她干着合适不合适？（就是不合适才换呢。）你觉的不合适是吧？你觉的不合适呀，你又说，我再交通就是拆人家台呢！你说吧，你如果说你跟她交通呀，这就是拆她的台呢，如果你不交通呀，拆谁的台呢？（拆神的台呢。）明知道她不行，我还不能拦阻，你维护的谁呢？你维护的是人的地位。我不能拆人的台，我拆谁的台呀？我拆神的台。看见神家受到亏损，你理会不理会？不理会、不理睬。昨天咱们看的那段话怎么说的？神站在你面前，你理会不理会？不理会、不搭理。你搭理的是谁？你考虑的是你自己，我要在人群中生活呀，你说我该不该要脸呀？虚荣、脸面、地位，我不能让别人说我拆别人的台，我不能得罪了这个人。神家就是再受亏损，和你有关系没关系？有关系没有？你爱搭不理，就不搭理这件事，你不搭理这件事，就是不搭理神家，那就是不搭理神，不搭理基督，因为全能神教会是基督建立的。那你不维护教会的工作，你不维护扩展福音的工作，那你就是不维护神家的工作。不搭理这件事，你就是不搭理神。你搭理的是谁？你搭理的是那个带领，这个带领既然说出这话了，她要是不说呀，我能够为神家找一个好人，既然你选出这个人来了，我就不能不认同了，我要不认同你我再选一个，我就得罪下你这个人了，这是不是大红龙生存法则？你是不是在讨好她？

是你做带领还是她做带领？是你负责还是她负责？（我负责。）你负责，那你的性情更恶劣了，你负责呢，你下属做了一个什么事情，你都不敢拦阻，你下属说个一，眼看着她是错误的，你都不能改成二。她还是你的下属，如果她要做你的带领呢？你会怎么样？你会改吗？那你说吧！你拿上神家工作，拿上神家利益，当成什么了？礼品！送礼！哎，你说的就你说的吧，给你个脸面，不要丢了你

的脸。神家的利益、神的作工，竟然比不上你下属的一个虚荣脸面！你这是做的什么呢？心里边没神、也不想神家的事、也不想神的作工，想的是什么？怕伤害到你的下属。你连你的下属都不敢伤害，那你又怎么敢伤害到你的上司呢？那更何况还让你站见证呢？那更不存在了！在神的经营当中搞的是什么？给你个地位，给你个权势，是让你配合神的经营，是把神选民带到神面前，是让神的性情在人中间贯穿。结果呢，你自己都不实行，你自己都不贯穿，还叫谁贯穿呢？你什么时候想起了神？你想起的是你的地位、你的名誉，想起来的是在人心目中有你的地位，你这样做无非就是想让她忠于你、崇拜你、高举你？叫那个带领看看，我这个带领多爱我呀！我随便做一件事她就承认了、接受了，不管我做的对神家有益没益，对神家即使有害，她都默认我，你看我俩关系多好，我俩是铁哥们儿呀！这是不是你在神的经营中搞着个人的经营呢？拉关系、互相卖弄、讨好，联合起来拆毁神的经营，这是不是一个实情？（是。）神不管你做什么事，做这个事的结果怎么样，神看你在做一件事的时候，你流露出来的态度、观点是什么？你在这里边流露的态度、观点是什么？可你从来没有想起神来，你想的是你的虚荣、脸面、地位，想的是你的下属的地位。你说你献上啥了？连根毫毛都献不上，这是不是事实呀。

（其实这里边还是怕得罪了超脱，以往就是超脱老抓她把柄，这次一起配搭上啦，更不敢了，是这个。）她是对超脱有点惧怕。（对。）怕超脱，你这面对撒但是不是缴械投降了？面对撒但绕道而行。神是叫你咋呢？叫你站在神一边，为神说话呢，你站在哪一边了？叫你当精兵呢，就一个配搭就把你吓成这样？她说一你不敢说二？面对撒但应该把她踩在脚底下，你不把她踩在脚底下，不拿起神给的武器把她打倒，去带领她。你反过来是咋呀？在她权下委曲求全，面对撒但绕道而行，你说你是谁呀？让你把神的性情在弟兄姊妹中间贯穿，在人中间建立。怎么贯穿？面对邪恶之人应该是什么态度？面对愚昧痴呆的人应该是什么态度？面对追求真理的人是什么态度？你把神的性情贯穿出来。不维护与人之间的利益，只维护与神之

间的关系。没有看见你怎么维护与神之间的关系，只看见你在维护与人之间的关系。

（咱能为正义而站立，弟兄姊妹就能看见神家的公义，如果你不为正义而站立，弟兄姊妹就看见啥呢？全是啥呢？全是乱套！）你这带队的都不走一二一，你说，我顺服，你让我投降，我就投降，神让我顺服，我听神的话，我就顺服你撒但！（我还一直以为我对着呢，还给自己带了个冠冕，说我是顺服。）你存心对，那是偏差；你的存心不对，那就叫打岔、叫搅扰。你是偏差，神就带领，神就引导，扭转你的偏差；你是打岔，带来的就是刀剑的击打、审判刑罚。（存心就错了。）你不管遇到什么事，第一个先考虑神家利益，神家利益至高无上。神的名、神的见证，就围绕这个方向走。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就围绕着这个，我对见证神的名、见证神的作工、见证神的作为、维护神家利益，不管什么事情出来，我就围绕着这个去做、去实施。任何事情出来拦阻，都属于打岔搅扰，还用分辨吗？你的方向目标定了，在你去往这个方向目标的一路上，不管什么妖魔鬼怪出来，都是拦阻、打岔，我都得把它践踏而过。为什么呀？你的目标是去跟随神呢，那你的后盾是谁？那就是基督、神、圣灵！那你还有过不了的坎，你只管践踏。神话怎么说的呀，践踏万有！是吧！那你就照着你的目标去做，照着神给你的旨意去做。

让摩西带领人呢，摩西说什么了呀？（拙口笨舌。）我连说话都说不了了，我哪能带他们出埃及呀？神告诉他说: 我会教你、告诉你，该做什么该说什么，那还有他做不到的事？神给你的智慧，只要你做在正义的事上面，你尽你所能去做了，剩下的那就是神的事儿，那神作你的后盾，神给你开辟出路。你怎么呢？你这依靠啥呢？你依靠你的撒但父亲在作着神家的工作，不用去分析，那肯定是打岔搅扰，因为你依靠得就不对，能听懂吗？其实，说起来信神也简单，只不过是你愿意走不愿意走。你信神有了目标方向，这个还不好定？好定吧？目标方向定了，心志定了，你就跟上这个往前走，这有什么难

处？你还说难，做不了，不知道，分辨不了吗？不存在了。只不过是你不愿意走罢了，不愿意为神献上。

2020年9月26日

神作工是为了恢复我的良心理智

在我出去几趟。发现弟兄姊妹儿对神家的油、鸡、大米等等觉得贵。只是持守老师交通的中国人当纳的十分之一都无影无踪了。只是外表不说了，但是并不是心甘情愿。我也深深反省我自己，我也觉得神家的东西贵。总想在世界上买，又觉得这样不支持国度建造。我也活在这种矛盾中。

当我看到神说："现在人得真理那就像上战场的战士一样，随时随地地与撒但的各种败坏性情作争战。作争战的武器是什么？（真理，神话。）哎，作争战的武器是神话，是真理。那最起码先做到的是什么？得先做到哪条真理呢？（顺服神的主宰。）哎，顺服这是第一功课，临到每一个人的第一功课。你顺服不下来，你就没法去寻求真理，没法从神领受，没法安静在神面前；你没法安静在神面前，你就不能祷告神，不能有顺服的态度，不能寻求神的心意；你不能寻求神

的心意，你就不明白真理，不明白神为什么要摆设这样的环境、这样的人事物给你。你不明白，你就稀里糊涂的；你稀里糊涂的，你胜不过去，你就容易消极，容易受捆绑，受辖制，原地打转，走不出来。”（摘自神的交通《寻求真理顺服神才能解决败坏性情》）当我按神话去实行时，首先顺服下来，寻求圣灵作工在人身上的原则：一、神是按照人的需要作工的;二、神为了让人得生命不择手段;三、神所作的一切都是爱！我揣摩着神摆设的这个环境是我的需要，我需要什么呢？一想我嘴上整天给别人喊。万物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赐给的是神，收取的也是神。而今天需要我支持国度建造买神家一些东西的时候。我总是唯利是图与神搞交易。实际环境把我显名了，我不相信我所拥有的是神赐给的。明明就是我的，就是我双手辛辛苦苦挣下的，那是神赐给的呢？人家以色列人心里有神、敬拜神，把头生的牛羊献给了神，而我把我当纳的十分之一都无影了，还与神搞交易、讨价还价。几千年前的约伯没有听过神的交通，不明白神的心意;没有祭师弟兄的带领;更没有众长子的亲自牧养带领。人家有那理智，当神剥夺时，人家能赞美神！神称约伯是义人是当之无愧，今天发现我和约伯的人性相差是天地之别。而我今天的身量太小，别说是无条件的剥夺，今天买东西还带着交易的性质，而我不会从神领受，不寻求神的心意，而是与神讨价还价，那来的对神的赞美，才发现自己良心理智欿少的太多！

神造了天地万物，神什么不能赐给人呢？不是神不能赐给我，而是神的保守，一旦赐给我，我就活在了撒但权下，正如神说的人在安逸之中忘记神。如神说人寂寞，赐给人一个妻子、丈夫，人为满足妻子、丈夫，把神当成了第三者，好象神在无理取闹。象我神赐给我一个妻子，使我享受了三十多年，带来了家庭的温暖、儿孙的欢乐，享受了天伦之乐。而今天神的托付临到时，而我为了满足妻子，为享受儿孙满堂，至神的托付于不顾，甚至不顺服神的安排，非要硬着颈项与神对坑、叫器。神给人一个企业，人只顾出人头地、唯利是图、绞尽脑汁地向神索取，来不到神面前;神给人一个地位，人要自己说了算，要高居人上，让别人高看仰望;神给人一个好脑瓜，人怀疑神防备神;给

人一个好身体，人忙着搞自己的经营，不理会神的作工;……正如神，揭示的：“591　你与神相合的证据在哪里

1　你们的狂妄足够多，你们的贪心足够大，你们的应付足够多，你们糊弄我的技巧足够高明，你们的卑鄙存心、卑鄙手段足够多，而你们的忠心太少，你们的真心太小，你们的良心更是没有，你们的心地又太恶毒，对任何一个人都不放过，甚至对我也不例外。你们为了儿女、为了丈夫、为了保全自己将我置之门外，你们在乎的不是我，而是你们的家庭，在乎的是你们的儿女、你们的地位、前途、享受。

2　你们什么时候说话想到我，行事想到我？寒冷的天气你们想到的是儿女、是丈夫、是妻子、是父母，炎热的天气你们想到的也不是我。尽本分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你的利益、你的人身安全、你的家室老小，你做什么事是为了我？你何尝想到过我？你何尝不惜一切为了我、为了我的工工作？你与我相合的证据在哪里？你为我忠心的实际在哪里？你顺服我的实际在哪里？你不求得福的存心在哪里？

3　你们都在糊弄我，都在欺骗我，你们都在玩弄真理，都在掩盖真理的存在，都在背叛真理的实质，你们这样的与我为敌，将来等待你们的是什么呢？你们只追求与渺茫的神相合，只追求渺茫的信仰，却并不与基督相合，你们有这样的恶行不一样与恶人一起得到应有的报应吗？而那些与基督相合的人则不然，他们虽然失去了很多，虽然受了许多苦，但他们得到了我施与人类的全部产业，最终你们将会明白只有我是公义的神，只有我能将人类带入人类美好的归宿之中。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当寻求与基督相合之道》”

是神句句审判的话语，使我认识到我虽然嘴上信神，但心中并没有神，我虽信神，但我不能尊神为大、尊神为高，不知体贴神的心意。而是满足肉体，为地位、为名利，整天与人勾心斗角，胶尽脑汁地与神争夺、索取。是神审判的话语，使我认识到我太无理智了，我虽然在信神，　但我什么时候说话想到神，行事想到神？寒冷的天气我想到的是儿女、是丈夫、是妻子、是父母，炎热的天气我想到的也不是神。尽本分的时候我想到的是我的利益、我的人身安全、我的家室老小。神啊！我真是太没有人性，太不知羞耻了。我真的不配来到你面前！今天你赐给我的是生命、是永生的道，这是无价之宝，是拿任何物质的东西无法衡量的，也是无法换取的，而我却鼠目寸光，只顾眼前的肉体利益，不知享受神的爱。正如神说的:“而那些与基督相合的人则不然，他们虽然失去了很多，虽然受了许多苦，但他们得到了我施与人类的全部产业，最终你们将会明白只有我是公义的神，只有我能将人类带入人类美好的归宿之中。”

回想以往挪亚当时造方舟是为了谁造呢？是为了神吗？还不是为了他一家八口能度过灾难吗？神得着了什么？今天我们建造国度到底是为了谁呢？还不是为了我们以后要生存下来的需要吗？是我没有把建造国度企业当成自己的产业，没有把自己当成国度子民中的一份子，还是当成帮忙打工的了。神今天在建造国度，各行各业都要兴起，都需要各行各业的人材来配合建造，人家别人撇家舍业献上一切为了国度建造，正如主耶稣说的:“天国好象藏在田里的宝贝，有人发现了，就把它藏起来，高高兴兴地离去，变卖了他的一切，来买那田地。天国好象一个商人，搜罗宝贵的珍珠。他发现了一颗极贵重的珍珠，就离去，变卖了他的一切，来买那颗珍珠。”而我不但不尽心尽力为神摆上，而是在家享受天伦之乐，就是出一点钱财，都是对神的误解埋怨。世上都知道前方打仗后方支援，而今天我不但不在建造国度上尽心尽力，多出一点点钱都是怨声载道。今天我们都知道:在一个企业，我们报个名，不给人家出力做点贡献，到时到人家企业领工资，这可能吗？可我去抱着侥幸心理，妄想用小的付出来换取大的回报，正如

神说的：“在今天的光阴之中，人不曾宝爱我，心中并无我的地位，难道在以后的苦难日子里人能拿出真心来爱我吗？人的义仍是看不着、摸不到的无形之物，我要的是人的真心，因为在人身上‘心’最宝贵，难道我所作的就不配换取人的心吗？为什么人不给我呢？为什么人总是把自己的心搂在怀里不肯放弃呢？难道人的心就能保障人的一生平安、快乐吗？为什么人在我向人发出要求之时，人总是从地上随手捡起一把尘土场在我身上呢？难道这就是人的骗术吗？”

通过基督交通的挪亚、亚伯拉罕，她不是为了让我们听故事，而是对我的审判，人家挪亚听了神的托付，人家能够放下他的一切，体贴神的心意，整天所思所行的都是怎样满足神，正如神说的:“挪亚听完神这些话之后，就开始按照神所说的一字一句都不落地去落实。……这两件大事铭记在挪亚的心中。自从神向挪亚托付了这件事情之后，挪亚心里并没有想‘神什么时候灭世呢？神什么时候给我信号让我知道神要毁灭这个世界呢？’他并没有想这些，而是认认真真地把神告诉他的所有事项记在心里，一件一件地去落实。自从接受了神的托付之后，挪亚就把神所说的这件事当成他此后一生中、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去做、去实行，并没有一点怠慢的意思。……神所说的一字一句就象是刻在石板上的字一样刻在挪亚的心上，不管外界环境怎么变，不管旁边的人怎么嘲笑，不管多么艰难，不管遇到什么难处，他始终如一地坚守着神给他的这件事情，从来没有灰心，也从来没有想要放弃，神的话刻在他心里，也落实在他每一天的生活之中。……在挪亚的心中，神的话是他应该遵守、实行的最高指示、是他一生当中追求的目标与方向，所以无论神说了什么，神让他做什么，神吩咐了什么，他不但没有忘记，也不仅仅是放在心里，而是把它落实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他用自己的生命接受着神的托付，遵行着神的托付。”而我不是照着成功之人的脚步前行，而是勒索神、算计神，总想在神身上捞油水，这不是太卑鄙无耻了吗！

是神的显明，使我真正体会到：神为了让我得生命不择手段，使我刚硬的心能够回转，能认识神的作工：神现在作的是剥夺人的前途命运、地位、钱财享受……等等，借此来显明我对神的忠心与顺服，借此来彻底羞辱撒但，为神站住见证，让神得荣耀！看见灵界的争战，从而站对自己受造之物的位置，这时我才在心底感受到了:甘愿效力无奢求

1　尽本分不该有奢求，只求报答神的爱，少说空话多做实事，能为咱神分点忧，能为咱神分点忧。我们要做诚实人，千万莫做诡诈人，不图享受多体贴神心，这是咱该有的理智，这是咱该有的理智。哎嗨！哎～哎～活出人样神心喜悦，和神一同享受欢乐。哎嗨！哎～哎～提醒劝勉诚恳忠告，深深感激在心里，神对我们疼爱至极，神对我们疼爱至极。

2　人活着不该为自己，不能爱神没良心，不尽本分忘恩负义，那实在对不起神那实在对不起神。神最后一次拯救咱，可别让神再失望，找出病根认识本性，解决所有的过犯解决所有的过犯。哎嗨！哎～哎～神作工说话给我带来生命性情的变化，哎嗨！哎～哎～理智良心的恢复，使我有了人的模样，最后得来真理、生命，我要感谢神的爱。哎嗨！哎～哎～神作工说话给我带来生命性情的变化，哎嗨！哎～哎～理智良心的恢复，使我有了人的模样，最后得来真理、生命，我要感谢神的爱。

2021-1-6

余孽

神说：那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毁灭，一个人都不剩啊？不是，有一个人是幸运的，也是神所看中的，他不是神所要毁灭的对象，这个人就是挪亚，他是神用洪水毁灭世界的时候剩存下来的一个人。当神定意要结束这个时代、要毁灭这个人类的时候，神作了一件事，作了哪件事呢？一天，神在空中呼召挪亚，对他说："挪亚，这个人类的恶已经达到我的耳中，我定意要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你要用歌斐木造一个方舟，方舟的大小我要跟你说清楚，你还要收集各种活物到方舟中。当方舟造成的时候，当神所造的各种活物一公一母都被收集到方舟的时候，神的日子就来到了。那时，我会给你一个信号。"神说完这话就离开了。挪亚听完神这些话之后，就开始按照神所说的一字一句都不落地去落实。落实哪些事呢？寻找神所说的歌斐木以及造方舟需要的各种材料，同时也筹备各类活物的收养，这两件大事铭记在挪亚的心中。自从神向挪亚托付了这件事情之后，挪亚心里并没有想"神什么时候灭世呢？神什么时候给我信号让我知道神要毁灭这个世界呢？"他并没有想这些，而是认认真真地把神告诉他的所有事项记在心里，一件一件地去落实。自从接受了神的托付之后，挪亚就把神所说的这件事当成他此后一生中、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去做、去实行，并没有一点怠慢的意思。一天一天过去了，一年一年过去了，日积月累，年复一年，神并没有督促挪亚做什么，而挪亚自己始终坚守着神所托付他的重任。神所说的一字一句就像是刻在石板上的字一样刻在挪亚的心上，不管外界环境怎么变，不管旁边的人怎么嘲笑，不管多么艰难，不管遇到什么难处，他始终如一地坚守着神所托付给他的这件事情，从来没有灰心，也从来没有想要放弃，神的话刻在他心里，也落实在他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造方舟需要的各种材料一样一样地被找到，被筹备起来，神所嘱咐的方舟所要造的样式、规格在挪亚一锤一凿的过程中逐步地成形。不管是风吹雨打，不管是有人讥笑、毁谤，挪亚一年一年就这样重复着同样的生活。神暗暗地看着挪亚的一举一动，并没有再向挪亚说什么，神的心被挪亚感动着，而挪亚本人

对这一切并不知晓，也察觉不到，他还是始终如一地按着神的话建造着方舟，收集着各样活物。在挪亚的心中，神的话是他应该遵守、实行的最高指示，是他一生当中追求的目标与方向，所以无论神说了什么，神让他做什么，神吩咐了什么，他不但没有忘记，也不仅仅是放在心里，而是把它都落实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他用自己的生命接受着神的托付，遵行着神的托付。就这样，方舟被一块木头一块木头地建造起来，挪亚的每一个行动、挪亚的每一天都是在为着神的吩咐、神的一句话而付出。外表看挪亚并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在神眼中看，他的一举一动，甚至他每走一步要去做的事情，还有他手中所做的每一样活计都是宝贵的，都是值得纪念的，也都是这个人类应该效法的。挪亚坚守着神给的托付，坚信神所说的每一句话，就这样方舟建成了，各类活物也都得以生存在方舟之上。在神要毁灭这个世界以先，神给了挪亚一个信号，告诉他洪水就要来了，赶紧进方舟。挪亚按着神所说的一字不差地做到了，当挪亚进入方舟的时候，当天上的大雨降下来的时候，挪亚知道神的话兑现了，神的话应验了，神的怒气降下了，这一切没有人能改变。（摘自神的交通108篇《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健了》）

看看挪亚对待神话的态度，再看看今天的这些悖逆之子，什么也顺服不下来，从买核桃、苹果、卖面、再到开超市，交通了多少。卖有卖的原则，买有买的原则。可今天小米出现问题后怎么就涛声依旧呢？怎么就经历不住一点点检验呢？一直说神看的是人的态度，而人为什么就这么张狂、蛮横不讲理呢！为什么在人面前（我）规规矩矩，而到灵面前如此自是、狂妄、刚硬并且敢一直叫嚣呢！更甚至戴琳在给他们交通群里安排的话时，他们咄咄逼人，带着吵架的架势，呛得戴琳连话都说不成。这是在聚会交通真理吗？这是寻求真理接受真理的态度吗？这就是人的敬畏与顺服吗？这就是他们的理智吗！他们深怕人不知道他就是魔鬼撒但，就是大红龙的后裔。他们愿意表演就表演吧。删我的录音也这么难，明知道在作工末了的时候，撒但要猖狂至极，追杀信徒。并且神已预言，宗教界要血流成河，你疑惑不信吗！你敢疑惑不信你就属于宗教界，就属于神要淘汰，交给撒但的

对象。既然你信神的话，为什么还要把我的音频偷偷的保留下来呢！你是想抓我把柄吗？还是想要大红龙给你三十两白银给自己买块血田呢！

你接受顺服的表现在哪里，赐给又剥夺，剥夺又赐给，不合你观念的顺服你有没有，合你观念的你才顺服那叫顺服吗！那是信你自己不叫信神，那是跟随撒但不是跟随神。这点顺服都没有能证明你信我顺服我吗？以色列人怕第二天没有吗哪吃，于是就保留了前一天的吗哪，结果怎么样，不都烂了吗？今天的行政又如何：不要持守以往给你的一点亮光来抵挡今天的神。要你倒栽柳你栽吗？更何况并没有要你去倒栽柳，而是给你说明了缘由。一方面是检验你的顺服，一方面是工作的需要（因我直接参与了产业的建设，我不能自投罗网寻短见）。再一方面就是时候还不到，还不到审判外邦的时候，审判要从神家起首，要跟随神的作工步伐，不然就是打岔。再一个就是这些音频并不是取缔不要了，而是统一留一个底，待大红龙瘫痪之时，也是审判它时再次发出。在这期间一直有文字供应，并不缺少你的吃喝。更何况你我之间发生的这些火花都要拍成视频，供后人分享。

天地联

怎么站见证

大红龙来找你是来要钱呢，还要干啥呢？（否认神、背叛神。）让你否认神、背叛神，还有什么？（要你的产业，夺回你的产业。）他要你的产业。（还要让你承认信神，抓把柄证明这些东西都

是神家的。）第一个他要把你的产业说成是啥呢？（神家的。）先让你承认了这个产业是神家的，那他就可以冠冕堂皇地开始没收你的产业。所以说，咱的产业必须得与神家脱钩，和神家不沾关系。那和神家怎么不沾关系呢？那首先你得把这个产业说成是你的。你与神家不沾连关系的产业，那这就是你的产业，如果这个产业与神家产生关系，那人家就说这是神家的产业了，那就强行没收了这个产业了，对吧。（意思是脱离神家就行了。）脱离神家，怎么脱离？咱不能说你不信神了。什么叫脱离？脱离什么呢？（脱离教会。）脱离教会，也就是说，在灵界里边看是啥呢，在撒但那边看是啥呢？就让你咋呢？让你否认神、让你背叛神、弃绝神，让你写三书，那撒但就得逞了。你既不能写三书，不能在撒但面前否认神，你既要告诉他说你是信神的，死也要信神，还不能让他抓住你信神的把柄。大红龙抓你什么把柄呢？他是根据什么衡量你是不是信神的呀？（教会。）教会。首先说你属不属于教会的人，这是一个关键。大红龙怕什么呀？怕你传教，怕你聚会，你抓住这几个点，他要说你是信神的，你承认你是信神的，我信神的但不等于说神就要我呢，我信神了不等于我就是属教会的。咱说的是原教会，你和教会脱离关系，问你信神不信神，我信，但是人家教会不要我了。这是教会不要你了，但你还得把你坚决的态度和他说清楚，我也不要那教会了，叫我跟我也不跟了，完全、彻底地和教会脱离关系了。他不是叫你写三书吗？你都和教会脱离了还用你写三书吗？就写三书你也能写了：我和教会脱离关系，我就没有任何关系，我弃绝它、我咒诅它。

临到大卫了，拿大卫举个例子，你可以说：我聚会的时候，那时候我做生意呢，我放不下肉体，跑到东南亚了，我连聚会也不聚，教会嫌我不聚会呢，把我开除了、隔离了。后来我听说教会里边被敌基督控制了，我呢不接受它了，我从那个教会里面出来了，我不跟随它了。我不跟随它了，但是头顶三尺有神灵呀，那神是真实存在的呀，我不能不要神，我不敢离开神呀！那我只能怎么呢，我只能把神的话呀活出来，人家传福音了，我去哪传了，我也不传。我本身就是做生意的，我也没有那时间，我只能把神话当成我做人、行事、敬拜

神的准则，我不能离开神，我做生意也不能离开神。我做生意每天你看见我在忙了，我心里边想的就是神，我要时时、处处不离开神。同时这是不是使撒但蒙羞了！还让撒但在那看见你就离开教会了，不属于教会人，和教会没关系，你也不传福音，你也不聚会。我是追求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做人，我做个小生意，我做个什么生意呢，与众不同的，货无二价、童叟无欺，我要做一个真正的人，我要做一个诚实人，不欺骗人、不做诡诈人，我要把神话给活出来，立志重新做人，恢复我作为人原有的理智，我要做一个有良心、有理智的人！他听了你说的这话，牛头不对马尾，你说的这是啥呀！是吧！可是你和他说得头头是道，而且你说的怎么了，让他听着不对他的口味，可是你说出来这又是实情，又是真实的，你又是在见证神，撒但在背后蒙羞了没有？蒙羞了，见证你站住了。可是呢，他想来捆你呢，抓你把柄呢，抓住了吗？用智慧打败他。他想来扣押你呢，扣押什么呀，我就不属于教会人，他说信神犯法，聚会犯法，扩展福音人家说你是出外边迷惑人了是吧，人传人了，我没有去做，这都没有呀，我也敢给你写呀！你写下，写的是啥呢？我绝对不接受被敌基督控制了的假教会，我弃绝它，我也不和他们聚会，我只是把神的话给活出来，做一个真正的人，做一个有形有像的人。我要把神的话活出来，见证神的名！这是不是达到他的要求了。他的要求就是叫你咋呢？主要就是叫你和教会脱离关系、不聚会了，这就达到他的要求了。而且你要敢写，他就不能再捆绑你了，他就不能再收你的产业了，你写了，就相当于给他们写了“三书”。可是你写的是三书吗？没有！你恰恰是把神给见证出来了！

能听懂吧？能做到吗？（我在捋怎么说呢，我在一条一条捋呢。）说话是用心说呢，发自内心说出来的，可不敢到时候背书呢，背出来了！这一看，你说，你幕后老板是谁呢？谁指使你在这背书呢，你的稿子在哪？拿出来。用心里的话去说，让人一看是真实的。一说恨恶敌基督咬牙切齿！一说那教会咬牙切齿！它怎么坑害神选民的！它怎么坑害我的！好好的把我开除了，还说我出外边做生意了，说我有什么男女了，编一些是吧，咬牙切齿我恨死它！我恨恶它里边

假冒为善、法利赛人，披了个羊皮！神说啥呢？他们是地头蛇，他们打压陷害我，他断绝了我信神的生涯，我要好好信神呢，结果本分不让我尽，不让我信神，我看透这个教会了！我和他们是不共戴天之仇！你恨它我也恨它，你恨得想把全能神教会给拆毁了，我和你一样，我恨它！你恨的是什么？在你这恨的是宗教界。你给他明指出来，那还叫教会？那还叫神的教会？明明是宗教界！宗教界到时候是血流成河！敢不敢说这话？（敢。）血流成河！神的话一一都要应验！我还跟它，我找死呀我跟它！我只做一个顺服神的人，我要顺服神、敬拜神，我不跟随敌基督，我不跟随那假教会，不跟随宗教界，我坚决信神信到底！我要把神话活出来！我要活出原有的形象！而且神走了以后呀，这个教会，你可以把神话一说，神退居二线以后呀，敌基督在厨房就大显身手，敌基督掌管了整个教会了，全中国上下没有一个真实的带领了，没有一个好东西！他看见你一说这个话，就摆手了，还不知道这人和教会有多大仇呢，这还没叫写悔过书了！再问，再和他说，他们闯下塌天大祸，叫谁来收拾残局呢？把真正神的选民赶尽杀绝，把我这样的人都能够赶出来！我信得这么好都能赶出来！气得我就不行！叫我跟我也不跟！我今天不听他的，我只听神话，我就看神让我怎么做呢，我要把神话当作我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我要活出来！把神话活出来！我看他们把我开除出来，看他们能把我开除成个啥！我就要跟随神呢！我看他能咋地！把你和教会之间的仇恨，你往出一演，他在那儿拍手称快，呀！你们内讧开了，好好好！内讧开啦！你在这儿是个乌合之众，你一个人，或者你几个人，他还抓你呀？（你们要跟随神，神在哪？圣灵直接带领。）我与天上的卫星电台接通！抓你带领了，你抓吧，在天上呢，圣灵带领我们！你把神话说出来，你把你自己的一个经历给他见证出来，不仅是心里信，我还要活出来呢！我这不称为信仰，不是信仰，我不是宗教专家，我要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要做一个受造之物！（我要敬拜造物的主！）现在主要就是，不让你聚会，不让你跑。（安居乐业，挣钱。）我现在不是挣钱呢？这不就是安居乐业吗？你看我现在是不是听从了党中央的号召？你看我种地了吧？我做生意了吧？以前说信神的人都懒惰，都不干正事，都在外边跑呢，你看我，我跑吗？我不跑啦！我要好好做一个人，我要做个啥呢，我要做一个迦南美地的勤农！做勤农，我不做懒农！你们说信神的人都是懒人是吧，不是这样

啦！你也不出外边传福音了，你做生意了是吧，他还和你说啥。你把神的话给用起来、见证出来，人人都起来见证神话的时候，大红龙就垮台啦！

种地的，我要咋呢？我要做一个真正的人，而且我要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你看我做的，我去山里包了一个地，包地干什么呢？我和外邦人处不来，人心太诡诈！人间地狱！人吃人的社会！让撒但败坏成啥了！处不来！我找被教会开除的那几个人，最起码还能说成，他们在外边也没有活路，教会不要他了、开除他了，他也不愿跟那个教会了，也恨恶它，社会呢也不要他，你们共产党呢也不要他，还打压他，他无处可逃，没有吃饭的地方，也没有工作岗位，他们能做啥呀！一个妇女、一个老百姓，回家，都是半家信逼迫的，家回不去，老公是打了、骂了，教会他也不回了，和世界上也说不通。半家信的都是魔鬼丈夫，没人性，人吃人的社会，哪有爱呀，都是一种交易！你把这败坏人性给他往出一摆，你把今天他不回去的理由一说，他们可怜巴巴呀，无路可走，我得咋呀？我得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我要利国利民，我把这个人安排到一起，我不能让他成为一个无业游民，给社会带来动荡。他们要求也不高，我给他们找个地，让他们咋呢，他们能够种个地。我也不希望再挣钱，自己打个粮有个吃穿就行了，就够了。咱干啥了，给他社会解决了就业问题，解决了无业游民的问题，你说我这个事该做不该做，你要说我不该做，我就不做了、算了，我退了地，让他们就当无业游民，或者你给他们找个事干也行，找个工作挣大钱更好。他们在这儿，你也看见了，种一亩地能挣多少钱，挣二百块钱刚够他吃！这是不是实情，轻松加愉快的，他拿你无可奈何，撒但退去了没有？响亮的见证！大卫，打倒三米高的巨人！他拿着枪炮子弹过来了，面对你无法下手。我在店里用人你也看见了，你看，电脑查查，我一个月能卖多少钱，我用了几个人，工人工资能发多少，我有多少钱的利润，我用些什么人，我用的也是教会里开除的人。

（他不问我说这些吗？）你疯了你，不问你说啥呢！我给你说啥呢，人家摸了你的底啦，人家一看，他也是信神的，你也是信神的，这里面都是信神的，你咋办呀？你怎么拒绝？我信神了，信神哪个不认识一两个人呀，我和张三我认识他，我做个小生意呀，我说外面的人呀不敢用，信神的最起码知道头顶三尺有神灵，他有个怕字，我就喜欢用这样的人。我找了，我当时认识他，他被教会开除了，他们和教会隔绝了不来往，和教会那就是仇人，和宗教界是仇人，它不要我们，我们也不承认它。首先先和教会隔绝了，我们都是些啥呢？开除的乌合之众，谁也看不起，乌合之众，我找了一个乌合之众，找了一个他。我找了一个他，他又和他曾经认识一个人，她也是开除的，无家可归，老公不在了或者让老公打出来了，人家孩子不要啦，咋呢？叫她过来。因着信神多年也没有学个一技之长，啥也做不了，就是打打杂，我把她叫过来，她要求也不高，因为她没手艺，过来帮个忙，所以我们三个人就这样走在一起了。我们走在一起是咋呢？是为了做个小生意，没有说要怎么大干一番，没有说要起来和共产党干什么呢，或者更没有说要和人家教会里边聚聚会呢，他还和你说什么呀。你说的话，每一句很诚恳，说每一句话都从心里发出来的，叫他们在听你说的这些话里面，听你说的是大实话、老实话、实在话，叫他们对你说的话没有任何猜疑，疑惑。如果你说话里头有背书的迹象，人一看这就是假的，说了上句想不起下句，下一句是啥呢？那怎么说的呀？把自己卖了。人家立马拳头就给你上了，你再演戏你，老实交代，不行，不上重刑不招，你自己就招出来了。因为咋呢？因为你是演戏呢，不是从内心里边见证神了，你是在背书，你是在演戏，撒但在那边不蒙羞，神在那边也得不到见证。其实就是把你真实的经历说出来，把灵界的实情，真实的实情说出来！说实情不难，是吧！你必须坐个低凳子，说得你无能些，不敢说我有本事，我这儿还有啥呢，我还有关系呢，我不发愁销路呢，还想叫人家仰望仰望，你看看我有这个地位、我有这个名誉，叫他害怕你，躲着你，那就麻烦了！人家躲你吗？你越演得你是大款，你越演得你有本事，越不能活，这家伙是条大鱼，在背后里头有啥东西！你必须叫他看见你无能，啥也做不了，是个乌合之众，他还管你干嘛，咱不能摆派头。

给大红龙主要是说啥呢？咱的态度观点。他主要是啥存心呢？他想叫你弃绝神，你在这是啥呢，你针对的是原教会，你把你对原教会的态度，弃绝它！假教会！宗教界！把你对原教会弃绝、仇恨的态度表明出来，在他那边叫他误认为你就是远离了神。可你在这儿说啥呢？放弃神吗？不放弃神，还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怎么维护神的见证呢？神作工结束完了，我要把神话活出来，神回锡安安息了，我的心也得是安息的，我得做人，我得有做人的原则，做事的原则，让神话带领我，把我作成一个有良心、有理智的人。你看我做生意呢，世上做生意是“利”为利益，我做生意是“做人”为原则，不能坑蒙拐骗。把神给见证出来，把那边弃绝了，这不就相当于给他写悔过书了？他叫你写悔过书，我写，在他面前，你变成一个什么了？（顺民。）顺民！他叫你干啥呢，好，我干什么，叫我写也行，叫我说也行，叫我写我就这么写，写了他还叫你干啥呢？不要出去乱跑，噢，不乱跑，在这卖东西。不要参加他们的聚会，我不参加聚会。（那你说，我要表明对原教会的态度立场，那肯定我要谈他怎么对待我的呀。）你恨的不是他怎么对待你。他怎么对待你，你恨他那是私人关系。我恨恶的是他的邪恶，我恨恶的是他的假冒为善，听懂了吗？站在神一边，我恨恶的是他们不通行神的道，藐视神的话，神话说出来，他们另行一套，所以我跟他们不是一类人。就刚才和大卫说的话，从神出国以后，这教会就变成了宗教场所，这是不是大实话？说了大实话了，也阐明了你不跟它，人家也弃绝你、人家也不要你，我们水火不容，正邪不容，他们虽然信神，但是性情不变化，势力派，都是势力派，那个殿被玷污了，邪恶了，我不进那个殿了！他不是不叫你进殿吗，你说我不进了！怎么邪恶呢？你说2012年敲锣打鼓，那是干的啥呢？敲锣打鼓那是传福音呢？那是神叫他们做呢？真是一帮邪灵。你把这话也说出来了，见证了神话了，你把你真实的想法也给他说出来了。传福音呢？现在什么时候了？神作工都作完了，还传福音呢，该进来的人早就传了，还剩下什么人了，神不承认的人。现在我自私一点吧，我追求真理，我自己进入呀，我把神话活出来呀！这不就行了吗！

2020年10月10日

正宗的家天下1

恩待呢？恩待在这事上有什么得着，你有什么收获？（就是说把教会弄得一塌糊涂，没人性，对弟兄姊妹不负责任。）怎么没人性了？怎么不负责任了？不要拿上这个帽子往头上一戴就完事了，有细节没有？咱一谈认识自己的时候，就说："我就是个魔鬼撒但"，这就完了！有没有细节？咱别谈那些笼统的话。今天你在这儿谈的时候呀，你来了一句："我就是魔鬼撒但"，等回去了以后呢？自己在心里又问："我因为啥是魔鬼撒但？我怎么就成了魔鬼撒但了呢？"回去再产生埋怨的心？ 她们打压你了，把你打压成魔鬼撒但了，到最后会怎么样？背叛？说神不公义？再说神家对待人就是屈打成招？现在也没有人说你什么呀，就是让你说说自己心里是怎么认识的，一来就说我是魔鬼撒但，你这样说是在谈你自己的认识呢？还是还想堵人的嘴呢？你看祭司弟兄交通的时候说过，人一到聚会点就说啥呀？"哎呀！我家不信的丈夫就是个魔鬼撒但。"她为什么说这句话？说这句话是想干啥了？人家已经说自己的丈夫是魔鬼撒但了，谁还能再说啥？就是为了堵别人的嘴！现在你说你是魔鬼撒但了，那别人说你是魔鬼撒但的时候，你能不能接受？你接受不了，那你说你自己是魔鬼撒但，还有何意义呢？你说你给教会带来了搅扰，把教会弄得一塌糊涂，你实实在在地给教会带来了什么搅扰？说一说，有没有事实？（……）

你们对她有没有意见啊？

（恩待她里边对弟兄姊妹没爱，因为有一次聚会的时候，恩待一直说武则天怎么说的，武则天怎么说的，老是高举武则天，一下午句句不离武则天，我说你这样高举武则天不合适，你是信神了还是信武则天了？这不是触犯行政的第二条了吗？你高举神了吗？谈神的要求了吗？谈着谈着就崩了！她就说我的麦子没有弄够，自己儿子、女儿结婚的时候，也会想办法，借钱都能弄够，麦子怎么就弄不够？不管怎么弄，反正麦子要存够……，谈不成就不谈了。这时正好也不早了，天黑得早了，我家里远，早点走能看见路，我就先走了。后来人家回去以后就说我背叛神了，走了不聚会了。后来，我说："哟！这人真恶了。"等到下一次聚会的时候，我早早地就去了。结果，她说："你背叛神了，怎么还早早地就过来了？"我说："我今天信神了，我又不是信你，我只是和你谈不成崩了，神又没惹我，我怎么能不来聚会？我怎么不信神了呢？"）

这个事情发生多长时间了？你们往上汇报了没有？说了没有？（就是人生过来的时候，我们给她说了。）那人生不过来就不说了？（能见得了谁呢？）谁也见不了？（噢。）你能写信吗？能发信息吗？能发纸条子吗？能往上传吗？在教会里还揭发检举了，在这儿就连个纸条子也传不上去了？（不敢，当时没有联系方式，没法和上面联系。后来我都给书记说了，书记去了就给老师说了。）你告诉书记让他转告我了没有？你有没有托付书记："书记给弟兄说一下这些事。"有这句话吗？（没有这么交代，我想着书记嘴快，肯定就给老师说了。）那你说你流露的这是什么性情？认识认识。

他们这两个带领你们都没见过是吧？（没有。）作为带领，你们也没有下来转一转教会？武则天，这么长时间就没转过？（没有。）为什么不转一下？带领不转，那你给带领写过纸条没有？（没有。）就没人给武则天传个纸条？传个话？反映一下：哎，恩待怎么怎么了，在教会说什么了，流露什么了，这儿的带领合适不合适呢？或者你跟恩待交通了，恩待她接受还是不接受？有这样细节地报告过没有？

（没有。）为什么没有，就像这个事情一样，发生了就停止不前了，就在这儿放着了。咱一天起来忙啥呢？都忙些啥呢？涉及到生命的事、涉及到神家的事，心里有没有反应？你们每天聚会聚的是啥？一个礼拜聚几次？（两次。）聚两次，那聚会的时候都交通啥呢？恩待，你们聚会交通啥了？献上，你们聚会交通什么内容呢？一个礼拜最起码聚两三回吧，这么长时间了，聚了几个两三回了呢？那你们聚会都交通吃喝的是啥呢？甘心？谈谈。（聚会就聚不成，我们几个人聚会就是论事了。她两个多月都不转教会，也不转小组，我们弄药材的是一个小组，她就不给我们下载东西，两个多月了都不给我们下东西。）为什么不下呢？（就见不了她。）那事务呢？事务也不给下？（事务就是她丈夫，她丈夫过来就是送东西。后来，我也问人家要过，人家说："没有，给你的就够吃了，还要什么了？"后来在聚会的时候，我们几个弄药材的就说："他不给咱下载，不下就不下吧，不管怎么样，咱得尽本分，咱只管弄咱的药材，蹦蹦拉粪能拉一千年，咱弄药材就弄一千年吧。"你说往上反映，反映不上去，你一提带领，她不接受，就反过来说："今天，就是来解剖你了！"她就解剖我了，一解剖，就把我说成是恶人头子了，说我拉帮结伙，吓得我也不敢说了。）他怎么说你是恶人头子呢？（去年弄苹果了，武则天跟实际反映说："苹果又红又大。"我心里就不痛快，想着：这个武则天，怎么不说实话呢？这个苹果明明就不是你说的那样，你怎么能看见那苹果是好苹果呢？第二次武则天又说苹果又红又大，我心里就想：呀！你这个武则天，你怎么能睁开眼睛说瞎话呀？你怎么不说你是凭情感弄的人家的苹果，别人没弄过果树，他们不懂得苹果，你武则天经营了多少年的果园子了，你怎么能说那种苹果是好的苹果呢？后边让我们写认识，我就把这些写上了，一写上以后，后边她就来聚会，就说："今天，我就是来解剖你了！"我还感觉我说实话了嘛，怎么又不让人说实话了？这明摆着的就是事实嘛！实话都不敢说了。然后，好长时间都不给我们几个人下载你的音频了。几个人就害怕了，不敢说带领，不敢说了，说了人家更不给东西了，都不敢吭声了。每次聚会就是一言堂，还有我们聚会读了神话以后，别人一交通，小进取就说别人说得不对。小进取和恩待关系好，或者就说恩待怎么了恩待怎么了，去了谁都不敢说话，一说话小进取就"打"！就把这几个人弄得不敢说话了，就说一句实话，她就返回来说我是拉帮结伙了，聚会的时

候，人就不敢单纯敞开了。恩待她不转教会，她在家里看孙子了，她让小进取一个人在这个教会里管这些了，可是小进取什么都不是，在教会里边还什么都管！并且她还不让人说话，弟兄姊妹聚会都不敢说了。我说得多了她就说我是邪灵，说我鬼赶会了什么的，就那样弄得我更不敢说话了，后边才把我们分开，分到这边以后，把我的接待本分也给撤了，就是谁也见不了了，想跟谁说也说不上了。我一开始还管事务，恩待一当上带领，她就把事务给她老公了，我就再也见不到上边的人了。）原来你是事务了，是吧？（噢，后边我想跟谁说，也说不上了，想见一下人也见不上。后来看了那篇神话，神说敌基督作工就是不给弟兄姊妹下载东西，就是不给弟兄姊妹吃喝神话。恩待她们要神话有神话，她们能看上神话，一天就是看神怎么说的，一个劲地那样说，我们几个人什么也没有，我们就都是眼睛一瞪，什么都不知道！后边给她们看了一下我说的那篇神话，她们才给我们下载东西，从那篇神话回来以后，这几天才正常了，我们才能正常地吃喝上神话了。）

你们是几个人聚了呀？（就我们弄药材的四个人。）她对待你们四个人都是这样的吧？（噢，还有那边小组里的三个人，她也是那样对待人家，人家流露什么了，她不把人往神话里边带，她就维护小进取，维护得可厉害了，那个小组里边都说只要是小进取来，就不让她进门，“打”得人家就不敢要她了。因为别人一交通什么，小进取就是说：“不是打进来的就不好，不是打进来的就不好！”，把人家弄得都软弱了。开始弄药材的时候，还有几个人出来一起弄了，后边就没人出来了。那个小组里边剩一个注重，注重就说：“那我跟你们弄药材吧？”我说：“行，你过来吧。”后来才听注重说：“哟！你就不知道，我四月份奉献了三百元，我一直要回条了，就没有这个回条。后边追问得不行了，才给打了一个六月份的条。”听了这些之后，我就说：“哟！这就是胡做呢！我还以为就我们这个小组乱，没想到那个小组也乱。”蒙爱奉献的钱也存在问题，蒙爱说：“我奉献了一千一，她怎么就说我只有七百呢？”还有进入姊妹存粮呢，先准备拿六千，剩下的六千人家要给外邦人结打地钱和浇地钱呢，说完了再给。聚会的时

候小组长什么都没有说，聚完会之后，小组长就没回家，而是跑到北边把人家母女俩拦到那儿，非要人家把这六千元给掏了。下午我们弄药材了，进入才给我说了这件事，我说："这成什么了，这还是信神的？信成什么了？聚会的时候不问人家，不跟人家交通说钱的事，而是跑到半路上，截人家要钱了，这可不行，得赶紧往上反映了，这成什么了。"现在弄得这个小组里面的人都不聚会了，都消极、软弱、瘫软了。）

还有没有其它的？你写检举信了没有？（我写的不是检举信。）你写的啥？（就写的实话。我不敢给她，我怕她看了，我给了小赞美的婆婆了。）你写上纸条给谁了？（我也没有说给谁，我害怕了。）那你害怕了，你还写？你就没想过你写的这个能不能到了恩待手里？不怕打压你？（就是害怕打压。）害怕打压你还告诉我说不知道给谁了？你就计划给她了？（心里想往上送了。）你心里想着给谁了？（也想让你知道了，可是弄不上去，以前搞接待了别人来了还敢说，能上去，最起码不通过她们，可是后边她把我的接待本分取缔了，没有接待本分了，谁也见不了了，上不去了。从我自己心里来看我写的这个就送不上去。）想着上不去，那你更要告诉她让她往上送呀，送不送是她的问题，上去上不去那就不是你管的事了呀。（就是没正义感，就是害怕了。）你是写的文章还是写的啥了？（噢，就是文章。）就是以文章的形式写的，是吧？（嗯。）

恩待，现在这个文章放到哪儿了？（在了。）在哪了？（大部分都在一个姊妹家里了，这个姊妹她以前是写见证文章的。）大部分？还有小部分在你家里？（……）这是什么时候写的？（去年。）去年已经开始写了？到现在多长时间了？去年就给了你了，到现在了，还在你家里放着了？（不知道对苹果事件的认识还在不在了，后来写的都给了在文字组待过的那个姊妹了。）都给了？刚才还说在你家了，现在就成了都给了？（都在那个姊妹那儿了。）你家又没有了？你家到底还有没有？（不知道后边写的，这段时间都给了，后来就没写

了。）不要说是后来写的还是以前写的，我问的什么话？你给我回答的是什么话？（不知道。）你说耶稣钱袋里边的那个钱它还在不在？大部分在了，一小部分去哪儿了？恩待，一小部分去哪儿了？她们写的文章你都能扣压住？刚刚承认了在你家了，还没有一秒钟了，就变成大部分给了，看见话锋不对了，就变成都给了！你说你撒的什么谎？自己招供了还要再掩盖了？你能掩盖得住？犹大，他是偷吃了祭物了吧？他是偷吃祭物的，那他把所有的祭物都吃了？你胆子是不是也太大了？

武则天，这些你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你们当带领这么长时间了，下边教会里面安安稳稳的，一封检举信都没有！你们感觉正常吗？下教会有没有去了解了解？去看望了吗？（没有。）

恩待，文章这是一个事！你说还有什么事是你不敢干的呢？神话、讲道交通你可以扣压；弟兄姊妹写的信件你可以扣压；老姊妹和你生气，走了，第二次过来聚会了，你能说出什么话来呢？“你背叛了，你还来这么早干啥？”你是让她来得迟一点，或者是让她不要来了，背叛了以后就再也不要来了，这就合你的心意了？有人消极软弱了，人家别人是帮助、扶持了，你看着这儿有人消极软弱，你是想把她“打”死，你说你的心怎么这么毒辣呢？人家们是害怕把弟兄姊妹们带不起来，嫌弟兄姊妹消极软弱，想让弟兄姊妹刚强，走到神面前、来到神面前，接受审判刑罚。而你呢？你是只害怕她们来到神面前，她们来聚会了，也成为你的话把子了，成为你攻击的借口了，还能随随便便地就把这些话说出来！你心里边有这种恶毒的心就行了，你还能对着这么多人把这样的话说出来？那几百块钱是什么意思？你说说呀，回条是怎么打的？一千块钱怎么能打成七百块钱呢？一年了回条怎么就没有下来呢？来说说这个是什么造成的？恩待，说说这个事是怎么回事？

武则天，你们知道这事吗？（我们听说了这个事，就赶快问，结果说是找见了，因为两个条上面的名字不一样。）这一千块钱是几个条？就说一千块钱的条，是一次给的还是分几次给的？（不是一次，是几次给的，给了人家，有的打了回条就撕了。）这个三联单核对了没有？钱数碰够一千块钱了吗？这个三联单还在不在？（那天查了一下，是一千二。姊妹说："不是，我就是一千一，多一百我也不要人家的，我就是一千一，你把我的那个钱弄清楚了，我一千一就是一千一，我也不多要人家的钱。"）那这里面是不是还是有猫腻？怎么会多了一百呢？要么是少四百，要么是多一百，现在就说这个三联单还在不在？你们查的时候，三联单还在不在？（在了。）谁拿的三联单了？（三联单在恩待她丈夫那儿了吧，她丈夫是事务。）她丈夫有一个三联单，另一个三联单呢？（另一个在赞美那儿了，那天赞美给交了，交的时候钱还差两千多没给。）我就说三联单现在在哪儿？（在我家了。）你家一个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就是上次赞美那个……）你就告诉我，现在在哪儿就行了。（就在我家里。）你家有几个三联单？我问你三连单有几个？（两个嘛。）你绕这话想干啥呢？你绕这话想干啥呢？你说一句话，想把我拖着绕几个圈啊你？你把我当小孩耍呀？一直问你三联单在哪儿、在哪儿，你告诉我这一个、那一个，谁拿着谁不拿着，说来说去，最后都在你手里边，神家的原则你不知道？你俩做带领是怎么做的？总共两个三联单，为什么两个都在她家里放着？知道不知道？

武则天，三联单怎么回事？（那天说是给弟兄姊妹了，然后就撕了。）姊妹，给你三联单了没有？（没有，就是一个回条，一直就没有三联单。）没有给过你吧？（没给过。）你有奉献吧？（有。）给你了没有？（没有，就是回条。）在场的人都说没有。（没有三联单。）你三个都奉献过，是吧？（嗯。）都有奉献！恩待，这三联单谁拿着了？（上进。）上进拿了两个三联单？啊？上进现在在哪儿？（拿着的一个是土豆的，一个是……。）上进在哪儿？（恩待老公就是上进，在她家呢。）她老公叫上进？（噢。）你老公怎么会拿三联单呢？（她老公是事务。）事务怎么会拿三联单？应该是记账的拿三

联单。（他就是记账的，事务记账了。）事务和记账这是两码事啊！武则天，事务和记账是两码事啊，现在教会里面怎么成了事务记账了呢？记账是事务记账呢？咱以前交通过吧？带领一本账，还有一个记账的管账的，事务作的是事务性的工作。咱以前一再地交通说这个事，我说过吧？武则天？（噢，事务就是一本账，就是记账的。）你太可怕了你！那你说这个事务是不是成总统了？这说了半天，她家是两个单？你说第三个单在哪儿？（带领有，事务有。）三联单都在她家，这是家天下！你们当带领的是怎么当的？我过来三分钟就搞清了，你们三年也搞不清！

管账的这个事，不是你们不知道，总共交通三、四次，四、五次了，再三地交通，你们就做她的保护伞吧！（其实这责任就在我们身上了，我们就是这样做的。）那三联单还起什么意义呢？管账的就管账，就是会计，事务就是跑腿的，这倒好，带领、事务、保管，全权在手！全权在手！难怪她口里喊武则天好、武则天这、武则天那了，你说她不喊武则天，她喊谁呀？就不看账，账可能清楚吗？打条的时候名字怎么能写成两个名字？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还是挂羊头卖狗肉呢？落实了没有？我还说两个单在你家了，结果现在是三个单都在你家呢！一个原则不懂，两个原则不懂，三个原则再不懂？一个原则里边，一条细节不懂，两条细节不懂，三条也不懂？神交通的敌基督是啥呢？就怕教会清楚，就专门搅得混乱！这一天起来忙活啥了？每天嘴上挂着信神、信神，这是信的哪门子神？哪件事和神挂钩了？哪件事拿出来让神鉴察了？还有没有？再说说！太可恨了！国度建造呢，你跟上国度建造了，把如今教会里的混乱全部拿过来，原盘端过来了，去年的事到现在了，我还不知道！甘心，再说说。

（她们有一股势力，弄得这几个人聚会都是怕呢，都活在她那个权势之下了。她们三个关系可好了，恩待她是开口就是武则天，进取开口就是恩待，就不让人说话，一说就是武则天说什么了，进取是一直说恩待说什么了，别人就不敢说话，导致弄药材的人都没劲了，后边

就没人了，越弄越没人了。就是不给人吃喝，那几个人就瘫了。）（恩待男女关系这方面不清楚，和人家小摆脱弟兄，我们和老弟兄都看出来了，人家那个老弟兄就说："恩待那个人不实在，跟小摆脱就不利索。"开始给她点，我说："这样不合适，在这方面你该回避。"点了她也承认。）（那一篇神话回来，神说敌基督做了带领，先把她丈夫、妻子弄上，完了又把她亲戚弄上，最后又把好朋友弄上。我当时一看神话，就说："哟，确实就是，你看她把她的人全安置顺了，别人就不敢说话了，谈个心都不行。"那一次发挥弟兄过来了，我跟发挥三个人在这儿聚会交通了，我说："带领就是不解决人问题，这么多问题，带领不来是不来，来了就是送菜，除了送菜就没什么了。人里边有东西堵着了，熬钱了熬什么了，带领也不给人交通。"我就跟弟兄在这交通了，那个姊妹回去了就反映给恩待了，恩待就不让我聚会了，就说我跟那边是一路人，就让我去那个没人的小组，不让我聚会了，把我放了一星期，就没聚会，人生过来考察才让我聚会了。）

这就是你们的正义感？有点正义感没有？聚会的时候不知道交通啥！被打压了，看见她在表演了，也不去分辨、也不去认识，在聚会的时候也不交通，你们交通啥了？在聚会的时候就是谈家长里短呢？聚会就是让你交通真理，让你去分辨人，分辨人、事、物，认识人、认识自己、认识神的作工，给你们摆了这么丰富的宴席，你们都不分辨，你们吃喝的是啥呀？在丰富的宴席里闹饥荒！

2020年12月28日

正宗的家天下2

麦子是怎么回事？（我有两千斤麦子，但是淋雨了，他们说雨后的麦子不要。）淋了雨的麦子？还是出了芽的麦子？（淋雨了。）出芽了没有？（有一点点，我们这儿的麦子熟得迟。后来他们几个人来拉麦子，我说："让弟兄看一下这麦子能要吗？我晒得特别干，我不想卖给外邦人。"他们还没有看了，恩待的老公就说："你就是金子，也不要你的。"后来，我说："哦，不要就不要吧。"）因为啥说是金子也不要你的？就说了这一句话？（噢，他就说："你那是金子也不要。"反正淋雨的麦子人家不要。那几天神家正收麦子了，还在外边找麦子，我就在我们村里也给找麦子，找好一家麦子，价格定在一块一毛七，他们非要一块一毛六拉，就因为贵一分不要了。后来我就说："那不要外边的麦子，我这个麦子，便宜一点弄走，行吗？"我就一个劲地等，等了多长时间没有回话，那次我问恩待了，她说我问问武则天，过了几天我又问上进了，他说人家嫌贵，我说："嫌贵，外邦人收一块零五，那我的这个麦子一块钱，行吗？"人家说："一块钱也不要。"）外边收多少钱啊？（一块零五。）雨后的麦子，外边收一块零五，你说外边收一块零五，是吧？这是你说的话？还是她说的？（我说的，我说："外边收一块零五，我一块钱给咱神家，行吗？"后来她说："人家恩待聚会回来了，武则天说了，你这麦子拉走就是奉献了，不给钱了。"那一下子我就……，哎哟……，这是怎么搞的？我心里就堵上了。）这个麦子能看出来出了芽了是吧？干了以后也能看出来？（有点芽就是发黑了，有一点黑。）哦，发黑了就是出芽了，是吧？可不可以这么说？（是。）麦子有点发黑，就是出过芽的？（是。）噢，我看到有的麦子发黑了，但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发黑的麦子就是淋了雨的，有少许出芽。有一点点芽，一晒芽子干了就发黑了。我从内心里边就想：你们夫妻两个就是在这儿胡搞了，说话就是放荡、随便。）

你在这儿说卖给外边是一块零五，你卖给咱是一块钱，是吧？（噢。）你给咱一块钱是说必须卖到一块钱？（不是必须，我是跟他商量了。）商量了，是吧？（噢。）一块钱，他也不要，是吧？（噢。）这是谁说的话？（噢，人家恩待聚会回来了，武则天说你这

个麦子就是奉献了，拉走就是奉献。）武则天说的。（噢，上进说恩待聚会回来了，说武则天说，就说你这个麦子拉走就是奉献了，不给钱。）武则天，怎么说的？（当时恩待给我反映说是小甘心有麦子给咱呢，我就没问是奉献的，还是卖给咱的，我也没问。就说人家是半家信的，咱不能让人家白给咱吧，咱不能白要，咱给她出些钱，看人家卖多少钱呢，老师说了人家是半家信，人家也得生活，别让人家因着这个麦子，两口子闹出环境，后来过了两天恩待就说："小甘心说了，外边卖一块零五，就一块零五给咱。"）说是一块零五给咱？还是外边卖一块零五？（一块零五给咱。）外边卖一块零五，我是在这儿才听她说的，我始终没有听说过外边卖一块零五。（恩待这么给我反映的，说是……。）她给你说"外边卖一块零五"了没有，反映的时候，说这句话了没有？（有，她说："小甘心说外边卖一块零五，说一块零五给咱。"后来我说："这两天我们在这边收的麦子的时候，生了虫的麦子人家都是九毛钱收呢，她这个一块零五，太贵了，更何况出了芽的就不好了。）这话矛盾不矛盾？你听听，矛盾不矛盾？外边卖一块零五，今天，我才是第一次听说，我始终没听你给我说过，外边卖一块零五，这是为什么？咱要看人家外边市场行情是多少，你没有给过我外边的市场行情，然后你今天又说："外边市场价就是卖一块零五。"咱明确地说过，咱这儿的所有事情都是与市场接轨的，咱还拿上生虫麦子的价格九毛钱来参考呢，咱之所以要参考生虫的价格，是因为咱不知道外边是什么样的价格才去参考生虫麦子的价格，现在是明确地知道外边卖一块零五，有标准的价格，咱不参考人家的价格，咱参考一个生虫的价格！那为什么不跟我说一下呢？为什么不跟我说人家市场价卖一块零五啊？把这句话的味道全部都给变了，和我怎么说的？小甘心要卖一块零五，要卖一块零五，这个"要"是什么意思？是她要的这个标准，达到一块零五了，事实上人家是说市场上卖一块零五，这是一个意思吗？

武则天，这是你说的吧？（那天问她，她就说是卖给咱神家一块零五。）刚才小甘心在这儿说啥了？卖一块钱！小甘心说卖一块钱！（那你问新然，看那天她是怎么说的。）新然，怎么说的？（她就说

卖给咱家要一块零五，那天没有说一块钱行吗？没有这样说。）（第一次的时候，小甘心说一块零五，后来，就说看一块钱要吗？是这样说的。）（那后边就商量了嘛。）一块钱的这个价，她已经放出来了，对吧？那你说的那个话是后来调查的话，是在你调查以前她已经说出来了，一块钱要吗？（我问你麦子卖了吗？你说你已经卖了。）（噢，我就说卖了。）（你原话不是说不卖了，你是说我已经卖了。）这些话不重要了，你能听懂我说话的意思吗？（知道。）你能听懂我说话的意思，那你跟她较这个真有啥意义？我要的是什么答案？我要什么呢？你们不在我要的东西上争论，你和她争论的是我不要的东西，你就是较真较得再清，你说的这个，也和我要知道的无关，那有什么意义呢？就是你说多了、说错了、她听错了这也无所谓，我对这个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一块零五！一块！这一块零五是谁说出来的？是她要卖的价钱还是市场价？我要的是这些关键的东西，你是在和她打嘴官司。（我想澄清事实。）你想澄清事实把她驳倒！正经的事实，我要的东西你不给我澄清，你给我澄清的是没用的！你澄清那个事实，有啥价值呢？是想告诉我：她那天说错了你说对了？（对，就是要证明这个。）证明这个要达到什么目的呢？（还要把她推翻了。）我要的是人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他的态度、观点、存心是什么，小甘心的态度、存心、观点给你亮出来了。刚才说市场上卖一块零五，不管中间你们怎么传话，市场上卖一块零五。你为自己说话，站的立场不对，你俩站的立场始终是想把她给打倒，打倒她的目的就是要把我打倒，你们是想把那天我所交通的推翻，是不是？你的矛头还不知道对的是谁呢！（不知道。）不维护神家利益，你是维护自己的名誉，为了维护你的名誉，你能够把矛头对准我！今天，就从你给我反映的那个信息里边，我就看到了矛头，你把我当成了敌势力，想把我推翻，想把我打翻！我不了解事实，但从这个话上，我就知道了，我为什么今天要过来？你们太小看我了，我连这个事情也看不出来？我那天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说我见过小甘心，她能说出什么话来，能做出什么事来，我知道、我相信！就这样你们还能给我反映那个话，即便是到今天了，还能告诉我说："就是小甘心说的出了芽的麦子要卖一块零五。"直接把我的话给推翻了，可能吗？人的本性，人的本性！小甘心她能把自己的东西都给奉献出来，仅仅是留下一点够她吃就行了，就这一点够吃的东西，她还非要卖到一块零

五？你说可能吗？如果她从来就没有奉献过，她要卖到一块零五，我就相信了，也就是说我没有见过这个人，你说话也就蒙混过关了。可是我在这儿亮给你们了，我说我见过小甘心，我知道她的人性，你们还能用这个话来欺哄我！直到昨天、今天，你们回复信息的时候，还想用这句话来欺哄我！今天，我就是来证证实！我就是看看小甘心是个什么样的人，证实一下，是我看走了眼？你们到现在还不想承认事实，小甘心这些话已经提前给你说了，市场价是一块零五，她又没有说她要卖到一块零五，她是说市场价一块零五！刚才从武则天嘴里说出来了，我才知道她说的是市场要价一块零五，她给的价格是根据市场价来的，最后是你们说不要！干脆利索——不要！你们问没问小甘心："你看咱这是给神家了，咱少要点或者是要一块钱，行吗？"这个一块钱应该你说还是应该她说？

你们真是太恶毒了！她在这儿找下麦子一块一毛七，你还非要人家搞到一块一毛六才能要，人家市场就是一块一毛七，我现在一块二都收不到麦子了，我现在得一块两毛五才能收到麦子。你们的心恶不恶？狠不狠？宁愿把她打死！把我在这儿饿死！你们在中间不作工作，你们为面子、为脸面，太可恶了吧！还是联系好的，已经联系好了，你们告诉我了没有？给我信息了没有？告没告诉我这边的麦子是一块一毛七？武则天，这边的麦子卖一块一毛七已经联系好了，这个话告诉我了没有？（没有，我不知道。）刚才她说话你听见了吗？说这边她联系好了说一块一毛七，说是武则天说的还是谁说的，说非得压到一块一毛六才要，一块一毛七不要。（当时找麦子了，一家一家地找太少了，我就找了一个有三万多斤的大户，最后价钱谈到一块一毛七，我说一块一毛七就能弄了，后边恩待她老公来了就说，不行，就是一块一毛六，多了就不要，后来就没有拉。过了两天又说要了，去了人家就不卖了。）（咱在别的地方拉的是一块一毛九，她过来跟我说了，我还说："便宜的不买非要买贵的。"）一块一毛九是吧？（噢，我听蹦蹦回来说的，你们那边收的时候就是一块一毛九，咱这边是一块一毛七。）你说可恨不可恨？咱今年收麦子的时候，最低的价钱应该是一块一毛八拉的，今年就没有低过一块一毛八。你说，我

在这儿是高价买呢，有时候还买不上，你在这边，人家都联系好了，是拉不走！连这个信息都封锁了，传不到我这里！这就是信神的人？就是跟随神的人？还是准备进国度的人？还是准备预备粮食的人！看看人性，比一比！小甘心，她能把自己的粮奉献上，献上。你们就是尽尽力，按这个价钱把这个信息反映一下，连这个信息都不愿意反映上去！武则天，刚才她说的那个麦子一块钱给咱，你知道这个信息吗？（我不知道这个，她说卖一块钱，我真的不知道。）恩待是知道的。（这个我没有和武则天说。）为什么没说？你不是没说，你说了，你说了个啥？“还要钱了，不用要钱，给了神家就行了。”这是不是你说的？（她丈夫说的。）你丈夫说的，你丈夫不知道小甘心的实际情况？你丈夫回去和你说了没有？要是没和你说你怎么能知道这个信息呢？那你现在是什么都知道，只不过是话没有从你嘴里说出来。神看的是人的态度、观点，一个人犯罪、得罪神，并不是说这个人做了什么事，说了什么话，而在于这个人的态度、观点是什么，你丈夫用嘴说出来了，可是你的态度、观点和他有什么区别吗？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呢？一致的呢？你站在哪一边呢？是维护神家利益了？维护神的见证了？你们做事有点太过分了。

昨天选带领了？（噢。）几个人参选了？（二十二个人。）怎么选了？（我们转聚会点，交通原则，弟兄姊妹选完了之后把票拿回来。）选票还在吗？（昨天晚上，让我烧了。）那选票是谁念选票了？（武则天念的。）交通原则的时候，交通的什么？大概说一下？揭露解剖带领工人了没有？带领工人的所作所为交通了没有？（交通了，就是先交通的带领工人的所作所为。）嗯，怎么交通的？她们交通的你们认同不认同？（她交通说偷吃了祭物就不能选了，可是我见那天还有人选恩待。）偷吃祭物？（买玉米籽的钱是她垫着呢，把玉米籽买回来了以后卖不出去，弟兄姊妹们拿走了，钱回不来，她急着要看病了，是这样……。）那这样不算她偷吃祭物。如果是神家的祭物，那肯定是不能动的，如果说拿着你的钱去垫付了，需要个周转，你拿的是买菜籽的钱，那你也不为过，那不算挪用神家钱，那是换回了你的钱，对吧，这个不属于祭物，也不属于说偷吃祭物。问题的关

键在于你是否拿上你的钱垫付了？听懂这个意思了吧？她的意思是什么？说神家进货了，挪用她的钱给咱家办了事了，她没钱了，看病的时候拿咱的钱，那就相当于拿咱的钱还给她了，这不算是偷吃祭物。关键就看你的这个钱是不是给咱垫了，如果没垫那性质就不一样了，那这个事只有她自己知道了。（哦，那个带领说恩待偷吃祭物了。）嗯，还交通说什么了？她的所作所为，在教会的所作所为，就没有人交通？就没人揭露解剖？（那天咱聚会的时候就没揭露解剖。）那你们选的谁？（发挥弟兄。）为什么没有揭露解剖？（这就是又在做事了，因为下午还有一场聚会了，上午就把这个原则交通了以后直接选了，就没有揭露解剖。）你在其它地方都揭露解剖了？就在这个聚会点上没有揭露解剖？（嗯。）你这个话我信吗？你说我该信不该信？武则天，这话我该信还是不该信？在其它地方都揭露解剖了，来在这儿没有揭露解剖？（噢，就是了。）就是？你看，你在这儿没有揭露解剖，可是这选的是发挥，你在其它地方揭露解剖了，反过来选的是恩待，这个话我怎么理解呢？你是揭露解剖了呢？你还是互相见证呢？你是揭露解剖还是见证？为什么会达到这样的果效？你选的谁？（我选的奋起和恩待。）奋起和恩待，那你听过揭露恩待吗？（我没有听过。）你听过武则天揭露恩待吗？（没有。）选发挥的有几票？（发挥十一票，恩待是十二票。）还选了个谁？不是两个带领呢？（就是他两人，发挥和恩待）还有没有？（刚强三票。摆脱四票。）你看你们带的这些人，带得怎么样？正常选都选不出来。

刚才说的那六千块钱怎么回事？那个人还没过来？（一会就过来了。）这一会一会的，有多远？刚才小甘心说那六千块钱了，你们以前听说过没？（没有，就是那天我们过去了才知道的。）哪天？几月几号？大概什么时候呢？离现在几天了。（四天）你已经知道这个事四天了，那这个事情落实清楚了没有？（落实了，当时就问进入到底怎么回事呢？人家说："是要存粮呢，要存一万二的，她们去小组点上拿钱的时候，她里面有了鬼了，想着我要是把这一万二交了，我要是奉献的，那这钱不就打水漂了？所以说她只拿出六千。"我又问："尽力把你拦到大路上要钱呢？"她说："尽力只是问我存粮还差六千，现

在给吗？要是给就跟我拿去。人家是这么说的。”）那这和小甘心说的又对不上号，小甘心怎么说的？（小甘心说，聚完会后尽力没吭气，说把进入拦到她们村外边了，拦住要这六千呢。）尽力她是负责啥呢？（小组长。）怎么让小组长去要钱呢？这不是小组长做的事吧？怎么又到了小组长身上了呢？这个又是什么原因？（没有细问。）啊？没有细问？小组长既不是带领，也不是执事，一个人去取钱去？小组长在这儿担的是什么职务呢？她怎么去要这个钱去了？谁支配她去的？谁给她的这个权利？知道吗？你问了吗？（没有问。）为什么不问一下呢？（以往在教会里面就是小组组长负责这几个组里边的存粮了，哪个人存多少，小组长负责交通扭转了。）小组长负责扭转了，小组长还负责取钱呢？（尽力没有取钱，尽力只是问了一下她，说原本要存一万二了，怎么就成了六千了呢？剩下的六千还存吗？姊妹自己说她里面有了鬼了，害怕把一万二都给了教会又不要她了，把她又放下，可怎么办呢？她不给了。）她不给了吧？这就是她去她家门口要钱去了吧？是吧？我就问这个事实，是去了吗，打转转、绕圈圈呢？小甘心说过去要钱了，你告我说不是，她过去是问问不是要钱，是问问不是要钱！你看这话！你们跟我打马虎眼呢？这话你真的听不懂？是问了不是要钱去了，我就连句事实都听不见！

好了，接着往下问，这件事情为什么让小组长去了呢？这个钱和小组长有什么关系呢？和小组长有没有关系？恩待，你让她去的？（聚会就是这么交通的。）怎么交通的？你直接告诉我！是你让她去的？还是她自己要去的？你不要跟我转那么多圈圈，这就是连个实话都没有，我就要个答案就行了，直接说。（她是她们那里面的小组长。）我知道她是小组长，我早就搞清楚她是小组长了！（你直接说小组长手里拿钱还是不拿着就行了，你让她拿钱了吗？（嗯。）你为什么让小组长去拿钱去？为什么？让小组长去拿这个钱的目的、意义何在？你找不见她家吗？还是另有存心？这个钱是她该去要的还是人家给呢，小组长她能不能一个人去取钱？而且是要小组长去？你太聪明了！这里的所有事情和你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啥也和你不沾边！最后出了问题是小组长去取的，你没有取！我就一直在调查看谁让取的、

谁让取的，你在这一声都不吭！我在这儿问了二十分钟了，你没有说是你让她去的，你到现在都没有说！我就说这个钱，你不去而是让小组长去，你说你多聪明！我在这儿问了半天了，如果说你心思里面没有其它意念的话，很坦率地说一下：“其实我忙，那天没时间，我就让那个组长替我去取一下。”很直率地就说出来了，为什么在这一直掩盖呢？我问了多少，绕了多少个圈圈了？绕不出来，最后你还想给我绕圈圈呢？我就那么好欺哄？那最后这个六千要了吗？拿了没有？（拿回来了。）一万二够了，是吧？（人家后来又拿了一万，刚开始拿了六千，因为后来粮食涨价了……。）关于这个钱，我始终交通说：“都是自愿的！”从来没有说让和谁要过，也没有固定的钱数目，只是根据神家原则，奉献十分之一，有固定的是多少吗？我当时和你算这个数目的时候，说啥了？根据人一天的口粮和七年的灾难，这样算起来一个人得需要多少，我并没有说一个人必须得这样！我说得清清楚楚，为什么到了这儿就成了死标准了呢？

2020年12月28日

宗教观念抵挡神 1

每日神话：神在人中间作的工作都是向人公开的，也都是每个敬拜神的人所该认识的，既然他在人中间作了三步拯救工作，那就需要人都认识三步作工中他的所有所是的发表，这是人务必做到的。神向人隐秘的是人所达不到的，也是人所不该认识的，而神向人公开的那就是人该认识的，也是人该具备的。这三步作工中的每一步作工都是在上一步作工的基础上作的，并不是单独又作了拯救工作以外的工作，虽然时代或作工大不相同，但作工的核心还是为了拯救人类，而且拯救工作一步比一步进深。作每一步工作都是在不废掉上一步工

作的基础上又继续作这一步工作，这样，在常新不旧的工作中神不断发表他从未向人发表的性情，总是向人公开他新的作工与他新的所是，尽管那些老宗教家都极力地抵挡，公开反对，但他仍是作他该作的更新的工作。他的作工总是在变化，因此总是遭到人的反对，而他的性情也总是在变化，作工的时代与作工的对象也总是在变化，而且总是作一些以前从未作过的工作，甚至作一些在人看与以前相矛盾的工作或相反的工作。人都是只接受一种工作、一种实行，很难接受与此相对或比这更高的工作或实行，而圣灵又总是在作新的工作，这样就产生了一批又一批的抵挡新工作的宗教专家。这些人之所以成了“专家”就是由于人对神的“常新不旧”没有认识，对神的作工原则没有认识，对神拯救人的多种方式更是没有认识，这样，是否是出于圣灵的作工或是否是神自己作的工作，对人来说根本没有一点分辨的能力，很多人持守的态度就是：与以前的说法对上号了那就接受，若与以前的作工有不同之处那就反对、拒绝。到如今，在你们中间的人不都是这个原则吗？拯救工作的三步作工对你们来说并没有起到什么大的效果，有的人反而认为前两步作工简直是没必要认识的累赘，不应该公布于众，而应该及早地收回，以免人都让三步作工的前两步作工给搞昏了头脑，多数人都认为公开前两步工作是多此一举，对认识神根本没有帮助，这是你们的观点。现在你们都认为自己这样做是很正确的，但到有一天你们会知道我所作工作的重要意义，要知道没意义的工作我是不会多作一丝一毫的。既然将三步作工都公布给你们，那就必定对你们有益处；既然三步作工是整个经营的核心，那就定会成为全宇之下所有人所共同瞩目的，到有一天你们都会知道这工作的重要性的。你们要知道你们抵挡神的作工或用自己的观念衡量今天的作工，都是因为你们不认识神的作工原则，也都是因为你们对待圣灵工作太草率的缘故。你们抵挡神、拦阻圣灵工作都是由于你们的观念与你们天生的狂妄而造成的，并不是神作得不对，而是你们的天性太悖逆的缘故。有的人信神以后就连人到底是从哪儿来的还没定准，就敢公开演讲评价圣灵工作的对错，而且还教训那些有圣灵新工作的使徒，指手画脚，出口不逊，人性实在是太低下，简直看不见有一点理智，这样的人到有一天不都是被圣灵工作厌弃、被地狱之火焚烧的对象吗？不认识神的作工反而还评价神的工作，而且还想指挥神当如何作工，这样没理智的人还能认识神吗？人认识神都是在寻求与经历的

过程中得着的，并不是在随意评价的过程中圣灵就开启而得到的。人认识神的准确度越高，抵挡神的事就越少；相反，越是不认识神的人就越容易抵挡神，你的观念，你的旧性，你的人性、品质、道德思想都是你抵挡神的“本钱”，而且越是道德败坏、品质恶劣、人性低下的人越是神的仇敌。那些观念重的人、性情自是的人更是道成肉身的神的仇敌，这类人就是敌基督。你的观念若不经矫正就永远是与神敌对的东西，永远不能与神相合，永远是与他分散的。（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认识三步作工是认识神的途径》）

谈谈你们的情形。

（以前在教会的时候，就是在安全的基础上去作工，是一层一层的，总感觉咱们这里边有时候不考虑安全，乱得不行，虽然现在一直往这方面扭转，但是下面的反应太大，我里边也有抵触。这也是我里面的宗教观念，对实际的配合特别注重，觉得不配合维护好环境，不把该安排的都安排好，对这个环境不注重，那就是自己的本分没尽到，这方面特别重。）（一交通环境，就感觉束缚到这个环境里边了，感觉压抑，不释放。不交通维护环境，又害怕真出环境怎么办。）

咱看看神话：“神在人中间作的工作都是向人公开的，也都是每个敬拜神的人所该认识的，既然他在人中间作了三步拯救工作，那就需要人都认识三步作工中他的所有所是的发表，这是人务必做到的。”咱以前交通的但以理、大卫，当时为什么交通这些，是让咱认识神的作工、知道怎么敬拜神、知道以前的人是怎么敬拜神的，让你效仿那些成功之人的道路。神说：“那些模仿以往成功之人的人到最终是福是祸都很难预测，更何况那些踩着失败之人的脚印追求的人呢？不更是失败有余吗？”所以让咱看人家成功之人，人家是怎么走的。为什

么那时候交通这话呢？教会建造过来的人都害怕、胆怯、神话不敢看、聚会不敢聚，这是一个转折。现在是国度建造，那是不一样的，现在神是要见证的时候，神话也不敢看、聚会也不敢聚、话也不敢说、出来鬼头鬼脑，你怎么能荣耀神名呢？怎么能见证神呢？是羞辱神的记号！咱交通的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是为了让你有胆识，起来作这步工作，同时这是不是对神的所有所是的认识呢？对神以前作过的工作的认识呢？那就需要你认识三步作工，认识三步作工中神所有所是的发表。现在神的所有所是是直接用话语发表，那以前呢，是不是在神作过的工作中，神的所有所是是从神的摆布安排、神的主宰，从这个里面发表出来的。那你就得看但以理，就得看成功人士，看神怎么主宰人的，从这些人的经历中去看见、认识神的性情，认识神的权柄。“那就需要人都认识三步作工中他的所有所是的发表，这是人务必做到的”，咱做到了没有？这些话扎根了没有？“神向人隐秘的是人所达不到的，也是人所不该认识的，而神向人公开的那就是人该认识的，也是人该具备的。”神供应人是根据人的所需。咱交通的但以理、大卫，这算不算公开的？算公开的，是咱应该认识的，咱们交通了以后，过了多长时间了，咱就把这些话忘了，就站立不住了！

（我觉得把所有有隐患的安排到位，我心里就踏实了，安排到了以后再有什么事，是人该站见证了，如果不配合，或者去乱做，不是见证了，是惩罚。圣灵作工有原则，人配合到哪神成全到哪，人没有配合，神怎么成全，这是我与你之间的矛盾。）（感觉跟弟兄在一起是释放，跟实际在一起辖制，环境不好提前像一阵风一样就开始安排了。）

“这三步作工中的每一步作工都是在上一步作工的基础上作的，并不是单独又作了拯救工作以外的工作，虽然时代或作工大不相同，但作工的核心还是为了拯救人类，而且拯救工作一步比一步进深。”神说律法时代人都作成机器人了，守了个规条。律法时代神的性情是威严烈怒，恩典时代是慈爱怜悯，是不是大不相同呢？律法时代流露威

严烈怒，是因为你刚开始什么也不懂，让你感觉到害怕，能在这个条条框框的范围里活着。而第二步工作拔高了，慈爱怜悯，不但是机器，还得有人情味、有人性、有爱了。接下来是第三步作工，你害怕了，知道慈爱怜悯了，还缺乏什么？缺乏认识。什么是爱？该怎么爱？恩典时代慈爱怜悯里有包容忍耐，把你的罪包容在里面了，用不对号的话来说，是不是也有点糊涂爱了？用神的爱来说，那就是慈爱怜悯了，你犯罪也让你活下来了。第三步作工还允许这样吗？不能了，所以说就有了审判刑罚，审判刑罚的目的是为了更彻底地洁净你，更彻底地让你去明白，让你去认识，人与人之间该怎么相处，该怎么去爱，神的喜怒哀乐是什么，准确实行，有路途了。就像带小孩，刚开始和他讲理能行吗，你只能是训，不听话了打他两巴掌，再多的道理讲不清，只能让他看见威严烈怒，让他感觉到害怕，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再大一点了，你就得给他讲道理、你还得耐心、还得包容忍耐。再大呢，那就是审判刑罚，指责你，你就是罪人，什么该做，什么不做，你做了就是浑人，没良心！一步比一步拔高，而且每一步都大不一样。虽然说这是第三步作工，可在第三步作工中又分了一个教会建造和国度建造。所以说，国度建造是不是教会建造的下一步工作？那教会建造与国度建造的区别是什么？神不仅是让你有敬虔的外表，还得有内心的变化、顺服。教会建造就是一个敬虔的顺服，外表的变化。国度建造是作人的心，神要登他的宝座。所以说国度建造是建立在教会建造的基础上。教会建造是人的集合，是招兵买马，是扩展神的名。召进来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教会建造是召人的，国度建造是选人的。这就是说一步工作和一步工作不一样，但是有时下一步工作是建立在上一步工作的基础上作的。教会建造扩展福音工作呢，知道神来了，你得东奔西走，召人，传福音，跑遍天涯海角，宣扬神的名，扩展传扬神的名。国度建造是拣选人，拣选有见证的人，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的人。

“作每一步工作都是在不废掉上一步工作的基础上又继续作这一步工作，这样，在常新不旧的工作中神不断发表他从未向人发表的性情，总是向人公开他新的作工与他新的所是，尽管那些老宗教家都极

力地抵挡，公开反对，但他仍是作他该作的更新的工作。”咱国度建造的时候，不传外邦，就是在教会里边做呢，在教会里受了试炼熬炼的，开除了没有，隔离了没有，搞清楚开除了以后对待神话什么态度，神说没有真实的带领人，你对待神话的态度怎么样？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你对待神话的态度就是对待神的态度，这也就是神拣选人的过程。“总是向人公开他新的作工与他新的所是”，刚开始作工的时候，因为人都胆怯害怕，不敢接触陌生人，鬼头鬼脑，所以说咱交通了但以理、大卫。为什么交通这些，因为神作工的一个转折，神向人流露出来的性情的一个变化。扩展福音是把人召回来，就需要你去东奔西跑，大红龙要拦阻，就需要安全。现在是国度建造呢，作的是人的心，特别是现在做生意呢、种地呢，国度建造就是把神作在你心里面，让神话能掌管你这个人，不扩展工作了，这是一个变化。以前是外表行为的变化，是聚会呢，是传福音，你看现在神的交通重点是说你聚会吗？吃喝了没有？传了多少福音？重点是你日常流露出来的是什么？根据这个，神要作的工作是什么，咱搞清楚了，神话要在你身上作王掌权、生根发芽，不是让你去外边传福音去。那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让你有一个正常人性的活出，让神话来掌管你，外面的人看见看不见？（看不见。）大红龙看见看不见？（看不见。）需不需要你每天去外边东奔西跑扩展福音？（不用。）神的作工建立在撒但的诡计之上，神是常新不旧的，下一步工作神是要作人的心，大红龙他是看不见的。撒但是尾随、模仿，那大红龙属于撒但，他现在干什么，他看了网上的视频，就害怕你把神的名传扬出去了，可是咱现在扩展不扩展，咱现在不扩展，和他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咱已经走上这个台阶了，他还在前一步尾随，他来抓你的目的是怕你扩展，怕你拍视频。咱现在也不拍视频，也不扩展，你怕什么呀？这就是说神的作工常新不旧，把旧的甩开了，不扩展福音工作了，重点就是你该怎么活出一个真正人的形象。当你做到这儿的时候，你该怎样活一个人，今天你去喂猪去，你去种地去，大红龙来查你，我是属于正常的人性生活，把这话说透了，我今天是回归生活，喂鸡呢，喂猪呢，卖菜呢，我是不是配合社会的稳定发展呀！大红龙查你聚集了，怕你聚会了，怕你在一起传福音呢，咱现在在一起干活了，他说什么呀。再一个说教会举报你呢，再拿上祭司弟兄的话、神话，敌基督怎么处理都不为过，还有听话是敌基督，从外面看是对咱的不利，但这些其

实都是活在神的臂膀之下了，神的一种保护。教会里面他听了以后，在他来说他是释放自由了——我抓进去以后，我不怕，我出卖敌基督就行了!你就是他出卖的对象，甚至他不进去他也出卖你。可是他出卖你，灵界的撒但它是想拆毁呢，知道你们是真心跟随呢！可是神的智慧建立在撒但的诡计之上，神作工就是甩来甩去，神就借着他的举报，给你放出一种风，看你是随风飘去呀，还是站但以理的见证呀！你要随风飘去，你不敢跟了，小心谨慎不敢出门了，什么工作也不敢配合了，就随风刮跑了，撒但在那边高兴地拆毁了神的经营了。神在那边不搭理，神就用这个来检验你是不是跟随神的，是真心跟随还是应付着跟随，你跟随神是不是舍性命跟随，还是专门为了得福而跟随，这就是借着这个风声就把你吹跑了。

第二个就是实际的环境临到，大红龙就是要抓你呢，谁谁举报你了，抓你要判刑，这是环境临到你了，如果你愚昧无知，但你有一个真信，你就抓我下监，我是不是还得信呀，我虽然啥也说不了，但我得作这个见证，我对神作工不认识，我不知道怎么作见证，但我不能否认神。你去坐监了，是站了个见证，这是按你无知说的。对神作工有认识的，神要的是见证，要打倒三米多高的巨人，要封狮子口，怎么封呢，这就是用智慧，也就是神交通的玩弄撒但。怎么玩弄它呢，从灵里边玩弄撒但，在灵界里，你是信神呢，你的言行举止，你去哪了，撒但知道不知道？撒但知道。撒但知道那为什么还得人举报你，人过来抓你，还得人跟踪你呢？这是什么原因？撒但恨不得把神的工作拆毁了，你跟随神，撒但恨不得把你害死，但它敢害你吗？它不敢动你。它让大红龙抓你，它敢直接告诉邪灵你在哪儿，直接抓你去吗？不能。为什么？好比说耶稣钉十字架，为什么让犹大去报呢？为什么不能来个邪灵算卦的，他在哪了，借着这个人掐指一算，那邪灵还不知道耶稣在哪了？撒但还不知道耶稣在哪了？直接告诉法利赛人去那边抓去不就行了。这就说你对神的作工得有认识，是因为撒但它不敢做，因为它知道灵界实情，它看得清清楚楚，谁是跟随神的，谁是敬畏神的，神作什么样的工作呢。大红龙他看不见，但撒但看得一清二楚，你在这儿聚会它看得一清二楚，它想拆毁，它怎么拆毁，

它不能直接告诉大红龙把你抓了，它敢越雷池一步吗？它不敢，只能借着人做，还不敢把这话直接告诉大红龙，不能直接告诉法利赛人耶稣去哪了，这个人在哪，要让耶稣钉十字架。而是借着撒但来败坏人，让人来做这些事。撒但只是给犹大一个意念，缺钱花了，用三十块钱，它间接地引诱、迷惑犹大去出卖主耶稣，但它不能直接去做这个事。咱今天为什么要临到教会里出卖你了，就是撒但不能直接做这个事，神的智慧建立在撒但的诡计之上，也就是说，咱想得不要太超然了，撒但要做什么事情，撒但它不亲自去做，必须借着一个人去做，它不会直接告诉这个人怎么怎么做，它只能借着人身上的败坏性情，投其所好，引导你做这件事情。也就是说，教会建造是扩展福音呢，国度建造是性情变化呢，神作了下一步工作了，现在是追求性情变化呢，审判刑罚正式开始了，撒但知道不知道？（知道。）但大红龙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撒但看着你的性情变化了，教会建造是乱作一团，这个信息它不能直接告诉大红龙，撒但只能借着像犹大一样的人，借着投其所好，它只能拆毁，不能直接告诉大红龙过来把你怎么样。所以说它的目标，它是要把你打倒，把你拆毁了，但是它不能直接参与，所以说在灵界它就要绕这弯，借着人来出卖。撒但知道你们是追求性情变化呢，教会的人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大红龙不知道，撒但它又不敢说，它不能直接指使人做事，所以撒但要用诡计，借着不追求真理的人来把国度建造拆毁掉。但是大红龙是不知道的，他不来拆毁你，他拆毁的是教会，所以撒但给了教会的人意念，去拆毁。在神这里，神只是玩弄撒但，你们搞教会建造呢，教会的人不知道，说你们是敌基督团伙，神说对待敌基督怎么都不为过，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在灵界里神向撒但说了一句什么话？神不回避撒但的任何试探，你随便去做，你做去吧！神不直接对撒但说话，是直接对人说话，撒但听了这话了，神说了，把他告到公安局，撒但犯罪吗？不犯罪。那人犯罪吗？他也当然不犯罪。可是撒但觉得它的诡计得逞了，把这个环境推到谁身上了，推到追求真理的人身上了。

那神就正需要这么一个环境，神选民是怎么作成的，神倒下了灾祸，这些灾祸是干啥了，是为成全众子民的。灾祸指什么呢，就

是撒但的诡计，他向大红龙报告咱，这也是撒但的一个诡计。众子民怎么作成了，从这里要认识神的主宰、掌管、安排，还得认识神的智慧，最差你得认识到神的主宰，今天神主宰让我站见证了，我虽然站不了见证，我也不能否认神名，我不能胆怯害怕。最起码，人家但以理在几千年前，因着一个信站立住了，大卫因着一个信站立住了，我最起码得有大卫、但以理的信吧！这个不需要多大的认识吧！所以神对各类人的要求不一样，只要你有心志往前走，信心就是一根独木桥，不要胆怯害怕，我就是坐监我也要信到头，这是对待不明白神心意的人。你是追求明白神心意的，那就一句，神，为什么这个环境临到？是让我站哪方面见证？让我站什么见证？打败撒但是靠什么呢？是不是也是借着人来打败撒但。怎么来打败撒但？羞辱撒但，让撒但中了自己的诡计。他的诡计是来拆毁的，结果试炼了神选民的信心，给你的这个环境不退去，时间一长，这就变成什么了，变成了熬炼，熬炼产生信心、爱心，这信心、爱心是在熬炼中产生的，所以这个环境不会给你断了。神怎么说了，灾难倒下了，随着时间的流逝，神选民作成了，借着灾难里的熬炼、试炼，寻求神心意，产生真实的信心，真实的认识，站见证。那神是让我干啥呢，羞辱撒但，打败它，大红龙来抓我了，要让它中了自己的诡计，它来想拆毁教会，你让神的话借着你口发表出来。怎么发表出来？把灵界的实情，把神的智慧说出来，做诚实人，大红龙它来了，人家报告了你了，我来这儿是种地的，我是卖菜的，我信神我是信定了。第一个不能否认神的名，不能说你不信，我信是信呢，但我是不跟教会了，你看我去传福音了吗？你看我去拍视频了吗？你看我出国了吗？人家也不要我了，我也不跟它了，我现在是干什么呢，我明显告诉你，我只承认基督是神，基督所说出来的话是真理，我是把神话当成了我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我现在做什么人，你看吧，我现在开始卖菜了，以前我为了钱财利益，我给你少上二两多挣你三毛，现在我不了，我做个什么人了，童叟无欺、货无二价，最起码我得做到一个正常人性，我得活出来，不能做一个骗子，我要把神话当作我的生命来做，我要把神话活出来。大红龙抓你不抓你？不抓。你敢不敢公开信，敢公开信，我就是信神的，而且呀，我不仅公开信，教会里开除了那么多人，家里也是逼迫的，你们国家是限制的，社会上没有地位名誉，谁也没有学到一技之长，那我能做了什么，在社会上最低级的人是什么人？种地

的、喂鸡的、喂羊的，我实实际际去活一个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喂鸡、喂羊。我一个人呀，做不成，活不了，我们互相帮助一下，众人拾柴火焰高，我们都是些乌合之众。你要把自己贬低，也就是自己坐个低凳子，不要和人家去宣讲什么，咱自己什么都不是，看着无能，没有生活出路。所以把人家开除的，家里面不要的，我和他们联系起来做了个买卖，联系起来卖菜的，联系起来几个人包了块地，我要实实在在活出一个神的子民。你说活出一个神的子民，他只要求你不出去跑就行了，咱这有环境的都在一起，他管不管，我们只想安居乐业，这不是正合他的口味，他还能把你抓起来，他是不是让你好好过生活呢，我这就是好好地过生活。咱从原来的教会建造拔高了，原来只是传福音，过渡到现在是把神话活出来，教会里边不要了，家里不要了，没有生活能力的，我帮助扶持他们，解决了失业的问题。帮助他们干啥呢，做什么大买卖了？我们影响了你国家的政策了？我们包了块地种地，能挣多钱？你说我能造反？他来抓你没有多大意义，收你资产也没多大意义，他还在你身上下功夫吗？谁报告的，人家教会的人把我们当成了玩物，把我们踩在了脚底下，举报我的那才是教会的人，你把这打回去，踢回去。他报了你，你把这打回去，抓上他两个人以后，他还有人报你吗？没有人报了。你给他作了个反光镜，他把这个打过来，你给他返过去，我给你照亮，你看谁是信神的？你看我像信神的人吗？你看我每天起来干啥呢？人家起来干啥呢？我每天起来是农民，拔草呢，你把神也见证出来了，我们一边拔草一边揣摩神话，我们拔草就想好好做一个迦南美地的勤农，你这样一来，撒但在灵界一看，是不是傻眼了，中了自己的诡计了！

“在常新不旧的工作中神不断发表他从未向人发表的性情”，现在发表什么性情呢，咱要坐个低凳子，贬低自己，还要把自己的无助流露出来，哎呀，信神的时候呀，咱做了什么事了，抵挡神，我现在受到审判刑罚，受到了神的咒诅、惩罚，现在你看我过的啥，家没了，原来我在哪上班了，也没了，这才去地里包地种去了，我受到了神的管教惩罚。我只能是接受神的审判刑罚，我只能悔改认识自己，尊神为大，当你把这些话说出来以后，在他心里咋了，他感觉你好像

是一个傻子，可是这个时候你把神见证出来了，你还把神现在作的什么工作给说出来了，说出来以后还脱离了危险，还不抓你，活在了神的臂膀底下。神说宗教界血流成河，没有说跟随神的人血流成河。关键操练咱，你该怎么敬拜神，你该怎么高举神，你该怎么见证神，你该怎么玩弄撒但，你把灵界实情看清，现在作什么工作看清。咱现在作什么工作，重点不是出外边扩展，重点是见证。“在常新不旧的工作中神不断发表他从未向人发表的性情”，这是不是一种发表。“总是向人公开他新的作工与他新的所是”，这是不是新的？“尽管那些老宗教家都极力地抵挡，公开反对，但他仍是作他该作的更新的工作”，咱刚开始起来国度建造的时候，是不是都是起来拦阻的，但不管怎么拦阻，咱的工作停止过没有，没有停止过。“他的作工总是在变化，因此总是遭到人的反对，而他的性情也总是在变化，作工的时代与作工的对象也总是在变化，而且总是作一些以前从未作过的工作，甚至作一些在人看与以前相矛盾的工作或相反的工作。”这是不是对号了，以前教会建造的时候，告诉你死不承认是最高智慧，现在死都承认。神的作工变了，总遭到人的反对，因为人不适应新的。那时候是扩展福音工作，人也没有真理，啥也没有，那时候需要维护、保守、隐蔽，因为你跑，扩展，出去让人家看见了，而且那时候人没有一个有真理，也不存在站见证，你不知道怎么站见证，你啥也没有，而且神那时候也不作那个工作，发表的不是那一方面的性情，只是让你去扩展。现在不一样了，内容变了，时代不一样了。“而且总是作一些以前从未作过的工作”，咱现在作的是不是新的，从未作过的，以前不让你承认，咱今天是在撒但面前不得不承认神，不敢在撒但面前否认神，还要把神直接见证出来，让它蒙羞。而且还要自我保护，这就是话语成就一切。“甚至作一些在人看与以前相矛盾的工作或相反的工作”，相矛盾什么呢？环境是吧，我原来作工的时候，你看见我对环境是不害怕的、不在意的，一方面是“此人勿动”，你是不是跟随神的人，敬拜神的人，神说环境由神兴起由神摆布，这个话你该怎么信，你该怎么实行，如果说我都实行不了，我都活不出来，那给人作什么标杆呢？“作工的时代与作工的对象也总是在变化”，作工对象也总在变化，咱现在体尝到了吧，教会建造到国度建造是一个大的变化吧？可是到了国度建造是不是又一个变化了？刚开始进来好多人，是你交通异象他进来的，可今天光凭异象行吗，异象仅仅是路途，而神要的是实行，你必

须有实际的变化，是性情变化，也就是说异象透亮但你不实行也得退去，这一部分人也就退去了，随风刮倒了。然后再来一个环境，人又退去一部分，神作工甩来甩去。“甚至作一些在人看与以前相矛盾的工作或相反的工作”，正好是相反的，以前让人这城逃到那城，这城逃到那城怎么能另立一国，建立不起来。而咱现在呢，是要建立在地上，另立一国，神作工结束要有团体出现。“人都是只接受一种工作、一种实行，很难接受与此相对或比这更高的工作或实行，而圣灵又总是在作新的工作，这样就产生了一批又一批的抵挡新工作的宗教专家。”这是不是实际的这种难受？（她和你是相反的。）所以她就在里面难过得不行，这是因为什么，对神作工的一种不认识。为什么总在作新工作，一个是不让你定规神，第二个总是作新工作，以前教会建造你不谨慎小心，就总让你出环境，是神显明你的顺服。可现在要显明什么，不是只让你维护自己的安危，而是站见证，祭司弟兄说在中国作成了一班得胜者，这班得胜者尽本分不要命，你必须不要命地去尽本分，这才能是得胜者，是神称许的，这正是神要的见证，神现在要的是见证。教会建造是让你保护自己，现在不是保护自己了，是让你保护神的名，维护神家利益。今天咱又干啥了，产业，维护神家产业呢，你该怎么维护呢？以前教会建造带领工人咋了呀，隐藏起来，带领还有代理带领，实际给我找了个好地方，给我找了个安乐窝，我敢去吗？我能去吗？今天实际也想让我找个代理带领，你说我能吗？耶稣那时候怎么说的，那时候耶稣要不实行真理，就不用受那个苦了，让你给人做标杆呢，你隐藏起来，然后让另一个人在危险的位置，大红龙过来一抓，把他抓了，你说这标杆是谁站了，你还是标杆吗？不是标杆。你是谁呀？逃兵。神让你去打败众仇敌了，结果你怎么了，你隐藏起来了，这就成了羞辱神的记号。明知道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那我信神呢，我站见证呢，我要站个标杆呢，要胜过死亡的辖制，一个标杆连个死亡的辖制都胜不过去，让后人怎么去效仿呢？让谁去帮你作这个工作呢？神要求人的是他做过的事情，能做到的才要求人去做，人都是注重作法，我是没有去那边隐居，我一隐居起来，实际你还认我吗，我又中了你的诡计了！你把我引诱了，你把我一安排在那边，是不是立马就能否认我了，这哪是标杆呀，标杆还有隐藏的啊，自己把自己的路挡住了。

2020年10月12日

宗教观念抵挡神 2

“人都是只接受一种工作、一种实行，很难接受与此相对或比这更高的工作或实行，而圣灵又总是在作新的工作，这样就产生了一批又一批的抵挡新工作的宗教专家。”所以说咱时时得寻求什么呢？寻求神的心意。现在是审判刑罚的时候、是看谁爱神的时候、是要人站见证的时候、是定各类人结局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不是说你怎么能隐藏起来，怎么能维护好你的安全，更重要的是你怎么能把神给见证出来，怎么能提高神的知名度。就即使说今天把你判死刑了，把你钉十字架了，你能把神的知名度高举起来，你是不是站了见证了？在神那边是不是得到神的称许了？那你信神是不是成功了？你是跑了、躲了，你不用坐监了，不用钉十字架了，可是神说什么？你是逃兵！祭司弟兄说你什么呀，你逃过大红龙的手，该得癌症了！

“这些人之所以成了‘专家’就是由于人对神的‘常新不旧’没有认识，对神的作工原则没有认识，对神拯救人的多种方式更是没有认识，这样，是否是出于圣灵的作工或是否是神自己作的工作，对人来说根本没有一点分辨的能力，很多人持守的态度就是：与以前的说法对上号了那就接受，若与以前的作工有不同之处那就反对、拒绝。到如今，在你们中间的人不都是这个原则吗？”实际帮助我呢，交通让我隐藏起来吧，说你得退居二线了，今天看见了吗，实际上我早就退居

二线了。我退了没有？我退了，我早就退居二线了，我说交给实际做吧。交给实际做的时候，我是不是退居二线了，那你实际就大显身手了是吧！大显身手的时候，我也没有拦阻，我也没有管。为什么没有管，我要管就拦阻了神的作工了，为什么说拦阻了，神作的工作就是显明人的工作，我要起来拦阻住了，说了，阻止了，那实际她接受不接受？（她就顺服了。）她顺服了，那我是不是阻止了，她还能大显身手吗？那不叫大显身手，是缩手缩脚了，显明不了了，她流露不出来。她早就说，你解剖解剖我，我说我解剖你啥呢，我能解剖你吗，我不解剖你，是吧，等你里面这东西长大了，等你流露出来了，再解剖，让你自己看得见。如果你刚有一个小东西流露出来，我要解剖的话，你会怎么呀，你会说我小题大做，你就是鸡蛋里边挑骨头，还有些不服不满。神要让时间与事实来证明一切，让你心服口服加眼服，不仅是让你心服口服加眼服，还得让别人都看得见，所以就让实际出来做，作了工作以后呀再显明，这就是神的摆布，神的安排，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演员。你说当时我是有意不解剖实际？有意让实际流露？不是，那是什么，是神不作这个工作，神在这给我掩盖着，那我也看不到。我感觉到了没有，我感觉到了，可是我看不到，我感觉到了，但我为什么不阻止，在我这儿是什么原因不阻止，知道不知道？我记得我去哪聚会呢，实际问我今天去哪了，还住几天呢，我说什么了，还记得吗？我说：问指挥。实际说我什么呀，说我耍她了，是吧！我为什么这么说，我真是耍她了吗，没有，那我是什么态度，一个就是我以前交通过，各尽其职，各尽功用，对吧，她尽她的本分。每一个人作的工作都不同，那她是指挥她就负责安排，就是神交通的，神不参与祭司弟兄的工作安排，是吧！那这个安排就是指挥的安排，那我就是怎么了，我就是一个顺服、接受、顺其自然，我在这边寻求一个什么呢，就是我该怎么顺服神，该怎么顺服神的主宰安排。

一开始我交通但以理、大卫，让你封狮子口，早就交通过吧，可是今天实际就是注重这个环境，在这个环境里面，我在这儿也是一个寻求的态度，我是种寻求。实际交通出来了，现在是怎么回事？是我交通得对？还是她交通得对？我敢不敢定论啊，两者的差异在哪

啊？所以说我只能是啥呢，顺服、顺其自然。就说你们在下面互相配搭了，为什么配搭不来，缺乏什么，缺乏互相顺服，从外面看我顺服实际，是吧，实际上我是顺服神的主宰，不着急、不仓促，看神怎么显明，看神怎么带，不拦阻神的作工。她说这个环境，拦阻神作工了吗？她只是制造了一次丰富的筵席，删这个了，删那个了，或者说怎么做都是她的安排，不管你安排对了还是安排错了，我不去讨论这个对与错。而且我直接流露出来的是一种什么态度呢？是一种顺迎，我顺着迎合，因为她维护神家工作，你说我能不顺迎吗？可是我在顺迎的同时，我有我的观点，我有我的看法，我的观点、我的看法还在考证，我不能持守，也就是我带着寻求的态度在顺服的时候，在考证的时候，神不作工、不说话。为什么不作工、不说话，如果神作工和我说话了，那我这里明确了，我起来是不是把实际拦阻了呀，这就是说，这个事情当时不拦阻不是我不去拦阻，而是神不拦阻，是神不那么带。一路走来了，今天我看了这段话，听了这段交通，那也就是神给你显明，神告诉你了，那也就说，这个时候是该揭锅的时候了，该让咱认识的时候了。所以我把这话一发给实际，实际说这正是我的情形啊，结合她的情形，她又说不出她的情形，她只是套了几句是吧。说明什么呢？她对神的作工还是不认识，对国度建造还是不认识，对神作工的步骤不认识，对神现在作工流露的性情不认识。也就是说："……人对神的'常新不旧'没有认识，对神的作工原则没有认识"，神的作工原则是什么，神作工原则是拯救人。后边，"对神拯救人的多种方式更是没有认识"，刚才给你交通的，这是不是神拯救人的方式呀，显明你，按人来说，让你显明不让你显明？不让你露出头脚来，一露出头脚把你打回去。还有什么呢，还有神的奇妙作为。"这样，是否是出于圣灵的作工或是否是神自己作的工作，对人来说根本没有一点分辨的能力，很多人持守的态度就是：与以前的说法对上号了那就接受，若与以前的作工有不同之处那就反对、拒绝。"这就说，咱建造国度，建造产业呢，感觉害怕，在我那呢，我能后退吗，我不能后退。可在实际那就害怕了，得维护了，得让我退居二线了，她让我退居二线了，我说我早就退居二线了。

“到如今，在你们中间的人不都是这个原则吗？拯救工作的三步作工对你们来说并没有起到什么大的效果，有的人反而认为前两步作工简直是没必要认识的累赘，不应该公布于众，而应该及早地收回，以免人都让三步作工的前两步作工给搞昏了头脑，多数人都认为公开前两步工作是多此一举，对认识神根本没有帮助，这是你们的观点。”今天看，给实际交通出来，但以理、大卫的经历，这些是不是没有在她身上起到多大的果效呀？“此人勿动”，没有在你身上生根发芽。这是因为咱看了大卫的经历，看了但以理的经历，然后今天神又说了一个“此人勿动”，是不是对应上了呀？神以前作过的工作让你看见了，今天又说出来，把神的心声给发表出来，这不是确认了吗，这就是咱对待神话的态度，对待神两步作工的认识，这句话是不是对咱的审判呢！“拯救工作的三步作工对你们来说并没有起到什么大的效果”，前两步工作起到什么作用了？没起到吧？信，没有产生。“有的人反而认为前两步作工简直是没必要认识的累赘，不应该公布于众”，如果说只是一味地说这个环境，不去看但以理他们怎么敬拜神的，怎么站见证的，那你就相当于把前两步工作当成什么了，累赘。“不应该公布于众，而应该及早地收回，以免人都让三步作工的前两步作工给搞昏了头脑”，咱这边不要推得远了，咱让什么搞昏了头脑了，国度建造的时候，让教会建造给搞昏了头脑。“多数人都认为公开前两步工作是多此一举，对认识神根本没有帮助，这是你们的观点”，咱今天搞国度建造的时候，感觉教会建造是不是多此一举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有好多人信神三十年过来了，哎呀，三十年了，做了个什么，就做了一个传福音工作，三十年了，才开始国度建造，审判刑罚才开始，那三十年我是白过了，有些人后悔，后悔他白跟了三十年，什么也没得着。嫌弃，嫌弃这三十年神没有作审判刑罚的工作，没有作生命的工作。咱听人说过这个吧？在你身边有没有？不要说你身边，你自己就有，信了三十年，得了个什么呢，早知道那三十年我就不跟了，我还不如现在跟上呢，直接生命进入，这多好呢，直接把神话带入生活当中多好呢！“现在你们都认为自己这样做是很正确的，但到有一天你们会知道我所作工作的重要意义，要知道没意义的工作我是不会多作一丝一毫的。”怎么经历这句话呀，如果你没有经历教会建造，就像实际这个，没有经历教会建造的时候，直接跟上这步工作的时候，还有这个观念吗？有这个观点吗？有这方面流露吗？你没有这方面流露，那

你会认为什么，你有没有观点，对神有没有观念，对神是不是只是顺服、接受呀，显明不了你。借着那一步工作，让你把神的工作定规在那一步里面，然后在这一步的时候，你就产生观念了，你总是用上一步的工作来衡量这一步，所以说就出差错了。

“要知道没意义的工作我是不会多作一丝一毫的”如果没意义就不作了。“既然将三步作工都公布给你们，那就必定对你们有益处；既然三步作工是整个经营的核心，那就定会成为全宇之下所有人所共同瞩目的，到有一天你们都会知道这工作的重要性的。你们要知道你们抵挡神的作工或用自己的观念衡量今天的作工，都是因为你们不认识神的作工原则，也都是因为你们对待圣灵工作太草率的缘故。你们抵挡神、拦阻圣灵工作都是由于你们的观念与你们天生的狂妄而造成的，并不是神作得不对，而是你们的天性太悖逆的缘故。”你们对这句话有没有经历，前两天早晨在那聚会呢，解剖蹦蹦呢，蹦蹦开了个机器，把那个收割机开坏了，我说他给弄坏了，他说他是开坏了，嫌我说把它弄坏了，一晚上睡不着觉，难受了，说我天天起来戏弄他、天天起来讽刺他、挖苦他，实在难受得不行。交通的时候又把这个事情一说，蹦蹦觉得待不住了，觉得我就是和他过不去。我说神的性情是什么呢，做对了不说，做错了就是审判刑罚。蹦蹦接受不接受呀，不可能接受，接受不下来，蹦蹦反抗了，蹦蹦怎么反抗了，我孩子在家把车碰成个那样，我只是问问人没事吧，我啥都不说，碰成那样我啥都不说，我和我儿子的关系搞得挺好的。什么意思，听出来没有？（他让你也别说他。）（你不关心我只关心车。）他不是关心车不关心车，就是我做错了你不要说我，太伤面子了，没面子，我孩子给我搞坏车了，我就不说他，给他留面子，我们关系搞得就挺好，你和我的关系搞得太不好了！你总是说我，你要不说我，这关系不就搞好了吗？因为什么呢，他现在处于一种消极，消极到一种低谷，就是快回家的那种态度了。因为什么，从神话那边看，也解剖他了，他自己也认识，原来他来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要追求成全呢，拉粪这什么时候就成全了，要扛起旗帜来，还说要暴尸荒野，可是用神话来对号，什么也接受不下来，什么也顺服不下来，你太恶，刀已经放到脖子上

了，就是驴，效力。现在是一个什么态度了，前段时间的态度是，呀，这什么时候就完了，什么时候效完力我就能回家了，他现在追求什么，什么时候就把力效完了，效完力追求什么呀，今天不追求成全了，什么时候效力就效完了，他想的是赶紧效完力回家，不计划变化。然后我再说出这些话来，他想到了哪，他又想到回家，我把神的性情告诉他，我说你做对了神不说话，你做错了就是审判刑罚，这是不是把神的心意告诉你了，是不是你的问题就解决了，审判刑罚是神最大的爱，最大的保守，审判刑罚是宝贝，是拯救。可是呢，他不接受，反过来他给你举了个例子，他举例子是什么意思呢？他是不是想带我呢？他是告诉我，你该怎么做，你不应该说我，你不说我咱们关系就挺好的。“你们抵挡神、拦阻圣灵工作都是由于你们的观念与你们天生的狂妄而造成的”，这是不是他的观念，在他的观念中，他是什么呀，我和人相处怎么处好点，就是你办坏事，你坏了什么我不吭气，包容忍耐你，那我把神家东西坏了，你也不应该说我。前天下雨了，下雨的前一天，我怕下雨把玉米淋坏，就用布子把玉米盖住了，第二天早上就不下了，雨停了，阴天，我说阴天不敢捂，赶紧晾开吧。我说蹦蹦咱把塑料布揭开吧，这塑料布刚揭开，又下开雨了，我在揭塑料布的同时呢，我又训蹦蹦了，我说蹦蹦，你天天在这出力干活呢，神要的是颗心，你就不操操心，这玉米你就不怕捂住坏了？不下雨了就不能揭开？就不揣摩想一想？蹦蹦嘻嘻一笑，一边笑一边就跟我揭这塑料布，一揭开塑料布下开雨了，蹦蹦高兴不高兴？高兴。蹦蹦说什么呀，跟我说：“弟兄，你种过地吗？”我说蹦蹦，你老想羞辱我呀，你羞辱我到什么时候为止呢？他说完这话了，雨也不下了，就下了一分钟、二分钟。我记住他这个表现了，我又解剖他呢，你什么性情，老想把我打败，每天起来想着怎么羞辱我，你什么性情？说了这个，再加上他坏了车，心里面实在难受。你不管怎么说，他放不下他的观念，他的那个观念就是你不能说，你说就把关系搞坏了，不给我留面子，把这就当成什么了，当成真理来持守，他把观念当成了真理来持守，他信的是他自己的观念，一个是观念，还有什么呢？天生的狂妄，是不是狂妄得没边了！你说我给你说出来，你不是说从这里面去接受，去认识一下咱的性情，不维护神家利益，他是说了一句，你种过地吗？下雨天这能揭开吗？我说我什么时候让下雨的时候揭开

了，我说不下雨的时候揭开，阴天的时候揭开。这就是人天生狂妄的缘故。

“而是你们的天性太悖逆的缘故”，实际在这儿是不是也犯错误了，你犯了什么？（和蹦蹦的一样。）你也问我了？你种过地吗？（败坏是一样的。）你说实际现在心里想什么？（她不想承认。）不想承认，还有什么，人家说你不想承认，从外面看她是不想承认吗？人家承认了。（我和蹦蹦一样。）你说他撒但，我也是撒但，我也是魔鬼撒但，你说你这样认识，能得着什么？做什么得有细节，准确地去认识，你就说她用这句话，是不是想搪塞呀，想应付过去。为什么要搪塞？一个是维护自己的脸面，第二个搪塞就是什么呢？真对号了没有？是不是没对号？两个搪塞。一个是对上号了我不能再说了，太丢人了，一个就是说，没对上号，搪塞过去，反正总的来说就是个搪塞，应付。你要不进入细节的话，那你就没有收获。怎么搪塞过去了？属于哪种，对对号。（没有搪塞，我就是蹦蹦，我对上的号我就是蹦蹦。）你怎么和蹦蹦对号了？人家都笑了，实际和蹦蹦对了号了，一天天我说我喜欢实际、爱实际，结果爱了个蹦蹦，你就是蹦蹦！这话说的，不要说你就是蹦蹦，就是说你怎么进入神话的，神来审判刑罚人呢，怎么审判刑罚？你就不要说你是蹦蹦，我就是魔鬼撒但，那你说咱图啥。再揣摩揣摩，让实际再隐藏一会。“并不是神作得不对，而是你们的天性太悖逆的缘故”，咱再看上午交通的神话，神向你隐秘的是你不需要知道的，神向你公开的是神让你去认识的。神向你隐秘的什么呢？就是作工转折了，下步工作开始了，神的所有所是向人显明。向你隐秘，给你交通了，我在里面感觉，我只是有种感觉，感觉不对，可是没有神话依据，我也是处于一种寻求、认识。我和你说，就是实际做的时候呀，我也没有去拦阻，而且我是顺迎，就是说这个时候神向我是隐秘的，不让我知道的，不让我知道的目的是什么，也就是显明，显明是为了拯救，显明出来让你去认识。

“有的人信神以后就连人到底是从哪儿来的还没定准，就敢公开演讲评价圣灵工作的对错，而且还教训那些有圣灵新工作的使徒，指手画脚，出口不逊，人性实在是太低下，简直看不见有一点理智，这样的人到有一天不都是被圣灵工作厌弃、被地狱之火焚烧的对象吗？”我举了个什么例子？就说我在聚会交通的时候，有很多人为自己说话，辩解表白，辩解表白是干啥呢？辩解表白是不是在发表他的观点、发表他的认为？就说他觉得我和他说的不符合，他发表他的观点，那也就是说他把他的观点当成什么了？当成真理待了。神说出的话呀，你只有接受顺服，别无选择，你看挪亚是怎么顺服神的，造方舟，一句话，造了120年。咱呢，“有的人信神以后就连人到底是从哪儿来的还没定准”，为什么说这句话，就是说他说话行动呀，没有站在一个受造之物的位置上说话，他把他的想象观念当成什么了，当成真理待，那也就是把自己当成了谁了，当成造物的主了。“有的人信神以后就连人到底是从哪儿来的还没定准，就敢公开演讲评价圣灵工作的对错”，蹦蹦是不是评价对错了，还记得怎么评价的吗？他拿上他怎么维护他与孩子之间的关系，你碰了车我不说你，看我俩关系挺好，我要说了伤了孩子面子了，孩子还理我吗，不理我了，他这种逻辑。咱今天信神了，是靠神活呢，是吧！蹦蹦还说什么，蹦蹦靠不靠神呀，蹦蹦靠什么呀，靠哥们义气，靠拳头，谁拳头硬，枪杆子底下出政权。他虽然信着神，但他还是靠这些，你再解剖，他还是依靠这些，把这些当成真理了。“就敢公开演讲评价圣灵工作的对错”，他是不是在变相地说神作工错了？“而且还教训那些有圣灵新工作的使徒”，咱去打仗的时候，个个表演出来是不是这个言行举止，还教训你，你自己在家好好悔改吧，闭门思过吧！“而且还教训那些有圣灵新工作的使徒，指手画脚，出口不逊，人性实在是太低下，简直看不见有一点理智”，咱打仗的时候呀，看见他没有一点理智，可咱在聚会交通的时候，他反驳的时候，你能不能感觉他的无理智？可能发生在你身上你看不见，发生在别人身上你能看得见。蹦蹦说啥了，在解剖周瑜的时候他高兴，解剖周瑜他想看看，他说啥，你要解剖周瑜我能得很多东西，你解剖我什么也得不着，你解剖我那时候就晕了，什么也不知道。周瑜说啥，你解剖我什么也得不着，你解剖蹦蹦我能得不少东西。“这样的人到有一天不都是被圣灵工作厌弃、被地狱之火焚烧的对象吗？不认识神的作工反而还评价神的工作，而且还想指挥神当如何

作工，这样没理智的人还能认识神吗？人认识神都是在寻求与经历的过程中得着的，并不是在随意评价的过程中圣灵就开启而得到的。”今天给你们交通了一个我的路途，是吧？我是怎么寻求认识呢？我和实际之间，她说出一句话来，我处于什么呀，寻求顺服的态度。“人认识神都是在寻求与经历的过程中得着的”，我在这儿是不是给你立了一个标杆呀？我和实际配合是怎么配合呢，我不是给她个规条守，而是她说出话来，我还得去寻求，还得去经历。约伯遇到万贯家产被剥夺了以后，他当下有态度没有，他不敢，他是去寻求、经历、等待。

“人认识神的准确度越高，抵挡神的事就越少；相反，越是不认识神的人就越容易抵挡神，你的观念，你的旧性，你的人性、品质、道德思想都是你抵挡神的‘本钱’，而且越是道德败坏、品质恶劣、人性低下的人越是神的仇敌。”什么是本钱，这个本钱是什么东西？（资本、经验、观念。）观念想象，你所认为的，自是。“那些观念重的人、性情自是的人更是道成肉身的神的仇敌，这类人就是敌基督。”什么是观念重，有些观念能扭转了，有些观念呢，太重，不容易扭转。你看我和蹦蹦交通了多少，就好比这个回家吧，刚开始是说给他闺女订婚了，想回家最后没有回成，最后八月十五了想回家团聚，这边工作正忙，他又张不开嘴，又走不了，没办法。但那个心，那个想法，始终没有放下。你给他交通了神厌憎什么，你应该站见证了，他理不理呀，他不管这些，他只注重他所认为的传统文化、观念思想放不下，观念太重，不能背叛，扭转不了。为什么说更是道成肉身的仇敌呢？是因为他不变，不管你谁说什么，没有一点顺服的意思，性情自是，自以为是，他就定准了。“你的观念若不经矫正就永远是与神敌对的东西，永远不能与神相合，永远是与他分散的。”实际这边的观念是什么，教会建造时候，多年的作工经验，让她不由自主地把神的作工定规在那边了，就那么认识，那时候神兴起环境来就是击打，扩展神的福音工作，你配合不到，神就要显明。今天呢，是要站见证，作工结束完了，神是要看谁能爱神，是让你去站见证去，如果这个观念不扭，这是不是做了打岔的事了。今天上午举了个什么例子，一切的工作是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上作工。咱今天呢，一切建立在什么基础上，

维护神的名、见证神、荣耀神，遇一个事就是得寻求、揣摩、考证。就是实际和我说的话，我在那边是不是得经过寻求，必须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上作工。我隐居起来是安全了，我怎么作工呢，如果隐居起来这个工作能作成，你说隐居还是不隐居，不能让神家受到亏损，能隐居作工，神能得着荣耀，神的产业能得到建立，那你就能隐居，不守规条。可是你隐居了以后，得来的是什么，肉体安逸了，你建的产业它能不能隐居，那它是不是仍然是存在风险，仍然是危险的。你隐居了，产业隐居不了，那等于什么，产业不在了呀，人还在，那你怎么见神呢？没法见神的面。记得那时候神给人发书的时候，有人怎么发誓呢，人在书在，今天嘴在天上，那怎么实行的呢。那神家的产业呢，是不是人在产业得在呢，产业不在人在，那叫什么？所以这个时候能不能隐居，不能隐居。

就是说，有环境没环境，大红龙跟不跟，你应该处于一个什么态度，首先有一个平和的心，一说让大红龙盯上了，大红龙跟上了，你心就怦怦跳个不停，这是不是已经失去见证了。为什么说失去见证了，怕什么呢，怕抓呢。那我为什么说让你有个平和的心呢，平和的心，什么意思？信靠、信赖、交托，也不能说来抓了，我能走我不走，就看我怎么作见证吧，他来了我怎么和他说，这就成了偏谬了，成了谬种了，不能走偏。我和你说是有平和的心，说心是平和的，不是说在外表上不害怕他，你说彼得人家抓他，他是不是跑了呀，彼得害怕不害怕？可反过来他又返回去了，有平和的心。那约伯呢，临死之时满足而死，平和的心，满足而死，今天抓你不抓你是谁说了算，神，每天起来说神主宰万有，在他抓你的一瞬间，神就没有主宰万有了？首先有颗平和的心，把你交托给神，这个信息传达给你了，人家来抓你了，那就是神告诉你该走了、该跑了、该躲了，你依然该跑的跑，该躲的躲，但你跑的时候，躲的时候，你的心是平和的。怎么平和呢，我能跑了，是神让我跑呢，我要跑不了，那神就没有让我跑，抓住我那就面对，没有抓住我，我跑了，那神还要用我，我的使命还没完，我还不能进监，我还不能死。得有一个平和的心，交托，交给神了，你不掌管了，你不主宰了，但不等于你不配合了，这个打架不

打架，不打架吧，就是你的心是安定平和的。（那要是我知道大红龙要来了，知道信息了，说让我赶紧走，我走不走？）知道信息了，你还不走啊，知道信息了，你就得走，你知道信息了，也就是神派使者已经给你说了，让你出尼尼微城，出所多玛城，你出不出，神说要在这个地方降灾，神就要把你拉出来了吧！这个地方降灾，神安排一个环境让你出来，是不是神的安排？你说我不，我要站见证，你说吧，这不是愚昧吗！平和的心，你的心是安稳的，神交通说，心不平安的时候，就有事发生，神给人一个感觉，有个平安的心。这个平安的心是怎么有的，今天和你交通了以后，你心里面是不是平静了很多，不和你交通的时候，走路行动，做出来就是鬼样，是吧，去门口看一看，就是偷看一下外面有没有盯着，过于谨慎小心的那种心态，心里面是有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心。你可以平平常常地扭头，看看，咱该有平和的心，看一下大红龙有没有跟的，正儿八经看看，今天你要出去办个重要事了，你看看。你没有什么事，今天你就出去卖个菜，用不用看看，那就不用了。

群里发的一段话，咱再看看这段话，念吧。

神话：在“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这句话里，告诉人神的一切都是非物质的，虽然神可以供应你一切的物质所需，但是当你物质所需得到满足的时候，这些物质给你带来的满足能不能代替你对真理的追求？很显然，不能！我们所交通的神的性情与神的所有所是这些都是真理的内容，绝不能用任何重价的物质来衡量，也不能用金钱衡量他的价值，因为他不是物质的，他供应着每个人心灵里的所需。对每一个人来说，这些非物质的真理的价值应该超过你认为的任何好东西的价值，可不可以这么说？这话需你们慢慢品味。我说的重点是神的所有所是、神的一切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最重要的，是任何物质的东西所不能替代的。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当你肚腹饥饿的时候，你需要补充食物，这个食物可以好点也可以差点，只要你吃饱了，你肚腹饥饿的那个不好的感觉就没有了，就消失了，你坐在那儿也能安静下来

了，你的肉体也安息了。对于人肚腹的饥饿可以用食物来解决，但是当你跟随神感觉对神的认识是零的时候，你心灵里的空虚感觉怎么解决？食物能解决吗？或者你跟随神却不明白神心意的时候，你这种心灵里的饥饿感用什么东西能够补足呢？在你经历蒙神拯救的过程当中，在追求性情变化的同时，你不明白神的心意，不明白什么是真理，不了解神的性情，你是不是感到很着急？你是不是感到心灵里很饥渴？你的这些感觉是不是让你的心灵不能得到安息呢？这些心灵的饥饿感能用什么来补足呢？有没有办法能解决呢？有些人去逛逛街，有些人找几个不错的人说说话，有些人去睡个饱觉，有些人多看看神话，或者在尽本分中多下点功夫、多出点力，这些能不能解决你的实际难处呢？对这些作法你们都深有体会。当你感觉到力不从心，当你感觉到非常渴慕得到神的开启让你明白真理的实际、让你明白神心意的时候，你最需要的是什么？你需要的不是一顿饱饭，不是几句贴心的话，更不是肉体得到暂时的安逸与满足，而是需要神能直接地、清楚地告诉你让你做什么、你该怎么做，清楚地让你明白什么是真理。当你明白了这些之后，哪怕是点点滴滴，你的心灵是不是比吃上一顿饱饭还感到饱足呢？当你心灵得到饱足的时候，你的心灵或你的全人是不是得到真正的安息了呢？我这样比喻、这样分析这事，现在你们是不是了解了为什么我让你们看“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这句话呢？这话的意思就是说，从神来的、神的所有所是、神的一切大过所有的东西，包括你曾经认为的你最宝爱的一样东西或一个人。也就是说，人若得不到神口中所说的话，人若不明白神的心意，人是不可能得到安息的。在以后的经历当中你们就能体会到为什么我今天让你们看这段话了，这个很重要。在神那儿作的每一样事都是真理，都是生命。所谓“真理”对人来说那就是人生命中必不可少的东西，是人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的东西，也可以说就是最大的东西，虽然你眼睛看不见，手摸不着，但是他对你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他是让你心灵能够得到安息的唯一的东西。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

这一段话，听明白了没有，揭示了一个奥秘，什么奥秘，应该能听出来吧，能不能感觉到。看这段话的时候，我问你什么了，我说你们有个什么感觉，有个什么认识，有个什么想法，是吧，你们总的来说有个什么感觉。就刚才我交通了这些，你们都感觉飘着的心落在肚子里了，踏实了，心里边有安息的那种感觉，这就叫安息，安全着地，息，休息，不累了。每天起来把心提到半空中，那叫休息？那叫不得安息、不得安生、不得安宁，惶惶不可终日。交通了这些话以后，这就安息了，你心灵安息了。给你揭示了一个什么奥秘呢，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这句话是个奥秘，打开了没有，你早就听说，恩典时代就听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可你真的知道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这句话的内涵吗？两千年了你不知道，今天让你先去体验、品尝、经历这句话，神把这句话的奥秘给你揭示出来了。神是怎么揭示的，神怕你不好理解，给你举了个例子，举了个什么例子呢？肚腹饥饿的时候，人常说不吃口饭，心慌得不行，不管好的东西，不好的东西，就是吃上半块馒头，只要吃上口，哎呀，安稳了，这个肚子安息了。可今天你吃不上神话，心灵不安息。神交通的你再吃上多少好的，去大街上转转，逛逛超市，和人聊聊天，不管你怎么做，你安息吗？心不得安息，没有进入安息之中。神交通万物都恢复原有状态之后，恢复安息，现在是不是往安息走呢，今天让你体尝一把，什么叫安息，这叫安息，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礼拜六，礼拜天，休息了，什么活也不干了。咱那时候是从字面上理解，礼拜六、礼拜天安息下来，休息呢，敬拜神呢，因为这两天是主的日子，什么也不能干，牛死了不能拉，不能干活，这是不是一种字面上的？今天神给你揭示出来了，灵里面的内涵之意，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不是指那两天，指的是什么，你要想得安息呀，必须得有人子，也就是得有神的话，有神的话你才有安息之日，没有神的话你没有安息之日。所以神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是安息日的主，就是说什么意思啊，你要想安息，谁是主呢，神话是主，人子是主，你肉体想得安息，那得怎么呢，那饭、食物就是你肉体安息的主，灵里边安息，神话就是你的主。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为什么说人子呢，人子已经把准确的话语给你了，准确的神的心意给你了，还用你担心吗？用你操心吗？彼得熬炼得死去活来，因为什么熬炼的，没有准确的神的心意，所以他处于熬炼，你呢，准确的话语给你了，明白了，知道了，安息了，这是不

是一个奥秘？神把这句话的奥秘给咱揭开了，就在于咱去揣摩，寻求。你凭空揣摩寻求能不能揣摩出来，要经历、体验、品尝，今天先体验了一个，是吧，神给你摆设这也出环境，那也出环境，让你惶惶不可终日、难受，然后你再用自己的办法，用自己的观点、态度，用自己的方式方法去处理。处理了没有？处理得按住瓢起来壶，按住壶起来瓢，好乱啊，不好收场，乱弹琴，把实际愁的，愁得苦得不行，急得不行了，安息不安息，不得安息。不管你怎么做安息不了，因为你没有人子，你没有神的话，你没有神准确的意思，不认识神的作工，不认识神的心意。彼得逃的时候，你说他害怕不害怕，他心稳不稳，不稳，也是慌慌张张赶紧往出跑，等他回去的时候，心还不稳吗，稳了。祭司弟兄交通，你在监外面你惶惶不可终日，坐了监了，心安理得了，就安稳了，安息了。就说，实际她怎么做，不得安息，人心灵深处不得安息，什么原因，就是对神的作工不认识，没有神话的依据，今天神作了下步工作，具体作了什么工作，让你去认识了，你的使命，你的责任，你知道了，神为什么要这么作，你也清楚了，也明白了，心里安息了。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这个就好理解了吧！

2020年10月12日

2021年文稿

1安排人不同命运的原因所在

（当时就想，文婷有那样的经历，是因着她有好强的心嘛，就是要争世上的那些嘛，我吧，觉着就好像没有那些。）一人一个经历，你不需要模仿她的经历。（本来就是因着没有孩子，才跟上了神，从神话里看见现在生小孩都是缠累，神今天没有给你孩子，是保守你，让你来到神的面前，要是不是因着没有小孩，你来不到神的面前，咱就好好地追求，就不在那上面追求了，就是我还是追求真理吧。后来跟了神两年多，我有了，流产了，我就觉着这下子好好地追求。后来第二次开除以后，心里就放不下了，好像我们年龄大了，就想老了就我们两个，就没人养活，现在要个小孩，将来还可以养老送终的，就开始有那种欲望。如果说拿钱去抱个小孩，自己还没有钱。后来因着一个囊肿做了手术，还以为就是因为囊肿太大了，影响了生育，结果做了手术还是没有，现在那个欲望又破灭了。看看那些生小孩受的罪，又想我今天是蒙保守了，我也不用受那罪了，也不用受小孩的缠累。）那现在呢？现在还想要小孩吗？（不要啦。）那没小孩谁养你老呀？你不想吗？你是真不想了，还是看见我了不能想了，不能说实话啦，想不想？（我看见她们受的那罪吧，我就不想要啦。）你是看见受的那罪不想要小孩，是吧？你看见人家拿上三瓜俩枣去看母亲的时候，你想不想呀？想不想？（不想，我就觉着我俩从来没有被人……）（他们两口子一路走来是相依为命的。）那你们这个感情是相当深厚！（所以就要回家。）她们有孩子也不像你，把对孩子的那份情给了丈夫，给了妻子。怪不得出来两天哭得不行，原来想丈夫了。真不想要小孩了？（在那方面不多想了，只是一看见他不在线，我心里边就放不下。）心里就发毛？（嗯。）发什么毛呢？你是发毛，大红龙把他抓啦？还是跟人跑啦？（不会。）那你放不下他什么呢？吃不上饭？（又怕他在家不好好吃喝神话，落在灾难当中，又怕

他在家里边不好好吃饭，一天吃一顿饭，我心里就是那些东西。）我看你对你丈夫挺负责任，挺有负担的！你面对弟兄姊妹他们吃不上饭的时候，我没有看见你急得流过泪呀，这个泪流得真是一黑一白，照得明明的。在教会尽本分的时候，呀……不会呀，呀……又错啦，流泪又错了。这回我看见你照顾你丈夫是井井有条，三天不回，吃不上饭，这种情打动人心，感动上天，感动不感动？（不。）为什么？看见她的悖逆了吗？她说看见文婷悖逆呢，我没有悖逆呀，我没有抵挡呀，我没有好强心呀，你有什么心？你今天看见为什么不给你孩子了吗？看见了没有？哎！黑枣，不给你孩子呀，你来不到神面前，来到神面前呀，还不能给你孩子，因为给了你孩子呀，你从神面前还要走，你说，这个孩子能不能给你？所以说，你是因着没有孩子信神的，但信了神还不能让你有孩子，听懂了吗？你说吧，一个老公三天不见还把你急成这样，你说要是有个孩子呢？是不是你的心肝宝贝呢！如果是心肝宝贝，到时候你能为神献上吗？如果有孩子了，咱怎么尽本分呀？

今天黑枣给我上了一课，认识马王爷吗？（见过一次。）当时我觉着她这个认识能力还可以，还差不多，性情有点狂妄，有些小地位心，就想让她出来尽个本分，她也想尽本分，她也想争夺地位，咱不管你争夺地位不争夺，也缺人，你出来尽个本分，也年轻。可怎么呀，实在出不来，因着什么原因？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放不下孩子，我去见她的时候，她孩子多大了？闺女，十八啦，上班了，可能和老公离婚了，单身放不下孩子。第一次让她出来的时候出不来，放不下孩子，第二次去聚会的时候交通了以后呢，说："明白了，我得去呢，我得放下。"好，我说："我相信你一次，相信你，只相信一次。"然后回了家就给她安排，安排了以后，她说："不行呀，出不去呀，我当时是一时热……"第二次，修理对付了，过了一段时间，又来了，说要出去呢，实际给她安排了，安排了又不出去。她说啥呀？"我出不去，我说的那话是气话，是跟他们争地位、争权势、争脸面的一个气话。"后来我就不太过去她们那边了，孩子闺女十八了，上班儿了，走不开。

今天，你又给我来了一个老公，老公不是十八了，老公多大了？四十了？五十了？有多大了？（快四十八了。）快四十八了吧，黑枣三天给老公做不上饭，看不见他，吃不好、穿不好，放心不下，泪汪汪的，你说吧！给了马王爷一个闺女，十八了出不来。给了黑枣一个丈夫，黑枣三天出不来，你说吧，你说神怎么作呢？跟随神还让你尽本分呢，这本分怎么尽？如果真是给你个孩子，不要说尽本分了，出都不出来了！你说给你一个孩子，黑枣你能出来吗？出来出不来？出来能跑半天呀？能跑一天呀？恐怕你一天也出不来了。中午要做饭呢，下午要接孩子呢，下午不接孩子，下午还得给他做饭呢，晚上还得陪他做作业呢，早晨还得叫他上学呢。咱别说小的，说大的，不用上学了，你还得天天给他找补习班呢，洗洗涮涮你还能出来吗？老公还放不下，孩子怎么能放下呢？所以说，孩子不能给你。为着神的作工，为着神的经营，为着你的生命，这个孩子坚决不能给你！给你，你毁了，对于神的作工来说，不能说成为神作工的拦阻吧，最起码这个瓦、这个砖少了一个，效力者也少了一个。神叫万事万物都来效力，不管你追求不追求生命，由不得你，大红龙还得效力呢！何况你呢？所以说，这个孩子不能给你，给你你就会背叛，给你你就会与神背道而驰。

给你个丈夫只是给你点缀一下，显明一下就够了。就像吃肉一样，给你放一盘菜，放一盘肉，你吃饭的时候呀，你多吃一点显明你贪吃肉就够了，不需要非得给你杀一头猪，让你天天吃肉，你如果天天吃肉就吃出病来了，吃坏了。既要显明你是贪吃肉的，还不能让你吃出病来，神的保守，神的主宰。你的使命神安排过来就是让你扮演一个演员，让你扮演这个角色的，扮演角色神还要给你摆设环境。你努力就想有孩子，有了也不行，还得流产了。不能给你，就不能给你，争也不行、抢也不行，你性情不变化不会给你的，你也看见这个事实了，而且你也没有那个心志。文婷她有那个野心、好强的心，是吧？有好强的心，同时她还有一个心志，你和她比起来，你既没有好强的心，也没有个心志，所以说，神要给她孩子，是让她站一个见证，是

吧？（嗯。）同时呢，也是让她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让她受受苦。既让她受了苦，碰得头破血流，还得让她站住见证！因为她是女强人，女强人，你必须撞得头破血流，你撞的头破血流，你还能出来，所以说这个孩子就能给她，就要给她。但是黑枣不行，黑枣不是女强人，你没有那么大的心志，没有那么大的毅力，好像也没有那么大的悖逆，但是你也没有那么大追求正义的心志。这个孩子敢不敢给你？想让你碰得头破血流，可是一旦给你孩子，你就不是碰得头破血流了，那是什么呢？“自杀！”给你孩子就是自杀！为了孩子你会怎么？争、抢、夺，舍命，不顾一切。怎么说舍命呢，也就是说，不管神怎么呼召，是呼召不来你，不管神让你尽什么本分，你是不会再尽了。人的悖逆，人的本性，人在幸福中只能是背叛神。所以说，神不能让你幸福，不能让你幸福美满，只能让你能过得去。但神还要显明你，既保守还得显明，还不能让你背叛，所以说，还得给你个老公。你说神作工是不是精心安排呀！给你一个和你情感相合的老公，合你心意的老公，但不能给你个孩子，这就是一个度！如果不给你一个老公，显明不了你，显明不了你这个枣是黑的，那就成了红枣了，对神是一种红心，那会给人一种什么呢？仰望！呀！看人家红枣，人家能脱下一切！一生不结婚，给人造成一种迷惑的假象，你的本性是那样吗？所以说，神要显明你自有的，那必须给你个老公，来衬托一下、显明一下，这就够啦。再不能加深，再多给一点福分，那就怎么啦？跑啦，飞啦。就像放风筝，既不能太远，也不能太近，太近了不叫放风筝，太远了收不回来了。所以，只能放这么远，做什么事情都得有个度，掌握一个度，神在主宰一个度。神是根据你的本性来安排，同时显明你，还让你有路，还让你有认识。再让你看看每一个人，她有孩子和你这没有孩子的区别在哪儿？这就是神让你去经历，让你去看。

我有孩子，有大有小，你看见了，但是为什么神能让我有孩子，让我有孩子也是站个见证。马王爷的孩子十八上班儿了，我前两年出来的时候，我家孩子不到十五还上学呢，她在家独立生活，一个人住了一百二十平方的家，谁管她呢？但我不能为了孩子把本分放下不尽，

孩子不管怎么样，她不影响我尽本分，不影响我去敬拜神。神赐给亚伯拉罕孩子，他不影响他敬拜神，让他献上他就能献上，这个孩子他就可以有。如果让你献上你不献上，这个孩子他就不能有，只有亚伯拉罕九十多岁，老婆没有月经了还能来孩子，也只有亚伯拉罕他老婆，别人不可能，为什么？因为别人家一旦有了孩子，不可能献上，所以说这个事情做不成。那我呢？这个孩子我就能有，虽然我不能像亚伯拉罕一样把孩子献上，但我能够把孩子放下，我去尽我的本分，做我该做的，我家人也出来做她该做的，不管我也好，不管我的家人也好，都能够把这个孩子放得下，从心里放下。不能说因为爱孩子，为了照顾孩子，胜过一切，胜过神对你的托付、负担，这是我站了一个见证，这是你看得见的。大孩子也好，小孩子也好，就小的三岁，也没有去拖累我，依然是放下。就即使说，我家孩子遇到半夜有人敲门的那种环境，我都不能软弱，一个是相信神的主宰，如果是强盗要剥夺你呢，那是神的命定，那人做不了主，我也就不去争，我也不去抢，神也是让我站个见证。我不能改变我的使命，我不能与神去争夺，我要完成神给的使命，在你面前我得站立得住。如果我放下本分，我去维护我个人的小家庭，那撒但是不是会围攻我呢？我的见证何在呢！所以说，这个事情必须临到我，这敲门事件必须得有，在我的生命经历中必须得有这一幕，没有这一幕我没有这个见证，没有这一幕检验不了工程。从外边看半夜敲门，是个偶然要电费的现象，从灵界里边看，那就是神安排的，对我是一个试炼，也是一个见证，我站住见证了，神向我露出了笑脸，我如果站不住见证，贪婪了肉体，神就淘汰我。你说我该选择哪个？我还有本分，本身也不能放下，一方面是站见证，一方面是自己的本职工作不能放下。再看实际如何？经历你都听了，离家三公里，四代同堂，哪个影响她尽本分了，谁影响了她日常生活了，什么都影响不了她，所以，她就可以有孩子、可以有孙子、可以有父母，一切都可以。

神造人不是非要让你受多少苦，神让你受苦是为了征服人，不是为了看你的笑话。神愿意让你活在幸福之中，不是不愿意让你活在幸福之中，人一直是埋怨天、埋怨地，嫌神不公义、嫌神不公平、嫌神不

会照顾咱家庭，不是神不会照顾，而是神照顾得太周到了！是因为人太悖逆！所以，神是不得已这样做，神是不得已！就像对待小孩子们一样，你说你疼爱小孩子，给他个零花钱，让他出外边买个小零食，小孩他出去花个小钱，你心里舒服他也高兴，你给小钱可以，你给大钱能行吗？你给的钱再多一点，他就干啥呀？出外头打游戏，买大玩具、买个枪、买个刀，出外头闯祸，最后导致杀人放火？不能走回头路了，完了。你说人现在是怎么走向堕落的？没钱了没事儿，一有了钱呢？小三、毒品，最后走上了灭亡、死亡。所以说，孩子也是一样的，不能给你。神愿意让你幸福，但人在幸福之中背叛神，神今天是来拯救人的，不是让人背叛神的，让你背叛神只是显明你就行了，但是不能让你背叛走了一去不复返，浪子回头金不换，如果浪子让他手里边有钱，在外边一直很幸运，生意亨通他还回来吗？他就不回来了，神是让浪子回头的。不给你孩子是让你回头的，不给你安定的家庭是让你回头的。所以说，你一直不回头，神就一直怎么呀？不让你有安宁的家，一直给你摆设环境，当你回来以后，神才会给你露出笑脸。你看实际的经历，死去活来，她死去了才能活过来，当你活过来神露出的一切都是笑脸。当初我打她的时候，大卫杀死扫罗是怎么呢？是公义，应该。你再作多大的工我也不承认，你跑了半个欧洲，你也是保罗来世，打她的是我，等她生命进入啦，能起来牧养弟兄姊妹啦，对神有爱啦，独当一面了，认识自己啦，能背叛自己了，站住见证了，神露出了笑脸。恨的是我，咒诅定她罪的是我，但今天见证她的，爱她的还是我。当初我定她是保罗来世，是敌基督，今天我见证她是金银宝贝，众长子在神眼里边看是什么？金银宝石，心肝宝贝是吧？那我看长子是什么？众长子看长子应该是什么呢？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呢？心肝宝贝！从我这儿我的所作所为是让你看见，神的态度，神的态度是在转换的，随着事态的变化而变化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人说是预定的，不在乎预定不预定，就看你的表现，神要的是人的悔改，不是来拯救当初的亚当夏娃，而是拯救能悔改、认罪、反省，重新来到神面前的亚当夏娃，不再是以前的亚当夏娃，而是对神有认识的、有谅解的亚当夏娃，这是神要作的。

让你看见，经历到，神的的确确在主宰着全人类的命运！主宰着咱每一个人的命运！人得着了安息、归宿，再让你展望一下未来，神不给你孩子，永远不给你孩子了吗？什么时候给你孩子知道吗？什么时候给你祝福？当你能够接受神的话了，让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了，你承认你是受造之物了，你承认神是造物的主了，百信不疑，没有任何疑惑，完全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了。如果你是不通灵的，你能完全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没有埋怨、没有怨言、没有所求，忠心效力者，神怎么安排怎么来，默默无闻、勤勤恳恳，能活一千年，一千年光是生命能延续一千年吗？不是，如果你追求真理的话你是子民，如果你真理多的话就是长子、众子，是吧。这只是一个称呼，等到征服以后人类的生活呢，依然还在地上，还要生活，还要繁衍生息，繁衍生息什么意思？理解吗？黑枣？（生养众多。）还要生养众多！你说把你救下来了，让你活下来了，然后还是不让你怀孩子，你说怎么繁衍生息呀，你说这不是又留下来一个废物呀！唉！神加给每个人的功能它得起作用吧，你说黑枣这功能还起不起作用？怎么见证神呢？如果说到时候不给你这个孩子，撒但是不是在背后窃喜呢，神，你说你全能，你给黑枣的怎么样，不行吧，她还没有孩子吧，神能做这样的傻事吗？可能吗？所以说，那必定是要有的！但现在不能有，现在给你就跑啦飞啦，拦阻了神的作工。

咱以前交通过挪亚造方舟，三个孩子，三个孩子结婚了吗？娶妻了吗？他孩子一百岁了还没结婚，只允许你搞对象，不允许结婚，为什么？因为造方舟，神已经给他使命了，一心一意给我造方舟，因为神只允许挪亚一家八口活下来。如果让三个儿子娶三个媳妇，六个人，那在造方舟的一百年里，你要生多少孩子呢？啊？你如果生下孩子，去带孩子，你说谁还去造方舟？一百年这个方舟还能建成啊？那这个方舟建成得几百年？有可能二百年、有可能三百年、五百年，你有了儿子，还会有孙子。你看你身边的实际，她今年只是五十多，五十多是四代同堂，你说实际如果是一百呢，几代同堂呀？（八代。）八代同堂！还有可能十代同堂，是吧？那你说挪亚造方舟如果说是八代同堂、十代同堂，那登方舟会是多少人？（太多了。）那就不是一家八

口登方舟了，就是一个种族登方舟了！你说神作工还怎么作，打岔啦。为什么他能登上方舟？就因为他能听话、顺服！告诉他造方舟，他就能一百年不结婚。咱都看过挪亚造方舟的小视频，是吧？那个方舟在水上漂了多少年？（一年，一年以后才看到土地。）漂了一年，是吧！在这一年期间，还有什么奇妙的事情发生？咱以前说了吧？还记得吗？黑枣？一家八口再没有其他人，一天起来忙着干啥呢？播种呢？家庭里面有什么生活琐事？一家子八口，每天就是呆呆地坐着，你看着她，她看着你，啥事也没有？一家八口对象都上去了，你说吧，该干啥呢！是不是应该各抱各的，是吧？应该是过着美满幸福的生活，都过着各自的二人世界，这就是八口的事，八人世界是吧？各个的动物都有房间，人家三个孩子还能没有各自的房间呀？还能不自由呀？随便自由，一年，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挪亚是不是对他们有交代呀？虽然是你媳妇儿，但是不能同房，为什么不能同房？因为在船上没有下来，如果一旦同房有啥问题都是个麻烦！你说吧，眼看着，你看我我看你，看了一年多，神还没有说他永生呢，你说他们就有这个心志。那你呢？才三天没看见，你倒在这儿泪流满面，那要让你分开一年呢？这就是咱的表现，你说神能给吗？你做不到，神说啥呢？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人实在是没办法，掌管不了自己，掌控不了，那只有谁来掌控？神来主宰，神来掌管、掌控！所以神只能掌管你的命运，这才能行得通。你说，挪亚下了方舟以后，是不是自由释放呢！是不是繁衍众多！八个人走到现在全球有多少人？（不知道。）来个不知道啦，数不清了。（就知道中国。）六千年了，就中国还十四亿呢！（嗯。）如果说蒙拯救了，是永生呢？就不要说永生了，你说给黑枣一万年，她会有多少子孙？（太多了，又数不清了。）现在发愁是嫌没有子孙，到时候是发愁太多了，太多了就麻烦了，怎么呀？亚伯拉罕是不是子孙太多了呀，在肚腹里边就打起仗来了，打了几千年，你说太多了好？太少了好？少也不好，多也不好，你说人难办不难办！你愿意让你的子孙在里边打架？大卫，刀剑不离开他的家，你愿意哪个？你选择哪个？从这里边看到啥呀？神安排的都是好的。你只管顺服，交给神多好！你老想自己掌管自己控制，你自己掌管控制什么呀？掌管了之后，你抵挡了神，那你得来的不都是祸吗？能得着什么？

现在神作工为什么要人献青春呢？因着神而不结婚的，什么原因？不还是上方舟了吗？你不能结婚！那你知道结婚有什么坏处吗？一个是对你个人的进入。第二个呢？现在在作什么工作，各从其类的工作，各从其类的工作意味着什么？现在你在哪儿呢？在中国，今天你来世上是来干什么呢？“卧底，探子！”那你家的人呢？每个人的归宿是什么？神交通说，不要说不信派了，就是在咱家里边的，蒙拯救的是一家子吗？你敢保证你丈夫能蒙拯救吗？你敢保证你和你丈夫都能进国度吗？行不行？就算都能剩存下来了，还得分一个级别呢！分什么呀？长子，众子，子民，还有忠心的效力者，是吧？就说现在吧，忠心的效力者还有什么？还有效力者是吧？信与不信的本是两类人，那忠心效力者和子民是不是一类？信与不信的本不是一类，忠心效力者他仅仅是忠心是不通灵的，而子民呢？他是通灵的，你说一个通灵的人和一个不通灵的人，生活在一起，你说舒服不舒服？啊？（不舒服。）你说一个人和一个牛生活在一个家里边，还得跟他同吃同住，什么感觉？在你愚昧无知的时候跟他同吃同住，每天起来争呢、吵呢、打呢，就是那一辈子过啦，认命啦！神作工结束了，定归宿了，你还来个争呢？吵呢？认命呢？神作工以后没有眼泪、没有忧伤。为什么没有眼泪？没有忧伤？为什么呢？你不和那猪在一起住着了，你不和他当夫妻了！你说，人家是门当户对，成双成对，是吧？你在这儿拉上个猪，成双成对，你说你心里难受不难受，你说这个家庭好不好呀？所以说，神说作工结束，要打破家庭，神一说打破家庭人就愁苦恼怒，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我要抱着我的猪娃娃，你说你恶心不恶心呀？各从其类打破家庭，打破家庭是什么意思？各归各类。神现在说什么呀？“淫乱成性”，你说现在是不是淫乱时代呀？也就是说通灵的和不通灵的混为一谈，人和猪混为一个家庭，是不是淫乱成性呢？人和畜生不分，现在要把畜生和人分隔开来，好啦，那忠心效力者是不通灵的，不通灵的能不能规划到畜生一类里边？（能。）忠心效力者他也只是忠心效力者，他依然不通灵，他依然是属畜生的；那子民呢？那是通灵的，通灵的是有一些真理了；长子呢？长子是爱神的人。一个是爱神认识神，一个是有点儿真理的人，一个是忠心效力，几个档次？（三个。）畜生不通灵，子民是怎么呢？有点真理、

有点认识，他里边不敢与神对抗。再一个是什么呢？认识加深一点，程度深一点，但这里众子子民还仅仅是个认识上边，他有一个顺服，接受顺服，对神他能顺服下来，但他里边缺乏爱！那长子呢？爱神至极你才能成为长子，你不能爱神至极，你能成为长子呀？不可能，你仅仅是顺服接受不背叛，那就是子民啦。你说吧，如果一个爱神的人，和众子、子民，一个不爱神的人生活在一起，你说他有共同语言吗？一天起来是直打架、直伤心呢，你是在这儿考虑的是：我没有满足了神。他在这儿考虑的是：我顺服神我不违反神就行了，我这个小家庭得弄好。这是不是要打架？忧伤是不是就来了？就不要说和那畜生在一起了，你就是和子民在一起都不行，没有共同语言，无法生存。如果说一个子民通点灵的、明白神心意的，和畜生生活在一起，他虽然忠心效力，但是他听不懂，你对牛弹琴，你急不急呢，你和他能在一起生活吗？所以说，这个只能打破家庭。

在以后没有家庭，打破家庭，还要繁衍生息，这是怎么回事呀？就是说，恢复原有的！你说谁没有家庭呢？羊和猪它有家庭吗？羊、猪、狗有没有家庭？（没有。）他有爸爸、叔叔、阿姨吗？没有，只有统称一个名，受造之物。就有一个羊羔、大羊之分。那人呢？受造之物，到时候会不会有大人小孩之分，没有叔叔阿姨之分呢？为什么呢？你看人家美国，为啥人家美国发达呢？人家美国的孩子活到十八岁，父母还管不管你，不管你，自力更生去！没有我父母的事，神在交通里明明给你说了，说啥了呢？人的六关，小孩儿小的时候你有责任，负责把他养大成人，成人以后还和你有关系吗？没有任何关系。神那句话怎么说的？“人与父母之间的这层亲密关系随着人的逐渐独立在一点一点地被撕裂开来”，撕裂舒服不舒服？你不愿意，但由得你吗？几千年来的经历，哪个不是撕裂开来的呢？撕裂难受，你舍不得，难舍难离，可是那是神命定。让你生个儿子，那个儿子和你没有任何关系呀！上一辈子他是什么灵和你没有任何关系，仅仅是借着你的肚腹，借着你这个功能生育，让他繁衍生息，而给你做个伴儿，给你带来一个快乐，在他七八岁、十来岁给你带来快乐就行啦。就是说，真正的人被作成以后，随后人都成了受造之物。你孩子是受造之

物，你也是受造之物，这才是个真正的人。真正的人该有的理智，该有的良心，就是说，该有的理智是什么理智呀？没有什么东西是你的，那就是理智！这杯子是你买的，桌子是你买的，这些你看着都无所谓，那是我挣来的。孩子总是我生的吧，你会不会和神讲理？直接从我肚子里爬出来的我养大的，是不是我的？神作工结束完了，还要你这样无理智的要求吗？是你的吗？那是神造的，只是给你造了一个功能，就是你这功能生育了他，养育了他一下，就不是你的，养育了他也不是你的，这个必须成为事实，到时候孩子是受造之物，和你无关无份。

咱现在都有一种养儿防老的思想，是吧？神为什么让你永生呢？永生了还用给你养老吗？用不用养老了？那还用你养孩子吗？所以说，你不要考虑养孩子要防老，说不好听的话，那只是个功能而已，你繁衍生息，只是给你带来一个乐趣。这个乐趣过去了，交给神，这是神家的。咱以前种地了是吧，种地收下粮来了，干啥呀？交公粮了是吧，那叫什么？看见你种地呢，种下粮食了到时你给国家了，你是给人家种的，给啦，不是你的，和你无关无份啦。神作过这事没有？那个先知是谁呢？（撒母耳。）撒母耳谁生的呢？我想当时是不是黑枣呀？（哈哈……）啊？她也是不能生育，苦苦寻求，不能生育，去在圣殿里边许下诺言，“呀，我不能生育，实在想尽办法了，一切办法都不行，神啊！我只能靠你，生下这孩子我别无选择，这孩子就给你啦，我给你生个孩子，行不行？我给我自己生孩子我觉着生不下来，你是不会给我，你知道我的性情悖逆，我悖逆我生下孩子给你总行了吧！这总能叫我生吧。”唉，祷告了，起下誓。那神说，那你既然起誓给我生呢，那你就给我生去吧，不是你的就行嘛。好，几天以后怀孕了，生孩子，断奶之后是吧？断奶之后就放到圣殿里边了，放到圣殿里边就再没出来，再没出来！这是什么呢？这才叫受造之物！就是一个功能，生一下孩子没你事儿了，什么是你的？你能站住这个见证了，神就让你生孩子，你站不住这个见证，你就别生孩子，到时候人都被作成什么了？成了受造之物了是吧？你成了受造之物了，你还说：“我孩子，来！过来跟我来！我的啦！”你和你邻居说这是我孩

子，这是你孩子，哪个是你的？这是神的儿女，神的子女，哪有你的份？你只能是个奶妈，你只有一个功能奶奶他，不要什么待遇，都是神与受造之物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没关系。神说什么呢？人与人之间不再来往，都是啥呢？与神在来往。看见你的悖逆了吗？有文章可写了吗？这有太多的、足够的话说了吧？不要再说不知道从哪说起了，这可有说起的了，通透了吗？有路了吧？黑枣，有路了没有？

301　神无论怎么作工都是为了人类

1　神作征服的工作不用前途命运、归宿来控制你，作那样的工作其实没必要，征服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都尽上受造之物的本分，都敬拜造物的主，之后人才能进入美好的归宿之中。人的命运都在神的手中掌握，你没法掌握你自己，即使人总为自己奔波、忙碌也没法掌握自己，你如果能摸着自己的前途，能掌握自己的命运，那你还叫受造之物吗？

2　总之，无论神怎么作工都是为了人类，正如神所造的天地万物也都是为人效力的，造月亮、太阳、星辰都是为了人，造动物、植物是为了人，造春、夏、秋、冬是为了人，等等这些都是为了人的生存。所以，无论神怎么刑罚人、审判人都是为了拯救人，即使剥夺人的肉体盼望，仍是为了洁净人，而洁净人则是为了人的生存。人的归宿都在造物主的手中，人怎么能自己掌握自己呢？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恢复人的正常生活将人带入美好的归宿之中》

298　神所作的都是为了人类的幸福

伴唱：神作的都是为了人类更好地生存

1　在人中间几乎没有人理解神急切的心理，因人素质太差了，灵感相当麻木，对神所作的人都不理也不睬，所以神对人总是不放心，似乎人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兽性发作。从此更看见神看见神来在地上是带着极大的试探。

2　为了作成一批人，神满载着荣耀将他心意毫不隐瞒地全部告诉给了人，因为神已定意将这批人作成，所以不管是苦难或试探他都避开不看，只是在静静地作着他自己的工作，相信人在神作成之时会完全明白神的心。

3　现在或是有人试探神，或是有人误解神，或是有人埋怨神，神都毫不在意，当神降在荣耀之中时，人都会明白神所作的都是为了人类的幸福，人都会明白神作的会明白神作的都是为了人类更好地生存。

伴唱：啊……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

2　每日神话301的交通 1

可真，你虽然认识到外表的行为是应付糊弄，可是你要改变这个应付糊弄，不从根源上解决，再改变也是外表的。只有抓根源、源头、出发点，从根源上变才是真正地变化。如果你不从根源上变，那你走的就是超脱的路，外边应付糊弄，里边乱作一团。即使你认识到了，把问题都背到你身上，让别人一看你是敬虔的，你认识到了，你认识到了外边人人眼睛都能看得见的东西，那不是灵魂深处的东西，那也不是从根源上解决了灵魂深处的东西。你既然认识到这儿了，按着你的认识，你要变，你是怎么变呢？那你改变的就是外表的行为。那就成了超脱，第二个木偶，外表做给人看，这就成了戏子，而不是做给神看的。要做给神看，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你要让神看，就拿出心来让神看，把你的心思意念拿出来。听你这样一谈，就差下一个级别，你谈的是外皮，国度的外皮，你要想进入国度，要想得洁净，那你必须改变灵魂深处、心思意念里面的东西，根源的东西，别人看不见的东西。如果你还是这样走下去不变的话，超脱的路就是你的路，你将来活出来的就是不能自理、弱智。后来又给你解剖、深挖了一下，你还是没有往里边走，你还在外皮呢！昨天揣摩了没有？你昨天跟我说你“裸跑”了一天，其实你并没有“裸跑”，你是穿着秋衣秋裤跑呢，把你外表扒了，但是还没有露出灵魂深处的。有了细节就跟实际挂钩了，跟实际挂钩了，就跟你的内心世界开始有了接触了，这个能看到吗？你刚才诉说的这些和我给你交通的这些，是不是两个层次啊？（嗯。）那你知道两个层次了，你该往哪边走？（就是深挖根源这儿的时候还是不会挖。）你不会往深挖，最起码把我给你交通的那些你总得吸收吧？（嗯。）

我给你交通什么呢？（问题出现了以后，人家已经给点出来了，但是我这儿还是不管不问，也不关心。）对！你说的这是不是还是个外表啊？再往里挖，为什么不关心？（自己不用心。）因着什么不用心？（掉以轻心。）因着什么掉以轻心？挖不动了？超脱，再挖挖！文婷，为什么掉以轻心？（跟神没关系。）跟神没关系，没有把自己看成是神家中的一员，感觉自己和神没关系，“你神虽然是造物的主，但

我是不是受造之物呢？未定两可。”还没有挂上钩，如果挂起钩来，“我是个受造之物，受造之物应该敬拜造物的主，我就该为神跑腿，我掉以轻心是因着什么呢？哦，是因着我没有把我看成是一个受造之物，我没有把我当成神家的一员，我没有把我当成一个子民待，我没有把我当成带领待，原来不是神抛弃我，是我早已抛弃了神，是我背叛了神，我心中无神，没有称神为大，我只管享受肉体，我称我为大，搞着我个人的经营。”你得和神挂钩，你和神挂了钩，和神有了关系，你才能看见你和神之间这道鸿沟，你看到这道鸿沟的时候，如果你有信的话，你看看你的信的表现在哪儿？有几克重？再看看今天地震、瘟疫，咔嚓警醒一下，哦，这条鸿沟还这么远，地震、瘟疫的话，我是不是在这里面该灭亡了？一下子产生什么？惧怕、警醒。如果你就没有和神挂钩，这条鸿沟就看不见，外表再地震、再瘟疫，能警醒你吗？警不醒你的，你感觉不到害怕。你认为什么呢？“我早已跟随了全能的神，我就活在了神的臂膀底下，外边地震、瘟疫那是外邦，那是不信派，我是跟随神的，而且在神家我还尽着本分。不尽本分的不能蒙拯救，我尽着重要的本分，我不是教会带领，我是小区带领呢，我是保险上加保险。”你会悔改吗？你会认识吗？所以说，你死在哪儿都不知道。挖住根以后，和神挂了关系以后，看见了你和神之间这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哦，原来我吃着神家的饭，我不干正事跑外道，神家的本分我不是掉以轻心，而是毫不搭理！神给我本分的时候我就没有接受。”那哪天灾难下来了，你掉在灾难中，“神啊！神啊！我怎么了怎么了……”神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你从来就没有接受过神的呼召，神叫你出来尽个本分，你出来尽了吗？”你是披了个羊皮。

就如你要去一个单位上班，是不是就得给这个单位干活呢？就像黑枣一样，去一个单位干活，人家单位有上班时间是吧？（嗯。）八点上班到，十二点下班，她哭着和老板说，我孩子都还没送呢，你就叫我八点上班，太残忍了吧！十二点下班，我老公十二点就吃饭，你叫我十二点回家，他吃啥喝啥？老板你太残忍了吧！你在这个地方上班，对老板还有所要求，老板考虑你家庭生活吗？老板我给你发了工资就够了，八小时制，你就给我上班，那这八个小时就是我的，你不要在

这八个小时里谈你的肉体，这是不是该有的理智呢？可是你上够八个小时班了吗？你上够八个小时了，你工资正常领，奖金正常领。如果你吃着单位的，喝着单位的，但是单位的制度你不遵守，你不遵守就是你的悖逆，你见不得人。可是反过来呢？你光明正大和老板叫板，“老板，你不能叫我八点上班，我家里上有老下有小，我家里还没收拾完，你就叫我上班，我不上吧你说我呢！我上吧又对不起家里，我良心理智在哪儿啊？我对不起他们啊！”含着眼泪，“我挣你这个工资怎么就这么难呢？怎么就要上八个小时班呢？八点就要让我上班呢？”老板说那你回家吧！她敢回吗？能回吗？“我回了我前途命运呢？工资谁给我呢？”又想要工资，又不想上班，家庭还想和睦，还想条条是道，还想放礼拜天，八个小时不想满足，还过来倒打一耙，然后再和老板提出额外的要求。老板和你说什么呢？同情同情你？以后你九点上？十点下？可能吗？一个单位都有制度，神家呢？更有天规诫命，你是个受造之物不尽本分就是悖逆，尽不上本分就是废物。你说吧！面对神家天规诫命都有要求！一个老板看着你这样的职工要吗？你请个假一天能行，还能天天啊！所以说你是强盗、土匪，看着你是职工，你是到老板这儿当强盗，勒索来了，这也就罢了。但今天呢？在这儿享受着神的恩典，做的什么事呢？不作工。实际工作什么都没做，应付了事，坐的这个位置，只传达传达话，成了喇叭了，这边话筒进那边喇叭出，我这个带领工人就做完了，可耻不可耻呢？你说人看见都这么难受，神看见呢？坐在家里边你给我发个信息，我给你发下去这就完了。反过来还要怎么呢？搞着个人经营，挖坑。到了月底老板发工资，把你工资扣了，你知不知道因为什么扣呢？（知道。）心知肚明吧！那你说今天发生车祸了，把你撞倒在地，你应该心知肚明才是，如果你出了车祸临到神的管教，你都不知道因为啥，这证明什么问题啊？你连这个单位的工作制度都不知道，你就不知道因为啥发工资，因为啥扣工资，因为啥给奖金，因为啥不给奖金，因为啥惩罚，你不知道，那你说你是不是这个单位的人呢？你在这单位上班了没有呢？根据这个就确定，你根本就没有来这个单位上班。因为你连一个单位基本的制度你都不懂得、不晓得，连制度你都没有去询问过，那你怎么能知道制度呢？所以说扣了你工资你也不知道，要了命你也不知道，怪谁？自己太可恨了。你信着神，凭着想象，把神当作偶像拜，一日三炷香就行了，把信神当成了一种信仰。“我心里有

这么回事就行了。”外邦有句话说“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咱信神就是这，“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我心里边有神这就够了。“酒肉”是什么意思？做恶的吧！因为信佛不允许吃酒肉，我酒肉穿肠过，吃了就拉了，我心里边有你就行了，他就欺骗他的佛祖。咱今天呢？跟随神的人竟然也能做出这样的事，“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能说出这样的话，做出这样的事来，这话能对号吗？可憎，这话能不能对号？超脱，为什么这样说呢？（作了恶都不知道。）你说作恶的时候她知道不知道呢？作恶的时候她不知道这是不是假话啊？也就是说她吃肉喝酒的时候知道不知道呢？（知道。）她是知道的，她作恶也是知道的。就如昨天我解剖黑枣，你说黑枣她给实际挖个坑，她真不知道？她是心知肚明啊！她怎么认为的？是不是这句话啊？“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我该做啥做啥，该拆毁拆毁，该搞个人经营搞个人经营，该敲诈敲诈，该勒索勒索，总之神我信你了。宗教界有句什么话？ 赖恩得救，耍赖呢，无耻。这就是耍赖、无耻。是世上的骗子，世上人都知道这是骗子的话，咱今天信神竟然也遵循的这话，你欺骗人可以，可是你欺骗造物的主，欺骗受造之物，玩弄上边！你说你玩弄谁不行啊？可是你玩弄实际，我一再地给你见证实际，你给我玩弄实际，哎！神说过一句什么话呢？实际压倒一切字句道理是吗？（嗯。）你再有什么字句道理你也不行啊！残忍的人类啊！实际她每天忙活什么？忙活怎么交通、帮助扶持你，想叫你灵里进入，想救你生命，救你的灵，你却反过来给她来一刀，多可恨。她帮助扶持你，挖你灵魂深处的毒素，她是为了洁净你，你恩将仇报！外表你攻击的是实际，可是你拆毁的是神的经营！

看一段神话，每日神话301，《揭示人类败坏系列（一）》，“人的败坏性情的根源是因着人已经撒但的毒害”，人有性情，人的败坏性情，神因为啥恨人呢？因着人有了败坏性情，如果没有这个败坏，人只是性情，神恨人吗？那这个败坏从哪儿来呢？搞清楚。“人的败坏性情的根源是因着人已经撒但的毒害”，经撒但毒害你了，这里面投了毒了，害了你了。今天看见了，咱尽本分呢，你名义上尽本分，名义上是个人，可是因着被毒害了，你不再是尽本分了，你在干什么？拆毁，你

成了撒但的差役。大红龙在外边追捕，你在家里边拆毁，这就是马丽说的那句话，说什么呢？看你们里面乱作一团，因为什么乱作一团？人家能说出这样的话你们当带领的就不知道问问自己？不是你们“大闹天宫”给搅得乱七八糟？实际在教会维护工作，你们在下边拆毁，还要抓她把柄，还要陷害她，到了如此地步啊！不过呢，撒但你再猖狂也打岔不了神的经营，外边你看着乱作一团，里边是有层有次。什么是里边？什么是外边？跟随神的人、进国度的人是在里边，不跟随的人在国度外边乱作一团，这话说得很清晰吧？（嗯。）你只看见外边乱作一团，可真正跟随神的人他心里边是清晰的、透亮的，是越走越明朗的。里边有层有次，能感觉得到吧？（嗯。）你跟随神的人，生命里有进入的人，就能感觉得到，你在外边就感觉不到。按神作工的步骤来看，神是怎么呢？要作成这一班人必须得差派什么呢？效力者，差派了多少效力者？也就是说，在国度外边那些人其实是来干什么的？（来效力的。）来效力的。你看看你在外边是乱作一团，兴风作浪的，你是撒但的差役，“我就看你神家能做出个啥，我看你倒塌呀！”好，那你就看，那你就拆毁，不影响神的作工。为什么呢？你在这边拆毁，你在这边跳舞、表演，你给人看，这是干什么呢？你要知道你是效力者，只是各尽的功用不同，你是来扮演撒但的，你是来为成全众子民效力的。你恨恶大红龙吗？是真地恨恶吗？你必须受到它的苦害，让它搅扰得你神魂颠倒，不知道是非对错，然后神再给你揭露出来什么是敌基督，什么是假带领，什么是死不悔改。听懂神话的人，这边是听着神话，这边是看着“电影”，这个人是不是就完全把灵意领受了呢？如果神只是在这儿说，没有你的表演，那就是个说评书的。如果只是看你在这儿表演，神没有在那边说，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一个哑巴电影。声音和图片加起就是电影，缺一不可！咱看视频呢，说什么呀？声音、音频是一部电影的灵魂。那神呢？神发表的话语是灵魂，图片叫人更加去了解。这边你在表演，神话在揭露解剖，我在帮着你往实际里边拖，再对号，“看，他就演撒但呢，他就是演彼得的、演约伯的。”帮助你，怕你看不懂，帮助你，我是在这儿解说，有电影还有解说员，你说谁得益处？你说乱了吗？丝毫不乱。就好像说，咱把祭物丢了，从外边看，你把祭物丢了。在我看成了！你看耶稣钉十字架，在撒但来看我把你钉十字架了，破坏了，在神那边，成了！就是你想破坏就尽情破坏，你尽情表演，不拦阻你。我只是说，

心疼每个人的灵魂，但我不心疼魔鬼，你要是说感觉你是魔鬼，那你就赶紧表演，你觉得你是人就赶紧悔改。这就是经撒但毒害了，毒害了以后人兽不分、人鬼不分，所以就需要一个电影，叫你去分清楚，什么是人什么是鬼？

“已经撒但的践踏”“践踏”，踩在脚底下了，“践踏”，你还有尊严吗？平平说她为了脸面，你说你有什么脸呀？叫撒但践踏了，你还有脸吗？是遭神咒诅的，你跟随撒但该灭亡了，还要脸面呢！什么人才有脸？有真理才有尊严。你没有真理哪有脸？你不追求真理哪有脸？哪有尊严？今天叫你看见，实行神话，追求真理的，就像实际在这儿谁又敢拆毁？谁又敢对她不尊、抵挡，神就要维护。如果说你是搞拆毁的，你是撒但的差役，那你得来的只能是羞辱，得来的是弟兄姊妹对你的踩压、践踏。平平，昨天晚上有个认识是吧？是什么呀？根源不是虚荣脸面，根本原因是因为自己的卑鄙自私，怎么卑鄙自私呢？涉及到神家的事毫不过问、毫不搭理，涉及到自己虚荣脸面的事，谁也不放过，这就是让撒但给践踏了！未经撒但践踏的时候，你是为神说话的，你是一个受造之物，让撒但践踏了以后，撒但的脏东西粘在你身上了，你已经不要脸了，你嘴上说的要脸其实已经不要脸了。你嘴上说的要脸，你要的什么脸？要的是撒但的脸，要的是粪土的脸。真正的脸是什么？正义的脸，维护神家正义的脸你不要，你要撒但的脸，你要蛆虫的脸，你要叫撒但践踏了的脸。祭司弟兄说过的一句话是什么呀？窝窝头让人踩上一脚——不是好饼！不是好饼踩上一脚，臭烘烘的，你要的是这个脸，叫撒但践踏。“人的思想、人的道德、人的见识、人的理智都严重遭到撒但的破坏”，什么是思想？咱念书的时候都有一个课程叫思想品德是吧？（嗯。）思想品德，这思想怎么解释？“思”什么意思？心思，意念，“想”，你的想象，你的观点。观点从哪儿来的？是不是从思想而来的？先思后想。“人的思想、人的道德、人的见识、人的理智都严重遭到撒但的破坏”，思想遭到了破坏，为什么叫你抓根呢？就是抓这个思想，就平平这个思想破坏了没有呢？不站在神一边，你一个受造之物为神说话，为神家办事，活出一个受造之物的形象来，为着一切正义，为着神的名、为着神的见证而

舍性命，这是一个正常的、该有的思想。可你叫撒但践踏了以后，你还有这思想吗？你没有这思想了，你要怎么呢？“我有虚荣脸面，不能丢脸，你不能说我。”你看黑枣的思想，践踏成啥了？思想、源头，她为神说话了吗？她把自己当成神家的了吗？把从神来的一切都当作了仇视之物。你说，实际她帮助你的时候说的话再狠，或者我说的话再狠，我说你断子绝孙，说你无子孙是为了帮助你，我是找见了你的病根，找见了你癌症的源头，我想告诉你你得这癌症是因着什么？得做手术，得割了它。可你呢？你的思想叫撒但败坏了、践踏了，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不是正确地面对我对你的交通，实际对你的交通，而是怎么呢？这个思想破坏了，“呀，弟兄也太狠了，说人不揭短，你竟敢揭我短处，你知道我没儿子就说我断子绝孙，你知道我猪八戒，你就说我猪八戒它二姨，你不能说点好听的？”他就不喜欢诚实，不喜欢正义，不懂得我给你说这些话的意义是什么？是要你做诚实人，是要你做神所要的人，是想救你的命，实际抓你的工作是想叫你求真求细，是想叫你来到神家成为神家的一员，成为合格的带领，国度建造的时候你成为带领，成为千夫长、百夫长。你说实际在你身上是不是用心良苦？这就像父母和孩子们一样，一颗心贴在孩子身上，孩子怎么对待你？十六、七是悖逆期，不管父母再怎么付出，孩子怎么对你？把你当作仇人一样，我要耍游戏你不让我耍，我就一脚把你踢出去，仇敌，你把实际当成了仇敌，你把神家当成了你的仇视之物。想从神家得着生命，还要当成敌对头，是在这儿尽本分，你天天却搞着拆毁。为什么要拆毁呢？是因着你恨恶神家，如果不是神家我在家安居乐业，和老公在一起，每天有吃有喝，和睦相处，我在外边还能挣钱，可因着你神家拯救工作来了，六千年的经营计划结束了，我就得尽本分了，我就失去了恩典时代。因着尽本分我就失去了恩典、失去了家里的温暖，可你是造物的主啊！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受造之物，我有什么办法呢？谁叫我活在你的权下呢？虽然活在你的权下，但我不能服你，对你不服不满！这就是老毛，是吧？虽然蒋介石你是校长，我是你的学生，但我不服不满，你有何德何能？你作为统治者？你掌管我？这就开始造反。虽然我是你的学生，虽然我是中国人，我和你披着一样的外衣，我不能直接明着来，我不能搞内战，老毛喊的什么口号？一致对外是吧？（嗯。）实际上呢？他把刀捅向了蒋介石，和咱听到的历史是完全相反的，说蒋介石是搞内乱的，其实老毛是搞内乱

的。老毛刚开始是个小混混，他是蒋介石的学生，你要知道蒋介石他是有部队的，老毛他是什么都没有的，为什么说地下共产党呢，地下呢？他见不得人，在地下找了些土匪、流氓，没有军队，煽动群众，说一些蒋介石不好的话，说“蒋介石他要收税，你们跟上我了，咱今天把地主斗了，那地主产业就是咱的。”你说那土匪高兴不高兴呢？再有这么个领导人，“你看蒋介石他们那个部队每天收租，咱们和老百姓说一说，以后共产，共产，把富的东西都平均分给老百姓，你说老百姓高兴不高兴呢？”老百姓高兴啊！你不是打我的，是要平分的。就像咱这信神，信了神了国度建造成形，人都死了，房子是咱的，车子是咱的，你说你高兴不高兴呢？你盼着啥呀？神作工赶紧结束。老百姓盼着“老毛你赶紧起来带领我们，把地主打倒，咱们分了他的家产。”老毛就借着这个，动用下边的老百姓，让穷人、土匪在下边搞动乱，然后再煽风点火。你要知道中国是穷人多啊！老毛抓住了穷人这个思想，把穷人拿起来，以“农村包围城市”把他攻下，把蒋介石打倒。那老毛、蒋介石是人呀？咱今天不是在打江山啊！

咱是受造之物，今天神用谁、不用谁那是神说了算，神喜欢诚实人，你要想让神用你，那你做个诚实人就行了，不要用诡诈。真实的她是来救你的，反过来你把她当仇视之物，你搞起了个人经营，你想把她推翻，拉拢下边，让下边的起来和她斗。咱明知道白菜两块钱，人要产生观念，在这边告你是一块五，这个信息还不完全传达下去，只传一半，告了一部分是一块五，一部分是两块，你说咱是不是有意的？咱就不要说你是有意的，咱就说你是无意的，无意造成了这个后果应不应该懊悔、后悔？带领工人说在下边难办，这边是一块五，这边是两块，你怎么弄呢？你倒打一耙，说什么？“抓我把柄。”这是抓把柄吗？自己做了恶行，叫弟兄姊妹对上边产生误解，然后不知悔改，别人说出来让你悔改，给你点一下你说这是抓把柄，打得下边喘不上气来，也不能提，这是不是搞独立王国？搞独立王国、搞独裁！我说了算！这是神家呀！不是共产党！共产党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他说全能神是邪教就必须是邪教，谁敢说不是邪教他就割你喉咙，你说咱今天做的什么呢？说这个菜你自己安排了，给弟兄姊妹造成了误解，一个

两块，一个一块五，这就是你自己去做了，本身你悔改就行了。大红龙拦阻全能神教会呢，搞拆毁，你悔改就行了，你不悔改，不悔改还要把说出真相的人灭了，杀人灭口，割他喉咙，这不就是正宗的大红龙的孝子贤孙吗？太邪了，把人的思想扭曲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在社会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来了神家了还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当了带领工人了还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事奉神来了还用这条法则，你不是找死吗！为自己胜过了一切，为自己不顾一切。我在这儿，今天你能够对实际如此作工，哪一天会不会对我也一样呢？思想，说的是这个源头是吧？（嗯。）你的心思意念出来的是邪的，你所想出来的是不是就是邪的？（嗯。）这叫歪脖子看表，你的心思意念一出来这个源头是错的，那后边就不用管了，肯定是错的。道德，道德和心思有什么区别呢？心思是自己心思所想的，道德就是你的良心，就是你的理智，在社会中有个道德标准，你超过道德标准了吗？你不能偷、不能抢、不能杀人放火，这是不是道德行为？这是个道德，和思想是两码事，分开了。当你有邪恶思想的时候，你和谁打架呢？你仇视他，你恨不得一脚把他踢出去，一刀子杀了他，是吧？可是当你举起刀子来的时候，咋办呀？杀他不杀？这就是道德，“我该不该杀他？能不能杀他呢？”一会儿又想，“我把他家房子烧了，泼上汽油，拿打火机一点”，准备点的时候，难受不难受？（难受。）“我要是点了怎么办呢？点了别人怎么评价我呢？思想支持你去点了，但道德及时拦住，不能做，你这样做了千人说万人骂，咱不能做这个事。思想加道德。是淫乱分子不是淫乱分子，他们区别在哪儿？祭司弟兄讲道说了，英雄难过美人关是吧？（嗯。）你看着人家漂亮你就产生了淫念，这是个什么？（思想。）思想，可是有这个思想不等于你做出事来，那做出事来经过什么？道德衡量，经过道德衡量，“我该不该做这个事呢？能不能做这个事呢？”经过道德衡量这里一卡住，你虽然有这个思想，但道德通不过不能做，这个做了不道德。经撒但败坏了以后，思想上给你践踏了、给你扭曲了，道德也给你败坏了，没有这个道德标准了，不觉得邪恶可耻、可恨。就神说的，你要觉得羞耻，还有惧怕啊，这就能蒙拯救，你没有羞耻感和害怕，不能蒙拯救。怎么产生羞耻的？道德，道德让你产生了羞耻。神家给了我这个本分，“我该怎么尽本分呢？我得维护神家利益，如果我不维护神家利益我对不住神，别人会耻笑我。”这是个道德。撒但一个哲学法则说，有

权不用，过期作废，大概意思就是说在这个位置上就赶紧为自己谋一下福利，过了这个时候再没有了。咱尽本分呢竟然用这些法则，这些带领工人一解剖以后是不是这样的？当带领只是为自己一个权威，来神家耍权呢！神叫你尽本分是让你做人的奴仆来事奉神，可实际上你当带领以后做什么了？做了祖宗了，骑在了下边弟兄姊妹身上，成骑马的了，什么东西？这就是一点不道德。今天你没当带领的时候，弟兄姊妹可以跟你交通，明天一当带领，立马脸色就变了，做事也不一样了，坐直了，腰板硬了，原来还点头哈腰和你说话呢！现在咋呢？直起腰来，两眼一瞟，架势就变了，和外边当官的完全没两样。尽本分是叫你当官吗？当官了不是说在咱的本分上“什么是我的使命、什么是我的责任，我该怎么把弟兄姊妹带到神面前呢？”这个抛在一边，只是为自己的地位而牟利，不道德。吃着神家的饭跑外道，这就是不道德。你作为带领，坐着带领的位置，吃着神给的饭食，上边还供应着你、带领着你，结果你搞着自己的经营，享受你的地位之福，良心就能过得去？你心安吗？不受责备吗？这就是个良心理智的问题，这就是道德，不受道德的谴责！如果你有点道德的话做不出这个事来，这就叫被撒但毒害了、践踏了，没道德、没思想，是邪的。

“人的见识、人的理智”，什么是“见识”？你所看见的，你所认识的。见识，你说咱都是四、五十的人了，信神可以说最少也在十年以上了吧？跟随神十几年了，竟然都不知道你是受造之物，竟然不知道你一个受造之物该做的是什么？竟然不知道你作为一个带领工人的职责与使命是什么？这就是个见识。一信神就告你说你是受造之物，神是造物的主，这是不是你应该知道的？二十年了，什么进展？把自己放在受造之物位置上了吗？神说你是蛆虫粪土，你把你当成蛆虫粪土了吗？每天起来为自己的地位名誉、前途命运争夺。见识，你看见的、认识的都遭到了撒但的践踏、毒害，毒害什么？信神十几、二十年了，竟然把信神当成一种信仰，当成了一种精神支柱，你欺骗神欺骗自己，你傻不傻呀？一开始信全能神就告你说，“真理就是道路，就是生命”，你怎么把真理当道路生命呢？就是神话给你把所走的路说了，你就跟着神话去走，跟着神话去走这条路，那这就是你的生命，这就

能存活下来。按着神话去走这条路，把神话带入实际生活当中，所做一切的事，以神话为依据，这就是真理、道路。你把真理当道路的时候，你就是属神的人。你是属神的人，神就叫你剩存下来，然后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实行真理就形成了自然，成了你的生命，神话成了你生命，里里外外都是神的话，实行的都是凭着神的话实行的，你就成了属神的人，不再属于败亡的人类，是属于神的，属于真正的受造之物。那这个人就能存活下来，存活到永远，这叫真理、道路、生命。咱一信神的时候，神就告你了这一切，十几二十年了，咱把神话当作道路生命了没有？当作了身外之物，当作了精神支柱，我知道我是信神的就行了，心安理得了。一信神就告诉你，你是受造之物，神是造物的主，你应该敬拜造物的主，尊神为大。十几二十年，你尊谁为大了呢？你是尊自己为大。一开始就告你说天使长、天使长，为什么神把天使长打下凡，就因为他要掌管人，他要称为大，可咱今天还是把自己当为大，咱的变化、实行在哪儿？告你说了你都不知道，看见了你都不知道，今天把原子弹造出来叫你看见了，叫你看见神所喜悦的人，神要让诚实人掌权，让你看得见、摸得着，把路途给你了，你也看见了，神也告你说了。见识，就是看见了、认识了，这就是你的见识，可是你的见识呢？纯正吗？被毒害了，扭曲了，你的见识歪曲了，成了什么呀？成了哈哈镜了，一切正面事物都扭曲了，信不来，不承认，“神说了我不相信，我看见的也不是事实，我想的才是真理”，所以说你就能持守你自己认为的、想象的去走那条路。哎，你就跟神所做的，跟正义去斗、去拆毁，搞自己的经营。虽然你看见了、认识了，但是你不把他当真理待，你眼睛看见了也不相信，耳朵听见了也不相信，只相信你父亲告你的。这就是叫撒但毒害了以后眼睛失去了功能，大脑失去了功能，耳朵失去了功能，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连多玛都不如，多玛是摸着了钉痕产生了信，而咱今天看见了、认识了还是信不来，还走着自己的歪歪道。你说吧！咱这个见识在哪儿？神都向你公开显现了，什么是公开显现？他的性情向你公开显现，见识够清了吧？掰开了说、揉碎了说，可以了吧？已经到了尽头了，从这里边你应该看见神的忍耐已经到了尽头，而不再只是话语，事实已经临及。二十年前告你说话语，有领受能力的人、有信的人根据神的话走、信，那就作成了、成全了。信不来的人神公开显现，掰开了说、揉碎了说，“你看见总信了吧？”有的人就是多玛，看见了、摸着

了、信了，可有的人连多玛都不如，摸着了也不相信。兵丁，他都看见耶稣从坟墓里出来了，承认吗？给了他们两块钱就否认了耶稣的复活，这就是撒但给人带来的。思想、道德、见识全部给腐蚀了、毒害了，失去了正常的功用。“人的理智都严重遭到撒但的破坏”，理智是指什么说的？思想、道德加见识，这三样加起来是不是理智呢？开始指挥你做事是从什么开始？（心思。）心思，你的心思不管是正的还是邪的。第二道关，道德衡量，经过道德衡量以后，第三道关，你的见识。现在社会发展到什么地步了，神作工作到哪一步了？这个道德标准应该用什么来衡量？律法时代结束了，到了恩典时代了，那这个道德标准就又拔高了，不是守规条了，到了恩典时代废去了，那这个道德也得跟着往前走。今天是话语时代，是末后拯救人时代，是洁净人的时代，不再是恩典时代，是显现神的公义性情的时代。道德拔高了，你不能再和以前小孩子一个样和神索求了，不能是三岁大小孩了，我只管吃什么都不管，两千年以后你长大了，你成人了，你三十了，三十成家了，你应该为家里担当担子来了，道德拔高了，你不能在床上拉屎拉尿了。道德拔高了，怎么拔高了呢？见识了、看见了、认识了，念了十几年书白念了？见识从哪儿来的？看得见，听得见，眼看耳听，唤醒人的心，唤醒人的灵。就是恢复你的良心理智，就是要恢复你的思想、道德、见识。有的人让撒但破坏到什么程度了？三道关没有一道关起作用，如果一道关起作用的话也不是这样。

“人之所以抵挡神不明白真理就是因为人根源的东西都已经撒但的败坏，根本不是神原来造的那样。”咱上边交通了再看后边这些话就明朗了吧？（嗯。）不是神原来造的，神原来造的是叫人干啥的呢？是能够与神说知心话，能够说两句话，解闷。可是经撒但败坏以后呢，知心话都不能说了。不用说话了，说出来还得谨慎小心，这要一不小心就给你挖下陷阱把你害进去了。昨天咱对话呢是吧？咱对话难不难啊？正常的对话都觉得难啊！不是原来那样了。“所以，要变化人的性情应先从人的思想、人的见识、人的理智上来改变人对神的认识，也改变人对真理的认识。”我交通的时候说你什么呀？我说你不要从外表的认识来蒙蔽自己，从哪儿？源头、根源。源头、根源是哪儿？思

想、道德、认识、见识，加起来这就是个理智。神说你的理智太差了，你的思想太腐朽了，你的道德太低下了，你的见识太落后了，这几个加起来就是什么呢？堕落的人！这就成了昨天交通的超脱，猴精加木偶，等于什么呢？弱智。本来神给你是个猴精啊！是吧？（嗯。）给你聪明智慧是让你用心去做这个事呢！经过思想、道德、认识了，那你做出来的就是智慧。可是她经不经思想呢？她那思想不是神给她的思想，是啥呢？败坏的一个思想，她的思想是邪的，不是正的，思想邪了，道德有没有？没道德了。她也就不管别人怎么管我、怎么看我，那我就用我邪恶的思想支配我这个木偶。见识，怎么见识呢？就是看见了、认识了，她也不知道这言行举止做出来别人会看见什么，她没见识她就觉得别人也没见识，她没眼睛、没耳朵她就觉得人家别人也没眼睛、没耳朵，不会分辨，所以她就大胆地使用邪恶的思想支配着一个木偶在做事，她认为这就是一个人。可是呢？用人的眼睛一看，这不是个弱智吗？神话里说了，看见撒但，破烂不堪，不堪一击！而猴精就认为聪明的够聪明了，指挥着木偶，结果出来在神一看，破烂不堪，不堪一击！黑枣："哎，我还觉得策划得完美无缺，结果一下出来叫人看见破烂不堪、丑陋、不堪一击。""要变化人的性情应先从人的思想、人的见识、人的理智上来改变人对神的认识，也改变人对真理的认识。"说可真呢是吧！改名为可憎，太可憎、太可恶了。思想、道德、认识，你怎么思想的？是想"我信神当带领，我就是跑跑腿、说说话"，这就是你的思想。道德，就没有经过衡量，"我可是个受造之物啊！我可得敬拜神啊！我可得对得起神啊！"没有这些道德衡量。见识，你这些东西做给谁看呢？这是你要从神得来生命呢，神赐给人的是真理，真理是什么呢？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咱是要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得着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的，这是咱尽本分的意义，有这个见识吗？没有。根本不考虑，做人也没有原则，行事也没有原则，敬拜神更没有原则，胡作非为。"……人的理智上来改变人对神的认识"，咱不能再欺骗神了，神和你不是一类，你是受造之物，神是造物的主，不要老把神放在你的对立面、平起平坐，想和他打官司，神永远是对的，这是最起码该有的理智。永远不要和神讲理，永远不要和神打官司去，你只有接受、顺服，别无选择，根本的理智见识得有。"生在经败坏最深之地的人更是不知什么是神，什么是信神，败坏越深的人越不认识神的存在，败

坏越深的人的理智、见识越差。”看见了吗？生在败坏至深之地——中国，无神论国家，败坏最深之地的人，不知道什么是神，你说吧！要问你是干什么的？你说是信神的，在神家尽什么本分呢？当带领。当带领你做了什么工作呢？搞着个人的经营。你在一个单位都不敢搞个人的经营啊！你敢吗？你在一个单位都不敢迟到早退，都不敢搞小动作，人家单位都有监管，可是你到了神家呢？成了自由市场，想干啥干啥，你说你把神家当什么了？什么叫神？神本来是造物的主，是至高无上，可你呢？你把神家当成了什么呢？垃圾场，随便自由，随便吐痰大小便，这话重不重啊？是不是在随便大小便？还在神家争争吵吵，聚会还能为自己的利益争吵起来，这还是人吗？这就是咱在神眼里看到的，随便大小便，你在一个单位你敢随便大小便，你想一下，仅仅是罚你的款吗？咱这是在中国，你要敢在日本随便大小便那是要咋呢？受到法律的制裁，那是要定你的罪的，要坐牢的。你在一个国家、一个单位都能定你的罪，让你坐牢，你在神家竟然敢如此大胆地去做，甚至还明目张胆地敢拆毁，拉帮结伙，成啥了！这就是信神？竟然不知道什么叫神，什么是信神。“败坏越深的人越不认识神的存在”，嘴上说的是要神呢，信神呢，可你相信神存在吗？神说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按你说了神一年也不在，因为在一年中你实行过一条真理吗？在一年中你问过自己吗？我这件事触犯神了吗？我这件事能经得住神鉴察吗？一年之中你也没给神留了一天，神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你是处处不在，你的言行举止不受到一点约束。可想而知，神来拯救人说什么呀？忍受了多大的屈辱，神来在地上就像来在猪圈，什么意思？因为你那个随地大小便太随便，厨房、炕上、地下，哪儿都是你的大小便，那不就是猪圈吗？你看教会里乱作一团，教会带领乱作一团，小区带领乱作一团，大区带领也是如此，你说还有哪个圣洁的地方呢？“什么是神，什么是信神，败坏越深的人越不认识神的存在，败坏越深的人的理智、见识越差。人抵挡神、悖逆神的根源都是因着人被撒但败坏了，因着撒但的败坏，人的良心麻木，道德败坏，思想腐朽，精神面貌落后。”对号了吧？一解剖以后你就看见了，人的良心麻木，“麻木”什么意思？没知觉了！解剖以后你说人有知觉吗？简直不是人，是畜生。道德败坏，思想腐朽，精神面貌落后，“精神面貌落后”什么意思？精神面貌就是你活出的形象，活出的形象怎么呀？弱智。弱智的表现是什么？弱智他吃不了饭，父母喂他，他吃不

吃？他也不好好吃，那就叫弱智，他吃喝拉撒自理不了，这边喂着吃着，那边就拉了裤子，这就是弱智。咱看看带领做的是不是这样呢？喂你吃了，供应你生命进入了，你爱搭不理，你作了工作还得上边给你擦屁股，给你擦屁股起来还要咋呢？还要攻击，还要拆毁，这不是个标准的弱智吗？这就是“精神面貌落后。”“未经撒但败坏的人本是顺服神的，本是听见神话就顺服的，本是理智、良心健全的，本是人性正常的。”什么是“人性正常”？今天告你说原子弹造成了，就是这个人恢复人样了，有了正常人性了，有了正常理智了，能顺服神了，能听神话了，就把这个人给你摆在面前，叫你看见，这就是个人，告诉你说了，你研究了吗？你不是研究这个人是怎么作成的，怎么变化成这样的，反过来还成了你们攻击的对象，还成了你们陷害的对象，这可恨不可恨？

“当人经撒但败坏之后，人原有的理智、原有的良心、原有的人性都麻木了，都被撒但破坏了，这样人对神的顺服、对神的爱也都失去了。”你说，这能谈得上爱吗？基本的尊重都没有，人和人相处还得要尊重呢！以诚相待。咱今天对造物的主、对神的经营计划如此的态度！“人的理智失常，人的性情都变成了畜生一样的性情”，这话不是骂人的吧！确确实实咱就是个畜生。因为什么是畜生呢？畜生有思想吗？畜生没有思想，畜生不讲道德，它也不讲见识，那就叫畜生。咱今天没有了思想，没有了道德，没有了认识，没有了理智，那就是完完整整的一个畜生。神说实在话，如果你作为一个人没有变化的话，神叫你下一辈子转成猪、转成马、转成羊，这不是合情合理吗？这个时候能喊神的公义了吧！各从其类，神太公义了。所以说，如果说你的道德、思想、见识恢复不了正常，你就知道了，你的归宿是什么呢？那就是畜生，转狗、转猪。所以说，神叫你下辈子转狗转猪，你同样能喊出神的公义来，神太公义了，神太大能了。“对神的悖逆越来越多、越来越重，但人还不知道也不认识，只是在一味地抵挡、一味地悖逆。”“一味”什么意思？转弯吗？说但是吗？在神身上神说过一句话，对神一点情感都没有，对神实行的是公义，一味地、一味地，你说吧！和超脱交通过多少次了，是不是一味地呢？黑枣，一味地，一

个个的一味地，神话说了多少年了，一味地抵挡，一味地悖逆。“人性情的流露就是人的理智、见识、良心的发表，因着人的理智、见识都不健全，良心已麻木到了极处，因此人的性情也都是悖逆神的性情。”根据这话能看到什么呢？每一个人的言行举止，在你看他的时候是一种认识，在我这儿看又是一种认识，什么原因呢？人性情的流露也就是人的理智、见识、良心的发表，你所做出来的这个事，你的言行举止，就是你的性情流露，你性情流露出来的，也就是说，人的理智、见识、良心，发表出来了。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的言行举止流露出来，就看到了你灵魂深处那个东西。你的言行举止在发表着你的败坏性情，你的言行举止在发表着你一味地抵挡神，一味地与神对抗。我之所以能看得见，是因为你的言行举止做出来了，人肉眼都能看得见，你说还问神吗？神也能看得见，撒但也能看得见。“人性情的流露就是人的理智、见识、良心的发表，因着人的理智、见识都不健全，良心已麻木到了极处，因此人的性情也都是悖逆神的性情。”因为什么说悖逆呢？理智、见识不健全了，缺失了，良心麻木了，麻木到了极处，不是一点麻木，是极处，还记得神说过的话，只要你有一口气，神就不放弃，是吧？（嗯。）这个气息指什么说的呢？是指你喘的这口气吗？（不是。）是指什么说的？灵，只要你的良心还没死，即使是你麻木到了极处，神也不会放弃，就你灵里这口气息还有那么点知觉，虽然麻木到了极处，只要你不死，神就不放弃，神是极大地拯救人。“不能改变人的理智、见识就谈不上性情变化，也谈不上合神心意。”这就是个根源，你从根源上变，你不从根源上变做出来的就是个外表。可真她交通的那些就是个外表、外皮，就是你现在变了那也是一个假象，克制，不是从根源上。“不能改变人的理智、见识就谈不上性情变化”，你要想性情变化，必须得从哪儿呢？（思想、道德、见识上。）哎，根源上变，神拯救人就是恢复人的理智，既然你性情没有变化那更谈不上合神心意了，源头就是错的那你怎么会有结果呢？就和咱们小时候念书做数学题，来一个连着的加减乘除，如果说一个数字错了，一个符号错了，最终结果是不是都是错的？（是。）一个地方错那整个都是错的，特别是根源上错了，那就更不用说了。“人的理智不健全就不能事奉神，理智不健全就不能合神使用。”为什么叫你恢复理智呢？咱今天经历了，能用你吗？理智不健全你就咋呢？什么都歪曲了，怎么可能合神使用呢？“正常的理智是指对神有顺服、有忠

心，对神有渴慕，对神能绝对，对神有良心，是指对神一心一意而不故意抵挡。”什么是正常理智？回家照顾你孩子那不是理智，回家给你老公做饭不是理智，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又从根源说起，世上人说养儿防老是吧？（嗯。）这是不是你做人的一个理智呢？为什么养这孩子呢？你是为了防老。你既然是他孩子那你就得养他老，这就是个理智。今天信神呢，根源你找见了，你是你父母生的，是你父母的吗？（不是。）那仅仅是借着那个肚腹。就好像玉米一样，那玉米是从地里长出来的，那玉米是地里的吗？你收到你家了吧！你看，玉米从地里长出来，你就知道收到你家，你也没有说把玉米全都倒到地里面当肥料。那神今天给了你个孩子，借着你的肚子生了一下就成了你的了，你说你霸道不霸道？你就是那玉米地，你孩子就是生出来的那颗玉米，这颗玉米没长成的时候在玉米地里那是你的，叫你享受享受，变绿了，光秃秃的土地长出绿油油的草，享受完了不是你的了，你还回来给了主家了。神今天就借着你这个黄土地，你本身也就是黄土捏的，就是黄土地，只不过是你种的是个植物，而神种的是个动物，对吧？所以说作为一个人，你的理智得正常，在你不成人的时候，是你还没成熟，那你离开了这个土地，那叫什么呢？夭折了，那就是嫩玉米不成熟。到十八了成熟了，可以离家了，那就交给神了，和你没关系了。“正常的理智是指对神有顺服、有忠心，对神有渴慕，对神能绝对，对神有良心”，因着你是神造的，就这个原因。要恢复理智就得对理智有个正常的认识，不能说“我得有理智啊，家里还有孩子，还有公公婆婆要养活啊！”那不叫理智。借下谁钱了，没有还完，因着没有还完我不尽本分了，他说他得有理智啊，那也不叫理智。“正常的理智是指对神有顺服、有忠心，对神有渴慕，对神能绝对，对神有良心，是指对神一心一意而不故意抵挡。不正常的理智就不是这样了，人经撒但败坏之后就对神产生观念，对神无忠心、不渴慕，更谈不上良心，故意抵挡神、论断神而且还背后谩骂神”，一个正常一个不正常，不正常的理智就不是这样了。人经败坏以后对神产生观念，咱昨天交通什么了呀？哭丧呢是吧？（嗯。）这个哭丧是干啥呢？这就是观念，这就失去了理智。咱把咱自己看成黄土地，对神没有忠心了，尽本分咋呀？“我就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才对，不然就不正常，我就委屈了，我就哭，我就上吊！”哪还有渴慕呢？没有渴慕，更谈不上良心了，他就不谈这个良心，他就不谈“我可是受造之物啊！是神‘种’的我啊！我可

是神用土捏的！”这些都没有了，根本没有那一说。就你说的想不起来，能说是想不起来是吧？“怎么想不起来我是个受造之物呢？怎么想不起来我该敬拜神呢？我怎么就只想起我的面子呢。”故意抵挡神，你说咱哪个不是故意抵挡神呢？（嗯。）“论断神而且还背后谩骂神”，你说世上人哪个没谩骂神呢？你在背后讲理就是在谩骂神，产生观念对神有误解那就是谩骂。“明知是神还背后论断”，信神的人，哪个不知道神是造物的主，人是受造之物，明明知道背后还咋呢？明知道神的主宰安排还要不服不满，“凭什么？为什么？给我安排这样的环境？”这就叫明知故犯，故意抵挡。“根本没有一点顺服的意思”，哪怕就说我肉体受到伤害了，我含着泪，难受点我去实行这条真理，一边哭一边实行真理，你这哭是什么呀？哭是放不下肉体，但是你放不下肉体还去实行真理，这是什么？有点顺服的意思，不是完全顺服。“我这心里难受，但我还不能不这样做。”是被迫的顺服神，不是用心的顺服神，不是爱神的顺服神，这是能有点顺服的意思。至于人家彼得是什么呢？爱神至极，人家是顺服的意思，是寻求该怎么去顺服神，最大程度的去满足神，用自己的所有去满足神。

“根本没有一点顺服的意思，只是一味地向神索取、向神要求。”咱以前给你们交通过，在教会你们有什么问题，家庭里边有什么肉体缠累，人与人之间打架了我给你们交通、解决这些问题是吧？以前解决过这些问题，现在呢？我就不给你解决了，为什么呀？那是作为一个正常人的理智该有的。今天解决的是你与神之间的关系，拔高了，再谈那些就是小儿科了，不搭理，不管那些了。“只是一味地向神索取”，那时候为什么给你们解决呢？是因为你愚昧无知不知道，我要给你阐明你那是对神的要求，你是受造之物不能向神索求。那时候你是向神索求，我是告你不能索求，现在我告你说不是不能索求，你还得献上，反过来还得和你要。那时候你和神要呢！我告诉你不对，你是受造之物不能和神要，今天我是告你说，你是神造的，你是要还神的，你是地里边的玉米，得还，档次不一样了，拔高一步了，以前是给你的，现在是索求的、收回的。所以以前是播种的，现在是收割的。“只是一味地向神索取、向神要求。这样的理智不正常的人还不能

认识自己的卑鄙行为，还不能懊悔自己的悖逆行为。”就是你要想认识自己首先得干啥呢？恢复理智。如果你理智不正常，也就是你的思想、道德、见识依然是原来那种被撒但践踏的，你能认识自己吗？原来站在你的位置上你认识的一切都是对的。就昨天，那是谁说的，“他们说得都对，都有理啊！”他为什么有理？是因为你站在他一边说话了，他就都有理，你站在神这边说他就都没理，这看你站在哪边说话呢？你要站在你是个受造之物的位置上来说话，那你敬拜神是理所应当的，把你献上所有是应当的。（嗯。）如果你要不把你放在一个受造之物的位置上，你要把你放在说“我是撒但的后裔，那我为什么要敬拜你造物的主呢？我是撒但的后裔啊！我应该敬拜谁？我应该满足肉体，我应该敬拜我的偶像、我的老公、我的妻子、我的孩子、我的肉体，这才对啊！因为他才是我的亲人，我是从他那边来的啊！”从根源上。所以你认为那个是对的，但我认为那都是不对的，因为我和你站的立场不一样，我站的神这边，你站在了撒但那边，你站了肉体那边。当你站到神这一边的时候，也可以说当你站在原有的位置上、一个受造之物的位置上的时候，你从哪儿来的你知道了，这些是不是都变了？所以说首先你得从思想上转变。不要把自己看成是唯我独尊，认为你是个人，你说你是堂堂的人，我说你是堂堂的蛆虫，粪土不如。“这样的理智不正常的人还不能认识自己的卑鄙行为，还不能懊悔自己的悖逆行为。若能认识自己的人还是理智稍稍恢复一点的人，越是悖逆神但还不能认识自己的人越是理智不健全的人。”你看理智不要说健全了，就说你理智发挥功用了没有？能不能认识下自己呢？你要是能认识自己、敢于认识自己，说明你这个人还有那么点良心，还有那么点意识，隐隐约约还知道你是个受造之物，这就是有点气息了，如果你根本就不认识自己，不承认是受造之物那就是死人。

3　每日神话301的交通2

神话：人败坏性情的流露的根源无非就是人麻木的良心、人恶毒的本性与人不健全的理智，若是人的良心与人的理智能恢复正常，在神面

前就能成为合用的人了。只是因着人的良心一直处在麻木之中，人的理智从未健全而且越来越麻木，因此，人悖逆神的行为越来越多，甚至将耶稣钉在了十字架上，又将神末世道成的肉身弃绝在家门之外，将神的肉身定为罪，又将神的肉身看为卑贱。人若能有一点人性就不能这么残酷地对待神所道成的肉身，若有一点理智也不能这样狠毒地对待神所道成的肉身，若真有一点良心也不能如此这样地“感谢”道成肉身的神。人活在神道成肉身的时代却不能感谢神赐给其这样好的机会，反而咒骂神的来到，或是对神道成肉身的事实一点不理会，似乎表示反对，似乎表示厌烦。不管人如何对待神的到来，总之，神一直在不厌其烦地作着他的工作，尽管人对他一点不欢迎，尽管人对他一味地提出要求。人的性情已恶毒到极处，人的理智已麻木到极处，人的良心已经全部被那恶者践踏，早已不是原来的良心了。人不仅不能感谢道成肉身的神赐给人类如此多的生命、如此多的恩典，反而因着神赐给人的真理而对神产生厌憎，因着人对真理并不感兴趣，所以人对神也产生了厌憎之感。人不仅不能为道成肉身的神舍命，反而从他身上“挤油水”，向神索取高于人自己给神几十倍的利息。如此的良心、如此的理智人还不以为然，还认为自己为神花费得太多，而神赐给他的太少。有的人给我一碗水便伸手索取两碗牛奶的金币，我在其室借宿一晚便索取超过这几倍的住宿费，就你们这样的人性、就你们这样的良心还想得生命？真是卑鄙的小人！人这样的人性、这样的良心才导致道成肉身的神各处飘零，无有寄居之处。若真是有良心、有人性的人，别说道成肉身的神作了如此多的工作，就是他不作什么工作人也该敬拜他，也该一心一意地事奉他，这是理智健全的人该做的，是人的本分。多数人事奉神还讲条件，他不管是神还是人，他只管讲自己的条件，只管追求达到自己的欲望。你们给我做饭要厨师费，给我跑路要跑路费，为我作工要作工费，给我洗衣要洗衣费，供应教会要补身体的营养费，说话的要说话费，发书的要发书费，写字的要写字费，甚至我对付过的人还冲我要补偿费，打发回家的人还要名誉费，不结婚的人还冲我要嫁妆费、年轻费，杀鸡的要杀鸡费，炒菜的要炒菜费，烧汤的要烧汤费……这些就是你们高尚而又伟大的人性，是你们那温暖的良心支配你们做的事，你们的理智在哪里？你们的人性在哪里？告诉你们！若你们这样下去我是不会再作工在你们中间的，我是不会对着一班衣冠禽兽作工作的，我是不会就这样为着你

们这样一班人面兽心的人而受苦的，我是不会为着这样一班毫无拯救余地的畜生而忍耐的。我向你们背转之日就是你们死亡之日，是黑暗临到你们之日，是光明弃绝你们之日，告诉你们！我是不会向你们这样一班连畜生都不如的人大发慈悲的，我说话作事有我的分寸，就你们如此的人性、就你们如此的良心我是不会作更多的工作的，因为你们太没有良心了，你们伤我心太多了，你们的卑鄙行为太让我恶心了！如此没有人性的人、如此没有良心的人是永远也没有蒙拯救的机会了，我是不会拯救这样的狼心狗肺的人的。当我的日子来到之时，我要将我那焚烧之火永远地倾倒在这些曾经惹我大发烈怒的悖逆之子的身上，将我永远的惩罚降在这些曾经谩骂我、曾经弃绝我的畜生身上，将我的忿怒之火永远地焚烧在那些曾与我同吃同住但又不相信我、污辱我、背叛我的逆子身上。我要将所有的触及我忿怒的人都扔在我的惩罚之中，将我全部的忿怒都倾倒给这些曾想与我平起平坐但从未敬拜我、顺服我的兽身上，将我击打人的杖放在那些曾享受我口之言的奥秘、曾享受我看顾、曾与我争夺物质享受的畜类身上，我是不会饶恕任何一个争夺我地位的人的，我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与我争吃争穿的人的。你们现在都平安无事，你们现在都得寸进尺地向我索取，当忿怒的日子来到之时你们就再也不会向我索取了，那时我让你们都尽情地“享受”，我让你们都嘴巴啃泥，你们永世都不得翻身！这些账我迟早都要“偿还”与你们的，我希望你们都能耐心地等待这一天的到来。（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性情不变化就是与神为敌》）

文婷先交通吧！（“人败坏性情的流露的根源无非就是人麻木的良心、人恶毒的本性与人不健全的理智，若是人的良心与人的理智能恢复正常，在神面前就能成为合用的人了。”这段话对照自己，才看到自己的真面目，在神话上根本就没有一点理智，没有一点良心。现在才能对上实际给我交通的说“你太自私了！”，才能认识到确实是我太自私了，当初她揭露我太自私的时候，我心里特别反抗，觉得“我都这样了，你还说我自私啊？”，觉得自己里面根本就没有个衡量标准，特别麻木，她帮助我、扶持我、揭露我内心的黑暗面，灵魂深处的东西的时候，我麻木得都听不懂，所以她揭露的时候我听不明白，不知道她

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她给我交通就是，一次次地叫你出来，一次次地给你交通，你就是不出来，当她这样给我交通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想："你还给我一次次地交通呢！"就那天晚上我跟老师在那儿其实就是控告她，抓她把柄，里面只为自己辩解，觉得"我就没有听明白啊，我又不是不出来啊，你看你说一下我就出来了，我还主动出来呢！"就觉得自己还是特别好，就在那里邀功，"我走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你多会儿叫我我不出来呢？"里面就是啥呢？就想把她打倒！她就不能去揭露我、对付我了，说都不能说一下，她在那里说一下，我就给她打回去，甚至就用哭来要挟她。看了这些话以后才给自己对上号了，确实是一次次地给我交通出来，给了我托付给了我本分，你也没有说不让我回家啊，就是自己的良心已经麻木得没有知觉了。就觉得好像她每天给我布置的作业似的，她布置下我来完成，她不给我布置我也不用去做，麻木得根本没有良心，没有觉得说这是我的本分，这是我应该做的。其实心里头也有知觉，她不是一点知觉都没有，确实就是那个自私卑鄙支配着，心里只有自己的心爱之物，只有自己的宠物，根本就没心思搭理本分，根本就没心思搭理神家利益。就看见自己作下这个恶，这个时候才感觉到：我的的确确就是一个畜生，根本没有一点良心！当她交通让我接这个托付的时候，自己心里对她就是一种敌视、仇恨，其实心里也知道她在我身上的良苦用心，能感觉到，不是一点知觉都没有，就是只要一涉及到我的肉体利益我就对她发出攻击，甚至在老师那里去控告她，告她的状。其实那天晚上老师说，我告实际的状的时候，我还不承认，在老师面前一个劲地辩解，我说我又没告她的状，那不是你问我的时候我说了一下吗？大红龙就是不允许你说话，你一说话、一揭露它的真面目它就割断你的喉咙、打掉你的牙！自己对老师、对实际表现出来的就是那样，根本没有一点理智、良心，也没有道德标准，我的那个道德标准就是那个孩子，那个孩子就是我的道德标准。你只要不侵犯我，不要把那个孩子放回家里，不侵犯我的那点小私心，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只要你侵犯到我这点，我就跟你翻脸、要挟，就给你倒打一耙，抓你把柄！就是当接着这个工作的时候，因着自己追求肉体的东西破灭了，其实自己心里也有圣灵那个感动和开启，也知道自己的使命，里面不知道多少次也特别受感动，知道我是从神来的，我该还报神的这份救恩，我该担

当起我的使命和托付，好多次里面也有那种心志，就觉得我也愿意照着实际那个方向去追求。）

平平呢？（看到自己以往就是，反正我要得，今天信神就是能得的时候我就愿意去付出。从信神开始就是像神话说的脱撒但毒素，我要不脱撒但毒素就得不到福了，我就啥都不管，就是你们说我、骂我，甚至我爸妈奔丧我都能不去，因为我追求的就是得福。可是后来反省自己这一路走来，当一隔离的时候，哎呀，得不上福了，马上跟神就叫嚣、对抗，我不信你了。借着昨天老师解剖了我以后，晚上我才真正的反省，我说：神啊，到底我是个什么东西呢？说我维护脸面吧，有的时候我也能豁出去啊，为什么我就总是实行不出来？回想自己在配合工作的时候，反正涉及到神家利益的时候，好像是与我无关，我现在看出来了，明显的我能说一下就说一下，好像你说那就是靠了你了，心里根本就没有这负担。昨天晚上我说神啊，到底是咋回事啊，我也不愿意这样干，怎么总是这样呢？后来在反省的时候一下才想到，哦，原来我就是自私卑鄙，“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就是涉及到我自己的利益，我才想到什么呢？好像是你们交通实际能走出来，我也能走出来啊！我家里啥都能放下啊！因为什么呢？实际是维护神的作工，而我是要得呢，不尽本分就得不到，尽本分就能得到，所以家里的什么事都能放开。说实话其实对自己的家人、父母都没有爱，对自己的孩子也没有那种爱，就是为我自己一个人活，我就是自私的。甚至那天他们就说，我女儿小时候丢了我自己都能睡觉，就是自私卑鄙，这个撒但的东西把我苦害的。我自己都认识不到，信神还一直以为自己要撇能撇、要舍能舍，所以就当成了资本，一到不合我意的时候，一到神摆设环境的时候就跟神叫嚣、打官司。上一次老师解剖我的时候，我只是字面上认识了一下，“我就是受造之物”，根本没有认识到我本性实质里是什么东西支配我能跟神叫嚣、打官司。其实刚开始那四五天，我心里背叛神的意念就出来了。就觉得我该死了，我还是回家吧，没有福气我还是回家，我等死吧。我肉体该享受享受呢，其实里面就是这个想法，又害怕受惩罚，那个东西支配我，在那儿不敢推脱，不敢回家。四五天以后又祷告的时候，想起神话说你就是一

把土，我说我就是一把土，其实没有认识到我本性实质里到底什么东西支配我要背叛，一不合我意我就想背叛，一不合我意我就想离开。）

“人败坏性情的流露的根源无非就是人麻木的良心、人恶毒的本性与人不健全的理智，若是人的良心与人的理智能恢复正常，在神面前就能成为合用的人了。”一句话把什么是合用的人给你说了。人败坏性情的流露的根源无非，“无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唯一的，就这个东西，再没有其它的了。无非就是人麻木的良心，无非，就这一个东西，麻木的良心，良心麻木了，可以说没良心了，解剖以后你看，个个都是什么呢？没良心。因为你是受造之物，你不知道该敬拜造物的主，这就是没良心。人恶毒的本性，恶、毒，不仅是说麻木没良心。照顾孩子，有的孩子没良心，不给你父母吃穿，不养老，这是没良心。人恶毒的本性，怎么就恶毒呢？他不仅不孝敬父母，反过来他还要和你围攻，还要向你索取，这是逆子是吧！父母老了没钱了，老了供你长大成人了就行了，给你娶媳妇就行了。我们那边有个人赌博没钱了，拿着土枪指着他爹的脑袋，你给不给？拿枪指着问他要钱。咱每天看新闻呢，因为打游戏把父母撵出去的、打伤的、杀了的是不是都有？这是什么人？恶！不仅是说麻木的良心、恶毒的本性与人不健全的理智。不健全，反过来咱再看，今天的咱呢？咱所做的什么呢？麻木的良心，你在神家尽本分有良心吗？没良心吧！恶毒呢？看到恶毒的本性了吗？看到什么了？为撒但吊丧呢，是吧！甚至还搞个人经营呢，太恶毒了！你麻木一点，不敬拜造物的主，不尽本分就够意思了，还要控告、谩骂、讲理，恶毒！在你看来“对啊！是啊！照顾孩子不应该吗？”在周围人看着也对，也感觉确实是难处，可是你站在个人利益上边，你就控告、攻击。就和赌博、打游戏一样，“我没钱花了，你当父母的不应该给我吗？”他的同伙是不是也这样认为呢？他同伙也是这样认为的，也应该，只有谁不这样认为？他父母觉得不应该，有理智的人，理智健全的人、正常的人觉得不应该。“若是人的良心与人的理智能恢复正常”，“若”是什么意思？打了个比喻是吧？（嗯。）倘若能行，倘若，谁说这句话了？尼尼微城，倘若能行神收回他的承

诺，未必不可。倘若，就是他自己想的，自己认为的，很有可能神就把这个收回了。今天你不是尼尼微城的人，尼尼微城的人是自己揣摩的、想的，所以他放下了手中的强暴，远离了恶道，神今天是明明白白和你说了，“若是人的良心与人的理智能恢复正常，在神面前就能成为合用的人了。”一旦你能把这个东西放下，那不仅是蒙拯救了，还咋呢？合神使用了，你成了事奉神的人了。那今天你再看，原子弹摆在你面前了，该研究了吧！原子弹是不是把这句话给你呈现出来了？她原来是不是也是败坏性情呢？败坏性情的根源无非就是麻木的良心。你说她良心原来麻木不麻木？到这儿了说建造国度呢，现在能不能看到什么是建造国度了？什么是国度？神的国度，在神话掌权的地方，就是神的国度。撒但掌权的地方那就是撒但的国、世界的国，列国砸得粉碎是指什么？撒但掌权的地方都给他砸得粉碎了。今天揭露解剖你们这五个八个人，你这五个八个人就是撒但的国，砸得粉碎了。神的国度降临在地上了，就是神的话在地上有人能实行了，有人能顺服神了，神的话在人身上落实了，有了实际了，国度降临了。

什么是建造国度呢？就是建造你的心，建造神话在你身上能作王掌权的过程就是建造国度，等你的良心发挥功用了，恢复原有的理智了，能敬拜神了，这就是国度建造了。我在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把你招在了神面前让你看清了你是受造之物，应该敬拜造物的主这个过程，这就是建造国度！当神话在你身上能作王掌权了，这国度就成了，国度就降临在地上了。你呢？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了你就进国度了，神话在你身上不能作王掌权那你就不是国度里的人。国度怎么进呢？就这么进的。你看实际是怎么进国度呢？“人麻木的良心、人恶毒的本性”，麻木的良心，在外边奔波了十几二十年，她的良心何在？她为着谁奔波？为着自己的地位。外边名誉上是为着神，实际上奔波还为着什么？自己的虚荣脸面，搞自己的经营，根据她在作工中的流露给她解剖出来，她的良心不是在完成一个受造之物该做的，她在搞着她的经营，这就是她的掺杂，是借着神的经营计划搞着个人的经营。神利用她可取的部分，赐给她不足的部分，在作工中那就是个利用，再加上圣灵作工，然后把神的作工给扩展出去。给扩展出去

了，可是因为你良心太麻木，在这几年的作工中心就没有醒来，还在沉睡之中，作工结束了你依然还是你原有的东西，没有唤醒。恶毒的本性，你嘴上说你是效力者，效完力就完了，可是呢，你作完工作以后你还想过来领个奖赏，还想叫夸你一下，不给你的时候你就咋呀？回家了，不干了，恶毒不恶毒？这就是恶毒。人不健全的理智，你的理智不健全，你受造之物该怎么做？应该顺服神，为神作工，没有任何要求，没有任何条件，你有了条件、有了要求这就是理智不正常。“若是人的良心与人的理智能恢复正常”，你要叫他良心和理智恢复正常该怎么办呢？你就得给他揭穿，告他说怎么回事，你该有什么样的良心。就像教导孩子们呢，孩子不懂事，父母是孩子的启蒙老师，孩子将来懂事不懂事你父母是个关键，就要教育他，有的孩子能听懂、有的孩子听不懂，有良心的就能唤醒，没有良心就唤不醒。实际她能够听，能够寻求，能够知道就变，你变那就不一样了。“若是人的良心与人的理智能恢复正常”，良心、理智恢复正常，怎么恢复正常呢？她在外边再做多少工，回来我告她什么？你就是扫罗，大卫把你杀了也应该，为什么呢？因为你良心理智没有恢复正常，不配称为人，你就是效力的，你就是当牛当马，杀了你也对！她听了这话难受不难受？她受多少苦多少累回来是为了得奖赏，这得不到奖赏就罢了，最后你还告我说杀了我也对！在这个环境里边她没有撂挑子，没有消极，没有背叛，含着眼泪还得尽本分，本分不能停止，不能有掺杂，这是不是就恢复了良心呢？“我不管我的前途命运如何，不管我心里再怎么痛苦，我的本分不能放下，我含着眼泪也得尽这个本分，不能叫神家受到亏损。”咱今天的良心理智呢？发挥功用了吗？不要说良心、理智了，就说良心，修理对付你了，你的本分不做了，撂挑子了，不仅是撂挑子，还要拆毁还要报复，这就太恶毒了。实际她没有报复，也没有撂挑子，而是咋呢？在尽着她的本分的同时在寻求着自己的悖逆行为，在逐步的熬炼中看见自己走的是保罗的路。告诉你说你是保罗来世，说你是保罗来世意味着什么？你的灵就是保罗，你就是保罗来了，保罗有结局吗？保罗是敌基督，没有结局了。告你说没有结局了，你还尽不尽本分吧！她还得继续尽本分。理智，你的理智恢复了，我就是保罗我也该尽本分，只不过是我知道我是保罗了我不做保罗，我看彼得的路怎么走。她能够寻求彼得的路怎么走，而不是活在保罗的性情里边，你说我是保罗我就不干了，这就是“倘若”，倘

若能行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神收回成命，未必不可。“若是人的良心与人的理智能恢复正常，在神面前就能成为合用的人了。”她怎么走过来的，原子弹怎么造成的，摆在你面前，叫你跟着她走。“只是因着人的良心一直处在麻木之中，人的理智从未健全而且越来越麻木，因此，人悖逆神的行为越来越多”，一开始我说超脱我怎么对待你呢？我怎么看你呢？我说你给我当老师呢。结果第一次解剖你假谦卑，你没有从假谦卑里出来，你把假谦卑当成一种享受，当成一种资本，你不仅不去背叛它，你还咋呢？还扩大它。我说，你扭伤腿了，神管教你了，管教你了你不是从里边去认识，恨恶自己，反而有了功了，摆开架子了，享受开了，成了有功之臣了。一直处在麻木之中，一次又一次处在麻木之中，我给你都交通了、揭露了，你还是如此的麻木。“人的理智从未健全而且越来越麻木”，理智，我说咱们做知心人啊，我和你交个心行吗？我说你太诡诈了，交个心就这么难？说了一次又一次咱都不能交心，不能坦诚做人。祭司弟兄交通说什么呢？同样是一块石头，如果你这个石头是透明的，这是什么？宝石。如果你这个石头是不透明的，还是硬的，这就是什么呢？顽石。如果再发出臭气来，那就是什么呢？茅坑石，又硬又臭。那你计划做什么石呢？计划做茅坑石？一直和你说，咱能交心吗？能说实在话吗？我给你说的是不是都是透明的啊？你和别人不透明，和我能不能做个透明人啊？不愿意做宝石，就愿意做顽石，这理智越来越不健全了。“因此，人悖逆神的行为越来越多”，你看超脱，悖逆越来越多，黑枣，不解剖还罢，越解剖越多，因为什么呢？你解剖我了，我记下仇了，记下仇了我就要报复了，良心没有发挥功用，什么发挥功用了，撒但的败坏性情发挥功用了。

“甚至将耶稣钉在了十字架上，又将神末世道成的肉身弃绝在家门之外，将神的肉身定为罪，又将神的肉身看为卑贱。”你说你是不是把神钉在十字架上了？神说把神钉在十字架上的单指宗教界法利赛人吗？你不是最佳演员吗？看见了没有？平平，怎么是把神钉在十字架上呢？你把神钉在十字架上没有？不接受神的救恩就是把神钉在十字架上，不把神话当神话待就是把神钉在十字架上，弃绝神的救恩了。“又

将神末世道成的肉身弃绝在家门之外”，神话和你说了几十年，我和你交通了多少，你实行一句话了吗？我告你说神喜欢诚实人，你做诚实人了吗？你做透明人了吗？你把神拒之门外，将神的肉身定为罪，怎么定为罪呢？你用你的邪恶思想来衡量神，不承认他是救恩，而是把他当作仇视之物。我叫你做个透明人，让你和我交心，老害怕我抓了你的把柄？看到你的丑相？怕啥呢？你的丑相能掩盖得住吗？把神当成对立面。“又将神的肉身看为卑贱。”这个话承认吗？怎么承认的？（SJ：揭露解剖不当一回事。）不当一回事，把神看为卑贱。和你说了一次又一次，揭露解剖、修理对付，圣灵作工作在你身上，理睬都不理睬，轻慢，看为卑贱。你是把神的肉身看为卑贱，就是把神的话看为卑贱。如果神在天空中和你说句话，是这个效果吗？（不是。）小小的一个粪土、蛆虫，一个受造之物对造物的主是如此的态度，你说神怎么忍受呢？人吃了熊心豹子胆了，这不只是豹子胆，比豹子胆大多了。“人若能有一点人性就不能这么残酷地对待神所道成的肉身，若有一点理智也不能这样狠毒地对待神所道成的肉身，若真有一点良心也不能如此这样地‘感谢’道成肉身的神。”感谢带引号，太残忍了吧？就我和你交通了多少，你就是这样地感谢我的，超脱就是这样回报我的，黑枣又是这样回报我的。几次三番地揭露解剖你，我是为了帮助拯救你，他们多少人在等待着说来解剖解剖我吧！我没有解剖他们，可我解剖刑罚你，这么对待你是最真实的爱，结果你是这样对待我的，你拆我的台，你就这样地感谢我？“太感谢我了！”“人活在神道成肉身的时代却不能感谢神赐给其这样好的机会，反而咒骂神的来到，或是对神道成肉身的事实一点不理会，似乎表示反对，似乎表示厌烦。”咱就不是似乎了，是实实在在的，做在前边就是反对、厌烦、咒骂，咱不仅是咒骂了，也做出事来了，直接拆毁了。“不管人如何对待神的到来，总之，神一直在不厌其烦地作着他的工作，尽管人对他一点不欢迎，尽管人对他一味地提出要求。”你说吧，我不管你怎么对待我，不管你在下边怎么拆毁、不作工，我一心就是想帮助、扶持你，我一心就是想把你带到正轨，我一心就是想让神话能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一心就想着把你带入国度。可你呢？你不进国度，你还站在国度门口拦阻住不叫任何人进去，你说恶毒不恶毒？你不配合我的工作也就罢了，你还搞着拆毁，工作安排下达不下去。“神一直在不厌其烦地作着他的工作，尽管人对他一点不欢迎，尽管人对他一味地提出

要求。人的性情已恶毒到极处，人的理智已麻木到极处，人的良心已经全部被那恶者践踏”，没有一点可取的地方了，全部被践踏。早已不是原来的良心了，成了啥了？狼心狗肺了。“人不仅不能感谢道成肉身的神赐给人类如此多的生命、如此多的恩典，反而因着神赐给人的真理而对神产生厌憎”，怎么对神厌憎？怎么起来反抗的？还不就是因为我揭露解剖你、修理对付你嘛！实际抓工作了嘛！如果实际不抓工作，叫你享受地位之福你还反抗吗？那你肯定是溜须拍马。还记得黑枣给实际怎么写信的吗？“您、您、您”，你也说过这话是吧？“您、您、您”什么意思？那也是溜须拍马的一种表现。（嗯。）什么是“您”呢？您老人家！习近平来了，习大大来了，你说做的什么事呢？黑枣写的什么呀？对实际不称实际了，称实际为长子，长子说了，长子怎么了，张口闭口就是长子，让人听着别扭。我告你说实际走的是长子的路，谁见证她直接就是长子？她现在正在成全的路上，你说的这个长子里面流露出来什么东西呢？一个是溜须，一个是阿谀、讽刺你，你不是长子吗，我叫你长子，一说长子说的，“我看你长子说的什么话，我看你长子说出来的是真理吗，我看你长子说的话下边他们都听你的吗，我拿你长子的身份我看他们谁敢不听！他们听了的话，我看他们信的是你的地位，你作工是凭长子的地位作工的，你以为是凭真理？”“反而因着神赐给人的真理而对神产生厌憎”，为什么产生厌憎呢？你神给我的是真理，可我今天看什么呢？你真理一来了就剥夺了我的肉体了，我就没有家庭了，你说我不厌憎能行吗？不恨恶能行吗？你说你抓工作呢，你叫我好好尽本分呢，我用这个时间好好尽本分，我家里边谁管啊？你太邪恶了，只想在神家尽着本分，不能叫肉体受任何损失，还要得着神的祝福与恩典。“所以人对神也产生了厌憎之感。人不仅不能为道成肉身的神舍命，反而从他身上‘挤油水’”，刚才咱举了个例子是吧，上班呢，在世界上上班八个小时，在神家呢？你能上够八个小时吗？四个小时，六个小时，算不上六个小时吧，上四个小时都是发埋怨呢！“向神索取高于人自己给神几十倍的利息”，咱就不要说你上八个小时、六小时了，你就上八小时，上十二个小时，你作的是些什么工？不要说你还应付糊弄搞欺骗，就是你好好作工，你尽心、尽意、尽力了，你就是尽上你的所能了你能做个啥？你有几两重？你就是全部用上做上，你也作不了多大工作啊！可你得到了什么？极重无比的恩待啊！永生，什么能换来呢？不说永

生，给你一千年的剩存，拿什么能得到呢？所以说，几十倍的利息。来，你说吧，让你当带领在你心目中你想什么？想的是神在灾难中把你惩罚就惩罚了？想不想这回事？不想吧！你想的我是效力的，一千年？不会吧，你想的是什么？你想的最少是剩存下来，再准确一点，我剩存下来现在还是带领，到时候最起码不是千夫长还不是个百夫长？我还不是个带领？你说野心大不大？“向神索取高于人自己给神几十倍的利息。如此的良心、如此的理智人还不以为然，还认为自己为神花费得太多，而神赐给他的太少。有的人给我一碗水便伸手索取两碗牛奶的金币，我在其室借宿一晚便索取超过这几倍的住宿费，就你们这样的人性、就你们这样的良心还想得生命？”“就你们这样的良心还想得生命？”就这样的带领工人作这样的工作？我说我来这儿作工了，找个家吧，家找不下，还想得永生？还想在国度里作王掌权？结果来这里一个作工的家都没有，我来这儿了没有一个家，神来了就有了？神来了没有枕头之地，你想进国度里边作王掌权，你说这野心是何等之大呢？我就不相信在这地方找不下一个家，找不下家是什么原因呢？都是信神的人，都是想在国度里剩存下来的人，最起码他们想活一千年吧？想大难不死吧？我就不相信没有一个想大难不死的人叫他接待两天他都不接待，你信这话吗？他就租个宾馆也要去接待。咱不要说你信神了，我去大街上，我说给你一千年寿命，你给我什么呢？我要求不高，我到你家过一年，给不给？（给一套房！）就我出上钱给你住宾馆，你住几天，来这儿不是说没家，是抢着要你呢！如果说你就不去作工的话，如果你站在肉体利益上说话的话，你站在神的对立面说话的话，那就不一样了。神啊，你只能赐福于我，不能向我索取，你来了你就剥夺我的呢，家是我的，孩子是我的，老公是我的，什么是你神的呢？你为什么要住我房子呢？那是我辛苦赚来的，你只能给我生命，你要和我要一点不行。太自私卑鄙了！如果你带领工人是这样的观点，你要想给神找个住的家，你说可能吗？这就和卖土豆一样，你这一关都过不去，你说到教会里边他们能买吗？不可能的。你在这儿卡住了，你这就是个阀门，你这个阀门不开，水流不进去，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就是咱的带领工人。神怎么说的呀？如果一个教会里边带领工人没有圣灵作工，这个地方怎么呀？埋葬死亡，这个阀门打不开，如果这个阀门打开了，这个带领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这个带领是追求真理的，他就能带领弟兄姊妹进国度。如果他不追

求真理，如果他是敌基督，他是与神对抗的，那这个地方别想救出一个人来。所以说，如果说这边这个带领是习近平，你说你能来这边找上一个接待家吗？你找上个接待家百分之百把你杀死不行，驱赶还驱赶不开你呢，你还来了，是吧？你要叫我在这儿当带领，我坐的就是地位之福，我就是独裁，你要是当带领你不要来，我是这儿的王，你来这里没位置，没房子，没有接待处，所以说有家也不能给你留，给你留了我的地位不保！实情是不是这样？（是。）如果你真把我看成是你的救星，把神看成是救星，“你要来了啊就把救恩带来了，你要来了啊就把福分赐给我了，我就能够永存了，就能剩存下来了。”不要说接待家、弟兄姊妹家，就把你家卖了你也来接待。可是呢，你自己观点扭转不过来，不要说卖你家了，你家的猪猫都不能动，这是实在话！“我接待只能是叫弟兄姊妹接待，叫我带领做接待，我自己还顾不了呢，我全家信没有收入，那你神给我个半家信，叫我老公出去挣钱去，我来接待。”那你说半家信能接待了吗？半家信有足够的理由，“神，你怎么不给我个全家信呢，半家信老公不让我接待，你给我安排个半家信又叫我接待呢，可能吗？不是我不爱神，是你给我的老公不行。”半家也不行，全家也不行，如果你的思想观点对的话，你是个人的话，你觉得你是个受造之物的话，有我的地方就有你神的地方，没有我的地方也得有神的地方！神你是在外到处漂流呢是吧？神你不来我家住来，你在外边作工也不没办法住在我家，那我就卖了我全家，你去哪儿我去哪儿，我给你租旅馆住去！”行不行？马大能不能做到这一点？（能。）马大能做到，可是呢，咱连马大都不如！你说说这人黑暗到什么程度呢，太邪恶了！白日做梦啊，你想向神索求多大的祝福，想享永生还想做官，反过来你自己连根毫毛都不愿意献上，我看下一回你这边有地方没地方。超脱，这边有地方吗？（有。）能找下吗？（多呢。）不要说大话，我看你下回有没有。如果我去教会转他三天我这样交通，你说我没有接待家？可能吗？十年八年二十年都有，他敢叫你走吗？神说了，此人勿动，神要在这个地方降下灾难，如果这个人在这儿，神能降下灾难吗？那你说你接待不接待吧，神要给这个地方降下灾难，神要把这个人救出去再降灾，好了，等你什么时候把人赶出去了灾难降下。那你赶吧，我不相信你和任何人去交通这句话没有一个人不接待的，可是到了你们这儿都是难题，连个接待家都没有。他是带领工人，为什么这儿没有接待家？他

是什么人他就想着别人也是什么人，他是什么也不想献上，他想着人家别人也是什么也不想献上，他这一关过不去他觉得别人这一关也过不去，所以下边也就行不通了，没有了。咱就不要说其它的，就不要说国度建造了，就说教会建造时期，缺一个接待家吗？（不缺。）教会咋呢？人家不说把家拿出来搞接待，人家带上钱去外边租上房子搞接待，可是我来你这儿听过这句话吗？哎呀，发愁呢，一说找接待家，愁得直摇头，抓耳挠腮，是人吗？这是带领吗？这不是带领，这是敌基督带领，神仇敌的带领，这是带领着什么呢？百万天使的天使长。你不是说带领着带领欢迎我的到来，欢迎神的到来。你看到我这儿什么也不是难题吧？（嗯。）话语成就一切。可你们这儿呢？什么成就一切？你们是有钱能使鬼推磨，我们没钱，所以说没房。

“就你们这样的人性、就你们这样的良心还想得生命？”还想得生命？能吗？“真是卑鄙的小人！人这样的人性、这样的良心才导致道成肉身的神各处飘零，无有寄居之处。”可怜不可怜？“无有寄居之处”，还不是定居，寄居都不行啊，都是所多玛啊！咱当带领的不是罗得，当带领的是所多玛城的人，你来这儿寄居是什么呢？是来做官的？让所有人来苦害他。这就是说，来这儿我寄居不上，为什么呢？是因为你是做官，你来做了我的官了，所以说你不能来这儿寄居，你寄居都不行，更不要说定居了。我是计划着来这儿定居的是吧，国度要降临在地上，你连寄居都不行。“若真是有良心、有人性的人，别说道成肉身的神作了如此多的工作，就是他不作什么工作人也该敬拜他，也该一心一意地事奉他，这是理智健全的人该做的，是人的本分。”我想起神交通的一句话，神说在中国大红龙国家被追捕，神听到风声不对赶紧跑了，跑到一个姊妹家，姊妹问：“你怎么到我这儿来了呢？”“呀，人家大红龙追捕呢！”“哦，原来你是神，还受大红龙追捕，你还得我保护你呢啊！”这是神，我今天来是干啥呢？是给你来交通、讲道的，我是来供应你生命的，我是来带你进国度的，你告我说没有接待家，我是来赐给你生命的，我是拿着大礼来的，你告我说没有接待家，什么意思？“你放下礼赶紧走吧，我只要礼不要人！”神说什么呢？就不要说我拿礼了，就不要说我赐给你生命了，就哪天大红龙追捕我呢，

我没有枕头之地了，来给我找个接待家吧，有吗？（没有。）更不可能了！这将来可就是事实，摆在你面前了，我的音频发出去了，大红龙追捕那是必然的，我是个什么呢？逃犯？我注定是个逃犯，总有一天我把我所有的都倒给你，我也没真理了。我来了说给我找个接待家吧，行不行啊？超脱，能给我找个接待家吗？（能行。）我是逃犯，我也没真理了，我把我的金银财宝都给你了，我也没用了，我看你怎么给我找接待家？现在说能行，真正成逃犯了，还能行吗！又想起超脱见了交警了，赶紧放下三轮就跑。（往事不堪回首。）不堪回首，还叫你保护我这个逃犯，你都不知道跑到哪儿了。下回来了我看看有没有接待家，早就说要来呢，因为什么来不了呢，因为这儿没有接待家，这就是咱带领工人作的工作，还不如没带领呢。我记得当初我出来作工的时候，我到处连转一个礼拜，一个月都转过了，一个地方转他三天，那时候聚大会，我去哪儿都有接待家，那时候没有带领，现在有了带领了连接待家也没有了。为什么呢？各个地方都有了诸侯了，还要你来吗？你就太多余了，你来了是不是要侵占我的王国呢？“多数人事奉神还讲条件，他不管是神还是人，他只管讲自己的条件，只管追求达到自己的欲望。”这就是吊丧了，是吧！（嗯。）只管讲自己的欲望。“你们给我做饭要厨师费，给我跑路要跑路费，为我作工要作工费，给我洗衣要洗衣费，供应教会要补身体的营养费，说话的要说话费，发书的要发书费，写字的要写字费，甚至我对付过的人还冲我要补偿费”，黑枣就是要补偿费是吧？“打发回家的人还要名誉费，不结婚的人还冲我要嫁妆费、年轻费，杀鸡的要杀鸡费，炒菜的要炒菜费，烧汤的要烧汤费”，神说这句话的时候，你们感觉是不是有点冤屈呢？超脱说什么了？我什么时候要过烧汤费啊，我也没有要过嫁妆费啊，超脱要过没有？（要过。）要过，怎么要的呢？我听听。（该跑的路跑了，该打的仗打了，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你还要冠冕呢，超脱为什么要嫁妆费呢？为什么我揭露解剖了她，她不悔改呢？（把悖逆当资本了。）她为什么会把悖逆当成资本呢？文婷，为什么？（全身心花费。）全身心花费了，“我把青春献上了，我把婚姻献上了，你神就这样对待我？就因为我这么一点悖逆你就不要我了？你也太小气了吧！神的大爱，你弟兄说成啥了，把神说得那么小气，可能吗？神就因为这个不搭理我、不拯救我了？我为神跑路，我为神献上青春，献上婚姻，献上所有，我已经一无所有了，你神还能不要

我？就因为有个这，神就不要我了？”小白为什么这样？小白不就是这话？“我就一点不顺服就不行了？”超脱，“我就这么一点悖逆就不行了？我倒要看看，我倒要给你弟兄见证一下，你看，我悖逆了，我就这样做，你看神要不要我，我给你站一个见证！”所以超脱她就觉得这些败坏不为过，不感觉害怕。她用青春费、婚嫁费补到这个上边，拉平了，我可以进你的国度了！我不是欠债的。她和神搞交易、搞交换，我拿上这点付出来补足这些不足，拉平了。“这些就是你们高尚而又伟大的人性，是你们那温暖的良心支配你们做的事，你们的理智在哪里？你们的人性在哪里？告诉你们！若你们这样下去我是不会再作工在你们中间的，我是不会对着一班衣冠禽兽作工作的，我是不会就这样为着你们这样一班人面兽心的人而受苦的，我是不会为着这样一班毫无拯救余地的畜生而忍耐的。”我苦口婆心，我的忍耐是有限的，神的作工是有期限的，神在计划毁灭全人类的时候，到实施毁灭人的时候是有一段期限的，这个期限是神留给人的悔改机会。在国度里边还有最后一次审判，这是不是最后一次审判？你还等待呢？再给你一次机会？不是说是神不拯救了，是咋呀？是这样的拯救拯救不了你，麻木自私，没有一点知觉了，本来你不是麻木自私的人，而是什么呀？你是畜生，因为你是人面兽心，神不再为这些人受苦，不再为畜生而忍耐了，不了。神怎么呀？掩面了，再不看这个世界了，不再抚慰这个悲伤的人类了。“我向你们背转之日就是你们死亡之日，是黑暗临到你们之日，是光明弃绝你们之日，告诉你们！我是不会向你们这样一班连畜生都不如的人大发慈悲的”，连畜生都不如，为什么连畜生都不如呢？就神说的，我养了个猪，还能杀了吃，我养个畜生能干什么呢？能杀了吃吗？只能给我带来祸患，还把我喜悦的人咋呢？挖坑。给我带来的是什么？给我带来的是祸患、是不安，一班畜生，神不会大发慈悲的。这一回来没有接待家，下一回来，再没有接待家，我还来吗？不来了。我听着你们给我交通没有接待家，我伤心。神来的时候啊，没有枕头之地，作工都快结束了，国度都要降在地上了，你们告我说没有接待家，这是什么话呢？没有接待家就没有接待家，证明这是什么呢？焚烧之地！埋葬死亡的地方！那肯定没有接待家，到处都是坟茔。我去了其它地方，都是抢着接待呢，“来我家吧，来我家吧”。有的地方我没有去她还重病了，还说“你们一来了就去那个地方，就不来我这儿！”来了这儿了是没有家。

“我是不会向你们这样一班连畜生都不如的人大发慈悲的，我说话作事有我的分寸，就你们如此的人性、就你们如此的良心我是不会作更多的工作的，因为你们太没有良心了”，不是你们没有良心，是太没有良心了。“你们伤我心太多了，你们的卑鄙行为太让我恶心了！”是不是太恶心了呢？我作了这么多的工作，竟然连个寄居的地方都找不下，是不是太恶心了呢？我想在这儿建立国度呢，我找了两个带领牧养这边呢，牧养两年以后结果我连个立足之地都没了，你说是不是太恶心了呢！“如此没有人性的人、如此没有良心的人是永远也没有蒙拯救的机会了，我是不会拯救这样的狼心狗肺的人的。当我的日子来到之时，我要将我那焚烧之火永远地倾倒在这些曾经惹我大发烈怒的悖逆之子的身上，将我永远的惩罚降在这些曾经谩骂我、曾经弃绝我的畜生身上，将我的忿怒之火永远地焚烧在那些曾与我同吃同住但又不相信我、污辱我、背叛我的逆子身上。”神说过，要他的民众起来反叛他。还记得说那个骑马的吗？大人小孩都死在了什么呢？马蹄之下。你再看这个话，“当我的日子来到之时，我要将我那焚烧之火永远地倾倒在这些曾经惹我大发烈怒的悖逆之子的身上”，当神作工结束的时候，当灾难降下的时候，神向人公开显现人都看见的时候，其它地方人家是赞美、歌唱神呢，你这儿呢？死气沉沉，没有一点圣灵作工。那个地方是赞美，这个地方是灾，下来这个民众，教会里边的这些人会怎么想？为什么走到这个地步呢？为什么我这儿是瘟疫的重灾区呢？为什么人家那个地方就没有呢？什么带来的？是我的带领，带领着我享受肉体之福背叛了神，不实行神话，只是叫我说“别起来，时候还早，刀枪棍棒别戳伤了你的眼睛，不用接待他，你享受下肉体吧，你也不容易，你是全家信的，他是半家信的，都有难处，你接待他他有环境，给你带来大红龙咋办？本来你一年能挣多少钱，你接待了他，还得给他租房子，还得给他腾家，你孩子去哪儿呀？你那房子租出去还能挣个租金，哎，你不留下点存款？十万八万留在家，灾难下来你吃啥、喝啥呀？你都拿出来接待了弟兄姊妹，都为神花费了你不活了？”这些思想支配着他自己的行为，他还在教会里边贯穿着，弟兄姊妹一听，“对呀，是呀，这实在一点啊，信神就得信实际的神，这不更实际吗？”所以，都活在了肉体之中，都在背叛着神，当灾难降下的

时候他们才警醒了！“原来啊，是带领工人不让我们把钱财积攒在天上，而是叫我们积攒在地上，谁知道地上还有强盗还有蛀虫。”哎，你积攒了十万，大红龙一垮，这十万成了什么了？鬼票子了。废纸，擦屁股都太硬，你这十万成了这了。你积攒了十万在保险柜放着呢，八国联军进来了，现在新闻看了吗？新的八国联军已经组合成功，就等着进来了，进来直奔你家的保险柜，十万二十万到了他手里了，你还想在灾中度过，没门！哎，接待神的时候你舍不得，你为你的后路着想，好，你着想去吧。你看是你主宰全人类命运还是神主宰全人类命运，你自己连你的过去与将来都不知道，你还想主宰呢？可笑！人家是为神舍上一切，你是为自己舍上一切。地位名誉享受了，钱财保守好，人家都积攒在天上，你积攒在地上。积攒在天上的，人家在那边是歌唱赞美，都活在神的臂膀底下，你是在黑暗之中哀哭切齿。你哀哭切齿了，你带下边的那些兵他们哀哭切齿的时候，他们心里怎么想呢？怒火、愤怒！怎么带来的？“为什么当时我的家产不积攒在天上呢？我要早知道成为一个卫生纸，我何必不献给神呢？我何必不搞一个接待家呢？那时候我何必去挣钱呢？那时候我坐在家里边交通真理，生命长大我现在不是在里面歌唱赞美吗？不是活在神的臂膀底下吗？怎么造成这样的呢？”左思右想，归根结底，原来是阀门给我关了！谁把阀门关了？超脱，黑枣。哦！这两个阀门把生命之河的水关了，在你们这里给我截流了，你把我的灵魂给断送了！一个灵魂？咱不要说下边了，光你下边你带领的这几个人就不放过你，一人拔你一根毫毛你都受不了，这个揪头发，那个揪胳膊，把你五马分尸了， 五个人就能分了你。我看到时候，你能承受得了？不用把你交给八国联军，叫你的民众起来反叛你就够你受了。咱今天享受地位之福，带来祸患，谁给你带来的？所以说，到时候你就死在马蹄底下，这不是假的！是神话要一一应验，你必须在马蹄底下，马要去践踏，你以为这些话只是给教会里人说的，你不在数吗？你没有进了国度你就是宗教界！“当我的日子来到之时，我要将我那焚烧之火永远地倾倒在这些曾经惹我大发烈怒的悖逆之子的身上，将我永远的惩罚降在这些曾经谩骂我、曾经弃绝我的畜生身上，将我的忿怒之火永远地焚烧在那些曾与我同吃同住但又不相信我、污辱我、背叛我的逆子身上。”咱是不是“同吃同住”呢？（是。）是不是不相信我呢？（是。）“污辱我、背叛我的逆子身上”，我把你往神面前带，叫你下来把他们带到神面前，

结果你背叛了我，你带着百万天使背叛神。“我要将所有的触及我忿怒的人都扔在我的惩罚之中，将我全部的忿怒都倾倒给这些曾想与我平起平坐但从未敬拜我、顺服我的兽身上，将我击打人的杖放在那些曾享受我口之言的奥秘、曾享受我看顾、曾与我争夺物质享受的畜类身上，我是不会饶恕任何一个争夺我地位的人的，我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与我争吃争穿的人的。”是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嗯。）同吃同住，但又想和我平起平坐，享受和我的福分，享受冠冕、地位，神得荣耀，你也想得荣耀，我在这儿得荣耀，你也想得荣耀，你得荣耀也行啊！可以，那你该怎么办？你得与神站在一起，高举神的宝座，你如果说能和神站在一边，高举神的宝座，那你就与神同得荣耀。知道什么是同得荣耀了吧？（嗯。）同得荣耀怎么说呢？是你在实行神的权柄的时候，在为神作工的时候，神维护他的名，维护他的作工，你是去维护的，你也同时得着了荣耀。（嗯。）你想平起平坐，你想得着荣耀，可是你从未敬拜神，顺服神，不想敬拜神，不想顺服神，还想得着神的荣耀，你说可恨不可恨？这是不是个兽？你想叫下边人听你的话，叫他们听了你的话以后规规矩矩的，可是呢你还不想顺服神话，那你叫他们顺服的是不是就是鬼话？（嗯。）如果你顺服神话，你要求他们也顺服神话，那他们是不是就等于顺服你呢？这就同得荣耀了。那你说我在这儿说话这么坚定，不管我是揭露解剖还是修理对付，有没有人敢起来反抗？（没有。）没有人敢反抗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实施的是神的权柄，我实施的是真理，你不能反驳，你不能反抗，你反抗就是反抗神。就和摩西一样，二百五十个首领，你不听反抗，你就不是和摩西过不去，你是和神过不去，必死无疑，这叫同得荣耀。“将我击打人的杖放在那些曾享受我口之言的奥秘、曾享受我看顾”，咱是不是享受神的奥秘呢？（嗯。）享受了看顾，够看顾保守了吧？给你免去了多少撒但的试探，比起教会里边没有揭露解剖的人，你享受了多少？“曾享受我看顾、曾与我争夺物质享受的畜类身上”，曾与我争夺物质享受，咱争夺物质享受了没有？咱这边的JW如何，咱去年不知道，现在如何呢？去年教会拿过东西来，你们在半路就能够拦截了，经过上边支配了没有，你们就能私自划分，咱什么事情也能干。我在这儿说了，你们得通过实际的安排了，实际安排了，那你去安排，实际在这儿没有点头，你没有划分的权利，不是给你的，不是给教会的，教会不能代表神家。“我是不会饶恕任何一个争夺我地位的

人的，我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与我争吃争穿的人的。你们现在都平安无事，你们现在都得寸进尺地向我索取，当忿怒的日子来到之时你们就再也不会向我索取了，那时我让你们都尽情地‘享受’，我让你们都嘴巴啃泥，你们永世都不得翻身！这些账我迟早都要‘偿还’与你们的，我希望你们都能耐心地等待这一天的到来。”听了这话难受不难受？叫你耐心地等待这一天的到来，现在还给你们悔改的机会，给你这些机会看你是耐心的等待神怎么“偿还”你呀，还是该悔改呀！神说，你要想看见神的大能，要看怎么去惩罚全人类，神说你何必受这个苦呢，用不用受这个苦啊？

456　神是从人的实质来变化人的性情

1　变化人的性情应该从认识人的实质来变化，从人的思想、从人的本性、从人的精神面貌这些来改变，从根本上来变化，这样人的性情才能达到真正的变化。人的败坏性情的根源是因着人已经撒但的毒害、践踏，人的思想、人的道德、人的见识、人的理智都严重遭到撒但的破坏，人抵挡神不明白真理是因人根源的东西都已经撒但的败坏，根本不是神原来造的那样。

2　所以变化人的性情应先从人的思想、人的见识、人的理智来改变人对神的认识，也改变人对真理对真理的认识。生在经败坏最深之地的人更是不知什么叫神，什么叫信神，败坏越深的人越不认识神的存在，败坏越深的人的理智、见识越差。人抵挡神、悖逆神的根源都是因着人被撒但败坏了，人的良心麻木，道德败坏，思想腐朽，精神面貌落后。人对神的爱、对神的顺服也都失去了。人的理智失常，人的性情都变成了畜生一样的性情，对神的悖逆越来越多、悖逆越来越重，但人还不知道也不认识，只是一味地抵挡、一味地悖逆。所以变

化人的性情应先从人的思想、人的见识、理智来改变人对神的认识，也改变人对真理的认识。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性情不变化就是与神为敌》

李霞问题：

4 为什么说我的进入和别人的进入台阶有差距呢？

老师回复：

你有三个孩子，一个孩子在外边不是杀人就是放火，这是作恶的。一个孩子他不杀人放火，他只要在家就是看电视，是贪恋肉体的。还有一个孩子是帮你刷锅洗碗，妈：还有什么事需要做呢？（有啥事都干。）这是不是三个？咱信神了，应该干啥呀？敬畏神远离恶，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先远离开，放下它，不作恶了，也就是你先不杀人放火了。你就是在家看电视也好、打游戏也好，你不要给我招惹是非，这是不是当父母的对孩子唯一一个最基本的要求？不作恶了！可当你看到孩子坐在那儿看电视的时候，人家孩子上学去了，念大学了！你在这儿看着电视，也不知道帮我做做家务，不会洗锅、不会做饭，做做也是应付了事，你看着就心烦，不会替你操心，这是第二步。有的孩子他就问你，这个锅怎么洗？这个事怎么做？这是不是又一个台阶，这是不是一个生命的历程？这就进入到第三步了。

那你说你在这儿和她争夺地位，她不尊重我了，我不尊重她了，还在这世俗缠累里边，你这个表现和家务事产生关系了没有？和父母产生关系了没有？和家庭产生关系了没有？（没有。）你还在家门外边打闹！厮杀！再一个，你为自己的肉体、名誉争斗，在外边杀人放火，只想着玩得痛快，还去赌博、抽烟、喝酒。现在呢？神交通解剖敌基督，是让你不要做敌基督，你不要在外边杀人放火，你不要在肉体缠累里边打闹厮杀。应当咋呢？首先不作恶，来到神面前、来到神家做个顺服的人，哪怕啥也不干；或者好一点要做个忠心效力者，默默无闻、勤勤恳恳；或者我不默默无闻、勤勤恳恳，我就被迫去刷个碗、洗个锅，但是，我坚决不能和弟兄姊妹争夺地位，搞拆毁。你看人生，她什么本分也不好好尽，为了地位，搞拆毁是吧。小明，不是有点懒吗？他有点懒，但是他不在外边招惹是非，不给你在外边打架，虽然有点懒，少做点活，但比在外边赌博的要好多了。

神那次交通说敌基督，你不要拆毁神的经营，拆毁神的经营和神家无关无份。现在交通啥呢？交通的是假带领，假带领和敌基督是不是又有区别了？那我刚才举的例子就是说，你在外边招惹是非、作恶的就是敌基督，你争夺地位，都要他们听你的，那你就是站了神的位置了，其实就是争夺神选民，你吃着神的，喝着神的，然后跑外道。你看小明，我也不和你争，我也不和你抢，我能多休息我多休息，我能干上十分活我干五分活，这比你在外边抢夺人要好得多。所以说今天又拔高了，说什么了呀？（假带领。）假带领比敌基督强多了，敌基督是作恶呢，假带领是什么？假带领他不作恶，他也不作工，这就是刚才跟你说的坐在家里看电视、打游戏的。把敌基督处理了，下一步是啥呢？那在家里坐着的这个人，坐在家里打游戏、看电视也不合适啊！那就是你在家，你不能打游戏、不能看电视，要干点正事，你就洗个碗啊！收拾收拾家啊！干多干少不说，你作为带领你就干带领的工作，你要干不了，你就不是个带领，带领基本工作做不了，不配做为人。那你就做个驴、做个马，名义是当驴做马，就是说你在外边干些活，翻个地、砍个柴，你要在家你就干在家里边的活，上档次的

活，同时做什么事都能寻求，这就把台阶分开了。分了几个台阶？（三个）。现在咱正走在哪儿？正走在家里边的，把家外边的赶出去了，敌基督赶出去了，假带领呢？他没有作恶，神对假带领还是一种拯救，这个听懂了吧！所以说你如果还在外边，所做的与尽本分没有关系，就如宝宝与贝贝，他们去年和你一样在这争夺，这就是第一个台阶了。现在不谈这个了，咱们谈的是啥呢？第二个台阶，和本分有关的，今天你尽本分了没有？你忠心了没有？那狗咬狗两嘴毛的事从今往后不谈了，狗咬狗的事，你去外边谈去，咬去吧！（这就是和神的经营不挂钩。）和神的经营不挂钩，你就不属于神家人，你正常人性没有，你还怎么能称是神家人呢？在神家，首先你得有正常的一个外表的好行为，外表好行为都没有，你怎么能算是神家人？外边人即使不信神，也有外表人性好的，人家有不抢不夺的，这多得是啊！外表行为好的情况下，来到神家承认神了，承认神目的是要得福了，是吧！想坐着享受呢，享受也罢！你还能一直坐着享受？现在不行了呀！你长大了得干些活了，你不能每天起来玩，一步一步，最后要达到啥呢？爱神至极，不仅仅是说你起来干活，还得用心干活，不仅用心干活，还得咋呢？在家里边操持家务，爱神至极，与神相合，与父母相合。父母每天起来不是说干完活就行，他还得盘算，一年干多少活？赚多少钱？盖什么房子？给大孩子要娶媳妇，给二孩子要念书，把这个心操起来。当你把这个心操起来的时候，你和父母的心是不是相合的？那你是不是就是神的儿子？爱神至极，这就是一步一个台阶。当你看见人家走在上一个台阶的时候，你在下面还为你的地位厮杀，你说还有意思吗？而且厮杀到头来，最后是啥？神说过，人与人之间互相残杀，不需要我来灭他，他自己互相效力，自己把自己残害死了，灭亡了。

（就是说跟他们在一块聚会的时候，我说聚会聚啥呀？交通啥呀？心里老有怯场的这种东西。）第一个，因为你在外边吃喝嫖赌，父母给你打电话说让你回来，你怯场，回家干啥呢？回去让我干啥呢？人家父母过生日了，过大寿了，人家见父母给父母送礼了。你呢？你怯场呀! 在外边赌博怎么回去见人呢？你在外边杀人放火了，哪能回去

见人呢？就怯场，就没办法回那个家，对吧! 那在家里呢? 他也怯场，是吧! 在家看电视了、打游戏了，他也没正事干，但是比你在外边还好一点。人家谁才不怯场啊？（做儿子的。)每天在家里搞家务了，和神相合了，和父母相合了，父母想什么他就干什么，一天忙活的就是父母想干的这些，你说他还怯场吗？父母说让他回来，嗯！我赶紧回去，我把这些事情回去给父母汇报一下。今天看看这些小弟弟、小妹妹谁还看电视了？谁玩游戏了？谁还在外边打闹了、放火了？赶紧带回来教训教训他，为什么每天起来还给父母招惹是非？这样，你还怯场吗？你就要着急的赶紧聚会，着急他们的情形，这就涉及到真带领、假带领了。真带领让你咋呢？了解每个人的情形，你管了几个人？只有这四个人，你是不是更应该了如指掌，你几个指头数不清吗？四个手指哪个长哪个短，长什么样的？不应该知道吗？这才能说你是带领，这才能说是有头脑的人，眼睛看见了，分辨了、认识了、记住了，你就有思维、头脑。如果你自己几个指头都不知道，那是用脑的人吗？你当带领你下边这四个人谁有什么特长？知道不知道？谁是什么情形？消极了？软弱了？背叛了？准备做犹大呢？还是准备追求蒙拯救被成全呢？他们走的是哪个路呢？这些人哪个是可训之才啊！哪个能代替我的位置啊！可这个是你最可怕的，因你是嫉妒人，就怕别人代替你的位置。如果提拔你走的时候，你才寻求谁能代替我的位置呢？不提拔你，就是不允许有任何人能代替你的位置。他能代替了你的位置是好事还是坏事？所以说就因为这个心里暗算开了，那你这个暗算，是不是与神作对呢？神说我看哪边有金子呢？你说，没金子啊！没金子啊！因为你看见金子你赶紧按，然后你把那个土露出来，你说你看你看哪个是金子啊？咱就是作恶的了。咱要把金子露出来，拣选出来，你如果说，我在上边啥也看不见，下边四个人谁是什么情形？我不知道。神说你有几个指头？我不知道，你藏起来了。我说，你是残疾人，你有几个指头？你藏起来我能看见吗？你就不藏起来我也顾不上看啊! 对吧！人山人海，张三李四，几个人，我能看见吗？所以叫你去找吧！你有几个指头，你下边人是什么？好了，出来个金子，提出来，这个人能当个带领，这个人能当个裁缝，把他提拔出来，这是不是提拔人的原则就有了？这是带领的职责，你每天不在这里边寻求，你在里边寻求啥呢？他不听我的，他小看我了，每天活在这个事情里边，这是带领该做的吗？这是敌基督该做的。一个是情

形，一个是提拔人，还有生命长进，对神的认识，他们的生命长进就是你的责任，他们每个人的工作上是不是做到位了呢？他们工作上的缺少是什么？需要什么？你求真求细了没有？你检查了几遍呢？这是不是你应该抓的呢？可是你怎么呢？我不能抓，我抓他，他又要抓我呢！为了他不抓我，我就不抓他，我不说你，你也别说我，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咱都起来混，这什么带领？这是不是不作为呢？成了猪带领了。（没有正义感。）这就不是正义感不正义感，这涉及不到正义感，这涉及到你作工不作工。

假带领有一个特性是什么？ 神说："人太懒惰会有哪些表现、特征？第一条，他不爱动，像乌龟似的，做什么都慢慢腾腾，磨磨蹭蹭，能歇就歇着，能拖就拖。第二条，不愿意操心，谁爱操心谁操心，人家不操心，嫌操心累，他觉得太忙肉体得吃苦，总是不能按时吃饭，肉体享受不着安逸。第三条，稍累点儿就不行，心里怨气就大了，不愿意受苦付代价。第四条，做什么都没常性，没毅力，作任何工作都不能坚持到底。一时高兴图个乐呵、图个新鲜还行，如果长久地就这么坚持，起早贪黑、废寝忘食，总那么忙碌，肉体总那么累，总那么操心，精神总那么高度紧张、高度集中，心总不能闲着，时间长了就不行了。偶尔也能到田地里去视察，开始种地时挺有劲，感觉新鲜，时间长了感觉累了，就受不了苦了，一看每天都这么累，活儿还枯燥，没什么意思，不好玩，就不去了。再看看哪儿好玩，什么事好玩，就换个地方。这就是没常性。第五条，总找借口，不作具体工作。一到作具体工作需要他付代价、肉体受苦的时候就推托，找借口说自己忙，就不到现场，打发别人去，让别人代做，自己干呆着等结果。"这五个表现就是个懒，恶人是敌基督，懒就是假带领。和咱刚才举的例子是不是相合上了？杀人放火、点火放炮的在外边是啥呢？恶人、敌基督；在家看电视、玩游戏是什么人？假带领。刷锅洗碗那是啥呢？忠心的；持守家务的、管理的，那叫带领。这没疑问了吧！你说实际怯场不怯场？（她不怯场。）为什么不怯场？她每天事情安排得满满的，这个地方怎么工作？怎么不合适？谁还有什么问题？谁情

形不对着了？谁打岔搅扰了？她得去处理、去安排，所有安排人家听不听啊！得叫人服吧！人家服谁了？人家服神话呀！还得找神话呀！

2021年3月2日

4　解剖犯罪根源

让他们看见你的好行为，对照他们的所作所为，不知不觉就认为他们做了坏事了，用你的经历来带他们，是吧？（嗯。）你只是把你的言行举止说出来了，我怎么做了，我怎么与人作对的，只是把这种做法说出来了，但是还没有把根挖出来。什么是根呢？（存心、目的。）哎，对了，存心、目的、源头就是根，你没有把源头拖出来，不管是他们揭露出来的也好，或者是你认识到的也好，你看见了，你只是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了："你看我做的这个事，我拆毁神经营了，我怎么拆毁神经营的。"你只是把人眼睛看到的这一面给人阐述出来了，让人看见你拆毁神的经营了。现在你得把源头给说出来，那什么是源头？咱刚才说了，存心、目的、观点、源头，能听明白吗？（听明白了。）（那她当时交通的为了地位脸面，争强好胜不是源头？）争强好胜，地位名誉这是一个总的概括，没有细节。（那细节应该是啥呢？）心里的争战，是什么支配你这么去做的？（人生：我说一下我的这个流露，看是不是呢？我一开始在别的教会作工的时候，感觉自己行，作工的时候就释放自由。一说来这边作工，要见实际，我就不愿意了，心里就开始有了防备，不想和实际配搭，因为我听说实际这些年一直是一线指挥，我的心就倒了，好像她是大才，我是小才，好像就配搭不上人家。所以弟兄你一说让我们俩配搭的时候，我说我不想和她配搭。心里想：在下面教会的时候，人们都仰望我了，那我和实际一起配搭，人们就不仰望我了。刚开始弟兄说我会认识，不管我嘴上怎么说，心里还是觉得自己是走子民道路的。可是和实际一配

搭，总感觉实际比我强，我不能让她压着我，心里有嫉妒，嘴上还不说，争强好胜，一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弟兄说我不作工作，我感觉自己下教会的时候也说了，我也在做了，总是认识不到，什么叫不作工作。我从本性实质里去认识，什么叫不作工作，虽然看着外表做了，但是心态、出发点是错的，当她谈的时候，我不是迎合，是嫉妒。认为她说得多，我说得少，我去教会交通的就是这方面，那这不是细节？）你看神说得罪神的不是人做错一件事，或是说错一句话，而是人的观点、存心。 有什么事情，认识自己是认识什么呢？就是认识自己里面的存心、观点、态度，抓这个根源。你说出来的这些东西，是你外表的一种行为、做法，你是这么做了，你是这么说了、承认了，知道这是一种恶了。只是承认了，但究竟是怎么恶了，这个恶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没有说出来。

好比说一个人人性恶不恶、好不好，那就得看他做了什么事了。好比说邻居家的鸡跑到你家院子里了，你给抓住杀掉吃了，这个恶是人眼睛能看见的恶。你看你说的，实际说什么了，我说什么了，我做的就是拆毁，我和她就是对着干，这是人眼睛已经看见的事实，你是把外表的一种做法给说出来了，根儿、源头、出发点你说不说？你说，他把人家的鸡给杀了，为什么杀？当时他心里是怎么想的，挖这个东西。这个鸡进了他的院里了，啄了、吃了他什么东西了，把菜园子里的菜都啄了，吃完了，拉屎在他家，结果跑回家下蛋了，他们邻居之间还成了仇人，他心想：这邻居，一天起来就不管这个鸡，把这个鸡都赶到我家了，是出于这个原因，他把这个鸡给杀掉吃了，这是出于一种报复的心态。还有一种情况是无冤无仇，就是因着贪吃贪喝，每天心思里就琢磨，看谁家鸡在附近，快快快，进来吧，有鸡飞到他的院墙上了，鸡不下来，他都要勾引，快下来吧，快下来吧，往地上撒一把玉米，等鸡一下来，就把鸡抓住杀掉吃了。性质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了吧？从外表来看，都是把人家的鸡抓住杀掉吃了，但是性质不一样，一个是心里不平衡，我把你鸡吃了，是一种报复，另一个是出于一种引诱、剥夺，引诱鸡下来吃他的玉米，然后再把鸡杀掉吃了，是一种强盗、偷盗，在家门口的一种偷盗。性质就不

一样了，哪个恶呢？（引诱的这个恶。）这个恶吧？引诱鸡，把人家鸡杀了吃了。还有的是看见别人的鸡进了自己家门了，外面没有人看见，就悄悄地杀了，还有的是只要鸡进了我的院子，我就不放过。还有的是在墙上了，就把鸡引诱下来，杀了吃了，恶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但是从外表来看是一样的。（弟兄，那你说我是属于哪一种？）我不是说你属于哪一种？我是引导你认识一个方向，你认识要从存心、源头去认识，心里的心思意念是怎么想的？我的这个心思意念是与神作对的，我的心思意念是邪恶的，这个才是真实的认识，不是外表、外皮的一种认识。你所说的，我看见是外表、外皮的一种认识，没有从内心去认识。是不是？你从内心里认识了没有？就好比你俩争战的时候，你心里是清楚的吧？争战的时候，我就是和你过不去。（争战的时候，是因着实际交通上去了，我心里就觉得没有面子，就着急了。）急的时候就把这些话说出来了，做出来了，对吧？（嗯。）这个时候的心思意念就在想：你让人们都仰望你了，谁都看不起我了，我怎么才能把实际给拿下来呢？我怎么才能败了你的兴呢？我怎么才能和你平起平坐呢？（这个我当时还没有想，还没有认识到有这个东西。）说的就是这些东西,这就是支配你说话做事的源头，有了这些东西才驱使你做这些事了。没有这源头，你会做这个事吗？（我怎么还认识不到呢？）脸面地位是外面整体表现出来的一个外观，从外面看是一个大的轮廓，你就是为了虚荣脸面，这是一个大的方向，但你得有细节，心里面的争战！她交通了那么多，人就一直看着她了，没有人看我了，你说我这个脸往哪儿放了，我看看她哪句话说错了，怎么能抓住她的问题呢？等她说错了，好不容易才抓住她说错了！于是你赶紧说：“不对！”你这个“不对”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让他们看看，这里还有我的存在了。她不对！她不对！你们看看，我能发现她说得不对，你们不知道吧？你们看她还有不对的地方，她还有不完美的地方！（老师说我走的是子民的道路，你们不能听她的，她是保罗，是不是在说这个呢？）对，就是多种原因在心里争战，为什么要看你的心思意念呢？心！这就是你的心思意念！而你说的是心思意念争战完以后，你做出的一个决定来，说了“不对”这句话。可是在你自己来看，我心思意念上就没有那么多的心思争战啊！为什么没有心思意念上的争战，因为你已经形成一种习惯了。关于习惯，咱以前交通过开车的这个例子，刚开始学车的时候，一挂档，二

踩油门，三怎么怎么走，刚开始的时候，还念口诀了，就像念乘法口诀一样，二二得四，四四一十六，是吧？等你习惯了以后，还念口诀吗？不念了，手到擒来。也就是说你为了你的脸面嫉妒纷争，为了自己说话，为了显明自己，已经是习惯性地把人打倒。打人养成一种习惯了，一看见别人不如你的意，就捣别人一拳头，当你捣人拳头成了习惯以后，你再去打别人的时候，你还觉得自己是在打人吗？没知觉了，不用考虑了。还有咱常说的一个例子，学徒工拿上冬瓜学习剃头了，剃完了以后，把刀子往冬瓜上“咔嚓”一插，当他养成一种习惯以后，给真人剃完头了，也是“咔嚓”一插，习惯了，就不考虑了。你现在说话、做事成习惯了，你就不考虑争战了，手到擒来。所以说，你与她对抗，你与她争战，你拆台，这是手到擒来的，所以说你就没有去思考这些。挖根，挖根，就是挖你里面的这个心思，你的父亲。神说你的父亲是谁啊？在你的心中有一个秘密，连你自己都不知道，这就是你的父亲！连你自己也不知道，你知道什么？你就是知道自己的虚荣脸面。（你说了，人生只有把实际打倒了她才能变了。）这是借口，人生在打实际的时候，难道她真的不明白今天信神要打的是真理的仗吗？知道不知道？（知道。）哎！她知道！她和你说的是一种借口，她是为了给自己找一个说辞，不要让别人攻击她说你看我这人多么恶，让别人看见她有尚方宝剑，是弟兄说了，我懦弱，让我把实际打倒。现在不管怎么样，你看我敢打你了吧！（是。）用这个话来安慰自己，为自己逃脱罪责。神说：“ 如果你很善于原谅自己，很善于宽待自己，那我说你永远是一个得不到真理的懦夫，而且你的过犯会永远不止休地缠着你，使你永远做不到真理的要求，永远都是撒但的忠实伴侣。（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过犯会将人带入地狱》）”因为你每次都能找见说辞，弟兄说了我懦弱，让我懦夫变精兵了，我能把实际打倒就行了。找了这个说辞，在这个保护伞下面，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你就是明白真理站正义的时候，我能把你打了，你就是非正义的时候，我也能把你打了，我装这个糊涂，我不明白，我不知道，习惯性地打。（我没有感觉自己装糊涂，是不是做出这个事了是装糊涂？）这实际上是不是装了糊涂了呢？你当时没有想装糊涂，因为这是你心思意念上的掺杂，我和你说你把她打倒，你心里是清楚的，是让你用真理把她打倒，对吧？可实际上你用真理把她打倒了吗？（打

不倒。）事实就证明了，从存心怎么看，一个是从源头来看，一个是从作工达到的果效上反过来看。

什么是邪？什么是恶？什么是败坏？什么是污秽？邪，知道什么是邪了吗？假带领与敌基督之间的区别是什么？（敌基督邪恶、阴险，假带领只是不作工作。）假带领是不作工作，作不了工作，是懒惰。敌基督里面带了一个邪、一个恶，为什么说敌基督邪？（不走正道。）不走正道，怎么不走正道呢？心思、意念，他有他的想法，他有他的思维，他用他的想法思维去做一件事，这就是邪了。假带领是不做事，真带领是做事了，神怎么说，真带领怎么做，敌基督不管神怎么说，总要绕着弯地做，一绕弯子这就是邪了。我说来，把实际打倒，用真理把她打倒，这是正面的。如果是真带领，用真理把她打倒，这是正面的。如果是假带领呢？如果是老好人，看见你不听话，我就不打你，我不得罪你，我就顺从着走，这就是个假带领。那邪呢？为了我个人的虚荣脸面，在神的经营计划里搞着个人的经营，搞什么经营呢？我要维护我个人的虚荣脸面地位，你打实际了，你是在什么情况下打实际了呀？是实际作了恶了？实际给教会里面带来祸患了？你在什么时候和她对着干的呀？她越交通劲儿越大，弟兄姊妹越注意听，眼睛越仰望她的时候，你的怒火是不是越大？是不是？（嗯。）对她是不是越愤恨？越嫉妒？当你嫉妒愤恨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开始为你自己做事呀？为自己谋福利呀？那你的心思意念就出来了，噢！大家都看着呢，我怎么做才能扭转这种局面呢？那你就开始找岔子，抓把柄了，那时候你的存心、目的不是为了见证神，不是为了荣耀神的名，不是帮助弟兄姊妹，不是协助她，不是与她配搭，那时候，你的心思意念就扭曲了。虽然说你是在信神了，是在尽本分了，但是那个时候你的心思还在想怎么尽好本分吗？你的心思意念就是我怎么能把她打倒，这个听懂了吧？心思意念邪了，歪脖子看表，这就叫邪、恶。心邪了！那心思意念里出来的观点就变了吧！歪脖子看表，观点变了，就开始为自己做事呀！观点变了以后，有的人能背叛，哎呀，我这个错了，我不能这样做，能克制自己，管制自己，我信神了，我不能拆毁神的经营，我一想，神看着了，我想为自己谋利

了，可是神看着我了，我不能做这个邪恶的事情。这是克制住了，说明你仅仅是邪的，没有做出事来，你的观点卡住了。如果说你的愤怒出来了，你压不住，心里面还没有神，看不见神在看你，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就自由了？你自由释放了，那邪恶就支配你的言行举止了，你就开始想我怎么才能打岔她，你就要开始说了，当她说出一句话的时候，你就开始“不是，那个是怎么回事！”你说这么多“不是”的意思，其实就是想拦住她的嘴，她在说什么话的时候，你不是想着怎么帮助她，你是想着我怎么堵她堵她堵她，你就把她放在了对立面。邪，支配你做出事来，那就成了恶行了。在她尽本分的过程中，就成了拆毁，人家是在高举神、见证神了，为神家作工了，咱在这儿打岔，怎么打岔了？本来一个聚会聚得好好的，但因着你的两句话搅得聚会聚不成了，思路打断了，弟兄姊妹听也听不清了，一下午的时间白白浪费了。这个时候正是有圣灵作工了，你两句话打住了，作不成工了，这是不是恶行啊？圣灵看着了，神在那边看着了，撒但也在那边看着了，撒但在那边是嬉笑了！哎呀，又有我的一个傀儡来了，为我办事了。可神在那边看着这是拆毁、搅扰我的家了，把今天的一个聚会给搅扰了，你太恶了，信着神，跟随着神，又做着抵挡神的事，所以说这就是恶行。

你在和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你没有把里面的心思意念给交通出来，你只是把外表的一种做法，告他们说了，你看我为着我的虚荣脸面，拆毁神的经营了，我抵挡神了，甚至你连你抵挡神了也没有看到，只是说你拆毁了搅扰了，你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平平淡淡地就说过去了，时间长了以后，又养成了一种什么习惯了？你会把你的这种过犯、犯罪、抵挡，当成了一种资本了，信神就又拐了弯了，原来这样是信神啊！去了哪儿以后，把我怎么拆毁她的这些表现都说出来，我和实际打了，她说什么了，我给打回去了，你看我为了虚荣脸面地位，为神家工作造成了搅扰，别人听了你的这些话，会怎么看你？人生是不是在认识自己了呢？你又一次“认识”自己了，他们在你的这个认识自己上找着“路”了，好了，我知道了。等到下回他们也拆台，把正面的打了以后，也会说：“我搅扰教会了，我拆毁了，然后我认识

了。”这是不是“认识”自己了？人家都“认识”自己了，你仰望她不仰望？人家生命是不是进步了？那人会不会把这个过程当作了信神的过程？当人人都起来见证的时候“我怎么怎么做了”“我拆毁了”“我作恶了”，心里面其实是暗喜的，他高兴地以为他找见了一条路途，今天，终于找见路了，他心里会痛苦吗？不会痛苦，因为什么？因为在尽本分的过程中，虽然嘴上说自己拆毁了，说自己搅扰了，但是在说的这个过程中，反而又得着了一个“荣耀”。得着什么“荣耀”了？别人又开始高看你了。认识自己了，自己给自己找见了一个路途，我又上了一个台阶了，有进步了，有这种感觉吗？（我们听了人生交通就是这样认可的呀。）对，就是这样认可的，你也是这样认可的，他也是这样认可的，下次跟随的那个人也是跟着这个人，这样一步步地走了。（她再不这样去做了，再没有这个性情说要和谁去斗了。）即使是你再不这样做了，那也只是一种做法，不做了，我不能这样做了，从根源上能解决了吗？

（人生：就是认识到神给我摆设这个环境的时候，心里流露出来了，我心里知道不对，我能返回去恨恶自己，咒诅自己，我怎么是这么个东西呢？能克制自己，不能这样做了，以前就没有这个意识。）对。现在流露出来的时候能返回去克制了，不能这样做了。神说，得把你的恶行从萌芽状态就解决，彼得是怎么做的？彼得不放过他的一个心思意念。那今天就是让你能抓住这个心思意念，这个心思意念出来的时候，你就把它灭了。让你认识就是认识你的心思意念，你的存心、源头、出发点，从这些地方扭转了，才能从源头上改变了，你才能变了。你给他们交通的时候，你能从源头上交通了，他们才能心服，才能把他心底深处他自己看不到的那种邪恶给揭露出来，就是他的父亲和他是怎么说的？他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只能从他的源头出发点上来看，把他的源头揭露出来，这就是他父亲和他说的。晨晨听懂了吗？（嗯。）你听懂了吗？（听懂了。今天你解剖出来了，我只是说了一个外表，今天只是不敢再去做这个事了，没有把背后的根源说出来，其实我就没有认识到，脸面地位是表面的，背后的邪恶我没有认识，有邪才能出来恶，才能做出事来，是不是应该从这个根源

上认识进入呢？）对。咱今天信神了，本来应该是敬拜神了，是一个敬拜神的场地，可你是在敬拜神的过程中，搞着个人的经营。来，好了，聚会了，弟兄姊妹来敬拜神了，弟兄姊妹在交通的时候，你的心思去哪里了？我是在敬拜神了？那就不是在敬拜神了。实际讲得那么好的时候。我这脸面该往哪里搁，敬拜谁呀？开始敬拜自己，把神放到一边了，这还是在信神吗？在信神的过程中，搞着个人的经营。“实际一直这么交通，你俩怎么看我呢？晨晨怎么看我呢？我以后的面子往哪里搁呢？”这个心思意念该不该有？（不该有。）不该有，这个时候你已经是背叛神了。什么是顺服神呢？就一个心，姊妹在见证神了，我也得见证神，怎么高举神见证神，怎么荣耀神的名，把弟兄姊妹带到神的面前，一心想的是把工作作好，根本没有想个人的前途命运，你把自己的前途命运总挂在心上，不管你去了哪个环境，去了聚会点上就是考虑，我的前途命运，我的虚荣脸面往哪里搁，实际这样，他们就没人仰望我了。就这一个“没人仰望我了”，这就是邪恶的心，这就是撒但给你送的邪恶意念，这就开始争战了，这时候这些意念，你就不能让它存在，要是存在就已经是在背叛神了。背叛神了，你就开始为自己图谋福利了，我怎么能扭转这种局面呢？怎么能让别人不小看我呢？这个时候还有神吗？没有神了，这个时候撒但已经住进来了，在聚会点上的时候，在和人配搭尽本分的时候，撒但住进来了，你想想你会做什么事情？你做出来的肯定是魔鬼做的事，咱那时候就成了撒但的差役了。然后你再做出来，那个时候你的心就不是在想我怎么能把这个本分尽好，在交通解剖姊妹的时候，怎么能让姊妹听懂，神的心意是什么，我怎么能把她带到神面前，你想的不是这个，你是想我怎么做才能让姊妹看我一眼，怎么高看我，不要高看她。所以说，你作出来的工，你说出来的话，就是为你自己做的。她谈她的进入了，那我就谈谈我的经历。她的进入还没有谈完了，你就谈你的经历，你也不拆毁，你就谈你的经历，你比她高，抢话题。在外表来看，虽然在抢话题，都是在见证神，但里面是不是还是在争战？你能交通，我也能交通，我不比你差！如果两个人真正和谐配搭的时候，那她在交通见证的时候，她哪里卡住了，你还能帮她一下，还能抬抬她，两个人共同见证，等她说完了，我再接着谈我的经历，为了共同的一个方向和目标。可你从外表看，她在见证，你也在见证，可心不对啊！她在见证的时候，你在这儿找毛病了，看她哪里说

错了，当她说错了以后，你再见证的时候，你把她的那个错给点了出来。在配搭的过程中，你把她的这个错给点出来，是想干什么啊？是不是想把她踩在脚底下，来见证自己？这是不是邪恶？如果是在一个正常的配搭过程中，谈不谈对方的失败之处啊？不谈，因为我们两个人是要把作工对象带到神的面前。如果我们是在聚会了，这里面有个什么问题，当面谈出来，提出来，这是帮助扶持。如果别人有缺陷你和第三者去说，而且这个第三者还是作工对象、福音对象，你再说的时候，你把她踩在脚底下，你完全就是为了让人高看你，你完全就是为了让福音对象心目中有你的地位，从外表看，你是和她在争夺地位，其实你是想争夺福音对象的心，那你就是与神在争夺了。因为她是想把弟兄姊妹带到神面前，让他们在心里面能仰望神，他们能仰望神，是借着实际看到的，你在这儿不是高兴，神得荣耀了，而是觉得实际有了荣耀了，你就产生了一个嫉妒心，我还要让你们看见，我还比实际强，开始争战了、争夺了。

你这个时候的心思就开始支配你的言行举止做事了，从外面看，你做的那些事是搞拆毁了，是搞你个人的经营了，这是别人眼睛能看见的。你现在交通的这些只是放在桌面上的，是别人能看得见的这些事，可咱挖的是什么？是根源、观点，你信神的态度，你信神是为了啥？从这儿开始，如果我给你交通，你还停留在："好了，我意识到了，我这是拆毁，姊妹说话，我不能打岔。"那你是种克制，我不这样做了，克制这代表着什么？伪装。克制是一时的，再给你换个环境，你克制不住了，就爆发了，你取不了根儿。从看事观点开始，从根源上开始，你来了是为了敬拜神，一心是为着神，爱着神，做什么是考虑神家利益，从源头上就考虑神家的利益，那你还考虑个人的前途命运吗？当你不考虑个人前途命运的时候，你所做出来的一切都是正面的，里面就不存在邪恶了，这就是不存在邪了，这就是信神的方向，一切都是为了神家，这个方向是不邪的，方向不邪，你做出的事就不邪。你嘴上说是为了维护神家利益，可是你心里搞着歪歪道，这就邪了，这就是邪恶，这就成了敌基督了，是走敌基督道路的。如果你本性就是邪恶的，就是搞个人经营的，那你本身就是敌基督，如果你本

性不是，你是走这条道路的，你可以变，可以背叛自己，把老己钉在十字架上，不按自己的这种心思意念实行，背叛它，那这样你就走在正道上了，这叫洁净了，把你原来的那些东西取缔了，这就洁净了。现在作的就是洁净的工作，如果你前面的这一步工作没有，你只是说我怎么做了，这个表现是恶行，这是个伪装，这是披了个外衣，是让别人看见你长大了，但实际上你的性情没有变，更会伪装了，这下能听懂了吗？（嗯。）你再跟上人生学上两天，你也学会伪装了。

（因为我们俩这段时间交通的就是这个，有的时候我说人生了，人生就说："不管晨晨怎么说我，我能从正面领受了。我不恨她，她说的都是为我好。"我还想着，呀！人生就是变了。）这还是外边的一种做法，她怎么好？好在那儿？如果人生能说出细节，晨晨说我了，从源头上把我的败坏性情挖掘出来了，给我带来了正面事物，她是为我好，我得感谢她。这个时候你感谢她，是真实的。你现在能说："她都是为我好。"现在你能有这样的一个状态，是因着什么？是因着实际和你的这个事实，摆在了你的面前，你处于一种不得不服的状态，你还和她较劲吗？不较劲了，事实已经摆在你的面前了，你还较劲了？这叫服了，这不叫认识了，你不和她打了是因着服了。就是两个人较量了，有句话说高手过招，有没有过三招。（三招过后显高低。）三招过后显高低，你不过三招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就是刚开始人生就好像没过这三招一样，不是没过三招，也过三招了，但是你身量没有，你没有的时候，人生你知道谁是高手吗？本身你就不是高人，你就不会分辨，你遇上个高人，你也不知道她是高人，你遇上个低人你也不知道，人家高人一点就能看三招，是吧！一点三招就知道你是什么人了，你刚开始不知道。所以说你看到实际了，你也敢和她较量。为什么说初生牛犊不怕虎，人生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敢和你过三招，是吧！等和你过了三招以后，然后再有个事实显明，摆在眼前了，你已经趴下了，事实摆在眼前了，你不行了。你还和实际打斗吗？不打了吧？那还和实际在这儿争夺地位吗？不争了，实实在在地看见你的地位是比我强的，我还和你争了？不争了，不斗了。那我现在还和晨晨争吗？我和晨晨差不多，还争什么？那经过这一件事情，"咔嚓"，

我还和晨晨争？已经把我打到无底深坑了。你看我多丢人败兴了，我还和晨晨争了，人家晨晨最起码没有说我和实际去打去吧！还没有和实际过三招，还没有打死吧！所以说，我在晨晨面前也是低人一等。你这儿的一种服，是看见事实，你在做法上服了，不过三招了。不是说我信神了，神是卑微隐藏，神来做人的奴仆侍奉人，咱人呢？是不是更应该坐低凳子？你不是认识自己了，从根源上认识自己就是个蛆虫、粪土，自己是个受造之物，没有什么可夸的，没有什么可狂的。你并没有真实的认识到这儿，这是一个台阶。能听懂吧？（嗯。）我的意思是你们不要停留在外边的认识上。

神定你的罪不是根据你说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是根据什么？存心、态度、观点。就好比今天人生和实际打了，从外表看是不是说错话了？做错事了？神不是看这个，神是看你在什么情况下，在什么背景下你说的这个话，你说话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你是为了纠正她的错误观点了，但是你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的名，你的目的、方向是正的，你是为着神了，那你就是正义的。从外表看着不对，可神不看外表，神看的就是你的存心、目的、观点。如果你的存心、目的、观点是错误的，你没有和实际对着干，如果你是假捧她，溜须拍马她了，从外表看，你和她是相合的，但你的存心是想露她的丑了，或者你想巴结她了，这是不是也是邪恶呢？神是看你在做事的时候，是什么存心支配的，是什么源头。你去给他们交通的时候，你把这个存心、目的、源头见证出来，把存心、目的说出来的时候，同时也是在解开了你心里的那个黑暗面，你的存心无非就是为了把别人踩在脚下，显你的高，你说你是无心的，真的是无心的吗？你是有心有意这么去做的。当你把这些说出来的时候，别人才能服你，才能有路，不然的话，别人也和你一样，在表面上认识："哎呀，我狂妄，我自私，哎呀，我败坏。"那最后有收获吗？真的听懂了吗？（就是说，以后她再去交通，帮助别人的时候，不要再去说当时的做法，就说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对了，就说为什么要这么做，是什么支配她这么做的，你里面的那个存心，为了达到什么果效？你是为了神家利益还是为了个人利益，信着神又搞着个人的经营，为了自己的虚荣脸面又做了这样

的事，拆毁了神的经营，神在那边儿看着了，撒但在那边儿看着了，你说我做了什么？你说我是不是太邪了？你说我是不是胆大包天？你说我还是受造之物吗？

（人生交通的时候，就说当时我也不想这样，不由得我就表演了这个，神让我看到了我多邪恶，以后就不敢了。）而且，她还理直气壮，我也不想这样，我打实际，我还难受着了，你说我们每天在一起了，我就得打她，你说我难受不难受？可我憋不住，我也没办法呀，我也控制不了呀。什么控制不了？不就是邪吗？你把你邪恶的这个毒素挖出来，你还再说控制不了吗！你说你为什么苦呢？我也在做呀！我也不想这样做，我也难受了，可就要这样做呀！还想让你同情她。这就好比摆了一盘素菜，一盘肉菜，神让咱多吃素菜少吃肉，可你嘴里含块肉还流泪了，太苦了，没办法啊，我这个嘴要吃了，你说不让嘴吃？不吃，这么香，你不让我吃？她就流着泪，痛苦地吃下去了，她痛苦什么呢？她痛苦的是有肉不让我吃，我吃了，你还让我得癌症。而另一个人的面前也是一盘素菜，一盘肉菜，他不吃肉也痛苦，但他痛苦的是什么？我得实行真理，我得吃素菜，我不能满足肉体，我背叛自己的口欲。我看着肉吃不上，我心疼不疼？看着她一口一口地吃了，我自己吃着素菜，肉都让她吃了，我就不能吃？我吃了还得病，我还是吃素菜吧！难受，心里难受，可是那个吃肉的心里也难受，她难受什么？你说这个肉我不要吃？我吃了你就让我得病，可是我爱吃肉呀，心里痛苦，有肉放下不让我吃，让我去吃素菜？这不是折腾人了？这不是害人了？肉也吃了，吃了以后心又不安，痛苦难受了吧？（嗯。）敌基督痛苦不痛苦？就是刚才说的“送上门”，她痛苦不痛苦啊？看着实际打我了，我不说？她打我了，你说我心里难受不难受？你说我不把她打倒，我心里能舒服吗？就让我服在她的权下？就让我吃素菜？我是谁啊？不行，我必须得把她打倒，没办法呀，我心里嫉妒呀，我看见这个肉，非要吃，我得满足呀，我得抓她个把柄吧！这是个正常人的理智啊，我抓她不应该吗？她那么打我了，我就不应该回击她一下？我吃个肉不行了？把这个肉吃下去了，难受了，得了三高了，你说痛苦不痛苦？我处处和实际对着干，一说，你们就

说我和实际对着干，我怎么对着干了？我又不是有意对着干的，没办法呀，那个情况下，我控制不了啊，痛苦不痛苦？痛苦，吃的时候痛苦，吃进去以后更痛苦，一生痛苦，我有什么办法呢？没办法，都痛苦。但是她在痛苦流泪的时候，你要分清楚，她是什么痛苦，流的是什么泪？是鳄鱼的眼泪？还是善良的眼泪？是为了顺服神，站见证而受的苦？还是与神争夺受了苦？她吃肉是在与神争夺的苦，为什么有肉你不让我吃？我就吃一点怎么了？我就吃一点肉你就让我得三高！我放不下。神啊，我还想吃肉，吃了肉你就真让我得三高？里面还有试探、对抗！那我就吃了，我要是吃了，你让我得三高，那你公义不公义？你就愿意看着我这么痛苦？惶惶不可终日了，这是不是更邪？不能只听她说痛苦，她一说痛苦难受，你就没招了，她泪汪汪的，她的那个泪一流下来你就觉得她好可怜啊！她的那个泪一流下来，你更应该去解剖她，你太可恨了，你打不了神，和神争夺不了，还急得流泪了，你说你可恶不可恶？你把实际打不下来，你把她踩不到脚底下，你痛苦流泪了。你这样解剖，你看她能接受得了吗？你给她解剖出来，她不得不服你。（她的存心、目的，你给她揭不透。）神说敌基督，什么都清楚明白，就是实行不出来。她还和你说我什么都知道呀，我就是敌基督，我也要传福音啊，把自己放在敌基督的位置上。神让你做敌基督了吗？那种感觉好像是神让你做敌基督似的，谁让你做敌基督了？你背叛了，不就不是敌基督了吗？你不愿意背叛，你不吃肉，不就不得三高了吗？就有素菜了，难道没素菜？是你不愿意吃，还说因为我是敌基督，因为我是吃肉的，我就得吃肉，我就不能吃素。用这个比喻，来对照一下，为什么人在犯罪的时候也是痛苦的？你看我解剖蹦蹦的时候，蹦蹦痛苦了吧？你看他的那种眼泪，是不是吃肉的那种眼泪？为什么不让吃，吃着肉他都痛苦得不行。

476 行为再好不等于性情变化

伴唱：哎……行为再好不等于有真理

1　神作工拯救人不是装饰人的好行为，神作工是为变化人的性情，让人脱胎换骨成为新人。所以，神审判人、刑罚人、试炼人、熬炼人都是为了变化人的性情，让人达到能绝对顺服神、忠于神，正常地敬拜神，这是神作工的宗旨。

2　人有好行为不等于能顺服神，更不等于与基督相合，行为上的改变都是根据道理、凭着热心做出来的，并不是根据对神的真实认识，不是根据真理，更不是根据圣灵的引导，即使有时受点圣灵支配，但不属于他的生命流露，更不等于人认识神。

3　行为再好也不能证明他是顺服神的人，不能证明他是实行真理的人。行为上的改变是一时的假象，是发热心的表现，不属于生命的流露。人有好行为不一定有真理，人有热心只能凭道理守规条，涉及到实质的问题没有真理的人就解决不了，道理代替不了真理。

——摘自《基督的座谈纪要·外表的改变与性情变化的区别》

5　主宰与安排的关系1

神话："一个人的诞生是一个孤独灵魂来到人世间体尝人生的开始，也是造物主为一个灵魂安排体尝造物主权柄的开始，当然这对于一个人或一个灵魂来说是认识造物主的主宰、认识造物主权柄、亲自体尝造物主权柄的极佳的机会。人的一生都在造物主为其安排好的命运规律

中生存，对于任何一个有良心、有理智的人来说，在一生几十年的光阴中达到承认造物主的主宰，达到认识造物主的权柄并非难事。由此，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在几十年的人生阅历中达到认识人的命运都有命定，体会或总结出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应该是很容易的事。在人认定了这些人生体验的同时，人会逐步明白人的生命是从何而来，明白人心灵的真正需要是什么，明白什么才能将人带上真正的人生之路，明白人活着的目标与使命应该是什么，人也将会逐步明白如果一个人不能敬拜造物的主，不能归服在造物主的权下，当人面对死亡的时候，即当一个灵魂再次面对造物主的时候，他的心灵必会是无边的恐惧与不安。一个人生存在人世间几十年都没有明白人的生命是从何处来，也没有明白人的命运掌握在谁的手中，这就难怪人不能坦然面对死亡了。一个经历了几十年人生对造物主的主宰有认识的人，是对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有纯正领受的人，是对人为何活着有深刻认识的人，也是对造物主的主宰有真正体会与经历的人，更是能够顺服在造物主的权柄之下的人。这样的人明白了造物主造人的意义，明白了人应当敬拜造物主，人的一切从造物主而来，也必将在不久的一天归还给造物主；这样的人也明白了人的生是造物主的安排，人的死是造物主的主宰，无论生还是死都在造物主的权柄之下命定。所以，当一个人能真正明白这些的时候，人自然会坦然面对死亡，也会坦然放下所有的身外之物，欣然接受与顺服即将来到的一切，迎接造物主为人安排好的人生的最后一关，而不是一味地抗拒，也不是一味地恐惧。如果一个人能把自己的一生当作体验造物主的主宰、认识造物主的权柄的机会，当作尽到一个受造人类的本分、完成自己的使命的一次难得的机会，人必然会有正确的人生观，必然会活在造物主的祝福与引领之下，必然会行在造物主的光中，必然会认识造物主的主宰，必然会归服在造物主的权下，必然成为见证造物主奇妙作为的人，也必然会成为见证造物主权柄的人。不言而喻，这样的人必然是被造物主喜爱悦纳的人，这样的人才能有坦然面对死亡的态度，才能欣然迎接人生的最后一关。很显然，约伯具备了这样的对待死亡的态度，也具备了能够欣然接受人生的最后一关这样的条件，顺利地走完了他的人生路，完成了他此生的使命，归回到了造物主的身边。”

这里边有一个关键话啊！“这样的人也明白了人的生是造物主的安排，人的死是造物主的主宰，无论生还是死都在造物主的权柄之下命定”看这一句话，人的生是什么？是安排。为什么这么说？这安排和主宰之间是什么区别？咱揣摩，人的生是造物主的安排，人的死是造物主的主宰，为什么说，生是安排，死是主宰呢？生与死之间有什么区别？什么叫安排？安排、摆布给你说了，这是一个安排，这安排里边有主宰，是吧？这是神整体的一个主宰。但是说，安排，为什么在这说安排，不说主宰呢？是因为在灵界的事情呀，神那时候怎么说的呀？在灵界它不敢越雷池一步，是因为它知道如果抵挡了神是什么结果。但在这物质世界呢？神给了人自由意志以后，人有了自由选择，而且你看不到灵界，你就敢放荡，你这么一放荡，又有了自由意志的选择，那神给你安排去做什么，你还听不听？（不听了。）那神给你安排下的任务你能完成了吗？完成不了。那也就是说，在物质世界，神安排你，安排不下去，能不能听懂这个意思了？那安排不下去该怎么办呢？那只能主宰了。这是认识一下安排和主宰的区别。你看，用谁打一个例子呢？先知约拿，悖逆的约拿。神说：“约拿，你去尼尼微城，告诉他们一下，再有四十天就颠覆了啊。”这是对约拿的一个什么？（安排。）这是对他的一个安排，他去不去？（不去。）不去，就有了啥呢？就把他放在鱼肚子里，把他放在鱼肚子里这是个什么？（主宰。）神不和你说话，主宰，那你不去是吧，行，鱼把他吞吃了吧，吃了以后，你进了鱼肚子了，没有活路的时候，你寻求神不寻求？你去不去？（去。）因为你想活，你就去呀，这是神的主宰。神安排你做这件事，在神那边，神只要话一出这个事就成啦！为什么呢？因为神有这个权柄！你无法超脱神的主宰！你可以不听他的安排，但是说你无法超出神的主宰！你在他的主宰之中，你是不是被迫的？最后还得接受他的安排？（嗯。）主宰安排分不开，里头互相之间又有关联，最终你是不是接受安排了？接受安排了。是怎么接受的？是在主宰之下、权柄之下，你是被迫接受的，认识一下安排与主宰。咱以前常说啥呢？神的主宰安排、主宰安排，主宰安排连到一起了，你不明白主宰是什么意思，安排是什么意思。工作安排，工作安排下去了，你实行了没有？你没有说工作主宰，这句话就不对了吧，主宰不了，只能是工作安排，安排不下去了以后，你办不了，然后神再兴起环境来主宰你。所以说，人的生是因着神的安排。神交通的那个和尚，你

如果说守住那个诫命，守了多少次呢，三次以后你就怎么呢？在人来看他是升天了，在神那边怎么说呀？他就可以在灵界留任当差，他为什么可以留任当差？他再受多少苦，他能守住！他有一个害怕！所以说，在灵界当差的这个人，他要比在世上当差的任何一个人要强多少？强几万倍！一个是他的人性，他达到这个品德了。他不仅是说一次来到这人世间，多次来到人世间都能接受啦，这个人性达到这个程度了，你才能去灵界当差。你当一个小鬼，在咱来看是小鬼，在物质世界这个人是不是升天啦？升天了在灵界里边是一个小鬼当差，那个小鬼去叫谁死，他敢随便叫谁？不敢啦，指派哪个人去生，他敢不敢抵挡？（不敢。）一个是这个人的人性、本性，他对一个诫命能守得住。对这个世间呢，好比情感、钱财、地位、名誉，他能为了守这个诫命，能把这些放下，他能把这些放下，你说在灵界是不是更能放下呢？灵界里边就没有这些东西，然后在灵界还能看见神的安排、主宰。他看见了是害怕，所以说，在灵界他不敢越雷池一步，在这个情况下，那神所安排的事还能出错吗？（不能。）那就是将军发号施令，安排你去哪儿，攻，你就是明知道上去是死，指哪打哪，只能是服从命令，是吧！一举手，命令下去了，丝毫没有你考虑的余地，你就执行去了。当一个人是这样的，那在灵界呢？更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的生是神的安排，你什么时候出生这个时间神安排，你出生在什么家庭神安排，神让你去哪个家庭，小鬼他就赶快去办。你出生的家庭里边，你有什么样的父母，什么样的家庭，预先给你准备好了，这是一个安排，赤身而来。

咱再看神的主宰，人的死是啥呢？是神的主宰。神说这死有多少种死法呀？有的人说是一生百病缠身，但是他可以长命百岁！有的人你看见他健康，可是怎么呢？青年夭折，突然间不在了。有的人死于天上，有的人死于地下，坐飞机的死了，下煤窑的死了。还有人死于什么？火中，有人死于水中，就说你该什么时候死，你该怎么死，都有命定。有的人死无全尸，有的人是死在亲人的眼目之下。有的人死，是因着他使命完成，摩西他的死是使命完了，有的人死是死于非命。咱以前交通过说，为什么说死于非命？（被人杀了。）被人杀了就是

死于非命？被神击杀、被神处理了，被神击杀了，这个就是死于非命。为什么说死于非命？在命中注定你不是这一天该死的，结果因着你这样做你就该死了。你好比说，谁呢？在历代以来看见有谁呀？犹大，犹大该不该那时候死呀？因为神当时没有计划让他当犹大吧？是把他当成门徒待呢，但因着他的本性让他走了这条路，偷吃钱袋里边的钱花，所以神就给他把这个安排给扭转了，那就不用外邦了，那就由你来出卖吧，就把这事安排在他头上啦，那他这个死，他就死于非命，不是原来命定的他那个归宿啦！还有咱说的那个任长霞，这就是死于非命！这是啥呢？不管你死，怎么死的？还是死于非命也好，这是因着什么呢？是神的主宰而不是神的安排！为什么这么说？刚才我举的这两个例子听明白了吧？为什么说是神的主宰？你的死是根据你的人性，再根据你的一生之中，神对你的安排，你是怎么实施的。如果你对神的安排是一种顺服、接受，那你这个安排就是啥呢？按照原来神给你安排的这个命走完，这就是顺服神的安排。可你说，有哪个人能完全听从于神的安排？他能不能认识神的安排？（不认识。）为什么？被撒但败坏以后，人都为什么活着，为钱财、地位、名利，因为这些左右着人，人都为这些活着的时候，他就与命运在干啥？他就与命运抗衡！他在与命运抗衡的时候，就是不顺服，也就是不接受神的安排，可是他不接受神的安排，他又超脱不出神安排他的命运，所以就活在神的主宰之中。你要往东跑，来，拉拉你往西走走，你往右跑再拉拉，来，回到这个轨道上来，那你往左跑的时候，往回拉你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不顺服。）不是不顺服，你要往左跑的时候，神命定好你是要去见证神了，你去传福音了，可是你愿意走这条路吗？不愿意。你在路途中你会东奔西跑，你会怎么呢？追求钱财，呀，我想赚个钱吧！呀，我去谈个恋爱吧！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所想，是吧？在这不同的时期你流露出来的悖逆，如果说，神要用你，在神的经营中你扮演一个什么角色？要让你传个福音，要让你去一线，可是你在路途中，你不愿意接受，你想啥呢？你还想赚两个钱，你去世界赚钱去，那这个路通不通呢？（不通。）但神管你吗？（不管。）你想去赚钱神告诉你说你不能去啊，和你直接说吗？（不说。）不说，神只用事实与时间来与你说话，这就是神的主宰。你要赚钱，好啦，想要出去赚钱，那你去吧，然后就怎么呢？让你碰得头破血流！往回拉你的时候用什么拉你呢？不和你说话，用武力、摆设环境，所

以，往回拉你的时候，你碰的都是头破血流！搞对象呢，让你搞一个，一个不成，或者说，搞一个就让你家破，越搞越坏，让你走投无路，被迫走上了这条路，这是怎么走过来的呢？这是神的主宰。神给你安排什么样的家庭，什么样的环境，是根据什么呢？根据你的使命，还得根据你的人性，来给你安排什么样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下才行。

追求真理的人，你是不是得有要强的心呢？得有要强的心、得有向上追求的那种心志，你得有心志，没有心志的人行不行？（不行。）不行，也就是说，没心志的人神没法用。祭司弟兄说，一个是心志、一个是意志是吧？心志和意志。祭司弟兄说："我要看准一件事呀，十头牛也拉不回来我！"这是叫什么？心志。心志指的是什么？向往、追求方向、追求目标；意志，就是你追求的毅力，说的就是你的毅力。祭司弟兄说，十头牛拉不回来我，那这是什么？这是毅力，他向往的这个方向，十头牛拉不回来。那神要用的人，必须得用一个这样的人，得有方向有奋斗目标！还得有啥呢？有意志！没有意志他碰上两个钉子，他不走啦，这种人没法用。有个姊妹呢，跟随神了，特别心强，心强这代表什么？争强好胜！争强好胜里边有一点是什么？往上够，没有争强好胜的人，没有往上够的心志，就是烂泥扶不上墙，所以争强好胜不完全是坏事，这里边有好的成分，第一她往上够，也就是说，女的就是女强人，男的就是男强人，是吧？在人当中当个强人！这个强你强在哪？一个是强、一个是意志。也就是说，神要用人，就得用一个有心志的人、有意志的人、有毅力的人。在用这个人看见这个人的人性，神要给他安排一个环境，来到神家，来为神效力也好，让她体验人生也好，这就临到了安排，安排了家庭、环境。那家庭环境得安排什么？工人阶层是吧？不能太多，不能让她背叛，还得让她来到神面前。一个争强好胜的人，一个有向往心志的人，让她来到神面前你说难不难吧？败坏的人追求钱财、名利、地位，受这些熏陶感染以后，她去世界会追求这些东西，追求进去以后出不来，那她还能信神吗？不能，所以，既得有这些心志，还得拖住她，不能跑喽，那就是说，让你出生时得了病，因着她有那心志，出世以后了她

就有一种病，病痛缠身，就让她怎么呢？让她不敢离开神。把你放在一个信神的家庭里边，父母引导着你，或者再摆设周围的环境引导着你，你信神吧，神是耶稣，赐给人恩典，医病赶鬼，你信了就能得好，因着你想得恩典的这个心，因着你想剩存下来，有了信，你是为了得福而信的，也就借着这个你来到了神家。可是来到神家了，你的追求奋斗目标变了吗？（没有。）那时候的信叫什么？叫信仰，就是挂名信，但是你的心志不变，争强好胜的心不变。从小因着有病，就得许愿吧？许什么愿呢？哎呀！神你给我看好吧！看好这个病呀，我愿为神一生花费，会不会说这话？（会。）她敢应付吗？她敢给你说，我为你花费五年十年八年？她只敢许愿一生，一生之久！她不敢应付，为什么？直接涉及到她的命啦，只能以生相许，这个生是什么呢？一生！以生相许！好了，你许下这个愿了，神是不是在那边就记住了。到了长大成人该用你的时候了，你人在长大的时候，同时你的野心也在不断地长大，你要追求什么？你要追求事业，追求事业的时候，神能让你事业亨通吗？（不能。）不能。你要追求家庭，姊妹想有一个好的家庭，找了一个对象，在女的看见一个好的一个对象的时候，这个对象叫什么呀？叫白马王子！你说她看准一个白马王子，你说她这个心给谁？（给白马王子了。）还会给神吗？她给了白马王子，在她给了白马王子的时候，心向着白马王子，你说神能让她结婚吗？白马王子还是个不信的，不能让她结婚，那怎么办呢？但是不让她结婚，她还看准他是白马王子，你说神怎么办？（白马王子死于非命。）白马王子死于非命，哎呀，你会从灵界看事，说对啦！所以呢，在她和白马王子还没定婚呢，刚是两个人许下了诺言的时候，承诺的时候，形影不离，白头到老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一场车祸发生，酒后驾车，死于非命，车上坐了几个人，人家都没死了，就是白马王子死了。你说这个姊妹心寒不寒？神啊！神啊！怎么说呀？畜生、野驴、癞蛤蟆那么多，他们不死，就恰恰把一个白马王子死了呀，神的公义在哪儿？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在哪儿？白马王子他做什么了？一切都是好的，你为什么要取掉他性命呢？心里边对神产生了什么？埋怨、怨言，看见神办事不公。心好强，一个白马王子取缔啦，她心里边翻腾！首先这个家庭破碎了，看见不如人，是吧？事业呢？又不如意。但是她服气吗？她不服气，神不让你在事业上如意，也就是神要主宰你周围这环境，没有这个条件，你和人家当官的，和

人家好单位，没有任何关联，你进不了这个渠道，这是不是神摆设的呢？也就是神的安排、摆布、主宰。可是这个人服不服？（不服。）不服，她自己想办法。那时候自己想办法的是谁家妻子呢？亚伯拉罕妻子干了个啥？神告诉她赐给她一个孩子，十几二十年了，没有动静，那能行呀？还是靠自己吧，用侍女来生了一个孩子，这就是与命运抗争。那这个姊妹干啥呀？那你既然神不给我摆设，那我自己就寻找啥呢？出路！寻找出路、寻找事业、追求钱财、名誉！

这两年来什么钱好赚啊？这几年的什么比较发达呀？（网络。）网络比较发达是吧？这两年哪个产业比较赚钱呀？（房地产。）房地产产业比较赚钱，你说你能看见房地产，你说她一个精明强干的人，她能看不见？争强好胜的人她能看不见？所以说怎么呀？她还要参与啥呢？炒房，炒房。你说吧，这就叫好强，家还没成，白马王子没了，还是个女士，她还要做个女强人！我不能低于任何人！你别看我是个女的，我不能低于你男的，你要支起一片天来，要有房、有车，娶媳妇！我一个女的，我也得有房有车！可是有这个条件吗？没有，没有怎么办呀？现在社会呀绞肉机，只要你愿意进绞肉机就能让你进，没钱人怎么呢？也能办有钱事，干什么呀？（贷款。）贷款，你说贷款她就贷款。（当小三。）你怎么能想起当小三了？你说的啥话呀你？（想办法进绞肉机。）女强人，当小三是女强人吗？我给你交通说什么呢？根据她的人性让你去看事，她什么样的人性，神要用什么样的人，提前是不是人性给你说了？要强的人，有心志有毅力的人，这个人她选择看事的方向、看事观点、态度，我给你把这个前提条件给你说了，你就能借着这个事看她下步路该怎么走，她会怎么走，这你是不是就能看到了？可你怎么看了呀？啊？你看她是个小三，你说这是个女强人办的事吗？就是她要当女强人，女强人她还要面子，啥叫女强人了？当了小三还叫女强人？还有面子？所以她就想尽一切办法，她得有房有车，房地产现在正好是炒房，房子嚓嚓一涨价，几万几万是吧？她参与炒房，没钱了不怕，我借款，我贷款，信用卡透支，来回倒腾，我就不相信了，别人一个月挣上两千，我就挣不上个三千？我比谁差？总觉得自己比谁都强，你能弄的事情我也能弄了，我也可

以做，所以说这个姊妹就是怎么呢？把房给买下了，房子有了，随着年龄也增加了，一个房子多少万了？七八十万，又有了外债，你说她还这个外债是不是吃力了呀？那她现在应该需要啥呢？外债还不动，你要知道现在她还是什么？单身。你就是有房有车，别人还看不起你了，你是什么？孤家寡人，多大了你还是个什么，在你心里边，你虽然有一个白马王子，可谁知道你这个白马王子在哪儿？谁怎么看你？你多大了，你不成家，你是不是有问题？还得考虑成家，她这活着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名与利。在这个前提下，她再去找白马王子，好不好找？（不好找。）不好找，白马王子不好找，那就应该找啥呀？得找个黑马王子，不能找白马王子找个黑马王子，为什么找黑马王子呢？因为她现在条件逼迫，得还房贷，还得让别人高看。那我找一个老公，我不是说这个老公人性怎么样，这个不是主要的，主要的一个他能帮我还贷，第二个他在世面上得有点脸面，是有点资本的人，最起码得这个。所以说她的方向就投向了黑马王子。你说这个黑马王子，神能给她黑马王子吗？能不能？（不能。）就是说黑马他也是王子呀，是吧？呀！不能给她个黑马王子，给她个黑马王子就麻烦了！所以给她个什么呀？只能给她个癞蛤蟆，她为了名誉，她也只能是这样了，找不到黑马王子、白马王子，癞蛤蟆也得成家，浑浑噩噩的。也就是正在这个时候呢，二零一二年教会一乱，在神家这儿看不到出头，她就跟厂长一样怎么呀？有了回归世界的心，房、车、家庭、老公，来完成一个“人”的使命，人什么使命？在人看人什么使命？（繁衍后代。）传宗接代，成家立业，她就办这些事情去了，逐步地把她那些美梦打破了。作为一个信神的人，她不是考虑神的心意，她考虑的是她自己的这些东西，神还要借着你去怎么呀？扩展神的福音工作，还要见证神，神能叫你得逞吗？不能叫你得逞，所以得让你碰得头破血流，你贷上款买的这个房子呀，它能长久吗？不能长久，不能让你挣了钱。所以说现在你也看见了，房地产现在处于啥呢？处于一种有价无市，处于快要崩溃的一种边缘，现在是国家硬撑着它，有眼的你就能看得见，那就是个泡沫。贷了款，她的面子有了，生活压力带来了。一个房子给她说八十万，她能拿出这钱吗？就是说你现在贷款买了，付个首付，贷那么多钱出来，房子是你的吗？还不是你的，只是名义上说是你的，钱你还给了人家银行，今天告你说八十万也好一百万也好，这是个数据而已，空头支票，空了。但你看到了危机，

然后家成了，成了家了，你所做的这一切和神安排你来做的都是什么呢？背道而驰。所以神只能让你碰得头破血流，让你投资生意，好了，你这生意肯定得赔，不能挣；投资房地产，这房地产必然是得垮台；就你想成家立业，不能成，不要说白马王子，黑马王子也不行。结果呢？还要借着什么呢？因着你的悖逆激起了神的怒气，让你碰得头破血流。好了，你追求钱财，让你怎么呢？欠下债；追求成家呢？带来了累赘，一成家孩子有了。你现在是有孩子、有房、有车、有丈夫，在人来看，你全了！可是神作工呢，到了，国度建造临到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成什么了？罪过，是因着什么带来了罪过？你不接受神的安排，你不守诺言，你从小病的时候，你说什么话了呢？（为神奉献一生。）为神献上一生，可是你为神献上了一根毫毛了吗？你都在为着你自己考虑，这是不是那个约拿呢？所以说必让你死在自己的网罗之中，这是不是自己的网罗？挣脱不出来！现在神的作工还没结束，你还有什么呢？还有回头的机会，也可以说审判刑罚才开始！用时间与事实来证明一切！

神安排让你来了是当一个探子，是让你做一个什么工作呢？是让你去认识，是让你去分辨，是让你去践踏撒但。结果你来了以后，给你说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你的使命是什么呢？认识、分辨。结果她呢？把这些东西都怎么呢？都吃了，吃了以后成为她的生命，占有了她，给她带来了这样的苦果。神拯救人，拯救人的步骤，第一个是啥呢？神摆设环境显明你，显明什么？显明你的悖逆，显明你的抵挡，显明你不是要定罪，显明你是什么？拯救你，你得明白神的心意，借着这十几年，几十年的经历，让你来体验一下，你不接受神的安排，你超脱不了神的主宰，跑不了！你到最后怎么呢？你还得回来。国度建造临到你的时候，告诉你说神作工的时候，神说一句什么话呀？你买上房了，买了三十层楼，你往城市里边钻，神是怎么说了呀？神说有耳的就当听，听什么了？到最后的时候，以色列人要往哪走了？在房上的不要下来，在地里的不要回来，在外不要回来拿衣服来，在以色列的要咋了呢？要逃往山上去。好了，让你听见这些话以后，你现在在哪儿呢？（山上。）她在山上吗？她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边，叫你

回来，她现在活在了自己的小天地里边，当你听到这个声音，她是在哪了呢？也就是说一二年以后她是不是走出外边去了，当听到这些声音这是什么声音？这是不是从神来的？是不是对你的拯救？对你的拯救！那好了，她第二次听到福音，第二次听到了，再唤醒她的心，唤醒她的灵！当初你与神是怎么承诺的呢？然后神告诉你说神作工结束完了，神把性情给你说了，现在的人追求钱财地位，科学给你带来的是什么，你住的三十层楼住的是什么地方呢？神说把神给人造的一些东西都给破坏了，一个“水泥森林”，一句话告你说了，水泥森林，是不是神恨恶的呢？看着现在水泥森林，听了这些话以后，知道神的态度以后，然后神又告你说最后有地震、瘟疫、饥荒，这些神是不是告你说了？你相信神的这话吗？相信不相信？（不相信。）为什么说她不相信？她要相信她会买三十层楼吗？她不会，所以这就证明她对神的话信不来，不相信。然后神再告你神要水泥森林吗？神从这些话就给你透露出来，那些水泥森林将来是要怎么呢？毁灭的。把这些话再跟你交通出来，让你知道这是不是对你的拯救，这就是对你的拯救，显明了你，对你一个审判刑罚。审判刑罚是让你怎么呢？悔改、回头。这就是说她去世界啊，碰得头破血流。如果说她买房成功了，买房赚了钱了，买了卖了，然后又找了个白马王子，你再去给她传达这些话的时候，她跟你吗？（不跟。）不跟，所以说这里边看见了神的主宰，对人的肉体都是刀剑的击打，但是实质对人都是神的一种爱，对人的一种看顾、保守。第二次把你拉回，拉回来以后重新来到了神面前，又回到了原来的路上，怎么回来的？你往出跑，神往回拉你，拉你的时候你受到了苦楚，返回来看到了你自己的悖逆，神给你安排的一切都是好的，你接受吗？你跟随吗？不跟随，所以说遇到了这些刀剑的击打。

咱交通什么了呀？是交通人的这个悖逆呢，是吧？就是说神给你的安排，你听不听了？你不听，你有自己的意志，你去追求，你有自己的方向，你追求去了，神用事实跟你说话，你回来，然后神把准确的心意再告你说，按着神的心意走，在你经历的这些，这是不是神与你说话了呢？神与你说话你是怎么听懂了？是在生活中，借着这些人生

的经历，你选择了白马王子、选择了房、选择了车、选择了什么黑马王子，最后神要向你公开显现，为了审判刑罚你，揭露解剖你，看见了前边的路途，看见了神对人的安排，看见了人生意义。你看见了人生意义，你是一个有追求目标的人，然后又借着自己有病痛，她敢不敢不到这条路上来？她不敢，她还得回到这个路上来，这是不是听从了神的安排呢？你这个听从神的安排不是你自己愿意听从的，是在神的主宰之中不得已听从的，可是还有啥呢？有的听从，有的对命运服不服？（不服。）不服，那不服就代表着什么？神的惩罚或者神的管教，你不是不接受吗？如果你属于保罗一类人，神呢，还要计划用你，就是你不接受，但是神还要用你，神要怎么呢？是不是要击杀你呢？天上的火显给你看让你害怕，不得已，有一部分人是不得已，第二次回来，有的人是啥呢？看见了害怕而回来。不得已回来的这个，神要借着他效一步力，效完力以后，如果你还不改变，这个人是怎么呢？该处理了，那这个人就死于非命了。一个人死于非命，是根据你的悖逆而有的。人呢，什么悖逆都有，什么抵挡都有，所以说你这死，什么都有。生是神安排过来的，是神安排好，计划好的，死是不是安排计划好的？你怎么死不是神计划好的，你因着你的一生，你所追求的，你所向往的，注定了你的死亡。怎么说注定了死亡？你的一生对神安排的，你是抗拒？还是顺服？还是寻求？你不同的态度，带来了不同的结果。你是个寻求、祷告、认识神的心意，寻求神的心意，爱神所爱，恨神所恨，按着神给你安排的这条路去走，这是一个寻求接受神安排的人，是吧？你是一个接受寻求神安排的人，这个人还用不用死了？作工结束了，不用你死了，这个人走向了什么？成功的路，这个人就成为了真正的所谓的人，永生，这就成了生命，活下来了。一个人他怎么呢？被迫走向正道，经过一生之久，明白了人生意义，不敢再与神对抗，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边，接受了神的安排，按着神的旨意开始行事，这叫啥呢？这叫悔改了，悔改了这样的人是不是也可以剩存下来了？也可以剩存下来了。还有一部分人，什么人呢？没有素质，不通灵，他始终找不着神的安排，他自己的命运找不见，找不见神对他的意义是什么，但是他始终是信神的，他不敢远离神，他愿意为神跑腿跑路，因为不明白，即使说对神有观念有看法，他敢不敢停止不前？（不敢。）这就造成了一个什么人呢？默默无闻，他心里边再有什么，他敢说不敢说？敢不敢随意抵挡？不敢随意

抵挡，我只管做事吧，能做个什么就做个什么吧，这就是啥呢？忠心效力！你愚昧无知，你不要去随便散布你的谬论，不要散布死亡，你不明白你接受神的啥呢？主宰，神让我做什么，安排什么环境我做什么，给我个什么本分，我好好尽我的本分，那这个人就怎么呢，神赏赐你活一千年。

2021年1月9日

主宰与安排的关系2

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你也看见了神的一个安排了，也就是神话给你说了，让你做什么样的人了。可是呢，人对钱财、地位、名誉能放下放不下呢？放不下，碰得头破血流，他也放不下。或者说有一部分人他本性就邪恶，神呢也就没计划拯救他，没计划拯救他也就不存在碰得头破血流了，是因为怎么呢？是因为神当初安排他来这个世界的时候，安排他来这的时候呀，就没有给他安排他的归宿，安排他就是来效力的！所以说，一部分人他就再犯错误，你看不到神对他的惩罚管教，神说过这话是吧？所以给人一种误会，就是说，你看人家那个，她也作恶了他也作恶了，神就报应她，神就不报应他，不报应就是神不要他，不搭理他，搁置，把你当外邦来看，当你就是来这儿串门的，来这就是撒但的差役，你也就是来效力的，你效完力你走就行了。（撒但送的礼品。）撒但送的礼品，这也就是说这个人的归宿划出来了，也就是把这个人的死亡给划出来了。他是怎么死的？提前死的还是按着他的使命完了死的，还是把原来的死扭转了，死里复活了！怎么死里复活了呢？按照你的命中注定你是该死的，可是在这寻

求的过程中，你寻求到了神的心意，接受了神的安排。现在神作的是拯救的工作，你接受了神的安排了，不用神主宰你，强行迫使你，你能主动寻求神的心意，那你这个人不用死了，复活了，活了，灵活了！原来的那个人死了，抵挡的那个人死了，留下的都是活人。王义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还抵挡吗？（不了。）也就是说认识神的安排主宰，不管你怎么超脱，你是超脱不了神的安排，但这里边有一个神主宰着你，所以说后边说什么呢？“人的死是造物主的主宰，无论生还是死都在造物主的权柄之下命定。”不管你是生也好、是死也好，超脱了神的主宰了没有？（超脱不了。）这个主宰是靠什么了呀？权柄，就有这个权，你超脱不了！当你真正的认识到这个的时候，你有个什么看法了？有个什么认识了？你还奔波吗？你还与神对抗、叫嚣吗？对抗、叫嚣有什么结局？只能死得更快一点，只能死得更惨烈一些，是吧！那达到了一个什么效果？当你认识了神的主宰与安排的时候，怎么主宰？怎么安排？然后昨天晚上交通了，人生意义你明白了吗？人生意义是啥了？人来在地上是干啥了呢？经历、体验人生，最终达到的果效是啥呢？认识神的权柄，认识神的奇妙作为，这是你的使命。你的使命不是来这儿买房买车，不是来这找白马王子，当你认识你的使命，你的使命完成了，神指派你到这个地方的使命你完成了，到人世间你的任务完成了，完成了是不是要回归呀？要走了。回归是去哪了？去神那边，去交代去了，当你的任务完成了呢？你再归到神那边去是干啥去了呢？你是去领赏去了，当神把你派到这人世间的时候呀，你是一生与命运对抗了，你是一生与命运对抗的人，到结束完了，你要回到神面前，你是怎么了呢？是不是要受惩罚呢？所以说人才怎么呢？害怕死亡，害怕死亡！那今天给你交通这个目的就是怎么呢？你能面对这个死亡，能坦然面对，当你在人世间你所做的、你所实行的完全是对神的一种顺服，完全顺服神的一种安排，那你就能怎么呢？坦然面对，你就不是惧怕，而是回归，回归是高兴？还是惧怕？（高兴。）所以有个迎接，你是个迎接，你回归、你死是一种高兴的、喜乐的，没有那个惧怕的，完全是个迎接、顺服，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你死了以后神对你怎么呢？有个合理地安排，不说奖赏吧，有个合理地安排。

如果说你的一生中，你是悖逆的。就像孩子们一样，你有两个孩子，一个孩子是逆子，赌博打架，跟家里边生气，一个是个孝子。到你父母走的时候，遗产要交给谁的时候，这两个人谁心是不安的？（逆子。）逆子他心就不安，呀，你死呀，快看这个遗书是怎么写，怎么更改一下，他就怕这个东西不给他。那个孝子呢？他还用担心吗？（不担心。）这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那今天你要做一个神的逆子？还是做一个神的孝子？是不是很简单，在你人生中遇到任何苦楚的时候，不合你观念的时候，你该怎么实行？给你一个路途，给你一个路途怎么呢？今天给你说了，你再有一天办这个事情的时候呀，你就寻求：哎！这是不是顺服神，这是不是与神对抗，你不由自主就有一种感觉了吧？你有这种感觉了，可是呢，你要是怎么呢？你放弃不了你的观点。就好比说咱书记，追求虚荣脸面，你说能不能一下放弃呀？不能，怎么呢？我就多说两句话，我就是死也得出了这口气，是吧？常说这个话吧，我死也得出了这口气，他为了一口气他要怎么呢？我多说两句舒服话，你这个话一出，好了，你的悖逆暴露出来了，暴露出来的时候，你晚上再回家睡觉，你能睡着觉吗？悖逆了，惶惶不可终日，开始了，你睡不着了。第一次呀，有可能你还怎么呢，你还麻木痴呆，睡到半夜睡着了。结果三天以后悖逆的成了啥了？咱前两天交通了，让你听见了武则天的事，是吧？武则天不是悖逆了吗？干了个什么事，和两个摩托车啪嚓碰了，还带了个人，人生在后边啥事也没，跌都没跌倒，她跌在地下正好就把牙给打了。前两天才办了个悖逆的事，这边就把牙给打了。那你呢？神说啥了呀？你不是能亵渎神吗？你不是能以口犯罪吗？神说这个好办，怎么办？烂嘴巴、嘴巴啃泥，当你嘴巴啃泥，神说我好高兴啊，当你这儿“呀！呀！”喊叫的时候，神说我好高兴啊。当你喊叫的时候，你心里怎么想啊？呀，神，我那天怎么呢？和老陆，和他打嘴官司呢，非得高于他，非得在他心里占有地位，与神争夺地位，这是不是有了害怕了，有惧怕的心了！好了，神再给你摆设两次、三次，老陆和你说什么了，其他人再和你说什么了，或者再严重一点，你想起来反的时候，想起来说的时候，心里边翻江倒海，敢不敢说了？（不敢。）不敢说了，再说又怕把嘴破了，上回嘴破，这回不知哪儿破呀，不敢了！哎！这就是说必须得有刑罚，刑杖逼近了全人类，必须得逼近你，人太悖逆了！让你碰牙，这是个什么呀？这是个神的主宰。让你这么一

来，经历完以后，经历了什么呀？认识了什么呀？认识了神的权柄，你认识了权柄带来了什么？你归服到了神的权下，还敢反抗吗？你不敢反抗了，那到最后达到的果效是什么？神话在人身上作王掌权！你说神这国度建造难不难？（不难。）不难吧！国度建造不难，神有办法！因为神有这个权柄！

好了，我给你交通完这个呀，你再看一遍这个话，味道就不一样了，你再念一遍，还是这段话，主要就是让你明白神的主宰安排，念吧。

“一个人的诞生是一个孤独灵魂来到人世间体尝人生的开始，也是造物主为一个灵魂安排体尝造物主权柄的开始，当然这对于一个人或一个灵魂来说是认识造物主的主宰、认识造物主权柄、亲自体尝造物主权柄的极佳的机会。人的一生都在造物主为其安排好的命运规律中生存，对于任何一个有良心、有理智的人来说，在一生几十年的光阴中，达到承认造物主的主宰，达到认识造物主的权柄并非难事。由此，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在几十年的人生阅历中达到认识人的命运都有命定，体会或总结出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应该是很容易的事。在人认定了这些人生体验的同时，人会逐步明白人的生命是从何而来，明白人心灵的真正需要是什么，明白什么才能将人带上真正的人生之路，明白人活着的目标与使命应该是什么，人也将会逐步明白如果一个人不能敬拜造物的主，不能归服在造物主的权下，当人面对死亡的时候，即当一个灵魂再次面对造物主的时候，他的心灵必会是无边的恐惧与不安。一个人生存在人世间几十年都没有明白人的生命是从何处来，也没有明白人的命运掌握在谁的手中，这就难怪人不能坦然面对死亡了。一个经历了几十年人生对造物主的主宰有认识的人，是对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有纯正领受的人，是对人为何活着有深刻认识的人，也是对造物主的主宰有真正体会与经历的人，更是能够顺服在造物主的权柄之下的人。这样的人明白了造物主造人的意义，明白了人应当敬拜造物主，人的一切从造物主而来，也必将在不久的一天归还给造物主；这样的人也明白了人的生是造物主的安排，人的死是造物

主的主宰，无论生还是死都在造物主的权柄之下命定。所以，当一个人能真正明白这些的时候，人自然会坦然面对死亡，也会坦然放下所有的身外之物，欣然接受与顺服即将来到的一切，迎接造物主为人安排好的人生的最后一关，而不是一味地抗拒，也不是一味地恐惧。如果一个人能把自己的一生当作体验造物主的主宰、认识造物主的权柄的机会，当作尽到一个受造人类的本分、完成自己的使命的一次难得的机会，人必然会有正确的人生观，必然会活在造物主的祝福与引领之下，必然会行在造物主的光中，必然会认识造物主的主宰，必然会归服在造物主的权下，必然成为见证造物主奇妙作为的人，也必然会成为见证造物主权柄的人。不言而喻，这样的人必然是被造物主喜爱悦纳的人，这样的人才能有坦然面对死亡的态度，才能欣然迎接人生的最后一关。很显然，约伯具备了这样的对待死亡的态度，也具备了能够欣然接受人生的最后一关这样的条件，顺利地走完了他的人生路，完成了他此生的使命，归回到了造物主的身边。”

刚才举了个例子，说的是人的一个悖逆，有个对比，咱在这再认识一个顺服，顺服神的安排以后，那你的归宿是什么呢？你再看实际的经历，给她安排了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呢？也是普通的一个家庭，是吧？没有给她安排白马王子。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给她安排的是什么呀？安排的是个暴君的家庭，她丈夫不是暴君，是她丈夫的哥是暴君，她嫂是暴君，她哥嫂在家是土匪，还打他父母了。过年了，实际她家人走亲戚的时候，去她家吃饭呢，实际当时还怀着孩子，她兄弟们才十八九岁，人家踢开她的门了，跟她生气了，对着那么多家人和实际说什么，信不信我今天放了你的炮？和她打架了，最后她兄弟谁了，拿起个凳子来把她哥的头打破了还是怎么了，打了以后，害怕赶紧跑了。简单举一个例子，就是这样的一个家庭，这样的家庭在一个院里边就无法生存，没办法活。她还有一个孩子才几岁了，在外边玩了，也是她嫂吧，拿了个瓶子装的农药1605就扔给孩子了，就圣灵的一种引导，在她做饭的过程中，她说看一下孩子干啥呢，去了一看手里边耍着一个农药1605的瓶子，就要毒死孩子了，她就在这院里边没法活。没法活怎么办呢？她就和她老公说去外头盖一个房子，咱自己

有个家，在这儿活不了，老公说什么了？你厉害些不就行了吗？以恶制暴。就是让你看这些人的家庭，实际能在这个家庭里边存活不能？不能存活。也就是说神给她安排了这样的家庭，是要她怎么呀？是让她不能在这家里边幸福了，她得寻求一个安慰心灵的地方，就在这样的环境里边，福音临到了她，接受了福音，接受了耶稣，心灵没有依靠，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了以后在外头传道，听了这个声音以后，这是不是都是好事啊？她为了让更多的人都享受到神的一种恩典，医病赶鬼，有善良的心，借着你这个善良的心，神要的是不是就是善良啊？实际她善良到一种什么程度？去外边给人医病赶鬼，医病赶鬼那时候有一个祷告，禁食祷告，你们经历过没有？禁食祷告！给人家一个不认识的人，给人家祷告，怎么禁食祷告？七天不吃，谁能做到？（做不到。）你为一个不认识的人七天不吃去祷告，七天不吃饭啊！书记，经历过没有？（没有。）没有经历过，而且她不是一次，信耶稣的时候一直就是这样跑的，这就是有一个善良的心。为别人七天不吃饭，家里边人都骂她傻，你神经病呀！为一个不认识的人七天不吃饭，饿出病来是谁难受呢？愚昧的实行。那时候看那就叫信神，就该，应该，所以她后来得了胃病。你说吧七天不吃饭，正常人来说七天不吃是不是就该死了？她不是一次，她有一次给人家祷告了，没让人家治病打针吃药，给人家祷告了，祷告完了人死了，人家家里人知道了不怪罪她，那其他人呢？人家说你耽误了人家治疗时间了，人家要追查责任，她成了逃犯了。你说，就是借着这些事让你看见她的善良，她的诚心。如果说你去给人家祷告了以后，然后因着这个人没有救过来，死了，别人再来追查你，你还信神吗？还信不信？一方面是说你看不见神了，神没有作这个神迹奇事，你信神祷告病没有好反而死了呢！最起码脱不了手吧？看不见神这是一个，第二个，给你带来了祸患，你接受吗？成为一个什么人了？成逃犯了？她为什么能这样做呢？一个是因着人的本性，善良的心，在那个时候，因为她看到在外边受苦受难的人太多，一个是神摆设的环境，迫使人来到了神面前，熬炼了她的意志、心志，这是信耶稣时候的表现。

然后信了全能神呢？一接受全能神的福音以后，她看到她原来信的是个邪灵，她信的是二两面嘛，信的是神迹奇事，这是骗人的，她才明白为什么祷告能死了人，不管用！原来是个邪灵，神不祝福，不管用。她找到了真道，在她心里边是什么心情？能意识到吗？这就是说，神看人的什么呀？态度、观点，这个态度、观点从哪儿生的，根据人的思想、思维，来决定你的态度、决定你的观点，也就是说根据你的本性，你是善良的人，你临到这个福音的时候，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一些邪恶的人，他临到福音的时候，他是什么观点？一样不一样？那你能不能举例说出来？善良的人临到这个福音他会怎么做？一个善良的人听到这个福音以后，发现有那么多人还在受骗，还在侍奉这个邪灵，给他加来的是负担，加来的是责任，如果你没有善良的心，你是一个求恩典的人，你没有为神花费的心志，那你得的这个恩典是什么呀！仅仅感到幸运，一生不白活，你是幸运儿，仅此而已。邪恶的人呢？他得到了这个信息以后，他把这个当成了什么？私有财产，当成了宝贝。我不和你说，什么意思？嫉妒，我和你说了，你比我好了，我觉得我有宝，你没有宝。就是到惩罚的时候惩罚你，反正我能剩存下来，有没有这人？（有。）这人自私、卑鄙，也太多了是吧！这样的人根本就不可能去传福音。也就是传福音尽本分是人的善行，为什么有的人就能传福音尽本分，而有的人他就不去呢？什么原因呢？他太邪恶了，什么是邪啊？就是他看事情太邪、太恶，他没有去帮助别人，帮助别人从那种苦海中逃脱出来，他害怕逃脱出来他心不安，他想看笑话。从这里边对比衬托一下、看一下，就是说，实际她的心是什么样的心呢？善良的心。善良的心她又着急得到了一种托付、负担、得到了一种责任。她得到这种责任以后会有什么表现？当你得到一种责任托付以后，你会有什么表现？你是不是要立心志呢？你是不是要与神树立心志呢？当时，实际就祷告，与神立下了心志，立什么心志？她是要为神传福音，跑遍天涯海角！要走遍天涯海角为神作见证！她自己祷告了以后，她自己回想起来，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大话，感觉是不是大话呀？跑遍天涯海角！这是一个圣灵的引导，一个圣灵的感动，她说出来这样的话。不管是圣灵引导也好，开启也好，这句话就放在她的心里边了，也成为她的动力了，也成为她与神许下的一个诺言！她敢不敢违背呢？对她也成了一种警戒，于是你就不敢不跑，不敢不做，因为你许下诺言了。又因着

本身善良的心，她看到有那么多人在苦海里边挣扎，还在侍奉着撒但，她要赶快把这个福音传遍，让更多人赶紧进来，让更多人得到拯救。所以说，她就能放下所有，三岁的孩子就能放下走了，一走就是20年。她走的时候孩子三岁，等回来以后孩子就是20多岁了，回来就给孩子娶媳妇，娶完媳妇在家过了五年，娶了个媳妇照顾了孙子，现在倒又出来了，跑遍天涯海角！刚开始她信神是神的主宰吧！借着你的人性，在神的主宰中你来到了神的面前，与神许下了诺言，许下诺言找见了你自己的一个方向了，那你就是一个使命，传福音，所以，她就在她的路途上行使着她的使命，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接受了神的安排了？然后，到了全能神里面，神家，接受了本分，传福音，一传传二十年。

什么时候回来呢？一二年，一二年是神作工的一个转折点，神把撒但放出来，那句话怎么说的呀？神说："七碗灾祸指的是撒但魔鬼的权势，是大红龙（我利用效力的对象）的阴谋。到那时，我要把撒但、大红龙释放出来，刑罚众子、子民，在此就显明谁是众子、谁是子民，被迷惑的便是我没预定的对象，但我的众长子已在此时与我一同作王，但就借着这个作成众子、子民。" 大患难是把撒但的诡计倒下，在这个时候倒下，临到了每一个人，实际她也在内，这是神的主宰，神用事实与你说话，但因着人的素质有限，对神的安排人不认识，一个是人的素质，一个是人的性情决定的。那时候，祭司弟兄安排说揭发检举呢，在实际面前有没有假带领、敌基督啊？（有。）有，她揭发、检举了没有？没有，她没有，为什么没有揭发检举呢？一方面有情感，一方面她也不往那边考虑，每天在面前了，在她身边呢不好意思，不能，也没想那么多，她只想一心传福音，也没有说，祭司弟兄交通揭发敌基督呢。再一个是说，她上面是谁呀？她上面就是监察员、区带领，她说我揭发检举，你说我去哪儿揭发、我去哪儿检举？没法做。神兴起这个环境来，也是神的主宰，怎么呢？教会里面神不作工了，圣灵离开教会了。那给她摆设环境，根据人的本性，把敌基督、假带领摆在你的面前，你是追求什么呀！你要是追求为了地位、为了名誉，她能不能离开教会？（不能。）她不能离开教会，

只能顺迎假带领、敌基督的安排。可因着人的良心，我即使是不明白多少真理，但是她看到了敲锣打鼓，兴起环境让许多弟兄姊妹被抓进了监，这不是神所要的结果。看到弟兄姊妹所受的苦，是因着什么导致的？就因为带领工人。然后上面带领工人还要求她必须这么做，她做不到，她不能这么做，我不能把弟兄姊妹送进监狱。所以说，人家只能放下她让她反省认识，这是神摆设的环境，反省认识也是让她有一种认识。把善恶树的果子放在你这一边，你听谁的呀！你是听带领的，那你在那边继续能够生存，还可以得到提拔。你不听带领的，那你就只能在这耗着，去顺服，要么你就停止尽本分，她看着他们在那边作恶，她能行不能行呀？不行了。这个时候她只能怎么呀？回家吧！人家把她放在一个地方反省，就和隔离起来一样，不搭理她了，就和普通弟兄姊妹一样。从外边看这是人做的，从灵里面看呢？这是神的一个主宰，把她放在这个环境里面，也就说彼得，彼得是不是从圣殿里走出来的？耶稣开始作工了，他父母让他念书他不念，然后就跑到了圣殿里，在圣殿里呆了几年，发现圣殿里的人不是真正跟随神的人，在他心里面不能和他们正常相处，只有从殿里面走出来，这是说彼得所走的路。那你说实际她走的路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呢？在殿里她还能走下去吗？没法走，不能和他们相处，所以说，她回来就意味着是背叛呀！你说不痛苦吗？不明白神的心意。背叛呀，就是背叛也是这样啦，我不能把弟兄姊妹送到监狱去，不能作恶呀！从这里边她看见是背叛，她认为是背叛，看到是离开，可实际上呢？是神主宰你离开这种污秽之地，离开她是要干啥呀！她没有计划要离开，是神的主宰让她离开，离开是为了今天的作工，她要不离开，今天的工作能作成啊？这就是神安排好的。你超脱不了神的主宰，神让你起来你就起来，让你趴下你就趴下，她在这里是不是一个顺服呢？顺服什么？顺服神的安排，为什么说是顺服神的安排呢？给你把假带领、敌基督摆在你的面前，你处理不了他，是不是也该远离恶呢？那彼得在殿里不能待了，是不是得远离、离开呢！那保罗他离开吗？保罗他就不离开，离开的叫顺服，不离开的呢，叫悖逆。在人看来应该是留下是顺服，是吧！留下是顺服，那为什么咱说离开是顺服呢？（因为那里不是圣灵作工的场地。）圣灵不在那边作了，圣灵引导你回来，等待，怎么说呀？就是从肉体外边来说，神给你安排的一分一秒都不差，外边神作工作完了。好啦，你孩子长大了，因为人有败坏，回吧，给你

孩子去办个事、娶个媳妇了，回来待了几年，两个孩子娶了媳妇了还照顾了孙子，等把这些肉体的事情办完了，好了，又该出来了，误了啥了？家庭没误下，神作工也没误下，为什么说让你接受神的安排呢？不要对抗呢？神所安排的都是好的。她的一种顺服，为什么说是顺服呢？看神的心意，她顺服的是什么？顺服的是一种良心理智，神有句话，“你做什么事情超过良心的标准了吗？”最低你得有良心的标准了吧？良心的标准，作为一个带领你不能把弟兄姊妹送到监吧？不能作恶吧？所以说这个底线你不能超，她在这个底线上边这叫顺服，所以说回到了家。再临到这步工作的时候依然又起来，咱以前交通过了，你这个顺服，当她顺服的时候，神给她安排的，你说现在有几家有四代同堂的？有没有？有几个？四代同堂，实在少，人家父母双全啊！父母都在，少，这就是神给你安排的，妥妥当当！如果说你要是坐在家不出来，看孙子不出来，你说可能吗？听了这个你再看最后这一段，最后这几句。“如果一个人能把自己的一生当作体验造物主的主宰、认识造物主的权柄的机会，当作尽到一个受造人类的本分、完成自己的使命的一次难得的机会。”实际是不是在完成她的使命？在完成她的使命。“人必然会有正确的人生观，必然会活在造物主的祝福与引领之下，必然会行在造物主的光中，必然会认识造物主的主宰，必然会归服在造物主的权下，必然成为见证造物主奇妙作为的人，也必然会成为见证造物主权柄的人。”她的这些经历在明白神心意以后神怎么主宰她的，怎么对她安排的，把这个见证出来，这是不是见证神的权柄了？她有了经历了，有了生命经历了，你才能见证，说话才有力度！你没有这些经历，你见证什么？“不言而喻，这样的人必然是被造物主喜爱悦纳的人，这样的人才能有坦然面对死亡的态度，才能欣然迎接人生的最后一关。”人生的最后一关是什么？（死亡。）死亡。“很显然，约伯具备了这样的对待死亡的态度，也具备了能够欣然接受人生的最后一关这样的条件，顺利地走完了他的人生路，完成了他此生的使命，归回到了造物主的身边。”你看了这些话，你顺利的完成、走了你人生该走的路以后，完成了你此生的使命，什么结果？归服到了造物主的身边，要让你归服到造物主的身边，你还有什么忐忑不安呢？还怕死亡吗？（不怕了。）所以说你就能看到，彼得，他能倒钉十字架，他能走回去，祷告一下吧。

502首.神主宰万物的方式

1　自从你呱呱坠地来到这个人世间的时候，你就开始履行你的职责，为着神的计划、为着神的命定而扮演着你的角色，开始了你的人生之旅。无论你的背景怎么样，无论你的前方旅途怎么样，总之，没有一个人能逃脱上天的摆布与安排，没有一个人能掌控自己的命运，因为只有那一位——主宰万物的能作这样的工作。

2　从起始有了人类，神就一直这样作着他的工作，经营着这个宇宙，指挥着万物的变化规律与运行轨迹。人与万物一样都在悄悄地、不知不觉地接受着神的甘甜与雨露的滋养，与万物一样，人都不自觉地在神手的摆布之中存活。

3　人的心、人的灵在神的掌握之中，人的一切生活也都在神的眼目之中，无论你是否相信这一切，然而，任何一样东西，或是有生命 的，或是死的东西，都将随着神的意念而转动、变化、更新以至消失，这就是神主宰万物的方式。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是人生命的》

209首.人类虽经败坏，依然在造物主权柄的主宰之下存活

1　撒但败坏人类几千年，作了无数的恶 ，迷惑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在人间犯下了滔天罪行，它残害人、迷惑人、引诱人与神对抗，它搅扰、破坏神经营计划的恶行累累，然而，在神权柄之下的万物生灵一如既往地遵循着神所制定的法则与规律。

2　与神的权柄相比，撒但的邪恶本性与它的猖獗是那么的丑陋不堪，那么的令人恶心、厌憎，也是那么的渺小与不堪一击。尽管撒但游走在神所创造的万物其间，但它丝毫改变不了在神命定之下的任何人、事、物。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独一无二的神》

2021年1月10日

6 临三号问题：小丽下交会去和主动和放下说实际也是假戴琳，自由说：“老师说的是原子弹怎么能是假戴琳呢？”为此两派争执不休？不知该怎么交通？

信心

老师回复：论一个带领是真假，要根据他的实际，不是随意论断，定罪。这不是背后随意论断定罪人吗？说这话的的依据是什么？即没有神话依据，又没有实际的认识与分辨，确定他们是假的，那你的用意何在。是不是觉着教会太平稳了，需要制造混乱，显露一下自己，树立一下旗杆，来个指鹿为马，搞自己的经营吗？太阴险了吧！想干什么！喧宾夺主吗？不就是想把我拉下水吗？以此证明一下，你和我差不多吗？以此来炫耀一下你的聪明才干与胆识吗？想干嘛？把我说成是假的，无非就是控告我建造的国度就是假的吧！既然国度建造是假那就是埋葬死亡的地方。说这话的人用心多恶毒，简直就是撒但的差役。既然认为我和实际是假的那你还跟随干嘛！想潜伏进来做犹大呀？还是看我好欺负来试试水。

什么是真带领：能把人带到神话实际里，带到神面前，进入信神正轨的就是真带领。简单的来说，只要他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在现阶段带领人那他就是真带领。换句话说就是做不了大区带领，还做不了小区带领，更甚至还做不了教会带领吗？也就是说一级和一级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再一个就是看这话是谁说的，如果神说我是假，那就是假的，因为现在我只是走在被成全的路上，并不是已经被成全。因为站的位置不一样，看事角度不一样，要求的高度不一样。而下边的人说这话就是大言不惭了，不知羞耻了。实际是不是假我能说你不能说，因为我对她有要求，而你就不能说了。你看见问题可以揭发，检举，上报。但不能随意论断定罪，这是触犯行政的事。我见证你贬低，有意与我过不去对着干。她是我配合神造的原子弹，是要人研究效仿跟随的标杆，而不是你攻击的对象。你攻击贬低她的理由是什么？你有比她更大的见证吗！你要用石头把她砸死，得保证你是圣洁无罪的，这不是耶稣对门徒的教导吗？你藐视，贬低，攻击看不起实际来，那你拿出你的见证来。

2021年3月15日

我交通长子的目的是给跟随的人立一个标杆，要人有个追求方向目标，是给人展示一条彼得的路，并不是要你尊称他为长子，我说的是她走的是长子的路，并没有说她成全了就是长子，不是那个意思。众长子还没有见证出来怎么就能有长子呢！有一些喜欢地位势力的带领工人就喜欢在这些冠冕上作文章，她喜欢什么她就认为别人也喜欢什么，她就拿侍奉官家老爷的那一套拍马屁的作法来对待人。跟人开口说话就是长子长，长子短的。甚至成了开口不喊长子不说话，听了要人肉麻恶心。以后不允许这么说话，这样说话就是讽刺挖苦，抓把柄，控告拍马屁。

青农

以杖变蛇

耶和华告诉摩西和亚伦说："如果法老告诉你们说：'你们行件奇事吧'，你就要对亚伦说：'拿你的手杖来，把它丢在法老面前，它就会变作蛇。'"摩西和亚伦就进到法老那里，照着耶和华吩咐他们的行了；亚伦把手杖丢在法老和法老的臣仆面前，手杖就变了蛇。于是，法老也把智慧人和行法术的人召了来；他们本是埃及的术士，也用他们的巫术照样行了。他们各人都丢下自己的手杖，手杖就变了蛇；亚伦的手杖却吞了他们的手杖。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他们的话，就像耶和华所说的一样。

埃及遭十灾之血灾

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心里固执，拒绝让百姓离去。明天早晨你要到法老那里去。看哪，法老出来到水边去的时候，你要站在河边迎见他；那变过蛇的手杖，你要拿在手里。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差我到你这里来，说：“让我的百姓离开这里，好使他们可以在旷野事奉我。”你看，直到现在你还是不听。耶和华这样说：“看哪，我要用我手里的杖击打河中的水，水就必变成血；因此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河中的鱼必死亡，河水也必发臭，埃及人就必厌恶喝这河里的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对亚伦说：‘拿你的手杖来，把你的手伸在埃及的众水之上，就是在他们的江、河、池和所有水塘之上，使水都变成血。因此，在埃及全地，连木器石器中都必有血。’”

摩西和亚伦就这样行了，就像耶和华所吩咐的；亚伦在法老面前和法老的臣仆面前举起手杖，击打河里的水，河里的水就都变了血。河里的鱼死了，河水发臭了，埃及人也不能喝这河里的水了；在埃及，全地都有血。埃及的术士也用他们的巫术这样行了；可是法老却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和亚伦的话，就像耶和华所说的。法老转身回到宫里去，也不把这事放在心上。所有的埃及人都在河的周围掘地，要得水喝，因为他们不能喝这河里的水。耶和华击打尼罗河以后，满了七天。

蛙灾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到法老那里去，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让我的百姓离开这里，使他们可以事奉我。如果你拒绝让他们离开这里，看哪，我必用青蛙击打你的全境。河里必滋生青蛙；青蛙必上来，进到你的宫殿和卧房里去，跳上你的床，进你臣仆的房屋，跳上你百姓的身上，进你的炉子和抟面盆。青蛙也必跳上你、你的百姓和臣仆的身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对亚伦说把手中的杖伸在江、河、池之上，使青蛙上到埃及地来。”亚伦把手一伸在埃及的众水之上，青蛙就上来了，并且遮盖了埃及地。众术士也用他们的巫术照样行了，使青蛙上了埃及地来。

法老把摩西和亚伦召了来，说：“请你们恳求耶和华，好叫他使青蛙离开我和我的百姓，我就必让这百姓离开这里，使他们可以向耶和华献祭。”摩西回答法老：“请指示，我要在什么时候为你和你的臣仆，以及你的百姓，恳求耶和华除灭青蛙，使青蛙离开你和你的宫殿，只留在河里呢？”法老说：“明天。”摩西回答：“就照着你的话行吧，好叫你知道没有神像耶和华我们的神。青蛙必离开你和你的宫殿、你的臣仆和你的百姓，只留在河里。”于是，摩西和亚伦离开法老走了出来；摩西为了耶和华加在法老身上青蛙的灾害向耶和华呼求。耶和华就照着摩西的话行了；在房屋里、院子里和田野中的青蛙都死了。有人把青蛙一堆一堆积聚起来，那地就发臭了。法老一见灾祸平息了，就心里刚硬，不肯听他们的话，就像耶和华所说的。

虱灾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对亚伦说：‘伸出你的手杖，击打地上的尘土，使尘土在埃及全地都变成虱子。’”他们就这样行了；亚伦伸出手中的杖，击打地上的尘土，就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有了虱子；埃及全地所有地上的尘土都变成了虱子。众术士也用他们的巫术照样行，

要生出虱子来，却不能办到；所以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都有虱子。众术士就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法老却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和亚伦的话，就像耶和华所说的。

蝇灾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清早起来，站在法老面前；看哪，法老到水边来的时候，你要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你要让我的百姓离开这里，使他们可以事奉我。如果你不让我的百姓离开这里，看哪，我必叫苍蝇落在你和你臣仆，以及百姓的身上，进到你的宫殿；埃及人的房屋都必充满苍蝇，他们所在的地方也是这样。那日，我必把我百姓居住的地方歌珊分别出来，使那里没有苍蝇，为要使你知道在全地上只有我是耶和华。我必把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明天必有这神迹。”’”耶和华就这样行了；无数的苍蝇进了法老的宫殿和他臣仆的房屋，并且遍布埃及全地；那地就因为苍蝇的缘故毁坏了。

法老把摩西和亚伦召了来，对他们说：“你们去，在这地献祭给你们的神吧。”摩西回答：“绝不可以这样行，因为我们要把埃及人看为可憎的祭物献给耶和华我们的神；如果我们把埃及人看为可憎的祭物在他们眼前献上，难道他们不拿石头打死我们吗？我们要走三天的路程进到旷野，好照着耶和华吩咐我们的，向耶和华我们的神献祭。”法老回答：“我必让你们离开这里，你们可以在旷野献祭给耶和华你们的神，只是你们不可走得太远；请你们为我祈祷。”摩西说：“看哪，我要离开你出去，祈求耶和华，使苍蝇明天可以离开法老和法老的臣仆，以及法老的百姓，只是不可再行欺骗，不让以色列人离开这里去献祭给耶和华。”于是，摩西从法老那里出来，去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就照着摩西的话行了，使苍蝇离开了法老和他的臣仆，以及他的百

姓，连一只也没有留下。可是，这一次法老还是心里刚硬，不肯让以色列人离开。

瘟疫之灾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到法老那里去，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让我的百姓离开这里，使他们可以事奉我。"如果你拒绝他们离开这里，仍然强留他们，看哪，耶和华的手必用严重的瘟疫加在你田间的牲畜身上，加在马、驴、骆驼、牛群、羊群身上。耶和华必把以色列人的牲畜和埃及人的牲畜分别出来；所有属于以色列人的，一只也不死去。'"耶和华就定了时候，说："明天耶和华必在此地行这事。"第二天，耶和华就行了这事，埃及人全部的牲畜都死了；可是属于以色列人的牲畜，一只也没有死去。法老派人去看，果然看见属于以色列人的牲畜，连一只也没有死去。法老的心还是刚硬，不肯让以色列人离开。

疮灾

耶和华对摩西和亚伦说："你们要两手拿满炉灰，摩西要在法老眼前把炉灰向天上扬起来。这炉灰必在埃及全地变为微尘，在埃及全地的人和牲畜身上就必生出疹病和脓疮。"摩西和亚伦取了炉灰，站在法老面前；摩西把炉灰向天上扬起来，人和牲畜身上就生出了疹病和脓疮。众术士因为生了疮的缘故，不能站在摩西的面前；因为众术士和所有埃及人身上都生了疮。耶和华使法老心里刚硬，他就不肯听摩西和亚伦的话，就像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

雹灾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清早起来，站在法老面前，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让我的百姓离开这里，使他们可以事奉我。因为这一次我要降下我的一切灾祸，打击你和你的臣仆及百姓，为要使你知道在全地上没有神像我的。如果我现在伸手用瘟疫击打你和你的百姓，你就早已从地上消灭了。然而我使你存留，是为了使你看见我的能力，并且在全地上传讲我的名。你仍然向我的百姓自高，不让他们离开吗？看哪，明天大约这个时候，我必降下极重的冰雹，在埃及自建国以来，直到现在，未曾有过这样的冰雹的。所以，你现在要派人去，把你的牲畜和田间所有属于你的，都收聚到安全的地方；因为凡在田间发现的人和牲畜而不收回家里去的，冰雹必落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必死亡。”’”法老的臣仆中有惧怕耶和华这话的，就叫他的仆人和牲畜进屋里来。但那不把耶和华这话放在心上的，却把他的仆人和牲畜留在田里。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向天伸杖，使埃及全地都有冰雹，落在人身上、在牲畜身上和埃及地田间所有的蔬菜上。”摩西把手杖向天一伸，耶和华就打雷下雹，有火落在地上；耶和华使冰雹降在埃及地上。那时有了冰雹，冰雹与火混杂在一起，十分严重；埃及全地自从建国以来，未曾有过这样的冰雹。在埃及全地，冰雹把田间的一切，连人和牲畜都击打了；冰雹又把田间的一切蔬菜击打了，也把田间的一切树木打断了。只有在以色列人所在的歌珊地，没有冰雹。

于是，法老把摩西和亚伦召了来，对他们说：“这一次我犯了罪了；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百姓是有罪的。请你们祈求耶和华吧，因为这雷声和冰雹已经够了；我决意让你们离开，你们不可再留在这里。”摩西回答法老：“我一出城，就必向耶和华伸手祷告，雷声

就必止住，也不再有冰雹了，好使你知道大地是属于耶和华的。至于你和你的臣仆，我知道你们在耶和华神的面前还是没有惧怕的心。”那时，麻和大麦被冰雹击打了，因为大麦已经吐穗，麻也开了花。只是小麦和粗麦却没有被击打，因为它们还没有长成。摩西离开法老出城去了，就向耶和华伸手祷告，雷声和冰雹就止住了，雨也不再倾倒在地上了。法老看见雨水、冰雹和雷声都止住了，就更加犯罪，他和他的臣仆都心里刚硬。法老的心刚硬，不肯让以色列人离开，就像耶和华借着摩西所说的。

蝗灾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到法老那里去，因为我已经使他的心和他臣仆的心刚硬，为要在他们中间显出我这些神迹；并且要你把我对埃及人所作的事，和我在他们中间显出的神迹，都讲给你的子孙听；使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摩西和亚伦就到法老那里去，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你拒绝在我面前谦卑要到几时呢？让我的百姓离开吧，使他们可以事奉我。如果你拒绝让我的百姓离开，看哪！明天我要使蝗虫进入你的境界；蝗虫必遮盖地面，甚至人不能看见地；蝗虫必吃尽那避过灾难余剩的，那没有受冰雹击打，剩下留给你们的；它们也必吃尽田间给你们生长起来的一切树木。蝗虫必充满了你的宫殿，你所有臣仆的房屋，和所有埃及人的房屋；这是你祖宗和你祖宗的祖宗自从在世以来，直到今日，所没有见过的。’”摩西就转身，离开法老出去了。

法老的臣仆对法老说：“这人成为我们的网罗要到几时呢？让这些人离开吧，使他们可以事奉耶和华他们的神；埃及已经毁灭了，你还不知道吗？”于是，摩西和亚伦被召回来到法老那里。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去事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吧，但那些要去的是谁呢？”摩西回

答：“我们要和我们年少的与年老的同去，要和我们的儿女同去，也要和我们的羊群与牛群同去，因为我们必须向耶和华守节。”法老对他们说：“我让你们和你们的孩子离开的时候，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你们要谨慎，因为有祸患在你们面前。不可以这样，只有你们的男子可以去事奉耶和华，因为这原是你们要求的。”于是把他们从法老面前赶出去。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向埃及地伸手，使蝗虫上埃及地来，吃尽地上所有的蔬菜，就是受冰雹击打后留下的。”摩西就向埃及地伸杖，整整的一日一夜，耶和华把东风吹在地上；到了早晨，东风把蝗虫吹来了。蝗虫上到埃及全地来，停留在埃及全境。它们非常众多，以前没有像这样多的蝗虫，以后也没有。蝗虫遮盖了整个地面，以致大地都变黑了。它们吃尽了地上一切蔬菜，和树上所有的果子，就是受冰雹击打后留下来的。这样，在埃及全地，无论是树木，或田间的蔬菜，连一点青的也没有留下。于是，法老急忙把摩西和亚伦召了来，说：“我得罪了耶和华你们的神，也得罪了你们。现在求你只这一次赦免我的罪，也请你们求告耶和华你们的神，使这一次的死亡离开我。”摩西就离开法老出来，祈求耶和华。耶和华转了非常强大的西风，把蝗虫吹起来了，投进红海里；在埃及全境，连一只蝗虫也没留下。但是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以致法老不肯让以色列人离开。

黑暗之灾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向天举手，使黑暗临到埃及地，这黑暗是可以触摸的。”摩西向天伸手，幽暗就临到埃及全地三天之久。三天之内，人彼此不能看见，谁也不能起来离开自己的地方；但是在所有以色列人居住的地方都有亮光。法老就把摩西召了来，说：“你们去事奉耶和华吧，你们的孩子也可以与你们同去；只是要把你们的羊群和牛

群留下来。”摩西回答：“你也要把献祭用的祭物和燔祭交给我们，使我们可以献给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的牲畜也要与我们同去，连一只也不留下；因为我们要从它们当中取出一些来事奉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没有到达之前，还不知道要用什么事奉耶和华。”但耶和华使法老心里刚硬，因此他不愿意让他们离开。法老对摩西说：“你离开我去吧，你要小心，不要再见我的面；因为你再见我面的时候，你必定死。”摩西回答：“你说对了，我不再见你的面了。”

灭头生之灾

耶和华对摩西说：“我再使一种灾祸临到法老和埃及，然后法老他必让你们离开这里。他让你们离开的时候，必全部赶逐你们离开这地。现在你要告诉百姓，叫他们男女各人向自己的邻舍索取银器金器。”耶和华使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同时摩西在埃及地，在法老臣仆的眼前和百姓的眼前都成了伟大的人物。

摩西说：“耶和华这样说：‘大约半夜的时候，我要出去巡行埃及地。在埃及地所有头生的都必死亡，就是从坐王位的法老的长子，直到推磨的婢女的长子，以及一切头生的牲畜都必死亡。在埃及全地必有大哀号；这样的哀号从前未曾有过，以后也必再没有。但是对于所有的以色列人，无论是人或是牲畜，连狗也不敢向他们叫吠；为要使你们知道耶和华是把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的。’你所有的臣仆都必下到我这里来，向我下跪说‘你和所有跟从你的百姓都出去吧’，然后我才出去。”于是摩西气忿忿地离开法老出去了。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必不听你们的话，好使我的神迹在埃及地加增起来。”摩西和亚伦在法老面前行了这一切神迹；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所以他不肯让以色列人离开他的地。

逾越节的礼仪

于是，摩西把以色列的众长老召了来，对他们说：“你们要按着家族自己选取羊羔，把这逾越节的羊羔宰杀了。要拿一把牛膝草，蘸在盆中的血里，然后把盆里的血涂在门楣上和两边的门柱上；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因为耶和华要走遍各处击打埃及人；他一看见门楣和两边的门柱上有血，就越过那门，不让那灭命的进入你们的房屋来击杀你们。这教训你们必须遵守，作为你和你的子孙永远的定例。日后，你们进了耶和华应许赐给你们的那地的时候，就必须守这敬拜之礼。日后，如果你们的子孙问你们：‘你们这敬拜之礼有什么意思？’你们就要回答：‘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耶和华击杀埃及人的时候，越过了在埃及的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的家。’”于是百姓低头敬拜。以色列人就去行了；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和亚伦，以色列人就照样行了。

杀掉头生

到了半夜，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就是从坐王位的法老的长子，直到监牢里遭囚禁的人的长子，以及所有头生的牲畜，都击杀了。在那一夜，法老本人和他所有的臣仆，以及全埃及的人都起来了；在埃及有极大的哀号，因为没有一家不死人的。夜里，法老把摩西和亚伦召了来，说：“你们和以色列人都起来，离开我的百姓出去，照着你们所说的，去事奉耶和华吧；也照着你们所说的，连羊群牛群都带着走吧，并且要为我祝福。”

埃及人催促以色列人，要他们赶快离开此地，因为他们说：“我们都要死了。”以色列人就拿了没有发过酵的生面，用衣服把抟面盆绑

好，扛在肩头上。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行了，他们向埃及人索取银器金器和衣服。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在埃及人眼前蒙恩，埃及人就给了他们所要求的。这样，他们就夺去了埃及人的财物。

7　神用行政辖管万民

信神就得经历神的说话、经历神的作工，更得从神的三步作工中去认识神的性情、认识神的奇妙作为，从神的奇妙作为中认识神拯救人的作工方式。如带以色列民出埃及时行的神迹奇事，神给埃及降灾是逐级加大的，并且是要他的心更加刚硬。为什么会这样呢？目的是要借着埃及法老的刚硬与悖逆，把神主宰安排人类命运的权柄及主宰掌管人的手段与作工方式显现给全人类，目的就是要人从神作工中去承认、认识、准确定准、最后成为生命。更是为了认识神的性情、认识神的所有所是。三步作工是认识神的依据、宝藏。

凡抵挡、拦阻神作工的就是埃及法老王，凡跟随，随从，或因着自身悖逆，凭着观念、想象抵挡的就是埃及民。中国就是大红龙，一个国家的大体制是大红龙，它的子民就是大红龙的子孙，就是当代埃及民。神是怎么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也要怎么带领他的子民脱离大红龙的魔爪；以色列民是怎么进入迦南美地的，神也要怎么带领他的子民进入国度。以色列因悖逆抵挡没有真实的信，导致四十天的路程走了四十年，目的是要他们牢记在心，最终成为他们的生命。国度建造更是这样，要想进入国度的安息生活，必须得经历百般的试炼与熬炼方可脱去撒但的败坏性情，让真理在里面作主权，成为人的生命。人只有这样才可以脱去这个败亡民族的称号，也就是才可脱离宗教进入信神正轨，走向蒙拯救被成全。知道了神的作工方式与目的及神的经营计划，再观察天下动态与自己的处境，便知圣灵现时的作工动

态。得知圣灵的现时作工动态的目的是为了跟上神的脚踪而不被淘汰。

有人跟随神十几二十年了，从未正式尽过本分，也没有为神花费什么，甚至连该有的十分之一奉献都没有，这不是白白地消耗着神呼给的一口气息吗！更甚至有的跟上了国度建造依然是涛声依旧；有的人虽然信神的历史没有那么悠远，但也不是襁褓婴儿，道理上他也明白一些，但就是因贪婪肉体的心太大，前途命运放不下，导致迟迟不能归到神的名下，更谈不到来在神面前了。就是这样的人神也没有放弃他，没有放弃他不是非要拯救成全他，而是没有放弃要他效力。神不大包大揽更不赶鸭子上架，指的是不是非得要你追求真理，拯救你进国度，拯救你本就是附加，但没有说不要你效力。作为效力者如果追求真理可以转换为子民，但没有说非得打着要你做子民。但作为效力的牛马是必须起来效力，忠心效力的成为忠心的效力者，神怜悯他，给他一千年的恩典。不能忠心的宰杀成为宴席供人享用，也就是说要他成为神要惩罚、宰杀的对象，要跟随神的人从中看见神的公义性情，从而对神产生敬畏的心。就如埃及法老王一样。当然效力有正面就有反面，又如大红龙抓捕神选民一样，就是反面效力衬托，它再忙也得抽出空闲来追赶神选民撇下一切出去尽本分，要不就填三书，甘愿下地狱远离国度、弃绝神的拯救才可自由。想信神、蒙拯救被成全进国度而又不撇家舍业尽本分的大红龙坚决不同意，必然要把你关入牢中严惩不贷。借着大红龙的追捕扩展了福音，同时也检验试炼了神选民。随着时间的推移，神选民的认识也逐步拔高，但实行真理的心志并看不见有多少增长，或者说很微弱。但大红龙追捕选民的嚣张气焰却疯狂至极、来势汹汹，直接影响到了国度产业的进展。宗教界血流成河是必须的，但不能制约了国度的建造，影响国度的降临。瘟疫蔓延、地震频繁、火到处流窜，等等大型灾难陆续发生，神的刑杖逼近了全人类，既制约克制、刑罚了大红龙，同时把天上的烈火显现给了所有跟随他的人。

但那些麻木痴呆、刚硬、贪享肉体挂名的观望派竟然没有一点知觉，根本感觉不到自己的难办与危险，总想看着大红龙倒了就好好信神，好好为神花费；有的是在等退休，想带着退休金尽本分进国度；有的想带着孙子聚聚会就想剩存下来；有的被揭露解剖多次，迟迟就是不肯悔改，就满足于认识；有的摆老资格要作元老；有的在外炫耀是我身边的人，甚至把跟我在一起相处的一段时间当成资格、资本，在教会耍蛮横，玩弄自己，等等一系列的悖逆、背叛行为神会是什么态度呢！会以什么样的形式报应各类人呢！不要认为瘟疫、地震、饥荒是为外邦人摆的，对他们仅仅是一个小小的惩罚，更重要的是要你去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的话。神并不在乎那些不跟随他的人怎么样了，而只是关心跟随他的人是否被作成了。所以说审判从神家起首，各种灾难的兴起不单是为了毁灭外邦，更重要的是要跟随他的人认识神作的方式与原则：一切都是为了他的经营计划，一切都是为了拯救人、成全人。

神说："我在你们中间如此地作工、说话，耗费了我的多少精力与心血，但我明明告诉你们的你们何时听从？你们在何地对我全能者俯伏？你们为什么这样待我？为什么你们的所做与所说尽是击打我的怒气？为什么你们的心竟是这样的刚硬？是我曾经击杀过你们吗？为什么你们尽是让我忧伤、着急？难道你们还等着我耶和华忿怒的日子临到你们吗？还等着我被你们的悖逆击打出来的怒气向你们发出吗？我为你们作的岂不都是为了你们吗？你们却一直这样地对待我耶和华：偷吃我的祭物，将我祭坛上的供品都夺回自己家中喂养那狼洞里的狼子、狼孙；'民'与'民'之间互相厮杀，都以怒目与刀枪相对，又将我全能者的话扔在茅厕里与粪便同污。你们的人格何在？你们的人性都变成了兽性！你们的'心'早已变成了顽石，岂不知我忿怒的日子来到之时，就是审判你们如今对我全能者的恶行吗？你们都以为这样地糊弄我而将我的话都扔在污泥中，竟然不听从我话，就这样背着我干就能逃脱我的怒目火眼吗？你们岂不知你们偷吃我祭物、你们贪恋我财物的时候，我耶和华的双眼早已看见了吗？岂不知你们偷吃我祭物的时候都是在那献有祭物的祭坛前的吗？你们岂能自作聪明而这样欺骗我

呢？我的忿怒怎能离开你们那弥天大罪呢？我的震怒怎能越过你们的恶行呢？你们今天的恶行并不是为你们自己开辟出路，而是为你们的明天积攒刑罚，为你们自己击打我全能者的刑罚。你们那恶行与恶言恶语怎能从我的刑罚中逃走呢？你们的祈求怎能达到我的耳中呢？我岂能为你们的不义开拓出路呢？我岂能放过你们悖逆我的恶行呢？我岂能不绞断你们如毒蛇一样的舌唇呢？你们不为自己的义而求告我，而是为你们自己的不义积攒我的忿怒，我岂能饶恕你们呢？你们的言行在我全能者的眼中看为污秽，你们的不义在我全能者的眼中看为不尽的刑罚，我公义的刑罚、审判怎能离开你们呢？因你们都如此待我，使我忧伤，又使我忿怒，我岂能容让你们逃脱出我手，离开我耶和华刑罚、咒诅你们的日子呢？你们岂不知你们所有的恶言恶语早已达到我的耳中？你们岂不知你们的不义早已将我圣洁的义袍给玷污？你们岂不知你们的悖逆早已将我满腹的怒气给激起？你们岂不知你们早已让我发怒已久，又早已让我忍耐已久？你们岂不知你们早已将我所在肉身给破坏得破烂不堪？让我忍耐至今，以至于我的怒气发泄，不得再容让你们。你们可知你们的恶行早已达到我的双目之前，我的呼求早已达到父的耳中，他怎能容让你们这样待我？我在你们身上的作工岂有一样不是为了你们？而你们又有谁为了我耶和华的工作增添你们的善心？我岂能因我的软弱与我所受之苦而对父的旨意不忠心呢？难道你们就不理解我的心吗？耶和华怎样晓谕你们，照样我也怎样晓谕你们，难道我为你们奉献得还算少吗？尽管我愿为父的工作担当这一切的苦楚，但你们怎能因着我的受苦而脱离我临到你们的刑罚呢？你们享受我的还算少吗？我父如今将我赐给你们，你们岂不知你们享受的哪里仅仅是我那丰盛的言语呢？岂不知你们的生命、你们的享受之物尽是我的生命换来的？岂不知我父是拿我的生命与撒但交战，又拿我的生命来赐给你们，使你们得着百倍，又使你们免去了许多试探？你们岂不知因着我的作工才免去了你们的许多试探，也免去了许多的火的刑罚？你们岂不知我父是因着我的缘故才让你们享受至今的？你们怎能如今仍旧刚硬得犹如油蒙了心窍呢？你们如今的恶行怎能逃脱我离地之后忿怒的日子呢？我岂能让耶和华的怒气离开这些刚硬之辈呢？（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凡属血气的无人能逃脱那忿怒的日子》）”

众子民是在灾难中被作成这是神命定好的事，忘了这话的实际含义了吗！因着人的刚硬、悖逆，没有事实临及、没有灾难逼近，人是低不下那昂贵的头的。看看神是怎么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就知道你是将要怎么走上信神正轨。神要带以色列民出埃及，法老王同意吗！给他行一个不伤和气的神迹，亮明神的身份与意思。法老王能因为身份的不同而归服在造物主的权下吗！答案是不可能的，因为伤害到了他的利益，一旦放他们走房屋就没人盖，或者就得被延迟，甚至皇宫就会成为泡影，这分明不就是要拆我的台吗！一个小小的摩西竟敢在我面前如此妄为，还想把我的阶下囚集为你的子民，你是谁呀！我倒要给你证明一下，就不给他们草要他们做砖去。法老为什么会这么做，因为在他眼里你摩西不就是一个人吗！根本不考虑支配他做事的是神，所以他才敢那样做，甚至就连以色列民也不认识，所以他们才能向摩西发出怨言来。今天跟随神的信徒怎么样，知道基督是来拯救人、成全人，可有几个能起来与神配合呢！起来配合的又有几个是单纯地完成一个受造之物的本分而没有一点交易呢！跟随神多年，道是听了不少，修理对付也没少经历，对神的要求并不是不明白不晓得，而是对神话采取一种藐视、小瞧、贬低、质疑、信不来，所以导致该尽的本分都尽不上，要么是应付糊弄欺骗神，还有亵渎埋怨神的。甚至有被刑罚、管教、咒诅、疾病临到仍不知悔改，也不积极预备善行，等等一系列明知故犯的行为咋能不惹神发怒呢！一个个不都是现代版的埃及法老王吗！

幼小时引导、开启、光照带领你，长大成人懂话时兴起环境管教磨炼你，愚昧麻木迟缓时苦口婆心喂养等待你苏醒，供应你吃饱喝足是要你放下肉体、背叛自己为神献上，践踏撒但，走人该踏的历程。神作工多年，对人的呼唤从未间断，对人的揭露、劝勉越来越明显，摆设的环境一年比一年恶劣，远远超出了血灾、蛙灾、虱子灾、蝇灾一类的级别。对于这些麻木痴呆的人来说：这些灾就是给他挠痒痒呢！根本没有什么知觉。即使瘟疫、疮灾、雹灾、蝗虫灾又能激起几个人奋起直追呢！禽流感、猪瘟、手足口病等等灾情临到时又有谁因此而

要忠心尽本分来呢！就是经过黑暗之灾的人又如何呢！经假带领敌基督苦害甚至打压开除在外，在黑暗之地哀嚎多年的人又如何呢，跟上国度建造以后是一阵心血来潮，半年后又进入冰冻之中。如今瘟疫、地震、饥荒四起，直接威胁到了人的生命，即便如此多数人跟随神的态度依然是观望派。为什么会是这样呢！答案就是他们的心太麻木、太刚硬、太宝爱肉体了，他们的心比埃及法老王的心还刚硬。跟随神这么多年，经过的灾种不低于埃及的十灾吧！有几个醒悟、回转、放下肉体接受神的呼唤，跟随造物的主尽上自己的所能了呢！在埃及降下十灾，但在前九灾中神总是说让他的心更加刚硬，但在最后一灾神说："明天他就放你们走，回去预备东西去吧。"从这些事可以确定法老王要做什么事，在什么环境下将会有什么样的心思意念神都了如指掌。由此可见神选民在跟随神的不同时期所能流露什么，能做出什么事来，顺服程度有多少，神都了如指掌。教会建造时期人都忙于作工，走马观花地吃喝神话，国度建造期间是倒嚼神话，明白神话的内涵之意，把神话带入实际生活之中去学着体验、经历、认识神的主宰。当人真正走上这条信神历程的路时，就是建造成形之时，也就是下步工作开始之时。下步工作开始就是灾难降下之时，众子民在灾中作成是神的命定，是众子民的需要，因人太悖逆了。

神说："我给你们百倍，我也要求你们还给我百倍，要知道，赐人类生命的是我，接受我生命为我作见证的是你们，这是你们的本分，是我临到你们而且是你们当为我做的。我将我的一切荣耀都赐给了你们，我将以色列选民未曾得着的生命赐给了你们，你们理当为我作见证，理当为我献青春、舍性命。我将我的荣耀赐给谁，谁就得为我作见证，为我舍命，这是我早命定好的。我的荣耀赐给你们是你们的福气，将我的荣耀见证出去这是你们的本分，你们若只为着福气而信我，那我的作工便无有多大意义，而且你们也并非是在尽你们的本分。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论到“信”，你怎么认识》）”人多多少少明白一些真理，但就是不实行，就是不愿意受苦付代价为神站见证。对于这样的人就必须得事实临及，就得放在灾难里熬炼，悖逆越大经受苦难也就越大，但最终还是得为神作出见证。法老王不放以色列民出埃及，需要击杀埃及的长子才行。那要让跟随神的这些大红龙子孙起来见证神，并且是人人起来见证他，那不是也必须得击杀他的长子！要不怎么可能人人起来背叛他的“父亲”见证神呢！也只有这样作才能达到这样的果效。如果你的本性就是法老王，那你的长子必然是要被击杀，因为你不相信神的性情是狮子，不相信神有击杀你长子的权柄，你必然能拿自己长子的性命下赌注与神较量，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如果你是一个信神的人，你必然相信神是全能的神，神是供应人生命的神，也是击杀人的神，更是主宰掌管万有的神，是既作必成、即成必到永远的神。所以他们说什么也不可能拿自己长子的生命作筹码与神较量，反而会竭力表现以此来保护他的“长子”。这么一来信与不信的就分别开来，埃及民与以色列民也就分别开来，信与不信的本就是两类人。

神说：“那些没经我拯救、征服的人类都沉默海底，将我焚烧之火永远地加在他们身上。我要毁灭这个旧的肮脏到极处的人类，犹如我灭绝埃及众长子与头生的牛羊一般，将那些吃羔羊肉喝羔羊血的、门楣上有羔羊血作印记的以色列民留下。那些被我征服的我家族中的人不也是吃我羔羊肉、喝我羔羊血的被我救赎敬拜我的人吗？这样的人不常有我的荣耀随着吗？那些没有我羔羊肉的人不早就沉默海底了吗？你们如今抵挡我，我如今的说话犹如耶和华晓谕以色列的列子列孙们一样，但你们心底刚硬，都在积蓄我的忿怒，为自己的肉体增添苦楚，为自己的罪恶增添审判，为自己的不义增添更多的忿怒。你们今天这样地对待我，有谁能逃脱我忿怒的日子呢？有谁的不义能逃脱我刑罚人的双目呢？有谁的罪孽能躲开我全能者的双手呢？有谁的抵挡能逃脱我全能者的审判呢？我耶和华这样晓谕你们这些外邦家族的列子列孙，对你们说的话胜过了律法时代与恩典时代的所有的说话，但你们却比那埃及的众百姓还要刚硬，你们岂不是在我作工安卧之时积

蓄我的忿怒吗？你们岂能安然逃脱我全能者的日子呢？（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凡属血气的无人能逃脱那忿怒的日子》）”

外边看神作工结束了，其实是审判工作才正式开始，正式从神家起首。就是神要正式刑罚众子民，要神选民事实临及。那第一步要作的就是击杀埃及长子，重要的是要从神家开始，因人都活在肉体之中不肯背叛自己，导致多少年不能进入信神正轨。回顾以往再观今朝：看看出埃及景象，一次比一次加重的灾都打动不了法老王那刚硬的心。最后是因埃及长子全被击杀以后才放以色列民走。今天呢！听了多少年的道，经历了多少神的作工，接受多少话语的审判、刑罚、劝勉、引导、带领后，有谁放下肉体，超脱自己，从自己定规了的观念想象中走出来进入信神正轨呢！有多少人来信神是因着一些病痛，或是家庭的不幸，命运的多舛，人都因着神的恩典太多而信神，都想与神索取更多的恩典，虽然跟的是话语审判刑罚时代，信的是全能神的话，但实际上人心依然活在恩典时代，等待着神降给他更大的恩典。经历多年话语的审判、刑罚、揭露、解剖，对什么是信神？什么是受造之物？人生意义是什么？其实都懂得一些。但因着人的贪婪、堕落、懦弱、麻木等等败坏性情的作祟，导致人都迷迷糊糊、萎靡不振、装傻装憨。在话语审判刑罚的同时也兴起了各种环境与灾情来磨炼、警醒神选民，可麻木痴呆的人在痴痴地等待着12级大地震的最后终结。人的一种刚硬、执拗怎么能不引起神的怒气呢！教会建造经历了二十多年，国度建造又经历几年，方向路途也清晰摆在眼前。神举例子、摆事实、掰开了说揉碎了说，就是唤不醒冰冻之中的人。

神说：“我作的工对你们来说都很有帮助，我从你们身上想得到的就是诚实向上的心，但到现在我的双手仍是空劳无获，那么你们想想：到有一天我仍是这样苦不言衷，那我对你们的态度会是怎样呢？还会是这样和蔼吗？我的心还会是这样安然吗？你们了解一个费尽心思种田而颗粒未收的人的心思吗？你们明白一个颇受打击的人的心所受的伤害有多大吗？你们能体尝到满心希望而不欢而散的人的苦楚吗？你

们看见过一个被激怒之人所发出的怒气吗？你们知道一个被敌视、被欺骗之人的复仇的急切心理吗？你们若了解这些人的心态，那我想你们不会想象不出神报应人的态度会是如何的吧！（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谈归宿》）”

所有在外作工人员，以及各级带领工人，再到各处教会普通弟兄姊妹，你们的所作所为能经得住神鉴察吗！在外作工的人每天都是在盘算着自己的小九九，总怕自己干的活多吃亏，总是偷奸耍滑。有的人认为别人支配他尽本分、多出点力就是把他当软柿子捏，根本不认为这是给他预备善行的大好机会，是神对他的高抬与恩待，白白地把神检验他的机会给推开了。带领工人在下面不作实际工作只是明争暗斗，为着自己的虚容脸面，地位名誉争执、打斗得面红耳赤，毫不让步。对待工作本分是应付糊弄、推卸责任、一点不担当；在教会的一点本分不尽，能接待的也不接待，能传福音也不传，完全贪享肉体，甚至还在聚会点上争吵不休。等等一系列不尽本分的、尽不上本分、尽本分偷奸耍滑的人员，神的性情不容忍你们这样撒野了，神要用武力解决家庭纠纷，不然神的作工无法收场。神作工结束时要人人起来见证神，是一个定时炸弹的爆炸，如果神选民就这样疲塌，怎么可能炸弹爆炸呢！怎么可能达到人人起来见证神呢！所以神必须击杀埃及的长子，只有这样炸弹才会爆炸，人人才能起来见证神，以色列民不带妇女儿童六十万人，一夜之间预备，一天起身撤离埃及，这是不是一个炸弹的爆炸呢！为什么要击杀你的长子呢？因为长子是你的二股筋，如果击杀你老婆，你可以重娶；如果击杀你老公，你可以重嫁；如果击杀你父母，你会觉得免去你养老；如果击杀你，神少了一个效力者，是对自己作工的一种打岔，更重要的是太便宜你了，神能让你白白消耗着神呼给你的一口气息吗！活罪未完休想死，没有神的许可你想死都死不了！

神说：“万国必因你而得福，万民必因你而对我欢呼、赞美，我的国必兴旺、发达，必永远存留，不得任何人践踏，不容任何不与我相合

的东西存着，因我是威严不可触犯的神自己，不让任何人论断我，不让任何人与我不合，从此足见我的性情，足见我的威严。当有谁抵我时，我在我的时候来惩罚他，为什么现在仍未见我惩罚谁？只因我的时候没有到，我的手还没真正作事，虽然大灾大难倒下，只是针对大灾大难的内容说的，但大灾大难的实际并未临到任何一个人。从我的说话当中你们摸着什么没有？我要把大灾大难的实际开始发布，就从今开始，在这之后，抵我的必遭我手击杀。以往，只是显明一些人，不是大灾大难的临及。今天不同以往，既然我全部告诉你们大灾大难的内容，我就在特定的时间，把大灾大难的实际公布于众。在这以前，没有一个人触及大灾大难，所以，多数人（即指大红龙之子）仍然任意猖狂，任意妄为。当实际临及时，这些东西就彻底服气了。否则，谁也对我定不真、认不清，这才是我的行政。从此看出，我的工作方式（指在所有的人身上的作工方式）开始转变：在大红龙的后代身上显明我的烈怒，显明我的审判、我的咒诅，我的手开始刑罚所有抵我的；在众长子身上显明我的怜悯、显明我的慈爱，更在众长子身上显明我神圣不可触犯的性情，显明我的权柄，显明我的本体；效力者安下心来为我效力，众长子越来越显明；通过击杀抵我的，让效力者从中看见我的不饶人的手，从而恐惧战兢地为我效力，让众长子从中看见我的权柄，对我更加认识，从而借此生命得着长进；在前一段时间说的话（包括行政、预言、对各类人的审判），开始按着次序来应验，也就是让人看见我的话就实现在眼前，没有一句落空的，都是实际；在未应验之前，大批的人要因着未应验的话而出去，这是我作工的方式，不仅是我的铁杖的作用，更是我的话语的智慧，从中看见我的全能，看见我对大红龙的恨恶（这在我开始作工以后方能看出来，在现在显明部分人，只不过是我的刑罚的一小部分，但不能包括在大灾大难之中，这是不难理解的。从中看出，在这以后，我的工作方式更让人难以理解，今天告诉你们，免得你们到时因此而软弱，这是我对你们的托付，因为要有历代以来人未看见的令人难以放下情感、脱下自是的事发生）。之所以我用不同的手段来惩罚大红龙，是因为它是我的仇敌，是我的对头，必须把它的后代都灭绝了，方才解我心头之恨，才能准确地羞辱大红龙，这才是把大红龙彻底灭亡，把它扔在硫磺火湖、无底深坑。（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一十一篇》）

观察天下动态，瘟疫全球蔓延、地震频繁、火灾、虫灾四起。神又说："审判刑罚正式开始，并且是从神家起首。"由此看来神的刑杖开始发挥功用了，也就是神要用行政来管理万民。那管理的原则是什么？怎么管理？每句神话都是行政，行政是由神颁布，就是神发表话语的时候就是在颁布行政。那什么时候实施行政是众长子的事，也就是众长子辖管万民的时候就是执行行政的时候。实施行政过程其实是众长子把圣灵要作的事发表出来，接着事实临及。是加给众长子权柄的过程。认识谁是众长子也可根据这一项来定。神说："之所以我用不同的手段来惩罚大红龙，是因为它是我的仇敌，是我的对头，必须把它的后代都灭绝了，方才解我心头之恨，才能准确地羞辱大红龙，这才是把大红龙彻底灭亡，把它扔在硫磺火湖、无底深坑。（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一十一篇》）"也就是说神要大红龙断子绝孙，谁是大红龙你不会不知道吧！审判从神家起首，尽本分应付糊弄、欺上瞒下、另搞一套、搞个人经营的，有本分不尽还吃教的、什么本分也尽不上的，连效力者的标准都不够，还做什么神的子民呢！牛马都得任神宰杀，那你这种野驴、野马神会怎么对待呢？你白白消耗着神给你的一口气息就没事了？你也太天真了吧！神的公义在哪显现！你一直刚硬、对抗、叫嚣、试探，神一直搁置不搭理，你以为这样就没事了？神预定的日子到了，要人人起来见证神，要定时炸弹爆炸，要你最后时期为神献上。你是计划新账旧账一起算！还是想把以往一笔勾销呢！就看你自己的选择了。埃及长子是在以色列民出埃及的前夕死的，如果你的心跟法老王一样刚硬不知悔改，那你的长子必然死在定时炸弹爆炸的前夕。神要让跟随他的人都看见神的公义性情，再一就是因神定意要作的事无人能拦阻。神要人人起来见证神，要定时炸弹爆炸，就必须人人起来与神配合，不配合就该死，但神不会要你死，神有刑罚人的手段，那就是击杀你的长子。如果你信不来可以试试。

以撒是来成全亚伯拉罕的；约伯的十个儿女是来见证约伯的信；大卫的子女是来刑罚他的罪；埃及法老王的长子是来显明法老王的刚硬

与无能；你家里不信的亲属都是刑罚你的效力品。不信派、谬种当看到自己没有好报应的时候，他会起来散布消极、释放死亡，他会告你说："神作工结束了，人都要各从其类，凡不信的都该死，神必惩罚。还告诉你神说：'儿女的恶行不能加在父母的身上，儿女的义父母也不能分享；父母的恶行不能加在儿女的身上，父母的义儿女也不能分享。各人担当各人的罪，各人享受各人的福，谁也不能代替谁，这是公义。任何一个人都不能担当别人的罪，更代替不了别人去遭惩罚，这是绝对的。（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与人将一同进入安息之中》）'"他说的话一点不错，完全是神话，关键是他说话的存心、目的是什么？他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果效呢！我给你交通说："你拒绝尽本分也不效力神就要击杀你的长子，以此逼着你为神效力。"他要传达给你的意思是："你即使忠心尽本分了你那不信的长子也得死。你尽不尽本分是一样的。"他诱导人拒绝尽本分与神对抗。要给你说清的是，即使同样都是不信的外邦，但他们的命运也是各不相同。更何况公开以后还会有不同程度的回归我国。还有几个重要原因是灾难不是一年两年就可结束，进迦南美地还走了四十年呢！进国度没有三十年能行吗！教会建造还二十年呢！生命经历是漫长的工作，众子民是在灾中作成，那能低于三十年吗！意思就是说击杀你的长子的时间可以是现在，也可以在灾中的任何一天，就是说如果灾情三十年，击杀你长子的间隔就可以三十年。这个时间关系可能与你的善恶有关，也可能与他自身的命运和善恶有关，再一个就是与他来到地上的使命有关。总的来说他的死完全因着神的主宰，他因先触犯了神天规诫命中的哪一条，那他就死于哪一条。父母的义或恶虽然不能与父母分享，但会因父母的义与恶影响到儿女的恩典，就是影响到击杀你儿女的时期。就是神说的："一个败坏的人在神眼里随便处理，怎么作都合适，都有神的安排。（摘自《基督的座谈纪要·怎样认识神的公义性情》）"再一个就是你本身是什么东西，神就根据你的需要安排好了你出生家庭，再根据你在世的表现与你上辈的恩怨安排一个什么样的灵魂成为你的子女，同时还要根据每个人各自使命的不同与互相连带的复杂关系而确定。说这些话的目的是告诉你：子女会因父母的义得一些恩典，但最终能不能活下来，是根据其本身的实质而定的，与别人根本没有一点关系。

2021年1月23日

在神家半职尽本分的带领中，揭露解剖对付多次，仍不悔改，尽本分不是没有原则而是连规章制度都没有，特别是我交通过和解剖过的，一直不变化分明就是与我对抗，与我对着干。这样的人本应该打发回去不要了，但因神作工还未结束，暂且留着效力，不愿效力的可以自退，不允许带领强留劝阻，这样做了就是考验我的记性，就是戏弄我，那你的结局就不用我说了。就如机器人，黑枣，武则天，欣然等等。神把合格带领的标准交通出来了，也就是行政颁布，下一步就是实施行政了。所以说现在是操练做带领时期，你们是假带领不怕，你可以根据神交通的去操练，我带着你走。但如果你连个配合的心志都没有，明显的一些规章制度，规条方式都没有，尽随从己意，那还称什么带领，更应该说是敌基督了。所以说这样的人就不要了，就如机器人，黑枣，武则天，欣然等都已解剖过多次，但在作工中还是随心所欲，基本的规章制度，方式都守不住，那就连效力都不是。所以像这一类人再给一次机会，一旦再出现老病复发的没有真实的悔改变化就打发回普通教会。

神说："你的素质、条件这么好，不尽本分不是可惜了吗？像你这样的人才在神家中应该被重用、被提拔，你在神家是大有希望啊！"这个人说，"你别说了，让我尽本分我就还是那个态度，要是不让我尽，我马上走，我不稀罕在这儿呆着"。这个假带领费尽口舌也没说服这个人，没解决他的问题，这是怎么回事？就是没看透这个人的实质问题是什么。他在神家中尽本分，能应付就应付，能糊弄就糊弄，能骗就骗，能走过程就走过程，不管作什么工作都不负责任。如果麻烦点但能少花点祭物，他都不愿意做，多说一句话他都不愿意，他嫌麻烦，嫌费事，谁交通也不听。他知道怎么尽本分是合格的，怎么做是合适的，

他能听明白，就是不愿意实行，但他还在神家中尽本分，这是什么性质？是什么问题？（他是抱着得福搞交易的心来的。）他是抱着这样的希望来的，这叫投机派。他说："听说这世界要灭亡了？世界末日到了？那我也不干工作了，钱也挣得差不多了，先来神家混个饭碗，占上名额，以后得福就有希望了。"从他尽本分的这个态度、居心上来看，这是投机来了，不是真信的，是来神家混饭吃的。你看他尽本分的态度，神家用他得央求他、巴结他，得哄着他，这样他都不好好做，连良心都没有的人还能尽本分，这就是来投机混饭吃的，这是不信派。从他这两方面性质上来看，这个假带领给他解决问题有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啊？（没有。）没看透问题的实质，还当成是真信的人一时软弱，不明白真理，身量小，需要人扶持，从这些方面出发来帮助，结果人家说，"你别说了，你说的那些道理没用，我都知道，我比你懂，你才明白多少道理？你才有多少文化？我读的书比你吃的饭都多！"本性暴露了吧。这假带领还觉得自己是在作工作呢，他还不知道其实这人是个不信派。不信派在神家中尽本分连效力都不合格，这样的人该不该留啊？（不该。）所以，对于这一类人神家的处理原则就是：他能效力就效力，愿意效力就留着，不愿意效力就赶紧清理，对他们是不挽留也不劝勉。假带领知不知道这个原则？他不知道。他抱个死孩子当活孩子养着，还给他喂奶、喝水，这不是傻吗？假带领就做这样的事。"

摘自神的交通122篇：(分辨假带领一)

青农

我宁愿带假带领，要假带领去操练，也不能要哪些只享受地位之福而不作工的猪，所以现在要把教会里的所有猪带领清理出去。打发回原教会自生自灭，由他而去。什么是猪带领，就是明文规定了的规章

制度，行为规范，都尊守不了。群里安排的工作不落实，吃闲饭。都处理掉。愿意悔改的，再给一段观察期限，如果旧性不改，再不给他悔改机会，打发回家。现在是要从教会生活过渡到国度生活，是国度建立在地上的起步根基。揭露敌基督的交通已经结束，现在是交通假带领的开始，也就是供应人生命进入的交通开始了，这叫真理不摆在猪前。恶人就是敌基督，厌烦真理，仇视真理就是敌基督。听了怎么多的交通，敌基督恶人已难以忍受，无力倒下就得退去。这样教会才能得洁净，神才显现。教会洁净了才直接做生命进入的工作。神的交通的步骤结束了，我们实际落实还需要个过程。所以今年重点抓生命进入的工作。

现在揭露解剖人的情形就根据神交通的生命进入的八方面难处开始。人人操练，能不能做带领的第一个衡量标准就是这个。如果你能从这八方面抓人的情形，那就留任，如果做不了，就意味着被撤换。

关于生命进入的难处，从大方向上看看

1.尽本分方面的难处有哪些。

2. 关于对待前途命运方面。

3. 人际关系，也是一大方面。

4. 关于人的情感方面。

5.关于贪享肉体安逸面。

6.认识自己也是一方面。

7.人对待神的各种表现。

8.对待真理的各种表现，如：把真理当成理论、口号，当成规条，当成自己吃教、享受地位之福的资本。”

青农

8 安排人不同命运的原因所在

（当时就想，文婷有那样的经历，是因着她有好强的心嘛，就是要争世上的那些嘛，我吧，觉着就好像没有那些。）一人一个经历，你不需要模仿她的经历。（本来就是因着没有孩子，才跟上了神，从神话里看见现在生小孩都是缠累，神今天没有给你孩子，是保守你，让你来到神的面前，要是不是因着没有小孩，你来不到神的面前，咱就好好地追求，就不在那上面追求了，就是我还是追求真理吧。后来跟了神两年多，我有了，流产了，我就觉着这下子好好地追求。后来第二次开除以后，心里就放不下了，好像我们年龄大了，就想老了就我们两个，就没人养活，现在要个小孩，将来还可以养老送终的，就开

始有那种欲望。如果说拿钱去抱个小孩，自己还没有钱。后来因着一个囊肿做了手术，还以为就是因为囊肿太大了，影响了生育，结果做了手术还是没有，现在那个欲望又破灭了。看看那些生小孩受的罪，又想我今天是蒙保守了，我也不用受那罪了，也不用受小孩的缠累。）那现在呢？现在还想要小孩吗？（不要啦。）那没小孩谁养你老呀？你不想吗？你是真不想了，还是看见我了不能想了，不能说实话啦，想不想？（我看见她们受的那罪吧，我就不想要啦。）你是看见受的那罪不想要小孩，是吧？你看见人家拿上三瓜俩枣去看母亲的时候，你想不想呀？想不想？（不想，我就觉着我俩从来没有被人……）（他们两口子一路走来是相依为命的。）那你们这个感情是相当深厚！（所以就要回家。）她们有孩子也不像你，把对孩子的那份情给了丈夫，给了妻子。怪不得出来两天哭得不行，原来想丈夫了。真不想要小孩了？（在那方面不多想了，只是一看见他不在线，我心里边就放不下。）心里就发毛？（嗯。）发什么毛呢？你是发毛，大红龙把他抓啦？还是跟人跑啦？（不会。）那你放不下他什么呢？吃不上饭？（又怕他在家不好好吃喝神话，落在灾难当中，又怕他在家里边不好好吃饭，一天吃一顿饭，我心里就是那些东西。）我看你对你丈夫挺负责任，挺有负担的！你面对弟兄姊妹他们吃不上饭的时候，我没有看见你急得流过泪呀，这个泪流得真是一黑一白，照得明明的。在教会尽本分的时候，呀……不会呀，呀……又错啦，流泪又错了。这回我看见你照顾你丈夫是井井有条，三天不回，吃不上饭，这种情打动人心，感动上天，感动不感动？（不。）为什么？看见她的悖逆了吗？她说看见文婷悖逆呢，我没有悖逆呀，我没有抵挡呀，我没有好强心呀，你有什么心？你今天看见为什么不给你孩子了吗？看见了没有？哎！黑枣，不给你孩子呀，你来不到神面前，来到神面前呀，还不能给你孩子，因为给了你孩子呀，你从神面前还要走，你说，这个孩子能不能给你？所以说，你是因着没有孩子信神的，但信了神还不能让你有孩子，听懂了吗？你说吧，一个老公三天不见还把你急成这样，你说要是有个孩子呢？是不是你的心肝宝贝呢！如果是心肝宝贝，到时候你能为神献上吗？如果有孩子了，咱怎么尽本分呀？

今天黑枣给我上了一课，认识马王爷吗？（见过一次。）当时我觉着她这个认识能力还可以，还差不多，性情有点狂妄，有些小地位心，就想让她出来尽个本分，她也想尽本分，她也想争夺地位，咱不管你争夺地位不争夺，也缺人，你出来尽个本分，也年轻。可怎么呀，实在出不来，因着什么原因？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放不下孩子，我去见她的时候，她孩子多大了？闺女，十八啦，上班了，可能和老公离婚了，单身放不下孩子。第一次让她出来的时候出不来，放不下孩子，第二次去聚会的时候交通了以后呢，说："明白了，我得去呢，我得放下。"好，我说："我相信你一次，相信你，只相信一次。"然后回了家就给她安排，安排了以后，她说："不行呀，出不去呀，我当时是一时热……"第二次，修理对付了，过了一段时间，又来了，说要出去呢，实际给她安排了，安排了又不出去。她说啥呀？"我出不去，我说的那话是气话，是跟他们争地位、争权势、争脸面的一个气话。"后来我就不太过去她们那边了，孩子闺女十八了，上班儿了，走不开。

今天，你又给我来了一个老公，老公不是十八了，老公多大了？四十了？五十了？有多大了？（快四十八了。）快四十八了吧，黑枣三天给老公做不上饭，看不见他，吃不好、穿不好，放心不下，泪汪汪的，你说吧！给了马王爷一个闺女，十八了出不来。给了黑枣一个丈夫，黑枣三天出不来，你说吧，你说神怎么作呢？跟随神还让你尽本分呢，这本分怎么尽？如果真是给你个孩子，不要说尽本分了，出都不出来了！你说给你一个孩子，黑枣你能出来吗？出来出不来？出来能跑半天呀？能跑一天呀？恐怕你一天也出不来了。中午要做饭呢，下午要接孩子呢，下午不接孩子，下午还得给他做饭呢，晚上还得陪他做作业呢，早晨还得叫他上学呢。咱别说小的，说大的，不用上学了，你还得天天给他找补习班呢，洗洗涮涮你还能出来吗？老公还放不下，孩子怎么能放下呢？所以说，孩子不能给你。为着神的作工，为着神的经营，为着你的生命，这个孩子坚决不能给你！给你，你毁了，对于神的作工来说，不能说成为神作工的拦阻吧，最起码这个瓦、这个砖少了一个，效力者也少了一个。神叫万事万物都来效力，

不管你追求不追求生命，由不得你，大红龙还得效力呢！何况你呢？所以说，这个孩子不能给你，给你你就会背叛，给你你就会与神背道而驰。

给你个丈夫只是给你点缀一下，显明一下就够了。就像吃肉一样，给你放一盘菜，放一盘肉，你吃饭的时候呀，你多吃一点显明你贪吃肉就够了，不需要非得给你杀一头猪，让你天天吃肉，你如果天天吃肉就吃出病来了，吃坏了。既要显明你是贪吃肉的，还不能让你吃出病来，神的保守，神的主宰。你的使命神安排过来就是让你扮演一个演员，让你扮演这个角色的，扮演角色神还要给你摆设环境。你努力就想有孩子，有了也不行，还得流产了。不能给你，就不能给你，争也不行、抢也不行，你性情不变化不会给你的，你也看见这个事实了，而且你也没有那个心志。文婷她有那个野心、好强的心，是吧？有好强的心，同时她还有一个心志，你和她比起来，你既没有好强的心，也没有个心志，所以说，神要给她孩子，是让她站一个见证，是吧？（嗯。）同时呢，也是让她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让她受受苦。既让她受了苦，碰得头破血流，还得让她站住见证！因为她是女强人，女强人，你必须撞得头破血流，你撞的头破血流，你还能出来，所以说这个孩子就能给她，就要给她。但是黑枣不行，黑枣不是女强人，你没有那么大的心志，没有那么大的毅力，好像也没有那么大的悖逆，但是你也没有那么大追求正义的心志。这个孩子敢不敢给你？想让你碰得头破血流，可是一旦给你孩子，你就不是碰得头破血流了，那是什么呢？“自杀！”给你孩子就是自杀！为了孩子你会怎么？争、抢、夺，舍命，不顾一切。怎么说舍命呢，也就是说，不管神怎么呼召，是呼召不来你，不管神让你尽什么本分，你是不会再尽了。人的悖逆，人的本性，人在幸福中只能是背叛神。所以说，神不能让你幸福，不能让你幸福美满，只能让你能过得去。但神还要显明你，既保守还得显明，还不能让你背叛，所以说，还得给你个老公。你说神作工是不是精心安排呀！给你一个和你情感相合的老公，合你心意的老公，但不能给你个孩子，这就是一个度！如果不给你一个老公，显明不了你，显明不了你这个枣是黑的，那就成了红枣了，对神

是一种红心，那会给人一种什么呢？仰望！呀！看人家红枣，人家能脱下一切！一生不结婚，给人造成一种迷惑的假象，你的本性是那样吗？所以说，神要显明你自有的，那必须给你个老公，来衬托一下、显明一下，这就够啦。再不能加深，再多给一点福分，那就怎么啦？跑啦，飞啦。就像放风筝，既不能太远，也不能太近，太近了不叫放风筝，太远了收不回来了。所以，只能放这么远，做什么事情都得有个度，掌握一个度，神在主宰一个度。神是根据你的本性来安排，同时显明你，还让你有路，还让你有认识。再让你看看每一个人，她有孩子和你这没有孩子的区别在哪儿？这就是神让你去经历，让你去看。

我有孩子，有大有小，你看见了，但是为什么神能让我有孩子，让我有孩子也是站个见证。马王爷的孩子十八上班儿了，我前两年出来的时候，我家孩子不到十五还上学呢，她在家独立生活，一个人住了一百二十平方的家，谁管她呢？但我不能为了孩子把本分放下不尽，孩子不管怎么样，她不影响我尽本分，不影响我去敬拜神。神赐给亚伯拉罕孩子，他不影响他敬拜神，让他献上他就能献上，这个孩子他就可以有。如果让你献上你不献上，这个孩子他就不能有，只有亚伯拉罕九十多岁，老婆没有月经了还能来孩子，也只有亚伯拉罕他老婆，别人不可能，为什么？因为别人家一旦有了孩子，不可能献上，所以说这个事情做不成。那我呢？这个孩子我就能有，虽然我不能像亚伯拉罕一样把孩子献上，但我能够把孩子放下，我去尽我的本分，做我该做的，我家人也出来做她该做的，不管我也好，不管我的家人也好，都能够把这个孩子放得下，从心里放下。不能说因为爱孩子，为了照顾孩子，胜过一切，胜过神对你的托付、负担，这是我站了一个见证，这是你看得见的。大孩子也好，小孩子也好，就小的三岁，也没有去拖累我，依然是放下。就即使说，我家孩子遇到半夜有人敲门的那种环境，我都不能软弱，一个是相信神的主宰，如果是强盗要剥夺你呢，那是神的命定，那人做不了主，我也就不去争，我也不去抢，神也是让我站个见证。我不能改变我的使命，我不能与神去争夺，我要完成神给的使命，在你面前我得站立得住。如果我放下本

分，我去维护我个人的小家庭，那撒但是不是会围攻我呢？我的见证何在呢！所以说，这个事情必须临到我，这敲门事件必须得有，在我的生命经历中必须得有这一幕，没有这一幕我没有这个见证，没有这一幕检验不了工程。从外边看半夜敲门，是个偶然要电费的现象，从灵界里边看，那就是神安排的，对我是一个试炼，也是一个见证，我站住见证了，神向我露出了笑脸，我如果站不住见证，贪婪了肉体，神就淘汰我。你说我该选择哪个？我还有本分，本身也不能放下，一方面是站见证，一方面是自己的本职工作不能放下。再看实际如何？经历你都听了，离家三公里，四代同堂，哪个影响她尽本分了，谁影响了她日常生活了，什么都影响不了她，所以，她就可以有孩子、可以有孙子、可以有父母，一切都可以。

神造人不是非要让你受多少苦，神让你受苦是为了征服人，不是为了看你的笑话。神愿意让你活在幸福之中，不是不愿意让你活在幸福之中，人一直是埋怨天、埋怨地，嫌神不公义、嫌神不公平、嫌神不会照顾咱家庭，不是神不会照顾，而是神照顾得太周到了！是因为人太悖逆！所以，神是不得已这样做，神是不得已！就像对待小孩子们一样，你说你疼爱小孩子，给他个零花钱，让他出外边买个小零食，小孩他出去花个小钱，你心里舒服他也高兴，你给小钱可以，你给大钱能行吗？你给的钱再多一点，他就干啥呀？出外头打游戏，买大玩具、买个枪、买个刀，出外头闯祸，最后导致杀人放火？不能走回头路了，完了。你说人现在是怎么走向堕落的？没钱了没事儿，一有了钱呢？小三、毒品，最后走上了灭亡、死亡。所以说，孩子也是一样的，不能给你。神愿意让你幸福，但人在幸福之中背叛神，神今天是来拯救人的，不是让人背叛神的，让你背叛神只是显明你就行了，但是不能让你背叛走了一去不复返，浪子回头金不换，如果浪子让他手里边有钱，在外边一直很幸运，生意亨通他还回来吗？他就不回来了，神是让浪子回头的。不给你孩子是让你回头的，不给你安定的家庭是让你回头的。所以说，你一直不回头，神就一直怎么呀？不让你有安宁的家，一直给你摆设环境，当你回来以后，神才会给你露出笑脸。你看实际的经历，死去活来，她死去了才能活过来，当你活过来

神露出的一切都是笑脸。当初我打她的时候，大卫杀死扫罗是怎么呢？是公义，应该。你再作多大的工我也不承认，你跑了半个欧洲，你也是保罗来世，打她的是我，等她生命进入啦，能起来牧养弟兄姊妹啦，对神有爱啦，独当一面了，认识自己啦，能背叛自己了，站住见证了，神露出了笑脸。恨的是我，咒诅定她罪的是我，但今天见证她的，爱她的还是我。当初我定她是保罗来世，是敌基督，今天我见证她是金银宝贝，众长子在神眼里边看是什么？金银宝石，心肝宝贝是吧？那我看长子是什么？众长子看长子应该是什么呢？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呢？心肝宝贝！从我这儿我的所作所为是让你看见，神的态度，神的态度是在转换的，随着事态的变化而变化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人说是预定的，不在乎预定不预定，就看你的表现，神要的是人的悔改，不是来拯救当初的亚当夏娃，而是拯救能悔改、认罪、反省，重新来到神面前的亚当夏娃，不再是以前的亚当夏娃，而是对神有认识的、有谅解的亚当夏娃，这是神要作的。

让你看见，经历到，神的的确确在主宰着全人类的命运！主宰着咱每一个人的命运！人得着了安息、归宿，再让你展望一下未来，神不给你孩子，永远不给你孩子了吗？什么时候给你孩子知道吗？什么时候给你祝福？当你能够接受神的话了，让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了，你承认你是受造之物了，你承认神是造物的主了，百信不疑，没有任何疑惑，完全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了。如果你是不通灵的，你能完全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没有埋怨、没有怨言、没有所求，忠心效力者，神怎么安排怎么来，默默无闻、勤勤恳恳，能活一千年，一千年光是生命能延续一千年吗？不是，如果你追求真理的话你是子民，如果你真理多的话就是长子、众子，是吧。这只是一个称呼，等到征服以后人类的生活呢，依然还在地上，还要生活，还要繁衍生息，繁衍生息什么意思？理解吗？黑枣？（生养众多。）还要生养众多！你说把你救下来了，让你活下来了，然后还是不让你怀孩子，你说怎么繁衍生息呀，你说这不是又留下来一个废物呀！唉！神加给每个人的功能它得起作用吧，你说黑枣这功能还起不起作用？怎么见证神呢？如果说到时候不给你这个孩子，撒但是不是在背后窃喜呢，神，你说你

全能，你给黑枣的怎么样，不行吧，她还没有孩子吧，神能做这样的傻事吗？可能吗？所以说，那必定是要有的！但现在不能有，现在给你就跑啦飞啦，拦阻了神的作工。

咱以前交通过挪亚造方舟，三个孩子，三个孩子结婚了吗？娶妻了吗？他孩子一百岁了还没结婚，只允许你搞对象，不允许结婚，为什么？因为造方舟，神已经给他使命了，一心一意给我造方舟，因为神只允许挪亚一家八口活下来。如果让三个儿子娶三个媳妇，六个人，那在造方舟的一百年里，你要生多少孩子呢？啊？你如果生下孩子，去带孩子，你说谁还去造方舟？一百年这个方舟还能建成啊？那这个方舟建成得几百年？有可能二百年、有可能三百年、五百年，你有了儿子，还会有孙子。你看你身边的实际，她今年只是五十多，五十多是四代同堂，你说实际如果是一百呢，几代同堂呀？（八代。）八代同堂！还有可能十代同堂，是吧？那你说挪亚造方舟如果说是八代同堂、十代同堂，那登方舟会是多少人？（太多了。）那就不是一家八口登方舟了，就是一个种族登方舟了！你说神作工还怎么作，打岔啦。为什么他能登上方舟？就因为他能听话、顺服！告诉他造方舟，他就能一百年不结婚。咱都看过挪亚造方舟的小视频，是吧？那个方舟在水上漂了多少年？（一年，一年以后才看到土地。）漂了一年，是吧！在这一年期间，还有什么奇妙的事情发生？咱以前说了吧？还记得吗？黑枣？一家八口再没有其他人，一天起来忙着干啥呢？播种呢？家庭里面有什么生活琐事？一家子八口，每天就是呆呆地坐着，你看着她，她看着你，啥事也没有？一家八口对象都上去了，你说吧，该干啥呢！是不是应该各抱各的，是吧？应该是过着美满幸福的生活，都过着各自的二人世界，这就是八口的事，八人世界是吧？各个的动物都有房间，人家三个孩子还能没有各自的房间呀？还能不自由呀？随便自由，一年，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挪亚是不是对他们有交代呀？虽然是你媳妇儿，但是不能同房，为什么不能同房？因为在船上没有下来，如果一旦同房有啥问题都是个麻烦！你说吧，眼看着，你看我我看你，看了一年多，神还没有说他永生呢，你说他们就有这个心志。那你呢？才三天没看见，你倒在这儿泪流满面，那要让

你分开一年呢？这就是咱的表现，你说神能给吗？你做不到，神说啥呢？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人实在是没办法，掌管不了自己，掌控不了，那只有谁来掌控？神来主宰，神来掌管、掌控！所以神只能掌管你的命运，这才能行得通。你说，挪亚下了方舟以后，是不是自由释放呢！是不是繁衍众多！八个人走到现在全球有多少人？（不知道。）来个不知道啦，数不清了。（就知道中国。）六千年了，就中国还十四亿呢！（嗯。）如果说蒙拯救了，是永生呢？就不要说永生了，你说给黑枣一万年，她会有多少子孙？（太多了，又数不清了。）现在发愁是嫌没有子孙，到时候是发愁太多了，太多了就麻烦了，怎么呀？亚伯拉罕是不是子孙太多了呀，在肚腹里边就打起仗来了，打了几千年，你说太多了好？太少了好？少也不好，多也不好，你说人难办不难办！你愿意让你的子孙在里边打架？大卫，刀剑不离开他的家，你愿意哪个？你选择哪个？从这里边看到啥呀？神安排的都是好的。你只管顺服，交给神多好！你老想自己掌管自己控制，你自己掌管控制什么呀？掌管了之后，你抵挡了神，那你得来的不都是祸吗？能得着什么？

现在神作工为什么要人献青春呢？因着神而不结婚的，什么原因？不还是上方舟了吗？你不能结婚！那你知道结婚有什么坏处吗？一个是对你个人的进入。第二个呢？现在在作什么工作，各从其类的工作，各从其类的工作意味着什么？现在你在哪儿呢？在中国，今天你来世上是来干什么呢？“卧底，探子！”那你家的人呢？每个人的归宿是什么？神交通说，不要说不信派了，就是在咱家里边的，蒙拯救的是一家子吗？你敢保证你丈夫能蒙拯救吗？你敢保证你和你丈夫都能进国度吗？行不行？就算都能剩存下来了，还得分一个级别呢！分什么呀？长子，众子，子民，还有忠心的效力者，是吧？就说现在吧，忠心的效力者还有什么？还有效力者是吧？信与不信的本是两类人，那忠心效力者和子民是不是一类？信与不信的本不是一类，忠心效力者他仅仅是忠心是不通灵的，而子民呢？他是通灵的，你说一个通灵的人和一个不通灵的人，生活在一起，你说舒服不舒服？啊？（不舒服。）你说一个人和一个牛生活在一个家里边，还得跟他同吃同住，

什么感觉？在你愚昧无知的时候跟他同吃同住，每天起来争呢、吵呢、打呢，就是那一辈子过啦，认命啦！神作工结束了，定归宿了，你还来个争呢？吵呢？认命呢？神作工以后没有眼泪、没有忧伤。为什么没有眼泪？没有忧伤？为什么呢？你不和那猪在一起住着了，你不和他当夫妻了！你说，人家是门当户对，成双成对，是吧？你在这儿拉上个猪，成双成对，你说你心里难受不难受，你说这个家庭好不好呀？所以说，神说作工结束，要打破家庭，神一说打破家庭人就愁苦恼怒，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我要抱着我的猪娃娃，你说你恶心不恶心呀？各从其类打破家庭，打破家庭是什么意思？各归各类。神现在说什么呀？“淫乱成性”，你说现在是不是淫乱时代呀？也就是说通灵的和不通灵的混为一谈，人和猪混为一个家庭，是不是淫乱成性呢？人和畜生不分，现在要把畜生和人分隔开来，好啦，那忠心效力者是不通灵的，不通灵的能不能规划到畜生一类里边？（能。）忠心效力者他也只是忠心效力者，他依然不通灵，他依然是属畜生的；那子民呢？那是通灵的，通灵的是有一些真理了；长子呢？长子是爱神的人。一个是爱神认识神，一个是有点儿真理的人，一个是忠心效力，几个档次？（三个。）畜生不通灵，子民是怎么呢？有点真理、有点认识，他里边不敢与神对抗。再一个是什么呢？认识加深一点，程度深一点，但这里众子子民还仅仅是个认识上边，他有一个顺服，接受顺服，对神他能顺服下来，但他里边缺乏爱！那长子呢？爱神至极你才能成为长子，你不能爱神至极，你能成为长子呀？不可能，你仅仅是顺服接受不背叛，那就是子民啦。你说吧，如果一个爱神的人，和众子、子民，一个不爱神的人生活在一起，你说他有共同语言吗？一天起来是直打架、直伤心呢，你是在这儿考虑的是：我没有满足了神。他在这儿考虑的是：我顺服神我不违反神就行了，我这个小家庭得弄好。这是不是要打架？忧伤是不是就来了？就不要说和那畜生在一起了，你就是和子民在一起都不行，没有共同语言，无法生存。如果说一个子民通点灵的、明白神心意的，和畜生生活在一起，他虽然忠心效力，但是他听不懂，你对牛弹琴，你急不急呢，你和他能在一起生活吗？所以说，这个只能打破家庭。

在以后没有家庭，打破家庭，还要繁衍生息，这是怎么回事呀？就是说，恢复原有的！你说谁没有家庭呢？羊和猪它有家庭吗？羊、猪、狗有没有家庭？（没有。）他有爸爸、叔叔、阿姨吗？没有，只有统称一个名，受造之物。就有一个羊羔、大羊之分。那人呢？受造之物，到时候会不会有大人小孩之分，没有叔叔阿姨之分呢？为什么呢？你看人家美国，为啥人家美国发达呢？人家美国的孩子活到十八岁，父母还管不管你，不管你，自力更生去！没有我父母的事，神在交通里明明给你说了，说啥了呢？人的六关，小孩儿小的时候你有责任，负责把他养大成人，成人以后还和你有关系吗？没有任何关系。神那句话怎么说的？“人与父母之间的这层亲密关系随着人的逐渐独立在一点一点地被撕裂开来”，撕裂舒服不舒服？你不愿意，但由得你吗？几千年来的经历，哪个不是撕裂开来的呢？撕裂难受，你舍不得，难舍难离，可是那是神命定。让你生个儿子，那个儿子和你没有任何关系呀！上一辈子他是什么灵和你没有任何关系，仅仅是借着你的肚腹，借着你这个功能生育，让他繁衍生息，而给你做个伴儿，给你带来一个快乐，在他七八岁、十来岁给你带来快乐就行啦。就是说，真正的人被作成以后，随后人都成了受造之物。你孩子是受造之物，你也是受造之物，这才是个真正的人。真正的人该有的理智，该有的良心，就是说，该有的理智是什么理智呀？没有什么东西是你的，那就是理智！这杯子是你买的，桌子是你买的，这些你看着都无所谓，那是我挣来的。孩子总是我生的吧，你会不会和神讲理？直接从我肚子里爬出来的我养大的，是不是我的？神作工结束完了，还要你这样无理智的要求吗？是你的吗？那是神造的，只是给你造了一个功能，就是你这功能生育了他，养育了他一下，就不是你的，养育了他也不是你的，这个必须成为事实，到时候孩子是受造之物，和你无关无份。

咱现在都有一种养儿防老的思想，是吧？神为什么让你永生呢？永生了还用给你养老吗？用不用养老了？那还用你养孩子吗？所以说，你不要考虑养孩子要防老，说不好听的话，那只是个功能而已，你繁衍生息，只是给你带来一个乐趣。这个乐趣过去了，交给神，这是神

家的。咱以前种地了是吧，种地收下粮来了，干啥呀？交公粮了是吧，那叫什么？看见你种地呢，种下粮食了到时你给国家了，你是给人家种的，给啦，不是你的，和你无关无份啦。神作过这事没有？那个先知是谁呢？（撒母耳。）撒母耳谁生的呢？我想当时是不是黑枣呀？（哈哈……）啊？她也是不能生育，苦苦寻求，不能生育，去在圣殿里边许下诺言，“呀，我不能生育，实在想尽办法了，一切办法都不行，神啊！我只能靠你，生下这孩子我别无选择，这孩子就给你啦，我给你生个孩子，行不行？我给我自己生孩子我觉着生不下来，你是不会给我，你知道我的性情悖逆，我悖逆我生下孩子给你总行了吧！这总能叫我生吧。”唉，祷告了，起下誓。那神说，那你既然起誓给我生呢，那你就给我生去吧，不是你的就行嘛。好，几天以后怀孕了，生孩子，断奶之后是吧？断奶之后就放到圣殿里边了，放到圣殿里边就再没出来，再没出来！这是什么呢？这才叫受造之物！就是一个功能，生一下孩子没你事儿了，什么是你的？你能站住这个见证了，神就让你生孩子，你站不住这个见证，你就别生孩子，到时候人都被作成什么了？成了受造之物了是吧？你成了受造之物了，你还说：“我孩子，来！过来跟我来！我的啦！”你和你邻居说这是我孩子，这是你孩子，哪个是你的？这是神的儿女，神的子女，哪有你的份？你只能是个奶妈，你只有一个功能奶奶他，不要什么待遇，都是神与受造之物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没关系。神说什么呢？人与人之间不再来往，都是啥呢？与神在来往。看见你的悖逆了吗？有文章可写了吗？这有太多的、足够的话说了吧？不要再说不知道从哪说起了，这可有说起的了，通透了吗？有路了吧？黑枣，有路了没有？

301　神无论怎么作工都是为了人类

1　神作征服的工作不用前途命运、归宿来控制你，作那样的工作其实没必要，征服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都尽上受造之物的本分，都敬拜造物的主，之后人才能进入美好的归宿之中。人的命运都在神的手中掌握，你没法掌握你自己，即使人总为自己奔波、忙碌也没法掌握

自己，你如果能摸着自己的前途，能掌握自己的命运，那你还叫受造之物吗？

2　总之，无论神怎么作工都是为了人类，正如神所造的天地万物也都是为人效力的，造月亮、太阳、星辰都是为了人，造动物、植物是为了人，造春、夏、秋、冬是为了人，等等这些都是为了人的生存。所以，无论神怎么刑罚人、审判人都是为了拯救人，即使剥夺人的肉体盼望，仍是为了洁净人，而洁净人则是为了人的生存。人的归宿都在造物主的手中，人怎么能自己掌握自己呢？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恢复人的正常生活将人带入美好的归宿之中》

298　神所作的都是为了人类的幸福

伴唱：神作的都是为了人类更好地生存

1　在人中间几乎没有人理解神急切的心理，因人素质太差了，灵感相当麻木，对神所作的人都不理也不睬，所以神对人总是不放心，似乎人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兽性发作。从此更看见神看见神来在地上是带着极大的试探。

2　为了作成一批人，神满载着荣耀将他心意毫不隐瞒地全部告诉给了人，因为神已定意将这批人作成，所以不管是苦难或试探他都避开

不看，只是在静静地作着他自己的工作，相信人在神作成之时会完全明白神的心。

3　现在或是有人试探神，或是有人误解神，或是有人埋怨神，神都毫不在意，当神降在荣耀之中时，人都会明白神所作的都是为了人类的幸福，人都会明白神作的会明白神作的都是为了人类更好地生存。

伴唱：啊……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

9 人对待病痛的五种态度

这样交通了，给你们举两个例子，看人没良心到什么程度。神说："疾病临到是神的爱。"是吧！疾病临到是神的爱，当你病了以后，你是什么表现、什么态度、什么观点呢？蹦蹦，哎！你老婆病了，你心思意念是怎么想的，你是怎么认识的？（开始反省自己，看哪里触犯神的性情了，看有哪些与神不相合的地方。）那你反省到啥了，你反省到什么了？你别说这个大话、官话，就真实的，你怎么对待这件事？你怎么对待你老婆？怎么对待神给你摆设的环境？你老婆她的观点是什么，她在想什么？（那我回去之后，去年我不是病了？我就把我病的经历给她谈了，咱这人信了神之后，就觉得应该平安！应该顺利！今天就是跟上神的作工，跟上国度时代神的作工，恩典时代神给人恩典人才信神，今天到了这步作工就是在痛苦中、疾病中也应该爱神，人受痛苦，人受苦，人活受神享受，我就给她谈这方面。）也该爱神，那爱神了没有？给你说你该爱神，你爱神的表现有没有？你爱神了没有？怎么是爱神呢？爱神的表现是什么呢？（尽本

分。）尽本分就是爱神？（还报神爱。）那你说今天你尽本分了，你爱神不爱神？（要说爱神，我真的这个……）你是一个没良心的人，你说会爱神不会爱神？（为完成义务嘛！我信神的人，就是为完成我的责任。）

咱今天举两个例子啊，我见有两个姊妹，病了，一个是有病，家里边还有点事，还有脚扎了，回家了。咱打仗用人呢！那个是在家伺候孩子呢，身体也可能有点病，回家出不来了，瘫倒在肉体里面了。另一个人呢？也呆在家里，在外面打仗效果呢，人都说还差不多，但是呢，不出来了。因着什么呢？因着有病，在外头传福音的时候，她就说她有病，隔两天就得回回家，就得歇歇，直到现在呢，干脆回家不出来了。什么病呢？可能是妇科病？说她身体软弱？怎么呀是？就是战胜不过的。在外边作工的时候一直说我要看病呢，我要看病呢，可是她说她老公不给她看病，说她老公说她啥呢？你不出来尽本分就给你看病，你要是尽本分就不给你看病，就刚好这个阶段，不出来尽本分了。她为了看病，她得回家，她就说她回家看病去呢。去年看了几个月病了，最后完了问她看病了没有？检查结果出来了没有？一直说我要去看病了。最后完了等了她三个月，最后，去医院检查都没检查，一直说检查去，最后检查都没有，没结果！结果说，叫她出来尽本分呢，出不来，一个是身体不行，一个是有病。有病呢，去年说老公逼迫她呢不给她看病，是吧！神家说，用这个人呢！要不行你出来给你看病，你病好了尽本分，可以不可以？不出来，不看，在家她也不看病，你答应她出来看了病叫你尽本分，也不出来。你说她真是有病吗？（那是理由、借口。）找了借口理由，找了借口理由。你在外表看似这样，她里面可能真的是有病，真的身体软弱，可真的身体软弱，那你为什么不看病呢？你说老公不给你看病，我给你看病，出来尽本分，出不来。反过来来了一句什么话呢？神话里边说，敌基督呀，敌基督他是尽本分也不要命，我身体有病就是有病，有病我不能尽本分，我胜任不了，我要再胜任我就是敌基督。你说这个人有良心没有？蹦蹦？这个人有良心没有？（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她不是还报神爱。）

同样，这是一个人的表现，还有一个人的表现。这次去了那边，她说她是产后风，她说她要回家，因这个不能尽本分，回家干什么呢？要治病呢。要说产后风，女人的病咱也不知道，我说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有什么后果呢？那就是半个脸面瘫，觉得有时候肉跳，有时候就是感觉冷，有时人家感觉不到风，她能感觉到风。我说后果是什么，说不出来，不知道。说你难受到什么程度？不能干重活。我说一个女人，用你干重活吗？那不用，可是有时候还得干活，有时候，她什么都是理由，有时候。我说有什么后果？不知道。有什么后遗症，会带来什么灾祸？不知道。后来问了一下，产后风也就是这些表现，也再没有什么。我问她这个病要命吗？要命吗？不要。会扩展成什么严重的病情吗？没有。她现在就是要请假去看病呢，请假去看病她不知道是该回家去看病还是不回家去看病，这有难处了！你说我要请假回家看病吧！你们说我是背叛，我不请假回家看病吧，我这是病，你说该咋办，就问我去了。蹦蹦，你怎么回答？我支持她回家？我还是叫她治？周瑜听懂了没有？（听懂了。）

这就是给你举了两个例子，就是你对待病的态度，你对待病的态度，一个有病了，我得看病，但是回了家了，是半家信，老公逼迫她了，你要不回来我不给你看病，就这她回家了。结果回去等了一年了也没有去看病，实际他没有去看病，又怀疑是不是他家人不给她看病？没钱？所以说，给你看病，你出来带你去检查检查，不去看病。一个呢，是现在还在岗位上，她是来询问我了，我该怎么实行？我该怎么实行？你说她问我她该怎么实行的时候，她问话的目的是什么？存心是什么？（就是想让看病了？想让神家给她看病呀？）他要请假，要回家看病，要治病，存心是什么？（要背叛神呢！）（她想要回家呢，就是我有病，给我看不看，我要是不看难受呢，看，是背叛，得给她指个路。）她的存心目的是什么？从外表来看，她是寻求，我该怎么做呢，我没路可行，该怎么实行？哎！神给我摆设这环境了，神说疾病临到是神的爱，可是我这病着呢，我在这病着，我尽本分？我病了，我得回家看病，我要回家看病。可是回家看病吧！你

们说我是背叛，我又得尽本分，尽忠心，你说我是该看还是不该看，你给我指条路。（那就看她的病重不重，严重吧……）我刚才不是给你说了吗？我刚才为什么问你这话？我问这话就是让她自己把自己的路堵了，露她的性情，露她的本性，我怎么说的？（问她的病严重到什么程度，能带来什么后果。）那是什么后果？（没有后果。）没有后果，就不舒服，难受，身上没劲，不能干重活，半个脸面瘫。面瘫的时候我问她，你结婚了吗？产后风了，孩子都有了，你都结婚了，你还担心啥呢？面瘫？还需要看吗？还需要治吗？这是小闺女，需要找老公呢，面瘫，嫁不出去？对吧！问她，你婚都结了，面瘫不面瘫还有啥意思？你还要干啥还想干啥呢？对吧！后遗症有没有？没有。扩展到什么程度？没有。她想看病，人都想完美，都不想身上得病，可神给人的是什么？（站见证，责任。）使命，是使命。她想看病，你说看病对不对？（看病对不对？）嗯。有病看病对不对？（看病可以呀!）可以看病，那现在看病对着呢，那她现在问我怎么实行，那对着呢为什么要问我呢？（试探。）（堵别人的口。）（抓把柄。）她有什么存心呀？想让神给她看病，这是不是目的意义？我今天不能尽本分是因为我有病，我有病不能尽本分，这存心，意思就是我要是没病，我不就好好在这干了吗！

就刚才给你举的第一个例子，她那个病，她干脆不出来了，她是要干什么呢？刚才说的这个例子，她是要求神，想试探神，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实行，目的意义是什么呀？我这病神能不能给我看好？神怎么给我看？你既然是要用我了，你还是圣灵使用呢，你给我说说，叫神给我治治病吧！心里边有没有这想法？能不能治，你说我在这边治病治不好，给我指条路吧！怎么就治好了？她的目的还是想治病，治病这是她的目的，她想利用神把这个病治好。（搞交易。）搞交易，这是搞交易。第一个呢？我有病，肉体软弱，但我又没有去看，给我看我也不去，我也不检查，这是在干什么呢？要挟神，要挟神，你叫我有病，我就不尽本分，我就不尽本分。我去医院去看病，我也不去。我去了看好病我还得尽本分，既然你是神，我是受造之物，你说你爱人，该不该给我看病呢？该不该给我医治呢？我尽本分，你为什

么要叫我去看病呢？你一个神迹我病不就没了吗？为什么不能给我取缔病呢？你不给我取缔病我就不尽本分，这一口的叫嚣，这是不是心里面争战的呢？（是。）哎！她能不尽本分就是你不给我治病我就不尽本分，你给我去医院我也不去，我就叫神治，我就看神有没有这本事，能不能给我治病，我究竟信的是不是神，为什么这个病还得去医院。她是想看神迹奇事，是吧？（嗯。）想看神迹奇事，想要挟神、想逼迫神，她好像就是，怎么说呢？在神家，你看，他神家他还得用我了吧？我一个月两个月不尽本分，怎么样？他给我打过电话来了，打过电话他怎么样，他称许要给我看病，他称许给我看病。撒但是得寸进尺的，你称许给她看病她就完了吗？不！试探，还试探，不去。我尽本分是咋呢？是给神家尽本分呢，我这是义行，你神就应该给我把这病取缔，如果神不给我取缔这个病，那我尽的就不是本分，那我信的就不是神！我既然信神，神就连我这个病也取不了？还要去医院？这代表什么？疑惑、试探、叫嚣，可恶不可恶？那你说她这病会不会好？（不会。）那不会好只能病情加重，甚至是判你死刑！对吧！这就是你看别人时候你也能看见。

另一个病呢？她在这边试探。问我，她的目的是什么呢？她的目的，她要试着，叫神给她治病。然后我给她交通了，疾病临到是神的爱，什么爱呢？现在是什么时代呢？国度时代，是吧！国度时代神要的是什么呢？（神要的是约伯一样的人对神的信。）神要的是约伯，要的是彼得，要胜过约伯，要胜过彼得，神要的是爱，是叫你去还报神爱的时代。而恩典时代呢？恩典时代你得的是恩典，是神爱人的时代，而现在是人爱神的时代，是叫你站见证的时代。疾病临到是神的爱，是给你一个站见证的机会，是叫你借着这个病痛来打败撒但，我不管有什么病，我不管给我治好治不好，我得怎么呢？我得敬拜神，我不能背叛神。那约伯怎么说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哦，她刚开始问我一个话题是什么呢，你说我这个病是神叫我得了？是命定的？还是我自己的过错而得的？我说你研究这个想干什么呢？在她困惑不解，想叫我告告她，这是怎么得来的？我说你研究这个能起什么作用呢？你的意思是说，如

果这个病是你自己得来的，那怎么做呀？那是不是活该呀？那是不是该你自己看呀？如果这是命中注定的，不是你自己搞来的，那该怎么办呀？（让神看！）还要搞清楚，既然如果是你神给我命中注定我有这个病的，那这个病是不是得你神给我治呀？是吧！神你要让我尽本分你还给我病？那你说我怎么尽本分！这个病是你命中注定叫我有的，我有病了我不能尽本分，所以这里边，你给我取缔了病我尽本分，你不给我取缔病我怎么尽本分？这就是说，这是干什么呢，搞交易呢，搞交易呢！还咋呢？还讲理了。主要是给神讲理了，这个病是我自己的过犯？还是神给我的？就是说命中注定，命中注定你给我治，要是我自己得的呢，我自己治。公平吧？看看我公义。我就问她，你这样最终目的意义是想干啥呢？你要揪清这个干什么呢？揪清这个就是说神对着了，你让神给你治？给神去讲理？去半空中讲理？那你是不是撒但呢？你揪这个有意义吗？没意义，反过来只能暴露你的存心。再反过来说，谁都能看见，这是咱个人造成的还是命中注定？（自己造成的。）产后风，她刚生下孩子，外头刮着风，她家人带着她开车就往家跑，窗户里的风吹着她了，回家就难受，这就是产后风。刚生下孩子，一天还不过就吹了风，你说这和神有关系吗？神命定你了？明明知道是她自己造成的但她还要说什么呢？我这是神给我的命定？还是我自己造成的？这又暴露了一个什么性情？明明是自己造成的他想咋呢？他想赖着神呀！牵强附会，明着给神身上赖。

因为这个，我给她交通了，我说因着疾病是神的爱，神怎么看呢？撒但怎么看你呢？那借着这个病是要干什么呢？你还记得耶稣说，叫拉撒路出来吧！他要去救拉撒路。拉撒路的姐姐是谁？马利亚、马大，有人告他拉撒路死了叫他赶紧去呢，多马说，那边人都抓你呢，耶稣说他要去唤醒拉撒路，拉撒路没有死，拉撒路是神叫他干什么呢？是叫他来显明什么呢？是叫他来显明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神的道成肉身，他就是起这个作用的。所以说他的死，不是他自己带来的，是神给他的使命。怎么呀？你在什么时候就得死，耶稣来了，什么时候死，死了之后，耶稣说，拉撒路出来，哎，你就能活。是想借着耶稣做出这个事来，叫人都能认识耶稣有这个权柄，这就是他的使

命。那你今天这个病呢？是不是也是要你来证明一个事呢？神要叫你打败撒但，叫撒但蒙羞。你怎么打败撒但呢？每个人信神都有个交易的心，是吧！信神都想，神啊，你给我治好病吧，有病才信神，或者是让我家庭和睦吧，没有一个人信神是为了完成受造之物本分的。所以说，原来信神都要得福，都要前途命运，但神要打败撒但叫你站一个见证，就要把你征服。什么时候就征服了呢？就是叫你站在一个受造之物的位置上，就是说，神不管怎么作，你都是称颂神大能的，你都是承认神主宰万有的，就成全你一个信。约伯说什么，（从神得福不也受祸吗？）哎，神的名是当称颂的。称他老婆啥呢？愚顽的妇人，愚顽的妇人。而今天这个病呢？那是不是和这个一样呢？他是被剥夺万贯家产，万箭穿心，他还能说出来，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那你今天的表现呢？你今天的表现有了个病就是，你给我说说吧，我这个病是神给我的还是我自己弄的，神主宰的是不是该神给我看病，你是来和神讲理呢！就说，你今天没有被剥夺万贯家产，仅仅是给了你一个病，交通了约伯以后，她这个里面是不是有路了？（嗯。）那她应该怎么走？你说，信神走的是什么道路？（彼得的路。）彼得的路是什么？究竟要干什么？神要的是什么？（忠心与顺服，见证。）神要的是见证。为什么？因为你有见证就能打败撒但，神要的是见证。约伯他站住见证了，那今天你每个人站住见证就证明你打败撒但了，撒但也就退去了。说神要的是见证，在这个时候，神给你一个病，那就是叫你站见证了，站什么见证啊？最起码，约伯被剥夺了万贯家产，还有浑身长疮，万箭穿心，他能称颂神名。你呢？就得了一个病，你这个病有多大呀？人家是万箭穿心，我说你一箭穿心了吗？有一箭穿心难受吗？那你该不该实行约伯一句话："赐人生命的是耶和华，带给我病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咋呢？（应当称颂的。）"应当称颂的。不该对神有任何要求，就说这病什么时候好，完全是什么呢？神主宰，神主宰，神叫你什么时候好，你什么时候好。但是人有个配合，怎么配合呢？我有病该治病治病，该吃药吃药，但是你别指望说哪天治好，哪天就能治好，这就是个顺服。举个例子，蜱虫，蜱虫能不能咬死人？（能。）但是，叫蜱虫咬过的人都死了吗？（不一定。）（没有。）希律王，为什么会被咬死？希律王一个蜱虫就给他咬死了，按道理说，一只蜱虫它能见到希律王吗？那家里都是多干净多卫生，他丫鬟

都没有叫蜱虫咬死，就他呀叫蜱虫咬死了，咬别人没毒，就咬他有毒？为什么？是因为这个蜱虫身上带着什么？（使命。）它的使命就是来要他的命的，要命的这个意思，还有什么呀？约旦河里面的水，约旦河里的水能不能治病？可是人家去约旦河里洗几次澡就怎么呢？病就好了。你去洗几次澡能好吗？（不一定。）还来个不一定，神给他那个使命，神吩咐他叫他洗澡他就好，这就是随着神的意念转动而转动。祭司弟兄说过什么话呢？祭司弟兄说，病好不好在于神，吃药不吃药在于你，但是你如果不吃药病能不能好呢？（能好。）肯定不好。（嗯？）肯定不好，为什么？你不吃药你不与神配合，你不与神配合那你是想干什么呢？就是在试探神，我就不吃药，我看神叫我这病好不好，好了你就是神，不好你就不是。

今天咱们每个人可能都听过那个故事啊！说一个大牧师，洪水来了，神怎么去救他？（木头和船。）都知道是吧！木头去了，这就是配合，第二次呢？船也去了，飞机也去了，他走不走？不走，他要神救他了，要神救他了，神能救他吗？就和刚才这第一个例子一样，给她说叫他看病呢，看不看？她自己也不看，咱给她看她也不看，你不看，我病不好我就不尽本分，我就不上岸，我信神我就要神来救我，你派飞机，飞机也不行，我就看有没有神，我就看我在神心目中究竟是什么！神说人在神的心目中像什么呢？像瞳仁？宝贝至爱？对吧！神爱人是真实的，那我就看神怎么爱我呢？神不愿意叫任何一个人死去，那我还是一个祭司了，我还是一个什么讲道的呢，我是大有功臣的人，神就看着我叫我死了？我就看神的作为。所以说，他是必死的。那你敢试探神，你敢定罪神，你还与神对抗，你想你会有什么结果呢？咱举了两个例子，一个例子就是叫嚣，另一个例子，她是啥，试探，还有一个寻求，在我交通了以后，我说你还看病不看，还请假不请假？不请假了，该看病看病，但你不能说一味的去看病。

另一个例子，就是咱身边的，看实际，知道实际身上啥病吧！（好几样病。）在她身上的病有个转折你们都看见了，在需要她出国的时

候，有了什么？晕车、心脏病，不能坐飞机，不能走。到咱用她的时候，还晕车不晕？不晕车了，那时候的病是啥呢？不能熬夜，一熬夜就得躺三天。可结果呢，熬了三天没有躺下，六天、九天、十天她也没有躺下，不晕车了，最后呢，熬夜也没事了。为什么？因为她要跑，要传福音，要尽本分，你说这个病，能叫你晕车吗？你晕车怎么尽本分。不行，那这个时候神就得怎么呢？就要给你取缔了，就要叫你尽这个本分了，这个能影响了你的作工了，不叫你走的时候，一个病把你拦住了。叫你走的时候咋呢，把这个病给你取了。可是说，她还有个什么病呢？还有一个心脏瓣膜闭合不严？一直吃药，一天可能是吃一次，药就不断，一直吃。前段刨蒜的时候，她还得参加，那时候又是高温，在蒜地里边晒的，一天吃两次，原来一天吃一次，现在一天吃两次，这吃两次心里疼了，心疼了，她还得在地里尽本分。完了以后，哪个医生给了她个红花，还给她个三七粉，挖蒜的时候她一天吃两回药心都疼的不行，然后吃了这药就好了，你知道需要了几天吗？从她好不到半个月十五天，十五天好了，她不是轻了，是好了。你就是做个手术得多少时间，伤筋动骨还得一百天，疗养疗养得一百天，你说，那心脏疼的时候，难受的时候，你有病的时候医院能给你做手术吗？还得先稳定下来，调理稳定才能做手术。那你呢？就即使做手术你也不是说三天两天，也得好几个月。她这个呢？仅仅用了十五天时间，十五天时间。好了以后，她自己就能感觉到，最后又找医生，找了三个医生，医生都惊讶了，一个医生刚开始给他治病的时候说，我给你调一些药，这药得吃三个月，连住吃三个月就差不多了。结果十五天以后一见另一个医生，一摸她脉，咦？好了！一把脉，好了，就惊讶了，好了，还觉得不可能，那时候严重到什么程度怎么就好了呢？在她身上这个病是好了。身上还不是一个病，好几样病，是吧！这个病好了是因为咋了？咱们这个工作量加大，有大的工作要做，定时炸弹要爆炸，你说，她有这个心脏病，有这个心病能不能干大工作呀！（不能。）那这个病就必须得好，让她好她就得好，这是神让她好的一个时期。第二个呢？更作一个啥呢，神要的是人一个见证，你站住见证以后病就好了。你看，她是怎么见证的，刚才给你举了那两个例子，他们又是怎么见证的。

刚开始把实际打过来的时候，你见过她的文章，也听过她的交通，我打她的时候，我说她是谁了？我刚开始说她是扫罗，说她是扫罗，说人生是大卫。她伤心掉泪的不行呀！回来呀熬的不行了，呀，我跑断腿、累断腰才是个扫罗，扫罗是什么？效力的，神就不要，要的就是大卫。她说人生啥也不干，人生是大卫？我是扫罗？晚上哭，白天咋呢？还得干工作。熬到什么程度呢？我就是扫罗也得干，明天就是死我也得干呀！为什么？她回想她当初的起誓，当时起誓啥呀，我要为神花费一生，跑到天涯海角，我就是死也要露出笑脸来。想起她的誓言就哭了，哭了可是咋了？眼看这就是死亡临到了，人家人生是大卫，我是扫罗，神就不要，神就不要，死亡临到了哭了，哭了怎么呢，还得尽本分，见她本分停过吗？她回过家吗？没回过家。再说，话语的临到，给她举了例子，看她所作所为，我说，你是作工，人生是进入。作工就跟蹦蹦一样，咋呢？出力、效力、跑腿。她是指挥作工作了嘛！人生咋呢？交通真理呢！生命进入。生命进入是咋呢？是彼得，是剩存下来的人，她心里面难受不难受？这边是该死的，家里呢？她老公逼她回家，不回就要离婚呢！他老公逼她呢，她孩子也逼她呢，两个孩子，两个孙子，都要她回家看孩子，看孙子，儿媳妇就要给她儿子离婚呢，现在一个离婚，一个正在离婚中，家庭再发生这些事情，她看着孙子的照片，从2012年回来一直看孙子，四五年，心里边是什么味道，这一下走开，面也见不着，她心里舒服不舒服？他想不想看孩子？（想。）你见她回家看过孩子吗？还得尽本分，就知道是扫罗她还得尽本分。这尽完本分以后咋呀？还没缓过神来最后又来一击，说她啥呀？她是保罗来世，唉！扫罗完了，又是保罗来世，保罗来世咋呀？敌基督。天天和人生在一起，人生人家是子民的路，她是保罗来世。你蹦蹦成天，哎呀！这要是不能蒙拯救，可是亏大了！可是气得我不行！难受不难受？可是难受啊！你再看看她呢？她难受不难受呢？干工作不如你多呀！她跑多少年呀？跑了半个中国，你跑了多少？在这个环境下她没有任何停止，带着病，她一直12点之前没有睡过觉，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然后你看，出来工作以后，从LF那边工作我还管过没有？我经常就是在这个基地，这儿转了那儿转，从她开始我就没有管过，基本都给她了，然后你再看群里边，信息我都不发，都在她肩上扛着。她考虑她的病不考虑？她考虑她的病，但她考虑她的病她敢和神提要求吗？她放下了吗？她说要回家看看病

吗？她要神给她治病吗？当她什么要求也没有的时候，我就是死我也会露出笑脸的。实际这是不是给你站出来一个标杆了呢？叫你看得见。神说啥呢？神说征服，征服，什么是征服，征服你是服服帖帖，百依百顺，神迹奇事什么时候看见呢？百依百顺的时候，你才能配看见神迹奇事。那你从实际这里边看，咱不能说她成全，因为她还未得着真理是吧！她就是一个顺服的态度，是不是一个征服的态度呢？什么叫征服了？什么叫征服？剥夺就是征服，剥夺你的前途命运，剥夺你的地位，剥夺你的名誉，剥夺情感。你说，她不管到哪里，你看见她在本分上落下了没有？她要求了没有？有怨言没有？在这个时候，那你就可以在这配合。但是配合还得怎么呢，就得借着吃药，吃什么药呢，这药从哪来？神供应。神供应你所需，怎么供应了？摆布周围人事物，神说，今天遇到什么人，说什么样的话，做什么样的事，都有神的安排。那神今天摆布一个人给你送过一根草来，这根草它治什么病了？名义上都知道它治什么病，但是你吃这根草病能不能好？就是你也吃药她也吃药，有的人好了，有的人就不好，在世上人说，这是什么？一个人一个体质，是吧？一个人一个体质。在咱这儿信神的人怎么说呀？这根草呀就没有让你病好这个使命，没有这使命。人家吃的草它就带着使命而来的，这根草是带着使命来的，就像约旦河的水，人家去约旦河里面洗洗澡病就好了，你洗澡他就不能好。咋？有使命，它有使命。主要就让你看见神的主宰，神的掌管。只看见人的配合，实际的配合。她没有去要求，没有求神迹奇事，而是实际去配合，她站住见证，如果说，她要不去吃药，她病好了，那你会不会抓把柄了？你看她，我也不吃药她也不吃药，凭什么她就能好我就不能好？你说我是试探了，她不也是试探了？她为什么不吃药，是不是呀？叫你看见，她吃药了，她看病呢！是正常所做的，从吃药看病上这些表现证明，她没有与神搞交易，她没有敲诈勒索神，因为她没吃药的时候，她没有要求说神你叫我这个病好，我就不吃药，神你叫我好，没有这个想法，没有这个意念，如果有这个想法她是不是就不吃了呀？所以说，同样是一个病，有的人她盼望着叫神给她治好病，她要求神给她治好病，甚至还要与神叫嚣，你不给我治病我就不干。这要是世上人，人家给你叫嚣你是不是给人家低头了？呀！你有这技术，我这离了人家还真不行，咋呀？得低调，还得给人家送点礼，还得给人家坐个高凳子。可是，神作工离了你作不成呀？你再有技术，

你就再高超，你说保罗，如果保罗不作工，神作工能不能拦阻了呀？拦阻不了。今天更何况你一个败坏的人，普普通通的人呢？你说我今天不尽本分，我要请假，不给我治病我要请假，你要不叫我病好我就不尽本分，我就不去打仗。作为一个一线人，做这样的事呢！

这就是说，这个人你对比一下，交通到我身上，你们看见是不是我身上也有病呀？看见我有病吗？看见看不见？（有。）有什么病？（好多病，感冒、牙疼……）我这个牙，每个人嘴里的大牙大概在十六颗左右吧！上四下四。（十二颗。）十二至十四颗是吧！那我首先我掉几颗，一边四颗两边八颗，没大牙了，没大牙了。我在外面作工的时候，别人看见我没大牙的时候，看见我牙疼的时候他们会怎么办，他们给我钱，说你看不起，我给你钱，我给你看病去。一颗牙一千块钱，四颗牙四五千块钱，我说我不看，为啥不看？等到神作工结束，神工作结束了咋呀？咱们都是弟兄姊妹，你说神工作结束了我多大呀，牙还有年龄，还能再掉牙呀？不可能，是吧，应该新牙就长出来了，我等着神让我长新牙了，我要安个假牙挡住我的新牙长不出来了。凭自己这属于信心也属于想象，是吧！我没有去安牙，我没有去安牙。可是不管你安牙没有安牙了，那今天新牙长出来了没有？（没有。）没有，为什么？因为这牙长与不长不影响我的作工。那实际呢？她这个病不给她去呀，就影响了她作工，这就是说给你交通了，你还得配合实际，结合实际，神作工不作无用的工，实际这个病她就得取，我这个病就不能取，刚才说啥不能取，不是不取，是不能取。为什么？实际的病叫你看见啥呢？看见人顺服神以后，百依百顺以后，神就叫人看见了神迹奇事。（对。）就给你立了一个标杆，立了一个标杆。那我在这儿呢？我这个病不好。我除了这病还有什么病呀？关节炎是吧！风湿性关节炎是不是大病呀？（嗯。）你看走路也不得劲是吧！我好了吗？没好，我也吃药了，我也没好，为什么？为什么不叫我好？它不影响你的工作，你这腿疼一下，你来回跑了又不是你腿跑，是轮子跑了，不影响你作工。再一个说，让你今天舌头烂了不能说话，那可不行，因为今天讲道呢，舌头不能不行，是吧。你牙疼，你牙不好顶多就是少吃一点，再一方面，我牙好些你看，这好

吃的这么多我都吃了你能吃上？我给你来立个标杆是吧，我又成了一个馋鬼，是吧！神保守我让我想吃不能吃，我还给你站了个见证，看人家不吃是吧！不是不吃，是他吃不成。我为什么病不能好，我在这里给你站一个见证，我就要去说，你有病了，我说你不要去要求神给你治病，不要与神搞交易啊，不要要你的前途命运啊，是吧！我在要求别人不要要求神给你治病，只管尽你的本分，自己却要求病好了，那别人怎么看呢？你不也是得福吗？啊！原来我说你为什么信的这么好呢！原来你是咋呀？牙掉了你长出新牙了，神迹奇事你看见了，那神要在我身上作神迹奇事我也信，会不会有观念呀？啊！你有风湿病呢，你好了，我要好了我信。那你看我好了以后，你绝对信了，因为咋了？你看见神迹奇事了。可反过来说，我给你站一个见证，叫你干什么呀！我就不管我病好与不好，牙长与不长，我该尽什么本分我差下了没有？（没有。）我就给你站了一个什么见证呢？我是怎么尽本分的，我尽本分里面有要求没有？（没有。）有没有前途命运？别人咒诅我全家死绝以后，我停止尽本分了吗？对吧！当你一切疾病来到的时候，我请假了吗？我在家休息了吗？我与神叫嚣了吗？我要站这个见证叫你看见，如果要是叫你看见，这些都看见，你说，外边作工是不是好作了呀？也都信了，都信了，神迹奇事不能成全人，神迹奇事不能成全人。反过来咋呀？借用这个勾出你的观念来，暴露你的天然，怎么天然？啊！就是他呀！就是他呀！他还说信神的，神是最大的医生，你看他自己吧还带领别人呢！是吧。一个牙掉了都长不起来，那个关节炎病好也好不了，就别说牙掉了，你看长的那个牙吧，人家其他人是长了个好牙，就这连好牙也长不上，这人都崇拜什么呀！崇拜伟人，就是神说的话，基督说的话，神来在地上必须得道成肉身拯救人，不能用灵作工，为什么要用肉身来作工呢？是因为肉身作工才能显明你什么呢，显明你的悖逆，用灵作工呢，显明不了。因为啥呢？因为人对灵并没有观念，在空中说一句话，你敢不听吗？

咱交通举了几个例子，就是这病，你对待病的态度、观点，举了几个病了？一线两个姊妹，还有另一个尽本分请假的姊妹，她们对待病的态度、观点一样不一样？不一样，都不一样。有的是试探，你给我

治病。有的是啥呀？叫嚣。你不叫我病好了我就不尽本分，我就不干。哎！实际呢？她对疾病的态度呢？不说病好，就是死，临死之时我得发出香气来，我就是保罗来世，那我也不能说背叛，那保罗能不能做到？神怎么说的？神说他早就想知道他自己的归宿，但是神不能告他，一旦告诉他咋了？不干了。那实际在这儿她知道她的归宿了，她干不干？那她咋呀？她还得干，这归宿怎么知道呢？在神摆设的环境里叫她站了个见证，你知道了，你是保罗来世，你是扫罗，家里边儿女逼迫她，她还继续尽着他该尽的本分，这就叫征服，征服了。那你在这个病里面站住见证了，这个病还需要吗？不需要了，就是约伯站住见证以后，他这病就不需要了，就挪去了。那我在这里呢！我这个病呢？我在这里还要站这个见证，还得立这个标杆，这个病能不能取，不能取。我这个病一取，好了，又显明不了蹦蹦了。我要嚓明天长出八颗牙来，你们说蹦蹦听我话不听？我说什么听什么，绝对不总说我这里面有个什么。他会说，哎，你有个什么？你嘴里还有几颗牙？那周瑜呢？说了半天，周瑜说他什么也没想，他想啥，周瑜想呀，他嘴里有几颗牙？也给我长两颗，会想不会想。所以说，对待每一个人身上的病，神在你身上的病根据各人不同，起的作用也不相同。不管咋样都是叫你站见证，你站不住见证，那是什么呀？神给你个病是给你个试炼，站住见证是试炼熬炼，站不住见证是试探。同样都是病，四个人你看见了，那他这样表现下去，神作了这个事情，公义不公义呀？就别我说，刚才给你举那两个例子，她那个病能不能好你都知道了，第一个她绝对不会好，只能恶化，第二个呢，等待她了，站见证。她何时站住见证呢？这个病就可以挪去了，有这个认识吧！那今天再叫你看见事实，那实际就站住见证了，这个病确实挪去了，宣布各类人结局，摆在你眼前叫你看见，什么样的人剩存下来，什么样的人受惩罚，把模型标杆摆在这儿，然后神给你揭露解剖，然后我给你对号入座，祭司弟兄还得鞭打上，圣灵咋呢？灾难赶着你走，你走不走？你信不信？怎么能抓住你你不相信？神不作神迹奇事，不供应你的所需，不供应所需，不给你空气，怎么不给你空气呀？洪水过来把你放在洪水里边，你活，不给你阳光，离开哪个能行！前边标杆引着你走，我这边把你的眼睛打开，叫你看见前边道路是亮堂的，现在看见了吧！前边的路是不是亮着了？叫你看见标杆，看见前边亮堂了，还得叫你看见什么人是下地狱的，地狱里要的是什

么人，都要叫你看见。圣灵在后边打上你，这都是不是拯救呢？神拯救你动用了多大的工程呢？工程大不大？可是你感恩戴德了吗？你还报神爱了吗？你说，我这样败坏我得咋？神动用这么大工程拯救我，人真是太难拯救了呀。哎呀！我怎么是这东西呀！我怎么一点良心也没有呢？神作在我身上这么大的爱，我就不能还报一下神爱？我就不能为神站这个见证？要你干什么呢？背叛肉体就站个见证，不为肉体说话，为正义说一句公道的话，行不行呀？ 难不难？就这都不行。

敬畏

10打仗问答

一：打仗去对方就说谈谈你的实际经历？

回复：

神说：“人就是这样，总爱自表谦卑，这样的人最可恨，跟别人一起交通时总爱在别人面前认识自己，好让人看见他是一个会体贴我负担的人，其实这种人是最蠢的傻瓜（不把自己的真实看见、对我的认识交通给弟兄姊妹，而是在人面前显露自己，在人面前卖弄自己，我最恨恶这等人，因这是对我的诬蔑，对我的贬低）。（摘自《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六十三篇》）”

神说：“人外表的好行为代表什么？代表肉体，外表的作法再好也不代表生命，只能代表你这个人的性情，人外表的作法不能满足神的心意。你总说亏欠神，不能供应别人的生命，也不能激发人爱神的心，你以为自己这样做就满足神了？你觉着这是神的心意，认为这就是属灵，其实这都是谬妄！你认为你所喜好的、你所愿意的正是神所喜悦的，你的喜好能代表神吗？人的性格能代表神吗？你的喜好正是神所厌憎的，你的习惯都是神厌弃的。你觉得亏欠，那你就到神面前祷告神，不必对别人说，你不在神面前祷告总在人面前表现你自己，能满足神的心意吗？你总在外表做，这就代表你这个人是最虚浮的人，只有外表好行为却没有实际的人属于什么人？属于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属于宗教人士！你们外表的作法若不脱去，不能变化，那你们假冒的成分就越来越多，假冒的成分越多越抵挡神，最终这样的人必被淘汰！（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信神要注重实际不是搞宗教仪式》）”

二：打仗去对方问你们是否跟随听话呢？

回复：听话是谁呀？我是信神的，信基督的，我是信基督口里所发表的一切话语的，听话仅仅是人的一个灵名，不是基督，更不是人子，我怎么能信他呢？我为什么要信听话呢？道成肉身的人子称为基督，我是信神，跟随基督跟随神的，听话能称为基督吗？听话是一个人的灵名，和基督的实质没有任何关系，他只是人的一个代名词。我不管他叫什么名，只要能把我带到神面前，能供应我生命，他叫听话或者报答我都跟随，我不能因为祭司弟兄说有个听话是敌基督，那我就把凡叫听话的都弃绝，有个人叫顺服、报答我就跟随，我就光对听话不敢兴趣，我不能根据一个人的灵名来定罪听话。我是跟随能供应我生命的报答，而不是你这个报答，基督说过凡叫听话的就是邪灵吗？听话只是一个灵名，不代表是邪灵或圣灵，当时法利赛人不是根据名而定罪耶稣吗？我只认实质！如祭司弟兄叫赵维山，那叫这名的

都是你要跟随的吗？和名字没关系，信神不是信名，而是信实质。一个派出所的所长也叫赵维山，你跟随吗？我不那样做，我也不希望你这样做，当初旧约预言弥赛亚要来，结果来了耶稣，如果我这样做的话不是成了当初的法利赛人了吗？我不能因为祭司弟兄的一句话就把有圣灵作工的人钉在十字架上吧……

三：打仗去对方说：你知道吗？各地都出现敌基督啦？是在堵你嘴？

回复：出现个敌基督还稀罕哪？敌基督遍地都是，一抓一大把，神话说："假带领虽然不是天生就是敌基督的料，不是恶人，但是走敌基督道路走长了，没有人撤换他、检举他，也没有人监督他，他能不能搞独立王国？能不能占山为王啊？（能。）那走到这个地步不就是敌基督了吗？你们看看，假带领这个角色危不危险？（危险。）做假带领其实已经很危险了。虽然现在解剖的是假带领，没涉及到敌基督，但是这两者之间是有关联的。这两者之间没有逻辑关系，但这里面的实质是有关联的，假带领做长了就势必走敌基督的道路，走敌基督道路最终会成为敌基督，这是实质决定的。"要是出现个约伯或彼得这稀罕，得赶紧找，找真带领、找彼得、找圣灵使用之人难，咱不找敌基督的脚踪，咱今天是找有圣灵作工的场所，找神的脚踪，找神现时的作工！

四：你们说国度建造建造啥了？

回复：神要建造他的国度，他的国度在哪？人的心就是神的殿，他的国度不容许污秽的人进去，人对待神话的态度能绝对顺服了，神就登宝座了，神话能掌管你这个人了，就证明神在你这个人身上登宝座了。当神登宝座的时候，就是国度建造成功的时候！谁掌权就是谁的

国，撒但掌权的国就是撒但的国，神的国就是国度。当神在地上作王掌权的时候就是国度降临在地上的时候；神话作王掌权的过程就是建造国度的过程；当神话在地上完全作王掌权了，神的国度就成形了！什么是国度？撒但的国为什么不能称为国度，撒但的国是暂时的，是要毁灭的，神的国是永存的，神的国就叫国度！

五：交通了击打牧人后，他们问你交通的这些跟神的作工有啥关系呢？

神说："无论你经历哪步作工都得有极大的异象随着，否则你就不容易接受这一步一步的新作工，因为神作的新工作都是人不能想到的，都是人的思维所不能达到的，所以若没有牧人的牧养，没有牧人对异象的交通，那人就都不能接受这些新工作了。人对异象领受不了就对新工作领受不了，对新工作不能顺服那人对神的心意就不能明白，这样人对神的认识也就归于乌有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认识神的人才能为神作见证》）"

【81-D-2】

如果你开除一个追求真理的人那罪孽更大，属于开除神子民哪，神子民你有开除资格吗？你有那个权力吗？凡是把追求真理的人开除了，神家抓着一个收拾一个，抓着一个按敌基督处理没说的，对魔鬼是绝不留情。我最恨的就是敌基督，因为敌基督是拦阻神旨意通行的罪魁祸首啊。在神家拦阻神旨意通行的罪魁祸首是敌基督，他对神选民进入真理实际、进入信神正轨的威胁、危害是最大的，所以敌基督不单是神的仇敌，更是神选民的仇敌。凡是被敌基督迷惑控制的，都被断送了，成了跟随撒但的人了，结果都是被神淘汰呀，所以敌基督

对神选民的危害是最大的，这就是我最恨敌基督的原因。好比说，我要把神选民带进真理实际，什么是最大的拦阻啊？就敌基督，如果没有敌基督，所有的神选民一般我都能把他带进真理实际，但是一因为有敌基督的搅扰，有一部分神选民就没法进入真理实际。敌基督不单是神的仇敌，更主要的是神选民的仇敌，因为神选民只要受了敌基督的迷惑，只要受到敌基督的辖制、控制，多数啊是必死无疑呀，哎，就像一种植物长上一种病一样啊，多数都得死啊，那怎么办哪？你们说神选民受了敌基督的迷惑之后，如果没有牧人的解救，神选民凭自己能不能脱离敌基督的辖制啊？（不能）哎，他脱离不了啊，就像一个妻子嫁给一个丈夫，结了婚了，生了孩子了，丈夫对妻子不好，妻子信神丈夫逼迫，那这个做妻子的能不能主动脱离丈夫辖制跟他离婚、背叛他呢？这事很难哪，这是最难的事啊。哎，一般的十个有九个都脱离不了，顶多只有一个能脱离，那一个还得感情不好才能脱离，要感情好了知道是魔鬼都脱离不了，对不对呀？（对）我拿这个例子比喻什么？比喻人受了敌基督的迷惑、控制是不容易脱离的，除非有牧人的解救。牧人怎么解救啊？牧人会分辨，发现敌基督了，发现在羊群中有一只羊是披着羊皮的狼，然后给他揭露解剖，把敌基督的真相给他解剖出来，神选民看见了这才能加以分辨，真实弃绝，如果没有牧人这么揭露解剖敌基督，神选民绝对不能轻易地脱离敌基督的辖制，这事我经历太多了。好比说，一个敌基督迷惑一个小区的神选民，上边如果不直接把那个敌基督给揭露出来，你指望各区带领，各区办事员，这个事那就有点不容易了，他们不容易达到，他们一般也不做这个事，比较有责任心的牧区办事员，下去能了解了解，走走还行，除非什么情况牧区办事员把敌基督开除了？作恶太多了，民怨沸腾了，有人检举了，出了大事了，哎，牧区办事员才不得已去查一查、核实核实，哎呀，发现问题真多呀，开除了，才处理。一般的敌基督作了几件恶之后，有一些人怨恨，牧区办事员一般也不搭理啊。所以你指望底下带领工人去把敌基督挨个清理那一天没有，必须怎么办呢？上边发工作安排，严令各牧区带领工人必须清除假带领、敌基督，如果一个牧区不清除几个假带领、敌基督，办事员就是不负责任，就是不忠于神，你要不清除就把你撤掉，下了一道死命令，下边开始作点工作，达到点果效，哎，每一次都是这么回事，这说明啥问题呢？教会中敌基督的问题最不容易解决，假带领的问题最不容易解

决，教会中最大的两个问题就是敌基督的问题，假带领的问题，这两个问题一解决了，其它问题迎刃而解呀。有人说“其它问题为什么就迎刃而解了呢”？有些人看不透，我的意思是说选好了带领工人，这个带领工人如果真是追求真理的人，如果真是有些真理实际的人，各方面的工作他都会主动做好。凡是各方面的工作做不好的，教会生活的工作做不好，福音工作做不好，视频工作做不好，神选民见证神的工作做不好，这是什么问题呀？这就说明带领工人不是对的人哪，这个带领工人是个魔鬼，绝对不是追求真理的人，这就是问题的根源，我这么说对不对呀？（对）前一个阶段我发现一个牧区的视频工作做得不好，不是一般的不好，一点没有起色，我对那个牧区办事员就怀疑，这个办事员没有真理实际，不会抓工作，我说找机会查查他，后来找着机会一查一问，有的人还说不错，我说就这样的人还不错，肯定问题严重，后来安排人去一调查，发现问题了，问题多了，多到什么程度？该被开除了，是敌基督。现在还有两个牧区的办事员有问题，没有真理实际，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办事员不是追求真理的人，他作什么工作也没有果效啊。为什么没有果效啊？有些人看不透了，那为什么有的人作工作就有果效，有些人作工作就没果效，那有果效怎么回事，没果效又是怎么回事，真明白真理的人就能看透这个问题了，不明白真理的人看不透。你们说人没有真实的负担，他能不能作好一项工作？（不能）没有真实的负担，那他作那项工作有没有应付糊弄啊？（有）肯定是应付糊弄。什么叫应付糊弄？简单地说就是走过程给人看，让人看见我做了，这样的做法能不能达到果效？（不能）没有负担的人就这么做事，就这样尽本分，他没有真实的负担还要作这项工作，不做还不行，不做让人看见这个带领有问题，哎，所以就得做，就只能走过程给人看，神说这就叫效力，他不是尽本分。那效力和尽本分的区别在哪儿啊？尽本分他有责任心，他是出于真心解决问题，真心要作好工作、要满足神、要还报神爱，所以他做这个事的时候，他的心志是什么？是事在必成啊，必须做好，问题必须解决，不做好不罢休，不解决不罢休，他是带着这样的负担去作的工作，所以就很容易达到果效，这就叫尽本分，你作工作、尽本分达到果效了才是尽本分，达不到果效应付了事、得过且过这就叫效力，没有果效的尽本分就属于效力，是不是这么回事？（是）哎，千真万确，丝毫不差呀。所以有很多人尽本分，你看他本分好像也尽了，时

间也花了，有的还付点代价，但是啥果效没有。啥果效没有是什么原因哪？第一是没有真理；第二是不负责任，没有真理尽不好本分，但是你没有真理你还得有责任心哪？你如果真有责任心，带着负担带着心志，一定要把他做好，现寻求真理也能做好啊。有一些事是新事没经历过，但是你如果真是追求真理的人，现寻求真理也能把它做好，说有很多事正常尽本分多数的事都经历过的，都明白真理了，都有原则了，那就不成问题，肯定能达到果效。尽本分达不到果效，只有两条原因，一没有真理；第二呢也不寻求真理，不负责任，应付糊弄，那不负责任也不寻求真理，还应付糊弄，这样的人就属于效力。效力者尽本分能不能得着神的称许呀？不能得着神的称许，所以这些人呢就属于穷忙啊、瞎忙啊。那瞎忙后果是什么呀？第一，尽本分没果效，不蒙神纪念，不属于善行也不属于见证；第二，尽本分没有原则，带来打岔搅扰，或者属于作恶，这就给自己带来亏损了，如果作恶多端，那是受惩罚的下场啊，哪些人属于受惩罚的下场啊？他的作恶招致神选民恨恶了，把神选民严重地耽误了，把神选民的生命进入给断送了，那这样的人一方面受神的惩罚，另一方面呢？也招致神选民的恨恶、弃绝，对不对呀？（对）

六：这步工作的依据是什么？没工作安排吗？

神说：“而神自己作工之时，不公开宣布废掉旧时代的作法，也不直接宣布是要开展时代，他作工作是直截了当，直接作他要作的工作，就是直接发表他所带来的工作，直接作他原来要作的工作，发表他的所是、他的性情。（摘自《话在肉身显现·道成肉身的奥秘（一）》）”

上面交通说：“那他又该问了，‘你说2020年中国发生瘟疫，随之蔓延全球，这就是大灾难降下了，你有神话根据吗？’他问‘你有神话根

据吗’，他就不承认这是大灾难降临了。现在这场瘟疫，全球都为之震惊，外邦人都说这场瘟疫改变了世界的格局，改变了全球的现状，有很多企业倒闭了，有很多人失业了，造成的后果不堪设想啊，严重了还会导致经济崩溃。经济一崩溃，后果是什么？世界都混乱了，那这是不是大灾难哪？如果局部有战争或者有地震，还不能说是大灾难，比如说中国唐山大地震、日本大地震改变世界格局了吗？没有，那光是给一个国家带来经济损失。但是现在这场瘟疫改变世界格局了，它不光给各国的经济带来一些大的亏损和混乱，而且还能导致战争爆发，所以我说这就是大灾难降下了。但河南牧区写这篇反驳文章的人就批判我的话，他说‘你说这话有神话根据吗？’他的意思是：你无论说什么话都得有神话根据，神说瘟疫是大灾难降临了，神说瘟疫是神刑罚大红龙了，神说瘟疫改变世界格局了你才能说，我才承认，神没说你就别随便发表观点，你说了我不接受，我还要给你当谬论反驳。他不允许我发表观点，我一发表观点，他就说，‘神话根据在哪儿呢？神说了吗？神没说你为什么说？凡是神没说的话人就不能说。即使灾难大到把大红龙、撒但都毁灭了，世界没了，你也别说这是灾难降下，不能说，因为神没说。’他觉得神的哪句话应验得神先跟人报告，神要是没报告，人就不能乱套，就不能乱解释，就不应该有观点，他这观点对不对？（不对。）为什么不对？也可能有的人会说‘神没说，你这么说不可靠啊’，那神要是始终不说呢？如果有一天世界被毁灭了，基督国度出现了神都没说，你相不相信神话应验了？如果你说‘你说的这些我没看见，另外，神没说这话，所以我也不能相信’，这是什么人哪？这样的人认不认识神话？（不认识。）你们说神会不会作这样的事，哪一个灾难、哪一件大事发生了，都给人来个注释、说明？（不会。）那有的人看出哪件事是应验哪句神话了，他说出来，这是不是谬论？（不是。）这是在谈个人的见解。如果他领受纯正，所说的得到一部分通灵的人认可，那他说的就是符合神话、符合事实的。因为能看见神话是怎么应验、怎么成就的人，这是最通灵的人。读神的话、解释神的话看不出人是否通灵，唯独能看见神话怎么应验、成就的人，这是最通灵的人。另外，一个真正能认识神话，能交通出神话中的亮光，达到认识神的人，这是最通灵的人。凡是看不见神话怎么应验的人就是不通灵的人。为什么这么说？神的话天天都在应验，如果他一点都看不见，这就是两眼墨黑，是瞎眼的人。这样的人什么

时候能明白神话呢？他对神话的领受永远就停留在字句上，如果神不跟他说‘这句话已经应验完了’，他就永远看不见神话是怎么应验、成就的，所以说这样的人是最不通灵的人。一个不通灵的人信神就像宗教人死守着圣经听不见神的声音一样，这类人能蒙神拯救吗？（不能。）那可不可以说这些人都是瞎眼不认识神的人？（可以。）他自己瞎眼不认识神，别人看见神话怎么应验的交通出来他还不接受，他还当敌基督谬论来反驳，你们说这样的人是不是太愚昧了？这简直是不可理喻了。他什么都看不透，就是个睁眼瞎，还瞎反驳什么？太没理智了！（摘自《上面交通·2020.10.7·识破撒但诡计与谬论反驳》）”

七：问神话里说的那个长子和祭司弟兄在2014年工作安排里说的那个长子是一样的吗？

回复：这是作在众长子和长子身上的工作方式，咱不能在背后论断定规神作工，这是触犯神性情的事，神作到哪咱认识到哪，这是咱该有的理智，你也不是长子我也不是众长子，研究他没用，咱应当探讨的是生命经历如何。

八：神和祭司弟兄是12年出国？是有神话依据吗？

回复：你是来信神的，你是来跟随神脚踪的？还是作考古学家呀？要是考古就去派出所查去，那里有详细记载，如果是跟随神寻求神那就来听从神的声音，教会哪年输送人才你不知道吗？神在2013年韩国聚大会你没听过吗？你没听过祭司弟兄出国时的心情与背景吗？不是因为2012年的大追捕吗？这些见证还不能足以征服你吗？还需要祭司弟兄给你下个作工简介汇报吗？没必要吧！神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想

怎么说就怎么说，人只有接受顺服别无选择，这是作为人最起码的该有的理智。

九：为什么讲道交通说的是得胜者？话在肉身显现说的是众长子？

回复：祭祀Dx的话代表着圣灵现时作工的动态，另一个原因祭祀dx说话是有谋略的，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这只能证明现在还不是膏立众长子的时候！神所发表的是他的经营计划与最终的作工成果，可以说是一个预言，什么时候预言应验需要一个过程，就好比：父亲成为爷爷的一个成长过程。好比神说：一个人要成为爷爷，而祭祀dx说：这个人已经有了儿媳，他只能称为父亲还不能称为爷爷。你说祭祀的话和神的话冲突吗？

十：祭祀说神在中国作了二十四年结束了，福音对象说：一数不对呀？不够二十四年呀？

回复：你是来追求真理的还是来抓把柄的？你听祭祀的讲道是来听他的道的，还是找他的把柄，还是找他的口误的？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与你生命进入有关吗？需要你去求真求细吗？这不成了撒但的差役？

十一：你怎么知道众长子就是得胜者呢？

回复：你找众长子不去得胜者人群里找你计划去哪儿找呢？得胜者和众长子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就是儿子，父亲，爷爷的关系，得胜者步步得胜，神的每步作工都能得胜，得胜到最终成为初熟的果子就是众长子，这是神的经营！这就是一个跟随者成为被征服者，被征服者成为被成全者，成为果子，这就是儿子，父亲，爷爷，是同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不同时期的一个不同称呼！当儿媳怀胎之时就是他称爷爷之时！在孙子口里未喊出爷爷之时他已经是爷爷了！当得胜者可以作众长子的工作的时候，他已经是众长子了！不是等神膏立以后才成为众长子，即耶稣出世之时就是基督，不是等他正式尽职份时才是基督！

十二：你们找的都是教会开除的不要的人？根据这个看你们就不是好人？

回复：耶稣来了没找圣殿里的人，找的有妓女、税利……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他愿意怎么作就怎么作，人只有接受顺服，别无选择，神说：审判刑罚才正式开始了，并且还说：国度里面还有一次最后的审判，还有一次检验工程，你能知道神怎么检验吗？神作工能符合人的观念吗？神拣选人和人拣选人一样吗？神拣选的是被神征服的人，是服在神话下边的人，你说我该不该找这样的人？你看他人性再好，不能服在神话下那神也不承认，并且神说他是罪大恶极的人。虽然在人看他人性不好，但能被神话征服，服在神话下或者能为神效力，如：保罗，追杀门徒，耶稣还要他传福音，那他就是神作工的对象。如喇合，她是妓女，但她能接受神家两个探子，神就让她剩存下来直到现在。神家用人的原则你不也看了吗？物尽其用，忠心的效力者哪个通灵，他就是一个敌基督，他能默默无闻不打岔搅扰，神家也给他一个效力的机会。

11 打仗作工原则

你们去外面传福音是引导人，不是打仗。打仗是要把他打成不信派，也就是说把他揭露、解剖，修理对付了以后他能反省过来。你那个不是揭露解剖修理对付，你那个属于什么？引导、劝说。你那种说法是站在他一边，是一种劝勉的口气。打仗呢，打仗应该是什么口气？打仗是站在神一边质问、审问。临到他让他能感觉到是一种审判刑罚，修理对付，能体尝到这是一种对付、修理，是揭露、解剖，而不是打压、不是辖制、不是捆绑、控制，叫他们能体尝得到、能感觉得到，这才是打仗。也就是说现在是国度建造，审判、刑罚才正式开始，真正的打仗和你现在的这个打仗，在作法上有个明显的区别，能听懂了吧！

也就是说会计今天说什么？人家提出什么观点和问题，你得给人家解决，你站在那边帮助扶持人家，咱怎么怎么，咱怎么怎么，而现在你去了就不是那个口气了，不是站在他那个位置上去给他交通，而是站在神一边，站在神家利益这一边，以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为初衷，站在他的对立面。为什么站在他的对立面呢？因为他是悖逆的，不要站在他那个角度上帮他，这就是说有意识的让他感觉得到，受到一种神经上的刺激，有意识地伤害、刺激他，才能触动他的心。目的是要干什么呢？（唤醒他。）唤醒他。这就是耶和华打雷般的声音，因为你的耳朵已经被欺骗的言语堵塞了听不见，如果说用那种劝勉的口气站在他一边的话，是唤不醒的，他是酣然入睡的，即使你帮助他了、唤醒他了，他是朦朦胧胧的，你走了以后三天他继续沉睡。如果说你是责打了他以后，他三天能睡着吗？他三天、一个月难受的感觉到地震了，他感觉到一种危险、感觉到害怕，对他是一种警戒，目的是要达到果效。为什么神说话那么严厉呢？就是要果效。咱不管打仗也好，或者你劝勉也好，整体来说这是什么？这是给他传达了一个什么信息？跟传福音一样，只不过是一个拔高的认识，是个异象。

教会传福音的人是称传福音人员，咱这儿现在是打仗，打仗是要见证神呢！是叫他看见神的性情了。建造国度现在是起步，可能还达不到那个果效，是有个过程，但逐步是要完善的，等真正建造国度的时候，这些人不再是传福音人员，应该成为一个见证神的人员。那什么才是见证神的人呢？见证神能不能是你单单说出来的那些话呀？（不能。）用你的活出来见证，用活出来见证也就是说，你在他面前能够做一个真正的带领，能把他带到神面前，带入正轨，这就是一个见证人。为什么说这是见证人呢？因为真正的带领第一项是什么呢？（带领人进入神话实际。）带领人进入神话实际，带领人进入生命，只有这样你才能把人带的进入生命，也就是带的进入国度，把神话带进实际生活中，和教会建造不一样了。教会建造是让你干什么呢？你来信神吧！是扩展工作。而国度建造呢？也就是要让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神要借着他的话得着你这个人，人借着神的话得着神，这是一个蒙拯救、被成全的过程。教会建造的时候啊！神显现为什么只是看见一个扩展福音，而没有看见神的性情呢？那叫隐秘降临，普通人是看不见的，谁能看见呢？通行神旨意的人，通灵的人，能在神话语中明白神心意的人，神的羊听神的声音，听懂了神的声音了，就看见了神的显现。所以说，隐秘时期的显现，对普通人来说是隐秘着呢！那国度建造呢？作工结束了，不再是隐秘了，而是公开显现。公开显现是指什么呢？是指他的性情向全人类公开，怎么公开的？是要借着先得着一部分人，他们的活出作个标杆，借着这些人的活出，来把神的所有所是见证出去。所以咱今天的使命不再是传福音人员，应该是见证人员。

见证神的三步作工，咱以前也交通过见证神的三步作工，见证神的三步作工见证什么呢？知道吗？会计，还知道什么是见证三步作工吗？见证三步作工是不是把律法时代、恩典时代给你交通出来就行了？恩典时代作什么呢？律法时代作什么呢？这算不算见证三步作工？（不算。）把神的所有所是、神的作为、神当时所作的神的心思见证出来，把三步作工神怎么作的一步一步见证出来，这才叫见证三步作

工。所以说在作工结束完了，才有三步作工的见证人、创始人、是以前没有过的。见证三步作工就是见证每一步涉及的人事物流露出来的神的所有所是。看约伯，神作在约伯身上是怎么作的？神的心思是什么？神对人的要求是什么？人虽然是经历了三步作工，看了圣经，但你并不明白神的心思、神的作为，把这个见证出来。把大的方向先定一下，咱是要见证神，那该怎样见证神？教会建造见证的是什么呀？是征服的工作。是从宗教界把你征服到神的权下，把你征服过来。国度建造呢？是神的话登宝座，神的话语在你身上作王掌权掌管控制你了。那神怎么才能在你身上作王掌权掌管控制你呢？掌管控制你的过程是什么过程？是一个生命进入的过程。所以说咱现在谈什么呢？（生命进入。）生命进入。现在你看到大部分视频是什么视频呢？视频见证都是征服的见证。没有几个是真正生命进入的见证、生命经历的见证，要有生命经历见证你必须得有生命经历。

371首 你愿意成为见证神的人吗？

1.在三步作工都结束之时神将作成一批见证神的人，这些人都是对神有认识的人，是有人性、有理智的人，是可实行真理的人，这些人都是六千年经营工作的结晶经营工作的结晶，是最终打败撒但最有力的见证。

2.能成为见证神的人就是最能得着神应许的人、是能得着神赐福的人，是最终存留下来的一批有神权柄、作神见证的人。或许你们中间的人都能成为这批人中的一员，或许只有一半，或许只有几个，那就在乎你的心志与追求了。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

12 带领工人的职责：

第一项：人的生命进入。

第一条，带领人吃喝、明白神的话语，进入神话语实际。

这一条考验一个人的素质如何，有没有领受神话的能力，是领受到字句道理那一层，还是能从神话当中找到实行的路，找到生活中临到的难处所涉及的神的话语，同时会运用神的话语解决临到的难处。也就是知道神的话说的是什么，通过读神的话能明白神所揭示的人所流露的情形与人所具有的败坏性情，然后对号入座，用神的话解决自己所临到的难处，能明白神的心意，这就是对待神话人应该具备的领受能力。做带领的人如果具备了领受神话的能力，具备了明白真理的素质，他不但自己能明白神的话语，进入神话语实际，同时也能辅导、带领、帮助他所带领的人明白神话语，进入神话语实际。

第二条，掌握各类人的情形，解决其在现实生活中临到的各种有关生命进入的难处。

掌握各类人的情形，这是在什么基础上达到的？就是在明白神揭示各类人的败坏性情、败坏实质的这些神话的基础上才能掌握各类人的情形。要掌握各类人的情形得先明白神揭示人类的各种情形的话，明白涉及各类人的败坏性情、败坏实质的话，同时能对号入座。神揭示的这类性情是指哪类人，他的人性是怎样的，他有怎样的表现、流

露，他对待神、对待神话、对待本分的态度是什么，这些得会对号。会对号是不是就掌握各类人的情形了？所以，掌握各类人的情形，首先也是在明白神话语，对神话语有领受能力的基础上达到的。假带领对神话没有领受能力，那对于神话所揭示的各类人，以及揭示人的各类情形、各类败坏实质这些复杂的真理，假带领能不能明白？（不能。）他不明白、不知道这里面的关系，不知道这里面涉及到的真理，因为他不具备领受神话的能力，所以，掌握各类人的情形这件很关键、很重要的事，对于假带领来说是一件很麻烦、很难的事。

人在现实生活当中临到各种难处，如果涉及到生命进入，那就涉及到神话，就必须用神话来解决，同时，人也需要明白神的话，用对的、恰当的神话来解决人临到的难处。

关于生命进入的难处，从大方向看尽本分方面的难处有哪些。

1、尽本分时涉及性情变化与实行真理的难处:说白了也就是在尽本分时产生的各种情形、想法、观点，还有一些不正确的思维方式。比如：应付糊弄、偷奸耍滑、不务正业、与人攀比。尽本分不能跟人和谐配搭，总想独断专行，自己说了算，一跟别人配搭或者放低姿态咨询、听取别人的意见，心里就很不舒服，这就是问题。

2、对待前途命运方面：有的人觉得自己有希望就肯付代价，觉得自己没希望，神家也不提拔、重用，也没人看得着，前途暗淡，就不愿意付代价，尽本分都是走过程，不动真格的。

如：在前途命运面前，他心里对神充满了交易、索取，还有无理的要求，做什么都以有好的前途命运为前提，最起码对他得有好脸色、好态度，能认可他，有神的祝福，在这个前提下他才能接受顺服。

3、人际关系方面：怎么对待自己看不上的人，怎么对待与自己意见不相合的人，怎么对待自己熟悉的人，怎么对待与自己有亲情关系或者对自己有恩的人，怎么对待总是能及时提醒你、与你说真话、能帮助到你的人。怎么对待有权有势的人。

4、人的情感方面：首先是对自己的家人怎么评价，对他们所做的事怎么对待。这个“所做的事”当然就包括他们打岔搅扰，背后论断人，还有一些不信派的做法，等等。 另外，与自己比较合得来的人或者曾经帮助过你的人，你对他有没有情感，他的做事、为人你能不能准确、公正、客观地看待。如果他打岔搅扰，你能不能及时地反映或者揭露。再一个，与你关系比较近的同一类人或者兴趣相投的人，你对他们有没有情感，对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你有没有一个公正客观的评价、定义及处理方式。

5、贪享肉体安逸方面：享受地位之福，挑轻省的、累不着的、不用风吹日晒雨淋的本分，一看哪个活儿担风险、劳苦就推托，推荐别人去做，自己找个轻省的活儿，还找理由说自己素质差，没有工作能力，担不起来，自己没有智慧，临到事不会处理，事实上是贪享肉体安逸。一说尽本分，一说要求人受苦付代价的时候，他就事多了，满腹怨言，全是消极。这一类人就废了，没有资格尽本分。

6、认识自己的方方面面：基本就是认识自己的素质，认识自己的人性品质，认识自己是否喜爱真理，认识自己所走的道路，认识自己

的人生观、价值观，认识自己对待神的各种态度。

7、人对待神的各种表现：对神有观念，对神产生误解、产生防备，对神有无理要求，心里总想躲避神，心里不喜爱神所说的话，总想研究神。还有，对神的主宰安排、对神的权柄总是持怀疑态度，没有一点信心，对神的全能看不透、认不清，更没有信心。这是不是怀疑神？不想接受神鉴察，同时怀疑神鉴察人心肺腑。与神对抗、叫嚣。奚落神。总埋怨神。

8、对待真理也是一项：这方面有哪些表现？把真理当成理论、口号，当成规条，当成自己吃教、享受地位之福的资本。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把真理当成自己的精神寄托。认为神所说的这些真理都是他心里有的，而神所揭示的都是他没有的，都是说其他人的，自己是真理的主人，常常用神的话去教训别人，似乎自己没有败坏性情，已经是真理的化身，是真理的代言人了。把神的话当成人的话，不去实行，不把神的话当真理来接受。把神的话与哲学联系在一起，把神的话当成摆设，当成空话，却把名人、伟人的名言当成真理，把知识当成真理，把风俗习惯、传统文化当成真理，来代替神的话。还有一种表现，对待真理的态度、观点随心情、随环境、随情绪而变。等等这些表现都是人对待真理所流露出来的性情与各种情形。还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表现了？用学者的眼光研究分析真理，不是接受、顺服的态度。基本上能定义的，能作为概括性标题的大概就是这些了。

关于生命进入方面的难处所涉及到的内容一共有八方面，这八方面都是人信神追求蒙拯救所涉及到的主要的、重要的生命进入的难处。涉及这八方面的人流露出来的难处、情形、性情，在神话当中都有揭示，神都对人提出了要求，给人指出了实行的路。如果人能在神话上下功夫，有认真、渴慕的态度，对自己的生命进入有负担，那这八方

面问题在神话当中都能找到答案，都有实行的路，都能找到相关的真理来解决，这都不是解决不了的难题，不是什么奥秘。如果人对自己的生命进入没有任何的负担，对真理、对性情变化没有丝毫的兴趣，那神的话说得再清楚、再准确，对你来说也只是一些文字、道理。你不追求也不实行，那你的问题无论是哪方面都不能得到解决，你就很难蒙拯救。或许你永远就停留在效力者的阶段，或许永远就停留在一个不能蒙拯救、被神厌弃淘汰的阶段

假带领的表现：

对于人生命进入所临到的这些难处，假带领是怎么做的？当人临到这八方面难处中的任何一样的时候，假带领能不能对号入座，用神的话，用自己的经历、认识解决人的这些问题？很不幸的是，这些所谓的带领，就是我们要揭露的这些假带领，他们在人临到这些难处时只是做一些表面文章，说一些浅显的、不痛不痒的、无关紧要的、根本不关乎人性情与实际难处的话来解决人的问题。……假带领就这么作工作，死套规条、死咬字句，根本解决不了人的实际难处。如果人对神有观念了，他就说人不认识自己。如果有的人人性不好，跟人不会相处，没有正常人际关系，他就会说一个巴掌拍不响，把两人都教训一顿，各打五十大板，“好了，你俩平衡了，咱们做事公平合理，一碗水端平，不偏左也不偏右，谁说的有理谁就是喜爱真理的人，谁说的没理以后就闭嘴，少说话多做事，谁说的对你们就多听谁的”。

在人信神的过程当中常常遇到的这些难处，在假带领那儿都得不到解决，甚至显而易见的、几句话就能解决的难处他都解决不了，还要大做文章，小题大做。……他不但不能消除人对神的误解、怀疑、防备、论断还有对神产生的观念，反倒会加增人对神的防备、误解。就是人信神多少年这些问题都不能得到解决，在假带领的搅扰迷惑之

下，在假带领的错误领导、辅导和供应之下，人对神的误解、防备更加深了，迟迟不能放下。

假带领对待真理、对待人的性情变化等方方面面正面事物的理解，会影响到有些人对待正面事物的观点和态度。……（焚烧成灰了）

假带领常常说一些表面上对的话来迷惑人、误导人，对人的生命进入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也造成了一些不该出现的后果。……当人被这些邪说谬论占有，误认为自己已经得着生命的时候，人与真理、与神的话、与神的要求就彻底地、完全地敌对了。

假带领供应人让人明白的都是假的真理，让人表现出来的都是假属灵。假的真理是什么？就是一点儿道理。假属灵，假明白，假认识，假实行，假遵守，全是假的。

第三条，交通尽好各项本分该明白的真理原则。

对于带领工人来说，这也是一项重要的、基本的工作，那假带领是怎么作这项工作的呢？假带领有一个特征，对于各项实际工作，他明白点的也讲不透，不明白的，一到现场就讲一堆大话、空话。……

很多假带领都有同样的表现，特别热衷于讲道，特别热衷于关心每一个人的情形、思想还有生活状态，甚至吃喝拉撒都是他们关心的范畴。他们特别喜欢讲道，晚上不睡觉也得聚会讲道，到饭点不吃饭也

得聚会讲道。看他工作这么忙、这么累、这么卖力气，可是各项工作存在的问题迟迟不能得到解决，尽各项本分人所该明白的真理原则总是不能说清楚道明白，人怎么听道也都是稀里糊涂的，怎么听道也不明白作这项工作所涉及的真理原则。

这三条涉及到人明白真理、生命进入的问题，这是带领工人最基本该作的工作，这是其中一大项。

就是作为一个带领工人得会作这几样工作，具备这样的素质，有这样的负担，能担负起这个责任，这是最基本该具备的一项。带领工人得会交通神话，会从神的话当中找出实行的路，能带领人明白神话，带领人在现实生活当中进入神话，临到问题时会用神的话解决，同时，在尽本分的过程当中遇到各种难处时也会用神话解决。如果人不会解决去找带领，带领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那这个带领就是废物了，连最基本的工作都作不了，这样的带领不合格。

第二项：教会的各项工作与负责人。

第四条，随时掌握各项工作负责人与担负各项重要工作人员的情况，并能及时调整、撤换，避免或减少因用人不当造成的损失，保障工作有效、顺利地进展。

掌握负责人与担负各项重要工作人员的情况是不是带领工人职责范围内的事？（是。）那这些人员都包括哪些？最基本的是教会带领，然后是各小组的组长，有负责业务的，有负责其他的。各项工作的负责人及担负各项重要工作的人员，这些人对神家工作的影响是不是挺

关键、挺重要？（是。）那把这一项列为带领工人的职责合不合适？（合适。）把各项工作的主要负责人的情况摸准了，调整好了，就等于在各项工作上把好关了，就等于尽到责任、尽好本分了。但是这些人员如果调整不好出了问题，教会的工作可就大受影响了。这些人员要是人性好，可靠，再好一点的能追求真理，有根基，让他当负责人，把这项工作交给他，那就能省不少心，主要是工作能够顺利地进展，效率、效果都会很好。但是如果这个负责人不可靠，人性差，人格低下，又不追求真理，还能做一些打岔搅扰的事，那坑害的就不是他一个人了。因为他是负责人，他工作范围内所涉及到的人员还有工作都会受到影响，这个影响可大可小。如果他仅仅是玩忽职守、不务正业，工作也可能就是有些耽误，进展速度慢一点，效率低一点。但他如果是敌基督，问题可就严重了，就不是效果、效率差一点的问题了，整个工作就会被他破坏、搅扰，处于瘫痪状态。所以说，这一项工作是带领工人不可推托的职责，这是一项很严肃的、很重要的工作。带领能及时了解各项工作负责人和重要人员的人性与他们对待真理的态度，还有他们在各个时期的情形、状况，并根据情况及时调整、处理，这样工作就能平稳地进展。相反，如果这些人在下面胡作非为，不作实际工作，而带领不能及时地发现，不能及时地调整，最后等工作受到了严重的亏损，各种明显的问题已经暴露出来时才发现，才去缓慢地调整、纠正、挽回，那带领工人就彻底失职了，这就是假带领了。

刚才大概地交通了一下了解、掌握各项工作负责人与担负各项重要工作人员的情况的重要性，通过了解这些重要性来解剖假带领对于这项工作有没有尽到职责，有哪些表现能证实他们就是假带领，以此来解剖他们假带领的实质。当教会里有几个严重的问题出现时，假带领没能尽到责任，不能及时地发现，更不能及时地处理、解决，使问题一拖再拖，直到导致工作被破坏处于瘫痪甚至一盘散沙的状态，他们才勉强到现场去勘测、观望一下，但也找不出相应的、合适的处理问题的方式与解决问题的办法，到最后不了了之。这就是假带领的主要表现。

选各类负责人的原则是什么？第一，必须得是内行，懂业务，有业务能力和工作能力，不能找外行；第二，必须得有负担，必须得通灵，能明白真理，就这两项。其次就是信神时间长短，有无根基的问题。主要的原则就是第一有无业务能力，有没有工作能力，第二是否通灵，能否明白真理，根据这两项来选这类负责人。

把各项具体工作的负责人选好之后，不能撒手不管，还要培养、训练一段时间，看看到底能否把工作担起来，使工作进入正轨，这才是尽到责任。

假带领表现出来的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有的人素质好点，能担工作但不好好作，假带领不知道，也不能及时撤换；

第二种情况：有的人素质差担不起工作，假带领发现不了，也不能及时调换。

第三种情况：负责人整人治人，辖制人，搅扰工作。假带领不能及时撤换、处理。

第四种情况：负责人违背神家工作安排另搞一套。假带领不能及时撤换、处理。

第五种情况：负责人抗上，搞独立王国，是敌基督。假带领不处理，也不敢处理，还不汇报。

第五条，及时掌握、了解各项工作的现状与进度，并能及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纠正工作中出现的偏差，弥补工作中出现的漏洞，使工作顺利进展。

带领工人职责的第五条首先说到了“及时掌握、了解各项工作的现状与进度”，各项工作的现状指什么？就是一项工作现在的状态是怎样的，带领工人应该了解哪些。比如：这项工作现在具体在做什么，各个人员手中在忙什么活儿，这些活儿忙得有没有必要，是不是关键、重要的活儿；这些人员作工作的效率怎么样，工作进展得顺不顺利；这项工作人员的数量与工作量是否匹配，每个人手里是不是都有活儿，有没有人浮于事的情况，有没有工作量太少人太多，多数人闲的情况，或者工作量太大而担当工作的人太少，很多人一直在忙，但是工作的进度不如预期，效率低，负责的人员又指挥不力。这些情况都是带领工人应该了解的。另外，在作这项工作期间有没有人调皮捣蛋，有没有人拖后腿，有没有人在中间搅扰，有没有人偷懒或者应付糊弄的现象。这些也都是带领工人应该了解的。……一问三不知，什么事他都得现问、现打听。那他在忙什么呢？无论到哪个组现场实地地作工作，聚会也好，了解工作情况也好，就是发现不了问题，不知道现在工作当中存在哪些问题，该怎么解决。如果说各类人的情形、性情他看不透，这个太隐藏，一时半会儿看不出来，那蹲点的时候，工作当中存在的问题，现在都在作什么工作，作到哪一步了，这些应该知道吧？应该能看见，能掌握、了解吧？但是假带领连这一点都做不到，这是不是眼瞎？他还到现场实地去辅导、跟进工作，去检查指导，但他对现实情况一点儿不了解，关键问题也发现不了，有些问题即使看见也解决不了。

一个带领真有负担，那他最起码人性里得具备一定的良心，他才能产生负担。产生负担有哪些表现呢？到弟兄姊妹中间一看，有些人消极，有些人领受偏谬，有些人浪费神家财物，有些人作工作应付糊弄，有些人尽本分调皮捣蛋，有些人尽唱高调，有些人尽拿把，一看问题太多了，另外，涉及业务方面的自己也不懂，他就琢磨怎么解决。他眼里看到的都是活儿。不当带领便罢，自从当了带领他心里就像有一把火在一直燃烧着，他看见问题自己解决不了，就着急、上火，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聚会时有些人反映工作当中存在的问题，他一时没准备好，也没给解决好，过后就琢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假带领的表现

比如说，一个带领辅导一个影视组的工作，这个影视组接了一个拍摄难度相对大一点的剧本，……

一个带领工人无论作多大的工作或者多小的工作，无论是什么性质的工作，第一件事就是应该掌握、了解自己工作范围内各项工作的现状，得时时跟进，时时过问。……

有些带领就专门管厨房的事，“今天吃什么啊？蛋还有没有了？肉还剩多少？能吃几天啊？过年能不能吃顿饺子啊？晚上吃宵夜，面条够不够啊？青菜还有没有了？要是没有的话我去采买点”。……

……没良心的人你怎么揭露他，他脸不红心不跳，该怎么做还怎么做，对上号了也觉得无所谓，“反正没点名，怕什么？我素质好，早晚是人才，神家缺了我不行。我不作实际工作怎么了？我自己不做，我找人做不就完事了吗？反正你让我做的每样活儿，不管安排谁做，我都给你完成了，我这叫素质好，会干轻巧活，以后该怎么混还怎么混，该怎么享受还怎么享受。”不管怎么解剖、揭露假带领不作实际工作，人家还是照样，什么知觉都没有，“别人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愿意怎么看就怎么看，我就不作。”……这类人不适合做带领工人，他们的人格太低下了，连廉耻都不懂啊！正常的人别说被针对性地揭露了，就是平时听到谁说点有关自己的缺点、毛病，或者自己所做的事情有不合格、不合适的地方，心里都过不去，都不是滋味，觉得脸上挂不住，就琢磨怎么改变，怎么纠正。而这类假带领把工作作成这样还活得心安理得，不着急不上火，不管怎么揭露，他都能呆得住，找个地方躲起来，总不见他的影儿，真是厚脸皮。

假带领最大的特点就是喊完口号、下达完指令之后就撒手不管了，后期这项工作进展得怎么样，中间有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偏差、难处，他一律不过问，交代完就完事。

因为假带领不了解工作的进度，结果常常导致工作一再地延误，有些工作因为人不能掌握原则，更没有合适的人去主持，作工作的人往往就处于消极被动、等待的状态，这就严重地影响了工作的进度。本来如果带领能够尽到责任，去主持，去推动、催促，找懂业务的人去辅导这项工作，工作的进度就会相对加快，而不是一再地延误。……

假带领不掌握、了解各项工作的现状与进度的问题。对于工作当中存在的这两项内容，假带领从来不到现场实地地去了解、跟进，去掌握具体情况，以便达到及时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改进工作当中存

在的漏洞、偏差，而是对这些工作当中存在的具体内容只是喊喊口号，走走形式。在每一项工作的现场都看不到他们交通工作的身影，看不到他们在解决具体的问题，也看不到他们能发现工作当中存在的具体问题与偏差，当然就更谈不上他们能及时地解决、纠正、弥补工作当中出现的问题、偏差与漏洞。这就是假带领作工作出现的种种问题。……那可不可以说假带领这一类人没有忠心，没有负担？不管他们是有意地逃避工作，还是真实作不了工作，总之，他们对神家工作所造成的影响是存在的，使工作拖沓迟迟不能进入正轨，使工作当中出现的问题迟迟不能解决，他们成了工作顺利进展的拦路虎。同时，工作范围内的人不明白真理原则，这个问题在假带领负责期间也没能得到解决。假带领不但耽误了工作的进度，影响了工作的效率，同时还给神家的财力、物力、人力造成了极大的亏损，带来了严重的损失。

……假带领在负责福音工作期间，没有起到任何把关、监督的作用，就让下面的人任意发挥，谁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想传谁就传谁，都是自由的。有的人想一出是一出，有的人虽然不是想一出是一出，但是做事没什么条理，更没什么原则，假带领看不见，也发现不了。

……假带领丝毫觉察不到这是问题，一看这些人发愁，就说："愁什么呀？咱们有真理见证，给他们传呗。"人说："你不知道啊，现在出现问题了。""出现问题祷告神哪，读神话解决啊！"当工作中出现大的问题需要带领出面解决时，他还在喊口号、说空话，这是不是一个带领该有的表现啊？人家问这类福音对象该不该传，他说"凡是人就该传，更何况是他们，该传就传"。他说这话你们听出问题来了吗？他知不知道这是福音工作中出现的偏差、漏洞，需要他来解决了？这个饭桶不知道，还在那儿唱高调、喊口号呢，真是个窝囊废，还觉着自己精明，有素质、有头脑呢。工作中出现这么大的漏洞、偏差他都不知道，还能谈得上解决吗？那就更谈不上了。传福音的人都愁坏了，福

音工作受到影响、拦阻了，不能顺利地进展了，假带领居然丝毫察觉不到工作当中出现偏差。

多数人在工作当中出现偏差的时候，往往不知道、不知情、不觉察，还一直坚持按着错的方向去做、去持守、去继续，等事态严重了，已经酿成严重的损失，出现严重的后果了，一般人才能发现。那怎么能避免这个严重的后果呢？这就是带领的责任，带领就得及时地了解工作的现状与进度，一看，“这个工作的进度、效率不怎么样，看来是工作的方式方法有问题，这里有漏洞。……所以说，对于工作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偏差、漏洞，什么样的带领才能发现啊？带领得有负担，得殷勤，得参与具体工作的每一个细节，跟进、了解、掌握每一个环节，每个人都在做什么，哪项工作有几个人在作，是谁在作，这些人素质怎么样，作得好不好，工作进展得如何，效率怎么样，这些都得了解。……

……比如说，有一个珠宝店的服务员，他看到一个客户进来看珠宝，他不先了解人家需要什么，需要什么价位的东西，喜欢什么，就直接拿出一个三克拉的大钻戒让人看，人家瞧都没瞧。接着，他又拿出一个18K的小戒指，人家又没搭理。

……回到咱们刚才说的话题，假带领要是碰着这种小服务员式的废物，能不能发现这是问题？（不能。）他懒得参与传福音的具体工作，也不能发现这里的问题，所以下面的人在工作当中无论出现多大的问题，他都听之任之，让其自由地发挥，顺其自然，最后不知漏掉了多少福音对象。所以，同样一个人，接受福音之前就有三五拨人给他传过福音。有的人接受以后就说，“三年前就有人给我传过福音，我也不是不想接受，也不是相信反面宣传，就是传福音的那个人太浑了，我问的问题他一句也答不上来，我想了解的情况他就是不说，就

说些没用的”，结果人家带着失望离开了。三年后，他自己通过在网上考察，再具体地与人接触、交通，心里存在的具体问题都一一得到解决，彻底明白了，最后接受了。

这两条涉及到教会的各项工作与各项工作的负责人这两项。

对负责人如果监督不好，工作就可能陷入瘫痪，或者没有秩序，或者有恶人搅扰，那工作的进度就会出现问题。所以这两项也是作为一个合格的带领必须抓的工作。

第三项：使用、培养、提拔各类人。

第六条，提拔、培养各类合格的人才，以便达到凡是追求真理的人都能得到操练的机会，尽快进入真理实际。

……那怎样作具体工作呢？就是根据神的要求，根据神话的真理原则来作具体的工作，还有根据神家的工作安排担负起神家安排的各项工作，达到神家要求的标准、原则。从被提拔、培养的人所担负的这些工作上来看，这些人并不是有了一个职称，也不是有了一个官衔，而是担起了一份责任，担起了一项具体的工作、具体的业务，甚至可以说是担负起一项具体的托付，或者说是带有责任性的本分、义务。这是提拔、培养各类人才的具体的意义，具体的定义。提拔、培养这些人是培养他们作具体的工作，培养他们能够按照神家的要求和工作安排来系统地落实各项工作，同时培养他们学习怎样按神的话、按真理原则落实神家的工作。当然，提拔、培养还有一层含义就是，他们一方面在带领所有的人共同落实神家的工作安排，一方面在用自己的

经历、认识，自己的忠心、责任来带领他所负责范围内的人共同进入神所要求进入的原则。这是提拔、培养各类人才所涉及到的具体工作。

1、能做各项工作负责人的这一类人的要求标准是：

第一、具备领受真理的能力与素质，还得有良心、有理智，人性得过关。

第二、这类人得有负担。

第三条、还得有工作能力。有工作能力主要是指能抓住工作的重点，能及时发现问题，还能按照原则解决问题，也就是能独当一面。

2、有一些特殊才干、特殊恩赐，掌握一些业务、技术的要求标准是：

第一点、要求就是比较喜爱正面事物。

第二条、要求标准是能吃苦付代价。

第三条、领受不偏谬。

第四条、不是恶人。（对付修理他的时候，他能顺服、听话，不散布消极、观念，也不抵触。另外，不管是在哪个人群里，他跟多数人都能合得来，都能够和睦相处，谁要是说点不好听的他也能忍耐，不计较。）

3、事务性的工作的要求标准是：

有一条最关键，就是他能维护神家的利益，胳膊肘不往外拐，别以出卖神家利益讨好外人为他工作的原则就行了。

为什么要提拔、培养呢？一个人有领受真理的能力，有工作能力，也有负担，如果就让他做一个普通的信徒，也不加给他任何的担子，他的长进就慢，对各种人事物的分辨能力也差，不容易得着真理。如果把这类人提拔起来，让他做一方面工作的负责人或者带领，加给他担子，一方面让他发挥他的特长，让更多的人得益处，带领更多的人能跟他一起尽快地进入真理实际；另一方面，对他个人来说，加给他的担子多了，他作的工作也就多了，工作的范围也就广了，那他的经历也就会相对多一些。……操什么心呢？学习分辨类人，怎么扶持、供应各类人，怎么分辨各类人的情形，怎么能让各类人进入真理实际，操练解决各类人的难处以及工作当中遇到的各种难处。这样一来二去，他所吃喝的相关神话越来越多，他所能进入的真理实际越来越多，所能接触到的神所摆设的环境也会比其他人多。这是不是操

练的机会？操练的机会越多，人长进得也就越快，人的见识就越多，经历就越广。……在训练期间，这个被培养的人就逐渐地掌握了对待各类人的原则，解决各类问题的原则，临到各类环境应该怎么处理的原则。这些收获是一个普通的信徒所经历不到的。

训练的目的、目标是什么？就是让人明白真理。明白真理的目的是什么？让人能

够顺服真理，按原则办事，带领弟兄姊妹明白神的心意，也带领弟兄姊妹能够尽好本分，守住自己的本位，对本分有忠心，同时也能带领弟兄姊妹在尽本分的过程当中进入各项真理，性情有变化。这就是带领工人的职责，是带领工人应该达到的。一个带领工人明白真理了，他所带领的人也就明白真理了；一个带领工人能明白多少真理，他所带领的人也就能明白多少真理；一个带领工人在哪项工作当中掌握真理原则了，那他所带领的人也就在哪项工作当中能进入原则，进入真理实际。这就是训练带领工人的目的。因为所训练的带领工人比其他人有工作能力，素质相对好一些，所以训练他就对了。让他先明白真理原则，先进入真理实际，再通过他带领更多的人进入真理实际，让更多的人明白真理原则，这个方式怎么样？（好。）这类人没有高的学问，也不会出口成章，也不懂什么科技，不懂什么时事政治，甚至不太精通某一项业务，但是能明白真理，听了神的话能落实，会落实，能找着真理原则，能带领更多的人进入神话实际，持守住真理原则。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提拔、培养做带领的这一类人才。……能明白真理，能带领人进入真理实际，会分辨各类人，会解决人的各类情形、难处，临到事有正确的观点、正确的态度，有信神、跟随神的人该有的观点、态度，不是不通灵的人，也不是假冒为善的人，不是唱高调、高谈阔论的人，而是有真理实际的人，这就叫人才。

那提拔、培养这些人的目的是什么？同样也是让这些人在尽本分的过程当中，在作具体工作的同时针对性地掌握神家所要求的原则；在掌握这些原则的同时，操练进入这些原则；在操练进入这些原则的过程中，人不知不觉地被训练、被规范，操练放下己意，矫正错误、谬妄的世人的观点，放下一些幼稚的想法，对信神有偏见、有观念、有想象的东西，等等这些。当然不管怎么说，在操练的过程当中还是为了让人逐步地明白真理，学习顺服，学习进入各项真理实际。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逐步地掌握真理的原则，知道什么是实行真理、什么是信神、什么是尽本分，最终逐步地明白怎么做才能达到合格地尽本分，怎么做才是一个信神的人该做的、该明白的，等等这些都是在人被提拔、使用之后逐步进入的。人逐步进入的过程就是被培养的过程，被培养的过程其实就是人操练进入真理实际的过程。……同样，提拔从事业务工作的这些人的目的、目标，也是为了让他们更快地进入真理实际，更好地、更准确地掌握真理原则。能掌握真理原则，进入真理实际，这就是神家所提拔、培养的人才。这类人才指什么？就是指在喜爱正面事物、能吃苦付代价、领受不偏谬、不是恶人的基础上达到了明白真理原则，进入真理实际，能够顺服神了，顺服神家安排了，有点敬畏神的心了。这就是所说的第二类人。

表现

作为一个人，你不应该喜爱正面事物吗？你喜爱点正面事物就是金子了？就要发光啊？你喜爱点正面事物就代表你有真理了？有真理才叫发光，没真理那叫发光吗？事实上，一个受造之物什么真理也不明白，具备点人性，具备点领受真理的能力、素质，并不代表天生就有真理了，人没真理。人性正直也好，善良也好，这都不是真理，那只是正常人性该具备的品质。所以，别提要发光的事。那什么时候能发点光亮呢？什么时候人能说出约伯那句话了，“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

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伯:21），这时候人算是有点儿光亮了，活在光中了。当你能用你所具备的真理实伯际，能用你所明白的真理供应、扶持、带领他人，能把他人带到神面前，带到真理实际里，能让人顺服神、敬拜神，那个时候才是一个人能发点光的时候。

神家培养的各类人才，没有超然的天才，就是普通的败坏的人，只要能接受真理，能听话顺服，有一定素质，就在神家破格被提拔、培养。所说的破格被提拔、培养就是神的高抬，是给你机会，让你来到神面前接受神的操练，接受神的带领，接受神对你的培养、训练，让你在这个期间尽快地进入真理实际，能够准确地掌握真理原则，达到活得有人样，达到能合格地尽本分。这就是神家所说的人才，一点也不高大上，就是明白真理了，有真理实际了，不胡作非为了，做事不凭观念想象了，严谨、认真、负责任了，有点儿真心了，能付点代价了。……

……谁能发现这些人，而且能提拔、培养，不嫉妒，不踩压，实行爱护，这叫体贴神的心意。反之，如果有的人产生嫉妒，怕这些人比他强，超过他，就采取排斥、踩压，这是明显的恶行，是敌基督最常做的事，丝毫没有爱，更不是体贴神心意的表现。

刚才所交通的是提拔、培养各类人才的目标、目的。总之，不管提拔、培养的对象是作哪项工作，是有技术含量的还是普通的工作，还是教会的事务工作，都是为了达到让人能明白真理，明白真理原则，进入真理实际，尽快达到合格地尽本分，满足神的心意，这是神对人的要求，也是神工作的需要。……

……被提拔、培养的人没有任何的特殊性，只有一样是与其他人不同的，就是有了更优越的环境，更优越的机会、条件作具体的涉及真理原则的工作。即便是你所作的工作大多数都涉及业务，但这个业务如果没有真理原则来规范、把关的话，那你所作的涉及业务的工作就毫无价值、毫无意义，都是被否定、被定罪的。说来说去，神家对被提拔、培养的各类人的要求目标是什么？不是会当官、会做领导了，不是会做领头羊了，也不是会做人的思想工作了，更不是业务能力更强了，不是文化水平更高了，不是更有名望了，不是与世上那些搞业务、搞技术或者搞政治、有名望的人可以相提并论了，而是更能明白真理了，更有敬畏神的心了，在操练的期间能更明白怎么作具体工作，更知道到底什么是信神、怎样跟随神了。这就是收获，这就是培养、提拔各类人的目标。

……所以，一个人在教会中被提拔、培养做带领，仅仅是简单意义的提拔与培养，并不代表这个人已经是合格的带领，是称职的带领了，已经是可以担当带领工作的人了，是可以作实际工作的人了，并不是这样。……未知数。提拔、培养一个人，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就已经是明白真理的人了；提拔、培养一个人，并不等于一个人已经能够合格地尽本分了。那提拔、培养的意义、目的是什么？就是把他单独提拔出来操练，作特殊的浇灌、特殊的训练，让他能够明白真理原则，明白做各类事情的原则，明白解决各类问题的原则、方式方法，还有让他明白临到各类环境、各类人该怎么处理、解决才合乎神的心意，才是维护神家的利益。从这几点上来看，神家所提拔、培养的人才，在提拔、培养期间或者提拔、培养之前是不是就能够足以担当工作、足以尽好本分了？当然不是。所以，这些人在培养期间不免要经历对付修理、审判刑罚，揭露甚至撤换，这是很正常的事，这就叫操练，这就叫培养。对于提拔、培养的这些人，人不要对他们有任何高的期待、任何不符合实际的要求，这都是不合理的，对他们是不公平的。……过分地高看、仰望这是人的愚蠢，过分地对他们有苛刻要求，这也是不人道、不合实际的。那怎么对待他们是最合理的呢？把他们当成普通人，有问题需要寻求的时候跟他们交通，互相取长补

短。另外，每一个人都有责任监督带领工人是否在作实际工作，他是不是能胜任他的职责。如果不胜任，你们看透了，赶紧反映或者罢免，另选他人，别耽误神家工作，耽误神家工作坑人害己，对谁都不好。

……那各类人有没有等级的区别？在地位、身份、身价、名分上没有等级，最起码在神工作扩展期间，在神供应人真理使人走上蒙拯救的道路期间，人的等级、身份、身价、地位没有区别，只是分工不同，只是本分的角色不同而已。当然，在这个期间有的人就被破格提拔、培养，作一些特殊的工作，而有些人因为素质或者家庭环境等等各方面问题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难道神就不要了吗？难道身价、身份就比别人低一等了吗？不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人都有机会追求真理、得着真理，神对待每一个人都是公平合理的。到什么时候人的身份、地位才有明显的区别呢？就是当人走到路终的时候，当神的工作结束的时候，所有人对待真理的态度、对待尽本分的态度、对待基督的态度有了最终表现、最终说法的时候，就是在神的记事簿上有一个完整的记录时，那个时候因着人的结局、归宿有所不同，人的身份、地位也就有所区别了。……把眼下该明白的真理明白透亮，把尽本分的原则弄明白，交通透亮，达到胸有成竹，做什么事都清楚、准确地知道原则是什么，保证能够不出原则，不偏左右，不打岔搅扰，不做损害神家利益的事，这是眼下你们该进入的。

……提拔、培养各类人才的目的不是让这些人才做积极分子，也不是打算以后让他们做什么栋梁，而是让一些比较追求真理的人，具备提拔、培养条件的人能够在合适的环境，在更有利的条件下得到操练的机会，最主要的是能明白神的话、明白真理，进入真理实际。……第一步先把应付糊弄的问题解决了，第二步再解决凭己意做事的问题，其余像有时说话不诚实，流露诡诈或者狂妄性情，那些先别管。……尽本分应付糊弄这是一个很明显、很常见的问题，但也是一个很

难解决的顽症。做事先学会认真，严谨，负责任，较真，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窝地做，要么不做，要做就把它做好，做到自己满意的程度，理想的程度。再好一点，能寻求原则，按照原则做，即使自己多费点事，少吃一顿饭，少玩一会儿，也把它做好，不应付，不糊弄，不懂也不伪装，明白到哪儿就做到哪。……你们先从这两方面入手，一个是解决应付糊弄的问题，一个是解决凭己意的问题，争取在一两年之内达到做什么事都不应付糊弄，都不凭己意，没有个人己意的掺杂。这两个问题解决了，你们离合格尽本分就 不远了。要是这两个问题你们都解决不了，那你们离顺服神、体贴神心意还早着呢，连边都不沾。

假带领表现

他不考虑神家的利益，他先维护自己，只要自己与外邦人的关系维护好了就行，至于神家的利益有没有受损失无所谓，弟兄姊妹的安危也不在他考虑的范围之内，神的名是不是受羞辱他也不管，他就维护自己。假带领看不透这类人，还觉得这类人给神家办外面事务最合适，这是不是傻啊？

假带领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把人提拔上来之后，除了隔三岔五，有时一两个月，甚至半年召集人聚聚会，鞭策鞭策，讲点道理之外，从来不过问具体的工作，更不参与具体的工作。如果你说自己素质差，要是过问也判断不出他这个人到底怎么样，那你可以参与一下具体工作，但假带领连参与也不参与。比如说编辑一本书……

神家需要一些懂业务、技术的人才，培养他们学习业务，能在神家中尽本分，你们说这些假带领找什么人？他们把上过大学的，全家信

神的年轻人都召集到一起，一看这些年轻人外表挺单纯，就说“神家要培养你们，你们是后备军，是新生力量”，结果就安排一些人来神家尽本分了。……）眼瞎，心瞎，这是假带领的两个特征。两只眼睛是挺大，却什么也看不明白，什么也看不懂，就是个睁眼瞎。心里对任何人、任何事都没有分辨，没有观点，看到任何事都没有判辨是非的能力，没有态度、没有看法、没有定义，这是严重的心瞎。假带领也听道，也读神话，对这些事怎么就分辨不出来呢？这就更加证实了假带领没有领受真理的能力，听再多真理也没用，他的心原来是瞎的，现在还是瞎的，丝毫不会分辨人。看见能说会道的就认为是人才，看见会唱会跳的也认为是人才，看见戴眼镜的、上过大学的也认为是人才。看见在社会上有地位的、有钱的，会做买卖，会搞欺骗的，在社会上从事一些重要工作的，他认为在神家这些人都是人才。他不看这些人的人性、追求及领受真理的程度，不看这些人对待真理、对待神的态度，只看这些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和背景，这是不是眼瞎？这真是瞎得不轻啊！

……眼瞎指什么？就是不管看见什么事都发现不了细节的问题，白长了一对眼睛。心瞎指什么？就是不管临到什么事，心里悟不出里面的问题，意识不到这里面的问题，看不出问题的实质所在，这叫心瞎，心里瞎就全完了。……他就有一招：原来做过教师的就安排去讲道，原来做过外贸的就安排去办事务，会讲英文的就安排去当翻译，看谁脸皮厚、能说会道就安排去传福音，看谁胆小就安排在家写文章，看谁爱表演、脸大、胆大就安排当演员，看谁愿意当官就安排做带领、做导演。假带领就这么用人，一丁点儿原则都没有。

在假带领负责的工作范围之内，常常有一些真正追求真理的，符合提拔、培养条件的人被埋没了，这些人有的是在传福音，有的被安排去做饭，其实人家有工作能力，人家是不显露，可是假带领眼瞎不会看，他也不接触，也不打听。而那些有点儿特殊才干的，会溜须拍马的，好出头露面的，能说会道的，喜欢当官、喜欢地位的人都被提拔

上来了，甚至那些在社会上当过村长、书记的，当过企业老总的，或者学过企业管理的，在神家都得到重用了。不管这些人是不是真信的，是不是追求真理的，总之，在假带领负责的工作范围之内，这些人都得到提拔、重用了。这不就跟社会一样了吗？在假带领作工期间，那些真正能够吃苦耐劳的，有正义感的，喜爱正面事物的，真正应该提拔、培养的人却得不到提拔、培养，很难得到操练的机会，而那些素质差、人性恶，就是好做，好显露，根本没有什么实际才干的人却在神家占据重要工作岗位，占据重要的负责人的位置。

假带领素质差，眼瞎、心瞎，不明白真理原则，这已经是很致命的问题了，他们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明白、掌握了一些字句道理，会喊一些口号，就认为自己明白真理实际了，不管作什么工作、选用什么人都不寻求，不斟酌，也不与人交通，更不细看看神家的工作安排和原则，特别自信，认为自己怎么想就应该怎么做，自己怎么认为都是准确的，都是合乎原则的。

假带领作工作都是一无是处，没有一点可取的地方，大方向上他都掌握不了原则，具体细节就更掌握不了了。比如说，有些特殊情况，有的人业务能力强，但是人性有点问题；有的人人性没什么问题，但是业务能力差，素质差点。对待各类人应该怎么合理地使用、分配，对于这些更具体、更细节的事，假带领更是不知道。所以，不管什么时候问假带领有没有发现素质不错可培养的人，他都说还没发现……

假带领说话常常流露出一种观点，他认为在世上有地位的、当过官的都是人才，神家应该培养、使用。他特别高看这些人，甚至把这些人当作亲戚、家人对待，甚至跟人介绍，“他原来在世上当过报社的编辑”，“他在世上做过服装指导”，“他原来在公安部工作”，“他原来做过生意，他们家可有钱了”，“他原来是学社会学的”，“他原来是学企

业管理的”，假带领很看重这样的人。你们说假带领是个什么东西啊？他认为这些人到神家来，神家就应该重用他们。他认为这些人是人才，所以他一见到这些人就像奴才似的，点头哈腰，低三下四的。无形中这些人在神家，在假带领负责的范围内就要扬眉吐气，就要作王掌权。……那神对人的要求标准有几条？一条是看人性好不好，另一条是看人对待真理的态度，是否喜爱真理，主要就这两条。

假带领素质太差，不管听多少道、讲多少字句道理他也不明白真理，不管讲多少年道理，他都不明白自己所说的是什么，他所说的简直是一派胡言，不知所云。明白点道理、记住点道理、会讲点道理他就认为自己有真理实际了，但是他所做的没有一丁点儿是与真理有关的，这就是标准的法利赛人。他们外表明白真理，常常给人讲道，但所做的都是与真理相违背、相抵触的，他们还美其名曰自己是在事奉神，是在作神家的工作，事实上，所做所行完全是与神敌对的。

假带领对待提拔、培养各类合格的人才的作法、表现，咱们大略地交通了一些。总之，假带领这类人不作实际工作，也作不了实际工作，因为素质差，眼瞎、心瞎，发现不了问题，也看不透各类人，所以对于提拔、培养各类合格人才这项重要的工作他们是担当不起来的，给神家的工作也带来了不小的损失，给各类人的生命进入也造成了影响，形成了拦阻。假带领作这项工作显然是不合格的。还有一些假带领不参与具体工作，不接触负责具体工作的人，所以对于各类人能胜任什么工作，各类工作作得是否合适、是否合乎原则，假带领也不知道。一方面是懒惰，另一方面是素质差，导致假带领不作实际工作。

为什么说他是假带领？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假带领对于提拔、培养、使用各类人的原则不明白，他也不寻求，不知道哪方面重要、

哪方面不重要，就凭着自己的观念想象乱用人。另一方面严重的问题是，他提拔、培养、使用了这些人之后，不跟进、不检查他们的工作，也不了解他们的表现怎么样！作不作实际工作！能不能尽到责任！人品怎么样！尽的本分适不适合他们！也不验证他所提拔、培养、使用的人是否合格，是否合乎原则，这些他从来不检查。他认为把人提拔起来开始作工作了，他的工作就作完了，责任就尽到了，他对工作是这样一种态度，这样一种观点。

智商不健全的几类人。一类是听不懂人话，别人说话的中心、重点他听不明白，抓不住。另外一类是二杆子，做什么事都做不成，怎么做也抓不住原则，抓不住关键。再一类是对任何事情的看法都特别偏执、谬妄。还有一类是学什么都学不会，连说话、聊天都学不会，怎么说能表达清晰，能让人听明白，怎么说能把自己的想法、观点说明白了，这都学不会。虽然识点字，但在他脑子里根本组织不成语言，形不成一种思想，形不成正确的观点，指导不了他走正确的道路。这都是智商不全。无论学什么手艺或者技术，他总也掌握不了原则、规律，即使有时做好了也是碰巧，也不知道是怎么做好的，下次没做好，也不知道为什么没做好。学什么都学不会，学不精，让他学一门手艺、技术业务，他学到什么时候都只掌握理论。让他把这些理论，把自己常说的这些规条、说法变成一种原则、一种实行的路途，累死他也不会，怎么教也不会。这就确定了，这类人智商不全。

根据人的人性使用各类人，除了智商不全的、恶人、邪灵几类人不符合神家使用原则外，剩下的多数人都可以根据他的人性来合理地使用。人性一般，谈不上坏也谈不上好，这类人做一般的组员就可以了；人性比较好，比较有理性、有良心，也喜爱正面事物，特别正直，有正义感，能维护神家的利益，这一类人可以重点培养、使用。至于是培养、使用他做带领或者组长，还是做一般的组员，或者是作一些重要的工作，这就根据他的特长与素质了。这是根据人性方面来衡量怎么使用各类人。

根据人的特长来使用各类人。除了素质之外，有些人还有一些特别擅长的业务、技术。……总之，尽量让各类有特长的人干本行，发挥他的特长。如果他的特长神家不需要了，那根据他的素质、人性，他能做什么就让他做什么，这叫合理使用。要是他具备的特长神家还急需，那就不能动，除非是涉及这个业务的人员太多了，那就应该根据情况减员，把那些业务稍差点的调到适合他的组里，这都是合理使用。

还有一类人，他不太具备什么特长，……他具备点素质，相对有正义感，具备一些看人、用人的眼光。另外，最主要的是他有组织能力，交代给他一项任务、工作，他能把人组织起来。同时，他也有工作能力，就是一项工作交代给他之后，他有能力作好，完成。他心里有计划、有步骤、有条理，对于怎么使用人，时间上怎么分配，用哪些人作这项工作，如果出现问题怎么与大家商量解决，他会平衡、解决这些事。这一类人不但有工作能力，口才也相对好一些，说话清晰，有条理，人听着不乱。他分配完工作，大家心里都清楚，都知道每个人该做什么，工作没有死角，没有闲人。而且他交代的工作细节也相对清晰，有条理，对于特别混杂的一些事物，通过他的分析、交通，列举细节，大家都清晰了，知道工作该怎么作，该怎么进行下去了。另外，他也会交通怎么做有弊病，怎么做会影响效率，做的过程中大家应该注意什么，等等，就是他作工作之前想的比别人多，想的比别人具体，比别人更现实。一方面是他有头脑，另一方面是他也有这方面的口才。有头脑就是他做事有条理、有步骤、有计划，特别清晰。有口才就是他头脑里想的，计划、盘算的事，能用语言表达清晰、明白，他知道怎么说简单明了，人听完之后不浑浊。语言表达特别清晰、准确，特别真实、到位，这就是有口才。这一类人有口才，有工作能力，有组织能力，再加上有责任心，相对有正义感，不是老好人、和事佬，看见有恶人打岔搅扰，看见偷奸耍滑混饭吃的人、懒人，看见二杆子、痞子这类不务正业的人，他就来气，看不顺眼，他能及时地解决，能维护神家工作、神家的利益。这些表现算不算这类

人人性方面突出的特征啊？（算。）这类人也可能不太会交际，对于任何的一项业务、技术不太擅长，但是具备了我刚才所说的那几样特征，那这一类人就可以培养做带领。他的这几方面特征也就是他的特长，就是有口才，有工作能力，有组织能力，相对有正义感。正义感很关键，恶人、敌基督有没有正义感？敌基督邪恶，不可能有正义感。还有一样也是关键的，就是这类人通灵，有领受真理的能力，这是他的素质方面。这类人的特长指的是刚才提到的那几方面人性特征与才干，再加上上次交通的培养带领所具备的那几条，这样的人就可以培养做带领。做带领除了能领受真理之外，还得具备一定的头脑、素质、组织能力与工作能力，还得有口才。

一个人具备了被提拔、培养、使用的条件，但如果不追求真理，不能因为神家的提拔、培养而得着真理、明白真理，那不管是什么地位，到最终也只是个普通的信徒。如果一个人具备了合格的人性、特长，在神家得着机会被提拔、培养、重点使用，同时更重要的是他追求真理，他就会因着被提拔、培养、使用而得着真理，首先进入真理实际，走上蒙拯救、被成全的路。所以，神家无论提拔谁做带领工人也好，做负责人也好，目的不是满足你个人的欲望、野心，也不是满足你的理想，而是为了让你走上蒙拯救的道路，能成为被成全的人。

对于那些智商不太健全的人，人性谈不上好也谈不上坏，他也想维护神家的利益、神的荣耀，但不知不觉就能出卖神家，出卖弟兄姊妹，不知不觉就给神家的利益造成损失了，这类人怎么处理，怎么对待？……对于这样的人，就看他的人性、智商差多少。如果差得太多，让他干出力的活儿他都干不好，干什么都能坏事，让他干一样活儿保证得损坏另外一样东西，那这样的人就不能用了。让他做饭，他不是做多了就是做少了，不是做咸了就是做淡了。他也用心了，但怎么做都做不好，出力都出不好，这样的人能不能用？（不能。）不能用那让他做什么？是不是不让他信神了，神家不要了？不是。就是别

让他尽本分了，正常人性生活范围内的事，涉及生活常识、日常起居饮食的事他都做不好，都做不了，那他就不适合在神家尽本分了。

有些人虽然不具备好的人性，也不具备什么特殊的才干，更不能培养做带领，但是干一般出力的活儿还行。比如说喂鸡，他能按时按量地喂好，交代给他一样单项的活儿他能做好，这样的人就能在神家尽上本分。虽然是单项活儿，但是他也能尽到责任，也能用神的话、用真理原则来要求自己。不管活儿大活儿小、工作重不重要，总之交代给他的单项工作他还能作好。他不但能把鸡喂好，让鸡能正常下蛋，还能把鸡看护好，不被狼叼去，发现有狼叫就赶紧报告，争取不让神家交代给他的工作、任务有任何的闪失。这样作工作就相对尽心了，这就算是能尽到责任，能作好一样工作了。……这样的人只要他能把工作作好，不故意损害任何的东西，能把这个单项工作担起来，就可以使用。

这样的人单项的工作能作好，如果让他喂好鸡的同时再把狗也喂了，行不行？有的人头脑素质挺好，干活勤快，头脑灵光，干这些活儿不算什么。……你不能认为他能干好一样活儿，保证也能干两样活儿、三样活儿，这不一定，这得看他的素质如何。先让他干两样活儿试试，如果素质好能担起两样工作，才可以这样安排。如果干两样活儿干不好，能干砸了，这就是素质达不到，就得把另外那一项活儿赶紧撤了。……虽然有些出力的活儿，生活琐事他能担起来，但一说做教会带领你就得另行衡量了，不能根据他做这几样简单的外面的活儿来衡量。因为做教会带领不是做出力的活儿，那得用做带领的原则来衡量。但是，如果这个人具备了教会带领的素质、才干、人性与工作能力，你让他做外面这些活儿就不合适了，这叫用人不当。……也可能他素质、能力够用，但是有一样是不够的，就是精力。……把最适合的工作安排给他之后，如果他作不了，那再另行安排。如果你没根据他最适合作的来安排，这是用人的失误。不能重点提拔、培养、使用的人，即使是让他干出力的活儿也得根据他的素质、能力。如果是

能作单项工作的就让他作单项工作，在这以外可以让他兼职再干点别的出力的活儿，不影响他的本职工作就可以了。有的人有能力，能同时干三样活儿，他干完一样活儿精力也够用，多数时候都闲着，但假带领眼瞎，不会分配，没发现这是问题，只安排他干一样活儿，这就是失误。

有的人身体有病，根据他的身体情况，看他的人性各方面适合在神家尽点什么本分。

1、能担当正常人一半的工作，这样的人如果其他各方面合适的话也可以用。

2、自己提出来了，说“我身体太差，吃不了这个苦，我想回家休养，什么时候把身体养好了我再来尽本分”，那就赶紧答应，别做思想工作，即使你做了也不会有果效。

3、有些人确实因为身体病痛太大，尽不了本分了，如果需要神家提供方便，弟兄姊妹提供药方或者医疗方案，或者提供一些治疗的建议，这些神家都乐于提供。

4、病太重的，风一吹他就能倒，这样的人千万别用。

如果是因为身体不许可，不能继续在神家尽本分，不能继续接受神家的培养，那可以名正言顺地提出申请，神家马上答应，任何人不

要做思想工作，不要强求，强求不合适，不理性。

任性、爱玩、不务正业， 神家不使用

1、就是什么正业也担不起来，总想开小差，总想溜达、闲逛、玩耍、吃零食、看剧、扯闲篇、打游戏 ……外邦人对这类人有一个昵称叫“老顽童”。这类人活到六十岁也是不务正业，说话、办事不着调，总是嘻嘻哈哈、蹦蹦跶跶的，什么事都不正经做，玩心特别大，这样的人神家不能使用。

2、有一部分不是恶人，人也挺单纯，也不坏，有些人还挺善良，愿意帮助人，但就有一样毛病——任性、爱玩、不务正业。这样的人神家都不能用 。 女的没事就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出去逛街，买衣服，买化妆品，没事就出去打麻将，做头发，做美容 。……男人挣了钱就买车、赌博，家里什么东西坏了都不修，就不正经过日子。

3、有的父母不务正业，不好好照看孩子，孩子不是被开水烫了就是磕着碰着了，有的孩子鼻梁磕断了，有的孩子屁股被火炉烫了，还有的小孩喝开水嗓子被烫了。这类人做什么都不用心，做什么都做不好，不务正业，吊儿郎当，任性，还爱玩，担不起一个人该担的责任，做父母不能尽到父母的责任，没心没肺。

刚才列举了不务正业的几种情况，对这些人神家不强求，如果他们不愿意尽本分，或是个人有什么难处，要求不再尽本分了，那神家就答应，不再使用这样的人了，不让他尽本分了。对这一类人就这么处理，这样做完全合适。

1、有些人胆子特别小，特别害怕被抓，一旦出事保证出卖当犹大。还有的还没被抓，就已经琢磨了：第一不坐监，第二不受酷刑，第三不被判刑，他心里就这样想。没有宁可受苦、坐监、被判刑也不当犹大的心志，胆小、害怕得要命，一丁点儿信心都没有，他连不当犹大的心志、愿望都没有，就是个胆小鬼、懦夫、窝囊废。他无论具备什么特长、能耐，神家要是用他的话，他绝对不会全身心地维护神家的利益。这就是典型的犹大。

尽本分需要跟外邦人打交道的时候，他维护与外邦人之间的和谐关系，维护外邦人对他的高看、尊重与赞赏。以神家的利益作为代价，换取他个人的荣誉与利益。这类人不出事就已经是犹大了，神家绝对不能用。

部分外表看不出是恶人，但却是人格极其低下、人品极其恶劣。不管怎么听讲道，怎么读神的话，怎么聚会，他就是不明白不维护神家利益是最可耻、最邪恶的事，也是最恶毒的事。吃里爬外，无论他给神家办什么事，都能胡作非为，导致神家受亏损，他还一个劲儿地欺骗神家，隐瞒真相，等把事情搞砸了，神家已经受了亏损，还得安排人收拾残局弥补损失。这是典型的勾结外人出卖神家的利益，这跟犹大卖主卖友有什么区别呢？连看家狗都不如。

犹大这一类人千万别用。就是千万别专门托付他办一项专职的工作。不涉及太大利益、不涉及实质性问题的事，如果衡量觉得他还行，临时用一下也行，但是这一类人绝对不符合神家使用人的原则，因为他天生就是个犹大，天生就不是好东西。还有的人公开说："谁要是对付我，谁要是对我不利，或者坏了我的好事，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他自己就告诉别人他就是犹大了，这样的人就更不能用了。

2、还有一类人谈不上是好人，也谈不上是坏人，信神只是挂个名，偶尔让他做点什么他也能做，你不安排他也不主动尽本分，有空了就聚个会，他自己私下里有没有吃喝神话、学诗歌、祷告都是未知数，但是对于神家、教会相对比较友好。什么叫相对比较友好呢？就是神家弟兄姊妹找他办事他能答应，看在都是信神的份上，能力所能及地帮你办点事，如果让他出大力或者付什么代价，他是绝对不干的。 如果你让他做一个危险的活儿，他肯定会拒绝你，“我信神是为了求平安，我怎么能做危险的活儿呢？那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绝对不能做。”但是弟兄姊妹或是神家要求他做点什么小事，他能当朋友、当邻居或是当同事一样帮帮忙、出点力。对这类人怎么称呼呢？神家称他们为教友。对于教友这类人怎么处理？如果他具备素质，具备一些特长，也具备点神家要求的条件，需要他们帮忙的时候就告诉他一声，不需要他们帮忙的时候就别搭理。因为这类人不算信神的，神家不承认。神家不承认的人，在神那儿能不能承认他是信神的？（不能。）所以，对这类人千万别要求他们加入全职尽本分的行列。

3、 还有一类，是被撤换的人。因为胡作非为打岔搅扰，是敌基督，有的是因为没有工作经验作不了工作，还有的是因为素质差做不了带领，胜任不了工作。对于被撤换的这些人合理分配，不定罪，也不定规，他们能做什么就做什么，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已经试用过了，显明出来了，已经看透了的素质、工作能力差，不足以做带领，但可以做别的，只要不是人性恶等等不符合提拔条件的人，他们适合做什么就做什么，不剥夺他们尽本分的权利。还有些人被撤换是因为没有工作能力，没作过教会的工作，对教会的工作生疏，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也找不着门道，不知道怎么作，或者是因为年轻，没有任何的经验与阅历，最后被撤换的。如果他的素质够用，可以降级，或者作别的适合他作的工作。 等到他对真理明白透亮了，对作教会的工作有一些体验与经验了，这样的人还可以根据他的素质酌情提拔、培养。

对于被撤换的人中有几类是不可提拔。一类是敌基督，一类是素质太差的，还有一些人算不上是敌基督，就是人性不好，自私，诡诈，太弯曲诡诈，还有的人懒惰，贪享肉体安逸，懒惰、贪享肉体安逸、受不了苦的，这几类人一旦被显明、撤换了，以后就别再二次提拔了，看透了就别再错误使用了。

第七条，根据各类人的人性、特长合理分配、使用各类人，达到物尽其用。

但凡一个人有一丁点儿培养价值，只要他的人性合格，那神家也会给他留有机会。但凡一个人是追求真理的人，喜爱正面事物，神家也不会随随便便就放弃、淘汰的。你只要在人性与素质方面具备了前面交通的那几方面标准，神家绝对会有你尽本分的位置，绝对会合理地使用你，给你足够的发挥空间。总之，这些有特长的，懂各类业务专长的人，神家肯定会在合适的时候让你尽上合适的本分。但是，如果你没有心志，也没有意愿，不想往上够，那你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吧，随便尽点什么本分就完事了。……总之，神家使用各类人的原则就是这些，目标不外乎就是让人能够进入真理实际。进入真理实际的表现是什么？是明白真理，在作各项工作当中明白真理原则，在日常生活当中接触各类人事物时都能实行相应的真理，而不是临到什么事都发蒙，都不知所措，这就是目标。这个目标定下来了，你们就奔着这个目标去追求吧！

第六、第七条涉及到使用、培养、提拔各类人。

使用人的原则就是物尽其用，各类人只要人性合格，符合神家要求标准可以尽本分，就让各类人都能够尽上合适的本分，不要赶鸭子上架，也不用拉牛上树，就是那个工作正好适合他，他能担得起来，能作好、能胜任。另外，有一些工作涉及到技术、业务方面，有的人仅仅是擅长，但还没有作过这样的工作，还不懂，对于这样的人，如果他符合神家提拔、培养的标准，就应该给机会，提拔、培养他，让他学习，让神家各类涉及到技术、业务方面的工作能够有更多合适的人来担负，这样神家各项工作需要人的时候就不会有空缺。这是培养、提拔和使用人这两方面的问题。

第四项：神家的工作安排与工作当中的难处。

第八条，及时反映、寻求工作当中遇到的困惑、难处。

第九条，按照神家要求准确地传达、下发、落实神家的各项工作安排，并加以辅导、监督、督促，检查、跟进落实的情况。

这两条涉及到对待工作的态度有没有忠心。

对待神的要求、上面的要求、神家的安排以及在工作当中遇到难处时，有没有忠心，有没有能力做好。

第五项：祭物与神家物品。

第十条，妥善保管、合理分配神家的各类物品（书籍、各类器具、粮食等等），并定期检查、保养、维修以减少损坏、浪费，同时也应避免恶人吞占。

第十一条，选用可信赖的、人性合格的专人系统登记、统计、保管祭物，定期审查、核对出入账目，以便及时发现挥霍、浪费的情况与不合理的花销，并能加以制止，合理索赔，同时要绝对避免祭物落入恶人之手，被恶人吞占。

这两条涉及对待祭物、对待神家的各类物品是什么原则。

这两条一方面涉及到人的素质、能力问题，另一方面也涉及到人性的问题，有没有忠心，能不能尽到责任。

第六项：教会中出现的特殊人事。

第十二条，及时准确地发现打岔搅扰神工作与教会正常秩序的各类人事物，并加以制止、限制，扭转局面，同时交通真理让神选民从中长分辨、学功课。

第十三条，保护神选民不受敌基督的搅扰、迷惑、控制与残害，并对其有分辨，能从心里弃绝。

第十四条，及时分辨并清除、开除各类恶人、敌基督。

这三条涉及对于教会当中出现的一些特殊情况。

比如有人打岔搅扰，扰乱正常的教会生活，当然最严重的是出现敌基督，还有敌基督以外的应该清除、开除的各类人，对待这些人应该怎么处理，有哪些原则，这也是一个合格的带领职责范围内的事。就是能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地制止，及时地解决、处理，保障教会生活与神选民的正常生活不受搅扰，这是这三条涉及到的问题。

第七项：教会重要工作与人员的安全。

第十五条，保护各类重要工作人员，避免受到外界环境的干扰，保障他们的安全，以确保各项重要工作能有序地进行。

最后一条涉及到各类重要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问题，还有各类重要工作能不能得以保障的问题。

人员安全了，工作也就能进展，人员的安全如果出现问题或有隐患，那工作能不能进展下去就成问题了。

一共七项，涉及十五条。这七项工作是带领工人职责范围内的工作，是分内的工作。作为一个带领工人，你职责范围内的事最基本的

就是这七项，这七项就是神家对于一个带领工人的要求范围。衡量一个带领能否胜任工作，能不能作好工作，是不是一个合格的带领，有没有工作能力，具不具备做带领的素质，就用这七项来衡量。

带领工人的职责： 第一条，带领人吃喝、明白神的话语，进入神话语实际。 第二条，掌握各类人的情形，解决其在现实生活中临到的各种有关生命进入的难处。 第三条，交通尽好各项本分该明白的真理原则。 第四条，随时掌握各项工作负责人与担负各项重要工作人员的情况，并能及时调整、撤换，避免或减少因用人不当造成的损失，保障工作有效、顺利地进展。 第五条，及时掌握、了解各项工作的现状与进度，并能及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纠正工作中出现的偏差，弥补工作中出现的漏洞，使工作顺利进展。 第六条，提拔、培养各类合格的人才，以便达到凡是追求真理的人都能得到操练的机会，尽快进入真理实际。 第七条，根据各类人的人性、特长合理分配、使用各类人，达到物尽其用。 第八条，及时反映、寻求工作当中遇到的困惑、难处。 第九条，按照神家要求准确地传达、下发、落实神家的各项工作安排，并加以辅导、监督、督促，检查、跟进落实的情况。 第十条，妥善保管、合理分配神家的各类物品（书籍、各类器具、粮食等等），并定期检查、保养、维修以减少损坏、浪费，同时也应避免恶人吞占。 第十一条，选用可信赖的、人性合格的专人系统登记、统计、保管祭物，定期审查、核对出入账目，以便及时发现挥霍、浪费的情况与不合理的花销，并能加以制止，合理索赔，同时要绝对避免祭物落入恶人之手，被恶人吞占。 第十二条，及时准确地发现打岔搅扰神工作与教会正常秩序的各类人事物，并加以制止、限制，扭转局面，同时交通真理让神选民从中长分辨、学功课。 第十三条，保护神选民不受敌基督的搅扰、迷惑、控制与残害，并对其有分辨，能从心里弃绝。 第十四条，及时分辨并清除、开除各类恶人、敌基督。 第十五条，保护各类重要工作人员，避免受到外界环境的干扰，保障他们的安全，以确保各项重要工作能有序地进行。 带领工人的职责一共总结了十五条，咱们就根据这十五条来交通。先来看一下这十五条当中的各项工作。第一、第二、第三这三条涉及到人明白真理、生命进入

的问题，这是带领工人最基本该作的工作，这是其中一大项。就是作为一个带领工人得会作这几样工作，具备这样的素质，有这样的负担，能担负起这个责任，这是最基本该具备的一项。带领工人得会交通神话，会从神的话当中找出实行的路，能带领人明白神话，带领人在现实生活当中进入神话，临到问题时会用神的话解决，同时，在尽本分的过程当中遇到各种难处时也会用神话解决。如果人不会解决去找带领，带领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那这个带领就是废物了，连最基本的工作都作不了，这样的带领不合格。第四、第五这两条涉及到教会的各项工作与各项工作的负责人这两项。对负责人如果监督不好，工作就可能陷入瘫痪，或者没有秩序，或者有恶人搅扰，那工作的进度就会出现问题。所以这两项也是作为一个合格的带领必须抓的工作。第六、第七条涉及到使用、培养、提拔各类人。使用人的原则就是物尽其用，各类人只要人性合格，符合神家要求标准可以尽本分，就让各类人都能够尽上合适的本分，不要赶鸭子上架，也不用拉牛上树，就是那个工作正好适合他，他能担得起来，能作好、能胜任。另外，有一些工作涉及到技术、业务方面，有的人仅仅是擅长，但还没有作过这样的工作，还不懂，对于这样的人，如果他符合神家提拔、培养的标准，就应该给机会，提拔、培养他，让他学习，让神家各类涉及到技术、业务方面的工作能够有更多合适的人来担负，这样神家各项工作需要人的时候就不会有空缺。这是培养、提拔和使用人这两方面的问题。再看第八、第九条，这两条涉及到对待工作的态度有没有忠心，对待神的要求、上面的要求、神家的安排以及在工作当中遇到难处时，有没有忠心，有没有能力做好。第十、第十一条，对待祭物、对待神家的各类物品是什么原则。这两条一方面涉及到人的素质、能力问题，另一方面也涉及到人性的问题，有没有忠心，能不能尽到责任。再看第十二、十三、十四条，对于教会当中出现的一些特殊情况，比如有人打岔搅扰，扰乱正常的教会生活，当然最严重的是出现敌基督，还有敌基督以外的应该清除、开除的各类人，对待这些人应该怎么处理，有哪些原则，这也是一个合格的带领职责范围内的事。就是能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地制止，及时地解决、处理，保障教会生活与神选民的正常生活不受搅扰，这是这三条涉及到的问题。最后一条涉及到各类重要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问题，还有各类重要工作能不能得以保障的问题。人员安全了，工作也就能进展，人员的安全

如果出现问题或有隐患，那工作能不能进展下去就成问题了。咱们再回头看看一共有几大项。第一、第二、第三条是第一项：人的生命进入。第四、第五条是第二项：教会的各项工作与负责人。第六、第七条是第三项：使用、培养、提拔各类人。第八、第九条是第四项：神家的工作安排与工作当中的难处。第十、第十一条是第五项：祭物与神家物品。第十二、十三、十四条是第六项：教会中出现的特殊人事。第十五条是第七项：教会重要工作与人员的安全。一共七项，涉及十五条。 这七项工作是带领工人职责范围内的工作，是分内的工作。作为一个带领工人，你职责范围内的事最基本的就是这七项，这七项就是神家对于一个带领工人的要求范围。衡量一个带领能否胜任工作，能不能作好工作，是不是一个合格的带领，有没有工作能力，具不具备做带领的素质，就用这七项来衡量。明白了这些之后，咱们就根据这七大项来逐一解剖假带领有哪些表现和具体做法，他们在担任带领期间都做了哪些事证实他们是假带领，不是一个合格的带领，根据这七项来衡量就有确凿的证据了，就比较公平合理一些。你们说是按照这七项来逐项交通，还是按照十五条逐条交通呢？哪个方式好点？（十五条逐条交通。）这个符合你们的口味，越细越好，是吧？下面就正式开始交通假带领的各种表现。 一说假带领，肯定就不是真正的带领，言外之意就是做不到一个带领该作的工作，起不到一个带领该起的作用。那咱们就从第一条来解剖。第一条是带领人吃喝、明白神的话语，进入神话语实际。这一条考验一个人的素质如何，有没有领受神话的能力，是领受到字句道理那一层，还是能从神话当中找到实行的路，找到生活中临到的难处所涉及的神的话语，同时会运用神的话语解决临到的难处。也就是知道神的话说的是什么，通过读神的话能明白神所揭示的人所流露的情形与人所具有的败坏性情，然后对号入座，用神的话解决自己所临到的难处，能明白神的心意，这就是对待神话人应该具备的领受能力。做带领的人如果具备了领受神话的能力，具备了明白真理的素质，他不但自己能明白神的话语，进入神话语实际，同时也能辅导、带领、帮助他所带领的人明白神话语，进入神话语实际。但假带领恰恰就不具备这个素质。他不明白神的话语，不知道神话语所指的是什么情形，是揭露人在什么情形之下所流露的败坏性情，在什么情形之下产生的对神的抵触、埋怨或者是人的存心等等各方面，他不会对号，只是在神话的表面上理解到一些字

句、规条、口号，当与人交通的时候就背诵一遍神的话，然后在字面上解释一番。假带领对神话语的理解、认识与领受程度仅限于此。他不具备领受神话的能力，只是在字面上理解神话语当中的用词以及所有人能看到的那层意思，他认为这样就是理解神话、明白神话了，同时在日常生活当中用神话字面的意思来规劝他人，帮助他人，他认为这样就是作工作了，这样就是在带领人吃喝神话，带领人进入神话实际了。假带领常常与人交通神的话语，也通过各种方式把神的话发给人，让人临到这个事吃喝这段神的话，临到那个事吃喝那段神的话。当人对神产生误解时，他就说：你看神的话说得多清楚、多明白啊，你怎么还能误解神呢？神的话不是要求我们守住这个吗？神的话不是要求我们守住那个吗？他就这样教导人明白神的话、进入神的话。在他的带领之下，很多人会背诵神的话了，临到事也会想起一些神的话，但是怎么读、怎么背诵也不知道神话的所指是什么。当人真正临到难处或产生一些疑问的时候，人所知道的、所记住的这些神的话却解决不了自己的难处。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人所明白的神的话只是道理，只是一方面规条，并不是实际，不是真理。所以，假带领在带领人吃喝神话进入神话语实际这一条上，他仅限于让人明白神话语字面的意思，却不能让人从神的话当中得着开启，不能让人认识自己有什么败坏性情。人临到每一件事流露的性情实质是什么，然后通过神的话怎么解决，每次临到这类事的时候人的情形是什么，这样的情形怎么解决，神的话是怎么说的，神话的要求、原则是什么，这里面的真理应该是什么，这些他都不明白。他只是劝导人，“多吃喝神的话，神的话里有真理，多听神的话，听听就明白了，神话说的最关键的地方就是你不明白的地方，你就应该多祷告、多寻求、多听、多揣摩”。他就这么劝，劝来劝去，每次临到类似的问题都会说同样的话，过后人还是认识不到问题的实质，都不知道该怎么实行神的话，只是守住了规条，守住了神话字面的规条、意思，但对实行神话的真理原则与真理所要求的实际的那一面人却不明白。 比如说，神要求人穿着端庄、正派，有圣徒的体统。“端庄、正派，有圣徒的体统”，一共十个字，你们听出什么意思了吗？（道理上都知道神要求人穿着端庄正派，有圣徒的体统，但是穿衣服的时候，哪些衣服端庄正派就不会衡量了。）这就涉及到是否明白真理的问题了，不会衡量就证明不明白神的话。那明白神的话指什么说的？就是神所说的端庄正派的标准是

什么，更细节的就是着装的颜色、款式。那哪些颜色、款式是端庄正派的？有领受真理能力的人他就知道什么是端庄正派的，什么是奇装异服。有些衣服虽然是端庄正派的，但是老旧，神不喜欢老旧，神不是让人复古，不是让人做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神所说的端庄正派是有正常人的样式，看起来高贵、典雅、有气质，不是像穷光蛋、要饭的，神没让人穿奇装异服，但是也没让人穿乞丐服，这是正常人的领受。在这个范围之内找一些合适的颜色与款式，穿上一看，端庄正派，有圣徒的体统。而假带领听完这话之后来劲了，说："神的话给了咱们穿着打扮的范围了，'端庄、正派，有圣徒的体统'这十个字咱们守住了就荣耀神了，不丢神的脸，在外邦人中间就是人看得起的人了。那什么是端庄正派呢？'端庄'就是得端着，'庄'得庄严，'正'是正经，'派'是什么呢？这个说不好。'有圣徒的体统'，一说圣徒，一般都涉及到古代的圣徒，咱们也算是圣徒，但是如果与古代的圣徒相比，那就只有效仿他们的穿着打扮了。得看看两千年前的人穿什么，可那时候的人穿的衣服咱们要是现在穿着上街，人就会把咱们当成精神病，这不符合荣耀神的原则。但是五六十年代的圣徒穿什么衣服应该有迹可循，那个年代人比较朴实，社会风气比较好一些，人穿得比较保守，打扮得也比较规矩。如果以五六十年代的人的穿着打扮作为神话当中提出的'端庄、正派，有圣徒的体统'这几个字的实行方向，这就有路了。"他查到五六十年代的人穿白洋布衬衫、蓝涤卡裤子，就告诉弟兄姊妹，"我在神的话当中看到亮光了，五六十年代的人穿的那一套装束挺规矩，挺朴实，谈不上大方，但是好像跟神话要求的比较相符，咱们就照这样一个标准去打扮"。带领带头穿上了，大家一看不错，挺板正也挺朴实的。他说："神说了不让穿奇装异服，首先衬衫领口的扣子得系到脖根，袖口的扣子也全系上，不能露手腕，衬衫还得扎到腰带里，哪儿都要捂得严严实实的，不袒胸不露背。你们看看，多么端庄正派呀！把所有的扣子都扣上，这不正是神所要求的端庄正派、合乎圣徒体统吗？"带领特别欣赏自己此时此刻的这一套打扮，同时也要求其他人，"你们那衣服太现代、太摩登，羞辱神啊，神不喜欢，赶紧照着我这身装束一人一套都穿上，像我一样！"没有分辨的人就跟在后面模仿，整这样一套所谓的端庄正派合乎圣徒体统的服装穿上了。而有一些有分辨的、心里对这些老旧的东西反感的人就觉得这条路、这个方式不对，这样理解神话是偏谬的。这些人虽然在语言上

说不清是对是错，不敢下结论，但是他们主张不跟风，带领说的不全对，他们不照做。只有那些糊涂虫，那些对神话没有领受能力的人，自己也不读神话，假带领说什么就是什么，让做什么、让怎样做他们就怎样做，他们跟在假带领后面，出门装束打扮都一样，每当走到人群当中的时候心里还美美的，觉得“我们是信全能神的，我这身打扮多有圣徒体统，你看你们穿的是什么呀，花花绿绿的，多现代，多邪恶啊！你看看我们，哪儿都不露”，还自觉了不起。这是一个简单的、人经常看得到的假带领对于神话要求的最浅显的一件事情的理解法与实行法。他们不但意识不到这是错解神话、谬解神话，反而还认为他们是在实行神的话语，是进入了神话语实际当中。这就是假带领做的事。

敌基督与假带领的实质区别

假带领与敌基督本质上的区别是什么？咱说的是一个表现，捆绑人，控制人，实质上的实质区别在哪？一说他的实质，实质是说什么呢？源头，是吧？（嗯。）源头不对，出发点不对，那他的这个源头在哪？敌基督和假带领的源头是什么不对？（一个是真心信神的，一个不是真心信神的。）假带领他是真心信神的吗？假带领是什么？假带领他就不是真心信神的，只能说他是有信的。（一个有悔改，一个没有悔改。）敌基督完全就属于一种不信派，假带领属于凭热心事奉神，假带领与敌基督的本质区别在哪？为什么叫敌基督呢？一个是邪、一个是恶！邪、恶这是敌基督的一个本质。假带领呢？他没有这个邪和恶，这个邪和恶是怎么说的？就是从你的源头、出发点、观点来说。源头、出发点、观点是什么？就是假带领他做什么事的源头、出发点，没有有意地搞个人的经营，他做什么事情不是有意的，他是凭热心事奉，他就是一个懒惰，不作实际的工作，讲道理。他讲的是什么道理呢？他讲的是一些好的行为，是用好心事奉神，他就是给你

讲一些大道理，给你说一些属灵术语！敌基督他是带有迷惑性的，他做什么事，说什么话他有存心，一有存心这就是敌基督。他有他的心思，在神的作工中添加了个人的经营，这叫敌基督。假带领呢？他没有添加他个人的存心，只不过是他不明白真理，不是真实的信，半信半疑，凭好心不愿意背叛肉体，受不了那个苦，所以他贪享肉体、贪吃、贪玩、搞对象是吧？（ 嗯。 ）不能把自己献上，这就叫假带领。说这个假，是因为他带领不了人，所以说他假，他带领不了人，但是呢他不与神作对，不与正面事物作对，他只是一个懒，不作工，造成的这个后果，跟敌基督是一样的，但他的实质是不一样的。敌基督他是有意去这么做，假带领呢？他是无意地这么去做，这就要看人走的路，搞清了没有？（ 嗯。 ）区别在哪里？假带领与敌基督的区别在于存心，敌基督说什么话，他有他的心机，有他的存心目的，有他个人的意思添加在里面，我说这句话要达到什么果效，这就是敌基督。假带领他是想做好的事呢，他做的是无用功，给人说好好追求，看现在什么时候了，不要再贪婪肉体了，这就是假带领。（ 假带领他在神的这个经营计划中，没有自己的图谋，敌基督他搞自己的经营，他有自己的存心目的。 ）（ 敌基督他是搞自己的经营，经营自己的名誉、权势、地位。 ）假带领呢？他也想当带领，教会里边选带领呢！他要去，他也想追求，但是呢，他不会用一些手段去当这个带领，如果他利用一个手段当了带领，凭这个就可以确定他走的是敌基督的道路。假带领主要是他想当带领，他想带领弟兄姊妹呢，想尽一切办法让弟兄姊妹选你，但是他没有添加，没有用诡计去做这些事情，没有说什么话来引诱你，让我来做带领，那他就不是敌基督，他就是个假带领。关键看啥？（ 存心。 ）存心，敌基督他是用诡计来为自己谋福利！假带领是怎么呢？是属于一种不作为，应付糊弄，贪享地位之福。真带领呢？是为神献上。这三个区别就出来了，真带领他不为自己图谋，一心是为了神的作工、神家利益、神的名，这就是真带领。真带领不能说完全就这么简单，大概就是这样吧！（ 嗯。 ）他还有一个素质问题，他能作了工作，作不了工作！

各级浇灌和一手浇灌的职责

现阶段各级浇灌和一手浇灌的具体工作安排：

1.务必知道各教会分出的C组人有多少，每个教会根据5类中属于哪类的有几个？情形如何？愿意聚会的有几个？不愿意聚会的有几个？里面有能聚会的几个点？各点接待家安全与否？有无存在安全隐患？

2.把所有人的观念谬论总结出来逐条解决，要想解决就得了解掌握每个观念谬论相应的真理原则是什么？那一手浇灌就得对以前群里下发的各项工作的原则标准，和现阶段神家要求的各项安排的原则标准得了解掌握，一切用神话和祭司弟兄讲道交通和老师交通讲道以及安排原则交通解决。

3.神允许谬论在教会散布的智慧在哪？以及所要达到的果效是什么？

总结些神话和讲道以供参考：

(一)：

【224-A-2】

从咱们的经历中能看见的灵作的工作有哪些？（神利用大红龙效力，差派了许多效力者为神工作效力，还兴起外界的环境推动神工作的发展，以及在人身上摆设一些环境，作修理对付的工作，等等，这些都是圣灵的作工。）说得完全准确，咱们看见的这些都是人经历过的。神调动大红龙效力具体都包括哪些？神为什么调动大红龙效力？神要成全神选民什么？要达到什么果效？这方面咱们以前都交通过。那你们说，神这样的工作对人来说重不重要？如果神说完话没有事实的临及，能达到好的果效吗？（不能。）所以，现在我们对神的作工不能想得太简单，神作工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说话，一方面是安排、调动万有为神的旨意通行效力，为神的作工、神的话语成就达到该有的果效而效力。神的作工包括灵作工，包括说话，也包括接触人、观察人。我们读神话有时候感觉特别明白、亮堂，这就是圣灵的开启光照，有时候我们受肉体、情感或者家庭辖制，陷入死沉、消极的情形，神就调动周围的环境管教我们、试炼我们、熬炼我们，这都是灵的作工，都属于神的作工。那神的作工都包括什么？就是神的灵调动万有，调动大红龙、撒但邪恶势力为成全神选民明白真理达到认识神来效力。那这些工作人能不能作啊？人谁也作不到，只有神是全能的，所以人作工与神作工没法比。人作工说话，神也作工说话，但神的灵能调动万有，还能开启光照人，这就厉害了。所以，神作的工没有任何人能代替，神作的工任何人也作不了，因为神太全能了。

（二）

神说："神的话与人的话、真理与道理本质上的区别是什么？神的话能让人变得越来越有理智、有良心，做事有原则，人所活出的越来越有正面事物的实际。而人的话表面上很合乎人的口味、人的观点，但

是因为它不是真理，这里充满了陷阱、诱惑，充满了邪说谬论，所以如果人按照这些话去做的时候，人所活出来的离神越来越远，离神的标准越来越远，更严重的是，人活得越来越邪恶，越来越像撒但。当人彻底按照人类的邪说谬论去活、去做，完全接受了这些论调的时候，人也就活成撒但了。活成撒但了，那言外之意人是不是就是撒但呢？（是。）那你就‘成功’地变成了一个活撒但。有些人说：‘我就不相信，我就想做人都喜欢的老实人，我就要做一个多数人看为好的人，我就看看神能不能喜悦我。’你不相信神说的话，那你就走着瞧，看看到底神的话是真理，还是人的观念是真理。这就是神的话与人的话在实质上的区别，这就是真理与邪说谬论的实质性区别。人的邪说谬论无论表面上多么合乎人的口味，它永远变不成人的生命，而神的话无论在外表看多么浅显，多么通俗易懂，多么不合人的观念，但是他的实质是真理，人如果按着神话原则去行、去活出，最终有一天人会变成一个真正的合格的受造之物，能敬畏神，能远离恶。相反，得不着这些的，人所活出的、人最终所走的道路只能是让神厌弃，这就是事实。通过这番交通，你们对于神的话是不是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新的概念？神的话是什么？就是真理、道路、生命，一点都不假。只有敌基督，只有那些天生就厌烦正面事物、恨恶正面事物的种类，他们对待神的话是藐视的，不把神的话当真理，否认神的话就是真理、道路、生命这一事实，无论在什么时候，他们都不会接受神的话作他们的生命的，这是一伙不可救药的人。（摘自《基督的座谈纪要·第一百一十篇　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二十五）》）”

（三)

神说：“无论人类怎么败坏，蛇怎么引诱，耶和华仍然有他的智慧，所以，他从创世到现在一直作新的工作，没有一步重复工作。撒但不断地施行诡计，人类不断地经撒但败坏，耶和华神也在不断地作他智慧的工作，他从未失败过，从创世到现在，他并未停止他的工作。人类经撒但败坏之后，他就不断地在人中间作工作，来打败那败坏人类

的仇敌，这争战从起初到世界的末了。他作了如此多的工作，不仅让经撒但败坏的人类蒙了他极大的拯救，也看见了他的智慧、全能与他的权柄，到最终还要让人类看见他的公义性情——罚恶赏善。他与撒但争战到今天，从未失败过，因他是智慧的神，他的智慧又是建立在撒但的诡计之上的，所以，他不仅让天上的万物都顺服在他的权柄之下，也让地上的万物都栖息在他的脚凳之下，更让那侵扰全人类的恶者都倒在他的刑罚之中。这一切的作工果效，都是因着他的智慧而作成的。在没有人类以先，他从未显明过他的智慧，因为天上、地上整个宇宙空间并没有他的仇敌，万物中都没有黑暗势力的侵袭。自从天使长背叛他之后，他便在地上造了人类，因着人类他才开始正式与撒但即天使长展开了长达几千年的争战，一步比一步激烈，哪一步都有他的全能、智慧之所在。此时，天上、地上的万物才看见了神的智慧，看见了神的全能，更看见了神的实际。今天，他仍是这样实实际际地作着他的工作，而且是一边作着工作一边显明着他的智慧与全能，让你们看见这一步一步工作的内幕，让你们看见神的‘全能’到底如何解释，更让你们看见神的‘实际’到底如何解释。（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当知道全人类是如何发展到今天的》)”

4.一手浇灌根据老师下发的工作安排里的异象方面多多交通，达到异象不透亮的都交通透亮，以便再次扎下根基，对于散布各种谬论达到打岔搅扰的人，通过你揭露揭剖让他们看清自己的存心目的和他们的错谬、谬妄的观点，以及自己谬论的实质是什么？谬论实质达到的后果是什么？以便达到认识自己、恨恶自己达到变化，这才是浇灌的职责。

5.现在的工作已转为事实临及，我们每天的所作所为很关键，直接影响我们的归宿，因为神要把万物都各从其类，就要用事实环境来检验工程，以便达到各居其位。

6.从现在开始，每月把你浇灌范围的人员，通过你浇灌后的作工果效，每月能升B组几个，实际表现有哪些等各方面表现都交给教会逐级上报，到层层核实后才可升组。这才是你浇灌的果效，也是对我们的实际考核。

找了些神话和讲道交通以供参考：

神说："有的人尽本分不寻求真理、不按原则办事，那这个尽本分就连效力都不如。有的人尽本分什么果效也没有，这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不按原则办事，他不实行真理。尽本分如果不实行真理，这是不是尽受造之物的本分啊？（不是。）这属于效力，是属撒但的种类在效力。一说撒但的种类就是没有真理原则，他不敬畏神、不顺服神，他就在那儿效力。他效力是为了什么？就是为得福。他是为进天国、为得福才效点力，所以这种效力是带交易性的。一带交易性他就没有原则，更谈不上忠心，一带交易性难免都是应付糊弄。所以，尽本分始终是应付糊弄的人，这就被定为效力者，他不是神子民。神子民是不管是死是活，不管得福受祸，甘愿为神效力，尽上自己的本分，他就以尽好本分为自己的终生目标，为自己的人生意义，为自己的生存价值，这样的人他的尽本分就合格了，他是在尽受造之物的本分，这样的人在神的心中就是子民，神国度的子民就是这类人。这类人尽本分没有交易，他说：'我的人生准则就是把受造之物的本分尽好，把神的托付彻底完成，然后再死心里也坦然，我不求什么得福。'你看看，他这心里是不是纯洁的？（是。）这存心太纯洁了。那他怎么能这么纯洁呢？败坏人类怎么能纯洁呢？那是他接受真理了，接受神话语的审判刑罚败坏性情得着洁净了，所以他的尽本分就纯洁了，得福存心没有了，去掉了。他尽本分不是为得福尽的，是为了'因为我是人，我是受造之物，我就应该尽好我的本分，这是天经地义的'，他把尽好本分看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人生准则。这样的人有敬畏神的心，也有顺服神的心，所以他尽本分就越来越有真理原则，他的尽本分就得着神的称许了。现在凡是尽本分始终是应付糊弄的，他的存心对不对？（不

对。）是什么东西促使他应付糊弄的？就是得福存心，就是跟神搞交易的存心。他认为应付糊弄是占便宜，应付糊弄不吃亏，如果应付糊弄到最后还得着福了，这就是最有智慧、最有心计的人。他就没承想，他瞒得过人，能瞒得过神吗？神是造物的主啊，什么事看不透？科学家永远看不透的事在神那儿是最清楚不过的。神是造物的主，他能把人看透到什么程度？人里面的每一个‘零件’，人血液里的每一个分子都是神造的，神太知道人了，你这个人在人世间存活多少年，因着什么事死去，神都给你定好了，难道还看不透你吗？（摘自《上面的讲道交通·214缉A7》）”

神说：“应付糊弄，这是尽本分的大忌，就这一条你就没法达到合格尽本分。尽本分得用点心哪！人尽本分的机会难得，神给人的机会人要是抓不住，那就流失了，以后再想找这样的机会可能就没了。神的作工不等人，尽本分的机会也不等人。有的人说‘以前我没尽好本分，现在还想尽这个本分，这次我下定决心了，用点心，下点功夫，好好尽本分’，可是有时候这个机会就没有了。尽本分的机会不多，你得把握好。临到本分需要你出力、花费，奉献你自己的身心与时间的时候，你别保留，别藏心眼，别留余地。你留余地，耍心眼，偷奸耍滑，工作肯定作不好。你说：‘谁都没发现我偷奸耍滑，这可太好了。’这是什么思想？你认为把人糊弄过去了，把神也糊弄了。事实上，神知不知道？（知道。）多数时候人与你相处时间长了也知道，说你这个人尽本分总耍滑、不用心，用劲也就是五分劲六分劲，顶多就是八分劲，就是稀里糊涂的，对什么事都是睁一眼闭一眼，丝毫不求真，让做就做点儿，有人把关就做得好点儿，没有人把关就做得差一点儿，要是挨了对付就用点儿心，要是不挨对付就多打个盹，能糊弄一阵就糊弄一阵，还以为人都看不到。时间长了，人就发现了，‘这个人不可靠，不可信赖，要是把重要本分交给他，那得有人把关看住他。一般的、不涉及原则的事让他办还行，要是把重要本分交给他，弄不好就办砸了，你就得上当受骗。’人看透他了，他把自己的尊严、人格丢尽了。人都不信任他，神还能信任他吗？还敢托付他办大事吗？这样的人不可信赖。如果碰到不可信赖的人，你让他办事就得找

个人看着他。如果这个人可信赖，你就尽交代他办重要的事，因为他心地善良，有责任心，他给神家办事就像办自己的事一样，甚至比办自己的事还用心，处处为神家利益着想，以神的心为心，这样的人值得信赖。值得信赖的人是不是有人性的人？有人性的人能不能尽好本分哪？有人性的人没人看着尽好一样本分应该是容易的事，这应该是分内的事，没有人性、不可信赖的人尽好一样本分那就费劲，别人总得操心，总得看着，总得过问，要不他给你做一样活儿还得毁一样东西。总之，人尽本分总得省察：我这本分尽得合不合格？用没用上心？尽本分的时候是不是有应付糊弄的情形？如果有这些情形那可不好，那就危险。往小了说，这人没有信用，人信不过他；往大了说，尽本分总应付糊弄，在神面前总应付糊弄神，这危险可就大了！你瞪着眼睛搞欺骗，这个后果是什么？短时间内来看，你这人有败坏性情，总有过犯，没有悔改，不知道实行真理，也不实行真理；长期来看，你总这么做，你的结局就没了，这就麻烦了。这叫大错不犯，小错不断，最后酿成的后果一发不可收拾，这严重啊！”

神说：“不管尽什么本分，都涉及到生命进入，无论你尽的本分是规律性的也好、不规律性的也好，是枯燥也好、热闹也好，你都得有生命进入。有的人尽的本分比较单调，每天都做同样的事，但是人在尽本分中所流露的情形可不那么单一。有时人心情好，尽本分就多用点心，做得就好点；有时候也不知受什么影响，撒但败坏性情在里面作祟，人的观点就不正了，情形不好，心情不好，尽本分就应付糊弄。人里面的情形随时随地都在变，不管怎么变，你随心情做事这就不对。心情好做事就好一点，心情坏做事就差一些，这样做事有原则吗？能达到合格地尽本分吗？不管什么心情，人得知道来到神面前祷告调整，得寻求真理按原则办事，才能不受心情的左右与辖制。尽本分时总要省察自己是否按原则办事，这样尽本分合不合格，有没有应付糊弄，有没有偷奸耍滑，自己的思想、态度有没有问题，把这些反省清楚就容易尽好本分了。你尽本分时不管临到什么事，不管是消极软弱还是挨了对付心情不好，你都应该正确对待，还要寻求真理明白神的心意，这样你就有实行的路了。要把本分尽好就不能受心情影

响，不管怎么消极软弱，都应该凡事实行真理，一丝不苟，坚持原则，这样不光人赞成你，神也会喜欢你。那你这个人就是负责任的人，也是有担当的人，是真正的好人，是真正尽本分合格的人，完全活出真正人的样式了。这样的人就是在尽本分中得着洁净、有真实变化的人，可以说就是神眼中的诚实人。只有诚实人才能坚持实行真理，达到办事有原则，才能达到合格地尽本分。办事有原则的人，他心情好的时候尽本分一丝不苟，没有应付糊弄，也不张狂显露自己让人高看；他心情不好的时候，还是照样认真负责地做每天该做的事，即使临到点对尽本分不利的事，对他尽本分产生点压力与搅扰，但他的心能安静在神面前向神祷告，说：‘无论临到多大的事，就是天塌下来，神只要让我活着，我就得把我的本分尽好，让我活一天我就得尽好一天，对得起神给我的这个本分，对得起神给我的这口气息。无论我自身的难处多大，我先放一边，尽好本分才是第一重要！’不受任何人事物、环境的影响，不受任何心情、外界环境的辖制，把本分放在第一位，把神的托付放到第一位，这是对神有忠心的人，是真实顺服神的人，这样的人就有生命进入了，就进入真理实际了。这就是活出真理的一个最实际、最真实的表现。人这样活着是不是就踏实了？还用担心神怎么看你吗？这是心里踏实的诀窍。这个诀窍你们掌握了没有？（摘自《基督的座谈纪要·第五十九篇　生命进入得从尽本分开始经历》）”

神说：“有没有人永远摆脱不了效力者这个称呼呢？（有。）是哪类人呢？不追求真理，明白了真理也不实行，更不喜爱真理，甚至在心里常常反感、厌烦真理的这类人。他厌烦真理为什么还在神家呆着呢？他就是想得点好处，抱着侥幸心理在神家出点力，有点好的表现，用自己的代价，肉体的付出、花费，再消磨点青春，付点时间的代价，来换取任何一样他想要得的好处。这样的人最终就因为他们所走的道路而不能进入真理实际，不能达到顺服神，更不能达到敬畏神，永远地被定为是效力者。这一类人在神家中有些能效力到最后，而有些却不能效力到最后，能效力到最后的人与不能效力到最后的人，他们在人性上有一点区别。不追求真理但是能效力到最终的人，

就是在神的经营计划工作一直持续的这个阶段，能在神家中为神的工作献上一份力的这部分人，他们的人性相对善良、仁义一些，在效力期间没有作恶，没有搅扰，没有被清除出教会，这样的人能效力到最后，这就是永久的效力者了。而另一部分人因为人性恶劣，人品、人格低下，常常在效力的过程中搅扰打岔神家的各项工作，给神家的许多工作带来了亏损与搅扰，一次又一次被清除、被隔离也不知道悔改，还是老病重犯，一丁点儿真理都不明白，也不接受，就要任意妄为，这样的人就被淘汰了。淘汰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这样的人效力都效不了了，走不到路终，你让他在神家效力，出点力，他都不能好好出力，出力都出不到点上。另外，他出力的同时还要作恶，还要让神家付出代价，让弟兄姊妹为此付出代价，用他得不偿失，这样的人就得淘汰出去了。再三地给机会让他反省，最终他还是本性不改，谁说的话都听不进去，这样的人在神家中连效力都不配、都不能了，就被清理出去了。

现在，你们对于效力者这个称呼是不是大概明白了？效力者这个称呼是不是神给人类的一个歧视性的称呼？是不是神有意用这个称呼来贬低人呢？是不是神用这个称呼来显明人、试炼人呢？有没有一点意思说神想用这个称呼让人知道人到底是什么？其实在神那儿都没有这些意思，神没有意思要显明人，没有意思要贬低人、挖苦人，也没有意思用这个词来试炼人。那唯一的一层意思就是，神根据人类的表现、实质，还有人类在神作工作这个阶段所充当的角色，人类所能做的、所能配合到的而定性、而产生的这样一个称呼。从这一层意思上来看，凡是在神家中的每一员都是为神的经营计划效力的，都曾经充当过这样的角色，能不能这么说？（能。）神不想用这个称呼来打击谁的积极性，也不想用这个称呼来试炼你的信心、你对神真实的信，更不是用这个称呼来贬低你，让你老实点，让你听话点，让你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什么地位，更没有意思用效力者这个称呼剥夺人类尽受造之物本分的权利。这个称呼完完全全就是人类在跟随神的过程当中人的情形、实质，人在神作工过程当中的一个状态所产生出来的。所以说，这个称呼与神的经营工作结束以后人是什么身份、什么名

分、什么地位以及人的归宿如何没有一丁点儿关系，这个称呼的出处完全是来自于神的经营计划、神经营工作的需要，也是人类在神经营工作当中的一种状态。至于人类作为效力者为神家提供服务，像一部机器一样被利用、被使用，在神家中的这个状态是持续到最终，还是在途中能有所改善，这就根据人的追求了。如果一个人追求真理，能达到性情变化，能达到顺服神、敬畏神，那这个效力者的称呼人就彻底摆脱了。摆脱了效力者的称呼，那人变成什么了？是神真实的跟随者，是神的子民，国度的子民，就是国度中的民。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只满足于付代价、吃苦、出力，却不追求真理，不实行真理，性情丝毫没有变化，做什么事也不按照神家的原则去做，最终达不到顺服神、敬畏神，那效力者这个称呼、这个‘桂冠’就不大不小正好戴在你头上了，你就永远摆脱不了了。如果到神作工结束的时候你还是这样一种情形，你的性情还是没有变化，那你就与神国中的民这个称呼无关无份了。这话怎么理解呢？有些人说：‘与神国中的民无关无份，永远是效力者了，这是什么意思？’你们明不明白？你们说，神的工作一旦结束，就是神要拯救的人都拯救了，神要作的工作到此结束了，神不再说话，不再引导人，不再在人类身上作任何的拯救工作，到此为止，此时此刻，神的工作结束了，那每一个人所走的信神的道路是不是也就到此为止了？有那么一句话：‘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为义的，叫他仍旧为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启22:11）’这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一旦神说他的工作到此时此刻结束，那就意味着神拯救人、刑罚审判人的工作不再作了，神不再开启引导你，不再苦口婆心地跟你说劝勉的话、对付修理的话，不再作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万物的结局到此被显明了，人类的结局到此也就定型了，没有任何人能改变了，你的机会没有了，就是这个意思。

当一个人在神工作结束的时候摆脱了效力者的称呼，摆脱了这个头衔，摆脱了这个状态，这是不是可喜可贺的事？（是。）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人在神眼中不再是门外汉，不再是外邦人，而是神家中的人，神国中的人。神家中的人、神国中的人这个称呼是怎么来

的？人是怎么得着这个称呼的？就是你经过付代价，通过明白真理，你追求真理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性情变化，你能顺服神了，能敬畏神了，你成为神家中的人了。就如约伯、彼得一样，你再也不用经受撒但的迫害、败坏，你能在神的国中、在神的家中自由地活着了，你再也不用与败坏性情作争战了，你是神眼中真正的受造之物，真正的人类了。这是不是可喜可贺的事？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被撒但败坏的人的苦难日子彻底结束了，喜乐平安的日子、幸福的日子来到了，能活在造物主的面光之中，能与神同生活。这是不是可喜可贺的事？（是。）但是，另外的那一类人到最终也没有摆脱效力者这样的称呼，当神的工作结束的那一刻，他头上的效力者这个称呼、这个‘桂冠’还没有被拿掉，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依然是门外汉，意味着他仍然是神眼中的外邦人。为什么意味着是这两样呢？原因就在于他不实行真理，没达到性情变化，不能顺服神，更不能敬畏神，所以在神的家中、在神的国中无关无份。没有他的份，那他在哪儿呆着呢？在神的国度外面呆着呢。这样的人依然被称为效力者，这就意味着他们没有被神认可为神的跟随者，意味着他们没有成为神家中的人，也就意味着他们永远不是神的跟随者，神不承认他们。他们不会再得着神的祝福、神的恩典，当然也意味着他们没有这样的机会与神在神的国中同享美福，得到平安喜乐，没有这样的机会了。那这一刻对他们来说是可喜可贺的，还是可悲的？是可悲的。至于他们在神家之外，在神的国度之外，他们顶着效力者这样的头衔有怎样的待遇那是以后的事，咱们在这儿先不说了。总之，与在神国中的民这样的待遇区别太大了，在地位上、待遇上，方方面面上来看都有区别。这样的人在神工作期间、在神拯救人期间没得着真理，没能达到性情变化，这可不可怜？太可怜了！这是关于效力者这个称呼的一些说法。有些人说了：‘一说到“效力者”我就抵触，我没别的态度，让我当效力者我就不愿意、就不高兴，如果说我不是效力者，说我是子民，哪怕是最小的都行，只要不说我是效力者就行。我这辈子没别的追求，也没别的理想，我就盼着把效力者这个称呼摆脱了就行，我的要求不高。’这样的人怎么样？这是不是追求真理的态度？（不是。）这是什么态度？是不是消极的态度啊？（是。）对待效力者这个称呼你不需要努力地去摆脱它，因为这个称呼是根据人生命长进的程度来说的，并不是你的意愿能决定的，它不取决于人的意愿，而是取决于一个人所走的道路

与他的性情是否达到变化。你的目标如果只是追求摆脱效力者这个称呼，那你总也摆脱不了，我告诉你实话，你一辈子都摆脱不了。你如果注重追求真理，能达到性情变化，这个称呼慢慢地就没了。所以从这两点上来看，效力者这个称呼是不是神强加给人的？（不是。）绝对不是！它不是神强加给人的一个称号，不是一个代名词，不是一个称呼，也不是一个代号，它是根据人生命长进过程当中生命长进的程度而言的。你的生命长进到哪儿，你的情形变化到哪儿，你身上效力者的成分也就减到哪儿。到有一天你能达到顺服神、敬畏神的时候，那这个称呼你就是愿意当也不是了，这就是根据人的追求，根据人对待真理的态度，也根据人所走的道路。还有的人说：‘我想摆脱效力者这个称呼，我不想当效力者，但是我不明白真理，我也不愿意追求真理，那怎么办呢？’有没有办法？神说的话永远都不能废去，万物都要废去，神的话一句都不能废去，神定规各类人的结局是根据神的话，没有折中的办法。你能追求真理能走上来，这是庆幸的事；你不愿意追求，你也走不上来，这是可悲的事：就这两条路，没有中间路可选。神的话是评判万物的准则，是定规万物的准则，是真理，永远不会废去。这个世界，这个人类，万物都要改变、都要废去的时候，神的话永远都在那儿明明白白地摆着，都要应验，人类的结局、万物的结局都要因着神的定规而被定规，而被显明，没有一个人能改变，在这事上没得商量。所以，在这事上人要是抱侥幸心理那是个大傻瓜，在这事上没有人能有第二条路可选。因为什么？因为神没给人第二条路。这就是神的性情，这是神的公义。你以为在外邦世界呢，看人有软弱，根据人的情况能稍微变动变动，把标准降低一些，省得多数人够不上、达不到，在神那儿没有这一条。你记住，没有这一条！（摘自《基督的座谈纪要·一百零二篇 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十七）》”

神说：“这一类人在神家中，在神的经营计划工作当中能效一些力，也可能在一个阶段中他是好样的效力者，但是因着他所走的道路，他所选择的目标方向，还有他内心对地位、对权势的欲望，对名利的渴慕，让他永远摆脱不了效力者这样的称呼，让他明白不了真理，不懂

得什么是真理实际，进入不了真理实际，达不到实行真理，达不到真实的顺服，也达不到敬畏神，这是一类危险分子。这一类人有很高的处世哲学，他们为人处世的手段很高明，跟人说话讲究方式、讲究措辞，与人相处也很讲究手段，外表看不是大奸大恶之人，但是在内心中却充满了邪恶的意念、思想与观点，更甚至充满了对真理的观念、误解，还有对神的不理解。这一类人虽然人看不出他恶在什么地方，看不出他是恶人，但是因为他的实质太邪恶，始终不能按着真理原则去尽本分，导致他始终不能走上追求真理的道路达到真实地顺服神，最后导致他永远不可能摆脱效力者这样的称呼。这一类人比明显的敌基督、恶人更有手段，更具有迷惑力，外表看他们似乎对效力者这个称呼没什么想法，没什么态度，更没有什么抵触情绪，但事实上，从他们的实质上来看，他们即便是为神效力也是带着存心、带着目的，不是无条件的，也不是为了得真理。因为这一类人内心邪恶、狡诈，不容易被人分辨出来，只有在关键的事上，在关键的时候，他们的本性实质、他们的思想观点，还有他们所走的道路才会被显明。长此以往，这一类人如果就选择这样的追求方式，就选择走这样的道路，那可想而知也显而易见，这一类人是不能蒙拯救的。他们利用神家对他们的信任，也利用神作工这样的机会，为自己谋取福利，满足自己的野心欲望，满足自己控制人这样的一个目标与理想，最终他们得着的不是真理，只能是被显明。当他们被显明的时候你就看清楚了，他们这类人不是追求真理的，不是为追求真理而来的，不是为追求真理而信神的，不是为了蒙拯救而信神的。这一类人如果听完神的话、听完神对各类人的揭示之后，还是一贯地用处世的原则、手段、方式去尽本分，那最终的结局就是一样——充当在神经营工作当中的效力者这一角色，这是事实。这类的人你们见没见识过？有的敌基督被显明、被开除的时候，就是个光杆司令，他作恶太多、太大了，弟兄姊妹都反感他，都弃绝他。还有一类人被显明，被教会定罪、弃绝的时候，他有很多帮凶、帮手为他说话，为他打抱不平，起来与神叫嚣，这类人是不是更具有迷惑力？这是更危险的一类人。（摘自《基督的座谈纪要·一百零二篇 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十七）》）”

罗宝宝

2021年4月7日

合格尽本分与实行真理的区别

尽本分与实行真理是什么关系？尽本分是不是在实行真理？尽本分等不等于实行真理？尽本分和实行真理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就是一？还是各是各呢？（应该是一。）尽本分与实行真理应该是一？（嗯，应该是一，不应该各是各。）超脱？尽本分和实行真理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尽本分的过程中实行真理，实行真理的过程当中尽本分。）它们之间的关系，它们是一不是一？它们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大明？（嗯。）一样不一样？（一样。）人生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把不一样说说。（每一个受造之物应该尽本分，实行真理就是神摆设每一个环境怎么实行。）咱看尽本分与实行真理之间它们是什么关系，是不是一？神说："尽本分与你得福受祸无关。"那实行真理和你得福受祸有关系没关系？（有。）有关没关？（有关。）那你说：这两个是不是一？（不是。）大明，它不是一了，是吧！尽本分与你得福受祸无关，也就是不管你尽什么本分，不管你尽本分合格与不合格，它与你得福受祸、与你的归宿没有任何的关系。

它和什么有关系了？你得福受祸是与什么有关系？是看你是否有真理。怎么看你是否有真理呢？就看你的实行。你能把真理活出来，能实行真理，证明你有真理。你没真理、你实行不出真理来。所以说，实行真理和尽本分是怎么呢？是完全两个东西，它不一样。尽本分也

可以说出力、干活、做事、这叫尽本分。神称许的是本分，不称许的是祸。神只是说你在做这个事神称许你，什么意思？做这个事对神家有益，维护神家工作，维护神的经营，对神的经营计划有益，那都是神称许的事，你是在做事。

保罗尽本分了没？（尽呢。）尽本分了，他和得福受祸有关吗？（没关。）彼得呢，彼得你看见他尽本分了吗，他做多大工作呢，你没有看见他做多大的工作。而是干什么呢？他在实行真理。尽本分的过程中实行真理，实行真理的过程中尽本分。尽本分谁都可以尽，对吧！尽本分就是说：咱去地里边锄玉米、锄草、干活，是吧！这是属于什么？这是在尽本分。尽本分合格不合格，就看你这件事做的怎么呀？你尽心尽力尽意了没有！你尽心尽力尽意了这个本分合格了。因为讲道给咱说了，效力者是什么？效力者就是尽本分。尽本分因着他没有真理所以他尽的本分不太合格，所以这是个效力者。尽本分他不合格，而且打岔搅扰，那是不合格的本分，那是淘汰，效力者，不能剩存的效力者。尽本分的过程中能实行点真理，也就是说有点生命进入这是谁？那究竟什么是实行真理？实行真理是在干什么呢？实行真理，什么是真理？（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做人，你应该怎么做人、怎么样行事、怎么样敬拜神。神告你说该咋样做人，它和尽本分有关系没关系？（没有。）没关系。他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实行真理，实行真理怎么了，真理是什么？做人，你得有人模人样。行事，维护神家利益。你所做的一切是在干什么？是敬拜神。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实行真理。

举个例子，神以前交通过一个，你能不能蒙拯救，蒙拯救的两个标准、原则是什么？有两条原则，神衡量你两条原则：试炼人的次数、态度。在这个试炼人的次数态度的时候，神举了个例子，还记得举什么例子吗？超脱举什么例子了？（祭物。）保管祭物。大明想起来没？还记得讲什么了吗？（没想起。）没想起来。神让人管理个祭物，一个人管理祭物了，带领拿过多少钱，好了，这是我的本分，我

得把这个本分尽好，怎么尽好呢？我得把这包好，老鼠不能吃了，水不能泡了，老公不能偷了，等下次带领过来拿钱的时候，如实的一分不差的交给带领。这个本分合格不合格？怎么不合格？不合格在哪？（本分合格。）本分合格，是吧！因为钱没有丢失，他保管好了，他也把它当作本分待了，我不敢贪吃，神试炼我不敢贪吃，不能动，这件事就过去了。可是，他把这本分尽完以后，他和神发生关系了没有？有关系没有？没有，他只是做了一件事，尽了个本分。另一个人保管钱的时候呀，神的试炼临到我了，每件事临到神说什么？都是撒但与神在打赌。呀！神和撒但在那边打赌了，撒但来试探我了，就看我贪不贪，偷吃不偷吃，神就在那看着呢！撒但在那看着呢！看着我了，我这钱该怎么保管，不敢让老公拿了、不敢偷吃了、不敢让水泡了，不敢让老鼠吃了，保管好，等待下次带领来了如实的拿走。

从外边看，两个人尽的本分是不是一样的，本分都是合格的。可一个人的尽本分的时候，他只是把它当作本分而尽。而另一个人呢，在尽本分的过程中他干什么呢？和神发生关系了，神在那看着呢，撒但看着呢，他让神鉴察他的心，他心里边有神。他是在尽本分的过程中要怎么呢，实行真理。在实行真理的过程中来尽这个本分，让神看着他，他敢于亮出让神看。这就是说尽本分与你得福受祸无关，怎么无关的？不管你尽多少本分，生命有长进吗？不管尽多少本分你与神没挂钩，你心里边没有神，你只是把这个事做好了。神说什么了？到那时你说：神啊！我奉你名怎么怎么。神说：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为什么说这句话？因为环境临到你的时候，你就没有说是神试炼我了，神看着我了。你都主动把这事去做了，不管你做的再好，你没有和神打招呼。神说当你有这个心在每件事临到神打赌了、神看着我了，当你临到这个时候，神说，你这就是走到敬畏神远离恶的什么？开端、开始了。为什么说开始了？因为你头顶三尺有神灵，心里边有神，让神鉴察你的心，敬畏神。敬畏神，敬畏，靠近了，把神称为大了，神看着呢！第一个人，他有敬畏吗？（没有。）没有，他没有靠近神。所以说，也就有了耶稣说：两个人推磨，撇弃一个，提取一个。为什么呢？从外表看他都是一样的，但敬畏神远离恶他是在哪了？在心里

边，神要的是心。在尽本分过程中你做的再好，你是效力者。效力者他能尽本分，效力者有什么效力者呢？有特长的、有喜好的、有专业的。专业人员，他有喜好尽本分，这尽本分能不能尽好，本分肯定能尽好，肯定能尽合格，比你要强，因为你是外行。你尽本分肯定不如人家，人家能做好，你做不好。所以说，尽本分是合格的。但不等于他是实行真理，不等于他心里是有神的。

跟你交通让你听明白，实行真理与尽本分完全是两个概念，不要天天起来咱劳苦作工就认为我实行真理了，我锄玉米，快点锄玉米实行真理了，这是什么？这是浑话。你锄玉米你那不是实行真理。你锄完多少，那你也不是实行真理。而是在锄玉米的时候怎么了？神看你着了。锄玉米想休息休息，我看看带领不在我回去喝口水，喝口水躺在床上，也没人管我，睡一会儿吧，等快下班了，再跑到玉米地转一圈，拿起锄头来，给带领报个到，我锄了玉米了，他这是在尽本分呢。心里边有神吗？（没有。）这是说他应付糊弄，欺骗神呢。那还有一种尽本分，我要把这个本分尽好，把玉米地锄好，我求真求细，他是在把本分做好，他没有为神要站这个见证，呀，神看了、撒但看着了，我要彰显神、荣耀神。当他有这么个心思意念的时候，他承认神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神在监管，称神为大。这也就是解决你这个问题，不要拿劳苦作工尽本分来代替你实行真理。我可出力流汗，他们都知道，尽本分我第一，用尽本分一代替，好像就是你有真理了，你尽本分再第一，你尽本分尽的再好，不等于有真理。那尽本分不等于有真理，那尽本分算不算善行？是不是善行？是不是又打起架了，尽本分算不算善行？（不算。）为什么？（因为当为你的归宿预备足够的善行，归宿与善行是有关系的，刚才你交通的尽本分与归宿没有关系。）尽本分和归宿没有关系，你的善行是与本分有关系。

敬畏

交通带领路线图1

“第一项：人的生命进入。”为什么要叫生命进入呢？你要当见证人，你首先得生命有进入，你有什么你才能带领别人什么，你生命有进入了，你才能带领别人生命进入。“第一条，带领人吃喝、明白神的话语，进入神话语实际。”刚才给你交通的这个是不是让你进入神话语的实际啊？进入哪个话语实际呢？进入哪些呢？（什么是人格低贱？）什么是人格低贱？（什么是吃里扒外？）什么是吃里扒外？什么是真正的恶？在人来看恶是什么？在神来看恶是什么？这都是不一样的，是吧？还有什么呢？什么是信神？性情变化是什么？把这些都搞清楚了。“这一条考验一个人的素质如何，有没有领受神话的能力，是领受到字句道理那一层，还是能从神话当中找到实行的路，找到生活中临到的难处所涉及的神的话语，同时会运用神的话语解决临到的难处。”刚才交通了那些，现在再来看这个话，能不能看懂了？能不能结合上实际？第一条是什么啊？“带领人吃喝、明白神的话语，进入神话语实际。”就这一条，这是什么啊？考验一个人的素质如何？你的素质是好还是坏，咱说的这个素质，和世界上人说的那个素质一样不一样呢？（不一样。）不一样了，在世上的人说素质是指什么说的呀？有知识，能说会道，能用理论把人玩弄住，人家这个人有素质。在这儿说素质是指什么啊？是说对神话的认识，这就是素质。“考验一个人的素质如何，有没有领受神话的能力，是领受到字句道理那一层，还是能从神话当中找到实行的路。”咱为什么要交通这个呢？第一是为了生命进入，第二是让你做一个见证神的人，你怎么见证神呢？见证神就是见证神的话。你能在神的话中，找着你实行的路。“有没有领受神话的能力。”你也看神话了，他也看神话了，你看了神话之后能把神话带入实际的生活当中，你能够从神话中找着你性情变化的路途，而不是字面上的认识。刚才咱交通了个什么啊？吃里扒外，你不能从这字面上去认识，说我没有吃里扒外，我没有干那个事。明显地做出一些外表亏损神家利益的，你说这是扒外了。那贪享肉体呢？这是不是扒外了？这就是吃里扒外了，不能单从字面上、表面上去认识。

祭司弟兄这两天一直交通什么呀？外国人要拥入中国，你们听了这句话什么感觉？有什么感觉？一个是感觉到时间的快，感觉到自己身上的使命，第二个感觉到神的作工奇妙、妙哉。祭司弟兄一交通出这句话来，这就是一个大的转折，你想一下，教会的人会怎么想？从今以后听不懂祭司弟兄到底在说什么，糊涂了！神在国外了，祭司弟兄也在国外了，应该是神在哪儿都往哪儿跑，人都在外面了，怎么是让往中国跑呢？他现在就开始懵了、晕了。你现在才开始领上使命了，等外国人进来了之后，第一句说什么话呀？来，给咱见证见证神，见证什么呀？这些话就要应验了，见证什么？（见证神太奇妙了。）见证神太奇妙了，对呀，神早就给了你任务了，你要把神的奇妙作为给见证出来，不要再见证那些恩典时代了。那教会里边的人，他能见证什么呀？他只能见证恩典。那就是说要把神的奇妙作为见证出来，一个是奇妙作为，还有一个是什么呢？生命经历。现在都处于一种什么状态，都在找生命经历，你有生命经历了，认识了神的奇妙作为了，他就过来寻找你了。你也看见了，世界上有好几个国家又联合起来了，新兴的八国联军又联合起来了，又要打你呀，为什么打呀？根据神话印证，神怎么说的呀？有的人是来效力的，有的人是来寻求真道的，那打仗的是来干什么的？是要打开国门，定时炸弹就要爆炸，爆炸了他们要涌入国门，水要冲进来了，你这儿的国门打不开，你说那些神选民他们穿着防弹衣呢？没有，他们攻不进来。所以必须把这些枪弹挪开，那就得让那些打仗的，去，把大门打开！让信神的，去，信去，找去吧！所以说你就看见打仗又开始了，你也看见了，祭司弟兄也说出来了，从这儿就又看到了，这是不是一位灵作的？（是。）更让你定真是一位真神，在经历中定真神，成了！这就是神说的，二十年前说的话，一一都要应验，让你看见，今天神都跑到国外了，呀，不可能拥入中国了吧，但是今天祭司弟兄还要告诉你，连着两辑都给你说出来了，你可想而知，也就是说步伐加快，也让咱加紧操练，加紧操练！见证神的奇妙作为，怎么说奇妙作为呢？神离开厨房了，看着神离开厨房了，神又作了什么样的工作？在这边熬炼的是什么？兴起了环境的目的、意义，这些是不是都是神的奇妙作为？然后，你又看见了什么？神现在正好交通的是假带领，交通假带领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让你不要做假带领，交通完假带领就意味着真带领将要出现，真带领将要出现，外国人要拥入中国，那你说，真带领在哪儿？当然

是在中国啊，之前说中国没有一个真带领，现在真带领又跑到中国了。这就是说，今天你必须得先成为一个真带领，怎么才能成为一个真带领呢？既然你要成为一个真带领，那第一个应该干什么啊？你必须得有生命进入，你有了生命进入，你才能有生命经历，你才能带领别人有生命进入。所以说祭司弟兄在那边说，放下一切工作，极力培训，大帮轰，他们培训的是大帮轰，咱赶紧培训生命进入，等他们开始大帮轰的时候，咱们就开始把壮汉捆住了，咱也开始作工了，是不是也是开始大帮轰了？大帮轰，生命进入。今天给你交通，主要给你唠叨的这些，举了两个例子，就是让你看见，什么是生命、什么是性情变化、什么是实际，等到你可以独立地去吃喝神话了，在神话里能明白神的心意了，自己能在神话里找实行的路了，这就开始进入正轨了。你进入正轨了，你可以独立吃喝了，你可以独当一面了，你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带领了，那外国人就可以拥入中国了。别等外国人拥入中国了，你还不会生命进入，你还和外国人一样，他寻求你了，你还寻求他了，就出笑话了，所以说咱今天得赶紧进入。

“第一条考验一个人的素质如何，有没有领受神话的能力。”你要当带领，首先得有素质，有领受神话的能力。“是领受到字句道理那一层，还是能从神话当中找到实行的路，找到生活中临到的难处所涉及的神的话语。”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点，找到生活中临到的难处，你有难处没有？有没有？（有了。）有什么难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哎呀，我家孙子没有人看呀，是不是难处？两个孙子拴住我，又让我当带领，出不了门呀，这算什么？这是生活琐事，这叫不叫难处？我要听的不是这个难处，你那个是你生活难处，得你自己想办法处理，我和你说的难处是什么难处？（生命进入上的难处。）生命进入上的难处，生命进入又是在生活中临到的难处，生活中临到的难处指什么？也就是说在生活中我的看事观点是什么呢？我的思维是什么呢？你在生活当中，能找见你的这个错误的思维、错误的思想，这是不是难处？就像实际在这边有一个什么生活难处呀？“我这个人是不是人性不正常？人家们都是看着孩子，你说我也不管孩子，人家们都怎么看我？怎么说我呀？说我不想孩子，我也想了呀。”她怀疑她的人性了，“我的人性

是不是不正常？”，这就是她的一个难处，生活当中的难处。有的人认为她自己的人性正常，“神给了我孙子了，我就得看孙子了，孩子得上班了，我得做饭了，你又让我出去尽本分了，我能顾得上啊？”，这个是肉体上的难处，从肉体上的难处来看，看你会不会找自己的难处。现在你找不见自己的难处，如果你找见了你的难处，那你就会发现这个难处是什么？难处就是你的思想观点。在你来看，你有没有难处了？你没有难处了，因为你看住孩子，做了饭了，能尽个啥本分就尽个啥本分，还有难处吗？我能和人家实际比呀？有难处吗？没难处，所以说你就发现不了自己的难处。然后你问放下，尽本分有难处吗？放下会说什么？你说她有难处吗？有没有难处？她要是有难处，她今天不会是这样的，她没难处，为什么说她没难处？因为她发现不了她的难处。

你今天信神了，你感觉到难不难啊？从宏观上来说，现在信神难不难？从宏观来说，现在走着才开始难了，才感觉到难了，因为什么啊？因为你进入实际了。什么时候就不难了呢？当你是挂名信的时候，最不难，当你是信教的时候，不难，真正的信神，这时候才感觉难，所以说，在这儿说什么啊？“找到生活中临到的难处所涉及的神的话语”，你在生活中能不能找见难处？这就是个难点，你在生活中找见难处了，就是找见自己的问题了。“找到生活中临到的难处所涉及的神的话语，同时会运用神的话语解决临到的难处。”刚才给你举了一个例子，说实际了是吧？她说我是不是没有正常人性啊？这就是生活中临到的难处，然后又找到了涉及到的神的话语，神什么话语啊？我给你交通的时候涉及到什么话语啊？神家的事，再小的事也是个大事，你是个受造之物，你应该敬拜造物的主，这就是相关的神话。“同时会运用神的话语解决临到的难处”，这是不是就解决了？你能够找到、能够解决，做到这一点，这就是达到一个素质了，这就是有素质了。那和你交通这些也就是说想带你了，让你能走到这一步，你能够自己去找见难处，找见相应的神话。我觉得找相应的神话应该好找吧？因为咱信神多年了，灯油也预备上了，现在主要的一个就是，你不会走这条路，你转不过这个弯来，实际上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是信神，你不知道

什么是性情变化，该怎么变化。我给你交通的时候，说到了你思想上的问题，思想决定什么呀？（观点态度。）观点态度，决定你的行为，你回到这个原点上，回到你的这个思想上了，看到了神要的是什么思想，你原来是什么思想，然后你再找相关的神话，是不是就简单了？你发现了你的思想，找见了你的错误思想，找见了神所要的思想，神话找见了，那这个信神就简单了，这就是你现在必须要走的路。

“也就是知道神的话说的是什么，通过读神的话能明白神所揭示的人所流露的情形与人所具有的败坏性情。然后对号入座，用神的话解决自己所临到的难处，能明白神的心意，这就是对待神话人应该具备的领受能力。”刚才是不是举了一些例子了？举了那些例子再看这些神话，能对号吧？“能明白神所揭示的人所流露的情形与人所具有的败坏性情。”人所流露的和人所具备的。刚才说放下了，是吧？放下的这个是人所具备的败坏性情，刚才我给你交通了，在解剖她的时候，说什么了？这就是解剖人所流露出来的情形，什么情形呢？像放下这个人，神揭露她流露出来的是什么情形？（轻慢、搁置。）对！轻慢、搁置、不搭理、掉以轻心、吊儿郎当，这是不是她的情形？这个情形其实就是你对待神的态度与神的关系。“与人所具备的败坏性情”，那这是不是你具备的这些败坏性情？我给你揭露出来的这种情形，实际上就是你的这种败坏性情。为什么刚才说人格低下，太邪恶，这个是对她的一种定规、定论，一个评价，她是恶，她是邪恶，人格低下，这是一个评价、一个概说，刚才解剖她的那种不搭理，那是她的一种情形，败坏性情就是应付糊弄，掉以轻心。“然后对号入座，用神的话解决自己所临到的难处，能明白神的心意，这就是对待神话人应该具备的领受能力。做带领的人如果具备了领受神话的能力，具备了明白真理的素质，他不但自己能明白神的话语，进入神话语实际，同时也能辅导、带领、帮助他所带领的人明白神话语，进入神话语实际。”我今天作的这个工作是不是就是这个工作呀？我给你作的就是这个工作，当你能够进入真理实际，然后你再能帮助别人进入真理实际，等外国人拥入中国的时候，一听你给他谈的见证，你见证出来了，你能给他

交通出生命经历了，他发现什么了呀？哎呀，你是个真带领！或者说这个你见证不了，你能给他见证神的奇妙作为，你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你把我的作为、我的作工见证出去，这叫什么？这就是把我见证出去了。你不要说人家这儿有个什么。（众长子。）只见证我的作工，让他们自己去分辨，其实就是见证真带领就行了。谁是真带领？什么是神家？第一条主要说的是一个素质，能够吃喝神话，能够明白神话语，把神话带入实际生活当中，这就是说的一个素质。素质有的是天生的，还有的是后天加给的，那你现在天生的那部分是有限的，那你现在就属于是后天加给的，加强操练。

“第二条，掌握各类人的情形，解决其在现实生活中临到的各种有关生命进入的难处。”这就是说解决弟兄姊妹的难处，你要带领他进入实际。解决难处第一个得干什么呢？第一个你得先了解他的情形，什么是情形呢？情形就是现阶段流露出来的一种思想态度，现阶段的思想态度，就是代表他这一段时间的情形。这个情形有好的情形，有不好的情形，你不能一说情形就把它说成是反面的、不对的。情形有好的情形，有不好的情形，情形正常，情形不正常。思想观点是对的，与神相合的，这一段时间的情形就正常。消极了，软弱了，这是什么啊？情形不正常。那情形不正常，情形不好指什么说的？消极软弱了是什么性质？神说消极就是背叛，背叛就是说你的心思里面有与神作对的地方、有与神叫嚣的地方，叫嚣、作对、埋怨、不服不满、和神讲理，所以说你这个时候就消极了、软弱了。为什么消极了、软弱了？就是里面有埋怨了。了解他的情形，那就是了解他现在的处境，看他的观点、做事，从他的言行举止里面能看到什么啊？能看到他对待一件事的态度，从态度里面能看见他的观点，从观点里面再看见他的思想、思维、存心，看到他的思想存心，就是看到了他的真实流露了，摸着他的思想了，这就是摸着他的情形了。“掌握各类人的情形，这是在什么基础上达到的？就是在明白神揭示各类人的败坏性情、败坏实质的这些神话的基础上才能掌握各类人的情形。”看这句话，“掌握各类人的情形，这是在什么基础上达到的？”，不管你掌握什么情形，什么事情都得有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一个尺码、一个标准，

一个衡量的标准。正与反，什么是正？什么是反？什么是高？什么是低？都得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从哪儿来的呀？标准就是原则。“就是在明白神揭示各类人的败坏性情、败坏实质的这些神话的基础上才能掌握各类人的情形。”如果这个人情形正常，积极向上，你还用管他吗？你不用管了，那一说掌握各类人的情形，那是要掌握什么呢？（掌握不正常的。）掌握不正常的情形。你不要和我说谁的情形好着了，你掌握的是情形好的人的情形，说要掌握各类人的情形，这就是让掌握那些不正常的情形，那既然是不正常的，那就以什么为基础呢？“就是在明白神揭示各类人的败坏性情、败坏实质的这些神话的基础上才能掌握各类人的情形。”咱还是以放下为例子，我今天掌握她的情形了，根据什么？根据神话揭示人的败坏性情，神揭示了人什么？刚开始交通了一个吃里扒外，还有什么？业余信，把神当成了一种信仰，精神支柱。应付糊弄、欺上瞒下、吊儿郎当，在这个基础上有一个根本，他的这些是对谁的？是与神之间的关系。如果你让放下给你捎个牙膏，结果明天放下空手来了，没有买，你怎么说啊？吊儿郎当、欺上瞒下、你吃里扒外，这叫干什么啊？这叫打压，这叫站错位置了，这就是没有建立在什么的基础上？要掌握各类人的情形，这是在什么基础上达到的？你的这个基础不对，我刚刚举的这个例子，你站在什么基础之上了？那不是对待神的态度，也不是她的败坏性情，给你买牙膏不买牙膏和败坏情形挂钩吗？（没挂钩。）和神的作工不挂钩，和神不挂钩那就不涉及败坏情形。得建立在神揭示各类人的败坏性情、败坏实质的这些神话的基础上，和神有关联了。比如你在教会里和谁吵了架了，或者在肉体利益上产生了冲突，最后他说什么了？他说你这个敌基督、你这个邪灵、这个撒但，是不是经常有人这么说呢？说这些话的时候是站在哪儿了？说这些话的时候没这个基础，这就不是人家的情形。人家的情形不是魔鬼，不是敌基督，不要用这个话把人弄得消极了。祭司弟兄说什么了？对什么事稀里糊涂？生活琐碎事稀里糊涂，神家的事求真求细，你先把这些关系搞清楚了，要掌握他的情形，是掌握他与神之间发生的态度、观点，这才是他的情形。如果一个人挨了修理对付了，或者是在神家哪个本分没有尽好，回家气得不行，把一个碗给碰到地上碎了，或者是和孩子生气了，打了孩子一巴掌，你说什么了呀？凡属血气的都难逃那忿怒的日子。这是不是乱打、乱套啊？这和那个就没有关系，这是一种正面

的，神有喜怒哀乐，那人呢？爱神所爱，恨神所恨，你该不该有喜怒哀乐？你也一样，你也有喜怒哀乐，你也有火，你也有怒气，站在神一边的怒气、火。神之所以说人的火都成了邪火，为什么成邪火了呢？是因着你的性情是邪的，所以火出来了自然就是邪的，源头是邪的，那结果肯定就是邪的。当你的源头正了之后，那你的结果出来的就是正的，那你就不能说人家是邪火了。祭司弟兄说我还拍桌子了，我还骂你是畜生了，不对吗？不应该吗？

“要掌握各类人的情形得先明白神揭示人类的各种情形的话，明白涉及各类人的败坏性情、败坏实质的话，同时能对号入座。”揭露出来还得对号入座，为什么要讲那些例子呢？因为要把她的言行举止根据神话对号入座，只有对号入座，这才能达到审判刑罚、修理对付的果效。如果不对号，那就是乱打一气，那就反而给人带来一种消沉，他本来情形就不好，然后你再乱打一气，他更找不见头绪了。“神揭示的这类性情是指哪类人，他的人性是怎样的，他有怎样的表现、流露，他对待神、对待神话、对待本分的态度是什么，这些得会对号。”神交通的那个胆小的，胆小怕事的，不承担责任，连不当犹大的愿望都没有，一来就是背叛，窝囊废！神说胆怯的人进不去，窝囊废，什么也做不了。“神揭示的这类性情是指哪类人”，小信的人，没有心志没有信心的人，也就是胆小的人。他的人性是怎么样的？时时想到的是背叛，是吧？还没有抓他了，他就想着不要抓我啊，不要坐监啊，怎么能赶紧出来，不坐监不判刑，宁愿神家利益受损失，还要保全自己。“他的人性是怎样的，他有怎样的表现、流露，他对待神、对待神话、对待本分的态度是什么，这些得会对号。”猴精有什么表现了？老远看见对面有一个穿警服的，立马跳下车子跑到远处躲起来了，这是什么表现、流露？“他对待神、对待神话、对待本分的态度是什么”，胆小的对待神话是什么态度呢？刚才说了一个小信的人，对待神话是什么态度？信不来，这叫小信。对待本分的态度是什么？对待本分的态度随时都能背叛，这些都能对号，你现在能不能操练对号？什么是对待神话的态度？什么是对神的态度？什么是对待本分的态度？刚才说放下对待本分的态度，她的表现是什么？表现是不搭理，然后呢？后效

呢？后效是不是也是从表现来看的？没有看见她自责、懊悔，“这些得会对号”，我给你交通的这些都对号了，你下去以后会不会了？能不能对上号？现在大概有个框框没有？会计，能不能对上号？（有一点。）下回对啊。

“会对号是不是就掌握各类人的情形了？”为什么说会对号就掌握各类人的情形了？会对号，对什么号呢？和神话揭示你的败坏性情对号、和你流露出来的情形对号。这个情形是什么呀？就是你的心思、存心，对吧？从你的表现找出什么呀，那个路线图你还知道吗？观察你的表现，根据你的表现找见你的态度。你看见那个人，嗯，咬着牙，这是个什么表现？根据这个表现找见什么态度了？对抗，是吧？就根据你的表现找见你的态度，从这个态度里面找见什么了？（观点。）观点找见你的思想，好了，找见你的思想，这就是你的邪恶东西出来了，抓根了。邪恶思想就得找见相应的神话，这就是一个路途。所以说，会对号是不是就掌握各类人的情形了？你会和每个人去对号了，这个人的情形你就掌握了。“所以，掌握各类人的情形，首先也是在明白神话语，对神话语有领受能力的基础上达到的。”你当带领了，你下面带领了五个人，那你就得对这五个人的情形都掌握了解了。就好比放下，今天发生了一个什么事，你每天和她配搭了，放下的情形是不是就了解了？你手下有几个人？你一礼拜要去聚几次会了，根据他的言行举止，把他的情形都得掌握了，谁处于一种什么情形，那当他随时快要当犹大的时候，你是不是就了解了？“掌握各类人的情形，首先也是在明白神话语，对神话语有领受能力的基础上达到的。假带领对神话没有领受能力，那对于神话所揭示的各类人，以及揭示人的各类情形、各类败坏实质这些复杂的真理，假带领能不能明白？（不能。）他不明白、不知道这里面的关系，不知道这里面涉及到的真理，因为他不具备领受神话的能力，所以，掌握各类人的情形这件很关键、很重要的事，对于假带领来说是一件很麻烦、很难的事。”行了，那你看看你自己是不是一个假带领，你现在是个假带领，我给你们交通了之后，人家们都能掌握情形了，你再掌握不了，那你就是一个假带领，这段时间生命没有长进。那你要想摘掉这个假带领的帽

子，该怎么办呀？掌握情形，先把你自己的情形了解了，然后再掌握你下面人的情形，你把各类人的情形都掌握了，你就把各类人认识了。“人在现实生活当中临到各种难处，如果涉及到生命进入，那就涉及到神话，就必须用神话来解决，同时，人也需要明白神的话，用对的、恰当的神话来解决人临到的难处。”咱现在不要说和人对号了，就人现在临到的难处你现在还不知道了。

交通带领路线图2

人的难处有什么？“关于生命进入的难处，从大方向看尽本分方面的难处有哪些。”先分一下类，有几个，这些咱都看过，现在你们能不能说出来？有八个吧？现在能回想起几个呢？（前途命运。）前途命运，情感。（还有性情变化。）第一个，性情变化与实行真理的难处。还有什么？认识自己。还有一个人际关系。（贪享肉体安逸。）还有什么了？（对待神、对待真理的态度。）对待神的态度、对待真理的态度，这是两个吧？（嗯。）还有什么了？没有了，是吧？人际关系方面、人的情感方面、贪享肉体方面、对待神的各种表现、对待真理又是一项，这是个难处。我常说你们有什么难处？有没有？没有，都没有，唯一有的一个难处就是家里有三个孩子没人管。

咱得搞清楚什么是难处。“1、尽本分时涉及性情变化与实行真理的难处。说白了也就是在尽本分时产生的各种情形、想法、观点，还有一些不正确的思维方式。”刚才咱交通了那些，再看这个话就应该好明白了吧？尽本分时涉及到性情变化，为什么要让咱尽本分呢？尽本分的时候才能暴露出来你的性情，性情能不能变化？就是看你能不能背叛原有的那种看事观点。性情变化与实行真理的难处，性情变化和实行真理两个一样不一样？不一样。那性情变化了，我还不能实行真理

吗？性情变化和实行真理这又是两码事，刚才交通了，性情变化是指什么呢？（看事观点、出发点、源头。）看事观点、出发点、源头，是你的思想，是你的这个源头变了，源头变化了，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你心里的愿望是想实行出来真理的，知道怎么做是神所要求的，可是你就能这样去做了吗？（不能。）所以说，看着性情变化了，看事观点变了，但是你实行真理还实行不来，这就是说你背叛自己的能力有多少了。所以这里边说："尽本分时涉及性情变化与实行真理的难处。"你不这样细看，你认为你性情变化了，性情变化是不是就等于实行真理了？我实行真理了呀，我实行真理了还不等于性情变化啊？这是两码事，你实行真理了，不等于你性情变化了，实行真理有个什么啊？实行真理有个诫命，你守住这个诫命了，不等于你性情变化了。你就好比说这个男女，有的人实行真理了，我远离，远离是非之地，这叫什么啊？这叫实行真理，可是你的性情变了吗？（没有。）没有，所以神说败坏的人不能男女单独配搭，从源头还没有变了，源头没有变了，那就守住诫命，隔开，这不就不犯错误了吗？性情变了，从源头上开始变了，然后你也能够实行真理了。实行真理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更好地守住诫命，守住诫命是更好地实行真理。如果你从思想上变了，你也能实行了，这是不是就成了？有的人说我守规条了，我守住了，但是一遇到环境，就老病重犯了，因为他的这个源头没有变，思想没有变。有的人思想变了，但是站立不住，胜不过去，舍不得背叛自己，舍不得放弃罪，什么也知道呀，就是实行不出来。"说白了也就是在尽本分时产生的各种情形、想法、观点。"这是不是咱们刚才说的？你的思想、态度、观点，流露出你的态度，这个就暴露出你的情形了。"还有一些不正确的思维方式。"这就好比说这个孩子，"这就是神给我摆设的实实际际的环境呀，这就是我的孙子呀，我孩子上班了，没人看孙子，这就是实际的呀，神不是让我实际吗？我这不就是实际吗？实际吧，我实实际际地活着的呀，我没有空想渺茫啊。"这是什么？这就是一个不正确的思维方式。这是不是在尽本分中产生的？在尽本分的时候，产生的情形、想法、观点还有一些不正确的思维方式。你每看一句神话的时候，每个词语都在现实的生活之中能够找着相应的情形表现对号，这就是把神话带到实际生活当中去了。神说你们看神话和看小说一样，一晚上把一本书"哗"的全部都看完了，不倒嚼。我看神话看得慢，半天看一句，我本身也就笨，

一边看要一边寻思，揣摩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实际生活当中是什么表现？这就是说与实际生活结合起来。“比如：应付糊弄、偷奸耍滑、不务正业、与人攀比。”咱刚才举的一些例子，这里面是不是就有了？应付糊弄、偷奸耍滑、不务正业、与人攀比。与人攀比，咱经常不注意这个，与人攀比，攀比是指什么说的呀？你与人攀比了没有？（攀比了。）为什么能和人斗起来？斗不就是因为攀比了而造成的吗？对吧？实际受苦了，她受什么苦了？有人要和她攀比了：“你什么时候进来的？我进来的时候你才在哪儿呢？到现在你坐了这个位置了。”对她不服不满、控告，这就是一个攀比。

“尽本分不能跟人和谐配搭，总想独断专行，自己说了算，一跟别人配搭或者放低姿态咨询、听取别人的意见，心里就很不舒服，这就是问题。”在你身上是不是经常有呢？所以说这就是一个难办，为什么说难处呢，这就是你的难处。这里面还说，比如应付糊弄，神交通什么了，用两年的时间解决应付糊弄，先发现自己身上的问题，什么是应付糊弄。放下今天终于能认识到应付糊弄了吗？你应付糊弄得太厉害了，偷奸耍滑、不务正业、与人攀比，这是举了这四个例子。神交通还具体举了一些例子，“尽本分不能跟人和谐配搭”，有了这些东西，是不是就不能和人和谐配搭啦？放下因为应付糊弄，你说和实际还能和谐配搭吗？交代了事情办不了，偷奸耍滑，自己说了算。咱还说报答了，是吧？报答做这个事和神商量了没有？问都不问，“你，还有你，去吧”，就这样打发着人去了，也不和人商量。按理来说选举了，和带领工人应该商量，看谁去合适，问都不问，这是什么？这就是神说的“尽本分不能跟人和谐配搭，总想独断专行，自己说了算，一跟别人配搭或者放低姿态咨询、听取别人的意见，心里就很不舒服，这就是问题。”这就是问题，这也是难处，为什么说是难处呢？因为难办，武则天享受过了，这可真是问题啊，这可真是难办，难办了二年。性情变化与实行真理的难处。

“2、对待前途命运方面：有的人觉得自己有希望就肯付代价，觉得自己没希望，神家也不提拔、重用，也没人看得着，前途暗淡，就不愿意付代价，尽本分都是走过程，不动真格的。”这是对待前途命运的一方面难办，那你在这方面有没有难办？说实际给你立标杆了，你看实际是怎么做的呢？怎么做的，你得有事实，你看见了，看见什么了？让你去研究原子弹，研究原子弹什么呢？研究她什么？文婷，研究什么？（文婷：她是怎么走这条路的。）研究她走的这条路，让你研究她走的路了，她走了一条什么样的路？研究这条路是要干什么呢？是要走，让你看清，立了标杆，让你看见了，就是让你去走，那你现在走，行不行啊？（行。）你要走这条路，那你得怎么啊？必须得先研究清楚她走的这条路，她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今天给咱举了一个例子，那是不是她走的一条路啊？其实咱刚才交通的，是不是正好就是上边尽本分时涉及到性情变化与实行真理的难处？她走的那条路是不是这个难处？这个难处她过了吧？（过了。）现在研究原子弹了，神交通什么是真带领，给你把假带领打下去了，又给你把真带领见证出来了，其实神是不是在见证一个真带领呢？那什么是真带领呢？第一个难处，在她身上这个难关她过去了。如果是假带领呢？能不能过得去？在假带领身上这就是一个难处，过不去了，什么也明白，就是实行不出来。要不就是没有那个素质，不知道什么是性情变化。其实在实际走这条路的时候，她是走到什么时候开始变化的？当她看见自己走的是保罗的路时，她是保罗来世的时候，从那时候才开始生命性情变化。原来她走的是什么路呢？那只是实行真理，她守了一个诫命，但她没有从源头上转变，那现在说性情变化就把这个难处解决了。“2、对待前途命运方面：有的人觉得自己有希望就肯付代价，觉得自己没希望，神家也不提拔、重用，也没人看得着，前途暗淡，就不愿意付代价，尽本分都是走过程，不动真格的。”那实际在这一方面，是不是也给你立标杆了呢？立的什么标杆？她是怎么做的？研究原子弹，你要把她走的这条路研究了，她走的哪条路啊？哪个例子？（当你把她打成扫罗，是该死的。这个时候，她没有因为没有希望了，放下本分。）没有，没有因为没有前途了而放下本分，不尽了撂挑子，也没有搞情绪、也没有凭心情尽本分，我今天不高兴了，我就消极软弱，趴下了，我不干了，没有这些。我就是心里边再苦、再累，我的本分不能放下，我再苦、再累、再难受，我也是个受造之

物，我也该完成我的使命。她只是在一件事上这样做的吗？不是，还有什么？邪灵，我眼睛能看见这个东西，看见我自己是个邪灵，就即使说是邪灵，我也当尽我的本分，我尽完我的本分，神想怎么处理我就怎么处理我。她背着邪灵的帽子，照样该干什么干什么，照样这样做，做她该做的。还有了吧？当告诉她保罗来世的时候，她停止了工作了吗？（没有。）没有，她没有停止工作。当告诉她，你是作工的，人生是进入的，人家人生是子民，她是效力的，她停止了吗？放下了吗？（没有。）没有，你要证明你有这方面性情，不是用单一的一个环境你站住了来证明，你得在每一件事上都能流露出来这样的性情，多方面流露出来的都是这样的性情，证明你就有这样的实质，你不是在克制、不是在表演，而是你有这样的实质，前途命运不影响她尽本分。“如：在前途命运面前，他心里对神充满了交易、索取，还有无理的要求，做什么都以有好的前途命运为前提，最起码对他得有好脸色、好态度，能认可他，有神的祝福，在这个前提下他才能接受顺服。”刚才给你举的那几个例子，让你看在实际作工的这些过程中，我给她好的态度了吗？（没有。）没有，神没有给她好的环境，但她能够继续接受顺服。她接受顺服，在这边是严厉地打，看不见归宿，看见自己就是邪灵，看见自己就是保罗来世。同一时间，在那边是什么啊？那边是孙子出世，孙子过满月，和孙子面都没有见，面临的是家里的弃绝。在这边，是保罗来世没结果，这是不是一个爱的见证呢？能把自己的肉体全部放下，一无所有也得满足神，这就是一个见证，也是一个真带领的标准。你研究原子弹，研究一段时间，你就走这条路，看她是怎么走的。

“3、人际关系方面：怎么对待自己看不上的人，怎么对待与自己意见不相合的人，怎么对待自己熟悉的人，怎么对待与自己有亲情关系或者对自己有恩的人，怎么对待总是能及时提醒你、与你说真话、能帮助到你的人。怎么对待有权有势的人。”在实际身上，这方面看见了没有？来举举例子，举这个例子的目的是什么？让你找出例子的这个目的是什么？（让人走这条路了。）这是让你先去研究，你看她所做的是不是神所要求的？是不是与神相合的？她在神这儿是不是站了一个

见证？这就是让你研究她，研究清楚，然后让你走这条路，来，举一下例子。（周瑜和超脱，处处针对她，踩着她不放。）超脱是怎么对待她的？人生是怎么对待她的？（还有天天。）还有天天。反过来实际又是怎么对待他们的？这不是对他们的一种羞辱？而我对待实际呢？我对待实际苛刻不苛刻？（苛刻，那几个人老踩着她不放。）我还不让她讲理，她还没有个说理的地方，现在回过头来再看，当时这样对待她对不对啊？（对着了，那是那样作她了，那是神的爱。）也可以说，她站的这个见证，就是来应验神的这些话了。“怎么对待与自己有亲情关系或者对自己有恩的人。”她在这边做指挥了，当时他儿媳妇也是信的，他孩子也是挂名信的，她有没有先去传他们呢？没有，不是凭情感，而是先找羊。“怎么对待总是能及时提醒你”，什么叫及时提醒，这是不是就是你们说的我总是打她呢？我不打别人就打她，这是不是总是提醒她呢？这就是祭司弟兄说的吃了小锅饭了。

“4、人的情感方面：首先是对自己的家人怎么评价，对他们所做的事怎么对待。这个‘所做的事’当然就包括他们打岔搅扰，背后论断人，还有一些不信派的做法，等等。另外，与自己比较合得来的人或者曾经帮助过你的人，你对他有没有情感，他的做事、为人你能不能准确、公正、客观地看待。如果他打岔搅扰，你能不能及时地反映或者揭露。再一个，与你关系比较近的同一类人或者兴趣相投的人，你对他们有没有情感，对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你有没有一个公正客观的评价、定义及处理方式。”这条在实际这边有没有例子？在武则天这边是有例子呀，是吧？武则天情感太重，你看武则天带领的那几个教会，她看准谁，谁就是带领，她看不上谁，谁就不是带领。你说，我去了两个教会，就都是在武则天的名下，一个教会的账是乱作一团，一个教会是人家卖东西了，给她联系上，她连告诉都不告诉，就不用人家的，武则天在这儿还包庇了，为那个人说话了。还有一个带领一让她尽本分，她就委屈地哭了，不让说。你说那是什么人呢？还有一个家天下，老婆是带领，老公是事务，事物管账又管钱，一塌糊涂。这边又丢了祭物，你说吧！丢祭物了我就去看了看这些人，你用的是什么人啊？你用的都是些新人，为什么用新人啊？新人好带领，人家不反

抗你。你就是凭情感用事，情感就是神的仇敌，咱看清楚了吗？不能说公正的话，像你现在能背叛自己这方面吗？我看你怎么背叛的啊。在用人这方面，你看实际是怎么用人的？她凭情感用人了吗？（没有。）你能不能给我举出例子来？不管人生是怎么对待她的。（她没有把人生放下，就人生不管再怎么，她还是能放下自己，能凭爱心揭露解剖，让她认识自己里面的东西。）还有猴精，猴精实在是提拉不起来，不是不用她，实在是想帮她，不管猴精怎么对待实际，实际还是想帮助她，一直帮助她，只是人的素质有限，人的性情有限，无奈。那实际让你看见，她做什么事情并没有凭情感。还有这次发生什么事情了，打着实际的旗号，打着高举实际的旗号，在下边胡作非为的是谁呢？黑枣，是吧？长子说了，一口一个长子。

“5、贪享肉体安逸方面。享受地位之福，挑轻省的、累不着的、不用风吹日晒雨淋的本分，一看哪个活儿担风险、劳苦就推托，推荐别人去做，自己找个轻省的活儿，还找理由说自己素质差，没有工作能力，担不起来，自己没有智慧，临到事不会处理，事实上是贪享肉体安逸。一说尽本分，一说要求人受苦付代价的时候，他就事多了，满腹怨言，全是消极。这一类人就废了，没有资格尽本分。”猴精在这方面是不是贪享肉体？明显吧？是不是？（是。）能看出来吧？王萍呢？王萍你有什么表现？（素质差。）素质差，还有没有？因为什么说起你素质差了？临到事不会判断，判断能力差，那因为什么交通起说起这个话来了？（因为找不出来内奸。）找不出来内奸，是吧？你说你的素质差，那最后找出来了没有？其实你多问一问就出来了。还有没有例子？文婷，猴精如果在的话，会怎么说呀？“文婷你还不是贪享肉体呀？还说我了。”这都是难处，是吧？能不能对号？自我对对号，自我蒙羞一下。文婷，前两天又发现了你的一个徒弟，你的徒弟怎么了？是她贪婪肉体呀？还是你贪婪肉体呀？（文婷：我名声大呀。）自己名声大。（文婷：她只不过是我带的，还不是我的问题呀。）哦，青出于蓝胜于蓝、大梁不正二梁歪。你知道她怎么贪婪了吗？她在那块学习了，在那块吃饭了，嫌人家吃饭的时候，放上葱了、放上蒜了、放上辣椒了。（文婷：那就是她过敏了。）还说什么

呢？还说嫌学习的时间太长，早上几点就开始啦，晚上几点了还回不来，别人都行，就她不行，时间太长。回来家了，嫌住的那个家潮，在南边背阴处，阴了，人家那个姊妹给她调换了，人家去那边住了，给她放到阳房里。放在阳房里了，又想回家了。在这儿学习学习，给她说的就是一个月，二三十天的时间，她又说："在这儿学习了，还不如在她家门口了。"刚来了还没有三天了，就这些表现，还不停地哭，苦的、难受的，这属于什么？你在那儿哭什么了？（文婷：和我去年冬天一个样。）去年冬天你干什么了？（文婷：要求实际给我找家，找家，再找家。）不想风吹雨淋，这都是难处。要想做带领，这八个难处，能不能说我解决上三个，解决上五个，行不行啊？不行。

"6、认识自己的方方面面：基本就是认识自己的素质，认识自己的人性品质，认识自己是否喜爱真理，认识自己所走的道路，认识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认识自己对待神的各种态度。"认识自己，这是一个大的方面，认识自己的素质，认识自己的素质是要干什么啊？认识自己的素质，根据自己的素质找着自己的位置、定位，看你能做个什么。如果你不认识自己的素质，你就没素质，做不了带领，你还要做带领，这就是假带领。认识你的素质，你就是个不通灵，认识到你不通灵了，那我就是效个力、出个力。能尽三方面的本分就尽三方面本分，不能尽三方面本分就尽个一方面本分，喂个鸡，喂个狗，就是能给自己找个合适的位置。认识自己的素质了，你就怎么了呀？就找见自己合适的位置了，就不再有野心，不再有想当带领的野心，也不再狂妄，也不存在小看人，辖制人，这些东西就都没有了，那你也就能够把别人的话听进去了。所以认识自己得认识自己的素质，认识自己的人品。人品，今天交通了，这个人品是指什么说的？这个人品在世上来说，是在一个好的人性基础上再加一个对待神话的态度，这才算一个人品。从世上来说，得达到外表有好的行为，这就是正常人性吧，正常人性，人品。认识自己是否喜欢真理，根据自己是不是喜欢真理的人，来定你的位置。如果你是一个喜欢真理的人，可以做什么呀？喜欢真理的人就可以做带领，喜欢真理，你就注定是要追求真理的。还有一个是比较喜欢真理的，比较喜欢真理是什么意思啊？比较

喜欢真理是什么表现？比较喜欢真理，是说这个人他能接受修理对付，揭露解剖；喜欢真理的人，他是能主动地寻求往上够，这就是两个级别。一个是主动寻求往上够，这是喜欢真理的，喜欢什么就爱什么，他就往这方面走呢。那喜欢过来就是比较喜欢，也就是说不主动往上够，但是你给我，我能要。再过来就是不喜欢了，不喜欢有点反抗了，认识你是属于哪一种。我记得祭司弟兄说过，如果你知道你是一个不喜欢真理的人，你最起码得怎么样？得追求真理。如果你有一些特殊功用，有一技之长，神家要用你这种人的话，那要求不要求你得喜欢真理啊，不要求，但是得达到什么标准啊？得比较喜欢真理，为什么得有这个条件呢？因为你既然有这个特殊的功用，有一技之长，有这个技能，神家就要用你，那你在神家来说就算一个特殊人才。如果要用你，你不接受修理对付，那能不能用？（不能用。）不能用，在让你作这个工作的时候，那你就顺服不下来，那这个工作就没有办法作，这个本分就没有办法尽，所以说，最低标准，你得是一个比较喜欢真理的人，也就是说能接受修理对付的人。不需要你去主动追求，但是别人给你交通的时候，你不反抗你不跑，得有这个标准。说到这了，还有一条标准，如果选用一个事务性工作的人，什么标准？还有没有喜欢真理，比较喜欢真理，这条标准了？那是什么标准啊？（能维护神家利益。）必须有一条就是能维护神家利益，不管你会说话不会说话，不管你什么基础，关键你得维护神家利益，最主要、最基本的就这一条。只要你能维护神家的利益，你就能搞事务性的工作。“认识自己是否喜爱真理，认识自己所走的道路”，你认识自己所走的道路了，就是认识到自己的归宿了，认识你是什么东西了，你是追求真理的人，你走的是背叛自己的道路，那你就能追求做带领。如果认识到你走的是敌基督道路，那你该干什么啊？神家有一条说什么啊？如果你知道你是个敌基督，你做事还能默默无闻，神家是不是还能用你啊？不让你尽什么本分了，你还能默默无闻在神家效力，这就是认识你自己所走的道路。咱今天交通的是什么啊？这是不是要扭转你所走的道路啊？就两条路，不是保罗的路，就是彼得的路，今天让你研究原子弹，就是让你怎么啊？（走彼得的路。）就是让你走彼得的路，看彼得的路怎么走。“认识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认识自己对待神的各种态度。”认识自己对待神的各种态度，咱交通了一个放下，是吧？她对待神的态度是什么？其实对待本分的态度是不

是就是对待神的态度？对待真理的态度就是对待神的态度，对待工作的态度就是对待本分的态度、对待神的态度。

“7、人对待神的各种表现。对神有观念，对神产生误解、产生防备，对神有无理要求，心里总想躲避神，心里不喜爱神所说的话，总想研究神。还有，对神的主宰安排、对神的权柄总是持怀疑态度，没有一点信心，对神的全能看不透、认不清，更没有信心。这是不是怀疑神？不想接受神鉴察，同时怀疑神鉴察人心肺腑。与神对抗、叫嚣。奚落神。总埋怨神。”刚才是对待神的各种态度，这儿是对待神的各种表现，态度和表现。“人对待神的各种表现。对神有观念，对神产生误解、产生防备，对神有无理要求。”这个能对号吗？什么是对神有观念？对神有观念，这个交通的是不是太多了？早就交通过，是吧？对神有观念，什么是对神有观念？什么是观念？观念和人的观点有什么区别？对神有观念，其实就是说你自己对神有一种观点，你认为的那种观点，和神发生冲突的就是观念。就好比说，宗教里面说，神来了应该是男性，是吧？这是不是代表着他一方面的观点？观点、态度与神相违背的，这就是对神有了观念了。观点持守住了不扭转，观点就变成什么了，就变成观念了。观点不变就叫观念，一种态度就叫观点。对神产生误解，误解是怎么产生的？对神的作工不认识，对神不认识就要凭自己的想象，用自己的衡量标准来衡量神的作工，这就产生什么了，误解。站在自己肉体的一边，来看神的作工，这是不是都是误解？不根据神话看事，不观察灵界动态，就好比二零一二年敲锣打鼓，还把人隔离、开除出来，教会里面有敌基督、假带领存在，导致人不能有正常的聚会，这些是不是都容易产生误解？现在有好多人退去了，不跟了，因着什么啊？有好多是因着有误解，神兴起环境来，假带领、敌基督把你隔离、开除出来了，是要熬炼你、是要试炼你、是要检验你、是要让你认识大红龙掌权、是要你认识假带领敌基督、是让你预备诸多方面的真理，是吧？但是你不认识神的作工、不认识神的作为、不理解神的心意，就用你自己的一种认识来看，这就产生了对神的一种误解。

今天，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呢？聚会来了，有一个人的病就发作了，差点还要了命。你会怎么想？今天是来聚会了，是来敬拜神了，今天怎么能发生这样的事呢，不迟不早怎么就发生在今天了呢？这是神主宰吗？是神安排的吗？神安排还能打岔神的作工吗？弟兄姊妹正忙呢，这不是添乱了吗？今天在这聚会也聚不成了，是不是会产生怀疑、疑惑？这个时候如果正好有人寻求了，“我看你们这是不是真实的带领，我看你们是敌基督的团伙，还是真正的教会了。”好了，人家抓住了，看见了吧，不是出于神的，神肯定是拆毁，出于神的兴旺，神安排了。你看你今天，这是神安排吗？这是神主宰吗？还有的人会想，是不是神不喜悦的呀？是不是管教呀？那今天这个聚会还聚不聚了呀？不能聚了，咱这个一线成立的是不是不对啊？打人家教会对不对啊？是不是神管教了呀？当消极软弱的时候，会不会有这些想法啊？这是不是对神的误解？怎么对神误解了呢？咱今天为什么会临到这个环境，刚才是不是交通了？为什么会临到啊？王萍，为什么？今天临到这个事的原因是什么？（显明。）显明什么？今天是事实临及，审判立时临到。如果没有这个环境临到的话，你说放下能够得着揭露解剖吗？能够得到审判吗？（得不着。）显明不了她、审判不了她、解剖不了她。如果现在是教会建造的话，还用不用临到这些环境啊？那就不用，那现在是国度建造了，是借着这个让你生命进入，让你有一个丰富的筵席，让你去品尝，让你去经历、体验，让你看见神的手，你应付糊弄，神就显明你，你欺骗神，你在暗处做的，神就在明处给你揭露出来。当你这么领受的时候，这是对神作工的一种理解，这是一种认识，不是一种误解了。怎么就容易产生误解？怎么就容易理解呢？咱以前交通过这个话题了，是吧？怎么说的呀？会计，还知道以前怎么说的？怎么交通这个事的？怎么解决你与神的误解？你与神的误解怎么就不存在了？怎么解决这个事？信神就是解决人与神之间的误解，是吧？那怎么才能解决人与神之间的误解？怎么才能不产生这个误解？交通过吧？还记得吗？王萍，我交通过没有？（王萍：记不清楚了。）想不起来了，我说，你不管经历到什么，遇到什么事情，你必须得把神的主宰安排放在一个什么位置上？放在一个正面的位置上，必须得把神摆设的环境，放在正义的一边、正面的一边，按着正面去看、去寻求。我交通还说过什么呀？就是一堆沙子里边告你有一个金子，你不要管这一堆沙子，你就在这个沙子里边儿找金子。其实

这一堆就是金子，一堆都是金子，是你不认识金子，所以你把金子当成了沙子。当成沙子也行，但你得相信这里边肯定有金子，有你认识的那个金子，你只管在里边找金子。就今天这个环境临到你了，让人看见这是不是一堆沙子？你在这一堆沙子里面找这个金子，你找见金子了，你与神的误解是不是就解决了？你与神的误解不但解决了，反而对神的作工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就是有一个原则，你必须得把神的主宰、神的作工，放在正面上面，因为从神来的一切都是正面的，神所作的都是对人生命有益的，无意义的工作神不作，你怎么在这里面看见、寻求到对生命有益的，这就是神作的，这样一来，你对神还会有误解吗？不会有误解啦，你在一堆沙子里面找见金子了。那如果找不见金子呢？找不见金子就是彼得说的那句话了，怎么说的呀？（都有你的智慧在其中。）都有智慧在其中，只不过是我愚昧不认识，神的智慧不值得人去赞美吗？彼得说你把我当玩物耍，我何不乐意呢？只不过是我不认识，都有神的美意在其中。你今天找着神的美意在其中了，这就是认识神的作工了，认识神了，你找不见，那你只是说咱愚昧找不着，不会产生误解。如果说遇见一件事，你不是把他当金子，不是在一堆沙子里找金子，而是怎么呢，而是根据你的一种看事观点去衡量，那就产生什么了？（误解。）误解，你不用你的看事观点去衡量，就不会产生误解。产生防备是什么意思？不敢把自己交给神，不敢靠神，不敢与神交心，这都是什么？（防备。）不敢实行神的话，神呼召了，我跟上神呼召走了，这个孩子没有人管，怎么办？这是不是不敢？防备，和你交通了，我说："来，说说实话吧，说说心里话吧。"你说不说啊，不敢，招架不住了。不说心里话，我还招架不住了，你还解剖了，我要是再说心里话，我就彻底完了，那就更是赤身露体了。防备，什么人才防备呢？（诡诈人。）诡诈人才防备。"对神有无理要求"，给咱举过例子了，是吧？"把孩子给我放到这儿了，你让我怎么尽本分呢？我还要给老公做饭，孙子在这儿，我还得看住他。"这是不是无理要求呢？"我有孩子，我怎么尽本分呢？"还有什么啊？武则天选择的那个带领叫更新，是吧？更新去年说什么呢？"你要是让变化做带领，我就离开教会。"这是武则天的徒弟们，武则天选拔的带领，我在那边交通解剖解决处理完问题了，人家冷笑着说："哼，就是这么解决问题呢。"这就是武则天选举的带领。

“心里总想躲避神，心里不喜爱神所说的话，总想研究神。”什么是研究神呢？总想研究神，还记得我以前揭露解剖周瑜的时候，周瑜是什么态度呢？周瑜的心里时常有一个想法：这就是对我的一种作工方式，神的作工方式有试炼人、熬炼人、刑罚人，那把周瑜放到地里边了，让他干活了，周瑜心想：这是神作工的一种方式，熬炼上我一段时间，我在这块儿干上几天活儿，一线不还得让我去吗？我还是先锋官，这是在干什么呢？研究了，把神的作工看透了，神就是这么作工的，有这种研究的态度，说神作工拯救人就是一种方式，那性情还会有变化吗？（没有了。）总想研究神，神作工什么时候结束？在神话里面找时间。“还有，对神的主宰安排、对神的权柄总是持怀疑态度，没有一点信心，对神的全能看不透、认不清，更没有信心。”咱去打仗的时候，和人家交通了，不接受神的主宰安排，你说得特别明朗，特别清晰，等到神的主宰临到自己头上的时候，这是神的主宰？“对神的主宰安排、对神的权柄总是持怀疑态度，没有一点信心，对神的全能看不透、认不清，更没有信心。”祭司弟兄说，外国人要拥入中国，教会里面晕了，看不透了。对神的主宰安排、对神的权柄总有怀疑的态度，没有一点信心。前两天，实际消极了，因为什么消极了？在去更新教会作工的时候，看见带领的所作所为言行举止，有点信神的味道吗？再看看周围的人，有几个进入实际了？有几个人像信神的，有信神的味道了呢？以前的一线人员是什么人啊？指哪打哪？现在一看，那一个个都是野驴，连基本的外表一个正常的活出都没有。实际看了这个情况以后，消极了，为什么消极了？现在是什么时候啊？国度建造了，那时候是教会建造，国度建造竟然不如教会建造，什么感觉？消极了，你说的国度建造了，你说现在神话语掌管人了，神话语掌管人的实际在哪儿？这人的敬畏在哪里？这人的实行真理在哪儿，看不见，一个不如一个，一个不如一个，消极软弱了。神的交通下来了，祭司弟兄的交通下来了，神交通说，在神身边的是什么人？是不是和咱这边也差不多呀？神交通了一个什么？慈善机构，你信神了没钱，没钱给你发钱，慈善机构。而且在交通的时候，问那个人了，那个人还回答说了，特别是那个人说的事是和神说的那个事是对应的一件事的时候，给人一种什么感觉？这件事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是发生在人

身边的，发生在神身边的，而且还给那个人管吃穿，买设备，听了这些话之后，实际的心里稍微有些安慰，败坏的人不止在咱身边有，不止咱身边的人都是垃圾，在神那边也一样，说明什么呀？神说过，当人都退去的时候，神作工就成了，成了，神这么说了，那就要这么作，这是不是神的主宰？神安排？在人来看，人应该是越来越精，可现在看来，人越来越疲塌，教会没了，人消极了。神怎么说的呀？消极的越消极，积极的越积极，是吧？神不在乎人数多，而在乎人数的精。

“还有，对神的主宰安排、对神的权柄总是持怀疑态度，没有一点信心，对神的全能看不透、认不清，更没有信心。这是不是怀疑神？不想接受神鉴察，同时怀疑神鉴察人心肺腑。与神对抗、叫嚣。奚落神。总埋怨神。”什么时候不想接受神的鉴察啊？你什么时候不想接受神的鉴察？满足肉体的时候，是吧？满足肉体的时候，那武则天想凭情感用这个带领的时候，她敢让神鉴察吗？不敢让神鉴察，同时怀疑神鉴察了没有？为什么说怀疑神鉴察了没有？如果你真的相信神鉴察人心肺腑的时候，你还敢凭情感用事吗？你还敢凭情感用他做带领吗？这些都是不信派的表现。“与神对抗、叫嚣。奚落神。总埋怨神。”什么是奚落神呀？那天神专门交通了奚落神是怎么奚落的？看神家的好看，看你实在就想玩你、耍你。（戏弄、捉弄、看不起眼。）举个例子，更新戏弄人，戏弄实际，戏弄我，是怎么戏弄的？（那个表情。）还有什么？说他邪恶的时候，说要找证据证明一下的时候，他说：“嗯，就是我了，你说是就是，就是我了。”什么意思？你还能和他说成话吗？他的意思就是让大家看一下，我是屈打成招，你说了算，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哪有我反驳的权利了？你又不让我解释，给人的感觉就是，不是他做的，但是他承认他犯罪了，他就是给人一种假象，你屈说我了。还有那天说王毅也是，王毅说你说的呀，你说是就是，就说不成话了，那是什么呀？奚落。对抗、叫嚣好理解是吧？总埋怨神。

“8、对待真理也是一项，这方面有哪些表现？把真理当成理论、口号，当成规条，当成自己吃教、享受地位之福的资本。”这是不是教会建造的一种普遍现象？今天你呢？“把真理当成一种理论、口号，当成规条，当成自己吃教、享受地位之福的资本。”你信神了，一直给你交通，让你转这个弯，让你知道什么是信神，信神是干什么，我如果不给你交通这个，那你就走到哪个地步了啊？那你就把真理当成什么了？你就把真理当成口号、理论了，谁喊得响、谁喊得高，当成规条。理论、口号是只喊不做；规条呢？是外表的一种做法、伪装。当成了自己吃教的一种资本，享受地位之福的资本。这个咱都体验过，是吧？“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把真理当成自己的精神寄托。认为神所说的这些真理都是他心里有的，而神所揭示的都是他没有的，都是说其他人的，自己是真理的主人，常常用神的话去教训别人，似乎自己没有败坏性情，已经是真理的化身，是真理的代言人了。”今天交通的还有一部分人不能要，就是在真理面前张牙舞爪，在聚会的时候，他和吵架一样，这种人没有一点敬虔，没有一点信神的体统。如果交通了三五次之后，他改不了，连基本的敬虔都没有，这个人还要不要了啊？不要了，连守规条都守不住。那天听了爆米花的音频，交通就和吵架一样，说别人所有人都是假带领、敌基督，这个人是假带领，那个人是敌基督，一口一个假带领、敌基督。今天神在交通什么？神给你交通了什么是假带领，那既然是假带领，那就是没有真理的，今天谁有了真理了呢？那没真理以前是不是都是假带领呢？今天是提拔、操练，神交通出来了，让人去做。把假带领交通出来了，里面就有了真带领的标准，那就是让人按真带领的标准去做，神话是让人变化自己了，不是让你当手电筒照别人了。教会里面如果还有这种人，咱给他个悔改机会，警告他，给他个机会，不听，没有一点敬畏的心，算了，咱为了不招惹是非，像个二杆子的人，就把他放在C组里面，安稳住他就算了。

性情变化不能脱离现实生活

1　信神要想性情变化脱离了现实生活不行，你能在现实生活之中认识自己，背叛自己，实行真理，而且能在凡事上都学习做人的原则，学习做人的常识、规矩，这样你才能逐步有变化。你只注重道理的认识，只在宗教仪式中生活，却不深入实际，不进入现实生活，那你将永远进入不了实际，永远不能对自己、对真理、对神有认识，你永远是一个瞎眼无知的人。

2　悖逆神的人都是不能进入现实生活之中的人，都是嘴上讲人性而活出是鬼性的人，都是嘴上讲真理活出是道理的人。不能在现实生活之中活出真理的人都是信神却被神厌弃的人。你能在现实生活之中操练自己的进入，认识自己的缺少，认识自己的悖逆、愚昧，认识自己不正常的人性，认识自己的软弱之处，这样的认识都结合你的实际情形，结合你的实际难处，只有这样的认识才是实际的，才能使你真正地达到掌握自己情形，达到性情变化。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谈谈教会生活与现实生活》

交通第二十五篇说话 1

神说：时间流逝，转眼到了今天，在我灵的引导之下，所有的人都活在我的光中，无人再思念过去，无人再理睬昨天，谁不曾在今天之中生存？谁不曾在国度中度过美好的日日月月？谁不曾在日光之下生

活？虽说国度降在人间，但无一人真正体尝到国度的温暖，只在其外表有所看见，不是明白其实质。在我国度成形之际，谁不为此欢腾？难道在地之国能逃脱吗？难道大红龙能因其狡猾而逃脱吗？我的行政在全宇之下公布，在所有的人中间展开我的权柄，在全宇之下开始实施，只是人不曾真有认识。当我的行政公开全宇之时，也正是我在地的工作即将完成之时。当我在所有的人中间作王掌权，被承认为独一的神自己之时，我的国度完全降在地上。如今，所有的人都在新的路上有了新的起头，开始了新的生活，但还不曾有一人真正体验过在地犹如在天的生活。你们之中的人真活在我的光中了吗？真在我的话中存活了吗？谁不为自己前途着想？谁不为自己命运忧伤？谁不在苦海之中挣扎？谁不愿摆脱自己？难道国度之福是人在地辛勤的劳动换来的吗？难道人心所愿都能如愿以偿吗？我曾将国度美景展现在人的眼前，但人只是贪婪地注视着，但无一人真有心志进入其中；我曾把在地之状的实情向人“反映”，但人只是听听，却并不以心相待我口中之言；我曾把在天之况告诉给人，但人都当作“美丽的传说”而听之，并不以真诚的心来接受我口的述说。今天，国度之景在人间闪现，但有谁曾“翻山越岭”来寻求？若无我的催促，人仍在梦中不觉醒，莫非在地的生活就能将人的心吸引住吗？难道人的心中并无什么“高要求”吗？

在我预定的子民当中，都是能为我摆上、能与我和睦同居的，都在我眼中看为宝贵，在我的国中闪现出爱我之光，今天之人中，谁具备这样的条件？谁能按我的要求去“达标”？难道我的要求是难为人吗？是故意让人出差吗？我对于所有的人都采取“宽大处理”，都采取“优先待遇”，不过，这只是针对中国子民而说，并不是我低估你们，并不是我对你们“另眼看待”，而是“实事求是”。人在一生之中的生活不免要受点挫折，或是在家庭，或是在外界，但有谁的“苦衷”能是自己亲手布置的呢？人都不能认识我，只在我的外形有所了解，但并不知其实质，并不知所吃之食的“内藏”，谁能细心体察我心？谁能在我之前真明我意？当我降在地上之时，地之上漆黑一片，人都在“熟睡”，我行走在各处，观看各处之状都是破烂不堪，令人难以目睹，似乎人都愿

意去享受，并无心思去理睬“外界的事情”。我在所有人不知不觉中鉴察了全地，但不见有一处是充满生机的，我随即将光热发出，在三层天上观看全地，虽然光降在地上，热散发在地上，似乎地上只有光与热气在“欢腾”，但丝毫唤不起“贪享安逸”的人。我在观看之际，立时将准备好的“刑杖”赐予人间，随着刑杖的降下，光与热便逐渐被驱散，地上顿时凄凉、黑暗了，因着黑暗，人便“趁机”继续“享受”，当我的刑杖来到之时，人稍有知觉，但并无反应，继续享受“在地之福”。随之，我口发声刑罚所有的人，将全宇之人倒钉十字架，当刑罚降临之时，人被山崩地裂之音震动，随后便被惊醒，人都惊奇丧胆，妄想逃脱，但一切都晚了，随着刑罚的降临，我的国度降临在地上，因而将列国砸得“粉碎”，丝毫不见踪影，不留残迹。

我天天在观看全宇之貌，天天在人中间作我新的工作，但人都在“忘我地工作”，并无一人注重我工作之动态，并无一人去理睬“身外之态”，似乎人都活在自己创造的“新天新地”里，并不愿让别人去“搅扰”，都在作自我享受的工作，都在做自我欣赏的“体操锻炼”。难道人心中无我一点地位吗？难道我不能在人心中作主宰者吗？难道人的灵都离人而去了吗？我口之言谁曾细摸？我心之意谁曾体察？难道人的心中被别物占满了吗？我多少次向人“呼求”，但有谁曾发怜悯之心呢？有谁曾活在人性里呢？人虽在肉体中活着，但并无“人性”，难道是出生在“动物王国”的吗？或者是出生在天界而具备了“神性”了吗？我在向人要求我所要求的，但人似乎听不懂我的语言，犹如我是人以外的“怪物”一般难以让人接触。多少次我在人的身上失望，多少次我因人的“成绩不佳”而大发烈怒，多少次我又因人的软弱而为人忧伤，为什么我总是唤不起人心中的灵感呢？为什么我总是激不起人心中的爱呢？为什么人总不愿把我当作自己的“心爱之物”呢？难道人的心不属自己吗？难道人的灵中有别物“住宿”吗？为什么人总是痛哭不止呢？为什么人总是悲伤呢？为什么人在忧伤之际却不理睬我的存在呢？难道是我将人刺伤了吗？难道是我将人有意撇弃了吗？

人在我心目中是万物的主宰者，我给人的权柄并不小，让人管理地上的万物，山中之草，森林之中的兽，水中的鱼，而人却并不因此而欢喜，而是忧心忡忡。人的一生都是悲悲切切，人的一生又都是忙忙碌碌，而人的一生又是虚空加快乐，人的一生并没有新的“发明、创造”，无人能摆脱虚空的生活，无人曾发现有意义的人生，无人曾体验“实际的人生”。虽说现今的人都活在我光的照耀之下，但并不知在天之生活，若我不施下怜悯，我不拯救人类，所有的人都白白地来，在地上生活无意义，之后又白白地走，并无有夸口之处。在各宗、各界、各邦、各派中的人，都认识地上的空虚，都在寻求我，都在等待我的再来，但有谁能在我来时而认识我呢？我造了万物，又造了人类，今天我降在人中间，人却反攻我，给我“报应”，难道我对人作的都是对人无益的吗？难道我不能满足人吗？为什么人弃绝我？为什么人对我冷若冰霜？为什么在地之上遍及死尸？难道是我给人造的世界之态吗？为什么我给人的丰富无比，而人还我的却是空着的两手？为什么人不真心爱我？为什么人总是不在我前？难道我的话全是枉然吗？难道我话就成为水中的“热气”而消失了吗？为什么人不愿与我配合？难道我日到来之时正是人的死亡之际吗？难道我会在国度成形之时将人都灭没吗？为什么在我全部经营计划之中，不曾有人摸着我的心意呢？为什么我口中的发声不被人宝爱，而被人厌弃呢？我不定罪任何一个人，只是让所有的人都冷静下来作作自我反省的工作。（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第二十五篇》）

这些话能对号吗？能对多少？你看了有什么新的启发？“时间流逝，转眼到了今天，在我灵的引导之下，所有的人都活在我的光中，无人再思念过去，无人再理睬昨天，谁不曾在今天之中生存？”“时间流逝”，咱不要说信神多少年了，就国度建造仅仅这几年，感觉到时间的流逝吗？“转眼到了今天，在我灵的引导之下”，感觉到时间之快，圣灵作工之快，能感觉到吧！刚开始和你说，教会里没有真实带领人，一步步走到现在，让你看见开始洁净教会了，开始作生命供应了，祭司弟兄交通说，千年国度开始了。千年国度开始意味着什么？国度降临到地上了，眼看就要成形了，短短才几年时间，时间的流逝，转眼

之间呀！“在我灵的引导之下”，咱交通的是不是新亮光啊？经常有异象伴随。“所有的人都活在我的光中，无人再思念过去”，还思念教会建造时期的那些吗？你现在再看以前那些视频，看一遍就不想再看了，不再思念过去。“无人再理睬昨天，谁不曾在今天之中生存？谁不曾在国度中度过美好的日日月月？”“美好的日日月月”， 超脱，美好不美好？（美好。）真的美好？感觉美好为什么痛苦呢？国度中的日日月月是美好的，是因着咱太邪恶了，导致活在痛苦之中，是因着自己的邪恶而痛苦。美好是什么？可以说现在就是最美好的时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邪恶败坏，神并没有定你的罪，让你自然流露出来，经过审判刑罚，光照，揭露解剖，让你看了戏，揭露了你，让你经历到，神话再引导你。你说，哪还再有这样美好的时光呢？以前没有，将来也不会再有。将来怎么呢？现在操练你会进入神话，自己可以独立生活了，就是说可以在神话里找着路途了，然后神给你摆设环境在灾难中度过。在灾难中谁能顾得了谁？我再去解剖解剖你，没有了。所以说现在就是美好的日日月月。可是咱在这美好的日日月月中怎么度过的？为了自己的虚荣脸面争争吵吵、打打闹闹而度过，你说咱傻到什么境界呀！就这么把美好的日日月月白白浪费了吗？“谁不曾在日光之下生活？”“日光之下”是什么？是在神话的光照之下。实际抓住了美好的日日月月，而你把美好的日日月月给推开了，给你个审判刑罚、修理对付，你是一再地辩解表白。神给你摆设个不合人观念的环境，给你揭露出来，你躲开了、逃跑了。揭露出来，你就是不愿意实行，你老想用自己的办法“智取”，猴精是吧！（嗯。）给了你神话你愿意实行吗？我一再和你说，想找个知心人，能和我交谈一下心里话吗，你就是舍不得，那你落到灾难中了，想谈知心话的时候，谁听你的啊！神说：“到那时，我依然看着你，但你已经见不到我的面了。”你就看不见神了，神向你掩面了。“虽说国度降在人间，但无一人真正体尝到国度的温暖，只在其外表有所看见，不是明白其实质。”你体会到国度的温暖了，才会感觉到美好的日日月月。而你感觉到了什么？你感觉到的不是美好的日日月月，你感觉的是什么？难熬、煎熬。“呀！弟兄要过来了，弟兄又说我啥呀，弟兄要揭露解剖我呀！还摆设这么个配搭，又给我败坏暴露出来了呀！”处于一种恐惧战兢状态，老害怕把自己暴露出来，老害怕失去名誉地位和前途命运。神征服工作就是剥夺，剥夺你的名誉、钱财，剥夺是显明你的自有身

量。原子弹已经造出来了，让你看见原子弹是怎么走的？你看是怎么剥夺她的？剥夺了她的钱财、地位、名誉都看见了吧！她的路你看见了，但是你走了没有？原子弹已经造成了，你还不去研究，那你怎么会有路呢？这么美好的日日月月，你在搞着个人的小经营，那能得着什么？什么也得不着。在这患难时期神要的就是你的见证，就看你最后之时是否为神摆上？等灾难降下来之后，还让你扩展传福音吗？不必要了。那个时候都是信神的人，就是赞美神、见证神，神话带领人在地上生活。记得神交通说过，等那些人鼓足勇气准备为神效力的时候神说什么呀？没本分了，不用了，到那时候你再想效力呢！没有了。现在咱还躲呢！你说多愚昧！“虽说国度降在人间，但无一人真正体尝到国度的温暖，只在其外表有所看见，不是明白其实质。”现在明不明白“其实质”？“其实质”是什么？是对你的拯救、成全、洁净，是神话在掌管你的过程，是你活在神话下的过程，是你从撒但的权下挣脱出来，归服在神的权下的一个过程，这就是“其实质”。

“在我国度成形之际，谁不为此欢腾？”在一线传福音打仗，以前是以“打”为主，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接受，必须把他打成不信派。现在就不需要狠打了，因为他已经听了这么多神话，已经看到了，应该从洞穴里边走出来了。所以说，你作工得根据现实来走，看现状来作工，不需要再打了。你要打，他说你是站地位，是吧？（嗯。）你给他带来了拦路虎。那需要打他的时候，是他在你身上看到了怒气，发出怒气，借着打他让他看见神的性情，而不是单单的去打他。现在只要人家能听，那咱就成什么了？不再是传福音人员了，成为什么？见证人！（嗯。）传福音的人和见证人有什么区别？（传福音就是把一个信息传达给他了，见证人就是用活出见证神。）在这儿不走眼镜的道路，眼镜是把真理给说出来，他说“你告诉我怎么说我不就会说了吗？”他追求的是会说，你今天要活出来。弟兄给你交通了，神话给你交通了，能不能活出呢？你看我的言行举止，是不是一种活出？你用你的活出把他征服，这就是一个见证。当有更多人能这样去见证的时候，这就是国度成形了。国度成形之际，谁不为此欢呼？就眼镜打仗那时候，刚打过来的那些人，你看什么情形？是不是在欢腾啊！

（对。）一个月停不下来，心跳得“咚咚咚”，里外都在欢腾。“难道在地之国能逃脱吗？”大红龙一瘫痪跑不动了，神的话呢？把敌基督假带领揭示透了，弟兄姊妹也有认识，从洞穴中走出来了，咱也开始光明正大见证神了，然后再有歌舞团，你想一下那个场景是什么？（欢呼跳跃。）是吧！他们在那边哀哭切齿，你在这边欢呼跳跃，跳完舞以后还聚大会见证神。“难道在地之国能逃脱吗？”在那个场景下，你说哪个人不从洞穴之中逃出来呢？哪个国家都逃脱不了。在这儿的“国”指的什么？小诸侯，你五个人一伙、六个人一伙，他现在能控制，到那个时候他还能控制住吗？控制不住了。所以说，在地之国谁能逃脱呢？不要说他现在能捆绑几个，到那时还能捆绑吗？他把咱的JW抢走了是吧？（嗯。）咱还怕他抢走吗？（不怕。）等咱国度成形时候，你还怕他不往出拿吗？大红龙追捕的时候，他如果说不信的话怎么了？他还怕引来杀身之祸呢！赶紧给你拿走吧！要是他信的话，当你出来欢呼跳跃的时候，他是不是主动交出来啊！所以说，咱现在找不下保管家，他替咱保管多好的事啊！让咱明白这是个见证，到时不动一枪一炮把他打过来，给大红龙见证神的话语成就一切，仅仅两句话就能把东西拿过来，让他人过来东西也过来，过来以后再让他拿走，是要显明他就是强盗，就是土匪！“难道大红龙能因其狡猾而逃脱吗？”大红龙是狡猾的，是吧！它本身就是大红龙，穿它父亲的衣服过来，能逃脱吗？“我的行政在全宇之下公布，在所有的人中间展开我的权柄，在全宇之下开始实施，只是人不曾真有认识。”神是干什么呢？神是颁布行政的，是吧！咱呢？实施行政。（嗯。）神话把敌基督假带领解剖了，然后咱在这里再交通了，你再把福音扩展出去，是不是全宇之下呢，打仗呢？把你打成法利赛人，这是在干什么呢？是不是神的权柄呢？是不是行政的实施？“只是人不曾真有认识。”今天超脱又定了个什么？（弱智。）猴精加木偶等于弱智。这就证明了什么？让撒但中了自己的诡计，这是不是行政的实施呢，行政里边有神的公义。这是不是太公义了？（是。）神说你诚实对待我，那我也诚实对待你，你给我耍诡诈，那我也应付你，人家得着什么？你得着什么？这是不是太公义了？（是。）我给你都不要啊！咱交交心吧！“不行，交不了。”让你咋呢？无话可说！“当我的行政公开全宇之时，也正是我在地的工作即将完成之时。”这是不是作工步骤呢？现在咱正是公开之时是吧！神也说了，公开之时就是作工结束之时。（嗯。）同步

了，在这儿更能让你确定这就是一位灵作的，不要再消极、软弱、怀疑、疑惑！观察灵界动态，神交通的和咱交通的同步了，这就可以证明是一位灵作的，不是一位灵不可能作成这样的事。“当我在所有的人中间作王掌权，被承认为独一的神自己之时，我的国度完全降在地上。”超脱今天应该有感受了是吧？（嗯。）信神十几二十年了，承认过独一真神吗？（没有承认过。）你只是说就那几种信法，渺茫的信法，根本就不是个信神的。也就是说，没有经历国度建造这一步的所有人，是不是都是那几种信法？（对。）因为你就没有找见路，你就没有把神话当神话待，那你肯定就是在那几种信法里面，即使你过来以后不追求还是在那几种信法里面。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把你打死，直到让你彻底看见自己什么都不是的时候。进来以后就是劈头盖脸的一个洗礼，打到无底深坑，让你看清楚自己是什么东西，等你看见自己什么也不是的时候，才是你信神的开端。超脱，如果今天能真正看到你不是个东西，你就是猴精加木偶等于弱智，你父亲就是个弱智。真能看见你父亲是个弱智，你能把你这些猴精抛开，扔了、不要了，木偶弃绝了，伪装弃绝了，重新做人，那你就是信神的开始。

“当我在所有的人中间作王掌权”，虽然说你跟随两年了，神话在你身上作王一天了没有？（没有。）一天也没有！只有把你这心里动态全部打垮、打烂、打死，无路可走的时候，无可奈何了，你才能咋呢？才走这一步路，才让神话作你的王，神话作王掌权。这时候才是“被承认为独一的神自己之时，我的国度完全降在地上”，这就是说，神话当作你宝座的时候，就是国度降在地上的时候。是吧！（嗯。）你是这样的情形，你看解剖过来、打过来、打死的，是不是都是这样的情形？都是这条路！我在这儿是一个一个解剖，鬼和鬼都一样，以点带面，我带你十个人、五十个人，这五十个人经历过来，再用你的经历带别人的时候，你这一个人再带五十个人是多少呢？（两千五。）那两千五再带五十呢？所以说国度降临在地上快不快呀？（快。）扩展就开始了，现在看就咱这些人，那时候祭司弟兄交通还记得吗？说，“他能带两个人进入国度，就可以带一百个人，带一百个人就可以带一万个人。”这是去年交通的吧！今天叫你看见

了，“实际”走在前边，你紧随其后，然后你能做个追求的人，做出见证，后边有多少人在哀哭切齿等着你牧养，你知道吗？还有外国人拥入中国。“我的国度完全降在地上。如今，所有的人都在新的路上有了新的起头，开始了新的生活，但还不曾有一人真正体验过在地犹如在天的生活。”咱国度建造开始是不是新的起头、新的路？“但还不曾有一人真正体验过在地犹如在天的生活。”今天咱是不是在体验？在地犹如在天的生活。（嗯。）什么是在地犹如在天的生活呢？你虽然活在地上，但是天上的灵界是不是向你打开？神的心意全部告诉你说，你的内脏都给你解剖出来了，你是不是在天上呢？这是在天上才能享受到的。“你们之中的人真活在我的光中了吗？真在我的话中存活了吗？”超脱，你“真活在我的光中了吗？”（没有。）两年了，你就是不活，活在你的猴精里面，总是以你的猴精为准则。“真在我的话中存活了吗？”告诉你说一切以神的话为准则，有神话去实行，没神话就寻求，不要有自己的小九九、小聪明，那只是把你自己坑害了，现在你亲身体验了、经历了，你恨恶大红龙吗？大红龙是谁？你活在猴精里是不是属于大红龙？受了迫害以后你才能恨恶大红龙，你恨恶才能背叛它。你白白把两年时光流逝了。“谁不为自己前途着想？谁不为自己命运忧伤？谁不在苦海之中挣扎？”可以说每天是在为前途着想，为命运忧伤，在苦海中挣扎，挣扎的是个啥？咱都挣扎了是吧？眼镜挣扎了没有？会计，挣扎什么了呢？我现在还没有看见你挣扎什么。（我不是挺自卑的吗？我是伪装、包装，反正就是装。）挣扎还得有价值呢！你是为了尽本分而挣扎，为实行真理而挣扎，这是有意义的挣扎。你说黑枣和超脱挣扎是什么挣扎啊？这也是死去活来地挣扎啊！这个挣扎有意义吗？为撒但、为罪而挣扎，没意义。这就是在家门以外杀人放火的，而不是在学校里边念书的，两个都是挣扎，但意义不同。“实际”是在外面尽本分，放不下孙子，放不下孩子苦苦挣扎呢！人家是站见证而挣扎。你们是为地位而挣扎，是在干什么呢？为作恶而挣扎，为争夺神的权柄而挣扎，为在死亡通知书上写字而挣扎！“谁不愿摆脱自己？难道国度之福是人在地辛勤的劳动换来的吗？”这个能理解了吧。实际那个时候因为什么痛苦？“工作我在做，我够辛苦劳累了吧！然后你说人生把我杀了也活该。人生不作工你不管，我作工了你说我是保罗来世，我还不如个不作工的。”“难道人心所愿都能如愿以偿吗？”那什么时候才能“人心所愿”“如愿以偿”啊？这句话有个“都

能”，后边又有个引号，这证明什么呢？有的是可以如愿以偿的，有的是不行的。（与神相合的就能，要按着自己的意思怎么都不能如愿以偿。）实际是为了满足神的心意，人家怎么做怎么成，这就如愿以偿。你呢？这猴精再精也是猴精。心想事不成。（人家那边是心想事就成了。）（心对，人家走的是正路。）后一句话怎么说呀？天助我也！你是天煞我也！（人配合到哪神就作工到哪。）“我拆毁到哪儿，神是拆毁我到哪儿，神就不助我一把力。”（我看见神公义。）“难道人心所愿都能如愿以偿吗？”为正义的如愿以偿，为邪恶的、搞独立王国的，只是一时的，你能欺骗了人欺骗不了神。

“我曾将国度美景展现在人的眼前，但人只是贪婪地注视着，但无一人真有心志进入其中”，国度建造早就告诉你说了，前边的美景是不是都看见了？超脱看见了你也看见了是吧？（嗯。）“但人只是贪婪地注视着”，看看文婷多贪婪吧！贪婪的眼睛注视着，想进国度怎么呢？“我想把房子带进去吧，把孩子带进去吧，把家庭带进去吧！”贪婪的目光注视着。咱班主任呢？“我带着猴精进去吧，带着木偶进去吧！”“但人只是贪婪地注视着，但无一人真有心志进入其中”，那你有心志进入国度该怎么进啊？（放下这一切。）把大包小包全部放下，轻松上阵。实际是不是给你做了个标杆啊！（嗯。）你看她过年回家吗？看她回家见她孙子吗？（不见。）轻松上阵，有心志进入其中，神太公义了是吧？“我曾把在地之状的实情向人‘反映’”，为什么带引号呢？“反映”其实就是诉说，把实况告诉你了，就把超脱这个猴精加木偶等于弱智，把这个是不是反映给你了？（嗯。）“但人只是听听，却并不以心相待我口中之言”，超脱你说，我给你说了多少次了，咱能交心吗？你们和超脱不能交心，你们感觉我和超脱应该能交心了，她不相信你还不相信弟兄啊！她可是跟随弟兄呢！她把我当成神仙待，当成偶像拜，可以说，对我应该是和周瑜一样忠心耿耿。我往这儿一坐，水给你一倒，我往这儿一躺，被子给你一盖，是吧！这么忠心耿耿，但是和你交心容易吗？心不能给你，我给你铺红地毯能行，你太贪婪了！你还跟我要心！那是我的心，是我的生命啊！我给你出点力气可以，效点力能行，但你别要我的心。两年了，心门打不开，给不

了我心，谈谈心不行。“曾把在地之状的实情向人‘反映’，但人只是听听”，这话在之前就和你说过，你那时还伪装呢！我说，“超脱，我老想和你交交心，咱能不能交交心？”直到今天你还没和我交心。最终还是什么呢？我硬把你皮扒下来了是吧！（嗯。）你不给我说你里边有什么诡计，想什么呢，而是我直接给你解剖出来了，把你皮扒了，你没办法了。“但人只是听听，却并不以心相待我口中之言”，会计在他身上看了戏，和自己对上号了，包装呢，伪装呢。“我曾把在天之况告诉给人，但人都当作‘美丽的传说’而听之，并不以真诚的心来接受我口的述说。”超脱，我告诉你说什么呢？我说原子弹成了，你该研究原子弹了，你走上原子弹的路就是被成全的路。是吧？（嗯。）我这是不是“我曾把在天之况告诉给人”，可是你研究原子弹了吗？没有研究，你研究的还是你的猴精。“但人都当作‘美丽的传说’而听之。”都听了，都知道这是好的。“但人都当作‘美丽的传说’而听之。”听听就过去了。“并不以真诚的心来接受我口的述说”，你说你跟我了，这是跟我信我吗？“今天，国度之景在人间闪现”，为什么是闪现呢？咱今天看见是不是闪现呢？忽隐忽现，偶尔给你闪现一下，今天你碰见我了，我给你交通就是你进国度转了一圈。明天我走了你见了黑枣了，两个人倒又进了黑山洞了，你俩打斗五天，五天在黑洞里边，打斗一个月，一个月在黑洞里边。这就是闪现。“但有谁曾‘翻山越岭’来寻求？”什么“翻山越岭”呢？超脱，没有“翻山越岭”是吧！为什么说没有“翻山越岭”呢？因为她的父亲就住在她心里边，手到擒来，那猴精就在她头脑里边，一来猴精就上来了。能不能绕过弯弯圈圈，绕过你的父亲，绕过你的猴精，去找找神话呢？能“翻山越岭”吗？难吗？就是这么轻易的打开手机一看找到了，揣摩往神那边寻求寻求就行了，需要“翻山越岭”吗？那这个“翻山越岭”是什么？是不是个讽刺？真的那么费事吗？如果神今天没有来到地上，你要想实行真理，那真的是“翻山越岭”！（嗯。）成全彼得成全了几年？（七年。）爱神熬炼了七年是吧？他信神多少年了不用说，咱就说他爱神的这七年，七年之间熬炼得死去活来，他为什么会有死去活来地熬炼？他的苦在哪儿？（摸不着神的心意。）摸不着神的心意，而难受、而挣扎，这是在干什么呢？这是“翻山越岭”。他是“翻山越岭”，而你不是“翻山越岭”啊！你是怎么呢？（坐在宴席上闹着大饥荒。）你说吧！我给你交通的，实际给你站标杆带路的，神话和祭司弟兄讲道交通的，给你丰

丰富富，你能伸手就拿。可是呢？你放不下你心中的父亲。所以说，“但有谁曾‘翻山越岭’来寻求？”需要“翻山越岭”吗？（不需要。）

“若无我的催促，人仍在梦中不觉醒，莫非在地的生活就能将人的心吸引住吗？”每天起来是怎么呢？催促是吧！人仍在梦中不知觉醒。那天实际让我看文婷发的信息，“准备出来呢，哎呀，又出不来了，有孩子呢，有房子呢。”在梦中不知觉醒，“莫非在地的生活就能将人的心吸引住吗？”孩子把你吸引住了？房子把你吸引住了？老公把你吸引住了？咱以前交通过，你来在地上是什么呀？是探子。是探子这些怎么能吸引住你呢？是一个讽刺！你看，超脱是被吸引住了，超脱现在说什么呀？“我可没有被吸引，我没有孩子，我没有老公。”是吧超脱？（有名誉地位，有猴精。）这属地的生活，地位、名誉、前途，总挂在心上，吸引着你，总想和黑枣争个地位，总想在人心目中争个高低，这是不是属地的？“难道人的心中并无什么‘高要求’吗？”心中没有“高要求”吗？（有。）什么？（进国度。）最起码要剩存下来，神说了追求剩存下来不算奢侈欲望。也就是说，有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都说咱诡诈呢！那咱不做诡诈人做个诚实人，要求高不高啊？（不高。）做个诚实人要求不高。“在我预定的子民当中，都是能为我摆上、能与我和睦同居的，都在我眼中看为宝贵，在我的国中闪现出爱我之光，今天之人中，谁具备这样的条件？”超脱能摆上吗？文婷，能摆上吗？（能。）能与我和睦同居吗？（能。）今天是说了誓言了，看你明天怎么和睦同居啊！（看着吧。）行，我看着啊。“都在我眼中看为宝贵，在我的国中闪现出爱我之光，今天之人中，谁具备这样的条件？”告诉你说原子弹造成了，你是不是看见了？（嗯。）那你照着原子弹的路走就行了。这条路已经走出来了，你再跟着这条路走难不难？（不难。）在你前边已经有人走了，好比说人家文婷能撇弃，人家就走了一回，人家会计再走一回，你第三个人再走就成为大道了，他们走的是羊肠小道，你走的是柏油马路。如果说你在这个路上再走不好，就怎么呢？活该。神赐给你多少，就向你索取多少，那将来会怎么呢？将来会有更痛苦的等待着你。“谁能按我的要求去‘达标’？”要求知道了吧！走原子弹的路。能不能“达标”？（能达标。）

回答得利索，就看能不能实行了。咱千万不要嘴在天上，脚在地上。（目标是这样的，看我的表现吧。）首先态度是端正的，就看你的表现了。黑枣呢，黑枣不吭气了，在想什么呢？“你这个超脱，你这个同桌，你竟敢把我抛下一个人跑了，你就把我这伙伴丢下了？”黑枣失去了同去的同伴，死死拉着她的衣衫不放。“难道我的要求是难为人吗？”黑枣，难为你吗？（不难为。）不难为，那说说怎么个不难为法。黑枣是，“明明我信神就是当精神支柱呢，可你偏偏要让我当成正事儿干，这不是难为我吗？我信神明明就是想得恩典，明明就是想利用神，你就是要赶着我上架。”超脱，是不是赶着你上架呢？赶了没有？（没有赶。）我没赶也没打，只是说了说，你自己选择，别到时候控告我赶你上架呢！（没有，我自己选择。）“难道我的要求是难为人吗？是故意让人出差吗？”（不是。）我这两天正发愁，想超脱是怎么回事呢？想帮助她不知道怎么帮助，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不由自主的昨天超脱就出差了。“我对于所有的人都采取‘宽大处理’”“宽大处理”带引号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包容忍耐啊！给了你极大地拯救，总之掰开了说、揉碎了说、再三地和你说，两年了还在苦口婆心和你说，你们这属于狗咬狗两嘴毛，是不应该搭理的，你们都是在外头杀人放火的，应该不要理睬了，可是今天还在给你们说，回来吧！只要不在外边杀人放火就行！这就是“宽大处理”。“都采取‘优先待遇’”什么是“优先待遇”？（SJ：按说是不能用了，但只要你变化，再用。）你说国度建造的时候，咱是不是都是优先待遇啊！都是一堆垃圾，都是教会不要了，把咱分别出来的。（是。）中国人是不是优先待遇呢？（嗯。）“这只是针对中国子民而说，并不是我低估你们，并不是我对你们‘另眼看待’，而是‘实事求是’。”“宽大处理”，“优先待遇”，而且又说只是针对中国人而说的，这句话加起来什么意思？对于外国人就要“宽大处理”，“优先待遇”。就是说，中国人的信仰连法利赛人都不如，如果按标准要求，中国人都得咋呢？（都得死。）都得灭亡，都是在外面杀人放火，都是敌基督。所以神只是对中国人来了个特殊待遇，“宽大处理”，“优先待遇”。咱的信连法利赛人都不如，法利赛人还有个外表的好行为，法利赛人允许你在外边杀人放火打架吗？（不允许。）神说“并不是我低估你们，并不是我对你们‘另眼看待’，而是‘实事求是’。”为什么实事求是呢？神说，到那时，他们实行真理比你们轻松多了，咱现在实行个真理难得不行，尽个本分难得不行，互

相配搭难得不行。“人在一生之中的生活不免要受点挫折，或是在家庭，或是在外界，但有谁的‘苦衷’能是自己亲手布置的呢？”如果这个苦衷让你亲手摆布，谁愿意呢？（不愿意。）就和实际那时候走这条路，她的苦衷如果让她自己摆布，愿意吗？这就是神的恩待啊！借着这个让人认识什么？认识神的主宰与安排。“人都不能认识我，只在我的外形有所了解”，刚才说的这个，一生之中不免要受点挫折，不管是外界的还是家庭的，这些挫折就是神给你的这些苦，苦就是福，借着这个苦让你认识了神。“人都不能认识我，只在我的外形有所了解，但并不知其实质，并不知所吃之食的‘内藏’，谁能细心体察我心？”就实际说的，神给她摆设苦难的人生经历，让她跟随了神，从教会建造来看，那对神认识有多少？“只在我的外形有所了解，但并不知其实质，并不知所吃之食的‘内藏’，谁能细心体察我心？”信神二十年了，没有去揣摩，没有去寻求，所以说不知道神的心思。就是说，国度建造来了，解开了奥秘，知道了神的心意，那苦难的经历完全是赐给你的福分，让人对神的主宰安排有所认识。超脱，因为你没有体察、没有寻求，所以你把神给你摆设的环境都当成了仇视之物。所以当时你跟实际打、斗、争战，直到现在你跟黑枣在一起还是争战，什么原因呢？这就是说你不知道你所吃的“内藏”是什么，那神给你的“内藏”是要干什么呢？一再地就是显明你。让你跟实际配搭的时候，显明你什么了？悔改了没有？一再地不悔改，继续再显明、再显明，直到今天显明了你了，猴精加木偶等于痴呆。“谁能在我之前真明我意？当我降在地上之时，地之上漆黑一片，人都在‘熟睡’，我行走在各处，观看各处之状都是破烂不堪，令人难以目睹，似乎人都愿意去享受，并无心思去理睬‘外界的事情’。”咱在一线打仗，让你去接触一下所有的人，什么感觉？神来作工二十多年了，地上是不是还是漆黑一片，人都在熟睡中，不听不看不接触，二十年前宗教界就是不听不看不接触，现在还是不听不看不接触！“人都在熟睡之中，我行走在各处，观看各处之状都是破烂不堪，令人难以目睹。”会计倒觉得他信得不错，结果呢？再一检验，也是破烂不堪，法利赛人。“似乎人都愿意去享受，并无心理睬外界的事情”，眼镜和会计就代表了一个不愿意去理解外界事情，你来倒想和我传达信息呢，我把你打出去，那实在是文婷把你打晕了，不把你打晕我可不了解外边的事情。神说这就是中国人的特性是吧！中国人是封闭型的，不愿意接触新鲜事物。

交通第二十五篇说话2

“我在所有人不知不觉中鉴察了全地，但不见有一处是充满生机的，我随即将光热发出，在三层天上观看全地，虽然光降在地上，热散发在地上，似乎地上只有光与热气在‘欢腾’，但丝毫唤不起‘贪享安逸’的人。”这句话能对上吗？文婷对照对照。（我就是这样的。）“我在所有人不知不觉中鉴察了全地”,你看神是怎么“不知不觉”呢？咱建造国度的时候，祭司弟兄说了没有？（没有。）神没说，祭司弟兄没说。咱去外边作工的时候，是谁都不知道的。（嗯。）那咱和他对话的时候神在那边看着，撒但也在那边看着，这就是什么呢？（不知不觉。）咱没有接触过的，他们把听话的谬论全部发到教会里边，都看见了，祭司弟兄再告诉你说，听话是个敌基督啊！把所有人都显明了。你听了那些话，让他们再去看教会，祭司弟兄谈话的时候带着笑意，而没有去解剖，这是不是也是“鉴察了全地”呢？你究竟有没有分辨，究竟寻求了没有。而交通这个的同时祭司弟兄说，他说话是有谋略的，有些话能给你说，有些话不能说，看你是不是个揣摩的人。“我在所有人不知不觉中鉴察了全地，但不见有一处是充满生机的”，你去打仗的时候看有一个人说接受的？一解剖以后都是不信派，信神多年竟然连什么是信神都不知道，所以说没有一处充满生机。“ 我随即将光热发出”，你去传达这是不是“光热”啊？这就是“光热发出”。他求真的时候把他带到神话里边，神怎么说的？那时没有真实的带领人，你怎么对待这句话呢？对待神话的态度就是对待神的态度！把这个“光热”发出来，咱在这儿对话打仗呢！神在三层天上观看全地。“虽然光降在地上，热散发在地上，似乎地上只有光与热气在‘欢腾’”只有咱在传达，即使说眼镜是打前战的，眼镜他见证出神来了吗？他只是传达了个福音。所以说即使是打前战的，只是仰望了个眼镜，流露出来的是什么？只有从神来的光与热气在欢腾，在他身上没有成为生命。“但

丝毫唤不起‘贪享安逸’的人。”眼镜在外边见证，自己都唤不醒自己！这就是人贪享安逸。

“我在观看之际，立时将准备好的‘刑杖’赐予人间”，刑杖什么意思？开始干什么啊？（刑罚。）刑罚怎么呢？去了以后接受就接受了，不接受就给他定罪，这是不是刑杖临到了呢？这就是刑杖降下了。“随着刑杖的降下，光与热便逐渐被驱散，地上顿时凄凉、黑暗了，因着黑暗，人便‘趁机’继续‘享受’”，会计，给了他光和热的时候，他还嫌太暗了，刑杖降下来了，把他打懵了，打懵了你走了，顿时地上凄凉，五分钟以内缓不过神黑暗了 ，因着黑暗人又趁机享受了三个月，每个人都有这个过程。“当我的刑杖来到之时，人稍有知觉，但并无反应，继续享受‘在地之福’。”文婷，继续享受“在地之福”，有知觉了没有？有知觉了，稍有知觉，但并无反应。“随之，我口发声刑罚所有的人”，祭司弟兄说2021年灾难有可能要开始了，刑罚要开始了是吧？“将全宇之人倒钉十字架”，以前常说倒钉十字架，今天看见了吧！当咱在扩展福音，打仗的时候，是不是把全宇之人倒钉十字架了呢？“当刑罚降临之时，人被山崩地裂之音震动，随后便被惊醒”，什么时候惊醒啊？刑罚开始了，神的话揭露敌基督假带领，再加上灾难的降下，所以人都苏醒了，动物从洞穴里出来了。“人都惊奇丧胆，妄想逃脱，但一切都晚了，随着刑罚的降临，我的国度降临在地上，因而将列国砸得‘粉碎’，丝毫不见踪影，不留残迹。”列国，世界的国，教会的国，还有什么呢？你心里的国。今天把猴精心中的猴王国砸得粉碎，各种各样的国砸得粉碎，让猴精不复存在了。“我天天在观看全宇之貌，天天在人中间作我新的工作，但人都在‘忘我地工作’”什么是“忘我地工作”？（意思是你一个劲的猴精。）对了，一个劲的猴精，三年了还是猴精，作工把神忘了，信而无神。“天天在人中间作我新的工作，但人都在忘我地工作”，就像黑枣，天天作神的工作，又天天没神。“并无一人注重我工作之动态”，如果“超脱”注重一下神的工作动态，“呀，两年了，神作工到哪儿了，这个人作成了，那个人走向正道了，我在哪儿呢？”如果你关心一下也不会成猴精了。“并无一人去理睬‘身外之态’，似乎人都活在自己创造的‘新天新地’里，并不愿让

别人去‘搅扰’，都在作自我享受的工作，都在做自我欣赏的‘体操锻炼’。”这几句话把超脱说得清清楚楚吧！超脱，体操锻炼这话能对号吗？“并无一人去理睬‘身外之态’”，带引号了，超脱只注重什么？她的身上这些，地位、名誉、前途，“身外之态”她理睬吗？不理睬。神家工作管不管？不管。钱财丢了管不管？祭物管不管？“只要是我的前途命运，黑枣说什么呢？我说什么呢 ？下面人说什么呢？告诉实际，只要你知道我为你忠心耿耿就行了。”对“身外之态”不关心、不理睬。“似乎人都活在自己创造的‘新天新地’里”，超脱是什么“新天新地”啊？（猴精，木偶。）黑枣呢？是精神支柱就行了，但你别伤害我地位。文婷，新天新地，哎呀，房子卖了，可以轻松面对了，孩子也不熬人了，老公也不打我了，困难之中寻求神，幸福之中忘了神，真是难啊！我在近处尽个本分不行？我带孩子尽本分不行？这就来了，新天新地。“并不愿让别人去‘搅扰’”，哎呀！实际啊实际，天天给我发信息，我实在不想回，没法面对这个敌人啊！你说不回短信吧你说出来了，回吧，你叫我回啥呀！眼看过了年就到初四了，实际是一天到晚地问，一线呢，一线呢？你要我回答什么呢？没法说！难啊！实际每天起来“搅扰”得文婷不得安身。超脱呢？更害怕我“搅扰”，我猴精好不容易控制了个木偶，你非要说我，快快说其他人，别说我了！心里动态，别来搅扰打岔我！“都在作自我享受的工作”，她欣赏自己呢！猴精看看我，我伪装着让弟兄摸不着我的心，我不说，弟兄都摸不着我的心，你们谁能摸着我的心呢？我胜过他了吧！把我打败了！“都在作自我享受的工作，都在做自我欣赏的‘体操锻炼’。”怎么体操啊？猴精指挥木偶，这是不是很好的体操？体操锻炼了十几二十年。“难道人心中无我一点地位吗？”超脱，心中有神的位置吗？（没有。）你说没有神地位吧！你苦苦地跟随了神十几二十年，撇家舍业，献上了孩子、献上了家庭，在心里边是痛苦，得着神的恩典、福分是理所当然，你说我心里没神，实在是冤枉啊！可是事实摆在面前，你就是没神。“难道我不能在人心中作主宰者吗？”超脱，一直和你说，让神主宰你，让神话主宰你，你就让猴精主宰你。今天神话直接和你说了，“难道我不能在人心中作主宰者吗？”能不能啊？（能。）好，咱看下回怎么能。（嗯。）黑枣呢？黑枣还在深思之中。（SJ：黑枣还在两手捂头呢。）怕来了招架不住。“难道人的灵都离人而去了吗？”为什么不愿意神作主宰呢？如果你是个没病的人，死

灵的人，那神能不能作主宰呢？（不能。）那就不能作主宰，你不愿意要神作主宰是因着你的灵离人而去了，灵死了？你是活死人，没灵的人？这就是审问、审判的话。“难道人的灵都离人而去了吗？难道人心中无我一点地位吗？难道我不能在人心中作主宰者吗？难道人的灵都离人而去了吗？我口之言谁曾细摸？我心之意谁曾体察？难道人的心中被别物占满了吗？我多少次向人‘呼求’，但有谁曾发怜悯之心呢？”超脱，感觉到这个“呼求”是什么意思了吗？感觉到“呼求”了吗？（就是能不能交心呢，坐了个低凳子的意思。）黑枣，这个“呼求”怎么理解呢？（就是一次一次的审判，一次一次的揭露，都是神唤醒人的心，但人的心太刚硬了。）文婷，怎么看呢？（就是从我自身的经历当中，能实实际际体会到感受到，神一次又一次的呼唤。）怎么呼唤呢？（从当时那个卖房子吧！自己陷在痛苦里走不出来的时候，你一天给我交通好几次，走了又来，从那个举动当中就看到神对人的一种牵挂，深深地呼唤，好像自己特别刚硬。确实就是你前边说的，实际给我发信息，说的是我内心的情形，对情感的东西特别留恋，有时候也希望快点出去，就特别矛盾，想到小卫当时和你说，我是又爱你又恨你。）向人“呼求”这个词怎么理解？呼求，呼喊，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呼求求什么呢？求告。神以前说过一句话，让神向你求告了，什么意思？咱有时候，教育你孩子呢，好话也说了，歹话也说了，打也打了骂也骂了，管用不管用呢？不管用。最后和你说什么呀？我求求你了！我的活祖宗我求求你了！就剩下求告了！向人呼求。你感受到神对你呼求了没有？（感受到了。）文婷，是吧！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交通了什么呀？（你的使命是什么。）你的使命是什么。圣旨，是吧？下了圣旨了，你的使命是什么？咱随后又交通了探子，是吧！这是不是向人呼唤呢？（是。）呼求。一而再再而三地交通，就剩下向你求告了，求求你了赶紧回来吧！班主任，向你呼求了没有？（呼求了。）无数次地呼喊，唤不醒你的心，唤不醒你的灵。咱交交心吧！行不行？这个交心不知道说了多少次，就是交不成。

神给我摆设环境，神对我也是在呼求，怎么呼求呢？（借着实际给你交通。）嗯，实际想呼，敢不敢呼我啊？（不敢。）不敢呼但还得呼，还得带着求，所以，她带着眼里的泪水把她的经历谈出来，一次次苦苦求告，呼求。“我多少次向人‘呼求’，但有谁曾发怜悯之心呢？”，就不要说你了，我呢？也有肉体软弱，我当时是接受下来了，可当环境再加大的时候呢？站不住了。“怜悯之心”什么意思？怜悯，可怜可怜吧！神作工多长时间了？三十年了，唤不醒你的心，唤不醒你的灵。苦苦巴望，神来到地上就像来在猪圈一样，是拯救你赐给你生命，不是要害你。但是人对神怎么样？给的水不喝，给的食物不吃，刚硬的心贪婪肉体，就剩下神苦苦求告你了，你是谁呀？是受造之物！造物主来拯救你，你拽着你父亲的衣衫死死不放，神才向你呼求。“但有谁曾发怜悯之心呢？”，可怜可怜神在地辛苦作工，忍着心中的怒火在呼求你，做人的奴仆多少年。你恶行累累，刺伤神的心，神还得苦口婆心地呼求你，但没有人“怜悯”神的心，神急切的心要作工结束，毁灭撒但，回归锡安他的居所，六千年的经营计划结束，没有人去“怜悯”，去站在神的一边考虑神的心情。“有谁曾活在人性里呢？”，没有一个人活在人性里边，也就是说不是人。你是神造的受造之物，神踩你是梯子，坐你是凳子，扔你是垃圾，可是神今天没有踩你、没有坐你、没有扔你、完全是拯救你，把你摆在撒但堆里完全是让你认识撒但，结果你对撒但没有恨意，反过来你是一种爱意，恋恋不舍，是有情感，和它牵扯不断，藕断丝连，问题是连藕都不愿意断。这就是说，多少年了，神苦苦作工在人身上，但人没有点人性，都是活出来一个兽性，没有一点良心。“人虽在肉体中活着，但并无‘人性’”，没有正常人性，也就是说没有做到一个受造之物该做的。现在不要谈受造之物，你就连那个良心都没有。咱以前交通过恩典，我给了你了你不给我，这叫恩典；我给了你了你再还给我，这叫交易。神作在人身上是什么？神有回报吗？（没有。）神作在人身上全部都是恩典没有交易，神给你的恩典有肉体享受，而神真正的恩典是给你生命。可人呢？今天神给了你恩典，你活在肉体享受恩典里不出来了，神要给你生命，你把从神来的占为己有当作仇视之物，好像神要害了你似的。你还要拽着撒但的衣衫不放，这就是咱活出的兽性。反过来还怎么呢？找理由借口攻击、毁谤。什么理由借口？我这边有孩子出不来，我这边还有家庭走不了，你要知道那家庭是怎么来的？

还不就是神给你的一点恩典吗？可是咱抓着这恩典不放，反过来成了攻击、毁谤神的理由借口，怎么是攻击、毁谤呢？神让你出来为神作一下工，“我出去了我的孩子谁看？我的家庭怎么办呢？”是不是要和神讲理、回击？把神打回去了！神让你出来作工，把你调出来，神说此地甚好，马上就要各从其类了，信与不信的本就是两类人，神主要就是打破家庭，把信与不信分割开来。半家信的也好，不是真信的也好，是要各从其类归类呢！归起来以后神要降灾，神要把你从所多玛救出来，可你愿意离开所多玛吗？“所多玛有我建的房子，有我亲家。”迟迟拖不出来，拖出来的时候你还得扭头看看，“我的房子还在不在，我的黑马王子还在不在，我父亲还在不在”，罗得的妻子变成盐柱了。今天，神已经把实情告诉你说了，神要在这儿降灾，必须把你救出来才能在这儿降灾。一个是把你带出来拯救你看见你的顺服，另一个看见你接受了神的带领，活在了神的权下，有了见证，让撒但蒙羞，一举两得。撒但蒙羞掩面了，你也救出来了，不在那个灾难里面了，看不见家人的死去，心里边免去了痛苦。神给咱想的是什么？不让撒但把咱吞吃，不让撒但把咱熏陶，是为了咱的安全。可是咱呢？不理解神的心意，总要按着自己的思维，自己的情感去处理一些事，根本不考虑神的心思。对于神来说，是一种伤痛，你不知道你父亲是谁？你不知道你从哪儿来的？所以说，人没有人性。“有谁曾活在人性里呢？人虽在肉体中活着，但并无‘人性’，难道是出生在‘动物王国’的吗？”证实了，动物。什么才没良心呢？（动物。）动物。人说是，狼心狗肺，咱没心的时候连狗都不如。带领工人是动物王国，那你说你带的这都成什么了？成了动物园了，所以说你这里面能找出人来吗？他就有素质你也找不出来，都培育成动物了，动物园肯定找不出人来。这就是神说了，埋葬死亡，为什么埋葬死亡呢？没办法，即使有两个有正义感的也在你的熏陶感染之下不能正常成长，得不到供应、生长，那也就成了什么了？种子撒在荆棘里边感染了，死去了，吞吃了。

“或者是出生在天界而具备了‘神性’了吗？”说了两种是吧！一种生在动物园了，一种是生在天界了，成了“神性”了吗？带引号了，什么意

思啊？要么是动物园，要么是天使长，成了神了，成了真理的主人了，咱以前表现是不是就是天使长的表现啊？要么是什么也做不了没素质，要么是有点素质就狂的不得了谁也不接受，要么是动物，要么就是天使长，没有人性！“我在向人要求我所要求的，但人似乎听不懂我的语言，犹如我是人以外的‘怪物’一般，难以让人接触。”“怪物”什么意思？什么话呀？讽刺。（嗯。）讽刺谁呢？我说超脱，咱交交心吧？超脱能听得懂吗？（听不懂。）听不懂，不要说把基督当神待了，连人都没当人待，连一个小小的弟兄姊妹都没当待，当成了一个“怪物”，把他的话当成了耳旁风。我在这儿说咱交交心吧！把我的话当成什么了？耳旁风，可以说当成“怪物”了。什么“怪物”呢？这是狼哭呢还是狗叫呢？说得严重了，但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是不是超脱？（嗯。）说得有点严重了是吗？但实际上就是这样的，没当回事。黑枣，我和你交通揭露解剖了多少啊！你反省了没有？在你身上有所反应没有？一而再再而三没反应，把我的话当成“怪物”了。实际常说一句话，“叫我说什么呢？”，实际苦口婆心跟我说那些话，可是我站立不住我也走了，我也把实际的话当成什么了？（怪物。）当成怪物了。实际和我说，我说什么呢？我再说什么也是怪物。就是难以让人接触，不愿意接触，就是不见弟兄的时候想见呢！弟兄什么时候来啊？一见了又发愁呢！弟兄又要说什么呀？一开口就吓的，一提到名字就心惊肉跳的，快别说我了，难以接触！“多少次我在人的身上失望，多少次我因人的‘成绩不佳’而大发烈怒，多少次我又因人的软弱而为人忧伤，为什么我总是唤不起人心中的灵感呢？”对“成绩不佳”怎么认识？（工作作得一塌糊涂。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乱做。）真正因为一个“成绩不佳”神可能大发烈怒吗？说得轻了不管用，说得重了怎么呀？伤了小孩自尊心。“成绩不佳”是个讽刺意味，不是“成绩不佳”，有成绩吗，是反面的作恶、拆毁、搞自己经营，所以才引起了神的大发烈怒。“多少次我又因人的软弱而为人忧伤，为什么我总是唤不起人心中的灵感呢？”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什么是灵感？对神话的认知，天上的卫星能接通，唤醒人的灵感。“为什么我总是激不起人心中的爱呢？为什么人总不愿把我当作自己的‘心爱之物’呢？”咱信神呢！神说信神头等大事是什么呀？得把神当回事啊！不能像大街上的顽童啊！神要的是专一的信，你不能专一能行吗？最后作工结束完了，世上没有外邦人，都是信神的。手里捧着神的话，嘴里说着神的

话，实行的还是神的话，里里外外都是神的话，没有神话将不能剩存下来。不是单靠食物，单靠食物只能维持你的肉体。信神是头等大事，当作心爱之物。你怎么对待神话呢？神话在你身上怎么作王掌权呢？在你身上不能作王掌权就不能剩存下来。代表着什么？就和心一样，人没心能活吗？把神当作心爱之物，没有神不能活。“难道人的心不属自己吗？难道人的灵中有别物‘住宿’吗？”灵本来是神的是吧？让撒旦占有了，就是别物“住宿”。“为什么人总是痛哭不止呢？为什么人总是悲伤呢？为什么人在忧伤之际却不理睬我的存在呢？难道是我将人刺伤了吗？难道是我将人有意撇弃了吗？”为什么人总是痛哭不止呢？超脱，痛哭什么呢？给实际发了一封又一封，发的那时候心里边是不是痛苦呢？（嗯。）痛苦的是什么？“为什么得个地位就这么难呢？为什么我就控制不了人呢？为什么我说话就不管用呢？”为什么人总是悲伤呢？痛苦、悲伤从哪儿来的？（猴精来的。）“为什么人总是悲伤呢？”文婷，你的痛苦在哪儿？悲伤在哪儿？就是因着神给的恩典太多，人活在恩典之中不愿意出来。“为什么人在忧伤之际却不理睬我的存在呢？”如果你真认识神的存在，神是造物的主，神摆布主宰万物，有什么恩典都是神给你的，如果你真认识神的存在的话，还有悲伤吗？约伯，神剥夺他万贯家产剥夺他十个儿女，“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没有去找强盗去。咱今天是看见了神，他仅仅是风闻有神，约伯都没有说神撇弃了他，而是咒诅自己的生日。咒诅自己的生日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想让神看见他的痛苦。从这儿看见什么呢？他知道神没有撇弃他。“难道是我将人有意撇弃了吗？”我说，超脱，我恨恶你，厌憎你，伤心了是吧！（嗯。）是我有意撇弃你吗？（不是。）是什么？（是我自己。）是你弃道而行，是你先悖逆了神，神才撇弃你的。

“人在我心目中是万物的主宰者，我给人的权柄并不小，让人管理地上的万物，山中之草，森林之中的兽，水中的鱼，而人却并不因此而欢喜，而是忧心忡忡。”为什么忧心忡忡？神给人的权柄不小，让人做万物的主宰者，让人管理万物，山中之草，森林之兽，水中之鱼，但人却不欢喜。小鸟在空中游行，对神的荣耀为什么欢喜呢？（享受赞

美。）享受赞美。因着神给了它天空、天地，它能享受赞美神。而人呢？神给了你做万物的主宰者，享受赞美，人能赞美神吗？（不能。）还有奢侈欲望，为什么他忧心忡忡？神让你做万物的主宰者，人想干什么呢？他不是单单只想主宰万物，他想主宰人类的命运，所以他才“忧心忡忡”，对不对？（嗯。）神说，你连你的过去与将来都不知道，你怎么能主宰你的命运呢？你连你自己的命运都主宰不了，你怎么能主宰家人的命运呢？所以，文婷的眼泪从哪儿来的啊？这眼泪忧伤就是主宰不了家人的命运。不是因着神让你主宰万物而喜乐高兴，却因着自己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主宰不了家庭的命运而忧伤流泪。超脱，为什么“忧心忡忡”？“我怎么就主宰不了这个木偶呢？我这猴精怎么就主宰不了她？”总想主宰人。人是受造之物，应该由神来摆布安排，不应该是你去主宰，把这个权柄让给神，让神话来掌管你。不要让你的猴精，让你的父亲来掌管你，所以因着这个“忧心忡忡”。黑枣，“忧心忡忡”什么呀？“我走了老公吃不上饭，三天五天不见老公忧心忡忡，我这个家怎么办？”“人的一生都是悲悲切切，人的一生又都是忙忙碌碌，而人的一生又是虚空加快乐，人的一生并没有新的‘发明、创造’，无人能摆脱虚空的生活，无人曾发现有意义的人生，无人曾体验‘实际的人生’。”神给人的权柄是什么呀？让人做万物的主宰者，可是人满足这个吗？（不满足。）人不满足，人要干什么呢？人要主宰人类的命运，要主宰自己的命运，要主宰自己家庭的命运，所以人就成了悲悲切切。人生命运不在人手中掌管，人掌管不了，你要掌管你就是与神在争夺，因着与神抢夺的过程中，你得罪了上天，触犯了天规诫命，你犯下的是滔天大罪，不是小罪啊！神只是给了你万物让你去管理，杀猪宰羊，吃啦喝啦，想干啥干啥，你还悲悲切切吗？可是你想掌管你的命运，与神去抢夺，这成了什么了？滔天大罪，滔天大罪神不能放过你！而且你也夺不了、抢不了，你只是显形，暴露了你的野心，什么也得不着，只能碰得是头破血流，所以说你一生只能是悲悲切切。与你所向往的、追求的不切合实际，一厢情愿，都是虚空的，不成立。“人的一生又都是忙忙碌碌”，忙碌在哪儿呢？管理万物忙碌了吗？（没有。）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边，相信了撒但的话，想用一生的心血代价创造幸福，所以造成了忙忙碌碌。真正信神跟随神的人，神用你这么忙忙碌碌的吗？神要叫你是享受，而不是忙忙碌碌。怎么忙碌呢？是因为与命运的争夺

而忙碌，人的一生短暂几十年，而忙碌了几十年，从哪儿来的？是自己的苦害，与命运争夺而悲悲切切、忙忙碌碌。“而人的一生又是虚空加快乐”，怎么空虚呢？你所追求得着的一切，都是过眼浮云，肉体享受都是虚空的，虚空加快乐，人将得着什么呢？暂时的享受，我能控制人了，我肉体得满足了，这就是虚空加快乐。“人的一生并没有新的‘发明、创造’，无人能摆脱虚空的生活”，这个“发明、创造”是什么？神对人类的叹息怎么说的啊？人都在寻求着一个什么？究竟谁在主宰着人类的命运呢？这是不是人类所探索的呢？这是不是人所要发明、创造的呢？这就是说人生意义人发现不了，创造不了，究竟谁主宰全人类的命运？也可以说神不作这步工作，你自己发明不了，创造不了。“无人能摆脱虚空的生活”，你追求的什么？你追求的钱财、地位、名誉，这是撒但给你的。因着这些人都活在了悲悲切切、忙忙碌碌之中。人的一生中并没有新的发明，就是说你除了钱财、地位、名誉没有一个新的发明出来改变你的追求，在绞肉机里挣脱不出来，人拯救不了自己，只有神能拯救人。没有新的发明创造，发现不了人生的意义，发现不了人生的真谛，改变不了你的命运，你不会自己去寻求敬畏神，找见一条敬畏神的路，蒙拯救被成全的路，你发明不了，创造不了。

“人的一生并没有新的‘发明、创造’，无人能摆脱虚空的生活，无人曾发现有意义的人生，无人曾体验‘实际的人生’。”“实际的人生”是什么意思？实际的人生就是信神，什么是信神？（相信神是主宰万物的基础上经历神的说话，经历神的作工。）建立在神主宰万物一切的基础上，来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的说话，以此来达到认识神，认识自己的败坏性情，这就是个什么？（实际的人生。）（SJ：还有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都是实际的人生。）实际的人生就是实际你怎么去经历你的一生，你的一生就是去认识神，一生就去敬拜神，这就是信神，一生去经历体验神的主宰。今天在这儿又给你造了个原子弹是吧！实际的人生怎么走的？你怎么走？“虽说现今的人都活在我光的照耀之下，但并不知在天之生活，若我不施下怜悯，我不拯救人类，所有的人都白白地来，在地上生活无意义，之后

又白白地走，并无有夸口之处。”超脱，活在光照耀之下了吗？（没有。）神说在地犹如在天，这是不是在天的生活？可你知道吗？（不知道。）“若我不施下怜悯，我不拯救人类，所有的人都白白地来”，如果不是苦苦地呼求你，你自己还不会认识，神话和你再说多少，你也不会看到自己这个丑相。那你还是什么？白白地来在地上，活得无意义。这两年是不是白白地过了呢？白白地来，白白地走。“并无有夸口之处。”没有什么夸口的，因为什么啊？人不能直接和神对话，直接告你说你也不明白，看了不晓得，听了不明白。神给你掰开了说，揉碎了说，再加上圣灵作工才有了今天，人没有可夸的。不要觉得咱能实行点真理了，明白了点神心意了，就张狂起来了，就了不起了，完全都是神作的，人没有可夸的。“在各宗、各界、各邦、各派中的人，都认识地上的空虚，都在寻求我，都在等待我的再来，但有谁能在我来时而认识我呢？”今天是不是体验了？“都在等待我的再来，但有谁能在我来时而认识我呢？”咱在传福音的时候体会到了，谁能认识。拿出神话来还不行，不是说有耳的当听，根据神话神的羊能听神的声音。今天不追求的都属于宗教的是吧！虽然你今天跟随全能神，但神还是说你是宗教界，都不认识。“我造了万物，又造了人类，今天我降在人中间，人却反攻我，给我‘报应’，难道我对人作的都是对人无益的吗？”“报应”什么意思？猴精加木偶，这就是报应。“难道我对人作的都是对人无益的吗？难道我不能满足人吗？为什么人弃绝我？为什么人对我冷若冰霜？”两年了不愿意搭理，两年了不进入，神说了多少话，冷若冰霜。“为什么在地之上遍及死尸？”看见了吗？遍及死尸。以前看这些话，说神骂人是吧！怎么遍及死尸，都是活人啊！今天你看有几个活人，有没有活的？都是遍及死尸。

“难道是我给人造的世界之态吗？为什么我给人的丰富无比，而人还我的却是空着的两手？为什么人不真心爱我？为什么人总是不在我前？难道我的话全是枉然吗？难道我话就成为水中的‘热气’而消失了吗？”为什么说“热气”消失了？蒸发了。神话你看了多少，在你身上起任何作用吗？好像就没有，看着没有，蒸发了。（SJ：就咱这些录音天天听，也愿意听，但是不起作用，就蒸发了，你不让他听他还急得

要呢，听了却不实行。）这就是“热气”都消失了。“为什么人不愿与我配合？难道我日到来之时正是人的死亡之际吗？”是让你死吗？神怎么说那句话？神说我要想毁灭你还用动如此大的工程吗？还不是一句话的功夫吗？“难道我日到来之时正是人的死亡之际吗？”什么是“死亡之际”呢？如果你当了探子以后不愿意出来，那就是“死亡之际”了。让你出来是“死亡之际”吗？是让你从所多玛出来。“难道我会在国度成形之时将人都灭没吗？”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因为在国度成形之时正是审判的一个高峰，正是在揭露解剖定罪的时候，正是要把你打死的时候。看到神话之后，让你看看你还有生存的希望吗？没那个人样了，做的尽是拆毁，尽是恶。因着审判刑罚、揭露解剖、定罪咒诅，所有人都活在什么呢？死亡的气氛里边。所以神在这儿说“难道我会在国度成形之时将人都灭没吗？”怕你误解、误会，今天打你再重、揭露你再深，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了你悔改、为了拯救你。你不要再消极了，烂泥扶不上墙，神不要我了算了，回归世界吧！所以说这句话是要挽回你，不是要灭没你，把你“打死”，是要让你进入正轨，让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把你原有的东西全部抹杀，倒掉。“为什么在我全部经营计划之中，不曾有人摸着我的心意呢？为什么我口中的发声不被人宝爱，而被人厌弃呢？我不定罪任何一个人，只是让所有的人都冷静下来作作自我反省的工作。”超脱，看了这个有什么感想？（审判的话。）这是不是咱现在的一种情形，一种处境？文婷，看了这段话有什么想法？这是不是国度成形之时人的一种表现？（嗯。）二十年前神就知道人要走什么路，人将是什么态度、观点，怎么难办，先有话后有事，今天让你看见了。以前看这话，不知道神说的是什么，是吧？以前神说过，看神话无根无据，没有根没有源头，就不知道东一句西一句神说的是什么，今天你再看这些话，是不是有根据了啊？

243　人并不以心相待神口之言

1　我曾将国度美景展现在人的眼前，但人只是贪婪地注视着，但无一人真有心志进入其中；我曾把在地之状的实情向人“反映”，但人只是

听听，却并不以心相待我口中之言；我曾把在天之况告诉给人，但人都当作“美丽的传说”而听之，并不以真诚的心来接受我口的述说。

2　今天，国度之景在人间闪现，但有谁曾“翻山越岭”来寻求？若无我的催促，人仍在梦中不觉醒，莫非在地的生活就能将人的心吸引住吗？难道人的心中并无什么“高要求”吗？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二十五篇》

交通第四十篇（一）

神说：“为什么这样迟钝？为什么这样麻木？几次的提醒都唤不醒你们，太让我难受了，我真是不忍心，看见我的儿子是这个模样，我于心何忍？唉！我只有手把手地教你们，我的脚步在一个劲地加快，我的儿呀！快快起来和我配合，今天有谁为我真心花费？有谁能完全奉献没有丝毫怨言？你们总是这样麻木痴呆！又有几个能体贴我的心情，能有谁真正摸着我话中的灵？我只有苦苦地巴望，看着你们的一举一动不能满足我的心，叫我怎样说呢？我的儿呀！父今天所作的都是为了我儿，为什么我儿总是摸不着我的心，总叫父我操心？何时我儿长大不叫我担心，叫我也对我儿放心，不知啥时我儿能独立生活，站起来为父减轻肩上的担子？我只是悄悄为我儿掉眼泪，拼出一切，为了神的经营计划的完成，为了拯救我儿我所爱的，我只好是这样。

我的应许得以实现，显现在你们眼前，为什么不会体贴我的心？为什么？为什么？直至现在，你数过没有，有几件事满足我的心，有几件事使教会得到滋补，得到喂养！细细揣摩揣摩，不要马虎，每个实情

都不要放过，不能只注重外表而忽略了实质。要时时察看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是否经过基督台前的审判，是否是变化的新人的形象，不是模仿，而是发自深处，有生命的流露。不要把生命耽搁了，免得遭受损失，要赶紧挽回这样的局面，满足我的心，行事原则切记心头：行事公义、正直，满足我的心。不要胡来，记得吗？”（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四十篇》）

咱以前都看过这话，咱以前看这话的时候能不能和自己对上号？神说：“为什么这样迟钝？”你感觉自己迟钝吗？谁感觉自己迟钝呢？没有一个人感觉他自己是迟钝的。都是看了神话以后感觉不是对自己说的，“我没有那么迟钝啊，神和我说什么我就怎么去做了呀”，就好像那不是说你的，感觉不到。“为什么这样迟钝？为什么这样麻木？几次的提醒都唤不醒你们，太让我难受了，我真是不忍心，看见我的儿子是这个模样，我于心何忍？”这个“我儿”神作过解释了是吧？神说：“第一部分说话的目的就是为了显明人在地位与利益面前的各种丑态，显明人的贪婪与卑鄙。虽然神在说话的时候流露了语重心长的慈母般的语气，但神内心的怒气却犹如对待仇敌一般如日中天，因为神无论如何都不愿面对一班没有人类正常样式的人说话，所以他说话的同时都是按捺住心中的怒气来很勉强地发表他的说话，而且是面对没有正常人性、缺乏理智、败坏不堪、贪婪成性、悖逆抵挡神到极处的人类说话。”（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内容简介》）基督起初的发表是在什么时候发表的呀？是在神作工刚开始的过渡时期是吧？（嗯。）给人一个台阶，是强忍着心中的怒火、痛恨而说的，是过渡语。“为什么这样迟钝？为什么这样麻木？几次的提醒都唤不醒你们”，以前看了这话怎么想呀？“我怎么没被唤醒呢？我早就跟上教会建造了呀，我在这儿信神呢呀，神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了呀，我该聚会也聚了呀”，你和神话对不上号，你也不存在经历审判刑罚。那现在呢，感觉到自己的迟钝了没有？刘志，你迟钝不迟钝、麻木不麻木呀？（刘志：迟钝。）怎么迟钝了？（刘志：进入真理迟钝，有的时候周围环境人事物也知道是神的摆设，但临到事的时候还是凭自己的天然，不愿意寻求进入。）迟钝，麻木。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是

见证，是吧？维护神家利益、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这是咱做人的使命吧？（嗯。）可是每临到一件事的时候，你的言行举止维护神家利益了没有？没有维护神家利益，也没有维护神的名，那你说你迟钝不迟钝？等过后了再给你交通，“哎呀，我没维护神家利益，原来这就是维护神家利益呀，这么简单呀！”过后交通起来简单不简单？（简单。）很简单。

“为什么这样迟钝？为什么这样麻木？几次的提醒都唤不醒你们，太让我难受了”，就像昨天刘志是吧，迟钝不迟钝？明知道天气不稳定得盖雨布呢，刚开始他还不盖雨布，徐兵让他盖雨布呢，结果还把两层雨布都盖在中间，两边露着，一下下雨了，还得重盖。我说：“谁盖的雨布呢？”刘志说：“徐兵让我这样盖的。”还说：“我以后再也不能听别人的了，该听的时候听，不该听的时候不听。”你说刘志迟钝不迟钝？咱信神尽本分是要干啥呀？尽本分应该怎么呢？得时时、事事、处处把本分放在你的心上。这个是你的本分，是你的责任，是你的使命，还用不用徐兵提醒你“得盖雨布”呢？所以你就没有把这个当作本分对待，你就没有操这份心，也就是没用上心，你尽本分是应付糊弄、随便。徐兵提醒你了，你应该是，“噢，神借着徐兵来提醒我盖雨布呢！”这是不是一个正常人该有的理智呀？这是不是神借着他提醒你呀？可你这样认识吗？（刘志：现在就是“多亏徐兵提醒呀！”）你说刘志他自己就连这也想不到，就不知道要下雨得盖雨布，还得“多亏”徐兵来提醒一句。现在是感谢徐兵呢，等盖上雨布淋了雨的时候呢？“可不能听徐兵的了”，把责任都推到徐兵身上了。迟钝，不仅迟钝、意识不到，还麻木。他让你盖中间你就盖中间，不盖边上，这是怎么呢？迟钝还麻木。（李放：这几天一直交通作工与进入，让人得生命呢，可自己一直停留在作工干活上，却不懂得进入，这也是迟钝、麻木。）在实际生活中看见了自己的迟钝麻木，听了这话以后能认识到，“原来我是迟钝麻木，是个痴呆”，你能看见的、能领受到的就是审判刑罚。你要不借着这个事，不在这件事上求真的话，谁敢说刘志麻木痴呆？刘志昨天说什么话了呀？“呀，让我送货呢，两车货我一车送，没有一个人说我送不了。”（刘志：这是开玩笑呢。）你开玩

笑也没说见证一下神，咱言行举止流露出来的就是咱本性里面的东西。这是在干什么呢？刘志说自己迟钝不迟钝呀？他承认自己迟钝麻木吗？他认为自己不迟钝、不麻木，而是特别灵巧。借着这个事显明你在神家尽本分的时候，在生命进入的时候，就变得迟钝麻木，但涉及到个人虚荣脸面的时候还迟钝麻木吗？刘志十分灵敏！“呀，我说这样你说不行，这就打了我的脸了，我就没脸见人了，就活不成了”，看多灵敏，这不用神去提醒你，“刘志，这个是丢脸的事啊，可不敢丢脸”，有人提醒你吗？没人提醒。显明了你的存心，你时时、事事、处处把什么放在心上了？虚荣脸面。

“太让我难受了，我真是不忍心，看见我的儿子是这个模样，我于心何忍？”拿刘志这个事举例子，你们自己能不能对号？在生命进入上面、在作工上面，迟钝麻木。神要的是见证，要的是维护神家利益、维护神的名，在这上边麻木、迟钝、没知觉。方勇，你怎么认识？你刚才说什么了？（方勇：刚才就是说在这个话上看到所有人都是这种“麻木痴呆”的状态，就感觉到人太难办，所以从那会儿在心里边就开始说，“你们走你们的路吧，我说了也没人听，我还真不如和车打交道呢，和车打交道不和人打交道才是最好的”。以前在教会里边看到人是这样的，回来以后到这边发现人也是这样的，而且到这边来了以后，看到李放、小张每一个人都是这种狂妄自大的本性，而且没有一点改变，我心里面就感觉神说的这个“痴呆麻木”是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的，所以就更不愿意和这些人交心了，就只是说“我自己干我自己的活吧”。）看见他们麻木痴呆是吧？（方勇：嗯。）你今天呢？（方勇：也有这。）你看见自己的麻木痴呆了没有？怎么麻木？（方勇：自己陷入到这个思想观念当中了，没有从这个思想观念当中走出来，感觉好像是在逃避这个环境。）逃避这个环境属于什么表现？（方勇：属于麻木。）为什么说是麻木？（方勇：感觉好像人都是这样的，也就这样得过且过吧，把自己能做好的做好，不去管别人怎么样了。）你管自己了没有？（方勇：也没有好好管，有时候麻木了就有那种消极的东西在里面，也不去积极追求了。）李放，方勇麻木在哪儿？（李放：他认为他不麻木，认为他好，只有别人麻木。）那你看他的麻木

在哪儿？王军，他的麻木在哪儿？（王军：比较自我封闭吧。）“为什么这样迟钝？为什么这样麻木？”神说“迟钝麻木”是指哪儿说的呀？（灵里。）灵里，从灵界看事，用你的灵去看事。神对你的要求，神的心意，神要求你所做的，这算不算灵里的？（嗯。）就像方勇这个情况，神向他提出什么要求他没做呀？（李放：认识自己、认识神。）认识自己、认识神。认识神什么呀？认识神的主宰、掌管，还有神作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工作是什么？神为什么在大红龙国家作工？方勇，你揣摩了没有？寻思了没有？（方勇：没有。）没有寻思，没有揣摩，所以说你迟钝、麻木。神兴起人事物来是要干什么呢？给你周围摆设环境是让你进入，给你摆设人事物是让你去分辨、认识，你看见了他的一些狂妄，分辨、认识了他，分辨、认识了他以后那你自己有没有收获？神给你摆设个狂妄的人，摆设个谬种，摆设敌基督、假带领，神是不是要看你的态度呢？神给约伯摆设那些强盗，那神是不是要看他的态度呢？约伯的态度是什么？约伯说什么了呀？“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伯 1：21）强盗抢了他，这是神剥夺了，“不管神剥夺也好，赐给也好，神肯定是存在的！神肯定是主宰万有的神！强盗抢了我的那也是神的剥夺，因为他在神的手中呢，是神掌握的，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是约伯的一个认识，神在约伯身上看到了一个态度。那在方勇身上看到了什么态度呢？神给他摆设了不合他观念的环境，把几个狂徒、几个不实行真理的人放在他面前的时候，方勇的态度是什么？（王军：不予理会。）“我不和你们合伙，你们是强盗，我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我不和你多说，各走各的，你走你的我走我的！”那他和约伯一样不一样呢？不一样了！看完约伯，再看大卫。神给大卫摆上狮子和熊是干什么呢？训练他是吧，训练他以后是要怎么呢？是要让他打三米多高的巨人。当他看见三米多高的巨人的时候，那巨人和大卫有关系吗？没有关系，他不是当兵的，打那三米多高的巨人不是他的使命，不是他的责任。他哥是当兵的，他不是当兵的，他去打三米多高的巨人按人来说这叫什么？（多管闲事。）哎，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在你来看大卫是多管闲事，事实上人家是什么呀？大卫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的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撒上 17：45-46）人家要站在神一边，要处理掉他，这是大卫。

看完这两个人以后再来看方勇，方勇的灵是不是太迟钝麻木了呢？那方勇是什么反应呢？方勇把神摆设的就像王谦这样不实行真理的狂妄之徒当成什么了？（仇敌。）他也没说仇敌吧，这不能算仇敌，你这样对方勇是一种误解。（不愿意和你们说话，不搭理你们，形同陌路。）不搭理你们了，搁置一边了，有你当没有你，当空气对待。这是不是对神主宰的一种不搭理呢？神给你主宰摆设这些环境是让你怎么呢？看你的态度呢！这是不是一个“筵席”？你是“坐在筵席上闹饥荒”，你不搭理他们你能得着什么？如果说在你面前摆上一个狂徒，你有你的使命，你应该爱神所爱恨神所恨。如果你可以帮助他，是不是应该帮助扶持啊？你为什么不愿意搭理他呢？是因为他狂。他狂你就不搭理是什么原因？他是不是要坐高凳子啊？他是不是要欺压你？是不是非得把你贬低了他才能坐高凳子啊？是不是你没凳子可坐啊？你和他在一起光是受到他的凌辱，所以你不愿意再搭理他，这是不是站在个人利益的位置上考虑问题呢？只站在个人利益的位置上考虑问题，而没有站在神一边问问神，“神给我摆设这么一个人是让我干什么呢？目的意义是什么？”寻求了没有？没有寻求，没有考证，自作主张，你的灵里边迟钝，就没有去想，要是你想了但没有想出来，那不是痴呆就是麻木。

你没有想神给你摆设这些人事物是让你干什么呢。如果神给你摆设一个不如你的人，摆设一个你看不起的人，给你摆设一个小弟弟、小妹妹，你应该是帮助扶持，因为作在弟兄姊妹身上就是作在神身上，你应该流露出爱来，流露出帮助扶持来。但你没有帮助扶持，没有这样去做，那这流露出来的是什么呢？太自私，只管自己。神怎么说的呀？神说：“他既赐给你们，他也必要向你们索取，他也必向你们提出合适的要求。”（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像人想象得那么简单吗？》）“我给你们百倍，我也要求你们还给我百倍。”（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论到“信”，你怎么认识》）神赐给你多少就要和你索取多少，你应该无偿地献上。如果神给你摆设的这个人就不是个可帮助的人，是个恶人，那你应该怎么做呢？恶人如果在世界上咱就不搭理他

了，那如果他在神家呢？你允许不允许他存在呢？（不允许。）哎，那你得做大卫，“神把你交到我手中，用你来操练我呢，我用真理把你打败，我揭露你，我揭发你！我能帮你就帮你，帮不了你我揭露你、对付你，对付你你不接受，我就检举你，不允许狐狸在神家为非作歹”，这叫什么呢？这叫正义感！所以说，咱不搭理就是没有正义感，不维护神家利益，没有担当，只是把自己放到一个小天地里边，“我管我吧，我用我的活出让你来看呢，你愿意看就看，不愿意看拉倒！”神让人做有正义感的人、做诚实人，让你有事寻求神，让你去经历神的主宰。把你放在大红龙国家是为了什么？大红龙国家要污秽有污秽、要败坏有败坏、要邪恶有邪恶，是让你干什么呢？让你去认识它、经历它。神说：“你们真恨恶大红龙吗？是真心实意地恨恶吗？”（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二十八篇》）你去经历才能恨恶。而且借着这个看你的爱有多大？你究竟有没有爱？这是不是都是神的心意啊？这些你都没有活出来，就是麻木迟钝。神的要求是不是对人的唤醒呢？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唤醒什么呢？你得有良心理智，“我是受造之物，我是个被撒但败坏至深的人，今天我认识多少我就帮弟兄姊妹进入多少”。神希望你们都能同心协力把神的旨意通行下去，“我得有良心，我得还报神爱，神给了我多少就要和我索求多少，我应该把我所明白的做人的道理有多少就供应给弟兄姊妹多少，没有了我没办法。”可这些你都没有，该恨恶的你没有去恨恶他，该用爱心帮助的你也没有去帮助，没有去做，所以这叫缺乏良心、理智。咱信神呢，必须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用咱的活出来荣耀神，咱有没有这个理智呢？没有这个理智，没有这个活出，而只是觉得自己默默无闻、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就行了。就这样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地干下去，生命有没有进入？方勇，有没有生命进入？默默无闻、勤勤恳恳、没有所求，这只是你对神主宰的一种态度，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可是你不求上进，那你生命不会有进入，只是在作事，只是在作工，那只能做一个忠心的效力者。忠心的效力者对神是没有认识的，对神的作工是没有认识的，对自己是没有认识的，所以他没有生命，他只是承认有神，只是承认自己该效力、该干活、该作工。（方勇：在原教会里，看见他们的问题给他们一谈，他们“啪”就给你打回来了，打的次数多了，就不愿意再给他们谈了，因为这些原因，我就从教会里边出来了。出来以后来到这边看到还是这样，每一个人都是这

样，所以说从心里边就不愿意再和他们交心了。有时看到他们的问题了也不愿意和他们谈，就怕谈了以后他们不仅不接受，还“啪”给你顶回来了。）怕定罪你。（方勇：所以说从心里边就感觉，“怎么人都是这样的？都是这么狂、这么厉害？”那时就想着当一个效力者，好好的把自己该做的、能做的都默默无闻地去做，在这方面也就不纠结了，没有再往深处去想，“神摆设这样的环境是要干什么？要在我身上作什么？”所以从这里边就感到了痴呆、麻木。）没有上进心了。（方勇：嗯，也就没有上进心了，只是说我身边的人有问题了说出来，能谈的就谈，能接受的就接受，接受不了就算了，别人愿意怎么流露就怎么流露去，从心里边就是这种东西。也就不去考虑神在人身上要作什么工作了，神再怎么提醒、唤醒，也不去考虑这些问题了，后来就是“我把我的活干好就行了”，停滞不前了。）

什么叫久经沙场？你说要让你去当个兵你当不当？让你去当将军你去不去？（方勇：要现在我说不去，真的！而且我发现人的这个狂妄自大的东西就是为了争权利、争地位，就是要争这些东西。）嗯。（方勇：从我的心里边就觉得，“自己以前也和他们一样，我去说他们就好像要显得自己要比别人强、站的高度比别人高，这是不是代表着自己也有‘想在别人心里站地位’这种东西呢？”所以就受辖制，也不愿意给别人交通了，但这也导致了自己干一些事情不认真、不去操心了。）已经没有了生活的勇气。（方勇：倒不是说没有生活的勇气，只是说做一个勤勤恳恳的人，做好咱自己该做的，当一个效力者就行了。）但是你这个“勤勤恳恳，做好自己该做的”，是你自己认识里边的该做的，而不是神所要求你该做的。（方勇：神的话里边说你勤勤恳恳做一个忠心效力者也能剩存下来，所以从我心里边就按着这个效力者的路去追求了。）你主要是不愿意经历这个“沙场”了，厮杀太累，太伤心！（方勇：对。）再一个就是你这里边有个混淆，你里边追求地位、名誉和维护正义有点打架。维护正义，有正义感的人是“我必须把颠倒的黑白给扭转过来！”但是你可能和什么混淆了呢？“我要扭转过来是不是显得我太狂妄啊？”我在教会里边揭发检举假带领呢，他们说我“你多狂妄呢，带领你都敢揭发！”就用这话次次把你打下去，你还

敢不敢揭发？他们还说“你揭发教会带领就算了，你还揭发小区带领，还揭发牧区带领，你真是狂妄至极呀！”你这里边就有一个混淆，本来神要求的是让咱维护正义是吧？（嗯。）维护正义，是要把黑暗邪恶踩在脚底下，把魔鬼撒但踩在脚底下，可是你在这儿就想，“如果我要把他踩在脚底下了，别人会不会说我狂妄自大呢？会不会说我得意忘形呢？我是不是和他一样争强好胜呢？”是不是这个控制着？分不清了，不知道什么是争强好胜了，不知道什么是维护正义了。李放，现在能分清吗？（李放：嗯。）维护正义和争强好胜怎么区分？（李放：争强好胜就是要维护自己的虚荣脸面，或者追求在人心中有自己的地位；正义感就是见着这些黑暗邪恶的东西就要把它踩在脚底下，不让这些黑暗势力作王掌权。）嗯，踩在脚底下得有个前提，不能是踩在你的脚底下，是让神话作王掌权，你这个清晰了，就不受辖制了。如果你能不受辖制，别人说，“你多狂妄呢，你还说人家呢，你是个啥呢？”你就会起来跟他说，“今天不管我是个啥，我就是再小、再愚昧，但是我看见了这个邪恶世界我就不允许它存在！”当你不允许它存在的时候，你活出的是什么？就是神所要求的正义感！平时你看着刘志是带领，是负责人，“我不管那个，只要说你违背了正义，损害了神家利益，那我就不允许，我必须得揭露，必须得处理！”这不是和他争夺面子。

小工看见什么了？你看不尽本分能不能发现自己的麻木痴呆？不尽本分会不会认识自己？不尽本分就不经历神的作工，不经历神的作工你就活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边，你的言行举止都是为了自己在盘算、在做，你也不涉及神家工作，所以你能看见你的麻木痴呆吗？看不见。你只有在尽本分的过程中，而且是在长时间的尽本分中，你才能看见自己的麻木。为什么要长时间呢？因为人还有个热心，还有个一时的，还有一猛之劲。短时间内他可以一猛之劲、一股热心，“你看看人家多积极、多热心呢”，神用时间和事实与你说话，拉长战线，不用一百年，三年，五年，显明了，你就发现了你的存心是什么，你为谁活着。李放，看到你的麻木了吗？什么麻木？（李放：在这当中不会认识自己就导致老认为自己好，老和人斗，谁都不服。）就你这

个“斗”，你说你多麻木吧！我和你交通多长时间了，认识不到什么是“斗”，什么是争战，什么是见证，什么是为神家利益，什么是负担，什么是担当，什么是操心。时时、事事、处处，拿时间、拿本分一下就把咱显明了，咱太迟钝、太麻木了。为什么太迟钝、太麻木呢？因为这需要长时间的尽本分你才有所认识，没有这么长时间的尽本分你能有认识吗？还得长时间地揭露。（李放：我刚开始正义感和狂妄自大也分不开，有时候该维护神家利益也不管了。）现在能准确分开吗？（李放：嗯。）你谈人家与神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神是看你的存心是什么。有时候你谈的是他与神之间的关系，可刘志打了你了，你谈刘志和神之间的关系如何，徐兵没有打你，然后你就不谈，这是什么？（李放：这是情感，和你合得来的人就说，和你合不来的人就闭口不谈。）不是吧，我问的是你的存心。刘志羞辱你呢，你说你能放得过他吗？你会记得死死的，这就是斗！（李放：嗯。）太麻木！这就让你看到你麻木迟钝在哪。

“几次的提醒都唤不醒你们”，咱几次修理对付、提醒、引导唤不醒你们，“太让我难受了，我真是不忍心，看见我的儿子是这个模样，我于心何忍？”现在工作作到什么程度了？作工快结束了，咱现在走上正轨了没有？什么是正轨啊？时时、事事、处处向着神，为着神。“我于心何忍？”你说我看着刘志心里难受不难受啊？（难受。）为什么会难受？（李放：一直不会进入，都是为了脸面。）刘志，我为什么会难受？（刘志：在神家一直尽本分花费，可是生命不长大。）看着你这些花费，出力流汗生命不进入，不往前走。我没给你交通到位是我的问题，神没给你摆设环境是神没给你摆设，神给你摆设环境了，也让你碰壁了，我和你几次交通，也揭露解剖了，在你前边也给你摆了例子了，也让你看见王谦了，可你还是麻木不仁，还死要面子、争权夺势，还要争夺神的荣耀，所以说我看见啊，心里难受，“于心何忍？”你说咱撇家在外，也受了苦了，也受了累了，也付出了，心里边也受痛苦了是吧？可你这个痛苦不值钱，你这个痛苦是与神较劲儿的痛苦，而不是把撒但钉在十字架上的痛苦，不是背叛自己的痛苦，所以说我心里难受。刚开始神说：“你去作个标杆吧。”给你显明一两个

人，到后来就一批一批显明。那刘志你说你走在前边相当于是拣选出来的一个什么啊？不能说是标杆，应该是一个衬托物是吧！拣选出来让你作个衬托物，就借着刘志这个悖逆、败坏作一个例子，让后人在他身上有路可行，所以说我把好多心血代价就用在了刘志身上，那对刘志来说是不是极大的福分呢？（嗯。）可是刘志感恩戴德吗？刘志不感恩戴德，不极力往上配合，不愿意作这个衬托物。刘志，知道什么是衬托物吗？用自己的污秽、败坏、邪恶来衬托神，这个过程叫“衬”，自己作了个衬托物，用自己这个衬托物来见证神，刘志愿意干吗？刘志不愿意干。

什么是谈见证呢？（李放：就像你一直给刘志和王谦交通，但他们一直没有真实的悔改，一次一次悖逆抵挡，作为人早就不说了，而你却不厌其烦地跟他们说，对人还一直是拯救，从这当中就看到神的爱特别实际、不空洞。）作在刘志身上，作在王谦身上，这个属于什么呀？属于怜悯，还不能说成是爱，是怜悯、恩待。神没有情感，还记得说王谦的时候，王谦因为什么翻脸了呀？记得记不得？刘志，王谦因为什么翻脸了？我说了一个，“从来不认识你”，“哎呀！我跟随你多年，最后你来了个‘从来不认识我。’”你说我认识他吗？（李放：灵里不认识。）神没有情感，如果我和刘志交通了这么多，刘志始终没有一个悔改，刘志，我认识你吗？（刘志：不认识。）不认识你，没有情感，我和你说，这里边只是怜悯慈爱。什么是怜悯呢？给你指出路途来，苦口婆心，对你是极大的拯救。你把这些极大的拯救当作了仇视之物，那叫拒绝神的拯救，那你激起的就是神的怒气。你不悔改激起神的怒气，那最后得来的就是祸患！就是说不管王谦和刘志变不变，而我一直在揭露解剖他，也可以说一直在帮助扶持他，那我这个动机在哪？刘志，我这个动机在哪？李放，这个动机在哪？（李放：一直在给他悔改的机会，希望他走上正道。）这个悔改的机会给没给你，说句实在话我也不知道，悔改的机会是谁给的呢？（神给的。）神给的，我也不知道，我只管作我的工作，我在这儿作什么工作呢？就是刘志你悔改也行，不悔改也行，我不管这个，我只管借着你的流露作我该作的工作。我的工作是在刘志身上作一个标杆，至于是什么

标杆，要根据刘志最后的结局来定。如果刘志走的是王谦的路，那就作了个什么标杆啊？与神抵挡到最终，死不悔改的标杆。就让你看见，不管弟兄作在他身上是多大的爱，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对他是多么大的拯救，但他就是死不悔改，与神对抗到底。这就是作出一个证据来，神说："所以，要追求性情变化就要认识本性。'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别以为本性能变化，本性太坏的人永远不会变化，神也不拯救。"（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怎样认识人的本性》）人的本性难移，你就是给他二十年、三十年，他也不会变，如果他本性就是这样的，你再给他交通多少都是感动不了他的心的，那他就是来证明神这句话的。如果刘志死不悔改，那刘志就是来演绎这句话的，就用刘志这个标杆来演绎，人的本性是不会变的。如果说刘志变了，那就是另一个看法了，看神作工拯救一个人付了多大的代价，让你站在神一边看事。我在这边看刘志，他作成作不成我不管，我不用想，我只管尽上我的本分。当然我盼望你能够作成，可是我也不知道你与神对抗到底的心究竟有多硬，所以说我就不厌其烦地作我的工作，你就只管走你的路。等最终作工完了，你是彼得还是犹大就有个结果了，到最后工作结束了这个标杆就出来了。和你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李放知道是什么意思吗？（李放：珍惜。）一个是珍惜，另一个是你不要误解我。怎么不要误解我呢？我一开口就和刘志交通，就和王谦交通，有的人认为我解剖他多我对他的爱就多，审判刑罚多就是对他爱多，是那么回事吗？神是公义的，对谁也是一样的，今天只是拿刘志作了一个什么呀？衬托物。只是想拿你作一个标杆，在你身上给他们立一个标杆，所以刘志是幸运的，神拣选了你，不管你最终的结局是什么，你是幸运的。就和犹大一样，他能跟随耶稣是幸运的，可最后他走了个不幸运的路完全是因着他自己。你如果走了个不幸运的路也只能是因着你自己，但神的工作不受影响，只是说你自己受了亏损，神的工作不仅不受影响，还要得以成就。对于刘志来说，不管你最终结果是哪一个，那你的所做所行是永远记入史册了，你最终是以一个和神争夺荣耀的罪名记入史册，还是说有个脱胎换骨的变化记入史册，这就在于你所走的路了，是吧！（嗯。）刘志想要脸呢，你想要真正的"脸"，那你就应该背叛自己，把一切荣耀归给神；你要只想在现在这短暂的时间里要个脸，非得和神争夺荣耀，那就成啥了？那就成了死也不要脸了！能听懂吧。

解剖犯罪根源

让他们看见你的好行为，对照他们的所作所为，不知不觉就认为他们做了坏事了，用你的经历来带他们，是吧？（嗯。）你只是把你的言行举止说出来了，我怎么做了，我怎么与人作对的，只是把这种做法说出来了，但是还没有把根挖出来。什么是根呢？（存心、目的。）哎，对了，存心、目的、源头就是根，你没有把源头拖出来，不管是他们揭露出来的也好，或者是你认识到的也好，你看见了，你只是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了："你看我做的这个事，我拆毁神经营了，我怎么拆毁神经营的。"你只是把人眼睛看到的这一面给人阐述出来了，让人看见你拆毁神的经营了。现在你得把源头给说出来，那什么是源头？咱刚才说了，存心、目的、观点、源头，能听明白吗？（听明白了。）（那她当时交通的为了地位脸面，争强好胜不是源头？）争强好胜，地位名誉这是一个总的概括，没有细节。（那细节应该是啥呢？）心里的争战，是什么支配你这么去做的？（人生：我说一下我的这个流露，看是不是呢？我一开始在别的教会作工的时候，感觉自己行，作工的时候就释放自由。一说来这边作工，要见实际，我就不愿意了，心里就开始有了防备，不想和实际配搭，因为我听说实际这些年一直是一线指挥，我的心就倒了，好像她是大才，我是小才，好像就配搭不上人家。所以弟兄你一说让我们俩配搭的时候，我说我不想和她配搭。心里想：在下面教会的时候，人们都仰望我了，那我和实际一起配搭，人们就不仰望我了。刚开始弟兄说我会认识，不管我嘴上怎么说，心里还是觉得自己是走子民道路的。可是和实际一配搭，总感觉实际比我强，我不能让她压着我，心里有嫉妒，嘴上还不说，争强好胜，一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弟兄说我不作工作，我感觉自己下教会的时候也说了，我也在做了，总是认识不到，什么叫不作工作。我从本性实质里去认识，什么叫不作工作，虽然看着外表做了，但是心态、出发点是错的，当她谈的时候，我不是迎合，是嫉妒。认为她说得多，我说得少，我去教会交通的就是这方面，那这不是细节？）你看神说得罪神的不是人做错一件事，或是说错一句话，

而是人的观点、存心。 有什么事情，认识自己是认识什么呢？就是认识自己里面的存心、观点、态度，抓这个根源。你说出来的这些东西，是你外表的一种行为、做法，你是这么做了，你是这么说了、承认了，知道这是一种恶了。只是承认了，但究竟是怎么恶了，这个恶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没有说出来。

好比说一个人人性恶不恶、好不好，那就得看他做了什么事了。好比说邻居家的鸡跑到你家院子里了，你给抓住杀掉吃了，这个恶是人眼睛能看见的恶。你看你说的，实际说什么了，我说什么了，我做的就是拆毁，我和她就是对着干，这是人眼睛已经看见的事实，你是把外表的一种做法给说出来了，根儿、源头、出发点你说不说？你说，他把人家的鸡给杀了，为什么杀？当时他心里是怎么想的，挖这个东西。这个鸡进了他的院里了，啄了、吃了他什么东西了，把菜园子里的菜都啄了，吃完了，拉屎在他家，结果跑回家下蛋了，他们邻居之间还成了仇人，他心想：这邻居，一天起来就不管这个鸡，把这个鸡都赶到我家了，是出于这个原因，他把这个鸡给杀掉吃了，这是出于一种报复的心态。还有一种情况是无冤无仇，就是因着贪吃贪喝，每天心思里就琢磨，看谁家鸡在附近，快快快，进来吧，有鸡飞到他的院墙上了，鸡不下来，他都要勾引，快下来吧，快下来吧，往地上撒一把玉米，等鸡一下来，就把鸡抓住杀掉吃了。性质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了吧？从外表来看，都是把人家的鸡抓住杀掉吃了，但是性质不一样，一个是心里不平衡，我把你鸡吃了，是一种报复，另一个是出于一种引诱、剥夺，引诱鸡下来吃他的玉米，然后再把鸡杀掉吃了，是一种强盗、偷盗，在家门口的一种偷盗。性质就不一样了，哪个恶呢？（引诱的这个恶。）这个恶吧？引诱鸡，把人家鸡杀了吃了。还有的是看见别人的鸡进了自己家门了，外面没有人看见，就悄悄地杀了，还有的是只要鸡进了我的院子，我就不放过。还有的是在墙上了，就把鸡引诱下来，杀了吃了，恶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但是从外表来看是一样的。（弟兄，那你说我是属于哪一种？）我不是说你属于哪一种？我是引导你认识一个方向，你认识要从存心、源头去认识，心里的心思意念是怎么想的？我的这个

心思意念是与神作对的，我的心思意念是邪恶的，这个才是真实的认识，不是外表、外皮的一种认识。你所说的，我看见是外表、外皮的一种认识，没有从内心去认识。是不是？你从内心里认识了没有？就好比你俩争战的时候，你心里是清楚的吧？争战的时候，我就是和你过不去。（争战的时候，是因着实际交通上去了，我心里就觉得没有面子，就着急了。）急的时候就把这些话说出来了，做出来了，对吧？（嗯。）这个时候的心思意念就在想：你让人们都仰望你了，谁都看不起我了，我怎么才能把实际给拿下来呢？我怎么才能败了你的兴呢？我怎么才能和你平起平坐呢？（这个我当时还没有想，还没有认识到有这个东西。）说的就是这些东西,这就是支配你说话做事的源头，有了这些东西才驱使你做这些事了。没有这源头，你会做这个事吗？（我怎么还认识不到呢？）脸面地位是外面整体表现出来的一个外观，从外面看是一个大的轮廓，你就是为了虚荣脸面，这是一个大的方向，但你得有细节，心里面的争战！她交通了那么多，人就一直看着她了，没有人看我了，你说我这个脸往哪儿放了，我看看她哪句话说错了，怎么能抓住她的问题呢？等她说错了，好不容易才抓住她说错了！于是你赶紧说："不对！"你这个"不对"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让他们看看，这里还有我的存在了。她不对！她不对！你们看看，我能发现她说得不对，你们不知道吧？你们看她还有不对的地方，她还有不完美的地方！（老师说我走的是子民的道路，你们不能听她的，她是保罗，是不是在说这个呢？）对，就是多种原因在心里争战，为什么要看你的心思意念呢？心！这就是你的心思意念！而你说的是心思意念争战完以后，你做出的一个决定来，说了"不对"这句话。可是在你自己来看，我心思意念上就没有那么多的心思争战啊！为什么没有心思意念上的争战，因为你已经形成一种习惯了。关于习惯，咱以前交通过开车的这个例子，刚开始学车的时候，一挂档，二踩油门，三怎么怎么走，刚开始的时候，还念口诀了，就像念乘法口诀一样，二二得四，四四一十六，是吧？等你习惯了以后，还念口诀吗？不念了，手到擒来。也就是说你为了你的脸面嫉妒纷争，为了自己说话，为了显明自己，已经是习惯性地把人打倒。打人养成一种习惯了，一看见别人不如你的意，就捣别人一拳头，当你捣人拳头成了习惯以后，你再去打别人的时候，你还觉得自己是在打人吗？没知觉了，不用考虑了。还有咱常说的一个例子，学徒工拿上冬瓜学习剃头

了，剃完了以后，把刀子往冬瓜上“咔嚓”一插，当他养成一种习惯以后，给真人剃完头了，也是“咔嚓”一插，习惯了，就不考虑了。你现在说话、做事成习惯了，你就不考虑争战了，手到擒来。所以说，你与她对抗，你与她争战，你拆台，这是手到擒来的，所以说你就没有去思考这些。挖根，挖根，就是挖你里面的这个心思，你的父亲。神说你的父亲是谁啊？在你的心中有一个秘密，连你自己都不知道，这就是你的父亲！连你自己也不知道，你知道什么？你就是知道自己的虚荣脸面。（你说了，人生只有把实际打倒了她才能变了。）这是借口，人生在打实际的时候，难道她真的不明白今天信神要打的是真理的仗吗？知道不知道？（知道。）哎！她知道！她和你说的是一种借口，她是为了给自己找一个说辞，不要让别人攻击她说你看我这人多么恶，让别人看见她有尚方宝剑，是弟兄说了，我懦弱，让我把实际打倒。现在不管怎么样，你看我敢打你了吧！（是。）用这个话来安慰自己，为自己逃脱罪责。神说：“ 如果你很善于原谅自己，很善于宽待自己，那我说你永远是一个得不到真理的懦夫，而且你的过犯会永远不止休地缠着你，使你永远做不到真理的要求，永远都是撒但的忠实伴侣。（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过犯会将人带入地狱》）”因为你每次都能找见说辞，弟兄说了我懦弱，让我懦夫变精兵了，我能把实际打倒就行了。找了这个说辞，在这个保护伞下面，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你就是明白真理站正义的时候，我能把你打了，你就是非正义的时候，我也能把你打了，我装这个糊涂，我不明白，我不知道，习惯性地打。（我没有感觉自己装糊涂，是不是做出这个事了是装糊涂？）这实际上是不是装了糊涂了呢？你当时没有想装糊涂，因为这是你心思意念上的掺杂，我和你说你把她打倒，你心里是清楚的，是让你用真理把她打倒，对吧？可实际上你用真理把她打倒了吗？（打不倒。）事实就证明了，从存心怎么看，一个是从源头来看，一个是从作工达到的果效上反过来看。

什么是邪？什么是恶？什么是败坏？什么是污秽？邪，知道什么是邪了吗？假带领与敌基督之间的区别是什么？（敌基督邪恶、阴险，假带领只是不作工作。）假带领是不作工作，作不了工作，是懒惰。

敌基督里面带了一个邪、一个恶，为什么说敌基督邪？（不走正道。）不走正道，怎么不走正道呢？心思、意念，他有他的想法，他有他的思维，他用他的想法思维去做一件事，这就是邪了。假带领是不做事，真带领是做事了，神怎么说，真带领怎么做，敌基督不管神怎么说，总要绕着弯地做，一绕弯子这就是邪了。我说来，把实际打倒，用真理把她打倒，这是正面的。如果是真带领，用真理把她打倒，这是正面的。如果是假带领呢？如果是老好人，看见你不听话，我就不打你，我不得罪你，我就顺从着走，这就是个假带领。那邪呢？为了我个人的虚荣脸面，在神的经营计划里搞着个人的经营，搞什么经营呢？我要维护我个人的虚荣脸面地位，你打实际了，你是在什么情况下打实际了呀？是实际作了恶了？实际给教会里面带来祸患了？你在什么时候和她对着干的呀？她越交通劲儿越大，弟兄姊妹越注意听，眼睛越仰望她的时候，你的怒火是不是越大？是不是？（嗯。）对她是不是越愤恨？越嫉妒？当你嫉妒愤恨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开始为你自己做事呀？为自己谋福利呀？那你的心思意念就出来了，噢！大家都看着呢，我怎么做才能扭转这种局面呢？那你就开始找岔子，抓把柄了，那时候你的存心、目的不是为了见证神，不是为了荣耀神的名，不是帮助弟兄姊妹，不是协助她，不是与她配搭，那时候，你的心思意念就扭曲了。虽然说你是在信神了，是在尽本分了，但是那个时候你的心思还在想怎么尽好本分吗？你的心思意念就是我怎么能把她打倒，这个听懂了吧？心思意念邪了，歪脖子看表，这就叫邪、恶。心邪了！那心思意念里出来的观点就变了吧！歪脖子看表，观点变了，就开始为自己做事呀！观点变了以后，有的人能背叛，哎呀，我这个错了，我不能这样做，能克制自己，管制自己，我信神了，我不能拆毁神的经营，我一想，神看着了，我想为自己谋利了，可是神看着我了，我不能做这个邪恶的事情。这是克制住了，说明你仅仅是邪的，没有做出事来，你的观点卡住了。如果说你的愤怒出来了，你压不住，心里面还没有神，看不见神在看你，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就自由了？你自由释放了，那邪恶就支配你的言行举止了，你就开始想我怎么才能打岔她，你就要开始说了，当她说出一句话的时候，你就开始“不是，那个是怎么回事！”你说这么多“不是”的意思，其实就是想拦住她的嘴，她在说什么话的时候，你不是想着怎么帮助她，你是想着我怎么堵她堵她堵她，你就把她放在了对立面。邪，支

配你做出事来，那就成了恶行了。在她尽本分的过程中，就成了拆毁，人家是在高举神、见证神了，为神家作工了，咱在这儿打岔，怎么打岔了？本来一个聚会聚得好好的，但因着你的两句话搅得聚会聚不成了，思路打断了，弟兄姊妹听也听不清了，一下午的时间白白浪费了。这个时候正是有圣灵作工了，你两句话打住了，作不成工了，这是不是恶行啊？圣灵看着了，神在那边看着了，撒但也在那边看着了，撒但在那边是嬉笑了！哎呀，又有我的一个傀儡来了，为我办事了。可神在那边看着这是拆毁、搅扰我的家了，把今天的一个聚会给搅扰了，你太恶了，信着神，跟随着神，又做着抵挡神的事，所以说这就是恶行。

你在和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你没有把里面的心思意念给交通出来，你只是把外表的一种做法，告他们说了，你看我为着我的虚荣脸面，拆毁神的经营了，我抵挡神了，甚至你连你抵挡神了也没有看到，只是说你拆毁了搅扰了，你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平平淡淡地就说过去了，时间长了以后，又养成了一种什么习惯了？你会把你的这种过犯、犯罪、抵挡，当成了一种资本了，信神就又拐了弯了，原来这样是信神啊！去了哪儿以后，把我怎么拆毁她的这些表现都说出来，我和实际打了，她说什么了，我给打回去了，你看我为了虚荣脸面地位，为神家工作造成了搅扰，别人听了你的这些话，会怎么看你？人生是不是在认识自己了呢？你又一次“认识”自己了，他们在你的这个认识自己上找着“路”了，好了，我知道了。等到下回他们也拆台，把正面的打了以后，也会说：“我搅扰教会了，我拆毁了，然后我认识了。”这是不是“认识”自己了？人家都“认识”自己了，你仰望她不仰望？人家生命是不是进步了？那人会不会把这个过程当作了信神的过程？当人人都起来见证的时候“我怎么怎么做了”“我拆毁了”“我作恶了”，心里面其实是暗喜的，他高兴地以为他找见了一条路途，今天，终于找见路了，他心里会痛苦吗？不会痛苦，因为什么？因为在尽本分的过程中，虽然嘴上说自己拆毁了，说自己搅扰了，但是在说的这个过程中，反而又得着了一个“荣耀”。得着什么“荣耀”了？别人又开始高看你了。认识自己了，自己给自己找见了一个路途，我又上了一

个台阶了，有进步了，有这种感觉吗？（我们听了人生交通就是这样认可的呀。）对，就是这样认可的，你也是这样认可的，他也是这样认可的，下次跟随的那个人也是跟着这个人，这样一步步地走了。（她再不这样去做了，再没有这个性情说要和谁去斗了。）即使是你再不这样做了，那也只是一种做法，不做了，我不能这样做了，从根源上能解决了吗？

（人生：就是认识到神给我摆设这个环境的时候，心里流露出来了，我心里知道不对，我能返回去恨恶自己，咒诅自己，我怎么是这么个东西呢？能克制自己，不能这样做了，以前就没有这个意识。）对。现在流露出来的时候能返回去克制了，不能这样做了。神说，得把你的恶行从萌芽状态就解决，彼得是怎么做的？彼得不放过他的一个心思意念。那今天就是让你能抓住这个心思意念，这个心思意念出来的时候，你就把它灭了。让你认识就是认识你的心思意念，你的存心、源头、出发点，从这些地方扭转了，才能从源头上改变了，你才能变了。你给他们交通的时候，你能从源头上交通了，他们才能心服，才能把他心底深处他自己看不到的那种邪恶给揭露出来，就是他的父亲和他是怎么说的？他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只能从他的源头出发点上来看，把他的源头揭露出来，这就是他父亲和他说的。晨晨听懂了吗？（嗯。）你听懂了吗？（听懂了。今天你解剖出来了，我只是说了一个外表，今天只是不敢再去做这个事了，没有把背后的根源说出来，其实我就没有认识到，脸面地位是表面的，背后的邪恶我没有认识，有邪才能出来恶，才能做出事来，是不是应该从这个根源上认识进入呢？）对。咱今天信神了，本来应该是敬拜神了，是一个敬拜神的场地，可你是在敬拜神的过程中，搞着个人的经营。来，好了，聚会了，弟兄姊妹来敬拜神了，弟兄姊妹在交通的时候，你的心思去哪里了？我是在敬拜神了？那就不是在敬拜神了。实际讲得那么好的时候。我这脸面该往哪里搁，敬拜谁呀？开始敬拜自己，把神放到一边了，这还是在信神吗？在信神的过程中，搞着个人的经营。“实际一直这么交通，你俩怎么看我呢？晨晨怎么看我呢？我以后的面子往哪里搁呢？”这个心思意念该不该有？（不该有。）不该有，这个时

候你已经是背叛神了。什么是顺服神呢？就一个心，姊妹在见证神了，我也得见证神，怎么高举神见证神，怎么荣耀神的名，把弟兄姊妹带到神的面前，一心想的是把工作作好，根本没有想个人的前途命运，你把自己的前途命运总挂在心上，不管你去了哪个环境，去了聚会点上就是考虑，我的前途命运，我的虚荣脸面往哪里搁，实际这样，他们就没人仰望我了。就这一个“没人仰望我了”，这就是邪恶的心，这就是撒但给你送的邪恶意念，这就开始争战了，这时候这些意念，你就不能让它存在，要是存在就已经是在背叛神了。背叛神了，你就开始为自己图谋福利了，我怎么能扭转这种局面呢？怎么能让别人不小看我呢？这个时候还有神吗？没有神了，这个时候撒但已经住进来了，在聚会点上的时候，在和人配搭尽本分的时候，撒但住进来了，你想想你会做什么事情？你做出来的肯定是魔鬼做的事，咱那时候就成了撒但的差役了。然后你再做出来，那个时候你的心就不是在想我怎么能把这个本分尽好，在交通解剖姊妹的时候，怎么能让姊妹听懂，神的心意是什么，我怎么能把她带到神面前，你想的不是这个，你是想我怎么做才能让姊妹看我一眼，怎么高看我，不要高看她。所以说，你作出来的工，你说出来的话，就是为你自己做的。她谈她的进入了，那我就谈谈我的经历。她的进入还没有谈完了，你就谈你的经历，你也不拆毁，你就谈你的经历，你比她高，抢话题。在外表来看，虽然在抢话题，都是在见证神，但里面是不是还是在争战？你能交通，我也能交通，我不比你差！如果两个人真正和谐配搭的时候，那她在交通见证的时候，她哪里卡住了，你还能帮她一下，还能抬抬她，两个人共同见证，等她说完了，我再接着谈我的经历，为了共同的一个方向和目标。可你从外表看，她在见证，你也在见证，可心不对啊！她在见证的时候，你在这儿找毛病了，看她哪里说错了，当她说错了以后，你再见证的时候，你把她的那个错给点了出来。在配搭的过程中，你把她的这个错给点出来，是想干什么啊？是不是想把她踩在脚底下，来见证自己？这是不是邪恶？如果是在一个正常的配搭过程中，谈不谈对方的失败之处啊？不谈，因为我们两个人是要把作工对象带到神的面前。如果我们是在聚会了，这里面有个什么问题，当面谈出来，提出来，这是帮助扶持。如果别人有缺陷你和第三者去说，而且这个第三者还是作工对象、福音对象，你再说的时候，你把她踩在脚底下，你完全就是为了让人高看你，你完全就是

为了让福音对象心目中有你的地位，从外表看，你是和她在争夺地位，其实你是想争夺福音对象的心，那你就是与神在争夺了。因为她是想把弟兄姊妹带到神面前，让他们在心里面能仰望神，他们能仰望神，是借着实际看到的，你在这儿不是高兴，神得荣耀了，而是觉得实际有了荣耀了，你就产生了一个嫉妒心，我还要让你们看见，我还比实际强，开始争战了、争夺了。

你这个时候的心思就开始支配你的言行举止做事了，从外面看，你做的那些事是搞拆毁了，是搞你个人的经营了，这是别人眼睛能看见的。你现在交通的这些只是放在桌面上的，是别人能看得见的这些事，可咱挖的是什么？是根源、观点，你信神的态度，你信神是为了啥？从这儿开始，如果我给你交通，你还停留在："好了，我意识到了，我这是拆毁，姊妹说话，我不能打岔。"那你是种克制，我不这样做了，克制这代表着什么？伪装。克制是一时的，再给你换个环境，你克制不住了，就爆发了，你取不了根儿。从看事观点开始，从根源上开始，你来了是为了敬拜神，一心是为着神，爱着神，做什么是考虑神家利益，从源头上就考虑神家的利益，那你还考虑个人的前途命运吗？当你不考虑个人前途命运的时候，你所做出来的一切都是正面的，里面就不存在邪恶了，这就是不存在邪了，这就是信神的方向，一切都是为了神家，这个方向是不邪的，方向不邪，你做出的事就不邪。你嘴上说是为了维护神家利益，可是你心里搞着歪歪道，这就邪了，这就是邪恶，这就成了敌基督了，是走敌基督道路的。如果你本性就是邪恶的，就是搞个人经营的，那你本身就是敌基督，如果你本性不是，你是走这条道路的，你可以变，可以背叛自己，把老己钉在十字架上，不按自己的这种心思意念实行，背叛它，那这样你就走在正道上了，这叫洁净了，把你原来的那些东西取缔了，这就洁净了。现在作的就是洁净的工作，如果你前面的这一步工作没有，你只是说我怎么做了，这个表现是恶行，这是个伪装，这是披了个外衣，是让别人看见你长大了，但实际上你的性情没有变，更会伪装了，这下能听懂了吗？（嗯。）你再跟上人生学上两天，你也学会伪装了。

（因为我们俩这段时间交通的就是这个，有的时候我说人生了，人生就说：“不管晨晨怎么说我，我能从正面领受了。我不恨她，她说的都是为我好。”我还想着，呀！人生就是变了。）这还是外边的一种做法，她怎么好？好在那儿？如果人生能说出细节，晨晨说我了，从源头上把我的败坏性情挖掘出来了，给我带来了正面事物，她是为我好，我得感谢她。这个时候你感谢她，是真实的。你现在能说：“她都是为我好。”现在你能有这样的一个状态，是因着什么？是因着实际和你的这个事实，摆在了你的面前，你处于一种不得不服的状态，你还和她较劲吗？不较劲了，事实已经摆在你的面前了，你还较劲了？这叫服了，这不叫认识了，你不和她打了是因着服了。就是两个人较量了，有句话说高手过招，有没有过三招。（三招过后显高低。）三招过后显高低，你不过三招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就是刚开始人生就好像没过这三招一样，不是没过三招，也过三招了，但是你身量没有，你没有的时候，人生你知道谁是高手吗？本身你就不是高人，你就不会分辨，你遇上个高人，你也不知道她是高人，你遇上个低人你也不知道，人家高人一点就能看三招，是吧！一点三招就知道你是什么人了，你刚开始不知道。所以说你看到实际了，你也敢和她较量。为什么说初生牛犊不怕虎，人生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敢和你过三招，是吧！等和你过了三招以后，然后再有个事实显明，摆在眼前了，你已经趴下了，事实摆在眼前了，你不行了。你还和实际打斗吗？不打了吧？那还和实际在这儿争夺地位吗？不争了，实实在在地看见你的地位是比我强的，我还和你争了？不争了，不斗了。那我现在还和晨晨争吗？我和晨晨差不多，还争什么？那经过这一件事情，“咔嚓”，我还和晨晨争？已经把我打到无底深坑了。你看我多丢人败兴了，我还和晨晨争了，人家晨晨最起码没有说我和实际去打去吧！还没有和实际过三招，还没有打死吧！所以说，我在晨晨面前也是低人一等。你这儿的一种服，是看见事实，你在做法上服了，不过三招了。不是说我信神了，神是卑微隐藏，神来做人的奴仆侍奉人，咱人呢？是不是更应该坐低凳子？你不是认识自己了，从根源上认识自己就是个蛆虫、粪土，自己是个受造之物，没有什么可夸的，没有什么可狂的。你并没有真实的认识到这儿，这是一个台阶。能听懂吧？（嗯。）我的意思是你们不要停留在外边的认识上。

神定你的罪不是根据你说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是根据什么？存心、态度、观点。就好比今天人生和实际打了，从外表看是不是说错话了？做错事了？神不是看这个，神是看你在什么情况下，在什么背景下你说的这个话，你说话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你是为了纠正她的错误观点了，但是你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的名，你的目的、方向是正的，你是为着神了，那你就是正义的。从外表看着不对，可神不看外表，神看的就是你的存心、目的、观点。如果你的存心、目的、观点是错误的，你没有和实际对着干，如果你是假捧她，溜须拍马她了，从外表看，你和她是相合的，但你的存心是想露她的丑了，或者你想巴结她了，这是不是也是邪恶呢？神是看你在做事的时候，是什么存心支配的，是什么源头。你去给他们交通的时候，你把这个存心、目的、源头见证出来，把存心、目的说出来的时候，同时也是在解开了你心里的那个黑暗面，你的存心无非就是为了把别人踩在脚下，显你的高，你说你是无心的，真的是无心的吗？你是有心有意这么去做的。当你把这些说出来的时候，别人才能服你，才能有路，不然的话，别人也和你一样，在表面上认识："哎呀，我狂妄，我自私，哎呀，我败坏。"那最后有收获吗？真的听懂了吗？（就是说，以后她再去交通，帮助别人的时候，不要再去说当时的做法，就说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对了，就说为什么要这么做，是什么支配她这么做的，你里面的那个存心，为了达到什么果效？你是为了神家利益还是为了个人利益，信着神又搞着个人的经营，为了自己的虚荣脸面又做了这样的事，拆毁了神的经营，神在那边儿看着了，撒但在那边儿看着了，你说我做了什么？你说我是不是太邪了？你说我是不是胆大包天？你说我还是受造之物吗？

（人生交通的时候，就说当时我也不想这样，不由得我就表演了这个，神让我看到了我多邪恶，以后就不敢了。）而且，她还理直气壮，我也不想这样，我打实际，我还难受着了，你说我们每天在一起了，我就得打她，你说我难受不难受？可我憋不住，我也没办法呀，我也控制不了呀。什么控制不了？不就是邪吗？你把你邪恶的这个毒

素挖出来，你还再说控制不了吗！你说你为什么苦呢？我也在做呀！我也不想这样做，我也难受了，可就要这样做呀！还想让你同情她。这就好比摆了一盘素菜，一盘肉菜，神让咱多吃素菜少吃肉，可你嘴里含块肉还流泪了，太苦了，没办法啊，我这个嘴要吃了，你说不让嘴吃？不吃，这么香，你不让我吃？她就流着泪，痛苦地吃下去了，她痛苦什么呢？她痛苦的是有肉不让我吃，我吃了，你还让我得癌症。而另一个人的面前也是一盘素菜，一盘肉菜，他不吃肉也痛苦，但他痛苦的是什么？我得实行真理，我得吃素菜，我不能满足肉体，我背叛自己的口欲。我看着肉吃不上，我心疼不疼？看着她一口一口地吃了，我自己吃着素菜，肉都让她吃了，我就不能吃？我吃了还得病，我还是吃素菜吧！难受，心里难受，可是那个吃肉的心里也难受，她难受什么？你说这个肉我不要吃？我吃了你就让我得病，可是我爱吃肉呀，心里痛苦，有肉放下不让我吃，让我去吃素菜？这不是折腾人了？这不是害人了？肉也吃了，吃了以后心又不安，痛苦难受了吧？（嗯。）敌基督痛苦不痛苦？就是刚才说的“送上门”，她痛苦不痛苦啊？看着实际打我了，我不说？她打我了，你说我心里难受不难受？你说我不把她打倒，我心里能舒服吗？就让我服在她的权下？就让我吃素菜？我是谁啊？不行，我必须得把她打倒，没办法呀，我心里嫉妒呀，我看见这个肉，非要吃，我得满足呀，我得抓她个把柄吧！这是个正常人的理智啊，我抓她不应该吗？她那么打我了，我就不应该回击她一下？我吃个肉不行了？把这个肉吃下去了，难受了，得了三高了，你说痛苦不痛苦？我处处和实际对着干，一说，你们就说我和实际对着干，我怎么对着干了？我又不是有意对着干的，没办法呀，那个情况下，我控制不了啊，痛苦不痛苦？痛苦，吃的时候痛苦，吃进去以后更痛苦，一生痛苦，我有什么办法呢？没办法，都痛苦。但是她在痛苦流泪的时候，你要分清楚，她是什么痛苦，流的是什么泪？是鳄鱼的眼泪？还是善良的眼泪？是为了顺服神，站见证而受的苦？还是与神争夺受了苦？她吃肉是在与神争夺的苦，为什么有肉你不让我吃？我就吃一点怎么了？我就吃一点肉你就让我得三高！我放不下。神啊，我还想吃肉，吃了肉你就真让我得三高？里面还有试探、对抗！那我就吃了，我要是吃了，你让我得三高，那你公义不公义？你就愿意看着我这么痛苦？惶惶不可终日了，这是不是更邪？不能只听她说痛苦，她一说痛苦难受，你就没招了，她泪汪汪的，她

的那个泪一流下来你就觉得她好可怜啊！她的那个泪一流下来，你更应该去解剖她，你太可恨了，你打不了神，和神争夺不了，还急得流泪了，你说你可恶不可恶？你把实际打不下来，你把她踩不到脚底下，你痛苦流泪了。你这样解剖，你看她能接受得了吗？你给她解剖出来，她不得不服你。（她的存心、目的，你给她揭不透。）神说敌基督，什么都清楚明白，就是实行不出来。她还和你说我什么都知道呀，我就是敌基督，我也要传福音啊，把自己放在敌基督的位置上。神让你做敌基督了吗？那种感觉好像是神让你做敌基督似的，谁让你做敌基督了？你背叛了，不就不是敌基督了吗？你不愿意背叛，你不吃肉，不就不得三高了吗？就有素菜了，难道没素菜？是你不愿意吃，还说因为我是敌基督，因为我是吃肉的，我就得吃肉，我就不能吃素。用这个比喻，来对照一下，为什么人在犯罪的时候也是痛苦的？你看我解剖蹦蹦的时候，蹦蹦痛苦了吧？你看他的那种眼泪，是不是吃肉的那种眼泪？为什么不让吃，吃着肉他都痛苦得不行。

476 行为再好不等于性情变化

伴唱：哎……行为再好不等于有真理

1　神作工拯救人不是装饰人的好行为，神作工是为变化人的性情，让人脱胎换骨成为新人。所以，神审判人、刑罚人、试炼人、熬炼人都是为了变化人的性情，让人达到能绝对顺服神、忠于神，正常地敬拜神，这是神作工的宗旨。

2　人有好行为不等于能顺服神，更不等于与基督相合，行为上的改变都是根据道理、凭着热心做出来的，并不是根据对神的真实认识，不

是根据真理，更不是根据圣灵的引导，即使有时受点圣灵支配，但不属于他的生命流露，更不等于人认识神。

3　行为再好也不能证明他是顺服神的人，不能证明他是实行真理的人。行为上的改变是一时的假象，是发热心的表现，不属于生命的流露。人有好行为不一定有真理，人有热心只能凭道理守规条，涉及到实质的问题没有真理的人就解决不了，道理代替不了真理。

——摘自《基督的座谈纪要·外表的改变与性情变化的区别》

14

解剖人的过程1

晨晨。（嗯。）下一个问题交给你啊！我给你路途，你给她交通。你要给她解剖，把她打倒，先要怎么呢？先要给她打个强心剂，这是作工的一个步骤。（强心剂？）强心剂的意思就是让她先活起来，先让她的身体健康起来，把营养给她加上，健康起来才能做手术，是吧！我是怎么给她加强心剂的？我问她为什么要信神？这是在干什么呢？你信神为了什么？让她听着我信神为了什么？明确了方向、目标，信心提起来以后，“咔嚓”再把她打到无底深坑，这个时候，她的信心、方向还在了。如果你不给她方向、信心的话，你先把她打下去，她本来就不知道方向在哪儿，正在迷雾之中，你“咔嚓”一打，拉倒吧，我不信了。第一，先让她找着方向、目标，让她看见这是要干什么呢？究竟怎么才能达到她说的这个目标，知道了以后再打她，再揭露她的

实质，把她打到无底深坑。先交通哪个了？知道了吗？（晨晨：为什么要信神。）你信神为了什么？让你自己明白清楚，你为什么要信神，那你怎么才能达到你的那个目的呢？为什么要信神呢？（晨晨：逃脱灾难之苦。）那你怎么才能逃脱灾难之苦呢？这一系列的每个环节她都搞清楚了，路途清楚了，好了，接下来就开始解剖她了。你得一步一步靠着这个思路在前面往前走，带着她、引导着她往前面走。

小丽。（小丽：嗯。）你为什么要信神？（小丽：为了蒙拯救，为了剩存下来。）为了剩存下来，为了大难不死，是吧？（嗯。）那怎么才能大难不死呢？（小九：达到性情变化认识神。）达到性情变化认识神就不死了，是吧？那怎么就是性情变化认识神呢？（小九：性情变化就是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就这一个路途。不管干啥事，先想神话是怎么说的，神话是这么说的，我就按着神话去做，背叛自己，慢慢地去操练。）操练操练就成了？（小九：噢，这是个漫长的过程，不是立竿见影的。）我刚才问的什么啊？（小九：怎么才能逃脱灾难之苦？）你说的是什么？（晨晨：她说的是性情变化。）我说那什么是性情变化呢？性情是什么？（看事观点。）什么是看事观点？你是怎么认识看事观点的？看事观点这个词该怎么解释？（小九：看事观点就是站到神的一边看，不站在自己的这边看。）我是问你什么是看事观点，不是问你站在神的一边看事或是站在人的一边看事。你先认识这个看事观点，看事观点这四个字的含义是什么？（小九：含义……，这个含义就是站在一个受造之物的角度上来……。）你总想用你的那些属灵术语来搪塞，你没有理解这句话。看事观点的含义，就是这个定义，解释这四个字，这四个字怎么认识？看事观点，看事是什么意思？观点是什么意思？结合起来看事观点是指什么说的？（对待一个事情的看法。）对待一个事情的一种态度，这就是看事观点。今天我和那个老姊妹说什么呢？我说她“败坏”的时候，她笑着说：“哎呀，人有败坏嘛！”她一边笑一边说出了这个话，这是不是她的态度呢？她的观点是“人有败坏嘛，你还能不让人流露败坏了啊？”她是这个观点，我和她的观点一样不一样？她办了一件事，是个过犯，她对她的败坏、她所做的坏事、所做的过犯，一句话“人有败坏

嘛！”就过去了，她是一笑而过。那我呢？我一笑而过了没有？我是什么观点？我的看事观点和她的看事观点是截然不同的。看事，就是对待这件事怎么看，你的这个观点，就是对待这件事的态度。她的态度是一笑而过，过了，过眼浮云，那我把这件事放过了没有？（没有。）我没有放过，那我怎么看这件事呢？我怎么看这件事，就是说我对待这件事的态度是什么？（恨恶。）恨恶的，我怎么表达恨恶的？我为了让你们明白，我举了个例子，举了个什么例子呢？（太子杀皇上。）太子篡位杀父皇时，还面带笑容，我看到的就是这个画面，这个画面就是一个观点，我的观点。她是一笑而过，我看见这可不是个小事，这是太子杀皇上了，这是个大事还是小事？（大事。）她是一笑而过，我是把这件事当作大事来待，我在这儿看见难受，自己的孩子杀亲生父亲还面带笑容，这是我对这件事的一种态度，这个态度没法表达，我用这个画面让你们去感受一下，这就是一个看事观点。她的看事观点就是“人有败坏嘛！”我在这儿不放过了，这可是天大的事，这是太子杀皇上了，这就是看事观点。看事，看这件事，观点就是对这件事的态度。你对这件事是恨？还是喜？是喜悦它？还是恨恶它？还是排斥它？还是亲近它？这是不是一个态度？性情变化就是指你的看事观点的转变，看事观点的转变，就是你对每件事物的一种态度的转变。

刚开始咱信神的时候，出现抵挡神事情的时候都是一笑而过，总认为人有败坏嘛，感觉不是个事，所有人是不是都是这样的？小丽，咱今天尽本分了，整理文稿了，想尽了就尽，不想尽了拉倒，原来是一天一个文稿，现在咱是五天出三个文稿，你内心感觉难受吗？自责吗？感觉到感觉不到？没知觉，这就是态度观点，一笑而过，这是你的态度观点，这是你站在一个人的角度上来看的。如果你是个信神的人，真正信神的人，那什么代表信神啊？想着神、念着神、为着神，那这个时候你再尽本分会怎么呢？原来是一天一个文稿，现在是五天出三个文稿，你是不是就会问问自己，这是怎么了？这是不是应付糊弄呢？我是不是吃闲饭的？我这是不是胳膊往外拐呢？我吃着神的喝着神的，再应付、欺骗着神，我这是啥人呢？自己开始指责自己了。人

家世上人还说拿一份工资干一份活，我呼吸着神给的这口气息，享受着神给的万物，来到接待家，不用我做饭，啥也不用我管，就是让我在这坐着？睡懒觉？我怎么就没良心呢？我这样哪还是个人呢？我这是没心没肺，是畜生呀！这是不是一个看事观点？这个看事观点感觉到的是什么？感觉到的是内疚、亏欠、自责，感觉到自己对不起神。原来的那个看事观点呢？有这些吗？有这些这才正常。一笑而过，这就是一个看事观点。

信神就是要求你看事观点转变，看事观点的转变就是性情变化。性情变化就是：原来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个人的肉体利益得益处，谁损害了我的个人利益了，我就和他过不去，损害神家利益可以，但你不能损害我的个人利益，一切的看事观点都是围绕着我，以我为中心，我！我！我！神家的事与我无关。看事观点一转变，你的中心不是“我”，中心是谁？是造物的主。我是谁呢？我是个受造之物，是一把泥土、是一把尘土、是蛆虫、是粪土，神坐我是凳子，踩我是梯子，扔了我就是个垃圾，我什么都不是。我既然是一个人，神给了我这口气息，让我来做一个人，我理当敬拜造物的主！我既然是一个人，既然是一个受造之物，我理当被神利用！我不能被神利用，那就不够人格，这就不是个人，这是一个什么过程？这是一个性情变化。原来自己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你本身就是神用泥土造的一个人，可是你自己感觉自己是谁了？还感觉自己是造物的主了，为什么说你是造物的主呢？因为你一切都是围绕着你，以你为中心，那你这个人是你造的？那是神造的，神造的当然由神使用，神造的你，你只能让神使用。所以，性情变化就是还原、恢复人原有的理智，原有的理智你就是个受造之物，这是原有的，原来！因为什么你成了这样了呢？因为你被撒但败坏了以后，你就有了天使长的本性。神造了万物以后，撒但说什么？神你造了万物，你主宰万物，我还要主宰万物，撒但与神在争、夺、抢，所以咱有了撒但败坏性情，就与神开始争夺了。神用六千年的经营计划要把你拯救过来，拯救过来其实就是还原你原有的，唤醒你的良心理智，当你站在神这一边了，这就是性情变化了，就是以前看事观点的转变。

看事观点，观点是从哪里来的呢？今天我听老姊妹说“一个败坏嘛，人有败坏嘛！”那句话的时候，我看见的是她说出来的一句话，我根据她说的一句话，我看到了她里面的看事观点，就是她的一个态度，看见了她的态度。“那就是一个败坏嘛！”这是她的一个观点，根据这个观点看到了她的态度，什么态度呢？她对抵挡神这件事注重不注重呢？（不注重。）这就是她的观点，“那就是一个败坏嘛！”，不注重，她有这个观点，那她的这个观点是怎么产生的呢？这个观点怎么产生的？思想，这个思想怎么来的呢？眼睛看的，耳朵听的，加上大脑的思维，这就是思想。思想产生了观点，观点产生了态度，态度产生了行为。你为什么有这个思想呢？因为是你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你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没有看见造物的主，你没有看见神迹奇事，所以你就能说出“那就是一个败坏嘛！这算啥了？”你没有看见神的烈怒。如果你用心了，你站在神一边了，你怎么看事啊？你站在神一边了，用心来体验了，根据你眼睛看到的来用心体验。你看我看见了她的所作所为，我用心来体验：“呀！受造之物能说出来这个话，那就是一个抵挡！”我看见了她说这个话，你说我心里难受不难受？站在造物主这一边，站在神这一边，也就是站在皇上那一边，皇上看见太子来杀他的时候，那就是我的感受。借着眼睛、耳朵，你看到了一个事，再加上你大脑的思维，如果再加上一个心，用心来体验，就看到了你的邪恶败坏。如果不用心呢？看不到。听懂了吗？（听懂了。）这就是我刚才说的看事观点，这个观点是怎么产生的？看事观点的变化是指什么说的？这样说那咱的这个话就拖长了，再反回来说，刚才咱为什么说看事观点转变了以后，人就逃脱灾难之苦了呢？就剩存下来了呢？为什么？为什么说看事观点转变了，人就剩存下来了呢？（站在神一边了，跟神同心合意了。）最根本的一个原因，神是造物的主，你是受造之物。因为你是神造的，神是造物的主，如果你做事能站在神的一边，你能为神说话，那在神那边看你，你是亲近神的人。如果你与神对着干，那你就是神的仇敌。你是站在神一边，为神说话的人，神说你是我的亲人，所以说你是不是就应该存活下来了？为什么存活下来呢？因为神是造物的主，你是受造之物，神能造了你，神又能主宰了你，那你的生死是不是由神说了算？因为神是造物

的主，你是受造之物，你由神摆布、由神安排，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神主宰、神掌管，神是造物的主。第二个原因，神不是木偶，不是偶像，他是有尊严的，他是有性情的。他有什么性情？（喜怒哀乐。）他是有喜怒哀乐的，他的“喜”象征着什么？正面事物的诞生与存在。“怒”呢？代表着一切反面事物的不复存在。喜，喜欢、喜好，你穿的黄衣服，你是不是本身喜欢黄颜色的衣服？如果你没衣服了，你会去买一件，从没有到有，这叫什么？这叫诞生，你的这件衣服诞生了，因为我知道你的性情，你喜欢黄颜色，我就是不看你，闭上眼，你买回来的衣服绝对是个黄颜色的衣服，敢不敢说这句话？这黄衣服绝对在你身上诞生。不仅是诞生，而且这个黄衣服在你身上还要存留下来，诞生与存在，这就代表着这个衣服它会存在。你老公他给你买一件黑衣服，你穿吗？（不穿。）你一天也不愿意穿它，实在是因着今天过冬了，我冷了，没办法，我穿一天，等时间合适了就干什么呀？（扔了。）扒下来衣服扔了，如果不要你了，就把你当垃圾扔了、烧了。就是说，今天神为什么不灭大红龙呀？因为神还要用它，就像这个黑衣服一样，还要用它，对神选民还有益处，所以不灭它，那就是个黑衣服。黄衣服的诞生与存在，你喜欢这个黄衣服就意味着这个黄衣服永远的存在下去，你要爱护它、珍惜它、保护它，即使它烂了，你会重新换一件黄衣服，还依然是黄衣服，对不对？黄衣服在你身上就定型了，跑不了了，因为你喜欢它。黑衣服在你身上，除非是必须的时候你用一下，过了这个必须的时候，就是垃圾，神说那是垃圾扔了吧，我看见它就心烦，不复存在，焚烧。人还有个喜怒哀乐，那神呢？神喜欢的这个东西，就意味着神就会想尽一切办法让他存留下来，你说神要想尽一切办法，有谁能打破神的计划呢？再反过来说，神还需要想尽一切办法吗？（不需要。）为什么不需要？因为神本身就是主宰万有的主宰者，不需要想尽一切办法。那神看为恶的东西呢？神就会怎么呢？那神就会想尽一切办法让它永远的不复存在。利用它，利用完以后焚烧它，永远的不复存在。

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的性情你注重变不变呢？你不变能行吗？你不变最终就得死，也就是让你做神喜欢的事，不要做神恨恶

的事，做与神相合的事，做神称许的事。神称许的是福，不是神称许的就是祸。那知道性情变化了，得做得合神心意了，神的喜怒哀乐，得做神喜的事，那怎么就是在做神喜悦的事呢？神究竟喜欢黄衣服还是喜欢黑衣服？（喜欢白衣服。）神喜欢白衣服？没听懂我刚才说的话，我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啊？我说的是你要知道神的喜怒哀乐是什么，神喜的是什么，恨的是什么，我给你举了个黑衣服还是黄衣服，你说的是白衣服，咱不进那个圈圈里面，那是个比喻。你想做神喜欢的事了，神恨恶的事我不能做了，那怎么才能做神喜悦的事呢？那神喜悦什么呢？怎么才能知道神喜悦什么？（时时想着神，处处为着神。）哦，你得时时想着神，处处为着神，那神喜悦什么呢？为着神什么呢？想着神什么呢？怎么才能成为神所喜悦的呢？神喜悦什么呢？如果你喜欢黄衣服，你会告诉你老公，出差时给我买个黄衣服，你可不要给我买黑衣服，买下我也不穿。这是在干嘛？（叮咛。）叮咛，嘱咐，吩咐他呢，安顿他了。那你说神的喜怒哀乐对人有没有安排？有没有嘱咐？（有。）那神对人的审判刑罚是不是嘱咐？焚烧也好、咒诅也好，是不是对人的一种嘱咐呢？也就是说神所说的一切话是不是在告你说，神喜欢什么，神不喜欢什么，是不是明告你说了？神把神所喜欢的事都告你说了，就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神所喜欢的事，它就永存，不喜欢的事，它就毁灭，永远的存在、永远的毁灭，这叫什么？这叫真理。能直到永远的这叫真理，不能直到永远的，那就不叫真理，这就是什么是真理，所以说能直到永远。神所喜悦的、恨恶的要告你说，教你怎么做，神说出来的一切话就是真理，天地废去神的话不能废去，直到永远，神所喜欢的那就是直到永远。

真理是什么？（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真理是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这就是咱刚才说的，神喜欢什么就告你说了，做人应该怎样做人，做人能不能做诡诈人呀？今天老姊妹是什么表现呀？我刚才说老姊妹是大红龙子孙，为什么说老姊妹是大红龙子孙？报喜不报忧，是吧？神让你做什么人呢？诚实人，这是不是就告你说了？神是让你做诚实人，做诚实人呀，你就永留下来，做诡诈人呀，你就将要被毁灭，是不是这个意思？真理，神说出的话就是真理，这个真理

能成了你以后所走的路，什么路？为什么你要时时处处想着神、为着神、念着神呢？也就是时时处处想着真理、为着真理，这个话就成了你的道路了。你如果按神的话去做，让神的话成为你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往这条路上去走，这条路走下去的时候意味着什么？你做的事是神所喜悦的事，你恨恶的事是神所恨恶的事，那就意味着你要永存下来。你能存下来，这个存下来是什么意思？存下来就是有生命，存不下来就是没生命。所以说，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道路，有了这条路，你就有了生命。天天说你有生命了没有？你生命长大了没有？生命？我还不到八十岁，也不到九十岁，谁知道谁长大了没有，你能看见吗？看不见生命长大了没有。你有生命了没有？你说生命还小了，可看见你八十了，你说生命还小了，不明白说的是什么，那现在你明白吗？（嗯。）什么是生命？（就是按神的要求去做。）你按神的话能实行多少，你实行得多了你生命就长大了，你实行得少那你的生命就还小，你就从来没实行过真理，那你还没生命，你有生命了没有？现在能说了吧？简单不简单？真理、道路、生命。

那下一步该什么呀？（认真：下一步进入正轨。）进入正轨是吧，刚才说的真理就是道路、生命，你有真理了就有神话了，按神话这条路走了，那你就有生命。那这个生命，怎么就能永存下来呢？我怎么是一千年呢？怎么就是永存呢？（忠心效力者就是一千年。）那我怎么就能永存呢？那我要知道的就是我需要干什么呢？那就需要我时时得谨慎小心，我不能做了抵挡神的事。是吧？那我得时时处处怎么呢？得谨慎小心的，不敢得罪了神。你要想不得罪神，那就得时时处处干什么呢？为着神、想着神、念着神，按神话去实行，如果你这样去做了，你就蒙保守了，那你就能剩存下来。所以说，我来到你面前了，你的言行举止，你的一句话、一个行动，我都给你揭露出来，这是在干什么呢？这就是在拯救你，你能认识到了，能做到了，那就是在救你，给你生命，供应你生命。咱以前常说供应生命、供应生命，怎么供应生命呢？这就是供应你的生命，让你有路可行。当你听到这个以后，你实行真理不实行？（实行。）信神难不难？（愿意实行了就不难。）我给你交通了这个，你感觉信神难不难？时时、事事、处处，

想着神、为着神、念着神，这是在干什么呢？念着神，用什么念呢？（用心。）用心。咱们刚才说了性情变化就是看事观点的转变，如果说你这个人能够时时、事事、处处想着神、念着神的时候，那你说出来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的看事观点在哪儿？（在神那儿。）这是不是保守了？这是不是蒙拯救了？如果说你不能达到时时、处处、事事来到神面前的话，一旦出了这件事，不由自主的你就站在哪儿？撒但一边，那你就站在了神的对立面，那你就站到了死亡的道路上。所以说，你要想蒙拯救，你必须得时时、事事、处处，想着神、为着神、念着神，这就是进入正轨了。为什么说这才进入正轨了？因为这是你的路途，是你的方向，是你预备的将要走的道路，并不等于你实行出来了，所以说进入正轨了。进入正轨了就是说你会吃喝神话了，你会走路了，你一遇什么事，你就能来到神面前寻求，在神话里边找，在讲道里边找，和人交通，不敢自己随意乱做了，找着这些话了以后再去实行，用实行真理来代替自己的过犯，能代替这些过犯，这就是实行真理了。

当你进入正轨的时候，就是大灾难降下的时候，为什么大灾难要降下？你进入正轨了，你可以独立生活了，好了，可以了，你这个人可以进入社会了，从学校毕业出来以后有个实习期，实习以后你可以进入社会，闯荡去吧，操练去。把你放在大灾难里边，今天给你个地震、瘟疫，或者是邪说谬论，让咱怎么呢？神要看看你究竟对神怎么认识？神说你是个受造之物，告你说你的父亲他也是个受造之物，你的母亲也是个受造之物，他们和你没有任何关系，哪天地震瘟疫“咔嚓”把他灭了，你怎么办呀？“天呀，他可是我的爹呀！”两眼的泪下来了，“养我生我的爹呀！”你说这句话说出来以后，这叫什么？如果你进入正轨以后，时时、事事、处处想着神、为着神、念着神，等把你放在灾难里边，“咔嚓”把你爹取缔了，你怎么想呀？（神是公义的。）“神啊，你太公义了，信与不信的本是两类人啊，虽然说他肉体上是我父亲，可在灵里他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他仅仅是来完成任务的，他是来把我养育成人的，那是神给他的使命、责任，我不欠他的，我只欠神的。”痛苦吗？还哭吗？（不哭了。）不哭了还得恨

他。“一个受造之物，你竟敢不敬拜造物的主！你的闺女借着你生了一下，养育了一下，就成了你的闺女了？我可是受造之物呀，是你造的我？你还要和神争夺权柄呢！你说该不该死？一个受造之物竟敢与神争夺人，你早就该死了，神公义，我给你传福音了没有？我告你了没有？你听不听？你不听呀，怪谁？只能怪你自己。”你还爱神所爱、恨神所恨，恨他什么？恨他的心太刚硬了。“一个小小的受造之物竟敢不承认造物的主，多大年龄了？五六十了，经历神的作工五六十年了，神供应了五六十年，吃着神的、喝着神的，神把万物赐给你让你享用，结果你背叛神！你追求的是什么呀？钱财、地位、名誉，不仅你追求钱财、地位、名誉，你还强迫儿女追求钱财、地位、名誉，你不敬拜造物的主，你还要叫你的儿女不要敬拜造物的主，你说你可恨不可恨啊？你说神今天灭你该不该呢？灭你都迟了，按神的公义性情早该灭你了！神，你太全能了！神，你太公义了！神，你太怜悯、太慈爱了！你给他的恩典太多了！”你说你说出这些话来，撒但在那边干啥呀？（仓皇而逃。）仓皇而逃，神说这个人成了，归到我的权下了，成了我的子民了，好了，随着灾难一天比一天大，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也逐渐地作成了。灾难完了，你在灾难中操练地看见了神的公义性情，你认识了神，下一步就到了千年国度了，迦南美地到了，美景就在眼前。这个情感好脱不好脱？（好脱。）你的看事观点一转变，你站在神这边一看，就是轻松的，如果你钻在肉体里边为你狡辨：“呀，想当年我五岁感冒发高烧的时候，我爸背着我，这个医院转，那个医院转，我可是对不住他啊，以后我可得还报他啊！”他成了你的主子了，他是完成他的使命的。就像九九接待你给你吃饭一样，她愿意给你吃？厕所的水都不想让你冲，没办法那是神给的使命！我拼命挣钱，我挣钱干啥啊？我挣钱就为了接待你呀？我欠下你了呀？我认得你是谁呀？我谁也不认识，实在因着你是姊妹，因为你来敬拜神来了，所以说咱成了一家人。不同的肤色，不同的言语走到了一起，因着共同的心志，共同的愿望走在了一起，这是神的大能，是神的国度建立在地上，这样你也不感谢她了，谁也不感谢了，是吧？应该感谢谁呢？感谢神，造物的主，认识造物主的主宰。你也不感谢她，她也不敢要你感谢她。这个清楚了是吧？就是让你看见这个路啊就在你面前摆着，这就是前面那个美景，迦南美地显给你看了，显给你看了，再把你放在旷野里边四十年。如果看不见前面的美景，看不见迦南美

地呢？你能在旷野里边呆四十年？（呆不了。）你会不会解散？（会。）你眼看见前面就是迦南美地，然后告你说惩罚你四十年，唉呀，四十年就四十年吧，四十年过后就是迦南美地。

这个交通完，就开始打她了。

解剖人的过程2

认真，给小丽交通一下犹大。（认真：犹大？）小丽是不是个犹大？（认真：是。）是吧！小丽一下子蒙了，怎么成犹大了呢？（认真：对神的本分掉以轻心，就是最严重地背叛神，比犹大还可悲。）把群里发的三小段话念一下：

“有些人胆子特别小，特别害怕被抓，一旦出事保证出卖当犹大。还有的还没被抓，就已经琢磨了：第一不坐监，第二不受酷刑，第三不被判刑，他心里就这样想。没有宁可受苦、坐监、被判刑也不当犹大的心志，胆小、害怕得要命，一丁点儿信心都没有，他连不当犹大的心志、愿望都没有，就是个胆小鬼、懦夫、窝囊废。他无论具备什么特长、能耐，神家要是用他的话，他绝对不会全身心地维护神家的利益。这就是典型的犹大。

尽本分需要跟外邦人打交道的时候，他维护与外邦人之间的和谐关系，维护外邦人对他的高看、尊重与赞赏。以神家的利益作为代价，

换取他个人的荣誉与利益。这类人不出事就已经是犹大了，神家绝对不能用。部分外表看不出是恶人，但却是人格极其低下、人品极其恶劣。不管怎么听讲道，怎么读神的话，怎么聚会，他就是不明白不维护神家利益是最可耻、最邪恶的事，也是最恶毒的事。吃里爬外，无论他给神家办什么事，都能胡作非为，导致神家受亏损，他还一个劲儿地欺骗神家，隐瞒真相，等把事情搞砸了，神家已经受了亏损，还得安排人收拾残局弥补损失。这是典型的勾结外人出卖神家的利益，这跟犹大卖主卖友有什么区别呢？连看家狗都不如。

犹大这一类人千万别用。就是千万别专门托付他办一项专职的工作。不涉及太大利益、不涉及实质性问题的事，如果衡量觉得他还行，临时用一下也行，但是这一类人绝对不符合神家使用人的原则，因为他天生就是个犹大，天生就不是好东西。还有的人公开说：‘谁要是对付我，谁要是对我不利，或者坏了我的好事，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他自己就告诉别人他就是犹大了，这样的人就更不能用了。（摘自《带领路线图》）”

（实际：第三小段后边这句话说：“还有的人公开说：‘谁要是对付我，谁要是对我不利，或者坏了我的好事，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他自己就告诉别人他就是犹大了，这样的人就更不能用了。”就像你们配搭之间，你问她说你把头发剪了？还说你牙刷桶上怎么没有盖子呢？她把你打回来了，打回来以后，你心里就想：“你这么对待我，问你一下都不能正常说话，我跟你以后连话都不能说了！”要是对咱的肉体不利，就不理她了，就不和她在一起了，我和九九在一起。对我肉体不利，那我就开始报复，心里就流露这些：“我不和你在一起，治治你、气气你，我和你好好说话，你不和我好好说，看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我就不搭理你。”你就这么去做事了，咱里面做的这些事就是神说的：“谁要是对付我，谁要是对我不利，或者坏了我的好事，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是不是就做事呀？有的人就是心里想了想，但是咱呢？就做出来了，不搭理你了，就让你一个人孤立着，我们去外面客厅，

就开始在九九面前说她有哪些哪些问题，说了以后，就开始孤立她，最后达到她回家了。后来听说她还要来，心里就难受，是吧？虽然咱没说那么多话，但是咱心里边流露的就是这些东西。你要是对我不利了，对我肉体不利了，气的，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有这个表现的人，他自己就告诉别人他就是犹大了。）为什么说这个表现是犹大呀？知道吗？（认真：就是说犹大这一类人，他唯利是图，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你伤害我的利益了，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就是她不考虑神家利益，心里就没有神家利益，没有神家工作，所以临到事的时候，她就能撂本分、撂托付，维护个人的利益，我怎么能把你打倒，维护住我个人的利益就怎么做。）（实际:她不管工作了，如果两个人工作上能在一起和谐配搭，工作进度肯定快，工作果效好，本分能尽得好，但就因着你对我肉体不利，哪怕工作受亏损，工作不做了，我都要不惜一切代价不和你在一起工作，整人、治人、报复人，气你，外表上看着不和你说话了，实质上是不是就是这些啊？）先不说工作，先说这句话，把这句话先认识了，这句话里流露出的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这句话流露的性情是什么？“谁要是对付我，谁要是对我不利，或者坏了我的好事，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这是什么话？（报复。）报复，我要报复你，一说要报复肯定是反过来的意思，是吧？那反过来是个什么词？反过来报复这叫什么？（做恶呀？）背叛，叛变了，不和你在一起了，不和你做哥们了，为什么不和你做哥们了？谁要是对付我，谁要是对我不利，让我肉体利益受到损害了，或者坏了我的好事了，我就不和你好了，我就不认你了，我六亲不认，你就不是这家人，就和你反目成仇了，我要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你这样对待我，你不仁我不义。世上人常说一句什么话呀？我这个人向来是讲理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就是这种人存在一种报复的心，神让你活出正常人性，神能让你有报复的心吗？得有正常人性，正常人，神让你有包容、忍耐，包容、忍耐里还有报复吗？（没有。）包容、忍耐就是理解，包容了就是理解了，理解了就没有了，这件事就完了。今天咱交通包容了，说老姊妹她包容了没有？（没有。）她没有包容，她如果包容了，那小姊妹问她：“你这个牙刷杯子上边就没有盖子？”她就会很正常地回答：“哎呀，丢了。”或者是说：“就没有。”很正常的一句话。可是她在这记仇呢！你还问我有没有盖子，你

想干什么呢？你调查户口呢？就把小姊妹放在对立面了，有了报复、背叛，这就是神所交通的背叛。犹大他卖主了，偷花钱了，偷吃祭物了。卖主了，这些代表着什么？背叛。犹大他相当于是背叛了主，他为什么会背叛主？（就因为一点钱、利益。）（三十个铜板。）单是这样的吗？因为他跟随神的时候，他想的是什么？他跟随神的时候意念就不纯正，他并不是追求正面事物，他是觉得耶稣是救世主，大元帅，是来在地上作王掌权的，所以他跟随了耶稣。他跟随了耶稣几年，看不见耶稣当大元帅的痕迹，耶稣就不参与政治，你说犹大心里是怎么想呢？我上当受骗了，还有啥意思呢？这跟随来跟随去是个啥呢？所以他就觉着没意思，那他还有敬畏吗？他就偷花钱袋里的钱，就背叛不跟了。在这里主要让你们认识一下背叛，背叛就是犹大。触及到你的肉体利益，对你的肉体有一点不利的时候，你就要反抗，你反抗这就叫背叛。这个反抗、辨解、表白是不是经常发生的事？那这就叫背叛，那背叛就叫犹大。为什么这么说呢？人，你是个受造之物，神来拯救你了，审判刑罚的是你的悖逆，你该不该接受呢？（该。）应该接受，可是你不接受，你要反叛，反叛、背叛、讲理，就是你不承认你是受造之物，这不就是背叛？这不就是犹大吗？所以神怎么说的？有耳的就当听，你只要活着就该接受，你有耳你只能听你不能讲理，你不是真理！就像今天我一直打老姊妹，我为什么要打她呢？她老要给我讲她的理。我听你的吗？不听你的。

“犹大这一类人千万别用。就是千万别专门托付他办一项专职的工作。不涉及太大利益、不涉及实质性问题的事，如果衡量觉得他还行，临时用一下也行，但是这一类人绝对不符合神家使用人的原则，因为他天生就是个犹大，天生就不是个好东西。”小丽，刚才说你的流露了，根据你的流露，你和老姊妹的表现，她是不是伤害了你的个人利益了呀？（小丽：嗯。）伤害了你的个人利益了，你还和她多说话吗？大清早的人家别人还在睡觉了，老姊妹就把灯打开了，你心里想：“我就不想搭理你，不想和你说话，我找九九姊妹去。”气的老姊妹回家了。“走了好，我一个人还利索呢！”后来听说她又要来了，什么意思？老姊妹要来了，你心里边还难受，小丽，难受不难受？（九九:一

开始我说老姊妹不来了，她高兴的呀！后来听说还要来，她勉强地说：“哦，行。”她的眼神可明显了，就能看出来。）这就是犹大，我叫你吃不了兜着走，老姊妹这是不是已经兜着走了？“这实在是在九九家，要是在我家，我早就把你的包袱扔出去了，在九九家了，我不能扔，我只能是盼着你走。”咱今天交通了，我看的不是你外表的行为，而是看你的心思意念，你的心思意念是不是说出这句话了呀？只要伤害了我的利益，我就叫你吃不了兜着走，咱的行为就是一个犹大。神说“犹大这一类人千万别用。就是千万别专门托付他办一项专职的工作。不涉及太大利益、不涉及实质性问题的事，如果衡量觉得他还行，临时用一下也行，但是这一类人绝对不符合神家使用人的原则。”看见了吗？神家敢不敢交给你托付啊？小丽，敢不敢让你作认真的工作呀？我要叫你代替了认真，你说这个工作还怎么做呀？原来一天交一篇文稿，后来五天交三篇文稿，还嫌老姊妹对你肉体不利，你不舒服了，你就和她过不去，你也不管她来这儿尽本分对工作有益处没益处，对神家有益处没益处，你就盼着她走，她又来了，你还不乐意，你就不说她来了还能一天出一篇文稿，如果她回家以后，很可能就是五天出两篇文稿，神家利益在哪儿？你考虑神家利益了吗？你不考虑神家利益，你只管你自己的肉体，只管你自己的感受。你看认真她在下边作工，和她对着干的人也有，谁和她对着干了呀？（北北、稳定。）可她撂下本分了吗？她和她们搞成见了吗？不管怎么样，她不能撂下工作。今天就不说认真了，就说和你配搭的老姊妹，虽然她的心情不痛快，虽然我今天揭露了她人性方面的诡诈，但是她在本分上还没有敢像你这样放荡地撂挑子，明白吗？（嗯。）她不敢，她不能，我就是再不高兴，我不能拿本分出气，不能拿神家利益作为牺牲品。可是你呢？你敢，你只追求自己的肉体利益，我舒服，这就是说不能交给你大事做。

“临时用一下也行，但是这一类人绝对不符合神家使用人的原则，因为他天生就是个犹大，天生就不是好东西。”我说的这话扎心不扎心啊？小丽？小丽扎心、难受了。这个话怎么说呢？说这一类人绝对不符合神家使用人的原则，但在这儿说没说这个人不能蒙拯救啊？（没

说。）可不要钻了牛角尖，弟兄说我是犹大，犹大是要被淘汰的，是要上吊的，明天再给咱寻个短见，怕不怕？犹大和犹大不一样，程度不同，背叛得轻重也不同，有的他是直接背叛卖主卖友、有的他是肉体一时地背叛、有人是一种本性、有人是一种败坏。那这个是你的败坏性情还是说你本性就是个犹大呢？这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你变与不变了。在神交通背叛的时候，怎么说的呢？背叛是人的天性，人随时随地都会背叛，而且每个人里边都有背叛，只是说看你能不能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否认自己，尊神为大，不敢做背叛神的事。说你是浑人是什么意思呀？（不让你做浑人。）小丽，说你是犹大是什么意思？（不让做犹大，让好好尽本分。）是不让你做犹大！你说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为什么耶稣还专门给犹大说了两次呢？告他说你就是要出卖我的，谁和我在同一个盘里吃饼，谁就是要出卖我的，我掰饼给谁，谁就是要出卖我的。是不是说了两三次呢？再三地给犹大说，犹大还直接问："你是说我吗？"耶稣避讳了吗？隐瞒了吗？直接说："是的，就是你，你要背叛我。"那耶稣和犹大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提醒他，告他说你有这样的性情，你是要卖我的。如果说人有点良心、有点理智的话，"呀！谁能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呀？这是谁呀？"圣经里说的那个妓女，耶稣去一个地方，在井边遇见了她，耶稣说她有五个丈夫，她是怎么说的？"呀！这是神的儿子啊，不然的话，谁能知道我有五个丈夫呢？"然后她就去村里喊叫了，谁来了？神来了，她感觉这个人不简单。这个妓女她还知道说神来了，可是犹大跟随耶稣多年，竟然不知道那是神的儿子，竟然不知道那是人子，竟然不知道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他能做什么和要做什么，神提前告他说了，他都麻木不仁，你说他的心多么刚硬呢？他定义要卖主，就是主知道了，主告诉他了，他还是要出卖主。就好比你家里坐了五个人，你说："小丽啊，过两天我往这里放五万元，意思是明说了你就是小偷，我这五万块钱丢了就是你拿的，我就知道是你拿的。你问我："你是说我吗？我是小偷？""嗯，就是说你呢！"可结果三天以后，你就把这钱偷走了。你说如果有一点理智的话，人家都说我是小偷了，我还能再去偷吗？能吗？在我未偷之前人家都告诉我，说我是小偷了，人家丢了东西了，那不就知道是我拿的？这不是明摆着的吗？那还能做这个事吗？在人来看，有点理智的人、有点良心的人，做不出来这事了，不能做了。可是犹大呢？刚硬的心，我就要出卖，你就是知道

了，我也要出卖你。那咱今天呢？给你说犹大，目的是要什么？审判刑罚是最真实的爱，审判的是你的悖逆、咒诅的是你的罪，是为了拯救你！审判刑罚就是告你说，什么是神所恨恶的，什么是神所喜悦的，让你背叛自己，不去做犹大。告诉你什么是犹大，有报复的心，有报复，不能顺服神的主宰，对自己的肉体造成一些伤害，就能记仇、就能报复，这就是犹大。神说过什么话呢？“……而且我也不喜欢曾经背叛我的任何一个人，我更不喜欢与出卖朋友利益的人来往，这是我的性情，无论这个人是谁。”神不愿意与一个出卖朋友利益的人来往，更何况你是背叛一个和你在一起共同生活的、作工的弟兄姊妹呢？你作在弟兄姊妹身上就是作在神身上，这是不是相联合起来的呢？你就恨恶弟兄姊妹，你就排斥她、贬低她，你作在她身上就是作在神身上。为了你自己的个人利益，本分也不管了，神的名也不管了，这是咱们几个人在这儿说了，要是让世人看见了，人家笑话不笑话？这就是信神的人？还性情变化了？信神的两个人在家都合不来，还不如个世人了，世人还有个正常来往了。那灵界的撒但看见会怎样呢？撒但看见了不更是嗤笑吗？你说咱站的这是见证？这是羞辱神的记号！你说神怎么能要你呢？怎么能让咱存在呢？为了个人的一点利益，你连见证也不管了，人家笑话不笑话你？人们怎么看你？这些你也不管了，这就是犹大。所以说不能交给你大的责任，因为你担当不起，你随时会背叛，就是说这个人不能给大的本分，不能使用，不能成为合神使用的人。

咱再反过来看第一段，“有些人胆子特别小，特别害怕被抓，一旦出事保证出卖当犹大。”在说犹大的时候，主要说了两方面，一个是偷花钱袋里的钱，偷吃祭物，一个是卖主。咱就把他定规在这个范围里，经过神交通以后，才知道背叛就是犹大，不局限于卖主，不是控制在这个范围之内。“还有的还没被抓，就已经琢磨了：第一不坐监，第二不受酷刑，第三不被判刑，他心里就这样想。”这是说坐监了，兴起环境来了，你是胆小的怕这个怕那个，你考虑的是你个人的利益。咱今天不说临到环境，大红龙抓你了，就是说临到家里的一些生活琐事，当你的肉体受到一点伤害的时候，你考虑的是谁？你想起了什么？当你

闻到老姊妹脚臭味的时候，当老姊妹不听你提的意见，或者老姊妹起得早，伤害到你的肉体利益了，你怎么呀？你就揣摩，第一我不能坐监，我是来这儿尽本分了，怎么能和坐监一样受着这些强制呢？早上五点起，一天得交一篇文稿，还得天天听着你的安排，闻着这股脚臭味，这和坐监有什么区别呢？我不能受这个苦，第一，我不能坐监，所以说我就和你说你脚臭了洗洗脚，早晨起来你影响我睡觉了，你出外面去，不能坐监，我找九九去。第一不坐监，第二呢？不受酷刑，老姊妹给你说了，咱要维护神家利益，原来一天一篇文稿，现在成了五天三篇文稿了，你接受不接受啊？这话接受不过来，不愿意受刑，所以说，你赶紧走吧！你走了，就显不出我不是人了，你在这儿你一天一篇文稿，而我五天三篇文稿，和你一对比，显得我不是个人，显得我是应付糊弄，你走了好，你回家总不可能一天一篇文稿了吧！我在这儿自由，还有人陪伴，所以说我也不受这个刑了。第三不接受判刑，不被判刑，所以说你要是不来，你在家和我一样了，咱们都是一样了，她们过来要抓工作，我还能说什么？“这个工作难，你看她也是五天三篇文稿，我也是五天三篇文稿，一样的。”还受刑吗？不需要了。你考虑的都是你自己，不坐监，不受酷刑，不被判刑，你心里就想着这些。你为什么不想和老姊妹在一起呢？老姊妹五点起，你就得陪伴她五点起，老姊妹不休息，你就得陪伴她不休息，那你说老姊妹在那儿干活，你在这里休息？这就显得自己不是个人了。因为什么？因为同时在搞工作了，所以说分工，你搞你的，我搞我的。我搞我的，你也别看我，我还想偷偷懒了，可你还在那里看着了，认真过来，你又要向认真汇报我，拉倒吧！我还是去外边躲开点你。嘴上说我和你合不来，实际上我还是躲开点你吧，我和九九在一起，她去做饭了，我还能休息休息，九九过来了我和她还能聊聊天，心里边就想这些。“没有宁可受苦、坐监、被判刑也不当犹大的心志。”小丽，咱没有这些受苦的心志。如果有受苦的心志，会怎样？“我就是应该受苦，来这儿哪怕是坐监，我也不能背叛神。九九姊妹说不要浪费水，我来这坐监了，我就受点苦，老姊妹脚臭了，这脚就是再臭也臭不过监狱，宁可受苦、坐监、被判刑，受这些苦我也不能当犹大，我也不能放下本分，我也不能损害神家利益。”没有这些，就是没有不当犹大的这个心志。“胆小、害怕得要命，一丁点儿信心都没有，他连不当犹大的心志、愿望都没有。”不当犹大，就是不要什么？不要让神家利益

受亏损，不要让本分受亏损，不要让神对你的托付成了泡影，如果神对你的托付成了泡影，那是什么？那比犹大更可悲！这就是说，“他连不当犹大的心志、愿望都没有，就是个胆小鬼、懦夫、窝囊废。”说是个窝囊废、胆小鬼是说什么呢？是说你没心志，没毅力，咱今天说你是娇滴滴的大小姐，是吧？

“他无论具备什么特长、能耐，神家要是用他的话，他绝对不会全身心地维护神家的利益，这就是典型的犹大。”小丽，你会什么呀？今天能整理个文章，会用个电脑，这是不是你的特长呢？是不是你的能耐呢？“神家要是用他的话，他绝对不会全身心地维护神家的利益。”绝对不会全身心地维护，你要是全身心地维护，“呀，老姊妹五点就起来了，我最年轻了，我也得起。”是全身心的，五点就起来了。“人家中午不睡，我也少睡会儿，人家老了还是一天一篇文稿，我年轻了不更应该一天一篇文稿？人家还不贪恋肉体了，咱还贪恋什么肉体呢？”我说的这些，你不行，你达不到，所以说“他绝对不会全身心地维护神家的利益，这就是典型的犹大。”你和九九在一起，九九整理过文章吗？九九弄过这些吗？你和她以前配搭过吗？她专业吗？专业的人坐在这里和你配搭，你不要，你要和接待家去配搭，你说这个本分找配搭是你自己寻找配搭了？你顺服神的主宰安排呢？神家给你安排了个配搭，你自己嫌弃她，然后你自己找了一个配搭，你找的配搭比原来的配搭好？比她素质高？能作了工作？能胜任给你当个老师？她有充分的时间？她还得做饭，还得接待，她还有她的工作，她有她的本分，她能干几样活？她有多大的精力？这儿有一个全身心的配搭你不用，你跟一个只有三分之一身心的人来这儿作工，能行吗？那你把神家工作当成什么了？开玩笑了？对神家给你的安排，你怎么对待呢？当儿戏呢？“他绝对不会全身心地维护神家的利益，这就是典型的犹大。尽本分需要跟外邦人打交道的时候，他维护与外邦人之间的和谐关系，维护外邦人对他的高看、尊重与赞赏。”咱看神话的时候，不要只是看一个字句，你看神话里面神的心意是什么。“尽本分需要跟外邦人打交道的时候，他维护与外邦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在这里的外邦人应该是说谁呢？（九九？）不是九九，在尽本分的时候，外邦人就是她自

己，也就是她的父亲撒但告诉她说：“孩子，不要起来，时候还早，天气很冷，不要到外边去，免得被刀枪戳伤你的眼睛。”你睡吧，别起来，这是她的父亲告诉她的。神是叫你把老己钉在十字架上，可她呢？她为了安顿她的肉体，她的肉体就是外邦人。这边是要尽本分了，那边是肉体，这是不是就开始打架了？“跟外邦人打交道的时候”，就是跟她肉体打交道的时候。“他维护与外邦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她维护的是她的肉体，是她与肉体之间的和谐关系。“维护外邦人对他的高看、尊重与赞赏。”就是维护她自己的肉体对她的高看、尊重、赞赏。你看你和老姊妹配搭的时候，各持己见，互相看不起，老姊妹看不起你了，你看得起她？（看不起。）都看不起。“维护外邦人对他的高看、尊重与赞赏。以神家的利益作为代价，换取他个人的荣誉与利益。”换取什么荣誉了呢？老姊妹看不起她，和老姊妹在一起配搭，感受到的是藐视、贬低，和老姊妹在一起配搭还得闻脚臭味，这就是一个利益。以神家利益为代价，怎么为代价了？本来一天一篇文稿，后来成了五天三篇文稿，这是不是神家利益受到亏损了？

“以神家的利益作为代价，换取他个人的荣誉与利益。这类人不出事就已经是犹大了，神家绝对不能用。”这类人不出事就已经是犹大了，这是什么意思？还没有给你摆上环境了，还没有给你摆设上一个敌基督了，今天，还没有把你放在一个恶人的接待家里了，如果给你放到一个恶人接待家里，人家指桑骂槐，骂上你、训上你，你说你尽本分不尽？你还能尽成吗？给你个配搭再是个恶人、诡诈人，你还能尽成本分吗？或者是不通灵的，你能站立得住吗？所以说“这类人不出事就已经是犹大了，神家绝对不能用。部分外表看不出是恶人，但却是人格极其低下、人品极其恶劣。”从外表看不出是恶人，你说从外表看小丽，能看出你是恶人吗？挺好的吧？（嗯。）今天我一来打的是谁呀？打的是老姊妹，是吧？“好诡诈啊，和你连句话都说不成。”那小丽呢？一声不吭，看不出你的诡诈，也看不出你的恶来。“但却是人格极其低下、人品极其恶劣。”为什么是极其恶劣呢？还是极其低下、极其恶劣，下面就给咱解释了。“不管怎么听讲道，怎么读神的话，怎么聚会，他就是不明白不维护神家利益就是最可耻、最邪恶的事，也是

最恶毒的事。”为什么说人格极其低下，明白了吧？人格极其低下、人品极其恶劣，是因为什么啊？是因为你听了多少道，聚了多少会，竟然不明白你不维护神家利益就是邪恶的、可耻的、恶毒的。为什么说这个话呢？神最恨恶什么人？小丽，神最恨恶什么人？（拆毁神作工的人。）什么人拆毁神的作工？咱得有神话依据，神话怎么说的？神说他最恨恶什么人？（敌基督。）敌基督是个名称，神最恨恶什么样的人，也就是做什么样的人神最恨恶呢？他做什么事了呢？（神话说过，神最恨恶抵挡他的事出现在他的家中。）对，神最恨恶抵挡他的事出现在他的家中，神并不在乎那些不跟随他的人怎么样，而是在乎跟随他的人怎么样，神最恨恶的是那些跟随着他的人却又抵挡着他，最恨恶的是在神的经营计划当中，又搞着个人的经营，能听懂这个话吧？咱都是在神的作工中了，在神的作工中搞着自己的经营，就是围绕着自己在做事、开小差，咱这是不是呢？你只管你的肉体舒服，而不管神家利益如何，不管这个工作能不能五天出五个、一天出一个合格产品，你不问，不管，所以在这儿说“不管怎么听讲道，怎么读神的话，怎么聚会，他就是不明白不维护神家利益就是最可耻、最邪恶的事。”你看可耻前边有个“最”字，什么人最可耻呢？就是听了神的道，他还不实行，明知故犯。为什么神说灭亡和沉沦不一样呢？灭亡就是把你毁了，一无所有，不复存在。而沉沦呢？灵魂还在，神让你受更重地惩罚，为什么？是因为你听了神的道以后，什么也明白就是不实行，罪加一等。世上人说什么呀？不知者不为过，神没给他，神也不要求他，神给了你多少就要在你身上索取多少，你跟随神多年，神栽培了你多年，神说话供应了你多年，那你是不是该还报神呢？可是咱怎么还报神的呢？拿应付糊弄、欺骗还给神！神说：“为什么人在我向其发出要求之时，人总是从地上随手捡起一把尘土扬在我身上呢？难道这就是人的骗术吗？”神问你要的时候，你抓起一把尘土扬在神的脸上，你说咱还是人吗？还是个受造之物吗？所以说这个人最可耻！最可耻，前面加了一个“最”。最可耻！还最什么？最邪恶！怎么说邪恶呢？太邪乎、邪门了。怎么就跟神对着干了？怎么吃着神的、喝着神的，最后胳膊肘往外拐呢？为什么就不能为神做一点事呢？为什么一个受造之物尽点本分就这么难呢？所以说太邪门了、太邪恶了。

“也是最恶毒的事。”最恶毒，咱今天交通什么了呀？太子杀父皇，太恶毒了，口上说你是个受造之物，你是遵行神的道的，结果呢？你在拆毁着神的经营，你站在这个位置上不作这个工作，就是搅扰打岔、就是拆毁、就是拦阻。咱今天是在文字组了，文字组的重要性是什么？出来的一切交通，你们是第一责任人，你们要把这些转变成文字，能够供应弟兄姊妹吃喝、进入，作为一个生存的法则，他们是否能够生存下来，他们是否能够吃喝得到？他们是否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就取决于你！你提前五天把这个整理出来，那就给他们多预备了五天蒙拯救的机会，你推迟了一个月，那他们就失去了一个月的蒙拯救机会。神怎么说呀？“你们应明白这样一句话：神的作工从来就不等待任何一个跟不上他步伐的人，神的公义性情对任何一个人都是无情的。”到了神的日子，神从来不等待任何一个跟不上他步伐的人，如果因着你在这儿应付糊弄尽本分，浪费了时间、耽搁了工作，神会等待吗？神不会等待，神等他工作一成，等他众长子一作成以后，立马结束，随时随地结束，根本不等待一个跟不上他步伐的人。如果你在这儿耽误了，你没有把这些整理出来，在下边打仗的和带领工人用不上，给他们供应不上，他们清醒不过来，酣睡在沉梦之中就被灭亡，这个罪归在谁的头上？那就是你们文字组的罪，那就是你的责任！如果你是个小区带领，你影响的仅仅是一个小区；如果你是教会带领，你影响的仅仅是一个教会；如果你是文字组，你影响的是下边整个的工作，你是带队的，这个罪你担当不起！神说：“到那时你们闯下塌天大祸，残局又由谁来收拾呢？”“他的守候是无价的，为着人的心，为着人的灵。或许这个守候是无期限的，又或许这个守候已到了尽头，但你应该知道，如今你的心、你的灵究竟在何处。”今天你也看见了，是不是到了尽头？祭司弟兄讲道一直告你说，灾难随时降下，外国人马上要拥入中国，祭司弟兄说了这话了，就意味着圣灵现在就作到这一步了，而且两辑讲道都多次提醒，外国人要拥入中国，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当外国人拥入中国的时候，你这些东西还整理不出来，他们去哪儿寻求？去哪儿找路？“你的历史使命感何在？……等着你去牧养的人该有多少？你的任务是否很重？他们贫穷、可怜、瞎眼，不知所措，落在黑暗之中哀号，路在何方？”神给你的托付，给你的使命，如果你尽不到，这个责任，你怎么能担当得起？作工完了神是不是要跟咱算帐呢？你拿上什么去交差呢？咱还是大街上的玩童吗？神

给你多少就要向你索取多少，神给了你素质，给了你这个能力，咱会电脑，会作这个工作，然后你不做，那这就是有意的。保罗，神给了他素质，给了他那样的家庭，结果他为了地位、名誉，等作工结束完了，他还要争夺他的名誉了，说他活着就是基督，不见证神。神说他是什么呀？老病旧犯。所以说是最可耻、最邪恶的事，也是最恶毒的事。为什么最恶毒呢？“吃里爬外，无论他给神家办什么事，都能胡作非为，导致神家受亏损，他还一个劲儿地欺骗神家，隐瞒真相，等把事情搞砸了，神家已经受了亏损，还得安排人收拾残局弥补损失。”什么是吃里爬外？吃着神的、喝着神的跑外道，最简单的，咱吃着神的，吃着神的什么啊？从你呱呱坠地开始，是不是已经吃着神的了？小丽，你今年三十七岁，你已经吃了神三十七年了。吃着神的、喝着神的，呼吸着神的空气，更重要的是神给了你这口气息，给了你人的气息，给了你人的思想、思维，这是多大的恩待与高抬呢？神交通假带领说，养活一个假带领不如养活一头猪，怎么说呢？说养活一头猪一年下来还能宰杀吃肉，假带领能吃肉吗？白养活了。你说神养活着咱在这儿尽本分，咱吃着神的、喝着神的，就不要说呼吸着神的这口气息了，就单单说咱三十七年吃着神的、喝着神的，一年一头猪的话，咱也三十七年了啊！就算是养猪，给它吃的也不是人吃的饭啊，咱吃的是人的饭食！一年一头猪，让你转猪的话，三十七年了也该宰杀你三十七次了！你说光这些恩情，凭良心咱能还报过来吗？更不要说神给你气息，给了你思维，让你做人，神有句话怎么说的呀？“神的恩泽与供应人丝毫都察觉不到，就这样将神赐的生命白白地消耗着。”不要白白地消耗着神给你的这口气息，消耗，咱消耗了三十七年了，到现在还消耗着？不在最后时期为神献上？最后时期为神摆上？在这关键时刻了，咱还吃里爬外，咱吃的是神家供应的，咱做的是什么？做的是为肉体服务的，肉体属于什么？肉体是腐朽的，为地位脸面，地位脸面这是从哪儿来的？是被撒但加工的，是为撒但说话的。那神今天来拯救你就是剥夺你，剥夺你的地位，剥夺你的名誉。神是要剥夺你的这些，你是要去维护了，你是要凭这些活着，这不就是和神对着干吗？这不就是吃里爬外吗？吃着神的、喝着神的还搞着个人的经营。

“无论他给神家办什么事，都能胡作非为。”你说咱在整理这些文稿的时候，是不是在胡作非为呢？为什么原来一天一篇文稿最后能搞成五天三篇文稿？而且还不如以前整理得清晰，这是认真反映过来的，她能看出来的，这是不是在胡作非为呢？“都能胡作非为，导致神家受亏损。”多长时间了呢？整理出几篇了呢？这个亏损了，大好时光还能倒流回来吗？“他还一个劲儿地欺骗神家，隐瞒真相。”小丽，你刚才说九九能帮你整理出来整理好，这是真话吗？这是不是隐瞒真相，欺骗神家？“等把事情搞砸了，神家已经受了亏损，还得安排人收拾残局弥补损失。”你整理下来的，还得认真重新返工，重新找人。“这是典型的勾结外人出卖神家的利益，这跟犹大卖主卖友有什么区别呢？连看家狗都不如。”什么是看家狗？看住神家的利益，这个能听明白吗？（能。）我给你交通这个目的意义是什么？（小丽：改变以前那个观点，以神家利益为重，怎么能达到果效就怎么来。）

把下面这段念一下：

神说：“因着人的掺杂太多，所以我才将人丢在火炉里燃烧，但并不是将人都烧干净尽，而是从中提炼精品，以便供我欣赏，因我要的是无杂质的精金之物，不是有杂质的污秽之物。人都不理解我的心情，所以在上‘手术台’之前都是愁苦满怀，似乎我要将其解剖之后在手术台上就地将其‘暗杀’。我理解人的心情，所以似乎我是人类中的一个，我对人的‘不幸遭遇’颇感同情，我也不知道人为什么要‘得病’呢？若是健康无残疾，何必付代价、花时间上手术台呢？但事实已不可挽回，谁叫人不注意‘饮食卫生’呢？谁叫人不讲究健康之术呢？如今，我又有什么办法呢？为了表示我对人的‘同情之心’，所以我陪人一同进入‘手术室’，谁叫我爱人呢？所以我亲自拿起‘手术刀’给人‘开刀’，这是为了避免后遗症，因着我对人的一片‘忠诚’，所以人都在痛苦中以眼泪来表示对我的感谢。人都认为我是讲义气的，能在‘朋友’困难之时‘拔刀相助’，人便更加感激我的一片恩情，表示在病好之后要送我‘礼品’，但我却并不留意人的‘表示’，而是在专注地在人身上开刀。

因着人的身体太虚弱，所以在刀的作用之下，人便紧闭双眼休克在手术台上，但我并不理睬，只是在继续着手中的工作，当‘手术’完毕之时，人都从虎口中脱险，我将丰富的营养给人滋补，在人的不知不觉之中，人里面的营养成分逐渐增多，我便以笑容面向人，人在恢复健康之后才看清了我的本来面目，人便更加爱我，以我为自己的父，这不正是天与地的联合吗？（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第三十九篇》）”以前看过这段话吗？（看过。）现在看了什么感觉？和以前有什么区别？（事实临及的那种感觉。）老姊妹，怎么认识？（神现在作的就是这个工作。）作的什么工作？（就是要把人里边的杂志都提炼干净，提炼成精品。）你是不是怕我今天暗杀了你呢？我不说了，我怕说错话，一说错话你就杀了我了。能看懂这话吗？你为什么得病啊？“我理解人的心情，所以似乎我是人类中的一个，我对人的‘不幸遭遇’颇感同情。”不幸遭遇带了个引号，是不幸遭遇吗？这是有意抵挡。“我也不知道人为什么要‘得病’呢？”得病带了个引号，是得病吗？（不是。）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与神对抗呢？一个受造之物为什么要与神对着干呢？“若是健康无残疾，何必付代价、花时间上手术台呢？”你要是健康，还用我解剖你，还用我说你诡诈吗？还嫌我说你诡诈了，还嫌我给你上手术台了。你要是健康的话，我就不说了。“但事实已不可挽回，谁叫人不注意‘饮食卫生’呢？”小丽？（嗯。）你这身体健康不健康呀？让我同情你？你为什么要得这个病呢？你为什么要对本分掉以轻心呢？你不掉以轻心不是就不用受这个苦了吗？“若是健康无残疾，何必付代价、花时间上手术台呢？但事实已不可挽回，谁叫人不注意‘饮食卫生’呢？”什么意思？什么是饮食卫生？饮食是什么？饮食就是你吃的东西，是吧？咱信神是让你吃喝什么了呀？（神话。）吃喝神话、吃喝真理，她俩吃喝的是什么？（撒但的处世哲学。）撒但的处世哲学、生存法则，这是不是掺杂？这是不是杂质？这杂质是不是在饮食里面，在神话里面添加了你人的成分？这是不是杂质？这就是不注意饮食卫生，你吃神话就行了，谁叫你吃垃圾呢？不注意饮食卫生。

“谁叫人不讲究健康之术呢？如今，我又有什么办法呢？为了表示我对人的‘同情之心’。所以我陪人一同进入‘手术室’。”不要觉得我说你说得太扎心，扎心吗？这是同情、这是拯救。“为了表示我对人的‘同情之心’，所以我陪人一同进入‘手术室’。”你说我何苦呢？我跑这么远过来对付你两句，你们十点半就睡觉了，现在九点多快十点了，我还得在这儿给你上手术台了，还得加班加点了，我愿意给你来这一刀？我没事磨我的嘴皮子了？“所以我陪人一同进入‘手术室’，谁叫我爱人呢？”这叫爱！老姊妹，不是背后给你一刀，是陪人一同进入“手术室”，就这吓得不敢搭理我了。“所以我亲自拿起‘手术刀’给人‘开刀’，这是为了避免后遗症。”你看我解剖你的时候，说的话是不是有点大了？有点狠了？有点重了？我说小丽你是犹大，重不重呀？小丽心里想：“我卖主卖友了？我偷吃祭物了？我干什么了？我无非就是五天搞了三个文稿嘛，你就把我说成犹大了。”咱说的是什么呀？说的是你的一种性情，你的看事观点，你的一种什么看事观点呢？你一个受造之物对待造物主的一种藐视，对造物主的一种不在乎，对神给你托付的一种不在乎，你的那种态度观点太可怕了。神说过，你抵挡神不是因为你做错一件事或说错一句话，是因着你对一件事的态度，神看的就是你的态度，不在乎你做多大的事。所以说，给你说得重了也好，扎心也好，目的是要干啥呢？怕你有后遗症，就好比你得了癌症了，给你做手术割癌细胞了，一公分的癌细胞需要割多少？是不是得割两公分呀！给你连带着好的割掉一点，能够多割一点，能够多刺伤一点，不要紧，你受点疼，但是对你生命有益。如果我哄着给你说：“哎呀，咱可不敢做犹大啊！咱得好好做人啊！”哄着你走，你倒是不疼，能得着什么呢？处理不了后遗症，那我今天走了，你明白了，后天你又犯了。

“因着我对人的一片‘忠诚’，所以人都在痛苦中以眼泪来表示对我的感谢。人都认为我是讲义气的，能在‘朋友’困难之时‘拔刀相助’。”朋友带引号，是朋友吗？（不是。）是什么呢？仇敌，神说什么呢？打败众仇敌。“困难之时‘拔刀相助’。”是指困难之时吗？是指你在抵挡神之时，凶恶残忍之时。“人便更加感激我的一片恩情。”我给你的是审

判刑罚，审判刑罚是让你看见了你的罪，看见了你所走的道路，虽然说是刀剑地击打，但是刚才给你交通了什么是蒙拯救，怎么能剩存下来，你看见的是我在拯救你，所以说，是我的一片恩情。“表示在病好之后要送我‘礼品’。”给我送不送礼品啊？小丽？（嗯。）怎么送我礼品呀？计划了没有？想了没有？刚才怎么说的呀？“我要好好尽本分”，这就是送给我的礼品。或者说：“我信不来了，你说我是犹大，我在这儿做犹大还不如去世界大干一番呢！我何必在神家找罪受呢？我受了这个苦最后当个犹大，拉倒吧！明天我就回世界了。”你去世界了，你送我礼品了没有？你好像是没有给我送礼品。我不管你明天是好好尽本分也好，还是你背叛神也好，你都已经送给神一个礼品了，如果你背叛神了，你做了个什么表演？（丑角表演。）你来做了个犹大的表演，你看着犹大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了，他的使命就是来做这个丑角表演的，他已经送上礼品了，他的使命就尽完了。所以说这个礼品带着引号了，这个礼品有可能是正面的，也有可能是反面的，让别人看见什么是稗子，什么是背叛神的，等你背叛了神，去了世界以后，灾难下来神把你灭了，让弟兄姊妹看见，谁什么时候背叛的神，谁做了犹大以后，背叛了神不跟了，看他怎么死的。好了，别人在他身上看见了神的怒气，看见了神的公义！子民能不能体尝神的烈怒？（不能。）为什么？因为烈怒一临到你，你就得死，子民无法体尝神的烈怒。你都已经死了还能体尝？子民不可能体尝神的烈怒，子民只能看见、经历神的烈怒，只能把烈怒降在那些抵挡神的人身上，让众子民得益处，在焚烧稗子的时候，麦子看见了神的公义，这就是稗子送来的礼品。“但我却并不留意人的‘表示’。”不留意，我就不管你。我解剖你的时候，我管你说什么，送什么礼品，你能站立得住站立不住，我能管这个吗？我不能管，我只管表达神的心意，只管把你的罪状揭示出来。如果你是个追求的，如果你有敬畏神的心，你敢跑吗？你不敢跑、你不能跑，你只能把上好的礼品献给神，你不可能去背叛。如果你来尽本分，本身就是心怀鬼胎，你来了就是想来神家作王掌权的，作不了王掌不了权，你就觉得信神没意思，想回世界大干一番，那你就是不信派。那对于这种人他不信了，这是不是在清理教会，这是不是好事？所以说你就是背叛了走了，这更是好事。你留下来了，你好好尽本分了，你不尽本分你就走了，为什么？神话放在这儿，要是不好好尽本分，你就是犹大，犹大就灭亡，那他还在这儿耗

这个时间干什么？他回世界大干一番享受去了。如果他要想留在这儿，他就不能应付糊弄，就得好好地作工，两极分化，在神家的都是精兵，是渣子的都出去了，没有混日子的了，没有南郭先生了，因着神的行政在此。

“但我却并不留意人的‘表示’。”不留意就是不管你，不在乎你，神只管作他的工作，你愿意咋地咋地。“而是在专注地在人身上开刀。”就是说这个手术做好做不好都无所谓，如果你是人，那这个手术肯定是好的，这个伤口越来越愈合了，成了一个好人了，成了一个正常人了。如果你就不是个人，这个手术就给做死了，死了正好淘汰，这个人死了还叫做手术吗？这叫什么？（解剖。）这叫解剖，尸体解剖。要么你就做尸体解剖，要么你就做手术，反正得动手术开刀，你想成为一个尸体解剖？还是想做手术呢？这就是你自己的选择了。“因着人的身体太虚弱，所以在刀的作用之下，人便紧闭双眼休克在手术台上。”这就是今天老姊妹的表现啊，两眼一闭，头也不抬，低下头，休克了。“但我并不理睬，只是在继续着手中的工作，当‘手术’完毕之时，人都从虎口中脱险。”你今天看见了，是不是从虎口中脱险了？我把你的罪指出来了，你看见了什么是抵挡神，你看见了什么地方能把你带入地狱，你不再做这个了，这是不是从虎口脱险啊？（是。）“我将丰富的营养给人滋补”，我给了你这个生存之道，这就是营养，丰富的营养。“在人的不知不觉之中，人里面的营养成分逐渐增多，我便以笑容面向人，人在恢复健康之后才看清了我的本来面目。”现在是不是有点知觉了？老姊妹，看见了神的本来面目了没有？（看见了。）看见什么了？（神是为了拯救人。）神的本来面目，神是喜欢诚实人的。“人便更加爱我，以我为自己的父，这不正是天与地的联合吗？”什么是天呢？天代表什么？从神来的。地代表什么？败坏的人类。败坏的人类恢复原样了，天与地联合了，你能顺服神的作工了。就交通到这吧，祷告一下。

257 该怎样对待自己的言行

1你相信神的话吗？你相信有报应吗？你相信神会惩罚所有欺骗神而又背叛神的恶人吗？背叛神的恶人吗？你希望那日子尽快来到还是慢点来到呢？你是很害怕受惩罚的人呢，还是宁愿受惩罚也要与神相抵触呢？你能想象到那日来到之时你是在欢声笑语中生存还是在哀哭切齿中度过呢？

2你希望你是一个有什么结局的人呢？你是否认真地考虑过你对神是百分之百地相信还是百分之百地怀疑呢？百分之百地相信还是百分之百地怀疑呢？你是否慎重考虑过你的所作所为会给你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与结局呢？你很希望神的话都一一应验，还是很害怕神的话语都一一应验？

3若你希望神快点离开来应验神的说话，那你该怎样对待自己自己的言行呢？若你不希望神离开，而且也不希望不希望神的话语都马上应验，那你的信又是为了又是为了什么呢？你是否真正知道自己为什么跟随神呢？如果只是为了大开眼界，那你大可不必大可不必这样委屈委屈自己，如果你是为了得福，为了躲避以后的灾难，那你为什么不对自己的行为而担忧呢？你为什么不问问自己能否满足能否满足神的要求满足神的要求呢？你又为什么不问问自己能否有资格能否有资格承受以后以后的福气呢？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背叛（二）》

15 尽不上本分就是废物

（家里人说不让他出来尽本分，我让他写起誓保证书，家里人说：“他有本分，你以为他没本分吗？”我说：“我知道他有本分，但是神是让人预备足够的善行，今天人要想达到蒙拯救，必须得有真理、有实际，还得有善行，咱今天没有真理实际，多预备善行是不是也给咱以后剩存下来多个机会啊！”我就这样说的，人家说：“这道理我也懂，但是实际的情况还得实际对待，我也不拦阻他预备善行，那你说聚会，我还得看时间操心接孩子，那这样尽本分有什么果效呢？要不你给我调整个不影响我的本分，行吗？”我就把你给我发的那段话有三条发给她，人家说：“你给我发的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给我扣个敌基督的帽子？你用这些话当武器把我打倒、打死，这是你的权利，也是你的目的，临到问题不用真理解决，只要是不顺服你的安排，你就找一些话把对方打倒，达到你的目的，这是你的作工方式，谁是敌基督，你说呢？”面对这个环境，我该怎么给她交通呢？昨天晚上人生给我在那儿谈了：“实际走的那个路，我、周瑜、班主任都攻击她，人家实际能从正面进入。”我说是的实际能从正面进入，可是我遇到这个问题下去怎么谈呢？我是没路。从我心里我也知道这是神针对我的缺少摆设的，神要做我，是要我实际地担当呢！可是怎么面对就没路了，不知道怎么做了。）人家给你个敌基督位置，那你就坐一回这个敌基督位置不就行了！（坐是坐，下去问题得解决呀，这下去怎么交通呢？）

我是敌基督，我也得解决这个问题，只管解决问题，我不管她怎么说我。（对，人生就这么给我谈的，实际那时候就是不管别人怎么攻击她，攻击肉体没事，但是只要涉及工作就得抠你、抓你。）她把带领当成敌基督了是吧？（嗯。）带领就是敌基督，那敌基督临到你了，话临到你了，熬炼约伯的时候，临到约伯的是什么呀？（强盗。）强盗，难道约伯说：“这临到的是强盗，我不接受，人子来了你看我接受不接受。”这就是说，首先你把你带领的位置放下，就是敌基督临到你

了，神现在看的是你的态度，而不是看我的态度。那我就是敌基督，神惩罚我，那是我与神之间的关系，和你没有关系。今天，神在看着，撒但也在看着，就把我这个敌基督摆在你面前，叫敌基督干什么呢？叫敌基督把神的一个托付给你了，敌基督能不能传达一下神的使命呢？（能。）能吧！保罗传福音传了大半个欧洲，你能说："因为保罗你是敌基督，我就不接受你的救恩。"你说你是谁？今天我就是敌基督临到你了，神不管我是不是敌基督，让我过来给你传达一下，传达什么呢？是一个本分，是一个托付，是一个善行，你能给我说："你是敌基督，我不接受。"这是什么态度呀？这是不是悖逆的先知约拿？神叫他去尼尼微城，他悖逆不去是吧？（嗯。）那咱对待本分的态度是什么呢？拒绝、对抗、叫嚣、抓把柄、反抗。你是谁啊？神的本分临到你了，你是对抗、叫嚣。你是从哪儿来的知道吗？还承认你是个受造之物吗？既然你是受造之物，今天本分临到你了，你敢说"这是敌基督传的，我不接受吗？"因为你有孙子，就不尽本分了？因着接孙子就是不尽本分的理由、借口？因着有孙子就有了资本了？有了资格了？就可以对本分对抗、拒绝了？

神看到咱这样的一个受造之物，神是什么态度呢？今天这个本分，神如果不用你还罢，如果神就是看中你了，就要你尽这个本分，你说神能不能用动你吧？（嗯。）在神有难事吗？（没有。）怎么没难事呢？你现在不尽本分，要接孙子呢，你说神会怎么做呢？（把孙子取缔。）这谁都知道，对吧！（嗯。）因为这孙子成了你尽本分的拦路虎，那神就会把这个拦路虎取缔，神叫你尽本分畅通无阻，神定意要作成的事无人能拦阻。这就是说，神还得看中你。去尼尼微城的约拿，那也是神看中约拿了才叫他去，不是看中他神还不会叫他。那今天给你个本分也是神的高抬，神的高抬你不愿意去，神要叫你去，那神就给你取缔。如果是神的高抬，你不愿意接受，神不搭理你行不行？非得叫你尽这个本分吗？你有多特殊呢？像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非你莫属？那神就动动手把这个挪开。本分临到你了你把神的本分推之门外，神搭理你吗？神不搭理，神可以找更多的人！（嗯。）今天是福分临到了，你把福分推开了。神看的是你的态度，

你可以选择去也可以选择不去，我只是给你传达一下任务，把神的高抬与福气给你，你愿意接受就想办法，你要是不愿意接受我也不强求，神也不赶鸭子上架，你也不是那精品之品、宝石，非得要把你收回来。神说，你可以归你的父，你想跟谁跟谁，到那时你归你的父，我归我的父就行了，你自由选择。今天你当带领尽本分呢是吧？你尽本分就可以代替你老公了？你的义行、善行可以转移到你老公身上？你老公就可以剩存下来？你尽本分你老公接孩子这就行了？你老公是不是受造之物？他应不应该尽他的责任、他的本分？（应该。）临到神家的事无大小，临到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那你呢，你忠于的是谁呢？这边是钱财，这边是本分，你抓哪个呀？教会建造的时候，你抓了钱财，神不定你的罪，到现在国度建造了，你还计划抓钱财？你让你老公去抓钱财，你做教会带领尽本分，你有本分尽，可是你考虑过你老公吗？你考虑他的死活吗？你自私自利、卑鄙！（嗯。）

或者说，你对神的公义性情怎么认识，你想带着你不尽本分的老公进国度？想让他给你带着孙子进国度？这可能吗？（根本不可能。）这样给交通她还反抗吗？我今天叫你尽本分是高抬你、恩待你，心中有你，有人想尽本分都没有本分可尽。到最后是什么？尽不上本分的是废物，有本分不尽的是悖逆。那你呢？自己选择，我不强求你。如果说你有心就有路，你没心就没路。如果有心的话，想办法尽本分我孩子让亲戚、朋友、弟兄姊妹帮着接接，要是没心，找理由借口什么都是问题。能解决了吧？（能，太简单了。）简单吧！你接着说，这交通得可不少了，神要咱预备足够的善行，现在你的善行超过了？善行太多了？一句一句质问她的话，步步紧逼，逼得她无路可走，最起码叫她三天睡不着觉，这就达到果效了。不管她去不去尽本分，每天在心里琢磨，不尽本分想着“孩子怎么还没回来呢？怎么还不回来？”惶惶不可终日，她就想赶紧找个本分尽，达到人人都起来见证神。（SJ：你去了达到的果效是让她想尽本分，不是说光看孙子。）要她要求尽本分去，不要咱赶着去，说帮帮忙吧！神不需要帮忙，神家还缺一个效力者吗？不缺。（看到没真理真可怜。）（嗯，她要愿意她就想办法了。）其实孙子就是她的借口，神给了你孙子就是有资本了

是吗？神能给你就不能收走了吗？（肯定能啊，太容易了，神现在用行政辖管万国万民。）你说他们谁敢不尽本分？不尽本分叫他惶惶不可终日。（其实把娃交托在神手中最放心了。）

087　尽不上本分的人是废物

1 就现在来看人的本分根本没发挥出来，全靠神自己作、自己说，人的功用实在太小，啊，都是没用的废物，不会与神配合，神话说了千万，人根本没有实行，啊……什么背叛肉体，什么放下观念，实行一切顺服，人根本没实行。

2　什么放下心中人的地位，除去心中的偶像，背叛个人不对的存心，不按着情感的意思做事，行事公正不偏左右，说话多考虑神的利益、考虑对别人的影响，多做对神工作有利的事，放下肉体享受，除掉自私自利的旧观念。

3 神要求人的这么多话其实人都明白一些，就是不肯实行不肯实行，这还叫神怎么作、怎么感动？做神眼中的逆子还有脸再拿起神的话观赏？还有脸吃神的饭吗？啊……人的良心何在？最起码该尽的本分都未尽到，还谈什么尽所能？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多讲点实际》

16

进入生命经历 1

967　神在人身边安排人事物的目的

1你如果相信神的主宰，你得相信每天发生的事，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都不是偶然发生的，不是谁有意跟你过不去或有意针对你，而是神安排、摆布的这一切。神摆布这一切为了什么？不是亮你的相，不是为显明你，显明你不是最终目的，要成全你、要拯救你这是目的。怎么成全你，怎么拯救你？就是先让你知道自己有败坏性情，让你知道自己的本性、实质，自己的不足、缺少，如果你心里明白了，你才能追求真理逐步脱去败坏性情，这就是神给你机会了。

2你如果相信神的主宰，你得相信每天发生的事，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都不是偶然发生的，不是谁有意跟你过不去或有意针对你，而是神安排、摆布的这一切。你得知道把握机会，别跟神较劲， 尤其对神安排在你身边的人事物别总觉得不如意，总想摆脱，总对神埋怨、误解，你总这样就不是经历神的作工，很难进入真理实际。你无论对什么事看不透，有难处，你都得学会顺服下来，应首先来到神面前，多多祷告，这样不知不觉你里面的情形就转变了，就能寻求真理解决问题，这样你就会经历神作工了。

（摘自《基督的座谈纪要·要得着真理得从身边的人事物上学功课》）

信神，就得相信神主宰，可是在你们的说话之间，你说你们相信神主宰吗？昨天晚上咱们交通了一下，就是说，我交通的时候你们说的那些话，你们言行举止流露出来的，你们信不信神的主宰？然后，我没听你们的话，我把你们的话打断了，我不想听，我只是把我想要表达的表达出来。为什么不想听？听了你们这些说话呀，你说咱还是信神的吗？不是信神的人！刚开始作工的时候，咱第一句话交通的就是什么是信神？还知道什么是信神吗？（首先相信神是主宰万物的基础上来经历神的说话，经历神的作工。）这话，你是知道了，你按这个路走了没有？（没有。）张静，你相信神的主宰吗？（相信。）真相信吗？安宁，你说她真相信吗？（不相信。）那你说说她，你是怎么看她不相信呢？（因为现在都是知道神主宰这个道理了，但是并没有把它带入实际生活中，真正地按照神的话去活出来、去实行出来。）昨天晚上有个明显的对比，你们在表达你们处境的时候，我呢是一再地打断，我打断你们，你们一再想表达，我打断你们，我不听你们的表达，是吧！那小丹她在诉说的时候，我是专门问她，然后让她表达她的，她表达她的以后，我在静静地听着，这是个什么原因？（小丹相信神的主宰。）你这是套呢？还是说蒙呢？还是说认识的？（她单纯敞开，能把真实事情说出来。）张静，什么原因？神给每一个人周围都摆设人事物，摆设人事物的目的是什么？我为什么问这句话呢？咱信神呢，寻求神心意、满足神，刚才我把这个事摆出来，就是让你们自己寻求一下，那我的这个表现，我为什么会有这个表现？我是什么原因有这样的表现？我的心思是什么？你连我的心思也寻求不出来，你怎么寻求神的心思？小丹知道吗？我听小丹处境，她是从这环境里边走出来，她是在这环境里边怎么走出来的？怎么认识的？怎么背叛的？怎么实行的？哎！她有她的实行，她有她的背叛，她里边只是说她苦楚，虽然她苦楚，但她不能因着这个苦楚掉在里边。可你俩呢？你俩体验什么？你俩的苦楚是什么？苦楚是他们不听你的，他们对你不服不满，他们说了伤害你的话。你和我诉说这些情况的时候想表达的是什么？存心目的是什么？她和我说的存心目的是什么？能看明白吗？你昨天一直叙说一些什么事情呢？晨晨说什么了，老张说什么了，小雨说什么了，就这些话吧！还有其它话吗？翻来倒去就这些话，再没有其它的啦！哎！你说这些话的目的何在？你说这些话是为了神的作工？为了神的经营计划？为了教会？你说的这些是啥事情

呢？规条、仪式。昨天咱说了木偶，只听别人说什么，你在做什么，只是在做事，没有任何思维。

（摆上这环境，也不知道神让我学啥功课，这几个人不跟教会联系，不跟教会接触，只是让下下东西，在这环境中就是顺其自然吧，东西该给他下咱还得给他下，该落实啥的给老张说说……）（实：他是不跟教会接触呢？是不跟你接触呢？）（不是不跟教会接触，等于是不跟我们接触。）可是你不知道让你学什么功课了？然后你来和我说了，不知道让我学什么功课呢？小丹笑了，来，小丹，让她学什么功课？（认识神、认识自己嘛，就两大功课嘛！她总是在认识别人，她一直停留在认识别人、分辨别人的路上，所以她就进不去。）她把这个信息给我说，让我学些什么呢？学些什么功课呢？她是想在这证实一下，事实上她到我这来，是告状来了，是吧！（对，就跟在外边受欺负，小孩子回家我得给我爸妈告状，回来给我出气，给我出出主意，给我想个办法，就是这。）小孩回来告状呀！这个比喻不错吧！她多大了？你是当带领的，你当带领，小孩回来告状了，爸爸他骂我呢，爸爸他打我呢，妈妈他笑话我呢，这是当带领呢？当小孩子呢是当带领呢？你回来告诉我说下边人怎么对待你呢？应该是下边人过来告带领，说带领怎么打压我呢？怎么对付我呢，是吧！没有听说过带领过来告下边人怎么对待你呢？这又拖出个问题，刚才说小孩子回来，爸爸他打我呢，爸爸他骂我呢！他和他爸说这话的目的意义是什么？（为他出气。）为他出气是吧！为他做主，作他的后盾！换句话也就是说，你让我做带领呢！你让我负责呢！可是他们在这里不服不满，他们不听，我把这些他们不听的话给你说，你看看咋办呢！你该不该为我做主，是不是这个意思？一方面是让我给你做主，另一方面是为你下一步你该怎么处理他筹备计划？你不处理我得自己动手，这是咱学的功课！小丹两句话给你搞清了。你和我在这儿要的是什么？和我要的是个地位，要的是名誉，弟兄，他不把我当带领待，他不让我去那个点上做主。（不是，俺们也是交通说人家不让去呢，就不去了，咱该下东西给她下下。）让你当带领的目的意义是什么？当带领是让你干啥呢？当带领就是下下东西？当带领就是让教会里弃绝？

（给弟兄姊妹带到神话里面，带到神面前。)你是怎么带的？“你如果相信神的主宰，你得相信每天发生的事，不管好事还是坏事，都不是偶然发生的，不是谁有意跟你过不去或是针对你，而是神安排、摆布的这一切。”摆布安排这一切，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都不是偶然发生的。那老张说这句话，这是不是偶然，借着老张的口，神向你传达了一句话，传达什么话？老张说什么了呀？你不要来这个点上了，你该给我拷什么拷什么。这是不是对你的弃绝！是不是对你作工的否认？是不是对你的不承认？是不是感觉你给他带不出路来？你不如他？是不是在给你传达这句话了？可传达这句话的时候你接受了没有？寻求了没有？你没有接受，没有寻求，你只是站在你自己的位置上去看待这个问题，他怎么对待你的，你有苦衷，你受了苦了，受了羞辱了，他不把我当带领待。

中国人太麻木，太愚昧无知，那神怎么作啊？掰开了说，揉碎了说，借着各种环境兴起来对付你。这个事情多长时间了？这么长时间了你没有一个真实的进入，没有一个路途，反过来也就是神兴起环境来，再和你说一下，昨天是谁说的，人家证实为什么不让你们去，说你们去了就是说事，就是搅事！就是搅事！你说人家是信神来了，是来寻求神心意来了，是来经历神的作工来的，人家不是信你张静的，不是寻求你的意思的！更不是寻求经历你的作工的！你给他们谈些什么？就是说从你的表现，从别人的反应，再根据你现在这种状态，可想而知你在聚会点上交通的是什么？你能交通出神的作工来吗？能交通出神的心意来吗？能交通出人该走的路吗？能交通出来人对神话该有的态度吗？有这些吗？那是不可能的！如果有这些，那不是别人弃绝你，那别人是求爷爷告奶奶的，来吧！你快来吧！人听了反感什么，咱走到一起因着什么呢？共同的心志，共同向往，而走到了一起，他们走到一起是因着寻求神的声音走到一起，不是寻求张静的声音而走到一起，所以说人家不欢迎你，只要你给我放下东西就行，这是不是神兴起环境来与你说话！你听不懂，周围人又告诉你说，直接告诉你说，一次两次该听懂了吧？你在这里还讲你的理，这是你自己的理吗？首先第一个你就没有相信神的主宰，借着一切人事物，有生命

的，没生命的，起来为神效力、说话作工。“你如果相信神的主宰，你得相信每天发生的事，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都不是偶然发生的”，首先你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你相信这是神的主宰吗？如果相信这是神主宰安排的，这不是偶然发生的事，那你今天还能把这些当成理由出来讲一遍两遍三遍再三地讲？和这个讲，和那个讲？当成一件事来处理？那处理的不是他，处理的是你自己，你一再地说这些事是什么意思？这是个什么表现？这是不是埋怨？自己不进入，反过来产生埋怨，不服不满。

你看小丹是怎么做的？给小丹同样摆了一个环境，给你也摆了一个环境，彼此都在一起，她是怎么经历的，她承认这一切那就是神的主宰安排。我给她说的话，她就听进去了，怎么经历的？该怎么站见证？什么是路途？就是个信，说了句“是”，这就是神作的，心里再痛苦，神主宰，我是受造之物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可你呢？她受了那么大的环境，她能出来，尽本分不受影响，做她该做的，说她该说的。你呢？你家里边给你摆了这样的环境了吗？有小丹那样的环境吗？没有。小丹是真实的、实际的，这个环境大不大？可你临到的什么环境呢？她临到的是家里的逼迫，有家难归，临到的是亲人的弃绝，而你临到的仅是些什么？闲言碎语。你对比一下，差下多大的距离？她临到真实的环境，实际的、真实的环境，没能摧垮她，反而她感觉坐上了传送带。而你呢？临到了什么？神给你摆设什么环境呢，有这些吗？没有这些，给你摆设的仅仅是周围人对你的不顺从，你把这些“不顺从”你的事情，就当作一件事来处理。那你处理这些事的目的意义是啥呢？咱想在这当家做主？咱想说了算？想把神踢出去。你说就有这个事，你还能正常作工吗？在教会里是不是这些事成了你的所有所是了呢？占满了整个心灵呢？是不是一个聚会点，就围绕这些事来说呢？见了就说这些事，那你们聚会点呢？是不是也是这些事呢？这些闲言碎语，能拦阻你的作工，能影响你的本分。你说，和神作工有关系吗？这能有圣灵作工吗？让圣灵怎么作工呢！没有圣灵作工，能有神的同在吗？多长时间了还为着自己的虚荣脸面地位奔波忙碌？咱不嫌脸红吗？咱信神多长时间了？小丹信神多长时间了？你们听道了，

人家也听道了，人家就有路可行，你们就没路可行？可耻！这看到什么了，我说可耻，这想到什么了？（无耻之态。）无耻之态，这是不是无耻之态啊！我给你交通让你寻求的是什么？生命之道！我想让你得着生命！可你们追求的是什么呀？虚荣脸面地位，这个不尊重你，那个不尊重你，这个不听话，那个不听话，不听谁的话呢！咱信神是要求人听神的话，不是要人去听你的话。“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都不是偶然发生的，不是谁有意跟你过不去或有意针对你，而是神安排、摆布的这一切。”从外表看小丹临到的那是坏事，但她能正面领受。而你这从外表看是好事还是坏事，是不是好事，很明显了，人都给你说出来了，指着鼻尖和你说了，都看见了，让你认识自己，反省一下自己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该不该悔改呢？这是好事，别说人看为是坏事，就人看为好事，咱都没有进入，都没有实施。“神摆布这一切为了什么？不是亮你的相，不是为显明你，显明你不是最终目的，要成全你、要拯救你这是目的。”这个步骤咱早就知道，作工的时候显明你，是让你认识自己，作工结束了，显明你是为定你的归宿，定你的结局。一直显明你，让你看到自己的无耻之态！让你看见无耻之态，不是笑话你，是让你做啥了？最终目的是为了拯救你，明白神的美意吗？悔改了没有？不明白神的美意，咱还在这咋了，还嫌显明你，还对抗叫嚣，还有一个是啥？她想颠倒黑白，这是不是想颠倒黑白！想翻一个个。

咱作为带领工人，本应该下去给弟兄姊妹解决问题，带来生命进入，结果咱给弟兄姊妹带不来生命进入，还讲一些字句道理，或者讲一些，人家反应啥了？（搅事。）搅一些事，对人家没益处，人家看见了，弟兄姊妹看见了，得不到益处。所以说，你别来了，你来搅得我们连个聚会也聚不成，你不来呀，人家还能看看神话能有个进入，你来呀，搅得是乱七八糟，进入不了，你别来了，别来了，你给他们拷完东西就行了。这叫什么？孩子想要有个亲妈，没有个亲妈有个后妈也行，但有个后妈，这是个残害人的后妈，你说这个后妈还要不要？（不要了。）那就不要了，那就算了吧！我就是个孤儿，一个人在家也就算了，我不要虐待我的后妈。人家有的后妈是什么？没有好话，

没有好吃的瞎胡吃口。有的后妈呢？残害，现在社会是不是残害人的太多了，别说后妈了，亲妈还有残害的呢！那孩子提出要求了，你不要给我做了，你给我放下东西就行了，你在家残害我呢，你别残害我就行了！我自己做，我自己孤儿，我自己一个人在家受点冷、冻无所谓！不想受你的残害！而咱不是从这里边寻求，我怎么残害你了？我给你带来什么果效？我该怎么去重新做人，我该怎么去做一个带领。不从这里边领受，你想解决这个问题，你过来给我说，他们不让我残害他，他们拒绝让我去残害他，你说我该咋办？想让我帮你一把？你说咱走的什么路？这个事情不是一次两次了吧？

（我回到家之后确实也想，以前我跟安宁在这作工上，确实是好些地方没有交通到位，后来我就跟芸姐也谈到这方面了，回到教会，咱重新开始面对这几个人，她晨晨不管对我有啥看法，咱放下自己，咱们去找她，把她这段时间说的这，搁一块谈谈心，可是没有这种机会。）没有这种机会？（哦。）谈心，你要和她谈心，没有这个机会，你寻找和她谈心的机会，你和她谈什么心？你这个谈心里边是想说什么？你原谅我，我原谅你，你好我好咱大家都好？（不是，没有这种。）那你想谈什么心？我听听。（那就是把她以前的作法，给她在一块谈谈。）那你这叫谈心吗？谈心是，我把我心里这话给你说，把这难处给你说，你把你的难处给我说说，咱亮在桌面上，这叫谈心。你刚才说的啥？你刚才说不是谈心，你说啥呀！就把你原来做的事，咱给大家说说、亮亮，咋呀！你是想来个审判台！你不是谈心！来来来，来法院，来法院咱谈谈心，把你那个招供出来你看看。你这话表达出来是不是别人都能听出来？（重新做人，想着说都是因着信神走到一块了……）我还是把你高抬了呢！刚才我说你，你们要谈心呀，互相谈谈心里话！我还是把你高抬了呢！我就不知道你下边还有私心！你把你的心亮出来让我看看，这叫不叫谈心？咱在教会这么长时间了，你看我的交通中，我有没有说过，你们带领工人，互相之间谈谈心，有过这要求没有？有说过你们互相之间要原谅、谅解、包容、忍耐，说过这话没有？没有说过这话！这叫和稀泥！而且，还有一个严重的是啥呢？当带领工人对一个人进行打压了、或者误解了、

产生了矛盾了，有人说我给他道个歉，我在这里说让你道歉了没有？我从来没有让人去道歉这一说。为什么不要求人道歉呢？（是做给神看，不是做给人看。）一个要做给神看，不是做给人看，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这里边说的，好事坏事，都要得益处。如果说我做了一个对不起你的事，我完了以后给你一道歉，那你能学到什么功课呢？我不给你道歉，你把我这个人认识了，我给你一道歉，我把你这个人迷惑了！我不给你道歉，你寻求圣灵去找答案啦！神啊！他为什么这么对我？哦，原来他是个污鬼邪灵。我给你一道歉，那还用寻找吗？那个人给我道歉了，说明我没有做错，你看人家这个人也还是敬虔的是吧？人家这也是一时的做错，你们还是哥俩，还能背叛撒但吗？还能来到神面前吗？神作工，一切是为了人的生命，为了拯救人不择手段，不择手段！我有时候说话对你重了，我给你道歉吗？听过这句话吗？我那天说的话重了啊！可不要在意啊！我也是为了你生命啊！说那么多话了吗？我只传达神的心意就行了，我知道神的目的就是为了拯救人，我就是为了你的生命。我为了你的生命交通，我也是咋了，口气也是强硬的，我没有那么手软，有过吗？所以说，道歉都没有，更没有说带着人们谈心。

我是要求你们互相配搭时没有谈心啊，不能说是就不允许谈心，这是两个概念吧？两个概念！你们两个产生矛盾了，私下谈谈心，我不支持，不赞成，是吧！可你们又抓我把柄啊！弟兄常说：“来，谈谈心，来，交通，说说心里话，把你心里话和我说说。我想跟人交心，为什么不和我谈心？”这里矛盾不矛盾？（不矛盾。）张静，矛盾不矛盾？（不矛盾。）来，说说不矛盾在哪儿？你们之间谈心，谈的什么心？人与人之间一些误解，人与人之间一种索取。我和你谈心谈的什么？谈的是你的良心理智！谈的是你的缺少！谈的是你的所需！而你们交心呢？你们所说的谈心呢？互相原谅，不要在意，你不说，我也不要说，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如果说你是个实行真理的人，追求正义的人，那这个是不是该谈心了？祭司弟兄是不是交通过？和什么样的人谈心？说过这话吧！和谁能交心呀？和有真理的人、和诚实人敢交心，能交心，和败坏的人能不能交心？（不能。）为什么不能交心？

你随时随地就可能被他卖了、吃了！那你就还得有智慧，还得有分辨认识。就是说，有时候你的软弱啊，处在消极状态的时候啊，你想把你的苦楚倒倒，也就是说消极的时候，你和谁去倒了呢？你要和你身量一样的人去倒，或者不如你身量的人去倒，能行吗？你好比说小丹，她的苦楚，家里边受了这么个迫害、逼迫，她找一个普通弟兄姊妹去倒一下，诉诉苦，那带来了什么果效？那别人会不会劝勉她？哎呀！咱这里边还经常有人说什么话呢？“宁拆一座庙，不拆一桩婚”，是不是经常还有人说这话？那你会不会劝她呀？会不会？不会？你要是真对她有爱啊，你绝对要劝她，劝不劝？太苦了，孩子可是你自己孩子，你不关心，让谁关心呢？谁能看着呀？（她老给我诉苦，然后直接就是神话……）所以说你这个诉说的时候，你就要注意啥呢？你和谁在说话？也就是，神交通了，在这聚会了，他想他妈呢，和谁说话，哎呀，我想我妈了，你就不想？一个聚会都哭开都想开她妈了！神怎么说这个事了？散布消极，释放死亡，是吧！可如果你想你妈了，你把这个当作一个败坏的问题，你去交通，你去寻求，你去和有真理的人去寻求，你和神交通，和祭司弟兄交通问一下，呀，我一直想妈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个话能不能交通了？能不能和神交通了？能和神去交通，从神那边就给你一个路途、一个方案。所以说你交通说什么话呀，你得针对什么人，不是随便，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能说，这叫有理智。咱做诚实人，不是老实人。

“神摆布这一切为了什么？不是亮你的相，不是为显明你，显明你不是最终目的，要成全你、要拯救你这是目的。怎么成全你，怎么拯救你？就是先让你知道自己有败坏性情”，张静，你有败坏性情吗？（有。）你知道有吗？知道不知道？（字句道理上知道。）安宁，她知道她有败坏性情吗？（不知道。）她说你不知道。来，说说，为什么说不知道？（知道就会用真理来逐步解决自己身上的败坏性情，但是也看不见她……）如果你要知道你有败坏性情，那你今天还能不能说出这句话？哎呀，老张不让我去，他们说你给我拷东西，你们不要来，会不会说这句话了？知道自己有败坏性情，这是不是一个见不得人的事啊！见不得人的事，你还能不能放在桌面上？人家老张不让你

去，是不是因着你有败坏性情？如果你没有败坏性情，你是蒙拯救的人，老张说不让你去？可能不可能？老张说没说，别叫弟兄来啊！说过这话吗？那是没有叫张静来。可张静你还能把这些话放在桌面上，脸不红，心不跳，为什么脸不红，心不跳？你没有把这件事情当作一种反面事物，你没看到，你没认识到，也是说你没有承认你是有败坏性情的人，如果你承认你是有败坏性情的时候，你还往出说啊？有哪个人是自己主动的，愿意把自己真实的败坏性情放到桌面上让人看的？有没有？不可能，除非每一个人来扮演撒但丑角的表演，如果他真知道是撒但的丑角表演，他表演吗？他不表演。这就能看出张静，她认为她自己有败坏吗？她不认为她有败坏，如果认为她有败坏的话，她和老张说话就不是那样的口气了！就不是那个态度了！就不是来到点上寻求出路来了！那是啥了，那是寻求她自己的问题，那是不是该认识自己了？

就和安宁一样，安宁，你知道你有败坏吗？（不知道。）为什么说？来，说说，她的败坏是什么？她知不知道她的败坏？（不知道吧！）不知道吧！你知道不知道她有败坏？就昨天流露的，她有什么败坏？（不认识自己，光在搅事儿。）有没有细节，就她那表现是吧！（以往在聚会时，就大篇幅地说这个，CL不知道咋存，一上午说这个咋弄，咋弄，我感觉可累、可累得慌呢！）可累。（嗯。）就和昨天我和你交通，复杂吗？复杂不复杂？不复杂！就好像你让孩子买干粮一样，就那么简单，你随便怎么做都对，都行，只不过这里边流露出来一个对神的忠心程度罢了，只要你用心去做，你可以做得好一些，更好，再好一些，是吧！那这里边流露出什么败坏了呢？昨天交通了，你成为了一个木偶，你为什么这么难呢？一个木偶他要等待命令，等不来命令时他无路可走，等到命令了，如果来个错误的命令，张三说东，李四说西，她往哪行啊？无路可行。人生说这个呢，实际说那个呢，我该往哪儿走？你光是看啥了？从哪领受了？她从神领受了吗？没有从神领受，那她是从哪儿领受啦？她从地位领受，不从神领受，不用心做事，只是看眼色行事，这是不是拜撒但的作为，大红龙的作为，看人家领导说啥了，看人家眼神。自己根本不用心，一个是不用

心，一个是不敢用心，为什么不敢用心？她怕自己用心做的这事呀，得罪了上司，得罪了上司自己没好果子吃！她没有去寻求神的心意，神急切的心情是什么？要的是什么？有真理释放、自由，没有真理就是规条，给人就是捆绑、控制、辖制、无路可行。这是不是实际体验到了？那这个东西是不是败坏呢？你只看的是个地位，谁有地位说什么话了，我要忠心于他！就没有寻求神的心意，神说什么呢？神要求人怎么做呢？做一个正常人该有的理智有了没有？咱是不是个木偶？神要不要木偶，这些认识不到！认识不到呢，咱还要作工，你出来作工，还要求人怎么去做，当你这么要求人做的时候，这是不是暴露问题了，你没有真理，你也没有去寻求真理，你没有具体实施路途，你也不去投靠于神，祷告于神，寻求神的心意，从神领受，始终没有一个从神领受！但这些事情还要去做，守也好，不守也罢，所做的一切是不是都从自己的想象观念而来呢？从自己的想象观念而来的，那这是什么呢？那这是不是不认识自己的败坏？而是觉得自己没败坏。如果觉着自己有败坏的话，那自己敢不敢做主？那就是说有问题不明白，我这没路，我也不会寻求，那我是不是多寻求问问，看实际这边怎么说的，问问弟兄，求证一下。没有从上面求证，你只是自己在这里翻江倒海！和弟兄姊妹左说，右说，费几个点。正应验那句话，说啥了？（上边放个屁吧，下边唱一台戏。）上头放个屁，下边唱一台戏。你说，人生在那说了什么话，就说那么一句话，然后你下去唱了一台戏，唱了一个月！你把她当成啥了！就是你遵循的不是神的旨意，你遵循的是人生的旨意，人生是神吗？你去用神话标准衡量她了吗？人生也没有要求让你这样对待她吧？是吧！人生没有要求，那这是不是咱自己的败坏问题呢？这就是说，你不认识自己有败坏，一说不认识自己有败坏呀，这些话感觉到很冤枉，是吧！呀！我每天认识自己，你说我不承认我有败坏，不承认败坏是不是不承认是败坏人类了？不承认自己是败坏的人类是不是就认为自己圣洁了？那认为自己圣洁是不是站神的地位了？这个名呢，越画越大了，但实际就是这样的。

“就是先让你知道自己有败坏性情，让你知道自己的本性、实质，自己的不足、缺少，如果你心里明白了，你才能追求真理逐步脱去败坏性情，这就是神给你机会了。”神显明人，显明是要干啥了？是让你知道你有败坏性情，还得让你知道啥呢？让你知道自己的本性、实质、自己的不足。你知道你自己的本性了吗？知道自己的不足了吗？今天就拿这两个例子。不足是哪？本性是什么？安宁，来说说，本性、实质、不足、缺少。来说说！我刚才是不是这些答案都说出来了，那我说出来，再问你，是什么意思？开心，说说，刚才我是不是说了这些，她的本性是什么？本性、实质、不足、缺少，给她指一指。（就是仰望地位吧！）嗯！这是个什么本性 、实质，刚才说了一下，这就是势力派！是不是叫势力派？看势力，你只是注重满足于人，做在人面前，你不说神鉴察你的心，看你的存心目的，而是咋呀，做给人看。你说张静这么求真求细地作工，该不该得来一些夸奖呀？就是说这么简单的事情，张静都这么求真求细，这是不是好的表现啊？是不是她在尽心尽意啊！可她尽的这个忠心、尽心尽意、她的这个忙碌，她是在为谁忙碌？做在人前，她是让你们所有人都看见，我为神家，你看这么简单的一个事，看我是怎么注重的，我怎么求真求细的！让你们都看得见、摸得着，让你们也看我顺服人生这一句话，我就为这一句话而做了多少事，为这一句话奔波了多长时间，做在人前，给人看的。自己的不足、缺少，那自己的不足是什么，缺少是什么？（缺少的，人没有真理，没有搁一块商量，一块寻求……）咱不说官话，你说的这些是不是个官话，咱没有真理，咱没有真理，我要求让你有真理了吗？这涉及到真理了吗？这一说话这些官话就出来了，来点实在的，有路途的。你这么一说呀，他们的笑声都起来了，都能看得见，而且你一说都能感觉得到。不足的是什么？昨天晚上咱是不是都说清了？不足的是什么？（做事跟木偶一样。）木偶，给你眼睛，给你鼻子，给你思维你不会用，没有用在正道，邪门歪道，邪啦！邪啦！怎么说邪啦呢？给你的眼睛是让你看神的作为，给你的耳朵是让你听神的话，给你思维是让你正常地思维，考虑神家的利益、神的作工、神的经营，可你这些东西用在哪了？你眼睛用到哪了？你眼睛盯的是谁呢？上边，人生，耳朵听的是人生说什么了！就盯着这句话了！人生她做什么，她即使是说了，她是想把你往神面前带，她最终目的是把你带到神面前，那最终你还是得寻求神的心意，而不是寻求

她的心意，她也没有要求你怎么顺服她，对她的每一句话，咋了，一个字不能动，一句话不能动，有这要求吗？不足、缺少，缺少思维，缺少正常的思维，正面的思维。不足，不能从神领受。“如果你心里明白了，你才能追求真理，逐步脱去败坏性情”，你心里明白了，你才能追求真理。刚才张静说了没真理，真理是凭空而来的？真理是怎么来的？你追求性情变化，逐步才能得着真理，不是说先有了真理了，你才有变化，是你变化了才有真理，你心里先明白了，你才能追求，不明白你没有什么可追求的！安宁，听明白了吗？现在明白了吗？（明白了。）

“你如果相信神的主宰，你得相信每天发生的事，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都不是偶然发生的，不是谁有意跟你过不去或有意针对你，而是神安排、摆布的这一切。”这些话是不是得成为你的生命？改变你的观点？你原来的观点是什么？现在你该有的观点是什么？这个能看到吗？老见这个和你过不去，那个和你过不去，这个和你有意见，那个和你有意见，我在前边给你立个标杆，我怎么走的？敌基督对我打压，我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我是怎么看呢？我一开始愚昧无知，我就是分辨认识，我揭发检举，揭发检举上边一直不处理，我就得回来寻求神心意，为什么不处理？我交通过吧！为什么？那兴起这些环境来，敌基督控告你，打压你，兴起环境来磨炼你。那时候磨炼我什么呢？我一开始从揭发检举中改变，一开始我揭发检举别人的，后来揭发检举才发现自己里边有掺杂，又扭转掺杂，再揭发检举，再揭发检举的过程中，后来就不揭发检举了。这个过程你看见了没有，那我的这个经历你该不该效仿！我是揭发检举，而你们是带领，你们带领弟兄姊妹应该是多简单的事。神交通说，你们看见有个作恶的人该怎么处理？下边人怎么说的呀？“揭露解剖他，开除他。”神怎么说的？你说话轻松，你是站在一个带领的位置上做这个事情，简单吧？站一个正义，简单不简单？一个带领站个正义多么简单，下边弟兄姊妹要站个正义简单吗？（不简单。）那你现在呢？你现在作为带领正义站不起来吗？下边人说什么了，做什么了，她说什么做什么？你都看见了，是不是应该有明确的态度，该处理处理，该解剖解剖。同时还得

反省，人家是让你的魂受到伤害了？人家是攻击你了？还是看见你有缺陷了？借着这些环境，你发现你自己的问题该不该实施变化呢？多长时间了？咱有没有去变化呢？但你们还是这个原因，是那个原因，都是他们的问题，这就是说败坏的人看事观点是啥了，那就是跟你过不去，可今天信神了，神准确给你说了，不是谁有意跟你过不去或有意针对你，不是，神直接给你说了，不是！那这句话“不是”能不能在你心里扎根呢？能不能生根发芽呢？那就不是，人家谁说的不对，不是！实际在这里给你立了一个标杆，实际她是怎么经历的？你们都看见了，她在作工的过程中，她也有败坏流露，她的败坏流露出来的时候，或者是你们有嫉妒心出来的时候，对她进行攻击论断，这是不是实际经历过来的事，就是你心里认为也好，说出来也罢，把她放在敌基督的位置上，有没有？安宁，有没有？而且你也看见了，实际她是怎么作工的？她活在这个情形里边了吗？她停止尽本分了吗？她要求人扭转对她的观念了吗？我对她的揭露解剖，我是怎么揭露解剖的？我第一次和她说，交通什么呢？记得吗？大卫、扫罗，就杀了你也不为过，她痛苦不痛苦？她再痛苦她放下本分了吗？停止尽本分了吗？咱呢！就活在这个情形里了，她就活在这个情形里边了，最后尽本分实际她谈这些所是了？她该抓什么工作，什么都没丢，没能放下，只是在心里静静地寻求，挣扎。我就说她保罗来世了，直接保罗来世了，就是保罗了，没有归宿了，你看她消极软弱了？停止尽本分了？而且她不仅是说没有停止尽本分，而是在尽本分过程中逐步在完善，她刚开始作工时，你是有体验的，现在和以前一样吗？（不一样。）你是能看到明显有变化的！她能明显有变化，可你们呢？到了你们这儿为什么就没有了呢？我给你交通了路途，她给你在这站一个标杆，让你去看着，她怎么走，你跟她怎么走，就这么简单，还难吗？

2021年1月15日

进入生命经历 2

“……不是谁有意跟你过不去或有意针对你，而是神的安排、摆布的这一切。你得知道把握机会，别跟神较劲，尤其对神安排在你身边的人事物别总觉得不如意，总想摆脱，对神埋怨、误解，你总这样就不是经历神的作工，很难进入真理实际。”这段神话就是你俩现在演绎的、表演的，就是很难进入真理实际，因为你们拒绝接受神安排在你身边的人、事、物，不承认这是神的摆布安排，老认为是谁和你过不去。你不能把握这个机会，总跟神较劲，总觉得不如意，总想摆脱。你看小丹，她想摆脱了吗？她没有跟神较劲！ 她承认这是神的摆布安排，正因为如此她才感觉到坐上传送带啦！而你们在这原地踏步，没有反应，怎么造成的呢？就是不把握机会，跟神较劲造成的。“总想摆脱”，让所有的人都得听你的！老张你得听我的！你们三个人也得听我的！我不管怎么都得按照我这个来！不然我就把这个当成大问题，不是从里边寻求自己该做的。“总想摆脱，对神埋怨、误解”，神给我摆设这几个人就不是追求真理的人！就不是对的人！就不是顺服神的人！你们为什么要说这些话？为什么把这些话放在聚会点上来说？什么意思？不就是有埋怨吗？不就是有误解吗？把不能顺服你的人，统统都打成不能顺服神的人。你总这样，这就不是经历神的作工呀！很难进入真理实际！神说很难！不可能！这就造成一个后果，咱作工多长时间了，到现在，还是进不了真理实际里边。你们跑在小丹前边，信得比小丹早，进来比小丹也早，可有点实际没有？一点实际也没有！这就是在前的在后，在后的在前。

“你无论对什么事看不透，有难处，你得学会顺服下来，应首先来到神面前，多祷告，这样不知不觉你里面的情形就改变了，就能寻求真理解决问题，这样你就会经历神作工了。”神把路途告诉你了，真实情形也点出来了，前边实际这个标杆也给你树立了，那还要神怎么作呢？还记得神那次交通让一个人买本子吗？对于有素质的人，神告诉他说我要买个本子啊，人家就寻求，神做笔记呢、随身带呢，这个本子不能大了、不能厚了，人家能寻求这个真理原则去买本子。对于稍微素质差的人，那就要再交代下，我要写字了，不能要洇水的啊，随身携带呢，不能厚了，得把具体事项再说一下。可对于那些麻木痴呆

的人来说，这些能管用吗？什么也不管用！最后，还得直接从这个本子上撕下张纸来，就这么大，就这么厚，写上几个字“不洇水的”，把细节说了让你照猫画虎照着去买，如果你照猫画虎去买都买不回来，你说这还是人吗？木偶都不是木偶！那今天呢！神作工是不是作到这儿了呢？神话揭示够透了！说得够清了！前边也给你立标杆了！路途给你打开了！这是不是把一张纸给你撕下来了呢？让你眼睛能看着、摸着，不是一个照片了。如果这个也买不回来，那就不配称为人！木偶也不配称！如果是木偶的话，那叫你干啥你干啥，况且把一张纸给你撕下来了你还买不了，这还叫木偶吗？木偶最起码能效力，我让你做什么能做什么，能做个事。可你这个呢，能做事吗？你们有路了吗？有路没有？不敢说了？（有路。）什么路？（神摆设这环境主要是为了拯救我，让我认识自己的败坏性情，这是神的作工。）神是最大限度地拯救人，但是是有限度的，超过这个机会就不再有了！你们也看见了，现在走到哪了？从神话的交通中，太阳快出现了，离开地平线了，能看出来吧？

神的交通提到什么是神家？看了吧！神说“团体”，这个词也出来了，把教会是不是也定罪了？还记得什么是神家吗？（有圣灵作工的地方。）有圣灵作工的地方叫神家，是吧！咱看了神话呀，就不知道看哪儿去了，还停止在那个脚步上，有圣灵作工的教会就是神家，这是什么时候说的话？这是祭司弟兄交通的吧？还停止在祭司弟兄交通的那些话上，神话怎么说的？神话里给了咱们“什么是神家”的一个准确定义，小丹有没有？（现在这一百一十六篇，这家天下里头就提到了。）你们看神话不知道怎么看的？不知道什么是神家？（神话：“弟兄姊妹聚集的团体是不是神家？一班跟随基督、跟随神的人的团体、集合算不算神家？有教会带领、执事，有各组组长的一班人的集合算不算神家？到底什么是神家？”）前边都是在问你，这是不是神家？带着问号，有几个问号？（四个。）第一个是什么？（“弟兄姊妹聚集的团体是不是神家？”）不是，是吧，这个都知道，各宗各界，宗教界是不是都称呼弟兄姊妹呀？他们的聚集能称为神家吗？不能，神不承认，把这个定罪了吧！第二个（“一班跟随基督、跟随神的人的团体、

集合算不算神家？”）这又把宗教界分出来了，说的基督教是吧！还有今天跟随基督的，被开除了，他说我还是信神的，跟随基督的，我们几个还在这聚会呢！这个小团体算不算神家？不算神家！这就把教会里开除的这一部分人也定罪了吧！那你再看下一个。（“有教会带领、执事，有各组组长的一班人的集合算不算神家？”）有教会带领的，有执事的，有各级带领工人的，还有组长的，所有的吧！那这是不是三级机构呢！那有三级机构的算不算神家？给你说出准确的定义了，不算神家。为什么呀？后边都带了个问号，都告诉你了，不算神家。是不是把原教会都给你定了？那你说，离天亮还有几时呢！这就完了吧！（第四个问题，下个问题问，到底什么是神家？）到底什么是神家？神家准确定义是怎么说的？（“如果在理论上定义的话，有真理掌权的地方，以神话为实行原则的一班人的集合就是神家。”）咱今天不看理论了，咱看准确定义是什么？（“神家是神作工、说话的地方，是神拯救人的地方，是神的话得以让人实行、落实的地方，是神的旨意、神的心意、神的话得以通行、畅通无阻的地方，也是神的经营计划得以落实、成就的地方。总之，神家是神掌权的地方，是神话掌权、真理掌权的地方，而不是哪个人施行权力，搞个人经营，实现个人愿望、个人企图、个人宏图伟业等等的一个地方。”）准确定义出来了，那你今天是不是经历到了呢？第一句话是怎么说的？（“神家是神作工、说话的地方”）就是一切以神话为准则的地方，是神说话的地方，是神作工的地方。那今天看见了，我交通的是不是都是神的话呢？是不是要求你按神话来实行呢？第二句是“神拯救人的地方”，只是和你交通神话吗？昨天我们交通的什么？还记得吗？恢复人原有的良心理智、恢复人原有的模样，这是不是在拯救人？我给你交通的是不是路途？这是不是为了拯救人？下一句是神话得以让人实行、落实的地方，今天逼着卡着让你实行神的话，让你看见前边有路途。再下句“是神的旨意、神的心意、神的话得以通行、畅通无阻的地方”，这个畅通无阻的地方，神话在这里畅通无阻，咱允许吗？那你不允许就要受到审判，不允许就要受到弃绝。所以说，人家老张说弃绝你，这个该不该呢？这就该！最后一句，也是神的经营计划得以落实的地方，成就的地方。什么经营计划？神的作工结束了，外国人都要拥入中国寻求真道，去约瑟那边取粮食吃，这是不是都是神的经营计划？这个经营计划能不能得以落实，这个落实是不是该你配合？该怎么配

合？咱这一直打着架，不能得到落实！咱是在完成神的经营计划吗？那你这样不该得到应有的修理对付、审判吗？

从这主要就让你看见，咱这个地方是不是真正的神家？你是不是体验到了？是不是经历出来了？你看现在这时期，就要公布于众啦！意味着什么？神的工作结束了！神子民是在灾中作成，是在灾降下的时候位置也就定了，那定位置的时候是根据在患难时期人所站的见证而定，那现在灾难还没降下，那是不是还有机会啊？是不是正是显明人的时候呢！正是定人归宿的时候呢！让你献上自己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啊你还在争执，还在为你的虚荣脸面争执、奔波，那你不是为撒但奔波吗？那你不依然活出的是撒但吗？活出的撒但，那定你的结局你可能成为人吗，自己就把自己归宿毁于一旦了！祭司弟兄告诉你说，明年三月份啊！很有可能啊！到明年三月份过后，混乱的时候有可能就要举行大选举，那选举意味着什么？显明，宣布，宣布结局。你所走的路，都看得见了，你的言行举止，做在人前，做在神前，神让你再显明出来，那也就是公布于众。标杆该站的站了，该显明的显明了，显明你是走什么道路的人，这个位置就定了，再借着灾难把你作成，不是说现在子民就成了，没有成了。你也不要再让修理对付解剖你了，不愿意在这些事上再修理对付解剖了，没意思了！神怎么说的，现在一个一个地显明你，以后就一批一批显明，当一批一批显明的时候，还有机会吗？

你把下面诗歌念一遍吧！

975首 神试炼人是为洁净人

1　人信神所追求的都是得着以后的福气，这是人信神的目的，人都有这个存心、盼望，但人本性里败坏的东西必须通过试炼来解决，人里面哪些地方没得洁净就必须在哪些地方受些熬炼，这是神的安排。神给你摆设环境，迫使你在这环境里面受熬炼来认识自己的败坏，最终达到宁可死也能放下自己的企图、欲望，顺服神的主宰安排。对于任何人来说，如果没有几年的熬炼，没有一定的苦难，人在思想上、在心灵里摆脱不了肉体败坏的辖制。

2　人在哪方面还受撒但的辖制，在哪方面还有自己的欲望，还有自己的要求，那你就应该在哪方面受苦。人只有在苦难中才能学到功课，才能得着真理，明白神的心意。其实，许多真理都是在苦难试炼的经历中明白的，没有一个人在安逸的环境里、在顺境里就能明白神的心意，就能认识到神的全能智慧，领略到神的公义性情，那是不可能的事！如果没有几年的熬炼，没有一定的苦难，人在思想上、在心灵里摆脱不了肉体败坏的辖制。（摘自《基督的座谈纪要·试炼中应该怎样满足神》）

神话诗歌第一段：“人信神所追求的都是得着以后的福气，这是人信神的目的，人都有这个存心、盼望，但人本性里败坏的东西必须通过试炼来解决，人里面哪些地方没得洁净就必须在哪些地方受些熬炼，这是神的安排。”这些话能对号吗？每个人你在里边熬炼什么呢？你天天起来受什么困扰着呢？那就是受什么熬炼着呢！那你说张静她受什么熬炼着呢？把老张安排在你面前，对你就是个试炼，看你追求什么？我就不高举你，我就不见证你，我就不听你的，你还能行吗？还能作工吗？你的心神就不安，困扰着你晚上睡不着，白天不能作工。站住的是试炼，站不住的就是试探！同样小丹在那里的环境，那也是，人都想啥呢？都想家里平安、得福。“人里面哪些地方没得洁净就必须在哪些地方受些熬炼，这是神的安排。神给你摆设环境，迫使你在这环境里面受熬炼来认识自己的败坏，最终达到宁可死也能放下自己的企图、欲望，顺服神的主宰安排。”每一个人的环境都不一样，熬

炼的也不一样，那生命进入的也不一样，是根据你的缺少而来的。咱刚才举的那些例子，在你心目中都能对号吧！这个不用说吧！你看神给实际摆设的环境是什么？给你摆设的是什么环境？（就是弄不清，人家说是敌基督的时候自己心里感觉不舒服，不想听这种话嘛！）（老张说："安宁是敌基督，是地头蛇，安宁带领这教会都是一帮啥人，你们谁愿跟着安宁走就跟着安宁走，俺们有俺们的带领。"第二回安宁又去了，可能是小雨说，你们打压我，说我没有分辨，老师都没说把我放到太平间，你们说给我放到太平间了。我宁愿跟着劳改犯在一块聚会，谁想叫你安宁当马骑，叫你们当马骑，我是弃绝你们，我对你们有分辨了，我这本分不接了，当时就是这……）你表达这些是想说什么？实际给你们交通的时候，她是怎么交通的？和你交通的一样不一样？也有人定她敌基督，她怎么给你们交通的？她和你交通的有什么区别？你交通的说了些什么？

咱虽然说不清，但都有感觉是吧！咱信神，应该怎么信神呢？神是让你把所看见的，经历到的，把你的生命经历表达出来，供应给弟兄姊妹。那你是不是把这个当成生命经历了呢？这里边有没有生命？没有生命。你说出来就仅仅是一个事，你说了一个生活经历，你把你所遇到的这些事都详细地叙述了一遍，最后就是一句话，我把它接受过来。信神，神是让你作什么呢？神是让你作神的发表，把神话表达出来，把神话活出来，把神给见证出来。怎么见证神？见证神的所有所是、见证神的作为、见证神的作工、见证神的性情、见证神的实质，神就是爱。你看我和你交通的时候我都说什么？小丹说，从你见了我呀！你就说神爱我，到了现在了你还说神爱我，你就一直说神爱我，我给你表达什么？我给你表达神的爱，神的实质就是爱，让你处处看到神的爱，不管神怎么作都是拯救，我最终的目的就是让你看见神是怎么拯救人的，让你看见神、认识神。我对你揭露解剖，是让你看见自己。我也谈一些我悖逆的经历，背叛的经历，我谈这些经历是在什么前提下呀？我的目的是什么？一个是想把我的经历见证出来，你在那种低谷的时候，怕你站立不住，我帮助你的时候，我坐个低凳子，告诉你说，我也是这东西，我也是这么走过来的，让你好往上走。另

一个呢，是借着我这个悖逆来衬托神的大能，衬托神的公义性情，做了个衬托物。我在交通中给你叙述过发生一件事的细节吗？有过没有？没有，我给你说一个事情的细节只是抓一个重点，突出一个人的态度、观点、所做的，那我的目的是什么呢？揭露你这句话流露出来的东西是什么？你与神之间关系是什么？我作的工作始终不离开这个方向。你作的工作呢？你只是把神给你摆设的环境向人诉说，你诉说这个环境的目的意义何在呢？安宁，她诉说这个环境的目的意义何在呀？（就是在辩解讲理，维护自己在人心中的形象。）需要人去谅解，需要人去体贴，需要人去支持。（让人站在她这一边。）让人站在她这一边，最后还告诉我，我接受过来，你接受什么呀？这是不是伪装呀？你所做的一切是不是都在表白啊？这见证的是谁呢？这个看出来了吧！转了一个圈圈，见证的是自己。见证自己什么呢？自己吃苦了，自己为真理也受屈辱了， 自己也尽心、尽意、尽力了！让人都看见了，你见证的是自己，你没有见证神的作为！没有见证神！这个能不能明显的看出来，你这样下去交通，你能给人带来什么？别人会怎么看你呢？张静受苦了，别人对她不理解，而且张静在这样环境下，还要接受过来。神给她摆设什么环境？她是在干什么，告状。

什么是生命经历？应该怎么交通？先谈生命。你家有个孙子，有个孩子，你常说啥了？这是你的命根子，把你所喜欢的东西称之为命根子，这是不是就是你的生命。就是说在你心中占有主要地位的、最抓你心的、放不下的那个东西就成了你的生命了。神要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为什么要他献以撒？那是他的命！任何人有谁能让亚伯拉罕献出以撒来？他把万贯家产给你，也不可能把以撒给你呀！九十多岁才生了一个孩子，这是他的命！为什么神向他要以撒呢？因为以撒是他的命根子，也就是说以撒成了他的生命了，那亚伯拉罕还是个受造之物吗？他是不是背叛了造物的主！所以，造物主要检验工程，看他究竟里边还有没有神？是神成为他的生命了，还是以撒成为他的生命了？那就需要试炼，来吧，把以撒给我献上。如果把神当作你的生命，那你就能把以撒献上，如果你把以撒看成生命，那以撒绝对不会给你！那神检验工程就要看什么是你的生命，不能允许任何人占神的

位置。你的命从哪来的？（从神来的。）神给的你，神给你生命，你心里只能有神，也就是说只能让神作你生命，神作你的生命你才是个人，神作不了你的生命你就不是个人。

咱常说，有人追求钱财的，有人追求地位的，有人追求婚姻的，还有那些淫乱分子，情欲就成了他的生命了。人常说，三句话不离本行，也就是三句话流露出来就是他的生命。你从张静这个诉说里边，你说什么成她生命了？（地位。）地位、名誉，这就是她的生命，就是说她不管做什么说什么，都是围绕着这个为中心去表达，这就是她的生命。那有些人不管说什么，他都算经济账，他算的都是钱，说明钱财就是他的生命。咱让撒但败坏以后，撒但性情就成了咱的生命了，成了抵挡神的了，神说啥了呀？神让你弃绝撒但，让神作你的生命，让神作你的根本，让神住进来，咱允许不允许神住进来？我给你交通的时候不管说什么，我一交通一开口就是神，那是因为神话作我的生命了！那今天神成全人呢，怎么成全人呢？就是把你原有的那个东西倒掉，让神话来作你的生命，神作你的生命，那你这个人就成了属神的人了，就蒙拯救了。怎么才能让神话成了生命呢？神是借着他的话得着了人，人是借着这些话得着了原有的根！神的性情，神的所有所是，全部发表在话里边，你借着这些话得着了神。神话作你的生命，也就是让神话作王掌权。怎么是作王掌权呢？只要神话一出来，那你就实行，有句神话怎么说了？有耳的当听，还有作为受造之物，只有接受顺服别无选择，这才称为一个受造之物，只要神话出来必须接受顺服，这是必须的！神说："亚伯拉罕，把以撒献出来"，那就只能是献出来，这就成了生命了。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了，也就是神话成了你的生命了，你得着神了，你蒙拯救了。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不再让撒但在你身上拦阻了，那就畅通无阻了。这是先把什么是生命知道了。

那下一个就是生命经历，知道生命了，那生命经历的过程是个什么过程？就是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的过程，这就是生命经历，我给你

交通的过程，是不是也是让神话作王掌权的过程，我给你交通我的生命经历，我当时是什么呢，然后遇到什么样环境，神给我摆设什么环境，然后神话是怎么说的？然后我又怎么实行的，我是怎么走过来的？这是不是神给我摆设环境，这是不是神作的一些试炼？是我性情变化的过程。我性情变化的过程中，这就是神话在我身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过程，这就是一个生命经历的过程。写生命经历文章呢，或者咱交通呢，人该作的工作是什么？是把你的生命经历供应给弟兄姊妹，也就是神话怎么在你身上作王掌权的这一过程见证出来。那你现在能不能分辨清楚，什么是生命经历呢？也就是说你谈这些的存心目的、出发点，源头和最终达到的果效，必须是神话在你身上怎么作王掌权的？你是怎么实行神话了？你得把这个阐明了，这就是生命经历。你没有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的过程，那你就不是生命经历。如果说我认为、我感觉、我当时的情形，一个我、我、我，这是什么经历？（生活经历。）这是什么经历？这是抵挡、反抗、悖逆神的经历。如果里边没有我字当头，没有我的意思，没有揣摩，只是把这个事情叙述一下，今天碰上个张三，骑上电车带了一个孩子，跟我说了个什么话？就和刚才张静说的那个话，把事情的过程叙述一遍，不要只叙述一个事情，里面没有自己的任何观点态度，这是一个什么？生活经历，生活琐事，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价值！按这三个标准，他交通出来是生活经历还是抵挡神的经历，还是生命经历，那你就把这个人分辨出来了，你也就知道该怎么对待了。生活经历还用不用他叙说？抵挡神的经历出来了，那可以定罪他了。那这个时候能不能谈生命经历？会不会谈生命经历？有没有生命经历？你们在聚会点谈不谈？生命经历有哪些呢？生命经历有哪几个方面呢？在哪个环境里边，神怎么审判刑罚你的？认识了自己的悖逆，神话怎么引导你的？怎么走过来的？怎么认识？怎么实施？怎么看见神的爱？什么是拯救？把神的所有所是都见证出来。好比说小丹，她遭遇这个环境了，你把这个环境叙说出来，最后再把达成什么果效，也就是后果谈出来。你看昨天我给她交通了，神爱她怎么爱？是不是能表达清楚了？如果你把这个真的认识到了，看见了，这是不是一个生命经历？如果说你看不到，也是把这些事叙说了一下，你没有看到神的爱，你也就谈不出神爱来。你那个痛苦、流泪、难受，你只叙说了一下，然后就是痛苦难受，这就是熬着呢！熬啥了？熬的还是个猪食，你不仅熬猪

食，你还说了一个啥了？为什么？凭什么？人家家庭两口子都能行，我为什么就是这呢？神为什么给我安排一个这样的家庭？一个凭什么？一个为什么？有时候这凭什么为什么你嘴上没说出来，但是心里边还在反抗，别人听不见你这个凭什么为什么，那你说你心里反抗神知道不知道？那是不是一样地定罪呢？你虽然没说出来凭什么为什么，人能不能感觉得到？只要你叙说这件事，你流了泪，然后再无下文，证明什么？已经发怨言了，埋怨了！不需要你说出来！为什么呀？因为你没有看见神的爱，你没有看见神的作工，没有看见神的见证，你再受苦，有价值吗？有意义吗？没价值没意义，然后你再把这件事放在桌面上，这叫什么？这成什么了？这就叫反抗了！也就是告诉你，你还信神吗？你看看我吧！我什么也不能说，我不说我埋怨，我也不说我背叛，我不信神的时候还好，我现在信神了，老公是这样，孩子成这个样，然后没下文了。别人听了什么感觉？嗯呀！人信神都想得福，都想有个好的家庭，结果你这么一说，谁还敢信神？谁还能信神？哦！原来信神，神就是这样苦害人了呀！我们都知道是撒但玩弄人呢！半天才知道这是谁玩弄人呢！是神玩弄人呢！神要让我尽本分了，不仅没给我开辟出路，反过来还让我家破人亡，我还得在外尽本分。这给人带来的就是拦阻，散布消极释放死亡，这是不是作恶呢！同样你诉说了你这个家庭，她也诉说了她那个家庭，达到的果效一样不一样？人家在诉说一个家庭里边的背景，是把这背景告诉你了，人家重点是把人家的认识谈出来了，把人家对神的认识，把神作在她身上的爱，对神的主宰安排，对神的精心计划，差派了多少效力者，让你看见神的爱以后产生对神的还报、报答。看见神对人的爱是什么啊？是浩瀚！硕大无比！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借着人家交通是让你感觉到神是真实的爱人！把人带到了神话的所是里边，带到了神的爱里边，带到了神的主宰安排里边，你预备的是个善行。如果说你没有这些认识，你只是把你的背景诉说了一下，那给人带来的是什么？那就是散布消极，释放死亡。

同样你也谈呢，他也谈呢，效果不一样！存心目的也不一样，一般人消极的时候，软弱的时候，心里想什么呀？别人在家还聚会的时

候，你愿意让他都好好的吗？人都有一个邪恶败坏性情，我进不了呀，你也不要进去，随从大流，我现在成了这样了，我软弱消极走不动路了，不愿意跟了，她就会跟上说呀，你们好好跟啊！我是不行了，你看我跟随神的时候，就是给我坐上个传送带，这是往哪传送了？你说吧，家没了，孩子没了，老公没了，我再这样走下去，我也不知道下一步是什么路，我是没劲了，我是消极软弱了，你们条件还好，你们好好地走吧！下一句话没说，下一句话就是让你们坐传送带，把你老公传上去，把你孩子传上去，我没家了，下一个就是你，你自己看着办吧！话不能说，达到的果效是不是这样呢？那别人听了以后呢？就是！让你转了个点，好家伙呀，把你的经历一转，整个教会这是不是就瘫痪了呀！死亡了！有些人一说话，我不管你说的什么话，你存心目的、源头、态度、观点，你把这个亮出来，可人往往不愿意亮这些，可是你一说话我就亮这些，她就不说了，还和你犟呢！我说的都是事实呀！做诚实人，我说的不是事实？我不是老公逼迫我的吗？我不是孩子打我了吗？我哪个不是事实！你说还让不让我说话？在神家是让人说诚实话呢！我都经历过了，表达出来告诉弟兄姊妹，我错了吗？她还理直气壮！你说恶毒不恶毒？她恶毒，还反抗，还听不进去，还不让你说她。我给你说这些话，一方面是让你认识，一方面是给你一个路途，下次也可能让你遇到这个事。假如你教会里出现这个顽徒，他就起来在这教会里边散布这些东西，让你听了消极，可你怎么说他呢？你能制止住他吗？你很难制止他。就有人说："我说的是我的生命经历呀？这不是我的生命经历吗？还让不让我说话了呢？（其实这教会都是这。）（那根源是在哪儿呢？）（他们那边弟兄姊妹听着不是生命经历，都是高举见证自己，总觉得自己有资本，给教会生活形成一种打岔搅扰。）现在有路途了吗？把这些打回去！哦！你说这个你是什么意思？你无非就是说神不是公义的，神没有爱，神对待你太苛刻了，神太不近人意了，一个是你要上三层天去告状呢，告造物主，公义在哪儿？公平在哪儿？你只是不想说出来，你是用你的事实告诉大家神不公义。第二个，你要么是想控告神，要么是想否认神的主宰，哪有神啊！我知道神说神公义，神公平，你说！公平吗？公义吗？我不信神好好的，我信神，成这样了，你说神能看不见吗，能不管吗？信神，人都把神当菩萨，我信神，他应该让我家里平安，应该让我老公起来效力，应该让我孩子听话，这

是不是才算正常呀！一个是想否认神的主宰，一个就是想控告！你把这些给他打回去，揭露解剖他的那种恶毒的心，怎么说他恶毒呢？他虽然受这苦了，但为什么说他恶毒？他背叛神、毁谤神、误解神，还要到处论断神，这是触犯了神的行政，是不是该死了？你敢论断神的作工？你这个家庭是谁摆设的？谁安排的？神摆设的，神安排的。可你一百个不满意，一百个难为情，神想怎么作就怎么作，今天你认识了，还敢埋怨吗？耶稣说谁了？约伯站住见证了，把他灭了，你敢说神不公义吗？大红龙神不灭它，你敢说神不公义吗？敢不敢？你不敢说，因为你不认识，但今天道理上你也得明白，神是公义的，大红龙不灭是因为啥了？还要它效力，它力还没效完，不能让它完。第二个是啥了？如果你把大红龙灭了，让别人都害怕了，那些狼显明不了，那些披着羊皮的狐狸显明不了，他敢脱下羊皮吗？他不敢。那就是恶人所作的恶不惩罚他，不是神不公义，是要借着把那些披羊皮的狼全部显形，让那些不信派全部显形，他不是不相信神的主宰吗？那就更让他看见，就是啊，我看那个谁谁谁抵挡神了，谩骂神了，那现在还活得好好的了。那个敬畏神远离恶的人呢！反而还受到家破人亡了！你说那个敌基督披羊皮那个狼它还披羊皮吗？他还伪装吗？你说伪装累不累？累，他伪装还累，他看到这些人他还累吗？还作这些无用功吗？他伪装的时候累，他是想有一个好的归宿，一看到了没有的事，不存在，就不伪装了，他就该脱下羊皮原形毕露了，当这些人都原形毕露的时候，抓住你的罪状了！好了，成了，洁净工作成了！神说啥了？作工结束完了，彻底收拾，作工完了一起收拾你，神不着急，让你看见神的公义。所以说今天在教会里边争夺地位权势的也不管你，你尽本分预备善行了也不管你，神就在那看、看、看，看演到最后，让所有人都尽情发挥，就是这自有的，原有的东西都流露出来，你是伪装的、克制的，我等待神作工，等待神作工最后那一天，再等等，再等等，憋、憋、憋，最后憋不住爆炸了，花凋谢了。原有的呢，他就有良心的谴责，他原来就有良心，就有善良的一颗心，他不管你这个周围的环境怎么变，他不管别人有没有正常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看见看不见，他这个心始终如一，我不能负于人，我不能办对不起人的事，不能做对不起神的事，把这些都显明了，神的作工结束了。

交通什么说起这个了？（生命经历。）说生命经历，然后说到谈经历的时候三种表现。（生命经历、生活经历、还有对抗的经历。）还有与神叫嚣、对抗、反抗的经历是吧！三种经历。那两种经历你得会去分辨，去认识就行了。重点是生命经历，你该怎么去谈生命经历，怎么把你的经历表达出来，也就是说你该怎么走这条路？就说张静这个事，如果是说有生命经历的人，这个应该怎么经历，怎么经历就是生命经历？（当遇到老张弃绝他的时候，遇到不合他意的话，刺痛他心里的话的时候 ，首先先接受过来反省自己，为什么人会那样对待我呢？然后再祷告神，让神开启带领，进入神话，认识自己这是哪方面败坏性情支配着。明白了原来老张说那话，是有神的许可，借着老张说那话来帮助我，是对我的生命有益处，如果老张不说那么难听的话刺激我，我都不会寻求神，应该感谢老张说这话，这是神对我极大的爱。他就从这里走出来，从她嘴里不会再说云云、晨晨、老张，这三人有问题，而是自己的问题，这个过程就是一个生命经历的过程，我是这样领受的。）刚才说生命经历，不是让你把败坏性情作为你的生命的这样一个经历说出来，而是神话怎么成为你的生命，神的实质是爱，你怎么把神爱表达出来？你是怎么看见神的爱的？这个经历才叫生命经历。就好比说，这个事能不能看见神的爱呢？我一见小丹，我说神爱你！你说我见张静了，你说神爱不爱她？（神爱她，她自己不知道神爱她。）但是你得把神爱表达出来，自己经历了是不是就能表达出来？哎呀！神太爱我了！知道我愚昧无知、麻木痴呆，作工什么都是最次的，领受不了神话，不认识自己，是神兴起环境，磨练我，熬炼我，教会又兴起老张来对付我，揭示我没有真理，我作不了工，没有生命经历，我走的不是正路，人家都觉得和我聚会没享受，不愿意和我聚会。借着这个去反省认识自己，这是不是神爱的流露？这就成见证了，这就是生命经历，更深层地借着祷告寻求，反省自己，在神话里找答案，为什么人家说我是敌基督，我心里难受呢？我作为带领，不知道自己走的是敌基督道路，是神借着人家告诉我原来我是一个敌基督，是神淘汰的对象，让我产生了一个惧怕的心，不敢再任意妄为用地位作工打压辖制人。还使我认识到，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自己说话，为自己作工，为自己的地位谋福利，我这哪是人呢？这完全

是神的作为，神的主宰，是神根据我的缺少来供应我，摆设环境让我认识自己。要不是神摆设的环境，自己完全是不承认、不接受。这些是不是在见证神，这是不是该有的一个正确的领受与认识？这些见证神的话成为主题，你叙说的过程成了副的，短暂的，几句话人家老张说我不是人就过了，不用说那天有谁在了，还有谁了，说什么话了，不用把所有的事情都放在这上面为重点，这路线清晰了吗？

2021年1月15日

17 渴真变可憎

渴真当带领多长时间了？（是去年六七月份开始的。）七八个月了有什么收获？谈谈。（感到突然之间上来心里就不愿意，因为以前也让出远门尽本分，就不想出来，想体贴肉体，想在家里跟着听着就行了，不想上来，来了以后就和跟班的一样，每天瞌睡的，没有积极向上的心，后来认识到这是神的爱。黑枣调走以后，这才感觉到担子压在我身上了，体尝到了不在其位不谋其职的感受，我根本没有真实爱神的心，今天神把我摆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不得已我才往上够呢！这才知道啥是负担了，每天教会里的弟兄姊妹有什么情形，这才操练寻求真理往上够，给他们解决，同时我也得着了这方面真理。后来出了车祸以后，人家说我情形不正常，没有负担。）出什么车祸了？（她被撞得晕过去了。）晕过去了？（噢，反正那会就是迷迷糊糊的。）那有什么收获？（出了车祸以后，刚开始我就想，人家出车祸都是悖逆情形不正常带来的，我这段情形也正常着呀！刚有点负担咋就临到这车祸了呢？不会进入了。后来和他们交通，他们说我飘起来了，我说，比我飘的人，狂的人多的是，怎么就临到我了呢？不会从神领受。后来他们就给我交通，不在这个灾难死，就在下一个灾难

死。这次被车撞了，我没死，这就是神对我的看顾保守，她们说我光看神的恩典，就不看到神的刑杖已经发挥功用了，神的性情是狮子的性情，不是绵羊的性情。）你刚才说你飘起来了，你说我还没有她们飘得高，是这个意思吗？那就证明你知道你是飘起来了。（我不知道自己飘。）你不知道自己飘，你怎么知道我还没有她飘得高呢？（比我飘的人还多着呢！）你看，比我飘的人还多呢！那证明你是飘着的，你没有沉下去呀！（后来就认识自己，是个啥东西，神说尽本分和得福受祸无关，为啥情形正常，就不能给你摆设环境呢？情形不正常就能给你摆环境呢？神把人当玩物一样，看见自己没有认识到自己就是一个受造之物。）原来不想撇，现在想撇了，原来不想跑，现在能跑了。你进步够快的了，一年了，就来了一个不跑了，又能跑了，出了一场车祸，在车祸里边有什么收获？车祸的收获就是她们说我飘着呢！“我认为我飘得还没有她们高，神还这样管教我呢？太不公平了吧！”这还是小区带领呢，连自己的生命进入都没有，认识没有，作工没有，你说咱有啥？就是车祸已经临到你了，让你休克半个小时了，你还不警醒！人家别人说你飘起来了，那你最起码看你在哪块飘起来了，什么飘呢，怎么飘呢，你自己知不知道你飘起来了？从你说话中你是告我说你飘起来了，是没有她飘得高，既然说你没有她飘得高，证明你也是飘着呢！再问你飘起来了吗？你说没飘，究竟是飘了没有？到现在飘不飘不知道，麻木啦！车撞了半年了还麻木着呢！天上烈火显给你看了，还麻木着呢！（她当时就没有认识到她飘，她说我哪飘了，我这两天正有负担了，把这个工作担起来了，怎么就飘了。）正飘起来了，车给撞了。（正享受着呢，觉着自己能做了，这下能放手一搏了。）她舍不得说，到现在她还不肯说，你解剖以后你看她接受吗？半年了还不肯承认，我没飘，是她们说我飘呢！车祸都临到咱了，咱还不来个重大地反省，谨慎小心。

你听过我有飘起来的交通吗？（没有。）没有，实际听过没有？（没有。）我只不过说法不一样，我不能说是飘起来。我开车时一块焦炭把车砸了，听说过吧？（噢！）那不是也是个飘吗，我揭发检举，我觉着他们这些带领不行，我说这还当带领呢，一个个啥也处理不了。

那时候揭发检举里边有掺杂，有什么掺杂呢？我揭发检举这些带领，还不如让我给你当带领呢！他们说，这教会没带领，你不叫她当带领，叫谁当带领呢，一个个都不行。我想，你就没有看见我呀？（你给他们说的呀，还是心里想的。）心里想的，还能说呀！就是揭发检举的时候，有那些掺杂，一边开车一边想的时候，人家大卡车上掉下来一块焦炭，正好砸在我车的正前方，砸了一个大窟窿，吓得不轻！这幸亏是个焦炭，要是铁的呢，扎进玻璃呢！人的命都没了！我和事务两个人在车上反省吧！我这一反省，我当时心思意念不对，立马惩罚，还用反省吗？立马就知道自己问题出在哪了。揭发检举你不是为了解决敌基督，你是为了啥呀？你是想解决敌基督，还想咋呢？还想他完了就是我，还有想做带领的意念，小瞧他们，“我就当不了小区带领，我还当不了教会带领？”立马砖头就砸过来了，其实心里应该是清楚明白的。那你这个不应是更明白吗？是你舍不得明白，不能说，丢人，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咱信神不知道反省，信神不知道认识自己，那你当带领怎么带领下边人呢，那你做什么带领呢？连自己的情形都不了解，自己得到了管教都不了解。

（后来反省认识自己就是跟神搞交易，尽本分当中，情形不好了才能临到管教，情形好的时候就不能临到管教，临到这个的时候，就看见自己没有把自己放在受造之物的位置上，不喜爱真理，厌烦真理，心里头刚硬，我就认识到这一块。）那你说这是不是反省呀？平平，他这算不算反省？（不算。）算啥？（她是解释一下，我认识了。）她是解释吗？是反驳、是反抗、是自我安慰、自我宽容，人家临到管教的时候，临到碰壁的时候，就是不得不反省，你那个叫什么呀？她不反省，咋呀？先把自己放在一个对的位置上，对就不应该出现这个问题了？对也应该出现呀！那你说吧，你今天碰了这么大的事了，还认为自己是对的？那不出现这个问题你认为啥呀？错了？会不会认为错？出车祸啦，我认为我对，我对就不能出车祸啦？我对也应该出车祸呀！那不出车祸了我错了，那你说，你永远是对的。出车祸是对的，不出车祸也是对的。一来就先把自己放在对的位置上，那你是不是在经历神话呢？那你出车祸了，你还不知道反省，还不知道认识，

不出车祸更不会反省自己了！那你在平时呢？有没有反省认识呢？有没有亮相自己呢？从这一件事可以证明，我也不听你的交通，我也不调查不核实，我就可以定性你从来没有认识过自己，我可不可以说这句话？平平，她谈过她认识自己吗？我看我这句话是不是下断案下得太早了，认识自己不认识？（就像她刚才说的就认为是认识自己了。如果要现在说起来吧，就感觉到这不是认识自己。）刚才那不是认识自己，那是在高举见证自己。什么是高举见证自己？你们出车祸了，你们是什么？犯错了。我出车祸了，对就不出车祸了，连这个理智都没有，受造之物神怎么做都是对的，我就做得对，神也要让我出车祸，剥夺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当称颂的，我是约伯。（她说是神在试炼她呢。）你看，她把自己放在约伯的位置上了，你是约伯吗？约伯是敬畏神远离恶的人神才试炼，那既然是约伯，神要试炼你的话，剥夺你的万贯家产，剥夺你的什么万贯家产了？神要试炼你不会叫你晕过去，是要咋呢？神是叫你心如刀绞，死去活来，这才是神试炼你。神试炼你是叫你躺在地上，就和打麻药一样没疼没痛的没知觉，睡一觉就醒来了？你说这叫试炼不叫？试炼是叫你死去活来，你死去活来了吗？什么才晕过去呢？“砰”的一声撞了晕那了，没动静了，是不是试炼？既然说神要试炼你，那就是，你得有个义举，神能看准你神才试炼你，神看不准你试炼你吗？不要说你了，就是一个小鸡娃，掂起来看看你是公是母，看你没有几两重，神可能杀你吗？咱有几两重呀！掂一掂，就根据咱的所作所为，神还试炼你呢？咱作的是什么工作呀，下边他们搞独立王国了，想干啥干啥，上边交通了就没有贯穿下去，贯穿都没贯穿下去，核实都没核实，下边究竟发展到什么动态了，你没有了解了，就今天这个状态。文婷把那边的情况倒已经处理完了，你现在还不知道，你说文婷没和你说，这个事情你说用不用文婷和你说呀？渴真用不用？（不用。）为什么不用？（自己的本分应该自己去了解。）应该自己了解是吧？那是你的一个家，你在那个家是一家之主，多长时间你家里边发生了什么事你不知道，怎么处理的你也不知道，现在发展到什么状态了，你也不知道，你说你是这一家之主吗？你是这一家之外的人，是旁观者。你在本分上做了一个旁观者，对本分掉以轻心是什么？最严重的背叛，上边人倒给你了解了，你连问都不问，多长时间了，你就说她去那边把问题处理了，最起码处理了多长时间，三四个月了是吧？你

作为带领的，你三个月了你去了没有？聚会了没有？（聚了。）你去了，了解这个情况了没有？（了解了。）真了解了吗？了解了，为什么她在那处理了，你都不知道呢？这是不是解决问题？你说你了解了，那怎么了解呢？你去给他聚了一下会，还是抠工作了呢？还是实际地去解决问题呢？

咱今天不说敌基督了，神交通假带领，什么是假带领？假带领去不去作实际的工作？你作实际的工作了没有？假带领一问三不知。你说吧，咱今天一问是不是三不知呢？恶人是敌基督，懒人是假带领，根据咱所做的这个事，咱是不是懒人，管教已经临到你身上了，车祸发生在你身上了，反省认识了吗？寻求了吗？背叛了吗？到现在你没有多少收获。你是说别人说你飘起来了，自己都不知道自己飘起来了没有，飘起来的细节在哪？更没有，不学无术。你连自己的生命都不注重，你说让谁注重你呢？你自己不爱惜你的生命，叫谁爱惜你的生命呢？你说咱懒到什么程度了呢！懒得连自己的生命都不过问，咱就不要说你怎么给弟兄姊妹解决实际的问题，实际的生命进入了，你自己的生命进入都没有，你自己的生命进入你都不寻求，别人给你交通了，你都没有求真求细去理解、去认识、挖掘。你说咱懒到什么程度了呢？想起世界上最懒的一个人，就是他妈走的时候给他烤了一个大饼，挂在脖子上，吃完前边的，不知道把饼转过来吃后边的，结果饿死了，这是不是最懒的人呢？咱今天是不是达到这个标准了呢？我今天不说，你给下边的弟兄姊妹带来了什么，你给他们交通了什么，我说你自己把自己顾住了没有？你自己吃了没有？神给你预备了这么一个环境，车撞了，反省认识了没有？平平给你交通了，给你解剖了，你从里边求真了没有？学习了没有？文婷给你交通了，你从里边反省了没有？悔改了没有？刚才经过你们三个人的对话，什么结果呀？你没有在里边求真，就别说求真了，就他们和你说的这件事情，可以说你根本就没承认，没承认也就不存在有认识，更不存在有恨恶，更没有悔改，这件事等于零，等于没发生。反过来你是借着这一件事把自己见证了一下，高举了一下。如果说，你今天是个兢兢业业的，你带领教会有条有序的，没有什么触犯行政的事。然后遇到这件事了，那

你就是彼得，就是约伯的见证。那约伯三个朋友去怎么说他呢？你悔改吧！肯定你触犯神了。约伯说什么？渴真，约伯三个朋友说什么呢？他们是不是劝约伯去了呢？约伯三个朋友说什么呢？（你肯定得罪耶和华。）你肯定得罪耶和华了，得罪神了，才临到如此的管教，神离弃你了。渴真，约伯怎么回答的？约伯说，我实实在在告你说，我确实是个敬畏神远离恶的人，我没有做抵挡神的事，我没有做背叛神的事，我是敬畏神远离恶，我敢与神去讲理，神现在不和我说话，神要和我说话，我敢与神讲理，他敢与神去讲理，为什么？我说了，我敬畏神远离恶，我没有做那些触犯神的事，他理直气壮！他对他自己所做的事情他了解、他知道、他心思清明，我敢和神讲理去。渴真，你敢说这句话吗？我是敬畏神远离恶的人，神你现在过来，我和你讲理，我做什么恶了呢？我飘起来了嘛，我怎么飘起来了的，我不作工作吗？我哪个工作没作呢，神过来我和他讲讲理，敢讲吗？你不敢面对神，你不敢接受神的鉴察，不敢接受圣灵的鉴察，你就不要说敢接受圣灵的鉴察，你敢接受平平的监察吗？你连平平的监察经历不住，文婷的监察都经历不住。那三个朋友就不说，你好好认识检查自己吧，那三个朋友还用过来说吗？你认识一下自己吧！不用，你那个就是抵挡神的，直接和你说是抵挡神的。平平是不是这么说的，文婷是不是这么说的，你听了这些话以后你说，“不是，我是约伯。”你说吧，你说咱愚昧到啥程度了呢？和约伯差多远呢？是不是十万八千里呀！成了谁呀，你是不是超脱呀，超脱怎么认识呢？超脱抵挡神了，把腿跌着了，完了还要享受地位之福呢！还说是约伯试炼呢！

你听了她的交通你就没有反省一下，今天又来了一个渴真，渴真两个字怎么写的呀，渴真你是哪个渴真呀？（渴慕的渴。）渴慕的渴，真呢？（真实的真。）什么意思呢？（渴慕真理。）渴慕真理？今天改名啦！可憎，你说可憎不可憎呀！渴真以后就叫可憎啦！厌憎的憎，你说可憎不可憎，不要我说。咱自己本职工作没做了，只是享受了一个地位之福，只是跑了跑腿，今天神交通假带领，唉！东跑跑西跑跑，该吃的吃，该喝的喝，该睡的睡，也可以说吃得好睡得香吧！可憎我为什么这么说？我说这话你说有没有假话？你睡得香不香，吃得

好睡得香，这话是真话还是假话？我说的有没有冤情吧！平平，我说这话有冤情没有？分辨一下。（没有。）根据什么说没有？文婷，根据什么说没有？（一问三不知。）一问三不知就等于吃得饱睡得香？（无事者能睡安稳觉。）我说你这六个月有什么收获呀？不跑，我跑了，对吧？教会里边遇到什么事了？不知道，处理了没有？不知道，然后我又问了一个什么？你这出车祸了，怎么认识的？做错事了神管教，做对了神就不管教了？我就说做对啦就没有这个祸患啦？证明寻求了没有？没有寻求，没有反省。可憎，六个月了，在车祸里边你没有寻思，没有考核，别人给你交通了你还没有反思，你说这六个月来，你脑袋里边想什么呢？心思想什么呢？可以说心思里边啥也没想吧，想了没有？（没想。）想什么呢？（认识自己就是浅显地认识了一下，没有往深处去挖。）在我这看见你是浅显的认识也没有呀！浅显认识什么了，为什么呢？因为她们告你说了，你没有去怎么认识，你只是为自己辩护了一下，这不叫浅显的认识。你就没有去认识，六个月了，就说你就有一点浅显的认识，你说你晚上还有加班吗？还要苦思冥想吗？还有睡不着觉的情况吗？那不可能了，那绝对是吃得香睡得安，没有什么事情可让你忧虑的，没有什么事情可让你忧伤的，没有什么事情使你心不安的。能不能出了车祸以后有一个反省认识，哎呀！我抵挡神了，心里不安指责呢，因为你没有认识，所以你就没有不平安的感觉，所以，你肯定吃得香睡得好。咱就不要说敌基督，这是不是完全具备了假带领的实质，吃着神的喝着神的咱跑的是外道，不务正业。所以说，可憎，现在怎么想呢？当时选带领谁选的你呢？谁提拔的？（实际她让我过来的。）原来你是教会带领现在成了小区带领。（嗯。）那时是选举的还是推荐的？没选？（应该是推荐的。）咱不要说自己对得起神对不起，就推荐这两个人咱对得起对不起？放下老了跑不动了，她想要个接班人，后浪推前浪呢，咱做出来是个啥呢？一浪不如一浪，她老了跑不动了，你是年轻能跑动，单是跑心不动。咱不会生命进入吧，规条性的咱还不会做一些，规条性的作工方面，事物方面还不能做一些，传达一下话语还传达不了，上面交通的把这话给传达下去，如实地传达下去，咱连这个基本的工作都没做了，严重的失职。

我和你交通的这些你心里怎么想呢？谈谈你心里话。（我也知道出了车祸挺严重的，就是不会认识自己，解剖了一下，确实是在见证自己了，根本没有认识到自己作的恶，每天就是为了跑路而跑路，每天跑得都是不务正业，都是为了自己。）有没有细节？谈谈说说细节，实在一点。你说不务正业，都是为自己跑呢，我听听是怎么为自己跑呢？（出了这车祸以后，说是认识自己写文章呢，就是外头的认识了一下，实质里头细的东西就没认识，没有把真东西认识出来，没有再往深去挖，这就是不务正业吧，这样以为就是认识自己了，但实质里头的这个东西没有认识到。）你自己评价一下，你自己的素质够不够你自己用？（不够。）如果在世界上叫你做一个生意你做了做不了，顾得住自己顾不住？（没做过啥。）没做过啥，咱上过班没有？（打过工。）打工的时候咱自己能不能顾得了自己？打过什么工？（就是卖衣服呢。）卖衣服呢，自己卖呢，给别人卖呢？（给别人卖呢。）给别人卖是亏了还是赢了？（不知道。）哎呀！（就是拿工资呢。）卖了多长时间？（几年吧。）有三年没有？（有。）有吧，你可以为此卖三年，在一家卖呢还是跑了几家？（换呢。）换了几家？（换了两三家。）换了两三家，这工资是逐渐拔高呢？还是逐步降低的？（高了。）工资是拔高了是吧？你的工资是一步比一步拔高吧？（嗯。）是吧？不是一步比一步低吧，这是肯定的吧，也就是说你这个是上升的，也就是说在这个卖东西的领域里你是拔高的，也可以说你是赢利的，想说什么呢？你可以自己顾得了自己，对吧？这素质还是可以的吧，不是家庭妇女，还能做个小生意。那你到了神家为什么就顾不住自己了呢？

【第二天交通】

可憎，自己再挖挖自己。昨天交通了我说你不是渴真，是可憎是吧？因为啥说是可憎？（人家是对神有敬畏，我自己就是无耻，认识不到自己里头的那个东西，没有羞耻感，也没有敬畏感，就是一味的凭自己的想象在狡辩，一味的在表白和辩解。）不说这个表白，要深处的

东西对自己有一个真实的认识。（表白和辩解都为了自己的脸面和地位。）认识到自己的哪方面邪恶啦？你把自己邪恶方面黑暗的地方你得认清。（背景就是维护自己的脸，不想让别人看见我自己的那个不好，老想把自己的罪推给她们，不想承担，不想让她们看见那么大的事情是我自己造成的。尤其，黑枣一说的时候，我心里头抵触就来了，说话的语气也是跟她就是反抗。）你说的这是外表的一个表现，深挖里边的，根源在哪？文婷，根源在哪？（邪恶。）什么邪恶？来个宏观的一个邪恶，这邪恶，怎么就是邪恶呢？邪恶不邪恶那是怎么产生的？说你这个人邪恶，或者说你败坏，这是怎么产生的？（做事的源头、出发点。）不管说你败坏也好，邪恶也好，衡量你这败坏邪恶是根据什么来衡量？（根据你与神的关系。）根据你与神之间的关系是否正常来衡量你的对与错，这就是一个根源。

那刚才她交通的那些东西，我说你是外表的一种行为，是吧？是表面的，那你把你根源说一下，现在知道说什么了吧？说根源，就是说你与神之间产生了什么？神在那边看呢，撒但在那边看呢，神今天看你这个态度，看你与神之间的关系如何，而不是看你这外表的行为。找一找根源在哪？不然的话你就认识了一个，你看我外表就是维护自己的虚荣脸面地位，我没有作这个工作，那下一回呢？这回你这样认识的话，你下一回会有什么变化？你下回顶多是，你说什么我不辩解了，我上回要虚荣脸面，这回不要虚荣脸面了，你说我是茄子我就是茄子，你说我黄瓜我就是黄瓜，上回说我脸皮薄，我要脸皮呢，我这回脸皮厚了，我不要了，我不顾自己虚荣脸面了，行啦吧！你还要怎么样呢？实质上不会有任何变化，挖挖根源，既然是和神之间发生关系了，挖什么根源呢，那就得挖啥呢？（看你对神的态度。）看你对这本分的态度，你对本分的观点，你在尽本分的过程中你所流露出来的，这是不是就和神发生关系了，你所流露出来的这根源，这细节，这就是她对本分的态度，她对本分的态度是什么？（轻慢。）轻慢。（掉以轻心。）掉以轻心，置之不理，不搭理，那对待本分的态度就是对待什么？（神的态度。）这不就来了嘛，你是个信神的人，竟然对你的本分，对你的管辖区不了解！你应该对你管理的几个人应该是

了如指掌，知道吧！他们的情形是什么，他们现在缺少什么，你下边带几个羊就和带几个孩子一样，他们吃喝拉撒如何？身体是否健康？这是不是神给你一个托付和使命呢？这托付和使命你是怎么完成的呢？他们在那乱作了一团，你只是个父母，孩子在家偷上两万块钱花了，你本身家产就两万，他就偷上两万搞了个人经营了，你气不气？火不火呢？（火。）火，你火吗？（不火。）不火，是爱搭不理，不愿意搭理，好像和你无关，这钱不是花我的呢，那花的是神家的。就是那花钱，偷的是老公的钱和我无关，你说这是什么媳妇呢？自理不了啦。你管不了了，老公回来管理了，你还质问老公呢，你管了也不和我说说呢，你告诉孩子了，怎么不和我说一声呀，你说，她还有理了！文婷就是你老公是吧？老公回来给你把孩子管教一顿，把这孩子也处理了，把他钱也收了，你还啥也不知道。你天天在家，是你的责任，你老公一天不在家，他只管挣钱给了你，你就这样践踏，任他践踏，你看见当作看不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神家利益，对神的名就这样的态度，这样的观点。你处理不了，你应该请文婷来处理，对吧？你配合文婷处理，你管不了孩子，叫你老公回来管，是不是你得配搭呀！可是呢？咱别说配搭了，管了以后呀啥也不知道。完了以后还责怪，你就没和我说，我不知道是理所当然。那什么人才理所当然呢？除非你老婆是什么？癫痫，一会正常一会不正常，老公有什么事就不能和你说了，和你说了也不管用了，你说管孩子，你说当老公的还给一个有癫痫的媳妇说什么呢？没法说。你说咱作为一个带领，带领下边的人做了这样的事，闯了这么大的祸，处理不了，你不是处理不了，你是就不去处理。你追问我动动，不追问我不动，把神家当成了什么了？（自由市场。）自由市场，紧了来了，不紧跑了。咱不仅是个信神的，还是个带领，这是不是神家一大羞辱，一大丑闻呢？你说神看了什么态度呢？撒但看了什么态度呢？什么观点？咱是不是丑陋不堪呢？

你看了这些以后，把神给你的托付尽是如此的对待，怎么给神交差呀？怎么面对神？家里边搞成一团糟，回来还要和老公要个面子，这就是无耻之态！对于要命的事，你已经做了要命的事了，你不是说悔

改，唉，带领工人过来和你说了一下，是叫你去帮助扶持，叫你去做，只是维护自己的面子，而对工作呢不闻不问。那这样带来了什么？是不是在积攒神的怒气？是不是试探神的怒气？这还说啥呢，在神的作工中，跟随着神又抵挡着神，又搞着拆毁。你说咱感觉害怕吗？可憎这就是可憎。那这个车祸该不该发生呀？（该。）留下你的小命已经是神对咱的一种极大的宽容，就咱那天看的那段话，什么呢？是不是优先待遇，什么宽容呢？宽大处理。可憎，看这段话了吧？对你是不是够宽大处理了？按神的性情来说，别说做了，就扶约柜扶错了都要击杀，还允许你尽本分这样。神只能是对中国人宽大处理，够宽大了，按这样的果效应该击杀了是吧？天上的烈火显给咱看了，相当于咱犯死罪了。咱既然做带领，坐在这位置上咱就作这个工作，你不作这个工作你站在这个位置上那就是作恶，那就是恶行。以前神交通什么是敌基督呢是吧？你做带领是具备了做敌基督的条件，你不做带领还做不了敌基督，条件不够，你是恶人只能是坑害你自己，拆毁不了神的经营。性情不变化做带领恐怕就是个祸患。从这你看到了什么？虽然你看到了天上的烈火显给你看，看到天上的烈火以后，应该是怎么个认识？可憎，对神有什么认识？神不和人开玩笑呀！从这里能不能看到神的爱呢？可憎，看见神的爱了吗？（看见了。）看见神的爱，即使犯这么大的罪，神只是仅仅把天上的烈火显给我看，给了我个警告、警醒！但我呢麻木痴呆到什么程度呢？竟然连警醒、警告都不知道！就像保罗一样快击杀了都不知道，在大马色路上被大光击瞎了眼睛。那你说你这呢，你是不是也在大马色路上呀！（嗯。）这个不仅是眼睛瞎了，是咋呢？昏迷了，是不是比保罗更严重呢？那你清醒过来，瘫倒在地了没有？俯伏认罪了没有？你说咱麻木痴呆到一定程度，今天告你说了，向你显现了，活在了光中，你更应该有一个真实的认识，感觉到了可怕，感觉到了自己的可悲可憎。你认识到了你才有悔改，你认识不到不可能有悔改。所以说，你如果只是在外表上边有点浮皮潦草的认识，你那些认识算你说的裸奔是吧？那算不算裸奔呢？你这说裸奔是为谁说的，你为你的虚荣脸面地位而说的。这在弟兄姊妹面前丢了脸了，你这个裸奔还不是真正的裸奔。你看你的丑相是拿什么看呢？神话。是拿你与神之间的关系如何来看这个丑相，不能用人的眼光去看，人的眼光你要去看的话，你要作恶多端它不算丑，用世界的眼光来看那邪恶还算恶呢，吃喝嫖赌

还算恶呢，撒谎还算恶呢，你越撒谎那说明你越聪明。观点得正，你站在神一边看事，站在神一边你给神家带来多大的危害，对神的名是见证神了还是羞辱了？对神家利益是维护了还是亏损了呢？对自己生命是进入了还是在记事册上留下记号了呢？这是不是咱认识自己，衡量自己的一个标准，一个源头方式。可憎，会不会认识自己了？

508你是如何尽自己的本分的

1　人在神面前不尽自己的本分已是罪恶滔天、死有余辜了，而人却厚着脸皮来与神讲理、较量，这样的人有什么成全价值？人不能尽到尽到自己的本分理应为此感到内疚、感到亏欠，应恨恶自己软弱无能、悖逆败坏，更应为神肝脑涂地，这才是一个真实爱神的受造之物，这样的人才有资格享受神的祝福、应许，有资格接受接受神的成全。在你们中间多数人又如何呢？你又是如何对待在你们中间生活在你们中间生活的神呢？是如何在神面前尽你们的本分呢？做到仁至义尽、肝脑涂地了吗？

2　你们从神所得的还少吗？你们的奉献怎样？忠心如何？而神赐给你们的、为你们所作的如何？你们曾用良心衡量、比较过吗？你们的言行能对得起谁呢？难道就你们这一点点奉献就能对得起神所赐给你们赐给你们的全部吗？神对人一心一意没有丝毫选择，而你们对神却是心怀鬼胎、三心二意，这就是你们的本分，是你们仅有的一点功能，不是这样吗？难道你们不知道你们根本没尽到一个受造之物的本分吗？这样你们怎能称为受造之物呢？你们都发表什么、活出什么呢？你们不能尽到自己的本分还想求得神的宽容与神丰富的恩典，那些恩典不是为你们这些分文不值的小人预备的，乃是为那些没有所求、甘心献身的人而预备的，乃是为那些没有所求、甘心献身的人而预备的而预备的。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道成肉身的神的职分与人的本分的区别》

18路该怎么走

（小实，这段时间在报货上发生的事，我在这儿不知道怎么配合，也可以说是我的观念。有一个新人刚接受三个月说要买1000斤土豆，咱家大土豆定价1元，小土豆定价0.5元，而新人那儿是产土豆的，我问了晨晨，她说这是咱家的土豆，还拿原则说咱家的东西由咱家定价，这个事我就只能和带领交通看人家愿意不愿意，后来因着有（分线）的就问可以按当地的价格卖给他们。原来的土鸡蛋，告诉的价钱是12元，有一个地方报了70斤，结果送的时候说涨价了20元，我觉得这个价钱有点承受不了，就又问晨晨，结果晨晨又发了那条原则，说了卖与买的原则，并说："你不买咱家的东西，以后在灾中就别享受咱家的平价产品。"我又一次没说的，就和人家商量看行不行，结果人家说承受不了，12元的鸡蛋也是给孩子吃呢！大人不吃，后来因为就剩32.6斤了就按不能低于12元处理了。还有这次粉条的事，去年卖的红薯粉条就是8元，回来就都是观念，都是觉得贵，但是不能不支持建造就买了，这次报粉条看见明显就少多了，这次土豆粉条依然还是8元。还有葵花油，咱家定价13元，发出去后，就又有带领提出："本来咱家定价多少也行，但是她现在钱紧拿不出来，可不可以以后手头宽裕了再买？"上次，班主任卖核桃油当时卖30元，后来就再也没人要了。从这个事上能看见都是因着贵就少买点，不敢说不买，但是长期买就承受不起。我觉得这样下去弟兄姊妹对神的误解只能是越来越多，外面不敢说了，但是里面越来越顺服不下来，到有一天只能报废。这些事我不知道该怎么对待，一个是原则，不配合以后不能享受平价商品，

配合吧，面对的就是低收入的群体，如果不交通吧，咱是拦阻国度企业的发展，那次进入就问了这个问题，老师说咱考虑双方的背景交通，根据卖与买的原则交通，现在就是咱们的定价都超出市场价太多。我在这些事情上受了辖制，对以后要怎么配合拦阻太大了，问一下该怎么解决我的情形？ ——汾谷片）

回复：我们的价格开始超于市场价格是为显明人的悖逆观点。“从来不做亏本买卖，即使是神家也不行，算在神头上来了。”买点神家东西都嫌贵，那要你奉献十分之一你能通得过吗？你能拿出来吗？细算一笔账：假如你的一年收入是五万，那作为子民理应奉献的应该是五千元。这五千元你奉献了吗！奉献五千元意味着什么？你不知道吗？你白白给神家五千，而你什么也得不着，我也不会给你什么，连一粒瓜子的回报也没有，甚至想从我嘴里得一个好、认可、称许这样的一个回应都没有，完全是置之不理。因为那是你作为一个受造之物，一个子民理当尽的义务，没有什么可夸的，更不是什么炫耀的事，所以我置之不理。你能在这种情况下依然做着你的奉献，这才叫奉献。如今的这些悖逆之子呢！他能做到吗！不可能。只要摆设一个环境就显明了，不用我去调查核实，也不怕他虚报产量，用瞒报来欺哄隐瞒我。神要你自己把罪招供出来：

神家卖你一袋面比市场高出五元，市场价一般是85元，我们卖90元，也就是在你正常开支的基础上加了5元的负担，也就是你每买一袋面收你5元钱，按这样算一年内你需要买多少面才能收够你奉献的十分之一呢！假如你一年的收入是五万，那你十分之一的奉献应该是五千。那五千元的奉献款需要你买多少袋面才能达到呢！一年内整整一千袋面才行，也就是说每天需要买3袋面才能达到你该奉献的金额。也许你会说我的收入很低，没有那么多。那咱就算个低的，一般上班妇女的一个月收入一千八，一年也收入两万多。你哭穷半家信，一个人挣钱没啥收入，再算得少一些，月收入不到一千，一年收入一万。那奉献也在一千元，如果按买面收你奉献款的话，一年也得买二百袋面

才够，也就是一个月得买19或者20袋面。有谁一个月买20袋面？不要说你是贫困户就是富翁也没有买这么多的。一人一天最多就是1.5斤面，一年365天乘以每天1.5斤等于547斤面，相当于一人一年吃11袋面。也就是即使你365天，天天、顿顿买着吃咱家的面也就是11袋面，整整一年多收了你55元钱。这还是顿顿买着吃咱的面，整整一年才多收你55元钱。这还是一些人性好的，愿意支持国度企业的，胃口大的，做出最大贡献的也只有55元。而那些人性不好的、诡诈的、偷奸耍滑的、生活品味高尚的、半家信做不了主的等等这些原因的人会怎么样呢！一年你能买咱几袋面呢！因为比外边的面贵5元就不买的大有人在；咱刚开始没有技术，所以因着面黑、没劲而不买的人也不少；还有一些良心过意不去的，吃饭比较挑剔的买世人的一半，买咱的一半，搅和起来吃；还有一些可笑的人买十几二十斤面的，真是无奇不有，扮演什么角色的都有。就因咱的面贵5元，口感不好，颜色有点发黑，他们就能做出如此的决定来，可想而知他们平时的奉献在哪儿？可能有吗！一袋面因着多5元都能弃绝自己家而选择了外邦，你说他可能有奉献吗！一年拿55元支持国度企业都舍不得，他怎么可能拿出全部资产的十分之一，白白地献出来呢！经常有奉献的人他怎么会在这五元钱上难以忍受呢！就因为一年多掏55元，我交通了多次都扭转不过来，到现在还是怨气冲天、念念不忘，甚至带领还跟随着、随声附和着，那还有点人性吗？跟随神多年，每天吃着神的、喝着神的、享受着神的一切供应，却因为一年55元与神耿耿于怀，这不是一帮畜生吗！现在不搭理你们，就等着大灾难一起收拾吧！小小的一袋面就把人显明淘汰了，神作工真是奇妙。面的风波还没有结束，鸡蛋、油的风波又来了。这些没有良心的鬼东西又在教会里叫喳喳。他们允许世界涨价但不允许咱涨价。秋天的时候鸡蛋卖12元至15元，我不想让弟兄姊妹产生观念，价格基本与市场持平。可随着冬天的到来，天气变冷，鸡也开始过冬停止下蛋，蛋也就越来越少，原来三天下两颗，现在可能就是三天、四天下一颗，但它的食欲并没有少。和你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就是说鸡蛋的成本在增加，随即而来又遇了粮食的大涨价，都成了鸡蛋成本增加的幕后推手。再一个就是每年后半年鸡蛋上涨就是一个趋势，这是大势所趋、众所周知的事，不是哪个人的个人所为，这是整体市场的一个大的背景。所以导致鸡蛋零售价随之升高，也就是鸡蛋从12元至15元直接涨到18元至20元不等，还有部分地

方卖到25元的。在这个环境下我们也选择了调价，涨到了20元，但部分带领一下适应不了，就定了个18元。不管18元还是20元总体是涨价了。这么一涨价人的观念又出来了，不管是弟兄姊妹还是带领工人竟然能说出一些没有良心的话来，说“我们的价格高出市场太多，难以接受”。去市场看看、在网上查查，看看我们的价格是否超出了太高，还说什么难以接受。淘宝网上报价从8元至25元都有，都可以在网上查一下。现在8元能不能买到散养土鸡蛋是个问题，网上标价你是知道的，有些是有价但根本没货。咱们不探讨这个便宜的，就说那个最贵的25元的鸡蛋能与我们的鸡蛋比吗？根据神话行事，咱能喂世界的饲料吗！能喂它抗生素、催蛋素以及其它激素吗！咱能圈养吗！咱的鸡能过了下蛋高峰期就淘汰吗！因着这些的不能，你知道成本要比属世界的增加多少吗？没有抗生素意味着死亡率的增加；没有催蛋素意味着鸡蛋减产一半；单喂粮食意味着成本增加；不能圈养意味着活动量增加，消耗的饲料增多使成本增加；这些成本是外邦人没有的，也就是说即使他们卖25元一斤的土鸡蛋也没有咱们的土鸡蛋品质高，成本也没有咱们的高。可以说不管花多少钱，从养殖场是买不到这样品质的鸡蛋。根据它的成本与品质来定，卖20元根本不算贵，除非是家户的鸡蛋。野外散养还意味着天敌的侵害：黄鼠狼、老鹰、蛇、野猫、野狗，还有小偷的残害，还有鸡在野外丢蛋的损失。所以说，说这话的人就是狼心狗肺的人，神家付出得一切他什么也看不见。只是会与神讨价还价，就是想敲诈勒索神家，和神家来往奉行的还是“只占便宜不吃亏”的法则。

一斤散养土鸡蛋的成本在多少钱，你算过吗？你凭空说神家鸡蛋超出市场价太高，还来了一个难以接受，你说话负责任吗！不调查、不核实就能随意下断案进行评价，这是一种造谣、毁谤、论断，更是一种亵渎。你不会算账可以去外面调查调查，最简单的办法，上网在百度查一查，看一斤散养土鸡蛋的成本在多少钱？看看是不是在二十多呢！照一下镜子看看是不是你说了鬼话，看看你是不是一个活灵活现的活鬼。你为了用超低的价位拿到神家高品质的鸡蛋，竟然能拿低劣亏本的价位来对比、攻击、毁谤，当把柄来抓。这不是公开拦阻、拆

毁国度企业吗！你不支持也就罢了，反过来还要论断攻击、四处散布，这不就是在散布消极、释放死亡吗？还有那些糊涂带领，出来问题不是调查核实看看问题究竟出在哪儿，而是一有问题就站在撒但活鬼一边，把矛头直接指向神家，说什么难以忍受。简直是可耻可悲，作为带领不是落实问题，脚踏实地地去调查处理，更不要说用真理来解决问题了。要不做个传话筒，要不就是干脆做起撒但的差役来了，在教会兴风作浪跟着四处散布，要这样的带领干什么？不维护神的名、不维护神家利益、不维护教会工作、不维护国度企业的建造，就知道与神家搞价还价，就知道拿神家利益换取弟兄姊妹对你的维护。这些活鬼做得不都是在敲诈勒索神的祭物吗？委屈你了吗？原来鸡蛋卖12元，卖12元的背景是什么！你知道吗？你了解过吗？你关心过吗？神家的事你毫不关心，神的产业你也不搭理，神家企业建立得艰难你更不会过问。而你整天所寻思的是什么，神家东西与世界的东西有多少差价，在神家要花多少冤枉钱，每天在与神算计着。什么便宜多买点，贵的不买或者少买点应付一下，如果真需要就用世上便宜的价来衡量。履行的宗旨就是只占便宜不吃亏的准则，算计的就是神家。鸡蛋定价为12元并不是它的合理价位，而是一种亏本生意，秋季的价位正常也得15元。因考虑人身量小，怕像面一样产生观念，所以就与市场持平定了一个12元。问问那些散养户看看12元是否赚钱，看看他们怎么说。鸡是有生命的东西，不赚钱的时候也得养着它，眼看着赔钱也不能卖，不能存放也不能暂停。不赚钱的时候也是干瞪眼、没法子，既不能加班加点也不能扩大生产线。这是养殖行业的一个弊病、缺陷，无法与一个生产车间去比拟抗衡。生产车间可以用产量来平衡它的价位，用存储量来抵消价格、销量的冲击波，这样可以人为的把产品的价格稳定在一个范围里，但鸡蛋就不行了，既不能停止生产抵消亏本，也不能存储鸡蛋来缓存市场，完全是市场决定了经营模式。什么模式呢？就是产蛋期供大于需的时候，是不挣钱或者赔钱，到冬天家户鸡都不下蛋了，或者下蛋少了，鸡蛋价格也就高了。养殖户就是靠这一段时间来赚钱，以此来拉衡一年的收入。所以养殖户只能给鸡吃大量的催蛋素、抗生素、还有一些相应的激素。为什么要吃这么多激素呢？目的就是要它多下蛋，小鸡吃激素是为了早下蛋，平时吃激素是为了多下蛋增加利润减小亏损，冬天吃激素是为了多收个蛋，高价赚点钱；一生吃激素是要它一年内把一生的蛋下完，然后淘

汰。目的就是用一年的饲料换取鸡一生的蛋，鸡的健康状态无人去考虑它，只要一年内死不了能下蛋就行，产蛋量增加了，身体体质就会被拖垮，变得虚弱多病，甚至死亡，为了不让它产生这些后遗症，为了让它的生命能延续一年，所以就得用抗生素一直维护它这下蛋的一生一世。至于鸡蛋的营养成分，药物的残留，养殖户是不管这些的，只要能下蛋就行。买蛋的呢！他也不关心这些，只要你便宜，12元给我的是土鸡蛋就行，我能吃得起就行。你说买鸡蛋的这个人是不是弱智、痴呆、愚昧呢！这几年因为药物残留吃坏的人有多少，没有看见吗！记得有一家种草莓的，为了草莓提前上市卖个好价格，就打了催熟剂，又为了个大，好看诱人，结果又打了膨大素。自己种草莓那肯定孩子吃得不少，几年后六七岁的小女孩乳房开始膨大，不到十岁就有了月经，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性早熟。人被催熟意味着什么，提前老化提前死亡。养殖户为了利益、为了生存，他也无能为力只能顺其自然跟随社会潮流，掉在大染缸、绞肉机里奔波着。他们活在黑暗的阴间地狱不能自拔，那我们呢！把20元的干净鸡蛋和12元的激素鸡蛋，摆在你面前，你选择什么？你要因为20元吃不起而去给儿子买便宜的激素蛋吗！三鹿奶粉的惨案你还计划重新上演吗！吃奶粉的时候考虑的是没钱，他去医院救命的时候考虑的是啥呢!

一斤油应该卖多少钱合适，咱得根据成本，根据市场行情，根据油的品质来定。而不是凭想象约摸着来，也不能根据市场最低价来作价格表与市场相比。不要忘了咱企业建造的初衷，榨油的目的、意义，始终不能与市场相比。

以色列人的奉献是超过了十分之一，而中国人是当纳的十分之一都无影无踪，教会建造时期看你生命幼小，这样可以不定你的罪，可现在是国度建造时期你还想那样吗？国度马上成形你看不见吗？难道国度建造还要等待你二十年吗！弟兄讲道说：“看局势呀，明年春天很有可能就要内乱，各地罢工，他们就没有时间精力管这些了，那时就是自由了，可以民主选举了。”听听这些话什么意思，要公开宣布各类人

的命运了。到现在了还不是想着怎么为神站见证，还是盘算着怎么算计神。你说这还是人吗？就即便如此我要求你必须奉献十分之一了吗！始终没有，都是根据自己的意愿看着办。我也没有向任何人做过任何评论，我不过问这些，你所做的都给你记在了记事册上。你是不是预备了足够的善行，你比谁都清楚，你能不能拿到国度通知书你知道。等到明年春天或者再迟一下，公开宣布你归宿的时候，取缔你的所有以及你的性命时，你说："神啊！我要献所有。"你说神会怎么办呢！神用你的时候，你一毛不拔。真到神毁灭你所有，打发你回地狱的时候，你说："等等，我现在就献上。"你说神听了这话会不会恶心，会不会一脚把你踢入地狱。

咱建产业的目的是要咱团体里的人能安全地生存下来，是储备基本生活条件的必须品，不单是为了赚钱，更不是为了享受生活，主要是为了收留活物。在这个败坏、污秽、邪恶的时代，连一个安全的食品都没有，当然这也是神的作为，要人去经历看见撒但给人带来的是什么？神问人："你们真恨恶大红龙吗？"你真的恨恶大红龙吗？必须要人经历了大红龙的苦害才会有真实的恨恶。所以要人必须经历这些事件，看见科学给人带来的是什么？败坏的人如果没有神的拯救将会是什么结局等等。也是为了在各行各业倒闭关门的时候，我们依然有自己的生存之本。所以我们要先从食品安全开始着手，先得保证粮食的充足，然后是要保证对身体无公害。所以咱就得从粮、油、面、疏菜、鸡蛋开始筹备。这些产业，第一是要保证安全、原生态；第二要保证产业能正常开展运行；第三是产业必须得产生利润，因为神把五千两给了管家，等到神归来的时候就要还给神一万两。我们既得有约瑟预备的粮食，还得脱离世界有毒食品的苦害，不但建设还得扩展咱家产业。同时还得成立庞大的福音队，为定时炸弹作预备。并且要预备福音队的生活供应，成立这样一个后勤部队是个庞大、艰巨的工作,需要我们共同配合、齐心协力才能做到，所以现在的产业既要产生利润，还得保证货真价实，还得压缩开支(如没有工资、生活简朴、工作量大)。所以说现在是另一种患难时期，也是人站见证的大好时光。直

到外国人拥入中国时你也有了一定的经历，你的见证就是你的生命经历。所以说大灾难降下的时候，众子、子民的位置就定了。

青农

550　人对神的信如此不堪入目

人与神的关系仅仅是一个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是得福之人与赐福之人的关系，就是雇工与雇主的关系，雇工的劳碌只是为了拿到雇主赐给的赏金。这样的利益关系没有亲情，只有交易；没有爱与被爱， 只有施舍与怜悯；没有理解，只有无奈的忍气吞声与欺骗；没有亲密无间，只有永不能逾越的鸿沟。事情已到了如此地步，谁能扭转这样的趋势呢？又有几个人能真正了解这种关系的危急呢？当人都沉浸在得福的喜悦气氛中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人与神的关系竟是如此的尴尬，如此的不堪入目。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人在神的经营中才能蒙拯救》）

回复：因为我们现在是国度建造时期，都是起步阶段，市场价便宜，他们是掺假的货，而且他们是为了竞争市场，而我们是刚开始建造白手起家，各方面成本太高，就需要自家人共同支持才能拔地而起！国度逐步建造成功！世界才能逐步倒塌，如果我们是神家子民会跟神家斤斤计较吗？如果你是神家一员会讨价还价吗？其实这些问题就是要我们用真理解决问题！真理能解决一切问题！买卖原则还是没进入！买家不能嫌卖家卖的贵！你只能看你买家在买东西时所流露的是什么败坏性情，去解决自己的败坏性情！你不要老盯着卖家的原

则，来说卖家的问题！那你怎么经历神的作工，就为得利吗？再一方面我们的油是纯正的、不掺任何别的添加剂！网上纯正油根据质量优良划分了等级，价钱是10元至14元之间！所以我们才定了13元！我们作为带领这样的心态是巴不得国度建造成功，还是巴不得倒塌！弟兄一直交通带领的责任就是疏通人的思想观点，扭转人的思想观点，而不是维护败坏人类的思想观点，否则不是失去带领的责任了吗？神的步伐如此之快，就是新人也更得快马加鞭紧跟上神步伐！到工作结束之日如果人还是与神搞交易，追求得福、得利，不是无条件的爱神还报神爱，那不是受惩罚的对象吗？

罗宝宝

2020年11月27日

11月29日 星期日 早

18买卖的原则：

超市是对弟兄姊妹的一种服务，第一是为弟兄姊妹生活必需品的一种库存，保证在外界缺乏时，我们能有个生活保障的供应。第二是为弟

兄姊妹把好质量第一关，要弟兄姊妹能放心购物。如果特价处理，要把原因背景说清楚。第三是为弟兄姊妹享受到低价位高质量的商品。（原来我交通选购超市产品的原则时说：不能因为咱超市比外边贵而选择外邦货源的做法。因为这涉及到了见证，显明你忠于的是谁，跟随的是谁；显明你跟神搞交易的心，显明你跟谁都在算经济账，跟谁来往都不吃亏。目的是要你看见认识自己的存心，观点，出发点，源头，是帮助你认识自己，是想把你带入信神正轨。谁知把开超市的人显明了，一帮没责任，没脑子痴呆，不寻求考察只守字句守规条，不寻求神心意，不考虑后果的渣子败类。尽做一些破天荒的笑话：如卖胡萝卜，咱家本身有一些胡萝卜，在外又采购了一些。当时一些城市价格在一块五左右，要他们卖一些，结果他们把胡萝卜发到了胡萝卜的种植基地去卖，结果是本地的卖五毛，咱们卖一块五。因咱发过选购超市产品的原则，如果因嫌咱超市产品贵而选择外邦的就属于吃里爬外的叛徒。这话给购买者带来了辖制，压力与经济损失。而给开超市的带来的是规条、字句，是要企业走向死亡的规条。他们因着这句话的缘故而停止了大脑的思维，失去大脑该有的功能，成了羞辱神见证撒但的记号。竟然把五毛的胡萝卜加上运费拉到超市，再把胡萝卜加上运费返回到胡萝卜基地，以一块五的高价卖给种胡萝卜的弟兄姊妹。如果弟兄姊妹不买就得背一个不支持国度建造，拆毁国度的罪名。如果买，三年后就该倾家荡产了，无形之中给超市戴了个罪名，也是给我戴了个罪名，与神之间没有解除误解反而带来的是更大的误解。这就是没脑子人做事带来的后果，简直就是败家子，败类一个。我交通的原则是买者的做人行事的一原则。而开超市的人却把购买者的原则当成了他们的发货原则，也就是不考虑购买者的利益，也不考虑神家的盈利原则，只是忙于规条意识之中。失去了一个正常人性的理智。还办了好多愚昧之事，如在临汾超市进上方便面，加两块钱的利润用车发到太原卖给弟兄姊妹，太原没有卖方便面的吗？并且账目单价，总额至今算不清。你说这是不是败家子？有多少家业经得住这么折腾呢？如果这样经营下去会是什么结果？赔了夫人又折兵。）经济虽然受到了损失，但显明了人在神面前的本来面目，抓住了人抵挡神的罪证，找出了人与神为敌的祸根，有利于人认识自己。利用这样的结果抓捕了人的罪证。这是神智慧的作为，不然怎么能把你打到无底深坑呢？你怎么会承认自己是个败类呢？还有让周瑜和66岁的老弟

兄放羊，周瑜卧在家，老弟兄出坡。当羊羔生病在家需要人照顾时，两天喂了三袋奶，最终两只羊羔被饿死。要玲玲配合放羊时，竟然继承了周瑜的传统。一只拉稀的羊虚弱难以行动留在家，是需要人去照顾它，结果玲玲一天没有搭理它，当我问她喂了些什么？她反问我："怎么喂？"负责配合放羊的竟然不知道因拉稀在家的羊还需要吃，还需要喂。你说这还是人吗？一个好羊需要人去放养供应它吃喝，一个病羊不更应该需要人去照顾吗？玲玲竟然能问怎么喂，连最基本的水料供应在它身边的基本常识也不知道吗？这是我发现了，如果我不去看，不过问，那几天后必然是被活活给饿死。这些人的脑子哪里去了，良心哪里去了，负责喂羊的，竟然把羊一只一只的饿死。这不是败家子吗？这不是败类吗？这样的人还有什么用呢？连力都效不上，不就成废物了吗？连使命都放弃了，神还能要你白白地消耗着他呼给人的气息吗？ 2020年4月

4-落实买卖的原则

世界的企业要倒闭，国度的企业要建立（坚立)，这是必然的，但在人眼里这一切发展的又是必然的自然规律。世界的企业是怎么倒闭的？基本上都是因亏本经营、支出大于收入导致的。是因市场经济所致，所以我们要脱离这种模式，脱离世界市场经济的影响，成为独立的国度市场。所以我们有我们管理定价的原则，不再是市场定价，不再是利益最大化，而是按一个企业正常运行而定价。也就是说我们产品的定价要比亏本企业的定价高，要比暴利的低。也可以说是要为了国度企业的正常发展而提供一个合理的环境，以此来保护我们的企业正常发展。所以就对弟兄姊妹提出一个要求，不要因为我们的产品比世界的贵而产生观念，也不要因贵而放弃我们的产品而选择世界的产品，这属于背叛，也属于唯利是图，有奶就是娘，是在拆毁国度的企业。当世界的东西因稀为贵时你也不配在我们的企业里享受平价的东西。例如粮食，到后期因粮食稀缺买不起粮食时，你也不配来寻求我们的。因此原因我们把核桃定价为干的16元，六成干13元，也就是现

在的还没有完全干，所以卖13元，大小好次不分。如果你感觉卖的贵，那就把多出来的那部分算你奉献给国度企业了；如果你感觉便宜那就算你得着神的恩典了，你就这样自我安慰吧！我不做太多的解释了。

现在各处都在看看你们报的货还缺什么，这次把面：菜油盐小米大米等生活用品全报上，报到过年二月份，怕疫情出现什么都贵或买不到耽误大家吃，也希望各处总事在给各处问问，看看还需要什么？我们给你们配好送，：多多寻求s心意！

各处都看到以后，看需要什么东西都报一下，都整理好，要多少，沒有变动，一并报上来，不要只报一半个月的，货少不值得送，因为运费开资得划来，希望大家里解，再一个冬天下雪封路，疫情加重不能通行，为了使大家都能有生活保障，多准备一些，以防不测。

19

每日神话301的交通 1

可真，你虽然认识到外表的行为是应付糊弄，可是你要改变这个应付糊弄，不从根源上解决，再改变也是外表的。只有抓根源、源头、出发点，从根源上变才是真正地变化。如果你不从根源上变，那你走的

就是超脱的路，外边应付糊弄，里边乱作一团。即使你认识到了，把问题都背到你身上，让别人一看你是敬虔的，你认识到了，你认识到了外边人人眼睛都能看得见的东西，那不是灵魂深处的东西，那也不是从根源上解决了灵魂深处的东西。你既然认识到这儿了，按着你的认识，你要变，你是怎么变呢？那你改变的就是外表的行为。那就成了超脱，第二个木偶，外表做给人看，这就成了戏子，而不是做给神看的。要做给神看，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你要让神看，就拿出心来让神看，把你的心思意念拿出来。听你这样一谈，就差下一个级别，你谈的是外皮，国度的外皮，你要想进入国度，要想得洁净，那你必须改变灵魂深处、心思意念里面的东西，根源的东西，别人看不见的东西。如果你还是这样走下去不变的话，超脱的路就是你的路，你将来活出来的就是不能自理、弱智。后来又给你解剖、深挖了一下，你还是没有往里边走，你还在外皮呢！昨天揣摩了没有？你昨天跟我说你“裸跑”了一天，其实你并没有“裸跑”，你是穿着秋衣秋裤跑呢，把你外表扒了，但是还没有露出灵魂深处的。有了细节就跟实际挂钩了，跟实际挂钩了，就跟你的内心世界开始有了接触了，这个能看到吗？你刚才诉说的这些和我给你交通的这些，是不是两个层次啊？（嗯。）那你知道两个层次了，你该往哪边走？（就是深挖根源这儿的时候还是不会挖。）你不会往深挖，最起码把我给你交通的那些你总得吸收吧？（嗯。）

我给你交通什么呢？（问题出现了以后，人家已经给点出来了，但是我这儿还是不管不问，也不关心。）对！你说的这是不是还是个外表啊？再往里挖，为什么不关心？（自己不用心。）因着什么不用心？（掉以轻心。）因着什么掉以轻心？挖不动了？超脱，再挖挖！文婷，为什么掉以轻心？（跟神没关系。）跟神没关系，没有把自己看成是神家中的一员，感觉自己和神没关系，“你神虽然是造物的主，但我是不是受造之物呢？未定两可。”还没有挂上钩，如果挂起钩来，“我是个受造之物，受造之物应该敬拜造物的主，我就该为神跑腿，我掉以轻心是因着什么呢？哦，是因着我没有把我看成是一个受造之物，我没有把我当成神家的一员，我没有把我当成一个子民待，

我没有把我当成带领待，原来不是神抛弃我，是我早已抛弃了神，是我背叛了神，我心中无神，没有称神为大，我只管享受肉体，我称我为大，搞着我个人的经营。”你得和神挂钩，你和神挂了钩，和神有了关系，你才能看见你和神之间这道鸿沟，你看到这道鸿沟的时候，如果你有信的话，你看看你的信的表现在哪儿？有几克重？再看看今天地震、瘟疫，咔嚓警醒一下，哦，这条鸿沟还这么远，地震、瘟疫的话，我是不是在这里面该灭亡了？一下子产生什么？惧怕、警醒。如果你就没有和神挂钩，这条鸿沟就看不见，外表再地震、再瘟疫，能警醒你吗？警不醒你的，你感觉不到害怕。你认为什么呢？“我早已跟随了全能的神，我就活在了神的臂膀底下，外边地震、瘟疫那是外邦，那是不信派，我是跟随神的，而且在神家我还尽着本分。不尽本分的不能蒙拯救，我尽着重要的本分，我不是教会带领，我是小区带领呢，我是保险上加保险。”你会悔改吗？你会认识吗？所以说，你死在哪儿都不知道。挖住根以后，和神挂了关系以后，看见了你和神之间这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哦，原来我吃着神家的饭，我不干正事跑外道，神家的本分我不是掉以轻心，而是毫不搭理！神给我本分的时候我就没有接受。”那哪天灾难下来了，你掉在灾难中，“神啊！神啊！我怎么了怎么了……”神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你从来就没有接受过神的呼召，神叫你出来尽个本分，你出来尽了吗？”你是披了个羊皮。

就如你要去一个单位上班，是不是就得给这个单位干活呢？就像黑枣一样，去一个单位干活，人家单位有上班时间是吧？（嗯。）八点上班到，十二点下班，她哭着和老板说，我孩子都还没送呢，你就叫我八点上班，太残忍了吧！十二点下班，我老公十二点就吃饭，你叫我十二点回家，他吃啥喝啥？老板你太残忍了吧！你在这个地方上班，对老板还有所要求，老板考虑你家庭生活吗？老板我给你发了工资就够了，八小时制，你就给我上班，那这八个小时就是我的，你不要在这八个小时里谈你的肉体，这是不是该有的理智呢？可是你上够八个小时班了吗？你上够八个小时了，你工资正常领，奖金正常领。如果你吃着单位的，喝着单位的，但是单位的制度你不遵守，你不遵守就是你的悖逆，你见不得人。可是反过来呢？你光明正大和老板叫

板，“老板，你不能叫我八点上班，我家里上有老下有小，我家里还没收拾完，你就叫我上班，我不上吧你说我呢！我上吧又对不起家里，我良心理智在哪儿啊？我对不起他们啊！”含着眼泪，“我挣你这个工资怎么就这么难呢？怎么就要上八个小时班呢？八点就要让我上班呢？”老板说那你回家吧！她敢回吗？能回吗？“我回了我前途命运呢？工资谁给我呢？”又想要工资，又不想上班，家庭还想和睦，还想条条是道，还想放礼拜天，八个小时不想满足，还过来倒打一耙，然后再和老板提出额外的要求。老板和你说什么呢？同情同情你？以后你九点上？十点下？可能吗？一个单位都有制度，神家呢？更有天规诫命，你是个受造之物不尽本分就是悖逆，尽不上本分就是废物。你说吧！面对神家天规诫命都有要求！一个老板看着你这样的职工要吗？你请个假一天能行，还能天天啊！所以说你是强盗、土匪，看着你是职工，你是到老板这儿当强盗，勒索来了，这也就罢了。但今天呢？在这儿享受着神的恩典，做的什么事呢？不作工。实际工作什么都没做，应付了事，坐的这个位置，只传达传达话，成了喇叭了，这边话筒进那边喇叭出，我这个带领工人就做完了，可耻不可耻呢？你说人看见都这么难受，神看见呢？坐在家里边你给我发个信息，我给你发下去这就完了。反过来还要怎么呢？搞着个人经营，挖坑。到了月底老板发工资，把你工资扣了，你知不知道因为什么扣呢？（知道。）心知肚明吧！那你说今天发生车祸了，把你撞倒在地，你应该心知肚明才是，如果你出了车祸临到神的管教，你都不知道因为啥，这证明什么问题啊？你连这个单位的工作制度都不知道，你就不知道因为啥发工资，因为啥扣工资，因为啥给奖金，因为啥不给奖金，因为啥惩罚，你不知道，那你说你是不是这个单位的人呢？你在这单位上班了没有呢？根据这个就确定，你根本就没有来这个单位上班。因为你连一个单位基本的制度你都不懂得、不晓得，连制度你都没有去询问过，那你怎么能知道制度呢？所以说扣了你工资你也不知道，要了命你也不知道，怪谁？自己太可恨了。你信着神，凭着想象，把神当作偶像拜，一日三炷香就行了，把信神当成了一种信仰。“我心里有这么回事就行了。”外邦有句话说“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咱信神就是这，“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我心里边有神这就够了。“酒肉”是什么意思？做恶的吧！因为信佛不允许吃酒肉，我酒肉穿肠过，吃了就拉了，我心里边有你就行了，他就欺骗他的佛祖。咱今天呢？

跟随神的人竟然也能做出这样的事，“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能说出这样的话，做出这样的事来，这话能对号吗？可憎，这话能不能对号？超脱，为什么这样说呢？（作了恶都不知道。）你说作恶的时候她知道不知道呢？作恶的时候她不知道这是不是假话啊？也就是说她吃肉喝酒的时候知道不知道呢？（知道。）她是知道的，她作恶也是知道的。就如昨天我解剖黑枣，你说黑枣她给实际挖个坑，她真不知道？她是心知肚明啊！她怎么认为的？是不是这句话啊？“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我该做啥做啥，该拆毁拆毁，该搞个人经营搞个人经营，该敲诈敲诈，该勒索勒索，总之神我信你了。宗教界有句什么话？ 赖恩得救，耍赖呢，无耻。这就是耍赖、无耻。是世上的骗子，世上人都知道这是骗子的话，咱今天信神竟然也遵循的这话，你欺骗人可以，可是你欺骗造物的主，欺骗受造之物，玩弄上边！你说你玩弄谁不行啊？可是你玩弄实际，我一再地给你见证实际，你给我玩弄实际，哎！神说过一句什么话呢？实际压倒一切字句道理是吗？（嗯。）你再有什么字句道理你也不行啊！残忍的人类啊！实际她每天忙活什么？忙活怎么交通、帮助扶持你，想叫你灵里进入，想救你生命，救你的灵，你却反过来给她来一刀，多可恨。她帮助扶持你，挖你灵魂深处的毒素，她是为了洁净你，你恩将仇报！外表你攻击的是实际，可是你拆毁的是神的经营！

看一段神话，每日神话301，《揭示人类败坏系列（一）》，“人的败坏性情的根源是因着人已经撒但的毒害”，人有性情，人的败坏性情，神因为啥恨人呢？因着人有了败坏性情，如果没有这个败坏，人只是性情，神恨人吗？那这个败坏从哪儿来呢？搞清楚。“人的败坏性情的根源是因着人已经撒但的毒害”，经撒但毒害你了，这里面投了毒了，害了你了。今天看见了，咱尽本分呢，你名义上尽本分，名义上是个人，可是因着被毒害了，你不再是尽本分了，你在干什么？拆毁，你成了撒但的差役。大红龙在外边追捕，你在家里边拆毁，这就是马丽说的那句话，说什么呢？看你们里面乱作一团，因为什么乱作一团？人家能说出这样的话你们当带领的就不知道问问自己？不是你们“大闹天宫”给搅得乱七八糟？实际在教会维护工作，你们在下边拆毁，还要

抓她把柄，还要陷害她，到了如此地步啊！不过呢，撒但你再猖狂也打岔不了神的经营，外边你看着乱作一团，里边是有层有次。什么是里边？什么是外边？跟随神的人、进国度的人是在里边，不跟随的人在国度外边乱作一团，这话说得很清晰吧？（嗯。）你只看见外边乱作一团，可真正跟随神的人他心里边是清晰的、透亮的，是越走越明朗的。里边有层有次，能感觉得到吧？（嗯。）你跟随神的人，生命里有进入的人，就能感觉得到，你在外边就感觉不到。按神作工的步骤来看，神是怎么呢？要作成这一班人必须得差派什么呢？效力者，差派了多少效力者？也就是说，在国度外边那些人其实是来干什么的？（来效力的。）来效力的。你看看你在外边是乱作一团，兴风作浪的，你是撒但的差役，“我就看你神家能做出个啥，我看你倒塌呀！”好，那你就看，那你就拆毁，不影响神的作工。为什么呢？你在这边拆毁，你在这边跳舞、表演，你给人看，这是干什么呢？你要知道你是效力者，只是各尽的功用不同，你是来扮演撒但的，你是来为成全众子民效力的。你恨恶大红龙吗？是真地恨恶吗？你必须受到它的苦害，让它搅扰得你神魂颠倒，不知道是非对错，然后神再给你揭露出来什么是敌基督，什么是假带领，什么是死不悔改。听懂神话的人，这边是听着神话，这边是看着“电影”，这个人是不是就完全把灵意领受了呢？如果神只是在这儿说，没有你的表演，那就是个说评书的。如果只是看你在这儿表演，神没有在那边说，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一个哑巴电影。声音和图片加起就是电影，缺一不可！咱看视频呢，说什么呀？声音、音频是一部电影的灵魂。那神呢？神发表的话语是灵魂，图片叫人更加去了解。这边你在表演，神话在揭露解剖，我在帮着你往实际里边拖，再对号，“看，他就演撒但呢，他就是演彼得的、演约伯的。”帮助你，怕你看不懂，帮助你，我是在这儿解说，有电影还有解说员，你说谁得益处？你说乱了吗？丝毫不乱。就好像说，咱把祭物丢了，从外边看，你把祭物丢了。在我看成了！你看耶稣钉十字架，在撒但来看我把你钉十字架了，破坏了，在神那边，成了！就是你想破坏就尽情破坏，你尽情表演，不拦阻你。我只是说，心疼每个人的灵魂，但我不心疼魔鬼，你要是说感觉你是魔鬼，那你就赶紧表演，你觉得你是人就赶紧悔改。这就是经撒但毒害了，毒害了以后人兽不分、人鬼不分，所以就需要一个电影，叫你去分清楚，什么是人什么是鬼？

“已经撒但的践踏”“践踏”，踩在脚底下了，“践踏”，你还有尊严吗？平平说她为了脸面，你说你有什么脸呀？叫撒但践踏了，你还有脸吗？是遭神咒诅的，你跟随撒但该灭亡了，还要脸面呢！什么人才有脸？有真理才有尊严。你没有真理哪有脸？你不追求真理哪有脸？哪有尊严？今天叫你看见，实行神话，追求真理的，就像实际在这儿谁又敢拆毁？谁又敢对她不尊、抵挡，神就要维护。如果说你是搞拆毁的，你是撒但的差役，那你得来的只能是羞辱，得来的是弟兄姊妹对你的踩压、践踏。平平，昨天晚上有个认识是吧？是什么呀？根源不是虚荣脸面，根本原因是因为自己的卑鄙自私，怎么卑鄙自私呢？涉及到神家的事毫不过问、毫不搭理，涉及到自己虚荣脸面的事，谁也不放过，这就是让撒但给践踏了！未经撒但践踏的时候，你是为神说话的，你是一个受造之物，让撒但践踏了以后，撒但的脏东西粘在你身上了，你已经不要脸了，你嘴上说的要脸其实已经不要脸了。你嘴上说的要脸，你要的什么脸？要的是撒但的脸，要的是粪土的脸。真正的脸是什么？正义的脸，维护神家正义的脸你不要，你要撒但的脸，你要蛆虫的脸，你要叫撒但践踏了的脸。祭司弟兄说过的一句话是什么呀？窝窝头让人踩上一脚——不是好饼！不是好饼踩上一脚，臭烘烘的，你要的是这个脸，叫撒但践踏。“人的思想、人的道德、人的见识、人的理智都严重遭到撒但的破坏”，什么是思想？咱念书的时候都有一个课程叫思想品德是吧？（嗯。）思想品德，这思想怎么解释？“思”什么意思？心思，意念，“想”，你的想象，你的观点。观点从哪儿来的？是不是从思想而来的？先思后想。“人的思想、人的道德、人的见识、人的理智都严重遭到撒但的破坏”，思想遭到了破坏，为什么叫你抓根呢？就是抓这个思想，就平平这个思想破坏了没有呢？不站在神一边，你一个受造之物为神说话，为神家办事，活出一个受造之物的形象来，为着一切正义，为着神的名、为着神的见证而舍性命，这是一个正常的、该有的思想。可你叫撒但践踏了以后，你还有这思想吗？你没有这思想了，你要怎么呢？“我有虚荣脸面，不能丢脸，你不能说我。”你看黑枣的思想，践踏成啥了？思想、源头，她为神说话了吗？她把自己当成神家的了吗？把从神来的一切都当作了仇视之物。你说，实际她帮助你的时候说的话再狠，或者我说的话再

狠，我说你断子绝孙，说你无子孙是为了帮助你，我是找见了你的病根，找见了你癌症的源头，我想告诉你你得这癌症是因着什么？得做手术，得割了它。可你呢？你的思想叫撒但败坏了、践踏了，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不是正确地面对我对你的交通，实际对你的交通，而是怎么呢？这个思想破坏了，“呀，弟兄也太狠了，说人不揭短，你竟敢揭我短处，你知道我没儿子就说我断子绝孙，你知道我猪八戒，你就说我猪八戒它二姨，你不能说点好听的？”他就不喜欢诚实，不喜欢正义，不懂得我给你说这些话的意义是什么？是要你做诚实人，是要你做神所要的人，是想救你的命，实际抓你的工作是想叫你求真求细，是想叫你来到神家成为神家的一员，成为合格的带领，国度建造的时候你成为带领，成为千夫长、百夫长。你说实际在你身上是不是用心良苦？这就像父母和孩子们一样，一颗心贴在孩子身上，孩子怎么对待你？十六、七是悖逆期，不管父母再怎么付出，孩子怎么对你？把你当作仇人一样，我要耍游戏你不让我耍，我就一脚把你踢出去，仇敌，你把实际当成了仇敌，你把神家当成了你的仇视之物。想从神家得着生命，还要当成敌对头，是在这儿尽本分，你天天却搞着拆毁。为什么要拆毁呢？是因着你恨恶神家，如果不是神家我在家安居乐业，和老公在一起，每天有吃有喝，和睦相处，我在外边还能挣钱，可因着你神家拯救工作来了，六千年的经营计划结束了，我就得尽本分了，我就失去了恩典时代。因着尽本分我就失去了恩典、失去了家里的温暖，可你是造物的主啊！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受造之物，我有什么办法呢？谁叫我活在你的权下呢？虽然活在你的权下，但我不能服你，对你不服不满！这就是老毛，是吧？虽然蒋介石你是校长，我是你的学生，但我不服不满，你有何德何能？你作为统治者？你掌管我？这就开始造反。虽然我是你的学生，虽然我是中国人，我和你披着一样的外衣，我不能直接明着来，我不能搞内战，老毛喊的什么口号？一致对外是吧？（嗯。）实际上呢？他把刀捅向了蒋介石，和咱听到的历史是完全相反的，说蒋介石是搞内乱的，其实老毛是搞内乱的。老毛刚开始是个小混混，他是蒋介石的学生，你要知道蒋介石他是有部队的，老毛他是什么都没有的，为什么说地下共产党呢，地下呢？他见不得人，在地下找了些土匪、流氓，没有军队，煽动群众，说一些蒋介石不好的话，说“蒋介石他要收税，你们跟上我了，咱今天把地主斗了，那地主产业就是咱的。”你说那土匪高兴不高兴呢？再有

这么个领导人，“你看蒋介石他们那个部队每天收租，咱们和老百姓说一说，以后共产，共产，把富的东西都平均分给老百姓，你说老百姓高兴不高兴呢？”老百姓高兴啊！你不是打我的，是要平分的。就像咱这信神，信了神了国度建造成形，人都死了，房子是咱的，车子是咱的，你说你高兴不高兴呢？你盼着啥呀？神作工赶紧结束。老百姓盼着“老毛你赶紧起来带领我们，把地主打倒，咱们分了他的家产。”老毛就借着这个，动用下边的老百姓，让穷人、土匪在下边搞动乱，然后再煽风点火。你要知道中国是穷人多啊！老毛抓住了穷人这个思想，把穷人拿起来，以“农村包围城市”把他攻下，把蒋介石打倒。那老毛、蒋介石是人呀？咱今天不是在打江山啊！

咱是受造之物，今天神用谁、不用谁那是神说了算，神喜欢诚实人，你要想让神用你，那你做个诚实人就行了，不要用诡诈。真实的她是来救你的，反过来你把她当仇视之物，你搞起了个人经营，你想把她推翻，拉拢下边，让下边的起来和她斗。咱明知道白菜两块钱，人要产生观念，在这边告你是一块五，这个信息还不完全传达下去，只传一半，告了一部分是一块五，一部分是两块，你说咱是不是有意的？咱就不要说你是有意的，咱就说你是无意的，无意造成了这个后果应不应该懊悔、后悔？带领工人说在下边难办，这边是一块五，这边是两块，你怎么弄呢？你倒打一耙，说什么？“抓我把柄。”这是抓把柄吗？自己做了恶行，叫弟兄姊妹对上边产生误解，然后不知悔改，别人说出来让你悔改，给你点一下你说这是抓把柄，打得下边喘不上气来，也不能提，这是不是搞独立王国？搞独立王国、搞独裁！我说了算！这是神家呀！不是共产党！共产党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他说全能神是邪教就必须是邪教，谁敢说不是邪教他就割你喉咙，你说咱今天做的什么呢？说这个菜你自己安排了，给弟兄姊妹造成了误解，一个两块，一个一块五，这就是你自己去做了，本身你悔改就行了。大红龙拦阻全能神教会呢，搞拆毁，你悔改就行了，你不悔改，不悔改还要把说出真相的人灭了，杀人灭口，割他喉咙，这不就是正宗的大红龙的孝子贤孙吗？太邪了，把人的思想扭曲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在社会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来了神家了还是人不为己天诛地

灭，你当了带领工人了还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事奉神来了还用这条法则，你不是找死吗！为自己胜过了一切，为自己不顾一切。我在这儿，今天你能够对实际如此作工，哪一天会不会对我也一样呢？思想，说的是这个源头是吧？（嗯。）你的心思意念出来的是邪的，你所想出来的是不是就是邪的？（嗯。）这叫歪脖子看表，你的心思意念一出来这个源头是错的，那后边就不用管了，肯定是错的。道德，道德和心思有什么区别呢？心思是自己心思所想的，道德就是你的良心，就是你的理智，在社会中有个道德标准，你超过道德标准了吗？你不能偷、不能抢、不能杀人放火，这是不是道德行为？这是个道德，和思想是两码事，分开了。当你有邪恶思想的时候，你和谁打架呢？你仇视他，你恨不得一脚把他踢出去，一刀子杀了他，是吧？可是当你举起刀子来的时候，咋办呀？杀他不杀？这就是道德，“我该不该杀他？能不能杀他呢？”一会儿又想，“我把他家房子烧了，泼上汽油，拿打火机一点”，准备点的时候，难受不难受？（难受。）“我要是点了怎么办呢？点了别人怎么评价我呢？思想支持你去点了，但道德及时拦住，不能做，你这样做了千人说万人骂，咱不能做这个事。思想加道德。是淫乱分子不是淫乱分子，他们区别在哪儿？祭司弟兄讲道说了，英雄难过美人关是吧？（嗯。）你看着人家漂亮你就产生了淫念，这是个什么？（思想。）思想，可是有这个思想不等于你做出事来，那做出事来经过什么？道德衡量，经过道德衡量，“我该不该做这个事呢？能不能做这个事呢？”经过道德衡量这里一卡住，你虽然有这个思想，但道德通不过不能做，这个做了不道德。经撒但败坏了以后，思想上给你践踏了、给你扭曲了，道德也给你败坏了，没有这个道德标准了，不觉得邪恶可耻、可恨。就神说的，你要觉得羞耻，还有惧怕啊，这就能蒙拯救，你没有羞耻感和害怕，不能蒙拯救。怎么产生羞耻的？道德，道德让你产生了羞耻。神家给了我这个本分，“我该怎么尽本分呢？我得维护神家利益，如果我不维护神家利益我对不住神，别人会耻笑我。”这是个道德。撒但一个哲学法则说，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大概意思就是说在这个位置上就赶紧为自己谋一下福利，过了这个时候再没有了。咱尽本分呢竟然用这些法则，这些带领工人一解剖以后是不是这样的？当带领只是为自己一个权威，来神家耍权呢！神叫你尽本分是让你做人的奴仆来事奉神，可实际上你当带领以后做什么了？做了祖宗了，骑在了下边弟兄姊妹身上，成骑

马的了，什么东西？这就是一点不道德。今天你没当带领的时候，弟兄姊妹可以跟你交通，明天一当带领，立马脸色就变了，做事也不一样了，坐直了，腰板硬了，原来还点头哈腰和你说话呢！现在咋呢？直起腰来，两眼一瞟，架势就变了，和外边当官的完全没两样。尽本分是叫你当官吗？当官了不是说在咱的本分上“什么是我的使命、什么是我的责任，我该怎么把弟兄姊妹带到神面前呢？”这个抛在一边，只是为自己的地位而牟利，不道德。吃着神家的饭跑外道，这就是不道德。你作为带领，坐着带领的位置，吃着神给的饭食，上边还供应着你、带领着你，结果你搞着自己的经营，享受你的地位之福，良心就能过得去？你心安吗？不受责备吗？这就是个良心理智的问题，这就是道德，不受道德的谴责！如果你有点道德的话做不出这个事来，这就叫被撒但毒害了、践踏了，没道德、没思想，是邪的。

“人的见识、人的理智”，什么是“见识”？你所看见的，你所认识的。见识，你说咱都是四、五十的人了，信神可以说最少也在十年以上了吧？跟随神十几年了，竟然都不知道你是受造之物，竟然不知道你一个受造之物该做的是什么？竟然不知道你作为一个带领工人的职责与使命是什么？这就是个见识。一信神就告你说你是受造之物，神是造物的主，这是不是你应该知道的？二十年了，什么进展？把自己放在受造之物位置上了吗？神说你是蛆虫粪土，你把你当成蛆虫粪土了吗？每天起来为自己的地位名誉、前途命运争夺。见识，你看见的、认识的都遭到了撒但的践踏、毒害，毒害什么？信神十几、二十年了，竟然把信神当成一种信仰，当成了一种精神支柱，你欺骗神欺骗自己，你傻不傻呀？一开始信全能神就告你说，“真理就是道路，就是生命”，你怎么把真理当道路生命呢？就是神话给你把所走的路说了，你就跟着神话去走，跟着神话去走这条路，那这就是你的生命，这就能存活下来。按着神话去走这条路，把神话带入实际生活当中，所做一切的事，以神话为依据，这就是真理、道路。你把真理当道路的时候，你就是属神的人。你是属神的人，神就叫你剩存下来，然后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实行真理就形成了自然，成了你的生命，神话成了你生命，里里外外都是神的话，实行的都是凭着神的话实行的，你就成了

属神的人，不再属于败亡的人类，是属于神的，属于真正的受造之物。那这个人就能存活下来，存活到永远，这叫真理、道路、生命。咱一信神的时候，神就告你了这一切，十几二十年了，咱把神话当作道路生命了没有？当作了身外之物，当作了精神支柱，我知道我是信神的就行了，心安理得了。一信神就告诉你，你是受造之物，神是造物的主，你应该敬拜造物的主，尊神为大。十几二十年，你尊谁为大了呢？你是尊自己为大。一开始就告你说天使长、天使长，为什么神把天使长打下凡，就因为他要掌管人，他要称为大，可咱今天还是把自己当为大，咱的变化、实行在哪儿？告你说了你都不知道，看见了你都不知道，今天把原子弹造出来叫你看见了，叫你看见神所喜悦的人，神要让诚实人掌权，让你看得见、摸得着，把路途给你了，你也看见了，神也告你说了。见识，就是看见了、认识了，这就是你的见识，可是你的见识呢？纯正吗？被毒害了，扭曲了，你的见识歪曲了，成了什么呀？成了哈哈镜了，一切正面事物都扭曲了，信不来，不承认，“神说了我不相信，我看见的也不是事实，我想的才是真理”，所以说你就能持守你自己认为的、想象的去走那条路。哎，你就跟神所做的，跟正义去斗、去拆毁，搞自己的经营。虽然你看见了、认识了，但是你不把他当真理待，你眼睛看见了也不相信，耳朵听见了也不相信，只相信你父亲告你的。这就是叫撒但毒害了以后眼睛失去了功能，大脑失去了功能，耳朵失去了功能，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连多玛都不如，多玛是摸着了钉痕产生了信，而咱今天看见了、认识了还是信不来，还走着自己的歪歪道。你说吧！咱这个见识在哪儿？神都向你公开显现了，什么是公开显现？他的性情向你公开显现，见识够清了吧？掰开了说、揉碎了说，可以了吧？已经到了尽头了，从这里边你应该看见神的忍耐已经到了尽头，而不再只是话语，事实已经临及。二十年前告你说话语，有领受能力的人、有信的人根据神的话走、信，那就作成了、成全了。信不来的人神公开显现，掰开了说、揉碎了说，“你看见总信了吧？”有的人就是多玛，看见了、摸着了、信了，可有的人连多玛都不如，摸着了也不相信。兵丁，他都看见耶稣从坟墓里出来了，承认吗？给了他们两块钱就否认了耶稣的复活，这就是撒但给人带来的。思想、道德、见识全部给腐蚀了、毒害了，失去了正常的功用。“人的理智都严重遭到撒但的破坏”，理智是指什么说的？思想、道德加见识，这三样加起来是不是理智呢？开始

指挥你做事是从什么开始？（心思。）心思，你的心思不管是正的还是邪的。第二道关，道德衡量，经过道德衡量以后，第三道关，你的见识。现在社会发展到什么地步了，神作工作到哪一步了？这个道德标准应该用什么来衡量？律法时代结束了，到了恩典时代了，那这个道德标准就又拔高了，不是守规条了，到了恩典时代废去了，那这个道德也得跟着往前走。今天是话语时代，是末后拯救人时代，是洁净人的时代，不再是恩典时代，是显现神的公义性情的时代。道德拔高了，你不能再和以前小孩子一个样和神索求了，不能是三岁大小孩了，我只管吃什么都不管，两千年以后你长大了，你成人了，你三十了，三十成家了，你应该为家里担当担子来了，道德拔高了，你不能在床上拉屎拉尿了。道德拔高了，怎么拔高了呢？见识了、看见了、认识了，念了十几年书白念了？见识从哪儿来的？看得见，听得见，眼看耳听，唤醒人的心，唤醒人的灵。就是恢复你的良心理智，就是要恢复你的思想、道德、见识。有的人让撒但破坏到什么程度了？三道关没有一道关起作用，如果一道关起作用的话也不是这样。

“人之所以抵挡神不明白真理就是因为人根源的东西都已经撒但的败坏，根本不是神原来造的那样。”咱上边交通了再看后边这些话就明朗了吧？（嗯。）不是神原来造的，神原来造的是叫人干啥的呢？是能够与神说知心话，能够说两句话，解闷。可是经撒但败坏以后呢，知心话都不能说了。不用说话了，说出来还得谨慎小心，这要一不小心就给你挖下陷阱把你害进去了。昨天咱对话呢是吧？咱对话难不难啊？正常的对话都觉得难啊！不是原来那样了。“所以，要变化人的性情应先从人的思想、人的见识、人的理智上来改变人对神的认识，也改变人对真理的认识。”我交通的时候说你什么呀？我说你不要从外表的认识来蒙蔽自己，从哪儿？源头、根源。源头、根源是哪儿？思想、道德、认识、见识，加起来这就是个理智。神说你的理智太差了，你的思想太腐朽了，你的道德太低下了，你的见识太落后了，这几个加起来就是什么呢？堕落的人！这就成了昨天交通的超脱，猴精加木偶，等于什么呢？弱智。本来神给你是个猴精啊！是吧？（嗯。）给你聪明智慧是让你用心去做这个事呢！经过思想、道德、

认识了，那你做出来的就是智慧。可是她经不经思想呢？她那思想不是神给她的思想，是啥呢？败坏的一个思想，她的思想是邪的，不是正的，思想邪了，道德有没有？没道德了。她也就不管别人怎么管我、怎么看我，那我就用我邪恶的思想支配我这个木偶。见识，怎么见识呢？就是看见了、认识了，她也不知道这言行举止做出来别人会看见什么，她没见识她就觉得别人也没见识，她没眼睛、没耳朵她就觉得人家别人也没眼睛、没耳朵，不会分辨，所以她就大胆地使用邪恶的思想支配着一个木偶在做事，她认为这就是一个人。可是呢？用人的眼睛一看，这不是个弱智吗？神话里说了，看见撒但，破烂不堪，不堪一击！而猴精就认为聪明的够聪明了，指挥着木偶，结果出来在神一看，破烂不堪，不堪一击！黑枣："哎，我还觉得策划得完美无缺，结果一下出来叫人看见破烂不堪、丑陋、不堪一击。""要变化人的性情应先从人的思想、人的见识、人的理智上来改变人对神的认识，也改变人对真理的认识。"说可真呢是吧！改名为可憎，太可憎、太可恶了。思想、道德、认识，你怎么思想的？是想"我信神当带领，我就是跑跑腿、说说话"，这就是你的思想。道德，就没有经过衡量，"我可是个受造之物啊！我可得敬拜神啊！我可得对得起神啊！"没有这些道德衡量。见识，你这些东西做给谁看呢？这是你要从神得来生命呢，神赐给人的是真理，真理是什么呢？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咱是要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得着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的，这是咱尽本分的意义，有这个见识吗？没有。根本不考虑，做人也没有原则，行事也没有原则，敬拜神更没有原则，胡作非为。"……人的理智上来改变人对神的认识"，咱不能再欺骗神了，神和你不是一类，你是受造之物，神是造物的主，不要老把神放在你的对立面、平起平坐，想和他打官司，神永远是对的，这是最起码该有的理智。永远不要和神讲理，永远不要和神打官司去，你只有接受、顺服，别无选择，根本的理智见识得有。"生在经败坏最深之地的人更是不知什么是神，什么是信神，败坏越深的人越不认识神的存在，败坏越深的人的理智、见识越差。"看见了吗？生在败坏至深之地——中国，无神论国家，败坏最深之地的人，不知道什么是神，你说吧！要问你是干什么的？你说是信神的，在神家尽什么本分呢？当带领。当带领你做了什么工作呢？搞着个人的经营。你在一个单位都不敢搞个人的经营啊！你敢吗？你在一个单位都不敢迟到早退，都不敢搞小动

作，人家单位都有监管，可是你到了神家呢？成了自由市场，想干啥干啥，你说你把神家当什么了？什么叫神？神本来是造物的主，是至高无上，可你呢？你把神家当成了什么呢？垃圾场，随便自由，随便吐痰大小便，这话重不重啊？是不是在随便大小便？还在神家争争吵吵，聚会还能为自己的利益争吵起来，这还是人吗？这就是咱在神眼里看到的，随便大小便，你在一个单位你敢随便大小便，你想一下，仅仅是罚你的款吗？咱这是在中国，你要敢在日本随便大小便那是要咋呢？受到法律的制裁，那是要定你的罪的，要坐牢的。你在一个国家、一个单位都能定你的罪，让你坐牢，你在神家竟然敢如此大胆地去做，甚至还明目张胆地敢拆毁，拉帮结伙，成啥了！这就是信神？竟然不知道什么叫神，什么是信神。“败坏越深的人越不认识神的存在”，嘴上说的是要神呢，信神呢，可你相信神存在吗？神说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按你说了神一年也不在，因为在一年中你实行过一条真理吗？在一年中你问过自己吗？我这件事触犯神了吗？我这件事能经得住神鉴察吗？一年之中你也没给神留了一天，神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你是处处不在，你的言行举止不受到一点约束。可想而知，神来拯救人说什么呀？忍受了多大的屈辱，神来在地上就像来在猪圈，什么意思？因为你那个随地大小便太随便，厨房、炕上、地下，哪儿都是你的大小便，那不就是猪圈吗？你看教会里乱作一团，教会带领乱作一团，小区带领乱作一团，大区带领也是如此，你说还有哪个圣洁的地方呢？“什么是神，什么是信神，败坏越深的人越不认识神的存在，败坏越深的人的理智、见识越差。人抵挡神、悖逆神的根源都是因着人被撒但败坏了，因着撒但的败坏，人的良心麻木，道德败坏，思想腐朽，精神面貌落后。”对号了吧？一解剖以后你就看见了，人的良心麻木，“麻木”什么意思？没知觉了！解剖以后你说人有知觉吗？简直不是人，是畜生。道德败坏，思想腐朽，精神面貌落后，“精神面貌落后”什么意思？精神面貌就是你活出的形象，活出的形象怎么呀？弱智。弱智的表现是什么？弱智他吃不了饭，父母喂他，他吃不吃？他也不好好吃，那就叫弱智，他吃喝拉撒自理不了，这边喂着吃着，那边就拉了裤子，这就是弱智。咱看看带领做的是不是这样呢？喂你吃了，供应你生命进入了，你爱搭不理，你作了工作还得上边给你擦屁股，给你擦屁股起来还要咋呢？还要攻击，还要拆毁，这不是个标准的弱智吗？这就是“精神面貌落后。”“未经撒但败坏的人本是顺

服神的，本是听见神话就顺服的，本是理智、良心健全的，本是人性正常的。”什么是“人性正常”？今天告你说原子弹造成了，就是这个人恢复人样了，有了正常人性了，有了正常理智了，能顺服神了，能听神话了，就把这个人给你摆在面前，叫你看见，这就是个人，告诉你说了，你研究了吗？你不是研究这个人是怎么作成的，怎么变化成这样的，反过来还成了你们攻击的对象，还成了你们陷害的对象，这可恨不可恨？

“当人经撒但败坏之后，人原有的理智、原有的良心、原有的人性都麻木了，都被撒但破坏了，这样人对神的顺服、对神的爱也都失去了。”你说，这能谈得上爱吗？基本的尊重都没有，人和人相处还得要尊重呢！以诚相待。咱今天对造物的主、对神的经营计划如此的态度！“人的理智失常，人的性情都变成了畜生一样的性情”，这话不是骂人的吧！确确实实咱就是个畜生。因为什么是畜生呢？畜生有思想吗？畜生没有思想，畜生不讲道德，它也不讲见识，那就叫畜生。咱今天没有了思想，没有了道德，没有了认识，没有了理智，那就是完完整整的一个畜生。神说实在话，如果你作为一个人没有变化的话，神叫你下一辈子转成猪、转成马、转成羊，这不是合情合理吗？这个时候能喊神的公义了吧！各从其类，神太公义了。所以说，如果说你的道德、思想、见识恢复不了正常，你就知道了，你的归宿是什么呢？那就是畜生，转狗、转猪。所以说，神叫你下辈子转狗转猪，你同样能喊出神的公义来，神太公义了，神太大能了。“对神的悖逆越来越多、越来越重，但人还不知道也不认识，只是在一味地抵挡、一味地悖逆。”“一味”什么意思？转弯吗？说但是吗？在神身上神说过一句话，对神一点情感都没有，对神实行的是公义，一味地、一味地，你说吧！和超脱交通过多少次了，是不是一味地呢？黑枣，一味地，一个个的一味地，神话说了多少年了，一味地抵挡，一味地悖逆。“人性情的流露就是人的理智、见识、良心的发表，因着人的理智、见识都不健全，良心已麻木到了极处，因此人的性情也都是悖逆神的性情。”根据这话能看到什么呢？每一个人的言行举止，在你看他的时候是一种认识，在我这儿看又是一种认识，什么原因呢？人性情的流露

也就是人的理智、见识、良心的发表，你所做出来的这个事，你的言行举止，就是你的性情流露，你性情流露出来的，也就是说，人的理智、见识、良心，发表出来了。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的言行举止流露出来，就看到了你灵魂深处那个东西。你的言行举止在发表着你的败坏性情，你的言行举止在发表着你一味地抵挡神，一味地与神对抗。我之所以能看得见，是因为你的言行举止做出来了，人肉眼都能看得见，你说还问神吗？神也能看得见，撒但也能看得见。“人性情的流露就是人的理智、见识、良心的发表，因着人的理智、见识都不健全，良心已麻木到了极处，因此人的性情也都是悖逆神的性情。”因为什么说悖逆呢？理智、见识不健全了，缺失了，良心麻木了，麻木到了极处，不是一点麻木，是极处，还记得神说过的话，只要你有一口气，神就不放弃，是吧？（嗯。）这个气息指什么说的呢？是指你喘的这口气吗？（不是。）是指什么说的？灵，只要你的良心还没死，即使是你麻木到了极处，神也不会放弃，就你灵里这口气息还有那么点知觉，虽然麻木到了极处，只要你不死，神就不放弃，神是极大地拯救人。“不能改变人的理智、见识就谈不上性情变化，也谈不上合神心意。”这就是个根源，你从根源上变，你不从根源上变做出来的就是个外表。可真她交通的那些就是个外表、外皮，就是你现在变了那也是一个假象，克制，不是从根源上。“不能改变人的理智、见识就谈不上性情变化”，你要想性情变化，必须得从哪儿呢？（思想、道德、见识上。）哎，根源上变，神拯救人就是恢复人的理智，既然你性情没有变化那更谈不上合神心意了，源头就是错的那你怎么会有结果呢？就和咱们小时候念书做数学题，来一个连着的加减乘除，如果说一个数字错了，一个符号错了，最终结果是不是都是错的？（是。）一个地方错那整个都是错的，特别是根源上错了，那就更不用说了。“人的理智不健全就不能事奉神，理智不健全就不能合神使用。”为什么叫你恢复理智呢？咱今天经历了，能用你吗？理智不健全你就咋呢？什么都歪曲了，怎么可能合神使用呢？“正常的理智是指对神有顺服、有忠心，对神有渴慕，对神能绝对，对神有良心，是指对神一心一意而不故意抵挡。”什么是正常理智？回家照顾你孩子那不是理智，回家给你老公做饭不是理智，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又从根源说起，世上人说养儿防老是吧？（嗯。）这是不是你做人的一个理智呢？为什么养这孩子呢？你是为了防老。你既然是他孩子那你就得养他老，这就是个理

智。今天信神呢，根源你找见了，你是你父母生的，是你父母的吗？（不是。）那仅仅是借着那个肚腹。就好像玉米一样，那玉米是从地里长出来的，那玉米是地里的吗？你收到你家了吧！你看，玉米从地里长出来，你就知道收到你家，你也没有说把玉米全都倒到地里面当肥料。那神今天给了你个孩子，借着你的肚子生了一下就成了你的了，你说你霸道不霸道？你就是那玉米地，你孩子就是生出来的那颗玉米，这颗玉米没长成的时候在玉米地里那是你的，叫你享受享受，变绿了，光秃秃的土地长出绿油油的草，享受完了不是你的了，你还回来给了主家了。神今天就借着你这个黄土地，你本身也就是黄土捏的，就是黄土地，只不过是你种的是个植物，而神种的是个动物，对吧？所以说作为一个人，你的理智得正常，在你不成人的时候，是你还没成熟，那你离开了这个土地，那叫什么呢？夭折了，那就是嫩玉米不成熟。到十八了成熟了，可以离家了，那就交给神了，和你没关系了。“正常的理智是指对神有顺服、有忠心，对神有渴慕，对神能绝对，对神有良心”，因着你是神造的，就这个原因。要恢复理智就得对理智有个正常的认识，不能说“我得有理智啊，家里还有孩子，还有公公婆婆要养活啊！”那不叫理智。借下谁钱了，没有还完，因着没有还完我不尽本分了，他说他得有理智啊，那也不叫理智。“正常的理智是指对神有顺服、有忠心，对神有渴慕，对神能绝对，对神有良心，是指对神一心一意而不故意抵挡。不正常的理智就不是这样了，人经撒但败坏之后就对神产生观念，对神无忠心、不渴慕，更谈不上良心，故意抵挡神、论断神而且还背后谩骂神”，一个正常一个不正常，不正常的理智就不是这样了。人经败坏以后对神产生观念，咱昨天交通什么了呀？哭丧呢是吧？（嗯。）这个哭丧是干啥呢？这就是观念，这就失去了理智。咱把咱自己看成黄土地，对神没有忠心了，尽本分咋呀？“我就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才对，不然就不正常，我就委屈了，我就哭，我就上吊！”哪还有渴慕呢？没有渴慕，更谈不上良心了，他就不谈这个良心，他就不谈“我可是受造之物啊！是神‘种’的我啊！我可是神用土捏的！”这些都没有了，根本没有那一说。就你说的想不起来，能说是想不起来是吧？“怎么想不起来我是个受造之物呢？怎么想不起来我该敬拜神呢？我怎么就只想起我的面子呢。”故意抵挡神，你说咱哪个不是故意抵挡神呢？（嗯。）“论断神而且还背后谩骂神”，你说世上人哪个没谩骂神呢？你在背后讲理就是在谩骂神，产生观念

对神有误解那就是谩骂。“明知是神还背后论断”，信神的人，哪个不知道神是造物的主，人是受造之物，明明知道背后还咋呢？明知道神的主宰安排还要不服不满，“凭什么？为什么？给我安排这样的环境？”这就叫明知故犯，故意抵挡。“根本没有一点顺服的意思”，哪怕就说我肉体受到伤害了，我含着泪，难受点我去实行这条真理，一边哭一边实行真理，你这哭是什么呀？哭是放不下肉体，但是你放不下肉体还去实行真理，这是什么？有点顺服的意思，不是完全顺服。“我这心里难受，但我还不能不这样做。”是被迫的顺服神，不是用心的顺服神，不是爱神的顺服神，这是能有点顺服的意思。至于人家彼得是什么呢？爱神至极，人家是顺服的意思，是寻求该怎么去顺服神，最大程度的去满足神，用自己的所有去满足神。

“根本没有一点顺服的意思，只是一味地向神索取、向神要求。”咱以前给你们交通过，在教会你们有什么问题，家庭里边有什么肉体缠累，人与人之间打架了我给你们交通、解决这些问题是吧？以前解决过这些问题，现在呢？我就不给你解决了，为什么呀？那是作为一个正常人的理智该有的。今天解决的是你与神之间的关系，拔高了，再谈那些就是小儿科了，不搭理，不管那些了。“只是一味地向神索取”，那时候为什么给你们解决呢？是因为你愚昧无知不知道，我要给你阐明你那是对神的要求，你是受造之物不能向神索求。那时候你是向神索求，我是告你不能索求，现在我告你说不是不能索求，你还得献上，反过来还得和你要。那时候你和神要呢！我告诉你不对，你是受造之物不能和神要，今天我是告你说，你是神造的，你是要还神的，你是地里边的玉米，得还，档次不一样了，拔高一步了，以前是给你的，现在是索求的、收回的。所以以前是播种的，现在是收割的。“只是一味地向神索取、向神要求。这样的理智不正常的人还不能认识自己的卑鄙行为，还不能懊悔自己的悖逆行为。”就是你要想认识自己首先得干啥呢？恢复理智。如果你理智不正常，也就是你的思想、道德、见识依然是原来那种被撒但践踏的，你能认识自己吗？原来站在你的位置上你认识的一切都是对的。就昨天，那是谁说的，“他们说得都对，都有理啊！”他为什么有理？是因为你站在他一边说话

了，他就都有理，你站在神这边说他就都没理，这看你站在哪边说话呢？你要站在你是个受造之物的位置上来说话，那你敬拜神是理所应当的，把你献上所有是应当的。（嗯。）如果你要不把你放在一个受造之物的位置上，你要把你放在说“我是撒但的后裔，那我为什么要敬拜你造物的主呢？我是撒但的后裔啊！我应该敬拜谁？我应该满足肉体，我应该敬拜我的偶像、我的老公、我的妻子、我的孩子、我的肉体，这才对啊！因为他才是我的亲人，我是从他那边来的啊！”从根源上。所以你认为那个是对的，但我认为那都是不对的，因为我和你站的立场不一样，我站的神这边，你站在了撒但那边，你站了肉体那边。当你站到神这一边的时候，也可以说当你站在原有的位置上、一个受造之物的位置上的时候，你从哪儿来的你知道了，这些是不是都变了？所以说首先你得从思想上转变。不要把自己看成是唯我独尊，认为你是个人，你说你是堂堂的人，我说你是堂堂的蛆虫，粪土不如。“这样的理智不正常的人还不能认识自己的卑鄙行为，还不能懊悔自己的悖逆行为。若能认识自己的人还是理智稍稍恢复一点的人，越是悖逆神但还不能认识自己的人越是理智不健全的人。”你看理智不要说健全了，就说你理智发挥功用了没有？能不能认识下自己呢？你要是能认识自己、敢于认识自己，说明你这个人还有那么点良心，还有那么点意识，隐隐约约还知道你是个受造之物，这就是有点气息了，如果你根本就不认识自己，不承认是受造之物那就是死人。

每日神话301的交通2

神话：人败坏性情的流露的根源无非就是人麻木的良心、人恶毒的本性与人不健全的理智，若是人的良心与人的理智能恢复正常，在神面前就能成为合用的人了。只是因着人的良心一直处在麻木之中，人的理智从未健全而且越来越麻木，因此，人悖逆神的行为越来越多，甚至将耶稣钉在了十字架上，又将神末世道成的肉身弃绝在家门之外，将神的肉身定为罪，又将神的肉身看为卑贱。人若能有一点人性就不能这么残酷地对待神所道成的肉身，若有一点理智也不能这样狠毒地

对待神所道成的肉身，若真有一点良心也不能如此这样地“感谢”道成肉身的神。人活在神道成肉身的时代却不能感谢神赐给其这样好的机会，反而咒骂神的来到，或是对神道成肉身的事实一点不理会，似乎表示反对，似乎表示厌烦。不管人如何对待神的到来，总之，神一直在不厌其烦地作着他的工作，尽管人对他一点不欢迎，尽管人对他一味地提出要求。人的性情已恶毒到极处，人的理智已麻木到极处，人的良心已经全部被那恶者践踏，早已不是原来的良心了。人不仅不能感谢道成肉身的神赐给人类如此多的生命、如此多的恩典，反而因着神赐给人的真理而对神产生厌憎，因着人对真理并不感兴趣，所以人对神也产生了厌憎之感。人不仅不能为道成肉身的神舍命，反而从他身上“挤油水”，向神索取高于人自己给神几十倍的利息。如此的良心、如此的理智人还不以为然，还认为自己为神花费得太多，而神赐给他的太少。有的人给我一碗水便伸手索取两碗牛奶的金币，我在其室借宿一晚便索取超过这几倍的住宿费，就你们这样的人性、就你们这样的良心还想得生命？真是卑鄙的小人！人这样的人性、这样的良心才导致道成肉身的神各处飘零，无有寄居之处。若真是有良心、有人性的人，别说道成肉身的神作了如此多的工作，就是他不作什么工作人也该敬拜他，也该一心一意地事奉他，这是理智健全的人该做的，是人的本分。多数人事奉神还讲条件，他不管是神还是人，他只管讲自己的条件，只管追求达到自己的欲望。你们给我做饭要厨师费，给我跑路要跑路费，为我作工要作工费，给我洗衣要洗衣费，供应教会要补身体的营养费，说话的要说话费，发书的要发书费，写字的要写字费，甚至我对付过的人还冲我要补偿费，打发回家的人还要名誉费，不结婚的人还冲我要嫁妆费、年轻费，杀鸡的要杀鸡费，炒菜的要炒菜费，烧汤的要烧汤费……这些就是你们高尚而又伟大的人性，是你们那温暖的良心支配你们做的事，你们的理智在哪里？你们的人性在哪里？告诉你们！若你们这样下去我是不会再作工在你们中间的，我是不会对着一班衣冠禽兽作工作的，我是不会就这样为着你们这样一班人面兽心的人而受苦的，我是不会为着这样一班毫无拯救余地的畜生而忍耐的。我向你们背转之日就是你们死亡之日，是黑暗临到你们之日，是光明弃绝你们之日，告诉你们！我是不会向你们这样一班连畜生都不如的人大发慈悲的，我说话作事有我的分寸，就你们如此的人性、就你们如此的良心我是不会作更多的工作的，因为你

们太没有良心了，你们伤我心太多了，你们的卑鄙行为太让我恶心了！如此没有人性的人、如此没有良心的人是永远也没有蒙拯救的机会了，我是不会拯救这样的狼心狗肺的人的。当我的日子来到之时，我要将我那焚烧之火永远地倾倒在这些曾经惹我大发烈怒的悖逆之子的身上，将我永远的惩罚降在这些曾经谩骂我、曾经弃绝我的畜生身上，将我的忿怒之火永远地焚烧在那些曾与我同吃同住但又不相信我、污辱我、背叛我的逆子身上。我要将所有的触及我忿怒的人都扔在我的惩罚之中，将我全部的忿怒都倾倒给这些曾想与我平起平坐但从未敬拜我、顺服我的兽身上，将我击打人的杖放在那些曾享受我口之言的奥秘、曾享受我看顾、曾与我争夺物质享受的畜类身上，我是不会饶恕任何一个争夺我地位的人的，我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与我争吃争穿的人的。你们现在都平安无事，你们现在都得寸进尺地向我索取，当忿怒的日子来到之时你们就再也不会向我索取了，那时我让你们都尽情地“享受”，我让你们都嘴巴啃泥，你们永世都不得翻身！这些账我迟早都要“偿还”与你们的，我希望你们都能耐心地等待这一天的到来。（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性情不变化就是与神为敌》）

文婷先交通吧！（“人败坏性情的流露的根源无非就是人麻木的良心、人恶毒的本性与人不健全的理智，若是人的良心与人的理智能恢复正常，在神面前就能成为合用的人了。”这段话对照自己，才看到自己的真面目，在神话上根本就没有一点理智，没有一点良心。现在才能对上实际给我交通的说“你太自私了！”，才能认识到确实是我太自私了，当初她揭露我太自私的时候，我心里特别反抗，觉得“我都这样了，你还说我自私啊？”，觉得自己里面根本就没有个衡量标准，特别麻木，她帮助我、扶持我、揭露我内心的黑暗面，灵魂深处的东西的时候，我麻木得都听不懂，所以她揭露的时候我听不明白，不知道她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她给我交通就是，一次次地叫你出来，一次次地给你交通，你就是不出来，当她这样给我交通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想：“你还给我一次次地交通呢！”就那天晚上我跟老师在那儿其实就是控告她，抓她把柄，里面只为自己辩解，觉得“我就没有听明白啊，我又不是不出来啊，你看你说一下我就出来了，我还主动出来呢！”就

觉得自己还是特别好，就在那里邀功，“我走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你多会儿叫我我不出来呢？”里面就是啥呢？就想把她打倒！她就不能去揭露我、对付我了，说都不能说一下，她在那里说一下，我就给她打回去，甚至就用哭来要挟她。看了这些话以后才给自己对上号了，确实是一次次地给我交通出来，给了我托付给了我本分，你也没有说不让我回家啊，就是自己的良心已经麻木得没有知觉了。就觉得好像她每天给我布置的作业似的，她布置下我来完成，她不给我布置我也不用去做，麻木得根本没有良心，没有觉得说这是我的本分，这是我应该做的。其实心里头也有知觉，她不是一点知觉都没有，确实就是那个自私卑鄙支配着，心里只有自己的心爱之物，只有自己的宠物，根本就没心思搭理本分，根本就没心思搭理神家利益。就看见自己作下这个恶，这个时候才感觉到：我的的确确就是一个畜生，根本没有一点良心！当她交通让我接这个托付的时候，自己心里对她就是一种敌视、仇恨，其实心里也知道她在我身上的良苦用心，能感觉到，不是一点知觉都没有，就是只要一涉及到我的肉体利益我就对她发出攻击，甚至在老师那里去控告她，告她的状。其实那天晚上老师说，我告实际的状的时候，我还不承认，在老师面前一个劲地辩解，我说我又没告她的状，那不是你问我的时候我说了一下吗？大红龙就是不允许你说话，你一说话、一揭露它的真面目它就割断你的喉咙、打掉你的牙！自己对老师、对实际表现出来的就是那样，根本没有一点理智、良心，也没有道德标准，我的那个道德标准就是那个孩子，那个孩子就是我的道德标准。你只要不侵犯我，不要把那个孩子放回家里，不侵犯我的那点小私心，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只要你侵犯到我这点，我就跟你翻脸、要挟，就给你倒打一耙，抓你把柄！就是当接着这个工作的时候，因着自己追求肉体的东西破灭了，其实自己心里也有圣灵那个感动和开启，也知道自己的使命，里面不知道多少次也特别受感动，知道我是从神来的，我该还报神的这份救恩，我该担当起我的使命和托付，好多次里面也有那种心志，就觉得我也愿意照着实际那个方向去追求。）

平平呢？（看到自己以往就是，反正我要得，今天信神就是能得的时候我就愿意去付出。从信神开始就是像神话说的脱撒但毒素，我要不脱撒但毒素就得不到福了，我就啥都不管，就是你们说我、骂我，甚至我爸妈奔丧我都能不去，因为我追求的就是得福。可是后来反省自己这一路走来，当一隔离的时候，哎呀，得不上福了，马上跟神就叫嚣、对抗，我不信你了。借着昨天老师解剖了我以后，晚上我才真正的反省，我说：神啊，到底我是个什么东西呢？说我维护脸面吧，有的时候我也能豁出去啊，为什么我就总是实行不出来？回想自己在配合工作的时候，反正涉及到神家利益的时候，好像是与我无关，我现在看出来了，明显的我能说一下就说一下，好像你说那就是靠了你了，心里根本就没有这负担。昨天晚上我说神啊，到底是咋回事啊，我也不愿意这样干，怎么总是这样呢？后来在反省的时候一下才想到，哦，原来我就是自私卑鄙，“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就是涉及到我自己的利益，我才想到什么呢？好像是你们交通实际能走出来，我也能走出来啊！我家里啥都能放下啊！因为什么呢？实际是维护神的作工，而我是要得呢，不尽本分就得不到，尽本分就能得到，所以家里的什么事都能放开。说实话其实对自己的家人、父母都没有爱，对自己的孩子也没有那种爱，就是为我自己一个人活，我就是自私的。甚至那天他们就说，我女儿小时候丢了我自己都能睡觉，就是自私卑鄙，这个撒但的东西把我苦害的。我自己都认识不到，信神还一直以为自己要撇能撇、要舍能舍，所以就当成了资本，一到不合我意的时候，一到神摆设环境的时候就跟神叫嚣、打官司。上一次老师解剖我的时候，我只是字面上认识了一下，“我就是受造之物”，根本没有认识到我本性实质里是什么东西支配我能跟神叫嚣、打官司。其实刚开始那四五天，我心里背叛神的意念就出来了。就觉得我该死了，我还是回家吧，没有福气我还是回家，我等死吧。我肉体该享受享受呢，其实里面就是这个想法，又害怕受惩罚，那个东西支配我，在那儿不敢推脱，不敢回家。四五天以后又祷告的时候，想起神话说你就是一把土，我说我就是一把土，其实没有认识到我本性实质里到底什么东西支配我要背叛，一不合我意我就想背叛，一不合我意我就想离开。）

“人败坏性情的流露的根源无非就是人麻木的良心、人恶毒的本性与人不健全的理智，若是人的良心与人的理智能恢复正常，在神面前就能成为合用的人了。”一句话把什么是合用的人给你说了。人败坏性情的流露的根源无非，“无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唯一的，就这个东西，再没有其它的了。无非就是人麻木的良心，无非，就这一个东西，麻木的良心，良心麻木了，可以说没良心了，解剖以后你看，个个都是什么呢？没良心。因为你是受造之物，你不知道该敬拜造物的主，这就是没良心。人恶毒的本性，恶、毒，不仅是说麻木没良心。照顾孩子，有的孩子没良心，不给你父母吃穿，不养老，这是没良心。人恶毒的本性，怎么就恶毒呢？他不仅不孝敬父母，反过来他还要和你围攻，还要向你索取，这是逆子是吧！父母老了没钱了，老了供你长大成人了就行了，给你娶媳妇就行了。我们那边有个人赌博没钱了，拿着土枪指着他爹的脑袋，你给不给？拿枪指着问他要钱。咱每天看新闻呢，因为打游戏把父母撵出去的、打伤的、杀了的是不是都有？这是什么人？恶！不仅是说麻木的良心、恶毒的本性与人不健全的理智。不健全，反过来咱再看，今天的咱呢？咱所做的什么呢？麻木的良心，你在神家尽本分有良心吗？没良心吧！恶毒呢？看到恶毒的本性了吗？看到什么了？为撒但吊丧呢，是吧！甚至还搞个人经营呢，太恶毒了！你麻木一点，不敬拜造物的主，不尽本分就够意思了，还要控告、谩骂、讲理，恶毒！在你看来“对啊！是啊！照顾孩子不应该吗？”在周围人看着也对，也感觉确实是难处，可是你站在个人利益上边，你就控告、攻击。就和赌博、打游戏一样，“我没钱花了，你当父母的不应该给我吗？”他的同伙是不是也这样认为呢？他同伙也是这样认为的，也应该，只有谁不这样认为？他父母觉得不应该，有理智的人，理智健全的人、正常的人觉得不应该。“若是人的良心与人的理智能恢复正常”，“若”是什么意思？打了个比喻是吧？（嗯。）倘若能行，倘若，谁说这句话了？尼尼微城，倘若能行神收回他的承诺，未必不可。倘若，就是他自己想的，自己认为的，很有可能神就把这个收回了。今天你不是尼尼微城的人，尼尼微城的人是自己揣摩的、想的，所以他放下了手中的强暴，远离了恶道，神今天是明明白白和你说了，“若是人的良心与人的理智能恢复正常，在神面前就能成为合用的人了。”一旦你能把这个东西放下，那不仅是蒙拯救了，还咋呢？合神使用了，你成了事奉神的人了。那今天你再看，原子弹摆在

你面前了，该研究了吧！原子弹是不是把这句话给你呈现出来了？她原来是不是也是败坏性情呢？败坏性情的根源无非就是麻木的良心。你说她良心原来麻木不麻木？到这儿了说建造国度呢，现在能不能看到什么是建造国度了？什么是国度？神的国度，在神话掌权的地方，就是神的国度。撒但掌权的地方那就是撒但的国、世界的国，列国砸得粉碎是指什么？撒但掌权的地方都给他砸得粉碎了。今天揭露解剖你们这五个八个人，你这五个八个人就是撒但的国，砸得粉碎了。神的国度降临在地上了，就是神的话在地上有人能实行了，有人能顺服神了，神的话在人身上落实了，有了实际了，国度降临了。

什么是建造国度呢？就是建造你的心，建造神话在你身上能作王掌权的过程就是建造国度，等你的良心发挥功用了，恢复原有的理智了，能敬拜神了，这就是国度建造了。我在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把你招在了神面前让你看清了你是受造之物，应该敬拜造物的主这个过程，这就是建造国度！当神话在你身上能作王掌权了，这国度就成了，国度就降临在地上了。你呢？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了你就进国度了，神话在你身上不能作王掌权那你就不是国度里的人。国度怎么进呢？就这么进的。你看实际是怎么进国度呢？“人麻木的良心、人恶毒的本性”，麻木的良心，在外边奔波了十几二十年，她的良心何在？她为着谁奔波？为着自己的地位。外边名誉上是为着神，实际上奔波还为着什么？自己的虚荣脸面，搞自己的经营，根据她在作工中的流露给她解剖出来，她的良心不是在完成一个受造之物该做的，她在搞着她的经营，这就是她的掺杂，是借着神的经营计划搞着个人的经营。神利用她可取的部分，赐给她不足的部分，在作工中那就是个利用，再加上圣灵作工，然后把神的作工给扩展出去。给扩展出去了，可是因为你良心太麻木，在这几年的作工中心就没有醒来，还在沉睡之中，作工结束了你依然还是你原有的东西，没有唤醒。恶毒的本性，你嘴上说你是效力者，效完力就完了，可是呢，你作完工作以后你还想过来领个奖赏，还想叫夸你一下，不给你的时候你就咋呀？回家了，不干了，恶毒不恶毒？这就是恶毒。人不健全的理智，你的理智不健全，你受造之物该怎么做？应该顺服神，为神作工，没有任

何要求，没有任何条件，你有了条件、有了要求这就是理智不正常。“若是人的良心与人的理智能恢复正常”，你要叫他良心和理智恢复正常该怎么办呢？你就得给他揭穿，告他说怎么回事，你该有什么样的良心。就像教导孩子们呢，孩子不懂事，父母是孩子的启蒙老师，孩子将来懂事不懂事你父母是个关键，就要教育他，有的孩子能听懂、有的孩子听不懂，有良心的就能唤醒，没有良心就唤不醒。实际她能够听，能够寻求，能够知道就变，你变那就不一样了。“若是人的良心与人的理智能恢复正常”，良心、理智恢复正常，怎么恢复正常呢？她在外边再做多少工，回来我告她什么？你就是扫罗，大卫把你杀了也应该，为什么呢？因为你良心理智没有恢复正常，不配称为人，你就是效力的，你就是当牛当马，杀了你也对！她听了这话难受不难受？她受多少苦多少累回来是为了得奖赏，这得不到奖赏就罢了，最后你还告我说杀了我也对！在这个环境里边她没有撂挑子，没有消极，没有背叛，含着眼泪还得尽本分，本分不能停止，不能有掺杂，这是不是就恢复了良心呢？“我不管我的前途命运如何，不管我心里再怎么痛苦，我的本分不能放下，我含着眼泪也得尽这个本分，不能叫神家受到亏损。”咱今天的良心理智呢？发挥功用了吗？不要说良心、理智了，就说良心，修理对付你了，你的本分不做了，撂挑子了，不仅是撂挑子，还要拆毁还要报复，这就太恶毒了。实际她没有报复，也没有撂挑子，而是咋呢？在尽着她的本分的同时在寻求着自己的悖逆行为，在逐步的熬炼中看见自己走的是保罗的路。告诉你说你是保罗来世，说你是保罗来世意味着什么？你的灵就是保罗，你就是保罗来了，保罗有结局吗？保罗是敌基督，没有结局了。告你说没有结局了，你还尽不尽本分吧！她还得继续尽本分。理智，你的理智恢复了，我就是保罗我也该尽本分，只不过是我知道我是保罗了我不做保罗，我看彼得的路怎么走。她能够寻求彼得的路怎么走，而不是活在保罗的性情里边，你说我是保罗我就不干了，这就是“倘若”，倘若能行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神收回成命，未必不可。“若是人的良心与人的理智能恢复正常，在神面前就能成为合用的人了。”她怎么走过来的，原子弹怎么造成的，摆在你面前，叫你跟着她走。“只是因着人的良心一直处在麻木之中，人的理智从未健全而且越来越麻木，因此，人悖逆神的行为越来越多”，一开始我说超脱我怎么对待你呢？我怎么看你呢？我说你给我当老师呢。结果第一次解剖你假谦卑，你

没有从假谦卑里出来，你把假谦卑当成一种享受，当成一种资本，你不仅不去背叛它，你还咋呢？还扩大它。我说，你扭伤腿了，神管教你了，管教你了你不是从里边去认识，恨恶自己，反而有了功了，摆开架子了，享受开了，成了有功之臣了。一直处在麻木之中，一次又一次处在麻木之中，我给你都交通了、揭露了，你还是如此的麻木。“人的理智从未健全而且越来越麻木”，理智，我说咱们做知心人啊，我和你交个心行吗？我说你太诡诈了，交个心就这么难？说了一次又一次咱都不能交心，不能坦诚做人。祭司弟兄交通说什么呢？同样是一块石头，如果你这个石头是透明的，这是什么？宝石。如果你这个石头是不透明的，还是硬的，这就是什么呢？顽石。如果再发出臭气来，那就是什么呢？茅坑石，又硬又臭。那你计划做什么石呢？计划做茅坑石？一直和你说，咱能交心吗？能说实在话吗？我给你说的是不是都是透明的啊？你和别人不透明，和我能不能做个透明人啊？不愿意做宝石，就愿意做顽石，这理智越来越不健全了。“因此，人悖逆神的行为越来越多”，你看超脱，悖逆越来越多，黑枣，不解剖还罢，越解剖越多，因为什么呢？你解剖我了，我记下仇了，记下仇了我就要报复了，良心没有发挥功用，什么发挥功用了，撒但的败坏性情发挥功用了。

“甚至将耶稣钉在了十字架上，又将神末世道成的肉身弃绝在家门之外，将神的肉身定为罪，又将神的肉身看为卑贱。”你说你是不是把神钉在十字架上了？神说把神钉在十字架上的单指宗教界法利赛人吗？你不是最佳演员吗？看见了没有？平平，怎么是把神钉在十字架上呢？你把神钉在十字架上没有？不接受神的救恩就是把神钉在十字架上，不把神话当神话待就是把神钉在十字架上，弃绝神的救恩了。“又将神末世道成的肉身弃绝在家门之外”，神话和你说了几十年，我和你交通了多少，你实行一句话了吗？我告你说神喜欢诚实人，你做诚实人了吗？你做透明人了吗？你把神拒之门外，将神的肉身定为罪，怎么定为罪呢？你用你的邪恶思想来衡量神，不承认他是救恩，而是把他当作仇视之物。我叫你做个透明人，让你和我交心，老害怕我抓了你的把柄？看到你的丑相？怕啥呢？你的丑相能掩盖得住吗？把神当

成对立面。“又将神的肉身看为卑贱。”这个话承认吗？怎么承认的？（SJ：揭露解剖不当一回事。）不当一回事，把神看为卑贱。和你说了一次又一次，揭露解剖、修理对付，圣灵作工作在你身上，理睬都不理睬，轻慢，看为卑贱。你是把神的肉身看为卑贱，就是把神的话看为卑贱。如果神在天空中和你说句话，是这个效果吗？（不是。）小小的一个粪土、蛆虫，一个受造之物对造物的主是如此的态度，你说神怎么忍受呢？人吃了熊心豹子胆了，这不只是豹子胆，比豹子胆大多了。“人若能有一点人性就不能这么残酷地对待神所道成的肉身，若有一点理智也不能这样狠毒地对待神所道成的肉身，若真有一点良心也不能如此这样地‘感谢’道成肉身的神。”感谢带引号，太残忍了吧？就我和你交通了多少，你就是这样地感谢我的，超脱就是这样回报我的，黑枣又是这样回报我的。几次三番地揭露解剖你，我是为了帮助拯救你，他们多少人在等待着说来解剖解剖我吧！我没有解剖他们，可我解剖刑罚你，这么对待你是最真实的爱，结果你是这样对待我的，你拆我的台，你就这样地感谢我？“太感谢我了！”“人活在神道成肉身的时代却不能感谢神赐给其这样好的机会，反而咒骂神的来到，或是对神道成肉身的事实一点不理会，似乎表示反对，似乎表示厌烦。”咱就不是似乎了，是实实在在的，做在前边就是反对、厌烦、咒骂，咱不仅是咒骂了，也做出事来了，直接拆毁了。“不管人如何对待神的到来，总之，神一直在不厌其烦地作着他的工作，尽管人对他一点不欢迎，尽管人对他一味地提出要求。”你说吧，我不管你怎么对待我，不管你在下边怎么拆毁、不作工，我一心就是想帮助、扶持你，我一心就是想把你带到正轨，我一心就是想让神话能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一心就想着把你带入国度。可你呢？你不进国度，你还站在国度门口拦阻住不叫任何人进去，你说恶毒不恶毒？你不配合我的工作也就罢了，你还搞着拆毁，工作安排下达不下去。“神一直在不厌其烦地作着他的工作，尽管人对他一点不欢迎，尽管人对他一味地提出要求。人的性情已恶毒到极处，人的理智已麻木到极处，人的良心已经全部被那恶者践踏”，没有一点可取的地方了，全部被践踏。早已不是原来的良心了，成了啥了？狼心狗肺了。“人不仅不能感谢道成肉身的神赐给人类如此多的生命、如此多的恩典，反而因着神赐给人的真理而对神产生厌憎”，怎么对神厌憎？怎么起来反抗的？还不就是因为我揭露解剖你、修理对付你嘛！实际抓工作了嘛！如果实际不抓工

作，叫你享受地位之福你还反抗吗？那你肯定是溜须拍马。还记得黑枣给实际怎么写信的吗？“您、您、您”，你也说过这话是吧？“您、您、您”什么意思？那也是溜须拍马的一种表现。（嗯。）什么是“您”呢？您老人家！习近平来了，习大大来了，你说做的什么事呢？黑枣写的什么呀？对实际不称实际了，称实际为长子，长子说了，长子怎么了，张口闭口就是长子，让人听着别扭。我告你说实际走的是长子的路，谁见证她直接就是长子？她现在正在成全的路上，你说的这个长子里面流露出来什么东西呢？一个是溜须，一个是阿谀、讽刺你，你不是长子吗，我叫你长子，一说长子说的，“我看你长子说的什么话，我看你长子说出来的是真理吗，我看你长子说的话下边他们都听你的吗，我拿你长子的身份我看他们谁敢不听！他们听了的话，我看他们信的是你的地位，你作工是凭长子的地位作工的，你以为是凭真理？”“反而因着神赐给人的真理而对神产生厌憎”，为什么产生厌憎呢？你神给我的是真理，可我今天看什么呢？你真理一来了就剥夺了我的肉体了，我就没有家庭了，你说我不厌憎能行吗？不恨恶能行吗？你说你抓工作呢，你叫我好好尽本分呢，我用这个时间好好尽本分，我家里边谁管啊？你太邪恶了，只想在神家尽着本分，不能叫肉体受任何损失，还要得着神的祝福与恩典。“所以人对神也产生了厌憎之感。人不仅不能为道成肉身的神舍命，反而从他身上‘挤油水’”，刚才咱举了个例子是吧，上班呢，在世界上上班八个小时，在神家呢？你能上够八个小时吗？四个小时，六个小时，算不上六个小时吧，上四个小时都是发埋怨呢！“向神索取高于人自己给神几十倍的利息”，咱就不要说你上八个小时、六小时了，你就上八小时，上十二个小时，你作的是些什么工？不要说你还应付糊弄搞欺骗，就是你好好作工，你尽心、尽意、尽力了，你就是尽上你的所能了你能做个啥？你有几两重？你就是全部用上做上，你也作不了多大工作啊！可你得到了什么？极重无比的恩待啊！永生，什么能换来呢？不说永生，给你一千年的剩存，拿什么能得到呢？所以说，几十倍的利息。来，你说吧，让你当带领在你心目中你想什么？想的是神在灾难中把你惩罚就惩罚了？想不想这回事？不想吧！你想的我是效力的，一千年？不会吧，你想的是什么？你想的最少是剩存下来，再准确一点，我剩存下来现在还是带领，到时候最起码不是千夫长还不是个百夫长？我还不是个带领？你说野心大不大？“向神索取高于人自己给神几

十倍的利息。如此的良心、如此的理智人还不以为然，还认为自己为神花费得太多，而神赐给他的太少。有的人给我一碗水便伸手索取两碗牛奶的金币，我在其室借宿一晚便索取超过这几倍的住宿费，就你们这样的人性、就你们这样的良心还想得生命？”“就你们这样的良心还想得生命？”就这样的带领工人作这样的工作？我说我来这儿作工了，找个家吧，家找不下，还想得永生？还想在国度里作王掌权？结果来这里一个作工的家都没有，我来这儿了没有一个家，神来了就有了？神来了没有枕头之地，你想进国度里边作王掌权，你说这野心是何等之大呢？我就不相信在这地方找不下一个家，找不下家是什么原因呢？都是信神的人，都是想在国度里剩存下来的人，最起码他们想活一千年吧？想大难不死吧？我就不相信没有一个想大难不死的人叫他接待两天他都不接待，你信这话吗？他就租个宾馆也要去接待。咱不要说你信神了，我去大街上，我说给你一千年寿命，你给我什么呢？我要求不高，我到你家过一年，给不给？（给一套房！）就我出上钱给你住宾馆，你住几天，来这儿不是说没家，是抢着要你呢！如果说你就不去作工的话，如果你站在肉体利益上说话的话，你站在神的对立面说话的话，那就不一样了。神啊，你只能赐福于我，不能向我索取，你来了你就剥夺我的呢，家是我的，孩子是我的，老公是我的，什么是你神的呢？你为什么要住我房子呢？那是我辛苦赚来的，你只能给我生命，你要和我要一点不行。太自私卑鄙了！如果你带领工人是这样的观点，你要想给神找个住的家，你说可能吗？这就和卖土豆一样，你这一关都过不去，你说到教会里边他们能买吗？不可能的。你在这儿卡住了，你这就是个阀门，你这个阀门不开，水流不进去，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就是咱的带领工人。神怎么说的呀？如果一个教会里边带领工人没有圣灵作工，这个地方怎么呀？埋葬死亡，这个阀门打不开，如果这个阀门打开了，这个带领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这个带领是追求真理的，他就能带领弟兄姊妹进国度。如果他不追求真理，如果他是敌基督，他是与神对抗的，那这个地方别想救出一个人来。所以说，如果说这边这个带领是习近平，你说你能来这边找上一个接待家吗？你找上个接待家百分之百把你杀死不行，驱赶还驱赶不开你呢，你还来了，是吧？你要叫我在这儿当带领，我坐的就是地位之福，我就是独裁，你要是当带领你不要来，我是这儿的王，你来这里没位置，没房子，没有接待处，所以说有家也不能给你留，给

你留了我的地位不保！实情是不是这样？（是。）如果你真把我看成是你的救星，把神看成是救星，“你要来了啊就把救恩带来了，你要来了啊就把福分赐给我了，我就能够永存了，就能剩存下来了。”不要说接待家、弟兄姊妹家，就把你家卖了你也来接待。可是呢，你自己观点扭转不过来，不要说卖你家了，你家的猪猫都不能动，这是实在话！“我接待只能是叫弟兄姊妹接待，叫我带领做接待，我自己还顾不了呢，我全家信没有收入，那你神给我个半家信，叫我老公出去挣钱去，我来接待。”那你说半家信能接待了吗？半家信有足够的理由，“神，你怎么不给我个全家信呢，半家信老公不让我接待，你给我安排个半家信又叫我接待呢，可能吗？不是我不爱神，是你给我的老公不行。”半家也不行，全家也不行，如果你的思想观点对的话，你是个人的话，你觉得你是个受造之物的话，有我的地方就有你神的地方，没有我的地方也得有神的地方！神你是在外到处漂流呢是吧？神你不来我家住来，你在外边作工也不没办法住在我家，那我就卖了我全家，你去哪儿我去哪儿，我给你租旅馆住去！”行不行？马大能不能做到这一点？（能。）马大能做到，可是呢，咱连马大都不如！你说说这人黑暗到什么程度呢，太邪恶了！白日做梦啊，你想向神索求多大的祝福，想享永生还想做官，反过来你自己连根毫毛都不愿意献上，我看下一回你这边有地方没地方。超脱，这边有地方吗？（有。）能找下吗？（多呢。）不要说大话，我看你下回有没有。如果我去教会转他三天我这样交通，你说我没有接待家？可能吗？十年八年二十年都有，他敢叫你走吗？神说了，此人勿动，神要在这个地方降下灾难，如果这个人在这儿，神能降下灾难吗？那你说你接待不接待吧，神要给这个地方降下灾难，神要把这个人救出去再降灾，好了，等你什么时候把人赶出去了灾难降下。那你赶吧，我不相信你和任何人去交通这句话没有一个人不接待的，可是到了你们这儿都是难题，连个接待家都没有。他是带领工人，为什么这儿没有接待家？他是什么人他就想着别人也是什么人，他是什么也不想献上，他想着人家别人也是什么也不想献上，他这一关过不去他觉得别人这一关也过不去，所以下边也就行不通了，没有了。咱就不要说其它的，就不要说国度建造了，就说教会建造时期，缺一个接待家吗？（不缺。）教会咋呢？人家不说把家拿出来搞接待，人家带上钱去外边租上房子搞接待，可是我来你这儿听过这句话吗？哎呀，发愁呢，一说找接待

家，愁得直摇头，抓耳挠腮，是人吗？这是带领吗？这不是带领，这是敌基督带领，神仇敌的带领，这是带领着什么呢？百万天使的天使长。你不是说带领着带领欢迎我的到来，欢迎神的到来。你看到我这儿什么也不是难题吧？（嗯。）话语成就一切。可你们这儿呢？什么成就一切？你们是有钱能使鬼推磨，我们没钱，所以说没房。

“就你们这样的人性、就你们这样的良心还想得生命？”还想得生命？能吗？“真是卑鄙的小人！人这样的人性、这样的良心才导致道成肉身的神各处飘零，无有寄居之处。”可怜不可怜？“无有寄居之处”，还不是定居，寄居都不行啊，都是所多玛啊！咱当带领的不是罗得，当带领的是所多玛城的人，你来这儿寄居是什么呢？是来做官的？让所有人来苦害他。这就是说，来这儿我寄居不上，为什么呢？是因为你是做官，你来做了我的官了，所以说你不能来这儿寄居，你寄居都不行，更不要说定居了。我是计划着来这儿定居的是吧，国度要降临在地上，你连寄居都不行。“若真是有良心、有人性的人，别说道成肉身的神作了如此多的工作，就是他不作什么工作人也该敬拜他，也该一心一意地事奉他，这是理智健全的人该做的，是人的本分。”我想起神交通的一句话，神说在中国大红龙国家被追捕，神听到风声不对赶紧跑了，跑到一个姊妹家，姊妹问：“你怎么到我这儿来了呢？”“呀，人家大红龙追捕呢！”“哦，原来你是神，还受大红龙追捕，你还得我保护你呢啊！”这是神，我今天来是干啥呢？是给你来交通、讲道的，我是来供应你生命的，我是来带你进国度的，你告我说没有接待家，我是来赐给你生命的，我是拿着大礼来的，你告我说没有接待家，什么意思？“你放下礼赶紧走吧，我只要礼不要人！”神说什么呢？就不要说我拿礼了，就不要说我赐给你生命了，就哪天大红龙追捕我呢，我没有枕头之地了，来给我找个接待家吧，有吗？（没有。）更不可能了！这将来可就是事实，摆在你面前了，我的音频发出去了，大红龙追捕那是必然的，我是个什么呢？逃犯？我注定是个逃犯，总有一天我把我所有的都倒给你，我也没真理了。我来了说给我找个接待家吧，行不行啊？超脱，能给我找个接待家吗？（能行。）我是逃犯，我也没真理了，我把我的金银财宝都给你了，我也没用了，我看你怎

么给我找接待家？现在说能行，真正成逃犯了，还能行吗！又想起超脱见了交警了，赶紧放下三轮就跑。（往事不堪回首。）不堪回首，还叫你保护我这个逃犯，你都不知道跑到哪儿了。下回来了我看看有没有接待家，早就说要来呢，因为什么来不了呢，因为这儿没有接待家，这就是咱带领工人作的工作，还不如没带领呢。我记得当初我出来作工的时候，我到处连转一个礼拜，一个月都转过了，一个地方转他三天，那时候聚大会，我去哪儿都有接待家，那时候没有带领，现在有了带领了连接待家也没有了。为什么呢？各个地方都有了诸侯了，还要你来吗？你就太多余了，你来了是不是要侵占我的王国呢？“多数人事奉神还讲条件，他不管是神还是人，他只管讲自己的条件，只管追求达到自己的欲望。”这就是吊丧了，是吧！（嗯。）只管讲自己的欲望。“你们给我做饭要厨师费，给我跑路要跑路费，为我作工要作工费，给我洗衣要洗衣费，供应教会要补身体的营养费，说话的要说话费，发书的要发书费，写字的要写字费，甚至我对付过的人还冲我要补偿费”，黑枣就是要补偿费是吧？“打发回家的人还要名誉费，不结婚的人还冲我要嫁妆费、年轻费，杀鸡的要杀鸡费，炒菜的要炒菜费，烧汤的要烧汤费”，神说这句话的时候，你们感觉是不是有点冤屈呢？超脱说什么了？我什么时候要过烧汤费啊，我也没有要过嫁妆费啊，超脱要过没有？（要过。）要过，怎么要的呢？我听听。（该跑的路跑了，该打的仗打了，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你还要冠冕呢，超脱为什么要嫁妆费呢？为什么我揭露解剖了她，她不悔改呢？（把悖逆当资本了。）她为什么会把悖逆当成资本呢？文婷，为什么？（全身心花费。）全身心花费了，“我把青春献上了，我把婚姻献上了，你神就这样对待我？就因为我这么一点悖逆你就不要我了？你也太小气了吧！神的大爱，你弟兄说成啥了，把神说得那么小气，可能吗？神就因为这个不搭理我、不拯救我了？我为神跑路，我为神献上青春，献上婚姻，献上所有，我已经一无所有了，你神还能不要我？就因为有个这，神就不要我了？”小白为什么这样？小白不就是这话？“我就一点不顺服就不行了？”超脱，“我就这么一点悖逆就不行了？我倒要看看，我倒要给你弟兄见证一下，你看，我悖逆了，我就这样做，你看神要不要我，我给你站一个见证！”所以超脱她就觉得这些败坏不为过，不感觉害怕。她用青春费、婚嫁费补到这个上边，拉平了，我可以进你的国度了！我不是欠债的。她和神搞交易、搞交

换，我拿上这点付出来补足这些不足，拉平了。“这些就是你们高尚而又伟大的人性，是你们那温暖的良心支配你们做的事，你们的理智在哪里？你们的人性在哪里？告诉你们！若你们这样下去我是不会再作工在你们中间的，我是不会对着一班衣冠禽兽作工作的，我是不会就这样为着你们这样一班人面兽心的人而受苦的，我是不会为着这样一班毫无拯救余地的畜生而忍耐的。”我苦口婆心，我的忍耐是有限的，神的作工是有期限的，神在计划毁灭全人类的时候，到实施毁灭人的时候是有一段期限的，这个期限是神留给人的悔改机会。在国度里边还有最后一次审判，这是不是最后一次审判？你还等待呢？再给你一次机会？不是说是神不拯救了，是咋呀？是这样的拯救拯救不了你，麻木自私，没有一点知觉了，本来你不是麻木自私的人，而是什么呀？你是畜生，因为你是人面兽心，神不再为这些人受苦，不再为畜生而忍耐了，不了。神怎么呀？掩面了，再不看这个世界了，不再抚慰这个悲伤的人类了。“我向你们背转之日就是你们死亡之日，是黑暗临到你们之日，是光明弃绝你们之日，告诉你们！我是不会向你们这样一班连畜生都不如的人大发慈悲的”，连畜生都不如，为什么连畜生都不如呢？就神说的，我养了个猪，还能杀了吃，我养个畜生能干什么呢？能杀了吃吗？只能给我带来祸患，还把我喜悦的人咋呢？挖坑。给我带来的是什么？给我带来的是祸患、是不安，一班畜生，神不会大发慈悲的。这一回来没有接待家，下一回来，再没有接待家，我还来吗？不来了。我听着你们给我交通没有接待家，我伤心。神来的时候啊，没有枕头之地，作工都快结束了，国度都要降在地上了，你们告我说没有接待家，这是什么话呢？没有接待家就没有接待家，证明这是什么呢？焚烧之地！埋葬死亡的地方！那肯定没有接待家，到处都是坟茔。我去了其它地方，都是抢着接待呢，“来我家吧，来我家吧”。有的地方我没有去她还重病了，还说“你们一来了就去那个地方，就不来我这儿！”来了这儿了是没有家。

“我是不会向你们这样一班连畜生都不如的人大发慈悲的，我说话作事有我的分寸，就你们如此的人性、就你们如此的良心我是不会作更多的工作的，因为你们太没有良心了”，不是你们没有良心，是太没有

良心了。“你们伤我心太多了，你们的卑鄙行为太让我恶心了！”是不是太恶心了呢？我作了这么多的工作，竟然连个寄居的地方都找不下，是不是太恶心了呢？我想在这儿建立国度呢，我找了两个带领牧养这边呢，牧养两年以后结果我连个立足之地都没了，你说是不是太恶心了呢！“如此没有人性的人、如此没有良心的人是永远也没有蒙拯救的机会了，我是不会拯救这样的狼心狗肺的人的。当我的日子来到之时，我要将我那焚烧之火永远地倾倒在这些曾经惹我大发烈怒的悖逆之子的身上，将我永远的惩罚降在这些曾经谩骂我、曾经弃绝我的畜生身上，将我的忿怒之火永远地焚烧在那些曾与我同吃同住但又不相信我、污辱我、背叛我的逆子身上。”神说过，要他的民众起来反叛他。还记得说那个骑马的吗？大人小孩都死在了什么呢？马蹄之下。你再看这个话，“当我的日子来到之时，我要将我那焚烧之火永远地倾倒在这些曾经惹我大发烈怒的悖逆之子的身上”，当神作工结束的时候，当灾难降下的时候，神向人公开显现人都看见的时候，其它地方人家是赞美、歌唱神呢，你这儿呢？死气沉沉，没有一点圣灵作工。那个地方是赞美，这个地方是灾，下来这个民众，教会里边的这些人会怎么想？为什么走到这个地步呢？为什么我这儿是瘟疫的重灾区呢？为什么人家那个地方就没有呢？什么带来的？是我的带领，带领着我享受肉体之福背叛了神，不实行神话，只是叫我说“别起来，时候还早，刀枪棍棒别戳伤了你的眼睛，不用接待他，你享受下肉体吧，你也不容易，你是全家信的，他是半家信的，都有难处，你接待他他有环境，给你带来大红龙咋办？本来你一年能挣多少钱，你接待了他，还得给他租房子，还得给他腾家，你孩子去哪儿呀？你那房子租出去还能挣个租金，哎，你不留下点存款？十万八万留在家，灾难下来你吃啥、喝啥呀？你都拿出来接待了弟兄姊妹，都为神花费了你不活了？”这些思想支配着他自己的行为，他还在教会里边贯穿着，弟兄姊妹一听，“对呀，是呀，这实在一点啊，信神就得信实际的神，这不更实际吗？”所以，都活在了肉体之中，都在背叛着神，当灾难降下的时候他们才警醒了！“原来啊，是带领工人不让我们把钱财积攒在天上，而是叫我们积攒在地上，谁知道地上还有强盗还有蛀虫。”哎，你积攒了十万，大红龙一垮，这十万成了什么了？鬼票子了。废纸，擦屁股都太硬，你这十万成了这了。你积攒了十万在保险柜放着呢，八国联军进来了，现在新闻看了吗？新的八国联军已经组合成功，就等

着进来了，进来直奔你家的保险柜，十万二十万到了他手里了，你还想在灾中度过，没门！哎，接待神的时候你舍不得，你为你的后路着想，好，你着想去吧。你看是你主宰全人类命运还是神主宰全人类命运，你自己连你的过去与将来都不知道，你还想主宰呢？可笑！人家是为神舍上一切，你是为自己舍上一切。地位名誉享受了，钱财保守好，人家都积攒在天上，你积攒在地上。积攒在天上的，人家在那边是歌唱赞美，都活在神的臂膀底下，你是在黑暗之中哀哭切齿。你哀哭切齿了，你带下边的那些兵他们哀哭切齿的时候，他们心里怎么想呢？怒火、愤怒！怎么带来的？“为什么当时我的家产不积攒在天上呢？我要早知道成为一个卫生纸，我何必不献给神呢？我何必不搞一个接待家呢？那时候我何必去挣钱呢？那时候我坐在家里边交通真理，生命长大我现在不是在里面歌唱赞美吗？不是活在神的臂膀底下吗？怎么造成这样的呢？”左思右想，归根结底，原来是阀门给我关了！谁把阀门关了？超脱，黑枣。哦！这两个阀门把生命之河的水关了，在你们这里给我截流了，你把我的灵魂给断送了！一个灵魂？咱不要说下边了，光你下边你带领的这几个人就不放过你，一人拔你一根毫毛你都受不了，这个揪头发，那个揪胳膊，把你五马分尸了， 五个人就能分了你。我看到时候，你能承受得了？不用把你交给八国联军，叫你的民众起来反叛你就够你受了。咱今天享受地位之福，带来祸患，谁给你带来的？所以说，到时候你就死在马蹄底下，这不是假的！是神话要一一应验，你必须在马蹄底下，马要去践踏，你以为这些话只是给教会里人说的，你不在数吗？你没有进了国度你就是宗教界！“当我的日子来到之时，我要将我那焚烧之火永远地倾倒在这些曾经惹我大发烈怒的悖逆之子的身上，将我永远的惩罚降在这些曾经谩骂我、曾经弃绝我的畜生身上，将我的忿怒之火永远地焚烧在那些曾与我同吃同住但又不相信我、污辱我、背叛我的逆子身上。”咱是不是“同吃同住”呢？（是。）是不是不相信我呢？（是。）“污辱我、背叛我的逆子身上”，我把你往神面前带，叫你下来把他们带到神面前，结果你背叛了我，你带着百万天使背叛神。“我要将所有的触及我忿怒的人都扔在我的惩罚之中，将我全部的忿怒都倾倒给这些曾想与我平起平坐但从未敬拜我、顺服我的兽身上，将我击打人的杖放在那些曾享受我口之言的奥秘、曾享受我看顾、曾与我争夺物质享受的畜类身上，我是不会饶恕任何一个争夺我地位的人的，我是不会放过任何一

个与我争吃争穿的人的。”是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嗯。）同吃同住，但又想和我平起平坐，享受和我的福分，享受冠冕、地位，神得荣耀，你也想得荣耀，我在这儿得荣耀，你也想得荣耀，你得荣耀也行啊！可以，那你该怎么办？你得与神站在一起，高举神的宝座，你如果说能和神站在一边，高举神的宝座，那你就与神同得荣耀。知道什么是同得荣耀了吧？（嗯。）同得荣耀怎么说呢？是你在实行神的权柄的时候，在为神作工的时候，神维护他的名，维护他的作工，你是去维护的，你也同时得着了荣耀。（嗯。）你想平起平坐，你想得着荣耀，可是你从未敬拜神，顺服神，不想敬拜神，不想顺服神，还想得着神的荣耀，你说可恨不可恨？这是不是个兽？你想叫下边人听你的话，叫他们听了你的话以后规规矩矩的，可是呢你还不想顺服神话，那你叫他们顺服的是不是就是鬼话？（嗯。）如果你顺服神话，你要求他们也顺服神话，那他们是不是就等于顺服你呢？这就同得荣耀了。那你说我在这儿说话这么坚定，不管我是揭露解剖还是修理对付，有没有人敢起来反抗？（没有。）没有人敢反抗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实施的是神的权柄，我实施的是真理，你不能反驳，你不能反抗，你反抗就是反抗神。就和摩西一样，二百五十个首领，你不听反抗，你就不是和摩西过不去，你是和神过不去，必死无疑，这叫同得荣耀。“将我击打人的杖放在那些曾享受我口之言的奥秘、曾享受我看顾”，咱是不是享受神的奥秘呢？（嗯。）享受了看顾，够看顾保守了吧？给你免去了多少撒但的试探，比起教会里边没有揭露解剖的人，你享受了多少？“曾享受我看顾、曾与我争夺物质享受的畜类身上”，曾与我争夺物质享受，咱争夺物质享受了没有？咱这边的JW如何，咱去年不知道，现在如何呢？去年教会拿过东西来，你们在半路就能够拦截了，经过上边支配了没有，你们就能私自划分，咱什么事情也能干。我在这儿说了，你们得通过实际的安排了，实际安排了，那你去安排，实际在这儿没有点头，你没有划分的权利，不是给你的，不是给教会的，教会不能代表神家。“我是不会饶恕任何一个争夺我地位的人的，我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与我争吃争穿的人的。你们现在都平安无事，你们现在都得寸进尺地向我索取，当忿怒的日子来到之时你们就再也不会向我索取了，那时我让你们都尽情地‘享受’，我让你们都嘴巴啃泥，你们永世都不得翻身！这些账我迟早都要‘偿还’与你们的，我希望你们都能耐心地等待这一天的到来。”听了这话难受不难

受？叫你耐心地等待这一天的到来，现在还给你们悔改的机会，给你这些机会看你是耐心的等待神怎么“偿还”你呀，还是该悔改呀！神说，你要想看见神的大能，要看怎么去惩罚全人类，神说你何必受这个苦呢，用不用受这个苦啊？

456　神是从人的实质来变化人的性情

1　变化人的性情应该从认识人的实质来变化，从人的思想、从人的本性、从人的精神面貌这些来改变，从根本上来变化，这样人的性情才能达到真正的变化。人的败坏性情的根源是因着人已经撒但的毒害、践踏，人的思想、人的道德、人的见识、人的理智都严重遭到撒但的破坏，人抵挡神不明白真理是因人根源的东西都已经撒但的败坏，根本不是神原来造的那样。

2　所以变化人的性情应先从人的思想、人的见识、人的理智来改变人对神的认识，也改变人对真理对真理的认识。生在经败坏最深之地的人更是不知什么叫神，什么叫信神，败坏越深的人越不认识神的存在，败坏越深的人的理智、见识越差。人抵挡神、悖逆神的根源都是因着人被撒但败坏了，人的良心麻木，道德败坏，思想腐朽，精神面貌落后。人对神的爱、对神的顺服也都失去了。人的理智失常，人的性情都变成了畜生一样的性情，对神的悖逆越来越多、悖逆越来越重，但人还不知道也不认识，只是一味地抵挡、一味地悖逆。所以变化人的性情应先从人的思想、人的见识、理智来改变人对神的认识，也改变人对真理的认识。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性情不变化就是与神为敌》

20你为什么信神

蹦蹦，咱上回交通的听明白了没有？（我听明白了，人临到事有个正常反应，可我当时的那个反应就不正常：“这点小事算啥呀！这能修”，是这个反应。人家正常的反应是，呦！把神家东西损坏了，神家利益受亏损了，这个时候里面难受、自责。）蹦蹦，你知道上回为什么要交通这个吗？（不知道。）我要借着交通蹦蹦这个事来给你们带一条路。为什么要信神？信神是在干什么？借着蹦蹦这个事咱转个弯儿，咱以前的信神不叫信神，群里发的那七种失败的信法，都不是真正的信神。保罗走的是什么路？（失败的路，与神搞交易。）与神搞交易的路，彼得的路是成功的路，什么是成功？神说：“人信神不是走彼得的路，就是走保罗的路，就这两条路，不管你是跟随的还是做带领的，都是一样的，你走不上彼得的路你走的就是保罗的路，避免不了，没有第三条路可走。（摘自《基督的座谈纪要·第十三篇 追求真理才是真信神》）”李牧，你信神是干嘛呢？（不知道。）咱上回过来交通蹦蹦那个事情，好多人几乎听不懂我说的是啥意思！（没听懂的人不少呢。）听懂了没有？李牧在了吧？（在呢。）你听懂啥意思了吗？就听了蹦蹦一个事，蹦蹦把铲车坏了，他流露的是想修，不想赔，心里边消极、软弱，想背叛。然后我说：“你把这个铲车坏了，你得赔。”你就听了这么一个事，我借着这个事交通，是想让你找见一条信神的路，咱原来信神走的是什么路呢？保罗的路，搞交易，想用作工换取，想用好的行为换取，把信神当作一种宗教信仰，要不就当成偶像拜。咱现在把信神当作什么了？现在有没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呢？我给你交通的什么意思，你听不懂，我问你呢，你给我说的就是蹦蹦这件事。咱今天信神，知道怎么走这条路了吗？咱探讨一下，什么是信神？信神是要干嘛？为什么要信神？你这样信神会有什么结局？你先把这些搞清楚。（信神，就是认识神，认识神的主宰。）我问你为什么要信神？你说认识神的主宰！（为了蒙拯救。）为了蒙拯救，怎

么就蒙拯救了？信神是在干嘛？（就是为了敬拜神。）咱就谈不上敬拜神！咱就用自己的话说，信神是在干嘛？（学会怎样做人、做事。）那怎么就学会了呢？什么是会？什么是不会呢？（读神话在神话里面找，看神话怎么说。）念神话，就学会做人做事了？葫芦娃，信神在干嘛？你为什么要信神？（我为什么信神？）嗯，问问自己，我为什么信神？你先得把这个搞清楚。（蒙拯救。）怎么就蒙拯救了？他说的话是不是也是你的话，你跟着这个思路走。你为什么信神？就为蒙拯救，想混个大难不死，是吧！那怎么就大难不死了呢？怎么就蒙拯救了呢？蒙拯救的标准是什么？大难不死的标准是什么？（合格尽本分。）不是合格尽本分吧！（预备足够的善行。）那你为什么要念书？你先把这方向搞清楚。（要说念书，那就是为了有出息。）就是为了有出息，是吧！那你为什么要信神？（为了学会怎么做人。）你是想学会咋做人吗？你有那么高尚的品德吗？没有一个人说，我是为了好好做一个人来信神，是吧？咱说实在话和心里话！（不想死。）哎！不想死，就是为了蒙拯救，蒙拯救是个文词，是书面语；用自己的话说，就是不想死，大难不死。（就是想活得好一点。）你说得还好听了，你以前信神是想得恩典，想比别人活得好一点，这叫宗教信仰，是吧！大灾难就要下来了，你都活不下去了，还想活得好一点？简单地说，就想混个不死的结局，对吧！这是你的方向和目标。我为什么要这样辛苦地念书？我就是为了以后有一个好的归宿，有一个好的单位，有一个好的工作，能挣钱，能娶个好媳妇，就是为了以后有个好的前途，是吧！那为什么要信神呢？为了大难不死。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那个福就不用说了，那个福肯定在后边呢！你怎么才会大难不死呢？大难不死的标准是什么？就跟考试一样，你要想考一个风光的、好的单位，你必须得大学毕业，最简单的得大学毕业、研究生毕业，初中毕业行不行？（不行。）高中毕业行不行？（不行。）不行，那你最简单的就是大学毕业，那大学毕业就是“混个不死的结局”。那大学毕业的话，你首先得考上大学吧！考上大学那就好毕业了是吧！那就好混了！那你先得考上大学，这就有标准了，那你必须得考进大学。那你信神要想混个不死的结局，怎么就不死了呢？这不死的标准是什么？（通行神旨意。）谈不上吧！还通行神旨意呢！通行神旨意、被成全，还谈不到呢！是蒙拯救了，那怎么就蒙拯救了？（神话说：“我在乎的不是人数的多少，而是人的善

行。”（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当为你的归宿预备足够的善行》）预备善行归宿就好了。）善行，你怎么才能预备善行？你想预备善行就预备善行了？（尽本分就是预备善行了。）祭司弟兄告诉你，什么是善行了吗？尽本分就是预备善行了？你尽本分尽到什么程度了呢？叫你搞接待呢，你接待了个敌基督，叫你奉献呢，你奉献给个假带领，这是善行吗？咱得先把这概念性地搞清楚。

你为什么信神？就是为了混个不死的结局。那怎么就不死了呢？神怎么说的？神说这蒙拯救的标准是什么？（听话顺服。）听话顺服这概念太大了！（预备足够的善行。）什么是善行？怎么就蒙拯救了？怎么就不死了呢？那就是你性情变化了就不死了！咱每天起来性情变化！性情变化！咱就不知道把这话丢哪了？蹦蹦，你先把这方向搞清楚了，大的轨道你先搞清楚了。你预备了足够的善行，可你性情不变化，能行吗？保罗跑了半个欧洲，性情不变化，能行吗？所以说，为什么说你一直走的是保罗的路呢！看见保罗的路了吗？保罗的路，你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但就是性情不变化，你叫我出来，可以呀！你叫我不吃饭，可以呀！你叫我跑半个欧洲，披星星戴月亮，可以不可以？敌基督做到做不到？做到了，但是你要叫我性情变化，做不到！神话怎么说的：“我定规一个人的归宿不是根据其年岁的大小，不是根据其资格的老幼，也不是根据其受苦的多少，更不是根据其可怜的程度，而是根据其有无真理，除此以外别无选择。（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当为你的归宿预备足够的善行》）”神定你的归宿，不看你年龄多大，不看你可怜的程度，不要你装可怜，受苦多少，蹦蹦，不看你受苦多少，还有你跟随的历程，不在乎你跟随二十年了、三十年了，而是在乎你有无真理。那什么是真理？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你该怎么做人呢？你该怎么做事呢？你该怎么敬拜神呢？三件大事！这三件事你该怎么做？什么真理呢？神话是真理，神话就告你说，你该怎么做人，你该怎么做事，你该怎么敬拜神，这就叫真理。你学会做人啦，你学会做事啦，你学会敬拜神啦，你就有啥了？（有真理了。）搞清了吧？这就叫有真理了。有真理和没真理什么区别？没真理是原有的，有真理呢？是不是变化了？什么变化了？有真理就是性

情变化了！神说你有真理了，不是你性情变了，是你能实行真理了。那什么是能实行真理了呢？就是能把老己钉在十字架上，背叛自己，然后按神的话去实行，这就是实行真理了，也就是性情变了。先把这大的方向搞清楚。

咱再回过头看看，信神是为啥？（性情变化。）信神就是为了混个不死的结局，你就抓住这老根本，抓不住这根本你就没劲了，你必须得有个台阶。一说混个不死的结局，谁都想！你要说，信神是为了性情变化呀，那我不想！所以说，为什么要抓这个台阶，你才有下一个台阶，你就能跟上了，如果没有这个台阶，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为什么性情变化呢！我好好地变什么变呢！和我有什么关系呢！知道了吧！信神就是为啥了？混个不死的结局，你先把这搞清楚！那你混个不死的结局的标准是什么？你有了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了，你才会做人，你不会做人不行。神说，做人不能杀人放火啊，你杀人放火了，你是不是该死了；说你不能偷盗啊，结果你偷东西了；说你不能犯淫乱啊，结果你犯淫乱了，该不该死？（该死。）做人、行事，你家有你家的事，神家有神家的事，在神家再小的事也是大事，在你个人再大的事也是小事，这是不是一个行事的原则呢？（是。）在你行事的时候，如果神不和你说这话，你怎么行事呀？我个人再小的事也是大事，在神家再大的事也是小事，这是不是打了个颠倒？这是不是性情变化？这叫做人、行事。那敬拜神呢？咱原来是怎么敬拜神呢？你少不了许愿：神啊！叫我孩子考个大学；神啊！叫我这个月挣它五千块钱吧！你要求神、勒索神、敲诈神。那性情变化以后呢！你这个人是谁呀？你是个受造之物，神是造物的主，神要作什么事情需要和你商量吗？神啊！我怎么保护这个家庭呢？神啊！你怎么给我这么个老婆呀！这是干啥了？你要求神，你是个受造之物，神想怎么作就怎么作，就今天灭了你都是神的公义，蚂蚁都不如，你还敢要求神！你说这敬拜神有准则吗？这就不叫敬拜神，这叫敲诈神、勒索神。跪下磕一个头：神啊！叫我多活二十年吧！看着是敬拜了吧！其实是要挟神呢！明明神说，你今天寿命就到了，你还非得再让你多活二十年，还跟神要呢！你说有理智吗？这叫敬拜神吗？这敬拜神有准

则吗？你就没有站在受造之物的位置上，那站在受造之物的位置上应该怎么呀？神啊！你是造物的主，我是受造之物，你把我当玩物耍我何不乐意呢！你踩我是梯子，坐我是凳子，扔了我是垃圾，我是个啥呀！我能尽多少本分我尽多少本分，这叫敬拜神。你有这三样了，你才不至于和神对着干！不至于成为神的仇敌！你不成为神的仇敌，你才能存活下来。

神的性情是什么？喜、怒、哀、乐。喜代表着什么？正面事物的存在与诞生。也就是说，蹦蹦今天有这三个法则了，也知道怎么做人了。我以前是拳头说话，现在不能拿拳头说话了，我得看神怎么说；行事，我在家看孙子呢，神家叫我盖房子了，我不能看孙子了，我得盖房子了；敬拜神呢，呀！我不能要求神了，神是什么意思，得问问神，这就性情变了。那神看见这个人，高兴不高兴呢？神的喜，是代表正面事物的诞生与存在。原来蹦蹦有这些正面事物吗？没有！这就是诞生了，一个新的蹦蹦诞生了。那新的蹦蹦诞生了，神看着这个事情是“喜”，你说神高兴了，会有什么结果？（能存活下来了。）存活下来了，为什么就存活下来？神高兴了，为什么说神的话是真理、道路、生命呢，你按照神说的这条路去走了，你出来就是生命，为什么？因为你是神造的！神叫你活十年还是活二十年，还不是小意思吗！叫你不死，是不是也是小意思呢！所以说，你要叫神高兴了呀，你这个人就不死了，为什么不死了？因为你活出的是正面事物，神喜欢正面事物。如果你家里边有三件衣服，你喜欢黑衣服，你就要爱护它、珍惜它、不能丢了、不能毁了，给你穿件红衣服，你要吗？不要，你恨恶它、厌弃它，你首先不穿它、不珍惜它、抛弃它、或者不想再看见它。那就意味着什么？把这件衣服扔了，做拖布了，甚至把它烧了。神不喜欢那就意味着消失、毁灭，所以说，神的怒就意味着邪恶事物不复存在。比如所多玛城，烧了你算了，消失了！看着你悔改了，那就是诞生了。神要说存在，那就是永远的存在，这个搞清楚了吧？为什么要叫你性情变化，为什么要叫你实行真理，实行真理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让神看着你高兴，神看着你喜，你别让神看着你愁、怒。咱这个方向搞清了吧？我给你交通，怎么就是性情变化了，

你怎么就叫神高兴了，你叫神高兴了，你就剩存下来了，这个没疑问了吧？

所以我就借着蹦蹦这个例子，带你去找一条路途，这个路途其实也就是和一个公式一样，你可以套着这个公式“咔咔咔”把所有的题都做了，如果没有这公式，什么题都不会做。我上回给你交通这个路途，就是给你一个公式，凡遇到什么事情就按这个公式套，套进去你就有路途，你就知道该怎么做，现在清楚了吗？葫芦娃，能不能表达出来，来，你说说，我看能不能表达清楚。（在日常生活中，尽本分过程中，不断地认识自己、变化自己、性情变化，才能达到蒙拯救。）王毅，你把这个路先谈清楚，把这个公式表达清楚，把这公式表达清楚了，你再遇什么事，你就套着这个公式走就好走了。（以往，人信神就是跟神索取，不知道怎么去敬拜神，临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人还是老旧的那一套。信神，听了神的话，才有了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临到事情能按照真理的要求，在明白真理的基础上，来达到一些性情变化。）路途呢？你说的是性情变化的路途，我现在不说性情变化，就是找一个信神的路途，就是保罗的路和彼得的路区别在哪？我刚才和你谈的什么？（彼得的路。）那你看见彼得的路怎么走？我为什么说要走这条路呢？就是每一个人信神，非得叫他走，逼着他走，你不走就是死，现在看清了吗？你不走这条路，你就是保罗，保罗就是必死的。（就是说，人做得再好，拿不到神面前，神不喜悦，那就是必死的。）刚才交通了，为什么走这条路？就说，你今天给别的弟兄姊妹交通，或者你遇见这个事情了，我该怎么做？我为什么这样做？你自己把自己说服了。小凯，你说说。（你为啥信神呢？你要想不死，你就按着神的心意去做，真理是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在做每件事的时候能找着这个路，你做的事，神看着高兴了，做神称许的事情才能不死，神说你这样，你就要那样，非要悖逆着来，肯定剩存不下来。就刚才打的这个例子，你特别喜欢这件黑衣服，你见到它就特别珍惜，那它肯定是要存留下来的。如果你不喜欢这个黑衣服，你就不在乎它，随便这儿扔，那儿扔，当垃圾扔了。那如果你做了神不喜欢的事，就如这件黑衣服，肯定是灭亡了。）我为什么交

通这些，因为人对性情变化不感兴趣，对神话不感兴趣，人都想糊里糊涂地进国度。你叫我尽本分我也尽本分了，你叫我干活我干活了，干活、干活，干的干的神的作工结束了，我就跟着进国度了，是不是这样想的？今天就是把你这个梦给你打破，这个不成立！这个不存在！蹦蹦你听清了吧？这个不存在！刚才，虽然你是表达不出来，但是大概你是听明白了，能听明白吧？

你为什么信神？你信神为了什么？说实在话，信神就是混个不死的结局，你要想混个不死的结局，那你就该性情变化。为什么要性情变化呢？因为你性情不变化，你就是与神为敌的。你与神为敌的，神的性情是什么？神的喜、怒、哀、乐。神的“喜”是什么？是正面事物的诞生与存在，神是一切正面事物的象征，你做的是神喜的事，是与神相合的事，那神就要让你剩存下来，神必须让你剩存下来，让你剩存下来这才是神的公义，这是神要成就的事，这叫拯救。如果你做的不是神喜悦的事，那就是神恨恶的事，神恨恶的事你说能叫它存在吗？不能存在。那不能存在，那就是必死的。真理、道路、生命，真理是你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这是你的路，你应该怎么走？你按真理、道路、生命，这个路走了，那就是生命。生命是什么？蹦蹦能搞清生命是什么吗？生命，有生命，没生命，有生命是什么？没生命是什么？有生命就是生，没生命就是死，其实就是生与死。又反过来说，有生命就是有生命经历，你越有生命经历，越意味着你是剩存下来的，你没有生命经历的，神要灭你，那你定规就是灭亡的种类！所以说，真理、道路、生命，生命，就代表着你能剩存下来。你没有真理，你就没有道路，你就不能剩存下来，因为你没有生命，没生命了还说啥了！那就是死了嘛！把这个得认识清楚。

咱刚才说的这个路就告一段落了，你知道为什么信神了，现在要谈什么是性情？要混个不死的结局，想不死，那重点是性情变化。那什么是性情变化呢？你原来是什么性情，现在是什么性情，性情是指什么说的？你光说性情变化，那怎么才是性情变化，那你先搞清楚什么是

性情？（看事观点。）嗯。还有什么？（行为活出，对待事情的态度。）蹦蹦，什么是性情？(性情就是指人里面的撒但毒素。)小凯？（性情就是人的看事观点、人生观、价值观。）什么是性情？性情就是你的看事观点，性情好，性情不好，就是你的看事观点是错谬的，你是谬种，那这个看事观点就是谬了，这就是歪脖子看表。你的看事观点是准确的，这叫正面的，这叫该有的性情，这叫变化的性情。也就是说，你站在神一边看事，你就具备了神要求的性情；你站在肉体一边看事，这是什么性情？这就是抵挡神的性情。先说这性情，性情就是人的看事观点。看事观点等于你的态度，也就是神说，神看的是你的态度。态度从哪来的？态度怎么产生的？态度从你的观点产生。好比我举蹦蹦这个例子，他坏了一个铲车，他是什么态度？呀！给你干活，坏了给你修修就行了嘛，还得赔呢！这是不是他的一个看事观点？也就是他对这件事的一个态度，我对这铲车“我只修，不赔。”我给你干活呢！你凭什么叫我赔铲车？这叫态度，这叫观点。这个态度，观点从哪来的？你一个观点，他一个观点，这个观点是怎么产生的？怎么有的？这叫挖根呢！一步、一步，最后挖到源头。他这种态度是怎么产生的？你的态度是从你的思想产生的，从思想想出来的，对吧！（他总感觉那又不是我的东西。）对啊！这就是思维、思想。（这个问题可简单呢！人想得可深奥呢！）简单吧！你的思想、思维，决定了你的观点，观点决定了你的态度，态度决定了你的行为。蹦蹦他什么行为呀？坏了一个铲车，我叫他赔，他高兴不高兴？这不高兴是不是他的行为？给你修就行了，还叫我赔，对我不耐烦，眼里边含着泪，欺负我！我放下孙子，过来给你干活，坏了铲车，你又叫我赔，你说多冤呐！这是从你的表现看出来的，这是你表露出来的，是吧！就是从根源上查，我为什么能看见你的心思，我看你的言行举止，你的表现，代表着什么？你有这么一个态度，蹦蹦在那冤得不行，好了，我知道他的态度了，这态度代表着什么？你的一个观点，你的观点是啥呢，“我给你干活来了，还叫赔东西，这就讲不清个理了，我不挣钱，还叫我赔东西”，这叫观点。观点从哪来的——思想。思想就好理解了吧！神造人时，给了你思想，给了你思维，你想出那东西那就是你的思想、你的思维，这就是源头。

说你这人性情不好，性情不好指什么说的？你的思想不好！咱坐这看神话了，是吧！古代文化腐朽了你的思想，腐朽的思想、败坏的思想、邪恶的思想，邪恶的念头支配你有了邪恶观点，邪恶观点产生了邪恶态度，邪恶的态度就开始支配你的行为，支配你做事呀！有败坏的思想，那最后，你就会做坏事。看见桌上放了五百块钱，家里没人，什么思想，这是谁的钱丢在那了？这钱有主没主？有没有监控？我拿不拿？这是不是思想就出来了？思想出来了决定了什么呀？观点。这五百块钱我拿对呀？还是不拿对呢？我拿了会有什么后果？坐监？没人看见，不会坐监！观点，哦！没人看见，不坐监。观点出来，拿了钱不坐监，观点出来了，这个钱拿不拿？（拿。）拿上这个钱走了，这行为就是邪恶的思想支配的。神说，放个钱财给你，什么时候不拿，是你不需要这个东西，是人家看得紧，太大他拿不了。另一种是在那放着五百块钱，没人看，这五百块钱不是我的呀！人没看着，神看着呢，撒但看着呢！是吧！神审判刑罚临到我了，这个钱我拿不拿呢？嗯呀！神看着我呢！控制了你的思想，使你产生了什么——观点，神看我了，不能拿，这就产生了观点，观点又控制你的行为，你这观点是不能拿，你手还能伸出来吗？（不能。）伸不出来了，这个钱就拿不了。也就是说要解决你的问题，要从哪解决呀？从根源，从你的思想，这就是性情变化，看事观点的变化就是你的性情。你的思想是邪恶的，你就是邪恶的性情；你的思想是正面的，你做什么事情，你想的是，我是信神的人，我是该敬拜神的，我是想高举神，我是想见证神呢，我得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那你就是正面的。

什么时候进入信神正轨了？当你时时、事事、处处，想着神、念着神、为着神，这个时候就进入正轨了。处处想着神、念着神、为着神，从哪产生？（思想。）从思想上，源头上你都想着神、念着神、为着神，是不是一切站在神一边了？那你说，出来这观点能错了吗？（错不了。）观点错不了，那你的行为能错了吗？所以说，这就是进入正轨了！邪恶观点出来了，这时你是想着神、为着神的，但是，当发生一件事的时候，你一下能为着神吗？能达到吗？不能，所以说，

这个时时想着神、时时念着神、为着神，这是一种习惯，必须得经常性地操练，你才能成为习惯了。成习惯性了，这就成为你的性情了，成了你的生命了，这就成了你的本性了。如果说给你摆一百件事情，你没有一件事情能想着神，没有一件事能为着神，考虑着神，那你考虑的都是你自己，那你这一百件事里就没有神，这就是你的性情。你看敌基督："我什么也明白，就是实行不出来。"为什么说他是邪恶的呢？他什么也明白，就是实行不出来。什么也明白什么意思？他知道神要他怎么做，背叛不了自己。这五百块钱放在这儿了，神告诉你，神看着了啊！可是我想要呀！我需要用啊！神你不要看我，我背叛不了，还要拿这个钱，他这思想要打架，打了架以后，拿上钱走了，这就是一个拉锯。正面拉一下，反面拉一下，自己肉体拉一下，站在神那边，神话再拉一下，拉锯，最后这跷跷板翘到哪边？你翘到哪一边，你就属于哪一边。如果每次临到事都翘到肉体的话，那就成了你的本性了，死不悔改。如果你能背叛它，如果你能悔改，这就不是本性。你有真理了，不是说你怎么变化了，就是你能实行真理了，能背叛肉体了，这关系搞清了吗？

我就是拿蹦蹦举了个例子，看着坏了一个铲车，就是把这个路途告诉你说。我那天交通那个事了，应该好多人心里还有一点厌烦，有没有厌烦？蹦蹦，肯定厌烦。（我哪有厌烦。）蹦蹦，不敢说，一年多了，不敢了。葫芦娃肯定厌烦了，厌烦不厌烦，葫芦娃？（有。）（比我还诚实呢！）呀！我一分钱不挣，我给你出力干上活，我给你坏了一个工具，你还叫我赔偿，我挣你钱了也算句话，这丝毫不讲理呀！厌烦、消极、还想退去，再说呢！赔就赔吧！不过就是坏了个铲车罢了，给你修就行了嘛！还大动干戈的来个大聚会，聚会时说一次不行，还翻来覆去的，一件事说了它四个小时，你说你烦不烦？这有多大的事呢？现在听明白什么意思了吗？我为什给你"叨叨叨"来回翻呢？就是叫你学会走这条路。借着这个事，就是我刚才给你交通的，这是个公式，借着这个公式，我给你举了个例子，你在尽本分的过程中，你再遇上一件事，你自己就会走了，你也会去分辨人了，你也会去给别人交通了，这回听明白了吧？你听明白了，你也就不嫌我厌烦

了，你也不消极了，你找见路了，听明白了吗？能不能表达出来了？蹦蹦，能表达出来了吗？（能。）蹦蹦，他那个邪恶的思想到观点，到态度，他那个邪恶和正面的现在能看清了吧？正面的就是：作为一个真正的人，应该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思维？应该产生一个什么样的观点？应该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态度？然后接下来就是什么行为？现在能把这个推出来吗？小凯，能推出来吗？两条路都摆出来，叫他们看看。（他邪恶思想就是刚才说的，我干活又不挣钱，还让我赔钱，赔就赔了吧！一个小事解决了就行了嘛！还一直说！一下说几个小时！这是他邪恶的思想与观点。）他邪恶到哪了？分析分析，为什么说他邪恶？（把神家事情当成小事，这些事情不算个啥。）不维护神家利益。他这个邪恶思想，你现在可以把它定为邪恶思想，他究竟邪恶到什么程度？你不知道。刚才小凯说的那个，你看见他的邪恶思想了吧！看清了没有，说他邪恶思想，怎么邪恶了？葫芦娃，大概说一下，怎么说他邪恶思想？（把神家的利益看得不屑一顾。）嗯，为什么说他邪恶？邪恶到什么程度？第一个他站在个人的位置上看这个问题。性情变化是什么？原来是站在个人的位置上看事，性情变化是叫你站在神一边看事，这叫性情变化。

蹦蹦在干嘛？（在尽本分。）他在尽本分过程中，应该是什么心思？（应该时时、事事、处处考虑神家的利益，怎么满足神。）尽本分怎么满足神，怎么维护神家利益，怎么是合格尽本分，尽本分你得有原则，有原则合乎真理，是吧！蹦蹦，考虑过这些吗？他没有！你没有考虑这些，已经走上歧途了，反过来，他还有什么心思呀？“我给你出力干活——不发工资，你说邪恶不邪恶吧？”（他说的。）不是他说，你难道没有吗？心思里边有这些。（哦，有……）所以说背后这心思叫思想，你说作为一个受造之物，你今天有这个条件来尽一个本分，这是多大的高抬，你不认为这是神的高抬，反过来还想挣钱，最后还搞条件呢！“我孙子在家哭得哇哇的，我不能抱孙子，反过来还叫我在这干活呢，还不能挣钱。”他还想他孙子呢！尽本分时他不想该怎么尽好本分，他想他孙子呢！你说这个思想邪恶不邪恶？想孙子了没有？想了吧！尽本分过程中他不想本分如何，他想的是孙子，这就是思想

走神儿了。你说这思想还能维护神家利益吗？所以说，他那天流的是什么眼泪呀？鳄鱼的眼泪。（委屈的眼泪。）“我要在家抱孙子，不过来尽这个本分，我也坏不了铲车，我也不用赔。”你说这种思想邪恶不邪恶？对神没有感谢赞美，反过来还把神给他的这个孙子成为他的负担，你说神要不给他这孙子他还有邪恶思想吗？没有了吧！你说邪恶不邪恶吧？神给了他个孙子，反过来成了他不尽本分的资本了，想回家。这就是不尽本分的理由借口，你说蹦蹦邪恶不邪恶？你要惹神发怒：“行，我给你这孙子了，然后你就不能尽本分了，我还得用你蹦蹦呀！那没办法，来，把孙子给我吧！你不用管了，我替你保管吧！”蹦蹦敢吗？不敢了，这就是邪恶，就是站错位置了，他考虑的是什么？个人的肉体利益。蹦蹦和我常说一句话：“干活的就是蹦蹦、蹦蹦，是吧！然后解剖的也是蹦蹦，也不管我肉体受不受苦，成天就是蹦蹦、蹦蹦，就是欺负我，出力的是我，受苦的还是我，然后团打的还是我。”你说，解剖他是福还是祸呢？（福。）可他认为啥呢？“我招架不住了。”他招架不住了，你说，他把从神来的救恩都当作了什么——仇视之物，你说邪不邪？恶不恶？如果不解剖他，你站在他的位置上，就是呀？又叫人家“屎壳郎”了！又叫人家“驴”呢！让人家干了活，最后还给人家这样的“美称”，不戴冠冕就罢了，这是羞辱人家呀！你叫人家干了活，还得叫人家赔东西，也太霸道了吧！会不会这么想？（会。）肯定会这么想，这一解剖以后你看，谁邪恶呢？一个受造之物，竟敢向神提出这样的要求。那站在他的肉体利益上来看这个问题是邪恶的，那性情变化了呢，就要站在神一边看事，怎么看呢？（神家利益受损失，把这损失给补上，首先维护神家利益。）从源头抓起，从思维抓起，咱先不补嘞！先把自己的位置摆对。首先说，能来这尽个本分，是神极大地高抬，你得有这个认识。呀！我是个受造之物，理当敬拜造物的主，能做个啥做个啥，我吃着神的喝着神的，我不能白白地消耗着神给我的这口气息呀！那神养活了他多少年啊？四十多年。神交通：“有一部分假带领也有点儿素质，就是不做实际工作，贪享肉体安逸。贪享肉体安逸的人在我这儿看，就跟猪没什么区别。猪每天吃、睡，你还心甘情愿地喂它那么多饲料，为的就是它长膘之后杀了，大家能吃肉。如果假带领也当猪这么养着，养得挺白、挺胖，但他是个废物，什么工作也不作，那你养他干什么？是不是就该踢了？所以说，养活假带领就抵不上养活一头猪。（摘自

《基督的座谈纪要·第一百二十五篇·分辨假带领》）”养活假带领不如养活猪，养活猪呀，一年还能杀的吃个肉呢！假带领呢！还坑人呢。你说，蹦蹦如果不尽本分，养活了四十九年了，你说养活了多少头猪了？咱就说正常一年就长成吧！四十九头了。你说蹦蹦吃着神的喝着神的，呼吸着神给的这口气息，咱就不说呼吸着神的这口气息了，就说呼吸着一口猪的气息，你活五十年，应该宰杀你，卖你五十头猪了，你说五十头猪卖多少钱呢？五十头还换不过来一辆铲车？换不换的回来？你呼吸的还不是猪的那口气息，你呼吸着什么？你呼吸着人的气息，这就是人活了五十年，活得不是猪啊！神叫你活了五十年的人，你说该不该还报神爱呢？不要说以后，咱叫驴呢！就说神就是叫你转个驴，当五十年的驴，咋了，你还能提出抗议来了？神还因为你的抗议，改变一下你的命运，神听你的吗？这就是说，咱人没理智到哪了！咱不能白白呼吸着神给的这口气息。站在神一边看事，我就是蛆虫、粪土，我白白呼吸着神的这口气息五十年了，我能为神干个啥呢？我能为神家干个啥呢？而且咱正好还赶上了神的末世作工，神作的是拯救人的工作！拯救人的工作！这是不是神极大的高抬、极大的恩典呢！六千年来开天辟地的、破天荒的、从来没有过的，让你遇上了，六千分之一，咱就不要说你转猪，你就说你每年都来做人了，六千年了，六千分之一让你遇上了，还来到中国，神就这么高抬咱，你说这是多么幸运的事啊！神把你安排到末世，你该不该感谢神？这是不是神的爱呢？这是不是神对你的宽容、怜悯、慈爱？就凭这些你能还得起吗？还不起！就凭这个你就应该把你全人献上。就凭这些，以后尽本分还说：“我不挣钱。”还想钱的事吗？把自己性命献上也不够。在神家尽本分，使用的一切东西都是神的，尽本分你是要荣耀神，你要让别人在你身上看见你是信神的，基督徒的形象，给人立标杆，我要活出一个基督徒的形象，我要合格尽本分，我要把神家再小的事也要当成大事。神家要用铲车，今天才买了一个新铲车，这个铲车我该怎么用呢？我该不该把它当作新生儿对待呢！是不是把它搂在怀里一样对待呢！如果我搂在怀里边，我能用这个铲车做这个事吗？我不能做这个事啦！我吃点亏，维护神家利益，我把神家东西不要说坏了，不敢叫磕着，不敢叫碰着，你说这是不是代表着你的观点态度呢？你是为着神、想着神，这就代表着你的态度，代表着你的性情。就是你不小心用坏了，破了，心里边应该什么味道？是不是对自己一

种指责、难受，呀！我给弄坏了，我在神家尽本分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我仅仅就二分钟就把神家东西坏了，今天干这点活还不够这成本呢！洗个碗，坏个锅，我这还叫人吗？还叫受造之物吗？内疚、亏欠，能赔起就赔，那赔不起是不是就瘫倒在地呢！我这犯大罪了！承担不起呢！应该是负荆请罪吧！应该是指责，应该是恨恶的泪水、悔改的泪水，这才是一个正常的站在神一边看事的，一个该有的态度、观点，这就是一个性情变化！

神话：

人信神当存什么观点

人信神到现在，究竟得着了什么？在神的身上你认识到了什么？因着信神你这个人有多大变化？现在你们都知道，人信神不是单为了灵魂得救、肉体得平安，也不是为了借用爱神来充实自己的生活等等这些。就现在来看，若你爱神是为了肉体得平安，是为了暂时的享受，这样即使你最后爱神爱到顶峰，不再求什么，那你所追求的这个“爱”还是有掺杂的爱，不是神所喜悦的。借用爱神来充实自己无聊的生活，填补你心中的空虚，这样的人是贪享安逸的人，不是真实追求爱神的人，这样的爱是迫不得已的，是追求精神享受的，神不需要这样的爱。那么，你的爱是属于哪一种呢？你是因着什么爱神的？现在在你身上真实爱神的成分有多少？在你们中间多数人的爱都是上述提到的爱，这样的爱只能维持现状，不能达到永恒不变，不能在人的里面扎下根，这样的爱只属于花，花开凋谢之后并无果实，就是说，当你这样爱过神一次之后，若无人再带领你走前面的路你就会瘫倒。你只能在爱神的时代爱神，过后你的生命性情没有变化，那么，你仍是在黑暗权势的笼罩之下难以逃脱，仍不能摆脱撒但的捆绑、撒但的愚弄，凡属这样的人都不能被神完全得着，最后灵、魂、体仍归撒

但，这是毫无疑问的。凡是不能被神完全得着的人，都归复其原有的位置，就是归给撒但，下到硫磺火湖接受神下一步的惩罚。被神得着的人，就是背叛撒但，从撒但权下逃脱出来的人，这样的人正式列入国度子民之中，这是国度子民的来源。你愿意做这样的人吗？你愿意被神得着吗？你愿意从撒但权下逃脱出来归给神吗？现在你是属撒但还是属国度子民？这事都应该清楚，不用细说。

在以往的追求中，有许多人是带着人的野心、人的观念追求，是因着人的盼望而追求的，这些问题现在先不说，关键是找一条实行的路，能够使你们每个人都能维持在神面前的正常光景，而且能够使你们都逐步脱离撒但权势的捆绑被神得着，在地上活出神的要求，这样才能满足神的心意。许多人信神，不知什么是神所要的，也不知什么是撒但所要的，而是糊里糊涂地信，随从大流，所以一直没有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而且没有正常的人际关系，更没有人与神的正常关系。从此看出，在人身上的难处、缺欠，能够拦阻神旨意的东西还是不少，这就足以证明人并未进入正轨，没有进入真正人生的经历。那么，什么是进入正轨呢？进入正轨就是你的心时时能够安静在神的面前，跟神有正常的交通，逐步认识到人的不足之处，对神的认识逐步加深，借着这个使你的灵里天天都有新的看见、新的开启，而且越来越渴慕，追求进入真理，天天有新的亮光、新的认识，借着这个途径逐步脱离撒但的权势，生命逐步长大，这样的人就是进入了正轨。衡量你自己的实际经历，考察你自己信神所追求的路，对照上述来看，你是进入正轨的人吗？在哪些事上你脱离撒但的捆绑、脱离撒但的权势了？若你还没有进入正轨，那么你与撒但的关系还没有断绝，这样，追求爱神能有真诚、单一、纯洁的爱吗？你说你爱神不偏左右、情深意切，而你却没有脱离撒但的捆绑，你这不是糊弄神吗？要想达到爱神没有掺杂，完全被神得着，成为国度子民，必须先进入正轨。

21懦弱就是认罪蔓延

（对实行有一种看法，就是自己里面不负责任，就说，你能做了你做吧！你能做了我还省事呢！里面就是这种性情，导致自己不负责任。再一个就是，把教会弄得乱七八糟的，到处都是问题，这就是自己的本性恶毒导致的。实行已经给SJ反映了，我也就不给SJ说了，也不给王平说了，有问题也不向上反映。给神家带来亏损，是自己不作实际工作。）没了？你想的就是这些？（你昨天晚上说："就看不到你的心。"我说的是实际情况，咋就看不到心呢。你说再听一听，我今天早上起来在那儿听了，你要的是我里面的真实反应，就是给弟兄姊妹交通，每次谈的都是存心、目的、观点、源头、出发点，可是真正临到自己的时候，就不挖自己里面根源的东西。这次回去以后王平说："不要来了。"听了以后里面就是一种下滑。咱也作不了工作，不去就不去了，去了也是打岔搅扰，里面就是一种反面的东西，下滑得厉害。就这次让出来的时候，也是不想出来，想在当地作工作，那就是里面真实的反应。就是不想出来，就在当地作。可是这回一交通说，我过来以后把这边的工作搞得一团糟，应该挽回自己在神面前的背叛，自己在神面前作的恶，哪处教会生活都不和谐，都是一团糟，这都是自己造成的，应该挽回补救。和实行在一块老是觉得她不合适，她不好，她压制我了。心想："你打压我，我还不做了，你做吧！你一个人去做。"就这种态度导致弟兄姊妹的生命受了亏损，使神家的财产也受到了亏损。）小凯，听她说什么了？（就是说了一下这个事，教会的这个问题有自己的责任，简单说了一下。）你了解她做的这些了没有？你知道不知道？（听说了一下，不太了解。）听说了一下，是吧？（嗯。）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是什么反应？（首先工作作成这样了，从自己心理上是一种亏欠，再就是因着她自己给神家带来这些损失后，是一种惧怕吧！）亏损、惧怕，完了？（完了。）晨晨，你了解她吧？大概背景知道吧？知道一些，是吧？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办？（首先是应该懊悔自己，当时所做的一切就是不负责任，跟实行配搭当中，两个人勾心斗角，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撒但哲学，其实就形成拆毁了，都没有反映。除了懊悔、自责，更多的是弥补。我得把我的工作重新挽回，不应该消极撂挑子，以往没起到配搭的作用，还拆毁，两个人勾心斗角导致整个小区成了这个样子。没有听出你有

惧怕的心，你要是有惧怕，会在神面前懊悔自己做的这个事不对。寻求怎么弥补，怎么挽回。）还有什么？ 你刚才谈了什么？总结一下，刚才补充了一个什么？（不但是没有懊悔，从她的交谈当中听到更多的是推脱，谈的跟实行配搭时的事，两人之间互相不服，你不服我，我不服你，拿本分撒气。有什么事也不反映，不上报。本来是两个人在作这个工作，你说你能在一边看笑话？“我看你实行能做成什么样子？”好像与自己无关无份，达到一种拆毁搅扰。）还有没有？只谈了个认识，她现在应该咋办？（现在应该懊悔、回转，弥补自己的这些过失，恨恶自己，真实地去恨恶了，你再做的时候才能真实体贴神的心意。要不然再配搭做的时候还是这个。）王平，你呢？（昨天交通了，她就是放不下前途命运，看到工作作得一塌糊涂，考虑的就是前途命运，就是她家里儿子也大了，也亏欠她的丈夫。没有说我今天把工作作得一塌糊涂，我该怎么挽回？就是不顾一切地去配合，挽回这些损失。反正跟她交通，她也是消极的。考虑的就是前途命运，不是考虑神家工作。）只是简单谈了一下她的过去，没有认识，后来晨晨给她补充了一下认识。还缺什么呀？没有计划下步怎么走？你有什么想法？没谈，谈不出口，刚才王平跟你加了一下，把你的心里话谈了一下。你自己心里话不说，是吧？咱俩谈谈心，把你心里面的难处谈谈、情形谈谈。你亏欠你丈夫、亏欠你孩子，没和我说这个话吧？（其实也不是说亏欠，就是自己有病，出来尽本分看病要花钱，在当地尽本分我能回去，家里他还能给我一些钱看病，出来了以后就不好意思再找他要钱看病，就是这个东西在里面支配，也不是说亏欠人，觉得就跟人张不开那个口。在那边尽本分，当地还有一处教会，转回去以后，有病了他还能不给看吗？这里面还是前途命运挂在心上，就是这些东西在里面，就是为肉体这方面打算。）那你知道自己有问题，是吧？（知道，就是肉体看病是一方面，倒是也不是说亏欠他什么，就是觉得要是到这边了回不去，从我的心里面，就是不愿意再开口问人家要钱看病，就是这一方面。其实归根结底还是为自己肉体，我是这个东西在里面困扰着，也不知道是什么性情？）你说这还用归根结底了？你不归根不结底也知道，明摆着了还归根结底了。你知道给神家闯了这么多祸，就没听见你对神家有亏欠之语。只是承认：“哎呀！我不用心！哎呀！我自己闯祸啦！”只是说你闯祸了，只是说你带来后果了。没有说：“哎呀！我亏欠神了。”没有这句话。还是别人说

你亏欠你丈夫、亏欠你孩子、亏欠肉体，亏欠肉体多少？有病看病了，看病多少？肉体多大的拦阻？你看什么病呢？需要多少钱呢？需要多少钱？（不一定需要多少钱？一直就是药不离身。）药不离身多少钱药？药不离身！我的意思就是你衡量衡量价值，你肉体看看病，花个几千、几万？上不了万吧？（没有。）几千我看也够数吧？几百块钱吧？几百块钱都挂在嘴上，念念不忘，神家呢？你给神家亏损的是几百、几千吗？是几万吗？（不是。）是多少？（无法算。）每一个教会搞乱、生命供应不上，成了埋葬死亡的地方，那是多少个灵魂在地狱里哀嚎呢？这个罪归在谁头上呢？咱还不是负责一个教会。你的心在哪儿呢？给你个托付，就这样对待托付了？对待托付掉以轻心，这何止是掉以轻心，而是置之不理。神摆一个环境让你回家啦！还不知反省，还不知悔改，还怎么呢？还消极了。消极是什么意思？人生，消极是什么意思？（消极是背叛。）消极是背叛。为什么要背叛呢？背叛的理由在哪儿呢？背叛的性情在哪儿？晨晨，为什么背叛？背叛里面是不是叫嚣、对抗？“我和武则天配搭了，我扭不过武则天，就武则天作工，我让着她，她还不行！我和武则天配搭不行，不行拉倒！不行，我回家尽个本分就行了，打发回家就回家吧！我就这些能耐，你让我汇报了，我就不想汇报，我就让武则天组织就行了，我当个跟班的不行吗！你让我做，我就当跟班的，你别想修改我的命运，你别想给我加负担。我就要这样做，要么你不要让我做，不让我做，我正好回家。我正好回家亏欠丈夫，正好回家吃药，给孩子弥补一下母爱。你不让我尽本分，我还稀罕尽你这本分呢？说白了就是让你进国度了，你让我进国度我就这样进，不让我进我走。”我走，里边还带着消极成分，还对抗、叫嚣。“呀！什么国度呢？让我尽本分，我应付糊弄还不行，还让我用心了？老天！什么个国度呢？我就是没跟她汇报嘛，我就是没有作工嘛！”根本没有计划要改变，也没有说看到咱的一个亏欠、悔改、挽回，这些东西一句都没有，连个意念都没有。你的心让狼吃了呀！言行举止里边就是肉体，归根结底就是肉体。什么时候想的都是肉体，你在外面想的是肉体，回到家想的还是肉体，来在这儿想的还是肉体，你什么时候想起过神？咱白白呼吸着神给的这口气息，咱跟随神二十多年了，结果没有一点信神的味道。咱理直气壮的，这里面有一个肉体，这里面有一个肉体！明知道神说肉体就是神的仇敌，而且你什么肉体呢？亏欠你丈夫，还幸亏你丈夫

也是信的，你丈夫在家里是支持你的，你在外面作工是要吃药呢！你说咱什么理由呢？你回家就不吃药了？这是因为作工而带来的病？不作工就没病了？这是不是要挟？“你让我尽本分，我就这样尽，你还得给我看病。”看不了病，这个本分也不往前尽了。我跟班了也不跟，人家是在幸福之中忘了神，苦难之中寻求神。那究竟是苦难不苦难呢？我看还是病小呀，如果病大的话我觉得不是这样的。瘫倒在床上起不来的时候，面对死亡的时候，我想她不可能还想着贪享肉体了？她想的是她的生命肉体如何了？她该反省了，临死之时没有不懊悔的。她死时才知懊悔，人死了再懊悔还有用吗？得了绝症，得了癌症，那是判了死亡通知书了，那时才懊悔。今天给你个小病还不行呀？给你个小病我就要背叛。你说信神，神是让你要挟过来的？你要挟神就让你进国度了？咱今天已经闯下这些祸了，做了这些事了,应该怎么办？负荆请罪，来请罪了！你今天不是来请罪的，你是来要嫁妆的！你来这儿不是罪人，你来这儿是请的客人！“我出不来呀！我家里面还有老公呀！我家里边还有孩子呀！我还有病了！你得给我把这些解决了，解决了我才能出来。我出来也告你说了，我就只能是这样了啊！我没心啊，你看着办吧！”小凯说了：“没有内疚，没有惧怕，更没有计划。”什么计划？没有悔改的计划。你只有什么计划呢？只有你肉体的计划。回家近点，在家里尽个本分，孩子也看住了，丈夫也管住了，肉体也享受了，哪天国度开了门了，进门，跨一步，就是下一个时代的主人，这多好啊！你只有你肉体的计划，没有神经营计划的计划，没有神作工的计划，没有生命进入的计划，没有你在教会里悔改的计划。我昨天晚上还跟你交通，我说你的心去哪儿了？找不见你的心，神来在地上就是找人的心了。寻找你的心、寻找你的灵。你的心在哪儿呢？你的灵在哪儿呢？走到如此地步你还不知悔改。还想不起来，你就是伪装伪装，应付应付，假计划你也得有呀！最起码让人看你还是要神的！你的说话里面根本就没有要神的味道！你说咱还是受造之物吗？今天咱就得敞开心谈一谈，把你自己的难处、自己的情形谈一谈。别以后下去聚会，讲个字条、字句，自己的难处包着不放，也不说，解决不了自己的难处，这样你就走不上去。

王平谈谈吧？（就是调整人这方面，有的教会带领不会看人，没有一个准确的衡量标准。）咱们在群里说什么了？你把你自己的计划拿出来，计划表拿出来，这个听我说过吧？（嗯。）计划表拿出来了没有？这计划表里包含什么内容？一家之主，你看了三个孩子、五个孩子，这三个、五个孩子最起码你得了解他们吧？哪个孩子什么性格？什么性情？哪个孩子适合念什么学校？哪个孩子喜欢吃什么？哪个孩子需要哪方面的供应？当父母的最起码是了如指掌吧？那第一个计划、任务，那就是把你所管辖的那几个人了如指掌，了解他属于什么情形？神交通了假带领，也告诉他这条路线了，把你管辖区的这几个人的情形了解了。咱先不要说他的出路了，先找他的情形，情形咱找不出来，先别找情形，我先找个计划，先把自己定个位，找见自己的位置，你是谁？你是带领。你带领了哪些人？带领八个人、十个人，我得有计划把这八个人、十个人的情形了解一下，下边谁处于危险时期？谁走的是犹大的道路？谁走的是敌基督的道路？谁走的是彼得的路？我大概摸清楚知道了，我现在把危险区、雷区、犹大这一部分人我得怎么排除？得用谁来代替？下去得找一下人，看谁来合适？先画出个轮廓来，我第一步从哪儿着手？现在工作作到哪一步了？现在选人，根据神交通的假带领的步骤，八项，从这八项开始，第一项就是情形，先了解下边人的情形，先把这一步先落实了。八项，也就是你的计划里的八项计划，第一项计划列出来，计划列出来下一步就是实施。有计划了，今天干什么？明天干什么？这个月干什么？你就有计划表了，跟着计划表来，你每天就是实实在在的，今天我就是按着计划里的情形，看谁谁谁是什么情形？情形怎么了解呢？先得谈谈心声，听听他的说话，是听他的心声，而不是你给他讲道，不是你给他供应字句道理。谈谈他的难处、谈谈他的表现、他的流露，他心里的难处、肉体难处，灵里的难处，实际地了解了，对他这个人基本就了解了，也就是心里基本有了一个认识。让你管理八个人，八个人的情形了解一下难不难？这就不难了。你给八个人谈谈心，三天谈完谈不完？差不多吧？这不需要你给他交通什么真理吧？谈心，你看我聚会中总是先和你交通谈半天，以前和你们说什么呢？当垃圾桶是吧？让你去倒，有什么难处尽管去说，敞开心，就是神说的什么呢？坦然无惧是吧？让你坦然无惧，不要让别人看见你就是带领，一看见带领就是“啪啪啪”打得他连话都不敢说了。让你看见带领就是亲人，就是诉

苦的对象，他能把心里话跟你诉说，坦然无惧的时候，他把心里话说出来的时候，你就对他有解了，有认识了，然后下一步就知道你可以怎么去帮他，你可以给他定性，这是块可塑的料，还是烂泥扶不上墙呢？你下步就可以对他实施了，如果是渣子，烂泥扶不上墙呢，那就预备下步让谁来代替他。如果看见还可救，还有可培养的价值，你就需要操练他、训练他、带他，那下步就是根据各个人的情形，找到各个人的路途。你能把各个人的情形掌握了，把各个人的路途找好了，你想一下，你的生命长了多少呢？神交通里面说："普通教会里什么本分也不尽的，能不能蒙拯救？"告诉你这话什么意思呢？虽然不能蒙拯救，但是这个教会还存在不存在呢？存在不存在？是不是还得存在？那它存在的目的、意义何在？一方面是等待他的苏醒，他处在冰冻之中，等待他苏醒，让他主动起来尽本分；另一方面就是操练你，为什么在大红龙作工？为什么不灭大红龙？咱这交通了不是一次了，他的邪恶败坏就让你去认识，让你去体验、去感受。你体验、感受、经历的时候，你帮了他的时候，你是不是把这方面的真理全部都得着了呢？你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是不是有了呢？如果说你关住门来信，既使说你是寻求了，那仅仅是你一个人的经历，如果你做带领，带领八个人往前走，你把这八个人的情形给了解了、八个人路途带出来、八个人的工作事项带出来，那相当于你活了八辈子！彼得的一生熬炼了多少年？如果你这样的话，你会不会把时间缩短，借着他的经历，你再带领的时候就成了你的经历了，你会更富有。让你当带领，是害你了？白受苦了？当带领得的更多。你信神是为了啥？就是得真理了，不要指望得其它的，钱财、地位、名誉那都是祸患。而且神给你的只是真理、道路、生命。你来神家，只能给你这些，别的没有。

群里面发了认真写的那个计划表，看了吧？最起码看起来有个大概方向，有一些实际的意义、有些细节。你写出来以后，你自己就能按着这些计划往前去走。没有计划，你就是啥？无头苍蝇，一天起来就不知道自己干什么？碰着哪儿说哪儿。你看晨晨，你写的什么计划呢？（SJ:那天下发的工作安排，所有人都让写计划吧？有写的、有没写的，王平、人生，你们这些人都没写。晨晨写了、黑枣写了、班主任

写了、璐璐写了，就是看了咱这些带领写的那个计划以后，感觉全是道理。那会儿看到，咱下去咋带弟兄姊妹呢？我心里感到很难过！认真写的同样是计划，特别的实际，就是我是什么工作，我赶在几号之前做完，哪些事怎么做，哪些工作、哪些人怎么去做，特别的细节，文字工作里这些细节都有。我写的那个计划里就是调整带领工人，我就写调整带领工人，我根据安排，是不是字句道理？我写一条他写一条，我写几条他列了几条，最后就是起誓保证，那誓还挺重的，让我怎么死，车祸死，要不就是癌症死，可怕不可怕？看可怜不可怜？人家写得这很实际。人生连写都没写，你说咱这里面有几个区带领？区带领里边有哪几个办事员？都活在什么情形里？这个背景下我计划怎么跟他谈？谈哪些？这是不是细节？或者哪些在危险的边缘，我调整一下，从里边再找找，这是不是细节，咱就没这些实际地作工作的细节，咱说的就是你说一我说一，全是传话筒。带领，你就没有工作？就是根据我的应付了一下。你让我写我就写一下，根据你说的那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写出来了。）是让你的思维发挥功用了。（晨晨：主要是你自己就没目标，自己就不知道自己交通的，是不是针对人家的情形所交通的？这回我听神的交通谈假带领，看到咱们作不了工作？从我写的那个计划表里，不是说要细节吗，要每一项的原则呢！我就在那里揣摩揣摩，细节原则，也打算重写了。就刚才交通的，因为你就不知道你的目标方向在哪里？我也有那个，比如从教会带领开始调整，但是这个教会带领调整好是通过咱的交通，知道他有哪些缺少，交通了补足了以后，他还有不能当带领的各方面情形。因为咱这个目标就不清楚，我就是不清楚我才写成那个果效。比如这下交通明白了咱再去做。看她哪个情形咱列出来，她是什么情形？是怎么解决的，求真一下。也看见咱给人家供应的就是字皮，就没有挖到人家的实质，所以作工作，一直走的就是假带领的路，喊字句道理对对号，我就觉得得重新做了。）为什么让你列计划呢？列计划是什么意思？理解了吗？什么意思？我听听。（就是掌握了情形了，这个人什么情形，有计划了，去给交通。）小凯，为什么列计划？（有了目标、方向。）目标、方向、路标，你给自己定了一个方向、目标，就知道要干什么，你往哪边走？一天起来就奔着这个方向往前走。你没有计划，也就是你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没有路途，你死水坑一潭。“我看SJ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那还要你这带领干什么？是要你的思维

发挥功用了，你思维发挥不了功用，咱别说是带领了，你说是人吗？那是不是就是一头猪呢？咱要猪吗？神家里缺猪了？带领、带领，让你去带领，你带领他，你有你的计划，你把你的计划拿出来，在你的计划里，你下教会里让他能看见你有计划、有方向、有目标、有路途。然后你带着他，让他把计划方向、目标拿出来，你检查他的方向、目标，对不对？然后你在他的方向目标上，修正他，该往哪儿走？这才叫你带他。让你当带领了，不是让你当保姆呢！喂他吃、喂他喝、拉下为他擦屁股，托儿所。咱今天在这整体就是一个托儿所，SJ每天给你擦屁股，啥也不干，拿着手机嗒嗒嗒给你发信息，一天二十四小时，她给你擦屁股，你再给他擦屁股，一年下来自己的屁股也擦不了，糊的哪都是，你说吧？过后还理直气壮地说我不会！咱现在让你列个计划，还不知为什么列计划？（SJ:这下你知道为啥列计划吗？根源？）（有目标，有方向了。）（SJ:为什么一直什么人都要加我呢？加我干啥呢？你说一句话，你说干啥我就干啥，你说咋做我就咋做，最后到啥地步了？全成木偶了。全是一根绳在这儿说呢，全是一棵树在这儿说呢，你这样干，你那样干，是不是到最后带了一大帮木偶呢？为什么让咱列计划呢？她就要宁愿当木偶，弟兄一直交通，神喜欢木偶吗？不喜欢木偶！可他非要做木偶。打的不让他做木偶，他愿意吗？他说你不让我做，我非要做木偶。你看看这个木偶，咱们班主任给我发的，他说的话，黑枣说的话，一溜全给我发过来了，你这不费工夫吗？她说，我说，我说，她说！我念一下：我说SJ她们要过来呀！黑儿说我就和你说这事呀！我说需要两个家。黑儿说，找吧！我说马上就来了。黑儿说我找好告她。她说好。我说有目标吗？黑儿说我只能从原来吃饭的家里问问。我说村里还是城里？黑儿说村里，城里就没有家。我说村里不合适吧！黑儿说你也清楚这边的情况呀！不合适那城里有吗？我说来这儿吧，我们住的家。黑儿说你觉得能住下吗？写的就是这。这只是能解决一个家的问题？我说那家能行吗？黑儿说那是带领家，能吗？楼上还有外邦人，他们原来在那里的时候大队就知道。我说二楼那家还行，今年没有交房租。她说你觉得行吗？就这完了。我们俩的说法给了你了。这就是带领，天天就是这个，长大把她和疯子的截屏发过来了，疯子把长大和她的截屏发过来了，你给我报，她给我报，你看我俩谁的问题，让我当法官，你看怎么样？人家就是这……。黑枣和班主任的也是计划，计划就是把我写

的安排一二三四五六七列出来了。这就是咱带领一级的不会写，最后还写的誓很重。所以我再看认真写的计划书，一看就入眼。同样的事，人家还不是带领！）你们累不累？二年了，有的不只是二年了，我带SJ二年了你们也看见了，我要求过SJ给我写个计划吗？我给她安排过一项工作了没有？我只告诉她你负责一线，你负责教会，你都负责起来，简单一句话过去了。我告诉她具体怎么管理了？没有，那计划表就在脑袋里边了，不需要给谁看。每天寻思着就按着这个计划去实行，我没有督促过，我没有检查过。神让挪亚造方舟了，造了一百多年，神跟他说了几句话？“这个钉子靠左一点，那根木头不行，重换一根。”你说今天成啥了？难不难呀？原子弹研究了没有？她为什么能那样做呢？有心、有灵。用心去做，用灵去接受！咱今天没心、没灵，还唤不醒、唤不回来。找不见你的心、找不见你的灵。灵是什么？找不见你与神接轨的那个东西。我在这儿说的是神的工作，说的是你的生命如何？这是你的灵能接得通，是你灵里边的需要，灵里面的粮，可你在这边有需要吗？你需要生命供应吗？你需要完成神的经营计划，你能尽上你这个本分吗？这些都没有，你行事只是我的肉体没有满足。归根结底说的是我的肉体，我的前途没有、我的命运没有、我的想法还没满足、这些东西占得满满登登的，你说神要这个吗？所以说你和我接不了轨，你那些东西我都不看、我不要，而且是恨恶的！凡是拦阻你来到神面前的东西，都是神所恨恶的。你每天盘算的，都是神恨恶的那些东西。你宝爱恶、宝爱罪，抱住罪不放，从神来的一切，你都当成了仇视之物了。什么是仇视之物？你看都不看，瞄都不瞄一眼，我都和你谈话了，我说咱俩谈谈心吧？你说谈心，谈什么呢？是不是谈的就是神的经营计划？是不是谈神的作工？是不是谈你的性情变化？是不是谈你灵里的需要？你和我有这么一句话吗？没有。你只是和我说，我肉体没满足，我老公在家没人给他做饭，只是一味地要恩典。今天还是恩典时代吗？今天比赛是谁能爱神！谁能献给神！而不是谁和神要得多？谁会敲诈勒索神？咱没心、没灵。因为什么说没灵呢？晨晨，因为什么说没灵呢？刚才交通是不是这个问题了？（没有与神沟通。）沟通什么？王平，我说的灵是什么意思？人有灵了才能和天上的卫星电台接通，是吧？没灵能接通吗？你只有一个魂，没灵。灵是什么？信心？（给天上的卫星接通了。）与天上的卫星电台接通了。细节呢？小卫，听懂了吗？（必须

去寻求细节，就跟SJ一样，然后就每一件事去琢磨、去配合。）什么人是有灵？什么人是没灵？（体贴神心意的人就是有灵。）咱先不说体贴神心意了，你有那个意思能够想到你还是个受造之物，这说明你还有个灵，你是个受造之物。受造之物是说你心里有这么回事，不是让你说出来，你是受造之物。你是受造之物接下来该怎么？该尽好我的本分、完成我的使命，和神的经营计划挂钩，和神挂钩，和神有关系啦！这是有灵了。你的言行举止与神没有关系，那就是没有灵的死人。为什么是死人呢？没灵就是死人。今天搞清了吧？有灵没灵怎么分？他能行使出来，呀！我这个本分没能尽好，我该怎么尽本分呢？神交给你的托付、使命、责任，就是一心为你的使命、责任，你是受造之物，往神这边走，那就是你要和天上的卫星电台接通具备的一个条件，你有了一个接收塔。可是你一天行事之中："我老公没吃上饭，我病了要吃药，我孩子上学没人管，我婆婆还怎么样？我家里房租没人交，离了钱不能活。"这和神挂钩不挂钩？你说她有灵吗？这不就是完全与世人所行事的一样吗？你与世界所行事的那样，那你就与世界是同类！同类是什么意思？世界上的人属于什么？属于没灵的死人。有人要说他："我有灵，我想到神的作工、我想到神的经营、我是受造之物。"我挂在嘴上、念念不忘，成了字句道理，这是什么？这有灵了没有？一个是没灵，一个有灵，但灵是死的。死了还能不能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了？一个人没灵，能不能唤醒？不存在唤醒，他的灵麻木、死了、迟钝，苦口婆心、再三地感动，把这个灵能够唤醒，哦！原来我是个受造之物，你看我吃神家一口饭，我得凭良心尽个本分，不能白吃神家的饭。我得在神家里办一件事，办件有意义的事，为神家办一件事，为我受造之物该做的尽上一份，能行事，那这个灵就开始苏醒了。什么是活人呢？什么时候成活人了，那灵就完全苏醒了，完全有一个受造之物的形象了，这就成了一个人了。神说过一句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今天理解了吧？单靠食物，这个食物是维持你这个人的生命，维持你肉体的生存。灵呢？靠神的食物，靠神的话。灵在哪儿呢？灵就在话里边。你有神的话你就可以和天上的卫星电台接通。那就是神看见你了。在灾难里，神哪！神哪！ 神说这个我认识，我和他什么时候通过话，他什么时候想起了我的选民，他带领教会的时候，他还为教会里付出过，这是在哪儿哪儿？这个有点印象，有这么个意识，什么时候还在

我面前祷告了，为神的作工还寻求过我。另一个人呢！神啊！主啊！怎么呀？主说我从来不认识你，因为你每次祷告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肉体，这个时候可说是归根结底了吧？一遍遍祷告就是为了肉体。神哪！我孩子上大学了。神哪！我买房了！我又贷款了！你说到时候神能认识你？神哪！我奉你的名咋了？我传福音了、讲道了，冠冕该给我了吧？神能认识你？神说什么呢？神怎么说的？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什么是作恶呢？你吃着神的饭而跑外道。什么是跑外道？不在圣灵的流里边，是在神话外边的人。跑外道，你就是外邦人，灾难随时下来取缔你就算了，活死人，就是个死人。什么是死人？什么是活人？今天咱该有个认识了吧？这个听明白了吧？

来，说说。我听听，听明白了没有？（这么一说脑子一片空白。）这简单吧？小凯，简单吧？（嗯。）这个简单，说说。（有心、有灵。他这个心思吧，跟神的经营计划挂钩，也就是说去体贴神的心意，能够急神所急、想神所想，就这个意思。）嗯，完了？（完了。）没灵呢？说话要有个对比，你说了白的什么表现，那就要说黑的，你只说白的，那么什么是黑的？（黑的就是脑子里、思想里、肉体里这些事情和神的经营计划、托付没关系，脱钩了，完全想的是自己的肉体，属世的这些东西，终日所思想都是恶。跟神的经营计划没有关系，这就是说没灵。）这就是没灵是吧？（嗯。）什么是死人？什么是沉睡之中呢？活在字句里边，讲了个道理，活在罪里边，披了一个外衣，你看着外表他是有灵的，他每天说的是真理，他实施不实施？心里想不想与神的灵接通，愿不愿意实行真理？（不愿意。）这就是死人唤不醒。这是灵，那心呢？什么是心？什么是良心？神说有的人有心，有的人没心。有心没心有什么区别？（良心的知觉。）良心的知觉。有良心和没良心有什么区别？（有良心的人做事的时候他觉得良心不平安就不做了。）人生，有良心和没良心有什么区别？也就是有心没心。你愿意和一个有心的人相处，还是愿意和一个没心的人相处？（愿意和有心的人相处。）人都愿意和有心的人相处，是吧！那有心和没心怎么区分？（有心的人，神说什么话他能听，他是去做的，而不是去说的。做错事他良心有知觉，感觉对神有亏欠，像我这没心的

人，多少次唤不醒，没心没肺，是个活死人。）你说自私卑鄙，自私卑鄙有没有心？（没心。）为什么说他是自私卑鄙呀！自私，只考虑自己，卑鄙，说保罗有个争强好胜、唯利是图是吧！（嗯。）唯利是图什么原因？是不是卑鄙？自私卑鄙就是没心，没良心。什么是有良心？（会为别人考虑。）会为别人考虑。刚才说了一个自私卑鄙，自私卑鄙是没心，有心的人可能就不是自私卑鄙了，那不是自私卑鄙有什么表现？人常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都有一个天平，有心的人，他心里边就有一个天平，没心的人他就没有这个天平。自私卑鄙，他里边就没有这个天平，没有同情人的心，他就不会去衡量，你不管再给我多少你都是应该的，我只能得而不能失，这就是自私卑鄙。有良心的、有心的呢！心里有杆秤，你给了我四两，我得给你半斤，你给我半斤，我最起码得给你四两，良心上有标准。咱以前交通过什么？恩典和赐福，什么是恩典？给了你了，没有要报酬，这是得着恩典了。这个天平我给了你了，没有和你要报酬，我在你身上是不是有恩？恩人，他做在你身上了，你没有还报给他，这叫恩。他做在你身上了，你给了他一定的报酬，还有恩吗？这叫平价交易，这叫有心，这个人有心，我得着什么恩典了，我还给你，这叫有心。恩典时代都是得福的心，都是和神索取，所以说得了神多少恩典呢！有几个人还报神爱呢！没有人还报神爱。所以说，那个时候好人坏人是不是都得恩典？（嗯。）有良心的人也得了，没良心的人也得了，神是公义的。最起码你得有一个心，有个心，最起码你的心里得有一杆秤，你从神那边得到了什么，你最起码得还报给神什么吧！亚伯拉罕给了他个孩子，他就能还给神，心里边有杆秤，本来这孩子就不是我的，是你给我的，你给我了，你要的时候我给你，有杆秤，知道这个恩是你给我的，我再给你，给了你我这个天平是平的，我不给你这个天平是斜的，我是欠你的，我给了你了，拉平了。最起码人心里得有一杆秤，这就是有心了。如果神给了他一个孩子，他不给神了，说，给了我了又问我要呢，他有心吗？（没有。）就是给了他以后，他就想把他强行占有，成他的了。咱打仗的时候记得我说过什么话了？这是你的家吗？是吧！这证明他没良心，吃着神的，喝着神的，穿着神的，住着神的，最后说我家、我家，是他的家，怎么能说是你的家？你从哪里来的你都不知道，还你的家，没良心！咱在人和人之间相处，处的就是一个心。你帮助了他了，他有什么事他帮助你，这一来一往，

你和他成了什么了？朋友啦！那俗话说：“烧红火柱烫人了。”就是我只占你便宜，你不能占我的，如果你和这个人相处，你给上他这些，他不给你，你还和他来往吗？（不来往了。）只能远离。因为什么？他没心，他不够人的资格，你和一个畜生来往，畜生有没有心？（没心。）畜生没有心，是吧！但是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家畜有良心，是吧！狗，狗比人强。世上为什么说有恶人呢？为什么说有没良心的呢？恶人有良心吗？他没良心，他再得多少恩典，他不知道还报神爱！就不要说还报神爱了，还报人爱都没有！所以说，首先你得有一个心，要求你不高，你得有心，你得有天平，证明你有心，还没有要求你达到彼得爱神至极，全部付出了！有个天平，咱今天信神，神要赐给真理，就不要说神赐给真理了，你呼吸着神的这口气息，给你这条命，你该不该还报神的爱呢？可是咱呢！给了这条命了，咱还跟神讲理。你神给了我这条命了，给了我生存条件了，你现在给我孩子了，我得照顾孩子吧，你给我老公了，我得照顾老公吧！我哪有时间再来敬拜你呀！你说这人是不是浑蛋呢！这是没良心，那好说，神把你老公取缔了，把你孩子取缔了，这总能行了吧！不要劳驾你因为你老公，因为你孩子，因为你家庭，忙得出不来，尽不上你的本分，你取了她老公，她行吗？给了她，她不行，取了他，她还不行，这就是没良心，没心。给你了不行，取了，你还不行，给了你的时候你觉得是应该的，背叛神也是应该的，谁叫你给我的？是你给我的，不是我要的呀！你不给我这个孩子，我强求还能生下来？还得神给你，说白了，还是神给你的。你让我生下孩子了，你又叫我尽本分呢，无理取闹，你看，还说神无理取闹。神说好了，你说我无理取闹，我把孩子取了，一取了孩子以后，你怎么办啊！你是不是破口大骂呢！你破口大骂，反正是怎么做都不对，这叫没心。所以说神来在地上是作什么工作了呀！（唤醒人的心与灵。）唤醒人的心，唤醒人的灵，唤醒人的灵，就告你说神来作什么工作，让你的灵复活，明白神的心意，能和天上的卫星电台接通。灵活了，你的心活了，有了颗良心了，神话里边有一句话，超过你的良心标准了吗？最低限度良心标准得和这个天平平了吧！没有超过你的良心标准，意味着什么？你就欠神的，没有超过良心标准这个天平就是平的，神给了你多大恩典你得还报回来，神给了你多少荣耀，你就应该还报给神多少荣耀。给你多少神就要向你索取多少，可是你呢？你得了这么大的恩典，不仅是恩典，还

有赐福，给了你神话，给了你真理，让你明白了，知道神的心意了，结果你不往前走，这就是没有达到一个良心标准。良心标准就是一个受造之物该尽上你的本分，完成你的使命，这就达到了良心标准。神今天成全人是什么？必须超过你的良心标准了，才能成全你。你有良心知觉了，唤醒你的灵了，最起码你凭良心去办事了，这个就是说你的心活了，你能时时寻找神了，心灵活了，不是死人了，成为子民了。那你看你心活了没有，灵活了没有？心不活，灵不活，那就是活死人。超过良心标准了，爱神至极了，成全了，神公义不公义？（公义。）你说今天让你写计划了，写计划什么意思？是不是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呢？你该不该还报神爱呢？

22

人为什么活着1

神话：

一生追求名利面对死亡无所适从

本来一无所有的一个孤独的灵魂，因着造物主的主宰与命定有了父母、家庭，有了成为人类中的一员这样的机会，有了体验人生的机会，有了游历人世间的机会，也有了体会造物主的主宰、认识造物主造物奇妙的机会，更有了认识造物主权柄、归服在造物主权柄之下的

机会，但是大多数的人并没有真正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稍纵即逝的机会。人花费毕生的精力都在与命运抗争，一生都忙碌于养家糊口、穿梭于功名利禄之间。人宝爱的是亲情、金钱与名利，人把亲情、金钱与名利看为一生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尽管人都埋怨命运多舛，但人还是把“人为什么活着，人当怎样活着，人活着的价值与意义”这些人最该明白与探求的问题置于脑后，一生无论多少年只为追求名利而奔波，直到人的青春不再，直到两鬓斑白，直到容颜老去，直到人意识到名利不能阻挡人衰老的步伐，金钱填补不了人心灵的空虚，直到人明白谁都不能逃脱生老病死的规律，直到明白谁都不能摆脱命运的安排。当人不得不面对人生中的最后一关的时候，人才真正地明白了人纵有万贯家产，纵有高贵身份与显赫地位都难逃一死，都必然回归到其本位——一无所有的孤单的灵魂。当人有了父母的时候，人便觉得父母就是其的一切；当人有了财产的时候，人便觉得金钱就是人的依靠，就是人活着的本钱；当人拥有地位的时候，人便死死抓住地位，宁愿为其舍命；而当人即将撒手离去的时候，人才知道人倾其一生都在追求的东西原来都是过眼云烟，没有一样能抓得住，没有一样能带得走，没有一样能让人免去死亡，也没有一样能成为一个孤独灵魂归途中的安慰或伴侣，更没有一样东西能拯救人超脱死亡。人在物质世界所得的名或利给了人暂时的满足感，给了人一时的快慰，给了人心灵踏实的假象，让人迷失了方向，所以，在茫茫人海中挣扎，渴求得到安息、得到安慰、得到心灵的宁静的人被一层又一层的浪涛席卷着，当人还不知道自己从何而来、为何活着、将往何处去等等这些人最该明白的问题的时候，人便被名利引诱、迷惑、控制，一去不回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在不经意间人就这样送走了一生的黄金期。当人即将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人逐步意识到这个世间的一切都与人渐行渐远，人再也无力抓住任何一样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此时，人才真正地感觉到原来自己如呱呱坠地的婴儿一样依然一无所有。这个时候，人不得不开始思索自己的一生都做了什么，活着的价值是什么，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上，也正是这个时候，人便越来越想知道是否真的有来世，是否真的有上天，是否真的有报应……人越是临近死亡，越想明白人生究竟是怎么回事；人越是临近死亡，越觉得心灵的空虚；越是临近死亡，越觉得无依无靠，所以，人对死亡的恐惧与日俱增。之所以在死亡临及的时候，人

能产生这些表现，究其原因不外乎有两点：其一，人即将失去人在人世间所赖以生存的名或利，即将告别人的眼目能看得见的这个人世间的一切；其二，人即将独自面对另外一个陌生的世界，面对的是一个未知的神秘莫测的令人却步的世界，在这个陌生的世界中人没有任何的亲人与依靠。这两方面原因让所有面对死亡的人心神不宁，让每一个临及死亡的人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慌张与无所适从。当一个人真正走到这一步的时候，人才知道一个人来到世上首先应该明白人从何而来，人为什么活着，是谁主宰人的命运，又是谁供应主宰着人类的生存，这些才是一个人活着的本钱，也是一个人生存必备的根基，而不是学会如何养家糊口、如何追求名利，也不是学会如何在人群中出类拔萃、如何活得更富有，更不是学会如何做人上人、如何在各种角逐中游刃有余。人花费一生所掌握的各种生存技能虽然让人能够拥有丰厚的物质享受，但从来没有给人的心灵带来真正的安慰与踏实，反倒让人不断地迷失方向，难以把持自己，错失了一次又一次明白人生意义的机会，也给人如何正确地面对死亡带来了隐忧，人的一生就这样被断送了。造物主对待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他给了每个人一生的机会来体验他的主宰，来认识他的主宰，然而人只有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只有死到临头的时候才开始顿悟，这未免太晚了！

人一生都在追求金钱、名利，人把这二者当作救命稻草，当作唯一的依靠，似乎拥有了金钱与名利人就能持续地活着，就会免去一死，但是当死亡临近的时候，人才发现金钱与名利离人是那么遥远，而人在死亡面前是如此的软弱无力，如此的不堪一击；人在死亡面前是如此的孤独、无依无靠，如此的无助；原来人的生命不是金钱与名利能换来的，不管人拥有多少财富、多高地位，在死亡面前都是一样的贫穷与渺小；金钱不能买来生命，名利不能免去人一死；无论是金钱还是名利都不能使人的寿命延长一分一秒。人越是有这样的感觉，越是渴望能继续活着；人越是有这样的感觉就越惧怕死亡的临及。此时，人才真正地发现人拥有的生命不是自己的，不是自己能够掌控的，人也真正地发现一个人无论是生是死都不是人能说了算的，都不是任何人能掌控的。

“一生追求名利面对死亡无所适从”你现在追求名利吗？问问你自己？书记？（嗯。）你追求名利吗？（现在不追求了。）不追求了？（噢。）真不追求了？（嗯。）厂长，他追求不追求名利？（我追求了，我不知道他追求不追求。）你追求了？你这么说很坦诚，你追求什么名利了？（我怕别人说我，这就是追求名利了。）怕别人说你啥了？（什么都怕别人说。）什么都怕别人说。老王，你追求名利吗？（知道是不应该追求，可是本性里头还是追求这些，什么事显明出来追求的还是名利地位。）那你说说，我听一下你追求什么名利了？有没有细节？（别人说自己好，给我送花圈的时候，也知道送花圈不对，可我心里美滋滋的，愿意接受。我提出的这个观点和书记的观点不合，或者我认为不对的时候，就和他争辩，有时候就是为脸面，这种时候还比较多呢。还有现在村里六十五以上的补交十五年的养老费，然后按这个钱数补贴，最高一千封顶，现在虽然不赚钱，但是心里还想，交还是不交呢？里头有这种心思意念。）首先咱先知道什么是名利？会对号，一个是会对号，一个是一生追求名利，是不是不让你考虑自己的利益？是不是这个意思？你刚才说交养老保险了，是吧？涉及到你个人的利益了，这个算不算追求名利？算不算？（不要也能生活下去，为啥还想多要，这不是追求名利呀？）追求名利和你个人的利益有没有区别？考虑你个人的利益和追求利益一样不一样？（一样吧。）就好比说你要做生意，那你做生意的时候，是不是都得考虑成本、利益，是吧？那你说这个正常不正常？（正常。）正常是吧？做买卖得考虑利益了，还要算能赚多少钱，能赚多少利润，把利润最大化。如果就单独说一个利润最大化正常不正常？（正常。）也正常，那怎么就不正常了？这就是有个范围，你超出了这个范围。（就像暴利。）暴利也可以，但是你为了这个利，那句话怎么说的呀？保罗说的一句什么话呢？唯利是图，为了利他能是图。单独就是为了一个利，谁也不伤害，那也正常，完全属于正常。你不要去追求，追求就成了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不择手段。所以说你要正确对待，不然的话你最后就成了个傻子了，自己做生意不考虑自己的利益了。说起这个就想起来人生了，人生买东西从来不搞价，你说多少我就给你多少，她这是怎么呢？我顺服神的主宰，天天遇到的人、事、

物，都是神的安排，有诈骗了啊，神把人家安排过来了，那就让人家骗吧，不能和人家搞价，这是不是就愚昧了呀？（她就不知道现在外边都是骗子。）她知道，但是神的主宰安排我不能反抗呀，神主宰安排该顺服该接受，这就是咱太偏了。所以说咱得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再说追求名利，名、利，我说书记你还追求名利吗？书记说不追求了，你说书记追求不追求啊？（追求。）他怎么追求了？书记可以说比谁都追求利、追求名吧？是吧？书记，怎么追求了？（书记：就是说，现在说我不说我，心里不难受。）说你不说你，心里不难受？什么意思？（书记：要是难受，强烈反抗，就是为了名利、为了地位。）王义，他追求不追求？（追求。）来，用事实说。（每回说话都得让人服，把人打回来。）永不言败，永不言败他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名。）他的话里边流露出来了。书记有个什么别名了呀？（袁世凯。）袁世凯干啥了？（当皇帝了。）当了八十三天皇帝，他为了什么？不是为了名吗？你为什么叫袁世凯？书记？（想当皇帝。）追求名利没有？不会认识自己，不去认识自己，自己就活在这个名利里边。去了那边了，你是跟人家说什么了，为什么叫你袁世凯，你还记得吗？记得记不得？（……）进入了深思之中，刚才还说，说不说你，你不难受了，这倒难受开了。咱得先知道什么是个名，什么是个利，利是什么范围，名是什么范围？追求名，怎么就达到追求名利了？人活着得有个尊严对吧？那你维护你的尊严算不算名利呢？算不算？（维护尊严和追求名利不是一回事吧，最起码的尊严，应该不算吧？最基本的尊严都没有了，那就完了。）那就成了东亚病夫了。（嗯，对，还是应该有的。）人呀，应该维护自己的尊严，本应该有的，但是呢，因着人被败坏了，还有尊严可言吗？没有尊严可言。为什么说没有尊严可言？神说有真理才有尊严，没真理还有没有尊严了？（没有。）为什么？（信神的没有真理，活出就没有正常人性。神说的尊严和人说的尊严不是一回事。）人被败坏以后呀，看事观点就扭曲了，变了，他认为的尊严也发生了扭曲，他把追求名利就当成了尊严。你和他说句实在话，就像我刚才和书记说了，我说书记你是袁世凯，你就是为了名利追求，你说书记好受不好受啊？（不好受。）不好受，在世界上来说，你能不能这样对书记说话呀？（不能。）你不尊重，你还能揭人家短了？哎，你得维护人家尊严，你对人不尊重，这就是尊严。神说了有真理才有尊严，尊严有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就是人被撒但败坏以后呢，看事观点扭曲了，对尊严也扭曲了，就是和你说句诚实话、实在话，你感觉是伤害你的尊严了，伤害你的虚荣脸面了。其实那个不是虚荣脸面，你是假冒伪善，不愿意听诚实话，是你败坏邪恶的一种表现，这是一个方面。第二即使是真正伤害了你的尊严，你有尊严吗？神说你有真理才有尊严，没有真理你也没有尊严，真正伤害到你的尊严，也不算伤害到你的尊严。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人被撒但败坏以后，你成了一个活死人，神就不承认你是人，你是啥呀？神说你是畜生，灵里边看你就是畜生，不通灵，说不成人话，没有正常人的来往，没有正常人的沟通，还是不是人了？对牛弹琴。你说咱经历这么长时间了，你现在也能体尝到了吧？和人有个正常的沟通是不是都难呢？我问你一句很简单的话，你跟我绕半个小时，说不成话，问三次，你说不成一句话，不能沟通，无法沟通，听不懂。这就是走来走去往返而来，你说这个人还配称为人吗？不配称为人，因为他为了他的名利，为了不服输，为了在众人面前不丢脸，所以他就声东击西。他也知道你问什么呢，就是绕圈圈，所以说，他绕圈了，无法沟通，无法交流，那就失去了一个人的尊严，这就失去了人的尊严，为什么失去人的尊严呢？你不配称为人了，你没有做人的资格了。给你耳朵给你嘴，功能没用上，失效了，如果你迟钝一点还能救，还等待、给你机会，如果作工十几年二十年你迟迟听不懂、没反应，那个器官就坏了、死了、聋了、瞎了，看不好了，无药可治了。那治好你了以后就相当于你有真理了，那你就有尊严了。治不好呢？那你依然是个畜生。你说畜生还有尊严吗？你听说过畜生有尊严吗？（没有。）所以说，对败坏人来说没有尊严，没有尊严可言，只要有真理才有尊严。如果说你不被洁净，即使说你维护的是你的尊严，其实也不是，神也不称许。就即使是伤害到了你的尊严，你去维护你的尊严，神也不维护，为什么不维护？你不配称为人。所以说你的尊严也不称为尊严，不成立，站立不住。有真理了就有尊严，那有真理的这个人，你还能随意得罪吗？能随意论断吗？能随意评价吗？你评价就是犯罪，神就咒诅你，神就不放过你。

这是说啥了？说这个名了是吧？你为了维护你的名，别人说你是畜生了，你要起来维护你的尊严，能维护你的尊严吗？能不能？你维护你的尊严你就是不顺服。咱以前在教会里边打仗的时候，是不是叫他畜生了，是吧？他不服不满，你还能叫人家是畜生了？神、祭司弟兄都交通出来了吧？祭司弟兄说不叫你畜生，叫你什么呀？你要不让叫你畜生，你起来反抗，那就要治你的罪。我叫你一声畜生，你不服，你要起来反抗，那是不是你也是追求名利了呢？哎呀！别人叫你畜生你还得接受，起来反抗就是名利，追求名利。为什么追求名利呢？既然是叫你畜生，那是根据啥呢？根据事实说话，根据你做的事情，解剖揭露了你所做的就是个畜生，那叫你畜生正常不正常啊？正常、应该。可是呢，你接受不下来，你反抗，那你不就是为了名吗？这也就是说不接受审判刑罚。

小五，你追求名利吗？（也追求。）也追求，怎么追求，试着说说。（就是想在别人的心里面占有位置，别人说话的时候，想要迎合别人。）迎合别人是一种诡计。（对，就是诡计，就是让别人看着，承认我，看见我是一个比较亲近的人，有什么事情呀，可得想着点我。）追求名利，我记得我说过你一次什么呢，你还记得吗？我说什么是你的生命了？谁记得了？啊？（忍耐。）忍耐是你的生命？不是吧，还会给自己戴冠冕了。我给你解剖了以后，你就当成耳旁风了，我还记得你就忘了？（因为，所以。）因为，所以，他的“所以”太多，没有神话，没有根据，他为什么那么多“所以”？我那天晚上问了他多少话，他跟我拿出来那么多“所以”，最后回答我话了没有？没回答我话吧？（没有，一直都是我认为、所以，就这两个字，没别的了。）你在了是吧？“因为、所以”这就是你的生命。什么生命？为什么要“所以”呢？怎么来的“所以”呢？因为、所以，因为、所以，他在干什么？是不是在跟你讲理呢？讲大道理呢？他为什么要讲这个理呀？因为这个、所以这个，因为这个、所以我怎么、所以我怎么，他干了事情都有因为、所以，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有原因的！他为什么那么多原因？他不回答我的问题，他给我说出那么多的原因来，什么原因？不就还是为了个名，不敢承认，不敢接受，为了反驳，成了你

的生命，交通了以后你也当成了耳旁风，你就没听进去是吧？忘了？还是不会和这个结合起来？现在能结合了吗？（能了。）也就是说和你交通这个名和利，一个是你的认识，一个是和自己会对号，不然的话，你总觉得，我都成了这了，我还追求名利了？我没有去追求钱财，没有去外边要啥名，在这儿有啥名了呀？不是外边的那些了，内在的里边，看事观点，更深处的东西。

“本来一无所有的一个孤独的灵魂，因着造物主的主宰与命定有了父母、家庭，有了成为人类中的一员这样的机会，有了体验人生的机会，有了游历人世间的机会，也有了体会造物主的主宰、认识造物主造物奇妙的机会，更有了认识造物主权柄、归服在造物主权柄之下的机会，但是大多数的人并没有真正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稍纵即逝的机会。”本来一无所有的一个孤独的灵魂，为什么说是孤独的灵魂？在灵里边没有父母，没有亲人，在灵界是孤独的一个灵魂，父母、儿女是怎么产生的？是来到了物质世界才有的，是吧？（嗯。）来到了物质世界才有的，你怎么能来到物质世界？是因着神的主宰，也因着造物主的主宰与命定。就是神交通生死轮回的时候，就你这个人什么时候来世，对于各种人来世的时间都不一样，比方说孔子，五千年他才能来一回，那这五千年是不是就得等着、耗着，不允许他来世。如果你的灵不好呢，你守不住神给人定的天规诫命，那你和畜生要轮流转换，那你再转换成人的时候，你那个时间是不是更是有限的，就是说你来到人世间，跟上了神作工结束的这一个时间段，这是不是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呢？你现在能来到人世间是因着什么？是因着造物主的主宰，你才来到人世间，才有了父母，才有了儿女。你去认识一个事物要从根源上认识，你来到人世间是怎么来到的，是因为神的主宰而来到的，你本来是个什么东西？是个孤独的灵魂，你什么也没有。先找见根源，你本就是没有什么父母，没有什么儿女的，从灵界来的时候是赤身而来，什么都没有。这一切是因着神的主宰、命定而有，一切是因为神的主宰、命定而有。为什么在这儿加重了呀？是因着什么呢？因着来到世界以后，你就背叛了神，因着神给了你一个父母，给了你一个家庭，你的全心全部放在了啥上面呢？放在了父母、

家庭上边，所以在这儿加重告诉你说，你来到世界是什么原因来的，就是咱以前交通过，说你来到世界是一个探子。说咱今天来到中国做一个人呀，是神派你来撒但的国，来撒但的包围圈里面做一个探子，做个卧底。因着神的主宰，你有了父母、有了家庭，成为了人类中的一员，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因着这样一个机会，让人有了父母，有了儿女。这个机会谁给你的？神给你的，神给了亚伯拉罕一个以撒，神要的时候他就能献上，那这个呢？神给了你一个家庭，给了你一个父母，给了你一个儿女，你能献上吗？给了你一个机会，这个机会是神给你的，一个机会来了，仅仅是个机会，但这个不是你的所有，不是属于你自己个人的、私有的东西。因着这一个机会，咱有了家庭，有了父母、有了儿女，这是不是有了一个肉体的生活？在人来说这个肉体生活是不是一种享受？是吧？这种享受，也就是这个机会，是神给你的，这是一个机会。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有了体验人生的机会。不知道你们什么感觉，我小时候在村里边看见人家撇下父母，多长时间从外边回来了，开着小车，是不是一种羡慕的眼光？羡慕人家的一生。老师让你树立你的理想，长大了做个什么科学家，是吧？做个什么样的人，这是谈人生。“有了体验人生的机会，有了游历人世间的机会，也有了体会造物主的主宰、认识造物主造物奇妙的机会，更有了认识造物主权柄、归服在造物主权柄之下的机会。”咱上边交通了一个家庭，成为人类中的成员的一个机会，你体会了，体验人生的机会，你体会了。但是认识造物主的奇妙作为的机会，你体会了没有？这需要咱去体会的。“更有了认识造物主权柄、归服在造物主权柄之下的机会，但是大多数的人并没有真正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稍纵即逝的机会。”千载难逢，为什么说是千载难逢？刚才怎么说的呀？千载难逢，你来这个人世间容易不容易？（不容易。）说说这不容易在哪儿？（六千年了。）就不要说六千年了，就单独说来到人世间容易不容易呢？就不要说来到神作工的这个六千年最后尾声的这个，就单独说来到人世间活一个人容易不容易呢？（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因为这个人被撒但败坏以后啊，特别是中国人，败坏至深，你一由着你的性子，稍不注意就有可能犯罪，犯什么罪呢？不是犯国家那个法律的罪，犯什么罪呢？（触犯神性情。）触犯了天规诫命，触犯了天规诫命以后，那你再来这个人世间是不是就很难了？如果说你是个谁呀？刚才说了个谁了？孔夫子是吧？如果你是孔夫子，那你呢，来这个人

世间的机会就很难，得多少年呢？（五千年。）五千年来一回。书记，你要想追求做袁世凯，那做袁世凯这个机会难不难呢？袁世凯多长时间才能来一回呢？（五百年。）所以说不要追求做超人，追求做超人你很有可能……就不用说五千年，他告诉你说五百年，五百年来一回。所以说你不要追求什么呀？永不言败！再说这个机会，大多数人没有真正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千载难逢！体验人生的机会，怎么体验人生？再往下边看。

“人花费毕生的精力都在与命运抗争，一生都忙碌于养家糊口、穿梭于功名利禄之间。”人花费毕生的精力都在与命运抗争。你没有跟随神的时候，你抗争，这是你能看得见的，是吧？你跟随神呢？跟随神的时候是不是也在抗争呢？书记，怎么抗争了？（神要主宰全人类命运，自己就想主宰。）人花费毕生的精力都在与命运抗争。书记为什么叫了个袁世凯？为什么？是不是与命运抗争去了？还记得吗？记得记不得？（不知道怎么抗争了。）去了那边的时候？是他们带领书记呢，你说书记服不服呀？书记不服，书记不服要怎么呢？神说了，人花费毕生的精力都在与命运抗争，他要抗争，他要让人服，怎么让人服呀？有啥说啥，我还记得开除我的时候，有个人过来说什么了呀？他说他是圣灵使用之人身边的人，用这个把周围人捆绑住了。书记呢？书记，咱们一来的时候，给你交通了我的经历，让你看见我是怎么走的，书记在那儿打仗了，又来了个什么话呢？“我是在弟兄身边的人”，书记，还记得吗？让你去打仗，让你去谈见证，你谈的是啥呀？书记？书记发发言。（我没有说我是弟兄身边的人。）你怎么说的？（那是谁说的呢，木良说的。）你可能没有直接说我是弟兄身边的人，你只是说我天天跟在弟兄身边了，说了没有？说的是这个性情，你不要和我说追究那个字句，哪个字，合适了不合适了，一样了不一样。当时为什么叫你袁世凯？说了没有？为了名利，花费毕生的精力都在与命运抗争。只是和我对话的一瞬间，小五，因为、所以，因为、所以，一晚上不知道说了几个因为、所以，是不是毕生的精力？那不在我面前，你又和别人说了多少个因为所以呢？王义每天和你生气，因为啥生气呢？是不是因为、所以太多了？这些东西成了你的生

命。“花费毕生的精力都在与命运抗争，一生都忙碌于养家糊口，穿梭于功名利禄之间。”我举了两个例子，然后你必须自己会对号，你别我说他就说他呢，你呢？你自己会不会对呢？老王会不会对呢？不会对？非得我指出来？（有时候能对上，有时候对不了。）那就给你对对，老王的要命处是什么呀？老王叫什么呢？（屈死鬼。）屈死鬼，那这个能对上对不上？（这个能对上。）屈死鬼。那和因为所以是不是一样呢？（差不多。）你是大鬼，他是小鬼，两个都是屈得不行，叫喊冤屈。

“人宝爱的是亲情、金钱与名利，人把亲情、金钱与名利看为一生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尽管人都埋怨命运多舛，但人还是把‘人为什么活着，人当怎样活着，人活着的价值与意义’这些人最该明白与探求的问题置于脑后，一生无论多少年只为追求名利而奔波，直到人的青春不再。”人宝爱的都是亲情、钱财、名利，这个能不能对号？咱不要和你的过去对号，不要和你在世界的时候对号，就和你现在的处境对号，和你现在的处境对了号，这话就能成为审判刑罚。如果你和现在不对号，你只是说看你的往事，呀，我以往怎么样了，在世界怎么样了，那你能得到审判吗？那你不可能得着洁净，和现在对号，能不能对？人宝爱的是亲情、钱财与名利。王义，你宝爱什么了？（还是地位名利，还想控制别人，老管着人，当管家。）人宝爱亲情、钱财、名利，刚才看了，说有几个机会，是吧？来到这个世上有几个机会，这从哪儿来的呢？（神的主宰。）从神主宰而来的每个家庭，神给了你一个家庭是要让你干啥呢？神让你主管家庭的目的、意义是干啥呢？（更好地敬拜神。）咱不要说这些空话、大话，什么更好地敬拜神，说些实在的。（不孤单了。）你看刚才神话里边说什么呢？机会、机会、机会，有什么机会了？（体验人生。）体验人生的机会，还有什么机会？（认识神的奇妙。）认识神的奇妙，还有什么？（神的主宰和命定。）神的主宰，还有什么？让你体会造物主的主宰，认识造物主的奇妙的机会，这是不是你该有的呢？也就是说神打发你来到世界的目的是什么？也就是人活着的目的、意义是什么？神要你来人世间的目的、意义是什么？一方面是为了一个什么呢？有了儿女、家庭、

父母，这是要干啥呢？繁衍生息，是吧？这是一方面功能，繁衍生息，是为了神的经营计划。你在神的经营计划中活着，这是不是体验神的主宰安排呢？体验神作工的奇妙呢？那体验这些的目的是什么？体验神的主宰，体验神的奇妙，目的是要干啥呢？让你认识造物主的权柄，还要怎么呢？最终是让你归服在造物主的权柄之下，这是个人生的意义。咱信神按着这个追求了没有？今天搞清这个了吧？（嗯。）人生意义是啥呀？神打发你来到世间，是要让你体验人生、认识神的奇妙、认识神的主宰安排，目的是要怎么呢？目的是要认识造物的主，认识造物主的什么？造物主的权柄。让你怎么呢？归服在神的权柄下。这是不是神的一个托付呢？任务呢？是你来到人世间的时候给你的使命呢？可是你来了以后呢？（不完成使命。）你把使命给忘了。我那天交通了那个探子，你们没有听，大概意思是说探子，一说这个探子、间谍，你们就听个差不多，卧底，就是咱今天来跟随全能神的真正信徒。（以色列的灵。）先不说以色列的灵，真正的信徒都是谁呢？都是神打发到撒但国里边的一个什么？探子、间谍，卧底，听懂了吗？这就是神的主宰，他为什么让你来当卧底呢？也就是告诉你为什么不灭撒但的原因，不灭撒但是让你做卧底，神是灭不了撒但吗？他不是灭不了撒但，是为了经营人，是为了让你这个人有更好地认识、分辨，所以说打发你去当卧底。去当卧底的目的不是为了打败撒但，目的是为了什么？搞清楚了，是要借着你打败撒但，是要蒙羞撒但，但目的不是为了让你打败撒但，目的是要干啥呢？是为了让你去认识，认识谁呢？你去作卧底去认识谁呢？（撒但败坏。）去认识撒但，把你放到撒但窝里边，你得去认识撒但，如果你不认识撒但，你认识不了神。所以说你先做个卧底，把你放在撒但堆里边，你就体验一下撒但的生活，体验撒但的苦害。这就好比去那个贩卖毒品里了是吧？打发你去贩卖毒品里面去当一个卧底，是为了让你怎么呢？让你去了解它、认识它，这是说神的目的、意义是让你去认识它，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谁？（认识神。）神，更好地认识神，更好地认识自己，认识你的败坏性情，是为了认识，是借着撒但效个力，所以不灭撒但。不灭撒但也就是让你今天知道了，为什么神作工来中国，中国人要败坏有败坏，要邪恶有邪恶，就因为什么呢？神创世以前啊，造了两类人，一类人是有灵的，一类人是没灵的，造了没灵的人也活到现在，有灵的人也活到现在，这有灵的人跑到这没灵的人里

面，来到死人堆里边，过一下生活，让你体验一下，看一下撒但是怎么苦害人的。你恨恶撒但吗？你恨恶大红龙吗？你真的恨恶吗？不是让你说字句，必须去体验一下，去经历一下，让你产生一个真实的认识，认识了反面事物。你要想认识一个白，你是不是就得了解一个黑呢？黑白分辨、认识才准确，不然只有一个白认识不了，只有正面事物，没有反面事物来对比衬托，你认识不了。所以撒但能不能灭呢？撒但不能灭，中国不能灭，不能灭的目的是要怎么呢？让你等到六千年以后，来，有灵的人，探子，去吧！在神的作工里边来看呢，你当个探子是来干啥了呢？是把你放在神的主宰安排，把你安排在撒但窝里边，然后呢，神再用话语把你唤醒，因为你有灵嘛！给你说你是谁呢，你是受造之物，你是神派你来的，我是造物的主，你要听从我的，我的话要在你身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你要敬拜我。当你听到神的声音，当你与天上卫星接通以后，你就知道你不是这个国家的人，你开始完成你的使命。原来的这个国家从小到大，养活大你，养活大你成人了、懂事了，结果你与天上卫星电台接通了，你起来反叛它，神借着你听了神的话把撒但踩在脚底下，这是不是最让撒但蒙羞？撒但不管做什么事情，神是怎么呢？不搭理，神只是对人说话，让人把撒但踩在脚底下，这样踩死撒但，蒙羞到一个地步，谁得荣耀了？神得荣耀了。毁灭撒但用不用神亲自动手？就是世上有一句话，杀鸡不用宰牛刀，对吧？就是要这样让撒但蒙羞。人、神、撒但之间，人是最无能的是吧？人称撒但是什么呀？（万能的。）万能的是吧？结果神就是用无能的人把你这个万能的撒但给打败了，这就是让撒但最蒙羞的！这就是从宏观上来看神的经营计划，你大概知道为什么让你来当探子，让你知道你的使命。让你打败撒但从外表看是神的作工，把撒但打败了，可打败撒但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让人能得着生命，是为了让人能有分辨与认识，你说神智慧不智慧呢？既蒙羞了撒但还让神造的人增长了智慧！撒但你把人给迷惑了，最后还要怎么呢？神要借着你这个撒但出来，扮演一个撒但树，撒但树结了果子，让人去认识它，认识了它以后再弃绝它，再背叛它，让你不能再败坏人了，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人呀，不再是起初的亚当夏娃，而是什么呢？而是对撒但有认识、有分辨，是撒但败坏不了的新人类了！就是说从宏观上来看。那对于个人来说，你是谁呢？神派来的那个探子，你是怎么扮演的？你该怎么与神配合？神派来个探子，来到了中国，

也就是神的主宰把你这个孤独的灵派到了哪儿呢？撒但的国，也就是你现在的处境，你的老婆，你的父母，你的不信的父母，你的不信的儿女，为什么这么多不信的，为什么有半家信的？这就是一个原因。你看公安局派一个卧底来，是不是得给你安排，经过走关系，找人家撒但的人把你安排在里边有一个职务，必须在这仇敌面前，在这贩毒毒品里边你有一定的职务，你不能在里边当个小跟班，那你还能当探子吗？不行。派一个卧底来的时候，那神要怎么安排呢？神就打发你出世，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把你打发在一个魔鬼撒但的家庭里边，半家信里边，让你娶一个什么样的老婆，让你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不信派的家庭，让你去体验人生，研究撒但败坏以后，看见撒但败坏这个国家，这人都成了什么，一个一个的魔鬼像，一个一个的撒但相，让你体验了，经历认识了以后，神再来唤醒你，这是神给你的一个使命，也是刚才说的，给你的一个机会，是吧？可是呢，当你当探子的时候呀，当这个国家给你的待遇高了，你就变成谁了？你还是间谍吗？如果这个国家给你待遇高过派你来当探子的那个待遇的时候，你做探子吗？（不做了。）你做啥呀？你当谍中谍，也就是说给你举这个例子呀，让你去认识，神安排你的出生，不能安排在一个什么家庭？（富裕的。）不能安排你在一个富裕的家庭，因为一安排你在富裕的家庭就怎么呀？不能来在神面前了，所以说神安排你当卧底还得保证什么呢？保证这个待遇绝对不能太高了，太高了这就麻烦了，这就给你带来太大的诱惑、试探，这也就是神的保守，所以说让你出生在一个贫困家庭里边是一个保守，让你出生有个病痛，是个保守，从这儿来看病痛临到是不是神的爱了？间谍，你当间谍的时候啊，一个国家派一个人当间谍，你说这个间谍简单吗？（不简单。）以前咱看过电视啊，派你当间谍，首先我得压住你闺女，刀子放到脖子上，你只要敢背叛，我就敢砍头，是不是？今天呢？神让你去当这个探子的时候，就怎么呢？在你身上扎根刺，头疼，你倒想当叛徒，你去试试。本分倒想当叛徒了是吧？贷款追着你、抓着你，你跑不了，无处可逃，这是两方面，一方面是因为你自己追求钱财自己造成的，从外边来看是自己造成的，但也是神的奇妙作为、智慧。在人来看，每个人都有一个难处，可在神这里看呢？这个难处是什么？是保守，神在那儿压了个什么了呀？这相当于什么呀？（人质。）压了个人质，不能叫压人质，压了个啥？压了一个宝是吧？压了一个宝。你说王义，

神保守他不保守？王义，在那儿压了你个什么宝？（不知道。）不知道，把你的老婆压住，这就是一大宝，是吧？你的出生不让你富裕这一大宝，压住你，你家庭要再富裕些，再有个漂亮女的再追着点，婚姻追着点，你还能行吗？不行，所以说给你的待遇呀，必须是有限度的。就是这，人还起来怎么呢？时刻想着什么？背叛，时刻想着背叛，明明就是派你让你当一个探子，来探一下，结果你就怎么呢？既然要在这儿当探子，就得在这儿有职务，有职务它就得给你啥呢？就得给你待遇，给你待遇你在这个群里边，你既然做这个间谍、探子，你在这个群里边是不是必须得维护好你这个环境了呢？这个环境指什么说的？就是你的人际关系，你的来往，你还得怎么呢？还得密切，这一密切以后产生什么了，情感，在神那边看事情不怀疑，是吧？你和撒但融为一体，看见都是人，他实行不了真理，你能实行真理，你就是人他就是魔鬼，让你看见完全就是一个什么呀？穿了一个衣服。可结果呢？神给了你一个家庭，给了你一个父母、儿女、老婆，这些东西都对你构成了一个试探，所以说呢一个人和一个人都不一样，神说啥呢？都是根据人的身量而来的，根据你的需要而来的，你在哪方面缺少你在哪方面就得受苦。王义在那边，我有一个家庭呀我就回世界了，行啦，神就不能让你有家庭，不能让你有妻，所以说你在这方面就得受这个苦。书记呢？书记来了是想当袁世凯了是吧？能让他当袁世凯吗？（不能。）不能，那你就在这多受点苦吧，每天起来袁世凯是跟人家将军去争脸面去了，你是每天和老陆争脸面去了，和老陆争这个脸面有用吗？没用，因着你的本性，不能让你得逞。借着这个就让你看，人宝爱的是什么？亲情、钱财、名利，人把亲情、钱财、名利看为一生当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当你当个探子去了撒但的国以后，你把这些当作最有价值的东西，你还能当间谍吗？（不能。）不能当间谍了。根据我一讲这个间谍，你就好理解了吧，对神的作工也有一个新的认识，你抱着你那家庭不放，老婆不放，你认为是你老婆，心里边还发生争战，该怎么对待？今天又给了你这话，你来这儿是来当探子的，不是让你来居住的。一说到探子，就联想到什么了，历史有两种探子是吧？十二个探子，回来以后，两种人说是啥呀？一种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神给带领的是好地方，另一种人说啥了，在这埋怨了。（神把人带到死

亡之地。）死亡之地，那这个人就该死啦，是吧？那咱今天扮演的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呢？

2021年1月8日

人为什么活着2

当神把你安排在撒但的这个国里边呀，你做了一个探子，今天和你交通了，你看见什么了？你是不是看见神的奇妙作为了？你是不是看见神的爱了？怎么看见的？让你来当探子是让你来认识撒但，是让你认识神，是让你得着生命，你是不是得称颂神呢？得称颂神的大能呢？可是不认识的人呢？会怎么呀？他对神的主宰、安排，顺服不下来，会说什么话？撒但产生了埋怨的心，埋怨什么？在撒但的国，在大红龙的权下，来送死、受迫害。神提出十一条要求，什么要求呀？生活拮据，世人看不起，世人的弃绝，作了多少工作，跑断腿累断腰，神还不悦纳，那这些都可能成为你背叛的理由，这就是那十个探子，是吧？十个探子说什么呀？给我带到了什么地方呀？死亡之地，人为什么会背叛呢？人实行不了真理站立不住，是不是就觉得没希望了呢？来到的是死亡之地呢？这哪儿还有神呢？神的主宰在哪儿呢？看不见神了，这就是这个探子是吧？还有两个探子是怎么说的呢？（神给我们带到了流奶与蜜的地方。）流奶与蜜，这是对神作工的信任和认识，今天咱给你交通的是不是对神作工的认识？是不是对神的一种赞美？对神奇妙作为的一种赞美？外国人拥入中国了，你能把神的奇妙作为见证出来？这是不是成为那两个探子了呢？还有两个探子接触的那个妓女喇合是吧？那两个探子干什么了？受到了人家国家的追捕是吧？逃跑。那今天呢，也一样，咱说这个探子，就是说人的亲情、钱财、名利在这一生之中都是什么呀？过眼浮云，对于探子来说，对于卧底来说，这是不是一种过眼浮云？（嗯。）刚开始人家要去破个案

呢，破案的时候是不是已经盯准你这个卧底了呢？让你当卧底去，其实已经是抓捕了一定的罪证了是吧？再有一些证据就行了，让你去当卧底去了，结果你怎么呢？钱财、情感、哥们义气，这些把你栓死了，你当了叛徒，那你是不是就是傻子？（演戏呢，假戏真做了。）演戏了吧，意思就是让你看清楚，人生意义！你应该看清了是什么，情感是什么，钱财、名利是什么。

“看为一生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尽管人都埋怨命运多舛，但人还是把‘人为什么活着，人当怎样活着，人活着的价值与意义’这些人最该明白与探求的问题置于脑后。”咱今天是不是这个人呢？什么人呢？咱今天是个探子，结果你忘了你的根本，忘了你的主子安排你过来是干什么来了，忘了你的本分，你的本职工作是干啥的了？当探子，当探子去干什么呢？探子的使命是什么？卧底的使命是什么？认识、摸清对方里边的体系，他里边是什么结构，谁在里面扮演什么样的人物，这是不是你得认识的呢？那咱今天作为一个神派来的探子，你来在撒但的国，你应该来认识什么？撒但的性情，撒但的所有作为，撒但在人身上所作的工作，撒但是怎么败坏人的，这是不是你应该认识的？这些事，是不是你的本职工作呀？是不是有意义人生的工作呀？这是不是让你体验人生呢？让你体验人生，可是你在这里边注重了没有？没有，你在这儿没有注重，反过来是怎么呢？是一直为撒但说话，为撒但表白。让你去认识了，你不去认识，你还给打着掩护。就像小五，因为、所以，因为、所以，让你看见撒但是怎么败坏人了，走来走去往返而来，你不是从这里面认识他，卧底就是监视他、监控他，去看他干什么了，挖挖他的根。你不来挖他的根，你还说什么呢？因为、所以，因为、所以，这是不是给他做了个保护伞？无形之中做了啥了？让你做间谍来了，结果你干啥了呢？你给撒但做了一个保护伞，我让你干啥呢呀？我说让你认识自己了，认识自己的什么呢？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认识撒但的败坏性情，你是在这里边因为、所以。

王义呢？你的使命是干啥呢？（认识撒但呢。）认识撒但什么？（认识撒但的性情。）你认识了没有？你计划去认识了没有？（计划。）计划？（嗯。）实施了没有？有这个动作了没有？（有这个想法。）有这个想法，那监控撒但了没有？（没有。）没有监控撒但，那你这个间谍做的是什么？你有这个想法，有这个想法当间谍，你这间谍当的是什么呀？失职，来了就是监控撒但，怎么监控撒但？认识撒但，在神给你摆设的人、事、物中间去认识撒但是怎么败坏人的，每个人的言行举止，流露出来的什么撒但性情，这是不是需要你去认识的？这是不是需要你去偷偷地打听一下呢？你做了没有？（没有。）你做什么呢？（按着自己的性子来的。）你不是按着自己性子来的，他做什么了呢？王义做什么了？那天给你交通了一个管家是吧？管家，你只是在做事，忘了你的本职工作，你的本职工作是什么呢？你应该在撒但的国怎么呢呀？手扶犁向后看吧？在撒但的国应该不应该手扶犁向后看？（不应该。）转不过弯来了？你在跟随神的路上，你不能手扶犁向后看，你当间谍去了，你一心扛上犁干活去了？那还叫间谍？什么叫间谍？手扶犁向后看，对吧？向后看啥呢？在作这个工作的过程中要监视，看他里边有什么动静。听懂这个意思了吗？向后看啥了呢？在这作工的过程中，神安排你在这儿当探子了，你在当探子的时候，我给了你一个生活范围，在这个正常的生活范围之内，在生活的过程中，你得注意观察周围的人事物，是吧？周围的人事物，你看哪些人事物，哪些人是正面的人，哪些人是反面的人。哎，等到来攻打的时候，你里应外合的时候，哪个是喇合，应该救下，哪个是应该焚烧的，你心里边是不是应该有数呢？你是不是应该作这个工作呢？这才是你的本职工作。找清了吗？还没找清楚？也就是说，手扶犁向后看，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这个工作要做，作个工作这叫作工，作工还得怎么呢？生命进入，你有生命进入，生命进入进入什么？正面事物，你有正面事物进来，你是不是就得认识反面事物？什么是正面事物？你有真实经历吗？所以你就得对周围人事物去观察、去分辨、去看他的撒但性情，给他归类，从这里边看他性情，不是看他做事。你去当了个间谍，去了那个贩毒集团里边了是吧？贩毒集团里边人家是不是什么人也有？有的是研究那个毒品，怎么制造毒品，有的是看门的，有的是贩毒的，你在和他们合作作工的过程中，你是不是还得了解他呢？一个是了解他是做什么工作的，你是研究毒品呢？你还是贩

毒呢？在你们合作的过程中了解了他，更重要的事情是了解什么？你在这制作毒品，是你自愿加入合伙的，你还是被迫的呢？还是你和我一样都是来卧底的呢？这是不是要你去深入研究的呢？也就是说，在你本人流露出来的情形和周围神安排的人，他们的情形，你得有个认识，他们的存心目的、观点、出发点、源头，你是不是得有个认识？这是你要做的重点工作！这个清楚了吗？这个工作你做了没有？（没有做。）没有做，那你做的是什么工作呢？你做的只是说我告你怎么做了你没做，我交代你什么事情你没做，你只是说哪个工作没做。也就是说让你当间谍的时候，你和领导汇报，汇报的是什么工作？他没卖毒品，他上班时间开小差，这和你本职工作有关吗？没有，那你只是做了一个事务性的工作，也就是做了外表的工作，真正的使命你没做，体验人生，你没有去体验人生，给了你体验人生的机会，体验神的主宰安排的机会，没有，认识神的奇妙作为，没有，那你是白白浪费了一生，这个听明白了吧？

“但人还是把‘人为什么活着，人当怎样活着，人活着的价值与意义’这些人最该明白与探求的问题置于脑后”就刚才给你说的，你的使命置于脑后。“一生无论多少年只为追求名利而奔波，直到人的青春不再，直到两鬓斑白，直到容颜老去，直到人意识到名利不能阻挡人衰老的步伐，金钱填补不了人心灵的空虚。”这些字句咱都知道，你说外邦人知道不知道这些字句？外邦他也知道，但是无路可走，他无路可走是因为他不知道他的使命，可咱今天知道了呀，不能老病重犯、明知故犯。“直到人明白谁都不能逃脱生老病死的规律，直到明白谁都不能摆脱命运的安排。”咱交通了探子了，那你就更应该清楚了。摆脱不了，那你还要去摆脱吗？你不能去摆脱，如果你是一个探子，你想摆脱给你派来的使命，那你将要受到什么样的结局？说到这儿了，神家里有一条行政是怎么说的呀？神说：“那些只接受审判却总不能被洁净的人，也就是在审判的工作中逃走的人将永远被神厌弃，他们的罪状比那些法利赛人的更重、更多，因为他们背叛了神，他们是神的叛逆者，这些连效力都不配的人将受到更重的惩罚，而且是永久的惩罚。神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曾口头对他忠心却背叛他的叛徒，这样的人将受

到灵、魂、体都受惩罚的报应，这不正是神公义性情的流露吗？”对跟随他又起来背叛他的人，神对他的惩罚要重于那些没跟随他的人，不信派，是吧？什么原因呢？经过刚才交通探子，你就更明白了，神把一个探子派过来，神要借着你把撒但打败，结果呢？你在这个撒但的圈里边，在这个撒但的网罗里边，因着情感、钱财、地位、名誉，借着这些网罗，网得你死死的挣脱不出来，你不再愿意做神的卧底，你想怎么呢？你想摆脱，你想在这个里面享受这些东西，神告诉你作工结束了，你愿意结束吗？不愿意，你想摆脱，你想摆脱神给你的主宰安排。你想摆脱的时候，是不是罪上加罪？那你说快要打下这个国家的时候，你这个成为一个谍中谍的人物，是什么报应呢？世界上那个人叫什么罪？啊？让你当个探子结果成了谍中谍，这个人犯了什么罪？（卖国贼。）他比卖国贼要重得多，卖国罪是他主动去卖了，这个是让你当啥了呢？当间谍。然后呢？你给人家当了间谍，所以攻打下这个国了以后，你这个人是要受到啥呢？重刑，是要受到重刑的，所以说你今天跟随了神以后，你还想背叛？那你必然受到重刑。王义今天说了一句什么话呀？就这么糊里糊涂走着？怎么说的那句话？大概意思吧，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走的吧，叫你当间谍去了，然后来给我汇报一下信息，哎，我这就糊里糊涂地走的吧，这是什么话？失职，不仅失职，你这是一种背叛，你敢吗？（不敢。）

“今天弥补不了心灵的空虚，直到人明白谁都不能摆脱生老病死的规律，直到明白谁都不能摆脱命运的安排。”不能摆脱命运的安排，你说这个探子，你来做探子呢，这是神给你安排的吧？你能摆脱的了吗？你能逃跑了吗？你今天还想跑。“当人不得不面对人生中的最后一关的时候，人才真正地明白了人纵有万贯家产，纵有高贵身份与显赫地位都难逃一死，都必然回归到其本位——一无所有的孤单的灵魂。”结束了，孤单的灵魂，你说一个间谍、卧底，把这个窝端了以后，你这个卧底是一个什么？原来你在这个里面，在卧底这里面你是一把手、二把手或者是三把手是吧？你地位显赫，攻打下来以后，你这个卧底还有这些东西？在这个里边你是二把手、三把手是吧？攻打下来，你是不是还依然是个孤独的灵魂？孤独的灵魂，也就是什么？派来的你是

个孤独的灵魂，回去还是个孤独的灵魂。作为一个人，你在人世间全部是空虚的，钱财、地位、名誉，作为一个探子，让你来了，这些东西都是空虚的，迟早有一天你是要归回的，归回的时候你依然还是孤独的灵魂，还是你一个人，你从里边什么都带不来，那你作为一个探子，你还在这边生计吗？为了你不是孤独的灵魂，怎么就不是孤独的灵魂了？怎么就解决不是孤独的灵魂了？你在这个国家你是个间谍，你的心时时都在你自己的国家，你的心时时是靠着神的，当作工结束完了以后，撒但的国是要毁灭的，毁灭了以后，你这个灵魂还是孤独的吗？这就不是孤独了，这是回归我国，回归我国，当你做间谍的时候，你做了一个称职的工作，你的心是向着神的，是归着神的，你对撒但是认识、分辨，你是践踏，你在这里没有因着撒但的国里面的钱财、名誉、地位而困扰在这个网罗里边，你是清醒的。你看人家实际，家里边怎么了呀？四代同堂是吧？不受网罗所控制，当撒但的国摧毁以后，过来以后，人家是不是孤独的灵魂呢？回归我国，回家啦。如果打发你当探子了以后，你在这里边是有儿有女，你在这里活在肉体里边，地位、权势什么都有，好，等一打下来以后，你是不是最害怕见你的主子啊？你敢回国吗？（不敢。）你国都不敢回，你成了一个啥了？幽灵，到处飘零，成为一个？（孤魂野鬼。）孤魂野鬼！那神作工结束以后，是不是这样的场景呢？两种人的归宿是不是划分开了呢？你做了一个称职的探子，你把撒但的那些信息你全部认识分辨了，你称职了，神践踏撒但打败撒但的时候，你能把神的性情给见证出来，你能把撒但的邪恶性情揭露、解剖出来，踩在脚底下，你是得胜者，你是得胜者你是不是与神里应外合了呢？那你是不是有功之臣？那你回归的时候还能成了孤独的灵魂？不是啦，但是说如果你要死在网罗里边，你不去认识分辨撒但，你不去与神去相合，神作工结束你就怎么了呢？就是孤独的灵魂，所以人就怕死去。从这里就看到人家约伯为什么是满足而死。

“当人不得不面对人生中的最后一关的时候，人才真正地明白了人纵有万贯家产，纵有高贵身份与显赫地位都难逃一死，都必然回归到其本位——一无所有的孤单的灵魂。”一无所有的孤单的灵魂，咱看电视

也看得多了，是吧？一个卧底把你这个窝一端了以后，不管你在这个里边是做什么的，有什么权利或者有什么资产了，最终你是不是一落千丈，不仅是一落千丈，在世界上说一夜之间他就成了监下囚，第一天高高在位，你是统治者，一夜之间你就变成监下囚，一个国家和一个国家打了，你在这个国家里边你是王，一旦把你打下来以后，你是不是监下囚？回归其本位。“当人有了父母的时候，人便觉得父母就是其的一切；当人有了财产的时候，人便觉得金钱就是人的依靠，就是人活着的本钱”，哎，咱今天是不是依然有这些东西？“当人有了父母的时候，人便觉得父母就是其的一切；当人有了财产的时候，人便觉得金钱就是人的依靠，就是人活着的本钱；当人拥有地位的时候，人便死死抓住地位，宁愿为其舍命”，宁愿为其舍命，看敌基督，是不是宁愿为其舍命？你就看今天在这里边解剖了，你说他那个地位，他就抱着他这个地位死死不放。小五，你这个因为、所以吧，是不是这个原因呢？因为、所以是不是也是抱着这个地位死死不放呢？宁愿舍命，我记得我问小五，我问你什么你回答我了没有？我问了好几次了吧？问了好几次了，他回答我依然是因为、所以。王义呢？王义今天是说了什么话？王义，说什么话了呀？路是知道了，明白不明白？明白，实行不实行？实行不来，你说这说的是什么话？这是不是也都是为了地位呢？能认识到吗？“人便死死抓住地位，宁愿为其舍命。”宁愿为其舍命，为什么是舍命了呢？为什么说舍命？神在这儿审判刑罚你，你接受不接受？你不接受，你在这儿谈因为、所以，你谈你的那些理由，实行不来，这是在干什么？这是不是在抗议、对抗，是不是在叫嚣？你讲你的理了，是不是在叫嚣？叫嚣、讲理、打官司。你和谁打官司呢？你和真理，你和神，那你这是在干啥呢？这是不是要命的事？所以死死抓住你的地位，宁愿舍命，舍命也不放弃。“而当人即将撒手离去的时候，人才知道人倾其一生都在追求的东西原来都是过眼云烟，没有一样能抓得住，没有一样能带得走，没有一样能让人免去死亡，也没有一样能成为一个孤独灵魂归途中的安慰或伴侣。”这个能听懂吧？能听懂但是能不能理解？能不能成为你的生命？你的钱财、你的地位、你的名誉，就是现在你所争的，在修理对付之中你顺服不下来的，你所辩解表白的这些东西，在定你结局的时候，这些能给你起啥作用呢？过眼浮云。“也没有一样能成为一个孤独灵魂归途中的安慰与伴侣，更没有一样东西能拯救人超脱死亡。”没有一样东西能

超脱死亡。“人在物质世界所得的名或利给了人暂时的满足感，给了人一时的快慰，给了人心灵踏实的假象，让人迷失了方向，所以，在茫茫人海中挣扎，渴求得到安息、得到安慰、得到心灵的宁静的人被一层又一层的浪涛席卷着，当人还不知道自己从何而来、为何活着、将往何处去等等这些人最该明白的问题的时候。”刚交通了这个探子的时候，你再看这些话，你就好理解了，然后你就和你自己对号。

王义念吧。“人在物质世界所得的名或利给了人暂时的满足感，给了人一时的快慰，给了人心灵踏实的假象，让人迷失了方向，所以，在茫茫人海中挣扎，渴求得到安息、得到安慰、得到心灵的宁静的人被一层又一层的浪涛席卷着，当人还不知道自己从何而来、为何活着、将往何处去等等这些人最该明白的问题的时候。人便被名利引诱、迷惑、控制，一去不回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在不经意间人就这样送走了一生的黄金期。”一生的黄金期，不经意间人就这样送走了人生中的黄金期，咱一天天是不是在这浪费呢？体验人生，经历神作工，认识神的主宰，认识神的主宰是让你最终顺服在神的权柄下。你说你今天交通的那个情形有没有顺服呀？（没有。）为什么没有顺服？（因为一直在讲自己的理。）那你说的这个，这是不是一个讲理、叫嚣、对抗？就是你说的这个事，这是个什么事呢？跟他说了，不听，拉倒、不说啦，愿意干啥干啥，你不是说这个事？那说的这个是什么表现？这是不是顺服神的权柄呢？（不是。）顺服神的主宰？（没有。）没有，也就是你在这个事情上你本身就对神的主宰没有顺服，对神的权柄没有顺服，对神的安排没有顺服，你对神给你的主宰、安排，你有啥呢？有怨言、有抵触、有反抗，接受不来，然后你把这些埋怨、接受不来放在心上。今天来了在这儿交通，你在这儿还是个控告，能认识到吗？那为什么说你不接受神的主宰呢？为什么这样说？（不认识神的主宰。）那怎么算认识神的主宰呢？什么样的表现算认识神的主宰？（就你刚才说人生那个，后来我就不说了，人家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你下一回想做人生那个，是吧？那人生那个算不算顺服神的主宰呢？（不算。）那你知道呀你还说啥呢。（按自己的意思，没有考虑神的主宰。）现在呢？现在有路了吗？（不是那么清

晰。）你说这个事难吗？厂长，他这个难不难？王义这个事情难不难？（不难。）不难说说，你听懂他说的什么意思了吗？（他想学人生。）我说他不顺服神的主宰安排，不顺服、不接受，反抗、叫嚣，这看见了吧？他还承认了，是吧？然后他又来控告我一下，那你让我走人生的路呀？人生走什么路了？书记，人生走什么路了？（买菜也不搞价。）一个红薯卖五块钱，不能搞价，不搞价；五十块钱的裤子，卖一百块钱不能搞价，她的认识就是不能搞价。他在这儿难办住了，这人生走的路也不能走，他这个路也不能走，那该走什么路？你给他个路走，有没有路？（先否认自己吧。）怎么先否认自己？先看他们各自的情形，王义这个不顺服神的主宰，神给他安排了什么人事物，他有什么了？他有个什么？（埋怨，不合自己的心意吧。）不满意，不合自己心意他有个什么反应了？你不合我心意，不满我心意，我要么就说，说了你要听我的，你要不听我的，我就不说不搭理你，那他信的是谁？（信的自己。）他信的是自己，他顺服的是自己，是吧？他是称自己为大，他想让神按着他的主宰而来，是吧？就是他想当个主宰者。你按着我的来，怎么都好说，不能按着我的来，拜拜，这就成了拜拜，我没办法和你沟通，行不通，这是他的一个表现。人生的表现呢？你卖多少钱你说多少钱，一口价，你说多少钱我给多少钱，要么我就买，要么我就不买，要不我就这个价买，这是个什么表现？（愚昧。）知道她愚昧，她信的是谁？（她是相信神的主宰。）她顺服神的主宰才这样做了，她今天遇到一个人事物，她说今天遇到的人事物都是神的主宰安排，人家这个卖五块钱东西，卖她五十块钱，哎呀，这是神摆设的，人家就卖五十块钱我怎么能不买呢？我要是不买这是不是对神不顺服呢？（她顺服神的主宰了，实行的偏了。）就是她实行偏了，愚昧的实行，就是说她的根源，她的性情是什么？他们这是不是两个极端呢？一个人是信自己，称自己为大了是吧？另一个呢？另一个她称谁为大了？她不是称神为大，她也不是称自己为大，称别人了，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这是不是别人说什么就什么了？你说五块就五块，你说十块就十块，她把顺服人当成了什么？当成了顺服神。神主宰安排就相当于啥呢？神主宰了个亚当夏娃是吧？蛇是不是在神的主宰之中？去引诱他吃果子，在神的手中，你说人在神的主宰之中，叫他去吃果子他就去吃啦。这是不是人生呢？反过来控告了，你造的那个女人叫我吃的，女人说啥呢？你造的那个

蛇叫我吃的，我顺服你的主宰，是不是一码事了呢？顺服神主宰，其实她没有顺服神主宰，就是神给了你眼睛给了你鼻子，让你去分辨认识，给了你思维，让你去发挥原有的功能，让神话作为什么呢？根本！让神话作王掌权，用神话去衡量对错。可是她用什么衡量了呢？有没有衡量呢？没有，说白了其实两个人犯的是一样的毛病，什么一样的毛病呢？都信的是谁？实际上还信的是自己，信自己什么了呢？自认为对的，我认为这就是顺服神的主宰，不过王义这还没有顺服，王义没有说，哎呀，神主宰就是这样的我就这样接受吧，王义是怎么了呀？是我扭转不了他，我掌管不了他，我控制不了他，我无能为力，我就算了吧，是这个意思吧？我管不了你了，还不一样啊，王义是怎么了呀？胳膊拧不过大腿，我主宰不了，掌管不了你了，无可奈何了，那正确的路呢？什么是顺服神的主宰呢？有路吗？（神摆设的环境，认识神不背叛神。）有没有路？什么是认识神不背叛神呢？那王义该怎么就不背叛神了？王义背叛神了没有？背叛了没有？告告他，什么是顺服神的主宰？首先说给你面前摆设两个人物是吧？在王义这儿来看这个人物呀，这是个什么人物呢？这是个谬种摆在了王义面前，王义能扭过他吗？扭不动吧？给你摆了个谬种，而在人生那边看，给人生摆设了什么人物呢？摆设了什么人物？（摆了个魔鬼。）摆了个魔鬼，你倒会说话，为什么说给王义摆了个什么人呀？（谬种。）为什么说是谬种呢？是根据王义的表现而说，他不听话，听不懂，不搭理了。那人生的那种实行法把别人当成什么了？把别人当成了真理的发表者，顺服。两个极端，一个把别人当成了真理，一个把别人当成了谬种，所以说这两个人都是走极端的。正确的认识是啥，你不能把别人当成是真理的发表者，也不能把别人当成谬种，对吧？应该怎么？你的本职工作是什么？你是个谁呢？卧底、探子，你来干啥了呢？你首先得认识、分辨，认识、分辨对方的同时，你呢？你自己认识不认识？同时你该不该认识你自己？（该。）认识你自己，认识别人、认识自己，那认识自己是黑的是白的，是不是还得有个标准了？标准从哪而来？从神话而来，根据神话而来。那也就是说，不持守你的，你在这两个人都持守，不持守你的，根据神话而来，对他分辨认识，他说出这些话，你卖这个东西你卖我五十块钱，我看值不值五十块钱，分辨与认识，正常的分辨与认识。神摆设人事物来，摆设这个骗子来到你面前，神摆设骗子来到你面前的目的是让你干啥呢？

是让你分辨、认识，弃绝他、揭露他，你这个东西价值就值五块钱，你为什么要卖五十块钱，五块钱我再买，这是不是就揭露了他了？这是不是就是正常人性的活出？该有的。当他该卖五块钱的东西，他标价五十块钱，然后你去买的时候，你去给他还原到了五块钱，这叫什么？这就是说善恶树的果子，它虽然漂亮，你也认识了它了，但你不去吃它，他告诉你五十，你买他的吗？不买他的，反过来还分辨认识，你这就是五块钱的东西，这是不是接受了神的主宰安排了呢？神把善恶树的果子放在了你面前，再让蛇来引诱你了，你不听它，神说必死的，你说不一定死，我不听你的，撒但你退去吧，神才是真理，这是不是站住见证了呢？这才是站住见证了，这才是顺服神的主宰安排，给你放上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能吃它，反面来了你能够分辨认识。

那王义在这边呢？不管对方他是不是谬种，摆在你面前，你先把他打成了谬种，你是来这信神来了，你把他当成弟兄姊妹了没有？今天谁蒙拯救了呢？谁有真理了呢？谁洁净了呢？咱能不能用一个高要求标准来要求人呢？人都是败坏的人，神还在忍耐着呢，咱为什么没有一丝的忍耐呢？这是不是对神的主宰不接受？那给你摆设这么一个人物，应该怎么办？如果说他愚昧、他无知、贫穷可怜，你该有什么样的作为？该有什么？（耐心地告知。）耐心地告知吗？神看着这人是什么性情？哀愁，看着这人是哀愁，那神哀愁，你该怎么了呢？你是不是也得哀愁？你哀愁的时候流露出来的是什么？唉，你怎么连个这也不明白呢？当你哀愁的时候，感觉到这也不明白的时候，你还有怒气吗？还有火气吗？还再不搭理他吗？那流露出来的是什么？耐心地帮助扶持是吧？耐心地帮助扶持，这说了个愚昧的。反过来如果说他要不是了呢？你看准了吗？你自己做的就都对了吗？他后边里边有背景呢？有你不知道的因素呢？你是不是论断了呢？能不能背后论断人？（不能。）对人有观念、有怨言是因着什么而有的？没有理解，神交通了一个爱，如果你真实有爱，爱里边有什么？有一句话，爱里边有啥呢？（有包容。）不是包容，爱里边不是包容，理解，理解。你就说好多人对神作工不认识，彼得对神作工不认识的时候熬炼得死

去活来，他发怨言了没有？没有发怨言，他为什么没有发怨言？（站的位置对。）理解，神说什么是爱呢？爱里边有什么？多个理解，就是说你不明白的时候，理解。你两口子有时候你看见对方做了一个不合你意的事，你也没有和他生气，是什么原因呢？（理解，担谅。）理解、担谅。好比说你孩子去念书去了，数学考了个不及格，你回来你打他不打他？你骂他不骂他？他就是那个素质，你打不打？骂不骂？（不打。）为什么？理解。老婆嫁给你了，家里边活不了，有的老婆离婚了，有的老婆没离婚还和你过日子，什么原因？和你能过日子什么原因？理解，爱里边有理解，我记得神原话是怎么说的？你们想不起来了？（没有掺杂，没有交易，没有隔阂。）是因着什么？要有理解。不管你流露出什么来，我没有任何嫌弃你的那个意思是吧？我对你没有那个嫌弃的意思，这个是从哪来的？对你的理解，体谅你的身量小，体谅你的难处，就是我还没有问清，不知道你背后里边的原因，但不管你背后原因是什么，首先我没有和你发火、发态度是吧？理解，我要去问、咨询，但我不是先和你发火，你这个里边有理解吗？这是交通什么了呀？认识神的主宰。神交通了这个大红龙把你抓到监里了，拿烙铁烫你了，在人来看应该怎么呀？神的主宰烙铁应该是和棉花一样的，是吧？那跟随神的人呢？怎么不保守让烫着呢？不仅是敌基督那么想，你是不是也有那种想法呢？可是真要烫在你身上的时候，你难受，那时候是不是想背叛呢？那时候就得干啥呢？就得有啥呢？理解，不明白的时候得理解，那神给你摆设环境，摆设的不合你观念的时候，神里边有神的奇妙作为你不知道，但你得把你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都是神作的，神有神的奇妙作为，只不过是你不认识，不理解而导致的。神钉十字架呢，在人来看，耶稣钉十字架是不是神输了呀？在监狱里边让你看见大红龙把跟随神的人给烫了、烧了。神解剖敌基督了，说他要是神的话绝对不让烫着，是吧？他想当个慈善家，他想要当菩萨，可神就借着这个怎么呢？就让你烫着，就不给你挪去，目的是要干啥呢？是不是更把这些人显明了呢？谁是真实的信呢？是不是显明了？这是不是神的奇妙作为？神的奇妙作为是不是借着这个例子来作成呢？那当你不明白的时候，你是不是该有个理解？那今天摆在你面前了，不合你观念的，让你看见是神家受到亏损，应该怎么做呢？帮助扶持、理解、从神领受。当你这样去走了，神看得是什么呀？做一件事情神不是看你做事情的一个结果，而

是看什么呢？在事态发展的过程中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看你的态度、观点。人生，摆设这个事情，不是说买的贵贱的问题，是看你这个观点，你的自由意志有没有？给了你自由意志了，你这思维亮了没有？你去分辨了没有？认识了没有？神要看你有没有这个。那王义呢？给你摆设一个不合你的观念的时候，你是什么态度呢？你想起神的作为了没有？想起神给你的使命了没有？心里边有没有神呢？神正是要看这个呢，你流露出来的，什么才是顺服？这是不是就有方向了？摆设这些事物，你能够来到神面前寻求神的心意，按着神的心意去做，这就是一个顺服，你没有来寻求神的心意，没有按神的心意去做，那就不叫顺服，不管你什么结果，你不叫顺服。

念下一句。“当人即将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人逐步意识到这个世间的一切都与人渐行渐远，人再也无力抓住任何一样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此时，人才真正地感觉到原来自己如呱呱坠地的婴儿一样依然一无所有。这个时候，人不得不开始思索自己的一生都做了什么，活着的价值是什么，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上，也正是这个时候，人便越来越想知道是否真的有来世，是否真的有上天，是否真的有报应……人越是临近死亡，越想明白人生究竟是怎么回事；人越是临近死亡，越觉得心灵的空虚；越是临近死亡，越觉得无依无靠，所以，人对死亡的恐惧与日俱增。之所以在死亡临及的时候，人能产生这些表现，究其原因不外乎有两点：其一，人即将失去人在人世间所赖以生存的名或利，即将告别人的眼目能看得见的这个人世间的一切；其二，人即将独自面对另外一个陌生的世界，面对的是一个未知的神秘莫测的令人却步的世界，在这个陌生的世界中人没有任何的亲人与依靠。这两方面原因让所有面对死亡的人心神不宁，让每一个临及死亡的人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慌张与无所适从。当一个人真正走到这一步的时候，人才知道一个人来到世上首先应该明白人从何而来，人为什么活着，是谁主宰人的命运，又是谁供应主宰着人类的生存，这些才是一个人活着的本钱，也是一个人生存必备的根基，而不是学会如何养家糊口、如何追求名利，也不是学会如何在人群中出类拔萃、如何活得更富有，更不是学会如何做人上人、如何在各种

角逐中游刃有余。人花费一生所掌握的各种生存技能虽然让人能够拥有丰厚的物质享受，但从来没有给人的心灵带来真正的安慰与踏实，反倒让人不断地迷失方向，难以把持自己，错失了一次又一次明白人生意义的机会，也给人如何正确地面对死亡带来了隐忧，人的一生就这样被断送了。造物主对待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他给了每个人一生的机会来体验他的主宰，来认识他的主宰，然而人只有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只有死到临头的时候才开始顿悟，这未免太晚了！”现在看这个话呀，主要是想让你怎么呢？那我今天跟你交通的这些，你是不是听出点什么来了？（人为什么活着。）人为什么活着。（人生的意义。）我跟你交通的目的、意义是什么呢？让你知道人为什么要活着，你活着的人生意义是什么？神让你活着的心意是什么？神说：“只要你有一口气，神都不会让你死。”只要你有口气神就不让你死，这口气是指什么说的？就是人生意义的这口气，你还是个探子，让你死吗？就不能让你死，你还是个卧底就不能让你死，如果你要是做了谍中谍呢？那就该死了，因为你贪婪在这个网罗里边了。和你交通这个呀，还有后边那些话呢，重点目的是要你怎么呢？明白人生意义，明白了以后啊，要扭转一个什么观点？不追求这些名利地位，更主要的是什么呀？情感，是让你从这个网罗里边走出来，是要让你达到一个什么呢？坦然面对死亡，不惧怕死亡，当你做神的探子的时候，当你站了见证的时候，当死亡临到你的时候，你害怕吗？就不怕了！当你这个探子没有做到位，你贪婪肉体享受了，贪婪钱财了，最后当你死去的时候，临到死亡的时候你就怎么呀？你就恐惧，你怕成为一个孤独的灵魂，为什么交通这个了呀？是因为现在什么时候了呢？每一个人临到死亡的时候到了，人人过关，神要检验工程，你究竟对神有多少认识，你究竟对人生意义有多少认识，死亡临到每一个人，临到每一个人，临到你、临到你的家庭、临到你的儿女，随时临到。临到以后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所以说你从这里明白了以后，你就能坦然面对，你就能从心里边过了这一坎，不然你过不了这一坎。现在瘟疫来了，随时都有可能得上，你的家人，你，地震，你不知道哪个灾祸临到你，临到你也好，临到你的家人也好，是不是一样的呢？临到你的家人你放不下，临到你，更是难办，放不下。神说啥了？信心是一根啥了？独木桥，贪生怕死难通过，坦然面对。所以今天让你明白以后啊，让你真正做一个人，当你真正做一个人的时候，你就开始坦然面对了，

当你坦然面对的时候，那你就怎么呀？蒙保守了，怕死的怎么呢？怕死的反而得死，你不怕死的反而怎么呢？（失去性命的反倒得到生命。）今天是不是应验这话呢？当你做了一个探子之后你还怕死吗？坦然面对的时候，神还能让你死吗？不让你死了。你老怕死，因着什么怕死呢？因着你悖逆了神，因着你做了太多的恶，因着你做了谍中谍，所以你肯定怕死，你肯定怕神的作工临到，肯定怕神的刑杖临到，那你必然得死。

咱不交通了，把下面这段话念了吧，再念一遍。“人一生都在追求金钱、名利，人把这二者当作救命稻草，当作唯一的依靠，似乎拥有了金钱与名利人就能持续地活着，就会免去一死，但是当死亡临近的时候，人才发现金钱与名利离人是那么遥远，而人在死亡面前是如此的软弱无力，如此的不堪一击；人在死亡面前是如此的孤独、无依无靠，如此的无助；原来人的生命不是金钱与名利能换来的，不管人拥有多少财富、多高地位，在死亡面前都是一样的贫穷与渺小；金钱不能买来生命，名利不能免去人一死；无论是金钱还是名利都不能使人的寿命延长一分一秒。人越是有这样的感觉，越是渴望能继续活着；人越是有这样的感觉就越惧怕死亡的临及。此时，人才真正地发现人拥有的生命不是自己的，不是自己能够掌控的，人也真正地发现一个人无论是生是死都不是人能说了算的，都不是任何人能掌控的。”

2021年1月8日

李霞问题：

为什么说我的进入和别人的进入台阶有差距呢？

老师回复：

你有三个孩子，一个孩子在外边不是杀人就是放火，这是作恶的。一个孩子他不杀人放火，他只要在家就是看电视，是贪恋肉体的。还有一个孩子是帮你刷锅洗碗，妈：还有什么事需要做呢？（有啥事都干。）这是不是三个？咱信神了，应该干啥呀？敬畏神远离恶，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先远离开，放下它，不作恶了，也就是你先不杀人放火了。你就是在家看电视也好、打游戏也好，你不要给我招惹是非，这是不是当父母的对孩子唯一一个最基本的要求？不作恶了！可当你看到孩子坐在那儿看电视的时候，人家孩子上学去了，念大学了！你在这儿看着电视，也不知道帮我做做家务，不会洗锅、不会做饭，做做也是应付了事，你看着就心烦，不会替你操心，这是第二步。有的孩子他就问你，这个锅怎么洗？这个事怎么做？这是不是又一个台阶，这是不是一个生命的历程？这就进入到第三步了。

那你说你在这儿和她争夺地位，她不尊重我了，我不尊重她了，还在这世俗缠累里边，你这个表现和家务事产生关系了没有？和父母产生关系了没有？和家庭产生关系了没有？（没有。）你还在家门外边打闹！厮杀！再一个，你为自己的肉体、名誉争斗，在外边杀人放火，只想着玩得痛快，还去赌博、抽烟、喝酒。现在呢？神交通解剖敌基督，是让你不要做敌基督，你不要在外边杀人放火，你不要在肉体缠累里边打闹厮杀。应当咋呢？首先不作恶，来到神面前、来到神家做个顺服的人，哪怕啥也不干；或者好一点要做个忠心效力者，默默无闻、勤勤恳恳；或者我不默默无闻、勤勤恳恳，我就被迫去刷个碗、洗个锅，但是，我坚决不能和弟兄姊妹争夺地位，搞拆毁。你看人生，她什么本分也不好好尽，为了地位，搞拆毁是吧。小明，不是有点懒吗？他有点懒，但是他不在外边招惹是非，不给你在外边打架，虽然有点懒，少做点活，但比在外边赌博的要好多了。

神那次交通说敌基督，你不要拆毁神的经营，拆毁神的经营和神家无关无份。现在交通啥呢？交通的是假带领，假带领和敌基督是不是又有区别了？那我刚才举的例子就是说，你在外边招惹是非、作恶的就是敌基督，你争夺地位，都要他们听你的，那你就是站了神的位置了，其实就是争夺神选民，你吃着神的，喝着神的，然后跑外道。你看小明，我也不和你争，我也不和你抢，我能多休息我多休息，我能干上十分活我干五分活，这比你在外边抢夺人要好得多。所以说今天又拔高了，说什么了呀？（假带领。）假带领比敌基督强多了，敌基督是作恶呢，假带领是什么？假带领他不作恶，他也不作工，这就是刚才跟你说的坐在家里看电视、打游戏的。把敌基督处理了，下一步是啥呢？那在家里坐着的这个人，坐在家里打游戏、看电视也不合适啊！那就是你在家，你不能打游戏、不能看电视，要干点正事，你就洗个碗啊！收拾收拾家啊！干多干少不说，你作为带领你就干带领的工作，你要干不了，你就不是个带领，带领基本工作做不了，不配做为人。那你就做个驴、做个马，名义是当驴做马，就是说你在外边干些活，翻个地、砍个柴，你要在家你就干在家里边的活，上档次的活，同时做什么事都能寻求，这就把台阶分开了。分了几个台阶？（三个）。现在咱正走在哪儿？正走在家里边的，把家外边的赶出去了，敌基督赶出去了，假带领呢？他没有作恶，神对假带领还是一种拯救，这个听懂了吧！所以说你如果还在外边，所做的与尽本分没有关系，就如宝宝与贝贝，他们去年和你一样在这争夺，这就是第一个台阶了。现在不谈这个了，咱们谈的是啥呢？第二个台阶，和本分有关的，今天你尽本分了没有？你忠心了没有？那狗咬狗两嘴毛的事从今往后不谈了，狗咬狗的事，你去外边谈去，咬去吧！（这就是和神的经营不挂钩。）和神的经营不挂钩，你就不属于神家人，你正常人性没有，你还怎么能称是神家人呢？在神家，首先你得有正常的一个外表的好行为，外表好行为都没有，你怎么能算是神家人？外边人即使不信神，也有外表人性好的，人家有不抢不夺的，这多得是啊！外表行为好的情况下，来到神家承认神了，承认神目的是要得福了，是吧！想坐着享受呢，享受也罢！你还能一直坐着享受？现在不行了呀！你长大了得干些活了，你不能每天起来玩，一步一步，最后要达

到啥呢？爱神至极，不仅仅是说你起来干活，还得用心干活，不仅用心干活，还得咋呢？在家里边操持家务，爱神至极，与神相合，与父母相合。父母每天起来不是说干完活就行，他还得盘算，一年干多少活？赚多少钱？盖什么房子？给大孩子要娶媳妇，给二孩子要念书，把这个心操起来。当你把这个心操起来的时候，你和父母的心是不是相合的？那你是不是就是神的儿子？爱神至极，这就是一步一个台阶。当你看见人家走在上一个台阶的时候，你在下面还为你的地位厮杀，你说还有意思吗？而且厮杀到头来，最后是啥？神说过，人与人之间互相残杀，不需要我来灭他，他自己互相效力，自己把自己残害死了，灭亡了。

（就是说跟他们在一块聚会的时候，我说聚会聚啥呀？交通啥呀？心里老有怯场的这种东西。）第一个，因为你在外边吃喝嫖赌，父母给你打电话说让你回来，你怯场，回家干啥呢？回去让我干啥呢？人家父母过生日了，过大寿了，人家见父母给父母送礼了。你呢？你怯场呀! 在外边赌博怎么回去见人呢？你在外边杀人放火了，哪能回去见人呢？就怯场，就没办法回那个家，对吧! 那在家里呢? 他也怯场，是吧! 在家看电视了、打游戏了，他也没正事干，但是比你在外边还好一点。人家谁才不怯场啊？（做儿子的。)每天在家里搞家务了，和神相合了，和父母相合了，父母想什么他就干什么，一天忙活的就是父母想干的这些，你说他还怯场吗？父母说让他回来，嗯！我赶紧回去，我把这些事情回去给父母汇报一下。今天看看这些小弟弟、小妹妹谁还看电视了？谁玩游戏了？谁还在外边打闹了、放火了？赶紧带回来教训教训他，为什么每天起来还给父母招惹是非？这样，你还怯场吗？你就要着急的赶紧聚会，着急他们的情形，这就涉及到真带领、假带领了。真带领让你咋呢？了解每个人的情形，你管了几个人？只有这四个人，你是不是更应该了如指掌，你几个指头数不清吗？四个手指哪个长哪个短，长什么样的？不应该知道吗？这才能说你是带领，这才能说是有头脑的人，眼睛看见了，分辨了、认识了、记住了，你就有思维、头脑。如果你自己几个指头都不知道，那是用脑的人吗？你当带领你下边这四个人谁有什么特长？知道不知道？谁

是什么情形？消极了？软弱了？背叛了？准备做犹大呢？还是准备追求蒙拯救被成全呢？他们走的是哪个路呢？这些人哪个是可训之才啊！哪个能代替我的位置啊！可这个是你最可怕的，因你是嫉妒人，就怕别人代替你的位置。如果提拔你走的时候，你才寻求谁能代替我的位置呢？不提拔你，就是不允许有任何人能代替你的位置。他能代替了你的位置是好事还是坏事？所以说就因为这个心里暗算开了，那你这个暗算，是不是与神作对呢？神说我看哪边有金子呢？你说，没金子啊！没金子啊！因为你看见金子你赶紧按，然后你把那个土露出来，你说你看你看哪个是金子啊？咱就是作恶的了。咱要把金子露出来，拣选出来，你如果说，我在上边啥也看不见，下边四个人谁是什么情形？我不知道。神说你有几个指头？我不知道，你藏起来了。我说，你是残疾人，你有几个指头？你藏起来我能看见吗？你就不藏起来我也顾不上看啊! 对吧！人山人海，张三李四，几个人，我能看见吗？所以叫你去找吧！你有几个指头，你下边人是什么？好了，出来个金子，提出来，这个人能当个带领，这个人能当个裁缝，把他提拔出来，这是不是提拔人的原则就有了？这是带领的职责，你每天不在这里边寻求，你在里边寻求啥呢？他不听我的，他小看我了，每天活在这个事情里边，这是带领该做的吗？这是敌基督该做的。一个是情形，一个是提拔人，还有生命长进，对神的认识，他们的生命长进就是你的责任，他们每个人的工作上是不是做到位了呢？他们工作上的缺少是什么？需要什么？你求真求细了没有？你检查了几遍呢？这是不是你应该抓的呢？可是你怎么呢？我不能抓，我抓他，他又要抓我呢！为了他不抓我，我就不抓他，我不说你，你也别说我，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咱都起来混，这什么带领？这是不是不作为呢？成了猪带领了。（没有正义感。）这就不是正义感不正义感，这涉及不到正义感，这涉及到你作工不作工。

假带领有一个特性是什么？ 神说：“人太懒惰会有哪些表现、特征？第一条，他不爱动，像乌龟似的，做什么都慢慢腾腾，磨磨蹭蹭，能歇就歇着，能拖就拖。第二条，不愿意操心，谁爱操心谁操心，人家不操心，嫌操心累，他觉得太忙肉体得吃苦，总是不能按时

吃饭，肉体享受不着安逸。第三条，稍累点儿就不行，心里怨气就大了，不愿意受苦付代价。第四条，做什么都没常性，没毅力，作任何工作都不能坚持到底。一时高兴图个乐呵、图个新鲜还行，如果长久地就这么坚持，起早贪黑、废寝忘食，总那么忙碌，肉体总那么累，总那么操心，精神总那么高度紧张、高度集中，心总不能闲着，时间长了就不行了。偶尔也能到田地里去视察，开始种地时挺有劲，感觉新鲜，时间长了感觉累了，就受不了苦了，一看每天都这么累，活儿还枯燥，没什么意思，不好玩，就不去了。再看看哪儿好玩，什么事好玩，就换个地方。这就是没常性。第五条，总找借口，不作具体工作。一到作具体工作需要他付代价、肉体受苦的时候就推托，找借口说自己忙，就不到现场，打发别人去，让别人代做，自己干呆着等结果。”这五个表现就是个懒，恶人是敌基督，懒就是假带领。和咱刚才举的例子是不是相合上了？杀人放火、点火放炮的在外边是啥呢？恶人、敌基督；在家看电视、玩游戏是什么人？假带领。刷锅洗碗那是啥呢？忠心的；持守家务的、管理的，那叫带领。这没疑问了吧！你说实际怯场不怯场？（她不怯场。）为什么不怯场？她每天事情安排得满满的，这个地方怎么工作？怎么不合适？谁还有什么问题？谁情形不对着了？谁打岔搅扰了？她得去处理、去安排，所有安排人家听不听啊！得叫人服吧！人家服谁了？人家服神话呀！还得找神话呀！

2021年3月2日

23

什么是经历神作工经历神说话1

（那天工作安排下来以后，我看了一下，里边谈到现在是走末了一段路，后来我又想，打仗的时候说末了一段路已经走完了，是指2012年11月到2013年的12月这一年左右，可是工作安排说现在是走末了一段路，我就感觉有点蒙，第二天来了和大家一起交通。）（SJ:交通的什么结果呢？）（我是自己想了一下，可能那是众长子的末了一段路，咱还没经历完那个末了的一段路，还得往前走。）（SJ:意思是祭司弟兄的话和弟兄的话是打架的是吧！）（之前眼镜谈的时候就是说，末了的一段路是从12年开始到13年神开始发表话，这一年的时间，说明这一段路已经走完了，可是祭司弟兄又说，现在你怎样走好末了一段路,这个里边又这么说的，就不明白了。）（因为现在打仗的时候，把末了一段路谈清楚以后，后边就反问，现在咱走的是末了一段路还是最后一段路？）（从祭司弟兄交通的，从现在到灾难结束是末了一段路，就是从现在经历的这些环境，和以后还没有经历到的这些患难、熬炼、各种灾难、然后还要大爆炸，扩展福音见证神，要是这样对就能对上。）把末了的一段路这篇话看一下吧！

“现在你们是走末了的一段路，这段路是关键的一段路。以前你也许受了不少的苦，作了很多的工，跑了很多的路，听了许多的道，好不容易走到了今天，如果眼前这点苦还受不了，还像以往那样，那就不能被成全，这不是吓唬你，事实就是这样。”“现在你们是走末了的一段路，这段路是关键的一段路。”神说的是现在。祭司弟兄怎么说的？是灾难降下以后。那神说的现在，是关键的，怎么关键呢？“以前你也许受了不少的苦，作了很多的工，跑了很多的路，听了许多的道，好不容易走到了今天，如果眼前这点苦还受不了，还像以往那样，那就不能被成全，这不是吓唬你，事实就是这样。”神作工有步骤，一批一批是吧？一二年以前所作的工作，全是靠圣灵作工，一二年以后你感觉到了，有没有圣灵作工？没有圣灵作工了，你作了很多的工，跑了很多的路，听了许多的道，这段路没有圣灵作工是最苦的，好不容易走到了今天，还像以往那样，以往那样没有圣灵作工，听带领的那就不能被成全，不是吓唬你。没有圣灵作工的目的是什么？为了看你原有

的身量。神作工第一批作成的是什么人？长子是吧？长子的名分，神话里边说长子的名分是指什么？之所以说长子，这长子是什么含义？就是谁第一个先得着神的名谁就是长子，是不是这么说的？灾前作成一批人，灾中作成一批人，灾前就要作成的这一批人，祭司弟兄说，谁先接受神名的，就得着长子名分。

第五十六篇

“我的行政：

1．无论何人，心里抵触必遭审判。

2．对于我所拣选的，意念不对，立时有管教。

3．对于不信我的，我放在一边，任其乱说乱做，到最后，我彻底惩罚他、收拾他。

4．对于信我的，我时时看顾、保守，时时以拯救的方式供应生命，对于这些人，有我的爱在他们身上，他们必不致跌倒，必不致失迷，即使软弱也是暂时的，我必不记念他的软弱。

5．对于那些似信非信的人，也就是相信有神的，却不追求基督的，但也不抵挡，这样的人最可怜，我作事之后会让他看清的，这样的人要

因着我的作事我要拯救他们，使他们归回。

6．最先接受我名的众长子们有福了！我必赐给你们上好的福分，让你们尽情地享受，谁也不敢拦阻，一切已给你们预备得完完全全，因这是我的行政。”

这六条行政神把几类人归宿划出来了，咱看第六条，“最先接受我名的众长子们有福了！”“最先接受我名”，这句话怎么看？也就是真正信的，走上正轨的，这才叫接受我名的。对待神话的态度就是对待神的态度，最先接受神话的，你们有福了！“我必赐给你们上好的福分，让你们尽情地享受，谁也不敢拦阻，一切已给你们预备得完完全全，因这是我的行政。”最先接受我名的，为什么说长子呢？最先接受我名的，神作工根据人的人性不同，作工步骤也不同，成全的也不同，有长子、子民、众子是吧？那也就是说，接受神名的时间不同，素质好的走在前边。神现在交通带领工人，人家有那个素质，人家素质越好的越放到提前操练，是不是成全越快？你素质慢还不能提前操练，那你是不是成全越慢。也就是说，好像和孩子念书一样，尖子生快班，痴呆生慢班，慢班意味着你就该降级，人家二年你三年。一批、二批、三批是吧！根据你接受的时间长短，位置也就定了。到最终结果是什么？都是受造之物。在这个过程中根据你的素质能力不同来划分类别，有做带领的、有做跟随的，到最终呢，都是受造之物，都得明白，你迟钝你也得明白，是不是最后就一样了？作工步骤不一样，上的课就不一样，走的路就不一样，但是这个步骤不能少。就和孩子们上课一样，这课不能少，你素质好来得快，赶紧上来啦！神从来不等待跟不上他步伐的人，是吧！为什么呀？提前把这些人作成，这些人再去带领那些素质差的人，影响神的作工吗？不影响。神不看那些不跟随他的人，只是看跟随他的人是否作成，把这些跟随的人作成，然后再作那些次品，这是不是神一个作工步骤呢？就像神显现一样，先向谁显现呢？彼得，然后向多玛，神怎么说的？（你是因为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我就信的有福了。）这就是说和现在作工是一样

的，现在作工怎么作的？现在作工的方式方法是什么？是不是隐秘是拯救，公开是惩罚。最先接受我名的是公开还是隐秘？（隐秘。）那肯定是隐秘，隐秘是你看不见的。那公开的是让你摸着钉痕的。那众子民呢？众子民是在什么时候呢？你看见了，是多玛，摸着钉痕才信的。你再看现在，根据交通讲道神作工步骤，你感觉是看见神了还是没看见呀？你不仅是看见了，还摸着了。祭司弟兄那时交通揭发检举敌基督假带领，是不是就告诉你说敌基督假带领了，神那时候是不是就作工了，把你开除了，让你揭发检举，你做了吗？（没做。）为什么没做？没看见、没摸着归宿，等待、研究、分析。现在神掰开了说，揉碎了说，告诉你什么是敌基督，具体到什么程度呢？敌基督他说这句话，这就是敌基督，是吧！什么是假带领？具体十五条，他做不出来，说不出来，实行不了这就是假带领，那做出来说出来实行出来的那就是真的。还用你分辨吗？不用你分辨了，那需要你干什么？把他具体的表现给你说出来了，需要你对号入座就行了，是不是你看见了呢？看见了才信的就不如那看不见就信的有福了。当时我给你交通的时候，我是怎么走出来的，击打牧人羊群分散，那时没有真实的带领人，我看见带领了吗？我没看见，我是看不见而信的，而你是看见才信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我是因着神说那时没有，我就相信没有，祭司弟兄说揭发检举我就揭发检举。神掰开了说，揉碎了说是给子民说的，给素质差的人说的，素质好的用掰开了说吗？（不用。）神作工步骤出来了，你现在已经看见了假带领，敌基督，具体到什么程度？他的言行举止和神举出的例子，你完全可以对号了，现在不需要你多少素质，只要你能说实话就行了，对吧！神给你说出来了，不需要你多大的分辨能力，现在完全摸着钉痕了，等待的就是你实行，根据你能不能实行来定规你了。而且现在你看神交通的那个，各尽其用，是不是交通得再透亮不过了？还用去揣摩吗？还用你去寻求吗？神把敌基督交通了二年，假带领也快交通了一半了，听完这些交通以后，是什么感觉？你感觉这敌基督假带领是垮台了还是可以祝福了？（垮台了。）这敌基督假带领在教会里是不是不能再有生存之日了？（嗯。）是吧！神的话一出，事就成就了。那神把这敌基督假带领交通出来了，就意味着什么？真带领已经成了，神说成了和咱说的成了是不一样的，有时间段的，你还没看见，还没有摸着那个钉痕，但是你已经意识到了。当你意识不到的时候呀，例如，神赐福亚伯拉罕的

时候说给他一个儿子是吧？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可不可以说这事就成了呢？神注定作的事谁都无法拦阻是吧！但是亚伯拉罕他看见了吗？（没有。）没有，什么时候看见的呀？二十三年以后，她肚子大了，用不用生下来？（不用。）那现在你听明白我说话的意思了吗？神把假带领、敌基督交通出来了，你说肚子大了没有？（大了。）这是不是摸着钉痕了呢？那意味着什么？真带领即将诞生！那你说末了这段路在哪呢？末了这段路指的是，那时没有真实的带领人，羊群分散了，四分五裂，你说是真带领出现还是不出现呢？（现在真带领出现了。）肚子大了，真带领就要出现了。

和祭司弟兄交通发生冲突了没有？祭司弟兄说什么呢？祭司弟兄说，灾难降下开始叫什么？末了一段路就开始了，是吧？末了一段路开始了直到以后，那祭司弟兄直到以后指什么？是不是灾难结束了，可不可以这么说？（嗯。）按祭司弟兄的话说，是不是灾难降下的时候就是末了一段路开始，然后末了一段路走完了，也就是说，灾难结束了。是不是这句话，对了吧？（嗯。）那你刚才和我交通的这话一样不一样呢？（好像又不一样了。）好像又不一样。你说大灾难过后将是什么场景？（神的国度建立在地上，真带领都出现了。）大灾难过了是吧？不信派哪里去了？（死了。）死了。诡诈人，神不要的人，还在不在？（不在了，神淘汰了。）神作工就结束了，那末了一段路是不是最后一段路？祭司弟兄说的和神说的末了一段路对号不对号？神说的末了一段路是指什么说的？神明明白白告诉说，末了一段路并不是指最后一段路，那你说大灾难是不是最后一段路呢？和神话是不是冲突了？冲突了你又不敢说。当带领工人将要出现的时候，按祭司弟兄说现在是什么？是灾难降下的时候，没有真实的带领人了。那你说是先有真实带领人，还是先没有真实的带领人？（先没有真实的带领人，后有真的。）在灾难以前是没有真实带领还是有真实带领？在神没有交通这真带领、假带领以前，你说这带领是真还是假？（假的。）那神交通了以后是真是假？（真带领显明出来了。）交通了以后是你看见了、摸着了，神这么说了，事情是不是就这么成就呢？那真带领出现了。那你还说那时没有真实的带领人，成立吗？（不成

立。）神告诉你说，到大聚会你狂起来，那时候就彻底报废了，什么时候大聚会？灾难降下以前还是灾难降下以后呢？（以后。）灾难降下以后，大聚会开始，为什么？大红龙垮台了，可以大聚会了，那时候你狂起来就完了，你说那个时候还能有假带领和真带领？（那时候是真带领，没有假的了。）你不要说假带领了，你狂起来就完了，你假带领还能存在吗？（不能。）是吧！那你说末了一段路指哪段时间说的？祭司弟兄说的话成立吗？（不成立。）不成立，那你该怎么办？祭司交通的话你敢实行吗？假如哪天我说的话和神话发生冲突的时候，你持守哪句话？（神的话。）那你现在持守哪句话呢？（祭司弟兄的话。）那你说你是败家子还是我是败家子？（我是败家子。）神在发表这篇话的时候，祭司弟兄在工作安排中怎么说的呀？给你两段神话，你们揣摩揣摩去吧！祭司弟兄以前说过这话没有？以前讲道交通完了以后，后面附两篇话，说不说你们揣摩揣摩去吧？（没有。）没有说过这话吧！可祭司弟兄让你揣摩的时候你不揣摩揣摩，明明神在这篇话里说什么？末了一段路指的是什么呀？从现在到患难结束。那祭司弟兄说，是患难结束还是灾难结束？（灾难结束。）那是不是不一样呢？那你该不该揣摩揣摩呢？该揣摩了。那祭司弟兄是怎么说的？祭司弟兄做什么事情是有谋略的，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祭司弟兄不光是不该说的不说，祭司弟兄还咋呢？是不是也要试炼你呢？河南那个反驳文章是不是给你发下来了，祭司弟兄不吭气，就看看你们有什么反应，是吧？那个能发下来看你的反应，那这篇话更应该是不是看看你的反应？

祭司弟兄为什么要给你把这篇话发下来呢？因为这篇话咱是在国度建造的时候，当开始建的时候就给你交通了是吧？13年14年那个时候就在交通这个末了一段路了，那些带领工人每天听着呢，带领工人给祭司弟兄反映不反映呢？（反映呢。）反映了吧，那反映了这么长时间了，祭司弟兄吭过气吗？（没有。）没有，那现在把这段话拿出来了，你们揣摩揣摩去吧！为什么现在拿出来？因为神作工结束了，神把敌基督、假带领全部给你交通揭露解剖完了，是不是该揭锅底了？神在神话里边怎么说的？那时没有真实的带领人，神在交通假带领时

说什么？哎呀！我看这么多人没有一个是真带领，是不是这篇话里边说了？在交通完了以后，人开始有了原则，有了方向，开始选用人有原则、有行政了，这就是说有真实的带领人要出现了！也就是说，假带领将要告别，真带领将要出现。而祭司弟兄把这话发出来了，什么意思呢？因为当时咱是拿上这话去打仗用的，带领工人听着什么反应？（不听。）不听、不看、不接触，东躲西藏，见了你是不是跑，是不是跑到洞穴之中。那教会又是战场，去给人家见证，人家躲得不见，能打仗吗？（不能。）神的行政怎么行使权柄呢？见都不见你，封锁了，那咋办呀？神说要让动物都要跑出洞穴之中，先是跑入是吧？然后都从洞穴之中出来。为什么出来呢？怎么让他出来呢？我是当时拿这段话定人家罪呢！是吧？假带领吓得是团团跑。那假带领看见这段，神、祭司弟兄说出这话来了，是完全和我发生冲突了，他们会怎么想？（他们拿着这个武器就过来了。）是不是勇敢地从洞穴中跑出来了？（嗯。）那跑出来了，你是不是有了工作了呢？两个人是不是争战起来了，神交通的假带领，敌基督的各种表现，你是不是该看见了，你是站在哪一边的，这是不是上考场呢？你要再说你愚昧无知，素质差，还能站住脚吗？（不能。）不能站住脚了。你看神交通说，假带领有个什么表现呀？他不给你交通真理，交通不出神的心意来，他只能给你说一些字句道理，有一个大的表现就是什么？他来好心地帮助你，给你找了二十段神话，给你把神话找了一大堆，神话都这么说了，你还软弱，还消极，这是不是假带领的一贯作为呢？而咱给他交通呢！拿上一句话，拿上一段话和他交通，把神的心意交通出来，是不是都有了路途呢！你看见了，我给你交通出来是有路途。前两天从教会拷的分辨敌基督的邪说谬论，是吧！最起码这个是不是从牧区发下来的？如果这个是从牧区发下来的，他给你交通怎么分辨听话是敌基督了吗？有吗？（没有。）没有，没有细节，有路途吗？没有路途。他下边交通什么？完全找的是一篇一篇的神话，一篇一篇的讲道，一罗筐吧？你也看见了，一罗筐。他们是不是往教会里边都发下来了，你作为一个神选民给你发下来了，让所有人都看见了，看他们作的什么工作，咱这边作的什么工作，是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谁是真带领，谁是假带领。如果你是一个信神的人，神和你交通出来了，假带领做什么？他就是拿上一篇篇神话给你交通。可你是真带领，就能从神话里交通出神的心意，找出实行的路途来，也就是说，

七大项的第一项，生命进入。你从这里边能感觉到，咱就不要说其他的，就这一条，什么是真带领，什么是假带领，是不是应该能分辨了？然后再借着什么？假带领拿着这篇话以后走出洞穴中，为什么走出洞穴中呢？今天咱出外边作工呢，能作吗？你进不了人家家门，你进不了洞穴里头。那该怎么呢？他带着武器出来了，你还用找他吗？他还行使权柄呢！他还想把咱们给打倒呢！“你那时候不是说，击打牧人羊群分散了？你看，祭司弟兄说了吧！”给了他点武器，让他拿出来打，让他和咱斗，和咱争战，真理是怎么明白的？（辩。）越辩越明。这是说作工方向。而在家里边的人呢，神说什么？当人都退去的时候，工作就结束了。人怎么退去呢？是不是借着一些风，把稗子拨出去呢！让你看见，这是不是一场风，那祭司弟兄这个就是人造台风，是吧！你经得住风吹雨淋吗？你究竟有认识没有？你有认识从这里边走出来，噢！这是神作工方式。你没有认识，你有一颗寻求的心，你等待了没有，如果你有寻求的心，等待的心，或者和弟兄姊妹交通一下，那你就还有机会。如果有的人他没有等待的机会，他急不可待，他想做在人前，他来这的目的就是委屈求全，他早就想反，找不下理由借口。那找下理由借口，他正好起来是不是兴风作浪呀！当他兴风作浪的时候，这是不是就显明了，这是不是作了洁净的工作。神作工的奇妙作为在哪？祭司弟兄交通出来，你能够翻开神话和他交通出来对照，即不违背祭司弟兄的意思，还能把神的心意交通出来。然后教会里边他拿着祭司弟兄的话，他拿了一个规条，拿了一个字句，上了自己的当。神说，众子民称颂神是什么呢？敌基督假带领称神是什么？策士。呀！算计算计还是算不过神！众子民呢？奇妙、妙哉！

灾前作成一批人，这些人都是从患难里边走出来的，那也就是说，大灾难将要降下以前，这些人是不是已经作成了。神走的时候怎么说的？神经不经大灾难呀？（不经历。）神不经历，当大灾难降下的时候就是神离地的时候，这谁都知道的。他离地走的时候他一个人走吗？（不是，带着他的众长子。）带着他的众长子走。那也就是说，众长子他是不会经历大灾难的。那你说，你把这个灾难这段路说成末

了一段路，他众长子他还经历不经历？（经历。）这是不是矛盾了？众子民为什么要经历这灾难，是什么原因？（素质差。）单是素质差吗？还有什么？（刚硬。）刚硬，因为他刚硬，不愿意实行真理，素质差，所以说，神说到那时候有足够的功课让你学，你不是不寻求吗？你不寻求你没路可走，你危在旦夕，有生命危险，你不寻求不行，不实行真理不行，为什么要有灾难呢？是因着你的悖逆，对神话达不到听话顺服，你是被迫走上这条道上，所以说你必须经历灾难之苦。如果说你听见了就相信，你就不必要受这个苦。就像训孩子们一样，他要说服教育的话，还需要用棍子打他吗？那就不需要打他了。所以说，这灾难是众子民必须走的。在灾难中把你作成。在灾前就把你位置定了，灾中只是把你作成。你再根据这个来看，末了这段路是关键的是吧？就在乎你这一段路，也就是说，灾难降下以前是关键，还是灾难降下以后是关键呢？（以前。）以前是关键，以前是你装备真理的时候，是你站见证的时候，神就按着你站住的见证定你的归宿。你是众子、子民，这就是说，根据这个见证来看你对神的态度，根据你对神的态度，神再给你摆设环境成全你。也就是说，末了一段路并不是指最后一段路。就是说，我给你交通这个是什么呢？从诸多方面来看是吧？从各个角度来看，祭司弟兄说的话和神说的话不一样。“末了的一段路即从现在到以后的患难结束，这一段路是显明人真实身量的时候，也是看人有无真实信心的时候。”所以是在患难结束，不是到灾难结束，患难结束，咱以前交通过一个七碗灾祸，把灾祸倒下是吧？（嗯。）这患难时期是指什么说的？是指撒但的诡计而说的是吧！（撒但的权势。）撒但的权势、诡计。大灾难降下，大红龙已经倒了，大的环境已经没了，神交通假带领、敌基督，这个是不是也倒了，那他还怎么再维护神选民？“这一段路是显明人真实身量的时候，也是看人有无真实信心的时候。因为这一段路比以往所带领的任何一段路都艰难，比以往任何一段路都坎坷，所以称为‘末了的一段路’。”人在哪一段路最难走呢？圣灵不作工是吧？你没有真实的带领人，那是不是最难走的？（嗯。）那也就是神没有交通说假带领敌基督的时候，那一段路是最难走的。“其实并不是最后的一段路，因为经历患难以后，你还要经历福音的扩展工作，而且还有一部分人要经历被使用的工作，所以，‘末了的一段路’只是针对熬炼人的患难与恶劣的环境说的。”后边这就说清楚了，不是指灾难说的，灾难降下的时

候，大红龙倒了，还有什么恶劣的环境。患难是假带领和敌基督给你散布一些邪说谬论，然后神在没有揭露以前，人是不是处在患难之中？（是。）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没有路途，呼天天不应，那就是最难的。（弟兄，现在患难完了吗？我没听明白。）患难是你永远在试炼里边，你在试炼熬炼里边都属于患难，你在接受神拯救期间都在患难期间，都属于患难，这患难里边有个大患难，大患难不能超过一年，说什么呢？这大患难就是说，圣灵不作工，让你站见证也就是一年，就和约伯一样，让他站见证，他一辈子最痛苦的是什么时候，神不作工那段时间最痛苦是吧？到最后的时候他满足而死，他死都满足。神不作工，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也就是说，大患难神不作工，你祷告的时候神也不作是不是呢？（嗯。）因为考验你自身能力、自身身量，是真是假，熬炼中产生真实的信心是吧？所以，这个大患难里边，咋呢？不能超过一年，为什么不能超过一年？因为人的身量是有限的，经历不住，如果要时间再长，也就是熬猪食呢！你本来就这么一点身量，就芝麻大这么一点信心，也就只能经历一年，如果经历一年，神再不作工，咋呀？熬倒了，好不容易唤醒你的灵，唤醒你的心，你起来以后一熬你，熬炼你没有战立起来，最后熬干了，死了，你说神工作不白作了吗？熬炼你，就在你倒下趴下的时候，神再向你显现。彼得在病床上起不来的时候，神才向他显现，神向他显现说话以后，他从病榻上立马起来。如果他没有病，兴高采烈地站见证讲道，心里边没有受到任何困难的时候，神向他显现不显现？（不。）不需要。那显现是在患难以后，让你真正地看见了神。约伯为什么最后能满足而死，他站住了见证以后神向他显现，神向他显现以后生命得了大的长进！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彼得什么时候作成，什么时候走上正轨的？在耶稣带领他的时候是耍孩子是吧！走了以后，复活那一次向他显现以后，大的一个增长。（就是那一年的时间是属于大的患难，然后到了后边，从一三年往后也还有患难。）这个患难呀！你的患难和我的患难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时间期限不一样。神给我摆设的我的患难是借着周围人，就好像效力者啊，起什么作用呢？今天要试炼我呢，熬炼我呢，那你起什么作用呢？那你起的作用就是来打压我呢，欺负我呢！祭司弟兄熬炼的时候是咋呢？神一解剖他一揭露他，周围人对他是排斥，那这是不是效这个力呢？那就效这个力呢！神不搭理你了，弟兄姊妹都看不起了，你怎么呀？走

不走？站不站？那我患难的时候就需要你来效这个力。但我患难的时候和你患难是不一样的，你患难的时候呢！也可能神兴起周围人起来攻击你。所以患难时间是一个大的方向，那这一段时间，2012年2013年这个患难兴起的时间是作成得胜者是吧！这就是前边说的，他们是能够听了神话去实行，有正义感的人，这些人在这个时间段是掉在患难里边。你如果是没有正义感的人、诡诈人、不接受神托付的人，在这一段时间，有患难吗？（没有。）没有患难。就是说你越爱神，你的环境越恶劣，这个环境里边不爱神，在教会里平坦而过，或者说隔离开除出来了，你咋啦？你回世界赚钱了！你能有多大的患难？顶多难受的就是带领说你呢！误解你呢！你还能为神的托付尽上本分吗？（没有。）那能说你患难吗？（不能。）那假带领，敌基督他主要不是打击你呢！你不揭露他，他整你干嘛？撒但有一个什么性情呀？当你识破撒但的诡计的时候，它要咋呢？疯狂反扑是吧！他要治死你，在这个时候，借着你要解剖他站见证，他就要把你整死，这关键的时候，神还不作工不说话，这是不是一个患难呢？这就是患难时期。在这个时间我经历的这个患难你并没有。你呢？众长子经历患难的那段时间，是把众子民先放在了一边，也没有对众子民说什么话，也不管，所以那时候消极的消极，软弱的软弱，回世界的回世界，就像放假了一样。把众长子作出来以后，咋呀？等末了一段路完了以后，要咋呢？两项工作，一项扩展外邦，一项是操练被神使用，神说鬼和鬼都一样，借着周围这几个鬼操练你什么？操练你的分辨认识，在神还没有交通假带领敌基督的时候，没有切开了说、揉碎了说，如果说那个时候神要把假带领敌基督都给你细细地解剖了，还用你操练吗？还用你揣摩寻求吗？不用了，而且也衬托不出来，也操练不了你，那你生命也不会有长进。在这个时候是操练被神使用，操练你的分辨能力，首先得预备素质，在这个时间操练，就把鬼放在你面前，去分辨吧！分辨了一个走了一个，分辨了一个再来一个，一个一个解剖，随后呢？一批一批的。也就是说，现在神交通敌基督假带领，神一交通整个一片发至全球，那整个宇宙这个魔鬼撒但是不是垮台了？这是不是显形了？这是不是一批呢？一批倒了！还用你一个一个解剖？不需要，那只是一个操练。你现在可以分辨、可以使用了，神还要带领你，他怎么带领众教会，他也要带领你，那你看见他怎么带领呢？神把他带领众教会的原则给你拿出来了，怎么做是真带领？在交通假带

领的同时，是不是就把作为一个真带领的路途给你了，那也就是说，神在带领他的长子去带领教会，你听了神话就能去实行，按着十五条去实施，你按着十五条去实施的时候，别人在这看见了，谁是真带领假带领，神选民有了分辨认识了。那长子呢？他有自己的工作方向目标了，他有准确路途了。神怎么说的，建造国度是众长子的本分，也是神的本职工作，那你说这个话是不是对应了呢？这个话对应了。

众子民可以说有他的患难，这个时候神把假的真的，给你切开了说，揉碎了说，在神交通完以后，在灾难降下以前这一段时间，是不是也属于患难的时候呢？（嗯。）这个时候有没有真带领？神交通了，到灾难降下这一段时间有没有真带领？（开始出现呀。）他还在怀胎阶段，你能看见真带领吗？（看不见，还在经历呢。）在这整体来说，他在这条路上走呢！那你呢？你经历的还是没有真实的带领人。你看大方向，你今天在我面前呢！你听着我是真带领还是假带领？（真带领。）真带领，那你活在真带领下了，那你是个偏得，有多少人活在黑暗里呢？他们活在哪？（假带领敌基督权下。）在神没有交通这细节的时候，没有说敌基督假带领什么表现，那些随帮唱柳的人，他可以随便跟随，他熬炼吗？他难受吗？他不难受，什么时候难受呀？现在就开始难受呀！为什么难受呢？看见自己的归宿了，特别是这一篇说话，是不是把各类人的归宿给公开了？（嗯。）诡诈人二十年也不会变，你说诡诈人、老好人、懒人，听了这个什么感觉？然后那些向往正义，但是他却没有正义感，或者素质有点差，这些人听了什么感觉，也就是说，众子民听了什么感觉？敌基督听了以后，他咋呀？完了，这二十年我白信了，如果有点良知的话神说他咋呀？他还要出来传福音，我不行了，我再传两个福音，是吧？一般的敌基督会有这种理智吗？假带领敌基督他要怎么呀？我跟了二十年，最后给我这么一个结果，会不会在大街上谩骂呢？会不会反驳呢？那这些人起来就是要敌对，这些人起来还要反打。那教会里边这些人是什么人呢？有一点向往正义的人，也就是说，众子、子民，他们有什么感觉呢？原来是属于一种沉睡之中，憨憨入睡，你外边再打作一团，他呼呼大睡，他害怕吗？他惶惶不可终日吗？（没有。）没有，他什么时候惶惶不

可终日啊！眼睛开始朦朦胧胧看见一团雾一样，开始发生明亮的时候，看见鬼相出来了，呀！那个属魔鬼样！怎么看见的？神话揭示出来了。当你看见魔鬼样的时候，看见一个一个都是魔鬼样，你生存在什么地方呀？污鬼邪灵群居之地，你是不是惶惶不可终日？你还不愿意跟随他，难受不难受？（难受。）看着你的教会带领是假带领，小区带领是个敌基督，区带领是个邪灵，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那句话怎么说的？（伸手不见五指。）伸手不见五指，怎么形容呢？（黑云压顶。）黑云压顶，就是一种恐怖的感觉之中，就神说的："等着你去牧养的人该有多少？你的任务是否很重？他们贫穷、可怜、瞎眼，不知所措，落在黑暗之中哀号，路在何方？多么渴慕光明犹如流星一样，突然降下来驱散这将人压抑了多少年的黑暗势力。苦苦巴望，日思夜想，有谁尽都知晓？这苦难深重的人竟然在光划过之日仍被囚禁在黑暗的监牢里不得释放，何时不再哀哭？这些从未有过安息的脆弱的灵竟这样惨遭不幸，无情的绳索、凝固了的历史早将其封锁在其中，哀哭之声谁曾耳闻？愁苦之态谁曾目睹呢？你可曾想到神的心何等忧伤着急，怎忍看着亲手造的无辜的人类遭受这样的折磨呢？（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论到以后的使命你当怎么对待》）"那这些人正在哀哭切齿的时候，这是不是患难？是在患难时期。什么时候就走出患难时期了？当你把这福音传给他的时候。教会他们是给外邦传福音，你们是给他们信神的人传福音。你给他传什么？你说，哎呀！众长子出现了，快来吧！（不是。）你怎么传呀？（什么是真带领。）对，就是什么是真带领！他还朦朦胧胧看见他的带领是这污鬼邪灵就害怕的时候，你赶紧擦清他的眼睛，让他看清楚，什么才是真带领？真带领在哪？真带领作的什么工作？让他看清路！当你按着神话见证一个真带领时，他不仅看见你给他带领出一条路，而且也看见你交通的，觉得你就是一个真带领，对吧？然后你这个真带领，怎么成为真带领的，你光凭神话做成真带领的吗？你怎么走到这一步的？你给他交通以后，他说："哎呀！信神多长时间了我没有见过你这么一个带领，你可是我真实的带领啊！你这带领怎么作成的？怎么走过来的？"唉！你把你的经历见证出来，你见证你的经历的过程中，是不是见证我的作工，你把我的作工见证出来，是不是把我见证出来了，这是不是在见证众长子呢？这就是说，你只管见证谁是真带领，这就是你的工作，这就完成了。

你可以说没有经历患难是吧！患难也经历了，没有那么厉害是吧！这就是什么？特殊情况，你还记得神说过一句话，除非特殊情况吗？这特殊情况是什么？神给每个人的使命不一样，责任不一样，有的人他就是牵线搭桥呢！那这个人就免去了许多撒但对他的试探，那你提前来到这儿，也就是免去了撒但的试探。也就是说，当你把这个工作传给他的时候，也就是他从患难里边走出来的时候，从患难走出来以后咋呀？大灾难里边是什么？当你进入信神正轨的时候，灾难开始降下了，开始正式信神。圣灵直接带领你，你那时候就会怎么了？会直接吃喝神话了，在神话里边找着路可行，所以那时候是一种什么呢？是一种事实临及，那不叫患难了，那叫灾难，那让你咋呢？让你有更多的功课学。“其实并不是最后的一段路，因为经历患难以后，你还要经历福音的扩展工作，而且还有一部分人要经历被使用的工作，所以，‘末了的一段路’只是针对熬炼人的患难与恶劣的环境说的。”神话咱不去定规，咱只是去经历，2012年那时候说，神出外国工作去了，这是不是扩展工作去了？是吧！（是。）剩下的人操练被神使用，祭司弟兄那时也交通了，在中国得着一班得胜者是吧！他们是不要命的尽本分，这就说出来了。可现在呢？现在是要大扩展，国内也要扩展，那扩展的时候呢？同时咱这边是不是也是扩展呢？被神使用。那你今天去扩展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是操练被神使用呢？那只不过是什么？这不是第一批了，这是第二批了，可不可以这么说，第二批开始了。这就好像效力者的试炼一样，在神刚作工，92年的时候是吧，效力者的试炼，咱信着就行，有多少人经历效力者的试炼了，可效力者这个试炼必须经历，谁经历呢？（祭司弟兄。）祭司弟兄经历了效力者的试炼，咱今天没有经历，祭司弟兄说什么？那时候对你来说是个演习，但是现在就属于什么？事实临及。对于祭司弟兄，那当时就是事实临及。一个演习，一个事实临及，咱现在呢？就是事实临及，所以不能根据一个时间来定，而是根据什么？根据你的实质，神的命定你属于哪一类人，什么时候作，在你身上作什么样的工作。这就和末了一段路一样，患难时期，你没有真实的带领人。什么是患难时期？每个人他患难时期都不一样，他有一个大的方向。“在以往那一段路当中，都是我亲自带领你走完你那段幸福的历程，都是手把手地教、口

对口地喂，虽然几经刑罚与审判，但对你来说只是一次次小小的击打，当然使你信神的观点改变了不少，也使你的性情稳定了不少，使你对我略有认识。”神在中国作工的时候，神怎么说的？每个月得见见你，不见你就成什么了？响马、土匪啦！那这可不可以就是口对口地喂呢？手把手地教呢？在众教会说话。当神出国以后，还有这条件吗？没有这条件了，神走出厨房了，那还经历这口对口地喂了吗？没有啦。“但对你来说只是一次次小小的击打，当然使你信神的观点改变了不少，也使你的性情稳定了不少，使你对我略有认识。”“略有认识”12年以前是不是这种情况，略有认识，为什么这么说呢？真正开始认识神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开始呢？13年神开始发表独一无二的神自己的时候，这时候是人才开始认识神的时候，所以说，那以前只能说是略有认识。“但我这样说，在走这一段路当中，人的代价或心血几乎是很少的，都是我带着你走到今天的，因为我也不要求你做什么，对你的要求也并不高，只让你吃现成的。在这一段时间，我一直在不停地供应着你们的需求，从不对你们提出过分的要求，你们屡经刑罚并没有达到我原有的要求，你们后退，你们气馁，但我并不计较这些，因现在是我亲自作工期间，我对你的‘奉献’并不求真。但在这以后的路途之中，我再不作工也不说话，那时我就不再让你们这样无聊下去，我会让你们有足够的功课学习的，我不会让你们再吃现成的，你们今天的真实身量都得显露出来，你们多年的功夫到底有无成效，就在乎你们怎样走这末了的一段路了。”神在交通敌基督假带领的时候，是有一个什么前提呢？是先让他表演呢！什么人都显形了，你都看见了，神再揭示出来，如果他还没有表演，神揭示出来，人会怎么看，那是不是讲道呢？而且神要是先说出来以后，那些诡诈人会不会伪装？所以说，你看神交通出来都是抓住事实是吧！跟这个话来看，抓事实，“我会让你们有足够的功课学习的，我不会让你们再吃现成的，你们今天的真实身量都得显露出来”，是不是都显明出来了，现在就是各从其类的时候，等神交通假带领敌基督的时候，什么人永远是不用的，就是说各尽其用！各尽其用的时候，是不是把各类人全部都定了呢？你是不通灵的邪灵呢，或者说你是敌基督呢，那敌基督是不是就纯粹都淘汰了。（是。）是不是呀？不是吧！神怎么说的？敌基督如果你能够老老实实的，规规矩矩的效一个力，淘汰你吗？（不淘汰。）还要你效力，对吧！这就是说不让你守一个规条。还有那个缺

根弦的，他就只能喂个鸡，再喂狗他喂不了了，那你说用不用呢？在咱来说，那只能喂个鸡咱不要，是吧！这儿明确地给你说出来了，你就去喂个鸡就行了。你说神交通得也够透了吧！这就是说，你们今天的真实身量都显明出来，你们多年的功夫到底有无成效，就在乎你们怎样走这末了的一段路了。神说跟随神二十年了，他没有变化，还要吗？不要啦！那是不是在这一段时间已经显形了？末了一段路显形了，不要你了，带领工人用不用，你彻底显形了，不要你了。这段路关键不关键？关键。所以呢？在你还没有看见，神还没有交通说什么人什么归宿的时候，你能看见神话就信，神要的是诚实人，那你就走诚实人的道路，这就是说，看不见就信的有福了。现在你是看见了，呀！我看见了，我规规矩矩地做呀！等你想规规矩矩做的时候，你实行不出来，这二十年早就把你定形了，是一个活鬼了，末了一段路你走完了，没有操练出来，等灾难里边环境来了，你那房子塌了，亲人死了，在那个时候你没环境的时候，你还是个假带领敌基督呢！假如说这个环境临到你了，是不是开始埋怨了？所以说，末了一段路是不是最关键了，末了一段路其实就是操练你生命进入呢！那灾中呢？是不是要你站见证把你作成，是吧！把你作成，是要加深，因为你是可塑之才，神给你摆设环境塑造你。你如果不是可塑之才，就该惩罚了，这个是不是能看清了。末了一段路主要是说你啥呢？把你作成带入正轨。灾难下来你进入正轨了，就进入成全的路了。就好像说，亚伯拉罕，神给他孩子呢是吧！在这二十三年期间，什么反应都没有吧！他为什么用侍女给他生孩子呢？是因为他看不见神说的话应验？把他显明了，对他来说这是不是末了一段路呢！那最后一段路在哪呀？那怀孩子，你保胎就行了，小心谨慎不敢让流产就行了。那咱呢？在灾难降下以前，末了一段路熬炼你，在灾难降下以后，那个时候各类人的归宿是不是定了。你就是喂鸡的，好啦！那我就实实在在、规规矩矩在这喂好这个鸡，对吧！那就是你已经怀胎了，你保住不要把你这个本分丢了，你如果不喂鸡喂开狗了，跑了，那你自己把自己淘汰了，这叫堕胎了。你看见了，神话已经给你说出来了，已经把你的各种野心都给你取缔了，那就是最后一段路了，不叫末了一段路了。

“以往你们以为信神很简单，那是因为神并未与你求过真的缘故。如今怎么样？你们觉得信神简单吗？你们还觉得信神就像玩童在大街上玩耍一样开心、快乐吗？你们是羊这不假，但你们得会走自己当走的路来报答神的恩，来把自己所要信的神完全得着，不要自己捉弄自己，不要自我愚弄！这一段路你走过来，你就能看见我的福音工作扩展全宇的空前盛况。”你看这个是不是说得更明白了，你们是羊这不假，但你们得会走自己当走的路来报答神的恩。走自己当走的路，这是不是在神交通假带领以前，带你走的呢？如果交通出来你再去走，还叫你走自己的路吗？“你也能有幸做我的知己，为我扩展全宇的工作尽上你的一份，那时你会很高兴地还继续走你当走的路。”从这话看见什么了？这一段路你走过来，是不是从患难里边走过来了，末了一段路从现在走完了吧！走完了以后你就看见我的福音工作扩展全宇的空前盛况啦！那你说，现在是不是准备结束的时候呢？（是。）因为后边还有什么？“你也能有幸做我的知己，为我扩展全宇的工作尽上你的一份”，在这个时候是不是还要扩展，正式大扩展，为扩展全宇的工作尽上你的一份。那现在神工作安排下来了，是不是要扩展全宇呢？（嗯。）是不是把所有人都从工作中抽出来，所有人都去扩展，人人都起来见证神，那你说末了一段路走完了吗？（没有。）什么时候就走完了？末了一段路走上了没有？（走上了，现在就走着呢！）那和祭司弟兄说的，灾难降下的时候就是末了一段路开始，冲突了没有？（冲突。）灾难降下的时候大红龙垮台，瘫痪，大帮轰是吧！这是扩展全宇。为扩展全宇的工作尽上你的一份，那时你会很高兴地还继续走你当走的路。那时为什么还高兴呢？你从大患难里走出来了你高兴不高兴！（高兴。）大红龙垮了，人都开始扩展全宇的时候了，你是高兴呀，还是闷闷不乐呀？（高兴。）“前途光明无限，但现在最主要的还是走好末了的一段路”，末了一段路清晰了吧？（嗯。）“你得为你怎样走好末了的一段路而寻求、而预备，这是你现在当做的，是当务之急！”神在这儿说是当务之急，你看祭司弟兄的话说，还是当务之急吗？（不是了，好像还早着呢。）“别着急，当大灾难开始，末了一段路才开始，你们就开始注意啊！大灾难降下那就开始走向末了一段路了，就开始寻求而预备。”那真带领都出现了，然后你才开始去寻求预备呀！差下多远。

什么是经历神作工经历神说话2

“你得记住现在说过这话：以后要经历更大的患难，经历更大的痛苦！要想被成全不是简单容易的事，至少你得具备约伯的信心，甚至得具备高于约伯的信心。你要知道以后的试炼要高于约伯的试炼，而且还要经历长时间的刑罚，这是简单的事吗？你素质提不高，领受能力差，明白得太少，到那时不但没有一点见证，反而成了撒但的笑料、玩物。现在异象若持守不住，那你就一点根基都没有，以后你就报废了！哪步路都不好走，你不要轻看这事，现在你好好掂量掂量，先做个准备，到底怎么走好最末了的一段路。这是以后的必经之路，人人都得这么走，别把现在这些认识当作耳旁风，你别以为我跟你说的话都是白费口舌，到有一天你都得用上，话不能白说。“现在是装备的时候，是为以后铺路的时候，你当预备你以后当走的路，你当为你以后怎样能站立住而着急上火，为你今后的路应好好预备，不要好吃懒做！你要尽你所能地抓紧一切时间把你所需要的东西都得到，我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你，让你明白。你们亲眼看见，在这不到三年的时间当中，我说了多少话，作了多少工，这样作工一方面是因为人的缺少太多，另一方面因为时间太急促，不能再迟延了。若按你想象的方法，非得达到人里面完全透亮了，之后再作见证、再使用，那不是太慢了吗？那我得陪你到几时呢？让我陪你到白发苍苍那是不可能的事！借着经历更大的患难，达到人里面都有真实的认识，这是作工的步骤。把今天所交通的异象你都认识透，达到有真实的身量，那以后经历什么苦难都难不住你，你都能站立得住。我把最后这步工作作好了，把最后的话都说尽了，以后就需要人走自己的路了，这就应验了以前所说的话：圣灵在每个人身上都有托付，圣灵在每个人身上都有该作的工作。以后就是各人都在圣灵的带领之下走自己该走的路。经历患难时谁能照顾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痛苦，一个人一个身量，谁和谁的身量都不一样，当丈夫的管不了妻子，当父母的也管不了孩子，谁也管不了谁，不像现在，还能互相照顾、扶持，那时就是显明各类人的

时候。就是说，当神击打牧人的时候，羊群分散了，那时你们就没有真实的带领人了，人都四分五裂，哪能像现在你们能集体聚会。以后没有圣灵工作的人都显形了，丈夫出卖妻子，妻子出卖丈夫，儿女出卖父母，父母逼迫儿女，人心难测！只有自己持守住自己所有的来走好末了的路。如今你们都看不透，都是鼠目寸光，经历好这步工作不是容易的事。（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当怎样走末了一段路》）”

“你得记住现在说过这话：以后要经历更大的患难，经历更大的痛苦！要想被成全不是那么简单容易的事，至少你得具备约伯的信心，甚至得具备高于约伯的信心。”这个话说的是不是末了一段路呢？这个话指的什么时候？这段话是不是末了一段路的时候？这段话不是指末了一段路，这是指最后的一段路，你们不要混淆了。凡是把所有的话放到末了的一段路这篇话里，你就把所有的话都放到末了一段路呀！“你得记住现在说过这话：以后要经历更大的患难……。”现在说这话说的是以后要经历的事，末了一段路是什么？从现在开始就是末了一段路，一样不一样？（不一样。）这就区别开了。“以后要经历更大的患难，经历更大的痛苦！要想被成全不是简单容易的事，至少你得具备约伯的信心，甚至得具备高于约伯的信心。”这是最后一段路，不是末了的一段路，末了一段路是让你干啥呢？装备的时候。最后一段路是什么？成全你的时候。神让你怎么呀？你咋样走好末了一段路，就是你预备的时候，你念书的时候要好好念书，不要到了考试的时候你才照抄。“我告诉你说以后了，人家考试可严格了，你照抄不了，你没有毕业证上哪儿都不要你，你分配不了工作！”我就告诉你说了，你以后怎么生活。说这个以后的话意思是什么呢？你现在这末了一段路，初三、高三了赶紧冲刺吧，再不冲刺不行了，到了考场上你就完蛋了！最后经历什么呢？大患难！大患难经历更大的痛苦，因为什么呢？那时候要成全你！那是成全你，这个时候末了一段路是拣选你，拣选和成全是不一样的。神告诉亚伯拉罕说，“我赐给你一个儿子。”说这话是干什么呢？（SJ：拣选。）是拣选了你。二十三年以后，这个时候你孩子降生，这是什么？（成全。）那二十三年就是末了一段路，那

从怀孕到生下来那个一年呢？那就是最后一段路。意思是什么呢？把最后一段路拿出来告诉你说最后要经历大的患难、大的痛苦，意思是告诉你这一段路你赶紧预备吧！要从神话里明白神的心意，不要把这话从字面上认识，不去揣摩神的心意。“你房子塌了，你老公死了，孩子死了。”你没有约伯的信心能站立住吗？这是大灾难、大患难！和这个不一样。“你要知道以后的试炼要高于约伯的试炼，而且还要经历长时间的刑罚，这是简单的事吗？”所以说，灾难是一天两天能结束的吗？（不是。）不是，是长时间的。而拣选这个患难时期不能超过一年，区别出来了吧？（嗯。）拣选你的是一年，成全你的是漫长的，成全你是漫长的！而且还要经历长时间的刑罚，这是简单的事吗？是把后边的路告诉你了，然后又回过头来告诉你，“你素质提不高，领受能力差，明白得太少，到那时不但没有一点见证，反而成了撒但的笑料、玩物，这不就完了吗？现在异象若持守不住，那你就一点根基都没有，以后你就报废了！”这是不是就说，现在末了这一段路如果你异象持守不住，没有一点根基，以后你还能经历住吗？报废了！“哪步路都不好走……。”从这“哪步路都不好走……。”是不是就分开了？末了这一段路和最后一段路哪步路都不好走。神话说你咋样走好末了一段路？什么意思？你末了这段路走不好，你不可能有最后一段路！所以你就报废了！所以神再三问你怎么走好末了一段路。“哪步路都不好走，你不要轻看这事，现在你好好掂量掂量，先做个准备，到底怎么走好最末了的一段路。”现在准备好到底怎么走这条路，怎么信神，还能像大街上的顽童吗？得怎么呢？得全职的信神，不能业余信神。“这是以后的必经之路，人人都得这么走，别把现在这些认识当作耳旁风，你别以为我跟你说的话都是白费口舌，到有一天你都得用上，话不能白说。现在是装备的时候……。”这是不是说清了，末了一段路从现在开始吗？“现在是装备的时候，是为以后铺路的时候，你当预备你以后当走的路，你当为你以后怎样能站立住而着急上火，为你今后的路应好好预备，不要好吃懒做！你要尽你所能地抓紧一切时间把你所需要的东西都得到，我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你，让你明白。”末了一段路让你好好装备是吧？就和念书一样。

“你们亲眼看见，在这不到三年的时间当中，我说了多少话，作了多少工，这样作工一方面是因为人的缺少太多，另一方面因为时间太急促，不能再迟延了。若按你想象的方法，非得达到人里面完全透亮了，之后再作见证、再使用，那不是太慢了吗？”所以说，你看我在作工的时候，我在帮助扶持你的时候，是不是我明白多少给你交通多少？（嗯。）我是不是等完全研究透了以后再给你交通？（不是。）那不就太误事了！（嗯。）以前给你们交通过一个例子，我怎么实行真理啊？刚开始明白的时候，人都没有信心，对神得有信，然后我那个车就不审了，三年没审车，就开着没审的车到处跑，刚开始开车心就“咚咚咚”跳得不行。彼得看见耶稣在水面上行走的时候，彼得说什么呢？“我能走吗？”主耶稣说“能行，你走。”刚走了两步就掉下去了，耶稣说他什么呢？“小信的人。”我看了这个例子说，人在水面上能行走是因着信，在水面上不能走是小信的人。那你说，我开上车在陆地上都不能行走，你说这还叫信吗？神就遮蔽大红龙的眼，所以我就开上车，不审，检验我的信呢！我得有信，我的心不能“咚咚咚”地跳了，不能怕大红龙了。这是神的国度，我在侍奉神呢！连个车在地上都不能顺畅地走，还得经过你大红龙查我的车，检了我车我才能走，不检我车就不能走啊？那还叫神啊？我得有信，我就持守着这个信跑了三年没出问题。等到第三年，又看到彼得和耶稣之间的对话，彼得问耶稣，“税务局和我要钱呢，这个税该不该交，你说我是子民我为什么要交这个税呢？”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你去河里钓个鱼，这个鱼肚里就有钱，你把这个钱就交了这个税。”为什么交这个税呢？不是说你欠他谁的，是说什么呢？不招惹是非！是为了不招惹是非，但是神和你开辟了出路，钓个鱼拿上这个钱把这税一交，咱就不招惹他了。我看了这个我明白，我这车我要不交费，要是哪天因着没有审查，查着我了，怪谁？（怪自己。）是不是你招惹是非呢？（嗯。）彼得人家还交税呢！你为什么不去审车呢？你这不是试探神吗？不能试探神。明白多少实行多少。那时候明白了，这还不是想利用神省钱呢？明白就去实行。当你明白了以后再开上车我不敢上路了，为什么？心里有鬼了，你是在试探神呢，你不是凭信心走了。原来是凭信心走呢，如果一旦出问题了，“神，我是凭信心走呢，我不对吗？”我敢和神讲理呀！可是今天神引导带领告诉你说了，你不能招惹是非啊，当你明白这句话你还要去走，那你是不是试探神呢？（嗯。）那

你说，如果你再试探神神还保守你吗？（不保守了。）不出问题也必然要出问题。当你开着车上马路的时候，没问题绝对要出问题，你说你还敢走吗？（不敢。）惶惶不可终日，一天不敢开了，赶紧审车。审车的时候花了四五千块钱，监控显示好多是因超速而罚款。那时候想的是不审车随便瞎跑嘞！可后来，其它没罚款，就这一个监控罚款，这个监控罚款是，我带这个姊妹去别的地方聚会去，她不会骑车出不来，跑得又远，我这个车罚款完全是因着她。结果查呢，好几年人家奉献了四千块钱，拿上这四千块钱交了罚款了。这是不是鱼肚的钱呢？（嗯。）我并没有花我的钱。

“若按你想象的方法，非得达到人里面完全透亮了，之后再作见证、再使用，那不是太慢了吗？”我交通这个是要说什么呢？我在这个真理里边完全明白了没有？（没有。）我分了两步走，第一步是检验我的信心呢，在我的信心达到的时候神的作工又拔高了一步，那我还得拔高，继续往前走。不需要让你一下完全明白了，有路可走就行了。这就是说，不需要等你完全研究透亮了。我那车也不是说等你真理完全透亮了再去外边跑。我带你也是一样的，我今天能带你就行了。就神说的，神走五步，你走一步，带上你走能行吗？（不行。）那我呢？我走一步带上你一步，不耽误你，那我的工作就尽到了。我的生命在你前边就行了，不需要把我成全了以后再带你。在这个里边看到啥呢？我带你的时候有好多偏差，有不足之处，过后你再看来，我还有好多愚昧的地方、幼稚的地方，那你会不会消极、背叛呢？（现在知道了就不会背叛了。）那你不知道的时候呢，你是把我放在了一个众长子的位置上，你是把我当“神仙”待的，“弟兄他能不知道？他能走错？”会不会这么想？（会。）那你按着你那个高标准来要求我，我就够不上了。你看神怎么说众长子呢？众长子他是不是也是经败坏呢？他和你有什么区别呀？就是他比你少了四方面，但其它都是一样的。你有的那个败坏性情我也有，那我那个败坏性情流露出来了你会怎么说？你看，他还有败坏性情呢？能说他是众长子？是神的本体？你自己会这么产生观念，你也会怎么跟弟兄姊妹交通，那就构成散布了。跟你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你不要把我放在那个位置上，你不要把我看

成是圣洁的，我也是个污秽败坏的，只不过是比你少了那几方面而已，仅此而已！也就是说，当你看见我的败坏流露出来以后，你分辨一下，我这败坏直接拦阻神工作了没有，影响你生命进入了没有，耽误了没有，就行了。（嗯。）不要因着我有这个败坏就定规，“他有那个败坏，肯定不是！”（那认识众长子的话就是从他的作工之中去认识。）嗯，就说他作工中还有不完善的地方。刚才神话说什么呢？不用等你被成全了，不用等你对神话完全透亮了再去作工，不用完全透亮，那既然是不完全透亮那我能不能给你交通完全透亮？（不能。)那也不可能，那既然不能完全交通透亮，这里边肯定会有什么呢？缺陷。那当你看见我的缺陷的时候，你会不会抓我的把柄呢？今天交通就告诉你说，众长子他也是有败坏的，你不用抓他的把柄，他只是说能给你带出路来，能给你带到神面前，他是建造国度的就行了。他也没有完全被成全，只要他能跑在你前边就行，你不要跑到他前边，如果你跑到他前边了，你比他明白的真理多了，那他肯定就不是众长子了，只要他能带你就行了。你就好比说，就今天交通的末了一段路，我真的给你交通错了，和祭司弟兄交通的不一样，祭司弟兄交通对了，你会怎么看我？（正常。）今天给你交通了就正常，如果不给你交通呢？“肯定不正常，弟兄肯定有问题，祭司弟兄说什么呢，他说什么呢？”假如就说，末了一段路就是我给你交通错了，你该怎么认识？不要说正常，应该怎么认识？（就是，都没有完全透亮，随着神的带领、身量长进一步一步往前走呢，不可能完全准确。）聪聪怎么认识？（他不是在完全透亮的基础上才作工的，是圣灵带领到哪儿走到哪儿，怎么带怎么走，走一步看一步，是这样走的。）不敢说实话。（我刚看完那个工作安排里头想的是，哎，不是说12年到13年吗，怎么这又说从现在到灾难以后，这就不一样吗！然后想，可能是当时就得那么做，就得那么交通，就得那么打仗，但是你工作拔高了，神作工是有智慧的，当时就那么想的。可能是那个背景下就得那么交通，但是现在工作拔高了那就又有新的认识了，是我们认识不到、理解不了的那个智慧。）那是你第一印象，等到你三天睡不着以后呢，会不会想？（错了吧。）一回比一回东西多。我今天给你交通扭转了，如果我不交通，或者说末了一段路确实就是我交通错了，你怎么对待？怎么看这件事，怎么认识？不要说你的理想认识，就说你正常的认识，你会怎么变化呢？（SJ：认为上当受骗了。）（没有，因为今天

是从他的实质认识他呢，我就想我不管那些，我就认识实质，我就知道有路途，能带领我生命性情变化，能让我认识自己，能让我认识神，这就是路。）这是你一时的，持守不住，过三天呢？“就是，我看的是他的实质，我看的是根据他的交通，他给我带出路来了，可是这个祭司弟兄交通出来之后发现他错了，他交通的祭司弟兄还没有反驳他，如果再有八个错了，十个错了，你说他还是对吗？我根据他的实质，是我瞎眼呢？还是他迷惑了我呢？他交通怎么会有这么多错呢？既然是错的那是不是就是谬论呢？他交通谬论我还跟随他，他是不是把我迷惑了呢？那这个道还对吗？”是吧，自然而然是不是就这么出来了呢？（嗯。）刚才我跟你交通了，那该怎么去认识啊？就即使说他是众长子，成全了吗？没有成全，他也是明白多少交通多少，他不是完全研究透了才来带我的，不管怎么交通他给我带出路来了，就说交通这句话有点偏差，对神的认识有点偏差，从神话里边寻求神的心意，神话里的灵意和字面字句一样吗？字面意思可以解释一下，那灵意呢？一句话就可以让人经历一辈子是吧！瞎子摸象呢，你摸着鼻子了，他摸着腿了，谁能说全呢？那你为什么这样要求弟兄呢？你是不是把他要求的：你必须被成全了才能带我，没有成全不能带我！你是半把子，把我也带成半把子，毁了我咋办呀？（好像就是一下子你什么都得明白。）哎，什么都得明白，什么都得知道。（就跟神仙一样。）就跟神仙一样，就成神了。现在有个准确的认识，就即使是众长子他也有败坏，你应该怎么呢？正常，只要他里面没有神说的那四方面败坏，就神说那四方面，那他就行了，如果有这四方面败坏，那他肯定就不是了。至于他作工中的偏差了，或者说交通得没有那么透亮了，他也在成全的过程中。（嗯。）神交通怎么说的呀？就是“操练被神使用”，他被神使用是在操练中，祭司弟兄人家已经被神使用，能划等号吗？（不能。）不能划等号，神还没有见证他，如果说他被成全的话，神就要公开见证他。神巴不得他早已经被作成，神的心情是什么？不等待一时一刻，随时作成随时结束，不管其它的。听过这话吗？（嗯。）也就是说，还没有公开见证他，他肯定还没有被成全，他没有被成全你不能否定他就不是了。所以说你得正确对待弟兄。（嗯。）“非得达到人里面完全透亮了，之后再作见证、再使用，那不是太慢了吗？”神使用的不是要你完全透亮了再使用，能使用就行。“那我得陪你到几时呢？”那神成全我需要五十年？就算我三十信

神，成全五十年，就八十了是吧，我八十了再带你，我再带你五十年，等你五十年完了再带他。“那我得陪你到几时呢？让我陪你到白发苍苍那是不可能的事！借着经历更大的患难，达到人里面都有真实的认识，这是作工的步骤。把今天所交通的异象你都认识透，达到有真实的身量，那以后经历什么痛苦都难不住你，你都能站立得住。”“把今天所交通的异象你都认识透，达到有真实的身量……。”在什么时候“达到有真实的身量”？就在末了的这一段路，是吧？“把今天所交通的异象你都认识透，达到有真实的身量，那以后经历什么苦难都难不住你，你都能站立得住。”经历什么痛苦都难不住你，你就能站立得住。“我把最后这步工作作好了，把最后的话都说尽了，以后就需要人走自己的路了，这就应验了以前所说的话：圣灵在每个人身上都有托付，圣灵在每个人身上都有该作的工作。”在末了一段路经历完以后，神才在人身上有托付，是吧！（嗯。）

“以后就是各人都在圣灵的带领之下走自己该走的路。”这时候是不是有了圣灵作工了？（嗯。）有了圣灵作工还叫患难时期吗？（不叫了。）那叫灾难时期，不叫患难时期了。患难时期是没有圣灵作工的，现在是要圣灵带领着你走自己的路，直接带领你和天上卫星电台接通了。“经历患难时谁能照顾谁？”这个前一句是句号，每句话是一个真理，你不能把上边这句和下边这句连起来，你连起来就不对了。“以后就是各人都在圣灵的带领之下走自己该走的路。”“以后”是什么时候？患难以后，也就是说在末了一段路以后，这句就完了，不要把“经历患难时谁能照顾谁？”下面那句连在一起，这就麻烦了。这成啥了？“以后”都是圣灵带领人走以后的路了，“经历患难时谁能照顾谁？”一直说圣灵带着你！圣灵带你！又说你们谁能照顾谁，用照顾吗？（不用。）所以说的不是一个时期。中间是个句号，是两层意思了。前边这句话是说以后了，这句话完了，每句话都是一条真理，这是一条真理。下句话是提出了一个疑问，“经历患难时谁能照顾谁？”下边和这个是一回事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痛苦，一个人一个身量，谁和谁的身量都不一样，当丈夫的管不了妻子，当父母的也管不了孩子，谁也管不了谁，不像现在，还能互相照顾、扶持，那时就

是显明各类人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显明各类人的时候，谁也顾不了谁，这时候有圣灵的作工吗？（没有。）没有了。上边的以后是圣灵带上你走了，这个以后得经过患难，患难时期谁能照顾谁呢？都有自己的痛苦，一人一个身量，谁也不能照顾谁。“那时就是显明各类人的时候。”患难时候是咋呢？为了显明人，不是圣灵带你们走了。你们把这句话掂开。“就是说，当神击打牧人的时候，羊群分散了，那时你们就没有真实的带领人了，”“就是说”，是不是把这段时间给你做了解说？（嗯。）“当神击打牧人的时候”，2012年大红龙追捕，这是不是一种击打？（嗯。）如果说把末了一段时间说成是灾难降下的时候，灾难降下的时候是不是就是神准备离地的时候啊？那还叫击打吗？(不叫。）那不叫击打了，都进入灵界了还能击打吗？就和耶稣一样，耶稣钉十字架复活了成了灵体了，你还能再钉他十字架吗？（不能。）他在肉体才能击打，在灵体就不能击打。所以那个不成立了。“当神击打牧人的时候，羊群分散了……。”既然是击打牧人，那神肯定还在肉身。“那时你们就没有真实的带领人了，人都四分五裂”，你看，2012年击打牧人，羊群分散，这是咱看见的、经历的是吧？当灾难降下的时候将会出现什么现象啊？祭司弟兄以前给你交通过说啥啊？在灾难里边，一个人站立不住，得几个人在一起，是吧？还记得那个安排吧！（嗯。）让你几个人在一起，叫不叫四分五裂？（不叫。）那和这是不是又是冲突？“哪能像现在你们能集体聚会。以后没有圣灵工作的人都显形了，丈夫出卖妻子，妻子出卖丈夫，儿女出卖父母，父母逼迫儿女，人心难测！只有自己持守住自己所有的来走好末了的路。如今你们都看不透，都是鼠目寸光，经历好这步工作不是容易的事。”“如今你们都看不透，都是鼠目寸光……。”如今你们都看不透。什么时候看不透？末了一段路你能看透吗？（看不透。）你现在看透了没有？神把各类人归宿都规划出来了，你看透没有？假带领、敌基督、恶人、懒惰的人、诡诈人，他是什么结局是不是看透了呢？（看透了。）那还叫看不透，还是鼠目寸光吗？（神已经揭示出来说明白了。）这就不是鼠目寸光了，已经看透了。“经历好这步工作不是容易的事。”那你说，和那个还能对号吗？（不能。）等灾难降下的时候人都咋呢？是不是心服口服？那时候事实临及，心服加眼服了，他看见了心里服了。怎么服的？神给他揭示出来了，他所做的他看见了，可这儿说什么？鼠目寸光，什么都看不透，这两个是不是打架了？所以

说你这个话不能放在降下灾难的时候，降下灾难的时候你还能鼠目寸光吗？神今天已经是掰开了说，揉碎了说，都这样说了还说你鼠目寸光，现在已经不能说鼠目寸光了。可以说是在祭司弟兄没有揭露解剖敌基督、假带领的时候鼠目寸光，也就是2010年以前你们是鼠目寸光。等到2011、2012年的时候，祭司弟兄那时候就解剖敌基督、假带领了，是不是你已经打开眼睛了呢？有点素质的打开了，没素质的打不开。（嗯。）这应该是说2010、2011年以前的，2012年咋了呢？神走开了，把你放到患难里边。如果鼠目寸光，你是不是还在酣睡之中？酣睡之中那你还觉得痛苦难受吗？还患难吗？没有患难。什么人才有患难？他不是鼠目寸光，他看见了魔鬼邪灵在打仗，你在这儿啥也看不见，谁害怕？他看见的害怕啊！就和半夜你出去了看见一个鬼，他别人看不见，谁害怕？（看见的。）看见的害怕！素质好的人看见了，他不是鼠目寸光，他看见了害怕了，你看不见不害怕。他害怕的过程中，这边神有个要求，叫我怎么走，这个路没法走，所以他害怕，他难受，他患难。你啥也看不见朦朦胧胧就过去了，糊里糊涂就过来了，你经历患难了吗？没有经历患难。所以经历好这步工作不是容易的事。刚才跟你说，你是在什么时候经历患难的？神都给你交通出来了：假带领、敌基督在你身边，“呀，原来你是个魔鬼呀！”魔鬼撒但在你身边，这个时候你开始害怕了。这是不是开始患难呢？（嗯。）好了，那你这患难到灾难降下的时候，到毁灭这些魔鬼的时候，神“啪嚓”把它灭了，这你是不是就不害怕了？（嗯。）是不是走出患难时期了？（对。）

后面说，“患难的时间也不能太长，不能达到一年，持续一年就耽误下步工作了，人的身量也够不上，时间太长人受不了，人的身量都是有限的。”从这儿来说，就和灾难完全隔离开了吧？（嗯。）灾难不可能是一年，神对灾难怎么说呢？越来越大。“我自己的工作作完之后，下一步就是人走自己该走的路了，人该走自己的路，都得明白，这路就是苦难的路、苦难的历程，也是熬炼你爱神的心志的路。你该进入哪些真理，该补足哪些真理，该怎么经历，该从哪方面进入，这些你都得明白。现在你得装备，等到患难临到那就晚了。”患难是不是一年

呢，那一年是在干什么？就是在考试！末了这段路是让你装备，患难是考试，先是末了，然后是患难。经过患难以后，你的归宿就定了，你是众子子民还是长子定了，定了以后好了，接着是什么？（灾难。）灾难。这是不是一条路就出来了？（嗯。）刚才这段里还有个“末了一段路和最后的一段路”。（“其实并不是最后的一段路，因为经历患难以后，你还要经历福音的扩展工作”这里说的“最后的一段路”。）是经历过后才扩展福音工作呢是吧？（嗯。）你看，祭司弟兄告你说，大灾难降下，是要扩展福音工作呢，大红龙倒了，扩展福音工作完了以后还有没有扩展的？这是不是就最后扩展了？那和神话是不是冲突了？神话说完了以后还要扩展，还扩展吗？在灾难降下的时候是不是最后扩展呢？最后扩展了以后还有没有扩展的东西了？（没有了。）那神话原话怎么说的？念念。(原话就说：“因为这一段路比以往所带领的任何一段路都艰难，比以往任何一段路都坎坷，所以称为‘末了的一段路’。其实并不是最后的一段路，因为经历患难以后，你还要经历福音的扩展工作……”）经历患难以后还要经历福音的扩展工作，是经历完了以后吧？（嗯。）经历完了以后经历扩展的工作。（就是现在扩展了，到大灾难还要扩展。）现在把灾难先放下，就说扩展这个工作。祭司弟兄下发的工作安排大帮轰，是全宇的工作吧？（嗯。）外国也是这样工作的，咱这边也是这样工作的，把手边的工作全部放下都来扩展了，一公开，大红龙是不是要倒下，瘫痪？它瘫痪，你说这里边是不是就是最后这一次了呢？（是。）如果是按着祭司弟兄的说话，这后边应该还要扩展，灾难降下以后才进入末了的一段路开始了，是吧？（嗯。）开始末了一段路，患难完了以后咋呢？还要进入大扩展。那扩展谁呢？还有扩展吗？（SJ：那个时候说是三自。）所以跟神这句话来说，应该什么时候？末了一段路完了以后是患难，患难完了以后是扩展全宇工作吧，那末了一段路是不是应该在灾难降下以前呢？确定了吧，没有疑惑吧？（没有。）你根据神话来说，末了走完是患难，患难走完是啥呢？（扩展福音，现在就开始扩展了，这是最后的一段路。）最后是扩展吧？（嗯。）扩展完了以后那是最后的一步工作，因为末了一段路不是指最后一段路。搞清了没有？（搞清了，现在就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段路还没开始，现在是末了工作结束时期，患难时期。（末了一段路就是2012、2013年。）咱就不要说2012年那个时候了，咱就先说，灾难降下这个为截

止，还扩展福音工作这个为界限来划分。咱不要说末了一段路从什么时候开始，你算下这个什么时候结束的？根据神话，神话怎么说的啊？（经历福音的扩展工作……）根据这句话来看，末了一段路走完以后又经历什么？患难吧？（嗯。）患难不能超过一年，这个患难完了以后呢？末了一段路走完以后还有两个工作要做，一部分人要被使用，一部分人要扩展福音工作，是吧？（嗯。）那可以说，现在的扩展是不是就是最后的一次扩展呢？（嗯。）因为大红龙一倒福音就向全宇扩展，所有人都扩展了，这次是最后一次扩展，那这个扩展应该是在末了一段路以后，你把这个先后顺序弄清了，你不就搞懂了吗？（嗯。）祭司弟兄说要扩展工作呢，那祭司弟兄说这个全宇扩展工作以前，那就是末了一段路，把这个推到前头了。患难和灾难搞清没有？患难和灾难这是不是一样的。（患难就是试炼熬炼是吧？）嗯。（灾难就是世界降下来的这些灾难。）大灾大难是为了要成全，患难是根据患难来定你的归宿。（就是，只要开始扩展福音工作了，这个就是最后的一段路开始了。）前边就是患难、末了的一段路。末了一段路是让你装备呢，装备上以后是让你在患难时候站见证，患难时候站住这个见证就定了，你是个众子、子民还是效力者，定了以后好了，就根据定了的这个，就在最后一段路就把你作成。（嗯。）

末了一段路是让你装备，来面、水、碱面做成一个馍，成了形了，末了一段路是让你预备呢，最后你可能成包子还是窝头是根据你预备的这些东西。你预备的是玉米面，那你做出来的就是个窝头，你预备好面那你做出来的就是馒头，你预备上菜做出来就是包子，是吧？（嗯。）末了一段路是让你预备呢，预备好以后，好，患难，做吧！捏捏捏，捏出来了是个包子、馍了，不管什么都是个生的，能吃吗？（不能吃。）不能吃，那经过咋呢？上火，烧！烤！来，灾难里边升一百度高温把它蒸熟，洁净，出来以后成品，可以吃了。神是根据你对待神的态度而定你的归宿是吧？（嗯。）末了这段路怎么走，就让你装备呢，神就看你呢。你信神把你当成什么了？顽童。你是来应付神呢，所以说你就拿出什么呢？拿出喂狗喂猪的那些玉米面来准备和面，那你做出来的是不是窝头？（嗯。）那个人我信神呢，要具备人

性呢，预备的是好面，做出来的就是馒头。另一个人他理性有点正常，侍奉神得做好点，不仅做成馒头，我还做成包子，上有老下有小，我还得生活，也不能全部做成包子，还做些菜包子。还有个人信神一心就为了神，我就拿出所有，做成肉包子最好。末了这一段路就是装备真理，预备这些材料，从一开始他就是这样预备，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做的，所以说做出来以后就是有应付糊弄的，有欺骗的，有默默无闻的，有一心献上的，这就有了窝头，馒头，菜包子和肉包子，什么也有是吧？（嗯。）在这个过程中什么时候有？就在患难的时候，患难时期圣灵不作工了，让你自由地把你这东西拿出来了，让你看见了。你做出来以后神来个揭露解剖。哎，你看见了，我手里拿的是肉包子，这是谁都能看见的。他应付糊弄了一生，他拿的是个什么？窝头。他给他孩子们享受的是肉包子，他给神拿过来的是个窝头，打发乞丐呢。那你说，还没有到结束的时候，还没有到降大灾难的时候，他手里拿的窝头，在灾难里他能活吗？（不能。）那肯定是必死无疑的。 所以说，在灾难里窝窝头放蒸锅里，你熟了你也是个窝窝头，肉包子熟了你也是个肉包子，肉包子你蒸锅里一蒸，看你捣乱不捣乱，诚心不诚心，堕胎不堕胎，那就是你自己的造化了！但未进锅里边，就已经定型了。这就是说，神就是根据你所走的路定你的结局。言行举止让人看着佩服，这样的人就怎么呢？是不是让人心服口服加眼服。（嗯。）（就是说现在大灾难快开始呀，马上就到了，接近了。）现在就是马上进笼呀！神交通给你把敌基督、假带领与各类人都分辨出来了，把玉米面、包子、窝窝头、馒头都出来了，然后根据你自己做的这个东西，你包起来，黄颜色的，这是玉米面还是好面？跟神话一对号，哎呀，我这是玉米面，自己看见了这是个窝头，不是馒头。定了你是窝头不是馒头下一步进火里烤，出来就成了。

祭司弟兄交通说：“其实从我开头写的这几句话中，有些人就能听出来，这里面有些话是反着说的，有些话说得模棱两可，是让人自己悟，但有些人听不出来，他觉得我怎么说都对，这些人没有分辨，但也有一部分人有分辨。”“他不允许我发表观点，我一发表观点，他就说，‘神话根据在哪儿呢？神说了吗？神没说你为什么说？凡是神没说

的话人就不能说。即使灾难大到把大红龙、撒但都毁灭了，世界没了，你也别说这是灾难降下，不能说，因为神没说。’他觉得神的哪句话应验得神先跟人报告，神要是没报告，人就不能乱套，就不能乱解释，就不应该有观点，他这观点对不对？（不对。）为什么不对？也可能有的人会说‘神没说，你这么说不可靠啊’，那神要是始终不说呢？如果有一天世界被毁灭了，基督国度出现了神都没说，你相不相信神话应验了？如果你说‘你说的这些我没看见，另外，神没说这话，所以我也不能相信’，这是什么人哪？这样的人认不认识神话？（不认识。）你们说神会不会作这样的事，哪一个灾难、哪一件大事发生了，都给人来个注释、说明？（不会。）那有的人看出哪件事是应验哪句神话了，他说出来，这是不是谬论？（不是。）这是在谈个人的见解。如果他领受纯正，所说的得到一部分通灵的人认可，那他说的就是符合神话、符合事实的。因为能看见神话是怎么应验、怎么成就的人，这是最通灵的人。读神的话、解释神的话看不出人是否通灵，唯独能看见神话怎么应验、成就的人，这是最通灵的人。另外，一个真正能认识神话，能交通出神话中的亮光，达到认识神的人，这是最通灵的人。凡是看不见神话怎么应验的人就是不通灵的人。”是神不说，祭司弟兄也不说，是让你怎么呢？是让你从神话里边认识、分辨出来以后，把神的心意表达出来，说出来。神说要把敌基督一脚踩成肉泥是吧？（嗯。）本来众长子是要提，怎么提呢？先让他在前边走，神在后边见证。谁是真带领呢？他在前边作了工作了，然后神说什么是真带领，什么是假带领，这边真带领表演一个，假带领表演一个，他们做出来以后，神把这话一说，然后你就去对号，你去看谁是真带领。假带领他说的是字句，真带领是根据一句神话，神怎么交通，神的心意是什么，神要作成什么，异象是什么，给你带出路来。神有意地不说，祭司弟兄有意地不说，而且祭司弟兄还拿出一个迷魂弹来，披着羊皮的狼披着狼皮的羊，你去分辨去吧，检验工程。

（这属于异象是吧，也是前边一个路。）嗯，异象，从这里边明白神作工的目的意义。多长时间没有下工作安排了，这回下工作安排一个是让你去扩展福音、打仗，第二个也就是跟神话对号。神把敌基督

交通了，假带领交通了，这步工作是不是就完了？剩下该你人去做了。祭司弟兄也就是把击打牧人羊群分散给了你，下步工作是你们的，该你们打了。教会是战场，带领工人拿上这些话，拿上祭司弟兄的话，拿出根据打仗来，看你能不能打败他，你能够把他征服了，这是不是让撒但蒙羞？（嗯。）让他咋呢？有来无回。原来你找他呢，让他来找找你，他现在高兴着呢，他们说击打牧人羊群分散了，一直说假带领假带领，什么才是假带领呢，证明咱现在还是真带领，去吧！他们寻找咱呢！看多好！同时，把他们也定罪了，他们说1996年是击打牧人呢。（嗯。）神作工的智慧奇妙能不能见证出来。现在做的什么呢？大传福音，他们出去传福音，咱去他们里边做去，咱去教会里边做去，教会里边也不能捆绑咱。

现在为什么兴起环境？环境由神兴起由神摆布，前两天，大红龙抓住一个带领工人，抓住以后让你写三书，你写了三书教会不要了，不写三书人家让你上“学习班”。（洗脑。）洗脑，不行了那就坐监，把这些人是不是都抓起来了？（嗯。）为什么要抓他呢？因为敌基督是不会悔改的，把敌基督、假带领抓起来，咱是不是能更好的作工呢？（是。）所以说，去年到今年环境特别大，为什么特别大啊？把壮汉捆绑起来咱才能“偷”他的“金银财宝”啊。就祭司弟兄交通的，两个警察抓了四五十个牧师长老，把他抓了以后，祭司弟兄才解剖呢。那今天看把带领工人抓去了，工作安排下来了，你看那工作安排让他们扩展福音工作，同时是不是给咱呢？让咱开展咱的福音工作。（是。）咱的福音工作国度建造就是做他们去呢，他是要打咱呢，咱给他做过来，咱主动出击。咱今天做他，他要交通末了一段路，咱和他交通末了一段路，他要不交通末了一段路，咱就交通假带领，让他分辨真假带领，今天就是寻找真带领。你把真带领见证出来，咱的工作就做成了。

107　对神的作工真认识透了才能经历更深

1　作为每一个在此流中的人，都应知道神整个经营计划的宗旨是什么，明白神早已作成的事实，神为什么拣选这班人，目的、意义何在，神在这班人的身上要成就什么。神在大红龙国家能兴起这样一班不起眼的人，而且作工到如今，百般地试炼成全，说了无尽的话语，作了许多的工作，差派多少效力品。

2　就神作了这么大的工作，就可看见神作工的意义实在太大，你们现在还不能尽都看透。所以，不要把神在你们身上作的工看得太简单了，这不是小事。就神今天向你们显明的，就足够让你们揣摩让你们认识了，若真认识透了才能经历更深，生命才能有长进生命才能有长进。现在人明白的、所做的实在太少，不能尽都满足神的心意，这是人的不足，是人的本分没有尽到，因此达不到应有的应有的果效，因此达不到应有的应有的果效。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多讲点实际》）

274　按神话行必不至失迷

1　神是希望你们都能有都能有独立的吃喝，总能活在神的面光中，生活之中不离开神话，那才是被神话饱和浸透，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神话必会引导你引导你往前行。如果真正亲近到这种程度，总能与神有不断的交通，你所做所行必不至发蒙，必不至没有头绪，必能有神的同在，都能凭神话去行。必能有神的同在，都能凭神话去行。

2　每临到的人、事、物，神话会随时向你显明，引导你去按神意而行，一切都行在神话中，一举一动必引领你前行，必不至失迷，必能活在新的亮光里，有更多更新的开启。不能按人的观念琢磨怎么做怎么行，应顺服神话的引导，要有一颗清明的心，安静在神前，多多地揣摩。不明白的别急于求成，多多拿到神面前，献上真诚的心。

3　相信神必是你的全能！你应有厉害要神的心志，饥渴寻求，拒绝撒但的借口、存心与诡计，不灰心，不软弱，一心寻求，一心等候。要积极主动与神配合，除去里面的拦路之物。相信神必是你的全能！你应有厉害要神的心志，饥渴寻求，拒绝撒但的借口、存心与诡计，不灰心，不软弱，一心寻求，一心等候。要积极主动与神配合，除去里面的拦路之物。要积极主动与神配合，除去里面的拦路之物。

（根据神的交通）

24　什么是控告

小凯，刚才听懂了没有？（没有。）来把考题给他。（老师见证SJ，她就在下边交通，本来教会的人是正面进入呢，他在那故意说，这是老师退出厨房，退居二线，意思是把这个工作交给SJ了，让分辨SJ了，她心里有这个想法，但是她又不直接说，又说老师说SJ是什么，我认为她就是什么。）她嘴上说我接受，说的还是寻求的话，可是她心里不是那样想的，她想的是我该怎么领受呢？她究竟是敌基督呢还是长子呢？还是假带领呢？还是原子弹呢？（总之还是想分辨她呢，不是想按着她那个路走。）你说她是在干嘛？（在拆毁，在引导诱惑弟兄姊妹。）（拉帮结伙，拉着底下的人攻击SJ, 故意挑起这个事。不能说啥就是啥，意思是自己长个分辨。）咱说的是把SJ见证出

来是让人干什么呢？效仿！去走她的路！她效仿了没有？（没有。）她干什么呢？（她在那看笑话。）她怎么看笑话呢？她单独是看笑话吗？（然后拆毁。）怎么拆毁呀？（她想借着你说的话把SJ打倒。）她这个表现是在干什么呢？研究。（你不就是让研究了吗！）我让你研究什么呢？（是让你研究她走什么路。）我是让你们研究她走的这条成功的路，怎么从保罗这条路走上彼得这条路，是让你研究她这条路。而她是干什么？她要研究这个人，究竟她是个什么东西呢？为什么弟兄这么说呢？弟兄夸她是真的夸她了吗？（一会说她是这，一会说她是那，到底她是什么。）你说弟兄一会说她这，一会说她那，你们就不会分辨分辨，那弟兄是什么意思？（弟兄是有谋略的，是有智慧的，意思是这个环境是一种方式，总之是弟兄的话里边有智慧。）弟兄话里边有智慧，这个有智慧什么意思？是不是叫你跟着他去研究研究？（嗯。）弟兄说话有智慧，弟兄说她是什么你就跟着信什么？是不是叫你从我说的话里边先走出来，你不要看她走的路，你先看看她是什么人！我是让你研究她走的这条路是什么，他是告你说弟兄说话有智慧，另一句话没有说出来，是什么呀？弟兄是话中有话。给你立标杆呢，一会告你说是保罗，一会告你说是彼得，一会又告你说是长子，弟兄什么意思你不知道？旁边放个东西，一会告诉你是水，一会告诉你是酒，一会告诉你是盐水，你说弟兄说话有智慧，你说这是啥，这是在干嘛？这是不是让你分辨分辨、研究研究？是不是让你上了她的当？这是不是她干的工作？这是她所走的路？她走的什么路？她走的不是性情变化的路，她在干什么呢？她在研究、分析、等待，她研究的不是神的作工，她研究的是这个人，为什么研究这个人？是和这个人有了成见了。人生那时候研究过没有？研究过吧？（研究过，她走的路是对的心里很清楚。）她走的这个路是对的，但是我研究的是她这个人是什么人？（就是看她说话的态度语气，这方面研究了，其它没研究。）我说送上门在研究SJ，你说送上门承认不承认？（不承认。）不承认是吧？我说人生研究她呢，人生承认不承认？（怎么个研究呢。）怎么研究呢？她究竟是什么？如果你没有研究的话你会有成果吗？你在她见证的时候你能出来打岔，这是不是一个成果？这是不是你研究来的成果？SJ说怎么怎么呢，你说，不是！这个“不是”是不是研究了以后的成果？你不是看她走的什么路，看她怎么走见证神这条路的，你看的不是这个，你是研究这个人，你看她又

说错了哪句话呀，看她做的哪个事与事实不符，我抓住这个研究，这能得到东西吗？带着研究的时候，她的存心、出发点、观点是不是就邪了？（嗯。）这就邪了！那最后走出的路肯定是什么的？邪的、错误的！她要研究她的时候靠什么研究呢？光凭自己的观念、想象能行吗？是不是得抓点东西呢？（嗯。）抓什么呢？她就抓住我说的什么话，也就是在我说话里面找个东西，抓住说她，这才有力度，才会有人听。如果她平白无故地说SJ，那谁听呢？那肯定是弟兄说的，弟兄说什么呢？弟兄说她是扫罗！弟兄说她是扫罗了，你说她是不是扫罗？弟兄说她是保罗来世，那你说她是不是保罗来世？保罗来世是谁呀？是不是敌基督？敌基督来了你说该不该分辨认识？那你说你是不是上她的当了呢？她是不是自己也上当了呢？她自己不走正道她走歪门邪道，她也想把你带到歪门邪道上去，让你跟着她去研究分析。研究分析的目的是让你看看SJ是什么东西！研究SJ是什么东西，不是看她走的什么路，不是看她的本性是什么，目的是想把她怎么了？（打倒。）打倒。现在弟兄又说她什么呢？说她是走长子的路呢，是吧！（嗯。）过两天又说她是假带领了，那你说她是长子吗？长子能成假带领吗？这不都是弟兄说的吗？我呢我顺服，弟兄你说她什么我顺服，你说她是敌基督我顺服，你说她是彼得我顺服，你说她是假带领我也顺服，这是什么顺服？说她“我顺服，我接受”，从她这个话里面你听出什么内容来了？她说她顺服她接受，你说我说她什么用不用经过她通过呢？我说她敌基督也好，我说她彼得也好，用不用你送上门通过？（不用。）用不用你顺服？用不用你来个不顺服？我说她什么，她说我不顺服、我不接受，需要吗？那你说这个顺服接受什么意思？她站错了位置啦是不是？信神她是在干什么呢？信神她是想在神家当家做主！信神不是顺服神、不是经历神的作工、不是认识自己、不是认识神，她来这儿想当个判官！你说她是谁？是，接受、顺服、通过，是不是这个意思？我跟你说的是她走的路，我跟你说的是，她在什么背景下说她走的是保罗的路，什么背景下说她走的是成功的路，彼得的路，在什么情况下说她是假带领，这是让你根据她的表现去认识，这是个标杆！是让你去认识、接受，是让你去顺服，我交通出来经过你通过、你批示？是不是站错了位置？我交通出来是什么意思？我的目的交通出来是干啥呢？人生？（就是找她这个路是怎么走的，立了个标杆。）就是让你看见什么是扫罗的路，什么是保罗的

路，什么是彼得的路。让你根据这个路去走，让你去认识。而我是让你怎么呢？让你去接受？就是说她是保罗了、是敌基督了，这个用不用你接受或顺服了不顺服了，这些表现？说这些话是不是空的？从这些话里你说她是什么就是什么我接受。从这里面看她是不是高举我呢？（嗯。）可反过来她是不是又打击我呢？（嗯。）说敌基督也是你说的，说长子也是你说的，你这张嘴就是滑嘴，想说什么就是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接受我顺服，我有什么办法呢？是不是在控告我呢？你说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驱使她什么话也能说，什么事也能做！我给你说的是她的成功的路，这个原子弹是怎么造成的，造原子弹这个过程，先是走效力者的试炼，走保罗的路、扫罗的路、最后走彼得的路，走成功的路，一路走过来这人逐步的在变化，是让你看到她怎么跟着这个路走呢。而送上门怎么干呢？她不是看这个路是怎么走的，而是抓把柄！为什么抓把柄呢？这个路她不看，然后躲开，这个时期你什么表现呢，好了，这个时期她是什么呢？敌基督、保罗。这个时期你是扫罗，彼得。抓住你这个谁说的，弟兄说的。这是不是抓把柄定罪人呢？这是不是不走正道呢？典型的不走正道！一天起来就是研究人！

我说她是假带领，我在群里直接和她说了，我为什么说她是假带领？我为什么说我能说她是假带领，你不能说她是假带领，我后面说了原因了吧？我说什么呢？你分辨不了认识不了，你说她是假带领、敌基督，你不是论断定罪吗？（对。）就好像耶稣说的砸死那个妓女的人，他拿起石头要砸死妓女呢，耶稣说你圣洁了吗？我今天说她是假带领是怎么呢？我是分辨认识她所走的路了，我说她假带领了。你说她是敌基督假带领你有什么依据呢？你看透了？彼得是什么人啊？（爱神的人。）爱神的人！爱神的人神说彼得什么呢？（撒但你退我后边去吧！）撒但你退我后面去吧！你说彼得到底是撒但还是爱神的人呢？（爱神的人。）你说除了耶稣能说彼得你退我后面去吧，你说谁能说彼得你退我后面去吧！能说吗？（不能说。）我举的这个例子说得够清楚了吧？（嗯。）我说她是假带领也好，敌基督也好，那是什么？是试炼、是熬炼。对她的一种试炼熬炼，我不是让你去定罪她

吧？那你在下面接受顺服，你接受顺服啥呢？是让你看见她走的路，即使她是假带领或是敌基督，或是任何什么，她的表现、她的流露让你去对号，让你去认识，你不是从里面去认识，你是研究、分析、判断，最后给她来个定罪，让人都怎样呢？你想对我所作的工作做一个裁判，看我作得对不对，然后根据我所作的工作，我的言行举止给我做个准确地判断，研究了分析了，最后有没有判断？有结果没有？没结果。为什么呀？因为你一会说她是，一会说她不是，你说送上门难受不难受呀，弟兄，你说什么我接受我顺服，可是你叫我怎么顺服呢？一会说她是扫罗、一会说是保罗、一会又说是彼得，你叫我该怎么呢？我是跟随她还是弃绝她呢？她难不难？（难。）她难，她就要找你交通！你说你叫我怎么实行呢？这是不是邪门？看到邪门了吗？（嗯。）来，说说她这个邪门邪在哪？小凯听明白了没有？（她就是研究，存心不是说信神该怎么走正确的路，不是找这个路，而存心就是专门找茬呢，她身上有什么问题，她是研究这个，她不是说有一个寻求的心。）总结一句话就是说，她的跟随不是研究这个原子弹是怎么造成的，这个路是怎么走的，我该怎么去效仿呢，我该怎么走信神这条路呢，我该怎么脱去自己的败坏性情呢，我该怎么去借着弟兄的交通，在SJ身上该怎么认识自己呢，该怎么认识神的作工呢，这些神所作的工作，神所要的工作她一个不要，一个不寻求，她要的是什么？要的是我看你 SJ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看弟兄怎么说？当时你SJ打我呢，让我在众人面前丢了脸了，我今天就看看你SJ是个什么，我看看弟兄说什么！弟兄说你是扫罗，好！我记住了，弟兄说什么就是什么，弟兄就是有真理，就是有分辨，一眼看她就是扫罗，就是扫罗，高兴不高兴？（高兴。）后来又说她是保罗来世，看，对吧！就是吧！弟兄说了吧，她是保罗来世吧！她给这个说给那个说，她就是保罗来世！她不是说里面的背景，神的要求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她走的路是什么！流露出来的是什么性情，这些通通不管，我只是说你给她定了个罪名是什么？她在研究，在等待，看弟兄下次说什么呀。过了两天又说是原子弹，怎么又成了原子弹了？弟兄是怎么说的，糊涂了？一会说是扫罗，一会又成了原子弹了，一会又说她走的是长子的路了，不对吧！可是弟兄说的呀！不对也得对呀！我能说什么呢？哎！接受吧！顺服！她的这个接受、顺服难不难？（难。）难！所以她在那里痛苦、难受，弟兄说了那我怎么办？我只能接受、

顺服，她不是强调这句话了吗？我只能接受、顺服。过两天别人说她是假带领，弟兄还包庇她说：“我能说她是假带领你们不能说”，弟兄现在又说她是假带领呢，你说她是不是假带领？你说她是什么东西？接受吧！顺服吧！弟兄说什么，就是要顺服。她这个观点，她断章取义抓住了你说的这句话，给她定规这句话，她的表现是什么，在她那边就定了，你就是什么！她不说你走的路，不说我说话的存心目的是为了什么，要达到什么果效，这些都不看！再一个就是断章取义来给你定规、定论！下了这么一个定论！然后在外面再四处的散布、释放！达到一定果效，达到什么果效了？她不是让人去研究原子弹这条路怎么走，她是什么？弟兄说的，是让你研究原子弹呢，该研究了吧！你看弟兄说她扫罗、保罗、长子、假带领，你研究这啊，你看弟兄是方式，弟兄都说出来了，然后让你研究研究，你看她说什么，做什么，你看看她是不是保罗？她是不是想把人带到她的观点里面，让人两眼都盯住了谁？（SJ。）人还有进入吗？（没了。）被迷惑了！迷惑了！邪不邪？你把这个看清了，你是不是该打她，你说你信神信的是啥？人家都追求性情变化，认识自己认识神呢，你信神多少年你就两眼盯在SJ身上，你就是把SJ认识透了，你就得着了？你研究分析、你等待，那弟兄有一天再说她什么和你什么关系呢？你还接受、顺服？你说你邪不邪？你恶不恶？你来信神了，神家是让你研究来的，你说这些是信神的人？是跟随神的人？神承认你吗？你是在教会，你属于教会的人吗？你说教会该不该接纳你？你还断章取义？教会里是不是还有这种人？这个弯转过来了吧？

她还有什么表现？（那几个人全是把弟兄的名举得高高的。）把我举得高高的，然后把我摔得重重的。（嗯。一开始我们没打，还以为她是想见证呢，只是见证得偏谬了，还说弟兄是掌管全宇呢。）还掌管全宇呢！拍马屁拍得，还忠心呢！以后做诚实人，不管你什么，只要超出了假、大、空，你就得把她打下来。（我还想人家是见证你呢，对你是忠心了。）还对我忠心呢？送上门给你们抢话题抢得那么厉害，你们还不打住她？还能她想怎么抢就让她怎么抢，你们还跟着她抢？她抢话能不能打了她？露露能不能阻止她的嘴？（阻止不

了。）丢人了你。人生，能不能阻止了她的嘴？（人家说，弟兄解决问题让当垃圾桶倒呢，你不让我倒完了啊。人家说了一句这话把咱就堵回来了。）打回去和抢话题这是另外一码事？（她是利用弟兄打倒你。）我刚才说她是抢话，你怎么给她打回来？你刚才说的是另外一个话题？刚才说的什么呀？（当垃圾桶呢。）当垃圾桶呢是吧？（嗯。）这是两个话题，一个一个地说。刚才人家抢话题，你给人家说呢，人家抢过去“嚓擦”说开了，她说你们也说，两个人都说，怎么扭转？人生？（说话没有理智。）没有理智，理智在哪？你说别人在给你说话的时候，你的理智在哪？我给你说的时候是给你交通呢，你这是寻求的态度吗？是解决问题的态度吗？是你给我交通还是我给你交通？谁给谁交通？搞清位置搞不清？露露？谁给谁交通？问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就能打住她了。今天我是来给你交通呢，你是寻求真理的人吗？我给你交通呢，你再“哒哒哒”地说，你寻求不寻求，你听不听？你是该听还是该你说呢？你在这给我说的是什么？你给我说的是你的借口，你背叛神、你抵挡神足够的理由，你这是在干什么？任罪蔓延。我今天止都止不住你？我今天给你交通解决问题来了，你不让我说话？你是寻求解决问题的人吗？你是不愿意解决问题，你是想强行占有我！这是不是一种强行占有，知道什么叫强行占有吗？不经过对方的同意，就把他的那种思想给你灌进去，你说你给我交通的时候，你问问我同意了吗？我听你的吗？今天我给你交通，是经过你同意的吧！经过了没有？我给你解答问题来了，你是不是该听我给你解答的问题呀？你不听我给你解答的问题。就好像老师在课堂上讲课呢，学生在下面吵闹呢！老师在这给你讲的是题，你在这给老师讲题呢？今天你给我讲题呢，行！我不交通了，你给我解决问题！我来给你解决问题呢你在这“哒哒哒”说起来了，我没听明白你的意思，我问你呢，你可以回答。我没问你吧？理智在哪？寻求真理的心在哪？承认错误的态度在哪？接受真理的态度在哪？你把她的嘴给堵了，让她静下来听。她在那里说了，你也在那里说呢，你说她能听进去吗？你说也是白说，白搭工！

刚才还说了个什么呢？垃圾桶是吗？我说我给你当垃圾桶让你倒垃圾呢！我让你倒垃圾的目的是什么呢？（给你解决问题。）我在这个垃圾桶里面找一点什么呢？找一点你倒的宝贝，宝贝是什么东西？就是你流露出来的性情是什么东西，我一直当垃圾桶了？你今天就把我当垃圾桶？弟兄说当垃圾桶呢，你就真把弟兄当垃圾桶？那你是不是欺人太甚？你这是对弟兄的一种尊重还是欺压呢？我还没有听说有一个人要把弟兄当垃圾桶，我第一次听你说你把弟兄当垃圾桶，你是垃圾还是他是垃圾？敢问这话吗？我今天给你们当垃圾桶，我都听明白了，我都知道了，还当垃圾桶吗？弟兄说他一直当垃圾桶吗？当他听到了、抓住罪状了，弟兄还当不当垃圾桶？反过来干啥呀！（开始解剖。）开始宰杀了，那你说我今天来效仿弟兄来了，我这个垃圾桶当够了，还能一直叫我当垃圾桶啊，你家都快开饭了，你还让我当垃圾桶？还没宰杀呢，人家倒把你们给说住了，你们倒没话说了。（说了一会，人生揭露她呢，她又说开了：我说我不说你们让我说，我说出来你们就定我呢。）我定你呢？我给你说话是让你说人话，说你与神之间关系的话，你亏欠于神、你拆毁神的经营，你与神对抗的话，你是悖逆的话，你认识神的话，你看见神爱的话，我是要听这个话，叫你说这个话呢。可是你给我说什么话呢？你和我说神欠下你的了，你给我说你怎么欺负神了，你怎么拆毁神的经营了，你怎么在教会里横躺竖卧呢。你说这个话我能让你说吗？我该不该打住你呢？下回再碰到这个事情会处理了吗？露露。（安宁其实也是那个情形，比如说让她反映个问题吧，她就说，你们让我说吧我说了，我说了吧你们又要打我！就是这，难住了，那我不说了。）我打你对不对？我让你说了，你说出来了，你说出败坏邪恶来了，你露出尾巴来了，你说我该不该打你？你让不让我打你？你说我打你好还是不打你好？现在审判刑罚是最真最实的爱，你认为是爱吗？我给你爱你接受吗？你们怎么回答她的？（我说就是让你说呢，你不说出来能知道你哪里有毛病吗？不说出来能知道你哪里不合原则吗？你这不合原则的问题就不让人说了，不让人说出来你能变了吗？就是这样说的她。）很简单是吧？我让你说是让你当真理的主人呢？你说出来我就不能反驳？你说出来我就不能解剖，我就不能揭露，你是不是把你真当成真理的主人了？（安宁是一会就好了，一会又哭了，一会又好了，难受的。）（就像晨晨那天去了说她一样，说今天就是来揭露你了，她说我当你

是带领我就听你揭露，我不当你是带领我就不听你揭露。）意思是看我还尿不尿你，我尿过谁？去了不学上点，不就白去了，这是操练你呢！其它没有了吧？过来了看看有什么经历取点经，别回去了没经历，别光跑到路上，来一回不容易。看看你们还有什么疑难问题？这是我听了听你们的音频听出这些东西来了，最起码在那儿人家说出什么话来，你们解决不了，或者看出是个问题，这个应该能找着吧！你找到拿回来咱解剖，你得反映问题，你别让我发现问题！（嗯。）你在那里都碰了南墙了还不是个问题？

小丹没怎么消极吧！（没有。）家里面没有出现什么情况吧！（这段时间没有。）不离婚了？（嗯。）谁服了？是老婆服了还是老公服了。（不知道。）（你们就没有解决这事？）了解人的情形、了解人的情况，小丹这个情况你不了解，你干什么去了？（问了一下，她说准备给孩子在本地找个学校上学，已经说通了，老公也没有吵，就是这。）露露，你是负责那边的是吧！你负责人的责任是什么？（SJ:各级带领工人的情形先掌握。）首先得了解各级带领工人的情形，了解各级带领工人的情形，还有一个重点是什么呀？什么样的人应该提拔、培养、人才？提拔培养谁？露露，没有计划？你的心目中就没有目标？还要挖挖头，露露，你这带领做的？知道我想说什么了吗？心里面是不是应该有个目标，有个方向了？咱回去看看带领工人的十五条！（嗯。）你计划做假带领呢？这十五条你做了哪一条？我觉得一条都没做？做了没有？你就应付着跟随吧！我刚才问话什么意思听懂了吗？听懂了没有？（说的培养人才。）培养人才呢！我想说什么呢？你麻木痴呆你不知道！晨晨我想说什么？晨晨也不知道？（想让她用心作这个工作。）怎么就证明你用心工作了？我刚才问你这个话是不是已经给你路了呀？叫你干什么呢？（做真带领。）做真带领！怎么做真带领？（按着十五条做。）按十五条做，我刚才直接问话是不是已经落在事实上面了？我问什么呢？（了解各类人的情形。）了解各类人的情形。（培养人才。）培养人才，那我这个问话是不是有目的、有意义的？我是想问什么呢？我是想告诉你什么呢？人生我想告诉她什么呢？（告诉她培养人才的时候，按工作安排去做。你问她

小丹情形，她就没有了解，没有用心去做，这证明她什么也没做。）作工的重点，了解带领工人的情形这是首要任务。还有提拔人，提拔什么样的人，这是不是你的重要任务呢？提拔什么样的人，谁是可提拔的对象，你心中是不是该有数呀？那既然她是提拔的对象，你应该怎么对待呢？（重点培养。）怎么就成了重点呢？你得把心思用在她身上，怎么就证明你把心思用在她身上了？什么是重点？（时时关注她。）重点，中心，中心就是作在她身上。你看神怎么交通的？神说，我看着这些人呀，不愿意再交通，可是看见那些默默无闻，忠心耿耿的那些人又不忍心了，又得交通，你们在这听的这些都是些偏得，不是为你们交通的！是为那些人交通的，是为那十个、二十个、八十个人交通的，听懂了吗露露？什么意思？你今天去作工去了，你为谁作工去了？为了谁？不知道了，今天你们作工呢，为了谁？一个是为了你们自己的操练，在下面作工你们的目标是谁？作工对象是谁？（带领工人。）带领工人，带领工人是谁？哪个带领？哪个工人？（追求的带领工人。）谁追求呢？（去了了解谁体贴神的心意，谁有责任心。）这些人里面哪些人是需要提拔的对象呢？哪些人是要重点培养的对象呢？这些是不是得心中有数呢？对吧？摆在咱眼前的是不是一目了然呢？（嗯。）谁都能看见了是吧？重点培养谁？（小丹。）重点培养小丹。重点培养小丹的话你目标得重点观察她，把心用在她身上，其他人是演员，其他人是借着揭露解剖他让小丹在他身上看见、认识，给小丹带条路，给小丹带条路的同时你要时时关注小丹的情形如何、她的情况如何、她的家庭状态如何、她家庭有什么难处，生命进入上有什么难处，需要什么帮助扶持，心中应该有数。你把小丹培养起来，她能做个合格的带领工人，那她在下面是不是给你当了助手了？你看我是不是这样做的呢？有了方向了吗？（嗯。）让你去带他们，叫你去操练，操练什么呢？锻炼你的责任心，用土话说这是什么呢？操心，操练你操心呢，操这份心，咱不是去了转个圈圈就行了，不是见个人交通交通就行了，在你心目中得有个数，看哪个苗子是可以选拔的，哪个人是可用的，一号人物，二号人物，三号人物，在你的心里面就得排出个顺序来。你在下面应该是了如指掌，你有几个手指头，哪个手指头是长的，哪个手指头是短的，是不是应该清楚明白呢？这才能证明你用功了，操上心了，这才是个真带领。露露现在想什么呢？是不是想，呀！好难呀？（嗯。）早知道信神这么

难何必来这，还不如在家坐着，到时候领上钱就走了，原来想在这儿混口饭吃，混个不死的结局就行了，谁知道还得付出这么大的代价，跑就跑了，还得让我操上心，我自己家孩子还操不上心呢，还得操在小丹身上，小丹、小丹成了扯淡、扯淡！和我有什么关系呢！让我操这个心！有没有这个悖逆的想法？有没有？（有。）有？让我说中了？（真的有。）你够诚实的啊！有这个想法多长时间了？（隔一段时间有几天这样的情形。）你这种是什么情形？（背叛。）消极、背叛、悖逆。负担是什么？（祝福。）负担就是神的祝福，对带领工人是不是一种祝福呢？（嗯。）有了操练！你说今天你也看见了，带领工人是不是神祝福？吃着小锅饭，提前操练，把你放在这儿提前操练你，你不是宝爱，你还想逃避、还想躲藏，这个弯能转过来吗？以后的路更难走啊！因为什么呢？还有十五条呢，今天才说了这么一条。胆怯吗？（没有。反正是隔一段时间就有几天这种情形，过后自己慢慢调整。）看看原子弹。还得原子弹在那边拉着。人生，看到露露的优点是什么了吗？晨晨，看见她的优点是什么？（诚实。）诚实是吧？（嗯。）她能单纯，你问什么她能给你说，她能把她真实的心思敞开都给你说出来，不会说“不是、没有”，没有和你在这里装、坦诚。

神这回交通了，选带领要什么人？不管是带领的，还是责任人，选拔人才的标准是什么？神要的是什么人？（诚实人。）神要的是能听话顺服的人，听话顺服，神不是要求你素质高、文化高，还有各种要求，神什么也不要求你，如果你有特殊能耐、素质高的话神要不要？（不要。）素质特别高，什么也明白清楚，要不要？（不要。）神不要。为什么不要你呢？因为你有了以后你就会狂妄、自是，那你就接受不下来，顺服不下来，因着你有了一些资本你就会怎么呢？你就不可能成为听话的人，不可能成为顺服的人，这又什么呢？一贫如洗，什么都没有，别人都看不起你，你在这感觉自卑，这样的人才能听话、顺服，有时候你感觉自卑，感觉自己什么也没有。别人谁也看不起，这个人正是神要用的。如果人要看得起你呢，把你高举起来，你会怎么？你会看不起他们。你今天看看送上门，送上门看得起SJ 吗？

看得起看不起？（看不起。）看不起，她还分辨认识她呢！你说能用吗？露露又愁苦了，苦什么呢，眼睛都红了？（也有点恐惧，那些人太厉害。）越厉害呀，越说明神对你的高抬，你说对你是多大的祝福呢？操练大卫的时候用什么操练的？三米高的非力士人、狮子和熊，是普通的猫和狗吗？这么大人物做在你身上，还让小丹做你的助手。（我感觉我还不如小丹呢，小丹的嘴还比我强呢。）小丹嘴厉害，但是小丹没经历、没东西、没智慧，就变成恶人了，还得有智慧。你和小丹之间你是仰望她也好，还是小看她也罢，你和她有什么区别呀？是不是都是败坏的人类呀？就是谁当带领了或是谁不当带领了，有多大区别呀？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什么呢？当带领具备了这些优越的条件，利用你这个有利的条件来用你。千万不要对带领工人有特殊的、高的要求，没有那么高，不要一当带领了就对人家高标准高要求。

（SJ: 你看给他们交通，有的就是耐心给你交通，有的就是打得趴下，怎么做是见证呢？你看针对什么人呢。 ）他能听能寻求就交通，他要起来反抗那就打。（我听你说我成了真理的主人和化身了，就不敢亮相了。）（她打不上去，就是自己给自己扣了一个帽子，要是让她打，她能打了，她在神话上各方面其实她能看到，她打不上去就说什么呢？别说我。老师已经说过我是真理的主人了，别说了。这些东西把她拦阻住了。）你现在老是要站在自己的位置上看事，你站在神一边看事就好了。喜怒哀乐站在神一边看事，这个人是个寻求的人，他寻求，愚昧无知，哎！还跟他发火吗？他素质再差，哎！多两次叹气！他猖狂地跳起来了你还给他哎吗？那是怒啊！他有寻求真理的心，一副天真活泼样，就像小丹是吧？虽然嘴“哒哒哒”说得那么快，但是她说的是心里话，是正义的话，你看到的是什么？喜！我说你这话如果说在新人身上你就是作恶，我说你作恶是什么？是让你做个智慧人，咱不能做老实人，要做诚实人。但是你做在安宁身上这就对，这是对她安慰的一句话，你说小丹她能接受，这话说在安宁身上，安宁接受不接受？因为吃了个药还给他个糖吃，你说她接受不接受？给她个糖吃是既说她做得对，又给了她个原则，在什么人身上这样作？

在什么人身上不能这样做？你的喜怒哀乐流露出来让他们看到是谁的喜怒哀乐？是神的喜怒哀乐。在什么情况下是喜，什么情况下是怒，应该站在神一边看事，你看她带出来的是什么？爱神所爱，恨神所恨，她要做的是神所爱的事那就是喜、那就是乐、那就是帮助、那就是扶持，如果恶行累累，她就是拆毁，那就是打他，也就是咱注重的还是作工。

52　神在暗中观察着人的言行

1　神的日子临到人的时候，人再也发现不了神的丰富，也找不着神早已说给人的逆耳之言，人便嚎啕大哭，因人失去了光的照明而落在了黑暗之中。你们今天所看到的仅是神口中的利剑，并未看见神手中的刑杖与神焚烧人的焰火，所以你们在神前仍是骄蛮放纵，在神家中仍与神争斗，以人之舌还神之口。人并不惧怕神，与神敌对至今。

2　你们口中含着不义之人的舌头与牙齿，你们的言行犹如那引诱夏娃犯罪的毒蛇，互相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在神前争夺自己的地位，争夺自己的名利，却并不知神在暗中观察着你们的言行，在你们未来神眼前以先，神早已将你心摸透。人总想逃出神手，总想避开神鉴察，但神却从未躲开人的言行，而是有意叫人的言行都触及神的双目，以便神能刑罚人的不义，能审判人的悖逆。所以，人背后的言行却总在神的审判台前，而且从未离开人，因为人的悖逆太多。神的工作就是将人的所有在神灵之前的言行都焚烧、洁净，当神离地之时，人仍能对神忠心，对神的工作仍能像神的圣仆事奉神一样，使神在地上的工作能持续到神工作结束之日。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扩展福音的工作也是拯救人的工作》

25 什么是善恶树的果汁

王毅，你这段时间有什么收获呢？（就是说遇到这些事情急躁，火烧火燎的这些，不能任着这样的性子继续下去，就是你交通我做的那些完完全全连个效力者都不如，我也不想这样下去，这方面从心里得有个改变。）想有个什么改变？（就是临到事情不是说对人都是指责，或者那种火气、发脾气那种，能耐心地去跟人家沟通，能商量着去做这些事情，把懂的这些，能耐心地去给人家说明白了，一次不行，两次多次，我这两三次就不行，老是在这方面感觉最多吧，或者有时候着急的时候说话就不对口气了。）小凯，你要帮他怎么帮他？（我要帮他就说是，信神就是相信神主宰万物，不管你临到啥事，都是神主宰，首先从神主宰这去注重，去认识神的作工，不管是神摆设什么样的环境都有神的心意。临到这些事啦，发火了，你看发火的根源在哪了，流露的性情是什么。就是说认识神的主宰，再一方面就说是站对受造之物的位置。）认识神的主宰，站对受造之物的位置，还有没有？王毅能听懂吗？小凯给你说的这两条，一个神的主宰，你相信不相信神的主宰？约伯，万贯家产被剥夺了以后发火了没有？（没有。）没有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赐给和剥夺都是神的主宰。）他不发火的原因在哪？因着什么不发火？（相信这都是神的安排。）那你发火了吗？（没有这些。）没有这些什么？咱刚开始信神，信神是怎么说的呀，什么是信神？（经历神的话。）小草，怎么说的呀？（相信神是主宰万物的基础上来经历神的说话，经历神的作工。）小凯为什么和你点出来这两点呢，就是说，能看出你，第一个，你没有建立在相信神是主宰万物的基础上，你就没有相信，真要是你相信神是万物主宰的基础上，你还能发火吗，能不能发火，约伯剥夺了万贯家产他都不能发火。因为啥不能发火，他不是克制，是因着什么，相信、相信！就和孩子一样，父母打你一下，骂你两句，你造反不造反？你不造反，你不造反是因为你父亲虽然对你严厉、严肃那都是爱的流

露，就是当时不明白，你会怎么做呢，你服下来。可有的他就要造反，如果这个孩子造反的话，你会说这个孩子什么？二杆子是吧，你正反不分，你说你连谁是你父亲你也不知道，你对你父亲也敢造反。咱以前说啥了是？说没家教，别人看见笑话，看那是谁谁谁家孩子，跟他父亲说话是那样说话了，对他父亲是怎么反抗了，就没个长辈之分是吧，没基本的尊重，没有大小，不分辈分，世上有这个话是吧。那咱今天呢，咱今天虽然说神不直接和你说话，神是用什么和你说话了？用周围人事物，神摆设周围人事物和你在说话，是用时间与事实来证明这一切，那在灵界，你每天干什么、做什么神就在那边看，撒但就在那边看，咱是个受造之物，神是造物的主。咱就不要看这么大，咱就简单把他看成一个父亲和孩子一样，父亲在那看着了，父亲给你摆设的环境，要磨练你了，操练你了，让你去学校了，你去学校里面是好事还是坏事啊，是不是都是为了你好了啊！可是你在学校大吵大闹，大吵大闹的时候，是因为啥大吵大闹了啊，是对让你来的这个学校，给你摆设的环境，不服不满，神在那边看了，我给你送在那边给你摆设环境和丰富的宴席，是操练你了，预先告诉你了，让你来咋呢？让你经历我的话了，我告诉你说了，什么是猪、什么是鸡、什么是狗、什么是刀枪棍棒，这些环境你去经历经历、去认识认识。什么是爱，什么是善恶树，是让你去看、是让你去经历、是让你去分辨，不是让你去吃它，不是让你去跟随它，更不是让你把这个善恶树取缔。把你放在这个环境里边的时候，你怎么对待这些事物了，你对待这些事物的态度，是不是就是对待神的态度呢。神就在那边看着呢，撒但也在那边看着呢，那咱做的是个什么呢，撒但就好像是邻居，说：谁家谁家孩子，他是逆子，人家在后边是不是看笑话了，甚至有些人还在后边咋了，要挑拨离间，惹祸。那撒但是不是要作这个工作呢，咱本性里边就有一种悖逆，已经是被撒但苦害了，为了自己的虚荣、脸面、地位，为了搞个人经营，然后撒但在后边作上工，咱还能有人性吗？对父亲你不能有顶撞，那对神给你摆设的这个环境，神是让你去经历，让你去体验，在这个环境里边产生反抗，是不是就是一种明显的悖逆。

唉，人家小凯在那边说的这话，小凯能看得出来，咱一回、两回、三回、四回，一直从这里边走不出来，走不出来是什么原因，从根源上解决，你看就刚才你诉说的过程中，你诉说的是个什么啊，你完全给我诉说的是一种做法，还记得你刚才怎么诉说的吗？（就是把那些事情，自己完全按着自己的性子，就这样说的。）他计划怎么实行了呀？小凯，记得他刚才怎么说吗？（就耐心地说。）就耐心的说，还有什么？是不是还有克制的意思，克制地去引导他。咱又脱出这个问题了，神让你学会信神，摆设环境是让你干啥呢？是让你去经历、体验，体验什么了呢？认识神的主宰，认识神的奇妙作为，认识神的爱，认识咱自己的败坏，认识自己的同时还要对别的人事物有分辨。可是刚才你描述这些事情里边，你是在干什么呀，他在干什么？（教导别人。）教导别人，他这流露出来的有一个就是，没有从里边听见说，呀，我得揣摩神心意，在这环境里边看见了神什么，认识到了什么，体尝到了什么，没有认识、没有体尝，还没有什么？还应该有的他没有，还有什么没有？（经历神作工。）从经历神作工是个大的一个方框是吧！从经历神的作工，来认识神、认识自己，刚才咱说的是认识神方面的是吧，认识神摆设的环境、神的爱、神的性情、神的主宰、神的掌管、神的所有所是。再一个还缺少就是啥呢？认识自己。就是说，从他刚才说的这些话里边，这些方面是不是一个没有，那你这些方面一个没有，那就证明着什么？你走上正道了没有？（没有。）没有走上正道，而你走的是个什么道了，保罗的路，保罗是什么路？（保罗就老是追求作工，他不追求认识神、认识自己。）他还没有追求作工，还是高抬他了，他还不是保罗了。他现在只是做事，还谈不到作工。因为啥了，他还作不了工，而且他这个本分也不是作工方面的本分，让你去传福音呢，带教会了，建造了，这个是作工了，咱现在是啥了呀，事务方面的，是做事的，做事的和作工的还有个差别。而你实际在做什么，来，自己再说说。（就是在做事了。）做事是在神家做的一件事，就是你在做一件事，人家是生命进入的同时在灵里边有进入。你做的是啥？外表，你做的是一个外表，还有啥，刚才你听他说话里边他做了个啥，小凯他做了个啥？他追求的是啥？（外表好行为、克制。）外表的好行为、克制，他追求的是啥？（追求的是耐心的说，让对方能听懂。）这些是代表着什么？他追求的是什么？他做的这个性质是什么？是不是教导人了？对吧，教导

人，教训人，这是在做什么了，这是不是给别人当老师了，教导人、教训人，这是不是保罗撒但败坏性情呢。保罗怎么了呀，保罗喜欢站高位，还喜欢什么？（跟别人说、跟别人讲。）跟别人说跟别人讲，还有什么？还有一个教训人，摆老资格，掌管人，王毅这些是不是都具备了，王毅？（有。）有，不是有是具备啦！还能是有，你挺会包庇自己的，有点掺杂那是有，你这是啥呢？你这个不是有，你是咋呢？（具备这方面东西。）具备啦，还是丰丰富富、饱饱满满，每句话、你行动流露出来的都是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神要你做的吗？神要求了吗？（没有。）没有，那神没有要求做，反过来神让人做什么了？我记得，耶稣说啥了呀，你不要做多人的老师，是这么说的吧？不要做多人的老师，王毅现在做了啥了呀，多人的老师！你说吧，你们在坐的王毅没有训过谁，训过你吧？（训过。）训过小凯没有？（我俩一般不要紧。）你俩不要紧，你圆滑。训过你，是吧？（还没有。）（昨天晚上来了一下。）昨天晚上来了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做呢？根源，这是受什么性情支配的？（地位、资本。）地位资本，这是不是又是保罗性情啊，保罗怎么呢，你说保罗素质高不高，人家有素质是吧。你说王毅素质高不高？（高。）没有这个素质他能当老师吗，要是老陆的话，他绝对不会这样当老师，你有资本、资格、卖弄，这些都是神要让人脱去的。可是这些东西在你身上成了你的生命，每天就凭这个活着了，日思夜想的都是这些，就是神说的终日所思想的都是恶。这是不是恶，你教导人了，你给人当老师了，给人当老师也行啊，你当的什么，什么老师，你要是灵里老师可以，灵里老师那就成了帮助扶持。你当的什么老师，外表行为，因为啥了，你没有真理，你注重了个外表行为，你有什么你只能给人带来什么，你只能供应什么，你有什么经历，你供应什么经历，你注重了外表行为，你注重了资本，你就给他们带来了什么，是不是也是让他们注重了资本，注重外表行为，言行举止，外表行为的好坏，这个能体尝到吧！一开始到现在，你一直活在这个里边，从这里边还没有走出来，你到现在还是这么个认为。不管是聚会交通了还是日常生活中了，流露出来的就是这东西。问问你谈谈吧，一谈就是我和他们说话的时候，咋了？得克制一点了，得耐心一点了，这又像是谁来了？就像大红龙来了，大红龙在墙上写了个什么了呀？（忍。）忍，不单是这个忍，忍是他克制地忍了。在这王毅作了什么工作，教导人，为什么教导人，

不是为了你？为了你我就发火、发脾气，我这是正义的火、正义的脾气，我要宣扬，我要和周围人告诉他说我为什么要发火，我告诉弟兄说我为什么发火，我是正义的火。大红龙在墙上写个什么，“为人民服务”“舍己救人的精神”，你看神说啥了呀，神说：“凡属血气的无人能逃脱那忿怒的日子。”你说王毅知道不知道？（知道。）知道，知道他还要发火，什么原因呢？“要叫人看见我舍己为人的精神，为了救你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你感觉不感觉得到，舍己为人，你把这些东西当成了你的生命，这些东西成了资本，也成了你供应人的一种东西，也成了你宣讲的一种资本。保罗，八个字什么了呀？（争强好胜、唯利是图。）“争强好胜、唯利是图。”你争强好胜了没有，你干啥了，自招。（在每件事上我觉得都有，太多了。）哎呀，你这明知故犯，我说你有什么事情，来，招供，你告诉我说每件事上都有。（我觉得真不少。）来来，那你说说呀，我听听，举上两个明显的例子，先把这争强好胜来说说，我看你怎么个争强好胜法？（头天晚上的事呢，头天晚上我说要不我去那边，把机器调调嘛，他过来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过来，他就不对劲了，他说，他去吧，那我说你去吧，你去把机器调好就行了，他说这机器有啥弄的呢，他弄好就行了吗，到中午了给我打电话了那会，我接上电话，他就给我说他机器弄不了，弄不了我都不想搭理他了，过去给他弄了一下，其实这里面想，你不是会弄吗，你弄吧，一上午你还没搭上呢。）哎，从这件事上你光看见争强好胜了，还有什么呢？（恶毒。）恶毒，怎么个恶毒？（我把你扔那，你自己看，你不是会弄吗。）怎么个恶毒法？（就不管了，不管也没有不管啊，还管呢。）王毅今天能够把蹦蹦治住，不简单啊！（我没治住。）蹦蹦谁都治不住，你把蹦蹦治住了，哎呀！把蹦蹦给急得要哭呢，蹦蹦给我打电话了：“哎呀！王毅这娃呀！你说这小了，没法说！”他也不去掐脖子了，没法说。“我实在是一直忍耐他、包容他了，呀！我和他没法说，你说说他吧。”来求告于我，哎呀！这不对，咱赶紧搭了，人家外邦人等着了，机器不对了让人家过来调调，不过来，摔耙子了，撂挑子了，我给人家打电话人家电话也挂啦，我再打电话人家都不接我的了！呀，你说说吧，咱现在不是说耍孩子脾气的时候了，咱放下自己干正事吧。我才给王毅打电话。刚才你说恶毒，恶毒说了个啥？恶毒在哪？（就不管他了，你不是会弄吗，你自己弄吧，先是这样想，后来也收拾收拾赶紧过去了。）那是我打电话以后

啦。（他打完电话，我挂了电话，我没接他电话，就收拾东西去了，我就跟他们说我得去那边，他机器坏了。）你现在洗涮不干净了，因为你电话不接了。小草，他刚才说这恶毒的事，指什么说的？我不管他了是吧。（嗯，就是他自己能干那他干去吧，试试他的本事有多大。）就是露了你的丑，我叫全体人员都知道你蹦蹦就是个笨蛋，笨笨，笨蛋的笨笨，我去了显不出你来，我就不接你电话，然后让你找其他人打电话，打电话让他们转告我，我的目的也不是不接电话，我就让你自己跟别人说一下你蹦蹦就笨！不然的话我去告诉人家谁了，我能说人家蹦蹦笨得连个这也调不了，那不是叫显露呀！我让你蹦蹦自己卑微下来，你来高举一下我，你看蹦蹦还要求告谁了，还要求告王毅了！恶是吧，这个恶是吧？（哦。）我说的这个恶比你说的恶又加重啦。（当时心里就是这样想的，一开始不是去第一家，你们走了，你们还没来呢，去了说这个外邦人，说话注意点，往人家那一坐，好了，一会一个神家咋，一会一个神摆设多好多好，我说你别说了，隔墙有耳，说话注意点。不听，我说喝点水，人家说给我拿了，我说那你去吧，拿完水过来又开始说了，我说行了，你打住了，别说了，说啥都行，不要说这。还在那说，刚说完人家主家就过来了，还跟我说呢，我赶紧打断了一下他，我说你这一天这没事的找事你，打断了都不行。）我刚才探讨你了，你又探讨他了，我对他不感兴趣，我只对你感兴趣。他不在，你再说他啥没用，你就说他是猪八戒他二姨我也不想听，我就想看看你是不是猪八戒他二姨。（一样的。）一样的，我说你是谁了呀，争强好胜，我说你争强好胜，你把他耍得一溜一溜的，然后过来咋呢，你表演不说，然后他怎么样，然后转移话题，转移话题咋呀，立马说都一样。我先拖下个垫背的吧，他不是说我怎么样，都一样，我先把蹦蹦先拖下来。（不一样不一样。）你说撒但把人败坏得多聪明呀，老毛，是是是，你又是个老毛，和我打游击战了。刚才我是说你啥了呀，说这个恶了是吧，你说那个恶是什么恶？你说得那个太轻了。我说的那个恶呢，又给你加了一把火，你那个恶呢，你还带有一种宣扬，让别人都知道。还有什么恶了呀，不单是这吧！小凯，还有什么恶了？（不顾神家利益。）重点是神家，不顾神家利益，你就想撂挑子，那么多人在那等着，车在那等着，机器在那停着，他在那着急的，你就不能放下个人恩怨，你还发发脾气，不接电话，不接电话等多长时间，人家蹦蹦给我打电话，人家王毅走

了，开车走了，不管他了，蹦蹦在那没办法，我才给你打电话。咱能在这本分上撂挑子，顾不上管咱神家的亏损，让你立标杆了，你说吧！给蹦蹦起的名字叫什么呢呀？屎壳郎、二杆子，现在又是啥呢，驴总。你说，你和驴总能够去较劲，和驴总能够去比高低，人家说是人不对牛弹琴，对牛弹琴可能你是有问题，可能你是个傻子是吧！可今天呢，你还要和驴总来比高低了，你说咱是不是邪恶，你和驴总你还要发脾气，你见过人和驴发脾气的吗！你这个驴，你不走了，王毅说啥了，你不走了，你拉不动，我不管你了，我看你这个驴，没我你能拉完磨呀。（人家拉得挺好。）拉得挺好，那你在这起的什么作用呀？（我在这拆台呢。）现在不是说拆台的问题了，是说你把你自己看作谁了，你把你自己看成管家了没有，驴管家？有没有这样的驴管家？同类？成啥了，争强好胜、唯利是图，咱争了个什么强，这么一争强一看，谁比谁强呢，你争了啥了，这是不是丑陋不堪了呢，争得还不如个驴了呢！人家驴还知道维护神家利益呢，结果咱去打驴去了，还得驴带着你跑呢，还让驴觉着这是啥管家了，放下地不管了，驴在那经过了，你在这拖着驴，弄不成，驴翻地了，把坏了，你这主家在这不修把，这个驴你拖吧，我看你拖个坏的我看你弄个啥，咱的恶毒。咱言行举止，神是不是都在那看着了，这是神给你摆设的。保罗的八个字，争强好胜，唯利是图。这是不是都有了，唯利是图，从这个唯利是图是不是出来了，你不该叫王毅了，叫啥呀，保罗二世，二保罗，保罗还有个什么呀，显露是吧！

那天你开单排跑回那边，到晚上十点多了，你还开上中车返回来，第二天早上七八点，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在那车里睡得呼呼的。晚上十点多了，是谁组织走的？肯定是王毅组织走的。（我组织走的。）你就不说，我也知道是王毅组织走的。你说，通过这件事说明了什么问题？（没有想太多。）在这个事上，我不看你做这个事情是对、是错、是好、是坏，我看什么呢？我看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什么支配的，你思想什么呢？你的心思意念在想什么？你为什么这么做？是什么思维支配你这么做的？支配你的这个东西，这就是根源。要解决这个问题，要从根源上解决。那性情变化就是看事观点的变

化，看事观点就是你的思维、思想，根据你的思想出来了一个观点，根据观点来决定你的行为，这就是你的性情。当时你的心里是怎么想的？还有没有个人的东西在里面？你们说，他当时是怎么想的？（还是人家王毅有负担。）王毅，怎么想的？招供。（当时他们说，货都搭成堆了，大车拉不完。那我就想等我回去以后，早点走就行了。本来我回去想睡一会，可回去洗洗衣服，弄弄啥也没睡成，我就看了一下路程，得六个小时，还得再延长一个小时，得七个小时跑，十一点走六点到，我早上到了不耽误他们。）六点到。（路上我趴着睡了两觉。）你们听听，听出什么来了？王毅在这儿开始难受了，出力不讨好，哎呀！我一夜不睡，我一心为了神家，我就是为了赶时间，我就是怕耽误了事，结果在你这里还成了个问题，还把我拖出来，还让我招供，要让我招啥呢？我说的是你的心思，你怎么想的？信神就是改变看事观点，认识自己了，认识自己的败坏性情，那这里面流露了什么败坏性情？什么支配着了？挖挖。挖不出来？

神交通说两个人天天坐着什么也不干，一个人就敬拜神了，一个人就抵挡神了，这个能理解吧？（能。）他心里揣摩的就不一样，一个人心里揣摩着怎么敬拜神了，一个人在心里揣摩的是我该怎么得利了。同样都是开车了，别人开车了，你也是开车了，别人开车的时候，一，想的是神家利益，二，考虑着自己的生命进入和神的作为，一遍一遍地揣摩着。“哎呀，神给我摆设的人事物，让我得哪方面呢？我在这个本分上，看见了神的爱、看见了神的作工、看见了神的所有所是。”他在灵里边寻求了。另一个人，他也在这开车了，他开车的时候，他不是寻求这些东西，他寻求怎么能得着虚荣脸面、地位、名誉。他想什么呀？“哎，我这样做了，以后别人怎么看我？我不做，别人怎么看我，会有什么收获？我得预备善行，混个不死的结局。我如果不这样做，别人会怎么说？等到作工结束的时候，我会不会被淘汰？我不这样做，我就不是尽忠心，不是尽心尽意，为了让别人看见我尽忠心，是忠心耿耿的，我就得这么做！正好借着在做事的时候，让别人看见我，不然平时做事的时候，我在做大家也都在做，谁能看见啊？能显出我来啊？”这些思维谁能看见？是不是都在你头脑里边

呢？一个心思意念结一种果子，一个人的心思意念是在神摆设的人事物中间，寻求神的所有所是，那结出的果子是什么？是对神的认识，对自己的认识，结出来的果子就是真理。那另一个人呢？就刚才说了，他心思里想的是什么？地位、名誉、脸面，让别人高看，让别人心中有他，他做事是受这些支配的，那他结出来的果子是什么？结出来的果子就是资本、资格；结出来的果子就是地位、荣誉；结出来的果子就是狂妄、火气。这些是不是就结出来了？你流露出来的言行举止，别人看见的，就是结出的果子，你心里边的那个心思意念、思想、思维就是所施的肥，这样比喻是不是就很明了了？这里面是不是都有肥？任何一件事不可能是没肥的，没肥就不会有结果，不会结果子。正常人性结出来的果子，那是对神的敬拜，败坏性情结出来的果子，是对神的一种羞辱、拆毁。那在这个环境里面，你施了什么样的肥？你是施的化肥？还是农家肥？还是上了激素呢？农家肥人家是营养，出来的对身体是有益的，对生命有益的。那上化肥呢？膨大素呢？催熟剂呢？那他这里面施了什么了？（不知道。）是不是膨大素、催熟剂？够催熟的了吧？提前了几个小时？（七个小时。）七个小时，正常情况下，早晨起来，七点走，等到下午才能到了吧？催熟剂，催熟了七个小时，在早晨天亮的时候就到了，是把这事情放大了。所以说是膨大素，催熟剂、膨大素，催熟的，不是化肥养大的。为什么这么说？如果你是白天开车走的，那你接出来的果子能接多大呀？也就是说，有几个人能看见呀？看见看不见？通过催熟剂、膨大素，把这事情放大了，提前了七个小时，在天亮的时候就到了，你说别人听了、看了你这个行为，什么感觉？一天跑了多少公里？连轴转，大家都看在眼里了，这里边有没有膨大素？有了吧？不是刚才说的不知道了吧？用膨大素、催熟剂，结出来的果子是什么？还能吃吗？结出来的果子是毒品。可是呢？败坏的人眼睛里边还怎么呢？还就看他的这个果子。这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果子也成了你的资本了，别人也开始仰望你了，那你在这儿心里是不是美滋滋的？得着一种美果的滋味，这个果子美吗？外边是好看，成了善恶树的果子了，里面是有毒素的。所以就会带来什么结果呢？你说王毅这样做事，那王毅再去了那边，再看着他们干的那些活，还入眼吗？看不下眼了，我是怎么尽本分的？你是怎么尽本分的？还能坐低凳子？那让膨大素膨大了，手里边已经果实累累啦！所以说，这个果子是膨大素、催熟剂结

出来的，你的火气也是膨大素催大的，你也就火大了。这个看清了吗？如果你是早上六点开车走了，下午七点多才到的，你的心能膨起来？膨不起来。那说话做事能壮大喽？你就没什么地位了，说什么话呀，就觉着没什么资本了，没什么资格了。让你开个车，你等七点了才来，那你还说人家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呢？别人敢不敢说你？别人也敢说你了，你也没话说。在这个情况下，你也没有资格去说人家别人。咱正常的肥没有事儿，咱该施什么肥？（农家肥。）农家肥，在这儿农家肥是代表什么？农家肥是从神来的，是吧？咱得从神领受，神摆设人事物是让你去体验，神有没有让你去连轴转呀？（没有。）没有。对你要求了吗？而且我也没有对你说必须得去啊！你也没和任何人商量，你自作主张就去做了，自己有自己的目的、意义。特殊情况可以，这就不是死规条了。不要哪天说："弟兄说了，晚上不能连轴转，不去了，紧急火燎的事情也不去了。"

如果说，咱用的是农家肥，那你长大了以后结的是什么果子？是生命经历，是在里边看到了神的作为、看到了神的性情、看到了神的可爱。那你再去做这个事的时候，就不是为了名誉而做了，而是因着看见了神的爱，是为了还报于神的爱、报答神，是为了彰显神、荣耀神，是为了活出一个受造之物的形象而做的这些事。那你再做这些事的时候，你出来的态度、语气还一样不一样了？你出来预备善行了，你是出来帮助扶持人了，你出来供应弟兄姊妹了，你是为别人的生命进入而着急！你看驴总，只知道干活，不知道生命进入，你看见他的时候，是什么态度？可怜、可悲、可恨，那你在帮助他的时候，受这些东西的辖制，我该怎么帮他？从你帮助扶持他的时候，就能流露出你对他的一种可怜之心，可怜之心！有种哀愁！还有一种啥呢？还有一种恨恶。我帮助人的时候，你是不是都能体尝得到这些东西？能感觉到，有可怜、有可恨、有可悲，纠结在里边，这些成分，你都能体尝到、感觉到！那你去帮助人的时候，是不是也能感觉到呢？如果你拿上膨大素出来的果子去帮助别人的时候，那别人是不是都有知觉的？有路吗？（还是外表的一种显露。）你注重的始终是作法，你不能在作法上来注重，我一直给你说得从源头、思想抓起。咱今天是来

这干啥来了？上班来了？你把自己当成上班的了，你是来干活来了，你把神给你的这些素质和恩赐，当成了资本！当成了炫耀的资本！应该把这些东西当作什么？当作工具，把这当作工具来神家作工，不能当作资本来作工作。如果当作资本作工作，那你作完工了以后，你得着什么了？你啥也没得着，得着的只是祸患。因为你得来的是膨大素，属于带毒素的果子，别人不能吃你的果子，你的经历不能供应别人，你的经历那不是生命经历，那是死亡的经历，你供应别人只能把人带入死亡，别人不能听你的经历。那也就是说，你结的果子呀，神家能要不能要？（不能要。）不能要，那只能要什么呀？你作的工作能要，你开这个车能要，但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得来的收获，结的果子不能要。神家没人要，那是神恨恶的、是神要毁灭的。这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也不能要，你要了你死亡，你拿上要供应给别人，你是图财害命。能转过这个弯了吧？（能，自己这样下去就是灭亡的对象。）那这就成就了神的哪句话？“在历代的使徒先知当中，他们作工全凭着恩赐，神正是利用其恩赐在历代以来以至于到如今作他的工，所以说，凡属恩赐之人的事奉都是来自于撒但的，但因着神的智慧，‘我以撒但的诡计作为我的衬托物’。因此神把有恩赐之人的事奉都说成是撒但送的礼品，因着是属撒但，所以神才说成是‘诬蔑’，这不是无根据地给人乱扣帽子，而是有根有底地作合适的解释，所以说‘我并不表现我的反感之心，而是将计就计，将人的“礼物”加添在我经营的材料之中，之后在机器加工之后，我将其中的废料全部烧尽’。”有恩赐的来这作了工，都是撒但送的礼品。那你这个人是从哪儿来的？是从撒但来的，撒但差役，撒但差派你来是拆毁神经营的，撒但它是想迷惑人、捆绑人，撒但把这个膨大素给你送进去，催熟了，在外边看见好看、膨大，让你去追求名誉、地位，让你去感染所有的人。撒但派上你把这个膨大素给他们看，让他们看见你的果子好看、可口，长得好，实行起来也简单。撒但让你活出一个撒但的标杆，让他们都看着，跟着你走。

神的话语成就一切！神定意要作成的事，无人能拦阻！撒但催出的果子，神两句话就给它揭露了，化验单告你说，这是膨大素、催熟剂长

大的果子，吃了它不能生育，是要断子绝孙的，你说谁还能吃呀？谁也不能吃，那撒但派来的这个差役，送的这个果子，是不是作废了呀？这个果子作废了，它迷惑人没有迷惑了，那他所做的这些活，是不是白干啦？那做的这些活就都是来效力的。所以说，撒但来送这些差役的时候神拦阻不拦阻，神不拦阻，你洒稗子，那你就洒吧，稗子进来最好，一方面，是让神选民去分辨认识，一方面，是借着这些稗子想得着一个不死的结局来效力，借着你就效了力了，所以说神不拦阻。哎，听了这个话，又好像一种童话故事一样啊！有没有这种感觉？有这种感觉吧！经历神的话，假如说你就是一个撒但的差役，撒但差派你过来了，你是为了完成撒但给你的使命，也就是你追求的地位名誉，你的观点、你的认为，你就是膨大素长大的果子，我是怎么样、怎么样，用外表的这些作法，让人都看见，不是做在神前，是做在人前，让他们看见、跟随你，让他们心目中有你，让他们都能成为你的粉丝，人是不是心里就高兴了？撒但就借用你的这个野心，就让你去做去吧！撒但给了你这个东西，你啥也不懂，啥也不说，来吧！你干活吧！你呢？也觉着你这个是智慧聪明！你不需要强攻，只需要智取就行了。按着撒但给你的意念，你把神给你说的要做诚实人的那些话都否了，你还相信这些话吗？你认为做诚实人太傻了、太累了，别人还都小看你。所以，你认为这么一伪装，披上了一个羊皮就行了，何必真实地脱胎换骨呢？多难呀！那你就在这儿披着羊皮干活！好！神也不吭气，那你就干吧！啪嚓、啪嚓把这儿活干完了，你在这羊皮底下，高高大大、高高兴兴的，该到领赏的时候了，神来了两句话，把羊皮一扒，哎呀！一扒羊皮，撒但哭啦，撒但中了自己的诡计。那撒但的差役，它哭不哭呀？上当啦，撒但的差役，被毁了。撒但中了自己的诡计，想用这个来骗取个不死的结局，结果呢？果子没有让别人吃了，怎么呀？自己吃了这个果子了。那你在这所干的一切活，就白干了。神那句话怎么说呢？“里面的变化才能决定你外面受的苦是否有价值。”可撒但给你说什么呢？不需要施肥，太辛苦，膨大就行！把你外边变了就行了，里边不用变，你让撒但迷惑了。咱不能做撒但的差役，咱要做神的跟随者！要相信神的话，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是必定死的！吃了膨大素、催熟剂，那是没有好结果的，那最后是要灭亡的，咱所干的一切都是白干。这个听懂了吧？（听懂了。）好实行不好实行？（能实行。）也简单吧！神怎么说你怎么来，神说你是

受造之物，哦，我是受造之物，让你站在受造之物的位置上来做事，哦，我站在受造之物的位置上。什么是站在受造之物的位置上？你是受造之物，神造的你，神想怎么作就怎么作！咱没有什么可夸的，没有什么可炫耀的，一切都是神给咱的。就是给动物起名字的这些素质，是谁给的？是神给的。咱今天能开个车，是神给的。咱在弟兄姊妹中之所以比别人强、素质强，是神给的，神给你多少呀，神就要和你怎么呢？要多少，索取多少。今天神给你的多，和你索取得也多。在索取的过程当中，神不是白索取。每个人尽的本分都不一样。你在尽本分的过程中，神把神话是不是给了所有人了？告诉人追求不追求在于你自己。神在使用你的过程中，使用你可取的部分成全你不可取的部分，要取缔你的这些败坏，取缔、扭转你的这些错误思想，让你得到一个生命。把老己钉在十字架上，把原来你的那个东西死掉，你所认为的观点全部打掉它，不成立，神话在你身上长出来新的生命才行，必须经历这个过程。我给你交通的让你能感觉、能认识到是爱、是帮助、是扶持、是引导、是为了生命进入，是为了你不触犯行政，是为了不让你在大灾难里受惩罚。人没有走过这条路，从来没有走过这条路，也没有省查过自己灵魂深处这些看不见的东西，这就是神说每个人身上都有个什么了呀？秘密，这个秘密是你自己不知道的。“在你的心中有一个天大的秘密是你从未觉察到的，因为你活在了没有光明照耀的世界之中。你的心、你的灵被那恶者夺走；你的双目被黑暗遮蔽，看不到天上的太阳，看不到夜空中的那颗闪烁着的星斗；你的双耳被欺骗的言语堵塞，听不到耶和华打雷般的声音，也听不到从宝座之上流出的众水的声音。”

我像故事形式一样来给你谈出来，让你看见灵界实情、灵界动态，让你看得清清楚楚了，让你明朗了，把路途给你明了了，就在于你走与不走。神说，不怕你愚昧，不怕你无知，就怕你没心志，是懦夫，神公义不公义？这就是让你去经历，经历这些之后，就能感觉到神了，体尝到神了，感觉到神的存在了，神实实在在，神就看着你！神就给你周围安排的人事物，这些人事物是干啥的，像今天这个环境，周围的人事物都是为你效力的！你要看清楚，神作在你身上的，都是为你

效力的。现在有的人退去了，那退去的人是什么，都是演员，那演员是为谁演的，是为成全这些人。让你去看看，他们是怎么失败的，看他们走的是什么路，最后得到的结果是什么，神对他们是什么态度？神用时间与事实给你证明一切，用他们的一个死亡，用他们的一个生命，来换取你的认识，你说付了多大的心血代价！还有精心安排、精心策划！就说你这个经历吧，神怎么给你安排的？首先给你安排了咱俩的接触，一种奇妙，接触就来啦，接触完了以后开始让你尽这方面的本分，什么样的人干什么样的事，神早就给你预备好了，当你出来尽本分的时候，你只管忙你的，咱也没时间交通，而且你经历也很少。我说王毅过来这么长时间了，我也没和他交通交通，可交通啥了？王毅也没个经历，他也没受过什么熬炼，交通啥了？我那天也想了，也祷告，我也说王毅天天忙了，他实在没有个路途，给他交通个路途。可是也认识不到、也看不出来，也可以说在那个时候，神也不让我看出来。为什么？人必须都显明了，显明了以后，你反过头来，才能看见你的缺少。如果过早地跟你交通了，打住了，你会不会有克制啊？会不会有隐藏啊？掩盖呀？然后你灵魂深处的东西再暴露不出来，那你的悔改，会有深度吗？会彻底吗？我以前和你交通过这方面是吧？（谈过。）让你先开始做一个效力者，每个人都得走效力者这一步的熬炼，你效力中慢慢就被显明了。神摆设这个环境，逐步逐步让你去做，让你尽你所能地发挥吧，神给你一个空间，给你一个伊甸园，让你的狂妄本性暴露出来，全部暴露出来，你再借着这些做出事来，让弟兄姊妹都能看见，要让你心服口服，抓住你的证据。好了，神就专门摆这环境，那边用车了，这边你拉货了，如果你在那边，你直接开过来就行了，问题是你不在那边，神专门摆设环境，让你绕圈圈，绕一圈到了晚上，晚上你来不来？环境是神摆布的，人是可以自由选择的。神给你摆设环境以后，让你自由选择，为什么让你自由选择？自由选择可以将你里面的观点流露出来，流露出你的态度、你的思维，你的思维控制你的行为，在把这件事情做完以后，好了，事实摆出来了，神再摆设环境，再找人事物，今天就安排在这儿了，咱聚个会吧！本来没有计划在这儿聚会，因为一直在忙了，准备回到那边聚一下。昨天晚上你们过去了，实际看见你们做事情没有个原则，什么也是随意来，不行得聚个会了，那我就顺其自然地先聚个会。今天，我们刚来，你就准备要开车跑了，我没吭气，实际看见你了，实

际要不说，你是不是就开车跑走了？哪个人在什么样的时间出现，每分每秒，这是不是神摆设的？就从这时间里边看见神的主宰安排，分秒不差，这就叫体验！就体验到神为了让你走上条正道，神作了多大的工作？给你安排了多少的人事物？我和你说这些话，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有良知的人他一听了这话，哎呀！神在我身上作了这么多工作，我怎么就什么都不知道？我怎么就没知觉呢？那这个是不是得有还报呀？我就没良心，我就是狼心狗肺，我就是活死人，我怎么就没知觉？不行，我得做一个有理智的人，有良心的人。

彼得是怎么经历的呀，彼得在神作工之际，彼得还是个耍孩子，是吧？当耶稣走了以后，他才走上正轨，在经历试炼、懊悔的时候，他怎么说的呀？他说我给神的，只是一个信，只有一个爱，什么也没有，他要全人献上，倒钉十字架！是神让他倒钉十字架的？还是他自己要的？（他自己。）他自己要倒钉的，而且是多年的愿望，早就想为神献上。而神是怎么说的呀？不到时候了，等到了时候，神说什么话了呀？神说你的日子到了，就一句“你的日子到了”，他就得干啥？自己返回去倒钉十字架。你也是搞技术活的，干什么不需要一个恒心呢？没有一个恒心毅力你能做成什么？什么也做不成，你都是半途而废。祭司弟兄交通说他有一个什么啊？有一种固执，是吧？固执，定了一个事情十头牛也拉不回来。咱在信神的这条路上，该不该有十头牛也拉不回来的固执？（该。）明白了就当去实行，当你实行了以后呀，你尝到甜头了，不用人管你，你自己就实行真理了。哎，实际现在实行真理还要人追着、赶着？她原来作工是一种地位权势，是，工作你也作了，谁服你啊？谁心里服你啊？服的是地位，服的是你的权势，你给人的是压力，别人背后是反抗。可现在呢，现在她作工带来的是什么？人人都得服气，都得竖起大拇指来。刚开始她难受了、痛苦了，她经历完以后，找见这条路的时候，她得到的收获是什么，当在神话中明白神心意的时候，从这儿得来的是不是都变成喜乐了？实行真理变成喜乐了，她感恩戴德还来不及呢！你用地位权势，你用这些火气作出来的工作，达到的果效是什么？达到的果效是人人弃绝，

不愿意接触你了。这个咱都明显地感觉到了，是吧？可你看见我的作工，实际的作工，在作工上人人都是啥？靠拢，神说：“到有一天，全宇都归向神的时候，全宇的工作中心就随着神的发声，其它地方有的人打电话，有的人坐飞机，有的人乘海上航船，有的人用激光来接受从神来的发声，人人都仰慕，人人都渴望，都向神靠拢，都向神聚集，都向神敬拜，这都是神的作为。”人人都向神靠拢，这是摆在你面前的，这就是你看见的，当你去实行真理的时候，你就体尝到了，今天你只是看见啦，你还没品尝到，受受苦，过来就是甜的！

26 什么是神家

“今天交通敌基督各种表现的第十四条——敌基督把神家当作个人的家天下。先看看这一条的内容，琢磨琢磨敌基督的哪些表现可以证明他有敌基督的实质。把神家当作个人的家天下，从‘神家’‘家天下’这两个词的表面上看不出敌基督能作什么恶。如果说‘敌基督把神家当作个人的‘家’，从表面上也看不出这个‘家’到底指什么，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是褒义还是贬义。如果把‘家’变成‘家天下’，这是不是能看出一些问题来？首先，你们从‘家天下’这个词上看出什么了？（敌基督想自己说了算。）（他把神的家当成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会培养亲信，培养自己家的人，以此来控制教会。）这都是敌基督的表现。这个‘家天下’，从表面上能不能看出来这就是敌基督的势力范围，是敌基督行使权力、独揽大权的地方，是敌基督控制一切、垄断一切、限制一切的地方，是敌基督说了算的地方？（能。）大约就能看出这些意思来，因为之前讲敌基督的各种表现时，对敌基督实质的解剖、揭露这方面交通了很多，敌基督主要是控制人，掌控权力，还有其他各种表现。

说完了家天下的大体意思之后，再交通一下到底什么是神家。你们对神家有没有概念，有没有准确的定义？弟兄姊妹聚集的团体是不是神家？一班跟随基督、跟随神的人的团体、集合算不算神家？有教会带领、执事，有各组组长的一班人的集合算不算神家？到底什么是神家？（基督掌权的教会才是神家。）（一班能以神的话为实行原则的弟兄姊妹的集合才算是神家。）这两个定义算不算准确？你们说不清楚。你们听了这么多道，对这么简单的定义都说不上来，看来你们平时对这些具体的词汇、属灵术语都不较真，都不揣摩。你们太粗糙了！那揣摩揣摩，到底什么是神家？如果在理论上定义的话，有真理掌权的地方，以神话为实行原则的一班人的集合就是神家。那敌基督把神家当作个人的家天下，这就出问题了，就是敌基督把跟随神的弟兄姊妹的集合当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当成自己行使权力的地方、行使权力的对象。这是在字面上能看到的敌基督把神家当作个人的家天下的这一层意思。敌基督把神家当作个人的家天下，这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解释、来看，都能让人看见敌基督控制人、专权的这个本性实质。神家是神作工、说话的地方，是神拯救人的地方，是神的话得以让人实行、落实的地方，是神的旨意、神的心意、神的话得以通行、畅通无阻的地方，也是神的经营计划得以落实、成就的地方。总之，神家是神掌权的地方，是神话掌权、真理掌权的地方，而不是哪个人施行权力，搞个人经营，实现个人愿望、个人企图、个人宏图伟业等等的一个地方。而敌基督做的恰恰与神要作的相违背，他不理睬神到底要作什么，神的话是否得以在人中间落实，神话、真理原则是否在人中间让人得以明白、实行、经历，他不管这些，他只管自己在人中间是否有地位、有权力，有话语权，他的意思、他的想法、他的欲望是否能在人中间得以落实。就是在他的权力范围之内，有多少人听他的话，他的形象、他的名望还有他的权威到底是怎样的，这些是他要做的、要经营的、要关心的事情。神在人中间说话、作工，拯救人、带领人、供应人，引导人一步一步走上蒙拯救的道路，引导人一步一步来到神的面前，明白神的心意，进入真理实际，逐步地达到能顺服神，而敌基督所做的一切恰恰与神所作的背道而驰。神引导人来到神的面前，而敌基督也要争夺人，让人来到他的面前；神引导人一步一步进入真理实际，明白神的心意，顺服在神的权下，而敌基督也要一步一步地控制人，掌握人的动向，然后把人牢牢地控制在他的权下。

总之，敌基督所做的一切就是要把跟随神的人变成跟随他的人，把实行真理的人、想来到神面前的人、能够忠心尽本分的人统统都归纳到他的权下，听他的话，按照他的意愿活着，按照他的意愿行事、为人，做一切的事情，最后达到顺服他所说的话，顺服他的意愿、他的要求。就是神要怎样作，神要达到什么果效，他也要达到同样的果效。达到同样的果效不是让人来到神面前敬拜神，而是来到他的面前敬拜他。总而言之，敌基督一旦有了权力，他就要控制他势力范围内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要控制他所能控制的范围，他要把教会、把神家、把跟随神的人都变成他施行权力、能掌控的范围。就是说，神怎样引导人来到神的面前，敌基督也要怎样引导人来到他的面前。敌基督做这一切事情的目的就是要把跟随神的人变成跟随他的人，要把神家、教会变成他的家。敌基督这样的存心、实质，有哪些具体的表现、行为让我们能看清敌基督就是敌基督，敌基督就是神的仇敌，就是与神为敌的、与真理为敌的魔鬼撒但？我们就具体地解剖一下敌基督在哪些方面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做法，是能够证实敌基督把神家当作个人的家天下这一条的。(116篇《做带领工人选择道理太关键了（三十一）》”

你看了这第二段话，有什么认识？（对神家有一个定义。）（原教会他一直认为他那是真正的教会，是神家。）从神话一方面交通让你认识敌基督，前边是总体一些话，什么叫神家，让你去认识什么是神家。同时你还得跟神的说话结合住，什么是信神？神说：“真正的‘信神’的含义是人能在相信神是万物的主宰的基础上来经历神的说话，经历神的作工，达到脱去败坏性情满足神的心意以及达到认识神，这样的历程才叫信神。”你看了这段话，想起神说过什么了？咱现在得跟上圣灵作工的步伐，圣灵现在在作什么工作？那基督说这些话的目的意义在哪？他的用心在哪？要达到什么果效？揣摩了没有？现在神正在作什么工作？（也是建造国度。）建造国度呢！感觉到了吗？能感觉到了。对假教会神说啥呢？“以往为我儿效力之时，它胆大包天，任意欺压我儿，想借此来羞辱我，说我是无能之辈，瞎眼！我踩死你！叫你再猖狂，叫你再冷眼看我儿！……赶紧给我滚出去！欺压我儿这么

长时间，我一脚把你踩成肉泥！”你看见了吗？神两句话就打得它趴下了。这里边有几个敏感词汇，看见了吗？哪个？（弟兄姊妹聚集的团体。）团体出来了。（“一班跟随基督、跟随神的人的团体、集合算不算神家？有教会带领、执事，有各组组长的一班人的集合算不算神家？”）把那句话给他否了。更准确一点是，神说啥呢？神说：这边是踩，那边是提，现在就见证开了，一边提一边见证，这就是圣灵现在要作的，那圣灵正在作的，那神的交通就围绕着这一部分。神说啥呢？“建造国度是众长子的本分，也是我的本职工作，即指我经营计划中的一条。”经历神的说话，你就开始经历，神这么说了就这么作，再看神的话和这一步就合上了，这就跟上神的脚踪了。

“说完了家天下的大体意思之后，再交通一下到底什么是神家。你们对神家有没有概念，有没有准确的定义？”以前神说过一句话，什么是神家呢？有圣灵作工的叫神家，是吧，也叫教会。没有圣灵作工的就是宗教场所，神不承认。今天神给了咱一个准确的定义。“弟兄姊妹聚集的团体是不是神家？一班跟随基督、跟随神的人的团体、集合算不算神家？有教会带领、执事，有各组组长的一班人的集合算不算神家？到底什么是神家？”神给你先提出问题来，也就是说，把现在出现的这些事放在你面前，让你去分辨，让你去认识，看人的态度，这里边有几种呢？“弟兄姊妹聚集的团体是不是神家？”这叫啥呢？弟兄姊妹聚集的，有些给你开除出来了，聚会了没有？（聚着呢。）聚着呢，这算不算神家？（不算。）聚集起来了，即使你聚集起来了也不算神家。“一班跟随基督、跟随神的人的团体、集合算不算神家？”比上一个体积大了吧，跟随神的人。不是普通的聚集，上边说了一个，弟兄姊妹聚集的团体，宗教界是不是弟兄姊妹的聚集啊？几千个宗派是吧？弟兄姊妹聚集不算是神家。再过来是一班跟随基督，跟随神的人的团体、集合算不算神家？又一个问号。上头是宗教界，这说到哪儿了？教会里边了。算不算神家？（不算。）不算神家。就是说，不要说中国、外国也好，都是跟随基督的是吧，也是个团体，集合算不算神家？（不算。）不算。为什么不算？后边就给咱说了准确的了。“有教会带领、执事，有各组组长的一班人的集合算不算神

家？”有了谁了呀？有了带领、执事和各组组长啦，这是不是把原教会说清啦，一级一级，三级机构都有了吧！这算不算神家？（不算。）到底什么是神家？（基督掌权的教会才是神家。）基督掌权的教会才是神家，这句话对不对？基督掌权的教会，那今天的教会外表是不是基督掌权？是不是基督带领着呢？算不算神家？（不算。）是基督带领着呢，可是你没有听基督的话呀，你没听基督的话那基督能承认你呀，你承认你是跟基督的呢，你是在教会里呢，但神不承认你呀！（一班能以神的话为实行原则的弟兄姊妹的集合才算是神家。）这话对不对？咱还有准确定义。“这两个定义算不算准确？你们说不清楚。你们听了这么多道，对这么简单的定义都说不上来，看来你们平时对这些具体的词汇、属灵术语都不较真，都不揣摩。你们太粗糙了！那揣摩揣摩，到底什么是神家？如果在理论上定义的话，有真理掌权的地方，以神话为实行原则的一班人的集合就是神家。”这里边有啥呢？一班人的集合，你再看上边这个。“一班能以神的话为实行原则的弟兄姊妹的集合才算是神家。”以神话为实行原则的一班人的集合就是神家，这是理论上的。“那敌基督把神家当作个人的家天下，这就出问题了，就是敌基督把跟随神的弟兄姊妹的集合当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当成自己行使权力的地方、行使权力的对象。这是在字面上能看到的敌基督把神家当作个人的家天下的这一层意思。敌基督把神家当作个人的家天下，这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解释、来看，都能让人看见敌基督控制人、专权的这个本性实质。神家是神作工、说话的地方，是神拯救人的地方，是神的话得以让人实行、落实的地方，是神的旨意、神的心意、神的话得以通行、畅通无阻的地方，也是神的经营计划得以落实、成就的地方。”这才叫神家。神家是神作工、说话的地方，是神拯救人的地方，是神的话得以让人实行、落实的地方。现在好多人有点消极，能不能感觉到？为什么有人有消极的现象？刚开始进来的时候都是一片热火，是吧。为什么一片热火？得福的心，盼日子，到了到了快到了，这下可是到了，结果一年啦还没到，现在冷淡了，为什么冷淡了？为什么消极了？就是你没有挪亚那个心志，神说出来的话持守不了，异象慢慢慢慢模糊了。你的消极是因为什么呢？异象给了你路途，在你一生热心的时候呀，你赶紧追求，赶紧跟随、认识、体验、体会。你体尝到神的主宰了，认识到了，有了收获了，你说这个人还消极吗？他就不会消极。当你异象透亮的时候，你只是一片热

心，但是你不去揣摩，不去认识，你得不着。过一段时间他就冷了，他就消极了，他就要退去，这就是神说人能走到今天是个神迹，为什么是神迹了？你没有真理，你能走到今天，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神在不停地说话，不停地给你鼓劲，不停地给你揭示异象，是在这个基础上走下来的。咱今天在这又软弱了，为什么呢？两个原因，异象、国度建造，好，知道了，一盆热火，建造了一年了没动静了、冷了，然后生命进入上没有，所以就导致你消极了，那就还得有异象，还得在神话里再给你说，再给你鼓把劲。今天再让你看，其实这是不是也是异象呢？

什么是神家？让你去认识一下，什么是神家？“神家是神作工、说话的地方”，让你去经历、体验一下这句话，咱在的这个地方是不是神作工、神说话的地方？（是。）从哪里看见的？建造国度，怎么建造的？神作工说话的地方，造方舟，收留活物，神和你说，神在那边说什么你在这就要做什么，是神作工说话的地方。咱一交通就说，神说啥了，神怎么说的咱怎么去实行，神作工说话的地方。“是神拯救人的地方”，怎么看见是神拯救人的地方？这个是不是神拯救人的地方？能带着你体验神的主宰与安排，经历神的作工，这是不是拯救人？能带你去经历审判刑罚、修理对付，经历神话，带你去认识自己、认识神，咱是不是都体尝到了？（嗯。）这就是神拯救人的地方。这个是了吧？作工的地方、说话的地方、拯救的地方。“是神的话得以让人实行、落实的地方”，在教会里面神话能实行吗？能落实吗？咱这是不是落实了呀？让你建方舟你就得建，要告诉你说审判刑罚开始了，那你今天就经历审判刑罚，审判刑罚不能凭情感，不能顾虚荣脸面，咱这里没有虚荣脸面，这都是咱体尝到的。经历神话，就是告诉你，这些神话让你去认定，你现在走在哪了，你是不是跟上了神的脚踪，是不是来到了神家，神现在是不是承认你，这是不是有了准确的定义、准确的看见了，你把这个看见了，那你心里边是不是就踏实了，相当于吃了定心丸了，不用再怀疑了。哎呀!人家说我是敌基督，哎呀，回家左思右想惶惶不定。“是拯救人的地方，是神的话得以实行落实的地方。”怎么落实呢？你信神是要得真理了，是吧？真理是什么？做人、

行事、敬拜神的准则，是恢复人原有的模样。咱今天尽本分呢，人和人相处了，这都涉及到了原则，涉及到什么原则？做人，作为人，人和人之间该怎么相处呢？行事，你配搭尽本分呢，这边你应该怎么配合，怎么样的心态，那边是什么心态，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涉及到神家利益了，你又该是什么样的看事观点，这是不是真理呀？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这就是说，是神的话得以让人实行、落实的地方，让你得着真理，真理在地上落实，国度降临在地上，这是不是实实在在地降临在地上啦！“是神的旨意、神的心意、神的话得以通行、畅通无阻的地方”，那现在每天经历的是不是？让你看见的。“也是神的经营计划得以落实、成就的地方。”咱刚才说，建造方舟呢，从这些里边你能看到什么？是不是神的话得以畅通无阻的地方，畅通无阻！什么能拦阻了神的国度建造呢？经过昨天的交通你也看见啦，下边你有悖逆，你有抵挡，怕不怕？（不怕。）不怕，神说啥呢？话语成就一切！你看是不是话语成就一切呢！神说啥呢？你是自由的，你配合也是自由的，你不配合也是自由的，谁管你？不管你，咱不卡着你，不逼着你，你是自由释放的。但是有一样让你不得自由的是什么？（神话。）是神的话，神的话时时栓着你，涉及到你的利益，你配合还是不配合？原来说是不配合，是吧？自由吧，不怕，你不配合你看最后是谁的利益受损失。畅通无阻！谁能拦阻！谁敢拦阻！谁拦阻得了！今天看着话语的威力！话语的权柄！神说过什么话？“神永远是对的，你永远是错的。”畅通无阻！也是神的经营计划得以落实、成就的地方。从这件事情你看到了什么？神的经营计划会成功还是失败？你说这个建造能败吗？后边有那么多后盾在支撑着，是吧！尽本分你不挣钱你还得尽心、尽意，还得尽力！你说这撒但看了以后，是不是仓皇出逃，它怎么站立？神的经营计划得以落实、成就的地方。根据这些体验、感觉和认识，你是不是来到了神家？这就是实实际际地来到了神家，是神承认、认可的。

“总之，神家是神掌权的地方，是神话掌权、真理掌权的地方”，这个体会到了吧？“而不是哪个人施行权力，搞个人经营，实现个人愿望、个人企图、个人宏图伟业等等的一个地方。”这个就需要人去寻思一下

啦，敌基督和基督区别在哪？为什么敌基督能把人给捆绑了呢？因为基督怎么做，敌基督他也要怎么做，神创造人、神管理人了，他也要管理，你基督要让人去敬拜他，敌基督他也要让人去敬拜他，模仿。要说模仿，那也就是说，神作的和敌基督做的，如果你不会分辨的话，你就会混为一谈，分不开。来看这话，“总之，神家是神掌权的地方，是神话掌权、真理掌权的地方”，神交通敌基督藐视神话，藐视神话里边其中有一条他是啥呢？贩卖神话，他怎么贩卖呢？当成了商品，他不实行神话，但是他想用神话来控制人，那句话是怎么说的？他想利用神话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在背神话，他在模仿神说话，他让人误认为他就是基督，他就是神。这就是他说神话的目的意义，他背神话的目的意义。那这就来啦，在神家，神家是神掌权的地方，是神话掌权。如果你分辨不清他的实质，那你会不会误认为他也是神话掌权呀？咱去教会里边交通的时候你给他交通，你说，我给你交通神话呀，他怎么说呀？（人家也交通神话呢。）人家也交通神话呢，这就糊涂了。他只要说出神话，他不让你有任何分辨，他也不管他是不是字句道理，是不是捆绑他，他的用意是什么？只要拿出来神话就行，他不管你存心目的，他只是说他那口气说话像神、像基督，是神的口气，这就得你去分辨啦！神掌权的地方，神话掌权、真理掌权的地方。你要想分辨是不是真理掌权、神话掌权的地方，那你必须得明白神话、明白真理，你才能知道是不是神话掌权、真理掌权，如果你不明白真理、不明白神话，你能分辨是神话掌权、真理掌权吗？祭司弟兄交通说，敌基督常说一句什么话呀？“基督说的话没错，但是！转折啦，祭司弟兄怎么怎么啦……”你说他是不是在实行神话？从外边看，是不是真理掌权？（是。）是吧！他高举基督，承认基督是真理。可是呢，下一句话给你否了、反了。咱今天看，你要看是神话掌权、是真理掌权、还是人掌权，怎么区分？那关键看神话在这能不能实行，人是不是实行下去啦。神交通了舔碗了，是吧？神和你说了这个碗让你舔，你真真实实地就舔了，还是你喊了一下口号呢？神说要让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了，神话掌管人，咱今天是在走这一步路了。教会里的人他也是那么喊的，嘴是那么喊的，他让掌权吗？“而不是哪个人施行权力，搞个人经营，实现个人愿望、个人企图、个人宏图伟业等等的一个地方。”你看后边这个啊，“搞个人经营，实现个人愿望、个人企图、个人宏图伟业”，你今天在这了，咱和你交通了，你能够看见

这是神话掌权、是真理掌权是吧？那别人和你说，那弟兄在这是干啥呢？是不是搞他个人经营呢？你能反驳得了吗？实现他个人愿望呢？有个人的企图？个人宏图伟业？搞了这些工作，这是在干嘛呢？是不是搞个人的经营？这是不是容易让人混淆呢？也就是说，人家是不是开始攻击你来了，也就是让人迷惑到这了，个人的经营，实现个人愿望、个人企图、个人宏图伟业。人家别人来和你说来啦，你怎么回答人家呢？教会里边的人说呢，你看神话上说了吧，搞个人的经营，实现个人愿望、个人企图、个人宏图伟业。你看他现在搞得啥呢？你说吧，这是不是一条条都对上他呢？如果你反驳不了，那你是不是就被他迷惑啦！反驳不了，那在你心里边是不是就是个疑惑？今天疑惑、明天疑惑、后天是什么？晨晨，我是不是搞个人经营？（不是。）我不是，那你说哪个不是搞个人经营？凭什么说不是？（因为你所带的路是从神话里带出来的。）实现个人愿望，是不是披着羊皮的狼？是不是有他个人的存心？王平，怎么反驳？马上就要打仗呀，打仗就要出去作工去了，你怎么见证呢？你还没有见证了，让人家把你打回来了。（个人经营还是把人控制在他的权下嘛。）噢，你看，是吧，把弟兄姊妹都控制在他的权下了，他说啥就是啥，谁能改了呢！（这个是建造国度呢。）对啦！这不是说了吗，搞个人的经营，实现个人愿望、个人企图，这不是正对住。你怎么说？（神的工作他是以神的经营计划为核心的，从神的作工当中认识神的作工，国度建造这是神正要作成的，这是神的作工，这不是为了个人。）（敌基督带领人，使人越来越远离神的作工。）人家就用这个话，神说啦，搞个人的经营，实现个人愿望、个人企图、个人宏图伟业，等等的一个地方。你说你们搞的啥呢，你说是不是呢？人家搞得是认识自己传福音呢，你们在这是干啥呢！这不是搞个人的经营、不是个人的愿望、不是企图。就是说，咱要从实质来说，根据实质。搞个人的经营，首先你不否认他这句话，他搞个人的经营是为谁搞？他为什么搞？他是一个人搞的，他是在通行神旨意！他搞的是神要他搞的，你说他该搞还是不该搞？如果是神让他搞的，神家让他搞建造，神让他搞经营，这还算他个人吗？神说：摩西去埃及把以色列人给我带出来，这算是谁在搞？（神。）他有神的呼召，有神的旨意，是神派他的，这算不算个人经营呢？（不算。）唉，不能从外表看，那把人晕啦！那就是摩西做的，他就是一个人搞呢，他搞个人经营呢，怎么搞个人经营呢？那

有神的旨意在里边，是神指派他去做的，他能搞个人经营？实现个人愿望，是个人的愿望还是神的愿望？（神的愿望。）神愿望的是什么？他做的是什么？（神的经营计划。）他做的事是不是与神同心合意的事，是不是与神相合的事，那他做的这个事是与神相合，还算不算个人经营？还算不算个人愿望？算不算个人的企图？（不算。）如果不是为了个人的企图，那你说成个人的企图，这就成了亵渎了，那你说成了神的企图了。神企图来在地上，神企图想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这是不是亵渎？（是。）神的国度建立在地上，唉，你说他是搞个人的经营，这是亵渎！好啦，你把他给反打回去！你把通行神旨意的说成搞个人的经营，这就是亵渎！这犯了个什么罪？亵渎圣灵的罪！你就抓住一个通行神旨意，他做的是与神相合，他是在完成神给他的托付，不能看见这个事情是他一个人组织了，他一个人搞了，就说成他是一个人的。从外边看是不是有点相符呀，如果说，教会里边攻击，释放出来了信息，你再去作工呢，会不会用这句话来打你？那你必须把他打倒，你能给他揭示出来才行。

“而敌基督做的恰恰与神要作的相违背，他不理睬神到底要作什么”，这是不是把上一句话回答啦，什么是个人经营？就是我搞的是不是神所要求要做的，神所要求我做的，那我去做这是通行神旨意，这就不能说是搞个人的经营。通行神旨意，搞个人的经营，从你肉眼来看，从外边来看，他就是那么一回事，但他的实质不一样。用神的那句话怎么说的？就是人看人外表的行为好坏，而神看的是什么？是否顺服神！“而敌基督做的恰恰与神要作的相违背，他不理睬神到底要作什么，神的话是否得以在人中间落实，神话、真理原则是否在人中间让人得以明白、实行、经历，他不管这些，他只管自己在人中间是否有地位、有权力，有话语权，他的意思、他的想法、他的欲望是否能在人中间得以落实。”这后边是不是把前头的话全部都阐明啦！那这是不是你经历过来的？你出外边见证神，见证的是什么呀？就是你的经历，你在这我是怎么带你的，你是怎么经历的，下步扩展打仗，你把你的经历见证出去，怎么见证？你在这遇见了什么，看见了他，从外边看见他一个人经营，他经营的什么？是在搞个人经营吗？他违背神

话了吗？在他的经营当中你得到了什么？（对神的认识。）神话在人中间落实啦！在一个团体里落实啦！神话真理原则在人中间人明白啦。你跟随多年，你信神二十年了你明白了多少神话？你来这一年你明白了多少神话，有了明白，落实，经历。这些在敌基督那边有没有？（没有。）在敌基督那边是没有的，在教会那边也是没有的。那你在教会里边你明白了多少呢？你是不是能分辨他呢？你认识了多少呢？神话在你身上实行了多少呢？“他不管这些，他只管自己在人中间是否有地位，有权力，有话语权。”唉，那今天我问你，我在你心目中是不是想拥有地位？“他只管自己在人中间是否有地位，有权力，有话语权。”你对我是不是有这误解？呀！弟兄可强势呢！不管说啥做啥，非得按着他的意思来，他说一不二，他说啥就是啥，有没有这感觉？这不敢说啦，这是不是有了地位，有了权力，有了话语权？（没有那感觉。）没有那感觉，你看他们笑啦，他们笑什么？笑你心口不一，我说得对不对？王平，你是什么感觉？有没有？我揭露解剖人的时候呀，人常说一句话，你说啥就是啥吧！你说那就那吧，我能有啥法子！那话什么意思？无奈！你要那么说呢，我有什么办法。这话是不是常听见，不要说常听见说，今天下午解剖的时候，你心里是不是也这样想？你把我说成那了，我就那了，你说我能说过你呀！有没有？（没有。）没有？心里没有反抗？人生，有没有？（没有。）人生可能没有啦，王平，可能有。（我就是不知道那性质有多严重，揭露出来就知道自己错了。）特别是没有揭露出来的时候，没有给你们拖出来一个个揭剖的时候，那是不是这个心情，你说啥就是啥吧！（弟兄揭露的时候觉着自己就是活死人，什么事也不管，感觉到一种自责，自己感觉到蒙羞，没有感觉到无奈。）这句话扎心吧，她记住啦，祭司弟兄刚交通了什么？怎么说话呢？混蛋！是吧，专有意刺伤你的心，扎着你，你才能记住，对人才有益。我记得神交通说，撒但它也要占有人是吧？神在那边是不是也要占有人，怎么看这占有？（夺回人的心。）夺回人的心，你看霸道不霸道，还要夺回来了，那我在这是不是也要夺回来了，你要不明白的话，你看你谈的这些词怕不怕？你这不是强行占有吗！这不是敌基督的表现吗！占有你，是让神话占有你，是让生命占有你，是强行把你拉到国度。

“他只管自己在人中间是否有地位，有权力，有话语权”，你在外边看好像是说我在你那边有什么呢？有地位，有权力，有话语权。但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是让神话在你里边作王掌权，是让神来掌你的权。因为什么呀？因为我和你说的是神的心意，我和你交通的是真理，是你的生存法则，是你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不是我要占有你，是想什么呢？是想让真理占有你，神是借着这些话得着了人，人是借着这些话得着了神。所以，不要从外表简单来看，这些将来都是撒但抓把柄，都是控告的。神要检验工程，你跟随了多长时间，究竟得着了多少，究竟有多少，神要摆设环境，要检验。今天我给你讲了、交通了，你只明白了个字句，你真实认识了多少，神要摆设环境检验。刚交通的时候，你是把我放在了那个位置上，我说什么呀你听什么，因着异象而走的，如果说多长时间你没有认识，对我没有认识，依然是把我放在那个位置上，依然还是你的异象，仅是你的异象，没有对我的真实的认识，那站立不住，那一来个观念怎么啦？全翻了，背叛！是必定的！所以你今天必须得注重怎么呢？神怎么说的呀，我不怕你认识，就怕什么呢？误解，那你误解就是背叛。那我给你交通多少，我不怕你从外表上去看，你就看实质是什么，最终的果效是什么，从外边看我说话也够强势、强硬是吧？非得把你捆住不行，但捆你的目的是什么？捆绑你这个魔鬼撒但，你要不做魔鬼撒但，不就不捆绑你了吗。“他的意思、他的想法、他的欲望是否能在人中间得以落实。就是在他的权力范围之内，有多少人听他的话，他的形象、他的名望还有他的权威到底是怎样的，这些是他要做的、要经营的、要关心的事情。”你看这话，再回想一下今天下午我揭露你们的那个，和武则天做了什么事情呢，从这句话看见了什么？她关心的是什么？有时候我解剖你们，你们关心什么呀？神的名、神家利益，弟兄姊妹对神的误解，关心了没有？（没有。）没有关心。如果说你去哪个地方了，人家说你是敌基督，你说今下午你能完吗？（不完。）一下午不完，一个月你也不会和他完，这证明什么？你关心的就是你自己的地位名誉，你在他心目中占什么地位了，在他心目中是不是有权力的。两方面的认识、显明。那现在看呢，现在你看见，我关心什么？你关心什么？能不能分开啦（能。）我关心什么？人生，我关心什么？（神的名、神家利益，神的见证）还有什么？神的经营计划，神拯救人的心，而且我这个关心是不是一时的？（不是。）为什么说不是一

时的？你得对我有个认识，我是一时的，还是我是一直的？（一直的。）为什么说是一直的？根据什么说的？你得根据我的表现、我的言行举止。我的表现是什么？你根据我的什么表现发现了我、认识了我，根据什么？咱不会去观察，发现了没有？怎么发现的，你得有依据，一直的，就是时时、事事、处处，时刻都能来到神面前，都为了神家，为了维护神的名，为了维护神家利益，为了神的经营计划。为了弟兄姊妹的生命，为什么能看到呢？举个例子就是说，不能有漏网之鱼。为什么不能有漏网之鱼？时时刻刻警惕着，每时每刻就处在一种警备状态！不允许你漏过，处于一种工作状态，什么工作状态？神在你身上的工作状态，维护神的名的这个工作状态，我是信神的，我是一个神子民，我是一个受造之物，我要来敬拜神，为神效力，这个工作状态！为什么体现出来呀，就根据你的言谈举止，你的一句话暴露啦，两句话暴露啦，你能跑了吗？跑不了。为什么跑不了？是因为我在这值班呢，我要是不值班你是不是就跑了呀，我要一分钟走神了，我这五分钟走神，我五分钟不在家，你想说啥说啥，我还能发现你的问题？我发现不了，你跑过去啦，你一说话，我给你一卡，卡住了，证明我咋呢？我没有打盹，我上班呢，我没睡觉，可你们呢？发现不了，咋呀你们？（迷糊状态。）迷糊状态，跑啦，孙悟空，人在这站着呢，灵走啦，这是不是活死人？就是说，不能每时每刻。就不要说每时每刻了，就在聚会的时候，你解决问题的时候，这是不是应该在工作状态呢？可你处在工作状态了吗？没有处在工作状态。所以说，你就发现不了，你眼睛不睁开你能发现了？

27 什么是土匪

（我看姊妹锅里烧着水了，就想舀一瓢水洗洗脚，可姊妹就不让舀，说要灌暖壶了，炉子里的火一直烧着了，我舀一瓢水还能再烧，又不坏啥事，就不让舀。我一想她对我说话的语气、那种态度呀，着实可

恶。后来我在洗脚了，记不清她嘴里又嘀咕着说我自私卑鄙的啥了，气得我不行呀，差点把洗脚水倒她们头上。你说遇见狼了，你不打她能行吗？占山为王的响马，不打她就不行嘛。哎呀，这家伙辖制人太厉害了。）哎呀，她们欺负我了，气得我就不行呀，差点把洗脚水倒她们头上，你说你是反省了还是没有？别人反省了是懊悔自己，你是怎么呢？呀，我就差一点点倒她头上，我要倒她头上那就大快人心了。（反省了，要是从灵里进入，神就是借着她来操练咱了，咱站住见证就是成全，神借着这个环境逼着咱来到神面前，神利用她来成全咱呢，神太爱我了。从灵里说应该感谢人家，感谢这个环境。可要是从肉体上看就是可恶。）你进门就告状，她确实可恶，简直是欺负人呢，结果问了两句话，呀，应该感谢，蹦蹦专门披个羊皮大衣，成了滑头了。（就是应该感谢，神摆设环境成全咱，可说实话，从我心里边我不愿意要这环境，和睦相处多好，和睦同居。）人家谁不让你和睦同居了？你这话说的，好像是她不让你和睦同居。（她就是辖制你了。洗个脸都不让你洗，那个锅里的水还要灌暖壶了。我想着灌暖壶也不差这一下啊，我舀一瓢水能坏啥事呢？我一看，你不让我洗脸，我就要洗了！）人家说那个水要灌暖壶了，不能洗脸，你说啥呢？你不让我洗，我就要洗了，那你说这是谁不能和谁和睦同居了？这是谁和谁发生冲突了？这个水是要灌暖壶了，灌完暖壶你再洗行不行？（不行，我现在就洗。）你先说这是谁和谁找茬呢？你舀谁的水呢？这是你家的？（那是她家呀？我是到神家了，我就没把她当成主人。）

你去你三轮车上边卸个螺丝、拆个轮胎，别人说不说你？（不说。）肯定不说，你今天去了哪儿了呀？厨房是谁的天地？车是你的天地，人家不管你，厨房是人家的工作天地，你允许人家做主不允许？你说厨房不让厨子做主，让谁做主？让你这个开车的做主？你说要是让厨子去车上做主，你行不行？啊？蹦蹦？你说吧，他一个厨子，烧壶开水让人喝，这个主都不能做？你说谁自私？（水还没开，我是说热了以后我舀一瓢水，就这样都不行。不管怎么说，我不当像她那样的人，我搞接待搞了多少年了，弟兄姊妹到我家，弟兄姊妹一切方便就

行，咱不那么苛刻。这个事，咱从灵里看事就好，从肉体看事就……。）

谁苛刻啊？就按你说的，咱不从灵里看事，你去了人家的地盘上了，“我就没把她当成主人”，这是你说的吧？你不把她当成主人，那你告我说说谁成主人了？那是个野地方？（人家各级带领还管了。）哎，咱不从灵里看事，哪有各级带领，厨房里边还有各级带领？你在这儿看个火，一个伙夫还有各级带领？你这话说得太大了吧？蹦蹦啊！你在狡辩啊，人家都听清楚了，客随主便，你去了人家的地方了呀，你说啥呀？她怎么能是主人呢？这一句话证明什么了？我蹦蹦才是主人！哎，总得有一个主了吧，桌子上总要坐一个先生了，是吧？她在这不是主，那你来了，你说洗脚就洗脚，你说谁是做主的呢？是蹦蹦做主了还是她做主了？蹦蹦？谁做了这个主了？（嗯。）别嗯，会说话不会？谁做主了？是不是你做主了？你去了人家的厨房，你去了人家的地盘，你做了主然后还倒打一耙，说啥了呀？他们是占山为王的响马，究竟谁是占山为王的响马？你这话是说谁的呢？蹦蹦？你刚进门了，然后就做主了，就把她赶下来，一个厨房的，人家自然负责这个水了，人家有人家的计划，我这个水要灌暖壶了，还是要洗脚了，你尊重人家的意见不尊重？你眼目中还有没有人？有没有？你跟我说人家不把你当弟兄待，你把人家当姊妹待了没有？那姊妹和你说了一句话，你觉得她是在放屁了？还是在说话呢？蹦蹦？你把她当人了没有？做在弟兄姊妹身上就是做在神身上，是不是？你是怎么做在弟兄姊妹身上的？你不搭理她、你小看她、藐视她，反过来还攻击、论断、定罪她，你自己做了主了，反过来还说她是占山为王的响马！就即使说她是响马，那你过来了，你就占领了、侵略了响马的位置了，你这个响马比她那个响马要厉害得多呀！对吧？蹦蹦？首先是你把她给否了的吧？你进门以后，首先不承认她是主吧？哎，这是神家！神家就是蹦蹦说了算，蹦蹦就是主！（我不是那么想的。）你不是那么想的，但你是那么做的，你要灌暖壶？不行，今天，如果说我没有来，那灌暖壶你说了算。今天，我来了，就不是你说了算了，这不是你家，是神家，神家我蹦蹦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说洗脚，你

就不能灌暖壶，你敢灌暖壶？你说你自私不自私？你说你卑鄙不卑鄙吧？人家灌暖壶，是让大家喝水了，你洗脚是给大家洗了？有个妓女给耶稣洗脚了，那你倒水是给谁洗了？给你自己洗了，弟兄姊妹肚子里需要的你都不管，你先管了你的卫生，你说吧，你是不是够卑鄙了呢？应该先管哪个？是不是先解决饥渴的问题呀？人要活着以什么为主？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还要靠神口里的话。还缺个什么东西？人没了开水能不能活？啊？你说你自私卑鄙不自私卑鄙？人家说这话对不对？（哈哈。）你别笑，这说到你身上了，你就哈哈、哈哈，对不对？人家屈说你了？你承认自己自私卑鄙吗？你还想拿起洗脚水给人家身上倒呢，你说你是不是狼性呢？（我就说我这是狼性。）你太滑了，这又说自己是狼性，你进门不管三七二十一，不管人家喝水不喝水，你只管你自己洗了脚，弟兄姊妹帮助你一下，揭露你一下，说你个自私卑鄙，你就要拿起洗脚水往人家头上倒了，你太可恶了！世上还有一句话，“好男不和女斗，好狗不和鸡斗。”你和女的也斗了，去了人家地盘也做了主了，欺负了人家那两个姊妹，反过来还怎么呢？来了这儿还要倒打一耙，我先告状，她们太可恶了。呀！蹦蹦呀！你说吧。

（哎呀！你还把我说得冤枉死了，我就舀了一瓢水，洗个头，我洗了头的水准备要擦鞋了，另一个姊妹就说你把那水倒到下边的洗脚盆里擦鞋，我说这的人怎么这么麻烦呢！这个说、那个说，一个烂手巾在盆里洗一下，擦鞋不是很正常啊？就要让我把水倒在下边盆里，我又不洗脚，我只是把手巾洗一下，我就没有倒。）你看，自己暴露了吧？这个姊妹和你说不行，那个姊妹和你说还不行！那你说蹦蹦，你这是不是太欺负人了？人家的洗脸盆，你洗了脸就算了，你还要怎么呢？还要洗鞋，哎呀！蹦蹦呀蹦蹦！你太欺负人了吧？啊？是鞋脏还是脚脏？（他那个手巾就脏得要死了……）噢，人家那个手巾还脏得要死，你拿上脏得要死的手巾，非要去人家洗脸盆里边去洗，你说吧蹦蹦，这是你自己说的，不是我说的吧？人家能不能讲卫生？我觉得你也讲卫生呀，你也没有拿洗脚盆子去洗脸，你也没有拿上脏得要死的洗脚抹布去抹脸吧？没有吧？如果你有个孩子的屎布子，你也去洗

脸盆里洗洗？（哪有那么讲究，那洗脸盆里的水就是脏的，手巾在里边洗一洗，擦擦鞋就很正常，她就说你把水倒在下边洗脚盆里，让我在洗脚盆里洗。）噢，那你说谁对呢？咱把这个事情夸大一点啊，人家洗锅的水要洗锅、洗碗了，人家姊妹说："那个水要洗锅了，如果你要洗脚，你就把锅里的水倒在洗脚盆里边，洗一下脚，节约用水了。"可你蹦蹦呢？非要拿着鞋去锅里边去洗，那你蹦蹦是不是欺负人了？（那就不是锅。）我就跟你说夸大、放大一点，不然你看不清，拿个显微镜、放大镜让你看看。你说这个锅是不是就好比人家的洗脸盆一样呢？人家有人就注重那个，注重把洗脸盆和洗脚盆分开，人家讲究卫生，你尊重人家吗？尊重不尊重？人家的洗脸盆你非要洗鞋，那你说是不是你欺负人呢？蹦蹦？谁才办这个事呢？是不是土匪、响马才干这个事呢？日本人来啦，扫荡呢，鬼子进村了和你分不分洗脸盆、洗脚盆呀？（不分。）不分，蹦蹦，咱的正常人性在哪儿？人家姊妹说了一句这话，也成了你反抗的理由、借口！人家告你说，你倒在洗脚盆里边再洗，你连这都接受不下来，你还接受什么？还接受真理呢？蹦蹦，你说吧，咱就不从灵里边看事，你所做的事是不是也太什么了呢？还有人性没有？有人格没有？有没有？不吭气了，刚进门觉得屈得不行，不屈啦？啊？蹦蹦？屈不屈？

（我就是说她辖制人，辖制得不行。）这还辖制人呢？你说？你的意思是人家让你在锅里洗脚，这就不辖制人了？（哎呀。）哎呀，你还痛苦呢！咱今天还没有退到灵里边看，就从肉体上看，就说这正常人性，你有没有？（没有。）觉得难为情呢？这还接受审判刑罚呢？唉！刚才还要追求蒙拯救了，说神爱呢，都是为了成全你了，这就不是成全你了？成全你是不是得先有一个正常人性呢？蹦蹦，你是土匪？还是她是土匪？你对大家敢不敢说出一句正常的话？你愿意悔改吗？（愿意。）你愿意悔改，那你敢不敢认识一下自己？那你能不能跟弟兄姊妹说谁是土匪？蹦蹦。（我是土匪。）土匪，那你能不能分析一下，说一下你的性情啊？为什么会成为土匪？为什么进去以后，敢像一个土匪一样这样做事呢？知道吗？（不知道。）你们说，蹦蹦为什么会成为土匪？（资本吧。）资本，蹦蹦是有资本的人，有资格

的人。只有有资格、有资本的人才敢到神家来撒野。（呦呦，看你说的。）你说蹦蹦一口一个神家、神家，这哪儿是你的？是神家！你看蹦蹦进了神家，要在神家作王掌权，当主子，这叫不叫撒野？蹦蹦，那你既然知道这地方是神家，那你敢不敢说了算呀？（我哪敢自己说了算呢。）你说要洗脚就洗脚，你说不能灌暖壶就不能灌暖壶，这是谁说了算？（哎呀。）哎呀！（我只舀了一瓢水。）这一瓢水它也是止咳糖浆，一到这个地方性质就变了，对不对？蹦蹦，性质一样不一样？而且是你承认的，是你说出来的话，“这可不是你家啊，这是神家。”你先把这个地方高高举起来，把这地方高高举起来，然后你一屁股坐在上边。（我怎么坐在上边了？）你怎么坐在上边了？你要说了算了，别人不服你，不服？我拿洗脚水倒你头上，你服不服？服吗？蹦蹦，是不是太撒野了？这个画面能看清吗？

咱以前交通过什么了呀？神拯救人、成全人有两条原则，是什么呀？（试炼的次数和结果。）试炼人的次数和态度，那你在那里的那个表现，这是不是神试炼你的一个次数呢？是不是神给你一个环境呢？神给你一个环境，主要是看你的什么呢？看你的态度，对吧？在那儿你是一个态度，来了这儿又是一个态度，你在这儿和我对话的时候你的表现是什么？神看着了，撒但也看着了，那你的表现是什么？蹦蹦在神家当了驴了，天天出力了是吧？也可以说是有了资本了、有了资格了，他认为他有资本资格了，他会不会耍无赖呢？你去了那个地方以后，神给了你机会，神兴起环境来，怎么呢？让姊妹试试他。如果说叫蹦蹦老大，那蹦蹦听着绝对顺耳、顺服，蹦蹦不会有什么态度的，也不会发火。今天要求蹦蹦不高，不用让强盗去抢他东西，也不用让他献他的孙子，只是不要称蹦蹦为老大，在蹦蹦想要洗脚的时候呀，让他怎么呢？献一瓢水，就说啥呢？就说这个水要灌暖壶了，不要让他洗，就这样环境就临到了。实际环境临到你的就是姊妹对你说：“这个水，我要灌暖壶了啊，不能洗脚。”这个时候神在干啥呢？神就看这个环境临到的时候，蹦蹦是什么反应？蹦蹦是什么态度？撒但也在看着了。好了，电影就开始上演了，蹦蹦接着是怎么演的？蹦蹦来到这儿怎么呀？咔咔，两手一背，两腿，咔咔一进，怎么呀？开始了，接

下来就要洗脚了。这个时候，姊妹就开始说了，“不能洗脚，灌暖壶了。”蹦蹦一听这话，两眼一瞪，“什么啊？你跟我竟敢说这样的话？我是谁？这是啥地方？这是你来撒野的地方？这是神家，神家由你说了算？这意味着什么？我是谁？我是前线的先锋官的兄弟，我来到这洗洗脚不行？我来到神家了，我来到你家了？我在神家，我说了算，我有资格有资本，你有什么？你天天干啥呢？你不就是个伙夫？你还支配我不能洗，我今天就看看这脚能洗不能洗。”（也有那个想法，我就想着你还管我呢你，你能管得了我呀。）你看，神就在那看呢，这就是蹦蹦的演出，蹦蹦的出演的是本性自然的流露。姊妹要是给蹦蹦好好说：“哎呀，蹦蹦辛苦了啊，累了吧，我先灌个暖壶，一会洗，我给你洗。”蹦蹦还发火吗？他绝对不发了。蹦蹦要的是啥呢？你顺着说，怎么说？你把蹦蹦抬高嘛，你把蹦蹦当主子嘛，“今天主子来了啊！我不给你下跪了，我先请安。”（哈哈……）你说蹦蹦还发火吗？蹦蹦要的是这个，要的是地位、名誉、冠冕是吧？蹦蹦发火的时候心里是怎么想的？“人家都不把我当主子待，进来没有欢迎，也没有人给我端茶倒水，我本身就一肚火，自己想洗一洗吧，结果姊妹还过来说我！你说吧，我这是有功之臣，怎么就没人承认？该跑的路跑了！该打的仗打了！结果来了这地方，没人承认我有冠冕，我活着不能做基督，我来了这么一个地方，我都不能做个主，还得叫你指派我。”哎，你说心里边窝囊不窝囊？“人们简直就是土匪、响马，神家、神家，我天天跑了多少神家的地方？神家就是我家，哪有你们说话的地方？本来就翻江倒海的难受了，我洗个脚吧，结果姊妹还告诉我说这是洗脸盆啊，不能洗脚，你要是想洗脚啊，就把水倒到下面的洗脚盆里边。“呀，你还来指派我了？你的洗脸盆就是我的洗脚盆。”（没有洗脚，就是擦鞋了。）你的洗脸盆就是我的洗鞋盆，你这做仆人的连这个都不知道？是不是？所以说，你是想让姊妹这么对待你了，但是姊妹不那么对待，姊妹觉着你怎么呢？你不就是蹦蹦吗？我把你当弟兄姊妹待行不行？我的洗脸盆就是你的洗脸盆，我的洗脚盆呀也是你的洗脚盆，我是个受造之物，你也是个受造之物，咱们平起平坐。所以说，姊妹很自然的就把这话说出来了，可你能接受吗？你心里想着：“姊妹，你能和我比呀？你的洗脚盆叫我洗脚，太羞辱我了吧，你多大的洗脚盆能放下我？”这个时候，心里边难受，怒火就怎么了呀？过来了。嘴里边没说，心里边说了，“你的洗脸盆就是我的洗鞋盆，你

的洗脸盆也是我的尿盆。我就用事实来给你证明一下，让你们两个姊妹看清楚啊，你服不服，你服也得服，不服也得服！”蹦蹦在这怒火之下，把这脚洗了以后，结果她们就是不服，她们还要起来和蹦蹦再说一下，还要和我蹦蹦平起平坐，你说我火不火？呀，进来五分钟的时间，她们竟然不认识我蹦蹦的权威，我让她们看看我的拳头是肉长的，所以拿起洗脚盆来，然后就准备给姊妹头上倒，蹦蹦，你说恶毒不恶毒吧？

你说蹦蹦心里边觉着内疚不内疚？不内疚，但他害怕，害怕啥呢？他害怕姊妹回来告他状。哎，蹦蹦去了我那边了，他要当家做主，他太欺负人了！明明我的洗脸盆他非要洗了鞋，明明我想喝口水，他非得洗了头，告我的状了，这怎么办呀？弟兄要是听了她的话这又批斗我呀，对着弟兄姊妹又要说我呀。所以说，我见了弟兄，我得先下手为强，不然后下手遭殃。我要在她们未诉说以前，就把这件事情，先给弟兄说明白。哎，告诉弟兄，我的怒火是从哪儿来的，让弟兄体谅一下。我这么冷的天气，我辛辛苦苦的，我刚去了，她就这么对待我，她们不把我当人待。让弟兄心里边预先知道我蹦蹦受委屈了，然后等她再来告状的时候，还管用吗？因为你已经提前把邪恶的种子种在了弟兄心里边了，哎，先下手为强，生根发芽了。等她们再来说什么的时候呀，不管用了，失效了。所以说蹦蹦见了我之后，首先先诉一下苦水，本来自己在那怎么了呀？当了主子了，反过来还怎么呢？还告我说她们是土匪、响马，颠倒黑白，混淆视听，还有什么呀？你还想给我来个强行灌输？甚至想强行占有我？你这毒素还真多呢，招数也不少！两眼还瞪起来！蹦蹦你说，你邪恶邪恶吧，你还来我面前表演，犯到我头上了。

咱们分开多长时间了？（两个多月吧。）两个多月，哎呀！神话说得真准确，神说啥了呀？你们怎么了？每天得敲着、管着，一个月不见就成啥了？响马！你说两个月不见了，你不成土匪能行吗？（哈哈。）蹦蹦，之前天天在我跟前，我敲打着还像个样呢，现在一不见

我，你看看，不是拳头打这个，就是盆子浇那个，你说这能行吗？明明知道神作在人身上的都是爱，可是反过来呢？你还要对抗、叫嚣、拆毁、颠倒黑白，白的说成黑的，黑的说成白的，你说你邪恶不邪恶吧？不仅是“邪”，还怎么呢？“恶”。（就是老要攻击人这一点，就感觉没救了，我也不知道我前边的路能走多远。）你这句话在吃饭的时候就给我说过了，你说这个话，不是给自己说的，你这个话是给弟兄姊妹说的，你真是说给你自己听呢？如果这句话是说给自己听的，你今天是这样的表现？你还觉得她们邪恶呢？我为什么说你披个羊皮大衣呢？你把你的认识说给弟兄姊妹，让弟兄姊妹都看见，“蹦蹦多有认识，蹦蹦多谦虚，蹦蹦多谦卑。”你能把这样的表现都说给人听，但不是成为你的实行，你越明白，是不是越罪加一等？蹦蹦，你明明知道该怎么认识，你明明知道这条路该怎么走，该怎么实行，但你怎么呢？你偏偏就是要反抗。（摆设的时候就不知道怎么实行了。）就今天你也不知道怎么实行，但你知道怎么说，给弟兄姊妹说的时候天花乱坠，让人一听，呀！蹦蹦就是有认识，蹦蹦就是反省认识了！可实际上呢？你恨恶自己吗？如果真的反省、认识自己了，对两个姊妹你应该感觉到内疚、亏欠，我怎么这样对待她呢？呀，感觉到的是难受！可是呢？你没有感到难受，你到现在都是恨她恨得咬牙切齿。“人什么东西，我去了那地方，她是土匪、响马。”还能说出这话来，如果你真实的认识自己了，你把说给弟兄姊妹的话说给你自己听，你还恨她们吗？你不是恨她们了，你恨的是你自己，你感觉她做得都对，合适，恰到好处。你有这些做法吗？你是完全说给人听的，做给人看的。

蹦蹦你脑袋并不傻、你并不愚昧啊，你把这些聪明、智慧用在哪儿了？用在欺骗神身上了，欺骗弟兄姊妹、欺骗神，你不诚实！不要玩欺骗、不要玩诡诈，怎么诡诈了？什么是诚实？你真实认识到了，那就去实行。你真实认识到了你也不实行，还告诉弟兄姊妹说啥呢？“呀，我就是狼。”你这样说，无非就是告诉弟兄姊妹，你看我多谦虚，你看我多认识自己，我知道自己的本性，那敌基督从来不认识自己，我蹦蹦一谈就谈认识自己，那谁还敢说蹦蹦是敌基督？你把她

们的嘴都堵了，你太诡诈了！你本来是想告诉弟兄姊妹说你是羊，她们是响马，但是你能说你是羊吗？你不能，你要说你是羊谁信呢？哎，所以你只能说："我是狼。"你说自己是狼的同时，还要让她们看到你是一个羊。如果说你不给她们定个罪，说她们是响马，那她们肯定是羊了呀，如果她们成了羊的话，那你就是不说你是狼，大家看着你也是一个狼。所以说你绝对不能让她们成了羊，你也必须说成她们是狼，这是必须的。如果说两方都是狼，什么效果？只有羊才说自己是狼，为啥呢？羊谦虚啊，有认识了，你说你诡诈不诡诈？你说你聪明不聪明？

你的聪明没用在正道上，你的聪明用在怎么能欺骗得了弟兄姊妹，我怎么说，能让弟兄姊妹心目中有我的位置，把弟兄姊妹迷惑了，让弟兄姊妹把我当羊待，把她们看成是狼。同时还要欺骗神，那欺骗了神、欺骗了弟兄姊妹，是不是也骗了自己呀？你能骗得了神吗？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不知道你是什么人吗？你在神面前是怎么实行的，神看不见吗？蹦蹦，最终你骗的是谁？你欺骗的是你自己，你坑害的是你自己。你信了这么长时间了，你不知道神是信实的？你不知道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你不知道神是无所不知的？蹦蹦，就不要说其它的事了，就说你给我反映的这个事情，我没有调查，我没有核实，你过来一说，我是不是什么都看见了呢？我是不是把你的心理动态都说出来了呢？那你说还用神说吗？还用你欺骗吗？还用你伪装吗？你说你累不累呀？你再伪装、再累，最后你把自己给害惨了，何苦呢？你不是不聪明，你不是不会揣摩，蹦蹦你挺能揣摩的，你能拎得清，你不是拎不清，你想欺骗神，你想玩弄神，你想和神较量。蹦蹦，神有几个名？你叫神是什么？策士？（奇妙，策士。）因为什么？你老在和神在较量，老和神在这耍诡计，老想欺骗神，老想骗取神的信任，但是骗也骗不过来，"军事家"，我怎么就骗不过神呢？说骗了一辈子，也没有欺骗了神，你说你傻不傻？你说你要去和造物的主去耍智慧，耍小聪明，那是不是最愚蠢的人？（我都没感觉到，你这么说我才感觉到。）我不说当初，就说今天你的表现，你油头滑脑的这个表现，你是不是在与神对抗？（没认识到，我以为她们欺负我

了，你这么一说，我才知道，就想着：你们还管我了，你们那两下子，还辖制我了你，你算个啥呢你算。）你算个啥，承认了。（你这么解剖，我才认识到这些，咱这里边也有这个本性，就想着你们算什么东西呢，我不跟你们较量较量，你们……，我打死你们……，咱这里边也有这个性情，是咱的不对，你一解剖呀，咱这里面……咱……。）不要咱咱，人家谁和你咱咱呢，这是在说你了，你咱啥了？可诡诈着呢！唉呀！非得咱咱咱的，拖上个别人，咱们一起欺负人家两个人姊妹呢？

（你不这样解剖我都认识不到。）我帮助你认识是让你干啥呢？我把你当时的心思意念给揭露出来了，你说："呀！对了，就是，你说到我心肝上了，我当时确实是那个，我就是这样的……。"你说这话好像是抒情一样，把你心思里边的东西终于吐露出来了，舒服了吧？（噢，就是我没发现的东西，你说出来了，当时我语言没有表达出来，但是我动作就是那么做的，里边就有那种东西。）我说就你刚才诉说这些话、这个过程的时候，你心里的态度、观点是什么？你恨恶不恨恶自己？欣赏不欣赏自己？（不欣赏。）你对你这种做法是一种认可？还是否认？还是厌憎？（厌憎。）是应该厌憎还是真实厌憎？（厌憎了，就是目中无人，就是狂妄自大。）你们感觉他厌憎他的行为了吗？（没有，觉得他是认可他这个行为。）认可，他觉得是认可，我给你揭露出来以后呢，你只不过是看见了一面镜子，看到了自己的所作所为，突然一下明亮了起来。呀，原来我是这样做事，仅此而已，你看到你这样做事的时候，你并没有去恨恶，而是怎么呀？原来我是这样做事的，原来我这么聪明，心里踏实，是一种欣赏。为什么这样说呢？从你的言谈举止、说话的态度、表情、流露出来的就是一种欣赏。你在述说的时候呀，真实的就像唱戏一样，把真实的心态都演出来了，如此的流畅，眼睛、动作都是那么的恰到好处，是吧？也就是说你表演的和实情是完全一样了，在这一瞬间你是很诚实的。你表露的很诚实，你表露的什么是诚实的？你欣赏自己的作为，也就是说你不认为这是一个过错，你不认为这是一个羞耻、丑陋，不难受，听明白了吗？如果说我把你解剖出来了，你一看这是一面镜子，你看着这

一面镜子中的你，如果你是有羞耻感的，呀，我怎么是这人呢？我怎么和姊妹去争高低了呀？我怎么还倒水，人家说一下，我怎么还较劲呢还？我为什么非要拿人家洗脸盆洗了脚呢？弟兄不说我都不知道，我怎么是这人呢？如果真的是恨恶自己，那你再述说的时候呢，抬不起头来，有气无力了，“呀，我怎么是这东西呀。”是一种愁苦，对自己所做的一切是一种啥呢？恨恶，对自己是一种发愁，怎么发愁呢？你说我信神多年了怎么是这东西呢？怎么能做出这事来？这不是神所厌憎的吗？这不是狼的表现吗？神家哪能要狼呢？你能够感觉到自己所做的不合适，感觉到自己的羞耻，为自己的前途发愁，然后再为自己所做的感觉到恨恶。那接下来是什么？那就是背叛，那就是变化。如果说我给你说了这些话，你没有这些知觉，你没有这些感觉，那你想谈变化，可能不可能？不存在，所以说那最后导致的就是啥呢？犯罪、认罪、犯罪、认罪，无休止的，让撒但无休止地缠绕着你。我跟你说这些话是要捆绑撒但，就是说我给你揭露出来你的这些邪恶思想，这些邪恶思想是谁给你的？撒但给你的，你看着这邪恶思想，然后捆绑起来，我做一个人，我以后不能这样做了。今天，神家成全人了，神要的是子民。弟兄让我在外边干活，给人家弟兄姊妹立标杆了，那我去了这个地方了，我怎么给这两个姊妹立标杆的呢？我怎么就立了个反面的呢？我应该立志重新做人，重来！可是如果说你是欣赏自己，不可能变化，不会恨恶自己。

（我听你这样一说呀，知道我目中无人。）目中无人？你口口声声说神家、神家，你不是目中无人，如果是目中无人还好说一点，问题是你这是目中无神，你不把神当神待，你不把神家当神家待！来到了神家了，你还想作王掌权，这是不是严重的事？怕不怕？做在弟兄姊妹身上就是做在神身上，一火起来就是拿弟兄姊妹出气呢？不是打这个就是打那个，你说咱难办不难办？（这点难办，那天晚上我在这儿洗脚呢，她在那儿洗头了，人家姊妹说我呢，当时我就这个性情就控制不住了，我一脚就跨出去了，光脚都没穿鞋，拿起洗脚水来就要倒呢。）你是不是给人家倒在身上了？（没倒。）倒了一半？（没有，一点都没倒，撒到茶几上了。）撒到茶几上了？还是倒到茶几上了？

（撒了一点，我一端起来，她也端起来了。）哦，是你正准备要倒了，人家挡住了没倒了，是吗？（我不倒，我想起来了。）你说吧，蹦蹦，人家乌沙扶约柜了，还要击杀了呢，你现在属于什么？蹦蹦是怎么了呢？拿洗脚水给约柜上倒呢！（我现在就这个性情，不知道怎么办了，不知道这路能走多远。）这路能走多远是在乎谁？是不是在乎你自己？（有时候环境摆得厉害，我就控制不了。）刚才说啥呢？目中无神、目中无人，你目中有神还有这说法呢？让你心里得有神，常常思念神，祷告了没有？（当时一谈我也认为就是心里没神，有神就知道反省了。）那神从哪儿来的？凭空就来了？二百五今天是不是跟上他学下东西了。（我以前就演过，他演的过时了。）他过时了是吧！你从他里边是不是能看见自己？（是。）

逃脱神的审判将是什么后果

1　或许你会说你若不信神就不至于遭受这样的刑罚或这样的审判，但你该知道，你若不信，你不仅得不着这样的刑罚与全能者这样的看顾，也永远失去了见到造物主的机会，你将永远不知道人类的起源，也永远不会明白人生的意义，即使你的肉体灭亡、灵魂超脱，你也不会明白造物主的所有作为，你更不知道造物的主造了人类之后，在地上作了如此大的工作。

2　作为一个受造的人类，你甘愿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落在黑暗之中永远受惩罚吗？你离开今天的刑罚与审判，面临你的将会是什么呢？ 难道离开今天的审判，你就可以脱离这苦难的人生了吗？离开了“这地”，临到你的不是痛苦的折磨或魔鬼的残害吗？会不会是难熬的日夜呢？你以为你今天脱离这审判就可永远避开那以后的煎熬吗？临到你的将是什么呢？还会是你所盼望的世外桃源吗？

3　你以为就你这样的逃避现实就可逃脱以后那永远的刑罚吗？这样的机会、这样的祝福你还能在这以后找着第二次吗？你能在灾祸临到时找着吗？你能在所有的人类都进入安息之时找着吗？你今天美满的生活、你那和谐的小家庭能代替你以后永远的归宿吗？你若是真实的信，而且因着信得着了很多，这都是你——一个受造之物该得的一份，也是你原来本该有的。这样的征服对你的信是最有益处的，也是对你的生命最有益处的。（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征服工作的内幕一》）

听了有什么感觉？（对生命有益处，就是刑罚审判，刚才说完以后我就想起保罗那首歌，倚老卖老、摆老资格，保罗就是倚老卖老、摆老资格，我虽然说没有功吧，但是就觉得你算个啥呢？你还说我呢？这句话就是摆资格，嘴没说出来心里就是这样想的，你一说我就认识了，就是目中无神，里边有摆老资格这个东西。）这是认识了，还有什么？我觉得蹦蹦吃喝神话不少吧？吃喝神话不少，就是自己不进入，不用神话来考核自己。（想起祭司弟兄说的，把我放到教会，我绝不打岔，绝不搅扰。想起这个话，就想起应该这么做，绝不搅扰。）神引导开启了你了，你明白了认识了，下一步就该干啥了？神要的见证是要活出来的见证，不是说出来的见证，再说得天花乱坠，神不承认，神是要看你的活出。你有没有一点变化呢？也不能说没有，有一点变化，但是变化的太微小了，第一回是掐人家脖子，第二回是把人家头砸破，第三次和一个姊妹，是吧？那实在是我在边上，我要是不在边上那就又爆炸了。和一个老弟兄还有一回，还有好几个弟兄姊妹，还有今天准备打谁了呀？所有人都要让你较量过呢。只不过前两次我看见你下手了，我以前和你说，我再发现一次就不要了，说过吧？最起码说你现在能撒手，不下手了，就那么一点点变化，我无非就是看到了这一点。（我也气我这个了，我前边的路……，我就想效一天力算一天吧。）你真准备效一天力算一天吧，要真把自己当个效力者对待的话，今天还有这些事呢？对吧？你要在神家做个效力者，你去了还争夺这个地位了？还会不会？问题是你没把自己当成效力者呀，你说是不是？神话诗歌说什么呢？神说人都是神的仇敌，但

最后完了都要作成见证神的人，蹦蹦，哪个诗歌里说的？你不是听得多吗？能不能想起来？（ 是那个由抵挡到顺服的，由弃绝到有爱。 ）你这个步骤什么时候才能转化呢？不能太迟了，你转化的速度要迟了，神作工的速度，你就落下了，你就被甩退了。

439　肉身的神是人难以离开的生命活泉

1　对于败坏的人来说 ， 只有准确的说话，明确的追求目标，看得见、摸得着的作工才是最有价值的作工。只有现实的作工、及时的引导才能适合人的口味，只有实际的作工才能将人 ， 从败坏、堕落的性情中拯救出来，而这些只有道成肉身的神 ， 只有道成肉身的神才能达到。

2　只有道成肉身的神才能将人 ， 从败坏、堕落的旧性中拯救出来。灵虽然是神的原有实质，但就这样的工作 ， 只有借着肉身才能作到，若是仅让灵来单独作工 ， 那就不能达到作工果效，这是明摆着的事实。

3　尽管因着这一肉身 ， 大多数人都成了神的仇敌，但是当这一肉身将他的工作都结束之际，那些与他敌对的人不仅不再是他的仇敌，反而成了被他征服的见证人，成了与他相合、难分难舍的见证人。他会让人知道肉身所作的工作 ， 对人的重要性对人的重要性。

4人会知道这一肉身 ， 对人的生存意义的重要性，也会知道肉身对人生命长进的实际价值 ， 知道肉身对人生命长进的实际价值，更会知

道就这一肉身 ， 竟会成为人难以离开的生命活泉 ， 难以离开的生命活泉。

——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

28什么是猪带领

又是bgj，又是sw？（嗯，这就冲突了。）平平做过带领没有？这边是你的管辖区吧？（嗯。）以前做过带领没有？（做过。）做过带领，那你说，bg和sw能是一个人吗？（刚说的时候我就不知道kg是啥，以前在教会做带领的时候就没有，jw家跟谁都不接触，就是带领单独去牧养了。他们说是kg，我也没有再问，kg和jw家是一个人？我就没有考虑这方面。）sw性的基本机构建设，你们都不管，都不过问。渴真在教会有没有做过带领？（没做多长时间。）那你做带领的时候基本常识知道吧？（知道。）你们感觉做得合适不合适？就这样一个基本常识都不考虑，这是不是一个基本的常识啊？你们说这是不是个弱智呢？你知道不知道这些机构？bg和sw能不能是一个人？（不能。）那你知道不能，为什么都安排成一个人？他负责总sw？（不是。）那是什么？（就是kg，就是拉回来东西了，记一下数。）那sw是谁呢？（粗心。）sw是粗心，为什么sw的事不叫粗心干，让他干sw呢？这是什么原因？去拿东西，这是sw干的还是bg干的？咱就是这样做带领的？要你带领做什么呢？不要说给弟兄姊妹带出路了，就基本的机构建设都不知道。渴真，那个弟兄又跑sw又当bg多长时间了？你上任多长时间了？（半年了。）半年了！平平上任多长时间了？（三个月。）三个月了！这三个月你发现问题了没有？人家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你上来烧了一把火了没有？咱半年了，连三级机构的基本问题都发现不了，半年了，他又跑sw又当bg，是这意思吧？渴真，是不是

这个意思？渴真？不说话了？你们当带领的和他说过这个问题没有？（没有。）为什么不说？（不知道。）当带领了这也不知道？你丢人了呀！哎呀！你以前在这儿做过带领吗？（做过。）那你以前是怎么带领的？你以前在这里做带领的时候她做带领了没有？平平做带领了没有？（没有。）平平，她做带领的时候你做什么的？（我跟她调动了。我跟酒瓶配搭着，后来她跟酒瓶配搭，我跟机器人在那边配搭。我在的时候还没有这些事情。）那你做带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呀！这是你的老故乡了吧！（在这儿干了一个月。）你现在在这里也是一个月，你接受国度建造总共来这儿做带领多长时间？（就是和酒瓶配搭了一个月，又去那边当带领了。）不管在哪里，你做小区带领这些基本常识你不知道？知道不知道？（前段时间好像没有，刚设立。）不管刚设立，你既然当小区带领了，你就不看看工作手册？小区带领，你羞辱这个名称了呀！渴真，咱当了一回带领，就连工作手册都不翻翻？你下面有几个人、应该有几个兵、几个将，就不点点将？渴真，咱信神了，把信神当成第二职业了？业余爱好？什么东西怎么就不敢细了解呢？一了解就是这个情况？工作作得好赖不说，人员找得好不好我也不说，就说这个基本的机构都不建设，咱应付到什么程度了？世界上就是再不好的单位，人家还有办公室、厨房、厕所了。咱这个机构咋就这样混作一团呢？厨房和卫生间不分！你在你家就是这么活了？bg和sw能是一个人，哪个单位出纳会计和经理是一个人呢？这还谈什么用心不用心了，这还用心？这木偶都能干的事啊！做这些事情还得有真理了？还谈得上是负担？举手之劳！就算应付了事，你也得找个假的呀，人家社会上伺候大红龙，人家还做个假账目了，那你最起码给我做个假的行不行？来个假bg家，有个假的。实实在在的不作工作就是不作工作，机构都不建设！家没有，人也是没有？搞sw的也没有？我就不相信这么大的地方，连一个搞sw的人也找不出来？

超脱，咱过来一个月了吧？一个月了，这个事情还处理不了？（处理了。）处理了，多长时间处理的？（SJ:你处理的是，不让他来往任何人。但是咱刚才说的这件事你知道吗？）（不知道。）sw、bgj分开了没有？他是谁？你认识他吗？（bgj。）他是bgj，那为什么又让他

跑sw呢？跑sw是什么时候跑的？这一个月内还跑了没有？（就一直用着呢！就不是说跑事务，而是一有活儿没人干就用他。）不仅是sw还是个打杂工，是吧？哎呀！你气得人肺都要炸了呀！作的是什么工作！渴真？两个人现在能和谐配搭吗？（和谁？）和谁？和任何一个人能不能和谐配搭？今天讲道里说什么？不能和谐配搭的就是假带领、敌基督，听到了吧？为什么这么说呢？为什么你问我和谁不能和谐配搭？我说你和任何人都能和谐配搭，和敌基督也得和谐配搭，为什么？你和敌基督配搭也得实行原则，该揭发就揭发、该检举就检举、该报告就报告！是他的问题，咱就检举，不是他的问题，咱就和谐配搭，这是不是个原则？和敌基督能不能和谐配搭？世上人说的一句话："一巴掌拍不响"，如果两个人能打起来，证明什么？肯定都出手了。咱正常的沟通、说话的语句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没有正常人性。为什么要求和谐配搭？和谐配搭你首先得做一个正常的人。正常的言语对答，互相之间有正常的包容忍耐，是吧？多一点忍耐，多一点实际，多一点理解，这是不是该进入的？渴真，这个难不难？不说话了，有情绪了？（没有。）那我和你说话，你怎么不回答我呢？（不知道怎么回答。）不知道怎么回答？我说的这话复杂不复杂？我说你能多一点包容，多一点忍耐，这个好回答不好回答？能不能？（能。）这个回答不难吧！多一点包容，多一点忍耐，多一点理解，多问个为什么。不崇尚权势，只寻求原则，这是不是做人的一个基本原则？这个能不能做到？（能。）平平能做到吗？这个还得考虑考虑？（不用考虑。）不用考虑我问完二分钟了还答不上来，你说咱做个人多难吧！你就去世界里边，如果开会的话，和你说个话，你应该怎么说话？有考虑的余地吗？有没有？去部队上有没有你考虑的余地？我和你说的这个话出格了？

平平、渴真，以前的事咱既往不咎，咱就看以后你们怎么配搭，有心志没有？有心志没有？（我就感觉自己啥也做不了。）你看，我问你有心志没有，你回答我的话了没有？（没有。）有心志没有？（没有。）平平不回答，你说没有心志，我问了四次，平平。（我还以为你问她了，我有心志。）你说吧我要求高不高？渴真，有心志没有？

（现在没有。）现在没有？（嗯。）你听清我刚才问什么了吗？我刚才问什么了？你前一分钟还告诉我说有，后一分钟你就没有心志了，准备背叛呀？就这么大的能耐？渴真，这就把一个骆驼压倒了？渴真，我刚才说什么了，你知道吗？（问有没有心志。）嗯，我问你有没有心志是指什么说的？你说你没心志，你哪个没心志达到，我听一下。渴真，我要求你生命进入了？我要求你把弟兄姊妹带入国度了？我给你要求下硬指标了？你说没心志，达不到。渴真，我刚才要求你什么，你说达不到，你说哪个达不到？我听听。都达不到？你愿不愿意活出一个人？你回答我的话，你计划做什么？你有心志活出一个什么形象？来，这个话能回答吧？怎么了？心里边的防线垮塌了，你现在哭什么了？渴真，谈谈你的伤心泪，为什么而伤心？为什么而掉泪？跟随国度建造最少三年了吧？（噢。）你比他们任何人的时间都长。平平几年了？（二年。）渴真，你比任何人接受的时间都长，你算大姐姐了，今天你给他们立了一个标杆！咱们接触这么长时间了，你能走到这儿，是不是可幸的？是不是幸运的？你感觉到幸运了吗？感觉到神的恩待了吗？你看和你在一起的人谁得着了你的恩待？和你在一起三年的人，他们现在在哪儿？这么地高抬，这么地恩待，你感激过吗？还报过吗？有幸咱们面对面地交谈，又有幸得到揭露解剖，这是不是特大的恩待呢？是不是洪福呢？能认识到吗？（能。）那谈谈你的伤心泪，我听听你的伤心泪是什么，愿意洁净自己吗？（愿意。）那你就把你的伤心泪谈谈，我看你是真愿意还是假愿意。说说你这个泪是什么泪，为什么而流泪？把你的聚宝盆拿出来，我听听。（一方面感觉自己犯了那么多的错，就是不配。还有一方面看到自己能力太差，啥也做不了。）如果你真的感觉到自己啥也做不了，能力太差，能认识到这一点，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好事。）好事吧！为什么是好事？咱都看过龟兔赛跑。是因为乌龟看见了自己跑得慢，它才不至于消极，它才不至于休息，兔子认为它跑得快，它才休息了，那你认为你素质差，啥也做不了，那应该怎么做？（积极配合、悔改。）配合、悔改，今天信神就是认识自己，你能看见自己什么也做不了，看见自己贫穷可怜，这是一个好事，这叫对自己的一个认识。昨天你说飘起来了，比谁都飘得高，怎么飘起来了？飘起来好还是落下来好？（落下来好。）那我今天让你落下来，你感谢我吗？愿意感谢我吗？这个眼泪还有吗？你刚才说眼泪多了，还有什么眼泪？看见

自己什么也做不了，应该是奋起直追。（自己心里也知道，可是为啥一遇到事就想退缩，就想着要不就把我放到教会里再操练操练，就是可复杂的那种。）放到教会里能得着操练吗？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叫你马拉松赛跑呢，呀！跑到半路上跌倒了，我返回去重新跑？那是重跑的事？你要想重新来一次，那只能重新回你妈肚子里重新来一次。渴真，这个能重新来吗？只能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有骨头，有心志，这才叫男孩子的气概！这是不是给你操练的场所呢？你还要回家操练，你回家怎么操练呢？

今天具体的工作给你摆在桌面上了，具体的路线图给你画出来了，你告我说你要回去重新操练去了，这是什么？这是操练吗？这是背叛！给自己找了一个理由，背叛了还挂了一个操练的牌子，你说咱活着为了一个脸面累不累啊？现在什么心态？（看见自己为了脸面地位、前途命运往后退，现在就是你说的从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我刚才问你有心志吗？你还记得我问你有心志说的是哪些吗？（以前的事既往不咎，现在开始，看我以后配合的表现。）我刚才说的那些要求高不高？还记得是什么要求吗？来说说，哪些要求？忘了？刚才我提的那些要求忘了没有。平平，告诉她。我刚才提的哪些要求呢？你也忘了？（就是不要求把弟兄姊妹带入实际，就说sw性的工作这些原则方面有进入，我也不清楚是不是这些，不知道了。）你那个心志倒是立得漂亮！问你立心志了没有？立心志了。那你立的心志是什么？忘了，不知道立的什么内容了。你叫平平，可真是立了个平平的心志！（我的心志就是以前自私卑鄙，不顾神家利益，我以后要在这方面……）我刚才对你说了具体的标准，我说要求你不高，多一点包容、多一点忍耐、多一点实际，多做点实际的工作，我是不是说的这个？问有心志没有？弟兄姊妹之间能不能和谐配搭？是不是这些？这些要求高不高？这些还需要有真理吗？还需要有素质吗？渴真，这个要求高不高？不需要什么素质吧？这个有心志吗？（有。）行，我就听你这个有心志，再一次我就不要求其它什么，就要求你这个，多一点实际，多一点包容，多一点忍耐，多一点责任！咱既然做带领了，就得把做带领的职责、责任给了解一下。坐着这个位置，就得干这个

工作，干好干不好是另外一说，咱干与不干这是一个根本问题。首先说，你这个位置是要干什么了？把这个先了解了，把你基本的工作先做了。从现在开始看下个月什么果效，行吧？（嗯。）下来把工作手册看一看。

410人为什么如同逆子总伤神心

1　当神看见人总是糊弄他，总是没有心志、体贴肉体、争名夺利为自己树立旗杆，神心何尝不是悲痛万分悲痛万分？

2　不知多少次神为这班人痛哭流涕，加倍开启这班人，让人看见更大启示。人为什么这样无知觉？难道神作的就毫无果效吗就毫无果效吗？

3　假如你的子女都是逆子不孝顺你，都无良心，只顾自己，从不体恤你心，长大成人把你踢出家门之外，此时你的心情会如何呢？会不会老泪纵横？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路……（七）》

29失败的几种信法

神话：

二、人类对待神的各种态度

人如何对待神决定了人自己的命运，也决定了神如何对待、处理这样的人。在这里我列举出一些人对待神的方式，你们听一听这些对待神的方式与对待神的态度是对还是错。

我们看看以下七种人的表现：

1．有一种人对待神的态度特别荒唐，他们认为神就像是在世界的传说中听说的一位菩萨或者是圣者一样，需要人见面三叩首，饭后一炷香。所以，当他们心里很感激神的恩典的时候、感激神的时候，他们常常有这样的冲动，他们是多么希望他们现在所信的神跟他们心中所向往的那位圣者一样，能够接受他的“见面三叩首，饭后一炷香”这样的一个对待法。

2．有一种人他把神当成了能够普渡众生、拯救众生的“活佛”，把神当成了一位能让他脱离苦海的“活佛”。这类人信神就把神当佛那么拜，虽然没有烧香，没有磕头，没有供祭品，但是在这样的人心中，他的神就是这样的一位“佛”，只让他行善、施舍，不杀生，不骂人，外表活得老实，不做坏事，仅此而已，这就是他心中的神。

3．有一种人把神当成他崇拜的伟人或者名人。比如说，伟人喜欢怎么说话，用什么腔调说话，说话用哪些词，怎么措辞，怎么样的语气，怎么样的手势，怎么样的言行，怎么样的举止，这些统统都是他要模仿的，都是他在信神的过程当中要完全塑造出来的。

4．有一种人把神当成一个统治者，觉得他是至高无上的，他是没有人敢触犯的，如果有人违背就要受到他的制裁。他们崇拜这样的统治者，是因为这些统治者在他们心里占据一定的位置，这些统治者的思想、统治者的作派、统治者的权势与本性，甚至他们的爱好、他们的私生活，都成了他必须要了解的，都成了他关心的问题、关心的事情，所以他把神也当成了一个统治者来崇拜。这是一种很荒唐的信法。

5．有一种人他们特别相信神的存在，而且深信不疑，因着他们对神的认识太浅，对神的话语也没有太多的经历，他把神当成他的偶像来敬拜。这个偶像在他心中就是他的神，就是他要跪拜的对象，他要敬畏的对象，也是他要跟随、模仿的对象。他把神当成他的偶像，把这个偶像当成他一生要追随的对象。他模仿神的说话口气，外表模仿神喜欢的人，经常做一些看似很幼稚的事，看似很单纯、很诚实的一些事，甚至他把这个偶像看成是与他形影不离的一个伴侣或伙伴来追随。他就是这样信神。

6．有一种人他们即便读了很多神的话，即便听了很多道，但是在他们心里觉得对待神的唯一的宗旨那就不能离开溜须拍马、阿谀奉承，或者不切合实际的夸耀或者赞美。他们认为神是需要这样对待法的一位神，而且认为如果不这样对待神，就会随时触怒神，就会随时得罪神，神会因着你的“得罪”而处罚你。他们心中的神就是这样的神。

7．还有绝大部分的人，他们把神当成了自己的精神寄托。因为活在这个人世间，人没有平安，没有快乐，人找不到得安慰的地方，当他们找到了神之后，当他们看到了、听到了神的话之后，他们就在心里暗自高兴、庆幸。因为他们认为终于找到了能够让他们的精神得以快乐的一个地方，也终于找到了能让他们的精神有所寄托的一位神。因为自从他们接受了神、跟随了神以后，他们的精神快乐起来了，生活变得充实起来了，他不再像外邦人一样天天醉生梦死，活得像畜类，他觉得自己的人生有盼头了，所以，他认为这样的一位神很能满足他的精神需要，给他的心灵、给他的精神带来了很大的快乐。不知不觉当中，他离不开这样一位让他的精神得以寄托的一位神，给他的精神、给他的全家带来快乐的一位神。他们认为信神只满足于精神寄托就可以了。

失败的信法 1

神话：

二、人类对待神的各种态度

人如何对待神决定了人自己的命运，也决定了神如何对待、处理这样的人。在这里我列举出一些人对待神的方式，你们听一听这些对待神的方式与对待神的态度是对还是错。

我们看看以下七种人的表现：

1．有一种人对待神的态度特别荒唐，他们认为神就像是在世界的传说中听说的一位菩萨或者是圣者一样，需要人见面三叩首，饭后一炷香。所以，当他们心里很感激神的恩典的时候、感激神的时候，他们常常有这样的冲动，他们是多么希望他们现在所信的神跟他们心中所向往的那位圣者一样，能够接受他的“见面三叩首，饭后一炷香”这样的一个对待法。

2．有一种人他把神当成了能够普渡众生、拯救众生的“活佛”，把神当成了一位能让他脱离苦海的“活佛”。这类人信神就把神当佛那么拜，虽然没有烧香，没有磕头，没有供祭品，但是在这样的人心中，他的神就是这样的一位“佛”，只让他行善、施舍，不杀生，不骂人，外表活得老实，不做坏事，仅此而已，这就是他心中的神。

3．有一种人把神当成他崇拜的伟人或者名人。比如说，伟人喜欢怎么说话，用什么腔调说话，说话用哪些词，怎么措辞，怎么样的语气，怎么样的手势，怎么样的言行，怎么样的举止，这些统统都是他要模仿的，都是他在信神的过程当中要完全塑造出来的。

4．有一种人把神当成一个统治者，觉得他是至高无上的，他是没有人敢触犯的，如果有人违背就要受到他的制裁。他们崇拜这样的统治者，是因为这些统治者在他们心里占据一定的位置，这些统治者的思想、统治者的作派、统治者的权势与本性，甚至他们的爱好、他们的私生活，都成了他必须要了解的，都成了他关心的问题、关心的事情，所以他把神也当成了一个统治者来崇拜。这是一种很荒唐的信法。

5．有一种人他们特别相信神的存在，而且深信不疑，因着他们对神的认识太浅，对神的话语也没有太多的经历，他把神当成他的偶像来敬拜。这个偶像在他心中就是他的神，就是他要跪拜的对象，他要敬畏的对象，也是他要跟随、模仿的对象。他把神当成他的偶像，把这个偶像当成他一生要追随的对象。他模仿神的说话口气，外表模仿神喜欢的人，经常做一些看似很幼稚的事，看似很单纯、很诚实的一些事，甚至他把这个偶像看成是与他形影不离的一个伴侣或伙伴来追随。他就是这样信神。

6．有一种人他们即便读了很多神的话，即便听了很多道，但是在他们心里觉得对待神的唯一的宗旨那就不能离开溜须拍马、阿谀奉承，或者不切合实际的夸耀或者赞美。他们认为神是需要这样对待法的一位神，而且认为如果不这样对待神，就会随时触怒神，就会随时得罪神，神会因着你的“得罪”而处罚你。他们心中的神就是这样的神。

7．还有绝大部分的人，他们把神当成了自己的精神寄托。因为活在这个人世间，人没有平安，没有快乐，人找不到得安慰的地方，当他们找到了神之后，当他们看到了、听到了神的话之后，他们就在心里暗自高兴、庆幸。因为他们认为终于找到了能够让他们的精神得以快乐的一个地方，也终于找到了能让他们的精神有所寄托的一位神。因为自从他们接受了神、跟随了神以后，他们的精神快乐起来了，生活变得充实起来了，他不再像外邦人一样天天醉生梦死，活得像畜类，他觉得自己的人生有盼头了，所以，他认为这样的一位神很能满足他的精神需要，给他的心灵、给他的精神带来了很大的快乐。不知不觉当中，他离不开这样一位让他的精神得以寄托的一位神，给他的精神、给他的全家带来快乐的一位神。他们认为信神只满足于精神寄托就可以了。

这七种信法都给自己对一下，晨晨属于哪一种？（第七个。）小凯属于哪种？（第七个。）没有超出这七种的？是第七种？准确不准确？（准确。）准确！原来你是这样的一个人啊！你只是把神当成一种信仰。念念，我看你说得准不准。（“7．还有绝大部分的人，他们把神当成了自己的精神寄托。因为活在这个人世间，人没有平安，没有快乐，人找不到得安慰的地方，当他们找到了神之后，当他们看到了、听到了神的话之后，他们就在心里暗自高兴、庆幸。因为他们认为终于找到了能够让他们的精神得以快乐的一个地方，也终于找到了能让他们的精神有所寄托的一位神。因为自从他们接受了神、跟随了神以后，他们的精神快乐起来了，生活变得充实起来了，他不再像外邦人一样天天醉生梦死，活得像畜类，他觉得自己的人生有盼头了，所以，他认为这样的一位神很能满足他的精神需要，给他的心灵、给他的精神带来了很大的快乐。不知不觉当中，他离不开这样一位让他的精神得以寄托的一位神，给他的精神、给他的全家带来快乐的一位神。他们认为信神只满足于精神寄托就可以了。”）对应不对应？（对着呢。）对着呢。你就是当成精神支柱了？怪不得你没负担呢！这是不是没负担的根本原因呀？小卫，你也是精神支柱？（我也是第七。）那现在有没有计划呀？追求做第七种人？（脱离嘛，还能再做第七种。）怎么个脱离法？有没有方向目标？计划怎么做呀？还有谁是第七种？（我也是第七种，开除了以后，在社会上飘荡，没有希望了，这次接受后感觉又找到希望了。）直到现在还是第七种是吧？（开除以后那几年在世上感觉一点希望都没有了，感觉活不下去了。）现在又能活下去了？（感觉有了方向，有了目标了，又跟上神了。）（现在抱住大腿不放了。）那真正的信神应该是什么？这知道了，这七种信法都正确不正确？（不正确。）不正确是吧！（嗯。）那正确的应该是什么？有没有正确的？

谁是第六种？有没有第六种？（有。）你也有，那究竟是第七种还是第六种？（哪种都沾点边。）来，念一下第六，再对一下。

（“6．有一种人他们即便读了很多神的话，即便听了很多道，但是在他们心里觉得对待神的唯一的宗旨那就不能离开溜须拍马、阿谀奉承，或者不切合实际的夸耀或者赞美。他们认为神是需要这样对待法的一位神，而且认为如果不这样对待神，就会随时触怒神，就会随时得罪神，神会因着你的‘得罪’而处罚你。他们心中的神就是这样的神。”）还有谁是第六种？这七种属于哪一种？（第六种我也有，记得神话说，人都是害怕受刑罚才爱神，好像也怕遭惩罚。）你这和这个不一样吧？神说这是一种讨好神。（讨好他就蒙拯救了，不讨好他就不能蒙拯救，跟周瑜一样，给弟兄个吃的。）铺红地毯。（我也有第六种，你看我做事的时候，想的是，干的时候你别吵我，还不是想让人家说好，做得人家顺心了，是不是人家就不吵我呢，也是这溜须拍马。）你这是做在人身上的，神说的这个属于做在神身上的吧，不是做给人的，不是个人与人之间来往的这种关系，是咋呢？我得讨好神，给神送点小礼品，小礼物。（也有这种情形，这是没钱，有钱也能做到。）这个不等于说你给神奉献了，就属于讨好、溜须拍马、阿谀奉承了，不一样。是人认为我和你交易、交换，我给你买一个东西，我给你说个好听话，吹捧吹捧你，这样神就恩待你。（就和超脱一样，实际小嘴会说，弟兄才喜欢实际的。）那就是说，第六种你就看谁经常性的溜须拍马，是吧。他在世界上，势力派，溜须拍马，那信神他肯定也是这样的，他是这样的，他想神也是这样的。

（5．“有一种人他们特别相信神的存在，而且深信不疑，因着他们对神的认识太浅，对神的话语也没有太多的经历，他把神当成他的偶像来敬拜。这个偶像在他心中就是他的神，就是他要跪拜的对象，他要敬畏的对象，也是他要跟随、模仿的对象。他把神当成他的偶像，把这个偶像当成他一生要追随的对象。他模仿神的说话口气，外表模仿神喜欢的人，经常做一些看似很幼稚的事，看似很单纯、很诚实的一些事，甚至他把这个偶像看成是与他形影不离的一个伴侣或伙伴来追随。他就是这样信神。”）这个有谁是呢？（神喜欢的人是啥意思？）（神喜欢的人怎么做，他也怎么做。）当成了一种偶像是吧？为什么说成是偶像呢？偶像里边咱都见过那个明星是吧！追星族，他

是不是拜偶像呀？他拜偶像就是崇拜他，见了他就怎么都好！穿个衣服我也得穿，他穿什么我穿什么，他什么脸型我跟着他整什么脸型，把他拜成偶像了。就是把神信成偶像，神长什么样呢，我照着神的形象长什么样，神穿什么衣服我穿什么衣服，神说话什么口气，我说话也是什么口气。他就不是神说什么他说什么，而是从说话这口气他去模仿、照抄。神说话经常有一个专业用语是什么？“必须”，他在这他也来一个必须，神审判刑罚的口气，他也来一个审判刑罚的口气，他不是说神的话，是他的话，然后用一种口气说出来。我出外边打仗了是吧，我对他行出来是一种怒气，是一种火是吧，他们模仿我口气是怎么模仿呢？（也骂，也吵。）（这是你的家？）这是你的家，他是模仿我的话呢！他另一种话也用这种指责的口气。前两天聪聪写的那个文章，看了没有？（看了。）打仗文稿，聪聪看见你们全当了官了，就看不见我了，聪聪来表现一下，是咋呢？（畜生。）写文稿里边一说就是你们这些畜生，你们怎么怎么……。写文稿里边一口一个畜生，一口一个畜生。（机器人说弟兄就是这样打仗呢。）他这叫模仿、崇拜，当成偶像。再一个就是说，让你看见周瑜为什么不服不满呢？他把你当成什么了？（偶像。）偶像，你怎么说我怎么说了呀，你说他们畜生，我也说他们畜生了呀！凭什么你就带领他们，我就不能带领他们呢？所以你要再解剖他，他接受吗？不接受。看着天花板，凭什么你带我？凭什么你说我？就开始凭什么了。模仿、仿造，他觉着你这样说话咋呀，跟你去外边打仗，看你这样说话把这些人咋了？征服啦，镇住了，把他们打晕了，唉！这一招挺好的，又享受了地位，还能把他们镇住，他享受了。他不是说是正义的怒气，不是说这怒气是因着他的悖逆激起的。模仿，这就是拜偶像了。

（“4．有一种人把神当成一个统治者，觉得他是至高无上的，他是没有人敢触犯的，如果有人违背就要受到他的制裁。他们崇拜这样的统治者，是因为这些统治者在他们心里占据一定的位置，这些统治者的思想、统治者的作派、统治者的权势与本性，甚至他们的爱好、他们的私生活，都成了他必须要了解的，都成了他关心的问题、关心的事情，所以他把神也当成了一个统治者来崇拜。这是一种很荒唐的信

法。”）刚才举了一个例子说蹦蹦的信法是吧，蹦蹦的信法，统治者的信法，为什么这样说呢？蹦蹦有一个什么理念呀？扭转不过来，他是怎么呢？拳头说话，野心，你在世上怎么怎么，你这个没有拳头不行，以恶治恶，我确实用这个“以恶治恶”制服了多少人！和他好好说不行，讲理不行，咔咔一握拳头，什么都行了。（拳头下出政权。）他把这个当成了生命。还一天就是，习近平说什么呢，老毛说什么呢，经常聚会的人中间，有些人他就关注这些事情。（还有把神当成统治者，当成习近平。）嗯，对，把神当成统治者。（弟兄说的我就听，不是弟兄说的我谁都不听，只有弟兄能管住我。）这就是信成了统治者。昨天说啥呢？咱卖一块二，实际说一块四，谁说的？（实际说的。）他说实际说的，噢，一块四，那就是一块四，一说个实际说的，好了，实际成了统治者了。这还有原则吗？（没有。）不用原则了，只要实际说的就行了。不需要原则，只需要你说就行了。超脱信的是统治者是吧？张三说啥了，李四说啥了，你统治者，你说吧，你独裁，你说吧。你的话就是法，你的话就是真理，一说就是，实际说了呀，实际就成了统治者。（这个情形都有。）不是都有吧？实际说得合乎真理了，工作上的一个安排了，实际说了。有些明显听着就是悖逆真理的，就不是那么回事，一说是实际说了，有人造谣，实际说了，你咋呀？你还反驳吗？（不反驳了。）为什么不反驳了？你信了统治者了。如果你一听这个，实际说了？实际能说出这话来？你有疑问了，反驳了，他是不是信统治者了？这就不是信统治者了。他信的是一种权利、权势。他把你放在统治者的位置上，只要你说就行了，你说咋办咱咋办，你说往东我绝对不往西。（SJ：武则天、黑枣、班主任一来都是这，发过来，我说你把原则拿出来。）都把你当总统了。（SJ：黑枣就是说我想哭，你不能反问她，她问你的话你把她打回去了，她就是要问行、不行。我不给她打了，我给她说你把原则拿出来，她说我想哭，就是不自己找原则，你不让她信这个统治者她非要信，非要走这个错误的路。）

（“3．有一种人把神当成他崇拜的伟人或者名人。比如说，伟人喜欢怎么说话，用什么腔调说话，说话用哪些词，怎么措辞，怎么样的

语气，怎么样的手势，怎么样的言行，怎么样的举止，这些统统都是他要模仿的，都是他在信神的过程当中要完全塑造出来的。”）伟人，咱这里边有没有？把神当成了崇拜的伟人或者名人。崇拜伟人是什么？崇拜伟人、名人他模仿谁呢？模仿名人伟人说话口气、腔调、用词、措辞。（蹦蹦说他崇拜关公。）对，他崇拜的就是关公，崇拜伟人。（意思说关公有正气，他就要学人家那个。）为朋友两肋插刀，暴尸荒野，信神就信成这样。名人、伟人，英雄气概，对一下号。

（“2．有一种人他把神当成了能够普渡众生、拯救众生的‘活佛’，把神当成了一位能让他脱离苦海的‘活佛’。这类人信神就把神当佛那么拜，虽然没有烧香，没有磕头，没有供祭品，但是在这样的人心中，他的神就是这样的一位‘佛’，只让他行善、施舍，不杀生，不骂人，外表活得老实，不做坏事，仅此而已，这就是他心中的神。”）人生是不是典型代表，人生可以信活佛了。（这也不是。）不是，那是哪个？（这里头说人家外表都不骂人呢，说我这还做坏事呢。）那你做坏事和这个不一样啊！那是你为着你的权力地位，特殊情况发威，是吧！这给你说是一贯的行为，和特殊行为还不一样，你是急了，兔子急了还咬人呢，你说兔子就是咬人的？根据这个兔子咬人，所以定一只兔子就是咬人的，合适不合适！“这类人信神就把神当佛那么拜，虽然没有烧香，没有磕头，没有供祭品，但是在这样的人心中，他的神就是这样的一位‘佛’”，为什么他的神就是这样的佛呢？你就没有实际去变化你的性情，你就是外表的好行为，我不和你争、我不和你吵，我告你说我是认识自己了啊！我可怜啊！他们都欺负我了啊！你们认同不认同？你说人生可怜不可怜？（今天不可怜。）不要今天说不可怜，今天以前，昨天、前天，我说的昨天、前天就是去年、前年，可怜不可怜？你说和实际配搭时，实际一说话，“啪啪啪”是吧？（吓的。）人家说，快走！吓得还要摔倒了。没有高血压，要是有高血压还要发作了呢！你说人生可怜不可怜？受辖制、不敢说话、不敢作工。可怜了，可怜的程度。“只让他行善、施舍，不杀生，不骂人。”你说人生骂人不骂人？（不骂。）不骂吧！实际才骂人呢是吧！实际拍桌子呢！人生不骂人，不杀生，外表老实，“我认识自己，我认

识自己”，不做坏事，你说吧，你今天不交通人生的表现的时候，谁敢说人生办坏事了，你去教会里调查调查，谁敢说人生办坏事了，都给人生竖大拇指呢！为什么？因为人生在教会里边她就咋呢？他只是说认识自己啊，有没有打压？有没有抠他们呀？和他们的关系是融洽的，去了以后都是和亲人一样。为什么？善！行善、施舍、不杀生、不骂人，外表活得老实，不做坏事，仅此而已，这就是她心中的神！仅此而已，为什么仅此而已呢？其它事她还做不做了？不做了。所以说，她和实际配搭作工中还做事吗？不做事了，她认为这就成了，信成了活佛。

（“1．有一种人对待神的态度特别荒唐，他们认为神就像是在世界的传说中听说的一位菩萨或者是圣者一样，需要人见面三叩首，饭后一炷香。所以，当他们心里很感激神的恩典的时候、感激神的时候，他们常常有这样的冲动，他们是多么希望他们现在所信的神跟他们心中所向往的那位圣者一样，能够接受他的‘见面三叩首，饭后一炷香’这样的一个对待法。”）有没有？（像菩萨一样，以往我们就是这个信法，就是一天三祷告，规条守住了。早上祷告，中午祷告，晚上祷告，饭前饭后祷告，嘴里不停地祷告神，是不是信成菩萨了？好像这就叫拜了。现在咱教会里的所有人也能对上，好像只要我吃喝神话，我祷告，根本不说我走上蒙拯救的正轨了没有？她不考虑这些。就满足于祷告，吃喝神话，你让我干啥我干啥，一天三祷告，证明我不闲着，当菩萨一样待，这些实际的表现。）看见演员了没有？（老年人一天三祷告能行，年轻人连祷告都不祷告，意思是连三叩首都没有。）这和祷告不一样吧！祷告和叩首能够挂钩吗？看见演员了没有？陈总应该能看见吧，陈总眼睛就不看事。你就不看，你就不记事？谁叩头了？白雪叩头了没有？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的说话，神话在这，演员给你扮演了，你想起来了吧！你再看这个话，你看能对上对不上。（嗯，对上了。）（白雪做错事了，见了弟兄承认错误呢，马上就跪下了。）办了坏事了，买菜呢买错了。她是不是想用一种做法来承认她是一个信神的，是不是一个冲动？每一种都有演员。

这七种人都不算信神，是吧？那现在能不能总结出信神应该怎么信？这七种不是，那你说一种是的。你看在实际身上你能看见这七种信法吗？第一种很明显，是一种冲动、跪拜、换取。你说实际和我见面的时候，交通的时候，实际冲动不冲动？小凯冲动不冲动？（不冲动。）为什么不冲动？超脱说她什么？人家接受三天就传福音尽本分去了，你接受几天了还无动于衷，是吧！还不顺服，还问问问，还一直问，一直不冲动，一直不跪拜。第二种，活佛，不杀生，不骂人，外表老实，不做坏事。你说实际老实吗？不骂人、不杀生、施舍、行善？她刚来的表现是什么？对实际什么看法？来，说说。（当时觉着不好接触，“啪啪”的。）一点不老实是吧？见了人就想骂。（一说话就训。）一说话就训，你说吧。和人生完全是两派，两个方面，人人看见实际以后就受一种辖制，对吧？第三种，是伟人、名人，她给你说伟人的话不说？老毛说什么呢，邓小平说什么呢，习近平说什么呢，有这些吗？（没有。）也就是名言名语，她没有这些。咱这里边有没有好说这些话的？蹦蹦也好说这个话吧？（嗯。）第四种，统治者，他信不信统治者？不相信，就即使说当时我站了一个位置，把他打下来以后，他服不服？统治者，你说在作工中有谁敢跟我唱反调的呢？没人敢是吧？只有实际敢。我是不怕环境，她偏说怕环境，这是不是唱反调呢？把我当统治者了没有？没有把我当成统治者，她是咋呢，她是用经历说话，我作工多年的经验，在外边大红龙怎么抓捕，各种手段，大红龙多么狠毒，神说你恨恶大红龙吗？你真的恨恶吗？为什么说这句话？你没有经过大红龙的苦害，你能恨得起来吗？恨不起来，我没有经历大红龙那些追捕，你说我能恨起大红龙吗？能有实际地恨恶吗？能有对大红龙的了解吗？我了解还是她了解？（她了解。）所以说，她不听我统治，她还有她的经验。所以说她就能为此和我唱反调，在这个上面就和我打开架了，没把我当成统治者，她是用事实说话，用实际说话。给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呀？你不要把我放在那个位置上去跟随，我呢也可以说是一个人，是吧？再说神怎么说的呀？神说把他交给撒但让他败坏以后呢，神话把他唤醒、得着。他有一个过程，也让撒但败坏，他也有败坏，他不是基督，不是圣洁的，是经过败坏以后再把他作过来的，有一个过程。所以说，不能把我放在那个位置上来信。是从我身上来经历、来认识。第五种呢，模仿是吧？你看实际模仿我了没有？（没有。）从哪些看呢？我给你交通神

话呢，我是让你明白神的心意是吧？实际作的她的工作，她不模仿这个，她只注重作工，抓福音、抓教会。你看看谁模仿呢，周瑜是吧，模仿，对照一下，对比一下，咱这路该怎么走？第六，溜须拍马，这就更不用说了，你说我来了多长时间了，实际没有给我倒过一杯水，你们看实际给我倒过水吗？第七，精神寄托就更不用说了。你就一听她那名字吧，你说她能是精神寄托？实际，什么都是实实际际的。你说这是不是你的一个标杆？研究原子弹，就看她怎么走的，跟着她走。下回来了，你也不和我倒水了，实际不倒，我也不倒，（就是，刚才心里边就想，那以后还敢倒水吗？）怎么说的呀？（下回还敢不敢和你倒水呢？这不成溜须拍马了。）意思是水都不能给你倒了，你说她溜须拍马了没有，是吧？不是说给你倒水就是溜须拍马。（不是这意思，不要成了规条，看人的存心呢。）吃饭呢，大军拿了一个馒头给了我，周瑜拿起来一个白馒头要给我呢，我手里已经有个黑馒头了，然后就训开大军了。（你就不说给弟兄个白的呀！）周瑜说："我倒拿起馒头给弟兄呢，谁叫你给呢，这馒头应该是我给，不应该是你给。"就因为给个馒头打起架了，你说他们信的是什么呀！

（神说："（3）神要求人类对神应有的态度

其实神对人的要求不高，最起码不像人想象的那么高。如果神没有说话，没有任何神性情的发表，没有任何神作为的发表，没有任何话语的发表，那对于你们来说，认识神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因为人需要揣测神的意思，人需要揣测神的心意，这些对人来说都是很难的事。但是对于最后这一步作工，神说了很多的话，也作了大量的工作，对人提出了很多要求，在神的说话中，在神作的大量工作当中，让人知道神喜爱什么，神厌憎什么，神让人做什么样的人。在人明白这些之后，在人的心里应该对神的要求有一个准确的定规，因为人不是在渺茫中信神，不再是信渺茫的神，也不是在渺茫中、在虚无中跟随神，而是神的说话人能听得见，神的要求标准人也能听得懂，也能够得上，神用人类的语言告诉了所有人该知道、该明白的事。现在人

如果还不知道神对人的要求，不知道神是什么，不知道人为什么信神，不知道人该怎样信神、对待神，这就有问题了。刚刚你们每一个人都说了一方面，你们都知道一些，或者是具体的或是大概都知道一些，但是我想告诉你们准确的、全面的、具体的神对人类的要求，就几句话，很简单。这些话也可能你们都知道。神对人类、对跟随他的人的准确要求，那就是：神需要跟随他的人对他有真心的相信、忠实的跟随、绝对的顺服、真实的认识与由衷的敬畏，这五项。”）五项记住了吗？真心的相信、忠实的跟随、绝对的顺服，神说要求你把这三条最基本的达到就可以了，后边这两条就不说了，达不到！真心的相信，现在能达到真心的相信了吗？够上够不上？（够不上。）为什么这样说？怎么说够不上呢？（老是顾念自己的前途命运，贪恋肉体，对神话信不来，没有达到真心的相信。）神话都信不来，你说咱还信神吗？最根本的一条，真心的相信。晨晨达到了没有？相信不相信？（我觉着我相信呀。）真心的相信、忠实的跟随。你看实际立的标杆，有没有真心的相信呢，忠实的跟随，能不能看到？小凯，怎么看到的？（人家有好多问题问呢，人家寻求、求真呢！而没有问题不能说你就没有观念，人都是处于一种糊涂状态，这是真心的相信。）真心的相信、忠实的跟随，真心的相信，就是你见证完以后，谈开以后，她立马就能从家里边出来，她从家里边出来，她不是说你原来就是逃亡在外的，是咋呢？她有一个安宁的家，她有孙子，两个孩子刚娶了媳妇，家室安宁，她出来以后就不归了，多长时间回过一次家，回家拿衣服去了。出来以后就在教会里作工，每天加班加点，这是怎么达到的？是不是真心相信，听了就信了，拿事实、拿活出来证明。你呢？你听了真心的相信了吗？根据什么说的呢，因为你是应付着跟随，还不知道是咋样呢，脚踩两只船，家里也得顾，神家也得顾。特别是咱大卫是吧，真心的相信，相信，相信了一年，这才跟上来了是吧？（没有真实的相信。）没有真心的相信。忠实的跟随，你再看实际是怎么跟随的？来，实际自己说说。家庭里边的背景，这边的背景，她当时难在哪？你了解是吧？来，你说说。（说是保罗、扫罗，家里孩子又面临离婚，丈夫也要跟她离婚，那个背景。）

来，简单说说。（SJ：那个时候主要是自己身体有病，小凯就了解，当时就是最多几天以后，就真不行了，就病倒了，身体的确是一个真实的情况，接受托付的时候就感觉是，我这个身体不行，接受托付以后，说，豁出去吧！一切不在神手里吗？第一次就给弟兄说，我这身体不行，各方面，再加上以往在原教会看见眼睛里有一根线，不管怎么总不好吧，这个不能做带领，不合适，就给弟兄说了。弟兄就没吭气，我再看看就咱这些人，你不做谁做，今天你不要考虑那些，今天你只是一个受造之物，今天你理智正常，良心能正常，各方面你都能够明白，你能活着就尽好你的本分吧！就这么做着。做了三个月，当时是连教会带一线去抓，抓了一线的时候，回来，超脱呀，人生呀，周瑜这就都来了。自从抓了这个工作以后，当时就看见他们对我的一些看法吧，因为我刚进来才十来天，弟兄就说让我抓，本来是让周瑜他们抓呢，有看法我也能看出来，但是后来三个月忙忙碌碌过来了，那时候从心里就觉着身体不行，当时就豁出去了，想想一切不在神手里嘛，豁出去走吧！你能死了呀！自己对自己这么说了，正好晕车也好了，就看见神的作为了。病了一次，后来当你豁出去的时候，心态放平，几个月下来也没病倒，也没咋，就过来了。身体有些好转的时候，一次弟兄揭露解剖我，从心里想着就是他们的问题，就想着说，我这么累、这么忙，就想着让弟兄来了给他们谈谈，让他们都听话顺服，工作是不是好做一点呀！就有这种心态。后来弟兄来了就解剖我是扫罗，这下把自己的欲望全破灭啦，就想着让弟兄说说，工作就好做，当时超脱、周瑜和我都是对立面，虽然做着，都是对立面，也能看见人生也是对立面，来了就想说说这些话，还没说呢，他们不是都说我嘛，一连串就都来了，一说把我打成扫罗，扫罗你就该死，光作工不进入，心里就活在一种痛苦中，心里就抵触，这作工的就该死，不作工倒能活。就想超脱当时那些表现，的确就能感觉到她是在找一些刺吧。就是这个钱，我和超脱说好的，我说我两三个月没回家了，我回家一下，明天过来咱签合同，把这钱放你这儿，你看着。说好了，晨晨也答应了，我就走了。我刚回到家，信息就发出去了，你回家怎么想的？心里就想，这就是和你说好的回家呢，家里一直吵呢，老公一直说回来离婚算了，老大媳妇也要离婚，老头也要离婚，我呢，回去就是想和他说清楚，因为他一直在微信里和我说，维护环境也得见他，就因着这回去的。今天你说你要告我，我无论如何

都要把他这方面后路给堵了，起码微信里不和我乱说了。第二天出来，当时，就想我这家里不像你们早就脱了的，我是又进了这个家庭里头了，一大片，总得有个断绝的过程吧！当时再说我是扫罗，一说扫罗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感觉一点希望都没有了，扫罗就是必死的嘛，大卫杀死扫罗也是该，扒了你的皮也是该，那个时候就活在这个‘死’的里边了，就说，噢！今天我就是扫罗，我就是被利用的，结合摩西，当时说人家摩西是被使用的，两岁以下的那就是衬托摩西的，反面事物那就是该死的。那时候就是结合，我就是那些两岁以下该死的孩子，他们都是衬托摩西的，那时候就结合衬托人生的，从心里头就说这就是神命定好的，因为我那么多年在外头作工，作工多年就是会作工，根本就是没进入。弟兄解剖我就是对的，我就是个该死的，就是光作工不进入就是个敌基督，跟保罗一样，你就是走遍天涯海角也是该死的，因为我就是个活保罗，那个时候就认识活保罗，所以就是利用我。说为啥你今天能作工就让你作，就想我作完工作也是个死，今天就是死。那会儿里边也争战，死，家里边老大要离婚，老头也要离婚，我还有七八万的债在身上，问谁要一分钱都不给，我手机一月只要交三百利息，就不会成黑户，问大儿要不给，问老公要不给，二儿子更不可能，人家说又不是他的债，问谁都要不下，要不下，但咱这边还得工作，这边还是扫罗得死。往前走那是死，就是作完工作也是死，如果你回家呢，他还能给你点钱，起码这交了利息成不了黑户吧，就是在这两者选择当中，因为你在家他不是不还，他也给你还，但是你出来就不给你还了，你面临的还是黑户。在家里知道后头是没有路，要这么走下去你就根本没有路，自己再加上有病，高血压、心脏病，这是重大疾病，一旦有个什么闪失，后路没有了吧，你断绝不断绝？就想今天这是神命定好的，今天这个托付是神给我的，想起以往自己起的誓，“你不是说走遍天涯海角为神作见证嘛！”，今天这就是你的使命，没完了，就是死也得这么走下去，这是神命定好的。你就是本性狂妄，天使长的性情，那你作完工作就该死，你是一个受造之物你还有什么怨言可发，明知道往前走就是死，往后走呢，就是肉体上能给你点钱，起码不会成为黑户，还有个依靠，他们还会管我。但是你往前走，你只要是不回家了，跟家人的关系就断绝了，不可能有人再搭理你。但那时候就想，那就是死也得这么走，就是豁出去，今天我的命也在神手里呢，今天这就是神命定好

的，谁也知道往后走，家里还能回，但你能回吗？不能，因为前边有神的托付，所以就选择，我得站住见证，我得走，就是死也得走，不知道哪天死，但是我活一天算一天，哪天死那是神命定好的，但我作完工作那就是该死。

所以那时候从心里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人生身上，所以就从人生身上学人家如何走子民的道路，彼得的路该怎么走，弟兄说她走的是子民的路，我就从她身上学子民的路，从她身上学。那个时候就想着，当时人家就是有进入，我说你把作工方面学会，因为咱整个大局需要工作呀，不是光进入就行了，这工作越来越大，肯定需要作工，就想着在死之前，我能走上彼得的路我就一定要走上彼得的路，就是死之前我要走正路，不走保罗的路了，我不走扫罗的路，我走这个彼得的路。但是我不知道哪天死，但是在我死之前，我让人生把如何作工作这方面装备上，然后就交托给她了。从心灵深处就这么想的，就是你了，因为你是大卫，我是扫罗，我是被利用的，你是被使用的，所以在那个环境当中，就是为什么对人生有忍耐、有包容，因为我是必死的，我对她的希望很大，就是你能把这些方面都能够去做下来，各方面你能够得着，这就是对你的希望。咱为了咱这个大家庭，建造国度肯定就是这么去走的，你就得这么去走。当时就是那种选择吧，就是死我也得去这么走，但从那个时候走下来，不知道，没有想着还有活路。因为你就接受，从那个时候就相信弟兄说的话，就是死的，不是假的，那时候真心的相信，就是我是该死的，以后人生是大卫，她是要用的，所以我得把她培养起来。虽然我不行，我多年的作工这不是从我来的，不是我自己的，这是多年神培养我的，给了我了，那我死之前我也得给了她，让她能够去接续。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一直把我放在扫罗的位置上，扫罗位置上我也得作好我的工作，尽好我的本分。也不想后路，知道后路也不可能，因为今天就是神命定好的，你就是一个受造之物，别想着你有家，今天神就是这么作呢，所以就这么走。在这半年当中对待人生不管有啥，我能包容、我能忍耐，不是我有多好，就在这种基础上，因为我是必死的，她是要活的。她是要使用的，我是利用的，到最终我死之前，把这么多年神给我的我交

给她。所以那时候这些话都给人生说过，说出来了。当时逼得不行了，我给人生哭着谈，我说人生你知道为什么我能这么做吗？因为以后就是你去做呢，说了这些话，那段时间人生好一点、转了一点。所以就从那个时候心里没想着后边的路是什么，就想着我就是利用的，就是相信的，那个时候至于周瑜怎么对待我，或者超脱怎么对待我呀，任何人对待我呀，为啥没有去反驳呢，因为我是必死的，这是我该走的路。这就是神命定好的，因为我以前，多年作工走的是一条错路，那就是保罗的路，就是会作工不进入。

今天我才看见了，这就是进入，的确那个时候就是神给了我一个正面的领受，所以到现在为啥我感恩！我从那个环境当中能正面领受，不是从我自己来的，我没有那么大的信心，我就感觉到每走一步都是圣灵的恩待，圣灵的高抬，圣灵给我一个正面的意念。那个时候为啥能写出那文章，父教子般的深沉爱！这么多年我在外边作工，有谁给我说过彼得的路该怎么走，多少年在外边检察员、区带领和我在一起，都是对付修理，但是不知道彼得的路该怎么走，我也想走不知道怎么走，但是今天弟兄能把这个彼得的路给我展开，人生走的就是彼得的路，这就是大恩大德！所以我就感到，谁能那么对待我，就是把我说死，就是我该死，但是他把真正的蒙拯救的路途给了我，我感觉这就是神对我极大的爱。因为爱不是肉体的爱，而是对我灵里生命的供应，因为我在外边闯荡十几年，不知道该怎么走彼得的路。彼得，保罗的两条道路说了多少遍，道理也背过，到底该怎么走不清楚，只有在这个时候虽然打了我，但是把彼得的一条路给我展开了，我就想在死之前我走彼得的路，我以前已经错过了，不可挽回，我也不懂，我也不知道，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给我带过这个路。所以那个时候这个意念就是神给我的，能从正面领受，看见这是神作在我身上的爱！如果不是那样的打我，我根本醒不了，我不认为我走的是错路，我认为我信神多年，是可以的，我信神多年无论如何我没有想到我走的是一条死路，我不知道我走的就是该死的路，但是弟兄给我谈了，你这么多年走的是该死的路，我就觉着这是大恩。谁能告诉我，我走的是该死的路？我走了该死的路，还把活路给我指出来，人生走的就是活

路，所以我才跟上人生，我把她当大姐姐待，就在她身上学。那个时候我就给人生谈，我说人生我把你当大姐姐待，我是一个三个月的小孩子，我跟上你就是为了让你去带领我走一个正确的路途。我那时候也揭露人生，我说我跟上你就是把你当大姐姐待，可是你在我身上所做的，我没有体尝到一点点大姐姐的滋味，所以为什么从那个环境之中我从来不告状，任何人我没有告过状，就说过一次，刚说了一下人生，弟兄说你控告呀？我就再没说，当时心里也有一些误会，但是想这是神命定好的，这是我该走的路，因为我以往走错了，我走的是保罗的路，扫罗的路，但我今天得往正道上走，就没想着活，不知道哪天死，我不知道。所以就在那半年当中过来以后，能够忍受一切走下去，就想着后边没有退路，前边就是死，我是受造之物，我就该满足神。这么多年神给我的这一切不是我自己的，我得还给神再死，就想把这一切给了人生，但是人生那个时候是拒绝不要。从那一过就是半年，半年过后，弟兄第一次看见我和人生的打斗，最后才说，人生你得有原则呀，不能乱打人，说了那句话，那个时候我从心里就感觉怎么还会给我这句话，从我心里就想着永远都不可能，因为我不知道哪天死。弟兄说你不能乱打人，那是第二次到厕所里哭去，就想还会有这个话呀，是不是耳朵听错了？后来才看见事实，从那里边我经历神的作工，过后我看见了神的作为！噢！原来这是一个试炼呀！过后我才看见这是试炼，但在那个当中我不知道这是个试炼，我光知道在那个环境中就这么走，家庭没有了，四分五裂，在教会弟兄说我是必死的，弟兄姊妹都踩，所有人都踩，说你是必死，每个人能这么做呢，不知道那是试炼，过后才看见。再看神话里边说，关乎神作工步骤，从那里边过后，才看见效力者的试炼，我说我以往在原教会一直就是效力，就感觉自己就没有蒙拯救的希望，我就是效力者的心态走了十几年，跟上这步工作就是死的试炼，过后我才结合上，哦！这是死的试炼，但是我不知道，我那时候不知道那叫死的试炼，我认为就是死，从没想过是假的，效力者的试炼，死的试炼，衬托物的试炼，最后才是爱神时代，我看了这作工步骤，我才对上号，我才明白了神的心意。后来弟兄说我就得一个实际，从那个话里边我才明白了，这些作工不是弟兄随便乱说的，他不是一个人去做的，而是他作的是圣灵要作的工作，因为一个人在我身上作不了这死的熬炼的工作。

从这里边经历过来以后，才知道这是圣灵的一步作工，就要这么作我，才看见这话不是随便来的，不是弟兄前边是那么说，后边是那么说，不是随便乱说的，而是圣灵的作工。当我回顾以前的时候，就想着说，我那个时候为什么能从正面领受呢？正面领受这不是我自己的，那是圣灵加给我的。这个正面的意念也不是从我个人能来的，在那种背景下神处处带领我都是正面的意念，正面的想法，过后才确定了圣灵的工作，这是一步圣灵的工作，不是人的作为。所以后来我对人生，对超脱，对周瑜我都没有看法，我对人生才说咱俩就是搭档，因为你在我身上所作的，不是你要作的，而是都在神的手中，都是我的需要，都是神为了作我，为了成全我的一个步骤，所以没有怨恨过你。就是超脱在我身上作的我都能从正面领受，那个时候都能结合圣经上的话，也能结合神话，就是那些结合，后来才看到不是我自己的。就在那个苦难当中，因为圣灵在带我，圣灵在不断地引导我，让我在这里边能从正面去领受，也能有那么大的爱心。我过后体尝到，这就是一个死的试炼，所以我才跟他们谈，那是一个死的试炼。）

这就是一个忠实的跟随，刚才听清楚了吧？神给她摆设一个什么环境，家里边两个孩子，还有孙子，老公，老公要离婚，老大要离婚，都冲着她来了，你不回来就离婚，嫌没人带孙子。可在这边呢？谁给她冠冕啦？死的试炼，没有任何地位、名誉，不仅如此，在那个时间段还兴起了人生、周瑜、超脱，都对她的一种攻击、击打，周瑜对她的攻击都听说过吧？知道吧？在那个环境下，她依然没有放弃跟随，忠实的跟随，绝对的顺服。咱今天的跟随呢？给你说原子弹是叫你去研究，效仿，咱忠实的跟随表现在哪？绝对的顺服在哪？欣然，你这忠实的跟随在哪？不要说忠实了，表面的跟随在哪？蒙羞呀！今天标杆给你在这站着。作出来了，叫你去效仿，叫你去走。有路吗？你看她这里边所走的，跟随的方向、目标，她是冲着神的经营、神的计划、神的作工。而你呢？你的方向在哪？家庭、肉体、前途命运，咱这个信神法行不行呀？得改呀！信神法是失败了，那是神不承认的，是神惩罚的，有路吗？有吧！能走动吗？（能。）你说的啊！咱看你

怎么走。王平找见路了没有？（找见了。）今天告你说把彼得的路展开了，你看见彼得的路了没有？（看见了。）小凯，研究通了没有？原子弹该研究通了吧？（噢，知道一点。）知道一点？真是浪费，伤感情了。交通了多少了，你知道一点，还没有研究透，有没有差距？（有。）有什么差距？（人家刚才交通的信神是在逆境中走，临到的全是不合自己心意的环境。）临到的就是强盗的剥夺。（在这个时候人家走信神的路呢，而且在这个环境中人家是付出呢，是主动的去做事呢，而不是要求呢，没有交易的心。）不是逼迫着走，而是主动的出击，主动的往前走。（人家有受苦的心志。）你能造原子弹了吗？（不能。）你丢人呢！研究了半天还不能造。大卫，原子弹研究通了嘛？（明白一些了，我觉着比以往明白了好多了。）有路走吗？（在逆境中得寻求神的心意。）你看她追求的什么？看你追求的什么？这是不是很明显的对比。（人家一直追求的是满足神，尽好自己的本分，哪怕是死了也要把本分尽好。）是为着神的作工，为着神的经营。（就是在听人家经历的时候，人家当时就是那种存心，咱自己一临到试炼，要么就是背叛，要么就是撂挑子，要么就是消极了，就是说没有从逆境往上走。就是神话说，不曾在寒风凛冽中站立得住。现在就是有意识的听她的经历了，怎么走。以往就是你说你的我干我的，与我没有关系，现在就是听她讲着，就是人家怎么在那环境中就胜过去了，人家当时怎么就那样走的，把咱放在那个环境中咱能走过去吗？）给你一个路途。（就有意识的往人家这个经历中找呢，我觉着就和启蒙幼儿园那个一样，才开始有一点点启蒙了，就是有点往那边跑呀！以往就是你说你的，赶紧研究原子弹啊，噢噢噢，你说你的，我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就出来了，根本就没有那回事。）这回就这吧。

失败的信法2

（SJ：咱身上流露出来的东西怎么去认识曝光？怎么去认识悔改？如果认识到了，就能亮在光中，以防下次再流露，哎呀！马上就意识到了，上次已经把这个事说出去了，是不是就不犯了？这就是一步一步，一点一点去走，性情变化就这么慢，不是渺茫的，不是你想象得那么简单，不是祷告神就变化了。到最后工作结束的时候，你得有经历，一篇一篇综合起来就是一部电影，这就是你性情变化的经历，听明白了吧！如果你不走这个路，最后你说你性情变化了，有人相信吗？你只是作了个工。让你给别人讲解是怎么认识的呢？谈谈，把你的文章全拿出来看看，这就亮出来了，这下明白了吧！如果以前咱没有这样走，但今天得走吧！如果再不走，那你怎么带领弟兄姊妹？弟兄姊妹需要什么？需要你的经历，你怎么转的？怎么认识的？他是不是需要这个呀！不需要你谈大道理，群里发的那些话都有，不需要你说，我给你们都发下去了，需要的是如何转变的细节过程。我以前发的那些文章能看见一步一步是怎么走过来的，能看见吗？从文章里边你能看见，研究原子弹就是研究这个呢！研究她走的这个路呢！不是你研究她这个人！巴结这个人，须溜这个人，吹捧这个人！是不是就错了呢？为啥有的人说，长子长，长子短，这是不是就是大错特错了呢？就像超脱给弟兄铺红地毯一样，是不是走向那个路了，给弟兄好吃的，好喝的，那是不是就错了呢？当时她们跟随弟兄，弟兄厌憎不厌憎？弟兄喜欢的不是你给他好吃的、好喝的，给他点什么，他喜欢的是怎么能把你带到神面前，能让你认识神、认识自己，走上这个路，这是他的目的，也就是他完成神的经营计划，把人带在神面前了，这是他要向神交的账。他喜欢你能够随着他的交通，随着他的审判刑罚、对付修理，能走上这个路的人，能配合他工作的人，能通行他旨意的人，能体贴他心意的人，知道神作工最终要作成什么样的人，就往这个标准上够的人，是不是喜欢这样的人呀！如果你不走这个路，能不能达到这个标准，能不能做在神心意上？就像超脱刚才说的生命进入的路途就不对，为啥我一直谈我的经历呢？谈经历就是叫你走这个路呢！刚开始我接受了三个月，为啥三个月就临到神话里边说的一个被征服的经历过程，是不是还发了一些，三个月以后的经历。你看咱现在二年了吧！该不该开始这么对付你了呢？我那时候三个月就临到对付，因为我以前在外边作了十几年工作，有点身量在那儿了，能那样对待，也值得那样对待，也能经得住，不会跑了。当

时，第一次我也是认识不到，狂妄到了一种地步，只作工没有生命进入，走的就是名副其实的敌基督道路，那就是敌基督，比你们还敌基督，从教会建造里边过来的是不是都是敌基督，都是名副其实的敌基督。但是你是敌基督，你认识到了吗？当时我认识不到我是敌基督，为啥第一次对待我是扫罗就是该死，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接受这个死，刚才给超脱交通我是不是这样谈的，说你独断专行你就接受独断专行，你别说你不是，你要说不是，你走的是不是抵挡神呢？我接受的就是扫罗，人生就是大卫，那就是名副其实都给展现出来了。后来才问弟兄，弟兄说当时也不由他，那个时候就那么交通的，那是不是神的作为呀！那弟兄是故意的？恨我？那时候我也误解过说啥呢？“人生和你是一个老家的，我这是外邦狗就是该死的，我做了三个月，做了这么多，教会和一线都是我管，她不做就该活？”能通过吗？人家该活我该死，那还不如不做呢！我里边是不是上下翻腾，还不如不做呢！那就别做了，能行吗？那只是一个意念，能不做吗？还得做，我是一个受造之物，教会建造神培养我那么多年，是神给我的，不是我自己的，今天我有这一点那也不是我自己的，我在这里效力也得效，知道我以后就是死，但是死也得这么去干，一个受造之物你有权利想活吗？本来命定你是该死的，你说你想活，可能吗？说了这个话以后，就进到这个死里边去了。不是像你一样，说你独断专行，你说我就不是独断专行，这就是你太悖逆。你说我是该死的，那我就是该死的，所以那个时候为什么能老老实实地那么去做呢？我是该死的，我是必死的，我死了就是人生做，所以我就活在这个圈圈里边，我给人生交通的时候是哭着交通的，我说人生你能知道吗？我现在有重大疾病，今天你好好和我在一起学，我什么都给你说，最后我死了就是你的。你问问人生，我哭着给人生说，人生不当一回事，我说我都说到这份上了，你都没感觉吗？为什么我能这样，我真实的认为我就是要死的，我没有想着不会死，所以，在那个环境里边只知道我要死，在死之前我该怎么去做呢？我死之前我一定要走上一条人生正道，我知道以往我是敌基督，不知道那时候该怎么走，今天我明白了，我不走那敌基督道路了，我要走洁净的路，彼得是怎么走我就这么走，就这么去走。当时我就没怀疑过我不会死，就想着自己死让别人活。结合两岁以下的孩子，摩西人家就是活的，两岁以下的孩子为啥都杀死了呢？他是应验衬托摩西的，所以他就该死，所以我就把我当作那两岁

的孩子，我就是不知道哪天死，我就是扮演‘死’这个角色。我是一个受造之物，该死该活是神命定好的，今天这步作工把结局给我说明了，我是该死的，那我就接受该死的。那的确是神作的，就得接受、顺服、承认，就不能打回去说别人该死，那你还能接受神的作工吗？在那个里边熬了半年，半年每天都想着死，所以我对待人生，就能够有极大的耐心、爱心，因为什么？因为我要死了，我要把这一切交给她，让她去学，可是她那个时候不学，这就是我那个时候死去活来熬炼的难受，说不清道不明，晚上看见人家呼呼大睡难受，说往这方面带，对付对付人家还不干啦！就和交代孩子一样，我死了就是你的，这话都说出来了，你问问人生，但是说了这话以后还是没知觉，那个时候我就感觉，我明白了，反正我就这么走吧！等八个月了，人生说了一句：“我才理解了你的心。”我说，呀！可能这就是醒了，我就哭了一场，人生终于知道我的心了，知道我啥意思了，起码有点改变了。所以我从人生身上看到八个月才能明白点，人要性情变化，唤醒人的良心就得这么慢，别想着急于求成，到现在才养成我对所有的人，有点爱心了，我这份爱心就是这么磨下来的。

一心想着她能够挑起这个担子，这是我的本分，我的任务就完成了，我就是该死了。所以我这半年就活在死里边，在死之前就是这样带人生的，这一路就这么走的。但是跟人生配搭的时候，人生不光是不听而且还要打岔，人生也知道，我往东谈她往西扯，我给弟兄姊妹谈，她插耳机唱歌，在教会带领面前跟我宣战，这就是当时我在这个环境中所经历的。经历这些的时候没有埋怨，我知道这是神摆设的。如果我要是不从神领受，从人领受，你说我能和人生配搭的来吗？从人领受，人和人之间不能和谐，从神领受，一切都是神做的，为什么呢？神作你呢，就需要这个环境来磨炼，才能有耐心、爱心。所以，咱接受这步工作就得怎么走？一切从神领受，站在神一边看事，你看神话里边说，凡事站在神一边看事，这就是我所经历的。我接受这个死，我能够顺服下来，还嫌别人这么对待吗？什么想法都没有，在死之前别人怎么对待都合适，没有理由没有借口了。如果是以往，人生和我发火的时候，我是不是要伸手打她呢？我现在不会打人，就是把我捏

成肉泥了，不会返回来打人了，怎么想都是自己已经是该死的，死之前该怎么对待任何人，没有想着再打别人，就是死也不退，往前走，就从这个环境里边走过来，才看到一步一步都是见证呀！当时活在那个情形当中明白吗？不明白。只是什么？只管去走，当走过来之后，才能明白。不管别人怎么对待，都能够顺服下来，人生和我宣战，我跑厕所里边哭去了，能想到我这样的人能成那样吗？那就是神摆设的环境，像以往我会哭去吗？我会打你，可是不会打了，就去厕所里边哭去了，哭了以后再起来做。就想我死之前就得这么去走，就得这么活，在这死里边熬炼了半年，没想着我会活。因为我活在独断专行里，我是敌基督，最后把敌基督的败坏解决了，是不是就蒙拯救了。为啥说该死呢！敌基督不该死吗？与神为敌不该死吗？那就该死，所以我就该接受这个死，承认我是该死的，承认我是必死的，我就是地狱之子。当我从这里边走出来的时候，没想到后来弟兄说："我就得了一个实际，我就喜欢实际，我就爱实际。"这是我能想到的吗？我做梦也没想到。我没想过这些话，我就想着我是死的，哪有活的道？敌基督就是该死的，我是必死的，我那么多年在外头尽本分就是敌基督的表现，就是显露自己，就是天天眼睛盯在别人身上，别人有问题，我没问题，我是真正的忠心，我就是真理，那时候我就是这么过来的，所以就该死。当神说我该死的时候，我也认为是该死的时候，是不是与神的工作配合了，这才能洁净了，不会打任何人，只能是爱心、忍耐、饶恕。就像世上一个人，这个人快要死了，你看他回去跟谁斗呢？跟谁都不斗，他对谁都有爱了，他那爱从哪来的呢？他说我死之前我得这么活，那就是死里复活，就是败坏的人类已经是必死的人了，所以你要想活，就得真正认识哪些表现能让你死，撒但把你败坏的必然要死，但是你要重新活过来，你必须把你该死的地方认识到了，恨恶、诅咒、弃绝、背叛，你才能活了，才能有耐心、爱心了。当走过来之后，弟兄说出这话来，那才看见原来是我经历了死的熬炼！死的熬炼以后我站住这个见证了，我没跑，我就接受这个死，死前怎么做，怎么交代后人，叫他们怎么去走，我就走的这个路。当我再一次活的时候，才看见原来这是试炼、熬炼。当试炼熬炼过后才明白，站住见证以后神才显现，我站住这个死的见证后来，才有了弟兄说喜欢我的话，是不是这个意思呀！但是后边的人不明白的时候，光知道怎么就喜欢实际不喜欢我呢？这喜欢咋来的，听明白了吗？

（嗯。）不是无缘无故的就喜欢实际，不是像超脱说的那样，可能实际小嘴太会说了，是不是迷惑了呢？这就是人里边一些败坏的观点，他看的就是这个，我刚才给你谈的是不是实际经历。所以经历什么环境能白经历吗？（不白。）那是生命作到你里边去了，那就是死里复活，性情变化就是死里复活的一个过程。你怎么变的？我刚才给你谈的是不是性情变化的过程呀！

以后你跟下边谈是不是要谈这些？这就是精兵强将，这步国度建造是建造你的心呢！就得走这个路呢！如果下去以后你不走这个路，以后就不能做带领了。现在是让你做带领，是操练，你不明白，咱以后是不是就应该这么走呀？你都看见了，这个路是这么走的，让你研究原子弹你研究了吗？如果你没有研究，你老研究说喜欢实际，那我就看实际怎么做的，看她实际穿的啥，看她实际吃的啥，学她这个，不是学外边，不是巴结溜须，不是给我一个好听的话，你越给我好听的话我越难受，我也不喜欢。神作的什么工作呀？效力者的试炼，死的试炼，衬托物的试炼，然后爱神的时代，是不是这四个步骤呀！如果走了这四个步骤，就是走上被成全的路途，这就是神要成全一个人的必经之路。我这么去谈，并不是每个人都要这么去走啊，但是在你身上作的是不是性情变化？在我身上作的就是死，他是不一样的！在你身上作这工作的时候，首先具备一些资格，成全你得有条件吧，你起码得具备哪些，才能作成全的工作，如果接受不了审判刑罚，接受不了修理对付，能不能作这工作？让你死你愿意死吗？让你死你早跑了，眼镜让他死了吗？在眼镜身上作让他死的工作了吗？（没有。）他倒跑了，就只说了一下眼镜你这些男女之间的事，还没有解剖，那时候还是哄着呢！还要用眼镜，先这么说着，这次才在这交通了一下，跑了。神的爱跟人的爱一样吗？神的爱是啥呢？就像在我身上作的啥工作呢？审判、刑罚、咒诅、对付，什么都作，但是我没跑了，你这就是能经得住才作，如果就像眼镜还没作倒跑了，这还是二年以后才作的，二年以后就说你做了那么大的恶，给你捎了个信，刚给你说了，这下神摆设环境让大红龙把你压住，最后把你拉到磨上把你圈住，这才审判刑罚你。刚开了个头，跑了！这就是说啥？神拯救人难不难，

难啊！　就像人生二年了，才第一次破例的对她挨了一下刀子，那人生是不是还误解呀？反正是看不上我，一直是我不好不好，是不是还会这样呀？为啥那个时候我冤枉，人生什么都是好的，我就是该死的。可是在弟兄眼中，人生能不能那么作呢？在人生身上能不能说你是扫罗你死去，实际是大卫该打你，能吗？（不能。）这就颠倒了，就得这么对待她，小孩子就得在怀抱里抱着，你是老大你就得死，对于她就得这么去作，二年以后这才开始呀！为啥那天弟兄说人生消极吗？不跑吧？还得问问。就是这步工作不是让你去得福，不是让你去作王给别人显现去，而是让你取掉你里边的那些掺杂。就刚才我谈的死，是不是什么掺杂都取了，你还要得福吗？一说死还得福吗？活都没有了，你还说得什么福呢，把这些给你取掉了，就这一个死的熬炼，什么都给你取掉了，取掉了以后才能用你，不是随便就能用你这个人。就是你不要地位，不要脸面，不要得福，不要这些以后，是不是才能用你，你说人生，你老要地位，老要脸面，能用吗？（不行，真的不行。）是吧！就是地位总挂在心上，天天要面子，又说我呢、又说我呢，你老要抓着这个不放能行吗？你不要这些了，他才给你，就像给我这个地位一样，给我这地位是因着我不要了才给我的。而是我就不配要，就不配有地位，越要越没有。在咱心里认为，我不要地位，是嘴巴说的，事实检验一下，要不要？人生检验了一下是吧？这就让她看见了，要不要呢？她说我不争，我不要，我是竭力配合的，那是不会认识自己，那是啥呢？给自己脸上贴金。所以说不给你是不敢给你，是因着给了你，你就报废，是不能给你。从死的熬炼过去，那又是保罗来世，我还得亲自在群里发出去，让所有人都知道我是保罗来世，是不是还得死，我不管我是不是保罗，我活一天就得走一天彼得的路，活一天我就这么走。对我来说就是警钟，警钟长鸣！那就是神的爱，你都能从神领受，你还有怨言吗？你还跑吗？如果眼镜从神领受他能跑了吗？他就是从人领受，这下发到哪里都是，别人都知道我有一个小三，李木成这样，我丢人、败兴我还能活吗？我咋活呀，我不能活，我走呀，你怎么能这么对待我？神话里边有吧！神说，你能经得起烈日的酷晒吗？这是不是烈日的酷晒？每一个人你的败坏都要放在光中酷晒，如果你能经得起烈日的酷晒，而且你还能接受下来，不是光能经受得住，哎呀！我就硬在这晒着，是不是你还得去变呀！你经不住烈日的酷晒，你就废了，有的人终年不见太阳，你

说原教会终年见太阳吗？终年不见太阳，咱是天天有太阳，你要吗？不要，晒得不行，他不要，气死了。晒咱一下马上就气得不行，不要。那个时候你才看见啥呢？神对人的爱，人哪能理解，神与人就相差天上地下，他不会明白不会理解。刚才我给你谈的是我过来之后才明白的，我给你谈是不是谈清楚了，当时我能明白吗？哎呀！弟兄和人生就是一个老家的，怎么都是好的，我就是个外邦狗，我就像外边教室上课的，外边偷听一点，偷吃一点，就这么活吧！是不是就活在这个里边。我不知道神作的是什么工作，当我经历过后，这就是我的经历。为啥对弟兄所作的工作越来越有认识了，为啥眼镜天天打仗，他异象比我透亮，因为我没有多打过仗，我跟上这步工作就开始抓教会，一线也抓，不用上场吧！这里边太忙了，工作还得管，哪里都得操心，所以没多打仗，也没多看异象，但是大概知道咱这是对的。就从我的经历当中我对弟兄是不是越来越认识呀！谁能在我身上作让我死的熬炼的工作呢？只有从神而来，圣灵才能在我身上作这工作。

就像那个时候，我无知的时候，我问过弟兄，我说人生怎么都是好的，我就没有一点好的？弟兄说，圣灵就没有带领我解剖人生，圣灵就带领我天天解剖你，看你哪里都是不好的。还说什么呢？我就不说了，那就是圣灵作的。在我身上作了这工作以后，我才对弟兄一步一步有了认识，这是圣灵作的。虽然是肉身很普通正常，但是他能在我身上作了这工作，任何人在我身上作不了这工作。我跟了以往的检察员那么多年，我走的这个保罗的路，从来没有人给我解剖过你该怎么走，没有人让我从保罗的死路上走到彼得的活路上，没有人能作了这工作，这是从圣灵来的。而且弟兄是08年接受的，我是98年接受的，我比他多这么多年。他08年接受，10年就开除，开除以后就这么走的，懂啥，他从哪来的？从圣灵来的，就是他没有经历过培训，没有经历过训练，但他直接能来源于灵要在他身上作的工作，这就是我对弟兄的认识。就像彼得当时对主耶稣的认识，是不是这么认识的呀？他从主耶稣身上看见神的奇妙作为，他牧养教会跟别人不一样，你说弟兄牧养教会跟别人一样吗？跟以往的一样吗？（不一样。）我从这里边传承了一点，学了一点，我给你解决，跟以往一样吗？跟教会建

造一样吗？他的各个方面，跟教会建造是截然不同，所以这就是一个来源于圣灵的工作，在他肉身就能发表出来，他就是作这个工作。所以我对弟兄的认识是从圣灵来的。这个认识我抹不掉，如果光是异象，眼镜打仗知道那么多，为什么能跑了呢？就是异象不等于生命。我刚才给你谈的，我对弟兄的认识已经作到我里边去了。任何人在我身上作不了这工作。而且弟兄所带的这个路，在中国大红龙国家这音频不断地发，是我一直不让发，但是弟兄从来没有说不让发，他走的是不是像主耶稣走的路呀？他从来没有想着他的个人安危，咱任何人就想啥呢？这个发出去对弟兄不利，是不是都会这么想，他是想着他要作的工作，他给人带来的就是真理、道路、生命，也让人有路去行，知道这个路该怎么走，怎么能走上信神的正轨，到大灾难当中有见证，这是蒙拯救的一个路途，就是神打发他来要作的工作。所以异象不等于生命，今天给咱谈的就是会经历神的作工以后，这些认识是抹不掉的。

再一方面，从神话里也能看到，基督是不是卑微隐藏呀？基督的实质也是卑微隐藏，他不显露自己，在正常人性里去作他神性要作的工作。从弟兄身上也能看到，他从来不注重穿着打扮，能看见吧！不考虑高大的形象，不考虑别人怎么看他，从不考虑这些。还是平常有时候我看到那个鞋上都是土，我说换一下鞋再去吧，到人家那聚会去呀，他说行，换一下，要是不说的话是不是就穿出去了，就是从这些外表看，看到跟神的话是不是一致呀？他从不注重这些穿着打扮，你怎么看待我是不是众长子，他没有考虑这个，他只考虑工作，只考虑他怎么交通能让你明白，能让你走上这个路。还有这段时间在一起，那天谈起他那个肚子呢，平常我早看见他肚子大，咱也没有去问过，那天我才问呢，我说你的肚子这么大，是不是有病呢？我说你没看过吗？他说没看过。我说你肚子那么大是不是有瘤子呢？他说不知道我没看过，每天晚上敲肚子都是撑得“嘣嘣”的，他说七八年了都是这样，我心里一下就难过，咱哪个人会是这样不去看一下呢？我说你这不对吧！去看一下，他就整天忙得没当一回事。从这个地方完了又跑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完了又接着去谈去作，他是不是比咱更忙呀，

他哪里都得顾到，到哪里都得忙几天！忙几天！忙几天！我就想是不是有瘤子，这是我自己想的，他从不考虑自己的身体，也从不考虑自己以后怎么，从观察当中看到从不考虑自身。就是祭司弟兄讲道里边说神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也没有一个人送点什么保健品，这是不是祭司弟兄看见的呀！基督考虑自己吗？也是一样的，从来没有考虑，光是想工作通行神旨意，从弟兄身上也看到他也没有考虑过他的安危，也没有考虑过他的身体，他只想着我带的这些人到底进入了正轨了没有，如果有一个摸着点门、进入点、看见点路，他都珍惜得了不得，是不是看见了？就像我，我并不知道多少，只是摸着点门、看见点路，他就感觉到高兴得不行呀！从这里边看见他的喜怒哀乐和基督是一口一心，我谈的是这个意思，你听明白了吧！他所走的路，他所活出的，和基督是一个心，一个口，一个灵，一个圣灵要作的工作。他的喜怒哀乐和基督是一样的，如果你会经历了，你还会对他反感吗？我谈的就是咱以后得走上生命经历的这个正轨，才能达到果效。所以咱现在下去以后给带领也是这样谈，主要是把弟兄姊妹带的都会生命进入了，把弟兄姊妹带的会认识神、认识自己这个路，这是你最大的百分之八十的工作，事物性的工作各方面有原则，让他们安排去做就行了，把弟兄姊妹带不到神面前，你交不了账的。

讲道交通：“无论在哪个时代，人能谈出对神的认识，能对宇宙万物的主宰有认识，这就是高人。人能具备这些对造物主的认识，那就是达到明白真理了。世界上没有真理，只有认识神的人才有真理，只有神说的话才是真理，是真理临到了。所以，不管在哪个时代，人能谈论出对造物主的认识，这都是蒙神称许的，这样的人是寥寥无几的。神创造人类、创造天地万物以来，有几个认识神的人？这几千年来没有几个人，屈指可数，这些人都是真正的高人。但是人类不认识，也不承认这样的人是高人，反而把那些有邪灵作工的，有超然功能的，能掐会算的，能说预言的当作高人，这就大错特错了。真正认识神话的，能看透世事的，这才是高人。所以，末世跟随神的这些人如果真明白真理了，能为神作见证了，神说这是末世被成全的一班人，是神六千年经营计划的标本、模型。标本、模型的代名词是什么？圣人、

义人。被神成全的人才能称为圣人、义人。所以，记住了，在末世凡是能见证神的人，在神那儿就是一班得胜者，就是神成全的圣人、义人。但现在这班人还没被作成，等大灾难过后就作成了，到神向万国万民显现的时候，这些人就要站立在万人中间作神得胜的见证。现在你们只管往上够，追求，凡是追求真理的人都有希望，神都成全。这个事看准了吧？外邦人不明白，说：‘你们这些人成天尽本分受苦受累，得着什么了？能挣多少钱哪？’他们就看不透，他们就认钱。钱值钱吗？钱不值钱。什么最值钱？神成全一班人，把一班人作成，那能用钱来换吗？能用钱来衡量吗？神创造天地万物、创造整个人类到底为了什么？就是最终成全这么一班人，神经营工作的结晶就是得着一班与他同心合意的人，这些人的价值得用什么衡量？这些人在神眼中贵重到什么程度？他们是神眼中的瞳人，神把这些人看作自己的亲骨肉，比世上的一切君王都高得太多了，神成全的人才是最厉害的。那神会不会赐给这些人权柄啊？（会。）神赐给人的权柄是什么？这些事人还看不透，这些人得的福气太大了，人做梦都想不到。所以，现在人尽本分往小了说是在追求真理得生命，达到蒙拯救，往大了说是神在成全人。神拯救人类的经营计划、六千年的心血代价就是要得着一班人，如果人被神得着了，那在整个宇宙万物中神就把这些人看为最宝贵。那你们说，咱们现在尽本分整天忙忙碌碌是为了什么？有些人看不透这事，没想那么远，等经历到有一天，你把你能得到的、享受到的捧在手里的时候，你就会一个劲儿地流泪，‘我真没想到神会这么恩待我、祝福我，我居然能得着这么大福气’。以后的福气谁能想到？咱们现在想得太简单了，是不是？（摘自《上面的讲道交通 220-B-7》）”就是神说：“真正的‘信神’的含义是人能在相信神是万物的主宰的基础上来经历神的说话，经历神的作工，达到脱去败坏性情满足神的心意以及达到认识神，这样的历程才叫信神。（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写在前面的话》）”是不是这个路途呀？咱总要脱去别人的败坏，眼睛盯在别人身上，让别人经历神的作工，那是不是个错误呀？脱去自己的败坏性情以及达到满足神的心意，这样的历程才叫信神，如果你走上这个信神的路途，是不是走上信神正轨了。以后就看哪个带领能把弟兄姊妹带到这个路上，你起码每个月月底文章都要发给我，下边的文章你们可以在一起看，你到底走了没有，这个带领能不能做，如果你不敢亮相，不敢亮在光中，不敢让别人都看见，就像我

所走的路你们是不是都看得见了，如果大家都能放在桌面上，是不是就放在光中了。祭司弟兄说：“无论在哪个时代，人能谈出对神的认识，能对宇宙万物的主宰有认识，这就是高人。”今天是不是神破例的高抬咱，是吧？如果你在这个环境当中得不着对神的认识，得不着对自己的认识，是不是白费了，浪费了神给你呼出的气息。“人能具备这些对造物主的认识，那就是达到明白真理了。世界上没有真理，只有认识神的人才有真理……”，咱不走这个路，去哪走呀？你天天认识报答，报答天天认识超脱，双方就这么认识，最后能得来啥？你把报答认识透了，神说你可把撒但败坏性情都看透了，可是你自己变了吗！这就是你的认识，这就是傻瓜！就像那个时候人生说：“我在外边能作了工作，一到实际跟前就作不了了。”其实，言外之意是什么呀，还是实际辖制我，是吧？我还是受辖制，我在外边为啥能作了，是给别人透露一个信息。他受辖制的根源是什么呢？你把这个根源给它解剖开，就是怕做得不行，怕做得不好，脸面地位再解剖开，最后达到不受辖制了，把你身上这病根解决了，就走出来了。（咱不认识自己，还觉得我这是忍，才达到和谐配搭的，是这样认识的，就没有认识自己的本性实质，就是与神敌对的东西，认识不到这里，一说这就是自己里边的需要，早晨还祷告神，愿神的审判刑罚常伴随着我，踏上灵程走上信神的正轨，别让我走敌基督的道路，还这样祷告呢，你光祷告没路，不知道咋进入，咱也不会认识自己，你看今天来了，这是不是圣灵作呀！心里感谢神，这就是圣灵作的，带领我走这个路。）你祷告了，第一下先问你。（第一下先问的是我，所以我里边说神太全能了，祷告要呢，马上就临到我了，一临到我，我才知道，原来踏灵程是这样踏呢！以往不知道，认为忍着不吭气这就是能和谐配搭，就这样想。）你还以为你够大度了。（对，就觉着够大度了。）又能忍又能让，还不行，还要说我。（这一下子才出来了，这下知道怎么走了。）就像人生一样，你实际说话那么厉害，我这啥都不说了，还不行吗？我这可是啥也不说了，还是我有问题！思想、观点、路途不对，不是解决自己身上的问题，都是解决啥呢？我成这了还不行吗？你不是站在神一边看事，为什么摆设这个环境，我身上还有什么病没解决，解决自己的问题，这个路是不是就对了？让你丢人、让你败兴、让你受苦，这些都是啥呢？你身上所缺少的，那神话里边说，你的爱心、耐心各个方面都需要神的成全，那怎么成全呢？就需要神摆

上环境。（我前天晚上，梦见自己从厕所里出来了，什么也没有穿，一丝不挂，连鞋都没穿，我想，我怎么是这样的呢？怎么什么也没穿就出来了，梦也不敢跟人说。认真给我说，你什么也不穿是好的！亮在光中了。我就是太顾面子，太要地位了。）其实就是啥呢？为什么梦见这个梦呢？神就让你看见，今天，人在神面前就是赤身露体，本来就该这样赤身露体，但是咱是不行，赶快盖住，不能让人看见，不穿就对了。（咱老要遮盖，害怕人看见，这对上号了。）就是所有人都看见你的丑相了，这就对了，你甘愿把你的丑相都亮出来，让所有人都看见，都看见你的赤身露体，其实是正常的，因为你本身就是这样的。因为咱以往说的，把你亮开，你说不对，盖住盖住盖住，盖得实实的，谁也看不见，哎呀！人生可是高大的，把你说的很高大很高大，但是高大吗？（不高大。）对，不高大，本来你啥也不是，你就是这个样的，你看我就是这，本身就是赤身露体，这就正常了。神一步一步的就是撕掉人的脸面、地位，让人从这里边走出来，放下这些。（以往我听了那些音频，周瑜呀，小白呀，你看周瑜怎么怎么，通过这次我感觉，我和周瑜的情形一样，不是光说周瑜的，那个性质是不是达到那个果效。他是悖逆地看天花板，而我呢！是消极得不吭气。他各个方面的性情都能和我对上，解剖一个人是让你来对照呢，就能和我对上，我就是那个人。弟兄说，聚会说的是一批的周瑜，不是周瑜一个，这里边还有我了，周瑜和弟兄是仇敌，那我呢？也是仇敌，因为解剖我了，我还不甘心，还不感激，还要恨弟兄，嫌弟兄把我的脸面丢尽了，这不是恨他吗？我就感觉和周瑜那个情形是相似的，当时不吭气，各方面不配合就是恨弟兄，就不知道这丑陋，你这病已成不治之症了，都不治一下。）有的人他的恨在外表，有的人恨在内里，是同样的。周瑜他们恨是不是在外表呀，外表就表达出来了，那个时候周瑜恨弟兄，他不敢恨，他把那恨转到我身上了，见了我是不是就骂呀。那天见了小白，本来想和她谈谈，去了以后让我挺寒心，我从心里想着说，不管她怎么样，以前认识，看她怎么说，见了面，弟兄在那儿坐着，小白进去看了一下，直接就跑到这个姊妹跟前说话，弟兄在那儿都不理，就等弟兄和她说呢！过来给我说了几句话，我说你怎么认识的？她说好着呢！我说好着你写你的经历文章了吗？现在正写着呢！我说你计划以后尽哪方面本分？没想。我说要不上一线？说不去。我说不去你干什么呀？写文章，灵修反省。我说你

反省什么时候是个头呢？啥时候反省出来啥时候说，这就是她说的话。后来没说啥，外边官话说了说，噢，我说知道了。她说，原子弹嘛？这就是那原子弹嘛？讽刺我呢！后来就走了。你说她恨谁呢？恨弟兄，嫌弟兄不理她，弟兄连看都不能看一下。见了我是讽刺、挖苦。对她来说好像吹捧我呢！但是我听了挺难受、挺别扭，说到那儿就走了，这还不是地位名誉吗？就是气得不行，就是恨，外表看到你也说也笑呢！来杯子，给你倒杯水，喝！就是一种讽刺、挖苦，我看看你们能走到什么地步，走吧！反正我不走，就是这个意思。你说小白异象不透亮？眼镜也不透亮？不透亮他打不了仗，所以说不在乎你异象透亮不透亮，而在乎你的经历认识，你得真正去得着，为啥这段话说，你能对神有真实的认识，这才是什么时候都取不掉，抹不掉的。

“……只有认识神的人才有真理，只有神说的话才是真理，是真理临到了。所以，不管在哪个时代，人能谈论出对造物主的认识，这都是蒙神称许的……”，是不是咱以后得有这呀，你从这周围人事物当中经历过来，能谈出对神的认识，对自己的认识，你走上这个路，这个路和轨道一样，你在这个轨道上别到处乱走，在这轨道上带领下边的人，是不是就走上正道了。如果咱办事员之间还是打架，你说以后还能不能作这工作，你都能谈出各自的认识，你有你的认识，同样，她有她的认识，不是只说你了，她就没问题，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呀？从现在看到我和人生之间我们打架吗？不打架，只是交通，在一起有什么问题同样揭露解剖她。你说有打架吗？如果人以后都从神领受，与神建立正常的关系，还需要打架吗？你就是谈他与神的关系，你解剖他与神的关系，这是不是把人往正道上带呀！各自互相交通都是这么走呢，还有什么打架的。你谈他的这些目的不是为了打击他，不是为了打压他，不是为了把他打倒在地，你谈这些目的是让他反过来，反过劲来往正道上走，这是不是一条正道呢！“这样的人是寥寥无几的。”是不是呀？每个时代都是寥寥无几的，如果咱不走这个道，那以后是不是就是寥寥无几的？你就不走，再带你也不走。你抓住地位就不放，死死地拽住你父亲的衣衫不放。“神创造人类、创造天地万物以

来，有几个认识神的人？这几千年来没有几个人，屈指可数……”，几千年来都没有几个人，你看神把约伯，彼得，大卫，所罗门，亚伯拉罕，挪亚，罗得，把这些都给你列举出来，是不是没有几个呀？几千年来都没有几个人，所以，最后这一步工作他要得着一班人，是三步作工对神有认识的人，这个机会你再抓不住就完了。祭司弟兄说：“历代圣徒复活了”，就指末后这班被神作成的人，这些人在前世这些灵魂都来过，都信神，都为神受了许多苦，为满足神、为通行神旨意，所以这些人蒙神祝福，神安排末世降生来得着神的成全。现在我们看见神就开始成全这班人了，在神选民中有许多人就是真心爱神的人，这些人已经来了，神也来了，就为成全这班人来的，所以凡是追求爱神的人、凡是有真实爱神之心的人也是神的安排、命定在末世接受神道成肉身的成全。（摘自《上面的讲道14-B2-09》）历世历代的使徒都没得着，历世历代的使徒都复活了，咱是不是这些人今天都来了，就让你再次追求，啥都告诉你了。“这些人都是真正的高人。”所以咱经历这步工作是不是得豁出一切去追求呀！这才是对神有认识的高人。“但是人类不认识，也不承认这样的人是高人。”你看人家祭司弟兄是高人吗？对神有认识，是不是天天见证神，是不是高人呀！大红龙认识吗？（不认识。）它把你置于死地，它不认识是吧！

当时我在南方的时候，有几个跟祭司弟兄在一起的弟兄姊妹，后来和我在一起聚会呢，当时的那一小撮人都对祭司弟兄有看法，我那个时候不明白，我说为什么？怎么还敢对祭司弟兄有看法？祭司弟兄在咱心中高不高？（高。）谁敢对祭司弟兄有看法？敢吗？不敢。神在十条行政里边已经说了：“七、在工作或教会的事务之中除了顺服神之外，一切应听命于被圣灵使用的人，违背一点也不行，得绝对听从，不要分析对错，或对或错都与你无关，你只管绝对顺服就是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国度时代神选民必须遵守的十条行政》）”是不是都说了？但是当时我认识的那几个在南方一线的人，当时他们那些人都对祭司弟兄有看法，他们跟我说的都是知心话吧！他们和我在一起习惯了，我说为什么？还敢对祭司弟兄有看法？太胆大了吧！他说：呀！他看见我无知，就是小孩子，当时我是总指挥，他们是一线指

挥，抓他也习惯了，因为人家是经历过的，那个时候说我无知，我老要问问，但我问他，他又不好意思不说，到底为什么呢？他说了一些，钻在我心里了，这些现在对我来说是不是个警戒。为啥对祭司弟兄有那么大的看法？咱是不是也一样？同样都是在一起的，咱的开始、发展谁不知道，小白一路开始发展是不是咱都知道？咱这一小撮是不是在一起！最后全能神就把祭司弟兄说成他是圣灵使用的人，有没有看法？他是实实际际的，咱是后来人是不知道，咱光知道祭司弟兄作多大的工作，有多高的位置，在下边只有顺服，只有顺服！你是没见。但他们是实实际际的在一起工作过的呀，在一起一路走过来的，他们很清楚。就像我怎么过来的谁不清楚？周瑜为啥一看就够了呢？看够你的时候，别人是一会，你是三天，是不是看见了。（所以小白也敢说，你就是原子弹呀！）对，是不是呀？“弟兄说你不是原子弹吗，就是这个样？”是不是一样啊？那个时候也是，他们都是一小撮，同样的这么过来的，最后神就把祭司弟兄带上走了，带到哪去？肯定和他们是不一样的，各方面安全都不一样了，所以说后头那些人不是都出环境了吗？就都变成大患难，大患难不是全部出环境嘛！那个时候就说，你看跟上你，你不是神吗？跟上你把我们都是抓的抓，逃的逃，四处失散，气的，还有神吗？他是不是为了得福呀？他是为得福而走的，到最后四处逃散，那个时候还行吗，不行了。所以人都对这有看法，就好像气得不行。所有咱后来人那是经过96年大患难出来以后，97年,98年,高峰期转过来的，工作安排有吧！97年，98年，高峰期回来的人，你看咱这些人98年回来的人，所以后来的人再去走的时候这个路就好走点了，为啥好走？把祭司弟兄放到高处了，你就好走，因为你没见，如果你是和祭司弟兄在一起的人，那就不容易走了，为啥咱现在再一经历，是不是你就看见了呢？是一样的。我那个时候我才体尝到，噢！和我说了一下过程，当时那些环境一临到的时候，他们这就都不跟了，凡是那周围的人大部分都不跟了，只剩那几个人，我们俩是独苗，剩下的很少了。我那时候听了以后没知觉吧，只是听了一个故事，但是你今天经历的时候，你是不是才看见呀！仇恨从哪来的，嫉妒，是吧？自然就来了，就是人与人之间有仇恨吗？什么也没有，它自然就带来这些，不过就是这步工作跟以前的工作不一样，可不是那个时候还有大患难，不是这个了。但是从这个里边你能看到，步伐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呀？路途都是一样的。从这里边看人

的悖逆，人里边这些与神为敌的东西也不由他，因为他实实在在的，明明的天天就这么看着呢，哪里有一点点不一样？是不是今天看见了，祭司弟兄说他，个子不高，长相不好，比别人差远了吧！跟他在一起的人是不是差远了，长相也差远了，穿着打扮都差远了。这就是神看的是人的实质，而人看的是不是外表呀！同样是敌基督的这些人是不是显明出来了呀！同样就是你经历到的时候，你才能看见。为啥那个时候就是天天，小白，苗苗，周瑜，当时的超脱，是吧！为啥能做那些，是不是成天气的呀，其实这就是嫉妒。不是经历神的作工，他没有去经历，只是在外边，去干啥呢！就刚才和扭转咱的观点是不是一样呀，这个观点你得扭过来，如果你不扭过来你走的那个路是不是一样的呀？你还得步他的后尘，你看的还是这些，因为你没有走上信神的正轨，你还是在外边走着，找把柄。

“真正认识神话的，能看透世事的，这才是高人。所以，末世跟随神的这些人如果真明白真理了，能为神作见证了，神说这是末世被成全的一班人，是神六千年经营计划的标本、模型。标本、模型的代名词是什么？圣人、义人。被神成全的人才能称为圣人、义人。所以，记住了，在末世凡是能见证神的人，在神那儿就是一班得胜者，就是神成全的圣人、义人。但现在这班人还没被作成，等大灾难过后就作成了，到神向万国万民显现的时候，这些人就要站立在万人中间作神得胜的见证。现在你们只管往上够，追求，凡是追求真理的人都有希望，神都成全。这个事看准了吧？外邦人不明白，说：‘你们这些人成天尽本分受苦受累，得着什么了？能挣多少钱哪？’他们就看不透，他们就认钱。钱值钱吗？钱不值钱。什么最值钱？神成全一班人，把一班人作成，那能用钱来换吗？能用钱来衡量吗？”你看弟兄所作的那是不是这工作？他是用钱来作成人，这个最值钱吧！而是要借着这些生活，最后把你这个人作成神所要的这个人，这个值钱。“……神经营工作的结晶就是得着一班与他同心合意的人，这些人的价值得用什么衡量？这些人在神眼中贵重到什么程度？他们是神眼中的瞳人，神把这些人看作自己的亲骨肉，比世上的一切君王都高得太多了，神成全的人才是最厉害的。那神会不会赐给这些人权柄啊？（会。）神赐给人

的权柄是什么？这些事人还看不透，这些人得的福气太大了，人做梦都想不到。所以，现在人尽本分往小了说是在追求真理得生命，达到蒙拯救，往大了说是神在成全人。神拯救人类的经营计划、六千年的心血代价就是要得着一班人，如果人被神得着了，那在整个宇宙万物中神就把这些人看为最宝贵。”神六千年经营计划是不是要得着一班人呀？这个机会能不能错过？让你做办事员带三个小区，你怎么也能把弟兄姊妹带到神的面前去，这个经历的过程就是作你的过程。但是现在你不是合格的带领，就像神话里边说的，弟兄交通里边说的，你现在是在操练阶段，到最后把你作成合格的带领，是不是要成全你这方面呀？如果你天天搅是非，天天和办事员两人打斗，自己都走不上正轨，你别说把别人带上正轨了，可能吗？“那你们说，咱们现在尽本分整天忙忙碌碌是为了什么？有些人看不透这事，没想那么远，等经历到有一天，你把你能得到的、享受到的捧在手里的时候，你就会一个劲儿地流泪，‘我真没想到神会这么恩待我、祝福我，我居然能得着这么大福气’。以后的福气谁能想到？咱们现在想得太简单了，是不是？”为啥人现在不追求呢？放不下这个，放不下那个，他不追求的根源是什么？没有看透看明白，不知道神最终要得着这一班人，你错过机会终身遗憾！你说以后还有这个机会吗？认识神的机会错过了，就没有了！

16 如何才能被成全

1　在苦难临到的时候，你能不体贴肉体、不埋怨神，在神向你隐藏之时，你能有信心跟从，以往的爱心还不变、不消失，无论神怎么作，你都任神摆布，宁肯咒诅自己肉体也不埋怨神，宁肯忍痛割爱、痛哭流泪也得满足神，这才叫真实的爱、真实的信心。

2　无论神怎么作工，无论在什么环境里，你都能追求生命，追求真理，能真实爱神，能认识神的作为，还能在深处寻求神的心意，不管神怎么作都不疑惑，凭着信心实行真理来满足神，还能体贴神的忧伤之感来安慰神的心，这是该有的最真、最美的爱。

3　不管你的身量如何，首先你得具备受苦的心志与真实的信心，还有背叛肉体的心志，宁可个人受苦、个人利益受损失，也得满足神的心意满足神的心意，以前自己不能满足神，现在能懊悔自己，不具备这些条件就没法被成全。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被成全的人都得经受熬练》）

29失去功用的一个棋子

你意识到了什么？（现在神家需要培养人才，我没有安排没有上报，还有关于自己生命进入方面，带了带不了也没有向上反映。）知道咱家缺乏人才是吧？发现这个算不算人才？（算。）算人才吧！（嗯。）算人才你是不是应该上报呀？（应该。）应该上报你没有上报，这是第一个没作工作，拦阻了神的作工。神把这个环境给你了，你没有去配合作工作，停滞不前了，这就等于你拦阻了神的经营计划了。再一个，面临他们之间有这么大的一个难题，他们之间不愿意往上够，不愿意再尽本分，迟迟聚不起会来，你着急吗？为他的生命着急吗？你带了还是带不了？是他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你搞清了没有？谁的问题？（我的。）你的什么问题？（没有尽到带领的职

责。）不，我是说你能不能带了他，就是说这个本分你能尽了尽不了？这边有个骨头，你能啃了啃不了？是这个骨头太硬，没法啃，他是个石头，你没有把他啃下来，这个正常；如果这边是个骨头，是你牙不好啃不下来，这又是一个问题；或者你有牙不啃，这又是一个问题。那这属于一种什么问题？是一块石头不能啃，还是你啃不下来，还是你不愿意啃，属于那种情况？（那个时候是啃不下来。）你啃不下来，当你发现这是块骨头，但是你啃不下来的时候，该咋办？

（现在有一个姊妹天天和我们配合这方面工作呢！）谁？（婷婷。）婷婷她能啃下来吗？（可以。）可以啃下来，为什么迟迟啃了几个月聚不起会来。（她们一个礼拜聚会一次。）我问你什么话呢？我在乎你聚会不聚会了吗？我是说这个骨头能不能啃下来这是目的，不是给她聚会不聚会。这就和打仗一样，我把这高地给拿下，多长时间我给它拿下，我每天打仗呀，我昨天开了两炮，今天开了三炮。你说这叫打仗吗？你看我问你什么话？你给我回的什么话？我说你把这高地给我拿下，把这座山给我拿下，你说我昨天开了两炮，你说丢人不丢人呀！你说你拿不下来，你请了一个谁呀？婷婷是吧！你告我说婷婷昨天开了两炮，我是说要把它拿下，不是让你告诉我开炮了没有。你说聚了两次会是吧？我让你去一线打仗，去把人给打下来，你告诉我说你去聚会了，打仗呢！我要的是果效！你看见她有果效没果效？婷婷有果效没有？打了两炮拿下来没有？（愿意尽本分就能拿下来吧！）你又绕圈圈呀！你没回答我的话，拿下来了没有？你愿意尽本分，愿意攻就能把它攻下来吗？（愿意攻，拿下来。）如果让你去前线打仗你怎么打？你就是这样一个态度给我打呀！打仗里边有个原则是什么？时间决定一切。你一枪我一枪咱们对打，我早开一秒钟枪我就胜了，你迟开一秒钟枪你就败了，你死了，你还给我开什么枪？灵界争战激烈与时间赛跑。今天我是让你把这个地方给我拿下，有时间限制你给我拿下，在神作工结束之前给我拿下，拿了没有？如果这是一个普通弟兄姊妹，那你就上去吧！让你去随便练兵操练，这叫练兵场。如果是块骨头是块金子，就要把他拿下来是要用他，把他当作战利品，你就要把他强攻下来，你看见是个人才是不是应该强攻？强

攻时该怎么攻？你今天攻不下了，给了婷婷了，婷婷怎么攻呢？礼拜二打了两炮，礼拜五打了一炮，这叫强攻？该咋办呢？婷婷打了两炮没有攻下来，这是事实，那接下来该咋办？（再攻。）文婷，该咋办？（赶紧救援嘛！）呼叫总部支援。你说咱正常理智没有了呀！一到尽本分的时候，正常理智就没了。你要供你孩子念大学，在这没钱了，孩子今年就上大学呢！你做什么呀？等我再上二年班啊！上大学是十万，我上班是一年二万，等我上五年班，我就供你上大学，有没有这样当母亲的？（没有。）你要是供你孩子念大学，你这理智呀，绝对正常。咋呀？我不可能等到五年赚下钱再供，我贷款借钱对吧！我得去把这个事情拿下，随后再赚钱去还钱，等到神家尽本分的时候理智就不正常了？唉！我今天攻不下来，明天，明天攻不下来，后天、大后天，等我什么时候磨好了，我把他攻下来。你说咱是不是神经失常，咱就连呼叫总部的一个意识都没有！简单的来说，就连个救命也不会喊，人家都快把你打倒了，把你绊倒是不是就把你打倒了呀？不会喊救命呀！救命呀！你说吧！为什么会导致这样呢？文婷，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没负担。）没负担、没责任，这就说，把神家工作当成了什么？大街上的顽童，过家家、耍呢！根本没有当回事，随时拿下随时算，哪时拿下哪时算吧！第二职业，第三职业，家庭忙完了以后，再忙这个吧！这就是咱对待神家事情的态度观点。对待神家事该怎么对待？姊妹？（神家再小的事也是大事，当性命一样对待。）再小也是大事！可轮到咱的时候呢？再大事也是小事。你说神家什么是大事呢？拯救人的灵魂是大事，唤醒人的心、唤醒人的灵是大事，时间是大事，大好时光。咱这是救命了呀！是医院呀！是急救室呀！抢救人的灵魂呀！面对抢救人的灵魂咱是什么？紧病慢大夫。唉！你这个病我看不好，等我学二年啊！等我学好了，我过来再救你，这就是咱的态度。这就是我刚才说了，你为什么不心慌呢？拦阻了神的作工，对待神家的本分掉以轻心，可有可无，带搭不理，这就是咱每一天做的事，你的言行举止神在那儿看呢！撒但也在那边看呢！看了以后撒但是不是在那窃笑呢？这就是信你的人，这就是你用的带领，这就是对你忠心耿耿的跟随者，这就是配合你工作的受造之物，这些人是为你舍下一切的人，舍性命的人，献青春、献婚姻的人，献上啥了？毫毛都没献上！连一句呼求的话都没有！为什么没有？他还得靠我活着，我不管怎么得把他拿下来。这里边又有什么东

西？地位、名誉，就这么一个人我还要呼求总部呀！笑话，我就这么无能。还有狂妄自大，自认为是，拿不下来不能服输，我要拿下来最后给你一个惊喜。自是，自以为是，不把神家利益当作第一，而是把自己的一些东西，前途、命运、名誉放在了第一位。所以驱使你忘了呼求，不是你不知道呼求总部，你知道呼求总部，是呼求总部对你来说是种什么？羞辱。你说可耻不可耻呢？可耻。面对这些时候呢？问你心慌不慌呢？不慌。你不慌，我心慌，神家是翻箱倒柜找人才找不见，咱这是好不容易碰着一个人才了，不是谨慎对待，不是抓紧时间。神看人的就是态度、观点，临到这些就是看你的态度、观点。你看实际她是怎么尽本分呢？当她接受这个本分以后，她家离这边没有三里地就回家了，而且她那些工作我从来没有问过提过，她自己主动出击。

超脱，我交通了这些你的感受是什么？（不作实际工作，对待神的托付配合不起来。我刚才就想到，马上就要爆炸呢！要先给文字组提供人才，文字组要把这么多音频都要整理成文稿，文稿多长时间过不来，这是重中之重，要赶快配合呢！可是咱把人才扣压着，这就是拦阻神的经营，耽误神家工作，断送人的灵魂，其实就是拆毁呢！）完了？（还有一些打闹、争斗。）还有什么呢？谈谈你的认识。（尽本分不当回事，两个人还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呢！）哪两个人？（我和黑枣两个人。）那该怎么做呢？（不能再这样做了，丢弃手中的强暴。）该怎么丢弃呢？（就是赶紧看教会里边还有哪些人才，赶紧把带领工人该调整的调整，赶紧提供人才。）你话语里边带了好多赶紧赶紧，实际的路途呢？该调整的调整，该怎么调整？（最起码得实际的了解一下教会带领工人。）作工有了方向了没有？（有了。）该怎么做？你看见我是怎么做的呢？我刚才给你说的是不是一个示范？（就是问姊妹的过程中，把每个问题都得观察细致，每一项工作都要用心去做，不管哪一个人要发现他的长处，都能派上用场。）刚才我给你做了示范，我作工和你作工有个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就是发现了人才，各方面背景都得细细地了解，家庭生活背景、素质、特长、

难处，为啥不愿意尽本分？是咱没用心给他交通就是拦阻了神家工作，得用心疏通他不尽本分的原因。）

你们在我的作工中和你的作工中，没有找见一个根本的差距在哪儿？你们作工为什么没果效？你们只是注重于问他们肉体上有什么难处，因为你们是为肉体活着，给他们解决的就是肉体上的难处，你注重的是人的肉体。我对人的肉体不感兴趣，那肉体上的难处是你将要站的见证，是要你放下的包袱，是要你脱去的败坏，那不是让我来给你解决的，不是让我来替你担忧的，不是恩典时代了，不是信神为了平安，不是为了过安稳的日子。我问的是生命进入上的难处是什么？作工尽本分上的难处是什么？而不是生活上有什么难处。我一问你有什么难处的时候，你像个乞丐拿出一个碗来，没饭吃要讨饭吃，把你肉体上的难处，嚓嚓嚓说出一大堆，这就是说，你拿起一把尘土扬在神的脸上。而我注重的是什么？你生命的进入，神家工作进展如何？你在扩展福音工作、尽本分见证神过程中，你的流露是什么？你的难处是什么？这是我所要了解的。只要能帮助到你这是我感兴趣的，是我该做的使命与责任。你在下边是不是也是同样呢？你在下边不是当保姆，不是维护他们不吵不闹，而是为着神的经营计划往前扩展，让他们生命进入。什么是生命进入呢？对神的认识，对自己败坏性情的认识。实行真理有方向、有路途、有目标，借着在交通过程中，发现你的流露，抓现场揭露解剖，抓着、找着你与神敌对的地方在哪？你与神之间的鸿沟是什么？你对神的误解是什么？你在这一系列的问题上要用两眼看事，他与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方向得对。我刚才问了她两个人，一个是说她肉体上的难处，一个又说她看见下边的垃圾。我在这对垃圾感兴趣吗？不感兴趣。我要的是说，你带领的这些人生命进入的难处是什么？你得有作工原则。我为什么对那些垃圾不感兴趣呢？用神话怎么说的？和神的经营没关系。（神不在乎那些不跟随神的人。）神不在乎那些不跟随的人怎么样，而是在乎跟随他的人是否被作成。我想听到的是教会里边有哪些追求的人，跟随神的人，他们遇到什么难处了，在哪方面真理不明白、不透亮，对神有误解，有观念，我要听的是这些，我要解决的是这些。

神现在正交通假带领，假带领的责任、使命、该作的工作，都给咱摆在桌面上了，这还用我再说吗？你拿神话给自己对号了吗？咱作为一个带领工人该做的是什么？应该在什么上边注重呢？神交通了假带领有两三个月了？（两个多月了。）咱这个方向有所转折没有？两个多月了从咱今天谈话来看，有变化没有？（没有。）神话是神话，生活是生活，根本没任何关系。神交通第一条，了解你下边这些人情形是什么？他们的难处是什么？你带领几个人？你带领无非就是八个人，八个人屈指可数，每个人他的情形是什么？他的难处是什么？这应该在你心里边清楚透亮的呀！你清楚透亮，你给他解决了有多少？解决不了的有多少？有多少是需要喊叫援兵的？有多少是自己本分手到擒来的？作为带领的工作项目这么多，应该是忙不过来，可是在你们看来没事可干，只是走过程，聚聚会，跑跑腿就完了。通行证啊！你拿上你自己认为的通行证那是下硫磺火湖里焚烧的，你必须经住神的检验才行，铁证如山！你是为了神的见证背叛撒但。

祭司弟兄交通什么？千年国度开始了，用话语来供应人，今天神交通敌基督已交通完了，交通假带领了，就是话语时代的千年国度的开始，为什么这么说呢？真理不摆在猪前，因为教会原来有敌基督，恶人就是敌基督，把敌基督全部宣告、捆绑、踢出去了，恶人他在教会里呆着已经没意思了，他自动退去了，这时候神才开始供应人的生命。至于假带领是要给他悔改机会，他不是恶人，是要供应他生命的，所以说，从交通假带领开始就是生命开始供应。以前那供应的不是生命，以前那是要洁净教会，把狼赶出去。现在才开始供应生命了，千年国度开始了，灾难也开始了，也就是说，最后时期神要看你的见证，根据你患难时期所站的见证定你的位置，你是众子、你是子民。灾难只是要把你作成，灾前是定你的位置，就和亚伯拉罕，神赐给他以撒的时候，当神说这句话的时候，那就定了，以撒要给你了，但什么时候才能得着呢？二十三年以后才给你这个孩子，那就是现在千年国度开始了，你是子民，根据你的见证站住了，子民定了，几十年以后你才能成为子民，是在灾中把你作成。进迦南美地，四十年，

进是肯定进了，但四十年你得经历，这灾难你得经历，经历以后才能作成，不经历这个作不成。但现在定位置以前，这就是最关键的时候，用你自己的言行举止定你的归宿，你要神的态度是什么，你要神的态度不就是你站的见证吗！神看的就是你的态度，就是根据你的态度来决定。你是要放下一切来跟随神呢，在这个时候就定了，神就按着这个旨意成全你，给你摆设环境，你就是神要成全的对象。你如果是应付跟随的效效力就行了，神就按你的旨意成全你，那你就是个效力者。你本身就是脚踩两只船，你就看着呢！神说那你看吧！你为了大饱眼福，神说你为了大饱眼福还用受这个苦吗？到时让你尽情享受，千万年来稀有罕见的灾难等着你。

230 时间错过不会再来

1　醒吧，弟兄！醒吧，姊妹！神的日子不会耽延，时间就是生命，抓回时间就是抢救生命！时间不会太远！你们考大学考不上，可以再一再二地补习，可是神的日子不再耽延。记住！记住！这是神的良言相劝。世界的结局已展现在你们眼前，大灾难马上马上来临，你们的生命要紧，还是你们的你们的睡觉、你们的吃喝穿衣重要？都是掂量的时候啦！

2　何等可怜！何等贫穷！何等眼瞎！何等残忍的人！竟把神的话当成耳旁风，难道神的话白向你们说了吗？你们还是这样疲塌，为什么？为什么？难道你们没有这样想过？神这样说是为了谁？相信神吧！神就是你们的救世主！神就是你们的全能者！儆醒！儆醒！时间错过，儆醒！儆醒！时间错过不会再来，记住！世上从来没有卖后悔药的！让神怎样向你们说呢？难道神的话就不值得就不值得你们细细揣摩、反复揣摩吗？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第三十篇说话》）

43 起来与神配合吧！

伴唱：末后一班被神得着的人，不觉得有福吗？不觉得有福吗？

起来与神配合吧！起来与神配合吧！神必不亏待所有真心为神花费的，真心为神摆上的，神的一切祝福都赐给你。为神献上你的全人吧！献上你的全人吧！吃的、穿的，你的前途都在神的手中，神都会合适地安排合适地安排，让你享受不尽，取用不完，因神说过："真心为神花费的，神必大大祝福于你。"所有的福分临到一切真心为神花费的人身上。

伴唱：末后一班被神得着的人，不觉得有福吗？不觉得有福吗？

起来与神配合吧！起来与神配合吧！神必不亏待所有真心为神花费的，真心为神摆上的，神的一切祝福都赐给你。为神献上你的全人吧！献上你的全人吧！吃的、穿的，你的前途都在神的手中，神都会合适地安排合适地安排，让你享受不尽，取用不完，因神说过："真心为神花费的，神必大大祝福于你。"所有的福分临到一切真心为神花费的人身上。

伴唱：末后一班被神得着的人，不觉得有福吗？不觉得有福吗？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第七十篇说话》）

30是反映问题还是抓把柄得根据存心

那次是报答说了吧！下边有人说你啥了呀？(作工作应付糊弄。)作工作应付糊弄，你问她，你是怎么维护的呢？你把这话给她反打回去了。在什么时候该反打什么时候不打，你有原则没有？(有。)什么原则？(有的人是给你反映一个问题，这你就不能反打，有的人是叫嚣得不行这时候就得打了。)对，你先搞清楚了，人家是对这件事情有观念了、叫嚣了、反抗了，那你给他反打过去这可以，人家告你说你给我拿过来的东西有问题了，我给你打了个报告，你反过来问，你是怎么进入的？这成啥了？这是什么感觉？打压人、不叫人说话。

不管这个东西是坏的也好，还是价格高也好，临到这个环境人有多种态度：有的人是老好人不吭气，心想：我买上东西发牢骚回家发去；有的人说我还奉献呢，我买回来能吃的就吃了，不能吃的我就当垃圾扔了拉倒；有的人就把这个问题反映上去了，东西我也买了，但是我得把这个事情说出去，这是在干什么呢？是怎么尽本分的呢；有人干脆就不买了，还直接说你不是人，还得说神家这是骗子。这几种声音当中哪一种你应该去揭露、解剖他呢，哪一种声音你应该当作报告接受过来呢？这个你能不能套规条？

王平，你在什么背景下反打呢？现在知道了没有？(知道了。)该怎么做？(对那些故意抓把柄的、叫嚣的这些人就该揭露、解剖，有的是正当地反映问题，那就不能打他。)简单地说那就是人对这件事情有观念、定罪的那就要打，如果人家是给你反映问题这算不算观念？(不算。)不算观念，更不算定罪，这个你不但要接受反过来还要支持，看

见上边人有问题了，带领有问题了，叫下边人敢说话，能说话，允许他说话。不要跟我学，谁告状就打谁，我那叫解剖，是叫他说出实话来，可你是怎么打他的呢？不让他说话了。小凯，听见刚才这个原则了没有？(听清楚了。)来，你给他们再说一次。(就是在有观念、定罪的这个时候就得揭露、解剖，就得打，如果人家是正常地反映问题，你就应该听听到底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接受、还得支持鼓励他。

31是见证还是软柿子

（这段时间在 那 里，好多活都是我干，我当时就觉着，看着我能干活，不管啥活就一个劲地让我干。心里也想：我干活是我与神的关系，我应该干。可我看着他们干活拖拉、小病大养的时候，我心里就有点看不惯，心想，有些活叫你们干，还不如我自己干呢，就这么着，总感觉和他们有点不合群。在 那 里的时候 ， 有时还有一种想法：“他们把我当软柿子捏呢，这下我回家了，我看你们干活的时候叫谁去干活呢！”）软柿子是过去的观点还是现在的？（决定要回家的时候有这个想法，我也想了，我这就是出力不讨好，也没人说我个好，也没有夸我两句，老师要是说我一个好的话，那我的干劲就更厉害了，或者别人说一句好的时候，呦！我心里面就觉着干活儿受的这苦值啦！就是不管谁要说我好的时候，我心里边可高兴呢！）

你们对这件事情是什么态度？同情、可怜、可惜还是恨恶？（我是可怜。）有没有别的看法？（我说他地位名誉心强，特别敏感，就是别人对他的看法，他特别敏感，想得特别多。）我对他的态度和你们大大不同，出乎你们的意料。（可恨？）可恨，说对了，怎么看着是这么可恨的一个人呢？完全是个“ 逆子！大逆不道！败类！ ”感觉到了吗？是不是出乎你的意料？你很同情他，我很不同情他，为什么？

就他说的“把我当软柿子捏”，这一句话就暴露了他的身份了，他的性情是什么性情？狂妄！

他在那里是干嘛的？他干的工作是什么？他是不是在尽本分呢？是不是在预备善行？给他个本分尽，让他预备个善行，这是不是高抬呀？（嗯。）可是他对这个本分怎么看？你是把我当“软柿子”捏呀，你说你是不是个逆子？是不是大逆不道？你觉得这是神高抬你了吗？你觉得这本分是来之不易的吗？你能感觉到这个本分是神经营计划六千年以来破天荒的！仅此一次的机会吗？多大的高抬？你没把它珍惜，反而觉得是把你当软柿子捏呢！外表上，你看着是他们把你当软柿子捏了，实质上，你无非就是说神把你当软柿子捏了。环境是神摆布的，是吧？每个人临到的环境都是神摆布的，你能尽这个本分，那是神给你的本分，那这是不是完全就是神在捏你这个软柿子呢？是某个人吗？是哪个人让你做事吗？你出去尽本分，谁让你去尽本分的呢？你可以不尽呀，你是自由的，你是自由释放的，你想回来不是回来了吗？你想走可以走！想不信还可以不信嘛！你想信神，你也认为你是个受造之物，那受造之物是百依百顺！没有什么所求，没有什么理由借口，让你死，你都没有任何怨言，临死之前你都得发出香气来！神是公义的！满足而死。 可事实上你做的是个受造之物该做的吗？今天让你死了吗？没有，让你干什么？只是给你摆设了一个环境，这个环境让你万箭穿心了吗？有约伯的环境难受吗？让你献上你的儿子了吗？让你献上你自己了吗？没有吧！不至于献上自己吧？“你把我当然柿子捏”，你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神看着呢，撒但也看着呢，撒但是不是在嗤笑？“怎么样，这就是跟随你的人啊，口里边称颂着你，自表对你忠心耿耿的人啊，在尽本分的过程中他预备的是啥啊？他称颂你的名了吗？“让我享福，让我吃饭的是神，让我干活的也是神，神的名是当称颂的。”你看从他的口里能说出称颂你的话来吗？从他口里边只能说出：“你是想把我当软柿子捏呀，看我好欺负啊？是不是？”所以说，在我这儿看着的是这样的场景，这就是我和你的看事观点大不一样，体尝到了吗？你觉得是捏软柿子，这就是你的看事观点、出发点、源头。你的言行、举止，流露出来的代表你的态度观

点。你这一句话这就是一个“控告”，神把你当软柿子捏。你看神拯救人了，审判从神家起首，你这是欺负信神的人呗，你审判不能从大红龙起首？非得从神家起首！尽本分的时候，谁能干活，你就让谁来干活来，你把我当软柿子捏呢？神历代以来所有的作工都是拿人当软柿子捏呢，是不是？约伯无能吧，强盗抢了他的，他也没办法，连句反抗的话都没有，窝囊！还有谁呢？彼得，神向他显现了，他就回去倒钉十字架了。对顺服神的人，神就不断地提高了要求，是不是把人当软柿子捏呢？对于不信神的、悖逆神的人，神不管，反而对顺服神的人太“苛刻”了，亚伯拉罕敬拜神了，神给了亚伯拉罕一个儿子，然后还让亚伯拉罕把儿子献上，那些不敬拜神的人神给了他多少儿子，神让他献了吗？这简直是拿我当软柿子捏。你说把你当个软柿子捏，你这句话是不是相当的厉害呢？你这个柿子软不软？金刚石啊！捏不动，神兴起左一个环境、右一个环境就是捏不动！所以说人的心啊！太刚硬！太悖逆！

这还是在咱根据地干活的人！根据地那就是神的心脏，你在神的心脏里干活，你都想不起来你是在尽本分？你都想不起你是为谁干活？说得好听点，是为神干活，说得不好听点，你为谁干呢？你给你自己干，让你预备足够的善行，你认为你的善行预备得足够了吗？认为你的善行超过了吗？太多了？再多就是浪费啦？大学生考毕业证，咋了？他们口里念的口号是什么？“五十九分白干，六十一分浪费。”噢！我不能浪费，我这柿子能吃就行，为什么非要拣软柿子捏，非要叫我干活呢？你超过了我的范围。那神要看你的态度，神就必须给你摆设环境，就让你流露，摆设的环境如果是简单的、轻松的？能显明你吗？必须得给你加大负荷，当你忍无可忍的时候，你才能流露出真实的东西，就像榨油一样，流露出来的才是真芝麻油、真东西。如果说感觉不到劳累，感觉不到痛苦，然后你在这儿兴高采烈地尽本分，我好好尽本分，我赞美神、荣耀神，那是啥赞美呀？神要吗？撒但蒙羞吗？在你精疲力尽、还有一口气的时候，只要这口气息不离开，就不能忘记神，不能忘记自己的本职工作，那才是见证神！咱呢？随便

的一个环境，任意一个人的说法，一个态度，都能成为你背叛神的理由、借口，都能成为你放弃神拯救你的机会，你说你傻不傻？

谁去请姜太公了呀？（姬昌。）姬昌是吧？请他的时候怎么请的？（推车拉的。）走了几步？（八百步。）八百步，还拉不拉了？（不拉。）哎呀，我实在拉不动了，好啦，那你坐江山就是八百年，听了这句话以后，姬昌什么反应？（我再拉，再拉。）我再拉，再拉，还管用吗？（不管用了。）你说他拉了八百步真没劲儿了吗？（有劲儿，他不想拉。）站见证就是在你不知道的时候，不认为是，根本感觉不到的时候，那时候才叫见证。当你知道神是试炼你的时候，检验你工程的时候，你再去做出来，那还叫见证吗？这边给你交通说，实际给你立了标杆了，这十几年来，她一直是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位置上尽本分的？效力者的位置上，把自己放在一个邪灵的位置上，在尽着自己该尽的本分，不要归宿、不要前途，她是在啥也不知道，在默默无闻地尽完本分以后，神才能向她显现！那我在受苦的时候，你看见神向我显现了吗？我得着了什么了吗？一样的，这就是说显明你的本性，显明你自然、原有的东西。咱人呀太傻了，你在外边做事，你是做给人看呢，是要面子，到了神家，信神了，咱还是要面子，咱傻到了一个顶点！

世上有一句话：人生一场戏，是吧？人生一场戏，人就是个戏子，演戏的。你把你自己也当成了一个真正的戏子，戏子是演给别人的，让人看的。你是要当戏子呢？还是要当神的儿子？效仿人子？神来在地上给人立了一个标杆，让人有路可行，教人怎么去做一个人。也就是说，神来了是一个人 子，作为一个人，那是你该做的，那叫效仿人子。不是让你效仿戏子，戏子是干什么的？站在舞台上表演的，让人看的，眼花缭乱，那是演给人看的，让人给你喝彩。咱呢？不能效仿戏子，你在实际生活当中活出来的，应该是效仿人子，而不是效仿戏子，那你活出来的是给谁看呢？是给神看的！是给撒但看的！人看了对你是喝彩，神看了对你是什么？称许！承认！神的称许意味着什

么？神称许的是什么？神称许的是本分，神不称许的就是祸，是吧？那你所做的一切，那就是本分，是神承认的、合格的，那神要赐福于你，仅仅是赐福。因为什么呢？咱效仿人子是合格的，也就是啥呢？基督徒，你活出的是一个基督徒的形象。在这个世界上，咱就是一个演戏的，戏子。你演的这个戏是听谁的呢？听导演的。谁是导演？（神。）可是你听了谁的了？听了你“父亲”的了，所以你就成了一个戏子了，玩弄人生！戏子就是玩弄人生！那效仿人子呢？那就是一个真正的人，神让你做一个真正的人，合格的受造之物！如果你活不出一个合格的受造之物来，那你就不配称为一个堂堂的受造之物，那就该受惩罚了。今天给你摆设的一个环境，这就是一个大舞台，神在那观看，撒但也在那儿观看了，你把神给的这个审判台，神所要观看的这个大舞台当成了一个什么？人间的大戏台，你在表演着你的人生，让别人满足，让别人对你喝彩，你从来不考虑神怎么看，你从来不考虑神家利益如何，你只是和他们勾心斗角，明战也好、暗战也好，这些属于什么？为正义？为着神家利益？

你把神家利益放在了一边，不搭理，你不管这个事情做好做不好，你不管神家利益是否受亏损，你开口只是说你自己怎么累，他怎么讽刺你啦，他怎么不尊重你了，唉，他说什么话我心里舒服一点。你丝毫没有说：呀，我今天满足神心意啦，我今天维护了神家利益了，我心里乐滋滋的。他们都不干活，就我一个人干不了这个活，那我怎么呢？我要担起这个担子，我要负担，我要把他们这懒惰的人拦住，拦住他们让他们变成驴，我不管面子如何，都给他拉起来，让他们都干活。如果你真的有病，那就是有病，但如果你是小病大养，那不行，在我这儿不过关，我要来维护这个正义！我要把你颠倒了的黑白扭转过来，维护正义站在神一边。我白白地呼吸着神的这口气息，我不能浪费了神给我的这口气息，我不能浪费，我还得让弟兄姊妹们也不能浪费，我给他们做标杆。我站在前边，我要带领上他们，不只是我在前边干，我还得训练让他们都干。这才是你的使命、是你的责任。咱没有往这个方向去走，咱是往哪儿走呢？所以才说，你是个逆子、大逆不道！给你摆设环境是让你去站个见证，是要让撒但蒙羞，是要让

你给他们当个标杆，你带动起他们来。可你去了之后呢？你为了自己的面子，你带动他们吗？不带动，怕伤了别人的面子，也怕伤了自己面子，也怕自己受了苦。你是退缩、逃跑、逃避、逃兵！对神家利益不闻、不问、不管、不顾！你根本不管神家利益！你根本没有想，你走了以后会有什么发生？你不做他们也不做，你只管你自己做了，你就不怕你走了以后，他们不做也不管？亏损神家利益？你考虑过神家利益吗？考虑过神的名吗？神给了你这个舞台，让你站标杆，你给他们站的是什么标杆呢？你带领他们了吗？咱在教会当带领了，来到这儿能不能给他们当个带领呢？他们没责任心，你能不能有个责任心呢？你的责任心 哪 里去了呢？神说：“ 所有温室里的花，虽然多如繁星数点不清，而且吸引着所有的游人，但花谢之后，便如撒但的诡计破烂不堪，无人问津。 ” 咱每天就是当温室 里边的花朵？引来不少游客，花落之时无人过问，成了什么？破烂不堪，咱就是吸引人眼球的？ 你说这是不是个逆子吧？

神给你的生命气息，你白白地浪费着、消耗着，吃着神的、喝着神的，你在搞着个人的经营，这 是不是事实？在搞个人经营的同时你还怎么呢？你还抛弃了神、弃绝了神，不告而别，这是不是货真价实？如果你看着他们不行，你应该当将军，当司令，带着他们把这个江山打下来。十二个探子回来以后说了什么？他们人高马大！那你今天又说了什么？“我懦弱带不了他们！他们人性太次！你又没给我这个地位！”那你这样，能进国度吗？连迦南美地都进不去。另外两个探子回来说，神给咱的是个好地方！你自己说，神今天给你摆设的环境，是不是把你带到了一个好地方呢？神把你放在一群窝囊废中间，你说是不是把你当宝贝待了呢？神给你安排了这么一个环境，精心安排！你珍惜了吗？如果在你身边给你安排的个个都是精兵，那你就是个兵丁，那就不是神给你安排的好命运了，那只是让你效个力，去出个力。如果你看见你身边都是些窝囊废、残兵败将，那你应该是整顿，发挥你的将军令！可是事实呢？你面对神摆设的环境是埋怨，你是怎么做的呢？你不是去当将军，而是说：“那些残兵败将，他还让我去打仗了！”你不整顿他，反过来让他整顿你！整顿你，你还不愿意接

受。“呀！残兵败将还让我这个将军干活了。”这是什么地方？神给了你个地方，你不是把这儿当成自己的根据地、大本营，把它建造起来，立个标杆！让它撒但蒙羞，让别人看见你们做不成的事，我做成了，就一个你们看不起的人，你们贬低的人做成了，以此来荣耀神的名、见证神的名、维护神家利益。你倒好，你来这儿当官儿来了，来这享福呢！有句撒但哲学是怎么说的啊？“千里来做官，为的吃和穿。”来到这儿我就是为了吃和穿，为的就是名誉，我要让别人高看！我去了那里，别人说我勤快，一来了就是干活，哎呀！我心里就美滋滋的，这多好，我听着这个话，穿着这个“衣服”多漂亮，我就愿意来这个地方。我去这个地方，没人给我“吃”、“穿”，反过来是让我干活，这是什么人这是？你的目的不是去开展根据地、打江山。那你说，你要想当个将军，你得去哪儿当去呢？到建好的城门上去当将军吗？那叫什么？那叫城管、门卫。将军在哪儿？将军在战场！在一线！为什么在战场？战场那个地方还未定两可，随时针锋相对，是争夺战，你出来你主攻，那就是你的，你退缩就是他的，这么一个让你立功的地方，你白白地给丢弃了，你把神家该打下来的江山，你推让给了别人，这是不是你的罪过？你这叫将军吗？这是不是叛军？你说就你这样的叛军，神在那边是什么感受呢？你说以后的大将还敢不敢让你领？给你个将印你去那边用不了，真正的将军去战场需不需要给你发个冠冕？

打仗的时候有一句话。（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什么意思，你在战场上，皇帝在家里，他再发过来什么命令来，你可以不接受，怎么个不接受？这个不接受不是说拒绝不接受，而是因为你皇帝在家，不知道战场上实际情况如何？我该攻还是我该守，那不是你皇上说了算。我虽然是你的将军，我虽然是你的手下，但是我在这战场上，战场瞬息万变，我得根据战场上的实际情况来对待。我不是在皇宫，我要是在皇宫里，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我在边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有所不受是什么意思呢？我给你交通这个的意思就是说，你在那个站里，我没有让你当带领，我没有让你当负责人，我没有给你带领的这个位置，但你能不能去负担起

来？你能不能在那儿负责？能不能当带领？可不可以？难道非得让我给你发个施号令？通知一下，小齐你负责，这边给你个冠冕，今天不是小齐了，今天小齐扛大旗，你们听从他的，有这句话你才能作工？没这句话不能作工？今天应该是我在这发号施令，我说今天大齐不行，成了小齐了，小齐也不能当，小齐撤了，今天不要他了。我就即使这样说了，你手里还有本分等着，没办完，你接受不接受？领受不领受？那也不能领受，不能领受，我得把我的工作做完。祭司弟兄交通说过，给一个姊妹调工作，那个姊妹 说："呀，不行，我这工作、这事情还没做完，等做完再说。 " 祭司弟兄什么态度？你拒绝接受命令？说了吗？祭司弟兄是赞赏！那我呢？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告 诉 你说，尽本分不是让谁告 诉 你说，给你安排干什么，尽本分应该是发自内心的，用心！让神话作王掌权。就像我做什么事情一样，谁给我发号施令了？谁告诉我怎么做了？谁要求我怎么做了？圣灵带领，从神话里找着你该做的事儿，找着你该尽的本分。

你看实际在这安排工作，我管她呢？我过问呢？完全没有，自发的。你说，你看到自己的可恨之处了吗？（看到了。）哎！本来过来想干啥呢？本来是过来想领赏的，呀！赏没领着，这是领啥呢？（领板子呢。）死去活来！你必须让你的老己怎么呢？死去，新的生命才能活过来，实际当初是不是和你这个一样呢？辛辛苦苦出去回来了，想领赏呢？最后把工作给她否了，出力不讨好，倒开始撂挑子呀，哎呀！我母亲老了呀！我得回去看看呀！给她来个保罗来世，还看母亲不看了？母亲也不老了，年轻了，什么也能行了。你不知道彼得所走的路，你走的一定是保罗的路！你能逃脱吗？咱一直说看你的存心观点、源头、出发点。一说这软柿子，唉？这软柿子的出发点在哪儿？怎么来了这么个存心、观点、目的？你跟着这个矛头一往下抓，是不是就揪出来了？听了小齐的这些话，如果你不寻求，你跟着他的这个思路走，就会陷到他说的这个软柿子里。呀！就是，这个也说，那个也说，他就是软柿子，谁也看不起他，还让他出力干活呢！咱信神呢，不是为了认识别人，不是为了纠缠这个事怎么样，而是怎么呀？认识神的作工，认识咱自己，你自己是不是个受造之物，你做的是不

是个受造之物该做的，始终用这个来考核自己，考核、检查，那你就不会出大错，这就叫敬畏神远离恶。怎么敬畏呢？唉！我还是不是个受造之物，我做的这些事是不是在尊神为大呢？寻求、问神，你问的过程中，同时就相当于是把你个人的意见给否了，实际上在当时还没有否，可以说，只是把你个人意见压住、约束住了，我先不想软柿子了，我看看我是不是受造之物，受造之物该怎么做。当你一寻求这个路，往这个路上一走，你是不是就寻求着了？就不要说圣灵作工了，即使圣灵不作工，你知不知道受造之物该干什么？还用圣灵作工引导你吗？需要不需要？完全不需要，你只要往这个路上一走就行了，如果圣灵再一带领、再一感动，那轻而易举！还兴奋。

当时我揭发检举带领工人的时候，人家下来打压、开除，结果人家都跪下祷告咒诅我说："你就是大邪灵！超级邪灵！"我不能活在他给我说的这个话里，我也不能活在我自己的想象里边，也不能看我的也不能看他的，什么都不影响我，我只从神话里边寻找。唉！神话里揭示说啥呀？" 以往为我儿效力之时，它胆大包天，任意欺压我儿，想借此来羞辱我，说我是无能之辈，瞎眼！我踩死你！叫你再猖狂，叫你再冷眼看我儿！越是诚实的人，越是听我话、顺服我的，你越是欺压，越是孤立（指的是拉帮结伙），如今你猖狂的日子到头，我一点一点地和你算账，一毫一厘都不放过。 ""六千年的经营计划已到头了，我的工作已完成了，我也该收拾这帮兽类、畜生了！ " 唉！我看了这话，我还用找谁见证？我知道我该做什么了，你就是说我是邪灵，我也要把我 " 邪灵 " 本分做了，我实行我的正义，我做我的，我就跟着这条路走就行了，我有神这句话就够了，我有印证，有根基。所以说我也不在这里边熬炼，我也不消极，我也不受拦阻。你看我作工受拦阻吗？不受任何人事 物 的辖制，不受任何人事物的辖制是有实际意义的，不是一句话。你自己的意念，别人怎么说你，实际的环境，实际的腰酸背痛，这些东西都不受辖制，直接寻求。先寻求改变观点、态度、出发点、源头。神不是看你 劳苦作工，你就是说你出力了，你就是一个人把所有的麻袋都背了，神承认你吗？神依然说没有看见你，神看的是什么？态度，你今天能够把他们带出来，组织、安

排：来，干活儿！就即使说你没背麻袋，一个也没背，你只是安排他们把这个事情干了，神看见了什么？神看见了你的心、看见了你的态度。你看见我干啥呢？我今天更是什么也没干，是吧？我怕啥呢？我怕有人控告吗？我把心给了神就行了，有路没有？有路了，把你的见证写出来，别到时候又告 诉 我说没路啦，真的懂了吧？就说，挨两下就有路了，不挨就没路。

神在人身边安排人事物的目的

1　你如果相信神的主宰，你得相信每天发生的事，不管是好事坏事，都不是偶然发生的，不是谁有意跟你过不去，也不是谁有意针对你，而是神安排的，是神摆布的这一切。神摆布这一切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什么？不是亮你的相，不是显明你，不是亮你的相，不是显明你；显明你不是最终目的，要成全你、要拯救你，要成全你、要拯救你这是目的。怎么成全你，怎么拯救你？先让你知道自己有败坏性情，让你知道自己的本性实质、自己的不足、自己的缺少；你知道了，你心里明白了，你才能脱去。这就是给你机会，你得学习、知道把握，别顶牛，也别较劲儿。

2　如果神在你身边安排的人、事、物你总较劲儿，总想摆脱，总觉得不如意，总有埋怨的心理，总有误解，这样你就很难进入很难进入真理。你顺服下来，你寻求，多多祷告，回到灵里，来到神面前，这样不知不觉你里面的情形就变化了。在这个期间，真理实际就作到你里面去了，这样你就有长进了，生命情形就发生变化了；你一有变化，有这样的真理实际，这就有身量了；有身量就有生命了，有身量就有生命了。

—— 摘自《基督的座谈纪要 · 要想得着真理就得从身边的人事物上学功课 》

当为完成神的托付献上身心

作为人类中的一员，作为敬虔基督徒中的一员，我们都有责任、有义务为完成神的托付而献上我们的身心，因为我们的全人都是从神而来，都是因神的主宰而有的。若我们的身心不是为了神的托付，不是为了人类正义的事业，那我们的灵魂将愧对于为神的托付而殉道的人，更愧对于供应我们全部的神。

若我们的身心不是为了神的托付，不是为了人类正义的事业，那我们的灵魂将愧对于为神的托付而殉道的人，更愧对于供应我们全部的神。

——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 · 神主宰着全人类的命运》

32 顺服神与对抗摆布神的不同表现

(向上：我女儿女婿出国尽本分了，走的时候给我说：“妈，你把环境维护好，把我孩子管好，这就是你最大的本分，原教会的小区带领当时也是这样说的。”我说：“能行。”我心想，女儿和女婿是正面的，就

支持他们走吧！）你管的是你闺女家的孩子？（嗯，人家走的时候托付给我了。）我还以为你是给儿子家管孩子了。(向上：女儿走的时候，孩子才三岁，女儿这个孩子太小啊！有时候丈夫给女儿孩子发脾气说："你妈走了。"他就害怕我也走。不过我看见家里的情况，他能管了女儿的孩子，他也很爱这个孩子。我就给他说："你让我出去旅游几天，我心里不痛快，出去散散心。"就这样出来了。我给认真说，我女儿是教学的，出国以后是我代替她教学，在学校一个礼拜放假回家一次，丈夫他也不说什么。来了以后心想：这么远的路程，还能一礼拜回一次吗？我给认真说我两礼拜回一次，认真的意思是你一个月回一次不行啊？我说一个月恐怕环境不行，我丈夫还给管孩子了，要是人家不管孩子了，我就是一个礼拜回一次都不行了。就这样出来已经两个月多了，两礼拜回一次。我心里的问题就是两礼拜回一次能行吗？）你说行不行？我先问问你。（神作工已到如此地步了，在这儿比在家里好得多，我这个年龄了，在家做饭、洗衣服很劳累，在这儿姊妹把饭做熟了，一心尽本分，很好，我也感觉到这就是神对我的高抬。可家里实在是离不了，不回去，人家不给你管孩子，出了环境怎么办？两礼拜回一次，回去给他们收拾收拾，来了，心里也轻松释放，也安心了。）（SJ：她老头在家里管三个孩子了。）你感觉行不行？不要问我，你自己的看事观点是什么？（我问认真，我是不是脚踩两只船呢？认真说，你感觉你自己是不是？我说我感觉自己确实是。家里孩子不管不行，在这儿也想好好尽本分。）那你说这是不是脚踩两只船？（我感觉这就是脚踩两只船，可是没办法啊！）这叫脚踩两只船吗？晨晨，这叫什么？（晨晨：这是手扶犁往后看吧！）小丽，你怎么看？（我感觉是脚踩两只船。）SJ，你怎么看？（SJ：我感觉不是。）来，把你的不是说说。（SJ：脚踩两只船是认不准这个工作，她这个是回家两天维护一下环境，回来以后能更好地投入工作。）这就是一个看事观点，人看事怎么看？（向上：出来尽本分了，还放不下家。）人衡量人是怎么衡量的？（看外表行为。）神衡量人呢？（内心。）神衡量人的原话怎么说的？（临到环境看你的态度、存心。）神衡量人定你是义还是不是义根据什么？看你是否顺服神，顺服神的为义，和这个是不是截然不同？从外边看，你这儿跑跑，那儿跑跑，这就是脚踩两只船，是吧？（嗯。）神不看这个，神看的是你的心，看的是你的态度，看你是否顺服神。那边给你摆设家

的这个功课了，这边又给你摆设本分了，这是不是都是神摆设的？神摆设的你怎么看呢？你给女儿看孩子，让女儿出去尽本分去了，这是不是也是属于神家的？在这儿是不是也是属于神家的？就假如说这个孩子不属于神家的，那给你摆设上环境了，这是个实际的环境，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神只是说你是否顺服神，在这环境临到和本分临到的时候，神是不是有要求？神的要求是什么？（顺服神。）怎么是顺服神？你只有知道了神的要求后，才有顺服神这一说，你不知道神的要求，那怎么是顺服神？那神的要求是什么？（认真：肉体和神家利益之间，看你选择神还是选择肉体，让人站一个见证。）神的要求不强人所难，不赶鸭子上架，有一个标准是尽心、尽力、尽意，你尽到了没有？这是一个要求，这是一个标准。衡量你是否顺服神，是否达到这个标准，你尽心了没有？尽力、尽意了没有？尽你所能。如果你一个月回一次老公能接受，可你就不行，非要一个礼拜回一次，你说尽心了没有？（没有。）如果老公吵得不行，非要让两个礼拜回一次，那你只能两个礼拜回一次，这就是尽心、尽力、尽意了，这是外观、宏观。神看的是心，你尽本分了，你说你脚踩两只船，那什么是尽本分脚踩两只船？神看的是你的心思意念，你心在哪儿？你的心是不是脚踩两只船？并不是说你的行为是脚踩两只船。你在这儿尽本分的时候，你想的是今天孩子吃什么了、喝什么了，是不是跌到沟里了，你就静不下心来，人在曹营，心在汉，这就是脚踩两只船。你尽本分了，一心一意尽本分了，回了家看孩子了，还想着本分，你说你是不是脚踩两只船？她就是看孩子，她也是时时、处处、事事想着神、念着神、为着神，她的一颗心是给神了，而神要的就是态度观点。脚踩两只船，不是根据外表来衡量，是看她的心，你是不是尽心尽力了，只有你知道。（最后了，神的工作到这个时候了，我愿意全身心地尽本分。我给认真说我不嫌我跑得累，我也不嫌我来回花的路费，我把家庭安置好，我到这儿安心尽本分。可是看了那个脚踩两只船，我感觉很害怕，不回去不行，回去是脚踩两只船，怎么办？现在明白了。）

还有什么问题？（就想怎么能把我那边的福音打开。）我告你说一个问题，你有一个大问题，你是大红龙的子孙。为什么说她是大红龙的子孙？（向上：咱肯定就是大火龙的子孙。）（认真：是不是伪装、包装？伟光正，光说正面的，不说反面的。）报喜不报忧，只说正面的。咱看神的交通，神说了，要了解你的难处。（我现在最大的难处是，听了你那个交通，咱们是备课的，女儿女婿她们出国是招生的，那她们现在都走到咱们后边了，我也有情感，我哪怕花些钱把她们叫回来。我丈夫常常在家里说："现在外国疫情这么严重，女儿是死是活都不知道。"我心想，都在神的主宰之中，她就是死到外国，也有神许可，都在神的手中，我也没有流过泪。那一天，我情形不好，流露情感了，吃饭的时候就流泪流得不行了，想把我的女儿叫回来，我里面有神的话，都在神的主宰之中了，把女儿交给神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我丈夫不行，因着女儿老和我吵架。我也不想和他吵，就哄着了，不然一家人越不安然了。）你的难处怎么解决的？解决了没有？（那我就顺服神的主宰，没办法嘛。）哈哈，你知道我笑什么？（你笑，我也没办法。）你啥也想有办法，我笑，你都想有办法，你说你怕不怕？我笑不笑你都想控制我？还说："你笑，我也没办法。"不知道我因着什么笑，是吧？刚才你说了一句什么，我才笑的？（SJ：顺服神的主宰。）我顺服神的主宰，是吧？这话说的？你是没办法？还是顺服神的主宰？（我只有顺服神的主宰。）我只有顺服，是吧？那是只有顺服，那不是你顺服。（SJ：没办法地顺服。）那叫悖逆地顺服。（向上：被逼无奈了。）是被逼无奈了，是胳膊扭不过大腿，是吧？那这叫不叫顺服？（向上：不叫顺服。）那叫什么？我实在是主宰不了全宇。（向上：实在是没办法了。）实在是没办法了，那你为什么要说我顺服呢？（向上：这就是被逼无奈的顺服，没办法。）那这个被逼无奈的顺服，这是什么顺服？（向上：悖逆。）悖逆地顺服。（向上：不是甘心乐意地顺服。）那这是你的悖逆，是吧？还要说成是顺服。刚才第一句说了什么话呢？（SJ：顺服神的主宰。）在一开始说她的难处时候，她说的是什么难处？要把她孩子叫回来，咱在这儿是搞教育，她们在那儿搞招生，这是翻了个个儿，心里痛苦难受，是吧？（嗯，就是这样想的，她还能落到咱后面去啊？她是年轻人，把她派上用场，让她走在前面。）你说她野心大不大？什么野心？（认真：想摆布她女儿的命运。）她想摆布、她想安排，她对神所安

排的不服、不满，是对神的一种控告。神啊！你是怎么安排的呀？年纪轻轻的你让她去招生了？我老了老了，让我去招生，让她来这儿坐着尽本分，让她进国度。（我想的就是，那些原教会的假带领和假工人把我女儿弄出去了。）不管他们是不是，我说的是你的心里是不是这样想的？那你把神放到什么位置了？把神放到被告席上边了，你是原告，你说咱是信什么呢？（认真：信自己呢！）还想摆布，对神所作的工作进行控告，还想自己摆布，摆布不了，还急得两眼流泪，痛苦的，我怎么就是扭转不了这个局面呢？你说你顺服不顺服呀？（那你说，那些敌基督假带领把女儿弄出国了，那还有神的许可呀？）你看，我交通了这话了，你该赞美神、荣耀神了，可你还要带出个问号来，那你说，那些敌基督假带领把女儿弄出国了，那还有神的许可？（认真：那是神已作成的事实，神就是这么主宰的。）（向上：哦！我的心里一直辗转反侧，这么想，那么想，这都是神主宰的，神许可的。）你嘴上说都是神的主宰，你还要去修改，神作工为什么就不合我的观念呢？神为什么不这样做？神为什么不那样做呢？哎呀！咱的理智呀不是太差了，是理智太高明了，想胜过诸天了。神主宰了，你不是从神主宰里看神的智慧、奇妙的作为，你老觉得神作这件事怎么这么愚昧呢？怎么能作成这事呢？为神的工作担心，是吧？替神担心。那你替神担心，你是什么人？你是跟随者？还是主宰者？嘴上喊着我是跟随神的人，实际做的事是你想掌管全宇的人。所以说不仅是天使长了，是天使长后裔，大红龙后代升职了，成了天使长的后裔。（向上：能认识到，嘴说顺服神的主宰，有时候心里转不过来，这就是悖逆。）不能顺服在神的权下。

打仗的时候第一关是什么呀？什么是信神？来，你交通交通，什么是信神？（向上：在相信神是万物主宰的基础上，经历神的说话，经历神的作工……）这说得挺好听呀！（向上：说得挺好，都是字句。）你相信神主宰万有了吗？首先相信神主宰万有的基础上，去经历神的作工。首先你把所有的事情先建立在相信神主宰万有的基础上，那既然相信神主宰万有了，那神是什么？神是主宰者，智慧高于诸天，对吧？那你为什么还要对智慧高于诸天的神提出疑问呢？（向上：这就

是悖逆、败坏呀！）你说这叫经历吗？你看我说你的时候，你口里还振振有词，振振有词又暴露出一个什么问题呢？哎呀，这就是咱的败坏呀！认真，你听了是什么感觉？（光是嘴上承认。）这个嘴是什么嘴？是黎巴嫩女子的嘴，心呢？（认真：毒蛇。）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给她说出来以后，她没有惊讶，她没有害怕，她怎么呀？这就是败坏呀！你听了这句话是什么感觉？当你和父亲争夺财产的时候，或者说你就是太子，是吧？太子想争夺这位置的时候、想篡位的时候、想谋害你父皇的时候，你父皇把你做的这件事败露了以后，你和你父皇笑笑说："父啊！你不知道我是败坏的人啊！你不知道我是太子啊！太子就想坐这个位置啊！父皇啊！你说我不害你害谁呀？你坐着这个位置了，我只有害了你，我才能坐这个位置呀！父啊！你不知道我想坐这个位置呀？"还笑了，什么感觉？性质一样不一样？（向上：不一样。）她没听明白，你听懂没有？（认真：听懂了。）来，给她表达出来。（认真：就是说你这种态度，虽然你嘴上说我有败坏，但是你从心里不恨恶自己的败坏。就像弟兄举的这个太子的例子，他都要篡位，都要杀害他父皇，最后他父皇说他，你都要篡位，都要杀我了？他就觉着，我不就是为了这个地位嘛，我就是因为败坏呀。他从心里就没有感觉到我是一个不孝子，我是一个逆子，我大逆不道，我这个人就是个冷血动物，没有人性。他看不见自己有多坏、有多邪恶、有多悖逆，看不见自己身上的败坏性情，只是嘴上承认，心里头没有真实的认识、恨恶，就是不恨恶自己身上的败坏。）对对号，你俩给她多交通交通，让她转过这个弯。（晨晨：你是不是那个太子呀？）（向上：老师说的意思是，我只是嘴上说了说，我没有彻底地恨恶自己。）（认真：你不认识，你就达不到恨恶。就是你得先认识自己，今天你是信神的，你是一个受造之物，你应该敬拜神，你是跟随神的，不是让神跟随你，不是让你去掌管神、你去摆布神，你应该是顺服神的摆布、顺服神的主宰。但是咱呢？你是要摆布神，你是要让神按着你的这个计划走、你的这个认为走。然后就是给神的工作出谋划策、指手画脚，已经站到一个高位上了，这就是弟兄说的，天使长，天使长的后裔，就是你这个位置已经不是受造之物的位置了，已经超出受造之物的位置了，已经要跟神争夺地位、平起平坐。但是今天，神要的是受造之物，要的是跟随神、顺服神。但是咱是与神争夺、与神抵挡、与神争夺地位，然后否认神的作工、怀疑神的作工，不相信

神的作工、不相信神的主宰。神摆设的环境，这些事实已经成就了、作成了，现在就是这样的，他们就是在国外，咱们就是在国内，他们就是没接受，咱们就是接受了，这就是事实。但是从你的心里就觉得，这是神的主宰吗？神就是这么主宰的？神怎么能这么主宰呢？你从心里就是怀疑、否认、疑惑，你不相信这是神的主宰。你不是一个真实信神的人，嘴上信神，但是心里、实质里面就不相信神。你嘴上说是、是，但从你心里不认识，没感觉你作了多大的恶，有多大抵挡、有多大悖逆。有感觉吗？）

对上号了没有？（向上：对上了。）你感觉恶不恶？（恶。）怎么个恶？你说说。（对神作的不顺服，还要和神对抗。）怎么个不顺服，怎么个对抗？不要用这个宏观的话，要有细节。你先说那个太子恶不恶？先把这个故事说一下。（这个故事我还没有理解，太子想坐这个位置，意思就是我和神之间就好比太子和皇上的关系，我现在就是和神对着干。）皇上意味着什么？一国之君，当了皇上就有了地位权利，是吧？太子有权利吗？没有。他为什么急得要当皇帝呢？为什么他急得要登基呢？登了基以后那就有权利了，就是为了权利，父亲都不认了，我必须把你杀了，你死了以后我就能登基，你这个老不死的不死，我怎么能登基呢？他杀他父皇的时候，他父皇就疑惑得不行！“你是我儿啊！你怎么能杀我呢？”他儿子说什么？“你这老不死的，你都掌管了多少年了，也该让我享受享受了吧！你主宰，不让我主宰一下子？我仅仅就是想主宰一下，仅仅就是让你退位，我不就是贪恋一点权柄吗？你说你八九十了，是不是该死了？你病死也是病死，我杀了你也是死，你迟早是个死，你今天死了，我就能直接掌权，等你病死了以后，再有一个太子出来，这个官位归谁？是吧？父皇，你不理解我的心情？我不就是这么一点贪心吗？我就这么一点贪心，父皇，你不理解啊？”你刚才说什么了？“我就是这点败坏呀，你还不知道？我就这点败坏呀！”笑盈盈的，轻而易举谈出来，“人嘛！这不就是个败坏嘛！”那太子呢？太子就这点败坏嘛！太子就是要这点地位嘛！

你看，神交通说什么了，眼睛、耳朵起什么作用呢？耳朵是要听的，眼睛是要看的，是吧？这是一个感知器官，大脑是让人思维的。眼睛看见了，耳朵听了，大脑思维了，这件事就形成了。今天信神，神要的是人的一颗心，如果有心了，这就是又一码事了。如果你是个看戏的，你看到太子杀他父亲，杀皇上了，篡位了，你心里是什么感觉？心流泪吗？痛苦吗？痛苦不痛苦？（向上：看戏那就是一个戏。）就是呀，人嘛，就是为了个地位权势，那皇帝老了，确实是呀！不杀你，他怎么能登基呢？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大脑思维一下，该不该呀？应该，就是这么回事，他不会流泪的、不会有任何感动的、不会有什么想法的，很正常的。就是说你看了这个戏以后，心里是很平静的。如果你是用心去看这个戏，还一样不一样？如果你去感知，你站在你父皇的位置上，站在正常人的理智上去看这件事，“太子，你怎么能杀你父亲呢？你怎么能为了一个权利杀你父亲呢？”为什么神让咱寻求、揣摩？寻求、揣摩是什么意思？用心来寻求、揣摩，眼睛看见的，耳朵听见的是一件事，你看见的仅仅是一件事，你在这件事里面寻求、揣摩、感知。心是让你感觉的器官，感知，你站在一个父皇的位置上感知一下，你站在正常人的位置上感知一下，“太子啊！你为了你的权利地位，你就能把你父皇杀死，这还是一国之君？这是个畜牲不如啊！”你的心激起的是怒火，激起的是愤怒，这是一个有心之人的流露，用心了。没心之人，他就是个眼睛，就是个大脑思维，就是看一个事，所以他是没有表情的，他是没有态度、观点的。他没有心，他就没有态度，没有态度、没有观点，就是说他没有站在任何一方的这个说法，那我就是看了一场戏。咱就比如说非典，谁家起了非典，有了新冠疫情了，再死多少人，对你来说就是一个数据，你去了医院以后，你看见谁去了太平间了，或者是听见谁做手术死在手术台上了，不管你再遇到什么事，仅仅是你眼睛看见了，耳朵听见了，“哦！现在是瘟疫了啊！到处死人了啊！”眼里流泪吗？伤心吗？不伤心。这件事直接临到你家里人身上了，天塌下来了，为什么呀？因为你用心了。同样是你眼睛看见了，耳朵听见了，大脑思维了，疾病临到陌生人的时候，你只是简单地想想，这病是怎么产生的？这病是怎么去的？你看他们的时候，就是发生了一件事。但是当临到你家人的时候，就不是一件事了，因为什么了？你用心了，把心用在这件事上了，你就有了态度、观点了。这样举个例子，就是让你理解一下，什

么是心？什么是大脑思维？什么是眼见？什么是耳听？这些各起什么作用？最后达到什么果效？怎么来区分？

咱今天与神得有正常关系，神看的是什么呀？神说你得罪神，不是因着你说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是因着你的一个态度。刚才我为什么解剖你呢？你是什么态度呢？你与神争夺权柄了，争夺不过来，胳膊扭不过大腿了，碰得头破血流了，有态度吗？一边笑着一边说着："哎，人有败坏嘛！"有态度没有？没有态度，这就是一件事，这是神主宰着了，我去主宰我扭转不过来，人家神主宰的了！没办法，没态度。神是造物的主，我是受造之物，神造了一个我，神主宰万有，反过来我还要在神的经营计划上添枝画叶，还要修改行政，我是谁呀？我怎么敢有这么大胆子！我一个蛆虫粪土还要控告神作得不对，你这个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用心想想，咱还是个受造之物吗？神坐你是凳子，踩你是梯子，扔了你是垃圾！我一个垃圾竟然要给神提意见，还说神作得不公义！如果你用心了，你就会看看自己，我这是谁了？我这做的是啥了？一用心就有态度了，最起码能感到可怕，能看到我的这个野心，我嘴上说得好听，"我顺服、我敬拜，我跟随、我尽心尽意，虽然女儿出去尽本分了，家里面我还看孩子，但我还能来这儿尽本分，我一个礼拜回一次不行，我两个礼拜回一次，你看我多忠心。"让我看了真心服口服，可是一临到个事，态度一出来以后，怎么样？对神有心吗？没有，对神没有心，就没有个态度、没有个观点。没态度、没观点是因为什么没态度、没观点呢？是因为你的心就没用在神的身上！如果你用在神身上了，你自然就有态度了，就咱刚才给你举的例子，外面再死多少人对你来说就是一个数据，对你来说，你的家人只要有一个人住了医院，爬不起床来，你就觉得天塌下来了，因为你心用在他身上了，对他用心了。为什么在神家你就没有态度？你的心就没有用在神身上，而神要的就是你的心，你的态度。这就是说，你的嘴是黎巴嫩的女子，你的心呢？就是毒蛇！所以神说的话一针见血，说的是实情！咱看见神说的话有点像骂人，神说你是畜牲，没心没肺。可是咱实际地做出事来，这是不是个实情？这就是个实情。

看到自己的难处，看到自己的情形，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难处里面分了八项。哪八项？生命进入的八大项难处，第一个是什么难处？尽本分与性情变化的难处。是吧？（尽本分、情感、前途命运、认识自己、人际关系、对待神、对待真理。）你这些是不是都有了？虽然是在一件事里边，但这些是不是都有了？八大难处你都包括了。生命进入，有吧？你就不知道生命进入是什么，不知道什么是生命。自己有什么情形，自己的情形都不了解，在你来看，你这是绝对顺服了，尽心、尽意尽到家了，可以这么说吧？自己对自己是相当满意的。（向上：感觉自己尽到最大能力了。）在人群当中也是佼佼者！（向上：不敢这么说。）你不敢这么说，但心里敢这么想。（向上：人家是全身心的。）你不是全身心的？（向上：人家是全职的。）你不是全职的呀？回家也是为尽本分看孩子了，来这儿还是尽忠心了，你嘴里边是这么说的，心里边早想的自己是全职的，我说的是不是实情？你心里边是不是这么想的？我说的是不是你心里所想的？（向上：哈哈……）你看你诡诈，只笑不说话，不敢承认。（向上：心里想的就是，想全职，没法全职。）认识自己，是吧？对待本分的态度，对待神的态度，对待神话的态度。刚才咱交通的是对待神的态度，是吧？那你对待神是什么态度呢？你抵挡神了以后，你还笑了，这就是对待神的态度。杀他父亲了，捅了一刀子了，还笑呵呵了，你说这个人是什么人？（向上：毒辣的人。）而且我说了这话以后，你是怎么说的呀？“人有败坏嘛！”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你说你抵挡神该不该？你认为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因为什么？因为我是败坏的人嘛，我与神争夺权柄，有错吗？有疑问吗？不应该吗？我说的这话对不对？不要你糊涂地说对，你真正认识，对不对？是不是这个实情？（向上：就是这个意思。）我有败坏嘛！那就是这个意思。我主宰不了，我还不能想一想？我还不能说一说？再说了，这有啥呢？和神争夺权柄，这不就是一个败坏嘛？这有啥大不了的事呢？这不还是顺服在神的权柄下吗？无奈地顺服，我没办法呀！这件事情是不是就这样过了？怎么过去的？人有败坏嘛！就借着“人有败坏”这件事情就过去了，这就是什么？我抵挡神是有原因的，因为我有败坏，我抵挡神有原因，这个原因叫什么？这叫资本。人把什么当资本了？把败坏当成了抵挡神的资

本，所以说人败坏的成啥了？啥也敢干、啥也敢做，做完以后到神面前一悔改认罪："神啊！你是知道的，人是败坏的。"白天犯罪，晚上认罪。"神啊！我有败坏。"第二天继续干了，到了晚上，笑盈盈的，"神啊！我有败坏，你知道也不会怪罪我的。"你说这人恶不恶？（向上：恶，白天犯罪，晚上认罪。）认罪吗？还达不到认罪的标准，是怎么呢？"神啊！你原谅我吧！你是知道的，我是被撒但败坏的人。"理由、借口，成了资本，你说咱信着神，抵挡着神。如果你一直这么经历下来，你去哪儿都是这么交通，这么经历，"人嘛，有败坏嘛。"神都和你动怒了，你还安稳地睡大觉了，没知觉了。神话说过犯是怎么说的？"你的过犯越多你得着好归宿的机会就越少，相反，你的过犯越来越少，那你被神称许的机会就越多。如果你的过犯多到我对你无法原谅的时候，那你被饶恕的机会就彻彻底底地被你糟踏完了，这样，你的归宿就不是在上边而是在下边了，若你不相信那你就大胆地犯错，看看你会吃着什么果子。你是一个实行真理很认真的人，那你的过犯一定有机会饶恕，而且你悖逆的次数一定会越来越少。你是一个很不愿意实行真理的人，那你在神面前的过犯一定会越来越多，你悖逆的次数会越来越多，到了极限的时候也就是你彻底灭亡的时候，那时也是你得福的美梦破灭的时候。你不要只把自己的过犯看成是一个不成熟或愚昧之人的失误，不要把你不实行真理看为是因素质差而难以实行的一种借口，更不要把你的所作所为的过犯仅仅看为是一种不在行的作法。如果你很善于原谅自己，很善于宽待自己，那我说你永远是一个得不到真理的懦夫，而且你的过犯会永远不止休地缠着你，使你永远做不到真理的要求，永远都是撒但的忠实伴侣。我还是那样地忠告：不要只注重你的归宿而忽略了你身上隐藏的过犯；要重视过犯，不要只为了归宿而忽略你所有的过犯。（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过犯会给人带入地狱》）"能对号吗？（向上：能对号。）这就是说，你把你的过犯当成一种不在行的作法，当指出你这样做的问题以后，人有败坏嘛！不在行，我不是义人嘛！我没有真理嘛！我没有被洁净嘛！我要是被洁净了，我要是蒙拯救了，我要是被成全了，我不就没有这些败坏了吗？自己就原谅自己了。这是不是人们经常说的话？你给他说出问题以后，我没真理嘛！我不明白嘛！我素质差嘛！他用这些东西来搪塞你，拒绝认识自己。搪塞你是要怎么呢？我不需要认识自己，神不会怪罪我的。

省察你的所作所为，言行举止，咱一开始过来就给你说，国度建造是什么？什么是信神？第一个就是这个问题，建立在神主宰万有的基础上，你在这个基础上来经历神的作工，不管遇到什么事，那都是神主宰，你不要再想什么。彼得怎么说的呀？神的智慧高过诸天，我测不透，但都有你的智慧所在，何不赞美荣耀呢？可是咱呢？咱没有说，我测不透，你的荣耀高于诸天，我是个蛆虫粪土，生出来的是蛆虫，臭水坑，我怎么能拿上蛆虫与你高过诸天去衡量对比呢？我是个跟随者，我怎么能提出要求呢？我的理智也太差了吧！这就叫认识自己。神为什么来中国作工？（向上：中国人最污秽、最败坏。）为什么最污秽、最败坏呢？神作工是不是有意显明你的败坏？抓捕你的罪证？引狼出洞、引虎下山。如果神做什么事情都合乎你观念的话，那还叫神作工吗？合乎你的观念属于什么作工？那属于撒但作工。合你观念那属于撒但作工，因为你是从撒但加工而来的，撒但作工肯定合你观念，你想到的撒但也想到了。那神的作工高于诸天，怎么能让你识破呢？人总想用自己的臭水坑来衡量神的作为。祭司弟兄两辑讲道一直给咱说什么？外国人要拥入中国，那不是神和祭司弟兄都告你说了神的作工了？神作工的方式、方法。（向上：我听了那句话心里很高兴，女儿就能回来了。）你一心贴在你的儿女身上，天热的时候想起的是谁？天冷的时候想起的是谁？你就没有想起神来，你和神都争夺地位了，还笑呵呵的，一说拥入中国，你就高兴了，你孩子回来呀！这就是你的心。（向上：没有站到神一边。）

还有什么难处？（认真：她里面有个观点，我在这儿尽本分跟在家不也一样吗？在家我也能尽本分整文稿呀！在这儿也是整文稿呀！在这儿接待家姊妹还得给我做饭，所以说我还不如在家了，我来这儿干嘛呀？在这儿还不能和谐配搭，还得争执、闹矛盾。）姊妹，你的灵名叫什么？（在原教会里，人家叫我向上。）向上，我看见你挺诡诈的呀！你感觉你诡诈不诡诈？（向上：诡诈。）真的？是今天听了你说诡诈了，你才说诡诈，还是你就觉得你诡诈？（向上：诡诈。）你还没有回答我的话呢。（向上：诡诈。）你在未接触我以前，你就觉得

你诡诈？（向上：有诡诈。）不是说你有诡诈，我是说你感觉你自己诡诈不诡诈？自己对自己的评价。（向上：有诡诈。）你看你这就诡诈了，这就是滑头，你不说诡诈，你不说你原来有没有，你是说你有诡诈。我说你在未接触我以前，你是不是个诡诈人？（向上：神话揭示的，人都有诡诈，我就承认。）你不说自己对自己的评价，“从我来看，我就是个诡诈人。”你不说这个，你也不说你是诚实人，“弟兄不对，我是诚实人，我不是诡诈人。”你也不说你诡诈，也不说你诚实，最后来了句什么呀？“我有诡诈。”你说你滑不滑？为什么说滑头？你要说：“在未接触你以前，我就是个诡诈人。”那我自己都认识自己诡诈了，你们还说我什么呀？我不就是个活鬼啊！弟兄都说我诡诈了，我要说我不诡诈，我这不是死不承认啊？我该说啥呢？我只能说我有诡诈，我有诡诈，你们谁还能笑话我呢？谁敢说自己没诡诈？你找出一个没诡诈的人，你说话相当有水平。（水平可高呢，还是语文老师。）是老师，会隐藏、会掩盖，你知道我刚才为什么说你诡诈，知道不知道？（向上：知道。）那你说说，我怎么知道你诡诈呢？（向上：我一开头没有把我的难处说出来。）你没有把你的什么难处说出来？（向上：你问我有什么难处，我正在想了，认真就把难处说出来了。）你一开始和我怎么说的？（向上：我一开始怎么和你说的？）认真，她怎么说的？（福音工作怎么扩展。）不是。（我的女儿怎么能回来。）你就没有注意听她说，她一开始说，神给她摆设得太好了，在家能这样尽本分？来了这儿，这环境多好，能一心一意地尽本分。在家，行吗？对吧！她给了你一种什么感觉？她对神工作的一种认可。（SJ：对神摆布环境的认可。）还要赞美了呀！（向上：对，就是。）三分钟以后，来，说一下你的难处，难处是什么呀？我在这儿和回家不一样吗？我回家也能整理文稿，为什么就要在这儿整理文稿呢？（向上：对，说到这儿，我就跟你把我的心里话说一说。）心里话说一说，半天了，你就都没跟我说心里话呀！就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刚开始给我的是一个完美的观点，一个小时后她给你揭露出来了，你说是是是，就是，这两个观点是对立的。我为什么说你诡诈？（向上：就是两个观点不一致。）一开始我看你是黎巴嫩的女子，可是半个小时以后呀！我看见是农夫与蛇。（向上：农夫与蛇。）你说呢？人还是这个人，事还是这个事，就完全成了两个观点。你说，我说你冤吗？冤不冤？我给你交通的，不管你心里边扎不扎心、难受不

难受、对不对，你都是：嗯！对！嗯！对！（向上：我认识不到，你给我揭露出来了。）揭露出来认识到了吗？（向上：认识到了。）真认识到了？（向上：嗯。）为什么说农夫与蛇？（向上：农夫与蛇？刚开始感觉环境好，是神的爱，后来……）（SJ：农夫对待蛇，是为了帮它、救它，真正把它救活，可是蛇把农夫给咬死了。诚心诚意给你说心里话，看你有哪些实际难处，给你解决，可你说了些官话，假大空的话，最后逼得才说我跟你说心里话吧！这是不是农夫与蛇？）说出了两个观点，刚开始你一个表现，她给你说出又一个表现，最后我跟你说实话吧！费事不费事？（向上：费事。）农夫与蛇，主要说嘴是黎巴嫩的女子，说得比什么都好听。心里边呢？是刀子，是毒蛇。

受造之物应该顺服神的权柄

伴唱：啊……啊……

神是烈火，不容人触犯，因为人都是神造的，神说什么，神作什么，人都得顺服，不得反抗，人没权力干涉神工作，更无资格分析神作工、说话对错，神是造物主，受造之物该以敬畏的心达到神要求的，不该讲理，更不该抵挡，神是用权柄治理神的民众，凡从神造的受造之物就应该顺服神的权柄。

虽然今天你们在神前大胆放肆，悖逆神，悖逆神教训你们的言语，却并不知不知害怕，但神只是以忍耐来与你们的悖逆相对，神不会因着小小蛆虫翻动了粪土而大动肝火，神是为了他的旨意忍受一切神所厌憎的、神深恶痛绝的东西的存留，直到神言语的尽头。神是为了他

的旨意忍受一切神所厌憎的、神深恶痛绝的东西的存留，直到神的最后一刻。

伴唱：啊……啊……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落叶归根之时，你会后悔你所行的一切恶行的》

33为什么叫你做效力者

神说："彼得走的路，他一开始从圣灵得启示，说主耶稣'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圣灵开启他就有些看见，心里特别亮堂，虽然当时他对这事没有更深的认识，但他追求认识神，走上了事奉神的正轨。事奉神是最荣耀的事，也是最危险的事，因为人有败坏、有悖逆，一旦走偏了就抵挡神了，人事奉的是神，不是事奉人。彼得走的路正，他事奉的是主耶稣，不是渺茫的神，保罗就不一样了，他不承认主耶稣是基督，还一个劲儿地追捕主耶稣与门徒，就是他看见大光显现被击杀以后，他也没有认识到神是万物的主宰，主耶稣就是神的显现，人应该怎样顺服神。他没有正常的理智，始终都是狂妄心理：我给你多少你给我多少，我付出多少你给我多少赏赐、多少报酬。他的作工始终都是受这个思想支配的，所以说，他心里始终没有敬畏神的心，没有惧怕神的心。你看他那个口气，'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也就是你让我打的仗我打完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你让我跑的路我也跑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你不是让我守这个道吗，我守住了，有荣耀的冠冕应该为我存留吧？是不是这么个口气？当然，他在书信里面不能这么直截了当地说，他说得委婉一些，隐藏一些，但是他的出发点就是这个意思。最后怎么样，他还得受惩罚。

你们得看清事奉神这条路、信神这条路人应该怎么选择，哪些事奉法是属于保罗的事奉法，哪些信法是属于保罗一类的信法，怎么能达到像彼得那样敬虔地事奉神。受造之物敬拜神有当走的路，路得选对，目标得明确，别稀里糊涂，要脚踏实地，异象得透亮。你稀里糊涂地走就危险，保证有一天得触犯行政，或者是发出什么怨言来。

在人身上什么样的本性、什么样的情形最容易导致人灭亡？不管是做带领的也好，跟随的也好，这事你们看清了吗？人共同的本性你们知道吗？人本性里共性的东西就是背叛神，每一个人都能背叛神。背叛神光是不信吗？什么是背叛神？哪些属于背叛神？人得了解人的实质是什么东西，抓住根源。你的致命处、小脾气、坏毛病、不好的习惯或者是没教养，这些都是表皮的东西，你们总抓住这些皮毛的东西不放，实质没解决，最终你还是走弯路，还得抵挡神。人能随时随地背叛神，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或许你这段时间能特别爱神，能特别花费，能特别忠心，也可能你这段时间理智特别正常，有良心，但是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因为一件事导致你背叛神。比如一个人现在理智特别正常，也有圣灵作工，也有实际经历，也有负担，尽本分也忠心，他信得特别有劲儿的时候，神作了一件令他遗憾的事，作了一件令他看为不合适的事，他里面马上就有观念了，就消极了，作工作也没劲儿了，应付糊弄也出来了，也不想祷告了，说：‘祷告什么呀！神作那事也不应该呀！我怎么祷告呢？’祷告的劲都没了，这叫什么？这不是属于背叛的表现吗？人能随时随地地离开神，把神否了，还能定罪神，这是不是都是背叛？这是了不得的事。你觉着你现在对神没有观念了，能在多数时候顺服神了，能在挨对付修理的时候都不离开了，但是你还能随时随地地背叛神，人的本性你得看透。当然，有的人有点良心，他这个人的本性比较好，有的人人性恶那是本性坏，但是不管人性好、人性坏，素质好、素质差，共性是都能背叛神，人的本性就是背叛神的。现在你们觉得：‘经撒但败坏的人本性就是背叛神的，那我也没办法，慢慢变吧！’你们还这样想吗？那你说人不经败坏能不能背叛神？人没经败坏也能背叛神，就是神造人的时候给人一个自由意志，人是特别脆弱的，里面没有主动趋向神、亲近神的心，说‘神是我

们的造物主，我们是受造之物’，人就没有这个东西。神给人一个自由意志，人可以思维，但是人不知道什么是神，不懂得怎么敬拜神，人里面原来没有真理，没有敬拜神的东西，就是你没经败坏你也能背叛神。为什么说能背叛神呢？撒但来引诱你就跟着撒但走了，你就能够背叛神。你是神造的，你不跟随神，你跟着撒但走，这不是叛徒吗？叛徒就是背叛了，这个实质看透了吧？所以说，人随时随地都能背叛神。人只有完全活在神的国度中，活在神的光中，属撒但的都灭掉了，再没有试探引诱人犯罪的东西了，人就不能背叛神了，如果还有引诱人犯罪的东西，人还能背叛神，所以说人是个不值钱的东西。你还以为自己有点东西了，明白点真理了，不能背叛神了，不能算是金的也能算个铜的吧！你把自己看得太高了。人是个什么东西，知道吗？人随时随地都能背叛神，人不值一文钱，正如神话说的，是畜生、贱货。人觉着：‘我哪儿也不贱呀！我怎么看不透这个事呢？我怎么没有体验？我如果没经败坏我就不能背叛神。’这事有例子，有事实，现在跟你们说可不是凭空说的，哪件事都让你们看见，都让你们心服口服，只有这样你们才能达到认识自己的败坏，解决背叛问题。在国度里人就没有背叛了，人活在神的权下没有撒但掌握，人就自由自在了，人就不用担心自己能不能背叛了，没必要担心，这是多余的。以后可以宣布，你们再也没有背叛神的东西了，但现在还不行。就人的实质来说，人就能背叛神，随时随地都能背叛神，不是说有环境能背叛，没有环境、没有人逼你就背叛不了，没人逼你也能背叛，这是人的败坏实质的问题，是属于本性的问题。现在你只喘气，你什么也没做，你也没动，你也没思想什么，背叛神的本性就在你里面，这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人里面有背叛的本性，人里面没有神，人的灵里面、魂里面都没有神，所以你随时随地都能背叛神。天使就不一样了，他没有神的性情，也没有神的实质，但是他能完全顺服神，因他是神造的，专门为神服务的，专为奉神的差遣到各处去的，他是为神所有的。而人类，神就是让他在地上生活的，没给他造敬拜神的器官，人能够背叛神，人就是一个谁都可以使用、可以争的东西，不值钱！

神把人的背叛本性揭示出来是让人对这事有一个真实的认识，对自己有一个真实的认识，人就从这方面开始变，从这里找实行的路，认识自己在哪些事上能背叛神，补足什么能不背叛神。你达到在许多方面都不背叛神了，多数地方都能避免了，以后你还能不能背叛神就不是你的事了，你生命历程走到尽头了，走到工作结束那一时刻了，你以后能不能背叛神那就不是你的责任了。为什么刚才那么说呢？人没经撒但败坏之前，撒但来引诱人就能背叛神，撒但被毁灭了，人不就不背叛神了吗？现在还没有到那个时候，所以说，人里面还有撒但败坏性情，随时随地还能背叛神。一旦人的生命经历到一个地步，你背叛神的许多东西都脱掉了，你有了许多正面的东西，你能克制自己了，能掌握自己了，你在多数时候都不能背叛神了，到撒但灭亡了人就彻底变了。现在解决人的背叛，解决人的悖逆，是这步的工作，以后的人不背叛那是解决撒但了，跟人没有关系了，明白了吗？现在让人都认识人的背叛本性，从这里入手，哪些属于背叛神的本性里的东西，哪些属于背叛的流露，人该怎么进入、该怎么认识。人这个实质还在里面，人随时随地都能背叛，还能做出你认为不是背叛神的事来，就是说，人没有自主权，撒但先把人占有了，你没经败坏你都能背叛神，何况今天满身都是撒但败坏性情呢，你不更能随时随地背叛神吗？现在让你脱掉那些败坏性情，使你背叛神的东西越来越少，你在神面前就有更多的机会被神成全，让神悦纳你。你在各种事上经历神的拯救多了，你就在这一个阶段被成全了，如果还有撒但的东西，还有邪灵来迷惑、搅扰，你就能分辨一些了，这样你背叛神的行为就少了，这就是后天作在人里面的东西。先天造人时，人不懂得敬拜神，也不懂得顺服神，也不懂得什么是背叛神，撒但来引诱人就跟着走了，背叛神了，做了神的叛徒，因为人没有分辨善恶的能力，也没有敬拜神的器官，更不懂神就是人类的造物主，不懂人应该怎样敬拜神。现在拯救人就是把这些真理（认识神的实质、认识神的性情……）作在人里面，让人都认识这些方面，让人在这些方面有些自主权。你经历越深，认识神越多，背叛的东西就越少，跟神相合的东西越多就越能战胜撒但，越有自主权，越能活出真正的人生。有些人问：‘败坏的实质在里面，人随时随地都能背叛神，那怎么神还说作成了呢？’‘作成’就是人借着经历神的作工对神有认识了，对自己的本性也有认识了，知道怎么敬拜神、怎么顺服神了，对神的作工与人的作

工会分辨了，认识圣灵作工与邪灵作工的区别了，以及对撒但魔鬼怎么抵挡神、人类怎么抵挡神、什么是受造之物、谁是造物主都有认识了。这些事你们都明白了吧！这些都是后天通过神的作工加给人的。所以说，最后作成的人就比先前没有经败坏的人更有分量，更有价值，因为神又加添给人一些东西，作到人里面一些东西，最后作成的人类就比当时的亚当、夏娃更有自主权，更明白敬拜神、顺服神的真理，更明白怎么做人。亚当、夏娃他们就不知道这些事，蛇来引诱他们就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然后知道羞丑了，但仍然不知道怎么敬拜神，最后越来越败坏，直到现在。这事挺深奥，败坏人类谁也看不透。因着人肉体的本能，人还能随时随地地背叛神，但最终神还要把人作成带入下一个时代，这事人不好理解。

为什么要求人认识神？人不认识神，不明白这方面的真理，就容易被邪灵迷惑、利用，人明白真理以后就不容易被邪灵迷惑、利用了。但如果说你认识神以后，知道了什么是触犯行政或者是抵挡神，你还去那样做，那你这人就不可救药了。你现在属于哪种情形呢？你们现在只要有一线希望，不管以前的事神记不记念，人该存着什么心理，‘我得追求性情变化，追求认识神，别再上撒但的当，别再做羞辱神名的事’。现在人能不能蒙拯救、有没有希望关键在哪儿呢？就是你这个人听完道之后能不能领受真理，能不能实行真理，能不能变化，这是关键地方。你光懊悔，到该做事的时候又去那样想，又去那样做了，而且对这事一点认识没有，倒变本加厉了，那你这人就没有希望了，该报废了。你对神认识越多，对自己认识越多，你就越有能力掌握自己，你对自己的本性认识得越透越能掌握自己，总结经验以后在这事上就再不失败了。其实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些污点，有的轻，有的重，有的说得露骨，有的说得不露骨，有的人做的事别人知道，有的人做的事是背后做的别人不知道，哪个人身上都有污点，都流露一些败坏性情，或者狂妄了，自是了，有些过犯，或者有些过错、工作失误，有些小悖逆，只不过不跟你追究罢了。这些事都是情有可原的事，这是每一个败坏的人都避免不了的，但在明白真理以后你就应该避免，人总受以前的事困扰就没必要了。就怕人明白真理以后不变

化，知道这么做不合适还愿意这么做，告诉你这样做不合适你还做，这样的人就不可救药了。”

咱看第一段，第一段说的是保罗和彼得是吧？看你走的是彼得的路还是保罗的路，那保罗的路和彼得的路大概方向都知道，是吧？保罗走的什么路呢？保罗，他来信神不是追求认识神，不是追求性情变化，他不是追求来事奉神，他是来干嘛的？（追求名利地位。）名利地位，他为什么敢要名利地位呢？是因为他跑了半个欧洲，跑了半个欧洲他就要名利地位。他要名利地位不是关键，抵挡神不是他要名利地位这个事情抵挡神了，抵挡神是因为他在与神搞交易。名誉、冠冕，能不能给你？可以给你。那给你得按你的实质给你。作工结束了，有做祭司的，有做带领的，这是不是冠冕呀？公义的吧？不是说不能给你，可以给你，给你是按着你的实质给你，按实质给你就不是给你冠冕了，那是按实质对待你。那他之所以要冠冕，他就是为了要戴个帽子，那他实质是不是？他实质不是。他实质不是反而他还要要，神能作这个工作吗？不能作这个工作，那你为什么还要要，就因为跑了半个欧洲，他在与神搞交易。神要什么人？要的是和神同心合意的人，如果你是神所要的人，成全你了，那你可以得这个冠冕。你保罗不是与神同心合意的人，你怎么能得这个冠冕？你是不可能得这个冠冕！他看不清自己的实质是什么东西，然后他就要冠冕，那他只是看见了一个外表，神你作工了，基督你作工了，我也作工了，这是模仿，模仿完以后他就要，这就是没理智。实质他抵挡神的原因，就是搞交易，主要就是搞交易。一个受造之物能不能和神搞交易？

从这一段咱们先把他干了什么事，这个大概了解一下。就是说你别糊涂跟随，你糊涂跟随怎么能不走保罗的路呢？你是不是在与神搞交易呢？什么是交易？还知道吗？对神有要求就是交易。保罗是要冠冕，有些人说“啊？我没有要冠冕啊。”今天你腿疼了，是吧？今天聚了个会回来了，“我今天聚会了，我咋还腿疼呢？”你尽事务本分了，“我尽事务本分了，我咋还腿疼呢？”腿疼和你尽事务本分有关系

没关系？（没有。）不管你有什么病，不管你家有什么事，和你尽一个受造之物的本分、责任没有任何关系，如果说你在神家尽了什么样的本分，做了什么样的事，然后你就想：呀，我这腿怎么还疼了，还希望这个腿好了，或者希望有什么病好了，或者希望你家有什么得福的恩典了，这一切都是在与神搞交易。也就是说，你不管做什么事情，你付出再大，你不要在神的面前摆功劳，不要觉得神就该给你什么了，因为啥呢？你就是个受造之物，你应该都是献上，为神献上，不应该是索求。这一段，你先把保罗走的什么路搞清楚。

咱再看第二个，第二个说的啥呢？“在人身上现在什么样的本性、什么样的情形最容易导致人灭亡，不管是做带领的也好，跟随的也好，这事你们看清了吗？人共同的本性你知道吗？人本性的共性东西就是背叛神，每一个人都能背叛神。”在这句话里主要说的什么呢？（背叛。）背叛是吧？咱常认为背叛就是啥呀？我不信了，我不跟了，但实际上什么是背叛呢？你不能称神为大就是背叛吧？咱这里边是什么背叛？可以说不管你做什么事、说什么话，只要这来源不是从神来的就都属于背叛，不是从神来的就属于背叛，这个能明白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是神造的。神举了啥例子呢？（神说：“就说一个人现在理智特别正常，也有圣灵作工，也有实际经历，也有负担，尽本分也忠心，他信得特别有劲的时候，假如说神作了一件令他遗憾的事，作了一件令他看为不合适的事，他里面就有观念了，马上消极了，作工作也没劲了，应付糊弄也出来了，祷告也不想祷告了，说：‘祷告什么呀！神作那事也不应该呀！我怎么祷告呢？’没劲了，祷告的劲都没了，这叫什么？这不属于背叛的表现吗？”）不是从神来的就是背叛，那他的这个消极是不是从神来的？（不是。）这就是背叛。从神来的都是正面的，都是积极向上的，也就是说因为神作一个什么事，他消极了，这就是一个背叛，有他自己的想象、认为、观念，只要不是正面的，不是从神来的就是背叛。前边第一句话说的什么？“在人身上现在什么样的本性、什么样的情形最容易导致人灭亡，不管是做带领的也好，跟随的也好，这事你们看清了吗？人共同的本性你知道吗？人本性的共性东西就是背叛神，每一个人都能背叛神。”最容易导致人灭

亡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背叛。人为什么会背叛？因为人是个受造之物，神造受造之物的时候，没有给他敬拜神的器官。神举了个例子，说天使了吧？“你看天使就不一样了，他没有神的性情，也没有神的实质，但是他能完全顺服神，因他是神造的，专门为神服务的，专为奉神的差遣上各处去的，他是为神所有的。而人类，就是让他在地上生活的，没给他造敬拜神的器官，人能够背叛神，人就是一个谁都可以使用、可以争的东西，不值钱！说人有这个本性，揭示出来是让人对这事有一个真实的认识，对自己有一个真实的认识，人就从这方面开始变，从这里找实行的路。认识自己在哪些事上能背叛神，补足什么能不背叛神，你达到在许多地方都不背叛神了，多数地方都能避免了，那以后你还能不能背叛神，那就不是你的事了，你生命历程走到尽头了，走到工作结束那一时刻了，你以后能不能背叛神那就不是你的责任了。”说造天使的时候呀，是给了他一个敬拜神的器官，给了他一个顺服神的器官，为什么呢？天使是在哪儿呢？天使在灵界了吧？不是在地上生活的人，是神派的一个差遣，是吧？他有顺服、敬拜神的器官，也就是神以前说过在灵界都不能越雷池一步。还说啥了呀？天使没有什么呢？没有思维、没有自由意志，他没有选择，说得不好听一点，也就是和机器差不多，他就完成神交代给他的任务。人呢？神没有给他一个敬拜神的器官，还没有什么呢？没有顺服神的器官，是给了一个什么？自由意志。为什么人会背叛神，背叛神的缘由是什么？就是有一个自由意志。因着自由意志他可以左右他的选择，所以说他就可以选择背叛，选择顺服。又因着啥呢？神没有给他敬拜神的器官，没有顺服神的器官，所以说相当于他是个空白的。也就是说，亚当夏娃为什么会被撒但迷惑引诱？这就是一个根源，神没有给他器官，让他有自由意志，那撒但出来迷惑，那是必定要被迷惑的，可不可以这么说？（可以。）为什么说必定要被迷惑？因为没有意志！就好像小孩子，两三岁大的小孩子，你说是不是很好拐卖啊？因为你什么也不懂，你不认识你父母，你没有真实的认识，谁给你个好吃的，你就跟上谁走了，哄你说两句好听话，你就把他认为是你的父母了，你就走了。

那神为什么造人要给人这个自由选择的意志？为什么要给人这个？神当时造人的目的是什么了？因为神想有个知心人，是吧？如果给了你一个敬拜神的器官，再给你顺服的器官，不给你一个自由意志，那你说他和你谈知心话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他和你谈知心话就好像什么呢？就和你做了一个机器娃娃一样，你说把机器娃娃和你的孩子放在那边，你喜欢哪个呀？你喜欢你孩子，为什么呢？那机器娃娃人家也是活灵活现的是吧？现在的机器娃娃给你做得连外皮都一样了，能说会笑的、也能和你聊天了、也能哭也能笑、也能和你说心里话，你孩子也能和你说心里话，那你要哪个？是不是还要你孩子？为什么还要你孩子？因为啥呢？你孩子有自由选择权，那个机器娃娃他没有自由选择权，它是输在里边的一个死的程序。你在这儿的反应是忧伤，他给你来个安慰，那个安慰就是死的。那你孩子呢？他就不是了，他有自己的选择权，他可以选择啥呢？可以选择安慰你，可以选择不理睬你，还可以选择啥呢？给你撒个娇，是吧？自由选择的意志。那同样两个来安慰你，你什么感觉？一个是死的，你有享受吗？（没有。）没有享受。一个是有自由选择权，他有三五个选择权，最后选择了你，你什么感觉？这才有享受，才感觉他和你交心，才有交心的感觉。那个机器他是没有交心的感觉，就像天使再事奉神，代替不了人敬拜神。天使在天上，人在地上，人是有自由意志的，所以神征服人是有意义的。

让人有了自由意志，这个事你享受了，但是同时就有危险了，那他就可以背叛你。如果蛇不来引诱你，当初的亚当夏娃是不是依然可以背叛神？因为啥呢？他是有自由意志的。就是说蛇不来引诱来，你也会背叛神，那更何况蛇引诱了你呢？那是必定要背叛神。举个例子，三岁大小孩子，本身就不认识父母，你有自由选择权，人家有拐卖你的、有勾引你的，那必定把你勾引走了，就是没有勾引你，你也会走岔门，因而丢失。丢失是不是也算背叛？也算背叛。那神说怎么才不会背叛呢？作工作成了，等你进了国度里边了，撒但再败坏不了你了，再也不会背叛神了。什么原因呢？一个是说灭了撒但了，不再有搅扰了，另一个，不灭撒但你也不会背叛神了。这里边有一个什么

啊？就是说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好比就是一个什么啊？你是可以选择的，也就是选择题A、B、C、D，你可以任意选择一个，你就是活的。当撒但过来勾引你了，过来告诉你答案是D，然后你怎么呀？你是不是就答了D了？因为没人强行叫你答C，你有自由选择。谎言说一百次是什么？这一答了题呀，就影响你多少年了？影响你六千年。这答题就好比说，撒但给了你一个什么？给了你善恶树的果子是什么啊？人活着应该追求什么？钱财、地位、名誉，你看这钱财、地位、名誉好不好？撒但说得对不对？有钱，你可以享受；有地位，有人跟随。各种你都享受到了，你都看到了，这就是福利。所以说，你会不会答D？也就是你会不会认为这就是真理？这就是人生活的意义？这也就是说，撒但败坏你了、给你了。就说撒但不败坏你，同时还给了你自由意志，经过六千年以后，你会不会也去追求钱财、名利、地位？（会。）为什么？你体验啦，你经历啦，你挣了二十块钱，你能买个土豆；人家挣了四千块钱，人家天天吃肉；人家挣了四万块钱，人家开着车跑，你会追求哪个？因为有自由意志，你会追求啥呢？钱财，地位。就是说撒但不败坏你，你也会怎么呢？会在这潮流里，会在这体验中，会用你的眼睛感受，你会在这个里边选择一个答案。所以说撒但不败坏你，你也会败坏，是因着什么呀？是因着你这里边有一个自由意志，你是自由的。那在国度里边怎么就不背叛神了？那这个工作神又怎么作呢？这就有了神拯救人，神给了人自由意志，但是神不是给你说“D不对啊，追求钱财、地位、名誉不对啊！”，不是直接给答案。况且给你说不对你接受吗？你承认吗？你不承认，不接受，明明我看见就对着了！因为什么呀？撒但已经迷惑你了，迷惑你不是说空穴来风，是借着你的眼睛、耳朵、鼻子体验感觉到那是什么，给你感觉到那就是真理，体尝到了。所以，单独跟你说，你里边要打架。神直接告诉你，还要考虑什么呢？你身量够不够？你信不信？神是用时间与事实给你证明了一切。刚才说了，让你追求钱财、地位、名誉是不是也得经过一段时间去印证以后，你才确定跟随他的？（嗯。）所以说，神给你直接说一句话也不管用，这就是为什么有了六千年的经营计划，为什么要这样作工，为什么不直接把撒但灭了，直接告诉你答案，告诉你正确答案，那样作出来你就是个木偶。

那也就是说，神要用六千年的经营计划让你干啥呢？让你去体验神的主宰，在神的主宰中认识神的实质，认识神是造物的主，你是受造之物。这是怎么得来的呢？神用时间与事实来证明一切，撒但告诉你一个谬论，是让你用眼睛看见，能体尝到。体尝到什么？谬论带给你的，让你看到的福利是短暂的，真正的实质它不会告诉你。而神是要让你来干什么呢？在这漫长的生活中去体验神的主宰、掌管、安排，体验到一个实质。就好比说这个桌子，是个玻璃的、硬邦邦的，撒但告诉你说："用它盖房子吧！"你踩踩它也是硬邦邦的，你用它盖房子了，但是桌子底下，玻璃下边它是什么东西，它告诉你不告诉你？不告诉你。你是盖起来了，一年半载可以，三年呢，塌了，塌了以后才证明撒但告诉你的这个不是事实，是假的，这时你就体验到了。盖房子你要了解啥呢？你就得了解根基，看看究竟实质里边是什么东西。所以神要用六千年的经营计划让你体验，究竟谁在主宰着全人类的命运，让你去有一个证实！当你经历了六千年以后，神再来说话，再来告诉你说，神是怎么拯救人的，人是个什么东西，人是个不值钱的东西，人还有自由意志，成了一个左右派。为什么到了国度里边撒但就败坏不了了呢？是因为你经历了、你看见了。就好比说，就是钱财、地位、名誉，你的爷爷奶奶，老祖宗他怎么活了一辈子呢？你这一辈一辈活了以后，生是怎么来的呢？赤身而来，什么也没有。走的时候他得到什么了？什么也没得着，他留给他孙子，留给他重孙子，他重孙子能留下来吗？不知道哪个强盗拿走了，不知道他给了谁了，这就是让他体验一下一生追求的这些钱财。有的人他拼命地挣了一笔财富，累死了，累死了老婆得活吧？老婆干啥呀？得重找一个吧？这个财产张三给了谁了？李四。李四给了谁了？给了李四家孩子了。李四家孩子又干啥了呀？又不知道给了谁了，那你追求这个钱财、地位、名誉能得着什么？是不是过眼浮云呢？你追求的就是过眼浮云！什么才是实质呢？经过你经历了以后，神告诉你神怎么主宰全人类的命运的，六千年人是怎么过来的，你来到地上过的什么生活，经历了人的一生，一生是短暂的，几十年，你享受了地位名誉的福气以后，接下来到了地狱里边是什么？根据你的所做来得到相应的惩罚。反过来再把你送到世上来，你怎么呀？上一回你是谁了？你是皇帝，下一回来到世上，你就可能是头猪，会不会？你把上一辈子的地位、名誉、钱财带到下一辈子了吗？没有，就让你经历这个，一辈一辈让你经历过

来以后，最后让你得着什么了？一场空！让你看着什么是实质，什么是真理，神把这揭示开了以后，你看你应该追求的是什么，追求钱财地位？还是追求生命？当你这么经历定真以后，你还追求钱财地位吗？你就不追求了，这也就是说，撒但怎么呀？败坏不了你了！这果效怎么达到的？你得经历神的主宰，在神的主宰中认识神的性情，认识神的作工，认识神才是独一无二的主宰者，在物质世界去体验灵界。物质世界受着灵界的支配，什么才是你的生命？钱财、地位不是你的生命，神给的才是你的生命，能延续下去的才是你的生命，钱财、地位、名誉能延续下去吗？不行。

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刚才我听你们交通了什么呀？效力者的试炼是吧？为什么人得经历效力者的试炼呢？为什么不是说简单的一个话语的试炼呢？必须经过事实证明呢？效力者的试炼，一说效力者还给你回报吗？没有回报，只有你的付出，这就是要检验你究竟承认不承认神是造物的主，如果你承认神是造物的主，那你应该怎么做？前边神举了一个例子，让你看到保罗，保罗是什么呢？搞交易呢。那这个效力者是在干什么呢？是不是和保罗作了一个对应呢？保罗愿意做效力者吗？（不愿意。）不愿意做效力者，所以他必定是惩罚的。效力者是一个检验，检验你承认不承认、接受不接受你是一个受造之物的问题。什么是个受造之物？为什么要用效力者来试炼？因为你是从神来的，那从你来的一切的所有是从哪来的？（从神来的。）那从你的一切的所有该不该归还给神？所以说历代以来神要求人，必须把你最珍贵的东西献给神，用这个来检验你心里究竟有没有神，究竟是不是在敬拜神，究竟承认不承认你是一个受造之物。如果说作为一个受造之物，临到一个效力者试炼，你站立不住，那你就在与神搞交易，那你就没有一个人的模样，就不是人，不能称为人，是个贱货，不值钱的东西，神不要。为什么这样说呢？咱就不要说造物的主与受造之物的关系了，就说你家里边养了个猪、养了个羊，你说那羊一年下两窝，猪一年下两窝，一窝下上十几个猪娃子，有哪个猪娃子是它猪自己的？它有支配权吗？完全是主家说了算！也就是说你要想支配你的猪崽子，那你这是不是背叛？你的一生之中神所赐给你的一切，没有一

个是你能支配的，没有一个是属于你的，都是属于神的，神只是赐给了你，供你享用、用你管理。但是人呢？经撒但败坏以后有了自私卑鄙的心，就把神赐给你的东西占为己有，成了自己的了，我的了，我孩子！我闺女！我家庭！我房子！前边都加上个我字啦，都成了自己的了。神今天来了让你尽个本分吧，让你干个这吧，我孩子上学了没时间，我今天有事了，我今天腿疼了，你不让我腿好我就不去。神没有给你治病，让你家里边没有别人家过得好，让你生活拮据一点，或者让你没有家庭，让你是个单身，你尽本分吗？凭什么呀？为什么呀？为什么他有，为什么我没有呀？这处处表现的是啥呀，什么原因让你灭亡的？就是因为你要与神争、夺，是因为你背叛，背叛什么了？我也没背叛什么呀，我只是与神争、夺，我怎么就属于背叛呢？就因为你是个受造之物，神造了你，你哪也不能跑，哪也不能走，所以你做了任何违背神家利益的事，违背了神所要求你做的事，那就是背叛。

只要在神要求的范围以内，你做一切的事都是自由的，这个殿本来是神住的，是要神话作王掌权，当神话作王掌权以后，撒但就不容易败坏你了，就蒙保守了。怎么说呢？就像咱的一个小孩念书了，如果从小告诉他二加二等于六，他念上十年以后呢？出来再告诉他说，二加二等于四，他承认你吗？不承认。不承认你该怎么办呢？你给他摆事实，摆在这儿，数两个核桃、数两个枣，对着一个一个给他用事实来证明。人家拐卖了你孩子了，从五六岁就拐卖走了，结果又找着了，你找着人家就承认吗？不承认，还得怎么呢？还得做DNA，还得给你回忆一下，你想一下你小的时候，咱在哪住着呢，看你现在你的爱好是什么，看你的长相与你父母有什么连接？让你去经历、让你去体验。那现在神作什么工作？让你去经历神的主宰，让你在日常生活上体验，人的一生是来干啥了呢？就是体验神的主宰，体验神的主宰是要干什么呢？认识神，认识自己。认识的目的是要干啥呢？证实你就是一个受造之物，神是造物的主，让你完全归服在神的权下。当这个真认识了，当你归服下来了，你这个人是不是安全了？所以就是说，为什么让咱今天经历，重点交通神的主宰与安排，在神的主宰安

排中让你去体验你的一生，看你的出生，看你一生的命运，你怎么能挣脱出神的主宰？看看你的一生，看看你家人的一生，看看你邻居，从这些里边体验啥呢？认识神的性情，认识神的实质。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例子，你看一个人的一生是一个例子，你看一千个一万个人的一生那就一千一万个例子，看了这一万个例子从里边总结出一个规律来，那这是不是你对神的认识？世上那个定律是怎么出来的？是不是做试验做出来的？

我和你说这个，神为什么要拯救人，拯救人的画面现在能不能看清一些？为什么要叫你当效力者，为什么叫你站见证，有没有一个思路了？保罗是干啥了？彼得走的什么路呢？保罗是按着他的自由意志去选择的，彼得是注重什么呢？注重去经历、摸神心意。彼得怎么摸神心意呢？陆路？（嗯。）刚才我交通的这个能不能听清？（能。）你给我说说呀，给我说说你听明白些啥？（就是第一段里边说的保罗跟彼得的路，保罗是搞交易呢，彼得是摸神心意呢。）彼得是在神作工中体验、经历、去认识神，去敬拜神。保罗是在干什么？跑腿、换取。那怎么能达到走彼得的路？为什么走彼得这个路？刚才从我这个交通里边听清了没有？怎么说的？（就是从环境中去经历认识神。）因为人是有自由意志的，人随时随地都能背叛神，那你背叛神是不是就得死？所以每个人都存在灭亡的可能。什么情形最容易导致人灭亡呢？背叛是吧？那怎么才能解决这个背叛呢？（刚才说不是从神来的都是反面的就是背叛，那就是在每一个环境中怎么经历是站在神一边的。）那就是说只有让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那你就放下了。神话里说了一句什么？如果到那时候你还能背叛，那就不是你的事了，是吧？所以说那你就不用担心了，不是你的事了，神不会怪你了。那你现在就操练啥呢？让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神话作王掌权的过程是不是让你去实行真理的过程。那怎么才能让神话在人身上作王掌权呢？作王掌权的过程是什么？神话告诉你什么，你去做了吗？（没有。）为什么？神告诉你什么，你去做了，实行真理了，神话作王掌权了。但是因着人有自由意志，神告诉你这句话，你会不会信他？神告诉你说：“放弃吧，追求钱财、地位、名誉，那是谬论，是过眼浮

云。”你信吗？（不信。）你信不来你就不可能去实行，不可能按着这个走，你不按这个走，也就是说神话在你身上没有作王掌权，你要想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就得把你原有的这个东西给否掉。那你怎么否掉呢？那就得看清它给你带来的是什么，它的话是不是真理，它告诉你说：你一生的人生意义就是啥呢？地位、名誉、钱财。那神给你揭示了：那个是过眼浮云，是个臭肉体，是一时的，拯救不了你一世。那什么才是真实的呢？成为你自己的东西，成为你自己的生命，你能延伸下去。钱财、地位、名誉顶多就是一个啥呢？你这一生之中你所享受的这些，当神收了你的生命以后，回归灵界的时候你还有什么？你在世上所享受的都是神所咒诅的，那下一步你就是惩罚。那你得来的是什么？因着享受你得到了惩罚。你看清了以后你还追求这个吗？不追求了！

那你得有一个追求的方向，这个路不能走，那我该走什么路呢？那就是神用经历、事实与你说话，你经历这么长时间，再根据神话告诉你，什么才是你应该追求的，真理！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当你有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的时候，你就活出来一个人样来了，神要看你活出个人样，要定你下一辈子怎么过，定你的归宿、定你的结局。你有活出，有了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了，神就允许你活在国度里边，就允许你永存。而且让你看见了，圣灵是怎么主宰全人类的命运的，经过六千年的时间，每一个国家的生存与灭亡、兴起与衰败，怎么造成的呢？神给你解说了，再让你通过看历史，证实了：噢！神就是这样主宰全人类的命运的！你在这里边看见了神掌管人的一个原则，人怎么才能剩存下来，怎么才能衍生下去，怎么才能到神那边，怎么才能得永生，让你看见有了一个真实的结果，有了一个证据，这样你还持守原有的吗？不持守了。这时候就能怎么了？让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你不明白的时候你是守规条，你得受苦、守诫命，让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实行真理。在实际经历的过程中去体验神的这些话，再去认证看完这些话以后，你再实行这些真理还受苦吗？那就不苦了，那是轻而易举、自由的、释放的。那撒但再来搅扰你，就迷惑不了你了。你看清什么是你的生命了以后，那撒但再来迷

惑你，让你追求钱财、地位、名誉，你还要它吗？不要它了！也就是说，当神让你实行真理，看见神显现的时候，看见神所要的的时候，看见原子弹了，成型了，看见某些人，人家蒙拯救了，然后你再看看自己活在什么场景里边？你这边还在受着肉体的缠累，今天孩子要娶媳妇了，明天要干啥了，任何东西都能引起你背叛神，都能引起你不尽本分，那这样的结果是什么？那就是惩罚，再加上神的事实临及，让你看见。最后让你不得不走上这条路，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作王掌权了，那你这个人就自由了、释放了。要想达到这个果效，那必须经过效力者的试炼，这就是蒙拯救的一个路途，走彼得道路的一个路途。

看最后一句，“这些事都是情有可原的事，这是每一个败坏的人都避免不了的，但在明白真理以后你就应该避免，人总受以前的事困扰就没必要了。”我刚才给你举了个例子，就是说，你家里养了个猪、养了个羊，那个猪、羊要怎么对待这件事了，你对这个猪羊你就是宰杀、卖，它怎么对待这事了？那你今天你在做这个事情的路途是什么呢？你跟造物主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因着神的经营计划来到这的时候，需要你尽个本分的时候，不要说你献上全人了，需要你献上一些的时候，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呢？看到了吧，“这是每一个败坏的人都避免不了的”，也就是说揭露解剖看到了自己一些败坏性情，一些神给你的东西，让你享用，然后你就占为己有，占为己有后，这些东西都成了你不尽本分的理由，都成了你背叛神的理由，都成了你消极的东西。“人总受以前的事困扰就没必要了，就怕人明白真理以后不变化，知道这么做不合适还愿意这么做，告诉你这样做不合适你还做，这样的人就不可救药了。”什么人不可救药了？（明白了不实行。）那今天明白什么了？小华明白什么了？（好好追求做效力者。）好好追求做效力者吧，这是明白了？今天主要让你明白啥呢？你所有的一切都不是你的，你把这个搞清了，都是过眼浮云。什么才是你的呢？（真理。）什么是得着真理？（神话作王掌权。）咱先不要说神话作王掌权了，你的所有都是些啥呢？“过眼浮云”。

那什么才是真实的呢？真实的就是说你在这一生中体验到了神的主宰，从神的主宰中你看到了神的性情，神的实质，神作工的原则。你在这里边得着了这些东西，这才是啥呢？真实的。你得着了这些东西，怎么是真实的？你在肉体中得着的，你到了灵体里边你这东西还是你的，听清了吧？关键在这了啊！你这一生中经历认识的，到了灵里边了，成了你灵魂深处的东西了，你这一生中得不到这些东西，那你白来了这个世界上一回，白白地消耗着神呼给你的一口气息！当你来到世界上，你只为了追求钱财、地位、名誉，追求了一生，最后归回到灵界里边，神是要对你进行审判的。怎么审判？你白白地到这个世界上来了一回。神所给你的东西是什么？咱今天交通让你做啥了呀？“卧底”！让你做卧底了，白白地打发你去做了一回卧底，花费了多少心血代价？金银财宝？我为了把你送进去，我给人家那个社会送了多少礼，然后让你做卧底了，你一个信息都没有给我得回来。什么信息了？撒但什么性情你没给我得回来，甚至你连谁是你的老祖宗你都给忘了，谁打发让你做探子来的，你都不知道，你说当把这个国家打下来以后，你这个探子有什么归宿？也就是说，你这个卧底在这个国家里也好，在这个集团里边也好，在这个短时间内你是享受的，呼风唤雨，那边挣着给你的待遇，这边还得怎么呀？打发你做探子是不是还得给你丰厚的待遇呢？这边还得看顾着你的安全呢？在这四周围还得保护着，让他们不敢把你吞吃了呢？不敢让你磕着碰着呢？在这样的待遇下，结果呢？因着你这里边有啥呢？有自由选择的意志，你这个探子可以选择跟随你的主子，还可以选择跟随谁呢？还可以随从邪恶潮流、社会潮流。因着你有自由选择的意志，因着你在这享受，你忘了你来这儿是干啥的了，情报你没有收集，光是吃喝玩乐了，等到打仗的时候，来，给我个情报，一无所获。临死之时怎么呀？才知悔意！呀，我活着的时候就应该多体验体验人生了，临死之时还有用吗？没有用了。现在如果你还不体验，现在神作什么工作？审判刑罚工作，为什么作审判刑罚工作？审判刑罚的工作是不是在唤醒你这个探子呢？告诉你说，你是探子、是探子啊，我是你的主，我是造物的主，你可不要活在撒但的国里，称撒但作为你的父亲，抱着不放了，就审判这个了，就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有良心理智的，噢！我的主在那了，我回去以后，等主把这座城攻打下来的时候，我得拿什么交帐呢？我得赶紧在这怎么呢？寻找，我看、我认识撒但，什么是

敌基督，什么是假带领，我去分辨认识，然后我还得立功。认识撒但，背叛自己，这些肉体享受该不该成为我的拦阻？让咱体验的目的就是要怎么呢？刚才我交通过眼浮云是啥呢？听清了没有？你这个探子在这儿所享受的一切都是过眼浮云，也就是说你这个人来到世间你所享受的都是过眼浮云，这些过眼浮云，神是要给你证明一个事实，撒但和你说的都是假的，神在背后主宰的，让你去体验，不是你眼睛里看见的物质世界，而是让你与天上的卫星电台接通，进灵里边去感受，把眼睛放开。我今天这个交通能达到果效达不到？为什么交通这个？小布，为什么交通这个？因为人就活在这个琐事里边不出来，神交代的事情不做，是指什么不做呢？你不去体验，不去经历，不去从里边寻求，寻求认识神的性情、神的实质，所以到头来只能是空劳无获，那你说现在追求迟不迟？这个应该能听懂吧？没有针对着事交通，就大概方向，我给你说了以后了，你再看这么一段，就能明白一些细节。

115你可曾立过为神效力的心志

1 神啊，当你需要我，为你作见证之时，我愿为你效力，任你摆布。当你所要的见证完毕之时，把我扔在一边，任其受苦，丝毫不理会我，我又有何怨言可发。当神你还想利用时，又一次捡起来派上用场，我愿做牛、做马任主人使用，即使无有一点人身自主权。为神效力是一件光荣的事，神无论怎么作都是应该的，能满足全能者需要真是太自豪的事，请问问你？可曾立过为神效力这样的心志，不再为自己活。

2 神啊，不管你怎么做，总归都是好的，都是值得我们效法的，因你与人毕竟有区别的。你是神，我是尘土，我该敬拜你，你是造物的主，我是受造之物，我应该绝对顺服你。该以自己的心来爱你，不管

神你是否看得起我的爱，我愿耗尽我所有来满足你，你是造物的主，我是受造之物，我应该绝对顺服你，该以自己的心来爱你，来爱你，爱你。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第四十六篇说话的揭示》

228　实行神话满足神第一

1　现在要求你们做到的并非是额外的要求，而都是人的本分，是所有作为人的该做到的。若你们连你们的本分都尽不到或尽不好， 那不是自找苦吃吗？不是找死吗？还求什么后路与前途呢？神的工作是为了人类，人的配合是为神的经营，神将他该作的都作了之后就需人全力以赴地去实行、去配合了，人都应在神的工作中尽上自己的全力，献上自己的忠心，不应观念重重、坐以待毙。

2　神能为人献身，人为什么不能为神尽忠呢？神对人一心一意， 为什么人不能有一点点配合呢？神为了人类作工，为什么人不能为了神的经营而尽点人的本分呢？工作都作到如此地步了而你们还视而不行、听而不动，这样的人不都是沉沦的对象吗？神为了人类已献出了全部，为什么人到了今天还不能老老实实地尽点人的本分？对神来说工作是第一，他的经营工作最重要，对人来说实行神的话、满足神要求是第一，这些你们都应明白。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与人的实行》

34为罪开脱罪责

王平，把你的情形谈谈，你有哪些难处需要解决的？需要什么后盾支持？（里边有一种情形，遇到难处的时候，就感觉自己这素质不行！工作能力不行！里边有这个。）里边有这个。（素质差，做不了。）这是什么性质呢？这是没心，为什么说没心呢？因为你说的这是谎话，真是你素质差吗？王平，你素质差吗？你差到什么程度了呢？说句实在话，你回想一下，你这些工作没做好，是因为你素质差的原因吗？（不是。）那你刚才不是说你素质差，你说的这话是不是假话呢？（素质差的方面，就是写作能力不行。还有一个说SJ吧，“人家天生的就是那个素质呀！”）她天生是谁呀？她天生是保罗的灵，还天生的素质，我天生就是撒但，神凭什么还要拯救我呢？还让我们进国度，神也太没理智了，还天生呢！刚才我说你没素质，没良心，那是假话，认同吗？你是没良心，没灵，为什么呢？你说你工作没作好，是什么原因？和素质有关系没有？（没关系。）好，没有关系。反过来，我没素质呀！你说发现一个什么问题？你说你有良心没有？（没良心。）没良心！为什么说你没良心呢？她只知道向神要，神你给得我太少，你为什么不给我SJ那个素质呢？为什么不给我TH那个素质呢？为什么只要求我作工呢？你看是不是没良心？神给了你基本的素质，给你多少，就跟你索求多少，超过给你索求的了吗？就给你这素质，在你该做的工作岗位上，你做到位了没有？没有做到位，这个没有虚说你吧！证明你这个天平平了没有？神给了你一斤，你办一斤的事了吗？你才办了二两，给了你一斤，你只办了二两，这个天平还是斜的。然后你说：“神啊！你再给我点素质，你给我的素质不够，我是不做活，只是要。”是不是这个意思，掂过这个弯了吗？没良心，没理智！有良心的人怎么说呢？哎呀！我这个人没尽好本分，感到亏欠内疚，这个本分没尽好不是素质问题，是我不作工，是我贪婪肉体，是我悖逆，不是我没素质，而是神啊！你给得我太多，你给了我那么

多，是我没有尽上我该尽的功用，我亏欠内疚，我何德何能，我什么时候能报答完神给我的大爱呢？我这段时间经历什么，我尽不上我该尽的本分，我贪恋肉体，我没有尽上我的所能，我内疚！内疚什么？神给得我太多，我不能完全献上，这是一个良心。为什么内疚？以前我觉得我还行，和SJ一接触，我差远了，神太恩待我了，太高抬我了，我才信几年？我受过什么苦，而SJ受的什么苦，我太偏得了，我还贪婪肉体，每天耍小孩脾气，想家、不想作工、劳累，所以我感到内疚亏欠。然后和神祷告，神赐给我多少，就要向我索求多少。可是我在这儿贪婪了，心里头是种谴责、内疚，神作工这么快，神的交通“嚓嚓嚓”一会一篇！一会一篇！祭司弟兄的讲道也下来了，2021年大灾难下来了，国度建造现在成啥了？看看这些人的现状，是谁的问题？人家扩展福音呢！咱扩展了多少？是我作工不到位的问题，使弟兄姊妹的生命没能进入正轨，找不到路，没门！为什么你没有供应到位？耶稣那时候说：你要做灯是吧！灯要放在灯台上，不要放在角落里，那我是不是放在角落里了？照亮大家，我和SJ比起来确实差远了！SJ她能够抓整体工作，一天起来忙碌工作，我忙啥了？我良心感到谴责难受，我总觉得神给得我太多，而我献出得太少，而你们总觉得神给得太少，可你有知觉吗？你没觉得神给你的有多少！你尽上全人了没有，神要的什么呀？尽心、尽力、尽意，你做到了吗？如果说这个你真做到了，神没有给你这个素质，那就是神的问题了，只要你真正做到了，神给你的那部分能落下吗？你配合到哪儿，神就作工到哪儿，那既然没有给你素质，是因为你就没有配合，咱这个天平什么时候能平衡？神给我的最起码凭良心全都献上，我不能亏欠神，我不能白白呼吸神这口气息。最后在试炼熬炼中，神要让人站见证的时候，熬炼的时候，圣灵不作工，圣灵也不说话。彼得是怎么做的，爱神至极倒钉十字架。当站见证的时候，这个天平是反过个来了，让人看见谁欠谁的？（人欠神的。）站见证的时候是谁欠谁的？（人欠神的。）未站见证的时候是人欠神的，是吧！这个天平是斜的。当你尽心、尽力、尽意，把神给你的全部东西用在尽本分上了，这就是平了，还报给神了！如果超过了良心标准，这个天平就斜了，感觉谁欠谁的了？神欠下人的了。为什么呢？这个时候，他超过了良心标准。因为咋呢？神不作工，神不说话，神没有给他那个意识。约伯，神剥夺他的万贯家产，神告诉他了：“我试炼你了！”他知道吗？（不知

道。）不知道，他仅仅是风闻有神，他这是超过了良心标准，超过了良心标准，神才向他显现，他心里才认识，他身量才拔高，这个时候，天平又倒打过来了，因为啥？神向你显现，你对神有了新的认识，这是不是天大的福分，这天平“嚓”又回来了。所以说，你站一次见证呀！神向你显现一次！也就是说你在神话里明白了多少，开启光照明白多少，也就是神赐福了你多少。这个天平压码了，你把你明白的这些东西，无偿地供应出来，赐给弟兄姊妹，把弟兄姊妹带到神面前，尽心，尽力，尽意了，这个天平慢慢地持平了，持平了以后，你再站个见证，咔嚓！从外边看感觉是神欠下人的了，这个时候你站住见证了，让撒但退去了，然后神再向你显现，一起一平，一起一平，逐步逐步拔高了。你心灵苏醒了、觉醒了、进入正轨了，可以用你的灵支配你做事了，良心支配你做事了，进入正轨了！这就让你体验神的主宰，认识神的性情、所有所是，然后再用神话代替你的过犯，借着灾难，随着时间流逝，神选民就随之而作成。灾难没降下的时候，你位置就定了。什么叫位置定了呢？你的心，你的灵已经唤醒了，就差你去练习了。你的心你的灵一唤醒，这就定了是子民了，也就是说在灾难降下以前，你的心和灵必须得苏醒，你的灵和心苏醒不了，你在灾难中只能是灭亡！为什么？因为在灾难中比这个熬炼大了呀！不是说你有病了，不是说不能回去给你老公做饭了，而是把你的房子取缔了，把你的老公取缔了，把你的孩子取缔了，你现在是回不了家，到时候把你的家取缔了。你能站住吗？这还埋怨呢！家取缔了你说啥了？只能是坐街谩骂，背叛，所以说，那肯定是不行的！

王平，还有什么难处？刚才给你打回去了，有难处也不敢说了。碰壁了，碰的什么壁你清楚。晨晨，碰了什么壁？（没良心，没理智。）她向神索取是没给她，神说给你够了你还要呢！你只知道要家产，自私卑鄙的家伙！可不可以这么说？（可以。）你如果再要点素质，位置又可以抬高了，地位名誉又起来了，让人家一看，连连夸口，看人家素质，你看多高啊！好了，在这儿碰壁了，那应该去哪儿寻求呢？去挖掘什么？你不能去神那边挖掘，去哪儿挖掘呢？挖掘你的心，挖掘你的灵，挖掘你对神的亏欠，挖掘你从神那边得了多少东

西！不要挖掘我啥也没有得了。世上有句话说：“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你就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挖掘你碗里有多少宝贝，把神给你的这些东西尽心、尽力全部用上，你看一下神给你这些东西，有哪个东西没用上，挖掘这个东西。神给我这个眼睛了，眼睛发挥功用了没有？看出问题报告了没有？神给了我这个思维，在我这思维范围之内的事情做了没有？神给我这个嘴，下边带领工人违背了工作原则以后，我揭露解剖了没有？我是考虑我的面子还是考虑神家工作了呢？我知道了没有敢去说，是不是内疚亏欠的事呢？得把这个挖出来，挖掘出你对神的内疚亏欠自责，是不是该悔改了，该恨恶自己不是个东西了，那这是不是能背叛了？你把神给你的全部功用都用上，你用完了还怕神不给你吗？来，挖不挖，想不想挖？（没有认识到这就是对神要求、索取。）其实是你想借用这个素质不行来推脱责任，推脱本分。（现在没有说想推脱。）一说就是我素质不行啊！不是我不用心，不是我的问题，是神你给我的这个素质不行。那你和神去说吧，神没给我这个素质，那只能怪神。你素质不行，和你这个良心理智有没有关系呀？和你这个灵没关系，和你这个心没关系，我仅仅是素质不行，那是神的问题，不是我人的问题，神给的我就这些素质，这还用认识自己吗？还用认识我良心不够标准，用不用认识了？（不用了。）不需要认识了，我素质不行，不是我的问题，这就是不认识自己，找足够的理由借口。（这是不是被人生传染上了呢？人生这二年来，总说我素质不行，所以，这就导致不认识自己的根源问题。）这就是神交通，为自己的罪过、过犯，太会原谅自已了，你再犯下什么罪呀，我素质不行！犯下那么多罪，还嫌素质不行，你要是素质好就成敌基督了。为什么？再给你多少素质你不是为尽本分，而是为耍滑呢！耍鬼呢！能给你素质吗？你说敌基督素质差不差？敌基督素质不差呀！保罗素质差吗？不差！给了他素质了，他咋了？“我活着就是基督。”

那今天咱交谈呢！知道该谈什么了吗？（SJ:我给你念这段话。）神说：“你不要只把自己的过犯看成是一个不成熟或愚昧之人的失误，不要把你不实行真理看为是因素质差而难以实行的一种借口，更不要把

你的所作所为的过犯仅仅看为是一种不在行的作法。如果你很善于原谅自己，很善于宽待自己，那我说你永远是一个得不到真理的懦夫，而且你的过犯会永远不止休地缠着你，使你永远做不到真理的要求，永远都是撒但的忠实伴侣。我还是那样地忠告：不要只注重你的归宿而忽略了你身上隐藏的过犯；要重视过犯，不要只为了归宿而忽略你所有的过犯。（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过犯会给人带入地狱》））听懂了吗？所以，你不要抱着罪不放。（借口。）咱信神不应该找借口，逃脱神的审判刑罚，应该和神要审判刑罚，接受审判刑罚！怎么是要呢？怎么是接受呢？一来聚会就有好多人说，哎呀！我素质不行，是不是都说过这句话？你说悖逆不悖逆？（SJ:这个表现就是拒绝接受审判刑罚。）所以，导致人得不着真理，你说吧！一句话“我素质不行”，你还寻求吗？还问自己有良心没良心吗？我素质差，一句话解决了，那是神的问题，神你要把素质给我，我也和你一样。

就是把向神要的这条路给她堵了，你不能再说你素质差和神要求了，碰壁了，这条路不通了，应该重新走一条什么路？咱刚才是不是走了，去挖掘你良心那部分，你欠神的那部分，从这一部分挖。王平心里想，哎呀！这又要我难堪啦！我就怕人说我亏欠神，就怕人看见我享受地位之福，你偏偏要让我挖我这些不愿意说的东西，一说丢了脸了。（不是，我认识不到这个“素质不行”就这么严重，是对神的要求，也认识不到这是素质导致自己不会认识自己。）（是让你挖掘一下亏欠神的那部分。）把这部分路给你堵了，以后别在这挖了，另行出路，找什么出路呢？挖自己的邪恶，挖你自己自私卑鄙的这一部分，挖自己尽心了没有？尽意了没有？尽力了没有？本分上面为什么应付糊弄？这些东西是不是该挖的？就是让你把这些东西拿到桌面上谈，达到去认识、恨恶、背叛，拿实行真理来代替它。来，还谈不谈？该挖掘宝贝的时候了。谈谈吧！给了你大好时光，问你的难处，不是告诉我说，你素质差是你的难处，在作工中遇到的难处是什么？（最近在调人这方面有难处。）让你立计划，你的使命，你的职责，全部列出来以后，在每一项里边，你还得找出原则，找出具体事项再去做，然后在做一件事情以后，你就看着计划办，哦！第一件事做完

了，今天该做啥了，根据原则卡住，该怎么走，这就不会出错了。每天干什么有条有理，有层有次，那这是不是带着你去带领教会呢？（就是挖掘一下咱尽本分不肯付代价的那部分，比如选教会带领吧！有依靠的这方面，问SJ，你说下不下他呀？你说下，我立马就换，你不说让我下，我怕下错了，错了我又得担责任，不愿意担责任的这个卑鄙的存心。要是说你在真理上付代价，你就会知道这个教会带领，哪一次是哪一个问题，他没有尽到他教会带领的职责，或者不转教会、不供应弟兄姊妹生命了，或者不解决弟兄姊妹的难处了，我要解决他哪一方面，一条一条都解决了，那这个人还是不去走，这个时候就算SJ不换，是不是你也得换呀！因着他打岔搅扰教会了。说明你就是没付代价，就像你刚才说："人生，咱们交通了几次了啊。"就是说，看！人生都交通了这个带领就是不行。咱就挖掘一下，咱太诡诈了，咱太自私卑鄙了，作工不能担起一方面责任，没有良心。不是说，神给了我这么多，咱得把本分尽好。我也在想呢？为什么我计划表会那样写呢？这一交通好像也有路了，为什么我就没那个路呢？因为我自己就是交差呢！弟兄不是才说让写呢！我立马就写出来了给SJ和弟兄发了，我里头有个什么东西呢？"让我写，我就赶快写，写了以后可别说我没走心。"写了以后弟兄返回来了："你每一项的细节呢？你这各项的原则呢？"这下把我难住了，我也有素质差的这个情形："素质差，写不出来。"但是，我知道这样说就是要打回去了。心想，你真的素质差吗？担不了这个工作那你别做了，自己里头有这个，那你说咱不是撂挑子，撂托付吗？那你让谁做呢？就是刚才老师说："其实，还是我做。"为什么要你做，你要付出什么代价吗？就算你做得了也好，做不了也好，你先把计划实施列出来，哪怕你真的做不了，神并不是说你做不了非得你做。而今天不是你素质差，是你就没去做，里头有自己的掺杂。就是神交通的认识自己方面的，你得认识你尽本分方面应付糊弄，尽本分当中的存心目的。就比如说我写计划表，为什么写不出来呢？为什么一交通就有路途了，再写就有了，为什么不交通写不出来呢？因着我就没有和天上的卫星接通，我就光为脸面地位去作工了。我赶紧就给SJ发了，但SJ没有回复我，我又给老师发，为什么我发了又发呢？我就等待指示呢！怎么怎么去做，我要的就是这个，可是最后也没等到答案。最近不是听神的交通如何分辨假带领一、二、三，这里条条都能对上，还有那八方面说得很明

确，你说咱还对不上吗？这就结合刚才交通的，你真的做到尽心、尽力、尽意了吗？这才是一个有良心的人做的，你真的做到尽心、尽意、尽力了，这才能摆平这个天平呢！然后，让你站见证。这就是挖掘咱还没有做到良心的标准，就没有良心，有良心的人不会说我素质差，我不会做。要是你有良心，你会说神啊！我亏欠你太多，我该跑的没跑，我该用上心的没用上心，我的心用到哪里啦？我的心专用到脸面地位上了，我作这个工作神会怎么看呢？心就没用在咱的职责本分上，咱与神之间要建立正常关系，与神要挂钩，这是我看到的。其实，说你也是说我呢！挖掘，就是再想一想，咱在这当中还是只想要个规条。）

为什么让你写计划？让你从计划里边找一个细节，在实际生活中你带了八个人，张三、李四他们什么情形？你得去了解，为什么要了解清楚呢？圣灵现在正在作，神在那边交通假带领了，在交通假带领的同时，是不是把真带领路途给你指出来了呢？这是不是让你做一个真带领呢！是不是逼着卡着你，去神话讲道里边找着相应的神话，相应的神话那就是一个原则，你把这个原则找见了，那把计划放在这了，你根据计划再去做，那这是不是根据神话而行事呢？那这样走还会有错吗？第一个任务就是得浇灌带领弟兄姊妹进入神话实际里边，首先得了解弟兄姊妹各个情形，你把这里边的细节全部拿出来。你说这选用人难，你想问SJ哪个人放下，哪个人拿起来，神话在那里放一大堆，你去寻求了没有？问了没有？神话说得清楚不清楚？神话介绍得够清楚了吧？选拔人，该怎么用人？里边说得很清楚！王平，找了没有？你去神话里找原则，这个用不用素质好一点？没素质能不能找出这个规条呢？就在神话里找出字句规条来，放在计划表里边，这不难，这不需要素质。为啥呢？神现在作的工作，不是二十年前作的工作了。现在是掰开了说，揉碎了说，现在神带领的就是众子民的生活，讲道里告诉你说了，千年国度开始了，千年国度开始了代表什么？不是说带领你们成为彼得一类的人，而是带领子民这一类人，子民是什么？几乎是不通灵，素质太差，现在就是作这些人，所以说神交通得这么详细，神交通这些还需我再交通吗？不需要了吧！很清

楚，很明了，所以说只需要你去翻找出来，这个不需要我去给你找，因为你找出来，你费了劲以后，这个东西就成为你的生命了，我找出来你再去看，那还是个字句。所以我一直带领人，我没有给任何人规条守，我不能告诉他说："你怎么做，你怎么做。"我是怎么带的，我要求SJ她也是怎么带的，到现在还是很多规条，现在把这些规条全部取了，不说。你一问我怎么做？SJ说："我也学会了。我不说我懒，自己找原则去，给他打回去，找原则去！"让她自己把这个原则找出来，你说找原则难不难？王平？（不难。）找原则不难在哪？你不要随风倒，不要到最后了又说难。（付上代价就……。）

还要付多少代价呢？找原则用付多大代价呀？你说，找原则用不用付多大代价？（不用。）小凯，找个原则用不用付多大代价？（不用。）为什么这么说？（神话里说得特别细，原则从神话里找就行。）原则其实就是个宗旨，对吧！你做一件事的宗旨是什么？目标方向是什么？这还用你去下功夫了？简单说，神举了个简单例子，洗碗原则是什么？（干净、卫生。）干净、卫生，你还需要下多大功夫寻求呢？很简单，不需要下多大功夫，你有心有灵它就简单，你没良心那就费事，你给人家洗碗又不是给你家洗碗，也不发工资。你给他洗碗能给他洗得干净卫生？一边洗一边发牢骚"钱也不挣，工资也不发！"咋了，应付了事"嚓嚓"一刷，有原则吗？没有原则。（SJ：就像刚才说找个家的事，她就把我说，黑儿说，我说，黑说给你发过来……你说找一个家难吗？最起码你还不知道安全可靠的，你们感觉是最安全的家是不是就行了？就这么简单的。她黑儿说，我说……说了一大堆，最后把这个家的细节告诉我，你看我啥都给你说了，全部告诉你了，你要说能行你就来。意思是给我设了个陷阱，要是出了事，是你SJ的问题，是不是太诡诈了？为啥刚才我说王平像人生，她二年来根源和你是一样的，是不是受传染了？她一直就局限在"我素质差"这里边了，她还追求吗？她根本不从自己身上去挖掘，总以为自己素质差，没有说我尽上所能了吗？真不明白的时候，你在里边琢磨熬过两三点睡不着觉，有吗？你真的琢磨熬得死去活来的，在神话里边再寻求再祷告再找，有吗？如果你没有这个过程，你就说你素质差这

能说得过去吗？但是，我为什么不承认你素质差呢？该睡睡，该吃吃，该怎么样怎么样，根本就没有这些细节，因为我和人生在一起我就了解，我看她就没有琢磨过，就是有时间了耳机插上听讲道呢！没有在这工作上去揣摩想一想，我就没见过。就这大概一想："你说能行吗？"就这样问你一下，根本不是经过大脑去揣摩去寻求，在工作安排上原则里边找，还有咱这工作里边，所有的里边去想一想，这不能说素质差，你就没想，就不是差，就跟机器一样，你不用就生锈了，就没有用心地去揣摩过，其实根源就和你一样，只怕做错了是不是要对付我呀！主要你就是拒绝防范审判刑罚，根本不想走接受审判刑罚的路，把这条路一下就堵住了，我素质差，你就没想挖掘自己身上哪些没有尽到呢？你的潜力就没发挥出来。就神话说："每个人都有潜力。"你说咱哪个人素质差！我感觉你们哪个素质都比我强，心眼都够用，但是就是不发挥，这是我看到的。为啥她能用素质差来挡箭，我没用素质差来挡箭，为啥呢？我心眼少，根本没想到用素质差来挡一箭。但你呢？你生出来了，这是心眼少吗？你就能拿我素质差来挡，这就是咱世上说的这心眼够用，但是你这够用的放到抵挡神上面了，你没有把素质够用发挥在神这一边，用错了，方向用错了！那用在了打神、抵挡神上了。）你的良心没有发挥原有的功能，发挥到自私卑鄙的功用上了。（SJ：咱还老说我心眼少，这还少？）都成了这了还心眼少，要再给你心眼，就成啥了！（SJ：就是，要再给就成了精了！）

孩子孝不孝顺，家有两个孩子，一个在家干农活了，有我吃的就有父亲吃的。另一个孩子开小车回来了，哭穷呢！我素质太差，我活不了啦！你是不知道了，我住楼房物业费得多少，供孩子念书得多少，开一个宝马修一回车得多少，我还有贷款，我实在连给父亲买两个馒头的钱也没有啊！你说他说的是不是实在话？有良心吗？他开的宝马，没有钱给他爸买个馒头吃，在家种地的，他扛的锄头骑的自行车，他给他爸还有菜吃。这是良心没发挥功用，良心发挥功用了，那个宝马车是不是该卖了。这要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这能唤醒吗？这又控告呀！我没有开宝马啊！王平，开宝马了没有？（没

有。）我看你开的就是宝马，有家、有丈夫、有孩子，天伦之乐够了吧！你享受的是什么？末世神供应给你的真理，是开天辟地的，从来没有过的，你享受的是历代使徒从来没有享受过的！你开的宝马，那个以利亚开宝马了吗？他有家庭吗？有孩子吗？他喝的是约旦河里的水，你喝了吗？吃的是乌鸦叼来的肉，他也不敢离开神，他还得尽本分荣耀神的名。咱呢？没心就是没心。约伯，剥夺他万贯家产，他还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神剥夺你什么了？什么也没剥夺，仅仅是有个病，你仅仅是不能和老公团聚，孩子供应不上，称颂神的名了没有？神的名应不应当称颂！知道不知道什么是称颂神的名？晨晨，她称颂神的名了没有？（没有。）她与神搞条件，要挟神，里边灵没有活了，和神不挂钩，表现出来就是撒但，那怎么能说称颂神的名，称颂神的名应该怎么？还报神爱，我这家庭算啥，我这孩子算啥，和以利亚比起来我这算啥？我怎么是个这呢！如果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这是不是称颂神的名呢？你没有称颂神的名，反而把这些东西当成了你消极、对抗的理由，不尽本分的理由，这差多少啊！

晨晨，谈谈你的情形你的难处，谈谈心。（难处也是对一些各项负责人的情形也是抓不准，觉得他情形不好，可到解决的时候，当时好像是解决了，解决不透彻。）怎么了解一个人的情形？（刚才了解一个人的情形，跟他谈心。）我刚才听你说了解一个人的情形难，是吗？（比如，通过谈心，抓住这些了，给人家解决不了。）你不要先解决，先了解他情形，你走一步再说一步。（在路上，报答说："我觉得我素质行，一显明，好像素质就不行了。"我要解决她这个情形，这几天听神的交通，可是咱这假带领给人家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才导致人家没路。）先解决自己的问题，把你里面黑暗面挖出来，你舍得吗？（要往这方面走了吗？舍不得也得舍。自己没路，就没法带别人，我就感觉这是个步伐，要拔高呢！就是感觉不前行了，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会写成那样子呢！）有没有具体细节？（具体细节就是在工

作当中先解决自己的第一流露。）把每一件事计划拿出来，原则找出来，刚才说了，原则好找不好找，原则都好找吧！怎么就找出来了？你说找原则什么人好找，什么人不好找？（通灵的就好找，不通灵的就不好找。）找原则还需要通灵吗？（把自己当成家人就好找，有责任有负担的人好找。）嗯。（办一件事的时候，当成自家事去办了，用心去做了，这个事怎么做有利，或者有哪些损失，你会考虑这些。）嗯。（当成自家的活去做的时候就好找，你要是把自己当外人的话那就不好找。）嗯，也可以这么说，简单地说，有心的人这个原则就好找，无心的人他找原则实在难，思考一下，是不是这么回事？你看神交通了一个原则刷锅洗碗，是吧！祭司弟兄交通说：一个外交官出国谈判，他的原则是什么？就是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这就是告诉咱，一个人有心，他就有负担，他就有责任，那他找出来就是原则。一个人没心，自私卑鄙的人他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那洗碗的时候他还考虑这个碗干净不干净呀？他的原则是少受苦。没心的人，你让他去国外做个谈判的，他维护什么？（自己的利益。）他考虑这个国家给我多少回扣！你要给我回扣，咱这个合同怎么也好说。他维护个人的利益，自私卑鄙，他不维护国家利益，这叫没心！所以说，有心的人他做事的原则就准确，他就知道他的本职工作该做什么。没心的人，他时时、事事、处处、想的就是他自己。所以说，你找出那条路来，就是自私卑鄙。所以说，以后谁再说：没原则，或者找不着原则，证明你就是没心，狼心狗肺！

王平，你刚才说教会里什么人该提拔，什么人不该提拔，这个还要不要我告诉你说了？不用了？素质够不够了？（够了。）素质也够了？原则有了没有？（有了。）你说的有原则了！你可别再出来一个自私卑鄙的原则，原则是有良心的原则，是有心的原则。你说，找一个带领的原则是什么？现在我又问你呢！刚才说会了现在又不会了？晨晨，找一个带领的原则是什么？（他能把弟兄姊妹往神话里带，这个人是人性好，有良心的人，他能看见弟兄姊妹的难处……。）你找一个原则，少了一个大方向，你不要给他太多的细节，否则他就晕了，最后他还是没原则。就如，洗锅刷碗了就是干净卫生，用不用说

得用什么牌的洗洁净，用什么刷子，用不用？就要一个原则，一个宗旨，一个方向。小凯，找带领的原则是什么？（找带领的原则是，人性好，追求真理，得有工作能力。）这总结一句话：“能维护神家一切利益的”，是不是都包括在内了？让你当带领，就是让你维护神家利益的，那不能维护神家利益的，你就是素质再好，能不能用？不能用！就是说你能从家里走出来，你全家信，条件再好，不维护神家利益的都是狼，你说狼能用吗？那选一个带领，就是能维护神家一切利益，这个为宗旨。再一个就是，数了核桃数枣，两个原则够不够？还有难处吗？（数了核桃数枣啥意思。）（筷子里边拔旗杆。）难办不难办，这两个原则是不是就够了，还需要补充吗？能维护神家一切利益的，还有数了核桃数枣。你说我一路走来，是不是这样做的？SJ那时对我有观念，你用的这些人是啥呀？你说我用啥了？你说我能用啥了？我就是除了这些核桃烂枣我还有啥呀？每一个时期，有了核桃烂枣，他能作他的工作就行了，有了核桃咱就不用枣了，再比他大了，有了苹果、梨了，咱核桃也不用了，这一路走来，不就是这样走的吗？你看咱家有退了的人，苗苗、小白、天天，还有咱先锋官，还有咱眼镜，眼镜人家是自退的是吧！一路走来，该什么时候尽什么本分，尽完以后现在就不能用了，你看周瑜现在能用吗？不能用了，打仗的时候能用。你看人生还能用吗？他在他那人群里边还能行，在前几年还能行，现在固步自封，那和SJ在一起配搭的那时候行不行？能行，是吧！那时作工与进入，可是五个月以后，人家SJ在你身上学到那些东西了，能吸取你的长处了，可你呢！你固步自封，停止在那边了，这就是龟兔赛跑，SJ咱就不说她素质好了，她就是个龟，龟跑了二年了，你说人家还能不往前走呀！可你在这不跑，你说你最终是什么呢！那你说作工与进入，你不走了你还有进入吗？那你固步自封了！你这核桃不行了，这枣出来了，那就数晨晨这个枣了，晨晨再不走成枣花了。神交通咋了，神家就是进的进、出的出，神家不看资格老幼，不看可怜程度，这是不是有话在前啊！

324为什么神总是唤不起人心中的灵感呢

1 今天神降在人中间，天天在作新的工作，但并无一人理睬，无人注重神工作的动态，难道人心中无神一点地位吗？难道人的灵都离人而去了吗？神多少次向人“呼求”，谁发怜悯之心？多少次神又因人的软弱而忧伤，为什么神总是唤不起人心中的灵感呢？啊，为什么神总激不起人心中的爱呢？为什么人不愿把神当作“心爱之物”呢？难道人的心不属自己吗？

2 为什么人总悲伤呢？为什么人在忧伤之际却不理睬神的存在呢？难道是神将人刺伤了吗？为什么人弃绝神？为什么人不真心爱神？为什么人总是不在神前呢？难道神的话全是枉然吗？难道神日到来是人的死亡之际吗？难道神会在国度成形之时将人都灭没吗？为什么在神的经营中，不曾有人摸着神的心意呢？啊，为什么神口发声不被人宝爱呢？为什么神口发声被人厌弃呢？希望人都冷静下来作作自我反省的工作。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发声·第二十五篇说话》

192　人都在苏醒的过程之中了

1 在神所有的作为当中，人才对神稍有好感，人便逐渐来在神前与神来往来在神前与神来往。当神的全部向人公开时，人便看见了神的面容，从此神不会再向人隐藏，不再向人遮蔽、隐藏，神要在全宇全宇之下向所有的人公开显现，凡有血气的都能看见看见神的所有作为。

2 凡属灵之人，必在神的在神的家中安然起居，他们必与神同享美福必与神同享同享美福，所有神看顾之人，必从刑罚之中逃脱，必不经灵中不经灵中之苦，必不受肉体肉体之痛，全宇上下不再有死尸之气，神的清香之气遍满全球，因神的日子神的日子近了，人都在苏醒的过程之中了。因神的日子日子近了，人都在苏醒的过程之中了，地上的一切都已就绪了，因神已来到神已来到！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发声·第二十九篇说话》

我交通长子的目的是给跟随的人立一个标杆，要人有个追求方向目标，是给人展示一条彼得的路，并不是要你尊称他为长子，我说的是她走的是长子的路，并没有说她成全了就是长子，不是那个意思。众长子还没有见证出来怎么就能有长子呢！有一些喜欢地位势力的带领工人就喜欢在这些冠冕上作文章，她喜欢什么她就认为别人也喜欢什么，她就拿侍奉官家老爷的那一套拍马屁的作法来对待人。跟人开口说话就是长子长，长子短的。甚至成了开口不喊长子不说话，听了要人肉麻恶心。以后不允许这么说话，这样说话就是讽刺挖苦，抓把柄，控告拍马屁。

青农

我宁愿带假带领，要假带领去操练，也不能要哪些只享受地位之福而不作工的猪，所以现在要把教会里的所有猪带领清理出去。打发回原教会自生自灭，由他而去。什么是猪带领，就是明文规定了的规章制度，行为规范，都尊守不了。群里安排的工作不落实，吃闲饭。都处

理掉。愿意悔改的，再给一段观察期限，如果旧性不改，再不给他悔改机会，打发回家。现在是要从教会生活过渡到国度生活，是国度建立在地上的起步根基。揭露敌基督的交通已经结束，现在是交通假带领的开始，也就是供应人生命进入的交通开始了，这叫真理不摆在猪前。恶人就是敌基督，厌烦真理，仇视真理就是敌基督。听了怎么多的交通，敌基督恶人已难以忍受，无力倒下就得退去。这样教会才能得洁净，神才显现。教会洁净了才直接做生命进入的工作。神的交通的步骤结束了，我们实际落实还需要个过程。所以今年重点抓生命进入的工作。

现在揭露解剖人的情形就根据神交通的生命进入的八方面难处开始。人人操练，能不能做带领的第一个衡量标准就是这个。如果你能从这八方面抓人的情形，那就留任，如果做不了，就意味着被撤换。

关于生命进入的难处，从大方向上看看

1.尽本分方面的难处有哪些。

2. 关于对待前途命运方面。

3. 人际关系，也是一大方面。

4. 关于人的情感方面。

5.关于贪享肉体安逸面。

6.认识自己也是一方面。

7.人对待神的各种表现。

8.对待真理的各种表现，如：把真理当成理论、口号，当成规条，当成自己吃教、享受地位之福的资本。”

青农

现在神发表这么多话语，都登载在网上了，整个人类还有那么多人都没看见这是造物主的圣言显现了，是神与人面对面了，不过这个日子可越来越近了，以后圣灵再一作工、一见证，人立刻就醒悟过来了，那时候人就像开了闸的水，一下子拥进中国考察真道，现在快到那个时候了，正在往那一天逼近。你们说，以后各国各方的人都到锡安来找神、朝拜神，神子民的使命是什么？就是得浇灌牧养这些人。那用什么浇灌牧养啊？光讲你明白的字句道理行不行？（不行。）那得用什么？得用你的经历见证，用你经历出来的真实认识、真实体会来供应、牧养他们，你讲字句道理没用。假带领总讲字句道理在神家就被淘汰了，浇灌新人更不行，时间长了也得被淘汰。所以，凡是总讲字句道理的、不通灵的、素质太差的，能不能接受神的托付啊？（不能。）素质太差的人神家怎么培养、训练都不成才，这样的人就完了。有的人连正常人性的语言都不会说，就会说空洞理论，你让他说

点心里话，用生活语言表达，他不会，不知道怎么表达。你们说我这些话是不是生活语言？我这是书面语吗？是理论吗？不是，这就是生活语言，生活语言就是心里话。那牧养所有外邦归向神的人用神学知识、理论行不行？（不行。）那些话没人听，现在你用神学知识、理论牧养宗教人都没人听，宗教界的信徒都弃绝，他们都让你讲心里话、讲真实见证。所以，现在神作工作到这个地步，国度福音扩展的空前盛况就要来临了，神选民该预备什么善行？该怎么预备善行？得装备真理，达到对神有真实认识，最后尽好各方面的本分，预备足够的善行，把你能尽的本分都尽上。你尽的本分越多，越符合真理原则，你的经历就逐渐开始丰富了。你每天都经历，做每件事都注重经历，都反省自己，都寻求真理、寻找路途，达到符合神心意，这样你的经历就丰富了。那只尽一样本分经历能不能丰富呢？尽一样本分经历单调，尽两三样本分经历就丰富了。当你经历丰富的时候，你临到的修理对付也多，审判刑罚也多，开启光照也多，最后收获也大。你的收获一大、一丰富，你的生命长进得就快。你的生命长进一快，那你的生命就变成了丰盛的生命，那时你再谈见证、谈经历、谈认识是不是就有很多话了？那话就说不完了，连说三天三夜也无穷尽，正像主耶稣所说的："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约7:38）你看，就能达到这样的果效。你真心信神，神祝福你，你的经历就丰富了，从你的口中就能流出活水的江河，永流不息。

摘自上面讲道交通：【223-B-7】

35

邪恶的看事观点 1

谁说你存心不对？（就是好几次我给别人交通，比如给稳定交通达不到果效，给贝贝交通达不到果效。然后你们就给我交通：“你存心不对，你嫌弃人、贬低人，人家能接受你的？你再交通人家也不听你的，你存心就不对！”我心想，怎么才是存心对呢？我给他们交通就是想帮助他们呢，最后还是存心不对？我不知道该怎么配合了？怎么做都是存心不对？怎么才是存心对呢？给贝贝交通时，她两手抓头抵触的。结果你说：“看到的是你把贝贝折磨到啥程度了！”我就觉得我没折磨她啊！明明是她抵触不认识自己的问题呀！怎么成了我折磨她了？就感觉这主要问题不是我，我是尽力地往上配合给她交通帮助她呢！没有存心不对，想把她怎么样！也没有对她有成见啊！可是她那种态度，那种情绪，我给她交通她不仅不接受，还反过来说我的问题，还倒打一耙！那天你说群里好多话都给你交通了，你不去寻求，就像乞丐一样，坐在筵席里闹着大饥荒。我就想是不是我没有寻求，不了解贝贝里头的情形，不能够对症下药，没有掰开了说，揉碎了说，这个确实是没有。我就想那我听听弟兄以前是怎么解剖贝贝的，我不是就了解了！我越听越有路，就是小卫跟贝贝之间打斗的那个情形，我就感觉我跟小卫那个情形是一样的，给贝贝交通啥，贝贝就把你打回来：“我认识不到呀！我没有呀！你说的就不是我的情形。”还有那天下午针对我交通的时候，贝贝在跟前说：“你把我都打得消极了！”当时我也反省自己呢！这两天才反应过来，我当时说话就不是那个存心，不是那个背景，她就是抓住那个话给我扣过来了，说成是我的问题了，说是我辖制她呢，把她打消极了。听了那个，就感觉没法接受。）

现在还消极着呢！还是走出来了呢！（昨天就消极了一天，现在还消极呢！我都想，要不然我尽不了这个本分了，就想撂挑子呀！然后就听小卫的那个录音，就感觉有路了。）交通他俩的那个题目你还记得吗？（宝宝和贝贝。）（刚硬与诡异。）你在刚硬与诡异之间有出路，在宝宝和贝贝之间有出路，但是，在文字组带领和职员之间没有出路，你说明什么原因？想这个问题了没有？交通宝宝和贝贝之间，刚硬与诡异之间，有没有一个是正面的？（没有。）宝宝与贝贝，有

没有一个是正面的？（没有。）那和文字组带领与职员之间一样不一样？（我只知道，我眼睛总想盯着她、分辨她。）这就证明你只愿意吃奶，只愿意哄着走，不愿意吃饼干，不愿意吃饭，你说哪个有生命呀？吃奶能长大吗？宝宝与贝贝能长大吗？你现在在宝宝与贝贝之间，刚硬与诡异之间去成长，刚硬与诡异是两个鬼和鬼在打斗，你在这里边寻求有出路了，那你把自己放在什么地方？我把你放在什么地方了？（不知道。）不知道？不要说我，那你把你放在什么地方了？（宝宝。）真的吗？吃饭的时候你把你放在一个宝宝的位置上，在别人面前演戏的时候，你把你放在哪儿？（带领。）还记得交通过“戏子”吗？戏子是做在人前吧！上次你自己说毛遂自荐。（嗯。）毛遂自荐什么？自已选自己一票当带领，是吧！你自已看自己是个带领是吧！你把你自已看作带领，我是不是更得把你看作带领呢！我把你看作带领了，对待带领该怎么对待？（严格要求。）那你说我还把你当宝宝对待？还是把你当刚硬与诡异对待呢？你说我用个刚硬的带领，诡异的带领，这成啥了？这不是成敌基督了！你说让我怎么对待你呢？

（刚开始因为我给她一交通，她不仅不接受 ，而且还说我把她弄消极了，还反过来总得抓我个啥，让我下不来台，让我丢脸，这不是自找羞辱吗？我就不跟贝贝交通了。我听你在音频里边给小卫交通，说张三不说李四，说李四不说张三，今天我解决你贝贝的问题，就只说你身上的问题，我不能受前途命运，脸面地位的辖制，你有什么败坏性情，我就得把你这个撒但败坏性情踩到脚底下。不管我怎么着，你别说我的问题，我是邪灵也好，我是敌基督也好，我今天只是作工帮助你，我自己是我自己的进入，我听了这个，我觉得有路了。）那你说你找的这是什么路？处理张三啊不处理李四，我给你交通是处理你的问题，你只管接受，不管我说的对与错，你别说我的问题。你这是什么路？（SJ:不想认识自己。）这是不是一个独断专行的路？（嗯。）我只能说你，你不能说我，是不是独断专行？（嗯。）当地头蛇啊！我当不了地头蛇了我就消极，你这是什么理论？（我当时还想，神带领我找着这个路了。）找着一个独断专行的路了，找着一个

当地头蛇的路了。（我就觉得自己没有正义感，受人事物辖制，才找的这个路。）我交通说张三不说李四，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不跑题，交通张三，就把张三说清楚，交通完张三再说李四，不是当时李四再怎么有问题我不说，如果说一句张三，又说一句李四，不是混淆了吗？最后哪个也说不清了，成了各打五十大板了！这个解剖完以后，再说那个，别打岔，不等于只处理张三不处理李四，那不太偏了吗？你给人家交通了，人家炸起头了，抓住头发了，当时反抗了没有？（她这种表现就是在反抗。）这种表现就是在反抗！（她就是不接受、抵触呢！）那不管你说的对还是错，是不是都让人家接受啊！她不接受就是抵触，你把你放在什么位置上了？（真理的位置。）让你给她交通真理的化身，你把自己放在了真理的位置上了，成真理的化身了。你给她交通得到位了没有？你给她交通得准确不准确？（不准确。）合不合乎真理？（不准确就不合乎。）哦！那不合乎你说她该不该接受？（我心想给她交通，哪怕有万分之一的合乎真理，也该接受啊，你也该寻求啊！）那是她的态度，你不能放在你的态度上呀！如果你要放在你的态度上，那就麻烦了！我给你说的话，这里有万分之一对的话没有？有万分之一对的你是不是该接受？是不是该顺服？那这地头蛇是不是就成了？神交通狼吃羊了，是你羊给我把水污染了！就没有一点点理由？咱帮助人能不能这样帮助？别人不接受，是因为他对你交通的不认识，只认识了个万分之一，而你给别人交通就不能拿你认识的万分之一的真理，然后加上千分之九百的观点，一锅粥，百分之九十九的是毒药，百分之一的是营养品，你说该吃不该吃？（不该吃。）不该吃吧！（嗯。）她发愁呢，吃不下去，她的表现就是不愿意吃。（我都感觉我尽力了。）你先不要管尽力不尽力，你说你做的事，是什么画面？这个画面是，一个皇上，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皇上赐给他一杯毒酒，你说他知不知道这是一杯毒酒？（知道。）你说他喝了难受不难受？他敢反抗吗？（不敢。）痛苦难受他还得喝。他一个表情不愿意喝，你看，你犯上了吧！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让你喝你竟敢不喝？你说咱走的路，是不是这么一个画面呢？（嗯。）你说谁可恨？（我可恨。）还消极吗？对这个画面，认识了多少，这是一个问题。（嗯。）因为你给人家交通得合乎不合乎真理啊？你给她交通的是实际给了你一段话，让你根据她这个情形给她交通，你对她情形看透了没有？这段话对号入座了没有？其实这

段话你和她没有完全对号，因为什么呢？你不是在这儿看了一段神话的时候，根据她的情形，对准她的情形，她这个情形就是这样，圣灵的开启光照，一一对号，然后你给她交通了，这是神对你的开启光照。你是实际给了你一段话，是神开启光照别人了，这段话与贝贝对住号了，仅仅是把这段神话给你了，开启光照给你了没有？没有给你。那你这边有没有开启光照？那你给她交通的就是你的一种认为观点，这里边没有真理，所以说她难以接受，这是不是一个正常表现啊？

（我那天给她交通的时候，就是先了解她的情形，从她的表现发现问题，再结合贝贝给小草交通本分上的问题，小草发火了，贝贝也没有去反省自己，才说贝贝是真理的化身这方面交通的。还有另一件事，北北说她和小草说了怎么安排计划，小草说没有。其实我了解了就是都没听见她说。我就说这贝贝根本就不按着事实去说，说的都是拐着弯儿维护自己，不承认自己身上的问题，就感觉她没有事实根据，最后还都是她的理。）那你说就贝贝和小草这件事，那就到法官那边能不能断清这个官司？贝贝说说了，小草说没说。神怎么说的？（人不可信赖。）人不可信赖，撒但起初就是撒谎的，就她三个人哪个不是撒但的后裔？哪个人的话咱可以信呢？能不能拿上某一个人的话来定一个人的罪？不能吧！那你去法官面前能不能断清？（谁也没听见嘛？）我刚才给你说什么了？丫头她要去了厕所呢？能听见吗？顾客进来买东西了，她能听见吗？我和张三说话呢！李四在那考虑问题呢，能不能听见我说一句什么话？能不能听见？（不能。）你精神不集中，你能不能听见？（不能。）所以说有太多因素不可能！这就是在是非对错里搅事，在是非对错里边找对错，那你永远解决不清。你去法官面前，再有人给你做个伪证，神家做不做这个事？你看遇见事情，我去调查核实不调查核实呢？我听他们诉说一下大概范围，我问过他们“你确实说了没有？你听到了吗？这有几个人听着？”你听到我有没有这样的交通？（没有。）没有，始终没有，我不去调查我不去核实，我经常做的是抓现场，根据现场你的言行举止，流露出来是什么态度，以这个为重点，给我大概说的情况是个附加，我作参考，

不是根据你说了哪句话？还记得神说什么吗？人得罪神不是因为说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是因着什么？（态度，观点。）你态度是什么？你观点是什么？源头出发点是什么？不管你说了也好，没说也好！我只从你这说与不说之间，是什么原因？你的态度是什么？你说的存心出发点是什么？你没说的存心目的是什么？我根本不根据你说哪一句话说了，再确实去论证一下，根本没有这么一说，这就是你走的路和我走的路的一个偏差。

这就叫搅事知道了吧！（嗯。）从事里边走出来，神有句话怎么说了？活在病里就是病，活在灵里就不是病。什么是病，你活在这是非对错里边这就是病！退出来从灵里看事。什么是灵里看事？神是来供应人生命的，生命怎么就长大了，认识神，认识自己，永远按这条路去走，看人的存心、目的、观点。就说你给贝贝交通，你给她交通的你认为对准了，她认为没有对准，我在这怎么看了？刚才我给你怎么交通了，我把这个交通给了你，是看见了她的一个整个的情形，她活在了一个什么情形里了，她只注重于吃喝，她只注重于给别人怎么交通，她根本不注重怎么实行！给这个交通，给那个交通，成了保罗了，活在享受里边，她认为这就是信神 ，把自己当成了真理的主人。给张三交通，给李四交通，而自己不实行，自己睡在沙发上、床上，睡了、躺了，然后听讲道，听讲道干啥呢，给你对号，给他对号，给他们对号，这是什么表现啊？还不是看见贝贝这个表现以后，把这段话给了你，让你给她交通。你在这里看见她的表现了，不作工，只注重于谈，只注重于讲，给人当老师，你是不是把自己当成真理的主人了？大概是让你谈这个方向呢，但是实际没有给你说出来，只是想操练你，看你借着这段话去怎么给她对号。可你呢？你就只盯着她这一件事，这件事它和真理挂钩不挂钩？和真理没有多大关系！它只是多了少了，安排得好了不好了，这是个生活方面的，管理方面的，人性方面的。咱要说她的性情必须从她的存心、目的、观点，灵里边看事，所以说你这路就走错了，现在能感觉到了吗？（就知道解剖她就根据她实际的背景……）你那个没有达到解剖她，你那个是从她外表的行为根据这段话来对号了，你没有抓住她灵里边，她存心目的是什

么？观点是什么？你抓住了没有？你没有！你只是她怎么和小草说了，小草怎么表现了，你只是说这个了，她能不能服？（那事实都摆那儿了还不服。我就拐不过来这个弯。）交通为什么要抓细节呢？要想让人服，得抓细节，你这言行举止流露得能和这些话直接对号，你跟她对号了没有？你必须得有一个纯正的认识，你才能给她对号，你有纯正的认识了没有？你对给你发这一段话，和她这个人当时恰如其分地对准对不准？你给她交通的时候说，你没有对准。（SJ:最后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给我发的这段话？"）（刚给她交通，她就不愿意听，她说，你为什么要交通这段话？我就不明白你为啥要给我交通这段话？）人家把你问住了。（因为我不能说实际给我，让我给你交通的，我不想说这个，我就说咱是不是都有这个情形呀？要共同从神话进入呀！）你看咱都有这个情形，你为什么只给我交通呢？你这不是想打压我吗？你也有，我也有，反正不说你，只说我，这公平在哪儿？公义在哪儿？也就是说这段话就没有和她直接对号。（嗯。）你没有和她对号入座，她怎么服你呢？她是贝贝啊！贝贝脑袋不简单啊！（嗯。）你没给她对准号，她能服你吗？她连实际都不服，还把实际打倒呢！你要是其他人，打个糊涂虫，没有分辨的人，你打他，哦！哦！是、是、是。这不就操练你吗？（存心目的就是根据她灵里……）（根据她一贯的表现都能对上号，不用抓住她一件事，她就在这一件事上做文章，你就在这一件事上说事儿呢。）（也谈一贯表现的，借着一件事引发，你平时不是好多事都有这个表现啊？不可能就这一件事儿，但这是你里边的一种情形。）你不管哪件事情，拿出来一件事细节，你的观点、存心、出发点，根据这一句话来细节与这句话一对号，她没跑！念书的时候说："牵牛要牵什么？"那么大的牛你能赶动它吗？（我知道打蛇要打七寸。）牵住它鼻子，叫它去哪它去哪，那你今天打她七寸，你的目的是要打他，你的目的应该是要牵着它走，牵着她的软肋、要命处，对准，它没跑。（我刚才说的这个事，跟她对不上号？）你跟她是一个外表行为的对号。（也是对她里边那个情形呢。）她不服你，她那就是个简单的外面的事，你就没对准她灵里边，她里边存心，她存心不是想占有人，你掉在这个事里边去了。（嗯。）是说你给人家交通里边有缺陷，有缺陷人家不服你。今天实在是贝贝打了二年了，如果不是打了这二年，她就不会抓头，她得和你对着干，她已经是抓开头了，已经是相当不错了，二年前她

要抓你的头，你今天实在太幸运了，你应该高兴喜乐，你不管打对打不对，她只能抓自己的头，不能抓你的头，要两年前，她非得抓你的头，对吧，你还在这不乐意了。

你毛遂自荐当带领，给你下边派了一个学生，这个学生已经捆绑她手脚了，原来这个学生是调皮捣蛋，壮汉，什么也不怕，是吧！（嗯。）已经把她调训得不敢了，她只能抓自己的头，她不敢反抗，你说我已经把她捆绑得死死的，让你去操练，你还嫌苦呢，你要知道你是老师，她是学生，我把学生手脚捆绑起来，她不能动了，随便你去教育她吧！反过来你还告诉我说，我教育她，她不听，她还抓头。你说，我这是什么感受呢？感受是学生不听话啊？还是老师不听话？（老师不听话。）为什么？你在这还消极了，为什么消极？消极原因在哪儿？说白了还不是神不公平，不公义呗！给我摆设什么环境，还不站在我这边。（我就觉得你太相信贝贝了。）相信贝贝不相信你，没人为你说话，是吧？（嗯，就觉得你们被她迷惑了，她就在这说胡话呢？你们就相信她。）你说，你把从神来的一切都当成了反面事物，都成了对立派，成了大卫，是吧！让你发现神的爱，神的公义，看见神了不认识，那你现在看见了吗？（SJ：还没有看见呢！）聪聪，看见神的可爱了吗？（嗯。）来，说说。（人老是钻到这事里边，我对，你错，拿上神话给你交通，你不接受，没有从她身上学功课，反省认识自己。）（我那天给她交通的时候，我心想，我又跟她没有啥矛盾，咋跟她交通呢？也不知道她啥表现，那就聊吧！问吧！也没想啥，拿着那天给的我这段神话，过去就交通去了……）你说你可恨不可恨？还消极呢！为什么说可恨呀？（不负责任。）还有什么？（拿着神话打人去了。）第一个，你对神的爱根本不认识。第二个，你对工作上边根本不负责任，随便应付糊弄。第三个，狂妄自大，目中无人，也可以说目中无神，天使长，只是想控制人、掌管人，没有寻求，把自己放在了真理的位置上。认识到了吗？

第一个是神的爱，作在你身上的爱在哪儿，你看到了吗？刚才我给你交通能不能看见神的爱？（就是嘴上知道，但是心里没感觉。）来，嘴上知道的说说，我看有些什么？（就是摆设这些环境让我知道怎么不当天使长……）你说把一个贝贝摆在你眼前，放在你手下，这是不是一个最大的恩典？比聪聪放在你身边是个大恩典，为什么？聪聪和你反抗吗？不反抗！那你这老师能训练出来吗？（训练不出来。）只有叫一个学生能够反抗你，还不能叫伤着你，那你说是不是对你考虑有加啊！给你派了一个有头脑的学生，脑袋能转过弯的学生，狂妄的学生，但捆绑了她的手脚，不能让她伤着你，这是多大的一个周密的计划呀！（嗯。）这么一个学生，在实际面前把她训练好，放在你面前，把狮子、熊放在大卫面前，还得把狮子、熊手脚捆绑住，做你的陪练还不能伤着你，你说神在你身上作的是不是够可以了，这个爱看见了吗？是让她做你的陪练，是操练你的磨刀石，就是你能把她打下来，这就是名正言顺的带领。如果你不能把贝贝拿下来，你这个带领就是假带领。（SJ：做不了。）不要说今天要你拿原始的贝贝，拿什么贝贝？打了她牙的贝贝，她没有任何反抗，她只能是揪自己的头，她不敢反抗，这是不是封了狮子的口了？（嗯。）把狮子放在你面前，又封了狮子的口了，要你打她，要你教训她，驯化她！可你在驯化她的过程中，你不是从驯化狮子身上操练你的胆量、认识，你是觉得这狮子还不听话。没有认识神安排这些环境，神的安排与主宰，是神的爱，是吧！贝贝要去别的地方了，那边又叫她跳舞了，休息时间还要当你的陪练呢！你说她忙不忙呀？够照顾你了，有点暇余时间，赶紧来训练训练！在这个背景环境摆好以后呢！好了，这边拿出段神话来，给了认真，这是不是武器呀？这是不是训练狮子、熊那个电棒，去，打她去，可是这个武器你会用吗？（不会。）你不会用，你把这个警棒当成棍子用了，连开关都找不见在哪儿，给了你这武器的时候，你不懂得，你不认识，你对不了号，不会用，那你就问问，给你武器的这个人，这个武器怎么用呢？问了没有？你没有问，你拿起来就当棍子用，你打狮子当打狗一样，像打聪聪一样。你打聪聪，我知道，聪聪老好人，他绝对服你，他就是心里不服你，他表面服你，披着羊皮，绝对服你！那这样下来还能显明你吗？显明不了你！结果给了你一个刑杖，你拿上当成拐杖，这是不是羞辱神的旗号？摩西拿出刑杖以后说什么？神啊！“你重找他人吧！我说不了这

个话，我做不了这个事！”摩西他有一个谦虚，说他做不了，神说：“去，我告你当说的话，当做的事。”你有这句话吗？你问过实际吗？这话我和她哪个对号呢？我想的这、认为的这对不对呀？我想着是她在那边怎么怎么……和你说的是不是一个意思呢？你没有寻求，没有考察，为什么呢？只因为你把自已当成真理的主人了！（嗯。）你坐在了真理的位置上，你实际能看透问题，我还看不透？你太小看我了吧！（嗯。）你给她交通什么话？不用问你，我能给她解决，我要露一手。神说我走出厨房，叫你大显身手，你显露了一手，最后你是露丑了。狮子没打住，狮子就挖挖头，就把你给打炸了。你说，寻求你没有寻求，这是真理不是道理，真理离开圣灵就是道理，道理只能让人死，不能让人活。这就是说你拿着道理过来，她没有收获，你没有收获，最后还造成了一场仇恨。如果说你能把这个真理阐明，把里边的亮光、内涵之意，给她交通透亮，能给她带出路来，她在这儿是感谢你，你在这长大了，你成为真正的带领。你说神在你身上煞费苦心，精心计划，给你安排妥当，每天的人事物、时间、地理、位置，都给你精心安排好了。然后让你操练演一出戏，最后你演了个这，你自己从这跌倒失败之中起来，可你不起来还趴下打滚耍泼：为什么这样对我？咱是不是成了无赖了呀？（嗯。）把神在咱身上精心策划的，神在咱身上所作的爱看不见，这就成了一叶障目，啥都看不见了，看不见的时候，反过来看见的是恨。你说贝贝呢凭什么又说开我了，你打张三不说李四，你来到这了，说了张三又说我李四，又说我李四不是人！这段话是你给了我，我给她交通也不对了？要么你不要给我，这个话在肚里憋着没法说。你为什么消极，不就是因为这个消极！是你给了我这段话，你不给我这段话，我还不打贝贝嘞？不打贝贝，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和气生财。你扇风点火打起来了，最后，你还打我不是人，你说公义在哪？公平在哪？这爱在哪？作在贝贝身上都是爱，作在我身上都是恨！愿意爱谁爱谁！愿意爱谁爱谁！你说，神爱谁，是爱贝贝还是爱你？（都爱。）都爱，这叫无赖！（SJ：名字改了吧！叫无赖吧。）你说爱谁？和你交通这么多了，结果你说都爱，谁吃得多？（SJ：她麻木得厉害。）（我就是麻木了。）现在还麻木着呢！给你交通这么多你就没听进去？（听进去一点。）听进去了。（我帮助她的时候没有从灵里边去看，光拿着神话当拐杖，当成做事就去给她交通去了。）我给你交通这些，你只是把

这些画面看见了，这画面里包涵什么？神的心思。交通这些就让你在这些画面中认识神，认识自己，看见神的作为，看见神的是实质就是爱，神怎么爱人！神怎么精细策划！神怎么拯救人！神在你身上动了多大的工程，下了多大的功夫，这个你看见了吗？重点就是让你看这个呢！重点不是你给了我一个刑杖，然后我当成拐杖了，我下回当刑杖。你活在这个事里边了。（嗯，就是认识神的爱，看见神在我身上动用了多少人力、物力，让我进入，就是我没看见。）你没看见，反过来，把神的爱全部抛出去，你看见作在你身上都是恨，都是对你的一种玩弄，走着走着消极了，神作得太不尽人意了！弟兄太不尽人意了！实际太不尽人意了！你们给了我一段话，让我当了个出头鸟，嚓嚓嚓让我当了个炮筒，我给你打了，后来你们又把我打了，你们可真是两面三刀。（嗯。）两面人，嘴上不能说，可是心里这么想的，想了没有？

（有，昨天不是也想写文章呢，情形不好，我就反省，里面就是反面的东西，就觉得不管在原教会也好，来这儿也好，就感觉自己就是效力呢！反正就是神利用，利用完了就淘汰，心里就感觉不到神的爱在哪儿？感觉就是凉凉的。）还是凉凉的。（就感觉我就一个劲儿的干吧，本分也尽不好，就感觉心脏也不好，说不定堵的哪天就猝死了，活一多，事一多，心脏就难受，像手机上演的，二十多岁老熬夜猝死了，我这会不会也猝死呢？但又一想，神肯定不让我死，我还没尽完我的本分呢！就觉得现在就是效完力，最后也进入不了，就是淘汰，就感觉不到是神的爱。）人邪恶啊！就想着神是邪恶的！人卑鄙无耻！就感觉神也卑鄙无耻！今天看到自己邪恶吗？老觉的神在耍弄人呢！在利用人呢！你说哪件事情是利用呢？现在看到神的爱了吗？是不是把你当效力者用了？（你说的那些也能认识到。）那你认识到了，看见神的可爱了吗？神的可爱太多，给你举的这些你看见了，你该不该还报神爱？你是不是对神极大的误解呢？神把你当谁了？来，你先回答这个问题，神把你当效力者了没有？当了没有？（就是自己不会进入，就是效力呢！）你还没回答我问题，这不能正确回答问题，这扮演的是谁？神怎么说了呀？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我问你什

么话，你回答什么话，刚才听懂我问你什么话了吗？（神把你当效力者了吗？）哦，你回答这话了没有？（没有。）为什么不回答呀？（因为从心里没转过来，总觉得自己是效力的。）刚才我交通的这些还没转过来？（那是我自己不愿意往上追求，所以才觉得的自己是效力的。）我交通的这些你就没听进去，是吧？心里堵着呢！（我刚硬。）不是刚硬，我刚才交通什么内容？（神的爱，神摆设这些人事物都是为了操练我，神动了这么多人事物、心血代价。）你听见了没有？你理解了没有？你看我给你说的这是虚假的？还是实实际际的？是不是动了真格了？哪件事是有话没有事实呢？这个爱是不是事实？是不是实实在在？（嗯。）那实实在在能感动你的心吗？（没有感动我的心。）为什么没有感动你的心？我听听！（我太麻木了。）太麻木了，我现在明明白白地告你说了呀！我再给你说，你说实际这段话谁也没给，只给你了，让你去给贝贝交通，这内涵之意代表什么？（操练，希望。）操练、希望、盼头。给你个练习题，她把你当谁待了？（要操练我呢！）操练你，她要带你，她把你看在眼里，是要让你长大，是让你做练习题，这里把你当效力者了吗？效力者用不用让你操练？（不用。）让你给她交通，是不是想在真理上供应你，是不是想让你明白？对吧！（嗯。）那天给了你，也给了晨晨，也给了小凯。你知道小凯说了句什么话，还记的吗？（绞尽脑汁。）绞尽脑汁，你说吧！人家小凯知道绞尽脑汁，那给了你这段话你绞尽脑汁了没有？（我是狂。）不管你是狂也好，是绞尽脑汁也好，这是不是都得到益处了呢？（嗯。）如果是绞尽脑汁，得到益处了，是不是把你往神话里边带了呢？往神话里带是不是就是往灵里带呢？就是往神面前带呢！灵是不是就是锡安山，让你跟随神，让你进入国度！如果你在神话上绞尽脑汁、去寻求、摸索、祷告，你得着神的开启光照，和天上卫星电台接通了，是不是和神挂钩了？这是不是把你带到神面前了？你绞尽脑汁来到神面前，这是不是实际给你开了一条路呢？强行把你带到神面前呢？即使说你没有绞尽脑汁，你狂妄，你没有来到神面前，同时借着这个是不是把你显明了。（嗯。）显明你是为了干啥？（拯救。）显明你是为了拯救你，显明是为了让你认识自己，认识自己同时，也认识神给你摆设的环境、功课，证明你给人家交通不了吧！拿不下来吧！离开圣灵不行吧！自己缺乏真理吧！认识自己是个什么东西，看见自己台阶在哪一块，上边还有多少台阶需要走，自

己有多少真理需要去寻求！给人家解决不了问题，让人家抓头了，不行，再返回来，该不该认识自己，该不该在真理上继续寻求。（嗯。）神显明你是为了拯救你，显明你不是为了淘汰你，神要淘汰你，神要毁灭你，还用动这么大的工程吗？预备这么大的环境精心策划？神毁灭你不是一句话的功夫吗？还需要我给你说！实际再和你说！那这些都是爱，都是拯救！那这些爱，这些拯救，能不能感动你这颗冰冻了的心呢？能不能唤醒你的灵呢？能不能？（能。）那现在灵苏醒了吗？这个心能化了一点吗？处处看到的是神的爱，是神的拯救，神根本没有想把你当玩物耍，把你当玩物耍那是你对神不认识产生的误解，根本没有把你当效力者待，把你当效力者待让你当负责人吗？还需要这么大的工程吗？要显明直接隔离开除不就行了嘛！在这上面都能看到神的爱，看到神的诚心，神实实际际就是想把人作成。有句神话诗歌里怎么唱的呀？相信神一定能把你作成，一定能把你作成！你信这句话吗？神是信实的，实实在在地告你说，你只管往上够。现在心里边是什么心态？

（这追求半天没实行出来，还是个假带领，神说“相信神一定能把你作成。”我现在没有那个信了，我这样的作不成，我这追求不上去，也实行不上去，老是受这些人事物的辖制。）你说，这暴露了一个什么问题？人心太诡诈呀！对神的话没信呀！神要的就是个信，相信神的话。人家约伯仅仅是风闻有神，就能称颂神的名，给了他万贯家产能称颂，剥夺万贯家产十个儿女都没了，一样能称颂神的名。可今天剥夺你的所有了吗？还没有剥夺你的所有呀！而且作在你身上的都是爱，你只不过不会看而已，你倒把神的话给忘了。对神的信在哪儿？神说，人对神的信没有芸麻大，没有芝麻那么大颗粒。太可怜了，信神多年了，对神都是误解，都是猜测，咱心太诡诈了，信神应该做个诚实人。神对诚实人十分照顾，是不是十分照顾？（嗯，我就感觉贝贝可有福呢！不管在教会经历啥，有进入没进入，但是能来到这，你能亲自带领她，交通呀！耐心呀！扶持呀！就是苦口婆心，良苦用心。然后，我看我自己，从教会到现在，有好多问题都解决不了，没人交通，没人管，情形不好，能消极半年，神就是这样对待我的，来

到这也是这样，对别人帮助扶持，我问问题的时候就是简单一交通就过去了，我感觉我身上好多问题认识不到，自己也不会进入，反正从前到后，神对我都是这样的，反正我就是……）我就是后娘生的。（就是从原教会里，那会消极出国出不去，也认识不到啥，然后就误解，消极了半年，最后邪灵搅扰，晚上睡觉的时候，一个黑东西就过来了，一个姊妹动了一下，我才醒了，那会儿就觉得，神啊！我都让邪灵搅扰了，就消极得不行，半年以后才认识到一点，看彼得的祷告，神的爱超过诸天，胜过一切，恩典祝福是爱，审判刑罚更是爱，摆设环境对你都是触动，对你都是促进，然后你的生命就长大了，从那两个歌里边才走出来，就半年的情形，就感觉可艰难呢！就是敌基督打压呀，或者自己在那个环境里不认识，也没有路，寻求一段时间有那么一点进入，就走到现在，感觉神在我身上就是不搭理。来这也是，就感觉自己不知道咋扭转，里头一直误解。上次交通那段神话里，对有些人就是不搭理，最后就是利用，到合适的时候就各归各家，然后我就跟我对上了，好像神在我身上一直都是这样作的，里头对神就是这个误解。）那你说神最爱谁呀？（所以我就感觉可爱贝贝了。）你现在说实话，你说神爱谁？（实话就是感觉可爱贝贝了，现在还是最爱贝贝。）通过今天早上给你交通了之后，还是最爱贝贝吗？（我里头诡诈吧！神给我摆上环境操练，那也给贝贝摆设环境操练呀！那也是爱她呀！）那你也太自私了，你为什么爱我还要爱贝贝呢？为什么不能专业的、一心的爱我呢？是不是有这个？（嗯。）爱是自私的、爱是嫉妒！（SJ：你这是独生女啊！这独生女，不能再有第二个，再有第二个谁都活不了。）（嗯。）神爱的是人，神爱的不是一个人。（神爱世人。）（所以就说都爱！）（这会谈得你还没有明白吗？我看这回谈得这些路途，你越走就越是人生的路。）

邪恶的看事观点 2

（SJ:为啥我和人生配搭的时候，弟兄把我打成扫罗,该死，为什么呢？太爱人生了，就是因着要操练人生。其实那个时候我心里很清楚，弟兄就是要让人生成才，把我手脚捆绑住，不让我打压人生，弟兄明着对我说呢，“她是大卫，你是扫罗，你再做得合适，是该死的！”所以就开始在我身上操练了。那个时候是不是神对她最大的爱？）（是。）（SJ:为什么呢？是要成全她，操练她，但是她在那个环境中就像你所走的这个路，你看不见神的爱。那个时候人生天天跟弟兄汇报，“我受辖制，我受辖制”，我就是被打死，她还是受辖制，死了也是受辖制，我怎么做她都受辖制。所以那半年里，一直打我、打我，打了还是打，因为她一直受辖制啊，认为还是把我打得轻了。所以，那半年、七八个月就是打死打活的。从外界看就是打死打活的，但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成全人生。我那个时候就感觉，呀，神太爱人生了！我就是一个效力的，我就是一个该死的！别说效力了，我是该死的，不是效力，效完力还有个一千年，我连效力都不是，我就是教室外面的，我是该死的货，所以我就是死也得死。你研究我的路了吗？那就是神的爱，对人生那就是神的爱，因为根据她的性情，在我身上所做的，那就是效力。所以我就是死的，别说效力，效完力还得死，我就站在受造之物的位置上，我就是该死，人家那就是该爱。该爱的就爱，该恨的就恨，我身上就有该恨的东西，我就接受这个恨。我身上有大红龙毒素，我就是天使长性情，我就有狂妄自大的本性，所以我一直就这么走，就是走的死亡的路，在死之前，我不那么走了，我改变我以往的走法。在我来看我一点都看不上人生，可就让人生来带我，那个时候我就能跟她和睦相处，也能跟她去交通，但是她在那个环境当中没有看见神的爱，她总看着还是对我太好了，把我外表弄成这，她还没看出来这是爱她，她颠不过来这个个儿，总认为不是爱她。为啥能做出那些事情啊？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她都弄成这了，你还在打，我就有种感受。这个能听明白吗？本来给你是爱，操练你这方面，怎么能够用心去对待人，怎么去操练活出一个正常人性，你不但没有操练正常人性，你反而拿上这个开始打，这就是你的表现。其实人生在我身上就是这样的，她并没有在这方面走成全的路，她就开始利用弟兄给她的地位、权柄，就这么去做呀，走的还是敌基督道路。她这么做的时候，已经把我捆绑起来了，她怎么对待我都能行，就导致她那么对待我，我还能行，我接受是因为什么呢？我

是从神领受。我是该死的，该死的人还打人啊？打死我我也不说，我就是该死，说不定哪天死，我死之前就这么受，你这么受苦的时候，能看见操练你了吧？操练了你了，过后你才能看见都是神的作为。）那是个见证！（SJ:你没有看见神的爱，反过来说是恨，所以我看你走的路就是人生的路，你要一直这么走下去就淘汰了。你没看见神的爱，本来是爱你，你还反过来说爱别人。想想那个阶段，是不是爱人生？那真的是爱她，就是为了成全她，可是她没走那个路。她没走成全的路，反而走上了自己淘汰自己的路。看你能不能从正面领受神的爱，每个人都是神的爱，看你怎么领受，你看事观点如果站在神一边，那就是神的爱，你站在肉体一边，那就不是爱。这就是你没走上神要成全你的路，认识你自己、认识神的路。）人生，为什么这样对待她，知道吗？（因为她身量小。）什么是身量小？（刚从家里出来。）她从家里是被打出来的。她多年在外作工，让她和实际配搭是能够把他们带起来,让她懦夫变精兵。结果她把这个误解了，就说，你大胆地来爱神，看神能把你怎么样呢？就让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让你去带领她，让你去管辖她，用真理去管辖她。可她呢？因着享受地位之福，走了极端，不是用真理管，是想用自己的权势管。就好像我给了你一个刑杖，你当成了拐杖，你拿上拐杖去打人了，人家谁服啊？不服，你还要打，为什么呢？因为你是懦夫，让你练练，就是把实际捆绑起来，练练你的胆量、胆识，练了你的胆量、胆识了以后是要让你用刑杖来管辖。（嗯。）把北北捆绑起来，就练习你的胆识、胆量就行了，但你不能一味地拿起棍来每天打人啊！得拿行政、拿神话、拿真理来管理。（嗯。）人生呢？她活在自己的一种诡诈里边，一味的就是她受辖制。人生把神话当作什么？只是给别人讲道理，自己不去实行。（嗯。）咱以前交通过，认识自己她喊了个外表，有没有真认识自己？没有真实认识自己。我是让她让神话来掌管，站在神一边，神是你的后盾，让你去为神说话呢，她最后为了谁说话呢？为自己肉体利益说话，最后走到了哪儿啊？只能坑害了自己。（嗯。）人生走的这条路你也看见了，是吧？你又走到她的路上。（嗯。就是说让我在这个环境里有自己的进入，不是说去打别人，而是说我自己心里头怎么去认识。看见就是说神借着这个环境一个是操练我，一个是我自己里头这些心态、存心、观点得认识、得摆正，然后去尽这个本分。）刚才我问你一句话说，神爱谁呀，不要说爱谁，你感觉神最

爱谁？（最爱实际。）最爱实际是吧？好了，那你能谈谈神怎么爱她吗？真实你看见神爱她了，还是说从字面上看见了？（字面上。）那你在实际身上看到了什么？研究原子弹你研究了没有？刚才谈人生打她，让人生打她你说爱她不爱她？用心来说爱不爱？怎么看见爱的？（现在说就是爱。）现在说就是爱，那时候说就不是爱？（就是现在我认识到的就是爱了。）那怎么是爱？我看看能不能看见这是爱。（就说让人生去打她，因为啥，打的是她的性情。）打她是她的性情吗？确定吗？人生她是真理的主人吗，她就能把她的邪恶性情打掉吗？能行吗？能行不能行？（能行啊。）人生她能打了实际吗？（打不了，但是摆上这个环境对她是一个击打、熬炼。）击打什么？看你对这个爱能不能认识。（就是她写那个文章的时候说“打人的人难道不该让人打吗？”因为她老是打人，然后……）这个原子弹还是研究不了。小卫，来你谈谈。刚才她说最爱实际你也认同是吧？（嗯。）人生打实际，你说这是不是爱呢？（是爱，你这样一说，让她用真理去解决，她是用自己的败坏性情去对待，借着人的作工失误，然后又来成全实际。）不要说别的了，人生她本人被成全了吗？没有是吧！（嗯。）她可不可能拿出行政来管辖，那是不可能的！那神知道不知道呢？那为什么还要打她呢？这个里边爱在哪儿呢？（神做的事就不符合人的观念。）是不符合人的观念吗？从这里边能不能看到爱呢？这里边能不能找见金子呢？让人生打她这是不是一堆沙子？（嗯，是。）在这里边找金子，能不能找见呢？为什么让她打实际？你也知道神最爱她，那在这个最爱的身上怎么做呢？约伯是怎么做的？神爱约伯吗？（爱。）临到约伯的是什么？（剥夺。）临到约伯的是强盗。（嗯。）强盗给他浇灌真理了吗？他三个朋友过来给他浇灌真理了吗？（没有。）那神爱不爱约伯？（爱。）那你在她身上就看不见爱吗？为什么是爱呢？（越是不符合人观念的，越是要人的信心、顺服。）强盗临到约伯的时候，是要约伯咋呢？站见证！是要约伯把敬畏神，远离恶的见证站出来，就把这个信见证出来！给你的是神，剥夺你的还是神，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知道约伯是什么人。神用不用再去试炼你？不需要。试炼你的目的是要咋呢？是让你给世人做个榜样，做个标杆，让你看见，去羞辱撒但，站个见证。那今天做在她身上的一样不一样呢？你说，她作工多年在外边做指挥呢，神看不见？神不知道她的心？（知道。）知道她的心，那让她做一个见证，

为什么做见证呢？神作工结束完了要各从其类，赏善罚恶，如果她不做出这个见证来，那赏赐的时候你服吗？你凭什么？你说她是原子弹，怎么是原子弹？有证据吗？所以说，强盗临到他，是神的爱，他配。强盗抢约伯了，那是他配，有那个身量了，让神看得起了。他那三个朋友，想要这个环境，能临到吗？有这个环境才能站见证，他就是想站没有资格，没资格！那今天人生打实际，是她有资格，不打你是你没有资格，没有这个福分。（嗯。）当初，人生能够打她，借着对她的击打，把她的人性活出来了。不管怎么打她，怎么欺压她，跑了没有？放下本分了没有？撂挑子了没有？（没有。）那她心里喊的神的名是不是当称颂的呢？赐福了，你让我当指挥了，你是耶和华，今天你就当我是效力者，是该死的，让人生打我了，你也是神，你也是造物的主，神的名是当称颂的。这个见证是不是做出来了？（嗯。）就是让我死、效力者，这是不是站住一个见证了？如果没有人生这个击打，你能看见吗？世人能服吗？（不能。）那今天告诉你说这是原子弹，你能接受吗？“她是原子弹，我还是导弹呢！”是吧！你还和她比呢？今天事实做在你面前，能比吗？你能行吗？（不行。）所以说，你能处处看见神的爱，这是神的爱！（嗯。）神用时间与事实来证明一切。今天你在这儿受什么苦了，就说北北打你了，欺压你了，北北欺压你、打你，你能站住这个见证，这是不是神对你的爱？给了你环境。（嗯。）还在这儿苦吗？你说神爱我不爱我？（嗯。）神怎么爱我的？从我信神我就没有进过教会，就是在我家聚了一年会。因着我的本分，我不能随便出门，在教会里我认识的不超过三个人，来我家聚会的三个人。紧接着就是开除，开除就是打压、咒诅，神爱我吗？你看见神爱我了吗？教会里边咒诅说你是敌基督罢了，祭司弟兄还说你是敌基督，你能看见爱吗？要你早就趴下了，是吧？（嗯。）你看见我消极了吗？看见我软弱了吗？（没有。）为什么？我看见的是爱啊！他们咒诅我以后，我看见神话说，“越爱神试炼越大……这些畜生欺压我儿，到时候一脚把你踹出去……”我一看到，哦，你要当神的儿子，那必然有“管家”把你踩在脚底下，那对着呢呀，这么一看对我是一个安慰。原来我找见自己的位置了，神把我当儿子了，你说我是高兴还是痛苦？他们越欺压我，我越高兴，越咒诅我我越高兴，他们咒诅就是福，所以说越咒诅我，我越是高兴。那今天祭司弟兄在未说我是敌基督以前，我是不是就交通过呀？祭司弟兄

总有一天要说我是敌基督，我就知道，事实摆在面前了。祭司弟兄说我是敌基督，虽然我心里边不舒服，但这里边是庆幸的、高兴的，为什么？试炼、熬炼，你配，你倒想去熬炼去，有这个机会吗？给你吗？做在你面前这是不是一个个的标杆、榜样呢？那你还没路吗？（有了。）神爱谁？（爱我。想到祭司弟兄交通里边就说，“有的人他想临到这个熬炼，神还不给他，但是有的人刚信就临到这些环境，证明这是神在他身上作工带领他呢，摆设环境让他进入呢！”在教会的时候反面的就是刚才说的那些东西，正面的就是看见神的爱，摆上的环境确实是挺多的，刚尽本分，就是修理对付，一年就是拒签，直接就从天上打到地上，然后就可痛苦了，后来就是尽负责人，说我恶人、敌基督，其实我担这个本分以来，按我的身量我根本担不起来，也是想过撂挑子，但是不敢撂，就那样撑着、硬着头皮往上配合，这里边看见神的爱，就是加紧操练呢。为啥心脏现在成这样呢，就感觉那会儿负重过重，承受不了。各种环境加紧操练呢，一段时间就可熬、可痛苦了。每年每年都是那样，就是想的这是神的爱，环境越大，对我越是痛苦，越是对我的拯救，越是让我变化。）嗯，你只是在道理上边有个认识，没有实际，没有细节，对吧，所以你看见的那个也站立不住。从理论上边认识了神的爱，熬炼是神的爱，虽然你嘴上说这是爱，心里边是苦的。今天给你交通的，就是让你实实际际看得见、摸得着神做的都是爱，你才能有转变，你要想爱神就得先发现神的可爱，发现神的可爱你才会爱神，你认识不了神的可爱怎么爱神呢？那不可能。（嗯。）你说，神爱贝贝吗？上回说贝贝什么呀？（活死人。）你说活死人是爱她吗？（嗯。）（SJ:真正的从心底体尝到神的爱了，你才能去爱神，你能看见什么是爱。当你受苦的时候就能体尝到、认识到一点，就能从实际生活当中自发的去爱神。）你怎么看神的爱呢？不管神怎么做，给你的都是生命的供应，给你的是真理、道路、生命。你得着生命了，得着道路了，这不就是最大的爱吗？（嗯。）神能给你什么呢？给你钱财、地位、名誉？如果你是效力者，给你这些，神给你的恩典够你使用，但神最主要是要什么呢？是要拯救你，给你生命，给你生命就不是给你恩典。就是说，对每一个人神的供应都不一样。如果你是个效力者，你是个恩赐，你是来送一个礼品，那给你的就是个恩典。给你家庭平安，心里平安，给你个肉体享受。如果神对你是拯救，是要大用你，那临到你的都是刀剑的击

打。你看实际身上是不是都是刀剑的击打？她家里有平安吗？你从肉体上看她都是苦，灵里看都是福！神说一句话：“在今生得福的，在永世必受苦，在今生受苦的，在永世必得福，这是我命定的，谁也改变不了。”那你是想受苦还是享福？这又不好说了？有这个心志吗？（在今世受苦，永世享福。）你看实际这一生够苦吗？

你和贝贝还有嫉妒呢。（比方说，老师说把北北给捆绑起来了，你从这儿领受的还说是神家培养我，是神的爱，但是你从贝贝身上流露出来的不是托付，不是正常人性的活出。不是说，神提拔我、重用我、操练我，让我学会担神的负担，但是我在弟兄姊妹身上所活出的是正常人性，是帮助、扶持，不是打压，你流露出来的，让她感受到的是你是在帮她，你是用心在给她交通。反而你在北北身上的流露是“我是在帮她”，你的帮她有一种强势，有一种要让她服气，你流露出来的是地位。）（不是爱。）她不是要帮她，她是要管制她。你不是带领她，你是管制她。她为什么不听呢？为啥说了她还要这样的反抗我？还抓头？（就是，我用真理打不倒你，那我就用血气压、口气压、地位压。）你说邪恶不邪恶吧！我作工是怎么作呢？我这里边有没有这东西？（没有。）（SJ：就弟兄刚才谈的，你再往下走，走的就是人生的路，她就一年两年的说受辖制，你就走的她的路，还是说受北北辖制，怎么才能不辖制呢？她什么都不吭了，就不受辖制了，你就走的这个路，不是走的今天成全你这个路，你该怎么用真理去交通，在你自己身上下功夫。老要凭地位，你里边就追求这个，你在这儿就卡住了，所以你就看不见神的爱。你问人生看没看见神的爱，她看不见神的爱，她到现在都认为就是爱实际。她就不知道神的爱在哪儿！借着这个环境要成全你啥，她就不走这个路，还天天说进入，就像你也是，你会进入，贝贝不会进入，你的进入在哪儿？硬带你，让你学会进入，你老认为啥呢，你会进入，就像人生一样，老认为我会进入，真正的进入是啥？就这个环境你看见神对你的爱了吗？看不见。她只是从个人里边去进入，并没有从大方向里边看见神的爱有多大。自身的里边进入才是真实的进入呢！如果你看见了把神话带到现实生活当中，在现实生活当中体尝到神的爱了，你才知道该怎么对待

人，怎么做人、行事，这才能走上正轨。给你后路掐了，再往下走就是人生的路，就得变。就刚才谈的，我就是死也得接受，我就是效力也得接受，你那会儿是啥呢，只怕是效力者！这个路对吗？是吧！你从这儿走不过去了，所以这就消极了。我就是效力也甘愿，我就是受造之物，不考虑前途命运。这就是你正研究这个地方，到这儿不过了，是吧！）这一步必须得经过。首先过了效力者这一关，过不了效力者这一关，后头没法走。效力者这一关好过吗？（还感觉自己过了呢。但是一直显明，剥夺剥夺，一直看不见神的爱，就是尽本分尽本分，我得甘心、效力，但是效的时间长了就好像消极了，就觉得看不见神的爱。要是真心效力的话，不管神爱不爱你，不管神怎么对待你，都是应该的。）现在认真还眼红你和北北呢！你不是眼红实际。（眼红的是宝宝和贝贝，我俩就够小的，还要向小的学呢！）他从你们身上看到了出路。（就是都想当神手中的小宝宝。）都想当襁褓中的婴儿，不愿意担负担。（嗯，不愿意担负担，不愿意临到试炼、环境。）不愿意长大。（SJ:不知道什么是神的爱，经历过后才知道。当时知道吗？那时候弟兄说，一线也是你抓，教会也是你抓，人生跟你配搭上。人生跟我配搭上，你说干个啥？我有高血压，还有心脏病，天天跟你做上个伴儿，晚上呼噜呼噜早睡了，你在那儿还得做，什么忙也帮不上，你累得不行。说你把那个账记一下，她说我不会做，在家里就不会做。弟兄在跟前就说，就是啊，她就不会做，我从小也是这样的，你说你听了呢？你那会儿能看见神的爱吗？）（看不到。）（所以人生越趾高气扬的，“就是啊，我就不会嘛”，越不会感觉越正常，理直气壮的不会，弟兄做了后盾了，她更不会了。你那个时候难吗？越经历越看到我就是效力的，效完力就死去了，这就是神命定好的，你就接受、顺服。过来以后，从来就没想过在我身上还有什么好话，想的就是乱棍打死，就没结局。我就是效力的，我就是死，我也是受造之物，临死之前发出香气，等你这么去走过来，是不是神看的是你这个啊？神看的是你这个，情愿去走、去效力、去死，那时弟兄才说一句话，“人生你不能乱打啊，得有原则！”就这句话我躲厕所里哭去了，我说在我身上还会有这句话？我七八个月了都没找着这句话！你说在你身上有七八个月找不着这句话的时候吗，认真？）（没有。）（七八个月在我身上没有一句好话！还说告状，我就不敢了。刚说一下人生俩字，后边还没说呢，弟兄说：“你又控告啊？”我就不

说了。所以说别人怎么欺压我、对待我，我还说吗？）（不了。）（我就是一个受造之物，就该死，该走这个路！就不说了。最后有了这句话说“你不能乱打啊”，我到厕所哭去了。在这半年里早就乱打了，不是今天你看见这下乱打呢，是不是从心里这么想的啊？但是你哭去了，能说吗？不哭了过会儿觉得，还会有这个话啊？怎么来的这个话呢？好像这天都变了，原来天是黑的，现在天亮了。后来说是得一个实际，那个时候反过来才回想，原来那时是这么个过程，原来在那时是我站住了，是不是自己能体尝到了？哦，这话是这么来的，不是随意的、随便的，不是好好的就说得一个实际，爱一个实际，不是这么来的。我自己经历过来看到神的作为了，我就看见神的喜怒哀乐，神的所有所是，看见神的作为了，从这个里边越看见神的爱了。让你研究原子弹是不是研究这个啊？但你刚走到这儿就想：我是不是效力者呢，那我还不如回家呢！走到这儿挡住了吧！你说我效力者早过去了，过去了吗？没有呢是吧！效力者，死的试炼，最后是爱神时代，一个一个得过！）

（我里头还有个作工的问题，就是好像我作不了这个工作，那自己就啥也没有，那最后就是淘汰的，就有这个点。就觉得你看今天我给别人交通也达不到果效，也接受不了，然后我还觉得我也用心给她交通了，结果还是个这，就好像作不了这个工作。神给的这个本分我也尽不好，自己争强好胜的那个性情，就觉得你看，这就做不了，就干不了，我还有个啥呢？我啥也没有。）（SJ:争强好胜得有心志啊！就是干不了我也得干，有心志去干！并不是你能干了，我尽我的所能，神要的是你这个心志。）把争强好胜成为一种动力，不是争强好胜我把你管住。争强好胜咋呢？在真理上我要寻求、我要明白。给自己立下个目标。贝贝，你能在这段神话上寻求出神的心意来，我能在两段神话上寻求出神的心意，我就是要和你竞争！我让你看，谁和神的关系最近！这是不是也是争强好胜？你把争强好胜用在正经地方。（我不知道我用的是不是正经地方。那天我就想，那我不了解她，我跟她交通，因为我没有了解她这个背景，她这些情形，那我不了解，我看不透，弟兄能看透啊，那弟兄给她交通、解剖的那些录音，那我再听

弟兄解剖她的那些表现，我就能看见了，我就认识了、进入了，同时我就看见她是一种什么样的性情。一方面是我自己能进入，看见撒但怎么败坏人的，然后她有什么样的表现，我自己进入的同时我还可以去帮助她，就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我这两天就是这么去进入的。然后我就听，听的时候对她就更了解了，就知道她平时会有什么表现，说话是什么存心，什么目的，最后要达到什么果效，这些方面，对我的分辨能力就有一些长进，再去看她这些问题的时候就感觉能看透一些。如果说我再去帮助她，在我了解她的基础上，再去谈，我自己是怎么表演的，还得检查我自己身上有没有这些，自己也进入，同时还能去帮助她。我这个方向对吗？）你目标不是帮助她，目标不是当老师。（SJ:还有个误区是啥呢，咱先认识咱自己。解剖了我以后，我就把凡是我的写一个我的，所有解剖我的，我是扫罗啊一样一样的，那七八个月里边我没有好的话，把我的我就全整理到一起，没事儿我就听我的。再把所有解剖我的心思意念，为什么说我是保罗，哪些方面、细节，解剖一个音频，我对我的认识写一篇文章，这就是你自己生命经历长大的一个过程。就是每一次你认识的什么，哪一次你认识的什么，你自己的生命在逐步地加高，当你对自己有认识了以后，你就不用有意的认识她。你对自己有认识了以后，看她就知道了，她和你是一样，败坏人是一样的。你要老研究她、分析她，这个就纯属是保罗作工了。你先把自己的心思意念，你流露的是什么，你把你这个去扭转了，有认识了，你与神的关系更加接近了，你的生命也在逐步地长大了，你自然就看清她了，这就是你自己与神的关系正常了！）你走的这个道路是要成为真理的主人，我能把他们的问题都解决了，走的是人生的路。人生拿起神话不是解决她的问题，一给她交通她来个笼统的，“我接受，我顺服，我认识自己！”东西都在外边堵着，她自己“内脏”里的一些败坏东西从来不挖，在给你交通的时候，她能挖你的东西，她不挖她的！今天你也是，我听贝贝的，你把她看透了你就进国度了？神家没有这条要求吧。（所以我现在就好像，我解决不了她的问题我就做不了这个工了，尽不了这个本分。）目标就是要做真理的主人呢！目标就是为了这个交把椅！完全是为地位作工呢！我今天先听听解剖贝贝，明天再听听解剖聪聪的，把周围的人都看透了、管住了，我就是真理的主人了，到那时候就是咋呀？我活着就是基督！这就成了，我变成基督了！神话怎么说呢？神不是

能交通真理吗，我把真理背下来，倒背如流，我能给所有人讲，你神能说出神话来，我能背下神话来，我一样能说出神话来，我也就变成基督了！是吧？（嗯。）你一生下来就是基督的实质，那我随后了就变成基督。你现在是不是奔着这个方向走？走上的结果就是这，你走的就是敌基督的道路，可怕吗？（嗯，我认识我自己，我就感觉我身上没看见她那个表现。）（她光看见别人了。）你不要有意去认识她，你从她这里明白一些，今天和你交通这些，有了神的爱了是吧？（嗯。）神作在你身上的这些爱，你没有看到，反过来你把这些爱掩盖说成啥了？恨。这些恨从哪儿来？是不是挖挖自己："我是什么东西啊？原来撒但诡诈，对神话信不来，我也成了撒但的帮凶、撒但的傀儡，撒但怎么想，我也跟着怎么想。"这是不是对自己的认识？神本来摆设环境，是来操练我的，把狮子熊捆绑了她的手脚，最后我把她当成奴隶，当成奴隶还嫌她不听话，这不是天使长吗？对号入座，我怎么这么邪恶呢？我怎么对待弟兄姊妹没有爱呢？爱在哪儿，没有爱反而是恨呢？她都抓开头了，我还不放过她，抓开头不行，叫她自杀？自杀了你高兴了？撒但就是吞吃人灵魂的。她都抓开头了你还不放过，你再来两下她不就得自杀了吗，这不就成了吗？（嗯。）你看咱多邪恶呢。认识了自己邪恶以后，就该干啥啊？就该恨恶了，恨恶自己、背叛自己，把老己钉在十字架上，向往正义。咱原来不喜欢真理，发现不了神的爱，现在看见咱能追求真理，追求往正面上够，咱能远离恶，远离强暴，远离恶道，我原来怎么对待贝贝的，我得远离这种方式。因着什么远离？敬畏神。神让人怎么做的，按着神的心意去做。简单不简单？其实也简单。（嗯。就是我自己有进入了，但我还是不了解她啊。你说我要给她交通，我不了解她的这些问题，我就没法交通。）你忘了你是要在这儿干啥呢？如果你进入了，你情形对了，你和神的关系对了，你说将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是圣灵在你身上的作工，当圣灵在你身上作工的时候你知道会达到什么果效呢？"神让万人在你面前不能站立得住"，记得这话吗？（嗯。）你说，"万人在你面前不能站立得住"这句话你看见了没有？你看，有谁在我面前站立住了？你目前看见有没有一个人？（没有。）看见了吗？（嗯。）你说，我是怎么带领人？我先一个个了解、认识他们的背景，调查清楚，然后让他站立不住吗？需要吗？（不需要。）神是人的后盾！圣灵开启光照引导你一切都明白，把灵界实情告诉你，彼得怎么走的？

神怎么说他的啊？“事奉神多年，没有被撒但利用。”为什么没有被撒但利用呢？是因为他对灵界略知一二，仅仅是略知一二就不被撒但利用。今天呢？神话把灵界实情全部告诉你，都在神话里边，当你进入了神话里边，灵界实情都告诉你说了，灵界里发生的事你都知道，物质世界是受到灵界支配，灵界知道了，哪个人的情形是不是掌握在你的手中？他能站立得住？（嗯。）所以说，用不用你再追求、了解一下，看她的背景是什么？和她打仗呢，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你看我和谁打仗用不用知己知彼，不了解这些是吧。别人说话，我就听听听，我当个憨憨，我当个垃圾桶。我听一个小时、听两个小时我就知道了嘛，是吧？（嗯。）她不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那些是神作而不是你在做，你是信神的。神说过一句什么话呀？（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仰望神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那今天你在我身上是不是看见了？你都看见了，你还信不来，耶稣钉痕是不是摸着了，你还靠你的父吗？你那个父是谁？（撒但。）你还计划咋呢？还计划拿那个铁棒子再打打人，控制控制人，需要吗？（不需要。）（SJ:认真，这就是你在教会里学的那些，来了以为自己早就在教会里生命进入了，进入了吗？）（没有。）（这就是让你打死，否认你根本没进入，你才不会是：“他们就不进入，他们就不进入！”你说你进入了吗？看见你就还没进入，还要求别人？你自己有了进入再带她，这才是进入。）她有进入，她进入了撒但的网罗里了，在撒但网罗里出不来。你现在得从网罗里爬出来，弃绝它。（这就是教会里的那些假带领,敌基督就这么做呢！就这么天天看跟谁对号，这就是保罗作工，完全活保罗。你对自己有认识了自然就认识别人了，不用刻意认识别人。你把你从接受以后，一次一次的审判刑罚写下文章来，这就是你的生命长大的经历，到最后这就是完整的作你的过程。你先对自己有认识了，带他们就有路了，不是说要天天认识他们，这就是相反的。）神供应人是怎么供应呢？（SJ：经历。）按着自己的经历去供应人，你呢？我拿着你的经历供应你。能行吗？（让研究就没有研究是吧？）（你说审判刑罚，我不知道我经历的哪个事属于审判刑罚。）你还没经历审判刑罚？今天我说你太恶了，说你太邪了，这是不是审判刑罚？这个邪和恶看到了没有？为什么说邪又说是恶？（对神的话信不来，猜疑、诡诈，然后还打压弟兄姊妹。）嗯，弟兄姊妹是要去爱呢，你反过来是恨呢，你说这恶不恶？

谁是我的弟兄姊妹？谁是我的父母？爱人如己！哎，你来爱一下贝贝吧，怎么爱贝贝呢？她不听话我打她，她抓着头抗拒，你说这是爱吗？光想控制人、掌管人。（SJ:不允许别人说话，别人说个话就是不服。要不就是汇报受辖制，我辖制地工作作不了了，这就是人生的路。）（嗯。就是不管对方怎么样，只管建立跟神之间的关系，只管做自己该做的，尽自己该尽的本分。）神做在你身上的爱太多了，你仔细揣摩一下到处都是。

再说一个，你说神爱贝贝呢，我觉得神爱的不是贝贝，爱的是你，你说能不能这么说呢？你说一直是解剖贝贝或者带领贝贝，怎么没带领你，什么原因？就和刚才说人生和实际，在实际那边看一直带领的是人生，不搭理实际，是吧？（嗯。）那在神那里真正要的是谁？（要的是实际。）神在造天地的时候怎么造的？先造的人还是先造的动物？（先造的动物。）先造的动物，那神爱谁，爱动物？神是先造了万物，具备了人生存的条件以后才造人，那你说吧！你看到我爱贝贝爱贝贝，先把贝贝带领了到这了才带领你，你说爱谁？爱谁？具备了这个条件了，才让你出马。你再看我，神爱不爱我？（嗯。）神爱我还是爱实际？（爱你。）神爱我？实际都跟神多年了，我什么时候跟神的？（08年。）爱谁？那你说神爱你还是爱贝贝呢？你还在这受委屈，你太没良心了！祭司弟兄讲道里说了个什么啊？打一天工的和打一个小时的工是一个工价，你打了几个小时？（我没打几个小时的工。）你说吧，还说神不爱你。人家信了两三年也就是现在这国度进入，生命进入，你一来就是生命进入，一来就是审判刑罚，他们在那里打仗，你连仗都不打，你说爱谁？神作在你身上有多少爱，举不完例子啊！让我在你身上看见神处处是爱你，用你的眼光看啊，处处是恨你。同一件事我看就是爱，你看就是恨。先解剖贝贝你说是爱贝贝呢，后解剖的你，可是我在这儿看恰恰相反。你说，在教会里跟上二三十年了，在外边跑断腿，累断腰，得着什么了？（SJ:啥也没得着。）啥也没得着，那就是传福音。神交通审判刑罚才正式开始，那后来跟上的呢，是不是极大的高抬？谁有福？是不是这些年轻人有福啊？你说爱谁。让你去沙里边找金子？其实是一堆金子，让你在金子

里拿金子，你不认识那是金子，你把它当成沙子，就把它当成沙子在里面找，你说我在一堆沙子里边找到多少金子，一堆都是金子，让你看一堆都是沙子。咱在这儿，雨不淋风不吹的，写写文章还嫌累了？你看实际怎么做的？她每天给我讲故事，昨天又给我讲了个故事，讲了个吓死人的故事。在外边给人家传福音呢，人家不接受，让上级领导知道了，人家几个人把她逮住，装进麻袋里，从山上扔到山下来。这儿找不到人，摔下来的过程中麻袋摔烂了，人才跑出来，跑出来了路都走不成，那是神保守没有死了，死了是不是就白死了？你受那个苦吗？别说你受那个苦，咱知道都不知道。你说神多偏爱咱了呀？咱仅仅是用个笔杆子动一动咱都还嫌累了？何时是个头啊？我就是个效力者啊？你说说，人是不是缺乏良心理智啊？既没有良心也没有理智。现在呢，心化了没有？该被感化了吧！（嗯，像那天说的，良心让狗吃了。）今天才发现良心被狗吃了。（嗯，就是神做什么，自己没有感觉。）为什么说神是唤醒人的心，唤醒人的灵，人就没心，没有良心，只考虑的是自己，自私、卑鄙、无耻！受造之物根本不考虑神的感受，更不考虑神所做的，神的心意。不要说神了，就连自己都不爱惜自己，自己生命都不顾惜，就是为了钱财、地位、名誉奔波劳累。这些东西得不着了就消极、软弱、背叛，你说人邪恶不邪恶？(嗯。）太邪恶了！（就看见我老是要背叛神，临到事不符合自己了就想背叛。虽然脚没迈出去，心里边就在那儿耍蛮呢：“要不就算了吧，跟不上去了，要不就这样信着吧，我就干个活儿得了，我也不当这负责人了，还累呢。”）你说人蛮横不蛮横啊？太蛮横了！认识到就能恨恶自己，认识自己，恨恶自己，把老己钉在十字架上。人都有点发傻，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把贝贝派到你这儿了，所以你心里就消极软弱了。如果给你摆上十个愚昧无知瞎眼的放在这儿，你肯定高兴喜乐。每天起来培训狗呢，卧下！起来！有成就感 ，可你永远是个驯兽师啊。今天把贝贝放在这儿，把这些有脑瓜的人放在这儿让你去带领她，就和带学生一样，你带幼儿园小孩是干啥呢？幼师，只是带着他们生活，每天给他们擦擦屁股，带他们吃吃饭，看着他们不要让碰着磕着就行了，是吧！（嗯。）人家教授带的是研究生，你当幼师啊还是教授啊？（教授。）愿意当教授，你教授下边的学生不能是幼儿班啊，你带着贝贝你才是教授啊。让你带贝贝当教授，你嘴上说愿意，心里愿意当教授吗？（不愿意。）当教授还得提前备课啊，他第

二天面对的是什么人呢？博士生啊，什么博士？“博打”的“博”，和你博斗呢！研究生和你研究呢！不是和你博就是研究，幼儿园孩子他还和你博、和你研究呢？那你面对这些学生你该怎么呢，不该下点苦功？你想带研究生，还嫌人家研究你，想带博士生，还嫌人家博斗你，你博斗不过人家还消极软弱，你说你怎么当教授呢？（我就想我素质达不到，没那个素质，没那个脑子。）那研究生是不是过来当陪练呢？你没有这个脑子，人家研究生有这个脑子是吧，第一个学生过来给人家当不了老师，人家帮了你，是不是你就会了呀？（那个素质是天生的，人家有呢，我没有。）你看，这就是烂泥扶不上墙又来了！几十年以前，村里边的学校里都没有老师是吧？（嗯。）那时候就是支教老师，差不多能教小孩就行了。我们那边就叫一个妇女给我哥当老师去了，我哥那时候四、五年级，天黑了问我哥这个题怎么算，晚上我哥教了她，她第二天给孩子们讲课去了，她还得讲，还得学啊。她讲上一年，第二年还用问你吗？（不用问了。）可是第一年你就不愿意去问这个人，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说你晚上不去跟学生不耻下问备备课，第二天课堂上那不是露丑了吗？你怎么讲呢？（嗯。）要么你是在讲堂上露丑，要么你教出来的都是什么学生呢？都是一群猪。一考试把你考出来了，你是谁啊？你是猪妈妈！你说，谁害了谁！祭司弟兄交通过一句话，什么是敬虔？什么叫敬虔啊？什么是虔？（虔诚，谦卑。）那个老师能跟我哥一个学生晚上来备课呢，那你能不能跟贝贝备一下课啊？你这不要说和贝贝备课了，你打她她不听。她不听的时候你应该问贝贝：“哎，你为什么抓头呢，我哪错了，你给我交通交通。”你寻求了没有，你让她给你交通了没有？“你给我交通交通，你打打我，你揭露揭露我。”咱趁晚上别人不在的时候，悄悄地让贝贝给你备备课，行不行啊？神作的正是这个工作，神怎么说的啊？神就让你看不起的人来带领你，这才能显明你是不是敬虔的人，你是不是神所要的人，神要的是敬虔的人，狂妄的人神不要。你说，实际在这儿给你站了个标杆，她能看得起人生吗？看不起人生她还得跟人生配搭，她刚开始还得看人生怎么做。一开始说人生是进入，她是作工，虽然她看不起人生，但是从人生身上吸取了一点长处，能继续往前走，这就成了。那如果说没有人生，她这个弯能转过来吗？（转不过来。）扭转不过来，那必须得不耻下问。而且我一路走过了，你从外表看我是带领所有人，可是反过来你看是谁带

领谁？别人带领我，交通过吧！（嗯。）今天你看我带领实际呢，实际上在背后谁带谁？实际带领我！我为什么要听她的？她经历过的事我没有经历过，她把她经历的给我诉说，我才去体验、感受，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那句话怎么说的呀？（吸千古之长处，除千古之失误。）你看我是怎么做的，从外表来看，我去哪儿应该是自由的吧，可是这么看我自由吗？（不自由。）我不自由，我受了什么辖制了？（实际不让你回家。）我做什么事情得看实际的意思、实际的态度、实际的观点，实际不同意的事情我不能做，为什么呀？多年作工的经验，她经历过的事我没有经历过。（嗯。）我和她能这样的去配搭，而且我能够听她的，那你们互相之间为什么不能和谐的配搭呢？这是不是我给你站了个标杆呢？这还羞辱吗？不羞辱吧！（不羞辱。）我都已经受羞辱了你们还怕受羞辱了？敬虔，就让你知道卑者升为高，高者降为卑。神说过什么呀？内行的带外行的，在这个事情上，实际就是内行，我是外行。我没有经历没有体验，我素质比她好，在真理上能领受一些，那我就交通真理，在作工上边我就听她的。简单不简单？其实简单，把老己放下就简单了。我想办什么事情我只是和她发发牢骚，唠叨唠叨再说说，我也不敢强行去办什么事情。（好像我就敢。）这是不是你该学习的？（嗯。）

还有什么难处吗？（就是怕自己魂受伤。）怕丢脸面。（外邦不是有个“伤不起”吗，也是感觉有点伤不起。）来这儿不是伤不起，来这儿是必须打死！（SJ：我先告诉你，我是伤不起的人。）也就是说，我是别人不可触碰的。（嗯。）现在呢？（就得伤。）就得伤，下一回就得把你打死，不死你活不了。（嗯。）（就像那天问小凯一样，说把你打死了吗，小凯说我早死了，可不敢打了。死得早活得早，死得迟活得迟，我三个月就死了，刚生下就夭折了，夭折以后才又活了。）周瑜是打不死的人，不倒翁，谁也打不倒。（打不死就活不了。）

406首 人多难拯救啊

没有人打算要一生走这路，求真理得生命达到认识神，最终像彼得像彼得一样，活出一个真正的人生，所以说人走路走走就偏了，圣灵不作工了走了回头路，曾受过多少苦听了多少道，跟了多少年工夫都白费了，你要走下坡路这很容易，要选择真正的路，那真不容易，多数人心里浑选择不清楚，什么是偏路，什么是正路，人听了多少道，喊了多少神的话，明知道是正道还是追求不上来，人为什么这么浑，知道是神也信不来，这不是撒但吗？跟畜生一样，人多难拯救啊！

288首 人的良心何在

1　神殷切的期望换来的竟是一颗颗冰冷的心、一次次的教训，换来的是冷嘲热讽、挖苦、贬低，换来的是人的践踏、人的弃绝，换来的是人的误解、埋怨，换来的全是欺骗、全是打击。

2　人还哪有资格向神提要求？哪有资格要求神体谅人的软弱？怎配接受神的怜悯和一次次的赦免？人的良心何在？早将神的心伤透。神满面春风、欢喜地来人间，但神的心迟迟不能得着人的安慰。

3　人的公义在何处、公平在何处？人的所喜有多少是神所喜？人都是将光明驱逐出去，在黑暗之中寻欢作乐。谁肯为真理受苦？谁能持守正义？这样的人怎能与神同享安息？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作工与进入（九）

36 衣冠禽兽——《泡脚记》

年轻了？泡好了没有？(不知道。)你听听你们说的，胃疼的泡脚泡好了是吧？(嗯。)谁是胃疼呢？(我。)你胃疼呢是吧？泡脚泡好了。机器人是泡脚泡的脸白了。(有点好的感觉。)小雪你泡的怎么样了？(我泡的没反应，就是光出汗，之后我也懒得泡了。)泡出汗来了？(出汗不能洗澡，泡完、出完汗我就想洗个澡，他不能洗澡。)你泡脚初衷是什么？为什么要泡脚呢？(当时我也不是说为了治病，就说买一单就买一单吧！看面子。)(就是为了让向上挣那一百零五块钱。)谁给你打的电话？(向上。)向上给你打的电话，向上挺有号召力的是吧？他们给你面子，你这面子够宽的了。向上你泡好什么了？她说她泡好什么了？(她说这湿气都排出来了。)冰冰泡出啥来了？(没感觉吧。)从这个说话里面就能听出来了，她泡的胃好了，她泡的月经正常了，她泡的湿疹去了，你泡了过两天可能颈椎就好了，你说这是什么药，这是不是神药了呀？就别说多余的，就听你们这一说，你们泡的是什么呀？(神药。)泡的万能药，治百病，治万病，什么病也能治，有什么病治什么病。(哪有病治哪。)哪有病治哪？大红龙国家他现在吹牛，他再能说谎，他也不敢说一个药治百病的，哪个药能治百病？可是你们手里面，他就能治百病，还是什么呢？不用吃药，不用打针，泡泡脚就好了。你一听这是什么话，这是不是鬼话？这是不是骗子的话？(神造的药就是神奇。)把神又拖进来了？神造的药神奇，这个药是神造的？你说向上说呢，我问向上说，你泡好什么了？向上说什么呢？没感觉。(没感觉。)向上说没感觉，你原来有湿疹没有？(没

有。)没有给泡出来了，那是治疗呢，还是加给你呢？(排毒气的，里边的毒气，湿气。)(他里边有毒气，泡出来了。)(问题是啥呢，问题还在小雪身上，小雪知道这是传销，你要给人家说，这就是传销，应该阻止，你也不阻止。)(小飞，机器人，我说你信小雪，你没信神，你信的是带领。)谁说的？(周瑜住的那家老姊妹说的。)(也买啦？)(白素贞是我邀请的她，机器人和她租的那个房子，闲着的，给她搞一个小作坊，谁知道她回去了，借了人家老姊妹高老师一万块钱就自己干自己的去了，后来机器人问我呢，我说，座谈纪要里面第一条，借弟兄姊妹钱就不合适，她挣美乐的钱，我说挣弟兄姊妹的钱不合适，机器人回去她开始干，她问了我以后，她自己单干。) (……) (你看说这些话。)说起这些津津有味，好了不说了，说这些干什么呢？(她说，当时我到人家那里去，不是我要注册，是人家那个人给我注册呢。)你不掏钱人家就给你注册呢？(你不答应人家就给你注册啦？)(她注册要那个支付密码呢？支付密码你不给她，她会给你弄啊？)你不给人家出钱，就注册了？ (是我钱不够，我把手机要回来，我手机里没钱。)再说那些有什么用呢？你自己同意了，你自己有钱没钱，自己哭穷了，说电费交不起，神家还给你交了电费，结果让你有钱去泡脚去了？(七百五十块钱。)七百五十块钱，这个你倒有钱。(后来弄了个牌子，一百零七弄了个牌子。)还弄牌子了？(为了维护环境。)还弄了一个牌子？(大门上弄了个大牌子，就是环境不好吗，弟兄姊妹能来，来了就说是泡脚，结果一个人都没有泡过，外人来泡十块钱。)为了维护环境，话你看多会说呀。首先说有什么环境，别说维护环境。(我出过事。)你出过事，你挂个那个，公家就不找你了？就维护了？刚才说你们，还正儿八经办呢，还挂了招牌了。谁弄的呢？月月？才过来的哪个？(才过来的新人。)你叫人家弄的？

你们看见有可疑的地方，也不询问，也不观察，你们下去是干什么呢？你们多少人下去，一个月了，两个月，下去了，下去了也不了解了解教会里有什么事，那你们了解什么呢？你们脚也泡了，也没有问问，这泡脚来源于哪？怎么回事，其他人让你们泡了没有？(没有泡过，我就没有泡过。)其他人给你说这个泡脚的事没有？(泡脚的

事，人家那儿有泡脚桶，放着，为了维护这个环境，她是事务，捎带着维护一下。)我知道，除了白素贞，还有谁叫谁泡过脚。(差不多是一个月，那会还没发展呢不知道，这是一个月发展，那时候没有发展。)(从四月份就开始了。)(早有了。)(三个月，不是两个月。)白素贞租的那个家泡脚呢，你去了机器人家泡脚呢，你们就不感觉有点怀疑？你们多长个心哪，心都长哪了？她们是泡脚呢？如果这里面有个叛徒呢？你就这么上当了，叛徒在里面隐藏着，几个月，三个月，四个月你们就发现不了？咱下来就是询问问题，发现问题，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你有没有做？怎么作这个工作呢？下来一回还没有发现，亲自经历了还没有发现问题，最后还是人家机器人过去，人家报告上去的。你们没有一个人说是往上面询问询问，这合神心意不合神心意，问了没有？小雪也不问问？小雪？你们为了泡脚，你们把乞丐也联系起来了，把约拿也联系起来了，你们心里面有个原则没有？为了泡脚，什么都能干了？背叛了神就是神的仇敌，爱神所爱，恨神所恨，背叛了神，你还能给她打成一团，究竟你是谁呢？恶心不恶心呀？更可恨的是，你们给人家传福音，传福音没有传回来，给人家做了下线，给人家去推销泡脚了？极大的羞辱，极大的耻辱。叫你去打仗去，你给人家当了个俘虏，当个俘虏也就罢了，你还带了个部队给人家当了俘虏，整个集团给了人家。一个人瞎眼，一帮瞎眼，侍奉人家三个多月还不知道呢，还不知苏醒。新然，她们现在作工呢，怎么作工呢？她们现在住了几天？和你们交通什么呢？(谈生命进入这方面，揭露解剖。)谈的什么内容？(揭露机器人呢，揭露机器人刚硬。)就没有问问教会里面的生活，你们这一段作什么工作呢？

看首诗歌吧？六百一十一首，谁念啊？

(611 人的性情已恶毒到极处

1 历经几千年的败坏人都麻木痴呆，都成了抵挡神的恶魔，以至于人悖逆神的历史都记载在了“史记”之中，甚至人的悖逆行为人自己也述说不完，因为人被撒但败坏得太深了，被撒但引诱得已不知去向了。到了今天人仍在背叛着神，人看见了神背叛神，看不见神也背叛神，甚至有的人看见了神的咒诅、看见了神的烈怒之后还在背叛着神。因此我说，人的理智已失去原有的功能了，人的良心也已失去了原有的功能。在我眼中的人都是衣冠禽兽，都是毒蛇。

2人的性情已恶毒到极处，人的理智已麻木到极处，人的良心已经全部被那恶者践踏，早已不是原来的良心了。人不仅不能感谢道成肉身的神赐给人类如此多的生命、如此多的恩典，反而因着神赐给人的真理而对神产生厌憎，因着人对真理并不感兴趣，所以人对神也产生了厌憎之感。人不仅不能为道成肉身的神舍命，反而从他身上“挤油水”，向神索取高于人自己给神几十倍的利息。如此的良心、如此的理智人还不以为然，还认为自己为神花费得太多，而神赐给他的太少。)

人的性情已恶毒到了极处，恶毒到极处，什么意思，已经到了一个极点了，你看看今天咱解剖的，够一个极点了吧？经历几千年的败坏，人都麻木痴呆，都成了抵挡神的恶魔，以至于人悖逆神的历史，都记在了史册之中，甚至人的悖逆行为，人自己也诉说不完，因为人被撒但败坏的太深了，被撒但引诱的，已不知道了方向。咱今天跟随神二十多年了，没有跟随神的时候，是麻木痴呆，麻木痴呆但你不认识，不知道。咱跟随神二十多年了？教会建造过来了，国度建造也来了，可现在看看咱的言行举止呢？依然是麻木痴呆到了极处，对自己所做的浑然不知，跟随了撒但，背叛了神。神叫你做诚实人，结果你做了个诡诈人，你说还要欺骗人，你说你做一个诚实人，追求做一个诚实人还难呢，你还追求做一个诡诈人，去骗取人的钱财，怎么认识呢？怎么能做出这些事来呢？成了抵挡神的恶魔，以至于人悖逆的历史，都记载在了史册之中。咱今天所扮演的，所做的，都记录在案。聚会交通的，是叫你进入生命的，我给你交通的生命进入的路

途，给你把异象打开，你就记不住，还叫你去贯穿，去教会里贯穿，结果到了你们这儿，挤牙膏才挤出来，揭露解剖了，到今天还没有路途，自己的路途还找不着。你说，咱今天聚会还是带领工人，你可想而知，下面的人是什么样的。人的悖逆，悖逆神的历史都记在了史册之中。你们来泡脚，记载在了史册之中；带领人去泡脚，记载在了史册之中；为了名誉地位而打压人，记载了史册之中；看见恶行，看见了反面事物，嘴念的是反面事物，揭露解剖她，脸上露着笑脸，记载在了史册之中。将来这些要拍成电影，看见电影里面，看见悖逆、逆子的时候，看见宗派一样，宗派他们抵挡神，把信神的人赶出了家门。而你们呢，手里捧着神的话，嘴里说的神的话，脚下面泡着脚，把神话当成了字句道理，每天在传讲，自己实行撒但的一套，每天在教会里骗取，想混个不死的结局。当这个画面，当这个电影拍出来的时候，我看你那个时候什么感觉，能经得住那烈日的酷晒吗？都走到今天，你悔改了没有？走到今天，你还没有真实的悔改，有真实的悔改，对自己所做的应该痛恶，背叛，找实行的路途，你们都没有。谈起这些事情来不知羞耻，还没悔恨的感觉，看到那时候，外国人都涌入中国的时候，都拍成电影的时候，我看你还不知羞耻吗？记入史册之中。

甚至人的悖逆行为，自己也述说不完，咱今天看了吧？听你叨叨吧，叨起来，听你三天你也说不完。你那言行举止流露出来都是那邪恶的东西，述说不完。因为人被撒但败坏的太深了，被撒但引诱的不知去向。一来解剖了你，前面咱解剖了多少，今天再交通问问你，谈谈认识吧？结果你就是两句话，以后得作好工作。对神心意的认识没有，作工的原则没有，对你的心志，信心没有，神家利益没有，你与神之间关系如何没有，谈的是啥啊？就是被撒旦引诱的失去了方向，被撒但引诱的不知去向了，往哪走不知道了，追求生命不知道了，追求剩存下来不知道了。“到了今天人仍在背叛着神，人看见了神背叛神，看不见神也背叛神，甚至有的人看见了神的咒诅、看见了神的烈怒之后还在背叛着神。”什么是看见神的咒诅了？把你们打到了什么呢？(太平间。)太平间，这是不是一种咒诅啊？可你看见这个咒诅

以后，什么反应？看到神的烈怒之后还是在背叛神。咒诅以后呢？还是背叛神。向上，说了以后还接待不接待了，接待也不接待了。看见了神的咒诅，看见了神的烈怒，之后啊，还在背叛着神。我昨天交通揭露解剖了，揭露是不是给你看清了？昨天解剖的是，人对待神的修理对付的态度是吧？(嗯。)你对修理对付的态度是什么呢？依然找不到一个正确的路途。依然没有说得与神建立关系，依然是为着面子说话，说把本分尽好，也是为了你的面子。“甚至有的人看见了神的咒诅、看见了神的烈怒之后还在背叛着神。”你说小雪，咱昨天解剖你了吧？今天向上过来跟你唱开了，你也跟着他对唱，你如果是追求真理的人，应该什么表现，小雪？追求真理的人，经过昨天解剖以后，今天就抬不起头来了，是吧？(嗯。)应该是痛哭流涕，信神多年了，怎么走的是这样的道路呢？当别人再说我什么的时候，你没心思搭理他了，也没心思再辩解表白了，只是从里面认识，或者说顾不上那么多了，昨天够我难受的了。从中你还和她去对唱，那证明什么？那昨天在对你的解剖里面，占有你的多少心呢？“看见了神的烈怒之后还在背叛着神。因此我说，人的理智已失去原有的功能了，人的良心也已失去了原有的功能。”向上今天说话了，说一些邪恶的事情，说你自己是正面的，说他们是反面的，说的时候脸上带着笑脸，这是什么呢？这是不是没理智了，失去了理智原有的功能，失去了良心原有的功能，你从哪来的？信着神，跟随着神，反过来在教会里边，泡开脚，你泡开脚已经是过犯了，已经是作恶了，引诱人作恶了。你怎么还能够把乞丐，约拿，还能和她们混打在一起，还能搅在一起，还能住在一个家里，坐在一个桌子上呢？什么人啊这是？失去了良心的功能，失去了理智的功能。在神眼中，人都是衣冠禽兽，都是毒蛇。咱今天交通什么呢？一个个打到什么程度呢，昨天打到哪，恶人是吧？(嗯。)今天打到什么呢？衣冠禽兽，都是毒蛇。

法官，你的良心哪里去了，失去了良心的功能，理智的功能，认识到了吗？今天不能叫你法官了，该叫你什么呢？(衣冠禽兽。)你再高档一点，衣冠禽兽，毒蛇，都是衣冠禽兽，都是毒蛇。这就是说，让咱照照镜子，让咱在神面前看看，咱是什么东西，这哪里有一

点人的模样呢？根据咱的所作所为，对照核实一下，哪里是人的模样呢？神造人的时候，照着他的形象造的人，叫撒但败坏以后，成了活鬼，点着灯是人，吹灭灯就是鬼，在我这你是信神的，我走了你倒和谁呢？和约拿又泡在一起，这真是和约拿泡脚去了。活鬼，毒蛇，衣冠禽兽。神让你为神站见证呢，让你站在神一边，让你敬畏神远离恶，你们呢？和恶打成一团，打成团就罢了，还甘拜下风，还败在人家权下，还为人家支撑一片天，还给人家当做下线，你不知羞耻。“人的性情已恶毒到极处，人的理智已麻木到极处，人的良心已经全部被那恶者践踏，早已不是原来的良心了。人不仅不能感谢道成肉身的神赐给人类如此多的生命、如此多的恩典，反而因着神赐给人的真理而对神产生厌憎，因着人对真理并不感兴趣，所以人对神也产生了厌憎之感。”向上，什么感觉？人不仅不能感谢道成肉身的神赐给的如此多的生命，如此多的恩典。神作在你身上的，是不是得了许多恩典？生命供应缺少了没有？反而因着神赐给人的真理，而对神产生厌憎。你和小雪打斗，为了把小雪打败，你们怎么呢？玩弄真理，玩弄正面事物，目中无神啊，还能笑的出来。“反而因着神赐给人的真理而对神产生厌憎，因着人对真理并不感兴趣，所以人对神也产生了厌憎之感。人不仅不能为道成肉身的神舍命，反而从他身上“挤油水”。”你说吧？向上，你尽了一个什么本分呢？尽了一个接待家的本分，是吧？你没感觉到神的高抬，恩典，你应该是为神舍性命，可是你为神舍了什么了？你们为了泡脚，占一个上风，占一个谁在前头，谁在后头，争得面红耳赤。叫你尽个接待本分，暖气费是神家给你的吧？电费出了吧？连你也养活了吧？你不仅得着神生命的供应，还得到了恩典，神家出了钱，你打了个名声，你接待呢，你戴上冠冕，按道理说你应该感谢神呢，你应该舍性命来安慰神，可是呢？有知觉吗？人在幸福之中背叛神。你把神作在你身上的忘的一干二净，你只管活在你的情形里面，你和小雪只是打斗，只是为了个脸面，争个刺头，和弟兄姊妹爱在哪？为神的献上在哪？“人不仅不能为道成肉身的神舍命，反而从他身上“挤油水”，向神索取高于人自己给神几十倍的利息。”咱不仅是从神那边要得恩典，要得生命供应，还要得永生，你要从神那多得多少倍呢？“如此的良心、如此的理智人还不以为然，还认为自己为神花费得太多，而神赐给他的太少。”你们出来泡脚的目的在哪呀？泡脚就为了泡脚，是为了干啥呢？泡脚能干什么呢？(治病呢。)泡脚能治

病？泡脚能赚钱，他们是为赚钱而泡脚，治病是捎带，你说这是什么人？这就是还从神身上挤油水，尽着本分不够你吃？不够你喝？做带领工人，哪点差下你的了？带领工人真是？怎么说呢？真是想不到，我还眼红你们，眼红的不得了。做带领的作工作，中间有什么工作，掰着手指都数的出，剩下的，泡泡脚还能赚钱，弟兄姊妹也供应上。如此的良心，如此的理智，还不以为然，还认为自己为神花费的太多，而神赐给的太少。你之所以能泡脚，不就是嫌神给你的太少吗？神养活不了你们，你们得自力更生吗？外表看我是干什么呢？我是泡脚养活自己呢，什么当掩盖呢，掩盖还能混一大堆人，把人都混在一个家里边，这是干什么呢？这叫掩护，谁掩护谁呢？和恶人、和敌基督混在一起，是为了掩护？人的性情恶毒到了极处，咱今天聚会交通的这个呢？你回去自己，根据这个歌写写认识，写一下你的性情，你性情恶毒到什么地步了，对自己认识到什么地步了，看看对自己究竟有没有认识，这个就这吧！

敬畏

37

庸俗的追求1

你跑了这一年怎么经历的？（在当地传福音呢！）教会找不到你，以为你失踪了。你现在家里边没事了吧？家里边没后患吧？别干三天又跑回去了，还跑不跑？（不保险。）咱应该怎么？你这就没心志，出来有没有计划呢？你不敢回答，还计划随时背叛呢！就是没计划，愿不愿意立计划？和稀泥就是和稀泥，这名字不白叫。被打出来了，走

也走了，在十字路口徘徊多年，问计划走吗？计划在十字路口再徘徊徘徊，然后回来看看恩门关了没有，没有关再出去转转。和稀泥，家里什么放不下呢？放不下老婆，放不下孩子，还是都放不下呢？还是放不下那个家呢？幸亏每天老婆管辖着你，要是老婆捧着你，你一天也出不来，是不是？

你灵命叫什么呢？（配合。）你怎么配合呀？就这么配合，这叫配合吗？想起了打仗了，就出来转转配合配合，不打就不配合了？现在打仗的东西还有吗？（有呢。）脑袋里还有吗？是有资料还是心里边有？别说和稀泥了，烂泥扶不上墙，你这稀泥更扶不上墙，谈谈怎么计划安排？眼镜走了，知道吗？（知道。）你佩服眼镜不佩服？问你这话还得眨巴眨巴眼睛呢！是考虑周全不敢说错了吗？（我就是在地上煎熬呢，家里有几亩地没人种，下种的时候要回去下种。）谁不让你下种呢？神不让人活？说的是你的背叛，不是说不让你回家种地了，回家种地和背叛一样不一样？人家说回家种地需要用几天时间啊？人家种完就来了，你是一回去种地就没音信了，秋天庄稼都收了还找不见人了。有没计划？人家叫你和稀泥目的意义是什么呢？叫你配合是干什么呢？（配合神的工作。）那你配合了没有？叫你和稀泥什么意思？（不让再和稀泥。）不让你和稀泥还是要成就你和稀泥？一线眼镜走了，你这个男子兵要起来担这个责任，可是你没有计划，没有想过，人家花木兰都出来了 你还在和稀泥，这就是咱一线？放下和你配搭多长时间？（没有在一起配搭过，就聚了三天会。）那你们就没有计划一下？这就是咱一线啊！人家在私下是另立计划，下定决心，与神祷告发誓，你在这儿不立计划，一点方向都没有。我刚问你什么？你这是自己要走在前边，不是考虑如何尽本分，反而说要回家种地呢！不到种地的时候，你倒先把路铺好了，你说你的心在哪儿呢？你丢人不丢人？这还是一线呢！神家再小的事也是大事，自己再大的是也是小事。你能不能问一下“去哪儿打仗你说吧！我尽力而去。”有这话也好听一些，还得我问大半天你都没反应，反而还告我说放不下家里的地。你说你这是什么兵什么将呢？拿你当将用呢！结果你连个兵都不是。人家打仗前怎么呢？都自告奋勇，当先锋官呢！“去

哪儿打去呢？这一仗我去！”这话应不应该是你说？到男子汉出马的时候，该出手时就出手。可是和稀泥你没有，你没有还得我叫你来，提你都提不起来，我说了好几句你也应该回答我一句，你不愿意搭理我，最后无可奈何说了一句“我得回家种地”。你说这话神看着了没有？你信神几年了？最少二十年了吧！（有。）在宗教界的时候你好像还是个领导，来了这儿成了啥了？兵丁也不是了，一点配合的心都没有，你还不如放下呢！放下是啥也放不下，你配合是啥也不配合。我说这话你心里怎么想的？（本性实质就是这。）武则天，他心里怎么想的？（是给自己留后路，不敢往上冲，不敢担当，只怕一担当回不去了，后路没了。）你说你的我做我的，你有千条之计，我有我的老主意。你别看我是和稀泥，我在神家和稀泥，我在肉体里边绝对不和稀泥！我绝对是顶呱呱的。（不管你怎么说，我就要持守住自己那个。）配合，是不是这样子？（嗯。）那你这心思神看见看不见？灾难来的时候你说，“主啊！主啊！”，神说你应该叫“撒但啊！撒但啊！”，不能再叫主了，因为你是把撒但放在第一位。到现在你还想和稀泥，是想做逃兵，处处都是想溜走，怎么也抓不住你。哎，发过誓没有？和稀泥是不是没有发过誓？肯定不会发誓是吧！绝对不会把自己拴住。（就是起誓起到关键点上心里“咯噔”一下停住了，不敢起誓了。）我绝对要与神配合，一心一意配合，有一个要求就是我把我家的地种完，肉体弄完以后就可以配合了，现在配合有点屈打成招，有点打上往前走的感觉！“我就不走你非要打我往前走，赶鸭子上架。”放下，你悖逆还是和稀泥悖逆？（我悖逆。）啊！说实在话。武则天，她应该说谁悖逆呢？（和稀泥。）为什么这样说？（跟神这么多年了，就国度建造在一线打仗都两年了，这种想法还脱不掉，环境都摆上了，都挨了打，刚开始不会进，后来进入认识到了，现在还放不下，这是最悖逆的。）连句答话都没有，哪怕应付说一句话，和稀泥连一句话都没有。耶稣说那时候有两个孩子是吧！叫他们干活去了，叫老大，老大说一会儿就去，叫老二，老二说不去，说去的没去，说不去的去了。和稀泥，你计划做老二吗？（那是一种小信。）这不是小信，是偷奸耍滑，连话都不敢有。（不敢说。）不敢说，跟两年了连这话都不敢说，你还是跟神的人吗？我这话能听懂听不懂？（能听懂。）彼得怎么说的？彼得考虑了多久？（马上。）你这考虑一年了吧！还没定真？你这一年多考察了没有？是不是真道？（定真

了。）定真了就这么对待呢？那你要没有定真怎么对待呀？配合，定真了怎么配合？定不真怎么配合？连句话都没有，你最起码说一句话暖暖人心。

你计划当多玛了？多玛怎么要摸钉痕呢？“摸着钉痕我就信，摸不着钉痕我就不信。”你摸着了没有？你连多玛也不如，多玛摸着钉痕立马就信了，你一年多了还没摸着钉痕？配合，听不懂？那你为什么还不走？什么辖制着你，是老婆辖制着你吗？（倒也不是她辖制着我，就是自己里面的本性觉得放不下。）什么放不下？（家里这乱七八糟的事，比如说地这些。）幸亏神没有给了你多少，神要给上你多少这就麻烦了，就给你两亩三分地就不能跟随神了，“神啊，你给了我这些地叫我跟你，跟了你我这地咋办？你要不给我这地不就没事了吗？你把善恶树放到果园了，你又嫌我吃善恶树果子呢！你把善恶树拿了，你把我地拿了，把我家拿了我就跟你走。”是这个意思吧！配合，用不用神帮帮你？让神出手相救一下，求告一下，给你把地取了，用不用？（嗯。）“嗯”什么意思，是答应了？让神把你地取了？取了就不用种了，取不取？你们看和稀泥和不和稀泥？一点不和稀泥啊！那边放着地，这边放着真理，两手抓着地死死不放，你再给我说什么，动也不动一下。神说人都在闲暇之余来信奉神，“等我种完地了，收割完了，等我老婆孩子不要我的时候，把我打得无路可走时，神啊！到那个时候我再敬拜你。”放下，谁悖逆？（还是我悖逆。）还是你悖逆？你说和稀泥现在连句话都不敢说，你还说你不如他，那你还做什么一线指挥呢？基本的信都没有了，还是个跟随者吗？是不是？（不是。）神说什么啊！乞丐信法是吧！没地方去了还得讨一碗饭吃，讨碗饭走了就走了。配合，我说这些话你心里边怎么想的呢？（嗯，是的，就是那样。）武则天，谈谈。（这会儿体尝到为什么说神拯救人难呢，看到人跟随神这么多年，对待神的态度就是不冷不热，今天神来在地上拯救人就是受到了多大的屈辱，人今天就是悖逆到顶峰了，神心寒呢！）你们也谈谈。（看见人在神面前没有真实的信，不敢把自己交给神，是迫于无奈的跟随，总是把自己的前途命运挂在心上。神一直揭示说，“小信的人啊！你们的信要高于多玛。”就是说，比多玛多一

点儿都行啊！现在来看人就是连多玛都不如。）（人对神没有真实的信，不能真正放弃肉体的一切豁出去跟随神，神的心意是要拯救人，可是人还是活在肉体的前途命运里走不出来，老是考虑自己的后路，与神的关系特别尴尬。）慎重，来谈谈。（感觉就是对不起神，拿那段时间来说，无地自容，不配来在神面前。）你们有什么感受？（不体贴神拯救人的良苦用心，而是体贴自己的肉体。）人生，谈谈。（感觉神来到人间就是来到猪圈，神说什么话听不懂，不能沟通，总是为自己的前途、命运、肉体、小家庭考虑，根本不考虑神的工作，今天弟兄表演的完全和我那天表演的一样，在里面对抗叫嚣。）神来在地上就好像来到了猪圈，感受到了吗？（感受到了。）为什么说是来到猪圈呢？猪和人在一起什么感觉？猪饿了就知道“啃啃啃”，它只知道主人到点去喂它，主人再有什么事它过问不过问？（不过问。）主人今天忙了，没赶上喂它，或者是生病了带病喂它，它会感激吗？没有感激，它只知道该吃了、该喝了、该睡了，它只算计它的吃喝拉撒，它对主人根本没知觉、没感觉，觉得你喂我就应该。作为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是受造之物，不知道自己从哪儿来的，和神一直是对抗叫嚣，和神搞交易，搞条件，没有一点顺服的意念，更不要说感恩还报了，哪还有一点受造之物的模样呢？神说就你们的信，连法利赛人都不如。武则天，法利赛人是怎么信的？（法利赛人还守着律法和殿不敢离开。）外表还得敬虔，有外表的好行为。（嗯。）你说配合，你有没有外表的好行为？没有一点伪装，赤裸裸地、货真价实就是搞交易，我出来尽本分完全就是被打出来的，没有发现良心亏欠内疚，天经地义，神你给了我家庭，给了我孩子，为什么要打我？不让我在家？为什么要让我尽本分呢？为什么要让我立心志？太多的为什么，咱还叫受造之物吗？你说配合，胆子大不大啊！是不是一代“勇士”呢？你是叫和稀泥，可是你在神面前一点不和稀泥，是相当当的刚硬，一点没有含糊，一点没有软弱，一点没有低头的架势，一点没有服输的计划，那你说今天来干什么来呢？就是来较量一下？来汇报一下？就是说，你所做的和你的人性，离受造之物多远呢？一直是推让，对待本分就是如此的态度。对弟兄姊妹没有同情心，对神家不要说本分了，对神家也没有同情心。眼镜走了，一线一盘散沙，你就不想着可怜？新人过来他们什么也做不了，你老人了出来带带他们，扶持扶持他们，和他们配搭配搭，放下一个人不行，咱起来配搭一下，

就这个心思意念都没有。你说咱还有良心吗？这就是跟一个家庭两三个孩子一样，父母一死，老大跑得不见踪影了，就不说家里还有两个妹妹活不了，你就不持守家务来，就是不顶家门，你最起码帮助帮助弟兄姊妹，帮助他们能在这个家站立住，你管你跑了，跑得理直气壮，理由充足，我什么时候回来得有条件，你说咱还有人情味吗？连同情心都没有，对弟兄姊妹没有同情心！对神家没有同情心！神家利益就不要说了，神的名神的见证，这些东西在你心中占一点点位置吗？（没有。）而你个人的利益占得满满当当的，种两亩三分地不能忘了，家不能忘了。你个人的利息还不能忘了，神在你身上的一切爱你就能忘了，你为了得利息给人家贷款，人家还不了你的钱，我怕你掉在高利贷里面，我帮你，帮了你最后，白眼狼，连感恩的心都没有！没有说“弟兄帮了我，神家帮了我，帮我解脱这个债务了，我得还报！”一点点这个心都没有，产生利息了，这个利息是你该得的，神家都没有要利息，你还在这儿要利息，你说你的人性在哪儿呢？人性没有，良心没有，外表的好行为都没有。咱所说的言行举止神都看着呢！刚才我耐心地和你谈那么多话，最后你一声不吭，一句果断的话都没有，不要说你实行不实行，就是一句安慰神心的话都没有，哄哄我，欺骗的话都没有，反而说出来话是赤裸裸的，硬梆梆的。

你说神作工在你身上，这不是个活死人？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这能唤醒吗？不管怎么做能唤醒你的心吗？去你家打你的时候，话说那么直接，砸得粉碎，那时候唤醒你的心了吗？都唤不醒你。过来配合随着作工两年了，没有一点看见？没有一点认识？感动了你的心了吗？你就看不见一点点神的爱吗？看到就没有一点点为神还报的意思吗？究竟还有心没有？有理智没有？没心，没理智。你就再冷淡，弟兄做在你身上，你还得有知觉啊！对吧？我没亏待你吧！我对你照顾有加。反过来今天我苦口婆心和你说了那么一大堆话，你咋呢？你是懒得搭理，理都不想理。你说对我是什么态度呢？是不是藐视！小瞧！弃绝！搁置！神的态度也一样，喜欢的、恨恶的，最后有个什么呢？不搭理，搁置是吧？搁置、不搭理，随便你爱咋咋地。那今天配合你呢？你是不是把我搁置在这儿了？“你愿意说就说，我不搭理就行

了。”和稀泥，你在别人身上和稀泥，在我身上一点不和稀泥啊！绝对是坚坚强强的，金刚石，冰冻的心没有一点软化。神作在你身上的爱你一点没看见，没知没觉，没良心没理智，咱还是个受造之物吗？信神二十多年了，每天起来说受造之物还报神爱，咱就是这样还报的？咱理智在造物主面前就是这样的态度？在造物主面前一谈就是自己的所失所得，自己媳妇怎么样了，自己孩子怎么样了，自己家庭怎么样了，自己利息怎么得到了，这就是一个受造之物所谈的？作工结束了，末世是要看谁最爱神，有爱的一点成分吗？全部是敲诈勒索，搞条件搞交易优先。哪个爱神之人谈自己的要求，谈自己肉体的得失呢？你看实际，她什么时候谈过自己的肉体呢？“我得看孩子呢！我妈年纪大了！”原子弹让你去研究呢！让你看呢！给你路途呢！看都不看？听都不听？你和她走得是不是完全相反的？她是一直在寻求着怎么满足神的心意，你是一直优先满足老婆的心意，孩子的心意，你的心意，肉体所得。一线现在处于一种散沙状态、瘫痪状态，激不起你的怒气来，没有一点奋发图强的意识，追问之中还没有一个心志，心志都没有，向往都没有，愿望都没有。最起码，肉体再大呀！但我愿意来神家，配合放下把这一切搞好，把神见证出去！连个愿望都没有？咱成啥了？赤裸裸地就是来神家当乞丐呢！得福呢！

“神你赐我了我跟你，不赐我了我走？”你在我心目中不是这个印象啊！你过来的时候，看你还像个信神的人，走来走去走得是啥呢？没有一点信神味道。不要谈你的信心大与小，是就没有信神的味道。人信心小是怎么呢？小信的人，试探神，给我再来一次吧！而你是什么？不是小信，是没信！你把你放在受造之物的位置了吗？你承认自己是受造之物吗？如果有一点点味道的话，承认你是受造之物的话，今天能有这样的表现吗？和你苦口婆心说这话你感觉不到神爱你，好像需要你，就非你莫属不行？好像你是个大将军？没了你神的工作就作不成了？卖卖乖，撂撂挑子，有必要吗？我不想和原来做你的时候用行政打你，神不赶鸭子上架，自由选择，我只是说一说你而已。本身神在地上拯救人就是什么呀？是附加。他是为了他的经营计划，不是说神就非拯救你不行，是附加的，偏得，不拯救你可以，把撒但灭

了就行，作成一个或者一个都作不成一样的结束。所以咱不必要和神来叫嚣，看看教会里边那么多人都不尽本分那怕啥呢？还能都灭了啊？原教会那么多人不承认，那你就看看神灭不灭。你看看犹太是怎么灭的，看看埃及是怎么灭的，看看巴比伦是怎么垮台的，试试看看。看哪个人能拦阻神的作工呢？跟随国度建造两三年了就是个这？丢人呢！撒但把你的异象全部吞吃了？我看就是信神三年的人也不是这样的！

配合，有话说吗？（有。）那你说吧。（就是打仗的时候，说受造之物有良心有理智，其实自己就是在喊口号，自己在神面前就没良心理智。自己心里边没有一点爱神的心，都是字句道理，知道这是神的真道，只是外表的配合，根本没有自己的生命进入。）你是生命没进入吗？（没有进入。）武则天，你看见什么了？（人没有进入就顶上了。）他不是没有进入，是咋呀？原有的都没了。熬猪食熬干了，把原有的都熬没了，你回想一下以前是这样吗？三年前，咱建造开始是这样吗？五年前是这样吗？一二年以前是这样吗？一零年以前是这样吗？一零年以前你跟神就是这个态度？就这个态度跟的全能神？就这样在教会里边能容忍你存在？让你尽本分就得把自己家事安排好了才能尽本分？然后带领和你说两句话想答不想答？可能吗？现在不要说跟全能神了，就在宗教界你这样的态度能得福吗？宗教界要你这个人吗？要不要？连句对话都没有了，你说宗教界怎么会要呢？原来让你去一线打仗，能说得出来，能交通出来，现在能吗？你看是不是神把你原有的剥夺了呢？说是神把你原有的剥夺了，是因为你自己固步自封，然后你的心思意念占满了全人，让撒但把你吞吃，任罪蔓延，把你身上原来正面的东西都给掩盖了，所以活出的完全都是撒但，完完全全就是撒但样。所以失去了原有的，是神剥夺你吗？是你自己造成的。直到现在你还不知悔改，再不知悔改那你就彻底完蛋了！还记得交通那七个鬼的故事吗？配合，七个鬼怎么说的？原来你身上有一个鬼，因着信神，鬼害怕跑了，多长时间你一直身量没长进，固步自封，那原来的鬼出去以后没有地方可去，它就还惦记着你这个地方，但是它又怕你把它赶出去，它来了只能是带着七个鬼进来，所以它回

来不是一个鬼了，带了好多鬼，带着七个鬼住进来是什么感觉？神经病。七个鬼，害怕吗？武则天。（嗯。）看到你的影子了吗？（看见了。）怎么看见的？我记得那时候在文字组？第一次解剖你，给你交通没有悔改的意思，记得记不得？钻在事里边讲理，觉得自己怎么做都是对的，那你得着什么果实了呢？非得闯下塌天大祸才行，非得事实临及才知悔改，话语临及就不行？出埃及呢，非得把你长子击杀才行，是神让你心更加刚硬吗？到那时，神还给你留有悔改机会吗？神和人开玩笑呢？这就是你们的信！

庸俗的追求 2

（孩子今年要考大学了，方方面面的都需要花钱呢，就陷到挣钱这上了，听祭司弟兄讲道说这步工作还有十来年，心里有些消极。）祭司弟兄说还有十来年，你消极了，是吧？（一方面就是说，经济生活没有保障嘛，因为家里娃要上学呢，各方面的生活开支……，心里就想：假如我手里有几十万，我就好好地跑。）你说给上你几十万，你就好好跟随神呀，是吧？现在就假如说神给了你二、三十万，我看你怎么跟随神呀？（就想着尽本分各方面都不那么熬了嘛。）给你二三十万就不熬啦？如果说你身上有二三十万，你还能信神吗？首先这是一个骗人的话，想骗神呢。神你给我钱，我信神，当神给了她这个钱的时候，她还能信神吗？（不能。）这就是神交通的，孩子孝顺父母呢，在小的时候、不挣钱的时候，他说啥呢？“妈，以后我吃啥，你就吃啥，有我的就会有你的，我以后好好孝顺你。”当他一步一步长大以后，到他有钱了以后，真地去孝敬他妈吗？等到他挣到第一笔钱的时候他说什么呀？“妈，我第一回拿钱，我这衣服得换一下吧？”当妈的她不让你换一身衣服？第一个月的工资换了衣服了。第二个月，“妈，人家同事们都有一辆车，人家都搞对象了，我没有车，现在的姑娘没房、没车，人家就不嫁，你说就让你孩子当一个光棍儿呀！”这就不是一个月了，得两年地打拼了，两年打拼的钱够吗？“妈，你那退休工资

是不是能给我补贴些呀？”他能孝顺他妈吗？他不可能孝顺。等买上车了，还得买房吧，有车有房完了吗？（要媳妇。）有车有房的目的不就是要媳妇了呀！你说有媳妇儿了就完了吗？他挣钱的速度能不能赶上他花钱的速度？（赶不上。）如果说他没钱，他是老百姓，他们在家是种地的，他还买车吗？种地的买车不买？（不买。）需要那二十万吗？那他种地了，他在地里种出来的东西，有他吃的就有他妈吃的。穷人他就能孝顺他妈，富人就难。

念一个大学得多少钱？我那天算了一下，便宜大学最少十万，贵点儿的大学得三十万，最少三十万，你说给你三十万够干啥？你连学费都不够。就算给了你三十万，你孩子上学花了十万，那毕业分配工作呢？年龄大了，房子呢？三十万够你买房子？够买车？够娶媳妇儿？咱就假设说再给你点儿钱，你说孩子大学毕业啦，车也买上了，房子也有了，你说该怎么办吧？孩子每天哭：“妈，我大学毕业证有了，工作有了，房子有了，车子我也有了，你就让我没有个媳妇吗？妈？”当妈的会说什么？该不该砸锅卖铁啦？我得为我儿子上个班，我得上两份班、三份班，你说你还能信神吗？你绝对不能信神！那是必然不能信神了！因为你看见那一节一节的台阶，马上就到头了。我再上三年班，我孩子就能娶媳妇儿了，我就完成任务了，完成任务了我就能信神了。如果再给你三十万，你就为这三十万而奔波，绝对不能跟神。当你挣上三年钱给孩子娶下媳妇儿，任务完了，那接下来就得还贷款了，靠你孩子自己能还完？这个贷款一年还没有还完呢，娃娃下来了，儿媳妇还得上班，这孙子谁来看呢？你不该看孩子？不该看孙子？你说你好好地信神，可能吗！给你一百万你也不够！还有一个大难题！

耶稣说过什么话呢，富人信神是怎么了呀？（比骆驼穿过针眼儿还难。）还难！一个穷人一年挣了五千块钱，十分之一得奉献多少？五百块钱够了吧？你一年挣了二十万，二十万的十分之一要奉献多少？（两万。）两万，一年要奉献两万，你想想：别人奉献五百，我就得

奉献两万，公平在哪儿？公义在哪儿？凭什么？你也是教会一员，我也是一员，你奉献五百，让我奉献两万，而且我孩子还着贷款，让我把这两万奉献了，可能吗？不可能。你别看见我挣了三十万，我孩子今年买了房子了，一年就花了八十万，你说我怎么办？人家奉献上五百块钱够十分之一了，你奉献了一万五，还差五千不够，也就是不够做子民的资格。从外边看你是奉献了一万五，在神那边看，神说我不认识你，你欺骗了我，我给你的多，你给我的少。她在这儿还想着，神要是给了她二十万，她就能好好地信神，所以说这纯粹是鬼话、假话、骗人的话！不是骗人的话，是骗神的话，是向神勒取的话。连我都骗不了，你还想骗神，能骗得了吗？可能吗？神已经说了，人在苦难中寻求神，人在幸福之中背叛神。那如果给了你这些，你必然是要背叛神的。“因着人与人的‘情’才将我放在一边，因而我成了人眼中的‘第三者’。”人因着有情感，神成了第三者。你今天在这儿想要钱了，你要钱就是想背叛呢，跟随神的人，哪个人是因为有钱而跟随神的？恰恰都是因着没钱而蒙保守啦！

再说，那你今天一心想着，有钱有钱，心里边流露的就是钱，要么是给我三十万，要么我去上班。你上班也好、有钱也好，目的是奔着谁来的？目的是奔着你孩子能上大学，你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你孩子能上大学，你就和神要这二十万，你也是为了孩子上大学，你不是为了尽本分，你不是说我拿上这二十万，我怎么好好地尽本分，我拿上这二十万，我修个什么教堂，我来尽本分呢。你拿上二十万是要给孩子呢，是你要得呢，你不是为了神家。撒母耳是从哪儿来的？他妈不会生育，给神祷告：“神啊！你给我一个儿子，我生下这个儿子，我不要，我给你，让他事奉你。”所以，撒母耳刚生下，断了奶就进圣殿，进了圣殿以后就再没有出来过，人家就献给神了，神就能给你这个孩子。如果你说：“神啊！你给我一个孩子，我没有后代，我丢人现眼。”你说神给你吗？可能给你吗？不可能给你。那你今天问神要上东西，你要怎么呢？要去敬拜撒但，神和撒但打仗了，撒但是用科学来败坏人的，神啊！你不是说科学能败坏人吗？你给我五十万、三十万，我让我孩子去上大学去，让撒但好好地把我孩子败坏败坏，你说

你邪恶不邪恶吧？看到邪恶在哪儿了吗？人本身就是被名利、地位给败坏了的，你家里没钱，念不上大学，败坏不了你孩子。你还怎么呢？你还借一些钱、上班挣一些钱、向神家要一点钱，来，上大学好好把你孩子败坏败坏。他们是成了神话分子，来，我助我孩子一把，我让我孩子成为撒但分子。你说你把你孩子供成一个撒但分子，你是不是与神对抗、叫嚣？你和神要上钱呀，来培训一个撒但分子来与神对抗、叫嚣，你说咱是不是太邪啦？太悖逆啦？你孩子是不是也是受造之物呢？（是。）你和神索要上钱，然后把你孩子，把一个受造之物推向了地狱，推向了绞肉机！再说你孩子信不信神？你的孩子不信神，信与不信的本是两类人，你要舍上性命去为一个不信神的人，去为他付出一切，那你是什么人？你在神家搞条件，要求神，最后呢？你把从神来的给了一个不信派，这是不是个叛徒？信着神又背叛了神，还勒索着神，勒索着神给了一个不信的。还把他送上断头台，你说人是不是太邪恶了？

现在是什么时期？二零二一年，祭司弟兄告诉你说，灾难开始了，灾难的开始是什么？“工人起来罢工，学生罢学。”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就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时候，你把你孩子送到了学校，你是不是杀人犯呀？你把你孩子推向了断头台！花钱推上了断头台！学生罢工是好事还是坏事？（坏事。）为什么？为什么这样说？神已经注定让学生来罢课了，整个形式混乱，学生罢课、老师罢工，你把孩子送到学校里学不上东西啦！大学生罢课不是小学生罢课呀！那大学生起来罢课的话，意味着什么？大学生要罢工就意味着和人家中央产生了冲突。大学生为什么罢工？大学生面临的就是毕业，毕业出来就是分配，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寒窗苦读十年，出来以后呢，分配不了，或者说现在的社会是黑暗的，你如果没有后门，那你不管再念多少书，就即使你考了第一名，人家有关系的直接就把你的名次给替代了。你说他寒窗苦读十年了，分配不好，他心里气愤吗？心里气愤、不平衡，该怎么办呢？团结起来罢工、罢课。如果给学生分配一个好工作，学生可能罢工吗？你和政府发生了冲突你才要罢工，你与政府如果不发生冲突你会罢工吗？学生起来罢工、罢课是在和谁作对？和

政府作对，政府允许你罢工、罢课吗？那必须得镇压，那怎么镇压？谁服谁？谁也不会服谁的，在中国搞罢工你想你会是什么结果？枪杆子底下出政权！那只能把你给镇压了。六四事件是吧？坦克车过来像放炮一样叭！叭！叭！地撵过去，大学生一夜之间，死了多少人？平静了没有？那你想，工人起来罢工、学生罢课，这一场战役可能就这样平息吗？那你说吧，给你拿上三十万，你把你的孩子推上了断头台，最后你是杀人犯！现在还按着你的思维，你还在幻想着，我孩子念大学，出来以后怎么怎么样，你还能这样想，这说明你相信神的话吗？每天跑着，我信神！我信神！相信神什么了？什么都没相信！

现在念书是把你孩子放在绞肉机里，学的那些知识没有用，有常识就行了，咱行吗？咱还想利用这个毒素，炫耀一下自己的地位名誉。对神的哪句话信了呢？神说，科学是败坏人的，你信吗？神说工人要罢工、学生要罢课，你信不来；神说那是个搅肉机你信不来；神说今年就垮台了，你信不来；神说信与不信的本就是两类人你信不来，那你说你信神是信啥呢？没有一点信神的味道！在你身上找不到一点儿信神的痕迹！灾难下来的时候，你说："神啊，神啊，我奉你的名……。"神说："我认识你？你做什么的时候，你都没有神，你就不和神商量，也没有经过神同意，就把这个事情做了。"你平时没有神，到了患难的时候，神就认识你啦？这就好比父母跟孩子们一样，孩子他出去赌博、吸毒和你商量吗？做什么事情，他不敢和你说，他背着你办坏事，等办完坏事了，他说我妈让干的，你说这是你让他干的？你承认吗？你有这样的孩子吗？你照顾他到二、三十岁了，等你五、六十岁，七、八十岁有难的时候，他管都不管你，你这能不能吃上饭，他理都不理你，不管你。等到他有难处了，他过来了怎么呀？"没钱了，妈，给我两个钱吧。"你给他吗？你会说什么，是不是会说："我不认识你，我和你有什么关系呀？我养活了你三十年了，你养活过我一天吗？到今天没钱了，你用着钱啦，你过来找我了，我认你吗？不认你。"咱就不要说咱呼吸着神的这口气六千年了，咱就说你跟随神二十年、三十年啦，你吃喝了多少神话？你都没有一点信神的味道。等神作工结束完了，把你放在灾难中，瘟疫来了、饥荒来了，等

到临死之时，你才说：“神啊，神啊！我可是怎么怎么了……。”神会说什么？“传福音的时候，你干什么呢？在一线的时候，我让你给我传个福音吧，你在干什么呢？你说你的孩子要念大学呢！我让你跑上两天吧，你说得给你二十万呢！什么本分尽不上，什么本分没有，还时时有条件。你把你当作受造之物了吗？”神是造物的主，你是受造之物，你是受造之物吗？受造之物能和神搞条件吗？什么是受造之物？受造之物的含义是什么？既然是受造之物，那对造物的主就没有任何要求，是无条件地接受！顺服！神怎么说我就怎么来，这就是受造之物。如果你搞条件那就不是受造之物了，也就失去了受造之物的意义。那你既然不承认你是受造之物了，神还承认你吗，是你先不承认神，神才不承认你的。

咱一尽本分就把自己的一切难处说出来了，一切难处都摆在桌面上，那是难处吗？那是一个悖逆，那是与神叫嚣、与神对抗。我给你说的信神的难处是什么呢？呀！对这句神话不理解，认识的只是在这个字面上，神的心意是什么呢？受造之物，什么是受造之物？怎么就尽心尽力尽意了？我昨天做的事情尽心了没有？尽力、尽意了没有？尽心、尽力是什么含义呢？良心理智，什么是良心理智呢？和天上的卫星电台接通，圣灵作工，什么是圣灵作工？我怎么总走保罗的路呢？这叫难处，这叫信神的难处。你寻不着路，我告你，原子弹这条路怎么走，彼得的路怎么走，这个我能帮助扶持你。你们问我要的是什么路？我怎么能不受苦，我怎么能陪伴着孩子把本分尽了，我怎么能手里边有钱，能供孩子念大学，我就好好尽本分。我是来给你搞交易的？你说我听了你们的这些难处，心里是什么味道？我搭理还是不搭理？你说这是跟随？什么是跟随？跟随神，神走到哪儿就跟随到哪儿，神怎么要求就怎么来。你说咱这叫跟随吗？不是跟随，是叫叫嚣！这叫较劲！你要让我跟随，要让我往东走，就先陪伴我往西走，你先把我家庭解决了，我就跟你走。耶稣那时候走的时候，有一个人说，他爸死了，等埋了以后再跟耶稣走，耶稣说，死人埋死人去，埋都不埋，起来就走了。可你呢？耶稣你要让我跟你走，那你和我先把这个人埋了，埋了七天以后拜了，我再跟你走。这还是人吗？那你今

天所做的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呢？神的作工浩浩荡荡地往前边走，你说："今天，我年还没有过完呢，我孩子还没有回来呢，我等家人回来了，把这个年过了，等我把这个事情办完以后，等我种了菜以后……。"或者是说："现在我孩子还不打我，等孩子打我的时候，我再出来跟你走。"你说咱是人吗？这是不是在叫嚣？这就不是跟随神的人，不是寻求神的人，神今天要的是跟随神的人，是与神相合的人，而不是找一些与神对抗、叫嚣的人。所以说，我来找的是实际，我不找别的人，人家实际寻求的是与神相合之道！咱今天，想让你提的是工作上的难处，生命进入上的难处。你说的这算什么难处？这是与神对抗、叫嚣。我这有一个难处呀，我胳膊扭不过大腿，我扭不过神，神是让我撇下一切跟随神，我是想得着一切跟随神。弟兄，给我解决解决难处，你说我怎么就能够得着一切，再跟随神走呢？我能给你解决了吗？你让我起来与神对着干？然后让我把这信息传达给神，"神啊！他们跟随你有一个要求，让你恩待他，他才跟随呢。"约伯，剥夺了万贯家产了，还能见证神吗？约伯该说什么了？你让强盗把东西给我送回来，送回来我就跟随你，我十个儿子死了，你让我儿子都活了，让我十个儿子念了大学，我绝对跟随你。这是什么话？根本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受造之物的位置上来对待。你今天信的是造物的主呀！你今天不是信你老公，不是信你妈、你爸，不是同类，不是搞交易。你要知道你是从哪儿来的，从哪儿来的？泥土造的，是蛆虫、是粪土、是受咒诅的一个国家的败类！咱有理智吗？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他都不敢，他为神献上的都是什么？头等的羔羊！头生的羔羊，超过了十分之一！而咱今天不是说在祭坛上献上了什么，而是怎么呀？我在祭坛上能得着什么，要得着什么，想在祭坛上偷取、盗取、勒索。让你奉献的十分之一你献够了吗？无影无踪！十分之一也无影无踪！头生的羔羊呢？头生的羔羊你舍得吗？你拿起来奉献给神的不都是些破烂物吗？不都是拿起尘土扬在了神的脸上吗？看咱做的那些工作，你做的那工作不就是献给神的吗？献给神的是什么？值得一提吗？不是打岔搅扰就是拆毁。你尽的本分能称得上是合格的本分吗？是见证神的本分吗？怎能不让神发怒呢？咱信神是安慰神的心了，可结果，都是激起了神的怒气。为什么要有国度的建造这一过程，就是给你扭转一个路途，从你抵挡神的过程中转变成一个顺服神的过程。

咱今天还有一个观念，哎呀！怎么还有十年才能完成，一听这十年呀就消极了，你说这是个什么话？神话交通过好多次了是吧？人生，神话怎么说的呀？（盼日子。）盼日子的就是蠢货，为什么说盼日子的是蠢货？你今天得着真理啦？你生命长大啦？你今天就是等着带冠冕呢？那你盼盼日子还有些意思，这日子一到你就上天进国度呢，带冠冕呢。可你今天是什么呀？征服都没有征服了，不要说成全了，还没有被征服了，虽然跟随但没有被征服，这句话今天体验到了吗？什么叫征服？征服在神的话下，神要让你干啥你就干去，默默无闻、勤勤恳恳、没有索求，你说咱哪个做到了呢？要求怪多！根本没有征服，还有理智敢提要求！历代以来有谁敢和神提要求，律法时代谁敢和神有要求！二百五十个首领怎么样？你和摩西说话不也和我说话吗？这是多大的一个要求？该死啦！咱今天还敢和神提要求呢？把我家里的困难给我排除排除，给我二十万吧；今天有这个难处，今天我消极了、我软弱了；呀，我本分没有尽好，哎呀，我消极啦，说这话脸不红心不跳！不是说，呀，我做的这是什么事呢？我怎么还消极呢？好像消极了、软弱了理所应当，这借口很充足。消极了是什么意思？消极就是背叛、消极就是对抗、就是叫嚣，在你们眼里把消极当成了啥了？不实行真理的理由、借口，毫无一点羞耻感。你办了什么好事了？你消极啦？你给神家闯下祸端了！闯下祸端了应该是什么？内疚、亏欠，奋起直追，弥补，是动力！这些在你这儿没有！我消极了，我在神家放了火了，我软弱了，我起不来了。我烧了你房子了，我起不来了，我不愿意跟了，这是什么东西？不说赶紧起来弥补、补足你的过犯，反过来还消极，还背叛！我烧了你房子了，跟了你几年了，你还跟我过不去，还追查我的责任呢，有多大个事？多了不起？你还不让我跟了，我还不跟随你了呢。是不是这么个状态？（嗯。）这信神跟随得啥呢？一说，我消极了，我软弱了，理直气壮！不打半个折，你说人听着恶心不恶心？咱今天福音传不上，本分没尽好，过年呢，拜了偶像了，这是一种羞耻的事，抬不起头来，咱应该是内疚、亏欠：神啊！拜偶像了，抬不起头了，我得赶紧奋起直追，我怎么是这东西呢？诅咒自己，恨恶自己！可这些东西没有，反过来还怎么呢？哎呀，我软弱了、我消极了。我现在过年呢，孩子们都回来

了，都吃喝呢、都聚会呢、都团聚呢，不能不团聚呀、不能不拜偶像呀，你看我一拜偶像一团聚，吃喝不上神话，灵里边下沉了，我消极了，消极理当正常，唉，应该？咱的良心理智哪里去了呢？良心就不会发挥功用？这能尽好本分？那这是一茬狼，这就不是羊，不是披着羊皮的狼，是披着狼皮的狼。听着这句话我就难受，恶心。咱说约伯，神剥夺了万贯家产，活在病痛之中，看不见神，神不向约伯显现，呀！约伯有点消极，这个消极我有点同情。你身量小，这是你看不到神的脸了，看不见神的笑脸了，摸不着路了，你消极软弱了，那我应该是帮助扶持、可怜同情！你们也消极，实际也消极，实际因为什么消极，是因为丢了东西而消极，是因为工作扩展不开，祭司弟兄交通说，对待敌基督可以随意对待，怎么做都不为过，实际怕弟兄姊妹醒悟不过来，转不过这个弯来，总认为有人说咱是敌基督，就把咱当成敌基督，就把自己放在敌基督位置上对待。实际消极了、软弱了、走不动了，她是为着工作，为着神选民生命进入而消极软弱。一样不一样？而你们是因着叫嚣、与神打官司、打不过神，扭不过这个弯来，就消极了！你把神打倒你就不消极啦？这不就是狼子狼孙吗？

祭司弟兄告诉你说，再有十年就结束啦，你听到还有十年就结束了，你是不是应该感觉到恐惧、战兢、害怕？我信神二十年，走了二十年，我得着了多少？现在神的工作还有十年的时间了，在这十年的时间里，我还能得多少？我能不能得着真理？我能不能走上蒙拯救被成全的道路呢？为自己担忧、难受、着急、上火，这是一个正常的表现。结果祭司弟兄给你说了一个十年，你是怎么了呢？你消极了，还嫌来得慢啦！你爱自己吗？自己都不爱惜自己，让谁爱惜你呢？咱就愚蠢到什么程度啦！就像种麦子一样，春种秋收，你说什么？得半年到秋天才能收呢？消极了，麦子我不种了！第一天种，第二天收，这是不是神经病呢？那你收去吧！你盼着神去收呢！今年是灾荒年，有虫灾，在虫灾未下来之前，要提前收，刚种了三个月就收，那收起来的能有麦粒吗？那不就是根草吗？那草人能吃吗？只能喂羊。那你愿意长根草？还是愿意长成麦粒呢？十年以后是麦粒，一年之后是根草，你是盼着早点儿结束？还是迟点儿结束呢？就像学生上学呢，你

上完小学，那你的学历就是小学文化；你上完初中，那你的学历就是初中文化；你上完高中，你的学历就是高中文化；你上了大学，那你的学历自然就是大学文化。你学习的时间越长，你的文化程度就越高，学历就越高。咱们信神，追求明白真理认识神是不是也是这样呢，经历的时间越长，你在真理上经历得越多、越丰富，那你的认识就越深刻，悔改的程度就深。本来你是一个效力者，借着你在这段时间的追求，对自己有认识了，有生命进入了，你从效力者转到子民了。再借着时间的延长，你再往上追求，又追求几年，可能从子民转到众子了，再追求几年，最后可能认识神了，爱神了，成为长子了。所以时间越长，意味着神给你的机会就越多，追求真理的时间就越多，你的认识越多，最后结局，位置就不一样了。十年结束你可能就蒙拯救了，如果二十年结束你还可能被成全。孩子们念书没考好，还知道得复习一年。让你蒙拯救呢，救你生命呢，你是想说快点儿结束吧。你说咱傻到哪种程度了？多给你一年的时间，你能多经历一年，对神多点认识，对自己多点认识，那对自己的生命是保守。是神给人的悔改的机会。

那信神是怎么回事呢？什么叫信神？（信神就是在相信神万物主宰的基础上，来经历神的说话、经历神的作工，达到脱去败坏性情，以及满足神的心意，这样的历程才叫信神。）这个历程才叫信神，脱去败坏性情，经历、体验。人从什么时候懂事呢？从三十才开始正式懂事，才开始经历人生了。其实每个人的寿命大概就是个六十岁左右，那经历人生的时间就是三十年的时间，也就是三十到六十岁之间。每个人的一生之中就是三十年，在你三十岁以前，你什么也不懂，人性不成熟，是个死娃娃。三十岁以后才懂得一点，到了六十岁以后，再老就迟钝了，也就是不行了，黄金时间也就是这三十年的时间，时间长吗？三十年能经历多少？一句话够你经历一生之久，神说了那么多话，你一生之中能经历多少？必须让你经历、体验到神的爱，撒但苦害了你，也必须让你经历、体验。你恨恶大红龙吗？你真的恨恶吗？为什么这样说？必须让撒但苦害你、让大红龙苦害你，噢，你才恨恶它，神话才能成为你自己的生命。出埃及的时候走了多长时间？本来

神计划走多少时间呢？四十天，是吧？为什么成了四十年了？（因着人的悖逆，怨言，不能顺服。）为什么怨言太多？在出埃及的时候神已经显了十大灾，他们都看见了。过红海，都经历了神的作为，看见了神的大能！可最后结果呢？派了十二个探子去探一下，探子回来竟然说，神把我们带到了死亡之地！在这儿人高马大，我们在人家面前就是个蚂蚱，你说人对神有信吗？经历了神那么多的作工，最后能说出这样无耻的话。这是为什么呀？因为时间太短暂，你虽然看见了神迹奇事，但是过了两天就忘了，忘了神的大能了。所以，神说，你既然忘性大，那我就让你刻骨铭心吧，那就让你在这儿待四十年再进去吧，不是四十天了。在神使用摩西的时候呀，不能用，神把摩西放在旷野里边呆了四十年，才用摩西的。在迦南美地呢？神作了那么多神迹奇事，主要是让他们对神有一个认识，结果他们就给忘了！忘了神的大能了！所以说，四十天不行，那得多少时间？四十年吧。四十年你总记住了吧！就是说，一件事情呀，天天做，天天做，这么多年就习惯这么做了，那做上四十年是不是就成为生命啦？就像咱开车一样，一年不会，开上十年的车，你会不会？已经成为你的生命了。人信神，你不会跟随神，不会敬拜神，那得怎么呢？经历、体验、去认识，必须要有时间，所以说，这四十年的时间多不多？四十年不多，那这十年的时间就多啦？十年的时间你能经历到啥呀？这十年的时间就等于是加紧操练呀，借着什么加紧操练？灾难，你这十年才能有果效。所以说，神选民是在灾难中作成。为什么是加紧操练十年呢？神在你周围选派了多少效力者？周围退去了多少人？你看神是怎么惩罚他的？在他身上你看见了公义，已经惩罚了他，那还用你再去经历吗？不需要了。他抵挡神了，他骂神了，嘴烂了；他不听神话耳朵掉了；他跑外道了把腿剁了……，这还用你去亲自经历？不用了吧？给你惩罚上一百个人，这边一演，你一看，经历过来了，这一百个人成了你的经历了。那这十年就变成几年了？变成一百年了。不需要你一个一个地经历了，都让你看见了。所以说，这十年是宝贵的十年，这十年让你看见神的性情、神的所有所是。你经历了以后，认识了以后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等你进入了国度里边，不再触犯天规诫命，是对你一个保守。你如果不经历这十年，直接就把你一下子放在国度里边，你能存活下来吗？两天你就得死，为什么？你的心思意念出来，就被击杀了。这十年来就是你的练习题，过了这十年立马考试，考完

试毕业了，毕业了以后，你已经怎么了？真理在你身上成为你自己的了，你不会再触犯了，那你就安全了。你在这的时间越多，你经历得就越多，你在国度里边就越保险。那如果你经历一百年再进去，是不是更保险了？如果在这十年的时间里。你只经历了一年，那你进去国度里面，不用一年你就被击杀了，该死了，国度里边能允许污秽存在？所以说，盼日子是傻子！在未进国度以前，你多经历，经历多一点，进了国度里边你就是个长老，保守啦，没问题了，上保险啦！千年国度！现在让你经历这十年，是经历什么呀，是让你不触犯，不要刚把你带进国度里边就被击杀了。等以后真正的带你生活在千年国度里边，还让你经历一千年。现在只是让你经历十年，你倒嫌时间长呢，以后你就是永远跟随神的人。你说咱背叛到什么程度啦？让她跟随十年，她都嫌时间长，那以后千年国度你还能跟随神吗？你跟随撒但跟随习惯啦，离不开撒但了，抱着你父亲不放啦。神啊，你让我跟随神几年？几年后我就开始抱我父亲啦？一说十年以后才能抱你父亲，呀！我消极啦！你连跟随神十年的心志都没有，那你还跟随神一千年？还进千年国度呢？你进千年国度干什么去呢？别进去啦，那进去只能跟随神。

以后什么生活，手里捧着神的话，嘴里说着神的话，实行的还是神的话，里里外外都是神的话，神话浸泡透！你只怕浸泡透，以后一直是这样啦，永远是这样啦，永远活在神的权下。你是问我，什么时候就不用活在神的权下了？十年以后？有盼头吗？是十年以后正式活在神的权柄之下了，不要想逃了，永远逃不出来了，你要想逃出来，只能下地狱！每天起来跟随神呢，说的是跟随神呢，信神呢，可是神所说的一切的话，你没有一句话是相信的，你信神的哪句话了呢？哪句话也信不来。咱出去打仗呢，一线的，你打得让人家相信神话呢，可你们却一句都不信!你说你是傻还是精呢？人想的都是太简单了，十年，时间短一些，我孩子也保守啦，我的家庭也有啦，我又可以出外边挣钱去了，时间短暂。你想得可美了，国度里边还有你孩子存在？还有撒但存在？还有家庭存在？神已经告你说了没有家庭，神说：“万物都要重新‘更换’，恢复‘原貌’。地上之家都‘破裂’，地上之国都‘分

裂’，不再有‘夫妻团聚’之日，不再有‘母子重逢’之时，不再有‘父女相聚’之刻，所有在地的旧态都被我打破。我不给人留有‘释放’情感的机会，因在我并无情感，我已恨恶人的情感到一个地步。”人总是自欺欺人。教会建造的时候，每天已经唱歌了，击打牧人，羊群分散了，那时没有儿女相聚时期，就没有啦。可每一个人又都在梦想着，什么时候这福音能传完？什么时候大红龙就乱了？一乱我就回家团聚去了，就好好信神去了，你说人蠢在哪儿啊？是不是蠢猪啊！大红龙已经倒啦！要各从其类了，你不信的丈夫都已经下地狱了，你还要和他团聚呢？你不信的孩子都已经灭亡了，你还要和他团聚呢，还有团聚之日吗？还有盼头吗？再没有了。不是说过了这个时间段，还让你团聚，那成了啥了？神过来毁灭世界呢，把世界毁灭了，然后再把家人孩子还回来？再给你？开玩笑呢？咱人就是蠢到如此地步！自己在哄自己，还想着到时候一家子能存留下来平安信神。神还告你说，到时候怎么呢？几乎不可能有一家子剩存下来，但你想着什么了？你想着家家可以剩存下来了，而且你家是一个不剩的都能剩存下来的，不信的人都可以剩存下来！你想得美不美？你想的是你跟随神呢？你想的那些，是让神跟随你呢！按你的意思、你的主宰、你的掌管来。咱就蠢到这种程度！如果你真的认识到了，那你还盼吗？还盼着一年赶快结束吧，还盼不盼啦？如果十年结束，二十年再结束，你有可能和你孩子团聚十年，二十年，如果一年结束呢？就不要说你生命长大了，就算你生命长大了，你孩子一年之内就必须得死啦，然后国度里边还能有不信神的人存在呢？有吗？你想让你孩子多活十年还是少活十年？还盼日子吗？让神的日子早点结束？还是晚点结束？

这就像在旷野里边一样，神让人在那儿待了四十年，熬时间，把你们这些老的熬死了，就开始进迦南美地了，你想多活两年？还是少活两年？活八十年？还是四十年？如果说在旷野里边待八十年他们能活八十年，如果说四十年他们只能活四十年。摩西进了迦南美地了没有？进不去吧？可在进迦南美地之前，摩西还在了吧？（在。）咱就先不说摩西去哪了，就单对摩西来说，如果在旷野里边不是待了四十年，而是待了八十年，那他是不是又能活四十年了？那你说这是好

事？还是坏事？（好事。）对于他来说，在旷野里再活四十年不更是好事吗？那你呢？对于你抱着不信的孩子来说，你是盼他活四十年？还是活八十年？你说如果推迟八十年再结束，你这孩子八十岁了，老也老死了，这不就正常了吗？你们还不会算账，你这是幼儿班，稀里糊涂的孩子不会算账，八十四十不会加减乘除。 所以对于不信派来说，神作工的时间越长，他们也就享受了神更多的恩典、福气；对于信神的人来说，是为了让你们对神有更多的认识,有更多的时间去经历、体验神的主宰，在真理上进深；同时还给了人更多的悔改机会，让麻木痴呆的人能有更多的时间苏醒过来。

看一下神话语诗歌，神希望人类能继续生存下去

“神恨恶人类，那是因为人类与神为敌，但在神心里对人类的眷顾、牵挂与怜悯始终是不变的，即便他毁灭了人类，他的这个心仍然是不变的。当人类满了败坏，悖逆神到了一个地步时，神便因着他的性情、他的实质，按着他的原则不得不毁灭这个人类，但因着神的实质他仍旧可怜人类，甚至想用各种方式来挽回人类，让人类继续生存下去。

而人却与神对立，继续悖逆神，不接受神的拯救，就是不接受神的好意，不管神怎么呼召，怎么提醒，怎么供应、帮助、宽容，人都不理解、不领情，也不搭理。在神伤痛之余，他仍旧不忘记给人最大限度的宽容，等待人的回转，等到了极限之后，他就毫不犹豫地作自己该作的，就是说，从神计划要毁灭人类，到神毁灭人类的工作正式开始，是有一段期限的，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是为人类回转而有的，是神留给人的最后机会。”——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续编）》

神给人的时间越长，给人的宽容怜悯就越多，因为人悖逆神，抵挡神，没有性情变化，如果现在神的日子来了，那人的结局、位置就定了，那谁能剩存下来呢？按照人现在的身量，是什么结局呢？从神作工的时间上，就看到神最大限度拯救人，给人极大地包容忍耐，更多的悔改机会，让人能够不被淘汰，能够得着更多的真理，有更好的结局归宿，这是包含着神对人极大地拯救，极大的爱。现在时间到的话，你可能是个畜生，转猪，受惩罚；那你如果再追求一两年，可能从烤乳猪转成宠物猪；如果再追求一两年，可能转个宠物猫，转个宠物狗；再往上追求，还有可能从畜生变成人，永远不死了，成了子民了。所以时间越长，对人越是怜悯，越是拯救，这是神留给人的最后的悔改机会。如果在这个期间人还不能追求真理，还不能把握这短暂的，大好的时光，那当神的忍耐到了极限的时候，那人的结局归宿就再也改变不了了！

全能神已坐在荣耀的宝座上

1　得胜的君王已坐在荣耀的宝座上，他成功了救赎，带领众子民在荣耀中显现。万有都在他的手中，他以神圣的智慧和能力，建造并坚固了锡安；他以威严审判这罪恶的世界，审判了万国万民，地、海和其中的活物，以及那些喝醉了淫乱之酒的，神必施行审判，神必施行审判。

2　神必向他们发怒，显明神的威严，立刻审判，不再耽延，烈怒之火必烧尽他们的弥天大罪烧尽他们弥天大罪，祸患必随时临到，难

以逃脱无处藏身，哀哭切齿自取灭亡。那些得胜的神的爱子必留在锡安，永不出去，必留在锡安，永不出去。

3　万民都倾听他声音，留心他的举动，赞美的声音永不止息。独一真神已显现！心里定真紧紧跟从，竭力奔跑不再迟疑，世界的结局已展现在我们面前，正当的教会生活和周围的周围的人、事、物正在加紧训练我们，快快收回我们爱世界的心！

4　快快收回我们那朦胧的目光！禁止我们的脚步不越过界限，禁止我们的口舌能行在神话里面，不再为自己得失争辩。放弃吧，世俗钱财的贪恋！放弃吧，丈夫儿女之情的眷恋！放弃吧，自己的主张和成见！醒悟吧，时间太短！心里仰望，仰望，让神掌权，千万别做罗得的妻，被撇是何等可怜！醒悟吧！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第三篇说话》

你知道你的使命吗？

1 你肩负的重任、你的托付、你的责任，你都知道吗？你的历史使命感何在？你将怎样做好下一个时代主人？你主人翁的感觉是否强烈？万物的主人怎么解释？真是生物与世界物质的主人吗？你对下步工作怎么打算？等着你去牧养的人该有多少？你的任务是否很重？他们贫穷、可怜、瞎眼，不知所措，落在黑暗中哀号，路在何方？

2　这苦难深重的人竟然在光划过之日仍被囚禁在黑暗的监牢里不得释放，何时不再愁苦、哀号？他们苦苦巴望、日思夜想，多么渴慕光明如流星一样，突然降下驱散这将人压抑了多少年的黑暗势力。这些从未有过安息的脆弱的灵竟惨遭不幸，无情的绳索、凝固了的历史将其封锁在其中谁曾知晓？

3　神的心何等忧伤着急， 怎忍看着他亲手造的无辜的人类遭受这样的折磨？难道你就忘了你是受害中的一个？你不愿因爱神而努力将这些幸存者拯救回来吗？以自己所有力量来还报那爱人如爱自己骨肉的神？你到底是怎么认识被神使用来度过自己不平凡的一生？你有心志、有信心活出一个有意义“虔诚的、事奉神的人”的一生吗？你有心志、有信心活出一个有意义“虔诚的、事奉神的人”的一生吗？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论到以后的使命，你当怎么对待》

在神家半职尽本分的带领中，揭露解剖对付多次，仍不悔改，尽本分不是没有原则而是连规章制度都没有，特别是我交通过和解剖过的，一直不变化分明就是与我对抗，与我对着干。这样的人本应该打发回去不要了，但因神作工还未结束，暂且留着效力，不愿效力的可以自退，不允许带领强留劝阻，这样做了就是考验我的记性，就是戏弄我，那你的结局就不用我说了。就如机器人，黑枣，武则天，欣然等等。神把合格带领的标准交通出来了，也就是行政颁布，下一步就是实施行政了。所以说现在是操练做带领时期，你们是假带领不怕，你可以根据神交通的去操练，我带着你走。但如果你连个配合的心志都没有，明显的一些规章制度，规条方式都没有，尽随从己意，那还称什么带领，更应该说是敌基督了。所以说这样的人就不要了，就如机器人，黑枣，武则天，欣然等都已解剖过多次，但在作工中还是随心

所欲，基本的规章制度，方式都守不住，那就连效力都不是。所以像这一类人再给一次机会，一旦再出现老病复发的没有真实的悔改变化就打发回普通教会。

神说："你的素质、条件这么好，不尽本分不是可惜了吗？像你这样的人才在神家中应该被重用、被提拔，你在神家是大有希望啊！"这个人说，"你别说了，让我尽本分我就还是那个态度，要是不让我尽，我马上走，我不稀罕在这儿呆着"。这个假带领费尽口舌也没说服这个人，没解决他的问题，这是怎么回事？就是没看透这个人的实质问题是什么。他在神家中尽本分，能应付就应付，能糊弄就糊弄，能骗就骗，能走过程就走过程，不管作什么工作都不负责任。如果麻烦点但能少花点祭物，他都不愿意做，多说一句话他都不愿意，他嫌麻烦，嫌费事，谁交通也不听。他知道怎么尽本分是合格的，怎么做是合适的，他能听明白，就是不愿意实行，但他还在神家中尽本分，这是什么性质？是什么问题？（他是抱着得福搞交易的心来的。）他是抱着这样的希望来的，这叫投机派。他说："听说这世界要灭亡了？世界末日到了？那我也不干工作了，钱也挣得差不多了，先来神家混个饭碗，占上名额，以后得福就有希望了。"从他尽本分的这个态度、居心上来看，这是投机来了，不是真信的，是来神家混饭吃的。你看他尽本分的态度，神家用他得央求他、巴结他，得哄着他，这样他都不好好做，连良心都没有的人还能尽本分，这就是来投机混饭吃的，这是不信派。从他这两方面性质上来看，这个假带领给他解决问题有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啊？（没有。）没看透问题的实质，还当成是真信的人一时软弱，不明白真理，身量小，需要人扶持，从这些方面出发来帮助，结果人家说，"你别说了，你说的那些道理没用，我都知道，我比你懂，你才明白多少道理？你才有多少文化？我读的书比你吃的饭都多！"本性暴露了吧。这假带领还觉得自己是在作工作呢，他还不知道其实这人是个不信派。不信派在神家中尽本分连效力都不合格，这样的人该不该留啊？（不该。）所以，对于这一类人神家的处理原则就是：他能效力就效力，愿意效力就留着，不愿意效力就赶紧清理，对他们是不挽留也不劝勉。假带领知不知道这个原则？他不知道。他抱

个死孩子当活孩子养着，还给他喂奶、喝水，这不是傻吗？假带领就做这样的事。”

摘自神的交通122篇：(分辨假带领一)

青农

38

怎样把神话带入现实生活当中 1

神说：声音发出都是我的心意的发表，有谁能体贴我的负担？又有谁能体察我意？对我提出的问题你们一一考虑过吗？这样的粗心！竟敢扰乱我的计划！猖狂！若再有这样的邪灵作工，我叫它立时死于无底深坑！对于各种各样的邪灵作为，我早就一一察清，就是邪灵所使用的对象（存心不对的、贪恋肉体的、贪图钱财的、高抬自己的、扰乱教会的等等）我也一一看清。你们不要认为把邪灵赶出去就没事了，告诉你！从现在开始，对于这些人我一个一个地处决，绝不使用。就是说，凡是邪灵败坏过的我一个都不使用，我一脚踢出去，不要认为我没有情面！要知道！我是圣洁的神，绝不住污秽的殿宇。我只使用对我忠心无二的、能贴着我负担的诚实的智慧人，因这些人是我所预定好的，在他们身上必没有邪灵作工，我说明一点，从现在开始，若没有圣灵作工的都是邪灵作工。再说一次，邪灵作工的对象我一个都不要，连同其肉体一同落入阴间！以往对你们要求的是松了点，你们在肉体上也放荡，从今后，我必不容让你们这样下去，若在言谈举止上有一点不是彰显我，不是我的样式，我也决不轻易放过。否则，你们总是嘻嘻哈哈、捧腹大笑，不受一点约束。在你做错事之后，你不

觉着我已离弃你了吗？既然知道，为什么还是放荡呢？难道还等着我审判的手触及到你吗？就是从今天这个日子开始，若谁有一时不符合我意，我立即惩罚。若坐在一起扯闲话，我就离弃你，没有灵里的供应就不要说话。我说这话不是辖制你们，而是说今天既然我的工作运行到这一步，我就按着我的计划来，若你们坐在一起交通生命灵里的事，我就必与你们同在。我决不亏待任何一个人，只要你开口我就赐给你当说的话。要从我话中体会我的心，我不是让你们装哑巴，也不是让你们扯家常。为什么我一再说时候不多，我的日子必不再耽延呢？你们细细揣摩过吗？真明白我话中的意思吗？就是说，从我说话之时开始，我就开始作事，是针对你们每一个人的，不是个别的某一个人，更不是针对其他人。你们就是只着急享不到福，却不为自己的生命着想，何等愚昧！何等可怜！一点不体贴我的负担！我的一切心血代价都在你们身上，若不体贴我的负担，那你们就辜负我对你们的期望了，万国等着你们去治理，万民等着你们去管辖，所有的一切我都交在你们手中。现在，那些执政掌权的都已开始退位，都已垮台，就等着我的审判临到他们了。看清！现在的世界是倒塌，而我的国度是建造成功，我的众子显现，我的长子与我一同作王，辖管列国列民。不要认为这是渺茫的事，而是明摆着的事实，不是吗？你们一祷告，向我祈求，我就马上作事，惩罚那些逼迫你们的，处置那些搅扰你们的，毁灭那些你们所恨恶的，管理那些为你们效力的人、事、物。我说过多次，凡是为基督效力的（也就是为我儿效力的），我一个都不拯救，为我儿效力不是他人怎么好，完全是我的大能，是我的奇妙作为，不要把人看得太重了，像这样的人身上必没有圣灵的工作，对属灵的事一点不开窍，我用完之后，他就没有用了。记住一条！这是给你们的印证，不要乱抓，明白吗？人数越来越少，人员越来越精，是我的工作，是我的经营计划，更是我的智慧、我的全能，是我的正常人性与我的完全神性的配合，你们看清了吗？对这一点真有认识吗？在我的正常人性说出的话中，在我的神性方面我一项一项地成全，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再说我说到作到，决不含糊，而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原因。我说的每一句话都要一一应验，绝不是马马虎虎。我不说空话，我不作错事，谁敢衡量我，谁就遭审判，一定逃不出我的手心。我的话语一出，谁敢抵挡，谁敢欺哄隐瞒我？我说过，我是智慧的神，我就是用我的正常人性来显明一切的人，显明那些撒

但的作为，显明那些存心不对的，那些人前一套、人后一套的，那些抵挡我的，对我不忠心的，贪恋钱财的，不体贴我负担的，与弟兄姊妹们搞弯曲诡诈的，花言巧语博得人的欢欣的，不能与弟兄姊妹同心合意地配合的。有多少人就因着我的正常人性，而暗地里对我抵触，暗地里搞弯曲诡诈，认为我的正常人性不知道，又有多少人对我的正常人性方面特别注重，给我好吃好喝，侍候我像仆人一样，还对我说真心话，而背后却另搞一套，瞎眼的人哪！何等不认识我——察看人心肺腑的神！这个时候仍然不认识我，以为我不知道你搞的那一套。你们总结总结，多少人就因着我的正常人性而断送了自己，醒悟吧！不要再欺骗我，要把你的所作所为、你的一言一行都摆在我的面前接受我的检阅。”

这话好懂吧？能不能结合自己？“声音发出都是我的心意的发表，有谁能体贴我的负担？又有谁能体察我意？对我提出的问题你们一一考虑过吗？这样的粗心！竟敢扰乱我的计划！猖狂！若再有这样的邪灵作工，我叫它立时死于无底深坑！”这样的邪灵作工是指什么邪灵作工？小凯？（不是见证神的是属撒但的，人活在败坏性情里面狂妄自大，属肉体的这些，都是邪灵作工。）前面的话语说清了！“这样的粗心！”，粗心的人会有什么表现？粗心的人他就是张狂的人，粗心的人他不寻求，他不考察，他就意识不到，他的表达能力完全就是根据自己的随心所欲，那随心所欲表达出来的就是张狂，没家教，世人说没家教，神家来说，你就是没有天规诫命，心里边没神。粗心的人实际上就是张狂的人。粗心的人你不寻求神心意，那你所做出来的一切事情就是搅扰神作工的，这是不是事实？因为粗心的人不寻求神心意，你所做出来的一切都是打岔、搅扰，你做不到神的心意上就是打岔、搅扰，所以说粗心的人本身就是邪灵作工。“声音发出都是我心意的发表”，神的声音发出，神话说出来了，那你就在神话里行事，从神话里边寻找神的心意在哪儿，这是咱每一个信神的人必须该走的路，如果神话说出来了，你只是从字面上去领受一下，或者说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那就不是信神的人。信神的人你就从神话里边去寻求，你是一个听话的人，你是一个孝顺的人，你妈和你说出一句什么话，你都要

放在心上。你妈说我胃疼了，还用不用和你说下一句话了？用不用说你带我去医院吧！不带我去医院我不行了，用不用？（不用。）那你就得知道了，哦，我妈胃疼，我就带她去医院，肚子饥了，你看有什么好吃的给她，可是神说出那么多心意的话来，你想过下一句话没有？没有。那也就是说，你是个信神的人吗？你父母说出去的话，你孩子说出去的话，你知道有下文， 神说出去的话你没有下文，粗心的人考虑下文吗？不考虑下文。神所发表出话来，那你就干啥呢？“有谁能体贴我的负担？”有谁体贴我的负担，那就是让你去体贴神的负担呢！我和你说出一句话来，你就得有下文，而不是让我抠着去过。可实际上呢？咱不仅仅说是扣着你过，给你说出话来，你不寻求下文，然后又给你定出制度来，你实行了没有？

上回用车调度车这个费用乱了，我说以后谁用车先拿出计划来，写申请，经过谁批示，然后再通行。这个话我是说了吧！实施了没有？没有吧！没有。就是说我直接给你说出来，你都没有实施。咱的顺服在哪？接受在哪？实施在哪儿？心在哪儿？都是随从己意，随从己意是不是另搞一套，是不是搞独立王国？“有谁能体贴我的负担？”负担，有谁能担了这个担子，咱在这里是干什么呢？咱的使命是什么？责任是什么？干啥呢？建方舟，收留活物，两大工作，咱这两大工作做了什么，咱在这边做的是建方舟，是吧？收留活物你们没有去做，收留活物是一线的事，是吧？（嗯。）咱这个建方舟建得怎么样？建方舟建的是简单的，规条式的。晨晨买的衣服，买衣服的时候给你说了吧！怎么和你说的？你怎么完成任务的？还记得我怎么说的吗？（说把那衣服收回来。）我说把那衣服收回来，就这一句话？（还有呢，留下来以后的人就能穿。）嗯，两句话，还有什么？（还有一方面是为了解决那个姊妹的问题。）不管你这儿有几句话，我说的用途、目的是什么？那你体贴负担了没有？你担这个担子了没有？如果你体贴负担，你就揣摩神的心意，怎么体贴？（就是做了一个事。）你说你做了一个事，我还专顾一个人做这个事吗？需要不需要，他们卖衣服你告我一声就行了，把那个收下，我随便就把它收下，就是他送过来也行呀！他不能给我送过来呀，为什么还得让你去做这个事呢？担

当，让你买一个本子，那你最起码意识到什么？体贴负担。买这个本子干什么？买这个本子要做什么？那你就不用我说了。我说买个本子，那你就知道我要买个笔记本啦！随身携带的？怎么方便呢？根据我的需要来量身定做，这是你要体贴的负担与责任，你量身定做了吗？就不要说得这么高，让你去体贴负担，你没有去体贴负担，而你呢？本身我交代给你的事情你就没去做。这里边还有一个环节，我说来源，衣服的来源说了没有，让你去调查清楚，你调查了没有？（我问了。）从哪儿来的？（从市场当地批回来的。）这就是来源呀！我问你从哪儿来的？你告我说我从我父母肚里生出来的。这是你的来源？晨晨，你的来源是从哪儿来的，从哪儿来的，从神那边来的，神安排你到了这个家庭，从这边来的，这就叫源头。我问你这个来源，你告诉我说他们从市场批发过来的，这就是来源，那叫不叫源头？我查源头的目的是什么？和你说了吧！（这衣服怕有病毒。）你看她还得我二次逼供出来。还记得神说的那句话吗？神怎么说的？考验我的记性，还是戏弄我呢。还记得这句话吗？那你所做的这是不是？（没结合上。）没结合上，你没有说你没有做上，你说你没结合上。我还不需要说让你体贴神的负担，我准准确确地给你说、交待给你这件事，这本身是你的责任，是你应该考虑的，怎么体贴这个负担，怎么去走。我怕你做不了，我告诉你说源头，先把这衣服的源头找清楚，这衣服的源头干净不干净，是从哪儿来的？咱知道烂衣服有的从哪儿来的？来源很多，有的从太平间出来的，有的从医院出来的，有的从传染区出来的，你敢要吗？电视上看了多少！然后我交代给你了，我说你先把它的源头查清楚，查清楚再说它的成分，再说它的用途，我说你查了没有？可这一切的问题你什么都没查，你就把东西就拉回来啦！（就是还问了一下，姊妹说一般的人买衣服都要闻，新衣服的话有新衣服的味道，要是穿过和洗过的话它闻着也不一样，还说这都是带牌子的，都是新的，没从其它地方，就是问了一下。）那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说这话的意思就是已经查了。）你在自我玩弄，自我欺骗！那我再问你，你说这新衣服是怎么出来的？那你说这新衣服的味道能不能做出来呢？这商标你能不能打上去呢？你就用鼻子闻一闻，又见有商标，就说这可能是新的，你就这么傻？你是不是自己玩弄自己呢？你真这么傻吗？你说晨晨傻不傻？她是装傻，她说我已经走在这里边了，那我只能装傻，迷惑了我，这个事情就妥了、办了。

她那么和你说，你就这么和我来说。咱去买东西了，你去买水果了，离很远你就能闻见一股清香味，是吧？（嗯。）真实的水果有没有那股清香味？（没有。）为什么？晨晨？你不会不知道吧！你那脑瓜不知道这个事情？晨晨，装糊涂呀？知道不知道？真不知道？晨晨什么原因？（打上那个什么啦。）打上香精，其实你们女人最清楚这个事了。去了哪个家一进家一股清香味，为什么？家里面没事干，就打点香水，不是吗？打过香水没有？（没有。）家里用过没有？你没有用过？（我不用香水，但是我知道香水。）知道用香水但不知道这里要用香水，那你说这衣服的气味可不可以做出来？（可以。）还有商标，那商标是不是就更简单呢？（嗯。）你说就那么简单的事情你还过来欺哄我，我能不能根据这个来定她的真假。如果一旦这一批衣服是从哪过来的？是从太平间过来的，说的严重点是从武汉过来的，你怎么弄？敢不敢沾？电视报道了多少，咱没有这一点智慧？不用心，没心、没肺，应付了事，咱怎么造方舟呢？你拿什么造方舟，就拿这些东西造方舟，你说吧，到了灾难期了，给他们发衣服呢，弟兄姊妹经受了灾难来了，来体尝一下神的爱，结果穿了一下你发的衣服，都染上新冠病毒了，说这可是得着神的爱了，一下子都得了瘟疫了，都躺倒在地下，晨晨，你这个方舟是救人还是害人？那你说你在这儿是不是做了一个拆毁的经营，你说我能不能用你？神能不能用你？咱一件一件做的是什么事呢？我把详细的一个细节告诉你说该怎么做，调度车该怎么做，账目该怎么对，你没有去做，就这个衣服我告诉你怎么做，你还是没有怎么做，我说得够清了吧！难不难，晨晨，难吗？（不难。）这还用费尽心思吗？这是有个正常理智的人都能做到的。“有谁能体贴我的负担？又有谁能体察我意？”，神的用意，神的经营计划是什么，咱今天造方舟呢，咱建的这方舟怎么用呢，让你来撒但的国家做一个卧底，结果你做了撒但的卧底，成了撒但的差役，你说到最后作工结束了，神会给你什么样的报应呢？到时候你在灾难中神啊！神啊！神该怎么说呢？神说我从来不认识你？神该怎么呀？（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神说我可认识你，晨晨，不是我不认识你，你做恶多端，你拆毁我的经营，不是不认识，是认识了啊。

李霞！（嗯。）刚才交通的这个你听见了没有？（听见了。）你听见了你什么感觉？（哎呀！）哎呀！有苦难言呀！你这个药的问题，这是你的本职工作，这个药怎么能出现乱七八糟的事情？（什么事情？）（SJ：药。）（噢！）你看，就从这动作你看到什么了？什么事呢？药，噢！有什么感觉？小凯，你听了什么感觉？言行举止、一举一动给你暴露出来什么？晨晨，暴露出什么事情？（呀，就这个事。）（半天说的是我的衣服吗？怎么立马跑到药上啦！怎么又成了我的责任了呢？）你们看到是她的狡辩，我看到的是什么？这个药就再出什么事，在她身上动她一根毫毛了吗？（没有。）你再说衣服，就说这衣服，她安排我怎么怎么了，然后说这个药呢？他对这个药敏感不敏感，不敏感，就说我这老土话，你听不清，听不懂，你是不是应该像一个惊弓之鸟，我这个话用不用明确地说清楚，稍微有这么一个音，你就要心惊肉跳了，恐惧战惊，该不该有这种表现？如果有这种表现，证明你在这个药上边咋啦！受了刺激了，受了惊讶啦！可结果呢，经过实际给她翻译了一下，你那个药。她怎么说，噢！她就这个反应，丝毫在身上没有多少知觉。哎呀！你说的是那个。李霞，我说这个冤不冤？（不冤。）这个药在你身上挂心了没有？在她身上根本不挂心，根本没有放在心上。就不要说体贴神的负担，就基本的一个做人的原则，基本的一个正常人性，这个药要差下来是要命的事，你都到了要人命的时候啦，你的心还不惊动，还感觉不到刺激，还感觉不到害怕，那你什么时候感觉到怕呢？还没有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你麻木、你痴呆、你踢皮球，这儿已经发生了这个事了，咱过后应该怎么？世上常说一句什么话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李霞，怕井绳吗？怕不怕？吓呆了，没反应了，来说说怕不怕？你这个不吭气让我怎么看呢？让我什么感觉呢？晨晨，我感觉到什么？她这不吭气我感觉到什么？假如是你，你感觉到什么？我问她你怕井绳吗？她不说话。聪聪，你感觉到什么？（置之不理，不搭理。）（我说怕也不合适，不怕也不合适。）怕也不合适，不怕也不合适。（从我的表现看就是不怕，事实上是没有认识到那个后果。）我交通了以后，你应该是不是有了一个准确的路途了？有了没有？这又不吭气了，你说我交通了她是不是应该有路途？但她认为是有路途吗？从刚才你三个表现来看，从刚才给你交通你说话，这是一次，上次是实际给你交通的那个事，你就没有把她当一回事，怕井绳不怕？（不怕。）我给你

交通完了以后，我跟你这次解剖了以后，你是不是已经明白我的意思了？路途你应该是有了，可是她有路吗？她刚才说她是没路的，她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是吧！（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做，就是回答你这个话吧，我要说怕吧，我这表现就是不怕的那种，不怕吧！心里做的时候也去谨慎去细心地去做。）（意思就是说我怕着呢。）我做错了，应该干啥了，她在那里不动了，我该干甚呢？你要说让我去改吧，我确实是做错了，我要不改吧，你事实抓住了，你说我改还是不改，你说这是什么理由？这个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刚硬。你既然做错了，错就错了吧! 我告你说这个错了，目的是什么？让你去改呢！你是错了，就是错了，没动静了，我说你错了的时候是不是就有路了，你就去改正它。我不说错的时候，你是没路的。神说你是个浑人，不是让你承认你是个浑人，是让你不做浑人。我说你这个错了，不是承认你错了，是让你改正过来，神要的是悔改的人，不是承认错就完事了。刚才我说你不怕井绳，你怕不怕井绳，不吭气了，你该不该改正过来，呀，我原来不怕井绳，不行，这下得怕了吧！这怕了是不是路，感觉到怕才有悔改，感觉不到怕能悔改吗？所以说，这就导致什么？实际和你交通了也好，我和你交通了也罢! 我不说这个话，到最后完了还是这个事，是，实际说我做错了，弟兄过来也说我做错了，在二十年以后这个错了，那个错了，反正就是错、错、错、错，可能把你作成吗？从头至尾你就没有计划悔改过，你就没有承认说我那个是错了，确实是错了我要悔改。你只是说弟兄说我错了，实际说我错了，可能就是错了，停止在这了，你说错就错了，那我能说什么？你问我，我没话可说，我无颜面对，错了！咱上回解剖说小齐了吧！看见小齐态度了吗？小齐我给他交通完了，他是悔恨，恨恶，他是极力往上够呢！往上去实施去做了，只是他没有从灵里去寻求，然后，我不管你怎么做，我只管神怎么看，他心里难受、内疚，他要悔改。可是咱呢？咱有恨恶自己的心吗？你要想背叛自己，第一个你得恨恶自己，不恨恶自己所做的你怎么可能背叛自己，你不可能背叛自己。实际过来不管怎么修理、对付你，当下你哭了，你哭了只说你把事情做错了， 我确实错了，哭了一大堆，泪流满面，起作用吗？不起作用。神说你这个泪水是什么泪水？鳄鱼的泪水。不管怎么，神作在你身上的目的是要你悔改，不是显明你就完事了，不是显明你就罢了，要的是你的悔改。你的所作所为没有个怕意，脸不变色，心不跳，没达到果

效，你只承认个错，没意义，给你交通了以后，你最起码有个怕，这个井绳也不怕，说明你上次没达到果效，摆设环境白摆设了。如果你感觉错了，你要悔改，我问你这句话的时候，你是不是有太多的话语说。认真，你会怎么说？（自己在本分上没有用上心，没有真实的负担，如果有负担就能考虑到各方面的这些问题，然后去改正、悔改、懊悔，变化。）这件事做错了，弟兄说出来了，这个井绳你怕吗？就自己审问自己了，我得谨慎，我得怕，我都犯过一次了，一块石头绊倒你几次呢？不行，我得谨慎，我原来不怕，现在得怕，我得谨慎起来，我得小心谨慎，做什么事情都得想起这个井绳来，不能再这样做了。恨恶、背叛，用实行真理，来代替自己的过犯，这是完整的路途。可是她在这儿有没有？就停止在这了，她自己心里面有足够的理由，我能说什么呢，你倒把什么也说了，你说我错就错了。我说过我家孩子，你不好好学习，名落孙山，你考到第几啦！这还怎么考试，还能考上啦！说话的目的是什么？让她向上够呢！她说，我下边还有几个人呢！你不说她，你说我呢！你都看我不行，那我还够啥呢？你都看见我考不上，我还往上够什么？她不是说你说我不行，我往上够，你说不行就不行了，那我就退，你都说我不行了，我还能咋呢？神说："有谁体贴我的负担？"神说谁体贴我的负担？咱在这儿形成什么？神都说我不体贴神的负担，那我还体贴这个负担干啥？神你说我是魔鬼，那我就是魔鬼了呗！没有上进心，烂泥扶不上墙，说你不体贴神的负担，目的是要你体贴神的负担，说你不好好学习，是要你好好学习，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说你没用心是让你去用心，说你不顺服是让你去顺服，这还听不懂呀！

"又有谁能体察我意？对我提出的问题你们一一考虑过吗？"考虑了没有？不加考虑，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不揣摩神的心意，不揣摩我的心意，你父母和你说一句话，我胃疼了，不考虑。你说啥呀？知道了，你胃疼了，就完了，你胃疼呢，在你身上我能替你？我是你儿女，能替了你了？不管用。和这是不是一样的呢？刚硬，没良心，没理智，缺乏良心理智，今天神要人恢复良心、理智，该有个良心，换位思考，他给你说这个话的存心目的是什么，是告诉你说胃疼了，难受

了，你带我看看去，咱得有这个良心，你就考虑寻思，你不是机器不是木偶，不是你父母告诉我得检查，做个胃镜呢！应该是告诉你胃疼，你就知道该咋办啦！（还有人说，父母胃疼父母还不知道呀！你胃疼你还不知道，你比我大，还需要我。）你只是给我说胃疼了，你哪给我说去医院，还理直气壮，还是当妈的问题，当妈的还好说一点，因为你妈还知道去医院呢！如果孩子才三岁大呢!胃疼要疼一天，你老公回来说啥呀!孩子说胃疼，是啊，他没有给我说去医院呀！他如果说他要去医院，妈妈，去医院， 去医院，那我不就带他去了。那你老公会说什么，你是个什么东西？弱智，傻子。咱信神是不是就是这样的表现。我昨天晚上梦了个梦，梦见给三个人安排工作，安排谁去了？安排了三个鬼去了，过一会家里又出来一个鬼来，那个鬼就没有走，安排下工作就没去！今天早上我和实际说了，这是不是梦成真了，咱在神面前是不是鬼，活鬼，吃着神的，喝着神的，神供养着咱所有，结果做出来是什么事呢？应付糊弄到家啦！基本人的模样没有了。

人生，这两天反省认识了什么？谈谈具体怎么反省？（光在说法做法上顺服，根本没有一点顺服，给别人说的都是字句道理，不能和自己对号入座，听弟兄音频的时候，我张牙舞爪的那个样子，都把话给你怼回去，再听着你一句一句给我交通，我一点都不进入，懊悔自责呢。）你说，看咱那天的表现，你的态度我也不敢给你深解剖，你不仅是怼回去，我给他们揭露解剖了以后，你怎么说的呀？这个事好处理，我也能处理了，啪嚓啪嚓两句话处理了，是吧！你这个行动、举动起到了什么作用？（触犯神的性情。）什么性情？（狂妄自大的性情。）流露出来的是什么？认真，你看到了什么？（狂妄、藐视、贬低）贬低谁呢？（贬低你呢！）你做的事情我也能做了，咱有了存心目的以后，就把自己的什么都忘了，咱为了达到自己的存心目的冲昏了头脑，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问，只为了自己一个目标去奋斗的时候，这就是咱自然流露。你把我所交通的全否了，不在话下，算啥呀，我都可以处理，还不是别人，直接是把我交通的都否了，真能解决了也算，解决了没有？你听了她的话什么感觉？（好像没谈出来

啥，好像没听出来啥？）晨晨听出啥了？（有一种懊悔，认识自己吧！）你们回去认识自己去，各打二十大板，你只是维持了教会的一个安稳，他们在那里打架了，你吧去了各打二十大板，去！认识自己去！生命有进入吗？只是维护教会不打架了。今天咱是让你生命进入，是解剖你的本性呢！你性情流露出来的什么东西？让他认识自己你首先给他带出路来，他认识自己什么东西了？是白的还是黑的？他认识不到呀！你要给他把白黑说清楚，把他的言行举止流露出来，神看到的是什么，给别人一个什么样的画面？你给他述说清楚，他才能认识自己。你光让他认识自己，能行吗？孩子做作业做错了，啪啪你打他，错了，回去改去，他能改了吗？他不会做才做错，才需要你教他，需要你去给他讲解，需要你去引导、带领他，带领他还要让他去练习，这是必须的。而你只做了个方向，没有具体的实施，没有认识，没有路途，只是把别人这个火气、怒气按下来了，到哪天必然是要爆炸的，没有解决对神的误解，他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黑暗面，每个人他还认为他自己是清白的，只不过不和你打官司了，暂时按在这儿了，不等于结案，哪天还是要爆发。咱今天是要给他结案，在每次人的观点看，他是反面的，扭转过来成正面的，在她看正面的，咱反过来看是反面的，让他看到真实的一面。

李霞，有路了没？谈谈吧！没话谈，神要的是什么人？（单纯敞开。）神造人的目的意义是什么？（要知心人。）我和你交通了，我苦口婆心，我把我的心思全部都亮出来了，目的是要看你的心，我看你的心，目的是要贩卖你吗？是要给你解决病的问题，可是李霞呢？竭尽全力保持原状，让你看不到我的一点心思，我想你表达出来让我看，你想尽一切办法，我该哭不哭，我该笑不笑，绝对不让你看见我的一丝内在，是不是李霞？心里哭呀咬住牙我不能哭，心里笑我也不能笑，你说痛苦不痛苦！你说敞开简单，还是包裹起来简单，累不累，你说是你累？还是实际累？李霞，问你难不难？我说超脱，我一直想和你交心，你和我交心吗？要么他给你拿上两句话来欺骗你，外面给你说些冠冕堂皇的话，说一些不重要的话和你谈谈，真心话不和你说，几次了就想听听你的心里话，就是不说，眼睛眨巴眨巴半天也

说不出心里话来。哪天想起来了想和弟兄说说心里话，还有机会吗？咱在的时候，给你机会说心里话的时候，你不愿意说，过后还有机会吗？李霞，愿意让我看到你的心吗？愿意吗？（愿意。）愿意，自己心里怎么想的怎么说，很简单，你就不管丑陋，不管怎么想的，直接把你的想法说出来，神不会看你丑，神不是看你难堪，神让你亮出来，显明你是让你悔改，给你路途，难不难？（SJ：你加工得太多了，知道怎么说吗？那天解剖小齐，刚开始他认为他挺有理，解剖了以后，马上说，啊！立马就明白了，我还认为我是最忠心，他们和傀儡一样，现在看到我自己根本没有忠心，神摆这个环境是让我尽忠心了，我没有尽忠心，我现在就想马上回去再尽忠心，神摆环境让我站见证我没站，我失去了，我逃跑了，我还想再次站见证，听见了吗？这是不是他的心声，可你呢？我把那次交通给他们发了，就是中药的问题，我说的话是不是够重的了，按我说是达到果效啦！可是今天我看见怎么还这么麻木着呢？我心里都感到惊讶，为什么生气的这么去说了，后果严重性太大了，一旦这样，咱就拆毁国度建造了，就这么大的后果，我给你们都谈到了，你还是这表现，我都感觉到，这和打雷一样都没有把你炸醒，炸弹都没有把你炸醒。）李霞现在心里在想什么呢？李霞，是你自己说还是他们说，你怎么想的，说吧！你自己说了是认识，别人说出来是解剖，哪个难看？说不说？（她心里面的情形，我前几天也有，工作量大，这也得考虑，那也得考虑，哪处考虑不到都不行，最后检查那个敏感词，我就没有考虑到，然后发到群里去了，实际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撤了吧！在群里面让撤了，我脸面也出来了，同时就觉的难，我这脑子就考虑不到嘛？哪都得想，哪都得考虑，这也得考虑，那也得考虑，哪块考虑不到都有问题，就感觉我尽力了呀！我尽力配合了，尽力往上够了，怎么还有问题呢？就在那儿难受，就感觉我这脑子能想到这么多嘛？里头就觉得难，觉得挺委屈，后来就想今天这个环境该怎么进入呢？你没考虑到，你以后能不能操到心呢？不还是没有用上心吗？老是考虑不到，就能想到这些，人家考虑的周全，但是我就这点能力，我的脑子就能想到这么多，就来回改，可麻烦了，一篇一篇还压那么多，然后里头就委屈。李霞里边的情形，好像和我这个相似，有苦呀！难呀！我也操心了，就是没操到，总有那么一点没操到，然后你就抓住了，就解剖解剖，说我这有问题。那一天我就是对抗，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不想面对，

不想接受，不求上进。今天发现问题是让你往上够了，让更多的操心，更多的担担子，就是不愿意往上面走那一步，消极了一会，祷告祷告扭转，不行，我再操心吧！我再改吧，回转，就得背叛肉体，哪里没操的心的，那就把这一份心再加上，再去操心，得受苦。）刚才就是说心里面在争战，为自己说话的一个争战。李霞那个表情能看出什么，不服，不满，李霞是说笑不能笑，说哭不能哭，给你一种平静的状态，她为什么有平静的状态？（无声的对抗。）无声的对抗，如果无声的对抗，她应该眼看天花板，她现在不看天花板，为什么？她是平的，不是斜的，跷跷板，这边是自己的理由借口，这边是自己做的错事，这个跷跷板互相在抵押，这边是我自己的理由借口，这边是过犯带来的后果，两边在压，谁压过谁？如果平衡了，是我做错了，带来什么后果？可这边确实有个原因呀，这本来不是我的问题，是他们的问题。开方子的是医生，抓药的是抓药师，我是个算账的，和我没关系，死了人也和我没关系，这个刀不是我拿的，我只是卖刀的，我是让你做饭，我没让你去杀人呀！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呀？我就看见这场面了，不掉泪不忧伤，为什么？这和我无关，再指责我，我理由借口是充足，所以说这个是平衡的，持平了，谁也没有压过谁。理由足够多，你做的太夸张了，就眼望天花板，凭什么呀！为什么呀！她说没有关系，但又有关系，就是神说的那个，丢失了千万祭物不知悔改，那千万祭物不是我丢的，那和我没关系啊！所以她就是平衡的，她不知悔改，她就不会悔改。她在这也是，你就即使说抓错药了，有人喝上这个要躺倒在地了，那和我没关系呀！你找医生去，找抓药的去，钱错了找我，药弄错了和我有什么瓜葛。今天如果说人死了，微微点头，哦，我认识，人没死，我低什么头呀！和我没关系，硬打我了，可我也没办法呀！哪个压不过哪个，我是平静的，不管你说什么，我心是安稳的，没有指责，我对得起我的良心，你想怎么说怎么说吧！李霞我说的是不是。（是。）

462首 对神的托付掉以轻心就是最严重的背叛神

1　怎样对待神的托付？这可是严重的事呀！神给人的托付你完不成，应该接受惩罚了。神对人的托付是天经地义得完成的，这是人最高的职责，跟生命一样重要。如果对神的托付掉以轻心，那你就是最严重的背叛神，这就比犹大更可悲，该受咒诅。

2　所以，神对人有托付，这是神的高抬，是特殊的恩待，这是最荣耀的事，别的什么都能放弃，性命不要也得完成神的托付，性命不要也得完成神的托付。神对人有托付，这是神特殊的恩待，是最荣耀的事，是人最高的职责，性命不要也得完成神的托付。神给人的托付你完不成，对神的托付掉以轻心，那你就是最严重的背叛神，该受咒诅。

摘自《基督的座谈纪要·怎样认识人的本性》

怎样把神话带入现实生活当中2

你的言行举止、流露就把你的心表达出来了，就是说如果要了解你的心，就去观察你的言行举止。我给你说这些话，有没有路？（有了，我能尽这个本分，这是神对我的高抬、信任，也是给我一个操练场地。）实际回来给我说："这回对付得他们不轻，都痛哭流泪认识到了，达到果效了。"我说："你如果没有揭露解剖，他认识不到自己，他就想'你噼里啪啦打我了，还不叫我流泪呀？你也太狠心了吧！无声的泪水代表着我的心，你看把我打成啥了？'实际她就没想到这是委屈的泪水，她想着悔改了。"（昨天，我给她说账算错了，还是没有操上心，没卡、没问，心里头还推卸责任，说这是王惜的问题，心里头还

消极，呀！我干不了，赶紧换个人吧！现在就活到这种情形里了。）神把你放在一个环境里边，你周围的人，有比你强的，有给你作标杆的，有不如你的，污鬼邪灵也有，作成的得胜者也有，什么人都有。神兴起环境来修理对付你，你说魔鬼你不对付，你就对付我这个人，你说咱有理智吗？老要看神对待别人如何，你什么也得不着。和你在一块的三个人，比你强的，肯定得到神的祝福；不如你的，差的，神是搁置、不搭理；你呢？神是最大限度拯救人，拯救你给你的就是审判刑罚、责打。可你得到审判刑罚的时候，你心里想什么？比我好的你祝福，不如我的，你也不管，你一眼就盯住我不放。神你公平吗？他做错事了，你不叫他承担，把他搁置不搭理了，他心里不平衡，给赏赐的那个人，他心里也不平衡。你说人多难办！什么是爱呢？审判刑罚是最真最实的爱，揭露解剖是给你蒙拯救的路途，你没把它当作路途，反而把他怼回去，对抗、叫嚣。人都想把赏赐临到自己头上，耶稣那时候打了个什么比喻呢？干一天的工和干一个小时的工，赏赐是一样的，他是不是不平衡呀？我干整整一天，你是这么修理对付我，他一天只干几件事，你也是那样对待他。李霞看了，医生他干什么呢？两只指头把把脉，拎个笔一写，没事了，你不说他，你说的就是我。实际干啥呢？赏赐的就是他们！挨刀子的就是我！心里在反抗，我干不了了，你觉得谁好，让谁来干吧！你觉得实际好，让实际来干；医生好，医生把这些活包了。不是从这里边去找一个路途、认识神的爱。神给我摆设环境，调动了周围的人事物，都是我的效力品。为什么这样说呢？医生就是效力品。我看医生人家就这么两个指头就尽本分了，我这噼里啪啦也尽本分呢。神要显明我什么呢？要没有这个人，我能产生嫉妒的心吗？我要与人攀比？我不是与人攀比谁预备了足够的善行了、谁做在神的心意上了，我攀比的是得福。我要的不是审判刑罚，我看着实际就不干活呀!还让实际来打压我，你还把实际抬得高高的。

在实际那边，你知道不知道实际所受的苦啊？她受什么苦？把她放在风口浪尖，说她走的是长子的路，给她这个冠冕，对她是好处还是坏处呢？（坏处。）坏处。不光是压力大，败坏的人类能经得住夸吗？

经不住夸。对她来说是有害无益，为什么这样说？是不是给你立一个标杆？知道该怎么走。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是人的心，用心去做事，体贴神的负担，不是要你去外边受苦。神要的是彼得，不是保罗。彼得他是用心去爱神，他的付出是用心、是让神来鉴察；保罗是在外边跑，用自己的观念想象去作工，跑了半个欧洲。神把实际的环境摆在你面前，不管她的进入如何，不管她的生命如何，是在为你来效力！这是不是神作在你身上的爱呢？你能认识神的可爱，你才会去爱神，你认识不到神的可爱，你能爱神吗？从外边看，我给实际是对她的高抬，对她的赞美，可实际呢！对她的生命带来的是祸患！你并不认为这是祸患，并不知道她在前边所担负的负担、她所承担的责任、她所受到的苦。你从整体来看，当大的就是当大的，为了让我生命有进入，把她怎么呢？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不担这担子，谁担？你看着大担子是我担呢，有什么事情出来是我担呢，敌基督、假带领来了，是我面对。就是教会里攻击呢、毁谤呢，攻击的是我，不是你，是不是我在担当？你没有从神领受，不是从神供应你生命的这个方向来看事。如果你这样看的话，那实际来这儿是为你效力的，这是不是实实际际的一句话呢？把她的生命进入搁置在一边不管，我不管她生命能承受了承受不了，能不能吃住夸，神说人吃不住夸，要把你放在一个宝座上，你就飘起来了，你就不知道你是谁了。败坏的人不能夸，不能放在宝座上。可是，为了让你知道神的心意，神喜欢什么样的人，不得已，没办法。

记得我说过一句话，对实际的熬炼提前挪去，为什么这样说呢？不就是为了给你一个标杆，让你有个方向吗？如果单纯为她的话，用挪去吗？不能挪去。百般的试炼熬炼，让你死去活来，她熬了吗？虽然熬了，还没有到了尽头。但今天，咱是要整体进入，不能单为她。所以，把她放在这儿，暂时先停一停，安稳住，给他们效一个力，给他们个方向、标杆。你如果站在神那边看事，她所付出的是什么？付出的是生命。让你看见神向你显现的是神的性情、神的喜怒哀乐。神对什么样的人喜，对什么样的人怒，如果说，不停止住她，如果不高抬她，你看不见神的喜怒，你看不见神的显现，你看见神就是无理取

闹。是神为了向你显现，不得已才这样作的，不得已才这样停止了她，给她带来一个危险，给你带来的是生命进入的路途。你说该不该感谢、赞美神？该不该去爱神、还报神爱？可是呢？人邪恶，人不这样看，人怎么看呢？歪脖子看表——观点不正，不是站在生命的角度上来看事，而是追求名利、地位。所以，他衡量的标准不是用生命来衡量，不是说怎么对自己生命有益，而是，凭什么就给她一个冠冕？凭什么就给她长子的名分？为什么就不给我？她干什么了？她有我干得多？这是为名誉在奔波、在较量，不是说看彼得的路怎么走、保罗的路怎么走，而是歪脖子看表——观点不正，最后结果就可想而知。神作在你身上的全部是爱的流露，可是你看到的是什么？是恨，是神的不公义、不公平。凭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给她这个冠冕，为什么不给我？为什么爱她？为什么不爱我？带来那么多为什么。如果观点正的话，站在神一边，对生命进入有益，那就是太爱我了。咱以前举例子说，一家两个孩子，老大、老二，两个人都病了，给谁打针呀？你说给老大打还是给老二打？给老二打针，老二会说什么？凭什么给我打针？两个都病了，他也病了，我也病了，你就是给我打针，你就不给他打针？你说这是不是傻呀？你说他父母爱谁呀？给打针的老二，是吧。可老二他理解他的父母吗？不理解，还起来控告。你为什么不给他打，要给我打？这就是愚昧！傻子！（每次过去，本来不是我的责任，也说是我的责任，心里可抵触嘞！嘴上没说出来，里头抵得不行，不是从神领受，每次都是我，每次都是我，里头就……）总是从观念上去领受。（哦，就转不过那个弯儿，就感觉不到这是神的爱、是神的拯救，就不往这儿想，就感觉，是不是我的问题，全都是我的问题，反正就做好准备，接受修理对付就行了。）不是说去认识。（可以进入得多一点，认识得多一点，不从这儿领受，就是可邪门呢。）今天才感觉到邪门了。（就感觉有时候领受不纯正。）人有什么，你实行出来的就是什么。你没有公义，你行事就是不公义，你看着神也不公义。你没有爱，你就看到神也没有爱。你没有爱，你就看到我也没有爱。你是邪恶的，你看到我也是邪恶的，看不到我的公义。（实际每次说，你是店长呢，你是店长呢，咋了……听了这个话，我就不愿意要店长，我操不过来这个心。啥问题都是你，压得……）（不是压得，是你想要店长这个位置，不想担店长这个负担。）（觉得担不起，这个话老感觉就和讽刺我一样，你是店长，你

咋不操心呢？你是店长，怎么还有问题呢？你是店长……）这就是邪门，观点不正。观点正的话，你是店长，你知道吗？哦，我是店长，神叫我当店长是对我的高抬，是神的祝福。我有了负担了 ，有了尽不完的本分，这是好事。我有了预备足够善行的基本的条件。如果你没有本分，你想预备善行，能行吗？可能吗？如果实际像你这样看事的话，那实际该骂死我了。你一天起来就讽刺我。给你这个名分是给你个负担，让你去担当。

神说的，众长子干啥呢？建造国度呢。建造国度是众长子的本分。我要这个位置吗？我需要说吗？我一直和你说，你不要把我放在那个位置上。那到时候，神膏立就膏立，神不膏立就不膏立。我只管尽这个本分，我担当，我不管他是不是，我明白多少，我做多少，我尽我所能。神用事实来显明，祭司弟兄说我敌基督，你看见我因着这个停止了吗？我不管他说什么，我只管做我该做的就是了。神作工结束完了，神要公开显现，神的本体向人显现，本体指什么？显现神的公义性情，让你去认识神，让你认识神的所有所是，让你看见神。神不怕你认识，就怕你误解。那从我身上的作工，你看到了什么？方向、观点，要你注重什么？不管你看见没看见，你得有这个方向，我要看见神的爱，怎么是爱呢？怎么是公义呢，怎么是神的怒呢？不管弟兄你怎么作，作出来，我先把你放在正面的一边，这是不是爱的流露呢？你根据这个爱的思路往前走，你寻求出来的就是爱。这边给你堆了一堆沙子，里边堆了一堆金子，你奔着这个目标来找金子，在沙子里能不能找出金子来？（能。）这里放了一堆沙子，你来的目标不是找金子，这些沙子净是些牛粪，能找出金子来吗？因为在你的观念里，这里边就没金子，你还去找吗？你就不可能发现金子。什么意思？就是让你看神的本体，你要把神的话当作真理对待，听而信之，神的实质是爱，在你身上看见神的爱在哪儿。神说公义，公义在哪儿？诡诈人上了诡诈人的当，你看着一堆沙子，神说这里边有金子，他信吗？明明看见一堆沙子、一堆垃圾，里边有牛粪，他翻吗？他翻江倒海找金子吗？不找。他会说：“找金子，你真傻呀！神的话你也信，明明看见一堆沙子，你找金子，能找着吗？”别人找金子，他在那儿看笑话，我

看你能找到什么，找出金子拿到手里了，他要抢去，能抢吗？你看我是不是走这条路呢？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环境，我总是把神话当作真理来对待。神怎么说，我就怎么走。祭司弟兄说揭发检举，我就揭发检举。神要诚实人，我就做诚实人。神要正义的人，我就走正义的路。我把他当作是信实的，神就是要求人这么走的。不管祭司弟兄怎么说，环境怎么摆设，神话里边说了，站正义的、神所要的、为神作工的必定要受到万人的嗤笑、论断、定罪。但我相信，这是真实的、应该的。别人越嗤笑、越论断我的时候，我心是踏实的，并且是幸福感。我感觉神摆设这些环境不是抛弃我，而是感觉神对我的一种拣选、印证，铁证的事实。如果没有人起来咒诅你，如果没有人起来论断你，如果没有这些恶劣的环境，你会怎么想？神不搭理我了。所以，在外界来看，我的环境越恶劣，我认为神越在看我。离神越近，环境越大，你越爱神，环境越大。你的环境越大，越能体尝到你是爱神的，神是爱你的。没有环境，神不爱你。当你体尝到、你感觉到神是爱你的时候，你还有过不了的坎吗？你心里还痛苦吗？别人说什么话，你还在乎吗？也就是说我不受一切人事物的辖制所在，我不搭理他，因为我信的不是你，我相信的是神，这就叫路途。听明白我走的什么路了吗？

沙子里边有金子，你尽管在里边找金子。你不要在里边打滚，还不知道有没有呢？应付吧，就这么来吧，那你能找着吗？也就是说神的本体向人显现了，你要在这里边看神的性情——喜怒哀乐，看弟兄的喜怒哀乐是什么，他的喜怒哀乐和神所说的喜怒哀乐是不是相合的。看见相合了，哦，我看到神的怒了，我看到神的喜了。神作在人身上的都是爱，弟兄不管修理对付还是审判刑罚，神说是爱，那我看看这爱在哪儿，最后是不是让人得着生命了。如果得着冠冕了，那不是真实的，那是腐朽的，过眼浮云。我说你是长子，有用吗？有意义吗？关键是让你得着生命，借着这个长子名分让你得着这个托付。神呀，我得担当，在这个里边寻找，照着这个方向，得来的就是对神的认识。呀，看见了，我看见神作在我身上的爱了，看见神的喜怒哀乐，看见神的性情了，这是不是你看见神了？李霞，我说的路途听懂了吗？不

要用你的那种看事观点来衡量神，你按着神给你说的这个方向去走。神告诉你说神的性情是公义，神的实质是爱，可是在你身上没有产生信，还不知道是不是呢？再流露出爱来，你能感觉到吗？十三四了，从来没有多回过家，爸妈你也分不清。回家了，告诉你说这是你爸、这是你妈，你心里怎么想？也不知道是不是呢？如果你是这个心态的话，在大街上再遛三圈，你能认识你爸、你妈吗？认识不了。有人说这是你爸、你妈，哦，这是我爸、我妈，你就寻思怎么是我爸，我有什么他的基因，他的长相和我有什么相符，你把心就用在这方面了，再寻求我爸和我有什么相近的，我妈和我有什么相近的，你把它当成一件事了，他就换件衣服，你一样认识他，你看的是他的脸型、他的活出、他走路的架势，不管你再换衣服，你去了医院了，穿上白大褂了，你去了法庭了，去了学校了，穿老师衣服了，不管什么衣服，你的实质没变，你的脸型没变，你的走势没变，那依然是我父亲。如果你只从外型看，谁是你的父亲？你父亲是做啥的？你父亲是老师。去了医院了，不认识了，我父亲是老师，不是大夫，穿了个白大褂，换了个单位，还认识不认识？不认识，因为你就没有用心去认识你父亲。你父亲是什么？你父亲的实质是什么？神的实质是什么？告你说了，你按着这个方向去走，认识了，那你什么时候就看见神显现了，对上号了。

李霞，听懂这个话了吗？来，说说。（不管她什么口气或者什么语言或者怎么对待我，都从神领受，都是神的爱，没有从这方面去进，就是钻到她那个话里头、那个口气里头、事里头出不来。）哎，对了，这下你都明白了，你就一切从爱里边去看，不管他是什么口气、语气、态度，神所作的对人都是爱，给你摆设什么环境都是为了生命进入。信神，你要想从神家得个冠冕或者得个赐福，那你就不要来信神。神只是给你生命，只是给你真理。你在真理、生命上，你去揣摩，你去走，取之不尽，用之不完。你要想从这里边得个冠冕、得个财富， 那个恐怕行不通，你把方向先搞对，方向搞对了，你越走越准，你越走越近，越走越扎实。那方向不对，那就走上了歪歪路，最后走上了歧途。为什么彼得能走到最后、能爱神至极呢？而犹大最后

能够卖了主耶稣呢？为什么？彼得走的时候是在寻求、认识，在耶稣身上认识，他怎么走到路终的？耶稣对他生前的教导、复活以后的显现，生前的教导，耶稣怎么说，他怎么听，这就是教导。犹大呢？犹大听从教导吗？犹大跟随神的时候，他当时的存心是什么，他不是把耶稣当作基督、当作人子，他把耶稣当作了君王。在这个国家，你既然是君王，一国之王，耶稣来了，你就应该把政府拿下。君王，他追求的是地位、名誉，可越走越走，走到耶稣跟前，这哪是个君王？就不像个君王样子？他按着他的思路走，和耶稣走的思路错开了，他跟着还有劲吗？他还听从耶稣的教导吗？所以他就能偷吃祭物，淘汰了。你今天走的路，如果你要把神当作一个君王，想让他作王掌权，每天盼日子，大红龙倒了，神作王掌权了，你兴高采烈了，最后你走的还是犹大的路。为什么大红龙不倒？不倒的目的意义是什么？实际的去体验、去经历、去认识，让你听从神的教导。而犹大他不听从。你在这儿，给你兴起来所有的环境，你经历认识了吗？你不是从里边寻求神的爱在哪儿？公义在哪儿？神的喜怒哀乐在哪儿？那你走的路是枉然。所以说你要体贴神的负担，“又有谁能体察我意？”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不是想让你认识他？让你怎么认识，那是简单认识一个人的模样吗？神把神的所有所是，神把神的本体显现在你面前。什么是神的本体？神的本体不是肉体、不是身体。本体包括什么？神的所有所是、神的性情，这叫本体。让你从这里边去认识。

“对我提出的问题你们一一考虑过吗？这样的粗心！竟敢扰乱我的计划，猖狂！若再有这样的邪灵作工，我叫它立时死于无底深坑！ ”今天是不是这种感觉？粗心的人属于什么？就是邪灵作工。粗心，不寻求圣灵作工就是邪灵作工。“对于各种各样的邪灵作为，我早就一一察清，就是邪灵所使用的对象（存心不对的、贪恋肉体的、贪图钱财的、高抬自己的、扰乱教会的等等）我也一一看清。”这话够明了吧!什么是邪灵？存心不对。咱不要老认为我的存心是来尽本分的，不是来打岔的、不是来拆毁的。就说晨晨，你办这个事情存心对不对？晨晨说，我存心对呀!我就是把这东西拉回来呀！现在看存心对不对？（不对。）怎么不对了？（没去揣摩、考虑衣服回来带来的危害。）

你的存心不是来事奉神的，不是来建造方舟的，不是献给神的，如果你所做的事是献给神的，你能经不住鉴察吗？这是不是存心就不对了？存心不对不是说你的存心是奔着地位、名誉去的，是你不体贴神的负担、你不为神做事，你就不是个受造之物，你的存心就不对。你是个受造之物，你就应该敬拜造物主。（SJ：我这段时间存心就不对，自从你交通了这个长子以后，我心里就对这个有抵触，一直和弟兄有争执，我不要这个长子，这个长子是你给我说上的，我只是恢复一个受造之物的样式就行了。我接这个托付能行，但是不要给我说这个。这个对我就是一个坑害、一个利用，你不能为了他们把我提升，我里边就这个思想。一直在为自己争执、抵触、翻腾，不是从这里边去追求认识神、认识自己。）什么是存心对？什么是存心不对？你的存心对，你是为了认识自己，为了认识神，为了在神给你显现的本体里边去认识神，是为这个方向走的，你的存心就对。如果不是为这个方向走的，不是为正义而做事，那你一定是为反面做事，没有第三方了。也就是你只要不是为正义事业而干的，一定是存心不对。我不分析你的存心是为什么，一刀给你切断了，只要你不是为了神的经营计划，你就存心不对。只要不是为了拯救人，不是为了你的生命进入，不是为了认识神，不是为了认识自己，都属于存心不对，存心不对的时候就得省察。抓药的，存心应该是什么才对？一心一意用在这上边，见证神、荣耀神的名。让人一看，这是神家人做的，像个基督徒做的，求真求细，不放过，每做一件事的时候，神在看，撒但在看，撒但是让你应付糊弄、贪享肉体！神在那边看，站见证啊！你存心对，你每天时时在省察着神在看着我怎么站见证。你没有往这边想，你只想着他们让我干啥呢，一天把什么活都安排到我头上，这叫什么？存心不对。以前说存心不对，你的存心就是为了地位、就是为了钱财，给你指出来你有什么存心，这个存心是什么。现在不指这个存心了，撒但给你一大堆东西，我不想去分辨了，这一大堆沙子，我不要，我只看金子，你捡金子了没有？你别告我说我没捡沙子，你这样呆着动也不动，那算你存心对？我告你说捡起金子来，你听了没有？你告我说我没有捡沙子呀，我没有捡沙子来当金子应付你，没有那个存心。我不管，你给我拿出金子来就行。这就简单了，路是不是就又窄了？路窄了其实是好走了还是不好走了？（好走。）路放宽了，你不知道该怎么走？这铁轨就这么宽，不跑了，就按着这个走就行了，

不要左了右了。你到了沙漠里边，容易迷失方向，你上了铁轨了，就是前后，就不迷失方向了。所以说，看着路窄了，实际上是好走了。也就是说一心为着神、一心向着神，这存心就对了。

李霞，存心对不对？（不对。）我就不去解剖你了，只要你的存心不是为着神、不是向着神，存心就不对，统统切掉！（存心就是为了做事。）你的存心就是逃避神的鉴察。（昨天实际说："你是店长，怎么发错呢？"我一看给她发了一个电脑，我发过去又后悔了。我说这电脑不是我的责任，是他的责任。）时时、处处流露出来就是这东西。存心不对，贪恋肉体，这个贪恋肉体人人都有，是吧!为你自己说话、找理由，这是不是统统都是贪恋肉体？"（贪图钱财的、高抬自己的、扰乱教会的等等）我也一一看清。"我在做事情的时候，只考虑神家利益，我不看其它的。你说，我流露败坏，你说我关注过没有？有人说你就不认识自己，我确实也不认识自己，我就不去认识自己，我只认识神就行了，为什么？我把这个包袱放下，我身上有什么败坏，我不管它，我只管着正面的东西不就行了吗？什么时候需要认识自己？神话装不进来，你知道神话实行不了，什么东西在作怪呢？这个时候就得认识自己。认识自己这个东西在里边作怪，所以，认识自己是为了背叛自己，用真理来代替。如果说你看了神话，就按神话走，这里边没有拦阻，还需要认识自己吗？这个时候，你就没有自己，把老己钉在十字架上，全否，还认识它干嘛？头脑空空，还记得神话说什么吗？把你作到什么时候就成全了？没有思维，达到空空如也，倒空了、清空了。那就是神话怎么说你怎么走。什么时候才认识自己？自己丰丰富富，装得满满登登的，那才认识自己，看自己是什么东西。

"你们不要认为把邪灵赶出去就没事了，告诉你！从现在开始，对于这些人我一个一个地处决，绝不使用。"这个不使用指什么说的？就是圣灵使用，不是圣灵使用的人，不要你，作不成，用不成，还记得神怎么说吗？长子以外的都是邪灵，都是污鬼。"就是说，凡是邪灵败坏过的我一个都不使用，我一脚踢出去，不要认为我没有情面！要知道！

我是圣洁的神，绝不住污秽的殿宇。”咱以前说邪灵附了，神不要了。败坏到这种程度了，神也不住了，没法住。上边说不使用的，下边又把使用的告你说了。“我只使用对我忠心无二的、能贴着我负担的诚实的智慧人”，也就是说没有别的存心目的,一切想的神的性情，按着正面事物往上够。神告你这边有个金子，那我就奔着这个金子跑、找。忠心，没有其他心思。神的实质是爱，那我就认识爱。我说实际是长子，你怎么看这个爱呢？明明看见你是高抬她，你说你爱她，你怎么看这个爱？刚才我交通了，不是从字句里边看神的爱，看到她给我立了一个标杆、立了一个方向，我看见我该怎么做人了，这是不是神对我的爱呀？你这么高抬她，给她的生命带来的是危险，给我的生命铺了一条路。那神最爱谁？是爱李霞还是爱实际呢？爱李霞，不是爱实际。这就是你的观点正。看到神作在你身上的都是爱，你不要一直看神爱她、爱她，就是不爱我。那你就太邪门了！你在每件事上都看到神是爱你，人家打压我也好、咒诅我也好，就是祭司弟兄说我是敌基督也好。人家在教会里当大带领了，我没有说神爱他，我说神依然是爱我的。我把一切人说的，其它的影响我的事，我就不看，我就不理睬。好比说，神的交通音频，咱在网上下载不下来，咱只能从（原）教会里边拿。如果让你去看这件事的时候，你会怎么看，你会不会消极？你说你在这建造国度，可神家怎么就不搭理你呢？就连给你一个渠道都没有，你在网上都下载不下来，还得从人家那边拿。你在这里边能看见神的爱吗？你看不见，你看见是种抛弃。可我怎么看呀？我在这儿看，神让我站了个见证，让我去做一个狗，狗怎么了？（吃主人桌子下面的饼渣子。）哎，吃主人桌子上剩下的残渣。现在，神就是让你站个见证，你能吃他桌子上剩下的残渣。如果直接从网上拿下来，那还叫残渣吗？不叫残渣，那没有事实。从外边看，我是个逆子、是个野狗，越看见神作在我身上，我是野狗的时候，我越是幸福的，我越是高兴，越是看见了神的爱。为什么？神给了我一个站见证的机会。神为什么给你站见证的机会？神给我摆设环境，神在那边看，撒但在那边看，我是不是高兴、喜乐的？让亚伯拉罕献上你的儿子，是高兴还是痛苦？高兴。约伯，给约伯摆上环境，喜乐，虽然肉体是痛苦的，但心灵上是喜乐，是神要你在这站了一个见证。你把事情做完以后，用时间与事实来证明一切。你就是在这种残酷的条件下卑微隐藏事奉神，作成了，打败撒但。这就是打败撒但了。到最后，

一公开以后，谁能不服？当你去这样看的时候，神作在你身上的是不是爱呢？神赐给你生命，你看着现在是贬低你，其实是什么？高抬。这是在高抬，在高抬的那个才是贬低。什么意思？我给你都供应了，你是在桌上吃的主人的食物，我看你能长多肥？到最后，你连个狗都不如。你说我亏待你了吗？没亏待你吧？让你下地狱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喊神的公义呢？喊着神的公义，说神太爱人了呢？让他是不是悔恨至死呢？他死都悔恨的是自己，他能恨神吗？在他来看，神爱谁？神是不是太爱他了？让每一个人都看到神的爱，把你放到桌面上，神是爱你的，让你当狗，神也是爱你的。关键看你怎么看，观点得对。最后完了，让人人看见神作在人身上的都是爱，对谁不是爱呢？

“我只使用对我忠心无二的。”忠心，永远把主看成是正面的，主从来没有玩弄过你，家里用上几个管家，忠心无二的，不管你说什么，管家对这个主人说的是不是说一不二呢？他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信实的。咱今天信神，忠心无二，是不是要把这话活出来？“能贴着我负担的诚实的智慧人，因这些人是我所预定好的，在他们身上必没有邪灵作工。”为什么没有邪灵作工？没有给邪灵留下任何作工的机会。他一颗心在里边找金子，金子是什么？金子就是正面事物。找神的爱在哪儿？怎么也看不见神的爱，就看见人家怎么打压你，你就在桌子底下吃食呢？这哪有神的爱？你找，爱在哪儿？为什么是爱？哦，爱在这儿。李霞，会找神的爱了吗？从这上面，他们得着了什么，你得着了什么？找见神的爱。忠心无二，如果你一心一意找神爱你的这条路，神不是爱别人，是爱你这条路。没找见这条路的时候，你一心找这条路。当你找见这条路，这一条路贯穿的时候，撒但能作工吗？即使说你没有找见答案的时候，在正寻找的时候，一直相信神是爱你的，你就找这条路，撒但能拆毁你吗？能给你送了意念吗？你不承认它，不相信它的话，你只相信神的话，神说必死的就是必死的，不管你怎么说，就是必死的。神是爱人的，你不管怎么说，神是爱人的。那时候，彼得说什么话呢？彼得说：“神哪！天地万物之中有何人、有何物、有何事不是在你全能者手中呢？你要对我施怜悯之时，我心以你的怜悯而大大欢喜，你要对我施行审判时，我虽不配，但我更觉得

你的作为是何其的深奥，因你满有权柄、满有智慧，我虽肉体受苦，但灵里得安慰。我怎能不为你的智慧、作为而发出赞美呢？即使让我在认识你之后而死去，我何尝不是甘心乐意呢？”看不透，就是当你寻找不到神的爱的时候，你能顺服下来，因为我是一个小小的受造之物，神怎么作，我怎么能看透神的作为呢？我看不透神的作为，但我承认神是爱人的，神作在人身上的全是拯救。把这句话定在你心里边，那李霞怎么看呀？呀！神作工太奇妙了，神作在我身上，究竟怎么爱我呢，我现在看不明白。在我眼里边看见，神爱的是实际，是吧？但你要相信，神说你的眼睛会欺骗了你。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不是真实的，相信这话吗？相信这话是真实的，我看到的不是真实的。神确实应该是爱我的，你在这条路上去找，找不见的时候，咋呀？不行，我的大脑是臭水坑，我怎么能看透神的作为呢？但我知道神是爱我的，神的奇妙作在我身上的都是爱，我何不发出赞美的香气呢？荣耀归给神呢？当你把这个话说出来，这是不是站住见证了？撒但在那边蒙羞了。你看见爱了，你感谢赞美，呀！神太爱人了。你看不见神的爱的时候，你还是感谢神太爱我了，我只不过是愚昧无知，看不见。撒但气死了，也跟你没办法。你看见爱了，撒但没办法。你看不见爱了，撒但还不能给你送意念。因为你定真了神就是爱人的，铁板钉钉。打败撒但是靠什么打败的？忠心与顺服，在这儿是不是体现了？忠心耿耿，忠心无二，我就相信神是正义的，一切正面事物全部发自于神。神给我摆设的环境全部是为了拯救我，神没有耍我的意思。当你对这句话忠心与顺服的时候，撒但没法插足。那你还会消极吗？站住这个见证，撒但蒙羞了，神说成了。

“因这些人是我所预定好的，在他们身上必没有邪灵作工”在这些人身上怎么会没有邪灵作工？当你忠心无二、一心为着神的时候，它就没办法作工了，没有邪灵作工。当你没有邪灵作工了，一心为着神考虑的时候，这时候，你的活出、你的发表才能代表神。还记得神发表的那句话吗？神说：“败坏的人类不能代表神”，那什么时候才能代表神？洁净的人才能代表神。长子、众长子，最后，神说神要借着他的口发表出神的所有所是来。这是不是就成就了呢？只有洁净了，才能

成为神的发表。“我明说一点，从现在开始，若没有圣灵作工的都是邪灵作工。再说一次，邪灵作工的对象我一个都不要，连同肉体一同落入阴间！”有邪灵作工能用你吗？如果神说了你是长子，可是你身上有邪灵作工，你发表出来是不是有邪灵掺杂、有鬼话？那你能代表神？能代表神的本体？能在你身上看见神的本体？在你身上看见的是邪灵的作为，所以说不行。要想被神使用，那你必须对神忠心耿耿。就是让你钉在十字架上，那你也是赞美、荣耀。彼得从监里边跑出来的时候，耶稣和他说什么？“难道还让我为你第二次钉十字架吗？”还用和他说：“得你去钉，你去钉啊！”还用给他吩咐这个呢？彼得怎么说的？我明白了。一句话，明白了。你说肚子疼，我知道了，得去医院呢。不就是这吗？明白了，我钉十字架。他用不用过多的解释？不需要了

怎样把神话带入现实生活当中3

“以往对你们要求的是松了点，你们在肉体上也放荡，从今后，我必不容让你们这样下去，若在言谈举止上有一点不是彰显我，不是我的样式，我也决不轻易放过。否则，你们总是嘻嘻哈哈、捧腹大笑，不受一点约束。”这是说谁了？（小卫。）小卫成了代表作了，小卫再下来是谁？晨晨，唉！老大，老二出来了。“在你做错事之后，你不觉着我已离弃你了吗？既然知道，为什么还是放荡呢？难道还等着我审判的手触及到你吗？就是从今天这个日子开始，若谁有一时不符合我意，我立即惩罚。”行政辖管，害怕吗？现在还没有看见事实呢，只是知道这个原理了。（嗯。）还没有感觉到那个怕意。以前我没有说过这话，以前想过没有？（不明白那些，但是知道肯定以后临到亲人死去、大的患难呀这些。）肯定死去了。但不知道怎么死去？因着什么

死去？为什么死去？今天就看到了，因为你来的时候神是让你做卧底呢，可是你卧底了吗？抱着你家孩子不放，你说神该怎么对待你这个卧底呢？（挪去。）必须的，你不要给我一来就是人家大红龙倒了，看人家大红龙倒不倒，这先得把你这个卧底的孩子要取缔，因为你不做我的卧底，你还在撒但那边，不报信息回来，我只有取缔了你这卧底的长子，你报不报？你才能给我报。报过信息来，我对你了解了才能去攻打对方。所以说，我处理得先从神家起首，不是先取缔埃及长子，先干什么呢？信神的你，你不跟随神你就是埃及人，先取缔你的长子。你要怕你长子死，那就规规矩矩得当我的探子，就可以暂且不杀你的长子，留着咋呢？当你不听话的时候我再杀，这就是留在你身上的一根刺，逼着你干啥呀？你规规矩矩地来吧！如果你能规规矩矩地守住诫命不触犯，你的儿子因着你得了一个恩典，推迟了死期，其实又给了他一个蒙拯救的机会。在你的熏陶感染下，即使说他不是蒙拯救对象，他能不能成忠心效力者，他如果在你的感染下，有一个成为效力者的成分，再成为一个忠心的效力者，那是不是他又借着你的这个恩典得到了剩存下来一千年的机会。但是如果你悖逆呢，你想与神较劲呢，神为了惩罚你，就随意处理一个蚂蚁不如的效力者，处理一个败坏的人类，还得我给你说他的命运，他什么时候死呢，用不用和你商量？（不用。）你说神你不讲理，他命运是过四十年吗，结果二十年就给我死啦，需要给你商量吗？（不需要。）不需要，随时处理。这就是什么呢？用行政辖管。从现在开始，行政辖管，为什么？根据观察天下动态，地震、瘟疫、饥荒来了，随时随地。借着定时炸弹要爆炸，不然的话，定时炸弹怎么爆炸呀？你说吧，外边乱作了一团，你看美国一天不管死多少人，中国是这么报的，美国人实在是吃不住瘟疫过来，一天八分钟死一个人，一天几万几万人死，中国人是怎么？两个月还死不上三个人，中国人特别结实啊！一个是说看到中国人的诡诈，而且看到了它诡诈的同时，又报道了一个什么？这瘟疫的严重性，它确实会有那么多的人死，那就是说，把它当作是一个真实的，在中国现在迟迟地死不了人，为什么？是因为你生命没有长大！外国为什么人一直死？就这样，它一直逼着你赶紧走，往前走，让你看见外边成了什么了，你赶紧长大起来做人，你不长大外边等着你，你拦阻了神的作工。现在要是瘟疫扩大的话，现在就要你的长子死了，你能看见神用行政辖管吗？你看不见！所以必须先得有话，所

以这个话必须得先出来，给你说了，你再不尽本分你的长子该死了，话说出去了，这个事就可以做了，这就是先有话后有事。如果先有了事后有了话，你会说什么？你的权柄在哪？马后炮谁也会说，你还承认是神吗？不承认啦！承认神有权柄吗？不承认了！必须先有话后有事，让你看见，神要定时炸弹爆炸！人都在这种情况下，你说谁敢不起来尽本分，除了法老王以外，都得起来尽本分。那法老王不尽本分，他要干什么呢？他是为了要显明衬托神的权柄，如果说，都反应过来，都起来尽本分了，长子不死啦，那神的权柄呢？你是不是又产生了怀疑呢？我没看见任何一个人死呀，你看约拿，传讲四十天要颠覆的时候，约拿走不走，约拿不走，约拿要坐在那边，我就看神怎么灭他们呢？最后他们一悔改神不灭啦，约拿说什么话呢？你说话不算话。咱今天给你说了，你不听话就击杀你长子，如果说都听了话了，然后长子是不是就应该不杀了，可长子不杀的话，你会说什么？呀！神话应验了没有？神话没应验呀，那神的权柄在哪呀？我没看见长子死呀。所以说，必然得有这样的演员出来，也就是说，必须得有这样的人物出来，不信派、挂名信的，他就不会相信，让这样刚硬的心来演出。一部分人以惩罚来演给人看，神是怎么作事的，让你看见神是击杀人的神，神的性情是狮子，不是绵羊。同时又看见神的刑杖开始辖管了。祭司弟兄同时再告诉你说，神要把权柄交给这些得胜者，这是不是把话、道路全部都铺平了，这就成事实了，事实临及。人看到这些，这时候你应该意识到了，那个定时炸弹爆炸这个事实是不是就在眼前，原来你想不到，怎么就定时炸弹能爆炸呀，今天就让你看见，会不会爆炸？这个定时炸弹爆炸，为什么叫炸弹爆炸呢？咱那小鞭炮啪啪啪，那叫什么？那叫鞭，如果那个鞭让它同时爆炸呢，同时炸，就成了爆炸，同时炸开。所有人同时都去作一个工作，这叫爆炸。你今天做个这，明天做个那，那叫什么？那世上话怎么说，就是今天一个，明天一个，后天一个，意思就是说，隔两天来了一个，过一段时间又来一个，叮儿郎当，就是不集中，那叫什么？那就不是叫爆炸啦，必须是同时的发作。神说出话来，你有几个同时都能去实行呢？可能吗？那时想着不可能，就传福音传了二十年了，你看见过爆炸的现象吗？最后作工结束完了就要爆炸，为什么会有爆炸呢？因为行政放在每一个人头上了，炸不炸你，不炸就死，让你明天就炸啊！有的人刚硬，死就死吧！今天不让你死，让你儿子死，你炸不炸？那

是必然要炸呢。让你死你会咋呢，那借着你的死，今天就是让你下监，明天说你出去尽本分啊，叫你爆炸，可能大红龙去抓你，抓住你就判刑，那边抓住你判死刑，你去那边要做见证，大红龙要判你死刑，你如果不作见证，你的长子就是死刑，你去不去？让你死你都得去，豁上命去，这才叫爆炸。有几个人不为他儿子去死呢？所以说，在今天你才能看见，神边作边看，走到这了你才看见，神的计划就这么成就啦，那爆炸就这么给爆炸了，信不信？所以说在教会不尽本分，哎呀，我有孩子呢，哎呀，我有孙子呢，哎呀，我腰疼、腿疼呢，好！你腰疼腿疼呢，明天就爆炸呢，明天敲锣打鼓了啊，明天坐监啊，你去不去？好了，刀子就放你孩子脖子上了，你去不去？我不多说了。

这就是说，“就是从今天这个日子开始，若谁有一时不符合我意，我立即惩罚。”神是来颁布行政的，众长子是来实施行政的，事实临及就是来实施行政的，抵挡就死，话出事就成！今天说起你，因着什么该死啦，用不用等四十天了？四天不用就死啦！所有人一看见，话语成就一切，谁还敢抵挡，是不是都是恐惧战兢，俯伏在地？那这个话是不是成就啦，原来说那胆战心惊、俯伏在地，我就想着不可能，怎么能达到这效果了呢？今天来看，信神二十年来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场景。或许你说，你看人家现在谁实行真理啦？人家谁不也是好好的？击杀上两个，你看他们怎么样，而且击杀一次能行吗？今天击杀你的长子，明天击杀你的次子，后天击杀你的母亲，把你的家庭全部杀完了，你就成啦！因为什么？借着这些让你体验神的主宰，神怎么主宰呢？抵挡就死！天规诫命谁也不能触犯，触犯就死，触犯就刑罚。要他们的命了，谁受到惩罚了？是因你不走受到惩罚了，你亲爱的死了，谁痛苦？死的那个痛苦还是你痛苦？活着的人痛苦。那神是让你怎么呢？沉沦和灭亡哪个痛苦？今天体验到了吧，你是要沉沦还是灭亡？不信的是要灭亡，信的背叛了是要沉沦。今天体验到了，沉沦，不好受。你所有的亲人就是来刑罚你的，就是来调教你的，让你来当个卧底，结果你住在这舍不得走了，好了，那 当时让你当卧底给你这些东西收回，相当于收回的过程中就是惩罚你。“若坐在一起扯闲话，

我就离弃你，没有灵里的供应就不要说话。”这是不是现在普遍人犯的毛病？这些人在一起就是扯闲话，咱应该扯什么？扯神话，不能扯闲话，一扯闲话我就离弃你，没有灵里的供应就不要说话，在神话里边你没有认识的不要说话，住口！你扯闲话神要离弃，如果在神话里边没有认识，你说出的话就是谬论，谬论能不能说？你谬论说出来就是什么？散布消极，释放死亡。你要现在敢散布消极，释放死亡，神就敢让你烂嘴巴，那还敢说吗？不敢说了。那这个又成就什么事呢？神说，到那时人人都起来见证神，手里捧着神的话，嘴里说着神的话，实行的还是神的话，你敢不说神的话吗？你要不说神的话，你怎么办？你要敢说世上的话，瞎扯，圣灵离弃，圣灵离弃等于是把你搁置，搁置等着下一步处理。你如果说，你要敢按着你的目的意义，把神的话给误解了，还散布出去，该受惩罚了。那这个事是不是又要出现了呢？原来在教会里面都打闹呢，让管教上两个，烂上几个嘴巴，击杀上两个，教会还乱不乱？静默了，这是不是很容易走上正轨了？“我说这话不是辖制你们，而是说今天既然我的工作运行到这一步，我就按着我的计划来，若你们坐在一起交通生命灵里的事，我就与你们同在。”我说这话不是辖制你们，而是说今天既然我的工作运行到这一步，运行到哪了？国度建造。国度建造马上就要成型，什么是成型呢？人都进入正轨的时候，就是你找见一条路啦。什么是信神正轨？就是时时、事事、处处能够来到神面前，逼着卡着你不来到神面前不行了，在神话里边能找见自己的出路，这就找见了正轨。走向正轨的时候，就是灾难降下的时候，众子民在灾难中把你作成，这些话一连串起来，前边这路途是不是清晰明朗。咱今天就是先让你进入正轨，你明白什么是信神，信神该怎么信。“我说这话不是辖制你们，而是说今天既然我的工作运行到这一步，我就按着我的计划来”，怎么来呀？事实临及，我就按着我的计划来。“若你们坐在一起交通生命灵里的事，我就必与你们同在。我决不亏待任何一个人，只要你开口我就赐给你当说的话。”小凯，就没看见你多说话呢，在我面前你还没和我交心呢，你不交心，你要知道得来的什么后果，看到了吗？（嗯。）你给我交心了没有？没有和我亮过你的心。（说过嘛。）和我说过个外皮，和我说了个心皮，没有说过内心，你开口我就赐给你当说的话，要从我的话中体会我的心，我不是让你们装哑巴，也不是让你们扯家常。 这给了一个范围，不是让你们装哑巴，李霞，让你当哑巴了吗？

问你话时还不想说，你开口说，神就告你说该说的，你不开口神就不告你，平时我看你能说话呢，我一给你说话你就不说了，看不起我吗？（不是。）平时我看你喳喳喳，李霞话也不少吧！（不少。）李霞话可多着呢！和我说话就没话就不说了，为什么？不愿意搭理你。（跟你没话说。）跟你没话说，和我吐不出家常来。“为什么我一再说时候不多，我的日子必不再耽延呢？你们细细揣摩过吗？”今天看见了吧，刚才就给你说了，报外国死的人数呢，几十万几十万死呢，你看见外边死亡率那么多，这才多长时间呀，这是不是时间逼近了全人类啦？不再耽延，你们细细揣摩过吗？到现在这个时候啦，你还应付糊弄？你还和我交心那么困难，等到什么时候和我交心？等到你想和我交心的时候还有时间吗？没有那个机会了！

就是说，“从我说话之时开始，我就开始作事，是针对你们每一个人的，不是针对个别人或某一个人，更不是针对其他人。”你看这话，就是说，我说实际是长子呢，我说这句话是对她一个人说吗？你听见这话是不是对你说呢？对你说的目的意义是什么呢？是为了给你一条路途，让你去走，是对所有人说的，是给你看的。“你们就是只着急享不到福，却不为自己的生命着想，何等愚昧！何等可怜！一点不体贴我的负担！”这是不是你心里话呢？以前看过这话吗？（看过。）以前看过怎么想呢？（没进入。）“我的一切心血代价都在你们身上，若不体贴我的负担，那你们就辜负我对你们的期望了，万国等着你们去治理，万民等着你们去管辖，所有的一切我都交在你们手中。”神说过什么？以后还要叫众子民辖管万民！听过这话吗？（嗯。）众子民起来辖管，那忠心效力者是不是还多了呀？一个管一个，众子民还得辖管，那现在定规人结局了没有？还没有。那你在这个时间还不赶紧起来追求。而且咱是中国人，还有多少人等待着你去牧养，你去经历了，体验了，到时候你得把这些见证出去，把你的经历见证出去，他们有你的经历吗？“若不体贴我的负担，那你们就辜负了我对你们的期望了。”你听这句话有什么感觉？每句话对人就是审判，这句话是不是对你的审判？（是。）那既然是审判，想到会有什么后果吗？如果你辜负了神的期望，那结果是什么？神对你加大惩罚，加重惩罚。神把

荣耀赐给了谁，就要向谁索求，神是公义的，神向你显现多少，神就向你索求多少，咱应付着跟随，到最后什么也没得着，你生命没得着，你得着的就是惩罚。因为神在你身上付出了一定的心血代价啦！然后你没有做到，你辜负了神对你的期盼。还记得神说的那句话了吗？神说："你们了解一个费尽心思种田而颗粒未收的人的心思吗？你们明白一个颇受打击的人的心所受的伤害有多大吗？你们能体尝到满心希望而不欢而散的人的苦楚吗？你们看见过一个被激怒之人所发出的怒气吗？你们知道一个被敌视、被欺骗之人的复仇的急切心理吗？你们若了解这些人的心态，那我想你们不会想象不出神报应人的态度会是如何的吧！"复仇的急切心理，尽快的复仇、报复。你呢？神从你呱呱坠地的时候，神精心安排把你派来，神看顾着你长大成人，三十年来、四十年来，看守保证你成人以后，还要咋呢？安排人事物，把你带到了神面前，信了神还要兴起环境对你怎么呢？浇灌、牧养、管教、修理对付，经过几十年对你精心培养，最后你来了一个什么？撂挑子，你来个不接受，最后你来个跟随撒但。那神会怎么？神让你来，神是一种期盼，如果神的计划在你身上落空啦，那就是要复仇呢！复仇时发出的怒气，你能承受得住吗？ 看咱所做的事的表现，我今天给你说，我做了个梦，梦了一个画面，我用的是些什么？用的都是一些鬼。那你的所作所为是不是一个鬼呢？神让你来做一个探子呢，神把你当作家里人，结果你来了做了一个什么？做了一个鬼，神的期盼落空了，对你失望啦，神会发出什么样的怒气呢？那你应该想象得到吧！小卫想象得到了吗？神安排你到这，培养上你，你嘻嘻哈哈，最后神作工结束完了，尽不上咱该尽的功用，可想而知，神会发出什么样的怒气报应人呢？就和人做生意一样，你一个伙伴和你合伙做生意呢，你把所有的心血代价全部都投资上叫他做去了，结果他拿上你的钱去挥霍啦，吸毒了，玩了，产业也没建了，最后钱也没啦！你对他的仇恨是有多大呢？是不是杀他的心都有呢？你还要把他碎尸万段呢！你拿上你一生的心血代价，交托你老婆，你老婆拿钱赌博啦，把那钱打麻将挥霍了，连房子也买不起，你说你心恨不恨呢？"那你们就辜负我对你们的期望了。"一句话，简单的一句话，你应该联想到你辜负了神对你的期盼以后，神什么心态？小凯，你辜负了没有？（辜负了。）怎么辜负了我看看？你谈谈，真辜负了，还是从字面上辜负了？不要给我来个应付。（具体说不清楚，反正是辜负了。）反

正是辜负了。（从心里说本分没尽到忠心吧，有这么个意识。）咱远的不说，就说近的，就咱们接触以来，我对你的态度、观点、目的是什么？我在你身上是不是有期盼呀？跟小卫一样，让你去管理。可咱怎么去管理的呢？你用了多大的心思呢？忠心无二了吗？不是忠心无二了，你是三心一意了没有？咱就不要说忠心，三心用了一颗心了没有？有没有？回想一下，咱刚开始配合那项工作的时候，交代一个事情做一个事情，交代一个事情还不一定能做一个事情，过了多长时间了这个事情还没办完呢，是不是经常的事呀？（嗯。）这是不是辜负呢？就最近吧，你说咱的猪要喂呢，最后饲料还能缺下呢，明知道车就快停呀，那会儿车回来还是空车，咱在那负责，怎么担负这个责任呢？怎么让你负责呢？起到什么作用了呢？把什么事情都是推到实际那边去，有什么事都给她发一个信息，传话筒，没饲料啦，大事小事都推到她那边，她那边能安排过来吗？她成了一个总事物啦。每个人都没有起到自己的该尽的功用。晨晨，你把责任推到哪了？你就跑了个腿，完了以后报个数，拉回来了，拉走了，你在那没事了。你不考虑神家利益，这对神忠心无二吗？你对谁忠心无二呢？衣服这边还没有落实呢，源头还没有落实呢，干净不干净，能用不能用，你还不知道，多少钱，便宜不便宜，合适不合适，你也没有去换算，你和谁商量了？就说定这个事情了，你问过实际吗？你和我说过吗？你说咱那钱不是钱？那是八十块钱？神家钱就是祭物，咱该怎么对待？你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没有协商，直接把这个事情就办了，办了以后你才过来报告，先斩后奏？报告的时候心态是什么？报告的时候考虑神家利益了没有？你考虑的还是自己的名利地位，已经拉走了，我在他面前给他承诺啦，还能退回去吗？这是极力地把它收下来，不能有退意。想办法把它处理喽，你心那时候是给谁的？你给的是你的面子，我在众人面前太丢面子啦，如果这个再退回去，再因为什么原因搞不成这个生意，别人怎么说我呀？我的信用在哪呀？你胳膊不是往里拐，胳膊是往外拐，丧了良心了，丧失理智啦，不受良心支配啦。你没有想，我是神家人，我为神家做事，你是为你面子做事啦，咱的原则哪里去了？在市场作为一个进货的原则，这货回来能用不能用？合适不合适？怎么使用？不合适该退呢，该换呢，得考虑后路呢！你为谁说话呢？

“那你们就辜负我对你们的期望了，万国等着你们去治理，万民等着你们去管辖，所有的一切我都交在你们手中。”建方舟呢，咱今天就建这个方舟你都是如此的态度，交代给你什么事情，明交代下去办不下来，你说吧，你这方舟都建不成，那外国人进入中国，你怎么去带领，你怎么去管理，就在这一小群人里边都不能精心管理，都不能为着神做一件事，那你说，敢交给你吗？到最后做的事都成了什么了，拆毁！神作工迟迟不能推进，炸弹不能爆炸，方舟不能登，为什么不能登，你建不起方舟能登吗？就这样的态度，定时炸弹能爆炸吗？就这么一点小事咱应该兢兢业业的，应该是精精干干的才是！在一个企业单位里边，有这么多人办这个事，我觉着不是什么难事呀，一个企业单位能有多少人？人家帐目是不是都清清楚楚的呢？每个人的使命、责任是不是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一说这是谁的责任，立马起来办事。你说一个企业单位办一件事，需要多长时间？可咱呢？要么就是乱弹琴，要么迟迟办不了，连个企业单位都不如，连个事也办不了。“所有的一切我都交在你们手中”，咱今天你也看见了，这有多少人呢？不就是这几个人吗？让你来尽这个本分，把心思都放在你们身上了！期盼放在你们身上了！那怎么来还报呢？你计划下一步怎么走呢？下一步还计划用你不用你呢？淘汰你？神来是为了淘汰人？咱不求上进、不往上走，做什么都是应付了事，就和耍孩子一样，大街上的玩童，搞家家呢？你说这个事情难办不难办？小凯，难不难？（不难。）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就是咱没用心，你细想起来看哪一件事难呢，哪个事都不难呀！这不是强人所难的事情，很简单的事情。我的心思你们听明白了吧！建方舟、登方舟、收留活物，咱要团结起来，怎么能把这方舟建造出来，见证神的作为。你说咱现在建造的这方舟，纸糊的呀！人们不耻笑？“现在，那些执政掌权的都已开始退位，都已垮台，就等着我的审判临到他们了。”你看见了吗？审判从神家起首，神家进入审判了没有？神兴起环境，抓了多少人，为什么要抓？是不是把壮汉要捆绑起来，让你去偷他的金银财宝呢？是不是就是审判刑罚他呢？可是咱呢？预备工作做到哪了呢？连方舟都做不好，你怎么开始审判呢？神家起首，从教会开始，嚓嚓嚓都抓了，抓了就等待着三月份，完了就要开始收留活物呢，教会开始打仗收人，

打回来了，你看这方舟，给哪儿安排人呢？你连你自己都带领不了，你怎么去带领别人呢？你这不是天大的笑话！那你说这事情神能让作成吗？那三月份能不能结束呢？那看这样能结束吗？那不能结束意味着什么？是不是咱成了一个拦阻、成了一个绊脚石？所以说，你要再成为绊脚石，神的行政管辖，嫌怕不嫌怕，你要不嫌怕，那你就成了法老王，成了一个演员，让别人在你身上看见神的怒气！看见神不饶人的手，看见神狮子的性情！如果胆怯害怕，能悔改，那你站一个见证，赶紧弥补以前的过错。“看清！现在的世界是倒塌，而我的国度是建造成功，我的众子显现”，看，我的众子显现，这个时候先是众子显现，不是众长子显现，一个一个显明，一个一个淘汰，合不合用，让你去管理，能不能带领了人。众子、子民是带领的。“我的众子显现，我的长子与我一同作王。”长子作王、管辖，众子显现，看到这个步伐了吧！你能够带领了，能去作工了。你不要把一次一次的机会都给错过了，最后成了一个效力者都不如，惩罚了，那你说咱图啥呢？“我的长子与我一同作王，辖管列国列民。”炸弹一爆炸，爆炸怎么爆炸呢？揭露人的败坏本性，揭露大红龙怎么坑害人，一个国家的命运如何，是谁来掌管掌握，是不是要揭露这些呢？那揭露这些以后，人们都看见了这些灾难，他家孩子死，是因着什么带来的，是不是因着大红龙，那他是不是要恨恶大红龙？让它的民众起来反叛它，这件事是不是就成就了呢？那他是不是必然是要垮台的！怎么垮的？是不是垮在神的话语之下。这个路线是不是清清楚楚摆在你眼前，就差你什么呢，就差你实行了。

“不要认为这是渺茫的事，而是明摆着的事实，不是吗？你们一祷告，向我祈求，我就马上作事惩罚那逼迫你们的，处置那些搅扰你们的，毁灭那些你们所恨恶的，管理那些为你们效力的人、事、物。”那现在看是不是正在做这个事呢？“我就马上作事惩罚那逼迫你们的”，大红龙要抓呢，灾难来了，你去打仗去了，带领工人捆绑住进不去，把他抓进监啦，是不是已经作事了呢。马上惩罚他，处理。“处置那些搅扰你们的，毁灭那些你们所恨恶的，管理那些为你们效力的人、事、物。”一爆炸开来，那效力的人是不是更多了呢？是不是让你去管辖他

呀？你如果没有对神忠心耿耿的一个态度、观点、存心，你能管理吗？“我说过多次，凡是为基督效力的（也就是为我儿效力的），我一个都不拯救，为我儿效力不是他人怎么好，完全是我的大能，是我的奇妙作为，不要把人看得太重了，像这样的人身上必没有圣灵的工作，对属灵的事一点不开窍，我用完之后，他就没有用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今天看见了，不是他人好，是因着什么？是因着行政辖管，在威逼之下才作一点工作。“记住一条！这是给你们的印证，不要乱抓，明白吗？ ”

怎样把神话带入现实生活中4

“人数越来越少，人员越来越精，是我的工作，是我的经营计划，更是我的智慧、我的全能，是我的正常人性与我的完全神性的配合，你们看清了吗？对这一点真有认识吗？”人数越来越少，咱能感觉到吧？人数越来越少，一个是说跟随的人少，在神那边说人数越来越少，是指什么说的？实行真理的，一级一级往下唰，跟随神的人当时是平的，五千人，五饼二鱼，随着时间的推移，显明出来了。咱这个不用几年时间，就一二年时间，人是不是显明出来了。你自己也能有一个清晰的看见吧？谁走什么样的路，他的结局就是什么样的。应该能看得见，人数越来越少。刚开始都追求走成功的路，周瑜那时候追求做我的左膀右臂呢是吧？现在追求到哪里去了。人数越来越少，人员越来越精，这个越来越精，能不能感觉得到？你前边走的路你看见了，有的人开始往前边走开路啦。给实际说的那些话，你们看见是福，她看见是祸，究竟是福还是祸，说清说不清？就看你怎么对待这件事，如果你是享受地位的，那就是祸，如果你担当负担的，那就是福。你要享受地位，为什么说是祸呢？你看见地位的时候，喜乐、高兴。人在什么时候狂妄呢？在有地位的时候，高兴喜乐的时候，忘乎所以，忘了他是谁啦，更重要的是，我给了地位，而且我一再的给你表示我

的态度，我对她的爱，你听了这些话有什么感觉，她听了这些话有什么感觉？越来越近，是吧？越来越近的时候，上回咱交通了一个画面，哥哥拉着妹妹的手，是吧？当有这画面的时候，你是感觉亲近还是感觉可怕？你能想象得来那可怕吗？那现在能想到了吗？(能啦。)人要想蒙拯救，必须得着审判刑罚，既然想得到审判刑罚，必须得有流露，要流露就得摆设环境，提到一个高度，让你看见可亲可敬，那每个人是不是都会有流露？那流露出来的是不是对咱的一个显明，那她走近了，越近乎越感觉到什么呢？风口浪尖！这段时间和我接触的时间又多，那你想，会有什么危险？正常人性！绊倒人的石头，砸死人的往往就是正常人性。人对正常人性很难过这一关，人想得都很超然！为什么说人把神都当成神仙对待了呢？你信天上的那位神好信，按着你自己的想法去信，好信。那神来在地上为什么道成肉身，道成肉身的目的意义是干什么？就是抓捕人的罪状。那边环境不合适，她给我安排的，说你去小卫家住去吧，我说我去小卫家还不如回家出外边租个房子呢，能不能去小卫家住去？小卫，我能不能去你家住去？欢迎不欢迎？(欢迎。)想过后果吗？我见一回，小卫说："呀，打的就是我。"住在他家呢？(打得更多了。)在你来看打得你更多了，在我来看，更难受，是吧？打得越多，然后你再看见我的日常生活，呀！上下打量一下，我看你不过就是个这嘛！是吧？你的狂妄心增加了，你的反抗增加了。你看我和小卫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是吧，小卫有洁癖，我有懒惰性，就你？上下一打量，是吧？不能去，对你是个保守。你能和神相处几天？咱们聚两个小时的会，都很难相处，是不是？一不小心就打了，那你要住在一起呢？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看见实际她的难了。刚给她把地位拔高，把她和我的距离拉近，然后再一接触正常人性，你说吧，她高啦，再看你的正常呢，是不是危险了呢？神说什么呢？当你把神当成普通弟兄姊妹的时候，小伙伴的时候。(你的死期就到了。)是不是祸患呢？是祸患。如果你不进入的话，那就是祸患临到，如果你进入的话，那就是一个拔高。你对正常人性拔高，今天你和我不能相处，如果你对我的正常人性不能相处、接触不来，或者你对我还有小看、藐视，那当有一天基督来了，你就能有敬畏的心了？可能吗？今天百分之九十的人，怎么跟随呢？你是把我放在那个位置上而跟随，你真的对我有多少认识？有多少了解？

没有，对我没有多少真实的了解，说句实在的，你今天顺服接受，就说交代你一个事情，看外表说你是对我的顺服，你顺服在哪？

“是我的经营计划，更是我的智慧、我的全能，是我的正常人性与我的完全神性的配合，你们看清了吗？对这一点真有认识吗？在我的正常人性说出的话中，在我的神性方面我一项一项地成全，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再说我说到作到，决不含糊，而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原因。”咱上一次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小齐是吧，他的表达、描述，你们看了有什么感觉，我还问了一下你们，我就是看看你们什么感觉，是吧？你们的感觉小齐是不是太冤枉了、太可怜了？都把他当软柿子捏。你们的看事观点和我的看事观点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看见的是大逆不道。这就是说，“在我的正常人性说出的话中，在我的神性方面我一项一项地成全。”从那个表现看着，我是站在哪一边说话呢？站在神一边说话，我能站在神一边，你为什么不能站在神一边呢？这里边有我的所是，有我的观点、态度，我衡量人是拿什么来衡量的，你衡量人是拿什么来衡量的，也就是说，你的看事观点是因着你的一种性情！那我的看事观点是我的性情，那我今天站在神这一边考虑，我这里边是要说，神要把神性作在里边，能感觉到了吗？我能看到的你看不到，我接触到的你接触不到。“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再说我说到作到，决不含糊，而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原因。”“我说的每一句话都要一一应验，绝不是马马虎虎。我不说空话，我不作错事，谁敢衡量我，谁就遭审判，一定逃不出我的手心。”今天是不是体验了？就是说，咱这一段经历的，我一再把实际拔高，一再给你表达我的态度，是不是都有想法呢？当你都有想法的时候，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经过咱今天的交通，那你的想法、你的观点，是什么？不服！不满！想抓把柄，想控告，有没有？(有。)人人都是，每一个人都觉着自己最爱神，自己付出的最多，我受苦付代价，我受的这苦，谁也没有我这个环境大，都是这样认识的，可你都把我否了。你说实际，我就看不见实际她做了什么工作，每个人里边都有观念，都觉着不公平、不公义。你觉着不公平，实际还觉着不公平、不公义呢。都是对神的一种误解，等你扭转看事观点的时候，当你把神放在正面的时候，神所作

的每一件事，兴起的环境都是为了你的生命进入，都是为了你生命长大，都是爱的时候，你寻找这个爱，就在这一堆沙里边寻找这个金子的时候，你才能发现，神的话是信实的，是真实的爱。我不说空话，我不作错事，谁敢衡量我，谁就遭审判，这是不是相当于是审判了。我就没有去一一揭露你，举上一两个例子，你就能从里边找出路了。当时不平衡那种心态，今天平衡了没有？当你平衡的时候是不是对你是审判。“一定逃不出我的手心。”你从这些话里边你看神说的每一句话是不是紧抓你的心呢？逃不出神的手心。“我的话语一出，谁敢抵挡，谁敢欺哄隐瞒我？我说过，我是智慧的神，我就是用我的正常人性来显明一切的人，显明那些撒但的作为，显明那些存心不对的，那些人前一套、人后一套的，那些抵挡我的，对我不忠心的，贪恋钱财的，不体贴我负担的，与弟兄姊妹们搞弯曲诡诈的，花言巧语博得人的欢欣的，不能与弟兄姊妹同心合意地配合的。”你说，神现在做的，你心里边有多少，能不能说出来。当我说出这些话的时候，你服不服？刚才说啦，你嘴上不说，心里服不服？心里是不服的！晨晨在那，服不服呀？肯定不服，我天天起来跑呢，水也顾不上喝，实际坐在家是吧，训上他们，还得给她倒上茶，你说你不爱我，爱的是她。有没有？(没有。)没有，真没有？(没有对实际这个。)没有这个，你总是在里边不平衡！你就看不见我，没有这句话？(是解剖那衣服的时候那里头有。)(人人都有。人生有没有？）（没有。）你不是说，在这边解剖了你以后，你说没有啦，我给你说的是什么？解剖以前有没有？(解剖以前没有，怎么没有呢，她实实际际地去做成的，在我心里就是这么认为的。不是你对人不公……)说你这一段时间，你做出这个事以后，揭露解剖以后，你没有这些东西啦，这个承认。在没有解剖你的时候，你有没有？(可是我就没有想呀。)小凯，她有没有？(有。)人人都能看见你有，知道吧，如果没有的话，你不会有那个表现、流露。就和今天李霞是吧？她不说话，她不动也能流露出你的心思来，她心思是不是流露出来了？（嗯。）更何况你那天你已经表现了。（话是那么说的，但是我心里觉得我就不行。）你把这时间划分开，划分开你才能知道，我不是说你现在没有，我就说你说这话的前一分钟你有没有？前五分钟你有没有？(没有就说不出那话，那话就是因着有说出来的。)你今天说什么话来？你说，我觉着我就不行，是吧？这是你现在说的，你当时说你行不行？（行。）大卫笑你呢。“这个工作

就能行，这个工作能做了。”究竟行不行？（不行。）我给你说，帮助你怎么认识自己，把这个时间段切开，你不要说我揭露解剖你啦，呀，就是我这人什么也不行，你说你什么也不行，其实现在揭露解剖你认识不行，不等于说在没有揭露解剖你时就觉着不行，如果那时候你觉着不行的话，那还会有这个表演吗？就不可能啦。今天神话审判你，审判你什么？你流露出来了，我揭露解剖你，你已经走出来了，你看这个不行，那和神话去对号能对了吗？你是怎么过来的，你忘了你的当初？你忘了撒但怎么让你吃善恶树上的果子？神话揭示你的时候，你要回想一下你的所作所为，你的言行举止，这样才能认识自己，不然的话你永远认识不了自己。是，我今天是引导你认识出来了，噢，是了，我就什么都不是，承认，可是神说，你狂妄的时候你承认吗？我不狂妄，我都承认我什么都不是，那是因为你现在，不是说你当时你就不狂妄呀，如果你这样说的话，这话就没法沟通啦。我说你狂妄，我不狂妄，我现在哪狂妄呢，你拿上今天的说事呢，对吧？你回想一下，认识一下，你在什么情况下说了这个话，为什么说这些话。必须得抓住事实，让你自己说出来了，不然的话你还觉着委屈呢，让你自己用自己的嘴说出来了，这个我能做了。今天你又说，这个我作不了。（做不了做不了。）咱这个做不了，只能说是一种谦虚，不是认识的表现，再一个就是说，你现在逐步呢，咱就是来证明一下，哎呀！我就是做不了，证明你做不了，当时你自己的心态是能做了，对吧，你再说不是，你也不行了，你已经说出来了。

“我是智慧的神，我就是用我的正常人性来显明一切的人”，用我的正常人性，我今天和你说出这话来了，那天你就敢说这句话，“我能做了，就这事我能做了”。（简单。）如果那天不要说我这正常人性，什么呢？打打雷，高大的形象，来给你说一句话，人生，你做饭去，我先解剖他们以后，人生做饭去吧，人生还会不会说：“就这个事情啊我能做了！”不会啦，这就是因着一个正常人性，让人所流露出来的。人生，天天和我在一起呢是吧？和我接触这么长时间啦，正常人性，顺其自然，如果就是刚开始接触这三个月以内，任何人敢不敢说这个话？不会说这个话，他包装起来了。一开始人一来就是你解剖解剖我

吧，我说你穿盔甲着呢，我解剖你干嘛呀，是吧？都是伪装，他都把你崇尚，把你当神仙一样的，他不是自然流露。当他看见你正常人性，就是普普通通很正常，就是一个弟兄姊妹的时候，这时他才能流露出自然的东西来，这个时候解剖你的是你真实的。如果你把我当神仙待，然后你所流露出来的，那就是，要么你伪装都伪装不了，要么你就在那演戏的，我要这个时候再解剖你，我就是陪伴你演戏，那我不是傻了，你把我当猴耍啦，可能吗？我不能。所以说，你刚开始穿盔甲，你把我当神仙来待的时候，我还再陪上你耍一顿？那我还是什么神仙呢，假神仙是吧？正常人性，必须是让你和我接触的时间长啦、熟悉啦、习惯啦，觉着不是神了，让你流露出来的正常的、自然的、随心所欲的时候，这个就是你自然的东西，你的生命。那实际为什么要这样说她呢？工作她去做，一天起来看见她是正面的，想着给她来个审判刑罚，你想给她，能给她吗？你抓她呢，怎么抓？那就必须再给她拔高一步，靠近一下，越靠近一下，你咋啦？你是不是越显明？对追求的人这是好事，对不追求的人是什么？还记得小白说过一句话吗？“我惹不起你还躲不起你吗？”我靠近你了你解剖我呢，我躲得你远远的，你看不见我了，你解剖我什么呢！那你是靠近还是远离？靠近也不对，远离也不对。你要追求上进的，那就是靠近，逐步的拔高，那你要是一个污秽的邪灵，那你最好离得远远的，免得击杀，正常人性显明一切的人。“显明那些撒但的作为，显明那些存心不对的。”今天咱交通存心不对的是吧，只要你不是对神家一心一意的，那就要显明。实际在这她说出来了，显明啦是吧？她这里边爱在哪呀？她是自私的，她还是维护自己的前途命运。她说她爱我是吧？说了吧？耶稣问彼得怎么问呢？爱我你就牧养我的羊，那实际这一句话说出来以后，她牧养他的羊了没有？(没有。）没有吧？怎么看出来的？(不愿意。）不愿意什么？（不愿意牺牲自己。) 不愿意牺牲自己，咱交通过什么是好牧人？（为羊舍命。）喂一群羊的时候，狼来啦，你说这个羊倌要干什么？应该是去打狼是吧？可是打狼是不是存在自己生命危险？好牧人呢，狼来了就打狼，不好的牧人呢，狼来了干啥呀？先逃命吧！是不是？他放下羊群他是跑啦。那实际在这呢？我是不是该先逃命呢？她牧她的羊吗？牧羊，人在羊在，人不在也得让羊在，能够为羊去牺牲。神拯救人，耶稣，为人钉了十字架，那咱这个牧人呢？你看我牧养人怎么牧养呢？是不是把我放在了风口浪

尖，是不是把我的性命交在了前边，我不管我的归宿如何，我不管别人怎么对我，我也不管祭司弟兄说我什么，我只管做我该做的，我只要能把你带到真理面前，这是我的任务，这是我的使命，我就是敌基督，把我处理了也无所谓。所以，你看见我再有什么环境，我感觉有没有环境？没知觉！这狼来了，好像我就没知觉，我就没见过狼一样，我该做的还做着。显明那些撒但的作为，显明那些存心不对的，这就是存心不对的。显明那些人前一套、人后一套的，这个人前一套、人后一套的，是不是全显明啦！你和我在这刚交通了的时候，你是不是一颗热心，我要怎么、我要怎么，到回去呢？你还要怎么了吗？你倒完全成了你自己要怎么了，就不是要给神怎么啦，为神怎么啦。今天交通的时候，你是得为神舍性命呢，你感觉应该、能行、必须，到明天、后天呢？到我不在的时候呢？还行吗？人前一套、人后一套。

“那些抵挡我的，对我不忠心的，贪恋钱财的，不体贴我负担的，与弟兄姊妹们搞弯曲诡诈的，花言巧语博得人的欢欣的，不能与弟兄姊妹同心合意地配合的。”是不是各种情况都出来了？咱在下边是不是都有这些？不能和谐配搭，是吧？晨晨和疯子能不能和谐配搭？(能吧，往这路上走呢。)如果晨晨能够花言巧语博得你的欢欣的话，那绝对能配搭，是吧？“有多少人就因着我的正常人性，而暗地里对我抵触，暗地里搞弯曲诡诈，认为我的正常人性不知道，又有多少人对我的正常人性方面特别注重，给我好吃好喝，侍候我像仆人一样，还对我说真心话，而背后却另搞一套，瞎眼的人哪！何等不认识我——察看人心肺腑的神！”这种人是不是太多了？就是说，问问咱自己，你自己是不是也想这样去做呢，想这样走呢？想拿侍奉官老爷那一套呢？即使说你没有去做，但你心里边寻思着想这么去做。“这个时候仍然不认识我，以为我不知道你搞的那一套。你们总结总结，多少人就因着我的正常人性而断送了自己，醒悟吧！”你们总结总结，多少人就因着我的正常人性而断送了自己。咱现在可以数一数，在你身边的，因正常人性退去的有多少？在和我抗衡，想让我给他坐个低凳子，想让我去给他说两句好话，想让我服在他的权下，为什么会有这些想法？是不是

正常人性？(是。）周瑜说过哪句话你们知道吗？周瑜有个意念。(要反打回来。)要反打回来，你想一下。小白在想什么呢，我给她低个头。看天天……(SJ:我们那天去见了，不理，见了小白，见了弟兄装着没看见。)实际把她叫过来了，我躲着没见她，在路上面对面弯着个脸。（她装着没看见。）她看见了。（SJ:想让弟兄先和她说话。）我没搭理她，面对面说的是啥呢？她妈意思是说把她叫过来，让我回呢，我说我去车上放个东西，打了个招呼，说了一下，我想的是什么？实际给她谈去，她过来和实际谈去了，在她心中感觉的是什么？应该是我去叫她呢是吧？她看得起实际看不起，看不起，她和实际谈什么，不愿意，就谈一些外皮的话，不说心里话，那你和实际不说心里话，那我和你还谈什么呢？那我就没话说了，这就只能应付了事，走的时候说了几句客套话，不说了。打电话给天天说，原来不是把我拉黑了嘛，现在可以打了，我取开了，她干什么呢？弟兄你可以来了，我开开门了。(还是让你给她低头呢。)是不是看见正常人性？看天天，都要等待着我说两句话。“多少人就因着我的正常人性而断送了自己，醒悟吧！不要再欺骗我，要把你的所作所为、你的一言一行都摆在我的面前接受我的检阅。”接受我的检阅，怎么检阅呢？还记得吗？晨晨怎么检阅呢？小凯怎么检阅？……(一二一呀？)唉！一二一不是检阅呢！才想起来一二一，阅兵呢，这就叫一二一，你做了没有？你跟上我一二一了没有？晨晨一二一了没有？(没有。)李霞，一二一了没有？（没有。）一个个就是这，检阅一下就是这。

今天咱又说了一个事，沙子里边找金子，我看你一二一了没有。这个一二一，沙子里边怎么找呢？你定真啦！这沙里边是金子！不要把它当垃圾，也就是说，神的实质就是爱！你只在里边找爱！不要找神给你摆这个环境，神不要我啦，神恨我，神开除你了，开除那是什么？开除了，你在开除里边找爱，不要开除了，呀，神不要我了，神见不上我了，找爱！爱是什么？神要检验我呢。你看开除了我以后，我怎么看，人家咒诅我全家死绝，我怎么看呢，那是神印证，给我一个印证，神要我呢。会找爱了吗？如果你这样走撒但就没办法了，没办法在你身上作工了，因为你已经定真了，神的实质就是爱！神所做

的，不管怎么做，都是爱！都是为了你的生命进入。你今天让我浇灌教会呢，神的爱！让我去做饭呢，神的爱！今天你去我家住了，神的爱！不去你家住了，神的爱。不管临到你的是什么，反正都是神的爱！你跟上这个方向寻找，找着神的爱在哪？找神的爱这过程中，就揣摩、寻求，不知道时祷告："神啊！我知道你的实质就是爱，可是我怎么认识这个爱呢？找路途。你看弟兄和这个也说话，和那个也说话，就是不和我说话，不愿意多和我说，说我喜欢贝贝，就是不喜欢认真，和人家贝贝就那么多话，和我就没有那么多话，这得寻找爱在哪？（李霞：我心里就这样想的。弟兄不愿意搭理我，看不起我，喜欢实际不喜欢我，经常就这样流露呢。）噢！寻找嘛，这里边你要先确定了，这是弟兄对我的爱，怎么爱我呢？怎么个爱呢？不搭理你，不和你说话的时候是什么爱？你能吃得住吗？我和你说话能说什么好听的话吗？那些说话就是打！揭露解剖！一说话就是伤痕累累！你愿意说吗？你经得住说吗？那不和你说，那是不是对你的爱呢？人生体尝过了是吧？刚过来，解剖这个解剖那个，我不解剖人生，因为什么？我只打实际，不打她，我能打她吗？出门在外，一个人在外面孤独的，本身就是一种内向，不愿意和人多交通，然后你再过来打她两顿，你不是打的她往撒但堆里边走呢，那我做的就成了李木了，是吧？李木气不过眼镜，最后还是打打打，把眼镜给打跑了，打跑了才痛哭流泪，你说何苦呢。我先让她长大了，养大了，成人了，能吃住宰杀了。有时候掂起那个小母鸡看它是公是母，它倒咋呢？吓得要杀它，还没几两重呢，那是小鸡娃呢，如果这小鸡娃有高血压呢？心脏病呢？那不吓死了嘛！那不能让他吓死，那咋呀？让它长一长，然后放松放松。你看，李霞，我不和你说话，你和我说话吗？你为什么不和我说话？你不和我说话之间和我有隔阂，有什么隔阂？呀！你是神仙，我不敢触碰，我只敢静静地默默地等待，等哪天你看见我不是神仙，你就是那个普普通通的弟兄姊妹，你咋呀？信口开河啦，你信口开河我不就可以解剖了吗？我等待的就是你放松的那一刻。你穿上盔甲硬梆梆的，那我咋说呢。那这是不是神的爱呢？你得学会去看这个爱，你先把他放在爱的位置上，他的实质就是爱，然后你寻找到的就是爱，你不把他放在那个位置上，你用你那观点去衡量，你那观点是从哪来的？是臭水坑里衡量出来的，那是啥？那就是邪恶的。（李霞：第一次小白说你要过来，我说我也想见见，就开始准备，水呀啥

呀都给你准备好了，你进来了，我问了你一声你也没吭气，呀！我也不吭气啦。）那你说吧，神说什么？给神倒一杯水就想要两杯牛奶的金币，你说她呢，野心怕不怕，我和弟兄打个招呼，弟兄就必须给我个回报。(没吭气，直接就不会说话了。)从今以后不和弟兄打招呼啦，因为没回报。我给你倒杯水，你不给我两杯牛奶的价格，我还倒不倒，不倒啦。

236 体尝神爱得在现实生活中

1　当你满足神了，你的里面就有神的引导了，神特别祝福你，使你有一种享受的感觉，总觉得满足神了，特别荣幸，里面特别亮堂，心里踏实透亮，良心得安慰了，也不受控告了，看见弟兄姊妹里面也舒畅了，这就叫真实的享受神的爱。你总觉得神特别可爱，使你特别释放自由，你能觉得你付出的代价太值得。这是神爱临到了你。

2　要想真实地体尝到神的爱，必须得深入实际，深入现实生活，看见神作的每件事都是爱，都是为了让人脱去不洁净的东西。在实际生活中摆设环境让人经历，借许多神话使你难处得到解决。借神话开启、引导，你经常祷告、寻求，在实际生活之中你才有路。你总这样实行真理，你对神的许多作工逐步就认识透了，就觉得神话在你面前明如水晶。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爱神的人永活在神的光中》

182　性情变化不能脱离现实生活

1　信神要想性情变化不能脱离现实生活，你能在现实生活之中认识自己，能在凡事上都学习做人原则、常识规矩，背叛自己，实行真理，才能逐步有变化。无论如何人都不能不能脱离现实生活。神要求人在现实生活之中活出正常人性，要求人在现实生活之中活出真理，要求人在现实生活之中尽自己的功用。

2　你只注重道理的认识，只在宗教仪式中生活，却不深入深入实际，不进入现实生活，那你永远不能对自己、对真理、对神有认识，你永远是一个瞎眼瞎眼无知的人。悖逆神的人都是不能进入现实生活中的人，这样的人都是嘴上讲真理活出是道理的人。不能在现实生活中活出真理的人都是信神却被神厌弃的人是被神厌弃的人。

3　你能在现实生活之中操练自己的进入，认识自己的缺少，认识自己的悖逆，认识自己愚昧、没人性，认识自己软弱之处，这样的认识都是结合你的实际的情形，只有这样的认识才是实际的，才能使你真正地达到掌握自己情形，达到你的性情变化。只有这样的认识才是实际的，才能使你真正地达到掌握自己情形，达到你的性情变化。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谈谈教会生活与现实生活》

39

怎样见证神1

112首 为神作见证是人的本分

1 赐人类生命的是我，接受我生命为我作见证的是你们，这是你们的本分，是我临到你们而且是你们当为我做的。我将我的一切荣耀都赐给了你们，我将以色列选民未曾得着的生命赐给了你们，你们理当为我作见证，理当为我献青春、舍性命。我将我的荣耀赐给谁，谁就得为我作见证，为我舍命，这是我早命定好的。

2 我的荣耀赐给你们是你们的福气，将我的荣耀见证出去这是你们的本分，你们若只为着福气而信我，那我的作工便无有多大意义，而且你们也并非是在尽你们的本分。我将我的一切荣耀都赐给了你们，我将以色列选民未曾得着的生命赐给了你们，你们理当为我作见证，理当为我献青春、舍性命。我将我的荣耀赐给谁，谁就得为我作见证，为我舍命，这是我早命定好的。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论到“信”，你怎么认识》

这首神话诗歌里提到，为神作见证，是不是就是谈你的生命经历呢？“赐人类生命的是我，接受我生命为我作见证的是你们，这是你们的本分，是我临到你们而且是你们当为我做的。”这个是说神把生命给

了你，就要借着你把神发表出来、活出来、见证出来。“我将我的一切荣耀都赐给了你们，我将以色列选民未曾得着的生命赐给了你们，你们理当为我作见证，理当为我献青春、舍性命。”今天给你交通的这些路途，是不是都看见了，也都明白了。能不能看清？不能看清的，你就说出来哪里不能？咱再交通。前边的路，晴朗不晴朗？刚才给你交通了一个SJ的经历，是吧！为什么把SJ见证出来，见证的目的意义是什么？（让我们都效仿她，往那条路上走。）把一个准确的标杆给你树立出来了，神喜欢什么样的人？神要的是什么样的人？神要作成的人是什么样？要让你达到的是什么样的人一样的标准？然后你回想你现在走的是什么路？从我的交通中，你是不是能体会到神的性情——喜、怒、哀、乐，我是不是把这个喜怒哀乐活出来了？爱神所爱，恨神所恨，让你看得见、摸得着，让你有路可行。“我将我的一切荣耀都赐给了你们”，什么是神的荣耀？（真理。）（神的所有所是。）咱和神争夺地位，是不是和神争夺荣耀呢？（是。）你常想让别人高举你、见证你，是不是与神争夺荣耀呢？（对。）作工果效总想归到自己头上，是不是和神争夺荣耀呢？“我将我的一切荣耀都赐给了你们，我将以色列选民未曾得着的生命赐给了你们”，什么是生命呢？（神的话。）神的话，神的所有所是。神的实质就是爱，你看见了神的爱，看见了神的奇妙作为，这是不是都是神的荣耀？（是。）你今天看到了吧！（嗯。）你看到了，那就是神赐给你的，这是以色列人历代以来从来没有人享受过的。特别是让你看见了灵界实情，神把拯救人的整个路途也告诉你了。而且今天又告诉你，什么是神家？什么是信神？神说不怕你愚昧，不怕你无知，只怕你什么呢？只怕你不追求。你说今天在这里还难吗？给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只要你愿意往上够，即使你素质差，也能得着救恩。你说要不要素质高的人呀？只要你的一颗心就行了。给你看了一个拯救人的路途，都知道做诚实人那就简单，单纯就简单。你复杂，你想得多，你考虑得多，你不实行，你不往前走，那就难。我记得神那时候也说过，诡诈人说句实话就难，要实在人说实话就简单，这是根据你的本性来看的，因为你本性就是喜爱正面事物、你就向往正面事物，那神一说出来，你就往这边考虑、往这边看，那你的看事观点就是往这边看的。你本性是邪恶的，神说出话来，你就不往这边看。好比当代社会发生的一件事，你看见了一个人打人的事件，一个善良的人看见那个人被打了，你怎么呀？你对

被打的这个人是一种同情，对打人的人是一种恨恶，这是不是自然反应？（是。）可是恶人呢，恶人这样看吗？恶人怎么看？他站在打人那边，“哎，真舒服，这个打架的真帅气！”，他还咋呢，他还学一下，我怎么能够两下给他放倒，他要学恶。这就是说，让善良的人学去打人很难，让恶人、喜欢打架的人做个善良的人是不是也是很难呀？很难！（嗯。）所以今天就看见有人追求真理就不难，有人追求真理就难，那是因着自己邪恶、自己败坏、自己的本性来定。再一个就是看你愿不愿意与神配合，能不能放弃自己、背叛自己，有没有恒心、有没有毅力。你知道自己本性恶了，那你能不能背叛自己，放下自己呢？神交通过，你的本性不喜欢真理，不喜欢真理你可以追求真理，说白了还是看你自己。

“你们理当为我作见证，理当为我献青春、舍性命。我将我的荣耀赐给谁，谁就得为我作见证，为我舍命，这是我早命定好的。”把标杆给你们选出来了，让你去看，看见什么是“舍”！你每天追求地位、追求名誉，你有什么资格？还追求地位呢！现在让你看一下神的要求，让你看SJ的经历，她出来作工的时候孩子才三岁，二十多年，直到孩子结婚才回来，这是你能做到的？即使你做到了，神称许了吗？看SJ哪步工作落下了？回来还是个“保罗来世”。那你看见自己的形象了以后，你怎么走？撂挑子？还是往上够？你往上够了，追求了，性情发生变化了，那你以前所受的苦就有价值了。如果你不往上够，把这个当成资本，这是不是就报废了？这就应验了神话，外表所受的苦是否有价值取决于什么？（内在的变化。）内在的变化。咱今天呢？外在的变化有多少呢？外在的变化没有，内在的变化更是没有，咱还追求地位，享受地位之福，比一比差下多少？咱所做的哪还有资格提起？不足挂齿！咱看神话里怎么说的，长子和子民的差距有多大？太大了，天上地下。看着咱都是人，可是用神话衡量差距太大了。这就是给了咱一个目标、方向，足够你追求了，这是不是也是把荣耀给你了？你具备了这个条件，那神就跟你索取。你听得越多，知道得越多，那神对你要求的就越多，这是神的公义。“我的荣耀赐给你们是你们的福气，将我的荣耀见证出去这是你们的本分，你们若只为着福气

而信我，那我的作工便无有多大意义，而且你们也并非是在尽你们的本分。”神把荣耀赐给了你们，是你们的福气。什么荣耀呢？咱今天是不是看见了许多神作工的奇妙作为啊！在咱身上还有重大的任务，神拯救人的步骤，外国人还要拥入中国，当外国人拥入中国的时候，你在干什么？想过这个问题没有？祭司弟兄说三月份很有可能产生混乱，神的交通也把教会定罪了，作工步伐到哪里了？今天又让你看见，把长子也见证出来了，也就是说，把原子弹见证出来了。

神话说：“虽然神把所有的人都带入了刑罚之中，但神却并不说关乎这一类的话，而是有意避开这一题目另作起头，一方面是因着神的工作，另一方面是为了马上完成这一步工作，因为神作这一步工作早已达到目的，所以不必再多说。现在神作工的方式不知你们看清多少，在我的意识当中总觉着神作工不像以前那么明显地分阶段、分时期作，而是一天一个作工方式，几乎是三五天一变，就在五天之中可找出两种工作的内容。足见神的工作之快，不等人反应过来仔细看看神就不见踪影了，所以人总是摸不着神，这就导致圣灵作工不明显。为什么神总是说‘我便离人而去’这一类的话呢？或许对此话人稍有注意，但并不解其意，现在怎么样了，明白了吗？怪不得人总是摸不着圣灵的同在，人寻求神总是在缥缈的月光之下，这个一点不假，似乎神是在有意捉弄人一般，使所有的人都大脑膨胀，昏头昏脑，几乎不知自己在做什么，似乎是在做梦，醒来以后不知是怎么回事。就神几句平常的话就把人折腾得不知所措，难怪神说‘如今，我将所有的人都扔在“大火炉”里“熬炼”，我站在高处仔细观瞧，人都在火的焚烧之中，在火的威逼之下，人都将“事实”供出’。就在神千变万化的说话之中人都不知怎么办好，事实上正如神说的，刑罚早就开始了，因为人未意识到，神明说人这才知道，神告诉人之后，人才都注重开来，也可以说神的工作就进行到这一步了，所以人才开始研究刑罚。就如人开始知道有原子弹，但因着时候未到，所以人并不注重，若有一个人开始制造，那么就有人开始注重了，当原子弹出现之时，人才更加了解了。当神说将人扔进火炉里之时，人才稍有知觉，若神不说，谁也不知道，不是吗？所以神才说‘人都不自觉地走进火炉里，似乎有线牵

着一般，似乎人都麻木了’，不妨这样分析一下：人都将事实供出这一事，是在神说刑罚开始的事，还是神未说刑罚开始以先的事？从此看出，神在未提刑罚以先人就开始招供了，足见刑罚是在神未提以先就开始了，这不是事实吗？（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说话的奥秘揭示·第三十九篇》）”从这里看到原子弹是什么意思了吧！原子弹在造成以后人才开始注重。（刚开始不注重。）刚开始什么表现呢？(“就如人开始知道有原子弹，但因着时候未到，所以人并不注重……”）并不注重。SJ就是这个原子弹。（造成了人才开始注重。）体尝到了吧！（嗯。）咱们都是同时进入的，我同时交通，同时解剖，你们同时听，我也解剖她，我也解剖你，我解剖她的时候，安宁、张静是不是也同时解剖你们呢？（嗯。）但人家从里面能进入，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制造原子弹了，你们不注重，现在制造出原子弹了，现在让你看见了，你才开始注重了，注重了你才开始研究了。那你现在该研究了吗？原子弹的标本就放在这儿了，该去注重！原子弹怎么造成的？也知道了是吧！是不是把路途告诉你了？是不是把神荣耀也给你了？就差你实行了！小青今天是不是也是如实招供了？SJ在火炉里边熬的是什么？熬的是揣摩神的心意。你在火炉里边熬的是什么？熬的是地位，熬的是怎么与神较劲，怎么与神争夺，老嫌人不尊重你，控告。不在神话里边进入，那你最后得着的是什么？现在路途看见了吗？（看见了。）懊悔不懊悔，懊悔还在后边呢！原子弹已经造成了，有人坐上传送带了，那你呢？小青，走在前边，三年了，你跑得比谁都早，结果原子弹都造成了，你连传送带还没上呢！（你不说还真不知道，这样一点才知道，要不叫咱畜生，不通灵呢。）造原子弹的时候你们不理会、不搭理、搞你们个人经营。我修理对付她，也修理对付你，给你交通也给她交通，我揭露解剖她的话，人家就实行、寻求、再三地去听，人家是变化。而你们是反抗，一揭露解剖就起来反抗。她的资本不比你多？不比你资格大？那些资本、资格占有她吗？她能放下，你为什么就不能放下呢？她怎么经历的？她原来作工怎么和你交通的，现在又是怎么交通的？活出来的是见证。原子弹造成了，你们才注重了，人家都已经成了。现在你们再大意一些，就不是说造成了，那就是爆炸了，原子弹爆炸之时就是你进地狱之时。（嗯，最后捶胸捣背，连捶胸捣背的机会都没有了。）神说惩罚你下地狱的时候，让你干什么呢？让你心服口服加眼服，让你口里边喊出

什么呢？神的公义。张静，神公义吗？（公义。）昨天我过来你还怎么呢？还表白呢，我还打不断你的话呢，今天看见原子弹了，当初他们攻击她是敌基督的时候，你看她放下工作了吗？停止作工了吗？她在教会里边和这个说，和那个说，讨论了吗？讨论这些吗？（我都不具备SJ那素质。）哎呀，又来了一个。她具备什么素质？她具备保罗的素质。没给你那个路走？都给你路走了，是你不走呀！在于你走不走，今天路摆得够清了吧！今天还要你那素质吗？你抱着你的己意不放，抱着你的冠冕不放。

现在原子弹造成了，是吧！所以祭司弟兄交通说明年三月份很有可能内乱，内乱就要大选举。在那个时候大选举是不是就公开了？公开选举，你还能争夺位置吗？有意义吗？你知道一选举、一宣布会带来什么？现在神的交通都听见了，什么是神家，神把教会定罪了，神把团体的话也说出来了。还记得那时候交通说“团体的基督人”吗？（记得。）那时候说“团体的基督人”不明白，再看这话你才知道，“团体的基督人”是什么意思？和“团体的宇宙新人”有什么区别？“团体的基督人”神交通这个团体的，指的是实行神行政而说的，在这个团体里边能实行神的行政，在这个团体以外不是实行神行政的，在这个团体里边是神家，在团体以外的不是神家。所以说，“团体的基督人”这个团体的，是指实行神行政而说的。谁在实行行政？团体里的人，实行神话的人、通行神旨意、实行神行政的人、这个人他实行的是基督的话、这个人说话跟神一口一心，这个人就是基督人，团体里实行神话的人，实行神行政的人，这就是“团体的基督人”。“团体的宇宙新人”，这个“团体”指的什么？就是根据人数多少了。什么是神家呢？在这个团体里边，能通行神旨意的、是神说话的地方、是神作工的地方、是神拯救人的地方、是神的权柄得以实施的地方、是神的经营计划得以实施、神的心意能落实的地方，这个团体叫神家。这个团体现在看见了吧！你已经看见了，那看不见就信的有福了，看见才信的怎么了？不如看不见就信的有福。SJ是看不见就信的，而你呢？是看见才信的，你比她诡诈，所以说你是谁呀？你是多马，摸着耶稣的钉痕你才信的。今天原子弹显给你看了，是不是摸着钉痕了。神爱什么

人？神喜欢什么人？神成全的是什么人？是不是都明确地给你说过了，可是你信吗？你不相信。今天SJ作成了，信不信？你摸着耶稣的钉痕还不往前走，那就等着惩罚了！现在隐秘是拯救，公开是惩罚！神现在不宣布，隐秘着呢，隐秘神是为了拯救，也是为了显明，接着公开，就是惩罚了！?

今天和你交通这些对长子的认识，为什么交通这个呢？是因为根据神话的交通，可以看见现实的作工到了这个地步了，再根据祭司弟兄的交通，明年三月份很有可能内乱，既然祭司弟兄说了，那咱们就得把预备工作作好，这个时候不得不见证了。为什么呀？必须让你看见原子弹，不然你不认识原子弹，你不认识什么是长子。为什么呢？刚开始建造国度的时候，我说话那个语气口气，你是怎么进来的？是你认识、分辨进来的吗？（不是。）怎么进来的？是把你打进来的。你是因为这个语气、地位，受了辖制，你才低了头的。低了头以后，再加上我给你交通，你看见了异象、看见了前边的路、看见了揭开的奥秘，刚开始是好奇，是受了辖制，被迫才进来。后来在交通中，你又看见有实际的路途，抓了你的心，并不是你真正认识的。作工结束完了神还要考核，我给你交通过，2012年为什么神不说，祭司弟兄也不说呢？那就是考核，看谁是得胜者。12年考核完了，现在又是一次考核，一批一批考核。考核你什么？第一批是考核长子，你对神是否有认识。第二批是考核众子、子民、效力者，是否对长子有认识。让你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神也给你交通了，做带领工人该走什么样的道路，都给指出来了，分辨认识都该有了，所以说，该出考题了，在这儿我又让你看见了原子弹，如果你是通灵的人，你是追求的人，最起码你看见原子弹该怎么呢？该注重了吧！（嗯。）这五方面你会去分辨认识了，根据神话看事，神所要求的能得到长子名分的有几条？五条。神还要考核，怎么考核呢？外国人拥入中国寻求真道，神话里面怎么说的？众子子民谁来牧养？（长子。）长子来牧养。神又告诉你说，众子子民在哪儿？国内没有几个，众子子民在哪儿呢？在外国，所以说外国人要寻求真道。到那时候就是神一句话，神要见证在中国得着了一班得胜者，这些得胜者就是谁呢？长子团的。这个长子团在

哪儿呢？在中国呢！叫人去寻求去吧！那你说外边听了这句话以后会有什么反应？所以说会有外国人拥入中国，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样拥入。为什么拥入呢？拥入的有什么人呢？神交通的，一部分寻求真道的，还有一部分是什么人呢？（效力。）

还有一部分是效力者，怎么效力呢？就是为神子民效力的，效什么力呢？不单是开开国门，因为什么呢？出外国了，神说有寻求真道的，还有假的、敌的。到那时候都要出来，这就有了什么呢？假基督、敌基督、冒充长子，什么都有。在国外的听到这个话了，敌基督、追求地位的人，他要跑回来。国内的呢？听着神见证了，是不是要号称他是长子啊！（嗯。）他说他是长子，她说她是长子，到时候都来了，让你分辨认识吧！让你去寻求吧！考试啊！你怎么分辨他？神说“来，外国人寻求呢！你给他交通交通吧！”交通什么呢？假的能交通出真东西来吗？（不能。）你能够把神的奇妙作为见证出来、神的三步作工见证出来、神的心意见证出来，你才能够抓住他的心。人家一听一看，就是不一样！那你呢？同时还要给你摆设功课，怎么摆呀？教会里边也要出现长子，外国人回来也出来了，人家是拿着资格证回来的，人家是跟随神左右，在外国作工多年回来了，人高马大，你信谁啊？信地位、信名誉的，你就头晕眼花分不开了，势力派的就是追求势力，你是分辨认识的那你就寻求，看是不是与神相合的。根据什么是神家的标准来衡量，寻求真理与不寻求真理的，明白神话与不明白神话的，是不是完全分割开来了？（是。）分割开来了，神的作工就结束了。也就是说，神把前景都给你说了，所以咱现在要预备善行，为什么要预备？外国人寻求，因着饥荒瘟疫，一个是物质上的饥荒，一个是灵里的饥荒。说白了就是神把前边路都给你说了，告诉你该怎么做了，做什么呢？让你去做约瑟，准备好所需，灵里的所需、物质的所需是不是都得有呢？（嗯。）也就是说，咱在这里作的预备的工作，就为那一天预备的。

他们来了，是怎么来的？他们来的时候是多少？十个？八个？像开了闸的水一样来的。你能接待得了吗？你这家能放几个？所以说，就让咱建方舟，得收留活物。那个方舟能容纳八个人，和各类活物，作工结束的这个方舟呢？要收留多少呢？（不知道。）（圣经上说的十四万四千。）所以说你得预备十四万四千的所需，也就是说，咱现在就等于是造方舟，造一个什么样子的方舟呢？造一个超级的、大型的旅馆，吃、喝、住、行一体的，这就是现在首要的任务。预备好了，到时候他们一来寻求，就能怎么呀？要吃的有吃的地方，要住的有住的地方，就差他们寻求真道。你也预备好了，等他们来了给他们浇灌，到时候把神一见证。你把神的作工、把神的所有所是见证出去了，把这几年你所经历的神的奇妙作为见证出去了，也就是变相地把谁见证出去了？（众长子。）把众长子见证出去了。见证众长子不是让你喊谁是众长子，谁能作了这个工作谁才是众长子，谁能打败众仇敌谁才是众长子，谁能建造了国度谁才是众长子。不是靠你去说谁，而是看你作的这个工作。就和挪亚造方舟一样，说那方舟是谁造的？（挪亚造的。）那实际上谁干活呢？（挪亚和他三个儿子。）今天你做的就是挪亚那三个儿子，实际工作是你去作，那你做出来功劳归谁的呢？不是你，是众长子的功劳。就是神说的，忠心效力者的本分是见证众长子，看过吧。（看过。）这话一一都要应验。（发自内心可想见证众长子了，就是见证不出来。）见证不是说和传福音一样，给你说“基督来了，快信吧。”不是，而是靠什么见证呢？靠你的活出。你有生命经历了，你会见证神了，你就把神见证出来了。怎么达到这些果效的呢？众长子带领的。（你带领。）这个学生学习好，你这个学生把谁见证了？（老师。）这不就行了吗。所以不是在乎你去喊，而是在乎这个工作怎么作。今天我把原子弹造出来了，然后你开始注重了，那作工结束的时候，不能个个成为原子弹，最起码个个得成为炮弹，是吧！当炮弹在一起同时爆炸的时候，那算什么？定时炸弹，大爆炸。不和传福音那时候一个一个来了，那是放鞭炮，噼里啪啦，现在是大爆炸，人人都起来见证，想一下那个场面。（说起来都挺可笑，外国人都拥进来，我想着我又不会说外国话，我咋给他传？）他们现在早就操练好说中国话了，从2013年到现在多少年了？7年了，你在这儿操练生命进入的时候，他们在那边操练怎么听中国话，等你操练好了，他们也听懂中国话了，到时候你只管见证吧！（那这样一比，这中国

人真不如人家啊！人家外国人还能学中国话来寻求真道，要叫我学外语，听外国话，我觉得可难呢。）是吧，所以说，对你是极大的高抬，你还撂什么挑子呢？还觉得倒了什么霉似的，闷闷不乐，今天撂挑子明天撂挑子，今天追求地位，多大的洪福呢？

“我的荣耀赐给你们是你们的福气，将我的荣耀见证出去这是你们的本分，你们若只为着福气而信我，那我的作工便无有多大意义，而且你们也并非是在尽你们的本分。”这话是不是把张静给说出来了，追求的什么呀？小青，还喜欢地位吗？咱尽的是什么本分，为什么让你来作这个工作？知道为什么吗？是要羞辱他们，让他们产生观念，产生观念就是引狼出洞，引虎下山。更重要的是，中国人要什么有什么，看中的就是你的败坏邪恶，你越败坏越邪恶越要把你作成，越证明神的大能，证明神的智慧！外国人越看不起，咱越能显明他们无知，神作工妙哉！妙哉！是人想象不到的！“我将我的一切荣耀都赐给了你们”，这句话听明白了吗？是不是把一切的荣耀赐给了你们，咱今天是最有福的。他们出外国作的什么工作啊？传福音的工作。（嗯。）神今天怎么给你说的？传福音那不是见证神，什么是见证神？见证神和传福音是两码事。你把神的作工见证出来，把神的话活出来，这才叫见证神的人。他传福音是招生的，你是带课的。他在外面招生呢！你赶紧在备课呢！等他招生过来了，你再给他们当老师讲课呢！你说你有福没福？（真有福。）关键就看你会不会经历体验了。“我将以色列选民未曾得着的生命赐给了你们，你们理当为我作见证，理当为我献青春、舍性命。我将我的荣耀赐给谁，谁就得为我作见证，为我舍命，这是我早命定好的。”你今天敢撂挑子吗？撂挑子是什么结局可想而知。亚伯拉罕献以撒，为什么让亚伯拉罕献以撒？以撒是谁给你的？（神。）神给了你，再让你献给神是理所当然的。神把这个荣耀赐给了你，神把神的所有所是赐给了你，那你理所当然应该把神的所有所是给见证出去。你要不见证，这是不是你的悖逆呢？你为了地位，为了名誉争夺，你说神不灭你能行吗？不仅是简单地灭你，是要沉沦，是要比外邦人加重的惩罚。这个惩罚该不该？（该。）神公义。听了这些什么感觉？（上传送带的感觉，所以说不能原地踏步

了，得赶快往灵里赶。）群里还发过一小段话，里面有个“踏上灵程”，什么叫“踏上灵程”？把传送带换成灵程了，就是所有事你能从灵里看，这就“踏上灵程”了。“踏上灵程”也就是你生命开始进入的时候，你会经历神话了，这个时候也就是神作工结束的时候。那今天呢？就是为这一天的到来“踏上灵程”。前边原子弹给你造出来了，原子弹是不是就“踏上灵程”了？（嗯。）那你照着标杆走，“踏上灵程”就成了。还想神的作工什么时候结束吗？是不是已经看到头了？快不快？（快。）前天问你快不快呀？你说，呀，神的作工什么时候结束呀？你想想结束时你在哪一边？结束的时候，你才感觉到自己贫穷、可怜、什么都没有，结束的时候你是哀哭切齿还是赞美歌唱呢？今天你们还是打打闹闹？为什么昨天我看见你们，我什么态度呢？难受。什么时候了？人家原子弹都造出来了，你们还在这儿追求地位名誉，还打打闹闹，还为自己辩解表白，你说混不混，你说傻不傻！交通的这些这是不是异象啊！（是。）把前边异象告诉你了，路打开了，异象就是路，异象透亮你路就透亮，路透亮了接下来就看你动力如何了，就看这些司机怎么驾驶呀！司机喝个酒，抽个烟，歪歪扭扭走的还是S型呢，还要出车祸呢，就别说走正道了！看你走不走正道！你比他们偏得了多少，看教会人现在知道什么！

773首 你真有把握做神的见证人吗

“虽然你们的信甚是诚恳，但你们中间无人能将我尽都说透，无人能将看见的事实全部见证出来。你们现在多数人都不务正业，而是追求肉体、满足肉体、贪享肉体，并没有具备多少真理，怎能将你们所看见的全部见证出去呢？你们真有把握做我的见证人吗？到有一天，你若无力将今天你所看见的全部见证出去，那你就失去了一个受造之物的功能，你这个人毫无一点存活的意义，你不配做人，甚至可以说，你不是人！我在你们身上作了无数工作，但因着你现在不学无术，空劳无获，当我需要让我的工作扩展出去之时，而你却瞠目结

舌，毫无一点功用，那你不是历史的罪人吗？到那一时刻，你不会懊悔至极吗？——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论到“神”，你怎么认识》”

?这话不用交通了吧，能看懂吧！一看就能对号，揣摩揣摩吧。原子弹造成了你就该注重了，你注重了你往这条路上走，那你也可能成为原子弹。神要的是什么呀？神不看你资格大大，不看你劳苦作工。（跑路多少，年岁大小。）跑路多少，年岁大小。（跟随左右。）跟随左右，还有什么？（名望顶天。）名望顶天。（可怜程度。）可怜程度，这些都不看。看的就是那五个，有无真理。你们也不用羡慕，羡慕SJ那二十年劳苦作工，那二十年你怎么补也补不来，你不用羡慕她那个。只是什么呀？只是看你能不能把神话活出来。神怎么说的呀？你作一天的工，和作一个小时的工，工价是一样的，从这儿就体现出来了。有的人信神信了三十年，也是明白这些神话，你信神信了三年，也是明白这些神话，工价是不是一样的呢？（是。）工价是一样的。神说历世历代以来的使徒，对他们个人来说都是徒劳的，为什么？（他们为今天的作工铺路呢。）徒劳就是没意义的，对他们个人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为什么这么说呢？历代以来神没有作过供应人生命的工作。（所以我是最有福的，能跟上这一步。）六千年来那些使徒都没有咱有福，所以说别认为自己倒霉，也别认为自己了不起。再别说给你摆设个环境，你认为真倒霉，神可别爱我，今天一说到福分了，又认为自己了不起。不认为自己倒霉，也不认为自己了不起，这叫什么呢？这叫顺服，这就叫受造之物。“虽然你们的信甚是诚恳，但你们中间无人能将我尽都说透，无人能将看见的事实全部见证出来。”就把你今天所经历的、看见的，能不能全部见证出来？“你们现在多数人都不务正业，而是追求肉体、满足肉体、贪享肉体，并没有具备多少真理。”小青看见了吗？还喜欢地位吗？喜欢地位就是不务正业。“并没有具备多少真理，怎能将你们所看见的全部见证出去呢？”把神的作工全部见证出去和什么有关系呢？追求真理，你不追求真理就不可能见证神，因为你就不明白，不认识。 让小青去见证怎么见证呢？去见证就是控告小丹是撒但？小丹和你说一句话你就说小丹是撒但，意味着什么？这是什么实质呢？你这是在见证神吗？（羞辱

神。）羞辱神，你是在论断神的作工，不是在见证神的作工。神主宰一个人过来和你说话，你说他是撒但，把正面说成反面的，神借着这个人来做这个事，你把他定罪了，这是不是论断神的作工呢？没有见证了神，反而成了论断神，成了犯罪。所以说，没有真理你怎么能见证神，怎么能将你所看见的全部见证出来呢？你看见也不晓得，听见也不明白。?“你们真有把握做我的见证人吗？到有一天，你若无力将今天你所看见的全部见证出去，那你就失去了一个受造之物的功能。”那我是怎么带你呢？我是怎么一步一步带你，你怎么走过来的，怎么走上传送带的呢？你怎么又从传送带变成了原子弹呢？“你若无力将今天你所看见的全部见证出去，那你就失去了一个受造之物的功能，你这个人毫无一点存活的意义，你不配做人，甚至可以说，你不是人！”在神那里看你不是人，不配做人，那你这个人还有存活之路吗？那必定是死亡，必定是受惩罚的。“我在你们身上作了无数工作，但因着你现在不学无术，空劳无获，当我需要让我的工作扩展出去之时，而你却瞠目结舌，毫无一点功用，那你不是历史的罪人吗？到那一时刻，你不会懊悔至极吗？”前边跟你说了，外国人进来你怎么见证呢？你能和人家说，哎呀，老张不让我去他那聚会，外国人听你这些吗？丢死个人！

2021年1月16日

怎样见证神 2

778　信神该怎样见证神

“1　经历了神的这么多作工，你都已亲眼看见，亲身经历，别到头来就连自己该尽的功用都尽不上，这就太可惜了！以后扩展福音时你

能谈出自己的认识，将你心中所得的都见证出去，来尽上你的全力，这是一个受造之物该达到的。这步工作到底意义是什么？达到什么果效？落实在人身上有多少？人该怎么做？你们把道成肉身的神来在地上所作的一切工作都讲透，这就见证完全了。

2　神所作的工作的意义、内容、实质、所代表的性情与作工原则，这五方面你都讲透了，这就证明你会见证神了，证明你真有认识了。神对你们所要求的并不是很高，作为每一个真心追求的都可达到。你有心志做神的见证人，你得明白他所厌憎的是什么，他所喜欢的是什么，你经历了他的多少作工，借着这些作工认识他的性情，明白他的心意，明白他对人类的要求，以此来见证他，来尽上你的本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实行（七）》”

信神该怎么见证神？“经历了神的这么多作工，你都已亲眼看见，亲身经历，别到头来就连自己该尽的功用都尽不上，这就太可惜了！”“经历了神的这么多作工，你都已亲眼看见”，看见什么了呢？见证神首先得认识神。对神现在认识了多少？就从异象上来看，人子的形象是什么呢？看见人子的形象了吗？（就是你这样的。）什么形象？异象上是怎么说的？（两刃利剑。）口含两刃利剑，这个你体尝了、看见了，是吧。（嗯。）还看见什么了？（眼目如同火焰。）眼目如同火焰，这个看见了没有？（我看书里说得可严厉了，就如同火焰这些，但是你给我感觉就永远都是爱。哪怕面对的是我这个敌基督，你还是无尽的包容忍耐。）为什么说面对你这个敌基督？（实：这个指什么说的啊？指看透你的存心目的，你心思意念，你魂里边的东西，能够揭露解剖你。这些是不是能看透啊！）（哦，我看成外表的怒发冲冠那种火焰了。）昨天他们每说一句话，你仔细听，他们每句话里边都有问题是吧，不能和他交通，一交通三句话他不敢说话了。眼里冒火，一个是看透你的存心，你的心思意念别人看不见他能看见，还有个什么呢？眼里不容你任何污秽东西的存在，都得焚烧。这就是看见不放过，不允许有掺杂，就得揭露解剖。还看见什么了？

身穿白袍。你看见什么是洁白了吗？（圣洁无污秽，恨恶人里边的罪。）爱神所爱，恨神所恨，喜怒哀乐，这里面有没有掺杂不清的？给你分得很清楚，让你看见，我爱的是什么、恨的是什么，纯粹的爱就是爱，恨就是恨，很明了，没有一个纠缠不清的，有情感纠葛的，这是不是洁白？（嗯。）我做每一件事情，都给你拿到桌面上来交通，我没有什么隐私。这让你看见，我在这儿的喜怒哀乐，借着周围人事物跟你把这些表达清楚，什么是爱，让你有一个准确的认识，让你更看到，这里是不是更是洁白？身穿白衣。是让你这样去看，这样去认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使命，那我家人这个使命就是过来见证一下，她最有发言权，是吧，不然的话到最后，攻击的人要抓把柄、要论断、要定罪。神说不怕，神有见证，铁证如山，让他没有可乘之机。这就是说，你把你看见的，看到的见证出来。你的亲眼看见、亲身经历，你看我作在你身上的，我对什么样的人是爱、对什么样的人是恨、对什么样的人是哀愁，这些你都看见了，作在你身上都经历过来了，你能不能见证出来？“别到头来就连自己该尽的功用都尽不上”“该尽的功用”，我作在你身上的是什么啊？作在你身上的爱没看见，作在你身上的拯救没看见，那你就是该做的、该尽的功用都尽不上，这就太可惜了，太可惜了！这就完全成什么了？昨天说的木偶，是吧，那太可惜了，因为你太羞辱神了。那这木偶该干什么呢？那只能是焚烧了是吧，当个柴烧。（嗯。）说得这么清楚明了，你还是麻木痴呆，羞辱神，这就不能要，太可惜了！“以后扩展福音时你能谈出自己的认识，将你心中所得的都见证出去，来尽上你的全力，这是一个受造之物该达到的。”哎，我把原子弹给你造出来了，你也亲自经历了我造原子弹的这个过程，那是不是该把原子弹造成的这个经历过程见证出来？你应尽上全力，这是一个受造之物该达到的。“这步工作到底意义是什么？达到什么果效？落实在人身上有多少？”这步工作到底意义是什么？（让人为神作见证。）就是让人为神作见证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为神站了见证，神就得着荣耀了。）（人被撒但苦害，要打败撒但。）一方面是神得荣耀了，还有什么？（人也被拯救了。）人也被拯救了，还有什么？（神的工作结束了，神也进入安息，人也进入安息。）这步工作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一，人认识了神，神也得着了人，天与地连成了一片，神有了一个能说知心话的人。也就是说这步工作意义到底是什么，也就是神的经营计划是什么？达到什么果

效？在神作工结束的时候达到什么果效？人都能“踏上灵程”，这个工作结束了是针对人都能“踏上灵程”。神话能在人身上作王掌权、掌管人了，达到了果效。“这步工作到底意义是什么？达到什么果效？落实在人身上有多少？人该怎么做？你们把道成肉身的神来在地上所作的一切工作都讲透，这就见证完全了。”“你们把道成肉身的神来在地上所作的一切工作都讲透，这就见证完全了。”任务大不大？也就是“你们把道成肉身的神来在地上所作的一切工作都讲透”，而你们在教会讲的什么呀？探讨的什么呀？所以说一天作的尽是些没意义的工作。“你们把道成肉身的神来在地上所作的一切工作都讲透，这就见证完全了。”见证神，咱谈了几个？我和你交通的是不是也是这些内容啊？能认识到吗？（嗯。）“神所作的工作的意义、内容、实质、所代表的性情与作工原则，这五方面你都讲透了，这就证明你会见证神了，证明你真有认识了。”神作工的意义是什么？恢复最初造人原有的模样。“意义，内容”，“内容”是什么？就是神怎么拯救人呢，神拯救人的过程，神怎么作在人身上的，神发表哪些话语，神的经营计划怎么作在这些愚昧、麻木，最败坏的这些人身上，怎么在这些人身上作成的。还有他的奇妙作为，怎么利用撒但效力的，把这些尽都说透。“实质”，“实质”是什么呢？神的实质就是爱、圣洁、独一无二，这就是谈到认识神这方面。“所代表的性情与作工原则”，所代表的性情，喜怒哀乐。“所代表的性情与作工原则，这五方面你都讲透了，这就证明你会见证神了，证明你真有认识了。”这五个方面都有所认识吧，能看见吧？能不能？（嗯。）作工的意义、内容、实质、所代表的性情与作工原则，五方面。这也就是说，你见证神了，或者在教会生活中，你谈生命进入，谈什么呀？就这五方面。生命进入，你脱离了这五个方面，那你还有生命吗？“神对你们所要求的并不是很高，作为每一个真心追求的都可达到。”真心追求的都可达到。今天给你交通，又把原子弹树立在这儿，你说还难不难？要求高不高？把肉体享受那些东西全都抛弃，这就不难。“你有心志做神的见证人，你得明白他所厌憎的是什么，他所喜欢的是什么，你经历了他的多少作工”，最起码现在，你知道神所厌憎什么，神所喜欢什么吗？（嗯。）神厌憎什么？（厌憎邪恶、诡诈的这些人，喜欢诚实、正直的这些人。）今天都给你作了标杆了。神喜欢什么？我告诉你说，我爱SJ，这个是不是把喜欢的给你说了？她那五方面做出来了，是不是神所喜欢的？（嗯。）那神所

厌憎的，昨天你一说那些话呀，我就不愿意听，我就不想听，我就给你打断了，厌憎，不想听。你谈的是些什么啊？为你的虚荣脸面地位说话，讲理，那你讲理的过程是不是与神叫嚣、对抗？是神厌憎的。厌憎什么？审判刑罚、修理对付的什么？审判的是你的悖逆，刑罚的是你的罪。你看神说对长子的态度是什么态度？神怎么说的？不愿再审判他是吧？（嗯。）神作在他身上的都是怜悯慈爱，除长子以外，神都是什么态度？一再地打，一再地打，什么是打？修理对付、审判刑罚这是不是一再地打？（嗯。）“他所喜欢的是什么，你经历了他的多少作工，借着这些作工认识他的性情，明白他的心意，明白他对人类的要求，以此来见证他，来尽上你的本分。”这条路难不难？其实不难吧，追求就不难。小青，难不难？（往上够就不难，追求就不难。）

昨天你们说起那个打仗是吧？一开始打仗，你看我身上带着一种态度、语气，也就是站一种位置，为什么要那么作？今天下午我也说了一下是吧。如果没有那个位置把你打不下来，你听吗？你不听、你不看、不接触，只能是一棒子把你打晕。因为你就没有服在神话里边，你服的是什么？地位、权势。所以说一开始作工需要用那种方式方法。是一种方式方法，也是就地取材。因为刚开始作工人也是一种张狂，借着这种张狂作了一个工作。接着把你打进来以后，逐步地交通你也明白了，我和你一样的同时，生命都在一起进入，慢慢让你看见，从我的说话的语气、态度是不是变了啊？后来再没有打仗那种气势，什么原因？慢慢、慢慢怎么了呀？沉着、老练，更主要的是什么呀？卑微、隐藏。为什么这么作呢？这是根据作工需要，必须得这样作。如果刚开始就用一种交通的形式去外边打仗能作下来吗？作不成，没人会听。让你必须明白了，认识了以后，还要怎么呢？揭露解剖，审判刑罚。在逐步揭露解剖，审判刑罚的过程中让你看见了、定真了，你跑不了了，接下来，你更看见了我的卑微，我坐低凳子。我卑微的同时又给你带来了一个考验，什么考验啊？让你看见我和你一样，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很正常的，和你就是一个弟兄姊妹。这是不是一个试探来了？试炼来了？（嗯。）你的观念随时会产生，对你

又是一个考验，这就是一个作工步骤。和你说这些是要怎么呢？就是说现在打仗呢，也该变了，不再是那样了。就是说，小青前边打仗呢，是一种气势，现在还用吗？不用了，改了。原来是把他打懵，现在是用咱的活出去见证，也是跟上神的作工步伐。因为什么呢？神说那么多话，教会那些人已经怎么了？把撒但打得粉身碎骨，揭露了那么多，也没劲了。神又交通了什么是神家，这个作工就不需要那样了，和那时候就不一样了。你看，祭司弟兄说话，以前一说敌基督假带领是什么态度？教会他们反驳呢，正好反驳到哪里了呢？反驳到祭司弟兄头上，把祭司弟兄说成什么了？（敌基督。）敌基督、邪灵了是吧。按正常来说，这个人是不是该处理了？（嗯。）可祭司弟兄处理吗？（不处理。）还给你说，再三吩咐“不要处理啊，不要开除啊”，什么意思？（把他绑着。）一个是一种缓和。以前早就“清除、清理”，哎，现在不处理了。再一个也让你看见，教会里怎么了？不让处理他，不能处理他，还让他在教会里边，为什么？（效力。）还得把他捆绑住，把稗子要捆绑起来，捆绑，这是不是智慧呢？（是。）智慧。咱这儿也是缓和。刚开始打仗的时候各种动物要怎么呢？跑到了洞穴之中。神说作工作完了，动物又咋呢？从洞穴之中出来，出来寻觅。所以咱出来作工也要改变了，让你用活出来见证神。小青，听清了吗？（听清了。）你回去给他们一线交通，改变作工方式，是让见证，看我是怎么活出的？用你的活出见证神。

481　心完全归向神才能爱神

1　人用心接触神，心能够完全归向神，这是人爱神的初步，要爱神首先必须达到先把心归向神。什么是把心归向神呢？你心里所追求的都是为了爱神，都是为了得着神，在你的心里除了神和神的话之外，几乎没有别的事，即使有但却不能占有你的心，你能不为前途着想，单单追求爱神，这时候你就把心完全归向神了。

2　你天天祷告神、吃喝神的话，总为教会工作着想，能体贴神的心意，用心真实地爱他，满足他的心，这样你的心就属于神了。人的心归向神，这是人达到真实爱神的途径，是人认识神性情的途径，当人将真心都交给神以后，人就开始进入生命经历之中了，这样，人的性情才开始变化，对神的爱逐步增多，对神的认识也逐步增多。

3　将心归向神只是人进入正轨的前提，是人认识神的前提，是人达到爱神的前提，并不是人完成“爱神本分”的标志，并不是人对神有真实的爱的标志。将心归向神这是人达到真实爱神的唯一途径，也是作为一个受造之物首先当做到的。爱神的人都是追求生命的人，也就是追求真理的人，是真心要神的人，这样的人都是有圣灵开启的人，都是有圣灵感动的人，都能得着神的带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对神真实的爱是自发的》”

神作工结束了要的是什么人？要看谁最爱神！信神如果不爱神枉活一世！什么是爱神？（体贴神的负担。）题目告诉你了，你的心完全归向神，你的心里只有神，只有神的话，没有别物。祭司弟兄还是神的交通呢，跟神产生什么了呀，爱情，二人世界。（二人世界。）这就是一个途径。“人用心接触神，心能够完全归向神，这是人爱神的初步”，“用心接触神”，怎么接触？思念神、寻求神，这是人爱神的初步。咱每天追求地位的，活在地位名誉里边，可能爱神吗？神都没接触，那你说还是信神吗？这条路该怎么走？要爱神首先必须达到把心归向神，咱把心归向谁了？归向撒但？归向地位？名誉？“什么是把心归向神呢？你心里所追求的都是为了爱神，都是为了得着神，在你的心里除了神和神的话之外，几乎没有别的事，即使有但却不能占有你的心，你能不为前途着想，单单追求爱神，这时候你就把心完全归向神了。”“你心里所追求的都是为了爱神，都是为了得着神，在你的心里除了神和神的话之外，几乎没有别的事……”神说过胆怯的不能进国度是吧。我和小滔在一起的时候不能提环境，一提环境她就有意见了。可是在我这儿呢，没反应。怎么没反应，什么原因呢？（是你对

神有真正的信，她的信没有达到你这程度，所以她害怕。）一说环境就进到这个事里边了。一个是对神的主宰没有真实的信，一说这儿抓了那儿抓了，一说谁有环境了，这边缺人，让那个人出来尽本分吧，一说出了环境了，就皱起眉头了，你说一皱眉这是什么表现?（不是信神的人。）出环境不出环境是不是由神摆布呢？（嗯。）你得相信神的摆布安排，你一出环境，怎么了呀？那是不是也是必须的啊。（嗯。）咱是让搞工作了，没人、缺人，TT那边出环境了，谁说是让TT出来吧，一说TT出来，我还没什么反应呢，她倒皱起眉头了，害怕，“刚出了环境，按原则、按原则，按原则教会里边出环境的三个月才能出来了”我一听这话我就恼怒，我恼怒什么？我急的是什么？我急的是神的工作，没人作，作不出来。可她担心什么？她担心的是安危、安全，你担心安危、安全不为过，但是怎么？你自己去想办法，怎么安全，不是成为一个拦阻，不是成了推脱。三个月，三个月是不是什么事都误了？神说什么？“在你的心里除了神和神的话之外，几乎没有别的事，即使有但却不能占有你的心”，只有神话，只有神，神的经营计划不能拦阻，任何环境不能拦阻。祭司弟兄交通了，任何环境下传福音本分停止过没有？（没有。）没有停止过，一样的。让神话占有，神占有，几乎没有别的事。“你能不为前途着想，单单追求爱神，这时候你就把心完全归向神了。”完全归向神了。我在这儿完全归向神，一方面就是说，神的话、神的作工、神的经营计划，神着急的是经营计划。再一个呢，神给你说“此人勿动”，你对这话有信没信呢？祭司弟兄和神是“通缉犯”，是吧？（嗯。）在中国被追捕得没有枕头之地。神也交通呢，一听到大红龙过来，半夜还得跑。从这跑的时候你看到的是神的正常人性，神还要坐上飞机出国，就在大红龙眼皮子底下，祭司弟兄都能出去，弟兄姊妹都能出去，怎么做到的？（神说“此人勿动”了，他们就看不见，动不了。）这就让你看见环境由神兴起由神摆布，在中国那时候追捕，让神和祭司弟兄半夜起来跑，那这是不是也是神的摆布？神为什么这样摆布呢？（出去扩展福音。）经历大红龙追捕是吧，为什么会有这一幕呢？（神摆布。）为什么神要这么摆布呢？神作工的目的意义，是要拯救人，让人看见神。看见神什么呢？看见神的卑微隐藏，看见神道成肉身的正常人性，没有任何的超然。同时也怎么呢？显明你的观念，同时要淘汰一部分人，淘汰一些信渺茫神的人，让你看神不是全能的吗？全能神、

全能神，大红龙追捕得晚上来了还得跑。是不是要攻击、论断、毁谤、产生观念？那是不是正是要淘汰这些人？所以说，神作工的目的意义你得表达出来。那不是说神作不了，那神说什么呀？由神兴起，由神兴起！作工结束了，还要坐飞机再出去，这是不是又给你证实了，神定义要作成的事无人能拦阻，谁能拦阻？既有正常人性，还要看到神要作成的事无人能拦阻。“你能不为前途着想，单单追求爱神，这时候你就把心完全归向神了。”祭司弟兄交通出国的时候怎么出的，有点胆怯害怕？（嗯。）通缉犯啊。（一直到飞机落地都有种忐忑的心。）“你能不为前途着想，单单追求爱神，这时候你就把心完全归向神了。”咱今天呢？你的心里边只有神，只有神话，只有神的经营计划，还有这些吗？不为自己的前途命运，即使说抓到你了，抓你坐监了，正常不正常？（正常。）为什么正常？（就两种结果，要不就是惩罚，要不就是站见证，两种人显明。）你要跑跑不了，在数者难逃，你就不要用你人为的去跑。你正常的配合神的经营，配合神的作工，就行了。神是不是把这个话给你交通出来了，什么呀？大红龙把弟兄姊妹抓进去了拿上烙铁烫了，你说什么？“神作工，烫上去应该和海绵一样软绵绵才对”，可在烫的时候神看见了没有？（看见了。）神看见了，神管了没有？（没有。）没有管。为什么神不管？这是不是人的想象？从这件事情证明神看见了，神是知道的，神是让他烫的，为什么？（显明嘛。）显明什么？（他不是想逃脱这个环境吗，不想受那苦，没有说顺服神主宰，把前途命运都献上，今天就是死也要为神作见证。就是没有顺服一切的环境，顺服神的主宰摆布，他没有那种心志，而是想逃脱神摆设的环境，他想贪享安逸，没有顺服。）那个人为什么那么想呢？神交通说，他想干什么呢？他把神信成了菩萨，问题神不是菩萨。那神为什么要这样作呢？神也交通那个人应该有个担当，担当什么？他来就是扮演这个演员的。你说，神要显明大红龙，要显明撒但的残忍，是不是得有人配合啊？（是。）配合什么？配合大红龙的残忍，来证明他，抓住他的罪状。所以说那你必须有烫的事实证明，如果一烫变成海绵了，那你证据在哪儿呢？你说：“大红龙残害我了，拿烙铁烫我了，”来我摸摸这烫的疤痕啊，哎，一摸啥也没有，这成什么了？担当！神给你的使命你应该去担当，咱不能用你的想象去论断。该你做什么，你的使命是什么，在数

者难逃，你躲不了。祭司弟兄交通什么？躲了监狱之灾躲不了癌症，那咱何苦要躲呢？

“你天天祷告神、吃喝神的话”你说，神是让你天天都祷告神，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来到咱这儿了，你们说了个不用祷告神，这是从哪儿来的呢？“你天天祷告神、吃喝神的话，总为教会工作着想，能体贴神的心意，用心真实地爱他，满足他的心，这样你的心就属于神了。”这是不是就是路途？“人的心归向神，这是人达到真实爱神的途径，是人认识神性情的途径，当人将真心都交给神以后，人就开始进入生命经历之中了，这样，人的性情才开始变化，对神的爱逐步增多，对神的认识也逐步增多。”生命经历从哪儿开始呀？（将真心交给神。）将真心交给神，归向神，爱神开始，你信神不爱神枉活一世，在这儿是不是就显明了。“将心归向神只是人进入正轨的前提，是人认识神的前提，是人达到爱神的前提，并不是人完成‘爱神本分’的标志，并不是人对神有真实的爱的标志。”前提，将心归向神。“将心归向神这是人达到真实爱神的唯一途径，也是作为一个受造之物首先当做到的。爱神的人都是追求生命的人，也就是追求真理的人，是真心要神的人，这样的人都是有圣灵开启的人，都是有圣灵感动的人，都能得着神的带领。”现在的路途，首先把心归向神。（嗯。）天天都得祷告，把祷告这方面抓一下，进入正轨。

神话语诗歌

神盼望得着一般见证他的人

“随着神的作工、随着神的计划不断地向前发展，在神与人用彩虹立约，作为神不再用洪水毁灭世界的记号以后，神的心意越来越急切地想得着能与他同心合意的人，也越来越急切地想得到在地上能够遵行他旨意的人，更想得着在地上能够摆脱黑暗势力、不受撒但捆绑、能够见证他的一班人。得着这样的一班人是神盼望已久的，是神从创世以来一直期待的，所以无论神用洪水灭世也好，神与人立约也罢，神的心意没有变，神的心情没有变，他的计划、他的愿望没有变，他想作的就是在他没有创世的时候盼望已久的，就是要在人类当中得着他要得的人，得着能够了解认识他性情、明白他心意、能够敬拜他的一班人。这样的一班人是真正能够见证他的一班人，也可以说是他的知心人。”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二）》

239　性情变化的人才能见证神

“1　人的性情是在神的多种作工之中达到变化的，人若没有性情的变化就不能达到见证神，不能达到合神心意。人的性情变化就标志着人已脱离了撒但的捆绑，脱离了黑暗的权势，真正成了神工作的模型、标本，真正成了神的见证人，成了合神心意的人。

2　今天道成肉身的神来在地上作工，他对人的要求就是让人达到认识他、顺服他、见证他，认识的是他的实际正常的作工，顺服他的一切不合人观念的说话与作工，见证他拯救人的所有作工，见证他征

服人的所有作为。见证神的人务必得对神有认识，这样的见证才准确、实际，这样的见证才能羞辱撒但。

3　神是借着经历他审判、刑罚，经历他对付、修理而认识他的人作他的见证，他是借着被撒但败坏的人见证他，他是借着性情变化得着他祝福的人见证他。他并不需要人对他口头的赞美，也不需不经他拯救的撒但的种类赞美他、见证他。认识神的人才有资格见证神，性情变化的人才能有资格见证神。”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认识神的人才能为神作见证》

2021年1月17日

正当的追求目标，做一个跨时代的新人

神说：“以前，人信神总满足于家里平安，做什么都顺利，认为这样神保证喜欢自己，对自己满意，你如果光满足于这个，那你永远也走不上追求真理的路。你别满足于外在的生活怎么好、怎么顺利，那些外表的都是无关紧要的事，今天神拯救人是洁净、变化人里面根深蒂固的东西，就是从根源上，从人的实质、人的本性上来挖掘。为什么总解剖人的观点、人的存心呢？这就是从人根深蒂固的根源的东西作起。神不是看你外表的作法，也不是看你有什么样的家庭，你长相怎么样，个头高低，你有没有工作，神不看这些，关键是看你这个人的实质，是从实质、从根源作起。所以说，你别光满足于家里平安、做

事顺利就是蒙神祝福了，你别追求这些外表的东西，别被这些东西占有了，你要是满足于这些，证明你这个人信神的追求目标还是太低，离神的要求相差太远。你得注重性情变化，得从你的性情、人性，还有你信神的存心、观点这些方面开始入手，这样你接触一些新信的或者没接受的人，人家从你的外表就看出你这个人有变化了，你追求的真是不一样了。人说："我们信神就追求多得钱，有个地位，孩子考上大学，姑娘找个好对象，你怎么不追求这些？你看这些好像是粪土似的，不值一文钱，你是怎么信神的？"你就跟他交通我们是怎么经历的，人有哪些败坏性情，神怎么审判、洁净人的。人一接触你，感觉你这个人能供应生命，不是讲外面那些哄人、劝人的道，你能谈生命进入，谈认识自己，这证明你这个人真是新时代的人，真是一个新人了。"

摘自神的交通：第十九篇　人如何跨入新时代

40 患难时期见真心

刚才说蹦蹦有了孙子了，他要回家看他孙子！因着有了孙子，所以对尽本分产生了厌弃。如果能从正面去认识呢？呀！神对我太恩待了！神不仅让我活着，养活了我五十多年，神还怎么呢？还顾虑着我的心思，还觉着我孤单，还给了我一个老婆，神不仅造了男人，还觉得男人孤单，还造了一个女人，给他作伴。这世界上有多少光棍汉，神给我蹦蹦安排的不是光棍汉，还给了我一个老婆，不仅有老婆，还给我孩子，神在我身上真是太恩待了！给了我孩子，还给了孙子，这是不是享受了神太多恩典了！去年怎么了呢？蹦蹦说："神太恩待我了！还给了我几十头猪，让我卖了，挣了七万块钱。"神恩待的今天他全忘了呀！你看今年养猪的，养的几十头猪赔得都没有了，蹦蹦高兴，"你看我今年不养猪了，其他人都赔了呀！看神多照顾我、多体贴我呢！"这些东西他都看不见了，神作在他身上的那些恩典他还能想起来吗？想不起来了，早就给忘了。你说去年多给了他七万块钱，是吧！（嗯。）这七万块钱里，光是猪腿卖的钱也能够赔这个铲车了，你说还冤屈吗？还痛苦吗？他要真能意识到，"呀！去年这猪是神给我的，神赐给我的。"去年给他的时候他知道，今年问他要呀，他倒不知道这是神给他的了。今年又给了你个孙子，你还不该还给神家十个铲车？该不该？不要说十个了，一个该不该？一个铲车能不能换回一个孙子？（咱哪有钱呢？）我给你说的就是你的心思、就是你的良心，你该不该有这个良心呢？今天就是让你恢复什么呢？良心、理智。我给你交通的就是要恢复你的良心、理智，你站在神一边看，你拥有的所有的一切都是神赐给你的，没有一样东西是你的，有一个正确的观点。当你站在神一边看事的时候，你再出来的观点，就不是说神欠你的了，是你欠神的太多太多。神说我赐给你多少，我就要问你索取多少，不应该吗？蹦蹦，让你干活，然后坏了铲车还得你赔，该不该？（该！）终于，蹦蹦说出这个该了。（要说神赐给我的就多了，真的，我丰丰富富，要啥有啥，我一无所缺。）一无所缺，给你的时候，你说一无所缺，来，赔个铲车，呀，流泪了，只进不出。（不

是，给咱的不多吧，但是没缺的东西，两个女儿也都嫁出去了，家里啥也不缺。）

咱是拿蹦蹦做了一个例子，借着这个例子，让你看，什么是站在神一边看事？什么是站在自己的肉体利益上看事？什么是性情变化？这就是一个性情变化。难不难？（不难。）今天不是说让你一下子就能够实行出来，是什么呢？是让你心思意念里面有这么个认识。今天遇见一件事，事前三思、事后省察，是吧？（嗯。）这个省是什么？就是省察自己了。你做一件、两件事都这样去实行，当时间长了以后，习惯了，进入正轨了，性情变化了。蒙拯救简单不简单？（也简单。）我给你的是一条路，至于你实行不实行，那是你个人为真理受苦了，但是我给你的路，是让你清晰的，叫你有路可行，听清了吗？（听清了。）是真听清了吗？（现在这样的路是以往从来没有走过的路，有些东西是根深蒂固的，人是听明白了，但实行的时候还得自己受苦背叛。）什么时候就进入正轨了？现在神交通什么呢？各尽其职，是吧？就是说你是个什么人？你该站什么位置？你能干个什么？能够分清了，这就各从其类了。各从其类，你站在自己该站的位置上了，然后信神的这条路你也明白了，你会从神话里面找自己的出路了，都有进入，这就进入正轨了。消极的越消极，进入的越进入，分割开来了。当你走上这条路了，你也可以在神话里独自吃喝神话了，能在神话里找着审判刑罚的话了，找到你当实行的路了，这个时候还带你吗？不用了。好了！可以操练了！这就是说念书念完了，去吧！去社会上实习去吧！那神就开始给你摆设环境呀！这就是说建造国度，现在知道什么是建造国度了吗？现在清晰了吧？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的过程，原来你尽本分是外表的做法，现在是神话在你身上起了作用了，神话起作用的过程就是神在你身上作王掌权的过程，神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了，你这个人就是属神的人了，你就成了属神的人。当你成了属神的人了，神就定意了，噢！这就是我要的这个人了。你成了属神的人了，不是说你这个人已经蒙拯救，被成全了，是说你进入正轨了，是说神定义要把你作成，这个时候就是神拣选上了你。所以说，在灾难降下以前，这个人就拣选上了，定了你的位置了。根据什么定

呢？就根据你是否进入正轨了。怎么是进入正轨了？神说：“各尽其职、守其本位”，你是带领，你就坐在带领的位置上；你能喂个鸡，你就喂个鸡；你能作两项工作，就作两项工作，你可以找见自己的位置，然后神根据你自己找见的位置，根据你所走的道路，神给你摆设功课。当你进入正轨了，也就是刚才说的，不管你喂鸡也好，还是你当带领也好，其中有一个标准，能够时时、事事、处处为着神、想着神、念着神，这就进入正轨了。为什么呢？做带领的他有这个素质，他有这个能力，他能作了这个工作。喂鸡的他没有这个能力，但是他的这个心是有的，心是想着神、为着神，就进入正轨了。进入正轨之后，神就借着各样不同的人给你摆设环境，摆设环境是要把你作成。你是做带领的，神就借着你的素质给你摆设环境，把你这个带领作成，那你在国度里面就是带领；如果你能喂个鸡，好了，那你进了国度里面就是个忠心的效力者；如果你还能明白个真理，那就蒙拯救成为子民。就是说灾难在降下以前，在降下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位置就定了。咱以前交通过吧？现在就是定你位置的时候，你不要想着灾难里再定位置，灾难只是把你作成，当今天灾难一降下，这个时候，你是什么就是什么，就定了，不是你定了，在神那边就已经定了，剩下的就是在灾难中把你加工成就行了。也就是说在灾难降下来以前，神就选上你了，你，做带领；你，做事务；你，喂个鸡，这个是神把你选上了，神一说成，这个事情在神那边就成了。

就好比说亚伯拉罕，神告他说我赐给你一个儿子，在神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在神那边看这个事就成了，亚伯拉罕那边看成了吗？（没有。）但在神那边看成了，在人那边看，什么也没看见，这个时候就要人有信心了，是吧？（嗯。）神告诉亚伯拉罕到亚伯拉罕看见事实的时候，过了多长时间？（二十多年。）二十五六年，就是说在这二十五年间，就好像是患难时期，你是什么也看不到，那也就是说在灾难降下之前，神告你说了，赐给你一个儿子，也就是今天让你尽心、尽力、尽意，你尽上你的所能、尽上你的全力去追求，你能做到哪儿就做到哪儿，这个时候是拣选了，拣选上了你，你能做个什么，这才能定你的位置了，定了以后再借着事实操练你，到最后把你作成了，

等你看见了，就把你作成了，这个能听懂了吧？（能。）你现在不要放荡，你不要说还有灾难了，在灾难里再慢慢跟随吧！灾难一降下就定型了。灾前是拣选，灾中是把你作成。就好像耶利米那时候找的那个泥罐子，泥胚里面是个什么料，能做个什么，捏好了什么形状了，但它还是个泥，泥胚，然后扔进火里面烧，烧出来最后才是成品。咱今天正在找这个泥了，看这个泥胚能干个什么，现在就是操练你，你是带领，操练你成个带领的形状。操练你成带领，你就成带领了？不是，还得放在患难里面熬炼、烧，烧出来了，好了，就可以做带领了、可以做子民了。我和你说这话的意思是什么？你不要放荡，抓紧时间，每天的时间都很关键，每天临到的事都很关键。不要说时候还早，一百件事情里边一件事不顺服就不行了？有一件事我不实行真理就不行了？你处处想着实行、处处想着顺服，你不留意还就悖逆了，更何况你就没计划去顺服，那不是明知故犯故意抵挡吗？神现在就看你的见证了，就看你怎么做了。

神定人结局是根据什么呀？根据患难期间你所站的见证。什么是患难期间？现在是不是患难期间？为什么是患难时期？患难时期神不作工，神不说话，神不告诉你，现在神不告诉你，让你自己去做。你站住见证了，不告诉你，需要你的信心、需要你的心志，神成全的就是你的信心、心志。你在这儿尽本分了，把神家铲车弄坏了，你赔了也好、不赔也好，神向你显现吗？（不。）不向你显现，你尽本分就是应付糊弄了，神也不搭理你；你就是忠心耿耿了，神也不搭理你，神就在那儿看，神也不显神迹奇事。为什么不显神迹奇事？怕你看见神迹奇事，你就不是自然流露了，就不是真心的了，所以神也不显神迹奇事。为什么说患难呢？患难时期，人都是自由的，外边有撒但的诡计、灾种、有敌基督、有假带领、还有自己的邪恶思想在困扰着你，你该怎么做这件事？你自己有自己的选择，你的选择就是根据你的看事观点，你选择的是实行真理？还是选择满足肉体？你选择满足肉体，没人管你；选择实行真理，也没人管你，但是神给你记录着了。同时，你在选择的过程中，对你是不是一个操练呢？（是。）神给人机会，神拣选人有个原则，是吧！（试炼人的次数、态度。）试炼人

的次数与态度，就借着这个事情看你的态度了。你看蹦蹦的这个事情，神给你摆设环境，神就看你的态度了，一次一次是什么态度，根据你的这个态度，神就在那儿看了，你的这个态度就是见证。你为着神说话了，就如蹦蹦这个，“呀！我把铲车坏了”，如果你站在神这边看事，撒但是不是退去了？（嗯。）如果你为着肉体利益，撒但是不是要钻空子呀？撒但在里面说，“你还不如回家看孙子了，抱着孙子，还用你赔吗？”就给你灌输这些东西，看你是跟随撒但还是跟随神呀？如果你跟随神，撒但就仓皇逃跑，它就钻不了空子了。那就是说，你越靠近神越安全，你这次满足撒但了，下次你还想满足它，就像蹦蹦说的，“回家过了个年，不愿意出来了”。撒但已经在那儿钻空子了，占满他了，这就是你在这一次又一次的试炼中，你是否站住了见证，就根据你站的这个见证来定你的归宿。蹦蹦，你站了几个见证呢？一百次里你站了几个了？神拣选当子民、众子，或者是效力者，给了你一百次机会，你一次没站住，还处处有怨言、处处悖逆，坏神家的东西，这人能不能用？（不能。）神家说什么人不能用？不能维护神家利益的人，这个人坚决不能用，刷一个锅打了一个碗，不能用。咱即使用你了，但是你把这些东西都毁了，看咱路含，用他干啥了？用了一下管子，把一根管子毁了；抽了抽油，把油都抽到了地上；放了放羊，把羊给弄伤、弄死了，你说让人心寒不寒？你说你做的事情，神在那边不给你记着？你放荡，你粗心，神给你记着了，以后有什么事还敢靠你吗？没有责任心、没有负担，不能用。那你说，你是神家不能用的人，那尽本分还有你的份吗？尽本分都没你的份了。有的事你做错了，你有钱能赔，有些事你能赔得了？赔不了，没法挽回。（对。）神在这边就给你定罪了，这个清楚了吧！

咱刚才交通说了患难，怎么理解这个患难？患难和灾难不一样，现在是谁在患难？（信神的人在患难。）信神的人在患难，也就是说神家在患难，咱说个简单的，神家搞个企业，你看难不难？（难。）患难，你说要不是因为大红龙，咱搞企业还用躲躲闪闪吗？（不用。）该干什么就干了。现在人不好用，有环境的人不能用，没环境的人用不上，或者是干了这儿干不了那儿。在这个患难时期看你什么呢？看

你的见证了，为什么说在患难时期看你的见证呢？世上有句话是怎么说的？（患难见真情。）患难见真情，咱就接着又说蹦蹦，患难时期才能看见你的真情，在用不上人的时候需用蹦蹦的时候，蹦蹦你帮我不帮我？蹦蹦说他要给我挣钱呢！你说我心里难受不难受？他跟你提钱呢，再一个蹦蹦他拿着我的东西瞎胡害呢，你说和我有真情吗？（没有。）你说吧！蹦蹦，患难见真情，你也看到了，我去哪里也不方便了，我怕是已经成了人家通缉的了，干活我不能看着你干了，你背着我偷奸耍滑了没有？打地面的时候，震动地面的时间到了没有？这铲车我看见了给我毁了，我要是看不见呢？我来了这儿，过了十分钟就让我看见了，铲车毁了。我没来有多少个十分钟？坏了多少东西？应付糊弄了多少？我不知道。患难，我在这儿患难了，我看看蹦蹦和我有没有真情，蹦蹦，有没有真情？就借着这个患难见真情，所以说就按你在患难时期所站的见证来定你的归宿。在患难之中，神没有公开显现，没有公开显现就是处于一种患难。为什么处于患难？没有公开显现，办事情就十分的艰难，怎么艰难呢？人在患难中，谁也瞧不起，谁也看不见，谁也贬低、藐视。你处于患难的时候，你去办个事情，会怎么样？假如你家老公原来是单位的老总，现在成了什么呢？现在成了看门房的了，或者看门房都失业了，你也失业了，你去外边借点钱想买房子了，你能买得起吗？谁搭理你呢？谁见了你都是冷眼相待，甚至原来和你是同事的人，转脸都还唾弃你，还说你坏话了，说你是猪八戒他二姨来了，这是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当你当官的时候，他会说你什么呢？你是天女下凡，你不想借钱，他急着还想借给你钱，还给你送礼。当你下台的时候，别说给你送礼了，你问他借钱，他都不给。什么是患难？那神家现在是建造国度时期，建造国度了，国度还没有成型，这是什么时期？（患难时期。）就像你念书一样，患难时期你还没有分配工作了，还没有当省长、局长呢！患难时期你还是念书的毛孩子，你去哪儿贷款？谁敢给你呀？叔叔大爷再叫上二婶子，还要问你："你的成绩是多少？你出来以后有把握念个什么学校？"他才敢给你，他帮你都是有交易的，都是指望着你最后能够加倍奉还。他要是看着可能会打水漂了，他会借给你吗？不会，所以说这叫患难。

你看现在咱建造国度了，是不是患难呢？（是。）大红龙逼迫了，教会里说咱们是敌基督团伙的，你说蹦蹦为什么出来尽本分就难呢？献上也是，献上出来尽本分也是难了，为什么难呢？因为神家在患难时期，所以就难，我在这儿处于患难时期，你说如果神哪天说了，弟兄是众长子，你说我再做事情还难吗？（不难了。）现在还是敌基督团伙，敌基督团伙做事就艰难。这就是大卫在外面逃的时候，谁追杀大卫了呀？（扫罗。）扫罗追杀大卫，大卫躲在外面，有几个人跟随呀？有六百个人，虽然他杀死仇敌万万，但是没有几个人跟随他，为什么？（患难。）患难，瞧不起他。你看蹦蹦，蹦蹦能瞧得起我吗？蹦蹦还恨我了，蹦蹦回家过年了，我说："蹦蹦你出来干活吧！""又要叫我干活。"等到过了患难时期，太阳超出地平线的时候、照亮大地的时候、黑暗分清的时候、惩罚罪恶的时候，还患难吗？（不了。）那时候我还非得求你蹦蹦出来干活吗？还用我给你打电话吗？不打电话，你跑来急得要给我干活呢！你急着给我干活的时候，我用你不用还是个问题。（是。）因为啥呢？到那时，干活的人太多了，抢着干活了，有的人跪下、趴下说："我给你当驴吧！"有没有？（有。）那时候敌基督、假带领跑来，哪怕给你磕两个响头，"我叫你爷爷奶奶，我加班加点给你干，你看行吗？"到时候人多的是，要这些人吗？（不要。）我从来不认识你，我就认识蹦蹦，是不是？（是。）患难时期见真情。等公开显现的时候、到宣布各类人结局的时候、当你得癌症的时候，神啊！我要好好信神，我要好好尽本分。（迟了。）那是空话、假话、骗人的话，你是看到你归宿了，你才起来尽本分了。我那时候用你的时候，你干什么去了？那时候我去你家吃一个馒头，你还不认得我。这就是说，为什么神要根据患难时期你所站的见证来定你的归宿呢？神智慧吧！（嗯。）神公义吧！（嗯。）

你看着我作王掌权了，你跟随我呀！公开了，那你说我还能看见你呀？那时候怎么呢？那时候神就离地了，你说我跟随神了，你坐上飞机你也追不上呀！是吧？咱都过得实在一点，神今天在地上的时候，就是个患难时期，因为在肉身，有些工作他作不了，不和在灵里边一样。耶稣在肉身的时候，你能给耶稣钉十字架，那是他的患难，如果

说他到了灵里面了，他还有患难吗？（没有。）在肉身的时候，让书记你见证神不能见证自己，可是书记你听话吗？去了哪里都是见证自己，为什么？书记看见“他不比我高多少呀！”，如果要是神公开显现呢？保罗怎么了呢？耶稣在大半路上把他击杀了，保罗还说：“你是谁呀？”他还敢见证自己吗？（不敢了。）当神公开显现的时候，书记还敢见证自己吗？（不敢了。）不敢见证自己了，可那时候没用了，那时候你嘴能不能说话？这还是个问题，因为什么？你见证自己太多了，见证自己胜过见证神的人，不能蒙拯救。这就是耶稣那时候说了，山羊和绵羊分开了，是吧！属山羊怎么呢？属绵羊怎么呢？我住院的时候，你看我了没有？我赤身露体的时候，你给我衣服穿了没有？患难时候蹦蹦你给我干活了没有？你给我当驴了没有？你给我当驴的时候，踢我了没有？这就是根据患难时期你站的见证，来定你的归宿。患难过后就是灾难，患难时候你在神面前耍威风了，灾难降下的时候，太阳出来了，就有你受的了，受惩罚了。患难时候你与神同吃、同喝、同住、同受苦了，等那个时候怎么了？你与神同掌王权了，你就掌管、管理万民了，简单吧！和在外面打仗的一样，打仗冒危险的时候，你同患难了，然后打下江山来了，那时封赏赐的也有你，患难时候你看不起他、贬低他、藐视他，还想把他一脚踢出去了，等他坐了江山以后，你说你会有什么归宿呢？你还要赏赐了，你是逃都没有逃的地方，那更何况神呢？所以说神在患难时候、神家在患难时候、在建造国度时候，现在是建造国度的艰难时期，这是不是相当于艰难时期？外边有大红龙，教会有敌基督、假带领，咱家有消极软弱，自身难处都难以站立，难处太大了。在这个时候看不见你的真情，那你自己就把你自己的归宿给定了。你究竟是不是信神的？你相信神是万物的主宰者，你既然相信神是必胜的，你就是现在的这个态度吗？你说人家世界上打仗的跟着君王跑腿了，跟着李世民跑腿了，他知道李世民能作王吗，他有那么一点信心，很有可能李世民会作王，他敢确定吗？就因为很可能，他就能冒死相救，他就能冒死陪伴。而今天呢？造物主要统一全球，造物主还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你是什么态度呢？你的言行举止流露出来的，就是对他的不相信、怀疑、疑惑，可能吗？说不定，那我怎么呢？我脚踩两只船吧！我也不敢放下肉体、我也不敢完全交托给你，不敢！你不敢神看不见吗？你在打仗的时候开小差，我跟李世民还不知道什么结局呢？我还

得怎么呢？我还得和他的仇敌通通话了，我得脚踩两只船，或者开个小差，或者搞个生意，我可不敢跟他，如果他坐不了江山的话，我的生意也没有了，钱也没有了，那将来他是什么结局呢？咱和那个还不一样啊？信神其实简单吧？简单、明了，公义、公平，神的智慧。回忆回忆，我交通了哪些东西？你吸收了多少？你吸收不了，你就感觉难得不得了，苦得不得了，觉得你付出得太多，回报还不知道在哪儿，你就想走不想走，走两步退一步。

小凯（嗯。）总结总结，（首先搞清楚为什么要信神？再一个就是说信神的路该怎么走？得真理的路，后头又说灾前定位置，灾中成全人，灾中能不能剩存下来，根据灾前的这些表现而定的。）葫芦娃，听懂了没有？（听明白了，就是在看不见、摸不着的时候，需要我们有极大的信心。）看不见、摸不着的时候需要我们有极大的信心，需要什么信心？（患难时期。）刚才说患难时期需要我们有极大的信心，这个信心指什么信心？（就是对神有极大的信心、爱心。）谈不到爱神的心吧？小凯，需要什么极大的信心？（配合的信心。）配合的信心。为什么要配合？信心，什么是信心？说实在一点，现在你需要什么样的信心？现在你对神该有一个什么样的信心呢？你为什么会软弱消极呢？就是没信心，没有什么信心呢？信心就是你不相信神能把拯救人的这件事作成，你不相信神能把旧世界毁灭，你不相信神能把国度降临在地上，这是不是实情？（嗯。）因为你有这么多不相信，所以你走着就没劲，所以你就想应付糊弄。这就是说在患难时期需要你有极大的信心，你得相信神是造物的主，神是全能的，撒但是无能的，一切都是神的主宰与安排，你得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相信，信，那就是造物的主，你自己是受造之物，真实的相信这个，信了，那你做这些事就不难了。

神交通说什么呢？一个大的国家侵略一个小国，有个什么结果？那是必赢的，首先你得有这个确定的信心，那是必赢的，小国它是必灭的，但这个必须有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患难时期。咱呢？国度要降

临在地上，还得有个过程，这个过程让你看见的是神与撒但在打仗，你看见的是大红龙在逼迫神家，神家的产品，神家福音在扩展，同时在进行，你看见这关一直不完，你想有个结果。就和一个大国打小国一样，也就是说你得有这个必胜的信心。（神是必胜，撒但是必败的。）神是必胜，撒但是必败的，你那邪恶的思想是必败的，必然是要受到惩罚的，你得有这个信心。你得相信神的正义，凡属正义的是永生的！邪恶的是必灭的！你对这个得有足够的信心，相信这个事情是必然要成就的，只不过有个时间、有个过程而已，是让你有这个信心。当你有这个信心的时候，你再实行真理的时候，就不难了。为什么你实行真理的时候难啊？实行真理一个是需要肉体受苦，一受苦你就想，受苦有啥价值啊？人家还没受苦，人家不还是照样在那过得好好的？你看书记人家高举自己，人家还不是照样在那儿坐着？你看蹦蹦抵挡了，蹦蹦不还是在那里坐着？我为什么要实行真理呢？我实行真理又如何？我实行真理实行了一次，我不还是我吗？看不见希望、看不见神的笑脸，我实行了两次真理，我还是没看见神的笑脸，也没看见有人夸我，弟兄也没夸我啊，是吧！（嗯。）他们都没干，我干了也没看见神给我笑脸，就是捏我软柿子呀！信心得有个过程，得坚决相信，有这个信心，你就没有那些想法了，你实行真理就轻松了。就像王义说的，实行实行得就不想实行了，我实行了什么时候能得着呢？他觉着我今天实行真理了，明天就蒙拯救了，你平时积累下来了，你有这个信心相信神是必赢的，撒但是必败的，神在那儿看着呢！每次都看着呢！得有信心，神看着了！你真相信神看着了，撒但看着了，你敢贪恋肉体？不敢！王义之所以敢是因为什么？神看着了没有？弟兄就那样说说吧，谁看见神看了？产生了疑惑，疑惑之后还实行吗？不实行了。（蹦蹦：你看我是这样理解的，正义是必存的，邪恶是必亡的，这是肯定的。）首先蹦蹦要相信什么呢？拳头之硬，这个是必亡的，那蹦蹦实行真理不是就简单了？（嗯。）（蹦蹦：如果人信神这么信的话，信心就真实了，邪恶必然毁灭，正义必然永存，这是天经地义的，神必胜，撒但必败，只不过是有个过程，过程长与短的问题，你这么一想，信心就实际了。）如果蹦蹦有这个信心的话，蹦蹦还和你打仗吗？他还和你出拳头吗？是因为他当时没有这个信心。今天听明白了吧！

128　神成全的就是信心

末世的工作需极大的信心，需你们极大的爱心，稍不小心就会失脚，因这步工作不同以往，神成全的就是人的信心，既看不见又摸不着，神作的就是话语成为信心，话语成为爱心，话语成为生命。达到百经熬炼，具备高于约伯的信心，需要人受极大痛苦，受尽折磨，不论何时都不离开神，人都顺服至死，对神有极大信心，这步工作才算结束。神的工作不像你想象得那么简单，越不合人观念，意义就越深，这话你们都应仔细地想一想仔细地想一想。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路……（八）交通第三十五篇

神说："宝座有七雷发出，震动地宇，天翻地覆，响彻云霄！这声音极其入耳，人是难能逃避，难以躲藏。闪电雷声发出，霎时天地巨变，人奄奄一息，接着，一场急风暴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全宇，从天而降！地极的各个角落，如同淋浴一般面面俱到，不得有一点残污，从头到脚全面淋到，不得有一物被隐藏，有一人被遮蔽。雷声如闪电，寒光闪闪，令人心惊胆战！利剑两刃，击杀悖逆之子，仇敌要身临灾祸，毫无藏身之地，被这急风暴雨冲昏了头脑，击得头昏脑胀，立刻倒毙在这水流之中，被水冲去，只有死亡，毫无求生之路。七雷从我而出，带着我的心意，击杀埃及长子，惩罚恶者，洁净我的教会，都能心心相印，表里如一，与我同心，使宇宙教会建造成一体，这是我的宗旨。

这雷声发起，随之又有阵阵的哀号声音，有的在梦中被惊醒，大吃一惊，发人深省，赶紧回到宝座前，不再招摇撞骗、为非作歹，这样的人醒悟不迟。我从宝座观看，鉴察人心肺腑，拯救真心厉害要我的人，怜悯他们。凡存心爱我胜过一切的，明白我心意、跟从我到路终的，我必拯救到永远！我手必安然托住，不临其境，不受其害。有的看见这道闪电出来之后的情景，心里是难以诉说的寒酸，后悔莫及，这样持续下去，未免太晚了。一切一切啊！都将成了，这也是我的一种拯救方式，拯救了爱我的人，击杀了恶人，使国在地上坚固平稳，让万国万民、宇宙地极人人都知我是威严，我是烈火，我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从此，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公开揭示于众，向万民宣告，审判开始了！凡嘴和心不一的，疑惑不敢较真的，虚度光阴、明白我意不肯实行的，必遭审无疑。你们务要留心省察自己的存心、动机，把自己放在正当的位置，好好实行我话，注重生命经历，不要在外面热心做事，要使生命长大、成熟、稳定、老练才合我心意。

对那些撒但的差役、打岔拆毁我建造的邪灵作为不给留有可乘之机，严厉限制给予制止，只能用利剑对待，严重者立即铲除，不留后患，成全教会，毫无残疾，健康满有生机，满有活力。随着这闪电发出，雷声响起，千万别疏忽、别放弃，竭力追赶，定规能看见我的手所作的是什么，要得到的是什么，要放弃的是什么，要成全的是什么，要铲除的是什么，要击杀的是什么，这一切一切都会在你们面前展现，会让你们清楚地看见我全能之所在。

宝座之上，直到整个宇宙地极，这七雷在回声，要有大批人被拯救，归服我宝座之前。随着这道生命之光，人求生存之路，不由自主赴我而来，屈膝敬拜，口称全能真神，发出哀求的声音。但那些抵我者，心刚硬之辈，雷声入耳，必死无疑，这无非是他们的结局罢了。那些得胜的我的爱子必留在锡安，万民都要看见所要得到的是什么，何等的荣耀会显现在你们面前，真是特大的洪福，难以诉说的甘甜。

七雷之声音发出，即是拯救了爱我、真心要我的人，属我的人，我预定拣选的人，都能归在我的名下，会听我的声音，这是神的呼召。让地极的人都看见，我是公义的，我是信实的，我是慈爱，我是怜悯，我是威严，我是烈火，最终是无情的审判。

让世人都看见，我是的的确确、完完全全的神自己，人人心服口服，任何人不敢再抵挡，不敢再论断，不敢再诽谤，否则，咒诅立时临到，灾祸降到他的身上，只能哀哭切齿，自取灭亡。

让万民都知，宇宙地极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全能神是独一真神，都连连屈膝敬拜，连刚刚会说话的孩子都喊‘全能神’！那些当官掌权的也会亲眼看见真神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也在俯伏敬拜，求饶赦免，这未免太晚了，因着到了他们的死亡期限，只得成全他们，审判他们到万丈的深渊。结束整个时代，使我国更加坚固，万国万民必降服在我的面前，直到永永远远！”（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三十五篇》）

“宝座有七雷发出，震动地宇，天翻地覆，响彻云霄！这声音极其入耳，人是难能逃避，难以躲藏。”“震动地宇”，神说审判刑罚才正式开始，是吧？（SJ：嗯。）今天拿方勇举了一个例子，方勇感觉到什么了？感觉到惊讶了没有？心底里边是不是感觉到有个震动呢？“呀！我都成了这了，做到这个程度了，最后你还不称许，还要要求我干什么呢？”方勇，想了没有？（方勇：还是自己做得不好。）神说你做得不好了吗？神要的是什么？（方勇：神要的是心。）神要的是人的心！“震动地宇”，“震动”，感觉到惊讶！“我作工作成这样了还不行？”“天翻地覆”，翻了，扭转了，原来那个错谬的存心扭转了。“响彻云霄！这声音极其入耳”，为什么极其入耳呢？极其入耳是让人怎么

了？你听着这声音对着呢，你听了特别明白，就是这么回事，让你看见这就是永久的真理。如果给你说个逆耳的话，你能听懂吗？听不懂，你也听不进去，那叫什么？不入耳，“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入耳呢？”听不进去，听不懂。

“人是难能逃避，难以躲藏。”方勇今天是不是想跑呢？想躲呢？往哪跑？往哪躲？你的心思、意念都逃不了！“闪电雷声发出，霎时天地巨变，人奄奄一息”，“闪电”是指什么？审判刑罚的话，是吧？（嗯。）李四心里想了，“你来了肯定要夸我吧？我来了这儿十四个小时，就有十二个小时在干活，我可不是机器啊，把我当机器用了，你也不夸我？”“天地巨变”，全否了！方勇是想，“哎呀！我所干的你一个也不承认”，全否了！“天地巨变，人奄奄一息”，什么是奄奄一息？就是还有一点气息，快死了，是吧？（是。）你看李四是不是奄奄一息？看着他好像还有那么一点点信神的味道，还有那么一点点人的模样。“人奄奄一息，接着，一场急风暴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全宇，从天而降！地极的各个角落，如同淋浴一般面面俱到，不得有一点残污，从头到脚全面淋到，不得有一物被隐藏，有一人被遮蔽。”咱今天拿方勇这个事做了个例子，是吧？方勇这个事是不是基本上也都“淋”到了？把各个方面都说了吧？“寒光闪闪，令人心惊胆战！利剑两刃，击杀悖逆之子，仇敌要身临灾祸，毫无藏身之地”，今天看见了没有？神动手吗？不用神动手。神说：“因此，就是大红龙也被我折腾得手忙脚乱、不知所措，在为我的工作而效力，心虽不愿意，但又不能随从己意，只好是‘任我摆布’。”（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二十九篇》）大红龙在百忙之中还得抽出点时间来为神效力！现在国际形势紧张，外国都要攻打中国了，大红龙还得抽点时间，来抓捕一下神选民。它抓捕神选民这是在干什么？在为神效力。“仇敌要身临灾祸，毫无藏身之地，被这急风暴雨冲昏了头脑，击得头昏脑胀，立刻倒毙在这水流之中，被水冲去，只有死亡，毫无求生之路。七雷从我而出，带着我的心意，击杀埃及长子，惩罚恶者，洁净我的教会”，“带着我的心意，击杀埃及长子”，咱以前交通过击杀埃及长子，是吧？（嗯。）如果你的心是刚硬的，就代表着你是谁呀？（李四：

埃及法老。）你是埃及王。如果你的心是刚硬的，那就要击杀你的长子。

涛涛知道张绣的孩子出了车祸这事，是吧？（涛涛：嗯。）她就一个儿子，就在她孩子出车祸的前五、六天，她还和带领王超对着干呢！（SJ：王超说她，她不听，王超可能是给她举摩西的例子了，说她是二百五了，她说："我是二百五，你是摩西？"吵得厉害。张绣说，"我想做带领，我懒，我最不愿意干活！你却非要让我干活！"）她就是公开地和带领叫嚣，我去了她还是那样说话了。没过几天，她儿子出车祸了，到现在还昏迷不醒。（SJ：成植物人了。）花五十多万之后可能成为一个植物人，意思是花五十多万也不一定能成植物人。（SJ：这就看到神作呢！咱在这里是交通真理解决问题，她呢？她是用社会上的那些处事哲学吵呢、闹呢。她儿子在北京出了车祸，出了车祸以后，可能有人把她儿子出车祸的那个监控删了，她到了北京也没有一个熟人，也找不下人，有的人教她说"你撒泼打滚、发浑，看能把这钱要下吗？"她去找公家的人，她还没打滚撒泼呢，只是大声说了一下，气得吵了一下，人家就说"你不要跟我这么说话，你再跟我这么说话，我就不管你了，你另找高明！"吓得她还得小声跟人家说话。你在神家用你的那个性情吵了、闹了，你去了见了人家还敢那样吗？神对付人有的是办法，看看谁能治了人呀？这是不是性情变化的需要？）那天张怡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呢！"她说她倒霉了，"我可是没有让我孩子信了神"，我说你说的这是啥话呢？你还说你倒霉了，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倒霉！你要觉得倒霉，神让你体尝体尝什么叫"倒霉"！你的两个孩子该嫁人的嫁人了，该娶媳妇的娶媳妇了，给你来个"倒霉"你试试！你还敢说你倒霉了？（不敢了。）不敢说了。再说倒霉，来，把你的孩子取缔一个，你能吃得消？她有孩子、有孙子、有家庭，让她出来尽个本分，她尽本分的时候，还跟别人斗了！我揭露解剖了她以后，她还认为她太倒霉了。人啊，太悖逆了！你说这人是不是悖逆呢？心是不是更加刚硬呢？击杀埃及长子，神为什么要击杀埃及长子呢？神告诉你说，"你刚硬，神用武力来解决，击杀你的长子"。如果你是恶

者，那神直接就惩罚了；如果你是刚硬的人，神就兴起环境来对付你，来，看看你有多刚硬！

“洁净我的教会，都能心心相印，表里如一，与我同心，使宇宙教会建造成一体，这是我的宗旨。这雷声发起，随之又有阵阵的哀号声音，有的在梦中被惊醒，大吃一惊，发人深省，赶紧回到宝座前，不再招摇撞骗、为非作歹，这样的人醒悟不迟。”李刚，今天有什么想法？（李刚：没有想法。）没什么想法，那你在睡梦中还没惊醒？还在做梦了？“大吃一惊，发人深省”，让你大吃一惊看看，“呀！我还认为我是个人才呢！”在这儿把你当人才了没有？“哎呀！我把我当人才，你们不把我当人才，多么郁闷呀！”用不用把你当人才？（李刚：不用。）得赶紧苏醒。有良心、理智，有责任心的人才是神眼中的人才。今天上午说你这个技术属于什么？（SJ：恩赐。）属于恩赐！如果你性情变化了，你在这儿是尽本分的；如果你性情不变化，那你就是来送礼品的。今天上午咱交通了，你是计划来送礼品，还是计划来尽本分呢？（李刚：尽本分。）既然是尽本分了，你就不要看着你是个人才。“大吃一惊，发人深省，赶紧回到宝座前，不再招摇撞骗、为非作歹”，今天我是不是说你招摇撞骗了呀？你来的时候还说“我要来这儿尽本分”，你来了以后好好尽本分了？这是不是欺骗呀？你在那边就把弟兄姊妹欺骗了，“我要尽本分了”，来了这儿了你说“我要休息了，我要当技术员了”，这就成了招摇撞骗了。“为非作歹，这样的人醒悟不迟。我从宝座观看，鉴察人心肺腑，拯救真心厉害要我的人，怜悯他们。”拯救谁呢？拯救真心厉害要神的人！咱看见了，谁是真心厉害要神的人？今天方勇说，“哎呀！人家原子弹能撇下家庭”，这个撇下家庭是什么表现？是不是厉害要神的人？方勇说：“SJ能撇下，我撇不下，我还得回家。”“拯救真心厉害要我的人，怜悯他们。凡存心爱我胜过一切的，明白我心意、跟从我到路终的，我必拯救到永远！我手必安然托住，不临其境，不受其害。”这句话和神说的哪句话合上了？（此人勿动。）此人勿动！神说：“放心大胆地来爱神，看看神能把你怎么样？”（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说话的奥秘揭示·第四十二篇》）“拯救真心厉害要我的人，……我手必安然托住”，安然、

安稳，有大的环境吗？没有。有的话不叫安然了，是吧？（嗯。）安然还得怎么呢？托住，不临其境。神说过什么话？神说要在这个地方降灾，神要把这个人先调出来，因着这个人在这个地方，神不让这个灾降下。今天咱一线的人在一个县城打仗，在大红龙统一大抓捕的时候，那个县城里没有一个人被抓，其它的地方没咱的人就被抓了。所以你得去作工、你得去经历，你才能看见神的主宰。你看见了神的主宰，再看这些神话，此人勿动！“我手必安然托住，不临其境，不受其害。”看神的话是不是应验了？有谁能先有话后有事呢？这就是在经历中看见了神。

“有的看见这道闪电出来之后的情景，心里是难以诉说的寒酸，后悔莫及，这样持续下去，未免太晚了。”闪电出来的情景看见了，可有的人悔改吗？（不悔改，还要持守自己。）一个姊妹家的闺女，在教会里边呆不下去了，她也看到了教会里边是什么情景，就是面临的被抓捕，给她传让她过来，她宁愿去外面打工也不过来。神话说：“……儿女出卖父母，父母逼迫儿女，人心难测！”（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当怎样走末了一段路》）她妈都已经被开除了，她在外边尽本分不回来，等到现在被抓捕得无路可走了，回来了，这时候有了妈了。她妈和她说话，她还不理，怎么了？她怕她妈迷惑了她。找人去和她谈谈吧，她见有人去了站起来就跑了。你说这是个什么人？她妈被打成敌基督开除了，她都没有回来看一下，她妈作什么恶了，调查了没有？核实了没有？这有没有人性？（没有人性。）没人性，正常人性都没有。她现在不理她妈，她要弃绝她妈，那她就相当于是当了一个法官，给她妈判刑了。那她既然要当这个法官，那她得调查一番、核实一番吧？再一方面那是她妈啊，人家把她妈打成敌基督开除了，她连问都不问一下，反过来没路走了，她回来吃她妈的，喝她妈的，并且一回来就是要弃绝、咒诅！这是什么人性？不配称为人！她妈揭露了她“没有人性，连个畜生也不如！”她气急败坏地说：“嗯，我就是！我就显明了！”

“一切一切啊！都将成了，这也是我的一种拯救方式，拯救了爱我的人，击杀了恶人，使国在地上坚固平稳，让万国万民、宇宙地极人人都知我是威严，我是烈火，我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这句话有体会了吧？“一切一切啊！都将成了，这也是我的一种拯救方式”，这是神的一种拯救方式。你对神拯救人的方式有认识了，说这是神拯救人的方式，是神的作工。你对神拯救人的方式没有认识，就总起一些观念、埋怨，说什么呢？“神怎么作工呢？还能把神选民都抓到监狱里边？神怎么作工呢？她就啥也没干，怎么就把她开除了呢？”这是不是埋怨？今天你看见什么了？咱以前交通过什么？被开除出来的人活在了神的臂膀底下，今天是不是有点体验了？“这也是我的一种拯救方式，拯救了爱我的人，击杀了恶人”，把你开除出来是种保守，把你开除出来让你反省、认识，让你看见自己的一些败坏性情，让你不要再猖狂，这是不是神的一种拯救方式？（嗯。）“拯救了爱我的人，击杀了恶人，使国在地上坚固平稳，让万国万民、宇宙地极人人都知我是威严”，我和你交通了以后，然后你跟着这个思路去看，你是不是看见了神的性情？（嗯。）你还敢欺骗神吗？你不敢了，你不敢欺骗神了，只能规规矩矩地把心交给神了。那这就是“使国在地上坚固平稳”，神话在你身上能作王掌权了。“使国在地上坚固平稳，让万国万民、宇宙地极人人都知我是威严，我是烈火”，所以说他们该不该坐监？宗教界该不该血流成河？该！因为只有你这样经历了以后，你才能承认神是威严，神是烈火！“我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从此，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公开揭示于众，向万民宣告，审判开始了！凡嘴和心不一的，疑惑不敢较真的，虚度光阴、明白我意不肯实行的，必遭审无疑。”方勇，李刚，今天的经历是不是一种体尝？体尝什么了？（方勇：看到自己以前走的路是与神搞交易的路。）那叫心口不一！方勇说他是来尽本分了，是吧？可是他还和神搞交易了，心口不一！还有李刚说我是来尽本分的，还说尽受造之物的本分了，欺骗！心口不一！“疑惑不敢较真的，虚度光阴、明白我意不肯实行的，必遭审无疑。”神和你说神就是要人的心，神说：“……里面的变化才能决定你外面受的苦是否有价值。”（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爱神才是真实的信神》）这话咱早就看过了吧！（嗯。）神要的是你的性情变化，要的是你看事观点的转变。李四，信神是在干什么？（李四：每天认识、发现自己错谬的看事观点，用真理来解决。）每天找到自己的一种错谬的看事观点，扭

转自己错谬的看事观点，这就是信神。咱那种错谬的看事观点是与神搞交易，你那个尽本分停留在我做了，做做做，你只是在“做”上面下功夫，这是错谬的看事观点，神是要你发自内心地做、发自内心地说，心口如一。“你们务要留心省察自己的存心、动机，把自己放在正当的位置，好好实行我话，注重生命经历，不要在外面热心做事，要使生命长大、成熟、稳定、老练才合我心意。”我今天交通的内容是什么？主要就是交通怎么经历神的作工，怎么吃喝神话，是吧？其实就是告诉你怎么走这条路，也就是“你们务要留心省察自己的存心、动机，把自己放在正当的位置”，正当的位置是哪个位置？（受造之物的位置。）受造之物的位置！“好好实行我话，注重生命经历”，什么是生命经历？生命经历就是你的看事观点的转变。“不要在外面热心做事，要使生命长大、成熟、稳定、老练才合我心意。对那些撒但的差役、打岔拆毁我建造的邪灵作为不给留有可乘之机，严厉限制给予制止，只能用利剑对待，严重者立即铲除，不留后患，成全教会，毫无残疾，健康满有生机，满有活力。”今天我交通的这些的目的、意义是什么？今天又来了两个新人，连李刚一共三个，是吧？交通这些就是怕他们刚来“吓坏”了，提前打预防针。“对那些撒但的差役、打岔拆毁我建造的邪灵作为不给留有可乘之机”，今天把李刚这个事说出来，是要怎么呢？是不给他留下可乘之机。然后再让新人看看方勇，再看看李四他们的表现，让你看见害怕，让你看见你的路该怎么走。不给你留下可乘之机，不要一来了还想当两天小宝宝，没有那个机会了，给你三天的适应时间，立马上岗。“严厉限制给予制止，只能用利剑对待，严重者立即铲除，不留后患，成全教会，毫无残疾，健康满有生机，满有活力。随着这闪电发出，雷声响起，千万别疏忽、别放弃，竭力追赶，定规能看见我的手所作的是什么，要得到的是什么，要放弃的是什么，要成全的是什么，要铲除的是什么，要击杀的是什么，这一切一切都会在你们面前展现，会让你们清楚地看见我全能之所在。”这个话是不是相当于把我今天和你交通的内容总结了一下呀？

“宝座之上，直到整个宇宙地极，这七雷在回声，要有大批人被拯救，归服我宝座之前。”回声！什么是回声？喊一声又返回来了，这叫回

声，是吧？“七雷在回声”，七雷发出去了，从你这儿得返回来。我给李四交通了，李四该干什么呢？得给涛涛交通吧！七雷在回声就是下边的人也开始动了，下边的人也开始见证神了，你不能是让基督一直见证神，你也不能让我一直见证神，你也开始见证神了，这叫什么？“七雷在回声”，都开始回声了，有了反应了。因着你有回声，所以“要有大批人被拯救”。我今天揭露解剖李四了，李四明天就得揭露解剖李刚了，现在揭露解剖不能用以前那种打架、攻击、口水仗的方式了，而是得用“回声”来作工。回声就是审判刑罚、揭露解剖，是为着他的生命进入而作的，这叫回声。当人人都起来回声的时候，这是不是人人都起来见证神的时候？（李四：对。）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怎么了？神说：“要有大批人被拯救，归服我宝座之前”。“随着这道生命之光，人求生存之路，不由自主赴我而来，屈膝敬拜，口称全能真神，发出哀求的声音。但那些抵我者，心刚硬之辈，雷声入耳，必死无疑，这无非是他们的结局罢了。”“但那些抵我者，心刚硬之辈，雷声入耳，必死无疑”，雷声入耳是什么意思？“雷声”，肯定是神的话。“入耳”，就是你听明白了，你知道了。也就是说，定了你的罪了，因为什么定了你的罪了？揭露解剖、审判刑罚定了你的罪了，这叫“雷声入耳”！“雷声入耳，必死无疑”，神要用行政辖管万民！这话就和这些话对上了。“雷声入耳，必死无疑”，神和人不是开玩笑的，不要试探。当审判刑罚临到的时候，当定罪、咒诅临到的时候，神不再体贴人的软弱，神要用事实临及，你要是敢再起来抵挡，这就是“雷声入耳，必死无疑，这无非是他们的结局罢了。”这是不是就成了抵挡就死了？

“……那些得胜的我的爱子必留在锡安，万民都要看见所要得到的是什么，何等的荣耀会显现在你们面前，真是特大的洪福，难以诉说的甘甜。

七雷之声音发出，即是拯救了爱我、真心要我的人，属我的人，我预定拣选的人，都能归在我的名下，会听我的声音，这是神的呼召。让

地极的人都看见，我是公义的，我是信实的，我是慈爱，我是怜悯，我是威严，我是烈火，最终是无情的审判。

让世人都看见，我是的的确确、完完全全的神自己，人人心服口服，任何人不敢再抵挡，不敢再论断，不敢再诽谤，否则，咒诅立时临到，灾祸降到他的身上，只能哀哭切齿，自取灭亡。

让万民都知，宇宙地极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全能神是独一真神，都连连屈膝敬拜，连刚刚会说话的孩子都喊‘全能神’！那些当官掌权的也会亲眼看见真神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也在俯伏敬拜，求饶赦免，这未免太晚了，因着到了他们的死亡期限，只得成全他们，审判他们到万丈的深渊。结束整个时代，使我国更加坚固，万国万民必降服在我的面前，直到永永远远！”今天能看清神的奇妙作为了吧？神说：“整个宇宙世界从外面看乱作一团，但在我看却有层有次。”（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八十篇》）神说：“……狼虫虎豹都不能伤害你……”（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十五篇》）现在只是刚开始，是个转折，最后神说：“国度生活就要在地上开始，名正言顺。”

七号三次响起！再把这个念一下吧！

神说：“我七号的响起，即唤醒了那些在沉睡之中的人哪！赶紧起来不迟，顾生命吧！睁眼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了，有何所求？有何所想？还有何所恋呢？难道得到我的生命和你所爱、所留恋的东西价值有何区别你没考虑过吗？不要再任性玩耍，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赶紧站起来，会操练运用灵，能会用各种工具识透并制服撒但的各种阴谋诡计，并能向撒但夸胜，使生命经历更加进深，活出我的性情，使生

命成熟、老练，一直跟上我的脚踪。不灰心、不软弱，一直向前，一步一个脚印，一直到路终！

七号又次响起，将是审判之号声，审判了悖逆之子，审判了万国万民，使列国降服在神面前，神的荣颜必显在万国万民面前，人人心服口服，呼喊真神的声音永不止息。全能的神更加荣耀，我的众子也会与我一同得荣耀，一同作王，审判万国万民，惩罚恶人，拯救怜悯属我的人，使国坚固平稳。借着七号的响声，要有大批的人被拯救，回到我的面前屈膝敬拜，赞不绝口！

七号再次响起，是时代结束的尾声，是战胜魔鬼撒但的得胜号声，是国度在地上公开生活开始的礼炮声！这声音何等高昂，这声音在宝座回响，这号声震动天地，是我经营计划的胜利标志，也是审判撒但，宣判这个旧世界彻底死刑了，归于无底深坑！这号声意味着恩门将要关闭，国度生活就要在地上开始，名正言顺。神是拯救爱他的人，归回他的国度之后，地上的人将会面临一场饥荒、瘟疫，神的七碗、七灾陆续就要作事，天地废去我话不能废去！”（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三十六篇》）

“我七号的响起，即唤醒了那些在沉睡之中的人哪！”这是要唤醒那些沉睡的人的心，这是第一批作成的得胜者，他是被唤醒的。神在后面怎么说？“使生命经历更加进深，活出我的性情，使生命成熟、老练，一直跟上我的脚踪。不灰心、不软弱，一直向前，一步一个脚印，一直到路终！”这是把得胜者作成了，是吧？得胜者能够跟着神往前走。“七号又次响起，将是审判之号声，审判了悖逆之子，审判了万国万民”，这个标志着什么？是不是标志着审判的正式开始？审判之号声！那得胜者出来作工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审判的开始？（涛涛：是。）作得胜者的时候是七号响起。得胜者开始作工了，这叫什么

呢？（涛涛：又次响起。）又次响起。“使列国降服在神面前，神的荣颜必显在万国万民面前，人人心服口服，呼喊真神的声音永不止息。全能的神更加荣耀，我的众子也会与我一同得荣耀，一同作王”，这个时候是不是把众子作成了呀？众子作成了，“与我一同得荣耀”。“惩罚恶人，拯救怜悯属我的人，使国坚固平稳。借着七号的响声，要有大批的人被拯救，回到我的面前屈膝敬拜，赞不绝口！”这是不是代表着国度建造的一个开端？（是。）因着神的作工，“要有大批的人被拯救”，就是有大批的人能真正地来到神话面前，这是一个转折点。七号再次响起，是干什么呢？（李四：是在结束时代。）结束时代的时候了！众子民个个起来见证神的时候，神把得胜者作成了。神唤醒得胜者的时候是响起，得胜者作工的时候是又次响起，是吧？众子、子民开始起来作工的时候，是什么呢？再次响起。当众子、子民起来作工的时候，是再次响起，这就意味着什么？恩门即将关闭，这是不是神把作工步骤给你展现在眼前了？还远吗？（不远了。）“七号再次响起，是时代结束的尾声，是战胜魔鬼撒但的得胜号声，是国度在地上公开生活开始的礼炮声！”礼炮声，什么意思？开业了！国度在地上“开业”了！“这声音何等高昂，这声音在宝座回响，这号声震动天地，是我经营计划的胜利标志，也是审判撒但，宣判这个旧世界彻底死刑了，归于无底深坑！这号声意味着恩门将要关闭，国度生活就要在地上开始，名正言顺。”什么意思？公开了！国度的门也就关了，不作了，作完了。作完了又怎么呢？“名正言顺”，那时候还怕大红龙吗？（不怕了。）“名正言顺”，而是要你起来审判他。“神是拯救爱他的人，归回他的国度之后，地上的人将会面临一场饥荒、瘟疫”，祭司弟兄说了灾难开始了，饥荒、瘟疫开始了。那你说现在这个国度的门是不是就快关闭了呢？可不可以这么说？国度的门快关闭了，那也就是说就快“名正言顺”了！可是你还没有起来见证了呀！祷告一下吧！

173　宝座有七雷发出

伴唱：七雷发出，七雷发出，震动地宇，震动地宇，七雷发出，震动地宇，天翻地覆，响彻云霄！响彻云霄！响彻云霄！

1　这声音极其入耳，人是难能逃避，难以躲藏难以躲藏。闪电雷声发出，霎时天地巨变，人奄奄一息人奄奄一息，接着，一场急风暴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全宇，从天而降从天而降！雷声如闪电，寒光闪闪，令人心惊胆战！利剑两刃，击杀击杀悖逆之子。利剑两刃，击杀击杀悖逆之子。随之又有阵阵的哀号声音，有的在梦中被惊醒被惊醒，大吃一惊，发人深省发人深省，赶紧回到宝座前，不再招摇撞骗、为非作歹，这样的人醒悟不迟醒悟不迟。

2　神从宝座观看，鉴察人心肺腑，拯救真心厉害要神的人，怜悯他们。凡存心爱神胜过一切的，明白神心意、跟从神到路终的，神必拯救到永远！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公开揭示于众，向万民宣告，审判开始了！凡嘴和心不一的，疑惑不敢较真的，虚度光阴、明白神意不肯实行的，必遭审判无疑必遭审判无疑。宝座之上，直到整个宇宙地极，这七雷在回声，要有大批人被拯救，归服神宝座之前归服神宝座之前。

3　随着这道生命之光，人求生存之路，不由自主赴神而来，屈膝敬拜，口称全能真神。让地极的人都看见，神是公义的，神是信实的，神是慈爱、是怜悯，神是威严、是烈火，最终是无情的审判无情的审判。人人心服口服，任何人不敢再抵挡，不敢再论断、诽谤不敢再论断、诽谤 。宇宙地极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全能神是独一真神，万国万民必降服在神面前降服在神面前，直到永永远远永永远远！直到永永远远！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三十五篇》

41尽本分的三个阶段

（李木：自己的这种性情没有被打死，这边的工作就是凭自己作了。在作工的时候没有和谐配搭，老是我说了算。不说说这个情况，我心里感觉难受，说了又想自己是不是在撂挑子。那天姊妹说我是假带领，我就想你要是能把这个工作作了，我就给咱做饭去，我心里就有这种想法。我想着我给咱做饭吧……）你说李木现在伤心痛苦什么？（SJ：她伤心的是上午说了她了，做了这么多，不但没赏，还说她了，这是她主要伤心的地方。）没有给我冠冕，反过来还给我挂了个大字报，是不是？（SJ：是。）刚才你看她的眼泪都出来了，更主要的还有什么啊？“姊妹说我是假带领。”（李木：人家说我是假带领，我也说我就是假带领。）虽然在嘴上说自己是假带领，但在心里自己承认不承认？愿不愿意接受呀？（SJ：李木心里想着：他们说我是假带领这没啥，这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你们来了以后，你们再这样说我，这就不行了。）我在这里受了苦，本来是让你们来给我平反的，结果你们没给我平反，还给我来了个判定。（李木：我一作工作就是作恶，我心里也担心我作恶太多了。）我觉着这不是主要的问题。（SJ：这不是主要的，人生最知道了，说说。）李木感觉她作的恶多了吗？（人生：这一段时间的工作全是她作的，不管是好是孬，都知道她这一段受的苦不少，付的代价不少，来这儿也是整顿了。她心里想不说我好吧，最起码也……）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结果现在连苦劳也没有了。（SJ：今天上午给你谈的目的是什么？李木，是把你作的工作全否了？）（李木：没有。）（SJ：没否，就是说咱在工作当中有一些偏差，咱扭转过来不就行了？还有什么呀？）（李木：我一

出手就是错嘛。）（SJ：咱错了咱改嘛，这是不是很简单的呀？咱下次不那么走不就行了吗？）（李木：我自己这个性情不好。）（SJ：性情不好咱变嘛。）（李木：老师给人生交通了，我心里想人生性情有变化，我这里面就没有变化。）李木说的是不是实话？（SJ：不是实话。）来，你说说怎么不是实话？（SJ：李木心里想：刚刚人生说了一下，你就马上扶持了一下。我也哭一下，你也帮助我一下，扶持我一下。）李木，谁再抚慰抚慰你，你就哭得更加厉害了。

李木会说话，会给自己脸上贴金子。怕做错，担心害怕，担心害怕得都掉出了眼泪。我记得神交通过人里面的平安，在什么情况下里面感觉不平安呢？当别人攻击了你以后，你里面不平安要发火。你为什么要动火呢？为什么要反抗呢？是因为你心里不平安，所以说你要起来反抗、要反驳、要反击。神说过，有没有一个人是因为神的工作而不平安的？有没有？没有。李木说因为她作了工作，作下恶了，心里不平安而流泪。你们说李木的这眼泪是真还是假呀？李木，如果你真有这样的认识，真有这样的良心理智，你在那还能作那样的事吗？你在那儿还能交通不出来？你还带领不了他们？还给他们带领不出路来？可能不可能？今天你哭了，刚开始我以为你哭是因着你看到神作工是如此的艰难，你这眼泪是感动的眼泪。后来再听你的叙述，才发现是我误解了你，你这眼泪不是感动的眼泪。而是感觉到自己付出太多，太劳累，为自己的肉体而痛苦。今天你自己说了，你是因着感觉到害怕而哭的，又是这种哭。如果说你真有一点惧怕感，惧怕到如此程度，还能感觉到不平安，自责难受，那今天就不会有这样的结果了，也不会有这样的事了。所以说你这个眼泪呀和你诉说的是心口不一，不是那么回事。你的这个眼泪只是在控告！我在那边儿受了那么大的苦，付出了那么大，你们谁看见了呢？你们过来了，我和你们说说实情吧，没有一个人理解，我谦虚谦虚吧，你们还真把我当成一个坏人了？你们不说我这工作作得好，不错了，反过来还说我这里边有问题，这个工作我作不了了，你们感觉谁能作谁作吧。一边这样想，一边眼泪就出来了。李木，是不是这样？你说咱这个眼泪是什么眼泪？是对神的一种敬畏？你这眼泪从你嘴里边说出来是对神一种敬畏的眼

泪、畏惧的眼泪，不敢了、不能了，我再作就成作恶了，吓得你把泪都挤出来了。世上有句话说："吓得都尿裤裆了。"这话说得不好听，但按你的说法来说应该是这样的吧？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尽本分越多作恶越多，吓得不敢作了，吓出来泪了。那实际上呢？这个泪是因着作了工作得不着冠冕。

你这眼泪跟SJ当时的眼泪是不是有点一样的呀？她尽了本分回来把功劳一摆，想邀功呢。然后，咱说她把一件事情看错了，做错了，不是那么回事，也和你这个情况一样。你作了，你觉着你都作了那么多工作了，可拿过来一看，你作的这是什么工作呀？不符合真理、不合原则、不成立。你辛苦付出了，回来得不着承认。本来就心酸难受，不承认也就罢了，你还给我戴了个罪名。保罗跑了半个欧州回来是要得冠冕呢，结果冠冕没得着，还被判了刑。咱作工回来是想让奖励一番呢！看看我李木变成了啥了？我原来享受地位之福了，我现在是付出了，跑断腿累断腰，背后流了多少忧伤泪，SJ总得说我个好吧！可是从SJ嘴里还出不来一个"夸"字，出口就伤人，我就臭得不值一文，没有一样可夸的！心里边忧伤难受，不能干了，这是不是第二个保罗？神交通保罗了，如果告诉了保罗以后的归宿的话，保罗还干不干了？不干了，他要的就是冠冕。那今天你呢？得不着称呼了、得不着称许了，就不干了，倒要退去了、倒想背叛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你的想象观念合乎不合乎真理？合乎不合乎神作工方式呢？神是怎么作工的？露露，神的作工方式是什么？（露露：做对了不搭理，做错了是揭露解剖。）做对了是不搭理，做错了就是审判刑罚，这是神的作工方式。可是在人眼里，人总想着什么？（夸夸。）做对了，你就应该给我个冠冕，做错了，你可别打，你抚慰抚慰我，"以后可不敢再这样做了啊"，安慰安慰、扶持扶持。你的观念想象不合乎真理，神不可能按着你的意思去作。咱跟上神多长时间了？对神作工方式还不知道，还想从这儿得着一个"夸"字，不可能。一旦夸了你，那你就完蛋了。你看送上门，就给了她"送上门"三个字，夸得就找不见东南西北了，敢夸吗？

我上午给人生交通的时候，交通了为真理而受屈辱。你是信神的，不考虑别人说什么、做什么，经得住圣灵的鉴察。如果你真这么走的话，轻松加愉快，没有什么痛苦。他们攻击你的时候，你感觉不到伤痛，感觉到的是什么？（神的爱。）你认识神的作工了，你感觉到的是什么？你感觉到的是神的爱。就是说在他攻击你的过程中，他毁谤你了、攻击你了，你是什么感觉？李木，什么感觉？（……）你没有这样走过，可能没有那种感觉，也就是说当你不明白真理的时候，你是体尝不到真理的味道。人生现在应该有感觉。（人生：这次去见送上门小青经历了一次。当别人攻击你的时候，你不活在为了维护自己的这种情形里了，你看见他们所做的是恨恶，那你说出话来就有那种力量了，好多话能说出来。当时那个场景，不管她说我啥，我看见送上门和小青把那些人拉走了，我心里觉着自己就有胆量了，就敢说了，当时有好些话就说上去了。说上去以后，过后回家揣摩了，今天我说话语气态度是不是太重？就算有点太重，但我说话的存心不是为了把她打倒，而是不想她那么活着，想把她挽救回来，让她走上正路。当你存心目的是正面的，那你再出来的是一股正气。当她们攻击你的时候，你看见她们攻击的是老师，攻击的是神，是拆毁神的工作，这时候出来的就不一样了。不管多少人攻击，你不受她的辖制，话能说出去了，不是维护自己了。我以往的那个说话就是维护自己呢，当别人说我的时候，我就不敢了。今天，别人说我的时候，心里接受了，我就不好，我就败坏，就是老师揭露我了，那我今天效力不行？这样说，话就是正了。）（李木：人生说别人攻击原子弹的时候，原子弹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当别人攻击人生的时候，人生说她也得这么走。所以那几天，我看见黑枣丈夫和冷静丈夫还有几个事务他们都拉在一起，拉帮结伙搞拆毁的时候，我口里立马就说他们了。我就想，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我心里不考虑自己。说出来以后，别人不服，只是因着这个地位在这儿呢，当面不说了，但是背后不服。别人说我口气硬，人家人生在作工中，聊天的时候就把问题解决了。我就想这方面我就是缺少，我也不会，不会我也没有考虑自己，我不是为我的脸面地位怕得罪人就不说了。可是上午一交通，我感觉自己哪方面都错，哪方面都偏了嘛，感觉自己也是凭地位作工呢。一说庞涓这个名字，好像是庞涓这个名字把人吓唬住了，作工作让人跟随这个地位。从我这儿来说，总想着不愿意让神家利益再

受亏损，不愿意让教会里面的这些黑暗势力的声音再出来，因为他们出来的都是反面的，让买东西流露出来的是反面的，让尽本分流露出来的都是反面的，心里总想着给他们交通，可是自己也没有多少进入，只给别人说、点，就感觉带不出来多少路。）

从这里边能看到什么？能看到生命进入的一个台阶，一开始人尽本分的时候是应付糊弄，也就是说一开始尽本分的时候，你是没有知觉的，想尽就尽，不想尽不尽，好像和自己无关。经过显明、揭露解剖、对付以后，人开始尽本分了，也就是开始作工了，虽然说开始作工了，但仅仅就是为了作工而作工。两个台阶，第一个台阶的作工完全就是一种应付糊弄，混饭吃，也就是说普通的弟兄姊妹尽本分都处于第一个台阶，混饭吃，可以说是不尽本分。第二个台阶是在作工，这个时候的作工是什么呢？是为了作工而作工。就好比说实际刚开始作工的时候，她作工了没有？她是不是辛辛苦苦地作了？她虽然作工了，但她知不知道作工是为了谁？她只是为了作工而作工，跟生命不挂钩。也就是说作工与生命进入不挂钩、作工与性情不挂钩。完全就是你让我作，我就作，为作而作，我就作作作。这两个台阶，你们走过来以后就能看见了。SJ这么走过来以后，人生又是这么走的，是吧？人生又是这么走的，我作作作，但作了以后呢？依然是错的。人生心里痛苦，“我用心去作了呀，我以前没有作，但我现在就是用真心去作了，我全身心去作了呀，这样作了，怎么还不对？”这和当时我揭露解剖SJ的时候一样，SJ她心里痛苦，“我作了呀，作了以后，结果你过来说我又作错了，不承认我。”在这个背景下，人生出于一种报复的心态，笑了，SJ更难受了，“哎！你不作，我作了，你不作就不作吧，你背后还笑了，还笑得出来。”那等人生作了工作临到揭露解剖以后呢？人生心里怎么想的？“我不作你说我不作，我作了你还嫌我作了。”今天这个环境轮着谁了呀？轮到李木了，是吧？李木心想，“我以前为了地位、为了名誉不作工，今天我可是真心实意地为了作工呀，我是为了解决问题呀，哪个问题我不是积极地解决呢？”是，这个不能否认。你是为了作工，你真心去作了。你真心去作了不等于你用心去作了，你真心去作了不等于你是用心尽本分了，不等于你是为神

作了。你刚开始尽本分是应付糊弄，再后来是为了作工而作工。你为了作工而作工可不可能作在神的心意上？那就不会合乎真理，也不会和生命进入挂钩，所以说这就是为了作工而作工。那下一个台阶呢？下一个台阶就得用心去作工，用心去作工，也就是站在神一边作工，为生命进入而作工，和生命进入挂起钩来了。用你的经历去带领人、用你的见证去征服人。当你用你的生命进入去作工的时候，可不可以说你就有了生命了？这就是生命开始进入了。

那什么是有了生命了呢？举例子来说，你用心去作工，当别人都攻击你的时候，你还考虑不考虑自己呢？你顾不上考虑，没时间考虑，那你的心想着什么呢？你的心里想着：神的作工是否作成了？神的经营计划是不是成就了？他的生命是否长大了？他是否有进入了？神家是否得益了？你心里边想的是神家利益、神的名、人的生命进入，你在想着这些，这些占有了你的心，这就是观点正了。当你还是为了作工而作工的时候，那个观点是不正的。观点不正是因着你为了作工而作工，你还有目标、还有目的，不能伤害到你的利益，你是为着你的名作、为着你的利而作。等到你不再为你的名利去作工的时候，你就不注重那些东西了，那你注重的就是生命进入，注重的是神的作工，你注重的是神家利益，这就是一个正确的看事观点。当你的看事观点能站在神一边，站在神家利益一边的时候，你处处考虑的是神家利益，处处考虑的是弟兄姊妹是否明白真理了，是否把他征服了，那在这个时候别人再攻击你，你有知觉吗？你没知觉了，你顾不上去表白了。以前交通过人生的一个问题，人生去打仗也好，去交通也好，别人一说人生："你认识认识你自己吧，说说你那个表现怎么样吧。"人生立马就开始表白："我是什么原因，什么原因……"不由自主你就跟着人家走了，为什么呢？世上有句话，点着病舍上命，人家一句话就点着你的病了，你的病根就在那里面，那这是什么病呢？你只是为着虚荣、脸面、地位活着呢，并不懂得什么是生命，你觉着虚荣、脸面、地位那就是生命。你觉着别人说你什么就丢了脸了，好像别人说你什么那就是事实了，完蛋了，所以说你在他面前必须得表白，你不表白呀那就完蛋了，永远洗不清了。不相信神，你要自己洗清呢。当你自

己为自己洗清的这一时刻，你就中招了，你跟着人家的路线走了，你还有时间去解剖他吗？还有时间去解决问题吗？这就受搅扰了。所以说你有真理了，别人就搅扰不了你，为什么说有真理了就搅扰不了你呢？有真理了就是说你心里边有神了，你有正事可办了，你一心一意做什么事，不管别人说什么搅扰不了你，你就有这个方向。你看我给你们交通的时候，就我这个思路，谁能打断我这个思路呀？不管你说什么，再攻击我什么，我是按着我的思路走，我不理睬你。我是有意不理睬吗？你攻击我什么，入不了我的心，这些不是我的生命了，不占有我了。你再说什么，我觉着无所谓了，把它放淡了，我只是按着我的计划而来，按着这个方向而来，所以说你搅扰不了我。为了作工而作工你心里边就没有主子的，神话在你身上没有占了主导，你没有站在神一边，所以说你就容易受搅扰。人家反驳你一句，你就跑题了、跑偏了。即使人家不反抗你，你自己也会跑偏，因为你的掺杂在里边，不纯正了，走出来的路肯定是斜的。所以说你就会说我作了呀，想着把工作作好作好，为什么最后就都作错了呢？因为你这里边有掺杂，这就是为了作工而作工。当你的观点扭转了，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维护神家利益，一切是朝着这个方向而来，在你的心里边没有自己了，没有自己的所求，没有自己的前途命运。一切都站在神这一边，那你就会揣摩，神道成肉身来是干什么的？神来是拯救人的，是征服人的。那你也是站在神一边征服人，拯救人，供应人生命。我今天当带领了，那我就供应人生命。当别人起来攻击你的时候，这就又回到咱们刚才说的那个话题了。当别人攻击你了，你身量不同的时候，你的表现是不一样的。你不尽本分的时候，每天起来干什么呀？每天就是应付糊弄，不干正事，一聚会就是高举、见证自己，就是打、斗。当你有点方向的时候，开始尽本分的时候，我得作工了，我不能单为这个，我要作工呀，开始为作工而作工。可是当你为作工而作工的这个时候，你放下你的地位名誉了吗？没有，所以说地位名誉在里边掺杂着。当别人说话伤害到你的地位名誉的时候，你就拐弯了。当别人攻击你的时候、毁谤你的时候、对你说的话不好听的时候，你要维护自己利益，你必然要起来反抗、反驳。你的反驳是不是反击呀？你的败坏性情就出来了，你的抵挡性情就出来了，你忙于反击这就是上了撒但的当了。为作工而作工你站立不住，这就是说没生命。等到你对你自己认识了，认识自己所作的工作背后是为了啥

了，就明白神的心意了。就比如：我揭露人生的时候，说人生认识自己是假的，不是真实的认识自己，是为了作工而作工，为了外表表演。我当时说人生是什么呀？（人生：演戏的那个戏子。）戏子，还说了一个慈禧在背后垂帘听政了，她是在背后了。等她自己完全真正地认识自己的时候，看到自己败坏性情的时候，她也就明白神的心意了。那怎么是明白神心意呢？是在审判刑罚的过程中，她看到了自己的悖逆，认识到了神的心意。就是说在这个审判刑罚里，看到了自己的败坏性情，看到了自己与神对抗的那一面，与神不合的那一面，也就是说在此时此刻找到了与神相合之道，明白了应该怎么做一个人。从这一刻开始，我得站在神一边，实实际际地做一个人为神说话了。这个时候人生才开始为神说话了，站在神一边说话、站在神一边作工。所以，她再看到小青那种表现的时候，人生不再为自己表白了，不管小青攻击她什么，她不再为自己表白了，她是在维护神家利益了，变了。维护神家利益这是不是一个生命长大了？这就是里边有生命了。一个是维护神家利益，一个是与神相合，然后又看到了什么呀？人生就是和小青再三地交通。她为什么会再三地交通？交通的时候还带着激动，她流露出来的是什么？流露出来的有爱又有恨，流露出来的是什么爱呢？她看到小青所走的路感觉到什么呀？害怕，小青走到了死亡的边缘，人生内心里边是种激动，是种挽救！我怎么来拉住你，你别下地狱！在这个时候，不管小青她再说人生什么，再攻击人生什么，人生还有时间去报复？还有时间去反击？连一个想法都没有。

假如有个人掉河里边了，他快淹死的时候，你去帮助他、去拉他的时候，他在水里边胡乱抓你也好、胡乱打你也好，你是专注地救人呢？还是嫌他打你疼了，起来反击打他呢？他现在掉河里了，不管你们有仇有恨，你是先把他救上来。在这救的过程中，他的指甲划破你的手了，你疼地放手呀？不可能放手，我就是流血，我也得把你救上来。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你看到的是什么？你看见的是他在死亡的边缘挣扎，你是一颗心想着怎么能把他救回来，是一颗心去帮助扶持他。他再攻击你什么，你是没有知觉的。不仅是没知觉，而且是他攻击你一

次就看见他一次什么呢？看见他可怜、可悲、可恨！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攻击你一次，他作一次恶，那神就给他记一次帐，你就看到了他将会受到严厉地惩罚。当你看到他受严厉惩罚的时候，你心同情他不同情他？你产生了同情心。所以，他再作在你身上，你是没知觉的，在你这儿没知觉实际表现出来的是什么？有没有流露呀？你表现出来的就是包容忍耐，是爱。你看那个人能包容别人，不管别人怎么毁谤、怎么攻击，说什么，人家脸不变色，依然是在帮助人、救人。为什么呢？是那个人看见他已经活在了死亡的边缘。人常说什么呀？好男不和女斗、好鸡不和狗斗、活人不和死人争，是吧？你看见他是一个快死的人了，一个重病之人，你还和他生气吗？你不和他生气了，没气可生了。因为在那个时候不管你和他再有多大的仇，你总想让他再活两天啊。邻里之间再骂、再打，在看到对方出了车祸奄奄一息的时候，你不由自主地出来了一个同情心。你觉得不管怎么，他是个人呀，不管怎么再活两天吧，你流露出来的总是个同情心。在这个时候你流露出来的让别人看见的是包容忍耐。在你这儿，你感觉到的是什么？他太可怜呀！可怜，你是可怜他。你可怜他的时候，那你所做的一切和你的心态是不打架的，那你再做什么事情还痛苦吗？是不痛苦的，是一种自然流露，这个自然流露就成了你的生命了。你不是装出来的，你对他是一种可怜，良心发出的一种可怜胜过了你对他的一种恨。你恨不恨他？肯定是恨他的，但是你再恨他也恨不起来了，他都快死了，你还恨他吗？你恨他不至于让他死呀！神还来拯救人了，神拯救的就是一班活死人。再说了，咱自己还是个败坏的人了，咱和他有什么区别呢？你是不是更得起来帮他一把呢？在这个时候，别人再攻击你、毁谤你，你是没知觉的。他越攻击你，你越感觉他可怜、可悲，那你是不是向他伸出爱的手越多呢？流露得越多呢？因为你可怜他嘛。有时候两个人搞对象了，两个人之间其实并没有什么情感，是吧？只是其中一个人有一种可怜相，刚开始是因着可怜相同情他，因着同情可怜最后产生了爱，是吧？咱是说咱心里的这个变化了。当你看见一个人，你同情可怜他的时候，你对他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就是爱。当有一个人攻击你的时候，你对他流露出来的还是爱，那你说你的这个人品、人性是不是变了呢？你的这个心态是在可怜他，你流露出来是爱，那你所做出来的行为表现对他是不是都是一种耐心地帮

助、扶持？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你所流露出来的一切都是帮助、扶持、爱。没有反击、没有反驳、没有怨言、没有所求、没有所得。

我交通了以后，你再反过来看原子弹，看原子弹和人生之间的相处，原子弹流露出来的是不是这种状态呢？不管人生她再怎么攻击，人生再怎么作，原子弹她在这儿看见人生是可怜，是可怜的程度。所以说她和人生并没有产生真正的矛盾，因为有爱在里边。把人生作过来以后，人生又作在小青身上。今天，又该你李木了。今天，你李木该走的是不是这条路？今天你有眼泪、有忧伤，你的这些眼泪、忧伤是什么啊？这不是正面的，这是什么呀？这还是为了你的虚荣、脸面、地位。你是为了作工而作工，是为了你作不好工作而掉的眼泪。你并不是为了拯救、帮助、扶持人，不是因着帮助不了人，着急而流眼泪。你今天看见人生也有忧伤、眼泪，她那眼泪是什么？是不是对别人的一种同情，她看见别人走在死亡的边缘而不知悔改，眼泪和眼泪不一样。咱刚才交通了几个台阶？三个台阶，这三个台阶能明显分辨出来吧？李木，能不能明显分辨出来？（李木：能。）能明显分辨出来，你就有路途。

（人生：SJ那时候走的路，我自己再去走的时候，我才看到了她对我的包容、忍耐。神给我摆上了小青，我看见小青那么麻木，麻木得转不过来，把那些人拉拢迷惑着，一点都不害怕，还笑着。看到送上门过来的时候，就想不管怎么样,就希望她能醒悟过来。）现在送上门醒悟过来了，你流露出庆幸，小青那样你感到的是可怜又可恨。必须得有前边的这个经历，和SJ在一块作工了，你有了这个经历，体验了以后，你才会有这种感觉。你如果没有这种体验，现在会不会有这个感觉？不可能，这就是良心没有苏醒。神来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没有唤醒你。所以，今天你再看这些带领说的这些话、作的这些工，他为了什么作工呀？（SJ：面子。）完全就是为了面子，没有一点同情心。（人生：小丹和马静说：“你看人生来了这儿，作了几次重复的工作了，叫小青来聚会就叫了三四次，不行就是不行。”她俩还

说：“来了这儿一个月，天天跟上人生作重复的工作，跟上你去给她们交通，一直坐着，屁股还疼了。”看到她们是新人，又不能说什么。这个时候能体尝到SJ那会儿对我就像我对她俩一样，什么也不懂，还说：“明明她就不行嘛，还一直说。”所以，我说：“哦， 是，咱人能做到的咱得做。”从她俩身上体尝到SJ作在我身上的了。又看到她们虽然嘴上说了，但等到第二天还跟上出去作工，我看到她们不敢撂挑子，对于她们这个身量就算可以的了。就想着人得经历，经历过后就能体尝到了，不经历就体尝不到。）这就是立了一个标杆，怎么立标杆呢？一开始SJ说我了，“人家原教会里的是精兵，看你带的是什么人呢？我有时候都产生怀疑了，什么人也带！破烂货也带？”实际地经历经历、体验体验，她也就不再说了。今天再看看神身边带的是什么人呢？都是精兵？神告你说神身边的都是假的，神不愿意跟他们说话。那你还要求什么呢？你这是不是奢侈欲望呢？今天，就是让你给人立标杆了。今天，我给SJ立了一个标杆；SJ给人生立了一个标杆；人生给李木又立了一个标杆。如果李木反过来再能给疯子立一个标杆，那一个个标杆就出来了，就从里面找见路了。人走得多了，就成了一条路了。

273 纯真无瑕的爱

1　“爱”是指纯真无瑕的感情，用心来爱，用心去感觉、去体贴；“爱”里没有条件，没有隔阂，没有距离；“爱”里没有猜疑， 没有欺骗，没有狡诈；“爱”里没有距离，没有任何掺杂。你有爱就不会欺骗，就不会埋怨，就不会背叛，就不会悖逆，就不会索取，就不求得什么，不求得多少。

2　“爱”是指纯真无瑕的感情，用心来爱，用心去感觉、去体贴；“爱”里没有条件，没有隔阂，没有距离；“爱”里没有猜疑， 没有

欺骗，没有狡诈；“爱”里没有距离，没有任何掺杂。你有爱就会甘心奉献，就会甘心受苦，就会与神相合，就会为神舍弃你的所有，舍弃你的家庭、你的前途、你的青春、你的婚姻，否则你的爱就不是爱而是欺骗，是背叛！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

42七号响起

“我七号的响起，即唤醒了那些在沉睡之中的人哪！赶紧起来不迟，顾生命吧！睁眼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了，有何所求？有何所想？还有何所恋呢？难道得到我的生命和你所爱、所留恋的东西价值有何区别你没考虑过吗？不要再任性玩耍，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赶紧站起来，会操练运用灵，能会用各种工具识透并制服撒但的各种阴谋诡计，并能向撒但夸胜，使生命经历更加进深，活出我的性情，使生命成熟、老练，一直跟上我的脚踪。不灰心、不软弱，一直向前，一步一个脚印，一直到路终！

七号又次响起，将是审判之号声，审判了悖逆之子，审判了万国万民，使列国降服在神面前，神的荣颜必显在万国万民面前，人人心服口服，呼喊真神的声音永不止息。全能的神更加荣耀，我的众子也会与我一同得荣耀，一同作王，审判万国万民，惩罚恶人，拯救怜悯属我的人，使国坚固平稳。借着七号的响声，要有大批的人被拯救，回到我的面前屈膝敬拜，赞不绝口！

七号再次响起，是时代结束的尾声，是战胜魔鬼撒但的得胜号声，是国度在地上公开生活开始的礼炮声！这声音何等高昂，这声音在宝座回响，这号声震动天地，是我经营计划的胜利标志，也是审判撒但，宣判这个旧世界彻底死刑了，归于无底深坑！这号声意味着恩门将要关闭，国度生活就要在地上开始，名正言顺。神是拯救爱他的人，归回他的国度之后，地上的人将会面临一场饥荒、瘟疫，神的七碗、七灾陆续就要作事，天地废去我话不能废去！”（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三十六篇》）

交通：

基督作成得胜者是七号的响起，是唤醒得胜者的时候。得胜者是被神话语唤醒的，也就是神给的素质，他是直接从神话里就被唤醒得着的人，这是七号第一次响起，也就是基督在见证得胜者。得胜者开始作工时就是七号又一次响起，也就是审判刑罚在我们中间开始，审判了悖逆之子。就如我经历了审判刑罚，试炼熬炼之后，经历犹如死里复活的过程；更如交通神拯救人的十个步骤，使我们所有人都心服口服，我们才能老老实实地为神效力。七号再次响起就是众子民都开始见证神的时候，就是国度生活在地上名正言顺的时候，也意味着恩门即将关闭。现在就是要我们的见证了，我们在做真戴琳的要求上都能接受神鉴察了，不再是懒惰不作工、或作工应付糊弄的假戴琳了，我们各方面做事都能按神话原则去做了、都能尽职尽责了、也都能在各种环境中为神作见证了，就是七号第三次响起了！

罗宝宝

2021年7月24日

七雷发出

神说："宝座有七雷发出，震动地宇，天翻地覆，响彻云霄！这声音极其入耳，人是难能逃避，难以躲藏。闪电雷声发出，霎时天地巨变，人奄奄一息，接着，一场急风暴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全宇，从天而降！地极的各个角落，如同淋浴一般面面俱到，不得有一点残污，从头到脚全面淋到，不得有一物被隐藏，有一人被遮蔽。雷声如闪电，寒光闪闪，令人心惊胆战！利剑两刃，击杀悖逆之子，仇敌要身临灾祸，毫无藏身之地，被这急风暴雨冲昏了头脑，击得头昏脑胀，立刻倒毙在这水流之中，被水冲去，只有死亡，毫无求生之路。七雷从我而出，带着我的心意，击杀埃及长子，惩罚恶者，洁净我的教会，都能心心相印，表里如一，与我同心，使宇宙教会建造成一体，这是我的宗旨。

这雷声发起，随之又有阵阵的哀号声音，有的在梦中被惊醒，大吃一惊，发人深省，赶紧回到宝座前，不再招摇撞骗、为非作歹，这样的人醒悟不迟。我从宝座观看，鉴察人心肺腑，拯救真心厉害要我的人，怜悯他们。凡存心爱我胜过一切的，明白我心意、跟从我到路终的，我必拯救到永远！我手必安然托住，不临其境，不受其害。有的看见这道闪电出来之后的情景，心里是难以诉说的寒酸，后悔莫及，这样持续下去，未免太晚了。一切一切啊！都将成了，这也是我的一种拯救方式，拯救了爱我的人，击杀了恶人，使国在地上坚固平稳，让万国万民、宇宙地极人人都知我是威严，我是烈火，我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从此，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公开揭示于众，向万民宣告，审判开始了！凡嘴和心不一的，疑惑不敢较真的，虚度光阴、明白我意不肯实行的，必遭审无疑。你们务要留心省察自己的存心、动机，把

自己放在正当的位置，好好实行我话，注重生命经历，不要在外面热心做事，要使生命长大、成熟、稳定、老练才合我心意。

对那些撒但的差役、打岔拆毁我建造的邪灵作为不给留有可乘之机，严厉限制给予制止，只能用利剑对待，严重者立即铲除，不留后患，成全教会，毫无残疾，健康满有生机，满有活力。随着这闪电发出，雷声响起，千万别疏忽、别放弃，竭力追赶，定规能看见我的手所作的是什么，要得到的是什么，要放弃的是什么，要成全的是什么，要铲除的是什么，要击杀的是什么，这一切一切都会在你们面前展现，会让你们清楚地看见我全能之所在。

宝座之上，直到整个宇宙地极，这七雷在回声，要有大批人被拯救，归服我宝座之前。随着这道生命之光，人求生存之路，不由自主赴我而来，屈膝敬拜，口称全能真神，发出哀求的声音。但那些抵我者，心刚硬之辈，雷声入耳，必死无疑，这无非是他们的结局罢了。那些得胜的我的爱子必留在锡安，万民都要看见所要得到的是什么，何等的荣耀会显现在你们面前，真是特大的洪福，难以诉说的甘甜。

七雷之声音发出，即是拯救了爱我、真心要我的人，属我的人，我预定拣选的人，都能归在我的名下，会听我的声音，这是神的呼召。让地极的人都看见，我是公义的，我是信实的，我是慈爱，我是怜悯，我是威严，我是烈火，最终是无情的审判。

让世人都看见，我是的的确确、完完全全的神自己，人人心服口服，任何人不敢再抵挡，不敢再论断，不敢再诽谤，否则，咒诅立时临到，灾祸降到他的身上，只能哀哭切齿，自取灭亡。

让万民都知，宇宙地极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全能神是独一真神，都连连屈膝敬拜，连刚刚会说话的孩子都喊‘全能神’！那些当官掌权的也会亲眼看见真神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也在俯伏敬拜，求饶赦免，这未免太晚了，因着到了他们的死亡期限，只得成全他们，审判他们到万丈的深渊。结束整个时代，使我国更加坚固，万国万民必降服在我的面前，直到永永远远！”（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三十五篇》）

交通神话的认识：

七雷发出，极其入耳，人是难能逃避，天地巨变，人奄奄一息，从中看到是神话的审判刑罚把人打到地狱，几乎使人窒息快要死了。因为人认为自己已经做到尽善尽美了，但拿到神面前却丝毫不承认，这就是神话里说的审判得奄奄一息了。神口里的话又如两刃利剑使人毫无隐藏之地，击杀悖逆之子，性情刚硬悖逆的，那你就是埃及人，再悖逆就得击杀你的长子！如大变化对安排的本分不能顺服，在前几天就公开说不愿意尽干活本分，不愿意干体力活，想调换本分，对带领的对付修理不顺不服。大变化不是在尽本分中追求认识神的作工，更不是为了改变自己的悖逆性情，而是对神的作工丝毫没有敬畏的心，没几天，儿子就出重大车祸了，人现在还在医院，都不一定能恢复成植物人，这就是因着悖逆而激起神的怒气！更看到“神用行政辖管万民”的事实临及了！因为神作的就是变化人性情的工作。

就如前段时间祭司弟兄下发的工作安排里说六七月份要乱，我们在这段时间里也的确看到大抓捕了。现在原交到处被抓捕，听可靠消息称LF抓捕130多人，XF抓捕80多人，FS抓捕30多人，还有听到各处原交都是成批地被抓捕。而咱一线打仗在的一个地方就平安无事，但离此

处不远的一个地方就被抓捕20多人，他们都被迫停止了聚餐。有两个地方的咱家人的儿子都在原交，都被抓了，被抓都一个月了让去领人去，了解到里面确实有成批成批的原交被抓的人。从这些事实中更看到祭司弟兄的话应验了，也就是把壮汉都捆绑起来了，这样我们才能去大传福音，也就是说原交的DHL——假戴琳敌基督垮台了……这些足以让我们看到宗教界血流成河的前兆！犹如约翰当时的事例，神的预言正在应验，神的工作一步比一步拔高，当神的经营计划一步步成就时，约翰不但疑惑还拦阻了神的工作前行，导致临到被杀头的祸患。现在原交的人对我们也是步步紧逼，不但不寻求而且还到处亵渎、毁谤、定罪，导致神的工作无法前行，神的工作神自己作，所以神兴起了大的、恶劣的环境来维护神的工作。

犹如老师的交通："耶稣作工的时候谁坐了监？约翰，约翰是个大先知，为什么约翰坐监丢了脑袋？约翰把人带到了他面前，不交给主耶稣，他拦阻了耶稣的作工，所以把他放在监里，这就是今天为什么必须把假带领放在监里的原因。为什么神作工完了，众长子又出来作工？讲道里面说，这些带领工人都是管家，等他的儿子长大的时候，要把这些从管家手里拿走交给他的儿子，这是神的作工旨意。但假带领愿不愿意？他不干，他辛辛苦苦坐了二十年的江山，现在要拱手让人，所以他要与神争战，极力地保护他的江山。他能战过神吗？神摆设一个环境就把他放在监里了，对吧？把敌基督交给撒但，如果是假带领，也让你坐监，坐到监里看你的表现。耶稣来了，约翰拦阻耶稣作工，好了，把你放在监里，把你放在监里后，耶稣就能作工，就看你约翰悔改不悔改。他悔改没？不悔改，他说了句什么话？'如果他是神，他就应该救我'，他要试探神。他第一次触犯神的性情，第二次还试探神的性情，就该死了，所以他掉了脑袋。这里说的约翰也就是今天教会里的带领工人。教会里的带领工人有两种结局，一种是敌基督，进了监狱，肯定没有好结果，这是注定的。第二种是假带领，假带领坐到监里面，你要怎么悔改？你等耶稣来救你还是你悔改开始信神，这就决定了你自己的归宿。咱把这个环境认识了，彼得也坐监了，神把他救出来，人家还要返回去钉十字架；约翰坐了监，最后还

丢了脑袋，这都是神的作工、神的作为。没有一个是人能控制摆布得了的，约翰第一次拦阻了耶稣的作工，第二次他又试探神，还说‘他要是不救我，他就不是神’，他否认了神。历代以来没有因为一个环境神错误地处理了一个人，彼得他也在环境里面，保罗也在环境里，保罗最后作工时期坐监了没有？以色列人也在抓捕跟随耶稣的人，不过他没有坐监，等他作完工，他说他活着就是基督的时候，也就是他该死的时候，他才死的。”（摘自《老师的交通·兴起环境的目的意义》）

神说：“在我预定的子民当中，都是能为我摆上、能与我和睦同居的，都在我眼中看为宝贵，在我的国中闪现出爱我之光，今天之人中，谁具备这样的条件？谁能按我的要求去‘达标’？难道我的要求是难为人吗？是故意让人出错吗？我对于所有的人都采取‘宽大处理’，都采取‘优先待遇’，不过，这只是针对中国子民而说，并不是我低估你们，并不是我对你们‘另眼看待’，而是‘实事求是’。人在一生之中的生活不免要受点挫折，或是在家庭，或是在外界，但有谁的‘苦衷’能是自己亲手布置的呢？人都不能认识我，只在我的外形有所了解，但并不知其实质，并不知所吃之食的‘内藏’，谁能细心体察我心？谁能在我之前真明我意？当我降在地上之时，地之上漆黑一片，人都在‘熟睡’，我行走在各处，观看各处之状都是破烂不堪，令人难以目睹，似乎人都愿意去享受，并无心思去理睬‘外界的事情’。我在所有人不知不觉中鉴察了全地，但不见有一处是充满生机的，我随即将光热发出，在三层天上观看全地，虽然光降在地上，热散发在地上，似乎地上只有光与热气在‘欢腾’，但丝毫唤不起‘贪享安逸’的人。我在观看之际，立时将准备好的‘刑杖’赐予人间，随着刑杖的降下，光与热便逐渐被驱散，地上顿时凄凉、黑暗了，因着黑暗，人便‘趁机’继续‘享受’，当我的刑杖来到之时，人稍有知觉，但并无反应，继续享受‘在地之福’。随之，我口发声刑罚所有的人，将全宇之人倒钉十字架，当刑罚降临之时，人被山崩地裂之音震动，随后便被惊醒，人都惊奇丧胆，妄想逃脱，但一切都晚了，随着刑罚的降临，我的国度降临在地上，因而将列国砸得‘粉碎’，丝毫不见踪影，不留残迹。”（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二十五篇》）

罗宝宝

2021年7月25日

三个台阶

渺渺里面有埋怨，嫌露露把工作全作了？（渺渺：在和露露配搭的时候，摆上一件事，我想着露露总是把工作都作了，我还作啥工作？自己败坏嘛，我就没有什么头绪了，就觉得我不知道该从哪儿着手作工作，先作啥？后作啥？临到事就导致自己里头的地位心出来做事，其实都是在打岔搅扰。人生给我交通了以后，认识到了，就达到了那个果效。）露露，你怎么解决的？（露露：人生揭露她里头有个争强好胜嘛，她和人生原来一样。我能看出来，不管落实什么呀，她认为我都已经决定了，我已经说了算了，好像是我啥也不和她商量，她就可以不管了。）嫌你没有和她商量。（露露：也商量了，我们在一块也交通，只不过她总是看最后的结果，她感觉最后的结果好像都是听了我的了，就这个意思。）最后结果都是按着你的意思来，是这个意思吧？（露露：嗯。）那你们在商量的时候，她发表她的意思了没有？（露露：她也发表了呀。）她发表的意思和你的意思是相同还是相反？（露露：要是相同的，她就不说了，相反的她才认为每次都是听我的，她就有这种感觉。）和你相反了以后，你是怎么把她压住的？（露露：那好几个人都在一起聚了，又不是只有我俩人。）举个例子。（露露：最近才发生了一件事。有一个姊妹，她的房子多点儿，她的一个闺女是精神病，还看着两个孙子，其中一个孙子上学。这个姊妹那几次交通说可以让咱用她一个房子。她别的房子都租出去了，给咱说这个家不租，你们就能来这儿聚会。后来教会给她安排聚会了，就让她在咱用的那个家里聚会，但是她总是走不了，拖着去不

了。我们在那儿聚会也叫她，她都不进去聚会。后来在聚会的时候，渺渺就说咱得把她浇灌起来吧，话是对着了，渺渺的意思是让每个人一个星期轮一次单独去她家带她呢。当时小英、小芳、上进都在那儿聚了，说得把她叫出来，不能在她家带，因为她家那个闺女没人管，她还看了个小孩，她的心根本就静不下来，她家环境不合适。但是渺渺就不行，说咱得担待人，就是因为这个开始打架了嘛。之后我说咱是得带，是得给人家交通，给人家浇灌上了，但是得看怎么能给她安排合适了，如果在她那儿带的话，就只是两个人。小芳也说以前她尽接待本分的时候，带领三点来了五点就走了，来了就是唠一会儿家常，两个人也谈不出来什么，这样也达不到什么果效。最后我们说还是把她叫出来吧，给她安排上聚会点儿，让她去人多的地方聚，她还是从家出来心能安静点儿吧。到最后渺渺也通过了，也能看出来把她带出来聚会还是合适。）渺渺的意思是就在她家里聚，你们的意思是把她叫出来聚。

（渺渺：还有一方面受她的辖制。那份工作安排下发让删音频了，应该是带领去落实了，可是露露说今天有事不去了。我说人家发过信息来了，说不会删音频，我已经答应他们去了，要不我一个人去吧。过后露露说："你下去知道怎么交通呢？"好像是我什么也做不了，落实工作安排也落实不了。）（SJ：露露，你说了？）（露露：不是这么说的。）（渺渺：怎么不是这么说的？）（露露：咱还原一下事实啊，人家下发了工作安排了，让到各处落实呢，但是那是腊月二十三还是二十几了？腊月份……）（渺渺：是今年，不是腊月。）（露露：怎么不是腊月了，我记得很清楚。那天该咱去执事会了，可是考虑到腊月了，环境不好，我就说咱晚两天去上一次就行了，腊月了不要一直往那儿跑。我就不知道教会带领给她发信息说是人家不会删音频，在都不知道她和那边说好的情况下，她就给另一个配搭王美丽发信息说要去呢，她也不说要去删音频，就只是说要去了。后来王美丽说："商量好了，腊月去一次就行，过两天再去。"这时她又动了血气了，好像又听了我的了。"每次我安排的时候，每次都听了她的了，她说啥就是啥？"我看见她跟王美丽发信息说的话已经动了态度了，后来

我就把不去的原因又说了一遍。渺渺说：“教会带领说不会删音频。”我说：“哦，教会带领不会删音频那就去吧。”我已经和她说那就去吧，渺渺发信息就开始一直说王美丽了，具体说什么不记得了，反正她和王美丽就开始打架了。我看见她已经动了血气了。后来我们不在一起，我说：“你过来吧，过来咱见见面。咱自己都在这儿不对了，你怎么跟人家下面的人落实呢？咱自己里面都有问题了，你不把自己的问题先解决了，你还想跟别人落实啥呢？”后来我说：“不要去那么多人，俩人先去，你俩人先在这儿吃点饭随后再去。”人家说：“我不，各走各的。”我说：“每次去都是相跟上去了，你怎么就各走各呢？”我看到她那态度，就知道她不对劲了，我就叫她过来说：“过来过来，咱先把咱自己的问题解决了再说。”后来她进门我们还没吃饭呢，包的素饺子。我记得很清楚，我说：“你吃点饺子吧？”“我不吃，我哪有资格吃？”她就是这话。后来我吃了饭，我开车和她们去了，就是这个情况。）

刚才渺渺说的那个话，露露把背景说了一下，渺渺说露露说了句什么话了？（你会交通？你能交通得了？）交通不了，是吧？渺渺，你就活在这句话里边了。（渺渺：嗯，我就往消极方面想了，我说这个露露怎么是这人了！把我打成啥了，我不会也是取长补短了嘛，我心里就有这些东西。）那露露刚才和我说的这些话，原来和你说过没有？（露露：就是我刚才说的话，为什么不和你去，是因为腊月二十几了，环境也不是很好，去上一次，咱不要一直老往那儿跑，我是这个意思。）你说露露发火了，露露说你了，你去了你能交通得了？意思是你去了交通不了，离了我露露不行，你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是吧？（渺渺：就是这个意思。）你听了露露的话是这个意思，那露露说话的本来意思她和你说过没有？就刚才说的那话，露露她说你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你怎么能解决别人的问题呢？她原来和你说过这话没有？（渺渺：我过去了以后说了。）什么时候说的？（露露：当天叫过去之后说了。）叫过去之后说了，是吧？那这个问题结果就出来了。那你说，现在问题出在谁身上？（渺渺：我就是说我这方面……）不是说你这方面怎么了，现在是说听了刚刚的对话以后，你

们现在是不是看出问题来了？人生？（人生：渺渺这个问题和我以前走的那个路是一样的，她不看露露作的这个工作怎么样，她嫌王美丽听露露的，她就陷在里面了。不管哪个方面，反正她们听露露的。她那个血气怎么来的？因为渺渺心里觉得露露说了什么话，你们都听她的，那我还作什么工作了？所以她在这儿就说我不作了，我没负担，你露露想作这个工作那你就作吧。其实这个血气早就压在里边了。）你说的这个是宏观的，现在的意思是让你挖细节，挖细节就是针对现场，这一句话、这一个表现流露出来的是什么？这样说出来才没有跑偏。如果你是宏观的话，就概括得太宽。随便一个人来看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是不知道背景的，他了解得少，那人家听了你的话，就会想："露露对她是不是有误解？对她是不是有成见？"因为人有不服的心。渺渺她自己来看，她觉着露露是在打她，露露对她有成见。如果你是抓住这个细节，抓这个事实，那解剖出来的就没跑偏。你这个宏观的话说不清，有多少事，你不可能都过来澄清一下。就一个小事，就用刚才这几句话，从这里边看出一个画面来。（SJ：已经阐明了，渺渺这个里边流露出来的已经是抓把柄了。）

刚才渺渺说这句话的时候，为什么我这样问呢？我这样问就是让她把这个事情澄清一下，澄清以后你就能看见一个画面了。渺渺刚才说露露说她的那一句话："你去能交通了呀？"意思就是你啥也干不了，我露露不去，你啥也交通不了，她给大家阐明了这个意思。但是，渺渺她知不知道露露的真实意思？（不知道。）她给你表达出来的是不知道，实际上她知道不知道？（渺渺：实际上当时我也不知道，后来，王美丽发了个信息说她们商量好了。）你再说什么也都没用了，为什么说没用了？因为你得会判案！渺渺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她就活在这句话里了，那件事发生直到今天，这句话她放下了没有？没有。直到现在她还活在这个话里边，还认为是露露说她什么也干不了，在笑话她、在贬低她、看不起她，现在还活在这个情形里边。但露露是看不起她吗？不是。露露不是看不起她，不是说她什么也做不了，这个渺渺她心里知道不知道？你要搞清楚这个。她心里是清醒的，她是知道的，露露不是看不起她，不是说她什么也做不了。因为啥我这样说？

（李霞：露露是一种责任。）不会抓证据。我刚才说啥了？渺渺她今天把这话说出来了，还带着语气，是不是已经把她的态度给你亮明了？她用她的态度说露露就是这样的人，结果露露把这个事情一澄清以后，我还特意地问了一下，“露露今天和我说的这个话，和你说了没有？”如果今天露露和我说的话，从来没有和渺渺说过，那可能露露给渺渺挖了个坑，那就是露露的阴险。可露露当天就把渺渺叫过去，把这个话和你渺渺说了，那就不一样了。就是说露露她当天已经把为啥不去给你说了，给你解释清楚了，你已经明白了。但在你明白了，清楚了以后，今天你还能把这个事说出来，你还能表达出你对她的误解，那这个时候还是不是误解了？（不是误解了。）不是误解，那是什么？咱先不要说是嫉妒，嫉妒就绕远了，咱一步一步走。这不是误解，那这是什么？抓把柄、搬弄是非、混淆视听、颠倒黑白。露露当时说的是：“你现在情形不对，你去了也解决不了问题，你先解决自己的问题，你再解决别人的问题。”这是合乎真理的，是做人、行事的一个原则。露露，她是守原则的，她过来还给你把这个事交通清楚。你在这里边清醒了，你对露露应该是感激，你帮助我清醒了。渺渺这里边没有感激，反过来怎么了？产生了一个恨，这叫记仇了。今天再把这个话亮出来，这是要干啥呢？这是个报复。你是颠倒黑白，你是做了个假见证。这个见证是假的，因为你说的这个话是假的。神看的是你说话的这个态度、存心是什么？神不看你说话的语气，神不看外表的行为，也就是说，不管露露当时说话的语气是轻还是重，这都不是主要的，神不看。渺渺刚刚描述露露说话的那个口气厉害了吧？露露就像训孩子一样，我就想我还没听过露露这样作工了。一听你描述的这个露露就是恶劣的，你给人传达的就是这个信息。你在给别人传达这个信息的时候，你已经知道了当时的实情，你是清楚的，所以说这就是一个邪恶，这就是一个恶毒。你说你和露露在一起配搭了，你什么都明白、什么都清楚，咱为什么还能把这个话亮出来？还能活在这个话里边？我这话能听懂吗？什么驱使你的呢？你说的这些，做的这些对露露是一种报复，要把露露拿下，这是一种手段。把你怎么制服、怎么打倒怎么算！这就是不择手段！争强好胜、唯利是图，什么手段都能用上，这就是你的败坏性情，太邪恶了。

咱今天刚刚听了神的交通，神交通什么了？渺渺？（渺渺：攻击。）攻击、报复、打口水仗、翻老本、搅事，这就叫搅事。活在这个人事物里面搅事。咱昨天才交通了，咱要讲真理，不讲是非，不讲你的理。这个呢？理都不占，理都不是！你如果是在这儿为了工作，咱讲个理，可咱现在讲的不是个理，不是为了工作。而是为了地位名誉，你看咱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露露今天是在这儿了，立马把这个事情澄清了，如果露露不在这儿呢？这是不是就造成冤假错案了呢？造成冤假错案咱是不是作恶多端呢？咱作假见证就是恶行。渺渺，这个假见证能认识到吗？（渺渺：交通过后达到的一个果效。）那你说说为什么说是假见证啊？（……）露露说这个话了，她那个说话口气，给人一种印象、给人一种感觉，是你说的这种感觉。如果你只是活在事非里面，那你的那种感觉就只是你对露露的一种误解，你活在了误解之中，露露也没给你解释清楚，那是一种误解。可事实上露露当天就给你解释清楚了，那这个误解就没有了，你心里是清晰的，是完全没有误解的。没有误解咱是制造误解、制造矛盾，什么驱使的？这就是为了争夺地位、名誉驱使的，不择手段。你说咱信神了，在信神跟随神的过程中，在尽本分的过程中，搞着咱个人的经营。

你们配搭不成，因为啥配搭不成？你是说露露把工作都给作了，你在这儿心里难受。你说露露都把工作作了，你是高兴喜乐呀还是该难受呢？（渺渺：我不是说她不该作工作，而是说有些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着手去配合工作。）你不知道该怎么着手也算，总的来说你感觉露露把这个工作都给作了，你没有作上工作，她出头露面了，不就是这个意思吗？（渺渺：有一些事情没商量，我就不知道，不是说露露不该作工作。）有些事情你不知道，那咱就反省认识一下，为什么有些事情你会不知道呢？问过自己没有？为什么露露她就什么事情都知道呢？问过自己没有？人生和SJ配搭的时候，你有什么事情是问人生呢？还是问SJ呢？那你说SJ她怎么就什么都知道呢？人生她怎么就什么也不知道呢？（渺渺：我是说有些事，比如翻新人啊、交通家啊、交通什么，或者上面需要什么，是不是该沟通一下呢？不是说不让她作工作，不是那个意思。）有些事情没和你商量，有些事情你不知

道，露露知道，露露直接办了，不管怎么说，总的来说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你不找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你只是找什么？她没和你说，没有和你商量。那你能看得见她没有和你商量，没有和你说，是因着什么看见的？（渺渺：因着地位还是因着什么？）说根源啊，这个根源你找不见。为什么露露直接就把这些事情都做了呢？为什么他们有事情都找露露处理呢？露露为什么也不和我商量呢？露露知道的比我多呢？咱没找根源。而你在这儿在乎的是什么？她没跟你说，她没跟你商量，是吧？你在乎的是她没跟你说，没跟你商量，你在乎过这件事情做成了没有？神家利益得益了没有？工作作了没有？你在乎这个不在乎？（渺渺：不在乎。）那这是不是就显明了呢？（渺渺：嗯。）显明什么了？（名誉、地位。）她追求的是名誉、地位。她要的是名誉、地位，要的是你和我说，你让我知道，你把我当人待，这是最根本的。就是说，我作不作工作无所谓，你一个人作工作也可以，你让我知道就行，你把我当带领待就行。至于那些做驴的事情你做，可以，不需要找我做也行，这就是说言行举止把自己暴露了。

昨天咱交通了三个台阶，是吧？一个对待本分是可作可不作的一种应付；一个是专一的就是为了作工，不管他的存心是什么，他是为了作工而作工；还有一个就是用心来作工。如果渺渺单是为了作工而作工的人，她能不能活在这个情形里面？“露露她就没跟我商量，她就没把我当带领待。”渺渺她说这些吗？（不说。）如果渺渺是为了作工而作工的人，她会冲在前边，她会是先锋官，那今天就显不出露露来了，而是能显出渺渺来。就现在这种情况来看，证明渺渺你现在还没有活在为了作工而作工这个台阶上，你还没有作工，你也没有追求去作工。也就是说工作也没有把你压得流出泪来。昨天说李木了，工作把她压出泪来了，她那个泪是埋怨的泪。但是她眼里能看到工作，能感觉到工作，是工作把她压出泪来了。渺渺，工作把你压出泪了没有？工作没有把你压出泪，什么把你压出泪来了？你觉得她没有把你当人待，地位把你压出泪来了。这就是还处在第一个阶段，大街上的玩童，尽本分可尽可不尽，聚聚会，应付跟随，还没有走上保罗的路。保罗他是为了换取，他还知道得换。大街上的玩童呢？小孩子，他就

知道要，什么都应该，就知道玩，为自己，所以说就出现了这样的结果。工作上的事，你自己没有主动往上冲，谁能找见你？你主动往上配合，主动地去作工作，我就不相信露露她能把神家工作作完？神交通做带领了，神交通带领工人的职责一共交通了几条细节呢？十五条，是吧？露露一个人能够上几项？能把这些事情做完吗？露露现在是真带领吗？弟兄姊妹的情形她全能抓住吗？她了解他们的情形吗？她能完全跟进吗？能跟完吗？工作安排能通行下去吗？能通行完吗？露露还是个新人，即使让她作这个工作，她也作不了。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完全作得了这个工作，没有。所以你说她把工作作完了，不存在。渺渺，如果你能起来配合，带领的工作露露作一半，你作一半，这是个正常情况。两个人合伙起来能做到一个合格的带领该做的事情，已经是不错了。别说两个人做一个合格的带领了，就是三个人联合起来做一个合格的带领，也了不得了。咱还担心咱没有工作作呀？如果你每天忙于作工作，忙于工作，你还有时间、有精力去留意自己有没有地位吗？周围人尊重不尊重你，没知觉、没感觉了、麻木了。说重了是麻木了，其实就是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活在那个圈圈里面了。反过来，如果说渺渺你担起这个担子来了，那你说有什么事情是你不知道的呢？那就不是说什么事都是露露知道了，而是什么事情都是渺渺知道了。那个知道不是别人向你汇报你才知道的，而是你去跟进的。

做带领操练你用心、操练你跟进、操练你挖掘、操练你发现。神交通假带领了，假带领能不能发现教会里的任何问题？一问什么，“唉呀，不知道，唉呀，不知道，我问问，我问问啊。”问他什么，他都是说我问问，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才称为假带领。真带领有作不完的工作，而假带领没工作可作，看不到工作。如果说你把这个担子要担起来的话，那下边人他找的是渺渺，上面人他找的也是渺渺。因为一找渺渺，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了，一找渺渺就能了解了谁有问题，那你说谁还找露露？不可能找露露了。你说谁愿意和一个处理不了问题的人打交道呢？我安排下的工作，我要是不去呀，这个工作人家早早的就完工了。我去了呀，这个工作就完不了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看见了问

题也装作看不见，看见问题了也没有当回事，他就没有把这个事当作自己的事，没有把神家当作他自己的家，尽本分就是来打工了，我挣一份工钱，出一份力，太阳一起一落一天过去了，熬时间了，熬到神的工作一结束，跨入下一个时代，成为新的主人。所以应付了事，很快就干完了，作的工作一直都是应付。我去了为什么工作就完不了呢，是不是哪方面都要去发现问题呢，要求真求细、负责任呢，这是我作的工作。你们在教会作的工作呢？你们作工滴水不漏？不去发现、不去挖掘、不去跟进，这就是不务正业，只搞地位的经营，不走正道。昨天交通说李木流泪了，看着工作流泪了，是工作把李木压得流泪了，这泪是一种什么泪？（李木：邪恶的泪。）怎么邪恶呢？（李木：是埋怨。）是种埋怨、反抗，她想背叛。为什么会有这些泪？（李木：一切为了脸面、名誉、地位，全是为了归宿，说白了就是害怕作恶了，作恶了以后啥也没有了。）你说怎么就没有眼泪了？咱以前常交通寡妇熬儿。寡妇熬儿再苦，你看见寡妇为熬儿流过泪没有？（没有。）寡妇熬儿再苦，寡妇没有因为苦而流过泪。如果一个后妈照顾一个孩子，要流多少泪？要生多少气？这是不是说明问题了？之所以感到苦、感到累，是因为你并没有觉得你在神家尽本分是你的本职工作，本应该的，理所当然，所以你感觉到了累、感觉到冤屈、感觉到不服不满。你与人搞交易，做生意，心里边才有一种不平衡的感觉。你流泪其实就是一种不平衡的感觉，是不是？你说你信神，不是来敬拜神、不是来跟随神，而是与神搞了一场交易。当你挣了，你高兴、喜乐；当你感觉持平了，行了，还能做；当你感觉亏本了那就要干什么了？一哭二闹三上吊，心里边就开始难受了。那怎么就不难受了呢？你说基督来在地上作拯救人的工作，受了再多的苦，再多的累，说过一句苦吗？喊过一句累吗？（没有。）为什么没有说过苦，没有喊过累呢？（SJ：他有爱。）彼得喊过吗？SJ喊过累没有？（李木：没有。）见我喊过累没有？（李木：没有。）为什么？原因在哪儿呢？（李木：因为有爱、有责任、有担当。）爱呀，还谈不到。就是一种责任、负担，他觉得那就是应该的，天经地义，所以说他就没有累、没有苦。国度里边没有忧伤、没有眼泪。为什么说国度里边没有忧伤、没有眼泪呢？国度里边是什么人？是敬拜神的人、是跟随神的人、是被神征服的人。

跟随、征服。什么是征服呀？征服，心服口服加眼服，我服了。征服的表现是什么呀？征服的表现是顺服，征服了也就是顺服下来了。跟随，你往哪儿走我往哪儿走。当你有了责任感、使命感，你就感觉到这些工作是你该作的，应该的。这个时侯，你就没有忧伤、没有眼泪了。国度里边没有忧伤、没有眼泪，是因为国度里边的人被神话给征服了，被神给征服了。这些人都认为信神就应该顺服于神！顺服神不是简单的一句话，顺服就是不管神给你摆设什么样的环境，都没有埋怨，都没有要求、借口，那叫顺服。今天神给了咱一个标准，神交通说怎么就算你有顺服呢？神看你顺服管不管背景呀？今天给了你确切的话，不管背景是什么。神举了个例子，今天去哪儿了没去成，他要讲理了，讲什么理了呀？今天下大雨了，没去成，神听不听这个背景呀？（不听。）不听这个背景，神只看你去了还是没去。神让你献以撒，你不要告我说以撒长得漂亮、以撒听话、以撒是你的孩子，神就问你献了没有。神怎么试炼约伯的？不管神是赐福了还是收取了，你是在苦中了还是在乐中了，神就看你称颂不称颂神、承认不承认神、相信不相信神主宰。赐给你的时候，你相信神主宰，一剥夺了呀，神在哪儿呢？这还叫跟随？这还叫征服？神不看背景，只看你是不是顺服。所以说咱再谈你跟随神有没有顺服的时候啊，不能再讲任何的理由，你只说你顺服了没有、你接受神带领了没有、跟随神的作工了没有、实行工作安排了没有，不讲背景，这才称为顺服。国度里边没有忧伤、没有眼泪，为什么没有忧伤、没有眼泪呢？就是因为这些人被征服了，能顺服神了，对顺服神也理解了。顺服、跟随是不是一个意思啊？跟随，神走在哪儿跟在哪儿，神永远是对的，你永远是错的，这叫跟随。对神有要求，还算跟随吗？“呀！不该这样了，不该那样了。神啊，你给我摆设的这个环境不对，那个环境不对。神啊，要是那个环境合适的话，我就行，我就能接受。”你有冤屈、有怨言、有眼泪、有忧伤。有眼泪、有忧伤是不是就是埋怨？虽然没说出来，但那就是埋怨。国度里边没有忧伤、没有眼泪，是因为这些人怎么了？这些人都成了受造之物，都还原了原有的形象，在国度里边才配称为受造之物。受造之物是什么？你是神造的，你就该为神效力、该被神使用！效力也好、使用也好就应该。神不给你任何恩典，你就是个效力

者，该不该？效力者也应该。就说约伯，站住见证了，把约伯灭了也是神的公义。国度里边的人没有忧伤、没有眼泪，是因为这些人能够真正地站在一个受造之物的位置上来跟随神，他就没有忧伤、没有眼泪了。为什么呢？他能真正地成为一个受造之物。咱今天只是口里边喊着、叫着我是受造之物，但在你心里边真实的情形是你不接受你是受造之物、不认为你是受造之物、不承认你是受造之物。你是口里承认，心里不服。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你真正地把你放在一个受造之物的位置上的时候，神摆设的任何环境，你都不敢有任何要求、任何条件、任何想法，这才能说你是真正的受造之物。你看亚伯拉罕，神说把你的以撒给我献上，他就能把以撒献上。他不喜欢他孩子吗？他心不痛吗？痛也得献上。因为什么呢？“我是个受造之物，受造之物我不能有自己的盘算。神是造物的主，神怎么作都是对的。”约伯，“神剥夺了我万贯家产，让我满身长疮，那神也是对的，公义的，神灭了我也是公义的。”神说，虽然你现在不认识，但是道理上你也得明白，神让咱道理上也得明白。让把以撒献上，人家还能献上，人家还没有流泪。约伯的万贯家产被剥夺了，然后他媳妇起来说他了，他还能说他媳妇是愚顽的妇人，还能把他媳妇怼回去，没有老婆也行，但没有神不行，“神的名是当称颂的”。咱今天吃喝了这么多神话、这么多真理以后，来了个什么？“我没有神可以，没有真理可以，我没有地位不行，你们不称颂我不行，不给我高的地位站不行。”你说咱人多邪恶吧？跟随着神，又抵挡着神，跟随着神，又搞着个人的经营。信神几十年了，咱不追求性情变化，只是在追求地位名誉。名义上信神了，跟随神了，还照样追求地位名利，还走着世界的路，争强好胜、唯利是图，为了自己的一丝利益，可以把神家抛之脑后、可以把本分抛之脑后、可以不顾及任何地后果伤害神家利益，也不顾及自己的活出，别人怎么看你呢？撒但是不是在那儿嬉笑呢？咱连正常人性都没有了，不要说成为义人了，不要说成为敬拜神的人了，正常的人性都没有。你在外边这样做，是说你连正常人性也不具备，你不是个有正常人性的人。如果你带着一个败坏性情来敬拜神，来尽本分，那成什么了？你带着一个败坏性情来尽本分，来神家做着抵挡神的事，这就成了敌基督了。成了敌基督以后，走的是敌基督的道路，有什么表现呢？国度里边的人是没有忧伤、没有眼泪的，只要你有忧伤、有眼泪，就是属于不服、不满的人，就是与神对抗的人。咱就不要说你再

起来为你个人的经营，作假见证、制造攻击对付，或者再做哪些坏事了，那就更严重了，这就是几个台阶。

如果说你真正地承认你是受造之物的话，那你做什么事情都感觉是应该的，是天经地义的，是没有理由可讲的。就好像你照顾孩子了，你把他从小养大，他就是拉到炕上、尿到炕上，你有怨言吗？他就是大了以后，他去外边玩火了、失火了，你还得给人家赔偿，赔偿以后这孩子你不要了？他打架淘气了，你都得承担，你会因着孩子淘气而痛苦流泪吗？你会因着孩子淘气而埋怨吗？你孩子一生从小学念到大学，因着念书要花掉你多少积蓄呢？再给他娶个媳妇，盖个房子，他是不是要把你的血抽干呢？就是把你的血抽干，把你一生的血抽干，你发过一句怨言吗？你出来谈起你孩子还是津津有味。你孩子出外面打了架了，你也高兴，为啥呀？你看我孩子多厉害呢！你看我孩子手脚多快呢！你孩子念书成绩好了，就更不用说了。你在你孩子身上花了多少钱？念书就是走了后门，念书出来以后，你也是炫耀的。你拿上钱，在你孩子身上花不了钱，娶不上媳妇，你还着急呢！念不上书，花不上钱，你还得走后门呢！走不了后门，送不了钱，花不了钱还心慌、难受！如果你贷上款给人家娶上媳妇，你心里是高兴的。如果你有钱给人家娶不上媳妇，你是痛苦、难受的，这是受什么支配的？（露露：责任。）责任、负担。那你今天作为一个受造之物，你受造之物的责任与负担就是见证神、荣耀神，就要为神的经营计划而献上你该有的，这才配称为受造之物。不然的话你不配呼吸神赐给你的一口气息，不配活着。你为孩子你可以付出所有，这是责任！你为神的经营计划献上你的所有了吗？不要说为神的经营计划献上所有，你为神的经营计划献上根毫毛了吗？追求做彼得的人，人家是为神的经营计划献上了所有，献上了自己的性命。彼得说什么了？我只有一个爱，只有一个信，早就和神许下诺言，要把生命献上，是吧？那句话怎么说的？（神说：“他说：‘有一天我一定要拿出我的所有所是献给你，什么最宝贵我把什么献给你。’他说：‘神哪！我只有一个信，我只有一个爱，我的性命不值钱，我的肉体不值钱，我只有一个信，只有一个爱，对你在意念上有信，在心中有爱，我就有这两个献给

你，其余没别的。’”（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彼得认识“耶稣”的过程》））他要为神献上自己，所以神成全他的意愿，让他为神殉道，倒钉十字架。人家献上了所有，咱为神献上一根毫毛了吗？怎么说这一根毫毛呢？你该尽的本分都尽不上，就不要说爱了。再退后一步，你该尽的本分尽不上也就罢了，反过来还怎么呢？还在神的经营计划中搞着个人的经营。在搞你个人经营的时候，对神家工作造成了打岔、拦阻、拆毁，这就成了恶行。你不但没有善行，反而积攒了恶行。你说咱的归宿是在哪儿？咱每天还为自己的恶行作不成着急上火，为自己的地位、名誉得不到而着急上火，你说人是不是太邪恶了？也就是说你看看你离彼得还有多远的路程。首先，咱做不了彼得，咱做个保罗，为作工而作工。咱做不了保罗，咱哪怕不作工，咱默默无闻，不打岔、不搅扰，做一个小小的跟随者，这总行吧？咱做一个小小的跟随者还不行，还要怎么呢？还要打打闹闹！不惜损害神家利益，人与人之间不能正常来往，没有了爱，神说连仅有的爱也没有了，还和谐配搭呢！还弟兄姊妹呢！谁是你的弟兄？谁是你的姊妹？耶稣说通行神旨意的才是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咱今天呢？不是往正道上走，咱不是跟随、向往，而是因着嫉妒而拆台、而拆毁、制造舆论、颠倒黑白、混淆视听，就这咱还不反省认识自己，不是看见自己的所做所为是恶行，悔改，还在里边搅事。渺渺，我交通的能听懂吗？（渺渺：能。）听进去了没？（渺渺：听进去了。）我交通的这里面有几个台阶？（渺渺：三个台阶。）一个是大街上的玩童，不知羞耻、只是要求、只是打闹；第二个就是为作工而作工、为了搞交易而作工、为了目的而作工，与神搞交易，为了所求、为了所得；第三个就是有责任心、担当，不再为自己索要，三个台阶。在作工中有忧伤、有眼泪，是因为你在与神搞交易，得不着你所要的而忧伤，神作的是洁净人的工作，洁净人的掺杂、杂质，一步步地洁净。人被撒但败坏以后呀，就成了神的仇敌。从神的一个仇敌，然后再成了一个来神家玩耍的玩童。从一个只知道索取、只知道索要、只知道打闹的玩童，然后再长大成为一个与神搞交易、做生意、有所图、有所求的人。然后再到一个成人，有了负担、有了责任、有了担当。只要你对神的作工顺服不下来，只要你有忧伤、有要求、有怨言、有不服不满，只要有这任何一个表现，就能确定你这个人还是在与神搞交易。等到你不再与神搞交易的时候，这些就没有了，你一切都是担当、责

任，你看到这些事不是说找理由、找借口，而是要把这个担子担起来，去处理。所以说讲理的，肯定不是担当的。讲理、找理由、找借口的，都是在搞交易。你只要是在与神搞交易，你心里边就是痛苦的。国度里边没有忧伤、没有眼泪，是因为国度里边没有人再与神搞交易了。你今天信神不管什么原因，你感到痛苦、难受、闷闷不乐、消极软弱，这些都是与神搞交易，只不过是说交易的内容不同罢了。你因着什么消极了，那就是说你在搞哪方面交易。

我记得我小时候稍微能够干点儿活的时候，我妈就叫我洗锅、扫地呢。小时候都愿意玩，不愿意干活，我妈就鼓励我干活了。扫一个地呀一毛钱，刷一个锅呀两毛钱，做顿饭给一块钱，为了挣个钱就开始扫地、洗锅、做饭了。等我真正开始扫地，开始做饭了以后，还没有挣了两个月的钱了，第三个月就不给了。刷了锅以后再去要钱就不给了，她就和你讲理呀，你吃了没有？你用碗了没有？你不该洗个锅呀？你不能洗个锅呀？这就开始让我担当呀！开始担责任呀！刚开始就是个诱饵，给你个两毛钱、五毛钱的诱饵，让你开始走这个路了。等你走上这个路以后再继续拔高，然后担责任，逐渐地完善你的一个正常人性，这是一种方式方法。咱信神了，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呢？刚开始耶稣替人钉了十字架，你才能有幸来到神面前，都是为了得恩典，神也赐给你，让你得恩典。时间长了就开始给你说了，神说可以得恩典，因为神是造物主，你是受造之物。但是你不能提出无理智的要求，因为你是个受造之物，神可以给你，神也可以不给你。神已经给了你一个生命了，给了你生活所需了，给了你所有了，你为什么还要有要求呢？太没理智了！太没理智了！神说你能有幸来到这个世界，这是神对你多大的洪福？所以说你对神不能有任何的要求，只有还报，这才叫受造之物。当你真正明白的时候，你能做出来、能活出来的时候，活出一个受造之物的时候，不管神作什么工作，你都觉得这是应该的、理所当然的，没有任何说辞，所以说你就没有忧伤、没有眼泪。你就是再苦再累，晚上再不睡觉，你心里感觉到的不一样了。神作的就是唤醒人的心、唤醒人的灵，恢复人的良心理智。

339 没有顺服的信定规是抵挡神

信神到底是为了什么？对这问题多数人还是稀里糊涂对实际的神，天上的神是两种不同看法。说明人信神并不是为了顺服神，而为了获得某种利益，或者逃脱灾难之苦，人才有了一点点顺服的成份，这种顺服都是有条件的，都是以个人的前途为前提而顺服的，都是迫不得已的，那么你信神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你单是为了前途命运，那最好不要信，你这样的信属于自我愚弄，自我安慰，自我欣赏。

若你的信神不是建立在，不是建立在顺服神的基础上，那么你终究要因抵挡神而受惩罚。凡是信神不寻求顺服神的人，都是属于抵挡神的人。神要求人寻求真理，实行神的话，都是为了达到顺服神，若你的存心真是这样，神必然高抬你，必然恩待你，这是谁也不可疑惑的，是谁也不可更改的。

若你的存心不是为顺服神，而是有别的目的，那么你在神前的祷告，甚至你的一举一动都属于抵挡神的，既使你话语温柔，你的一举一动在人看来都合适，似乎是一个顺服者，但就你的存心观点来说，你所作的一切都是抵挡神，是作恶。

外表顺服如羊心里却存着恶意，这样的人属于披着羊皮的狼，是直接触犯神的人。对这样的人，神一个不放过。生命要一个一个的显明，让所有人都看见，凡假冒伪善的人一定会被圣灵厌弃，神一个一个地解决。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信神就当顺服神》

宗教界血流成河

（平平的侄儿在找她，还说要写寻人启事呢！）（SJ：平平，你没给你家里人说好吗？）（平平：我跟我家人说好了，是我侄儿和我姐他们不知道。平常我们不联系，那两天我大舅家孙子娶媳妇了，我姐和侄儿聚到一起了，他们见我没去，给我打电话我没接，微信上找我我也没回话，正好我女儿也要订婚呀，这才开始找我了。后来我上微信的时候看见他们给我发的消息，说我再不回去就要写寻人启事。）（SJ：你微信开着呢？手机不能开，还敢开？平平她原来出过环境，都是有隐患的，你们不知道她出过环境？）（她女儿的手机号也不行？）（SJ：啥也不行！）他找不见你，他不就要找你的家人吗？（SJ：她有隐患，这个你们是知道的呀。）出过一次环境，大红龙的电脑里边就有了档案了。（SJ：出过环境，那是有隐患的，只要有隐患，现在都要找呢！平平你得跟家里人说好，不能联系。）小心点，现在人家都是定位。（SJ：定位找你呢，根据定位去抓你的时候，和你一伙的就都抓了。）（这个环境不是你这会儿外表看着没事，人家都是三个月、五个月、半年，长时间地定位。）这就是环境，出了问题的这个人你必须得小心对待！因为现在是作工结束时期了，不是作工时期。

作工结束时期神说过什么话呢？宗教界要血流成河！知道这话吧？（嗯。）你看见血流成河了没有？（还没有看见这个事实呢。）（要是看见了就不会是这个态度。）没看见了吧？（嗯。）没看见就是还没有应验了，宗教界要血流成河，既然神说了那就有事实要出现。那什么是宗教界呢？只要跟不上神脚踪的全属于宗教界！（SJ:你看见外表跟上咱这步了，也是一样的。）刚才平平为什么说倒了血霉了呢？她都快看见了，你们看不见，为什么呢？一旦你跟不上这步工作，你就是宗教界！宗教界就得血流成河！你脑袋就得搬家！外邦人死不

死，你就得先死！你看现在为什么普查户口？为什么去有环境的人家里一个一个地照相？还去聪聪家抽血了，什么意思？这就是个动向，什么动向呢？要把所有信神的人全部定了位，他不抓你，就即使抓了你也要放了你，重复地抓了你放了你，抓了你放了你，放松你的戒备，给你一种错觉，以为没啥事，最后要达到的果效就是抓你你也不走了，不跑了，好了，你就一直在这儿了，然后隔上两天还得让你去派出所报道，他的最终目的是要确定你在哪儿，这就好像用线把每一个人给拴住了，这样就统一知道了有多少人在信神。现在是在摸底，把在哪儿逃亡的所有人全部定准位置，定准位置之后怎么呀？到时候就开始血流成河。

现在已经开始起步了，教会里边发出什么声音了？现在人家去搜查你了，只要查出了你的书就定准你，你家里边的车、房、钱，全部没收，这是以前没有发生过的事，现在开始把你的钱财全部没收。原教会的一个姊妹，警察去她家搜查，去了三个警察搜了四个小时，把所有大小柜子全部翻了个遍，把她几年来找不见的东西全部翻出来、搜出来了，其中搜到一个钱包的时候，翻开钱包拿上钱直接装进了腰包，姊妹说："这是我闺女的钱"，她闺女也在旁边哭着要钱呢！她老公是不信的，她老公在那儿说："你们这土匪！"不管你说什么，人家该干什么干什么，直接就把钱装走了，还不跟你打招呼，这是在我身边发生的事。现在在原教会里边的，确定你是信神的，抓住你就把你的车、房，都给你收了，也就是说对信神的人可以随意处理，随意处理这句话开始了，这就是说宗教界血流成河开始了！现在全部登记在案，见了你人登记上你，见不了你人，先把你家里人的血抽了。抽你家里人的血是在干什么？做DNA，找不见你，但是你只要去医院看病化验血，就能在医院里边找见你，抓住人在派出所里化验血也能找见你。人家派出所现在有的是上门让你扫码关注公众号，有的是在半路上挡住你了，挡住你就让你拿手机扫码，关注公众号。以前有个公安公众号，现在又有了一个公众号，只要你关注了这个公众号，手机就会自动把你的相片全部上传到系统里边，也就是你去了哪儿都在人家眼皮子底下。而且前一段时间还说什么呀？大红龙在街面上给每家每

户都免费安摄像头，听说了没有？（没有。）免费安摄像头，公家出钱给你安摄像头，什么意思？要全面监控住你，你也看见了，他下了血本了！你想吧，神家拍的电影把他丑化的，他已经是气急败坏了，他现在是破罐子破摔，他要报仇雪恨！怎么报仇雪恨？他觉得是全能神——神家给他抹黑了，他现在就是法老王的心，神降下了各种灾难，他的心更加刚硬，他也知道有神，所以他要对抗到底！他要怎么呢？他要把信神的人都灭了！

宗教界血流成河是预言，是吧？在世上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毁灭所多玛。）毁灭所多玛，毁灭的是什么人？是恶人。我给你说的是历史上曾经是怎么对待宗教界的。罗马帝国做了一件什么事呢？可能你们都看过这个电影，他逼迫信神的人，可是他不敢直接起来关押你、杀害你，他就让兵丁在城周围的郊区，放了一晚上的火，把家烧了、把地烧了，然后第二天释放出信息，说是谁干的呢？（信神的。）信神的人干的！信神的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得不到尊重，心里不平衡，所以起来反抗，放火烧百姓了。百姓他们知道是谁烧的？他们知道是兵丁吗？他们不知道，他们把愤恨全部对准了信神的人。罗马帝国煽起这股风以后，再让兵丁把所有信神的人全部抓起来，抓起来干什么呢？想起来了吗？喂了狮子！把所有信神的人放在了一个和足球场一样大的场地里，那个场地叫什么？（斗牛场。）就是这个意思，他们把斗牛场全部密封起来，把狮子放在里边，然后把信神的人全部放在里边，让狮子把信神的人都给吃了。看过那个电影吧？（暴君焚城。）罗马帝国做的这些事还没有血流成河了，在中国你看见有这么大的血腥事件了吗？（没有。）你看见的只是在监狱里打残几个、打死几个，如果要数算的话，就是几十、几百个，能数得清，几百个能算血流成河吗？所以说，你要想一下平平说的那个话，她说什么呀？（倒了霉了。）倒了霉了，告你说你要是信好就好了，要是信不好了，你就真算是倒了霉了。

以色列呢？以色列亡国是怎么亡的国？神说：“你们当知道，我的工作扩展之时，我要将你们分散，我击打你们犹如耶和华击打以色列各支派一样，这一切都是为了我的福音遍及全地，为了将我的工作扩展外邦，使我的名被大人、小孩都尊为大，在各邦各族之人的口中都能称颂我的圣名。”（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扩展福音的工作也是拯救人的工作》）神怎样击打以色列民也怎样击打你们，那你回过头看看以色列是怎么亡国的？神兴起了谁？希特勒，希特勒是一个杀人狂，他杀谁呢？就杀你犹太人，刚开始杀犹太人用枪杀、刀子杀，后来呢？后来成立了杀人工厂，就是专为杀人成立的工厂。（这个工厂叫灭绝营。）他们把犹太人赶上了火车，一火车一火车地赶到了灭绝营，到了灭绝营让犹太人脱衣服洗浴，整个工厂密封着放了毒气，这就是杀人工厂。咱还听说过什么呀？还把当时的犹太人怎么了？把男的怎么了？把女的怎么了？点了油灯、做了蜡，听说了没有？这就是抵挡神的后果。怎样击打以色列民也怎样击打你们，为什么要击打以色列呢？为什么？（悖逆。）一个是悖逆，另一个是因为还要扩展神的福音，所以说，要击打以色列民。那在中国呢？怎样击打以色列民也怎样击打你们，你想一下，今天让他们出来尽本分，有几个人愿意出来尽本分的？就今天大红龙追捕你了，不能在家待了，你愿意出来吗？追捕你，你也不愿意出来。因为什么呀？我在家，你要是抓捕我，我无非就是去派出所关上十五天、三个月或者是关上一年，出来以后，到了时候我去派出所报个道就行了，是吧？或者我现在不是特殊人物，关我两天就行了，我只不过是在派出所挂了个名，到了一个月或是半年的时候，我去报个道就行了，这人是不是自我安慰呢？他心里是不是觉得这样就踏实了？他还用出来尽本分吗？不用了，他还不出来尽本分！他不出来尽本分，你说神的工作会怎样？（受到了拦阻。）受到了拦阻，扩展不出去。人不去配合，所以神只能怎么呀？击打！那这次的击打就不能仅仅是抓抓你了，抓了你，问问你，过了两天放了，这样人都怎么呢？都不害怕，不害怕有几个人能出来？出不来。就算出来了，还认为是倒了霉了，还得和家里联系联系，还得看看我女儿订婚了，还得回家转转，是吧？心不死！神要让你心死，让你心服、口服还得加眼服！咱不要小看了神那句话，血流成河！你要想想历史，想想神作过的工作，血流成河难道就真的那么简单？宗教界血流成河，想想罗马、想想以色列，想想神说的话，怎样击打以

色列民也怎样击打你们，你要想着中国的每一寸土地都要受到咒诅，中国应该和以色列是一样的、和罗马是一样的！那你想想共产党的邪恶、黑暗会比罗马帝国善良吗？信神的人太多，中国的监狱里放不下，所以说，今天让你看见他把所有人的地址、信息全部备案在册，希特勒那时候能专门建个杀人工厂，那今天会不会再给你建个杀人工厂？你要知道现在大红龙的心是更加刚硬，在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埃及法老王的心刚硬到什么程度呢？他的长子都死了，过红海的时候，他看着是红海，他也要追着下去，就是死他也要下去，就是那么硬的心！那你说大红龙呢？他的心会软吗？大红龙就是再看着灾难来了，他也要和你陪伴到底，垂死挣扎！所以说，你得有这个预防，预防什么呀？你小心进杀人工厂！

现在大马路上的摄像头有监控功能，在路上走的这一百个人里，他只要锁定一个人，那这个人立马就从马路上的监控摄像头里自动锁定了，紧接着你去过哪儿就全给搜索出来了。这个监控摄像头利用你的眼睛瞳孔就能锁定你是谁谁谁，一旦锁定了，你的信息就全部出来了，都不用你的身份证，有好多地方现在已经换成这种摄像头了。中国有个大数据，是吧？监控的大数据，你去哪儿人家都能知道，你根据罗马、根据以色列想一下，大红龙会做些什么？大红龙每天看着神家网上发的电影，它看一次电影气一次，看一次电影气一次，这电影从哪儿来的？是不是你们在国内的把信息给他们报过去的？国内是不是根据地？大红龙恨不恨你？它恨你恨得咬牙切齿的，所以说，现在对你怎么做都不犯法。大红龙把这些信神之人的信息全部掌握了以后，到有一天它气急败坏的时候，还要公开地把你灭了。所以说，你要预防哪天突然间全国发生了一个灾难，假如说就像罗马一样，给你全城放火烧了。大红龙能让谁去放火呀？他可以让当兵的去放火，也可以让消防队去放火，他去放了火，然后灭了火，最后把这个罪名扣给谁呀？（信神的人。）是信神的人不服、不满、不受管制，起来报复。他让老百姓起来怎么呀？全民监督抓捕，配合国家政府抓捕这个放火者，是吧？到时候让信全能神的人在街上成了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这个事情咱不敢说，但是很有可能，为什么呢？一方面大红

龙残忍，另一方面神要检验他的精兵，有几个真信的呢？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还有几个跟随他的呢？所以说今天让你看见，神选民到了上十字架的时候了，谁还敢跟随神呢？神今天要的是什么人呢？神要的是九十年代的彼得，敢为神献上生命的人，你今天就是让我死，我也得信、我还得跟，神要的是有这样心志的人。神要检验工程，好了，就借着大红龙来效力，神的智慧建立在撒但的诡计之上，撒但垂死挣扎，要把你整死，神也借此机会把这些人洁净、淘汰、检验。不跟随的宗教界，好了，你随意处理它吧！真正跟随神的人有胆，也就是说信心是根独木桥，你有信心，你靠神的话，冲破这种黑暗权势的话，那你就活在了神的臂膀之下，这是不是更是神的公义呢？作工结束了，给你说这个话，是让你不要大意了大红龙的抓捕，大意了这个环境。人家在那儿给你备了案了，在你的额头上是不是给你扣上兽印了呢？这是不是就是属于人家的东西了呢？这算不算吓唬人？（不算。）心里边要谨慎小心，所以说，现在咱就要做到不要让大红龙知道你的底细，不要让大红龙知道你在哪里，只有这样，神的福音才能扩展出去。

你还记得耶利米吗？神向耶利米显现了一个异象，有两筐无花果，是吧？好的无花果在哪儿？（在外边。）出去了，出了以色列的是好的无花果，在以色列的是坏的无花果。也就是说你守在家里不出门不尽本分的是什么？是坏的无花果，那坏的无花果将是要倒掉的，因为他不愿意尽本分、不愿意传福音、不愿意与神配合。那出来跑断腿、累断腰，出门在外地作工的，他配合神的作工，那是好的无花果。咱说平平是千里来做官，为的吃和穿，是吧？咱是千里来传福音，不为吃和穿，咱是没有吃和穿，但是千里来传福音那是能剩存下来的，是得着了生命。不要一天为了地位、名誉，有吃、有穿、有钱你就干，没有吃穿、没有地位、没有名誉，就感觉怎么呀？就感觉这么倒霉。到那个时候你会说出什么话呀？此地甚好！哎，你也不会说真倒霉，你会说什么呀？真幸运！咱今天有个预防，心里有个准备，这也是神作工的一个原则、方向，神历代以来作工是不是都是这样作的呀？刚才举了几个例子呀？一个罗马、一个以色列，还说了个什么？（无花

果。）无花果，三个例子。犹太亡国亡了几次，我记不清亡了几次了，反正不是一次，亡一次国扩展一回福音，亡一次国扩展一回福音。你看神话里边是怎么说的呀？每一次工作是否有相似之处，又是否有不同之处。作工方式，这是不是相似之处，就是让你认识神，历代以来看神作过的工作，再看今天，有相似之处，神话都告你说了怎样击打以色列民就怎样击打你们，你想一下，灾难将会是什么味道。

（那他们打了疫苗的人就不能乱活动了，因为他们要登记你的信息，给你一个健康码，去哪里都需要让你扫那个健康码。）那你不出去不就行了吗？或者你不用手机不就行了吗？咱现在说的是你的手机，人家电脑里有了你的信息了，人家利用手机就锁定你了。（SJ：咱这些人，你亲戚的、你女儿的、你妹妹的都连着了，他就看你给谁打了，他就监控你这个号。如果要找你的话，那你周围的亲戚就都要监控，看你到底给谁打。）他要找你了，但他看见你的身份证信息上没有你的手机号，那他找谁呀？他肯定找你丈夫、找你儿女，这是免不了的。你能想到的人家想不到啊？所以说，你要用手机号最好找个远房亲戚的，和你不相干的。（SJ：这就显明你们两个负责的，不管不问，说你们操心呢，操的啥心？大事不顾。）各方面都得做到。（还有电动车上牌。）对呀，他为什么要给你上牌呢？（定位呢。）人家要看你去哪儿，人家一调监控就全出来了。现在人家也不需要人盯住监控看了，直接在电脑软件系统里输入你的这个车牌号，在电脑里一排查，这个车在哪儿了，这三天往哪儿跑了，这三天在哪儿在哪儿全部搜索出来了，不需要跟踪你了，为什么现在让你给电动车上牌子呢？上牌子就是为了栓你。（SJ：把你电动车的牌子卸了。）（现在要是把牌子卸了，人家直接就把电动车给扣了。）怕人家查你了嘛，所以，得注意隐藏。（SJ：现在凡是用自己家人的身份证办的电话号都不能要，不能随便给家里打电话。）（我爸妈出名，但是没有出过事。）出名将来就是出事的！你要知道什么是宗教界，只要你是信神的，只要你有信仰，他就要取缔你，现在没环境的人不能单看外表的这个环境，只要是出名的，人家就要查。二维码不敢随便扫，扫个二维码，人家就给你的手机里安个软件，你的手机就成了监控器了，虽

然说你的手机放在这儿不动，但是人家可以通过手机随时听你的声音、随时看你的电话，所以外边不认识的二维码，你不知道什么意思不要随便扫。（去年给电动车上牌就让扫二维码，我们都扫了。）上牌子是用你的真实身份证？（都是真实身份证。）真实身份证的那个手机号码就不能用了，你扫就扫了吧，你那个手机号不能用了，那个微信也不能用了。（微信不能用了啊？）肯定的，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肯定不能啊，微信也要定你的位。

（SJ：那边有个弟兄，他两口子都出名，都出去了，出去了他把孩子放他妹妹家了，俩孩子他妹妹管着了。他出外面二年不见孩子了，那个时候是公用电话，在外边用公用电话给他妹妹打了个电话。一打电话，大红龙就监控上了，因为大红龙监控他妹妹着了，你走了，你亲戚朋友大红龙都监控着了。他一打电话问孩子好着吗？让娃在电话里说个话，他妹妹让娃叫爸爸妈妈，说了些话。第二天大早上大红龙就跑他妹妹家，“早就说你跟你哥联系着呢，你说不联系着，昨天打电话了吧！他们在哪儿呢？”要准确地址了，把他妹妹抓去了。他妹妹是外邦的，外邦人也抓进去了，就要找他了！问他妹妹，他妹妹说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就用公用电话了，大红龙一口咬定，公用电话你也知道，你肯定知道，外邦人照样抓你。你说咱现在有原则吗？平平说我用我女儿的，连原则都不知道了，还认为倒霉呢，你倒是还幸运呢！这个情况，咱早就得跟家里说好，咱是被抓的对象，所以，你提早跟家里说一下，任何人我不跟你联系，你也别跟我联系，谁都别跟我联系，我不给你带麻烦。咱为什么要给人家带麻烦呢？你不知道你是干啥的？你跟她联系有啥目的呢？你是在害人家呢！你以为你这是好事？）

交通第六十四篇（二）

“告诉你！凡是我所厌憎的东西都得淘汰，都得留在灾中熬炼，接受我的焚烧、我的审判。”小张，听懂这话了没有？对对号，什么意思？你半夜四点多去干活，你这种事奉、你这种忠心，我不赞成，我也不给你戴高帽子，我也不奖赏你，甚至还得解剖。你对刘志的那种态度，“他就听不懂话，他就是驴，我不搭理他”，是，他是驴，但是你不搭理他，我不赞同，他是驴怎么了？今天，还得用这个驴了，挖草还得喂这个瞎驴呢。（李四：驴也能拉磨。）驴还能拉磨。刘志听见说他是驴，在这儿就又伤心呀，“又踩我”！“告诉你！凡是我所厌憎的东西都得淘汰”，小张，你是做给人看的，不是用心做的，这就是一种欺骗、骗取，这就是说你是大盗的原因。知道什么是大盗了吧？不是真心实意的，这就是大盗，偷东西的，骗取、偷盗神的荣耀，这都是神厌憎的，不能这样做，不能这样事奉，不能这样尽本分，必须都得淘汰。尽本分得脚踏实地、实心实意的。“都得留在灾中熬炼，接受我的焚烧、我的审判。”那天我说什么了？我说刘志和小张是黄金搭档，是吧？为什么是黄金搭档？这就是“都得留在灾中熬炼”，就让你们两个人互相去熬炼，你们两个人什么时候能和谐配搭了，这就证明其中有一个人实行真理了，这话能听懂吧？（小张：能听懂。）把你们两个人放在一起，就是让人实行真理了，这就叫熬炼，就让刘志在这儿熬炼了。“接受我的焚烧、我的审判。”今天说了小张是大盗，刘志是强盗，这就是焚烧、审判。“要不这样，人就不知道什么叫‘害怕’”，小张我说你是大盗的时候，你害不害怕？（小张：现在有点害怕了。）不这样说，人就不知道什么叫害怕。大盗，这个话应该是说谁的话？是不是说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不是假冒为善？假冒为善就是大盗！刘志就不是假冒为善了。（小林：刘志是强盗，是光明正大的。）“人就不知道什么叫‘害怕’，而且就是那么放荡”，刘志，听见了吧？这就是放荡。（刘志：嗯。)“对我总是用人的眼光看，这么愚昧！”小张为什么能这么做？是不是用人的眼光去看了？因为你这么做事的时候，你看见别人看见你所做的了，你才这样去做的，如果是用心去做，那完全就不一样了。怎么就是用心去做了？让神鉴察你的心，经得住神的鉴察。今天让刘志去干活儿了，你这种说话态度刘志就不去干，你用那种态度说话刘志就去干了，那你计划用哪种态度和刘志说话？这个时候，如果你知道神看着你了，你是说还是不说，你用哪种态度说？是不是就有了答案了？（小张：对。）经得住神的鉴

察，你一想神在鉴察，神在那看着了，“哦，得维护神家利益”，你一想神在鉴察是不是就有路了？你让神鉴察，这个路就是一条正确的路，你不让神鉴察，按着你的意思来，“我不搭理他，他就听不懂话”，那你走的这个路就是一条失败的路。

最后这一句话，这是关键，“与我亲近、交通是最好的排除撒但的意念的方法”，我刚才说什么话了？让神鉴察就有路，而且是一个正确的路，是不是应验这句话了？“与我亲近、交通是最好的排除撒但的意念的方法”，让撒但的意念在这儿都起不了作用，那怎么排除撒但的意念？你与神亲近、交通，和神商量，思念神，撒但意念在你身上就不能作工了。“我愿你们应人人按着这一条去行，免得遭到审判，而且生命会受损失。”刘志，这是不是条路？（刘志：嗯。）那你走的是一条什么路？（刘志：……）刘志走的是条什么路，李四看得清楚；李四走什么路，刘志看得清楚。李四，刘志走的什么路？（李四：刘志走的是事奉自己的路。）神在这儿说“与我亲近、交通是最好的排除撒但的意念的方法”，而刘志走的是什么路？刘志是与自己亲近，与自己的意念交通。我一说什么，刘志就开始了，我这里边有个什么什么，一说“我这里边……”这就开始抵挡神了。刘志，听懂了吗？（刘志：嗯。）那天我还欣慰了一下，我说刘志今天长大了，我交通了半天了，刘志刚要说“我……”，我说：“你再说？”“我不说了不说了”，那天，刘志终于制止住一次嘴，刘志现在又开始说“我……”了。刘志，现在有什么路途？（刘志：与神亲近，在神话里找路嘛，这是最好的排除撒但的意念的方法，撒但给你送意念的时候，神话就把撒但的意念排除了嘛。）刘志，你说还用撒但给你送意念吗？需要吗？刘志满脑子都是撒但，还用撒但给你送意念？刘志一开口不是说撒但给我送了个什么意念，而是说我这里面就有。（刘志：那人也是活撒但嘛。）又来了吧？刚刚说了“与我亲近”，我说这个话的时候，你该不该与神亲近？“与我亲近、交通是最好的排除撒但的意念的方法”，这句话该怎么理解？为什么这么说？（小张：就是你刚才说的那句话，能经得住神的鉴察。）你说了一句属灵的话。为什么神说要与神亲近、交通？如果你不与神亲近、不与神交通会有什么结果？因为你自

身就属于撒但，你被撒但败坏了，你自身就是个撒但包，只要你不与神亲近、不与神交通，那必然就是撒但包。你要想不按撒但包来，那你必须得亲近神、与神交通。举个例子，假如说你眼前有不堪入目的东西，这东西不是好东西，你不想看见这些东西，那你有什么好办法？咱都知道，正常情况下人的眼睛是往前看的，那你不想看见前面的那些东西，首先就不能正视了。闭上眼行不行？闭上眼也不行，因为你已经看见它了，你就是闭上眼，那个画面也在眼前浮现。那你得怎么办？眼球就得转一转，往左转、往右转，向左看、向右看，左边一个画面吸引你了，右边那个画面吸引你了，把你的这个注意力引开了，这些东西自然就没了，所以说你要亲近神、与神交通。你的眼前就是一个撒但，如果你不有意地避视它、避开它，那你就被它干扰了，所以，你不能看它，你看它就被它干扰了，那你就看左边这些、看右边这些，看看有什么宝贝，然后避开它，那你得到的收获是什么？那你得到的就转变了，你得到的就不是你眼前撒但的那些东西了，而是你左边、右边的东西。你与神亲近了、靠近了，与神去交通了，你得来的肯定就是从神来的那些东西，肯定是正面事物，你从神得来的正面的东西就把你那撒但的东西给排除了，所以说这是最好的办法。再举个例子，两三岁的小孩子手里抓着剪刀，你说怕不怕？你不能让他玩剪刀，那你怎么办？（李四：给他一个好东西。）你给他一个糖，让他把那个东西放下。刘志一来就是“我这里有个什么、有个什么”，那就得给刘志个糖，但你给刘志的东西得让刘志认为那是糖才行。得亲近神、与神交通，神是真理、道路、生命，你必须得有这个意念，得有这个认识。刘志，为什么别人常说你把自己当成了真理的主人了呢？因为你一说就是我我我，从来不寻求神的意思。刘志，你明白什么意思了吗？从现在你得改变一下，“我得与神交通、我得亲近神，我不能再我我我了”，这就排除撒但意念的搅扰了，听懂这话了吗？（刘志：嗯。）这话是不是拯救你的路？（刘志：与神亲近、与神交通。）不要一说就是我我我了。“我愿你们应人人按着这一条去行，免得遭到审判，而且生命会受损失。”这就是说，如果不按这条行，你得到的就是审判。刘志老嫌我羞辱他，把他踩在脚底下，刘志，你说不应该吗？你不与神亲近、不与神交通，不该踩在脚底下吗？这就必然得遭到审判，而且生命受损失。

神说：“人难办到一定程度，总受外面人、事、物的辖制，受自己观念的辖制，不能为我作那美好的见证，不能与我很好地配合，我时时扶持、培育你们，你们就是不能用自己的所能来与我配合，这都是对我不认识的充分表现，若对我没有一点疑惑，那时就谁也拦阻不了你行真道，就没有人的观念辖制住你了。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你真明白我话中的意思吗？像这样的话都得我明点出来，你们才稍有认识，人就是这么笨，就是这么呆头呆脑，什么时候针扎到骨头上才觉着有点疼，就是说我的话啥时点出了你的病根，你才心服口服，就是这样，你们有时还是不肯实行我的话，不肯认识自己。到这时候了，你们为什么还没有觉察到人的难办呢？是我的话说得不明显、不透亮吗？我要的是你们能诚心诚意与我配合，不管你说得好听不好听，只要你肯与我配合，而且能用真心敬拜我，这样必蒙我保守，这样的人即使再愚昧我也开启让他脱去他的愚昧，因我所作的必要与我说的相符，我是说一不二的全能神！”“人难办到一定程度，总受外面人、事、物的辖制，受自己观念的辖制，不能为我作那美好的见证，不能与我很好地配合，我时时扶持、培育你们，你们就是不能用自己的所能来与我配合，这都是对我不认识的充分表现，若对我没有一点疑惑，那时就谁也拦阻不了你行真道，就没有人的观念辖制住你了。”神现在交通什么内容了？得胜者，滑石蛋还有窝囊废，和这个话能对上号吗？“人难办到一定程度，总受外面人、事、物的辖制，受自己观念的辖制”，人怎么成了窝囊废的？因着总受外面人、事、物的辖制才成了窝囊废的。那谁受自己观念的辖制了？滑石蛋受自己观念的辖制了。“人难办到一定程度，总受外面人、事、物的辖制，受自己观念的辖制，不能为我作那美好的见证，不能与我很好地配合”，刚才我交通说“你知不知道神的心意？”你不知道，那你为什么不知道呢？因为你受观念的辖制，为什么受观念的辖制？这个受观念辖制的实质是什么？还是你信不来，神不可能这样，不可能那样，有自己的想象，对神信不来。“我时时扶持、培育你们，你们就是不能用自己的所能来与我配合”，三十年了，神交通了多少假带领、敌基督？2011年、2012年祭司弟兄交通了多少？咱配合上来了吗？“这都是对我不认识的充分表现，若对我没有一点疑惑，那时就谁也拦阻不了你行真道”，这是不是把两类人给分

开了？这儿说“若对我没有一点疑惑，那时就谁也拦阻不了你行真道”，你看我走的路，是不是看见谁也拦阻不了我？（嗯。）为什么谁也拦阻不了？是因为我没有一点疑惑，我对神话没有疑惑。那你为什么能成为滑石蛋？为什么能成为窝囊废？什么原因？（李四：受周围人、事、物的辖制。）受周围人、事、物辖制说白了是什么？是你对神话信不来，对神的权柄、对神的主宰信不来，产生疑惑，不敢交托给神。所以说，一类是疑惑，一类是没有疑惑，这是不是就分成两类了？“若对我没有一点疑惑，那时就谁也拦阻不了你行真道，就没有人的观念辖制住你了。”你开除我，你开除我也辖制不了我，因为我是信神的，不是信你了。祭司弟兄说我是敌基督，那说的不是我，因为我没有做敌基督做的事，我不受这个话的辖制。

“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你真明白我话中的意思吗？像这样的话都得我明点出来，你们才稍有认识”，神要的是诚实人，神恨恶诡诈人，神说了三十年了，现在又把这些话说出来了，说到了什么程度？明点出来了，什么样的表现是滑石蛋，什么样的表现是窝囊废，什么样的表现是得胜者，把这些表现全部说出来以后，人是不是才稍有认识？“像这样的话都得我明点出来，你们才稍有认识，人就是这么笨”，是不是用了三十年的时间把这些人显明了？有多少人是笨的呀？必须得神明点出来。“就是这么呆头呆脑，什么时候针扎到骨头上才觉着有点疼”，现在是不是扎到骨头上了？因为神交通的已经把你那一系列的所作所为都详细到某一件事情上边了，这算不算交通原则？神交通的是不是一个事例？神讲了个事例，这个事例直接讲到你做过的事了，直接扎到你的骨头了。“就是说我的话啥时点出了你的病根，你才心服口服，就是这样，你们有时还是不肯实行我的话，不肯认识自己。”你看刘志，坚决不想实行神的话，不想认识自己，我还没听过刘志认识自己了。（刘志：其实这些话跟我的这个情形也挺吻合的，这些话点出了我的病根，我也发现这就是我的病根，可是有的时候就碍于这个脸面，不愿意让人说，不愿意丢这个面子，里面也不愿意配合，里面老想反。刚才你说的时候，我知道这是我的病根，我也接受这个问题，就是对付得重一点，说我说得重一点，我里面就反了。老师，实在是

你说我了，要是在外面谁敢这么说我的话，那我就要……那就不行了。你刚刚和小张说我是驴的时候，我就想摔一下东西，实在是你说我了，要是别人说我这句话，根本就不行。）我说你是驴或者不是驴，关键是不是在于你？你说是在于你还是在于我？做不做驴是不是在于你？（刘志：那刚才小张说你要用那个驴呀得会用，你得说什么什么话才能……，他说出来这话的时候，笔在我手里，我就想摔东西呢。）那你就没有想一想，我之前交通的衣冠禽兽，这是不是实情？（刘志：是实情，咱也知道这就是我的病根。）那你说，我说你是个驴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不让你做驴？（刘志：是。）你说不做驴简单不简单？你实行真理了不就不是驴了吗？你能接受审判刑罚了，这还是驴吗？（刘志：关键是他说用驴你得会用呢！这话说得我心里的火呼呼的，这要是手里有个啥东西，我一下就砸到他头上了。）我还得受到你的威胁了，我以后得戴头盔了。（刘志：你和小张说你跟一个驴说话，你得注意，你怎么能哄着他干活，哄着他效力，怎么怎么……哎呦，这话可刺激我了！跟扎到骨头上一样疼！）这么疼了你还不计划变？（刘志：如果任何人敢这么说，你不在我跟前，我都感觉控制不住我自己。）我原来给刘志起了个野驴的名字，还记得吧？后来刘志见了我就一直说："大家都叫我野驴野驴，我实在是不想要这个名字了，你给我重换个吧！我想当家驴了，不想当野驴。"我说，"当野驴还是当家驴还不是在于你自己？你做了家驴该做的，你自然不就成家驴了？"他看见我不给他换野驴的这个名字，他就和我反了，两手拍起腿来了。（刘志：还有小张一说我驴，我就要生气了，我可恨他了，那是他不在我面前，如果他在我的面前，我真的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了。要按世上人来说吧，不叫我哥，那叫我的名字还不行啊，他还叫我驴了，好家伙，这是对我的奇耻大辱，这是侮辱我了。）

刘志，刚才咱看什么神话了？咱刚才交通的路途是什么？我刚才是不是给你说路途了？刘志，你刚刚说的这些是不是撒但的意念呢？刘志，撒但给你送意念的时候该怎么做？（刘志：与神亲近。）与神亲近、与神交通，怎么与神亲近？刘志，我看见你只与撒但亲近、交

通，刚才是不是与撒但亲近的表现？刘志，与神亲近亲近，我看看你怎么与神亲近了。（刘志：哎呀，咱里面火大得不行，亲近不了。）现在还火大着呢？（刘志：刚才小张说我驴怎么怎么，把我气得呼呼的。）刘志，你不用把我当成谁，你最起码把我当派出所的警官就行了，这个要求高吗？刘志，如果警官说你一句驴，你怎么办？世上人说“管天、管地，不能管人拉屎、放屁”，可你在派出所里去个厕所，还得跟警官说一声，还得经过警官批准。你说如果你因着打人进了派出所了，你要上个厕所，你和警官说不说？（刘志：得说嘛，人家门锁着了，你不说能出去吗？）谁说门锁着了？刘志的脑筋转得可快了。刘志，你在警官面前都那么规矩，可咱来在神面前交通的时候，咋呀？我要摔这个笔了，我和神亲近不来，和神没法交通。（刘志：反正那个话临到我的时候，刺激得我心还疼了。）你只是说刺激得你心疼了，你说你刺激得我心疼不疼？刘志，我解剖你的时候，你哈哈一笑，你说你刺激得神疼不疼？（刘志：就撒但的那句话，“士可杀不可辱”。）刘志这是宁死不屈，刘志不害怕呀！

“到这时候了，你们为什么还没有觉察到人的难办呢？是我的话说得不明显、不透亮吗？我要的是你们能诚心诚意与我配合，不管你说得好听不好听，只要你肯与我配合，而且能用真心敬拜我，这样必蒙我保守，这样的人即使再愚昧我也开启让他脱去他的愚昧，因我所作的必要与我说的相符，我是说一不二的全能神！”刘志，你相信神是说一不二的全能神吗？（刘志：相信。）真相信吗？你怕死吗？（刘志：咋不怕？）你来神家了，你告我说撒但说了，“士可杀不可辱”，刘志，你在神面前就说撒但说什么什么了？刘志现在的心情还愤怒着了，还平静不下来。刘志，能与神亲近吗？（刘志：能。）刚才的时候还告诉我要怎么爱神了？崎岖坎坷，受到多少屈辱，也要爱神到底，还没一会儿就不行了，跟神亲近不来了？你所说的那些话不都是假冒？刚才给你交通的路途是什么？“与我亲近、交通是最好的排除撒但的意念的方法”，刚才举了个例子，小孩手里拿着剪刀，你拿个糖把剪刀换下来。你想杀人，你手里拿个刀子，怕不怕？太危险了，那你应该怎么办呢？得把你手里的刀子给拿了。你来到神家信神是为了啥？是为了

混个不死的结局，那你怎么才能混个不死的结局？你手里拿着刀，你能混个不死吗？你得想我信神了，我应该怎么信？最起码得有信神的体统，得知道神看着呢！当到你手里拿着刀子想杀人的时候，向左看向右看，看看神看你了没有，头顶三尺有神灵没有，当你这么一看，一寻思的时候，你还敢拿着刀吗？还能有杀人的想法吗？这是个路途，你愿不愿意走这条路，那是你自己的选择。（刘志：与神亲近是不是就是把自己的情形祷告给神，向神诉说？）与神亲近，怎么亲近？你得思念神，思念神的作工、神的经营计划、神的国度。你在这儿是在干什么？是要成就神的产业，与神交通，我怎么才能成就神的产业？我现在所做的是在破坏神的产业还是在成就神的产业？神看见了，神会怎样对我？当你这么一寻思、一揣摩的时候，你还能有那些心思吗？你在作恶的时候，“呀！神看着呢！”当你有这么一个心思、意念的时候，知道神在看着你了，你还敢做吗？这一个心思意念就给你刹住车了。

小林，你有个什么毛病？（小林：……）小林做什么都是不耐烦，没有一点点忍耐，我看见让你挪了一下车，你都发牢骚嫌麻烦，那是什么表现？这条路你怎么走？你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不耐烦？（小林：体贴肉体，不想去干，嫌麻烦。）为什么？（小林：因为没有当成本分。）没有当成本分是种无奈，是吗？是有怨言。你不仅是一件事情这样，有太多太多事，你经常是这样的。这里面有个什么问题？其实好多人也有这个问题，就是从不反省、从不认识、从不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总是看着别人做得不如意，向来就是找别人的问题，所以就导致了这个结果。就像我家孩子一样，不管你说对说错，他总要把你的话给打回来。我接了两次电话，你们听着电话里的说话了吧？小林，你听我家孩子说的那话和你一样不一样？（小林：嗯。）让你照照镜子。小林从来不考虑、从不寻思自己的所作所为，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我是不是给人家带来什么祸患了？带来什么不愉快了？你不是寻求你自己的所作所为如何，而是一惯地看别人的所作所为给你带来了什么。我这样说对不对？世上还有句什么话了？记住别人给你的好处，忘记别人给你的坏处；记住你给别人的坏处，忘记你给别人的

好处，那你这个人就好相处。而小林经常是什么？小林和刘志一样，“我看清了他们的所有”，刘志是看清了他们大的所有作为，小林是看清了他们小的所有作为，一看他们，小林就不耐烦了，“他怎么我了，他怎么我了”。（小林：哪件事呢？）每一件事都是这样的，只不过临到你的都是一件小小的事，你在这个事里从来不找你的问题，总找他们的问题，所以你就产生那种不耐烦、厌弃，感觉烦，见谁都烦。你在我心目中是什么代表？叹气为主、埋怨太多，一切都是埋怨。让你挪了一下车，你也是埋怨得不行，你说挪车是个多大的事呀？“往后再倒倒，靠靠前、靠靠后。”多大的事？还在那儿埋怨了，有多大埋怨？埋怨啥了？你说这是谁的问题？（小林：我的问题。）你的什么问题？（小林：人家让咱把车挪一下，人家还是为了工作，我却没有为这项工作，我还不如人家了。）你和外邦人相处，办外边事的时候嫌烦，那是你的一个性格，性情，不管你那个。但在神家尽本分的时候，如果你再带着埋怨，那性质还一样不一样了？（小林：不一样。）有路吗？（小林：有。）我看你以后还有什么表现。

98 神的心意对任何人都是公开的

从开始有了人类到现在，神的性情、神的所有所是与神的心意对任何一个人对任何一个人都是公开的，神从来没有有意隐藏他的实质、隐藏他的性情、隐藏他的心意，只不过人都不关心神在作什么，神的心意如何，神的心意如何，所以人对神的了解少得可怜。就是说，神在隐藏他本体的同时却每时每刻都在陪伴着人陪伴着人，每时每刻都向人公开表达他的心意、他的性情与实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神的本体也是向人向人公开的，只不过是人的瞎眼与悖逆使得人总也看不到神的显现看不到神的显现。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续编·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　一》

317　神为了我们付了多少心血代价

1　神将全宇的工作缩小在一个范围之内，就是在大红龙国家作示范点，将全部精力、心血都集中在中华大陆这班素质最差的人身上，开始了他爱的征服工作，让这些人都能爱他之后再作下步工作，这是神的计划。这样作果效最佳，更有利于他的见证有利于他的见证见证。

2　可见，神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开展工作付了多大代价，花费多少心血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出头之日出头之日，这真是我们真是我们的福气。想到这里，我便倍感神的亲切，噢诸如此类的事谁敢想呢？但今天却不知不觉临到了我们身上，这真是天大的真是天大的喜事，值得我们庆贺，愿神继续祝福、高抬我们，使我们这班在粪堆里的人被神大用，以此来还报神的爱神的爱。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路……（三）》

交通第六十四篇（一）

国外的教会基本已经洁净了，国内因着环境现在还不能正常选举，也不能正常清理教会。如果现在清理教会的话，就怕教会里有人要起来打抱不平，有人要告大红龙，引起暴动。所以，现在开始收集材料，把计划开除的人都编上号、分了组预备着，等大红龙瘫痪了的那一天去开除、去处理，同时也预备着那一天选举，到时候就和国外一样公开选举。（小林：那时候政府的系统应该都瘫痪了。）不是系统瘫

痪，是大红龙顾头不顾尾了，顾不上管你了。神在《分辨假带领（十九）》里重点交通了选举这方面，幕后控制、扰乱、操控选举，也就意味着这半年将要进行一次正式选举。神已经交通出来了，揭露出来了，解剖出来了，也就是说这些打岔搅扰的表现还能存在吗？（不能。）不能存在了，这就意味着现在就是这个作工动态，半年以后得来个正式选举，选举带领，这是一个作工方向。在神的交通里有些什么内容？交通了该怎样对待假带领、怎样对待敌基督。当你发现假带领、敌基督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跟他和睦相处，收集他作恶的证据。）为什么要和他和睦相处呢？因为你揭露解剖不了人家，别让人家把你给开除处理了，那你应该怎么做？应该背后收集证据，这个时候，有的人说不要打草惊蛇，不要打草惊蛇是一方面，主要是让人家流露，继续表演，让其他人都看见了，把他显明出来，别把人看错了，要看准确。收集证据要干什么？（揭发。）收集了证据之后，神就让你去揭发了吗？收集好证据，然后找那些明白真理的人，或者是找那些相对有正义感的人，唤醒他，联合他，让他和你站在一起。收集了证据之后，让你去干什么？让你去找人了吧？当你发现假带领、敌基督的时候，一方面是把他们分辨出来，一方面是能够把更多有正义感的和明白真理的人组织起来，组织起来干什么呢？（罢免。）神没有说罢免吧？（没有。）你乱戴帽子了吧？一方面是限制，一方面是用神的话语驳倒他、羞辱他、打败他！检举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要让咱用神的话语把他打倒，这才是羞辱撒但，这才是见证，这是一方面。另外，还说了一方面，有的人不敢起来反抗，看见了、知道了，不敢说、不敢做，怕人家开除他。最后人家把他开除了以后，他哭了，后来又把他接纳回来了，问他得着什么了？他委屈地哭了，“神是公义的，神不丢弃他的羊”。神说他啥呢？（窝囊废。）你从这些交通中看到了什么？神简单地交通了一个事，是不是把咱的经历给压缩了？是咱经历的一种缩写。你再看，神交通出来的每一步是不是我走过来的路？（是。）看到了没有？开除我的通告里怎么说我的？说我搅乱教会，是吧？说我和带领工人过不去，人家要敲锣打鼓了，可我阻止人家敲锣打鼓，还“拉拢”人，还跑到几百公里以外去阻止人家，我这样做是不是为了唤醒更多的人？我害怕他们开除了我吗？（没有。）反过来我是拿上神话和他们交通，揭露解剖，最后我“拉拢”了一帮人，神交通的是不是我经历的一个缩写？你看这些神话的时候，

结合我所走的路，然后再看你所走的路，是不是都是个缩写？这就是神的作工，先让你们经历了这个事，然后神再把这些话揭露出来、解剖出来，这是不是神在见证呢？这是神在见证这些有正义感的人。神在这儿特别交通了什么是得胜者，什么是窝囊废，这是不是都说清楚了？这就有了准确的答案了。咱一天起来说得胜者得胜者，那什么是得胜者？用智慧打败撒但，用神的话打败撒但，你还得拉拢一帮人来与敌基督争战。在争战的同时，神是见证咱这边，说那边是滑石蛋，谁当带领都行，假带领当带领也行、敌基督当带领也行，那边一部分是滑石蛋，一部分是窝囊废，这就是一边在见证一边在踩。这是不是宣布了人的结局？同时神告你说了，怎么去选举，什么是得胜者，谁是你的带领，是不是宣布了？有了标杆，有了一个标准。

祭司弟兄下发了工作安排，年底就可以选举，现在就要做开除工作的前期准备。教会里的假带领、敌基督是不是开始作工呀？是不是开始写开除计划了？这是不是就开始内讧呀？教会里有几个真带领？你准备我的开除资料，我准备你的开除资料，你说我是滑石蛋，我说你是窝囊废，是不是？教会里就开始内讧、混战了，等到了年底的时候，大红龙瘫痪的时候，就可以公开选举了。这个时候公开选举会有什么结果出来？真正的带领是不是就出现了？（李四：那个时候就见证众长子了，有真理实际的能解决了问题，没真理实际就什么也解决不了，这不是就开始了？）听懂这话的意思了吗？也就是现在又有个大的作工动态，神已经告诉你了，这半年时间要干什么？这半年时间要做好准备见证得胜者，也就是说这半年时间咱有了大的工作量，你必须得把我的作为给见证出去！教会有我的开除通告，这儿有我的经历，这是不是就是见证众长子？见证他的作工，见证得胜者他是怎么得胜的，他怎么“拉拢”人的？教会的人是不是都知道听话“拉拢”人？他怎么拿神话揭露解剖敌基督的？他在原教会的时候，一封一封的检举信是怎么写的？怎么揭露敌基督作恶的？把他的这些经历都整理出来，然后咱在打仗的时候把这些经历都打出去，借着这半年的时间，让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的人在教会里边去分辨、去认识，看清教会里都是些滑石蛋。等半年以后，教会里的这些人都明白了、都知道

了，然后就开始选举了，那这个选举的结果是不是就出来了？你看见了什么？这是不是神的作工？这是不是神的智慧？神的全能？神的奇妙作为？大致给你说了个方向，让你再去看这些神话的时候，不要只看个字皮，隔几天就忘了，而是让你操练在神话里对号入座，看你走的哪条路，我走的哪条路，再看看原子弹走的什么路。神交通了，走的哪条路就代表着是哪类人。神交通了，祭司弟兄也下发了工作安排，再看现在的动态，直接就看见了灵界动态，今年后半年就作这个工作。

再看一下六十四篇，神说："对我话不能领受偏谬，应从各方面领受我的话，对我话更应多多揣摩、反复推敲，不能一朝一夕。不知我的心意在何处，不知我的心血代价在哪一方面花费，这怎么能体贴我的心意？你们人就是这样，不能细，只注重外皮子，只会模仿，这叫什么属灵，只不过是人的热心罢了，是我所不称许的，更是我所厌憎的。告诉你！凡是我所厌憎的东西都得淘汰，都得留在灾中熬炼，接受我的焚烧、我的审判。要不这样，人就不知道什么叫'害怕'，而且就是那么放荡，对我总是用人的眼光看，这么愚昧！与我亲近、交通是最好的排除撒但的意念的方法，我愿你们应人人按着这一条去行，免得遭到审判，而且生命会受损失。"（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六十四篇》）

"对我话不能领受偏谬，应从各方面领受我的话，对我话更应多多揣摩、反复推敲，不能一朝一夕。"刘志说了一句经历诗歌，怎么说的？（刘志：经历诗歌《前进在爱神的路上》，不管身后潜伏多大危险患难，不管眼前是多么崎岖坎坷，既然目标是神得荣之日，就将一切撇弃于身后老远。）是不是也有这个意思的神话呢？（有。）那神说蜿蜒曲折、翻山越岭这些话的意思是什么？神说出这些话是鼓励你了吧？是告诉你以后要走什么样的路，你应该怎么走，就是告诉你信神这条路就不是直线上升的，就是蜿蜒曲折的。当你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这句话能成为你经历的根据，哦，这就是神作

的工作！因着这个话证实了这就是神作的工作。神说过，你越爱神，环境临到的越大；你越不爱神，环境就平息了。根据这些话印证一下，那我现在走的是什么路？我现在经历的环境越恶劣，说明我走的正是神所给我制定的一条路，当你看到你所走的路是神给你制定的一条正道的时候，你是不是就有力量了？是不是就看到神对你的称许了？如果你自己说出来，我走的路蜿蜒曲折，我走的路翻山越岭，我怎么样怎么样了，这个话还一样不一样了？（李四：不一样了。）他是摆资格，有资本了，是在告你们说我走的是信神的道路，我受了多少委屈，我有多大付出。那真正走蜿蜒曲折的路的那个人说不说？（不说。）他不会说这话。“对我话不能领受偏谬”，刘志在那边说这是诗歌，是神说的呀！神说这句话是告你怎样走这条路，不是让你给自己脸上贴金子。

“应从各方面领受我的话，对我话更应多多揣摩、反复推敲，不能一朝一夕。不知我的心意在何处，不知我的心血代价在哪一方面花费，这怎么能体贴我的心意？”在原教会里假带领、敌基督把你开除了也好，打压了也好，你说人家开除你就没有理由？（有。）那这时候是不是也是你认识自己的一个好过程？（是。）在认识自己的同时把他也认识、分辨了。可是咱走在什么路上了？咱只是分辨人家带领工人，他怎么羞辱我，他怎么欺负我了，没有认识自己身上的问题。另一方面，他欺负你了，你应该揭露解剖他吧？可是你害怕人家把你开除了，害怕人家打压你，你就不敢说话了，成了一个窝囊废。“不知我的心意在何处”，神给你摆设环境是让你干啥呢？是让你站见证了，是让你拿着神的一把两刃利剑来与他争战，让你引用神话，是要把你带到神话里，可是你没有往前走，你没有往神话里边走。“不知我的心意在何处，不知我的心血代价在哪一方面花费，这怎么能体贴我的心意？”神作工三十年了，从来没有这样交通过吧？现在给你交通出来了，带领工人他怎么打压你了，你应该怎么对待他，具体的细节、路途告诉你了。你还记得那句神话吗？“有的乘海上航船，有的乘航空飞机，有的乘各式各样的车辆，还有的骑马而来，细细观看，留心倾听，这些骑着各种颜色马的人，精神抖擞，威武雄壮，像上战场作战

一样，生死不顾。有多少男男女女、孩子在马的吼叫声和人阵阵呼喊真神的声音中，霎时间被马蹄践踏，有的死亡，有的奄奄一息，有的残疾不全，无人照管，在这里呼天喊地，叫苦连天。这些悖逆之子啊！这岂不是你们的结局下场吗？”（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三十六篇》）教会里面的带领威武雄壮吧？你听了神的这个交通，骑马的将要死在马蹄底下，是不是将成为事实？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揭露出来了，如果你再不这样做，你就是个滑石蛋，你就是个窝囊废。你要是不当窝囊废、不当滑石蛋，你就必须得把那个骑马的人弄下来。然后神说啥了？神说：“就在世界各国互相争夺土地、争夺权势的时候，我的众长子与我一同作王来收拾他们，使他们万万没有想象到，在这种恶劣的环境条件下，我的国度彻底实现在人间，而且是在他们争权想审判别人的时候而被别人审判，被我的烈怒焚烧，何等可怜！何等可怜！我的国度实现在人间，这是何等荣耀的事！”（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九十篇》）这话是不是都要应验？

“不知我的心意在何处，不知我的心血代价在哪一方面花费，这怎么能体贴我的心意？”教会里面为什么要有假带领、敌基督？为什么让他骑马呢？一方面是要干什么？神让他享受地位之福了？神问你真恨恶大红龙吗？你真的恨恶吗？让他来骑骑你，人家骑了你最后还要把你开除了，你恨恶吗？真的恨恶吗？就必须得让人家骑一骑你，骑了你这个马以后，神再告你说骑马的人是谁呢？是假带领、是敌基督，你这个滑石蛋该怎么办呢？你就是个窝囊废，你该干啥呢？你就是个窝囊废，你就是个窝囊废……神对着你说了五个“窝囊废”，你怎么办呀？你还能做窝囊废吗？你该不该站起来一脚把那个骑马的人撂下来？现在祭司弟兄交通什么了？现在要收集资料，把要开除的划分B组、C组，等待时机，合适了就处理。带领工人把B组、C组分开，然后收集开除人的资料，你说被收集资料的人有没有反应？有没有知觉？（李四：有，要开除他呢，还能没知觉。）那些滑石蛋、那些窝囊废该干啥呀？神都已经告你说了，人家都要开除你了，你当滑石蛋呀？你当窝囊废呀？祭司弟兄交通说什么了？带领工人现在负责干什么？收集

资料啊！B组、C组要分开啊！环境合适了该处理了啊！祭司弟兄给下面下发工作安排了吧？他们是不是得作这项工作呀？神在这儿说什么呢？滑石蛋，打吧，拿起真理作为武器打吧。敌基督要审判下面的人了，下面的人要起来反抗敌基督了，所以就死在了马蹄底下。“不知我的心意在何处，不知我的心血代价在哪一方面花费，这怎么能体贴我的心意？”现在看到了吧？神为什么这样作工呢？他的心血代价在哪儿呢？咱经历过来了，看见了。当你按神话走的时候，当你看到神话将要应验的时候，那些人将要死在马蹄底下的时候，再根据神的交通，祭司弟兄的交通看，灵里边是不是就摸清神的心意了？

“不知我的心意在何处，不知我的心血代价在哪一方面花费”，刚才把神的奇妙作工给你说了一下，但神说：“不知我的心意在何处”，你信神的时候你知道神的心意在哪儿吗？（李四：不知道。）你为什么不知道？那我知不知道神的心意？（李四：你也不知道，你是在神话里找着了。）神的心意在哪儿？神的心意是不是全部发表在神的话语里了呢？那你看了神话，知不知道神的心意？（小林：还得反复揣摩。）你说神话难理解吗？神话是不是白话文？好不好理解？神话好理解，然后神的心意又全部在神话里，那你说你该不该知道神的心意？（李四：我就没有通灵的器官。）李四这叫假属灵，说了个属灵术语。（李四：因为你单纯、诚实、敞开，你看了神话以后就能得着。）这个话快说到点上了。我知不知道神的心意？我知道。我怎么知道的？我在神话里边知道的。那你能不能知道神的心意？你该不该知道？（该知道。）其实都知道神的心意，你说谁不知道神喜欢诚实人？知不知道神的这个心意？（李四：这个知道。）神要赐福于诚实人，知道不知道？（李四：知道。）神要惩罚诡诈人，知道不知道？（李四：知道。）神来到地上是寻找与神相合之人，知不知道？神来地上是来找他的知心人，知不知道？（李四：知道。）那你究竟知道不知道神的心意？“不知我的心意在何处”，李四你知不知道神的心意？（李四：现在知道了。）李四说他现在知道了，这句话很有可能是句真话。（田宇：他知道了也不认为自己知道了。）那为什么他知道了也不认为自己知道了？你说刘志知不知道基督的话就是神话，就

是真理、道路、生命？（李四：道理上知道。）那究竟是知道不知道？（李四：看了神话了，但心里没有当一回事。）一个是没有当回事，但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人心太诡诈，对神话信不来，这是根本原因。相信自己，不相信神话，所以神才说“不知我的心意在何处”。你为什么不知道神的心意？神交通了滑石蛋、老好人，神一直以来是不是都在说滑石蛋、老好人是神所厌憎的，不要的呢？可是为什么二三十年了他还是滑石蛋呢？他不知道神喜欢诚实人？他不知道神要把人作成一个三岁大的小孩子？知道不知道？（知道。）他知道，但因着他自己的诡诈对神话信不来，“神是那么说了，还真能那么作了？”是不是经常有人说这些话呢？你说刘志心里是不是也是这么想呢？李四，你呢？“神是那么说了，神真的要诚实人？”这么一挖根就不敢确定了。你不知道神的心意，不是神没给你说，神给你说了，是因为你对神话信不来、信不真，没有真实的信。刘志一说就是神话说了、神说了，可是你见刘志按着神话做吗？他还是“我”，我字当头，说了神话之后，还得来个我怎么想的，这就导致“不知我的心意在何处，不知我的心血代价在哪一方面花费”。神的心血代价花费在什么人身上？真心爱神的人身上，追求真理的人身上。神的交通里说了，我看着你们就不想搭理了，我和你们交通不是给你们听的，我是给那些追求真理的人听的。神的心血代价花费在什么人身上了？花费在诚实人身上，有正义感的人身上，肯实行真理的人身上，为神说话的人身上。“不知我的心血代价在哪一方面花费，这怎么能体贴我的心意？”从这次神的交通《分辨假带领（十九）》这篇话里咱看到了，神喜欢什么人？恨恶什么人？神的心血代价花费在什么人身上？神要把这班人作成！是不是把心血代价全部花费在这班人身上了？神给这班人摆布各种各样的环境，熬炼他、试炼他，最后神要把他见证出来。怎么见证呢？神话说：“现在，人人心里都应有数，不用我提着名点也应知道，因我话已针对每一个人说了，是我拣选的，不是我拣选的，都是针对你们的现状说的，就是说，在你们身上若是我拣选的，我就按着你的表现说我拣选的人是什么情形，若不是我所拣选的，我也按着他们的情形说，所以说我的话已说到一个地步，应人人心里都有数，不要自欺！”（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八十一篇》）“因着时代的转移，我的工作步伐也大不相同，因着工作的需要，我需要的人也不同，该舍的就舍，该砍的就砍，该杀的就杀，该留的必须留下，

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在人，谁也改变不了，必须按着我的来！我撇弃谁就撇弃谁，淘汰谁就淘汰谁，不能乱搞；我愿意留下谁就留谁，我愿意喜欢谁就喜欢谁，必须按着我的来！我不凭情感行事，在我只有公义，只有审判、烈怒，没有一点情感。”（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篇》）祭司弟兄也交通了当思想你的所作所为，这是不是根据你的所作所为来定你是属于哪类的人？所以神在《分辨假带领（十九）》里说，什么是滑石蛋？什么是得胜者？滑石蛋将是淘汰的，将是遭咒诅的；拿起神话在教会里行使神的权柄的，那是得胜者，这是不是宣布了人的结局。当神摆布各种各样的环境临到人的时候，神不说话、不吭声，神为什么不说话、不吭声？因为那是个试炼、是个检验，所以2011年、2012年的时候，神说不说？（不说。）神到现在了才把这个答案告诉了你，只有你站住这个见证了，神才宣布答案。就像彼得、约伯站住见证了，神才向他显现。在他站见证的时候，神是不说话、不吭声的，这是不是也是神的心意？这是不是神所花费的心血代价？“这怎么能体贴我的心意？”我这一路走过来的时候，你看见我痛苦了没有？（没有。）你为什么没看到我痛苦？因为我知道了神的作工、神的智慧、神的作为，神是借这个试炼人，是因为神向我显现，使我看见了，我里边没有疑惑，没有迷茫的路，所以就没有痛苦。

“你们人就是这样，不能细，只注重外皮子，只会模仿，这叫什么属灵，只不过是人的热心罢了，是我所不称许的，更是我所厌憎的。”刘志是不是模仿？刘志做出一件事以后，他给你拿出一句神话来，“你看！神说了……”。今天又是这样，我刚说他家里边怎么怎么了，刘志就来了，“不管身后潜伏多大危险患难，不管眼前是多么崎岖坎坷，既然目标是神得荣之日，就将一切撇弃于身后老远”，这就是模仿。“这叫什么属灵，只不过是人的热心罢了，是我所不称许的，更是我所厌憎的。”神厌憎的是热心、是模仿。今天说小张的那种做法，你说小张对神是不是忠心耿耿？你从外边看着忠心不忠心？忠心吧？他心里忠不忠心？（小林：不知道。）为什么说不知道？这就把你迷惑了？小张，自己说忠不忠心？（小张：忠嘛，有忠心了才做嘛。）那你说说

这个忠心在哪儿？（小张：忠心了才有的行动嘛。）现在呢？（小张：现在看到自己里面有那种掺杂。）能不能认识到是一种模仿？是一种热心？模仿就是外表的一种好行为、一种做法，模仿忠心的行为。模仿是做给人看的，是做在外边的。我为什么说小张是模仿呢？是根据他对刘志的态度才说的，这是不是能说明问题？能不能看出来？（小张：嗯。）来，说说。（小张：对其他人都是正常的，但是对刘志这样的人没有耐心、没有爱心、没有包容、没有忍耐，所以这就显明出来了。）如果说小张他不是外表模仿，不是外表做给人看的，不是一片热心，而且他是忠心耿耿，那他对刘志是什么态度？态度还一样不一样？（不一样，那就是帮助、忍耐。）即使说帮助不了他，没有那个能力，那会怎么对待刘志？小林如果你是忠心的人，你会怎么对待刘志？你要么不搭理他，要么和他起冲突，会不会？（小林：第一不起冲突，第二就是你能做你做，你不能做我做。）田宇？（田宇：帮助不了他，最起码也不能破坏人与人的关系，为了工作也得担待着点。）我有个忠心，我会怎么做呢？即使说我看透刘志了，即使他就是一个大坏蛋，我怎么做？（李四：就是利用，让他尽本分。）对了，利用他、玩弄他，我在心里边恨他，但我不能让他知道我恨他，我还得给他个好吃的。我对别人应该是揭露解剖、狠打，因为别人是要得真理呢。刘志他不要真理，刘志他要冠冕、要好吃的，我买点猪头肉，我给刘志戴个高帽子，“刘志这个事情非你做不行呀，别人他做不了”，你说刘志还再说啥？二话不说甘心为你两肋插刀，就用一碗猪头肉、一个高帽子就哄住了，你说处理刘志好不好处理？（好处理。）我不管他怎么对待我，我把他对我的这一切抛在脑后。你说去年加班的时候，刘志对我狠不狠？刘志对我毫不客气！毫不留情面！（李四：刘志说了，我不加班，我不加班，白天干活儿我累了。）我还得找刘志，那天刘志在那儿搅拌一个东西呢，我说刘志你撒点儿水，弄得软了好搅。刘志听不惯了，把手里的棍子一扔，切……迈着大步就走了，过了一会儿，刘志拿着水杯又过来了。你说我没知觉、没感觉？我是木头？我为了神的工作，就即使你不给我面子也无所谓，我不要这个面子。今天，能把刘志拯救过来是我的善行，拯救不过来、帮不过来，我也不能让你拆毁，我也得让你把这个活儿拿下来。我不管再受多大的屈辱，我得把这个国度建造起来。如果说小张他不是伪装的，他是真心的，那小张的活出就不一样，我为

了这儿的工作，我不管你刘志怎么对待我，我得把你刘志给哄住。如果小张不去哄刘志，这就证明小张心里想的和所做的一切都是做给人看的，不是真心，经不住检验，这一件事就让我看见小张做事的存心目的了。小张，这个服吗？这就是我为什么说你不是用心去做的原因，你有心就可以包容一切。这就好比你的孩子得了大病了，你去了一个医院，其他医生看不了这个病，只有这一个医生能看好你孩子的病，但这个医生特别难缠，还骂你，和你是仇人，你找不找他？（找。）你低三下四也得去找他，为什么？因为你是为了你的孩子，你对你的孩子有心、有爱。那为了神的工作，为了国度建造，人家刘志就是踢我两脚也行，刘志你还得在这儿。刘志听了这个话，明天可不敢真的踢人两脚啊！这样交通，我只是告你说，我是怎么去分辨人、去认识人，我是怎么去看你的心的。你是真心呢？还是模仿呢？是做给人看呢？还是做给神看呢？根据这个例子，我一下就知道了小张的心在哪儿了。小张，我说你作工是做给人看的，不是用心去作工的，这个听懂了吧？你从我的作工里边看，你看着我和谁有仇吗？你看见我恨谁吗？看见看不见？你看不见我恨谁，那你说我爱恨不分明？我不能影响工作，主要得有原则，你追求什么，我给你什么，按神话来。你追求生命的，那我就帮助、扶持你，那我对你就是审判刑罚。你不接受审判刑罚，你就是个效力的，那我就让你效力，你听不懂神话，那就不说神话了。但我还一直和刘志交通，作在刘志身上，这是不是我做到最大程度了呢？

交通工作安排（二）

咱刚才又交通了一个蛆虫，再借着强盗和大盗来看这段话，是不是更好领会一些？现在有了真正的认识了没有？（小张：就是在这方面能感受到一些巧取、欺骗。自己感觉也是尽心尽力在做呢，但是通过你这样一解剖才能认识到这是一种高明地欺骗，也是一种窃取，也是该死该亡的东西，这种是不可取的。）所以说你没有走正道。（小张：嗯。）人的外边受苦付代价是否有价值取决于内在的变化，就是说外

表看是一样的，你也是四点起来干活了，他也是四点起来干活了，重点是看你的存心是什么，他是为了忠心与顺服，为了神的作工，而你呢？就说得好听点你里边有点掺杂，有掺杂神是不要的。（小林：有时候干这些事是被动，被动就是迫于无奈的，并不是为了在别人眼中看做个什么，没有这种存心。）被动和掺杂是不一样的，是两个概念。被动是种打着走；有掺杂，从外表看他是主动的，所以说小张他是掺杂，不是被动。（小林：我是被动，他是掺杂。）所以现在首先得有一个真实的认识。（小张：就是说这不是一天、两天，一件事、两件事就能达到这样一个程度。）给你揭露出来以后，你再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得省察一下自己。（小张：最近发生了这么多事情，然后这样再一解剖，有点感觉了，但还得寻思几天。）对，你得寻思。（小张：你交通揭露解剖的这些，心里知道应该去接受，应该去寻求，但是心没有接受，只是表面上接受。）你和刘志一样，“你交通得对着呢，我应该去接受”，你只是停留在我应该去接受，只是表面上我不反抗你罢了，但真实接受了没有？（小张：只是表面上知道，心没有接受，内心当中真正的认识没有，也没有路途。经过这些事情以后，心里面痛苦了，才去反思，就是扎着骨头了才有感觉，不扎着骨头不知道疼。看着我一天也在干呢，那我就这样走下去，我最终是个啥？信神就是这样？就又走到一个迷茫的死胡同中了。借着这样的一个交通，自己才感到有路了。）才有了功课，才有了自己的一个目标，有了变化的一个地方，如果没有这些你就没有变化的地方，你就没有个路途，你只是无力地在走着，无力地做着假象，最后还认为自己有了资本了，有了资格了。

工作安排说：“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年底，最少需要制作一百个讲道视频，才能把这些异象方面的真理交通透亮。这是眼前最关键的一项工作，需要神选民全力配合，教会各级带领工人也必须竭尽全力作好这项工作，尽快写出更多合格的讲道稿，制作成专题讲道视频，为扩展福音工作献上自己的一份力量，尽好我们的本分来还报神的爱。”（摘自《上面的工作安排·必须作好眼前最关键的工作》）全能神说：“你们经历的、看见的是高于历代圣徒、先知的，但你们也能将我见证得

高于历代圣徒、先知的言语吗？我现在赐给你们的高过摩西，胜过大卫，我也要求你们的见证高过摩西，你们的言语高过大卫。我给你们百倍，我也要求你们还给我百倍，要知道，赐人类生命的是我，接受我生命为我作见证的是你们，这是你们的本分，是我临到你们而且是你们当为我做的。我将我的一切荣耀都赐给了你们，我将以色列选民未曾得着的生命赐给了你们，你们理当为我作见证，理当为我献青春、舍性命。我将我的荣耀赐给谁，谁就得为我作见证，为我舍命，这是我早命定好的。我的荣耀赐给你们是你们的福气，将我的荣耀见证出去这是你们的本分，你们若只为着福气而信我，那我的作工便无有多大意义，而且你们也并非是在尽你们的本分。以色列人看到的只是我的怜悯、慈爱与伟大，犹太人看到的仅是我的忍耐与救赎，他们仅是看见我的很少很少的灵的作工，甚至他们所明白的仅是你们所听见、所看见的万分之一，你们所看见的超过他们中间的祭司长。你们今天明白的真理高于他们，你们今天看见的多于律法时代的，也超过恩典时代的，你们经历的更超过摩西与以利亚。因为以色列人明白的仅是耶和华的律法，看见的仅是耶和华的背影；犹太人明白的仅是耶稣的救赎，得着的仅是耶稣赐给的恩典，看见的只是犹太家族中耶稣的形像。今天你们所看见的有‘耶和华的荣耀’‘耶稣的救赎’与我今天的所有作为，又亲耳听见我灵的说话，领略了我的智慧，认识了我的奇妙，得知了我的性情，而且我将我经营计划的全部又告诉给你们。你们看见的不仅是慈爱、怜悯人的神，而且看见了满有公义的神，看见了我的作工奇妙，也认识了我满载烈怒、威严，更知我曾将震怒倒在以色列之家，今天又临到了你们。你们明白我在天的奥秘超过以赛亚，又超过约翰，你们比历代圣徒更知我的可爱与可敬。你们所领受的不仅仅是我的真理、道路、生命，而是高过约翰的更大的异象与启示；你们明白了更多的奥秘，也看见了我的本来的面目；你们接受了我的更多的审判，对我的公义性情更有认识。所以说，你们生在了末世，但你们明白的是先前的与以往的，也经历了今天的，而且是我亲自作的。我对你们的要求并不过分，因我给你们的太多了，你们在我身上看见的也太多了，所以要求你们向历代的圣徒为我作见证是我的唯一心愿。”（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论到“信”，你怎么认识》）

“你们经历的、看见的是高于历代圣徒、先知的，但你们也能将我见证得高于历代圣徒、先知的言语吗？”这话有经历、有体尝吧？历代使徒他们想得到的是什么？他们想不想得着神的话语？（李四：想。）他们想不想做神的知心人？他们想不想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想不想？（李四：想。）他们能知道吗？（李四：不知道。）你有什么证据说不知道？（小林：因为神没有作这步工作。）你能不能看见他们没有体尝、没有得到？看见看不见？（小林：看不见。）咱知道有好多先知说了好多预言的话，是吧？（李四：嗯。）预言是从他嘴里说出来了，但他都不知道预言里边说的是什么意思。（李四：只是神开启、启示他，让他说出来了。）他只是传达一个预言，但是预言里边的真实含义他都不知道，一个先知一辈子他能传达几句话呀？（李四：传达不了多少。）传达不了多少，预言说不了多少。咱今天看到的是多少？百万字！咱今天看到的神的话几百万字，是吧？（嗯。）几百万字，而且是白话文，有哪句话你听不懂？（小林：都能听懂。）咱有一个最大的优越条件是什么？咱最大的优越就是咱是中国人，那是世人都比不上的优越条件，因为神道成肉身来到了中国，神说的是白话文，用中国的语言表达出来了，你可以完全地理解。外国人呢？即便都是末世的人但是他没有你有福气，因为翻译以后的话不好理解了，所以说神是亲自带领你！站在刘志的这个位置上相对比外国人，哎呀，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表达了啊！“我刘志一个驴，穿上了人皮，还来到了神前，神亲自把我带领，还用中国的言语用白话文带领我”，刘志，你说还让我说啥呢？历代使徒都没有听过的、没有经历过的、没有看见过的，高于历代的使徒、先知，是高那一点点吗？神让他说了预言，他不知道什么意思！今天，神不仅给你说了，还要怎么呢？还要掰开了说、揉碎了说，再给你摆设环境，再有祭司弟兄带领，然后我又给你解说，你说吧。“你们经历的、看见的是高于历代圣徒、先知的，但你们也能将我见证得高于历代圣徒、先知的言语吗？”做了个对比。神给你的是什么？你给神的是什么？做一个对比，发现了什么问题呢？这一句话是不是侧面对咱的一种审判呢？（嗯。）你的良心理智呢？你有良心吗？你有理智吗？给了你这么多。“但你们也能将我见证得高于历代圣徒、先知的言语吗？”刘志，给了你这么多，你见证神能不能高于历代先知、使徒，能不能高于保罗？（刘志：能。）咱看你怎么见证神啊！

小张听懂了吗？（小张：嗯。）你把你看到的，你经历到的见证出来，怎么见证呢？你能不能高于保罗呢？（小张：不能。）不能高于保罗？（小张：现在还不能，就人家受苦付代价这些现在都做不到呢。）但是你经历的、你看见的高于了谁呢？（小林：历代圣徒。）咱就谁也不要比，咱就比保罗。保罗是与神争夺冠冕了，咱是偷神的冠冕了。神给你的高于保罗了，但你还报给神的呢？“但你们也能将我见证得高于历代圣徒、先知的言语吗？”高于保罗，保罗是怎么见证的？（刘志：保罗是说我该打的仗打完了，该受的苦受了。）刘志是说我该盖的房子盖起来了，你说吧，你还让我当驴呢？小张，你经历、看见得多不多？（小张：多。）怎么多了？说句实在话。（小张：就解剖的这些，审判的这些。）经历了、看见了，是吧？怎么经历的呢？神话语的供应，祭司弟兄讲道交通的带领，然后神又摆设了各样的环境，又给你摆设了刘志。之前我问田宇你怎么就不说话呢？我记得田宇那时候说过一句话，田宇说“呀，有好多话刘志都替我说了，刘志说的话不是光他有，我也有，你给刘志解决的时候，把我的问题也解决了。”你说田宇聪明不聪明呀？刘志去捅马蜂窝，然后我看马蜂蛰不蛰人，借着刘志，我知道了马蜂会蛰人。这是不是神的恩待啊？这是不是经历？这是不是你看见的？这个看见是不是神给你摆设的？（嗯。）这是神的安排。“但你们也能将我见证得高于历代圣徒、先知的言语吗？”怎么高于历代圣徒、先知的？神不仅给你说了话，带领着你，还给你摆设了环境，还给你摆演员，我又给你解说，然后你又亲自经历、亲自体会，现在让你见证，你见证的能不能高于历代圣徒、先知呢？怎么就高于历代圣徒、先知了呢？你把你实际的经历见证出来，能把你大盗的经历给见证出来。

“我现在赐给你们的高过摩西，胜过大卫，我也要求你们的见证高过摩西，你们的言语高过大卫。”现在能不能看见一个生命进入的路途？死里复活，必须把你打死你才能复活。必须把你打得一无是处，什么都不是，打成地狱之子，真理才能进来。刘志是打也打不死，小张是打了不死，是吧？这次是打死了还是打不死？（小张：打死。）打死才

能看到自己一无是处，看到自己就是粪土，看到自己就是神的仇敌、就是该死的种类、就是地狱之子，这个时候你才能从宝座上下来，你才能把你的那些东西放下、清空，然后你才能寻求一条新的路途。信神这条路究竟该怎么走？省察一下自己的过去，反省一下。神要的就是见证，你怎么去见证，现在知道怎么见证了吗？说说你怎么见证呢？（小张：就是谈揭露解剖我的时候，我心里面的这些动态。）从中谈神怎么作在你身上的，神的奇妙作为，神怎样一步一步带领你，给你摆设了什么样的环境，你是怎么与神较量的。刚开始解剖你的时候，你搭理不搭理呀？你表面上的一种承认，想伪装、想克制。（小张：换取。）换取，就像人生一样，是吧？总不愿意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所以必须得打死，看到自己什么都不是的时候，才重新做人。你如果看见自己还有一点点希望的话，就不可能重新做人，不会去做人。（小张：还是表面的假象。）还欣赏自己了。神要求你的见证高于摩西，摩西干什么了？神让他吩咐磐石，他击打磐石，是吧？（李四：神让摩西吩咐磐石出水，可他击打了磐石，偷取神的荣耀。）摩西第一次击打磐石了，然后神就训练他了，第二次让摩西吩咐磐石，结果摩西没有吩咐。（没听话、没顺服。）从外边看没听话，里边还有个内涵的意思。你们都说他偷窃了神的荣耀了，这里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是因为他拥有了荣耀了，在第一次击打了磐石以后流出来水了，这个荣耀应该归给谁呢？（李四：归给神。）当时他归给神了没有？（李四：没有。）你打出了水，最起码你起来代祷也好，代替弟兄姊妹或集体起来赞美神也好，可是这些他都没有做，他还说了一句话，说了什么话？（小张：圣经上记载：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摩西、亚伦就招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民 20：7-12））听见摩西说的这话了吗？我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了。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了，这是不是神作的？可摩西的这一句话给人一个事实，是摩西击打磐石流出了水，接下来没有后文了，没

有把荣耀归给神，没有感谢赞美，就说了指责人的一句话，就完事了。（摩西是不是把他高举起来，站神的地位了。）这个还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你没有把荣耀归给神。磐石上流出了水，这水是从哪来的？你得告诉百姓，这水是从神来的！以前宗教界吃饭的时候还怎么呀？（李四：谢恩呢。）还得谢恩呢，是吧？（嗯。）所以神对他们说话了，“因为你们不信我”，摩西没有吩咐磐石，荣耀没有归给神。（小张：没有尊神为大。）没有尊神为大，尊神为圣。“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人家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什么话了呀？“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人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争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撒上 17:45-47）”而摩西他说了什么呢？“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就没有尊神为大，就没有把荣耀归给神。“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你今天还想进国度了，但是你还要当强盗，当大盗，你能进去吗？你没有称神为大呀，没有把荣耀归给神啊，你做什么都没有为着神。就说你今天发脾气了或者不发脾气这件事，在这件事上那怎么就是尊神为大，为着神呢？发脾气是因为什么发脾气？是为着神的作工，那因为什么不发脾气？也是因着神的作工。

有时候，你看见我该发脾气的时候，我发脾气了没有？（小张：没有。）我没发脾气。刚开始小张来尽本分的时候，他那个表现，我看见了没有？我看见了，我说了没有？我没说，我因为什么没说？是因着神的作工，是因着他的需要，是因着那个时候他的身量幼小，我要为他的生命负责，也可以说那个时候把小张当驴待了。昨天我一说刘志是驴，刘志直接就顶上了，所以说，我让刘志平衡点，我告刘志说我对谁不是把他当驴待了呢？我当时对小张是不是也是把王毅当驴待了呢？为什么是当驴待了呢？小张，为什么这么说？（小张：因为自己就是这样一个性子。）你刚来尽本分了，从生命的角度来说你经不

起修理对付，你还啥也不知道，异象啥也不透亮，还没有扎下根基，你说敢给你施肥？敢修理对付你？顶不住。一个是因着你顶不住，再一个就是你刚来尽本分了，你就配得着审判刑罚吗？配不配？（不配。）你不配得着生命供应，你刚来尽本分了，你得先做什么呀？效力者，你就是效力的，你就是帮忙的，你就是干活的。借着一段时间的经历以后，一方面你也长大了，再一方面你也效力了，你也付出了，因为你付出了，效力了，你才配得着神的恩待。审判刑罚那不是祸，那是什么？那是福、那是恩待，审判刑罚是恩待，我叫你刘志是驴，是恩待！刘志今天是来到我身边了，来到这儿作工了，我才这样对待你。如果今天你不来尽本分，你让我叫你一声驴，你说可能不可能？你给我钱让我叫你一声驴都是不可能的！不认识你，你是谁呀！

小林，昨天我看见了你那个表现，其实你那个表现是一次吗？经常性的，你去了哪儿都是叹气的，但是我说了吗？我不说，就像刚开始对待小张一样，是小孩子不能说。一方面是因着幼小，再一方面是不配听、不配得、懒得说，双重的原因。那你今天尽本分来了，你付出了，你干活了我也得给你点赏金吧！（小林：赏啥？）（李四：你干了活了，给你个赏金，就是给你个生命。）这就是赏金！你来神家干活不挣钱，只挣生命。生命怎么得来的呢？就是这么得来的。你来这儿干活来了，你的败坏流露让我看见了，我告诉你你的那些流露是败坏流露，你的这个败坏流露是什么东西？就是你生命里边的毒瘤、癌症。我告诉你这是什么癌症，然后我告诉你该怎么治，这是不是生命？把你的癌症一治，是不是得着生命了？这是不是公平公义呀？公平吧？你不来干活，你休想得着，你休想知道！小张如果不来这儿干三年活，就得不着这个“大盗”，你得不着这个冠冕，你就不可能认识你与神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的。刘志他不来这儿干活，他就得不着这个驴、得不着这个蛆虫，那你问问刘志什么是蛆虫？不知道！刘志跟随神二十年了知道什么是蛆虫吗？他只是知道蛆虫的这个字句，但蛆虫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蛆虫呢？不知道，直到今天这才知道了。借着经历、借着体验、借着交通知道了，这是公义！刘志有时候后悔了，不该来这尽本分了，刘志还羡慕那些在家不出来尽本分的人了，“哎，

看人家在家也不用挨修理、也不用挨对付，多好呀、多美呀！”他不出力、不干活，那他能得着什么？你在这儿还知道我是头驴，我是蛆虫，你问问他是什么？他说他自己是子民。刘志回了家了，弟兄姊妹说了，“来吧，得着啥了，给咱交通交通。”“呀，去的时候我是子民，回来的时候看见我是蛆虫、我是驴，这是我几年的干活换来的。”换来了蛆虫和驴高兴不高兴？这是对自己的一个真实认识、看见，你看见自己真实的问题，真实的病，这才能去根，这才能蒙拯救。实际不实际？（实际。）太实际了！

今天，我给你交通经历神话了，神话里说什么了？“我现在赐给你们的高过摩西，胜过大卫，我也要求你们的见证高过摩西，你们的言语高过大卫。”刘志，你说你今天得着的高于摩西了没有？（……）刘志答不上来。（小张：得着的高，做得不如人家，见证不如人家。）咱不要说字句，事实上你得着的高于摩西了没有？（小张：事实上没有。）事实上没有，因为咱得着的只是一个字皮。今天临到你的是一些话语，我和你说你是大盗，我和你说你是与神争夺荣耀，我和你说了这话，你是不是得着了呢？（是。）我和你说这些话的时候，临到你的是什么？临到你的仅仅是些试炼、熬炼。如果耶和华给你说你和我争夺我的权柄、荣耀，那下一句话是什么？那就意味着你不能进国度了，更甚至你这个人的灵魂体都不能存在了。摩西如果在击打磐石以前，他明白了这荣耀得归给神，人不能和神争夺荣耀，那他还能犯这个错吗？（小林：不能。）那时候谁和摩西说过“这荣耀得归给神，人不能和神争夺荣耀”这话呀？（小林：没人。）因为没人和他说，所以，摩西才能做出这个错事来。今天神借着周围环境，提前告你说了，我又给你解说了，而且临到你的仅仅是话语，那你得着的是不是高于摩西？（李四：得到的高于摩西了。）神说的话实实在在，咱得着的高于摩西。咱作为一个人，咱应该把荣耀归给神；咱作为一个受造之物，咱应该作衬托物，用自己的邪恶、悖逆做衬托来见证神，跟随基督、见证基督，是咱的一个本分。如果那时候有人和摩西说荣耀得归给神，他还能走上这个错路吗？所以说，用事实来说咱得着的是高于摩西的。但咱的见证呢？“我给你们百倍，我也要求你们还给我百

倍，要知道，赐人类生命的是我，接受我生命为我作见证的是你们，这是你们的本分，是我临到你们而且是你们当为我做的。”这是不是说得够明白了？神给你的是什么？（小张：生命。）神给你的是生命，神怎么就给你生命了？咱用自己的语言来说说生命是什么？（小林：生命就是存在。）生命就是存在，是吧？简单来说生命不就是活着嘛！神给你生命就是让你存在、让你活着，活下去，那你怎么就能活着，怎么就能存在呢？神的性情是什么？（李四：喜是一切正面事物的诞生与存在。）你是正义的就意味着是存在，如果你惹神发怒那就意味着不复存在，那就是灭亡。所以说你不要惹神发怒，你不要在神家当强盗、土匪，强盗、土匪那是将要灭亡的，不复存在的。那什么是义呢？做神的见证人就是义，你能做一个真正的受造之物，能活出神的荣耀来，能彰显神，这就是个正面事物。只要你做的是正面事物，神就让你存活下来，神就不允许你死，这是神的性情。所以说什么是生命？根据咱刚刚交通的生命往回倒一下，你要想剩存下来，要想活下来，第一步应该干什么呢？（小林：做神喜悦的事。）那怎么才能做到神喜悦的事呢？（小林：做一切正义的事。）你得做正义的事，那你怎么就知道是正义的不是正义的呢？从神话里面找着什么是正义的，什么是邪恶的，你能看见什么是正义的事，你就知道什么是生命。人被撒但败坏了以后，你所做的一切都是邪恶的事，所以你本应该是该死的，但现在你还活着，这仅仅是因着神的恩典，这不是生命，在作工结束完了以后，还有没有恩典？（小林：没有。）没有恩典了，那面临的将是神的公义，公义是什么呢？是义的剩存下来，是恶的下地狱，分开了。也就是说在作工结束的时候，在神即将结束恩典的时候，你如果能够站正义了，你就是剩存下来的，如果你还是作恶的，那就意味着你就是下地狱的。神话是真理、道路、生命，神话是真理这个好理解，因为神是主宰者，神所发表出来的肯定就是真理。真理、道路，什么就是道路呢？就是你的言行举止是按着真理去做的，真理成为了你的人生道路，那你得着的是什么？（小林：生命。）得着的就是生命。好了，这个生命是怎么得来的？理解了吗？（小林：嗯。）神给你的是什么？神赐给你的就是真理、道路、生命，那你还报给神的应该是什么？（小林：见证。）见证就是你的活出，从外表来说神说是见证，其实就是你的活出，你能活出正义了那就是见证。

你看神的话说：“我以天上飞翔的小鸟为观赏之物，虽然其在我前并未立心志，也并无话语来‘供应’我，但其能因着我给予其的‘天地’而得以享受，但人却做不到这一点，人都是满面愁容，难道是我欠下人一笔不可奉还的债吗？”（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三十四篇》）神交通了，神仅仅是给了小鸟一个什么？一个可以自由飞翔的天空，它就可以荣耀神。为什么说它是在荣耀神呢？小鸟在天空任意飞翔，你看见小鸟哭了吗？看见小鸟忧伤了吗？（李四：没有，无忧无虑。）你看见的是小鸟叽叽喳喳，嬉笑、逗乐、玩耍。你看见狗哭了吗？两只狗它是在玩耍、是喜乐。喜乐代表什么？（荣耀。）荣耀、赞美，国度里边没有忧伤、没有眼泪。神仅仅是给了小鸟一个天空，它就能荣耀神，所以它就能存在下去。那咱今天呢？给了你什么你得能够见证出来。为什么说征服工作是剥夺呢？你要钱财把你的钱财剥夺了，你荣耀不荣耀神？你说“我的钱啊……”，把你的亲人剥夺了，“我的儿啊，我的爹啊，我的妈啊”，你忧伤的眼泪出来了，这是不是荣耀啊？（李四：这就成了埋怨了。）埋怨了，“我的天啊，我的天塌了呀，让我以后怎么活啊？”他凭谁活着的啊？他不是凭神活着，他是凭着神给他的一个伙伴活着，这就是羞辱神的，这就不配活着，这就是该死的，这就是没得着生命。小林尽本分了，让他倒了倒车，不给他出钱，他就在那儿“哎呀”，发埋怨了，还得去倒车，就让他倒个车都发埋怨了，你说，还让小林去干什么呢？不愿在这儿，你走吧走吧，下地狱，随便自由，你想干什么干什么去吧。如果你明白了尽本分这是荣耀，这是我该尽的本分，你想埋怨的时候，还敢埋怨吗？不能埋怨，还得见证，“呀，我倒一下车就能活着，这是多大的福分啊！”习近平站多高的地位，一年挣多少钱，你说他能活下来吗？（小林：活不了。）哎，你看着他怎么呢？他还不如我了，我在这儿倒了倒车我就能活下来，是不是高兴喜乐？（小林：嗯。）下一回别说人家别人说你什么了，就是骂上你两句，你也是高兴喜乐的，骂我两句我也能剩存下来，怎么不高兴呢？这就是生命。神赐给人是生命，而你还给神的是什么？哎，让你作的仅仅是个见证，让你还给神的是个见证，这个理解了吧？（小林：理解。）

“要知道，赐人类生命的是我”，赐给人生命得有个过程，这个生命是怎么给你的？借着什么给你的？（尽本分。）单是尽本分吗？尽本分就能得着生命？（李四：借着揭露解剖。）只有借着审判刑罚才能看到你的悖逆、看到你是蛆虫、看到你是衣冠禽兽，看到你是衣冠禽兽了，你才能刹车、你才能勒马回头，不能这样做了，重新做人，这是不是才得着生命了？这个生命怎么给你的呢？借着审判刑罚、试炼、熬炼，才能得着生命。“接受我生命为我作见证的是你们，这是你们的本分，是我临到你们而且是你们当为我做的。”刘志，刚才我给小林交通的时候，你听明白了没有？（刘志：嗯。）也就是说，我就专负责踩你，我就专负责羞辱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我负责羞辱你，你负责尽本分，见证神！我踩你呀，你不能高举自己，你得高举神，知道了吗？“我将我的一切荣耀都赐给了你们，我将以色列选民未曾得着的生命赐给了你们，你们理当为我作见证，理当为我献青春、舍性命。”生命都得献给神、青春都得献给神，你还告我说你丢了面子了？“我将我的荣耀赐给谁，谁就得为我作见证，为我舍命，这是我早命定好的。”就是说我揭露解剖谁，审判刑罚临到谁，谁就应该为神作见证。

81 神的心意你们该明白

1　你们今天所承受的高过历代的使徒、先知，甚至高于摩西、彼得。福不是一天两天得着的，得付许多代价，得具备被熬炼的爱，具备极大的信心极大的信心，具备神所要求达到的许多真理，而且能面向正义，不屈不挠。

2　有至死不变爱神的心，需你们的心志，需你们生命性情变化，你们的败坏得医治，接受神一切摆布，不埋怨，甚至能达到顺服至死。他既赐给你们，也必向你们索取，他必向你们提出合适的要求。

3　从此看见神为什么高标准、严要求，所以你们对神要充满信心。总之，神作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们能有资格接受神的产业，与其说为了神的荣耀，不如说是为了拯救你们。

4　为了成全这班在污秽之地受害至深的人，神早已忍受了所有人所没有忍受的痛苦，神早已替人受了更多的屈辱，还有什么能比神的心意更重要？还有什么能高于神的爱？还有什么放不下的？

5　神在此地开展工作已是难上加难了，若是人再明知故犯，神工作就得拖延时间了。神不受时间的限制，他的工作、他的荣耀第一。他不管多长时间，只要是他作的，他就不惜任何代价，这是神的性情——不成不罢休！这是神的性情——不成不罢休！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像人想象得那么简单吗？》

76　末了的一代是有福的一代

1　人能够发现神可爱，能够在今天这个时代来寻求爱神之道，而且都愿意接受今天国度的操练，这全数是神的恩待，更是神的高抬，一想到这儿，我就倍感神的可爱。真是神爱了我们，不然的话，谁能发现神的可爱呢？从此，我才看见，所作的工作全部是神自己亲自作的，人都是受神的引导支配的，我为此而感谢神，愿弟兄姊妹能与我同声赞美神说：愿一切的荣耀全部归给你——至高无上的神自己！愿你的荣耀更加增多，显明在我们这班被你拣选、被你得着的人身上。

2　万世以前神便预定了我们，而且要在末世得着我们这些人，从而让宇宙万物都从我们身上看见神的全部荣耀，因此，我们都是神六千年经营计划的结晶，是神在全宇工作的模型、标本。事到如今，我才发现，神对我们的爱究竟有多少，在我们身上所作的工、所说的话就超过在历代以来的百万倍，就是在以色列、在彼得身上，神也未曾亲自作这么多工、说这么多话，足见我们这班人真是蒙了特大的洪福，历代以来的圣徒无人比得上。所以神一直说，末了的一代是有福的一代。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路……（四）》

交通工作安排（一）

工作安排交通："随着各种灾难逐步降临，并且越来越大，推动了国度福音的扩展，各国各方寻求考察真道的人也逐渐增多，各国的新人教会也逐渐增多。因此，教会的浇灌供应工作就尤为重要。单靠浇灌人员交通真理，很难达到最佳果效，唯有多多做好异象真理浇灌的讲道视频，才能完全彻底解决问题。现在，独唱诗歌视频已经够多，经历见证视频已经够多，神话朗诵视频已经够多，唯有讲道视频太少。如果把讲道视频再做得够多，浇灌教会的工作就能完全达到果效了，这对福音扩展工作就更有利了。为了解决这个难处，那就需要将各方面异象真理必须交通清楚、透亮，然后做成视频来浇灌教会，这样才能达到更佳果效，使新人在真道上尽快扎下根基，这是当务之急。这就需要发动神选民，凡是明白异象方面真理的传福音人员、文字组人员与带领工人，都要操练写异象真理的讲道稿。先把异象真理的一百个讲道稿尽快写出来，如道成肉身、三步作工、末世审判等各方面真理，这些都是浇灌新人最关键、最重要的异象真理。每一项真理都可

以有多个人来写，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风格、举不同的例子来写，不怕重复。每一方面的异象真理至少得有十来篇的专题讲道，这样才能把各方面的真理交通得比较完善、具体、透亮，才能使各国新人尽快在真道上扎下根基，达到能传福音见证神，这样极有利于国度福音的扩展工作。”（摘自《上面的工作安排·必须作好眼前最关键的工作》）

从祭司弟兄下发的工作安排里看到，祭司弟兄作工超然不超然？（李四：不超然。）为什么说不超然？祭司弟兄下发的这份工作安排题目是什么？《必须作好眼前最关键的工作》眼前最关键的工作是什么呢？好长时间了祭司弟兄没有下发工作安排，这回突然间下发工作安排，而且告诉你说是眼前最关键的工作。眼前最关键的工作是什么呢？祭司弟兄怎么知道这是眼前最关键的工作的？为什么谈这个话题？一方面是让咱去认识，一方面是操练咱的路该怎么走。你看祭司弟兄他是怎么走的？祭司弟兄看现在要作什么工作了？它是根据什么呢？（李四：根据圣灵的引导。）祭司弟兄说的话代表着圣灵作工的动态，是吧？（李四：嗯。）那圣灵作工的动态是什么？超然不超然？（李四：不超然。）祭司弟兄是根据什么作工的呢？他是观察。第一句话就给你说清楚了，“随着各种灾难逐步降临，并且越来越大”，咱是不是都看见了？（李四：对。）那也就是说祭司弟兄他也是看见了、经历了，看到了、经历了、体验到了，就观察到了圣灵作工作到哪儿了。祭司弟兄作工不超然，说这句话的时候也就是带领咱去观察、体验、经历，圣灵怎么带领你，让咱体验圣灵带领的这条路，观察天下动态，看圣灵作工作到哪儿了，正在作什么呢？观察天下动态，就能知道圣灵正在作什么工作，你知道圣灵在作什么工作，你就知道该配合什么工作了。大灾难降下的时候是神作工结束的时候，是定时炸弹爆炸的时候，是大传福音的时候，是转折的时候，这个能确定了吧？（李四：嗯。）也就是说随着灾难的降临，并且灾难越来越大，推动了国度福音的扩展，各国各方寻求真道的人逐步增多，各国的新人、教会逐步增多。神说：“所到之处都撒下了各种‘灾种’，这是我作工的一种方式，无疑对人是一个拯救，对人所施的仍然是慈爱的

一种。”（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第十篇》）为什么神所到之处都撒下了各种灾种？（李四：因为人都是被迫寻求真道的。）被迫寻求真道！神降下各种灾难是让你来寻求了、寻找了！咱看新闻了，你看看全世界各种灾难降下来了，各种灾难降下的时候，就能体尝到神的作工已经作到哪儿了？作到全世界了，海外各项工作都已经有了配合神作工的人员了，各国的人都要来寻求真带领了，就等着你们去牧养、带领他们了。这就是你能根据现在的这些灾难得着一些信息，知道圣灵现在正在作什么工作，这就是天上的卫星电台和你接通了。你知道圣灵正在作什么了？那你就该干什么了？你有负担有责任，那你就会揣摩我现在该干什么呢？我的责任、托付是什么呢？这就是眼前最大的工作。我给你交通这个你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吗？（田宇：嗯。）这是要干什么呢？带着你走圣灵带领的路。你要知道神说：“以后就是各人都在圣灵的带领之下走自己该走的路。”（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当怎样走末了一段路》）根据神话，“我在地上施行了我的权柄，展开了我全部的工作，在我工作的一切反应全在地之上，人不曾在地来摸着我在天之上的动态，都不能细摸我灵的运行轨迹，多数人只摸灵外的细节，却不能体察灵中的实情。”（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十七篇》）“神天天作新事，但人不曾觉察，人不注意在灵界的动态，因此不能看见神的新工作。”（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说话的奥秘揭示·第十五篇》）看外界灾难倒下，就知道圣灵作工作到哪一步了，神要作什么工作，神下一步要作什么工作，因为将来是圣灵带领着你走以后的路。那个时候人都进入正轨了，消极地越消极，积极地越积极。你进入正轨了，你就知道信神这条路怎么去走了，你就会去体验、经历神的作工了，你就和天上的卫星电台接通了，你越走越觉得神真实地存在，越感觉到有神的带领；摸不着神的人是越走越模糊，越摸不着神了，越感觉不到神的存在，这就形成了两极分化，两类人就分开了。你看见灾难都正式降下来了，你就应该知道将会有大批的人都来寻求真道。因为什么呢？因为人没有生存之路了，人要想剩存下来就必须得寻求真带领。一说主动寻求真带领，这就不需要你去传他们去了，而是需要你去牧养、带领他们。你要牧养带领他们，那刚进来的人第一个牧养的是什么？（异象。）你不可能直接把他们带到实际经历里头，是吧？（嗯。）你现在是在走生命经历这条路了，你生命进入呢，但他们还达不到，他们需要装备的是

异象，所以你要给他们浇灌异象方面的真理。现在我带着你生命进入呢，这是要干什么？这是吃喝呢，是吧？（李四：嗯。）你吃喝上是要干什么呢？（田宇：实行了。）吃喝上是让你实行呢？实行是你得着生命了，你就知道得生命？你还得舍去呢呀！你只知道要得，不知道舍，这不是割草喂瞎驴呢，给你吃上、供应上，是要干什么呢？你还得去作工，你还得去带领人。我带着你生命进入，最起码你带领不了他们生命进入，你还不能带领他们异象吗？你带领他们异象，等我在这儿揭露解剖了你以后，你自己会走了，你会生命进入了，这个时候他们的异象也就吃喝完了，是不是你又开始带领他们生命进入了？这是不是神的工作一环紧扣一环？一步不差。咱不能只吃喝不干活，你不要说，“我干活了呀！我背麻袋了呀！”那个不叫干活！那什么叫干活呢？只有你去作工，你去带领他们生命进入，这才叫干活。之前别人浇灌你也好，你自己装备也好，现在是让你倒出来。这句话在神那边是怎么说了？倒嚼，是吧？（嗯。）就是让你去倒嚼、加深。在神作工的步骤里边那句话是怎么说了？（先走马观花，再经历细节。）（求真求细。）神说：“……他作工是按照先走马观花再进入细节然后求真的这种倒嚼的方法，给人一个措手不及。”（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关乎神作工的步骤》）就像刚才李四说的，这十方面讲道稿的问题他也糊了，不透亮，他也不知道怎么答，所以在你带领别人的时候，是不是让你在这方面求真求细呢？（李四：这是神的智慧。）

工作安排交通：“写讲道稿不要太长，字数在三千到八千字之间，做讲道视频一般是十五到三十分钟左右，如果做得再长，人就不愿意看，效果也不好。一篇好的讲道稿必须要开门见山、直截了当，绝不能啰唆、太绕，必须得抓住中心，抓住关键点、要害点，把一方面真理交通透亮，能达到果效就可以了，鸡毛蒜皮、无关紧要的话可以省略不说。不管谈论什么话题，得学会围绕中心、关键点说话，只要把两三个要害点说清楚了，就能完全解决问题。比如，谈怎么认识基督，第一个要害点就得谈谁是基督，基督就是救世主，再谈基督的实质就是真理、道路、生命，能发表真理的才是基督，不能发表真理的即使是名人、伟人也不是基督，然后再谈只有基督能拯救人，信渺茫的神不

能蒙拯救，只有跟随基督、见证基督，才能得着真理、生命。这三点最重要、最关键。另外，再揭露人错误的观念想象以及人对待基督的态度，并加以解剖，使人醒悟过来，能放弃观念。不管基督的人性怎么普通正常，但他能发表真理拯救人，所以他就是真理、道路、生命，不能接受末世基督、顺服末世基督的都得沉沦灭亡。最后，也可以捎带着谈点怎样分辨真假基督，但不能谈太多，因为这不是中心。若专门写如何分辨真假基督的话题，就可以具体、系统地交通。写讲道文章应该抓住原则，必须懂得以什么为中心、什么是重点，这最要紧。如果抓不住主要的三四方面，尽写些无关紧要的话，那就不是合格的讲道稿了，即使写出来也达不到好的果效。另外，这类异象真理讲道稿是专门解答各国新人的难处、问题，最好用生活语言，说点实在话、心里话，别说书面理论，语言精炼，突出重点就行。把这几条原则运用好了，写出的讲道稿才算合格，才有力度，才能达到更好的传福音见证神的果效。”（摘自《上面的工作安排·必须作好眼前最关键的工作》）

从这两段话里你看到了什么？祭司弟兄围绕的是中心，时刻不离开中心。第一段告诉你一个大的方框，就是现在主要作的是什么工作呢？那就是要见证。见证什么呢？异象。新人要进入的肯定是异象吧？那异象主要是作什么呢？写文章。紧接着第二段是告诉你写文章的要求、标准。你看祭司弟兄下发的工作安排，祭司弟兄写的文章里面有层次感，思路明确，有重点。文章准确到三千到八千字，讲道视频是十五分钟到半个小时左右，是吧？（嗯。）也就是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不绕，要让人听明白，并且这是一个方框。接下来又说什么？写的内容，是吧？（嗯。）鸡毛蒜皮的事不写，啰唆话没有，抓住关键点，见证这三个要害点，主要是把这三个要害点说清楚。“第一个要害点就得谈谁是基督，基督就是救世主，再谈基督的实质就是真理、道路、生命，能发表真理的才是基督，不能发表真理的即使是名人、伟人也不是基督”，关于基督咱那个时候是怎么交通的呢？什么是基督呀？道成肉身的人子称为基督。“然后再谈只有基督能拯救人，信渺茫的神不能蒙拯救，只有跟随基督、见证基督，才能得着真理、生

命。”第一个就是谁是基督，这是单独的一个要点，是吧？（李四：嗯。）那第二个基督是救世主和再谈基督的实质就是真理、道路、生命，能发表真理的才是基督。这一句话是两个要点还是一个要点？（两个。）确定吗？这是一个要点。你看这句话，基督是救世主这是个轮廓，后边这个是阐明。基督是救世主，为什么说基督是救世主呢？再谈，基督的实质就是真理、道路、生命，是因为基督是真理、道路、生命，所以才说基督是救世主，这是一个话题。第一个是谁是基督？第二个谈的是基督是救世主，是因为他是真理、道路、生命，只有发表真理的才是基督，那名人、伟人发表不了真理，他不能称为基督，第二个要点就完了。第三个只有基督能拯救人，也就是说基督怎么拯救人呢？“信渺茫的神不能蒙拯救，只有跟随基督、见证基督，才能得着真理、生命。”你看后边这一句，“只有跟随基督、见证基督，才能得着真理、生命。”这是不是完全是三个概念呢？（李四：嗯。）刘志，想不想得真理？怎么得真理呢？（刘志：跟随基督。）跟随基督、见证基督，才能得着真理。所以说我一直说你不见证基督，我一直踩你，对不对呢？我踩你是不是让你见证基督呢？（刘志：嗯。）该不该踩？（刘志：该。）踩你不就是为了让你得真理吗？你要想得着真理蒙拯救，你必须得跟随基督、见证基督。什么是跟随基督呢？跟随基督的表现是什么？怎么才能称为跟随呢？田宇？（嗯。）来，说说这个跟随。（田宇：说扩展福音了，你就该写文章了。）从字面上来说简单地不能再简单了，你让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这不就是跟随吗？咱不能从字面上说这句话，应该说进深一层的。（田宇：神的工作作到这儿了，你就跟随到这儿了。）这是个宏观的。咱今天要求真求细了，咱不能说外表的跟随。

真实的跟随，怎么算是真实的跟随呢？刘志跟随我了没有？小张跟随我了没有？（小张：通过揭露解剖才能够跟随。）还要解剖？（李四：明白神的心意，体贴神的心意才叫跟随，不明白的时候那是外表的跟随。）体贴、明白那叫爱神。（小张：你让我干什么我干什么，这就是跟随。）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这就叫跟随了？你那是外表的跟随。我现在问的是你真实的跟随。你在搞对象的时候，对象跟

随你的时候或者你跟随对象的时候，你跟随的那个表现和现在跟随我的表现一样不一样？（小张：那肯定是处处为她着想。）那是不是才叫跟随？这边拉过来一个小羊羔了，大羊羔在那里咩咩咩地叫，那叫什么？（跟随。）李四，叫不叫跟随？（李四：不叫。）那叫什么？（李四：外表的跟随。）那叫模仿、假冒，是一种外表的跟随、做法上的跟随。真实的跟随，咱以前看见那个追星族，是吧？明星来了见了两次面人家走了，车过来泥点子溅在他衣服上边了，他洗不洗？（李四：不洗。）那是珍贵的泥点子。那叫什么？（小林：跟随。）跟随、崇拜、仰望、死心塌地的，泥点子都不让洗，那叫真心的跟随。如果说刘志是一个跟随我的人，你说我踩他一脚，刘志会怎么说？（李四：高兴。）（小张：踩得好。）这个脚印我不能洗。彼得跟随主耶稣了，主耶稣说他，撒但你退我后边去吧！彼得记住这句话了没有？（李四：记住了。）记住这句话了。他不是把这句话记成仇恨，他把这句话当成什么了？（李四：成为失败的教训。）当成了动力，成为了内心的亏欠、内疚、责备。那刘志我踩他一脚，他说什么？我走呀！用神的话说什么叫跟随呢？四个字忠心、顺服。忠心与顺服就代表着跟随。你忠于谁，就说明你要跟随于谁，你顺服于谁，你顺应于谁。你说一个泥点子溅到你身上了你都珍惜了，你都舍不得洗，你说他要是给你提出一个要求来，他是不是满口答应了？（李四：是。）你说我提出一个要求来，刘志会不会满口答应？那就打折扣了。刘志说："只要你不伤我的脸面我可以答应；只要我的肉体不受伤害，我可以答应。"这里边是什么呢？这就有了条件了。神话说："所谓的'爱'是指纯真无瑕的感情，用心来爱，用心去感觉去体贴；'爱'里没有条件，没有隔阂，没有距离；'爱'里没有猜疑，没有欺骗，没有狡诈；'爱'里没有距离，没有任何掺杂。"（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爱里没有条件，没有隔阂，没有要求。神说："你应知道，我打败撒但的见证在于人的忠心与顺服，我将人彻底征服的见证也在于人的忠心与顺服。"（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论到"信"，你该怎么认识》）打败撒但靠的是人的忠心与顺服。今天你怎么做才算是跟随基督呢？主耶稣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太 7:22-23）为什么耶稣不认识他

们？因为他们不是跟随基督的人。咱现在跟随基督了，基督给你说的一切的话你能实行，这才算你跟随基督了。基督所说的话你打了折扣，那不算实行，不算跟随，不叫跟随基督。见证基督，不仅是跟随还得见证。

那天我和刘志说了一句话，我又给刘志加了一个罪名，加了一个什么罪名呢？刘志告诉我说我就不知道我有这么大的罪，现在知道了吗？（刘志：知道了。）什么罪呢？（刘志：盗窃罪。）那天我给小张交通的时候，我说小张是什么呢？大盗。小张误解了这个大盗，他理解的是说话的语气、声音太大，我说你理解错了，你把我的意思全部歪曲了。今天又遇了个刘志，我还以为刘志听懂我的交通了，我说刘志是强盗。刘志理解成什么了？（刘志：我理解的是我只是认识到我是个强盗，如果你在世上犯了强盗罪是要判你的刑的，如果你是惯犯，像强盗、抢劫、偷这种现象……）你听刘志说什么呢？“我知道你交通的什么意思，但是我不知道我在神家会被判刑。”（刘志：我不知道偷窃神的荣耀的话，神家会执行行政处理。）你知不知道在世上当强盗是要判刑的？（刘志：如果没有这个行政的临及，他就不把这个当一回事。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你这么一说，我认识到，哦！现在临到我的只是话语并没有事实，我活了四十多年，快五十的人了偷取了神的荣耀……）不是偷取，你是争夺、抢夺，你是强盗。你抢的不是土豆、红薯、山药蛋，你偷取的是什么？（李四：神的恩典。）偷的是神的恩典？（小林：荣耀。）你偷的是荣耀，你和神不是偷荣耀，你是和神抢荣耀。这个荣耀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吗？就我刚才给你说的这个荣耀，不是土豆，不是山药蛋。你说我在神家偷点钱花，你偷点钱花，在我这边看、在神这边看还是小事，你偷的什么厉害呢？（李四：神的荣耀。）因为神来在地上拯救人，神要得着的是荣耀，可刘志呢！“我偷、我抢夺的就是荣耀，别的我还不要，你要让我舍钱财，我可以舍上，钱财我不偷，哪怕我给你点钱财呢？钱财我不要，家庭我也可以撇弃，但是这荣耀、这脸面我不能放下。神你看的是荣耀，你要的是荣耀，我也看的是这个荣耀”，你是和神争夺荣耀。我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在神那边看神要荣耀，你非要与神争夺荣耀，所以

说你这个强盗抢的不是土豆、山药，你抢的是什么呢？（李四：神的荣耀。）你抢的是神的心肝宝贝，是不是神的心肝宝贝呢？（嗯。）他得不着神的心肝宝贝不罢休。刘志说我活了几十年，我就与神争夺、抢夺了几十年，刘志说话还对自己处于一种保守状态。神不在乎你以前怎么样，神看的是什么？你现在怎么样？我说刘志你现在是强盗，刘志说："你说我是强盗，我知道了，我认识、承认了。"我说你承认你是强盗了，但你停止你强盗的行为了吗？停止了吗？你还要继续做强盗，这才是一个罪，罪大恶极。你明知道你是在与神争夺荣耀，但你还要继续做强盗，为什么还要继续做呢？因为你一直说我认识到了、认识到了，但是你真认识到了吗？就像一个法官说什么呢？"你杀人了。"你说："嗯，我知道了，我杀人了。"并不等于说你再不杀人了，你再不抢了。你只是承认你是杀人犯，你是强盗，你没有说一句"我不抢了，我不敢抢了，我不能抢了"。本身你抢了就已经犯罪了，在世上就应该判刑了，甚至就是枪毙了。在神家呢！天规诫命更不会放过你的，你更是该死的，该死倒也罢了，你还要继续当强盗，你说你是不是该死加该死？这里说"只有能跟随基督、见证基督，才能得着真理、生命"，所以我在这里说刘志，先不说你跟随不跟随基督，就说你在这里见证基督了没有？你见证的是你自己，那你怎么能得着生命呢？你要怎么见证基督呢？跟随基督、见证基督是受造之物的本分吧？（李四：嗯。）你应该怎么见证基督呢？（田宇：用自己的悖逆来衬托神的公义，衬托神的圣洁。）衬托物，让你做一个衬托物。什么是衬托物呢？世上常说的衬托是红花需要绿叶来衬托，是吧？（嗯。）那神的公义应该借着刘志的污秽来衬托，可是刘志承认他污秽吗？刘志就不承认他是衬托物，他怎么能见证神呢？必须让你来衬托，就是必须把你认清楚。刘志今天和我说了个什么呢？我就不知道什么是个蛆虫，为什么神要说人是蛆虫呢？怎么不说个好的呢？他不理解什么是蛆虫。衬托物，拿你的污秽、邪恶来衬托神的圣洁、公义，必须让你去认识、见证出来你怎么个污秽了？怎么个邪恶了？怎么与神争夺荣耀了？怎么成了撒但的孝子贤孙了？怎么是大红龙的子孙了？我和刘志说什么了？撒但是要干什么了？撒但怎么被神打到半空中的？（李四：它与神争夺荣耀，它要与至圣者同等、平起平坐。）你说刘志今天还要与至圣者平起平坐了，应该把你这个野心、把你这个强盗打倒，用这个强盗来衬托神的公义，让你去认识、恨

恶、弃绝，我怎么是这个东西呢？让你来背叛他，来衬托神的公义，这才叫见证。

如果你能做到跟随基督、见证基督了，那你就能得着真理、生命了。为什么说得着真理、生命了？你在衬托的过程中是不是就认识了基督的圣洁了？认识了基督的性情了呢？（是的。）那你是不是就得着生命了呢？如果你自己连强盗都不承认，你连什么是强盗都不知道，你连什么是荣耀你都不知道，你抢夺了你还不知道，你怎么能得着生命呢？（刘志：老师交通的这个我也明白一点，人的活出就是贪婪，那个地位心，败坏、邪恶各方面看着可恶心了，人的败坏性情可恶心了！就和厕所里的蛆虫一样，人见了就感觉恶心。如果咱要是不变化的话，咱的活出就跟那个蛆虫一样，人人见了都恶心。）刘志原来不知道神为什么说人是蛆虫？那两天给他交通以后才知道他为什么是蛆虫？小林，刘志的交通你听懂了没有？（小林：听懂了。）说说。为什么说他是蛆虫？（小林：因为人经撒但败坏以后，一切的东西全部都是与神、与真理是敌对的，人自私、卑鄙、无耻、邪恶。）小张听懂了没有？你看刘志的所做所为，你说我是什么感觉？（恶心。）你说你用你的一颗真心、一颗诚心去帮他，去救他，他呢？（抵挡。）（不理解。）世上人说的那句话是一个热脸贴到冷屁股上了，我是揭露他，我说的是一个真相，是吧？我说你是一个驴，这是一个真相，可是他说我是踩他，是欺负他，他老想听好听的话，他想与神争夺荣耀是吧？（嗯。）刘志想让我给他带个高帽子，你说我看到他的言行举止，我不管交通多少，他听不听我的话呢？（李四：不听。）他不听我的话，他老是我我我，我是什么感受呀？我看到难受、恶心，你说我看到你都难受、恶心，神看到呢？（一样。）我看到你还恶心呢，你说神能不恶心吗？这就是感受、体验、体尝。神说神来在地上就像来到猪圈，你体尝不到，你感觉不到，因为你不知道这是邪恶。这是我跟你说了刘志是个强盗，小张是个大盗，我要是不交通出来你认为他是强盗、是大盗吗？（李四：不认为。）刘志认为他犯了掉脑袋的罪了？该判死刑？是死囚犯？刘志在那儿受委屈了，“呀！我在这儿辛辛苦苦地干活，最后你一口一个‘驴驴驴’，我听了心里难受得不

行呀！”我说刘志呀，我叫你驴，我说你是驴是对你极大的高抬与恩待，你说是不是高抬与恩待呢？（嗯。）你这个做法就不合格，你应该是死囚犯呀！你要是在世界上，你大强盗抢了人家的东西还应该是死囚犯呢！死囚犯是不是应该在人家的强制下干活呢？那你干活吗？不干活先蹬你两脚，那这个死囚犯他能顶住一个驴顶不住？（顶不住。）那今天刘志做的这个事情是不是就等于一个死囚犯？（李四：嗯。）我没有把你当死囚犯待，我还和你交通真理，我还借着这个去帮助、扶持你，我能和你交通真理，帮助、扶持你，我是把你当成了什么？我话是说把你当成驴了，实际上我可能对驴弹琴吗？我没有把你当驴待呀！临到你的仅仅是一些话语，没有事实临及，而且我今天说刘志“驴驴驴”，说你是个驴，其实你还是穿着人皮的驴，光说穿着人皮的驴，这是不是神对你极大的高抬与恩待呀？你以后变不变我不知道，就说你现在的这种做法、这个表现是什么？是不是完全就是一个驴？（嗯。）按神的性情这是不是应该给你穿一个驴皮呢？所以说现在还没有给你穿驴皮，已经是对你极大的高抬与恩待了。按神话来说这是不是一个提拔呢？提到半空中了，把你从驴堆里边提到了人群里边。呀！刘志，你该不该感谢赞美神？刘志原来一边干活一边流着泪，痛苦得不行，说我回家呀！交通了以后刘志一边干活一边赞美神，“神哪，感谢你对我极大地高抬，让我这个驴能来到人世间”，如果你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你说撒但该不该跑了？该不该逃之夭夭了？这就是见证。刚才交通的这个目的是要干什么呢？咱刚才说到蛆虫了是吧？我为什么说你是个蛆虫、粪土呢？咱自己感觉不到、认识不到，神说你是个蛆虫，是因为看见你恶心，是因为看着你的所做所为没有个人样，不是个人，听不懂神话。

“只有跟随基督见证基督才能得着真理、生命。……不能接受末世基督、顺服末世基督的都得沉沦灭亡。”刚才咱的表现是不是不能接受末世基督呢？咱是不是要与基督争夺呢？争夺这是不是就叫仇敌呢？“最后，也可以捎带着谈点怎样分辨真假基督，但不能谈太多，因为这不是中心。若专门写如何分辨真假基督的话题，就可以具体、系统地交通。……另外，这类异象真理讲道稿是专门解答各国新人的难处、问

题，最好用生活语言，说点实在话、心里话，别说书面理论，语言精炼，突出重点就行。”这是不是让咱现在去带领人去呢？这都是家庭作业。尽完本分以后写，同时这对咱也是一个真实的认识，让咱异象方面能加深。“把这几条原则运用好了，写出的讲道稿才算合格，才有力度，才能达到更好的传福音见证神的果效。”

卷土重来（二）

神作工是怎么作工的呀？还记得神作工的方式吗？是周期性的，卷土重来，周期性的卷土重来。全能神来了作工是怎么作的？是不是和耶稣作工一样也是周期性的呢？那我出来作工是怎么作的呢？（也是周期性的。）感觉到感觉不到？（嗯。）周期性的卷土重来。在国度建造的时候，神说过一句什么话呢？神说：“但这一次的淘汰是最后的一次（是指在中国的众教会之中），也是创世以来在过渡阶段淘汰人最多的一次。历代以来，每次淘汰人都是留下一部分为以后的工作效力，但这一次不同以往，是干净利索，是最严重、最彻底的一次。”（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零五篇》）首先根据神作工的这个方式，周期性的，转折点是周期性的，以点带面。我出来作工的时候是怎么作工的呀？以点带面，是吧？一个是以点带面，还有一个是卷土重来。卷土重来，聪明的童女，愚拙的童女，是吧？神的羊听神的声音，这些是不是都要卷土重来？教会建造去宗教里边卷土重来，神的羊听神的声音，你能不能听懂神的声音，神就用不合你观念的工作来显明你，看你对神有没有顺服，有没有认识，教会建造是这样的，那国度建造呢？也是这样的。卷土重来，作工方式变了，原则不变，所以说叫周期性的卷土重来，重新来一次。一开始国度建造是隐秘的，隐秘是拯救，公开是惩罚，是吧？隐秘的时候，也是对众长子的一个什么呢？成全、操练，所以说这就需要隐秘。当操练作成了就公开作工了，基督那时候是不是也是由隐秘到公开作工

呢？耶稣那时候三十岁正式开始作工，三十岁以前作工了没有？（SJ：也作呢，但不是正式作工。）耶稣三十岁以前也作工了。咱看彼得跟随了耶稣几年？彼得跟随了耶稣六年，根据这个来看，耶稣还没有正式作工的时候，彼得就跟上了。你看全能神作工的时候，刚开始写话的时候是以一个弟兄姊妹的名义写的，是吧？祭司弟兄也没能认出来。全能神那个时候就开始作工了，但是说没有公开见证。当神自己说自己是基督的时候，公开见证的时候，那时候才开始正式作工，所以说，由作工到正式作工得有个过程。那国度建造就更不用说了，所以神摆设环境操练。末了一段路里边，神不是说了分为两批吗？神说："你还要经历福音的扩展工作，而且还有一部分人要经历被使用的工作。"2012年开始了，这就是操练时期。现在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呢？作工时期、操练时期，但不是正式作工时期。小洁，那什么时候是正式作工时期？（外国人拥入中国。）外国人拥入中国的时候，那就是正式作工时期。也就是说神要用一种方式宣告，这一次也是拣选，也是淘汰。神说："但这一次的淘汰是最后的一次（是指在中国的众教会之中），也是创世以来在过渡阶段淘汰人最多的一次。历代以来，每次淘汰人都是留下一部分为以后的工作效力，但这一次不同以往，是干净利索，是最严重、最彻底的。"（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零五篇》）神说："我在锡安放一块大石头，这石头对信的人来说是建造的根基，对不信的人来说是绊人的磐石，对那些魔鬼之子来说，又是砸死人的石头。"（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一十八篇》）众长子正式开始作工，也就是建造国度正式开始。基督一正式作工的时候，又有什么了呢？假基督是不是在基督正式作工以后开始出现的？（嗯。）假基督就开始出现了，因为他要模仿。也就是当众长子出来作工的时候，那假的也就要随之而来。同时也要利用假的来怎么呢？来检验你，你是不是有真实的认识、分辨。在没有正式作工以前，就是操练你的作工时期，那就是用敌基督给你陪练、用假带领给你陪练。正式作工时期，那就有了假的了。你不仅得作工，还得把假的显明出来，也就是给咱摆了两个功课，一真一假，让你去认识、分辨，每一个时期人都有功课。人都想什么呢？人都有个观望期，一直是观望派，想看看哪一边是真的，都想着、盼着神作工有一个大的突然转折，但是神作工始终没有突然转折，咱就看见神作工这么自然，一步一步就形成了。有的人怎么呢？

等待神宣布了，才有人跟随了，等待来等待去，最后神只能告你说，在中国得着一班得胜者，或者告你说这班得胜者就是将来的祭司团或者长子团，就让你去分辨，让你去跟随了。在这个时候，怎么呀？他们就开始找了，他们想的是什么呢？他们想的是神一宣布，我一跟随就这么简单，就进去了。可是等来等去，神还是没说，他们还得找，到最后他还在迷雾之中。神的智慧建立在撒但的诡计之上，他想要一个答案，但始终找不见这个答案，还得让他去分辨。你没有正义感、没有分辨的话，始终找不着。刚开始建造的时候呀，诡诈人、墙头草、老好人是让教会、让三级机构捆绑得死死的，是吧？当正式作工的时候，当神宣布的时候呀，神已经告你说什么是神家了，这个时候三级机构、教会还存在不存在了？（不存在了。）不存在了，打乱了。不存在了这就让你找去吧。当你去找的时候呢？假的也就出来了，没有分辨、没有认识的人，涛声依旧，他还会被假的迷惑。神作工就是每时每刻都给你摆设功课，就让你去分辨、认识、长生命。拣选，把跟随的不跟随的，对神有认识的，没认识的都分辨出来了。

基督那时来见证的时候，去宗教界见证的那是什么呢？什么是道成肉身，是吧？神的作工方式是什么？神话又告你说长子、众长子、团体基督人和神是一个口、一个心，神作什么他作什么，神怎么说他怎么说，那根据这个来看，那见证众长子跟当时见证基督是不是一样呢？这个卷土重来是不是就简单了，因为什么呢？你已经看见过，你已经经历过基督的显现了，只不过是加深了。那时候是引导，现在是考验。那时候神见证基督是怎么说的呀？神说："既是道成肉身就有神的实质，既是道成肉身就有神的发表。神既道成肉身就要带来他要作的工作，既是神道成肉身就要发表神的所是，既是道成肉身就能带给人真理，赐给人生命，指给人道路。"（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写在前面的话》）那众长子呢？既然他是众长子就有他众长子的工作，就有众长子的所有所是。那众长子的本分是什么呀？神说："建造国度是众长子的本分，也是我的本职工作，即指我经营计划中的一条。"（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一十三篇》）那什么是建造国度呢？什么是建造教会呢？（小洁：建造教会就是把人集合起来。）

人的集合叫教会。国度，什么是国度呢？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的过程就叫建造国度。既然是众长子，那他的本分是建造国度，那他就能够用神话、用话语来掌管你、控制你，能作了这个工作。如果他不能传达神话，不能用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掌管不了你，不能用行政来辖管，那他肯定就不是众长子，因为他尽不了这个本分。就是说既然是基督，他就能作基督的作工，他就能开辟时代，就能结束一个时代。既然是众长子，那他就能建造国度，他就能结束教会建造。国度建造就是作人的心了，用心来支配你的行为，这就是一个大概方向吧。用这个来简单说一下，什么是卷土重来。为什么是卷土重来？卷土重来也是个考试。因为你在教会建造的时候已经经历过了，现在就是考验你，这些话是不是能成为你的生命？还是你把它当作字句了呢？只是承认有神、相信有神就完事了呢？你凭这些话活了没有？你根据这些话做人了没有？根据这些话来分辨、认识了没有？认识基督、认识神家，成为你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了没有？你应该怎么做一个人？怎么跟随神？怎么敬拜神？怎么选择真正的神家？这是一个考试。这就是一个大的工作量，结合一下以前我打仗时候的交通，结合有人对众长子有观念这方面的交通，还有异象方面的交通是不是就把假的分辨了。（小洁：还有一方面，真的他就从来不喊，假的就是转来转去他都要喊出来了。）有多方面嘛，真的他能给你带出路来，能解决你与神的误解，假的他只是喊一种口号形式，给你的只是一时的信心，没有实行的路途。再一个假的就是没有生命进入。假冒冒充的这个来得比较快，因为他是模仿，他有你作过的工作，有你的资料，他拿上你的资料，冒充你说一些话、做一些事。你看一下见证基督的时候，有哪些话？哪几篇话？基督是怎么显现的？见证基督的显现有几篇话呢？这就是带领工人下步要作工的内容。

神说："基督的工作、基督的发表决定了他的实质，他能用真心来完成自己肩上的托付，他能用真心来敬拜天上的神，他能用真心来寻求父神的旨意，这都是由他的实质决定的。他的自然流露也都是由他的实质决定的，之所以称为自然流露是因为他所发表的不是模仿的，不是人教育的结果，不是人培养多年的结果，不是他自己学来的，也不是

他自己装饰的，而是原有的。人否认他的工作，否认他的发表，否认他的人性，否认他一切正常人性的生活，但谁也不能否认他是真心敬拜天上的神，谁也不能否认他是来完成天父的旨意的，谁也不能否认他寻求父神恳切的心。虽然他的形像并不悦人耳目，虽然他的言谈并不具备非凡的气度，虽然他的作工不像人所想象的那样天翻地覆或是震动天宇，但他的确就是真心成就天父旨意、完全顺服天父以及顺服至死的基督，因为他的实质就是基督的实质，这是人都难以相信但又是确实存在的事实。到基督的职分全都尽完之后，人就能从他的作工中看见他的性情、看见他的所是都代表天上的神的性情与所是，这时，综合他所作的全部工作就可确认他就是‘道’成的‘肉身’，不是与属血气的人一样的肉身。基督在地上所作工作的每一步都有其代表意义，但是经历每步现实作工的人并不能看透他作工的意义，尤其是第二次道成肉身所作的几步工作。那些只听见基督说话或只看见基督说话却并没看见基督的人多数都对其作工没有观念，若是看见基督而且听见他说话、经历他作工的人就不容易接受他的工作了，这不就是因为基督的外表与他的正常人性不能适合人的口味吗？那些在基督走后而接受的人就没有这些难处了，因为他们只接受他的工作，并不接触基督的正常人性。人不能放下对神的观念而且极力研究，这都是因为人只看其外表却不能因着其作工、说话而认识其实质的缘故。若人都闭着眼睛不看基督的外表或者避开基督的人性不谈，只谈他神性的一面，或作工或说话是任何一个人所不能及的，这样，人的观念就比以往减少一半，甚至把人的难处都解决了。道成肉身的神作工阶段人都不能容让他，对他观念重重，抵挡悖逆的事屡见不鲜，人不能容让神的存在，不能‘宽容’基督的卑微隐藏，不能‘饶恕’基督顺服天父的实质，所以他作完工作之后并不能与人永在一起，因为人不愿让他与人同生活。在他作工期间人都不能‘宽容’他，更何况他尽完职分与人同生活看着人逐步经历他的话呢？那样许多人不都会因着他而‘跌倒’吗？人只许他在地上作工，这已是人的最大宽容了，若不是工作的缘故人早就把他驱逐出地界了，更何况他的工作完成以后呢？那人不得将他处死、不得将他活活地折磨死？若他不称为基督他就不可能在人中间作工，若他不带着神自己的身份作工，只以一个正常人的身份来作工，那人根本就不容让他说一句话，更不容让他作一点工，他就只好带着身份作工，这样比起不带身份作工能更有威力，因为人都愿

顺服‘地位’与‘高的身份’。若是他不带有神自己的身份作工，不以神自己的身份出现，他根本就没有作工的机会。尽管他有神的实质，尽管他有基督的所是，但人是不会放松他让他轻易作工在人中间的。他带着神自己的身份作工，虽然比起不带着神自己的身份作工强几十倍，但人对他仍不能完全顺服，因为人顺服的只是他的地位，并不是顺服他的实质。这样，或许有那么一天基督‘退居二线’，那人还能让他存活一天吗？神愿意与人在地上同生活，以便看见他亲手作过的工作在几年之后达到的果效，怎奈人都不能容让他多呆一天，他也就只好作罢。人能让他在人中间作他该作的工作，让他尽完他的职分，这已是极大的宽容，已是给他最大的面子了。被他亲自征服的人对他虽有这么大的面子，但只容让他呆到作完工作，在这以后不许多停留一刻，这样，那些没被他征服的人又能怎么样呢？人这样对待道成肉身的神不就是因为他是有正常人性外壳的基督吗？若他只有神性没有正常人性，那人的难处不就都迎刃而解了吗？人都勉强承认他的神性，而对他正常人性的外壳并不感兴趣，尽管他的实质一点不差地就是顺服天父旨意的基督的实质。所以，他只好将‘在人中间与人同甘苦共患难’这一‘工作’取消，因人都不能再对他的存在忍耐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的实质是顺服天父的旨意》）

你看这个话，你把“基督”这两个字换成什么字啊？（小洁：众长子。）换成“众长子、基督人”，是吧？（嗯。）你再来看这个话，意思就是卷土重来，当时基督是怎么显现的？作工结束完了，基督人也就是众长子是怎么显现的？是不是一样的？（嗯。）基督是把话发表出来，众长子、基督人是把话实行出来，给你立了个标杆，所以让你看见了道成了肉身。道成了肉身，不是像咱想象的那样超凡，从天上来了道变成肉身了。这是什么呢？真理，话在肉身显现，活出来了。还记得神说过要得着一班众长子吗？神说：“只有众长子才能作我全备、完满的彰显，我一个人只能是我本体的完满的彰显，有了众长子才可说成是全备、完满的彰显。”（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零五篇》）神的全备、完满的彰显，是神的所有所是，更主要包含着什么？（众长子。）那你要揭露假众长子、打败假众长子

的时候，怎么交通啊？既然你是众长子，你就有众长子作的工作，众长子的发表，代表你的实质。“基督的工作、基督的发表决定他的实质，他能用真心来完成自己肩上的托付，他能用真心来敬拜天上的神，他能用真心来寻求父神的旨意，这都是由他的实质决定的。”众长子是来建造国度的，那他就有他的工作，就有他的发表，代表着他的实质。进入的那个文章代表着什么实质？（SJ：想冒充众长子。）她的实质是什么实质？她那个实质是要挟、摆布、冒充、充当。（SJ：迷惑。）从她的话里边看，她说：“我这个不清不白的苦楚，是否受得有价值？”就这两句话暴露了她什么实质？怀疑、疑惑是吧？搞交易、要挟，这就是一个实质，就这一句话就暴露了她的实质了。首先说不是跟随，今天刚看了这首诗歌，跟随代表着你整个人、整个心，都怎么呢？都给了神，这代表是跟随。而进入呢？质问，是种质问，这就代表着她的实质肯定是个假的，不仅是假的还是与神敌对的，就这两句话就暴露了她了。“他能用真心来完成自己肩上的托付，他能用真心来敬拜天上的神，他能用真心来寻求父神的旨意，这都是由他的实质决定的。”众长子、基督人和神是一个口、一个心。基督怎么说他怎么作，他能用真心来怎么呀？这就不是说敬拜天上的神了，而是遵行基督的话，他能用真心来顺服基督的话、旨意，这都是由他的实质来决定的。

“他的自然流露也都是由他的实质决定的，之所以称为自然流露是因为他所发表的不是模仿的，不是人教育的结果，不是人培养多年的结果，不是他自己学来的，也不是他自己装饰的，而是原有的。”进入就是模仿，是学来的，用这个反驳她呀，好像就没有多大意义，是吧？不值得一驳。“人否认他的工作，否认他的发表，否认他的人性，否认他一切正常人性的生活，但谁也不能否认他是真心敬拜天上的神，谁也不能否认他是来完成天父的旨意的，谁也不能否认他寻求父神恳切的心。”这是不是一个分辨的根据呀？（嗯。）“人否认他的工作”，你不管再怎么说，他不承认你，否认你所作的工作，否认你的发表，否认你的人性，否认你的一切正常人的生活，就是你的所有他都否认！“但谁也不能否认他是真心敬拜天上的神”，就说我在这边作工

呢，他们把我所作的一切都给否认了，但他否认不了我口里边说的神的话。他们否认不了我所说出来的，神所要表达的心意是什么，神对人的要求，这个他否认不了，也就是说他否认不了我通行神旨意的心。“谁也不能否认他是来完成天父的旨意的，谁也不能否认他寻求父神恳切的心。”因为你给他说的这都是神的话，这个话是打仗的话，揭露他的话。“人否认他的工作，否认他的发表，否认他的人性，否认他的一切正常人性生活，但谁也不能否认他真心敬拜天上的神，谁也不能否认他是来完成天父的旨意的”，也就是谁也不能否认他是来通行神的话的，通行基督的话的。“谁也不能否认他寻求父神恳切的心”，你打他的时候，他不实行真理，他想逃跑的时候，他不敢直接否认神的话，他不敢说你说的不是神的话，或者说不是神的心意，他说一个人一个领受，他用他的这种领受逃跑。一个人一个领受这句话证明了什么？证明了他不能否认你所说的是神的心意。“虽然他的形像并不悦人耳目，虽然他的言谈并不具备非凡的气度，虽然他的作工不像人所想象的那样天翻地覆或是震动天宇，但他的确就是真心成就天父旨意、完全顺服天父以及顺服至死的基督，因为他的实质就是基督的实质，这是人都难以相信但又是确实存在的事实。到基督的职分全都尽完之后，人就能从他的作工中看见他的性情、看见他的所是都代表天上的神的性情与所是，这时，综合他所作的全部工作就可确认他就是‘道’成的‘肉身’，不是与属血气的人一样的肉身。”这就得谈什么呢？谈你在经历中的看见。今天给你交通这些是要说什么呢？让你看到这个卷土重来，当时基督是怎么见证基督的？那基督作工结束完了，众长子要建造国度了，建造国度只是卷土重来，原则没变，实质没变。（SJ：方式变了。）原来你见证的是基督，你现在见证的众长子，改变了方式。（SJ：工作是常新不旧，这也没变嘛。）他所作的只是一个拔高，基督是来颁布行政的，众长子是来实施行政的，他是来落实的。

“到基督的职分全都尽完之后，人就能从他的作工中看见他的性情、看见他的所是都代表天上的神的性情与所是，这时，综合他所作的全部工作就可确认他就是‘道’成的‘肉身’，不是与属血气的人一样的肉

身。”综合他所作的全部工作就可确认他就是“道”成的“肉身”，这儿神说的是综合，所以说，一句话没法说。根据他带你所走的路，你所看见的，你所经历到的来确定。就像前两年说的那些，咱在这边交通出来，过一段时间神交通出来了，祭司弟兄也交通出来，哎，一个意思，交通的是一样的，这是什么意思啊？一个灵作的、一个口、一个心。综合他所作的全部工作就可确认，他就是道成的肉身。道成肉身，就是道在肉身中活出来，发表出来，神说用他的口发表出来，是吧？“不是与属血气的人一样的肉身”，我给你谈的一些和你谈的那些不一样，甚至是正好相反的。“基督在地上所作工作的每一步都有其代表意义，但是经历每步现实作工的人并不能看透他作工的意义，尤其是第二次道成肉身所作的几步工作。那些只听见基督说话，或只看见基督说话却并没看见基督的人多数都对其作工没有观念，若是看见基督而且听见他说话、经历他作工的人就不容易接受他的工作了，这不就是因为基督的外表与他的正常人性不能适合人的口味吗？”这个咱深有体会，是吧？你给他发一篇文稿，他看完以后，他问你什么呢？这是谁写的呢？是不是？他感觉和人交通的不一样，但是你给他一说这是一个人写的，完了，不行了，反了。（小洁：但是，不是说他分不出这是神话还是人的话。）他不敢定，分辨不出来，他就不能见这个人。就和基督显现的时候一样，祭司弟兄都不敢说。神说：“……若不是神自己见证自己，那在受造的人类中间是不会有一个人能认得出或者有人能站起来见证神自己的。”（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内容简介》）而且人见了基督以后，观念就产生了。“那些在基督走后而接受的人就没有这些难处了，因为他们只接受他的工作，并不接触基督的正常人性。人不能放下对神的观念而且极力研究，这都是因为人只看其外表却不能因着其作工、说话而认识其实质的缘故。”这把实质给说出来了。“人不能放下对神的观念而且极力研究，这都是因为人只看其外表却不能因着其作工、说话而认识其实质的缘故。”也就是说认识真假基督该怎么认识？妍妍？（妍妍：看他的所有所是。）这是不是把路指出来了？也就是说你看一个人的实质，看他是不是，根据什么？根据他的作工、说话，认识其实质。也就是根据进入写的文章，看文章里边她写的见证，她的经历，她作了什么工作。你看进入的那篇文章里边，她作了什么工作呢？没看见她作工吧？只看见她个人的经历文章。经历的是什么呀？经历的是得恩典，就根本没作工，就别说假

的作工了。再看她说的话，不是在认识自己，说的是什么话呢？（要求神，背叛神。）说的话里边不是顺服、接受，不是通行神旨意。如果进入是众长子，她应该说什么话呢？（通行神旨意。）通行神旨意的话，应该是发表神心意的话。好了，这里有个原则，他如果是众长子的话，他发表的应该就是通行神旨意的话，发表应该是神的心意或是与神相合的话，顺服、高举神的话。而假的，就这篇文章她发表流露出来的就是要挟、叫嚣。进入把要挟、叫嚣当成了一种什么呢？她想用这个要挟、叫嚣给人一种什么错觉呢？她给你一种错觉，让你误认为她是诚实人，她怎么想的她能怎么说，她说什么呀？“别人说我是长子的时候，心里美滋滋的，可我不敢当。”你不是喜欢诚实人吗？她想用这个话来迷惑你，告你说她是诚实的，坦诚的。“这都是因为人只看其外表却不能因着其作工、说话而认识其实质的缘故。若人都闭着眼睛不看基督的外表或者避开基督的人性不谈，只谈他神性的一面，或作工或说话是任何一个人所不能及的，这样，人的观念就比以往减少一半，甚至把人的难处都解决了。”正常人性不谈，只谈他的作工、只谈他的说话。（不看他的外表。）人就没观念了。人只看我的文章，这时候就没观念了，也好接受了，一听见我说话的这口音，就不对了。

“道成肉身的神作工阶段人都不能容让他，对他观念重重，抵挡悖逆的事屡见不鲜，人不能容让神的存在，不能‘宽容’基督的卑微隐藏，不能‘饶恕’基督顺服天父的实质，所以他作完工作之后并不能与人永在一起，因为人不愿让他与人同生活。”这就看见了小青把我赶出家门的缘故了。“那样许多人不都会因着他而‘跌倒’吗？”她们没有看魔聚集的那场电影，没有经历，看这些话就不好懂。你能有感觉，她们没感觉，是吧？（嗯。）“在他作工期间人都不能‘宽容’他，更何况他尽完职分与人同生活看着人逐步经历他的话呢？那样许多人不都会因着他而‘跌倒’吗？人只许他在地上作工，这已是人的最大宽容了，若不是工作的缘故人早就把他驱逐出地界了，更何况他的工作完成以后呢？那人不得将他处死、不得将他活活地折磨死？”她们这边都知道小白、天天，是吧？天天她说什么了？你们不知道，是吧？（SJ：放下到天

天家的时候，放下给她拿了个吃的礼物，让她吃了。天天说：“你看我把你的东西给你扔出去。”让天天把反省悔改书拿出来。天天说：“我就没写，我写不出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写？那你说吧！弟兄的见证高啊？还是我的见证高？他有啥见证？他又有家又有孩子。我呢？我又没有结婚，你说谁的见证高？”这就是天天说的话，这就是跟随的。你说她有认识吗？不管你跟随左右，那是你自认为的跟随，有什么认识啊？是不是对正常人性没有认识啊？就认为我的见证高啊！我一辈子不结婚。是不是能跟这个话对上号啊？怎么分辨真假得根据作工，根据实质，根据他的所有所是，根据神的心意，根据神的要求，是不是根据这些啊？不能看他的外表。还有神在交通什么是神家的时候说了，神家是神经营计划落实的地方，你说这步工作是不是神的经营计划要落实的地方啊？是神话要实行的地方。可她就是要跟你比呢！这就是天使长比高低呢，什么都跟你比，有一点都要抓住都要跟你比呢！你的见证没有我高，你别说什么众长子了，你连我的见证都没有，你说你还众长子呢！其实你说她所说的话否认这步工作了吗？是不是否认了？）（否认了。）

“若他不称为基督他就不可能在人中间作工，若他不带着神自己的身份作工，只以一个正常人的身份来作工，那人根本就不容让他说一句话，更不容让他作一点工，他就只好带着身份作工，这样比起不带身份作工能更有威力，因为人都愿顺服‘地位’与‘高的身份’。”看了这句话又明白了一个什么事呢？神作工结束完了，为什么会有众长子出现？这是神作工的一种作工方式。而且神还不给你膏立众长子，而是怎么呢？是让你去认识众长子，知道什么原因了吗？这是个什么过程啊？（认识神、认识众长子的过程。）这是考试的过程。（检验。）就看你究竟有没有认识。基督作工时告你什么呀？基督作工的时候，是带着地位作工的，是带着高的身份作工的，不然的话，人都接受不了，顺服不下来。所以作工结束完了，神就在看你，你是顺服地位的？还是顺服身份的？还是顺服他的话呢？还是顺服道呢？你是真喜欢正面事物，还是因着地位而委曲求全呢？是想混个不死的结局来模仿跟随呢？伪装呢？“若他不称为基督他就不可能在人中间作工”，我

刚开始作工的时候，小白啊、小天啊、小苗啊，怎么样？跟随得紧吧？因为什么呢？因为她看到了，你有一个众长子的身份。等时间一长，哎呀！你还不是个普通的人啊！是吧？而且你说话的时候，连我小白的普通话你都说不了，你还什么众长子呢？是吧？人的观念就产生了。“若他不成为基督他就不可能在人中间作工，若他不带着神自己的身份作工，只以一个正常人的身份来作工，那人根本就不容让他说一句话”，为什么在打仗的时候，不让你提众长子这一事呢？考试呢！不让你提众长子这一事，你跟他在这儿说话的时候，他让你说话吗？（不让。）他还让你谈谈认识，谈谈认识自己，谈谈你的经历，还要审问你一番。“那人根本就不容让他说一句话，更不容让他作一点工”，我前两天见了天天了，天天见了我质问我什么了呀？（SJ：意思是你不管她吧，嫌你没看她。）一个是没管她，一个是神的主宰安排。“神给了我这个家了，我水管冻了，我不要回家管？你有家呢！你不用管。你有老婆孩子，我没有，我得在家管家了，你行你跟吧！你有老婆有孩子，我有什么呀？我什么也没有。”就这个对话，质问你呢！不让你说一句话，不让你作一点工。“他就只好带着身份作工，这样比起不带身份作工能更有威力，因为人都愿顺服‘地位’与‘高的身份’。若是他不带有神自己的身份作工，不以神自己的身份出现，他根本就没有作工的机会。”所以基督一作工的时候就开始见证了吧？见证基督，见证祭司弟兄，不然的话没法作工。等作工完了就考试呢！神不说，祭司弟兄不说，甚至还给你戴个敌基督帽子，就看你能不能分辨出真假。“尽管他有神的实质，尽管他有基督的所是，但人是不会放松他让他轻易作工在人中间的。他带着神自己的身份作工，虽然比起不带着神自己的身份作工强几十倍，但人对他仍不能完全顺服，因为人顺服的只是他的地位，并不是顺服他的实质。”咱看过魔剧集，是吧？都听过那个，是吧？他们为什么敢那么做？“这样，或许有那么一天基督‘退居二线’，那人还能让他存活一天吗？”神现在是不是退居二线了？所以人才这么猖狂！人在教会建造时期，人在教会里边是什么表现？不敢高声说话。现在呢？都是响马。“神愿意与人在地上同生活，以便看见他亲手作过的工作在几年之后达到的果效，怎奈人都不能容让他多呆一天，他也就只好作罢。人能让他在人中间作他该作的工作，让他尽完他的职分，这已是极大的宽容，已是给他最大的面子了。被他亲自征服的人对他虽有这么大的面子，但只容让他呆到作完

工作”，被他亲自征服的人是不是身边的人？“在这以后不许多停留一刻，这样，那些没被他征服的人又能怎么样呢？”小白是不是被征服了？算征服了吧。（嗯。）人家把我的电话号给拉黑了，这是什么表现？这就是神说：“被他亲自征服的人对他虽有这么大的面子，但只容让他呆到作完工作，在这以后不许多停留一刻，这样，那些没被他征服的人又能怎么样呢？”今天进入的这篇文章引出了四个人，一个写文章的进入，有两个保护进入的，还有一个是跑腿联络的，这四个人联合起来了。咱都解剖完进入的文章以后，人家还能立起来，还要高举进入！你们看不见那个场面，只能是听一听。“在这以后不许多停留一刻，这样，那些没被他征服的人又能怎么样呢？人这样对待道成肉身的神不就是因为他是有正常人性外壳的基督吗？若他只有神性没有正常人性，那人的难处不就都迎刃而解了吗？人都勉强承认他的神性，而对他正常人性的外壳并不感兴趣，尽管他的实质一点不差地就是顺服天父旨意的基督的实质。所以他只好将‘在人中间与人同甘苦共患难’这一‘工作’取消，因人都不能再对他的存在忍耐了。”这一工作取消是怎么取消的呢？是不是就是灾难降临，事实临及？咱简单地说了一下现在的作工动态，咱现在的首要的任务和咱现在要装备哪些内容，这些内容咱都有吧？刚开始众长子作的一些工作，刚开始异象里边都有这些东西，是吧？（嗯。）

416神的羊会听神的声音

1　日子就要结束，世界一切都要归于乌有，一切一切都要“卷土重来”，你们切记！切记！不能含糊！天地废去，神话不能废去！ 再次劝导你们，别奔跑归于徒劳！醒悟！回头是岸！神在你们中间已经显现，神的声音已经出现。

2　神的声音已经出现在你们面前，天天面对面，天天都新鲜，你看见了神，神也看见了你，神时时都在向你说话，和你面对面。但是你就是拒绝神，不认识神，神的羊会听神的声音，但你们还是迟疑！ 迟疑！油蒙了心窍，被撒但蒙蔽了眼睛，看不见神的“荣颜”，何等可怜！何等可怜！

3　神宝座前的七灵奉差遣到全地，神要差遣神的使者向众教会说话，神是公义的，神是信实的，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圣灵向众教会说话，凡是有耳的就当听！凡是活的就当接受！只管吃喝，不要疑惑。凡是顺服听话的蒙了大福！

4　凡是真心寻求神面的，必有新亮光、新的开启、新的看见，一切一切都新鲜，神话随时向你显现，开你灵眼，你会看见灵界的一切奥秘，国度就在人间。进到避难所，一切恩典祝福都在你身上，饥荒瘟疫都不能临近你，狼虫虎豹都不能伤害你，你会与神同往同行，一同进入荣耀之中！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十五篇》

卷土重来（一）

390 整个人类都应该敬拜神

1　真实信神不是说人为了蒙拯救才来信神，更不应该说为了做个好人、为了有个人样才来信神，其实，人信神的观点不是光相信有神就完事了，不是光相信神是真理、道路、生命，也不是让你承认神就完事了。

2　更不是让你相信神是万物主宰，神是全能的神，神是创造世界万有的，神是独一无二、是至高无上的，不是让你光相信这个，乃是让你整个人、整个心，就是说你这个人就应该跟随神，你就应该让神使用，就应该让神利用为神效力，你这个人为神怎么做都应该。

3　不是说神预定拣选预定拣选这些人该信神，其实整个人类都应该整个人类都应该敬拜神，都应该听从神都应该听从神、顺服神，因为人类是神造的，因为人类是神造的是神造的。（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追求真理才是真信神》）

今天看这个话和以前看这个话有什么区别？看了这个话，再看咱信神走的路。你离信神、跟随神的步伐有多远？你一开始信神是为了什么呢？（SJ：活下来，逃脱灾难。）一开始不是为了逃脱灾难，是为了得福、得恩典。就是说一开始你信神是为了摆布神，是为了掌管你的命运，是为了祷告神，让神赐福你，你需要什么，神就给你什么。今天信神才知道，当你对神有要求的时候，你信的是什么呢？你信的是你想象中的渺茫的神，是吧？（嗯。）这就是一个信仰，再说得准确点，这个达到信仰的标准了没有？今天信神的最低标准是什么？最低标准是追求剩存下来，如果你连剩存下来都不追求的话，那你就跟神不挂钩。根据神话看事，追求剩存下来不是奢侈欲望！所以说你追求蒙拯救，这是一个正常的、最低的标准。

神说：“真实信神不是说人为了蒙拯救才来信神，更不应该说为了做个好人、为了有个人样才来信神，其实，人信神的观点不是光相信有神就完事了，不是光相信神是真理、道路、生命，也不是让你承认神就完事了。”咱在现实生活当中或者是聚会了，打仗了，经常有人说什么话了？“我相信神的主宰，我承认。”是不是常说这句话啊？（我相信神话是真理、道路、生命。）我都相信神了，你还让我怎么样呢？今天看到相信、承认就完事了吗？（没有。）没有完，那怎么才算完呢？有的人就停止在“我相信、我承认”这一步了。在教会里的人，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就停留在这一步，不往前走了。为什么他不追求生命呢？为什么他能应付糊弄？为什么他能随便跟随呢？他信神就是“我承认有神，我相信有神。我都承认了，你还让我干什么呢？”认祖归宗了这就完事了。神今天告诉你说：“人信神的观点不是光相信有神就完事了，不是光相信神是真理、道路、生命，也不是让你承认神就完事了。”而是要让人干什么呢？这就和你照顾你的孩子一样，孩子说：“我知道你是我妈、你是我爹，你还要让我干什么呢？”你听了这话是什么感觉？这完了没有？（没有。）接下来还要怎么做呢？（还要孝敬父母呢！）还要孝敬父母呢！今天咱信神不是知道、承认就完事了，而是让咱接受、顺服、敬拜神，这才叫信神。如果你只是说，我承认、我相信，后边又说，你还要让我干什么呢？这是什么话？（悖逆。）悖逆、反抗、叫嚣、对抗。咱去外面传福音的时候，经常有人说这话，手到擒来，咱是不是应该把这话给他驳回去呢？那你怎么给他反驳回去呢？先把他打倒，把真实的信告诉他，神是让你接受、顺服、敬拜神。如果你不接受、不顺服、不敬拜他，那你的罪比世上那个不信派更大、更恶。为什么这样说呢？世上的人他不承认、不相信神，是因着他不认识他的父母，他不认识谁是他的父母。而你是认识你父母了，你还是我就要跟你对着干，你要咋地呢？你爱咋地咋地，你已经知道你是个受造之物了，你还要与神对抗。你知道你是个受造之物了，就应该顺服神了。可你祷告的时候还是要摆布神、安排神，你太邪恶了。“其实，人信神的观点不是光相信有神就完事了，不是光相信神是真理、道路、生命，也不是让你承认神就完事了。”神是真理、道路、生命，为什么有的人讲字句道理呢？你怎么去分辨他讲的是字句道理呢？怎么分辨他说的是属灵术语呢？根据他要达到的果效，看他有没有结果，你就知道了。讲字句道理的人，就给你说些

客套话。人信神的观点不是让你相信、承认就完事了，而是让你去接受、顺服、敬拜，也就是让你去实施、去实行。

“更不是让你相信神是万物主宰，神是全能的神，神是创造世界万有的，神是独一无二、是至高无上的，不是让你光相信这个，乃是让你整个人、整个心，就是说你这个人就应该跟随神，你就应该让神使用，就应该让神利用为神效力，你这个人为神怎么做都应该。”刚才说了，有的人只是说：“我承认、我相信就行了，还让我干什么呢？”这是什么跟随神？这是嘴皮上跟随神。神话里边怎么说的呢？神说：“……犹如人的舌唇虽然在天之上，而人的双腿却远远地落在了地上，因此人的言行与人的名声仍是破烂不堪。”（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们的人格太卑贱》）嘴在天上，脚在地下。我承认神话是真理、道路、生命，我承认真理就是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但我不实行，这算跟随吗？这算敬拜吗？神要的是你整个人都跟随神，整个人说的就是你这个肉体，也就是说你做什么事，你的外表行为、肢体语言都是属肉体的。那什么是整个人？神说：“……即使你为‘事奉’神而跑断腿、累断腰，甚至殉了道，但神却一点不称许，反倒说你是作恶的人。”（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当取缔宗教的事奉》）跑断腿，累断腰，这是整个人。神不仅是让你整个人跟随神，还要让你怎么呢？还要让你整个心也跟随神，整个心跟随那就存在试炼了，因为你腿在跑人能看见，但你的心人就看不见了，那就需要神摆设环境来看你的整个心是不是给神，所以说也就有了约伯、亚伯拉罕的见证。神要给你摆设环境看你的这个心是否给神。也就是说咱现在要正式进入一个什么路呢？生命进入的路。生命进入的过程其实就是你的心给神的过程，如果说你整个心给神了，那你这个人就成全了。你的心开始给神了，也就是说你的生命开始长进了。宗教界的外表行为好，是整个人给神了，但他的心不能给神，如果心再能给神，这就完全了，所以就成全了。人的心给神的时候，还得怎么呢？还得是整个的！一说整个是什么意思啊？（全心。）全部！不能给你自己留一点，你不能有私心，这就是说不能有掺杂。所以说神现在作的是什么工作呀？洁净的工作，洁净的工作就是洁净你这个心，是让你这个心能完全给神。不

管神给你摆设什么样的环境，你都能把心给神，没有个人的意思了。你原来跟随神是怎么呀？神说：“你们什么时候说话想到我，行事想到我？寒冷的天气你们想到的是儿女、是丈夫、是妻子、是父母，炎热的天气你们想到的也不是我。”（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当寻求与基督相合之道》）你什么时候想起过神了？你想不起神。那把你作成了以后，你应该是什么表现呢？这就有了方向、目标了。那作成了是什么表现？怎么就证明你整个心给神了？如果你的整个心给神了，你有个什么表现呢？（时时、事事、处处想着神、念着神、为着神。）时时、事事、处处，这是你把心给神的一个态度，不等于说你已经给神了。时时、事事、处处是你怎么了呢？是你谨慎小心了，但是说还不等于有结果了。因为什么呢？时时、事事、处处，是你开始谨慎小心了，你开始考虑了，开始盘算了，但是它是不是还有个拉锯的过程？拉锯的结果是什么？你还不知道，是吧？那刚才说了，心没有给神的时候是什么表现呢？天冷的时候想起了谁？天热的时候想起了谁？那把心给神了是不是就翻过个了呢？这还难吗？神说：“到有一天你经历到一个地步，神让你走但你不能离开他，总觉着里面没有神不行，没有丈夫，没有妻子、儿女，没有家庭、父母，没有属肉体的享受这行，如果离开神这不行。”（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爱神的人永活在神的光中》）这才是把心给神了，这个时候你就成全了。咱现在先不说成全了，先说蒙神称许，你自己衡量一下你蒙神称许了没有？亚伯拉罕没有孩子能行，没有神行不行？（不行。）彼得是没有生命也行，但不能没有神，这就是说整个心、整个人给神了。神看见了这个，神就承认你是谁呢？神就承认你是个受造之物了！承认你是只羊了。咱看见过杀羊没有？杀羊和杀猪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怎么不一样了？（猪是挣扎着叫，羊是“咩”一声在那儿站着。）杀羊的时候羊顶多就是“咩”一声，把刀放在羊身上，一刀就杀了，两个人就能杀一只羊。（羊不反抗。）羊不反抗，就是任神宰杀，所以神是让你做羊不是让你做猪，这就成了什么了呢？受造之物。所以说，作工结束完了呀！人和人都是一样的，才能配称为受造之物！这个受造之物前边加了个什么？（堂堂的。）堂堂的。简单不简单？咱现在一说受造之物啊！可简单呢！一说受造之物，就说“你不是个受造之物啊？”呀！其实他就不配称为受造之物！你说他是个受造之物，太高抬他了、太高举他了。在你面前，你承认他是个受造之物，在神那边，神不承认他

是受造之物。在神那边说他是什么啊？神说你是败类、渣子，不要你了。神造了你因为你不合格，你就成了渣子了。如果我能踩你，或者我要坐的时候，你还能让我坐坐了，那你就是凳子嘛！如果你不像个东西了，神就扔了你，扔了你就是个垃圾，垃圾你还反抗呢？你说你是个什么东西？还能是受造之物吗？不能称为受造之物。今天就扭转你的一个看法，以前想过这个事没有？（没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是吧！“乃是让你整个人、整个心，就是说你这个人就应该跟随神”，什么叫应该跟随呢？你把整个人、整个心给了神，这才叫什么呢？（跟随。）跟随。人常说寡妇熬儿了！那叫什么？跟随。“我就是寡妇，我不嫁了！我捡破烂呢！孩子去哪儿我去哪儿，我陪读去，跟随。”比咱以前的跟随拔高了，以前怎么就是跟随呀？（挂上名就是跟随了。）挂了个名这就是跟随了，那什么叫外邦人、不信派？他没有聚会，他没有承认神的名。承认神的名这就叫跟随了，跟随教会建造了，再跟上这儿，这就是跟上国度建造了，神承认吗？不承认。神说你没有跟随，你不是真的跟随。跑断腿，累断腰，还不算跟随。保罗跑了半个欧洲，还不算跟随，保罗缺个什么？（整个心。）不是半个心没跟随，是整个心没跟随，是吧？（嗯。）

“你就应该让神使用，就应该让神利用为神效力，你这个人为神怎么做都应该。”三个台阶，三类人。“你就应该让神使用”，这是什么呢？这是有素质的人，是吧？是神所使用的人，是被神成全的人。你有素质，你应该为神献上你的所有、献上你的全人、献上你的全心，这是被成全的人，这是合格的带领，是神所要成全的人。“就应该让神利用为神效力”，人有个什么心呀？只怕被神利用，而神说什么了呀？你就应该被神利用！神一开始作工的时候就把这话说出来了，是吧？效力者的试炼，你就应该为神效力。神的交通里说：“我就是因为看到你们都麻木，不喜爱真理也不追求真理，我就得细说，掰开、揉碎了说，从各个角度说，用各种方式说，人才明白点儿。”（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尽好本分最起码得具备良心》）神给你掰开了说、揉碎了说。神举了个什么例子呀？有特殊功用的、有技术的，这个技术就应该为神家献上，应该让神利用。你能喂个鸡，你就得喂个鸡。你能喂

个鸡，同时你还能喂个猪、喂个狗，那你该怎么办呢？那你就得喂个猪、喂个狗，你就都得喂上。这叫什么呢？这叫尽心、尽力。如果你能喂个狗、喂个猪、喂个鸡，结果你只喂了个鸡，这叫什么呀？（没有尽力。）没有尽力叫偷懒，偷懒还有一个词怎么说的？偷奸耍滑。你的素质不同、能力不同，给你摆设不同的环境，是吧？神对人的要求不高。为什么说不高呢？因为神是根据你的身量来要求你的，所以说不高，神要求你的标准没有超过你的能力范围。在神家和世界上不一样，世界上是搞一刀切，一个标准，而神是根据不同人的身量来对人提出不同的要求标准。不同的人神会用不同的标准来要求，所以说人和人不能比。你不要比，我这了我那了，他怎么了，神给你的不一样，要求你的也就不一样。“你这个人为神怎么做都应该。”一个是有素质的，被神使用或者是做带领。一个呢？是没素质的、不通灵的，那你可以出来干活，就是说能效个力，能出个力，喂个鸡、喂个猪，可以献上你的人嘛！还有一类人是想为神献上，但是连效力也效不上，有什么原因是他想为神效力而效不上的呢？这是哪类人呢？还有一种是病人，他有病献不上，但他的心是想献上。所以神说：“另外一方面，受苦也是神给人的责任，什么责任呢？就是你应该受这个苦，你得把这个苦担起来，你能受得了这份苦，这就是见证。”（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解决观念才能进入信神正轨（一）》）所以说神给你这个病是神给了你个什么呢？（托付。）托付，要你去担当！那你怎么才是担当呢？你就是有病了，鸡也不能喂，猪也不能喂，但你还有使命存在。就是说神把各类人都分开了，就是不管你是年老的、年少的，不管你是哪行哪业的、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每个人都有他的使命，神的要求标准也不一样。所以人和人不一样，不能照抄。那病人呢？“你这个人为神怎么做都应该。”约伯，神让他出来跑半个欧洲了吗？没有吧？（没有。）神剥夺他的万贯家产和十个儿女，还让他怎么呢？（满身长疮。）满身长疮。神说：“这万箭穿心般的疼痛让他感觉生不如死……”（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续编》）在万箭穿心的时候，他老婆说他什么啊？“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续编》）他老婆事实上是想让他拜偶像！是想说：“你信的是什么神呢？你信神了，神怎么对待你的呢？你看那些拜偶像的人，人家拜拜偶像就好了，你还不如拜拜偶像，赶紧好吧！”“约伯却对她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

嗳！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赤身处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续编》）听懂我说话的意思了吧？（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病得瘫在床上了，你也有见证，你也有本分，你也有使命。有一天你临到地震了、瘟疫了，你奄奄一息了，你能发出香气来，这就站住见证了。怎么就发出香气了呢？不管神怎么作都应该，你就站住见证了。约伯站住见证了，怎么呀？（灭了都是神的公义。）神说：“假如约伯为神作完见证，神把他灭了，神也是公义的。”（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怎样认识神的公义性情》）灭了你也是神的公义！

到末了了，神说什么呀？神说：“你们经历的、看见的是高于历代圣徒、先知的，但你们也能将我见证得高于历代圣徒、先知的言语吗？我现在赐给你们的高过摩西，胜过大卫，我也要求你们的见证高过摩西，你们的言语高过大卫。我给你们百倍，我也要求你们还给我百倍，要知道，赐人类生命的是我，接受我生命为我作见证的是你们，这是你们的本分，是我临到你们而且是你们当为我做的。”（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论到“信”，你怎么认识？》）让你高过摩西，高过大卫，胜过约伯，胜过彼得。从神话里边听出什么意思来了？也就是说，你对神不要有任何要求，不要说我站住见证了就该剩存下来，不要说这个“该”字，能剩存下来是神的恩待，是神命定，是神祝福。不要说这是“应该”的，一说“应该”就是悖逆了，一说“应该”就是跟神搞条件了，就是要挟神了。咱今天在这儿见证神了，哪一天掉在灾难里边了，奄奄一息了，看着就不行的时候，你想什么呀？（小洁：不想死，信神不该是这样的。）（SJ：应该有好的结局。）“教会建造我也跟了，国度建造我也跟上了，弟兄说话我也没有反抗，弟兄说让我尽本分我也尽本分了，我也竭力打仗了，我也竭力见证神了。而且在他们中间，在这人群中我是佼佼者，弟兄也称许我，弟兄说我是原子弹，还让我作了标杆，我这个标杆怎么就能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呢？为什么呀？”好了！你一个为什么问出问题来了。你是受造之物吗？神

灭了你能行吗？能不能？（能。）神一灭你，你问神为什么，这是一个受造之物说的话吗？神说：“假如约伯为神作完见证，神把他灭了，神也是公义的。”（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怎样认识神的公义性情》）今天咱作了一切的工作，最后把咱灭了。（也是神的公义。）从你嘴里能说出也是神的公义来，没有这个为什么？没有问所以然，这叫什么？顺服，这叫顺服。顺服神的主宰、顺服神的安排，不仅不问为什么，你还要怎么呢？坦然面对，还要荣耀神、见证神、歌唱赞美神。你奄奄一息了还要唱首诗歌赞美神，你说这是什么概念呢？撒但是不是就退去了呢？你说这是什么见证呢？大的见证站住了，死的见证站住了，这才叫被成全了。你平时做的都合乎神的心意，都得着神的称许了，临到一切的祸患奄奄一息的时候，你还能赞美神，这才叫什么呢？这才叫跟随神、这才叫受造之物！堂堂的受造之物！这个堂堂的受造之物不是咱想的那么简单吧？（嗯。）也就是说咱得实行呢！如果说你平时做得都好，而且都实行真理了，也没人看出来破绽，我也称许你，有一天临到一场病的时候，你说了一个为什么，这证明什么呀？证明你以前所做的都是假的。为什么是假的？因为你是有目的的，你是想剩存下来的，是想换取。当然啦！这个见证是成全的见证，神没有对所有人有这个要求。神作工结束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要求，但是神说最低标准你得追求剩存下来。追求剩存下来，不是奢侈欲望！只不过今天让你明白、认识一下什么叫跟随！虽然说你今天追求剩存下来，不算奢侈欲望，但将来有一天你追求剩存下来，那就是奢侈欲望。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是逐步拔高的。“不是说神预定拣选预定拣选的这些人应该信神，其实整个人类都应该整个人类都应该敬拜神，都应该听从神都应该听从神、顺服神，因为人类是神造的，因为人类是神造的是神造的。”神把这个原因说清了，是吧？（嗯。）如果你只从字句上来看，你就会误解，认为神是蛮不讲理的，“你让我做什么，我也做了，你还要灭我，灭了我了，你还让我称颂你。”不管神怎么对待人，人就应该称颂神，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你是神造的，就是这个原因，这就是神的公义。这个神是怎么说的呀？神说：“假如约伯为神作完见证，神把他灭了，神也是公义的。”（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怎样认识神的公义性情》）虽然你现在不认识，但是道理上你都得知道，是吧！你得有这个认识，因为你是个受造之物！

今天交通这首诗歌是因着什么呀？神的作工作到这一步了。跟随神，看圣灵作工的动态，现在你能感觉到圣灵作工的动态吗？小洁，能不能感觉到？圣灵作到哪儿了？说说你的认识。（就是马上要结束公开了嘛！）公开了！再说，你听讲道，听神的交通，再观察天下动态，什么体会？神作工结束了，结束的时候将要发生什么事？定时炸弹要爆炸，是吧？（嗯。）定时炸弹要爆炸。祭司弟兄两次给你提出，外国人要拥入中国。而且祭司弟兄又谈了个什么呀？长子。以前从来也没谈过，祭司弟兄在反驳河南谬论里说，我没说我是长子呀！还记得那句话吧？（嗯。）从这儿透露出一个信息：外国人要拥入中国。而且祭司弟兄接着又说，在中国得着一批得胜者，这是个方向。再看神交通的对各类人的要求，物尽其用。按神的要求物尽其用，有没有闲人？（没有。）没有闲人，都有自己的功用！而且有没有一个人敢不尽功用？（没有。）一方面是神家的行政，神家的管理，你尽不上功用就是废人，那神就把你打发到普通教会。你从这儿看见什么了？天下动态。外部乱作一团，瘟疫四面楚歌，还有战争夹杂在一起。神的步伐你是不是看见了？这是马上就要出现的事！我和你谈这个的目的是什么？能听出来吗？谦让，我和你说这个话你能不能听出来什么意思？（谦让：听出来了，就是说不管走到哪里，弟兄姊妹都得尽上本分。）根据这个形势来看，神说什么呢？神作工结束的时候，人人都得起来见证神！人人都得起来见证神！谁敢不见证？现在都还没知觉，这个没信心、那个没负担，但到有一天，你说他会不会有负担？（会。）你没有负担你就不能活，必须得事实临及。再根据这首诗歌告你说："你就应该让神使用，就应该让神利用为神效力，你这个人为神怎么做都应该。"你就该被神利用，神就是利用你呢！你说你让用不让用？不让用就惩罚你。走，你也得走；不走，你也得走，所以说定时炸弹会不会爆炸？人都信不来。我和你说这个话的目的是什么呢？让你看见了灵界动态以后啊！下步你走什么路？你该怎么做？祭司弟兄又交通了传福音。大红龙有可能乱，年底可能就可以大帮轰了，这就是大概的一个方向，是吧？（嗯。）这就是说了一个大概的时间，有了倒计时了。有了倒计时是什么意思呢？而且还有了具体的工作安排，让干什么呢？视频组、文字组解散。（培训传福音。）祭司弟兄

跟基督在一起了，也就是说作的这个工作，说的这个话代表圣灵作工的动态，就到这一步了。这个你不能有任何疑惑、怀疑。到时候了，咱也得跟上。你要去作工的时候，你就要面对一个什么呢？冤家、对头，是吧！咱有多少冤家对头？（大红龙，原教会。）神是用话语成就一切，神要给咱把大红龙先捆绑起来，也就是说让他混乱了，他顾不上管你了，让你放开地去见证吧！话语成就一切，就让你用话语去见证，那个时候大红龙就不算你的仇敌了。那仇敌是谁呢？（宗教界。）宗教界，还有什么？（宗教界、家里的。）宗教界、家里的，还有谁？（教会的。）教会的，还有谁？想不起来了，咱这儿刚刚发生了什么事？（假基督。）还会有模仿作工的，不是假基督了，是假众长子。所以说，你要针对这些人的出现做准备，这就是你的对手。你的对手，你不能怕，今天给了你个预告，你就得预防住了，将来这个假众长子是要多呢！原教会里边不少，咱这里边就更不用说了，到时候兴风作浪的人要多呢！刚才说了几方面啊？家里人、宗教界、原教会、假众长子，针对这些，祭司弟兄解散了这些组，培训传福音，是吧！咱也就有了方向了，工作安排有了，针对这四个方向培训。

家里的，咱以前交通了神的主宰与安排，是吧？（嗯。）把这个落实下去，家里的。神还兴起了环境，还有灾难击打着你，神说："你们当知道，我的工作扩展之时，我要将你们分散，我击打你们犹如耶和华击打以色列各支派一样，这一切都是为了我的福音遍及全地，为了将我的工作扩展外邦，使我的名被大人、小孩都尊为大，在各邦各族之人的口中都能称颂我的圣名。"（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扩展福音的工作也是拯救人的工作》）你越悖逆，受的苦越多。教会里边的，咱以前就有打仗的，是吧！那现在只是有些进深。现在有个新的对头出现，那就是假众长子，主要就是这个。还有一方面是缺一个真带领，也就是生命进入。外国人拥入中国，人家要寻求真道，寻求真道就是看你有无生命进入！看你是不是真正的神家！什么是神家？真带领、神家、神的奇妙作为，这是一大作工方向，一个工作安排，是这次培训的主题。祭司弟兄一直说，得胜者！得胜者！定时炸弹爆炸呀！就是说一宣布在中国得着一批得胜者，这些得胜者就是将来的长子或者

众长子。一说这个话，假的立马就怎么了？立马就出现了。一出现就是一群！他出现了以后他就要偷道、就要模仿。你怎么做呢？你怎么走呢？你就得对这个有真实的认识，什么是模仿？什么是效仿？真带领和效仿之间有什么联系？你既然能够把真正的神家、真带领能见证出来，就也能把假带领、模仿的打败，这是互相有关联的。咱能不能总结一下，你怎么区分真带领和假带领的？你对我的作工是怎么认识的？不能是糊涂跟随、名义上的跟随，对我的作工得有认识，有认识了之后，等假的出来了，你才能对假的有认识，会分辨。也就是说你怎么去区分一个真带领一个假带领，这是最基本的需要明白的。咱也见过众长子，如果出来假的，咱能不能分辨出来？假的是什么？真的是什么？你怎么认定他是真的？你认识到了，得学会组织语言，表达出来，这也是一种操练。有些人，你说他不知道吧，好像他心里是知道透亮的，让他说，他好像还说不清道不明，这就需要操练把心里明白的谈出来。你的心思，你的思想，你的观点能够用言语表达出来，越说越准确，这就是一个操练。同时，用你的话能够把真假分辨出来，还能让别人当作一种武器，把假的打败。就好比今天进入的这篇文章不是写出来了吗？文章你不是看了吗？你也经历了，也看见了，你怎么去打败她？怎么去批斗她？怎么反驳她？你能否把她反驳倒？

你把自己当神家人了吗？（二）

谈谈你这一段时间的认识。（夏雪：就是刚才SJ说的：“你把这儿当成家了吗？”我浅意识里也把这儿当成家了，可是借着SJ拿的那个菜的事一检验，还不行，还没有把这儿当成家，还没有操上这个心。再一个就说和宁宁，和店里的这些人吧，说谁谁都不听，老是发怨言，然后在这里头总发火。上一次你解剖了我，说我是恶人以后，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我就觉得挺蒙的。人生跟我说：“你只是认识到你这个恶行了，但是没有活出来。”我在这儿挺纳闷的，对这个活出不太透亮，我

还老认为我干活就是活出了。我就想啥时候找个机会问问老师，这个问题自己不明白，怎么能活出来，什么叫活出来？还有那天和宁宁发生的那个事，SJ就说扫罗了，大卫杀扫罗，多少次都能杀，人家大卫有敬畏神的心，说扫罗是神膏立的，他就不会动扫罗。就是那一下子给我转过来了，我就不相信这是神的主宰，神的作工变个方式，我就钻人钻事了，我就没有见证。就觉得，这个活出没活出来，只是一个认识，为啥一到关键的时候就站不住见证了，又羞辱神了呢？）你与宁宁之间的事，你怎么认识的？（夏雪：就是我这个本性需要这个环境。）你这是什么话？你说："哎呀！狼把羊吃了，哎呀！狼需要这个羊，需要摆设一个羊供应让它吃。"能不能这样说？刚才你说了，"我这个人邪恶，你让我活出，我怎么活出？"我问你在这环境里怎么认识的？你说："呀！神给我摆设环境，我需要这个环境。"你认识到自己的邪恶之处是什么了吗？你没有去认识，你到现在能不能认识到自己的邪恶？（夏雪：只是承认，认识不到。）承认什么呢？（夏雪：全能神说人是邪恶的。）这叫承认吗？这叫什么呢？（夏雪：从达到的那个果效上来说，自己是作恶的。）你刚说神说了，人是邪恶的，所以我承认我是邪恶的。你刚才口里边还说，神给我摆设环境是我的需要，你说你都承认人是邪恶的了，这还需要神给你摆设环境？不摆设环境，神也告你说了呀。

这么长时间咱就没反省一下？也没有人和你交通？（夏雪：就是SJ和我交通了。）SJ和你交通只是哄了你一下吧？她是和你交通呢？还是揭露你呢？（夏雪：揭露我了。）揭露你什么？（夏雪：揭露我的恶行了嘛。）你的恶行是什么？做什么事了？（夏雪：就是没有让宁宁感觉到这儿是一个家，有神的爱，她面对我只是想逃避。自己没把真理交通上去，她对神没有认识，她对我都有惧怕了。）你真理没交通上去，你就作恶了？（夏雪：达到的果效就是这呀，那她要走了，我不是就成了作恶了嘛。）（SJ：什么是恶呀？因着你人为的一些原因，水把这儿淹了，她点了点你，"那个水流了，把这儿淹了，你怎么认识的呀？"你说："咋呢，让我赔呀！"上次是不是给你交通的这个？对她来说，她不敢跟你说，她是豁出去跟你说了一下。）晨晨知道这

个事吧？（晨晨：听说了。）你只是听说了，还有谁知道呢？田宇知道吗？疯子知道吗？都不知道？怪不得没认识，做得这么隐秘！SJ刚才点了一下你，你说你把这儿淹了，这是不是个过犯？是不是？（夏雪：是。）这是个过犯，给神家带来了损失，你心里边难受吗？（夏雪：难受呀。）刚才SJ问你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了吗？当家了吗？心里边真难受了吗？说心里话。（夏雪：当时也心疼了呀。）也心疼了！确实心疼了没有？你说的是“当时”、“也”，你听听这话。夏雪说当时也心疼了呀，那过后还心疼吗？我刚才问你说的这是实话吗？咱就别说过后了，就说当时你真的心疼吗？敢不敢说这话？不敢说了，一让说实话就犯难了。你说你把这儿当家了，流了那么多水，把这儿给淹了，你告诉我当时也心疼了。我说你再说一次，说句实在话，不敢说了。夏雪，那你说当时究竟心疼了没有？忘了？（夏雪：没有忘。）没有忘怎么不说话呢？（夏雪：真的心疼了，心疼那我有啥办法，那让我赔钱……）你说她心疼了没有？刚才一句话把自己卖了吧！我要说心疼了，你就要让我赔钱。（夏雪：要我赔钱，我赔不起。）（晨晨：她心疼她的钱呢。）她心疼她的钱，我不能说我真的心疼，如果我一说心疼，那我就得赔钱，最后一句话把自己卖了，钱也没了。（晨晨：没心疼水。）夏雪心里难受了，我不说心疼吧，对着这么多人说个不心疼？我要说心疼吧，好了，钱少了。你说让我说啥呢？和钱比起来，还是不能说实在话，你确实没有心疼。事实证明，你也确实是没有心疼。我为什么说这话？田宇后来听说了没有？（田宇：那一回咱在车上说了一下，其它的没听说。）那你说她究竟心疼了没有？（田宇：没心疼。）你说说为什么，不然人家说你论断人家没心疼，说说。（田宇：这水流了挺多，你本来做错事了，别人说你的时候，你心里应该有一种惧怕、有一种内疚、有一种亏欠。你做错事了，人家说你的时候，肯定不会好受，再难受了就是不说话了，但是不会反过来去那样发火或者训人家。）夏雪做了这个事以后，宁宁点了她一下，是吧？怎么点的呀？（宁宁：我就笑着跟她说：“姐，昨天那水流了，你咋想的呢？”她说：“怎么了，你啥意思？”吓得我也不敢说了。可我又想是不是她没听见？我又说了一句，她说：“怎么呢，你想让我给你赔呢？”我吓得说：“不是让你给我赔，我就说你看这水流了，是因为咱的失误，咱是不是应该负这个责任？不管几块钱，你心里有没有这个愧疚感？我问的是这个意思。”结果人

家就火了，我就害怕了。）刚才说什么话了，有没有心疼，是吧？你说要是心疼水的人，做错事能感觉到内疚的人，听到宁宁说这个话，会不会反驳？“你啥意思，还想让我出钱了？”夏雪，是这样说的吧？“啥意思？还想叫我赔呀！没门。”是不是这意思？你不仅说了这样的话，反过来你还把她吓得胆怯的。（SJ：喊救命呀！）喊救命。从这个里面能显明出什么呢？你说你猖狂到什么程度了？我没看你表现，我也不再问细节，我也不在乎你说什么，我也不说你拿刀了，还是拿笤帚了，她只要喊出救命来，这就够了。

夏雪，你那天那个表现属不属于猖狂？你说人一般在什么情况下才猖狂呢？（田宇：有权有势。）有权有势，有资本的时候、有资格的时候。就好像外边的将军，打了胜仗凯旋归来的时候，在这个时候，谁敢抵抗他？谁敢轻意碰他？你敢轻意碰他，你小心掉脑袋！我就不说什么，皇上也得为我作主，是吧？在什么情况下猖狂呢？在凯旋归来的时候，才是最猖狂的时候，是最炫耀的时候。那在什么情况下会是龌龊的呢？失败，做了错事，做出了见不得人的事，不敢见人的事，想往石头缝里躲的时候，见了谁他都是躲藏，就是他最龌龊的时候。在这个时候谁欺负他，他会不会反抗？他不会反抗，不会反击。夏雪，我说的这个你认同吧？认同不认同？（夏雪：认同。）好了，你也认同，那你这个表现属于哪一种？凯旋归来？（夏雪：不是凯旋归来，是龌龊的。）一个龌龊的人把宁宁搞得仓皇出逃，还口喊救命，你也太“龌龊”了！大卫打三米多高的巨人，他是在鼓足勇气，在神给他作后盾的情况下，他才把三米多高的巨人打倒了。而夏雪是在龌龊的时候，把一个凯旋归来的人打得落花流水，还逃命。夏雪，太“神奇”了吧！太出奇了！所以说在这儿我看见，邪恶，太邪恶了，知道邪恶在哪儿吗？来说说，邪恶在哪儿？（夏雪：没有理智。）田宇，邪恶在哪儿？（田宇：她是把做错事当成一种荣耀的事，当成打了胜仗了。）那用成语怎么说？以耻为荣！把一个耻辱的事情能当作一件荣耀的事，邪恶！以耻为荣，颠倒黑白。本来是你人为地制造了水灾，还好像你堵了一场洪水，凯旋归来，这是不是一种邪恶？更邪恶之处在哪儿？这不是在其它地方做的事，而是在哪儿做的事呢？（SJ：神

家。）在神家，不是在世界，不是在你家。如果在世界，在你家，无非就是说人性好人性不好，或者说啥呢？有理智没理智，你来神家，定义就不一样了。就好比说神家东西，一带了“神家”，这个东西性质还一样不一样了？（不一样。）不一样了，人就该有敬畏的心，不同寻常的心，小心谨慎，不敢轻意触碰。你在神家办事，小心谨慎，对待神家东西更得谨慎。止咳糖浆那么个小东西，你敢轻意喝吗？那就是放得坏了，也没你的份；扔了，也没你的份。在神家，信神，作为一个神子民，维护神家利益，那是必须的，唯一的，必须做到的！咱维护神家利益吗？自己的直接原因造成了水灾，损害了神家利益，咱应该是龌龊，感觉到内疚、感觉到亏欠，眼里含泪，口里边不敢说话，心惊胆战、屏声敛息，是不是应该这种感觉？这个时候人再过来说你的时候，你更是心惊肉跳。心惊肉跳的应该是你，而不应该是宁宁，翻了个个。你把神家利益当成了什么？不管你怎么对待她，你不管她胆小不胆小，在这个时候她喊出了救命，她必定是看见了害怕，才喊出来的，她没有害怕她不会喊，平时还没喊，在这个情况下喊了。就不说其它的了，咱追她回家的时候，咱说话的时候感觉到亏欠吗？理短吗？没有，理直气壮的！你把这儿的家没当神家，也没当你家，当成什么家了？（公家。）公家？损害公家的公共财物，是不是也得赔偿呢？当作旅馆你还得赔偿吧？当成了公共场所，野人之地，咱没有知觉。

刚才你问了个什么问题？什么是活出？你以为什么是活出？（SJ：干活就是活出。）干活就是活出，你现在明白了吗？什么是活出？神要的是你的活出。神说：“……我不管你劳苦功高，或是资格大大……”（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过犯会将人带入地狱》）所以说，神说的活出和你说的那个活出挂不挂钩呢？活出，生活之中的演出，什么叫演出？为什么叫演出呢？神是导演，你是个演员，你所表演出来的，生活之中的演出就是你的活出。你是怎么生活的？这就是你的活出。你在这里是怎么生活的？你刚才说了干活就是活出，是吧？（SJ：嗯。）所以说你在这儿，该做饭做饭，该干啥干啥，你把这个当成了一个活出。神不看这个，神看的是你的活出，生活的演出。也

就是说，根据你的需要给你安排了个宁宁，神就看你怎么活出呀，然后你就来了这么一个活出，这就是一个活出。能听明白吗？（夏雪：我是反面活出，不是正面的。）我是和你交通什么是活出，不管是正面反面，你先搞清楚什么是活出。我不知道你是真迷糊，还是装迷糊，告诉我说不知道什么是活出。你刚才问我是真迷糊还是假迷糊？（夏雪：真得不透亮嘛。）（SJ：她一贯表现就是这样，她认为她自己能干呀！能做呀！就认为活出就是天天这么干，这么干，这叫活出。所以你看有的光说个话，没干活，这就不叫活出。）她说的这个活出是不是在她心里真正认为的活出，她假冒伪善，说了个假话，我告诉你我认为的活出，让你看我干的活，然后掩盖自己实际生活中的实际活出，这是想伪装，是想让你不要提那一出，因为什么，因为我没有看见过活出。属于哪一种？（假冒的。）对，我想起小华说SJ的话了，“怪了，你也是个受造之物，我也是个受造之物，凭什么让我做饭呢？”（SJ：小华是这么说的：“一样样的受造之物，就得我做饭你吃。”说的是这个意思吧。）神是看这个呢？夏雪里边也有个观点：SJ你会啥啊你？你会裁缝？你会做饭？就是会卖卖嘴皮子，有没有？（夏雪：没有。）呵呵，没有，真实的？（夏雪：人家各是各的本分，本分和本分不一样。）这个你流露过没有？（夏雪：以前有过。）说到以前了，以前也算吧。就说你那个认识法，是错谬的观点，你看的是什么呢？你看的是你的恩赐，“你看我会干这个，我会干那个，我能干这个，我能干那个。我做的几个人的饭，我会做什么饭，你做了啥？你能干啥呀？”你用你的衡量标准，去衡量看谁搞的工程大。要按你的衡量标准来看，那保罗应该是谁啊？那保罗应该是基督了，因为基督来了也不过就作了三年半的工作，对吧？搞了多大的工程？跑了多少地方？保罗跑了半个欧洲啊，是不是？神说：“我定规一个人的归宿不是根据其年岁的大小，不是根据其资格的老幼，也不是根据其受苦的多少，更不是根据其可怜的程度，而是根据其有无真理，除此以外别无选择。”（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当为你的归宿预备足够的善行》）这有无真理是指什么说的？（SJ：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有无真理就是看你做人行事敬拜神有没有这个准则。今天不是看你能做多少饭，不是看你能干多少活，你就是睡在病床上，有人端着饭伺候你吃喝拉撒也行，就看你的心思意念是什么，关键就看这个了。你做人行事的原则是什么？敬拜神的原则是什么？神就看你的

这个观点，看你的看事观点。约伯做什么了？他做饭了？他坐在病榻上，坐在灰中，他已经坐在病榻之上了，他能干啥？是不是啥也干不了？他传福音了？（没有。）他也没跑半个欧洲，他啥也没干，他老婆说了一句："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他就说了一句话："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嗳！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伯 2:10）"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伯 1:21）这一句话就成为见证，神就称许了，神就说他是个义人，就说了这一句话，他的身份就变了。如果他不说这一句话，那称他为义人吗？不是义人，这一句话从哪儿来的？（夏雪：从心里边。）从心里边。他的眼睛看见了、耳朵听见了，用心来衡量以后，认识到这是神的主宰，才能说出："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伯 1:21）神一看，哦，这个人是称神为大的人，这是跟随我的人，他知道我是神，我剥夺了他的所有时，他依然还跟随着我，这个人是义人。保罗虽然跑了半个欧洲，他受了不少的苦，也受到了别人的追杀，最后还殉了道，但神说什么？保罗依然是敌基督。

咱今天又看到夏雪和SJ了，SJ一天起来左逛逛，右逛逛，这儿吃，那儿睡，训完这个，训那个。夏雪，你呢？早晨起来，做了饭给人端吃端喝，晚上人家别人都呼呼睡了，你还在那儿洗锅了。等睡下了以后，夏雪心里边想：凭什么？为什么她能坐到那儿吃？而我一天起来就得这样干呢？我这样干活，可到头来神要的是谁呢？（夏雪：神要的是SJ。）为什么？你把为什么说出来。（夏雪：说不出来。）那你是蒙的？说好听的话送人情呢？因为SJ她是见证神的名，维护神的名，通行神旨意，作神让人作的工作，打败众仇敌，做打败撒但的生产者。而咱做的是什么？虽然说你受苦了，劳累了，可咱做的是什么？夏雪？（夏雪：无用功。）无用功？（夏雪：神不称许不是无用功吗？）你又跳到另一个情形里边了，夏雪现在心里边"动"了，刚才还笑盈盈的，挺直腰板坐在这儿听了。没想到两句话一问，咋了？头也低下了，乐不起来了。为啥呢？"把我所有的工作都否了，披星星，戴月亮一辈子，最后来到你这儿否了，不看，这公平在哪儿？这公义

在哪儿？”心里是不是在想这些呢？夏雪，夏雪，想啥？夏雪的心思沉重起来了，这是在重新省察自己的信神历程了，我下一步路该怎么走？明天这顿饭还做不做？做吧也是无用功，做也和我的归宿无关，该咋做？（夏雪：该咋做就咋做，好好做嘛！）那刚才我举了这个例子，就说看你的态度和看SJ的态度，从这里边看到了什么？（夏雪：神喜欢哪一类人。）神喜欢哪一类人？神原来是喜欢这儿遛遛，那儿遛遛；这儿逛逛，那儿逛逛，喜欢这类人呀！行，明天开始我也不做饭了，我也出去遛达去。夏雪，神喜欢哪类人？夏雪，怎么不说话呢？（夏雪：心里难受。）来说说你难受什么？“弟兄，本来想让你夸夸我做的饭好吃，包子香，结果你来了理都不理，你都不看。不让你和我交通还罢，让你交通交通，你把我的美梦都打破了，把我的归宿也给我拆毁了。”是不是？（夏雪：没有那么想。）那你想什么了？（夏雪：就想我的这个归宿可能没有了，心里难受了。）为什么没归宿了？（夏雪：因为你刚才举的例子，我做的是无用功，我就是个效力的，效力的不是都要死呀，心里难受这个。）这无用功是你说的，不是我说的呀，我没有说无用功吧？夏雪，我说无用功了吗？我说这话了没有？（夏雪：那保罗不也是作了好多年工作，那不是无用功呀？我走的是保罗的路，那最后不还是个徒劳？）那你说谁逼着让你走保罗的路了呢？彼得的路不能走？是不愿走，还是不会走？刚才说了，你所做的是无用功，那你想不想让这工作变成有用功？想不想？（夏雪：想。）想，那怎么就有用了？田宇，这个工作怎么就有用了呢？（田宇：里面的变化才能决定你外面受的苦是否有价值。）听清了吗？（夏雪：里面的变化才能决定外面受的苦是否有价值。）外边所作的工作是否有价值取决于内在的变化，也就是里面的看事观点转变了，你外边所做的一切事就有意义；如果你里面不变，那你外边所作的这些工作，都是无价值、无意义，你作的这些工作，都是撒但送来的礼品。也就是说，你的看事观点不扭转，性情不变化，你在神家做上一辈子的饭，做得再好，那你所做的也是撒但送来的一个礼品，而你送了礼品之后就走了。如果你能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地做一辈子，你有可能成为忠心效力者，给你一千年。忠心效力者他是没有生命的，是给你一个恩典。交易，恩典。如果你一看到自己没归宿了，心里就不平衡了，就不愿尽本分了，这还能忠心尽本分吗？还能成为忠心效力者吗？这就不能成为忠心效力者了，这就是一个效力的，效

完力了就撤了，送了一个礼品。建造国度的时候呀，夏雪过来送了一个礼品，送完礼品起来走了。愿不愿意走？走不走由不得自己选择，谁掌握的呢？神主宰，但是又不是神说了算，还得看人所走的道路，看你是否有内在的变化。内在有变化，外表所受的苦就有价值、有意义。现在有路了吗？

那神要什么样内在的变化？也就是说神要什么样的人呢？神要的是有良心、有理智的人；神要的是诚实人；神要的是善良的人；神要的是对人有包容、忍耐的人。这是不是神告诉咱了？神要诚实人，也就是说你能达到神所要之人的这个标准，就剩存下来了，这就是内在的变化。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你能做到时时向着神、为着神，为着神家利益，这是不是内在的变化？夏雪？现在是不是听不进去了？（夏雪：能。）我刚才说啥了？（夏雪：维护神家利益，向着神、为着神。）维护神家利益，最浅显的、最初的也就是说，你得把神家当成你的家，真正的把神家当成你的家。你把神家当成你的家，神家就把你当成神家人，你不把神家当成你的家，神家怎么会把你当神家人呢？你认为你是来帮忙的，你认为你是来做饭打工的，你认为你是搞交易的。你来做饭要做饭钱，烧水要烧水钱，是搞交易的。那你就没把你当成神家人。当家人了，那就有当家人的表现，“呀！不小心把家里边水流了，水把家里淹了，这水费呢？自己家人该不该自己掏，是不是你自己承担？水淹了，你该不该心疼呢？咱家是个大家庭，那弟兄姊妹就是弟兄、就是姊妹，咱能不能把他当外邦人呢？不能当外邦人了，那就是弟兄姊妹，那就是亲人！“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太12:48-50）不遵行神的旨意的就不是弟兄姊妹。根据神话来衡量，再简单地说，在咱家里边，跟随神的，信神的，那暂且就是弟兄姊妹，那不是咱家里人，就不是弟兄姊妹。作在弟兄姊妹身上就是作在神身上，那我是怎么对待弟兄姊妹的，我就是怎么对待神的。今天宁宁来到这儿了，不管宁宁做什么了，你让宁宁能喊出救命来，那就好比神让弟兄姊妹来你门口讨碗饭吃吧，你还让他喊出救命来！这是不是你作在神身上的？夏雪，这个能体会到吗？能不能？为什么要让人有包

容忍耐、慈爱怜悯呢？如果咱有包容忍耐、有慈爱怜悯的话，别人就是再胆小，她能喊出救命来吗？这是不可能的事。她就是再惊讶，她也不会喊出救命。这是一个流露。

再一个流露就是啥呢？就刚才你说的，拿来菜了，SJ让你吃，你说："这菜能吃吗？"你把这儿当家了没有？维护神家利益了没有？看成本了没有？这两天又出来个什么事？夏雪，自己说说。（夏雪：那次给我们分了那么一大堆韭菜，还扔了那么多，她都给我们记到生活费上。我是说这事了，又不是说不吃，哪一回的烂菜我们不是都给吃了呢！）哪一回不是呢？这话里面有没有抵触？（夏雪：那坏菜多会儿都是给我们这儿分，还说我们超了超了，啥时候都是我们超了，我们哪敢吃？哪敢问她要菜呢？疯子拿回来的菜就快烂了，就扔呀！疯子她就给我们记到生话费里头，想记你就记上吧，可她还说我们吃得多，说我们是浪费，我们要求高。）看见什么了？夏雪，如果是让你当个一家之主，你会怎么安排呢？夏雪，这样吧！咱们换个角度，你坐到我这个位置上，我坐到你的位置上。夏雪，你什么味道？你知不知道咱一天的基本支出是多少？知道吗？夏雪快哭了！委屈得不行了！这个委屈痛苦从哪儿来的？夏雪，还想回头吗？想回头咱就回头，不想回头咱就暂停，我看见你快顶不住了，想不想回头？古人有句什么话？"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正常的一家三口一天的房钱，水电费，生活费下来还得多少钱了？何况咱这个大家庭呢？夏雪，虽然你说把自己当成了神家人，可是你没有真正地去做，所以说咱们换换。咱一天的收入有多少？算不了账吗？如果是你坐在这儿，你作为一家之主，你来管理，然后我在下面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那个不好吃，你什么心情？你没有照顾过孩子，那你当过孩子吧？你过过小时候的生活，你小时候要什么是不是父母就能给你买什么？你拿起什么随手扔了，你父母不管？扔了就不要了？那是父母的心血代价，父母还有承受能力。咱以前交通过，如果你是个种菜的，那你家吃的肯定是些烂菜；你是个卖衣服的，你穿的肯定是退下来的烂衣服，你不会穿最时髦的衣服。夏雪，对不对？

农产品有好的，有不好的，有蔫了的。你说那不好的蔫了你在这儿不吃，那韭菜一块一斤，蔫了，人家要呢？谁要呢？只能夏雪要，因为啥呢？夏雪她不出钱，她只是出了个菜票，菜票它不是钱，不心疼。夏雪，你在这儿也是负责的，你说不让你先要让谁先要？这就是刚才跟你说的活出，什么是活出呢？就是活出一个家里人的味道，维护神家利益，维护咱家利益，为建造国度而献上自己的所有，能献上什么尽力献上什么。咱以前交通过什么？患难时期。以前旧社会的时候还说什么？“节衣缩食，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我记得小时候还有一句话是说穿衣服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你说衣服穿几年？九年。以前的时候都没钱，是吧？咱今天应不应该缝缝补补又三年？咱就是这个菜，能不能再加工加工吃了呢？这是和你讲理了，作为一个家里人，咱应该体尝到父母之苦，体尝到家里的这个艰难，应该献上自己，自己能出多少力？能为神家节约多少？减少多少成本？这是讲这个理了。从生命进入来谈，神是看人的观点、看人的存心，让你在这儿做饭，供应弟兄姊妹的吃喝，咱的心站在了哪一边？就今天你说的，神摆上的环境，是根据你的需要，疯子拿过菜来了，这可真是根据你的需要。这个菜本身就不坏，就根据夏雪你里面的看事观点呀，也得给你摆个环境。就好像出埃及的时候，人们吃的什么？吗哪，是吧？吗哪有个什么特点？（不能过夜，一过夜就坏了。）你说真的就不能过夜吗？夏雪，能不能过夜？（夏雪：能。）为什么？（……）因为礼拜天就没有吗哪，那礼拜天吃什么呀？礼拜天吃的是不是礼拜六剩下的吗哪？那礼拜六的吗哪坏不坏？那礼拜六降下的吗哪，它就不会坏。其他时候降下的吗哪它就必坏。为什么会这样呢？神就是操练你的顺服，让你不要担忧，够一天的就行，让你留下你就留下，不让你留下你就别留下，留下也是坏的。根据人的需要而供应，操练你，那今天呢？这个菜本来是不坏，但因着夏雪呀，这个菜怎么呀？那这个菜必须得坏，你说不坏能把夏雪显明了呀？如果说夏雪是个礼拜六，那这个菜绝对能放。夏雪，你说呢？神就借着这个菜一坏，来显明你了，显明看看你究竟维护不维护神家利益呢？那五饼二鱼吃饱五千人以后，剩下的那些扔了？扔了没有？夏雪，耶稣怎么说的？夏雪？夏雪？夏雪现在已经沉醉在了自己的归宿之中，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

夏雪，我刚才说的这些话都没听进去？听进去了没有？我刚才交通的你怎么看？神摆设的这环境就是看你的态度，看你的观点，就看你是不是站在神一边来看事，是不是维护神家利益。咱以前交通过信神是在干什么，是吧？夏雪，信神是在干什么？信神就是在扭转自己错谬的看事观点。首先确定你那个观点是错谬的，然后你还站在这错谬观点上痛苦难受。你那个观点是错谬的，你得扭转。夏雪发表的那个错谬观点是什么？拿上一堆烂菜就让吃了，这就是一个错谬的观点，什么错谬观点呢？（夏雪：拿来的烂菜我又不是不吃，那茴子白、西葫芦都烂了，都吃了，也没扔了呀。哪一次给我们分的时候，我不要她的？我心里气的是她老找我的茬！）找你什么茬？（夏雪：出力不讨好，帮了她还要……）对了，终于说出来了，这就是错谬的观点。我刚才说什么了？我说你在这儿是负责的，让你在家里做主人了，站在神一边看事了。（夏雪：哪一次去拿菜不是先挑烂的给我们拿上？）这就是个错谬的看事观点，哪一次不是让我吃烂的？烂了就让我吃，我不是帮你了？你是在帮她了！夏雪，你是在帮谁了？这个烂菜应该是疯子给你拿出来，让你帮疯子吃？还是你主动出来说："疯子，要是有卖不了的烂菜，给我们拿上。"该不该是这样的观点？（夏雪：那我就那么说的呀，那卖不了的拿上吃吧，可她还要那样说我们，她早就对我不满了，一直找我茬。）夏雪现在钻牛角尖里了，我说话没听懂，我刚才说的话听懂了吗？为什么说你的这些话是错谬的看事观点？你是神家人，你把你自己当作家里人了，维护神家利益，"这些菜呀，吃不了就坏了，这些菜是钱都是成本，坏了都是可惜！疯子，哪些菜快坏了？来，咱把这些先吃了，算到我们的伙食费里面。我们掏钱买好菜也是买，得先把这坏菜吃了，要不就糟蹋了。好菜让她们吃，我们把这坏菜吃了。"如果有这样的看事观点，这是不是高尚的？这是不是把你自己当作了神家人？夏雪，这是不是负担、担当？你还记不记得那个姊妹，破蒜、坏蒜放一大堆，她不吃，她就剥了一个独头蒜吃去了。然后给我拿了一个独头蒜，让我吃了，我说了一句什么？（吃不起。）我说："我吃不起。"夏雪说："你吃不起，我吃得起。"我为什么说吃不起呀？那边有普通蒜，还有破了的蒜，我吃这些蒜也是吃，那蒜不一样吗？它只不过是破了，不好看了，不影响吃。

我也舍不得吃，担当。咱呢？咱该不该有这样的认识？这样的素质？别人还没有给你坏菜了，你应该是主动站出来，来，把那些坏菜拿上先吃了，好菜看能卖成钱就卖成钱，咱这个大家庭一天的开支真是不少，咱家承担不起。我做不了什么吧，我能够在这个饭食上节约成本，能够节约一毛是一毛。那个话怎么说的？“不添斤也添两”，夏雪，行不行，愿不愿意？我问夏雪愿不愿意，夏雪是：唉……长叹一口气，“你让我说什么呢？”叹气了，心里不痛快但不知道该咋说。从这里看到了什么？咱在吃这方面求真求细，把吃啥看得很重，而在神家利益这方面没知觉，这是不是败坏性情？这是不是一个活出？

458　人为什么对神总有要求呢

1　人对神总有总有要求，这是什么问题？人无论临到什么事，总是维护自己的利益，总为自己找理由、找借口，都是为自己的肉体辩护，为自己的前途打算，都向神索取恩典，什么好处都想得，一点真理没有。

2　为什么对神的要求太多呢？证明人的本性是贪婪的，人在神的面前根本没有没有一点理智，啊~人作的一切，无论是祷告还是交通、讲道，总之，人的追求、人的心思、人所向往的都是在向神要求什么，向神索取什么，这说明人信神，根本没把神当神待。

——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人对神的要求太多》

你把自己当神家人了吗？（一）

神说："对于神家对待人的这个原则，你们是不是都能接受？（是。）如果你能接受神家对你的观察、监督、了解，这就太好了，这有助于你能尽好本分，达到合格地尽本分，满足神的心意，这对人是有益处、有帮助的，没有丝毫的坏处。所以，人了解了这方面原则之后，是不是就不应该有任何抵触、防备的情绪了？即便有时候了解你、观察你，监督你的工作，那也不是冲你这个人去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现在尽的本分，作的任何一项工作，都不是哪个人的活计，这涉及神的工作，是关乎到神工作的一部分。所以，任何一个人对你监督、观察，或者深入了解，想跟你交交心，看看你这段时间的情形怎么样，甚至有时对你态度严厉一些，有一些修理对付、管教、斥责，这都是因着对神家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所产生的，你不应该有任何负面的想法，也不应该用负面的情绪来对待。能接受人的监督、观察、了解，这代表你从心里接受神的鉴察了。如果人的监督、观察、了解你都不接受，你都能反抗，那你就能接受神的鉴察吗？神的鉴察比这个细微、深入、严厉多了，神要求的比这个具体、严谨、深入得多，人的这些你都接受不了，那你说你能接受神的鉴察，这不是一句空话吗？所以说，一个人能接受神的鉴察、神的检验，那首先得接受神家、带领工人或者弟兄姊妹对你的监督。有的人说：'我有人权，我有我的自由，我有我的工作方式，处处接受人的监督、检查，这样活得不是太窝囊了吗？那我的人权在哪儿？我的自由在哪儿啊？'这话对不对？人权、自由是不是真理？（不是。）那它比真理高还是低啊？（不能与真理相提并论。）人权、自由是人类社会相对文明、高尚的一种对待人的方式，但是在神家，神的话、真理高于一切，两者不能相提并论。所以说，在神家你无论做什么，不是根据外邦世界高的理论或者高的知识学问，而是根据神话、根据真理。那某些人说他要人权、要自由，这很显然不合乎尽本分的原则。你是在神家尽受造之物的本分，不是在社会上打工挣钱，所以你在神家要找回人权、维护人权、维护自由，这样的说法是邪说谬论，在神家中根本就不成立。带领监督你的工作这是好事，他能监督你的工作证明他是合格的带领，是一个好带领。如果给你充分的自由、人权，你可以为所欲为、随心所欲，带领也不管，也不监督，从来不责问你，也不检查你的工作，

发现问题也不吱声，对你不是哄就是商量，这是不是好的带领啊？（不是。）很显然，这个带领是在坑你，他纵容你作恶，纵容你违背原则，纵容你为所欲为，这是把你往火坑里推，这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合格的带领。反之，如果他发现你工作中的问题能够及时地指责、监督或者揭露，对你的追求也能及时地给予指正、帮助、扶持、供应，在他的监督、指责、供应、帮助之下，你对待本分不对的态度改变了，一些谬妄的观点放下了，自己的想法、出于血气的东西逐渐地少了，能够心平气和地接受对的、合乎原则的说法、观点了，这对你是不是有好处啊？这益处就太大了。

神家对待每一个被使用的人的方式是监督、观察、了解，这样对待人的根据是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对待人呢？这是不是本着对本分忠心、认真、负责的原则所产生的方式、方法？（是。）如果一个带领对他负责范围内的普通尽本分的弟兄姊妹或者是担任重要工作角色的这些人从来不监督、不观察、不深入了解，那他是不是一个对本分忠心的带领？很显然不是。那你们的带领工人、负责人有没有检查过你的工作？有没有询问过你工作的进度？有没有指导过你工作当中存在的问题？对于你工作当中出现的明显的漏洞、偏差，有没有给予过指正？对你人性各方面的表现、流露，生命进入方面的追求，有没有给予过帮助、供应、扶持、对付修理？如果不仅对尽普通本分的人从来没有过辅导，而且对作重要工作的人也从来没有给予过交通、帮助、扶持，更谈不上什么监督、观察、深入了解了，没有这些表现、作法，那这个带领是不是作具体工作的人？是不是合格的带领？（不是。）有的人说：‘我们的带领就是每周给我们聚两次会，交通交通神的话，祷读一下上面的交通，有时候交通一下个人的经历认识，对于我们的各方面情形，还有本分方面、个人生活方面遇到的难处，从来没有给过任何的建议，也没有任何的供应、帮助。’这个带领怎么样？如果一个带领对自己所负责范围内的人员的各方面情形还有工作都不能尽到责任，那他就不是合格的带领。他对任何人都不监督，不观察，也不了解，每每你问他，‘这个人现在怎么样了？’‘观察呢。’‘观察多长时间了？熟没熟悉啊？’‘观察一两年了，还不太熟悉。’‘那个人怎么样

了？’‘还不太了解，反正他尽本分也能吃苦，有心志，愿意为神花费。’‘这些都是表面的，他追求真理方面怎么样呢？’‘还得了解这个啊？那我再了解一下。’从他说了解到有结果得等多长时间那就不知道了，是未知数。

你们的带领、负责人对你们有没有负责的态度？是不是对你们真了解了？这方面工作有没有作到位？都没作到位，都没达到对本分忠心，对工作认真负责。那达到这个容不容易？这个事不难。如果你真具备一定的素质，在你负责的范围内，你真懂业务，不是外行，你只需要做到两个字就能达到对本分忠心。哪两个字呢？‘用心’。对事用心，对人用心，就能达到对本分忠心、负责了。这两个字好不好实行？怎么实行？用心，不是用鼻子闻，不是用耳朵听，而是用心。一个人真能用心了，他眼睛看到人做什么事，有怎样的表现，对待一个事有什么样的反应，或者他耳朵听到一些人的说法、声音、论调，在他脑海里、思想里就会产生出一些想法、观点、态度，这些想法、观点、态度会让他对一个人或者一个事有深入的、具体的、准确的了解，同时会产生合适的、准确的判断与原则。人有了这些用心的表现，才是对本分忠心的表现。但你要是不用心，没这个心，你眼睛看到什么也没反应，耳朵听到什么也没反应。所以说，一个做什么都不用心的人，眼睛、耳朵都是摆设，听而不闻，视而不见，这是没心的人。眼睛不仅仅是用来看东西、辨别方向的，耳朵也不仅仅是用来听声音的，它们都是用来接受信息、观察人事物的。如果你的眼睛从来不会观察人事物，不会观察你所看到的这些信息，耳朵也不会分辨各种声音、各种论调，不会辨识你所听到的这些信息，那你的眼睛、耳朵就是摆设，你就是睁眼瞎，眼睛一瞎，心也就瞎了。那眼睛观察事物，耳朵接受信息，都是靠什么产生态度呢？靠心。你用心了，你所接受的这些信息，不管是看到的还是听到的，你就能产生观点，就能对一个人、对一件事情产生深入的了解。但你要是不用心，你接受多少信息都没用，你就是废物，没什么用。没用的人指什么说的？就是尽本分不用心，虽然长了眼睛、耳朵，但都没什么用。没心的人不会对本分忠心，也达不到对工作有认真负责的态度。

刚才说到神家对待人的方式是监督，深入地观察、了解，目的是为了把工作作得更好、更具体，出现偏差能及时纠正。这样做是每一个人的责任，也是在实行神的话，当然也是合乎原则的。合乎什么原则呢？就是对本分忠心、对工作认真负责的原则。这是不是真理？（是。）如果你的带领、负责人或者你身边的弟兄姊妹常常监督你、观察你，想深入了解你，同时也想帮助扶持你，你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对待这事？是反抗、防备、抵触，还是虚心地接受呢？（虚心地接受。）虚心接受指什么说的？就是这一切从神领受，别凭血气对待。如果真有人想帮助扶持你，想对你负责任，想对你手中的工作负责任，那这不是出于撒但的，不是出于血气，不是出于恶意，而是出于对神家工作负责的态度，是从神来的。你应该从神领受，而不是凭血气对待，用人的方式防备、抵触，这都不对，都不合原则，这不是接受真理的态度。最好的接受真理的态度就是任何对你有帮助的做法、说法、监督、观察、指正，甚至是对付修理，你都应该从神领受，别凭血气。凭血气这是出于恶者、出于撒但的，不是出于神的，不是一个人对待真理最正确的态度。”（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分辨假带领（七）》）

SJ的交通：

李木，能不能对上号？咱得从神话里找路，把神话带入现实生活当中。上午我说你的时候，看到咱心里有抵触，心里是不是想：“呀！我做了这么多，已经够可以了吧！”老师交通了尽本分有三个台阶，你虽然到了第二个台阶，但咱是不是只是为了作工而作工呢？单是为了作工而作工，那咱走的是不是还是敌基督道路呀？这些是不是都需要修理对付，给咱指正呀？这对咱是一个帮助。但从咱的内心深处就不是这样正面领受的吧？咱心里就认为我做了这么多，怎么还要这样说？那我还不如不做，要不就消极了，是不是会产生这些呀？这就是说，

咱虽然看了神话了，但是没有从神话里找见实行的路途，神话没有和现实对号。咱尽本分了，每层带领抓工作，这是不是他的职责呀？如果咱遇到的带领就不管咱，就是给咱说个好话，都挺好，那咱还有长进吗？如果咱从神话里明白了这方面真理，也明白了神的心意，自己也得着这方面了，那你对待下边的人是不是也会用心了呢？下边的人他里边有这个问题，咱也能看透他的问题在哪里，他现在的偏差在哪里，抵触在哪里，咱也能给他扭转。咱现在达不到这个，就是因为咱对带领真正的、正当的责任没有明白。你说下边的那些人都不听，那些人都开始反叛，是不是都是这些问题呀？下边那些人的问题和咱的问题一样不一样？如果咱自己在这方面扭转了，那他们的那些问题咱就会解决了，就能往正道上去带他们了。神家对待人是不是就是这个原则啊？

“对于神家对待人的这个原则，你们是不是都能接受？（是。）如果你能接受神家对你的观察、监督、了解，这就太好了”，如果咱能活出神话，这样实行了，好不好？如果咱都能这样实行就好了！哪次只要说到咱的时候，咱是不是就开始反呀？有的时候还没说了就先防备上了，心里想着你肯定要说我，是吧？是不是一开始就抵触了呀？（李木：这次发信息的时候，先给人生发的，不敢给你发，怕对付。）审判刑罚是最真最实的爱，彼得以审判刑罚为喜乐，咱呢？谁要是总说我的问题，挑我的毛刺，那我不能挨着他，有什么问题，有什么话我和不说我问题的人说说。总说我、总要找我事的人，给他说吗？李霞，是不是也不说呢？（李霞：不说。）“如果你能接受神家对你的观察、监督、了解，这就太好了，这有助于你能尽好本分，达到合格地尽本分，满足神的心意，这对人是有益处、有帮助的，没有丝毫的坏处。”就是你自己体尝到这些话了，得到了这方面，才能有感触，看到神对人最真最实的爱。人临到刑罚审判、临到对付修理的时候，第一个意念是不接受的。因为人都是维护自己，人的本性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都是为了自己的面子，就为这个脸面、地位活着了。这时，你对神摆设的刑罚审判、对付修理是抵触的，当你一抵触的时候，本性自然流露，下意识地就要自我保护，只怕别人说自己，这些

流露肯定要出来。当这些流露出来的时候，你先得想为什么这么说我呢？是不是对我有益处？是不是要帮助我呢？你看以前老师说我的时候，我第一个意念是根本不接受，因为我得维护自己。我第一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的脸面、地位，就认为老师是丢我的人、现我的眼，把我放在光中让别人笑话，是不是先想到这个呀？就没想到这样的揭露解剖对我的生命有益处，这第一个意念出来，就证明人被撒但败坏太深，就想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就为自己，就为着脸面，就不接受，抵触！就是心里接受，嘴上都不接受！心里承认对、是，但面子上下不来，嘴上还得说个不是不是。说不是的意思其实就是护脸面呢！我嘴上说不是不是，其实心里想着太是了，但是脸面放不下，就说不是。过后再反省的时候，就知道其实当时我说不是的存心目的并不是真的要说不是，而是因着老师说的话，说到我的骨子里去了，话点到我的病根了，我就说不是。越是点到我的病根上，我就越说不是，这就是点着你的病了，就舍上你的命了。就像那天说了一下晨晨，晨晨吵得能行吗？要不是点着病根了，她能豁出去那样吵吗？就专门说到你的病根上了，这是你生命该改变的地方，所以这儿是最疼的地方。如果要给我个脸面，只说别人的问题，你看我还吵吗？别人做得那么不好，你还过来说我？是不是就是这个目的？咱不顾虑生命，就要脸面。

那次老师揭露解剖我的话太损伤我面子了，我脸上就表现出来了，我的脸很难看，还哭得不行啊！因为这么多年人人都给我个面子，而老师却丝毫不给我面子，没有人这么对待过我，我这里边就承受不了、接受不了，就抵触得不行！人为地位、为脸面、为钱财，人就为这些而活呢！这就是人的致命处。我不要真理、不要生命，就要这个脸面、地位呢！只要伤着这个，就不行了，所以当时我就不愿意听、不想说、完全是抵触！因为我败坏，所以我就想着所有人都是一样的，老师就不会对我有好意，老师对我就是完全不利，里面就反着来的，就是把老师当仇敌待了，就不想着老师所作的对我是生命的供应，就不想往那方面想，连想都不想，定规着呢！定规老师这样对我就不是供应生命，抵触的呀！但就是那么抵触、那么不愿意听，老师还要给

我谈三天，非要让我明白。要是在社会上，一个人和另一个人说话，当这个人不愿意听的时候，人家还说吗？只要你的眼神不对，人家就不搭理你了，人家还搭理你吗？如果换作你，在世界上，你对他是一番好心，但他不搭理你，你还继续和他说吗？（不说了。）是不是理都不理了？够了，算了！社会上的任何一个人都会这样的，是吧？因为他不知好人心，他都不理你了，那你还理他吗？那三天过后，我就想，我脸面过不去，不愿意接受，不愿意看老师，不愿意听老师这个话，但是老师还要说。面对一个不愿意听的人，面对一个脸不高兴的人，谁还愿意再说三天呢？都不会。要是人面对这样的环境，人就会想：不愿意听，拉倒，算了，说她干啥呢？有啥意义呢？就做不下去了，任何一个人都做不到。这就是为啥说只有神对人是爱，神家对人是爱的原因。我从那个时候就体会到神作在人身上的爱了。在老师来看，我虽然抵触，但是那是因着我不明白才抵触的，不知道这样揭露解剖我是为我好，老师看见我是不明白，他不跟我一般见识。我不明白，老师就再说，他把我当成一个不明白的人来对待。就像耶稣当时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还祷告给天父说，饶恕他们，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老师这样作在了我身上，当我走过来之后，我体会到了，看到了的时候，我心里才懊悔、自责，有谁会这么对待我？我在外边二十来年了，没有一个人这样用心地去给我说！就是不管我抵挡不抵挡，抵触不抵触，老师总要把正道给我，不管我怎么对待老师，老师就要这么对待我。当我转过来的时候，我才看见，哦！这是供应我生命呢！这不是对我不好！从外表来看对我的肉体是不好、对我的面子脸面是不好、对我的地位是不好，但如果没有人这么对待我的话，任由我这样走下去，我走的就是敌基督的路。保罗作工跑了半个欧洲，那我就算再作二十年的工作，就是跑了半个中国，跑了个全中国，但到最后，我还是像保罗一样，没有丝毫的变化。因为信神就是两条道路，认识神、认识自己，神根据人的选择，根据人的态度，根据人的言语行为，根据人所走的道路而定人的结局。而我就不会认识，这么多年，我就学会了作工，而作工也就是为了得赏赐，也就是为了得个脸面，以后能够活下来，就为了这个和神换取，我走的路就是这个路，就是保罗与神搞交易的路，就不是为了性情变化，对于自身存在的这些严重问题我都不知道！只有审判刑罚、对付修理才能把我打死，死了才能活！就是把我里面的奢侈欲望，任何的要求打死，没有

了，我才反过来说，哦！这是让我去走一条人生正道，让我走一条活路，我走的是死路，老师给我指的是一条活路。接受审判刑罚、修理对付、试炼熬炼，走这个路，这才是人该走的道路，这才是信神蒙拯救的一条光明大道。老师就是在我身上这么作的，我看见了神的爱了，我感受到了，我体会到了，我现在才能做一点，我才会这样对待别人。今天我对待你能有这点点的包容，这是神在我身上作工达到的果效，因为我体尝到了。如果我自己体尝不到，我愿意这么对待别人呀？我也不愿意。

今天，为啥在咱带领身上先作揭露解剖的工作呢？因为咱做带领、做负责人了，首先咱得接受，咱接受了以后，咱才能带领别人进入正轨，如果咱都不接受，咱都走不正，咱怎么去带领别人？就像上次说李霞一样，是！别人是有问题，但是咱得想，神给咱摆设的就是这个人，就羞辱咱、就让咱难堪、就让咱无语，咱该不该反省？为啥就把这个人摆在咱的身边，这是不是神的主宰？神的安排？是让咱去进入呢！咱恨人也好，怎么也好，但是神摆设的环境就是让咱的生命有进入。国度建造就是生命进入呢！不是让咱作工效力，咱愿意效力，但神不愿意看着咱效力，神给咱摆设环境让咱生命进入，这是不是神的爱？咱理解不了的时候，呀！不能见这SJ，这SJ总要说人不好。不管咱作多少工作，如果咱不追求生命进入，走不上接受审判刑罚、对付修理这条路，最后不能恢复神起初造人时人原有的形象，看不到我就是一个受造之物，那到最后都是死。不管咱做多少事，有多少丰功伟绩，在神那儿啥也不是。因为这步工作就是恢复的工作，六千年的经营工作那就是恢复呢，走的是恢复的路，恢复人原有的形象呢！所以咱作为带领，起码得成为精兵强将。什么是精兵强将？起码咱先走上这个路，路先找着了。正常的对付修理，正常的对你的一些偏差指正，这些都是正常的。如果你进入神话实际了，从神话里边认识神摆设的环境，你就有路了，就知道到底该怎么走了。如果你进入神话实际了，那你就能带领他们也进入神话实际。如果从上到下一条线，都能往这个路上去走，都能这么去做，那最后咱训练出的是不是国度精兵？人人能明白神的心意，不用咱天天忙着到这儿去，说说这个，说

说那个，大家都进入神话了，都能理解。如果咱不能接受神家对咱的监督，那咱临到环境的时候，首先会想为什么这样说我呢？就像那天说疯子和晨晨一样，晨晨在我跟前，我肯定要先说晨晨。不是因为我偏待疯子，而是因为你晨晨是抓工作的，你是做带领的人。你看以往武则天就说："你就偏待疯子。"咱看事观点谬，就认为不说谁的问题这就是偏待谁！你老说我的问题，这叫偏待？什么是偏待？审判刑罚就是偏待！如果你讲理，那你所带领的人也讲理，从上到下都是要讲理，如果你会进入了，所有人也就都会进入了。

"这有助于你能尽好本分，达到合格地尽本分，满足神的心意，这对人是有益处、有帮助的，没有丝毫的坏处。"李木是为了作工而作工，现在起码你能豁出去愿意配合了，我也知道那边的工作有一些难处，不是不知道，咱能勇敢面对这些难处，这就是能够迎难而上，这就是一个长进。但在工作中不可能没偏差吧？咱做事的时候里面有武断的表现，再往下走咱就是走敌基督道路！有人拦阻你，拦截你，不让你走敌基督道路，这是不是好事呀？如果咱都要脸面的话，互相之间谁也不说谁，谁也不伤着谁，能得着什么呢？咱花上钱多长时间才来这里聚一次，不是为了说句好话，你好我好大家都好，最后都回家，这样有意义吗？如果把咱的问题说出来了，对咱有帮助，能让咱越来越作好负责人的工作，那这就是咱的偏得。因为到最后神家要用带领的责任跟咱对号呢！用带领的职责跟咱对号呢！根据神话跟咱对号呢！看咱进入神话了没有。以后就是话语控制一切，话语掌控呢！就像咱说李霞一样，神安排的环境就是要显明咱的人性呢！看咱流露的是啥，流露出来之后，咱怎么去变化自己，怎么去悔改？不是让咱认识外表的事，而是让咱认识里面的心思意念，存心目的，咱不认识咱里边的心思意念，老从外表去找呢！以后神要让咱谈这些生命经历、生命进入呢！神摆设了什么样环境，为什么摆设这样的环境？神太爱我，让我认识我自己。我怎么认识我自己？只有环境事实显明我，这是神对我的爱，谈出这些是不是就有实际了呢？别人听了有享受，看见的是他能认识神，他所走的路认识神、认识自己，就这两方面。不管摆设什么环境，能看见神的作为。"所以，人了解了这方面原则之后，是不

是就不应该有任何抵触、防备的情绪了？”有些事咱不想说，是不是也是防备呀？其实就是怕对付，咱不知道对付修理、审判刑罚那就是爱。如果你要追求洁净、要追求性情变化、追求对工作越来越负责，最后做一个真正的带领，你有这个目标了，是不是就愿意接受了？如果你自己里面就没有这个目标，不管自己是真带领还是假带领，反正我就像打工的一样，打一天的工拿一天的工钱，你这么去走，到最后不还是淘汰吗？路就没走对。就是看你走的什么路，如果你这个路对了，一切都不是问题。如果这个路不对，怎么说都是问题。

疯子，晨晨抓你的工作了，她对你哪些方面监督、了解，这是不是人家正常、正当的职责？咱今天交通了这方面了，以后不能再说：“她就老找我事呢！”这些话是不是都是外邦人的说法？她为什么找你的事呢？因她抓你的工作了，她应当对你负责任。她有败坏流露，但对咱有益处就行，这是不是个人的进入呀？“即便有时候了解你、观察你，监督你的工作，那也不是冲你这个人去的。”咱流露的是什么？“就冲我这个人来的”，晨晨那天也是这样流露的，“就是针对我！疯子，你要是冲着我，就直接说。”这话就出来了吧！疯子也是，“晨晨，天天就是找我事”，这是不是开始互相攻击，打口水仗了？你说咱进入神话吗？咱信神是不是要进入神话呀？得看神话是咋说的！从神话来看，人家晨晨没有怎么过格地对待你，这是正当的，咱不允许别人监督咱，不允许别人监管，“晨晨，你别天天这么问那么问，天天监督我，我自己还做不了？”这是人家的责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现在尽的本分，作的任何一项工作，都不是哪个人的活计，这涉及神的工作，是关乎到神工作的一部分。所以，任何一个人对你监督、观察，或者深入了解，想跟你交交心，看看你这段时间的情形怎么样，甚至有时对你态度严厉一些，有一些修理对付、管教、斥责，这都是因着对神家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所产生的，你不应该有任何负面的想法，也不应该用负面的情绪来对待。能接受人的监督、观察、了解，这代表你从心里接受神的鉴察了。”你看这话，咱以往不是这么认为的吧？你看有的人说：“我接受神的鉴察，我不接受人的监督，你不用管我。”有没有这话？“我做在神面前就行了，用不着你监督。”咱不能接

受人的监督、观察、了解，那人在不在神手中？神摆设他抓你的工作，是不是神主宰安排好的？什么样的人抓着你的工作，什么样的人监督着你，这是神命定好的！这是你生命的需要！“能接受人的监督、观察、了解，这代表你从心里接受神的鉴察了。”如果人都能这样去领受，是不是就会经历神的作工了？每天面对神摆设的人事物，还会找事？还会打口水仗，互相攻击？疯子说：“晨晨，她就是故意找茬的，这晨晨就是专门找我疯子的茬。”谁抓咱的工作，咱跟谁争执、吵，疯子，你说以后别人谁还敢抓咱的工作？咱怎么给下面的人带路呢？下面人看看咱的这些表现，也是看样学样，以后他们也是这样，“你这是故意、专门找我的茬了。”吵吧！“如果人的监督、观察、了解你都不接受，你都能反抗，那你就能接受神的鉴察吗？”你接受不了人的监督，那你能接受神的鉴察吗？可能接受吗？就像今天说马静她们这样走下去，走的就是敌基督的道路。说她了，她就抓把柄，是不是嫌说她？其实里面是啥？就是不能接受人的监督、不能接受人的指正。就是我有偏差，你也不能指正我，你要把我扭正了，我就气得不行。你说这是不是接受真理的人？咱选带领选啥人？就是选能接受真理的人，能接受的人，最起码他通灵，知道啥呢？知道这样对他是对他好。如果你的带领不能修理你、不能对付你、不能把你的偏差指正，那不是合格的带领，他做不了带领。咱现在是不是也得这么去看啊？如果咱做负责人了，咱对下面的弟兄姊妹不负责任，你说咱这是合格的带领吗？是不是也不是呢？所以咱明白了这方面以后，咱对带领还有看法吗？有看法其实就是不接受、不允许你指正我的工作，我的工作即使有偏差，你也得夸奖我，我做得不对，你也不能这么说我，也得给我面子，是不是就是这个表现？所以就不能接受人的监督，不允许别人监督。

“如果人的监督、观察、了解你都不接受，你都能反抗，那你就能接受神的鉴察吗？神的鉴察比这个细微、深入、严厉多了，神要求的比这个具体、严谨、深入得多，人的这些你都接受不了，那你说你能接受神的鉴察，这不是一句空话吗？”这就是空话。“所以说，一个人能接受神的鉴察、神的检验，那首先得接受神家、带领工人或者弟兄姊妹

对你的监督。”这话说清楚了吧？“有的人说：‘我有人权，我有我的自由，我有我的工作方式，处处接受人的监督、检查，这样活得不是太窝囊了吗？那我的人权在哪儿？我的自由在哪儿啊？’”咱浅意识里是不是都有这个啊？这天天可窝囊死了！别人一句话，咱就得跑几圈，是不是有这些想法啊？太窝囊了！活着没有一点人权，没有一点自由。咱今天谈了一下，以后每个人的生活支出需要固定，外表看是不是像控制人一样啊？人心里是不是有想法呀？为啥大部分人的心里都有想法呢？其实就是没有把神家当作咱自己的家。你说咱在家里过日子，如果菜不太好了，但还能吃，咱是不是尽量都吃了？但在神家还能吃吗？就像我那天来拿的芹菜，说：“这芹菜得赶紧吃，不怎么好了，但挑挑还能吃。”李霞一看，还没有看太清楚了，就说：“这能吃？”第一句话就是这个话，直接就说出来了。我心里想：还有这么多好的了，这不能吃？但我嘴上没有说，因为我看她也拿着菜去择了，就再没说。就李霞的这一句话，是不是李霞的流露呀？李霞说这话的时候，心里就想着这菜不好了还给人吃。今天，你在你家里，那是你自己的家，那是撒但的家，但咱今天来在这里了，是不是在神的家里？今天，咱把这个家当作自己家了吗？李霞，没有吧！如果把神家当作咱自己家的话，咱会不会省吃俭用？会不会过日子？咱就会，就会省吃俭用，料理好家务，会过日子了。咱今天信神了，神最后要的是团体彰显满足神。今天国度建造就是为了咱所有人，如果咱现在不这样操练，那以后大灾难临到的时候，吃不上喝不上，咱发出的不全是怨言吗？现在对咱是不是就是一个操练啊？主要就是让咱会生活。今天神家各方面都有了具体的要求，但这不是要控制咱。为啥咱能认为自己天天干活，吃不上喝不上可怜的？主要是因为咱的心态不对，并没有把神家当作咱自己的家！神为什么这么作呢？今天神拯救咱，把咱带进神的家，就是要改变咱的看事观点，如果咱把这个家当成自己的家了，还用这么去卡吗？神家对待什么人才卡呢？就是你没有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你是来挥霍的，你是随便地挥霍了。如果不卡的话，就是天天去拿菜，反正你是供应我们菜的，我要这个菜那个菜，是不是自由的呀？有的吃不了坏了，坏了就扔了再拿，是不是就是这个态度啊？就咱这种态度，咱这种表现，你说神看了厌憎不厌憎？如果带领也不监管、也不管，那到最后，所有人在神家都是挥霍，挥霍祭物！那咱这班人不要说建造国度了，咱这班人都是在作恶，都得

死！因为咱纯属是糟蹋神的祭物，挥霍！并没有借着尽本分恢复人原有的模样，真正的把神家当作自己的家，人人都是精兵，都为这个家服务，为神家服务。六千年的工作就是带领人回家的工作，现在让咱回了家了，可咱是怎么做的？咱就没有把神家当作咱自己家！因为你还有你自己的家，你认为世界上属撒但、属个人的那个家是你的家，神家的这个家不是你的家。所以现在才让咱一点一点地学着做人呀！现在就是这么卡着，让咱去做人，等时间长了，还需要卡吗？习惯成自然了，咱知道怎么做人了，就不需要卡了。像咱给孩子零花钱的时候卡不卡呀？孩子八岁十岁的时候，你会一下给孩子二百块钱零花钱吗？不会吧？是不是给个三块五块，买个冰糕就行。当孩子二十几的时候就不是给个三块五块，买个冰糕吧？长大了，明白了，自然就会节俭，自然会生活了，就不需要卡着给零花钱了。就像咱今天一样，是不得已才固定咱的生活支出，不是一时兴起固定咱的生活支出。按说也不需要固定，可是为什么还要固定呢？因为咱的败坏性情需要这样卡。如果咱性情变化了，那到最终就不需要卡了。你看到最终在国度里的都是一个受造之物，还有什么地位吗？就没有地位了，都是受造之物，有层有次，人都在神话的掌管控制之下各尽各的本分，没有什么地位！但咱现在性情还没有变化，还达不到有层有次，达不到在神话的掌管控制之下各尽各的本分，所以这样卡是咱性情变化的需要，是生命的需要，不得已才这样卡的。可咱面对这样的卡认为不公平，在这方面都是总有要求，要自由，找人权呢！所以说，咱今天这样交通就是让咱先明白，咱明白了以后回去才能把这几方面落实了呢！如果咱交通不到位，那弟兄姊妹会不会有想法？“这还有人权吗？这个工作还对吗？连我们的生活支出都要固定，连吃喝都要控制，让我们天天干活别吃饱，饿着。这不好了的菜也让我们吃。”是不是啥话都会有啊？但是咱并不是拿着坏了的菜让人吃吧？最起码这是一步一步带咱往正轨里走呢！现在，我就看到了，咱所有人是不是已经开始往这个路上走了呢？你看去年的时候，是不是更乱呢？更是瞎做呢！看着哪方面都没有个原则规矩。现在看着咱就是一点一点地长大了，但是就咱的性情来说，还需要这样去走，一点一点带着咱去走，卡着咱去走。

“有的人说：‘我有人权，我有我的自由，我有我的工作方式，处处接受人的监督、检查，这样活得不是太窝囊了吗？那我的人权在哪儿？我的自由在哪儿啊？’这话对不对？人权、自由是不是真理？（不是。）那它比真理高还是低啊？（不能与真理相提并论。）人权、自由是人类社会相对文明、高尚的一种对待人的方式，但是在神家，神的话、真理高于一切，两者不能相提并论。所以说，在神家你无论做什么，不是根据外邦世界高的理论或者高的知识学问，而是根据神话、根据真理。那某些人说他要人权、要自由，这很显然不合乎尽本分的原则。”咱里边嫌菜不好、嫌吃得不好、嫌卡着呀！其实这都是里面有要求，没有明说出来，但咱的浅意识里边就是要人权、要自由，嫌这样卡着没有自由了。到最后神要真正的把你作成，这步工作要把你作成众子、子民了，大方向就是这个路。要把咱作成了，那就咱现在这个样能行吗？不行！所以就得提前操练，达到训练有素，还得有素质、有教养、有理智，对神没有要求了，这才是恢复人原有的模样了。一层一层都是这样，这才是精兵了，咱就得往这个路上走呢！所以咱不能只看外表的现象，说这是在控制咱。在这种背景下，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没有解决，这个时候别人再说一些反面的话，这是不是越没路了，说不定还会背叛神离神而去。“你是在神家尽受造之物的本分，不是在社会上打工挣钱，所以你在神家要找回人权、维护人权、维护自由，这样的说法是邪说谬论，在神家中根本就不成立。”所以咱进入神话，就没有观念了，若不进入神话，是不是都是观念呀？咱在神那儿没有理，咱只是一个受造之物，最后神要把咱作成，咱就是一个合格的受造之物，那就成了。咱现在被撒但败坏了，是一个败坏的人类，咱还没有恢复人原有的模样，接下来神要把咱作成呢！

“带领监督你的工作这是好事，他能监督你的工作证明他是合格的带领，是一个好带领。如果给你充分的自由、人权，你可以为所欲为、随心所欲，带领也不管，也不监督，从来不责问你，也不检查你的工作，发现问题也不吱声，对你不是哄就是商量，这是不是好的带领啊？（不是。）很显然，这个带领是在坑你，他纵容你作恶，纵容你违背原则，纵容你为所欲为，这是把你往火坑里推，这不是一个负责

任的、合格的带领。”根据神话对对咱自己，每个带领对待咱负责范围内的弟兄姊妹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啊？不仅仅是让弟兄姊妹把活干了，咱看到有哪些偏差之处、哪些错误的思想观点、哪些错误的看事观点，是不是需要扭转啊？这些问题也是需要咱去带的。为使弟兄姊妹的生命有进入，哪方面咱都得做到。咱和世界不一样，世界上就是那些有学问的人熏陶你了，但咱今天是让神话引导你，让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反之，如果他发现你工作中的问题能够及时地指责、监督或者揭露，对你的追求也能及时地给予指正、帮助、扶持、供应，在他的监督、指责、供应、帮助之下，你对待本分不对的态度改变了，一些谬妄的观点放下了，自己的想法、出于血气的东西逐渐地少了，能够心平气和地接受对的、合乎原则的说法、观点了，这对你是不是有好处啊？这益处就太大了。”神话给咱说得面面俱到了，就是告诉咱认识神是从神话里去认识，不凭咱的想象，咱根据自己的想象怎么看都是不对。疯子，明白了吗？明白了咱就得进入。晨晨抓你的工作，小凯抓你的工作，人家该监督你，这是人家该作的工作，是吧？你能够从正面接受，你的生命就长大了。那咱信神就只是为了作工？天天忙碌只是做事？咱自身存在的一些偏差之处，咱能扭转，摆对心态，咱的看事观点转了，性情也变化了，这是咱最终要得着的。

“神家对待每一个被使用的人的方式是监督、观察、了解，这样对待人的根据是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对待人呢？这是不是本着对本分忠心、认真、负责的原则所产生的方式、方法？（是。）如果一个带领对他负责范围内的普通尽本分的弟兄姊妹或者是担任重要工作角色的这些人从来不监督、不观察、不深入了解，那他是不是一个对本分忠心的带领？很显然不是。那你们的带领工人、负责人有没有检查过你的工作？有没有询问过你工作的进度？有没有指导过你工作当中存在的问题？对于你工作当中出现的明显的漏洞、偏差，有没有给予过指正？对你人性各方面的表现、流露，生命进入方面的追求，有没有给予过帮助、供应、扶持、对付修理？”神对咱做带领的是不是责问呀？咱是带领，咱对下面的弟兄姊妹有没有作过这些实质性的工作？如果咱自己就接受不了，那咱对下面的弟兄姊妹会不会这么做呢？不会，你只

会做老好人，不会对弟兄姊妹的生命负责。就像露露说的话，“我就是体贴肉体”，为啥咱体贴肉体？咱不知道神对咱带领的要求是什么。你看咱负责范围内的小芬姊妹，她家还是长期搞接待的家，两个姊妹去了住了几天就不行了，她丈夫说了说，她都要赶着两个姊妹走了，没办法就走了。以后别说做啥了，咱负责范围里连个搞接待的都没有，咱的工作作到了这份上了。人家别的地方，干啥都能找下家，多找几个接待家，接待家那就是咱的根据地，如果咱没有根据地，还打什么仗呢？啥也做不了。没有接待家那意味着连聚会的地方都没有，没有教会生活。咱作为带领就不交通人尽本分是正当的，尽本分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也不要求人尽本分，咱平常就不监督。就像小芬信神这么多年了，搞接待还需要天天晚上问人家走吗？这就看见咱平常就没有把工作作到位。小芬她就想着尽接待本分就和接待亲戚一样，亲戚一来两、三天就走了，这本分多好尽呀！她就没想着就在她这儿作工了，以后不走了，就住在她家，蹲点呢！她就没这个习惯，就没有认为尽本分是正当的。搞接待就是弟兄姊妹在你家长期住呢！那些长期在外尽本分的弟兄姊妹，在接待家住了多少年，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咱对咱范围内的弟兄姊妹就没有这样的要求，弟兄姊妹就不知道神的要求是啥。她今天都是这样的表现，在半家信的家庭里都不站见证，那你说她以后到灾难中能有啥见证？这方面咱交通过，不是咱不会作工作，我以前过去的时候，哪次不交通搞接待这方面呢？（交通了。）接待家还得分类，哪些接待家是接待哪方面工作的，各种接待家都得有，接待哪项工作的接待家就接待哪项工作，不能几样工作混在一个接待家里，重复使用这个接待家。如果老接待家不合用，那就用新的接待家，再交通找新的接待家，你们谁找到了？就觉得没事，没啥事可做，因为咱就不要求。有的家里不能去，在家里搞接待实在做不到，那你租房子搞接待是不是也可以呀？你愿意尽本分租房搞接待也可以。你家不行，租房子你也不愿意吗？啥也做不到吗？教会里没有接待家，就连作工作的去了都没地方住，没人接待，没人要，你说还作啥工作呢？咱对人肉体的一些败坏就不修理、不对付，就不扭转人对待本分的态度，咱就没作这个工作。露露，这下能对上号吗？咱以后是不是就知道该作啥工作了？面对神的要求她做不到，我就修理对付她，让她往上够，再去做。像李木，她虽然有偏差，但她比你强的一点是她去做了，她是豁出去做了，你是没做，就差了这

个台阶。李木，现在是作工中存在偏差，这个得扭正。就像我以往一样，我以往也是作工作了，但走的那个路不对，到最终走的是一条抵挡神的路，还得死。李木，听明白了吗？是说咱走的这个路不对，你是一个劲地作工，你没有用心，你给别人带来的是伤害、打击，这个偏差得扭转。但是咱露露呢？咱就没作工作，咱没有带这些人往神的要求上够，就像对待小孩子一样，得教育他，让他长大，而咱是怎么做的呢？他是啥就是啥，不长拉倒。哪一个人不是打一打长一长呢？那天给李霞谈的时候，李霞抵触的，和我也争执了，吵呢！后来是不是不吵了？是不是明白一点了？哪个不是这样走过来的？那天聚会的时候，晨晨是不是也吵呢？为啥说要出去逛两天？是不是堵得不行啊？“你就不说疯子，你就说我。”是不是也是这些流露呢？不能因为晨晨堵了，我就不说了，“你说你做带领的，这么走下去能行吗？”我还得继续给她把这个后果说了。一个真带领就得检查、询问、指导，如果咱作了这些工作以后，别人指导咱的工作时，咱就不会接受不了了，咱就会认为这是人家的职责，这是正当的。因为咱对下边的弟兄姊妹，就没有检查、询问、指导过，所以咱就接受不了。“如果不仅对尽普通本分的人从来没有过辅导，而且对作重要工作的人也从来没有给予过交通、帮助、扶持，更谈不上什么监督、观察、深入了解了，没有这些表现、作法，那这个带领是不是作具体工作的人？是不是合格的带领？”那天说晨晨是赵括，人生是大赵括，说咱是赵括，是说啥呢？是说咱对本职工作不是深入了解，纸上谈兵，每次工作都是我问一下，你再做一下，没有主动地去了解细节。咱细节地了解一下，综合下来一商量，这是不是才能确定呀？咱是不深入观察了解，只是谈谈，不实际，这方面就是咱的缺少。如果你用心了才能多问，一些细节就都能抠到位了。

“有的人说：‘我们的带领就是每周给我们聚两次会，交通交通神的话，祷读一下上面的交通，有时候交通一下个人的经历认识，对于我们的各方面情形，还有本分方面、个人生活方面遇到的难处，从来没有给过任何的建议，也没有任何的供应、帮助。’这个带领怎么样？”弟兄姊妹内心深处不明白为啥要监督指正的时候，是不是就想：

任何建议别提，任何人别说我，你给我点自由，给我个空间，不要说着我，人想的是不是都是这个呀？“如果一个带领对自己所负责范围内的人员的各方面情形还有工作都不能尽到责任，那他就不是合格的带领。他对任何人都不监督，不观察，也不了解，每每你问他‘这个人现在怎么样了？’‘观察呢。’‘观察多长时间了？熟没熟悉啊？’‘观察一两年了，还不太熟悉。’‘那个人怎么样了？’‘还不太了解，反正他尽本分也能吃苦，有心志，愿意为神花费。’‘这些都是表面的，他追求真理方面怎么样呢？’‘还得了解这个啊？那我再了解一下。’从他说了解到有结果得等多长时间那就不知道了，是未知数。你们的带领、负责人对你们有没有负责的态度？是不是对你们真了解了？这方面工作有没有作到位？都没作到位，都没达到对本分忠心，对工作认真负责。那达到这个容不容易？这个事不难。如果你真具备一定的素质，在你负责的范围内，你真懂业务，不是外行，你只需要做到两个字就能达到对本分忠心。哪两个字呢？‘用心’。”如果用上心，是不是就是达到尽本分的第三个台阶了呀？咱是不是就往这个台阶上够呀？咱在尽本分的时候就没有考虑，就没问细节，直接去做了，这就是没有达到用心。“对事用心，对人用心，就能达到对本分忠心、负责了。”对本分忠心好做吗？是不是把路给咱指出来了？什么是对本分忠心呢？对事用心、对人用心。李木，对上号了吧？就说租房子的事，那边的一个姊妹有个空房子，但因着出名，不能用那个家聚会，那姊妹外面还有欠债，所以人家准备一万二把房子租出去，哪怕咱再拿五千元在外边咱自己租一个家，她不是就能还上这个钱了。上次就说让人家把房子外租，这是说好的。人家已经租出去了，租房子的人把定金都交了，咱李木去了之后，说“拿回来，咱用呢！”她又交通拿下了。那个家不能聚会，咱去了就是洗洗刷刷用一下，一万二的房子，你说咱走的是不是敌基督道路？咱做带领的，咱了解过弟兄姊妹的实际难处吗？问过这些背景吗？咱那会儿就说不用人家的房子，因为姊妹有欠债，还有病，又不能干活，她还是二婚，儿子还要结婚，咱就让人家把房子租出去，咱在外边重找呢！人家租房子的定金都给姊妹交了，李木给人家谈呢！“你看，我谈了以后，达到了‘果效’，房子不租了，给咱神家用了。”我对付的就是这个呀！咱这是不是用心？咱要是用心的话，咱是不是需要了解了解？为啥说人生是赵括？人生和李木说：“她往外租呢？给咱留下，咱就用呢！”你说就咱说的这些话、做的这些事，叫

咱赵括这是不是刚合适？李木，你说咱做的这事，咱不用心，不了解，光是武断地求果效求果效，说白了咱还不是为了地位去做的呀？对人用心，对事用心，你要是对弟兄姊妹用心的话，你就得了解了解她的实际难处，家庭背景，是不是得了解？为啥咱一问家庭背景，就说："不知道、不了解？"现在这些后果就来了。

还有，现在一说要哪个人才，"能行，那个人愿意去。"哪个人都得我再去扣问："你再问问隐患，了解了解家庭背景。"我再问几下，咱的人就问几下。如果我不问，提供人才的工作作到这儿就行了，就是这个人才，这就是咱作的工作，根本不用心。第一次已经要过人才了，为啥第二次又要人才？想过吗？第一次让提供人才的时候，人家给我发过来的，我一看那写得都挺好，这个又会干这样活儿，那个又会干那样活儿，什么都好，我看见这人才真好啊！我说："看这个人能出来吗？"人家说："都不能出！"提供的是人才，可都出不来，你说这做的是啥呢？上一次咱就说了，让你办事员和小区带领亲自去浇灌人才，你浇灌好了以后，把各类人才分了类，咱神家用哪些人才的时候，这个人才马上就过来了，这是咱带领作工的果效，不是让咱报个名就行，会干什么什么这就是个人才。再一问："能出来吗？""不能。"这叫不叫作实际工作？所以才第二次又要人才，这就说明咱根本没用心，不知道要人才的目的是干啥呢！是让咱神家看一看，知道你那边有二十个人才？有啥意义呢？要人才是要用呢！咱现在一说让哪个人才出来配合，人家不来，这就证明咱没有交通上真理！如果咱把真理交通上，他敢不来吗？李霞，就老师一次一次给咱聚会交通的这些真理，你听了以后，你敢不尽本分吗？不敢吧？就是有病了输点液也得尽本分，这是不是事实？这就是交通真理达到的果效。

露露，给你谈的意思，就是告诉咱这就是实际，实际地作工作，不是他是啥就是啥，咱得交通把弟兄姊妹往神的要求里带。咱带上二年，还是这样，就等于咱没带，咱没有作工作。"我没作工作？我天天跑呢，都出名了！"神要的是啥呢？神是看你把他带到哪个台阶上了。几

年的老人了，搞接待的中间还能让外邦人搅扰，这就说明平时就不作见证！半家信的搞接待，平常就得和家里人说好！“家里有客人来就是住一个月，你也不能说啥，如果你要是说啥，肯定要和你过不去。”提前就和不信的家人说好了！咱提前就没有做这些，所以家里来两个客人，不信的丈夫就急得嫌不走，还不停地问什么时候走，这半家信平时干啥呢？平时就不作见证？这是不是咱平时该要求的啊？咱做带领就像是咱平常管理咱的家一样。咱管理咱的家庭，咱怎么那么会管理呢？这套房不行，再买一套房，是不是都会计划呢？咱们的哪一方面工作都要用家呢！哪方面工作的家都得找好，咱都得去交通好，这是不是跟管理咱的家是一样的呀？现在咱教会连个搞接待的家都没有，说咱不作工作，咱挺冤枉。说人生是赵括也是一样的，你的工作就和管理你自己家业一样，是不是得管呀！作了一段时间的工作，回来汇报一下，我找了几个家，哪几个家我是怎么交通的，哪几个家咱都可以随时去，下次去哪几个家都可以了，这是你的汇报。人生，咱有这些吗？说的就是咱没有这些，没这些就是在纸上谈兵。不是说咱作没作这个工作，果效得摆在这儿，哪些工作咱怎么安排的？有哪些事情？哪个地方出名？是咱自己去了解。这个家出名了，多长时间了，啥时候搞过接待，现在有什么问题了，然后重新找了几个新的接待家，这就是做一些实际的事，实际的果效在这儿摆着呢！咱就有路了，是不是说这些呀？如果咱不操这个心的话，咱就是只能用现成的这几个接待家，这几个家不能用了，又没有家了。就咱刚才说的，露露的负责范围里就这一个小芬家，现在还是这个情况，咱下次去聚会都没接待家，这是不是咱该做的？早就说过了，咱就没有去做，说多少等于白说，脑子里只是这会儿有，话从耳朵里过了一下，回去就啥也没有了。用心了，咱就知道工作需要啥，就和咱家里过日子需要啥，怎么才能过上好日子是一样的。咱都是办事员、小区带领，整个一片区域就是让咱管理的，就和管理咱的家一样，咱得过上好日子，人家别人有啥，咱也得有啥，咱做带领的和过日子也是一样的，是不是得有这样的心志呀？人家别的地方，这个月从原教会里边都能作过来三十三个，人家把别的两个一线都调过去帮忙去了，现在又过来几个。你说咱这边的一线人员传不了福音，那到这边来帮忙，可那三个人都放不下家，用咱土话说就是“丢人”呢！一聚会一线都在，她出来一说话就丢人，咱和她说：“你们在本地作不了，到那边帮忙去。”“去

不了，家里先不行！”她先说这话呢！她也不知道这样丑，反正看着她沾沾自喜，还挺高兴，“我走不出去，我还有孙子呢！”啥话都能说出来！别人感觉到这话说出来是羞耻，她感觉到说这话是很正常的，你说咱差多少？最后还是硬卡了一下，“就得走”，不得已，“走吧！回去就走”，回去以后，上进就给我发了个图片，“看我的手，有病，我的手上有癣不能出去”，这就是上进。小英也是耍诡诈，我让她出来帮忙了，她告诉这边的指挥她那边有活儿，把指挥骗过去了，这边的指挥就相信，问也不问就去了，去了以后一看啥也不是，把她骗了。咱平常就不往前带她，就和咱训练、教育孩子一样，带孩子是不是得有规矩呀？她啥规矩都没有，就是乱七八糟地瞎做，她就没教养，她自己不知道，她还感觉自己多聪明，你看我，我手有癣，给别人一说，还感觉自己挺高明。别人一看就知道你这是耍诡诈，她还以为她是高明，“你看我，看我把你耍了吧！我也不说我不去，我是告诉你那边有活儿。”还把指挥耍了。这就和父母一样，就不教育孩子，就不家教。咱做带领的就是要教育她、带她、训练她，要往正道上带呢！带得有层有次、有条有理，这就是咱的家，一看都是整整齐齐的。

“对事用心，对人用心，就能达到对本分忠心、负责了。这两个字好不好实行？怎么实行？用心，不是用鼻子闻，不是用耳朵听，而是用心。一个人真能用心了，他眼睛看到人做什么事，有怎样的表现，对待一个事有什么样的反应，或者他耳朵听到一些人的说法、声音、论调，在他脑海里、思想里就会产生出一些想法、观点、态度，这些想法、观点、态度会让他对一个人或者一个事有深入的、具体的、准确的了解，同时会产生合适的、准确的判断与原则。人有了这些用心的表现，才是对本分忠心的表现。但你要是不用心，没这个心，你眼睛看到什么也没反应，耳朵听到什么也没反应。所以说，一个做什么都不用心的人，眼睛、耳朵都是摆设，听而不闻，视而不见，这是没心的人。眼睛不仅仅是用来看东西、辨别方向的，耳朵也不仅仅是用来听声音的，它们都是用来接受信息、观察人事物的。如果你的眼睛从来不会观察人事物，不会观察你所看到的这些信息，耳朵也不会分辨各种声音、各种论调，不会辨识你所听到的这些信息，那你的眼睛、

耳朵就是摆设，你就是睁眼瞎，眼睛一瞎，心也就瞎了。那眼睛观察事物，耳朵接受信息，都是靠什么产生态度呢？靠心。你用心了，你所接受的这些信息，不管是看到的还是听到的，你就能产生观点，就能对一个人、对一件事情产生深入的了解。但你要是不用心，你接受多少信息都没用，你就是废物，没什么用。没用的人指什么说的？就是尽本分不用心，虽然长了眼睛、耳朵，但都没什么用。没心的人不会对本分忠心，也达不到对工作有认真负责的态度。”老师那两天交通的这段神话，看事观点就是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再加上心，是不是就是看事观点呀？这话也给咱说了，眼睛、耳朵再加上心，你的观点就出来了。现在有没有路？咱尽的本分都是带领级别的，那咱就得用心去做，咱今天上午谈的就是扭转咱的观点，尽本分是不是得用心呀？让咱跨到第三个台阶，用心。咱自己衡量自己，到底咱自己是哪个台阶？用心，就像咱在家里过日子一样，用心过日子，咱就什么心都能操到，不是别人说咱一下，咱做一下，而是咱自发地用心。“刚才说到神家对待人的方式是监督，深入地观察、了解，目的是为了把工作作得更好、更具体，出现偏差能及时纠正。这样做是每一个人的责任，也是在实行神的话，当然也是合乎原则的。合乎什么原则呢？就是对本分忠心、对工作认真负责的原则。这是不是真理？（是。）如果你的带领、负责人或者你身边的弟兄姊妹常常监督你、观察你，想深入了解你，同时也想帮助扶持你，你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对待这事？是反抗、防备、抵触，还是虚心地接受呢？（虚心地接受。）虚心接受指什么说的？就是这一切从神领受，别凭血气对待。如果真有人想帮助扶持你，想对你负责任，想对你手中的工作负责任，那这不是出于撒但的，不是出于血气，不是出于恶意，而是出于对神家工作负责的态度，是从神来的。你应该从神领受，而不是凭血气对待，用人的方式防备、抵触，这都不对，都不合原则，这不是接受真理的态度。最好的接受真理的态度就是任何对你有帮助的做法、说法、监督、观察、指正，甚至是对付修理，你都应该从神领受，别凭血气。凭血气这是出于恶者、出于撒但的，不是出于神的，不是一个人对待真理最正确的态度。”晨晨，能对上了吧！

强盗与大盗

一个人想吃回扣了，你说这个人恶不恶？（刘志：恶嘛，他要吃回扣嘛。）他恶吧？你说刘志在这儿吃回扣了没有？（刘志：我在这儿吃啥回扣呢？）你吃了这么大的回扣，你还说“我吃啥回扣了？”你的胃口也太大了吧！刘志来这儿尽了个本分，家里好、老婆好，还有钱，这是不是回扣？（刘志：我原本就是这样。）原本就给你回扣了，所以你愿意出来好好尽本分，对吧？你能出来在这儿规规矩矩地尽本分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家里好、条件好、老婆支持，对吧？这是不是条件？什么叫吃回扣？一个人能踏踏实实地来给你办事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这里边有回扣了，你给他送上礼了，他是不是就踏踏实实地来给你办事呢？（刘志：嗯。）咱去找人办事是不是得给人家送礼？你给人家一送礼，人家是不是就给咱跑前跑后？你说你不给人家送礼，人家给你跑不跑？（刘志：不跑。）你说如果我不给刘志送礼，刘志给我跑不跑？（刘志：……）刘志不敢说了！如果刘志一说“跑”，好了，把你老婆收回来，看你跑不跑？把你的钱收回来，看你跑不跑？（刘志：我就没钱，这还收啥了？很少的一点点。）（李四：刚才你说钱不多，也够一辈子花了。）（刘志：我说够一阵子花了，不是一辈子，是一阵子。）听懂这话了没有？我说你吃回扣了，这个罪担当不担当？（刘志：我还没听懂了。）回扣，就是有好处了。今天我在这儿建造国度了，“刘志，咱这儿建造国度了，来，给咱干两天活儿，然后我给你把你的后顾之忧解决了，有个好老婆、好孩子、有钱，够你家花一阵子，刘志放心地来尽本分吧。”刘志是不是就来了？如果不给你解决后顾之忧呢？（刘志：照样，还不是一样？）我不给你解决后顾之忧你还来吗？（刘志：怎么不来呢？）你老婆明天住院了，你来不来？（刘志：……）或者说你老婆明天打电话让你回去，“我没钱花了，给我挣两个钱。”你去不去？还在这儿干不干了？刘志？（刘志：哎呀！你这话让我咋答呢？）还没有剥夺你万贯家产呢！（刘志：我又没万贯家产，剥夺我啥呀！）约伯有十个孩子，你有一个孩子吧？用不用剥夺？用不用？（刘志：……）我给你举这个例子是让你认识，并不是说真正就要剥夺你的，是让你知道你已经从神那边儿

得着好处了。为什么人能信神？是因为人得的好处太多，所以人才来信神，是让你去认识。（刘志：我以前也一无所有啊，我前十年啊……）又来了，刘志告我说了，“我现在是得到好处了，以前我可没有跟神搞交易，我以前可是一片真心”，什么意思？（刘志：我跟你说说，以前年根下腊月二十五还是干活儿，一直干活，过了年，我就叫了几个兄弟给村里人翻地，干得人家村里人都说“这家伙，过年了还干活儿了”。）刘志现在嫌我又给他丢了脸了，刘志非得把这个脸找回来。“你说我现在尽本分是为了好处，我以前可是一无所有呀！”我这个面子得找回来！刘志，好累啊，刘志这是和我“扳手腕儿”了。

（刘志：神摆设的环境咱不愿意要，但神给咱摆设环境咱必须得承受。）你说出这话了，可是得承担责任了！你刚才说神给我摆设环境我必须得承受，这话是你说出来的吧？那你承受不承受？（刘志：肯定的嘛，因为人应该有顺服，神摆上环境咱必须得承受。我在来的路上还想起那首歌呢，“不管身后潜伏多大危险患难，不管眼前是多么崎岖坎坷，既然目标是神得荣之日，就将一切撇弃于身后老远”。）咱今天信神了，神不看咱怎么说、怎么做，而是看咱的存心是什么！你说这话的存心、观点是什么？这个最重要。你说这话的存心是想干什么？（刘志：存心就是想到以后的这条路该怎么走，以后有什么环境咱去面对。）现在不是说你以后该怎么走，你刚才说你现在走的这条路是什么路？“不管身后潜伏多大危险患难，不管眼前是多么崎岖坎坷，既然目标是神得荣之日，就将一切撇弃于身后老远。”你和我说这话的存心目的是什么？（刘志：就是说咱既然信神就该面对这些环境。）你的意思是告我说“我现在就是这么做的”，这是你的存心目的。你是在告诉我说：“弟兄，我现在前面的路途可是崎岖坎坷，不管前面路途怎么崎岖坎坷，我要这么走呢，我要这么爱神了。”这是不是你的存心呢？（刘志：这诗歌引导我了嘛，引导我前行的路这么走了嘛。）我知道是诗歌，你是拿诗歌给自己脸上贴了个金子，这是不是你的存心？（刘志：照着前面的路途这么走。）你知道刘志为什么这么说吗？你说我走这条路的时候是不是崎岖坎坷呢？（刘志：是，都是。）可是你听我嘴里说过这句话吗？你听我说过我走的这条路崎岖

坎坷吗？（刘志：没有。）你没有听我说过，那你走的路崎岖，还是我走的路崎岖？（刘志：呀！这就是一首诗歌嘛。）我和你探讨这个话题的目的是为了什么？目的是为了让你认识你的存心是什么，你的观点是什么，你说的这个话我怎么看，神怎么看，撒但怎么看，听懂了吗？我走的这个路再崎岖坎坷，我和别人说过这话没有？（刘志：没有。）这叫不与人诉苦、不向人表白，为什么？你说我有没有看过这首诗歌？我知不知道我走的这条路崎岖坎坷？（刘志：肯定知道。）可是我为什么没有跟人说？神说他走的这条路崎岖坎坷了吗？（刘志：没有。）你说神走的这条路崎岖不崎岖？（刘志：基督说过这个话，这条路不好走，但是最后横下一条心来爱神。）神说这话是在什么时候说的？是给人立了个标杆。我刚才跟你说“我向来没有说过我走的路是崎岖坎坷的”，是什么意思？我没有说，而你说出来了，那代表着什么？代表着我是什么性情，代表着你是什么性情？你的言行举止代表着你的存心目的，代表着你的性情。再给你举一个例子，一个父母，不管他在外面挣钱再苦、再累、再困难，在外面再受了多大的委屈，他回来和孩子们诉不诉苦？（刘志：应该不诉。）应该？“今天这钱太难挣啊，我在外面挣钱怎么怎么受苦了，人家欺负我了，人家骗我了，这条路实在太难走了。”这些话你说给你家人听？说给你孩子听？你说吗？（刘志：不说。）在外边再受多大的苦楚，你是不会和你孩子说的，为什么？这叫担当。我再怎么走这条路，我只是让你去感受，神这话说到我的心坎上了，我走的就是这条路，我就是这样走的，神鉴察人心肺腑，看见我所做的一切，我走的这条路正是神指的这条路，这是一种感受、是一种感觉。顶多就是感动得流泪，太艰难了，但这个艰难不可能去和别人去诉说。如果我要和别人诉说，那我是在干啥呢？（刘志：高举自己。）我一说，你就知道是高举自己，刘志自己说就不知道是高举自己，你说这脑筋转换得快不快？他无非就是高举自己，“我为神受苦了，神给了我这崎岖坎坷的路，我受了多大的苦”。（李四：和进入一样。）（刘志：我就唱了一首诗歌嘛，怎么就和进入一样了？）（李四：进入不就是说她受苦了吗？）（刘志：我就是唱了一下诗歌！）你激动什么？你激动不就是有问题了？（刘志：这帽子太大了，我哪敢戴这帽子，那是要死的帽子敢给我戴！）在乎帽子的大小吗？你是大红龙的孝子贤孙这帽子大不大？你是神的仇敌这帽子大不大？（刘志：不大。）这帽子不大？（刘

志：嗯。）那我说你见证自己这帽子就大了？（刘志：他说我和进入一样，这帽子就大了。）我说人家SJ是保罗来世，这帽子大不大？（刘志：不大。）他们身上的帽子都不大，只要往我刘志头上一戴，这帽子就太大了！你说戴在你头上的帽子太大了，是不是又表明了一个问题？（刘志：我是针对李四说我跟进入一样，我就觉得这个帽子有点大了。）那天我专门让你看了那篇神话，你看神话看到哪去了？你看了神话，神说啥了？这里面有一段关键的话，神说你是谁呀？一到关键话就不知道了？（刘志：神说我不是不爱你而责打你，我是爱你而……）你就知道神爱你了，常说这句话，这句话就挂在嘴上，神说你是衣冠禽兽，你就没挂在心上？（刘志：哦，想起那句神话了。）你是不是衣冠禽兽？刘志，这帽子大不大？（刘志：不小了。）说你是进入的帽子大？还是说你是衣冠禽兽的帽子大？（刘志：……）衣冠禽兽大不大？（刘志：大。）那这是不是实情？为什么说衣冠禽兽是实情？衣冠禽兽就是穿了个人的衣服，做的是禽兽做的事。什么是禽兽？禽兽就是野兽，不懂人性，有野性。你说咱是不是具备野性？和神争夺荣耀了呀！这是不是衣冠禽兽？这是不是实情？委屈吗？还嫌帽子大吗？（刘志：要说实质吧，就是这个。）怎么？不让我说实质？那你还嫌帽子大吗？那就是实质，实质就是衣冠禽兽。咱做的事就是衣冠禽兽做的事。（刘志：这对着呢，没问题。）

刚才听懂那句话了吗？你是唱诗歌了，但你说这句歌词的时候，是在什么背景下说的？你正好是在交通什么的背景下说的？我说咱举一下例子，看看有几个走不出家最后家里人得了脑梗，交通这个是让你看什么？是让你看到神的公义性情临到了，神的作工临到了。然后你又开始见证自己了，怎么见证的？我家里边这好那好，你看我得好好尽本分。我说你是与神搞交易，我说神要给你一个不好的环境你还能尽吗？然后刘志的这句话就来了，崎岖坎坷！刚开始你还告我说神给你摆设的环境好，妻子好，孩子好，刚说神摆得好，紧接着就说崎岖坎坷。这崎岖坎坷是说谁的？谁走的路是崎岖坎坷？你是说你走在路上，想起了这首诗歌了，看见自己走的这路，崎岖坎坷！（刘志：没

有没有，我没有那个想法，咱现在走的是最平坦的路。）咋又走平坦的路了？我刚才就是说，你说你走的这个崎岖坎坷的路，你说的这个话是诗歌的话，这不假，但神是看你说这个话的存心动机是什么。（刘志：你刚才说我家人好的时候我尽本分呢，如果不好的时候，我就想起诗歌，不管走的路多么崎岖坎坷，不管有多少危险患难，这条路咱得走下去。针对这个环境我是这么说的。）认识到了吗？再崎岖坎坷，再难走的路，是让你去走，不是让你用嘴去说，不是让你在别人面前说，你走了多少崎岖坎坷的路。（刘志：没有。）那你说的这个崎岖坎坷，是说李四走的路是崎岖坎坷的？我不相信。（刘志：我说的是经历诗歌里说的。）刘志的嘴变得特别快。

小张，谈谈你的感受。（小张：看了那篇神话之后，不知道该说什么，但是感觉到的就是一种无耻，就感觉到没脸了。自己还有那种的行为、做法，在看完神话以后，就感觉到更加无耻了。即便我不吭声，但当时我心里那种态度就是不情愿的，是压抑着去接受，我感觉到也很痛苦。）心里反抗了没有？（小张：心里边也争战了，当看这些话的时候，心里才会有那种懊悔、悔恨。）当我说你是大盗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小张：大盗，那个没啥，能去接受，就是能往自己身上对号，是这样的一个态度。）能对号吗？（小张：大盗的行为做法就是给人的一种表面现象，就是强夺的一种表现。）我听听你对强夺的认识。（小张：好像就是表面上强势的那种吧。）怎么个强夺法？（小张：就是外面行为上的做法、态度。）那跟我所说的大盗不是一个概念。田宇，是不是一个概念？（田宇：不是，你说的那个大盗是一种骗取，是一种假相，是作一些表面工作，作个样子，不是实际地付代价、付出，不是脚踏实地去做。）我说的大盗是说你是个骗子，是偷，是盗，是抢神的荣耀。大盗，想偷什么？想从神那边偷着祝福，不想强攻只想智取！用自己的一种办法，掩耳盗铃，用一种做法、用一种说法、用一种表现来哄骗、欺哄神。所以，根据这个来说你是大盗，你是盗取。从外表来看，你说小张忠心不忠心？你说小张是不是尽心尽意呢？四点就出发干活了，你说还让小张干啥了？你要再让小张尽心，那就成了两点出发了，一天二十四小时就不用睡觉

了，对吧？你就莫名其妙地把这些冠冕全部带到了小张的头上了。神不看你的外表，而是看你的心，你不是真正用你的心尽一个受造之物的本分，你里面有了掺杂，这个掺杂作了动机，这个动机支配你做这个事。四点就出发，你这样做的重点不是说我得把这个本分尽好，不是为了神家利益，重点是为了突出自己，做给别人看，这就是一个邪恶。在给别人看的同时，让别人心目中有了小张的地位了，“你看人家小张”。所以你所忠于的不是神，你忠于的是你的荣耀，是你的面子，是你在别人心目中的地位，你是为这个服务的，你不是为神服务的！你在别人心目中已经得着了位置，已经骗着了这个荣耀，但外表上你还打着一个尽本分的旗号。你打着尽本分的旗号，你在我这儿还要得着位置，最后还要得着神的称许，你想一箭三雕！一箭三雕还不是明夺明抢，而是用诡计来夺，外表上还让人看见你多么诚恳、真诚，所以说这叫大盗、偷盗，偷盗神的祝福。我是说你偷神的祝福，这就是大盗，不是说你语气、态度强硬，和那个无关。败坏性情与你说话的语气、你的性格没有任何关系。败坏性情是说你的存心、源头、出发点，你理解的和我说的一样不一样？（小张：不一样。）那你是不是误解我说的话了？误解了那你就还没有真实地进入。现在听明白了吗？（小张：听明白了。）我说刘志是强盗，你是偷盗，不管怎么说都是“盗”！从外面来看你文明一点，他一点不文明。说刘志的时候，刘志是说我羞辱他了。说小张，小张心里边也难受了。

我为什么要给你们起个外号呢？为什么我说他是强盗，说你是偷盗呢？说这话的目的是什么？（小张：在这方面没有看见，没有认识。）给你起了外号，你也没有认识到，你就没有去揣摩。（小张：那天谈的时候明白，但是过后在这方面的认识还是不深，你说是用假象迷惑人的时候，就陷入到做法里了，不知道该怎么做事了，然后再遇事就躲到一边去了，不吭声了，也不说了，就想着以后你安排我做什么我做什么，做好就行了。）就想着：“我不说话了，我不发表观点了。”（小张：嗯，不会做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了。）那现在呢，现在知道怎么做了吗？（小张：在那个基础上，尽心、尽力，把自己的存心、观点摆正。）首先站对位置，你是来尽本分的，你得时时为着

神家利益，神的名，为了见证神，为了做人行事敬拜神有原则，是奔着这个方向来做。神话说：“里面的变化才能决定你外面受的苦是否有价值。”（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爱神才是真实的信神》）你四点多走也好，五点多走也好，是什么驱使你四点多走的？如果是为了神家利益去做的，那四点多就有价值，那就是尽心、尽意、尽忠心。如果你是为了让别人看，那这就是诡计多端了，就成了欺骗了，神不要。神要的不是你怎么做、你怎么说，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是你的心，你的心能时时为着神，时时向着神。给你们一人起一个名字，起这个名字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小张：给人的警惕，让人儆醒自己。）这个名字是不是等于告你说你是个衣冠禽兽呢？你来神家信神了，结果你来了神家是强盗，不是抢我的，不是抢小林的，而是抢谁的呢？是抢神的呢！你一个受造之物，让你来尽本分了，你不尽本分，你是来抢神的了，你说可恶不可恶？今天说这个是敌基督，那个是敌基督，你直接抢神的东西了，你说你是不是敌基督？衣冠禽兽！一个是来抢了，一个是来偷了、盗了，这个荣耀是不是该归给神？你总要给自己戴个冠冕，你总是在神经营的工作中，搞着自己的经营，可恨不可恨？所以说你是衣冠禽兽。这衣冠禽兽是指外表是衣冠禽兽，不是个人，那具体的因为什么说你是衣冠禽兽呢？认识自己得有细节，那就得能看到“我是个强盗、大盗、土匪，是个偷盗的，因为我偷了、盗了，我偷神的荣耀了，我与神争夺人的心了，所以说我是衣冠禽兽。”你认识到了具体的事项，你才可能有悔改、才会有生命进入。如果没有具体的事项，那就是啥也没有了。

（刘志：就像他那个情形，我也能看出来。就比如说周瑜，又能干这，又能干那，他干的活儿多，反而坏了，因为他有了资本了。别人给他一交通，他里面就开始了，“你还说我了？”他资格大大、劳苦功高。这个时候你一说他，他里面根本就不接受，为什么？因为他干了活，他当资本了，反而适得其反。）其实他是不是给你当了个镜子呢？你会照镜子吗？（刘志：会嘛。）那应该怎么照呢？他是你的镜子，是吧？你刚才说周瑜了，镜子里面的那个周瑜是不是就是你呢？（刘志：是嘛，咱就拿他当作一个警戒，这是面镜子。）你看到镜子

里是你了，那就不是警戒了，那是什么？（刘志：事实。）是事实，是认识！看见镜子了，那镜子里边的那个周瑜就是你！你刚才说“我对别人可会认识了，可能看清了，周瑜怎么怎么……”如果你把周瑜的表现真正地看成你的一个镜子，那你刚才说的是谁？（刘志：通过周瑜这个镜子，我看见小张也有这个性情。）刘志，你刚才照的不是镜子，你照了个三棱镜，反射了，反射到别的地方去了，这不叫照镜子。（刘志：应该是认识自己，自己进入。）还谈不到自己进入了，应该是先能看清自己。在周瑜身上照了个镜子，镜子里边的是不是猪八戒它二姨？镜子里边的那个猪八戒它二姨是谁？（刘志：就是自己。）那能成了小张？（刘志：不是，就是说人身上都有这种性情，他干活多反而成了第一大拦阻。你没有变化的时候，你就觉得，“我有资格了，你们谁说我都不听，你没资格说我……”）我是给你说镜子了，你就非得弄成三棱镜，你说你照三棱镜你能得着什么？（刘志：我能认识到这一点。）认识到一点什么？（刘志：就是说干得多也是在尽本分，干得多也不能成为你的资本，成为你教训别人，成为你站高位的资本。）他有这个，你有没有？（刘志：有嘛，咱也有。）你有，你该怎么办？（刘志：变化。咱作为警戒，就是低调做人。）那为什么让你看到周瑜是这样，小张也是这样的，为什么？（刘志：神摆设这个环境为了让我得这方面的东西。）神为什么让你得这方面的东西？因为你就是一个典型，你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所以神给你摆了那么多镜子，给你摆一个镜子还不行，所以才给你摆了两个镜子。给你摆一个周瑜还不行，还得给你摆个谁？还得给你摆个小张。摆小张不行，还得给你摆个谁？还得给你再摆个李四。那这么多镜子是为谁摆的？神给你摆了三面镜子，你非得把这三面镜子看成个三棱镜，一一给他们反射回去，就是反射不到你身上。

（刘志：最明显的一次就是我和小五回来了，小张、李四他们也回来了，他们提前给厂长打电话，让厂长把门开开。当时我听了这话，就和厂长说：“问一下小张，看需要用锣鼓迎一下吗？”我们开大车的回来还是自己开门进来，自己再把门一关，他们开个三轮儿回来了，还得让厂长开门儿。在这个事上，我看得可清晰了。）（李四：你拿上

镜子不是照你。）（刘志：我有败坏，可是我能看见弟兄姊妹有这方面的败坏性情。你看老师，老师能供应人、能补足人。咱虽然能发现这个问题，可是咱也不敢去帮助人，咱一帮助，他就给咱打回来了，咱也不敢说，咱也没法帮人家。但至少咱不犯那个毛病，我只能做到这一点。）刘志，他们怎么走上这条道路的？你知道吗？是在刘志的带领下，是受刘志的熏陶感染，其实你才是师傅。（刘志：没有，我不是师傅，我回来的时候，门自己开，车一进来，把大门一闭。）我说的是你的这个性情，你是师傅，他们是徒弟。（刘志：为啥呢？）你刚才还跟我说了，那是面镜子，从他身上就看见自己了，说周瑜是这样的，你也是这样的，你刚才是不是承认你和周瑜是一样的？（刘志：咱变化，咱必须得变化这方面。）先不用说变化，你承认了没有？你是不是周瑜？你是不是小张？（刘志：也能这样说，哦，是。在那边干活的时候，他们说我了，我心想“你们还说我了，你们就没资格说我。”其实都是一样的，小张也好，周瑜也好，干了很多活以后，你说他，根本不接受，他就敢跟你翻脸。）他们为什么敢这样反抗呢？他们是在刘志地率领之下才敢这样的，为什么说是在刘志地率领之下？每次交通的时候，刘志总是给自己戴个冠冕，总是要个名誉。刘志，你说我一和你说话，你哪句话里不追求名誉？别人听了这些交通以后，心里就想了，“刘志能要名誉，我为什么就不能要呢？刘志有资格说话，我为什么就不能有资格说话呢？”刘志是不是最爱摆资格了？刘志，摆资格最多的是不是你？（刘志：没有，那次解剖了我，后来我认识到了。）不要说认识到了，你是摆资格最多的。我刚才说你了，刘志一开口就见证自己，你每次开口见证自己，我都给你打回去，所以你才说：“一来就踩我，每次都是踩我。”这是不是事实？

你是不是自己见证自己了？（刘志：这一方面性情不好，这是个败坏性情。）刘志，你看我给人交通的时候，我帮助人的时候是怎么帮助的？神交通说过，你去帮助扶持人应该是怎么帮助扶持？（刘志：坐低凳子。）你坐低凳子了吗？不仅是坐低凳子，我去帮助一个人的时候，我总是先把我的败坏流露亮出来，“我遇到这个环境，我流露出什么了”，我给人家打个预防针，我怕解剖人家，人家吃不消、跌倒，我

怕人家接受不了。我先告你说我有什么败坏，我在神面前做了什么，然后接下来我才解剖别人，所以别人才能接受我的解剖，才能接受我的带领，为什么？我给别人一个台阶，让他看见我并不高，我和他一样，所以他才能和我沟通，用自己的经历去带别人。刘志，你呢？你用自己的经历去带别人了吗？你给别人交通的时候，你先谈自己的经历，让别人看见你的经历，谈你的什么经历呢？谈你的败坏，谈你是怎么走出来的，给别人一个路途，你谈了吗？你没有。你是说："我得变化，我变化，可是我对你看得可清楚了。"（刘志：哦，我对别人看得可清楚了。）我交通的时候是怎么交通的？我交通我以前走的是失败的路，这个失败的路是怎么走的，我看了我走的路，又看到你又走上了我以前走的那条失败的路上，我是这样交通的。刘志，你怎么交通的呢？"我走的路是什么我不知道，可你走的路我看得清清楚楚的，你就不是个好东西。"你说别人怎么接受你的交通？（刘志：接受不了，为什么大家都接受不了，这就是个难题。）刘志可会接话茬了！我和你说话的目的是什么？我给你一条路途，告诉你你该怎么交通、该怎么去做，你按这个路走吗？（刘志：走嘛，坐低凳子，用自己的经历带别人，最起码不能让别人感觉到居高临下。）不管我跟你说什么，你就不按我给你交通的路途去追求。

你给小张交通，"我当时……"。（刘志：我就不敢在小张跟前张嘴。）你肯定不能张嘴，你一张嘴，你总想把荣耀戴到自己头上，你肯定张不开嘴，因为小张不会给你这个面子。（刘志：他就不给，他不会接受我交通的。）因为你想从他身上得到这个面子，所以说他不会给你面子。你一和他要面子，他就跟你产生争夺战，争战起来了，所以你张不开嘴。如果你不和他要面子，你能张不开嘴吗？如果你给他个面子，你能张不开嘴吗？刘志，你在他面前坦然认识一下自己，你张不开嘴？"小张，我那个时候呀，比你还狂妄了，我那时候比你还能见证自己了，我在弟兄姊妹面前比你还能卖弄资本了。你就不用说你还没到门口就打电话让他们开门了，切！我刚去了干活的地方，我就给他们扛起了大旗，我比你狂妄得多，我比你野心大，你说我信神走的什么路？我追求的就是名誉、地位。小张，我那么走过来了，你

可不能走我的路了。小张，你可不能这样做事了，可不能用嘴皮来信神了，咱得脚踏实地走信神这条路。”刘志，如果你这样交通，小张不听你的话？问题是我刘志在小张面前，哪能谈我的不耻呢？这就是根本！对不对？（刘志：嗯。）你是帮助人吗？你是恨不得一脚把他踩住，“呀，今天终于让我抓住你的把柄了，一天天的还跟我争夺地位了，我让你看看，究竟谁的面子大。”（刘志：我知道他地位心可强了，都是地位心可强了。）你知道他地位心强，你地位心强不强？（刘志：强嘛。）你老是知道人家别人地位心强，你说你知道人家别人地位心强，你能得着什么，刘志？（刘志：哎呀，得不着啥。）我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今天一直和你交通，你该走一条正道，你一直不听我的话，你一直告我说：“小张，他该走条正道。”（刘志：哎呀，和小张说不成，就说不成话。）你能听懂我说的话吗？我跟你也说不成话。（刘志：你跟我能说成话。）哎呀，和刘志说话累死人了。你说刘志是真的听不懂吗？（小张：戴冠冕的话就听懂了，这些认识自己，生命进入的话都听不懂。）解剖小张的话能听懂，听得一清二楚。

小张过来快三年了，他在那边的表现，在这边的表现，难道我没有感觉？不知道？小张在那边儿，人们晚上睡觉没有关了灯，小张进去训了他们一顿，我当时在不在场？（刘志：在了，我也在了。）我说话了没？（刘志：没有。）我没有说话，为什么没有说话，我没有知觉吗？我看不到吗？（刘志：能看到。）那我为什么不说话呢？（刘志：那都是些小事情，还不到说的时候。）就像三、五岁的孩子，在他不懂事的时候，他做了一件错误的事情，你能跟他讲理，能跟他说清楚吗？（李四：说不清。）你说不清就是白说，就不能说。一个年轻人刚开始出来尽本分都是带着好奇心的，他有多少爱心、有多少真实的信呢？没有。你能解剖吗？你就得哄着走。三、五岁的小孩子他做了什么错事，你得哄着、顺着，过二十年以后，他基本也明白一点了，也知道一点了，随着经历效力者的试炼，长大了，也该说了，那就得给他说了，就得给他讲理了，我是这样作在他身上的。那你呢？你不应该这样做？就不用说你看清了，就说我看清了，我能不能这样

做呢？我看清了是不是就得把我看清的全部都说出来？人家能不能接受得了接受不了？我说出来对弟兄姊妹有没有益处？反过来再说，你看清他了，周围摆设的人、事、物你都看清了，你把所有人都分辨清了，认识得清清楚楚的，就等于你能进国度了？（刘志：不能。）那你说，你把周瑜看清了，你把小张也看清了，再过两天你把田宇也看清了，你能进国度？（刘志：那哪能进去？）那你告我你看清这个了，看清那个了，有什么意义呢？（刘志：作为咱的镜子，咱不犯那个错误。）是咱不犯那个错误吗？（刘志：咱变化这方面的败坏性情。）嘴上说他是你的一面镜子，那镜子里面就是你！你是不是这样做的呢？你本身就是这样做的，你在众人面前是不是高举自己、见证自己？你是不是经常论资本？“我尽本分多少年了，我在外边受了多少苦，家里多么贫寒，我为什么家里一分钱没有？还不就是因为在外边尽本分了呀？”这是在干啥了？（刘志：言外之意。）还是言外之意？说到你自己的时候就笑了！我跟你说是给你带一条路，是让你生命进入有一条路走，你是迟迟不走。你老是看见人家别人，认清别人，“这个人不能尽本分，那个人不能尽本分，那个人也不能尽本分……”，你把所有人都认清了，“他能进国度，他不能进国度……”，你不依然是在国度外边吗？你不依然是保罗吗？虽然你明白了很多，但是你不实行，不也依然是在地狱之中吗？那你该关心什么？你为什么对你自己的实行和对认识你自己毫不在乎，毫不感兴趣？而对别人十分感兴趣？（刘志：就是看见了别人的短缺之处嘛。）你说我看见他们的短缺之处了没有？（刘志：看到了。）我在两年前、三年前看见了没？（刘志：我看清了是贬低，你看清了是包容。）我看清了，我是等待时机，我怎么与他交通、我怎么带领他、我怎么帮助他。你看清了是想“我终于抓住你的狐狸尾巴了！”那咱认识自己了吗？信神，就是让你认识自己，让你自己的性情得变化了，你一直在这上面较劲了。

刚才谈小张的时候，让小张谈谈他的认识，人家就能谈人家的认识，人家没有说：“刘志咋样，刘志咋样。”我今天问刘志，刘志是说：“小张咋样，小张咋样。”刘志心想，“你说你对着别人，在别人面前你把我的这些问题给我倒出来，你让我这张老脸往哪放了？”（刘志：小许

在这儿……，还往我身上推了，把我可笑的。）老师在那讲课问刘志了，“刘志，你愿不愿意学习？”“我愿意。”然后老师在这讲课了，老师告他2乘24该怎么乘，刘志赶紧告诉老师说：“那边飞进个鸟了，你看那个鸟是绿颜色的。”你说这个老师是什么感觉？我在这说，刘志认识一下自己，刘志就说：“小许呀，他怎么怎么就往我身上推了。”我是一心想唤醒刘志的心，唤醒刘志的灵，刘志是在那儿声东击西，别唤我，我告你说，那边有两个狐狸。我说：“刘志，得认识一下自己，这是个照妖镜。”刘志马上告我说他看见谁了？刘志看见了周瑜，“呀！这个周瑜相当的恶”。我说：“刘志，你终于看见你自己了吧？”刘志说：“不是不是，那是小张和周瑜一样。”（刘志：我是说他们犯的是一个毛病，是这个意思。）他和你刘志犯的不是一个毛病？我拿这个反光镜怎么也反不到你刘志身上！（刘志：就像李四说的话，干点活就要响雷了。）你看，他又跑到李四那了，这响雷是谁响雷了？是你响雷了还是小张响雷了？（刘志：这是李四说的话。）我知道这句话是李四说的，你刚才说这句话是说给谁听呢？是说谁了？（刘志：说我了。）说你干了活就得响雷了？怎么响雷了？（刘志：当时是说周瑜了。可这话也是鞭策我了，咱也得注意、得警戒，咱也不敢做这样的人。）（李四：其实你就没有听出老师说这些话是要干什么，老师的目的意义是要干什么？你不听老师的意思，而是要把自己的意思给说出来，你连最起码的一个尊重都没有。解剖的时候，难受了或者疼了就哈哈一笑糊弄过去了。）

刘志，那次我给你交通了这个问题了，一解剖到你，你就哈哈一笑，你那天听懂了吗？（刘志：听懂了。）听懂了你还笑了？这实质可怕呀！怎么可怕？用直白的话来说，就好比电视里的一个皇帝对下边一个大臣说：“你在我背后招兵买马，做了什么背叛我的事！”下边那个大臣“哈哈哈哈”一笑，这是不是最表明问题了？这就什么话都不用说了。“你这混蛋皇帝，你这个傀儡，今天才知道了呀？哈哈哈，你让位吧你！”这个位置是谁的？敢在大殿上哈哈大笑，这下边大臣是谁的？今天谁审判你了？揭露解剖出你的罪来了，刘志就在那“哈哈哈哈”，你说吧，可怕呀！刘志。一般的正常人一听“你背后买了多少马，招了

多少兵？”这个人的正常表现应该是什么？啊！啊！应该是两腿发软，跪倒在地、瘫软在地再也起不来了，“我在背后办了一点事，怎么让皇上知道了？”浑身发抖，这就证明这个人是刚刚产生的谋权篡位之心，他刚刚在下边招兵买马，还没有成型。那刘志哈哈大笑是什么意思？“你才知道？下边都让我收买了，你这个傀儡，你下台吧！”刘志哈哈大笑的时候，就是你该下台的时候了。刘志，你是让谁下台了？面对审判刑罚、面对揭露解剖，这就是你对神的态度，你对神话的态度就是对待神的态度。不管审判刑罚你什么，你哈哈大笑起来，你不是两腿发麻、发软。当你哈哈大笑的时候，那就是快掉脑袋的时候；是已经触犯行政，该死的时候；是高血压发作的时候，太可怕了！（李四：你听明白你的那个笑了吗？你很善于原谅自己、很善于迁就自己。）他不仅是善于原谅、善于迁就，他是什么？他是对神的一种藐视，“你那些智慧才看到我的这些诡计？你也太小儿科了吧！”哈哈一笑！

刘志，现在知道了吧？（刘志：笑，一种是心里受苦脸上是笑着，是那种苦笑；还有一种笑是对你说的这种话他不相信，所以就哈哈哈。）笑里边流露出你的一种性情，流露出你的态度、观点，一个笑就都流露出来表达出来了，还要再说什么？就算是种苦笑，那他为什么苦笑？还不是因着皇帝说了他，他才有的苦笑？这个苦笑代表着什么？不是冤枉，不是无奈，是啥呢？“我精心策划多年，就差这么一点了，让皇上看到了”，哈哈！这是不是苦笑？那对刘志来说，苦笑什么？“哎呀，我就是要和神争夺名誉、地位了，我就差弟兄这的这一步就到位了，可弟兄一下就把我拦住了”，哈哈！这是什么笑？苦笑，就差这一步了，弟兄给我拦住了，结果没做成。如果要是弟兄不在，我这事情是不是成就了？那就该大声笑了，可弟兄在了，我只能是苦笑了。刘志，你刚才还说什么了？还有什么笑？（刘志：不相信地笑，你比如一个小孩说要弄死你了，你这个时候就笑，哈哈哈哈，这就是一种藐视地笑。）那你的笑属于哪种笑？是苦笑还是不相信地笑？你自己选择。（刘志：就是属于不相信嘛。）刚才刘志举了个什么例子？一个小毛孩子说要打死我，这个时候就是在藐视弟兄了。“神你说

你主宰万有，你说你掌管万有，我说我拳头硬，呀！你还要惩罚我了？还要咒诅我了？”哈哈哈哈！（刘志：你不能说我藐视神，谁敢拿鸡蛋跟石头碰呢？有时候你说的话呀，不是那回事。）我不管你说什么，我给你说的是实情，对待神话的态度就是对待神的态度，你还再说什么？你再说什么还有什么意义呢？

（刘志：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那次，我问了周瑜一句，我说神为什么说人该为神献青春、舍性命呢？那次老师解剖我的时候，我记得我就那样笑了。我为什么那样笑了？我有一种无奈。）刘志，我又得踩你了，我又得羞辱你了。我刚才交通不管你哪种笑，你都是对神的一种嘲讽！什么是嘲讽？嘲笑、讽刺。嘲笑、讽刺什么？嘲笑、讽刺神的权柄！（刘志：那我肯定不敢。）我说你做出事的那个实质就是这样的，谁愿意抵挡神？谁愿意与神为敌？但你做出事的这个实质就是这样的，嘲讽。我对刘志说：“你这样做事情是对神的一种嘲讽。”一般人听了这话是什么表现？惊讶、害怕。“呀！我怎么就能不再走这条路了呢？”但刘志在乎这件事情吗？刘志不在乎，刘志告诉你说：“呀！你可说对了，我嘲讽神不仅一次。在那边干活的时候，我记得清清楚楚的，周瑜怎么说的，我就怎么笑的。”（刘志：没人敢说这话，不是那么回事。）我跟你说的是灵界实情，你说不是那么回事，那次你是不是那样笑了？我现在说的问题不是说你当时怎么了，我刚才怎么说的？我只是给了你一条生存的道路，刘志在乎这条生存的道路吗？我说你的那个笑是对神的一种嘲讽，你做的事情是对神的一种嘲讽。我说出这句话以后，你应该是跟着我走，那我怎么就是不嘲讽神？我应该怎么走敬拜神的这条路呢？可是刘志走这条路吗？刘志没有跟着我的这个思路走，刘志不走，刘志又告我说：“我在哪儿还有一次嘲讽地笑。”（刘志：不是不是。）你说不是不是，这是不是事实？我说刘志你在哪儿杀了一个人，你杀人了你该不该悔改呀？刘志没和我说要悔改，刘志告我说：“我今天在哪儿还杀了一个人，你知道吗？”（刘志：呀呀，我哪有那么多表现了。）

小林，我刚才举的例子错不错？（小林：不错，很对。）（刘志：哪呢？不是那样的。）刘志，这里边有冤枉吗？（刘志：有嘛。）可这是你刚刚说过的话，还没三分钟！（刘志：我是说你说的那个不是我心里的情形。）我不管你当时是什么，我只是告你说，我一直给你交通的是一条路，我说："刘志你该回心转意了，应该勒马回头了！"我是不是这个意思？（刘志：嗯。）你跟着我的意思走了吗？正常人听了我说的这个话，"我对神嘲讽呢？"（刘志：你要这么说那我肯定要重视嘛。我哪敢对神嘲讽呢？）你听我交通吗？我刚才还一直再谈，刘志你有几种笑，把你的几种笑都说出来，不管哪种笑是不是都是一种嘲讽？（刘志：那我不是对神的嘲讽，我还巴不得……）好了好了，你不是对神的嘲讽，你是对我的嘲讽，这个准确了吧？（刘志：哎呀，不是。）那你是对谁的嘲讽？对他的嘲讽？与他无关呀？你不是对神嘲讽就是对我的嘲讽。（刘志：不是嘲讽啊，怎么能用这个词呀？）不能用这个词，那用什么词？刘志"见证"神了？那你说用个什么词？我连用词都用错了。（刘志：当时的那种笑啊，就是无奈的笑。）我不管你是无奈的笑还是什么笑，刚才是不是把这些笑都给你解剖了？不管哪种笑，都统称为是一种嘲讽。你要知道人抵挡神都是在什么背景下抵挡的？是因着人不认识神，是因着人的败坏而去抵挡神的，而不是人有意去抵挡神的，懂了吗？我说刘志你有意去抵挡神了吗？其实你这种行为的实质就是在抵挡神了，就是在嘲讽神了。你嘲讽神了你不知道而已，我今天只是把你不知道的事情告诉你，你愿意不愿意知道？你不愿意知道这个真相。（刘志：对了，我想起来了，那件事情呀……）刘志，不管我和你说几百次呀，反正我给你的路，你是坚决不走，你就是这种态度！所有人都听明白了，你是坚决不走，你自己又独创了一条路，你抵挡神的那条路坚决不变，你给人的就是这种感觉。我一直给你交通是在儆醒你，我说你这条路不能走，刘志说不走了吗？"我这是嘲讽，我不敢嘲讽了，那我怎么走才能对呢？"你有这句问话吗？有寻求的心吗？刘志始终没有这个寻求的心，"你说我是嘲讽呢？你要说这一次是嘲讽，我还有上一次呢，还有上上一次呢，你说那次是不是嘲讽？你敢说我都是嘲讽？"摆出来事实和我讲理！当我说出刘志抵挡神的事时，在刘志心里想，"打住，不要谈了，我再给你谈一件事，你看我这个是不是嘲讽。再谈一件事，你

又说我抵挡，好了，我再给你谈一件事。”只要给他路走，他就不让你谈了。

（刘志：我能是那样的人啊？）在信神这条路上，你实质就是那样走的。我说小张是大盗，我问小张明白不明白这个意思，他是那样理解的，他把他真实的理解说了，然后我又给他细交通了一下，我为什么说你大盗？你是盗取、偷取。小张就开始在那边，“我怎么这么无耻？”他回过头来看到他的无耻了。刘志，可你呢？我说你是强盗、土匪，你说了一句，“哎呀，我怎么这么无耻了？”你感觉到无耻了吗？（刘志：感觉到了。）你真认识到无耻了，为什么你还能这样做了？今天我告你说，这是对神的嘲讽，接下来你还能给我举出来例子，“我在哪哪哪还笑了”。如果你感觉到无耻、难受的时候，就是让你说，你能说出来吗？你认识到了，但你不认为这是羞耻。（刘志：你说我衣冠禽兽的时候，我能认识到。）（李四：今天多少次了，老师给你指路，你一直不按老师给你指的这路走，你总要把你的那个路说出来，你怎么怎么，你总要把这个路给推翻，说你是强盗你害怕吗？）（刘志：咋不害怕？）（李四：就好比医生说你是癌症晚期，你还能高兴起来吗？应该是恐惧、战兢，“呀！活不了几天了”，给你下判决书了，你里面有反应吗？）（刘志：我认识到这一点了。）不是让你承认、认识就行了，你现在有路、有悔改吗？你勒马回头吗？告你说你是衣冠禽兽是希望你怎么？是不让你做衣冠禽兽。（刘志：这个知道，咱不能做衣冠禽兽，咱要做一个受造之物嘛。）今天你做受造之物了吗？今天我给你交通这个，你跟着我的路走了吗？给了你三面镜子，你在哪面镜子里看见自己是猪八戒它二姨了？你是根据三面镜子都看见小张是猪八戒它二姨，就是看不见自己。交通的目的不是让你承认、知道你是在作恶，目的是让你最终能够悔改。

342　神要结束他在地的全部工作

神今天这样告诫你们都是为你们的生存，是为将全宇的起首工作作得更恰当、更完美。末世的工作是作外邦是作外邦的工作，是将以色列以外的各邦、各族都征服在神的宝座之前，使神在全宇之下的荣耀能够充满宇宙穹苍，使在地的受造之物能够将神的荣耀流传万邦，让天宇上下的受造之物能看见神在地得着的荣耀，结束人类在地不朽的几千年的苦难的生活。神不愿再耽延时间，神要在末世大胜撒但，将属神的灵魂都收回，使忧伤的灵魂脱离苦海，将神的全部荣耀都夺回，结束神在地的全部工作。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凡属血气的无人能逃脱那忿怒的日子》

圣灵作工趋向

我们都知道圣灵使用之人的话代表着圣灵作工的动态，寻找到圣灵的作工动态就寻找到了神的脚踪，我们就能跟上圣灵作工的步伐。那要想知道圣灵的现时作工动态，那就得从圣灵使用之人的交通中来寻找，来揣摩。

2021年3月15日工作安排中说：“可以说，凡是跟随到今天有了真实见证的人，就是神在中国大陆作成的一班得胜者，这是确定无疑的。但神选民应该明白的是，神作成这班得胜者的意义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为了在灾难降临的时候来扩展神的国度福音，来见证全能神是怎样带领神选民与撒但势力争战，完全得胜撒但的，更是见证全能神发表真理显明神的公义性情，神已打败撒但邪恶势力得着了荣耀。”（摘自《上面的工作安排·扩展福音工作是神的急切心意》）

祭司弟兄下发的这份工作安排明确地说，跟随神到现在有了真实活出见证的人，这就是神在中国大陆作成的一班得胜者，确定无疑。这就使我们联想到几个问题：谁作出得胜者这样的经历见证了？得胜者在哪里？祭司弟兄说有这样真实见证的就是得胜者，这不是让我们寻找得胜者的见证，同时在见证得胜者的产生吗！同时又看到得胜者在哪里呢，不在海外，而是在中国，神是在中国作成一班得胜者！

祭司弟兄在223辑讲道交通说："……以后圣灵再一作工、一见证，人立刻就醒悟过来了，那时候人就像开了闸的水，一下子拥进中国考察真道，现在快到那个时候了，正在往那一天逼近。"（摘自《上面的讲道交通·223-B-7》）"等到大红龙一垮台，福音扩展的空前盛况就出现了，各国各方的人都会拥进中国寻求考察真道。"（摘自《上面的讲道交通·223-B-8》）祭司弟兄在这辑交通里两次说各国各方的人像开了闸的水，一下子拥进中国寻求考察真道。这就看见了圣灵作工的一个趋势，神在中国作成了一班得胜者，并且海外的人还要拥入中国寻求真道。

那什么样的人才是得胜者呢？神在最近的交通《分辨假带领（十九）》里，又开始详细地说了怎样实行，怎样与撒但周旋，最后能联合追求真理的人检举揭发撒但、恶人，这样的人就是得胜者。神说："临到撒但、恶人操控、扰乱选举这类事，不管你是势单力孤也好，还是你真有几个能够同心合意的弟兄姊妹也好，都别着急做事，第一学会等待，第二学会在等待的期间寻求，在等待、寻求的期间，不要放下自己的本分。等待什么？等待神给预备时间、预备时机。寻求什么？寻求你该实行的原则，寻求一个信神、跟随神的人该做的、该实行的路途，寻求怎样做才合神的心意，怎样做才能打败撒但，才能与撒但、敌基督的势力争战，最终能够得胜他们，做得胜者。如果只有你自己的话，那要跟神祷告，如果有两三个同心合意的人，那可以在一起交通、祷告，共同等待、寻求。当知道神给预备的时间之后，当有合适的时机时，求神加给力量，让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合

适，所说的每一句话也都合适。这样做一方面尽到了受造之物的本分，另一方面也会有力地、有效地揭露撒但，让撒但的差役、敌基督一伙人的阴谋彻底被揭穿、被破坏。”“你看谁真心信神，有正义感，看到神家的利益受亏损，神家的工作与教会正常秩序受到操控与扰乱的时候，他心里来火，对那些操控、扰乱的人产生恨恶、反感，谁就能做得胜者，你找这样的人交通，共同起来与撒但争战。”（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分辨假带领（十九）》）借着神这样交通，让我们更准确看到什么样的人才是得胜者，首先得胜者有正义感，另外得胜者有敬畏神的心与真实的信心。看到违背神家安排的做法不是视若无睹，同时为了处理好这个问题，能用智慧与撒但周旋；期间等待、寻求神的心意，力求按着神的心意，准确原则实行；搜集恶人的罪证，联合追求真理的人，一同起来揭发检举，揭穿撒但阴谋。得胜者不畏惧撒但，他不会去为自己的名誉、前途去考虑，而是恨恶搅扰教会的各种邪恶事物，每每出现这些问题，得胜者都不会姑息，只求正义在教会掌权。他们喜爱真理、向往正义，正义不掌权，争战就不间断。而撒但恶人对得胜者地揭发检举肯定是恨恶至极，真正有这样经历的人，与撒但争战肯定是受了很多苦，而得胜者凭着对神的信心与真实的认识站住见证，还能守住自己的本分，为神尽忠心。而滑石蛋，老好人，窝囊废呢，他们不会维护神家利益，不会站在神一边说句公道话，为神作见证。这就是神把得胜者见证出来了，得胜者是在撒但恶人掌权的邪恶势力中与之不断争战，站在神一边，为神说话，按真理原则做事，不受任何人的辖制而站立住的，这才是真正的经历见证。因为神说：“……在你们身上若是我拣选的，我就按着你的表现说我拣选的人是什么情形，若不是我所拣选的，我也按着他们的情形说！”（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第八十一篇》）

8月9日清理教会的工作安排说：“所以，以往的那几次清理都不是彻底的清理教会，这次清理是在神工作结束、大灾难开始时的彻底清理，这是最有意义的工作。……各地教会接到工作安排后，也就是从八月份开始，先作筹备工作，把各类该除名的、该划B组的、该清除的、该开除的都先分好类、编上号，等环境许可的时候再落实到位，公布

于众，这样一点儿也不耽误工作。”（摘自《上面的工作安排·关于清理教会的工作安排》）祭司弟兄是让带领工人清理教会中的人，而且是要彻底清理，那教会里每个人都开始有了危机感。神又说让教会里的人做得胜者，看见违背原则的事要揭发检举，揭穿撒但阴谋。那教会里的滑石蛋，追求真理的人，在清理教会时被开除的人，听了神说得胜者的表现的话，肯定要起来争取一把，那他们就要起来揭发检举。这就是神的话说：“当子民享受我时，是大红龙‘受刑罚’之时，让其民众起来反叛它，这是我的计划，是我成全子民的方式，是所有子民生命长大的好机会。”（摘自《话在肉身显现? 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二十八篇》）在神的作工结束的时候，滑石蛋把那些假带领、敌基督的所作的恶揭发出来了！这个时候，假带领、敌基督与滑石蛋都互相猜疑了，两者内讧，那是不是会乱作一团？从神话和祭司弟兄的交通可以看见教会内乱开始了，这就是神的智慧，让假带领、敌基督和滑石蛋窝里斗，那预备清理教会的时候，他们之间是不是就开始互相争战呀？这样教会就将要产生一场真理战。

祭司弟兄又说估计年底中国差不多要内乱，一内乱就实行民主大选举：“以前大陆的教会因为环境太紧，始终不敢实行大范围的民主选举，等到2021年，估计环境就好多了，大红龙一垮台，中国一乱，就正式开始实行民主选举，到时候假带领，不通灵、没实际的都得下去。谁要是参选带领，得先交通真理，谈谈认识自己，大家看他谈的实不实际。”（摘自《上面的讲道交通·219-B-8》）一说到公开大选举，那场面肯定是轰动一时！我们都看到过选举总统的场面，每个总统候选人都要在大型会议上面对成千上万的代表，以及所有的人民，发表自己的理念、主张、见解，对工作的构思蓝图，或者自己的一些政绩，从而得到人民的赞许认可。那个场面可谓是振奋人心，轰轰烈烈！那整个大陆要选举真正的带领，把真正的得胜者选举出来，是不是就和国家选举总统一样！那也将是万人瞩目，轰轰烈烈！这个时候正好是教会起内讧、打真理战的时候，带领要开除底下人，底下人是要检举揭发带领的恶行，这个时候每个人都要起来参加这场“圣徒争夺战”，那神在中国作成的一班得胜者也肯定要参与到其中，公开交通自

己的经历见证，“得胜者的见证”自然就要公开出现在弟兄姊妹的面前。什么见证呢？得胜者带领神选民生命进入的见证，把假带领、敌基督、滑石蛋、窝囊废揭露得体无完肤的见证，瓦解撒但、恶人势力让真理掌权的见证，当这些见证都出现在弟兄姊妹面前的时候，那些敌基督、假带领、滑石蛋还能站立得住吗？弟兄姊妹还能选举这些敌基督、恶人吗？肯定要选举得胜者！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真理战役的擂台上，正与邪的较量的最后关键时刻，得胜者在交通自己怎么与撒但、恶人势力争战的，怎么凭着对神真实的信，在一场场没有硝烟却激烈的争战中站立起来，面向正义，不屈不挠去维护神家利益，寻求真理，打那美好的胜仗的！得胜者交通他们是如何寻找追求真理的人，寻找真心信神、跟随神的人，带领他们实行真理，生命进入，把他们带到神面前的。而敌基督、假带领只能狼狈地交通自己开除了多少人，清理了多少人……，作了多少工作，跑了多少路……。在这场真理的擂台上，这些撒但、恶者也就败下阵来，因为得胜者的见证他们没有！同时得胜者还要揭露这些人的罪行，恶行，他们违背神话的实质另搞一套，走敌基督道路、法利赛人道路，早已成了披着羊皮的狼，残害了多少追求真理的人的罪证！揭露滑石蛋、窝囊废自私诡诈，唯利是图的卑鄙存心，让他们的丑相都暴露在光中。神说：“……使他们万万没有想象到，在这种恶劣的环境条件下，我的国度彻底实现在人间，而且是在他们争权想审判别人的时候而被别人审判，被我的烈怒焚烧，何等可怜！何等可怜！我的国度实现在人间，这是何等荣耀的事！”（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九十篇》）那在这场真理的较量中，真正的得胜者就出现了，与得胜者的表现完全相符的，有真实美好的见证的，那自然就是得胜者。没有得胜者的经历的，并且全是撒但诡计的，还被得胜者揭露得体无完肤，自然蒙羞失败，在选举中就被淘汰了！

这就是将要发生的公开选举！公开见证！根据神话，根据祭司弟兄的交通，足可以看见，得胜者将要公开显现在众人面前！神公义的日头

将要出现，公义的审判即将开始，闪电从东方发出照亮全宇！外国人将要拥入中国！

神说："当神在地上的工作结束时，就是隐秘的工作结束时，这步工作就爆炸开了，人就都知道在中国有一班得胜者，知道神道成肉身在中国，他的工作已结束了。那时人才恍然大悟：为什么中国迟迟不衰落、不垮台呢？原来神在中国亲自作工，成全了一班得胜者。"（摘自《话在肉身显现·道成肉身的奥秘 二》）

神说："宝座之上，直到整个宇宙地极，这七雷在回声，要有大批人被拯救，归服我宝座之前。随着这道生命之光，人求生存之路，不由自主赴我而来，屈膝敬拜，口称全能真神，发出哀求的声音。但那些抵我者，心刚硬之辈，雷声入耳，必死无疑，这无非是他们的结局罢了。那些得胜的我的爱子必留在锡安，万民都要看见所要得到的是什么，何等的荣耀会显现在你们面前，真是特大的洪福，难以诉说的甘甜。"（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三十五篇》）因着得胜者的出现，要有大批的人蒙拯救，这是即将要发生的事实。

神不看以往，就看我们最后时期能不能为神献上！神说："我在末世一班人身上作的都是前所未有的工程，所以为了我的荣耀显满穹苍，所有的人都为我受最后一次'苦'，明白我的心意吗？这是我对人提出的最后一点要求，就是说，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为我在大红龙面前作刚强响亮的见证，最后一次为我摆上，最后一次满足我的要求，你们真能做到吗？以往不能满足我的心，在最后一次能'打破常规'吗？我给人一个考虑的机会，让人都好好斟酌一番，最后给我答复，这样做不好吗？我等着人的回音，等着人给我的'回信'，你们有信心满足我的要求吗？"（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发声·第三十四篇》）神在中国急切地盼望着能有一班得胜者，得胜者的出现是神早已盼望

的，也是每个信神之人期盼的，我们作为跟随神的一员，理当满足神的心意与要求，最后时期为神摆上，人人起来见证神。神说：“那些不能紧随神脚踪的人都不能有这样的生活，他们都落在了黑暗之中哀哭切齿，他们都是信神却不跟随神的人，都是信神却不顺服神的一切作工的人。人既信神就得步步紧跟神的脚踪，应做到‘羔羊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跟上去’，这才是真寻求真道的人，才是认识圣灵作工的人。”（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与人的实行》）希望我们都能够跟上神的脚踪，羔羊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跟随！

2021年9月25日

问题：为什么以色列人三个月就被作成了，而咱们不行？三个月作成指什么说的？

简单回复：中国是最败坏、最落后的国家，是根本就不承认有神的国家，所以对于中国人谈不上什么真实的信与真实的跟随，就是一个渺茫的随从罢了，承认与认识只是嘴皮。所谓的信与跟随都是口头、口号，表现出来的无非就是刚强与软弱罢了，没有生命力。以色列人不一样，他们实际经历过神带领的生活，他们对神前两步的认识是在神的主宰与安排中体验出来的，是真实、实际体验过后得来的，他们只是差最后一步。而我们所有的仅是些神话故事，对这一步只是在神话上看见一些严厉的话语，没有实际经历、体验、认识的过程，根本不把基督的话当造物主的话来对待，所以要想进入信神正轨还需要一个过程。而以色列人就不同了，他们有抵挡神遭神击杀的历史罪证，也有接受顺服神主宰安排而得着神赐福的见证。他们对神的公义、圣洁、咒诅、焚烧是有浅显而真实的认识，所以他们对神是有敬畏与真实的信的。而我们中国人则不同，中国人犯罪的历史没有记在史册上，拿以色列的罪证也定不了中国人的罪，中国人没有罪证，怎么可

能接受审判，承认、认识自己的罪呢！又怎么会对神的公义、威严、咒诅的性情有认识呢！中国人所谓的认识都是一些高深、全面的字句的认识，没有一点实际、经历，是没有根基的认识，也就是没有真实的信。要想有真实的信，必须得有实际的经历体验做后天性补足。以色列人，他们是在一个有认识的基础上经历的，是站在一个有信的基础上经历的，所以说三个月就可以作成，所谓的作成指的是进入信神正轨。

神说："在以往，多数人都认为我是智慧的神自己，我是察看人心肺腑的神自己，这只是虚浮之言，若人对我真有认识，他就不敢轻易下结论，而是从我的说话当中继续认识我，当达到一个地步时，真正看见我的作为了，才有资格说我是智慧，或说我是奇妙。你们对我的认识太肤浅，历代以来，有多少人对我事奉了多少年，看见了我的作为，确实对我认识了不少，因而对我始终存着顺服的心，丝毫不敢有抵挡的心，因我的脚踪何其难寻。在这些人中间，若没有我的引领，他们不敢轻易乱做，所以经过多少年的经历，才总结出了对我认识的一部分，说我是智慧，说我是奇妙、策士，说我的话语犹如两刃利剑，说我的作为大哉、奇哉、妙哉，又说我以威严为衣穿上，说我的智慧高过穹苍，等等这些看见。而你们今天只是在他们的基础上对我认识的，所以多数人犹如鹦鹉学舌一样人云亦云，我只是看在你们对我的认识太肤浅而且是'学历浅'这一份上，才免去了多少对你们的刑罚。但就是这样，多数人仍不认识自己或认为自己所做的已达到我的心意，因此没遭审判；或认为我道成肉身之后对人的所作所为就杳无音讯，因此也没有遭刑罚；或认为自己所信的'神'在宇宙空间中并不存在，所以把'认识神'当作自己业余时间的活儿来做，并不放在心上当作自己应尽的本分，而是利用'信神'来消磨时间，否则无所事事。若不是看在你们缺乏资历、缺乏理智、缺乏见识这些份上，所有的人都将灭亡于我的刑罚之中，所有的人都将被毁不存在，但在我在地的工作完成以先，我对人一直是宽容的。这个你们都要有所认识，不要再继续不识好歹。"（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发声·第五篇》）

敬畏

2021年9月29日

我信神得着了什么？

（悦悦：自从干活回来之后就感觉情形不对了，每天没有吃喝神话的时间了，一下子好像就不会进入了，就感觉每天这样干下去就没结局，没希望了，前途命运也出来了。后来本分上老出问题，在这个消极中就感觉自己能随时背叛。这段时间才感觉到以前讲的是口号、字句道理，以前就感觉能看透自己的情形，也能看出别人是啥问题，能结合神话解决，现在就是啥也没有了。）你现在还消极吗？（悦悦：这两天缓过来了。这段时间我就在这儿发出怨言了嘛，我这一天得着啥了呢？后来我看到神的话说不仅给人生命的供应，还给人生活所需的供应，还有安全保障，然后就看到自己没良心。）你刚才说发出个埋怨，我信神究竟得着啥了？是吧？（悦悦：嗯。）悦悦，那你现在有没有看见你得着啥了？（悦悦：现在感觉信神就是实实际际的，每天临到这些人事物就是让人去经历了，不是为了装备字句道理喊口号。）你们说悦悦现在得着东西了没有？（田宇：最起码知道自己不负责任了。）悦悦得着了不少啊！悦悦，你得着啥了？（悦悦：知道信神是实实际际地走了嘛。）你就先说说你得着啥了，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悦悦，究竟得着了没有？田宇，刚才你说她得着啥了？（田宇：起码她知道自己应付糊弄了，也就是说她总结了自己在工作中的偏差失误，这就是她所得着的。再一个她以往是字句道理，但她还觉得自己是有的，现在她看见自己啥也没有了，知道了得实实际际地做了，这也是她得着的。不经历这些事她就活在自己的想象观念里头，那永远是她的观念想象。经过这么多环境，这么多人事物过后发

现了她以往的很多错误，这些都是她所得着的，这些没有经历怎么能得着呢？）王平，悦悦得着了没有？（信神能发现自己的缺少就是得着了，发现自己的偏差，知道了在原教会走的是什么路，现在国度建造应该走什么路。）你说吧，人太没良心了！悦悦你得着的还少呀！自己得着了自己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得着了自己还不知道呢？因为悦悦得着的那个东西不是她想要的。她想得着的是：我得着多少钱了，我得着什么地位了，得着什么名誉了。她认为得着这些是得着了。那我说悦悦得着的还少，这个少指什么说的呢？信神你想得什么呢？你能得什么呢？（真理、生命。）悦悦得着真理了没有？真理是什么？（SJ：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你要想得着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第一步你得先怎么呢？第一步你得先认识自己。不把悦悦放在这个环境中悦悦能认识自己吗？悦悦认识自己了没有？（悦悦：我撇下家出来就感觉自己可爱神了，现在因为干活有背叛的心了，然后忙得没有时间吃喝神话，没有规律嘛。还打着那个幌子说我这每天不吃喝神话这叫信神吗？）那你就没有问问每天吃喝神话就是信神吗？（田宇：在悦悦的观念里就认为我每天吃喝着神话，聚着会这就是信神了，也就是说宗教仪式的那种才叫信神呢。）（悦悦：就是打破了原来的那种有规律的生活就不会进入了。）不是不会进入了，是开始走上轨道了。

信神两大功课：认识自己，认识神。要想认识自己必须把你放在一个环境里边显明你。没让悦悦来这儿的时候，悦悦觉得自己可以吧？我信神可以了呀，没有来这儿以前，每一个人给自己打分是九十九分，来到这儿一看是多少？悦悦刚才说出来了，想背叛的意念都出来了。（悦悦：就感觉自己谁也不如。）现在看到自己谁也不如了，你说如果你不来这儿，你能看到你谁也不如？（悦悦：看不到。）不来到这儿你看到你比谁都强，这就是你得着的。当你看到自己谁也不如、啥也不是的时候，你还狂妄吗？这样就把你狂妄的性情去掉一半了。狂妄的性情去掉一半，这才开始做人呀。你要想做人，首先得把你的狂妄性情打了，首先得看清自己是什么东西！你不来这儿的时候啊，你认为你是神的爱子。神说我儿我儿，哦，我是你儿、我是你儿。来到

这儿一看，你是谁啊？你连神的一个驴马都不是，人家驴马是在驴马的行列里干活了，你是驴马吗？你是个什么呢？在实际环境里一看，啊，原来我就是个教友，我是个帮忙的！神就没有把我列到驴马的行列里，这哪是信神的？对自己有个认识了。对自己一有认识，你还与神叫嚣吗？你还与神打官司吗？你还与神搞条件吗？我要地位了，我要名誉了，我要神的祝福了，还能张开嘴吗？你张不开嘴了，这就解决什么问题了？奢侈欲望逐步就没了。就今天田宇他为什么能够说之前有得福的想法，现在愿意咋地就咋地吧，现在怎么没有得福的想法了？不配了、不敢了、不能了。自己做了啥了？敢要个不死的结局！敢说要蒙拯救，活在永世里边！哎，不敢了、不能了，说不出口了。悦悦今天看到自己的实质了，看到自己对神的应付糊弄。刚才还说："我得着啥了？"今天一看，神又问你："我在你身上得着啥了？"哎，悦悦，神从你身上得着啥了？你老想说你得着啥了？悦悦你告诉我，神从你身上得着啥了？神从你身上没有得着正的，好像得了个负的。因着你的应付糊弄，神家亏损了不少祭物。悦悦，你看到了因着你的应付糊弄亏损祭物了吗？你没有维护神家利益，反过来还因着你亏损了祭物，损害了神家利益，能颠过个来吗？（悦悦：嗯。）是种应付地答应？还是真地认识到了？这次的祭物事件和你有没有关系？（悦悦：和我有关系。）知道和你有关系，这就是你做到神身上的，这就是你还报给神的。咱在这边及时查账了，挽回了，如果继续这样下去，这祭物没有挽回或者是又亏损了更多，那这个与你有关。记事册上就有你的账了，记着你呢，悦悦做了个什么呢？悦悦为夏雪保驾护航。

（悦悦：第一天对账就算得不对，当时我也说了，把钱都拿出来看看，但后来都没吭气，我就不说了。）看咱这正义感。哎，这就是"我得着啥了？"我今天因着悦悦的这一句话还高兴了，悦悦知道信神得得点真理原则了，结果悦悦还有这么一句话："后来都不吭气，我也不吭气了。"悦悦，神在你身上又得着啥了？怎么连你持守正义的一句话也得不着呢？悦悦，不是只有你算账了，我也算账了，你太让人失望了！我给悦悦说一句"神得着啥了？"悦悦是不是就又得着一个了？能

颠过来这个个吗？（嗯。）为啥？神在她身上要得着的没得着，对她来说那就是一个审判刑罚。对她来个审判刑罚，那就是她的内疚，就是她的亏欠，就是她的自责，就是她对神亏欠的地方。当她看到自己亏欠神的时候，她还敢问神“我得着啥了吗？”她还敢背叛，还敢跑吗？她还敢有奢侈欲望，还敢说我要混个不死的结局吗？不行，还不达标了。得着啥了？得着啥了？这样来认识是不是得着好多啊？看到自己不是个真实信神的人，看到自己完全是为了得恩典，完全是为了勒索神，不想付出只想得。完全是想骗取神的祝福，想借着一时的劳苦来骗取，想搞交易。想换取还不想付出，还不想承担责任，哎，我就最怕承担责任，你去管吧。担当、负担，最怕有个负担！想从神家得东西，我得着啥了？可是你又不愿意承担责任，不愿意担当，不愿意付出。你说这是做了个什么生意呢？一本万利？无本万利！是不是无本万利？你想得着黄金万两，可你不愿意付出一根毫毛。为什么说你不愿意付出一根毫毛呢？维护正义的话，你不敢持守；责任，不愿意担当，这算不算一根毫毛？和你要钱了？和你要命了？让你去一线打仗了？这的生活有危险了？所以说人不愿意献上一根毫毛，你只是拿起一把尘土扬在神的脸上。悦悦，拿尘土往神的脸上扬了没有？悦悦说：“我得着啥了呢？”这是不是拿着一把尘土扬在了神的脸上？还要和神要所得了。“我付出了呀，我这一天天地干活就是信神呢？一天起来就没有个吃喝神话的时间？”这是不是扬的尘土啊？悦悦干了几天活啊？（田宇：三天、五天。）悦悦，你说你刚干了三五天就想我得着啥了？刚干了三五天就开始流露了，这就是信神？就不让我聚会？就三五天没有聚会就说没有聚会！挪亚造方舟的时候，挪亚吃喝了几天神话？（田宇：没有吃喝，神就给他说了一句话。）一句话就吃喝了一百年。悦悦，你吃喝了几句话呢？（小溪：不计其数。）那你得干几百年吧？别说三五天了，你得干三五百年也还不完。神说的每一句话让你经历一辈子都经历不完，你三五天有没有经历一句话？你一句话都还没有经历出来了，你就说这就是信神呢？这就是娇滴滴的大小姐，太脆弱了。

你问问田宇他得着啥了？田宇只是干了三五天活儿？田宇干活快三五年了吧？三五年了，田宇在这儿不敢说我得着啥了，只是说我不敢追求剩存下来了，这就是个变化，这就是个进入，这就是人生命长大的一个路。刚开始的时候人都是想我得着啥了？刚付出三天就是得着啥了？等过了三五年以后应该有了资本了，有了资格了，应该得着了，可反过来混个不死的结局也成了奢侈欲望了，哎呀，不敢想了，神愿意怎么摆布就怎么摆布吧，这叫什么呢？这叫有点人样了。悦悦这个表现像什么呢？你要看外表啊，这是个娇滴滴的小姐。在灵里边看啊，这是谁啊？江洋大盗！来神家当土匪了，三天就想得着多少，来抢、来要、来夺！悦悦，这话重不重？（悦悦：不重。）悦悦能感觉到这话不重，这就是你得着了。悦悦回家就睡不着了，哎呀，我得着啥了？得着啥了？最后弟兄说我得着了这些……，这就是生命！你能够有所认识，能看见自己的真实面貌，得着的还少啊？可不少了。应该感谢神、赞美神、荣耀神！神给人的就是生命，生命是什么？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要想有生命进入，得先看到自己就不是个人，怎么呀？该反省了。审判刑罚就是最真最实的爱！在审判刑罚中才能认识自己。是不是应该给她改个名了呀？不要叫悦悦了，改叫王大盗。人一看悦悦这哪像个大盗呀？咱这样交通，完全就是让你看清这个灵界，就悦悦这么个弱女子，在神面前都是张牙舞爪的，都能当个大盗，这就让你看见了撒但败坏人可耻到什么程度了。在神作工中，名义上咱是来事奉神了、敬拜神了，但是不愿意付出一点，即便付出一点也不愿意担当、不愿意担责任，只愿意得，这就个大盗、土匪、强盗、响马！借着这个看到咱与神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咱以前交通过，要想越过这个鸿沟应该怎么呢？借着尽本分来修平这个道路，改变和神之间的这种不正当的关系。

你刚才说的是你个人得着的这些，是认识自己的这部分，是吧？另外，在这儿的每个演员，你是不是都看见了呢？你去哪儿能看到这戏呢？一场戏多少钱？悦悦，你看戏出钱了？就算一万块钱一场戏你也看不上，这戏是无价之宝。因为这戏的导演是谁？神是导演，还有主演，再加上我的解说，你说你太幸运了吧！这门票去哪儿都买不到！

在大红龙国家，信神的要面临追捕，要想看这个聚会容易吗？你以为咱这聚会能有几千几万人的大场面？这场戏的门票就是这八个人的门票，你说你幸运不幸运呢？所以说咱得着的太多了，神太恩待咱了！你想想作工结束了以后啊，如果记事册上的事拍出电影了，你悦悦会高兴喜乐到什么程度呢？在刚开始建造国度的时候，那些开国元老其中就有一个我悦悦！咱就不用说悦悦是这个主角了，就悦悦在这个画面里边端茶倒水了，那是什么滋味？呀，当时我还是个服务员了，你说到那时候你是什么心情呢？更不要说你是主演了，是吧？每每想到这些的时候，还消极吗？还问神我得着什么了吗？哎呀，这一瞬间又感觉到有了冠冕了。到时候就是喜乐、庆幸、幸运，心里美滋滋的。你说在咱这儿什么演员都有，都让你亲身经历、亲身体验。你说他们在下边眼红死你了，他们在下边听个音频，听了半天听不出个所以然来，而你在这儿是个现场经历。咱也体验过，你听一个音频和你现场经历差多少？差一百倍！你在这儿经历，你完全能把这件事听明白。听音频呢？百分之八十你听不懂，有的地方你听八遍也听不懂，因为有好多现场表演的那些面容和言行举止，听不到、看不见，悦悦，那你说你还得着啥了？（悦悦：得着的太多了。）得着的太多太多了，说不完。

咱在这儿有了操练场所，有了显明咱的地方。哎，你去那儿干活去了，把自己显明了，显明了你，最后还得怎么呢？还得给你带出路来。神家花上钱把你显明了，最后让你进入了，你是最大的受益人。你去哪儿能把你显明出来？能给你带出路来？你去教会里边试试，显明了你，别人也不会告你说，你也认识不了，那是白干活白出力。就算显明了你，能给你指出路途吗？就即便是神兴起来环境了，借着带领工人和你交通交通吧，你接受吗？“你打压我，你欺负我。”还要起来反抗。人家不打压你，人家迷惑你，你能分清吗？人家和和气气地和你说，你还会上当。你说你比他们得着的福是不是高了万倍呢？

悦悦前两天晚上是熬得睡不着，我得着什么了？今天晚上又高兴得睡不着了，我得着了这么多。怎么看自己的得失？站在神一边看，看你的生命得着什么了。你想得什么了？你要想得钱财、得地位，来这儿得不着。你对自己认识了多少，对神认识了多少，这叫得着。

206　你因着信得的太多了

1　你因着一个“信”字得了不少的审判或咒诅，但你有了真实的信，你有了真实的信，你得着了最真、最实、最宝贵的东西，你得着了最真、最实、最宝贵的东西。因你是在审判中才看见受造之物的归宿的；你是在这样的审判中看见造物主的可爱的；你是在如此的征服工作中看见神的臂膀的；你是在这样的征服中看透人生的；你是在这样的征服中得着了人生的正道，得着了人生的正道，明白了“人”的真意的；你是在这样的征服中才看见了全能者那公义的性情与他美丽的荣颜的，与他美丽的荣颜的。

2　你是在这样的征服工作中得知人的来源，又明白全人类的“不朽的历史”的；你是在这样的征服中了解人类的祖先与人类败坏的起源败坏的起源的；你是在这样的征服中得着了喜乐，得着了安慰，也受到了不尽的责打、管教与造物主对受造人类的斥责之语，与造物主对受造人类的斥责之语；你在这样的征服工作中得着了祝福，也受了人所该受的人所该受的祸……这一切，不都是因着你那一点点信吗？得着了这些，你的信不也增多了吗？你得的不是太多了吗？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征服工作的内幕　一》

作工与生命进入的实质性区别（三）

你是为作工而作工那你这样什么也得不着，生命也不会有进入。生命没有进入，作工就不会有原则，也就是说作工不会合格，不会做在神的心意上，那就不会被成全，那顶多就是做个效力的。效力者是没有生命的，效力者你还得效力到最终呢，你能效力到最终那才是一个忠心的效力者。忠心的效力者能活一千年，一千年是个什么呀？恩典，仅仅是给你一个恩典。但是说如果生命没有一点进入，能不能效力到最终？很难很难！为什么呢？效力者他本身就是与神为敌的，是没生命的，没生命他性情就不会有变化，随时他会背叛！是吧？就和刘志一样，他怎么呢？“呀，你还看不起我了，说我对抗了，说我叫嚣了，说我和神争夺荣耀了，我走呀我，你愿意找谁找谁，小工他不和神争夺荣耀，你去找小工去！”刘志是不是？刘志就开始看神家笑话了，这是在干什么呢？就开始背叛了。咱谈的这个是作工与进入的一个关系，是吧？李四，搞清了没有？（李四：嗯。）这个作工与进入还有什么不懂？（李四：如果是谈作工就是说这个工作该怎么作，就不谈生命进入的事，要是谈生命进入就不谈工作该怎么作，而是谈生命灵里该怎么进入了。）也就是说如果今天和刘志谈的是工作上的事，也就是谈作工上的事，那谈的是什么呀？那就是谈作工上的原理了。用羊粪做一个斜坡它能不能扛住六吨多重的东西呢？它有什么性质呢？它是软的还是海绵的？它能扛多大的压力呢？就是往羊粪上铺一块板子，它也是扛不住的，那是六吨多重的东西，那将会把板子压折的，这就跟你讲开这个道理了，作工是跟你讲这个道理，真正的一个道理，该怎么作这个工作，怎么作合适，这个和你的生命进入没有关系。所以咱今天没有谈这个作工，咱谈的是生命进入，谈进入就是谈你的看事观点，看的是你的存心，谈的是你心里边的动态。（李四：就是遇到这个事的态度。）对，谈生命进入的时候啊，这个“进入”交通的是什么呢？（李四：讲的是真理。）谈“进入”讲的是真理。谈“作工”讲的是道理，就是说你尽什么本分，你有什么专业，你跟他谈的就是专业技术方面的事情，这和真理不挂钩。那什么是真理呢？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这是真理。你那个道理了，原理了，科学了，

那是个工具。你不管有再好的工具，你有再高的道理、科学，都代替不了真理，和真理不挂钩，它仅仅是一个效力的工具。那真理呢？谈的是一个态度、观点。你没有那么多道理，你能不能有真理？你没有科学知识能不能有真理？（能。）可以，是吧？没有恩赐，他可不可以有真理？（可以。）有恩赐，他也可以有真理，没恩赐，他也可以有真理。

神说过一句话，“因此神把有恩赐之人的事奉都说成是撒但送的礼品”（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说话的奥秘揭示·第三十五篇》，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凭恩赐作工。）为什么说他是凭恩赐作工呢？正因为他有了点恩赐，他就卖弄资本，别人就看不去了。你看刘志今天也算是有点恩赐了，是吧？所以，刘志就凭恩赐作工了，有资本了，别人做什么就入不了他的眼了。如果没有这些恩赐呢？别人说出话来刘志就得考虑考虑，就得听听。我听说小阳现在也有点胆识了，敢和老赵顶嘴了，是吧？小阳现在比以前厉害了，是吧？为什么说厉害了呢？原来为什么不厉害呢？和李四见了面厉害不厉害？（小阳：没资本。）现在好像厉害点了，什么原因呢？现在有点资本了，就敢说话了。这不是说你什么呢，这是让你去认识什么是凭恩赐作工，人有了恩赐以后就有资本了。神说：“那我问你们：你们与基督一起生活能与他相合吗？相合的日子会是多久呢？一天？两天？一个时辰？两个时辰？你们的信心固然可嘉，但你们的毅力并不是太多。当你真与基督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你的自是、自高就会随着你的言行一点一点地流露出来，随之你的奢侈欲望、你不服不满的心理也会自然流露出来，最后你的狂妄越来越加重，达到与基督水火不相容的时候，你的本性就全部显露出来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与基督不合的人定规是抵挡神的人》刚开始还能行是吧？我把你当神待，哎，时间一长，就怎么了？平起平坐了。你看保罗刚开始还赎罪了是吧？到最后呢？“我活着就是基督。”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你不要凭恩赐作工，不要卖弄恩赐，不要觉得恩赐好像了不起。今天我给你交通这些不是要贬低你的恩赐，而是恩赐与真理无关，把恩赐当作工具，那就用好这个恩赐了。如果你有悖逆，拿上这个恩赐成为一种资

本与神叫板、玩弄，那就因着恩赐要了命了，这个能转过弯来吧？为什么说你当讲道的可以蒙拯救，那个刷锅洗碗的、扫地的都能蒙拯救、被成全？是因为神看的是你的态度观点，神不是看你能做了什么，神看的是你是否能尽心、尽力、尽意，看你的态度观点是不是扭转了，看你的观点态度是为着谁、向着谁，看你把心给了谁了。那神怎么看呢？那就借着让你在尽本分的过程中，神要看你的态度、看你的心，这就把你暴露了。神的工作为什么是剥夺的工作呢？要看你的真心，看你的存心。如果不尽本分呢，还能不能看见你的存心？（李四：看不到。）不尽本分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你自己的，你再说得好，那都属于什么呀？嘴皮信神。

所以说，在信神的路上，尽本分的作工中，有三个台阶。第一个台阶，你刚开始信神尽本分的时候就像大街上的顽童，是吧？虽然尽本分了，但他是被动的尽本分了，你给我说啥我做啥，你不给我说我就不做，就是说想尽本分就尽，不想尽本分就不尽，这里边的应付糊弄肯定是有的，那就不用说了，刚开始都是这样的。第二个台阶呢？不用人安排你，你主动能尽本分，也就是主动能作工，只是在这个作工的过程中是为了作工而作工，也可以说是带着交易性作工，带着存心作工，但在这个作工的时候是你主动的去作工。你就好比当时SJ在作工的时候，那时候解剖SJ为作工而作工，SJ在作工的时候谁给她安排工作了？没有人给她安排工作，就大概给SJ说了一下她的责任以后，她自己就安排工作了，自己去作工。但在作工的过程中，里边有自己的存心，有掺杂，有交易。就好像刘志卸这个车，谁也没有催他是吧？他自己就卸了是吧？也是他的本职工作吧，该他卸了他作这个工作了，做归做了，但他为什么去做呢？里边有存心，有掺杂，这就是在为作工而作工，而并不是良心发现，更不是爱的流露，更不是完成使命，完成托付，而是有交易的心。第三个是还报神爱，是对神爱的一种流露，他没有交易的心，完全是还报神爱，是爱神，没有索求只讲付出，这叫爱。神说：“所谓的‘爱’是指纯真无瑕的感情，用心来爱，用心去感觉、去体贴；‘爱’里没有条件，没有隔阂，没有距离；‘爱’里没有猜疑，没有欺骗，没有狡诈；‘爱’里没有距离，没有任

何掺杂。”（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其实彼得的爱，被成全的爱，彼得的这个作工，是受着良心支配去作工，是复活了，彼得的心、彼得的灵活了。所以他这个时候尽本分就有了良心理智了，本分也就基本合格了，做到神的心意上了。因为彼得是爱的流露，体贴神的心意去尽这个本分了。这三个台阶能看清了吧？现在刚过来的人还没有操练过的，一尽上本分两天就软弱，三天就消极了。小工是吧？来了两三天倒跑腿儿了，受不了一点打击。尽本分得满足他的心意，一受点挫折不干了、跑了。跑了还觉着难受，还得返回来。尽本分是被动的，在别人的督促下，无奈地尽着本分。一个是无奈地尽着本分；一个是为作工而作工尽本分；一个是良心支配，是复活的尽本分，这就是三个台阶。最后一个是作成的，第二个是什么呢？（李四：为作工而作工，不会生命进入。）（有存心。）就像保罗一样，保罗尽本分的时候想什么了呀？刚开始是想赎罪了，后来就是公义的冠冕，都属于交易的心。就刘志这个是不是也是交易的心，你给我冠冕我就干，你不给我冠冕我就不干，这也是个交易的心，你要给我冠冕，我就出力流汗担重担子也行，不给我冠冕就是担小担子我也不干。搞着个人的经营，有存心目的跟神搞交易，神是不要的。这是不是分开了，效力者、忠心的效力者，为作工而作工不敢跑了，你看你现在走到哪个台阶了，你是为作工而作工了，还是用心去作工了？你是用心去作工了，你这个心是指什么？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了，能掌管你这个人了，是不是蒙拯救了？（李四：嗯。）这就蒙拯救了。如果你只是作工，性情不变化，还是搞交易，这就是个效力的，你效力到最终是个忠心的效力者。如果你是被迫无奈的，不乐意，告诉你个啥，你干个啥，神要不要呀？这能不能算忠心尽本分啊？（李四：这是第一个台阶，说着动着。）这就得你往前边走了。在教会里边的半职尽本分的、不尽本分的，那更不用说了是吧？大街上的顽童。把信神当作了一种信仰，与神不挂钩、没关系，因为你没尽本分嘛。

只讲真理不讲道理，现在能认识到吗？什么是只讲真理不讲道理？刚才不是说了一个在什么情况下讲道理，在什么情况下不讲道理吗？

（生命进入的时候讲真理，作工的时候讲道理。）作工的时候就得讲道理了，生命进入的时候就不讲道理了。这个不讲道理能不能阐明怎么个不讲道理呢？（不合观念的，倒栽柳的事。）这就是咱的误解，不是说不合你观念的就是真理。好比说神兴起了一个环境，把弟兄姊妹抓了，坐监了，打残了，你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看哪个姊妹、哪个弟兄家里边贫穷可怜，反过来还坐了监，他亲人还死了，这个时候你什么态度呢？弟兄姊妹都在尽本分了，为什么能临到这些环境，人家不尽本分的，不信神的，人家还平安了，想过这个事没有？一临到这个事啊就有点消极软弱，有没有消极软弱？平平，有没有消极软弱？（平平：原来有。现在知道咱信神走的就是崎岖坎坷的路，神摆设的这些环境就是为了显明咱里面这些败坏本性，就是为了拯救。要是环境好的话，要啥有啥了，他里面的东西就出不来。）看着咱在外边信神呢，尽本分作工呢，而且神还主宰万有呢，结果还把弟兄姊妹抓的入了监，并且还打伤、打残。在神家尽本分了，神家的JW怎么还能让大红龙收走，心里有想法没有？你心里边有想法、有消极、有软弱，有没有这些吧？因为你有这些想法“信神呢，神主宰万有了，JW怎么让大红龙给收了呢？神你允许大红龙抓捕神选民就抓捕，你是刑罚他呢、熬炼他呢，怎么能让大红龙把JW给拿走了呢？”会不会产生观念？会不会软弱消极？会不会产生怀疑？这究竟是不是神的作工？这是在干什么？（讲理。）这就在讲理了。咱们不讲理只讲真理。

那讲真理讲的是什么呢？（首先认识神作工，认识今天国度建造，神不回避撒但的任何试探，让撒但把它的各种诡计都施展出来，借此来熬炼神选民，来显明神选民的忠心与顺服。）你谈神的作工，谈神的心意，谈人的这个生命进入，生命得益处了。生命得着什么益处了？你对自己有什么认识了？你对神作工有什么认识了？你对神性情有什么认识了？有什么经历了？这是什么呀？（李四：这就是讲真理不讲道理。）这就是在讲真理！这就是说不管外边遇到什么环境了？遇到了洪水，把信神的这家人给冲了，首先你要讲理的话，“这家人信神几十年了，洪水怎么能把她家给冲了呢？人家旁边不信神的还好好的，怎么就把她家给冲了？”这就是在讲理。咱信神的不讲理只讲真

理，“这个姊妹不是犯了什么罪了，跟随神挺好的，怎么会把她家冲了呢？这个姊妹不是说成了敌基督了、成了恶人了就惩罚她了、就刑罚她了，没有看见她作恶多端啊，怎么就把她家冲了呢？为什么呢？怎么回事呢？怎么能临到她呢？”这就是在讲理。那讲真理呢？（神是公义的，就像约伯站住见证灭了也是神的公义，剩存下来还是神的公义。）（李四：这就是神给每个人摆设的环境，也就是说不信神的人房子不塌，信神的人房子塌了，不信神的儿女不死，信神的儿女死了，就是说以前小的时候还得保护你，今天长大了就是让你出去扩展福音了，这就是神用事实跟人说话了。）就是说得有细节，就是看她生命怎么得益处了，借着这个洪水把她家冲了，她无家可归了，出外边尽本分去了，原来她是不是贪恋家呢，是不是因为她贪恋家才把家给她取缔了呢？是不是她是传福音高手呢？传福音高手你还贪恋家，那这个家是不是必须得冲啊，家冲了出去尽本分这是不是神给你的一种保守呢？谈真理，谈的就是借着这个环境你生命如何得着进入了，生命怎么长大了，又或者你什么也不是，就把你房子冲了，就刚才说的这就是站了个见证，你这么去寻思、寻求，寻思什么、寻求什么，这就是在寻求真理，神让我站见证了，而不是去讲理。刘志这一天是在干什么呢？（讲理。）刘志一天就是在讲理了，他不讲真理，讲真理讲什么呀？刘志说：“借着这个事神又把我显明了，我怎么就不知道我这么爱虚荣脸面呢，我怎么这么爱要面子不要命呢？”他跟你谈这些就是谈真理呢。“哦，神的主宰，神知道我的缺少，神说你在哪方面缺少，神就在哪方面成全你，显明你。呀，神太爱我了。”看见的是神的爱，看见的是你的悖逆。

谈了个作工与进入还谈了个什么？（李四：尽本分的三个阶段。）什么是经历神的作工？李四刚才听懂了吗？（李四：嗯。）能谈出来吗？什么是经历神作工呢？心里清楚，谈不出来。（李四：嗯。）刚才咱还谈了一个进入，进入里边还有一个经历、体验、体尝。经历、体验、体尝什么呢？经历神的作工、体验神的话。经历神的作工，怎么经历神的作工呢？今天借着刘志这个事，刘志从昨天到现在嘴就没有停过，一直在喊冤了，吃饭的时候，你们都在那儿吃饭了，刘志连

饭也顾不上吃，我没法再和他交通了。呀，吃饭都拦不住他那个嘴，你说我不答复他吧说不尊重他，你说我给他交通吧，他又不听我的。我说："吃饭吧！"封了他的口，就在吃饭的时候，我说了这个话的时候，我就想刘志怎么是个这呢，这叫我无法下手啊，我怎么交通他也不听，该怎么说呢，没法说。神作工是感动人的灵，感动人的心，是吧？我看怎么能感动感动刘志的心呢。刚才交通说什么是种经历，什么是种体验。我看到刘志那样我心里是种难受，刘志体尝到怎么难受了吗？刘志是一直坚持卸那个车，就想让他们按着他的方法卸了，然后我给他举了个例子，借着这个例子你怎么经历神的作工，怎么经历体验神的话，不然的话你那都是字句。你要想爱神，必须得认识神的爱，认识神的可爱，你才能去爱神，你看见神的可爱，你才能去爱神。那神怎么去爱人的，你得去经历、去体验，神不和人直接说话，而是借着周围人事物用事实和你说话。借着刘志这个事交通体验一下神的爱，怎么去认识爱。

我给他交通了一下我的经历让他去认识，我为什么在电话里边说坚决不行呢？不能卸呢？刘志，为什么说不能卸？（刘志：也是因为这个打了个比方嘛，说这家人生了个孩子，孩子从小受了些挫折，看病呢，医生是个假医生，把这个孩子治残了，等孩子下次看病找医生的时候是不是特别慎重呢，因为这个孩子受伤受得不能再受伤了，咱这个车已经受了两次伤了，不能再折腾了。）神说："有的父母不务正业，不好好照看孩子，孩子不是被开水烫了就是磕着碰着了，有的孩子鼻梁磕断了，有的孩子屁股被火炉烫了，还有的小孩喝开水嗓子被烫了。这类人做什么都不用心，做什么都做不好，不务正业，吊儿郎当，任性，还爱玩，担不起一个人该担的责任，做父母不能尽到父母的责任，没心没肺。那这样的人在神家尽本分能不能担起一个正常人该担的责任呢？绝对不能。"（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分辨假带领（六）》）如果是你老婆看孩子，今天把孩子碰着了，明天磕着了，你下回还让不让她看了？今天烧着了，去外边看病去了，随便找了个医生，找了个内科，找了个兽医，没有把烧伤治好还治感染了，本身是个小伤给治成残疾了，你说心里边难受不难受。哎，当第二次

刀子割着了，需要缝针了，她还再去找个兽医？她去不去小医院了？去不去黑诊所了？（不去了。）为什么不去了？（因为她要对孩子负责。）她孩子受过一次伤了，伤得伤痕累累了，不能让孩子再受伤了。这就是责任心、负担，这里边更有爱，有爱的流露，不能再让孩子受伤了。今天我就是跑得远一些去北京的大医院，我宁愿杀鸡用了牛刀，再不能让出了差错，我就是多花点钱，浪费点钱，买个放心是吧？（嗯。）绝对不能让兽医再给包扎了！这里流露出来的是父母对孩子的一个爱、一个责任！一个后妈会不会这样去做？一个后妈会说什么呀？你这才有多大的伤啊，兽医也是医生，人也是医生，包扎好就行，人家牛是怎么看好的，猪是怎么看好的，怎么就不能用兽医看看呢？哎，她说的也怪有理是吧？今天看着那个车还有个车样吗？你说咱那个车才买了多长时间啊，不到三年吧？（李四：不到三年。）不到三年已经伤痕累累了，如果是你家的东西可能成这样吗？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因为我在这儿经营的是个什么呀？（李四：经营的是人。）我经营的是人，经营的不是车！就是车再伤痕累累，只要能把人经营过来，我能唤醒人的心、唤醒人的灵，那我就合算了。所以说这个车就是再伤成什么，我没有去追问过，没有去索赔过，就即使没有向你索赔过，你心里边应该有个感觉，有个知觉，这就是让你去怎么呢？我不去追责，我不去罚你款，不用你赔偿，你体尝到了什么？（爱。）爱。对你的怜悯，对你的爱胜过了车。那车是我亲自买的，我看着这个车不到三年就成这样了，我心寒，心酸！我看着你这个人没有变化，更让人心酸、心寒！就像你照顾孩子一样，你给他买个玩具也好，或者买个笔和本也好，他作业没有写了多少，把笔搞坏不少，工具给你搞坏多少，你能因为他搞坏工具你就不让他学了？你就不给他买了？你是不是还得给他买呢？还得给他买还不能多指责他，你指责他让他赔偿，一个孩子他怎么给你赔偿呢？他承担不起。就像这个车咱能承担得起？咱本身尽本分就不挣钱，你拿什么来承担？你拿什么来赔偿呢？那不是让人没路可走了吗？这孩子本身就没有东西，他拿什么给你赔偿呢？你打死他他也赔偿不了你呀。但是，当这个孩子有个良心，他知道这个车是他搞坏的，是他的责任，这笔和本是父母血汗钱给他买的，他没有写了几个字就给搞坏了，感觉到惭愧、难受。当你有点惭愧、难受的时候，那父母是不是高兴的？呀，这个孩子还有点良心、理智，还知道父母买的这个东西不能搞坏。那

今天信神呢？你对待神家的JW是什么态度呢？维护神家利益了没有？你在不明白的时候，不懂的时候，你损坏了，你经历了，别人没有追究过你，没有指责过你，没有让你赔偿，你指责自己了没有？你懊悔了没有？你良心发现了没有？这就是一个经历、体验。你说你父母爱你不爱你，就看你父母给你看病是怎么看的，病了两次以后，找兽医给你看了以后，第三次还找不找兽医了，第三次还找兽医，那还有爱吗？那就不是爱了，那就是后妈，没责任心，应付了事。给你买笔和本，坏了继续给你买，你继续学，说说你、训训你，起码手里不能没有东西，不能把你的学习停止了，那你体验到的是父母的爱。所以经历神作工，也是在神的作工中去体验、去经历。体验、经历神作在咱身上的是什么？“神为了唤醒我的心、唤醒我的灵，神给我摆设了多少人、事、物呢。”咱看刘志，为了唤醒刘志这颗心，难不难呢？摆布了多少人、事、物呢？交通了多少呢？刘志，有知觉吗？有感觉吗？刘志，有还报的心吗？刘志说，“呀，弟兄在我身上浪费了多少口舌呀，耽误了多长时间啊，我怎么还要和弟兄去争脸面了，争地位了”，这谈的什么是经历，什么是体验，让你去品尝一下。

那我在这体验、品尝，我看到的是什么？那我看到了这个车就跟你看到这个孩子一样，他已经伤痕累累了，两年多不到三年，我不愿意再让它受伤害了，一个是不想让它再受伤害了，第二主要还是涉及神的见证，涉及到我的本分。如果买个车，两年、三年成了这样，然后叫你随意使用，我还是维护神家利益吗？今天让我知道了，你用羊粪铺了个斜坡下车，这干的是个危险的活，我再让你这么下车，不管这个东西卸下来安全不安全，就是说你安全的把车卸下来了，我的这个态度、观点，神是看见了呀，我有责任没有？我有担当没有？如果说我允许你刘志用羊粪铺个斜坡下车，它都已经是个烂车了，那你说我还有担当、还有责任吗？我还维护神家利益吗？所以说，我不能让你下，我不能再让你做这个危险的事。如果没有前边那两次，我也许还会同意，那你下吧，可现在我已经看着小车伤痕累累了，我还让你下，这不是见证，这是羞辱！神给你一个伊甸园，让你去管理，然后你把一个伊甸园管理成啥了？“神给了我JW，让我拿JW创造产业了，

可我产业没有建造下，给了我一些工具全部给毁了。”看看咱的工具，买了多少工具，可是有多少工具是能见上第二次面呢？我都心疼、我心寒！你心寒吗？你心痛吗？我没法向神交代，这个东西是我拿JW买的，买这个东西是为了建造产业了，产业还没有建造下来，工具都没有了，是我的失职，我心里难受，我和神没法交代！该花的钱花，不该花的钱花两次、三次就不能再花了，就像咱那个手钳，买了一把，用了两天找不见了，要用了找不见了再买一把，买了三次要用时还是找不见。咱心用在上边了没有？咱该用的东西买了，该花的钱花了，超过了这个范围，是不是就等于偷盗了祭坛上的JW？是不是践踏JW？我也担当不起，我不敢拿JW玩耍，所以说这个车坚决不能让你这么卸，就是卸下来是安全的那也不行，有风险就不行。一方面是神家利益，另一方面是神的见证，不能成为羞辱神的记号，让撒但在后边偷笑。你用羊粪做了个斜坡下车让人家外邦人都在那儿围观看了，看什么呢？看这些人用羊粪做斜坡下车呢。你就是下来了，你看人家刘志能用羊粪做个斜坡让车下来，你得了荣耀了，如果要是用羊粪做斜坡下车车翻了呢？这是不是成了个笑话呢？呀，人家下车是用羊粪做个斜坡下了，你听过这种下法吗？见过吗？这是不是笑料呢？那以后在记事册上会不会成为一个污点？成为撒但的一个笑柄？不只是神家亏损，还羞辱神的名！根据人们在那儿围观，看灵界撒但在那儿嬉笑，看这就是跟随你的，太应付糊弄了，六吨多重的车就计划要用羊粪做个支撑点给它卸下来，你说这是忠心耿耿，爱护有嘉？还是玩弄呢？刘志，如果说你对一个车爱护它的话，珍惜它的话，你会给它上几道保险，会不会这样对待它？在这个时候人的这个心是不是亮出来了？神是不是看见你的心了？你究竟爱的是谁？你究竟向着谁？为着谁？你究竟维护不维护神家产业？咱在尽本分的过程中，把工具毁坏了以后啊，咱心里边是什么动态？有没有愧疚感、惭愧？感觉到的是理所当然，工具嘛，就该坏的。

咱那边有个司机，他开了个私家车，另一个弟兄上去给他挪了一下车，旁边的树枝把车划了一下，把他激怒了，他说：“你要知道这是私人的车！”下一句话怎么说？（李四：公家的车你随便。）哎，这是私

人的车，得赔偿的！什么意思？神家车你想怎么损坏怎么损坏，这是私人的车能这么干呀，得赔偿！把他个人的车划了一下，他就这样对待这个弟兄呢，让这个弟兄赔他的车了。是个小树枝划了一下，还不是大树枝划的，他这个话就出来了，“这可是私人的车！”咱家刚买的新三轮让他开坏了，开三轮就是飞了，哎，进了院里来了个刹车，漂移还漂移了两米远，轮胎不转了，还冒了黑烟。如果是他的车，他会不会这样对待呀！这就是你的言行举止把你的心暴露出来了，人都能看出来，神鉴察人心肺腑，你的心在哪儿呢？你的见证在哪儿呢？你维护神家利益是怎么维护的呢？见证神的名怎么见证呢？你的言行举止暴露了你的真心。交通这个重点是让你明白一个什么意思呀？（李四：经历、体验。）经历、体验。在这个小小的环境中让你经历一下神作在人身上的是什么？体验一下神的爱，神是怎么作你的，你是怎么作在神家的？对比一下，神作在人身上的是爱、是包容、是忍耐！而人作在神身上的呢？神怎么说的呢？神说：“人与神的关系仅仅是一个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是得福之人与赐福之人的关系。说白了，就是雇工与雇主的关系，雇工的劳碌只是为了拿到雇主赐给的赏金。这样的利益关系没有亲情，只有交易；没有爱与被爱，只有施舍与怜悯；没有理解，只有无奈的忍气吞声与欺骗；没有亲密无间，只有永不能逾越的鸿沟。事情已到了如此地步，谁能扭转这样的趋势呢？又有几个人能真正了解这种关系的危急呢？我相信，当人都沉浸在得福的喜悦气氛中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人与神的关系竟是如此的尴尬、如此的不堪入目。”（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人在神的经营中才能蒙拯救》）一个雇工还管你的工具好坏了？雇工就是我给你干一天活挣你一天的钱，开工资就是了，就今天谁能扭转这个局面呢？怎么扭转，能不能扭转？那就是用神话来掌管你、来控制你，你能服在神的话下，被神话征服，你能真正成为一个受造之物，活出一个受造之物的形象来，唤醒人的心、唤醒人的灵！这能不能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让你去经历、让你去体验。我给你交通的这个相当于给你立了个标杆，我对这个车的态度是什么，我是怎么做的，那你对车的态度是什么，你该怎么去效仿，你该怎么维护，你说你是跟随神的，你说你是维护神家利益的，你说你是尽本分的，那你的实际在哪？实际的表现在哪？活出在哪？见证在哪？这就叫经历。经历中看见了什么？刘志，经历中看见了什么？在经历中看见神的爱，神的爱实实在在，看

见人的一种无耻、悖逆、没理智、没良心，这是不是在认识自己。认识自己，认识神，当你认识了这些以后，能改变你错谬的看事观点。原来你的看事观点是什么呢？我要维护自己的虚荣脸面，这是个错误的看事观点。当扭转过来以后应该怎么呢？维护神家利益，把这句话活出来，而不是用嘴说出来。当你把这话活出来的时候，成为你的生命时，这时候你是不是就有生命了。我给你交通用这件事情向人举了一个例子，给你一个路途，你该怎么去经历、体验，该怎么站在神一边维护神家利益。这个路途能明白吧？

337　征服工作的实质

1　征服工作是借着夺去人的命运前途与审判、刑罚人的悖逆性情而达到果效的，并不是与人搞交易，给人祝福、恩典达到的，乃是借着剥夺人的自由、取缔人的前途从而看人的忠心而达到的，这才是征服工作征服工作的实质。借着剥夺人的自由、取缔人的前途从而看人的忠心而达到的，这才是征服工作的实质。

2　人的最大难处就是命运、前途总挂在心上，成了偶像，成了偶像，人都是为命运、为前途而追求神，并不是因着对神的爱而敬拜神，所以，征服人务必把人的私心、贪心，把人那些最拦阻敬拜神的东西给对付掉，这就达到了征服征服人的果效，这就达到了征服人征服人的果效。

3　所以，最起初征服人时务必得先将人的野心、将人最致命的东西给取缔，以此来发现发现人爱神的心，来改变人对人生对人生的认识，改变人对神的看法，改变人生存的意义，这样，人爱神的心就纯洁了，就是人的心被征服了。所以，起初征服人务必先将人的野心、将

人最致命的东西给取缔，来发现人爱神的心。将人最致命的东西给取缔，来发现人爱神的心。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恢复人的正常生活将人带入美好的归宿之中》

作工与生命进入的实质性区别（二）

征服就是什么呢？征服就是剥夺你的地位、剥夺你的脸面，是吧？剥夺你的所有，然后看你的真心！可刘志他这是在干什么？是不是在挑拨离间呢？挑拨你与神之间的关系。他在这儿不是说“呀！这下可显明我了，我就是个追求地位的人，我追求的是脸面，这太要命了，你看昨天把我显明成啥了，我简直就不是个人”，他没有说他不是个人，他说他可是个人，“哎呀！我的脸面让你丢完了，你怎么当着那么多人就说我了呀？”他在维护他的脸面，什么意思呢？他告诉你说“神家太残忍了，剥夺你的时候不给你留一点点脸面”，他这是让你去同情他、可怜他。同情他、可怜他是什么意思呢？“你也走这条路吧，你的虚荣脸面你不维护，没人会维护你的！人家没人站在你面前，人家都是站在神一边！你看看我！我辛辛苦苦做了这么多活了，你看我出了多大的力，弟兄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了一句话，就把我的工作给否了，哎呀！我的心就是冰凉冰凉的。”你听了这句话以后对刘志是什么看法呢？同情不同情？同情、可怜！那你同情他、可怜他的时候，你是在恨谁呢？（恨神。）恨神，这就是刘志维护脸面达到的果效，这是他的态度、观点驱使他这样做的。正常的一个人该怎么做呀？寻求，是吧？看弟兄来了交通什么了，咱以前交通过信神是在干什么？信神就是扭转自己一种错谬的看事观点。首先，咱是个败坏的人，咱的看事观点就不用去分辨，肯定是错谬的。先把自己放在错谬的看事观点上边，噢！原来我维护我的虚荣脸面是一个错谬的看事观点，我今天看

看这正确的看事观点是什么，我要拿实行真理来代替自己的过犯，那我就得用心听听这个正面的看事观点是什么。正确的看事观点是什么呢？弟兄交通了作工与进入，作工离不开进入，进入离不开作工，为什么作工还离不开进入呢？为什么进入又离不开作工呢？交通了以后，我知道了，信神就是为了一个生命进入，生命进入离不开作工，所以说我得在这儿作工，不管再苦、再累我不能走，我不能离开这儿，我离开这儿了，离开作工了，我的生命就不会有进入，那我昨天说的那个话就是个悖逆的话、就是浑话，这就是进入离不开作工。那作工又离不开进入，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进入就是性情的变化，也是生命的一个长大，也就是看事观点的一个转变，你能够时时、事事、处处站在神一边看事，这就成了神的什么人了？成了神的知心人、成了与神相合的人，那神要的正是这种人，能达到这种程度的话是不是就被成全了？时时、事事、处处能站在神一边看事，根据神话看事。

那看事观点的转变怎么和作工又挂上钩了呢？后边举了一个例子，如果说性情不变化，有败坏性情，那尽本分就不可能合格，作工也不会合格。“弟兄交通的这个话，和我昨天说的这个话怎么就正好对上号了呢？我一开始尽本分的时候，也是为了神家利益呀！可是当伤害到我的虚荣脸面的时候，我就不行了，因为这是我弄的，我主张的，可弟兄姊妹都不认可，我的虚荣脸面就放不下来了。这时，我也没有去寻求寻求神的心意，寻求寻求弟兄姊妹的心意，看看大家能不能通过。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一个受造之物，我也不要太狂妄，我应该平等对待弟兄姊妹，每个弟兄姊妹的眼睛都是雪亮的，我先听听大家的意见，听听大家说什么，有百分之八十的弟兄姊妹通过了我再做，通不过了我再寻求。”这是什么态度？这是一个生命进入。“你看昨天，我要那样卸车的时候，不是百分之八十的弟兄姊妹通过，而是百分之八十的弟兄姊妹通不过，当百分之八十的弟兄姊妹通不过的时候，我的虚荣脸面就又出来了，弟兄姊妹怎么看我呀？他们看见我这个办法不行，他们都看不起我，我谁都不如，他们把我当成谁了？今天是我给他们当带领了呀！怎么他们给我当带领了？他们把我当成小弟了！哎呀！我这脸面往哪儿放呢？噢！经过弟兄交通了以后，我才知道了这

是我的虚荣脸面在作怪呢！我为了虚荣脸面和弟兄姊妹闹起来了、吵起来了、辩起来了，结果弟兄也说我这么做不行。弟兄都说不行了，我还顺服不下来，我还要造反，我还要叫嚣，说‘我做得不行，我就走呀，不干了！’哟！好怕呀！我这是什么性情？今天仅仅伤害了我的一个虚荣脸面，我就起来叫嚣了，我就要走了，就不尽本分了，就不信了。今天，信神操练的就是顺服，你说我的顺服在哪里呢？我这还叫受造之物吗？我这还叫跟随神吗？我这不是在逼迫神吗？我这不是给神出难题吗？明明人家不同意这样做，我非要这样做，不让我这样做，我就走，我这是不是在强迫、要挟要这样做呢？我这是不是迫使、辖制，想控制弟兄呢？呀！我怎么是这个野心呢？当伤害了我的虚荣脸面时，我就耍了态度了，本分也不尽了，撂挑子了，你说我流露出来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凭己意办事。当伤害到我个人虚荣脸面的时候，我就忘了自己的本分了，就忘了自己身上的使命、托付了……”这叫半道起义，起了贼心了。

在跟随神的过程中，刚开始尽本分的时候，想的是好的。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对自己有利的时候，刘志就能尽本分，所以刘志得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制造对自己有利的环境，于是刘志想了一个办法，“如果我把不可能的事做成了，这是什么呀？这就叫刘志！”这是不是挑战不可能？咱看过电视里面的那个挑战不可能，是吧？挑战不可能的人是什么人呢？（超人。）是超人！“让他们看看我刘志，超人！这样我的虚荣脸面多荣耀呢！可惜现在让他们摧毁了，把这个舞台给我打乱了，特别是小张，小张给弟兄打了个电话，坏了我的事。你说，你不给弟兄打电话，他们谁敢说？谁敢拦？你给弟兄打了一个电话，弟兄拦阻我了！小张，你真是个败家子！我实在不是带领，我要是带领，我开除了你！”刘志，会不会？能认识到这个邪恶的心思，这就叫认识自己。认识自己是怎么达到的？我交通什么了？（作工与进入。）借着弟兄的交通，我看见自己是追求地位的人，是追求脸面的人，不是追求生命的人，我不是追求忠于神的人，我不是追求顺服神的人，我不是追求高举神的人，我不是追求见证神的人，我追求的是什么？我见证的

是自己，高举的是自己，我怎么是这人呢？这儿说到高举自己、见证自己，不是高举神、见证神，这个能认识到吗？

（刘志：我有个什么困惑呢？咱要卸车，咱要坚持真理了嘛，这是工作，可是这么多人都反对，在这一方面我也搞不懂，我也困惑。）你是困惑还是装糊涂呢？（刘志：当时是困惑。）不要说当时，就说你现在清醒了吗？现在是装糊涂了还是？（刘志：当时我要坚持卸车。）李四，你看他是什么？（李四：今天中午刚说了，说你真明白神的心意了？还是假明白了？刘志说明白了，可是刘志一会明白一会又不明白了！）（刘志：我不明白坚持卸车是对的还是错的。）你太能迷惑人了！刚才你们看见他怎么迷惑我了吗？看见就说。（安新：他说坚持真理。）一个是坚持真理，还有一个是什么？（李四：遇到这个事就困惑。）他真困惑吗？他真寻求真理吗？这两句话是真话吗？这个作工和真理挂钩了没有？神还说过你得卸车？（刘志：我坚持真理，我坚持卸车。）车卸下来是真理？（刘志：作工，我先把这个事情做了。）那作工能不能说是真理？神的工作叫真理，你的工作叫不叫真理？所以我说你在迷惑人，不是你困惑，是你迷惑我，也不是你迷糊了，是你迷惑我了，听懂了吗？是你要迷惑我，不是你迷糊了。刘志迷惑人还打着什么旗号呀？（我得坚持真理。）打着“我得坚持真理”迷惑人，还有一个主要迷惑人的是什么呢？这个车得卸下来，卸车，这是不是一个作工呢？这个作工是不是正面的呢？这话对不对？你说的是对的话，你做的不是对的事！你说卸车，大家不同意你把车卸下来吗？你问过弟兄姊妹了吗？弟兄姊妹说不能把车卸下来，说这句话了吗？（刘志：意思还是说那样卸车不安全。）所以说你在迷惑人！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说不能卸车，都同意卸车，而且是必须卸车，不能一直让小车在车上放着呀！所以说你用对的话来套你这个错的事，还得让人认同你，你说刘志究竟聪明不聪明？（刘志：就是他们不让卸，来了就说不让卸。）是，人家不让卸，但人家说的不让卸车和你说的那个不让卸车一样不一样？你刚开始说得卸车，这个工作应该作，这对着了，大家不同意的是你这种卸法，不是说不同意你卸车。就像吃饭一样，你说人该不该吃饭？该吧！（该。）刘志要趴

在地下吃饭，能这样吃吗？他们说刘志你不能这样吃，你就说他们不让我吃饭，你说刘志讲理不讲理？刘志，搞清楚这个意思了吧？我给你举这个例子是让你知道你是怎么迷惑我的。（刘志：我没迷惑你。）你没迷惑我，我交通的你理解了没有？（刘志：我一直要坚持卸车，都说不能卸，他们的看法不正确，是这个问题。）你要么是迷惑我，你要么就是把自己放在真理的位置上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你说你坚持要卸车，你是坚持得卸车，还是坚持得按照你说的办法卸车？这是两个概念。就是说刘志今天中午得吃饭了啊，和刘志今天中午得趴在地上吃饭了啊，这两句话一样不一样？（刘志：咱说的是卸车了怎么又转到那儿了，说的是啥意思呢？我就是说咱要卸车。）卸车肯定是得卸了，大家不同意的是按照你这个办法卸车，你打了一个旗号说“我得卸车，他们不体贴神心意，他们不让卸车”，所以说你用这句人听着是对的话来迷惑人。你说你要卸车了，他们不让卸车，他们不让卸车是说不让按着你说的那个办法卸车，然后你就来了句他们不让卸车，他们没责任，他们心里没托付。（刘志：我也没有说他们不让卸车。）你没有说，你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你太聪明了。（刘志：对，我就是坚持要卸车，我这个观点明确，我要坚持卸车。）你要坚持按你的那个办法卸车了，对吧？（刘志：嗯。）那你坚持得对吗？你坚持的是什么？那你坚持的是不是你的己意？刘志在这里说的是什么呢？我要坚持我的己意，他们就是不让我坚持己意。刘志，你是不是想迷惑我？（刘志：又转回来了，还是说我认为的那个办法就很好。）所以说你认为的那个办法就是真理，永恒不变，那就对着了，谁敢说谁做一件事情就肯定是对着呢？

（刘志：卸车，卸下来就行了嘛！我困惑的是我要坚持卸车，我的这种坚持，我该不该坚持？）现在还困惑了？交通一下午了，刘志还困惑了？“我该不该坚持卸车？”（刘志：哦，应该这么说，我认为就能那样卸车……）万物能按着你的意念而转动吗？你认为那样卸车能够平稳地卸下来，它就能平稳地卸下来吗？这个车能不能按着你的意念而转动呢？你能不能主宰这个车平稳地卸下来呢？刘志，能主宰得了主宰不了？我问你话呢！问你的时候你就不回答了，不问你的时候你

可是能回答了，嗯？能不能？（刘志：按我的经验那肯定能。）你说你的这个经验是字句道理还是真的经验呢？（刘志：经验。）你那样卸过车吗？（刘志：我没有用羊粪作斜坡往下那样卸过车，但我用碎渣作斜坡卸过车。碎渣比羊粪还软呢！）刚才我和刘志交通了那么多了，刘志还要坚持自己说的这个事了。刘志，当你说这些话的时候，你知道弟兄姊妹心里在想什么吗？弟兄姊妹在心里想，“呀！刘志怎么是这人呢？弟兄说了一下午了，他怎么连这个弯也转不过来呢？他怎么老要认为自己是对的呢？”神还说越是对的事越有真理可寻求，刘志认为我越认为对的事就是真理，怎么还寻求呢？不用寻求，我说对的，弟兄你就不要说不对，我说一不二，我说行就是行，刘志非得把我打败不行！刘志还说个名言是什么？“那羊粪比砖硬多了！”刘志，你什么话也能说出来啊！（刘志：我不说了，我啥都不说了。）他想把我打败的时候，不知道该用什么办法了，非得把我打败不行。所以他就只能是说“羊粪比砖还硬”！我和你谈这些是想干什么呢？想扭转你，想让你走正道，可是你呢？你反过来和我较上劲了，你说你和我较劲，你能得着什么呢？上午还和你交通那么多，交通那么多你就没有点感悟？你要是有点感悟的话，你今天下午怎么能说出这些话来呢！

咱重点说的是作工与进入，是吧？说作工离不开进入，进入离不开作工。你像刘志这个表现属于什么呢？他在作工中有没有进入？（没有。）作工中没有进入能作成工吗？作不成工，他就没法作工，他作的就不是工作，他尽的不是本分，是在干什么呢？做好了是做事，是在效力，做不好就是在打岔、搅扰、拆毁。在这儿尽本分了，本分没有尽成，反而作下了恶、闯下了祸，还不如不尽本分呢！如果昨天的那个卸车，真按着你的方法下来，真要有个闪失的话，把车摔了，还能挽回吗？咱刚才也谈了，如果说在作工中有进入了，那做出来的效果是什么？如果刘志在这件事上有进入了，那会是什么表现？首先，打岔不打岔神的作工？（不打岔。）尽本分尽心、尽力、尽意，如果刘志有负担，来了就卸车，这个与神的工作不打岔吧？就是说刘志你现在得有负担，你生命进入了更应该有负担，这叫有负担、有责任。

但是当你的脸面受到伤害的时候，有人说不同的意见时，你该怎么对待？

信神，第一个应该相信什么呢？应该相信神的主宰，每一个人他要说什么话，作什么工作，是不是都有神的许可呢？都有神的美意在其中，人家彼得怎么说了呀？神即使拿我当玩物，我何尝不是甘心乐意呢？你作的工作我看不透，但都有你的美意在其中，都有神的美意在其中，刘志能说出这句话吗？如果弟兄允许你这样卸车了，后来弟兄后悔了，觉得不能那样卸车，又把话给否了，就把你当玩物耍了一下午，行不行呀？刘志允许吗？（不允许。）还用他下污河里喝水了？你说让刘志倒栽柳可能吗？绝对不可能，他头朝下也不会倒栽柳，这就是说顺服神有多么艰难。你没有进入，你的看事观点不转变，你没有一个顺服的心，你没有把你自己放在一个受造之物的位置上，怎么能作工呢？你作不了这个工作，你不可能作这个工作。这就是说没有进入就没法作工，是吧？你就作不成工，因为你的己意在里边要做主，“不管是谁说的，就是神来了，神说话了也不管用”，他的己意在里头就定意了。神的交通中说：“‘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它的名字。’这就意味着什么？神并不作任何修改，他说叫什么，神就说‘是’，神就确定了那个东西叫什么了。……这是任何一个人类或是任何的邪灵、撒但都做不到的。……如果是败坏的人或撒但与亚当同在的话，他肯定会否认亚当所做的。为了要证实他有独立的思考能力、他有独到的见解，他会否定亚当所做的一切：你说要叫这个我偏不叫，我就要叫那个；你说叫张三，我偏叫李四，我就要显示我的高明。”（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续编）》）神说了一句什么话呢？“这是任何一个人类或是任何的邪灵、撒但都做不到的。”因为这个办法是我想出来的，我要卸车，你要说不行，我非要给你证明行，我要证明给你看，让你看见你那个脑袋不行，你缺根弦。刘志要给我证明一件事情，我缺根弦，连这个都搞不懂。这叫什么呢？争强好胜，是吧？总想证明我比你强，争强好胜、唯利是图。那在刘志这儿，刘志是为了什么？为了脸面，“我拼死挣扎，你弟兄说不行也不行，我说了行那才行，我给你放下钱，坏了我赔，我就让你看看行不行！”可怕不可

怕？没有进入就是没有寻求、没有顺服，凭己意行事，你尽的是这样的本分。如果要是寻求真理的一个人，会怎么做？“神摆设人、事、物和我说话了，弟兄姊妹和我说我想的这个办法不行，是不是真的不行呢？我问了张三，我再问李四，四五个人都说不行，那不行在哪儿呢？是什么原因不行呢？那我不能持守自己了，我再想想办法，这个办法不行，咱再用其它的办法。我要与弟兄姊妹和谐配搭，要学会尊重人，别人给我提出意见了，我把人家当人待了没有？为什么人家说出来的话都是谬论，我说的话就是真理呢？呀！我怎么这么邪恶、这么败坏？”先认识自己，当你认识到自己这种狂妄性情的时候，认识到自己这种野心的时候，看到自己还想控制人、掌管人的时候，这是不是一个生命进入？（是。）这是一个生命进入，这也是一个经历。什么经历呢？经历什么呢？就是说咱来神家尽本分来了，神兴起周围的环境就让咱在这里卸车了，可是没有一个合适的地方，这是不是神兴起的环境？如果有合适的地方能卸车，还能显出刘志来吗？神就给你摆设一个环境，让你卸不成。如果这次还像上一次一样，尽本分的地方就剩他和电工两个人的话，你说刘志还用问其它人吗？那刘志一个人就把车卸了，是吧？（刘志：我们三个人就把它卸了。）不需要卸车的时候，弟兄姊妹也不在，可是一到了卸车的时候，神就把这些监工都摆设过来了！“这么多双眼睛盯着我、看着我，有意和我过不去呀！我悄悄地做一件事情都不行！”（昨天他在那里说不卸不行，我说要是不行的话问一下小张，他说：“不能问小张，小张是小孩子，小孩子说的话能顶事呀？不能叫小张。”）他不敢让人知道。（安新：刘志给我打电话让我来，我来了我也不懂，我说还是问问小张吧？刘志说小张是小孩子，不懂事，不让我去问小张。他说：“你说，你让他们干，他们就干。”我说我也不敢冒这个险呀！我也不懂。）你们知道刘志为什么问安新吗？刘志为什么不让问小张呢？你说卸车是小张懂还是安新懂？（最起码小张懂点。）安新是外行，所以说他要找一个不懂的人。你还记得神交通说选带领了，得把那些有分辨的人隔离，打到C组，他们没有选举权，只有谁有选举权呢？（刘志：我也让我哥跟过来了，他也懂，让他看一下。）又受委屈了吧！为真理受点委屈不可以吗？还需要辩解、表白吗？这就是咱对真理的一种态度，是一种渴慕还是排斥呢？（刘志：神话说：“他仍向神祷告：‘神哪！天地万物之中有何人、有何物、有何事不是在你全能者手中呢？你要对我

施怜悯之时，我心以你的怜悯而大大欢喜，你要对我实行审判时，我虽不配，但我更觉得你的作为是何其的深奥，因你满有权柄、满有智慧，我虽肉体受苦，但灵里得安慰。我怎能不为你的智慧、作为而发出赞美呢？……’”（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六篇》）人家彼得就能达到。）彼得说你的智慧我测不透，我只能是顺服，彼得是不是也有看不透的时候？看不透的时候他是持守自己还是顺服神？（刘志：顺服神，人家是为神的奇妙作为而发出赞美，人家知道这里面有神的奇妙作为。）他知道有神的奇妙作为在其中，那你呢？你看透了吗？（刘志：我看见了一点，人人反对，就连外邦人看见了都反对，我说这是咋了呢？就邪门了。）刘志，你看透一点以后有什么表现呢？（刘志：无奈。）是无奈。无奈是什么态度？属于哪种态度？人家彼得是说什么话了呀？有神的美意在其中，这是句什么话？赞美，有神的美意在其中。刘志呢？“神摆设这么多人和我对着干，我无奈！我无奈！神哪，我的智慧就达不到你那高度？我就胜不过去他们？你摆布这么多人就没有一个人歌唱、赞美我？”刘志，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刘志：我高举自己了。）你刚才说了一个困惑，不知道什么是高举自己，什么是高举神，那现在搞清了吗？（刘志：搞清了一点了。）你才搞清了一点！

持守自己是不是就是高举自己？（是。）凭己意活着是不是就是高举自己？（是。）什么是见证神？什么是高举神？仰望神是不是高举神？寻求神是不是在高举神？（李四：是，这说明人心里有神。）跟随神是不是在高举神？（是。）对神没有误解是不是在高举神？老问为什么是在干什么？老问为什么是在高举谁？（高举自己。）（指责神，神哪，你为什么给我摆设这么多的环境？神哪，为什么？为什么？）他为什么会问为什么呢？（安新：跟神讲理。）他为什么会跟神讲理？（他觉得自己做得对。）对了，他认为自己做得对，认为神是错的，才问神为什么？为什么？一说为什么？为什么？这就是在质问神呢！质问神就是审问神，审问神是因着你把什么作为标准了？你把你的己意作为标准了，所以那叫高举自己贬低神！在逆境中有消极、有背叛，这都是什么呢？都是在见证自己贬低神！为什么这样说

呢？你得搞清楚为什么会这样说，你已经把你自己的认为、自己的看事观点当成了真理，把你自己当成了真理的主人，你把基督的话，神的主宰安排当成了什么？你把基督的话，神的主宰安排放在了一个错误的观点上，你要去评判，你要去论断神的作工。这是不是在贬低、藐视？这是不是高举自己？我认为、我感觉，刘志说了多少次了？（刘志：我要那样卸车，他们都是说我感觉不行，我没有感觉，我就说没问题。）你说刘志说的是啥话？他们也说我认为了，你也说我认为了，可是两个我认为一样不一样？刘志，两个我认为一样不一样？你那个认为是在高举自己，他们那个认为是不是在高举自己？刘志心里要想呀，“弟兄太不公平了吧？都是我认为，我就是高举自己，他们就不是？”都是我认为，但实质一样不一样？弟兄姊妹说认为是你去询问他“你说，行不行？”的时候，他发表的是他的一个观点，“我看这个事不合适，我认为这个不行”，他发表的是他认为的态度观点。你那个认为还是认为吗？你的那个认为就定性了，“我那样卸车就行了，你们谁说都不管用”，他们说了，在你这儿有一个人说的话管用吗？你问弟兄姊妹了，弟兄姊妹和你说“你不相信你再问问他，你再问问李四，你再问问方勇”，弟兄姊妹是不是说这个话了？可刘志说要问问别人的意见吗？刘志没有说，直到今天他还坚持自己的观点，“我认为就行了”，高举的谁？

信神得高举神、见证神、荣耀神。什么是见证神，咱以前交通过，用人的活出来见证神。神今天是要干什么呢？是要还原呢！恢复人原有的理智，神造人的时候是让人荣耀神呢！神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的人，那神的形象是什么？（美善的。）你说亚当的智商能不能和神去比？（不能。）但亚当说出动物的名字以后，神没有否定说“不行、不合适”，是吧？（嗯。）这说明了什么？神造人的时候，给了人一个智商，神也尊重人，可人做不到！人就好斗，我总得比你强，总得胜过你。那刘志呢？尊重人不尊重人？对弟兄姊妹连一个基本的尊重都没有，还谈什么和谐配搭呢？弟兄姊妹的一个建议他都不能采纳，百分之八十的建议都不能采纳，独断专行，你说这叫彰显神、荣耀神吗？咱今天要想见证神，用什么见证呢？不是说神的话，不是用嘴皮来见

证，而是用你的活出来见证神。刘志，人家说你是见证自己，你总是说不知道什么是见证自己，为你自己说话就是见证自己，这句话好理解吧？那现在知道什么是见证自己了吧？（刘志：知道了。）那你再说不知道什么是见证自己就是装糊涂了吧？今天下午问你的时候，你还说你不清楚什么是见证自己，什么是见证神，现在知道了吗？为谁说话就是在见证谁，为你说话就是在见证你，为神说话就是在见证神，把荣耀归给谁就是在荣耀谁。刘志，你把荣耀归给谁了？（刘志：归给自己了。）怎么是把荣耀归给自己？（刘志：我在为自己辩驳、说话。）“这个办法是我刘志想出来的，谁也改变不了，我必须给你证明我这个办法是可行的”，这是在干什么？（见证自己。）这就是在见证自己，能转过弯来吗？

（刘志：刚开始我说了两句浑话，我很自信了，我说卸车我有的是办法。后来我就认识到，噢！神拦阻这个事情就不让成，我想高举我呢，我能高举成吗？神就摆设环境就不让成，就连外邦人都说不行。）人家都笑话你了，你不是在闹笑话吗？是说让外邦人竖大拇指了，可刘志为了自己的荣耀，最后让外邦人给神竖了个小拇指，你不是在羞辱神呢？（刘志：神对付咱自信的办法有的是，人人都说不行，可我看办法有的是，多的是办法。）你说刘志现在在干什么？（见证自己。）见证自己。一个正常的跟随神的人临到揭露解剖应该是什么表现？也就是咱作为一个人应该走什么路？如果今天不是刘志是小齐，你说小齐会说什么话呢？小齐会有什么表现呢？（小张：懊悔、痛哭、难受，自己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会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可耻、可恨，下决心要背叛。）小齐他肯定是痛哭流涕，肯定是眼里边含着泪，他含的是什么眼泪？“我怎么是这个东西呢？我怎么信着神还在搞着个人的经营呢？我怎么和神去争夺荣耀了呢？我怎么和神争夺地位呢？我一个受造之物怎么能对造物主不服不满呢？”他绝对不会再说他当时的心情、理由，他不会谈。他为什么不会谈？因为他知道他是一个受造之物，他不敢在神面前张牙舞爪、不敢叫嚣，有点惧怕、有点敬畏、有点寻求，这也就是一个人该走的路。人要想变化自己，首先得恨恶自己所做的，刘志恨恶自己所做的吗？刘志不恨恶

自己所做的，刘志在告诉你说“我做的是情理之中的事，是在那个背景下理所当然的事”，这就是两条路。同样是作工的，你看小齐他在这儿作了工以后，他认为他是什么呢？他认为他是软柿子，别人都捏他，他受了一肚子委屈，去我那边告状去了，结果状没有告了，我还揭剖了他。他看见了他自己该做的，他对自己所做的是一种恨恶、认识，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走了，他走的是那条应该走的路。刘志呢？我一下午给他一条路走，刘志理我不理我？领情不领情？不领情，他还在心里恨恶，你为什么一直给我路呢？明明我就有路走！

作工与生命进入的实质性区别（一）

上面的讲道交通说：“最后一段路该怎么走？第一，把本分尽好，完成神的托付，在本分上满足神。第二，个人的生命进入也是很关键的，得学会实行真理按原则办事。光尽本分丝毫不追求真理，这是什么问题？”（摘自《上面的讲道交通·225-B-7》）尽本分和追求真理，作工和进入这两个怎么区分呢？什么是作工？什么是进入？作工和进入，你单单从字面上去认识，作工是个什么词？动词，动词代表着什么？动词代表着动作，作工就是做着呢。进入呢？是个什么词？是形容词吧！一个是动词，一个是形容词，词的性质就不一样，那他们所指的实质是不是也不一样？作工是动作，就是得实际地去做。尽本分是不是就是作工呢？尽本分就是作工，作工就是尽本分，其实就是一回事。出力干活算不算作工？（算。）有的人就转不过来这个弯，说出力干活怎么就能成了作工呢？出力干活是不是在尽本分？虽然每个人尽的本分不同，每个人作的工作不同，但也叫作工。进入是个形容词，进入，形容什么呢？形容是在往前走呢，作工与进入是两部分。你信神既要有作工，还得往前走有进入。也就是说信神得有本分，尽不上本分的是废物。那你只尽本分没有进入，这是个什么？就是个出力的，是个效力的，因为你只尽本分生命没有进入。生命没有进入代表着什么？代表着你依然还是被撒但败坏的人类，是撒但的后裔，还

是神的仇敌。那神作工结束完了，神能不能让你进国度？肯定不能让你进国度，所以说作工与进入是同步的。

那神说的进入是指什么？是不是指生命进入呢？（是。）生命进入又是指什么呢？性情变化。性情变化又是指什么？（看事观点的转变。）看事观点转变的实质就是能站在神一边看事了，原来你是站在你的一边看事，站在撒但一边看事，得扭转到站在神一边看事。一说生命进入，就是说你站在神一边进入了多少？有多少次是站在神一边看事的？也就是说你有多少事是向着神、为着神？当你能时时、事事、处处为着神、向着神的时候，是不是就成了？是不是就得着生命了？进入其实就是看事观点的一个转变。那看事观点往哪儿转呢？就是说得站在神一边看事，看神怎么看这件事。那你要想站在神一边看事，就得了解神的心意。那怎么了解神的心意呢？了解神的心意的途径有哪些？神的心意有一部分是神话白话文直接告诉了咱，另一部分是从神的三步作工中来认识神的心意，要想对神的三步作工有认识，那就得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的说话。神用话语直接告诉了咱，然后神又主宰着万有，让你去经历、体验。其实进入里边包括哪些？也就是神说的什么是信神，经历神的说话、经历神的作工，在神的作工中、神的说话中去认识神。要想认识神，必须得体验、经历，你没有体验、经历叫不叫认识？（不叫。）那叫什么？理论，在世上叫理论，在神家有个词叫什么？叫字句道理。这就是字句道理和实际经历的区别。那现在说一说，进入是指什么说的？进入就是指你经历神的主宰，对神的主宰认识了多少，明白了神的多少心意，认识了神的多少作工，对神的性情有多少认识，这些认识，你越认识越多，这个过程就叫生命进入，也是生命长大的一个过程，整体来说，这就是进入。这个进入与什么挂钩？与生命挂钩。这就是说你有没有生命是看你有没有进入，那我谈到这儿的时候，你能不能知道作工与进入是什么关系？（在作工中寻求真理。）在寻求的时候提前得有什么？提前得有一个经历，神给你主宰摆布了环境以后，你去经历，经历、体验、寻求、实行，这是不是就和神的作工挂起钩来了？但你要想经历，就必须得作工，你不作工就不会有经历，所以说你没有本分就不

可能有生命长进，你不尽本分生命就不可能有进入。也就是说，你在神的经营计划中才会有生命进入，如果你活在神的经营计划以外，那你就与神的经营计划无关，那你说你可能有生命进入吗？那你所谈的就是字句道理，是宗教家，宗教场所，这是说进入离不开作工。

那作工和进入还有什么关系？作工能不能离开进入？（离不开。）（没有作工就没有进入。）那没有进入会不会有作工？（不会。）为什么？（方勇：你没有进入的话，所作的工作在神那儿都是……）不称许的。（不承认。）为什么不承认？为什么不称许？你没有进入就是说你对神没有真实的认识，对神的作工没有认识，对自己没有认识，你让一个什么都没有进入的人去尽本分，那这个本分尽得合格不合格？（不合格。）为什么不合格？刚才说了，生命要想进入离不开作工，那你所作的工作、所尽的本分就得合格，合格了神才承认你。神不承认你的本分，那就不叫本分了，那是祸，或者说你是帮忙的，出了一个力，和神家无关。为什么无关？因为你所尽的本分不合格，因为什么不合格？为什么说神不称许？（方勇：因为他作工的时候没有进入到神话当中，都是凭着自己的意思去做，可以说是凭天然的那种东西去作工的，天然的是来自撒但的，和神不挂一点儿钩，所以说是撒但送的礼品。）撒但送的礼品就是说神不承认，你来尽本分仅仅是送了个礼品，你不是神家的人，你是教友，你是帮忙的，你是效力的。如果你这个人能够默默无闻、勤勤恳恳，那你就是忠心效力者，但这个时候你所尽的本分合格不合格？仅仅是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尽本分很难达到合格！很难合格！因为自己的意思太多，自己的意思在尽本分的时候太拦阻工作了，你也想尽这个本分呢，可你心里面有好多不愿意、不乐意。就像刘志一样，没有得着面子还能尽本分吗？就即使是外表上顺服了，克制住了，还尽着本分呢，但心里面服吗？心里面不服不满。即便是把这个本分尽了，那又怎么样呢？让李四尽个本分，那李四本分尽得合不合格？（不合格。）李四尽本分为什么不合格？李四尽本分是不是应付糊弄太多呢？那尽本分为什么会应付糊弄呢？（李四：自己觉得差不多，能行了。）自己的己意拦阻了，自己认为行了，可以了，自己得满分了，别人再说什么还能听进去

吗？听不进去了，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凭己意行事呢？虽然说你凭己意行事把这个工作作了，但神会说你作的工作合格吗？很难把工作作到合格。所以说你的看事观点不转变，生命没有进入，你尽本分很难合格，就算默默无闻、勤勤恳恳了，也很难达到合格，因为拦阻你尽本分达到合格的东西太多。要想默默无闻、勤勤恳恳达到合格，除非你有极大的信心，就好像挪亚造方舟，需要挪亚对神有认识吗？需要挪亚的生命有经历吗？不需要，只要你有极大的信心，相信，就能默默无闻、勤勤恳恳。但必须得神直接告诉挪亚“你怎么做，你怎么做”，他才能做。如果神不和挪亚说怎么造方舟呢？那挪亚只凭信心也不可能做到神的心意上，这是一方面。就是说在尽本分的过程当中，如果你生命没有进入，你的性情不变化，老己在你心里边还作着主导，神话在你身上不能作王掌权，那你给神家做一件事就不可能做在神的心意上，因为神话在你身上没有作王掌权。

你要想做事让神承认，达到合格，那你必须得做到神的心意上。你要想做到神的心意上，你必须得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的心意。你要想知道神的心意，你必须得在作工中体验、经历、明白，认识了神的心意，能背叛自己，然后再去尽本分，这个本分才是合格的本分，才是神称许的本分，这才是个见证。为什么说这个时候是个见证呢？（因为属撒但的思想观点作不了主了，神话把你掌管、控制了。）因为神话能掌管你了，相当于神住在你心里边了，撒但在你这儿无从下手了，迷惑不了你了、引诱不了你了，这个时候撒但就败了。你凭神话实行出来了，你根据神的心意实行出来了，这是不是一个正义呢？这是一个义！所以说这就成了一个见证，这是打败撒但的见证！这是一个进入。当你尽的这个本分能打败撒但了，那你作的这个工作是不是就合格了？为什么会合格呢？因为神得着你的心了。你在尽本分的过程中，你的一颗心就是为着神、向着神，你一心一意地为着神、向着神，那你尽本分所达到的果效是不是最佳的？那是不是证明你已经做到尽心、尽力、尽意、尽到你的能力了？不能超出你的能力，超出了你的能力范围那叫超然。尽心、尽力、尽意达到这个标准了，这个本分就尽得合格。你在尽心、尽力、尽意尽这个本分的时候，弟兄姊妹

是不是都能看得见？你在尽这个本分的过程中，不管受到什么拦阻，你都没有消极、趴下、背叛，那这就证明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了，你的生命有进入了。你一心一意为神作工的时候，你作出来的工作就是尽心、尽力、尽意了，你是因着爱而作的工作，你是在没有怨言的情况下作的工作，这就是说你有生命进入了以后才能达到这样去尽本分。

如果你的生命没有进入呢？你作出来的是什么工作？李四，作出来的是什么工作？（李四：应付糊弄、敷衍了事。）应付糊弄、敷衍了事！这里面代表着一个性情，交易的性情，这是轻微的流露，再严重一点呢？消极、软弱、停止尽本分、对抗、叫嚣、打岔、拆毁！那他为什么会打岔、叫嚣？他为什么会消极？在不伤害他个人利益的时候，他好像还能默默无闻、勤勤恳恳，看着是在尽本分，一但伤害到他个人利益的时候，他就不能默默无闻、勤勤恳恳了，就晴天霹雳了，立马就变了，消极、软弱、背叛、拆毁。刘志是不是给你们表演了一场戏？刘志是不是个演员？说说刘志怎么演的？（李四：不涉及他利益的时候，看着他尽本分还挺积极呢，为了尽本分，为了满足神。）你看刘志还有个带领样吧，这个时候不能说尽的本分不合格吧？这个时候的刘志有责任感、有负担、有担当，可是在尽本分的过程中，神兴起不合他观念的环境时，不能按照他的己意行事时，更主要的是当别人否认刘志的时候，刘志就又开始了，“我想出的办法，你们敢不承认，否认我的办法，这不是打我的脸吗？我刘志这么大的人了，你对我不信任。”刘志感觉到丢人、丢脸，在这个时候，刘志他还记得他的本分、使命、责任吗？这个时候他什么也不要了，在这个时候他要什么呀？要维护自己的脸面。他维护自己的脸面到什么程度了？仅仅是简单地维护脸面吗？（撂挑子。）那不叫撂挑子，那直接就是罢工，叫嚣、背叛。你看看怕不怕？还说什么尽本分呢？你要不按着我的意思，你不给我留脸，我就背叛你，我就不跟你，我就不作工，你说他信的是谁？（是自己。）神一摆环境就显明了，刘志，你信的不是神，你信的是你自己。你追求的不是真理，你追求的不是顺服神，你追求的是你的脸面，你事奉的是你的脸面，你做什么是要满

足你的虚荣脸面，是让别人给你竖大拇指了，你想扛旗杆，到哪儿都想扛旗杆。当脸面受到挫折的时候，得不着脸面的时候，反了天了，就要罢工。咱刚才谈的是进入离不开作工，那现在又谈的什么？作工能不能离开进入？（不能。）作工离不开进入，作工离开进入以后，那就不叫作工了，叫打岔、叫搅扰、叫拆毁。

（刘志：刚开始吧没有啥，随着工作的进展，让我和小张配搭呢，时间一长，我就觉得不行了，我这混成啥了？干个啥都得求爷爷告奶奶了，我这混成孙子了……）你听刘志这话，我为了我的脸面我求爷爷了，你说刘志什么时候求过爷爷？追求真理的时候、尽本分的时候，也没有求过爷爷。（刘志：我这个干活儿的成了孙子了，那不干活儿的成爷爷了，我说这些人就是不可理喻！你懂就是懂，你不懂就说在这方面我不知道，你还说句我感觉不行吧，你又没有干过这个活儿，你还感觉个啥啊！你痛痛快快地说不知道就行了嘛。）你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刘志，我又伤害到你的脸面了？你又开始拆毁我的经营了，是吧？在我的交通中你又要开始打岔了，是吧？又开始吸引人的眼球了，是吧？（刘志：不说啦……）不说啦……还长出气呢！刘志，你说你刚才说的那些话，说的是啥话呢？（刘志：我就感觉做件正经事难啊！）你说刘志现在是喜欢真理，还是恨恶真理？（刘志：要是那天你不说那些话，我非把这些人的脸全打了不行，哪个人的脸我都要打两个耳光了，你们这是说的啥呢！老师那么一说，说的我只能顺服，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了，我还能硬上啊？我要硬上，他们哪个敢拦呢？）我看见现在已经硬上了呀！这五天我没有让你上，你都硬上了呀，你还要怎么硬上呢？你给我在这儿打擂台呢！我在这儿谈作工与进入呢，你在那儿谈你是怎么维护脸面的，你说你让弟兄姊妹听哪个呢？刘志，你想得着什么呢？（刘志：我也是想认识自己嘛。）刘志，你刚才说你想认识呢，你打着认识自己的旗号，我一揭露你，你就放下认识自己的旗号赶紧跑了，你先跟我说说，你想认识什么呢？（刘志：认识自己维护自己的脸面，当脸面受损的时候……）这不叫认识维护脸面吧？刘志，这叫认识维护脸面？神好像刚交通了这个事情吧，神交通什么了？散布观念，引诱，迷惑，这是不是神刚交

通了的？刘志在这儿跟我打擂台赛呢！我在这儿交通什么是进入，什么是作工，我想让弟兄姊妹认识作工与进入之间的关系。刘志赶紧和我打擂台了，还打了个旗号，打了个什么旗号？（做点正义的事真难，如果不是老师你和我交通了，那我就要打他们所有人的脸。）刘志，你说这些话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我该怎么样维护神的作工？神的心意是让我把他们的脸都打了？打了他们的脸，这是荣耀了神的脸？刘志？把他们的脸都打了，证明这就是神的全能？你这是在干什么呢？你这是不是在迷惑人？你是不是在散布观念？这是不是跟我唱对台戏呢？你是不是在拆毁我呢？（刘志：我是说李四了，我说这样干，他老说不行，老说不行，我是要治他说的那句话了。我顺服不是因着你们说不行，我是因着老师和我说的那句话，我不能再动手了，我才顺服的。如果老师没有和我那句话，他们再说不行，我就要证明给他们看看，到底行不行。）我跟你们说啊！是老师在这儿不讲理啊！老师不在这，老师啥也没看见就说不行，瞎指挥。所以，今天老师来了，我就是要给你证明一下，我就让你看看我这样做行不行。你是要打谁的脸呢？刘志嘴上说我要打他们的脸，其实刘志是要打谁的脸呢？是谁说不让这样做的？是弟兄不让这样做的，你说不让这样做，我就不让这样做了，我等你回来了，让你亲自看着，你说不让这样做了，你看我这样做了做成了没有。我不能直接说打你的脸，我直接说打你的脸实在是太明显了，人一看就看见我和弟兄明刀明枪对着干了。我刘志是有“聪明”“智慧”的人，我不能那样说，我得打李四的脸，我得打他们的脸，你看刘志“聪明”吧！（刘志：没有那意思。）没有那意思，可效果达到了。刘志，你可太“聪明”了，一举两得，打他们的脸，顺便把我捎带了，是不是？刘志？（刘志：你们说不行的时候，那脸上就无光啊，脸上火辣辣的。）你说今天如果把刘志放到地狱口，马上下地狱的时候，刘志在喊叫什么？我的脸呢！我的脸呢！

我今天给你交通的是什么呀？作工与生命进入。刘志对生命进入感兴趣吗？（刘志：咱正在进入嘛。）你刚才谈的是进入吗？如果你谈的是进入，那我在这儿谈进入的时候，你应该是什么神态？你是应该跟

着我的脚踪走呢？还是让我跟着你的脚踪走呢？（刘志：肯定是我跟着你的脚踪走呢。）可实际上你跟着我的脚踪走了吗？（刘志：怎么谈到这儿了，我也不知道了。）你也不知道怎么谈到这儿的，是你把我引到这儿的，我是跟着你走了嘛。我在这儿交通作工与进入呢，你在那儿交通你丢了脸了，你是借着这个话题把我给引诱了，把大家引导了，让我放下了作工与进入，然后谈起了该怎么要脸，在作工中呀，我告你们说得要脸，“人活脸树活皮，墙上和的一把泥”。（刘志：就是说在这个事上，我该怎么作工与进入呢？）我给你交通了那么多，就没有一句话打动你的心？（刘志：那我该怎么进入呢？我也想了，我那么做也为了工作的进展，怎么就都不支持我呢？）刘志，你今天谈这个事暴露了一个什么性情？我在这儿谈作工与进入，我影响到你了没有？刘志，我不说你跟随上了没有，我就说影响到你了没有？跟神的脚踪，你怎么跟随？刘志，你是让我跟你的脚踪呢？还是你跟我的脚踪呢？（刘志：我跟你交通的作工与进入了。）实际上是谁跟随谁了？刘志，你跟我的脚踪了没有？（刘志：跟随着呢。）你跟随我的表现在哪儿？李四，你看到什么了？你看见他是在跟随我呢？还是让我跟随他呢？（李四：他是在引诱你呢。）我说的那些话，他听进去了没有？（李四：他没听进去，他要平反呢，要把脸面争回来。）听不进去那这算不算跟随？他总要把他的那些理论给你发表出来，这叫什么呢？神话里边怎么说的？神说：“他们散布观念的目的一方面是要发泄、报复，从中得到平衡，另一方面是想煽动更多的人对神产生误解、观念，从而与他们一样防备神。如果有更多的人说‘我们再也不相信神了’，他们心里就满足了。这是他们散布观念的目的与背后的根源。”（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分辨假带领（十六）》）散布观念，释放消极，他不进入，他释放给你，熏陶感染你，你也就不进入了。神看的就是人的一个态度，那在一件事情里刚才看到刘志是什么态度观点？在我交通这些的时候，刘志心里在想什么？刘志跟着我交通的内容走了没有？没有跟着我交通的走，也就是说他把我当成了谁？咱们这几天交通的目的意义是什么？刘志，你和我在一起交通的目的意义是什么？（刘志：寻求一条与神相合的道路。）寻求一条与神相合的道路，那你是不是这样做的呢？（刘志：是嘛，我刚才说的那些话是让你知道我是什么心态，我是什么情形。）刘志，你说咱们交通一次容不容易？（不容易。）珍惜机会！

珍惜机会！“我今天和弟兄交通呢，交通的正好是我刘志的事”，刘志你是不是应该十分珍惜？你十分珍惜的表现在哪儿？如果你真是珍惜，那你会有个什么表现？带着一颗寻求的心，侧耳聆听，用一颗专一的心，听，寻求，“弟兄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弟兄说作工离不开进入，进入离不开作工。每天起来我作的是什么工作呀？我尽本分就是想混个不死的结局，就想性情变化，就想剩存下来，弟兄交通的是不是一条路呢？我怎么才能剩存下来呢？我怎么才能得着生命呢？弟兄交通的是得生命的一个路途，进入、进入，怎么就是生命进入？什么是进入呢？”这是不是该有的一个态度呢？刘志现在有这个态度吗？刘志你想这些事吗？刘志没心思想这些事，因为伤害到他的利益，伤害到他的脸面，刘志已经没心思想别的了，安静不下来了，面子占有了他的心。这个时候，刘志没有把弟兄当成他的救星，“弟兄是救我来了，是带我生命怎么进入了。”刘志是把弟兄当成了法官，“你得给我讲讲理、评评理，他们伤了我的脸面”，刘志对我谈的这些内容不感兴趣，心没有随着我交通的路途去想，他自己的虚荣脸面占据了他的整个心灵。他整个心思都在琢磨，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怎么才能够表达出“我的脸面丢了，我受了多大的委屈了，我在心里面怎么争战的，他们都不知道，没人体贴我的心，没人站在我一边，没有人做我的知心人，就连弟兄也不做我的知心人，不站在我一边，我的苦楚谁知道？谁为我喊冤呢？”这个时候，不管弟兄再说什么，刘志都听不进去了，因为这些东西占有了他的心，胡思乱想，他想着他该怎么做，他该怎么说，他就顾不上管弟兄说什么了。所以说只要有一点缝隙，只要有一点场合，就得把他的理论、观点发表出来，这就是神说的：“我要找一个人多的地方，我要发表我的理论，发表我的观点，我要发表出来，让人人都得知，人人都知道。”（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二）》）让人人知道什么呢？知道伤害到他的虚荣脸面了，他出了力了但神不称许。刘志这叫干什么呢？刘志，你不是扭转你与神之间的隔阂，而是散布你与神之间有隔阂，“我要给你们煽风点火，你们也小心一点，今天我丢脸了，哪天就轮到你了！我今天告你说，丢了脸的那个味道实在是难受，我要不和你说，提醒提醒你呀，你可能还和弟兄站在一边，你就不考虑撒但的感受，不考虑自己的感受！今天是我，明天就是你，你傻呀！我今天告你说，我亲身体验过了，别人不给我地位的时候，我已经走向了背

叛，我已经气急败坏，我已经活不下来了，我今天再给你声明一下，当时我就是这种心情。我给你详细介绍一下，在那种背景下，我付出了多少，为了尽本分，为了整个神家利益，我多有劲儿，多热火朝天呢，结果来了一句话：不行！把我所作的工给否了，多残忍、多残酷，丝毫不考虑个人的感受，丝毫不考虑我的感受，不考虑劳动人民的辛苦，丝毫不考虑我的虚荣脸面往哪放！只考虑你的神家利益，就不考虑我的脸面，神家做事真是太苛刻了！你是不知道，你经历经历去吧，我能干就干点，不能干我就走呀！但在我走以前，我告你说，你就是下一个我。”

对“信神倒霉了”该如何认识（二）

神话说：“神摆布这一切为了什么？不是亮你的相，不是为显明你，显明你不是最终目的，要成全你、要拯救你这是目的。”（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要得着真理得从身边的人事物上学功课》）显明你不是笑话你，是要干什么呢？（拯救你。）拯救是理论，来点实际的，怎么就变成拯救了？（认识自己。）你先得认识清楚你是谁，你是什么东西，显明你是为了让你认识自己。为什么要让你认识自己？不认识自己不能蒙拯救吗？这里边是什么原因？咱常听人说，以前住高楼大厦的人常有一个困境，“说吃饭呀、吃饭呀，就没有水了”，然后住在十楼的人，住在八楼的人就得跑到人家二楼去弄水，二楼没水了，就得跑到人家一楼去弄水，那句话叫什么？水压不够了。听过这话吗？（听过。）水压不够，压不上去了，那十楼上边就没有水了。真理是什么呀？活水。（泉源。）活水泉源得流进来了，水压达不到你的那个高度就流不进来，怎么就是达不到那个高度呢？神话在你身上达不到那个压力，就是神话的那个水压达不到你的高度。元枫住在几楼呢？顶层！不知道是几楼，也可能是三十二楼，也可能是十八楼，反正是住在顶层的，这个水压够不上去，神话“够”不上去。神话说你是骗我的，他承认吗？他不承认。这就是什么呢？水压不够，神话的压力不够。那怎么就是水压够了，让你有水呢？有两种办法，一种是下

雨，一种是显明你，让你认识自己，下来取水。天上下雨，再高的顶层也能有水，那叫天上下的雨水，那不叫自来水。今天，神作的是什么工作呢？神作的是话语的工作，作的不是神迹奇事的工作。如果神作的是神迹奇事的工作，那就叫下雨，那水压就没有不够的。可神迹奇事成全不了人，神迹奇事只能给人带来什么？认知、仰望、崇拜、膜拜、惧怕，它达不到成全人的果效。神如果在天空中响响雷，直接指名道姓的告诉人说："元枫，你是一个狂妄的人，你并不是爱我的人，你并不是真实尽本分的人。"你说元枫他会怎么做呀？他还辩解一下，"不是"，他敢不敢说不是？那就像保罗一样，是吧？耶稣在半空中向他显现的时候，他立马俯伏在地，他是敬拜吗？他是被吓得俯伏在地。元枫这个时候也是被吓得俯伏在地，并不是真实地俯伏在地。所以说神迹奇事只能把人捆回来、捆绑回来、辖制回来，那不能让你真实地用心去敬拜神，所以说神迹奇事不能成全人。天上的水不能供应人生命，因为空气中有杂质，你只是看见水了，但是成不了人的生命。只有自来水能供应人生命，但是自来水还得怎么呢？还得水压够，如果水压不够，就压不上去了，因为你太高了。那必须让你怎么呢？让你下来！那怎么才能让你下来呢？就是先得让你认识自己。显明你就是为了让你认识自己，让你认识自己什么呢？让你认识自己并没有那么高。你在神面前就是一个小小的蛆虫、粪土，你什么都不是。你说的那些话都是骗人的，是小孩说大话，哄孩子的话。这就是说神为什么要摆设不合你观念的环境显明你，显明你是为了让你认识自己。认识自己是为了能让真理流进你心里，只有认识自己了，神话在你身上才能扎根、才能停留下来。你如果不认识自己，神话东耳朵进西耳朵出，不留音、不留根，那你什么也得不着，你就是在喊口号。真认识自己了，神话就成了审判刑罚了，就显明你是一个罪人了，用证据证住你，这个时候，你才能俯伏在地。

有个人死在这儿了，法官说你是个杀人犯，把你的杀人凶器拿出来了，把证人放到这儿了，这个时候你干什么呀？俯伏在地了，没话可说了。如果法官拿不出这个凶器来，你在那边干什么呀？不承认，理直气壮地狡辩，"没有！不是！"为什么你不承认呢？是因为你一旦承

认你是个杀人犯，就意味着什么？（掉脑袋了。）掉脑袋了！你一旦承认你是个杀人犯，你就该死了，所以所有的人在神面前都不愿意承认自己的不洁，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该死的种类，不能承认！一旦承认那就意味着被判刑了，所有的人都在反抗，都在找理由、找借口！所以说神只能给你拿出来什么呢？拿出人证、物证。人证、物证证住你的时候，你这个人还讲理由吗？你不讲理由了。法官判你是杀人犯了，证据证住你了，你不讲理由了。那没有证据的时候，你肯定是死不承认，“最高智慧”对吧？你想怎么呢？你想逃脱审判刑罚。法官知道你要逃脱，所以说必须拿出人证、物证证住你，证住你以后，你咋办哪？两腿发软、瘫倒在地！心里早就垮了，完了！完了！证人一出，心慌意乱，杀人凶器我扔到河里面了，人家捞出来了，完了！完了！垮塌了，心里边垮塌了！在人家没有拿出证据以前，你想的是什么？“我用什么办法能死不承认？我怎么能出这个监！”等到把证据拿出来以后，你在想什么？还是那个想法？还想怎么出这个监吗？（不是。）你在想什么呀？“我怎么能够减刑？我原来是个死刑，我怎么能够判个无期？我怎么能从无期判个有期、判个短期？”盼头不一样了、想法不一样了，你的这个想法是在逐渐地发生着变化。

你刚开始信神是想干什么呀！（上天堂。）想的是让神赐福，有好的家庭、好的丈夫、好的儿女。今天神摆设环境，显明了你在神家尽的不是本分，你作的是什么呢？作的是恶，怎么说作恶了呀？在尽本分时期你是消极、背叛，我信神怎么这么倒霉呢？这个“倒霉”是不是对神的一种亵渎呢？神作在人身上的都是好的，你就能说成是“倒霉”，神摆设环境是为了看你的笑话吗？神仅仅是让你认识自己，让你从高楼大厦上下来，水在下边了，上边那雨水不能成全人，下来，下一楼来。神是想让你下来，可你说啥呢？“我住在上边这么舒服，你又要让我跑到下边，我累不累呀？”不理解！不理解就产生了埋怨，“你耍我了，你想给我水了就给，不想给就拉倒，还让我下来拿水了，你这是耍猴了？”你埋怨，那对给你水的那个人是不是一种伤害呢？当你真正下来的时候，你发现下边有水了，这个时候你才能俯伏下来，才能发现神的爱在哪儿，这个时候你才能看见自己所作的一切是恶。当你心

里边感觉神在人身上作得太苛刻了，我怎么这么倒霉，当你认为“倒霉”的时候，你尽的本分是什么？本分能尽合格吗？（不能。）不可能合格。很可能是应付糊弄，很可能连应付糊弄都不应付糊弄了，直接是逃避、躲藏、背叛！这是不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事？所以说你作出来的都是恶。

咱刚才谈的是抓捕你的罪状了，法官抓住你的罪状了，说你杀了人了，还把你杀人的凶器拿出来了，说你做什么事了，你的邪恶动机是什么，把这些都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就瘫倒了！俯伏了！元枫现在不是说“神你给我摆设的这个环境不好了，我尽本分的时候你不让我回家，我想家了，我想上班了”，他现在还想家、想上班吗？就和刚开始我说的那个杀人犯一样，是吧？没有罪证的时候他想的是什么？他想的是家，他想的是他的母亲，想的是上班，想的是那种荣华富贵的生活，他还回想那个生活了，“我什么时候能回家，如果我死不承认，赶紧把这个事糊弄过去，我就能回去上班，就能回去见老婆、孩子，就能享受天伦之乐了”，他想的是这个。等把证据拿出来以后，他还想这个吗？“快快快找律师，找关系，看怎么能给我减刑”，他还能顾上回家享受天伦之乐吗？这些还能占有他的心吗？没有时间、没有精力了，找关系呀！你在世界作了恶，能找关系、找律师，你来到神家作了恶了，你找什么呀？（找神话。）找神话呀！在神话里边找什么呢？看看神话怎么对待我这个罪犯呀，神话要判我死刑了，我还能活几天呢？他还能顾上回家过小日子吗？没心劲了、没心情了，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好事。）人在被迫之下寻求神来了！寻求神话，这个时候寻求神不是说“神啊，你给我个好的儿女，神啊，你让我考个好的大学”，那这个时候是怎么说呀？“神啊，你不要杀我了，看怎么能给我减减刑，我看我在这儿当不上众子，我当个子民，当不上子民，我当个效力者，你给我个生存之道吧！”这是不是神盼望已久的？（是。）神苦苦巴望，想唤醒人的心、唤醒人的灵，神给你的是生命，神并没有击杀你的意思，是你活在罪中不知罪。神说醒醒吧，醒醒吧，你就是不醒，必须借着环境迫使你干什么呢？迫使你来到神面前。这就好像你父母告诉你说“你去外边不能杀人、不能放火、不能瞎

干啊！”你信吗？你去外边打了人了回来了，父母能把你怎么了呢？你杀了人了，父母能起来把你杀了呀？父母不会杀你。所以你光听父母的话管用吗？不管用。人家法律要制裁你，要定你死罪了，那就没有办法了。神来在地上拯救人的时候谁搭理神？谁也不搭理。为什么不搭理呢？因为临到你的一切都是基督的话语，没有事实临及！天上的灵没有临到你，所以说你不害怕。就像你父母说的话一样，你不害怕，事实临及就是什么呢？就是神和你对话呢，“灾难降下来了，你再这样做，你就是该死的种类了”，你在这个时候赶紧跑关系、找后门，神在哪儿呀？神在哪儿呀？我的天呀！这就开始找神呀！当你找神的时候，真理才能进来，生命才能进来。什么是生命呢？生存之道！你问那个罪犯，悔改不悔改？认罪不认罪？招供！全部说出来，那句话怎么说的呀？（辛慕：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在世上说的是那句话，在神家呢？认识自己！死不承认是不认识自己，什么都明白，就是实行不了，这是该死了！这和世上是不是一样的呢？这是不是正常的理性、理智呢？这就叫恢复咱的理智。在世上你犯了法了，你杀了人了，你还知道该请律师了，该找生存之道，你在这儿呢？咱违背神的心意了，做了背叛神的事了、做了抵挡神的事了，世上的人还说“做好事、做贡献来给你减刑”，咱就该悔改，承认、悔改、恨恶、背叛，拿实行真理来代替你的过犯。

神作工的步骤就是要先显明你，显明你就是看你怎么去领会神给你摆设的这些不合你观念的环境，这样来看，你现在是不是看到拯救了？当你一寻求神的时候，神告诉你说“你那是作恶了，你应该悔改”，好了，我悔改，以后不那样作了。神直接告诉你，你该怎么去作工作，该怎么尽本分，尽心、尽力、尽意！同时还告诉你，一个受造之物该作什么工作，然后神又把作工方式告诉了你。神不是为了看你笑话，神作工完全是为了拯救你、是为了显明你。当你听见神说这些话的时候，当你看见神作这些工作的时候，你在心中产生了一个什么观点？现在应该诞生一个什么东西呢？你走到这儿了会产生下一个果效，下一个果效有什么东西会产生呢？是不是发现神太爱人了？（是。）是不是发现神的可爱了呢？神说你要爱神，你得先发现神的可爱。神作

在人身上的都是拯救、都是爱，不管对你是刀剑地击打，还是磨炼、熬炼，都是爱，这就看你怎么去认识、怎么去理解。你不去理解、不去认识，你感觉到的就是“神太苛刻了，神就是和我过不去”，等到你从这里边能得着生命了、得着真理了、能剩存下来了，“哦！神所作的一切是为了供应我的生命，是让我长大成人，是为了成全我！神在我身上动用了多大的工程，神精密计划，为我操碎了心……为我操碎了心！”这个时候你会产生什么？先是看见神的爱了，这又看见什么了呢？看见了神在你身上所作的，所付出的，所负担的，当你看到神在你身上付出的一切的时候，你心里会产生什么想法？（内疚、亏欠。）内疚、亏欠，紧接着会产生什么？（还报神爱的心志。）还报！我拿什么还报神呢？我拿什么报答神呢？神作在我身上的都是爱，而我作在神身上的都是对神的伤害，神给我摆设各样的环境成全我，我不是消极就是软弱、要么就是背叛、要么就是散布、撂挑子，我哪配称为人呢？我不是个人呀！我是个什么？畜生！衣冠禽兽！为什么说是衣冠禽兽呢？听不懂神话。神造人和造动物是有区别的，有什么区别？（人能听懂神话。）神造人的时候给了人一个能听懂神话的器官，人有领受能力。可是咱拿着神给的领受器官做了一些什么呢？为肉体、为地位、为钱财、为名誉、为撒但，人做出来的这一切都是对神的一种伤害！都是对神经营计划的一种拆台！所以说咱都是认贼作父！衣冠禽兽！禽兽不如！为什么说禽兽不如呢？咱照顾个禽兽，照顾个驴、照顾个马，你把它喂上，给它吃、给它喝，它就得给你干活。咱不仅吃着神的、喝着神的，神还供应着咱的生命所需，供应着咱灵里的粮，还要给咱生命，把生命赐给咱！反过来咱是怎么做的呢？撅屁股，撂挑子，亵渎！这是人做的事吗？畜生也做不出这种事来，狗也做不出这种事来，狗见了主人还知道摇摇尾巴呢！咱连狗的理智也不如，连畜生也不如……你认识自己越深你越觉得亏欠神，你越能看见神的爱，你才可能去爱神。

你看到自己衣冠禽兽、畜生不如，再看看自己所做的这些事，咱又在神话上明白了。神说：“……一位毫无罪恶的神公然来在了一个极其令人厌憎的、令人恶心的非人居住的猪狗一样的地界……”（摘自《话在

肉身显现·人的实质与人的身份》）神来在地上就像来在猪圈一样，和猪生活在一起，你说这一天恶心不恶心？咱以前听着这话,是不是觉得神侮辱人的人格了呀？“明明我是个人，是个干干净净的人，为什么说我是个猪呢？”现在体会到了吗？为什么说人是猪？肮脏！邪恶！为什么说肮脏呢？神赐给你的是生命，神来拯救你了，你不领情也就罢了，结果你还打着尽本分的旗号，你说你是在尽本分、尽忠心了，你说你是最爱神的人，你说你献上了青春、献上了婚姻、献上了所有，你是为神献上了吗？你献上的这些是真的吗？经得住考验吗？都是假的，都是骗人的谎言，都是一种欺骗，这个献上里边有你自己的掺杂、有你自己的存心，所以说人太邪恶了、太败坏了！我今天能把你所做的这一切交通出来，你说我是不是都看见了？我都能看见，你说神看不见吗？神没体尝吗？神未道成肉身以前，神不知道吗？所以说神来在地上就像来在猪圈，恶心！但是人活在罪中，人恶心吗？人活在罪中不知罪，这就像那个猪一样，他就不知道恶心，不知道难受，因为什么呢？因为不认识。不认识那是个邪恶，所以说他就感觉不到恶心。咱以前说神把人说成是蛆虫，为什么神把人说成是蛆虫？“明明我有鼻子、有眼睛、有嘴，活得有人样，为什么要说人是蛆虫呢？神你照着你的形象造了人，为什么要说人是蛆虫呢？这不是变相地亵渎你呀？”想过没有？今天看到神为什么说人是蛆虫，找见原因了吗？对这句话有认识了没有？为什么？当你看见那个蛆虫的时候，你是什么感受？（恶心。）都知道看到蛆虫是恶心、是难受。就是说神看到人是恶心、难受。为什么恶心、难受呢？神是造物的主，是圣洁的，是不容让人去抵挡、触碰的！乌撒扶一下约柜都得被击杀，可如今的人呢？耶稣来了，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两千年以后，人又怎么样呢？认识了吗？悔改了吗？全能神来了，第二次又把神钉到十字架上，神说你是罪人的时候你承认吗？神来在地上是把天上的生命带到了地上，是拯救人，是赐给你生命！神来在地上的那一刻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想一下，道成肉身的全能神来在地上的时候，他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能体会到吗？咱体会不到。

咱举一个例子，你供你孩子念书，从上幼儿园开始到大学毕业，得念几年？（十几年。）从呱呱坠地就开始供他，供他上学就得十七年。真正的大学得五年，加上高中三年，这是八年，加上初中三年，这是十一年，再加上小学六年，这是几年了？（十七年。）还有三年的幼儿园。（二十年。）二十年！这二十年是怎么度过的？供过大学生的人他知道这种感受。孩子小的时候，你没有一天不急、不想。当你把你孩子供到大学的时候，当你送你孩子去上大学的那一刻，你是什么样的心情呢？寡妇熬儿，终于熬到头了！十几、二十年了，孩子终于跨进了大学的门，再过五年，孩子就成了一个大学生了。大学生再过几年，有可能就成了什么了？成了研究生了。当你送他入大学校门的时候，你那个时候的心情是什么？二十年过去了！你生孩子的时候，你多少岁了？假如说你是二十五岁、三十岁，二十年以后你多大了？（四十多了。）二十多岁和四十多岁是什么概念？你送他上幼儿园的时候，你的长相是什么？再到你送他上大学的时候，你的长相又是什么？你那时候是什么心情？这十几年来花费在孩子身上的心血代价有了个出头之日，熬出来了！心里还带着一种什么呢？成果！自信！又不由得带着一种忧伤，你这一生之中有几个十七年？你为你孩子付出了多少？你供孩子上了大学，你这孩子成了谁了呢？在新闻里边咱见过那个大学生，生活不会自理，还杀人了，这些事是不是多了呀？还有什么呢？还有自杀的，要么搞对象搞情杀了、要么是在学校受到羞辱跳楼的，太多太多了，是吧？有的上了大学打起游戏了，不正干了。当大学学校不要他的时候，你从大学校门口往出领他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情呢？（失望。）光是失望吗？（恨。）恨什么？（恨铁不成钢。）恨铁不成钢，是那么简单吗？你这里边带着什么？带着二十年的心血代价，神说：“你们了解一个费尽心思种田而颗粒未收的人的心思吗？你们明白一个颇受打击的人的心所受的伤害有多大吗？你们能体尝到满心希望而不欢而散的人的苦楚吗？你们看见过一个被激怒之人所发出的怒气吗？你们知道一个被敌视、被欺骗之人的复仇的急切心理吗？你们若了解这些人的心态，那我想你们不会想象不出神报应人的态度会是如何的吧！”（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谈归宿》）你可知道一个农夫辛苦种田，到收秋时颗粒未收所发出的怒气吗？他搭上成本辛辛苦苦种上庄稼，到最后颗粒未收，他会发出什么怒气？你养孩子不是一年呀！十几二十年了！这十几二十年不是供他吃、穿就完

了，晚上还得陪他做作业，你休息的时候还得陪他玩儿，你除了上班的时间就是他，你的一心就是他，最后得来的是什么？他给你带来了什么？要么是大学辍学，要么大学念出来了，娶上媳妇了，把娘挂到枣树上了，你心里是什么味道？每天起来以泪洗面，那种心酸、那种怒火，就像打倒五味瓶了，酸甜苦辣都有！没有甜吗？你培养出一个大学生，多少人向你发出了羡慕的眼光，“哎呀！看你家孩子、看你家孩子”，可谁又知道你家孩子背后又做了什么事呢？过几年孩子娶上媳妇，不要你了！人家开上小车跑，冠冕在外，外边人都给他竖大拇指，你在家吃不上他一碗面，你是什么心情？你体尝体尝这个味道，你想一下，神会是什么心情？神道成肉身来的时候，是什么心情？是带着喜庆、带着希望而来！神经营计划六千年了，终于有了一个结果，是不是相当于你供孩子大学毕业了？满怀希望！农夫去收庄稼去了，满怀希望！孩子大学毕业了，满怀希望！你给他找好工作，给他找对象，成家、立业是为了他有个更好的归宿，可是你的孩子染上游戏瘾了，他不领你的情，他不好好工作，“我要打游戏，我没钱，你给我钱”，不给钱把刀子架到你脖子上，“你给不给？”这个事情是不是太多太多了？那咱这个人是不是就是打游戏把刀子架到神脖子上的那个人？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信神，你是为了得着生命吗？你是为了得着生存之道吗？是为了得着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吗？你是为了啥？你是为了有个好的归宿、有个好的家庭、好的丈夫、好的儿女、好的妻子，神给你这些吗？这些是不是个玩具？这是不是相当于打游戏？你和神要的就是这些，净要享受、净要地位、净要名誉。神不能给你这些，神给了你，你就毁了。

神说：“如果你看不到在你身上所作的都是爱，都是拯救，认为这只是一种方式，是折磨人的，是让人不可相信的，那你还回你的世界中去受苦受难吧！”（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征服工作的内幕 四》）不是说神就是来折磨人的，人受这个苦是因为什么呀？是因为你不受这个苦你得不着真理，得不着生存之道，所以这个苦是必须得受的。就和你念书一样，这个苦你必须得受，就必须得六点钟起，就得去上学，必须得十一点钟才能睡觉，这样知识才能灌进来。那咱信神必须得受这

个苦，真理才能进来，这是必须的。可是你不务正业、不走正道，贪享肉体享受，你要的是冠冕、要的是地位、要的是名誉，对自己的生存之道都不注重。也就是说不爱惜自己、不管自己的生死，只看眼前。你说神在那边看见你，是不是就是妇女看见那个贪玩游戏的孩子呀？（是。）可贪玩游戏的那个孩子他怎么呢？他还拿上刀子逼着你，“你给我钱，我要玩游戏了”。咱今天呢？“神啊，为什么不让我上班呢？为什么不让我搞对象呢？为什么不让我肉体享受？不让我享受天伦之乐呢？凭什么？为什么？我消极、我软弱，我信了神这么倒霉呢？我跟随神这么倒霉呢？我早知道这么倒霉我不该跟你了”，这是在干什么呢？这是不是拿起刀和父母要玩游戏的钱呢？你不给我，我就逼迫你，以死相逼！有的孩子是“你给不给我钱？你不给我钱，我就跳楼，我不拿刀杀你，我死给你看，你给不给？”咱今天尽本分也是，“我孩子的问题你处理不处理？如果你把孩子的问题处理了，老公的问题处理了，给我解决了家庭的事情，我安安心心地在这里尽本分。你给我处理不了家庭的问题，我怎么给你尽本分呀？我不安心。凭什么？为什么？”有条件，让神给你解决家庭问题。神如果给你解决了家庭问题，把你所有的难处都给你排除了，那你在这儿尽的本分那还叫本分吗？那叫什么？（交易。）搞交易、欺骗。神今天不是来搞交易的，不是来和你交换的，让你进国度还得给你交换了？求爷爷告奶奶，我给你多少钱，你进国度来吧！神不赐福那个，神只是赐给你生命，你愿意要就要，不愿意要就不要。人就这么没有理智、没有良心！神今天来在地上就是来唤醒人的理智、唤醒人的良心，所以说这个苦你必须得受。只有受这个苦你才能得着生命，才能明白神心意、才能认识自己，所以就有了苦的日子临到了你。当你理解了神对人良苦用心的时候，你还能说出这些话来吗？还能做出这些事来吗？你做不出来了。神在那边也认可了，哦！这个孩子长大了，这个时候你才配来享受神的恩待、神的赐福。

你经过这一件事以后，你不仅看到了自己，认识到自己的一种败坏、邪恶，还看到了神对人的拯救，对神有了认识，更重要的是看到了神的爱，你能够感到亏欠、内疚、还报。当你有一些还报神爱的时候，

这是不是有一点点人样的时候？（是。）有一点人样的时候，让神心得安慰！让神心得安慰，这个来得是不是有点太迟了？太晚了？因为什么迟的？因为什么晚的？神说：“在这个世界上，每天就你们身边发生的事，你们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亲身体验到的每一件事是不是都满了强暴呢？在神眼中，这样一个世界、这样一个时代是不是应该结束了呢？虽然现在的时代背景与当时挪亚时代的那个背景完全不一样，但是对于人类的败坏，神的心情、神的忿怒与当时是一模一样的。神之所以能忍耐，那是因为他的工作，但是按着各种情况与条件来说，这个世界在神眼中早已该灭了，与洪水灭世那个时候的情况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续编》）这个工作早就该结束了，而人都不走正道、不求上进，所以推迟了。怎么推迟的？还不就是因为人的败坏，不求上进，不积极、主动与神配合吗？所以推移了。咱成了什么了？咱信着神又成了抵挡神的人，信着神却又成了拦阻神作工的人，咱成了一个罪人。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心里会怎么想呀？现在该说什么话呀？该有什么认识？“神啊，你太爱人了！我太污秽不堪了、太邪恶了！神啊，你太智慧了！你太全能了！神的智慧奇妙无穷，太奇妙，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是有太多的太……了，发自内心的赞美。这个时候的赞美，这个时候的“神啊，你太爱人了，神啊，我太败坏了”，你说这个话的时候神垂听不垂听？这时候，神才垂听，因为这个时候你说的话，是发自内心的话、是实实在在的话，不是骗人的话。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神才向你显现，神才能向你显现，这是神的性情，神不向污秽之地显现。人走到这儿的时候，你只会发出赞美、懊悔，同时借着这个成为你的动力，再尽本分还用人看着、还用人卡着？这就是什么呢？让神话住进来，让神住进来，让神住你的殿，让神话在你身上能作王掌权，掌管着你这个人、控制着你这个人。所以你必须得从高楼大厦上下来，神话才能掌权，你下不来，神话掌管不了你这个人。

968 不管神怎么作最终目的就是拯救

1神作工在每一个人身上，不管方式是什么，不管用什么样的形式，对人说话是什么样的语气，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拯救你，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拯救你。在拯救你之前就是要变化你，在拯救你之前就是要变化你，那你不受点苦能行吗？你就得受点苦就得受点苦。

2受苦包括的就多了就多了，神兴起周围人事物，摆布环境，让你认识自己，再不就直接对付修理、揭露，就像人上手术台一样，就得有点疼痛，没知觉能行吗？每一次的修理对付，每次神兴起的人事物对你都是触动，也都是促进，你这么经历就对了，你就有身量了，你就进入真理进入真理实际了。如果每次的修理对付、每次神兴起的环境对你来说都不疼不痒，没感觉，你也不来到神面前寻求神的心意，不祷告，也不寻求真理，你就太麻木了！不祷告，也不寻求真理，你就太麻木了！

——摘自《基督的座谈纪要·要得着真理就得从身边的人事物上学功课》

827 应从神主宰万有来认识神

1　人对神有多少认识，神在人心里就有多少地位；人对神的认识有多高，人心里的神就有多大。如果你认识的神是空洞的，是渺茫的，那你所信的神也是空洞的、渺茫的，你认识的神只局限在你的范围里，那你的神就是一个小小的神，与真实的神自己毫无关系。所以，认识神的实际作为，认识神的实际、全能的那一面，认识神自己的真实身份，认识神的所有所是，认识神在万物中彰显的作为，这对每一个追求认识神的人都很重要，与人能否进入真理实际有直接关系。

2　如果你只把认识神限制在字句里，限制在你小小的经历里或者在你数算神的恩典里、你对神的小小的见证里，那你信的神根本就不是真实的神自己，不是真实的神自己，也可以说你信的神是想象的神，不是真实的神。因为真实的神是主宰万有的，是主宰万有的，是在万有中行走的、在万有中管理的那一位，是掌握全人类掌握全人类命运的，也是掌握万有命运的那一位。这一位神，他的作工、他的作为不仅仅局限在一小部分人身上，就是说不仅仅局限在限在跟随他的人身上，而他的作为是在万物中、万物的生存中、万物的变化规律中得以彰显。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独一无二的神自己　九》

对“信神倒霉了”该如何认识（一）

元枫，说说现在有什么情形？（元枫：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想着敌基督把我开除了，尽不上本分，心里还想着自己是愿意尽本分的，好像对本分有多上心似的。等真正开始尽本分的时候，哎，软弱的……然后，看到神话里面说只有众长子才是愿意为神花费的，剩下都是大红龙的子孙，都是被征服之后，才甘愿为神效力的，然后看到了自己很多的悖逆，老想家，受苦的时候老消极。有那么一段日子特别怀念之前的那种生活。）什么生活？（元枫：上班啊。）上班有钱花，白天上班晚上回家，按时按点的。（元枫：肉体生活比较好一些吧。有时候就有那种软弱，那种消极，就不愿意尽本分了，不愿意为神花费。从心里面发出来了那种东西，嘴上也不敢说，一般也不会跟别人说。就祷告神：神哪，我想着是要尽本分的，等来神面前尽本分的时候，咋就是这么一副德性呢。然后就看到……，哎，里面的东西太多了。）“自己怎么这么倒霉呢，怎么又信了神了！”想过没有？（元

枫：有那种想法，怀念之前那种日子。那个时候弟兄姊妹就找到了我，给我谈了这步作工，如果再晚两年找我，我就不信了。）

我发现了一个秘密，从这儿看到了这就是神作的工作！就前一段时间，我所接触的所有人，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发出来一个声音，什么声音？（倒霉。）“我怎么这么倒霉呢！”就这一个来月吧，几乎各地方都有这种声音，都在心里边纳闷一个事情，“我怎么这么倒霉呢，我信神怎么这么倒霉呢，我要是不信神多好啊，我当时要是不信神，就是不知者不为过，我该吃吃、该喝喝、该在外面闯荡就闯荡。看人家外邦人多自由、多舒服。这信了神了，福没有享受到，反倒‘享受’到祸了。家里不平安，钱财受到了拮据，还有病痛临到，病痛临到了还不能休息，还得出外边受大红龙逼迫，还得往外边冲。人家都说为自己活一回，我什么时候能为自己活一回呢？今天信神刚要为自己活一回吧，人家倒说我掉以轻心了，在外边溜达溜达玩玩就是背叛，我活的还是人吗？神说不要做傀儡，不要做傀儡，我这和傀儡有什么区别？我怎么做了神的傀儡了呢，这么倒霉呢！”想跑还不敢，不能跑。看看跑了以后是什么后果呢？跑了以后又会临到什么呢？“不知者不为过，人家在外边跑了，神不搭理他们。神啊，你什么时候能不要搭理我呢！让我跑吧！”我看到这一个来月，每一个人都处在“我怎么这么倒霉呢！”这个光景之中。这光景你也能感觉到，是吧？你自己心里边有这个意念，你身边人也有这些意念，有些人他说出来了，有些人他没有说出来。当你有这些感觉的时候，你能看见一个什么，这就是经历、体验。

咱刚开始接触的时候，那时候打仗都有劲，是吧？跑得多么热火朝天，消极的时候都消极了，什么原因？就让你亲自体验、经历一下，体验为什么同时这么多人都是这样的情形，都觉得自己倒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这就是让你亲自体验、经历一下，一切都是神作的。有谁能做了这事呢？你情形不好是你的问题，他情形不好是他有问题，为什么同一时间出现这样的现象？为什么不是前三年？前四

年？只有神能作成这事！只有圣灵能作成这事！那从这件事上来看，只能说圣灵现在正在作这个事，圣灵作什么事呢？这一段时间圣灵不说话、不作工、不感动你，就是显明你，就让你看到你自有的，你究竟有多少，你自己是什么东西。神说消极也能使你生命长大，如果天天积极的话，你会成为天使长，“我最爱神！”那神不作工、不说话，显明显明你，看看你是不是最爱神？让你照照镜子。神一不作工，什么意念都出来了，什么都流露出来了，当看到自己是什么东西的时候，还能狂起来吗？狂不起来了。看到自己随时随地就是背叛，自己不是什么好种。在和别人相处的时候，你就能踏实一点，你就不再是高高在上了，不再自信了，不再看不起人了，那人和人是不是能和睦相处了？这是一方面的果效。一方面是对自己有认识，一方面是让人跟人能和睦相处一些，生命长进一些，看见自己什么也不是。当看见自己什么也不是的时候，生命才有可能长大。看见自己什么都可以的时候，天使长作王掌权了。更主要的是借着这个事，让你去经历、体验，确确实实就是有这么一位神在主宰着万有、掌管着万有，谁也不能逃脱神的主宰！

咱以前交通过什么呀？什么是信，还记得信是怎么产生的吗？六个词，是吧？第一就是根源与真相，第二个是认知与体验，第三个是程度与深度。第一个就是根源与真相，根源，根得先找对，你的根是哪儿？谁造的你？谁主宰你？谁掌管你？你得找对造物的主。真相，一切都是神作的，首先这个方向得对。为什么同一时间这么多人能出现这种情况呢？这肯定是一位灵作的，这位灵是谁呢？只有独一真神！第二个认知与体验，认知是什么？认知就是认识，是吧？认识神主宰万有，神能让你消极，也能让你积极；神能让你跌倒，也能让你爬起来。一切都在于神，不在于自己。所以，不要觉得自己了不起，不要觉得自己那么有劲，那么有资本，觉得都是自己的实际，事实上一切都是神作的。认识，你得认识一切都是神作的。你只是知道了神主宰万有，神掌管人的心与灵，你消极也好，软弱也好，都在神的手里边，没有体验，这叫什么？这叫字句道理，这是一个字句、理论，这是你认为的，这是你知道的，但他不能成为你真正的认识，在你心里

边不能成为你真正的根，占有不了你。看事观点还是什么作主呢，还是你的认为作主。神在那边说这一切都是神作的，你和神掰手腕了，谁作的？你认为是你自己作的，“明明就是我作的，怎么就是神作的呢？”掰手腕了。理论上你是说神作的，但实际上你觉得是你自己作的，这就是个理论。认知加体验等于什么？认知加体验就是你的经历，体验过了，就是经历了，体验就是经历。以前你感觉那么有劲，那么有资本，经过这个显明，你就看见自己什么都不是了，这就是体验。神主宰万有，你体验到了没有？好比说这一件事情，“我消极软弱了，我怎么这么倒霉呢？我怎么能信了神呢？哎，我有这个想法，你也有这个想法，周围人都有这个想法”，这就是体验了，你这么经历了。如果没有认知，只是经历了，这是什么经历呀？生活经历，是经验。如果你经历了，再加上你的认识，出来就是生命经历。为什么说是生命经历呢？生命从哪来的？从神来的。你这个经历是有认识的经历，是根据神话而经历的，那你这个经历就是有生命的。在这儿说的这个生命的经历，该怎么理解这个生命呢？就是说你所经历的这件事情，它是真实存在的，是永恒不变的，所以说这就成了一个生命经历。你的那个经验教训或者说生活经历是什么经历呢？没有神话依据，是根据你自己的能力，根据你自己的想象观念，我认为、我感觉，老一辈儿教下来的，熏陶感染而来的，这些东西是被撒但加工过的。被撒但加工过的它不是真理，不是真理就不可能成为事实，就不可能成为永恒。所以说这个就不能成为生命，就没生命，也就是说它不能永存，它只是暂时的。就好比大红龙说什么呀？“枪杆底下出政权”，它觉得政权是枪杆底下出来的，谁掌权？枪杆子掌权。“有钱能使鬼推磨”“钱是万能的，没钱是万万不能的”，这些东西是什么呀？这是你生活中经历出来的一个经验。你把这些经验归纳出来，这就成了世上的一个哲学。世人叫它哲学，也叫它“真理”，世人叫它“真理”，神叫它伪真理，它不是真正的真理。为什么说哲学不是真正的真理呢？就因为哲学不是生命。怎么说哲学不是生命呢？哲学它不是永恒不变的，哲学和生命是不一样的。是永恒不变的那才是真理、才是生命。

咱理解一下这个生命，为什么说神给人带来的是真理、道路、生命呢？因为神说话就是“既说必算，既算必成，既成必到永远。”（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三十七篇说话》）所以说，神说的话是真理、是道路。是因为它是永恒不变的，是因为所有人就是按着这个路去走的，所以真理才能成为道路。真理成为了道路，又因为它就是永恒不变的，是一直存在下去的，所以就叫生命，这样理解一下生命。刚才说了生活经历不是生命经历，那叫生活经验，叫一种归纳、一种哲学、一种伪真理，为什么是伪真理呢？因为它是假的，不是真正的真理。就像“枪杆底下出政权”，这是你在生活中归纳出来的，谁有权？谁有枪杆子谁就有权。在你肉眼里是这样看的，事实上是不是那样的呢？不是。圣经箴言书中说：“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陇沟的水随意流转。”（箴 21:1）这是你认识了，但是你还没有去体验，还没有经历。借着这个事，看到人说消极就都消极了，当你消极了之后，你看到自己开始和神算账了，“我怎么这么倒霉呢？”这么多人都出来这个流露了，哎，体验出来了，都在神手中了，神让你消极你就得消极，神让你起来你就得起来。1996年大传福音，那么多人怎么那么大劲呢？2012年怎么那么大劲？现在说消极就消极得爬不起来了，这就是说咱用灵眼去看的话是这样的。

用肉眼去看的话，看到的就是“枪杆子底下出政权”。就根据肉眼来看，你看到的仅仅是人的一生，生活之中的。背后的，再长远一点儿，还能看见吗？今天看见你作王、你掌权了，你知道你下一辈子是什么吗？神掌管人命运轮回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呀？神说：“对于任何一个灵魂，他的轮回，他今生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他这一生是什么样的，与他的前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有一些人是来还债的，上一辈子欠人太多，这一辈子来还债；而有一些人他是来讨债的，他上一辈子被人坑走太多的东西、太多的钱，所以到灵界之后，灵界会给他一个公道，让他今生来讨债。有的人是来报恩的，上一辈子就是前生受人恩惠，这一生他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再次轮回，然后投胎来报恩；而有的人呢，他今生的轮回是为了索命，索谁的命呢？就是一个前生曾经要过他的命的人。总之，每一个人的

今生都与前世有着很大的关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也可以说，每一个人的今生受着前世的极大影响。”（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续编）》）你如果一生中太奢侈了，你掌了大权了，下一辈子是什么？神是根据你这一辈子所享受到的来定你下一辈子的归宿。你这辈子不管用枪杆子还是用什么，你有了世上的那个权势了，你享受了，这样活着了，那下一辈子呢？你这辈子的肉体没了，但灵魂还活着，灵魂还是你这个人呀，下一辈子你肉体就该受苦了，你就该当乞丐了。从这个长远来看，枪杆底下出来的是不是政权？枪杆子底下掌不掌权？现在就是恶人当道，在这个世界你不恶生存不下来。就说你在这个世界中生存下来了，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会有报应！就说这辈子没有给你报应，下一辈子呢？神要给你个报应。说这个话是要给你证实一个什么呢？“枪杆底下出政权”这是一个伪真理，它不是真理。现在能听懂它为什么不是真理了吗？（能。）来说说，它为什么不是真理？（不是永恒不变的。）因为“枪杆底下出政权”不是永恒不变的。仅仅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或者是六十年河东，再或者是你这一辈子都在河东，但是你下一辈子肯定是在河西，所以说“枪杆子底下出政权”不是真理。那它不是真理就不是生命，因为它不是永恒的！不是你永远掌权的。那神话呢？神话是永远掌权的！所以你今天得着真理了，就得着生命了！得着什么生命了？得着永远的生命了。国度里诚实人掌权，你如果是诚实人，那你在国度里就掌权了。那这个掌权掌到什么时候？永远，永远！你那枪杆底下能永远掌权呀？所以说那不是真理。不是真理，所以不能成为生命。所以，你总结出来的那个叫经验教训，或者是叫哲学，不能称为生命。

咱主要是交通生命了，是吧？从这儿咱又认识了，什么是生命经历。在教会的时候常常说什么呢？谈谈你的生命经历，现在明白了吧？什么是生命经历？你所经历的这个事，如果它能够长远地存留下来，到以后永远都是这么回事，那你谈的就是生命经历。如果你谈的只是暂时的，只是你这一生的，掌管不了你下一辈子，下下辈子，那你谈的就不是生命经历，不是生命。那只有什么才能掌管你这一辈子，下一辈子，下下辈子？那只有神的话。所以说你只有经历神的

话，见证神的话，交通神的话，交通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在这个圈圈里面交通，那你交通的就是生命经历，那你经历的就是生命经历。咱刚才说了一个认知与体验，你的认知就是根据你的素质，对神话的一个认识，然后再加上体验，神的话语加上你的经历，这就是生命经历。

第三个就是程度与深度，也就是说你这个生命经历，经历的这个程度与深度。程度，有的人谈神的主宰了，“我有四个孩子，我有爹，有妈，我有什么样的老婆，我一生中得了什么病”，这是个什么？程度。他就看见眼前这个大的事物。有的人呢，今天遇到什么样的人，和你说了什么样的话，今天你的消极，他的消极，所有人怎么都消极开始背叛神了呢？怎么都觉得我这么倒霉呢？这是不是又是个程度了？你那个认识程度，只是从一个大的方向看的，从谁都知道的这个程度看的，是肉眼能看到的，就是说你看的只是一个外表，大概。就比如说你看到的这个东西，一个红的，一个白的，这么一个大概。另一个人，人家看到的涉及到了每一天的人事物，具体到临到的每一件事，有了细节了。临到每一件事都不放过了，在每一件事里边都能看到神所作的了，程度不同。这就是说为什么要咱时时、事事、处处，去体验、去经历。你也谈见证了，人家也谈见证了；你这样领受，人家那样领受；你得着的，人家得着的，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你一来就是我有两个孩子了，我孩子念大学了，不管你认识的是真还是假，首先程度就差远了。这就好比看病了，你肚子疼了，你去看病，一个医生给你看了个大概。人家去看病了，人家做了个CT，或者是用显微镜看了一下，是否是癌细胞，程度不一样了，就是大的一个范围和小的一个范围。程度与深度，深度，看到神的主宰、安排，我家里边出现的人事物，你只看到神给你摆得这个好、那个好，是根据你的需要摆的。而那个人呢？人家能退到灵里边看，神给我摆设什么样的老婆，什么样的家庭，使我生命得到了什么样的供应，从这个事情里边看到了神的心意，看到了神的奇妙作为，看到神作到人身上的全部是爱，每件事情都能看到神的爱，看见神是根据个人生命的需要摆的。是不是深度不同了？程度与深度，这就是让你理解这个信是怎么产生

的。首先说你得把方向先找对了，也就是说根源与真相，这个方向你先得找对。你不要信保罗，你信了保罗，后边再有多少经历那都是假话，根源先找对。第二个就是认知与体验，就是生命经历。生命经历得进入实际，进入实际干什么呢？体验程度与深度，从不同方面、不同地方，你都能看见神的手，还能从里边找到神的心意，找到灵里边的供应，不是说大概的方向、方位，而是能达到一个深度。

神在你心目中有多大呢？怎么来衡量神在你心目中的大小呢？神说："在人心里对神有多少认识，神在人心里就有多少地位；人心里对神的认识有多高，人心里的神就有多大。"（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续编）》）你认识到神是主宰万有的神，认识到神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有神的作为，那在你心目中的神就是无所不能的神、那就是无处不在的神。在你心目中对神没有认识，你对神的认识是一种空洞的理论、是一种想象、是一种认为，是教会建造时期的那种认识，挂在嘴皮上，那神在你心中也是假的。神在你心中也就是个信仰，没有真实的信。在你心中，神也没有地位，临到事以后，人只是用嘴皮来欺哄一下神，也不可能真实去敬拜神，因为神在你心目中并没有地位，没有占有了你。是因为你对神就没有认识，也就是说你对神的一切认识是空洞、是想象、是认为。即使你是热心、即使你是好心，是想敬拜神、跟随神，可是你所做的一切没有神话依据。你对神没有认识，那你所做的就没有神的心意在里边，你是按着你的心意在敬拜神的。你崇拜的就是那个泥菩萨，你把他捏成啥他就是啥，你把他想成啥他就是个啥。你心目中的那个神是个什么神呢？是你想象范围之内的那个神。但实际的那个神呢？彼得怎么说的？"神即使拿我当玩物，我何尝不是甘心乐意呢？"（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具备真实的顺服才是真正的信》）"你作的事人测不透，但都有你的美意，都有公义在其中，我怎能不为你的智慧作为而发出赞美呢？"（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怎样认识神的公义性情》）是美意、是爱，彼得是这么认识的。从这句话里边，你看到了彼得对神是什么认识了吗？什么认识？能不能作个定论呀？彼得对神的认识是超乎了他对神本身的认识！超乎了对神渺茫想象的认识！超乎了，超过

了，他已经想象不到神是什么神了，这是不是一个区别呀？在人心目中你信的是你想象认为中的神，你总是觉得，我觉得、我认为，神应该这样、应该那样。那彼得呢？彼得告你说“我实在是想象不来了，耶稣给我说过一些话也是有限的话，我看见神的作为也是海边沙滩中的一粒，我这一粒代表不了神的所有作为，所以说神在我心中有多大呢？我想象不到神有多大。我对神的认识仅仅是沙滩中的一粒，那神就是海边的沙，那我算个什么呢？”和彼得对比一下，在你的心里边，在你的想象观念范围里，神有多大呢？你想着神有多大，他就是有多大。你想到了他有拳头那么大，神涉及到我的吃穿住行，那神就是只在你的吃穿住行的这个范围里；你想着神主宰地球了、主宰月亮了，那神就是主宰地球、主宰月亮了，超过这个范围就不是神主宰的范围，你就把神“控制”在你的想象范围里边了。

咱不要说彼得了，就说跟随神对神有点认识的人呢？在他心目中的神有多大呢？他认识到的神有多大？他认识到神是主宰万有的，主宰星空的，所有的星空是神在主宰着，所有动物是神在主宰着，那神仅仅就是主宰这个。细菌是不是神主宰的呢？在他心里还得打问号，他认识不到，他就不会承认，这就是认识多少承认多少，这是一个跟随神的人对神的认识。渺茫信神的人，就把神“控制”在他的想象范围里了，他是把神“控制”在他所认识的那个范围里，他认识了多少，他就经历了多少。人常说临死之时才知天命，是吧？临死之时，他才知道我这个儿女啊，不是我说了算；我有几个儿女不是我说了算，就是国家计划生育它也控制不了；这个儿女长什么样呢？人掌管不了；上学会选择什么专业？原计划让他当老师呢，结果要么是孩子不喜欢，要么这条路不通，结果成了画家了，人也掌管不了。临死之时才知道这一切是神掌管着呢，不在他手里掌管着。分了三类人，一类人的信就是信仰，信的就是天上渺茫并不存在的那位神，信的是任他安排摆布的那位神，他摆布到哪儿，神就到哪儿，他摆布不到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没神，这是个信仰。一类人是跟随神的人，他跟随了神以后，对神有了点认识了。那神在哪儿呢？那就是说根据他对神话认识、根据他的体验、根据他的经历，根据他对神的认识，一辈子了他

知道命运在神手中了，这是他的一个经历体验。你命运坎坷，你跟随神，神话给你说了多少？在你身上应验了多少？你经历了多少？你经历了这些，你就定真了，神就在这个范围里。你没有经历过的，你说是不是神作的，打问号。你所经历的是你认识范围内的，那微生物、细菌、宇宙天空，你能经历到吗？你经历不到，你达不到，你没有认识，你也不会承认。还有一类人是彼得，彼得被作成了！在彼得心目中认为，我对神认识的只是海边沙滩上的一点，海水中的一滴，所以说神的奇妙作为，我敢不敢去衡量？我不敢去衡量，那我只是顺服、我只是等待你的奇妙作为，你是至高无上的！咱败坏人类中的人做不到这一点，人总要用神给自己的那些东西来衡量神，在那个范围里边去“捆绑”、“控制”神，这谈的是一个程度与深度带来的后果。这就达到了一个果效，什么果效呢？在彼得那边，对神没有“捆绑”、“控制”，是等待神告诉他。在他不明白的时候，是等待、寻求。跟随神的人是根据神话，根据自己的经历去套，套多少就认识多少。那把神当信仰的人呢？有没有用神话套呢？没有。完全是凭想象，在自己想象范围之内，想着神有多大神就有多大。咱从这个能看到什么呢？只有对神有认识的人，对神有敬畏的心，这样的人才能不触犯神、不抵挡神！只有彼得才能不抵挡神，你达不到彼得那个程度，那你必定要抵挡神！为什么呢？你认识神肯定是有限的，你不要拿你有限的认识去衡量神，用你认识的这个范围去衡量神，那你已经就是抵挡神了，犯罪了，你必定是抵挡神的！那信仰呢？那纯粹是凭想象去“控制”神，那就更不用说了，这就把三类人分开了。

再看咱信神了该走什么路，走到什么时候算成功，这就有了要求标准了。走到什么时候，神所作的一切，即使不合你观念，即使你认识不透，你不去衡量，你只是等待，就像彼得一样，彼得把话说出来了，“你作的事人测不透，但都有你的美意，都有公义在其中，我怎能不为你的智慧作为而发出赞美呢？”（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怎样认识神的公义性情》）这句话好说不好说？话好说，事情好做不好做？（不好做。）就像咱今天说出一句话，“我怎么这么倒霉呢”，彼得能说出“我怎么这么倒霉”这话吗？彼得怎么说的？“神即使拿我当玩

物，我何尝不是甘心乐意呢？”（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具备真实的顺服才是真正的信》）在人说“我怎么这么倒霉”的时候，这是在干什么呢？是不是已经把神“控制”在你的想象范围内了？这个“控制”怎么“控制”的呢？同时借着“控制”暴露了什么？你不分善恶！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不知道什么是黑，什么是白；不知道什么是恶，什么是义；不知道什么是爱，什么是恨。神作在你身上的，在人来看这些都是倒霉的事，这是在人来看的，可你用神话来衡量了吗？用神话衡量的话还是倒霉吗？元枫，用神话衡量了没有？（元枫：衡量过。）衡量过以后还认为倒霉？还是没衡量认为倒霉？（元枫：没衡量认为倒霉，衡量过了也没有认识，就是勉强自己、强迫自己、说服自己。）强迫、勉强、控制自己顺服下来，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果你真的是用神话衡量过神作在你身上的了，是不是这个结果？你没有用神话真实地衡量，你只是委曲求全，“我有什么办法呢，谁让你是造物的主，我是个受造之物呢”，仅仅是用这个衡量了一下，“我是个受造之物，胳膊能比过大腿呀”，只是控制着、克制着，“我不能反抗，我不能有这个意念，我只能控制着不能有，消化不了”。

元枫，现在衡量有没有路途？应该怎么去衡量？用神话来衡量。神话是标尺，神话是真理，用真理来衡量才准确。元枫是认为怎么倒霉了呀？跟上这步工作倒霉了，是吧？具体的你得有细节，尽本分倒霉了，是吧？在元枫的心思里边，是什么心思？“你让我尽本分了，我怎么尽本分呢？我这边星期六、星期日尽本分，星期一到星期五上着班，晚上回家”，所以说上班的时候，元枫想着尽本分了，“我抢着尽本分的时候，你不让我尽本分”，是想这些了吧？你那尽本分是有要求的，只是在你的那个范围里边才行。并且还有别的想法，“在人群中，看我元枫，我是想尽本分了，那个是不想尽本分，那个撂挑子了，那个应付了，看我，我争着抢着要尽本分了，我在神面前是不是应该是红人呢？神你怎么就看不见我这个真心跟随你的人呢？我是世上最爱你的人，你怎么就看不见我呢？”元枫，有这想法吧？不仅是元枫，在每个人心目中总认为自己是与神关系最近的人，是神最看顾保守的一类人，也是最爱神的一类人。但是这个环境总是不尽人意，环境要是

尽人意了，我会献上全人。在心里边有这个想法，有这个意念。首先说这个人流露出来的是什么性情？小孩说大话，五岁大的小孩子说："爸，我长大了好好孝顺你，我给你买宝马，买别墅。"父母听着这话真好听，这是哄人的话。可以说这是小孩说大话，也可以说这是哄小孩子的话，"好好吃饭，吃了饭买玩具去啊"，吃了饭了，舍得舍不得买玩具呀？舍不得了。咱说的话属于哪个话呀？不管是哪个话，它都不是正面的，都是骗人的话，你小孩骗大人的话也算，大人骗小孩的话也算，都是骗人的话。神知道不知道？神知道。开除了你以后，当你说这话的时候，神说"元枫你是骗人的啊，开除了你以后，那时候你就不想尽本分，然后你说想尽本分"，元枫怎么说？"谁说的？证据在哪儿？把证据拿出来"，元枫立马一拍桌子，到法院告去了，"陷害我，冤枉我了"，会不会？每个人都会。这就好像一个杀人犯，在他没杀人以前，他是不是杀人犯？在你看他不是杀人犯，但他的本性是不是杀人犯？（是。）他的本性就是恶人，就是刽子手。在神那边怎么看呢？神看他就是杀人犯。他来这个世上，命中注定就是杀人的，你说他是不是杀人犯？（是。）神命定他明年就要杀人，算卦的就给他算出来了，他明年就要杀人。算卦的算出来在某个地方出现了一个元枫，这个元枫很可能就是个杀人犯，然后再叫上两个算卦的，三个人再确定一下，这个杀人犯是不是元枫？确认了，从生辰八字来看，某年某月他就要杀人！这个算卦的为了社会的安宁，不能让他杀人，得把他抓起来，判刑，枪毙了他，行不行？（不行。）从神这儿来说行不行？（行。）是不是公义？（嗯。）为什么说公义？三岁大的小孩子，到时候在灾中该死也得死，为什么该死？因着人的本性。人定你的罪，是根据你做了什么事以后来判你的刑。在神那边是看你的灵，看你的实质是什么东西，那就是什么东西，不需要你做出来事，让你做出这个事来是让人看的，神不需要看。就像约伯一样，约伯是敬畏神的，神是知道的，那为什么做出来？做出来是为了给世人立个标杆，做出来是为了让撒但蒙羞，打败撒但！

今天不能提前就把杀人犯击杀了，提前杀你也不服啊！说元枫是杀人犯，你服呀？哪个杀人犯没杀人以前，你定他的罪，不要说他不服

你，天下人都不服。人家没杀人，你就定罪，你这不是颠倒黑白，捏造事实？人家还没杀人，你就说人家是杀人犯，行不通，过不了人这一关。那自己的那一关是不是肯定也过不了了？在人这关还过不了了，人还要抓把柄了。如果让算卦的当个法官的话，算卦的提前把这个杀人犯灭了，提前把强盗灭了，提前把所有恶人灭了，剩下一切的好人在世上，那这个世界是不是好的世界？那这个法官做的是不是好事？可是谁承认这个法官做的是好事呢？反过来还会把这个法官定罪，“你滥杀无辜，你就是恶魔投胎！”先不说杀不杀这个杀人犯的事，先把这个法官杀了，应该不应该？（嗯。）在人来看是应该的、必须的。那法官能不能杀这个人啊？他就即使是算卦的，他提前知道，他也不能杀这个人。谁也不能杀这个人，谁也不能做这个事，世人他也不能做这个事。因为什么不能做呢？因为人不服。这个算卦的知道，并且肯定杀人犯那天要杀人，可是世人不服呀！人还知道做事得让人服了，那神作工呢？神让你眼服、口服、心服，是不是杀人犯，必须让你杀了人才能定你是杀人犯了。大红龙恶，怎么恶呢？你不让它起来抵挡神，你说大红龙恶，恶在哪儿？谁承认它恶？所以必须得有事实。人还知道得有事实，那神作工呢？神不让撒但抓把柄。所以神做什么事情更有事实！做什么有事实，有这个事实的目的意义不是说神确定不了，这个事实是让人去看，是让人去经历、去体验，是让撒但蒙羞！所以神做什么事情是用时间与事实来证明一切。神说人就是个败类，神说人是个骗子，神说人不可信赖，谁相信？谁承认？不承认！不承认那神就给你摆设功课，显明显明、考考试、上上考场，你究竟是驴是马拉出来遛遛，这就有了神的摆布了。神摆设了环境，先是把元枫放在一个想尽本分尽不上本分的地方，这个时候先让你干什么呢？先让你把你的理想说出来，把野心欲望说出来，把你的狂妄性情表达出来。表达出来以后，你说你是想尽本分的，你说你是爱神的，神就摆设环境，让你看看你究竟是不是爱神的，究竟是不是个尽本分的。那神就摆设环境让元枫出来尽本分了，如果神就让元枫在教会里面聚聚会，上上班，你说能把元枫显明了吗？那元枫还是狂妄，所以必须得让元枫去一线传福音，必须让元枫回不了家，必须让元枫有家回不去，让元枫忙得不可开交，上不了班。上班的时候你要尽本分了，你的心志是好的，神就按这个成全你。神是要成全人了，但神在成全人以前先得干什么呢？先得显明。为什么要显明你？

元枫，显明你的目的是什么？显明是拯救。那显明怎么就成了拯救了呢？你在众人面前专门让我露丑，露了丑了，我就蒙拯救了？这个是什么意思？能不能理解？来说说。露丑的目的是什么？显明的目的是什么？

讲理对抗就是把神拒之门外

（SJ：以后不能因着找不下家拦阻工作了，我就不知道找不下家！你要是和我说，早就找下家了。工作被拦阻了一个月，你说这是谁的责任呀？）（寒浩：我给小区带领反映了，那就是他有问题了。）他的意思是，“我的任务完成了，我告诉他了呀！”（SJ：他不找，你是不是得再问问他为什么不找呢？你昨天说了，今天不就找下了吗？）（寒浩：哦，那你说这是什么问题呢？）我告你这是什么问题，“我在这儿找不下家，我不能告诉辛慕，告诉辛慕了她给我找下家了，这不就没问题了？找下家了我在这儿还得忙。找不下家，这样我也不用忙了，等到聚会的时候，我来到这儿还能给你反映问题。让你看看我还能给你反映问题了，从这儿来看，你看辛慕不作工作吧，你看还是我作工作吧！”（寒浩：我跟辛慕也说过啊，她那边也找家了，她是没找下，我是反映这个问题了。）那你跟进了没有？（SJ：她找不下家，你得再问呀，什么原因找不下？）（寒浩：也是那边就不支持这边的工作嘛。）我刚才说什么了呀？听懂我说的话了没有？咱今天一直交通作工与进入，你是只管作工，这就不是生命进入。你想不想生命进入？（寒浩：想。）你们看他想不想生命进入？（辛慕：不想。）他为什么是不想？他不仅是不想，你说给他个生命他要不要？（不要。）他不仅是不想，还不要，他还咋呢？他还把神的救恩推出门外，去去去……。看见了吗？你是不是把神的救恩推之门外？能感觉到吗？能认识到吗？（寒浩：认识不到。）你往外推神了，不接受神

的救恩！我在这儿考虑什么呀？你对神的态度，你与神之间的关系，你对自己生命的态度是什么？认识到了没有？

咱那天刚交通了一个公式，用了没有？SJ说说。（SJ：寒浩，你的这个外表就是不接受，这会谈的就是他们没给你找家，不能因着这个而耽误工作，为了工作咱再去找，或者见面再给她交通，为了工作你去谈。可你没有这样去做，你只是在等，你把这个等当作一个理由、借口，成了你抵挡神的理由了，我不作工作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导致的，没在这方面找着你自己该怎么去实行，该怎么去进入。）（寒浩：不是不作工作，是那儿不作工了，又在这边作了。）（又来讲理了。）咱那公式怎么套？（从行为看观点、看思想、看源头。）先看他的行为，他是什么行为？把他的行为表达出来。（辛慕：行为就是“不是不是……”。）SJ给你说了，“你要是提早说出来，这个家提前就给你找好了”。（寒浩：你看，如果下面的工作就这样干，那工作肯定干不成！找家这本身就是下边人的工作，不是非得通过上边才干这个工作，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就不叫干工作。）你现在流露的这就是一个表现！为啥说你把神的救恩推出门外了呢？当我和你交通说你的性情的时候，如果一个追求真理的人，会是什么表现？（辛慕：惊讶，我怎么是这样呢？）第二个表现：我把神推出门外了？就问了，“我怎么把神推出门外了？什么是把神推出门外了？”他心里有一系列的问号，寻求、等待着你给他交通、诉说。“哎，你给我说说，我怎么就把神推出门外了？我信神信的怎么把神推出门外了？这多可怕呢！”可寒浩他对这个感兴趣吗？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什么？“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竟然这样毫不客气地给我戴了个绿帽子，竟然说我不愿意作工，竟然说我偷懒，竟然说我找理由、找借口，竟然说我不作实际工作，不跟进，不向你汇报，你对我的误解也太大了吧！丝毫不考虑我的难处，丝毫不考虑我的实际情况”，今天应该是你考虑神家难处，还是让神家考虑你的难处呢？你考虑的是自己的难处，自己的面子。“我尽本分多么积极向上！我今天为什么把这个问题抛出来？抛出问题来还不就是让你看见我多么忠心，下边有问题，我不受任何人的辖制，是吧？他不对了，我聚会了带着问题来让你解决问题，然后跟进，这是

多好的美事呀！结果，你不承认我所做的，你还倒打一耙，质问我，这理在哪儿呀？哪儿还有讲理的地方？我告诉你小区带领有问题，他不作实际工作，小区带领不在身边，没法解决他的问题也就罢了！那辛慕呢？我告诉辛慕了呀！你也不说辛慕两句，你还是一眼盯着我不放！我做下啥见不得人的事了呢？我反映问题还反映出问题了？我要是不告诉辛慕，不告诉小区带领，我悄悄地在家睡两大觉，你知道？‘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还不知好赖了？”心里动态就是对抗，一肚子的委屈、埋怨。所以说，当你说他性情的时候，他能谈他的性情吗？就刚才那个表现又来了，什么表现呀？（讲理、叫嚣。）现在已经不仅是讲理了，他之前那会儿是在讲理了，刚才他看见“你们要和我上纲上线了，是吧？你要和我上纲上线了，那好，我就跟你上纲上线来一把！”怎么上纲上线呀？他刚才说什么话了呀？“如果都按你们这样作下去，这工作没法作了！不管了，你就上纲上线吧！我看你能上成什么！下边他不作实际工作，你怪我的问题，我报告给辛慕了，她不给你汇报，这还是我的问题！这让下边人怎么作工，下边人没法作工了！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开始控告了，他刚开始就是控告，这就是一个败坏性情，神改变的就是你的败坏性情。这就是一个看事观点，你是怎么看事的？你站在了哪个立场上边呢？你站在了肉体、面子、地位，荣誉上边。你保证不涉及自己利益的情况下，神你作工想怎么作就怎么作，我都迎合，你要是涉及到我的利益了，万万不可！我先排除了我的利益之后，咱再说神家利益，我的脸面地位第一，神家利益第二！这就是咱的看事观点。

看事观点改变了以后，你是谁呀？你是一个受造之物，你是一个粪土、是个蛆虫，哪来的面子？哪来的地位？在造物主面前，你还要地位、还要脸面，你毫不羞耻！你是在哪作工呢？你是在世上上班呢？你是来神家干什么的呀？你是来尽本分、事奉神的！神让你尽个本分吧，你还有要求了！你的个人利益不能受到伤害，受到伤害你就撂挑子！你说，咱的理智在哪儿？这就是看事观点，毫无理智！站在神一边看，我是一个受造之物，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受造之物，与造物主的关系是何等的不可理喻！神说：“一个从来就不了解神的人能为神付出

如此多的代价，这里除了与人息息相关的利益之外，还能有其他的理由吗？话说到此，我们发现一个人都从未发现的问题：人与神的关系仅仅是一个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是得福之人与赐福之人的关系。说白了，就是雇工与雇主的关系，雇工的劳碌只是为了拿到雇主赐给的赏金。这样的利益关系没有亲情，只有交易；没有爱与被爱，只有施舍与怜悯；没有理解，只有无奈的忍气吞声与欺骗；没有亲密无间，只有永不能逾越的鸿沟。事情已到了如此地步，谁能扭转这样的趋势呢？又有几个人能真正了解这种关系的危急呢？我相信，当人都沉浸在得福的喜悦气氛中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人与神的关系竟是如此的尴尬，如此的不堪入目。”（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人在神的经营中才能蒙拯救》）所以说人缺乏的是什么？人最缺少的就是审判刑罚，什么是审判刑罚呢？审判的是什么？审判的是你的罪，审判的是你的悖逆！你刚才那个表现那就是对神作工的一种悖逆，是一种罪。所以说，你就应该临到审判刑罚，临到审判刑罚，是神最真最实的爱！承认吗？接受吗？（寒浩：接受。）可是呢？你刚才的表现接受不接受啊？（辛慕：不接受。）你把生命供应推之门外，你就不听，然后就开始辩解表白了。不止一次的“不是，不是，还有个这……”，你听不听我的交通啊？（辛慕：不听。）你听听神的声音，你光说你的理了！你就不能听听神的声音？从神来的声音你丝毫不听，你只是说你的理由，你的一大堆理由都摆在桌面上，什么都是理由借口！所以说，就这个表现啊，就把神阻止在门外了。一说你把神阻止在门外了，你说“我什么时候把神关在门外了呢？”你对待神话的态度就是对待神的态度，你对待本分的态度就是对待神的态度。所以说，这就叫把神推出了门外。

当你能站在神话一边看事的时候，也就是你能把你自己看成谁了？你就能真正的认识到自己是个受造之物了。站到神一边怎么看事呢？“哎呀，神作工浩浩荡荡！祭司弟兄交通说了，外国人要拥入中国，神作工作到哪儿了？现在有多少工作要作？神心急如火烧，是吧？到了火烧眉毛的时候了，定时炸弹要爆炸了，我怎么能赶紧把这个工作作到最好、最佳。哎，这个工作我汇报了，人家没处理，我应该把工作抓

起来！”这个事可能是你当时懒惰了，或者说我误会你了，你没有懒惰，你作那个工作了，不管咋，在这里咱把这件事提起来又交通了，这是不是要给你一条路途呢？“哦，当时我和小区带领说了，他也没有处理，那我就可以和辛慕说一下，如果和辛慕说了也不管用，我就可以直接找SJ说一下，这是多一条路途嘛！”想多给咱一条路途，那你说这个路途该交通还是不该交通呢？如果说，你站在神一边看事，心急如焚的时候，你会咋呢？你就是绕再大的弯，你也要把这个事情做成，你就是给SJ送上礼，你也得把这事情做成！如果今天不是神的作工，是你孩子上大学了，你和主任反映问题，主任不管你，你会怎么做呢？那你直接找校长去了，这还用谁教你呢？不用！你不可能说：“校长，如果你让我给你送礼，不按正当程序来，那你这个学校就得关门！我就不给你送礼！”你会说这个话吗？你敢和校长这样说话吗？你不会说这个话的，你只会点头哈腰，然后送一个礼。这就是说，如果为你孩子上学呀！你会怎么呢？想尽一切办法，心用上了。可是，涉及到神家作工了，涉及到神家利益呢？你就开始怎么了？急得开始讲理了，你就不是想尽一切办法，把这工作作好，你是在讲理！找理由、找借口。这是不是两个不同的态度呀？（嗯。）就是说你站的位置不一样，你考虑的不一样，看事观点也不一样。神让你改变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让你站在神一边看事，这就成了，这就是一个生命进入！你只作工不追求生命进入，你只注重我在外边怎么打仗，怎么作这个工作，对自己的性情，你不去挖掘，你不去认识！等我发现告诉你身上有什么性情的时候，你说“不是，不是！要像你那样说，这工作没法作！”我要给你说的不是这个工作怎么作，因为神是来经营人的！

咱交通的那个公式里边缺了一个东西，神这次交通补足了一个，“心”。就是说你的言行举止是受什么支配的呀？你的态度就决定了你的言行举止。就刚才他的言行举止，他为什么要反驳？他的态度是什么？“你不能这样诽谤我！你也不能这样故意论断我、定罪我！你们啥也不知道，你们就啥也说，不是你说的那么回事！”这就是他的态度，从他的言行举止看到他就这么个态度。（辛慕：嗯，是了。）怎

么有的这个态度呢？因着观点有的态度，那他是什么观点？“你们这些人指着我，看着我，弟兄说我个什么，你们就哈哈一笑，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呢？玩弄我呢？丢我丑呢？”他有这个观点，“你们让我丢面子呢？给我戴绿帽子了？”怎么有了这个观点的？因着思想“人活脸，树活皮”。“谁进国度了？哎呀，人家实行真理的人，预备了足够善行的人进了国度了。我在外边打了一回仗了，最后你说我拒绝接受真理，你把我所有的东西都给否了！人活脸，树活皮，我能接受吗？我如果把这个接受了，这说明什么？我和国度无关了！你说我信着神又抵挡着神，这个罪名能成立吗？坚决不能成立，一旦让你把这事情成立了，我就是个罪人！那你说我尽这个本分还有何意义呢？这个罪名我不能让它成立，所以说我要想尽一切办法，逃避、掩盖、躲藏”，他有这些思维、思想以后，才有了后边一系列的动作。这些思维、思想从哪来的呢？首先是从眼睛看见的，耳朵听到的，加上他经历的，再经过他的心产生的。

如果没心会是个什么态度呢？我说寒浩把神拒之门外，寒浩在这强烈反抗的时候，你说，元枫反抗了没有？元枫搭理了没有？（没有。）元枫好像麻木痴呆，没反应，是吧？（嗯。）不仅元枫是这样，你们也是麻木痴呆，什么原因？（没心。）因为没伤害到你的利益，所以说，你就不关心。他是他，你是你，你心想“就是把他打到地狱里，和我有啥关系，我接着看戏”，所以说，你看到的只是一件事，眼睛看见了没有？看见了。听到了没有？听到了。用心了吗？（没有。）你的心不在他身上。他有心才会想自己的面子不能丢，他的心用在这上边了。如果心用在神家利益上，就会考虑神家利益了。我的心用在哪了？我在考虑神家利益，我就能看见你的悖逆。他那个心用在哪儿了？用在他个人虚荣脸面上面了，他就能看到他虚荣脸面受到苦了，“你们都笑话我了”。然后元枫那边呢？没心！在他那边就没有态度，那他看到的只是一件事，听到了一件事，你们在这儿就和元枫一样，只是看到了、听到了一件事，所以说没有结果。就好比说外边汽车撞死一个人，你听见了，哎呦！外边撞死一个人，仅此而已，是吧？（嗯。）呀！外边撞死一个人，是你儿子！你咋呀？心都跳起来

了，慌得不知道还能不能站起来，是你儿子，对你的影响就这么大，你就站立不起来了，你的心就咋了？没主了，这个人就咋了？魂都丢了！是因为你的心在这儿了。撞死别人家孩子了，对你来说仅仅是撞死个孩子，就是撞死一个、两个、十个、一百个，那仅仅是个数据，你有反应吗？没反应。发生了一件事，眼睛看见了、耳朵听见了，或者你的思维只是想一下，“好可怕呀！直接把两个人撞死了”，这件事就完了。当你有了心以后，就产生了什么？就产生了观点。有观点也就是站队了。你没心的时候，你就没有思想，没有观点，那看到的听到的仅仅是一件事。所以说，咱刚才交通的就分了三个态度观点，是吧？一个是你的心站到了自己的位置上了；一个是心站到了神一边了；还有一个人的心是中间派看戏。中间派看戏仅仅就是用了你的眼睛，用了你的耳朵，你没用心。

神来征服的是什么？征服的就是你的心。也就是说让你时时、事事、处处，都能把心用在神家利益上边，让你把心给神了。让你把心给神就像你把心给了你自己的脸面地位一样，不管谁，一涉及到你的虚荣脸面，你立马起来就能维护自己的脸面地位。当你看到谁伤害到神家利益的时候，你立马能起来维护神家利益，这个时候就证明你的心已经给神了，神看见你的心了。神就是看你的态度！态度从哪来的？就是借着你的眼睛耳朵，看见了，听见了，知道了，再加上你的思维，你的心站在哪儿一边，思维出来了，态度出来了，神就看你这个了。当你的态度、观点出来是站在神一边的，证明你就是一个受造之物。如果你的态度、观点出来不能站在神一边，你考虑的是个人的利益、肉体利益，是自私的表现，你考虑的是从撒但那边来的，那你就成了谁了？那你就成了属撒但的了！你是归撒但的，还是归神家的？就看你临到一件事情的时候，流露出来的态度是为神说话了，还是为你说话了，为你说话也就是为撒但说话了，这就证明了你是属谁的。这就是让你认识人了，谁是属神的？谁是属撒但的？根据他的言行举止就能看出来。谁是属于中间派？中间派神是不承认的。根据他的言行举止就能看出来，他是属谁的。言行举止是属毁灭的对象？还是属剩存下来的对象？是不是就都知道了？这是不是把各类人的结局宣布了？

你自己是剩存下来的？还是在灾难中将要毁灭的？根据你的言行举止，你的表现就可以看出来。你看别人的时候，从他的言行举止就能看见他的结果。当人人都看见的时候，神也就宣布了各类人的结局。

神宣布各类人的结局，用不用在半空中与你说话呀？（不用。）不用了，怎么宣布的？神给了你分辨认识的能力以后，你拿上这分辨能力去认识的时候，你就看见谁将会是什么结局了！当你知道了，这就已经宣布了。你为什么能知道呢？因为你会分辨人了，怎么会分辨呢？因为神话告你说了。你能站在神话这一边看事了，说明你这个人通灵了。神话已经告你说了，谁将剩存下来，谁将毁灭，在你心目中一目了然，这是不是就看见了神？（嗯。）看到了神的奇妙作为，看到了神的作为。这个公式给你了，你操练用，用着用着你就学会分辨人了，认识自己，认识人。寒浩，刚才听了个啥呢？（寒浩：神的爱临到了，开始谈生命进入了。）今天让你体验一下什么呀？“神不讲理！”听懂了吗？我为什么这样说？神说：“所以说，不管你有什么原因，你就是有天大的冤屈，最终归结到涉及实行真理了神要看你的态度，你埋怨有用吗？你埋怨神一百年，你满肚子都是委屈，你的理由到哪个法官那儿都能百分之百打赢，那又怎么样？你得着真理了吗？在神面前蒙神称许了吗？神说‘你去一边吧，你可不是实行真理的人，你赶紧一边去，我烦你’，这不就完了吗？就神说一句话‘我烦你’，把你这个人显明定规了吧？神定规你因为什么？因为你不接受真理，不接受神的摆布、主宰，你总想在外面找原因，总想在别人身上找原因，神一看，你这人不可理喻，血气、天然太大，性情太狂妄，不可训化。”（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顺服神是得着真理的基本功课》）一天天说“不要讲理，不要讲理”，今天体验了，神和你讲不讲理？神就是不和你讲理。你和我讲那么多理，我就是不和你讲理。咱在神家就不讲那个道理，只讲真理！就刚才说的即使冤枉你了，你也是错的！你来神家老要讲理，就说明你有问题。咱要讲真理，人那个理它就不是个理，你要讲理就不配称为人！

260　人都不愿投靠神

1　多少次神用灵向人呼唤，而人却犹如被神刺伤一般，站在远处向神观望，深怕神将其领入另一世界；多少次神在人的灵中向人叩问，但人却没有知觉，深怕神进入人的家趁机将其所有的物品全部没收，所以将神关在门外关在门外，面对神的只是紧闭着的、冷冰冰的“大门”；多少次在人失落之际，神将人救起，但人苏醒之后，立即离神而去，并不因着神的慈爱将其感动，人向神投来一丝带有防备之意的目光，神并没有将人的心暖热。

2　人都是冷血动物，即使神的怀中温暖，但人并不因此深受感动。人犹如山中的野人一般，并不曾宝爱在神的一切对人的“珍惜”，都不愿接近神，宁可在山中居住，忍受着山中野兽的威胁，但也不愿来神前投靠神。神并不强制人，神只是在作着他的工作，必会有一天，所有人都会从汪洋大海之中游到神的身边来享受在陆地上的所有丰富，从而脱离海水的倾吞之险。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发声·第二十篇》

交通带领路线图（六）

“第三项：使用、培养、提拔各类人。

第六条，提拔、培养各类合格的人才，以便达到凡是追求真理的人都能得到操练的机会，尽快进入真理实际。

……那怎样作具体工作呢？就是根据神的要求，根据神话的真理原则来作具体的工作，还有根据神家的工作安排担负起神家安排的各项工作，达到神家要求的标准、原则。从被提拔、培养的人所担负的这些工作上来看，这些人并不是有了一个职称，也不是有了一个官衔，而是担起了一份责任，担起了一项具体的工作、具体的业务，甚至可以说是担负起一项具体的托付，或者说是带有责任性的本分、义务。这是提拔、培养各类人才的具体的意义，具体的定义。提拔、培养这些人是培养他们作具体的工作，培养他们能够按照神家的要求和工作安排来系统地落实各项工作，同时培养他们学习怎样按神的话、按真理原则落实神家的工作。当然，提拔、培养还有一层含义就是，他们一方面在带领所有的人共同落实神家的工作安排，一方面在用自己的经历、认识，自己的忠心、责任来带领他所负责范围内的人共同进入神所要求进入的原则。这是提拔、培养各类人才所涉及到的具体工作。

1、能做各项工作负责人的这一类人的要求标准是：

第一条、具备领受真理的能力与素质，还得有良心、有理智，人性得过关。

第二条、这类人得有负担。

第三条、还得有工作能力。有工作能力主要是指能抓住工作的重点，能及时发现问题，还能按照原则解决问题，也就是能独当一面。

2、有一些特殊才干、特殊恩赐，掌握一些业务、技术的要求标准是：

第一条、比较喜爱正面事物。

第二条、能吃苦付代价。

第三条、领受不偏谬。

第四条、不是恶人。（对付修理他的时候，他能顺服、听话，不散布消极、观念，也不抵触。另外，不管是在哪个人群里，他跟多数人都能合得来，都能够和睦相处，谁要是说点不好听的他也能忍耐，不计较。）

3、事务性的工作的要求标准是：

有一条原则最关键，就是他能维护神家的利益，胳膊肘不往外拐，别以出卖神家利益讨好外人为他工作就行了。

为什么要提拔、培养呢？一个人有领受真理的能力，有工作能力，也有负担，如果就让他做一个普通的信徒，也不加给他任何的担子，他的长进就慢，对各种人事物的分辨能力也差，不容易得着真理。如果

把这类人提拔起来，让他做一方面工作的负责人或者带领，加给他担子，一方面让他发挥他的特长，让更多的人得益处，带领更多的人能跟他一起尽快地进入真理实际；另一方面，对他个人来说，加给他的担子多了，他作的工作也就多了，工作的范围也就广了，那他的经历也就会相对多一些。……操什么心呢？学习分辨各类人，怎么扶持、供应各类人，怎么分辨各类人的情形，怎么能让各类人进入真理实际，操练解决各类人的难处以及工作当中遇到的各种难处。这样一来二去，他所吃喝的相关神话越来越多，他所能进入的真理实际越来越多，所能接触到的神所摆设的环境也会比其他人多。这是不是操练的机会？操练的机会越多，人长进得也就越快，人的见识就越多，经历就越广。……在训练期间，这个被培养的人就逐渐地掌握了对待各类人的原则，解决各类问题的原则，临到各类环境应该怎么处理的原则。这些收获是一个普通的信徒所经历不到的。

训练的目的、目标是什么？就是让人明白真理。明白真理的目的是什么？让人能够顺服真理，按原则办事，带领弟兄姊妹明白神的心意，也带领弟兄姊妹能够尽好本分，守住自己的本位，对本分有忠心，同时也能带领弟兄姊妹在尽本分的过程当中进入各项真理，性情有变化。这就是带领工人的职责，是带领工人应该达到的。一个带领工人明白真理了，他所带领的人也就明白真理了；一个带领工人能明白多少真理，他所带领的人也就能明白多少真理；一个带领工人在哪项工作当中掌握真理原则了，那他所带领的人也就在哪项工作当中能进入原则，进入真理实际。这就是训练带领工人的目的。因为所训练的带领工人比其他人有工作能力，素质相对好一些，所以训练他就对了。让他先明白真理原则，先进入真理实际，再通过他带领更多的人进入真理实际，让更多的人明白真理原则，这个方式怎么样？（好。）这类人没有高的学问，也不会出口成章，也不懂什么科技，不懂什么时事政治，甚至不太精通某一项业务，但是能明白真理，听了神的话能落实，会落实，能找着真理原则，能带领更多的人进入神话实际，持守住真理原则。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提拔、培养做带领的这一类人才。……能明白真理，能带领人进入真理实际，会分辨各类人，会解决人

的各类情形、难处，临到事有正确的观点、正确的态度，有信神、跟随神的人该有的观点、态度，不是不通灵的人，也不是假冒为善的人，不是唱高调、高谈阔论的人，而是有真理实际的人，这就叫人才。”（摘自《带领路线图》）

什么叫人才？“能明白真理，能带领人进入真理实际，会分辨各类人，会解决人的各类情形、难处，临到事有正确的观点、正确的态度，有信神、跟随神的人该有的观点、态度，不是不通灵的人，也不是假冒为善的人，不是唱高调、高谈阔论的人，而是有真理实际的人，这就叫人才。”这个人才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是神所要的人。在人看人才是什么？有恩赐的，在世界上比较吃得开的，能言善辩的。神不看你长相、不看你外貌，主要是看你临到事，有无正确的观点与态度，有无信神之人该有的态度、该有的观点。你得知道什么是人才，人才就是神所拣选的，神所要的，这叫人才。你知道神所要的了，你才有路可行。咱那天交通什么了？你能不能剩存下来取决于什么？取决于神的性情，神有喜、怒、哀、乐。如果你所做的是神所喜悦的，那你肯定是剩存下来的。如果你所做的是神所怒的，那你必定是灭亡的。如果在神那看你是个人才，你还用担心在灾难中活不下来吗？如果在神那边看你是抵挡神的人，那你说你能躲得过灾难吗？所以说，首先你得知道什么是人才，在你心目中得有一个标准，神说的人才跟咱以前看人才的标准不一样。我跟你说过什么呀？神不看什么呀？（不看人受苦多少，只看你有无真理。）其他人也对对号，什么是人才，来，再读一遍。“能明白真理，能带领人进入真理实际，会分辨各类人，会解决人的各类情形、难处，临到事有正确的观点、正确的态度，有信神、跟随神的人该有的观点、态度，不是不通灵的人，也不是假冒为善的人，不是唱高调、高谈阔论的人，而是有真理实际的人，这就叫人才。”我为什么要交通这个人才呢？我在这儿一直说什么是人才，神提到的这些要求、标准，每项咱是不是都交通过了？有没有没交通过的？我给你交通这个是让你重点看一下什么是人才，我让你重点看什么是人才的时候，我的心意是什么？刘志？（刘志：想让每个人都成为人才。）我想让每个人都成为人才，不要成为蠢才，我想让你们能

理解我的心意！你要能成为人才，那你就安全了；你要能成为人才，那你就进保险柜了。为什么呀？你想，在神那看你是个人才，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神要用你，神看着你是人才，神就要用你，神要用你，你还用害怕在灾难里存活不下来吗？还用担心吗？就不需要担心了！完全不需要担心了！你要想进保险柜，那你就得追求做一个人才，做人才难不难？

“能明白真理”，程飞，明白真理难不难？（程飞：不难。）老武，明白真理难不难？（老武：对我来说有点难。像遇到一些具体的事，在这方面找不到相应的原则。）先说明白真理，咱在这儿不是说你真正的得着真理了，就说你对真理有认识了，能领受了。就是你能够在字面上领受真理了，不是说你得着真理了。那你说明白真理简不简单？（刘志：简单。）为什么说简单呢？因为神现在交通的是给你掰开了说、揉碎了说。神现在不管交通哪项真理，是不是给你交通得特别细呢？而且给你都交通到了细节，细节上还又举例子，你稍有个领受能力就可以达到明白真理。不是你听不懂、看不懂，只不过是你没用心而已，没用心！也就是说明白真理这一项不是难题，咱有正常的理智，你就可以明白真理，神给了你明白真理的器官了，神说：“从起初到现在，唯独能与神对话的是人类，就是在所有的活物当中，在受造之物当中，能够与神对话的只有人类。人有耳朵能听、有眼睛能看，人有语言、有思想、有自由意志，人具备了能听得见神说话、能明白神心意、能接受神托付的所有条件，所以，神把他的心愿都寄托在了人身上，他想把人作成能够与他同心合意、能够与他同行的伴侣。”（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续编）》）你有眼睛、耳朵、大脑思维，神给了你这些了，如果你不用，那你就不可能明白真理。如果你不用这些，神怎么说呢？神说：“眼瞎，心瞎，这是假带领的两个特征。两只眼睛是挺大，却什么也看不明白，什么也看不懂，就是个睁眼瞎。心里对任何人、任何事都没有分辨，没有观点，看到任何事都没有判辨是非的能力，没有态度、没有看法、没有定义，这是严重的心瞎。”（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分辨假带领（五）》）你就是个

心瞎、眼瞎的人，那你就是睁眼瞎！你不用那没办法。能不能明白真理，就取决于你对待真理的态度了，看你愿不愿意往上够了。

“能带领人进入真理实际”，这个算不算很难？你不用带领多少人，你能把你自己所有的，你自己经历过来的，谈出来去带领人，行不行？刘志，你把神的荣耀给偷吃了呀！你说刘志是不是得了不少？他是不是应该用他自己的这些经历，把弟兄姊妹带领出来？可是刘志做得到做不到？（老武：刘志交通他的经历的时候，也谈他的败坏流露是怎么解决的，也交通呢。）刘志交通的时候有一个什么致命处呢？（老武：刘志刚开始交通得老好了，到后边谈着谈着就有点儿跑。）有点儿跑，跑什么了？（老武：光谈事儿了，没有谈解决的路途。）这儿说什么呢？“带领人进入真理实际”，也就是让你见证神。见证神让你谈什么呢？主体是让你谈神的心意、神的作工。而刘志谈的时候，主体是谈什么呢？“哎呀！我这里边有个什么东西，我这里边有个什么悖逆”，你把谈你的悖逆当成了主体。你在谈你的悖逆，见证神的时候，你应该是什么心情？刘志，你表达出来的，别人看见了以后是什么心情？（刘志：让人看见我有懊悔的心。）在你的交通中，能看见你有懊悔的心吗？（刘志：哟，我有一次懊悔的……）你听刘志说的这话，他说，“我有一次懊悔”，就是在说，你并不是在见证神，所以你才会说我有一次懊悔，有一次是在见证神。见证神是要把神见证出来，那谈你的败坏邪恶的时候，应该是简单明了，突出重点，更重要的是，你谈到你败坏的时候，应该是一种自责、恨恶。（刘志：你说这个我可有感悟啊！你要我谈见证神这一方面，我要是捋顺了之后，我能谈很多。因为我亲自得着了一些东西，这东西我得着了。）你得着了，但是你不愿意给别人，你得着了，但是你要衡量，我该交通哪个呢？我该重点见证神呢？还是该重点谈自己呢？刘志能给你谈什么呀？刘志真能谈出你的情形来，这是指什么说的呢？是指他经历过来了，他能看见你现在的情形，他能谈出你当时的心，他能谈出你的败坏。但他能不能谈出神的心意呢？（刘志：谈出神的心意来，那还不行。）我跟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刘志，说这个是什么意思？既然

你经历了，你知道了，你得见证神呢，不能总以见证自己为主，能听明白吧？（刘志：能听明白。）

今天咱一说刘志是个恶人啊！刘志听了这句话是高兴呢？还是痛苦呢？（老武：痛苦呢。）应该是痛苦、难受了吧？实际上他也有一点痛苦、难受，但是他还怎么呢？他还喜出望外，“我在外边怎么怎么”，他还要给你宣讲一番，当作一种享受。刘志，听明白什么意思了吗？（刘志：嗯。）给你揭露出来就是让你恨恶罪，你恨恶了没有？刘志现在认识了没有？认识了。但是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刘志能做到吗？刘志现在是看见了，“哎呀！我手中拿的就是强暴，就是恶道”，可他能放下手中的强暴吗？刘志，能放下吗？这是不是就得具体实施呢？（刘志：嗯，对。）可今天你的言行举止放下了没有？（刘志：有这些东西，在社会上遇一些事就可好办呢。）有这个东西呀，在社会上就可好办事呢！刘志不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刘志聪明，“我直接回答你的问题是什么？是抵挡。我间接地告你说，我手中的这些东西是有用的，我一时间不能放下，我拿着这些东西在世界上还是相当好办事的，你说这东西用不用放下？”刘志，你这是不是人才呢？刘志，这个社会、这个世界代表着什么？（刘志：代表着邪恶。）代表着邪恶，还代表着什么？还代表着灭亡，地狱！那你手中的这些东西它以后还有用吗？（刘志：没用了。）你要想有用呀！你就得下地狱用去。刘志，想让它有用吗？（刘志：不用不用。）咱能停止这一条路不走吗？能不能刹车呢？（刘志：能嘛。）哎呀！这个实在是难啊！刘志握在手里边一辈子了实在是难以放下。可是你把这个放下了就是脱胎换骨。（刘志：没有一辈子，六年的时间。）六年时间，可问题是你现在放不下呀！（刘志：放下了，我以前信全能神就是一直忍耐忍耐，后来把我开除了，我就火了，一下就爆发了。）刘志被开除了以后，“我终于释放自由了”！（刘志：那时候在教会里边这个说不敢碰，那个说不敢动。）跑到世界上了这就谁也敢动了。（刘志：这下好啦，因为我家亲戚多，我带上几个人，我到哪儿都觉得不算个事。）我在这儿说：“刘志，你该抛弃、该放下你手中的强暴，该远离恶道了！”刘志在这儿回味起来了，“想当年呀……”，那是

趣味无穷！你说吧，你这还能放下呀？想让刘志成个人才，真是费劲儿呀！

“会分辨各类人，会解决人的各类情形”，分辨各类人咱交通了吧？给了你个公式，有这个公式你是不是也就会分辨了？你得操练去用这个公式。老武，这个公式你记住了吗？什么公式？（老武：根据人的言语行为，看人的思想、观点，最后分辨人信神的看事观点。）分辨人就是从他的外表，言行举止能看透他的心思，这不就分辨了他了？你再伪装、再包装都能够分辨出来了。你根据这个公式去分辨人，刚开始你就是套公式，你先分辨三个、五个，慢慢习惯了，这样你就会分辨各类人了。“会解决人的各类情形，难处”，刚才说了，分辨各类人，看见他的心思了，看到他的态度、观点了，你根据他的心思，你是不是就知道他的情形了？他是处于一种消极情形，还是积极情形？是为神家着想了，还是另有存心、目的呢？这就是他的情形。摸着他的情形了，也就知道他的难处是什么了。咱今天解剖老常了，从他的这些言行举止、流露，看他的心思，也就看见了他的难处。他的难处是什么？经济困难，还有病。神交通的有几方面难处？八方面难处。这些难处是指什么呢？是指你生命进入上的难处。对待前途命运是一个难处，前途命运你不认识，前途命运总挂在心上，因着这些前途命运，你不能完全献上，这是不是一个难处？认识自己又是一个难处，认识自己各方面，因着自己的败坏性情，而你又不认识自己，你不能忠心尽本分，不能完全来到神家，这就是个难处。还有什么难处呢？还有个难处是对待真理的态度，人把信神当成了什么？当成了信仰，把神与话分割开了。所以说，人对待真理注重不注重？不注重，这就是说对待真理的态度这是个难处。神说让你做什么人呢？神说让你做个诚实人，让你做个有良心的善人。但刘志在这儿有什么难处呢？刘志觉得，这是基督说的话！但我在现实生活中经历出来的是什么？在世上善人就没有个存活之路，只有握起拳头，那才能是畅通无阻。刘志的这个“恶人亨通”的生存法则，是他经历出来的，已经在他身上成为一种生命了。今天神说出的话跟刘志自己的经历是打架的，他要想从自己的经历里边脱离出来，做一个善人，难不难呢？（难。）这就

是一个难处。那刘志的难处是什么呢？刘志的难处就是，怎么能放下手中的强暴，来做个善人，这就是刘志的难处。为什么他难呢？因为眼见为实，刘志他已经经历过来了，“我被开除的这几年，我带上人在外面，握着拳头，谁敢拦阻！”是吧？（刘志：嗯。）“这是我经历看到的呀！”你要让我一下子放下，依依不舍，他觉得放下以后没有出路。“你看我放下了吧！放下以后，桂芝欺负我，冬雁欺负我，我去倒水洗个脚也欺负我，你说我这活得哪还有出路呀！活得没出路了，我也不能掐脖子打架了，没办法了，和弟兄告个状吧，告了状以后，弟兄没有说他们，反倒把我说成了恶人”，这就是难处，要把你原有的观点都解决了。这是对待真理的态度，也就是对待神话的态度，对待神的态度。

还有哪些方面的难处呢？（刘志：贪恋肉体、情感、人际关系方面。）还有贪享肉体安逸方面，情感方面，人际关系方面、对待神的各种表现。第一个难处就是尽本分所涉及到的性情与实行真理的难处。为什么说这是难处呢？这是指你性情变化，尽本分作工中的难处，不是说你肉体安逸的难处。当问你还有什么难处呢？来说说，“呀！我还有十万块钱的债没还呢。呀！我孙子放学没人接”，这算不算难处？（刘志：不算。）“会分辨各类人，会解决人的各类情形，难处”，你认识了，能分辨出来了，那你再解决是不是就简单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临到事有正确的观点、正确的态度”，我在交通解剖老常的时候，我给你说出两个观点。一个就是我站在老常肉体利益上，站在他个人这边，来看他的心思，看他的这个观点、态度。他为什么消极、软弱，他为什么不作工，从外边看，他为什么懒惰，这是一个看事观点。然后我又把他带到一个信神之人该有的态度、观点里。什么是该有的？神是造物的主，你是受造之物，你是信神的，你把这个关系搞清楚了，那你再临到事的观点，就是你该有的正确的观点、正确的态度了。“临到事有正确的观点、正确的态度”，就好比说老常的贷款，你该有什么态度？正确的态度是什么？（刘志：现在就是走原子弹的路，你欠人的不要紧，但你不能欠神的。）首先你不能欠神的。你看扫罗和大卫，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

万，神定他们的罪了吗？在人来看，他是不是杀人恶魔呀？（嗯。）在神那边看呢？他们是敬畏神的。这就是人该有的正确的观点、正确的态度。“临到事有正确的观点、正确的态度”，好比说，刘志临到事了，在外边遇到难办的事的时候，刘志干什么呀？刘志要用拳头说话，在权力之下亨通，这是不是临到事的一个观点、态度？你这个观点、态度是什么？这就是一个邪恶的观点、态度。那正确的观点、态度是什么？正确的观点、态度，就是得有正常的人性。咱活出正常人性，诚信，和人之间凭诚信、凭良心，不能以恶治恶，这是不是一个正确的该有的观点、态度？所以刘志，咱不应该有那些观点、态度，有那些观点、态度应该感觉到羞耻、难受，不能是笑嘻嘻地还要宣讲一下。

“临到事有正确的观点、正确的态度，有信神、跟随神的人该有的观点、态度”，怎么就有了信神、跟随神该有的观点、态度了呢？信神、跟随神，这就是说，你得活出一个基督徒的形象。你既然信神了，你就该怎么？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那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你得有正确的态度、观点。咱就说老常和安新在那儿起争执了，你该有什么样的态度、观点呢？如果是世人的话，我在这儿就是个打工的，你们领导之间争执和我有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我可以不参与，这也不为过，我挣我的工资，我打一份工，挣一份钱。可是你是信神的，你是跟随神的，那这个事临到和在外邦打工临到事还一样不一样呢？（老武：不一样。）那就不一样了。摆在你面前的，这就是个功课。那你应该站在哪一边，该怎么做？这就需要你去分辨，咱是信神的就得有信神的体统。“我看看老常所做的这件事，是不是合乎神心意，是不是维护神家利益的”，站在正义的一边，“我得维护神家利益，我不能当老好人，我来这儿不能是搞个雇工与雇主的关系，我得维护神家利益，怎么能解决问题，怎么来，怎么能维护神家利益，怎么来。你们在这儿争执，我也解决不了，我也说不清楚，那我怎么呀？我亲自跑一趟，我去深入了解看看到底是咋回事。神家的事就是我的事，我虽然不是带领，但在这儿涉及到神家的事了，人人有责！”有没有咱的责任？扶油瓶、除狗屎，这就是一个信神之人该有的

态度，该有的一个观点。你要是在世上就没有这些扶油瓶、除狗屎了，因为那不是信神，就不需要管了。世人说什么了？“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是吧？你在神家维护神家利益就不是了。在神家来看，虽然说这不是你的本职工作，但从这儿也看见了你不维护神家利益，看见了你信神的观点、态度，你觉得神家的事跟你没关系。所以说，你没把你自己看成是神家中的一员，这个能转过来吧？（刘志：老武昨天晚上说，咱去说人家，人家能听咱的吗？）你不管他听不听，现在不要求结果怎么样，而是要看什么？要看人临到这件事的态度与观点，因为神看的就是人的态度与观点。（刘志：有的时候也不好办，他们那边是要守住原则，这边是维护环境，两边打的全是正义的旗号，人都不好分辨。）眼睛、耳朵、思维是不是该发挥功用了？这就是让你去分辨，让你去认识。第一个你得去分辨，如果都是维护神家利益了，只不过是考虑的角度不同，那接下来你是不是得在中间说和呢？你要是不在中间说和，他俩在那儿吵，你就在这儿听着、看着，看他俩谁能吵过谁呀！那借着这个环境是不是又把你显明了？“不是不通灵的人，也不是假冒为善的人，不是唱高调、高谈阔论的人，而是有真理实际的人，这就叫人才。”

交通带领路线图（七）

“那提拔、培养这些人的目的是什么？同样也是让这些人在尽本分的过程当中，在作具体工作的同时针对性地掌握神家所要求的原则；在掌握这些原则的同时，操练进入这些原则；在操练进入这些原则的过程中，人不知不觉地被训练、被规范，操练放下己意，矫正错误、谬妄的世人的观点，放下一些幼稚的想法，对信神有偏见、有观念、有想象的东西，等等这些。当然不管怎么说，在操练的过程当中还是为了让人逐步地明白真理，学习顺服，学习进入各项真理实际。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逐步地掌握真理的原则，知道什么是实行真理、什么是信神、什么是尽本分，最终逐步地明白怎么做才能达到合格地尽本分，怎么做才是一个信神的人该做的、该明白的，等等这些都是在人被提

拔、使用之后逐步进入的。人逐步进入的过程就是被培养的过程，被培养的过程其实就是人操练进入真理实际的过程。……同样，提拔从事业务工作的这些人的目的、目标，也是为了让他们更快地进入真理实际，更好地、更准确地掌握真理原则。能掌握真理原则，进入真理实际，这就是神家所提拔、培养的人才。这类人才指什么？就是指在喜爱正面事物、能吃苦付代价、领受不偏谬、不是恶人的基础上达到了明白真理原则，进入真理实际，能够顺服神了，顺服神家安排了，有点敬畏神的心了。这就是所说的第二类人才。”（摘自《带领路线图》）

咱刚才说的那个人才是哪类人？（刘志：带领。）是做带领的，是吧？这是第二类人才，第二类人才和前面第一类人才有什么区别？第一类人才是什么呢？第一类人才能够明白真理，能给人解决问题，因着他有正确的观点，所以人家就有真理实际了，这是一个合格的带领。那第二类人才呢？“就是指在喜爱正面事物”，就是能主动往上够，但他有真理实际了没有？没有。“能吃苦付代价、领受不偏谬、不是恶人的基础上达到了明白真理原则”，达到明白真理原则，这是个过程，他具备真理实际了没有？他并没有具备。这儿说什么呀？他只要不偏谬、只要能吃苦耐劳，那他就能达到明白真理原则。就好比刘志，刘志现在缺乏什么？刘志喜爱不喜爱正面事物？（老常：喜爱。）刘志喜爱正面事物？老常，你就拍马屁吧！（刘志：咋能不喜欢呢？不喜爱正面事物能跑到这儿？那跑到这儿是干啥呢？）刘志不愿意让别人说他不喜爱正面事物。程飞，刘志是不是喜爱正面事物的人？（程飞：他是喜欢邪恶的人。）他是喜欢邪恶事物的人。什么是喜爱正面事物的人？人家能够主动寻求，追求往正面事物上走的人，那叫喜爱正面事物的人。既然是喜爱正面事物的人，那他肯定就是恨恶邪恶反面事物的人。刘志，你恨恶邪恶吗？（刘志：稍微恨恶一点。）恨恶的话，怎么一涉及你利益的时候，你的那拳头就举起来了？（刘志：我那时候的领受是我要行使正义，效仿美国，一个庞大的团体，到哪都行使正义。）你看刘志，信了神了还有庞大的团体，你说这要当上带领不就是个敌基督呀？（刘志：社会上庞大的团体，

有一伙人嘛。）在神家允许你有一伙人吗？（刘志：在世上的时候嘛，当时我就那么领受的。）不管你在世上不在世上，你喜爱正面事物就是喜爱正面事物，你不喜爱正面事物就是不喜爱正面事物。在社会上喜欢搞一帮人，那是谁了？黑帮。（刘志：我家姊妹也是信神的，那也是暴脾气，哪儿不顺踩哪儿！）刘志三句话不离本行，刘志是要告诉你什么了？“我不仅是山寨王，我还有山寨王的夫人！”老常还告诉我说刘志是喜爱正面事物的人，老常，你是考验我呢？看看我有没有分辨能力？

刘志如果是喜爱正面事物的人，应该是什么表现呢？谈起他老婆来应该是咬牙切齿！这就证明刘志是喜爱正面事物的人。（刘志：人家是有正义感。）什么是正义感？你认为的正义感是正义感吗？（刘志：人家现在能维护神家利益。）你看你这个表现，我问你什么是正义感，你正面回答了吗？你追求正面事物吗？你喜爱正面事物吗？（刘志：喜爱嘛。）你要是喜爱正面事物，我在问你的时候，你为什么跑题，不正面回答？（刘志：喜欢正义，向往光明。）刘志是把喜爱正面事物挂在了嘴上，他老想掩盖事实。神说：“撒但表面仁义道德，实质凶残邪恶。”（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续编）》）你看刘志在这里说，“我喜爱正面事物”，刘志，真实认识一下自己，你喜爱正面事物吗？（刘志：喜爱。）真的喜爱吗？（刘志：咱向往正义，向往光明。）我就暂且相信你说的是真话，以前的一笔勾销，我看看你是怎么喜爱正面事物的。安新让你干什么了？“刘志，先放下碗，咱赶紧把这个东西抬一下”，你去吗？这是不是正面事物？（刘志：是嘛。）你喜不喜爱？（刘志：没认识到，认识到了就喜爱。没认识到的时候就说“咱吃了饭再抬可不可以？这个事情这么急？要是吃了饭能耽误事，那咱现在就抬”。）如果安新让陆山抬一下东西，陆山会不会有这个表现？说不说这句话？（刘志：陆山不说。）为什么不说？（刘志：陆山人家要表现了嘛。）陆山表现，你就不表现表现？（刘志：我要做真实的自己，我是啥就是啥，我不表现，我不做那假人，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一个陆山就把你给定罪了。（刘志：咱不那么做，咱得一方面真理。）意思是陆山得不上真理？（刘志：他得不着真理，他

那是伪装，他说什么了？“人家让抬咱就抬嘛”，我说你这不是真顺服，你这是迫于无奈，你这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人家安新叫我抬呢，我不抬不行”。）我今天又发现了刘志的一个问题，刘志所付的一切代价，他是有存心目的的。刘志说他喜欢正义、喜爱正面事物，首先这话是不成立的，是吧？你们看见什么了呢？刘志的言行举止已经告诉人了，刘志是为什么服务呢？他是为冠冕服务的。看到了吗？不管怎么样，刘志是让人高举他、认同他、承认他，他是奔着这个目标来的。刘志说什么呀？“我这个人坦诚，我吃饭的时候，我说不去就是真的不去，一是一，二是二。陆山他要去呀，他是表演、他是表现，我绝对不表现。他表现呀，他得不着真理，我不表现呀，我能得着真理。我是怎么得着真理的呢？安新给我说这个话呀，我不接受，我抵触。我抵触完了以后，我和弟兄姊妹就有了可交通的了，你看我败坏吧，看我邪恶吧。我一谈我败坏、邪恶，你们看我会交通吧，我会进入吧。陆山呢？人家一叫你你就去了，你谈什么呀？”（刘志：人家也能谈嘛。）陆山谈什么呀？（刘志：他也能谈自己为了脸面伪装着顺服，也能谈嘛。）你们今天看见刘志的邪恶了没有？刘志相当的邪恶呀！他完全颠倒黑白，反的说成正的，正的说成反的。刘志本来是什么流露呀？不维护神家利益，宝爱肉体，是吧？他反过来把这个宝爱肉体，不接受真理说成了什么呀？“我这能得着真理，我是自然流露，我这是敞开。陆山实行真理了，我不承认，陆山他是伪装。”（刘志：咱不知道人家的存心嘛。）刘志的大脑相当的滑，你刚才还说人家陆山是伪装。（刘志：咱是猜疑。）你为什么要猜疑？（刘志：老师，你听一下我的分辨，陆山顺服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他伪装，另一种可能是人家维护神家利益背叛肉体，实行真理。我就是直接不愿意就是不愿意。）你们看到刘志追求冠冕有多么严重了吗？为了自己得着冠冕，你看绕了多大的圈呢！把自己的败坏说成是自然流露，他对自己的存心不进行分辨、认识，也没有怀疑、疑惑。但是对陆山呢？“你别看他默默无闻、勤勤恳恳，你得解剖他，他里面有没有存心？他里面有两个问题。”（刘志：他不外乎就是这两种情形。）你为什么说他有两种情形呢？你不就是想踩在陆山的肩上显得你更高？（刘志：……）好了，不表演了，表演结束了，刚才你在弟兄姊妹面前表演了一下，你并不是喜爱正面事物的人，是不是？如果你是喜爱正面事物的人，我在交通这些的时候，你会不会再站起来

表演一把，还振振有词？（刘志：我不是喜爱正面事物的人，喜爱正面事物的人立马就能背叛肉体，就能顺服，但我里面还有一个天然的性情，天然的个性。）刘志邪恶着呢，要让你当带领，你还要把人屈打成招了。以后安新用人就不好用了，再要用陆山干什么活，陆山还得看看刘志在不在，刘志不在他才敢去，刘志要在，他不敢去了，因为刘志在又得解剖半天。你们说刘志究竟有没有素质？陆山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做法，刘志都能分出两种情形来，临到自己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能吃苦付代价、领受不偏谬、不是恶人的基础上达到了明白真理原则，进入真理实际，能够顺服神了，顺服神家安排了，有点敬畏神的心了。这就是所说的第二类人才。”第一类人才是一个合格的带领，那第二类人才呢？第二类人才是可以培养的人员，这个人员可以培养他，他有东西没东西？什么也没有，但他能够接受、能够顺服。根据这个来看，你说能不能培养刘志做带领？老武，能不能？（老武：……）老武吓得不敢说话了，老武犯难了，心里想，“这咋说呢？我说了，回去以后刘志咋对我了？”老常，刘志是不是第二类人呢？能不能培养刘志做带领？（老常：按神话说不能培养。）还强调一下按神话说，你看了神话了，你就不能说一句自己的领受看法？还非得说根据神话说！看来刘志的拳头就是起作用，吓得两个人谁也不敢说实话，老武不敢吭气，老常还得说一个什么？按神话来说不能培养。“刘志，你可不要恨我啊，是神话说了，可不是我说的”，老常，是这个意思？（老常：我是根据刘志的表现，对照神话说的。）根据他的什么表现？（老常：他不会去顺服正面的事物，他不能接受别人提出的合理的建议，还是我字当头，持守自己。）刘志听见了没有？老常说你什么了？（刘志：不能接受别人提出的合理建议。）程飞，你说说刘志是不是第二类人选？（程飞：不行，他老注重那些邪恶的东西，不注重正面的东西。）周月，你说说。（周月：他不接受别人的建议，老持守自己。）青山，你怎么认识的？（青山：他很难接受正面事物。）很难接受正面事物。刘志，听见大家对你的意见了吗？（刘志：嗯，听见了。）听见有什么感受呢？你刚才说你喜爱正面事物，

我再问你一次，你喜爱正面事物吗？（刘志：喜欢嘛。）喜欢……那不喜爱正面事物该怎么办呢？（老常：应该恨恶自己，背叛自己。）他不喜爱正面事物可能恨恶吗？你不喜爱真理，你可以追求真理。刘志，现在让你当带领，让你负责了，可是你又达不到这个可选人选的标准，知道什么意思了吗？大家都看着你了，都盯着你了，如果你不喜爱真理，不喜爱正面事物，但你能够追求正面事物，追求真理，往上够，那是不是也可以呀？大家就盯着你了，看你怎么把握这次机会。

“不是恶人的基础上达到了明白真理原则，进入真理实际，能够顺服神了，顺服神家安排了，有点敬畏神的心了。”刘志听见这句话了吗？有点敬畏神的心，你有没有敬畏神的心？（刘志：有点儿。）老常，刘志有没有敬畏神的心？（老常：没有敬畏神的心。本应该是高举神、见证神了，但从他的实际活出上、流露上、言行举止上看不到这些。）程飞，刘志有没有敬畏神的心？（程飞：没有。我看到他说话就是放荡的那种表现，想说啥就说啥，没有敬畏神的心。）青山，谈谈。（青山：他没有敬畏神的心，总是高举自己，不高举神。）没有敬畏神的心。咱在这儿聚会了，刘志把聚会点当成了什么？神作工结束完了，要把人操练到什么程度呢？要求人达到什么标准？神说：“当初，以色列人在圣殿里直接事奉耶和华，他们的身份是祭司（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祭司，只有一部分在圣殿里事奉耶和华的是祭司的身份），是佩戴耶和华赐给的华冠（就是他们按着耶和华的要求做的华冠，并不是耶和华直接赐给他们），身穿耶和华赐给的祭司袍光着脚在圣殿里直接事奉耶和华，从早到晚。他们事奉耶和华不是随便乱做、乱闯，都是有规矩的，任何一个直接事奉耶和华的人都不能违背，都得按着这规矩来，否则不能进入这圣殿之内。”（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应效法以色列人的事奉》）神要让人像以色列人事奉耶和华一样，身穿祭司袍，头戴华冠，像在圣殿里一样。咱今天聚会呢，聚会场所就是敬拜神的场所，就是在圣殿里了，在圣殿里你是什么表现呢？刘志，今天还不是老武给你交通，是我和你交通了，你是什么态度呢？（老常：不当回事。）轻慢、藐视、戏弄、目中无神！刘志，

你有没有这些成分？是不是在戏弄我呢？刘志，咱们前三个月聚会的时候，你有今天这个表现吗？（刘志：我今天说啥了？我觉得没有什么表现。）你给我讲了一下午“道”了。老常，刘志是不是给我“讲道”呢？你看见了什么？实话实说。（老常：刘志把自己当成主导，他不是按着你交通的思路往下走，而是根据他的喜好，说他的那一套。）要把他自己见证出来！刘志，我在这儿给你交通的是神话，我是把你带到神话里边去。你呢？你知道神话的意思，你不愿意面对，反过来你按着你的那一套，想把我带到你的情形里面去，把你所认为的灌输给我。你在这儿又说“我在哪哪哪怎么了”我字当头！我在这儿给你见证的是神的话，你见证的是你的话，你和我抢话题，刘志，你把我当谁了？你把我当作你的小弟了！当作哥们了！我说刘志把我当成小弟了，这句话过分不过分？（不过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交通的时候刘志能不能听进去？（程飞：听不进去。）刘志听不进去就开始怎么呢？“我当年怎么怎么，那一次我怎么怎么”，刘志说给谁听呢？（程飞：说给你听了。）说给我听了。那黑社会老大给小弟们讲道的时候是不是这话呢？“当年谁谁谁当书记的时候，我怎么怎么”，是吧？让你谈认识自己了，谈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了，谈你的经历认识了，你谈的是啥呀？在我面前给我上邪恶的课，是不是把我当成你的小弟了？刘志，我说这话能认识到吗？刘志，我说这话重吗？这是不是实情？（刘志：有点儿吧。）我在这儿还刹不住你的车，堵不上你的嘴呢！你把我当作你的小弟了，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个就是你说话的言行举止流露出来了，第二个就是你在我面前谈的那些东西。你为什么谈呢？是不是觉得我不知道啊？“你没有领受过，我告你说我当年怎么怎么，我不和你说你知道吗？”这就是黑社会老大带小弟们了，你给我就是这种感觉。再念下边吧。

“作为一个人，你不应该喜爱正面事物吗？你喜爱点正面事物就是金子了？就要发光啊？你喜爱点正面事物就代表你有真理了？有真理才叫发光，没真理那叫发光吗？事实上，一个受造之物什么真理也不明白，具备点人性，具备点领受真理的能力、素质，并不代表天生就有真理了，人没真理。人性正直也好，善良也好，这都不是真理，那只

是正常人性该具备的品质。所以，别提要发光的事。那什么时候能发点光亮呢？什么时候人能说出约伯那句话了，‘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伯 1:21），这时候人算是有点儿光亮了，活在光中了。当你能用你所具备的真理实际，能用你所明白的真理供应、扶持、带领他人，能把他人带到神面前，带到真理实际里，能让人顺服神、敬拜神，那个时候才是一个人能发点光的时候。

神家培养的各类人才，没有超然的天才，就是普通的败坏的人，只要能接受真理，能听话顺服，有一定素质，就在神家破格被提拔、培养。所说的破格被提拔、培养就是神的高抬，是给你机会，让你来到神面前接受神的操练，接受神的带领，接受神对你的培养、训练，让你在这个期间尽快地进入真理实际，能够准确地掌握真理原则，达到活得有人样，达到能合格地尽本分。这就是神家所说的人才，一点也不高大上，就是明白真理了，有真理实际了，不胡作非为了，做事不凭观念想象了，严谨、认真、负责任了，有点儿真心了，能付点代价了。”（摘自《带领路线图》）

咱看了神话再来看这件事就看见刘志太邪了。“作为一个人，你不应该喜爱正面事物吗？你喜爱点正面事物就是金子了？”什么意思？喜爱正面事物是作为一个人该有的，是应该做到的，是吧？而刘志呢？他喜爱正面事物吗？他不是喜爱正面事物的人，但他反过来还要把自己树立成一个喜爱正面事物的人，还要发光，还要成为金子，从里到外纯粹都是假的。刘志你说你邪不邪呢？太邪恶了！先把自己树立成喜爱正面事物的人，然后再发光、再炫耀。你现在还不是喜爱正面事物的人呢，就即使你是喜爱正面事物的人，你就发光了？就是金子了？这是不是神对人的一种质问呢？喜爱正面事物不等于你具备真理了。“你喜爱点正面事物就是金子了？就要发光啊？你喜爱点正面事物就代表你有真理了？”喜爱正面事物和有真理有什么区别？那什么是喜爱正面事物？你愿不愿意追求真理呀？（愿意。）没有一个人说他不愿意追

求真理，那这愿意追求真理是不是一个喜爱呀？那喜爱等于有真理了吗？（不等于。）喜爱正面事物是你对正面事物有个向往，出来一个正面事物和一个反面事物，你能站在正面事物这一边了，但这不等于你就具备真理了，这仅仅是指你能为正面事物说一句公正的话了。“有真理才叫发光，没真理那叫发光吗？事实上，一个受造之物什么真理也不明白，具备点人性，具备点领受真理的能力、素质，并不代表天生就有真理了，人没真理。”这句话就阐明了，一个受造之物什么真理也不明白，只是具备点人性，这是不是有正常人性了？（嗯。）有了正常人性。刘志，你具不具备正常人性？（刘志：具备吧。）还具备吧，你就不嫌脸红！刘志一说就是，“我这人坦诚、敞开”，坦诚吗？面对邪恶事物的时候相当坦诚，面对正面事物的时候就开始掩盖、隐藏、露不出头脚了，不敢正面面对，不敢对自己有个正面的评价。刘志，你具备正常人性吗？不具备还得带点疑问，“具备吧？”刘志这个是什么表现呢？一般人说话是谦虚了，是吧？（嗯。）“我有我也不敢承认说有，不敢在真理面前瞎作妖，有不敢说有，明白不敢说看透”，刘志呢？我没有就敢说有，有点儿认识就敢说看透，这是不是狂妄的表现？这具备正常人性吗？具备正常人性，一是一、二是二，做诚实人，坦诚，正确对待自己。

咱去医院看病去了，刚开始只是透视检查一下，医生看了你的透视化验单说你很可能得癌症了，你该怎么对待？那就得取样化验确认。什么是取样化验呢？根据你的言行举止拿神话跟你一一对号了，这就是取样化验。医生说你这个人有癌症了，你该怎么对待呢？（老常：那得赶紧去治疗。）该去检查，该去进深一步检查，取样化验，确认。刘志得癌症了，你说刘志会说什么呀？“我没有得癌症，我这是水泡”，他去取样化验吗？他坚决不去化验，那结局会是什么？（死亡。）那你说作为一个信神的人，你应该是去取样化验呢？还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是不是该有的态度呢？刚才说什么了？追求真理的、喜爱正面事物的。你说喜爱正面事物的人该怎么办？喜爱正面事物的人允不允许自己身上有癌细胞？只要你说我身上有癌细胞，我立马化验确认，如果有就割了它。因为你喜爱正面事物，喜爱生命，你

不允许这个要命的东西存在身上。你跟刘志说，“你身上有个癌细胞”，刘志说什么？“我这不是癌细胞，这是白细胞、红细胞”，刘志，这就是你的表现。那你说你追求的是什么呢？“事实上，一个受造之物什么真理也不明白，具备点人性，具备点领受真理的能力、素质，并不代表天生就有真理了，人没真理。”我一说刘志，刘志就是“你给别人交通吧，还老想给我交通”，所以在我说话的时候，刘志老想把我带到他的话题里边“溜达”一圈。刘志现在有什么想法？咱上次交通过定时炸弹爆炸了吧？祭司弟兄两次提起外国人要拥入中国，交通了吧？（嗯。）就在这最后时期，根据你的表现定你的命运、归宿、结局。刘志，听懂这话的意思了吗？你还要戏弄我！我看你还要戏弄我到何时呢！嘻嘻哈哈没有个正经。刘志等到聚大会的时候你会干什么呢？等聚大会的时候刘志是不是想当讲师啊？那等聚大会的时候刘志是不是就报废了？（嗯。）

“所以，别提要发光的事。那什么时候能发点光亮呢？什么时候人能说出约伯那句话了，‘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伯 1:21），这时候人算是有点儿光亮了，活在光中了。”什么是活在光中了？（老武：对神的主宰有真实认识的时候。）对神的主宰有真实认识，对神的心意有真实认识，而且能作出响亮的见证！那就是活在了光中了。能把神的心意从你嘴里表达出来，这就活在了光中。老常，你什么时候就活在光中了？你有什么表现就可以证明你活在光中了？你能够把神的作工见证出来就活在光中了。你的疾病，你的环境，站在人一边来看，是什么？是不是都是祸患？让人看了都是消极软弱的，可是我给你交通了以后，你的病痛是什么呀？（老常：是神的保守。）是神的保守、是神的爱、是神的公义！神兴起不合你观念的事显明你，是让你认识自己。周围人把你的言行举止能告诉我，是好事还是坏事？（老常：好事。）在你来看是好事还是坏事？（老常：在我来看是坏事。）“这是谁又抓我的把柄，去告我的状了呢？”谁告你状，你恨谁。可是如果没人告你的状的话，他就是看出来你的问题他不去说，你自己也看不见，我也不知道，那你会有认识吗？在人来看都是坏事，换个角度站在神一边看，都是神的奇妙作

为，都是神的主宰安排，一切都是神在作！人对神都是误解，人来信神，就是来解决人对神的误解，看到神的奇妙作为。当你把神作在你身上的，你都能表达出来的时候，这是不是就是见证神了？这是不是就发光了？人做过效力者，作过衬托物，今天又做了子民，是不是？（嗯。）你愿意作衬托物吗？你说刘志愿不愿意作衬托物？（不愿意。）刘志是“打死我也不愿意作衬托物，我老想让别人给我作衬托物”，老想把他自己衬托出来，你说多邪恶吧！什么是衬托物呢？衬托物该怎么作？说说。（认识自己的污秽、败坏、邪恶，衬托神的公义圣洁。）用自己的邪恶败坏来衬托神的公义圣洁。以后传福音见证神呢，怎样见证神呢？就见证神是怎样作在你身上的，神是怎么拯救你的？在拯救的过程中神是怎么借着环境来显明你、熬炼你、试炼你？怎样审判刑罚你？你在审判刑罚中是怎么得着神爱的？把这个都能一一见证出来，这就发光了！借着实行真理来代替自己的过犯，老常，有信心吗？（老常：有。）

“神家培养的各类人才，没有超然的天才，就是普通的败坏的人，只要能接受真理，能听话顺服，有一定素质，就在神家破格被提拔、培养。所说的破格被提拔、培养就是神的高抬，是给你机会，让你来到神面前接受神的操练，接受神的带领，接受神对你的培养、训练，让你在这个期间尽快地进入真理实际，能够准确地掌握真理原则，达到活得有人样，达到能合格地尽本分。这就是神家所说的人才，一点也不高大上，就是明白真理了，有真理实际了，不胡作非为了，做事不凭观念想象了，严谨、认真、负责任了，有点儿真心了，能付点代价了。”刚才咱看了有几类人才呢？一个是做带领的，一个是可以培养做带领的。那这个呢？第一句话就说了“神家培养的各类人才”，这个还是不是带领了？不是了，这又是一类人了，是吧？各类人才的要求是不是就低了？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了。“没有超然的天才，就是普通的败坏的人，只要能接受真理，能听话顺服”，咱刚开始说的是能够喜爱正面事物的人，是吧？就是能够主动寻求真理，那就是喜爱正面事物的人。那这儿说的呢？“只要能接受真理，能听话顺服”，这个能接受真理是达到什么程度了？就是别人给你说出来、修理对付你时你能接

受。用不用你主动寻求呀？（老常：不用。）不用你去主动寻求。当带领的要想解决别人的问题，你得先解决自己的问题。所以说，你先主动寻求解决，要求不高了。“只要能接受真理，能听话顺服，有一定素质”，有一定素质指什么？（老武：能听懂神的话。）有一定素质就是能听懂神的话。“就在神家破格被提拔、培养。”什么是破格呢？你够不够选用的标准？（老武：不够，达不到。）达不到，所以叫破格提拔使用。那你说让老常当带领是不是破格提拔呀？今天又让刘志当带领，负责了，太破格了！连这个基本的标准都不够。“所说的破格被提拔、培养就是神的高抬，是给你机会”，是高抬你，是给了你一个机会。“让你来到神面前接受神的操练，接受神的带领，接受神对你的培养、训练”，刚才说的是带领，现在说的是各类人才。

刘志的代号是什么呢？（驴总。）驴总！驴里边的总。刘志，这算不算高抬？（刘志：算高抬。）为什么说高抬？（刘志：还是个总嘛！）让你带领弟兄姊妹干活了，咱今天都没有这个素质，没有达到这个标准，神说：“将那些墨守成规的‘虔诚’的信我之人都从污鬼手中抓回来规规矩矩地‘伺候’我，来做我的牛、做我的马任我宰杀。”（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们的人格太卑贱！》）就是神说的，抓回来是让你当牛做马干活了。但是让你做个“总”了，训练你、培养你，这就是个高抬。“让你在这个期间尽快地进入真理实际，能够准确地掌握真理原则，达到活得有人样，达到能合格地尽本分。”培养训练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时候让你能尽快进入真理实际，为什么要尽快呢？就为了你能够准确掌握真理原则，达到活得有人样，达到能合格地尽本分。这个各类人才有什么人才呀？你说喂J的算不算人才？（算。）神说让人都能尽上功用，不怕你素质差，只要你愿意，能全人尽本分，就给你尽本分的机会，如果你不能全人尽本分，那就打发回原教会了。所以说你今天就是喂个J、喂个G，都是神的高抬。怎么看这个高抬？刘志，你今天当驴是不是神对你的高抬？（刘志：是。）怎么高抬了，实际一点儿。（老常：有机会跟神的经营挂钩。）跟神的经营挂钩。神话怎么说的？“所说的破格被提拔、培养就是神的高抬，是给你机会”，给你这个机会就是高抬，“让你来到神面前接受神的操练”，刘志

为什么能得着这么多呢？还不是因为解剖得多啊！为什么解剖得多？还不是因为在这儿当驴当的时间长啊！你要是不当驴能有机会被解剖吗？这就是个高抬。高抬是要干什么呢？培训、培养、训练。“让你在这个期间尽快的进入真理实际”，刘志，为什么要尽快的进入真理实际呢？一方面是让你当驴总了，你如果不尽快进入真理实际，那你以后怎么帮助他们呢？你帮助不了他们，你就当不了总了，你就不是驴总了，你就是个驴了。第二个呢？是因为神作工结束完了，大灾难马上要降下，当大灾难降下的时候，你的归宿就定了！当灾难降下的时候，你再追求说“我性情变化呀”，还管用吗？（刘志：不管用。）神说：“我关心的仍是你们每一个的所作所为与所有表现，以此来定规你们的结局，不过我仍要声明的是：那些在患难中并未对我有丝毫忠心的人我是不会再施怜悯的，因为我的怜悯仅至于此。”（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当为你的归宿预备足够的善行》）神定你的结局是根据你在患难时期所站的见证。当灾难降下了，患难时期结束了，你的结局就定了。为什么这样说呢？灾难降下就是神发烈怒的时候，神发烈怒的时候就是神公开显现的时候，神公开显现了，也就是患难时期结束了，人都来敬拜神了，你说还有患难吗？所以这个时候考试结束了，你的结局就定了。也就是说从现在到灾难降下的这一段时间，你的表现就决定你的结局了，所以说让你尽快地进入真理实际。

刘志，我一直和你交通，你一直是嬉皮笑脸，耍着，刚硬着。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要再见证自己了，你见证自己将来得来的都是祸！见证自己习惯了，等人们都来寻求真道的时候，大聚会的时候，你又开始见证自己了，那就彻底报废了。报废代表着什么？你多年来当驴的功劳全部抹杀了。刘志，你老怕自己成为效力者，如果你执迷不悟，顽固地这样走下去，那最终你还是会成为效力者！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神的作工？是神的不公义？（刘志：自己不追求真理导致的。）是不追求真理吗？是你太能高举自己了！是你高举自己胜过了高举神而得罪了神！是你在与神争夺神的荣耀而触犯了神！你计划白干吗？计划做效力者吗？这个做效力者是神在利用人吗？这个搞清楚了吧？是不是神在利用人？（刘志：不是，是自己不追求。）是你的

顽固持守导致的！“让你在这个期间尽快地进入真理实际，能够准确地掌握真理原则”，什么是真理呀？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当你能准确地掌握真理原则的时候达到什么果效了？你就有点人样了。刘志不再高举自己了，而是开始见证神了，那就有点儿人样了。老常也不走犹大的路了，能背叛自己，见证神了，这是我的期盼！但不知道你们对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信心。“达到活得有人样，达到能合格地尽本分。这就是神家所说的人才，一点也不高大上，就是明白真理了，有真理实际了，不胡作非为了”，你说刘志胡作非为了没有？（老武：按着自己的意思做就是胡作非为。）今天下午刘志做了多少胡作非为的事？刘志的胡作非为和老常的胡作非为一样不一样？（老武：一样。）都是胡作非为，但是他们表现出来的还不一样，也就是各有各的功课。“做事不凭观念想象了，严谨”，严谨，刘志，什么意思？（刘志：严肃、谨慎。）刘志，你说你今天把我当作小弟，严谨不严谨？（刘志：不严谨。）“严谨、认真、负责任了，有点儿真心了，能付点代价了。”刘志，我看你接下来怎么做呀！

422 真渴慕神的人神不丢弃

人若真能放下对神的奢侈欲望向神回转，那还会得着拯救的机会，人若真有渴慕神的心，神是不会丢弃人的。人得不着神不是因为神有情感，不是因为神不愿让人得着，乃是因为人不愿意得着神，人没有迫切寻求神的心。哪有一个真心寻求神的人得到神咒诅了？哪有一个理智健全、良心敏感的人得着神咒诅了？哪有一个真心事奉神、敬拜神的人被神烈怒之火焚烧了呢？哪有一个甘心顺服神的人被神踢出神家之外了呢？哪有一个爱神爱不够的人活在了神的惩罚之中了呢？哪有一个甘心为神舍弃一切的人而一无所有了呢？人若真有渴慕神的心，神是不会丢弃人的。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性情不变化就是与神为敌》

交通第八十篇（二）

我揭露解剖人的时候，有时是边说边笑给他揭露解剖的，这和打仗时揭露人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打仗的时候我揭露解剖的态度是严肃的，而我在这揭露解剖你的时候是含着笑容的，可有的人就把我的揭露解剖不当回事，更严重的是，他觉得我揭露解剖他是对他的爱。揭露解剖也可以说这是我对你的一种爱，可是他觉得我越揭露解剖他，我就越爱他。（这就是把悖逆当资本。）为什么越揭露有的人，他胆子反而越大？他在别人面前说“弟兄揭露解剖我呢，弟兄揭露解剖你了吗？给我吃小锅饭呢，给你吃小锅饭了吗？”现在扭转一个观点，是因着爱你才揭露解剖的吗？什么人才揭露解剖？揭露解剖的是什么？揭露解剖的是你的悖逆、是你的罪。可他把揭露解剖当成了对他的一种爱，这是不是对神的一种亵渎？只能说成这是一种偏得，但不是真正的爱。“非得把你从无底坑里拽出来，重新接受我的烈怒的惩罚（恨恶到极点），看你还往哪逃，把我的正常人性与我的完全神性切开是我最最恨恶的。”我对他的揭露解剖是因着我站在了神的一边看事，那他应该是看见他触犯神的性情了，他看见自己触犯了神的性情，他不是胆怯、害怕，他不是悔改，反而当成了资本。更甚至还有人犯了罪了，说“你解剖我吧！爱咋地咋地，你不就是能解剖吗？你解剖吧，我就是这样了”，这是什么态度？咱以前交通过放下，我解剖她麻木不仁的时候，她是该干啥干啥，她不搭理你，等她发作完了，就说，“你解剖吧！”，这是什么性情？这就是神说的话，“你戏弄我啊！”人太邪门了，你揭露解剖她两次以后，她敢在众人面前说“你看弟兄只解剖我，不搭理你们”，然后她下次就有意作恶，让弟兄解剖她，说“你看，又解剖我了，不解剖你吧！”这叫邪门。揭露解剖是把你从无底深坑拽出来了，可拽出来的同时，神流露出来的是什么性情？是怒！是惩罚！

“忠心为我的有福了，也就是定真我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自己的人有福了，我必加倍祝福，使你在我的国度之中永享美福，这也是羞辱撒但的最有效的方法。”“忠心为我的有福了”，什么是忠心？神怕咱听不懂，告咱说“也就是定真我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自己的人有福了”，什么意思？刚才咱们一直围绕着一个话题，你只承认神的正常人性，却不相信神的完全神性。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你信还是不信？如果你相信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那你做什么事就能接受神的鉴察。当你接受了神鉴察的时候，你就相信了基督所发表的话就是神所发表的话，也就是相信了基督的神性。当你相信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才会检查你自己的心思意念，当你能检查你自己的心思意念的时候，会有什么结果？你一检查你自己，你还敢作恶吗？你检查自己的同时，你是不是就摸着了神的心意？找着了该走的路？“也就是定真我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自己的人有福了”，怎么有福了？不是说神祝福他了，而是因着他相信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他做什么事情就必须检查自己，他就害怕，他就不敢放荡！既然你在神面前不敢放荡，对神有敬畏，那你得来的肯定是福。所以神说“定真我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自己的人有福了”，公义不公义？公义。而且是什么？“我必加倍祝福”，有福了，是指什么？因着人的本性，能相信神的神性，加倍祝福意味着什么？神加倍地开启、光照、引导你！这就是神的祝福，不是给你资产。“使你在我的国度之中永享美福，这也是羞辱撒但的最有效的方法。”神为什么这么作？一方面是公义，一方面是羞辱撒但的最有效的方法。为什么这么说呢？撒但的特性是什么？（诡诈。）诡诈，对谁也信不来，对神的话他自然也信不来，你信不来你就得不着。所以让你看见，老实人，人都看不起的人得着了真理。聪明人，世上有句话怎么说的？（聪明反被聪明误。）反过来啥也没得着，这叫“羞辱撒但的最有效的方法”。神为什么这么作？就为了打败撒但。一个是公义，一个是为打败撒但。“也就是定真我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自己的人有福了”，咱在HN解剖那些人的时候，看见那些人那么胆大，他相信神鉴察人心肺腑吗？不相信，所以，他们到现在连一个谬种的文章都分辨不清，这就看见了神公义，就用这个来羞辱他。小丹，2012年信的神，信神时间短，而他们1999年就信神了。小丹2012年才信的神，就能看出来这是邪灵、敌基督，指着进入的鼻子说她就是邪灵、敌基督，人家就敢说这句话，能分辨清楚，他们反而还认为进入是众长子，你说差在哪？

羞辱撒但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让2012年才信的新人把他羞辱了。借着一个“众长子”的谬论一显明，2012年的新人都能分辨清那是谬种、谬论，可几个多少年的老信徒都还分辨不清，甚至咱这儿还有分辨不清的。咱再从大的方向来看，咱相信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所以说即使咱被开除出去，但是咱相信“咱信的是神，信的是神的话，神定人的结局是根据人的表现，而不是根据带领的言论”，所以今天神把假带领、敌基督揭露出来以后，他们进入了刑罚之中。到最终让所有人看见，什么人有福了呢？“但你们不要太着急上火，都有我的时间，若没到我预定的时间，差一秒也不行，我作事准确有节奏，不乱抓，从人看，我并不着急，稳如泰山，但你不知道我是全能的神自己吗？不要太急，一切都在我手中。一切一切早已预备好，都在急不可待地等着为我效力。整个宇宙世界从外面看乱作一团，但在我看却有层有次。”外边咱就不用看了，咱家里边是不是也是乱作一团？你从家里边看见是乱作一团，但是，神说有层有次。现在乱作一团是因着什么？咱之前打仗没能守住原则，这些人不完全是打进来的，还有的人是哄进来的，那国度里也不能要哄进来的，所以神还得洁净。那就得兴起一帮迷惑人的，把一些不信派、没分辨的人赶出去。所以说，“从外面看乱作一团，但在我看却有层有次。”怎么有层有次？神作的洁净的工作和成全的工作是同步的。现在他起来表演了，你把他揭露出来了，把他淘汰了，同时在揭露他的过程中，咱的认识、分辨增长了，是不是生命增长了？咱生命增长的同时把他们处理出去，洁净了，这就是有层有次。

“我给你们预备的只是让你们享受，知道吗？不要插手我的经营，我要叫万国万民都能从我的作事当中看见我的全能，我要叫万国万民因着我作事的奇妙而称颂、赞美我的圣名，因我说过我作什么事都不是没有凭据的，而是充满我的智慧、我的能力，满载着我的公义、威严，更满载着我的烈怒。”祭司弟兄两辑讲道交通里说什么了？外国人要拥入中国。神现在又把假带领、敌基督交通出来了，同时又交通了一个“素质”，把素质也交通出来了，眼看这个谜底就要揭开了。这个谜底一揭开以后，在教会的敌基督，他会甘拜下风吗？能撤出历史舞台

吗？不可能，那他也就开始了伪装、冒充。咱听说教会里的人就等着外国人进来了，就等着坐这个交把椅了。（教会里的人说："咱九十九步都走了，就差这最后一步了。"）就差外国人来"敬拜"他们了！"我要叫万国万民都能从我的作事当中看见我的全能，我要叫万国万民因着我作事的奇妙而称颂、赞美我的圣名"，所以说，外国人必须得拥入中国。你把神的作工见证出去，再让他们看看神是怎么洁净教会的，硫磺火湖是在哪儿，然后神是怎么焚烧的，让他们大开眼界，这都是神的作为。"从我的作事当中看见我的全能"，这是不是全能？神话说："当我扬场之时将这些稗子都扬尽，之后，将麦粒归入仓内，将那扬出来的稗子放在火里焚烧成灰。现在我的工作仅是将所有的人都打成捆儿，即彻底征服，之后再开始扬场，以便显明所有人的结局。"（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论到"信"，你怎么认识？》）神要检验工程，所以还要有假的再出来，让人去找真的，咱这边在见证的时候，同时就把所有信神的人也给检验了。"我要叫万国万民因着我作事的奇妙而称颂"，这一路走过来才感觉到神作得太奇妙了，出国的人就更感到奇妙了，他们认为：我出了国了，我好不容易逃脱了大红龙了，可现在又把我送入虎口。韩国政府要遣送他们，大红龙想尽办法要把他们遣送回国，他们不回，结果神的话一发出，人家自己就又回中国了，这就是奇妙之处。"奇妙而称颂、赞美我的圣名。因我说过我作什么事都不是没有凭据的。"神说："到那时你们闯下塌天大祸，残局又由谁来收拾呢？"（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背叛（一）》）所以说，神必须得离开厨房，退居二线，让他们来大显身手，他们闯下塌天大祸以后，让他们再来看，这是谁闯下的呢？狐狸、狼闯下的！抓住证据了！"什么事都不是没有凭据的，而是充满我的智慧、我的能力，满载着我的公义、威严"，又有智慧、又有能力、又有公义。神喜欢的是诚实人，神要诚实人掌权，让诡诈人中了自己的诡计。二十年前告你说让诡诈人中了自己的诡计，你信吗？不相信。经历到今天，就教会的人现在他也不相信，"我怎么能中了诡计呢？我还在这个位子上坐着了，你看外国人进来找谁"。"满载着我的公义、威严，更满载着我的烈怒。"他们那位子好坐不好坐？如坐针毡呀！下面的人是要分辨他呢，神话说："让其民众起来反叛它。"（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二十八篇》）神一直交通假带领、敌基督，下面人把他看得一清二楚，他是坐也坐不住了；大红龙

还在那儿盯着他，要抓他坐监呢；咱在这边还要偷羊呢；外国人还要拥入中国，还得给人家预备吃喝呢，你说他头疼不头疼？（内外交困、焦头烂额。）“听了我话马上醒悟的人必蒙我的祝福，必蒙我的保守、看顾，必不遭受刑罚之苦，而是享受天伦之乐，知道吗？”你在我身上看见什么了？看见我有没有受苦？我是得到祝福了，还是受到苦了？神给我摆的环境，他们都咒诅我出门被车撞死、断子绝孙，结果咒诅了以后，第二年才有了孩子了。没有断子绝孙，却有了子孙了。有人对我不服，不服什么？人家是为了神的作工撇下一切，献上青春，不结婚、没孩子，结果我是啥也有，我还要坐这个位子，所以他就不服，咱看神话里怎么说的，“必不遭受刑罚之苦，而是享受天伦之乐”，这是神的公义。“知道吗？苦是直到永远的，而乐更是直到永远，而且都是从现今开始接受。”咱就不用说假带领、敌基督了，就说那些诡诈人、墙头草、老好人，在教会里面受迷惑的，现在他们是不是正在苦中？他们跟随假带领，他们仰望的那个殿倒塌了，他没主子了，成了流浪狗了。而且他还听了他们的假带领的话，论断过咱们，你说他该怎么走这条路呢？效力者、忠心效力者是没有生命的，是不通灵的。

“你是苦呢，还是乐呢，那就看你认罪的态度了，究竟你是不是我预定拣选的对象”，前面是给的条件，后面是关键，“你针对以前所说过的话应自己心里有数，骗了人，你骗不了我”，你是不是拣选的？如果你是拣选的，你就省察你以前和神发过什么誓，你守住你的誓言了没有，这是一方面。我给你举个例子，就好比今天，寒浩演了个什么戏？“你针对以前所说过的话应自己心里有数”，寒浩，你和小区带领反映问题的时候怎么说的，说了没有？（寒浩：之前说过。）说了以后，你的心思是什么？你反映了问题以后跟进了没有？你是不是为了神的作工？你今天再说这个话的时候，你的这个心思和当时的心思一样不一样？（寒浩：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当时你跟小区带领反映了问题了，没给你处理，然后你又和他说了一次？说了没有？（寒浩：没印象了。）你之所以没印象，就证明你没有“土豆土豆，我是地瓜”，你肯定没有这样，如果你这样了，你就不会没印象，这就证明你

也没有跟进。（寒浩：……）咱现在是说你当时说这句话的存心是什么，你存心是要到那边打仗去了，没有住的地方，那你就会郑重其事地说："我到那边打仗去呀，我没有住的地方，你给我安排住的地方。"他如果没有答应你，那就得催，"土豆土豆，听见了没有？"当时你跟进了没有？当时你没有跟进，那你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你是当一句什么话说的？当作作工的话说呢？还是当作闲扯的话说呢？还是当作应付的话说呢？这是不是就把你说话的存心暴露出来了？如果当时你是按作工的话说的，那你就是要去那边作工，如果你是这样的存心，那你应该是不达目的不罢休。那你就应该是，"土豆土豆、地瓜地瓜"。如果你这样说了，然后他有意回避，或者不处理，你今天再把这个事拿出来说，那你就是求真求细的人，那你就是对工作负责的人。如果当时你没把这个当作工作上的事来做，你只是闲扯了一句话，一句话带过，你也没有跟进，而你今天来到这儿了，又把它搬到桌面上，你说你和小区带领说了，他没有给你安排，你现在把它当作一件正事来办，这就成了刚才的那句话，成了卖弄了。也就是说你现在说这个话的态度和你当初说这个话的态度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了，这就成骗了，不诚实了，所以就借着这件事来看这话，"你针对以前所说过的话应自己心里有数，骗了人，你骗不了我。"你是求真求细作工还是应付糊弄作工，还是作表面工作？是不是神知道？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应付糊弄，你是做在人前的，那就是戏子；你要是子民的话，你就做在神前，你就经得住神的鉴察。所以神说，"你针对以前所说过的话应自己心里有数，骗了人，你骗不了我。"诚实人的诚信是不是在这儿就体现了？

"我预定拣选的对象，从现在开始我就大大祝福了，我没预定拣选的对象，从现在开始我就狠狠地刑罚，这是我给你们的印证。"什么意思？就是说，对诚实人是一个态度，对诡诈人又是一个态度。咱今天交通了一个主要话题是人对待神的正常人性和完全的神性的态度。如果说你看见基督的神性了，神和你说的话，不应付糊弄，做诚实人，这是不是成了你的座右铭了？做什么事要经得住神鉴察，那你就不会应付糊弄，就不会欺骗神。你不会欺骗神，那神就高抬你、恩待你。如果

你欺骗神，那神也“应付”你。“我预定拣选的对象”，神预定拣选的是什么人呢？诚实人。正常人性和完全神性不能分割，今天神虽然道成肉身了，但他依然是神，他口中的话、人、灵是一，不能分割。你不分割了，那你就是预定拣选的对象，你分割了，那你就不是预定拣选的对象。“从现在开始我就大大祝福了”，现在能感觉到吧？在咱这里是不是诚实人掌权？你越是诡诈人越显明。HN那边特别明显，在这儿咱也能看见。原子弹见证出来了以后，你看原子弹，她是不是因着她的诚实而走到了今天？像罗艳所作的工作，可以说是应付糊弄吧？你做带领怎么能应付糊弄？这就是个对比。“我预定拣选的对象，从现在开始我就大大祝福了，我没预定拣选的对象，从现在开始我就狠狠地刑罚，这是我给你们的印证。”罗艳今晚睡不着觉了，这环境也是一个刑罚。咱说SJ是原子弹，她说她心里害怕了，你说她心里高兴不高兴？谁不愿意做原子弹？神的祝福还有人不愿意要的？“从现在开始我就大大祝福了。”在咱这儿让你看见了，在我身上是不是得着祝福了？（嗯。）这个祝福指什么？在神话里面能看见，能明白神的心意，能明白神话中的奥秘，这就是大大的祝福。“我没预定拣选的对象，从现在开始我就狠狠地刑罚”，更明显的就是咱今天交通的硫磺火湖，扔在硫磺火湖里焚烧的，是不是就是狠狠刑罚的对象呢？墙头草、老好人还在原教会里面，敌基督、假带领他们是如坐针毡，下面跟随他的人呢？什么感觉？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他跟随的是谁？所以就是狠狠地刑罚。“这是我给你们的印证。”什么是印证？你在神话上越看越明白，前面的路是越来越清晰；而被刑罚的人呢？看见他的归宿越来越渺茫，不仅是渺茫，而是看到死亡，看到神的烈怒、惩罚，看到神对他的定罪、咒诅、惩罚，灾难将降下，他们是惶惶不可终日。这两个表现就是给你们的印证，让你去看，谁是神拣选的，谁不是神拣选的，是不是就分开了？这是给了你一个印证。“现在得到祝福的无疑是我所爱”，为什么让人找得胜者呢？因为得胜者是神所爱的。“得到刑罚的，那也不用说是我没预定拣选，清楚了吧！也就是说，现在得到的是我的对付，是我的严厉审判的话语，那你在我心目中已被我恨恶、厌憎，是我丢弃的对象”，现在谁是丢弃的对象？现在神审判的是谁、对付的是谁？假带领。“若得到的是我的安慰，是我生命的供应，那你已被我占有”，这不是说有一点圣灵作工了，而是被神占有了，程度不一样了。咱在神话里面得着了开启、光照和神话里的一些奥秘，

这就是得着了一个生命的供应。“那你已被我占有，是我所喜爱，这些你从我的外表根本看不出来，不要精神失常喽！”这句话该怎么经历？这里有两个，一个是神所恨恶、厌憎、要丢弃的；一个是神所占有的、神所喜爱的。那神在这儿所说：“这些你从我的外表根本看不出来”，这个“看不出来”是指什么说的？咱看神话就是一边看一边揣摩。“现在得到的是我的对付，是我的严厉审判的话语，那你在我心目中已被我恨恶、厌憎，是我丢弃的对象。”也就是说，神所恨恶、厌憎、要丢弃的对象，是你肉眼能看得见的，是公布于众的。“若得到的是我的安慰，是我生命的供应，那你已被我占有”，这个是人看不见的。圣灵在谁身上作工，占有谁你能看见吗？肉眼是看不见的。“是我所喜爱，这些你从我的外表根本看不出来”，从神的外表根本看不出来。神现在作什么？揭露解剖假带领、敌基督，对他所喜爱的众长子毫不提起。有些人一直说“为什么神不说？祭司弟兄也不说？”神话是不是告你了？“这些你从我的外表根本看不出来，不要精神失常喽！”好了，打仗的时候又有一个武器了。他们要问：“为什么神不说，祭司弟兄也不说？”你就拿这些话告他说：“神只和你说，神所厌憎的、恨恶的、丢弃的。但神所喜爱的，你从神的外表根本看不出来。你想看看众长子在哪呢，你休想！你不要精神失常喽！”他们去外边找去了，到最后假的众长子就出来了，“众长子在这儿呢，众长子在那儿呢”，他们就认为众长子肯定是从带领里边出来的，如果他要从带领里边出来，那就是假的众长子出来了，咱就得去打他，你怎么打他？他们说，“你看人家从什么时候做的带领，神作工结束了人家还是带领，你说人家是不是众长子？”咱说什么？“是神所喜爱，这些你从神的外表根本看不出来，不要精神失常喽！”能看出来的肯定是假的，那是模仿，把这个武器拿好了。他们一直想从神那边要个答案，神一直不给他们。“我的话是针对每一个人的实际光景，你们以为我是信口开河？我想说啥就说啥？断乎不是！”咱们经历到今天，才感觉到神的每一句话都是意味深长。你要不经历这些事的时候，你看神的这些话，就感觉神说话是东一句西一句，你就不知道神说的是啥。也就是，神说，“你们以为我是信口开河？我想说啥就说啥？断乎不是！每一句话都隐藏着我的智慧，只管对我的话定真就是了。”刚才那句话就是隐藏着神的智慧，就告你说，神爱谁、神喜欢谁、神占有谁，圣灵在谁身上作工，从外边看不出来。这就是“每一句话都隐藏着我的智

慧，只管对我的话定真就是了。”为什么要定真神的话呢？因为神有完全的神性实质。

“在很短的时间内，寻求真道的外国人就进来了，那时你们就目瞪口呆了，那时就一切都成了，丝毫不在话下。”这是不是与咱现在作工的步伐对上号了？祭司弟兄告咱说，外国人要拥入中国，现在寻求真道的外国人将要进来。“那时你们就目瞪口呆了”，为什么目瞪口呆了？外国人进来是要干什么？外国人人家不是糊涂跟随的，人家是来考察真道的、是来分辨的，看谁能把神的奇妙作为给见证出来。“那时你们就目瞪口呆了”，你说那时教会的人是不是就该目瞪口呆了？“那时就一切都成了，丝毫不在话下。”咱现在是不是正要准备作这工作呢？现在把教会里边的这些所有观念，全部给他总结起来、解答出来，人手一份。外国人进来是不是和这些人的观念也是一样的？所以咱每个人人手一份，他碰到谁，谁都能给他见证，还在话下吗？这就“丝毫不在话下”，神作工难不难？“不知道我是全能的神吗？听了我这话你们就踏踏实实地相信了，是不是？我不作错事，我更不说瞎话，知道吗？所以我一再强调让你们快快接受我的训练，去带领牧养他们，知道吗？我就是借着你们去成全他们，更重要的是借着你们显明我莫大的神迹奇事，就是在人所看不起的人中拣选了一班人来彰显我，来荣耀我名，来替我操持一切，来与我一同作王掌权。”教会的带领是不是早就想这些了？“借着你们显明我莫大的神迹奇事”，神迹奇事怎么说的？话语成就一切，不在于人怎么做。你说教会带领是三级机构培育的，管用吗？在麦地里面神也能成全人！“所以说我现在训练你们是世上最大的经营，是人做不到的奇事。”今天让你去一线尽本分，你怎么呀？“看孩子了，走不开，出不了远门”，这叫不识抬举、不识高抬。神怎么说了？“所以说我现在训练你们是世上最大的经营，是人做不到的奇事。我就要借着成全你们把撒但扔在硫磺火湖、无底深坑，把大红龙彻底摔死，永远不得翻身”，这话怎么体验？神说：“建造国度是众长子的本分，也是我的本职工作，即指我经营计划中的一条。”（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一百一十三篇》）神怎么带领教会，也要让你怎么带领教会。所以神现在在作什么工作？什么是真带

领？从外边看，是让你分辨、认识假带领，实际上神是在带领着你怎么做一个真带领。这就是“我就要借着成全你们把撒但扔在硫磺火湖”，假带领、敌基督在那表演完了，他怎么作恶的，神把这些都交通出来了。什么是假带领？什么是敌基督？什么是神所恨恶的？让众长子看见，也就是告诉众长子，你不能走这条路，你要是走这条路就是拆毁神的经营。借着把撒但打入无底深坑、硫磺火湖，让众长子，长子能看见，应该怎么带领众教会，怎么带领神选民。所以说，那边洁净的同时，这边成全，同步的。“我就要借着成全你们”，神怎么说的？“再看看教会的各级带领工人，多数人都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当了官之后就成了官僚，就不务正业，躲清闲，怎么安逸、怎么舒服就怎么活着，丝毫没有良心谴责，简直是不可救药！一看有些人尽本分的态度，尤其是假带领这些人对待本分的态度，这么交通真理还是无动于衷，没有丝毫悔改的意思，良心连动都不动，我一看这些人没良心，不是人啊，我就考虑还交不交通这些真理了？用不用交通得那么具体了？我用不用受这个苦了？说这些话多不多余啊？琢磨琢磨还得说，这些话虽然对于那些没有丝毫良心理智的人不起任何的作用，但对于一些真心花费，虽然素质差点，愚昧一点，但尽本分有真心、有忠心的人是有用的。”（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分辨假带领（四）》）神是为了成全这些人才讲的道，在成全这些人的同时，神把假带领、敌基督扔在了硫磺火湖、无底深坑。

“把大红龙彻底摔死，永远不得翻身，所以说一切被扔在无底深坑的对象，都是大红龙的子孙，我已恨恶到极点，这些我都已作成，你们没看见吗？凡是不忠心的、搞弯曲诡诈的都已显露出来。”咱今天找见位置，你现在在哪个位置？你在国度呢？还是在无底深坑呢？还是在硫磺火湖呢？接受修理对付的是接受国度操练的，不接受的那你就是在无底深坑里、硫磺火湖里。你接受的是国度的操练，但并不是说你已经在国度里了。“凡是不忠心的、搞弯曲诡诈的都已显露出来。而骄傲自大、自是、张狂的人是天使长的后代，是最典型的撒但，都是我的仇敌，是我的对头，我非得把它们一个一个地处罚，方才解我心头之恨，我一项一项地作，一项一项地解决。”HN的这件事，是不是相当

于一项一项地作，一个一个地解决？因为他们不相信神的神性实质，他们胆大妄为，神就蒙蔽了他的眼，也就是说，他就掉进了无底深坑里了。因为他活在了无底深坑里，什么也不明白，所以就啥也敢做。等他做了以后，把他的罪状宣布了以后，他就从无底深坑进了硫磺火湖了。进了硫磺火湖里，如果有人有悔改，那就是神话说的："因着人的掺杂太多，所以我才将人丢在火炉里燃烧，但并不是将人都烧干净尽，而是从中提炼精品，以便供我欣赏，因我要的是无杂质的精金之物，不是有杂质的污秽之物。"（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三十九篇》）这就是洁净人的过程。咱不要想着硫磺火湖是惩罚人了，不要了，众子民都得下硫磺火湖！不经硫磺火湖哪来的精金之物？不要急着说，"他们进硫磺火湖了，我就没进硫磺火湖"，按宗教界的属灵术语来说焚烧成灰了，有的人烧成灰了，有的人就烧成精金之物了。

再看一下《作工异象 一》神说："约翰为耶稣作了七年的工作，到耶稣来的时候他把路已经铺好了，在这以先，各处都听他所传的天国的福音，犹太全地遍满他所传的福音，他们都称他为先知。当时希律王想杀约翰又不敢杀，因为约翰在众百姓中威望很高，杀了约翰，他害怕众百姓反对他。约翰作的工在众百姓当中有根基了，犹太人都信服他，他为耶稣铺路七年，直到耶稣尽职分开始，所以，他是先知中最大的一个。他下到监里之后，耶稣才开始正式作工，就在约翰以先，没有一个先知是为神铺路的，因为在耶稣以先，并没有神道成肉身的先例，所以，到约翰为止的先知，只有约翰是为神所道成的肉身开辟出路的先知，这样，约翰就成了旧约到新约中最大的先知了。约翰在耶稣受浸前七年开始广传天国福音，他作的工作在人来看大于后来耶稣的作工，但不管怎么样，他只是一个先知。他作工、说话也不进圣殿，而是在圣殿以外的各乡村，当然，是在犹太民中间，尤其是在那些贫苦的犹太民中间，他很少接触上层社会的人物，只是在犹太平民中广传福音来为主耶稣预备合适的人选，预备合适的作工之地。有了他这样一位铺路的先知，主耶稣来了就可以直接开展他的十字架道路。神道成肉身作工不用作选人的工作，也不用自己亲自寻找人或寻

找他的作工之地，他来了不作这工作，在这以先早有合适的人来为他预备了。在耶稣作工之前，约翰把这工作早已都作好了，因为道成肉身的神来了作工，就是直接作他的工作在那些早已等待他的人身上。他来了不是来搞人的工作或是来搞人的整顿工作，他只是来了尽他当尽的职分，其余的事与他毫无关系。约翰来了就是从圣殿里、从犹太民中带出一班接受天国福音的人，好作为主耶稣作工的对象。约翰作了七年的工，也就是传了七年的天国福音，在他作工期间，他所行的神迹并不是很多，因为他的工作就是铺路，是作预备的工作，在这工作以外的、耶稣要作的工作与他毫无关系，他只是让人认罪，让人悔改，给人受浸，让人因而得救。虽然他作了新的工作，也开辟了前人未走过的路，但他仅仅是为耶稣铺路的，他仅仅是一个作准备工作的先知，他并不能代替耶稣的工作。虽然耶稣并不是第一个传讲天国福音的人，而且是接续约翰踩出来的路的，但他的工作无人能代替，他所作的工作大过约翰。他不能自己预备自己的道路，他作的工作是直接代表神的。所以，不管约翰作了几年的工，他仍是一个先知，仍是一个铺路的。耶稣作了三年的工作超过约翰作的七年的工作，因为他们作的工作的实质并不一样。耶稣开始尽职分的时候，也就是约翰的工作结束的时候，这时，约翰所预备的人、所预备的地方已足够主耶稣使用，也足够主耶稣开展三年的工作了，所以，约翰的工作刚作好，主耶稣就出来正式开始作工了，约翰所说的那些话就都废去了。因为他作的工作只是为了过渡，并不是能带领人有更新的长进的生命之言，他说的话毕竟是暂时有用的。”（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作工异象 一》）

看了这段神的话，有什么想法？神说：“神道成肉身作工不用作选人的工作，也不用自己亲自寻找人或寻找他的作工之地，他来了不作这工作，在这以先早有合适的人来为他预备了。”众长子出来作工的时候要把管家一脚踢出去，是吧？咱只看到一个管家，从整体来看神作工的步伐，教会建造是为国度建造铺路的。国度建造开始了，教会建造就结束了。那祭司弟兄作的是什么工作？祭司弟兄是来建造教会的，祭司弟兄告你说，作工结束了，同时，这边神交通说审判刑罚才正式开

始。也就是说，教会建造完了，国度建造正式开始了。那你现在看见了什么？祭司弟兄建造教会是不是就是为国度建造而铺路的？咱不敢去想、不敢去认识，你只敢说教会的带领工人。在神的作工中准确去认识，众长子是谁？是神的本体。他不是来建造教会的，他是来建造国度的。你现在再看，咱现在作的是什么工作？是不是就另眼相看了呢？原来对自己作的这个工作还有点看不起，甚至还有点心灰意冷。“看人家教会，三级机构，神承认，祭司弟兄承认，咱这儿谁承认呢？”去外边作工的时候，就能交通这篇话。所以也就有了祭司弟兄现在的话，外国人要拥入中国。拥入中国干什么呀？卷土重来，重新开始信神。审判刑罚的序幕拉开了，国度建造开始了，审判刑罚的时代正式开始了！我给你们说了这个了，你再看的时候咱就不用再交通了，你再看的时候味道就不一样了。你可以把这一小段读一下。“神道成肉身作工不用作选人的工作，也不用自己亲自寻找人或寻找他的作工之地，他来了不作这工作，在这以先早有合适的人来为他预备了。在耶稣作工之前，约翰把这工作早已都作好了，因为道成肉身的神来了作工，就是直接作他的工作在那些早已等待他的人身上。他来了不是来搞人的工作或是来搞人的整顿工作，他只是来了尽他当尽的职分，其余的事与他毫无关系。约翰来了就是从圣殿里、从犹太民中带出一班接受天国福音的人，好作为主耶稣作工的对象。约翰作了七年的工，也就是传了七年的天国福音，在他作工期间，他所行的神迹并不是很多，因为他的工作就是铺路，是作预备的工作，在这工作以外的、耶稣要作的工作与他毫无关系，他只是让人认罪，让人悔改，给人受浸，让人因而得救。”“约翰来了就是从圣殿里、从犹太民中带出一班接受天国福音的人，好作为主耶稣作工的对象。”约翰是为耶稣铺路的，那祭司弟兄呢？祭司弟兄带出了一班接受全能神教会的人，好作为神的下一步工作，也就是众长子建造国度的作工对象。约翰作了七年工，祭司弟兄作了十几二十年工。“在他作工期间，他所行的神迹并不是很多，因为他的工作就是铺路，是作预备的工作，在这工作以外的、耶稣要作的工作与他毫无关系，他只是让人认罪，让人悔改，给人受浸，让人因而得救。”那祭司弟兄作的是什么呀？每份工作安排下来的主体是什么？福音，为国度建造预备人选。国度建造开始的时候，在国度门口放了块大石头，这块石头又开始拣选人，这次是最彻底的一次淘汰，最后一次淘汰，大批人要退去，让你看见有大批人要

退去，就是选的这一批人里面，有大批人要退去。“虽然他作了新的工作，也开辟了前人未走过的路，但他仅仅是为耶稣铺路的，他仅仅是一个作准备工作的先知，他并不能代替耶稣的工作。”虽然说全能神教会的工作也是前人未走过的，但仅仅是一个教会建造。国度建造，审判刑罚才正式开始。他仅仅是为后期众长子建造国度而铺路的，仅仅是作了一个准备的工作，并不能代替众长子建造国度的工作。这一下把建造国度给抬起来了，在你心中也不一样了。嘴上说“众长子，神的本体”，在你的心目中，神的本体在哪儿呢？总是想对比对比，“祭司弟兄大呢？还是众长子大呢？”作的工作不一样，咱今天也不比大小，只不过是在你心目中要有个认识。“虽然耶稣并不是第一个传讲天国福音的人，而且是接续约翰踩出来的路的，但他的工作无人能代替，他所作的工作大过约翰。”咱不说“谁大于谁”的这个话，而是各尽功用、本分不同。咱领受到哪儿，咱说到哪，说话保守一点，不要让人抓住把柄。“他不能自己预备自己的道路，他作的工作是直接代表神的。”众长子作成以后，他所作出来的是不是直接代表神的？“他不能自己预备自己的道路，他作的工作是直接代表神的。所以，不管约翰作了几年的工，他仍是一个先知，仍是一个铺路的。”

78　神早将一切都为人预备好

1　忠心为神的有福了，也就是定真定真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自己的人有福了有福了，神必加倍祝福，使你在神的国度之中永享美福，这也是羞辱撒但的最有效的方法。但你们不要太着急上火，都有神的时间，若没到神预定的时间，差一秒也不行，神作事准确有节奏，不乱抓，从人看，神并不着急，稳如泰山，但你不知道神是全能的神自己吗？不要太急，一切都在神手中。

2　一切一切早已预备好，都在急不可待地等着为神效力。整个宇宙世界从外面看乱作一团，但在神看却有层有次。神给你们预备的只是让你们让你们享受，知道吗?不要插手神的经营，神要叫万国万民都能从神的作事当中看见神的全能，神要叫万国万民因着神作事的奇妙而称颂、赞美神的圣名，因神说过神作什么事都不是没有凭据的，而是充满神的智慧，充满神的神的能力，满载着神的公义、威严，更满载着神的烈怒满载着神的烈怒。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八十篇》

交通第八十篇（一）

神说："每件事都要借着与我有实际的交通，方能得到开启、光照，灵里才能踏实，否则就是不平安。现在在你们中间最严重的病就是把我的正常人性与我的完全神性分割开来，而且多半人都是注重我的正常人性，好像从来就不知道我还有完全的神性，这是亵渎我！知道吗？你们的病就这么严重，若不赶紧挽回，必遭我手的击杀。我前一套（装得像正人君子，又谦卑又忍耐），我后一套（完全是一个伪君子，放荡不受约束，随意想干啥就干啥，拉帮结伙，搞独立王国，想背叛我），瞎眼！睁开你那被撒但蒙蔽了的眼睛，看看我究竟是谁！不知羞耻！不知道我的作事奇妙！不知道我的全能！为基督效力却不拯救的人，都是指谁说的？不认识自己是哪一种角色！还乔装打扮到我面前卖弄你的风姿，贱人！我要把你从家中踢出去，我不使用这样的人，因我没预定拣选他。

我说到作到，作恶的不要害怕，我不亏待任何一个人，都是按着我的计划、按着我的公义作事，因为作恶的人从创世以来就是撒但的后代，所以我就不拣选他，这就是所谓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在人看不透的事，而在我一切都是显明，没有一点隐藏，也许你能瞒过少数人的眼睛，获得不少人的信任，但到我这，就不那么容易了，最终也难逃我的审判。人的眼光才有多大，把眼目前的事能看透一小部分，也算是有能耐的人了。而在我却是一切亨通，没有一点拦阻，因为一切都在乎我的操纵摆布，谁敢不顺从我的操纵！谁敢打岔我的经营！谁敢对我不忠不孝！谁敢对我不说真话，而是谎话连篇！都逃不出我忿怒的手心。即使是你现在甘拜下风，甘愿受刑，进入无底深坑，那我也不轻饶你，非得把你从无底坑里拽出来，重新接受我的烈怒的惩罚（恨恶到极点），看你还往哪逃，把我的正常人性与我的完全神性切开是我最最恨恶的。

忠心为我的有福了，也就是定真我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自己的人有福了，我必加倍祝福，使你在我的国度之中永享美福，这也是羞辱撒但的最有效的方法。但你们不要太着急上火，都有我的时间，若没到我预定的时间，差一秒也不行，我作事准确有节奏，不乱抓，从人看，我并不着急，稳如泰山，但你不知道我是全能的神自己吗？不要太急，一切都在我手中。一切一切早已预备好，都在急不可待地等着为我效力。整个宇宙世界从外面看乱作一团，但在我看却有层有次。我给你们预备的只是让你们享受，知道吗？不要插手我的经营，我要叫万国万民都能从我的作事当中看见我的全能，我要叫万国万民因着我作事的奇妙而称颂、赞美我的圣名，因我说过我作什么事都不是没有凭据的，而是充满我的智慧、我的能力，满载着我的公义、威严，更满载着我的烈怒。

听了我话马上醒悟的人必蒙我的祝福，必蒙我的保守、看顾，必不遭受刑罚之苦，而是享受天伦之乐，知道吗？苦是直到永远的，而乐更是直到永远，而且都是从现今开始接受。你是苦呢，还是乐呢，那就

看你认罪的态度了，究竟你是不是我预定拣选的对象，你针对以前所说过的话应自己心里有数，骗了人，你骗不了我。我预定拣选的对象，从现在开始我就大大祝福了，我没预定拣选的对象，从现在开始我就狠狠地刑罚，这是我给你们的印证。现在得到祝福的无疑是我所爱，得到刑罚的，那也不用说是我没预定拣选，清楚了吧！也就是说，现在得到的是我的对付，是我的严厉审判的话语，那你在我心目中已被我恨恶、厌憎，是我丢弃的对象，若得到的是我的安慰，是我生命的供应，那你已被我占有，是我所喜爱，这些你从我的外表根本看不出来，不要精神失常喽！

我的话是针对每一个人的实际光景，你们以为我是信口开河？我想说啥就说啥？断乎不是！每一句话都隐藏着我的智慧，只管对我的话定真就是了。在很短的时间内，寻求真道的外国人就进来了，那时你们就目瞪口呆了，那时就一切都成了，丝毫不在话下。不知道我是全能的神吗？听了我这话你们就踏踏实实地相信了，是不是？我不作错事，我更不说瞎话，知道吗？所以我一再强调让你们快快接受我的训练，去带领牧养他们，知道吗？我就是借着你们去成全他们，更重要的是借着你们显明我莫大的神迹奇事，就是在人所看不起的人中拣选了一班人来彰显我，来荣耀我名，来替我操持一切，来与我一同作王掌权。所以说我现在训练你们是世上最大的经营，是人做不到的奇事。我就要借着成全你们把撒但扔在硫磺火湖、无底深坑，把大红龙彻底摔死，永远不得翻身，所以说一切被扔在无底深坑的对象，都是大红龙的子孙，我已恨恶到极点，这些我都已作成，你们没看见吗？凡是不忠心的、搞弯曲诡诈的都已显露出来。而骄傲自大、自是、张狂的人是天使长的后代，是最典型的撒但，都是我的仇敌，是我的对头，我非得把它们一个一个地处罚，方才解我心头之恨，我一项一项地作，一项一项地解决。

那么到底什么是硫磺火湖、无底深坑呢？硫磺火湖在人的想象当中都是指的物质品，但人却不知道那是大错特错的解释，还一直在人的头

脑中占有一定的位置。硫磺火湖指的是我的刑罚人的手，谁被扔在硫磺火湖了，也就是它被我手击杀了，这种人的灵、魂、体在永远受苦，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一切都在我的手中的真意。无底深坑又指什么说呢？在人的观念中，认为无底坑是一个大池，而且是无边无际，是深不可测的。真正的无底深坑指的是撒但的权势，人若落入撒但手里，就在无底深坑里了，是插翅难逃了，所以叫无底深坑。这些都是受刑直到永远的对象，是我安排好的。”（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八十篇》）

咱先看最后一段。“那么到底什么是硫磺火湖、无底深坑呢？硫磺火湖在人的想象当中都是指的物质品，但人却不知道那是大错特错的解释，还一直在人的头脑中占有一定的位置。”这句话也就是说，人想的那个硫磺火湖是物质的东西，觉得有那么个火湖，事实上它是不存在的，不要按物质世界去想象，先把你的想象给你否了。“硫磺火湖指的是我的刑罚人的手，谁被扔在硫磺火湖了，也就是它被我手击杀了，这种人的灵、魂、体在永远受苦，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一切都在我的手中的真意。”神一句话把硫磺火湖给揭示出来了，你们怎么看这个硫磺火湖的？今天看见硫磺火湖了没有？神说：“当我扬场之时将这些稗子都扬尽，之后，将麦粒归入仓内，将那扬出来的稗子放在火里焚烧成灰。”（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论到“信”，你怎么认识？》）神说过把稗子捆绑起来等待焚烧，那是把稗子扔到哪儿焚烧了？（硫磺火湖。）神现在交通什么呢？先交通敌基督，再交通假带领，最后又把假带领打成了敌基督，神的交通是逐步加深的。刚开始是祭司弟兄给咱交通敌基督，然后神直接交通敌基督作恶了，刚开始给你说恶人就是敌基督，可听了假带领以后，是不是只有恶人是敌基督呢？假带领时间长了就是敌基督，那就不单是恶人是敌基督了，假带领也会成为敌基督。假带领属于哪类人呢？两类人：一类是懒人，一类是没素质还享受地位，这就成敌基督了。那你说敌基督多不多？（多。）你现在看见什么了？是否已经看见硫磺火湖了？

神揭露恶人就是敌基督，那在教会里作恶多端的人，他们是什么感受呢？是不是开始惶惶不可终日了？（嗯。）他们开始惶惶不可终日了。之前假带领在教会里边还张狂了，还没意识到神话临到他，就即使是神交通假带领的时候，他们慌吗？也不慌。但是在神交通不作为的、素质差的，时间长了就是敌基督，你说他们开始咋呀？这就开始惶惶不可终日呀。如果笼统地这么说一下，他们还感觉不到。神在交通假带领的时候说了，假带领一方面是懒，不作工作；一方面是没有素质，看不懂工作安排。看不懂工作安排就要干啥呢？是不是就要乱做？你一乱做就是违背工作安排，违背工作安排就是拦阻神作工，拦阻神作工就是敌基督。一说到这儿的时候，想起了什么？2012年敲锣打鼓、三天黑暗，都让你们看见了，有多少拦阻神作工的？（全国上下。）那你就看见有多少人在硫磺火湖里受刑罚。什么是受刑罚？神没有说话的时候，人还都在享受地位之福，抵挡神没有知觉。当神把这些话揭露出来以后，也就是宣布他的归宿了。宣布他归宿的过程，也就是把他的通行证扔到了硫磺火湖，也就是说，神宣布了他的归宿。这么一宣布，凡是做过带领的，没作实际工作，或者是违背工作安排做了事的，他心里边开始惶惶不可终日了。那现在在位的带领，他们心里又是什么滋味呢？咱以前交通过，把稗子捆绑起来，殿不让它倒。今天让你看见了，以前只是捆绑起来，从神开始交通敌基督、假带领的时候，这就是开始焚烧了。神说："我的烈怒越大，整个火湖的火燃烧得越旺。"（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零二篇》）硫磺火湖越烧越旺，是神把硫磺火湖里的火烧旺的，人都在火湖里边熬炼。以前一听硫磺火湖，是不是感觉离咱很遥远很遥远？就好像是在十八层地狱里呢。今天看呢？就在你身边。你有没有体尝过硫磺火湖的那种滋味？（没有。）从本性里对号入座就看见了，惶惶不可终日。那边是地震、瘟疫、又有战争，污鬼邪灵也都出来了，因为你已经做出那些恶行了，再加上神话无时无刻不在刑罚着你的心灵，这就是说，你已经做了亏心事了，你就怕半夜鬼敲门！现在不是怕鬼敲门了，而是直接就有鬼叫门了，你说那是种什么心情？这就是惶惶不可终日，这就是硫磺火湖。"硫磺火湖指的是我的刑罚人的手"，谁被扔进了硫磺火湖了？敌基督被扔在硫磺火湖里了。那假带领呢？懒人不作为的，没素质还要做官的，这就扔进了硫磺火湖里。

神现在开始见证什么了？神开始见证素质了，也就是看见了神作工的步伐，逐步逐步开始往国度建造上转了。众长子和人的不同之处就是他的素质。神现在开始谈到了素质，这就让你看见神的作工越来越快，越来越接近了尾声。这就是说把不实行工作安排的、不能按神话行事的敌基督、假带领统统扔到了硫磺火湖里。“也就是它被我手击杀了”，击杀了就是神宣布他结局了。“这种人的灵、魂、体在永远受苦”，为什么是永远受苦呢？咱还记得神说过什么话吗？神说：“对今天从我名里出去的效力者是沉沦，而在我名以外的是灭亡的对象。”（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零七篇》）沉沦，指的是什么呢？永远受刑罚。“这种人的灵、魂、体在永远受苦，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一切都在我的手中的真意。”把稗子扔到硫磺火湖里了，一个苦是神宣布他结局的苦；一个苦是他对神的作工不认识，对神误解、对神埋怨而产生的那种痛苦。咱就不用说以后的受苦了，就说近的，好比说昨天说被车碰了的那个姊妹，车碰了以后，你说她心里边是不是痛苦难忍呢？她那个痛苦从哪儿来的？是因着自身的败坏性情，对神有要求，所以带来了痛苦。如果对神有认识，能够把自己放在一个受造之物的位置上，那她还有没有痛苦？（没有了。）自然就没有痛苦了，所以那个痛苦是自己带来的。

“无底深坑又指什么说呢？在人的观念中，认为无底坑是一个大池，而且是无边无际，是深不可测的。真正的无底深坑指的是撒但的权势，人若落入撒但手里，就在无底深坑里了，是插翅难逃了，所以叫无底深坑。”刚才看见了硫磺火湖，那无底深坑又在哪儿？（撒但的权势。）谁进入无底深坑了？知道吗？（教会里的那些糊涂虫。）那不是糊涂虫的在不在无底深坑里？咱就不要说远的了，一说远的，你们就没有知觉了。你们说寒浩今天在不在无底深坑呢？（在呢。）为什么就在呢？（因为被撒但捆绑着呢。）“真正的无底深坑指的是撒但的权势，人若落入撒但手里，就在无底深坑里了，是插翅难逃了，所以叫无底深坑。”寒浩今天是碰着我了，我和你交通，我给你揭露了，如果不给你揭露，你一辈子也出不来。弟兄姊妹是和你说你的败坏性情

了，你们之间不能和谐配搭，咱怎样能把这工作作好，你是就要在那儿和他们讲理呢。他们不和你讲理，“我不是和你说这个事，你这人是咋了，怎么就说不通了？”你还说，“明明就是个事，那事实就是这样的，你为什么不和我说事呢？”你还和他们吵架了。（辛慕：上次就是吵得不得了。）这就叫插翅难逃，给你插上翅膀，你也飞不出来，这就是掉入撒但的权势之下了，插翅难逃。神不引导你、不开启你，你就不明白灵界实情、不明白神的心意。神作在你身上的全是爱，全是拯救，可是你不明白，你就看成什么了？你就看成神跟你过不去，神就是要和你作对。这个过不去和作对是谁给你的？是不是撒但给你的想法？那撒但给了你这些，你接受过来之后，是不是就活在了撒但的权下？所以说，你就活在了无底深坑里。咱今天找见了无底深坑在哪儿，硫磺火湖在哪儿。硫磺火湖就是说，神给他宣判了，他就进硫磺火湖了。神不开启、引导你，你活在迷雾之中就是在无底深坑里，无底深坑里漆黑一片。“这些都是受刑直到永远的对象。”（SJ：撒但权势是不是也包括怀疑、诡诈？就像罗艳，其实什么也不是，自己就先怀疑，还哭了一顿，哭得、冤枉得不行，活在那里面插翅难逃，走不出来。）（罗艳：我想起以前说过，这次保罗的灵也来了，一说谁是保罗的灵，我心里就咯噔一下。2012年我和景介一起被开除了，现在景介跑了，我心里想这次就又临到我了。）前途命运是谁给你的？撒但。撒但让你追求前途命运了，所以你就把前途命运时时挂在嘴上，时时抱着撒但不放，你就活在撒但权下插翅难逃。（罗艳：就像这一次，一说要我的简历，一晚上我就没睡着。）（SJ：就因为你的前途命运太致命了，所以就跟你要简历去了。）（罗艳：这一交通我就认识到了，还是前途命运。）

咱再返回从第一段看，“每件事都要借着与我有实际的交通，方能得到开启、光照，灵里才能踏实，否则就是不平安。”与神实际的交通的目的是要干啥呢？目的是要得着开启光照，灵里才踏实，这就不是在无底深坑了，而是活在光中了。如果你不交通，你活在你的观念想象里，那就活在无底深坑了。神不开启、引导你，你就活在无底深坑里插翅难逃。插上翅膀你也逃不出来，要想逃出来，只能跟神要开启、

光照，你才能从无底深坑出来。“现在在你们中间最严重的病就是把我的正常人性与我的完全神性分割开来”，正常人性，咱经常说，好像能理解一些。“我的完全神性”，这个神性怎么认识？一说神性，就是神的性情，有正常人性，还有完全的神性，神的性情在神身上完全体现出来。神的性情，也就是神的喜、怒、哀、乐，在基督身上是不是就完全看见了？神的不容人触犯、独一无二、圣洁是不是也是完全的？“与我的完全神性分割开来”，为什么人对神的话信不来？为什么人敢那么放荡？是不是就是把神性分割开了呢？承认他是基督，但是你对神说出的这些话没有敬畏，这些话就是神的喜、怒、哀、乐，你没有把神的话与神的神性挂上钩。神的完全神性，原来说神性有点渺茫，现在一说神的性情，这是不是又实际一点？喜、怒、哀、乐是神的神性，神是完全的神性。而众长子呢？作成众长子的过程其实是把神性加在他里边的过程。这也就是说，咱看同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一个结果，我看到的是另外一个结果，结果不一样，这就是性情不一样，看事观点不一样。那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些事？就是借着这些事让我看见，神把神的性情加给了众长子。神是来发表真理的，众长子是来活出真理的，是要立标杆了，所以就要把神的性情，喜、怒、哀、乐发表出来，活出来。有的时候，我说了你一句“你触犯行政了”，或者你犯错了，我说了两句话，你一晚上睡不着，心里难受。什么原因？那也是刑罚。有真理的人就有尊严，是吧？有尊严了，你就不能随便触犯他了，你不能触犯，触犯不了这叫尊严。“而且多半人都是注重我的正常人性，好像从来就不知道我还有完全的神性，这是亵渎我！”给神铺红地毯的人不少，遵行神旨意的没有，这说明什么问题？铺红地毯的人，就是注重的正常人性。比如说：有人给我买东西了，给我买衣服，给我买吃的、喝的了。但如果我要对付他一句话，让他听一句话，他听不听呢？那可不行，他要反抗，这就是一个对比，对比什么？正常人性与神性。面对基督的时候，你可以给她磕个响头，韩国有多少人见了神“噗通，噗通”跪下了？这个简单容易。但是基督说一句话，让人顺服，人就不行了。基督怎么说的？拍一个视频时，神让人把“国度降临在人间”重重地砸下来，意味着神的国度降临在地上，神给他说了，他拍吗？他做吗？他把神话当啥了？所以神才说你是考验我的记性呢？还是戏弄我呢？“好像从来就不知道我还有完全的神性”，好像基督没有神性，基督和神没有关系，基督就

是一个正常的人，把基督当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所以人就容易犯罪、容易抵挡神，犯死刑！这是因为什么？人没看见神身上的神性。

基督身上的神性你怎么看？就像每个人的性情一样，你和他说话来往，通过他的言行举止，你是不是就对他有一个认识、了解了？那你和神相处呢？神发表了那么多话语，或者是你在神身边了，你和神相处一段时间，你该不该发现神身上的神性呢？（该。）那你怎么发现这个神性呢？同一件事，你一个态度、观点，我一个态度、观点，我流露出来的态度、观点和你是不一样的，但与神是相合的，那这是不是一种神性？（辛慕：可是人在面对这个观点的时候，人还总想反驳，驳倒。）你为什么要辩解表白呢？你之所以要辩解表白，说“不是”就是要把神驳倒。这就是说，你不承认神的这个神性。我给你交通什么，你就说“不是”，我给你交通是拿神话和你对号了，神的性情就是喜、怒、哀、乐，我是根据神的喜、怒、哀、乐来看这件事的，那根据神的喜、怒、哀、乐看这件事的时候，流露出来的这个性情就是什么？神性。你能够认识到的，你能看得到的，那是神性，神的性情。神说：“败坏的人不能代表神。”（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败坏的人不能代表神》）败坏的人类不能代表神，那洁净了以后的人类呢？把人作成标杆了以后呢？把人成全了以后呢？（能。）败坏的人类不能代表神，神把人成全了，作成了，是标杆了，这就代表神了。神怎么说的？神说：“只有众长子才能作我全备、完满的彰显。”（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零五篇》）这就是把神性代表出来了。“而且多半人都是注重我的正常人性”，有的人观察神喜欢什么衣服，吃什么、喝什么，买个这、买个那，没有人寻求一下神的急切心意是什么，神作工作到哪儿了，对他的神性不注重。“好像从来就不知道我还有完全的神性，这是亵渎我。知道吗？你们的病就这么严重”，这就是人的病，为什么会抵挡神？为什么他们不实行工作安排？为什么敢在尽本分的时候偷奸耍滑、偷懒呢？不就是因为他们认为神又看不见，基督又看不见！基督下发了工作安排为什么不能实行？就是因为把他当成了一个人，这就是你们的病。“你们的病就这么严重，若不赶紧挽回，必遭我手的击杀。”神的性情是不容人触犯的，所以说，基

督作工的时候避开人，不与人接触，作工结束以后才公开显现，公开显现是惩罚，为什么说公开显现是惩罚？那时已经抓住了你的罪状，就按那个罪状定你的结局了。

“我前一套（装得像正人君子，又谦卑又忍耐），我后一套（完全是一个伪君子，放荡不受约束，随意想干啥就干啥，拉帮结伙，搞独立王国，想背叛我）”，“我前一套，我后一套”有两种，一种是什么呢？就好像咱们见面呢，和神见面呢，这是我前一套，在我背后呢？又是一套。还有一种我前一套是啥呢？在外边做的是一套，在心里面想的又是一套，里外不一。就像寒浩，从外边来看寒浩是什么人？是不是正人君子呀？又敬虔、又忍耐，“我发现了问题之后，给小区带领说了，我又给辛慕说了，他们谁也不管，我为神家还担心了，可反过来不修理对付他们，还揭露解剖我，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以后的工作就没法作了”，你看人家寒浩多负责任呢，给神家提意见了，可背后做的呢？背后在心里盘算着什么？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为自己的虚荣、脸面、地位图谋，这是不是我前一套，我后一套？寒浩，能认识到吗？（寒浩：嗯。）完全是一个伪君子，放荡不受约束。能不能看到不受约束？神以前交通过，正常的理智，别人在说话的时候，你能不能打断别人的话呢？你得让人家把话说完。可是当人为自己表白、辩解的时候，别人说话他能听进去吗？寒浩，我给你交通的时候，你能听进去我说的话吗？他就不让我开口，我一开口，他就说“不是”，把我的嘴给堵住了。寒浩都能把我的嘴堵住，你说他还怕谁呀？寒浩还有没有怕的？所以神说：“（完全是一个伪君子，放荡不受约束，随意想干啥就干啥，拉帮结伙，搞独立王国，想背叛我），瞎眼！睁开你那被撒但蒙蔽了的眼睛，看看我究竟是谁！不知羞耻！不知道我的作事奇妙！不知道我的全能！”寒浩，能感觉到这话是审判的话吗？（寒浩：能，看见都感觉到有点怕呢。）神不怕人了解就怕人误解，不是让你怕，主要是让你认识，看了这话能认识到吗？知道什么是审判吗？这话临到你，你在你身上能看见神所揭露的，你体尝到了，这样吃喝神话才有味道。这是审判刑罚的话，神怎么审判你的呢？“瞎眼！睁开你那被撒但蒙蔽了的眼睛”，这是不是审判的话呢？“看看我究竟是谁！

不知羞耻！不知道我的作事奇妙！不知道我的全能！”就这件事情上，神的全能奇妙在哪儿？是让你从这件事情里看见神的全能、智慧，而不是让你从这件事情里讲是非对错。寒浩，看见神的全能、智慧在哪儿呢？今天你把这件事情反映给了小区带领，他们没有给你处理，那这个小区带领他给你处理不处理，这是不是在神的手中？（寒浩：嗯。）也就是说，神给你摆设的这个环境，是神为你的缺少而预备的。神怎么说了？“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陇沟的水随意流转。”（箴21:1）那你说那个小区带领的心不是在神手中随意流转？给你处理不处理还不是神的一个意念？神让他处理他就处理，神不让他处理他就不处理。可以说是他的败坏，也可以说是神的摆布，那就是让你去经历，借着这个环境神不让小区带领给你处理，看看你尽本分是不是能为神舍上命，你会不会再想办法，你会不会想尽一切办法来尽本分，你是不是尽心、尽力、尽意了呢？来，检验检验。也可能是撒但的试探，撒但就告那个小区带领，“不要给他处理，让他享受刑罚，不要管他，不要搭理他”，好了，那个小区带领就不搭理你了，那神也不管，这个时候正好检验一下你。神的智慧建立在撒但的诡计之上，正好检验一下寒浩，要不然他狂得不得了了，看看他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他跟辛慕反映也不管他，辛慕就把这个事情给忘了，没有给你处理，或者是你就没有反映，不管是哪个原因，都是神的主宰。如果你一说话就给你处理了，那还能显明了你吗？就像约伯一样，必须把你的万贯家产剥夺了、儿女剥夺了，还得让你满身长疮，这一系列的事情才能检验出你的心是真是假。所以说一系列的，他不处理、辛慕也不处理，在这种背景下，你还继续找不找？你要继续找，就证明你还有颗心，尽心、尽力、尽意，我尽上所能了。如果反映到辛慕这儿不处理了，还尽心吗？（不了。）那你就是这么一点信心、就这么一点心志、就这么一点爱，没了，显明了。显明以后就完了吗？这个功课就完了吗？没呢！等大家聚在了一起，说了这个事以后，就借着你的虚荣、脸面、地位你开始表演了。神借着你的这个撒但性情，让你表演表演，你一表演、一流露，神抓住了事实，神用时间与事实来证明一切，用事实与你说话。不抓住事实，你会承认吗？不承认。从这件事上让你看见了神的主宰安排、神的奇妙作为。神所作的这一切工作的目的是为了什么？目的就是让寒浩能认识自己，目的就是为了把寒浩从无底深坑里能拽出来，这就是拯救、这就是征服，这就是神

的作工。以前总谈经历神作工，什么是神的作工？一谈就谈你的生活琐事，和这个打架了，和那个打架了，那是神的作工吗？你怎么见证神呢？把神的奇妙作为、神的全能见证出来，这才叫见证！才叫经历！你在这个环境中能看见神所作的工作、明白了神的心意，看见了自己所走的路，这就是生命经历。当你自己会走这条路的时候，也就是你走上正轨的时候。“瞎眼！睁开你那被撒但蒙蔽了的眼睛，看看我究竟是谁！不知羞耻！不知道我的作事奇妙！不知道我的全能！为基督效力却不拯救的人，都是指谁说的？不认识自己是哪一种角色！还乔装打扮到我面前卖弄你的风姿，贱人！我要把你从家中踢出去，我不使用这样的人，因我没预定拣选他。”寒浩听到这话，今天晚上又睡不着觉了，睡着睡不着？（睡不着了。）那你就要变化了，不能做这种贱人了，不能卖弄风姿了，得来点实际的。我和寒浩对号了，你们能不能与自己对号？（罗艳：能。）那你就自己对吧，给你做个示范就可以了。这和咱说的那个公式也是一样的。

“我说到作到，作恶的不要害怕，我不亏待任何一个人，都是按着我的计划、按着我的公义作事，因为作恶的人从创世以来就是撒但的后代，所以我就不拣选他，这就是所谓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咱经历到现在，你回忆一下，你看神以前说过的话和现在作的工作，是不是相吻合的？2012年到现在，你看带领工人所走的道路，神预言里怎么说的？“当我儿长大成人能操持家务之时，就把恶仆（效力者）一脚蹬开。”（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八十七篇》）“这帮畜类！简直没有一点人性！我不需你为我效力！赶紧给我滚出去！欺压我儿这么长时间，我一脚把你踩成肉泥！让你再野，让你再羞辱我！”（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一十六篇》）今天看看成就了没有？神的话应验了、成就了。也就是说，当时用他做带领，这个带领在教会里可不可能被开除、隔离、放下？让他一直坐着这个带领的位置坚持到底，神是不是都安排好了？根据什么安排的呢？根据他的本性，用不用神摆布他？不需要。为什么不需要？因为神的智慧建立在撒但的诡计之上。神就知道你是凭什么活着的，在神话没有作王掌权的时候，你就是凭撒但活着的。凭撒但活着你能干些

什么呢？神在六千年前就知道你能做什么，所以说神六千年前就能预言出现在的话来。一开始出来作工的带领工人有没有真理？（没有真理。）没有真理，那他出来作工都是为了什么？地位、虚荣、脸面。没有真理，所做出来的都是在为他的前途、命运在作工，也就是凭着自己的恩赐、能力在作工。在作工期间，神借用他可取的部分成全他不可取的部分。神喜欢什么人？诚实人。在作工期间，有诚实人、有诡诈人，有圣灵的感动，有神卡着，诡诈人也作不了大恶，再加上圣灵的感动，诡诈人、诚实人在教会都要起到一定的作用，共同成长。诚实人因着相信神的话，在作工的过程中逐步地完善，逐步地认识了自己，因为他相信神的话，在神作工结束以后，他就具备了一定的真理。神作工结束了，击打牧人的时候，诡诈人因着他的诡诈，对神话信不来，他什么也没得着。而诚实人呢？他相信神的话，他要做有正义感的人，要做诚实人。可神作的是淘汰人的工作，神说："当神击打牧人的时候，羊群分散了，那时你们就没有真实的带领人。"（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当怎样走末了一段路》）神要求是那时没有真实带领人，那怎么才能作成呢？圣灵不作工，自由表演。教会里诚实人多还是诡诈人多？（诡诈人多。）诡诈人多。在教会诚实人就少，那谁能打过谁呀？（诡诈人打"倒"了诚实人。）所以说，诚实人即使有真理，在教会也待不下去，因为这个时候神不作工了。神不作工了，只让你尽情表演，神要抓捕你的罪状，所以就把诚实人"处理"出来，让诚实人离开教会。诚实人因着具备了一定的真理，所以他依然还要跟随神。即使把他开除了、隔离了，他在外边还要继续跟随神，这就是一个见证。诚实人作了一个见证，诡诈人呢？神一离开厨房以后，他高兴了，"我可以大显身手了！"用了一些诡计，用了一些他所认为的"智慧"，把影响到他的、有真理的、神所要的有正义感的人赶紧开除出去。剩下的糊涂虫、墙头草和他一帮的，"你们留下吧"。神还用费尽心思各从其类吗？还用计划、经营吗？不需要，让你自己去任意发作，顺其自然，成了！什么成了？教会成了贼窝了，追求地位、名誉的捆绑起来了，诚实人也受到熬炼了，在熬炼中无路可走，没办法只能在神话中寻找出路。把诚实人逼上了正轨，诡诈人也走上了"正轨"，显出了原形。给了他地位，让他胡作非为，做完以后，神开始宣布各类人的命运，这就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神就知道他的本性不会移的，所以神就预言了，这些是管家。刚开始作工，建造教会

了，不需要儿子出来作，杀鸡不用宰牛刀。就是说等众长子作成的时候，一脚把管家踢出去了。为什么让你这样回忆一下？就是让你经历神的说话、经历神的作工。神六千年前就已经计划好了，把预言说出来了，到现在一幕一幕都应验了！让你越经历越看见，实实际际地看见神了，你看见了才能真实的相信有神，承认神了。你看不见就相信神，那是虚假的。只有在经历中才能看见神，你不去经历，你怎么能看见神呢？

“在人看不透的事，而在我一切都是显明，没有一点隐藏，也许你能瞒过少数人的眼睛，获得不少人的信任，但到我这，就不那么容易了，最终也难逃我的审判。”借着这件事情是不是就看见了？你可以瞒过所有人的眼，获得不少人的信任，但在神这儿不是那么容易的。“人的眼光才有多大，把眼目前的事能看透一小部分，也算是有能耐的人了。而在我却是一切亨通，没有一点拦阻，因为一切都在乎我的操纵摆布，谁敢不顺从我的操纵！谁敢打岔我的经营！谁敢对我不忠不孝！谁敢对我不说真话，而是谎话连篇！都逃不出我忿怒的手心。”交通这些话是针对人只注重神的正常人性，不注重神的神性。所以说，“谁敢不顺从我的操纵！谁敢打岔我的经营！”假带领、敌基督打岔了，最终受刑的也是他。“谁敢对我不忠不孝！谁敢对我不说真话，而是谎话连篇！都逃不出我忿怒的手心。即使是你现在甘拜下风，甘愿受刑，进入无底深坑，那我也不轻饶你，非得把你从无底坑里拽出来，重新接受我的烈怒的惩罚（恨恶到极点），看你还往哪逃，把我的正常人性与我的完全神性切开是我最最恨恶的。”为什么非得从无底深坑里拽出来呢？咱刚才交通的从无底深坑里拽出来是怎么拽的？一种是开启光照，引导、带领。另一种呢？审判刑罚、揭露解剖，这是不是把你从无底深坑拽出来了？

交通第三十五篇

神说："宝座有七雷发出，震动地宇，天翻地覆，响彻云霄！这声音极其入耳，人是难能逃避，难以躲藏。闪电雷声发出，霎时天地巨变，人奄奄一息，接着，一场急风暴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全宇，从天而降！地极的各个角落，如同淋浴一般面面俱到，不得有一点残污，从头到脚全面淋到，不得有一物被隐藏，有一人被遮蔽。雷声如闪电，寒光闪闪，令人心惊胆战！利剑两刃，击杀悖逆之子，仇敌要身临灾祸，毫无藏身之地，被这急风暴雨冲昏了头脑，击得头昏脑胀，立刻倒毙在这水流之中，被水冲去，只有死亡，毫无求生之路。七雷从我而出，带着我的心意，击杀埃及长子，惩罚恶者，洁净我的教会，都能心心相印，表里如一，与我同心，使宇宙教会建造成一体，这是我的宗旨。

这雷声发起，随之又有阵阵的哀号声音，有的在梦中被惊醒，大吃一惊，发人深省，赶紧回到宝座前，不再招摇撞骗、为非作歹，这样的人醒悟不迟。我从宝座观看，鉴察人心肺腑，拯救真心厉害要我的人，怜悯他们。凡存心爱我胜过一切的，明白我心意、跟从我到路终的，我必拯救到永远！我手必安然托住，不临其境，不受其害。有的看见这道闪电出来之后的情景，心里是难以诉说的寒酸，后悔莫及，这样持续下去，未免太晚了。一切一切啊！都将成了，这也是我的一种拯救方式，拯救了爱我的人，击杀了恶人，使国在地上坚固平稳，让万国万民、宇宙地极人人都知我是威严，我是烈火，我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从此，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公开揭示于众，向万民宣告，审判开始了！凡嘴和心不一的，疑惑不敢较真的，虚度光阴、明白我意不肯实行的，必遭审无疑。你们务要留心省察自己的存心、动机，把自己放在正当的位置，好好实行我话，注重生命经历，不要在外面热心做事，要使生命长大、成熟、稳定、老练才合我心意。

对那些撒但的差役、打岔拆毁我建造的邪灵作为不给留有可乘之机，严厉限制给予制止，只能用利剑对待，严重者立即铲除，不留后患，成全教会，毫无残疾，健康满有生机，满有活力。随着这闪电发出，

雷声响起，千万别疏忽、别放弃，竭力追赶，定规能看见我的手所作的是什么，要得到的是什么，要放弃的是什么，要成全的是什么，要铲除的是什么，要击杀的是什么，这一切一切都会在你们面前展现，会让你们清楚地看见我全能之所在。

宝座之上，直到整个宇宙地极，这七雷在回声，要有大批人被拯救，归服我宝座之前。随着这道生命之光，人求生存之路，不由自主赴我而来，屈膝敬拜，口称全能真神，发出哀求的声音。但那些抵我者，心刚硬之辈，雷声入耳，必死无疑，这无非是他们的结局罢了。那些得胜的我的爱子必留在锡安，万民都要看见所要得到的是什么，何等的荣耀会显现在你们面前，真是特大的洪福，难以诉说的甘甜。

七雷之声音发出，即是拯救了爱我、真心要我的人，属我的人，我预定拣选的人，都能归在我的名下，会听我的声音，这是神的呼召。让地极的人都看见，我是公义的，我是信实的，我是慈爱，我是怜悯，我是威严，我是烈火，最终是无情的审判。

让世人都看见，我是的的确确、完完全全的神自己，人人心服口服，任何人不敢再抵挡，不敢再论断，不敢再诽谤，否则，咒诅立时临到，灾祸降到他的身上，只能哀哭切齿，自取灭亡。

让万民都知，宇宙地极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全能神是独一真神，都连连屈膝敬拜，连刚刚会说话的孩子都喊‘全能神’！那些当官掌权的也会亲眼看见真神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也在俯伏敬拜，求饶赦免，这未免太晚了，因着到了他们的死亡期限，只得成全他们，审判他们到万丈的深渊。结束整个时代，使我国更加坚固，万国万民必降服在

我的面前，直到永永远远！”（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三十五篇》）

“宝座有七雷发出，震动地宇，天翻地覆，响彻云霄！这声音极其入耳，人是难能逃避，难以躲藏。”“震动地宇”，神说审判刑罚才正式开始，是吧？（SJ：嗯。）今天拿方勇举了一个例子，方勇感觉到什么了？感觉到惊讶了没有？心底里边是不是感觉到有个震动呢？“呀！我都成了这了，做到这个程度了，最后你还不称许，还要要求我干什么呢？”方勇，想了没有？（方勇：还是自己做得不好。）神说你做得不好了吗？神要的是什么？（方勇：神要的是心。）神要的是人的心！“震动地宇”，“震动”，感觉到惊讶！“我作工作成这样了还不行？”“天翻地覆”，翻了，扭转了，原来那个错谬的存心扭转了。“响彻云霄！这声音极其入耳”，为什么极其入耳呢？极其入耳是让人怎么了？你听着这声音对着呢，你听了特别明白，就是这么回事，让你看见这就是永久的真理。如果给你说个逆耳的话，你能听懂吗？听不懂，你也听不进去，那叫什么？不入耳，“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入耳呢？”听不进去，听不懂。

“人是难能逃避，难以躲藏。”方勇今天是不是想跑呢？想躲呢？往哪跑？往哪躲？你的心思、意念都逃不了！“闪电雷声发出，霎时天地巨变，人奄奄一息”，“闪电”是指什么？审判刑罚的话，是吧？（嗯。）李四心里想了，“你来了肯定要夸我吧？我来了这儿十四个小时，就有十二个小时在干活，我可不是机器啊，把我当机器用了，你也不夸我？”“天地巨变”，全否了！方勇是想，“哎呀！我所干的你一个也不承认”，全否了！“天地巨变，人奄奄一息”，什么是奄奄一息？就是还有一点气息，快死了，是吧？（是。）你看李四是不是奄奄一息？看着他好像还有那么一点点信神的味道，还有那么一点点人的模样。“人奄奄一息，接着，一场急风暴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全宇，从天而降！地极的各个角落，如同淋浴一般面面俱到，不得有一点残污，从头到脚全面淋到，不得有一物被隐藏，有一人被遮蔽。”咱今天拿方

勇这个事做了个例子，是吧？方勇这个事是不是基本上也都“淋”到了？把各个方面都说了吧？“寒光闪闪，令人心惊胆战！利剑两刃，击杀悖逆之子，仇敌要身临灾祸，毫无藏身之地”，今天看见了没有？神动手吗？不用神动手。神说：“因此，就是大红龙也被我折腾得手忙脚乱、不知所措，在为我的工作而效力，心虽不愿意，但又不能随从己意，只好是‘任我摆布’。”（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二十九篇》）大红龙在百忙之中还得抽出点时间来为神效力！现在国际形势紧张，外国都要攻打中国了，大红龙还得抽点时间，来抓捕一下神选民。它抓捕神选民这是在干什么？在为神效力。“仇敌要身临灾祸，毫无藏身之地，被这急风暴雨冲昏了头脑，击得头昏脑胀，立刻倒毙在这水流之中，被水冲去，只有死亡，毫无求生之路。七雷从我而出，带着我的心意，击杀埃及长子，惩罚恶者，洁净我的教会”，“带着我的心意，击杀埃及长子”，咱以前交通过击杀埃及长子，是吧？（嗯。）如果你的心是刚硬的，就代表着你是谁呀？（李四：埃及法老。）你是埃及王。如果你的心是刚硬的，那就要击杀你的长子。

涛涛知道张绣的孩子出了车祸这事，是吧？（涛涛：嗯。）她就一个儿子，就在她孩子出车祸的前五、六天，她还和带领王超对着干呢！（SJ：王超说她，她不听，王超可能是给她举摩西的例子了，说她是二百五了，她说：“我是二百五，你是摩西？”吵得厉害。张绣说，“我以前做带领，没干过活，我也懒，也胖，我最不愿意干活！却偏偏尽这个本分！”）她就是公开地和带领叫嚣，我去了她还是那样说话了。没过几天，她儿子出车祸了，到现在还昏迷不醒。（SJ：成植物人了。）花五十多万之后可能成为一个植物人，意思是花五十多万也不一定能成植物人。那天张怡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呢！”她说她倒霉了，“我可是没有让我孩子信了神”，我说你说的这是啥话呢？你还说你倒霉了，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倒霉！你要觉得倒霉，神让你体尝体尝什么叫“倒霉”！你的两个孩子该嫁人的嫁人了，该娶媳妇的娶媳妇了，给你来个“倒霉”你试试！你还敢说你倒霉了？（不敢了。）不敢说了。再说倒霉，来，把你的孩子取缔一个，你能吃得消？她有孩

子、有孙子、有家庭，让她出来尽个本分，她尽本分的时候，还跟别人斗了！我揭露解剖了她以后，她还认为她太倒霉了。人啊，太悖逆了！你说这人是不是悖逆呢？心是不是更加刚硬呢？击杀埃及长子，神为什么要击杀埃及长子呢？神告诉你说，“你刚硬，神用武力来解决，击杀你的长子”。如果你是恶者，那神直接就惩罚了；如果你是刚硬的人，神就兴起环境来对付你，来，看看你有多刚硬！

“洁净我的教会，都能心心相印，表里如一，与我同心，使宇宙教会建造成一体，这是我的宗旨。这雷声发起，随之又有阵阵的哀号声音，有的在梦中被惊醒，大吃一惊，发人深省，赶紧回到宝座前，不再招摇撞骗、为非作歹，这样的人醒悟不迟。”李刚，今天有什么想法？（李刚：没有想法。）没什么想法，那你在睡梦中还没惊醒？还在做梦了？“大吃一惊，发人深省”，让你大吃一惊看看，“呀！我还认为我是个人才呢！”在这儿把你当人才了没有？“哎呀！我把我当人才，你们不把我当人才，多么郁闷呀！”用不用把你当人才？（李刚：不用。）得赶紧苏醒。有良心、理智，有责任心的人才是神眼中的人才。今天上午说你这个技术属于什么？（SJ：恩赐。）属于恩赐！如果你性情变化了，你在这儿是尽本分的；如果你性情不变化，那你就是来送礼品的。今天上午咱交通了，你是计划来送礼品，还是计划来尽本分呢？（李刚：尽本分。）既然是尽本分了，你就不要看着你是个人才。“大吃一惊，发人深省，赶紧回到宝座前，不再招摇撞骗、为非作歹”，今天我是不是说你招摇撞骗了呀？你来的时候还说“我要来这儿尽本分”，你来了以后好好尽本分了？这是不是欺骗呀？你在那边就把弟兄姊妹欺骗了，“我要尽本分了”，来了这儿了你说“我要休息了，我要当技术员了”，这就成了招摇撞骗了。“为非作歹，这样的人醒悟不迟。我从宝座观看，鉴察人心肺腑，拯救真心厉害要我的人，怜悯他们。”拯救谁呢？拯救真心厉害要神的人！咱看见了，谁是真心厉害要神的人？今天方勇说，“哎呀！人家原子弹能撇下家庭”，这个撇下家庭是什么表现？是不是厉害要神的人？方勇说：“SJ能撇下，我撇不下，我还得回家。”“拯救真心厉害要我的人，怜悯他们。凡存心爱我胜过一切的，明白我心意、跟从我到路终的，我必拯救到永远！

我手必安然托住，不临其境，不受其害。”这句话和神说的哪句话合上了？（此人勿动。）此人勿动！神说：“放心大胆地来爱神，看看神能把你怎么样？”（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说话的奥秘揭示·第四十二篇》）“拯救真心厉害要我的人，……我手必安然托住”，安然、安稳，有大的环境吗？没有。有的话不叫安然了，是吧？（嗯。）安然还得怎么呢？托住，不临其境。神说过什么话？神说要在这个地方降灾，神要把这个人先调出来，因着这个人在这个地方，神不让这个灾降下。今天咱一线的人在一个县城打仗，在大红龙统一大抓捕的时候，那个县城里没有一个人被抓，其它的地方没咱的人就被抓了。所以你得去作工、你得去经历，你才能看见神的主宰。你看见了神的主宰，再看这些神话，此人勿动！“我手必安然托住，不临其境，不受其害。”看神的话是不是应验了？有谁能先有话后有事呢？这就是在经历中看见了神。

“有的看见这道闪电出来之后的情景，心里是难以诉说的寒酸，后悔莫及，这样持续下去，未免太晚了。”闪电出来的情景看见了，可有的人悔改吗？（不悔改，还要持守自己。）一个姊妹家的闺女，在教会里边呆不下去了，她也看到了教会里边是什么情景，就是面临的被抓捕，给她传让她过来，她宁愿去外面打工也不过来。神话说：“……儿女出卖父母，父母逼迫儿女，人心难测！”（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当怎样走末了一段路》）她妈都已经被开除了，她在外边尽本分不回来，等到现在被抓捕得无路可走了，回来了，这时候有了妈了。她妈和她说话，她还不理，怎么了？她怕她妈迷惑了她。找人去和她谈谈吧，她见有人去了站起来就跑了。你说这是个什么人？她妈被打成敌基督开除了，她都没有回来看一下，她妈作什么恶了，调查了没有？核实了没有？这有没有人性？（没有人性。）没人性，正常人性都没有。她现在不理她妈，她要弃绝她妈，那她就相当于是当了一个法官，给她妈判刑了。那她既然要当这个法官，那她得调查一番、核实一番吧？再一方面那是她妈啊，人家把她妈打成敌基督开除了，她连问都不问一下，反过来没路走了，她回来吃她妈的，喝她妈的，并且一回来就是要弃绝、咒诅！这是什么人性？不配称为人！她妈揭露了

她“没有人性，连个畜生也不如！”她气急败坏地说：“嗯，我就是！我就显明了！”

“一切一切啊！都将成了，这也是我的一种拯救方式，拯救了爱我的人，击杀了恶人，使国在地上坚固平稳，让万国万民、宇宙地极人人都知我是威严，我是烈火，我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这句话有体会了吧？“一切一切啊！都将成了，这也是我的一种拯救方式”，这是神的一种拯救方式。你对神拯救人的方式有认识了，说这是神拯救人的方式，是神的作工。你对神拯救人的方式没有认识，就总起一些观念、埋怨，说什么呢？“神怎么作工呢？还能把神选民都抓到监狱里边？神怎么作工呢？她就啥也没干，怎么就把她开除了呢？”这是不是埋怨？今天你看见什么了？咱以前交通过什么？被开除出来的人活在了神的臂膀底下，今天是不是有点体验了？“这也是我的一种拯救方式，拯救了爱我的人，击杀了恶人”，把你开除出来是种保守，把你开除出来让你反省、认识，让你看见自己的一些败坏性情，让你不要再猖狂，这是不是神的一种拯救方式？（嗯。）“拯救了爱我的人，击杀了恶人，使国在地上坚固平稳，让万国万民、宇宙地极人人都知我是威严”，我和你交通了以后，然后你跟着这个思路去看，你是不是看见了神的性情？（嗯。）你还敢欺骗神吗？你不敢了，你不敢欺骗神了，只能规规矩矩地把心交给神了。那这就是“使国在地上坚固平稳”，神话在你身上能作王掌权了。“使国在地上坚固平稳，让万国万民、宇宙地极人人都知我是威严，我是烈火”，所以说他们该不该坐监？宗教界该不该血流成河？该！因为只有你这样经历了以后，你才能承认神是威严，神是烈火！“我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从此，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公开揭示于众，向万民宣告，审判开始了！凡嘴和心不一的，疑惑不敢较真的，虚度光阴、明白我意不肯实行的，必遭审无疑。”方勇，李刚，今天的经历是不是一种体尝？体尝什么了？（方勇：看到自己以前走的路是与神搞交易的路。）那叫心口不一！方勇说他是来尽本分了，是吧？可是他还和神搞交易了，心口不一！还有李刚说我是来尽本分的，还说尽受造之物的本分了，欺骗！心口不一！“疑惑不敢较真的，虚度光阴、明白我意不肯实行的，必遭审无疑。”神和你说神就是要人

的心，神说：“……里面的变化才能决定你外面受的苦是否有价值。”（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爱神才是真实的信神》）这话咱早就看过了吧！（嗯。）神要的是你的性情变化，要的是你看事观点的转变。李四，信神是在干什么？（李四：每天认识、发现自己错谬的看事观点，用真理来解决。）每天找到自己的一种错谬的看事观点，扭转自己错谬的看事观点，这就是信神。咱那种错谬的看事观点是与神搞交易，你那个尽本分停留在我做了，做做做，你只是在“做”上面下功夫，这是错谬的看事观点，神是要你发自内心地做、发自内心地说，心口如一。“你们务要留心省察自己的存心、动机，把自己放在正当的位置，好好实行我话，注重生命经历，不要在外面热心做事，要使生命长大、成熟、稳定、老练才合我心意。”我今天交通的内容是什么？主要就是交通怎么经历神的作工，怎么吃喝神话，是吧？其实就是告诉你怎么走这条路，也就是“你们务要留心省察自己的存心、动机，把自己放在正当的位置”，正当的位置是哪个位置？（受造之物的位置。）受造之物的位置！“好好实行我话，注重生命经历”，什么是生命经历？生命经历就是你的看事观点的转变。“不要在外面热心做事，要使生命长大、成熟、稳定、老练才合我心意。对那些撒但的差役、打岔拆毁我建造的邪灵作为不给留有可乘之机，严厉限制给予制止，只能用利剑对待，严重者立即铲除，不留后患，成全教会，毫无残疾，健康满有生机，满有活力。”今天我交通的这些的目的、意义是什么？今天又来了两个新人，连李刚一共三个，是吧？交通这些就是怕他们刚来“吓坏”了，提前打预防针。“对那些撒但的差役、打岔拆毁我建造的邪灵作为不给留有可乘之机”，今天把李刚这个事说出来，是要怎么呢？是不给他留下可乘之机。然后再让新人看看方勇，再看看李四他们的表现，让你看见害怕，让你看见你的路该怎么走。不给你留下可乘之机，不要一来了还想当两天小宝宝，没有那个机会了，给你三天的适应时间，立马上岗。“严厉限制给予制止，只能用利剑对待，严重者立即铲除，不留后患，成全教会，毫无残疾，健康满有生机，满有活力。随着这闪电发出，雷声响起，千万别疏忽、别放弃，竭力追赶，定规能看见我的手所作的是什么，要得到的是什么，要放弃的是什么，要成全的是什么，要铲除的是什么，要击杀的是什么，这一切一切都会在你们面前展现，会让你们清楚地看见我全能之所在。”这个话是不是相当于把我今天和你交通的内容总结了一下呀？

“宝座之上，直到整个宇宙地极，这七雷在回声，要有大批人被拯救，归服我宝座之前。”回声！什么是回声？喊一声又返回来了，这叫回声，是吧？“七雷在回声”，七雷发出去了，从你这儿得返回来。我给李四交通了，李四该干什么呢？得给涛涛交通吧！七雷在回声就是下边的人也开始动了，下边的人也开始见证神了，你不能是让基督一直见证神，你也不能让我一直见证神，你也开始见证神了，这叫什么？“七雷在回声”，都开始回声了，有了反应了。因着你有回声，所以“要有大批人被拯救”。我今天揭露解剖李四了，李四明天就得揭露解剖李刚了，现在揭露解剖不能用以前那种打架、攻击、口水仗的方式了，而是得用“回声”来作工。回声就是审判刑罚、揭露解剖，是为着他的生命进入而作的，这叫回声。当人人都起来回声的时候，这是不是人人都起来见证神的时候？（李四：对。）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怎么了？神说：“要有大批人被拯救，归服我宝座之前”。“随着这道生命之光，人求生存之路，不由自主赴我而来，屈膝敬拜，口称全能真神，发出哀求的声音。但那些抵我者，心刚硬之辈，雷声入耳，必死无疑，这无非是他们的结局罢了。”“但那些抵我者，心刚硬之辈，雷声入耳，必死无疑”，雷声入耳是什么意思？“雷声”，肯定是神的话。“入耳”，就是你听明白了，你知道了。也就是说，定了你的罪了，因为什么定了你的罪了？揭露解剖、审判刑罚定了你的罪了，这叫“雷声入耳”！“雷声入耳，必死无疑”，神要用行政辖管万民！这话就和这些话对上了。“雷声入耳，必死无疑”，神和人不是开玩笑的，不要试探。当审判刑罚临到的时候，当定罪、咒诅临到的时候，神不再体贴人的软弱，神要用事实临及，你要是敢再起来抵挡，这就是“雷声入耳，必死无疑，这无非是他们的结局罢了。”这是不是就成了抵挡就死了？

“……那些得胜的我的爱子必留在锡安，万民都要看见所要得到的是什么，何等的荣耀会显现在你们面前，真是特大的洪福，难以诉说的甘甜。

七雷之声音发出，即是拯救了爱我、真心要我的人，属我的人，我预定拣选的人，都能归在我的名下，会听我的声音，这是神的呼召。让地极的人都看见，我是公义的，我是信实的，我是慈爱，我是怜悯，我是威严，我是烈火，最终是无情的审判。

让世人都看见，我是的的确确、完完全全的神自己，人人心服口服，任何人不敢再抵挡，不敢再论断，不敢再诽谤，否则，咒诅立时临到，灾祸降到他的身上，只能哀哭切齿，自取灭亡。

让万民都知，宇宙地极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全能神是独一真神，都连连屈膝敬拜，连刚刚会说话的孩子都喊‘全能神’！那些当官掌权的也会亲眼看见真神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也在俯伏敬拜，求饶赦免，这未免太晚了，因着到了他们的死亡期限，只得成全他们，审判他们到万丈的深渊。结束整个时代，使我国更加坚固，万国万民必降服在我的面前，直到永永远远！”今天能看清神的奇妙作为了吧？神说：“整个宇宙世界从外面看乱作一团，但在我看却有层有次。”（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八十篇》）神说：“……狼虫虎豹都不能伤害你……”（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十五篇》）现在只是刚开始，是个转折，最后神说：“国度生活就要在地上开始，名正言顺。”

七号三次响起！再把这个念一下吧！

神说：“我七号的响起，即唤醒了那些在沉睡之中的人哪！赶紧起来不迟，顾生命吧！睁眼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了，有何所求？有何所想？

还有何所恋呢？难道得到我的生命和你所爱、所留恋的东西价值有何区别你没考虑过吗？不要再任性玩耍，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赶紧站起来，会操练运用灵，能会用各种工具识透并制服撒但的各种阴谋诡计，并能向撒但夸胜，使生命经历更加进深，活出我的性情，使生命成熟、老练，一直跟上我的脚踪。不灰心、不软弱，一直向前，一步一个脚印，一直到路终！

七号又次响起，将是审判之号声，审判了悖逆之子，审判了万国万民，使列国降服在神面前，神的荣颜必显在万国万民面前，人人心服口服，呼喊真神的声音永不止息。全能的神更加荣耀，我的众子也会与我一同得荣耀，一同作王，审判万国万民，惩罚恶人，拯救怜悯属我的人，使国坚固平稳。借着七号的响声，要有大批的人被拯救，回到我的面前屈膝敬拜，赞不绝口！

七号再次响起，是时代结束的尾声，是战胜魔鬼撒但的得胜号声，是国度在地上公开生活开始的礼炮声！这声音何等高昂，这声音在宝座回响，这号声震动天地，是我经营计划的胜利标志，也是审判撒但，宣判这个旧世界彻底死刑了，归于无底深坑！这号声意味着恩门将要关闭，国度生活就要在地上开始，名正言顺。神是拯救爱他的人，归回他的国度之后，地上的人将会面临一场饥荒、瘟疫，神的七碗、七灾陆续就要作事，天地废去我话不能废去！”（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三十六篇》）

“我七号的响起，即唤醒了那些在沉睡之中的人哪！”这是要唤醒那些沉睡的人的心，这是第一批作成的得胜者，他是被唤醒的。神在后面怎么说？“使生命经历更加进深，活出我的性情，使生命成熟、老练，一直跟上我的脚踪。不灰心、不软弱，一直向前，一步一个脚印，一直到路终！”这是把得胜者作成了，是吧？得胜者能够跟着神往前

走。“七号又次响起，将是审判之号声，审判了悖逆之子，审判了万国万民”，这个标志着什么？是不是标志着审判的正式开始？审判之号声！那得胜者出来作工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审判的开始？（涛涛：是。）作得胜者的时候是七号响起。得胜者开始作工了，这叫什么呢？（涛涛：又次响起。）又次响起。“使列国降服在神面前，神的荣颜必显在万国万民面前，人人心服口服，呼喊真神的声音永不止息。全能的神更加荣耀，我的众子也会与我一同得荣耀，一同作王”，这个时候是不是把众子作成了呀？众子作成了，“与我一同得荣耀”。“惩罚恶人，拯救怜悯属我的人，使国坚固平稳。借着七号的响声，要有大批的人被拯救，回到我的面前屈膝敬拜，赞不绝口！”这是不是代表着国度建造的一个开端？（是。）因着神的作工，“要有大批的人被拯救”，就是有大批的人能真正地来到神话面前，这是一个转折点。七号再次响起，是干什么呢？（李四：是在结束时代。）结束时代的时候了！众子民个个起来见证神的时候，神把得胜者作成了。神唤醒得胜者的时候是响起，得胜者作工的时候是又次响起，是吧？众子、子民开始起来作工的时候，是什么呢？再次响起。当众子、子民起来作工的时候，是再次响起，这就意味着什么？恩门即将关闭，这是不是神把作工步骤给你展现在眼前了？还远吗？（不远了。）“七号再次响起，是时代结束的尾声，是战胜魔鬼撒但的得胜号声，是国度在地上公开生活开始的礼炮声！”礼炮声，什么意思？开业了！国度在地上“开业”了！“这声音何等高昂，这声音在宝座回响，这号声震动天地，是我经营计划的胜利标志，也是审判撒但，宣判这个旧世界彻底死刑了，归于无底深坑！这号声意味着恩门将要关闭，国度生活就要在地上开始，名正言顺。”什么意思？公开了！国度的门也就关了，不作了，作完了。作完了又怎么呢？“名正言顺”，那时候还怕大红龙吗？（不怕了。）“名正言顺”，而是要你起来审判他。“神是拯救爱他的人，归回他的国度之后，地上的人将会面临一场饥荒、瘟疫”，祭司弟兄说了灾难开始了，饥荒、瘟疫开始了。那你说现在这个国度的门是不是就快关闭了呢？可不可以这么说？国度的门快关闭了，那也就是说就快“名正言顺”了！可是你还没有起来见证了呀！祷告一下吧！

173　宝座有七雷发出

伴唱：七雷发出，七雷发出，震动地宇，震动地宇，七雷发出，震动地宇，天翻地覆，响彻云霄！响彻云霄！响彻云霄！

1　这声音极其入耳，人是难能逃避，难以躲藏难以躲藏。闪电雷声发出，霎时天地巨变，人奄奄一息人奄奄一息，接着，一场急风暴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全宇，从天而降从天而降！雷声如闪电，寒光闪闪，令人心惊胆战！利剑两刃，击杀击杀悖逆之子。利剑两刃，击杀击杀悖逆之子。随之又有阵阵的哀号声音，有的在梦中被惊醒被惊醒，大吃一惊，发人深省发人深省，赶紧回到宝座前，不再招摇撞骗、为非作歹，这样的人醒悟不迟醒悟不迟。

2　神从宝座观看，鉴察人心肺腑，拯救真心厉害要神的人，怜悯他们。凡存心爱神胜过一切的，明白神心意、跟从神到路终的，神必拯救到永远！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公开揭示于众，向万民宣告，审判开始了！凡嘴和心不一的，疑惑不敢较真的，虚度光阴、明白神意不肯实行的，必遭审判无疑必遭审判无疑。宝座之上，直到整个宇宙地极，这七雷在回声，要有大批人被拯救，归服神宝座之前归服神宝座之前。

3　随着这道生命之光，人求生存之路，不由自主赴神而来，屈膝敬拜，口称全能真神。让地极的人都看见，神是公义的，神是信实的，神是慈爱、是怜悯，神是威严、是烈火，最终是无情的审判无情的审判。人人心服口服，任何人不敢再抵挡，不敢再论断、诽谤不敢再论断、诽谤 。宇宙地极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全能神是独一真神，万国

万民必降服在神面前降服在神面前，直到永永远远永永远远！直到永永远远！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三十五篇》

诗歌交通《神只希望人都听话顺服》（二）

方勇因着开车不注意，驾驶证被扣了分，发生这件事以后，心里难受，“扣了分我再开车就不好开了，给我开车带来了危险。车坏了，还让我修车，我不挣钱，不挣工资，还得花钱，最后弟兄姊妹还修理对付我”，心里边是种难受，“我怎么这么倒霉呢！”那内在的变化应该是什么？“我是个受造之物，神给我这么大的本分，这是神对我的高抬，神把这车交给了我，让我来管理。因着我的性情不变化，带来了一个环境，因着我不注意带来了违章、带来了罚款”。这罚款是因着啥呢？“因着我不注意、不谨慎，给自己带来了扣分。”方勇只想到自己的分被扣了，就没想到别的。方勇，虽然扣了分了，但罚款你交了没有？（方勇：没有交。）没有交，这又暴露出你的一个自私。你只知道你被扣分了，你就不知道神家还得承担罚款呢！“哎呀！因着我的不注意给神家带来这祸患，给神家带来这经济损失，这算啥呢？我在神家尽个本分，洗个锅就打个碗，这算什么呢？我这还是人吗？我这还是受造之物吗？我还彰显神、荣耀神呢！我这是什么呀，我这是羞辱神的记号！”心里边对自己产生了一种什么？恨恶，对自己有一个认识，我怎么是这么个人性呢？太自私卑鄙了！没交罚款就是扣了个分，我都不乐意了。今年扣了分明年就又有了，它无非就是十二分，还不影响下一年，不影响吧？（方勇：不影响。）扣分就像割韭菜一样，割了就长出来了，你割韭菜还心疼吗？不心疼。问题是这个罚款人家说罚二百就罚二百，说罚两千就罚两千，那钱“割”了能长出来？而且这钱“割”的还是神家的，可是不叫“割”神家的，那“割”我的？我

还舍不得。我舍不得出，就得神家出。因着我给神家带来祸患，按理来说这违章本来应该是谁出？自己的过犯自己承担，应该是这样吧？（嗯。）“我怎么是个这东西呢！”不由自主对自己产生了一个认识，就借着一个扣分，一个罚款，认识到自己的卑鄙存心。来到神家怎么呀？给神一杯水还想要什么？要一杯牛奶的金币，还想混个不死的结局！尽个本分吧，还给神家带来了祸患，“我开车省了二百块钱，结果罚款又罚了四百，我这是图了个啥呢！”对自己有了一个认识，对给神家带来的亏损有一个认识，这两个认识最后会产生什么结果？对自己产生了一种恨恶，产生一种内疚、亏欠。这是不是良心带来的？是不是良心换来的？当你凭良心做事的时候，下一次不管做什么事，你是不是不由自主的就谨慎小心起来了？心里感觉是内疚、亏欠，行为上谨慎小心了，那再加油门的时候，怎么加呀？不是说带着怨气猛踩油门了，而是啥呀？而是慢慢地、慢慢地加，“我在油门上省点油吧，在那儿被罚了款让神家亏了钱了，在这油门上省点油吧！这油门一加得猛了，后边阻力太大，这齿轮能不能承受住呀？上次已经把齿轮弄坏了。罚款那件事还没处理完呢，这次又把齿轮给弄坏了，你说我在神家尽的是啥本分呢？我这不成了拆毁了嘛！神把这个‘伊甸园’交给了我是让我管理呢，管理是往好管理了吧！那我该怎么管理这个车呢？以后神作工结束完了，还要让我做带领呢，还要让我管理车队呢，我管理一个车就把齿轮给坏了，我连一个车都管理不了，我以后还怎么管理车队呢？”感觉到的是一种自责。“我是一个受造之物，神还要赐给我永生的生命，我就是这样还报神的！神就是不赐给我生命，我一个受造之物不应该敬拜造物的主？我不应该尽本分？我怎么还能在尽本分的时候把齿轮给坏了呢？我把这个齿轮给坏了，我怎么能让神家承担呢？我怎么能给神家带来这些亏损呢？”反过来再一想，“罚款我没有交，修车我没有修，还耽误了这么长时间，给神家带来了这么多损失，最后我又流露出一个什么性情呢？我还觉得怎么这么倒霉呢！”从这里面一对比又发现了一个什么呢？发现了神的爱！“神拯救人怎么如此的艰难呢？我怎么就如此的悖逆呢？神赐给我生命一分没要，我给神家尽点本分，创造的利润还不够赔偿呢！神把车交给我，违章的罚款神家替我交了，这罚款是神替我交的学费！然后我又把车弄坏，神家又给我修了，神为了显明我，为了抓捕我的罪状，为了抓捕事实，神动了多大的工程，作了多大的工呢？神在我身上付了多大

的代价呢？神在这儿看着我、管着我，神在我身上作了多大的精密计划呢？神在我来世上以前就给我命定好了、安排好了，让我来学车，就在我学会开车的时候，神家就正好用车，难道这是巧合？（不是。）那是什么？是神的主宰，是神的安排，是神的经营计划！神就知道我不爱惜车，神为什么就不让那些爱惜车的人来开车呢？如果让爱惜车的人来开这个车，那不就显明不了我了吗？可恰恰神就是选中了我，真是‘针尖对麦芒’吗？神就跟我过不去吗？神知道我的缺少，专把我有意地安排在这个环境里来暴露我的缺少，暴露我不爱惜车，不宝爱车；暴露我与神之间是种交易，没有用心。呀！神为了拯救我真是付出了太大的代价，我真的还报不起呀！不用说赐给我真理了，就光是神的这个摆布安排，我也还报不起”，这是从良心理智上来认识的，是吧？

再换一个角度看呢？从神的主宰上面看，看到了神的主宰，对神的性情有了认识，对神的主宰有了认识，对自己的悖逆败坏有了一个认识。你说开这个车、尽这个本分有没有价值？如果说把方勇拯救过来了，作成一个人了，你说这些代价算不算大？（不算大。）不算大了，是吧？你看约伯的万贯家产被剥夺了，还剥夺了十个儿女，神心疼那些东西吗？神是要那些东西效力呢！目的是为了拯救人。能把一个人的灵魂拯救回来，神是什么心情？这就看到神的爱浩瀚！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不由自主地对神产生了爱，是因为你看见了神的爱太多，看见了神拯救人实实在在。当你的心开始发生变化的时候，开始对神有爱的时候，你再去做事的时候，你才有爱。你有爱的时候，第一个表现是什么？你开始爱车，开始爱自己的本分，良心开始发挥功用了，神话开始在人身上作王掌权了，神话开始发挥功用了，唤醒了他的心、唤醒了他的灵，这是神的经营计划！听懂了吗？（嗯。）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就干啥呀？俯伏在地上，痛哭流泪。咋呀？该赞美神了！赞美神的大能，赞美神的奇妙作为，赞美神的忍痛割爱。你在作工中看见了神，这时候撒但该怎么了？撒但没招了。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呢！”这个意念谁给的？（撒但。）撒但让你追求什么呀？钱财、地位、名誉、前途命运，让你活在这个情形里面，撒但在那

说，“你算算你的成本，如果你去外面开两年车，你能挣多少钱呢？你在这儿干了个啥呢？一分钱没挣。要是在外面挣上两年钱，该吃吃该喝喝。你要是拿上这两年挣的钱给孩子走个后门，孩子出来会是什么？你是什么感觉？现在一分钱没挣，反过来还赔了钱！你还活人呢，丢死个人了！你成了吃软饭的了，你让你媳妇儿支撑着这个家，你在外面不知道是干了个啥，你傻乎乎的！”你在“我怎么这么倒霉”的过程中就开始咋呀？就开始背叛了，就开始否认自己所做的，“我是不是该回归世界了？我是不是该迎合老婆了？老婆也太辛苦了吧！”为撒但说话呀。撒但在这儿勾引你了，撒但勾引了你以后，你没有按着它的意思去走，虽然你发过怨言，但你又在神话的引导下发现了神的可爱，发现了自己的悖逆，然后你开始咒诅自己、背叛自己，“我怎么是个这东西呢，咒诅它！”那撒但在后面怎么呀？仓皇出逃，没有撒但的作工机会了，你从撒但的捆绑之中走出来了，活在了释放自由的天地！以前一说那个“释放自由的天地”，不知道释放自由是什么，以为是随便抢、随便偷，就是释放自由。今天明白了，什么是释放自由？不受任何人、事、物的辖制，释放自由、喜乐，没有忧伤、没有眼泪，今天能看到吗？生命进入的关键就是内在的变化，这就是一个内在的变化。你内在的这些变了，外表所做的就有价值了，这就是你的通行证。方勇，有没有路途？原来是“我怎么这么倒霉呢！”你能把这个翻个个儿说，“我怎么这么幸运呢！”我为什么让你看到自己幸运呢？你看到自己幸运的时候，你就觉得“神怎么这么高抬我！”只有你看到自己幸运，看到是神的高抬，你才能发出什么？发出笑脸，你才能发出赞美，才能荣耀神。这个时候撒但才能退去，神得荣耀！这叫见证神，这就是一个受造之物该做的！

交通了这个例子，咱们再看神话诗歌《神只希望人都听话顺服》：“神创世几千年历史，来在地上作工无数，已历尽人间的弃绝毁谤，无人欢迎神的到来，只是冷眼看待，这几千年的坎坷，人的作为早已将神的心伤透，他不再看人的悖逆，而是另立计划将人改变、洁净。”“神只希望人都听话顺服”，听谁的话呢？（听神的话。）听神的话。神是按着神的形象造了你，这话是指什么说的？是指神造你是正面事物。

神造了你以后，让你咋呢？让你去荣耀神、见证神。可是造了你以后，你成了撒但的出口，你荣耀撒但去了。所以说这就是背叛，这就是不听话、不顺服。“神创世几千年历史，来在地上作工无数”，刚才咱交通了这么一个小例子，是吧？这是不是神的作工？（是。）作工无数，在你个人身上这是什么，这是个小小的经历，小小的例子。“神创世几千年历史，来在地上作工无数，已历尽人间的弃绝毁谤”，怎么认识弃绝与毁谤呢？什么是弃绝？弃绝该怎么理解呢？不搭理，是吧？咱领受的那个弃绝，就只停留在咱传他，他不接受就是弃绝。那刚才在方勇的这个例子里有没有弃绝？什么是弃绝？（埋怨。）埋怨那是啥呢？埋怨那是毁谤。当神跟你说出话来，你没有按神的话去实行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弃绝。让你按神话看事的时候，你没有按神话看事，这是不是弃绝？当神交待给你一个本分，你不把它当作本分的时候，这是不是在弃绝？当神给你一个车让你去管理，给你个“伊甸园”让你去管理的时候，你没有去管理，这是不是弃绝？神给你个车，让你去管理呢，你就得去维修、保养，看怎么能把它维护好，咱不能把它损坏了，这是咱对待神的态度。看看咱是怎么做的呢？咱不但没有去保养它，反过来成了伊甸园里的狐狸，弃绝了神还要毁谤神。什么叫毁谤呢？就刚才说的，埋怨，“我怎么这么倒霉呢！”是倒霉吗？神摆设环境给你真理，还要引导、开启、带领你。你不往前走，反过来还要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呢！”这是不是毁谤？神作在你身上的工作你不承认，弃绝，反过来还说成是反面的，这就是毁谤。把反面的认为是你该追求的，你还和神讲理，“我尽了两年本分，一分钱不挣也就罢了，还扣了我多少分”，这叫什么？这是不是毁谤？是神要扣你的分吗？那是你自己的原因。即使说不是你的原因，这个车不是你人为弄坏的，是外界的原因，外界的因素弄坏的，然后让你自己掏钱去修，你心里怎么认识？是不是难受了？“凭什么呀？为什么呀？我不挣钱还让我去修，真是太残忍了吧！太不讲理了吧！”这些表现都是毁谤。你从哪儿来的，你整个人都是从神来的，你活着就应该为神效力！就应该被神利用！你拿出十分之一来献给神，那是你该献的，就是你都献给神，也不值多少钱。那句话怎么说了？（涛涛：沙土中的一粒。）沙土中的一粒，是吧？你对比一下，神给了你有多少，你给神的只是沙土中的一粒。

“已历尽人间的弃绝毁谤，无人欢迎神的到来”，昨天交通什么了？昨天我交通的目的是想让你们认识一下自己，我想用事实来证明，你们尽本分不合格，没忠心！可你们总给我一个这样的回答，“我们尽本分相当的忠心，相当的用功。在外边打工干八个小时，我们在这干十个小时、干十二个小时，我们在不停地尽本分！”我说你忠心尽本分了吗？你不停地尽本分了吗？为了证明你是不停地尽本分，你告我那机器在不停地工作。我昨天也看了看，机器在那不停地工作，你管了没有？你们顶多半个小时干一次，就这还能说我们在那儿干活儿了呀，我们不停地工作了呀。我想抓捕抓捕罪状吧，我还抓不住。我用时间抓不住你们的罪状，用你们尽的本分还抓不住你们的罪状，这是什么流露？“来在地上作工无数，已历尽人间的弃绝毁谤”，这个里边有没有弃绝与毁谤？李放，你昨天怎么弃绝神的呢？我昨天给你交通了什么是信神，什么是信神呢？神说：“真正的‘信神’的含义是人能在相信神是万物的主宰的基础上来经历神的说话，经历神的作工，达到脱去败坏性情满足神的心意以及达到认识神，这样的历程才叫信神。”（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写在前面的话》）昨天的那个环境，是不是神摆设的呢？神摆设环境是让你干什么呢？是让你认识神，认识自己。认识自己什么呢？认识自己勤劳、勤快，是勤农？认识什么呢？认识自己的败坏、邪恶，认识自己应付糊弄，这是不是你该作的工作？你是只害怕我看见你的应付糊弄，神是专让你看见你的应付糊弄，你说这叫什么？这是不是弃绝？（李放：嗯。）摆设那个环境，我问你昨天干了几个小时？“昨天、前天、大前天我们加班了”，这是叫迎合还是弃绝？我一说，你就把你加班的事情拿出来了，你就不能把你没加班的事情拿出来？我想解剖解剖你，你是哪儿的皮肤好你就给我拿出来，你把你生了虫的地方、有癌症的地方盖得严严实实的，难道你尽本分的过程中，你就没有应付糊弄吗？难道你每天都加班了吗？难道你每天干活就是不停地干了吗？我记得李放告我说，“我可是人啊，我不是机器！”那你既然说你是人不是机器，那你怎么又连轴转了呢？你这话矛盾呀！李放，听懂我说话的意思了吗？这就是弃绝与毁谤。弃绝什么了？弃绝了神的作工。神交待给你的事情，你没有按这件事情去做。交代你什么了？我刚才说的这些话里神交待你什么了？（李放：

认识自己。）在神摆设的环境中，在神的作工中，认识自己，认识神，经历神的作工。这是神给你留下的“家庭作业”，是让你去做的，你没有这样去做，这就是弃绝。你弃绝神，反而还要讲自己的理，这就成了毁谤！

方勇刚才没有经历神的作工，这就是弃绝。所以神说：“……即使你为‘事奉’神而跑断腿、累断腰，甚至殉了道，但神却一点不称许，反倒说你是作恶的人。”（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当取缔宗教的事奉》）今天搞清楚了没有？为什么不称许？因为你弃绝了神。你弃绝了神，神还能称许你吗？因为你跑断腿、累断腰的那一刻，你弃绝了神。你不仅弃绝了神，你还毁谤神，你还认为啥呢？我跑断腿、累断腰，这是资本，我这是有资格了。因为你把它当成了一种资本、资格，所以你就能跑断腿、累断腰。你把它当成资本、资格和神去讲理，这是不是毁谤？弃绝、毁谤。咱不要一说弃绝、毁谤就说，“我没有弃绝呀！我没有毁谤呀！谁弃绝了？咱去传原教会的人了，他不接受，那叫弃绝。他亵渎，他还毁谤”，咱就只在这个字句里边认识别人。咱得学会把神话带到实际生活当中，对号自己、认识自己。“已历尽人间的弃绝毁谤，无人欢迎神的到来”，“无人欢迎神的到来”，李放，你欢迎神的到来吗？（李放：不欢迎。）为什么不欢迎神的到来？我今天来了，给你交通来了，我给你交通是让你去认识神的作为，你就跑题，你就和我绕圈儿，这就是什么？不欢迎神的到来。今天我要跟你说什么，是让你根据我的这个思路去走，你不跟着我给你交通的这个思路走，这就是不欢迎神的到来。“只是冷眼看待，这几千年的坎坷”，我给你说的是从咱的这些生活当中的细节上来看，不欢迎神的到来。我要不给你说呢，你就会从大的方向去看，从神的作工中，明显的事上去看，不欢迎神的到来。咱去作工的时候，见证神的时候，打仗的时候，谁欢迎呢？没人欢迎，这是你能看见的。“这几千年的坎坷，人的作为早已将神的心伤透”，我昨天想解剖你们，跟你们交通的时候，你们那样讲理还和我绕圈子，你们说我心里边是什么味道？不要说神了，你说我心里是什么味道？我说了多少话，神说了多少话，把神话带到实际生活当中，来经历神的说话，来认识自己，认识神。多长时

间了，说过多少次了，你们在这里边经历吗？去认识自己，认识神了吗？不是去认识神，老是讲理，讲自己的理，老是把自己放在正义的一边。

“人的作为早已将神的心伤透，他不再看人的悖逆，而是另立计划将人改变、洁净。”他不看人的悖逆，神把你的悖逆放在了一边不看，要是看的话就没法作。你说，咱搭的那棚，我问涛涛呢，“你们就这么干的？棚顶的三角都没有固定，这能结实了？棚顶连个坡度也没有？你就连这也看不见？这基本常识你知道不知道？你要不知道吧，是你愚昧无知，那不能定你的罪，你要是知道，那就是另一码事了。”涛涛说：“知道。”你知道，你也看见了，但为什么不说呢？涛涛，你看见他们当带领的时候，你心里边难受了，“他们都能做带领，怎么就不让我做带领？”做带领是怎么呀？操练什么呀？做带领是操练你的操心、用心，借着这个操心、用心，你来到了神面前。今天给你这个机会，让你出来，让你看看，我不在这儿，让你操个心，你为什么不操这个心呢？你为什么不用心呢？反过来咱还得返工，那返工就费了事了吧？本来就是二十分钟能办了的事情，现在得办两个小时。“人的作为早已将神的心伤透，他不再看人的悖逆，而是另立计划将人改变、洁净。”不看人的悖逆，也就是说，像方勇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呢！”神看不看这个？不看这个。把这句话说出来要干什么呢？是因为你自己不会认识，所以把这个拿出来让你去认识，认识什么？认识自己的悖逆。不是要定你的罪，神要是按人的罪来定人的话，人还有今天吗？神说过，神灭你还不是分秒钟的事吗？神按人的性情来定人，人都该死！但神没有那么做。如果按以色列的律法来定你，你能站立得住吗？所以神不看你的悖逆，而是另立计划改变你、洁净你。今天看见神是不是实实在在地要改变你、要洁净你？神再三地和你唠叨，再三地给你摆设功课。所以在咱经历的过程中，都不是一次、两次的功课。李放应该深有体会，就咱这个斗，给你摆设了多少次呢？咱实在是太刚硬了！上次是第一次看见你流出了惭愧的眼泪，那算不算惭愧的眼泪？（李放：我认识我怎么这么难办呢。）这滴眼泪属于一种正面的，是吧？换取你的这个认识的眼泪，真是来之不易呀！给你摆设

了多少功课呢？让你跟多少人打斗以后，修理对付以后，直到上一次才看到有一点认识的眼泪了。你要是再没有认识的眼泪，就跟谁一样了？（老于。）就和老于一样了，老于始终没有认识自己的眼泪，就不用说是背叛自己、恨恶自己了，认识都没有。你看神现在正交通什么？是不是又交通正常人性呢？神这篇话好像是针对你交通的，你一句我一句，以牙还牙，和他们非得斗个不停，不管他们说啥，非得把他们打倒。和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是想看你的丑相？（李放：不是。）是要激醒你，是要刺痛你的心，让你看见咱是个什么东西，让你去恨恶自己。神不看你的悖逆，而是另立计划要改变你、洁净你！

“就神来在肉身所经历的讥笑、毁谤、逼迫、患难、十字架之苦、人的排挤等等这些神早已尝够”，这两个月临到了两次环境，临到环境你们心里是怎么想的？一有环境你们心慌不慌？害怕不害怕？心慌、害怕！有什么想法？东躲西藏，晚上不敢回家，现在有什么想法？你在这个害怕的过程中有什么想法？丽萍说什么了？“我就不能听到这个环境，一听到这个环境我心里就难受。”一方面是大红龙逼迫的难受，一方面是心里想后路了，“这就是信神？就这样的生活，什么时候是个头！”就开始怀疑了。你们有没有这种想法？有没有这个流露？丽萍她说出这话，“这就是在信神？什么时候是个头！”这两句话流露出来什么？这就是在信神？信神就是东躲西藏？这要到什么时候呢！怀疑、疑惑、背叛，这是不是背叛了？（嗯。）怀疑，“这就是信神？神主宰万有就连大红龙也管不住？”这话说不出口，不能说出来，是不是在心里想呢？大红龙想干啥就干啥？怀疑、疑惑、猜测、论断，论断其实就是毁谤，是吧？论断就是毁谤！这什么时候是个头，盼日子。不是说在这个环境里怎么去经历神的作工，在神的作工中去体验、去经历，而是对神的作工进行论断，评论一番。用自己的观念去评论神的作工，不按着神的心意去寻求，神的心意是什么？神为什么会摆上这样的环境？只是活在自己的观念想象里边，那这样的话能得着什么？她没有按着神的话去走，而是活在自己的观念里边，盼日子，到最终什么也得不着！她对自己不会有认识，对神也不会有认识，因为她活在自己的观念想象里，她所认为的信神就应该平平安安，定规在这个

范围里边。毁谤、逼迫、患难，咱以前交通过患难，是吧？大红龙在外边逼迫，“神家”还逼迫，然后人还不理解，人尽本分再应付糊弄，多大的难处呢！感觉到艰难了吗？李放，你在这儿作工感觉到艰难吗？（李放：感觉到了。）你看神家现在用的这些东西，无人去珍惜它，无人去保养它！如果要在你自己家，会成这样吗？能成这样吗？你看了心寒不心寒？患难！

“毁谤、逼迫、患难、十字架之苦，人的排挤等等这些神早已尝够，来在肉身的神受尽了人间的苦难，父神在天之灵早已目不忍睹”，目不忍睹是什么意思？实在是看不下去了，这叫目不忍睹。不忍心再看下去了，目不忍睹。你说，神动用了这么大的工程，神到底图啥呢？为啥呢？咱以前交通过造方舟，给谁造呢？给自己造方舟呢！给你自己造迦南美地呢！造方舟是要咋呢？是要找生存之地、生存的根本。神作工结束完了是要什么呀？团体宇宙新人要出现！咱今天看，看咱像个团体宇宙新人吗？咱是团体宇宙败坏人。咱看看这些产业，看看咱是怎么尽本分的！看看咱是怎么对待这些产业的！咱离团体宇宙新人的这个目标还有多远？团体宇宙新人，全宇宙的新人！现在团体是出现了，但新人还没有出现。什么新人？新人的这个“新”怎么理解？他的心活了、他的灵活了，唤醒他的心、唤醒他的灵，他的良心发挥功用了。神话在他身上作王掌权了！这些人不再敬拜撒但了！不再属于这个败亡的人类了！而是都归服到了神的权下！归在神的权下，这只是一句话吗？什么表现？神话能掌管你了，你尽本分的时候，还是这样应付糊弄吗？脱胎换骨，什么是脱胎换骨？你原来是凭什么活着的？你是为了自己的前途命运，为了自己的得失，为了与神搞交易，为了换个不死的结局。那团体宇宙新人呢？团体宇宙新人是什么样？团体宇宙新人活出的是什么？赞美神、荣耀神，没有忧伤、没有眼泪，都是赞美。就好比给方勇摆设的这个环境，方勇要是良心发现了以后，成了宇宙新人以后，应该有什么变化？应该有什么表现呢？他不是埋怨了，而是看见了神拯救人的良苦用心，看见了神的爱，不是说，“我怎么这么倒霉了”，而是说，“我怎么这么幸运呢，神怎么这么高抬我呢！”今天罚了款了，或者是扣了分了，他原来是种愁苦，现在呢？现

在还愁苦吗？不愁苦了，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喜乐。怎么还喜乐呢？你回想一下约伯，当约伯的万贯家产都被剥夺了的时候，满身长疮，得疾病的时候，他心里边喜乐不喜乐？（不喜乐。）心里痛苦难受，是吧？痛苦难受、不喜乐。但是当他站住见证以后，神向他显现以后，他的心是什么？他的心是喜乐的。那时候，他怎么想？他还会想他的万贯家产吗？神说："这样，约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摘自《神三步的作工纪实精选·约伯记（全篇）》）让他死，他都满足，日子满足而死。神向约伯显现以后，他是什么心情？他是喜乐的。如果说你今天站住了见证，成了一个团体宇宙新人，你看见自己是团体宇宙新人，你是什么感觉？是不是喜乐？那你回想起来，"呀！还扣了我八分，还扣了我四百块钱"，回想起这些事，是什么味道？你原来是埋怨，后来能正确看待了，那应该是什么？赞美、荣耀神！"神太大能了，神剥夺我是神看得起我，是神高抬我！"神剥夺了约伯的万贯家产，是因为他是约伯，才配让神剥夺他的万贯家产。不是约伯，神剥夺吗？不配！你说今天扣了方勇的这个分，方勇应该怎么呢？应该赞美神，"我不配神扣我的分"，这扣分是什么？扣分、扣钱这是一种荣耀。为什么是荣耀呢？找到原因了没有？因为你是为神、为神家，你这八分是为神家扣的。你在你家开车扣了八分，那是为你儿女扣的。你在这儿花了多少钱，是为神家，是为国度建造献上了这些钱，你为神家修车是为神家献上了你自己。你在你家呢？为你儿子献上了你自己，为你儿子献上了八分。神在哪？神是谁？神是造物的主！为神献上，谁配呢？别人他想献呢，有资格吗？有资本吗？没有资格、资本。他连来到神面前的资格都没有，尽本分的机会都没有。方勇应该暗自高兴呀！"我能尽上这个本分，神对我实在是高抬、恩待，如果让其他人尽了这个本分，到时候我想让扣我的分，想让罚我款，我还能献上吗？献不上了，这完全是神的高抬与恩待！"方勇露出了什么？露出了赞美。这个赞美是从哪儿来的？是发自内心的。是你的认识，发自内心的，这个是神悦纳的。你那个字句，没有认识，没有细节，你说得再好，是空的，是渺茫的，是站立不住的。你这个赞美谁能驳倒？再过几十年以后，成了历史的记载，记载在了记事册上。建造国度的时候，怎么建造的呢？你给你孙子讲故事的时候，"那时候你爷爷是干什么的？你爷爷在国度里是第一个尽这个本分的人，但是应付糊弄了，怎么应付糊弄了？开车的时候想着自己被扣

分了，认为自己真倒霉，一想自己倒霉，一脚猛踩油门就把神家的车给踩坏了，成了羞辱的记号”，每一次谈起来就痛哭流泪，“你说我那时候是什么东西啊，神那么高抬我，神把那么大的重任交给了我，我却不当回事，而是在应付糊弄！”这就是团体宇宙的新人，看事观点扭转了。

“父神在天之灵早已目不忍睹”，目不忍睹就是不能看。就说方勇，你把车弄坏了，你给神家带来了罚款，反过来你还认为你倒霉。神让你进国度，你还认为你倒霉，你说这种事情神能看吗？你看着害不害怕？你看着什么感觉？“我可不敢尽本分，我要尽得再好点让神看中了，这可麻烦了，神要检验我呢，又给我加大环境怎么办？”方勇，怕不怕？（方勇：不怕。）“父神在天之灵早已目不忍睹，仰头闭目”，两个动作，第一个动作是目不忍睹，没法看，第二个动作是仰头闭目，哎，难受，咱能体尝到吗？咱今天一开始交通说什么了？站在神一边体验神的主宰，先让你体验一下。刚才说了方勇，看着方勇目不忍睹，是吧？又看了李放的表现，目不忍睹，我过来是给你交通，给你带路呢，你是表你的功呢。“父神在天之灵早已目不忍睹，仰头闭目”，有点绝望了，“哎呀！这人还能不能作成？这带的是些什么人呢？简直是活死人，哎呀！不能看了”。你说现在是国度时代了，遇上这茬子人，要是在律法时代，就没有一个人敢这样做。所以说，“人的作为早已将神的心伤透，他不再看人的悖逆，而是另立计划将人改变、洁净。”然后神又说，“父神在天之灵早已目不忍睹，仰头闭目”，当你听了这句话以后，你心里面什么感受？体尝到体尝不到？如果体尝不到的话，你回想一下，你在什么情况下仰头闭目呢？你生了一个孩子，孩子在叛逆期，也不念书，也不上学，每天起来打游戏，回家还逼着你要钱，“给我钱！”你是什么心情？咱再看新闻里边经常有啥人呢？打游戏的没钱了，因着家长不给他钱，是不是把他妈或者是把他奶奶捅刀子了，杀了？当你回家看见你的孩子，为了打游戏，把你妈捅了一刀子，你是什么心情呢？你还忍心睁眼看吗？目不忍睹啊！你说你养孩子，你是为了什么呀？你养活孩子是想啥呢？（SJ：光宗耀祖。）光宗耀祖，是要借着他让你得荣耀呢。从孩子小的时候你就

每天起来夸，“看我孩子多聪明呢！”一直夸到大，夸到十五了，孩子悖逆了，连父母都不认了。反过来打游戏和你要钱呢，你不给钱，不给钱就打你，你回想过去，展望未来，你什么感觉呀？（李放：绝望。）绝望了。绝望了的表现是什么？（SJ：仰头闭目。）就是这种感觉。你的孩子那样走下去，你能有感觉。你这样做出来，你说神看着你是不是就跟你看着你孩子做出来的那些事是一样的呢？神是要把你往正道上带，神是要把生命赐给你，神是要把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赐给你。而你呢？你感兴趣吗？你感兴趣的是什么？你要地位、你要名誉、你要钱财。李放喜欢和人斗，你要把他们打下去，你要让他们都高举你、见证你。神说，那个不值钱，那是过眼浮云。这些话和李放说了多少遍了，信神信了二三十年了，早就和你说清了，李放听吗？李放不听，李放不听只能是怎么？一天比一天严重，小时候刚开始信神，神说啥你听啥，信的时间长了，变得麻木了，感觉不到了，也就胆大了，成了十五岁的孩子了，越来越叛逆了，叛逆期。让你干活儿，你开始反抗了，“我是人，我不是机器！”开始反抗开了。反过来说，“你认识认识你自己吧！你看你尽本分一天干几个小时呢？”“我干十二个小时！”“你怎么干的活儿？”“我一直干着了，机器不停地转，我跟着机器不停地转，一个小时我就干了五六下。”“父神在天之灵早已目不忍睹，仰头闭目”，现在你有感觉了吗？你能体会到我的感觉了吗？我看见了李放，我又想起了老于，我该怎么办呢？我再看看李放后面又是方勇，目不忍睹，不愿意看。怎么看呢？方勇在这儿辛辛苦苦几年了，我看见你劳累，可是你不求上进，不往上走，你让我再怎么说呢？

“父神在天之灵早已目不忍睹，仰头闭目，等待爱子重归”，神放弃了吗？神等待爱子重归，等待着你回家。我刚才给你举例子，体会到那种味道了吧？体会到那种味道，那是让你干什么呀？是让你体会一下神现在的感受。神说：“神是活生生的，是真真正正存在的，不是人想象出来的一个木偶或者是一个什么物体。”（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续编）》）你不要把神信成木偶，神是有知觉的，神是有性情的，神是有感受的，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咱的言行举止在神那边都有一个态

度。神是让你去感受一下，你感受一下神的态度，那你就知道神的喜、怒、哀、乐了。神现在喜的是什么？恨的是什么？神是要让你走与神相合之道，让你这么去体验，目的是要干什么？是让你做神的知心人，神现在想什么，你现在体会到了吗？知道神想什么了吗？神是让你做什么呢？做神的知心人！怎么能做神的知心人呢？我今天晚上给你举的这个例子，这就是个路途。你按着神话去实行，神怎么说，你怎么去看，你怎么去走。你就好比刚才我跟你唠叨了，举了那个例子，你能体会到神的心情了。如果我不唠叨，那你自己看这句神话的时候，你就得回想一下，揣摩一下，人到了绝望的时候是什么表现？仰头闭目。为什么仰头闭目呢？就得揣摩揣摩、寻思寻思。“他只希望人都听话、顺服”，这个要求高不高？（不高。）“他只希望人都听话、顺服，能在他的肉身面前惭愧已极”，听话、顺服后边是什么？（惭愧已极。）惭愧已极，为什么让你惭愧已极呢？惭愧已极这是个表现，是吧？惭愧已极背后流露出来的是什么？人的良心理智的恢复。有了良心理智了，你感觉到惭愧已极，我怎么不是个东西呢！惭愧已极。在神面前惭愧已极，让你惭愧已极，不悖逆神了，不要认为，“我怎么这么倒霉”，而是认为什么？“我怎么这么幸运！神怎么这么恩待我，神在我身上动了这么大的工程”。“只希望人都能相信神的存在而已”，为什么让人都相信神的存在呢？方勇现在能看懂这句话吗？为什么把这句话要放到这儿呢？（李放：因为不相信是神摆设的环境。）哎！从神摆设的环境中看到，神是主宰万有的神！有生命的，没生命的，都在神的主宰之中，神主宰着万物是让你去体验、经历。体验、经历是让你定真神，看见这一切都是神所主宰的，为什么要罚你的款呢？罚你款也是神主宰的，你这个车的齿轮断了，它也是神主宰的。你说这个车，第一次多拉了点东西，为什么就断了呢？别人的车超载就断了吗？这样的车和咱拉一样多的东西是不是多得多呀！你不要说这样的车了，就是人家小张的那个小车人家还拉挺多东西呢，也没见人家断了齿轮，咱这个车怎么就能断了齿轮呢？以前为什么一直不断呢？现在为什么要断呢？你悖逆的时候，这些事情就来了，这就让你看见了神的主宰。借着让你看见神的主宰的过程，也让你看见了神的存在。为什么让你看见神的存在呢？当你真实认识到神的存在的时候，你就能站住约伯的见证了。约伯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摘自《神三步

作工的纪实精选·约伯记（全选）》）不是给你了，你认识是耶和华，不给你了，剥夺你了，你就否认了。所以说，借着这个让你真实地认识你自己的信，有一个真正的信。

“只希望人都能相信神的存在而已，在人的身上早已不求什么更高的”，这话怎么理解？神要你所作的见证高于约伯的见证，可神怎么说了？“神不允许撒但随意残害人，这是神对人的怜悯。一个约伯经受了撒但的试探与残害在神看已经足够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续编）》）有约伯一个就够了，今天还让撒但再这样残害你吗？不了！神不让撒但这样苦害人了。所以说，“在人的身上早已不求什么更高的，因神付出的代价太高了，而人却高枕无忧，对神的工作根本不在意。”你看我和你交通这些话的时候，和你对号入座，感觉不一样吧？高枕无忧，你说方勇高枕无忧了没有？（小张：嗯，高枕无忧。）方勇承认这句话吗？方勇想，“我晚上睡不着觉呀！谁敢说我高枕无忧了”，晚上睡着了没有？（方勇：心里边就是放不下，感觉就是对神的工作不在意，就是满不在乎的那种心情。）神说的高枕无忧，和你说的还不一样，你说的这是一种良心的谴责。“哎呀！一不小心把神家这个车弄坏了”，你是在车坏了的这件事上放不下，对吧？（方勇：嗯。）神说啥了？高枕无忧，你担心你的生命受亏损了吗？你晚上睡觉想了没有？“我生命长大了没有？我这个真理明白了没有？神的经营计划到了哪了？这是神家的车，我得怎么把它保护好呢？”你想了没有？没有吧？这叫没有“忧”，这就是高枕无忧。你说的，“我回家也没有睡着啊！我也难受了呀！”那和这个无关。你是在你的前途命运里边熬呢，而且还在里边争战，争战什么了？“这个车我赔还是不赔，我赔吧，我不挣钱，还得拿钱，出钱。我不赔吧，坏到我手里了”，是吧？你难受晚上睡不着觉，就是因为这个睡不着觉。这个睡不着觉，用神话形容应该怎么说？与神斤斤计较得睡不着觉！这是不是斤斤计较？与神在算账，与神在算你的付出，与神在讲理，与神在搞交易，搞得睡不着觉。而神在这里说，“而人却高枕无忧”，神不让你高枕无忧，是因着神的经营计划，因着你的使命，因着你的责任，压得你喘不过气来，这才是正面的。如果这些压得你喘不过气的话，你还有时间考

虑这些吗？就没有时间考虑这些了。而且你也不考虑这些，你认为这些都是应该的，理所应当的。所以说，“而人却高枕无忧，对神的工作根本不在意。”两句话，前边神说你是高枕无忧，你觉得，“我不是高枕无忧，我也想问题了呀”，可你想的问题是什么问题？神说的是对神的工作根本不在意，反过来你是说，“我也睡不着觉呀！我孩子考大学，考不上，我愁苦得不行”，那只是流露了咱的一个败坏，借着这个话，今天给你个路途，教你怎么去看神话，怎么去寻求。

诗歌交通《神只希望人都听话顺服》（一）

“644 神只希望人都听话顺服

神创世几千年历史，来在地上作工无数，已历尽人间的弃绝毁谤，无人欢迎神的到来，只是冷眼看待，这几千年的坎坷，人的作为早已将神的心伤透，他不再看人的悖逆，而是另立计划将人改变、洁净。就神来在肉身所经历的讥笑、毁谤、逼迫、患难、十字架之苦、人的排挤等等这些神早已尝够，来在肉身的神受尽了人间的苦难，父神在天之灵早已目不忍睹，仰头闭目，等待爱子重归，他只希望人都听话、顺服，能在他的肉身面前惭愧已极，不悖逆他而已，只希望人都能相信神的存在而已，在人的身上早已不求什么更高的，因神付出的代价太高了，而人却高枕无忧，对神的工作根本不在意。”（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作工与进入 四》）

方勇，刚才听这首歌了没有？咱在听歌的时候得一边揣摩一边听，站在神一边看事，这才叫信神。体验神的主宰，把神话带到实际生活当

中，神话能够和实际生活当中的人事物对上号，然后经历体会，这叫体验神话。把神话带到实际生活当中，就是说要带你走这条路，你把神话带到实际生活当中，你站在神一边体验、品尝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到神的心思，神的感受了。这个时候你体验到神的心思、神的感受了，你就感觉到了，人是如此的悖逆，神的爱是那么实实在在，但是人对待本分还不屑一顾，这让你感觉到人的一种难办，人的一种残忍，做在神身上太残忍了，神太伟大了，无形之中你就是一种感动，就发现神的爱了。发现神的爱的时候，你才能去爱神，你发现不了神的爱，你不可能爱神。发现了神的爱，发现了自己的悖逆，无形之中你心中产生了一种什么？内疚、亏欠、愧疚、惭愧。在这个基础上，你会痛苦难受，痛苦难受这是一种什么现象，这就是一种感动。这种感动是什么感动？是种正义的感动。这种正义的感动从哪而来，从神而来，也就是告你说，这种感动就是圣灵的感动。神话原话怎么说了？“要做诚实人，要为除掉诡诈的心而祷告神，借着祷告随时洁净自己，借着祷告被神的灵感动，你的性情随之就逐步变化了。真正的灵生活就是祷告的生活，就是被圣灵感动的生活。被圣灵感动的过程就是人性情变化的过程，没有圣灵感动的生活不是灵生活，还是属于宗教仪式，常常有圣灵的感动、有圣灵的开启光照的人才是进入灵生活的人。人的性情是随着祷告不断地变化的，人越被神的灵感动，积极成分、顺服成分越多，人的心也逐渐得着洁净，性情也随之逐渐变化，这是真实的祷告带来的果效。”（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关于祷告的实行》）圣灵感动的过程就是性情变化的过程。如果说你多次发现神的爱，多次发现人的残忍，多次感动得痛哭流泪，感到自责、难过。这是不是一种良心的发现？良心的发现自然就会产生还报，看到自己不是个人，那你再做什么事的时候，是不是就会警戒了？我不能再这样做了，那你这个人的性情是不是就变了呀？你的看事观点变了。你为什么难受呢？就是说你的性情转变了，你能站在正义的一边看事了，也就是说，圣灵感动的过程就是性情变化的过程。我给你说的这是个路途，是什么路途呢？把神话带到实际生活当中的路途。怎么能把神话带到实际生活当中呢？首先你得相信神的话是实实在在的，你得在相信神主宰的基础上，在相信神话的基础上，然后跟着神话走，根据神话去看事，你进入到神话里边，就是进入到神里边。你根据神话看事，把神话带到实际生活当中去看你的所作所为，看神给

你摆布安排的，这样一对号，你发现了神的可爱。你发现了神的可爱，你就能看见自己的自私卑鄙，看到自己不是个人。这个过程就是信神的过程，叫性情变化的过程，叫成全人的过程。你每一次吃喝神话，你每一次遇到的事，你都这样去经历，那你这个人就能蒙拯救，就能被成全。

方勇，这个过程听明白了吗？能叙述出来吗？大概有个方向了吗？（方勇：我把车轮胎上的部件给打了，那个时候心里边想的是，自己在这方面没去用心，只知道开车。一出了这个事情以后，才看到自己对车的这个爱护程度，还是跟开小车一样，只会开，不会去修，不会去爱护这个车。所以说就看见自己只是被动地去做一些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就感觉自己是在尽本分呢。而神是要改变你对待这车，对待这个事的态度，当你能从心里面感受到这个责任，就想着以后怎么样把这个车爱护好、保护好。）咱对这个方向还叙说不清。让你去开车，也就是把这个车交待给你了，也就等于是把这个伊甸园交给了你让你去管理。万物的主人，你是怎么看待这个万物的主人？今天还没有给了你万物，只给了你一物，就给了你四个轮子，一个车，你都看不住，你还怎么做万物的主人呢？给了你车，这就好比是神把伊甸园给了你，交给你，让你去管理。你既然要开它，你就要驾驭它，驾驭它就得要了解它，它工作的原理是什么？它需要怎么保养？那都需要你去了解。神把伊甸园交给你，神看你怎么对待这个伊甸园，根据你对待伊甸园的态度，就能看见你对待神的态度。神给你的东西你珍惜不珍惜？神给你的本分你珍惜不珍惜？如果你有珍惜的态度，你有爱惜的态度，那就会有爱惜的表现，有爱惜的动作。你对待神给的东西的一个态度、行为，就暴露了你对待这个东西的一个真实看法。方勇，你说神给你本分是不是神对你的高抬？（方勇：是。）那你爱不爱惜本分呀？宝爱不宝爱本分？如果这些事没有发生的话，你会怎么说？“我每天起来没白天没晚上带着病地跑车，晚上你们在家睡觉，十二点了我还在外面跑，你能说我不珍惜嘛！名义上我是个司机，其实我既是搬运工又是司机，去了卸货的地方，他们不卸我还得卸，到了装货的时候他们不装我还得装”，你说方勇尽本分到位不到位？你要说

方勇尽本分不到位，你说方勇他冤不冤？你看方勇尽的本分是不是值得人承认呢？方勇尽本分值得人承认。不管去哪干活，方勇的名声绝对没有一个人能说出个不好来。你说几点开车，我就几点开车，你说几点走，我就几点走。来了以后，我没有说我有功了，我把车咔嚓一放，我去吃饭去了，或者是我指手画脚讲理去了，讲我的苦衷去了，“你们卸吧！卸货是你们的事了，来这儿我就是开车的，我开完车，卸货是你们的事，和我无关。”他没有那么做，也没有那么说，他是从车上下来就跑到后面去卸车，直到把车卸完打扫干净，大伙都撤了，他才撤，方勇干的活儿让人都说不出啥话来。你看方勇本身还有病，瘦骨嶙峋是吧？你相信他是能干活的人吗？所以，方勇做的这些人都看在眼里。可是这些能不能代表你对本分的宝爱呢？能不能？（方勇：不能。）为什么？（方勇：因为在心里头就没有要爱惜这个本分，就是自己能干啥，就去干去。）方勇能做这个事，只不过是你比别人有那么一点良心！但这个良心呢，还谈不上是良心理智，只能说你有这个良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在尽本分的过程中，还没有达到一个受造之物该尽的，在尽本分的过程中有要求。有什么要求？方勇心想，“我没有要求呀！”有没有要求？（方勇：没有啊！感觉没有啥要求。）方勇的要求就是我要剩存下来，我要大难不死，要让神承认我，这是不是你心里头想的？这是不是你所盼望的？（方勇：对。）这就是你的要求。所以我说你只有良心，还没有理智。你有了理智的话，就没有要求了。不管神怎么做，我就是个受造之物。之所以你能没白天没晚上地做，是因为你还有要求。有要求就说明你还是在干什么？还是在与神搞交易，搞着不赔本的买卖。

你看着方勇有病呢，“方勇累死累活，方勇怎么那么傻呢，其他人都是干完活就休息去了，把车开过来了就没事了。方勇怎么还卸车呢！卸车不是方勇你的事啊！”方勇还替他们卸车，卸完车跟他们一块儿走，看见方勇默默无闻，傻乎乎的，就知道干活。你说方勇傻吗？方勇傻还是你傻？你说方勇傻，“不懂什么是休息，不懂什么是爱惜自己，自己都不爱惜自己，这不是傻子呀！你不给自己安排个休息时间，谁给你安排呢！谁心疼你呢！”你说方勇傻吧！方勇在那边怎么想呢？该你

装货、卸货了，他看见你在那儿坐着你不干，他去干了，并且开了车又装货、卸货连轴转，车还带着篷布热得气都不上来，有时干活的时候，全是灰尘，出来就跟下煤窑一样，你说方勇为什么能这样去干？他没知觉、没感觉？他有知觉、有感觉，但他还能那么做，并且他不是一次两次那么做，他能持之以恒地那么去做，什么支配着他？是交易的心支配着他。你看着方勇那么傻乎乎的，需要那么卖力吗？可方勇在那看见，“你才傻呢！你在这儿搞交易，神看着呢！你在这儿不出力干活，偷工减料，神能承认你？你欺骗神，神能看不见你吗？”所以说，你说方勇傻，方勇说你傻，究竟谁傻？（不干活儿的人傻。）不干活儿的他觉得他聪明，“我干一天也是这，不干也是这，你方勇倒是勤勤恳恳地干了，我也没看见方勇长出‘翅膀’来呀，也没有得着冠冕呀，也没有得着称颂呀，也没有得到提拔呀！啥也没看到，公义在哪儿？”方勇是看到他傻，可我在这儿看到你们都傻。为什么说方勇傻呢？（爱萍：搞交易。）搞交易，搞交易神不称许。神话说：“ 即使你为‘事奉’神而跑断腿、累断腰，甚至殉了道，但神却一点不称许，反倒说你是作恶的人。”（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当取缔宗教的事奉》）

方勇在这儿搞交易了，搞交易好不好？（爱萍：不好。）不好，是吧？搞交易不好，你说那不搞交易的好不好？（爱萍：更不好。）欺骗好不好？（爱萍：不好。）不出力干活的人他想欺骗，他想骗取。方勇在这儿还好点，就是我说的最起码他还有良心，他知道啥呢？他知道还得脚踏实地地去交换，换取个不死的结局。他还知道得换，他还知道把人能骗过去，但骗不了神。可有一些人呢，他老想骗神，老觉得自己最聪明，这些人就是连良心都没有。神问人，你高过良心的标准了吗？你吃喝神话的时候，心里不觉得内疚、亏欠吗？你配吃喝神话吗？你连个本分都不尽，出力都不出力，你投机取巧、应付糊弄欺骗神，你配来到神家吗？不感觉到内疚、惭愧、见不了人吗？不要说见神了，人都见不了。神今天不搭理你，是因为啥呢？不到时候。这是神对待搞欺骗之人的态度。那搞交易的呢？神造了你是让你彰显、荣耀神呢。可你知道神存在的时候；知道神要赐给你生命的时

候；知道神能主宰万有的时候；知道神能带你逃脱灾难之苦的时候，你出力干活了，这是什么人？这是投机取巧，搞交易的人。这样的人神不要，神要的是什么人？能彰显他、荣耀他的人。为什么你一搞交易神就不要了呢？不是说神不要你这个人了，是神不要你的这种做法。为什么？因为搞交易是种交换。你跟神一搞交易呀，你就不是受造之物了，神造了你是让你彰显神、荣耀神，是让你去敬拜神，无条件地去敬拜神、去爱神。你跟神这么一搞交易，就代表你是从哪来的？你是从撒但来的，你对神是种欺骗，是种骗取。你跟神一搞交易，就证明你没把神当神待，你就没把神当造物主来待，所以你才敢与神搞交易，才敢有这种想法与做法，所以这就代表撒但，是从撒但来的。只不过是说稍稍具备了一点良心，比那些骗取的人好一些，但还不能满足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什么？方勇？（方勇：让人能爱他。）怎么形容这个爱呢？怎么能代表你爱他呢？信神不爱神枉活一世，你怎么爱神的？交代给你一个本分，你就尽本分去了，你把这个本分尽好了。或者说，交代你什么本分呀，你都尽得完美，你都尽到位了，你这样做出来，和一个机器人做出来的是不是一样的？给你输了个什么程序，你就做了个什么事，告你说什么事，你就做个什么事，你守了个规条，这属于什么？机器人。就是个做，这就属于作工。你只注重作工，不注重生命进入。那什么才是生命进入呢？性情变化才是生命进入，作工再配合上生命进入这才完全了。作工是为了生命进入，生命进入离不开作工，在作工中体验、看见、发现了你的败坏，发现了你生命上的缺少。在作工中神能看到你的态度，在作工中你能体验到神的感受。神要的是你的心，神看的不是你外表行为的一种好坏，神看的是你的心。也就是说，神不只是看外表能尽本分，而更重要的要看是什么支配你尽本分的，这是关键。你是交易的心，你想换取，这是欺骗、欺诈，神不要。神要的是你发自内心的，用心来支配你尽本分。也就是说，神要掌管你，神要得着你的心，用神话来掌管你，用良心来支配你尽本分，让你良心发现，良心亏欠，我必须得这样做，就是神给我归宿，神不给我归宿，我也得这样做，这才配称为人。

你知道SJ的经历吗？研究原子弹，你研究了没有？（方勇：人家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能用神话去和自己对号，而且能够体贴神的心意。）你为什么走不上她的这条路呢？什么原因？（方勇：心里面有好多东西放不下。）因为你就没有研究原子弹。她生命中有几个转折点？能说清吗？（李放：说她是保罗来世，就是没有前途命运了，还能继续尽本分。还有说她是扫罗，就是大卫杀了你也是应该，在这背景之下她还能坚持尽本分。）这就是个转折。刚开始SJ她就是再怎么作工也和你一样，她是为什么而作工的呀！她是为作工而作工，她是带着她的掺杂作工作的。她想要什么？要冠冕，是吧！她是要得着人的称许，得着人的承认。人不承认她就难受，她就撂挑子，但她不敢放下本分，不敢凭心情尽本分。但是她那颗心神看见了，她还是搞交易的心。她那个交易的心，和你那个交易的心不一样。当时她认为她是邪灵，效完力就走了，是吧？即便她认为自己是邪灵，你们也得承认她作的工作了吧！她是不是要让你承认她？你不承认她，她是不是就不高兴了？她要不要冠冕？这是不是一个冠冕？这是不是她本性流露出来的？让你研究原子弹就是要让你看她是怎么走的。揭露了她以后，说她就是扫罗，大卫就是把她杀了也不犯罪，因为什么？因为她只注重作工就是不追求生命进入，然后又给她来了个保罗来世，让她看见她自己所做的，跑断腿，累断腰，神不称许，神要的不是这个，神要的是你的心。也就是说，用哪句神话看事呢？神说："里面的变化才能决定你外面受的苦是否有价值。"（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爱神才是真实的信神》）你外表所受的苦是否有价值，取决于你内在的变化。内在的变化就是你的心，就是你的看事观点的变化。借着这个转折点，SJ开始生命进入。生命进入就是你的看事观点的转变，把自己放在一个受造之物的位置上，做你该做的，说你该说的，不再为自己图谋。

咱刚开始信神的时候呀，是一种得福的心，只想向神索取，后来看见只索取不行，还得尽个本分，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应付糊弄，就像大街上的玩童一样，不当回事。把神信成啥了？"不信吧！好像还有神呢，信吧！还得付出呢！"半信半疑，所以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就是忽左忽右，应付糊弄，想干就干，不想干不干，没有一个持之以恒的心。

这第一个台阶，应付着作工，不当回事。下一个台阶就是为作工而作工，这个时候呀，你就有了一个真实的信，“我相信神是公义的，我相信神能把我拯救。”所以呢，我就不说劳苦，这就开始怎么呀？为作工而作工。你是为了把这个工作作好而完成工作的，再苦再累没有怨言，为作工而作工。方勇走到这个台阶了，就好比SJ走到那个台阶，为作工而作工的台阶，我只是为了作工而换取。现在拔高了，你得看原子弹的路怎么走的。拔高了，怎么拔高了？神告诉你神不称许，意思是让你怎么呀？让你往前走，往上走，一步一步往高走。神话说：“就是说里面的变化才能决定你外面受的苦是否有价值。”（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爱神才是真实的信神》）内在的变化就是你看事观点的转变，你能站在神一边看事，你的看事观点转变了，那外面和外面的做法就有了点区别，外表看着似乎是一样的，但对待事的态度观点是不一样的。如果你良心发现了，不但有良心还有理智了，那你尽本分的时候就是什么观点呀？我就是个受造之物，再做这些活儿的时候，就不是奔着前途命运而做的，不是为了剩存下来做的。而是认为我就是个受造之物，这些事是我应该做的，是理所当然的，而且还是自发的。当你有自发的心的时候，神给你这个本分的时候，你就开始有了什么想法？宝爱、珍惜，当你宝爱珍惜这个本分的时候，良心知觉就开始发挥功用了。

你要珍惜这个本分的时候，那第一个表现是什么？和原来有点不同了，你就开始咋呀？你对神给你的车产生了爱惜。为什么会产生爱惜？咱举个例子，好比说一个人是二婚，他找了个对象，他对象带着个孩子，他究竟爱不爱他对象？从哪儿看？从他对待她对象家孩子就能看出来，他要是跟她就是搞交易的心，就是娶了她，他对她孩子顶多就是怎么呀？给孩子吃喝，养活孩子长大。如果他是真正地爱他的妻子，那他对她的孩子呢？他就是用心也好，交易也好，或者是做给他妻子看也好，他得怎么样？他得爱惜她的孩子。如果他要是真的爱他的妻子，那他就肯定连她的孩子也爱，因为什么？因为他妻子爱这个孩子，他自然就爱这个孩子了。如果说你真的就认为我就是个受造之物，把造物的主当神待了，那造物主给了你一件东西，你什么态

度？（方勇：用心来爱它。）如果神从天上打一声雷，说几句话：“方勇，给你这块石头啊！”你会怎么对待这块石头？（方勇：肯定要保护好。）你会把它放在你家放佛像的那个地方供奉起来，一日三餐供奉它。你会不会供奉它？你不仅是供奉它，你还会荣耀它，见人就谈，“那天神跟我说话了，给了我块石头，你看……”，它不是宝石，就是块石头，但它在你心里就是宝石。（方勇：是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块石头是谁给你的？（方勇：是神给的。）因为是造物主给你的，是在响雷声中给你的。但是今天道成肉身的基督来了给你块石头，你宝爱不宝爱？（方勇：不一定。）这两块石头就不一样了。为什么？那一块石头是神在半空中给你的，你看见了，你相信它就是神给你的石头。今天道成肉身的基督给你石头了，你看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她给你的石头呀！你就不会那么去宝爱。如果你能宝爱起来，“看基督给了我一块石头”，“你傻不傻呀！基督给了你一块石头还让人看呢！老天！”人家还笑话你呢，在人的观念里过不去，在你的观念里也过不去，因为他是基督，他是人子，石头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你的态度观点就不一样。在你心目中地上的神和天上的神你真看为一了，基督就是造物的主，那今天基督给你块石头，什么感觉？今天神和你说的话，你信不信？基督给你一块石头和造物主从天上给你一块石头一样不一样？你能不能看为一？借着这块石头就能看到你是不是把神看为一了，这就把你的人性显出来了。这是今天让你在这儿开车，把这个车给了你了，如果半空中掉下个车给你，你会怎么办？你这车会超载吗？会把它拉坏吗？你不仅要爱惜它，还要细细地研究它。

话又说回来了，神把这东西给了你了，从你对待这东西的态度上，就能看见你对神的态度，就能看见神在你心目中的位置，也看见了你的心。为什么今天说你是为作工而作工呢！是因为在这个车上没有看见你的心。就是你说的：“我还是和开小车一样”，我说的这个区别和你说的那个区别不一样。你说的那区别是小车、中车和大车的区别，我说的是你的态度。你原来你开个小车是啥呀？那个小车就是一个挣钱的工具，“坏了我修去，修好了我挣钱去，我挣了钱就行了”，你和那

车就没感情，你只把它当作挣钱的工具，今天你对你的那个小车有个衡量的标准。可有的人他和车有了感情就怎么呢？他多拉一个人也不行。他还要怎么了？他还要研究它，这个东西起什么作用呢，坏了会影响什么，怎么就能不坏呢！会保养它，会研究它。这只是说你对小车的态度，那今天对咱的车呢？“我对自己的小车就是这样的，我对咱神家的车也是这样的。公平吧！”在你心里边是坦然的。可是别人看见坦然不坦然？“哎呀！方勇拿上自己家的车当个工具，他那工具就是个工具，他拿神家的车也当作工具！”你对车没有宝爱，你是利用工具，没有珍惜工具，你这里面就体现出一个没用心，没有改变你的喜好。神说过，因着神的作工而改变你的喜好，这叫什么呀？这叫因着爱。你看我原来的喜好是什么？喜欢修理电器，那是我的喜好，那是我的追求。我现在看都不看那些东西了，我现在对什么感兴趣了，我又开始对种地感兴趣了，开始关心这些东西了，原来小时候对这些东西是不喜欢的，是想逃避、躲藏，看不起、贬低，不单是我这样看，是咱所有人都有这样的看法，是吧，有自己的喜好。但因着神的作工，因着神的需要，改变自己的喜好。那今天神给了你这本分，这是造物主给我的，你里面有爱、有珍惜，“这本分是造物主给我的，那我该怎么对待它”，那你不由自主就要用心去珍惜它、研究它，珍惜、研究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了解，保养，维修。

神说：“做母亲的怎么样了解自己的孩子，神也是怎么样了解每一个人，他了解每一个人的难处，了解每一个人的软弱，也了解每一个人的需要，更了解每一个人在进入性情变化这个进程当中、过程当中会遇到哪些难处，会有什么样的软弱，会有什么样的失败，这是神最了解的，所以说，神鉴察人心肺腑。”（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什么是性情变化与性情变化的路途》）你为什么了解你孩子呢？你为什么就不了解我孩子呢？什么原因？（方勇：用心了。）为什么用心了？（方勇：心里边有爱！）因为有爱！你才去了解，你孩子从学校回来了，你一看他的表情，就看到他不高兴。你看到孩子不高兴就完事了吗？（李放：就会问，为什么不高兴。）你看见我孩子不高兴你问吗？（方勇：不问。）这就是爱！爱的表现，爱的流露，那你看见

你孩子不高兴了你问，你看见车不高兴的时候你问吗？问了没有？不问。这个就表现出来了，不闻不问，什么时候问呢？车走不动了，这就问呀，这就是只为作工而作工。“如果是涉及肉体的事，再大的事也是小事，如果是涉及到真理的事、信神的事、原则的事，再小的事也是大事，你得认真对待，把它揣摩透。”（摘自《生命进入交通讲道·221-B-7》）给你一个本分，给你一个车，这算不算小事？咱把它当成啥了？要当成大事的话，咱对这个车是不是就开始研究了？就开始研究它、珍惜它，因为啥了？因为这个车是神家的，不是你家的，你家的那个车呀，你如果不去研究它，把它当成一个工具对待也正常，也无所谓。但是你来到这儿，你把神家的东西当作工具，当作效力的，这就不正常了，这就暴露了咱的人性。那天开那个弟兄自己的车的时候，树枝划了一下，那个弟兄特别生气，就说“这是个人的车，这又不是公家的！”你听听这话是什么味道？“个人的车”，发脾气了，告你说个人的车你应该怎么样呀？你应该珍惜、爱护。要是神家的车呢？神家的车你随便开，这就是个性情，这是他对待他自己车的态度。咱刚买了一个三轮，让他去开车，他开着三轮就像是飞，进了家门拐了弯了，一个急刹车，“吱”一声，两个轮胎一下就不转了，地上是两个黑印儿，轮胎开始冒黑烟了，你说这是什么概念？让你开个新车，你是什么感觉？新车还有个磨合期呢，是吧？对待一个车的态度，就把一个人的人性暴露出来了。

为什么说，扫地的也能成全人，喂猪的也能成全人。因为什么？因为神成全你不是看你有什么技术，在神的眼中看有那个技术不是人才，神看的人才和你看的人才不一样。那什么是人才？有什么技术的在你看那是人才，在神那儿看是恩赐。你在这儿尽本分，神说的那是什么呀？是工具、是恩赐。你来尽本分，如果你得不着真理，那就是撒但来这儿送了个礼品。还记得咱以前交通过撒但送的礼品吧！因为你自己没把自己当神家人待。什么人送礼品呢？亲戚才送礼品呢，过年了，你亲戚提着点心、蛋糕来了，来你家吃了顿饭，给你放下五十块钱的东西，吃了二十块钱的饭走了，他是给你送礼的，他和这个家无关无份。他就给你送来五十块钱也好，送上一万块钱也好，他就是给

你送礼的，送完礼，他起来就走了，他不是这家的人，这就是送礼品的。为什么说凭恩赐作工就是撒但送礼品呢？方勇如果他凭恩赐作工，“我就是会开车，我就是开车的，我也不追求生命进入，我也不追求认识神，我要享受地位之福”，过来还笑话你们，还要给你们当师傅，生命不进入，等神的作工结束完了，神要不要方勇？（不要。）神要的是敬拜他的人，神要的不是有技术的人。那你在这儿开了三年的车，把人家该运输的东西都运输完了，好啦！你可以走了。卸磨就开始怎么呀？开始杀驴了。卸磨杀驴对不对？卸磨杀驴对，是因为你不追求，不是说人家不给你。是因为人活在自己的情形里边，“我有技术，你有技术吗？神家离不开我。你呢？神家离开你也能活。”今天你可看错了，神家不是离不开你的技术，神是让你过来效力，是利用你的技术。你要是怕利用，那你起来就走，今天你走了，还不知道明天你有气没气，你敢走吗？不想当马，还又不敢走。不敢走，那你好好追求生命，还又不愿意，心里受苦，你说人多难办呢！那敌基督说我什么都明白，就是实行不出来！所以走这条路他就觉得困难，走也不对，在也不对，所以他只能是无奈地尽着本分。那无奈地尽这个本分，这就是他送了个礼品。他属于是个匠人，他把这儿都建造好了以后，干完活了给他工资，这个工资在神家叫什么？恩典。给他个恩典，恩典不是生命，给他点外边看是好的东西，给他点钱财呀，物质呀，肉体上的享受呀，好了，他就借着享受走了！

你还记得神把人交给撒但是怎么交通的？一说交给撒但咱就以为是得病了，是吧？（嗯。）神那一次交通的人万万想不到，神把人交给撒但是怎么交给的？神说：“当人被交给撒但以后，有些人就变得一路亨通，有些当官的也给他开绿灯，他突然变得特别聪明，特别会运用手段，做生意跟当官的勾结，他也会送礼，仕途一下子变得特别畅通，升官发财了。……完全被撒但俘虏了，掳去了，这时候他是不是神家中的人了？（不是。）那成什么人了？成了标准的神家以外的人，外邦人。”（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尽好受造之物的本分活得才有价值》）让他生意亨通，升官发财，一路绿灯，他掉在钱财堆里边了，钱财把他堆住了，钱财堆“死”他了。怎么呀？他自然就离神家远

远的了，神家再叫他还来吗？（不来。）来这儿不挣钱还得挨训，在世界上人家天天喝酒吃肉，这就把他打发出去了，然后等待着下一步……也许你喝酒喝中毒喝死了；也许你吃猪肉赶上非洲的猪瘟了；也许你在那儿跳舞歌唱了地震来了被砸死了，那就是后话了，是吧？你享受恩典了没有？享受了。因为你是追求肉体的嘛！神告你说："人的肉体就像蛇一样，本质就是伤害人的性命，等到你肉体完全得逞的时候，也就是你断送性命的时候。"（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爱神才是真实的信神》）当你肉体得着的时候，就是你下地狱的时候，你追求什么，神给你什么。你来神家干的这些活，对神家是不是有益的？（是。）所以说，这就是送礼品呢，你不是这个家的人。你要是这个家的人，你是儿子，你拿回东西了，你就住在这个家了，你就不走了。我要吃，我要喝，你吃了饭，喝了水了，你还是这家里的人，家里盖房子呢，你还得出力流汗盖起房子了。这房子是给谁盖呢？是给你自己盖呢。如果你性情变化了，你就是这家人，如果你性情不变化，你就是撒但来送礼品的，这不由得自己选择。谁也想当下一个时代的主人，谁也想当儿子，谁也不想当撒但送来的礼品，可由得你吗？由不得你。因为啥呢？你的观念扭转不了，你就活在那个观念里边，让撒但中了自己的诡计。你想追求钱财地位，在这儿万万没有，钱财不给你，每天是修理对付，揭露解剖，地位也没有，你在这儿能呆下去吗？一天你也呆不下去。是，你知道，在这儿再呆上二十天呀，再呆上四十天呀，接下来就是进国度，可是你在这儿一天也呆不住了。在世界上是跳舞歌唱，是吧？吃肉喝酒呢！那儿是吸引你了，这儿是修理对付，揭露解剖打你了，你能在这儿待得住吗？不由自主就被踢出门外了，那你所做的就是撒但送来的礼品，你最后顶多是得一点恩典。这是交通什么了？这是交通尽本分过程中的一个台阶。

第一个台阶是大街上的玩童，本分我可尽可不尽，在外边到处游荡，应付糊弄。紧接着你懂一点了，咋呀？不行，我这尽本分得好好尽呢，神看着我呢！就开始为尽本分而尽本分，一头插在本分里边，但神看不见你的心，神看不见你的态度，你就是个驴，你默默无闻、勤勤恳恳了，没有埋怨，忍耐到最后了，那你就是尽好了本分，行了，

顶多就是个效力者，忠心的效力者。因为你不追求生命，你没有得着生命，你不能成为子民。再一个台阶就有转折了，神话说："里面的变化才能决定你外面受的苦是否有价值。"（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爱神才是真实的信神》）外面的变化是什么？原来你追求钱财、地位，你是在外边事奉撒但呢，你在外边是挣钱了，你是享受了，可是你现在不追求那个了。就像方勇，原来在外边跑车呢，现在妻子打、骂也不去了，死也不去世界了，就在神家，在神家干什么呀？（方勇：效力。）就是为效力呢？默默无闻、勤勤恳恳，"我不管是受多大的苦，不管是在家里面受多少逼迫呀，我不能离开，我在这儿要干什么呢？我在这儿要跟神搞交易呢。我干一份工呀！得给我一份工资"，就奔着剩存下来而作工，就活在这个情形里边，这就是外边的变化是否有价值取决于你内在的变化。原来你在世界，现在来到神家，这就是外边的变化。可外边的这些变化它有没有价值呢？你觉得有价值，我可以做个忠心效力者。在你看是有价值，可是在神那边看是没价值、没意义。你看的是能活一千年，你看这一千年的时间长不长？可是在神的主宰里边，在神永久的生命里边，那算个啥？那算根毫毛，所以说在神那边就不值钱！神把最珍贵的东西，永生赐给你，你不追求，你追求的是一千年，你说你傻不傻？所以说，你只注重外表的变化，你得了一千年，没价值、没意义。就祭司弟兄交通的，到了一千年以后，再把撒但放出来一迷惑你，你就又被迷惑走了！那就是永久的灭了，你还得被灭，这让你看见追求什么有价值了。你看见你比他们不好好尽本分的追求得有价值，他们只能活到现在，大灾难临到他们就得死，我还能活一千年。你的眼光是不是太短浅了？神给你的永生，你不看，你看的是一千年。所以说，神告你说了，你看中的那个没价值。要想有价值，那就得怎么了？那就得内在有变化。你就得改变，得站在神一边看事，这个车是神家的，我得维护神家利益、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神把这个车给了我了，神让我尽这个本分，神高抬我，让我负这个责任，那我就要把这个车当作什么？当作造物主交代给我的一个任务，我的使命，我的责任。那你再来尽本分的时候，就不再说追求个不死的结局了，而是什么呀？这是我的使命、这是我的职责、这是我的责任，这是应当的、这是必须的，这就有了受造之物该有的理智。你对车的态度就是对神的态度，你对神的爱，对车的爱，那是一个受造之物该有的一个表现。根据你外表的行为表现看见

你的心，看见你就是实实在在的，对神是真心的、真诚的，献上你的一颗心了，这个外表的变化就有价值了。听懂了吗？（方勇：嗯。）

这外边的苦我都受了，下一步就怎么呀？就是看事观点的转变，心里边的转变。就和约伯一样，约伯是不是什么苦都受了？约伯什么苦也受了，后来他说出一句话“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伯1：20-21）神说就这一句话站住了见证。这一句话代表着什么？代表着他的态度、他的观点，神看的就是这个态度观点，神不看你受多大苦。如果你换到约伯的位置，临到的是约伯的那个环境，当时约伯的妻子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伯2：9-10）约伯怎么想？“就是呀！我妻子人家说的也不是完全没道理呀？你看我那三个朋友，你看人家外邦人，人家也不敬拜神，人家也没有远离恶，人家不也活得好好的！人家没有十个儿女，可人家一个儿女也没有遭殃，万贯家产强盗也没有抢呀，这些怎么就临到我了？那我信的神究竟在哪呢？拜一拜偶像是不是就好了？”如果他一有这个想法，他还能说出那话吗？说不出那话了，他在那边说什么呀？“老婆你别说了，你让我静一静，你让我再三考虑考虑”，那这还叫见证吗？“我想一想啊！给我三天时间”，一说出这句话来，神还要约伯吗？他的苦是不是都受了？苦是受了，到最后呢？神说他没有站住见证，这叫羞辱神、叫背叛神。神关键就是看你的看事观点，这就是第三个台阶。第三个台阶，就是说你的外表行为是受你的心支配的。你不再是怎么了？不再是克制、模仿、无奈的一种表现了。你在干这些活的时候，你心里边是什么味道？（方勇：心甘情愿。）是心甘情愿的，是乐意的，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不是无奈的，这时候的心情就变了。这就是说，国度里边没有忧伤、没有眼泪，当你达到这个的时候，你就能进国度了。

李放，老了老了，我怎么当驴了？当了几年驴，最后咋呀？最后卸磨杀驴了，我怎么这么倒霉呢？你认为自己倒霉吗？（李放：没有。）

咱说的是人的一个心思，方勇说自己倒霉了没有？（方勇：当时也有这些埋怨呢。这分儿一扣，还剩三分了，就没有分了，我怎么老有这些罚款，老有这些东西？）我怎么这么倒霉呢！（方勇：嗯，我说真倒霉，开小车的时候就没有这些罚款呀，现在车还坏，罚款还这么多。）车一坏，分一扣，流露出来了，我怎么这么倒霉呢！“我怎么开个车呢！我学车要干嘛呢！我跟李放一样，去那边干个活儿，跟他们天天唠唠嗑不行吗？我怎么这么傻呢！”（方勇：我开小车的时候啥也没有，一年最多就一两次罚款。现在自己的分都不够扣，还得扣人家别人的分，所以就发出了埋怨。这是心里边的事，虽然没有说出口，但是心里边有。）心里边有是吧？就像那时候的王超一样，切菜的时候都是带着怨气，“你愿意爱谁就爱谁”，方勇开车脚踩着油门心里还想，“我怎么这么倒霉呢，装车也是我，卸车也是我，现在又超载了，怎么这么倒霉了！”一想倒霉，一脚油门“咔嚓”一下子踩上去了，一下把车给别坏了。我说那个车为什么开着一刹一刹的，这下原因找见了。把车别坏了以后，心里更想了，“我怎么这么倒霉呢！这还没有交罚款呢，还得修车。我也不挣钱，你说这修车费承担不承担？不承担吧！你说人家都看着呢，这是人为事故。承担吧！你说我一分钱不挣，我从哪儿拿钱，我跟老婆要钱去？我在这儿一分钱不挣，在这儿干上活，最后车坏了还得自己花钱修车，我出力流汗了最后还不承认，我怎么这么倒霉呢！”今天看见车为什么会坏吗？（方勇：自己心里边的那些败坏东西还没去掉。）本身你里面带着交易的心，然后神给了你本分，你还认为是倒霉，心里有种不痛快、不顺畅，尽本分不由自主就把情形带到了本分当中去了，尽本分的时候带着自己的情形。其实我早告你说了，你这个起步方式不对，这样容易坏车，我说过好几次吧？让咱改一改，可咱呢？本身你心里不注重不宝爱那个车，你开车也不注意，自己不注重，这就是一种祸患。“我怎么这么倒霉呢”，神一看你这种态度，神要告你，你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是不应该有的，是背叛，是神所恨恶的，所以说神要让你碰得头破血流。不是丢轮胎，就是别的地方坏，还扣分，这算不算头破血流？找见原因了没有？李放，想起哪个故事来了？进迦南美地的时候，就没有打过败仗，那一次打了败仗了，打了败仗是因为什么呢？有亚干出现了，不听话的出现了，所以神就离弃了。虽然你在这儿尽本分呢，但你带着情绪，你带着情形尽本分，神要操练你，神用事实说话，对付你、

警醒你，把天上的烈火显给你看，所以说，你就不可能顺当，就让你碰壁。人家其他人开车都不丢，就你丢了，人家开车就不坏，就你坏了。这车才开了刚两年是吧？（方勇：嗯。）刚两年车就坏了，什么原因？一个原因是个人的因素，一个是神的显明，神就借着你的所作所为，你的流露，借着这个事实与你说话。刚才说三个台阶了，是吧？最后一个是用心来支配你尽本分，用心来支配你尽本分的时候有什么变化？心里边没有那些怨言了，心里舒畅了，没有眼泪、没有忧伤。

信神该有的心志愿望

李娟，你为什么要信神？神为什么要拯救人？信神是为了干什么？信神达到什么标准就是信成了？每天说信神信神了，信到什么程度才算是信神？信神的目的意义是什么？你为什么要信神？就因为你是受造之物？你是受造之物你就要信神？你信神图什么？把自己心里的这些疑问都搞清楚，不然一回家晚上又盘算了，“我为什么要信神？人家不信神的在外面好好的，人家吃香的喝辣的，人家还能有媳妇儿女，我信神为了什么呢？”得把这一切疑问全部都解决了，不要让这些成为你信神路上的难题。信神是在干什么？你为什么要天天在这尽本分？就是为了挣一口空气？除了挣空气还有别的目的吗？李娟呢？说说你的真心话，你为什么要信神呢？（李娟：受造之物，就得完成自己的使命嘛。）李娟，你说的是信神的理论？还是你心里边就是这样想的？（李娟：现在就是认识到这是神给人的一个托付，咱得完成呀！）你是想活下来，想完成神给你的一个托付，这是被逼的？还是你心里有这个愿望要完成神给你的托付？咱今天谈的是你的这个愿望。（李娟：有一个愿望。）你有愿望，你的愿望是完成神给你的托付，你要完成神交给你的本分，是吧？（李娟：嗯。）这是你的一个愿望，是吧？（李娟：嗯。）那你以后可不能流泪了，因为你一流泪，那就是你的埋怨，“我不愿意了，走不动了”，这就是你告诉我你消极了，走不动了。

如果是你自己愿意做的一件事情，你会不会走不动了？如果是你自己愿意做的一件事情，会不会流泪？如果你离婚了，离婚后看到一个心仪的对象，但你是带着一个孩子，当你要跟人家结婚的时候，人家有个条件，“我不要孩子”，那这个时候你是选择孩子还是选择老公？你说当父母的和自己的孩子亲不亲？（李娟：亲。）亲，是吧？这是不是一个选择？这里边还有个愿望，你的愿望是和后找的老公在一起还是和孩子在一起？（李娟：那要是喜欢老公就选择老公了嘛。）这就谈到愿望了，如果你的愿望是跟老公在一起的话，那你和你老公在一起还会有眼泪吗？会不会？你的愿望是跟老公在一起，那你是不是必然要抛弃你的孩子，跟老公去过日子？你抛不抛弃？（李娟：抛弃了里边也受痛苦了。）是，她受痛苦了，但她和老公在一起的时候能流露出那种苦吗？和老公过二人世界的时候，她会在那哭吗？哭不哭？（李娟：不哭。）你见没见过把孩子放下，和老公出去新婚旅游，一边旅游一边哭着的？放心不下孩子的，有没有这种场景？（李娟：没有。）如果是相反的情况，她的愿望就是寡妇熬儿，我就有责任，我的愿望就是和孩子在一起，我就不找老公了，即使再好的条件，我不找了，这个时候如果孩子念书走了，她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她会流泪吗？她会说我没老公吗？她想不想老公？她会不会想老公想得流泪？小溪，流不流泪？（小溪：不流泪，她爱她的孩子，她已经做出选择了。）因为她有那个愿望，她和她愿望里在一起的那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她是感觉不到痛苦的。当你要和你喜欢的人在一起而抛弃你孩子的时候，你就想不起你的孩子，你就不痛苦了，就掩盖了，就忘了。这是为什么？是因为你有了这个愿望。我的意思是说，你先把信神的理论是什么和你信神的真实愿望是什么区分开，这是不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那你说你现在说的是理论还是愿望呢？咱现在就说这个愿望，不说理论。（李娟：我只是有那个想法。）你是有这个想法，但能不能说成是愿望呢？愿望和愿意是不一样的，愿望里边有个盼头，她是一心在想着。愿意，她盼不盼望了？愿意里没有盼望，她只是同意，“我愿意，我同意，我愿意和你在一起”，你说我愿意和你结为夫妻和我盼望和你结为夫妻一样不一样？（SJ：不一样。）哪个深一点？哪个浅一点？（SJ：盼望深一点。）桌上放着一盘肉，我愿意吃

肉，我盼望吃肉，盼着了、望着了，心就有个向往、有个方向。（SJ：盼望是一生的盼望，就像没儿子的人，盼望有个儿子，像亚伯拉罕盼望有个儿子，盼着了。）不能说我愿意有个儿子吧？愿望就是“望”字在你心里就时时念叨着，就像盼望孩子回来了，时时在心里想着、念着，你就有个盼头、有个方向。而愿意呢？仅仅是个同意，你要来你就来，你不来，盼不盼？（不盼。）如果说爬山了，有人问你能不能爬上这个山呢？一个说我愿意上去，一个说我的愿望是上去，你说哪个人先上去呀？（小溪：有愿望的人能先上去。）他有个盼头、有个方向、有个动力。李娟，刚才我和你交通了愿意和愿望了，问你信神是为了什么，你说你信神是为了完成你的使命，是吧？你说这是你的愿意还是愿望了？（李娟：受造之物信神是天经地义的，应该完成神给的使命。）李娟，你信神的盼头是什么？是什么动力支持你信神的？（李娟：一开始信神就是为了蒙拯救，就在这个基础上，就是为了活下来。）还是活下来，是吧？那现在你的信神愿望究竟是活下来还是为了完成神给你的使命呢？为了哪个？神交给你一个托付了，“你不要娶媳妇了，不要照顾孩子了，得赶紧起来尽本分，为神家献上你该有的，你以前当带领了，赶紧起来带领弟兄姊妹来”，这是交给你的一个托付，是吧？你的愿望是完成这个托付，还是就是想剩存下来？（李娟：愿望就是完成神交给的这个托付嘛。）真心话吧？（李娟：我的愿望就是这样的。）是真心话就行了。

转转，你了？（转转：信神不就是为了活下来嘛。）你这是被迫的、无奈的，就为了活下来。我跟你谈的是什么内容？这是不是也是一种看事观点？这也是一种看事观点。田宇，你有什么盼头？你信神为了得着什么？（田宇：以往想躲避灾难或者是……现在也有这些，但是这个目的不强烈了。你说有啥盼望，咱也没有啥所盼了，至于以后的死活，这个咱掌握不了，就是说人的结局咱说了不算，那还说啥，说了不是白说啊！所以说，现在觉得咱就是一个受造之物，信神是应该的，尽本分就行了。不管咋，当前我能做什么就做什么，该咱做的咱做了就行了。）你这里面有“我自己说了不算”的念头，是吧？我自己说了不算，我也就不说了。这个方向我扭不动，那我就不扭了，也可

以说，现在属于没有什么愿望，没有这个盼望、没有头绪了，我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不求所得。你们记住了，每个人一个观点，田宇这个代表主要是没有方向、没有什么盼头了。我就是个受造之物，我不盼什么了，交给我什么事情我做了就行了，有点责任了。你要非让我追求必须剩存下来，这也不由我选择，这些我也不想了。就他说的，想也是白想，我想着剩存下来，神不让我剩存下来，我有什么办法？转转在这就是奔着要剩存下来了，是吧？李娟在这儿是什么？我有一个愿望就是完成使命，有这个愿望。小溪呢？（小溪：就是单纯的想活下来。）单纯的想活下来，跟转转差不多，是吧？微微，你呢？（微微：我现在的愿望就是怎么能把自己的这个败坏性情除掉，然后在每件事上怎么能够去站住见证。）微微的愿望是想要见证，想要个什么样的见证？（微微：能够满足神的见证。）你说得有点不实在、有点空洞。微微是个空想家，不是实干家，微微多来点实际的吧，少来点理论啊！

何玉，你呢？（何玉：我跟田宇差不多，我是个受造之物，我活一天就尽一天本分。）活一天尽一天本分，你是无奈地尽一天还是主动地尽一天本分呢？（何玉：没有想着是无奈，就是心甘情愿的。）和田宇一样。王超呢？（王超：和田宇有点像吧，有时候想，我怎么能剩存下来，不求被成全吧，最起码剩存下来这就行了，或者是哪怕活到最后死了也行，里面有这种情形。）那你跟田宇不一样，人家田宇没有这些。田宇里面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和你那个不一样。他里面包含着使命的一种感觉，他说他原来想剩存下来，慢慢的剩存下来在他里面不是很强烈了，不是我非得剩存下来，而是我就是个受造之物，这是我该做的，我能做多少做多少，这就是责任与使命了，是有这个演变的过程。不是说在心里争战以后，和神掰不过手腕了，我有啥办法？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田宇那个不是不得不低头，他那个是什么？我就没屋檐高，这是两个概念。他是种服气，是服气下来的一种做法，我服了，我认识到自己本身就是个受造之物了。王超刚才说的是我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有啥办法呢？心里有点反抗。（王超：不服的那种，没办法、无奈。）无奈，你不是说要完成神给你的

任务。这就和后爹后妈一样，他要照顾孩子，他是什么心情？出于外边的舆论，我不得不给你做饭呀，我不得不给你交学费呀，我要不交这个学费，让别人怎么说我了？人家会说我就不是个人。你就是后妈也得给人家做个饭呀、也得交学费呀，出于某种压力，你不得不做这些事。田宇是在认知的状态下做的，王超是在较劲的状态下做的。璐瑶，你呢？（璐瑶：我想做一个有用的人，不当废物。）这不是你的真心话，你和微微的表达都是处于某种环境下一时的流露，我让你说出的是对你自己人生观的一种认知。（璐瑶：我就觉得我啥也干不了，就想追求做个有用的人。）你追求做个有用的人，这个和信神没挂钩吧？（璐瑶：想在神家做个有用的人嘛！）你信神就是为了在神家做个有用的人？没有想过要剩存下来？（璐瑶：也想剩存下来，不剩存下来怎么能是有用的人呢？）还是为了活下来，所以在神家得做个有用的人，废物在神家是活不下来的，这里面还有个什么？我要活下来还得有冠冕，我活下来没冠冕也没意义。

SJ了？（SJ：和田宇一样。）你怎么能和田宇一样呢？（SJ：有个目标就是能够盼望做一个合格的带领就行了，现在不合格，是假带领。）咱是谈心了，谈一下心里边的愿望。你这是在某种环境下、背景下的愿望。我说的是宏观的，是你信神一生的愿望，不是这个阶段，不是今天，这两天，就是说今年，或者是一年来、半年来，一直是围绕这条路线走的。你们说的是什么呀？在特定的时间段突然有了个特殊环境，一下把人的追求目标提上去了，一下又把人的追求目标摔到沟里。咱不说这个，就说你整体宏观的方向是什么？人走路谁也有这个波折的时候，跌倒了爬起来了，咱不是说你消极了、软弱了的这个阶段，就是说整体的方向、目标、愿望。不管你今天是软弱了还是爬起来了，如果你整体的方向目标不变，你就是跌倒了、爬起来还是朝着这个方向走的。如果你整体的这个方向是错误的、是错谬的，你跌倒爬起来了，或者特殊的环境把你提上去了，飞起来了，那只是一时的，过了这一时的环境，你又回到了原点了，你还是按着你原来制定的那条路在走。你一时的跌倒也好，一时的这个热心也好，我现在不探讨这个，我和你探讨的是整体，你今年这个时间段、这个时期

你的方向目标是什么？你的心态是什么？你的观点是什么？说这个。（SJ：就像刚才我说，能效力到哪天不知道，但今天得尽好自己的本分，这是该做的，这是一个方向，这是一个观点在里面。）（小溪：其实你问的这些问题，我在以前的音频中都听过，你问在座的所有人，你为什么要信神？信神的目的意义是啥？人回答的都是字句道理，都是从书本上照搬下来的这些话，其实人不就是想活着吗？但人好像都碍于面子，不愿意说，好像说为了活着就太自私了，其实人都有这个观点。这个观点我不认为是自私，因为啥了？首先你问的是愿望，愿望就是定了一个目标，宏图在前面，我要活着，接下来就是种实行。愿望是想活着，但是想活着中间有细节，神家是有原则、要求的，首先你要想活着，那你得按神家的要求、原则去实行，不可能让你活得那么自私，那就是维护神家利益。所以说，这是相辅相成的，不是说我为了活着就是自私，那个是不成立的，因为你问的是愿望，最终的目标、终点。就像孩子要考大学，他要考北大、清华，但他现在上初中、高中，那你就得付诸努力呀！你问每一个人信神的目的是啥，其实就是想看每一个人是不是有心志的人，就是要看人的心志在哪儿。）小溪把这些阐明得更明了一点了，小溪刚才说的那是个愿望，也就是理想，心志。田宇，说说你的理想，心志，愿望是什么？（田宇：我的愿望就是剩存下来。）能剩存下来。SJ，你了？（SJ：有剩存下来的愿望，但又不是你说了算，神要让你怎么做你怎么做就行，和田宇一样。）有一个愿望、有个理想和心志，神成全的是你的心志、你的信心。你的心志是什么？你来信神了，就是想追求一个不死的结局？我来信神了，就追求一个不抵挡？夏雪，有什么心志？（夏雪：就是想剩存下来的这个心志。）王超了？（王超：剩存下来，活下来。）心志、愿望、理想都是剩存下来，是吧？（王超：嗯。）你说咱这些人的回答，神听了是什么感觉？

谈了咱自己的心志、愿望了，再谈谈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愿望是什么。（SJ：荣耀神、见证神。）田宇？（田宇：能见证神、荣耀神，因为神起初造人就是为了彰显神。）彰显神、荣耀神这是神所要求的，但你要想彰显神、荣耀神具体的实行是什么？具体落到实处该怎

么做就能彰显神、荣耀神？（SJ：做一个真正的人。）做一个真正的人意味着什么？还有什么细节的内容？神的愿望是让你达到什么？刚才说了是让人站见证，是吧？神为什么要让你站见证呢？站见证属不属于神的愿望呢？（小溪：主要是为了打败撒但，然后让人对撒但有分辨。）站见证是为了打败撒但，是为了蒙羞撒但，但是不是神对人的一个愿望呢？（小溪：应该算是吧。）让你站见证，打败撒但，这可以说是神交待给你的一个任务一样，但能不能直接说成是神的一个愿望呢？你供你孩子上大学了，你为什么要供你孩子上大学？你的愿望是什么？你在你孩子身上的愿望是什么？出人头地、光宗耀祖。那在世上来看，那这个念大学是不是相当于一个见证？（是。）你看人家孩子是大学生，这是在干什么？这是不是在光宗耀祖？愿望是要光宗耀祖，不是说愿望有个大学生，是因为有了这个见证才能实现这个愿望。那神今天让你打败撒但站住见证，是让你干什么？是让你站住见证，弃绝撒但，去羞辱撒但，这是给你的一个使命，这是一个见证，但等不等于是神的愿望？（不等于。）那神的愿望是什么？刚才SJ说了个什么？做真正的人。这是不是有点味道了？神造了你就是让你活出个人样来，让你做真正的人，至于说让你站见证打败撒但，是因为人被撒但败坏了。如果人不被撒但败坏，还存在打败撒但、羞辱撒但，站住见证这些吗？就不存在这些了。所以咱现在谈的是愿望，而打败撒但这是一个过程，不等于说这是一个愿望。那神的心意、神的愿望是什么？让人活出一个真正的人，把真正的人和神的愿望联系起来，这是什么？真正的人换句话来说，神让你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这是不是神的愿望？让人活出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人生观、价值观变了，这是神的愿望。之所以让你站见证，这是让你打败撒但的一个过程。我和你谈这个知道什么意思了吗？小溪，什么意思？（小溪：对未来的路要清晰。）给你个追求的方向、目标。刚才我一个人一个人地问了呀，没有一个人说我得活出一个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你说人是不是自私、卑鄙呢？（是。）是不是不走正道？我是想让SJ说，我要追求一个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她是来了句我和田宇一样，没有方向、没有路途、没有目标。根据这个你再看咱交通的这个台阶，神的愿望放在这了，你的愿望，你所走的路也放在这了，你看你走到哪一步了。转转，直截了当，我追求剩存下来、活下来，大难不死。咱在上一次交通了为什么要信神，管他有什么愿望

了，最后都打回到了一个原点，你不就是为了大难不死吗？都认同这个观点，是吧？都认同、都承认，没有一个是冤屈的。那你只想剩存下来，你考不考虑神的经营计划？你不考虑神的经营计划，不考虑你的本分，不考虑神的要求，不考虑神的心思，不考虑神的见证，所以说你这个愿望是自私、卑鄙的。跟你交通这些是要干什么？为什么让你们每个人表态呢？你表了这个态，从你的言行举止流露出来你的态度、观点，每个人流露出来的观点都不一样，让你能够清晰地看见这个台阶，是要给你个路途。

第一个台阶，咱以前交通了，人只想追求剩存下来，但神说什么了？神说："神指给你们一条路，保证都让你有路行，那就是追求能剩存下来，别管以后什么地位、什么名分，只管追求你要剩存下来。这个追求是人该有的，是正当的，不是奢侈欲望，因为剩存下来的人类必定是好的人类，必定能为神作美好见证，必定能满足神的心意，所以，追求剩存下来，这正与神拯救人类的工作相吻合。"（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从极端里走出来追求做剩存下来的人》）追求剩存下来不算奢侈，可以、应该。但是从神的要求来看，咱这个追求是自私的，你只管你自己，所以说你是自私、卑鄙的，但不是说你不能追求，是说你得拔高了。效力者他追求什么？（田宇：剩存下来。）他单单就是为了一个剩存下来，所以他是无奈地、被动地去尽本分，他也不去寻求神的心意。如果你就是想追求一个剩存下来，那你最好不过也就是个忠心的效力者。那对于子民呢？子民就拔高了，子民就通灵了，他明白了神的心意，知道了人信神的存心不能单单就是为了剩存下来了，得完成人的使命、得完成人的责任，神交待给人的事情得去完成，这是作为一个人该做的。李娟走到哪个台阶了？第二个台阶了，不管她现在有没有这心志，但她心里有这么个愿望，她的愿望不是单独为了自己剩存下来，而是要完成神交待给她的任务，我作为一个受造之物，做好做不好，我得完成这个任务、完成这个使命、完成这个责任，至于能不能剩存下来那是神的事。我想不想剩存下来？肯定也想，但是在这个想剩存下来的基础上，神给我的任务我肯定得完成。我得完成这个任务，就是把这个任务背在身上了，成了一个负担了。

可是效力者呢？效力者并没有把这个任务背在身上，他的认为是什么？“你让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只要我不死就行了”，所以人尽本分就有主动的，就有被动的。被动的，你让我干什么，我干什么，这就是一个效力者。我告你说干什么干什么，你能够把这件事情干了，但是你心里痛不痛快？就是心里难受、不痛快也得去干，为什么？因为你想剩存下来，你不挣宝马了，你要挣空气，你为了挣到空气也得去干。神征服的是人的心，这个人只是服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没办法，只是说把你征服了，去做了，但你对你的使命并不认识。第三个台阶就是知道自己还有使命，知道自己是从神来的，应该有点还报，所以说，神让我活着我就得有我的使命、我的责任，我就应该去做。第三个台阶，就是田宇说的，对追求这个生死不是很强烈了，为什么不强烈了呢？他是看清了神的主宰，这个生与死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很大的意义，为什么说没有很大的意义呢？神说：“……我不考虑前途，我也不受死的辖制，我愿以爱你的心来寻求人生之道。”（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关于祷告的实行》）不受死亡的辖制，只管做神要我做的，为什么说不受死亡的辖制了？就是你只管做在神心意上，那即使你死了，那你和他的结局一样不一样呢？结局是不一样的。神是根据你的信，根据你的本性来定你的结局的。你死了，可能你是转畜生了，人家死了可能是转人了，那个人死了很可能是去了神身边了。为什么约伯能够满足而死呢？没有什么愿望，因为约伯对神的主宰认识了。田宇现在感觉到没有这些强烈的要求了，神想怎么作怎么作，但是我该尽我的本分，我得尽上，这就是看事观点一步一步地转变了，也是一个性情变化的转变，也就是说，我得把神给我的这个托付无条件地完成，这是不是比李娟又高了一点？李娟在那边是个愿望，田宇在这边是个实施，愿望加上实施了。

昨天交通了，田宇的观点是不管是多大的事情只要交待给我，我就要把它拿下！完成它！效力者是无奈地尽本分，是无奈地作工。再拔高一步，子民就是为了还报而作工，就是该我做的我做。田宇走到这一步严重缺乏什么？没有心志，刚才说啥了？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是吧？缺乏心志，缺乏什么心志？应该有什么心志？李娟？（李娟：有

价值、有意义的人生。）得追求活出一个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神给我一个本分，我不能光是拿下就行了，我作为一个人，我要活出一个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那什么是有意义的人生？我要在神家做一个有正义感的人，活出个人样来，来彰显神、荣耀神，能把神的性情，神的所有所是，神的喜、怒、哀、乐在我身上能活出来，让神的旨意在我身上能得着通行，奔着这个方向去做，这就是有方向、有目标、有心志了。你配合到哪，神作工作到哪，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来，效力者，子民，众子，这个台阶是不是就分开了？神交通什么了？神说："所有的人都各从其类，因着所作所为的区别而受各种刑罚，若是抵挡我的都灭亡，而在地所作所为不涉及我的，因着其表现而存在地上，受众子、子民的管辖……"（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二十六篇》）万国万民受众子的管辖。保罗的心志是什么？（田宇：得冠冕。）得冠冕。彼得的心志是什么？（田宇：爱神至极。）爱神至极，爱神至极做出来的是不是见证？爱神至极是不是活着的人生意义？（SJ：彼得活出的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他给人立了个标杆，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田宇现在应该怎么说？我应该给他们立个标杆，我要活出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这是我的追求方向与目标，你得奔着这个方向去走。怎么立标杆呢？"微微你算账算得错了，不行，我得立出个标杆来，活出有意义的人生，你没有负到这个责任，我得把这个责任负到"，如果你有这个心志的话，那个账就不会出错了，是吧，田宇？没有方向、没有目标，你让我查账，好，我查账，我拿下，你再有多少细账、小账我都给你算了，所有账一笔一笔几毛钱都算了，细算了，但心没有用上，他就没有数目，就不知道人家口袋里还有多少钱，你得把果效拿出来。这就是做匠人和做儿子的一个区别，儿子想的是房子盖成什么样，得能住、得舒服；匠人呢？匠人就是田宇的理念，不管交待给我多大的任务，你就十层、二十层楼，我要怎么呀？我要把它拿下。你只是把它拿下就行了，没有考虑后果。没有主体目标、方向，这个能听懂吧？

今天给你交通的这个比上一回的又拔高了，是吧？上一回交通的是什么？你就是为了混个不死，为了挣口空气你也得尽本分，是吧？现在

又拔高了，不但要追求混个不死，还得活出有意义的人生，你还得把神交待给你的本分当成一个托付，一个台阶一个台阶逐步地往上走，让你在每个台阶上都有路可走。田宇，今天你前面又有路了，不要固步自封，“我已经不是盼望混个不死了”，还得往前走。转转，听明白了没有？追求目标方向是什么？（转转：追求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像彼得一样。）你不要说像彼得一样，你得追求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实际点，你当带领给下面的人作出标杆来，做出一个真正的带领来，这就是有意义了。昨天你说出的话有意义吗？“我真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下一回我不管了，你去管吧”，这是羞辱！立标杆，每走一步都能给人立出个标杆来，走在前面，这就是有意义的人生。不是说非得走到最后一步了，爱神至极了，这就成了有意义的人生了。这一路走来，这一路都是有意义的，每一步都是有意义的。李娟，你处在这个转折点，你带领下面的人，这也是有意义的。原来你单单就是为了不死就行了，现在呢？虽然我也不想死，但是神给我的使命我得完成、责任我得完成，有了这个责任感、使命感，你就能担当，神家就敢交待你完成一件事。当带领的必须得有个责任感、使命感。如果你没有责任感、使命感，你就是想混个不死的结局，那个人就不能当带领，那个带领肯定是假带领、敌基督。所以说给你交通了这个以后，选带领就又有了一个标准了。做带领的，如果只是追求混个不死的结局，这个人能不能当带领？不能当带领，不要他当带领！当带领的最起码得达到李娟这个标准。李娟，今天你完成神给的托付，就拿你这个作为标准，作了个标杆，有意义了吧？等后面的人走路时该怎么走了？我就看走到李娟这个级别了没有，李娟这个名字就挂在了榜上了，你走在前边给人立了个标杆。做带领首先得有个使命感、责任感、托付，得有个愿望、盼望。（小溪：那我下次再回答就不说是为了活着，而是说我要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不是看你的回答，而是看你的心，看你的真心。你看李娟在回答的时候，我是不是翻来覆去一直问她？你必须得把她那个心翻出来才行，你不能听她那两个嘴皮子说啥，你得把她那实际的东西捞出来。答题是字句，一听就能听出来。像微微，拿那些官话过来给你一说，你信她吗？没有实际的含量，没东西。交心了，就是把你的心里话拿出来。你答题了，你拿上这个题把我欺骗了，其实你说你欺骗了谁？你欺骗了你自己了。你把我欺骗了，我按着你答的题给你交通了，和你对号吗？和你不对号就

不是对症下药，那你就没有路，你得到的就是理论。就和人生走的那条路一样，人生喊的是什么？喊的是口号，答题了，这是不是白走一场？还得重头来。选带领的标准，得有责任感，你得去考察他，从他的所作所为，从他的话里能谈出他的真心话，根据这些你去了解他，了解他的真情，这是当带领的一个标准，是吧？当带领的追求方向最起码得以田宇为标准，根据他那个认识，一个一个对照。现在在你心目中只是一个认识，当你实际经历了，然后你能活出了，才算是你自己真实的身量了。

田宇今天谈出来的是他的认识还是活出？小溪，你说田宇是活出还是认识？（小溪：我平常也不跟他在一起，我没见他活出啥，我对他不了解。）这就是操练你听话，有时候你虽然不知道他背后做什么，但他说话的时候，语气、态度、口音里边就流露出东西了，你就能有个分辨，从这里边就能操练你去分辨。（小溪：听他表达的时候就是感觉到他说的心里话实实在在，不像那种官话，听了有点实际，他谈得比较实在一点。）听话就能听出来，有实际在里边，这就是一个活出，他的活出已经到这了，经历到这了。为什么咱什么也没谈就让田宇谈了？你经历到哪，你就能谈到哪，那他谈出来的就是他真实的经历。刚才为什么这么多人没有一个人谈出“我得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这话简单，是吧？这么简单没有一个人愿意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来。（SJ：自己感觉离有意义的人生差得还远了。）其实在你心里就没想过这个有意义的人生，你要知道人是自私卑鄙的，他算自己的利益，他得着什么了，你让我活出有意义的人生了，我活出有意义的人生，我得着啥了？他要这样去算账了。你让我活出正义感了，我活出正义感我得着啥了？你是不是这样算的？神也说了，让你活出个有意义的人生来，你为什么没有这个想法，没有这个认识？再一个是什么？你也不懂得什么是有意义的人生。（SJ：对，就是，所以神话里说做个真带领，我就这个目标，做个真带领就行了。）如果你是在第一个台阶上面，那你只能是认识到第二个台阶，你绝对不可能认识到第三个台阶。你在第一个台阶上，你的愿望是什么？告你说得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来，你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有意义的人生。你只有到

了接近有意义的人生的时候，再给你交通，哦，你就明白了，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今天再给你一交通，你就似乎懂得一点有意义的人生了。如果你在教会里，和你说你得活出个有意义的人生来，你知道什么是有意义的人生？听着像一场梦一样，是吧？到今天你就能实实际际地感觉到什么是有意义的人生。像昨天咱表演的，其实你在那已经与神对抗、叫嚣了，你还以为你谈的是见证了，你谈你的经历了，是吧？当你经历了这些以后，分辨认识以后再谈有意义的人生，怎么呀？我得见证神，我本来是和神叫嚣了，可我还错谬地认为是谈见证了，这就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你经历到这了，再和你交通人生意义，你已经看到这个人生意义、价值了，再走就有路途了。人生意义是干什么？首先就是为神站见证了，是吧？打败撒但、打败众仇敌，这是不是都是见证？是不是神交给你的托付？这是不是有意义的人生？得给他们立个标杆，带领他们往前走，给他们立标杆，在工作中做个柱子。祭司弟兄交通了吧？这段时间主要就是让你站见证，什么是见证，怎么站见证，以前没有交通过。这就涉及到了人生意义，这个一交通以后，你现在跟这个忠心的效力者，子民，众子，长子对号入座，一个图序差不多就出来了，是不是？神说神宣布各类人的结局了，让人人都皆知，这是不是宣布各类人的结局？这是不是看见了？那什么是效力者呀？他不追求上进，不愿意担当神加给他的负担，他自私、卑鄙，只是想追求混个不死的结局，那你必然只能是个忠心的效力者。就说你再好，你也是个忠心的效力者。如果你明白点人生意义了，知道人活着得为神做点什么了，该还报给神点什么了，凭良心做事了，唤醒他一点良心理智了，他能自发地去做一些事了，不是说被动地做一些事了，哦，他成了子民了，有点良心了。等还报得超过良心标准了，“我这个人的一切都是神给我的，我要为神献上我的所有，我要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爱神至极”，走上彼得的路了，成长子了，这就让你看见现在就是宣布各类人的结局了！

1　人都要追求追求活出有意义的人生，别满足现状，要达到活出彼得形象，得具备彼得的认识、彼得的经历。要追求更高、更深的东西，追求能更深地、更纯洁地爱神，追求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这才是彼得一样的人。

2　你得注重自己能在积极方面主动地进入，别消极后退满足一时的安逸，却忽略了更深、更细、更实际的真理，你得具备实际的爱，得想方设法摆脱这堕落的生活，摆脱这无忧无虑畜生一样的生活，别把自己的一生当作玩具来玩耍。

3　对每个有心志的爱神的人来说，没有得不着的真理，没有站不住的正义。你的一生该怎样度过？该怎样爱神，以此来满足神心？这都是你一生中最大的事，你得有这心志、有这毅力，别做那没有骨头的弱者，你得学会经历有意义的人生。

4　别应付自己，别愚弄自己，不知不觉一生消逝，你还会有这样的机会爱神吗？人死后再来爱神，这可能吗？你得有彼得的心志、良心，得活着有意义，别玩弄自己！作为一个追求神的人，你得慎重考虑对待自己的一生，当如何把自己献给神，当如何信神信得更有意义，你既爱神，当如何爱得爱得更纯洁、更美、更善。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彼得的经历——对刑罚、审判的认识》

信神要得真实认识自己（二）

从现状来说，小张和刘志有一个共性，他们说话的时候，有一个什么问题呢？他们总爱说，“我什么也明白就是实行不出来”，这是不是刘志常说的一句话，小张是不是也在说这句话？小张，是不是？（小张：嗯。）我什么也明白就是实行不出来，就刘志说的那话“神说了，我是‘人在曹营心在汉’，我明白、我知道，但你要让我背叛，去遵行神旨意、体贴神心意，我难以实行，实行不了。”为什么我刚才说是现状呢？我说这个现状是什么意思？刘志？我说这个现状呀！就是神话说的：“我们接着来看第二段《约拿书》三章中：‘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这句话是神直接传授给约拿让约拿告诉给尼尼微城中之人的话，当然这也是耶和华要对尼尼微城中之人所说的话。这句话告诉人因为城中之人的恶达到了神的面前，神对他们心生厌憎、恨恶，所以神要将此城灭掉，但是在神毁灭此城之前，神要通告城中之人，与此同时，神也给了城中之人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时限为四十日。”（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续篇））如果你再不实行，就这样走下去，就是神话里说的四十天就颠覆了。那反过来怎么说？也就是让你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只有这条路，没有其它路可选。

你的恩赐，你认为是资本，在神面前不是资本，啥也不算。小张在这边有个什么，你们对小张怎么看？为什么你们刚才说用徐兵不用小张呢？（陆山：小张身上有股傲气，就是资本大。）资本、资格大，还有什么？田宇？（田宇：他们俩有个共同点是，都是爱显露自己，还有就是比较自是，一般人提出来的问题不容易接受，特别持守自己。）小张，他们提出来的这些你怎么认识？（小张：我接受。）不要说接受，你说说你的认识。（小张：就是这样，看不到眼里的就不听，也不想听，凡是牛头不对马嘴的话都不想听，不搭理。）小张你走了一条错路，你把信神尽本分当作了一个什么呀，就是作工。神所交代你做的，认识自己、认识神，这个路走了没有？（小张：不清楚。）就没想过？（小张：想不出来。）老于在的时候，记得老于说过什么话？（小张：不知道。）田宇，老于一直有个想法是什么了？（田宇：做你的左膀右臂。）小张有没有这个想法？（小张：有。）

你还很坦诚，你们说有这个好不好？（好，正常，是正面的。）好，这是个正面的，是应该有的，不属于野心。只不过是什么呀，在前边打了个正义的旗号，后边有着不可告人的事。你愿意做我的左膀右臂，来帮助扶持我，我喜不喜欢？（喜欢。）我也喜欢，你做的也是正义的，也是对的。可是实际上，就你们刚才也说了我要用徐兵呢，用这件事情来证实，我喜欢不喜欢呢，我又不喜欢，这又是什么原因？他们想做我的左膀右臂，方向是好的，心志是好的，但是有一个不好就是啥呢？只想智取不想强攻，只想骗取！小张，说得对不对？（小张：对。）来你自己说说，咱就诚实一点，把诚实话说出来，把你的只想智取不愿强攻说说！（小张：就是用自己的地位，用这些资本来辖制人，在这种基础上控制人。不愿意强攻就是，在一些问题上，知道自己有问题，但是观点不一致，不合自己的意，不愿意背叛自己。）其实有时候人能看出来，但说不清楚，表达不明白。小张他只想智取，不愿意强攻，人们也能看出来，但是说不明白，说不清楚，有了徐兵的这件事一对比，你就明白了。为什么呢？刘志那儿就不用说了，刘志每做一件事情，我一说，他就又高傲了，你们一看，你们就看见了。相对来说，小张比刘志又高明一点，又聪明一点，这聪明、高明在哪儿了？他不明显地去高举、见证自己，而是啥呀？就是咱以前说的，戏子，演戏让你去看戏，做在人前，让你去看。所以说，他把他认为的，就是神话说的："一旦我的手开始作事，这些人便蠢蠢欲动，充当急先锋，他们只想冲在队伍的最前列，深怕不被我看到，做他们认为是对的事情，说他们认为是对的话语，但他们从来就不知道，他们所作所为从来都是与真理无关的，他们的行为都是在破坏、搅扰着我的计划。"（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们当思想自己的所作所为》）他做给别人看，更主要的是做给我看，让我去看，我看见了没有？看见了。所以说，我看见了你的言行举止，看见了你是只想智取，不愿强攻。这个只想智取，也就是只想骗取，智取就是骗取，不愿强攻就是不愿意真实地去做，不愿意真实地去付出，不愿意脚踏实地去做，所以说导致你做出一些可笑的事来，也可以说成是做出笑话一样的事来。有时候你自己也能感觉到，感觉到是一种笑话，可笑。能不能感觉到？（小张：嗯。）就好比去年，你也知道，他们睡觉了没有关灯，你就训了他们一顿，你还想第二天给他们聚个大会，聚会再训他们一顿，那是第一年刚来是吧？你说你刚过来，我感觉不

到吗，我感觉到了，但是我能说什么话呢，我啥也不能说。只能让你尽情地去做、去表演，然后你实际经历多了，让你去看见，让你去认识，然后经历效力者的试炼。不可能说刚过来，一有啥，我就给你打回去。就是祭司弟兄交通，他对付的是什么人？都是带领工人，都是老人，条件合适才行，熬炼经得住了，才行了。今年呢，出来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是吧！

虽然说今年没有像前两年那样了，但是表演的成分依然存在，只不过是没有太露骨了。就好比那天我说刘志呢，刘志接受不下来，是因为你刘志太过火了，但不等于说小张他没问题。在这件事情里，小张他也有做给人看的这个成分，就是说小张他说话辖制人，控制人是什么原因呢？也是两种原因。一种是自己本身的一种狂妄；更主要的是什么，更主要的是他要让我看见，他是多么维护神家利益，他要给你见证、证实这个事实。然后他态度为什么那么强硬？就是面对正义，维护正义，维护神家利益，刻不容缓，给你把这个态度流露出来。但这个态度是做出来的，演出来的，不是发自内心的，这个冤不冤？（小张：不冤。）是我屈打成招呢，还是有认识？（小张：我那个行为作法上一直都有这一方面流露。）有这些心思吧！（小张：在没有信神的时候，一贯也是这种作法，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东西。）两种，一种就是性情，一种就是做给我看。性情是谁的性情呀，就是天使长的后裔，他心里边有这个掌管人、控制人的这个野心，咱不管什么，都属于一种反面的，都是需要去变的，都是需要去背叛的。你们说，小张这样跑，辛苦不辛苦，劳累不劳累，辛苦、劳累。可是在我这儿小张就得不到一个好，你再辛苦，再劳累，神看不看这个？（不看。）神要看什么呢？你为什么要这么辛苦？为什么要这么劳累？根源是什么？根源是表现，显露，不好听的一句话是怎么说的？不好听的话就是显摆。有些时候，咱不需要做的事情你做了，好比说咱不需要四点走的事情，咱四点起来走了，有时候你安排的事情特别紧，紧好不好，该不该，该，好。但是说，你超过了正常范围，过火这就有点不对了，你劳累了但得不到好。本来该睡觉的时间，你还在半路上跑着呢，在高速上连个停车的地方也没有，你困得不行了，想睡会儿

觉呢怎么办？疲劳驾驶是什么后果？发生个啥事儿谁能承担得起呀！这是说到的一个实际上的事情。咱今天主要说的是受性情的支配，背后里面支配的这些东西，小张为什么会这样做呢，他是用一种辛勤的劳作，做在你面前，让你看得见，让你自己看着办。你说你不用我小张你用谁？你用小林？用刘志？用徐兵？你猜小张心里边想什么，“哪个也不行，你看去吧”。如果存心对，这一切都叫什么？这叫忠心、这叫尽心、这叫尽意。但如果你存心有了掺杂，这就变成啥了，这就成了撒但的诡计了。为什么成了撒但的诡计了，因为你只想骗取，你不想真实地用心去做，这就变成撒但的诡计了。

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感觉，而且不是说我有这种感觉，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也有点感觉，只是说不清楚，今天我给你交通出来，是不是你也感觉到了呢！为什么呢，因为这边有个徐兵，徐兵做什么事情不需要让你知道，我该做什么我做了，我做了以后也不需要你跟我说什么，我也不会张扬什么，我也不是说徐兵能做了什么大事，小来小去的一些小事情我都收拾了，不用你管我，我自己就料理了。小张这些小来小去的事情他做不做呢？他看不起，“我是做大事情的人，我是坐办公桌的人，我是左膀右臂的人”，从你做的这些事情当中看到，因着你心里边有一个鬼，所以说驱使你做了这些事，你做这些事呢，你的言行举止流露出来的，就把你本性的东西显明出来了，咱这里边有鬼，你不是尽心、尽意、尽力。我跟你说这些话的时候，你能明白我是什么意思吗？（小张：很多事情我看不到眼里，也不会去做那些事，我只会去做那些让人能看到眼里的事情。）我刚才就说，小张走了一个错路，一方面是做给我看，另一方面，小张走了一个什么错路呢？小张他不走正道，不按神给你指的路线去走，神要你走的什么路？（认识自己。）认识自己、认识神，小张你不走这条路，神说让你作工中注重进入，生命进入。什么是生命进入，神话成为你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小张做不做？从小张口里面跟我说出的那些话，那些话说了有多长时间了，二三年了吧！你始终说出来是一个观点，这观点成了你的座右铭了，“不想说了、别说了、和他说了不听、听不懂、还说啥呢，不说了”，成了你的座右铭，这句话成了座右铭，

暴露了一个什么问题，就暴露出你不走正道，你走的不是信神的道路，你走的是官僚主义的道路，你是来辖管人的，证明你不是来尽本分的，你不是来信神的，那你能得着什么！你给我说的，给弟兄姊妹表达的，常表达出个什么问题呢，“不经我管、不听我话、什么也不听、听不懂、不管你了、不说你了”，这些成了你的主题，成了你的生命，成了你的主要作为！就是说你一天起来尽本分呢，就作这个工作了，你就是来管理管理他、教导教导他、指挥指挥他。咱以前也交通过，苍蝇与蛆虫，你比他就多一双翅膀，其实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多了一点恩赐，凭恩赐。咱不能凭恩赐作工，而是利用恩赐，把恩赐当作一种工具，来神家效力，用这个恩赐给神的工作效个力，但不能把这个恩赐当成资本，而且更不能用这个恩赐来代替真理。这个恩赐代替真理能不能听懂？用恩赐来代替真理，就是你只是说你这个对的事，别人错了，你只是纠缠这个对错是非。而咱今天交通的是真理，不是让你在这个事里边论是非对错，这不是真理。你怎么帮助扶持人的，你的存心是什么，你为了神的工作吗？这是真理。你只是说谁对了谁错了，这件事作得合适了不合适了，你再说什么这也只是一件事，即使说你对了，在神面前也不说你对，因为你只是做的这件事情对了，但是你的存心不对，观点不对。存心不对，观点不对，即使你做的这个事，你是对了，他是错了，但是你构成了一个打岔。刚才我跟你说的这个中心，你听懂了吗？刚才我说的中心是什么？（小张：我注重的只是事情的外表。）关键是你走的这个路不对，你没有走上信神的路，真正信神的路是怎么走呢，是寻求神话，真理、道路、生命，用神话做你的生命，真理、道路成为你的生命。神话是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是拿上这篇神话来告咱怎么做一个人，怎么行事，怎么做事，你不这样走，你什么也得不着。

咱上次交通了，交通了你得着了啥？是吧！祭司弟兄这次也交通了，得着了啥，那你说你信神，你要得着啥？小张，你现在有没有准确答案？你要得着啥？（小张：实行真理，性情变化，朝这方面。）实行真理、性情变化，这是一个空话，官话。实在点，你想得着啥？（小张：做人。）咱那天交通说这个了吧？你想得着啥？你信神为了

得着啥？你能得着啥？陆山，你信神想得着啥？（陆山：混个不死的结局。）混个不死的结局，咱今天不是那个高度了，人家一天一个新亮光，一天比一天拔高，两个月了你还是那个观点。说得实惠一点，小林，你想得着啥？（小林：信神想得到一个对这件事能分辨对错的能力。）嗯，想要个智慧。田宇，你想得着啥？（田宇：有一个正确的看事观点。）正确的看事观点，实在一点，实惠一点，你能得着啥？就是现在追求认识自己，能真实地认识自己了，这个最实惠了，最实在了。你要想蒙拯救，要想剩存下来，你第一步是不是得认识自己，真实地认识自己。认识自己什么？先认识自己的地位、位置，是谁呀？（小林：猪八戒他二姨。）猪八戒他二姨，是吧！撒但的后裔。真实认识自己得和神话对号，看清楚自己究竟是谁，如果你真实认识自己了，你对别人还有看不起的这些表现？还有狂妄自是？真认识到自己什么都不是的时候呀，你还和神掰手腕呢？还拒绝接受真理呢？还接受不了修理对付、揭露解剖了？当你真实认识自己的时候，生命进入还有难处吗？当你真实认识到自己什么都不是，一个蛆虫粪土的时候；当你真实认识到自己就是该死的地狱之子的时候，我觉得就能剩存下来了。为什么能剩存下来了？来把这个说说。为什么说，当你真正认识到自己就是个地狱之子，该死的种类的时候，与蒙拯救就有关系了，有联系了。当你真正认识自己的时候呀，你再不与神掰手腕儿了，你不与神争高低了，这一下就解决了你的要命症。认识自己是地狱之子，认识到自己是该死的种类，你尽本分的时候还有要求吗？（没有了。）没有要求啦，你还人在曹营心在汉呢？没有了，尽本分没有要求了。尽本分还应付糊弄呢？没有了。当真认识到自己是地狱之子的时候，还笑话这个笑话那个呢，自己痛哭流泪连自己还顾不上呢，还管他别人呢，还“我管不了他了，他不听话”，还能说出这话来？因为你知道你就已经是地狱之子了，该死的人了，你还告我说“他得癌症了，他不听、不治”，你能说出口嘛，你说不出口了。当你认识到自己是地狱之子，该死的种类，什么都不是的时候，咋呀！徐兵对付你两句，你听不听？（听。）当你认识到的时候，徐兵对付你两句你都能听，悄悄的了，那时候就默默无闻了，你再不张扬了。如果你能够达到徐兵对付你两句，你能默默接受的时候，然后你再有点恩赐，你还不把它当资本，这是不是背叛撒但的一个见证。那你利用你的恩赐来神家尽了本分，尽了忠心，撒但退去了，神是不是认可

了，那你是不是就蒙拯救了？所以说，最根本、最实惠的那就是认识自己。小张今天真能够把我给你交通的领受了吗？是屈打成招，还是真的有所认识？（小张：有认识，但是这不是一方面，如果光今天晚上谈到的这些达不到，我记得那天你给我谈到膨大素那个事情，那就是一个表面的，给别人一个假象的东西，那是误导人，你刚才谈到那一方面，这也是一种表现，但这只是一个假象，一个作法，并没有顺服神的成分，那不是在实行真理，也不是在信神。）实际上你有实际的经历，我再给你交通出来，你再对号，对住了，你也就没有怨言了，在真理面前不得不承认，你真是有所认识，认识自己了，你再做事就不张扬了。信神的人得着什么，这就是你信神所得着的。（小张：我里面还打架，因为你一这样解剖我的时候，我心里还有点不认同的地方，还是一个做事儿，我下次不这么作了，也不这么表现了，还是出现这些流露。你刚才谈到膨大素那个表现，还有半夜的那个事情，想起这两件事情来，都是我表现的作法。可当时我不认为，我也是觉得我要一心一意地把这个事情做好了，尽量把活儿往前赶，但是你刚才谈的时候，谈到不是说这个事情如何，而是说内心当中受什么东西支配，能找到这些根源。事情还是要去做，但是我的心在哪，这是最关键的，这是你刚才给我谈这个路的时候，我把一系列事情结合到一起回想的。）我不是说你半夜四点走不对，也不是根据你这一个事就定你是膨大素，就说你是做给人看的，是根据你一系列的作为表现。为什么今天你能有这样的认识呢，神要得着的是人的心，得着人的心，可我在这儿得着的是你的作法，是你的表现，我没有得着你的心。

今天又给你摆了一个环境，就说今天这件事，配合干活儿的师傅来了他有事还着急要走，需要加快把活儿干完，于是两台机器就同时开了，两台机器同时开了，你小张知道不知道超负荷，是知道超负荷的，知道超负荷了，可是你没有去制止，为什么没有制止，因为这是面子工程。如果这样能做成的话，一天能完成两天的活儿，而且是在小张的配合下做的，小张也是极力地往前赶工程呢，小张不仅是监管的，而且是直接参与去做了，是让你看得见的，加班加点的，所以小

张也处于一种积极状态。如果说今天这个工作小张不参与，如果是徐兵，或者是其他人，小张可能会怎么做，小张会不会还支持两个机器同时开，小张会过去咔嚓把闸拉了，你们信不信，“不知道超负荷？烧了你负责？”小张，会不会？肯定会这么做。但今天他参与了，为什么又不会做了，他的面子工程已经把这个“超负荷运转机器会损坏，神家利益会受亏损”的良心知觉掩盖了，也可以说就是忘了，在他来说就是忘了，他不是有意的。按理来说这个事我不应该说，是小张把这个事情忘了，但是今天咱是交通真理呢，我不是跟你搅事。要交通真理，我就得考虑，你这忘的原因是什么？是怎么忘的？你真是维护神家利益呢，放在心上了，那你的心就用在了神家利益上边，就要考虑后果。因为线是你小张接的，这个分配谁家是两千瓦，谁家是六千瓦，怎么分配、怎么运行是你小张一手安排的，安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不在，今天用的时候还是你参与的。哎呀！从这里又看到神的摆布真是奇妙，如果今天小张不参与，是别人烧的，这能显明谁呢，谁也显明不了，别人无知，不知道，是小张安装的，你小张是心知肚明的，是知道的，是清楚的。神给你安排的，自己安装，自己烧了，来显明这个问题。结果啥呢，因着心里边有这个显露，显摆，急先锋，我要让他今天两台机器同时使用，一天我要完成两天的工作，在小张的带领下做出来的是什么活儿，你看不一样，“你还一天起来用刘志、用徐兵，你看，你让徐兵来做能完成了吗，可能吗，你不用我做左膀右臂，你用谁做左膀右臂？”就是在这些心理的支配下，他就让这个事情冲昏了头脑，忘了，按他来说就是忘了，他绝对不可能说是让机器烧了，但也可能他心里边意识到，这超了负荷可能怕烧呀，即使意识到，他会制止不会制止，他要较量，赌博一下，“不可能吧，它超负荷了，真能烧了？它顶多带不起来，带不起来一停不就行了”。小张有这思想没有，这是我的假设，假设呀，很有可能有这思想，存着一个侥幸心理，一旦这个事情做成以后，那冠冕就是我的。下一次弟兄来了，弟兄说不能超过负荷啊，超过负荷会烧了啊！我会跟弟兄说，“没问题，我试过了，那天我超了，一点事也没有”，会不会？（会。）怎么样，你是理论，我是实际，又加了个筹码。所以说在诸多方面的筹码上面，驱使他良心扭曲了，神家利益还顾得上管吗，神家利益和自己的面子工程打架的时候，选择了面子工程。等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当叫过来修机器的人的时候，人家说修一下就得好几万块钱。当你听

到这个话的时候你难受不难受？（难受。）你心里难受，小张难受不难受？刚开始我没有看到小张说难受，后来我说："小张，这是你的直接责任，这是你造成的，你安的，你用的，你什么都清楚，逃不脱。"

到第二天的时候，我问："小张，昨天晚上睡着了没有？"小张告我说："睡着了。"我为什么问他这句话，我就是看他这个机器烧了，心里边自责了没有，熬炼了没有，难过了没有，咱在神家尽一个本分，带来这么大的一个后患，是咱给人家带来的，"尽本分呢，结果洗了个碗，打了个锅"，心里难受熬炼。他告我说昨天晚上睡着了，他睡着了，我就睡不着了，我就开始审问我自己，小张为什么能睡着了，我就开始揣摩，小张为什么能睡着？揣摩来揣摩去，才揣摩出今天跟你交通的这个结果。为什么能导致这个事情发生呢，根本原因在哪？因为小张不走正道，小张他能把手献上，把大脑献上，他就是不能把心献上。为什么这么说，什么就是把心献上了，时时、事事、处处，心里想着神、念着神、为着神，考虑神家利益。再根据小张他一直以来的表现，面子工程，然后他常说的那句座右铭，和这个说不听，和那个说不听，就看到这就是他走的错误的路线。周围的人事物是让你干什么的，一方面是让你分辨认识，分辨认识完以后就完事了吗，让你认识到他是魔鬼撒但就完事了吗，还要干啥了，神还要借着周围人事物和你说话，还要给你打回来，互相效力。什么叫互相效力？他的败坏性情流露出来以后，一个是你对他的帮助扶持；第二个，神要看你看见他的败坏性情流露出来以后，你的一种态度观点是什么，你看到他以后，你自己呢，反过来给你作了个镜子没有？你随从己意走自己的道路了没有？你是来这儿给人做老师的？你认识了没有？你反省了没有？不要作多人的老师，圣经上说过："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作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雅 3:1）咱只是想做多人的老师，只想给人教导，那你能得着什么，那你最终将什么也得不着。主耶稣怎么说法利赛人的："他们一切所作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作宽了，衣裳的繸子作长了；喜爱筵席上的首座，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拉比"就是"夫子"））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

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作你们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太 23:5-12）法利赛人是不是给人做老师呢，是不是每天教导人呢，你自己没真理，那你还给别人做老师，那你就是法利赛人，你带领着人把神钉在了十字架上。

还有现在都是事实临及，这一段时间发生了多少事呢，这些事还都是大事，让你有足够的功课学。你看咱这办的这些事情，都是以万数为单位的，这要换一换这次烧了的机器，又是一笔开资，这些事情都处理的话，得多少钱，昨天刘志算了一下，数目不小。这些损失是怎么造成的，这些损失都是人为造成的，都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你心里边有维护神家利益的意识，做什么事情就能三思而后行，就能考虑到后果，做什么事情就能想得周全，就能避免很多问题的发生。再说咱买回这个机器来，如果咱亲自去鉴定一下，“神交代给我这个托付了，把这个本分托付交给我了，在我手里边不能有一个漏网之鱼，神鉴察我的心呢，看我是不是尽心、尽力、尽意呢，我就得受点波折，我就得亲自去检验一下，检测一下，保证无误”，还会买个坏的机器回来吗？神就是借着这些事来显明你，如果不出现这些问题，你会认识自己吗，你会认识你对神没忠心吗，认识不到。如果这个机器不烧的话，小张能认识自己吗，就借着这些事是不是看到神的奇妙作为，神的主宰与安排。反过来一看，神要拯救一个人，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呢，要显明你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呢，以万数作单位，钱少了还不管用，即使是损失了这些，咱心里难受了吗？晚上熬夜熬得睡不着觉了吗？为什么睡不着觉了，这么多钱谁掏呢，你掏吗，如果让你掏，不用说这么多钱了，一个月让你掏十万怎么样，如果让你一个月掏十万块钱，一个月三十天，有一天你能睡着吗？你一天都睡不着，因为这个钱不需要你掏，所以你才安然，能睡着觉。而且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还没有知觉，这就抓住了罪状，咱的心究竟在哪？良心理智究竟在哪？反过来又说呢，如果说损失了这么多钱，如果人要是都有良心理智了，这么多钱能唤醒这些人的良心理智，这钱花得也不亏本。怎

么就是唤醒人的良心理智了呢？人最起码得有个内疚的心，这是因为我给神家带来的损失，借着这件事情显明了我没有良心，没有理智，不维护神家利益，自私、卑鄙、无耻，对自己有了认识。咱老说信神得着啥了，得着啥了，就在这里就得着了。认识了自己，“说我是来神家尽本分来了，我尽的是什么本分？还想混个不死的结局，这能混个不死的结局？”看见了自己该死。看见自己该死的时候，当你尽本分受点苦的时候，还有委屈吗？还有怨言吗？你不仅没有委屈、没有怨言，反过来你还能指责自己，我怎么是个这东西呢！当你在尽本分的时候，不仅没有怨言，反过来还能指责自己，认识自己，这是不是走上了正轨，这是不是唤醒人的心，唤醒人的灵，这得对有良心的人，有良心的人能起到这个作用，能带着人走上蒙拯救的路。没良心的人呢，“这和我有关系吗？是我坏的，我有意的？我来这儿干活，一分钱不挣，受上这苦，出了问题还让我承担，还让我担当，还说是我的原因，是我的原因吗？”还要怎么，还要讲理，还要叫嚣，那这是不是也是一种显明。所以说，从各方面认识，钱亏损了，可借着这个亏损挽回人来了没有？显明了没有？这是不是也是神的奇妙作为。神的作工要的是什么，神要物质呢，要的是什么？（人的心。）要的是人的心，神是要把人的心唤醒，这就是神的经营计划。神把整个世界都摧毁，所多玛，钢筋都烧成了什么，都烧成一把灰了，神理会吗？所多玛是个城，神毁灭所多玛城，神可怜它吗，神说给我丢下一点吗，神要那东西吗？所以说，即使是再多的钱都无所谓，所谓的是，有多少人苏醒过来了，有多少人能跟上神的脚踪呢，有多少人良心理智能得以恢复呢，这是关键。

咱上一次交通了人信神的三个台阶，简单说了一个什么台阶呢，效力者、尽本分、衬托物、子民，在实际的生命增长的过程中，从咱一路信神走的路线来看，跟一个小孩子成长是一样的，一个六七岁、七八岁、十来岁的小孩子，你跟父母要的是什么？（玩具。）玩具。到十八九呢，要的是什么？（小车、楼房。）要楼房、要老婆。等二十四五呢，二十四五、三十要啥呀，是不是要事业呢。当你四五十的时候，你是不是得想我得怎么孝顺父母呢，是吧！六七十、七八十要什

么呀，我的儿女们怎么不孝顺呢。你信神一开始要什么了？（要恩典。）要恩典，你说是恩典，在神那儿看是不是恩典？（不是。）刚开始信神要什么，要钱、要名誉、要地位，这叫什么，这算恩典吗，你刚开始信神是不是要这些东西。这跟孩子们要玩具一样不一样，在神这边看这算什么，这不算恩典吧，你要的这些东西在神面前看是什么，是吞吃人的东西，吞吃人的东西和生命没有关系。就是小孩子啥都不懂，啥也敢瞎要。人刚信神是不是啥也敢要呢，你就是出来偷东西都是“神啊！你保守我，让我安全把这东西偷回来”。当信上三年以后，五年以后，和神要啥呀，这时候要恩典，不要让我得病，让我家里边平安，这时候要恩典呀，不要玩具了。再大一点呢，再大一点，看了神话以后还敢要这些吗，神是打破家庭，还敢要家庭吗，要什么呀，哎呀！混个不死的结局就行了。

咱上一次交通了混个不死的结局，原来是混个不死的结局，是搞交易呢，用作工来换取。再过来是什么呀，不考虑自己的结局，只管做我该做的，神愿怎么做，那是神的事，和我无关，这是不是一个拔高，是不是一个受造之物该有的理智。如果你还想混个不死的结局，心里边还有这个想法，那你还不是受造之物。不考虑自己的结局，只管啥呀，尽我受造之物的本分，这才是真正有点人的理智了，走上这条路了，这才开始追求做一个真正的人，追求人生意义。这是几步？刚开始是要玩具呢，后来是要恩典，再后来是混个不死的结局，再后来是任神摆布，尽受造之物的本分，再后来就是追求有意义的人生，为神献上，几个？（五个。）现在走到哪一步了，按着这条路走，小张，走到哪一步了？混个不死的结局？田宇，说说，有几步？（田宇：要玩具，得恩典，混个不死的结局，做个受造之物，追求人生意义、为神献上。）五个，看看自己到底走到哪一步了。刘志，你现在要什么？（刘志：现在要真理。）咱实在点，根据自己表现，你在要什么？（刘志：咱是要玩具呢。）这是教你认识自己呢，什么是要玩具，你知道吗？（刘志：小的时候……）玩具指什么说的？玩具是不是正经东西？你信神怎么是要玩具呢，你要的是不值钱的东西，不是个东西。徐兵，你说刘志是要恩典呢，还是要玩具呢？（徐兵：好像

是要玩具了吧。）小林，你说他是要什么呢？（小林：第二步。）要恩典了，什么是恩典？他要什么恩典？神话说：“我发现，人无论临到什么事、对待什么事总是维护自己的利益，顾虑自己的肉体，总为自己寻找理由、借口，一点真理没有，都是为自己肉体辩护，为自己前途打算，都向神索取恩典，什么好处都想得。人为什么对神的要求太多呢？这就证明人的本性是贪婪的，人在神面前根本没有一点理智……”（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人对神的要求太多》）神说人信神什么好处都想得，这是不是要玩具的时期呢？刘志要什么呢？（刘志：现在看来还是恩典。）咱们衡量衡量自己，自己认识认识，今天晚上就交通到这吧。

234　这就是性情变化的人

1、性情变化，就指一个人，因着喜爱真理能接受真理，终于认识了自己悖逆抵挡神悖逆抵挡神的本性，认识到人败坏得太深，认识了人的谬妄诡诈，认识到了人的贫穷可怜，最终认识了人的本性实质，达到了能完全地否认自己、背叛自己，凭神的话活着，凡事实行真理，这就是认识神的人，就是性情变化的人。

2、性情变化，就指一个人，因着喜爱真理能接受真理，终于认识了自己悖逆抵挡神悖逆抵挡神的本性，认识到人败坏得太深，认识了人的谬妄诡诈，认识到了人的贫穷可怜，最终认识了人的本性实质，达到了能完全地否认自己、背叛自己，凭神的话活着，凡事实行真理，这就是认识神的人，就是性情变化的人。

——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怎样认识人的本性》

信神要得真实认识自己（一）

祭司弟兄讲道说：“所以，不追求真理的人到最终自然就被显明了，想怎么伪装也没有用。你看犹太教的法利赛人，他们都会讲解圣经，对旧约圣经都是滚瓜烂熟，正当他们事奉神得意的时候，主耶稣来了。主耶稣天天讲道，说话、作工，在以色列引起轰动了，每个人都开始表态了，都开始发表自己的思想观点，不认识神的人在主耶稣面前自然就显露出来了，他们抵挡、定罪，结果法利赛人就这样被主耶稣的到来全显明了，整个犹太教被主耶稣的作工全显明了。有人说：‘虽然我没有真理，但我就不作恶，我跟随神到底不也能进天国吗？’法利赛人想作恶了吗？犹太教的祭司长、文士想作恶了吗？他们也没想作恶，但是主耶稣来了，他们的自然流露、自然表态就把他们显明了。他们也没觉得自己作恶，结果却把道成肉身实际的神——基督钉到十字架上了，这是不是血的教训哪？（是。）没有真理会不会被显明？谁能逃脱得掉啊？谁也逃不掉。不知不觉你就暴露了，不知不觉你说话就流露观点了，不知不觉你就身不由己地选择站队了。每个人犯罪、作恶都不是自己先设计好的，都是在事情临到的时候身不由己地作了选择，身不由己地说了话、做了事，做完事酿成后果了，心里有感应，‘坏事了，大祸临头了’，但已经晚了。人的忍耐是不是有限度的？你忍耐到极限了，限制不住的时候就爆发了，这时候敌基督的本性就显明了。你说‘我靠克制，不流露敌基督本性’，能不能克制住？（不能。）所以说，人不追求真理能瞒过人一时，但欺骗不了人一世，早晚得暴露，早晚得被显明、被淘汰。”（摘自《上面的讲道交通·227-A-2》）祭司弟兄交通了个例子，交通了一个什么例子呢？事奉神的人却做了抵挡神的事。不是说不跟随神的人做了抵挡神的事，而是说跟随神的人做了抵挡神的事。这段话给咱交通出一个实情，法利赛人为什么跟随神又抵挡了神呢？耶稣没来的时候他是不是最好的？（嗯。）他是最好的，那为什么耶稣来了以后他就是最不好的了？耶稣不来的时候他是最好的，耶稣来了之后，他们就是最恶

的，还有没有比法利赛人还恶的了？（刘志：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他们不认识神，那别人也不认识神呀！都不认识神，为什么他就作了大恶了？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人本身被撒但败坏了，人本身就没有真理，人本身他就是抵挡神的，你即使是事奉着神，你也是凭想象在事奉、凭天然在事奉，你没有真理，这就注定了要抵挡神！只不过在神没有向人显明以前，神没有与人去较真，没有与人去算这个账。第二个原因，是因着他本身就是事奉神的，他觉得他是最敬拜神的，是最有资格与神说话的人，当他有了一定的资格、资本以后，就变得特别狂妄、特别自是。人被撒但败坏以后每个人都是神的仇敌，这是个前因，后因就是因着他是事奉神的，有了一定的资本，就变得特别狂妄、特别自是，两个原因，所以最后导致他们成了最恶的人。在神没来的时候，显明不出你，神来了把真理赐给人以后，给你多少就要和你索取多少，神来了以后对人的要求就不一样了，人就被显明出来了。为什么？就像河里边的水一看干净不干净？干净，是吧？那河里边的水和自来水比呢？肯定不干净了，是吧？再和纯净水比呢？自来水又没有纯净水干净了。神来了以后，把人都显明了。人特别自私、狂妄，还自认为圣洁、自认为干净，把他自己所认为的当成标准，立了个标杆，就把所有与他不相合的都说成是污秽的，所以导致他做了最抵挡神的事。

这件事情给咱上了个什么课？首先你要认识到你本身就是抵挡神的、本身就是神的仇敌，别人家一说你是敌基督，一说你是抵挡神的，你就觉得冤枉，就觉得别人是贬低你、踩你、欺负你，你有这个情形就说明你不能正确对待自己，不能真实对待自己。这个时候，那别人给你做了个什么？别人给你做了个镜子，你老看别人是猪八戒他二姨，当别人跟你说你也是猪八戒他二姨的时候，你接受不接受？（不接受。）不接受，但这是不是实情？（是。）如果你承认这是实情，你承认你自己是猪八戒他二姨，那这个事情是不是就好办了？你如果承认你是猪八戒他二姨，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狂妄自是没了。）把你后期的所要抵挡神的东西去掉了，这就把撒但捆绑了。神告你说你是污秽、邪恶、败坏的，你能真正去承认、认识了；给你个

镜子，你是猪八戒他二姨，你能够接受下来去认识，这样你就不至于狂妄了。你不狂妄了，就不自是了，不狂妄、不自是就带来个什么结果？就代表你可以接受真理了，你能接受真理了。不狂妄、不自是，你不自以为是了，成了一张空白纸了，啥也没有了。承认自己啥也没有的时候，在神给你说出真理的时候，你就能说“哦，原来是这样的，知道了，是的”，这个种子就种到你里边了，它就可以在你身上生根发芽了。当别人说你是猪八戒他二姨的时候，你不承认、不接受，那你说在神面前有不是猪八戒他二姨的人吗？（没有。）那别人说你是猪八戒他二姨的时候，还有难受、接受不下来吗？有没有？不存在。你如果有点自知之明的话，有点人样的话，别人说你是猪八戒他二姨是完全正确的，没有什么可难受的。人和人都一样，没有什么可笑的，只不过是今天我做出这个事了，表现出来了，我就是猪八戒他二姨，你没有做出来是因为你没有照了镜子，所以没有什么可耻的。猪八戒他二姨就是猪八戒他二姨，你一承认你是猪八戒他二姨，你就没有狂妄了。没有狂妄了，就没有自是了，你没有自是了，真理就可以流进来了，你就能听进去神的话了。神的话听进去了，那种子就种进去了，它就开始发芽了，发了芽以后，你下回实行的时候，这就叫有真理了。神话在你里面发芽了，你做事就有了依据了，这个依据不再是你的想象，不再是你的认为，不再是你的一厢情愿。这个路好走不好走？（好走了。）好走，你一步路走对，后边步步就对了，但是你一步路走错，你只要面子，你就不承认你是猪八戒他二姨，这一步路走错了，那你后边的路也就没法走了，所以，你最后走的肯定是法利赛人的路。

“主耶稣天天讲道，说话、作工，在以色列引起轰动了，每个人都开始表态了，都开始发表自己的思想观点，不认识神的人在主耶稣面前自然就显露出来了，他们抵挡、定罪，结果法利赛人就这样被主耶稣的到来全显明了，整个犹太教被主耶稣的作工全显明了。”这个是怎么显明的？神现在作什么工作了？（陆山：话语的工作。）只说话，说话把人显明了没有？神说的是什么话语？神说的是审判刑罚的话语，说的是揭露人败坏性情的话语，神说出这些话是不是就把人都显明

了？还用神再作什么吗？不用作，说出这些话以后，如果你是个接受真理的人，“是？嗯？”，刚开始你可能是疑惑，可能是有点难受，到最后你能够接受过来，能够承认、认识，最后在经历之中能够看见神的话就是真理，不否认了，完全能接受了，这是不是就把接受真理的人显明了？不接受真理的人呢？不管你说多少话，他承不承认神话是真理？（陆山：不承认。）他只是嘴上说神话是真理，但实际上在他做事的时候承认神话是真理吗？他嘴说神话是真理，但是他说的还是他的观点，“我感觉、我认为”，他把自己认为的观念、想象摆在桌面上，他在摆他的理，一摆他的理，他还承认神话是真理吗？这就显明他不接受真理，因为他把神话给否认了。这样就把接受真理的、不接受真理的都显明了，把喜爱真理的、恨恶真理的也显明了。喜爱真理的人是什么表现？离开神话不能活。那天小张刚看了这篇神话，正好祭司弟兄也刚交通了这段神话，是吧？神交通这段话的时候说了两部分人，神说：“所以，一部分人很勉强地‘读读’我的话语，从来就不去实行，只是为了混得‘不死’这样的结局；而有一部分人则是很难忍受没有我话语引导、供应的日子，便很自然地时时捧着我的话语，日久天长，便发现了人生的秘密，发现了人类的归宿，发现了做人的价值所在。”（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们当思想自己的所作所为》）后边还有什么话？神说：“唯独不能使他们得释放的，那就是我的话语。……他们恨不得一脚踏入国度而永久地享受天国的福气，不用追求真理，不用接受审判、刑罚，更不用这样低三下四地栖身在我的家中任我使唤。”（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们当思想自己的所作所为》）神只是用说话就把接受真理的、不接受真理的这两类人给分开了。神作的是显明人的工作，显明人、成全人、淘汰人。显明人怎么就是成全人呢？显明出来之后，接受真理的人是不是进入正轨了？（嗯。）接受真理的人把神话带入到实际生活当中来改变自己的生活，这样就进入正轨了。不接受的呢？（小林：神话是神话，自己是自己，按着自己的心思意念来。）你弃绝了神话，只发表你自己的意思，把神话放在一边不管，这就把神钉在十字架上了。显明人是要成全人、淘汰人，怎么成全？神是借着他的话得着了人，而人是借着他的话得着了神，这个道理能明白了吧？

神是怎么借着他的话得着人的？这话有没有经历？有没有体验？能不能结合上实际生活？刘志？（刘志：有。）什么体验？神借着这话得着你了没有？（刘志：感觉得着一点。）得着一点？（刘志：神话里说的就是咱的实情。）你说你得着神了，是吧？那神得着你了没有？（刘志：这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小林：你能实行神话，神就得着你了，你也就得着神了。）（刘志：咱不敢说那话。）借着这个都谈谈是不是就谈明白了？刘志，你得着神了没有？（刘志：我得着一点。）神得着你了没有？你是没法回答还是不想回答？（刘志：没法回答嘛，这怎么回答呢？你问神得着我了没有，我敢说神得着我了？）是没法回答还是不敢回答，还是你回答不清楚？（刘志：没法回答嘛。）我看这句话很好回答呀！大家都觉得很好回答，陆山，这话好不好回答？（陆山：好回答，一个得着了，一个没有得着。）陆山，刘志得着神了没有？（陆山：没有。）神得着他了没有？（陆山：没有。）你为什么说没有？人家刘志不服，人家说你踩人家了。（陆山：因为神是借着人实行神话才得着人的，神得人就是要得人的心，人的心不在神这，这就意味着人也没得着神，神也没得着人。因为神要的是人的心，借着人实行神话，能归服在神的面前，归服在神的权下，无论神怎么作，人都心甘情愿地顺服，去实行、去进入、去满足神，这才是神得着人了。）刘志，听懂了没有？（刘志：当时经历这些话的时候，我心里可受感动了。）你的那个感动是什么感动？（刘志：认识到自己了嘛。）认识自己什么了？根据刚才你叙述的这件事来说，神究竟得着你了没有？田宇，给刘志阐明一下。（田宇：你刚才怎么说的？身在神前，心却离神甚远，神话揭示的是不是实情？你承认神话说的是实情，你人虽然在神家，但你的心想的是家里的事，你的心在家里，那神能得着你？你能说你得着神了？）（刘志：当时……）刘志，咱也都听明白了，神得着你了，你得着神了，是指什么说的？这和你说的神得着你了，你得着神了，完全是两个概念。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了，他掌管你这个人了，神就得着你这个人了。你做什么事情有神话依据了，你能彰显神了，这叫你得着神了。你得着神了，神也得着你了，刘志，根据这话来看，你得着神了没有？（刘志：那得一点一点去得嘛，咋能一下都得着呀！）刘志，一个碗里放着一颗米，你说这个碗里有饭没饭？（刘志：有一颗米，那也是饭嘛！）那下次吃饭碗里就放一颗米给他吃

啊！一个碗里一颗米，这叫不叫一碗饭？（刘志：不叫。）（刘志：我也不知道是啥意思，我也不知道该咋回答你了。）你说你得着一点神了，神得着一点你了，那你说神得着一点什么了？告告我，拿事实证明，你把你得着的拿出来。（他就没得着，凭他的所作所为就没得着。）（刘志：是嘛，没得着，问题是谁也不能一下子把一本神话全得着，他也是一点一点得，今天经历一句，明天经历一句！）（田宇：弟兄问的是你得着没得着，就是让你说得着了，或者是没得着，你是说得着一点。）刘志，我问你娶媳妇了没有？你说娶了那么一点。我问你得着你媳妇了没有？我得着媳妇的一点。（刘志：那么说就没有。）

你说的那个得着和我说的得着这是两个概念。神话没在你身上作王掌权，那神就没得着你，你做事没按神话去做，你就没得着神。你刚才说的是什么呀？你说，神说了："你们只是身在我前，心却逍遥法外，离我甚远……"（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们的人格太卑贱！》）你说你深有体会，是这个意思吧？刘志。（刘志：我深有体会。）深有体会，还不是经历过来的，是深有体会！这一句话证明什么问题？他说"我深有体会"，他这一个深有体会，就证明神说的他一点没错，这个一点没错就证明神一点没得着他，是不是证明了？他说"神说得对，我就是这种人，我就是这东西，我就是人来到神面前，心却离神甚远，我就是这样"，这就证明"你说我是叛徒，哎呀，我就是，我深有体会，就是叛徒"，只能是证明了你的悖逆。神话感动了你的心，刺痛了你的心，对号入座了，你把对号入座当成是自己得着神了。陆山，你给刘志再总结总结。（陆山：你说你深有体会，只是证明人在神前，心不在神前，证明了咱的悖逆，而不是得着了神，只能说咱是对神话有认识了，并不是得着了。）这不叫认识，这是什么？"呀！神话说中我了，一针见血，神话说的我一点不冤枉。"（刘志：对的了，咱就承认神话说得对。）"神话说的我一点不冤枉，我就是这个东西，我就是人在神前，心离神甚远，我就是这个叛徒，我就来应付你了，我在你这儿，心在外边，你可是说对了"，你说神得着你了没有？这叫神一点没得着你。（刘志：那个时候我……）又那个时候了，我给你

交通的是什么？今天给你交通的主要目的是让你认识什么就是神得着你了，你怎么就得着神了。就根据你这个例子来说，你说的你得着神一点，神得着你一点，这是啥呀？这是你自己的一厢情愿！你是得着什么了？“哦，神话说中我了，对上我了”，好像神话说中你，和你的情形对上了，神就得着你了，你就得着神了，这是不是谬解？（刘志：嗯。）你只是和神话对了个号，不是说你就得着了神，是神话说到你骨髓里边的那个毒素了。（刘志：对对对，是。）这是神话的威力，神话测透了人的心，仅此而已，其实你什么都没有，这不是你对神话有认识了，你对神话没有认识，这只是神话和你对号了，不能说成是认识。“我完全是个逆子，神说得对”，就是说，你只是承认你完全就是一个逆子了。我给你说的这个是不是实情？（刘志：嗯。）

刘志还感动地流出泪了，是你说的吧？（刘志：嗯，认识自己了。）“感动地流出泪了，认识自己”，这一句话是迷惑人的话，我又得踩你一脚！你的这话是不是迷惑人的话？这不叫认识自己！这叫与神叫嚣、对抗到底！听懂这话了吗？什么意思了？当你看了那句神话“你们只是身在我前，心却逍遥法外，离我甚远”，然后你两眼的泪流出来了，流出泪你想表达什么心情？“神啊，你也太可恶了吧？我人已经来到你前了，你还非得让我的心也过来，我离家甚远，我在心里头想想我闺女，想想我孩子还不行呀！你说我信神多难？我来这儿尽本分，人来了就行了，我想想家还不行？还说我心离你甚远”，你说这个时候刘志的眼泪流不流？我是给你纠正一个错误的观点，你这个眼泪本身是不是与神“叫嚣”“掰手腕”的眼泪？刘志，是不是？（刘志：我没那么认识。）刘志，我现在不想听你的认识，我只想问你这是不是事实？咱今天谈的是事实，刘志，我给你谈的是真理，你愿不愿意听事实？你愿不愿意听真相？（刘志：我没那么认识。）刘志，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愿不愿意要真相？你信神是愿意要个真相，还是愿意让别人说你是天女下凡？你要是愿意听你是天女下凡，我就给你说是天女下凡。（刘志：听真相，肯定是听真相嘛。我就没这么认识过，你这么谈，我就没有听人这么谈过。）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和你说你是猪八戒他二姨，只有我和你说，听懂这话的意思了吗？你要愿意听

真相，我就和你谈真相，你要觉着我是欺负你，我就不谈真相了。（刘志：你谈嘛，我没听人这么谈过，你这么谈就这么谈就行，我又没听过这个。）你也不需要说你听过没听过，如果你真想知道真相，你应该竖起耳朵“啊？我是猪八戒他二姨，那我得听听”。（刘志：是。）

你把自己与神叫嚣的那个东西，感觉委屈、难受的那个痛苦说成是圣灵的感动，你这是多大的悖逆？这是什么？这是亵渎圣灵！那本来是撒但在里边作鬼，你告诉我说是圣灵感动！（刘志：这是在认识自己了。）你愿不愿意认识你是猪八戒他二姨？你要是不愿意认识我就不说了，你要是愿意认识就不要表白，刘志，我就问你愿意不愿意！（刘志：我经历了，我还有好多细节了，我还有好多话没说完呢。）你是想让我说你是天女下凡还是要得真理了？刘志，你想要哪个？想得什么？（我这个事吧说起来话太长，我是通过一个一个环境才认识到这个思想，认识到这句话……）我说，刘志我这边有个馒头你吃不吃，你要给我表达一个事情“我不是要吃你这个馒头，是我前三天没有吃饭”，我只问你吃不吃馒头，我还需要听你说你前三天没吃上饭吗？（这可能就是法利赛人的哪个观念，这个观念在里边，你要是把我问得烦了，我……那我还得反省自己。）刚才咱交通的是不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为什么把神钉在十字架上？你现在是不是在走这条路？你现在是不是在持守你自己？我给你说的是不是真理？是不是你的缺少？我告诉你什么是感动，咱一个一个地交通。我告诉你说你的这种表现是在与神较量，那这个时候你是不是该知道什么是感动了？那你说说，如果那时圣灵感动你的话，你流出来的是什么眼泪？你心里怎么寻思才是圣灵感动？懊悔、恨恶自己，我怎么是个这东西呢？经历到这儿了我怎么又想起孩子了？神交通了狗的理智，我作为一个人咋连一条狗的理智都不如！我是个受造之物，神是造物的主，我今天来尽本分了，可我竟然是人在曹营心在汉，世上还说这样的人是个叛徒呢，那我今天作为一个受造之物，我来到了神前，我怎么还能和世界的人一样？我常说我愿意为神全身心花费，我全身心花费在哪儿？这叫认识，认识到自己怎么是这个鬼东西！人在神面前连个蚂蚁都不

如，我今天能够来这儿尽本分，这是不是神对我极大的高抬与恩待？神对我极大的高抬与恩待，给了我一个本分。我不是在本分上尽忠心，我不是注重神的心意，我老是想着自己的家，想着世界，想着地位、名誉，搞个人的经营，你说我配活个人吗？我还是个人吗？想到这的时候，想到神作工的艰难。神来在地上作了三十年的工作，神有没有家庭？神有没有童年？神有没有天伦之乐？你有天伦之乐，神有吗？神为了谁？为了他自己享受吗？神为了整个人类有个好的归宿！神为了拯救人，来到了如同猪圈一般的地方，咱都看见了，这都是些什么人？神来到了大红龙国家，受到了逼迫，没有安息之所，还得到了什么？亲人的离弃，世界的毁谤，跟随他的人又把他钉在了十字架上，他们口里承认心里抵挡，神心里难道不明白、不清楚、没知觉吗？神那时候心里是什么味道？神的心情是什么？你想到这的时候，“我作为一个跟随神的人，神能够高抬我，我竟然还能做出如此悖逆的事来，我还能人在曹营心在汉，连狗的理智都不如，我为什么不能替神担当？我为什么不能把这个担子担起来？我得为神独当一面，为神能做啥做啥，因为我是个受造之物，神是造物的主！”每逢想到这的时候，你会不会流眼泪？想到神作工的艰难，想到神旨意在地上通行的那种艰难，想到人竟是如此地悖逆、如此地刚硬！神作工三十年了，收获有多少？这个是不是让人痛苦、难受？这是不是为正义而难受？这是不是一个认识？想到这，想到了神的经营计划，想到了神作工的艰难，再来看看自己的所作所为，一天起来干的是什么？只是守规条、走形式，“神让我做什么，我做了，神没安排我的我绝对不做！我看见油瓶倒了我也不扶，看见狗屎我也不除，我手里干着，我心里还想着家里，神话这么一揭示，可不是嘛，这就是事实，我这哪配当人呢？我要背叛自己，我要重新做人，我要做个真正的人，我要安慰神心！”如果你有这样的认识、这样的理智，这叫什么？圣灵感动、圣灵引导，刘志，能听明白这个吗？（刘志：嗯。）我给你交通就是让你认识清楚什么是圣灵感动，什么是属于撒但的，从自己意念来的那些东西都是属于撒但的，你把这个正面、反面分开。从正面进入，你看的是正面的东西，你看到了自己的邪恶，看到了神的圣洁，你看到了神作工的异象，那就不用说了，这肯定是正面的，肯定是从神来的，肯定是圣灵的引导。咱刚才交通了神是怎么得着人的，是吧？现在交通这个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刘志给咱引到这了，是吧？咱主要交

通的是法利赛人，就是说人为什么会抵挡神，为什么会把神钉在十字架上，就是因为人太持守自己了，总把自己的认为当作是真理，你把自己的认为当成是对的了，你觉得是对的你就要持守，你一持守你就要这么走，那你最后就做了抵挡神的事了。

“现在神显现作工整整三十年了，神道成肉身的作工结束了，正式画上句号了，所以大灾难开始了。没有得着真理的就被扔在灾难中了，得着真理的就有神保守、神祝福。《启示录》里有一句话说：‘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启22:11）喜爱真理的人就是圣洁的仍旧圣洁，圣灵继续作，一直到他们被成全；那些污秽的圣灵就不作了，他们仍旧污秽，彻底完了。所以，神作工这三十年把人都显明了，谁也逃脱不掉。在尽本分中，有些人能接受修理对付，不断有变化，办事越来越听话，越来越有顺服，并且越来越有原则，不知不觉学会实行真理了，学会顺服神了，就是修理对付他也能顺服下来，也能认识自己，也能寻求真理，这就是在尽本分中最终得着真理了。人在尽本分中临到的每一件事，经历的每一件事，都是神为人得着真理预备的，是摆设好的，所以人在尽本分中经历一切的事，吃喝神话、寻求真理解决问题，这就是赴筵席。凡是有圣灵作工的人都在赴筵席，在每件事上都学到功课了，在每件事上都寻求到真理，摸到神心意了，在每件事上都站住见证了，最后达到了合格地尽本分，这就是合格的受造之物。合格地尽本分使人成为合格的受造之物，达不到合格地尽本分就不是合格的受造之物，受造之物是否合格是根据尽本分是否合格来确定的。凡是尽本分不合格的、被淘汰的，尽本分作恶多端被显明的，这就完了。同样尽本分，为什么有的人能作出那么大的恶呢？这是不是由本性决定的？他作恶的时候是有人指使他、逼迫他的吗？是有人教唆、迷惑的吗？都不是，那都是出自他的本性做出来的事，都是受自己本性的支配，是在头脑清醒的时候作出的决定。作恶那就是恶人的本性决定的，做的是善事，那就是善人的本性决定的。所以说，尽本分最显明人就体现在这儿。”（摘自《上面的讲道交通·227-A-3》）陆山，这一段说了啥？（陆山：就是说人是不是合格的受造之物，是不是实行真理顺服神的人是通过尽本

分来体现的。）生命长大离不开尽本分，必须在尽本分的过程中把人显明，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变化人，也就是在尽本分的过程中成全人，没有本分就谈不到生命进入。咱在尽本分的过程中是不是暴露出好多问题？不尽本分的时候都是好的，一尽本分都暴露出来了。

刘志、小张、徐兵，这三个人代表三类人，咱现在假设一下，今天如果你是带领你计划用哪个人？你首选的人是谁？我会用哪个人？神又用哪个人？你把你的观点说一下，田宇，说说。（田宇：如果按常理来说，我用小张，因为用人首先考虑的是这个人能不能接受真理，临到事不说做事不做事，有问题没问题，最起码他错了能有个反省认识，再一个是他还得具备一定的素质。如果是一些不重要的活，用徐兵，我看徐兵比较勤快，不重要的活他能做了，因为他细心一些。比较出力的这些活，用刘志。）那神呢？神的心思是什么？咱揣摩神心思，做神的知心人了，神那边怎么安排、怎么计划？神会有什么计划呢？（田宇：在神那边，首先能接受真理，再一个得具备一定的素质，就是一个人再听话，但是不具备素质也不行。）在神那边，这三个人神都想用，神想要更多的人蒙拯救！神急切的心意就是盼望着每个人都能悔改，每一个人都能来到神家中，这仅仅是神的一个盼望而已，想而已。那我用人呢？我也是所有人都想用，我不想可惜一个，都想用，但这也是我的一厢情愿。神想让人都蒙拯救，但是国度里边还不能有污秽，这个天规诫命不能打破，所以这就有了要求、有了标准了，在有这个要求、标准的前提下，接下来就有了条件了。如果按现状来说，现状也就是说按现在的一种表现来说，神要谁？（徐兵。）为什么？（因为他默默无闻、勤勤恳恳。）最起码徐兵是默默无闻的，这都是人能看得见的，是吧？虽然说徐兵干不了重活，但他是默默无闻地干活，他不需要你去说什么，他也不和你张扬什么，他只要看见活儿他就能去干，能去扶油瓶、除狗屎，不用你去管他，他自己眼里有活，他尽所能地去做，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就说在那边干活，活重，还得做饭，长时间地在那煎熬，受不住了，虽然他半路走了，但他走是有原因的。即使是他走，但他也没有放下活儿，他该怎么干，还怎么干，没有说我明天走了，我就应付着干，或者是我计

划走了，我就应付着干，我就不干了，他没有这么做，这个是都公认的。他干了什么没有要奖赏，他干什么不是干面子工作，他是根据需要来干，首先这个就达到做忠心效力者最根本的一个标准了，是吧？至于说人的这个能力，在神那边看是大问题吗？（不是。）不是大问题，神给你你就有，不给你你就没有，所以在神那边不是大问题。什么是大问题？人的这个性情是大问题，所以咱都能看出来，如果根据现状来看，那神是用徐兵，这是个计划。但是在现有的条件下，刘志、小张用不用？（用。）还得用，但你做什么在神心里有个底，如果你们就按这现状走下去，那最终小张和刘志你俩是不在计划范围以内的，为什么？因为你俩都是凭恩赐！你就是再有技术、再有能力，那你只是有一个恩赐，因为你的心不能归向神！恩赐就是神说的那句话，你是来送了一个礼物，就是在建造国度的时候，一时地利用，用完没事了，走吧，完了。而对于默默无闻、勤勤恳恳的人，神是给他什么？恩典，给他恩典，足够的恩典！为什么我刚才说以现状来说呢？就是根据现在的表现，刘志咱就不说了，我一说他，他老感觉我踩他，你说小张现在出现个什么问题？

修理对付与打压的区别（二）

（陆山：浇灌和福音执事在聚会上一直论是非对错，我和他们说现在不让咱论是非对错了，是让咱认识咱的性情呢，咱身为执事，不能打岔教会生活，可是他们不听，后来又拿出原则交通，我说他们这是打岔搅扰教会生活，这已经是第五次了，我和浇灌说下一次聚执事会不用聚了，你先在家里灵修写文章。后来小区带领过来了，说我是打压他们呢！说我把人家放下不对，我里边就矛盾了！我说这都是二十年的老人了，你还能打岔搅扰教会生活，一个劲论是非对错，我这维护教会生活，按着原则处理怎么就错了？接着又一次聚会，一个姊妹就说，新下发的那几篇文章，你为什么不给我下载呢？当时我就蒙了，

我就了解了一下情况，一个姊妹当时说是手机不合适没下上，另一个姊妹教了怎么下载了，可是没学会，也不会下载，所以这事就临到我了。当时那姊妹的口气就是“你作为带领你不知道？”我一听她那口气，我就说姊妹你这是啥性情呢？我里边血气就上来了，然后我就想起交通上说，看人家站在啥立场上说的，是站在弟兄姊妹生命进入上说的，还是站在神家利益基础上说的。我就认识到我里边狂妄自大，不愿意接受不合我意的环境，里面就是大红龙毒素“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就要反打回去呢。后来我就说这是我的问题，聚完会我给你们下载。但是到后面聚会的时候，我看见不对的就不敢说，一说他们就说我顶牛，打压人，就感觉配合这工作的时候，不能达到同心合意，有时候话也不敢说。见了小区带领再交通这个经历的时候，他们说我是道理，没有进入真理实际。我就这么经历的呀，还有哪些方面需要认识呢，我里边就迷茫了，找不到路。）

迷茫了？（陆山：嗯。）刚才你所谈的这些，不管你变与不变，你用心变了没有？你没有用心变。你只注重了一个做法、说法。做法，外表一个做法，我该怎么做；说法，外表的一个说法，我该怎么说，你没有用心。在你这儿呢？你没有一个真实的对错之分。神叫咱不要纠缠事情的对错，不叫你纠缠事情的对错是什么原因，知不知道？为什么说不让你纠缠事情对错？你要说这个事情的对错，就代表着你的一种观点，对吧？你有观点才能分辨对错。你要分辨一个事情的对错，你就必须站在一边，你就必须有个立场，你有立场你就有对错，你没有立场你就没对错。可是败坏的人站在什么立场上？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边，站在自私、卑鄙、无耻的一个立场上边，那你看待问题的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卑鄙无耻的。那你无论看到的是黑与白，正与反，是不是都是反的？就好比说，日本侵略中国，中国人就说日本人是什么啊？说他是恶人。日本人叫你什么？叫你好人？正面人物？日本人说你是大大的黑了黑了的，心黑了黑了的，是吧？他说你心黑了黑了的，你说他黑了黑了的，那究竟谁黑了黑了的？（陆山：立场不一样。）立场不一样，你站在你这一边说他，他站在他那边说你呢。八国联军来侵略中国了，站在人性上面来说，八国联军是什么人，他不

是以大欺小，欺负中国？中国人是善人，他是恶人。可是你站在神一边呢？谁是恶人？（陆山：中国人是恶人。）中国人是恶人，是该灭的对象，邪恶至极，哪个是正哪个是反？（陆山：站在神一边看事的人才是正的。）你今天知道了，不给你说呢？你说哪个是好人？中国五千年历史了，有谁敢说中国人是坏人呢？不敢说吧？站在人性上面来说，八国联军来侵略中国了，你说中国人是恶人，你说你是个什么东西？你有点良知没有？有点良心没有？八个人来欺负一个人了，你还说被欺负的那个人是恶人，你说你恶不恶吧？墙倒众人推，推了还把他踩死你才放心。因为人是邪恶的，没有正反之分，你分不清正反。你分不清正反的时候，你就不要分辨正反，所以说你不要纠缠这件事情的对错。不让你纠缠事情的对错，不是说这件事情没有对错，是你分不清对错。分不清对错，你要硬去分对错，这就叫论断、定罪，那你不由自主地就作恶了。你说八国联军来侵略你了，你仇恨八国联军，你说神怎么处理你？该不该灭你？神是公义的，你与神对立、对抗、叫嚣，神要灭这个国家你说不行，你是谁呀？你一个小小的受造之物，你还要论断神的作工。全人类的命运在神手中主宰，神经营这个人类，神不参与人的这个政治，但都在神的管辖范围内。

刚才是说不分对错，不是说你真正的不分对错，是说你愚昧瞎眼的时候，你就不要去定规这个对错，让你成为一张空纸，那让谁来做主？让神来做主。让你成为一张空纸，神来做主，根据神的话来看事，谁是对谁是错，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对错。神叫你不要讲理，不要看对错，真不叫你讲理吗？是不叫你讲人的那个理，神是叫你讲什么？讲真理。你讲的那个理呀，是你人认为的那个道理，如果你活在道理里边，活在人认为的对错里边，真理能进来吗？真理进不来。所以说，为什么说人太自是了就得不到真理？你太自是了，你已经定规了这个事情了，你都定规了什么是正，什么是反，那神话怎么在你身上作王掌权？那是空话，不可能。所以说，先把你的这些东西否掉才行。一临到事情，你先别说谁对谁错，谁是谁非，这个是非对错是要分的，但是首先你得站在哪里？站在神一边，你看神怎么看事的，你站在神这一边看事，那这就看到事情的实质了，实质就是真实的一面。什么

是诚实人？什么是老实人？只看眼睛能看见的那个就是老实人，老实人看见八国联军、日本人侵略中国了，老实人说什么？日本人太恶了，日本人该灭、八国联军该灭，中国人应该永存。那诚实人呢？就有智慧了，有认识了，有分辨了，那分辨一下中国人是什么啊？中国人是该受咒诅的，因为中国人抵挡神，那中国人就是该死的种类，应该的，这是诚实人。咱今天应该做诚实人，不能做老实人。所以说遇见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先分辨善恶、先分辨正反、先分辨对错，是让你分辨对错，但不要去论对错。什么是论？什么是分辨？分辨是让你认识看清他的实质。而论呢？议论、论断，里面有没有分辨？没有，就是即使你拍桌子定案，你也是论断，你不能说是认识分辨。从根源上你先把路走对，从出发点走对了，那你后面所做的一切就都对了。如果根源没有解决，正反没有解决，你是站在神一边了？还是站在人一边了？你就没站对队，那你后面所做的一切，你说那是啥啊？那就都成恶行了。

有人说你说话的语气态度是打压了是吧？因为你站在人这一边说话了，你论了个是非对错。在神来看，日本人来打中国人了是好的，可你定罪他了，论断他了，那你周围跟随神的人该怎么说呀？以色列人说你什么呀？说你与神对抗。你在这儿说你自己是在站正义，可他说你是与神对抗，那你后边所做的都是恶行。也就是说在你这儿你是帮助扶持人说了两句话，在那边你成了什么了？你是打压。吓得你不敢说话了，这个不敢说话是什么原因？你就根本没有真正分清善与恶，对与错。如果你分清了，那对于邪恶事物出来了，你该咋对待呢？踩在脚底下，踩死他，别说我打压论断，我不只打压论断，我踩死你，灭绝你，让你不复存在！就是让他不复存在，那也是什么？正义，是站见证，是神称许的！如果说你分不清，做个老好人，老好人就是老恶人，从外边看老好人好，可他成了老恶人。这是说背景源头，你先站在神这一边。如果源头站错了呢？就别说你把这个人踩死了，你就是贬低他，就是藐视他，那都是死罪，那所做一切都是恶。就好比大卫他老婆，大卫歌唱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他老婆说什么呢？作为一个王成啥体统？叫人笑话了，你是王你和他们在一起跳舞，让人嗤笑。

站在人的角度上，就是啊，王怎么还能和平民站在一起？可问题是他是王，他赞美的是谁呀？（陆山：赞美的耶和华神。）赞美耶和华的时候，她站在哪一边？她就这么一句话，一个意念，带来了什么？终生不能生育。一个女人，一个王的老婆，她不能生育，那是不是一生最大的痛苦，就因为这一个立场态度。大卫杀死非利士人万万千是吧？以色列人是歌唱赞美，耶和华定他罪了没有，没定他罪。大卫要娶扫罗家闺女的时候，扫罗给了他个任务，叫他杀二百个人，是吧？（陆山：嗯。）叫他提回来二百个人头，大卫杀死人以后还干了个什么呢？不仅提了人头，还把人皮给剥了下来，二百个人皮剥了下来，你说大卫恶不恶，外表看恶到如此程度，神说他恶了吗？老百姓说他恶了吗？人皮剥了，老百姓还是赞美歌唱。可反过来呢？大卫借刀杀人把乌利亚害了以后，他才杀了一个人，神让刀剑不离他的家，受到神的惩罚咒诅。神的子民你动都不能动，别说杀一个了。即便是扫罗要追杀大卫，大卫他敢杀扫罗吗？他不能杀扫罗，那是因为啥？因为扫罗是神曾经膏立过的。这就让你看见站在哪一边，不是看你外表的行为，是好的，是坏的，还是善的，是恶的，而是根据他是否是顺服神。神衡量人的标准是根据人是否顺服神，人衡量人的标准是根据外表的好坏，行为的对错。那就说，你刚才说的那些，是不是外表的行为，你说的都是外表的行为好坏、对错，你没有说出来后面的背景、实情。你对付他了，是在他歌唱赞美神的时候？还是在他作恶的时候？（陆山：没说清楚。）你把这个分清了，才能决定你接下来的态度、观点。

这个分清以后，你看见他的邪恶了，他的邪恶只是败坏流露还不至于死，可是呢？你有一种邪恶性情，站地位，让人高看你，让人心目中有你，那你会咋呢？借此机会显露一把，神允许吗？外表打着旗号，我站正义呢，让别人看，“就是呀，人家说得对呀，他这种败坏性情，就应该恨恶、就应该咒诅啊”，可是你所做的源头错了，你所做的是种演戏，为啥呢？你的目的还是让人心里有你，你看看我是带领，你看我是维护正义的，你是演戏，为了让人家别人高看你、高举你，这是不是人的掺杂？（陆山：嗯。）如果说你原本还有那么一点正义，你

再做出这个事来，这叫掺杂。如果你就没有正义，完全是为了你的地位名誉作工说话，那就是邪恶了，太恶了。从外边来看，你做的是善行，你外表流露出来的是善行，但你心肠是恶毒的，你嘴巴是黎巴嫩的女子，但你的心肠是毒蛇种类。这个时候一般人看不出来，但是神知道，有真理的人能看出来，根据你言行举止，根据你说话的态度、语气，还有你一贯的表现，你是不是喜欢正面事物的人？本身你就是一个喜欢邪恶的人，结果你看到他邪恶你就打他了，好像你是正人君子，你说这能成为真的吗？这里面肯定有文章。所以说，不能根据外表来看，也就是神说："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路 17：35）为啥？从外面看完全是一样的，外表看完全一样，可是神是看人的心，神是要人的心。你的观点、态度、存心目的、出发点、源头是什么，是根据这个来定的，不是看你的外表。你外表有掩盖、伪装，你能掩盖得了吗？能伪装得了吗？

咱说了几种了？一种是真实的，一种是带有掺杂的，一种纯粹就是打压，还有一种是被迷惑了的，分辨不清的，分辨不清也就没有准确的态度观点，还有一种完全是正义的，就是要踩死他，因为他太邪恶了，不允许他存在。因为人的悖逆，而激起神的怒气，因着你的存心不对，而激起神的怒气。那悖逆程度不一样，在神那边激起的怒气程度是不是也是不一样的？你这样说了，他也这样说了，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说了，但是站的角度都不一样。一个人完全为了正义，把他打得趴下起不来了，一个人他里面带有掺杂，一个比一个轻是吧？还有一个纯粹是为了自己的地位名誉把他搞死，把他打倒，然后自己能做带领，完全是为了地位纷争。还有一个人是啥呢？愚昧无知，随帮唱柳，或者是诡诈人，他咋呢？跟人群随大流。根据他做事存心的不同，那他的恶行也不同，那你就得分别对待。这个就解决你这个问题了吧？（陆山：嗯。）你不要从他的外表上来看，主要看他的观点、存心目的、出发点、源头。（陆山：要看我做事的时候，存心观点。）你知道你的存心是对的时候，你得分辨清对方的存心是什么，你分辨清了你才能下断案，你分辨不清，就得等待。分辨、认识、寻求，寻求准确了再下断案，不要轻易下断案论断。

再一个就是打压和修理对付，怎么去区分。什么是打压，什么是修理对付，什么是揭露解剖，你对这几个词怎么认识的？没有仔细揣摩过这些词是吧？反正说的时候连起来说，修理对付揭露解剖，你都不接受。把修理对付揭露解剖一连串全说了，没有分开，它们是不一样的。打压和修理对付，你从字面上去认识它，咱先不要说这个真理了，你先认识字句道理。打压，打、压，有没有目标，有没有方向？你为了教育人而打人和你无故地打人一不一样？（陆山：不一样。）你无故打人，你是欺负他；那修理人呢？你是贱骨头不听话，不让你这样你偏要这样，那就打你，两个都是打，存心目的不一样。我打你，一个是让你服服帖帖的，让你知道我是马王爷三只眼是吧？以后见了我你就规规矩矩的，那被打的这个人有没有犯罪啊？黑社会打你，你犯罪了吗？他和你分对错吗？那他打你是为了什么？为了让你服服帖帖的。他给你一个方向目标？是为了叫你做到什么？为了让你把这件事情做好？为了做好人？没有。他完全就是为了让人服你，或者是心情不高兴打你，但总的来说，他没有给你人生方向、目标，他不给你定这个方向，这是打。压、很好解释了吧？踩在脚底下。打了你把你压在脚底下，这是不是欺负人？这是欺负人。他没有目标，没有说你们得学好啊，不学好得挨打啊，这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他就没有目标，反正就是无理由地打你、压你，我说一，你不能说二，我指鹿为马，你也得给我指鹿为马，不然我就打你，你只能跟着我走，把你弄得服服帖帖的，这就是打压！打着你、压着你，你不能顶撞我。就像小树一样，它长起来了，“啪”把它打倒了。你能感觉到的只是疼痛，但是在打你的过程中，你了解他为什么要打你吗？你知道吗？你摸不着头脑，你不知道因为啥打你，是吧？黑社会打你，你知道因为啥打你呢？不知道。坏人打你了，恶人打你了，你知道因为啥吗？不知道。神经病骂你了，你能和他说清理啊？在你身上只是感觉到一个疼痛，所以说，这就是打压。如果别人打压你，你感觉到、体尝到的只是疼痛，别的什么也没有，这就是打。压，不让你说话，把你压倒，踩在脚底下。小树苗还没有长多高了，“咔嚓”你把它压在脚底下踩死它，这叫打、压。

修理呢？修理，一说修理，就有了方向了，就有了目标了，是要管理他的意思，修理有管理的意思，把他管好。就好比一颗树，我要把它修理好，如果人不修理，那个树枝会长成什么？横一根枝子竖一根枝子，从树杈里面长出七八个枝子，最后成才不成才？（陆山：不成才。）那最后这个树就不成才。那你得咋呢？没长起来提前切了它，“嚓嚓嚓”切了它。在人来说就是，你贱骨头出来了，你不听话出来了，打你一顿。西红柿岔枝出来了，那个是不是都得切了？都得切了，你不切了岔枝西红柿就结不成，所以说你得修理管理。神建造了伊甸园以后，叫人咋呢？叫人管理伊甸园呢，叫你管理伊甸园。你是有目标的，我是要把他弄好，这树我要把它修整好。修，修整；理，管理，修好，管理好，这叫修理。对付呢？对和付。对，你做出来一个什么事情来了，我和你是个对立面，首先是个对立面，你说正，我说反，你说白，我说黑，必须有个对立面，这是对。还有什么呢？付，付就是服，叫你服了。对付，他要是说这个是黑的，你说这个是白的，你看见白的，你把人家话给怼回去，然后还得让人心服了，这就是对付。如果你的观点就没有搞清楚，人家说是黑的，然后你就没有个黑白之分，就没有个颜色，但是你还“霹雳啪啦”打人家一顿，说人家不是。你也不是，但你还给人家怼回去了，没有对错，人家怎么服你啊？你对付人家了，那你自然就是把你的观点给人家了，而且你给人家的这个观点得是对的观点、得是对的态度。你要修理对付人家，那你肯定得是正面的呀，你要不是正面的，那还能叫对付吗？那就成打压了是吧？那就是屈打成招。对付，那我就是把你错误的给扭正过来，告你说对的是什么，还得叫他心服口服，把字面上修理对付的意思先理解了。修理对付和打压，这个分开了吧？（陆山：嗯。）

还有一个什么呢？揭露，解剖。揭露解剖、修理对付咱常连起来说，但这几个词一样不一样呢？那刚才说修理对付了，那你说说揭露解剖是什么？揭露是给你把外边的这个蒙纱揭开，让你看清楚里边究竟是什么东西，让你看清他的实质，把这个盖子揭开，看这里面究竟是什么东西，是盖了个狗呢？还是盖了个人？把你露出来，是吧？这叫揭

开、露开，揭露就是让你看看他实质。解剖，开膛破肚，把人看不见的那个东西，拿到显微镜下看，扒开肚子看，这叫解剖。揭露解剖和修理对付两回事吧？揭露解剖，你要想揭露人家，你得咋呢？你得先看透了吧？你得先知道里面的实质吧？你把里面的实质阐明了、说清了，你才能把这个事情揭开。里面的这些你说不明、阐不明，揭开了没有？（陆山：没有。）那不是物质的东西，说揭开就揭开了，对吧？你能揭开是因为你把里边的实质能够揭露出来了。这是个桃，这桃里边有什么东西呢？有桃核没有，你掰开看看，有什么成分呢？掰开管不管用了？不管用了，那就得把它的成分、实质说出来。它里面有维生素、矿物质……，把它里面实质的东西列出来。揭露就是把人不知道的，实质东西揭露出来了。你要想知道一个东西的实质，那得从哪儿知道呢？（陆山：从真理而来。）得从神话而来，咱眼睛只能看个外表，想知道人的实质只能从神话里明白。所以说，要想揭露，那你就离不开什么？（陆山：神话。）以神话为依据、为准则。什么东西什么样的实质，那是神造的，那只有神知道！任何人不知道，撒但也不知道，所以说，你要想看他的实质，那只能从神话里面知道，你要揭露他，只能用神话。解剖，更是了是吧？根据外表的言行举止观察，看他存心目的。你揭露解剖他的存心目的时候，你针对的是哪个，是要说他存心目的正与反，邪与恶是吧？你要解剖出他的存心目的是毒瘤，那你必须让别人看清楚这是个毒瘤。那什么是毒瘤呢？咱信神的与神违背的那就是毒瘤，那就得有神话标准，根据神话来揭露解剖他。所以说，揭露解剖和修理对付就又有了本质上的区别，揭露解剖你必须有啥呢？有神话依据。有神话依据就有了标准，揭露你得有标准，解剖你得把他的内情和他心思意念给他说出来，叫他心服口服。你要想让他心服口服，就得把他的内心世界说出来，那才能说你揭露解剖了。如果你给人家说的东西与人家内心就不是一回事，这算不算揭露解剖？那叫误导。

揭露解剖、修理对付。修理对付用不用神话呀？用不用？（不用。）修理对付就不用神话了，修理对付对你是一种对付，是指责你，你这也不会，倒杯水你不会？吃碗饭你不会？多大了？这干什么呢？指责

他，对付他，你拿个锄头，锄把朝下，你怎么锄地？对付你不需要非得拿出神话来，对付人谁都可以对付，就是把你的错误指明，就是很明显的错误，不需要真理。神造人的时候就给你啥呢？给了你正常理智了，动物的名字谁起的呀？亚当起的是吧？起了以后神说好的。神给了你这些理智，这些事情你可以正确处理。处理不了的时候，你是什么呢？你是傻子痴呆？连这也做不了？尽本分了还应付糊弄，你是干什么的？你在你家就是这么干的？在你家你怎么对待你孩子的呢？在神家你怎么对待弟兄姊妹的？对付，把他怼回去，把他怼回去、打回去，从哪儿来回哪儿去，滚蛋，是吧？你把他的撒但性情，应付糊弄怼回去，让它不复存在。服帖怎么服帖？你得把这个东西的正与反给人家说清楚。不是一来了就是无理，就用这种血气、声音大把人压住，那叫不叫对付了？（陆山：不叫。）那叫辖制、打压、恐吓，是吧？这个分清了，那你是不是就应该有路了？（陆山：嗯。）那你再看看你在哪些事上是打压人了？哪些地方是修理对付人家了？

（陆山：就是浇灌跟福音执事论对错的时候，我们就提出来了，这是打岔搅扰，咱不论是非对错了。可浇灌就不听，还说，就是那个事，就是他的问题。）你说这个事得有细节，什么是细节？有事实证据，有细节了这才实际，如果你说的没有细节就是空洞理论，就是字句道理。（陆山：浇灌和福音执事两个人本身就有成见，福音执事说众长子鉴察人心肺腑，然后浇灌说不对，不是这么回事，你领受的就不对，福音执事不接受，跟我说了，让我当审判官了，我听出来浇灌是要抓着这个把柄，是要把福音执事踩在脚底下了，我没有当审判官。我交通的是，人的领受都有偏差，我说的意思就是，不能抓住人的把柄不放，然后把人整倒治倒。然后浇灌在那边就开始了，说上次我包庇福音执事呢，两边就论开对错了，我说咱先进入真理，咱流露的啥性情，不论是非对错了，谁要论是非对错那就不通灵，在事中咱自己先解决咱自己的性情。）（SJ：压着不让说这个事。）压着不让说这个事，那你说这个事究竟过去了没有？出现这个问题了，你不解决问题？（陆山：我说先能正常聚会，先压下了，能交通了再说。）他们说这个话的时候争吵了？（陆山：吵了。）怎么争吵了？（陆山：跟

世人差不多吧，还有一次聚会两个人拍床吵呢，浇灌就说福音执事，你说你要干啥呢。我的意思是先压下去，等他不吵了咱再交通。）你怎么压的呢？（陆山：我就说的是咱先不论是非对错了，咱先认识咱性情，浇灌一个劲争的时候，我把教会生活的原则搬出来，我里面火气上来了，我说下次不用聚执事会了，你先在家里写文章，先反省反省，然后就做这个事了。我心里想你这种状态，咱能给弟兄姊妹交通啥呢？还不是论是非对错呢？）（SJ：这下跟这个对上号了吧？这叫啥？）（陆山：打压。）这是个糊涂官。他两个人争执就像啥呢？就像咱看电视里面演的电视剧一样，两个人争执起来去打官司去了，去了法庭了，张三说李四，李四说张三，最后“啪”你一拍桌子，谁也别说了，各打二十大板。（陆山：浇灌现在说我包庇福音执事了，福音执事有错我不说。后来我给福音执事交通后，他接受了，没有持守，但是等到下一次聚会的时候，浇灌不放过，两个人又开始了。）如果说你和福音执事交通说了以后，他就接受了认同了，那后面这个打仗还存在不存在了？（不存在了。）那就不应该存在了，因为啥呢？因为福音执事都接受了，如果还存在，那就是浇灌怎么呢？浇灌抓把柄了。浇灌抓住这个把柄，我就把你踩在脚底下，我就借着这个事，叫你臭名远扬，这就是浇灌的问题了。现在的问题是福音执事接受了没有，如果福音执事在这儿不接受，浇灌看着你出现问题了，该不该纠正过来？该不该坚持正义呢？（陆山：该。）这不就来了？你首先得看透他，接受不接受了，顺服不顺服了，你不能光从他的外表来看。外表看是浇灌借此机会显露一把，借此机会我踩你两脚，可问题是福音执事你在人家前面做错了，你为什么不接受啊？你接受了还有这后话吗？可是你看他俩出现这个问题了，你谁也不解剖，谁也不说是吧？对付了修理了没有？（陆山：修理了。）你是对付修理还是揭露解剖呢？（陆山：我以前糊涂分不清。）现在分清了没有，现在回想一下，当时你对他是揭露解剖还是打压？还是修理对付呢？（陆山：现在交通了，看到以前对浇灌就是打压。）

现在如果让你重新处理这个问题，你怎么处理？第一步先要干什么呢？（陆山：先在神话里看这个观点，以神话为依据，先看他这个观

点偏不偏。）如果这个观点在神话里找不见呢？你能保证在神话里能找见这句话吗？（陆山：不能保证，我首先得把自己的立场摆对。）那你的立场怎么就摆对了呢？（陆山：不是为了让浇灌服我，听我的，而是看浇灌做这个事的存心是为了啥。）今天我给你交通了，给人家解决问题，第一步先干啥呢？你先得分辨清是非对错，你先把他俩分辨清，谁说的话合乎真理，你先分辨清对错以后，你先把这个立场站对了，对吧？谁说的话合乎真理？（陆山：浇灌。）那你是不是就得站在浇灌这一边了？可你当时站在哪一边了？（陆山：福音执事一边了。）那人家说你包庇福音执事不对吗？对吧？（陆山：是，确实是。）你先分清楚对与错，正与反，然后你自己才有了立场。你有了立场，你先把这个扭转过来，把邪恶扭转过来，那这两句话不能说是吧？这就得给他找神话，神话说什么呢？神话说，神是叫你见证神、荣耀神，神什么时候说过叫你见证众长子呢？叫你荣耀众长子呢？没有吧？（陆山：嗯。）这不就行了？这不就是神话依据吗？神话告咱说了，咱只是做个接受神话带领的人，是吧？接受、顺服，咱的顺服在哪儿？咱的接受在哪儿？神要求你做的你做，神不要求你做的你能做吗？也就是在神话里找不见这个话，那就不能说，福音执事说的这句话不合适，不能说，这不是见证神。这不是见证神的事，那我就怎么呢？悔改，咱不能随便散布消极、释放死亡，是吧？先揭露解剖福音执事，把他引到对的方面，他是不是就不闹了？接下来是不是要处理浇灌了？你要打福音执事，浇灌看见你站在他一边了，浇灌是不是更上一层楼了？那你这个时候是不是该打浇灌了？怎么打浇灌？（陆山：先看他做的那个事受什么存心观点支配的。）对了，你先找他存心目的，他说的这句话是对着了，但是从他说话的语气、态度来看，是不是强硬呢？不给人一种喘气的机会，是吧？咄咄逼人是不是？（陆山：是。）那你就得问问他为什么用这种口气对福音执事说话呢？给我说说他的目的是什么？（趁热打铁。）趁热打铁干什么呢？顺便赶紧踩两脚，好不容易，早就想抓你的把柄了，你就是没有露，今天终于叫我抓住你了吧，今天有你好果子吃。浇灌说的这话是对着了，可这里边有你的掺杂，你的存心目的在哪？你的存心目的不是说完全为了帮助扶持福音执事是吧？（陆山：不是。）你这不是帮助他，不是扶持他，你不是见证神，你是啥呢？你是想用神话打人，你想借用神话来怎么呢？来高抬自己、见证自己、炫耀自己。如果你

把他的这些心思解剖出来，他怎么说，浇灌是不是要发火了？如果他发火了，那你就再解剖一下，你为什么发火呢？发火的原因在哪？无名火？不是。你这是有原因的，有什么原因？正义火？神说什么了呢？败坏人类就不会有正义火，你被成全了？你发的是正义火？你没被成全，好了，你这里面肯定有东西，什么东西你挖挖，有败坏性情！什么败坏性情？神交通了，有的人发火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地位，还有的人发火是为了搞自己的经营。噢，原来你在这儿是搞经营的，经营什么？经营你的地位、经营你的名誉，你在这个聚会点想怎么呢？你想作王掌权，你想人人都服你，你想把人人都踩在你的脚底下，受你管理，你是天使长啊？你去揭露、去解剖、去对付他，他敢跑吗？他能跑吗？他只能规规矩矩，服服帖帖的。

你解决个问题，你先看对问题，站对立场，先把正与反交通清楚，叫人都明白了，什么是正与反。交通完正与反以后，那接下来是什么呢？把他的败坏性情解剖出来。两个你都得打，打了张三，打李四，如果你打了张三，不打李四，那下次李四就飞起来了，打了张三非得打李四，每个人都有他的败坏性情是吧？你把他的败坏性情一打他，一揭露他，弟兄姊妹也有了进入了，也把他打得趴下了，他也规距了，那是不是就有点人的模样了？（是。）可你来了个不分对错，好了！那邪灵污鬼就盼着这句话呢！那我在教会里边乱，不分对错，我出去随便打人，反正我不分对错。在这件事里面，你认识了你了吧？你是怎么打压人的，你那时候打压人的存心目是什么？你想什么呢？（陆山：我存心是今天搬出原则你就得听。）你的存心观点，就是啥呢？我压着你们都别乱说话啊，都安静，这是教会场地，对错可以不分，但是不能乱，是不是这个意思？（陆山：是。）外表行为你们得有个基督徒形象，你们谁作恶啊，不管你们，不分对与错、不分正与反，是不是这个意思？（陆山：就是。）实质里面就是这个东西，你嘴不能说，放不在桌面上，这句话也不能透露。如果一透露，人都看见你善恶不分了。“我们信神就是分辨善恶呢！你们善恶不分、对错不分、正反不分，只让我们在这里规规矩矩吃喝神话，聚好这个会，这就叫信神？”这叫信神吗？（陆山：不是。）这是欺哄神，搞规条、搞

仪式，外表伪装。神说过，你也别说我，我也别说你，你好我好大家都好，都起来欺骗神，这就是你给他带的路。

还有这个说话的语气、态度，你一说话人家就说你打压人家了是吧？你都不能开口，是不是这个意思？（陆山：嗯，我也不知啥原因，一说出去，人家就说我口气强硬打压人。）（他说话口气就不好。）举个例子。（比如说咱这聚会了，我反映上够姊妹的问题了，然后他就说“这个人就得狠狠地打”，他就是这话。）口气、语气、态度代表一个什么东西呢？代表你的观点，是吧？你的那种语气流露出来的是你的态度观点，这就是说你的那个是强、硬。（他说话不会柔和着说，就像斧子一样“哐当”就出去了。）强硬在心里面是什么呢？第一个表现出来的这是不是自是呢？自认为是，而且是把这个事情已经确定下来了，态度是坚定不移，态度是肯定的意思。（是。）没有疑惑，不再与人商量，所以说，语气态度跟着才强硬呢！那你强硬，你说你寻求了没有？你考察了没有？你敢认为你认为的都是对的？你认为的，你感觉的，你所走的路敢不敢认为是对的？能不能说成都是对的？（不敢。）不敢说都是对的，你怎么敢强硬地说出话来呢？这是什么性情呢？狂妄，就是看到一点，就直接下断案。就好比看一个桃子，我看到这面是红的，你看到这面是白的，你就说这个桃就是白的，它必须是白的，肯定是白的，什么性情？（自是。）自是，自以为是。你就只看到一面，那面你都没看了，你为什么就说成是白的？为什么不整个都看一下，看全了再说？三思而后行了没有？急啥呢？我着急的是怕别人看到这个东西，他也看出这个是什么颜色，我不就落伍了呀！还是啥呢？显露、地位、名誉，这些东西最后造成什么后果呢？最后造成的后果就是论断、定罪。你把这个事先定了，是不是定罪呢？定了，定罪了，你背后不了解事实情况，你一句话概论了、概括了，这叫什么？论断、定罪，这不就是犯罪？

（陆山：我说这个姊妹时候，是因为这个姊妹的一贯表现就是那样，我才说得狠打。）就针对你所说的，你是根据她一贯的表现打她的是

吧？（他的意思是我对这种人口气可强硬了。）强硬里面有没有打压？你强硬了就代表所做的都是对的？你强硬的口气是不是带着态度呢？你的态度是不是对她的反感呢？厌憎呢？你就把她踩在脚底下，这种人就不能让她起来，起来就是麻烦，就必须得把她踩在脚底下，不就是这个意思？你用强硬的口气说她，我口气硬了，你不是就软了，我声音大了，你声音不就小了吗？是吧？（陆山：有那种意思。）你在这里面还有是非对错吗？还分不分对错了？这个里面是不是就不分对错了呀？（陆山：嗯。）因为在你的脑海里印象里，这个人就不是好东西，就不用好好对待她。（陆山：是。）一个当父亲的，家里面有三个孩子，三个孩子的性格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有的内向一点，有的外向一点，有的脾气不好一点。这个孩子脾气不好，再外向一点，你看这个孩子瞎折腾你是不是难受啊？你见了他就得打两下。那个内向的孩子，你舍不得打他是吧？同样两个孩子，脾气不好的这个孩子吃饭了，把一个碗给弄到地上了，你“砰砰”踢两脚，“啪啪”打两下，习惯了嘛，你看着他就不顺眼嘛！那个内向的孩子把锅打了，你打不打？你看他可怜的程度，你能舍得打他呀？（陆山：不打。）那你说你有原则吗？那你的三个孩子怎么对待你？怎么看你？这个父亲就是个混蛋，是非不分！待子不公！哎，这个孩子可能是捡的，那个孩子可能是私生子，那你的公平公义在哪呀？咱正常人性在哪？你给这三个孩子造成什么影响啊？这个孩子说，我不管做什么，你就是打，那个不管做什么，你就是不打，那最后会给这三个孩子带来什么结果？最后他这三个孩子就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反、什么是正。你常打的这个孩子对你产生了一种仇恨，见了你了，规规矩矩的，什么也不干了，可转过身子背对你呢？拿刀想杀了你！你不打的那个孩子，他倒是不拿刀子杀你，可是他啥也不懂，他不懂得是非，他去社会上犯罪了，进监狱了。那这个家庭怎么造成这样的，就是你这个糊涂父亲造成的。对人没有一个正常的教育，你不分对错、是非，导致孩子没有一个正反之分，没有个对错之分，完全是根据你的心情来管教孩子。看着你高兴了，这孩子能和你玩，能和你谈，能和你撒个娇。你心情不好了，他吃碗饭都得缩住脖子吃了，一不小心一巴掌就盖上他了，这是不是经常的事啊？咱被败坏的人是不是都是这样呢？你的孩子就成了你的出气筒了！你心情高兴了，“哎哟，宝贝”，你心情不高兴了就咋呢？他就是你的出气筒，

这就是没有原则，没有准则，那你就是这种人。（陆山：我还感觉我一直做得对着了。）

一贯的，如果说你定性了，他的实质定性了，定性他就是敌基督，面对敌基督就不是打他不打他了，就不搭理他，搁置了，处理了他了，对吧？如果他不是敌基督，他有敌基督性情，但不是他的实质，那你怎么处理？是不是还得帮他？你还能把他打死啊？你打死他，你是不是也是作恶的？他就是即使有敌基督性情，那你打死他你也是作恶的，那你对这种人咋呀？还得帮助扶持，还得爱。那你能说，你有敌基督性情，我就打你，我就踩，你没有敌基督性情，那我就帮你，你就是我亲姊妹，他就是我的仇人，能不能这样对待？（陆山：不能。）咱不管他是谁，只要他是在神拯救范围内的，咱就咋呢？极力地帮助扶持，那神还不放弃，咱为什么放弃呢？咱为什么在神家掌这个门呢？为什么掌这个权呢？咱能掌握这个舵吗？你没有真理，什么也没有，你什么也看不透，你掌握不了，那你为什么要掌握呢？这就是狂妄，最后造成一个论断、定罪。就因为他这个是一贯性的，在你印象当中他一贯性的不做好事，他那天做了一个好事，你承认吗？你相信吗？他就是做了个好事，那也不是好事，你也要批斗他一下，那他以后还做好事吗？那这个人是怎么断送的呢？就是你给他断送的。你说那个浇灌，他起来维护一下神家利益，他把这个话纠正过来吧，你还打了回去。幸亏这个浇灌还是比较厉害一些是吧？他要是不厉害，稍软一些，让你把他打得趴下了，还要退去了不信了，会不会？那咱是不是成了作恶的了？（陆山：是。）你不能根据你对他一贯的看法和他的一贯做法来对待他，而是得根据啥呢？每一件事，根据他现实的流露，现实的态度观点，来给他现实的路途，他才有一个准确的方向目标。就像管孩子一样，做一百道题，你就根据他一贯性的不好好做题，那这个题你看都不看，“啪嚓”给他打上了错号，你说你是不是个昏君呀？那他以后还好好做作业吗？不做了，你必须得把孩子事情当成你的事情，错就是错，对就是对，错的必须是打错号的，对的必须是奖励的，对吧？你这样管孩子，管出来的孩子，他就能懂得是非对错，那你这样带出来的神选民，他就能分清善与恶。

还有刚才说话的语气态度，人与人之间不能和睦相处，怎么不能和睦相处？都想站个高位，都想占有人、控制人，没有一个商量、协商，都想自己说了算。神说，动物的名字是亚当起的是吧？起了以后，神说好的，神说啥呢？神说人呀，绝对做不到，败坏的人绝对做不到，怎么做不到？你要说张三，我必须说李四，你说李四，我必须说张三，必须显得我比你高明。所以说，临到任何一件事，你一个论点，他一个论点，你看看他的这个论点对着了，但你能不能承认他对呀？你不能，你必须再说出个论点证明你比他高，就是说别人看出你这个论点不是很高，但你也得把你这个论点高高举起来，让人服你。不服你的时候，你就用什么？语气、血气、态度，来经营维护你这个观点，这是不是成了作恶的了？语气态度是不是从这儿来的？咱不能和谐配搭，是不是从这儿来的？那怎么就和谐配搭了呢？和谐配搭主要一个要求是什么？和谐配搭根本的一个原则是遇事得咋呢？商量、协商。遇事有商量、协商这是和谐配搭的首要一条吧？（嗯。）如果没有商量，还存在有和谐配搭吗？那就不存在了。你说你这种口气说话里面有没有商量的余地啊？（陆山：没有。）你这是发号施令、命令，你必须这么做，你说出来已经定了，在你这儿已经定了，那就不存在有商量了。咱信神了，尽本分了，你怎么敢定呢？你就敢说你看得对吗？你就看得准吗？你就敢拿这个把吗？不敢，咱得谨慎小心，三思而后行，听听别人的意见。你说这个桃，你在这面看着是白的，白的占了多数，你基本定性了，这桃是白的，那你会怎么说？“这桃是白的”，这是什么话？这是不是把它定了，那还允许别人动吗？不允许了。那一个会和别人商量的人，他怎么说？（我看这个桃是白的，你怎么看的？）还要别人看呢是吧？让别人看看，这个桃是不是白的，这算不算白桃呢？这算不算绿的呢？这算不算红的？这是不是、算不算，说这话带着什么？询问的口气，柔和的，神交通一件事情的时候说啥呢？人都不愿意与硬的碰，都愿意接触软的，是吧？那人是不是也是一样？（是。）你在这儿你愿意接受吗？一遇到事就是这样，要不就是狠狠地打，谁愿意给你接触配搭呢？谁愿意，除非你的傀儡、走狗能行。那和谐配搭呢？和谐配搭和你平起平坐能不能行？接受不了。我什么都得听你的，你错误我也得听你的，你说啥就是啥？你就

别说信神了，就在正常日常生活中这种做法让人都接受不了。就说家里老婆丈夫两口子过日子了，你和你老婆这样说话行不行？（陆山：不行，吵架了。）那老婆和你这样说话你行不行？（陆山：也不行。）那你知道为什么不行？就别说这个东西他说错了，说反了，就算他说对了，但他每次就这么说，你有反驳权没有？不给你反驳权是吧？不考虑你的意见，这叫什么，对你不尊重，也就是说没把你当人看，也就是说把你当什么了？懦夫、弱智、痴呆。你不懂的，对你是一种藐视、小看，给别人造成这种压抑。为什么说你不尊重人？就两口子过日子了，本来这个纸就是白的，你老婆问你看看是不是白的，她是不是给你让了个位置？你说是，其实也就是你认准的那个，就是白的，不用商量，但是不用商量，她还和你商量，意味着什么？她给你留了个位置了，对你尊重。就是说选村长了，这里有一百户人家，有九十八户参选，有两户人家不参选，为什么不参选？那两家是个麻木痴呆，或者说剥夺了他权利了，信神的不让他参选，那你什么感受？（不把他当人。）不把他当人是吧？没有尊严了。都不把他当人了，哪里还有公义、公平呢？对人有基本的尊重，这就是正常人性。而咱没有正常人性了，你太霸道了，和人没有和谐配搭了，也就没有正常人性了。咱今天信神了，就是恢复人原有的理智，良心理智，所以，首先咱得和人有和谐配搭，对人得尊重，得换位思考。他今天心情不高兴，他心里在想什么呢？你得理解，他本来今天消极了，软弱了，你过来帮助扶持，“啪啪啪”打了他两下，那他是不是就被打死了？消极软弱了，你得拉他一把，结果你把他打到地狱了，不信了。你得看清人家需要什么，你再给他什么。

你语气说话里面得带着一种问话的口吻，带着一种商量口气。祭司弟兄说，神出外面吃一顿饭，今天吃什么饭，神决定不决定，神不决定，随便，你们吃什么，给我要个什么，很随便，不给人那个条条框框。祭司弟兄说什么，对待生活琐事应该是什么态度？稀里糊涂，在真理上是求真求细。可咱在实际生活当中呢？生活方面是求真求细，在真理上面呢？是稀里糊涂，不论对错，你说的那方面的真理咱不要再说了，不论对错，你这说话语气太重了，回家反省。在这些琐事上

求真求细，正好反了个个儿。咱首先得学会做人，你学会尊重人，别人才会尊重你。你不尊重人，别人尊重你呀？就你这种强势的态度，如果决定要做什么事情，人家和你商量不商量？“那个谁谁不要给他说，跟他商量不成，‘啪’一下他就给你定性了，就给你断案了，他对也是对，错也是对，他说了算。”还问你吗？（陆山：不问。）老婆孩子在家买个东西了，如果常有个商量余地，那她买什么东西，给你打个电话，买个啥吧？买个什么吧？如果你这个人强势，她想买个东西，你强势，你做主了，那她要买个东西敢和你说吗？她不能和你说，她一和你说，你说不行，完了，不能买了。那我怎么？那我悄悄地买，偷着买，你把人逼上了错道！这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语气、态度，是吧？语气、态度得带着一个询问、商量的口气，诚恳，说什么话都得是发自内心的。

2020年8月23日

忠臣与奸臣

微微，你扮演的这个角色，说的这个话，你就只是做了一个太监，“我是给你传达圣旨的，其它的和我无关”，为什么人家们说出来的话就有力度呢？人家就好像皇上跟前的一个忠臣，你就好像是个奸臣。人家忠臣急皇上所急、想皇上所想！为了皇上这件事情能办成，人家把皇上的意思就种在自己心里面了，这件事情必须得这么做，是严肃的。而你呢？“我拿皇上的一份工资，我为皇上办一件事。皇上你说的让我去下边查访了，行，我去查访”，那你下去查访会说什么话呀？“皇上让我查访了。呀，你这个东西呀，不是我这儿过不了关，是怕皇上那儿过不了关，怕皇上批不了啊”，你和下边的人有私交。那个忠臣呢？那个忠臣会说皇上那儿批不了吗？他会说什么？“就不谈皇上了，在我

这儿就过不了关，这就不合适，这就不合原则，事情就不能这样做！就不是这样做的事情！”在你这儿呢？就好像上下级见了面一样，人家肯定是在饭桌上跟你办事情了，肯定是先吃先喝，你吃了人家的了、喝了人家的了，嘴短了，还得给人家赔个笑脸，“你也知道我在这位置上也难，你不要看着我在皇上跟前了，我还得听人家皇上话了，我做不了主。我只能给你走走关系，你这个东西我拿过去，怕在皇上那儿批不了！”所以，下边那个人就敢拿上那个假冒产品给你往桌子上一放，他要看看你的意思。“你看这个在皇上那儿能蒙混过关吗？”你说，“这也太伪了吧”，“这个太伪了，那我再重新改改”。忠臣过来呢？下面人压根就不敢往桌上放这个假的东西。因为下面人往桌上一放假的东西，忠臣一看是伪的，忠臣就不说“你这个太假了吧”，忠臣直接拿起来就给他扔了，“这是什么东西！”忠臣带来的是皇上的怒气！“你这不是欺骗吗？你拿这东西哄谁呢！”他下次还敢拿假东西来应付你吗？不敢了。

因着你不是忠臣，所以他在你面前敢不实行真理，敢胡来。他敢胡来也是因着你，因着你把信神当成啥了？你把尽本分当成了啥了？当成作工完成任务。你并不是在通行神旨意，你并不是急神所急、想神所想，并不是势在必得，“神家这个事情必须这么办！”没有这个“必须”。完了你就是解剖他也好，什么也好，你是赔着笑说的，严肃吗？为什么说管教孩子得慈母严父，父亲得严肃。管教孩子了，看着孩子淘气，逗得人只想笑，但这个时候父亲能笑不能笑？不能笑，得一本正经的，就算想笑也得转过身子去“嘻嘻嘻”偷着笑笑，当父亲的是不是这样的？当母亲的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不能让孩子看见你笑，一旦让孩子看见你这个笑，完了，你管不住孩子了。也就是说你没有把这件事当作一回事去办，你当作一个故事，当作一个游戏，这话重不重？实际上是不是？微微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她作工的那种态度，微微没有把作工当成作工。就我刚才说的，她把作工当作了一个故事，当成了一个玩具，没把作工当作本分待，没有负担、没有责任，所以说她做出来的就是这样的。微微，能体会到吗？我这样说能对上号吗？这是不是实情？是实情就是实情，不是实情就不是实情。（微

微：在面对小凤的时候，这就是实情。因为没有带着严肃的态度去做，人家就这样一次一次地糊弄过去了。如果要是个忠臣的话，糊弄一次也不行，那她就糊弄不下去。要是奸臣的话，就一直糊弄下去了。事实也是这样，到现在还糊弄着呢，所以就得变了。）

为什么让你彰显神呢？就是让别人能在你的言行举止里边看见神的喜、怒、哀、乐。你看我的言行举止，你看到了什么？同样的一句话，我说出来一句话，在你那儿听到的是什么感觉？我说："你这样做，你就是个敌基督！"这话让你说你会怎么说呀？到你这儿，你笑着说："你就是个敌基督。"话的味道就变了，微微，是不是？你说的话里边没有恨恶，你说的话里边，带一种窃笑、冷笑、赔笑，不管哪种笑，都属于什么？没有严肃、没有威严。所以看见你这样的表现就知道了，你肯定不是真正为神办事的人，这肯定不是儿子，这肯定是个管家。为什么这么说？当有人损害了你孩子利益的时候，当你孩子危在旦夕的时候，你出来办事的时候还能这样吗？还能像你为神办事一样谈笑风生地谈吗？这样一对比，是不是就显明出来了。这根本原因就是你对神的态度！信神是在干什么？不认识，好像信神就是为神跑跑腿、传传话，这就是信神。所以表露出来的就是这种说法、就是这种言行。神说："……数年的经历过去了，经历了熬炼之苦、刑罚之苦的人类变得饱经风霜，虽然失去了往日的'光彩'与'浪漫'，但却不知不觉中懂得了做人的道理，懂得了神拯救人多年的良苦用心。"（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人在神的经营中才能蒙拯救》）饱经风霜还有个词是什么？（沉着稳重。）变得沉着稳重了。微微稳重了没有？微微是在水上漂着了，晃悠晃悠像坐船，没有沉着稳重、没有饱经风霜，没有多的体验、没有多的经历。你在我身上看见了什么？我够沉着稳重了吧？（嗯。）你在那儿急得不行了，我在这儿不着急。你听着饱经风霜这个词和人的这个面容怎么挂钩啊？饱经风霜的一个人和没有饱经风霜的一个人有什么区别？饱经风霜简单来说是不是年龄大了呀？年龄大了这就是饱经风霜了，那他没有饱经风霜是个什么表现？（悦悦：稚嫩。）稚嫩是什么脸？是娃娃脸。娃娃脸和饱经风霜的那个脸有什么特点？饱经风霜的脸，脸上的表情就少了。人家有的人脸上的

表情就多，说一句话脸上带着各种表情，就像当演员似的，是吧？（嗯。）你说那个人能说饱经风霜吗？你看小孩子的脸，笑脸、鬼脸，什么脸都有，是吧？咱再来看微微，微微的脸是什么脸？年龄大了，但是还是个娃娃脸，你说是不是个娃娃脸？你看见她的皱纹多，我不看她的皱纹，我看见她脸上的表情是个娃娃脸，饱经风霜了就沉着稳重了，就没有那么多表情了。神说："彼得看见耶稣有时沉默寡言；有时说起话来滔滔不绝；有时高兴万分，高兴起来活像一只白鸽一样敏捷而又活蹦乱跳；有时忧伤不语，忧伤起来活像一个饱经风霜的母亲一样；有时发怒，发怒之时活像一个英勇的战士去击杀仇敌，甚至有时像一只怒吼的狮子；有时他欢笑；有时他哀哭祈祷。"（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彼得认识"耶稣"的过程》）

79　你忠于神的表现在哪里

1　你们跟随神这么多年并未对神有一丝一毫的"忠于"，而是围着你们所喜爱所喜爱的人、事、物而团团转，甚至无论何时无论何地都牢牢挂在心上，而且从未丢弃。

2　当你们合家欢乐的时候，你们想到你们并未忠于神一次吗？这时你们不为此而痛苦吗？当你们满心欢喜接到劳碌得到的俸禄时，你们不为自己并未装备足够的真理而沮丧吗？

3　你们何时何时为自己并未得到神的称许而痛哭流涕呢？为了自己的儿女你们绞尽脑汁、费尽心思，这样你们仍不满足，而对神你们从来都是马马虎虎，只是在记忆中，并不是在心中长存。

4　神对你们的良苦用心你们从来就不体会，从来就不去体谅，只是稍作思想自己就认为可以了自己就认为可以了，这样的“忠于”并不是神期待已久的，而是恨恶已久的，而是恨恶已久的。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到底是忠于谁的人呢？》

坐低凳子活水泉源才能流进来

（元枫：没有能拿得出手的经历啊、见证啊，我一般不说话。）那你说这是不是又暴露出了一个问题呀？（元枫：自己衡量一下都不是拿得出手的经历，所以很受辖制，不敢说真话、不敢说实话。）为什么不敢说实话呀？（元枫：因为受辖制，就像辛慕见了你，他能敞开心地谈，而我就不行。我有时候特别羡慕那些心直口快的人，那我为什么就不行呢？不能说心里话、不能说真话，就住在这个楼顶上了。你之前问我从那个宝座上下来了没有？其实就是在楼顶上，然后，什么事情也端着，感觉我要说话我就得说一些有价值的。）我要拿就要拿出来给你个惊喜，我不能随便拿，不然拿出来丢人现眼。（元枫：感觉拿不出手，然后就没有话说，多数是这样。）

这个观点是什么观点？现在你是怎么看的？（元枫：一个败坏的人，蛆虫不如，还想让神高看，想博得神的欢心，争强好胜，这个思想还挺强烈的。人在真理面前都是婴孩儿……）你今天感觉说实话好不好？（元枫：好，早就想说了。）不敢说实话，说实话总怕丢人，老想拿出来给我个惊喜，没有惊喜就拿不出手，你说这是个什么性情？（狂妄性情。）神说：“败坏的人哪！必须今天来依靠我，不依靠我

的，今天我告诉你，一定一事无成，全是徒然，白搭工程。”（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三十八篇》）元枫是“我想给你个惊喜，给你证实一下，让你看看我能做个什么，我让你看看，我不是败坏的人”，是吧？所以说总想拿出一个成绩来，让你看看我是可以的。狂妄、野心！这里边还隐藏着一个骗取，想借着拿出来一个让我刮目相看的东西，来骗取我的信任，让我高抬你。你说你老想拿出一个让我刮目相看的东西，你是不是对我的一种藐视？能不能颠过个儿来？神说：“我对你们的任何一个作法与说话都感觉极度的厌憎，好歹因着我对你们的‘污秽’与‘悖逆’有点‘兴趣’，成了我说话的‘集大成’，否则我绝对不会呆在你们中间这么久的。”（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落叶归根之时，你会后悔你所行的一切恶行的》）我对你说话言行举止流露出来的败坏、毒素感兴趣。你在这儿一说出来，我就看到你这个败坏性情了，我对这个感兴趣。可你老想把你那个无伤的地方亮给我看，总想让我对你高看，你说我会高看你吗？即使你拿出来，我看着你也不高，不会高看你。因为我住的楼比你住的楼高，所以说你永远拿不出让我高看的东西，我看着你永远是低看。就是说咱处处流露着一种败坏性情，你越是这样，越伪装，那你越是什么也得不着！你幸亏还拿不出来让人刮目相看的东西，你要是真拿出来一些，那真是麻烦了！

为什么说麻烦了呢？如果元枫真拿出一些让我高看的东西，那会怎样？你把我迷惑了，我相信了你，那你对我就是一种欺骗了，骗了我了，你骗了我的同时也骗了你自己。为什么说是骗了自己？你把自己包裹起来了，你把好的一面露给我看，我看见了你好的一面，看不见你不好的一面，那你还需要真理的供应吗？还需要拯救吗？我看着你都已经被作成了，你的肚子时常是饱饱的，还需要奶吗？那就不需要了。那奶给谁呢？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是吧？你常觉得你手里边有奶，你总要告诉人你手里边有奶，你是满满的，那谁还给你奶呀？不会有人给你，所以你最后啥也得不着，只能是自己把自己欺骗了！别人坐低凳子的时候，得着真理了，你坐高凳子的时候，你什么也得不着。一方面是你下不来，另一方面是别人高看你了，就不会给你了。

这就成了景介了，我那时候都“佩服”人家景介了，其他人他们问问题了，那就是一瓶不满，半瓶晃荡，可景介有什么也不说，在我心里，我就觉得人家景介肯定是满的，问问题的人可能都是半瓶，但最终是自己把自己欺骗了。你看人家刘志，“我就不怕你笑话我，你就说我是猪也好，还是说我啥也好，我能把我的观点说出来。”说出来之后，人家的观点就能解决！因为你有啥问题你是和我说，不是和别人说呢。如果说你的这个观点是个谬论，你说你自己能不能知道这个是个谬论？你还不知道。你能把这个说出来，我当时就能给你解决了。但如果你在弟兄姊妹面前说你的这个谬论，那性质就又不一样了，在弟兄姊妹面前能不能说谬论呀？不能说。说出来你就是在散布，散布消极，释放死亡。那你在我面前说出来，你是种寻问、探讨，是为了寻找一条正确的路途，性质不一样。就像今天元枫说，“我消极了，我软弱了，我就感觉信神为什么这么倒霉呢？”这个话在弟兄姊妹面前能不能说呀？不能说，你说了这个话就成了散布消极，释放死亡。但是你来到这儿和我交心了，这能不能说呀？这是说你的一个情形了，那你就必须得说。说出来是为了让我了解你的情形，让我看到你的缺少是什么？需要什么？

422　真渴慕神的人神不丢弃

人若真能放下对神的奢侈欲望向神回转，那还会得着拯救的机会，人若真有渴慕神的心，神是不会丢弃人的。人得不着神不是因为神有情感，不是因为神不愿让人得着，乃是因为人不愿意得着神，人没有迫切寻求神的心。哪有一个真心寻求神的人得到神咒诅了？哪有一个理智健全、良心敏感的人得着神咒诅了？哪有一个真心事奉神、敬拜神的人被神烈怒之火焚烧了呢？哪有一个甘心顺服神的人被神踢出神家之外了呢？哪有一个爱神爱不够的人活在了神的惩罚之中了呢？哪有一个甘心为神舍弃一切的人而一无所有了呢？人若真有渴慕神的心，神是不会丢弃人的。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性情不变化就是与神为敌》

打仗的交通（二）

（弟兄：现在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教会里面有没有圣灵作工，第二个就是得胜者作的什么工作。）你是在怀疑教会究竟有没有圣灵作工，对吧？（姊妹：对，这个怎么分辨呢？）一个是根据你的经历来看，你看教会有没有圣灵作工。你认识神的作工得用心，要把眼睛、耳朵、思维结合起来，各样功能都得起到它的作用。你还知道神拯救的是什么样的人吗？神拯救的是耳朵、眼睛、嘴、鼻子各样功能没有发生变化的，还起着各自的作用，只是思维迟钝了一点儿，这是神来拯救的人。如果有一样功能不起作用了，神还要不要？不要了，这就是残疾人了。你有眼睛你得去看，有耳朵得去听，你在教会里体验了、经历了，你感觉有没有？你说教会里有没有圣灵作工？（姊妹：不知道。）咱敢不敢做诚实人呀？（姊妹：不敢胡说。）你不敢说就证明你是诡诈人！神说："你以为我说的把神重钉在十字架上的是说宗教界的领袖们吗？你们不是担任这个角色的最佳演员吗？"听过没有？（姊妹：听过。）"只不过你们现在都学得相当乖巧"，你刚才的表现就是学得乖巧了。（姊妹：可是……）你先别"可是"了，我给你讲的是真理、神话，你敢"可是"吗？你一说"可是"就把神堵门外了。（姊妹：我们就是因为没有顺服被开除了嘛。）你说的这些是理由吗？不管是把你开除了还是怎么了，不管是什么原因，这是不是你杜绝真理的一种理由？是不是？不管神怎么作你，你能不能弃绝神？（姊妹：不能啊。）我刚才跟你说的那句神话你听明白了吗？我后半句还没说呢，你就打岔了。（姊妹：没有太明白你说的是什么。）"只不过你们现在都学得相当乖巧，看不透的事不说也不露声色"，你看不透的事不说了，"但你们那敬畏的心与你们那顺服的心根本就不存在，在你们来看，研究、观察、等待是你们今天最好的实行，你们学得太灵巧

了。”（姊妹：因为……）你看又说因为呀，你听懂这句话的意思了没有？最后神给这句话定了个性，“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这是一种狡猾的心理，你们以为你们一时的聪明能救你们脱离那永远的刑罚吗？”（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对作工你们得认识，不要糊涂跟随！》）你这是个诡诈，我跟你在这儿交通真理是和你谈心了。神是让人做诚实人了，谈心、交心了。你看我跟你说的是我心里想什么了，我和你说的是我实在的想法、认识，我不管你怎么定罪我，我把我真实的认识跟你交通了。刚才你对我的指责、定罪，你能感觉到吗？（姊妹：我指责你了？）感觉不到是吧？弟兄能感觉到吗？（弟兄：我是有疑问。）你那个疑问是不是对我的一种定罪？（弟兄：嗯。）你没有和我说你的真实想法，那给我带来了什么？指责、定罪、伤害。我跟你交通的是真理，没有谈什么隐私，是吧？我没有问你的隐私，我和你谈的是真理，是吧？你的隐私我不问你，你也不需要回答。我和你谈什么？信神这条路怎么走，对真理该有什么态度，该怎么去经历，怎么去认识，这是不是应该是敞开的？（姊妹：对对，得敞开。）可你敞开心了吗？你捆绑得紧紧的，活在了撒但的权下。（SJ：防备、怀疑，怕上当，不是真正敞开心地去寻求。）不释放。

（弟兄：现在就说教会没有圣灵作工，我谈一下我的认识。在没有被成全之前，谁当带领都是假的，谁当带领都会拉帮结伙，谁都会自成一派，人的本性就是这个样子。虽然吃喝的是神话，交通的也是符合真理的，但是你跟我说话不同心，有一些不合己意的意见，人还是会做出一些打压的事情，这是人的本性。）你刚才说的这些话呀，都是错话，你把神话给否了，把真理给否了。你刚才说了一句错话，是怎么说的呢？你说：“在没有被成全之前，也就是在没有真理之前，谁当带领都是假的，谁当带领都会拉帮结伙，谁都会自成一派，人的本性就是这个样子。”你说的这句话对不对？这是不是一句错话？世上人没有真理，你说恶人和好人有区别没有？（弟兄：有。）那你为什么说在神家就没有区别呢？（弟兄：做法是一样的，只不过是程度不一样而已。我谈的是我的经历，我从信神到被隔离、被开除，一直就是和带领工人不对。在这期间带领工人有的人性好，有的人性不好，但他

们不约而同地都做了一件事情，都是会排斥和他有不同意见的人。所以说，分辨教会里面是不是有圣灵作工，从教会的一些决策上，从我经历来看，我自己是分辨不出来的。我觉得我还是个人性不错的一个人，如果我是带领的话，有些人和我的观点不太一样，我也会讨厌他，我也会做一些事情，可能我是无意识的，但我也会让他不舒服。）你会打压他？（弟兄：我可能不会打压他，我是凭着追求真理的态度，我也会跟他交通神话，或者从祭司弟兄的交通里给他交通，根据工作安排来做这样的安排，因为我认为他就是恶人。如果我有了这个地位以后看事情就不一样了，然后我就会对照恶人是什么样的。你是弟兄姊妹的时候和你是带领的时候，你看待一个人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人没有被成全之前做的很多事情，他不受自己控制的。他认为是在实行真理，他认为完全按弟兄的工作安排作工就是合神心意的，但往往做了一些不太合适的事情，抵挡神的事情，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跟教会里有没有圣灵作工是不是有一点关系？）

刚才你说的这个不恰当，不是那么回事，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弟兄：对。）你说的那个是说人和人是一样的。有的人本性就是善良的，他就再有地位他也不会去害人，这就是良心的标准。他做事不能超过良心的标准，超过了良心他就受责备、自责，他做不出这个事来。（姊妹：对，是。）这就是性情、天性。你刚才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你从教会里边看到的就是这些人，你说教会里是恶人多呀还是好人多？（姊妹：恶人多。）所以，你就有了这种认识法。因为吃五饼二鱼的人多，彼得少，所以你就把所有人局限成你看到的这些人，然后你就把所有人给定了，“人啊，就是这样的”，你这就是把神话给否了，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弟兄：我没有表达清楚吧，你就比如说打岔搅扰这个事情，我之前没有当带领执事时，我看待这些事情和我后来当了福音执事以后，跟他们在一块作工作的时候，感受是完全不一样。首先，上一级会一直问你，你这个工作安排有没有落实？工作安排说清开除是现在的主要工作，你们为什么不下这个数？两周、三周了这项工作你们为什么不开展？怎么开展呢？咱们吃喝神话或者弟兄讲道交通工作安排，咱们分辨什么是恶人。对这个打岔搅扰

的定义，不同的人有不同人的理解，有人会认为这个人是寻求的，有人会认为经过多次交通这个人还一直执迷不悟，是这样的。但是不管这个带领工人是人性好还是不好，最后都会因为大家交通这个讲道交通或者工作安排把这个人定罪，或者放到B组，结果是一样的。）（姊妹：你的意思是说不是人性的不同，而是角度的不同。就像当你开车的时候你觉得行人有问题，当你是行人的时候你又觉得司机开得好野蛮，你是这个意思吗？差不多吧。）站的角度不同，考虑的也不同。（姊妹：对。）其实你这些话呀，是不是恰恰证明了教会里是没有圣灵作工的！听明白了吗？（姊妹：听明白了。）你是来证明教会里是没有圣灵作工的，有圣灵作工互相是不会打架的。出于神的必兴旺！你这个能兴旺起来吗？就从刚才你说的来看，为什么说没有圣灵作工呢？所有人都是站在了个人的利益角度上去看事，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站在神一边看事，所以说没有一个人有圣灵作工，这是不是很明显？因为没有一个人考虑神家利益！如果你是考虑神家利益的，不管你是当带领的或者是跟随的，那你们考虑的是一样的，是一。（弟兄：但是人们都认为他是站在神家利益这边考虑问题的。）那是带了个帽子，打着神的旗号。（弟兄：所以说这就是人的问题，是人不明白真理……）不是不明白真理，是因为圣灵不作工，没有圣灵作工。（SJ：他现在把范围局限了，他的意思是从各级带领身上看到没有圣灵作工，因为他们都是败坏的，但这不能证明神家没有圣灵作工，他说的是这个意思。）（姊妹：意思是不能否定教会，因为祭司弟兄一直说教会是神掌权，是基督掌权，神话掌权嘛，弟兄也一直这样说的。）其实刚才我和你说了这么多话，就是让你眼睛、嘴、鼻子、思维都得用上。你要想定真神的作工，你得从诸多方面真理才能确定神的作工方向，用你的眼睛从教会看，这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你在教会里这些人身上能不能看见有圣灵作工？当你看见周围的这些人没有一个人有圣灵作工的时候，这是不是就产生怀疑了？这是不是一项？

（弟兄：击打牧人羊群分散，那时没有真实的带领人，我认为这说的真实带领人还是指神在带领人。）你是认为神是带领人，是吧？（弟兄：对，神才是真实的带领人，主要是在这方面。）这是不是把人与

神给混淆了呢？神是基督，是神，你能不能和带领工人混为一谈？能不能混为一谈？人和造物的主那是两个概念。神说击打牧人羊群分散，那时没有真实的带领人，神没有说那时没有基督、那时没有人子、那时没有全能神，对吧？你怎么能把没有真实带领人挂到基督身上呢？准确理解，没有带领那就是没有带领，怎么能把真实的带领理解成基督？这是不是咱谬解了？牵强附会，是吧？（弟兄：再交通一下这些话吧，可能上次交通的有些忘了。）你念一下吧，当神击打牧人的时候。（弟兄：神说："以后就是各人都在圣灵的带领之下走自己该走的路。经历患难时谁能照顾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痛苦，一个人一个身量，谁和谁的身量都不一样，当丈夫的管不了妻子，当父母的也管不了孩子，谁也管不了谁，不像现在，还能互相照顾、扶持，那时就是显明各类人的时候。就是说，当神击打牧人的时候，羊群分散了，那时你们就没有真实的带领人了，人都四分五裂，哪能像现在你们能集体聚会。以后没有圣灵作工的人都显形了，丈夫出卖妻子，妻子出卖丈夫，儿女出卖父母，父母逼迫儿女，人心难测！只有自己持守住自己所有的来走好末了的路。如今你们都看不透，都是鼠目寸光，经历好这步工作不是容易的事。"（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当怎样走末了一段路》）你们2010年信的神，是吧？（姊妹：嗯。）刚才咱交通了知道什么是患难了，是吧？（弟兄：嗯。）圣灵不作工，神也不说话，这是不是患难呢？神什么时候不说话了的？2011年直到2013年基督说话了没有？（弟兄：没有。）击打牧人羊群分散，就刚才说的牧人，基督和祭司弟兄是大的牧人，可不可以这么说？（弟兄：嗯。）是不是在牧养他的羊群呢？2012年环境兴起后，基督是不是去国外了呢？（姊妹：弟兄和基督出国了。）你还记得神说过什么话吗？"我看你们这些人个个都挺危险，一旦下步工作一开始，没人搭理你们，你们都得倒下。你们在一个地方带一个区或者带领多大地方，你们都得成为占山为王的响马。"（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明白道理永远代替不了明白真理》）从2011年基督去了国外以后，到2013年这个期间也没有说话，那你说基督在国外能不能见到中国的带领工人？你说带领工人会成为什么？"没人搭理你们""你们都得成为占山为王的响马"，你说神的话会不会应验？（弟兄：祭司弟兄带领着呀，工作安排一直有呀。）你看神说的是，"没人搭理你们"，而且后来工作安排也没了，2012年后，2013年没有，2014年就只有一篇工作

安排，对吧？工作安排就一篇，跟你说这个话什么意思呢？我就是要让你看见，这是患难！神不说话，圣灵不作工！击打牧人羊群分散了，羊群是这样分散了！多数人去了哪儿？是不是跟着基督都去了国外呢？而且2010年开始要求开除人，2011、2012年是不是开除人最多的时候？（姊妹：不是这几年开除最多吗？）那是因为你是这几年开除的，但不等于这几年开除得多。因为你2010年才信的，新人能开除吗？不能开除，所以当时的开除不涉及你。

给你交通这些的意思也就是告你说2012年就是患难年，神不说话，神不作工。你说敲锣打鼓，三天黑暗这是什么人能做出来的事？想起来了吧？（姊妹：这个知道。）挨家挨户传福音，给神家带来的是不是祸患？（姊妹：但是祭司弟兄讲道说当时他也害怕是圣灵作工嘛。）你知道祭司弟兄为什么这样说吗？祭司弟兄说神在每个人身上作工都不同，我不能拦阻！为什么说这句话？如果祭司弟兄一拦阻，那他就成了彼得了，彼得干过什么事？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彼得怎么说了？“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说：“撒但，退我后边去吧！”祭司弟兄在神身边了，神现在作什么工作，你说祭司弟兄能不知道吗？祭司弟兄能直接说带领工人是假的吗？能不能说？什么叫神的作工呢？刚才告你说了，考试呢，会不会给你宣布答案？（弟兄：其实我的领受是这样的，说没有圣灵作工，我现在觉得也是有圣灵作工的。因为弟兄后来也交通过，通过这一次人这样愚昧的做法，然后福音也传开了。就是借着大红龙的配合，敌基督的配合，然后圣灵作成这部分工作，然后该显明的显明，该淘汰的淘汰，这也算圣灵作工的一部分。）你刚才说这些话的时候说什么？“你觉得”，是吧？（弟兄：我的领受。）你的领受有依据吗？（弟兄：有啊，弟兄讲道说的啊。）弟兄讲道说过什么呢？（弟兄：跟我说的意思是一样的呀。）说过什么，你给我说出准确的话，根据祭司弟兄说过的哪句话。我再提醒你一句，你做什么事情有神话作根基才准确，祭司弟兄的话是辅助的。祭司弟兄还告你说过，我有什么话跟神的话发生冲突了，你们赶紧放弃，把我说的话作废，以神的话、以真理为主。那你说什么话得有神话作根基，这才准确。你说这话有什么根据吗？（弟

兄：神话肯定是有，我肯定能找见，但祭司弟兄说的是符合神的话的，是和圣灵作工的方向不冲突的，弟兄讲这个意思也是为了交通神的一句话。）我跟你说，你说这话是和神话相违背的，和祭司弟兄的话也是相违背的。你刚才说这是圣灵的作工这就是对神的一种亵渎，那不是圣灵的作工，那是邪灵的作工。我为什么说这是亵渎的话？出于神的才能说是神的作工。人是被撒但败坏了，如果不是出于神的是出于人的，出于人的是不是就代表出于撒但的？出于撒但的那是不是属于与神敌对的？那把出于人的话说成是出于神的，这是不是对神的一种亵渎？借着大红龙效力，效了个什么力你都不明白。借着大红龙效力，是来击打牧人，把人赶出了中国，这是借着大红龙兴起的一种环境，不是借着大红龙来传福音的。神直接告你说什么了？信上帝的、信老天爷的算不算信神？（姊妹：不算。）神承认吗？你说你那个福音果效是很好的，你说是真的还是假的？（弟兄：但弟兄专门讲过这个事情……）我和你说出神话来，咱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顺服、接受、寻求，是吧？（嗯。）可弟兄刚才是什么态度啊？弟兄的态度是“但是！”你说在说出来神话以后，咱能不能说个“但是”？（姊妹：不能。）“但是”代表着什么？把神话否了，虽然神说了，但是祭司弟兄说这个了呀，但是人说什么了呀，咱信的是神还是信的人？这个得准确呀！就和当初的宗教界一样，基督是这么说了，但是保罗还怎么说了呀，咱能不能“但是”？（姊妹：那保罗是敌基督呀，那保罗跟祭司弟兄说的话能一样呀。）祭司弟兄说什么了？有没有祭司弟兄说的准确的话？再说就即便是祭司弟兄说什么话了，那祭司弟兄的话和神的话冲突了应该怎么办？（姊妹：听神话。）否掉祭司弟兄的话。（姊妹：对。）

我给你说的是不是有神准确的话呢？相信老天爷的，神不承认，这是不信派！2012年传进来多少相信老天爷的不信派？咱就不要说他抄的假名单了，就即便那些假名单上的人都进来了，那是人吗？是什么？狐狸、狼！你把狐狸、狼都引进了家，你还说是圣灵大作工，你说这是不是亵渎？这是不是拆毁？你把狐狸、狼都引进家了是不是拆毁？这是神不作工！神在那看，神的智慧建立在撒但的诡计之上！撒但在

后边听见了让揭发检举，洁净教会呢，撒但想拆毁神的经营，“你全能神不是要洁净教会吗？你要洁净了，我就给你撒点稗子。”好了，撒但派一个差役，“你去当带领！你去传福音吧！祭司弟兄出去了，神出去了，你可以追求地位，你拍拍大带领的马屁，大带领高兴了就给你个地位！”撒但的差役有了地位以后会说什么话呀？会散布谬论，“把信老天爷的登记在册，挨家挨户传，有神迹奇事了，天上出现鸽子了，日本地震了，编上点神迹奇事，把所有人都传进来！”撒但就要给你把教会搞得破烂不堪，“我就把教会给你搞得破烂不堪，你不是要精兵了吗？你不是不在乎人数的多，而是要人的精吗？我就让你人数多，我就让他们冲昏头脑！”然后大传福音开始了，信老天爷的都进来了，魔鬼邪灵也进来了。假带领、敌基督在做这些事的时候，神看见看不见？神看见了，基督看见了，不吭气、不说话。神的智慧建立在撒但的诡计之上，神是边作边看。撒但最大程度拦阻神作工，神不管撒但做什么，神从来不搭理撒但，神不会说“撒但你不能这样作啊”，神不说这句话。如果神说“你这个诡计不能实施！那个诡计不能实施！”那还叫神的智慧建立在撒但的诡计之上吗？神不回避撒但的任何试探，你想怎么来就怎么来，你想把撒但魔鬼引进教会，可以。耶稣作工的时候，撒但把稗子撒进来的时候，耶稣拦阻了吗？没有吧，一起长，到时候拔出来就行了，扔进火里焚烧，所以神是不作工、不说话、不搭理的。撒但的差役都混进来以后，借着敲锣打鼓让大红龙知道了，大红龙起来抓捕神选民，这是不是撒但的诡计得逞了？在外边看撒但的诡计得逞了，魔鬼邪灵都进了教会了，把带领工人都抓进监了，没有进监的逃亡海外了，中国一盘散沙了，撒但在那边笑呵呵的，高兴了！神在那边不搭理，神只是让它效了一步力，“我作工正好想检验一下工程，那就借着撒但的诡计看看究竟谁有分辨、有认识，他们究竟认不认识圣灵作工，什么是圣灵作工，什么是邪灵作工，能不能区分出来？他们是跟随神的话了还是信带领的，还是带领说什么就听什么，还是他只相信神的话呢？”这是不是表现出来了？都显明了？然后正是这个时候，神说什么了，观察全宇之态，正是我作工的大好时机，正好扩展外国人，神怎么说的？“我击打你们犹如耶和华击打以色列各支派一样”，击打以色列民的时候兴起谁了？希特勒。击打以色列民神的福音传到了全世界。今天是在中国，中国人恋家都不愿意出去，好了，兴起大红龙追捕他。大红龙没追捕你俩人，如果大红龙追

捕你俩追得无处可逃，你俩是不是也跟着出国了呢？借着大红龙追捕残害，国外的工作扩展开了，国内的神选民检验了。对圣灵作工、邪灵作工有分辨、有认识的显明了，没有认识的也经历了。

当你经历了以后，我再和你谈的时候，你是不是就有了体会了，就有分辨、认识了，神是用事实与你说话，这是不是用事实与你说话？神是借着周围的人事物与你说话，神不会直接对你说话的。（弟兄：嗯，对。）对吧？我说谁说教会有圣灵作工就是亵渎，这话能接受了吧？（弟兄：咱们说的是一个意思，圣灵就是这么作的嘛。）你看又来了圣灵就是这么作的，刚才我说什么了？（姊妹：其实这是撒但作的，只是神不搭理他，这不是圣灵作工，不是圣灵让撒但拆毁的，只是撒但想咋作就咋作，神不限制，也不搭理，但不是圣灵作的。）（弟兄：我也是这个意思。）（姊妹：你不能那样说，那是撒但作的，你非要说是圣灵作的。）圣灵作的你才能说是圣灵作的，你把撒但作的说成是圣灵作的这不就是亵渎吗？（SJ：就像犹大卖主一样，是在神的许可之下，允许他这样做的，但并不是圣灵让犹大出卖的。）神称许的是福，不称许的是祸。彼得、犹大，神给他们的是自由意志，彼得做的是神称许的！但是犹大呢？仅仅是神允许他这么做。在犹大出卖主耶稣时，耶稣怎么跟他说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我了。”（太 26：21）犹大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太 26：25）明确告他说了，还告诉了两次，这是不是让他认识呢？可他接受吗？他不认识，他还要去出卖。神允许他这么做，不等于神就称许。耶稣来了是要钉十字架的，但不是非让法利赛人去钉，你把神钉在了十字架上，反过来还把自己当功臣了，神来要钉十字架，我帮忙把神钉在十字架上了，你说这话恶不恶毒？（姊妹：所以他们才遭咒诅了。）信神就要寻求神心意，作神所作、想神所想。如果犹大寻求耶稣的意思，“耶稣已经明确地告我说我要出卖主耶稣了，那我跟随主耶稣还能出卖主耶稣吗？”如果他寻求的话，他还会去出卖吗？那他就不出卖了。耶稣当时就是要作钉十字架的工作，就需要这么一个人来出卖，所以耶稣当时不拦阻他，可以，你随便做。（SJ：这个能扭转过来了吧？不是圣灵让敲锣打

鼓、三天黑暗，这样去做的，明白了吧？）那是邪灵。（弟兄：嗯。）（姊妹：对，但是教会到处就传开了。）你看见教会传开了，是吧？（姊妹：嗯。）你看是不是全国都传开了？（姊妹：是呀。）那你说为什么能在全国传开呢？（姊妹：那证明全国最大的带领就有问题呗，从上到下都有问题。）不是有问题，它就是个邪灵，是不是？它就是个假基督，它就敢篡改神的话！神在主宰着全宇，可它说什么？“太阳还要西升东落。”（姊妹：那这样的人就能在教会当头啊！）这样的人还当了头，你说教会里边会不会有真实的带领？反过来再说，世上人还常说什么？水火不容，正邪难两存。你看见了，从上到下都敲锣打鼓散布三天黑暗，上头最大的是邪灵，然后下边还跟着撒但的差役，你说如果中间有一个真正的带领，他能站得住吗？（弟兄：站不住。）（姊妹：那就跟我们一样被开除呗。）那现在能理解了吗？教会能有一个有圣灵作工的吗？（姊妹：难。）是难吗？那是不可能的！能听明白吗？（弟兄：嗯。）

如果神话掌权、正义掌权了，那邪恶在教会是不可能存在的，那邪恶在教会就如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但是邪灵掌权呢？那时候圣灵又不作工了。（姊妹：那你说弟兄老说教会是神话掌权、圣灵掌权，那你说这话……）那神说的教会和你说的教会一样不一样？（姊妹：不知道。）祭司弟兄跟你说什么了？有圣灵作工的教会才称为教会，没有圣灵作工的教会是什么？（宗教场所、殿。）你今天看见它外表是教会，可实质上是吗？没有圣灵作工那就是宗教场所。神说什么？作工结束完了，要血流成河。（SJ：宗教界成为荒场，神话里有吧。）（姊妹：这不是指三自教会？）刚才说了，“你以为神说的法利赛人是指宗教里的老先生吗？……你们不是担任这个角色的最佳演员吗？”（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对作工你们得认识，不要糊涂跟随！》）今天咱还和人家宗教对号？今天刑罚审判是审判谁？是审判跟随神的人，而不是审判宗教里的人。宗教的人他就不看神话，审判谁呢？（姊妹：你的意思是说审判从神家起首，这里面的神家不是指信基督教，而是指全能神教会，好颠覆呀！）他算神家吗？不算神家。宗教界他就不看神话，你说神话能不能审判刑罚他？他就不承认

神，神能承认他吗？教会里没有圣灵作工，一个就是说根据你的观察，敲锣打鼓、三天黑暗。还有就是刚才给你举的这个例子，他不可能有圣灵作工，是吧？根据你的眼见，根据你的思维判断，那么多假带领敌基督作王掌权，有圣灵作工的人在带领这个阶层不可能存在。如果你有圣灵作工，那假带领敌基督必须把你打压踩在脚底下，必须把你开除出去！“如果不把你开除出去，让你一旦起来，你就要揭发检举我，你就非得把我搞下去。”你说他是不是舍命也要把你打倒在地呢？在这个时间，神和祭司弟兄出国了，所以说有圣灵作工的人、有真理的人必定要遭到假带领敌基督的弃绝、打压。而且这个时期是都没有圣灵作工的，只是说他有真理。他有真理了，他爱神所爱，恨神所恨，他就要起来维护神的工作。他要起来维护神的工作的时候，假带领敌基督那必然是要打压他、开除他的。那打压他、开除他的同时，那这个人是不是处于一种患难呢？神怎么说了？“你爱他就有各种各样的苦都临到你，你不爱他就可能一切顺利，周围环境也平息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经历痛苦试炼才知神可爱》）如果你在教会里一点正义都没有的话，你跟着带领跑。（姊妹：都能混下去。）还轻松加愉快。（姊妹：真的，你说的这个我们在教会里也看到了。）这不是你体会到的吗？那你现在知道什么是患难了吗？（姊妹：嗯。）这才叫患难！神话说过，你周围的人都倒了，你能经得住撒但的攻击吗？神就要兴起环境攻击你，让你站见证。周围的人攻击你，带领工人打压你，圣灵不说话、不作工，你说这个人是不是四面楚歌？（姊妹：那我们刚信神就经历这些，刚信神就四面楚歌。）你那个四面楚歌和这个四面楚歌是不一样的。他那个四面楚歌是因着维护神的作工、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而四面楚歌，他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你那个四面楚歌是什么？是自己的地位、名誉，自己的利益受到伤害了，自己的前途命运受到伤害了。（姊妹：是。）你说的和我说的那个不一样。我说的那个四面楚歌是人家通行神旨意受到了拦阻，越爱神环境越大，而你说的那个四面楚歌不叫爱神。（姊妹：对对对。）你那个不能称为是患难，你那个只能是什么？愚昧。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或者说不沾边，因为你没有维护神家利益，你和神就没发生关系。这就是说从患难里边走出来的才是得胜者！这些人虽然受攻击了、毁谤了，但不受辖制，依然作着神要在他身上作的工作，他依然追求真理，还能带领弟兄姊妹，他还能帮助弟

兄姊妹去分辨、去认识、去经历，把他们带到神话里边去，能看到神现在作工作到了哪一步，让他们都能进入正轨，跟上神的脚踪，这是不是得胜者？（姊妹：嗯。）弟兄听懂了吗？（弟兄：嗯。）咱们有什么问题只能找神话，以神话为根基、依据这才准确。

打仗的交通（一）

（姊妹：我的问题是祭司弟兄是神亲自见证的，都列在行政里面了，是出于神的。他们给我们见证得胜者，说在中国有得胜者，以后是得胜者来带领我们。如果自己见证自己，我觉得还是有点问题，得有神的见证。）你的意思是自己不能见证自己是得胜者，是这个意思吧？（姊妹：对对对。如果让得胜者在中华大陆带领神选民，我觉得应该由神来见证。……）你说了好几个问题，第一个是自己可不可以见证自己？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是神的作工？咱现在搞清了没有？神的作工能不能单指他说话的这方面？（姊妹：肯定还有圣灵的作工。）神的作工是不是人想象得那么简单？神的作工会不会合乎你的观念？这三个问题考虑过没有？第四个问题，你说神的作工应该由神来见证，究竟神见证了没有？是你没有发现还是说神没有见证？这是不是应该咱去考察？（对。）可这些问题你们都没有去考察呀？你考察了没有？（弟兄：没有。）你刚才只是谈了一个“我觉得吧”，一说“我觉得吧”，你说你还是信神的吗？这和信神就不挂钩了。这个“我觉得吧”信的就是你自己。（SJ：感觉。）你是凭你的想象信的，你信的神就是天上那位渺茫的，并不存在的，任你摆布、安排的那位“伟大”的神，这个神是不存在的。所以说，你信的这个神是不存在的。这个能听明白吗？（姊妹：能。）

咱说第一个问题，自己能不能见证自己？咱先明白一项真理，明白什么真理呢？什么是诚实人？神要的诚实人是什么样的？耶稣那时候常

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全能神来了又说，我要求人做诚实人。（姊妹：嗯，得做诚实人。）你说一个人他就是得胜者，你说他该不该说自己是得胜者？如果他是得胜者，他说我谦虚一点，说我不是得胜者，可以不可以？咱来说说谦虚，说这个人谦虚，那这个人是不是人所喜欢的？（是。）谦虚这个词是正面词还是反面词？（姊妹：正面的。）（弟兄：神没有说，所以……）这个不是让神来说，咱今天跟随神六千年了，你不可能还是当初的亚当、夏娃，神今天发表了那么多真理，如果咱还是当初的亚当、夏娃，那你就是木偶。神不要木偶，不要痴呆。（姊妹：对。）咱今天连一个正常的文字词语也理解不了，那你说咱还能看懂神话吗？还能听懂真理吗？所以这个词不能再让神去说，神把真理给你掰开了说、揉碎了说，但神不可能把每个词都给你交通到位，让你明白，对吧？（弟兄：嗯。）神拯救人，最起码咱得有个和神配合的心，配合什么呢？神要拯救的是有一定素质的人，不通灵的人神不能要，对吧？（姊妹：对。）最起码得通灵，得有基本的素质，神话能看得懂，那这些文字词语咱自然得能看得懂。就刚才说谦虚这两个字，是正面词还是反面词？咱是不是得有一个准确地衡量？（弟兄：这个词是正面的。）你说是正面的是吧？（弟兄：嗯。）那你说耶稣看这个词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弟兄：反面的。）对，你再说说为什么是反面的？（弟兄：因为神没有说呀，神只让人做诚实人，没让人谦虚呀。）你说谦虚的人算不算诚实人？（不算。）本来你一个月能挣八千块，你谦虚一点说："哎呀！马马虎虎能挣个四五千。"这个人是诚实人吗？（弟兄：不诚实。）谦虚吗？（谦虚。）那神要求你做什么人？（弟兄：神要求人做诚实人。）神要求人做的是诚实人，但在人来看人应该做谦虚的人才合适，是吧？（SJ：是。）那你现在是做谦虚的人还是做诚实人呢？（弟兄：做诚实人。）也就是说，你今天信神了，你就应该根据神话看事，站在神一边看事，神要求你做什么你做什么，这才是跟随神的人。如果神要求你干什么你不干什么，然后你自己还有自己的标准，那你就不是跟随神的人。（姊妹：背道而驰。）是与神的要求背道而驰的人。

耶稣是哪儿的人了？（姊妹：拿撒勒人。）耶稣在本地能不能作工？（弟兄：不能。）为什么不能？（弟兄：因为人小看他，因为他爸是一个木匠。）为什么小看他？（姊妹：因为人都知道他的出身。）本地的人是看着他从小一天一天长大的，看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就是一个拿撒勒人，就是一个木匠的儿子。当他刚开始起来作工讲道的时候，他当地的人问耶稣，你是谁呀？耶稣说“我是人子”。他家乡的人说，“我们看见你就是木匠的儿子，你敢说你是人子，你好狂妄呀！”狂妄是代表谁的？（姊妹：撒但。）所以当地人拿起石头就把耶稣赶出了家乡。耶稣说，“我是人子，我只能说我是人子，你让我说什么呢？如果我是人子，但我说我不是，那我不成了撒但了吗？那我不就中了撒但的诡计了吗？”耶稣还一再交代门徒：“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或作“是从恶里出来的”）”如果你本来是人子，但你谦虚地说你不是人子，那这是不是成了恶者了？这是不是说了鬼话了？（嗯。）什么是诚实人？你有多高，你就说你有多高，这就是诚实。你是一米高，你就说一米高，一米八就说一米八，如果你说我谦虚一点，我说得低一点，这就是诡诈了。全能神说：“无论如何你总不应颠倒是非，总不应把高的说成低的，把深的说成浅的，无论如何你不应明知是真理而去故意反驳。”（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写在前面的话》）“神有信实的实质，所以他说话向来都是可信赖的，他作事更是让人无可挑剔、无可疑义的，所以他喜欢对他绝对诚实的人。所谓诚实就是能把心交给神，凡事都不对他作假，凡事都向他敞开，不隐瞒事实，不做欺上瞒下的人，不做仅仅是讨好神的事。总之，诚实就是做事、说话不掺水分，不欺骗神，不欺骗人。”（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告诫三则》）你站在神给你的位置上做好你自己该做的，不要越过界限，这个界限是不是给人划分好了？（姊妹：嗯。）这个界限可以高可以低，神让你在什么地方作工，你就在什么地方作工。如果你觉得自己的位置太低了，或者太高了，这行不行？（SJ：不行。）高也不行，低也不行。说到这儿咱明白了，如果神给了他一个得胜者的位置，让他自己看到他是得胜者，他能不能说自己是个得胜者呢？

（姊妹：我知道你说什么了，你刚才一说我就明白了。现在我不明白的是咱人自己怎么能看到自己是得胜者呀？）你说有真理的人，他知不知道他自己有真理？（姊妹：我不知道，我没见过。）咱自己判断了嘛！有真理的人他知不知道他自己有真理？（弟兄：如果他真有真理的话，他就越觉得自己没有真理。因为弟兄的讲道说过，真理是无穷无尽的，越信越觉得自己什么都不知道，越信越觉得自己离神的要求标准太远，差得太多。如果这个人他是跟随神脚踪的，那他越信神越觉得自己是不行的，越不敢见证自己。）他不敢见证自己，他看在谁面前，如果他在造物主面前，那他就是信上八辈子他也是海水中的一滴，但是如果他在一个败坏的人面前呢？在一个没有真理的人面前，你说他有没有真理呢？这就好比说一个富翁，他有几十亿，你说他就一定是个富翁吗？还有没有比他再富有的人了？有的人有几百亿，几千亿，还有几万亿的，你说谁有钱？咱再回到姊妹的问题上来交通，你说耶稣来的时候他知不知道他自己是人子？（姊妹：刚开始肯定他也不知道啊，最后作工了他才知道的啊。）那全能神来了呢？全能神来了就知道她是全能神吗？（姊妹：她也不知道。）全能神也不知道，神在她身上作的工作，她自己心里是清楚的，圣灵给她的感应她是清楚的，她对这件事情能看透她也是清楚的，她是在逐步的作工中、经历中知道的。根据实际情况来看，神说啥了？你有眼睛、耳朵、大脑思想，你有心、有感觉，你去经历，在经历当中看见神，在经历中认识神。神作工结束了要得着一批得胜者，你说得胜者他能不能摸着神的心意？（弟兄：能。）既然他能摸着神的心意，那他知不知道神在他身上要作的工作是什么？他是不是就应该知道了？他知道了，那他该不该通行神的旨意？（姊妹：该尽上自己的本分。）该尽上自己的本分。

（弟兄：现在的关键问题是，不管是耶稣还是全能神，他们是神的作工，但是得胜者是神吗？得胜者如果是人的话，我的领受是，不能套用神的那个作工方式。如果得胜者是人的话，他跟神的作工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人只是迎合神的作工。）你看啊，咱又犯了个什么毛病？咱刚才交通什么？（姊妹：意思是定规神的作工了。）你想定规

神的作工吗？神的作工能按着你的摆布而来吗？神想怎么作就怎么作，你只有认识、领受、接受、顺服、寻求，别无选择。（弟兄：但那是神的作工呀！得胜者是人作的工作啊。）弟兄，你现在的这个思维，也可以说你的态度是在寻求真理还是在考问真理？（弟兄：我是在寻求，我想把这个问题弄明白。）你看他是在寻求还是在考古？

（姊妹：我觉得就是刚才弟兄给咱交通的，你先不要定规，神的作工如果变成另一种方式的话是可以接受的，这个好解决。我有个什么问题，得胜者见证自己是神的本体，意思是自己是神本体的一部分，这个我通不过。我是觉得神就是神，神的灵就是神的灵，怎么人能成了神的一部分呢？人怎么能成了神的本体呢？）人不可能成为神的一部分，你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只能从神话里面找印证。我刚才给你们说了，你们两个犯了什么错误呢？你们没有去寻求、考察。其实我刚才并没有交通完，如果我刚才交通完了，那你所有的就通了。你刚才问的话题是什么呀？你怎么能见证自己是得胜者，是吧？（姊妹：嗯。）刚才你只是看见了耶稣怎么出来作工的，全能神怎么出来作工的，但你不知道得胜者是怎么出来作工的，对吧？（弟兄：对。）那你是不是应该看看得胜者是怎么作工的？这个问题是不是就解决了？（弟兄：是。）神来在地上找的是什么人呢？找的是与神相合的人，对吧？（SJ：嗯。）与神相合才行，要通行神旨意，急神所急、想神所想、作神所作！那这个问题是不是就解决了？刚才弟兄说的“那耶稣来了是作什么工作的？全能神来是作什么工作的？神能作，可你人能作吗？”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了？人能不能做呢？（姊妹：不能啊，必须得神来作，这是神话上说的。）刚才跟你交通什么了呀？神来地上作工的目的、意义是什么？（姊妹：拯救人。）全能神来地上作工的第一件事是作什么呢？神给人立下一个标杆。全能神说：“以前我的说话里提到：神来在地上（指在末世）立完标杆之后就走。”（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对神现实作工的认识》）神先站了一个见证以后才来要求人的，也就是说神给人先立了一个标杆，然后再要求人在人群中再给人立一个标杆，神的任务就完了。（姊妹：神立下的标杆正面人物就是彼得，反面人物就是保罗。）咱吃喝神话太少，有好多神话你没有

看到，所以说现在你说寻求还谈不到。为什么呢？好多神的说话你都不知道。当时彼得走的是什么路？神当时有没有作征服人的工作、成全人的工作？（姊妹：没有。）那神没有作那个工作，能不能给你立下标杆？你能不能去效仿？（弟兄：但是在彼得身上作这个工作了。）彼得被作成了，那是说彼得是一粒成熟的果子，但是神的那步工作是不是专为了作成彼得？（姊妹：不是。）而神的这步工作呢？是专门为了作成人的！专门来作征服、成全的工作！是不一样的。那今天神是要给人立下标杆，立下什么标杆了？神在地上所做到的要求人也要做到，那作成的这个人就得跟神是相合的。刚才说了与神相合之道，爱神所爱、恨神所恨。那就是说神所喜悦的事，那你也得喜悦；神所恨恶的，那你也应该是恨恶的；神作的这个工作，你也应该去作，这才叫与神相合。神发表了数百万字的话语，是让你干什么呢？是让你去实行的，是让你去把神话活出来，你活出来了才能成为一个受造之物的形象，咱才能成为一个堂堂的受造之物。

咱今天不明白真理，但是谁有真理没真理你能不能听出来？能吧？（姊妹：能。）那有真理的这个人，他既然能给别人交通出真理来，别人还能听出来他有真理，那他自己会不会知道他有真理？（弟兄：知道，肯定知道。）这是不是就解决了你刚才的问题？他怎么知道他有真理？人子来了，耶稣那时候怎么说的呀？撒但不知道，人子不知道，是吧？但人子都开始作工了，你说人子还不知道吗？（弟兄：知道。）神在中国是要得着一班得胜者的，是吧？（姊妹：对。）在中国是要得着一班长子，听过吧？神说："在中国，除了少数的众长子之外，子民几乎没有几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九十三篇）"我再强调一次，中国只有长子（除了效力的子民），这是我的行政，但长子是少数的几个，都在我的预定，我作的事我知道。"（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九十五篇）这班得胜者在还没有作成的时候，他还是个败坏的人的时候，他知道他是长子吗？（姊妹：不知道。）他也不知道他是得胜者。但当这步工作作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当他理解神心意的时候，当他找见他的使命的时候，找见自己位置的时候，他是不是就知道了？（姊妹：嗯。）那他该不该完成他的使

命？（姊妹：该。）耶稣当时走的时候怎么跟彼得说的呀？“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约 21:16）耶稣走了，把担子给了彼得了。这次全能神怎么说的？全能神说：“若按你想象的方法，非得达到人里面完全透亮了，之后再作见证、再使用，那不是太慢了吗？那我得陪你到几时呢？让我陪你到白发苍苍那是不可能的事！”（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当怎样走末了一段路》）让神陪伴你到白发苍苍吗？那可能吗？神来了只是发表真理，发表完了以后就让你去经历。你经历，但你有那素质吗？（SJ：没有。）是不是得有带领带你？是不是得有祭司带你？（姊妹：对。）你理解不了，领受不了。神有句话说，人喜欢吃别人咀嚼过的食物。好比说今天我跟你谈的这些话，就像咱刚才的那个态度，“我感觉、我认为”，你活在自己的感觉、认为里，什么时候能找见神的心意呢？你什么时候也找不见。因为你就把你自己前面的路给堵了，你就给定规了，你只能把自己的先否了，然后从神话里面去寻找，你才能找见神的心意。你看我给你说的这些话，是不是都有神话的印证呢？（姊妹：嗯。）有神话的印证才能说是从神来的。

（姊妹：那你说得胜者是怎么被作成的？）第一个需要神的预定。神说过这样的话，六千年了，今天来什么样的人都是神计划好的。在作工结束以后，什么样的灵都要来，保罗的灵要来，彼得的灵要来，地狱里边所有的魔鬼、撒但的灵神都要把它们释放出来，听过这话吗？（姊妹：听过。）每个人的使命都不同，神在他身上作的工也不同，这是神预定的。神预定这些人的时候，要让这些人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给他什么样的家庭背景，他什么时候来到神的家中，神给他摆设什么样的环境，圣灵怎么开启引导他，神话配合圣灵的引导，他明白了神话的灵意，没有圣灵作工是领受不到的。再加上他自己有追求真理的心志，祭司弟兄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呀？追求真理得有心志，你没有心志是不行的。祭司弟兄说他有什么心志呀？他要定了一件事呀，十头牛都拉不回来，是吧？（姊妹：是。）那你追求真理必须得有这个心志。你俩有这个心志吗？（没有。）你俩一头牛就拉回来

了，所以说你俩能不能成为得胜者？（姊妹：不能。）这就是说，跟随神的人虽然多，但多数人是吃饼得饱的五千人，少数人是跟随神的门徒。跟随神的门徒都是门徒吗？还有犹大。对吧？（姊妹：嗯。）什么人都有。那今天跟你说了谁是得胜者？你能不能分辨出来？（姊妹：我不知道。）又不知道了。刚才你还说谁有真理你就能听出来，虽然你表达不出来，但是你能听出来。谁有没有真理，你只要有正常人的素质，你耳朵能听，你就可以分辨出来，如果说你连谁有真理没真理都分辨不出来，这就是什么人呀？（姊妹：不通灵的人。）不通灵的人。神交通啥呀？这是个智商不健全的人，是吧？智商不健全，你与他无法沟通，那就是对牛弹琴，他肯定分辨不清。

神见证他自己是基督的时候神怎么说的？我不见证自己让谁来见证呢？你能见证了基督吗？人能见证基督吗？（弟兄：不能。）为什么呀？（弟兄：因为人是败坏的。）一个原因是人就没有真理，你没有真理你不认识神，你怎么可能见证神？那是不存在的，那是谎言。而且让你见证神就是对神的一种侮辱，神是造物的主，你一个撒但一眼就能看出这是全能神，这就是对神的侮辱！就是亵渎！那谁来见证？只有神自己来见证自己。基督是自己见证出来的，全能神是自己见证出来的，祭司弟兄当时还恨恶自己，当时怎么就没有看出来这是神！只有神说自己是神的时候，人才把他当神待。全能神当时怎么说的呀？如果我不说我是神，人都把我当成有圣灵作工的人，所以说，必须得神来见证。祭司弟兄是神见证出来的，那得胜者呢？得胜者他不是祭司弟兄，祭司弟兄是在神身边的，是神直接提拔使用的人。得胜者是从哪儿来的？（姊妹：从大患难里走出来的。）他从大患难里边走出来，能不能有神的直接见证？可能不可能？（姊妹：我不知道。）什么叫患难？（SJ：“患难中间的人都是没有圣灵作工、没有神引导的，但那些真正被征服的、真正追求神的人最终都能站立住，这些人都是有人性的人，都是真心爱神的人，无论神怎么作这些得胜的人不失去异象不失去异象，仍旧实行真理不失去见证不失去见证，他们就是最终从大患难中走出来的人。”（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与人的实行》））患难时期是没有圣灵作工的，是没有神的带领

的，让你持守住你自己的去走，去活出来，这叫患难。就是神在你身上不作工，神不说话、神不开口，就让你自己走。就像约伯临到试炼一样，神不吭气。强盗抢了他的了，把他孩子也杀了，神和他说话吗？他三个朋友和他说了，神说话吗？神不说话。等他站住了这个见证以后，他说出来，“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也就是他站住了见证以后，神才向他显现的，他才听见了神的说话。那今天说得胜者是从哪儿来的？从大患难里走出来的，那他从大患难里走出来，神向他显现吗？（姊妹：按你的说法不显现。）不是按我的说法，是得按神的作工来看。如果神向你显现了，不能证明你是得胜者。那神要熬炼、试炼这些得胜者，这些得胜者他能不能看见神？他能不能和神在一起？（姊妹：不能。）他要是和神在一起的话，神看见他了，神是不是要向他指点？神能不说吗？他能不问神吗？他无路可走的时候，他是不是就要问神？从这儿来看，得胜者离神肯定是遥远的，这也是必须的。约伯和神之间他们必须是遥远的，如果离神近了的话，你说当时约伯他能不祷告神吗？肯定一天三祷告，一天八祷告，但神不吭气。如果他要在神的身边呢？你说他还用祷告吗？基督就在跟前，直接问基督行不行呀？直接问祭司弟兄行不行呀？他直接一问答案是不是有了？神不可能说我不告你吧？（姊妹：对。）所以说他离神肯定是遥远的。他是看不见神、摸不着神的，所以他才是从大患难里走出来的。这个患难就是啥呢？四周没有依靠，靠着自己走出来的，走出来的就是站住见证的。别人都退去的时候他能站住见证，这就是从大患难里走出来的，走出来了才能说他是得胜者。他从大患难里走出来的时候，他和基督是遥远的，基督能看见他是谁吗？（SJ：看不见。）看不见，基督也不看他，为什么？今天是圣灵带领，一位灵带领，你如果是通灵的人，你和天上的卫星电台是接通的，你用不用和基督直接对话？（姊妹：不用。）不需要了，神要求你做的都在神话里边告诉你了，你现时要作什么工作，圣灵都告诉你了，还需要神在他身边吗？不需要了。所以说基督现在不知道谁是得胜者，也不需要知道谁是得胜者，只有圣灵知道。（姊妹：嗯。）能明白我的意思吗？（能。）

基督就是知道也不可能去宣布，祭司弟兄也不可能去宣布。（姊妹：为什么？）他是得胜者，叫他得胜者是让他出来作工了，是吧？刚才说了彼得，你要牧养我的羊。那他既然是得胜者，是标杆，那这个标杆是不是要牧养神的羊？他是不是该带领弟兄姊妹？说得小一点他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带领？他是一个真正的带领，那他的责任、使命就是带领弟兄姊妹。好啦，那如果说他能够把弟兄姊妹带到神面前了，这是不是最大的善行？（姊妹：对。）他不只是把一个人带到神面前了，他是把一批人带到神面前了。这一批人所在的地方是什么地方？这是不是神家？这是不是神喜悦的地方？这是不是他所牧养的人？那他牧养了这些人，他是不是站了一个见证呢？什么见证啊？神把教会给你了，可你没有把弟兄姊妹带到神面前，你是假带领；但那个人神没有给他教会，人家自己主动把这些人带起来了，你说谁是得胜者？（弟兄：对。）神是用事实来与人说话的。你们不是要当带领嘛！神让你当带领。你不是要位置嘛！神给你位置、给你机构，给你羊你牧养去。神给你们交通了，没有给他们，可他们能怎么了？他们自己能寻求来吃喝，这是不是对你们的一个定罪呢？他不仅能自己寻求吃喝，他还能带领弟兄姊妹进入正轨，他们能进入正轨，你们没有进入正轨，证明什么？证明你不是得胜者，你是被淘汰的。

神作工结束了，神说过一句什么话呀？神要检验工程。现在是不是正是神检验工程的时期呢？怎么检验工程？检验工程是不是就是在考试呢？那考试怎么考呢？考试会不会给你答案呢？（姊妹：不会。）所以说不会告诉你谁是得胜者。那谁是得胜者就是神给你出的一个考题，耶稣说过什么话呢？神的羊听神的声音。全能神说过：“圣灵向众教会说话，是我话从我儿子里面流出来的，凡是有耳的就当听！凡是活的就当接受！只管吃喝，不要疑惑。凡是顺服听话的蒙了大福！”（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十五篇）就是说面对神的作工，你只有接受、顺服这一条路可走，别无选择，就是这个意思。（姊妹：对对对。）有耳的就当听，只要给了你耳朵你就应该听真理，你如果不听真理你就该死，如果你还活着还喘着这口气，那你就只能接受神的带领。你不接受神的带领，那你只能是死，那就是落在

灾难里边，那你就死定了，就是这么个意思。神话说出来了，实际的环境摆在了你的面前，这边有带领，这边有人给你交通，你是称三级机构的带领为带领呀？还是称这个你不认识但能给你交通真理的人为带领呀？（弟兄：有真理的人。）那你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吗？这就是要成就神说的那句话。耶稣说："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太 12：6）（姊妹：人子比殿大。）人子比殿大。耶稣来的时候，人都不跟随耶稣，他们跟随什么？（SJ：殿。）他们跟随圣殿，跟随法利赛人。在这里说人子比殿大，殿是什么呀？（SJ：教会。）殿是死的。人子是真理、道路、生命，那今天是不是成就这事了？你是跟随殿的人还是跟随真理的人呢？跟随真理就是跟随神的人，这是不是就显明了？（弟兄：嗯。）这就是考试。这边给你摆着真理，那边给你摆着地位，殿，显赫的名誉，你崇尚什么？你喜欢什么？你要的是什么？让你选择，让你分辨，如果你是通灵的人，那你一听，呀！这里有真理，那你还管不管殿呢？（姊妹：不管。）耶稣是不进殿的，彼得那时候是从殿里边走出来的，他跟随了耶稣。保罗那时候在殿里边是死活不出来的。（姊妹：对对对。）稗子和麦子是要分开的，这是不是神的智慧呢？（姊妹：嗯，是。）神把有耳的，能听懂真理的人划分在一起，把追求地位、名誉的，信殿的人放在了一起，这是不是分开了？这是不是神的奇妙作为？（姊妹：对。）

老师教学生们念书呢，教完以后立马给他出个判断题，专门把对的题做错，专门把一个定论写错，把错的题说成对的，然后给你说："来，做题吧！"这叫什么呢？这叫判断题。判断题就能看见你究竟理解了没有。那今天神是不是给了咱一个判断题？是不是在显明人？是不是在考试？判断题能不能给你答案？（姊妹：不能。）如果给你答案你就照抄了。如果神告诉你谁谁谁是得胜者，那你说谁还在教会里待呢？谁还跟假带领？那你说这个教会还能洁净了吗？人一听祭司弟兄说谁是得胜者啊，那敌基督、不通灵的、污鬼、邪灵是不是全来了？到那个时候你能分开谁是假冒为善的人吗？你分不开。所以教会是洁净不了的，永远洁净不了。可是神这么一作工，谁能混进他的国？谁也混不进来。有耳的就当听，他完全听信神的，对待真理的态度就是对待

神的态度，看见了真理就是看见了神。看见了神话怎么说，我就怎么实行，我不管外表是什么，我只管跟随，这就是神的羊听神的声音。跟着神的脚踪走，不管你把我带到哪儿，只要你说的是真理，你让我去污河里喝水我也去，你说的不是真理，你就是给我个殿我也不去。这是不是听懂了神的声音？而听不懂神声音的人、假冒为善的人、应付糊弄的人，他要的是什么呢？他要的是眼见。外边看见有殿、有带领、有机构，所以说让你看见一切都正常。全能神说："这些人受刑罚都快被作成了，外面的人一点都不知道，这工作太隐秘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道成肉身的奥秘（二）》）外面乱作一团，里面有层有次，听过这话吗？（姊妹：嗯。）你看当老师的还知道，我教了这些学生了，我要考一下试，我看看谁学习进步了，谁好好学了没有。你说人还知道这么做了，神就没有这个智慧？神能不能直接告诉你说谁是得胜者？那是不可能的。这就告诉你说，神为什么不和你说谁是得胜者。

而祭司弟兄只是告诉你，在中国得着了一班得胜者啊，这个话说了好多次吧？（姊妹：好多次。）只是告诉你有得胜者，但不告诉你谁是得胜者，就让你去找，让你去寻求。而且这两辑讲道还告你说，外国人马上要拥入中国，听到了吗？（姊妹：对呀，弟兄这几辑讲道不是就说了嘛！）那为什么外国人要拥入中国？神在外国了，外国人为什么要来中国呢？（姊妹：我当时就好奇了，神在美国了，他们来中国干什么呀？）（SJ：神的作工结束了，神在中国作成一班得胜者，外国人不进中国找得胜者，找谁？外国人都漂洋过海来找得胜者，但咱中国人说什么呢？"没有，不可能"，你说咱可怜不可怜？）你说咱愚昧不愚昧？（姊妹：他为什么不直接在国外找神，是不是神要离地？）我刚才跟你说什么了？你说你念了十几二十年大学，你念书为了什么？为了最后一关的考试。所以说不管你学了十年二十年，最后都为了一个关口，考试！如果有人说我保你过关，你还念书吗？谁愿意念呢？念书不就是为了过那最后一关？考试那一关如果能过，何必吃那么多年苦了？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就是考试的时候！神说什么话了？就看你最后时期能否为神摆上。（姊妹：噢，最后时期。）最

后时期，以前呀是个训练、操练，最后一次就是考试，最后一次也是显明。就是说一开始显明你，是为了让你认识自己，是操练你，到了最后显明你是为了定你的归宿。那考试的时候显明就是为了定你的归宿。在操练时期的那个显明叫进入，是训练你呢！神带上你，祭司弟兄带上你，那就是代课老师带你呢，最后出来个得胜者，这个得胜者就是给你出的考题，你在这个考题上面怎么答卷呢？这就是你最后时期的一个表现。你究竟有无真理，给你摆上个得胜者让你去分辨，你能分辨了说明你过关了，你分辨不了就淘汰了。（SJ：聪明的童女愚拙的童女是针对这一步说的，你预备下灯和油了，你预备下以后去分辨。你有神话你就能跟上，没神话你就不明白、不知道。）

咱都是当过孩子的人，也是当过妈的人，孩子刚两三岁大的时候叫爸爸妈妈，你再三地对孩子说“我是你爸，我是你妈，他是你叔”，出门的时候你对孩子说“记住啊，这是咱家”，这相当于神和祭祀弟兄之前和你说的。等孩子十五了、十八了，你妈还和你说“我是你妈，我是你爸”，还说吗？你出门的时候，还指着门和你说“这是你家”吗？这和咱信神是不是一个道理？你信神十八年，神的作工作了三十年了，三十年以前神告你说谁是你妈，过了二三十年了，还告你说谁是你爸谁是你妈？你该不该有个分辨的能力了？（姊妹：对呀。）所以说最后时期神告不告你谁是得胜者？那神还直接给你见证出来谁是得胜者？（SJ：还用见证吗？最后一次检验就不见证了，就是凡是跟随全能神的人自己考试。）如果说你要让祭司弟兄告你说谁谁是得胜者啊，你们去跟随他吧，这说明你这二十几年就没有任何收获。也就是说你就是个弱智，只有弱智十八了还认不得他爹他妈，你当弱智啊？（SJ：还得祭司弟兄亲自给你说，等神亲自给你说，这不是愚昧吗？）什么时候说了呢？等大灾难降下的时候，宣布各类人结局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说呀！这就是隐秘是拯救，公开是惩罚。考验你呢！（SJ：检验。）就和考场一样，你考试的时候你答对了，这就是拯救你了，你答上来了，就答对了，等人家宣布了答案以后，考完了以后，你说我改呀，能改吗？（SJ：你还能改了呀？）

带领人需掌握四条原则

（夏彤：这一段时间，微微说我是字句道理，SJ也对付我，工作也没果效，下面的弟兄姊妹也说我是字句道理。就感觉这个字句道理已经挺扎我的了，已经是挺受熬的，自己也愿意去往上走，但是一下子从字句道理变成实际，也得需要一个过程，一下还走不上去呢！那天我跟张茹在一块谈，张茹就一边笑着一边说，“神说选负责人要选有人性的、有素质、有负担这三样。我看你人性方面还相对有那么一点，工作能力这方面就是作工。上次弟兄说你是字句道理，我和你相处了这段时间，看见你确实就是字句道理，确实是没有什么实际。”反复说了几遍，听完了之后，那两天我心里就感觉可难受了，就感觉人与人之间相处，或者是工作关系方面，我对你都是诚心诚意的，可是你却像是在讽刺我、挖苦我，阴阳怪气地给我来一刀。后来我就想就是再刺刺我，再扎扎我，我的心太刚硬了，让我往这上面去进入，我缺少的这些我再去寻求，我再去变嘛。还有一次聚会，张茹就谈“我最近看见你天天在那儿坐着，这个就是我应该去效法的。”然后又说，“后来我一看你这工作也没有啥果效，我一个月还整多少个音频呢！你看你一个月才下发几篇文稿呀？”我一听心想，“张茹，你就光看见我一天天在那里坐着，就是你效法的对象，你这进入法也不对呀！”所以当时我就想，我得说你生命进入当中看事观点的问题，你不能根据这个外表的做法去进入。刚开始是单纯想给她交通呢，可交通的，我就开始为自己说话了，后来我就说：“你光看着我在那坐着，我干什么你知道吗？……”然后再交通就交通不成了，那一下午交通就跟踢皮球一样，我说过去她给我踢回来。晚上的时候意识到其实我就是怕别人误解自己，怕别人觉得我就是一天坐到晚啥也不干，所以我就要解释，我就要表白，这个时候帮她就已经是次要的了。刚开始存心还对着呢，但是当人家不接受的时候，自己就开始半路起义了，就不是真正地去帮助她了，而是就想把自己的脸面这些东西维护住，存心不对再怎么谈都进行不下去了。后来我就想到，祭司弟兄说，“不管别人对我有什么

成见，他怎么看我无所谓，怎么对待我无所谓，你们不用管，如果是他对神家工作有意见，做出什么不符合原则的事，影响神家利益了，这个事必须解决、必须处理。”但是我那天解决的是别人对待我的看法，给我的肉体上、脸面上造成的一些伤害。后来就明白了，我得掌握一个原则，就是别为自己说话，涉及到自己的事，不要在意那么多，但是在神家工作上、本分上要求真求细、严格要求。）

你看我是怎么走的，你效法我了吗？（夏彤：就是维护神家利益。）你看我在每个人身上是怎么作的？你带领他们和我带领他们有什么区别？我刚才给你提刘志和小张了，看我是怎么带他们的？刚开始的时候，我陪伴着他们干活，我带他们干活，后来我就不干活了，指挥着他们干活，再到现在呢？指挥都不指挥了，他们自己找活儿干，撒手不管了，一天和一天不一样了。他们在干活的过程中我怎么对他们的，你也看见了，我怎么做的？刘志说什么话呢？“你把我踩在脚底下”，我把他踩在脚底下让他干活。你让他们干活怎么干？哄着他们干，人家还不干，人家还对付上你，你心里还难受，来这儿还得告状。告状让我给你做个主吧，还没人给你做主，心里难受不难受？咱和弟兄姊妹之间为什么能成了这样呢？我为什么就能作成这样？你为什么就作不成？刘志在这儿干活，我叫他一口一个驴，刘志心里难受，难受想走走不了！在那边干活，一干好几个小时，活干完了就没有个模样了，就跟下煤窑的一样。那天干活就上不来气了，像感冒了一样，粉尘中毒了，整个门窗还都关着，我去了给他们把窗打开，安上风扇，然后没事了。“我说你是个驴，你说你是不是驴？你是不是活该？自己就不会观察？自己就不会寻思该怎么做？”但是不管叫他驴也好，或者是他干得再苦也好，他跑了吗？（涛涛：跑不了。）他只能一天比一天更加怎么呀？更加辛苦、更加忠心。说小张是大盗，说他是衣冠禽兽，揭露解剖了他以后，他现在是不是还得四点多起来跑？他还得高兴地跑！这些果效是怎么得来的？抓住要点。（夏彤：让他看见这都是神的拯救，就是要作人的心呢。）你得看我作工和你作工的区别在哪儿，你得效法，你效法了没有？（夏彤：效法一下就不效法了，就没有坚持。）你发现我是怎么作工的？（夏彤：就是交通真

理，抓人的心。）有没有找着个原则或者是找着个规条也算，发现有什么规律性的东西？（SJ：用心、用爱。）用爱，还有什么？（夏彤：抓现场。）抓现场，还有什么？（夏彤：不考虑人的肉体软弱，考虑他的生命，考虑怎么能把他往神面前带。）

我考虑什么？不考虑什么？当我在帮助人的时候，交通的时候，有个原则，我只是谈他与神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则。我只谈他作在神身上的是什么，只谈他的邪恶，把他的这个邪恶给他阐明，让他看见他的这个邪恶，我不考虑我的感受。在什么时候谈我的感受呢？今天是不是听到了我的感受？我谈这个感受是在什么背景下谈的？我是为了让你能知道你是个蛆虫，我看了你这种领受以后，我感觉到恶心，是让你能体尝到神看到了你怎么呀？恶心！是想让你知道你在神那边，神对你的评价是什么，神对你的感受是什么。同时把恶心这个话说出来的时候，你扎心不扎心？（涛涛：扎心。）扎心！“哎呀，我天天起来怎么怎么给你铺红地毯，最后你说我做出来的让你恶心”，扎心、难受！在说这个的时候，我说出了我的感受。他扎心难受的时候，他不仅不能跑，反过来还得反省。为什么呢？因为我谈的是他与神之间的关系，神怎么看他，神那边是什么感受。一方面谈的是神，一方面谈的是他所流露出来的一个邪恶败坏。邪恶败坏不是说他外边的一种做法，而是他心里边，他的心思在想什么，观点是什么，抓住他的源头，抓住他的心思，他能跑吗？他跑不了。抓住他的心思，谈他与神之间的关系怎么样，他敢反抗吗？不敢反抗！他不仅不敢反抗还得忠心。我为什么能抓住他的心思呢？为什么能找见神的心思？因为我寻求神的心思，站在了神一边。当我站在神一边，寻求着神的心思意念，为神说话的时候，神就要作工，神就要维护。我说出话来，神就要告我接下来怎么说，神就要把他的话借着我的口给发表出来，神的话是有权柄的，这个时候我再说出这个话来，人不得不服。为什么张茹能和你那样说话呢？（夏彤：因为我是站在我自己的利益上边说的。）你是站在你的利益上边说的，你是为你自己说话，你没有做到一个受造之物该做的，神可能告你该说什么话吗？神向你是掩面的，你是黑暗的。反过来神还要兴起环境，让她再给你打回

去，让你碰个钉子。听懂我刚才说的那个原则是什么了吗？简单两句话说出来。（夏彤：首先考虑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不为自己说话，站在神一边说话。）为神说话，不为自己说话，就这一个原则。为神说话，我说："周蕊，你是个骗子，你是个大盗！"你说周蕊心里难受不难受？她想不想反抗？（想。）想反抗。她能反抗吗？她要反抗是反抗谁呢？反抗神呢！想反抗还不能反抗，不能反抗还看见了自己的邪恶，不仅不反抗，还得服下来。但你要是为自己说话呢？（夏彤：反抗呀。）她怕你？她怕的是造物的主，她不怕你，所以必须得反抗！她不仅得反，还必须得把你打得趴下，所以说你不要为自己说话，你只为神说话的时候，周蕊就无可奈何了，她再有十八般武器也拿不出手，她不敢与神争战。这是不是宝贝？我和任何人谈，我就只谈神的心意、神的要求，我不说他怎么对待我，我就说他怎么对待神的。即便是他对我怎么不好了，然后也得扭转到哪呢？"你对待我的态度为什么是这样的？作在弟兄姊妹身上就是作在神身上，你对待我的态度不就是对待神的态度？"还要把话题扭转到他与神之间的关系。我是什么？我是狐假虎威，是不是狐假虎威？可以这么理解吧！再一个就是我是为神说话呢，为神作工，神在我背后作我的后盾，神就要维护，所以这工作就必成！你是为你的肉体说话呢，必败！（夏彤：我那天就体会到了，张茹坚持不懈地把我打倒。我就想，那球就踢不过去了，非得给我踢回来。）坚决把你打倒，这叫活该！

第一个原则，为神说话。另一个原则，为人的生命进入，为人的生命长大，围绕着这个原则。我看着小张那么辛苦劳作的时候，看着刘志辛苦劳作的时候，我心里在想什么，知道吗？（夏彤：受了那么多苦，最后却和神没有关系，自己没有变化。）其实我和你一样，也是肉眼凡胎，我看到小张是那样的，我心里想不想帮他？（涛涛：想。）也想帮他，怎么帮呢？我得寻思、我得揣摩、我得想。我看到他们没日没夜地去干活，看到他那种做法不对，难受。我看着他难受但又该从何着手，怎么来帮他，怎么来与他交通，这些都得先寻思。刚过来的时候就想帮他，可是帮不了他。为什么帮不了他？没有事实。人家说什么了？做什么了？在神那边看，刚过来啥也没干了就给

你真理？神是公义的，你干一天工才能给你工钱吧？在一年前，两年前就一直想给他交通了，一直说想带带他吧，可是也没有合适的机会带他，不到拿工钱的时候。我一边干活心里就不时地揣摩，你说人家撇下家庭，婚也不结，人家来这儿献青春来了，献完以后如果得不着点真理，人家最后会怎么呢？是不是要谩骂呢？我得负起这个责任。各是各的本分，对吧？各尽其职，我的责任是什么？我这个本分是干什么呢？（夏彤：建造国度。）建造国度，建造国度就是让神的话在人身上作王掌权，是要把神选民带到国度，这是我的责任！这是我的本分！这个本分压在我头上，那我每天起来就得寻思、揣摩、想，就往这条路上走。我怎么供应他？那我就去仔细观察他，寻思。我观察寻思的时候，圣灵在那边是不是要作工呢？圣灵作工，圣灵给摆设环境，同时还得等待时机。就像今天周蕊一样，一来了就谈自己最近体会到了圣灵作工的快感，然后思颖没有把工作作好，周蕊训思颖显露一场，必须得把这两个条件具备了，事实抓住了才能说。事实抓住了，圣灵引导我知道了，我还得表达出来。我是为了她的生命着想，我是想赐给她真理，我是想让她把本分尽好，我是为了神的作工，神在背后就要安排好合适的环境。同时，我就寻思，“我怎么才能把这个事给她交通透亮呢？怎么交通就能让她明白呢？”所以你在听我交通的时候，就能听见我经常举例子。就像今天说周蕊，我说她是个骗子，撒谎的时候，一方面她的心不痛，就不会有变化；另一方面她也感觉不到危险，所以我就寻思这个表现和什么对号呢？寻思过后我才说她是个大盗，这不是随口就来的，得揣摩、寻思，她的这种行为是什么，实质是什么，我给她交通灵里边的事，必须得把灵里边的事结合到物质世界，结合到她眼前发生的事，让她眼睛能够看见，能去对号。我给她谈世上对一个大盗是怎么处理，对一个强盗是怎么处理，按道理说，这个事情用不用给她交通？我告她说她是大盗、她是强盗就行了吧？可是只告她说她是大盗、她是强盗，人都是嘻嘻一笑，“哎呀，我是大盗、我是强盗”，是不是这样？（涛涛：不知道性质的严重。）人麻木痴呆，人就不揣摩，不想，就不考虑那个大盗要受到什么惩罚，考虑不考虑？（涛涛：不考虑。）这个事情按道理是不应该交通，可是在这儿必须得交通，必须得告她，在世上，国家会怎么处理大盗、强盗，“你是该死的种类，该枪毙！”在神家，天规诫命只能比国家的法律更严吧？不能比国家法律松吧？（夏彤：严。）不容人

触犯！就不用说其它的了，乌撒扶约柜，他还没有什么存心，也得击杀，所以必须得给她对号入座。如果单说她是强盗、大盗，她没知觉。必须给她交通，让她从世界上看看，强盗、大盗是什么结局，给她自己对对号。强盗、大盗意味着什么？她自己才能感觉到害怕。我苦口婆心所说的这一切的目的是要让她干什么呢？是为了让她明白，看清路途，心里亮堂，是为了拯救她。她再有想反我的心，再有打我的心，她还能打我吗？她还能反我吗？反过来干什么呀？她感觉到我就是踩她、就是羞辱她，她还得怎么样？还得亲近我、还得承认我、还得尊重我。

几个原则了？(夏彤：三个了。第一个是站在神一边为神说话；第二个是考虑弟兄姊妹的生命进入；第三个是举例子得有细节。）你必须让他把灵里边的事情和物质世界的事情挂了钩，让他好去理解，让他好去接受。举例子让他能明白，看到危险、看到后果，主要让人考虑后果。人一般做什么事情都不考虑后果，当人一考虑后果，考虑果效，那就不一样了，咱把后果、果效给他。这里边更重要的是什么？平时你就得用心去揣摩，你身上得有个负担、得有个责任。我这有个负担、责任是什么？本分是不是我的负担？那我对我的本分就得有负担。我就得把弟兄姊妹的生命进入都放在心上，我看着弟兄姊妹在干活，然后我给人家交通不明白，我心里就有些歉意，对不住。人家舍上命、舍上青春、不挣钱来这儿干活，最后连个真理也没给人家，这能行呀！我别的给不了你，我也给不了你钱，那我只能明白多少，我给你多少，那我就要尽力。咱不明白真理，但能看着这个人肯定有问题，是能感觉出来的。感觉到以后，我就得寻思、揣摩这是什么问题呢，究竟是啥问题呢？你和神要，那神给你摆设环境，开启、引导你，当你看清的时候，你就能帮她了。这是不是个主要环节？第四，你把本分、你把负担放在心上，时时寻思、揣摩，这是个关键点。你把这四个关键点抓住了，这事情就好办了。如果你把这四个关键点抓住了，你和张茹的问题就好解决了。你带领他们，他们下边就不会反你了，好不好解决？你交通出来以后，他们觉得你所考虑的，你所做的都是为了他们的生命进入，他们不仅是不反你、不和你吵，反而你

是得到了他们对你更多的尊重，有真理就有尊严。（夏彤：那天也不知道是怎么了，就为自己说了一大堆，还觉得挺对的，说完了才知道全是为自己说话，对我是个显明。）如果不显明你，你自己还认为自己了不起，是吧？从我给你交通的四个原则里边看见我在作什么工作了吧？神的心思我得揣摩，你的心思我也得揣摩，揣摩着两个心思，我还得找个东西来对接，我在中间起的什么作用？（媒介、翻译官。）媒介、连接、翻译官。（夏彤：我就想到了神话里说的："……缓解了人与神的矛盾，缩短了神与人的距离，沟通了神与人的心思，也是他为神得着了更大的荣耀。"（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知道吗？神在人中间作了很大的事》））那你是不是应该效法？（夏彤：嗯。）我把这些原则说出来了，然后我把我所走的路途告你说了，就看你的实行了。

0988 敬畏神的人才能蒙神保守

1　实实在在地做人、做事，凡事不离开祷告，常常来到神面前，别远离神，别远离神，这是信神的根本！不管你的生命多大，你的身量多大，你进入多少真理实际，心不能离开神，不能远离神。你说："我不离开不离开神太远，就离开一会儿行不行？"这是什么话？这事没有远近，你心里没神就已经远离神了，常远离神的人就不是敬畏神的人。

2　人离神远了有什么后果？人一远离神，就会随时被撒但掳去，然后人做事、说话流露的都是撒但的性情，人就会常做错事，常悖逆神，就该打岔搅扰教会生活了。这样的人随时都有被撒但利用、掳去的危险，这是可怕的事啊！所以说，你的心不远离神，时时都能活在神面前，这才是敬畏神的人，你具备了这个心态神才能保守你保守你不走错路。

——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得着神、得着真理是最幸福的事》

1009 按神话行必不至失迷

1　神是希望你们都能有都能有独立的吃喝，总能活在神的面光中，生活之中不离开神话，那才是被神话饱和浸透，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神话必会引导你引导你往前行。如果真正亲近到这种程度，总能与神有不断的交通，你所做所行必不至发蒙，必不至没有头绪，必能有神的同在，都能凭神话去行，必能有神的同在，都能凭神话去行。

2　每临到的人、事、物，神话会随时向你显明，引导你去按神意而行，一切都行在神话中，一举一动必引领你前行，必不至失迷，必能活在新的亮光里，有更多更新的开启。不能按人的观念琢磨怎么做怎么行，应顺服神话的引导，要有一颗清明的心，安静在神前，多多地揣摩。不明白的别急于求成，多多拿到神面前，献上真诚的心。

3　相信神必是你的全能！你应有厉害要神的心志，饥渴寻求，拒绝撒但的借口、存心与诡计，不灰心，不软弱，一心寻求，一心等候。要积极主动与神配合，除去里面的拦路之物。相信神必是你的全能！你应有厉害要神的心志，饥渴寻求，拒绝撒但的借口、存心与诡计，不灰心，不软弱，一心寻求，一心等候。要积极主动与神配合，除去里面的拦路之物。要积极主动与神配合，除去里面的拦路之物。

——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宝爱神话是信神的基础》

对待人的原则（三）

在那边干活的时候，正好要卸东西呢，其他人还都在干活，我看着小林的活儿干完了，就想着叫小林卸一下。小林年轻，信神时间短，是吧？今年和去年比算是有大的变化吧，就即使是有大的变化也是刚变化过来，没有操练出来。小林虽然年轻，但是他说他腰疼了，那我说话是不是还得多加小心、多加照顾呢？眼看着每个人手里都有活儿干，小林那会就正好干完他的活儿了，我那会儿就想叫他呢，在叫他以前我已经再三地考虑了，我叫谁呢？张三李四全部都看了一遍，身边的人各自都有各自的活儿干，没办法了，我只能叫小林了。可是小明刚干完活呀，虽然他刚干完，但我不能等呀，如果我再等的话这时间就又推迟了，没办法我还是叫小林吧，“小林，过来弄弄这个。”小林气得说，“哎呀，我是看明白了，就不能让我消停一下子！”你说我听了这话难受不难受？可是难受也得叫啊！

那天晚上，小张从那边拉了些东西，拉回去就九点多了，那时候小张还没吃饭，小张兴奋地让我看他拉的东西呢，还告我说这些东西不能放这里，要坏呢，意思是还得连夜送到另一个地方了吧？得赶紧送过去。你说现在该让谁送呢？“小张，你送过去吧？”小张还没吃饭，这事情做不成，不能这样做，如果这样做了，小张会怎么想？小张当下会不会恼怒？“这么多人，我饭还没吃，你就让我又送东西去？”小张肯定不能去。那让谁去呢？我让刘志去？刘志从来就不加班，就不愿意加班，一说加班就恼怒得不行，“我出力干活能行，上班能行，晚上了你都不能让我休息一下？解剖的是我，出力的是我，这加班的还是我？觉得我好欺负？”能让刘志去送吗？徐兵呢？徐兵还感冒着呢，我要是让徐兵去的话，别人会怎么想？“呀，还是捏软柿子了呀。”还有小工，你说我要让人家小工去，小工会怎么想？小工也是今年才出来，没有操练出来，我就让人家去，一下把人家给压倒，让人家再也

不敢出来干活？还得考虑人家小工的感受。能叫的也不能叫，不能叫的更不能叫。送东西得开三轮，还得找会开三轮的，这儿会开的能有几个人？那该叫谁呢？考虑再三以后，得让田宇送去。就算田宇受到挫折心情再不高兴，但还得叫田宇，“田宇，你去送啊。”田宇不说话，不说话他也得去送。你说就让田宇一个人送去，他心里边是什么味道？能不能让他一个人去？大冬天晚上一个人去送，那田宇在半路上要哭成什么呀？“白天加班，最后你让我晚上一个人送东西，真是欺负我田宇是没娘的孩子呢！”为了让田宇加班，还得给他找个陪伴的，该叫谁呢？找也找不出来，人家白天都干活了，没有一个人是在家坐的呀，那两天还都感冒了，我也感冒了，那你说这个时候该叫谁呢？谁也不能叫，叫谁谁烦！（夏彤：把小林带上。）小林能带吗？今天晚上要让小林去送，那小林第二天肯定回家，“这里没法呆了，纯粹欺负人呢，朝廷还不使唤病人呢，我腰疼得都直不起来了……”你说我能叫谁？谁也不能叫呀！叫谁都是问题，只能我去！我去没人说，我去是应该的！为什么？“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你不带谁带？白天我们加班干活了，你干什么活了？该不该你去？”我和田宇去了，他们还有话说吗？没话说了。没有人争着说“不用你去了，我去吧！”如果放在前两年，用不用我去？（不用。）抢着去了。三年以后不一样了，神说什么了？神用时间与事实来与你对话，你究竟有没有真心？你究竟有没有献上全身心？你的真心献上了没有？能有多少真心？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吗？

我和田宇去送了，我一般是开车呢，所以我穿的衣服也少，那天晚上又正是最冷的一晚上，吹着风，我还又感冒了。田宇开着三轮，一路上也没有说话，你说他心里在想什么？（SJ：你体验体验，看冷不冷？）“你体验体验吧，你品尝品尝吧，你每天起来开车了，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一天就是安排工作了，你实实在在干干呗！开开三轮试试呗！”我忍气吞声不能说话了。田宇开着三轮，一方面是着急赶紧回呢，一方面是让你试试吧。田宇一加油，嗖嗖地跑，天又冷，本来不快，我觉得他开得也飞快，风吹得还喘不上气来，这是我对人家的猜想，就好像刚才我对夏彤的猜想一样。咱都是个人，我就猜想着田宇

的心思在想什么，他是不是这样想的，“来体尝体尝，品一品”。听懂我说这话的意思了吗？什么意思？（夏彤：就是得考虑每个人他的难处、软弱。）得考虑他的情形，根据他的情形该怎么去作。你为什么得考虑这么多情形，还得考虑怎么做，你考虑这些最终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神家利益，神的经营计划，神的宗旨。你得让神的工作往前行，不能停止，不能受到拦阻，让工作最大化的不受到损失，这就得掌握住这个度。到一定的时候你还得给别人立标杆，走到前边站见证。

我从神给我摆的这些人、事、物上看见，神对我的爱实在太大了！神为了我的生命进入，给我摆设了这些人，神摆设这些环境让我去经历神话、让我去认识神话、让我去体验神话。我以前没有体验这些神话，只有我经历这些事情以后，我对神话才有了新的认识。前两天我在群里发的那首诗歌《人对神的信如此不堪入目》，这首诗歌里有句话怎么说的？“人与神的关系仅仅是一个赤裸裸的利益关系”，赤裸裸的利益！经过周围的人群，我一看一观察，都是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就是雇工与雇主的关系，雇工的劳碌只是为了拿到雇主赐给的赏金。”你给我赏金，我给你干活。“没有爱与被爱”，有吗？没有！“只有施舍与怜悯；没有理解，只有无奈的忍气吞声与欺骗”，这句话让我清楚了三种状态，一种状态是理解。刚才我跟你说，我所做的，我给你立了一个标杆。我得考虑，我和谁说这个话，该怎么和人说这个话，得掌握这个度。这是在什么背景下而做的呢？理解，去体验神作工的艰难。神说：“在你的生涯中，经历我的作工是不是喜获丰收？是不是粮食满仓、果实累累？”（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人的实质与人的身份》）神作工结束的时候，要让你粮食满仓、果实累累。粮食得满仓、果实得累累，眼看神的作工结束了，灾难降下来了，粮食满仓了没有？我得为这个粮食满仓而负责任，我着急，心急如焚，赶紧！赶紧！赶紧！可是别人不理解我这个心情，别人看着我就是周扒皮，“你就不能让人闲一会儿”，这是什么？没有理解，只有忍气吞声。在这个时候，只有误解没有理解。他们对这步工作怎么认识的？确定不确定？工作是定真了，神，我觉得是真的，能跑吗？不能跑，但在又在

不得，矛盾心理，“哎，你让我干活，我有啥办法？谁让你是神呢？谁让你有权柄呢？谁让我的生命掌握在你手里边呢？要不在你手里掌握着，我早跑了！”不敢跑、不能跑。所以看上去有些默默无闻、勤勤恳恳，没有任何怨言的人，他是真没怨言吗？他是什么？忍气吞声！“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胳膊拧不过大腿，我这个受造之物呀，比不过你造物的主！”你说悖逆不悖逆？是默默无闻吗？“没有理解，只有无奈的忍气吞声与欺骗”，要么就是忍气吞声，要么就是欺骗。

一开始的时候，人都热火朝天，为什么会热火朝天？这里面带着欺骗，想干什么呢？想用一时的热心换取永远的福分。神说什么了？“……神是不会因着人的不合真理的爱而冲昏头脑的，相反，对这一切他都会正确对待的。”（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经历熬炼才有真实的爱》）今天我看见有人在那边冲动了，有人赶紧给我买衣服呢，“我开上车给你送过去，你说吧，让我尽什么本分？什么本分我都能尽。你每天解剖刘志、李放，他们那么悖逆、那么不听话，我听话，你让我干什么我干什么。”表白得如此好听，我应不应该感激、激动、心动？（不应该。）为什么？（夏彤：欺骗。）欺骗。他承认这是欺骗吗？“我是诚心的，我是真心实意的！”那欺骗从哪儿来？他只想用一时的热心换取永远的福分，投机倒把。没有一个人想用一生来敬拜神，可是神拯救人要看你的真心，让你一生对神真心。你爱你的孩子是一天、两天吗？一生！没有人用一生之久去爱神。所以经历到这儿的时候，对神话有体验了，我也就不会被这一时的热心去冲昏头脑，这是欺骗。那是一时的，经不住时间的考验。为什么？我经历了这么长时间，周围这么多人，刚开始哪个不是热心的？就是神话说的：“人看见我时并不理睬我，因我并没有装饰高档的服饰，只是带着我的‘身份证’来与人‘坐席’，而且我的脸上并未搽高级化妆品，头上未戴华冠，脚上只穿一双普通的‘家做鞋’，而且最使人失望的是，我的口上并没有‘口红’，而且不会讲‘客套话’，不会出口成章，而是句句刺伤人的肺腑，所以致使人对我的口另加三分‘好感’。就上述打扮，足让人给我‘特殊待遇’的，所以人都把我当作一个乡下来的‘老乡’，一无见识，二无智慧。但在众人都上交‘礼钱’之时，人仍然不把我看为尊

贵，只是毫不在乎地、慢慢腾腾地、不耐烦地走到我的跟前，当我手伸出之时，人顿时大吃一惊，双膝叩地，大声呼喊。人把我所有的‘贺礼之钱’全部收下，因着数目之大，所以人立时把我当作百万富翁，将我身上破烂之衣‘拽’下，不经我同意为我更换新衣，但我并不因此而高兴。”（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三十一篇》）强行为神换上一套衣服，最后却又将神逐出家门之外，这就是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化。一开始是想从神手里能得着什么福分，能得着永久性的生存，能得着恩典。可跟来跟去恩典在哪？福分在哪？神作工什么时候结束？我什么时候能进国度？没希望了，把神逐出家门了。

刚才给你说这个，就是说神给我摆的这个环境，我的体验、我的经历。借着这个环境让我经历这句话，人对神没有理解。我和你交通这个是为了什么？是让你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去作工，考虑神的经营计划、神的宗旨。神为什么这么作？作在人身上的原则是什么？为什么要作？神的心情是什么？现在神心着急的是什么？（夏彤：人的生命进入。）夏彤，你心里最着急的是什么？你心最向往的是什么？（夏彤：我就感觉自己变不了，没有爱。）真的吗？这是打了个幌子。当你在教会建造的时候，所有人在着急一件什么样的事呢？（夏彤：神的作工怎么还不结束呢？）你着急的是神的作工怎么还不结束，着急神作工不结束是要干什么？咱在外边尽本分了，“我什么时候就能回家和家人团聚？”这是不是每个人在外边尽本分的时候一直想的一件事呢？这是不是咱最着急的事呢？你着急呢，基督来在地上三十年，你说他应不应该急着回锡安呢？你该不该配合让子与父团聚呢？这是不是你的使命与责任呢？这是不是你的本分呢？你理解吗？今天能理解了吗？咱尽本分能在这个理解的基础上，让神的旨意在咱身上早日得着通行，能够早日得着真理，能够尽上本分，能够带领弟兄姊妹都明白神的心意，让基督能早日回家与父团聚，这是不是咱的责任、使命？对神有这个理解。有这个理解了，在尽本分上是不是就有了责任了？有了托付了？有了方向了？当真正有这些方向的时候，还用人逼着卡着去作工吗？（夏彤：不用。）刚才说什么了？神的工作作到什么时候结束？得让你粮食满仓、果实累累。那咱就得想尽一切办法，

怎么能粮食满仓、果实累累？让人们能够具备了真理，奔着这个方向而走，为这个着急上火。如果人人都能为这个着急上火的话，那这个工作还用人带领呢？（夏彤：不用。）不用人带领了，那就不用神操心了，也不用我管了，干活就不用我追着了，自己心里就有活儿了。所以说，作为带领，你应该带头，你应该先实行真理，你应该先对神有一个理解，对神的作工要有理解，不能是忍气吞声，不能是欺骗。咱这里边是不是不是忍气吞声就是欺骗呢？和周蕊配搭尽本分呢，要么是忍气吞声，“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愿意怎么作就怎么作吧”，这是不是都是欺骗呀？刚才交通该怎么尽本分了，是吧？给你个路途，你该怎么对待周围的人、事、物，这就是一个原则。

信神这条路就是跌跌撞撞的，跌倒爬起，跌倒爬起。你想的是什么？“我不是直线上升吧，最起码也是四十五度直线上升。”（夏彤：想和上台阶似的，上一个再上一个，现在是上去下来，上去下来，就是这种的。）这叫团打。你每走一步陷下去，再走一步再陷下去，这样踏实。一步一步台阶走上去，那多简单，是吧？人有败坏性情，还想一步一个台阶上升，你这不是做梦吗？你背的包袱满满的，那台阶能经得住你踩吗？一下就踩塌了，你自己建的那个台阶经不住你踩。你要是不背包袱呢？轻松上阵，那不就一步登上去了？（夏彤：那几天我就感觉在这儿特别压抑，然后就想，正好我也想我妈了，我也多长时间没见我妈了。我回去就想调整调整，躲开这个环境。）这就是神话说的那个情形“我不离开神太远，就离开一会儿行不行？”（摘自《基督的座谈纪要·得着神、得着真理是最幸福的事》）让我放松放松，我离开神一会儿就行。（夏彤：其实我就是弟兄刚才说的，包袱背得太多了。我回去了也得了一点，我就想，我苦，苦啥呢？我难受，难受啥呢？我就不为自己考虑，今天我就包容、忍耐行不行？我就坐低凳子行不行？我就把我的本分尽好行不行？管别人说我啥呢，我自己活出来，这样想的时候就好像一下子转了一点。就是正常人性的活出，然后跟弟兄姊妹相处的时候我为啥急呢？我嫌弃他干啥呢？我干什么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就正确对待他，一如既往地去帮助交通，这不就行了？这不就不难了？那个包袱放下了，不就不难了？我

放不下还不是为了自己的地位、脸面？就得了这么一点。回来的时候就想，就是嘛，这样就不难了，我今天只管活出我的，然后我有那个败坏性情就背叛自己，回来就感觉轻松一些。）你不活在那个气氛里了，你就轻松了。（夏彤：但感觉心里还是苦的，就是得受苦。然后就想，这是我该受的苦，我就该这么受着。我就记得SJ说过这话，那我就这么受着，反正本分不能撂，工作得配合。自己变不了，那我也就这么受着，我就这样去往前走。）你说“这是你该受的苦”，这个是不是你该受的苦？因着败坏性情受的苦，是什么苦？（夏彤：是不该受的苦。）是活该的苦，是你活该。因为你要争夺地位、权势了，因为你为你的面子活了，你说那苦不是活该吗？如果没有那些，你不是就没苦了吗？这不是活该吗？（夏彤：是。）咱实行真理的时候受的苦，这个是咱该受的苦，这个苦有价值、有意义，是站见证的苦。我给你交通说，我是对神的理解，为了神的作工、为了神的经营。作在每一个人身上得考虑说什么话合适，在什么场合去说，这个是不是得受苦呢？这个苦有价值、有意义，是让撒但蒙羞，是见证的苦。你那个苦是为了地位、为了脸面，在里面厮打的那个苦是活该，那个苦里面还带着叫嚣，“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呢？我忠心耿耿，我完全为了神的工作，周蕊怎么这样对待我呢？”（夏彤：还有涛涛，我跟涛涛受的那个苦，是属于什么苦呢？我就想，那我也是在帮他呀。）和这个是不是一样的？你如果对神理解，理解神的作工，是根据涛涛的缺少、根据他的需要去作，心里寻思怎么才能达到最高果效，考虑再三以后，再去和涛涛交通的时候还一样不一样？涛涛还会那样对待你吗？（夏彤：就是感觉那次有点太伤他的脸面了，后来就是正常帮助他。）是，你是想帮助他了，可是帮助他的时候，你用的词语不恰当，方式、方法不恰当。你得考虑他当时的情形对不对，是不是伤害了他？说得轻了不管用，说得重了伤了小孩子的自尊心，你能不能伤了他的自尊心？你在用心揣摩该怎么说，说什么？这是不是也得受苦付代价了？本来他就悖逆得不行了，看着他你已经难受得不行了，你还得忍气吞声，还得劝勉他，还得说人家不错，可以，那你心里是不是受了苦了？这是带着伤痕来爱人。（夏彤：不能急于求成。我就想：一个月有时候聚不了一两次，一次就多说点，能看明白多少就给他谈多少。）这是好的，这是对的，但你在说的过程当中还得先有智慧，还得看人的情形，还得讲究方式方法。

你看耶稣在彼得身上是怎么作的？在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彼得拦阻耶稣，耶稣说什么了？“撒但，退我后边去吧！”那个时候，耶稣能说这句话。可彼得问耶稣，“律法时代所作的工作是不是你作的？”耶稣怎么说的？“撒但，退我后边去吧！”能说吗？（夏彤：没有。）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因为借着彼得问耶稣的时候，耶稣看清了彼得的身量有多大了，就是那个身量，耶稣只是微微一笑，在随后交通中让他去明白、让他去认识。可上十字架的时候就直接说了，“撒但，退我后边去吧！”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根据人的身量不一样，作在人身上的方式方法也不一样。（夏彤：这个是因为身量，是吗？）对。（夏彤：当时看的时候，我还不明白呢。我还想这就是神作工的方式，当时不说，过后才说呢。要我就是当时就说，为什么过后才说呢？我就不明白。）耶稣在肉身中作工的时候，当时的彼得还是个玩童，刚跟上耶稣还没几年，然后耶稣就说“撒但，退我后边去吧！”你说彼得会怎么想？“哦，耶稣不要我了。‘退我后边去吧’，那我走吧，得有点自知自明。”会不会消极、软弱、退后呢？（夏彤：彼得不是问耶稣说，“律法时代的工作是你作的吗？”然后耶稣说，“是耶和华作的。”）彼得说，“哦，怪不得你来了把律法都废掉了，原来不是你作的。”当时耶稣说的话，在人来看，这是不是假话？这就是根据人的身量、根据人的需要、根据人的软弱而作的。（夏彤：当时要是把他否了，就伤了他的脸面了，伤了他的自尊心了。）

彼得那时身量小，什么都不知道，不明白，耶稣如果把事实告诉他，彼得对耶稣会产生什么？观念。如果耶稣告彼得说“那工作是我作的”，你说彼得信吗？（夏彤：不信，因为他没有认识。）彼得相信他的眼见呀，“我看见你把律法时代给废了，你另立计划，另作了，我问你了，你说是你作的。你说是这么说的，可实际上你作得就不对呀，你现在作的是把你上一次所作的废了呀，那不是左手和右手打架了吗？”刚开始他对神不认识的话，他会不会乱想？没有达到好的果效，反而达到了坏的果效。如果耶稣说“律法时代是我作的”，那彼得只能说“哦，是”，嘴上说“哦，是”，心里会产生什么呢？心里就对耶稣产

生了怀疑，“你说的是真的假的？你说的是不是实话？怎么我就看见你把它废去了呢？”这达到了什么果效？达到的不是让彼得产生信，而是产生疑惑。可是耶稣说了句“那不是我作的”，彼得怀疑吗？疑惑吗？（夏彤：不怀疑、不疑惑。）这确定了彼得的看法，因为彼得看见耶稣把这个工作给否了，“哦，这不是你作的，原来是这么回事呀！”虽然当时彼得是那样认识的，可是从今以后，彼得对耶稣是什么看法？“耶稣是信实的，耶稣手里作的和嘴上说的是一”，彼得产生的是对耶稣的信。那反过来呢？“呀，耶稣也不见得是诚实人啊，心口不一，手里作的一个，嘴上说的一个”，哪个果效好？（夏彤：过后再说果效好。）先不让他产生疑惑。神不愿意让人有观念，不愿意让人消极，在过后的交通中，慢慢让他明白、认识。（夏彤：就是他的身量到了，他能领受到了，然后再一交通就达到果效了。）让他去认识、让他去体验，不是直接告诉他就行。在彼得身量小的时候，耶稣是这样作的，可在神作工结束的时候呢，耶稣要走了，彼得跟随神多年了，神怎么作的彼得都看见了，神迹奇事作了多少，这些都在彼得眼前作了，彼得还不知道耶稣是神？彼得知道耶稣是神了，那彼得对耶稣所决定的工作，还产生怀疑，还说这事万万不能临到你，“你是什么人？你相信这工作是我作的吗？是我带领你还是你带领我？是我说了算还是你说了算？还万万不能临到你”，该不该说“撒但，退我后边去吧！”这个时候就能说了。但是刚开始的时候，耶稣能跟彼得说“撒但，退我后边去吧”？得根据人的身量。

你现在是和周蕊配搭呢，如果你和SJ配搭，你就能打SJ，身量在那了。你打SJ，她能够反省，能够认识到。可周蕊还没有达到那个身量，你能打她吗？（夏彤：不能。）她是处于消极中还是积极中？她对神作工有负担吗？有没有责任？她如果对作工有负担、有责任，你怎么打她，她都不能因着你打她而撂挑子，那就怎么有果效怎么来，打，使劲打，快马加鞭，打的就是她！那些不往上走的，不作工的就不打他，周蕊能达到这个身量吗？那你能不能打呀？（夏彤：不能。）对神的作工还没有达到那种地步，没有忠心、使命、责任，没

有担当，你就不能打、不敢打。她能担当起来，她能担这个担子了，那你就能打她了。

（夏彤：还有就是涛涛，我不知道该怎么对待他。你说他信神时间又长，又能说会讲，可是身量又……）你要想知道怎么对待他，你是不是得给他把把脉呀？你得检查他的身体，他的病在哪？肺病、胃病、神经病？你把了他的脉，看他是什么病，再下药，你得了解他的情形。如果一把脉，这是个神经病，咋办？还浇灌他真理呀？还解决问题呀？那就哄着他让他把这个本分尽上。你得发现他是什么病。（夏彤：张怡是……）这就是你的功课，这就是你的饭食，得你自己去品尝、体会。神给你摆上饭食是要干什么呢？你不能在所有人身上单方面地进入，我该怎么对待他。还有一方面是神给你摆上这个人，借着这个人是让你去认识哪方面呢？去体验哪方面呢？今天我说周蕊了，是吧？那你在这起了个什么作用？借着你让她去体验、让她去经历，证实一下。不然的话，她不能承认神话就是真理，神话就是善、就是义。让她亲身体验一下，她那种做法会给别人带来一种伤害，别人作在她身上让她去体尝一下。一方面她体尝了，另一方面就看见神的主宰了、看见神的掌管了，对神的作工认识了，互相效力，不能从单方面去看。

你不要只是注重一个结果，谁能一下子就做对呢？是在逐步地更新，你的方向得对、目标得对。我得根据人的情形来对待，我得看看涛涛在哪方面缺少，哪方面该怎样去作，这次这方面没有作对，没有作合适，没有达到果效，下一回呢？三次、四次、五次呢？后面是不是就摸着了？你不要想着一次就成功，没有！跌跌撞撞！我给你交通的，我也不是一次就成功的。就像涛涛，我也不是一下就能看透涛涛是什么样的人，你和涛涛在一起了，你比我了解。

（夏彤：别人对我有看法，或者对我有意见，有恨，就是我里面有问题，是吗？肯定是神借着这个环境让我去反省我身上的问题呢。）不管是与不是，你得往这一方面走，两步走，作工与进入。刚才谈的是什么呀？作工。你作工作，你得考虑神的工作，你得考虑到该怎么去作。你在作工的过程中你就有进入了，你要实行真理，你就能进入了，这是你的一个实行。然后你碰了钉子以后，反回来你不能说单单就是碰了个钉子，这就是个钉子户，那你就得寻思，为什么会给我安排这个钉子？那时候祭司弟兄交通说："好比说，你到一个地方，刚要进人家的门，碰见一把大锁头，这锁头是不是在跟你说话呢？（是。）没听见什么话，但是你为什么掉头走呢？它已经告诉你了：'今天人家不在家，赶紧回去吧！'它不说话你也明白。你到山上采蘑菇，还没等走到山跟前，碰见一只狼，吓得赶紧跑，这只狼来了告诉你什么了？'此路有危险，赶紧逃啊！'"（摘自《上面的讲道交通·104-A-1》）这个此路不通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得反省认识一下？有我什么问题？人家如果直接说了，人家把你怼回来了，这个时候人们常说什么？他抓我把柄了，是吧？那你就省察省察，他抓的是不是你的把柄？如果说人家真抓住你的把柄了，那是不是就是你的问题？这个时候是不是你该认识、该进入了？如果他是无理取闹，乱扣帽子，他给你打回来以后，借着你反省、省察了以后，你看见他抓的和你不对号，不是那么一回事，那就不应该辖制自己，就不需要辖制自己。如果能交通你就给他交通，"你打回来的这个不是我的问题，虽然你抓把柄是对我的认识，可你这连把柄都不是，你这是乱扣帽子"。如果这个人不能交通，现在还要作工作了，不能因为这件事情打岔了工作，那这个事就不搭理他了。他对你是攻击、对你是抓把柄，他真抓住你把柄了，你进入；他抓的不是你的把柄，那就是攻击，那是他对你无理地攻击、无理取闹，现在顾不上给他交通让他生命进入，那也不交通这些，那我现在就是为真理而受屈辱，"你攻击我，我不搭理你，我带着伤痕来爱人"。不搭理什么意思呀？他是个小孩子，两、三岁的小孩子拿石头打在你身上了，你能给他上一堂课？两、三岁的小孩子尿你身上了，你能说他不讲卫生？（夏彤：不能。）那你得怎么呢？你就得忍气吞声，你自己把衣服洗洗晒一下就算了。你不能和两、三岁的小孩子去较真，你一较真，人家不是笑话那两、三岁的小孩子，人家笑话谁？（夏彤：笑话我呢。）笑话你呢，"这是个什么人？和两、

三岁的小孩子较真去了！”你是当带领的，人家说你这带领怎么怎么了，你就搅到这件事里了。人家笑话谁呀？这还当带领，都经不住别人抠，就不让别人问，一问就搅在事里了，不配当带领！人家抓住你的不是把柄呢，如果这一段时间他也没什么工作，不影响什么工作，那就给他交通这方面真理。如果因着工作，因着使命在身，顾不上，那就先把这个放在后边，先把这个工作作完以后，找个合适时间，你再和他去交通处理。如果他抓你把柄的那天不是有意要抓你把柄，不是有意要攻击你，他是在某种背景的情况下，心情不好了，无意说了一句话，在你这听着就有意了，那这件事情也不需要搭理，过就过了。你在这受苦不受苦？肯定受苦了吧？你在这受苦，你不搭理他，这是不是就是一个见证？这是不是一个实行？他要是体会到，他就蒙羞了。

1032　神对人类的爱无限无量

1　经历神作工得受许多苦，这里有神的良苦用心，你应看见神所作的都是为了拯救人，体现的全是神的爱，无论从神作工的智慧来看，还是从他的作工步骤、作工方式，或者作工时间长短、精密安排计划来看，都有他的爱在其中。人对自己的儿女都有爱，为了让儿女走上正道都下了很多功夫，当发现他的缺点时，说话轻了怕他不听，改变不了，说话太重了又怕伤小孩的自尊心，怕他受不了，这都是在爱的支配之下做的，都下了很大的功夫。

2　你们做子女的可能都曾体尝到父母的爱，不单温柔体贴是爱，严厉责打更是爱。神对人类所作的一切更是在爱的支配之下，他有爱的前提，所以他对败坏的人类才竭力拯救，不是应付应付就完事了，而是精密地计划，按着步骤来，在时间上、地点上，在说话的口气上、说

话的方式上，在他下的功夫上……可以说，没有一样不是流露他的爱，哪一样都充分地说明他对人类的爱是无限无量的。

——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你认识神对人类的爱吗》

454　神爱人太深了，人永远也体尝不透

伴唱：一切工作都是神精密安排、计划，神一直在用他的智慧来引导人类，来供应人，来服事人，一点一滴将人栽培到这么大，带到今天。

1　从神作工步骤上啊、时间上，哪个步骤多长时间，哪个步骤哇说多少话，哪个步骤用哪些口气、用哪些方式，再配合哪些真理让你明白，这里面都包含着神的良苦用心，都是神精密的安排、计划，神一直在用他的智慧来引导人类，来供应人，来服事人，一点一滴将人栽培栽培到这么大，带到今天。

2　凡是经历过来的人哪到现在都有些认识有些认识，就神不说呀很多人都能说出来，一步一步的过程都让人记忆犹新，这里面的爱就不是用语言不是用语言可以表达出来的。神爱人太深了，人永远也体尝不透，这里的爱太深了，就从时间方面来说就没法说清楚，从时间上就能看出他对人的爱有多深，在一件小事上他都考虑得特别周密，不让时间长一点，怕时间长人便退去离开神，他的爱紧紧抓住人，丝毫没有放松没有放松。

——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你认识神对人类的爱吗》

对待人的原则（二）

夏彤，你帮助扶持他们的时候，你得来的是什么？你帮助周蕊了，周蕊不搭理你了，是吧？（夏彤：她就是仇恨。）得来的是仇恨。你帮助涛涛了，得来的是仇恨，你受到了困惑。（夏彤：嗯。）为什么？现在找见原因了吗？（夏彤：就是刚才说的，自己里边就是没有爱，缺少耐心，活不出来那个包容忍耐。对待涛涛他们我可以包容忍耐，就是对待周蕊不行。前段时间就想，其他人我都可以耐心地交通，但跟周蕊就交通不成，人家根本就不听你的，她就要按着自己那个跟你犟，就要跟你对着来。我就想，如果你这个合适那就按着你的来，但是老是这样的话，那就不行。面对周蕊我就想起过年放炮的那个蹿天猴儿，就往上蹿呢，我好好说管用吗？）现在有没有路了？（夏彤：对周蕊没有路，我是该为她生命负责，该跟她说呢？还是该把她当成吃奶的婴儿，你能达到哪儿就达到哪儿，就哄着你，不知道该怎么实行。）刚才我给你举了什么例子你还记得吗？鸟蛋、蜂蜜、胡萝卜，是吧？从举的这些例子中明白什么了？你刚才说“我这里边没爱”，是吧？这爱从哪儿来的？（夏彤：我现在就感觉这是我的本分，这是神给我的托付，我得配合。但是让我爱，我真得爱不起来，我真得爱不了，我只能一点一点地往前走。）你说“我真得是爱不起你来”，是吧？你自己说出来了，你连爱都爱不起来，你说你能帮助她吗？给你个孩子，你说“我要对你负责，我要让你长大，但是你让我爱你，我是爱不起来”，那你说这个孩子你能照顾好吗？你只关心你要把他养大成人，但是你爱不起来，你说这孩子能不能活下来？能不能？（夏彤：不能。）为什么？刚才你也说了，你这里边没有爱，你爱不起来，爱不起来的同时还要让他成才，这构成什么了？爱不起来是不是就是不爱？你对他不爱，但你还得让他成才，你要让他成才这建立在什么基

础上？为什么要让他成才？要让他成才是因为你是个雕刻工，你要把朽木雕刻成功！你爱朽木吗？（SJ：不爱。）你不爱，但是你要把朽木雕刻成一个高贵的装饰品，听出什么问题了？（SJ：自己的能力。）我一旦把朽木雕刻成高贵的装饰品，那彰显的是我的荣耀、我的能力。所以说你所作的一切的工作，不是在爱的支配下作的，是在什么支配下作的？名誉、地位，你是为谁效忠的？为名誉、地位献忠心的，你不是因着爱而献忠心。神的实质是什么？（夏彤：爱。）神的实质就是爱，你活出爱，你彰显的是爱，那你彰显的就是神；你活出的是为了地位，是为了名誉，那你彰显的就是撒但！就是神说的话："多少人在为撒但的诡计尽忠心。"（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八篇》）你不是为神尽忠心，你是为撒但的诡计尽忠心。撒但的什么诡计？撒但的诡计是要干什么？撒但的诡计是要拆毁神的经营！撒但就是要告你说，"你追求地位、名誉，这才是真理，你不要追求生命，不要去爱神，哪有爱？天下没有爱！"你听谁的呀？你中了撒但的诡计，你为撒但的诡计尽忠心，你苦口婆心说什么，你再做什么，你都是为了脸面、地位，你都是为了撒但献忠心，你不是为了神，你不是为了彰显神！可想而知，就你做事的出发点，就你所做的事，神成全吗？不成全反而要怎么？（夏彤：拦阻。）拦阻，神要让你碰得头破血流，行不通！神已经把撒但的国砸得粉碎，从撒但手里把权柄全部收回了，这句话怎么看？也就是说，神从撒但手里把权柄收回来了，撒但的国不成立了，行不通！神收回来了，撒但没有这个权柄了，已经把撒但的国砸得粉碎了，不存在了！但是你还要这么去做，所以说做不成，做不成反而让你碰得头破血流。怎么就是碰得头破血流？因着你是为了撒但献忠心，这就注定了，周蕊不会听你的！不仅是周蕊不会听你的，老好人涛涛他也不会听你的！这不是他们个人的意愿，这是什么？是神的意思，神不允许他们听你的，反过来还要怎么呢？反过来让他们把你打倒。大卫去打三米多高的巨人的时候，人家怎么说的？"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撒上 17：45-46）人家敢与三米多高的巨人去打，是因为神把非利士人交在他的手中了。咱不说周蕊是三米多高，就说她是你的同事、你的配搭，今天你和周蕊去打，要想把周蕊拿下，你问神了没有？"神啊，你把周蕊交在我的手中了没有？"交

了没有？（夏彤：没有。）没有，反而是把你交到周蕊手中。所以说，不可能行得通！这是不是神的作为？即便在你那边看，我给她的是帮助、是扶持，但你帮助、扶持的存心不对，不是爱的流露，不是为了神的经营计划。神不要死人的见证，同时借用这个头破血流让你去认识，这个能认识到吗？（夏彤：我就感觉哪次都是有存心，就是老是地位、脸面，老是有这些东西。）老是有这些东西掺杂，有这些掺杂带来了这些后果。所以说，因着你有地位，因着你有地位掺杂，你把你的一些认为驾驭在真理之上，你把你的认为看得高于真理了。

咱经常看人家约伯的经历了，是吧？你揣摩过约伯他的三个朋友没有？约伯他的三个朋友做了什么事？你先确定了这三个人是约伯的朋友，不是约伯的仇敌，不是敌基督，不是来害他的，是他的朋友。朋友来劝他这是什么？是不是帮助？是对他的帮助。他的三个朋友是用他自己的看见、他自己的认为去帮助约伯了，他们说什么了？（夏彤：他们说，你是不是得罪神了？你反省认识自己吧！）“你是不是得罪神了？”他三个朋友是不是这么说的？（夏彤：意思就是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吧？咱说话得准确。你是不是得罪神了？前边有个“是不是”，“是不是”这是什么？（SJ：不确定。）寻求、劝勉。他三个朋友是这样说的吗？他三个朋友怎么说的？（SJ：你得罪神了，赶快悔改。）里边是一定，肯定，他的三个朋友过来说，“你肯定得罪神了，你不得罪神，你能得到这样的报应？你悔改吧！”是肯定，而不是“是不是”，如果要说“是不是”的话，神能定他们的罪吗？会不会定他们的罪？“是不是”带着寻求的态度，“肯定”就定规了、论断了！他们没有经历过约伯的事，他们用人的眼光来看，神是公义的，你得罪神了，神肯定是要惩罚人的，肯定是要临到祸患的，这是不是正常人的一种看法？他三个朋友没有去寻求神，没有用心寻求、没有考察、没有核实，然后就怎么了？轻易地下了断案！是“轻易”的，但又是“断案”！论断了、定罪了、定规了，你肯定是得罪神了！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约伯遭到的祸患太大了，不是一般的事。为什么不说“是不是”呢？如果说偶尔发生了一件事，会说你是不是得罪神了？可约伯身上临到的这不是一件事呀，十个儿女没了呀！万贯家产没了呀！这可

不是一件小事呀！这不是“是不是”的问题，这肯定、绝对得罪神了！你要不是得罪神了，不可能临到这些的，他三个朋友是不是这样说的？在他心目中定规了。

而你怎么看周蕊的呢？你只是看见了周蕊的所作所为，灵界的实情咱知道吗？她真实的心态你知道吗？你只是根据她外表的一种做法，几天拿不出稿子，或者她流露什么东西了，你就轻易地下了断案。为什么会轻易下断案呢？就刚才说的，因为里边没爱，因为你没有用心，没有考虑神作工的宗旨是什么，神家利益是什么。也许你考虑了神家利益、神作工的宗旨，但你没有用心考虑，你只是在形式上考虑了。用心考虑和在形式上考虑一样不一样？刚才咱举了个例子，说了鸟蛋和蜂蜜，是吧？“那蜂蜜是好东西呀，鸟蛋是好东西呀，给，吃吧！”这只是形式上考虑了。用心考虑和形式上考虑出来的是不是完全就是两个结果？你作在周蕊身上的，那就是形式上考虑了，别人看着也对着呢呀！你在那觉得“也对着呢呀，是啊！”然后，你就给她来了个定论，周蕊你“绝对”怎么怎么了，而不是“是不是”怎么怎么了。如果你要和周蕊说，“周蕊，你这个是不是呀？” 周蕊还会不会和你暗战？能不能和你起来暗战？“是不是”这是个询问的话，她还能搞价还价，她还有还价的机会。但是你是去定论，她没有还价的机会。而且她在说什么话的时候，你也没有用心去听，你也听不进去，你已经把她定规了。约伯的三个朋友劝他了，但他的三个朋友听不听约伯的话？约伯怎么说的？“我实实在在地告你说，我没有，我敬畏神远离恶！” 我实实在在地告你说，为什么约伯会这样说呢？为什么前边要说我实实在在地告你说呢？约伯有没有说“没有没有，我是敬畏神远离恶的。”前边为什么要加个实实在在？雨桦，为什么要加个实实在在？（雨桦：他是确定了，他就是没有作恶。）你要进到这情形里边，约伯这一句“我实实在在地告你说”意味着什么？约伯想着我怎么和你说呢？我没办法和你说了，我实实在在地告你说吧！可想而知，走投无路了才说“我实实在在地告你说”，无奈了、没办法了。谁爱说“实实在在”这个话呢？主耶稣，是吧？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什么意思呀？掰开了说、揉碎了说，和你怎么说你也听不进

去，最后来了个“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无奈了，和你再说，从“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这一句话里边流露出来了什么？他已经表白过好多次了，跟你说不清，你听不进去，所以才“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周蕊，听懂了吗？你说过这句话吗？你就没有说，“夏彤，我实实在在地告你说，不是那么回事！”你没有说就证明你这里面没有忍耐、包容，还没有达到那个没办法实实在在地说。“稍微碰一个钉子，我就不和你说了”，太脆弱了。（周蕊：之前也说过，当时她就听不进去。）她听不进去，你说“我实实在在地告你说”这话了没有？（周蕊：没有说实实在在告你说，我说的是我真的不是你说的那样！那次我们买了几瓶葡萄酒嘛，她们让我到那边去拿，我就拿了一瓶。有一天夏彤就说我把她的葡萄酒给拿了，我说我真的没拿你的，我就拿了一瓶我的。人家最后还来了一句，“你是不是把你的喝完了，然后你忘了，又拿了一瓶我的？”我一听这话就觉得很可笑，一瓶葡萄酒就几块钱，我把我的喝完，然后我撒谎再拿你的？）你说的这些话是不是和我说的岔开了？我说的这个实实在在是让你在什么上边实实在在呢呀？夏彤说在尽本分上、生命进入上，她对付你了，然后你跟她说“我就实实在在和你说吧，我在这本分上边我确实用心了，只不过我这两天稍微有点消极”，我是说你有没有说这个话，可你到哪去实实在在了？这一不小心，又把自己给暴露了，你在尽本分上，在神的经营上，你没有实实在在地去说，你也没有给我来个“实实在在”地交通。我一交通实实在在，你来了句什么？在这葡萄酒的事情上，在面子上边，“哎呀！夏彤，我实实在在地和你说吧，那个酒我没有喝”。（周蕊：那我在本分上也跟她说不清。）你不用辩解了！为什么说不用辩解了？我刚交通实实在在的时候, 是说什么了？就是说你在本分上，没有用心到“实实在在”，没有用心到一定程度，如果别人一再卡着你，和你产生打架的时候，在实行真理的时候，在工作上发生冲突的时候，她一直说你的时候，你应不应该说“我实实在在地告你说，不是你说的那么回事，我是怎么怎么……”，这“实实在在”是不是一种耐心的表现呀？
（嗯。）“她一说什么，我心情一不高兴，我不搭理你了，不说了，说不成，和你没法说”，我是说你在这没有实实在在。我说你没有实实在

在的意思是说什么？你在作工上，没有横下一条心，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太脆弱了。在尽本分上太脆弱了，没有用上心，你只用了二成，百分之八十没用上。心情高兴了我尽尽，心情不高兴了我不尽了，她一说你，一触碰你了，“我懒得和你说”，你说还有实实在在吗？（周蕊：也没有是用二成呀！）你说所有的人，谁敢说他尽本分用了二成？谁肯说他是用了二成的力量尽本分？有没有一个？不要说周蕊，任何人，谁不是说我尽本分献上了全心？是不是，周蕊？我给你说的是，你认为你尽本分用上了全心，可在神那边认可吗？今天就问问夏彤，你用上了多少心？在我未交通以前，夏彤会说什么？是不是用上了全心？可这么一交通，夏彤用了多少？（夏彤：没用心。）还达不到二成！为什么？你对周蕊有爱吗？（夏彤：没有。）你对周蕊为什么没爱？是因为你对神没爱，是因为你对神的作工不用心、不忠心！如果你对神的作工忠心耿耿的时候，你不是为了爱周蕊，你是为了工作，为了工作不能受到拦阻，周蕊她就是你的仇敌，你是不是也得耐心地和她交通，想办法和她交通，这个流露出来的是不是也是爱呢？可是这个爱你流露出来了吗？根据你没有流露出爱，可以说在作工上你就没有用到二成，但是你还认为你用上了全心。这是不是欺骗？你欺骗了人，欺骗不了神啊！周蕊也是同样的，我说你用了二成，你说我是胡说，你说你用上了全心，你认为的全心不算是全心。在神那边看，神要看你真正用上全心了没有，神用事实来证明，怎么了？我一说实实在在的时候呀，你拿不出实实在在作工的这一证据，你拿出什么了？我实实在在没有喝她的葡萄酒。和你说这话是要干什么？就是说，约伯的三个朋友和约伯，他们的关系好不好？（好。）他们是朋友，实实在在的朋友，那为什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来呢？就因为关系好，是真的想帮助约伯才说“肯定你得罪神了，你悔改吧！”约伯才说，“我实实在在地告你说，没有！”

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呢？我既要让你认识了自己，我还不能伤着你。你帮助周蕊了，我把你说成谁？（夏彤：约伯的三个朋友。）约伯的三个朋友去帮助约伯了，可对约伯来说是不是帮助？（夏彤：不是。）实际上对约伯构成了个“迷惑”，他真的就是想去迷惑约伯吗？不是。

他是真心帮助约伯去了，可在他那个身量来看，在他那个素质来看，他就能认识到那一点，那就是实实在在地帮助扶持。但人眼睛看到的实实在在地帮助扶持那不是真理，因为人具备的真理是有限度的。夏彤，你具备真理的程度是有限度的，你就这个力量，你就这个能力，你用上你全心了，你就是具备这些东西，“我对神就这么一点认识，我就认识到了神的公义，我就认识到得罪神就应该受到惩罚。那我看到你受到惩罚了，那肯定、绝对你得罪神了！我看见你尽本分上这么疲疲沓沓，肯定你里边消极了，肯定有什么问题了，我就为了你周蕊的生命进入，我就要这么去做、这么去说了。”听懂我说这话什么意思了吗？一个是对自己的一种认可，把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就当作真理对待了，但它不是真理。就像约伯他的三个朋友，他们认为自己说的是真理，但神向他显现以后看见了他们说的不是真理，不是他们说的那么回事，他们说的不如约伯说的是，但他的心是真实的。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呢？你能理解吗？理解不理解？（夏彤：我里头表白辩解，不知道怎么实行。）标杆，是让你去看见我是怎么给你交通，怎么帮助扶持人的，然后让你看见该走什么路。

夏彤，你和周蕊有没有矛盾？有没有冲突？你们有没有成见？暗斗了没有？我给你举这个例子，就是让你看见，约伯的三个朋友是用诚心去帮助约伯的。我为什么要用这三个朋友来说这个事？如果不用三个朋友，直接说你的话，你会怎么？是不是消极、冤枉？上次是不是因为你说，“我看见不说了，我一说人家这个不对，那个不对，我不说了”，是吧？（夏彤：井水不犯河水。）“上次我就说我不说了，你非得告我说，‘你还得说，你还得作，不作工了能行？’是弟兄你说我没有正义感，我今天有正义感，我说了，今天你又说我不对，你说我这路怎么走吧？该说还是不该说？”你说了之后我又给你打回去了，是吧？所以我给你交通说什么？给你交通约伯的三个朋友。一边把你打回去，一边还得安慰了吧？还得安慰。你不是恶意，约伯的三个朋友他不是恶意，他是帮助扶持约伯。是一种什么帮助扶持？是热心帮助扶持。神怎么说的？热心打岔！热心帮助扶持造成了打岔。存心是对的，热心是对的，但是你的身量有限，造成了一个打岔。说这个话的

意思是要怎么呢？不能拦阻了你，不能让你无路可走，还得给你路走，给你路走还不能让你任意妄为，还不能任着你的性子作，还得在你这个基础上拔高。上一次是说你不作工了，这次你作工了，你把周蕊“嚓嚓”打住了，我今天过来说你打得不对，你说得不对，“说了半天我还是不对，不说也不对，说也不对，我咋也不对！”（SJ：到时候谁也不说了，我自己做我自己的就行了。）所以说，我既要帮助你，把这问题解决了，让你有路可行，还得让你明白神的心意，还得认识到自己的缺少，看见自己的问题在哪，这是在干什么？我给你立了个标杆，让你看我怎么作工的，意思是什么？那你作在周蕊身上，是不是也应该效仿我呀？我既要帮到你，我还不能绊倒你；我既要指出你的问题，让你认识到，还得给你带出来路，还不能让你消极，这是不是也得用一番苦心呢？（夏彤：嗯。）给你立了这个标杆，看我怎么作，你也怎么去作。（夏彤：我感觉我作不了。）你先不要着急说“作不了”，不要着急下断案。我给你立个标杆，是要你看我是怎么作的，让你有这个方向。老师在课堂上讲课了，我给你做了个例题，讲了课，结果你是“呀！我感觉我做不了！”那你说这个题你还做吗？为什么学生要做例题呢？从不会做到会做，是不是得有个过程呢？我强行要求你了？明天你就得会做？我还没给你做完例题了，我这个标杆还没给你作完了，你就告我说你不会做，你要会做我还给你立标杆呀！还用请老师呀！知道什么意思了吗？你得去经历、体验、观察。咱现在走到哪一步了呢？实行真理，你只是实行了一种做法，一个形式、规条、仪式，没有用心，也就是说没有真实地实行真理。真实地实行真理是什么？实行真理是从思想上、观点上、源头上去作，这才叫实行真理。

你刚才说你没有路，听了这个交通有路了没有？还不清晰？（夏彤：感觉还有点难。）是有点难，有没有路？这思路清晰吗？（夏彤：我现在不知道我身上的问题是啥，我就感觉看到她的问题还得说，说但还不能下断案，就是还不能确定，那不能确定，我就不能说。就是纠结呢！）我给你说这个不能下断案，这是个含糊的话，我并没有问你，你说的是什么事，和她的这个事准确不准确，你就下断案。我不

是说这个事，我没有纠缠这个事。我为什么说不要下断案呢？人都是败坏的。假如你说的是合乎真理的一件事，那你说出话来别人就听吗？（夏彤：不听。）你说出话来别人不一定能听你的，能不能下断案？就是你说的这个对也不能下断案，你说的这个合乎真理也不能下断案。这个不下断案是有两种意思，一种就是你自己定准了没有，确定是真理了没有，这个不能下断案；第二种不能下断案是什么意思？是为了坐个低凳子，是为了和人好“接轨”。人有败坏性情，想要一个面子，是为了给人家一个面子，是为了神的工作，是为了把这个工作作成。如果你一心想着神的作工、想着神的经营计划，想把这工作作成，就得坐个低凳子。

好比说，你整理文稿了，你这个月有多少文稿要整理出来，这个事情压在你头上，压得你喘不过气来。可你手底下就这四个人、五个人，每个人素质又是有限的，你怎么做呢？如果按你的计划，你计划一个礼拜把它做完，按人头分任务，你给我把这事情做完。要是按你的原计划进行的话，一个礼拜就完了。可是每个人的素质是有限的，按你原计划进行分配的话，就他这个素质一个礼拜能不能做完？一个是他素质的问题，第二个他们有这个素质，但他们能不能用上心呢？有素质用不上心，这是不是也完不了呢？这个你是不是也得考虑一下？他们能不能用上心呢？你有忠心，他有忠心吗？就说周蕊有忠心了，另一个人有忠心吗？他们能不能用全身心去付出呢？就算他平时是有心的，可是这一段时间他的情形是不是正常呢？这一段时间他能不能用上全心呢？这是不是都会影响到工作进度？这是不是你作为负责人、作为带领应该考虑的？按原计划进行，这一个礼拜要完成的，可是呢，这一段时间比较特殊，周蕊处于消极状态中，按原计划进行就完不了。涛涛呢？处于一种狂妄状态中，你给人家说话，人家听不进去，这个事情怎么办呢？如果你按原计划进行，给他分配下去，让他们去做，能不能做完了？绝对完不了！如果说，你真对这个本分用心的话，你会怎么办？你是不是要想尽各种办法解决？情形不对了，先解决他的情形，解决情形的目的是为了什么？目的是让他进入工作状态，是让他完成任务。你解决他们情形的时候，会遇到好多难处。一

个狂妄自大的人来到你面前了，他非得坐个高凳子，你怎么说呀？“我不能丢弃尊严！我得站住，神给了我这个位置，我让你尽本分了，你不能狂妄自大！”如果你在狂妄自大的人面前，你想活出一个尊严，能行吗？那工作能分配下去吗？平时没有工作的时候，面对狂妄自大的这个人应该怎么对待呢？揭露解剖打他，让他苏醒。可这个时候工作临到了，你一打他，搞不好他就消极软弱了，消极软弱撂挑子走了，计划一个礼拜完成呢，结果现在三个礼拜，半年完不了。为什么？因为人走了。你能打吗？你能要尊严吗？反过来得怎么？还得坐个低凳子。如果这工作着急完成，这个时候面对这个狂妄自大的人，就不考虑他的生命进入了，“我要先作工作了，你狂妄自大我先放到一边，我给你个面子，你不是愿意坐个高凳子吗？我给你个高凳子坐，你把工作先作了”，这是不是为了神家利益？为了神的作工，用脑、用心思维，我得思维怎么能让他把这个力给效上，这是不是爱的流露？刚才在狂妄自大的人身上用上心了，那正在消极状态的那个人，又该怎么对待呢？平时的时候，修理对付、揭露解剖，在有任务的时候，你再修理对付、揭露解剖？（不能。）那该干什么了？该不该哄呢？该不该引导呢？“神是有爱的，神是有怜悯的，看外边灾难临到了，赶紧预备点善行吧！”心里边有怒火，看着这人不是个正派人，但还得怎么呢？还得忍耐着、哄着。哄着他，他虽然用不上全心，或者他没有真心，一个礼拜完成不了，但是一个半礼拜或者两个礼拜就能完成，这个工作你愿意两个礼拜完成了还是一年也完成不了？这是不是得经过衡量？你经过衡量以后，决定与决策，我该怎么对待这些人？这个时候你对待这些人的时候，就不是根据人意对待了，而是完全建立在本分的基础上，建立在神家利益的基础上。当要作这些工作的时候，你对待这些人因人而异的时候，别人在你身上也看见了你的作工了，这是不是也给他立了一个标杆？工作是不是也作了？这是不是一个爱的流露？现在有路了吗？（夏彤：就是看见自己作工没有方式方法，缺少智慧，什么人怎么对待。）什么人怎么对待，什么时期怎么对待，分时期、分时候。世上人说的不能搞一刀切。

听过我给二百五交通吧？我第一次给二百五交通的时候，你说我还有尊严吗？我给刘志交通的时候，你说我有尊严吗？是不是丢人现眼呢？人家在发飙的时候，我也得看着点儿、卡着点儿，人家发飙了，我得错过这个时间段，我再好好解剖，等他能接受的时候再揭露解剖。咱能吗？咱是正好相反，正好他发飙的时候，“呀！我丢人现眼了，非把他打下去不行！”你这样一打，两个人吵起来了。为什么吵起来了？是因为你身上没有负担、没有责任！神的经营计划不压你的心！神的经营计划压住你的心，你还能顾得上和他打起来呀？你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就有智慧了。（夏彤：我还觉得这是帮助他呢，你说我看见他的问题了不说，这不是害他吗？）你说也得有时候了吧？人在肚饥的时候，你看见这个人瘦骨嶙峋的，你一天就想把他喂得吃胖，你这是要撑死他呀！你真心想让他吃胖，可别人看见你是什么？“你真恶毒呀！”想害死他，还想背个美名“我想让他吃胖呢”，你说人家谁信呢？特别是饿急了的那个人，不要说让他一天吃胖了，就是他要吃，你敢给他吃那么多吗？（夏彤：不敢。）饿了三天没吃饭的人，你不敢让他吃饱，吃饱就撑死了，你还得控制他的食欲，本来一顿吃两碗，你只能给他吃一碗或半碗，为什么？因为他那个胃一直就没开，一下吃多了就撑坏了，得慢慢吃。消极的人你得慢慢带，把他带起来了，有积极性了，这才能解剖。就和夏彤一样，你一来我就敢解剖你？能解剖吗？等你用上心的时候，这个时候怎么了？劈头盖脸来个击打，不妨的时候给你来个击打。消极软弱的时候，还能揭露解剖吗？有一首诗歌怎么唱的？“人对自己的儿女都有爱，为了让儿女走上正道都下了很多功夫，当发现他的缺点时，说话轻了怕他不听，改变不了，说话太重了又怕伤小孩的自尊心，怕他受不了，这都是在爱的支配之下做的，都下了很大的功夫。……神对人类所作的一切更是在爱的支配之下，他有爱的前提，所以他对败坏的人类才竭力拯救，不是应付应付就完事了，而是精密地计划，按着步骤来，在时间上、地点上，在说话的口气上、说话的方式上，在他下的功夫上……可以说，没有一样不是流露他的爱，哪一样都充分地说明他对人类的爱是无限无量的。”（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你认识神对人类的爱吗》）说重了怕伤了小孩的自尊心，说轻了不管用，说每一句话，做什么事，都是经过三番地、周全地考虑以后才往出说的、才往出做的，还得立个标杆，这些都是爱的流露。

刚开始，国度建造了，高兴不高兴？（高兴。）刚开始过来的时候，每个人身上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是不是？不管怎么说，刚开始都有一种激动、一种热心。刚开始干活的时候，早上六点多起来，加班加点了，干到晚上十二点，有时候干到一点，那时候干活也有劲。你们在这都是坐在家里干活，那边干活是在外边干活，相当累。两、三年以后，时间长了，人有个什么性情？常干活的在那边就没劲了。现在干活几点才起呢？特别是冬天的时候六点半、七点才起，吃了饭八、九点才干活，到了中午累了还得休息休息，我追着干活了两点起，我不追了就两点半起，等干活的时候就到了几点了？三点才开始了。在外面干活还跟在家里干活不一样，一到六点天就黑了，还能干吗？那能干几个小时？（三个小时。）上午三个小时，下午三个小时，一天也就是干六个小时的活儿。现在干活累不累？现在累还是一开始累？（SJ：一开始累。）一开始都是人工，现在都是机械化，可是现在人反而感觉到累得不行。现在人都有话说了，“我腿疼呢，哎呀！我腰疼呢，我不能劳累”，有的说出来了，有的不说、不吭气。在这种情况下，你说我难不难？家里一堆活儿，你看住他们干活，你说出来了，这个事情办一办，你不说呀，没人管、没人问。

前段时间一直在下雨，咱急的是赶紧赶时间把活儿干完。这段时间是赶什么？过两天上冻了。还有这个机器，咱在那边赶紧干完活，这边还要用，得赶时间。我在这是赶时间，你说在那干活的那个人他赶时间吗？他考虑吗？（夏彤：不考虑。）不考虑！我是在赶时间，我想的是咱早上早起一会儿，中午少休息一会儿，可是当我想让人两点起来干活的时候，我说不出口，为什么？世上正常上班还干八个小时呢，现在干六个小时说不出口，为什么？要是放在前两年，你说我说出口说不出口？我这样说话是跟着人的情形来的，神话怎么说的？神说：“我的计划从始到终都没作一点改动，只是在人来看我说话的对象越来越少，而且真正能得着我称许的人也越来越少。但我仍然说我的计划从未改变，而是人的信心与爱心一直都在变，一直都在减少，以至于每一个人都有可能由对我趋炎附势到对我冷淡过渡到将我逐出家

门。”（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当为你的归宿预备足够的善行》）人一开始是热火朝天的，最后到了趋炎附势、冷淡，到最后把神逐出家门。我现在我害怕！我为什么不敢说？我害怕把我逐出家门。怎么驱逐出家门？天天在干活，你的心思和他们的心思是一样的，刘志在那干活的时候怎么说的？看看天，两眼的泪就流下来了，“这何年何月是个头呢？这就是尽本分呢？这就是国度建造？”刚开始说的要拉一千年粪呢！过了一年，过了两年了，祭司弟兄又说什么？还有七年、十年。咱在这干活了，这儿的活儿完了，那儿还有工作呢，那儿完了还要怎么呀？还要扩展呢、还要跟进呢、更新呢，还有以前淘汰的、重新又开始的……什么时候是个完呀？他们想什么时候是个完呀，“我进来的时候，你告我国度建造怎么怎么，本来我是要进国度了，我来不是想当驴的。当驴也就罢了，我想的是来这当上两年驴，我就进入国度能剩存下来。两年过去了，三年过去了，有倒计时吗？四年、五年能完吗？七年、八年能完吗？到现在看不见尽头！我一辈子就这？我孩子还没结婚呢！”心里争战不争战？处于争战中，心里一争战，身体就怎么了？（SJ：累了。）疲惫不堪，没精神，没劲，没病的地方病都出来了！每个干活的人都有病，有病的有病，没病的他也得有病！心思出来了，病就出来了。有病的是心里难受，再加上这干活劳累，你说心里边是什么感觉？埋怨吧，敢不敢埋怨？（不敢。）跑吧，不能跑，每天起来愁眉苦脸的。不干吧，不能不干，干吧，心实在是不顺。你说，他还有心情考虑你这个还没做好，那个还没做好，还得赶时间呢？他不考虑这些，他考虑的是他的前途。我也得考虑呀，我考虑得心急火燎的时候，我敢不敢说“谁去干那个，谁去干这个”？不敢呀！去年的时候，刘志就表态，“我最讨厌加班了，正常上班就上班，休息就是休息，还让人加班呢！”就有点翻脸了。有的人呢？不吭气，原来叫干活的时候，一说立马就干了，时间长了以后怎么了？你说干什么，他们都怎么了？搭理也不想搭理你了。虽然不想搭理你了，但是他们敢不敢不干呢？不敢不干。可是你有没有知觉呢？你是有知觉的呀！社会上的人，给你发工资以后，让你干活的时候，你是什么态度？咱看过成龙拍的警察故事的那个电影，是吧？上司一发奖金了，一给他放假了，一高兴了什么动作？“嚓”脚一收立正！还有呢？（SJ：敬礼。）敬个礼！笑盈盈的，嘴上呢？大声喊了一声什么？yes sir！什么意思？（是的。）是的！阿们！心情不高兴了呢？也得回应

了吧？yes……sir……，也得立正，还得礼貌，还得尊重。在咱神家呢？得阿们！你安排个工作，他心情高兴的时候，他愿意干的时候，他是什么反应？哦！嗯！是！点头、微笑！这些是不是都能流露出来、表现出来？表现出来你是不是能体尝得到、感受得到？为什么要体会这个、感受这个呀？你体会、感受他心里边的动态你就知道了。刚开始的时候是一时的，现在呢？搭理也不想搭理了。胆大的人和你说呢，把你怼回去。胆小的人呢？（SJ：不吭气。）忍气吞声，“哎！谁让我活在你的权下呢？没办法，干吧！”可面对这些人的时候，我有没有知觉？（有。）我该怎么做？和你一样了，没路可走！“几点了？起来干活！”训一顿，他们干吗？（不干。）他们说什么呀？“我走呀！”还在这待呢？其他人是在那边训练了三年了，也不敢说什么了，就即使是刘志，“呀！干活的时候是用我呢，踩的时候是踩我呢”，发发牢骚，站站地位，但是干活的时候他还得干呢，是吧？训练过来了。

田宇呢？腰疼呢。本来人家在这是做什么呢？做带领了，是负责人！现在呢？田宇心里怎么想？“因着跟你去外边办了个事，你说是站见证，结果惹祸上身！惹祸上身还得罚款，还得坐监。本来我是坐在有暖气的家，这下可好，去了冰冷的家，去了远离家乡的地方，时刻还得准备着去坐监”，什么滋味？心里本身就难受着了，“坐监人家是在牢房里坐着呢，你说我是只坐监吗？我是在坐监的同时还得干什么呢？还得劳苦作工。那也就罢了，关键是人走茶凉啊！我刚发生了这事，然后你就让陆山坐上我的位置了！我还有退路吗？眼看着我算是完了，铁板钉钉了，把我留在这当苦工了。”心里痛苦不痛苦？难受不难受？心里苦不堪言。他虽然不说，但心里边有没有心思？（有。）在那有干不完的活儿，可是又跟随了两年了，我说什么呢？什么也不能说！所以让干活的时候，不能不干，可是心里边难受呢，这是训练了几年的人。小工呢？才来了几个月，没有经过训练，没有经过磨炼。刚开始是新鲜，经过几天的新鲜以后，就是真实地操练了。人都有个面子，“我是谁呢？我是技术员！”可咱那个地方分不分技术员？（不分。）该干什么干什么，“你要让我干技术活，行，干技术活的时

候我有面子，别人对我是尊重，世界上的人叫我师傅，端茶倒水，给我说好话，‘给我弄弄这个吧，给我弄弄那个吧’。我来到这儿了，没人看得起我，你们不给我面子，我自己看着你们干不了，我干个技术活吧，我自我安慰，心里边还舒坦。”可是来这不仅仅是有技术活啊，来了这什么活儿都有啊！那天，鹅跑外边了，他不去抓，后来我和他去抓鹅了。一共八只鹅，我撵过去他抓，他撵过来我抓，我抓了八只鹅，他一只鹅也抓不住！鹅好抓啊，一抓脖子就抓住了，为什么他抓不住？心里争战了啊，手和脚就配合不上来了。臭不臭？又臭！心情又不高兴！那干点技术活吧，“你给我配搭了一个什么人呢？你给我配搭了一个不如我的，我干活心里还有劲儿，结果你给我配搭了个技术工，来了就把我显明了，我就什么都不懂了。”你说心里舒服吗？给小工配搭的是谁啊？给小工配的是技术员，人家技术员什么也知道，什么也会，世上有句话是“卖石灰的见不得卖白面的”。技术员让小工弄个什么工具，他不知怎么给弄坏了，技术员就告诉他，“怎么弄怎么弄，你这是干的啥活儿呢？”小工心里本来就难受，当时我还在旁边，还是当着我的面说他，“你什么意思？羞辱我呢？就显你能弄了，我就弄不了？”“啪嚓”往地上一扔，“你去弄去，我弄不了！”这是什么性情？这是不是在撒但的性情支配下做的？地位、权势。干技术活吧，你得给我面子，你不能伤着我，不能碰着我。干粗活、臭活吧，又干不下来，放不下自己。可实际上还是天天苦力活，天天有活干！干不好了怎么了？这个说、那个说。那天聚会，我交通这个干活了，连干活都不愿意，怎么经历神的作工了，就借着这个交通怎么经历神作工了，我说小工呢，你谈谈吧。小工给了我一句话，“我都没有活下去的希望了！”夏彤，什么意思？（夏彤：意思就是你别再要求我了，别再让我干了，再干我就活不了了。）我不能活了！生不如死！你还再说什么？再交通什么？

我着急的想赶紧赶时间了，因为地过几天要冻了，那儿是漏水了，垫不了地人也进不去，我的心是着急呢。我心虽然着急，可是我叫人家谁加班呢？我看看表眼看两点了，我叫人家谁起呢？上午还迟回来半个小时，人家都睡着了，我两点就叫人家起？我本来想的是一点半咱

就起，中午咱加加班，晚上六点多咱就回来休息了，可是我敢说这个话吗？能不能说？就这，人家都失去了活着的希望了！如果我说咱两点起来干活的话，人家就走了。如果我说咱两点半、三点起来干活，谁也没话说了。冬天了，三点你还不干活？这活儿要是按我计划的来七天就完成了，看看人现在的情形，咱七天完不了，最起码十天、半个月总能完成了吧？可是我要是叫人家两点起来的话，人家都失去了活着的希望了！人家走了不干了，什么时候完工呀？完不了，半年也完不了！你说我心里难受不难受？我经过多次地揣摩考虑，心里几番周折、波动以后，我才能等等、再等等，等的时候我还得看先叫谁起来，我看谁心情高兴，我叫人家谁“起吧”，心情不高兴了我敢说？不敢说。还得先把那个心情高兴的给带起来，那个心情不高兴的，看人家都起来了，没办法了，起吧。面对人家不高兴的，我都不敢说。我说什么话，和谁说这个话，我都得怎么了？（夏彤：考虑再三。）考虑再三。

对待人的原则（一）

周蕊，和夏彤又打架了没有？（周蕊：没打。）（夏彤：暗斗呢。）暗斗呢？处于冷战时期？怎么斗的？说说。（周蕊：就是有啥不说了。）是不和夏彤说了，还是都不说了？夏彤，打什么呢？（夏彤：那次SJ给我们交通的时候，我说周蕊没有负担，后来SJ就说该说还得说，该交通还得交通。晚上的时候我们在一块交通呢，刚开始的时候是抱着要互相谈心去交通有什么问题。但是谈心的时候，周蕊说她这段时间情形不好，感觉信神都没意思了，觉得在这都有点待不下去了。我看她这情形，就跟她说她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问题，说的时候她就接受不了，“你别给我说了，我不想听……”，就是特别抵触，没法说。哪件事都是这样，一次说不接受，两次说还是这种表现，那还作什么工作呀，还解决啥情形呢？所以就是在那种背景下我还给她交通，反正那个过程也挺长的，她就是找别人身上的问题，说是因为别人……所以自己才……。你上次不是说我是活鬼、狐狸嘛，我以前看

见问题不说，看见她死了我也不管她，她愿意咋就咋。当时我不管她怎么对我，但是我今天该说的我还得说，该帮助她的，该给她交通的，她认识不到的我还得给她谈。即使就是她抵触不愿意接受，那我也得给她去交通、去谈，我把我自己的所能尽上，当时自己就是这么想的。但是谈完之后看到她那个态度，自己的败坏就出来了，就不想再看见这个人，反感呢，这些东西就出来了。当我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别人对我那种态度，那种抵触、那种叫劲儿、那种仇视，我心里就难受呢，感觉实行真理真的不容易，那几天就感觉可难受呢。然后去张怡那给张怡交通，又去给涛涛交通，就感觉帮助每一个人，给每一个人交通之后，自己总想要让别人知道我帮助他了，能领我的情，但是帮助完以后得到的都是别人对我的仇恨，就是那种感觉。我都感觉涛涛现在对我的意见也很大，对我就是恨的那种感觉。）为什么恨你？你知道什么原因吗？（夏彤：就是因为上次咱们聚会的时候，我说他了，把他说得没脸面、没地位了。然后那天说他说得他脸都红到脖子根了，我还说他呢，那天过后我就感觉有点不对劲，感觉就是有隔阂了，我也不知道是我自己的想象还是什么。）

周蕊，该你说了，诉诉你的苦水。（周蕊：上次我和夏彤打口水仗的时候，SJ交通捆绑撒但这个路途，习惯成自然，慢慢的就成了生命了，从那个时候我里面有什么就不往出释放了。但是后来在跟夏彤相处的过程中，就发现她不是和我正常地交通、沟通，去培养我、去带我、教我这个东西怎么去弄。她一说话好像就带着火，就是打我、贬低我的，几句话把我“震”住了，不知道该怎么弄了。一次、两次、三次、四次还能调整，时间长了里边就消极了，就想，“信神就是这呀？捆绑撒但就是这呀？就是这样捆着我每天让她这样打我？这就是信神？这就是有变化了？”那天我正好整理《什么是神的公义与人该走的路》，里边谈到你就是聪明的警犬，可是你的主人不把你当宠物，而是让你看门的，就把你放到那儿看门行不行呀？主人怎么对你都合适，应该解决里面的不平衡。借着那个音频，看见我里边就是对神摆设的环境不顺服，情形调整了一些。后来就想和她谈谈自己这段时间的情形，刚谈了自己的流露，还没有谈到后面怎么解决的，她就抓住

开始说了，说的和我的那个情形对不上，还一直说，就好像非要往我里面灌，我就不想听了。后来我想起以前交通过，神摆的环境就是你的一面镜子，就是让你去反省，她有的你也有，然后我就借着她这样的表现去跟自己对号。在反省对号时，一下就想到我之前尽本分的时候发生的事。那时我在老师面前反映他们不听话，其实不是真正的为了帮助他们，也不是为了工作，而是要借着老师去打他们呢。当时心里就想我和他说了，他不听我的话，那我就记住了，我就等着，我就看，我看他哪个事做得不合适，那时我抓住他了就狠狠地说他，其实最终还是为了让他害怕我，然后去听我的话，以后我说啥听啥，这就行了，心里就舒服痛快了，我就反省到我的这一系列的心思意念。反省到这个的时候，我一下害怕了，这可是天使长，要当神啊，根本不是真正地教弟兄姊妹、帮助弟兄姊妹。反省到这个我才知道，神为啥把夏彤摆在我面前了。之前你给一个姊妹交通麻木不仁，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你这样作到别人身上你没有感觉，但是有一天，神再摆另一个人把你之前作在别人身上的作在你身上，你就有感觉了，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当我体验了之后，我才看见自己对待弟兄姊妹的态度，我把弟兄姊妹当什么了？根本不把弟兄姊妹当人待，对待弟兄姊妹就像对待一个东西一样，想怎么对待就怎么对待，想撒气就撒气，完全不考虑弟兄姊妹的感受，这才看见自己以前走的是什么路了。就是借着这个我才开始扭转自己对弟兄姊妹的态度，这段时间我给他们交通的时候，就不像以前那样了。那天我去给李慧交通的时候，说话做事就能考虑了，我要说这个话她是什么感觉，能达到什么果效？在交通的时候就只管交通她与神之间的关系，不掺杂我的看法，我对她的定罪，只是告她这个表现神看着很严重。交通过后看见李慧也不顶，要是以前就能看见她顶得不行，而且以前交通完之后我心里是气的，那天交通完之后自己心里感觉是一种平安、喜乐、踏实，有享受的，没有以前的那种感觉。那个时候我才感觉到，以前我给人家交通完达不到果效，是自己有问题了。以往我在李慧这个事上就认为，我给你交通你不变就是你有问题，不是我有问题。但是借着这个事就看见自己里面有掺杂，想让别人把自己当神待，我说什么就想让别人听什么，当别人不听的时候，我里边就对他有恨、有定规、有成见，所以我越说越达不到好的果效，反而给别人带来的是一种消极。自己最近就学着怎么去和人相处了，怎么站在别人的角度上去换位思考，怎

么去为着他，让他能接受。）你现在还消极吗？（周蕊：我现在感觉不到有消极的成分。）你从什么时候不消极软弱了？（周蕊：真正不消极了应该就是给李慧交通之后。）体尝到了。（周蕊：体尝了一次。）你从消极里边走出来应该是在你能认识到这是神作在你身上的，借着别人作在你身上的时候，你觉着疼痛的时候，你才能感觉到你作在别人身上，别人是怎么疼痛的。（周蕊：是。）当你认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给别人带来伤害的时候，才意识到是神借着这个环境来让你经历、体验，让你去认识撒但给人带来的伤害是什么。

“刚开始我站地位享受，到后来我完全就是想帮助扶持人”，可你帮助扶持人，你的方式方法不对呀，他本身吃奶呢，你非得喂他个饼干，你觉着胡萝卜营养高，胡萝卜素好，“胡萝卜就是小人参，我就是觉着吃胡萝卜好，吃胡萝卜营养丰富”，可是小孩消化不了胡萝卜呀，你非得给他喂个胡萝卜，你给他吃胡萝卜就把他怎么了？呛死了。家里有蜂蜜，蜂蜜好喝营养高，你对你孩子关心、用心，想让孩子喝，但是该喝不该喝呀？先打个问号，你在资料里查查，蜂蜜里边有什么成分。如果用开水烫蜂蜜，把蜂蜜原来的这个营养成分就破坏了，就失去了蜂蜜的营养成分，所以不能用超过六十度的水去冲蜂蜜。可是蜂蜜是天然的，水的温度不高的话，里边的细菌完全杀不死呀，三岁大的小孩他没有抵抗能力，他是承受不了的。虽然蜂蜜好喝，但三岁以下小孩能不能喝蜂蜜呀？三岁以下的小孩不适宜吃蜂蜜。那这个常识是怎么知道的？当父母关心孩子的时候，说这个蜂蜜好，想给孩子喝点蜂蜜，但是这蜂蜜是不是适宜三岁大的小孩子呢？我得了解它才能给孩子喝，我不了解怎么能给孩子喝呢？父母就先去查这方面的相关知识了，能喝，再加蜂蜜，不能喝就不加。神的交通说，别人给神拿了一个鸟蛋。鸟蛋这个东西好不好？不比鸡蛋好呀？天然的、野生的，没有化肥、没有激素，吃不吃？（小杨：不吃。）为什么不吃？（小杨：对那个不清楚嘛。）不清楚，他告你说是鸟蛋，可是鸟蛋和蛇蛋你分得清吗？（夏彤：分不清。）蛇蛋你吃不吃？（夏彤：不吃。）你就不去调查，你一听是蛇蛋你就不敢吃了。蛇有毒，它蛋里边是不是有毒？就不要说是蛇蛋，就说鸟蛋，鸟蛋有几种？上百种、

上千种，什么鸟蛋呢？这鸟蛋多长时间了呢？是哪里的鸟蛋呢？是不是日本福岛被辐射了的鸟蛋呢？你是不是得了解呢？辐射了的鸟蛋能吃吗？（不能吃。）不能吃。平时你自己大大呼呼的，可你给孩子吃呢，如果你对你孩子用心了，你是不是要调查核实一下呢？考虑一下能吃不能吃，这是什么呀？用心了，用心去考虑，“我先看一下，能吃就吃，不能吃就不吃了，不要因为吃一个鸟蛋把命给要了”。

（周蕊：我感觉我自己的情形扭转过来，还是那天给李慧交通以后，因为认识到是让我体验，我就想起SJ之前说的那个话了，你打人打惯了，就该让人打，我就应该让人打，自己体会这个呢。）给李慧交通，那叫体尝了。其实你真实扭转应该是在你经历到那个难受的时候，你刚才交通说你认识到了，“那时我给人家交通的时候，只管我说呢，我还嫌人家不进入呢，不接受呢。现在我也感受到了，夏彤作在我身上就像我作在人家身上是一样的。为什么会摆布这环境呢？噢！神摆布的，神的摆布安排。”直到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是咋了？扭转了。（周蕊：没有消极了。）你就不应该消极了，这个时候不应该消极，应该跪下来祷告感谢赞美神了！为什么没有感谢赞美？（周蕊：我那个时候只是觉得神作得都有意义、有价值。）都有意义、都有价值。（周蕊：只是有这个感觉。）为什么只是有这个感觉呢？是因为你没有良心，是不是没有良心？“呀！神主宰安排，神主宰得真奇妙呀！我前面作了这个恶行了，神不忍心惩罚我，按我作的这恶行，应该惩罚我，应该管教。神在我身上舍不得动刀，只是给我摆设环境，耐心地等待我的悔改。我经历了多长时间了，弟兄给我又交通了，我仅仅是有一个字面的认识。神还让我再经历体验一下，摆设了一个夏彤。”夏彤是神随意摆上的？如果摆上一个涛涛，涛涛会和你说这个话吗？让你和涛涛配搭能行吗？这是不是神的精密计划？你说就神在你身上作的这个精密计划、精心安排你该不该感谢神？能不能看到神对人的一种爱呢？神对人的爱实实在在！在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是跪下赞美，还报神爱，神太爱我了！激动万分地流泪！如果你没有激动万分，没有感动流泪，只能证明咱没良心。就像一个孩子，父母精心安排，给他找个学校，给老师送上礼，让他去好好念书。他去学校还是贪玩，反

过来他还要要钱打游戏，还要向父母提要求！你说这是什么孩子？不是人啊！对吧？小孩子年龄太小不懂得，咱大了，咱就得体尝、经历。体尝到、经历到父母的爱的时候，你对神作在你身上的爱没知觉？没知觉就是没良心！今天恢复的、还原的是什么？人的良心理智。咱一个小小的受造之物，一个蛆虫，不配神这样作。咱在神面前算个什么？蚂蚁都不是，就是神造的一个东西。而仅仅就是这个蚂蚁都不是的东西，神作在人身上竟是如此地精心安排。六千年的经营计划，神六千年前早已计划好的，在这作成的事在神那边是早已成就了的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以前交通过神的主宰与安排，是吧？今天让你来成就只是让你看见，让你去经历，在神那边早就成了！今天再让人去经历是让人去得着，在这个时候应该发出赞美了。你还给神爱，认识神爱太迟了，为什么说迟了？

等到你认识到以后，你按着神告诉给人的去作在别人身上看到果效了，收到果子了，“哎呀！今天你给我交通了，我亮堂了，我有路了，不像别人交通的，让我感觉到打压、难受”，她一说亮堂了，就怎么了？你这里边就有掺杂了，“我给她交通得已经亮堂了！”（周蕊：她没有说，是我从她那个脸上看出来的。）还用说吗？用不用说？这里边有个什么？自己的荣耀来了，你不感觉荣耀吗？（SJ：有种喜乐的感觉。）喜乐是不是荣耀？是不是荣耀带来的？与神同得荣耀，是好事，你这样帮助人得荣耀了，只不过这里边有掺杂。咱作个对比，你体会到神的精心安排以后，那时你没有发出赞美、没有喜乐，你只是看见神的主宰了。等体验到了，收果子了，就用你这经历、你这体验作在别人身上，别人得着喜乐的时候，你心里是喜的。有正面归正面，咱今天不谈正面的，就谈这里边有一个掺杂。为什么会喜呢？你有果子了！别人经过你谈了以后喜乐，她喜乐的同时意味着什么？她心里是不是有你了？她心里对你的看法不一样了。（SJ：周蕊变了。）“我以前和别人交通什么，这个不听那个不听，气死我了。今天我遇到她了，她对我笑呵呵的，我心里喜乐！在这个时候我不消极了！”这里边是不是有掺杂？同得喜乐是对的，是应该的，但是你要认识到这个掺杂，杂质在这里边。（SJ：你的高兴是建立在别人认为你

可以了的背景下。）别人同意你了、承认你了、认可你了，一认可你，你就得到收获了，得着果子了。人越得着真理，越追求真理，越有劲了。你实行真理了才能明白真理，你才能得美果。你去帮助她、扶持她的时候，这时候你是在实行真理，你实行真理的时候，她认同、认可了以后，这是得着真理了。你得着真理了，你喜乐了，是吧？可是当你看见神的主宰，精密安排，看见神的爱作在你身上的时候，有没有喜乐了？（周蕊：我是觉着我跟上这一步也两、三年了，就从来没有过那个体验，那个体验就是第一次。）第一次得美果的滋味，那肯定是第一次。这个认可是什么？这个认可是因为你去帮助她，给她带出路了，是实行真理的美果的滋味。这美果的滋味里边也得认识自己的掺杂，这叫洁净！该不该高兴喜乐？该高兴喜乐，但高兴喜乐的同时，你也得知道里面有掺杂，拿这个事情和前边这个事情一作对比，里边有了掺杂了。就是我刚才跟你交通的，如果认识到神的精密安排，看见神作在你身上的爱，你能跪下赞美，再发展到后边你实行真理，这个就说明这里边没有掺杂了，完全是得美果的滋味。这个能听懂吧？说你有掺杂是有前提的，根据前面神的这个精密安排和后来的美果一对比，哦，你这还不完全是为了正义，还不是真实地爱神的表现，还不是还报神的表现，是自己得到了小小的一个人的一点称许以后，既有了美果，地位又有享受，两者相加，哎呀！高兴喜乐。我今天是要给你把这个地位取了，洁净这个掺杂，让你只有美果。

我刚才给你说的，这是不是神的主宰安排呢？摆设环境让你去体验品尝，体验品尝了以后，让你认识了撒但给人带来的是什么？（周蕊：苦害。）苦害、玩弄，这是不是对撒但的实质有认识了？不仅是把撒但的实质给认识了，还体验了，就是说撒但给你带来的完全是苦果，让你争夺地位，最后得来的是什么？人人都恨你，都见不得你。可神是善是美，你按着神话去作了以后，周围人对你是什么？称许、承认，是喜爱、是靠近、是美果。这两者一对比，你跟谁？（周蕊：跟神走。）跟神走了，以后你再实行真理还困难吗？祭司弟兄说：“当人类有了真理作生命，撒但的各种毒素得着洁净了，人类的心完全被真

理占有了，人能敬畏神、能顺服神、能敬拜神，这才是真正归向神、属于神了。完全归向神、属于神它的最低底线是什么？那就是永远不会再背叛神了，永远不会再跟随撒但了，这就是蒙拯救的标准。”（摘自《上面的讲道交通·22-C-1》）一旦你实行真理，一旦你明白了真理，蒙拯救了，你是再不会跟随撒但了，现在是不是体尝到了？你不会跟随撒但了，这就是一个真实的，实质的进入，不是一句话。等自己没有掺杂的时候，你这个喜乐就属于神说的与神同得荣耀，谁实行真理谁与神同得荣耀。怎么同得荣耀呢？就是别人愿意靠近你，因为跟着你能得着路途，然后从你身上还感觉不到一种打压人的感觉，感觉完全是一种爱。（周蕊：跟李慧在一块交通的时候，就体会到你作到我身上的那个良苦用心了。因为有时候说她，看见她头低下来了，又害怕她陷在哪个话里，还得再说个啥话调动调动，看看她心里怎么想的，扭转扭转，不让她活在那个压抑里边，再举个例子。我就感觉说一句话都得心里揣摩呢，不揣摩就不行，那个话不是随口来的。）揣摩就得用心，你用心揣摩了，你有心就有路，心和思维相联合起来，不能是种做法。

夏彤，在那想什么呢？夏彤在那儿有了苦水了，说说什么苦水？（夏彤：我是撒但，我给人带来的是撒但的苦害。）你刚才那苦水是什么？先说说你的苦衷，我听听你的苦衷，我看你诚实不诚实。（夏彤：我就想怎么我是撒但呢？我给人带来的怎么是撒但的苦害呢？我对她怎么是打压呢？我就想这个呢。）有没有苦？（夏彤：有。）先说说你的苦衷，你说你是撒但这只是个外表，刚才泪也流下来了，这苦是什么苦？对我有没有埋怨？（夏彤：有。）刚才我在和周蕊谈话的时候，你那时的心是最痛苦、最难受的，是不是？泪也出来了。SJ，夏彤痛苦什么？（SJ：夏彤里边难受的就是，你听了周蕊的一面之词，你不知道我说周蕊是因着什么。我的存心是为了工作，周蕊对工作没负担，周蕊是甜言蜜语会说，可是我呢？我是为了工作，我跟她求真求细呢，我跟她再说她还不听。她不在工作上去下功夫，她只是在说这些方面去下功夫，所以夏彤里边感觉到委屈。我是为了工作，我不要求她工作吧，工作没进度，我一个人去作，我还有病。那

我要求她工作，她就是故意的这样不好好在工作上去下功夫。我是因着工作而去说她，我不是因着她说的那个话，夏彤是有这方面的伤感。难过的是，我是为着工作而说她，一切文稿各方面都要经过我这，她们弄好了都要从我这再过一遍，我这没日没夜地工作，她跟我是配搭，但是她并没有在配搭上给我帮上一把，说说她，她还是这，这是夏彤心里感觉最难受的一方面，是不是这方面？）SJ在这说的这个苦本来就是个苦，然后弟兄又给我伤口上撒了一把盐，是吧？（夏彤：我心里想的是，反正周蕊在弟兄面前永远都是小孩子。）对了，这是她最痛苦的，里边带着一种嫉妒。有没有嫉妒？（夏彤：我刚才想的就是，我不能误解神。）你不能误解神，你这是什么？你这是在控制，是不是控制？但是控制不住，眼泪流出来了，但还没法说。“呀！我和弟兄说了半天了，弟兄没给我回答了一句话，然后去问周蕊去了。等周蕊说了两句话以后，给周蕊交通开了，还说周蕊得着美果了，然后我成了撒但了！公义在哪？公平在哪？周蕊做了啥，我做了啥，最后还来了一个，她得美果，我做撒但。弟兄给周蕊交通呢，不管是赞美她呢、还是解剖她呢，你给她的是偏待，你把她当小孩待。弟兄你把我夏彤当谁待了呢？把我当雇兵？就是利用我？把我当驴？干活了就夏彤、夏彤，欺压人、打压人的就是我夏彤，得赏的时候就是周蕊，这天理何在？你说我出力干活干的这是啥呢？”不由得泪就出来了，是不是？（夏彤：嗯。）这就是刚才你痛苦的所有的心思。

这些痛苦从哪来的？知不知道你的痛苦从哪里来的？这种痛苦也是撒但的一种苦害。为什么说是撒但的苦害呢？你想得着什么？（夏彤：……）空白了。你要说你想得着真理吧，这是什么？这是个字句，这是一句话，这是冠冕堂皇的一句话，不能说。你要说不是为了得着真理吧，那你说我来这干啥呢？也不能说。可刚才那些实际的苦楚，那些心思从哪来的？从哪来的那个原因是不是就是撒但的苦害？国度里边没有忧伤、没有眼泪。你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你忧伤、你流眼泪、你痛苦、你难受，撒但怎么苦害你的呢？咱作工是为了什么？为了神的经营计划？为了得着真理？为了什么？周蕊？哎，名字叫错

了，又叫周蕊了。夏彤？（周蕊：她还说弟兄叫我的灵名的时候就是，认真、认识、定真、求真。）（夏彤：那是你说的，我就想着叫啥也无所谓，那就是名字。）是，它就是个名字，但是人要寻思了呀，“你那心里边就有一个周蕊，你就连我夏彤的名字你都记不住，可想而知你心里边只有一个周蕊，就没有我夏彤！”（夏彤：而且你刚来一见面就是问周蕊周蕊，反正只要周蕊在你问的就是周蕊。）所以一问周蕊你心里就难受，然后我把夏彤叫成周蕊，那心里更是难受！那这样来说，我这个口误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SJ：神主宰的。）神主宰的，神有意让我忘了夏彤，让我想起周蕊，只有这样才能刺激到夏彤。刺激夏彤是为什么？是要引狼出洞，引虎下山，看看夏彤心里边想什么，是什么占有了夏彤的心。夏彤，是什么占有了你的心？（夏彤：在你心里的形象、地位。）这些东西最后产生了一个什么果效？产生了什么毒素？（夏彤：不知道。）嫉妒！嫉妒是不是属撒但的？产生嫉妒，你活在了嫉妒里边，你看不见神的爱，你看不见神的公义。你看见的是什么？不公平、不公义。你是在讲理，由嫉妒产生讲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夏彤：背叛，心里远离的那种。）痛苦！远离！这就是后果，这就是撒但所要达到的果效。撒但想干什么？撒但是不是想拆毁？撒但是不是让你远离，然后拆毁神的经营？那撒但给你一个意念，“你走吧，你在这儿干啥呢？人家弟兄就不搭理你，人家要的是周蕊。左也是周蕊，右也是周蕊，看着你夏彤还是叫周蕊，你说你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这么多人看着你，你多丢人现眼呢？人家眼里就没有你，你还在这说！说！说！人家周蕊在那不说话，不说话人家还是叫周蕊，你在这说，说多少也不算。世上人说的，亲的就是亲的，后的就是后的，拉倒吧。你说你还活人吗？丢脸了，人活脸树活皮，你还不如回家卖红薯呢，回吧！”消极软弱了，这就是撒但给咱的，你要回去以后撒但在那就嘻笑了。

撒但给你这些东西的时候，神感动你吗？神感动你“夏彤，可不能走啊，夏彤留下吧！”神挽留不挽留？（不挽留。）为什么不挽留？因为神只是在观察、在看，每一次试炼都是一场灵界争战，背后是撒但与神在打赌。打什么赌？撒但说：“神，你不要看着夏彤作工这么认真，

不要看着她作工这么用功，她是因着对你的爱吗？她是为了你的经营计划吗？夏彤是为了什么？她是为了地位，她是为了搞交易，混个不死的结局，是让你心中有她。她是为完成受造之物的使命吗？不是。她是我的孝子贤孙，跟随我六千年了，就你两句话你就能把她拯救了，把她征服了，可能吗？国度建造才几年？她过来跟上你一下就能变化了？那是我的孝子贤孙，不是你的！”神说：“不可能吧。”撒但说什么？“不可能你就试试看，你不要感动她啊，圣灵一感动那是你作的，你作的我肯定拦阻不了！”神说：“我不作，我就在这边看着，撒但你作，你去勾引她。”所以说环境就临到了，我看见你，我本来想叫夏彤了，可是我的嘴就不由我了，我就叫成了周蕊。我一叫周蕊，夏彤的心就疼了一下，我跟周蕊在这一交通，夏彤在那就开始难受了，撒但就开始作工了，“你看，这就是你跟随的弟兄，你对他忠心，他对你是什么态度？你还跟他？”你跟着撒但施行的诡计的时候，神不作工，神就看，“夏彤究竟对我是真心的？还是里边有掺杂呢？还是有她的地位？有她得福的心呢？还是搞交易呢？还是对我衷心耿耿呢？还是夏彤不畏艰难要追求真理呢？为了自己生命，为了得着真理能受一切的苦楚？不讲理了，只讲真理呢？”神要看这个结果，所以说环境就临到你了。站住了叫试炼，站不住叫试探。那你现在是不是掉进试探里边了？（夏彤：上次你说神用大雨浇灌嘛，就是说生命要长大，那神就要给你摆设环境，用环境显明你。现在神就是借着这些外表看着不符合自己观念的事，要洁净我里边那个掺杂呢。）

在撒但那边，撒但使了一个诡计，撒但要给你送一个意念，让你争夺脸面、地位，产生嫉妒、产生背叛。神不回避撒但的任何试探，神对撒但说：“你去吧！”神让撒但放心大胆地去吧，让撒但去是要干什么？借着显明的同时，神在那边也看清楚了，夏彤现在处在哪个阶段了。那下一步需要给夏彤摆设什么样的环境，该喂饼干呢？该喂奶呢？同时也是让夏彤看看，“你照照镜子，看看你是谁？看看走到哪一步了”，虽然肉体受了一点苦，但是对生命是有益的，显明你是为了拯救你。可是撒但在那边看的是啥呢？“蒙羞你，我就蒙羞你，我让你看看夏彤是什么。”神看这个吗？神不看，神怎么说？“现在是我拯救人

时期，现在是我审判刑罚人时期，现在还不是我作工结束时期。我现在是在显明她，是让她认识，我要的是最后时期是否能为我摆上，最后时期她是否能爱我。”撒但使用诡计，神的智慧建立在撒但的诡计之上！这句话咱是不是经历了、体验了？撒但在那拆毁呢，神借着它的拆毁成就了，作成了，把这件事作成了。让夏彤心里边亲自流露出来嫉妒，背叛，然后再借着一个揭露解剖，事实证明，让你看见撒但给你带来的是什么苦楚。神用审判刑罚的话揭露出来，拯救，显明是为了拯救，是为了让你认识，然后让你看见神的主宰。神的智慧建立在撒但的诡计之上，这是刚才咱的一个流露表现，从你流露表现上应该有一个进入。

对神权柄的“相信”从何而来

神说：“从宏观与微观角度来认识神的权柄

神的权柄是独一无二的，是代表神自己身份的一个特有的表现，也是代表神自己身份的一方面特定的实质，这个特有的表现与这个特定的实质是任何一个受造之物与非受造之物所不具备的，这样的权柄只有造物主具备。就是说，只有造物的主——独一无二的神拥有这样的表现与实质。为什么要提神的权柄呢？神自己的权柄与人认为的权柄有什么不同，有什么特殊性呢？在这里提出来又有什么特殊意义呢？这需要你们每一个人仔细揣摩。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神的权柄’这个话题总是带有渺茫的意味，人认识起来也感觉比较吃力，所谈及的内容不免有些空洞，所以人所能够得上的对神权柄的认识与神权柄的实质总是有距离，要解决这个问题，还需每个人能从现实生活中人所能体会得到的、人能够得上的人事物中或各种现象中来逐步达到认识。‘神的权柄’这个词汇虽然给人高深莫测的感觉，但神的权柄并不空洞，他伴随着人类度过每一分每一秒，引领人类走过每一天，所

以，在每个人的实际生活中必能看见也能体会到神权柄最实际的一面，这最实际的一面就足以证实神权柄的真实存在，也足以让人认识与领会到神拥有这样的权柄。

神创造了万有，在神创造万有之后，神又主宰着万有，在神主宰万有的同时神也在掌管着万有。‘神掌管万有’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这句话怎么解释？怎样与现实对号？怎样通过认识‘神掌管万有’这一事实来认识神的权柄？从‘神掌管万有’这话中我们应该看到神掌管的不是一部分星球，不是一部分受造之物，更不是一部分人类，而是从宏观到微观，从人看得见的到人看不见的，从宇宙天体的各个星球到地球上的各类生物，以及人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或以其他各种形式存在的生命体都在神的掌管之中，这就是‘神掌管万有’中的‘万有’的准确定义，这也正是神权柄施行与神主宰管理的范围。

在有这个人类以先，宇宙天体就存在了，从宏观角度上来说，这个不管存在了多少年的宇宙天体在神的掌管之下有规律地运行着，哪个星球什么时候转到什么位置，哪个星球在什么时间执行什么样的任务，哪个星球在哪个轨道上运行以及到什么时候消失或更换都丝毫不差。这些星球所在的位置与它们之间的距离都有严格的规律与准确的数据，它们运行的轨迹、运行的速度、运行的规律与它们在什么时间能运行到什么位置上都有精准的数据与特定的规律。千万年来它们都在这个规律中运行着，从来没有任何误差，也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改变、破坏它们的轨迹与规律。因为这些精准的数据与特定的运行规律都来自于造物主权柄的命定，所以它们都自觉地在造物主的主宰与掌管之下有规律地运行着。人类从宏观角度上不难发现一些规律，发现一些数据，也能发现一些人所不能解释的奇特的定律或现象。虽然人类不承认神的存在，不接受造物主创造、主宰万物这一事实，更不承认造物主权柄的存在，但是人类的科学家、天文学家、物理学家都越来越发现：万物的生存、运行的规律与法则是在一个隐秘的庞大的暗能量的主宰、掌管之下 不得不让人类正视与承认在万物的运行规律中

有一位‘能者’在摆布着这一切。他的能力超凡，虽然没有人能亲睹他的真容，但他在时刻主宰、掌管着这一切，没有任何人或势力能超越他的主宰。在这个事实面前，人类不得不承认万物的生存规律不是人能掌控的，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同时，人类也不得不承认这个规律是人测不透的，这个规律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有一位主宰者在掌管着。这些都是人类在宏观方面能够感受到的神的权柄。

从微观角度上来说，在地球上人能看得见的山川、湖泊、海洋、陆地，以及人经历的四季与在地上生存的万物，包括各种植物、动物、微生物与人类都在神的掌管与主宰之下。神的掌管与主宰让万物随着神的意念出现或消失，也让万物的生存产生了规律，万物便在这样的规律中繁衍生息，这个规律是没有任何人与物能超越的。为什么不能超越？唯一的答案就是因着神的权柄。‘因着神的权柄’可以说是因着神的意念，因着神的话语，也可以说是因着神的亲力亲为。就是说，万物的规律因着神的权柄而产生，也是因着神的意念而产生，同时也会随着神的意念而转动变化，这一切的转动变化都将为着神的计划而产生或消失。就拿瘟疫来说，它的出现是突如其来的，没有人知道它出现的源头与准确原因，而瘟疫每到一处，凡在数者都难逃厄运。从人类科学的角度上来说，‘瘟疫’是一种恶性或有害微生物的泛滥而导致的，它传播的速度与范围以及传播的方式是人类的科学所不能预知也不能控制的。人类尽管竭尽全力地抵制各种瘟疫，但在每次瘟疫中必然涉及的人或动物都是人类不能掌控的，人类所能做到的仅仅是预防、抵制与研究，而对于每次瘟疫本身的产生与消失的根源却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能控制。面对瘟疫的到来与泛滥，人类首先采取的措施就是研制疫苗，而往往当人类的疫苗还没有研发出来的时候，瘟疫却不知不觉地消失了。它到底是怎么消失的？有的人说细菌被控制住了，有的人说是因为季节的变化而消失的……这些奇谈怪论是否成立，科学解释不清楚，也给不出准确的答案，而人类面对的除了这些奇谈怪论之外，就是人类对瘟疫的不解与恐慌。这些瘟疫到底是怎么来的，没有人知道，到底是怎么消失的，也没有人知道。因为人类只

相信科学，只依赖科学，却不承认造物主的权柄，也不接受造物主的主宰，所以人类永远得不到答案。

在神的主宰之下，万物都因着神的权柄而生而灭，也为着神的经营而生而灭。有些东西悄悄地来，又悄悄地走，人类看不到它的源头，也掌握不了它的规律，更不明白它来与去的理由。在万物中发生的一切，虽然人都能亲眼目睹、亲自耳闻，或者亲身体验，虽然都与人类有关，虽然人类都能不自觉地体会各种现象的奇特、规律甚或蹊跷，但对于万物中发生的事物背后造物主的心意、造物主的意念人类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这背后都有着许多故事，有着许多内幕，因着人类远离造物主，人类不接受造物主的权柄主宰着万物这一事实，所以，人类永远不能理解与明白造物主权柄主宰之下发生的一切。总的来说，神的掌管、神的主宰超过人的想象，超过人的知识范围，也超过人能理解的范围，超出了人的科学所能达到的，都是受造人类的能力无法达到的。有的人会说，你没有看见神的主宰，你为什么能相信这一切是因着神的权柄呢？看见未必能相信，看见未必能承认与认识。那么‘相信’是从何而来的呢？我可以肯定地说：‘相信是因着人对事物的根源与真相的认知与体验的程度与深度而产生的。’如果你相信神的存在，但你还不能承认更看不见神主宰、掌管万有的这一事实，那在你心里就永远不会承认神有这样的权柄，就永远不会承认神的权柄是独一无二的，就永远也不能真正地接纳造物主作你的主作你的神。”（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独一无二的神自己　三》）

神交通了神的权柄、神的主宰。权柄从宏观上来说属于什么？整个宇宙，每一个星球都有它的运行轨迹，千万年来都在它自己的轨道上，没有出过差错。每一个星球在它自己的轨道上运行，这里边需要精确的数据，是吧？（是。）最后科学家们、物理学家们，发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刘志：暗能量。）庞大的暗能量，科学无法解释，他们就找不准是什么掌管这个星球运行的规律，科学家称它为暗能量，这是从宏观上来说的。从微观上来说呢？（李放：瘟疫。）瘟疫，是

吧？瘟疫就是种细菌、微生物，人看不见的，它来没人知道，消失没人知道。那个时候的非典，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疫苗还没研制出来就消失了。每一场瘟疫来了都是有它的使命的，在数者难逃，是吧？（嗯。）刚才交通了一个宏观，交通了一个微观，从交通的内容里边让咱认识什么呢？主要是认识神的权柄、认识神的主宰。认识神的权柄，以前一说“权柄”，就有一种空洞、渺茫的感觉。什么是权柄呢？好像这个权柄很容易就和人的这个权力挂钩了，是吧？（嗯。）你说约伯为什么能站住见证呢？（刘志：因为他相信神的主宰。）约伯为什么会相信神的主宰？（李放：他在万物中仔细观察这个规律。）（刘志：约伯体尝到自己的家产是来源于神。）约伯是在经历中看见了神的主宰，在神的主宰中确定了神，确定了！所以约伯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伯 1：20-21）是因着他在实际生活当中体验、经历到了神的主宰！你说咱今天信神了，你要想认识神，该怎么认识呢？（李放：在现实生活中体验、经历神的主宰。）你信神首先得相信神，是吧？那怎么才会有真实的信呢？你在体验到神的主宰以后，你才可能真实的相信神，你体验不到神的主宰，你怎么能相信神呢？“有的人会说，你没有看见神的主宰，你为什么能相信这一切是因着神的权柄呢？看见未必能相信，看见未必能承认与认识。”就像瘟疫、洪水，你看见了吧？这是神的权柄吧？但你能承认吗？能认识吗？你未必能认识、能相信！“那么‘相信’是从何而来的呢？我可以肯定地说：‘相信是因着人对事物的根源与真相的认知与体验的程度与深度而产生的。’”这里说了几个方面呢？三个方面：“根源与真相”是一个方面；“认知与体验”是一个方面；“程度与深度”是一个方面，把这三方面的关系搞清楚。第一个是什么呢？（根源与真相。）这个根源就是真相。根源与真相的什么呢？“根源与真相的认知与体验”，认知就是你的认识，你的认知，“哦，是这么回事！”这是你的认知。体验呢？经过事实证明确实是这么回事！“认知与体验的程度与深度”，先有程度才有深度，是吧？认知了一个程度与深度，确定了而产生的，这就是相信。你说为什么剥夺了约伯的万贯家产，约伯还能说神的名是当称颂的呢？是因着什么？因着约伯是风闻有神，他听到什么话了呢？约伯听到“人是神造的，神是造物的主，人是受造之物”，这是什么？根源。人从哪来的？从神来的。这是根源与真相。约伯认识到根源与真相，确确实实

人就是神造的，而不是女娲造的，女娲造人那是个虚假的、是个传说，是吧？它那个不是真相。首先你得确定了根源与真相，第一个条件具备了，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呢？认知与体验。约伯观察天下万物，认知有这位主宰者掌管着万物。就像刚才神交通的，从宏观上来说各个星球的运行轨迹没有出现过差错，科学家在里边发现了什么？（李放：暗能量。）暗能量！从微观上来说，神兴起了各种瘟疫或者洪灾，是吧？经过约伯几年的经历以后，他体验到了，在他的认知里，这是神的主宰。然后他又体验到了，抵挡了神的人怎么怎么了，是吧？（嗯。）咱再看第三个条件，程度与深度。你认识、体验到了多少，这个程度与深度就有多少。用这三方面来确定你相信神的程度有多大，你的信心有多大。神说人是小信的人，那什么是小信的人呢？如果不具备这三方面，是不是就是小信的人呢？（李放：对。）根源与真相、认知与体验、程度与深度，六个词，是吧？（嗯。）

为什么要这样去经历、去认识呢？“如果你相信神的存在，但你还不能承认更看不见神主宰、掌管万有的这一事实，那在你心里就永远不会承认神有这样的权柄，就永远不会承认神的权柄是独一无二的，就永远也不能真正地接纳造物主作你的主作你的神。”为什么要让你认识神的权柄呢？认识神的权柄是要让你怎么呢？是要让造物主作你的神、作你的主。那你怎么认识神的权柄呢？认识神权柄的路途是什么呢？三个方面。第一个，根源与真相。这需要你去查找根源与真相，你得找对根源，方向得对。第二个，认知与体验。你的认识、认知，今天神和你说了这些话，是不是你的认知？体验，实际生活中去经历、体验。第三个，程度与深度。就是你体验的程度，你相信的程度有多少，深度有多少。以前老年人常说什么呢？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多，有句话叫饱经风霜，是吧？（嗯。）你要知道为什么要认识神的权柄，你不认识神的权柄，你就不会服在神的权下，你就不会认识神的独一无二，你就不会让造物主作你的主。所以说，根据这个你必须得认识神的权柄！认识神的权柄有个途径，就刚才说的三个路途，第一个根源与真相，你得先找对根源，你不要去佛教里找个泥菩萨，你得先找对了，确定了，你跟随的是真神！全能的真神！这个不怀疑了

吧？（嗯。）那下一个呢？（认知与体验。）关键在认知与体验。认知，那就是神和你说了这些话，你对这些话有多少是承认的呢？认知，承认了，是。那什么是体验呢？好比说，刘志从小被拐卖了，长大后回来了，人们说某某某是你爹，等别人告诉你说某某某是你爹的时候，你大概看了下，外貌也差不多，好像有你爹这个模样，这叫什么呢？这叫认知，是吧？你认着你爹了，就是这个模样，这时你心服不服啊？（不服。）还需要干什么呢？体验、经历。你说我是你孩子，我就体验一下，我在你家里生活看你怎么对待我！还有你的这个喜好和我的这个喜好是否挂钩，这需不需要长时间的体验？我在外边受别人欺负了，你有没有为我遮风挡雨？我肚子饿的时候，你有没有管我？我在这个家中和哪个人生气、打架了，你站在谁一边了呢？我学习好坏，你管不管我呢？从各方面来看，体验你是不是我的父亲。认知与体验，体验就是在经历中来确认，就不需要别人告诉你说这是你父亲了。你在家里边过了二十年了，在这个相处中，谁是你亲爹，你是不是就知道了？这就是体验出来了、经历出来了。那咱信神呢？咱就得体验。你认识你父亲是看你父亲在你身上是怎样做的，你要认识神你就看神在你身上是怎样作的，这就是认知与体验。认知，今天告你说了神有权柄，神主宰万有，从大的宏观的来说，神可以主宰整个星空，神还可以主宰什么呢？微生物。一个你看不见的微生物，这个微生物都在神的掌管之下，神让它来它就得来，神让它走它就得走，对吧？这是从宏观到微观。还有一个，人的心思意念能不能超脱神的主宰？（不能。）“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陇沟的水随意流转。”（箴 21：1）就是今天遇什么样的人和你说什么样的话，做什么样的事，都有神的主宰，都与神的权柄有关。认知，神话告你说了，神主宰着全人类的命运，每个人说什么话，神给你摆的人、事、物都在神的主宰之中，这都属于认知，告诉你了，你知道了，好了，你体验去吧！

就像昨天那件事情，就是让你去体验这个程度与深度。咱要卖一样东西了，买东西的那个人要买你多少东西，神能不能掌管得了？（能。）昨天那个人买了多少呀？（两套。）他可以要一套，也可以

要四套，是吧？（嗯。）他也用不了两套，可他偏偏就要了两套，为什么说偏偏要了两套呢？这两套就给刘志出了一个难题。如果是一套，一车就拉了，雨布一盖轻而易举就完成了，绝对不会出问题，谁还笑话刘志了？是吧？卖这一套显明不了刘志。如果要三套呢？一车拉不了，刘志就得跑两趟，跑两趟它超载不了，所以不多不少，人家就要两套。你得学会去体验神的心思意念，那边要两套这也有神的主宰，“去，买两套”，好了，这儿就得装两套。一听两套刘志心里就开始想了，“如果这两套我分开两次装的话，你说别人会说我刘志是谁？我的脸往哪放？别人就会说：‘呀！刘志啊刘志，丢死人了！一车装一套！’”，刘志是不可能做这个事情的，绝对不可能，刘志只会想，“我是两车的量装一车，你来荣耀我，我不可能让你来羞辱我！”神就知道刘志要干什么，根据刘志的一贯表现，他肯定是要一车拉完！刘志还来了一句话，“你看他们没有一个人说我刘志干不了这个事”，他得一个荣耀。装完车了，还得用雨布盖了，就这一瞬间你说刘志他头脑里边想什么呢？刘志难道就不知道这两天要下雨？这是你刘志应该能想起来的吧？神说什么呢？一切都是神在作。你软弱了，你消极了，你积极了，不在于你，是谁作的？是神作的。神要显明你，由不得你。就在这一瞬间刘志就糊涂了，啥也不知道了，就不知道他的责任是什么，就不知道他应该防雨。刘志不知道防雨，那徐兵应该也不知道呀！怎么恰恰就让徐兵想起来还得盖雨布了呢？这就是为了显明刘志，你刘志不是聪明，不是属你能吗？那今天就让你看看，人家徐兵不当带领，不戴带领这个帽子，人家不要这个脸面，人家还知道该盖个雨布呢，你刘志怎么就不知道了呢？就是为了显明刘志。让徐兵告诉刘志说得盖上雨布了，刘志盖上雨布了。再显明一下吧，徐兵你说你的心思究竟清明不清明呢？说你不清明吧，你知道拿上雨布盖住，可是你是让刘志把雨布叠起来盖上，而且是盖住中间，漏出两头。神要显明人啊，不由得人！徐兵你清明不清明呢？（不清明。）证明了徐兵也不清明，神不让他清明。如果让徐兵清明了，那徐兵就告诉了刘志，不能叠起来盖，这样就谁也显明不了了！神这样摆布安排，同时两个人就都显明了。神给了徐兵一个意念“来吧，徐兵，你叠起来盖吧”，徐兵就把这话传达给刘志了，“刘志，把雨布叠起来吧”，刘志就叠起来盖了，这就看到了神在主宰着，专让显明你。雨布叠起来盖好，一切都准备好，发动车开始走呀，下雨了。如果徐兵刚说了把雨

布叠起来盖上，那时候就下雨，刘志肯定说“这哪能行，这盖不住”，就让你盖好了，等一切准备工作都作完了以后，雨可以到了，一分一秒都不差！一个星球运转都一秒不差，那雨点儿啥时候下它能出差错吗？刘志就发动车走呀，他刚一说“没事没事，不怕，下不大，这样盖上就行了”，然后大雨点儿“啪啪啪”下来了。这就让你看见完全是神作的，就是为了显明你！等你冒着雨把雨布散开盖好，捆好了，雨停了。然后安新从外边回来，还给你传达了一个信息，“那边儿下的就是毛毛雨，下了两点儿就不下了，这边儿就下得流成河了！”你说如果让那边儿也下雨，这边儿也下雨，你会感觉正常，应该是哪都下雨了！交通这个的目的，就是说每一个细节，每一个人反映过来的这个信息，你都收集到你这里边去寻求、寻思、认知、认识然后去体验。看每个人说了什么样的话，然后看神主宰作了什么样的事，这就让你看到完全是神主宰着呢！你要知道根源得对，这就谈到了什么了？根源与真相。神说什么了呀？“所以我说基督的到来将人类的悖逆都挖掘出来了，基督的到来将人类的本性都衬托出来了，这叫‘引虎下山’、‘引狼出洞’。”（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与基督不合的人定规是抵挡神的人》）神作工就是要显明你，让你认识你自己，让你认识神的主宰，让你认识神的权柄，这是你该有的认知吧？（李放：对。）

根源与真相。根源，谁主宰着呢？神主宰着呢！一分一秒不差。真相，让你看见灵界的真相，就给你摆在面前，根源与真相这两个预备了。然后就是认知与体验，认知，就是说你把这些都认识了，这是谁在主宰？是神在主宰着呢！体验，你得会经历。刚才为什么说上边那个的根源与真相呢？神作的是显明人的工作，正好借着这个事是不是把你显明了呢？（对。）把你显明了这就可以确定这是谁作的呢？（神作的。）神主宰！如果这个事不能把你显明，而是让刘志得了荣耀了，给刘志戴冠冕了，你说这是不是神作的呢？这肯定不是神作的了。只要是羞辱刘志的事，那不用怀疑肯定是神作的！刘志，你得按着这个方向去认识，就是显明咱麻木痴呆的事情，分秒不差显明人的事情，这还用问吗？肯定是神作的。因为神作的就是这个工作！神就是这样和你说话了，这样与你对话了，让你看到你的麻木痴呆，你的

狂妄，你没有责任心。借着这件事情，显明刘志没有责任心，你推脱责任，根据这个方向，根据上边那个根源与真相告诉你神用事实跟你说话，这就可以确定这是神主宰着呢！这是神告诉你说神要作这方面工作了，神拯救人了，就是借着这个来体验神的作工。体验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根源与真相。根源得找对，源头是一，是神主宰着呢！不管每个人的意念是什么，几点下的雨，你在干什么，这源头都是一，神主宰着呢，这是根源。真相，神都告诉你了，先有话后有事，神说有足够的功课让你学，多不多？（多。）足够多。神的主宰安排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就借着这个根源与真相来确定这就是神作的。你今天经历了一次，明天再经历一次，后天再经历一次，就这样经历了十年以后，神的这个权柄、神的主宰在你心目中怎么样了？扎下根了。这就有了什么了？程度与深度。有了深度了，你每天起来就这样去经历，在经历中就看见了神。每天就这么经历，这是不是就看见了神的作为、看见了神的权柄？你看见了十年神的作为、神的权柄以后，神的权柄在你身上成了你的生命了。

（刘志：咱这么一个渺小的人，一个蛆虫粪土值得神费这么大的周折显明咱，拯救咱？）这是神的伟大与超凡！什么是伟大？就是这么败坏至深的人，神都要把你拯救回来！（神不愿意看到亲手造的人被毁灭了。）神的爱！那这是不是更能感动你？（刘志：神这么伟大与超凡，咱一个渺小的蛆虫，值得神费那个时间吗？）就是说嘛！你看见地上的蚂蚁你都那么照顾它，如果你是那蚂蚁的话，你会怎么说呢？“我一个蚂蚁你都这么照顾我，我是不是要还报呢？”刘志，你计划还报吗？（刘志：神那么超凡，我有的时候心里边就感觉不可能吧？）所以说，今天才让你这样去体验、这样去经历，经历到一定程度，有了程度了，有了深度了，你才能怎么呢？就像约伯一样，临死满足而死，没有什么所想了，因为已经达到那个深度了。刘志现在达到什么深度了？他还在外面飘着呢，“不可能吧？我一个败坏至深的人神怎么会为了我费那么大的功夫？神道成肉身成为耶稣，为人钉了十字架，神能让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不可能吧？还让法利赛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让罪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刘志，可能不可能？（刘

志：……）这就是你平时不寻求、不揣摩、不去体验，你就不知道神的超凡与伟大！神作在人身上多大的爱呢！多大的爱呢？为什么说神的爱浩瀚呢？这就是对神的爱不认识。（神的爱硕大无比。）硕大无比！神的爱硕大无比，怎么说呢？刘志说，“不可能啊！我这个蛆虫粪土，神怎么可能爱我呢？”

神说过什么话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哪！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它这样的妆饰，何况你们呢！”（路 12：22—31）一个百合花，虽然说它就是几个月的生命，但神还给它披了漂亮的外衣，比所罗门最荣华时穿的衣服都漂亮！这就是说神作在人身上的也一样。更重要的我今天和你交通什么了呢？不是说神单独爱刘志，神摆设的这个环境，是为了什么？是借着刘志立了个标杆。就好像犹大，犹大出卖主耶稣了，是吧？（嗯。）就有一个犹大就够了，还得几个呢？犹大出卖主耶稣，做这一件事代表这一类人就行了。刘志今天做这件事，神作在你一个人身上，代表了就行了，让你去体验、经历。所以说刘志今天中奖了，刘志中奖得了五百万，“不可能吧！我怎么能得着五百万呢？”你也不要太自傲了啊！“呀！神这么爱我，我是神的爱子！”可不敢戴错帽子了！不管你成功与否，神是要借着作你的过程中，把神的作工给见证出来，神是要让后人看见神的作为，让所有的人来认识神的作工、认识神的作为。并不是让他们来看见你刘志怎么样，并不是让他们看见我对刘志怎么样，神对刘志经历的这个事看得很平淡，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神的作工要让所有的人能看见。刘志不要认为“我一个蚂蚁，神都这么爱我！”不要这样去看事，这样去看事就不对了，这样看事容易自我误解。你说一个当父母的，孩子病了，就是后妈是不是也得给孩子看看病啊？她可以不供你念大学，但是有病了她是不是得给你看呀？给你看了看病，你就“呀！比我亲妈还亲了”。和你说这个话，就是说你不要误解了神，“神不爱我呀，神不搭理我呀！”我要跟你说什么？神的公义性情，神有爱但没有溺爱。

我刚开始给你交通说什么了？借着你作个标杆，让人都看见神的作为，看见神作在你身上的，然后反过来再让你看见你作在神身上的，这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形成了一个衬托、一个对比。为什么是衬托物呢？因为就是这样衬托的。你说神给你摆设这么大的环境，我又这样苦口婆心地和你说，最后刘志又来了一个与神争夺荣耀、争夺冠冕，这是不是就“衬托”出了一个败类了，是吧？造物的主是如此的高大！对人是如此的爱！你一个小小的受造之物还要干什么呢？还要与神争夺荣耀！尽本分还要得冠冕，尽本分还嫌累、还嫌加班，这就是一高一低，这就叫衬托。所以说你得有个正确认识，“哦！神是让我来作衬托物了！”千万不敢认识成“原来我是神的爱子啊！才发现了！”这就麻烦了！（刘志：你说的就是对着呢，我当时的确想着利利索索地拉两车走了，后来闪了一个意念：上一次安新她丈夫一车就拉完了，同样的数量，如果这次我拉两车，这让安新她丈夫知道了，我这脸往哪放呢？不行，我也得一车拉完，不然我这脸上无光了！）刘志在那想了，“我之前还笑话他的车放气了，结果人家还笑话我拉两车了，那我的脸往哪放呢！不能拉两车！”神说：“神为那些专心爱他而又受苦、受难的人伸冤，不是为那些专爱自己而遭受撒但蒙蔽的人伸冤。”（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被成全的人才能活出有意义的人生》）刘志，你就是受了再大的苦，神能给你伸冤吗？听懂我给你交通的是什么意思了吗？我在这儿就是个带路的，你看我遇见这件事的时候，我是怎么去经历的，我是怎么去认识的，我这么去走了，你下次就会走了。你第一次跟着我走，这是你的一个认知；你第二次跟着我走，这就有了程度了；你跟着我走了八次、二十次以后就有了深度了。有深度了，习惯了就成了生命了。你不仅能够把这些经历出来，你还能见证出来，这就成了见证了。你就成了谁了？成了见证神的人了。都想成为神的见证人！你愿不愿意成为神的见证人？

827　应从神主宰万有来认识神

1　人对神有多少认识，神在人心里就有多少地位；人对神的认识有多高，人心里的神就有多大。如果你认识的神是空洞的，是渺茫的，那你所信的神也是空洞的、渺茫的，你认识的神只局限在你的范围里，那你的神就是一个小小的神，与真实的神自己毫无关系。所以，认识神的实际作为，认识神的实际、全能的那一面，认识神自己的真实身份，认识神的所有所是，认识神在万物中彰显的作为，这对每一个追求认识神的人都很重要，与人能否进入真理实际有直接关系。

2　如果你只把认识神限制在字句里，限制在你小小的经历里或者在你数算神的恩典里、你对神的小小的见证里，那你信的神根本就不是真实的神自己，不是真实的神自己，也可以说你信的神是想象的神，不是真实的神。因为真实的神是主宰万有的，是主宰万有的，是在万有中行走的、在万有中管理的那一位，是掌握全人类命运的，也是掌握万有命运的那一位。这一位神，他的作工、他的作为不仅仅局限在一小部分人身上，就是说不仅仅局限在现在跟随他的人身上，而他的作为是在万物中、万物的生存中、万物的变化规律中得以彰显。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独一无二的神自己　九》

交通第四十篇（二）

什么是见证神？能说出来吗？什么是见证？怎么叫见证？刘志经常说什么呀？他总说他是在见证神呢。他总说我对付他了、修理他了，他一夜睡不着觉，是吧？总说他的一种难受、痛苦。他那种难受、痛苦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对他毫不留情，伤了他的面子。他还说什么

呀？说他的付出，他的辛苦，他所付的一切代价，他经常就是以这些为重点。那你说这是见证谁？（李放：跟保罗一样，倚老卖老。）他这是摆资格。他错认为我这不是谈见证嘛，我这不是谈我是个衬托物嘛，谈我的败坏嘛，谈认识我自己嘛，这算不算认识自己？（李放：这是摆资格，就跟保罗一样。）一个是摆资格，还有一个神交通说这属于什么呀？散布，散布自己那种错谬的观点，讲理、摆理。这个不是见证神，而是见证自己。见证自己什么呢？见证自己在神的作工中付出了多少、付了多大的代价、受了多大的痛苦、心里经过了多大的挣扎，最后神却不理解我，给你的信息就是这样的。而他说这些话合不合你口味？正合你口味，在你心目中也是这么想的。刘志说："我来这作工三年了呀，出力都是我呀，流汗也是我呀，解剖的还是我呀！"那李放听了以后呢，"呀，同感，同病相怜呀！你还说你呢，我不也是吗？"刘志说："真是干不下来了呀！我出了力，最后脸也不给，叫我怎么面对周围的人呢？"李放这儿有同感，刘志在这儿起了个什么作用呀？拉拢。就是刘志那天说了，"呀，就连人家李放也开始说这个话了！"刘志早就想，"李放，你是我拉拢的对象啊，你应该和我站在一起呀，我就不知道你怎么不和我站在一起了呢？"无形之中就成了拉拢，拉拢在一起。他说的合乎你的心意，合乎你的看事观点，"哎呀，就是，神作得就是太苛刻了！神作的工作太苛刻、太过分了！如果神作得不这么过分，人也不至于起来背叛他。"最后给自己背叛神找了一个充足的理由。找了充足的理由，还找了个什么？还找了个伙伴，刘志找上李放了。他说出这句话了，也许你当时没在意，可是当你在消极的时候，当你受到修理对付的时候，"呀，刘志说的话经典呀，就是那么回事啊！"这句话就开始发挥功用了，这句话就开始占有你的心了，就开始支配你的言行举止了，你就开始怎么呀？背叛呀，回家呀！所以说，从外表看，他要谈见证呢，他要谈他的败坏呢，其实他不是谈他的败坏，他是在拉拢人，他是说他受了多少苦、受了多少屈辱。

你要见证神，你要谈你的败坏，应该谈什么呀？应该谈你对神所做的，你对神的一种亏欠。你怎么应付糊弄神了？你怎么欺骗神了？你

怎么弃绝神了？你怎么与神叫嚣了？你怎么与神对抗了？你谈这个才算是认识自己。别人听了你的呀，就会看见，“呀，人怎么这么难办啊？人和神的关系竟然是如此的尴尬，竟然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你这样一交通是把弟兄姊妹带领到哪了呢？是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一种邪恶败坏，你谈你的了，他在那儿反思，“也就是啊，我也是那么想的，在尽本分过程中我也是一边尽着本分一边想着我的家庭，我也是尽本分一有什么就推到人家别人身上。”比如说刘志昨天是吧？刘志是负责人，最后来了个，“徐兵让我那么干的。”你看，就一个“徐兵让我那么干的”就把责任推过去了。那李放呢，“呀，就是啊，我尽本分也是把责任推到人家别人身上，这就是不负责任啊！叫我搭棚子呢，怎么我就不看看我搭的这棚子盖住房檐了没有，我的责任心在哪儿呢？‘时时、事事、处处想着神、为着神’的实行在哪儿呢？我为谁打工呢？噢，我也是没有尽心、尽力、尽意，也是没有尽到责任啊，失职呀！你说咱平时说忠于神忠于神，忠于在哪儿呢？”谈的是你与神之间的距离，谈你对神的悖逆，让人看到的是你和神之间的关系竟是如此的尴尬，这个时候你就该怎么了？该解决你的难办。这时你才会背叛自己，才会恨自己，“我怎么是这东西呢？我虽然跟随神二三十年了，让弟兄揭露解剖了三年了，我怎么还是这么不长记性呢？我怎么还与弟兄姊妹斗呢？怎么还是遇到责任了就推？”人家弟兄姊妹说：“你是带领呢啊，这个出了问题是你负责任呢啊。”“人家弟兄姊妹还把我当作带领，还让我当个柱子，让我担当，反过来我拒绝、不担当，‘你没责任？就我一个人？’还要起来把这个责任推开。”你推开责任就是把托付推开了，你把托付推开那就是把神的祝福推开了，你说你傻不傻呀？你悖逆不悖逆呀？你是把神的拯救推开了，把神推出了门外。让你交通这个，交通你的悖逆，不是交通你的痛苦，而是见证神是怎么作在你身上的。把人往神面前带这叫见证！谈你的经历这叫经历见证！谈你的生命经历这才是生命经历见证！你再谈你那些难受、痛苦，那是啥呢？那是你对抗神的证据，那是你与神为敌的经历！（李放：就像刚才谈的那个，神定规人归宿不看人年岁大小，不看人资格老幼，也不看人受苦多少，而是看人有无真理。我给人交通的时候让别人看见：神要人有真理，而我不要真理，我追求的全是地位、名誉……让人认识到这些，是不是就是见证了？）嗯，对，就是把神话带入到实际生活当中，叫人看见，神话是怎么扭转你这个观念

的，神话扭转了你的观念你才走上了正道。（李放：我追求的都是神不要的，神要的我却一点也没追求，这样人对自己就有所认识了。）你要知道什么是见证神，什么是见证自己。

刘志说，“我受了多少苦？哎呀，弟兄对付我了，我心里可难受了呀。你说这些工作，这整个工作，重担都是我一个人担，担完了，他们的责任又全说是我的责任，他们拉帮结伙，还叫我担当。弟兄回来我和他说了，他本应该说拉帮结伙的这些人，可是弟兄回来没有说，就提都没有提这个拉帮结伙的事，反过来还要‘解决’我，还要解剖我，说我刘志不担当，说我没有责任心！”刘志在这儿冤屈得不行。你说这谈的是啥呀？这就是抵挡，拒绝神托付给你的本分。你说神是不是恩待你？各是各的进入，他们拉帮结伙是他们拉帮结伙的事，他们屈说你是屈说你的事，那今天这个环境就是看你在神的主宰中你的观点是什么？你不是想一想，“呀，今天人家三个人为什么都要说我呢？神是在这儿看我呢，看我敢不敢担当呢！”还有就是他们屈说了你了，你为真理能受点屈辱吗？“呀，我为真理不能受一点儿屈辱，神借着这个环境就是显明我呢。”刘志昨天说什么了呀？“昨天你们去了那边，那边不下雨，来了这儿了，正好下雨。这儿的雨早不下迟不下，车发动起来正准备走呀，雨下起来了。”我说：“谁盖的这雨布呢？”刘志就说：“徐兵盖的。”他推卸责任。借着这个背景我交通什么是见证神，我说：“你看见了吧，这就是神的主宰，这就是神的显明，神主宰一个人事物，时间、地点，一秒不差！”让你看见、让你体尝到神的主宰，这是对刘志的一个显明吧。而刘志说什么了呀？“呀，我真经历了，处处都是针对我，哎呀，我就看见神就在作我，每次看见都是在作我！”你说刘志会不会说话？“作我！”刘志，要作你，人家成全才叫“作”是吧？你说神是在成全你还是在显明你？（刘志：显明成全，显明就是成全嘛。）看，刘志还要往上套，“显明我是为了成全我”，就是说他在见证神的过程中还得把自己高举起来，他是什么意思呢？“神在作我呢！”“我是谁呀？神拣选的！”他不是说，“呀，神兴起环境是来显明我，是要淘汰我！”他是“神兴起环境拣选我。”你说他这是不是见证自己呀？这就是说，你得会见证神，不能见证自己，得正

确对待，“显明我是为了让我脱去败坏性情，脱去败坏性情了才是拯救我呢”，不是说神借着这个就是在作你呢。见证神的名、见证神的作工、维护神的名、维护神家利益，是吧？你就一切围绕着这个，这是你信神的一个使命。

“我只有手把手地教你们，我的脚步在一个劲地加快，我的儿呀！快快起来和我配合，今天有谁为我真心花费？”在交通这些以后，再看这些话，这些话是什么话了？是不是一种审判呢？是不是你就看到神的心思了？神在想什么？叫你起来为神花费。“今天有谁为我真心花费？”刘志说，“我为神花费了呀！”可结果事实一显明，尽本分是应付糊弄，应付糊弄还带着交易，他是为了得着一个好的归宿才来在这儿应付的。“有谁能完全奉献没有丝毫怨言？”不要说“丝毫”的，满是怨言，不是“丝毫”了。就仅仅说昨天下雨了，我说了个“你怎么就不能把雨布展开呢？”就这他还说是谁说的了？“徐兵说的”，埋怨说是徐兵说的。“要不是徐兵说，我不就展开了吗？”你当带领了，你是叫徐兵作主呢，满是埋怨、怨言。方勇说什么呀？方勇有什么埋怨呀？“你给我摆设的都是些什么人？都不是人，都是些人面兽心！他本身就是个畜生，披了个人皮，你把这些披着羊皮的狼摆在了我身边！”你说咱说的这个话有没有理智？方勇，你是披着什么了？咱每一个人在未洁净以前是不是都是狼呀？都是披着一个人皮，只不过有的人能拯救过来，有的人拯救不过来；有的人他悔改，有的人不悔改；有的人败坏深一点，有的人败坏浅一点，但败坏都是一样的。方勇这里边也是怨言吧？“你们总是这样麻木痴呆！”神摆设上狮子、熊、老虎是要怎么呀？是要训练你呢，是要磨练你、操练你呢。可是你不明白神的心意，就产生怨言了，“神怎么能给我摆上这样的环境呢？”为什么会有这些怨言呢？“你们总是这样麻木痴呆！”后面是不是把原因告诉给你了？是因你灵里麻木痴呆，你不主动地去寻求、去找，“为什么会这样呢？神的心意在哪儿呢？神摆上这样的环境是要达到什么果效呢？”根据果效说话。“噢，神摆设上一个敌基督、假带领过来，一方面是看我有没有正义感，是为了显明我。显明我不是要淘汰我，而是要成全我。显明我没有正义感，神是让我做一个有正义感的人，我不能再坐

视不管，我应该和他交通，他接受了，我交通，他要是不接受，还要损害神家利益，我得揭发他，我得检举他，不能让他存在！”“又有几个能体贴我的心情，能有谁真正摸着我话中的灵？”咱灵里边迟钝，灵里边怎么就不迟钝了呢？是不是得在神话中找着答案呀？神说为什么要来中国作工呢？为什么不去以色列作工？在中国作工才能得着什么？更大的荣耀，才更能蒙羞撒但。那你为着神的经营计划该不该献上呢？这是不是神的心意呢？神摆设环境让你去认识撒但，你不去体尝、不去经历，你怎么可能认识撒但呢？所以这就是怎么了？“你们总是这样麻木痴呆！”对神是一种误解、不理解。当父母的，早晨起来天还不亮的时候，鸡叫了，“去，上学去！”回来以后，“作业做不完不许睡觉！”你理解父母的心吗？你只是说：“为什么，为什么我就要受这样的苦？”没有站在父母那边去理解。“我只有苦苦地巴望，看着你们的一举一动不能满足我的心，叫我怎样说呢？我的儿呀！父今天所作的都是为了我儿，为什么我儿总是摸不着我的心，总叫父我操心？”父操心什么、担心什么？你说我操心什么？我担心什么？现在能体会到了吧。我担心的、我操心的不是说你的工作没能作完，我在这儿一直跟你们说的是什么呀？生命进入。特别是刘志，是吧？我给他说到生命进入上边，他跟我说的是“我作工了呀，我作工了呀”，“总叫父我操心”。

“何时我儿长大不叫我担心，叫我也对我儿放心，不知什么时候我儿能独立生活，站起来为父减轻肩上的担子？”“独立生活”是指什么说的？会生命进入了，会自己吃喝神话了，会自己找见审判刑罚的话了，会自己灵里边进入了，会自己去寻求神的心意了，会主动寻求神的心意了，尽本分不再是卡着、逼着，而是怎么了？你自己主动。我刚才举刘志这个例子是告诉你们什么呀？是指给你们一个路途。你在这一件事情上自己有路了，下一件事情还需要我一个一个和你说呀？你每个事情都需要我和你说，那你就真正成了痴呆了，那就不是灵里痴呆了，那就是个弱智了。我只是给你个路途，让你知道这路该怎么走。“我只是悄悄为我儿掉眼泪，拼出一切，为了神的经营计划的完成，为了拯救我儿我所爱的，我只好是这样。”为什么这里说“我只是

悄悄为我儿掉眼泪”呢？（李放：人不理解。）人不理解吗？为什么要“悄悄”？说“悄悄”的，刘志还要在这儿见证自己，你要再不“悄悄”的，你说成什么呀？“悄悄”是什么意思？一个是作工的隐秘，另一个是啥呢？你再受多少苦啊，神不说，你做对了神不吭气，但你做错了就是啥呀？就是审判刑罚。“我只是悄悄为我儿掉眼泪，拼出一切”，你们感觉到了没有？什么“悄悄”的？就是神所作的一切你体尝不到，神用事实和你说话，用周围的人、事、物和你说话。昨天是我在呢，有一场雨呢，如果没有这场雨，我也不在，那刘志能显明吗？显明不了。就借着人、事、物把你显明了，这是不是“悄悄”呀？

“我的应许得以实现，显现在你们眼前，为什么不会体贴我的心？为什么？为什么？”刘志，这句话想起什么来了？李放想起什么来了？你听这里边说了几个“为什么”？三个。你在听见“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的时候，你能感觉到神的心思吗？能感觉到神的语重心长吗？在什么时候说“为什么？为什么？”呀？急切、质问！从这些话语里边，去感受神的心思、神的态度。我解剖王超的时候，王超是什么表现呀？一边切菜一边说，“你愿爱谁爱谁，愿爱谁爱谁！”是吧？“为什么？为什么？”质问你的口气，“为什么？为什么？”刘志，能体会到吗？“为什么不会体贴我的心？为什么？为什么？”昨天那个场面还得我“解说”呢？为什么不盖雨布？为什么不打开？你说为什么？你告诉我说是“徐兵不让我打开”。“直至现在，你数过没有，有几件事满足我的心，有几件事使教会得到滋补，得到喂养！”“得到滋补，得到喂养”，有几件事呢？在你经历的每一件事里边找一找神所作的工作，从中把神见证出来，看到神的主宰，把神的权柄见证出来，把神的心意见证出来，借着咱的悖逆衬托出来，这是不是咱该做的？你有几件事这么做了呢？你对弟兄姊妹，有几件事是去“喂养”了呢？你不仅没有去“喂养”，而是怎么了？拉拢了。“细细揣摩揣摩，不要马虎，每个实情都不要放过，不能只注重外表而忽略了实质。”注重外表忽略实质，这个“外表”和“实质”能区分吗？就以刘志为例，刘志外表是什么？作工。你看昨天出力流汗了是吧？忙得不停点，这是外表，可实质呢？实质刘志怎么了？回来了我问他：“怎么盖的雨布呢？”“徐兵让我那么

盖的。”这就是实质，这实质代表什么？你只是做在外表，没有用心，不是心支配你去做的。“不能只注重外表而忽略了实质”，实质就是你的存心、动机。刘志，能翻过个儿来吗？（刘志：嗯，能。）

“要时时察看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是否经过基督台前的审判”，我在的时候，你的言行、一举一动我是不是给你对号了，是吧？我不在的时候你们对不对号呀？你们要操练，白天干完一天的活儿了，你吃完饭有时间抽出十五分钟、二十分钟对对号。“是否是变化的新人的形象，不是模仿，而是发自深处，有生命的流露。”见证自己已经成为刘志的生命了，他离开见证自己就不能活。抓住机会他不由自主就要见证自己，一见证自己他必须得贬低别人，贬低别人他还不去贬低弟兄姊妹，他贬低不信的外邦人呢，还跟我说了。你说你贬低外邦人，人家外邦人在那儿什么感受呢？你当时那说话是一种耻笑、是一种笑话，当下人家就恼了，你说你说的是个什么话呢？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省察，你和咱家人说，你坐个低凳子、高凳子都无所谓，可人家外邦人最注重虚荣脸面了。咱现在要主动地去坐低凳子，神和人交通神还坐低凳子呢，你总想要坐个高凳子。神说你越信神越看到你什么都不是的时候，才是你信神的开端，神要的是卑微隐藏的事奉。我和刘志交通了，不知道他现在是什么想法，满不在乎？没当作一回事，没当作一件重要的事情来办。

先做人，你看这里边怎么说了？“是否是变化的新人的形象”，变化的新人的形象，“我刘志以前坐高凳子呢，我总愿意见证自己、贬低人，我以后贬低自己、见证神”，行不行呀？刘志可不干，是吧？你就给人个高凳子坐，你坐个低凳子，你当个无知，你当个无知别人就真把你当无知呀？你当个无知别人就开始把你当人看了。如果说你做什么事情，“呀，我不知道”，就比方说下车了，你当个无知，“徐兵，你说这个车这么下行不行啊？我在这儿瞎想呢，我要用这个羊粪下车呢，你说行不行呀？”你问这个行不行，问那个行不行，“呀，就是啊，你们都说不行，那我在这儿是弄啥呢？”自己坐个低凳子，那弟兄姊妹怎么

看你呀？“呀，人家刘志学会寻求了，人家刘志学会商量办事了！”这是不是个新人出来了？“呀，刘志脱胎换骨了！”愿意不愿意听“脱胎换骨”这个评价？“呀，刘志不再自是了，不再争夺脸面了！”你听了这个话是什么味道？刘志，愿意不愿意听这个话？（李放：有的时候说“商量商量”，我一听这个“商量”就感觉头皮都发麻呢，其实自己已经定了，我就准备这样弄呢，还要说一个“咱商量商量”，就总感觉别扭、不舒服。）是“商量商量”还是“拉拢拉拢”呢？商量是个真实地商量，你看下人家有没有意见，听取一下人家的意见，和谐配搭，这是给你一个路途，走不走就看你了。“不是模仿”，就刚才说了，商量不是模仿，模仿着“我和你商量商量，和你商量商量”，模仿了最终没结果，神显明了，把本性暴露出来了。如果那次要是不显明你，认同了你，你回来就要说，“你看，我和他们商量了，你看我这人，和他们和谐配搭了吧。”实质你自己心里边知道。“而是发自深处，有生命的流露”，什么是“有生命的流露”？这话怎么认识？“有生命的流露”就是说你的活出有正义的流露，有人样的流露，有正面事物的流露，有神所要求的正常人性方面的流露，这是不是就是“生命的流露”？（对。）因为你的活出是让你去荣耀神、去彰显神呢，你所活出的是正面的，这是不是荣耀神呢？你荣耀神的事情就是“生命的流露”。“不要把生命耽搁了，免得遭受损失，要赶紧挽回这样的局面，满足我的心，行事原则切记心头：行事公义、正直，满足我的心。不要胡来，记得吗？”刘志，把最后这句话记在心头，刘志念一下，用心念一下。（刘志：“不要把生命耽搁了，免得遭受损失，要赶紧挽回这样的局面，满足我的心，行事原则切记心头：行事公义、正直，满足我的心。不要胡来，记得吗？”）方勇，这句话里面能找见什么？（方勇：“挽回这样的局面”，首先是满足神的心，而不是满足自己，不能处在这种停滞不前的状态了。）“行事原则切记心头：行事公义、正直，满足我的心。”咱这里边缺乏什么？正直、公义。什么是公义呢？邪恶势头来了，必须把它打回去，你一个人打不了它，就联合起来，这就是实行正义，这叫公义。“满足我的心”，咱刚才交通，给你兴起这些环境来，不管是假带领，还是敌基督，是好人还是坏人，兴起这些事是怎么了呀？神是要看你的态度，神是要看你有没有正义感，一个是有没有正义感，第二个是有没有担当。敌基督出来了，那我就把敌基督打得趴下，一个人做不了，咱商量、找人、揭发，咱不能搁置不管，各管各。如果

说他是个败坏流露出来了，那我要帮助他，我帮助不了，我找人帮助他，这是爱的流露。“不要胡来，记得吗？”

298　神所作的都是为了人类的幸福

伴唱：神作的都是为了人类更好地生存

1　在人中间几乎没有人理解神急切的心理，因人素质太差了，灵感相当麻木，对神所作的人都不理也不睬，所以神对人总是不放心，似乎人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兽性发作。从此更看见神看见神来在地上是带着极大的试探。

2　为了作成一批人，神满载着荣耀将他心意毫不隐瞒地全部告诉给了人，因为神已定意将这批人作成，所以不管是苦难或试探他都避开不看，只是在静静地作着他自己的工作，相信人在神作成之时会完全明白神的心。

3　现在或是有人试探神，或是有人误解神，或是有人埋怨神，神都毫不在意，当神降在荣耀之中时，人都会明白神所作的都是为了人类的幸福，人都会明白神作的会明白神作的都是为了人类更好地生存。

伴唱：啊……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作工与进入 四》

交通第四十篇（一）

神说："为什么这样迟钝？为什么这样麻木？几次的提醒都唤不醒你们，太让我难受了，我真是不忍心，看见我的儿子是这个模样，我于心何忍？唉！我只有手把手地教你们，我的脚步在一个劲地加快，我的儿呀！快快起来和我配合，今天有谁为我真心花费？有谁能完全奉献没有丝毫怨言？你们总是这样麻木痴呆！又有几个能体贴我的心情，能有谁真正摸着我话中的灵？我只有苦苦地巴望，看着你们的一举一动不能满足我的心，叫我怎样说呢？我的儿呀！父今天所作的都是为了我儿，为什么我儿总是摸不着我的心，总叫父我操心？何时我儿长大不叫我担心，叫我也对我儿放心，不知啥时我儿能独立生活，站起来为父减轻肩上的担子？我只是悄悄为我儿掉眼泪，拼出一切，为了神的经营计划的完成，为了拯救我儿我所爱的，我只好是这样。

我的应许得以实现，显现在你们眼前，为什么不会体贴我的心？为什么？为什么？直至现在，你数过没有，有几件事满足我的心，有几件事使教会得到滋补，得到喂养！细细揣摩揣摩，不要马虎，每个实情都不要放过，不能只注重外表而忽略了实质。要时时察看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是否经过基督台前的审判，是否是变化的新人的形象，不是模仿，而是发自深处，有生命的流露。不要把生命耽搁了，免得遭受损失，要赶紧挽回这样的局面，满足我的心，行事原则切记心头：行事公义、正直，满足我的心。不要胡来，记得吗？"（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四十篇》）

咱以前都看过这话，咱以前看这话的时候能不能和自己对上号？神说："为什么这样迟钝？"你感觉自己迟钝吗？谁感觉自己迟钝呢？没

有一个人感觉他自己是迟钝的。都是看了神话以后感觉不是对自己说的，“我没有那么迟钝啊，神和我说什么我就怎么去做了呀”，就好像那不是说你的，感觉不到。“为什么这样迟钝？为什么这样麻木？几次的提醒都唤不醒你们，太让我难受了，我真是不忍心，看见我的儿子是这个模样，我于心何忍？”这个“我儿”神作过解释了是吧？神说：“第一部分说话的目的就是为了显明人在地位与利益面前的各种丑态，显明人的贪婪与卑鄙。虽然神在说话的时候流露了语重心长的慈母般的语气，但神内心的怒气却犹如对待仇敌一般如日中天，因为神无论如何都不愿面对一班没有人类正常样式的人说话，所以他说话的同时都是按捺住心中的怒气来很勉强地发表他的说话，而且是面对没有正常人性、缺乏理智、败坏不堪、贪婪成性、悖逆抵挡神到极处的人类说话。”（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内容简介》）基督起初的发表是在什么时候发表的呀？是在神作工刚开始的过渡时期是吧？（嗯。）给人一个台阶，是强忍着心中的怒火、痛恨而说的，是过渡语。“为什么这样迟钝？为什么这样麻木？几次的提醒都唤不醒你们”，以前看了这话怎么想呀？“我怎么没被唤醒呢？我早就跟上教会建造了呀，我在这儿信神呢呀，神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了呀，我该聚会也聚了呀”，你和神话对不上号，你也不存在经历审判刑罚。那现在呢，感觉到自己的迟钝了没有？刘志，你迟钝不迟钝、麻木不麻木呀？（刘志：迟钝。）怎么迟钝了？（刘志：进入真理迟钝，有的时候周围环境人事物也知道是神的摆设，但临到事的时候还是凭自己的天然，不愿意寻求进入。）迟钝，麻木。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是见证，是吧？维护神家利益、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这是咱做人的使命吧？（嗯。）可是每临到一件事的时候，你的言行举止维护神家利益了没有？没有维护神家利益，也没有维护神的名，那你说你迟钝不迟钝？等过后了再给你交通，“哎呀，我没维护神家利益，原来这就是维护神家利益呀，这么简单呀！”过后交通起来简单不简单？（简单。）很简单。

“为什么这样迟钝？为什么这样麻木？几次的提醒都唤不醒你们，太让我难受了”，就像昨天刘志是吧，迟钝不迟钝？明知道天气不稳定得盖

雨布呢，刚开始他还不盖雨布，徐兵让他盖雨布呢，结果还把两层雨布都盖在中间，两边露着，一下下雨了，还得重盖。我说："谁盖的雨布呢？"刘志说："徐兵让我这样盖的。"还说："我以后再也不能听别人的了，该听的时候听，不该听的时候不听。"你说刘志迟钝不迟钝？咱信神尽本分是要干啥呀？尽本分应该怎么呢？得时时、事事、处处把本分放在你的心上。这个是你的本分，是你的责任，是你的使命，还用不用徐兵提醒你"得盖雨布"呢？所以你就没有把这个当作本分对待，你就没有操这份心，也就是没用上心，你尽本分是应付糊弄、随便。徐兵提醒你了，你应该是，"噢，神借着徐兵来提醒我盖雨布呢！"这是不是一个正常人该有的理智呀？这是不是神借着他提醒你呀？可你这样认识吗？（刘志：现在就是"多亏徐兵提醒呀！"）你说刘志他自己就连这也想不到，就不知道要下雨得盖雨布，还得"多亏"徐兵来提醒一句。现在是感谢徐兵呢，等盖上雨布淋了雨的时候呢？"可不能听徐兵的了"，把责任都推到徐兵身上了。迟钝，不仅迟钝、意识不到，还麻木。他让你盖中间你就盖中间，不盖边上，这是怎么呢？迟钝还麻木。（李放：这几天一直交通作工与进入，让人得生命呢，可自己一直停留在作工干活上，却不懂得进入，这也是迟钝、麻木。）在实际生活中看见了自己的迟钝麻木，听了这话以后能认识到，"原来我是迟钝麻木，是个痴呆"，你能看见的、能领受到的就是审判刑罚。你要不借着这个事，不在这件事上求真的话，谁敢说刘志麻木痴呆？刘志昨天说什么话了呀？"呀，让我送货呢，两车货我一车送，没有一个人说我送不了。"（刘志：这是开玩笑呢。）你开玩笑也没说见证一下神，咱言行举止流露出来的就是咱本性里面的东西。这是在干什么呢？刘志说自己迟钝不迟钝呀？他承认自己迟钝麻木吗？他认为自己不迟钝、不麻木，而是特别灵巧。借着这个事显明你在神家尽本分的时候，在生命进入的时候，就变得迟钝麻木，但涉及到个人虚荣脸面的时候还迟钝麻木吗？刘志十分灵敏！"呀，我说这样你说不行，这就打了我的脸了，我就没脸见人了，就活不成了"，看多灵敏，这不用神去提醒你，"刘志，这个是丢脸的事啊，可不敢丢脸"，有人提醒你吗？没人提醒。显明了你的存心，你时时、事事、处处把什么放在心上了？虚荣脸面。

“太让我难受了，我真是不忍心，看见我的儿子是这个模样，我于心何忍？”拿刘志这个事举例子，你们自己能不能对号？在生命进入上面、在作工上面，迟钝麻木。神要的是见证，要的是维护神家利益、维护神的名，在这上边麻木、迟钝、没知觉。方勇，你怎么认识？你刚才说什么了？（方勇：刚才就是说在这个话上看到所有人都是这种“麻木痴呆”的状态，就感觉到人太难办，所以从那会儿在心里边就开始说，“你们走你们的路吧，我说了也没人听，我还真不如和车打交道呢，和车打交道不和人打交道才是最好的”。以前在教会里边看到人是这样的，回来以后到这边发现人也是这样的，而且到这边来了以后，看到李放、小张每一个人都是这种狂妄自大的本性，而且没有一点改变，我心里面就感觉神说的这个“痴呆麻木”是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的，所以就更不愿意和这些人交心了，就只是说“我自己干我自己的活吧”。）看见他们麻木痴呆是吧？（方勇：嗯。）你今天呢？（方勇：也有这。）你看见自己的麻木痴呆了没有？怎么麻木？（方勇：自己陷入到这个思想观念当中了，没有从这个思想观念当中走出来，感觉好像是在逃避这个环境。）逃避这个环境属于什么表现？（方勇：属于麻木。）为什么说是麻木？（方勇：感觉好像人都是这样的，也就这样得过且过吧，把自己能做好的做好，不去管别人怎么样了。）你管自己了没有？（方勇：也没有好好管，有时候麻木了就有那种消极的东西在里面，也不去积极追求了。）李放，方勇麻木在哪儿？（李放：他认为他不麻木，认为他好，只有别人麻木。）那你看他的麻木在哪儿？王军，他的麻木在哪儿？（王军：比较自我封闭吧。）“为什么这样迟钝？为什么这样麻木？”神说“迟钝麻木”是指哪儿说的呀？（灵里。）灵里，从灵界看事，用你的灵去看事。神对你的要求，神的心意，神要求你所做的，这算不算灵里的？（嗯。）就像方勇这个情况，神向他提出什么要求他没做呀？（李放：认识自己、认识神。）认识自己、认识神。认识神什么呀？认识神的主宰、掌管，还有神作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工作是什么？神为什么在大红龙国家作工？方勇，你揣摩了没有？寻思了没有？（方勇：没有。）没有寻思，没有揣摩，所以说你迟钝、麻木。神兴起人事物来是要干什么呢？给你周围摆设环境是让你进入，给你摆设人事物是让你去分辨、认识，你看见了他的一些狂妄，分辨、认识了他，分辨、认识了他以后那你自己有没有收获？神给你摆设个狂妄的人，摆设个谬种，摆设敌基督、

假带领，神是不是要看你的态度呢？神给约伯摆设那些强盗，那神是不是要看他的态度呢？约伯的态度是什么？约伯说什么了呀？“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伯 1：21）强盗抢了他，这是神剥夺了，“不管神剥夺也好，赐给也好，神肯定是存在的！神肯定是主宰万有的神！强盗抢了我的那也是神的剥夺，因为他在神的手中呢，是神掌握的，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是约伯的一个认识，神在约伯身上看到了一个态度。那在方勇身上看到了什么态度呢？神给他摆设了不合他观念的环境，把几个狂徒、几个不实行真理的人放在他面前的时候，方勇的态度是什么？（王军：不予理会。）“我不和你们合伙，你们是强盗，我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我不和你多说，各走各的，你走你的我走我的！”那他和约伯一样不一样呢？不一样了！看完约伯，再看大卫。神给大卫摆上狮子和熊是干什么呢？训练他是吧，训练他以后是要怎么呢？是要让他打三米多高的巨人。当他看见三米多高的巨人的时候，那巨人和大卫有关系吗？没有关系，他不是当兵的，打那三米多高的巨人不是他的使命，不是他的责任。他哥是当兵的，他不是当兵的，他去打三米多高的巨人按人来说这叫什么？（多管闲事。）哎，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在你来看大卫是多管闲事，事实上人家是什么呀？大卫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的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撒上 17：45-46）人家要站在神一边，要处理掉他，这是大卫。

看完这两个人以后再来看方勇，方勇的灵是不是太迟钝麻木了呢？那方勇是什么反应呢？方勇把神摆设的就像王谦这样不实行真理的狂妄之徒当成什么了？（仇敌。）他也没说仇敌吧，这不能算仇敌，你这样对方勇是一种误解。（不愿意和你们说话，不搭理你们，形同陌路。）不搭理你们了，搁置一边了，有你当没有你，当空气对待。这是不是对神主宰的一种不搭理呢？神给你主宰摆设这些环境是让你怎么呢？看你的态度呢！这是不是一个“筵席”？你是“坐在筵席上闹饥荒”，你不搭理他们你能得着什么？如果说在你面前摆上一个狂徒，你有你的使命，你应该爱神所爱恨神所恨。如果你可以帮助他，是不是

应该帮助扶持啊？你为什么不愿意搭理他呢？是因为他狂。他狂你就不搭理是什么原因？他是不是要坐高凳子啊？他是不是要欺压你？是不是非得把你贬低了他才能坐高凳子啊？是不是你没凳子可坐啊？你和他在一起光是受到他的凌辱，所以你不愿意再搭理他，这是不是站在个人利益的位置上考虑问题呢？只站在个人利益的位置上考虑问题，而没有站在神一边问问神，“神给我摆设这么一个人是让我干什么呢？目的意义是什么？”寻求了没有？没有寻求，没有考证，自作主张，你的灵里边迟钝，就没有去想，要是你想了但没有想出来，那不是痴呆就是麻木。

你没有想神给你摆设这些人事物是让你干什么呢。如果神给你摆设一个不如你的人，摆设一个你看不起的人，给你摆设一个小弟弟、小妹妹，你应该是帮助扶持，因为作在弟兄姊妹身上就是作在神身上，你应该流露出爱来，流露出帮助扶持来。但你没有帮助扶持，没有这样去做，那这流露出来的是什么呢？太自私，只管自己。神怎么说的呀？神说：“他既赐给你们，他也必要向你们索取，他也必向你们提出合适的要求。”（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像人想象得那么简单吗？》）“我给你们百倍，我也要求你们还给我百倍。”（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论到“信”，你怎么认识》）神赐给你多少就要和你索取多少，你应该无偿地献上。如果神给你摆设的这个人就不是个可帮助的人，是个恶人，那你应该怎么做呢？恶人如果在世界上咱就不搭理他了，那如果他在神家呢？你允许不允许他存在呢？（不允许。）哎，那你得做大卫，“神把你交到我手中，用你来操练我呢，我用真理把你打败，我揭露你，我揭发你！我能帮你就帮你，帮不了你我揭露你、对付你，对付你你不接受，我就检举你，不允许狐狸在神家为非作歹”，这叫什么呢？这叫正义感！所以说，咱不搭理就是没有正义感，不维护神家利益，没有担当，只是把自己放到一个小天地里边，“我管我吧，我用我的活出让你来看呢，你愿意看就看，不愿意看拉倒！”神让人做有正义感的人、做诚实人，让你有事寻求神，让你去经历神的主宰。把你放在大红龙国家是为了什么？大红龙国家要污秽有污秽、要败坏有败坏、要邪恶有邪恶，是让你干什么呢？让你去认识它、经

历它。神说：“你们真恨恶大红龙吗？是真心实意地恨恶吗？”（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二十八篇》）你去经历才能恨恶。而且借着这个看你的爱有多大？你究竟有没有爱？这是不是都是神的心意啊？这些你都没有活出来，就是麻木迟钝。神的要求是不是对人的唤醒呢？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唤醒什么呢？你得有良心理智，“我是受造之物，我是个被撒但败坏至深的人，今天我认识多少我就帮弟兄姊妹进入多少”。神希望你们都能同心协力把神的旨意通行下去，“我得有良心，我得还报神爱，神给了我多少就要和我索求多少，我应该把我所明白的做人的道理有多少就供应给弟兄姊妹多少，没有了我没办法。”可这些你都没有，该恨恶的你没有去恨恶他，该用爱心帮助的你也没有去帮助，没有去做，所以这叫缺乏良心、理智。咱信神呢，必须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用咱的活出来荣耀神，咱有没有这个理智呢？没有这个理智，没有这个活出，而只是觉得自己默默无闻、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就行了。就这样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地干下去，生命有没有进入？方勇，有没有生命进入？默默无闻、勤勤恳恳、没有所求，这只是你对神主宰的一种态度，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可是你不求上进，那你生命不会有进入，只是在作事，只是在作工，那只能做一个忠心的效力者。忠心的效力者对神是没有认识的，对神的作工是没有认识的，对自己是没有认识的，所以他没有生命，他只是承认有神，只是承认自己该效力、该干活、该作工。（方勇：在原教会里，看见他们的问题给他们一谈，他们“啪”就给你打回来了，打的次数多了，就不愿意再给他们谈了，因为这些原因，我就从教会里边出来了。出来以后来到这边看到还是这样，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所以说从心里边就不愿意再和他们交心了。有时看到他们的问题了也不愿意和他们谈，就怕谈了以后他们不仅不接受，还“啪”给你顶回来了。）怕定罪你。（方勇：所以说从心里边就感觉，“怎么人都是这样的？都是这么狂、这么厉害？”那时就想着当一个效力者，好好的把自己该做的、能做的都默默无闻地去做，在这方面也就不纠结了，没有再往深处去想，“神摆设这样的环境是要干什么？要在我身上作什么？”所以从这里边就感到了痴呆、麻木。）没有上进心了。（方勇：嗯，也就没有上进心了，只是说我身边的人有问题了说出来，能谈的就谈，能接受的就接受，接受不了就算了，别人愿意怎么流露就怎么流露去，从心里边就是这种东西。也就不去考虑神在人身上要作什么

工作了，神再怎么提醒、唤醒，也不去考虑这些问题了，后来就是“我把我的活干好就行了”，停滞不前了。）

什么叫久经沙场？你说要让你去当个兵你当不当？让你去当将军你去不去？（方勇：要现在我说不去，真的！而且我发现人的这个狂妄自大的东西就是为了争权利、争地位，就是要争这些东西。）嗯。（方勇：从我的心里边就觉得，“自己以前也和他们一样，我去说他们就好像要显得自己要比别人强、站的高度比别人高，这是不是代表着自己也有‘想在别人心里站地位’这种东西呢？”所以就受辖制，也不愿意给别人交通了，但这也导致了自己干一些事情不认真、不去操心了。）已经没有了生活的勇气。（方勇：倒不是说没有生活的勇气，只是说做一个勤勤恳恳的人，做好咱自己该做的，当一个效力者就行了。）但是你这个“勤勤恳恳，做好自己该做的”，是你自己认识里边的该做的，而不是神所要求你该做的。（方勇：神的话里边说你勤勤恳恳做一个忠心效力者也能剩存下来，所以从我心里边就按着这个效力者的路去追求了。）你主要是不愿意经历这个“沙场”了，厮杀太累，太伤心！（方勇：对。）再一个就是你这里边有个混淆，你里边追求地位、名誉和维护正义有点打架。维护正义，有正义感的人是“我必须把颠倒的黑白给扭转过来！”但是你可能和什么混淆了呢？“我要扭转过来是不是显得我太狂妄啊？”我在教会里边揭发检举假带领呢，他们说我“你多狂妄呢，带领你都敢揭发！”就用这话次次把你打下去，你还敢不敢揭发？他们还说“你揭发教会带领就算了，你还揭发小区带领，还揭发牧区带领，你真是狂妄至极呀！”你这里边就有一个混淆，本来神要求的是让咱维护正义是吧？（嗯。）维护正义，是要把黑暗邪恶踩在脚底下，把魔鬼撒但踩在脚底下，可是你在这儿就想，“如果我要把他踩在脚底下了，别人会不会说我狂妄自大呢？会不会说我得意忘形呢？我是不是和他一样争强好胜呢？”是不是这个控制着？分不清了，不知道什么是争强好胜了，不知道什么是维护正义了。李放，现在能分清吗？（李放：嗯。）维护正义和争强好胜怎么区分？（李放：争强好胜就是要维护自己的虚荣脸面，或者追求在人心中有自己的地位；正义感就是见着这些黑暗邪恶的东西就要把它踩在脚底下，

不让这些黑暗势力作王掌权。）嗯，踩在脚底下得有个前提，不能是踩在你的脚底下，是让神话作王掌权，你这个清晰了，就不受辖制了。如果你能不受辖制，别人说，“你多狂妄呢，你还说人家呢，你是个啥呢？”你就会起来跟他说，“今天不管我是个啥，我就是再小、再愚昧，但是我看见了这个邪恶世界我就不允许它存在！”当你不允许它存在的时候，你活出的是什么？就是神所要求的正义感！平时你看着刘志是带领，是负责人，“我不管那个，只要说你违背了正义，损害了神家利益，那我就不允许，我必须得揭露，必须得处理！”这不是和他争夺面子。

小工看见什么了？你看不尽本分能不能发现自己的麻木痴呆？不尽本分会不会认识自己？不尽本分就不经历神的作工，不经历神的作工你就活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边，你的言行举止都是为了自己在盘算、在做，你也不涉及神家工作，所以你能看见你的麻木痴呆吗？看不见。你只有在尽本分的过程中，而且是在长时间的尽本分中，你才能看见自己的麻木。为什么要长时间呢？因为人还有个热心，还有个一时的，还有一猛之劲。短时间内他可以一猛之劲、一股热心，“你看看人家多积极、多热心呢”，神用时间和事实与你说话，拉长战线，不用一百年，三年，五年，显明了，你就发现了你的存心是什么，你为谁活着。李放，看到你的麻木了吗？什么麻木？（李放：在这当中不会认识自己就导致老认为自己好，老和人斗，谁都不服。）就你这个“斗”，你说你多麻木吧！我和你交通多长时间了，认识不到什么是“斗”，什么是争战，什么是见证，什么是为神家利益，什么是负担，什么是担当，什么是操心。时时、事事、处处，拿时间、拿本分一下就把咱显明了，咱太迟钝、太麻木了。为什么太迟钝、太麻木呢？因为这需要长时间的尽本分你才有所认识，没有这么长时间的尽本分你能有认识吗？还得长时间地揭露。（李放：我刚开始正义感和狂妄自大也分不开，有时候该维护神家利益也不管了。）现在能准确分开吗？（李放：嗯。）你谈人家与神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神是看你的存心是什么。有时候你谈的是他与神之间的关系，可刘志打了你了，你谈刘志和神之间的关系如何，徐兵没有打你，然后你就不

谈，这是什么？（李放：这是情感，和你合得来的人就说，和你合不来的人就闭口不谈。）不是吧，我问的是你的存心。刘志羞辱你呢，你说你能放得过他吗？你会记得死死的，这就是斗！（李放：嗯。）太麻木！这就让你看到你麻木迟钝在哪。

“几次的提醒都唤不醒你们”，咱几次修理对付、提醒、引导唤不醒你们，“太让我难受了，我真是不忍心，看见我的儿子是这个模样，我于心何忍？”现在工作作到什么程度了？作工快结束了，咱现在走上正轨了没有？什么是正轨啊？时时、事事、处处向着神，为着神。“我于心何忍？”你说我看着刘志心里难受不难受啊？（难受。）为什么会难受？（李放：一直不会进入，都是为了脸面。）刘志，我为什么会难受？（刘志：在神家一直尽本分花费，可是生命不长大。）看着你这些花费，出力流汗生命不进入，不往前走。我没给你交通到位是我的问题，神没给你摆设环境是神没给你摆设，神给你摆设环境了，也让你碰壁了，我和你几次交通，也揭露解剖了，在你前边也给你摆了例子了，也让你看见王谦了，可你还是麻木不仁，还死要面子、争权夺势，还要争夺神的荣耀，所以说我看见啊，心里难受，“于心何忍？”你说咱撇家在外，也受了苦了，也受了累了，也付出了，心里边也受痛苦了是吧？可你这个痛苦不值钱，你这个痛苦是与神较劲儿的痛苦，而不是把撒但钉在十字架上的痛苦，不是背叛自己的痛苦，所以说我心里难受。刚开始神说：“你去作个标杆吧。”给你显明一两个人，到后来就一批一批显明。那刘志你说你走在前边相当于是拣选出来的一个什么啊？不能说是标杆，应该是一个衬托物是吧！拣选出来让你作个衬托物，就借着刘志这个悖逆、败坏作一个例子，让后人在他身上有路可行，所以说我把好多心血代价就用在了刘志身上，那对刘志来说是不是极大的福分呢？（嗯。）可是刘志感恩戴德吗？刘志不感恩戴德，不极力往上配合，不愿意作这个衬托物。刘志，知道什么是衬托物吗？用自己的污秽、败坏、邪恶来衬托神，这个过程叫“衬”，自己作了个衬托物，用自己这个衬托物来见证神，刘志愿意干吗？刘志不愿意干。

什么是谈见证呢？（李放：就像你一直给刘志和王谦交通，但他们一直没有真实的悔改，一次一次悖逆抵挡，作为人早就不说了，而你却不厌其烦地跟他们说，对人还一直是拯救，从这当中就看到神的爱特别实际、不空洞。）作在刘志身上，作在王谦身上，这个属于什么呀？属于怜悯，还不能说成是爱，是怜悯、恩待。神没有情感，还记得说王谦的时候，王谦因为什么翻脸了呀？记得记不得？刘志，王谦因为什么翻脸了？我说了一个，“从来不认识你”，“哎呀！我跟随你多年，最后你来了个‘从来不认识我。’”你说我认识他吗？（李放：灵里不认识。）神没有情感，如果我和刘志交通了这么多，刘志始终没有一个悔改，刘志，我认识你吗？（刘志：不认识。）不认识你，没有情感，我和你说，这里边只是怜悯慈爱。什么是怜悯呢？给你指出路途来，苦口婆心，对你是极大的拯救。你把这些极大的拯救当作了仇视之物，那叫拒绝神的拯救，那你激起的就是神的怒气。你不悔改激起神的怒气，那最后得来的就是祸患！就是说不管王谦和刘志变不变，而我一直在揭露解剖他，也可以说一直在帮助扶持他，那我这个动机在哪？刘志，我这个动机在哪？李放，这个动机在哪？（李放：一直在给他悔改的机会，希望他走上正道。）这个悔改的机会给没给你，说句实在话我也不知道，悔改的机会是谁给的呢？（神给的。）神给的，我也不知道，我只管作我的工作，我在这儿作什么工作呢？就是刘志你悔改也行，不悔改也行，我不管这个，我只管借着你的流露作我该作的工作。我的工作是在刘志身上作一个标杆，至于是什么标杆，要根据刘志最后的结局来定。如果刘志走的是王谦的路，那就作了个什么标杆啊？与神抵挡到最终，死不悔改的标杆。就让你看见，不管弟兄作在他身上是多大的爱，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对他是多么大的拯救，但他就是死不悔改，与神对抗到底。这就是作出一个证据来，神说：“所以，要追求性情变化就要认识本性。‘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别以为本性能变化，本性太坏的人永远不会变化，神也不拯救。”（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怎样认识人的本性》）人的本性难移，你就是给他二十年、三十年，他也不会变，如果他本性就是这样的，你再给他交通多少都是感动不了他的心的，那他就是来证明神这句话的。如果刘志死不悔改，那刘志就是来演绎这句话的，就用刘志这个标杆来演绎，人的本性是不会变的。如果说刘志变了，那就是另一个看法了，看神作工拯救一个人付了多大的代价，让你站在神

一边看事。我在这边看刘志，他作成作不成我不管，我不用想，我只管尽上我的本分。当然我盼望你能够作成，可是我也不知道你与神对抗到底的心究竟有多硬，所以说我就不厌其烦地作我的工作，你就只管走你的路。等最终作工完了，你是彼得还是犹大就有个结果了，到最后工作结束了这个标杆就出来了。和你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李放知道是什么意思吗？（李放：珍惜。）一个是珍惜，另一个是你不要误解我。怎么不要误解我呢？我一开口就和刘志交通，就和王谦交通，有的人认为我解剖他多我对他的爱就多，审判刑罚多就是对他爱多，是那么回事吗？神是公义的，对谁也是一样的，今天只是拿刘志作了一个什么呀？衬托物。只是想拿你作一个标杆，在你身上给他们立一个标杆，所以刘志是幸运的，神拣选了你，不管你最终的结局是什么，你是幸运的。就和犹大一样，他能跟随耶稣是幸运的，可最后他走了个不幸运的路完全是因着他自己。你如果走了个不幸运的路也只能是因着你自己，但神的工作不受影响，只是说你自己受了亏损，神的工作不仅不受影响，还要得以成就。对于刘志来说，不管你最终结果是哪一个，那你的所做所行是永远记入史册了，你最终是以一个和神争夺荣耀的罪名记入史册，还是说有个脱胎换骨的变化记入史册，这就在于你所走的路了，是吧！（嗯。）刘志想要脸呢，你想要真正的“脸”，那你就应该背叛自己，把一切荣耀归给神；你要只想在现在这短暂的时间里要个脸，非得和神争夺荣耀，那就成啥了？那就成了死也不要脸了！能听懂吧。

交通神向全宇的发声第三篇（二）

我这个交通不知道你们听明白了没有，交通的目的意义是什么？刚才SJ说江梅和做饭的人发生了冲突，江梅的这个事不知道你们听懂了没有？我为什么说这个事呢？是要让你听明白她所做的这个事也是你平时在教会中所做的，她今天要改变的也是你所要改变的，我现在给她立了个标杆也就是给你立了个标杆。你先把她那个例子搞清楚，然后再听我这个交通，你作工就有路途了。SJ给你们述说这个事的时候，

你们听懂了没有？（听懂了。）真听懂了？还是应付了事呢？胡兰听懂了没有？（胡兰：就是说你不能用地位去压制她，不能用“你不能这样做，不能那样做”这些话来说。你得见证神，得给她交通：“给你摆上做饭的这个本分，是神的作工，是神的一种拯救方式，你得明白神的心意。今天神作工，不管是尽什么本分，就是扫地、喂Z、喂J都能成全人，不是只有当带领的能被成全，带领做不好说不定还作恶了。”）你先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你说的是江梅你不能用地位辖制人，是吧？我今天没有让你评论这件事，而是让你搞清楚江梅做了什么？她的什么表现是用地位作工？（胡兰：就是说她用口气、用话语去对付人家、说人家，这就是用地位作工。）你搞清楚她做什么了是用地位作工，她做什么了是没有见证神、高举神，是在欺压人，然后你再用她的所作所为和你对号，那咱今天的交通就有意义、有价值了。（胡兰：我们下去作工时遇到弟兄姊妹活在消极软弱里的情形和问题时，就要掌握他的背景，知道他是因为啥消极软弱的，然后再用相应的神话去给人家解决。也就是说要高举神，解决问题必须是高举神的作工，让人认识神给他摆设的这个环境以及为什么要摆设这个环境……）你先别着急地处理这个问题，我是问你理解清楚了没有？你看清楚她了没有？她的表现和你怎么去对号？

做饭的姊妹今天找见我，两眼泪汪汪的，过来诉苦来了，说痛苦得不行，做饭做得太累。“我一天起来得蒸多少馒头？他们都睡好了，而我早晨五点就起来了，起来就得弄柴火、蒸馒头、熬米汤。我做完饭了，他们起来吃饭的时候我还得喂J，喂完J以后，吃了饭我还得洗锅，洗完锅等不了一会又得准备中午的饭了。做饭没有蒜了，我又得剥蒜，那么多蒜也没人帮着我剥，剥完蒜还得准备菜，然后下午又得喂J。喂J不说吧，J下不出D来，人家来了还要训我了，人家训我，我心里头难受。我是来尽本分又不是来干啥来了，我能尽多少本分？我就两只手，能干多少呢？还嫌我做的饭不好，说我早上不给炒菜就给拌了个菜，我真受不了了，我在家就是这样做的呀，来这就不行了？我这么难受了，他们还都在那里坐着，就我一个人在这做饭，还嫌我做得不好……”她诉说的这个情形，是一个背叛的情形，“我不想在这

里了，想回家了，在这也是死，回家也是死。”她处于这种状态的时候，江梅进来了，进来就说：“你做的什么饭呢？昨天中午的菜倒到今天早上的饭里，这就是做饭呢？看喂的那J，J也吃不好，就下那几个D，有你这么喂J的？还每天叫苦了，还嫌累了，有多累呢？馍又热了那么多，吃不了又放在那，馍热的次数多了，一次一次的颜色就变了。”在述说这个事的时候带着一种情绪、带着一种训斥。（江梅：嗯。）就单独说她热馍呢，总共五个人，一人两个馍，一共就是十个馍，你说她知不知道该热多少馍呀？知道不知道？（江梅：知道。）她知道该热多少，那为什么热了一箅子馍呢？因为什么呀？她没心思热这个馍，心不在焉。如果她想着说：噢，我是做饭的，做几个人的饭，该热几个馍，这么一思考她就知道热几个馍了。但是她的心思不在这儿，她这个做饭是什么了？完成任务，是应付糊弄。“我不热馍不行，但我不考虑该热多少，反正给你们热出来你们吃了就行了。”她没有时间，也可以说是没有心情去考虑该热几个馍，为什么呢？“我一个快死的人了，还需要考虑那么多吗？我在这是死，回家也是死。”她还考虑不考虑热几个馍？（不考虑。）就不考虑了！她不是说不懂得、不晓得该热几个馍，在这种情况下，她是没心思，没有再活下去的勇气！就在这种情况下江梅进来咋了？啪嚓训了她一顿，“你多大的人了？总共几个人你不知道？你热那么一箅子的馍能吃得了几个呀？热得都变颜色变味了，下次怎么吃？”你听了是什么滋味？她已经没有活下来的勇气了，而你过来对她是一顿击打，你这是救她呢还是要她命呢？是要她命呢。所以说，给我印象中就是这样的一个画面。所以我说江梅：“你是奴隶主啊？你把她当奴隶啊？”她今天之所以能在这里待着，能在这里做饭，有三种情况。一种是为了赚钱，你再训她多少她也得干，她是为了钱；另一种是奴隶与奴隶主的关系，你控制了她了，她没有话语权；还有一种是啥了？受造之物来尽本分来了，没有所求，被迫的只能尽本分，被迫的只能顺服。她现在是哪一种了？你把她当成什么了？是当成她是来尽本分来了还是把她当成奴隶了呢？你要把她当成是来尽本分了，那你该不该给她聚会？该不该引导她？该不该供应给她真理呢？耶和华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申 8：3）人活着不是单单靠着食物，还是靠什么了？神口里的话！她今天是来信神了，是来尽本分、事奉神了，你把她当弟兄姊妹了没有？你用地位权势来压制她，她已经奄奄

一息了，然后你还训她、说她的做法不对，那是做法的问题吗？那是思想出了问题了！从你的说话里边，我没有听出来你给她解决她与神之间的关系，她与神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要背叛神，她要回家！她要背叛神的时候你不是给她交通“你这是什么性情，你该怎么才能蒙拯救”，你不说她与神之间的关系，你只谈你与她之间的关系，“你怎么做饭的？”这不就是个奴隶主？我看了寒心，信着神，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哪里去了，这是做带领呢？

咱们看了江梅做事的方式，那你们在教会里边是不是也是这样呢？教会建造“一人读神话，多人阿们”，就是带领说啥话下面的人嚓嚓就去办了，糊涂跟随。国度建造呢？是神话语来掌管你，来控制你，而不是用你的地位来掌管人、控制人。在国度建造里，你还用地位来掌管人、控制人，可能吗？谁服你？平时也不会服，现在更不可能！为什么？“撒但的国”是指谁说的？就是指所有国家？是吗？“撒但的国”是撒但掌管控制人的理论。神早已将权柄收回，早已将“撒但的国”砸得粉碎。人不再拜它为主了，撒但的理论控制不了人了，它没有权柄，没有权力了。神说：“当子民享受我时，是大红龙‘受刑罚’之时，让其民众起来反叛它，这是我的计划，是我成全子民的方式，是所有子民生命长大的好机会。”（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二十八篇》）所以说你再用地位权势来作工不行了，神就是为了显明你的地位权势，这些人“我就是回家死了也不伺候你这活祖爷，不伺候你这官老爷！”在教会建造时候，他们不敢，不管你带领说什么，他们就“噢噢噢，是是是……”，因为教会建造时期就是一种做法、一种规条，“你告诉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你带领说热几个馒头，我就热几个馒头，你说按人数，我就按人数。”但现在不这样了，撒但的国已经倒塌了，现在追求生命进入，是神话来掌管，你不用神话来掌管，你的话管用吗？

为啥要把这个例子再三地给你拿出来，让你搞清楚、弄明白？就是让你明白你在教会里边是怎么尽本分的。昨天刚来你们给我提了个问

题，说在教会里边带领不了人，你说你的，人家做人家的，人家尽本分就没有积极性、不配合。是他不配合、没积极性？根本原因是什么？我看你们在下边是不是“骑马”的这是问题。让你们带领弟兄姊妹，你们在下边荣耀神了没有？见证神了没有？高举神了没有？谈神拯救人的作工方式了没有？谈“神所做的一切不合人观念的都是拯救、都是爱”了没有？在他埋怨、想不通的时候，你能把他那个埋怨扭转过来，给他一个独特的见解，就是从灵里看事，让他能够看见神所做的都是拯救，都是爱，当你这样与他交谈的时候，他能不转吗？

让他知道作在他身上的都是爱，如果这样交通了还不扭转，还不变，谈神的爱，谈神的拯救，谈神的救恩都唤不醒你的心，唤不醒你的灵，那下一步就要用行政来辖管，那神就按你的行为来定你的罪，就可以告诉他他这样的做法将会受到怎样的惩罚？地震来了，瘟疫来了，外面有人出车祸了，你尽不尽本分？但凡有一点信的人，没有一个敢不起来尽本分的，你说那个带领肉体大，那他在神话、在真理面前他还敢肉体大吗？我以前交通过对于肉体大的该怎么处理呢？他肉体大，大在哪？是不是家里有孩子？是不是家里有老公？得给人家做饭，晚上还得辅导孩子写作业呢，孩子淘气还老得看着……，是不是谈的这些内容呀？好不好解决？咱以前谈过吧。有人是嫌神不公义呢，不给他孩子，不给他一个好的家庭，他悖逆神、不愿意跟随神。你倒好，给了你个孩子，给了你个丈夫，反倒成了你背叛神的理由了。你说你得给你老公做饭呢，到下午你得接孩子呢，接回来到晚上还得辅导孩子做作业，任何一件事都能成为你背叛神的理由！这很简单嘛，你这些事要是真拦阻工作，神说：“那没事，帮你解决。”当时给你孩子呀，是怕你孤单，给你作个伴，给你个天伦之乐，如果因着这个你不能来敬拜神，因着这个你不能做一个受造之物该做的事，神说：“那我帮你挪去就行了、帮你收回就行了。你要觉得给你老公做饭影响你尽本分了，那我把你老公收回就行了，不用你给老公做饭了，取缔你的家庭，可以吧，这下就有时间了吧？”行不行，愿不愿意？如果你的孩子、老公是你的绊脚石，你太爱孩子，要为孩子负责任，得辅导孩子做作业，还得帮着娶媳妇，忙了，没时间，那神说：“你孩子

念书影响你尽本分了，那我就叫你的孩子不要念书了，把你的孩子变成个痴呆，他想念书学校不要，这不就简单了嘛。”你是要你孩子变痴呆不用上学了你再去尽本分呀，还是你就把你孩子交给神，让神来掌管你孩子的智慧呀！你选择一下。如果这样还不满意的话，你孩子连痴呆也做不成了，神直接把你孩子给取缔了；再不行让你变成单身一人，你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这下能尽本分了吧？你选择哪个？这个时候她尽不尽本分？（尽。）她敢不尽吗？如果真就是这个原因，今天神家还需要用你，那神做事还需要和你商量吗？还需要经过你的同意再取缔你的家庭？直接取缔就可以了。如果神家不需要用你，那神根本搭理都不搭理你，等到灾难来了，直接把你处理了就算了。

先是让他看见爱，就像驯兽师一样，你先用食物引导它，叫它做一个动作，叫它能听懂人话。食物引导不起作用呢？就用鞭子、用电棍打。江梅不是硬吗？来，给她个环境，你看她还硬吗？给她环境她软了，把环境挪去她又硬了，那不行，那还得再团打团打，需要不需要？（江梅：需要。）你在谈这些的时候，你受不受辖制？你谈神的性情、神的作工、神的主宰能不能得罪了一个人？（得罪不了。）得罪不了，那你能受辖制吗？你谈神的喜、怒、哀、乐，谈神的怒，你这样会惹来神的怒气，神会击杀你的！这能得罪了他吗？在这个范围里你再怎么谈，不管你口气再强硬，话再严重，他不能反，也不敢反，反而他只能是接受、顺服，别无选择。这就咋了？你与神同掌王权，是借着实行神的话与神同掌王权。如果说你不是用这个来帮他，只是怎么呀？用地位权势，“我是带领，你，去哪去哪”，给他一种做法，“你怎么做事了”，训他一顿，指责他一顿，那他服不服你？不仅不服你，人家还厌憎你、讨厌你，“别再来了，以后别再来了！我信神呢！我信你了？我是服在神的话下！还能服在你的话下？你算谁？”他那种撒但性情不服。而神呢？也不让他服，神让他的心更加刚硬。为什么呢？因为你就没有进入真理，因为你没有高举神、见证神，神就不允许他在你面前站立不住；如果你高举神、见证神了，神就让他在你面前站立不住，必然倒下。如果你活出的是撒但性情，神会叫你碰得头破血流，什么都作不成，这工作就没法作。选拔带领呢，你找十

个带领找不出来，五个带领找不出来，两个也找不出来，工作不会有果效，作不成，这个例子听懂了吧？（嗯。）那你再下去作工呢？好不好作？你跟他不谈其它的话，不谈你的想法、你的认为、不谈他的肉体，不给他想办法解决他的肉体问题，就直接谈神的心意，神的要求，神的性情，叫他自己去选择走哪条路。

“我的话语在随时随地地释放、发表，而你们也应每时每刻地在我面前认识自己。因为今天毕竟不同以往，再不是你愿意就能做到的，而是必须要在我话语的引领之下能够攻克己身，以我的话语为主心，不可任意妄为。”我刚才给你举的那个例子，你再看这个话，是不是就明白了？“因为今天毕竟不同以往”，现在是国度建造，不是教会建造。教会建造时候，你用一些地位权势能够把人控制住，因为啥呢？因为人都没真理，神要成就他的工作，可人还没有服在神的话下，没办法，就得用些地位权势来作工，然后圣灵再感动人，这个时候圣灵感动人、引导人能为神作点工作。可现在是国度建造时候，圣灵不作工了，就完全显明你自有的有多少，自己有多少真理显明出来了，你自身是个敬拜神的人还是个抵挡神的人，也显明出来了。“今天毕竟不同以往，再不是你愿意就能做到的”，不是你愿意，而是咋了？你得有真理。你的人性正常不正常？神话在你身上能不能扎根？别人说出神话你能不能服？你的性情是如何的？“而是必须要在我话语的引领之下能够攻克己身，以我的话语为主心，不可任意妄为”，所以说，不管你是在尽本分过程中还是在生活过程中都得咋了？都得进入神话，都得以神话为主心，不能任意妄为。从今天谈的这个话你就可以看到神的得荣之日，什么是得荣之日？人人都起来见证神，手里捧着神话，嘴里说着神话，实行的还是神话。人人，为什么能达到这个果效呢？就是让你看见，你用你的地位，用你自己的方式方法作不了工了，没法作工了，没人服你，你带领不了人、帮助不了人，也帮助不了你自己，死路一条。所以说那条路不通了，你被迫无奈，只能借着见证神、高举神、荣耀神，见证神的作为能做一点事，没有神话你什么也做不成。神说：“以后的趋向，得着神口里发声的在地上有路可行，不论是做生意还是搞科研，或从事教育或工业，得不着神口发声的寸步难

行，被迫寻求真道，这叫‘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事实就是这样，神就用‘路’（“路”即神的一切说话）来控制全宇上下，来掌握、征服人类。人总追求神的作工方式有更大的转机，说句老实话，神就以说话来控制人，你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谁不服气也不行，这也是大势所趋，是众所周知的事。”（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千年国度已来到》）别说你今天尽本分做一点事，到那时各行各业都离不开神话，一个企业离开神话，这个企业就要倒闭，离开神话就不能活。就像今天让你在神家当个带领，你离不开神的话，明天让你去一个厂里边当个厂长，你离开神话就不行，就没人听你的，没人服你，生存不下来。你去喂J、喂Z，那也得有神话。今天让你体验了一下，你让人家做饭呢，你没有神话一个做饭的你也管理不了。喂J、喂Z的你更管理不了，为什么呢？喂J、喂Z没有地位，如果说有人你给他个地位他能干点活，但喂J、喂Z没有地位，谁愿意给你干？你不见证神能行吗？从这里就能看见神的话将要成就，空前盛况将要出现在你们面前，所有人，人人都要起来见证神！这就是前边的路，前景，你不走，就只能把你自己淘汰。“以我的话语为主心，不可任意妄为”，不可任意妄为，不要再想着用你的地位来作工说话。

“所有教会实际实行的路从我的说话中便可找着，若不按着我话行的，是直接触犯我灵的，我将其灭没。”听见这话了吧，你作为带领，如果不按神的话去行，不去见证神、高举神，而总是要见证你自己，那是必死无疑的！你必须要让神话来掌管你，让神话来掌管周围的人，掌管你所带领的人，那神就祝福你；如果你不是用神话来掌管，而是用撒但的哲学法则、生存法则，用你所认为的一种观念想象来迷惑、控制、捆绑人，那将是要被毁灭、灭没的，神就要灭你！“若不按着我话行的，是直接触犯我灵的”，这话说清楚了吧，“是直接触犯我灵的”，为什么是“直接触犯我灵”呢？今天叫你做带领也好，做什么事也好，你是个受造之物，你是子民，是叫你咋了？叫你见证神、荣耀神，可是从你嘴里边挤不出见证神、荣耀神的话来，神的所有所是从你的嘴里说不出来，你说不出来这些话，那你说出的是什么话了？肯定是撒但的话。你说不出正面事物的话来，你说出来的肯定就是反面事物；

你不能成为神的出口，那你肯定就是撒但的出口。所以说，那就是“直接触犯我灵的”。就是说，你不去宣扬神的话，你就是触犯神灵的，因为基督与话与灵是一！你如果不见证神的话，你就是不见证圣灵，你就是抵挡圣灵的，就是该死的，所以说“我将其灭没”！

“既然到了今天这种情况，你们也不必再为以往的所作所为而过分悲伤、懊悔，我的度量海阔天空，难道人能够做到什么程度，能够认识我到什么地步，我还不是了如指掌吗？”这是一句什么话？这是不是一句劝勉的话？告诉你不要过分悲伤，也不要过分懊悔，神不会定你的罪，神是看你以后怎么样。咱交通了什么呀？强盗、大盗、蛆虫、还有在审判台前拉屎撒尿，这些不需要你去悲伤，不需要你去懊悔，而是需要你咋了？以后能够变化。“我的度量海阔天空，难道人能够做到什么程度，能够认识我到什么地步，我还不是了如指掌吗？”六千年了，你被撒但败坏到什么程度神还不知道吗？神还不知道你是个什么吗？还不知道你那个张狂劲儿吗？还不知道你对神没有真实的信吗？神说神得荣耀了，神怎么得荣耀了？神在中国得着了一班人，得着了一班什么人？中国人是什么人？中国是根本不承认有神的国家，神能够把一个根本就不承认有神的人作成一个能敬拜他的人，这是不是大的神迹奇事？这是不是大的荣耀？从一个根本不承认他的人变成一个能敬拜他的人，这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一个过渡。比如神说，一个大国打败一个小国是必赢的，但它必须要有一个过程。必须叫你有所流露，不是说你流露出来就要定你的罪了，不是说你在审判台前拉屎撒尿就立马该死了，没有。而是咋呢？让你悔改，叫你看见、认识、然后再叫你去背叛。但是当你认识到了、知道了，你还这么做，那就不行了。

“人有谁不是在我手中呢？你有多大的身量，你以为我一点不知、半点不晓吗？不可能的事！”你做大盗了，做强盗了，你能做出什么事来，你以为神就不知道呀？不可能的事。“当所有的人最失望之时，当所有的人等待得不可耐烦而想另起头之时，当所有的人想问我究竟是怎么

回事之时，当一部分人沉浸在‘花天酒地’、一部分人想起来反抗之时，当一部分人仍然忠心效力之时，我又重新开始了审判时代的第二部分，即洁净审判我的众子民。”“一部分人沉浸在‘花天酒地’”是什么？回归世界了，享受去了，是吧？（嗯。）“一部分人想起来反抗之时”，一部分人是觉得自己为神撇弃太多了，不敢再撇了，觉得神太不公义，对神产生埋怨，起来反抗。“当一部分人仍然忠心效力之时，我又重新开始了审判时代的第二部分，即洁净审判我的众子民。”这是不是神把工作说得够清楚的了？从2012年到现在，是不是一部分人回世界了，“花天酒地”；一部分人起来反抗，在神的交通里讲的“滑石蛋”、“老好人”，要被开除了，你说这些人反抗不反抗？“我跟随神一辈子了，跟随神三十年了，最后就给了我个‘滑石蛋’，说我是神咒诅的，是神不要的，是要被教会开除的，而且祭司弟兄现在就正在作筹备工作！”这就是一部分人要“起来反抗”；另一部分人“仍然忠心效力”，今天把你开除出来了，开除出来你还不敢离开神，跟上国度建造来到这里，又是修理对付，又是审判刑罚，又是打，还得喂J、喂Z、放Y，要地位没地位，要钱没钱，那你敢不敢走？不敢走。“当一部分人仍然忠心效力之时，我又重新开始了审判时代的第二部分，即洁净审判我的众子民。”神交通什么了？审判刑罚正式开始了吧？（嗯。）是不是和神话对号了，神说的第二部分话是什么话了？是预言是吧，是为以后的作工说的话，今天看对了号了是吧？“也就是说，我正式开始训练众子民，使你们不仅能为我作那美好的见证，更能在子民的座上为我打那美好的胜仗。”今天咱是不是正在训练呀？怎么训练了？训练、操练，你一脚我一拳，你使出来一招，我回你一招，这是干啥呢？训练呢！你尽本分来个应付糊弄，我就来个揭露解剖，这是干啥呢？训练呢。你露出一个狐狸尾巴来，我啪嚓就给你打回去了，吓得你以后再也不敢露狐狸尾巴了，只能规规矩矩地敬拜神，再不敢见证自己了，只能见证神。你看我在这里是不是正在训练你呀？（嗯。）你现在尽本分咋了呀？你是在玩弄地位权势，下去就是咔咔咔训他们一顿。你找姗姗，本来是训姗姗一顿了，结果让姗姗训了你一顿，这就是你来神家想用你自己的方式方法来作工，想用侍候官老爷那种作法来作工，那是万万不行。“使你们不仅能为我作那美好的见证，更能在子民的座上为我打那美好的胜仗。”什么“美好的见证呢”？以前做了效力者、作了衬托物，今天又做了子民，这是不是“美好的见证”？

（嗯。）“更能在子民的座上为我打那美好的胜仗”，打仗去了，征服，把所有在黑暗之地的人们都拯救过来。神说什么了呀？“而且闪电是从东方发出直照到西方的。”（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七雷巨响——预言国度的福音将扩展全宇》）是吧？（嗯。）

“我民应时时防备撒但的诡计，为我把守我家中之门，能够互相扶持，彼此供应，免得上了它的圈套，后悔也来不及。”时时防备，你自己要防备谁呀？防备你自己。神让你做什么事，你敢拿在桌面上来，得能经得住神鉴察。江梅，你今天说这些话的时候该不该揣摩揣摩“我这话能不能说？我流露出来的是什么？我做出来的果效是什么？神鉴察我呢，我这话说出来的存心目的是什么？我说这话是见证我自己还是见证神？我对弟兄姊妹的情形了解不了解？我这个带领做得合不合格……。”如果你时时防备、警醒你自己，那就不会被撒但利用。而你是咋了？没有操练时时、事事、处处来在神面前，既然没有操练时时、事事、处处在神面前，那就是时时、事事、处处在撒但面前，成为撒但的罪魁！如果人能够时时、事事、处处说什么、做什么都先考虑一下“我这是在见证神吗？我这样做能达到什么果效呢，对弟兄姊妹有没有造就呢？”如果能省察一下自己，是不是就上不了撒但的圈套了！省察的过程是在干啥呢？是“把守我家中之门”，不叫撒但进来。神的“家门”在哪？你的心。你要把守住，别叫撒但给你送意念；别叫你自己那个奢侈欲望占据了你的心灵；不仅你自己要把守，弟兄姊妹还要互相监督、互相修理对付、揭露解剖，这就是把守住了神“家中之门”。“能够互相扶持，彼此供应，免得上了它的圈套，后悔也来不及。”我在这是不是给了你一个供应呀？今天借着你这个例子，叫弟兄姊妹都能明白今天作为子民应该怎么来尽本分，这就是“彼此供应，免得上了它的圈套，后悔也来不及”。

“为什么我要加急训练你们？为什么我将灵界实情告诉你们？为什么我一再提醒劝勉你们？这些你们可曾想过？可曾揣摩透亮？”为什么要把灵界实情告诉你们？什么是灵界实情？我跟你交通的过程中站在神一

边看事，告诉你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要求是什么，这是不是灵界实情？我跟你交通是不是总是围绕这个去说了？那这是不是把灵界实情告诉给你了？把灵界实情告诉给你，就是把神的心意告诉给你。今天为什么要把灵界实情告诉给你？是为了叫你能够不被撒但利用，为了把守好“神家之门”，为了国度能够建造成功。“所以你们不仅能在以往的基础上使自己老练，更能在今天的话语引领之下除去里面的不洁之物，使我的每一句话语都能在你的灵里生根开花，更重要的是能够多结果子。”“除去里面的不洁之物”，咱今天交通的，除去里面的什么“不洁之物”了？因为你要高举、见证自己；因为你要享受地位之福；因为你要用地位来作工，用自己的话语来解决问题，这就是你里面的“不洁”，就是你里面的掺杂、杂质，要除去这些东西。从外表看江梅这是干啥了？是不是为了神家工作呀？“你做的是啥饭了？该怎么做饭……”，你这个旗号是正义的，可是这里边呢，有掺杂，你是一种地位，一种享受。“使我的每一句话语都能在你的灵里生根开花”，神叫你咋了？把她带到神面前，叫她认识神、认识自己、认识神的爱。我给你立了个标杆，我怎么交通的，就需要你给她怎么交通；我怎么带她，就需要你怎么去带她，让神话在她身上开花结果。“更重要的是能够多结果子”，怎么就“多结果子”了？你能够按神话来行事了，神话在你身上能够实行出来了，神话能掌管你了，神话掌管你的过程，就是“结果子”的过程。

“因我所要的并不是艳丽、繁茂的花朵，而是要那累累的果实，并且不是变质的。明白我话的真意吗？”咱在教会建造时期，是不是也读神话、念神话，你念了那么多，但你实行了哪些神话？你按神话来要求自己、要求别人了没有？嘴上是信神呢，可是话语流露出来的没有对神的见证，没有见证神的名、没有见证神的作为、没有见证神的爱。所以你跑得欢，外表看着是信神呢，那都是什么？只开了花，没有结果实。神是“要那累累的果实”，要你能够把神见证出来，要你手里捧着神话，嘴里说着神话，实行的还是神话。实行出来了，你还得咋呢？“并且不是变质的”。你见证神的话是为了高举神、见证神，是为了人能借着神话得着神，神能借着他的话得着人，而不是为了达到你

个人的存心，不是叫你当教会警察，用神话打人呢、踢皮球了，你用神话对他，他还要用神话来对你了，这就变质了，里边有了存心了，不是果实累累了。“所有温室里的花，虽然多如繁星数点不清，而且吸引着所有的游人，但花谢之后，便如撒但的诡计破烂不堪，无人问津。而经受风吹日晒的所有的为我作见证之人，虽然花并不美丽，但花凋谢之后，便有果实，因这是我所要求达到的。我说这话，你们有多少明白的？”什么是“经受风吹日晒”呢？团打、操练，他们起来围攻你，叫撒但来围攻你，叫你受了苦，然后叫你咋了，能够为了真理而受屈辱，能够带着伤痕来爱人，这是“风吹”。经过揭露解剖，经过与撒但的争战，把你背后所做的事都亮在桌面上，这就是“日晒”。你所受的苦都是为了见证神，都是因着为神作见证。“虽然花并不美丽”，为什么“花并不美丽”呢？你所做的经过修理对付，经过揭露之后，这个花好看不好看？（不好看。）不好看，开了一个撒但的花，所以“花并不漂亮”，但结出来的是果实累累。

“当花谢结果之时，而且当所有的果实能够供我享受之时，我就结束我在地的所有工作，开始享受我的智慧的结晶！”从这话里边看到什么了？神的工作什么时候结束？（当花谢结果之时。）什么意思？结果子了，就是说神话能掌管、控制你这个人了，你能活在神的话下，神怎么说你就能怎么做了，这就结果子了。“而且当所有的果实能够供我享受”，不仅结了果实，而且还能供神享受。神话不仅掌管你了，而且还咋了？还能帮助、扶持人，帮助、扶持人的过程也就是见证神的过程。当你见证神的时候，是不是神享受的时候？今天我这么带你的，哪天你在外边也能够像我一样谈神的作为、谈神的作工、谈神的爱，把人能够从那个死亡之地、死尸之地带出来，叫瞎子开眼，瘸子走路，死人复活。当你哪天出去作工也能达到和我一样的果效的时候，这是不是神得享受的时候啊？“我就结束我在地的所有工作，开始享受我的智慧的结晶”，神开始享受了，这时神的作工就结束了，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人就看见神作工结束的那个场面了？空前盛况，人人起来见证神，人人起来见证神不是人人传讲神的名，不一样。

240 你愿意作果实供神享受吗

1　你应时时防备撒但诡计，为神把守神家之门，能够互相扶持，能彼此供应，免得上了它的圈套。为什么神要加急训练你们？将灵界实情告诉你们？为什么神一再提醒劝勉你们？这些你们可曾想过？神一再提醒劝勉你们，你们可曾揣摩透亮？

2　所以你们不仅能在以往的基础上使自己老练，更能在今天的话语引领之下除去里面的不洁之物，使神的每句话都能在你的灵里在你的灵里生根开花，更重要的是能多结果子，更重要的是能多结果子。神不要艳丽、繁茂的花朵，而是要那累累的果实。

3　所有温室温室里的花，虽然多如繁星数不清，而且吸引着所有的游人吸引着所有的游人，但花谢之后，便如撒但诡计破烂不堪，无人问津。而经受风吹日晒的所有为神作见证之人，虽然花并不美丽，但花谢之后，便有果实。当花谢结果之时，而且当所有的果实所有的果实能供神享受时，神就结束他在地的工作，开始享受他智慧的结晶！开始享受他智慧的结晶！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发声·第三篇》

交通神向全宇的发声第三篇（一）

神说:“你们既称为子民，便不同于以往，你们应倾听顺服我灵的发声，紧随我的作工，不可将我的灵与肉身分开，因我们本是一，原不是分散的，谁若将灵与人分开，或注重人，或注重灵，那样会吃亏的，只能是自己造的苦杯自己喝，别无他说。若是能够将灵与人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样，对我才有充足的认识，内在的生命会逐渐发生变化的。为着使我的下一步工作能够畅通无阻，所以我用话语的熬炼来试验所有在我家中的人，用作工方式来试验跟随我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所有的人都处于失望之中，作为人，无一不是处于消极被动的景况之中，似乎整个空间都发生了变化。有的人怨天怨地；有的人在失望中仍硬着头皮接受我话语的试验；有的人仰天长叹，眼泪汪汪，似乎是为刚降生的婴儿却夭折了而悲痛欲绝；有的人甚至想到这样活着是一个羞辱，而且祷告神赶快把他挪去；有的人整天精神恍惚，似乎刚得了一场大病，神志仍然不清；有的人在发怨言之后悄然离去；有的人仍然在自己的位上赞美我，但仍带有几分消极。今天当一切都显明之时，我也不必再多说以往，更重要的是在今天我所给你们的位上仍然能够忠心无二，使你们所做是我所应许，使你们所说是我所开启、光照的，最后使你们所活出的是我的形像，完全是我的彰显。

我的话语在随时随地地释放、发表，而你们也应每时每刻地在我面前认识自己。因为今天毕竟不同以往，再不是你愿意就能做到的，而是必须要在我话语的引领之下能够攻克己身，以我的话语为主心，不可任意妄为。所有教会实际实行的路从我的说话中便可找着，若不按着我话行的，是直接触犯我灵的，我将其灭没。既然到了今天这种情况，你们也不必再为以往的所作所为而过分悲伤、懊悔，我的度量海阔天空，难道人能够做到什么程度，能够认识我到什么地步，我还不是了如指掌吗？人有谁不是在我手中呢？你有多大的身量，你以为我一点不知、半点不晓吗？不可能的事！所以，当所有的人最失望之时，当所有的人等待得不可耐烦而想另起头之时，当所有的人想问我究竟是怎么回事之时，当一部分人沉浸在‘花天酒地’、一部分人想起来反抗之时，当一部分人仍然忠心效力之时，我又重新开始了审判时

代的第二部分，即洁净审判我的众子民。也就是说，我正式开始训练众子民，使你们不仅能为我作那美好的见证，更能在子民的座上为我打那美好的胜仗。

我民应时时防备撒但的诡计，为我把守我家中之门，能够互相扶持，彼此供应，免得上了它的圈套，后悔也来不及。为什么我要加急训练你们？为什么我将灵界实情告诉你们？为什么我一再提醒劝勉你们？这些你们可曾想过？可曾揣摩透亮？所以你们不仅能在以往的基础上使自己老练，更能在今天的话语引领之下除去里面的不洁之物，使我的每一句话语都能在你的灵里生根开花，更重要的是能够多结果子。因我所要的并不是艳丽、繁茂的花朵，而是要那累累的果实，并且不是变质的。明白我话的真意吗？所有温室里的花，虽然多如繁星数点不清，而且吸引着所有的游人，但花谢之后，便如撒但的诡计破烂不堪，无人问津。而经受风吹日晒的所有的为我作见证之人，虽然花并不美丽，但花凋谢之后，便有果实，因这是我所要求达到的。我说这话，你们有多少明白的？当花谢结果之时，而且当所有的果实能够供我享受之时，我就结束我在地的所有工作，开始享受我的智慧的结晶！”（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三篇》）

祷告一下，我代祷：“全能实际的神啊，愿你开启引导我们，愿我们能把这段话中你的心意交通出来。（阿们。）更愿神能运行在我们中间，感动弟兄姊妹，让弟兄姊妹都能领受，都能从旧的思想观念里面走出来。（阿们。）从教会建造里走出来，能够真正的进入国度建造，有个新气象，新面貌，不再是穿新鞋走老路。（阿们。）而是能够有真实的进入，神哪，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愿你运行在我们中间，把聚会达到的荣耀权柄都归于全能实际的真神吧，阿们。”

神说："你们既称为子民，便不同于以往，你们应倾听顺服我灵的发声，紧随我的作工，不可将我的灵与肉身分开，因我们本是一，原不是分散的，谁若将灵与人分开，或注重人，或注重灵，那样会吃亏的，只能是自己造的苦杯自己喝，别无他说。""你们既称为子民，便不同于以往"，子民和效力者，有什么区别？咱以前交通过，效力者的试炼，效力者是不通灵的，效力者是不明白真理的，那既然称为子民，就是通灵的，是与神能对话的、是能看懂神话的、是能顺服神的，这才能称为子民。所以说："你们既称为子民，便不同于以往"，要求就和以前不一样了。教会建造时期，是圣灵的一种感动，完全是圣灵的作工，所作的一切都是圣灵所作的。但到国度建造就不一样了，那是要显明你自己的身量，是让神话掌管你，国度建造就是神话掌管你的过程。教会建造是神直接感动你，国度建造是神话掌管你，在人身上要达到的果效也不一样，这是两个时期的区别。神话掌管你了，你就是子民，神话没有掌管了你，你就凭圣灵给你的感动尽本分，那是神的恩待，你所尽的本分，那叫效力。就是说："你们既称为子民，便不同于以往"，要求就不一样了。"你们应倾听顺服我灵的发声"，要求拔高了，你是子民你就得听从神的话，不能再像以往。以往的什么？以往过教会生活的时候，一人读神话多人阿们，他理解不理解神话意思？不理解。只是糊涂跟随，糊涂跟着就行了，就简单称为一人读神话多人阿们。而现在称为子民就不一样了，必须在神话上面下功夫，必须得紧跟其后。"你们应倾听顺服我灵的发声，紧随我的作工"，不光是听神的说话，还得紧随神的工作。神现在作什么工作你得跟上，现在国度建造了，作什么工作呢？话语来掌管人的工作。你做什么事得有神话的依据、依靠，也就是说你的生活得有神话依据，你去作工也得依靠神话，让神话来调动他的积极性，而不是靠你的地位去压制他让他去作工，也不是让你鼓励他去作工、引诱他去作工，而是让神话来掌管他。那神话里面有什么话呢？有审判刑罚的话、揭露解剖的话、修理对付的话、还有劝勉的话、引导的话、咒诅的话。用这些话打着、卡着、还得引导着、带领着。

“你们应倾听顺服我灵的发声，紧随我的作工，不可将我的灵与肉身分开”，怎么就是把灵与肉身分开了？有可能你已经把灵与肉身分开了，但你不知道。以前我说过，钱将要变成废纸，为什么会变成废纸呢？因为大红龙要垮台。大红龙不存在了，那共产党也不会存在，那他的钱肯定不会存在了！将会变成废纸一堆，但小蝴对这句话信不来，还等着领退休金了。中国是第一个被摧毁的，这个话是谁说的呢？是基督说的。那基督所说的话是不是圣灵所发表的呢？在字句上你肯定承认、同意。就是啊，基督就是神，那肯定是神的发表呀！那咱求一下真，今天基督说了，中国第一个垮台，你信不信？在你心里面信的程度有多高？如果你真相信这句话的话，你就不会把钱财看得那么重，你就不会不相信我的话，你就不会等着领退休金了。你之所以要等着领退休金就足以证明，你不承认这句话将成为事实，不承认圣灵将会按着这句话去作，你只是说是基督那么说了，圣灵那么说了。基督那么说了神就那么作呢？有的人就直接提出了疑问，虽然你没有提出来疑问，但就你的言行举止你已经提出了疑问了。如果这句话不是基督说出来的，是在天空中响一声雷，或者是在天空中显了一个神迹奇事，有声音跟小蝴说：“小蝴，中国将要第一个垮台，被摧毁！”你领退休金是靠谁领呢？不就是靠政府吗？不就是靠大红龙领吗？天上响雷告你说大红龙要垮台，那你还领退休金吗？还等着退休吗？还会不会等着退休了？你是绝对不会等退休的。因为天上给你说话了，天上代表什么？代表圣灵。你信的是天上说话的那一位，你相信的是能击杀你的那一位，你相信的是能显神迹奇事的那一位，你相信的不是基督。因为你没有把他的话当神话对待，他说出这话来，你没有信，不认为这是必成的事实，所以说，你把基督与圣灵给分割开了，这就是“不可将我的灵与肉身分开”。咱刚举了一个例子，类似的例子是不是太多了？神说神喜欢诚实人，诡诈人将是被毁灭的，是要惩罚的，应付糊弄神的人将受到更多的苦，恶人会受到惩罚，诡诈人要受到咒诅，这些话你信得来吗？诡诈人信不信？诡诈人信不来。他不承认神的话，不相信。圣灵如果在天空中显个神迹奇事，你说诡诈人相信不相信？大光击杀了保罗以后，他是不是信了呀？他信的是谁？他信的是耶稣吗？他信的是能击杀他的那一位。那你信的是谁呢？你信的是天上的那一位，能击杀你的那一位，你信的是圣灵，信的不是基督。在这儿你只是挂了个信基督的名，为什么呢？因为基督说的话你就没

有把它当神话对待，你看见基督说的话是书，而不是天书，你看到的不是从天上显现的书！但那恰恰就是天书，从天上降下来的天书。圣灵来在了地上，道成了肉身，但人诡诈信不来，所以说你不喜欢做诚实人。你不做诚实人，你依然用你的小聪明在尽本分，事奉神，耍小聪明，偷懒，这一切都是把肉身与灵分割开了。神说“因我们本是一，原不是分散的”，神还说什么话了？基督怎么说圣灵就怎么作，其实原本就是一。

“谁若将灵与人分开，或注重人，或注重灵，那样会吃亏的”，刚才咱交通了只注重灵而不注重人，你只是想看天上的神迹奇事，想等待神迹奇事，想让天上有声音和你说话，圣灵与你说话，你只相信这个，但你不相信基督的话，这就是说你只注重灵，但不注重人。而什么人是注重人呢？铺红地毯的，讨好的，只注重人，但不注重他口里边说的话，不注重灵的发声。“或注重人，或注重灵，那样会吃亏的，只能是自己造的苦杯自己喝，别无他说。”教会建造二三十年，咱都是走过来的人，这个体会到了吧，吃亏了没有？（吃亏了。）怎么吃亏了？（跟的是假带领敌基督，信的是教会，没有信神话。）没有信神话，没把神话当神待。你跟随敌基督了，你自己做敌基督了没有？自己做假带领了没有？那你为什么做了敌基督？做了假带领？因为你只注重了灵，而不注重神的话，那样会吃亏的。神再三地和你说，神喜欢诚实人，要求你做诚实人，神让你宝爱神的话，基督怎么说圣灵就怎么作，基督就是神，这些话你承认吗？从教会建造走到现在，吃亏了。神告诉你说谁是得胜者，谁是滑石蛋，滑石蛋得着什么了，老好人得着什么了，老好人、滑石蛋只能活在黑暗之地哀哭切齿，现在看见了吗？教会里面是不是活在黑暗里面煎熬、哀哭切齿？诚实人呢？活在了神的光中，得着神的祝福。什么是祝福？神对他的开启和光照就是神对他的祝福。而你来在这儿是不是活在了光中？你怎么活在了光中？是我把你带到了光中，是我把你从迷雾之中带出来，这是种偏得，不是你自己努力得来的。你经历了，你也看见了教会里活在那黑暗之地的煎熬，你也经历了黑暗之地的煎熬。当你对神产生误解，不理解神的时候，没有路途的时候，当教会打压你、开除你的时候，自

己不会经历，不会认识，还不相信神的话，我把你带出来以后，你才得以释放，这就是让咱去经历神话，我这么交通是不是带你经历神话呢？（是。）

“那样会吃亏的，只能是自己造的苦杯自己喝，别无他说。”这就像江梅，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总是愿意用地位作工说话，总是辖制人，总是不能高举见证神，那你自己造的苦杯自己吃。“若是能够将灵与人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样，对我才有充足的认识，内在的生命会逐渐发生变化的。”这个你在我身上能看到吧，我是怎么作工的，我给你立了个标杆让你看见，然后你也应该有所经历了吧。“若是能够将灵与人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样，对我才有充足的认识”，以前我交通过，我是怎么走过来的，当别人打压我的时候，当别人开除我的时候，当别人说我是大邪灵的时候，我是怎么认识的？那个时候有人说他是祭司弟兄身边的人，说我是大邪灵，把我开除出来，当我不明白神心意的时候，我就说我是大邪灵我也得尽我的本分。在我软弱、无助的时候，我看了神话，神话说：“若不是我提拔、我见证，你们仍然把我儿压在你们下面，仍然冷眼相待，仍然是把我儿当你们的仆人看待。这帮畜生！我一个一个地收拾你！谁也不放过！……欺压我儿这么长时间，我一脚把你踩成肉泥！让你再野，让你再羞辱我！我的大功早已告成了，该返回来收拾这帮畜生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一十六篇》）我一看这话，明白了，神所喜欢的人，在世上都是要受到弃绝的。基督来在地上受什么苦，你也要受什么苦，因为世人是恨恶真理、恨恶正义，你要维护正义的时候，必然要遭受撒但的围攻，神要的就是你能站住见证！我一看，这是神所作的，神所安排好的，基督是这么说的，环境也是这么摆的。那环境是谁摆的？圣灵摆的。基督怎么说圣灵怎么作，我把圣灵作的和基督说的合为一，我就没有痛苦了。我没有痛苦了，反而有了力量，有了力量站起来与他争战，揭露解剖他。在我揭露解剖他的时候，与他争战的时候，使我更加体尝到了神给我的力量，真理就是力量！无人能在我面前站立，让我越战越勇，越走越有劲，让我更体尝到了真理的甜头。“若是能够将灵与人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样，对我才有

充足的认识”，为什么说这样对神就能有充足的认识？你认识神是怎么认识？是在神话中认识神的。是基督给人带来的光明，因为你不能直接上到天上，你上不到天上，只有基督从天上下来，把他的所有所是用话语告诉你说。你要想认识神，你只能从基督的话里面去认识。“若是能够将灵与人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样，对我才有充足的认识”，你把神话和灵分割开了，你怎么能认识神呢？话是话，肉身是肉身，灵是灵！你看了话，和基督不对号，和圣灵不对号，甚至是按着你的观念想象去想，去揣摩。基督说大红龙将要垮台的，你揣摩着圣灵不会那样做，因为你看见哪都是一片繁茂、繁荣的景象，可能吗？然后你产生了质疑，那你怎么对神有认识？所以内在的生命就不会长大。我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你是看见了。你再看人家SJ是怎么走过来的，跟她说出神话以后，她是服在了神话之下，她不敢反驳、反抗，而是揣摩着跟着往前走，才逐步有了进入的。你老有你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盘算，那你就不可能有认识。

“为着使我的下一步工作能够畅通无阻，所以我用话语的熬炼来试验所有在我家中的人”，什么是下步工作？下步工作扩展全宇，见证到高峰，人人起来见证神！为了人人都能起来见证神，为了空前盛况。“为着使我的下一步工作能够畅通无阻，所以我用话语的熬炼来试验所有在我家中的人”，什么是话语的熬炼呢？教会建造，神说开除人，神让你揭发检举，给你摆设各种环境，撒但的搅扰，敌基督假带领把有问题的开除了，把没问题的也开除了，这就进了一个大的试炼里了。用话语来试炼熬炼，为什么说用话语来试炼熬炼呢？神所说的话让你看不见，让你摸不着，这时候才需要你的信心，才能检验出你是真信还是假信。假带领敌基督把你开除了，开除了以后你从教会出来了，你相信神能做成这事，神定意要做成的事无人能打岔，如果你对神话能信得来，对神能信得来，就不管神怎么做，不管神摆设什么样的环境，你都不会背叛神，你都不会放下神话回世界的。不管神给你摆设什么，让你尽什么本分，你不会因着本分而消极软弱的，所以就有了2012年的敲锣打鼓、三天黑暗、乱开除等等一系列的事情发生，这也是用话语的熬炼、试炼我家中之人。“用作工方式来试验跟随我的

人”，这就是种作工方式，什么作工方式？检验约伯是不是敬畏神远离恶的人，是不是真正信神的人，那就得剥夺你的万贯家产，让你满身长疮，并且取缔你的儿女，你还能称颂神的名吗？你老婆起来引诱你的时候，你还能说愚顽的妇人退去吧？神是这么试炼熬炼约伯的，那今天呢？今天试炼的不是一个约伯，而是要试炼所有跟随他的人，所以说在所有跟随他的人群中兴起了一股风，就是2012年直到现在，这就是七碗灾祸。神把灾难倒下了，这灾祸是指撒但的诡计而说的，神不回避撒但的任何试探，就让撒但拆毁去吧，借着撒但拆毁的时候，正好检验一下工程，这样跟随神的人就都进入了试炼之中，同时神也在看人究竟对神有多少认识。这是神作工的一种方式，你不认识这是神作工的一种方式，就会对神产生埋怨。有些人说我信神信得好好的，为什么把我开除了？我又没干什么为什么开除我？神主宰了，那神为什么不把教会主宰好呢？为什么会让敌基督假带领在教会里边呢？他与神在讲理，他就不去认识神作工的方式，神是为了下步能更好的工作，能进入正轨，来检验人、拣选人，所以神要兴起一股风，甩来甩去，看谁跟随神跟随得紧，谁是真正跟随神的人，谁是有交易的，谁是欺骗的，甩来甩去把那些搞交易的人甩出去，这是一种作工方式。

“用作工方式来试验跟随我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所有的人都处于失望之中，作为人，无一不是处于消极被动的景况之中，似乎整个空间都发生了变化。”从2012年直到现在是不是这种感觉？“有的人怨天怨地”，有这个情形的人多了吧？有的人说我撇得太多了，我不敢撇了，人家不信神的人房子盖下了，因着我信神这几年没挣下钱，没有给孩子娶下媳妇，房子也没盖下，回归世界了。回归世界了以后还埋怨，早知道信神是这样，我可不该来信神，信神怎么这么倒霉呢。不仅是回了世界的人觉得倒霉，这一段时间应该有更多的人觉得我信神怎么这么倒霉。小蝴，信神倒霉不倒霉？（小蝴：不倒霉。）“我就是领个退休金嘛，你也对付我，你说倒霉不倒霉呀？管天管地我信个神还管我退休不退休，我想尽本分就尽，不想尽就不尽，你还管我。”江梅，信神倒霉不倒霉？（江梅：不倒霉。）不倒霉？我不信神

的时候是“武则天”！我信了神我成啥了？随时把我拉起来，随时就踩我。咱刘志常说什么话呢？干活的是我，出力的是我，踩的还是我，就一天起来欺负我，怎么这么倒霉呢？江梅不觉得倒霉？（江梅：倒霉。)倒霉死了，我跑断腿累断腰没有夸我，反过来还说我不是人。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不是给我当家作主撑腰，人家别人不听话欺负我了，你还起来揭露我，倒霉死了。“有的人怨天怨地；有的人在失望中仍硬着头皮接受我话语的试验”，胡兰是不是够硬着头皮了呀？“老了老了不想干了，非得把我拖出来，我不出来又不行，哎……”硬着头皮接受我话语的试验。我记得第一次见面胡兰在我面前，真是威风，随后就说“你解剖吧！”我就想，呀，真厉害呀！胡兰是来考验我来了，是来检验我会不会解剖人了。为什么会处于那种状态？哎，就是因为是硬着头皮来接受我话语的试炼的，你是来跟随神的？是来寻求神心意的？跟随神寻求神心意能说出来如此悖逆的话？不是！你是硬着头皮来的，一百个不情愿。“硬着头皮来接受我话语的试炼”，两种人了吧？一种人是埋怨倒霉，一种人是硬着头皮跟随的。

“有的人仰天长叹，眼泪汪汪，似乎是为刚降生的婴儿却夭折了而悲痛欲绝”，SJ那时候是不是仰天长叹了？（SJ：嗯。）眼泪汪汪，信神多年，最后就这样完了？就这样背叛神了？结束了？什么人都有，在检验工程的时候就都出来了。“有的人甚至想到这样活着是一个羞辱，而且祷告神赶快把他挪去”，这样的人是不是也多了？在教会里的人现在就处于这种情形，信神这么倒霉，感觉到羞辱。江梅不会有这个羞辱的感觉，因为江梅能用地位来辖制人，受羞辱的不是奴隶主，应该是奴隶。那个做饭的人觉得自己这么受羞辱，所以做饭的今天她说出来什么话了呢？我在这儿也是死，我回家也是死，我何必呢？这么羞辱我，人家把我当成啥了呢？我把饭做好，还得把饭盛好，盛得多了少了还要挨训。我喂鸡，还嫌我把鸡喂得不好，信神信成啥了？刚信神的时候都想得利，结果成了奴隶了，是种耻辱，见不了人。“有的人整天精神恍惚，似乎刚得了一场大病，神志仍然不清”，看咱悦悦，是不是像得了场大病，精神恍惚。“有的人在发怨言之后悄然离去；有的人仍然在自己的位上赞美我，但仍带有几分消极。今天当一切都显明之

时，我也不必再多说以往”，这是几类人的情形，可以说所有人的情形，是吧。“今天当一切都显明之时”，这是不是都显明了？祭司弟兄说显明了，所有的人都显明了，各类人都显明了，各从其类了，显明什么了？这是不是显明了？神看的就是人的态度观点，不是看你在不在世界，不是看你是不是在教会，还尽不尽本分。

“今天当一切都显明之时，我也不必再多说以往，更重要的是在今天我所给你们的位上仍然能够忠心无二，使你们所做是我所应许，使你们所说是我所开启、光照的，最后使你们所活出的是我的形像，完全是我的彰显。”这句话阐明了什么，神说过一句话，不看以往，就看你最后时期是否能为神摆上。教会建造和国度建造的初期，把各类人都显明了，显明你是让你认识自己，显明是让你看见你就是地狱之子，显明你是让你从宝座上下来，从楼顶下来，真理才能灌进去。当你认识到自己是地狱之子的时候，才是你信神的正式开端，这个工作是必须的。但是现在呢？在教会建造你是骑马的，国度建造了你还是骑马的，那你从房顶下来了吗？那你能得着真理？换汤不换药。教会建造是国度建造的一个过渡，国度建造不是世界，不是一种做法，不是做给人看的，而是实质性的变化。“今天当一切都显明之时，我也不必再多说以往”，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不和你计较以前了。刚才所说的这一切的表现属于什么表现？属于什么性质的表现？都属于背叛！不管哪个表现都属于背叛，没有真实的信，没有爱，没有一个受造之物的形象，没有彰显，都属于背叛。既然是背叛那活出来的是谁？活出来的就是撒但。“我也不必再多说以往”，也就是不定你的罪了，也不说了，一笔勾销，过去就过去了，咱重新来，更重要的是将来不是过去，神要的是人的悔改，而不是看你是个什么人。世上无义人，神来地上拯救的是罪人，你以前犯的那些罪呀正常，因为你是个罪人，因为你是个败坏的人，神没有要定你的罪，重要的是看你是不是尼尼微城的人，看你是不是能悔改的人。“更重要的是在今天我所给你们的位上仍然能够忠心无二”，什么意思？每个人的本分都不一样，神给了你本分，不管你尽什么本分，在神给你的本分的位置上，你仍然能忠心无二。以前的不说了，今天神又给了你本分了，那你就得在神给你的

本分上忠心无二。“使你们所做是我所应许，使你们所说是我所开启、光照的，最后使你们所活出的是我的形像，完全是我的彰显。”把所有路途都说了吧。“更重要的是在今天我所给你们的位上仍然能够忠心无二”，第一个要求忠心无二，江梅，你在神给你的位上忠心无二了吗？（江梅：没有。）胡兰，忠心无二了没有？（胡兰：没有。）

忠心无二是第一个要求，第二个要求“使你们所做是我所应许”，神应许的是什么？江梅，对这句话怎么认识？你所做的是不是神所应许的？刚才交通了，做饭的做不好饭，她心里边有情绪，情形不正常，那你作为一个带领，你得去带领她。带领她是让你往神面前带领她，往神面前带是不是神所应许的？可是你怎么带的呀？你是凭地位训斥她、指责她。再说得好听点，你带领她做一件事，你带领她做饭，你教她怎么做饭，告她怎么做人，这都不是神应许的，这一切都属于你把她带到了你的面前，你所做的不是神所应许的。昨天晚上姊妹在这儿说，“他们一说那句话，我就火大得不行，就把他们打回去了，怼回去了。”那你把他怼回去了，这是不是神应许的？你跟人家发脾气了是不是神应许的？她说话就是再不好听，你就能起来像刺猬一样刺她？这是神应许的吗？不是神所应许的。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不管神把你放在什么位置上，你都不要为肉体作工说话，不管神把你放在哪个位置上，你都不要为自己的肉体作工说话，为自己的肉体作工说话那就不是神应许的。两方面，一方面是为肉体说话，一方面是为神说话。神应许的是什么呀？咱昨天交通了吧？咱在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你怎么和弟兄姊妹去解决？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是不是就是神所应许的？神所应许的是什么？是让你高举神、见证神、荣耀神的名、见证神的作工、见证神的心意、见证神的性情、见证神的作为、神的所有所是，用神简单的几句话怎么说呢？神说过，到那时手里捧着神的话，口里喊着神的话，实行的是神的话，里里外外都是神的话，这就是神所应许的，是你作为一个子民必须做到的，那更是你作为带领工人在教会里解决问题必须持守的，这是概括性的。刚才咱说了具体内容，见证神的名、见证神的作工、见证神的作为、见证神的所有所是、见证神的性情，刚才还少说了一个，那就是见证神拯救人的方

式、见证神的爱，这些都是神所应许的。也就是你在尽本分的时候，说话做事的时候，都得在这个范围里面，这范围广不广？范围广你在说话交通的时候那内容就繁多。所以在教会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用真理来解决一切问题的时候，不是单调的就是一方面真理，诸多方面的真理你都可以进入，用诸多方面的真理来围攻他的肉体，让他肉体四面楚歌，让他肉体站立不住，从各方面来与他交通，争战。

第三个要求，“使你们所说是我所开启、光照的，最后使你们所活出的是我的形像，完全是我的彰显。”这和上句话是不是连着呢？上句说你要做神所应许的，神所应许的有个范围。“使你们所说是我所开启、光照的”，你没有开启光照，但你可以搬呀，把我给你交通的给他交通出来。“最后使你们所活出的是我的形像”，怎么就活出神的形象来了？见证，活出，不仅是要让你用嘴去说，你还得实行出来，活出来。神作的对人都是拯救、对人都是爱，这句话不是让你和弟兄姊妹用嘴去说，你得把这话活出来。怎么活出来呢？就像今天，姊妹消极软弱了，她说“我回去是死，在这儿也是死”，那咱就把神的话活出来，就得寻求我怎么就能把她从这个泥潭里带出来？让她体尝到神的爱，解决她的这个痛苦，解决困扰她的这个问题。神是拯救、是爱，怎么拯救她呢？那我就得让她看见神作工是怎么拯救人的，是怎么成全人的，神作人的方式方法是什么。让你受多少苦那是种作工方式、方法，是为了你更好的进入，是为了你的生命有长进。父母打孩子是为了教育孩子，父母打孩子跟外边的人打孩子一样不一样呢？外边打你是欺负你，在这儿神摆设环境打你是为了让你明白，让你能更好的进入。让你去受这个苦，让你去做饭，让你去喂猪，是神让你从那个位置上下来！熬炼你，看你经得住经不住，神在检验你。哦，当她认识到“神在看我、在检验我，神在看我的心，看我的态度，神借着这个熬炼我的心志与信心来打败撒但。神摆设这个环境就跟约伯临到环境一样，神是看中我了！”认识到这些她高兴不高兴？她高兴。她在这儿做饭不是欺负她了，那是让她预备足够的善行。她看到喂猪的也能被成全，不一定非得做带领，做带领也不一定能被成全，很可能还会因此丧命。让她看见喂鸡、喂猪比当带领强，当带领是坐在炸弹上了，我

这个最起码还坐在磐石上了，没有地位之福。没有地位之福，真理更能流进来，“呀，神最爱我了！”让她看见神最爱的是做饭的，而不是爱带领，她心里边舒服不舒服？（舒服。）舒服，舒畅，她再尽本分的时候昂首挺胸，“哎呀，原来神爱我！原来你们贬低我，神不爱我，你看，看神爱谁。”打败撒但，她心里还高兴，尽本分还痛快。那我作的这个是什么工作呢？这就解决了人对神的误解，让人对神更有认识，对神的作工更有认识，对神的奇妙作为更有认识，对神的爱更有了认识。“最后使你们所活出的是我的形像，完全是我的彰显。”你的活出是为了彰显神。

什么是神的公义与人该走的路（二）

今天再告诉你们一个不好的消息，神说：“你看历代以来，越是敬虔的基督徒、信徒、使徒、先知，被石头砸死的，被马拖死的，吊死的，炸油锅、钉十字架死的，怎么死的都有。这就是你跟随神别打算有一点点安逸随着，别要求这个，别奢望这个。”（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凡事都得用真理的眼光来看待》）哪个真正信神的人有好结果了呢？有没有？（没有。）从外表看真正信神的人、敬拜神的人是不是都遭殃了？你看到哪个信神的人得着荣华富贵了呢？得着荣华富贵的是什么人？（夏彤：神不要的人。）不信派才能得着荣华富贵。凡真实跟随神的人、敬拜神的人不可能得着荣华富贵，在世间也不可能一世平安无事。所以说，你信神想一世平安，想得恩典，想得神的保守，风吹不着、雨淋不着，这是什么？空想、野心、欲望。这是不可能的！你要想风吹不着、雨淋不着，那你赶紧退去，不要信了！你不信，你就平安了。神说：“神巴不得人能爱他，但人越爱他受的苦越大，越爱他受的试炼越大。你爱他就有各种各样的苦都临到你，你不爱他就可能一切顺利，周围环境也平息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经历痛苦试炼才知神可爱》）这些话咱知道，咱揣摩过吗？经历过吗？再看看历代使徒，哪个跟随神的人、敬拜神的人有好结果了呢？最明显的，刚才交通谁了呀？（夏彤：彼得。）彼得怎么了？（夏

彤：为神倒钉十字架了。）好好的一个人，没病、没灾，老鼠没有咬、虫没有咬，然后就被活活地给倒钉在了十字架上，残忍不残忍？（夏彤：残忍。）你说你信神得着什么了？你信神就为了得这样的结果？你回家你爸问你呀，“你信神为了什么？”你跟你爸说什么？说为了剩存下来？为了混个不死的结局？从今以后你告诉你爸什么呀？（夏彤：我要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不对吧！你应该告诉他，“我要为神去倒钉十字架！”这才是有意义的人生！这个有意义的人生只是你用嘴说出来的一句话语，一句属灵的话语。用土话来说，直接一点、实在一点，我要为神倒钉十字架！为神舍性命！而不是让神为你舍性命！现在不是恩典时代。恩典时代是耶稣为人钉了十字架，给人作了赎罪祭。最后作工结束以后，神要怎么了？神说：“你要在自己的有生之日中为神尽自己最后的本分。以往的彼得是为神倒钉十字架，但你应在最后满足神，为神耗尽你所有的能量，受造之物能为神做什么呢？所以你应提前将自己摆上任神摆布，只要神高兴、乐意就任着他作，人有何资格发怨言呢？”（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说话的奥秘揭示·第四十一篇》）神要把人倒钉十字架！你钉不钉？你钉也得钉，不钉也得钉，由不得你！你爸听了该“呜呜”地哭呀，“早知道这样那时候我就不该让你信神！”会不会？（夏彤：他也得倒钉十字架，都一样。）那可不一定啊！人家不跟随神的人、不敬拜神的人不需要钉十字架，知道是什么意思吗？你不理解这个倒钉十字架，倒钉十字架是什么？（周蕊：是为了摆脱撒但的控告。）（思颖：神的荣耀。）为什么说是神的荣耀？为什么是摆脱撒但？人为神倒钉十字架，咱理论上知道，但为神钉十字架的含义，咱能不能去理解？在实际生活当中，咱能不能找到钉十字架的这条路呢？钉十字架就是把老己钉在十字架上。老己！老己是什么东西？（夏彤：败坏性情。）什么是败坏性情？（夏彤：人的肉体、地位、名誉这些。）

夏彤、周蕊，今天你俩该不该为神钉十字架？（该。）那你俩怎么就为神钉十字架了？夏彤，你想着虫不要咬你，是吧？那你怎么就是钉十字架了？你怕虫咬，是不是撒但给了你一个意念呢？（夏彤：嗯。）“你信神，神还给你摆设一个虫，让虫咬你。你弃掉你的神死了

吧！你还信神呢，你看晚上的时候，神把那虫给你摆布走了？你打开手电看看吧，可不敢闭住眼啊，你闭住眼看不见虫过来，一旦咬着你就麻烦了！”你就琢磨这些了。你敢说“不要说老鼠、蝎子，没有神的许可，谁也动不了我，狼虫虎豹不能临及我的帐篷，就是蚂蚁过来，它也不敢咬我一下！撒但你退去吧！”该不该有这样的认识？（夏彤：嗯。）是，狼虫虎豹都不能临及你的帐篷，那临及了你，你又该怎么办？“临到我了，是应该的，我要担当！我一生之中什么也不怕，我就怕虫咬，我害怕，我为什么害怕呢？这是撒但给我送的一个意念，撒但就是钻这个空隙，撒但，你退去吧！即使是虫咬着我了，那也是神对我的一个试炼。”“我最怕被虫咬了，我信神就是为了虫不咬我、马蜂不蛰我”，有没有这个想法？“我信神以前是为了虫不咬、马蜂不蛰，可是信了神以后我才发现，神不是专让人得恩典，还得怎么呢？还得为神做点什么，得为神钉十字架！我信神本来是想剩存下来呢，我本来是想让虫不咬我呢，可我信了神了，我要胜过死亡的辖制，我要胜过撒但，我不能掉到试探里边，我不能让神保守我，让神咒诅这个虫吧！”那用不用咒诅那个虫呢？它咬不咬你是神主宰，神说了算。因为神说了，没有神的允许，它靠近不了你，一根头发也掉不了。今天头发既然掉了，既然被虫咬了，那就不用说，肯定神允许了。肯定是神和撒但在那边打了赌以后，神说“可以，你去吧！”“那既然神允许撒但来试探我了，那我还有什么话说呢？今天撒但能够在背后控告我，让虫咬我一下，我能够为神站这么一个小小的见证，我何乐而不为呢？人家彼得都已经从监狱出来了，还能够再返回去为神倒钉十字架，那今天神给我摆设这么一个环境，我为什么不能顺服下来呢？我为什么还能有要求？为什么还能有反叛？今天即使老鼠咬我了，即使虫咬我了，我应该感到荣耀。”被虫咬了为什么是荣耀呢？“那是神看得起我！神看得起我，才让虫咬我。”为什么这么说？“我今天来尽本分了，我也没有去作恶，没有神的允许，虫是碰不到我的。今天碰到我了，肯定是神允许的！神允许了，那背后肯定是一场赌，是神和撒但在打赌。神在那边看呢，撒但也在那边看呢，撒但嗤笑我了，‘你信的什么神？连个保护你不被虫咬都保护不了，你还信神干什么呢？你弃掉神走了吧！’撒但你退去吧！虫咬了我是神的允许，是我的缺少，应该！一个受造之物，被一个虫咬算什么？彼得为神钉十字架了，我为神让虫咬了就背叛？撒但你也太小看我了吧！”一脚把它踩成肉泥，

踩在脚底下！撒但是不是退去了？（夏彤：嗯。）“今天神能让虫来咬我，还是在我尽本分的时候来咬我了，这是神的一种高抬，神看得起我！神摆设环境来试炼我、操练我。神既看见我身量的幼小，又看见我可以造化，所以神才给我摆设了这个小小的环境来操练我。神既让我认识了自己的生命幼小，又让我看见了神的作为、看见了神作在人身上的爱，又看到了神对我的高抬与恩待！”神是根据你的身量而摆设环境。

你如果在家，你会不会被蝎子蛰？不会。因为你父母就知道你怕蝎子、怕虫，所以给你把卫生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虫就咬不着你。你打扫好卫生，就不会有这些环境的，你在家是安逸的。神也不会说“你去咬她去吧！”今天知道了，后悔来这里吗？（夏彤：不后悔。）“那我在家虫咬不着，我是个不信派，神不搭理我。我来这儿，虫咬着我了。虫为什么咬着我了？神是要看我了。我来这儿是一场考试，高考！”你愿意高考还是在家睡大觉呀？（夏彤：高考。）考一下说不定还能上了大学呢，是吧？（夏彤：嗯。）再好一点还能分配工作。应不应该把赞美之声归给神？（夏彤：应该。）这是不是为神站住见证了？这是不是上十字架了？为神钉十字架！做每一件事情都是让你为神去钉十字架，把自己献上，这是走彼得的路。

周蕊，刚才给夏彤交通了，你是不是也有路了？（周蕊：有了。）你怎么走呀？（周蕊：就是在这个环境之中应该担当，无论什么环境临到，这都是灵界的争战，神在那儿看着我呢，让我能够在这个环境之中不为着自己。无论什么环境临到，我是一个受造之物，这是我应该做的，应该配合的。心里边没有埋怨，没有抵触，没有这些东西。即便是临到了，那也是我该站的一个见证。就是神给我摆设的一个环境，神在试炼我了。你刚刚这么一交通，我就想起昨天一开始停了电的时候，我心里边就想着，“十一点多停电了，偏偏夏彤不在，这停电不停电也在神手中”，就没有想什么。后来出去上了个厕所，看见院墙了，就想“黑乎乎的，这墙上能不能进来人呢？”这下就开始胡思乱想

了，就没有把这个意念分辨出来。）体尝了一下，活在黑暗之地怎么呢？惶惶不可终日！敢不敢离弃神？看看人家但以理。咱不说但以理了，就说但以理的那三个朋友，人家就是进火坑里也不屈服于那个国家的王。人家是不是为神钉十字架了？（周蕊：嗯。）为神献生命！咱今天呢？“我今天尽本分了，黑灯瞎火的……”，就是再有什么，还用担心你的后事吗？这是你该揣摩的事吗？（周蕊：不是。）刚开始咱谈的是什么？神的主宰！你对神的主宰与掌管不认识。谈的是你对神没有一个真实的信。如果真实的环境临到了，有人从墙上进来了，小林把大红龙带进来了，我把环境给你带过来了。你怎么认识呀？扭转你的一个什么看事观点？（周蕊：就是不要觉得你今天配合了，你做得对着呢，好像神就得怎么怎么。人在神面前应该有的一个良心、理智，我就是一个受造之物，神怎么对待都应该。）公义！神想怎么作就怎么作。今天就把你放到派出所了，甚至就把你打死了，也是神的公义！（周蕊：刚刚你谈你们临到那个事，你里边的那个观点了，我就看见我里边那个看事观点错在哪儿了，谬在哪儿了。嘴上说自己是一个受造之物，可是从心里就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受造之物，还是在那儿要求，应该怎么怎么。就是即便这个环境没有临到自己身上，也有这些要求、有这些想法，看见自己这一方面。）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观点，那是不是就自己做主了？（周蕊：嗯。）自己就没有上十字架，没有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今天临到这个环境，还有你那天遇到小林带手机的那个事，今天你再遇到我这个事，我带着手机过来了，还开着机。你又看到什么了？害怕吗？为什么会有这些事发生？（周蕊：我里边有一个错谬的观点。就觉得，到时候神要带着众长子走呢，不可能落到大红龙手里。）这个环境不能临到我，是吧？（周蕊：但是怎么还临到了呢？神也没有维护。）这是什么？神说你的看事观点和神作的事相差甚远。远了多少？你想的就是“信神，神就应该保守我平安”，神在那边要的是什么？要的是见证！让你走彼得的路，走但以理的路，走但以理三个朋友的路。为神献上，为正义、为了神的经营计划能献上，还得有智慧。今天我这个事临到你了，你怎么认识呢？（夏彤：我的认识就是，你带着我们走这个路呢！你走的路我们也得这样去走。这是站见证的路，用真理打败撒但。）实际上不需要多大的环境，假如今天真把我判了15天，我坐到监里了，周蕊怎么想呀？“众长子能坐监？众长子要是坐了监狱了，我在这个黑洞洞

的房间里，你说我能不怕？到底是真的呀假的呀？”是不是开始怀疑真假了？不要说我坐监了，耶稣坐监的时候，有多少人退去了？都退去了！就连彼得还怎么了？（夏彤：三次不认主。）三次不认主！神是不是在检验工程了？（嗯。）所以说，我要是一去坐监，如果不交通，你说下边会有多少人退去？在人的想象当中、渺茫的认识当中，弟兄是谁呀？（众长子。）此人勿动！此人勿动都坐监了，你说我算个什么呀？这黑洞洞的家，蝎子能不蛰我？虫能不咬我？神要的是你的顺服，要的是见证，要的是你打败撒但的见证！你为神献上的不是一句话呀！神要按着你的话来成全你，按着你的誓言来成全你。就和张怡一样，张怡和神怎么说的？“我要为神尽本分，为神抛头颅洒热血，为神忠心耿耿，我要为神献上我的所有”，说过这话没有？（张怡：让我做浇灌的时候，说我起个什么化名呢？我说一心爱神，叫心爱吧！）还一心爱神呢，看看你这心志有多大了？神给你摆设个环境，看看这一心爱神的人。还没多大的环境，刚起来尽个本分，走了五天就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夏彤：刚才看神话说，你以为轻而易举就是得胜者吗？不是人想得那么简单，是有很多实际经历的过程。）人看的是他头上的光环，看的是他得到的福分，而不是看他的所说所作。一问你们愿不愿意做彼得？愿意！愿意那为神钉十字架吧！一说钉十字架，不说话了，跑了。神不跟人开玩笑呀！（思颖：要兑现呢！）要兑现呢！神要真实的了。你连人也欺骗不了，你能欺骗了神吗？

咱今天作见证了，作工结束完了，神要的是见证，因为现在不是恩典时代。在你那边信神你是要得着什么，要求得什么，你信神是要神怎么怎么，是在要求神怎样怎样，也就是神我信你，你能为我做什么？我信神是我得为神做什么。这是什么表现呢？一个是索求，一个是献上；一个是交易，一个是还报。耶稣去钉十字架的路上，兵丁把唾沫吐到他身上了，最后他们还把耶稣钉在了十字架上，可耶稣反而说“神啊，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你饶恕他们吧！”耶稣是给人作了一个标杆。耶稣是怎么通行神的旨意的？彼得是怎么通行神的旨意的？彼得为神倒钉十字架。神和他说“难道还让我为你第二次钉十字架

吗？”（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人对神的要求太多》）彼得就知道了，自己走回去钉十字架了，这是彼得走的路。今天咱要走彼得的路，就是也像彼得一样为神钉十字架，为神站见证！不能是索求神该为我做什么，恩典时代是这样的，但咱现在从恩典时代过来了，你已经认识到了，神有这个能力，而且神在主宰、掌管着万有，神在供应着人类，人就应该去还报神爱。而且神说了那么多话，你都明白了，你知道你的使命与责任，知道你是个受造之物了，那你就得站到一个受造之物的位置上，做你该做的，说你该说的。不是说一个人是这样的情形，可能你们都是这样的情形吧？每一个人信神都是要求神应该怎么样。说话、做事、行事，一个是没有站在受造之物的位置上。第二个是什么？不考虑神家利益，不考虑神的名，不揣摩神的心意是什么，只考虑你的意思，没有把老己钉在十字架上。

咱刚才谈到了此人勿动，怎么理解这个此人勿动？彼得是不是此人勿动？耶稣是不是此人勿动？（是。）那他们为什么钉了十字架呢？此人勿动，你怎么理解这个词？彼得坐监了没有？（坐了。）彼得也坐监了，也钉十字架了，是吧？（嗯。）按理说彼得是不是应该此人勿动？（嗯。）那彼得此人勿动了没有？（没有动。）没有动他怎么坐的监？此人勿动，没有神的允许它动不了你，没有神的允许，它要不了你的命。今天如果要了你的命了，那肯定是神让它动了。那咱在这里还用担心吗？（夏彤：不用了。）你得准确认识这个此人勿动。如果你是一个真正信神的人，是一个跟随神的人，是一个敬拜神的人，谁能动了你？谁也动不了你。那要动了你，肯定是神许可了。那神许可了，你还有什么想法呢？此人勿动，虫不能来咬我了。但是今天一旦虫咬了你，应该怎么认识？（夏彤：神允许的。）“神让它来咬我的，因为我和神搞交易了，神不允许我和神搞交易，神要打破我这颗搞交易的心。”神要看，“噢！虫不咬你了，你在这儿尽本分了，要是派一个虫咬了你，我看你还尽不尽本分了呢？”那这个时候虫是不是该来咬你了？那虫来咬你的时候，你的观念是不是要出来了呀？（夏彤：嗯。）你对神不认识，你的观念就出来了，“我尽本分了，怎么还能让虫咬我呢？究竟有没有神呢？”如果你对神有真实的信，对神的主

宰有信，你就会信靠、信赖。信靠是什么意思？交代给神了，自己不管自己了。信靠、交托，交给神了，“神，我是死是活就交给你了，老鼠咬我也是你允许的，大红龙打死我也是你允许的”，你把你交托给神了，你还有担心吗？还有索求吗？你只要有索求，“老鼠不敢咬着我啊！老鼠不敢咬着我啊！”那就证明你把自己交给神了没有？你没把你交给神。你交给神了，神把老鼠放在你家了，“老鼠不敢咬着我啊！老鼠不敢咬着我啊！”这是交给神了吗？（夏彤：没有。）没有交给神。你要把你的生命交给神，“这黑洞洞的，贼是不是进来了？进来了把我怎么了谁也不知道”，交给神了没有？没有。你不敢交给神，你没有交给神。你就没有把自己交托给神，那你还信神吗？那你就不是信神的。所谓的信，信靠、信赖、交托。为什么？神主宰万有，你就在神的主宰之中，你何必要有自己的选择呢？你选择什么呢？你能选择得了吗？你搞个对象你能选择得了吗？你出生的家庭你能选择得了吗？今天的生与死你能选择得了吗？你没有选择了，那你还选择什么呢？那你不是自讨苦吃呀？你不选择了，你交托给神。“今天就是地震砸死我了，那是神的公义，那是神作的。如果在这儿真出了事了，神愿意让人知道就知道了，神不愿意让知道，那就不知道呗！我这人命中注定就是死无葬生之地，那何必让谁知道呢？神就是让我死无葬生之地，我非得让家里人知道……”你和神能掰过这个手腕吗？那你不累吗？（周蕊：太累了！）那我就不掰了，不掰了还累不累呢？（周蕊：不累了。）那该我今天死就死吧！“呼呼呼”睡着了，你还害怕吗？没有怕了，坦然了！（夏彤：坦然面对死亡。）哎！坦然面对死亡！撒但还能怎么对待你呢？撒但没法子了就退去了。

此人勿动！那只是一个检验、试炼，把彼得抓到监狱里边了，计划第二天就让他上刑场杀他呢。彼得知不知道人家要杀他？（夏彤：知道。）彼得喊“主啊，主啊，快救我”了吗？（夏彤：没有。）没有，坦然面对！那个天使是他叫来的？（不是。）不是他叫来的。神不允许他动彼得，只是检验一下彼得的信心就行了，“好了，出来吧！”如果让彼得出来，神还得给门房送点礼，找找后门？如果是找人送了礼了，那就不是神作的了。要是神安排上彼得下边的那个人，“你给门房

送点礼，把彼得送出来”，这叫什么？这叫羞辱神。怎么是羞辱神？神主宰万有，还得用撒但哲学法则来把他救出来？不需要！彼得配看见神迹奇事，而且那个时候神就是作神迹奇事了，就让你看得见。此人勿动！看你怎么去认识，但你不能试探。你不能说此人勿动，然后你就怎么呢？警车过来了，“神保守，我要站见证。我站在他的门口，我看他要干什么呢？来抓我吧！你抓我，我就上！”这是试探！犯傻！主耶稣在旷野里边撒但怎么试探他的？圣经中记述到：“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太 4：5-6）说这句话的意思其实不就是“你不是此人勿动嘛！不是有天使托着你嘛！你跳下去，看托不托？”耶稣怎么说的？“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太 4：7）如果那时候耶稣听了撒但的话，“我要给你作个见证，我要证明给你看，天使是要托着我的”，跳下去了，那就是试探。要是你，你跳不跳？你是不是要作这个见证呀？我给你证实一下，证实不证实？（夏彤：不证实。）你证实就是试探，你跟人家穿一条裤子了，站在人家那边说话了，和人家成为一个党派了，和撒但合起伙来试探神了，就这个意思。如果耶稣从那上面跳下去，天使托不托？（夏彤：不托。）为什么？（夏彤：试探。）那是试探！你试探神，神还能中你的招呀？神不可能中你的招！神是让你交托、依靠、交给神。

此人勿动！即使动了，那也是神的主宰。你不理解神的主宰归你不理解，你不理解也应该像彼得一样，彼得说什么了？神话中说：“你作的事人测不透，但都有你的美意，都有公义在其中，我怎能不为你的智慧作为而发出赞美呢”（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怎样认识神的公义性情》）神的智慧人测不透。今天在我身上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在人的观念里边是不是有好多打架的地方？可是这里边有神的智慧在其中，咱知道多少？刚才说了，一个是见证，坐监了；一个是你亲自去体验、经历、体尝。体尝一下耶稣当时作见证的时候，耶稣的感受，耶稣的痛苦。你能体尝到吗？给我穿看守服的时候，我是什么感觉？咱看电影的时候看过，你是犯人，人家就给你脖子上挂一个牌

子，是吧？（嗯。）给你去照一个相，左转、右转、正面，再测量一下高低，让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一穿上这看守服你就成什么了？（囚犯。）囚犯！你说你做什么了，一下就成了囚犯了？人家说你们是犯罪了，说你是犯人，你就是犯人，让你干什么你干什么。让你干什么你干什么，这是一种什么？这是不是戏弄？（嗯。）我这个时候才体尝到兵丁戏弄耶稣的那种感觉。戏弄你，给你穿看守服，让你左转、右转，你敢不听吗？你能不听吗？心里有一种难受，才体尝到神说的："……原本无罪的耶稣被定了死罪。神是无辜的，但是人却不放过神，硬是把他判了死刑，因而耶稣被钉了十字架。"（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恶人必被惩罚》）耶稣来钉十字架的时候是无罪的。没有罪的被钉了十字架，受了那种苦。为什么说没有罪就受苦？有罪就不受苦？有罪的和没罪的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夏彤：心里有一种受屈辱、受羞辱的感觉。）羞辱、戏弄！颠倒黑白！只有在那种场景，我才体尝到了耶稣的那种感受。我自己租的地盘，不由我用？你过来拆我的场，还给我当祖宗；我和你谈判，不能谈判，你还想打人；正当防卫打了你了，我还得赔偿你；我赔偿你了，我还得坐监，哪儿来的正义呢？哪儿来的公平合理呢？实际去体尝一下，无罪的肉身来钉了十字架！

另一个呢？就是刚才说的，我是这种流露。其他人呢？每一个人流露出来的是不一样的。其他人一穿看守服，都想起什么了？刘志想起来的是什么呀？刘志想起来的是他的家人，"我这就坐监了？我家人看到这个怎么说呀？我回去以后村里边的人怎么说呀？"田宇呢？"我这一生就是这了？婚没结，世人享受的我没有享受过，然后马上就要坐监了，这就是信神？信神就是这样的？这就是我的一生？"想的是什么？（自己。）想的是自己的前途、命运，自己的一生。借着这么一个小事，把所有的人都显明了。你什么时候想起过神？没事的时候你夸海口呢，我为神怎么，我为神怎么，一有事了，让你干什么呢？还没判你刑，只是穿看守服演一下戏，问个话，取证一下，人心里的东西就流露出来了。这个时候神是不是已经看见你的态度、看见你的观点了？天冷的时候你想起的是谁？地位、名誉放在你面前，真理摆在你

面前，你要的是谁？不同的人流露出来不同的观点，都有所收获。如果没有这个环境，刘志在那儿这也不怕，那也不怕。是吧？结果去了那儿，上个厕所还要，“警官，我去个厕所！”你说刘志平时厉害不厉害？去了那儿怎么不厉害了？这仅仅是在警官面前，神还没有公开呢，大灾难还没有降下，神公开在天空中响雷的时候，你还厉害吗？还玩拳头吗？还讲自己的理吗？这就是说，你得认识，让每一个人都有功课学。他们在那边认识了，你呢？你没有去经历，你有没有功课学？（周蕊：有。）什么功课？“这就是众长子？这就是建造国度呢？建造国度我也没看见神维护呀！此人勿动，我也没有看见此人勿动了呀！倒是看见此人必动了！”然后消极、软弱、背叛，这是好事坏事？（好事。）好事！神作的是什么工作？神是赐给你生命。让你认识自己、认识神，让你生命长大，而不是让你享受安逸。根据这些来说，这个环境该不该临到？（该。）该临到，必然要临到！也必须得临到！只有临到这些环境，你的生命才能长大，你才能对神有认识，才能有真实的体验，才能看见自己，不然都是温室里的花朵，经不住检验的。

那再往后说，这件事是偶然发生的吗？是什么？（涛涛：神精密地计划。）神命定好了。你来这儿的时候，就给你注定、安排好了这么一个浑人，就用这个浑人来拦阻，看你维护不维护神家利益！看你敢不敢拿性命来维护！你维护神的名胜过自己的性命了没有？神是不是检验工程了？检验你的同时，又让你怎么呢？你能不能给世人作出个标杆来呀？如果我在这儿委曲求全了，逃避、退缩了。那我以后怎么带领人？以后又怎么打这个仗？这对我是一个考验，对你也是一个考验。都是考验、检验，同时又是给你一个站见证的机会，这是生命长大的一个过程。神说：“我总觉神带领我们走的路不是直线上升，而是曲折度大而且是坑坑洼洼的路，而且神说所走的路越是崎岖，越能显明我们的爱心，但就这样的路我们谁也开辟不出来。”（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路……六》）国度的路是什么？蜿蜒曲折的，不是直线上升的。蜿蜒曲折的路是让你生命长大，是让你得生命的。当你看到这儿的时候，你该干什么呀？是不是看到神作工的奇妙作为？（嗯。）经

历到这些以后，你才能定真独一无二的真神。怎么定真的？神主宰万有，有生命的、没生命的，跟随神的、不跟随神的，都在神的主宰中。看到了神的主宰，又看到了神的奇妙作为，又看到了神的作工不合人的观念。要是合人观念，坐监了影响工作呢，给点钱把这件事情给处理了，和解了，不用坐监了。可神作的就是不合你的观念，人家就是狮子大开口，没有要和解的意思，这就是让你去怎么了？让你去经历去，不能只是个理论，说说就完了。

刚才交通此人勿动了，是吧？你怎么理解这个此人勿动？不要套规条，你一守规条，就把你套住了。此人勿动，一方面是神的安排，如果动了你了，那必定有神的安排。还有一个，根据什么来看待？根据你的生命是不是长大了，对你的生命是不是有益处呢，对神的名是不是有益处呢，对神的见证是不是有益处呢？只要是有益处，那就是神作的；没有益处，那就不是神作的。给了你一个公式，给了你一个路途，让你以后能够独立生活。你看这件事是神作的还是人做的，还是撒但作的，怎么看呢？（夏彤：看对你的生命有没有益处，对神的工作、神的名有没有益处。）你不能看你的肉体是不是舒服。你得看你对神是不是有了认识，对你自己是不是有了认识，你看神的名是不是得到宣扬了，是不是让神得着荣耀了，是不是为神站了一个见证，根据这个来衡量。

564　怎样认识神的公义性情

1　你一个受造之物你凭什么要求神？人没有资格要求神，要求神是最没理智的事。神该干什么就干什么，神有权利不这样作，有权利自己处理这些事，神自己的性情是公义的。公义并不是公平合理，你做多少事给你多少工，你干多少活给你多少钱，这不是公义，你认为分工合作、按劳分配，按所付出的得着该得的，这就是公义。假如约伯为

神作完见证，神把他灭了也是公义的。假如约伯为神作完见证，神把他灭了也是公义的把他灭了也是公义的。

2　在人看合人观念人说公义，这容易得多，如果在人看不合人观念，人理解不了的事，人能说出神公义，那就费好大劲了。如果那时把约伯灭了，人就不说神公义了，即使有人说也是勉强的。其实人被神灭了，不管人经败坏还是不经败坏，神灭人该不该神灭人该不该向人讲明道理？该不该向人说明根据什么灭人？用不着吧？一个败坏的人在神眼里在神眼里随便处理，怎么作都合适，都有他的安排。神怎么作都合适，都有他的安排。

3　神作的每一件事每一件事里都有公义，但人发现不了。作完见证灭了你，这是不是公义的？这是公义。虽然现在事实上不好认识，但道理上你得有。神毁灭撒但是不是神的公义？把撒但留下来了呢？不敢说了吧？神的实质就是公义，神作事人不容易认识，但神所作的都是公义。你看神把彼得交给撒但，彼得咋说的："你作的事人测不透，但都有你的美意，都有公义在其中，我怎能不为你的智慧作为而发出赞美呢而发出赞美呢？"现在应该看见神就是不灭撒但，让人类看看撒但是怎样败坏人的，神怎样拯救人，到了最终，因人被撒但败坏的程度看见撒但败坏人的罪恶滔天，神把它灭了，让人看见看见神的性情、神公义。

——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怎样认识神的公义性情》

270　应达到约伯和彼得的见证

1　你说你被征服了，你能不能顺服至死？不管有没有前途你都能跟随到底，不管环境怎么样你能对神不失去信心，最后得达到约伯的见证——顺服至死，达到彼得的见证——爱神至极。

2　一方面像约伯，他物质东西没了，肉体的病痛临到他，但他不弃绝耶和华的名。彼得能爱神爱神至死，上十字架还爱神，不想自己前途，也不追求奢侈想法、美好盼望，只追求爱神、顺服神一切安排，你得达到这个标准，这才算是见证。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征服工作的内幕 二》

什么是神的公义与人该走的路（一）

（周蕊：昨天晚上我一个人在那边住，突然就停电了，家里黑乎乎的，我就在那儿胡思乱想，“这要是发生个啥事，都没有人知道！”）你在那儿是干什么呢？（周蕊：尽本分呢。）那你说没有人知道！你事奉的是谁呢？（周蕊：事奉的是神。）“我事奉的是神，我在这儿发生什么事也没有人知道”，这两句话结合起来是什么话？这是什么性质？什么性情？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人常说“画龙画虎难画骨”，今天就给她画画骨，看看她骨头里面流出来的是什么东西？周蕊，别人交通了，现在你给自己交通交通，解决一下自己的问题。你发现什么问题了？（周蕊：我在想……）你在想什么？“神在哪儿呢？看不着、摸不着呀！”（SJ：还有一个想法，弟兄你怎么也来了，你来了给我们带来的不是麻烦吗？说让我们注意安全了，你来了，这还有安全吗？如果一旦有个什么事，大红龙就把我们一网打尽了。）想了没有？

（周蕊：我倒是没有这个想法，因为我想老师来不可能带手机吧！）我原来不带手机，这次我来这儿带上手机了，还开着机呢！（周蕊：小林那天也是说，“我平常出门不带手机，就今天带上了”。）为什么？就专门“吓唬”你了？（周蕊：我也没有经历过这些环境，我听他们说大红龙一般都是晚上抓人，昨晚我心里就想：“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停电了？而且这一片都停了，是不是大红龙盯上我了？”所以心里就怕呢。）你心里想着“怕”，一个事奉神的人一个人在家，停了电了睡不着觉，惶惶不可终日！

（夏彤：我要是怕就是怕黑，怕有虫出来咬我，就想着别让我看见虫，别让它靠近我。）你怕黑是因为怕虫咬？（夏彤：嗯，就是怕虫。那天晚上两点多我起来了一次，就发现在我床边那个墙上有一只那么大的黑虫子，还好我拿手机照了它一下，要不照它就跑到我床上了。）还好你照了一下！那么大一个虫子你能照着，如果有一个蜱虫过来，你能照着吗？蜱虫在没有吃你肉的时候，没有吸你的血的时候就和一粒小米那么大，吸了血以后就和豆子一般大了，那你怕不怕蜱虫？（夏彤：怕呢，但是我都没有见过。我就想“我今天好好尽本分，神还能让蜱虫咬我呢？”我就是这么想的。）你们听听这些言语。夏彤，你说的这一句话她们都笑了，她们为什么会笑？（夏彤：因为我尽本分对神还有要求，我今天好好尽本分，神就会好好对待我，就不会让蜱虫咬我，就不会让强盗抢我，其实我心里头一直都有这个观点。）就凭这两个观点，你说你们两个人是不是信神的？（夏彤：不是。）为什么说不是？（夏彤：心里没有神，对神的权柄和神在人身上要达到的果效不认识。一个权柄就是今天万事万物都在神手中，都是神主宰。另一个，今天不是说信神了，就没有那些不好的环境了，你就不会临到祸患了。就像约伯，剥夺他的万贯家产、剥夺他的儿女，就是把他灭了也是应该的。今天你信神了，你不能对神有这些要求，你有这些要求你就不是在信神，还是有自己的图谋、有自己的索取，存心不对，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受造之物的位置上。）神是公义的，我站完见证，神把我灭了，神也是公义的，我尽本分也得死，不尽本分也得死，神怎么作都是公义的，那我还站见证干嘛？那我还尽

本分干嘛？那我还信神干嘛？是不是就糊涂了？（周蕊：反正就觉得不管咋我得尽本分呢。）“不管咋，我得尽本分，但是神你作得太不公义了，你太无理取闹了。我尽本分，你也让我临到这些祸患，不尽本分也要让我临到这些祸患，那我尽的本分还有什么意义呢？约伯站住见证了，你灭了他也是公义的，约伯如果不站见证，你灭了他不更是公义的？那站见证不站见证，灭了都是神的公义，神的公义在哪儿呢？”怎么看这个公义？这个公义能不能看见？你理解不理解这个公义？咱都知道约伯站住见证了，是吧？（嗯。）约伯站住见证了，神把约伯灭了，神公义不公义？（公义。）神告诉你说这是神的公义，字句道理你也知道了。可是你单单知道字句道理能站立得住吗？那你今天知道不知道，神把约伯灭了是神的公义？认识不认识？（夏彤：因为人就是一个受造之物，理当顺服神的摆布。）你得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人是受造之物！神是造物的主！你是神造的，不管神怎么作都是公义的。为什么说不管神怎么作都是公义的？就一个原因，因为你是神造的，你是受造之物！就这个原因。

现在能不能理解什么是公义？给你举个例子，你蒸馒头了，这个馒头是你蒸出来的，那该怎么对待这个馒头，是不是由你说了算？（嗯。）这个馒头，你可以把它做成供品，放在祭坛上，那是不是最高级别？（嗯。）这个馒头你可以吃了，你还可以送给乞丐，送了人情，还可以干什么呢？这个馒头还可以喂狗。你拿馒头喂狗，你还得省察省察吗？这个馒头我得喂狗，这个馒头我把它放到祭坛上边，还需要计划这个吗？你还需要和馒头商量一下吗？还需要给它阐明吗？（不需要。）你蒸的这个馒头，你想怎么摆布它，想怎么摆置它，是不是你说了算？你养的狗，你就是把它拴到门口给你看门，它也是条狗；你把它当成宠物抱在怀里，它也是条狗；你杀了它吃了它的肉，它也是条狗。你想怎么对待它就怎么对待它，因为你是主人，它是狗。你养条狗尚且如此，那造你的神呢？更是如此！所以说，这是神的公义。神想怎么作就怎么作，这不由得你选择，你有选择，就是悖逆。让你做个狗，你还有选择，“我就要做宠物，我就不进狗窝，我就要进人窝！”你说这个狗该不该灭？神要的就是一个顺服，至于说灭你

不灭你，是另一码事。咱今天只是和你交通神是公义的，神怎么作都是公义的，站住见证灭了你，神也是公义的。为什么？因为你是受造之物。但今天神是不是要灭你呢？神不是要灭你，神只是告诉你，让你有一个准确的认识。就像你父母把你养大了，不管你父母有没有钱养你，他们都是你的父母。当你有生存的能力了，你就有责任、有义务去养你父母。你不能说，“我小时候父母没有养我，我小时候父母没钱或者是虐待我了，我就要对他怎么样怎么样”，这是什么？（悖逆。）悖逆！你是他们的孩子，不管怎么样，到时候你都得养你的父母，这是你的责任，是你的职责。作为一个受造之物，你的职责、责任就是听从神的安排。神要你剩存下来，神赐福不赐福你，恩待不恩待你，那是神的意思，神想怎么作就怎么作，神想赐福你就赐福你，不想赐福你就不赐福你，你不应该盼望、要求这个。神说：“放心大胆地来爱神，看看神能把你怎么样？”（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说话的奥秘揭示·第四十二篇》）神还说过我要赐福那诚实人，神说要赐福、要祝福，神有没有说这是一个诚实人应得的？（没有。）你得把这话搞清楚。

赐福和祝福这是指什么说的？就好像神送给你了、神给你了。虽然神给你了，但那不是你应得的，这两个意思能分清楚吧？（嗯。）你本来什么也不应该得，你就是一个受造之物，你站见证是天经地义的事，因为你是受造之物，只不过是因着神的性情，神有喜、怒、哀、乐。神造人的时候，是按着他的形象去造的人，神喜爱正面事物，那神的“喜”象征着什么？（神的“喜”象征着一切正面事物的诞生与存在。）神的“喜”象征着一切正面事物的诞生与存在。就即使说是正面事物，神可不可以毁掉它？（可以。）可以毁掉它，毁掉它这是神的公义。神不毁它呢？（也是神的公义。）毁掉它是神的公义，不毁它也是神的公义，但是这件事情究竟是毁还是不毁呢？是根据神的性情、根据神的经营计划决定的。现在神不毁灭撒但，神不毁灭大红龙，这是不是神的公义呢？（是。）你敢说吗？（敢说。）那你说为什么神不毁灭它也是神的公义呢？（因为神要让它们为神的工作效力，成全神的选民。）神是利用它们来效力的，这是因着神的经营计

划。你得对神的公义性情有正确的看事观点，神想怎么作就怎么作。用人常说的话来说，就是“我就这么任性，我就要这么作了，你能怎样？你还和我讲理了？我是造物的主，我想这么作就这么作！”你能真正看到神公义的时候，你就再也不与神讲理了。不与神讲理是什么意思？你就是作了再大的见证，搞了再大的工程，还卖弄资本吗？（不了。）不卖弄资本了，“那是我该做的，我做完以后，神把我灭了，也是神的公义，因为我是受造之物！我来这儿是完成任务的。至于神灭不灭我，那是神的事！”一个是神的公义，一个是灭不灭你取决于神的性情，神的性情是恨恶一切邪恶事物，神的“怒”是一切反面事物不复存在的象征。那就是说，神一旦发怒，邪恶事物将不复存在。神的“喜”是象征着正义的存在与诞生。因着神的性情有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有了一个各从其类的结果。凡属邪恶的那必定是灭亡的，正义的必定是剩存下来的。剩存下来不是你应得的结果，而是什么？是神的赐福！是神的祝福！你因着正义能剩存下来，这是神的赐福与祝福。六千年了，邪恶的人类还能在地上生存，这是什么？这算不算祝福？算不算赐福？这是神的怜悯、恩待！神恩待了你了。咱以前交通过这个恩待，是吧？（嗯。）神恩待你了，本来你不应该有，但你有了，这是恩待。就比如，你和邻居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你拿上东西送给他了，这是恩待他。老板给那个工人发工资了，觉着他家贫穷、可怜，“算了吧！别人都是两百块钱工资，我可怜你、照顾你，就算是扶贫你，多给你两千块钱吧！”这多给你的钱，和你的工资、和你没有任何关系，这是送给你了。这是什么？（夏彤：恩待，怜悯。）恩待、怜悯！你站住见证了，神高兴，神祝福你，赐福你，神赐给你了。一个大臣得了一等功过来了，皇上要干什么呢？来，赏你一个黄马褂。赏赐，一个是赏，一个是恩待，这两个性质就不一样了。这个能区别开了吧？（能。）神赐福不赐福那是神的事，咱得有这个理智，咱的理智就是受造之物！神赐福你，是根据神的性情，咱做了正义的事了，跟随神了，应该剩存下来了，这是因着神的性情。因着神的公义就没有一个固定的结果，必须得剩存下来或者是不剩存下来，那就是神想怎么作就怎么作。

周蕊，临到这个事的时候你害怕了，这暴露了什么？你就是个不信派。我刚才给你交通了神的公义，还交通了什么？（赐福与恩待。）公义与赐福和恩待之间的关系，不太好理解，但是我讲个故事，有个画面，你就好理解了。一条狗如果去了喜欢狗的、生活条件好的人家里，即使这个狗是一条哈巴狗，人家是不是也是恩待狗了？（嗯。）这个狗如果去了一个贫穷人家，主人本身就对这个狗没有什么喜好，他养狗就是为了看门，是为了生活所需，那这个狗即使是个好狗，也得不着恩待，也得不着主人的赏赐，因为主人就是让狗看门了。那这个狗就再是个聪明的狗，主人也不会把它当成宠物待的。这个狗就是个警犬，特别聪明，主人也是让它看门了。但如果狗到了富人手里边，就是不聪明的狗、糊涂狗，主人也是把狗抱在怀里边，因为主人把狗当作宠物了。我说这个话你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吗？不要根据自己的能力、身量来对神提出要求。你看到这两个狗是在不同的家庭条件、在不同的主人那里得到了不同的待遇，但是不管怎么说，是不是都是神的公义呢？是不是都是应该的呢？对主人来说都是应该的。那咱人呢？你来到神家了，不管神怎么摆布安排，把你放在什么位置上，神公义不公义？（公义。）今天你的素质再好，你的能力再好，但就不用你，就把你放在门外边，就让你看门了，行不行？（行。）这就是神的公义。这就解决了咱心里的不平衡感、攀比感。不去攀比、不去衡量，只是做好各人该做的，完成自己的使命。在这个基础上神如果恩待我，我感谢神的恩待，神赐福我、祝福我，我感谢神、赞美神、荣耀神！你可以自豪，但你不能把神的恩待、神的赐福当成你对神的一种索求、要求，当成一种愿望、野心，咱得有这么一个理智。神的公义和神的性情，神的喜怒哀乐打不打架？从外面看是不是打架了？你真正理解了，是不打架的。

周蕊，你刚才说晚上你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停电了，你担心害怕了，你怕出个啥事也没有人知道，是吧？你说一个信神的人，竟然能说出如此荒诞的话！如果不信派出个啥事没有人知道，更主要的是神不知道，因为神就不搭理。你说你一个信神的人，神来拯救人了，你出个啥事神也不知道！你信的这个神是什么神呢？这个“神”肯定是坐在家

里不出门，看不着、摸不着。你说咱信的是什么？没信！你信的是“无能的神”，还不如一个人。你信的这个“神”有人大吗？有没有人大？咱口里边说的神有多大？（至高无上的。）至高无上的、全能的、主宰万有的、宏观的、微观的、可以主宰整个宇宙星空的、还可以控制微生物、细菌的这么一个独一无二的神，我在家发生了什么事，他竟然都不知道。你嘴上说的和你真实的身量差距有多大呢？这叫信神吗？你对神的信有多大？有没有芝麻那么大？临到一个环境就显明了，你的信还没有芝麻大。那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在船上的时候，一股风刮过来了，这些人怎么了呀？吓得“主啊主啊，我们的船快要翻了。”那彼得呢？人家是不能在海面上行走，走了两步掉到海里喊主救他了，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哪，为什么疑惑呢？”彼得是在海面上不能行走，耶稣才说他是小信的人。而你呢？“在这儿发生什么事神都不知道”，你说你是一个什么人？小小小小信的人。神发表了那么多话语，今天神给你摆设环境检验你了，这灯灭的是不是时候呢？如果两个人在家的时候，灯灭就灭了，两个人还有个说话的、有个伴儿，也感觉不到神的主宰，也不需要神的主宰，我们完全可以胜过去这个黑夜。神只能等你一个人在家的时候，用停电来检验一下你的信在哪儿。撒但在那边控告了，“你看她平时说得多高尚、多好听，你问问她，她究竟信不信你呢？她说神主宰，你看她相信神主宰吗？一停电，她的意念就出来了，再摆一个环境来检验检验”，然后又摆了小林，小林怎么了？带了个手机，“小林平时带手机就带手机吧，你都进过派出所了，你来这儿还带个手机，给我们带来环境怎么办？”撒但在那边是不是仰面大笑呢？“你每天训练精兵呢，我看看训练的这个精兵是什么样的？”周蕊，用不用犹大带着大红龙来找你呀？用不用这个环境？（周蕊：不用。）不需要这个环境。咱对神的信小得可怜！那需要什么样的环境呢？撒但说，“不需要多大环境，你就让小林去派出所转一圈就行了！让小林带着手机过来就足够了，就可以显明周蕊了。”小林出什么事了？背叛神了？小林不需要背叛神，小林也不需要出了环境，都不需要，小林只需要去派出所转一圈。周蕊，神给你摆设的环境大不大？（不大。）小林一去派出所就如瘟疫一般，咱就胆怯害怕。小林还是因着打架才去的派出所，打架和信神沾不沾边？（不沾边。）因着一个跟信神不沾边的事去了派出所，咱就胆怯、害怕了。你说你信神了，神的主宰在哪儿呢？神的全能在哪儿呢？神

说：“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兴盛与存亡关键在于这个国家的统治者是不是在敬拜神，是不是带领他的人民亲近神、敬拜神。”（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主宰着全人类的命运》）神不参与人类的政治，但它还超不出神的主宰。咱今天看见了吧？现在中国是什么处境？全世界大国小国，多少个国家都联合起来反对中国！这是谁去做的？全能神去作了？祭司弟兄给他们作思想工作了？用不用？（不用。）咱今天信神了，神说或大或小的环境都得临到人，今天临到这些环境显明咱是个小信的人。

夏彤，你是害怕蝎子。（夏彤：我从小就怕。）你是害怕蜱虫还是害怕蝎子？（夏彤：害怕蝎子。）害怕蝎子，不害怕蜱虫，是吧？（夏彤：因为没有见过。）神能派一个蜱虫把一个君王给咬死。你说神派一个蜱虫过来找找你，你能看见吗？（夏彤：看不见。）神能摆布一个蜱虫咬死君王，难道神就摆布不了蝎子蛰不蛰你？这就看你敢不敢信靠神！你的信在哪儿？你的靠在哪儿？你的交托在哪儿？神话怎么说的？“进到避难所，一切恩典祝福都在你身上，饥荒瘟疫都不能临近你，狼虫虎豹都不能伤害你，你会与我同往同行，一同进入荣耀之中！”（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十五篇》）“狼虫虎豹都不能伤害你”，狼靠近不了你，虫也靠近不了你，虎、豹它还靠近不了你。（夏彤：我心里好像就是防着神呢，万一神让蝎子蛰我怎么办呀？我就得防着！）你说你多邪恶呢！你邪恶，你把神也想得邪恶。神还派一个蝎子蛰蛰你？约伯十个儿女都死了，全部的家产都没了，如果把你放在约伯那个环境当中，你怎么经历呢？临到约伯的事是谁做的？（夏彤：撒但做的。）是撒但残害的约伯，是神残害约伯了吗？（夏彤：不是。）那你怎么去认识呀？（夏彤：撒但要残害人呢，是撒但在控告呢，神不回避撒但的任何试探，所以神就允许撒但做事。）神允许它做事，神不会苦害人，苦害人的肯定是撒但！到了神惩罚人的时候，除了有一部分人是神击杀的，死于非命的，其他的人是神交给撒但了，神不管了，撒但你随意做，临到你的是撒但的一种苦害，不是神要怎么样。撒但为什么要苦害你呢？（夏彤：因为我心里对神没有真实的信。后来我晚上就想，“天天吓得睡不着，呀！豁

出去了，爱咋地咋地，睡吧！神主宰着呢！”就是这样睡的。撒但苦害，心里就老是提心吊胆的，老是惶惶不可终日。）你信神就是为了不要让虫咬，不要让蝎子蛰。（夏彤：嗯。）你说咱是不是信神的？（夏彤：不是。）为什么说不是？（夏彤：没有把自己真正的交托在神手中，对神的实质不认识，神就是来拯救人的，不是故意让蝎子咬了、伤了呀啥的。只是我心里头老是有一个要求，不要让虫咬了我，我从小到大没有被蜂蛰过，没有被蝎子蛰过，我就想以前没有被蛰过，以后也不要被蛰。但是人也应该有一个理智，就即使是伤着了，活在这个世界上，让虫咬几下是难免的。）你以前是温室里的花朵，神要不要温室里的花朵？（夏彤：不要。）神要的是什么？（夏彤：饱经风霜。）温室里的花朵成不了参天大树，神要的是饱经风霜。那你现在怎么想的？“蝎子大胆地来吧！”敢不敢有这个想法？（夏彤：后来我就想，今天神要是让蝎子蛰我了，那我也顺服吧！那我就让蝎子蛰一回，疼一回……）这就是神家用的两个精兵！你信神就是为了不让蝎子蛰，这属于什么？算不算交易？（夏彤：嗯。）那你现在怎么想呢？（夏彤：现在不怕它。今天如果说神不允许，这些环境就不会临到；如果说神允许这些环境临到的话，那也是应该的。这是神的公义，一个受造之物你对神有什么要求，有什么条件呢？今天就是让蜜蜂蛰了、让蝎子蛰了，疼几天，肿几天，那也是应该的，因为我是受造之物。）“蝎子蛰一下是应该的，因为我是受造之物”，这话里边流露出什么了？（无奈。）（夏彤：让蝎子蛰一下也是大自然规律当中正常的现象。）夏彤，神在你心目中太渺小了！

神说：“在人心里对神有多少认识，神在人心里就有多少地位；人心里对神的认识有多高，人心里的神就有多大。”（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独一无二的神自己 九》）夏彤，在你心中你认识的神就是，“我在这里尽本分，神就应该保守我，蝎子不要蛰我，老鼠不要咬我”，再认识一点，“蝎子蛰了我了，老鼠咬了我了，我是受造之物，我也该接受，该顺服”，神就主宰掌管个蝎子、老鼠，这就是你心目中的神！一个受造之物顺服神，就是蝎子蜇、老鼠咬的时候能不反抗、不反对，这就是你的信。彼得是怎么信神的？彼得说：“神哪！我只有一个信，我只

有一个爱，我的性命不值钱，我的肉体不值钱，我只有一个信，只有一个爱，对你在意念上有信，在心中有爱，我就有这两个献给你，其余没别的。”（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彼得认识“耶稣”的过程》）彼得早就有一个愿望，为神能献出生命，为神去钉十字架，这是他的一个愿望。你的愿望呢？“我的愿望是为神让蝎子蛰一下”，夏彤，你看到什么了？（夏彤：看到自己的愿望太小了。）为神付出的、为神担当的就是让蝎子蛰一下、老鼠咬一下就行了，不要再有其他的了，这就够可以的了。咱的见证在哪里呢？你见证的就是一根毫毛。你说一个蝎子蜇、一个老鼠咬，应该怎么对待这件事？（夏彤：这不是一件很大的事，应该正确对待。）不是一件很大的事，它也很是一件事！周蕊，这认识怎么样？（周蕊：蝎子蛰了，这是经常会遇到的事，很正常，不能当成个事。）不能当成个事，这也是人生活当中正常的生活琐事。你说你不想让蝎子蛰一下、也不能让虫咬一下，那你愿意坐监吗？你说你是让蝎子蛰一下、让老鼠咬一下，还是让大红龙给你指甲盖里插竹签呀？你选哪个？（夏彤：老鼠咬一下。）老鼠咬一下，你不愿让大红龙给你指甲盖里插竹签，是吧？（夏彤：嗯。）有的人为神去坐监，有的人为神跑断腿、累断腰，神还不悦纳，你让老鼠咬一下、虫咬一下、蝎子蛰一下，咱还能挂在嘴上吗？所以，看到咱信神信得太可怜了！把神信得太小了！你心里边没有神的经营计划，从来没有想过为神做点什么，只是一心想着：神，你得为我做点什么。你想让神为你做点什么？大到要神保护你的安全，小到什么？得保护我不能让虫咬、不能让蝎子蛰。你说咱对神的要求是不是太多了？咱向神要的恩典太多了！是，神是说狼虫虎豹不能临及你的帐篷，这是你对神主宰万有的一个认识，但你不能说，“神不能让虫咬我、不能让蝎子蛰我”，这是两码事。

咱信神怎么才能信成功呢？你信神想得着什么？（夏彤：就得一个认识自己，对自己有一个真实的认识。）你信神走的是谁的路呢？你想做谁呢？（夏彤：想做彼得。）人都想做彼得，没有人说我想做保罗，没有人说我想做犹大，是吧？（夏彤：嗯。）想做彼得，那你最起码得知道彼得做的是什么？神认可彼得所作的最终见证是什么？

（彼得为神倒钉十字架。）彼得为神倒钉十字架！人信神，你是要做为神钉十字架的彼得呢？还是要做遭光击杀的保罗呢？你还是要做贪图享受的犹大呢？犹大偷花钱袋里的钱，他是不是得到享受了？（嗯。）保罗呢？保罗是要得冠冕，他是遭到了神的光照、击杀。彼得呢？（彼得是为神倒钉十字架。）夏彤，你刚才说你信神要做彼得，你说这句话的时候经过心了没有？你是用什么说的？你是用嘴说的，没有经过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只想用嘴去走彼得的路，你没有实际地去走彼得的路。彼得的路是什么路？你想不想用心说说话？你想不想走彼得的路？用心说说，想不想走？（夏彤：想走。）用心说了，是吧？（夏彤：嗯。）周蕊呢？（周蕊：想。）都是欺骗！彼得走的是什么路？为神倒钉十字架的路。你要想走彼得的路，你必须替神去钉十字架，这才是走彼得的路！保罗是为谁钉十字架呢？（夏彤：为他自己。）为他自己钉十字架。你走哪条路呢？所以让你用心去揣摩。夏彤，彼得的路怎么走？知道了吗？（夏彤：彼得走的是为神钉十字架的路。）你为神钉十字架了没有？（夏彤：我没有。）你想不想为神钉十字架？（夏彤：想。）怎么为神钉十字架？（夏彤：好好尽本分。）每件事临到都是一种试炼，站住见证了是试炼，站不住见证是试探。你今天走的是什么路？是你为神钉十字架，还是让神为你钉十字架呢？（夏彤：我是让神为我钉十字架了。）你要走彼得的路了，可是你是让神为你钉十字架，为什么要让神为你钉十字架呢？（夏彤：因为我还是没有走彼得的路，我走的是保罗的路。）咱是从理论上走的，没有从实际上去走，是吧？你说你最害怕什么？（夏彤：虫、蝎子。）“神啊，这虫可不能咬我、蝎子可不能蛰我！”你要谁给你把门呢？（夏彤：要神给我把门呢。）你是让神看顾着你，给你把门，不要让蝎子蛰了我。撒但在那边怎么说？撒但说，“她信你？她从小担心、害怕，害怕虫、害怕老鼠，她是想利用你给她看家护院，让你给她个安乐窝。你试试，你给她个老鼠，给她个虫咬咬她，你看她会怎么样？”（夏彤：就背叛了，就跑呀。）就跑呀，就要背叛了。那你是信神的人吗？（夏彤：不是。）一个老鼠、一个蝎子出来就跑了。你还想让神给你看住门，想与神搞交易，你是想得恩典。撒但在那边控告说，“你还国度建造了？国度建造是什么？为神献上、走彼得的路、为神钉十字架！她为神让虫咬一口，行不行？她同意吗？你给她摆上个环境试试，给她家里放个老鼠，放个

虫，你看她顺服不顺服？你看她暴跳不暴跳？你看她对神提不提要求？你看她赞美不赞美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伯 1：21）你看她能不能喊出这句话，老鼠咬我了是神的公义，老鼠不咬我了还是神的公义，神的名是当称颂的！”能喊出这话来吗？如果你喊不出这话来会怎么样？一旦老鼠咬了你，你会说什么？“神主宰、神掌管，神说狼虫虎豹都不能临及你的帐篷，这不临及到了吗？都已经咬了我了，还说不能临及？神在哪儿呢？”你会不会消极、软弱，会不会背叛呢？那你将会否认神的存在！一个老鼠咬你，就能让你背叛。周蕊呢？一个停电，这就把你给显明了，还谈为神钉十字架呢！你们离神的要求有多远？就是神说的：“……犹如人的舌唇虽然在天之上，而人的双腿却远远地落在了地上，因此人的言行与人的名声仍是破烂不堪……”（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们的人格太卑贱！》）嘴在天上，脚在地下，咱得实际点，人家彼得是实实际际地为神钉十字架了，实实际际的！

审判台前拉屎撒尿

（李清：那个教会就没有能起来配合的人，原来的那个带领出了车祸，有个浇灌是她孩子缠着她就起不来。）前段时间她们过来和你交通什么了？现在的作工动态交通了吧？（李清：嗯。）你给她交通了些什么？交通了作工动态她还动不起来？交通里边是不是说得给人打点鸡血？你给她打鸡血了没有？打兴奋剂了没有？（李清：她说她啥也知道，就是实行不出来。）只要你交通到就行了。如果说你交通到位了，她还是说不行，那还说什么？你们选这么个人做带领，这是谁的问题呢？（李清：有时候给人家也交通不透。）如果你给人家该交通的都交通了，她还起不来，要么就是你们对人家的家庭实际情况不了解，也可以说你不体贴人的实际难处，也可以说你不落实了解人的实际情形，超过了人家的负荷；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对她根本就不认识。如果她家里条件合适她不去，你们给她交通了她还不去，你说这人能做带领吗？如果这人做了带领，那教会会成啥样？你们还把这

个人从这个教会带到那个教会，这问题出在哪？是你们交通的问题？还是你们对她的家庭情况、实际难处不了解？（李清：她没难处，她能出来，她又不受家庭的辖制。）你们也交通到位了，她的家庭条件也可以，那这是什么问题？是不是人有问题？（她不想受苦。）你打上鸡血了她还不想受苦，那这个人还有没有“气息”了？神不看人以往，就看最后时期能否为神摆上。这方面谈了没有？有没有谈神作工结束了，等到年底要大选举？（李清：谈了。）你谈了她还不愿意走，那这人是不是有问题？那这样的人你们还能让她做带领呀？你给她打上强心剂都起不来，那就报废了嘛！那不就成了一个死人了？打了强心剂、打了鸡血之后没反应的有几个人？还是你们没有打对呢？（李清：她就是体贴肉体。）体贴肉体，你揭露解剖她了没有？（李清：也揭露了，但不一定到位。）谈神的行政，操练你用行政辖管。你要知道，神说到最后还要怎么？让众子民辖管他。

今天我在江梅身上作的就是行政辖管，我看看江梅能不能把它表达出来？江梅，什么是行政辖管？（江梅：上午你谈的时候，说我站的那个位置不对，是篡位！在神摆设的环境中对神不尊不敬，对老师也是不尊不敬的那个态度，在审判台前没有敬畏神的心。）咱们今天谈的话题是什么？怎么爱神，是吧？今天你就不用谈爱神了，你先不要抵挡神；你先不要与神讲理，你不要与神对抗、叫嚣；你先不要戏弄神，你不要玩弄真理；你先能不触犯神，先能守住神的行政、诫命，你先保证自己不犯罪了，后面才有可能谈爱神。自己都保证不了自己不犯罪，再说爱神那是枉然，是空话、假话！江梅和易蓉做了个什么事？昨天我解剖了董辰，我解剖董辰的目的意义是让她们看见董辰身上的一个败坏性情，让她们看见我是怎么帮助扶持董辰的，我是怎么揭露解剖董辰的，董辰的败坏性情是怎么与神抵挡的。我在揭露董辰的时候怎么谈的呀？谈他与神之间的关系。我说：“董辰你的言行举止暴露出来你与神之间是什么关系？”我在揭露解剖董辰的言行举止的时候，当董辰承认他是个罪魁的时候；承认他犯下罪的时候；董辰说不出话来的时候；也就是把他打倒的时候。这时江梅和易蓉她们不是跟着我的思路走，而是插上话了，她们插了好几次话，每次插的话题都

是，“我说什么什么董辰就不听！”大概意思就是，“他不听我的！”我和董辰交通的是，“董辰你为什么不听神的？”她们看见我把董辰打倒了，她们就插上话说，“董辰就不听我的”，说董辰不听江梅的、不听易蓉的。你说我那时候是什么感觉？那个场景相当于我把董辰放到桌面上，把董辰的肚子解剖开、拉开了，看看他的五脏六腑在哪呢，让你去认识，让你去增长见识，可你却告我说，“董辰不听我的！”你不是去认识，不是去看我怎么交通他与神之间的关系，怎么就是抵挡神呢？怎么就是顺服神呢？你不是说学习功课，而是趁机得便宜，“拉开你肚子了，我趁机来两刀，让你不听我的！”你凭什么让他听你的呢？听你的话是什么性质呢？

解剖完董辰的问题了，接着解剖江梅的问题。你这是什么性情？揭露解剖人是不是就是审判人的时候？咱就不用说其他的，就说去了法院打官司了，法官审判一个人的时候，原告和被告在下面争执了，法官说：“你犯了哪条法律哪条法律了。”那个原告说：“他还犯了我的那条家法了，他不听我的。”你说那个法官在那儿是什么味道？法官说他犯了国法了，你却在法庭上说他犯了你的家法，他得遵守你的家法。你把你的家法搬到了国法上边了，你太狂妄自大了吧！你把你当成国家主席了！当成行政机构了！这谈的是在法院发生的问题。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法院会不会判你刑呢？“你没有话语权，你不应该说话，法院里边是让人肃静，你不能随便说话。你在法庭上不能随便说这个话，说了那是要定罪的”。咱再说一个明显的话题，如果你是在朝廷，皇上正说一个臣子的时候，“你背后怎么怎么不听我的话了……”，皇上把这个臣子打倒的时候，另一个臣子说，“你当时为什么不听我的话了？为什么？”你说在朝上的皇上会是什么味道呢？他心里会怎么想？皇上在朝上指责一个臣子了，皇上还没有让另一个臣子发言的时候，另一个臣子在这儿张嘴就训这个臣子了。训他的时候，还不是说“你这个臣子为什么不尊重皇上呢？你为什么私自绣龙袍呢？”而是说，“你为什么要占我家地呢？你为什么要与我为敌呢？”你说整个朝廷的人会怎么看这件事呢？只有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出现这样的画面？咱看电视看得也多，在一个朝廷里边你会不会看到这种场面？一旦看到这种场面

代表着什么？意味着什么？（要换皇帝了。）要换皇帝了！这个皇帝在桌面上已经是个傀儡了，失位了，没有那个尊严了，下边的人想怎么干怎么干。这个臣子在下面这么干的时候，流露出什么性情？是不是在指鹿为马呢？他之所以能指鹿为马是因着什么？他已经把整个朝廷掌管、掌控了，你这个皇上就是个傀儡而已，你就是个末代皇帝，你在外边就是一个摆设，后边有垂帘听政的，所以他才敢这样放肆。在朝廷一个臣子跟皇上之间没有君臣之分了，乱套了，那如果要治罪的话，是不是死罪？那就是死罪！

今天咱坐在一起了，当我揭露解剖一个人的时候，对他审判的时候，你随意发言！你发表的是你的态度观点，你站在你个人的利益上，发表你的态度的时候，你说话的时候，神在看着你了，你在干什么？你在拆毁神的经营，你是藐视神、玩弄神、玩弄真理！我解剖他的时候，交通的是神的话、是神的作为、是神的作工。我在根据神话揭露、解剖他的时候，你把你的理论和我解剖他的话掺和到了一起，你还让他听你的，你把自己当谁了？当基督了？把自己的错谬理论当真理了？作为一个人，人和人之间，臣子和皇上之间都不允许发生的事，法庭上的一个法官和一个被审的人之间都不应该发生的事，可在神家就发生了。为什么会发生呢？这就是人对神没有敬畏，自己的心思意念占有了自己，心中无神！戏弄真理！玩弄真理！可想而知神对你的态度是什么？今天是在神拯救人的时期，神不定你的罪。但你得认识到，神要定你的罪，那将会是什么？今天临到你的不管是审判也好、咒诅也罢、惩罚也罢，这一切是不是都是话语临及呢？有哪个是事实临及呢？临到你的都是拯救，都是为了拯救人！国度里边最后一次审判，到真正的国度里边如果你还这样那还允许你存在吗？

刚才咱说行政辖管了，现在说的是一个表现，这个表现触犯了行政，行政怎么说的？行政的第一条是什么？“人不得妄自称大，不得自尊为高，当敬拜神，尊神为高。”（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国度时代神选民必须遵守的十条行政》）咱今天呢？称谁为大了？（自己。）称自己

为大了。咱对神呢？连基本的尊重都没有。咱今天来到神家，特别是在聚会揭露解剖的时候，那是来到了审判台前，来到了白色大宝座前。咱来到了白色大宝座前，你在谈你的理论，这就叫在白色大宝座前拉屎撒尿、在审判台前拉屎撒尿。把这话说得清楚点，让你知道这个做法的严重性，是让你产生敬畏神的心。神是造物的主，你是受造之物，咱在造物主的面前敢如此地放肆！同时给你谈这个的时候呀！你能有一个感觉，经历神话呢，把神话带到实际的生活当中。神作工快结束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神将要显现。神怎么显现？话在肉身显现，神的话成为肉身，神就在话里边，就在肉身里边。神显现在你面前，就是神的话显现在你面前。神作工结束了，人也都逐渐向神靠拢，越来越靠拢、越来越靠近。你越靠近神你才能越看见神的威严；越靠近神你才能越看见你的危险；越靠近神你才能越看见你的邪恶、污秽不堪。当你看见你的污秽不堪、邪恶的时候，当你看到你是地狱之子的时候，是你信神开始的时候，是你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也是神作工结束的时候。也就是神说的："他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着他的经营，悄无声息，也未见惊天动地，而他的脚步却一步一步逼近人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宇宙间展开了他的审判台，他的宝座也随即降在了我们中间。"（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在神的审判、刑罚中看见神的显现》）神的日子一天一天逼近了全人类，让你有所感觉、有所知觉，神用行政来辖管。我给你交通这个是因为我是这么去交通，我也是这么去做的，我也带着你这么去做，也要求你这么去做，这就叫神话在人身上作王掌权。人人都能起来高举神话、见证神话，神话就在人身上作王掌权了！人是借着听神的话对神产生了敬畏的心，人借着神的话得着了神，神是借着他的话得着了人。话语成就一切，让你能有所看见。

刚才给你们交通了实行的路途，你们和带领交通了，带领不做是吧？我给你举了个例子，用行政来辖管。那你下去交通的时候是不是也一样的？用行政，用神的话，不要用你的话，你不要凭已意给人说好话。你传达话，不要传达人的话，传达你的意思，传达江梅说什么了，SJ说什么了，这是谁的话？是人的话。不要用地位压人，而是一

切用神话，让神话在人身上作王掌权、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神话有威力！你如果传达，“谁说了，谁说了，怎么说了”，今天就不管用，他就不会听你的！“神说了，行政怎么说了”，谁敢不听？他不敢！现在多少灾难降下，事实临及，想跑跑不了，想走不敢走，就是心里再痛苦、再难受，还得接受顺服，这就是有点良知的人。如果就是活死人，唤不醒他的灵，神话在他身上不能作王掌权，不起作用，那就是神不要的人，那就是神弃绝该惩罚的人。那神家还要他干嘛呢？不要了！主要就是看神话在他身上能不能作王掌权。这个听懂了吧？怎么用行政来辖管？用神话的威严烈怒，用神的“怒”来辖管。神说什么了？你有悖逆，我有行政。你能悖逆，我能把你击杀了。这段时间交通的这些，也是一个重点，你们到下边也得交通这些。交通这些主要让你对神产生一个敬畏，对神有一个认识。咱交通了哪些话题了呢？强盗、大盗、蛆虫。今天又交通了一个什么？什么是在审判台前拉屎撒尿，这些事情是不是咱一贯能做出来的？是不是在每个人身上都有？

38　新时代人该守的诫命

虽说现在是国度时代，仍有许多规条人该守住，就像旧约守律法一样，人人应当作诫命来守。

1　今天人该守的最关键的是：不可论断实际神作的工；不可抵挡神所见证的人；在神的面前安分守己不可放荡；说话应有分寸，行事说话必须随从神所见证的人的安排；当敬畏神的见证，不可忽视神作工与神口说的话；不可模仿神的说话口气，不可模仿神说话目的……务必要守住。

2　不得欺哄隐瞒你眼前站立的神；不得在神面前说淫词妄语；不得花言巧语骗取神的信任；不得在神面前指手画脚，顺服一切神口说出的话，不得反抗抵挡也不可辩驳；不可随意解释神口所说的话，当警戒你的口舌警戒你的口舌，免得因你的口舌中了恶人的诡计；当警戒你的口舌，免得中了免得中了恶人的诡计。

3　当警戒你的脚步，免得越过神给你划分的地界，免得你站在神的角度上说狂妄的话，因而被神厌憎；不可随意传说神口所说的话，免得让人嗤笑你，让魔鬼捉弄你；对今天神的所有作工都得顺服，即使不明白也不得论断，只能寻求交通；任何人不可越过神的原有地位，只能站在人的角度上事奉今天的神。

4　不能站在人的角度上来教导今天的神，这是错误作法；神所见证的人的地位谁也不许站谁也不许站，说话行事、心思意念都站在人的位置上。外表不可做明显抵挡神见证之人的事，这是人当守的，是人的职责，谁也不可更改，这是触犯行政的事，这是每个人都该记住的都该记住的。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新时代的诫命》

生命经历的必经之路

（SJ：张磊，你刚才听见陆山交通的这个了吗？他这个就是谈心呢，谈他的情形呢，心里有什么想法、具体是怎么想的都说出来，这就是

交心呢，这也是你该走的路。）（张磊：觉得人家就能经历得这么细，我怎么就不行。）（SJ：咱就没心，你就是想糊弄人呢，不说心里话。）（张磊：我这才慢慢揣摩自己，应该怎么想，应该怎么实行。）陆山说的那个过程就是一个体验神作工的过程。张磊每天干活就只是为了完成任务，没有去体验神的作工，让我干啥我干啥，如果没事干了，我回家该睡觉了，然后看个新闻，这一天就这么过去了，心里没有所思、没有所想。因为有环境，所以我是来躲环境了。你就没有想想“我为什么来这呢？来这具体是干啥呢？”就是来当驴呢。完了，那就成了驴了，你要真能做成个驴也算，那要做不成驴呢？你来这是搞交易来了，是当避难所来了，是来投机取巧来了。你能得着什么？什么也得不着。张磊，刚才听了听陆山说的那些话你有什么感想？（张磊：我的感想就是，陆山是信神的，我就不是信神的。确实感觉到自己得寻求、揣摩神的心意，认识自己。我就是你说的，来这就是为了躲环境了，让干活就干活，干完活就是睡觉，就不能跟他那样去揣摩自己这个情形是怎么一回事，没有寻求进入，纯粹是一个不信派。）

陆山再交通一下。（陆山：前一段时间，我就觉得自己挺好，不敢说比谁都强吧，也觉得自己可以了，就活在那种自满自足的情形里了，觉得谁都没我努力，我要勤奋起来谁都不如我，感觉自己比谁都好，眼里谁都看不上，就是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这个时候神摆上环境显明我，三天的时间，累得精疲力竭，我就消极了，就开始流露“我信神尽本分就是每天这样干活？我干这些是为了啥？”就感觉迷茫了，也不知道前面的路该怎么走了，就成了外邦人的那种做法，只干活，不去经历神的作工了，也不去寻求、揣摩神的心意了，更不去认识自己了。就在我软弱、消极、没有目标、方向的时候，才认识到，神就是借着这个熬炼来扭转自己的观点，看我在这样的环境中还能不能起来与神配合，起码一点不丢弃这个本分，不在本分上撒气。因为自己做的不合神的心意，神的要求是在尽本分的过程当中能够去经历神的作工，在神的作工中去体验神的主宰。同时，更是借着这个环境来磨练

我的傲气、狂气，让我对自己的实际身量有认识，能背叛自己的败坏性情，去正确地走这条路。）

（SJ：田宇呢？）（田宇：我尽本分多数时候是处于光干活，不去经历神的作工、体验神的主宰。再一个是没有按神的要求去尽本分，不按神的要求尽本分的时候，就会凭自己的想象、认为去做，认为自己想的就是合格的。就像这几天去查账，一看那账就是一种混乱的状态，本来很简单的事情，你要是记清楚了，一天就能查清楚，就因着你没有记清楚，一天能办了的事情，你三、五天弄不清楚。当时算的时候看见她们就是应付糊弄，后来说要平账了，自己心里有个啥呢？账你肯定不能错，更不能让咱家损失，但又不忍心让弟兄姊妹出，因为弟兄姊妹都没钱。我说你们看看最后差多少钱，你们再找，到底哪出问题了？到底是哪差着呢？你总得有个说法，有个根据才能把这个账平了，你不能平白无故就这样平了。）这就是尽本分心里有了掺杂了，当有了掺杂的时候你心里就没有准则了，没有准则的时候肯定是要出差错的。你心里有个标准，不能让她们赔钱，她们也没有钱呀，这个心是不是已经向着她们了？当你向着她的时候，你就不能持守你的正义了，当你向着她的时候，她就借此机会拿出她以前的账单，看我这有多少钱的账，她巴不得拿她以前的账平现在的账，就成了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了，神家还好，所以这时候你做事就没有准则了，就不检查那个是以前的账，也不看账的日期了，反正能把这个账平了就行了。这时心里边也得安慰了，似乎我也尽忠心了，我也做了，我也查了，我也有单有据，你也说不出个啥来，我账也平了，她也没贴钱。人一有掺杂，心就不正了，歪了，不能忠心了，心不静了。神就要借着这个机会把你显明，显明你做事没有原则。刚才他俩谈的这些经历，表现出来是不一样的，陆山是走的走的没路了，田宇是走的走的出错了。那根源是什么？（陆山：心里没有正确的追求观点，就是走哪算哪了。本分临到了就应付地做一下，让我干啥我也干了，但里面没有明确的目标，我干是为了什么。）（田宇：走着走着就按着自己的意思去做了，就没那个标准、没那个原则了。）一个是走着走着没劲了、消极了；一个是有劲，走偏了。陆山，没劲是什么

原因？（陆山：我没劲就是里面没有那个明确的目标、方向。我信神尽本分就是每天这样干活？我干是为了啥？就是里面没有明确的目标，我为什么要这样干？）为什么会出来这些东西呢？这些东西怎么出来的？这些东西是在任务加重，有办不完的活，是在精疲力尽的时候就出来了。陆山，如果要像这两天的活儿，你会不会出现这些意念？（陆山：不会。）这是什么原因？（陆山：……）神是怎么试炼约伯的？（陆山：剥夺他的儿女、财产，然后再给他身上加上病痛。）剥夺，是吧？征服就是剥夺，剥夺的过程就是征服的过程，看你究竟服不服。

张磊刚才说陆山是信神的人，是吧？（张磊：嗯。）你说他是不是真实信神的人呢？你平时看他是个信神的人，那到底这个“信”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如果你是真信神的人，你把自己当驴、当马了吗？陆山说：“我来神家是当驴、当马的。”张磊，你也是这么说的，是吧？你真的能把自己当驴、当马吗？你真的能把自己放在一个受造之物的位置上来对待吗？你来敬拜造物的主了，那你在造物主的面前真能顺服如羊吗？你能不求所得吗？如果没有剥夺的话，能看出你的真心吗？只有剥夺了你，才能看出你的真心。约伯被剥夺所有后，在他无路可走的时候，在他痛苦的时候，他老婆在一旁劝他：“你弃掉神，死了吧！”他说什么？“愚顽的妇人！”约伯的信念是坚定的，是谁都动摇不了的，那神就借用剥夺的过程，剥夺了你，看你是不是真心信神的人，看你是不是真的把你当成受造之物了。就借着这个剥夺了你，看你怎么想、看你怎么说。如果你真是一个受造之物，是死是活交在神手里了，那今天就累死你，你能说个啥？我是为什么活着？我为什么要死去？还有为什么吗？（没有了。）没有为什么了。我就是个受造之物，我活一天就效一天的力，活一天就尽一天的本分，没有所思、没有所想，我要尽心、尽意、尽力的把神给我的任务完成。

神来拯救人，首先第一个要干什么？让你先看清你是谁，让你先认识你自己。神拯救人有个什么步骤？第一个是经历效力者的试炼。效力

者就是没有所求，我宁愿效力，什么也不要求，我只是把我当作一个受造之物，我就是效力也在神家效力，不求了，没有所得了，所以第一步你要经历住效力者的试炼。经得住效力者的试炼以后，下一个步骤呢？第二步是衬托物，作了衬托物以后，下一步才能做子民。神话不是告你说了？“在这一步一步的作工中，你曾做过效力者，作过衬托物，到最终你没有追求做彼得，你没有按照成全彼得的路去追求，当然也没有性情变化的经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彼得的经历——对刑罚、审判的认识》）曾经做过效力者，又作了衬托物，后来又做了子民，做彼得。效力者就是神剥夺了你，你什么都没有了，那你还跟不跟随了？你还信不信神了？陆山说，我信，我跟，我跑到队伍的最前边，我让神看着，你看看我的信心，我跑到前面你看看。神说，可以。但撒但说什么？呀！一猛之劲，克制一下，谁实行不了呢，那不就是个三天的活儿吗？你给他摆个环境试试，给他加点更重的活儿，给他不断加码，看他还有最后一口气的时候，能不能在临死之时发出香气来？神说，“你去试试吧！”然后神摆上环境，借着这个时期，咱开始干活，就用这三天时间的活儿来显明陆山，逼着你、卡着你，白天干上一整天，晚上又干一整晚，五点钟才能睡觉，六点又该起来继续干活，每天晚上只睡一个小时。“陆山不是能跑到队伍最前边吗？而且刹车都刹不住，那跑呗，反正还有一口气息，你再发出最后一口香气呗！”陆山想，“这是干啥了？这‘驴’蹦不动了还得蹦，我这是为了啥？”如果在世界上，当你开车踩不住刹车的时候，就会想“我一个月挣多少钱了，女儿还在外面飘荡，没钱花，媳妇在外边不着家，家里啥也不是，我得把这个家撑起来”，是不是有这个环境，陆山才这样想呀？如果说家里盖了个别墅，女儿有个好工作，是个政府人员，你说陆山还熬这些吗？还说我为了啥？他会说什么？不为什么，我就在这玩了，我一晚上没睡打麻将了，行不行？就是因着有生活所迫，他才能冲到队伍的最前边，没有任何怨言。可是在神家呢？陆山就能说出我为了啥。等你一无所有的时候，你把神的十一条要求拿出来问问自己，你的心在哪？还能站立得住吗？那时你的心就开始跑了，当你的心一跑，撒但就在那控告，看，怎么样？他的心思跑了吧？有跑的意念了吧？撒但在那边嘻笑了，“神，你输了吧？”神会怎么样？神不搭理它，因为撒但中了自己的诡计了，神说：“我的智慧是建立在撒但的诡计之上的。”（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征服工作的内幕

一》）撒但想借着这个环境把陆山给打倒，让陆山累得趴下。神借着这个环境让陆山来站个见证，如果你站立住了，那你就是站了个见证，如果你站立不住那就陷在撒但的试探里了，陷入撒但的试探里其实也就是把自己显明了。不管陆山什么样的结果，神会输吗？不会输。为什么了？如果你站住见证了，那就给弟兄姊妹立了标杆了，撒但就蒙羞了；如果你站不住见证，那就把你这个人显明了，所以神不会输。显明是为了什么？显明是为了拯救。陆山你不是狂吗？不是人群之中属你最高吗？你不是说你跑在队伍最前边吗？当你一有想走的意念的时候，“我为了什么？”一问为什么是不是就是悖逆？是不是就是不服不满呀？陆山一看，我怎么是这人呢？我才干了三天，才三晚上不睡觉，我就有想跑的念头，那历代圣徒为神抛头颅洒热血，他们是怎么做的呢？流泪的先知耶利米是怎么做的呢？他为什么流泪呢？保罗跑了半个欧洲，他是怎么跑的呢？这叫什么？这叫认识自己，这就是效力者的试炼。认识了自己以后，这条路该怎么走？这是谁的问题？是神的问题还是自己的问题？（自己的问题。）“因为我还没有把自己当成是受造之物，我连力也不想效，效力还有要求，时间不能长了，任务不能重了，不能累了，得保养着我的这个肉体，我才能效力，在我保养不了肉体时，效力就效不下来了，就想跑了。”你说驴、马干活能由它吗？是由主人还是由它呀？驴说我累了，我今天不上班。能行吗？管用吗？人嘴上说要做驴、做马了，可来了神家以后呢？不是做驴、做马，而是来做祖爷的，是吧？干什么都有条件，什么都得顺着你来，一旦不顺着你来，你的意念就跑了，你就想走了。撒但以为是它赢了，你看，他不行吧？显明了。神不搭理它，神是借着撒但效了一步力，利用撒但来试探一下、试炼一下陆山，借着显明让他对自己有个认识，认识到原来我以为我已经被成全了，结果我连效力者都不是，连正道都没走上。我就没有认识到自己只是做了一个先锋官，我是跑在队伍最前边了，但我的所作所为，外边的好行为完全是做给人看的，是做给神看的，根本不是自己的所有。哎呀！我是为面子作工，我是在跟神搞条件，这不是我真实的身量，不是我有良心、有理智，乃是神的恩典太多，是我的要求太多，我的想象太“美好”，是这些支配着我、支持着我，才走到这条路上，如果不是这些支持我，我怎么能说出为什么了，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其实你一说出来就已经把你的良心给显明了、暴露了、给卖了。效力你也没有默默

无闻、勤勤恳恳，你还不断地在问着为什么为什么，不合你观念的时候，为什么就出来了，这就是个悖逆。约伯是怎么死的？满足而死，他死都是日子满足而死。陆山，今天让你劳累两天，让你死了吗？（陆山：没有。）你满足吗？所以说，真实的信都没有，还谈什么具备真理呢？这样就谈不到具备真理了，这就是第一步，效力者。

做了效力者，作衬托物。什么是衬托物呢？（陆山：衬托物就是来衬托神的公义、圣洁。）借着这个显明了自己的悖逆、显明了自己的邪恶、污秽，一个受造之物来到神面前敢有如此多的要求、理由、借口。神说："其实，在神造的万物中，人是最低贱的，虽然人在万物中是主人，但在万物中只有人在受着撒但的愚弄，只有人经撒但百般地败坏……"（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作工与进入 一》）神造了万物只有人是败坏的，只有人对神不服不满，只有人敢与神叫嚣，万物中所有的有生命的、没生命的都是在赞美神。咱不知道怎么就是赞美神，不会认识什么是赞美神。一个知了能活多长时间？两个月吧？可能就是两个月，神只给了它两个月的寿命，知了发怨言了吗？知了每天流泪了吗？知了在仅有的这两个月时间之内，它每天高歌、歌唱，那高歌、歌唱是喜乐还是痛苦？它那"知了知了"是高兴还是痛苦呢？（高兴。）两个月它都是高兴的，它那个高兴就是在荣耀神，一个知了，在生命仅有两个月的时间里能发出赞美之声。一个小鸟，神给它什么了吗？给它家产了？给它土地了？只是给了它一个天空，它可以任意飞翔，是吧？那小鸟就能因着神给它一个天空而满足、而歌唱赞美，每天"叽叽喳喳"无忧无虑的。有时候人说："我还不如转个鸡了，还不如转个鸟了，看它们无忧无虑的啥也不用考虑。"它们该唱了该跳了，它们发出的是赞美之声。而人呢？你今天信神了，你是在这问为什么为什么。不信神的人呢？不信神的人是争、夺、抢。人从小到老、到死没有一件事是你满意的，人总有埋怨，为什么给我一个这样的家庭？为什么人一生下来，人家就富裕，我怎么就是贫穷呢？为什么就给人家一个漂亮脸蛋，我怎么就这么丑？满意吗？人哪有一个满意的？你这不满意流露出来的是什么？野心、叫嚣。神造人的时候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人，当人被撒但败坏以后就成了自私、卑鄙的了。神

是让你彰显神、荣耀神的，可人被撒但败坏了以后呢？人是与神对抗的，人成了神的仇敌，与神叫嚣，一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开始与神叫嚣了，“你给我的家庭太穷；你给我的个子太低；念书，你没有给我个好的脑瓜；你没有给我好的工作；没有给我好的媳妇；没有给我好的儿女；没有给我好的丈夫；甚至孙子也没给我个好孙子”，有一样满意吗？（没有。）没有一样满意的。你任意去问一个人，不管他是穷的还是富的，或者在你心目中你是仰望他的，你问他心里舒畅吗？（不舒畅。）没有一个人是舒畅的，心里都是痛苦的、难受的，因为没有一个对神的主宰安排是满意的，所以都是流泪的，而且是痛苦的眼泪。在万物中只有人是痛苦的，神造了人是让人做万物的主人，万物的主人是痛苦的，但万物中的所有动物，它们是歌唱赞美的。你说人邪不邪？

为什么说国度里没有忧伤、没有眼泪呢？你有理智了，知道你就是个受造之物了，你不应该有任何要求了，神给你的都是恩待。你今天来到这个世间，给了你一个贫穷的家庭，就是让你当个乞丐那也是神的恩待，能不能看清乞丐是神的恩待？一个乞丐都应该发出赞美，为什么？因为神已经给了你一个“人”的外衣，这是多大的恩待、多大的高抬！你就是个乞丐，你出来也是讨饭吃的。那狗吃什么？（吃屎。）你也没有跟狗一样吃屎去，这是不是神的高抬？让你做乞丐也是神的高抬，你就当个残疾人也是神的高抬，你就是没胳膊、没腿，也总比当个狗强吧？所以说，你就是个乞丐、是个残疾，你也应该发出赞美的声音来，这就是得有良心。比如：穷人家的孩子，你父母就是再穷，你就是再穷，那你该不该孝敬你父母呢？（该。）你就再穷、再可怜你也得孝敬你父母，因为他生你、养你了。你的父母就是给你的再不好，那也是神的主宰安排，因为是神造的你，是因着神造了你你才来到了人世间，你才有了人的外衣，是神让你做了个人。所以不管在你看来有多不好，那都是神的一种恩待，神说：“……你追求什么神就成全什么。”（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性情变化的人都是进入神话实际的人》）让你当了个残疾人、让你当了个乞丐，你在那不服不满，还在那控告，在那痛哭流泪，那既然你痛哭流泪了，那算了吧，就让

你当个猪吧，你愿意当猪就当猪吧，下一辈子让你转个猪。那你是愿意当乞丐还是愿意当猪呢？（乞丐。）当乞丐了，可人当了乞丐以后还要当皇帝，所以人的野心太大，都是天使长的后裔。神造了人，它就想来掌管人类，所以神征服人必须给你剥夺，剥夺得你一无所有，把你剥夺成乞丐，把你剥夺成残疾，这样人才能被神征服。为什么有的人信神他得有病呢？那就是剥夺，剥夺了以后，你是不是能发出赞美之声来呢？把你累死在战场上，把你累死在尽本分上，当你还有一口气的时候，你能不能发出赞美之声来呢？发出赞美之声这叫见证，这就是活出一个人该有的样式了，这就是一个受造之物。如果这个活不出来，不合格，那就不配称为受造之物，连个知了都不如。有的人神给了他个儿女，二十岁夭折了，你看他咒不咒骂天？“天呀，我做什么了，凭什么这样对待我呢？”前几天我看了一个视频，河南水灾，一个开商店的，洪水把他商店的东西都淹了，他跪在地上，“我的酒啊！我做错了什么？为什么这样对待我？”等剥夺他的时候，他就问神了，我做错什么了，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他是在认识他自己做错了什么吗？不是，他是在质问神，“我做错了什么？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剥夺了他的时候，他就开始寻求呀，我做错了什么，他质问也好、认识也好，他开始回过头来看了。如果不剥夺，他理都不理你，所以信神的人都是工人阶级出生，不能让他太富裕，太富裕他就不理神了。

要想让你蒙拯救、被成全，那你必须受苦的试炼与熬炼，必须得剥夺了你，再征服你。要让你成为一个顺服神的人，成为一个见证神的人。第一步，先得把你征服，征服也就是让你顺服，征服的过程也就是剥夺的过程，剥夺了你的所有，你还能顺服，这叫把你征服。剥夺了你的时候，你还在那问为什么，我做错了什么，虽然你这个不是质问，你是在寻求为什么，当你还在问为什么的时候，你就已经不是受造之物了。这就是在讲理由，你虽然没有质问，但是你在讲理由，非得问个原因，神作什么事还得告你什么原因吗？神想怎么作就怎么作，神怎么作都公义，因为他是造物的主。首先你得有这样的理智，他是造物的主，怎么作都公义，所以神怎么作你都不能有任何的疑问，你只有顺服接受，所以这叫受造之物。当剥夺你的所有的时候，

你能够不问为什么，只是顺服在神的权下，能够赞美神。刚开始信神赞美神就是没有怨言，神摆设什么环境，按着神摆设的环境去走。怎样赞美神呢？其实就是你不背叛神，你不否认神，依然承认是神的主宰、是神的掌管，这就叫赞美神了。赞美神不是让你用嘴去说什么，像陆山，剥夺他所有之后，他能说，“呀！不管怎么都是神的主宰，神今天主宰把我放在这，就是把我累死我也得做。”这叫什么？征服了，这叫顺服。如果你一问，为什么这样呢？得给我个原因吧，你一问原因，这就有了悖逆、有了不服了，总想要个条件，你得给我说个长短吧，借着这个让你看见了你自己，神也看见了你。所以说，必须得经历效力者试炼、死的试炼。还有让你研究原子弹，得让你看着你没有归宿了，即使没有归宿你依然能够尽本分，我没有所求、没有所得，我依然能够尽本分，这是达到做效力者的一个标准。你达到效力者这个标准的时候，你再去经历神的作工，再去寻求、认识，看见了自己的悖逆，看见自己还在与神讲条件，看见自己所做的是与神为敌的，当你认识自己了，你还敢反抗吗？一个是不敢反抗了，你得有悔改了。第二个，你所走的路让别人也看见了，你要和别人讲你的经历，就是把你反面的东西摆在桌面上，你与神怎么对抗了，你与神怎么叫嚣了，而神是怎么拯救你的，神是摆设什么样的环境拯救你的，把这两个方面交通出来，让人看见神作在你身上的都是爱。你把这些讲得清清楚楚，让别人在你身上看见，神是怎么作工的，人的生命经历是怎么经历过来的，让他在你的经历中有一条路可走。同时让人能看见神、认识了神，他们怎么认识神的？是借着你的经历而认识神的。你的什么经历？你抵挡神的经历，就是用你这个反面事物来衬托神的正面事物，这样作了个什么？衬托物，这样就作了衬托物。为什么神说，你愿意作衬托物吗？什么样的表现是愿意作衬托物？什么样的表现是不愿意作衬托物呢？（陆山：一临到不合自己观念的事，心里老想问个为什么，这就是悖逆不愿意作衬托物。在临到的环境当中，能够去寻求、去认识，先认识自己凭撒但活着的那些不对的观点、存心、悖逆，然后能按神的要求去实行的时候，就成了衬托物了。）承认、认识、恨恶、咒诅你所做的那些事的表现，这就是说你愿意作衬托物了。那不愿意作衬托物是什么表现？那就是相反的，不承认、不接受、不恨恶、总讲理那就是不愿意作衬托物。

咱以前交通老于，老于愿意作衬托物吗？不愿意作衬托物，他就不承认他是衬托物。还有一部分人是什么？他嘴上说我要作衬托物，但交通的时候他总交通什么？就像高芳要给你交通个见证的时候，她爱说什么呀？我站住一个见证呀，是多么的难。而刘志是怎么说的？我的心可痛苦了呀，我这么大个人了没有个面子，人家怎么看我了？他谈的这个痛苦、难受这是在干什么？这是在摆自己的理，在他来看，你看我多认识自己了？我谈的是我的真实经历。在他谈这个痛苦的过程中，你怎么想的？“是呀，就是痛苦呀，对着那么多人，你把人家说得一分钱不值。就像昨天你说人家老梁另有存心、说人家是装疯卖傻，还说人家2乘2不知道是几，不给人一点面子，老梁还要不要脸？”如果你和老梁说：“你把你的见证谈谈吧。”老梁说：“弟兄在那交通的时候，根本就不体贴人的软弱，根本不给我留一点脸面，面对那么多人，还教训我，我连个砖缝都找不见，不知道该往哪钻，呀，太痛苦了、太难受了！”他把这个痛苦、难受讲成了重点，讲出来以后，你心里想什么了？“呀，信神真难，信神就是把人踩在脚底下，不把人当人待呀？就是任你蹂躏、任你玩弄呀？你说是啥就是啥呀？我连反抗能力都不能有，我还不能说，我一说就又得解剖我。”这个话你听着合不合你的口味？（合。）合你的口味，他一说，你随声附和“是，就是”，这时候构成什么了？拉帮结伙、引诱，引诱什么了？你可要知道，你和我一样，咱要站在撒但一边，维护撒但的利益，维护咱的权益，你不这样，那你试试，等哪天临到环境了看你痛不痛苦？太痛苦、太难受了，跟随神实在太难了，简直是难上加难，这时候你高举的是谁？（撒但。）你见证的是你自己的痛苦，见证的是你自己受了多大的委屈、屈辱。你这是在拉帮结伙，是在拆毁神的经营、是在迷惑神选民。从外边看，人家是在谈自己的经历了，那是人家的真实经历呀！是，你说的是真实经历，谁也没有说你是假的，只是你的这个“真实经历”不是见证神的而是抵挡神的经历。你还想借此去炫耀一下，今天不是让你谈你是怎么抵挡神的，也不是让你谈怎么与神作对了，我是让你谈一下你的生命经历，不是让你表白一下你受的痛苦、你有多难受。我不看你痛苦不痛苦，我今天看的是什么？看的是你是不是见证神的，我体贴的是神的心意，你为什么让我体贴你的心意

呢？你再痛苦不要跟我说，你抵挡了神，神惩罚了你，活该！你还说你痛苦了？该不该把他打倒？（该。）谁要再去谈他的那些怎么受痛苦的经历，都得把他打得趴下，让他起不来！这叫什么？把撒但踩在脚底下！让你作衬托物是让你干什么？“哎呀，当时神给我摆的功课呀，我老想站在自己的肉体利益上考虑自己，根本没有考虑神的感受，更没有考虑神家的亏损。”就像陆山说，“当时我只是考虑累得身上没劲了，连轴转，晚上不能睡，白天还得干，累得爬也爬不起来了，我考虑这些，我到底是为了啥呀？我干的是些啥？我考虑的是个人利益”。你说这人卑鄙不卑鄙？你说光考虑自己利益的这个人，他卑鄙不卑鄙呀？卑鄙无耻。你说咱一个信神的人，不考虑神家利益，不看神的作工如何，神为什么这样作。今天建造国度了，怎么建造了？今天建造方舟了，怎么建造了？人配合到哪神作工作到哪，你不配合神怎么作呢？人得有配合，今天神作工马上就结束了，你看着灾难下来了，瘟疫来了、洪水来了，咱是自己为自己预备，他还叫苦连天的，你说他是什么东西呢？他是为自己要逃难而预备了，这还嫌累、还嫌出汗呢，简直不是个人！

那神给咱摆的这个环境是让咱干什么？让咱去寻求神的心意，神为什么让干活的时候下雨呢？为什么？咱得问问神是什么原因，咱要往好的方面看，神的心意是什么？咱总把神放在咱的对立面，把神当仇敌对待，总把神看成是“邪恶”的，总认为神是来耍人的，神耍你吗？这就是说，看你站在哪一边看事，你站在你那边看事呀，你就认为神耍你了，是吧？你说，我在这边干活总共就这三天，你就不能让这三天不下雨？偏偏这三天还都下雨，你究竟主宰不主宰呀？你还发出了疑问、发出了质问，你说人多悖逆、多邪恶？如果你站在神一边看事，哦，原来神为了拯救我、为了试炼我，为了让我站个见证，去蒙羞撒但，神有意给我安排了这个环境，神就是要让撒但蒙羞，让撒但看见，我就是跟随神的人，神不给我工资，我再受多少苦、再受多少累，我依然跟随神，神是让我站见证，这是神看得起我。今天看到有雨，这是神在操练我，让撒但蒙羞，虽然说神主宰着雨了，有雨我也不埋怨神，我只是想办法去解决，我连夜加班把活干了，没有怨言，

不埋怨神，因为这是神给了我一个站见证的机会，是神看得起我，我相信神的主宰。在不埋怨神的前提下，还要干什么？还要寻求神的心意，神肯定是爱人的，肯定是对我生命有益的，为什么要下雨呢？哦！一个是让我站住见证，另一个是要在我身上打两鞭子，让我赶紧跑，让我加班加点赶紧干，神是为了建方舟，神是让我五天的活儿赶紧干，因为什么？洪水马上要来临了，你要干得迟了就跟不上了，就拦阻了神的作工了，神从来不等待跟不上他步伐的人。原来神打我两鞭子是怕我丢了，怕我跟不上他的步伐，这是什么呀？这是爱的责打，不是无情的审判，是爱的责打、是爱的管教，是神要我，呀，我看见了神的手，看见了神对我的爱，这个时候你还能消极吗？不消极了。把你怎么走出来的经历见证出来，我当时怎么问为什么了，神给我摆上什么样的环境，随后引导我怎么走出来了，让我看到神作在人身上的都是爱，原来我对神都是误解，不理解神的美意，这就是作了个衬托物。你不理解神的心意，神作在人身上的都是为了人，可是你总认为神是想害人、耍人，神说什么？“不是‘我’败坏人类。”（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救赎时代的工作内幕》）不是神败坏人类，而是人悖逆太深，不是神耍你，而是你不理解神。就像父母与孩子一样，你小时候打游戏，父母打你两下，不让你玩游戏，可你觉得玩游戏好，父母觉得玩游戏会毁了你的一生，他打你是为你好，可咱是歪脖子看表观点不正，你就认为父母不爱你，所以他才打你的。咱把自己的那些想法、认为给它推翻、打倒，踩在脚底下，这叫捆绑撒但，这就作衬托物了。你作了衬托物以后，你能认识到自己了，看见神了，开始恨恶自己了，那是不是该咒诅自己的邪恶行为？当你咒诅自己了，这个时候才能实行真理，然后用实行真理来代替自己的过犯，你这个人就成全了。今天祭司弟兄给你交通了，说成全是指什么？蒙拯救就是成全了，就是神话在你身上能作王掌权了，你能明白神心意了，被成全了，成全了就做子民了。做过效力者，又作了衬托物，今天又做了子民，这就是神拯救人的一个路途、一个步骤。今天你看每个人所走的路，在人所走的路上你也能看见神作工的步伐。

信神不是为认识自己而是为认识神

（陈馨：对于工作上出现的一些问题，我就想抠她们呢，想让她们对这个工作有负担。但是把信息编辑好了之后又不敢往出发，觉得受辖制呢，怕成了打压，到时候人家都消极了、不干了，不知道怎么抓这个工作了，也不敢作了。害怕别人说，“这个谁谁尽上这个本分是敌基督呀！想做天使长掌控人”，还是这个地位特别重，没有实行的路途了。）（SJ：那你看看你自己的存心是什么，是想当敌基督吗？）（陈馨：不是。）（SJ：你自己看你作的是什么？）（陈馨：工作这么多，压力这么大，想让她们赶快把这个本分给尽好，把这个托付担起来。就想让她们每个人把最近做的啥跟我说一下，带领有什么问题，他们是怎么解决带领问题的，我心里好有个数。我们下去转教会的时候，就能明白哪个教会有什么问题，自己作工作也有一个方向、有一个目标。但是她们回复过来的，能看出来是应付糊弄，可是就不敢再细抠细问了，怕这样一问，抓她们太紧，怕她们适应不了。或者说我这些想法是不是自己另搞一套？）（SJ：你是怕别人说你另搞一套，怕别人说你掌控人，是因着这一方面不敢去尽本分了，有这个辖制，是吧？）（陈馨：刚才说，以后选带领，不是用心去对待弟兄姊妹的，弟兄姊妹也不认可你。我心里就想，“呀，别让她们说我就是个敌基督”，但是不这么抓也不行呀！不抓都是应付糊弄。）（SJ：神看的是人的存心，你求真求细是为了解决她的一些问题，抓住她的哪些关键点、问题去解决。你的存心是为了真正地把弟兄姊妹带到神面前，那是不是正常的呀？你说我这两天聚会，在你身上达到什么果效了？是掌控吗？）（陈馨：不是掌控。你是教给我一个实行的方向、路途。）（SJ：咱昨天刚交通了那三个台阶。你自己对对号，你是在哪个台阶？）（陈馨：和本分不挂钩。）（SJ：不挂钩。你只是怕她们说你，是吧？你是为了面子、为了地位，怕别人说你不好。第二个阶段就是为了作工而作工，“我只管尽好我的本分”，为了作工而作工，就不考虑这个前途、命运、地位、名利，这是第二个阶段。你先一步一步地走，这就是咱昨天谈的三个阶段。不凭地位、不凭脸面，

为了作工而作工，就不考虑这些了。咱先往第二个台阶上走，为了尽好本分，然后才能达到用心去做。）

她和她两个人的问题是一样的，都是想着，“为什么我要白白地尽本分呢？为什么我就不能得点回扣呢？我也没要多少呀！就给我点面子、给我点地位就行了嘛！给我点荣耀就行了嘛！”要不上的时候就没劲了，不能好好尽本分了，没有回扣干着就没劲、没意思。你说信神难吗？李娟，难不难？（李娟：放下自己就不难了。）你说放下自己就那么难吗？放下自己难不难？（李娟：认识到可怕了就不难了，就放下了，要是认识不到可怕就难。）那这也是个路途嘛！那你让她们认识到可怕不就行了吗？我觉得信神简单呀！微微，信神难吗？（微微：放下自己就不难。）还是放下自己！你们怎么把这句话成了口头禅了？“放下自己就不难。”那我就想问你了，你为什么把你抬得高高的？为什么就不能放下呢？你是信神还是信你自己呢？现在有路了吗？（微微：有了。）什么路？放下自己有路没路？“让我怎么放下？我就在地上呢还让我放下，让我趴在地上？”怎么就放下自己了？讨论讨论这个话题。雨桦，怎么就把自己放下了？（雨桦：放下自己就是你看见自己的败坏和缺少，真正看见你自己污秽不堪了，自然而然就走出来了。我是看见自己已经不知羞耻了，觉着办的那些事，自己的所做所行太羞耻了！就觉得今天就该死了。一谈起来就有一种自责、有一种懊悔，不是往下放了，而是看见自己作了多少恶，看见自己的败坏了，才能从这条路上走出来，我是这么去认识的。）夏彤，怎么就放下自己了？放下自己有没有捷径？放下自己难不难？（夏彤：认识自己。）你说不认识自己能不能放下自己？（夏彤：不能。）（雨桦：放不下呀！）（李娟：不认识自己老认为自己好，自己就站不对自己的位置。）我觉得不一定吧？

给你举个例子，小猴子上山手里边有什么东西？（什么也没有。）它认不认识自己？（不认识。）它上山的时候手里边是空的，是吧？它上山一路上做了些什么事？（掰玉米。）（见哪个好拿哪个。）它认

识玉米吗？（不认识。）认识西瓜吗？认识兔子吗？（不认识。）那它为什么能拿上又为什么能放下呢？它是不是一个一个放下了呢？咱都照顾过孩子，是吧？孩子拿上你的手机的时候，你怎么办呢？（SJ：给他个东西代替。）他认识那个手机吗？按你们的话说他认识这个手机他就放下了？你孩子玩手机玩了三年了，他太认识这个手机了，他放下了吗？放没放下？找见问题所在了没有？你认识自己就能放下自己吗？小猴子上山它是怎么放下玉米的？（看见西瓜就放下了。）看见西瓜它就放下玉米了；看见兔子它就放下西瓜了。那你这个放不下自己是为什么？什么原因？找见问题了没有？（没有看见真理。）没看见西瓜，放不下玉米。你看不见真理，你就放不下腐朽的东西；你看不见神，你就放不下你的地位；你看不见造物的主，你就把你放不到那个受造之物的位置上。你看不见造物的主，你会说“我还是造物的主了！”你还想做造物的主。当你看见神的爱了，再看见你所做的了，一对比，自己就是卑鄙无耻、龌龊，不是个人。还用你每天起来，“哎呀！我怎么就放下自己了呢？”还用愁吗？如果你真正是人的话，那就不用你愁得放不下，自然就恨恶、厌憎自己了，厌憎自己就能背叛自己了。

那需不需要认识自己？需要认识自己。但是你不要把全部的精力放在，“我认识自己就是为了放下自己”，你认识自己了也不一定能放下自己。今天说刘芸了，是吧？刘芸认识自己了没有？（认识了。）放下了没有？（SJ：没有。）认识到了但放不下。你说我认识不认识自己？（认识。）我有多少经历呀，我也不认识自己。神说人，你背的那个包袱满满登登的，你看不见前边的路，你看不见宝贝，你看不见黄金，你就抱住你那垃圾不放。你看不见，所以说你就放不下。你说我怎么放下自己的？（SJ：看见黄金了。）看见了。为什么你看不见呢？是因为你没信。我为什么能放下呢？是因为我信。我信什么呢？基督就是真理！就是道路！就是生命！一切都在神话里，话语成就一切！所以说我就要在神话里边去找，我就要从神那边去找。“肉体都是必然腐朽的”，神话说了，我信！我就把自己的东西都看作是腐朽的，然后看神的作工、神的主宰。你不要老看你的作工、你的主宰。你为

什么放不下自己呢？“看看教会里边的工作是我安排的，教会是我带的，我给谁交通他就明白，我不给谁交通他就不明白。谁作工了？我作工了。你看这是谁作工达到的果效？是我作工达到的果效！”久而久之你是谁呀？你还能放下自己吗？你放不下自己！你看我不管做什么，碰壁了也好，得着荣耀也好，我都是从神那边看。得着荣耀那是神作的，人看为的坏事也是神作的。但是我是在神作的这里边寻求什么呢？寻求这里边有神的美意在其中，我必须得把神的美意找着。我不在我身上找东西，我身上是垃圾，我不需要找。我没有特意地去认识自己，只是在认识神的基础上、寻求神心意的基础上，看见神的作为以后，再反过来看看自己所做的这一切，遭人厌憎！同时认识了自己，也恨恶了自己。信神简单不简单？（简单。）

今天下午咱讨论的时候还说什么了？本分保守人，还有托付就是神的祝福。为什么说托付就是神的祝福呢？如果你接受了神的托付，那就相当于接受了神的祝福。接受神的托付怎么就能成了接受神的祝福呢？咱在这里边有个难题，是什么难题呀？放不下自己，放不下自己成了一个难题。那你为什么放不下自己呢？是因为你没有接受神的托付。什么是接受神的托付？能不能搞清什么是接受神的托付？如果你接受神的托付了，你把神交代你的事放在心上了，你把神交代给你的事办了，你在办这些事情的时候，还有放不下自己吗？因为神的托付占有了你的心，你就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考虑、去揣摩你的那些破烂物。虽然说你没有去认识自己，没有特意地去放下自己。但实际上呢？你已经是放下了自己，你已经是背叛了自己，但你还没有知觉。在你完成神托付的过程中，不知不觉中实行了真理。等你实行了真理的时候，再返回来看自己，再看周围的人、事、物，再看你自己的思想观点就和以前的思想观点大不相同。以前你的那种思想观点做出来的是什么？现在你的思想观点做出来的是什么？两者一对比以后，你发现什么了？人生的真谛、人生意义，发现了真理！难不难？夏彤，找见问题了没有？（夏彤：没有把神的托付放在第一位。）你的意思是把神的托付放在第一位，把个人的地位、名誉放在第二位？所以说不能排行！不是说第一位不第一位，就是说，你那个心本来就是神的

殿，你的责任与使命就是完成神的托付，不存在第一位完成神的托付，第二位为自己，没有！不给自己留有空隙，你这是另怀鬼心，你想的始终就是逃避。接受神的托付，两手抓神的托付，不是一手办一件事情。就比如今天让你去骑车，让你专心致志地骑车了，你一只手能不能骑？（不能。）你不能说，“我左手骑车，右手玩手机”，那是不是该出车祸了？那是寻死、自杀！那你完成神的托付应该两手抓，抓住那个车，用专一的心骑车，这个时候你就没有时间玩手机，你走不了神，那能把你带入地狱吗？所以说，神的托付就是神的祝福，接受神的托付就是接受神的祝福。

我在刚开始尽本分的过程中为什么能得着神的祝福呀？神给了我几个字？八个字，受造之物、良心理智。是因为我在尽本分的过程中，我没有图谋。什么是图谋呢？搞个人的小经营。我完全就是神让我传福音，那我就传福音，让我尽本分我就简单做个什么，简单跟随。刚开始是简单跟随，神怎么说我怎么做。当你专心地去做这件事的时候，进了这事里边的时候，用心的时候，神就借着你的经历向你显现。从周围的人、事、物，再根据自己未信神以前所做的一切，所做的一切的看事观点，才看到了自己以前不是个人。所以说还需要专门地去认识自己吗？不需要！你老想怎么呢？“我怎么就得着真理了呢？我怎么就得着真理了呢！”你每天想的是“我怎么就得着真理了呢！”那你得这个真理太难了！就和上班一样，你不是说踏踏实实地给人家把这个工作作好。“上班了，把这个产品给人家做好，不要毁了材料”，把这些东西卖了，单位挣了钱，人家就给你发工资了。你每天不计划好好上班，老板一出去，你就关机器，喝着茶，你还想“这个月能给我发多少奖金呢？”那你说这个月能发多少奖金？（夏彤：没有奖金。）没有奖金，只有罚款！那尽本分也一样，神是赐给你真理呢，那是借着你尽本分赐给你真理呢。你每天起来就想“我怎么就得着真理了呢？怎么就得着真理了呢？”那你什么也得不着。得着真理的那个人，他每天不是在盘算怎么就得着真理了，他是在盘算什么？神的经营计划，“神的作工在我身上不能受到拦阻，我得尽心尽意把自己的本分尽上，把一个受造之物该做的做了！”神检验的就是人的一颗心，当你这一颗心献给

神的时候，神能亏待你呀？神要摆布人、事、物向你显明。借着人、事、物来给你表演，圣灵的感动，再借着人给你交通。那你说你不明白真理能行吗？那是不可能的！神说：“我们都相信神要作成的事是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种势力都无法拦阻的……”（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主宰着全人类的命运》）神定义要作成的事无人能拦阻！就是神要赐给谁真理，他不接受也不行！但你必须得配合！咱今天信神，你是用一颗专一的心信神了吗？你老想业余信，老想一手抓信神，一手抓别的。

你信神把什么控制在你脑海里边了呢？追求真理。你把“我得追求真理”放在脑海里，放在嘴上，放在两条腿上，什么也是“我得追求真理”，你能得着真理吗？真正追求真理的人，他用不用嘴去说？用不用每天揣摩我得追求真理？你用心完成神交给你的托付，当你用心做这件事的时候就是在追求真理。什么是真理？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当你用心去做这件事的时候，这不是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吗？你不是在实行真理吗？你实行出来了你还没有真理吗？你还用担心你没有真理吗？不需要了！神说：“……只要你愿意寻求，愿意跟从，不讲理由，不为自己得失争辩，饥渴慕义地寻求，我就向你开启。无论你怎样愚昧无知，我不看你这些，我是看你积极方面努力如何……”（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十四篇》）神不怕你愚昧，不怕你无知，就怕你不追求。神说出来的这个不追求和我说你的那个不追求一样不一样？神说的不追求是什么呢？你不揣摩、不寻求，这叫不追求。不揣摩、不寻求什么呢？你应该揣摩、寻求什么？揣摩神的心意、神的经营计划。可你揣摩的是什么呢？“我该怎么投机取巧呢？我该怎么不受苦就能得着真理呢？我怎么能在得着真理的同时再搞点小的经营呢？”那你最后啥也得不着。得来的是什么？祸患！因为你在神的经营计划当中搞着个人的经营。神要的是绝对的顺服、绝对的忠心，而不是要你的三心二意。神不扭转你的观点，你什么也得不着，白受苦！你还说，“我认识自己，认识自己就能放下自己”，你是认识自己了，但你对自己恨恶不起来，怎么会放下自己呢？你每天还欣赏自己，你还要恨恶自己，能做到吗？由此说来，信神简

单不简单？得真理简单不简单？（不简单。）还不简单？托付，接受神的托付，就这么简单！

怎么简单了？寡妇熬儿。你熬你儿的时候是怎么熬的呢？还用人卡着你吗？还用你每天念叨："我得熬儿呢、我得熬儿呢，我得砸锅卖铁为孩子呢。"那个寡妇熬儿她说不说这句话？她不说，她就默默无闻去做了，别人就看见她是寡妇熬儿了，而不是要你用嘴去说的。尽本分也是一样的，"我得为神做点什么"，不是用嘴去说。而是让你做出来让人看，这个人每天起来所想的、所寻求的是什么？为神做点什么，他在为神做事。所有的假带领、敌基督之所以成为假带领、敌基督，归根结底是什么原因？夏彤，什么原因？（夏彤：每天想的都是自己。）每天想的都是自己！他不接受神的托付，他不是想神的托付、不是想神的经营计划、不是想神的心意、不是想神的国度怎么在地上能成就、不是想神话在人身上怎么能生根发芽。你说哪个敌基督想这些呢？哪个假带领想这些呢？他如果想了，他就不可能是敌基督、不可能是假带领了。他要想了，他要寻思了，这些东西在他身上就发挥功用了。一发挥功用了，还能成为假带领？假带领为什么能成为假带领？假带领有两种，哪两种呢？一种是不作实际工作；另一种是没素质，作不了实际工作，不胜任工作，没有工作能力。没素质，其实就是不寻求。什么是素质？如果你事先寻求的话，会不会没素质？神说："粗心的人必摸不着我的心意，得不到大的光照、启示。"（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五十七篇》）"精明的人、真正有素质通灵的人是寻求真理的人，临到十次事也可能在八次事当中得着一些启示，得着一些教训，得着一些开启，有些长进。不通灵的愚昧人临到十次失败、十次跌倒也醒悟不过来，也不会寻求真理找到问题的根源，这样的人怎么听讲道交通也不会明白真理的，这就完了。"（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糊涂人不可挽救》）粗心的人能得着什么？细心的人，十次的开启、光照当中人家能得着八次，粗心的人十次当中一次也得不着。为什么？不寻求、不用心，顶多就是做个事，"你告诉我该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你用的是手、用的是脚、用的是口，根本没有用心！你就没有寡妇熬儿的那个精神。就因为人没

有心、没有肺，所以说这个工作就难作。你要有心了，这个工作就好作了。你们有一颗什么心呢？你们有的都是一颗贼心，你总想从神家得着什么。你没有贼心，你有一颗诚心，什么事情就都好办了。我说的这话成立不成立？（夏彤：成立。）成立，同意成立你就去走。你如果觉得不成立，可以起来反驳。咱们交通嘛！交通出来、反驳出来，看哪一条路是最好的，哪条路才能真正走上性情变化的这条路，你要反驳不了，那你就规规矩矩地跟随。认识自己，不需要一味地去认识自己，主要就是让你在经历中看见神、定真神，让你认识神，认识神的所有所是，为神做事，为神说话，见证神，自然而然你就有路了。

放下自己不需要认识自己，是吧？那什么原因才认识自己呢？夏彤？（夏彤：控制不了自己的时候。）是因为自己的一些性情拦阻了跟随神的道路、拦阻了尽本分的步伐，自己的败坏性情它要抵挡神、它要做事、它要坏事，所以说这个时候就得认识自己。认识自己是要怎么呢？不让你做坏事，不让你打岔、搅扰神的作工。你认识自己了，你不打岔、不搅扰了、不做坏事了。如果你认识自己了，你还要做你该做的，那你认识自己还有什么意义呢？那就成了明知故犯、罪加一等了。认识自己等不等于有真理？认识自己不等于有真理。不要拿认识自己和有真理划等号。什么才是有真理？认识神、认识神的所有所是、顺服神的所有所是，这才是有真理。这个又划分了一个级别，是吧？咱不要停止在认识自己上，一来就是“认识自己、认识自己”，雨桦，听明白了吗？（雨桦：嗯。）不要停止在认识自己上。刚开始的时候是假认识，后来来了个真认识，再后来又停止在认识自己的位置上了，不往前走了。雨桦，咱刚才说什么了？（雨桦：谈的路是认识神的作工、认识神的所有所是，也就是认识神的话。）刚才说的是实行，现在给你一个简单的路途。咱谈的是怎么才能放下自己，你们说“认识自己才能放下自己”，我说“不需要认识自己，也能放下自己”。主要让你明白，你看见神的作为、看见神的所有所是了，你还非得认识自己吗？（雨桦：不用了。）你看见造物的主了、看见神的伟大了、看见神对你的托付了。你在完成神托付的时候，神对你的托

付，神的所有所是占有了你整个心灵的时候，还用你注重说，“哎呀！我还得认识自己，我还没有脱掉败坏呢！”认识自己其实是认识谁呢？认识撒但的诡计呢。认识了撒但的诡计，也就是让你更好地认识造物的主。咱只是作了一个衬托物，衬托物是衬托神的所有所是、衬托神的大能。是借着撒但诡计的衬托来认识神，所以说主体是认识神，主体不是让你认识自己，认识自己不是主体。刘芸，刚才说的路途记住了没有？什么是路途？（刘芸：先接受神的托付。从心里边接受过来，寻求，怎么能把这个本分尽好，怎么能在原则、要求上进入。不是老是考虑别人怎么对我，我说这话怎么没有人听，而是要寻求真理。）你说你老是考虑别人，那你在神的托付上尽上忠心了没有？（刘芸：没有。）你在神的托付上尽忠心，你还有时间考虑别人说什么吗？不是你选择考虑与不考虑，是你就没有精力去考虑。你得让神在你身上占有了你了、占领了你了，你就没有时间、精力去考虑。不要说是你没有时间去考虑，甚至给你送意念了，你也会像约伯一样说，“愚顽的妇人，你退去吧！”微微，你一直进入不了正轨，今天把进入正轨的路途给你了吧？进入简单不简单？（微微：简单。）其实就是一颗心，神就是要你的一颗心！

282 彼得在经历中注重认识神

1　彼得在经历神的许多作工以后，他长了一些见识，长了许多分辨，对于事奉的原则他也懂了不少，后来对耶稣的托付他能尽上忠心了。他受的极大熬炼多数都是因为自己做的事觉得亏欠神太多，没法弥补，认识到人太败坏，因此感觉良心受控告。

2　耶稣曾对他说了许多话，当时他仅有一点点认识，有时候还是产生抵挡悖逆，耶稣钉十字架以后，他才稍有觉醒，里面特别受责备，最

终达到一个地步一个地步，里面有不对的意念都不行，里面有不对的意念都不行。

3　他深知自己的情形，又深知主的圣洁，由此他更加生发了爱主的心，对自己的生命更加注重了，对自己的生命更加注重了。因此他忍受了极大的痛苦，尽管有时像得了一场大病，甚至相当于死了一样，这样熬炼了多次，他对自己更有认识了，对主才有了真实的爱真实的爱。

4　他的一生是在熬炼中度过的，更是在刑罚中度过的，他的经历不同于任何一个人，他的爱超过任何一个未经成全的人。之所以把他拿出来作模型，就是因为他一生中经历的痛苦最多，而且他的经历最成功，他的经历最成功，你们若真能像彼得一样像彼得一样走最后一段路，那就没有一个受造之物能将你们的福分夺走了能将你们的福分夺走了。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当怎样走末了一段路》

信神应带领人顺服神而不是尊己为大

（夏彤：交通的时候，人家也不听也不接受，交通也没法交通。听了今天下午交通的，知道了得有爱心、得有耐心。今天她是显明我的CT机、拍片机，就是把我身上的这个病给拍出来，显明出来。神就是借着这个人勾自己里面的嫌弃、地位脸面、没有爱心、没有耐心这些东

西。也知道是借着这个人显明自己呢，但是一看到这个人的这些表现的时候，里边还是有嫌弃、反感的这种东西，就是差在背叛、实行？还是哪方面？）（微微：夏彤刚才说的这个，还是总看别人有问题，知道嫌弃不对，可是不由自己，当咱交通了，人家不听，最后交通不下去的时候，就嫌弃了，没有除根儿。其实还是咱没有用上心，没有用爱人的心、帮助人的心去作工作，就是打着正义的旗号去指挥，站在地位上说话，人家就不愿意听，还卡在这个阶段。）

为什么卡在这个阶段？（微微：因为自己不进入。）为什么不进入？你知道有路不进入，是吧？（微微：觉得也不是知道有路不进入，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那究竟是怎么回事？是你不明白这条路呢？还是知道这条路不去进入呢？把这个先搞清楚。如果你不知道这条路，那是你不知道，是你无知，那咱就得探讨这条路怎么走，这条路在哪儿。如果你知道有路，不愿意往前走，那就探讨怎么才能驱使你往前走。就像人训练一匹马或者驴，是马和驴听不懂人说话的声音？不理解人的意思呢？还是这马和驴它就懒得走，就要和人斗呢？咱属于哪一种？你先把你自己的病找着。咱每次交通完了一问，“有路了没有？”“有路了。”“清楚了没有？”“清楚了。”到了下个月了，呀！还没做，还没有实行。然后再交通，“有路了没有？”“有路了。”下回一问，“实行了没有？”又没有实行，那什么时候是个头？

（微微：我觉得就是没有用心去对待弟兄姊妹。就比如说，我和小凤两个人，我觉得我说得对呀！都是为了工作呀，但当跟人家说了，人家不搭理，人家就是不听，也不按着我说的去配合工作的时候，自己心里就不舒服了。要是我交通的时候，人家能听，能按着我交通的去配合工作，心里就舒服。）那你找见你的这个问题主要卡在哪儿了？（微微：是想掌权呢吧！说一句就想让人家答应。）这是个什么问题？这问题出在哪了？咱今天是在干啥呀？咱信神呢，是吧？信神你得跟信神挂钩。你跟信神挂钩了没有？你现在说你是在信神呢，那你时刻得去跟真正信神的路参照一下。你这个和真正的信神还有多大区

别？是什么东西拦阻了你信神？这就是问题所在。微微是不是在信神？都能感觉到她不是在信神，是吧？（嗯。）为什么说她不是在信神？根本原因在哪？（小杨：别人对她尊敬，心目中有她的地位，她就高兴；别人心目中没她的地位，她就不高兴。想要夺取神的地位，老想让人心中有自己的地位。）神是让人心中有神的地位，但你呢？总想让人心里边有你的地位。神能掌管控制人，你呢？你总想掌管控制人！当你掌管控制不了人的时候，心里就不是个滋味。人常说的一句话是啥呢？“懒驴上坡屎尿多”，是吧？主人刚说要赶它去干活儿去，它说它要拉屎呢，它说它要撒尿呢，这是主人有问题还是驴有问题？（驴有问题。）驴有问题。驴有它的思想，它不愿意干活儿，它就找理由、找借口。那人呢？神一让你尽本分，你就说，“我心里边不舒服，你让我舒服的时候再尽本分”，你说这是在信人呢？还是在信神呢？你说这驴是听驴话呢？还是听人话呢？

信神就是为了顺服神，你信神不是为了顺服神，那你信神干嘛？当驴的就是要顺服人，人训驴，把你这头驴训练得能听话，主人吆喝的时候你能听得懂，让你上地里干活，那你就能规规矩矩干活，让你休息你就能休息，那这头驴就能懂人话、通人性。那你信神呢？你得通灵，神告诉你什么，你就得知道什么。神跟你说什么了？神的国度要降临在地上。神话要掌管人，神话要占有你的心，神要在人身上当家作主，神说了算。行政第一条怎么说的？神说：“一、人不得妄自称大，不得自尊为高，当敬拜神，尊神为高。”（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国度时代神选民必须遵守的十条行政》）神让你尊神为大，不要妄自称大，行政里面第一条就是这样的。那咱每天起来做什么事，能不能称神为大呢？能不能尊神为大，不要自尊为高呢？咱为什么总要自尊为高呢？咱不能自尊为高的时候，别人不尊重你的时候，不把你当神待的时候，你为什么就不高兴，不乐意了呢？为什么你心里就难受呢？你是谁呢？这是不是根本原因？信神就是操练人来顺服神、敬拜神。可是咱在信神的过程中不是操练我怎么能顺服神，怎么就是敬拜神，怎么在神的眼里看为义，而是在操练怎么能掌管人。你在信神的过程中你不是体验神的主宰，你只想体验你是不是能主宰了人！当你

主宰不了人的时候，你心里边就不是个滋味；当人不听你话的时候，心里就不是个滋味。咱上次交通了，这属于什么呢？强盗、土匪、大盗、骗子。当做不了大盗、强盗的时候，心里边就难受，不是个滋味。当这头驴它想拉屎、撒尿的时候，它想睡觉，不想干活的时候，它想不想让主人顺着它呀？主人不顺着它的时候，它就干什么呀？它就尥蹶子。这叫什么驴？咱这个驴也不是个好驴。咱信神不是在寻找怎么顺服神、怎么敬拜神、怎么称神为大、怎么荣耀神、怎么见证神，咱信神是在寻求一种私人的乐趣，那你不是在犯罪吗？你要顺服神就没有自己的选择，只能是听从神，神怎么说，咱就怎么做，这才叫顺服神。咱去训练狗、训练驴呢，一般正常的马见了水池，过不过水？见了水就不过了，停滞不前了。战马过不过水？战马就得过水。训练动物的时候，让它跳火环，是不是相当于过火海呢？你指挥到哪它就得去哪，那是不是见火坑也得跳呢？咱呢？神说你是受造之物，神是造物的主，你在神的摆布安排之下，应该顺迎神的摆布安排，咱能不能顺迎神的摆布安排呢？要想让人服你，首先你得先正，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约 8：7）你要拿石头把她砸死，你圣洁了吗？你首先保证你是圣洁的，你才能拿石头砸死她。你首先保证你是实行真理的，你做事完全是正义的，你没有任何掺杂，你就可以审判刑罚她、揭露她。用真理解决了自己的问题，才能解决别人的问题，这是不是路？（嗯。）

咱用真理先解决自己的问题了没有？当你用真理解决了自己问题，你再去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还难吗？谁还敢不听？这句话空洞不空洞？（夏彤：不空洞。）真的不空洞？那你说说，怎么就是解决了你的问题再解决她的问题就不难了？（夏彤：因为自己实行出来了，自己活出来了。）你刚才说了，“她不听我的”，她怎么就能听你的了？你说你安排工作她不听，这工作能不能实行下去？（夏彤：实行不下去。）实行不下去，那该怎么办？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微微：解决自己的问题。）怎么解决自己的问题？（微微：看自己是不是站在神一边去做的。）先解决自己的问题，但必须得有路，怎么解决自己的问题？就像你刚才说的，人家不听你的，你心里边就不舒服、难受，

先解决这个问题。你为什么不舒服呢？你让人家处理这件事情是为谁呢？是为你作工呢？还是为神作工呢？是为神的经营计划呢？还是为着她的生命呢？还是你在帮助、扶持她呢？你是为着什么？你先搞清楚。如果她是为你做事的，那这和神的经营计划无关。那她听不听你的，那是你们私人的事，那和神无关。如果今天你安排的是工作上的事，那你就是在神的作工中呢，是安排工作呢，是在尽本分呢。如果你是在尽本分的过程中想让她听你的，这是不是你的掺杂？这是不是在神的经营计划中搞你个人的经营？你这就有问题了。不管你说的对与错，首先说，你的这个观点有问题了，所以说对方完全可以不听你的。她不听你的不等于说她是在实行真理，不是那个意思。是神要借着这个环境让你进入，让你反省，“你现在有问题了，你已经碰得头破血流了！”她不听你的，那你就该反省了，“我在干嘛？我在给谁经营？”如果你是为了神家利益，你是为了尽本分，她今天不听你的，那你流露的和你刚才的那个流露一样不一样呢？（夏彤：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你刚才说你流露的是什么？“她不听我的，我心里就难受、嫌弃、不舒服。”当你真站在神一边，为神家利益考虑的时候，为她生命考虑的时候，为尽本分考虑的时候，她不听你的时候，你心里不是难受、不舒服，那是什么？（夏彤：怒，火。）有怒、有火，有对她审判刑罚的话！你那个“不舒服”是不敢和人家说了，人家不听你的话，你不敢说了，再说就伤了和气了，对吧？怕人家反抗，你在维护你个人的虚荣脸面、地位，你活在了你个人的败坏性情里边，是老好人，没有正义感，你不维护神家利益，你只想维护你自己的名誉，这就已经开小差了。如果你纯正的就是为了神家利益，你不顾自己的脸面，不考虑这些，你是怒，你对她是一种审判。当你对她是一种审判刑罚的时候，那是神在借用着你的口对她说话，这个话出来是审判刑罚的话，是站在神一边的话，谁敢不听？谁能不听？她要再敢不听，那神就要“动手”了！你就可以定罪她了，你就可以撤了她了。你是想利用神话见证你，那就又一说了，那你就是强盗，想利用神达到你个人的目的，那犯罪的不是她，而是你。

纯正的、纯洁的，没有一点掺杂的，为神家工作就是为神家工作，不管我的感受如何，我不考虑我的结局命运，我今天就是用严厉的话训你、指责你，不是为了让你高看我，完全是一颗心为了神家利益。当你发自内心地去说话，去交通的时候，她是不是能感觉得到呢？她能感觉得到，她敢和你反吗？她要敢和你反，那就是没良心，畜牲。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从你的语气、口气、眼神就能看出你的心是在干什么，你的心是在为着本分、你的心是在为着神家利益、你的心是在为着她的生命，她看不出来吗？她可能不明白真理，但不等于她听不懂。所以说，你如果完全纯正地站在神一边去说话、去做事、去尽本分的时候，没有人敢抵挡你！还记得神说的那句话吧？诚实人，神要把权柄交给他，无人能在他面前站立得住，无人就是没有人。如果你这里面有了诡计的话，那就不一样了。你刚才说了，心里边不舒服、难受。如果你是个伪装分子呀！为了虚荣脸面，怎么呀？你退一步海阔天空，你绕个弯儿，然后借着让别人说，这就有了掺杂了，这样你就受到了辖制了。你受了辖制，神在你身上能不能作工？（不能。）神在你身上不能作工，因为你已经受了人、事、物的辖制了。你要尽本分，为通行神旨意，不受任何人、事、物辖制，这才行！不受这个辖制也就是说没有这个掺杂，你有这个掺杂你就受辖制，这是连贯的。如果在你身上，看不到你“我不受人、事、物辖制！”然后你把她训了一顿，训得她规规矩矩的时候，你心里舒服不舒服？你心里舒服了！这证明了一个什么问题？证明你是什么呢？刚才说那个是带点伪装，那现在说的这个是啥呢？是强盗。毫不伪装，光明正大地与神争夺，想占据人的心灵，这不是在尽本分，不是在通行神的旨意，是在干什么呢？是在利用神的话，利用神的作工搞着个人的经营。经营自己的地位、名誉，所以活出的是属血气的。这个能听懂吧？

神是要看你的什么呢？看你的存心、态度、观点，而不是看你外表的一种说法、做法。你的这个存心、观点，人能够看得出来，你是掩盖不住的。就说你这次欺骗了人了，下次你是欺骗不了人的。你真是为了神的经营献上所有，你的所作所为、你的言行举止人是能看得见的；你是想利用神达到个人的目的，别人更能看得见。三种情况：一

种是搞伪装的，怕伤了和气，滑石蛋；一种是敌基督，直接争夺；一种是通行神旨意，不受任何人、事、物的辖制，诚实，诚实人，是就是，完全站在神一边，为着神家利益，为了神的名、为了神的见证。当你尽本分的时候，你纯粹站在神一边考虑神家利益的时候，看到她不维护神家利益的时候，你是怒气、是怒火！那你得跟她交通什么？“神怎么看你，你在这儿干什么，神在看着呢，撒但在看着呢！”这是你应该知道的，也是应该让她知道的，“你的这种行为，神看着将意味着什么？神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在你的记事册上已经记上了。你今天的表现是在干什么？你在书写你的通知书。你计划去哪儿呢？”你有心，你是用心的，你是看见她在定时炸弹上跳舞，你想帮她、想拉她、想救她，你就有这些话。你看不见她的危险，你看见的只是你俩的关系，你就不会看见她的危险；你就不会看见她是在与神为敌；你就不会感觉到她在地狱的边缘；也就不会去拉她、帮她、扶持她，这些更没有，所以说你后边就没路可走了，没下文了。因为你没考虑神家利益，你就没站在神一边看事，你只是站在你的位置上去看事，你只是看你是否舒服，而不是看神是否舒服，是不是达到神的要求了。你对神的要求不考虑、不过问，只把自己的感觉放在了第一位，你称谁为大了？称自己为大！你满足的不是神，你满足的是你自己的奢侈欲望，所以说你站立不住，别人也不会听你的。更何况现在神已经把撒但的国砸得粉碎，已经从撒但的手中把权柄收回，让它的民众起来反叛它，这不是一句话，这要让你亲自去体验、感觉。可能以前你和别人说一句话，别人能听你的，现在不同以往，别人不听你的了。

夏彤，转过弯了没有？现在怎么看？（夏彤：有时候就是分不清楚到底是维护神家利益，站在神一边呀，还是说为自己说话。有时自己也有火、怒，生气，明明这样做就是维护神家利益，她非要持守她那个，就说一大堆的理给返回来，那我就火了，就感觉气呢，然后就往回打她，“今天说这个是为了工作，给你交通，你就没有一次接受的，就没有一次听的。”我感觉自己就是为了神家工作、神家利益。）首先你已经把自己放在了正义的一边了，你已经把自己放在了维护神家利

益一边，自己把自己已经放在了有真理的一边了。神怎么说的？你越认为对的事，越有真理可寻求。当你认为你做的是对的时候，人家不听你的时候，这是不是更是你应该寻求真理的时候？为什么人家说这句话呢？人家说这句话有没有道理？先从道理上说，她说这句话是为了她的肉体利益，还是为了神家利益？她说的这个话会有什么后果？她组织这样做，你组织那样做，谁给神家带来的是益处，在这方面对比了没有？（夏彤：对比了，就是从心里头衡量了之后，觉得我这样做更有效。）如果说你对比了、核实了，确实，你就是在洁净自己，“我这里边没有什么杂质了”，你看到她明显为自己说话的时候，在尽本分中撂挑子的时候，在尽本分上搞个人经营的时候，你有什么反应？（夏彤：就觉得生气呢，这本分这么着急，你还非要持守自己那个东西，然后就想把她那个打下去。）你生气了？（夏彤：嗯。）你是负责的，你的搭档、你下边的人不好好尽本分的时候，你是生气的，那你把她们当作谁？（夏彤：下边的人就是弟兄姊妹嘛，就是扶持、帮助的对象。）是扶持、帮助的对象吗？话你会说，你扶持、帮助了吗？你都已经生气了，这还有扶持、帮助吗？（夏彤：我是说周蕊呢！）你看你这不是给人画了个圈圈，“那周蕊就不是我该帮助、扶持的对象”，她是不是你的扶持对象？（夏彤：看见她有问题了，从我心里也是想帮助她呢。）你说你是从心里想去帮助她呢？还是你嘴上说的呢？（夏彤：那会儿看到她有这个问题，然后生气呢，就是想把她这个问题给她点出来，给她揭露出来。）那这会儿呢？（夏彤：这会儿就是想着交通完了帮助嘛！）你刚才说那会儿是生气了，这会儿是想交通完了去帮助她呢，是吧？（夏彤：嗯。）那你这里面暴露出什么问题了呀？（夏彤：有一个是假的。）有一个是假的？我看两个都是假的！为什么说都是假的呢？

（夏彤：有时候好说歹说不管用，就得揭露、对付。）“好说歹说不管用，有时候就得揭露、对付。”这句话里有什么掺杂呢？你把修理、对付、揭露当成了什么呢？（夏彤：工具。）当成了工具，无可奈何的时候呀！我打她一下！明明神说的揭露解剖、审判刑罚是神的爱。你在这儿说，我无可奈何了我“爱”她一下，你说你是真爱她，还是假爱

她？（夏彤：好说歹说不管用嘛！）我好说歹说想应付过去呀！她就是不行，她非得让我去“爱”她一下。我挂在嘴上，我好说歹说就算了吧！她还让我动真格的，让我“爱”她一下。审判刑罚是最真最实的爱，你这个“审判刑罚”不是为了她的生命供应，你的“审判刑罚”是为了你个人的目的，是为了让她听话。刚才说微微了，那你呢？这是干什么呢？把神话当作了工具来使用，为了达到你个人的目的。所以说，你和她之间的关系，不是弟兄姊妹的关系，是外邦人的关系，是搞交易的关系，“哎！你做这个，我做那个啊！咱互不干涉啊！”你要做不成了，我好话和你说几句，不行了我再修理对付你一顿，有关系吗？这是夫妻吗？（夏彤：不是。）不是一家人，是邻居，“咱们要是没有啥隔阂了，咱就这啊！你要不听，我一忍再忍，再不行了我可就和你吵架了啊！我可就上了啊！”你是把揭露解剖当成了一种武器，机关枪，“我扫射了啊！”你是在尽本分吗？（夏彤：不是。）你是在搞个人的经营。你和弟兄姊妹有爱吗？没有爱。你见证神了吗？（夏彤：没有。）你没有见证神，你是羞辱神了，你不是在见证神。你见证神，要让她在你的言行举止上看见神的爱、看见神的拯救、看见神的救恩，用你的活出来带她们。

就刚才解剖了你，咱的活出在哪？咱活出的是撒但相。怎么是撒但相呢？咱是在与神搞交易，不是在尽本分，是在完成一项任务，和弟兄姊妹也没有任何关系。“周蕊，咱们是搞工作了啊！咱们是配合，没事的时候咱井水不犯河水啊！尽本分弄不成了，咱拿起刀枪棍棒咱再相见啊！”这是弟兄姊妹吗？是弟兄姊妹应该是互相帮助、扶持、拉拽！看见谁在危险时期去拉她、帮她、扶她，这是有爱。咱没有孩子，咱当过孩子，当父母看见孩子的时候，流露出来的那种爱，和你刚才流露出来的一样不一样呢？你刚才说的那个“爱”是什么？（SJ：没办法的情况下“爱”一次。）你看见她不听话的时候呀！你是怒。你说有几个父母一看见孩子不听话就怒呢？有没有？（夏彤：没有。）没有。孩子不听话时她流露出来的是什么？是帮助、扶持，耐心地教导。彼得怎么对待保罗的？不管保罗怎么贬低他，他始终是以弟兄相称，就从这个简单的称呼上就能体会得到、感觉得到。那彼得是怎么做的

呢？咱是怎么做的呢？咱是嫌弃她。你说彼得嫌弃保罗吗？（夏彤：不嫌弃。）他要嫌弃的话他就叫不出弟兄了。咱走的是谁的路？（夏彤：保罗的路。）保罗的路，没有走彼得的路。神是来供应人生命的，咱今天做带领了，是要带头来带领她，带领她实行真理。咱怎么带领她实行真理了？她没实行真理，你实行真理，你要带着她实行真理，不是让你看着她怒呢。那在什么情况下你怒呢？你帮助扶持她了，她知道路了，她就是不走，再一再二还不行，她还再三再四，那就该怒了。那怒应该是怎么了？让她看见神的怒气，把天上的烈火显给她看，审判刑罚的话，咒诅定罪她的话，“你这样做，将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你要把这样的话告诉给她，让她看见，这是对她的拯救。而不是没办法了才跟她说这些话，而是你看见她有那些表现了你就得说了，你就得把神的性情见证出来，不然的话咱就是假带领。

不涉及你利益的时候，什么都行，涉及到你利益的时候呀，你就又维护个人的脸面、利益呀！神说假带领是什么呀？是狐狸，狐狸精，是吧？好听一点是狐狸，实在一点是叫活鬼，是吧？你刚才这一流露又暴露出一个什么呀？狐狸精、活鬼。知道为什么说你是活鬼吗？根据你具体的哪个表现，我说你有活鬼、有狐狸精的表现？（夏彤：无奈地对付她。）哎！你先找见地方，我没办法了，我好说歹说不行了对付对付你、修理修理你；我有办法我绝对不会修理对付你。不得已了我“爱”你一下；有办法了我是绝对不会“爱”你的。有办法了我不会告诉你，你在定时炸弹上跳舞，绝对不会说！不会说你是地狱之子，不会说！这就成了狐狸了。（夏彤：现在就是井水不犯河水，只要没有啥毛病，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只要是文稿发下去，音频整出来就行了。如果说你在这儿卡着让我干不成了，那我就要对付你。）你说你做的是啥？（夏彤：这就是狐狸，是吗？）这就是狐狸、活鬼。

（夏彤：我还不太理解。）为什么说假带领是活鬼呢？看到有人损害神家利益，他搭理不搭理？（SJ：不搭理。）他不搭理，他只管搭理他自己的事情。那狐狸呢？用各种诡计来骗取。你用各种诡计来骗取

你个人的利益，你尽本分的时候，你只管尽你的本分，她只要不涉及你的本分你就不管。她尽不尽本分你不管；她要跳崖自杀你不管；她伤害到神家利益你不管。但如果伤害到你的本分了，你就跟她说说，如果说不下来，实在不行了，没办法了，给她几句审判刑罚的话。你是在没办法的情况下才给她这些话，一般情况下你有办法的话，还会不会给她审判刑罚？（夏彤：不会。）不会。你说的帮助扶持她，审判刑罚她，那只是说的一句话，那是骗我的一句话，骗神的一句话。你实在没办法的时候给她一个什么呀？给她一个顶头，刺激她一下、训她一下。（夏彤：拿鞭子抽她一下。）抽她一下、打她一下、刺激她一下。你并没有把神的行政显给她看，所以说你是活鬼。活鬼就是在神面前耍鬼，鬼神呢，骗神呢！你不顾神家利益，你站在带领的位置上，你不作带领的工作，你不是把她往神面前带，你只是为了你自己的私欲，所以说这就是活鬼。这又加了一个名字，活鬼！现在理解了吗？（夏彤：嗯，骗神呢。）骗神，骗子！神今天来在地上作的是审判刑罚的工作，神要借着你的嘴把神的话给发表出来，借着你的活出给人们立个标杆。可是你这个活鬼，你说吗？你就是不说，实在没办法了，我说一下。这是说给我听的，背着我会说什么，“我绝对不说，我还要尽本分呢。我要给她说了，让她尽了这个本分，美死她了！”是不是？这就是活鬼。让你当带领了，“我管我吃饱就行了，我还管她吃不吃呢！她愿意吃就吃，不愿意吃拉倒！”这是不是活鬼？这就是活鬼。做带领的责任使命就是带领弟兄姊妹去敬拜神，这才叫带领！

要解决自己的这些问题，就得知道根本原因在哪儿？根本原因就是你不是在信神，你不是在寻求顺服神的道，你是在搞自己的经营，还让别人顺服你。你追求的始终不是神是否满意，你追求的是自己是否满意，这就是一个拦路虎。根本原因就是你不追求神是否满意，你追求的是自己是否满意。你在遇什么事的时候，你得先问问神是否满意，而你不问神，你只是问你自己是否满意，这就完了，这就成活鬼了。现在大部分人是不是都是处于这种状态？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解决，为什么呢？神提出个要求，你能不能顺服？这是个大难题，是吧？（夏

彤：嗯。）但是让你要求别人去顺服神这难不难？（夏彤：不难。）这不难吧？神要求人高不高？我没有要求你来顺服神，我要求你让周蕊顺服神，这行不行？可就这你也做不到，你说你是不是活鬼？（夏彤：嗯。）转过这个弯了没有？你不实行真理咱先放后边，当周蕊不实行真理的时候，你问问神，“周蕊她这是在干什么呢？她的所作所为是不是在抵挡神呢？是不是在地狱边上跳舞呢？神看着她的这种表现会是什么态度、观点？神看着她这个样，这种人就该惩罚了。呀！那我该怎么对待她呢？我得把这个实情告她说，‘你可是在地狱边上跳舞了啊！你可不能这样做了啊！’”审判刑罚，把灵界的奥秘告诉她，要求她不能这样做，这难不难？（夏彤：不难。）这不难呀！自己实行真理难，但要求别人实行真理不难。就好比说你有个爱好，你要按着你的爱好做事，但这个时候神对你有要求，当你的爱好和神对你的要求打架的时候，你就好像是在坐跷跷板，是要拉锯，这个拉锯不是一下就能拉过来的，拉来拉去得需要一段时间。但是你看见别人流露败坏的时候，你还不够轻松？不就是两句话！就像我帮你一样，你看我说你多简单呀！我受痛苦吗？我不受痛苦。那你作我这样的工作，好作不好作？好作吧？你是有点“舍不得”作，所以说你是活鬼。

（夏彤：就是因为心里知道，人家又不服你，你说了人家也不听。）对了，这不还是因为别人不服你吗？“我不管做什么呀，你都不称我为大！你要称我为大了，我审判你也好，刑罚你也好，我帮助你也好，这些我都心甘情愿！我把审判刑罚给你了，结果你还不能称我为大。我图啥了呢？为啥了呢？”世上有句什么话呢？“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我留了个啥？拉倒吧！你说你是不是活鬼？你把这个放下，完全不考虑个人得失，只为了神的经营计划、神的见证、神家利益，弟兄姊妹的生命进入，你先把你自己放到后边。你不愿意实行真理，咱每个人实行真理都是痛苦的，咱先把自己放到后边，先帮帮别人！你看见她在地狱边上跳舞歌唱的时候，把她拖下来，拉回来。你拉拉她，她还得感谢你呢！甚至你拉她的时候，你是在打她，你是高兴的，这个你还不容易做到呀？你没有这样做，反过来你还得让她光明正大地称许你，这还能行？从这件事情暴露出来一个问题，咱对弟兄姊妹没

有爱，没有责任心，对神没有爱，对神的作工没有责任，对自己的生命进入没有负担。当这些负担、责任压住你的时候，你还会想“呀！我心里不舒服了”，你还考虑你个人的感受吗？我以前交通过一个例子，还记得交通什么了吗？当你家孩子病危的时候，那个大夫就是你的仇人，这个时候你和人家说话人家看你的眼神不好，人家不搭理你，你就不和他说了？那时候你就是趴下、跪下也得求人家，“快快给我孩子看看病吧，你说啥就是啥，我称你为大！”是因为你心里没有这些，你对神的经营计划、对神的作工没有担当、没有负担，所以说这个跷跷板就跷不过去。神末世作工就是要看谁能爱神，谁能为神付出。这难吗？我感觉不难吧！

（夏彤：不难。就是在周蕊这儿自己一直就没实行出来，也没看明白，觉得没事儿说啥呢，井水不犯河水，就没把这个当成一回事儿。）你没有把她当成你“妈”，如果在这儿和你配搭干活的不是周蕊，是你妈，你今天会和她说什么话？你还非得让你妈听你的，你才和她说？没办法的情况下我审判刑罚你、揭露解剖你？你回了家，是不是有点时间就想揭露揭露你妈？（夏彤：嗯。）这是不是情感在作怪呢？神说情感就是神的仇敌，更证明你与神的关系，情感也放不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神说什么呢？以后再没有夫妻了，没有父母了，都是弟兄姊妹。说都是弟兄姊妹，不是夫妻了，不是说没有真实的夫妻了，是说什么？是没有夫妻这种情感，没有家庭的那种情感了，都是一样的，都是亲人，都是弟兄姊妹。就算是你爹、是你妈，但是他的灵不对，他不实行真理，神说他是什么呀？畜类！是吧？（夏彤：嗯。）以前人们经常说的一句话，“神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是吧？神今天是不是说清了？他们是人吗？神说的话一字一句都要应验，神说的是“人”，不愿意一“人”沉沦，没有说不愿意一个畜生沉沦。我当时写检举信的时候，我说：“这帮畜生！”他们说：“你怎么能说人家是畜生呢？这话只有神能说，你怎么能说呢？”今天神已经给你说了，他们就不是人，就不配称为人，就不能称为人，就是畜类！那你说，如果你爹、你妈，你的亲人，他们本性就是畜类，连人都称不上，那还能提爱吗？这个路好走不好走？（夏彤：一说这个情

感，就难受呢。）一有情感，你就把这个事情给颠覆了。情感和爱的区别在哪儿？爱是纯洁的，一有了掺杂它就不叫爱了，一有掺杂就有了情感了。一说情感，就是爱里边加了掺杂就叫情感。你把情感除去掺杂那就是爱，你和你妈之间除去掺杂就是爱。

（夏彤：我看SJ的经历，人家半年的时间就能完全走出来，就不受这些地位、脸面的辖制，就能去实行，就能去作工，就能尽本分。原子弹的路，人家三个月、六个月、半年就走出来了，我就想我的路怎么这么长时间，地位脸面一直捆绑着，就走不出来？）给你举个例子啊！就说妻子、丈夫两个人都去学厨师，你说谁学得快呢？（夏彤：妻子。）为什么？（夏彤：人家有基础。）这不就行了嘛！什么都不是白来的，人家有基本功，基础已经打好了。你一说什么花椒、大料人家就知道，有些丈夫连什么是花椒，什么是大料都分不清。如果说你要和SJ去比，你和她比平衡了，那SJ就该哭了，“我这二、三十年算是白干了！”（夏彤：也想呢，你看人家二十年的经历，你这五、六年的经历咋跟人家二十年的经历比呢！）不怕，你能赶上她。为什么说你能赶上她呢？知道吗？神有个办法，加紧操练！怎么加紧操练呀？知道不知道？加紧操练不是你想象得那么简单，神告你说，“……我会让你们有足够的功课学习的……”（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当怎样走末了一段路》）加紧操练就让你学功课呢，有足够的功课学。现在的功课多不多？你们的功课多不多呀？我现在的功课不少，SJ的功课也不少。其实不单单是我的功课多，你们的功课也都在增加，你能感觉到吗？（夏彤：我就老感觉我天天对着电脑就是文稿文稿、音频音频。）你“吃饱”了吗？你“长大”了吗？你腰杆上能放多重担子呢？你经得住吗？（夏彤：经不住。）得根据你的身量来呢呀！你得吃饱喝足了才能上战场，你一见人家上战场你就手痒痒，扛上枪杆子还没走了两步就感到肚饥了，你说该当退伍兵还是不当呢？不当吧，饿死在战场；当吧，成了逃兵。你先在下边吃饱喝足。刚才说基础，教会建造是基础，教会建造就是吃喝，那现在是国度建造，国度建造就是经历。教会建造的时候，不管明白不明白，先把神话装备上，到了国度

建造再去经历体验。你在教会建造的时候就没有装备上，那现在是不是得先装备上，然后再去经历？因为你差下一步了。

现在主要是环境多，让人去经历。你为什么信神？你信神的目的意义是什么？（得平安。）平安、喜乐，这是你信神的初衷。可是神让你信神的初衷是什么？恢复！神让你信神的初衷是让你得着真理，你信神的初衷是要得着平安、喜乐。神说过一句什么话呀？神作工不合人的观念，现在看到了吗？（嗯。）在教会建造的时候，聚会的时候说什么呀？“我得着什么平安了，神怎么祝福我了，我家庭儿女怎么样，生活怎么样，感谢神、赞美神！”是吧？你看神在人家身上就是“作工”呢，可实际上呢，神作的不是那个工作，神作的是什么工作？（SJ：让人得着真理。）神作工是让你得真理。那你怎么就能得着真理呢？神作工的目的是让你得着真理，你信神的目的是要得着平安、喜乐，打不打架？（打架。）你要想得着真理，怎么才能得着真理，知不知道？（放弃自己的利益。）放弃自己的利益就得着真理了？就是那么简单？（经历。）你怎么就得着真理了？揣摩揣摩。真理是什么？（夏彤：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是真理，是吧？你得着了这些，那你也就是得着了生命。那神要把生命赐给你的这个途径是什么？经历！经历生命经历！你得有生命经历，你的生命经历是神赐给人生命的一个途径，神赐给人生命的这个过程就是你的生命经历。为什么让你写生命经历文章呢？你生命经历的文章写出来了，也就是神赐给你生命的过程你写出来了。你把神赐给你生命的这个过程写出来了，你是不是得着生命了？你写的就是你得着生命的过程。你的这个生命是一点一点长大的，你的这个生命经历是一点一点得着的。你要得着神给你的生命，必须得经过生命经历。那这个生命经历是什么？能不能概括出来？什么是生命经历？咱以前交通过六个词，“根源与真相，认知与体验，程度与深度”，这是什么？这就是生命经历的一个过程。生命是指什么？就是你对神的认识，对神的顺服。对神的认识、顺服，这叫根源与真相。也就是说，你得知道根源与真相，认知与体验。根源与真相这个工作谁来作？这个工作是神来作，你只是来接受。神告诉你根源是什么，人是怎么造

的。真相，只有神造了你，只有神知道这个真相，这是神在作。那你只是什么呢？你只是管吃喝就行了。“根源与真相”这个从神话里边就得着了，这个就是说，你在教会生活吃喝神话就得着了根源与真相。然后下一个，认知与体验，这就得有什么呢？得有悟性，认知就是你的悟性，你把神话带到实际生活当中，这叫认知。把神话带到自己的实际经历之中，你怎么去经历这句神话？这句神话在实际生活中代表着什么？是什么意思？你得有悟性，你得悟到它！这就需要你的素质、需要你的理解、需要你揣摩，没有这些那你不会有认知。有了认知紧接着是什么？体验。关键是体验，体验就是什么呢？体验就是你的经历，这是个关键。体验就是经历，这就是给你生命的主要一个环节。体验就是你的经历，体验什么呢？体验神的主宰与安排、体验神掌管全宇的权柄、体验神的性情，就是对神的所有所是的认识都是从体验而来，那你就得体验神的主宰与安排，体验神的所有所是。体验，一说这个体验就涉及到什么了？机会、机遇。就好比说治疗，给你治疗几次，一说到治疗就涉及到次数了。一说到体验就涉及到了机遇，一个时间段，你有多长时间的体验呢？你能体验几次呢？这个体验有次数、有时间。神说什么呢？人活在世上，主要是干什么呢？主要是体验神的主宰，感受神的所有所是。人一辈子有多长时间体验神的主宰？（夏彤：三十年。）一般就是三十多年，是吧？人大概就是从三十多岁开始懂事，三十多岁开始体验，正常一般就是到六十来岁、七十来岁就糊涂了，正常情况就是三十多年，也就是说神给人体验的时间是三十多年的时间。体验什么呢？体验神的所有所是，体验神的主宰与安排。在神的主宰安排中体验到什么了？神的性情。神的所有所是是在你体验神的主宰安排中得到的，神的喜怒哀乐、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神的所有所是都是从你的体验中得到的，所以这个体验是个关键！

说到这儿了，那你就应该听明白我刚才说的那些话了。你信神是为了什么？平安、喜乐。如果说你信神就是为了平安、喜乐地度过一生，那神看你就是一头猪。你不为了得着真理，你不愿意得着生命。你就是想来干什么？吃了睡、睡了吃，你就是想来当头猪。所以说，人

啊！追求的都是腐朽的。神的目的是什么？神把你放在这个世界让你体验，目的是要干什么呢？让你当猪呢？神不让你当猪。要让你当猪，那直接就让你做猪就算了，也不用你去动了，到时间去喂你就行了。不是让你当猪，是让你做人。让你做人是让你干什么呢？刚才说了让你去体验，体验神的主宰与安排。让你从神的主宰安排中来体验神主宰安排人的这个原则是什么，在体验神主宰安排人命运的这个原则中，你看到了什么？你看到了神的所有所是，看到了神的公义性情，看到了神的喜、怒、哀、乐，这都是你从体验中看到的，这种体验就叫经历。你经历过来就是生命经历，你对神的主宰安排有所体验、有所认识了，你的生命就长大了。神的目的就是让人来到人世间，不要枉活一世，要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在灵界得不着，只有在物质世界，让你去体验，只有在物质世界，你才有机会来体验神的主宰与安排。你想的是平安、喜乐，虚度一生，神想的是让你体验神的主宰安排。神想让你体验神的主宰安排，给了每个人三十年的时间。如果神喜欢上你了，神是不是想把更多的生命赐给你？神要想把更多的生命赐给你，就得你更多地去体验、经历神的主宰。那你要想更多地体验、经历神的主宰，那你会遇到什么事？会遇到更多的环境，更多什么样的环境？（不合你观念的。）和你“打仗”的环境。

神说：“在地之上，我曾以海水来侵吞人，曾以饥荒来控制人，曾以虫灾来威胁人，曾以大雨来‘浇灌’人，但人未曾觉着人生的虚空，直至现在，人仍不认识在地活着的意义。”（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四十七篇》）今天让你看见用大雨来“浇灌”人，大雨怎么“浇灌”人呢？简单来看，整个世界追求什么呀？人们一天起来追求的都是吃喝玩乐，是吧？有谁想起神了呢？谁也想不起神，是吧？人看神所供应人的这些东西都不值钱。一瓶矿泉水一块钱，一斤麦子才一块钱，是吧？十年前的一个东西到现在涨了十倍，麦子涨了多少倍？在人面前神给的这些东西都不值钱。现在的房价，就那些破砖烂瓦一平方卖到一万、十万，翻了几翻。人爱房子呢？还是爱粮呢？一斤粮贵呢？还是一平方房子贵呢？一平方楼房就能卖多少钱呢？几万。你就是有一吨粮食才能卖多少钱？今天看见粮食的收成不行了，

国家也着了急了，个人也着了急了。人常说什么呢？天下是我打下的，财富是我的双手辛勤劳动得来的，是吧？神用大雨来浇灌你，怎么浇灌你呀？就是用事实来告你说，“你的财富不是靠双手得来的，那完全是神的恩典赐给你的！”现在玉米怎么了？眼看玉米就成了，就让你眼睛看见了却得不到它，你出门看见它，却拿不回来。眼看成了、成了，要么是拿不回来，要么拿回来是出芽了。大雨是不是浇灌人呢？人都看到这些了。国家还没体验到呢，可个人呢？农民呢？农民在说什么呀？咱看网上的视频里说什么呀？这时候有了老天爷了！这时候有神了！如果说没有这场大雨的浇灌，谁有这个苏醒？谁还有时间来这儿投靠神？刚才说的是不信神的，那信神的呢？如果说你家的房子倒塌了，你是什么感受呢？如果今天不是倒塌了其他人家的房子，而是把微微家的房子倒塌了，你说微微还会说，“我心里不舒服”？当你家房子塌了的时候，首先你不敢着急说，“我心里边不舒服”，而是赶紧寻求我哪方面得罪神了？开始反省认识自己，看到天上的烈火显给你看了，甚至不是看见了而是直接临及了。经历了这个塌房的事件，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好事。）如果你没有做抵挡神的事呀，对你是一个儆醒，让你产生一种畏惧、害怕。如果你是个敌基督，是个假带领，神刚交通了敌基督、假带领的表现，你和神话刚对了号的第三天一个敌基督、假带领的房子塌了，你是什么感觉？你还做假带领吗？你还做滑石蛋吗？当你做滑石蛋，做假带领的时候，你心里是不是咚咚直跳？你的东房塌了西房是不是也快塌了？你住的那房子下回是不是也快塌了？等你的房子塌的时候你是不是在家？敢不敢想？你在想起这些的时候，还敢满足自己的欲望吗？不敢了！警戒自己的口舌了，有了点畏惧了，有了点害怕了。大雨浇灌你了没有？没有这场大雨你怎么有儆醒的？怎么有畏惧的？这是不是大雨来浇灌呢？你怎么有了这个儆醒的？怎么有了这个胆怯、害怕的？怎么不敢任意妄为的？是经历了什么？是经历了这场大雨以后才有了这个效果的。你不经历，你会害怕吗？汶川地震了，你害怕吗？“没看到啊！”汶川地震了一次，水灾了两次，瘟疫又来了，我看咱就没知觉呀！也没有人害怕过呀！可在你门口水淹了，甚至你亲眼看着你家的房子塌了，你家的玉米淹在地里，一个也收不回来了。你什么感觉？不要说其它的，你家种了三亩地，水淹了收不回玉米了，和汶川地震

相比，你感觉哪个大？（三亩地。）三亩地收不回来玉米，你永生难忘！

刚才说到经历了，是吧？认知与体验，你经历一次大雨，你再经历一次地震，你亲自经历，可不是听人说！你从地震里面跑出来，再经历一场瘟疫，效果怎么样？这是不是有足够的功课学？你还敢一个人开小差吗？你不敢了！在世人来看，或者是周围人来看，“完了完了，你看祸患临到他了！”你如果会经历，你会说什么呢？“我的功课到了！”夏彤，你不是怕跟不上SJ，是吧？神说，“没事，SJ她有两个环境，给你她的五倍，给你十个环境”，经过十个环境出来以后，你再不是温室里的花朵。那是啥呀？那是饱经风霜，和她平起平坐了！你愿意不愿意？（夏彤：……）生命是经历出来的，不是说一句话而得来的，就这吧！

530　没有顺服的信定规是抵挡神

1　信神到底是为了什么？对这问题多数人还是稀里糊涂，对实际的神、天上的神持两种不同看法，说明人信神并不是为了顺服神，而是为了获得某种利益，或者逃脱灾难之苦，人才有了一点点顺服的成份，这种顺服都是有条件的，都是以个人前途为前提而顺服的，都是迫不得已的，那么你信神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你单是为了前途、命运，那最好不要信，你这样的“信”属于自我愚弄、自我安慰、自我欣赏。

2　若你的信神不是建立在不是建立在顺服神的基础上，那么，你终究要因抵挡神而受惩罚。凡是信神不寻求顺服神的人，都是属于抵挡神的人，神要求人寻求真理、实行神的话，都是为了达到顺服神。若你

的存心真是这样，神必然高抬你，必然恩待你，这是谁也不可疑惑的，是谁也不可更改的。若你的存心不是为顺服神，而是有别的目的，那么，你在神前的祷告，甚至你的一举一动都属于抵挡神的，即使你话语温柔，你的一举一动在人看来都合适，似乎是一个顺服者，但就你的存心、观点来说，你所作的一切都是抵挡神，是作恶。外表顺服如羊，心里却存着恶意，这样的人属于披着羊皮的狼，是直接触犯神的人，对这样的人神一个不放过，圣灵要一个一个地显明，让所有人都看见，凡假冒为善的人，必定会被圣灵厌弃，神一个一个地解决。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信神就当顺服神 》

239 性情变化才能见证神

1　人的性情是在神的多种作工之中达到变化的，人若没有性情的变化就不能达到见证神，不能达到合神心意，不能达到合神心意。人的性情变化就标志着人已脱离了撒但的捆绑，脱离了黑暗的权势，真正成了神工作的模型，真正成了神工作的标本，真正成了神的见证人，成了合神心意的人。

2　今天道成肉身的神来在地上作工，他对人的要求就是让人达到认识他、顺服他、见证他，认识的是他的实际，是他的正常的作工，顺服他的一切不合人观念的说话与作工，见证他拯救人的所有作工，见证他征服人的所有作为。见证神的人务必得对神有认识，这样的见证才准确、实际，这样的见证才能羞辱撒但，这样的见证才能羞辱撒但。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认识神的人才能为神作见证》

在剥夺与赐给之间产生对神真实认识

（何玉：她们说我包着、裹着，我不知道什么是包着、裹着，我想寻求一下。我看到老师和SJ他们每天都特别的忙，我不想给他们添乱。后来雨桦解剖我说我是被自己迷惑了，认为这是挺有理智的，其实背后那种性情是谁也看不上，认为自己吃喝了神话，自己就能解决了。）雨桦，是这样吗？（雨桦：我是看着她心思沉重，里面不释放，有一种捆绑。我平时就听她们说过，她家里的活儿就全凭她干呢，什么都是她，她儿媳妇坐月子了，还给她打电话了，我看见她心里放不下这些事，人出来了心还在为家里的事操心着，我是说她这么包着、裹着。）何玉，你怎么认识的？（何玉：感觉这个就说不出口，自己消化，自己解决，这是我该经历的，是我该受的苦，所以我就没有说过家里的那些事。）包着、裹着，一般都是在作工中说你包着、裹着。家里边的事存在不存在包着、裹着？生活琐事还让你敞开吗？在作工中包着、裹着，这是一种败坏性情。遇到事是一种克制，不去解决，不去寻求真理，那不叫包着、裹着，那叫克制！你刚才已经说了，说不出口，也就是难以开口、难以启齿，放不到桌面上，如果放不到桌面上，还能使你消极、能使你背叛，那这个时候就需要你去寻求、解决。如果不能使你消极、背叛，你能克制住，你能用神话去认识、解决，那也算。但克制不是办法，你得去认识、解决。（雨桦：今年她还种的麦子，她还说，“我走了这麦子也不知道有人割了没有”，她还说这方面！）（何玉：我刚出来的时候，也就是四月底，那个时候麦子就快成熟了，后来咱这儿有活儿，家里也正赶上收麦子，那几天也想回去，可是知道回去就是背叛，我就没有回去，我就扔下

不管了。从我心里就想着，家里人就当我死了，反正我也不跟他们联系了。）断了联系了？（何玉：嗯。）家里谁也没有联系，是吧？（何玉：没有，我孙女过满月的那天晚上，我儿子给我发的微信说，“妈，你在哪儿呢？你还要这个家吗？”那个晚上心里挺难受的，到了早上心里也挺难受的，后来尽本分去了，心里就再没有什么了。）雨桦，咱尽的这是什么本分呢？咱交通要掌握一个原则，就是你给她交通的目的意义是想干什么，你得清楚，你交通的目的意义是什么。（雨桦：这次是稍微说了一下，其实就没有交通。）那怎么现在成了重点说出来了呢？（雨桦：那天主要是跟她说了她持守自己的那个性情，就没有交通过这一方面。）何玉，她们没交通这些，是吧？（何玉：没有。）那你怎么说雨桦给你交通了呢？她揭露解剖你了？（何玉：交通了以后，就说我这个性情刚硬，雨桦说了好几遍了。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李娟说我是包着、裹着。我说包着、裹着是什么呢？是不是家里那些事我不说是包着、裹着？我就是寻求一下才说出来的。）你的意思是李娟引诱了你了？李娟引诱你包着、裹着，“我包着、裹着家庭，我包着、裹着痛苦不说”。（何玉：所以说我就不知道包着、裹着的概念。）你们说话让人费解，把一个皮球踢来踢去的。

刚才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雨桦一天起来不干正事呀！人家尽本分呢，人家脱下家庭也不对？刚才人家说在尽本分的时候不想家，不尽本分的时候偶尔想起来了，受点辖制，有点难受，一尽本分就把这件事情给忘了。这是不是本分带来的益处呢？这是不是人该进入的，人该走的正道呢？雨桦说什么了呀？“你这不对呀！你包着、裹着，你怎么就不想家？你包着、裹着，你不体贴你儿媳妇？你儿媳妇还坐月子呢，家里边的小麦还没有收呢，你就不想？”我说雨桦这是在干什么呢？这是撒但的差役来了？你就勾引她，“你弃掉神死了吧，你还在这里干什么呢？你信神得着什么了？你在这里干的是什么？家没有家，孙子也不管，地也不管，你包着、裹着，你就不难受？你就不能释放一下，自由自由？”我越听越觉着雨桦作的这是什么工作呢？可我再问雨桦的时候，雨桦说“我就没有给她交通这些啊！”雨桦说了这个话

了，何玉又把皮球踢到李娟身上了，说李娟说她包着、裹着，“我揣摩着不知道包着、裹着是什么意思，包着、裹着我的家庭了？”你说你们互相之间是不是有点难以沟通呢？她和你说了，你连你包着、裹着什么都不知道。从你说的包着、裹着里边也能断定出你把什么当作重点了，你把什么挂在心上了。她一说包着、裹着你就能想到是说家庭，就没能想到是其它的地方，你就没有想到，“哪个弟兄姊妹怎么对付我了，我也没有消极软弱了，我是积极向上的，我包容他呢、忍耐他呢，然后李娟说我包着、裹着。”一说包着、裹着，咱首先想的就是家庭，证明咱包着、裹着了没有？背上包袱了。

现在又得李娟往前踢这个皮球了，你说人家包着、裹着是包着什么呢？人家包着家庭？（李娟：以往我跟她在一起的时候，她什么都不说，从我心里边就想，人是败坏的，临到一个环境心里边应该有一个流露，她就什么都不说。）看不见她的流露？（李娟：嗯，看不见她流露。和她接触了一段时间，每天就是干，事多了或者是活多了，自己心里就有一些流露。可是她就不说在这些环境当中怎么进入的，怎么领受的。那次在车上她说一般的事她都能忍。）光忍是不是实行真理？你这种表现是一种什么表现呢？神话怎么说的呢？神说：“只不过你们现在都学得相当乖巧，看不透的事不说也不露声色……”（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对作工你们得认识，不要糊涂跟随！》）何玉，你是不是神说的那种情形？看不透的事不说了，学得更加诡诈了？等待、研究、分析、判断，是不是处于这种状态？自作聪明？（何玉：嗯，有这个。）那你能得着什么？等待、研究、分析这是什么表现呀？“你们以为你们一时的聪明能救你们脱离那永远的刑罚吗？”这是一首诗歌，题目是《是谁把神重钉十字架的》，你是不是这种状态？那你这种状态怎么尽本分呢？怎么彰显神、怎么荣耀神、怎么见证神？怎么配合工作？

何玉是不是走上雨桦的道路了？（SJ：哦，我也感觉到了。雨桦刚开始和我在一起配搭的时候，我说怎么人家雨桦临到事就没有情形、没

有表情、又没有表现，看着就是老老实实、默默无闻的，好像咱的事就多。那次我对她说，临到这个环境你流露出什么败坏了？流露出什么心思意念了？你怎么扭转的？你怎么认识的？雨桦说，“我就没有这些呀！你怎么这么败坏呢？你怎么有这么多呢？”刚开始接触她三个月里边，我就看到这些。我说怎么人家就没有败坏，我怎么就这么败坏呢？我怎么这么多事呢？所以我来了以后就跟老师说呢，我说：“我觉得雨桦这个经历法不对吧？雨桦就不流露？遇到什么事就是没有流露呀？啥也没有呀？我说我怎么就有，她就没有呢？”老师说：“她就没有你非要让她认识什么呀？人家就没有你还非得让人家认识？”我说，“呀！我这是啥也不对了。”我说的这个意思是说哪能没有情形呢？哪能没有流露呢？这不正常呀！我并不是要说她什么坏话，我就是看到这个不知道怎么去帮她，不知道怎么去带她，老师就把我打死了，“人家就没有，你非要让人家认识，认识什么呀？你有是你的，人家就没有。”人家没有，没有也不对呀！总觉得不对呀！可是你啥也不能说了，我说，“没有就没有吧，可能人家还没有认识到呢！”慢慢的在后来接触当中她就能认识到了。哪个人临到事能没有流露？心思意念里边流露出什么，你能看见、认识、背叛，这样去走，这就是个路途，这是很正常的。可是别人为什么老说你没有呢？就是你自己还没有开始进入呢！你对你自己就丝毫没有了解、丝毫没有认识，心思意念出来你也没有感觉，你就不知道。别人就特别敏感，心思意念一出来，“呀！我这是流露啥了……”人家就从自己的心思意念上扭转了，人家就会那么进入了。你呢？你就麻木一点，心思意念出来了，你就说没有呀，什么也没有！等你做出事来了，别人看见你做的这事了，事实抓住了，你才说，“我怎么能做出这事呢？”其实这就是我看到的一个差距，就和雨桦刚开始一样，她认识不到自己的心思意念所流露的，她就认为她没有，她就从这个外表去看，我看到的是这一方面。她还没有真实的去生命长进，“临到这件事，我心思意念里边流露出什么了？”）心思意念其实自己都清楚。（SJ：她有时候就不知道呀！）谁说不知道呢？她说不知道是装作不知道，哪个人的心思意念自己不知道呢？你问雨桦她当时的心思意念出来她不知道？（雨桦：一开始和SJ 配搭的时候就是不知道。）心思意念，你和SJ争战的时候你不知道？（雨桦：争战的时候知道，是刚出来的那时候谈那些，我就不认识那是败坏，弟兄说那是破烂物，我说，“呀，原来我谈的那些是破烂

物，那我还谈啥呀？”我说SJ败坏那么多，怎么我就觉察不到了？那次谈狼的性情，我就没有认为是弟兄在引导我呢，我说我就没有，我就不是狼，我是羊呀！我还理直气壮地去说了，后来才揣摩老师的交通，老师说哪个人都是狼的性情，我就把我当成羊了。这事过去才反省自己的所作所行，才知道流露，之前真的就不知道。）争战了才知道了？（雨桦：争战了才知道了。总是SJ她一个人交通这不行呀，所以她说东我就说西，这个心思意念我知道，那个是清楚地流露了。）

雨桦说的这个不是不知道，她这是进入了一种误区。她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信神，她只是在原来的那种信念里边，自己的一种认为，自己规划的一条路，这就是信神。就跟昨天晚上咱交通的那个是一样的，咱昨天晚上交通的是什么呢？你信神是为了什么？（得平安。）神让你信神是要赐给你生命了，怎么赐给你生命呢？是让你经历神的主宰与安排，是让你在经历中认识神，这样赐给你生命。可你呢？人被撒但败坏之后是怎么呢？自己做主，自己认为。自己认为的那就是真理，就根本没有把基督当神待。神说的这些话你就没有搭理过，只是走马观花地看了看，也没有在哪句话上用心，所以神说的话在你身上根本不起果效，起果效的是什么？你的认为。你感觉怎么做就是好人，怎么做就是信神，信神就应该干什么，信神就是外表的好行为，信神我就不能说脏话，信神我就不能和别人打架，就追求有好的行为。为什么有滑石蛋的存在呢？在人来看滑石蛋是不是老好人呀？老好人那就是好人，好人好到极点那就是老好人，没能好到极点就不是老好人。所以他追求做的就是一个老好人，追求做一个老好人他还自我欣赏，欣赏什么？“你看我能包容，我能忍耐”，他把这种克制当成了一种包容、忍耐，当成了一种理解，还欣赏自己，特别欣赏自己。因着特别欣赏自己，所以信神信得就特别自是，自己认为的那就是真理，谁也动摇不了，那是绝对的！所以自己就站到一个真理的位置上了，觉得自己并不是不可拯救的人，而是觉得自己是必然被拯救的人。看看雨桦，看看周围的人群，看着这个人也败坏，看着那个人也败坏，就看不着自己败坏。“你不是说根据人的言行举止来定人的结局吗？你看我的言行有多好，我没有思念过家，我没有和谁打过口水

仗，我没有和谁争战过。他们为地位争战了，你看我没有为地位、名誉争战过。”这是不是资本呢？把这个当成了资本，就活在这个情形里边了。神再揭露你的败坏你就对不了号，神说的那些话是审判以色列人呢，就不是审判中国人。因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就没有抓住你的罪状，你没有那个历史，你已经克制了，不让它流露了，伪装起来了。就刚才说的那首诗歌《是谁把神重钉在十字架的》，“你以为我说的把神重钉十字架上的是说宗教界的领袖吗？你们不是担任这个角色的最佳演员吗？”（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对作工你们得认识，不要糊涂跟随！》）怎么说是最佳演员呢？法利赛人表演的是什么呀？披着羊皮，是吧？外表的好行为，站在十字路口祷告，那是法利赛人。咱今天克制出来的这种形象，是克制、特意的一种活出，不是实行真理的活出，不是为正义而活出，你是在演戏，演戏欺骗了你自己，欺骗了神。可你欺骗你自己了，你还要在这里洋洋得意，“你看我，别人都控制不了，别人都流露出来了，你看看夏彤跟周蕊还争了、吵了。你看我，不管雨桦说我什么，不管李娟跟我说什么，我没有和她们吵过一句。我顶多就是寻求、认识，我问问SJ，就再没了，什么也不说了，看不透的事我绝对不说！”学得乖巧了！父母管教孩子喜欢什么样的孩子呢？（乖巧。）喜欢乖巧的孩子，可他心里边真的乖巧吗？

网上经常谈什么话题呢？自闭症的孩子是怎么成了自闭症的？抑郁症从哪儿来的？你说性格开朗的孩子，难管的孩子能不能成为自闭症？成为自闭症的绝对是那个乖巧的孩子，如果父母再强势一些，那得自闭症、抑郁症的概率是百分之八十、九十。所以在神家一些老好人尽本分处处不得罪人，讨好人，忍气吞声，时间长了最后就成了什么了呢？（SJ：抑郁症。）抑郁症、自闭症。他发泄不出来，心里边想不通，“不能说，我要说出来，我就是败坏，我要不说出来我就是宰相肚里能撑船，我就是包容，我就是忍耐，我就是慈爱、怜悯，我就是站在神一边的人，我就是神称许的人”，还洋洋得意。洋洋得意最后得来一个神不称许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开始了，抑郁症、神经病发作了。抑郁症是不是就是神经病呢？刺激神经了，不对了。乖巧的孩子，父母跟他说什么，“嗯嗯嗯，是”，他嘴上说“嗯嗯嗯，是”，他心里边嗯

吗？阿们吗？为什么说他是学得乖巧了？他是一种胆小的乖巧，不是人家那种有理智的乖巧。有理智的乖巧是你给我交通清楚，你说清楚了，道明了，“哦！这件事情怎么怎么，神啊，我把这件事情听清楚了，听明白了”，好学、好问，人家那个乖巧和小孩子的那个乖巧是两码事。小孩子的乖巧是父母一种管制下的乖巧，不是理解、认识的一种乖巧。就神说的：“……看不透的事不说也不露声色，但你那敬畏的心与你那顺服的心根本不存在，在你们来看，研究、观察、等待是你们今天最好的实行……”（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对作工你们得认识，不要糊涂跟随！》）你现在看不到你的罪状，你将来得来的是什么？你可以欺骗人一时，能欺骗人一世吗？为什么说欺骗人一世呢？因着你的一种自闭，你自己封锁了，你自以为是，你已经把神话给拒绝了，神话在你身上不能作王掌权了。神是让你来改变性情的，是让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的。你是来了一个什么呢？克制、表演，用一种做法、规条来代替实行真理。从外表上看，你是在实行真理了，实际上你并没有实行真理。你没有实行真理，到最终的结果是什么？你什么也得不着。最后你就是得着一些经验、教训而已，得着一些规条、方式而已，你就得着了一些法利赛人所得着的一些东西。法利赛人得着了什么东西呢？（字句、经文。）字句道理、经文。“从天上降临的那才是神，弥赛亚来了是神，不是弥赛亚不是神！”得着的就是这些东西。

昨天咱交通，给你足够的功课学。我在这儿神给我摆设了这么多环境，也给你摆设了这么多环境。你现在跟随我还能站立得住，再过三年，你有可能就得退去了。因为你的跟随不是建立在对我有认识的基础上，你对我的跟随是建立在一个规条上边，你的跟随是建立在神话说了，到那时有得胜者，有众长子，你跟随的是地位、你跟随的是名誉，你不是根据对我的认识来跟随我的。你不是去认识，认识什么？我做出来的，我的活出是不是在见证神？是不是神在掌管着我？我是不是把你带到了神面前？我是不是把你带到了正义的面前？是不是给你带来了生存之道？带来的是不是真理、道路、生命？是不是让你生存的？而你还是像教会建造一样，跟随着大流走。知道了神的这个作

工异象的方向以后，我坐上这个方舟了，大快人心，你让我干什么，我规规矩矩地干什么，我不吵不闹，你让我尽本分我就好好尽本分。可是神作工是要检验工程，神要看你是真信还是假信，哪天神摆设环境把我钉在十字架上了，你还跟吗？今天说的钉十字架不是那个真实的钉十字架，钉十字架是神不承认你、不称许你。这个不承认、不称许是说什么？不是说神直接说出来不承认、不称许。你做了一件事，从你的肉眼来看，那就不是神称许的事，这个时候你还能站立得住吗？

好比说，咱现在看咱的那个家，咱找那个家的时候是怎么说的？为了给弟兄姊妹一个活动空间、生存之地。可现在的那个家怎么样了呢？咱的家和一个棚盖在了一个山坡下边，神用大雨来浇灌，一场雨给你显明了，咱选择的这个地址有问题。咱当时选择山坡的时候，是想着那里安静，离人家村庄远一些，干什么方便一点，少好多麻烦。同时也是对人的一种熬炼、试炼，你是不是能放下城市到乡下呢？你走的是谁的路呢？你是走亚伯拉罕的路还是走罗得的路呢？站在这种角度去考虑问题，所以选择做了这件事。可是经历了两年以后呢？咱还没有开始在那儿正经地作工，大红龙就快垮了，快垮了还需要去那边吗？还没有运营起来，就处于一种放弃状态。而且那边的地主也特别刁钻、难缠，根本生存不下去，没意义，又有点远，两种原因。咱当时想着去那里的时候是想离村庄远一点，为了安全。但建造的过程中，逐步发现了弊病之处，太远、不方便。而且祭司弟兄交通了，大灾难已经倒下，大红龙在那儿顾头不顾尾了，咱不需要躲躲藏藏了，那这个家就得废弃，重新选择合适的地方。好不容易家里各方面安置好了，刚安置好没有几年，面临的又是关闭，短短几年寿命。怎么关闭的？一方面缘由，太远、不方便，可是更重要的就没有考虑到，神说：“……所说的‘水要咆哮，山要倒塌，大河要崩塌’，这是刑杖在地作的起步工作……”（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说话的奥秘揭示·第二十八篇》）大山要倒塌，那在大山底下能有房子吗？违背了神话。我当时想的是什么呢？神的产业建立在地上，神就是让你活在神

的臂膀之下，也就是说神要让这座山倒，它才倒，神不让这座山倒它就不倒，我是建立在这种信的基础上然后去做这些事情。

可是当走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我带领弟兄姊妹往前走的时候，才发现了一个问题，实行真理太难了，弟兄姊妹不是听了神话就能实行的。听了神话都不能实行，那听了我的话就能实行了？听了SJ的话就能实行了？SJ给你安排了一百件事你干过一件吗？神要求将国度降临在地上这几个字带着气势从上到下重重地砸下来，就这都实行不了。神说什么了？“你逗我呢？还是考验我的记忆呢？”人对神话都是如此，我的话又算什么呢？SJ的话又算什么呢？那这些话实行不了的时候，国度能降临在地上吗？国度不能降临在地上，神能作神迹奇事吗？你在什么时候能看见神迹奇事？对神百依百顺的时候才配看见神迹奇事！你看不见神迹奇事的时候，那将和世人是一样的，大山依然是要倒塌的，洪水依然是要咆哮的，那你依然是个外邦人，依然和世人一样落在灾难之中，那是必然的！所以在经历的过程中才发现人如此的难办！

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神不是看这些事情做得好与坏，而是要看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神要看你的心了。就和建方舟一样，目的不是要建方舟，目的是在建方舟的过程中看你的心，看你是否是跟随神，是否是尊神为大，神的话你是否能持守一百年，神看的是这个。如果神单纯的仅是让挪亚建一个方舟，那当初神就不会让挪亚那样去建方舟。你说人还能发明出电，还能发明出电锯、铲车、挖掘机，那你说在神那儿，让他建一个方舟，是不是有多种办法呀？神一个意念这个方舟就出来了，对吧？（嗯。）那最简单了。五饼二鱼能从无到有吃饱五千人，那一个方舟算什么呢？神的一个意念这个方舟不就成了吗？神创造万有的时候不就是一个意念吗？还用大动工程，用挪亚造方舟造了一百年，浪费这么大的心血？不需要，神一个意念就成了。或者是神稍稍帮助挪亚一下就可以了。怎么帮呢？把现代化工具给挪亚用一下，一个吊车给他，一个拖拉机给

他，还用他从山上扛木头呢？那就不用一百年了，我看一年就造成了。人家造航母也就是用几年的时间，用高科技造一个方舟算什么呢？神那时候给挪亚几个工具就完全解决问题了，但神没有给他，神是要玩弄他吗？（不是。）不是玩弄他，神是要看他的心。神拯救人是要人的心，而不是要那个方舟。就和现在一样，现在神拯救人是要人的心，神怎么把生命赐给你，而不是要那个家。神要的不是那个家，不是那个棚，而是看你的这颗心，这是神所要作的，神就用这种方式来赐给你生命。但人不这么看呀！人会怎么看？我来跟随你了，奔着你是谁呀？（SJ：众长子。）你是得胜者，你是众长子。“你众长子还能做错事？你是得胜者你还能判断错误？圣灵使用的人还能判断错误？圣灵都使用你了，反而你连个事物都判断不清，你都不知道还会有泥石流？世人还知道选住址该去哪里选呢，你就连这也不懂？你让选在土山上就不怕下连阴雨？你就连这个都考虑不到？你连正常人性都没有吧！这还是什么得胜者！幼儿园毕业了没有？”会不会这么想？当你没有受到挫折的时候你不会这么想，当泥石流下来了，把泥灌到棚里了，你会不会这么想？

假如把你放到刘志的角色上，放到李放的角色上，盖棚的是你，盖的时候是一块砖一块砖，一块瓦一块瓦盖起来的。盖的时候问问天，“这就是尽本分呢？这就追求蒙拯救呢？”等你拉粪的时候，臭味熏天的时候，人家在那儿尽本分的时候，你在想，“这就是进国度呢？”你是一路带着疑问过来的，好不容易盖起了，本钱还没有收回来呢，结果泥石流进去了，这建造的是什么？这是建造国度呢？如果把你放在刘志、李放的位置上，你会怎么想？有没有疑惑？有没有猜疑？“是吗？可能吗？就是不作神迹奇事，最起码有神的保守，有神的怜悯。没有神的怜悯最起码有正常人的理智吧！你连基本的建筑学也不懂？就干出这么幼稚的事情？就是我，我也不会干这件事情呀！就不要说其它的，就是我家不信派的老公也不会干这事，没有人烟的地方搞建设来了？到山底下搞建设来了？要啥没啥……”如果你的跟随不是建立在对神的作工有认识的基础上，不是建立在跟随我的过程中看你是否得着了真理，而是跟随的地位，跟随的是名，看的是外表，那你必然要倒

下，就借着这一件事你必然要倒下。你会不会倒下？（没有认识就会倒下。）你如果不是注重在生命上进入，你不是去认识我所做的和真理挂不挂钩，你只是看见我外表做的，那你必然要倒下。

你要知道人信神是为了得喜乐、平安。人信神、跟随神，衡量是不是神所作的，也是根据这个来衡量的，出于神的应该怎么呢？（SJ：必兴旺。）必兴旺呀！这是神说的话呀！神应该祝福呀！外邦人建的能塌你建的还能塌吗？外邦人能做错事，你能做错事吗？在这个时候我是不是上十字架了？当别人不理解我所做的事的时候，你会怎么想？不要说你不理解了，我也有不理解的时候。我有没有不理解的时候？（有。）我也和你一样，我也是一个正常的人，在这儿辛辛苦苦建起来以后，又得废弃，这是弟兄姊妹的心血代价呀！建立起来了，又废弃了，拿弟兄姊妹的生命耍了？拿时间耍了？我得为他们负责，我负的什么责任呢？咱当初建这个家的时候，初衷是什么？现在被毁了，咱得着了什么？我生发疑问的时候我要寻求神，我要寻求我得着了什么。在我寻求的时候，问神的时候，神就能告诉我得着了什么。“你要得着什么呢？”神就质问我了，我和神一问一答的时候，这个答案就出来了。神问我要得着什么？我想得着的是产业，让产业亨通。如果产业亨通的话，我觉得没有一个人消极，没有一个人软弱，对吧？咱的产业一鸣惊人，让人人都给你竖起大拇指，外邦人都给你竖起大拇指了，你还消极、软弱吗？就不可能了！再消极的人也积极向上了，那正合人的口味，正合人的观点。可神作工恰恰不合你的观点，而是打破你的观点。神作工是赐给你生命，而不是赐给你万贯家产。神作工不是给你满山的牛羊，神给你的是你对神的认识。约伯，神给他满山的牛羊，还要再剥夺了。为什么给了他又剥夺他呢？是让他认识神的主宰。经过赐给、剥夺，神再显现以后，约伯对神有了更真实的信。最终达到了什么？最终达到了满足而死，对神的主宰有了真实的认识，是借着剥夺而得来的。赐给你，你得不着对神的真实认识！赐给你，你只是一个渺茫的信仰，渺茫地吹牛，“神的名是当称颂的”，赐给你的时候，这话谁也会说，有认识吗？没有真实的认识，没有体验。

我把两个情况给你说了一下，第一个就是刚开始给你说的，在认识的基础上，理解的基础上，你得对我的正常人性有认识，对我所考虑的有一个认识。在认识的过程中，在经历的过程中，你去认识神的作工，神作的是什么工作呢？神作的工作就是赐给、剥夺，剥夺、赐给。在赐给、剥夺，剥夺、赐给的过程中让你去领会、体验神的主宰，体验神掌管万有、神的权柄与神的性情，神管理是根据他的性情来管理，目的是让你认识神，认识神就是真理。神怎么主宰着这个人类的呢？你要想剩存下来，怎么才能剩存下来？你在赐给、剥夺的过程中对神有了认识，对神有了敬畏，这就得着了真理、得着了生命。撒但试探耶稣的时候说什么了？“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太 4：8-9）耶稣说什么呢？“撒但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太 4：10）你说撒但可笑不可笑？神造的万物，它要拿着神造的万物赐给耶稣。耶稣看这天下万国的荣华富贵吗？（不看。）耶稣不看天下的荣华富贵，也不要这些荣华富贵。我看了这个以后，就更加明白神的心意了。刚才我和你说了，我和神一问一答，刚开始咱建造国度是建造产业，那是不是就是要天下的荣华富贵呢？天下的荣华富贵神要给你，但不是用这种方式给你，神要给你的是什么？神要借着这件事让你看见，天下的荣华富贵那是什么呀？那是腐朽的、不值得一提的！而神看重的是什么？生命！神要赐给人的是生命，是不惜一切代价，不择手段！只要你能从一件事情中得着真理。这个家花费了多少之后，毁了，但是借着这个家能让多少人能明白多少真理？能唤醒多少人的心与灵？能让多少人进入正轨？能让多少人明白神的心意？不要说多少人了，就是一座山换回一个人来值不值得？值得！在神来看那个物质世界算什么？当我看到这儿的时候，我才能理解。这就是寻求了神，神给了你一个答案，这就认识了神是怎么拯救人的。而你信神是为了什么？

我是怎么得着神的心意的呢？我就是借着一个不合我观念的事临到的时候，我不去论断、评价，我是寻求神。神引导、开启我，更让我看

到一个神迹奇事。你会看就能看见神迹奇事！这边连着下了几天雨，下雨的那天把棚的前边先推了，推了以后第二天赶紧修补，修补完了雨还不停地下，晚上还在下。等到第二天，泥石流把前后全部都堵了，堵了以后还怕房子不保，而且下午天气预报说还有五个小时的大雨。还有五个小时的大雨这么多东西该怎么办？这个时候怎么办？求告神？觉得也不对，这是试探神了，只能是顺迎神的安排。在这个时候，神要看你是不是有埋怨，是不是要否认，是不是有要求。看见了神摆设环境的心意以及对人的要求，那我只能是顺迎，我只能是把东西能转移的转移。转移了一部分，剩下的不好转移了，转移不了就不转移了，顺其自然吧，人事已经尽到了。这个环境经历过来以后，人的信心都显明了，房子给你推倒了，泥石流进了家了，当你看到这些感到绝望的时候，还能不否认，不埋怨，而是顺迎，尽人事顺天意，你把这些能转移的都转移了以后，下午预报了五个小时的大雨结果就是毛毛细雨，所以说也没有再造成什么危险后果，到第二天太阳就出来了。这看到了什么？（神保守。）约伯的经历，撒但是在什么时候退去的？（SJ：约伯站住见证。）约伯在他的万贯家产被剥夺站住见证以后，等他说出“赐给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句话以后，是不是病就好了？神也向他显现了。所以说，下两天雨的目的就是让泥石流下来堵了你的门，这个目的就达到了，堵不了门这个雨不能停。只有堵了门了，你开始有了想法了，你怎么呀？你是切切祷告神，把这座大山挪去吧！把这个环境挪去吧！还是怎么呀？（SJ：顺服。）你就只有接受、顺服，别无选择！让你死你也得怎么呀？满足而死！你不要有任何想法，就做一个受造之物就行了。“泥石流进来了，我把东西转移了就行了，人能尽的我已经做到了，没有就没有了，收取就收取吧！我就是一个受造之物，神想怎么作就怎么作。神团打我，赐给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不应当是称颂的吗？我还有什么话说呢？”当神在灵界看到你这些流露的时候，还需要下雨吗？不需要了！所以下午这场雨就停了。原来预报的下午是五个小时的大雨，结果停了，在我这儿看就是奇迹般地停了，这就是神作的！雨不下了，第二天太阳就出来了，神向你显现了，已经挪去了！我在这是干什么呢？体验、经历神的主宰，让你看到灵界里边的一些事。

在没有这些事的时候，我总是在这些产业里边忙碌，经历了这些事以后，碰壁以后，为什么？为什么？我这些为什么不是质问神，“你为什么这么作？”我是在寻求，神作这个工作的目的意义是什么呢？这是要供应人什么呢？我是把神放在一个正面事物，神是供应人生命的这一边来看待、来寻求的，那我就能得着这个结果。如果说你是质问神，“神哪，为什么呀？为什么让我盖的房子成了这样呀？”那神还给你答复吗？不给你答复了。我也是在经历中去寻求、认识、看见，才知道神的奇妙作为。我经历过来了，我把这个诉说给你，把我的经历供应给你，目的是让你怎么呢？让你也能像我这样去经历、去体验。当你这样去经历、体验的时候，你再遇上什么挫折你还背叛吗？（不背叛了。）我给你立了标杆了，我在前边给你走出路了。神说：“你们也不能做什么大的工作，应注重在实际生活中经历神的话来满足神，作出刚强响亮的见证，使撒但蒙羞。虽然肉体没得到满足，受了痛苦，但你满足了神使撒但蒙羞了。你如果总这样实行，神在前面就给你开辟出路了，到有一天大的试炼临到，别人都跌倒，但你还能站立住，因着你的代价，神保守你站立住，不跌倒。在平时你能实行出真理，以真实爱神的心去满足神，神在以后的试炼中绝对保守你，虽然你愚昧、身量小、素质差，但神却不偏待你，这就看你的存心对不对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爱神才是真实的信神》）你从小事上面，一件一件你能站住见证了，能站立得住，你在大事上才能站立得住。你在小事上边都站立不住，你在大事上还能站立得住吗？将来的灾难越来越重，神怎么说的呀？让你有足够的功课学。灾难一天比一天大，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结束的，众子民是在灾难中作成的，这就开始体验这句话呀！神说：“在地之上，我曾以海水来侵吞人，曾以饥荒来控制人，曾以虫灾来威胁人，曾以大雨来‘浇灌’人，但人未曾觉着人生的虚空，直至现在，人仍不认识在地活着的意义。难道活在我前就是人生的最深刻的意义吗？在我的里面就能逃脱灾难的威胁吗？”（摘自《神向全宇的说话·第四十七篇》）刚才跟你说神用大雨来浇灌人，我第一次感受了一下，不是这场大雨我还不会经历，我还认识不到。你们听我这样的交通也是第一次吧？（嗯。）神用大雨来浇灌人，把你的房子毁了以后让你看，神作在人身上的怎么了？神是

不择手段地供应你的生命；不择手段地让你明白神的心意；不择手段地让你看见人的败坏；不择手段地操练你的顺服！不管神怎么作，就是把你的儿子剥夺了，你也得顺服，你也得把你的儿子献上。你现在连你那辛苦建的产业都献不上，你还献什么孩子呢？今天又明白了神用大雨来浇灌人，怎么浇灌呢？让大雨过来，水淹了，地里边的庄稼收不回来了，房子塌了，你才开始寻求神的心意。神要干什么了，神要看你的态度。世上的人是求爷爷告奶奶的让雨停了吧！埋怨了，是吧？你在这儿干什么呢？你也和他一样？“神，让雨停了吧！”神是操练人的顺服，神要借着这件事来看你的心态是什么？流露出来的是什么？

刚才咱交通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让你对我得有认识。你得建立在对我有认识的基础上去跟随我，不要建立在那个规条上，规条上站立不住。信神，你跟随我，你看我给你带来的是不是真理、道路、生命，如果你在我身上能看见，我给你带来的是真理、道路、生命，能给你带出路途，能把你带到神面前，那我再遇什么事，你也能站立得住。如果你没有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你只是仅仅靠刚开始打仗时候的那些异象，把我放在那个位置上，那个经不住风吹雨打，那是温室里的花朵。必须经历过这些大雨的浇灌，才是什么呢？饱经风霜、沉着稳重，才能成为精兵。用这个和你交通来打破你那个自以为是，自己给自己定了一个信神的规条，你信的是自己，信的不是神。何玉，你能认识到吗？（何玉：能。）能认识到就有路，是吧？（何玉：嗯。）这个就交通到这儿吧！

139　神是赐生命的神

如今神生活在地上，生活在人中间，人都经历着神的作工、观看着神的说话，随之神将全部真理赐给每个跟随神的人，让人都从神得着生

命，得着可行之路。

如今神生活在地上，生活在人中间，人都经历着神的作工、观看着神的说话，随之神将全部真理赐给每个跟随神的人，让人都从神得着生命，得着可行之路，因神是赐生命的神。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

只正人不正己的表演（二）

咱信神应该怎么做？凭心，凭良心，尽心、尽力、尽意，做你该做的。周蕊，你尽心、尽力、尽意了没有？如果说你真的是维护神家利益，维护神的作工，你是尽心、尽力、尽意去做的话，那你和思颖还是这样的交通吗？思颖她今天干活了没有？一看她没干，你要是尽心、尽力、尽意维护神家利益，那你就会想“我要揭露解剖她，她什么性情？与神之间的关系如何？神作工作到哪了？”可以揭露解剖她，可以修理对付她，还可以引导她。而你做的是什么？你是在抓她外表的一个做法。我从来不抓人外表的做法，你看见过我跟谁说你几点干啥、几点干啥吗？我给这个做法吗？（涛涛：不。）我抓的是他的心，让他心动，让神话在他身上作王掌权，我拿上神话来压你。你看到神话以后实行不实行，你自己看着办，再不行，咱有行政，有地震、瘟疫、饥荒，你看着办，我不卡你，你是自由的，你有自由意志，你可以睡到六点起床，也可以睡到九点起床，那个我不管你，我只和你交通还有四个月啊，你看好啊，一天你能有几个小时尽本分，你看还能尽几个月本分，你自己去算去吧。我现在给你说的是怎么交

通，当然了，咱作为带领的抠工作了，也有这种抠法，你几点起了？我卡你了嘛！但是咱作为带领，咱作工还得有什么？（夏彤：智慧，方式方法。）智慧、方式方法。你是当带领的，带领别人，你首先得做到了，“我就是几点干啥，我给你作标杆了，你是不是也应该这样做呢？几点干什么，几点干什么，你给我拿出来时间表”，这个能理解吗？“我这样作工啦，结果你说我是大盗，结果你说我是表演”，说这些伤感情吗？（周蕊：我还觉得我去配合，去说，我这样去问，存心也是想让她们以后能够把本分放在第一位，现在说这是抓外表。）嗯，不能抓外表，不能给人规条守。（嗯。）抓着他的心，让神话在他身上作王掌权，这才是咱的使命、责任。咱给人作标杆，咱实行到哪才能要求别人实行到哪，咱实行不出来就要求别人，那别人不服，撒但控告了。耶稣说什么了？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约 8：7）你洁净了，就可以用石头砸死她。

理解大盗什么意思了吗？来说说。（周蕊：大盗就是把冠冕戴在自己头上，让人都高看。）咱现在和世界当官的是两码事，世界当官的就是管你的。咱在神家里边，就即使你当带领的，你也只是带领他走人生路了，走人生大道了，不是给人家管辖、管制，没有管制。周蕊，你这是不是不走正道？什么是正道？我给小张交通了，刚开始说他不走正道，不务正业，小张两天处于消极中，不愿搭理我了。两天以后我又交通了大盗，当时我没细交通大盗，他也没听明白，也没时间再交通，一直忙了。那天，我交通小张不走正道的时候，我说小张是骗子，为什么说你是骗子？就从你和刘志的说话交流，我就知道了，根据这个就确定你是个骗子。你今天在这儿来尽本分了，那敌基督在神家尽本分用他不用他？得用他吧？那今天驴来了，你用驴不用驴？你用驴了非得和驴讲真理了？你非得和驴说句话，驴不听，那你就该干什么干什么，就不用这只驴。我说你究竟维护神家利益了还是不维护神家利益？如果你真是维护神家利益，这边有个驴你不用，而是你能干多少干多少，剩下的干不了也不管了，这是维护神家利益？根据这件事情，我说你就是个大盗。你说你维护神家利益四点起来干活去了，可是这边有个驴，你就是不用，你嫌这驴他听不懂真理，谁叫驴

听真理了？如果你真是维护神家利益，就今天这个驴来了，不是给这个驴讲真理，而是给驴怎么啊？买二斤猪头肉，给驴好吃好喝，是吧？顺毛驴就得顺着毛来，哄上，“刘志，咱今天干个啥吧？”好话说上，“离了你不行呀，这里边数你了啊！”你说刘志他能不干？（干了。）如果说你真为了神家利益，你就有智慧，你就有能力来用这个驴！如果说你就不是为了维护神家利益，你是为了脸面，“我还能和驴说话了？我要是和驴说话了，跑到驴跟前给了驴个猪头肉，别人怎么说我啊？我脸面往哪搁啊？我还得去求求驴了？驴我只能打他，不让我打他，还得让我顺迎他？那别人看见了肯定会说这小张，跑到驴跟前还巴结驴了，我能丢起这个人？”如果真是维护神家利益，就不管这个面子，怎么对神家有益怎么来，所以我根据这一个事情，根据你对刘志的态度，根据你对驴的态度，说你就是个大盗，你就是个骗子。如果你不走正道，不是用心来敬拜神，不是用心来尽本分，你是个骗子！后来重新细节交通了以后，才认识了什么是大盗，认识了大盗以后和我远离了。那天正好也给刘志起了名叫强盗，小张是大盗，刘志是强盗。你说刘志听了我给小张交通的，心里什么味道？（我是驴。）“一口一个驴，一口一个驴，哎呀，我说我是驴就罢了，你也说我是驴，对着这么多人，明目张胆地让小张把我当驴待！有事了叫我干活了，最后干完活了，羞辱我人格。我在这跟你干活几年了，我想作你左膀右臂，作不了也就算了，你还叫我驴！一口一个驴！驴！驴！”刘志在那委屈了，你来了我也好好干，你不在我也好好干，所有脏活都是我来干，我干完了，解剖的时候解剖的还是我，你非得把我踩在脚底下，我就不能开口，我一开口就打我，一开口就打我，把我踩在脚底下侮辱我，我就没有一点人格了。我出来尽本分是想干什么了？我出来尽点本分想得着真理，回去了以后给他们讲真理去了。我刚开始尽本分是来扛旗杆的，结果三年以后，我变成驴了，一口一个驴，你说这是我尽本分的初衷？这和我的初衷差下多远啊？刘志承受不住了，简直在那儿待不下来了，急得不干了，要走了，回家呀，撂挑子呀。说要走可是又不敢走，因为这个驴是我说的，不是别人说的。拿起来一支笔啊，实在是想摔下走了，又不敢、又不能。心里想图啥，在那苦得不行，苦得不行……在那尽本分干什么也没力气，说是让他在那负责了，刘志说“问他们吧，说不定哪天我就走了……”接受不了了，两个人都怎么了呀，都处于一种消极状态了，爬不起来

了。你说人家来尽本分都是想得真理了，可最后得了个啥？一个是驴，一个是骗子，你说是不是还数我俩出力流汗了？人家不出力流汗的还罢了，我俩出力流汗，结果你还说我俩是驴、骗子。

我在那边还给他们作了一个对比，我说："刘志、小张还有徐兵这三个人，你说神要谁？"（要徐兵。）徐兵没有争，没有夺，没有抢，没有说其它的，在院里自己找活干，自己安排，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徐兵没有小张的头脑，没有小张的素质，干不了电，干不了其它事情，什么也做不了，但是有一些小活，扫扫院呀，劈劈柴呀，不用人管他，自己看见了就把这小活干了，他做的不是面子活。他没有小张的素质也没有刘志的力量，体力也不行，只能干点轻活。可是把这三个人拿出来，就目前这个情况，你们说要谁？要徐兵。你说刘志和小张心里酸不酸？难受不难受？哎，几天不想搭理我。没时间交通，我就拿出来神话，你们自己看看吧，看看神拯救人的方式，神怎么拯救人了，神说人就是衣冠禽兽，就一个衣冠禽兽，是骂你了吗？不是骂你，实情就是这样的，你的所作所为就是个衣冠禽兽。让他们看了以后，两三天以后都缓过劲来了，都过来跟我说话了，觉得是神作工，是种拯救。刘志说了，"哎呀，实在想跑了呀，实在待不下去了，一口一个驴驴驴！我实在是接受不了啊，可是我再看看神话，一个个都对着了呀，就是啊……"反不能反，是神话在那压着了，不是我压着呀，我只是给他对号，神话在那压着呢，不能反。

今天我要说周蕊她是个大盗，那周蕊接受吗？我都成这了，你还说我是大盗了，周蕊，能理解吗？怎么就不是大盗了？（周蕊：处处考虑神家利益，用心尽本分。）做一切事情用心去做，维护神家利益，不是简单地卡做法、说法，这是追求了个外表的做法、说法。如果真是维护神家利益了，你要考虑的是神家利益最大化，怎么把这个本分尽好。我说刘志是驴了，今天咱就把思颖说成是驴，那你该怎么和思颖说？是不是得哄着她呀？得根据她的身量而来呀？如果你要是把她辖制倒了，趴下了，那就连她这个能尽半个本分的也没有了，神的工作

是不是就停止不前了？（周蕊：嗯。）“不行，工作不能停止不前，虽然我看见她玩了一天，我心里一肚子火，但我还得按捺住，耐心地和她说。如果说我有合适的神话，能和她对号入座，能有这个把握，能把她卡住，就是说她驴，她也跑不了，那我今天就把她说成衣冠禽兽，把实情给她交通出来，给她对号入座，让她看见她自己是谁！”那这是不是最好的结果了？让她认识了自己真实的情形是什么。认识了自己的真实情形，她再尽本分的时候还用你卡着、管着吗？她就用心地尽本分了。如果说你掌握不了她，掌控不了她，就和驴一样，你掌控不了这个驴，你应该干什么了？你是不是就得哄着她？你能训练了驴，你就得把这个野驴训练成家驴；不听话的驴、倔驴训练成顺驴。如果你训练不了，掌握不了，那就得顺着这个驴，“我之所以用各种方法、办法，目标只有一个，神的经营计划，神的作工，还有她的生命进入。”“我说她了，我是为她好了，这个药是给她吃的，吃上对她好”，可是她能不能消化得了？心里衡量了以后才能给她吃，这个衡量是不是得尽心了、尽意了？是不是对弟兄姊妹的一种爱呢？（嗯。）

如果你用这样的方式做出来以后，哪个人敢反抗？哪个人不是感恩戴德？今天我把刘志说成驴，刘志说什么了？你就是羞辱我、对我的耻辱，把我踩在脚底下，可事实和他对上号了。小张前三天不和我说话，过了三天，经过交通以后，现在不是不和我说话了，而是高兴、喜乐。他为什么高兴喜乐？这才知道什么是信神的路了，知道信神是在干什么了，信神不是做外边的政绩，不是做给人看的，而是得用心去做。用心去做，有路途了！有路途了，才看见自己的缺少了，才看见自己与神的关系是什么了。更重要的是看到什么？看到了自己是强盗、大盗！咱刚刚是概括了个名词。周蕊，强盗、大盗的实质是什么？（周蕊：实质是恶。）恶！神来在地上要的是什么？神要的是荣耀！神是要打败撒但的荣耀，是要人赞美神了、荣耀神了。可咱家的强盗和外边的强盗不一样，他来盗的是什么啊？他盗的就是荣耀！这个强盗呀，他不是去了普通家户里偷苹果、土豆，他偷的是什么啊？他偷的是国库，偷的是黄金万两，你说这个国家会给他判什么刑？（死刑。）强盗是死刑。大盗了？骗子呢？你骗的是谁？一样，你骗

的是政府机关，人家的金银财宝，人家的国库，你骗的是银行！你不是骗了个人的，如果你骗了个人，谁搭理你？最多抓起来关上三天，情节严重了关上三年。可要命的是你骗了国库了！还不是骗了一次，还是屡犯，是不是也是死刑？（嗯。）你说咱家强盗是抢了一次吗？（不是。）争名夺利只争了一次吗？（不是。）在世界上，大盗和强盗是死刑，你犯了国家的一个法律还是死刑，那你在神家呢？你在神家犯的是什么？天条！天规诫命！你犯的是天规诫命！你犯了天规诫命将是什么结局？惩罚，重惩。

为什么说骑马的人都死在了马蹄底下呢？为什么神会发那么大的怒气呢？信着神又抵挡着神，抵挡了神还不知道，还以为是尽本分了。法利赛人他知道他是抵挡神的？他还以为他忠心了。说刘志是个蛆虫，刘志在那说了“蛆虫？我就不知道神为什么说人是蛆虫了？好好的一个人为什么说成是蛆虫了？”理解不了。今天咱能理解吗？神为什么说人是蛆虫？粪土？你看见蛆虫是什么感觉？（恶心。）恶心、难受，所以叫他蛆虫。那神为什么说人是蛆虫了？是因为神看见人恶心！为什么恶心？神来在地上作的是什么工作？神付了多么大的心血代价！神动用了多大的工作来拯救人？拯救人多难啊！可是人呢？感激神的拯救吗？不感激，还玩弄，玩弄也就罢了，怎么还能直接当骗子、强盗、土匪呢？神来了，神要的就是荣耀，咱要把荣耀归给神，得见证神。可恰恰咱做的是什么呢？不管你的表现是什么，你流露出的存心目的里边的掺杂是不是要荣耀呢？是不是要别人高看？让人心目中有你的地位？看人家谁谁谁，这是不是与神在争夺荣耀？夺！抢！神怎么说的？自己都不爱惜自己，叫谁爱惜你呢？把真理赐给你，自己不在真理上下功夫，而是在什么上下功夫了？争！抢！夺！抢夺谁的了？你在你家里边争抢夺，那不碍事。可你在弟兄姊妹面前表演，你要让弟兄姊妹高看你，心里有你的位置，你来神家抢夺，来神家当土匪了！神来在地上，来拯救人要的是什么？要的是荣耀，神不要你的钱财，不要你受苦，神要的是荣耀。可是往往大批的人，他能为神献上钱财，他能为神抛头颅洒热血，但是他就是要与神争夺。你说历代以来有多少圣徒抛头颅洒热血？可是有哪个人能放下自己的自是行为

呢？你说刘志，叫刘志干什么都行，但是就是不能伤刘志的面子，伤了他的面子就不行了，就敢和你动拳头。所以说，你说神看见这些场景什么感觉？神来在地上就像来在猪圈一样，作这么大工作来拯救你，你自己都不爱惜，你自己都不主动寻求变化。神摆设环境赐给你真理的时候，你还撂挑子，还显摆，还显露，神看着什么感觉？（恶心。）恶心。刘志听了这话呀，气得实在不行，“我来干了这么多活，最后你看着我却是恶心！”我说不是我看着你恶心，是你做的这些事恶心。你说我看着是恶心，那神看着是不是也恶心了？为什么会直接告诉你我看着你是恶心呢？说看着你恶心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刺伤你的心，刺伤你的灵，是为了不让你再做这个事，是让你变化。今天临到你的一切不都是些话语吗？说你是蛆虫也好，说你是粪土也好，说你是驴也好，临到的不都是一句话吗？事实临及你了吗？（没有。）那你还在那儿叫嚣什么呢？我说刘志，今天我叫你一声蛆虫，叫你一声驴，你应该是高兴、喜乐、赞美神，你说对不对？刘志能不能赞美神？（不能。）赞美不了。但是必须得让刘志能赞美神，怎么办呀？那就得把神的话语给他交通出来。刚才说什么了？临到你的一切都是话语！我说你是驴，你今天真成驴了吗？（没有。）说你是衣冠禽兽，可你穿的是什么？你本身实质是禽兽，你穿的还是人皮。你虽然实质是条驴，但是你穿的却是人皮，你该不该感谢赞美神？谁敢不感谢？今天临到你的一切是话语，但是你要是还硬着颈项走的话，还要走驴的路的话，那等灾难降下来的时候，是不是就该穿驴皮了？你本来是条驴，今天让你能穿上人皮，这就是给你的一个机会。如果你穿上人皮，能够默默无闻，勤勤恳恳，那就能活一千年。

一个驴能穿上人皮活一千年什么概念？是不是神极大的高抬与恩待？你看见神对你极大的高抬与恩待，你该不该歌唱赞美荣耀神？该不该心服口服？就是说你得看见自己的实质，看见神作在你身上的都是恩待。今天神作工还没结束，说你是驴，是不让你做驴。咱不喜爱真理，咱可以实行真理。如果你真能够实行点真理，背叛自己，不再荣耀自己，不再当驴，我要做一个人，神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开始背叛自己，把老己钉在十字架上，不再自是，不再按己意去做，神

发表了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我按神话的要求重新做人。当神工作还没结束的时候，你开始重新做人了，那你是不是就是脱胎换骨了？（嗯。）那你是不是就是从一个驴变成一个人了？那变成一个人是取决于你自己，而不是取决于别人。就是说你能实行真理了，就可以变成人了。你如果不实行真理，但是你能够默默无闻、勤勤恳恳的，你也是个披着人皮的驴。哎，神公义不公义？（公义。）神对你是不是极大的拯救？极大的恩待？你怎么还有理由起来背叛？怎么还有理由起来撂挑子？怎么还有理由软弱消极，痛苦流泪呢？看到这些就不会软弱消极，痛苦流泪了，对自己能够有真实的认识了。

周蕊，听了这个交通有什么想法？我说你是个骗子，你该不该感激？为什么感激？（周蕊：把人的问题点出来，不想让人做骗子，还给人留有机会去变化。）说你是骗子，又从骗子说到大盗，可是临到你的是什么？知道吗？（话语。）话语，更主要的是什么？拯救！审判刑罚是更真更实的爱！今天告诉你说你是个骗子了，你知道你走的这条路是骗子、是大盗，是在与神夺，是在与神抢了，是偷盗神的荣耀了，这是在触犯天规诫命了，是死罪。今天看见这个事实了是好事还是坏事？（好事。）是好事。这是借着什么机会看见的？是借着你尽本分，借着咱们和谐配搭才有机会看见的。刘志在那诉苦了，我要是当驴，我回家不能当驴？还得来这儿当驴？可是你在我这儿才能当驴，你在家当的还是人了，你当不了驴，是吧？（嗯。）你在家当人呀是衣冠禽兽，你在我这儿呀，才能够知道你是条驴，这是最关键的。小张刚开始跟上的时候，他拿关灯的事来作文章的时候，我也在场，而且也看见了，他们也都知道，那时候我说话了没有？我没说话。为什么？因为刚接受国度建造，他能接受修理对付吗？能接受审判刑罚吗？我修理对付了要是他接受不了起来跑了，那我这人才从哪儿来？我得先让你去效力，一个原因是你刚过来承受不了，再一个原因是你刚过来我也不可能给你发工资吧？真理不是你一来就给你的。神的公义，你付出多少就得多少。他这个大盗是尽了两三年本分才得着一个大盗，这个大盗容易不容易？来之不易吧？（嗯。）审判来之不易。你是因着来这尽本分了，才配得着审判刑罚，你要不在这尽本

分，你是在教会里，那你就不配得着！你要是在教会也见不了我，就是见了我，我也给你交通不出来，为什么呢？你就没有尽本分，神就没有给你摆设环境，那就显明不了你，显明不了你，我怎么审判你？我怎么揭露你？什么叫审判你？神是抓捕现状了，是吧？（嗯。）如果我说思颖是个杀人犯，虽然你现在没杀人了，但我会算卦，你将来肯定是要杀人了，所以我就定了你的罪，把你打入大牢，给你判了死刑，你是什么感觉？（思颖：接受不了。）造反呀，“这是什么法官呀？我还没杀人了，就说我是杀人犯，我就不是杀人犯！”不可能承认，不可能接受，这是凭想象说话了。国家颁布一个法律，不可能按算卦来定人的罪，是根据什么呀？是根据事实来定罪，你杀了人了才定你的罪，在世上是用事实来说话。可在神家呢？神家用不用事实呢？不需要。你是什么人，神不知道吗？你能做出来什么事神不知道吗？所以说在大灾难里边，三岁大的孩子也有死的，就是刚出世的也有死的，为什么？因为他那个灵就是该死的，灵就是该死的种类，他还非得做出事来吗？那今天让你做出来事是什么意思了？是让人看见，是要抓捕人的罪状，是要让你心服口服加眼服，不是说神不能定你的罪，不能治你的罪。神完全不需要让你演示出来就能定你的罪。让你演示出来，让你显明出来，是为了拯救。今天显明你是个驴，是为了拯救你，所以说神给你摆设那么大的环境，让你能看见自己是个驴，这是神在你身上作了多大的工程你才看见的？给你派了多少效力者？周围的人事物，精密计划，让你看见你是一个驴，显明你了，你才能认识到自己是个驴，才能拯救你。说你是杀人犯，杀了人了，把罪证放在这儿了，是不是杀人犯？承认不承认？事实摆在那还不承认还能行？承认了，还得认识了，“我怎么是个杀人犯？我为什么要杀他了？”你是不是才开始反省认识，咒诅恨恶自己呀？“好好的一个人，我为什么要杀他了？”这才能认识恨恶自己。如果你没有杀人，那没办法，定不了你的罪，心不服。再说周蕊临到的这个环境，神摆设环境，就叫思颖来效个力，那天呀，本来能干的事情就不干，厨房里能用电也不能用，用了就是打岔搅扰。如果那天思颖工作作好了，那周蕊训谁呀？给谁当老师呀？那就显明不了周蕊，那显明不了今天我给你交通什么呀？没交通的。那思颖就扮演了个演员，你今天就不能干活，所以说神就蒙蔽了你的眼，就看见电能用也想不起来，也不能用这个电，这都是神的安排。安排环境显明周蕊，让周蕊显露一场。周

蕊那天这么一显露，今天再说说体会到圣灵作工的快感，我也没有逼你也没有打你啊，你自己就说出来了。由你吗？圣灵摆布安排，这两个事就证明周蕊你是个演戏的。如果一件事能不能证明？那不能证明，两个事合起来就可以证明了，就可以准确了，就没跑了，说周蕊是个大盗，让你心服口服加眼服。

大盗什么结局呀？为什么让你说大盗什么结局？你得知道是什么结局，不然的话人没有敬畏神的心。人没有敬畏神的心，人觉得我做了个啥？就说了句话，我干啥了？你就说两句话就变成大盗、强盗！你说两句话就犯了死罪了！所以应警戒口舌。你在神家当了强盗，那将会受到惩罚、击杀，信神怕不怕？为什么怕？从今天这个交通中你有没有看到一个新的开端？什么开端？越来越实际了，越来越严厉了，感觉到严厉了吧？（嗯。）越来越严厉了，证明了一个什么事情了？你说为什么是冬天冷，夏天热呢？为什么？你靠近太阳是什么感觉呢？（那就热死了，烧死了。）烧死了是吧？（嗯。）在逐渐靠近的过程中温度是不是逐渐升高了？（嗯。）听懂我要说什么话了吗？（越离神近，离神的刑杖越近。）越离神近，越感觉到神的威严，神话的威力，感觉到越害怕。神的日子一天天逼近全人类。再看整个世界，灾难倒下。祭司弟兄说大灾难开始了，离神的日子是不是近了呢？让你感觉得到，体尝得到。害怕吗？离神越近显得人越污秽，看见神越圣洁。所以说，神一天天逼近全人类，你是能感觉得到的，是能体尝得到的。（夏彤：现在就感觉掺杂都不能有，有一点掺杂都需要解剖出来去认识。）你想一下就周蕊这个事，她里边有个掺杂，这个掺杂她有时能意识到，有可能还意识不到，不管能意识到还是意识不到，你已经成了骗子了。因为你骗取神了，人只想智取不愿意强攻。什么是强攻？如果用心做这件事累不累了？尽心、尽意，自己还得站住标杆，还得用心忍耐去帮他。可是我要是表演一下是不是很简单呀？还能借题发挥一下我的血气，“咔咔咔”给你说上两句，看看，我为了神家利益，我是正义的，还振振有词。振振有词把别人打得趴下了，自己心里还舒坦。哎，今天能借此机会，打着神的旗号，我又干了件让自己舒服的事。

476 行为再好不等于性情变化

伴唱：哎……行为再好不等于有真理。

1　神作工拯救人不是装饰人的好行为，神作工是为变化人的性情呀，让人脱胎换骨成为新人。所以，神审判、刑罚、试炼人、熬炼人都是为变化人的性情，达到能绝对顺服神、忠于神哪、敬拜神，这是神作工的宗旨。

2　人有好行为不等于顺服神，更不等于与基督与基督相合，行为上的改变都是根据道理、凭着热心做出来的，并不是根据真实的对神的认识，不是根据真理，不是根据真理，更不是根据圣灵的引导不是根据圣灵的引导。

3　即使有时受点圣灵支配，但不属于生命流露，不等于认识神，行为再好也不能证明他是顺服神、实行真理的人。行为上的改变是一时的假相，是发热心的表现，不属于生命流露。人有好行为不一定有真理，有热心只能凭道理守规条，涉及到实质的问题没有真理的人就解决不了，道理代替不了真理。

——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外表的行为与性情变化的区别》

180 人爱神都是有条件的

1　人都在痛苦之中寻求神，在试炼之中仰望神，在平安之时享受神，在险境之中否认神，在忙碌之时忘记神，在空闲之余来应付神，但不曾有一人在一生之中在一生之中来爱神。

2　在人的血液里，不知含有不知含有多少不洁的成份，在人的骨髓里不知含有含有多少撒但的毒素，日积月累，人都习以为常，并不觉撒但的苦害，因此人都无心去打听打听“健康生存之术”。

副歌：在人中间贯穿神的开启、光照，在人中间贯穿神的心血代价，但又贯穿人的所作所为的“真相”，在人中间贯穿人对神的欺骗。神愿意让人在神前都求真，神并不要求人给神什么，只让人都把神当作一回事，不欺哄神，让神把人真诚换来。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二十一篇》

只正人不正己的表演（一）

周蕊呢，这段时间什么情形？（周蕊：前几天我整理文稿的时候，手里压了好几篇，我着急整理，还得带她们四个，给她们标注回复，就有些冲突，后来看到神话说你要有配合的心，然后等待，神会逐步地告诉你去怎么做。后来有一天，我和思颖聊呢，聊着聊着就感觉思颖话里带着情绪带着刺，不是寻求怎么去尽自己的本分，我就想得给思颖点她这里边的东西，可是我要点她就把文稿给放下了，后来我就想到你之前交通说一开始就发现实际的问题了，但是没有说，是等到三

个月之后才说的，是因为当时有工作嘛！想到这儿就意识到，发现问题了不是非得立马点了、说了就是对她有益处，我先看看思颖工作上有没有问题，她一定是工作上闲了，才有闲心想着别的。我就打开思颖整理的那个文稿，我眼睛就好像带探头似的，打开文稿我鼠标一动就发现了一处明显问题，鼠标一滑又发现一个明显的问题，鼠标再一滑又发现一个明显的问题。要按我以往的工作效率，就得和音频一句一句核对才能发现问题，但那天可奇怪了，鼠标一动就能发现问题，一动就能发现问题，一会儿的功夫就发现好多问题，我就给思颖回复了。后来还有两篇文稿也是一样，一个半小时三篇文稿全检查完了，里面明显的问题全发现了。那个时候就有点体会到神说的话，就觉得神好像随时随地在那帮着我尽这个本分呢。）这是你的体验经历。思颖，这段时间厉害了？怎么了？她们欺负你了？（SJ：思颖、李慧和周蕊中间有隔阂，周蕊检查思颖和李慧的卡了，看卡上有没有音频，在检查音频的时候，检查了个半截就说，“我走呀，我要看病去呢”，就走了。从早上九点走了，到下午她们打了疫苗回来吃了饭，周蕊还没回来。就这，周蕊一回来就问思颖和李慧，“你们都干了啥了？”意思就是周蕊自己天天闲游闲逛去了，回来还抠着她们，眼睛天天盯着她俩，就是这意思吧？）（李慧：嗯，周蕊抠工作的时候就说“你们都不用心”，我心里就想，“好像就你一个人体贴神的心意，这些人都不体贴神心意啊”，有这种感觉。）（SJ：嗯，思颖呢？是不是也是这意思？）（思颖：也有吧。）（SJ：张茹有没有同感？）（张茹：有，把别人的时间卡得挺紧，挺死的，自己挺放松的。）（SJ：她不说你的工作果效，主要就是抠时间，你上午干啥，下午干啥，是不是这意思？还有哪些表现？说说。）（思颖：那天跟她发生冲突就是因为这个。家里的电有问题了，一天没有干活。后来周蕊一回来就问，“你昨天下午干什么了？昨天下午几点出去的？房东几点来的？房东几点走的？”周蕊问一句，李慧回答一句，后边她又说，“呀，怎么问你们个事像挤牙膏似的，费劲！”我一听这个话就火了，说：“你这进门就开始了！”我心想你这从进门开始就一直问这问那的，那我这一分一秒去哪了，干什么了都得给你汇报一下呀？那天我跟周蕊发火就是因为这个。我那会儿还想着，“你要问什么，你就可以直接说，想跟我们交通哪方面在问这些事的时候就能直接给我们交通呀”，后来看见她那样我也不想和她说了。后来她就说：“我问你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想看看你

有没有把本分放在第一位。”自己也想了，一下午了啥也没有干，也耽误了，心里也急了，本身自己刚开始操练，也着急呢，后来做饭的时候才想起厨房的电能用，就想把电脑搬到厨房整理，刚想到周蕊就回来了，就开始了，一分一秒地抠……）

刚才听周蕊抓她们工作的时候，看到周蕊对工作是不是求真求细的人呢？（嗯。）求真求细吧？对神很忠心吧？在时间上卡得很严吧？（嗯。）那周蕊对自己严不严？（不严。）她们刚才说什么了？说早晨起来看病去了，晚上还回不来。周蕊平时的时间是不是安排得很紧凑？如果说周蕊平时的时间就安排得很紧凑，那说明周蕊这个人的本性就是求真求细的人，这是人家的本性。如果周蕊平时就不是求真求细的人，那今天求真求细地问她们了，这就违背了她的本性了，这就不是她的本性了。那周蕊平时是不是这样的人呢？（思颖：不是。）那周蕊对自己是不是很严格呢？（夏彤：不是很严格，是很不严格。）世上有句话怎么说呢？正人先正己，对吧？（嗯。）你首先活出来了，你才能说别人呢。要是你问我几点几点干什么了，我就说你先告诉我，你几点几点你干啥了呢？你六点起来干什么了？六点到七点干什么了？七点到八点……八点到九点……我一下问到你天黑，思颖，你敢问她吗？你为什么不反问她呢？给她打回去，你怎么来，我怎么去呀，一来一往。（思颖：我没想到这儿。）你就说，“我跟你学呢呀，你是师父我是徒弟呀。如果你把自己一天的时间卡得这么紧，那我都不用你卡，我看着有这么个严师傅我都不敢乱动呀！”是不是？那就是严师出高徒呀。懒师傅带出来的都是懒汉。思颖一问周蕊几点几点干什么了，她说不出来，那周蕊肯定不是严师傅，对不对？平时就作了标杆了，家长是孩子的启蒙老师。你是当带领的，你下边是什么样的兵，我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老师。刚才一这么问，大家都否定了，周蕊平时就不是这样的人，并不是求真求细的人，那这就出来一个答案了，什么答案？周蕊这一系列的所作所为属于什么？（夏彤：表演。）为什么说表演？给人一种形式主义，让人看见她抓工作求真求细，这是不是大红龙的一贯作法？（嗯。）我以前交通过这方面吧！我解剖过小张，说小张是啥呢？（膨大素。）膨大素、催熟剂，

为什么说小张是膨大素？就是因为小张把一件事情放大了。小张不走正道，小张常说一句什么话呢？（我跟他说了他不听，再不说了。）在小张信神的概念里面，信神是在干什么？信神那就是铁路警察，那我就是负责他们的，保证他们的安全，保证他们能实行真理，从始至终我没听小张说过我怎么样怎么样，总是说他们怎么样怎么样。而且小张自己还谈过，有一次晚上他们都在那睡着呢，有个地方灯没关，小张进门就训他们不维护神家利益，灯也不关，把他们训了一顿，并且因为这事小张还想郑重其事地来一次讲道交通，来解决下这个问题，听说过吧？（嗯。）这是在干什么呢？他自己里边就有诡诈，想借着这件事来见证一下自己，想借着这个事来表演。咱以前说过表演是什么呢？（戏子。）表演是戏子，是做给人看的，不是做给神看的。那小张为什么会这样做呢？（树立自己。）树立自己什么？（涛涛：让别人看见自己维护神家利益，自己心里想的是神家利益。）小张是在树立自己，而不是在真实地维护神家利益。真实地维护神家利益和树立自己一样不一样？（不一样。）虽然你说不清楚，但你能体会得到，能感觉得到。如果是真实的维护神家利益，必然就有果效。你看我一般看一件事情是怎么看的呢？我是根据这件事的后果来看事，根据后果来看你的存心观点，根据后果我就知道你心里想什么了。如果说周蕊真是为神家利益的，那周蕊和思颖之间的谈话不应该是这样的后果，应该是让思颖能够认识到自己，让她感觉到亏欠、内疚，从而发自内心地去尽这个本分。可是周蕊交通之后达到这样的果效了没有？没有达到这个果效。达到的果效是什么？让思颖感觉周蕊是在欺压她，是吧？还有什么呢？（思颖：心里想可别让周蕊过来再说。）（夏彤：产生一种惧怕的感觉。）让思颖看见周蕊怕，没有让思颖看见神怕，这是周蕊交通之后达到的一个果效。还有什么果效？周蕊在抠的过程中思颖是什么感觉？有种被逼迫的感觉。（嗯。）只有经历过才知道。

咱现在重点是交通哪个题目了呀？（周蕊：强盗、大盗。）和我在一起的人都有什么想法？先锋官一直以来有个什么想法？（SJ:要作你的左膀右臂。）想当我的左膀右臂。那你说周蕊有没有这个心思？周

蕊，有没有？想不想？没想？（周蕊：嗯，我就是想做神喜欢的人，里边有这个想法。）夏彤想了没有？（夏彤：有。）涛涛呢？（涛涛：有。）张茹有没有？（张茹：有。）你说刘志愿意不愿意作我的左膀右臂？（愿意。）小张呢？（也愿意。）有几个人不愿意呢？怎么就是作左膀右臂呢？明了一点说，就是想晋升，升官，想不想？想被弟兄看中，在弟兄的左右，为弟兄担担子，排忧解难。就单纯地说想作我的左膀右臂，这个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正面的。）正面的，也是好的，有上进心，没有上进心还能好呀？可是有的人作左膀右臂是为了掌权，有的人作左膀右臂是为了尽心的，但总的来说都是为了作左膀右臂。那作左膀右臂在世界上来说是什么？简单明了地说就是想升官呢！在世界上如果你想升官，想从一个市长升到省长得怎么做？（夏彤：溜须拍马，送礼。）单是溜须拍马，送礼，行不行？（还得有成绩。）政治上的成绩，其实就是政绩。你拿出来政绩以后，你就可以升官，如果你没有政绩，你是升不了官的。那你要想作我的左膀右臂，那你也得一官一官地升，你得先作了夏彤的左膀右臂，再作了SJ的左膀右臂，然后作我的左膀右臂，是不是？（嗯。）这是大概意思，为了好理解这样交通。新闻里面常说哪个书记升市委书记了，因为做了什么事，有政绩了，比如修了个高铁，在这个市里面建了几栋出名的标志性建筑，或者是实行了哪条法律，然后人家就有了政绩了。有政绩是什么意思呢？有政绩就是有了筹码了，就是说话有话语权了，“我曾经做过什么……”有资本了、有资格了。有资本、有资格了才能晋升，才能作左膀右臂，就这意思。说得不好听就是资本、资格，说得好听点是什么？在神那儿要进国度的时候，神要啥呢？通行证。说好听些是你得有通行证，用神话来说就是你得预备足够的善行，你得被神看中，被神看为义。就刚才周蕊说的想做神喜悦的事，说好听点是做神喜悦的事，用实在话来说你要想做神喜悦的事，得在什么前提下才能做神喜悦的事呢？你得做了神的知心人，你才能做神喜悦的事。你做不了神的知心人，你能做了神喜悦的事吗？不管你再怎么说你要做神喜悦的事，都是你自己的一种想象、观念、认为。神说：“一旦我的手开始作事，这些人便蠢蠢欲动，充当急先锋，他们只想冲在队伍的最前列，深怕不被我看到，做他们认为是对的事情，说他们认为是对的话语……”（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当思想自己的所作所为》）你所做的是你的想象、观念、认为，是你认为

对的事。你想作我的左膀右臂，那你就得有筹码，就得有政绩，并且还得让人看得见，所以你就开始表演了。说得不好听点是表演，说得好听点就是表现，也就是说你得拿出一些表现来。所以就有了周蕊抠思颖几点几点的这一幕。为什么说周蕊是表现而不是实际的流露呢？如果你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习惯性就这样去做，然后你再要求别人这样做，这就不是表现了，而是自然流露了。如果你自己对自己很放松，然后你突然间这么要求别人，那就是表现了，说得不好听点那就是表演了。

咱之前说小张是膨大素，小张半夜开车了，是，你是着急，可不需要半夜开车呀！要是说小张半夜开车是一贯的，或者干其它的也是这样的，那可以说小张本性就是维护神家利益的。所以说看一个人的本性不是单靠一件事，不能单看小张半夜开车就说小张是表现，还得看小张平时的表现。那次他们灯没关，小张维护神家利益对不对呢？训他们对不对？（对。）是对的，但是主要还得看你的存心是什么，小张是想借着关灯这件事来显露一下，这是小张一贯的做法，一贯的说法。小张一贯爱说“和他说他不听，不愿意和他说了，能说说，不能说就不说了，再不行了就不来往了，我只管做我的。”但是从来没有听小张说过他在哪件事情上有什么败坏性情了，他在哪件事情上做得不合神心意了，这是不是就把他显明了？那小张信神一天起来是在干什么？小张信神就是要求别人，而自己呢，只是做事，做给人看。所以说小张是膨大素，放大、表现。

这次小张在那边和刘志又斗起来了，刚开始没人做饭，小张做饭呢，刘志吃饭盛菜去了，小张说：“刘志，你吃多少盛多少，不然盛多了吃不了就浪费了。”你说刘志听了这话舒服不舒服呢？（不舒服。）立马就和小张反起来了。小张呢？小张觉得他说的话也对呀，“我维护神家利益不让你浪费了饭，这还不正常呀？能说了说，不能说了不搭理你不就行了？”当时我是解决刘志的问题，因为刘志起来造反了，要打架呢。解决了刘志的问题，还得解决小张的问题，小张你说这些话的存

心是什么？如果你真是维护神家利益，你说话的口气换一换，刘志会不会反呢？（不会。）小张老认为和这个说不听，和那个说也不听，小张说话的口气都是一种教导人的口气，侧面的让你看见他是不是完美的？（嗯。）小张做在我前边让我看见，你说我看见心里是什么味道？（夏彤：看他无知、可怜、难受。）我看了心里边是酸的！外边看着小张好像是在维护神家利益，小张在那逼着他们，把他们都累垮了，小张还得在前边带头干，他们一天跑一趟，小张跑两趟，也加班加点了，辛苦劳作了，让他们看见小张够忠心的了吧？可别人怎么看小张呢？别人看小张是在显露！嘴上也不能说，谁敢说呀？给神家尽本分了，他们一天跑一趟，小张一天跑两趟，还在前边带头干，谁敢说小张是显露？谁要是说小张显露，不是跟神过不去呀？人家小张尽忠心，你说人家小张是显露？嘴上不能说，但人心里边是不是都有感觉？（嗯。）小张无形之中给人灌输的是什么思想？要是让你们评价评价小张，你们说小张是个什么人？小张对神怎么样？（夏彤：有负担、有忠心。）有负担、有忠心，屈指可数、名列前茅，他为什么会这么做？所以我说："小张，你不走正道呀！"可小张不明白，接受不了，小张心想，"我不走正道，那谁走正道呢？我都这样干活了，你还说我不走正道？"我说小张你不追求认识自己，不追求用心去敬拜神，你想用一种作法来骗取！骗谁呢？（骗神。）骗神，骗我，做给我看的，所以就给小张起了个"大盗"。大盗是来偷东西的，偷了神的荣耀，戴到他的头上了。大盗一个是偷荣耀，一个是骗取，骗取什么？你一看他们干的活儿，你说蒙拯救是谁先蒙拯救？谁是神所喜悦的人呢？小张是不是应该是神所喜悦的呢？（嗯。）"我都这样干活了，早上四点多就起来干活，你还不喜悦呀？别人跑一趟车，我跑两趟，我追着他们干活，就一个关不关灯我都维护一下神家利益，神不喜悦我喜悦谁呢？"小张自己欺骗了自己，也欺骗了别人。骗取，是个骗子，所以说他是大盗。你说小张委屈不委屈呀？"他们坐着不干活你啥也不说，我干了活了你说我是骗子！"

咱今天主要是说周蕊，不是说小张，是借着小张的事，让咱知道为什么说小张是骗子、大盗，为什么说刘志是强盗，强盗与大盗有什么区

别？强盗是直接抢、夺。大盗呢？偷、骗取。偷就是你在不知道的情况下，人家就把你的东西拿走了；你还不知道了，人家就把冠冕带到人家头上了。说刘志是大盗，刘志一说话就见证自己、高举自己，从不吝啬，是吧？（嗯。）然后你解剖刘志，刘志还和你辩驳，非要把冠冕带到他的头上不行。神在我身边预备了一个是大盗，一个是强盗，让大盗、强盗作我的左膀右臂。今天，我如果说周蕊是个骗子，你说周蕊会说啥呢？周蕊会说“好了，不说了啊，我下回再不说了，再不管了，你再别叫我了，我不管了”，周蕊感觉委屈得不行啊，会不会？为什么我敢说周蕊是个骗子？戏子？周蕊今天给我交通又说了什么话呢？今天圣灵在我身上怎么作工，我这段时间知道怎么与神配合了，不管周蕊说这话是真是假，我都说你是骗子！为什么呢？如果你说的是真的，这是你的一种体验、感受，让你看见神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神作在人身上的实实在在。可神作在人身上的实实在在需不需要用话语表达出来呢？（不需要。）神之前说过，有的人一交通就说神特别感动我，一说啥就是神感动他呢，神说你先不要说感动不感动你呢，还不知道是不是神感动你，你就说神感动你呢。

说到这想起刘志来了，刘志想的是我到这儿麻利地把活干完就走了，结果干完一个活儿来一个活儿，干完一个活儿来一个活，没完没了，傻眼了。撇下家，什么也不管，来在这尽本分了，又不挣钱，还得受着揭露解剖，心里难受。刘志想家了，他看了神话，大概意思是“没有一个人愿意一生之久来敬拜神，你为神献上了全人了没有？”他看了话以后他说“圣灵可感动我呢，我在这一边拉粪，一边想起神话，为神献上全人，我眼泪哗啦啦地流。”他说是圣灵感动他流泪呢，你听着是什么意思？（夏彤：就好像神在这个人身上特别地作工带领。）刘志提前跟你说是圣灵感动他眼泪哗啦啦地流！我说：“刘志呀，你真是个强盗呀！首先圣灵感动你了没有还是个问号，你就先挂上个名，告诉人说是神感动你呢，你说这是不是大盗呢？”直接就把冠冕带到自己头上了。然后你再细揣摩，是神感动吗？他之所以能走下来是受到圣灵的感动？你说圣灵究竟感动了没有？（没有。）根据事实说话，刘志说什么了？圣灵感动他眼泪哗啦啦地流，这是句真话假话？（假话。）

为什么说是假话？如果受到圣灵的感动以后，那是正面的，正面的发出的是香气！你说圣灵感动你眼泪哗啦啦流，你流的是什么眼泪呢？看到了神作工的艰难、辛苦，为神在人身上付的代价而感动，眼泪哗啦啦地流，这是神感动。而刘志说的是啥呀？干完一个活儿又一个活儿，回不了家，圣灵感动我流泪，那是圣灵感动你流泪还是撒但感动你流泪的？是肉体让你想家想得流泪呢！最后来了个圣灵感动我眼泪哗啦啦地流，能不能细揣摩？这是不是强盗？（是。）不单是强盗而且还是亵渎圣灵！明明是你想回家了，还说是圣灵感动你。你只是用神话和你对号了，你就说“我有认识了。”刘志总要说他对神话有认识，说他自己有真理了。我说什么是认识？你仅仅是和神话对了一下号。你不愿意在神家受苦，你只是跟神话对上了，你就是这样的，神话说你是犹大、恶人，对上号了，对上号了就等于你得着真理了？你对上了仅仅是承认你是恶人了。那什么是得着真理了？脱去了、背叛了、认识了、恨恶了。你还啥也没有呢，你就说你得着真理了？刘志就处于这种状态，所以他就一直走不出来，不悔改，自己认为和神话对号那就是圣灵的感动，那就是圣灵的开启光照、引导。用神话和你对号用不用开启光照你呢？（不用。）开启光照是让你对自己的败坏性情有真实认识，那才是开启光照。而你仅仅是和你的做法对上号了，自己欺骗自己，反过来还给自己带一个冠冕，所以说刘志是强盗。那小张呢？小张是给你一种做法、一种说法，让你看见，把你迷惑了，这是大盗。

那周蕊呢？你体验了圣灵的作工，神作没作在你身上用不用去说呢？如果周蕊是第一次跟我说这话，我只能说周蕊能感觉到圣灵作工的快慰了，这个是正常的。那周蕊和我说类似这样的话说了几次了？不止一次吧？（嗯，不止一次。)不是一次，这就是刘志家“姊妹”来了，强盗！先把这个冠冕戴上了，她们服不服你都得服你！为什么？因为你已经把冠冕戴上了，“圣灵作在我身上了，我有圣灵作工，我有圣灵的感动，我有圣灵的引导，我体尝到了，我感觉到神就与我同在，神就和我站在一起！思颖，我抠你工作你听不听吧！我告你说了，你看见了，圣灵与我同在，作在我身上了，你听不听！”我有时候也谈一点这

个是吧？(嗯。）谈这个就是给你个路途，让你去认识，但是我不会经常去说，你经常说，这就暴露了咱的身份了。你在这抠思颖的工作，几点干啥干啥了，根据这个事情，两个事情加起来，就可以说你是大盗！大盗，你在这是种作法、是种表演，是给我看的，是给周围的人看。咱真正信神的人，用不用做给神看呢？你看我做什么事情是做给神看的吗？

不是准确实际的见证就是亵渎（二）

李放伤着脚了，我说："李放，这次伤着脚，你是怎么认识的？谈谈。"李放说，"这是我该受的苦。"他说这是他该受的苦，你们听了是什么味道？人常说这个该受的苦是不是说信神的人该受的苦？信神的人该受什么样的苦呢？（性情变化，背叛肉体。）这个是性情变化，背叛肉体的苦吗？首先说李放临到的这件事是属于偶然还是属于必然的？（必然的。）为什么说是必然的？这是不是对他的一种管教责打？管教责打是不是让他碰得头破血流呢？那李放该不该被管教责打呢？李放说这是他该受的苦，先说这个该受的苦，什么是该受的苦呢？为真理受苦，这叫该受的苦。如果你是让神管教了，这不叫该受的苦，这叫活该！什么是该受的苦呢？人家为站住见证而受苦，这叫该受的苦。李放把伤着脚当成是见证了，如果从外表来看，这个可以当作见证，为什么呢？是因为他的脚是因着干活伤着的，这是工伤。但是要看他伤着脚是见证还是管教，是不是得从他平时的流露上来看呢？（是。）约伯是敬畏神远离恶的人，他临到这些事那就是对他的一个试炼，这就是一个见证。如果是一个作恶多端的人，一个与神对抗的人，又或者是刘志遇到这件事了，这是什么呢？（活该。）活该！这叫管教，这叫击打，这叫天上的烈火显给你看，这叫咒诅。那李放伤着脚算不算惩罚？这个还不算惩罚。因为这个脚没有给他废了！所以这个不算惩罚，还不算事实临及，仅仅是一个功课。什么功

课呢？神将天上的烈火显给你看，还不忍心烧着你。这话让李放听到就难受了，“我的脚指头都断了，你还说天上的烈火不忍心烧着我！”究竟忍心不忍心？如果神忍心的话，就不只是天上的烈火显给你看了，就不只是脚指头断了，而是脚指头就没了！没了，还能不能接上？接不上了，这个脚指头就不存在了！就取缔了！那就成了烈火临到，事实临及了！现在神只是让你脚指头断了，让你看见天上的烈火了。必须得让你看见脚指头真的断了，但不忍心烧着你，来，把这个脚指头继续接上，这叫天上的烈火显给你看。这个算不算神的公义？这个不算公义。为什么不算公义呢？天上的烈火显给你看，这里边包含着什么？包含着神的慈爱、怜悯、恩典。你要懂得神对人是慈爱、怜悯、恩典，是舍不得！神没有灭了你！神把所多玛灭了，这叫公义！保罗，神在大马色路上光照了他、击杀了他，这算不算惩罚他？这不算惩罚他。这是不是神对他施下的怜悯？最后是因为他死不悔改才受到惩罚的。所以说天上的烈火显给你看，这个还不是神的公义。如果是神的公义，李放这只脚就应该没了！为什么说这只脚就应该没了？因为主耶稣说过一句话：“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剜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太 5：29-30）凡是能要你命的东西，你都得把它扔到地狱！手要把你带入地狱了，你就把手剁掉，眼睛要使你下地狱，你就把眼睛剜掉。李放把脚伤着了，这是什么问题？他是不是走的路不对？他的脚该不该断？我说李放走的路不对，他能听懂吗？他能听懂。他平时给你们交通得头头是道，是吧？李放是不是糊涂人？他不糊涂。他知道他不走正道，所以他那个脚必须得断。按神的公义来说，就应该剁了他的脚，你不走正道就不要这个脚了，但神只是把天上的烈火显给他看，还不忍心烧着他。他怎么不走正道了呢？神让咱来这儿信神，是让咱追求真理的，而李放追求的是什么？他追求的是名誉、地位！神是让咱见证神，而李放见证的是他自己！

咱解剖刘志是强盗，是吧？你说李放能和一个强盗斗起来，能在强盗身上当强盗，不敢想象呀！他和刘志因为砌墙的一个砖缝大小，发生

争执，谁也不服谁，两个人差点打起来。刘志是出了名的“强盗”，李放瘦骨嶙峋还要和刘志斗呢！他为了自己的名誉、地位，要舍上性命去跟刘志斗。他俩人一斗，把一个小弟兄给弄消极软弱了，“我这信的是什么呀，这都是些什么人呢？信神几十年了，连世上的人都不如，还不如个外邦人呢”，小弟兄回家哭去了，说不信了，不愿意跟随了。神是让他俩来这儿立标杆呢，你说他俩立的是什么标杆呢？羞辱神、迷惑人、搞拆毁！他们的这种表现惹不惹神发怒？伤着脚一个月了该有变化了吧？你看见李放有变化了吗？李放谈认识自己了吗？“我跟刘志斗了，我和他争权夺势了！我没走正道，我可不能这么走了”，你们听他说过这话吗？神给了尼尼微城的人四十天的悔改时间，在李放这儿，差不多有四十天的时间了吧？该悔改了吧？该有个结果了，可是李放这儿没有任何反应。他追求的还是要与神搞交易，“我只要劳苦作工，就能换取不死的结局”，同时还要怎么呢？在神的经营中搞着个人的经营，抓着地位、名誉不放。他们吃饭的时候，在饭桌上一谈话就是刘志谈李放，李放谈刘志，还在“两虎相斗”呢！这个时候神是不是该动手了？从这里看到神作得太公义了！神为什么把这件事情放到李放身上，而没有放到刘志身上呢？是因为李放比刘志还好“造化”一点，是不是？世上有句话“朽木不可雕也”，他俩就好比朽木，让你去雕他俩的话，你先雕哪个？（李放好雕一点。）所以这件事就先从李放身上“下手”。就像要立标杆一样，得先从得胜者身上开始作工。因着李放比刘志好“造化”一点，所以就先从李放身上开始，李放就临到这个功课了。可功课临到他了，他还不从这里边认识自己，他还在这儿说什么？他说“该受的苦”，从他说“该受的苦”就看见，他把伤着脚当成什么了？当成了见证、当成了资本。在去见李放之前，我说先得把李放打下来，为什么要先把他打下来？我要不把李放打下来，他住在那个接待家这下可是有了资本了、有了资格了，就开始给人宣讲了，所以得先把他打下来，让他认识了，他就狂不起来了。刘志是把亵渎神说成得恩典了，是吧？（嗯。）李放是说，“这是他该受的苦”，这是不是也是亵渎呀？明明是你活该，是你自找的，是你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你还说是你该受的苦！你活在神的恩典中，说这是你该受的苦。（刘志：我在那儿是为了安慰他，我就说了那么一句话，我说：“李放，人和人身量不同……”。我是不想让他消极、软弱了，结果李放就把这个话当真了，以为是按着他的身量给他摆的环境，他

就以此为资本了。）你们说刘志素质差不差？刘志看李放身上的问题时，灵里绝对敏锐！在看自己身上的问题时，迟钝得就跟个活死人一样，简直是判若两人。临到自己生命进入的时候，自己就成了死人了，你们看着办吧，在那儿“等待救援”。当他看到那边有个活死人，他说，“我是医生”，他跑去抢救去了。

我今天交通的中心是什么？咱活着就是要见证神、荣耀神，你要不能见证神、荣耀神，你就不配称为人！咱步步活出来的不是要见证神，而是亵渎神！打着见证神的旗号宣讲、见证自己，这就成了亵渎！刘志，亵渎神的事情能不能干？（刘志：不能。）那你能刹车吗？（刘志：怎么不能刹车呢！）不是说怎么不能刹车，刹不刹车那是给你自己刹了，你不是从这里边寻求生命之道。你为什么两眼盯住李放呢？你不就是想让他给你当个凳子吗？（刘志：这话说的。）我这话说得多“见外”呢！多实在呢！我给你交通是为了把你带到神话里，让你去认识、经历神话。再念一遍刚才的那段神话。神说：“这三步工作的核心是神对人的拯救，但在这拯救工作当中又包括几种作工的方式与神性情的发表方式，这是人最不容易发现的，是人不容易领受的。时代的划分、工作的转变、作工地点的变迁、作工对象的转移等等这些都包括在三步作工中，尤其是圣灵作工方式的不同，神的性情、形像、名与身份或其他的变化都在三步工作中。一步工作只能代表一部分，只能限制在一个范围中，谈不到时代的划分，也谈不到工作的转变，其余的几方面更是不言而喻了，这是很明显的事实。三步工作是神拯救人的工作的全部，人都得在拯救工作中来认识神的作工，认识神的性情，若脱离这个事实来认识神，那就是空口无凭、纸上谈兵了。这样的认识不能说服人也不能征服人，这样的认识不合实情、不是真理，即使认识很多而且悦人耳目，但若不是合乎神原有性情的认识，那神是不会放过你的，他不仅不称许你的认识，反而会定你为亵渎他的罪而报应你。认识神的言语不是随口就有的，即使你有两行伶牙俐齿，有三寸不烂之舌，能将死的说成活的，将活的说成是死的，但谈起对神的认识那你就是外行了，神不是你能随便就可评价一番的，不是你随便夸的，也不是你随便贬低的。你可以夸赞任何一个人，但你

却不能随便用恰当的词汇来描绘神的‘大恩大德’，这是每一个失败者的体会。纵使有许多语言专家也会将神描述一番，但描述的准确程度却只是一个没有丰富语言但有丰富经历的属神的人所讲述的真理的百分之一。可见，对神的认识贵在准确、实际，并不在乎言语的巧妙或词汇的丰富，人的知识与对神的认识是毫无关联的。认识神这一功课高于任何一项人类的自然科学，这项功课只是一些极少数追求认识神的人能达到的，并不是任何一个才子都能达到的。所以，你们不要把认识神、追求真理看为是玩童就足可达到的。或许你在家庭或事业或婚姻上满有成效，但你在真理与认识神的功课上却是一片空白，没有一点成绩。可以说，实行真理是你们的一大难题，而认识神更是你们的一大难题，这是你们的难处，也是所有人类的难处。”（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认识三步作工是认识神的途径》）

“你可以夸赞任何一个人，但你却不能随便用恰当的词汇来描绘神的‘大恩大德’，这是每一个失败者的体会。”刘志是不是用他的话语来“赞美”神的大恩大德？（嗯。）“纵使有许多语言专家也会将神描述一番，但描述的准确程度却只是一个没有丰富语言但有丰富经历的属神的人所讲述的真理的百分之一。”你见证错误就是亵渎！亵渎就是犯罪！刘志，你敢不敢随便说话了？（刘志：我是说神体谅我的软弱。）你从来没有回答过我的问话，你对我是藐视！看不起！我是想踩你吗？我是想欺负你吗？（刘志：不是。）我是在干什么？（刘志：我的认识有问题。）你愿意认识吗？（刘志：你说的这个我知道，可是我实行不出来，就是神话说的，实行真理、认识神这是人类的一大难处。）实行真理、认识神这是人类的一大难处，这是刘志的一大“优点”，你拿“人类的一大难处”就把我说的话给搪塞了！刘志还有功课学吗？没刘志的事了！“这是咱人类的一大难处，哪是我一个人的事呢？”（刘志：我的那个事情，不能说是神的恩典，或是让神体谅，不能这么说。撒但是借着我女儿给我这个钱来拉拢我，这是灵界的实情，可是咱没有谈这个，咱谈的就是外表，说我女儿还不错，知道我不挣钱……）我和你说的是什么？你和我说你女儿的事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为了见证神而说话？你说这些话是想见证谁？（刘志：

见证神，我说神体谅我的软弱嘛！）神体谅你拜偶像的软弱？刚才还拿着神话说，“不能准确地见证那就是亵渎。”然后你在这里倒又说出来了，“呀！神体谅我拜偶像的软弱”。（刘志：我当时是这么说的嘛！）我现在不纠缠你当时说什么，我不是法官，我不是要根据你当天说的话来定你的罪，我是在干什么，你不知道吗？小林，我在干什么？（小林：你是在教他今后该怎么做。）我是在给你一条路，我是告诉你今后该怎么做，刘志在乎今后的路吗？（小林：不在乎，只想翻案。）“你不要告诉我今后是什么路，你现在丢了我的脸了，我只想翻案。事出有因，我亵渎神背后是有原因的，我不是无意地亵渎神，我是有背景的，我是在某种背景下才亵渎神的。”你的意思是想让神原谅一下你的软弱？“我亵渎你是有背景的”，法利赛人亵渎神是不是有背景的？小张，法利赛人他就愿意亵渎神吗？（小张：不愿意。）不愿意，他是不是也是有原因的？他是不是有软弱呢？你说刘志软弱不软弱？刘志说什么？刘志说他软弱。怎么软弱了？这边是面子、是拜偶像，那边是真理，显得刘志怎么了？“我拜偶像实在是软弱无能。”法利赛人呢？这边是耶稣，那边是地位、名誉，他软弱不软弱？在真理面前他软弱不软弱？在真理面前他是刚强有力！在谬论那边呢？在亵渎神那边呢？“我软弱，我怎么就亵渎不了神呢？我怎么就掌管不了神呢？耶稣来了，我怎么就不能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呢？钉死他怎么他还要复活呢？”法利赛人软弱不软弱？太软弱了！他软弱还事出有因，“耶和华你是圣灵，你在天上也没告我说耶稣就是神呀！你说弥赛亚要来，弥赛亚也没来呀！弥赛亚来了我不就信了吗？我是事出有因呀！”这是不是法利赛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缘由？神听了吗？神有没有说，“哦！你这个是事出有因，是我的问题，是我当时有言在先，我让弥赛亚来呢，结果来的是耶稣。这是我的过错、我的过失，你亵渎神是我的原因，不记你的过了！”有这一说吗？刘志说，“我拜偶像拜了六千年了，你一下子不让我拜偶像了，我这怎么能超脱呢？”如果神说，“善恶树是我放在伊甸园的，人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让撒但败坏了，这和我有关系。”那还有刘志的责任吗？刘志亵渎神事出有因。我和你说了多少话，你听不懂我和你说话的意思，我指给你一条敬拜神的路，让你能敬畏神远离恶，你总和我说，“我不敬拜神是有原因的；我不见证神是有原因的；我与神为敌是有原因的，你为什么就要让我敬拜神呢？”刘志，这么艰难吗？我跟你说的路，你不

是往前走，你总是讲你抵挡神的缘由。我不让你亵渎神，我为什么不让你亵渎神？今天李放摆在你面前了，你想亲自体尝一下？需要不需要？

“一步工作只能代表一部分，只能限制在一个范围中，谈不到时代的划分，也谈不到工作的转变，其余的几方面更是不言而喻了，这是很明显的事实。三步工作是神拯救人的工作的全部，人都得在拯救工作中来认识神的作工，认识神的性情，若脱离这个事实来认识神，那就是空口无凭、纸上谈兵了。”“三步工作是神拯救人的工作的全部”，咱今天信神是在干什么呢？是让咱认识神。我和你谈什么了？我和你谈的是从三步作工中看神是怎么作的，根据约伯、彼得他们所走的路，他们的难处、他们的流露，借着这些和神的性情挂钩，让咱来认识神。我和你谈的是神作过的工作，刘志给我谈的是什么呢？刘志经常谈的是什么话？刘志要么是谈他女儿，要么是谈盖房子的事，你说我该听还是不该听呢？你跟小林说，你跟徐兵说，你说他们听还是不听呢？他们信神想听什么？他们想听的是神的三步作工、神的经营计划、神怎么作工、神怎么带领人。这是每一个信神的人想听的吧？可刘志给你讲解的是什么？“我这房子是怎么盖的，我这一块砖一块砖是怎么砌上去的。”刘志，他们愿不愿意听你说这些？听你讲解这些有没有价值、有没有意义？你跟我说你女儿在家怎么理解你了，怎么给你钱了，你把这些讲出来，他们了解了、知道了，对他们的生命有益处吗？这叫什么？这是不是打岔、搅扰？这是不是另搞一套？刘志，和你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你能听懂吗？（刘志：能。）你说说是什么意思？路途是什么？（刘志：就是得有意识地高举神、见证神。）就是祭司弟兄说的，不要谈你那些房前屋后的事，不要谈你家母猪下了几个猪崽子的事，也不要谈你女儿怎么样。你女儿不是敬拜神的标杆，不是历史人物。你盖房子不是神的经营计划，你就是盖得再好，你再有技术，这只是个工具。你在尽本分的时候，是借着你这个技术而效力了，这是一种效力，是吧？神说：“……他把这种技术当成一种资本，这就麻烦了。那应该怎么看待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如果在神家有用的话，也仅仅是你尽好本分的工具而已，它与真理没有关

系。”（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十）》）神说你应该把你的技术当作工具来对待，而不是当作资本来对待。能听懂这话是什么意思吗？在尽本分的过程中把自己的技术水平、自己的特长、能耐当作一种工具，来神家尽本分的时候使用一下，但你不能把这些东西当成资本，“我会、我能，你不行”，利用这个来见证自己、高举自己、贬低人、撂挑子、卖弄。一有时间就谈这些东西，这是在干什么？这就是在打岔。咱有时间应该谈什么？谈神的三步作工，谈谈约伯、彼得他们是怎么走的，咱应该怎么效仿他们，咱走的路是怎么和他们相对的，神怎么看他们的，在他们的这些事上看见神的什么性情了？谈神的三步作工，在神的三步作工中认识神。你谈神的三步作工，就是在神的经营计划之中。你要谈刘志盖房子了，盖猪圈了，这还在神的经营计划中吗？这是在个人的经营中。你要在弟兄姊妹面前老谈这些东西，你就是想拉拢人，想拆毁！我在这儿谈的是神的三步作工，你在那儿谈的是你刘志盖房子的两步工作，听懂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了吗？不谈你曾经在那个地方怎么样，不谈这房子怎么盖的，你不要在这些事上研究了，只是说你在这儿尽本分的时候，需要你这个技术、需要你跟进，这是你的本职工作，这是你该干的，但这不是你该宣讲的！人只是想从三步作工中认识神、认识自己，不是想从你盖房子的过程中，看见你会盖房子的这个技术。祭司弟兄还交通什么了？不管你学哪样技术，你这样技术如果用在神家本分上，那你这个技术就有价值，如果你在神家尽不上本分，那你这个技术就没价值。你就是博士后也没用，是废物！

小林，听懂我说话的意思了吗？（小林：就是说你会某些东西，这个特长是神赐给你的。但是你不要把这个特长当作你炫耀、贬低别人的资本。不要因着你的特长、你的技术，或者你擅长某一个方面，然后你把自己视为高人一等，或者把自己看得多重要。这个恩赐是神给你的，你会某些东西也是神开启你的，你只能把你会的这个特长当作一种工具。当成工具就是用一下就放起来了，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工具而已，你也就狂不起来了。）神说：“好比说他会开车，我说：‘你开几年了？’‘大学毕业工作两年就买车了。’我说：‘那你会开挺多年了，我

还不会开车。’这么说话是不是平等相处？这是不是正常人性里的交谈？（是。）他一听，‘你还不会开车啊，那你会干什么？’他有正常人性吗？（没有。）”（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七）》）小林，你从神的交通认识一下自己，有没有咱该学的功课？（小林：有。当自己一看别人不会，我会，别人不行，我行的时候，就问自己，需不需要这样“高人一等”？可是这样一问自己的时候，又觉得这恩赐不是自己的。如果没有这些恩赐，自己还没发现自己有这么多能派上用场的地方呢！心里有一种窃喜，只是窃喜。）对自己的一种欣赏、一种炫耀。（小林还爱说一句话，不行你来！）这是威胁！你说你年纪轻轻的，人不大毒素不少！你说你“厉害”不“厉害”！你说出的每句话里都带有一种刺。信神就是让你做人、行事、敬拜神有准则，咱现在就是在做人呢！当你看到别人技术不如你的时候，你应该有什么样的流露？而你又是什么流露？你的那种流露就是神交通的年少轻狂，谁都看不起。你那个说话、行动、动作，你的言行举止就告诉给人了，你谁都看不起。你看着他们开车不熟练，你是什么表现？你对他们是一种藐视、贬低，这就是一种撒但性情，狂妄自大！一个正常有理性的人，看到别人不如自己的时候，应该有什么性情？应该有什么表现？如果你有一颗善良的心，你应该有什么表现？（帮别人一下。）为什么要帮别人？神看的是你的性情，就是看你遇到一件事情以后，你的态度是什么，你的观点是什么。你看到一个技术不如你的人，“切……”，你是笑话他，而另一个人看见技术不如他的人，“哎呀！多长时间了，连这个也学不会，我告诉你该怎么做。”这是不是两种表现？这两种表现代表了两种性情的人。一种性情是狂妄，另一种性情是善良。善良包含什么？你看到他不如你，你就能帮他。当你看见他什么也做不了的时候，你流露出一颗什么心？同情心！当你有同情心的时候，你还能把他踩在脚底下吗？你还能讽刺他吗？你看见他怎么了？就是神说的，看见他可悲、可恨、更可怜！当你看到小工什么也做不了的时候，“哎呀！真可怜，他怎么这么笨呢！”你想说他笨了，但不能说，只能怎么了？“神没给他这些东西，神恩待我，给了我这些了。这是神给了我了，不是我的。神如果拿去，我还不如小工呢！”我这只是举了个例子啊，不要把小工的自尊心又给伤了。说这些是让你看到不同的两个人对待人的态度、观点是不一样的。神要恢复你的良心、理智，神要的是人有一颗善良的心，

神说："如果人的人性里有善良，碰到一般的事能得饶人处且饶人，能包容人，人有什么问题、毛病他不计较，不抓小辫子，能过得去就过去了，同时还有同情心，看到谁有难处了能帮就帮，以帮助人为快乐，以造就人为自己的责任，这叫善良。"（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三十四）》）多一点实际，多一点同情人的心。"我该怎么做人呢？哦！知道了，我那个流露属于撒但性情，这样实行才是见证神，我得有活出。神是善良、神是爱，神的实质就是爱，'话'成了肉身，我应该把这个爱给活出来，我得爱弟兄姊妹！"（小林：我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是看见他们不会，不会就不会吧，我才不搭理呢！现在是什么呢？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感觉你不会不行，为了神家工作，你再笨我也得教你！）你今天又得转弯了！怎么转呢？"他不会，我会，这是神对我的高抬、恩待！神恩待我了，神无偿地赐给我了，我就得无偿地帮助他，这才有良心。神给我了，如果我不给他、我不帮他，这叫恶毒，这叫自私、卑鄙、无耻！"如果你不这样实行的话，下一次神还给不给你？就不给你了，那你就不如别人了。你这样转过来以后，你就不会那样做了，就是说你现在在高楼上，得逐步往下降。有时候我和你坐在车里，看见你说话时的流露，我就有一种感觉，"年少轻狂，谁都看不起"。今天咱不是看不起别人了，而是得同情他，看着他可怜，需要你去帮助他、扶持他，需要伸出你的援助之手，不是伸出你的脚踩在他的肩膀上，"我更高！"这就是性情变化。

"三步工作是神拯救人的工作的全部，人都得在拯救工作中来认识神的作工，认识神的性情，若脱离这个事实来认识神，那就是空口无凭、纸上谈兵了。"我刚才说刘志谈的那些都是废话、都是纸上谈兵。你就是谈得再好，也是空口无凭、纸上谈兵，谈出来的都是亵渎！刘志，你这个做法是不是该刹车了？一直跟你说不要见证自己了，你能刹住吗？刹车都刹了两年了，就看你刹住刹不住了！"这样的认识不能说服人也不能征服人，这样的认识不合实情、不是真理，即使认识很多而且悦人耳目，但若不是合乎神原有性情的认识，那神是不会放过你的"，刘志，听见了吗？神是不会放过你的。"他不仅不称许你的认

识，反而会定你为亵渎他的罪而报应你。”亵渎！亵渎的罪不小呀！定罪了。因为你论断的不是一个人，你论断到神的头上了，你论断的是神的作工！“认识神的言语不是随口就有的，即使你有两行伶牙俐齿，有三寸不烂之舌，能将死的说成活的，将活的说成是死的，但谈起对神的认识那你就是外行了，神不是你能随便就可评价一番的，不是你随便夸的，也不是你随便贬低的。”刘志，因为你说的“见证神”的话太多，你说你见证神呢，其实你都是在变相地见证自己！别人都能听出来，所以你得注意，你不刹车不行了！“你可以夸赞任何一个人，但你却不能随便用恰当的词汇来描绘神的‘大恩大德’，这是每一个失败者的体会。纵使有许多语言专家也会将神描述一番，但描述的准确程度却只是一个没有丰富语言但有丰富经历的属神的人所讲述的真理的百分之一。可见，对神的认识贵在准确、实际，并不在乎言语的巧妙或词汇的丰富，人的知识与对神的认识是毫无关联的。”咱每次看这些话都是对咱的一个审判，不要看完这话就过了。“人的知识与对神的认识是毫无关联的。”你那个观点与对神的认识是毫无关联的，既然毫无关联，还能不能持守？还能不能一直讲理？“认识神这一功课高于任何一项人类的自然科学，这项功课只是一些极少数追求认识神的人能达到的，并不是任何一个才子都能达到的。”从刘志的实际活出来看，刘志承认不承认这句话？刘志算不算一个才子？刘志算一个才子，刘志“能言善辩”可会说话了，说得人还对答不了呢。“这项功课只是一些极少数追求认识神的人能达到的，并不是任何一个才子都能达到的。”不管你怎么说，你没有准确的认识，你说得再好听也是亵渎！有时候不需要你过多地去辩解、表白。我一说什么，刘志就想说“不是”，他还不直接说“不是”，他把这个“不是”给省略了，然后直接说了他的“是”，他就把我的话给否了！

“所以，你们不要把认识神、追求真理看为是玩童就足可达到的。”刘志那种作为就是对神的一种藐视。“或许你在家庭或事业或婚姻上满有成效，但你在真理与认识神的功课上却是一片空白，没有一点成绩。可以说，实行真理是你们的一大难题，而认识神更是你们的一大难题，这是你们的难处，也是所有人类的难处。”刘志嘴上会说，但他承

认这是难处吗？他如果承认这是难处，还有没有反驳？还有没有辩解的话？他就没有反驳、辩解的话了。在刘志的眼里信神、认识神是什么呢？小儿科！这算什么，举手之劳，开口就是，随口就来。所以他才敢那么放肆，才敢那么胆大。这又伤刘志的自尊了，“天天拿我开刀”。祷告一下吧。

239 性情变化才能见证神

1　人的性情是在神的多种作工之中达到变化的，人若没有性情的变化就不能达到见证神，不能达到合神心意，不能达到合神心意。人的性情变化就标志着人已脱离了撒但的捆绑，脱离了黑暗的权势，真正成了神工作的模型，真正成了神工作的标本，真正成了神的见证人，成了合神心意的人。

2　今天道成肉身的神来在地上作工，他对人的要求就是让人达到认识他、顺服他、见证他，认识的是他的实际，是他的正常的作工，顺服他的一切不合人观念的说话与作工，见证他拯救人的所有作工，见证他征服人的所有作为。见证神的人务必得对神有认识，这样的见证才准确、实际，这样的见证才能羞辱撒但，这样的见证才能羞辱撒但。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认识神的人才能为神作见证》

不是准确实际的见证就是亵渎（一）

神说：“可见，对神的认识贵在准确、实际，并不在乎言语的巧妙或词汇的丰富，人的知识与对神的认识是毫无关联的。认识神这一功课高于任何一项人类的自然科学，这项功课只是一些极少数追求认识神的人能达到的，并不是任何一个才子都能达到的。所以，你们不要把认识神、追求真理看为是玩童就足可达到的。或许你在家庭或事业或婚姻上满有成效，但你在真理与认识神的功课上却是一片空白，没有一点成绩。可以说，实行真理是你们的一大难题，而认识神更是你们的一大难题，这是你们的难处，也是所有人类的难处。”（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认识三步作工是认识神的途径》）

刘志，怎么看这段神话的？和自己结合了没有？你怎么见证神的？刘志来了给大家先见证了一下，宣讲了一下他的经历。还记得他说什么了？他说的时候，我不想搭理他，我不想和他说，可是不和他说又伤他的自尊，最后硬着头皮听他说。刘志的闺女给了刘志一万块钱是让干什么了？（刘志：我闺女说给我一万，就是害怕到时候我没礼钱，就说让我满月上五千、生日上五千。我说这个家伙，还算有点良心，没把我放到炉上烤。因为我又不挣钱，到时候人家那么多人，没钱，拿不出这个钱咋办？）刘志来了就把这个事给大家宣讲了一番，你谈了不止一次吧？至少有三、四次吧？这属于什么性质？刘志说这是见证神呢，是吧？你那天不是说你是见证神呢？（刘志：就是神看到人的软弱，好像也感动她，我是这么想了一下，因为神知道咱身量小嘛！）咱每天应该谈什么，说什么？（刘志：见证神的话，高举神、见证神。）见证神的话，神是让人手里捧着神的话，口里说着神的话，实行的是神的话，高举神、见证神。咱说的是什么话？我当时怎么说你的？我说：“刘志，你就不能见证一下神？你这是见证你闺女还是见证你自己呢？”他还感动得流泪了，刘志告我说，“我见证神呢嘛！见证神的恩典呢嘛！神知道我的软弱，神把钱给我了，给我开辟出路呢。”是这么说的吧？然后李放说他什么了？李放说这是恩典时代的见证。这个和见证神挂不挂钩？田宇，你怎么看这个事？（田宇：他是在求恩典。）求恩典，从外表来看好像是求恩典，得恩典的心，可实质上呢？咱刚才看了这段神话，这段神话里边怎么说的？见证神

要怎么呢？要准确，是吧？准确！如果不准确那是什么？不准确就是亵渎！其实你在大家面前只是想见证一下你家闺女“通情达理”，并不是见证神。然后你又说这是个恩典，你是见证神的恩典、得神的恩典呢。这算不算恩典的见证？恩典都不算，什么是恩典呢？人有难处了，神给人解决难处了，你没有生活出路了，神给你点生活出路，这是恩典，是吧？偏待一点，然后你有什么过犯了，神没有按你的过犯定你的罪，给你点恩典。

他这个算什么？先看实质，先从灵里看事。刘志闺女给了他一万块钱，给刘志一万块钱是想让刘志干什么呢？（给他长一下脸，维护一下地位。）维护一下地位，更重要的是什么？给他这一万块钱是让他上礼呢吧？上礼属于什么性质？（小林：神厌憎的。）是不是拜偶像？咱以前一直交通的不能拜偶像，教会建造咱还不拜偶像呢，神厌憎呢，国度建造了你还拜偶像呢。刘志在这儿急得想拜偶像呢，可惜怎么呀？没钱。拜偶像的代表作是什么？烧香、磕头，是吧？刘志想拜偶像呢有香没香，没香，没有贡品，又没纸钱，刘志着急上火，眼看着拜偶像的时间到了，这怎么拜偶像呢？他闺女同情他，“来，我给你点钱”，刘志激动地流出眼泪来了，“我终于可以拜偶像了，有个人给我送烧纸钱来了！”这是不是灵界实情？刘志高兴的，“恩典得着了！感谢神、赞美神，神给了我个烧纸钱，给了我个拜偶像的东西。”你说这个事情是神作的还是撒但作的？给你一个纸钱，让你去烧纸钱，让你去拜偶像，刘志，神作不作这个工作？（刘志：那看咋说呢，我们都不挣钱，如果礼钱也不上，人家别人问起来了咋说，得维护这个环境。）我和你说让你从灵界看事。（刘志：我知道你和我又说到另一方面了。你说咱信神的家庭也不上礼，人家外邦人说，“信神的人不干正事，没钱，也不挣钱”，你说让人知道后……）刘志，我今天和你交通的是真理，我不和你讲理。要是和你讲理，那就没有意思了。

前两天我遇了个事，我看到这个事一下明白了一个事情。有一家人办白事了，一大堆人在那儿等着吃饭了，有的骑着电动车，有的开着小车都来了。有个人请假说人家哪儿哪儿死了人了，这个假非请不行，然后请假来了，是吧？他说："结婚可以不去，这是死了人了，这个得去呀！"为什么？（小林：因为撒但的理论"死者为大"，丢不下面子。）死者为大！死了他就大！所以说，娶媳妇你不去也行，但是死了人你不去不行。死了人了，你就是再有工作，你就再忙，去不去？（小林：必须得去。）请了假你也得去，再忙你也得去。你要说让他干个啥活，少了二、三百块钱他不干，可是死了人了，那儿放着五百块钱的活儿，他能不能去挣？一千块钱你也不能去挣，你也得去拜这个偶像，这就是死者为大。撒但怎么与神为敌的？神说谁大呢？神让人尊神为大！而撒但来了个死者为大，死了，没了，神惩罚了，成垃圾了，它说他最大！你说撒但恶毒不恶毒？邪恶不邪恶？你说你恨恶不恨恶撒但？这就是为什么撒但把你捆绑得死死的，撒但迷惑捆绑你了、陷害你了，你活在撒但的网罗里出不来了。神说："……多少人在撒但的捆绑之中，但又有多少人不知投往何处，多少人在幸福之中背叛我，多少人忘恩负义，多少人在为撒但的诡计尽忠心。"（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八篇》）这是不是撒但的诡计？撒但想让你背叛神，撒但想让你拜偶像，用死者为大这一句话把你捆绑了，用一个"世人怎么说"，用一个"世人怎么看"就把你捆绑了，让你根据世人的话来看事，让你把世人的话当作真理来对待。所以说，撒但太邪恶了、撒但太恶毒了！你怎么恨恶它？你必须得认识它才能恨恶它。神是造物的主，你从哪儿来的？你是神造的，所以你应该称神为大！你怎么能称死者为大呢？这不就是神的仇敌吗？在实际生活当中，人的话大还是神的话大？世人的一句话管用？还是神话管用呢？你那个处世哲学管用呢？还是神话管用呢？一个处世哲学捆绑得人喘不过气来，一个处世哲学你能为它忠心到底！我说刘志拜偶像了，刘志愿意承认这是拜偶像吗？刘志愿意承认这是邪恶吗？你看刘志现在的这个看事观点能扭转过来吗？刘志在这儿还嫌我不和他"讲理"呢！"哎呀！世人怎么看我呢？"现在我不管世人怎么看，我不是信世人的，我信的是神。我看神怎么看，我不是看撒但怎么看。我跟随的是神，所以说我不讲那个理，就一百个法官、一万个法官说你对，合情合理，那不是真理！那是与神为敌的！那是拜偶像！因为人被撒

但迷惑了、吞吃了，整个人类都活在了撒但的权下，神要想把人得着，就必须让人从撒但的权下挣脱出来！如果你活在撒但的权下挣脱不出来，你没有一点背叛撒但的心志、意念，你就不可能蒙拯救，你不可能来到神面前，你不可能尊神为大！因为在你心目中已经定了，定了你的处世哲学为大，定了世人跟你说了什么话为大，你的脸面为大、地位为大。对神的话根本是不屑一顾。不屑一顾是什么意思？（就是看都不看一眼。）不带搭理、不愿搭理，你说你的，我做我的。神话说了多少年，神拯救人类拯救了六千年，就不用说恩典时代了，从律法时代就不允许你拜偶像了。直到现在，咱能不拜偶像吗？能尊神为大吗？

神今天拯救人是怎么拯救呢？是让你去经历、让你去体验、让你去看见，实际地让你看见神，神的话——“道”成了肉身，这又是一项真理了。“话”也就是“道”成了肉身。我以前交通过一个话题“道成肉身”，有人给误解了。我交通了神来在地上是道成肉身，是吧？然后我说借着得胜者的见证，人都看见了谁？是不是看见了神的作为，看见了神的作工？你是怎么看见的？你是借着实行真理的人，借着翻译官的活出，看人家怎么实行出真理的。这个人让“神化”了，和基督一个口一个心，这个时候看见什么了？神的话把这个人整个给掌管控制了，也就是说这个人能成为真正的人了，神是不是要作成这样的事实呢？国度建造就是要这样的人，让神话在人身上作王掌权，这是神要作成这样的事实。当神话在人身上作王掌权的时候，你看见这个人活出的是什么？他活出的是神话的显现，就是不管神怎么说，在这个人身上能通行下去，你看见什么了？“话”——“道”成了肉身。你看见“话”也就是“道”成了肉身，“话”在肉身显现了！我当时交通的意思是让你理解神的作工，“道”成了肉身。可人误解成什么了？误解成了基督是“道”成肉身。我交通让人在有见证的人身上看见“道”成了肉身，他们说什么了？说我见证自己成了道成肉身了，有这个误解，这个话能听懂了吧？不是说这个人成了道成肉身了，是借着这个人的活出，你看见了“话”在实际生活当中活出来了，“话”在肉身显现了！也就是“道”成肉身，“道”在肉身显现了，不要误解了，认为我是见证自己

了。这就是说，让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了，当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的时候，掌管你这个人的时候，你这个人就成了属神的人了。当你成了属神的人的时候，你这个人就是什么了？就是活在神话权下的人，就是蒙拯救的人！神是不是得胜了？这个时候神就开始灭撒但了！如果在这个时候你还活在撒但的权下，你不能活在神话的权下，那你属谁？那你就是属于撒但的，在神毁灭撒但的时候，因为你被撒但占有了，你也成了属撒但的了，那你就是神的仇敌。

刘志，能听懂这句话吗？你今天可以实行真理，也可以不实行真理，神不强迫人，神不用神迹奇事来成全人。神迹奇事不能成全人，为什么？神要的是人自发的爱，自发的！而不是强制的，所以没有神迹奇事。不要说让神逼迫着你去实行真理，不存在的！实行真理是主动的。所以今天你没有实行真理，看着你也没灾没难，“神没有惩罚我”，不要这样认为！只是在你不明白的时候，神“打”你一下，天上的烈火显给你看，是让你儆醒。但你如果是明知故犯，你要与神对着干的时候，神是放弃，不会强行说，“保罗，你必须跟随我啊！你不跟随我，我就击杀你。”当时神击杀他是因为让他跟随耶稣吗？是因为什么？神是要让他效力。在他效力的过程中，同时给了他一个机会。可结果呢？在使用他的过程中，他没有变化自己，反而是什么？老病重犯！所以说你不要故意不实行真理，等到让神逼迫，神不会那样作的。世上还有句话“强扭的瓜不甜”，是吧？在神这边不要这个，在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是人自发的爱，不是要被迫的爱，被迫的爱神不要，神要自发的爱。你要有敬畏神的心，有畏惧感，你要想后果，感到害怕，不要追求事实临及，临及到了我再去做，这就成了被迫了。你要让神迹奇事逼你到一个份上，“你实行不实行？不实行你就得死”，那谁都得实行！那这个还叫爱吗？不叫爱！拜偶像也是一样的，神告你说了，给你交通让你明白了，你明白了以后，“我就是要拜偶像，我就是要尊撒但为大！”神能强迫你吗？那你就拜去吧！自由的。神只是说，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神只是唤醒！不会强加给你，不会强迫你、控制你，神不赶鸭子上架的。给你交通是因为人麻木痴呆和死人一样，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明白，看见了不晓得，听见

了不明白，所以说给你掰开了说，揉碎了说。这样说是想让你明白、认识，当你明白了、认识了以后，让你有个悔改。但当你明白、认识了以后，还是死不悔改，“我就不悔改！”这叫什么？那就是“我就是有意要与神为敌！”可不可以这么说？“我就是要与神为敌！”那你要说出这样的话，你说神还在你身上作什么工呢？所以，刘志在说那些话的时候，我有时就不愿意再说什么了。神说过什么话？神说：“全能者的叹息不再让人听得见，全能者的双手不愿再抚摸这个悲惨的人类。……他的守候是无价的，为着人的心，为着人的灵。或许这个守候是无期限的，又或许这个守候已到了尽头，但你应该知道，如今你的心、你的灵究竟在何处。”（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全能者的叹息》）我跟刘志说得已经够多了，我一直说：“刘志，你不能见证自己，你不能当强盗！”你还让我怎么说呢？你来神家只能见证神、高举神、尊神为大！借着刘志的表演，让咱认识，咱能明白一点、认识一点，没有这个表演，咱还认识不了。

这个清楚了，是在拜偶像，那这个实质是不是就能说出来了？约伯的老婆说约伯什么了？“你弃掉神，死了吧！你还活人呢？人家拜偶像的、不信神的，人家的儿女也没死，万贯家产也没丢，你还信神呢？信神信得万贯家产都没了！儿女没了！你不会去拜拜偶像，让他们救救你？给人家烧两炷香，也许这一切就好了。”约伯怎么说的？“愚顽的妇人！”他对他老婆是骂！这个能不能跟刘志结合上呀？这是不是明显的一个对比呢？他的所作所为，他临到的这个环境，和约伯去对照，一对一地去对照，一正一反地去认识，在三步作工中去认识神，你看约伯是怎么走的？神说你要效仿谁？效仿约伯、效仿彼得。那你借着刘志走的路，借着约伯走的路，你该选择走什么路？如果你不用心的话，刘志这样给你一交通，“呀！这路好走呀！也不忍受痛苦、也不难受，偶像也拜了，还让他们看见我站‘见证’了。”一正一反，对号入座，怎么一正一反对照？约伯的老婆怎么和约伯说的？约伯怎么认识的，怎么想的？刘志是怎么想的、怎么说的？他闺女是怎么说的？这是不是很明显了？得有个清楚的认识。咱要学会从灵界看事，你看约伯，人家是风闻有神，神向他直接说话了没有？（没有。）没有，

风闻有神，他临到什么试炼了呢？万贯家产没了、十个孩子没了。当临到这个情况，一般人是什么表现？是不是要天天喊叫老天爷……到底有没有神？这还有公义吗？这还有公道吗？讲理不讲理？我得罪谁了？我十个孩子就都没了？强盗就看中我一个人了？凭什么呢？我都风闻有神，知道有神了，怎么还会临到这些？神是公义的，怎么对我就是这样的不公义呢？对我怎么就这么残忍呢？我的孩子一个也不给我留？太恶毒了吧！”是不是该说神恶毒了？约伯呢？他怎么了？万贯家产没了、儿女没了。他风闻有神，他听了就信，这叫信！信什么呢？我说的这个信是信什么？他为什么不埋怨？（小张：神主宰。）他相信神主宰。更相信什么？他是从哪儿来的他知道！他从哪儿来的？他是神造的。神造了你，神在你身上想怎么作就怎么作，不应该吗？不能吗？你养的狗，你是杀了它吃了肉，还是卖了它，还是让它看门，还是搂在被窝当宠物，这是谁说了算？狗有选择吗？今天刘志踢了狗两脚，狗跑到外边了，它能因为刘志踢了它两脚就不进这个院了？“刘志踢了我两脚，我不进这个家了，我不承认这是我家了。”世上有句话说什么呢？“狗不嫌家穷”，是吧？狗还有这个理智了，刘志就是打了它，它也照样过来亲近你，因为这狗是你养的。不管你怎么对待它，你骂它也好，打它也好，对它好也好，它始终是你的狗。吃得好与不好，狗不嫌家穷，狗有这个理智。作为一个人，你是从哪儿来的，你应该知道，神造了你不比你养的那条狗更甚？还不应该完全由神说了算？

约伯知道这个，“我是从神来的”，约伯就是再倔强一点，“我就是不接受”，可又想想，我这个人还是神造的，我不接受又能如何呢？我反抗反抗又能如何呢？我发发牢骚又能如何呢？我就是否认他又能如何呢？能超脱神的主宰吗？”约伯有这个理智，有这个想法，你说十个孩子没了、万贯家产没了，他心里难受不难受？他心里难受，也盼望有好的，对神也有埋怨。我说这话对不对？约伯有没有埋怨？（有。）肯定有埋怨，但是他的信是真的。“神啊！怎么能这样对待我呢？这话我不能说，我不能做。我心里不好受、不舒服，但我不能指责神，因为神是造物的主，我是受造之物。我痛苦难受，你也依然是造物的

主，我依然是受造之物，这个是始终不会变的。”他老婆为什么攻击他？“你说你是信神的，你信神你十个孩子，连一个都保不住？万贯家产，一个家产也保不住？你看邻居，人家拜偶像，人家有什么灾祸了？你还不如弃掉你的神死了呢！你还活人呢！丢人败兴！看人家拜个偶像，人家就有万贯家产，你看你信了神信的是什么呢？儿女没了！房子没了！你还活人呢你？丢人败兴！人家谁看得起你呢？”是不是这话？和刘志说的话是不是一样的？“人家邻居怎么看呢……”是吧？那约伯呢？不管你怎么看，他里边有一个信。他虽然不认识这是试炼，他心里痛苦难受，不愿意，把袍子撕裂了，但是他不能否认神是造物的主，他是受造之物，这个点他不能否认！他既然不能否认自己是受造之物，那他就更不能否认神的主宰。所以他就说他老婆，“愚顽的妇人！啥也不懂！赐给你的是耶和华，收取的就不是耶和华了？他只能赐给你，收取了你的就不是神了？那不更加证明，收取的更是神？”给你的是神，能收取你的那也是神，因为神有这个权柄，有这个能力，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有这个权柄。咱要知道约伯对神有没有认识？没有认识！他只是有一个信，相信神是造物的主，这是一个真实的信。如果不是真实的信，他老婆说这么一句话，他会说什么？“就是呀！你要说他是造物主，我那么敬拜他，他哪能这样对待我？如果他这样对待我，那肯定不是神。”这还叫不叫信了？他老婆说，“你弃掉神，死了吧！你看别人家……”“就是呀！你看人家活得好好的。”咱今天信神经常说什么？“我今天信神，我家里怎么样怎么样，你看人家不信神的，在世上不是照样好好的？”这是不是人常说的一句话？这是不是没信？这是不是背叛？这连约伯都不如！不管再给你多苦的命运，你的信念不能变。

神是造物的主，你是受造之物，神说过什么？神说：“你们的旧性实在是根深蒂固，若将你们放到宝座上，你们就不知天高地厚了，更不知何去何从。你们连自己从哪儿来的都不知道，怎么能认识造物的主呢？没有今天及时的刑罚与咒诅，你们的末日早就临及了，更何况你们的命运不更是危在旦夕吗？”（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实行 六》）给你一个地位，你就不知道自己从哪儿来的了。人信神信了多少年了，

最可悲的是什么？信神多年最终连自己从哪儿来的都不知道。刘志，你从哪儿来的？刘志他知道不知道？他肯定不知道！他要知道他就不敢说出这些话了，他要真正的知道他是神造的，他闺女是神造的，世上所有的万物是神造的，他还能不能说，“呀！神造的那个猪怎么看我呢？神造的那个狗怎么看我呢？神造的那个孩子怎么看我呢？”刘志还称他们为大吗？还揣摩那些周围人、事、物，他们的看事观点吗？还揣摩他们的心思吗？不可能了，那只能是揣摩造物主的意思了。所以说，刘志不承认，刘志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从哪儿来的，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是从哪儿来的，他能知道他闺女是从哪儿来的？他闺女是从哪儿来的？他老婆生的，这个他知道。所以说他在这儿感动得能流出来泪，所以他在这能见证，“你看我闺女，不愧是我闺女，知道我的缺少，知道我拜偶像没有烧纸钱，知道我的心思，知道我自己不知道自己是从哪儿来的！”神检验人就是给人摆设功课，试炼你、熬炼你，都是给你摆设功课。让你学功课也好，检验你也好，神说：“神在人身上所作的每一步工作，在外表看到的好像是人在与人接触，好像是出于人的安排，或出于人的搅扰，但是背后每一步工作、每一件事都是撒但在神面前打的赌，都需要人为神站住见证。就像约伯受试炼的时候，背后是撒但与神在打赌，而临到约伯的是人的作为，是人的搅扰。在你们身上神所作的每一步工作，背后都是撒但与神在打赌，背后都有争战。”（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爱神才是真实的信神》）每一次试炼都是一场生死战，都是撒但与神在打赌，是吧？那你在这儿临到的人事物是不是撒但和神在打赌？刘志常说，“我是真正信神的，我要不是信神的，我来这儿干什么？我绝对是信神的，你说我不承认造物的主，纯属胡言！”这是刘志说的话吧？“我钱也不挣，来这儿干活，吃饭的时间弟兄也‘打’，干活的时候也‘打’，干对了不发奖金，也不说好，干错了还得罚款，还得挨训，你说我不是信神，那我来这儿是干啥呢？”刘志，你说这些话的时候人听着了，撒但听见了没有？撒但听见了跑到神那儿控告去了：“刘志是信神的？呀！他跟随我六千年了！你来这儿三十年就能把他拯救过去？他就能相信你？可能吗？”神说什么：“三十年了！我在地上作工三十年了！刘志看我的话也有二十年了！难道刘志就不相信他是从哪儿来的？不可能吧？连这个考验也经不住？刘志知道他是从哪儿来的，他是跟我的！”撒但说：“你敢试炼试炼他吗？你试炼试炼他，你看他跟谁。”神说：“现在作工还不结

束，刘志身量还小，他还没长大。”撒但说什么：“不是没长大，他就没生命！他就根本不承认你是神！”神说：“不可能吧？他一点也不承认？”撒但说：“你不相信你试试，你让他闺女给孩子过个满月试试，你看他心里想什么？”神说：“哪个人能没有点败坏流露呢？没有点心思意念呢？”撒但说什么：“他不仅是有心思意念，它是成了他的命根子了，他没有这个，他不能活！你试试看。”神说：“那就试试看吧！你去吧！”撒但从神那得着允许以后，环境就临到了，刘志的心思意念就流露出来了，“呀！把我放在烤炉上烤我呀！”刘志有知觉啊！撒但与神在打赌的时候，刘志就上了烤盘上了。

刘志说什么？“呀！这钱从哪儿来？我怎么拜偶像呢？这烧纸钱从哪儿来呢？神啊！给我点恩典吧！给我点吧！”所以刘志把这个当成了恩典。刘志认为这个钱应该是神给他的，你说神能给你吗？神不会试探你，撒但才试探你。所以这是撒但的诡计，神的智慧建立在撒但的诡计之上。它的这个诡计是想怎么呢？想把刘志给吞吃了，但是神借着这个来试炼，“我看看刘志究竟怎么样？他要是站得住见证了，撒但蒙羞了，刘志是属我的。他要站不住见证，好，刘志借着这个事能认识自己了吧！他这次就是不认识自己，他也显明了吧？”不管怎么样，在神作工中，在神的经营计划当中，是好事还是坏事？那绝对是只有益处没有坏处。所以说，不管撒但怎么作，都出不了神的经营范围，所以说，“撒但，你大胆去作！”神不回避撒但的任何试探，“你去吧！你尽管去吧！”撒但有什么性情？得寸进尺，是吧？吞吃不了你不罢休。那刘志的心思意念流露出来了以后，撒但说，“神，你不是说他信你吗？你看他的心思意念，你不要说别人看不见，我再加把火，让周围人都看看，看看跟随你的刘志怎么样！”撒但在灵里给他闺女一个意念，什么意念呢？“我爸没钱，我爸想拜偶像没钱，我得给他点钱让他拜偶像呀！”你说那烧香、磕头、拜偶像的，他要没纸钱、没香钱，他能进寺庙吗？连门都进不去。你要想进门就得先给人家香火钱吧？所以说，撒但已经把刘志通往拜偶像的道路铺平了。这是不是个大陷阱？这是个大陷阱！刘志认为这是陷阱吗？刘志认为这是恩典，神的恩典临到了。明明是撒但作的，他说是神的恩典临到了，还高兴地、

激动地流出泪了，“哎呀！我终于能拜偶像了！哎呀！撒但呀！我终于来到你面前了！”感动地流出泪了。你看人家约伯怎么看？约伯对他老婆说，“愚顽的妇人！”刘志是激动地流出泪了，“我终于可以拜偶像了。”这是不是一个鲜明的对比？由此说来，刘志这个不是见证。反过来他还能把这件事情说出来，这是什么？羞辱！对神的羞辱、亵渎！你还能高举，还能挂在嘴上。这就是什么？高举撒但、见证撒但。（刘志：我当时那是什么呢，我为啥流泪呢？我说这闺女还不算白养，还知道体谅他爸的苦衷……）所以刘志说，“我跟随神是最大的错误啊！跟随神太苦了！我闺女知道我的苦衷，知道我急得想敬拜偶像呢！呀！知道我的苦衷，知道条件不合适，知道神不让我敬拜偶像。”你看约伯心里怎么想呢？约伯说，“愚顽的妇人”，是骂他媳妇了。刘志刚才说他闺女知道他的苦衷，知道他早就急得想弃绝他的神死了呢！刘志，你闺女知道你想弃绝神呢！你闺女体谅你、明白你的心意，她知道你急得想弃绝神，归服到撒但的权下。刚才你说的不就是这个意思？（刘志：她知道我不挣钱嘛！）我跟你说灵界的是事！是不是？（刘志：嗯，是灵界的事。）约伯的老婆是不是知道约伯走投无路了？（刘志：嗯。）是不是给约伯铺了一条道路呢？“你去拜一下偶像，烧烧香就好了”，约伯是把他老婆给骂出去了。而刘志是想他闺女“你这么体贴我心意呢！你这么知道我的心意呢！”

（刘志：这是咱的真实身量。）真实的邪恶！什么真实的身量？还身量呢！你处处见证自己！你应该是说“我抵挡神这么邪恶！”不要再见证自己了！我在这儿揭露解剖你拜偶像呢，你在这儿告我说“我以前不拜偶像”，这一句话是不是为了见证你自己？神问你，“有没有生命了？”你说，“我以前有生命”；神问你，“有没有吃善恶树的果子？”你说，“我以前没吃，我今天吃了”。你说刘志要不要脸？刘志，我和你说什么话呢？理解我的心意吗？（刘志：这几天……，那是走了回头路了。）你看，你还给大家在这讲呢。我说你在宣讲，你理解这个意思吗？你这话叫引诱人，懂了吗？我和你交通的是什么？我让你明白一项真理，我让你看清灵界实情，是不让你中撒但的诡计。结果你是一句话也听不进去，你只是在说，“我以前怎么样，我以前怎么

样……”你不是在我的交通里找一条路，认识自己、恨恶自己、背叛自己，不能这么做了。反过来你还把这些当成了手到擒来的一种见证，说了一次又一次，我说，“你说的时候我就难受”，我难受，我一句话还说不清。你说我要是一句话也不听刘志的，刘志怎么呀？刘志是不是要和我拍桌子呀？我还得应付着，应付着我心里就别扭、难受。神是让你见证神，咱处处是羞辱神、亵渎神！

从神的三步作工中来认识神（二）

刘志，能够在这儿尽本分，能够有本分尽，这是不是神的高抬？是不是神的爱？让你累得胳膊都抬不起来，这是不是神的爱？神说过，有的人是有尽不完的本分，有的人是没本分尽，尽不上本分的是废物。你愿意有本分尽还是没本分尽呢？（刘志：那肯定是愿意有本分尽嘛。）那你在这儿能够有本分尽，能够累得胳膊疼这是不是神的爱呢？是不是神的高抬呢？有的人在神家想尽本分尽不上，你现在能有本分尽，这就是神对你的爱。能有本分尽这是神的爱，尽本分能够累得胳膊疼，这更是神的爱。为什么呢？你这个胳膊疼是怎么疼的？是因着尽本分而疼的，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你是因着尽本分疼的，这胳膊疼就有意义、有价值。更重要的是，神作的是什么工作？神作的是征服的工作。征服的工作是什么？征服的工作是剥夺的工作。剥夺你的地位、剥夺你的名誉。借着胳膊疼有个用意，什么用意？胳膊疼你会流露什么？会显明你什么？如果你尽本分的时候，你觉得，“呀！在这儿尽本分比退休、养老还舒服呢”，然后你歌唱赞美神了。你的歌唱赞美，神听吗？你在患难的时候歌唱赞美，那才是真正的赞美。你在享福的时候、享受的时候歌唱赞美，算赞美吗？所以说，你临到这个环境是神的爱。借着你胳膊疼，你能有流露，这样才能显明出你的性情，这是不是爱？这本身就是爱。然后再给你摆个环境，你回家干完活了，你媳妇又说了这么一句话，“你胳膊疼，你不会多休息两天再

走。”这是不是更是神的爱？你媳妇说的这个话是不是给你摆设的环境、功课？这是不是神的摆布？这是不是神的精心安排？撒但能试探约伯，这里面有没有神的爱？神给了他站见证的机会。如果撒但不去控告，神不给他摆这个环境，他能站这个见证吗？他能立这个标杆吗？就没有这个机会了，也就不会有见证。撒但的试探临到你也是神的爱，也是神的精心安排。你站住见证了，那就是个见证，站不住见证就显明你了。显明你是为了什么？也是为了让你生命进入，借着这一切，让你的生命得以长进，让你对自己有个认识，那这是不是更是神的爱呢？神作的是供应人生命的工作，你媳妇作的是什么工作？她作的是对你肉体照顾、体贴的工作。她说这些话，就和约伯的媳妇说的话一样，“弃掉你的神死了吧！你在神家尽本分，你的胳膊不应该好？你劳累了还没休息好就又得走……”约伯骂他老婆，“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哎！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刘志，你能说出这话吗？你刚才又说了一句，“暖水袋还是我老婆给我拿来的”，所以我说你是在控告神。

刘志说“这个事我知道了，那第二个呢？李放伤着脚了，我说我胳膊疼呢，让我去照顾他吧，然后你就让我去了，这可没有我老婆的试探了吧？”刘志想把我拖下水，刘志心想，“这可是你让我去的，我看你把你自己说成什么”，来试探我了。刘志，是我让你去的还是你自己申请要去的？你说你胳膊疼呢，你去那边能休息。神不赶鸭子上架，神要的是人自发的爱。如果刘志有责任心、有担当、有负担，他看到这儿有一堆尽不完的本分，“不行，我在家胳膊疼还能干活，来了神家胳膊疼就不能干了？胳膊疼也得干呀！不然就拦阻了神家的工作了。”刘志你没有这样做，因为你也想休息，正好撒但给了你这个意念，“李放住院了，你可以去照顾他，借着照顾他，你也能休息”。用约伯的经历来对照一下，约伯是弃掉“愚顽的妇人”了，你弃掉你的意念了没有？你没有弃掉，反过来还怪我呢，是我允许你去的。从你说的这两个事和约伯对比一下，两个人的心思意念完全不同。约伯是怎么寻思的？（小林：约伯是风闻有神，他知道自己是从神来的。神怎么对待他都

行，可以赐给，也可以剥夺。神就有这样的权柄，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称颂的是神的权柄。）约伯万贯家产没了、十个儿女没了，恰巧就在约伯什么都没了，走投无路的时候，寻不着神的时候，他老婆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你的神死了吧！你拜偶像去吧！人家拜偶像、不信神的也比你强，人家也没有失去万贯家产，儿女也没有遭殃。”约伯骂他妻子，“愚顽的妇人！”直接把她怼回去了。而刘志呢？正好有一个意念，“李放住院了，我可以在照顾他的时候休息了”，刘志没有说，“愚顽的妇人退去吧，我得为我的本分献上。”刘志以前说过要为神暴尸荒野，今天只是胳膊疼就想要退去。“愚顽的妇人，退去吧，神家还有这么多事情，我就是胳膊再疼我也不去医院休息，弟兄让我去我都不去。”刘志，咱是不是该有这样的心志？这是不是站在和约伯一样的立场上了？

“三步工作的全部公开有利于人对神的认识，有利于人更全面、更彻底地认识神，这一切的作工都是于人有益的。”借着刘志的这个流露，就想起了约伯临到的环境，想起了约伯的难处，所以你才能知道约伯当时的情形是什么，他当时的想法是什么，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是人的见证，神要的是剥夺了约伯的所有以后，在他无路可走的时候，他依然能称颂神的名。今天让人做彼得、做约伯，也是让刘志效仿他们，当你在一无所有的时候，你依然不能放弃神，这是一条实行的路。神作的是“引狼出洞，引虎下山”的工作，给你摆设环境，就是要“引狼出洞，引虎下山”，就看你为谁说话，站在哪一边。小张，在你的作工中是不是和刘志有相符之处？（小张：一样的，就是临到每一件事，还是为自己的肉体考虑。）神说：“神在人身上所作的每一步工作，在外表看到的好像是人在与人接触，好像是出于人的安排，或出于人的搅扰，但是背后每一步工作、每一件事都是撒但在神面前打的赌，都需要人为神站住见证。”（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爱神才是真实的信神》）临到每一件事都是撒但与神在打赌，神要看的是什么，撒但想要得着的是什么。你寻求的不是神的所有所是，那一定就是你自己的所有所是，你所做的都是与你个人利益相关的事。

“人认识神都是在寻求与经历的过程中得着的，并不是在随意评价的过程中圣灵就开启而得到的。人认识神的准确度越高，抵挡神的事就越少；相反，越是不认识神的人就越容易抵挡神，你的观念，你的旧性，你的人性、品质、道德思想都是你抵挡神的‘本钱’，而且越是道德败坏、品质恶劣、人性低下的人越是神的仇敌。那些观念重的人、性情自是的人更是道成肉身的神的仇敌，这类人就是敌基督。你的观念若不经矫正就永远是与神敌对的东西，永远不能与神相合，永远是与他分散的。”“人认识神都是在寻求与经历的过程中得着的”，我和刘志交通的时候，刘志总是感觉有点冤屈、委屈，他说什么话了？“我跟你谈的是我的经历，实实在在是我的经历”，你谈的这个经历，和神所说的这个经历一样不一样？“人认识神都是在寻求与经历的过程中得着的”，刘志冤屈了，“我也寻求了呀！我给你谈的就是寻求后的结果呀！我给你谈的就是经历的过程中得着的呀！”能不能说清楚？认识神都是在寻求，寻求什么呢？寻求神的心意，是在神的经营计划中寻求。刘志寻求的是什么？刘志是在个人的利益得失、地位、名誉、权势为前提的基础上来寻求的。认识神都是在寻求中去认识，神说的寻求是让你寻求什么？寻求神的心意，寻求真理。而刘志寻求的是什么？刘志寻求的是谬理，刘志一说就是，“人家怎么看，世人怎么看”，他寻求谁的意思？他寻求的是世人的意思，世人怎么看；寻求的是社会潮流；寻求的是撒但的哲学法则，这叫不叫寻求？（不叫。）这应该叫什么？（熏陶感染，社会潮流。）熏陶感染，随从社会潮流，他活在撒但的权下，活在处世哲学里，他寻求的是撒但的意思。“人怎么看，世人怎么看，别人怎么说。”这是不是他的败坏流露呢？如果是败坏流露，应该是把它包裹起来，黑暗面不敢见光。但刘志恰恰是把它拿出来放在桌面上，这叫什么呢？用刘志的话说，“我这是敞开做人，做诚实人。我心里怎么想，我就怎么和你说。”他说这是敞开，根据神话来看这算不算敞开？（不算。）神说的敞开和他说的敞开有什么区别？他说的敞开是把他的心思意念都表达出来，这个敞开用准确的话应该怎么说？这是任罪蔓延！就是随着这个罪恶，让它想怎么流露就怎么流露，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叫任罪蔓延。你把一个任罪蔓延的事实说成是敞开，“敞开”的这个词是对的，只是你敞开的东西不对。神要你敞开的是什么？神是让你敞开与神交通，对神敞

开，敞开实行真理，不要让正义在你身上受辖制，而你是任罪蔓延。所以说，这个不叫敞开，这个叫任罪蔓延。这个能理解吧？

“人认识神都是在寻求与经历的过程中得着的”，刘志说的这个经历又有什么偏差？神所说的这个经历是指什么说的？刘志所说的这个经历是指什么说的？业务方面，技术方面的一个经历，还有什么？刘志在他的日常生活中经历的是什么呢？（小林：社会的习俗。）社会的习俗，他体验经历的是撒但的哲学法则。你说“我谈我的经历了嘛！”是，你谈你的经历，你经历的是什么？你经历的、表达出来的是你在世上的处世哲学，你的难处是什么，“人家上礼呢，你说我不上？让人家怎么看我呢！”你经历的是不是这个？（刘志：嗯。）这就是你的经历。你经历的是你拜偶像的经历，你经历的是你抵挡神的经历。而神所说的经历是什么？说到经历就联想到一个体验。好比说，面对刘志他媳妇和他说什么话了，李放的脚伤着的这两件事，刘志经历、体验的是什么呢？刘志经历、体验的是李放伤着脚跟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个千丝万缕的关系，他说是神为他的肉体开辟了出路，这是刘志的经历。同样的一件事，我的经历和他的经历一样不一样？我在这儿经历的是什么？“呀，刘志受到撒但的试探了，他媳妇和他说什么话试探刘志呢”，我是这样经历的。而刘志是怎么经历的？“哎呀！还是我老婆爱我，老婆还给我拿了暖水袋。”李放伤着脚了，刘志能借着照顾李放休息了，我看见这是撒但再次试探刘志呢，看刘志是为肉体着想，还是为神家本分着想，为神的经营计划着想，我看见神摆设的环境对刘志来说是一种试炼、检验、显明，这是我的体验、这是我的经历。而刘志经历的是“神对我照顾有加，我要拜偶像，神就给我摆设环境，让我女儿给我钱；我要休息，神就给我摆设李放伤着脚了，我去医院伺候，正好能休息。”这是刘志的体验、经历。我让你谈的是什么经历？是生命的经历，是与生命有关的经历。你谈的是什么？你谈的是任罪蔓延的经历。我经历的是神怎么供应人生命，我是按着这个线索去找，神是怎么供应人生命的？神是怎么显明撒但的？神是怎么让人来认识撒但、认识神的？而刘志是怎么经历的？刘志经历的是神怎么让我肉体得以舒坦的，神是怎样让我在众人之中最高的。听懂

了吗？环境都是神摆设的，我的看事观点是寻找神是怎么供应给人生命的，这是我的一个经历。你的经历是什么呢？你是任罪蔓延的经历。你说还没有一丝一缕神的主宰，是完全是神的主宰，你经历神的主宰了吗？你如果想得生命，那你就得寻求神的主宰摆布环境的意思，神今天主宰撒但，“你去试探他去吧，试探他，让他站个见证”，借着寻求你明白神的心意了，然后你按着神的意思去站见证了，这叫经历神的作工。神让撒但试探你去了，你倒跟着撒但跑了，追求肉体去了，这还叫经历神的作工吗？这叫经历什么？这叫经历撒但的吞吃。

现在是拿刘志这个例子说事，咱要学会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去对号入座，找着路途可走。什么是经历？什么是寻求？你该经历的是什么？你该寻求的是什么？你该寻求的是神的心意，怎么通行神的旨意，怎么维护神家利益，怎么能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怎么能把神见证出去，这是你该寻求的。你该经历的是什么？你该经历的是怎么得到生命，你怎么发现神的爱，怎么认识神的公义性情，这是你的经历，这是真正的经历。而不是让你经历什么？不是让你经历你的败坏流露。（刘志：我得扭转，那我以后该谈怎么看见神的爱的。）现在的重点不是你得改变怎么谈。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你该怎么做，重点不是你得怎么说。你实行不了，再说多少都是字句。真理不是让你去说的，真理不光是让你明白，真理是让你活出的。听懂什么意思了吗？让你去寻求、经历神的作工，而不是寻求、经历刘志的作工，这个能扭转过来吗？（田雨：就是得寻求神的心意，不是寻求肉体怎么得利受益。）（刘志：胳膊都疼得干不了活了，还受益了，受啥益呢？）你看刘志说的这句话就是大逆不道，你拿刘志说的这句话和约伯去作个对比就行了。约伯寻求经历的是什么？当他坐在炉灰中，用瓦片刮自己身体的时候，那是什么感觉？是不是万箭穿心、生不如死的感觉？他是痛苦的。他是不是想寻求一条出路呢？咱就不要说约伯和刘志他们临到的病痛谁轻谁重了。在约伯想寻求一条出路的时候，和刘志的胳膊疼是不是一个心情？约伯是怎么寻求的？“我是个受造之物，赐给我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不管怎么说我就是个受

造之物。神怎么作，我都只能是接受、顺服，别无选择。”约伯是不是这么想的？神摆设环境，撒但就利用他老婆来试探约伯，“你还信神呢，孩子没了，家产没了，最后还用瓦片刮自己的身体，生不如死，你说你活的是个什么？人家不信神的是活得好好的，你信神信的是个什么？你还不如弃掉神死了，你烧柱香、磕个头也许就好了，你何必受这个苦？你去拜个偶像试试，也许就好了。”约伯一听她这个话，心想，“这是个啥人呢？纯粹是混账！愚顽的妇人！你怎么什么也不懂呢？人是从哪儿来的你不知道？偶像能造人吗？它能主宰万有吗？它连人都造不了，它更主宰不了万有。今天神造了我，赐给我的是耶和华，那收取我的肯定也是耶和华，除了耶和华谁能作成这个事？神造了我，又给了我所有，今天神收走了，我去拜个偶像，我就啥也有了吗？它能有这个权柄吗？它有这个能力吗？你纯粹是个愚顽的妇人！”说这个愚顽的妇人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就是什么都不懂，“你麻木痴呆啥都不懂，农家妇女啥都不懂！这是神主宰，神剥夺。赐给你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是造物的主，你只能接受顺服，别无选择。”这是约伯的认识。那刘志呢？刘志胳膊疼呢，他老婆说，“你尽本分人家让你干啥你就干啥，让你当驴你就当驴。你回家干活当驴，那是没办法，家里就你一个男劳力。教会里那么多人，就显出个你了？你出力不要命了，你真成驴了？人家一打电话，说明天没车，今天下午就走，你就答应了，你怎么那么傻呢？你就告他，家里的活儿还没干完呢，过两天再走，你在家多休息两天多好！”刘志说她老婆“愚顽的妇人”了吗？他会说什么？“是呀！对呀！你说的这个蛮有道理呀！”刘志你觉得你老婆说的这个蛮有道理，但又觉得不能不去，你不是良心发现，你是因为怎么了？“如果我听了老婆的话不去，一方面是推迟了，在弟兄这儿站不住见证了；另一方面是我去了和弟兄说什么呢？和弟兄姊妹说什么呢？今天我老婆这么一说，我今天下午必须得走。”刘志必须得走的这个目的不是说，“愚顽的妇人！在神家尽本分，他们一天叫我驴总驴总，我不当驴让谁当驴？我不走在前边，让谁走在前边？愚顽的妇人，连个这也不懂。神给了我一口气，我就应当为神献上。”你骂你老婆吗？你不骂。你觉得你老婆还是爱你的，你老婆还是体贴你的。你心里在说什么？“老婆呀！你的体贴、你的爱，我理解，可你理解我的心吗？我从小到大追求的就是地位、名誉，我去了哪儿都想让人高抬、高举。

我在那儿当驴当驴，你说我白当驴呢？我在那儿当驴，他们都得在前面给我加个‘总’，驴总！驴总！他们谁能干了那活儿？你说我要是让你这么拖在后边，人家要干了这活儿，我去了他们会怎么小看我呢？我还能当驴总？”为了自己的名誉、地位，必须得走。刘志来了以后说，“弟兄，我来的时候，我老婆说我什么话了。但是我不能听她的，我还得来尽本分呢。”你和我说一次，我知道了就行了。可刘志还把这个事挂在了嘴上，本来是不值得一提的事，可刘志却总挂在嘴上，和我说，和张三说，和李四说，这说明刘志已经活在这个情形里了，刘志想借用这个事情来一个炒作。

说刘志炒作，他服不服？他不服。为什么不服呢？他说，“我来的时候并没有计划给你们显露一下，炒作一下，你把我说成什么了？”（刘志：你就给我炒作好了，怎么是我在炒作呢？）刘志的意思是说“我这要炒作了，你倒给我炒糊了！”（刘志：你炒吧，这是你在炒作了，怎么说是我在炒作呢？）你在这儿小炒，我给你来个大炒，听懂这个意思了吗？我不是说有意地伤害你的自尊，我拿你走的路和约伯走的路去对比一下，我的目的是什么？是让你走约伯的路。听懂了吗？（刘志：走约伯的路。）约伯的路怎么走？（刘志：我老婆跟我说的时候，我没有骂她，我只是说我得赶紧走，那边还等着我干活呢。你电话一直老催着，我说我再过两天就走了，我跟你说的是两天，结果成了三天，你要再给我打来电话，我的脸往哪儿放呢？）不是我要炒作，是你要炒作！刚才刘志说什么呢？我这个面子放不下，去了让我怎么见你呢？刘志，本来我是想把这个事情给你炒黄，你非得把这个事情炒糊。刘志虽然在他老婆面前没有骂她是愚顽的妇人，但刘志不听他老婆的话，人家来干活了，这是不是一个见证呢？刘志非得把这个见证说成不是见证。怎么不是见证？刘志说，“我是被迫无奈，弟兄左打电话右打电话，硬是把我叫来了。是弟兄把我推上战场的，不是我自愿上的。”刘志，你说是我炒糊的？还是你炒糊的？我还说刘志有这个责任心，可刘志在这儿说什么呢？“不是，我来是为了面子，我如果不来以后怎么见人呢。”你看，这都是你炒糊的。“弟兄一直给我打电话，我再不来，我的这个面子往哪儿放呢？”这是不是你刚才说的？

你还得赶紧告诉弟兄姊妹，说弟兄三番五次地给你打电话你才来的。我给你一直交通寻求、经历。你寻求了没有？你经历了没有？你没有说，“这是弟兄给我打电话了，就是弟兄不给我打电话我也该去，我也该放下老婆给我送的话赶紧去呀！”你不是说你的存心是为了本分，而是说你来的存心是因着弟兄打电话打得不行我才来的。（刘志：那我来的时候是不是我给你打的电话呢？）你看看非得把我打倒才行。

“人认识神都是在寻求与经历的过程中得着的”，刘志没得着是因为你不是在寻求神的意思，你是在寻求自己的意思，你是用撒但的哲学法则，你是被迫无奈，打电话把你逼过来的，所以你得不着。“并不是在随意评价的过程中圣灵就开启而得到的”，刘志，你是不是爱有这表现？随意评价，我昨天说你什么了？不准确的认识见证出来就是亵渎。（刘志：嗯。）“人认识神的准确度越高，抵挡神的事就越少”，我给你交通的是不是让你对神的作工有一个准确的认识？摆上你老婆说合你观念的话，或者是不合你观念的话，你应该怎么对待呢？该不该有个分辨认识呢？该不该有个立场呢？你是站在哪一边呢？你考虑的是神家利益呢？还是考虑你的肉体利益呢？“人认识神的准确度越高，抵挡神的事就越少，相反，越是不认识神的人就越容易抵挡神，你的观念，你的旧性，你的人性、品质、道德思想都是你抵挡神的‘本钱’，而且越是道德败坏、品质恶劣、人性低下的人越是神的仇敌。”“越是不认识神的人就越容易抵挡神”，这是一句总结的话。对神不认识，那肯定是抵挡神的人。你做不到神的心意上，肯定就是抵挡。“你的观念，你的旧性，你的人性、品质、道德思想都是你抵挡神的‘本钱’”，前边是一句总结的话，是一个概括的话，后边的这句话就是一个根源，为什么说对神没有认识你就会抵挡神呢？什么东西让你抵挡神呢？那就是你的观念、你的旧性、你的人性、你的品质。就像圣经上说的，神要来就应该叫弥赛亚，不叫弥赛亚的就不是神，这就是观念。“你的观念，你的旧性，你的人性”，你的旧性，旧性是什么意思？被撒但败坏以后旧的性情，是吧？没有做新人，还是以前的那种性情，叫旧性。咱今天信神了，这是什么时代？话语时代，是末了的时代。末了的时代是见证神的时代，而不是与神要恩典的时代。你

的这个旧性还要与神要恩典，咱以前也交通过，要得恩典是在干什么？就是对神的一种勒索、对神的一种要求，信神想得恩典、想得福、想肉体得平安，这就是旧性。刘志是不是活在这个旧性里？我信神就为得平安，完全为着这个平安而信神。今天信神应该是什么？为神站见证，神说过什么？神说："历代以来，敬虔的基督徒、门徒、使徒、先知，被石头砸死的，被马拖死的，被锯死的，被炸油锅的，被钉十字架的……怎么死的都有。"（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凡事都得用真理的眼光来看待》）你信神就是要为神做点什么，而不是为了享受，为了五饼二鱼，为了吃饱，那不是信神。

一个是观念，一个是旧性，还有一个是你的人性、品质。小林人性好不好？小林见到不如他的人，他是怎么呀？他不是去帮助、扶持，他说话里面还有一种讽刺、挖苦。自己能不能感觉到？（小林：能。）你说话里有讽刺气味，这就涉及到你的人性、你的品质。还有小张，小张说话总是带有指责人、管制人的话，这是不是一个人性、品质的问题？现在要操练活出一个正常人性来彰显神。神是卑微隐藏，而咱今天总是什么呢？高高在上，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咱的那些能耐都是神给咱的。"道德思想都是你抵挡神的'本钱'"，为什么说这是"本钱"呢？还带了引号，其实本钱就是资本。神要是剥夺了小林的这些技能以后，你说他还小看人吗？这就是本钱，也叫资本。当官的人性好不好？当官的人性好，还是平民百姓人性好呢？你的邻居在一般情况下和你是个好邻居，他一旦当了官还一样吗？（小林：就不是好邻居了。）人一当官是不是就和平民不一样了？（小林：不一样了。）他有本钱了、有资本了。也就是说当你有这个技术了，你就有了本钱、有了资本了。就说小张，当小张啥也不会的时候，他还那么猖狂吗？猖狂不猖狂？猖狂不起来了，没本钱了、没资本了。所以就得认识抵挡神的"本钱"是什么。"你的人性、品质、道德思想都是你抵挡神的'本钱'"，"我当驴总了，我干完这些活儿了，我还多看了一篇神话"，刘志把这些东西都成了本钱、资本，所以说，他才敢这样做事。"而且越是道德败坏、品质恶劣、人性低下的人越是神的仇敌。那些观念重的人、性情自是的人更是道成肉身的神的仇敌，这类人就是

敌基督。”刘志，我昨天说你啥了？自是，理解这个“自是”是什么意思了吗？（刘志：自以为是。）自己认为的那个“是”就是真理，就必须得“是”，肯定得“是”，谁说也不行，就把一切都否了。你这个自是的性情，是把神钉在十字架上的资本，你自是你肯定会把神钉在十字架上。这话能理解吗？（刘志：自是和持守正义是两个词，是反义词。）我说了一个自是，刘志就说了一个持守正义。刘志是不是始终跟我对着来呢？我出矛他出盾，我出盾他出矛，哎呀，直接就是我的仇敌。我说你自是，你一定是把神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刘志就说了一个持守正义，只有“持守正义”才能把神钉在十字架上。（刘志：这个词，人很有可能混淆。）人不会混淆，畜牲才会混淆！人怎么会混淆呢？我跟你说的是实在话。既然是人，他就不会自是，自是他就不配称为人！你听懂这话了吗？神所说出来的话就是真理。你持守真理是不是持守正义？（刘志：持守真理是持守正义。）那维护真理是不是维护正义？（刘志：是嘛。）一个自是的人他维护真理吗？自是的人会不会维护真理？（刘志：不会。）自是的人不会维护真理，他会维护正义吗？那他会干什么？（刘志：他会抵挡真理。）他只会抵挡、只会弃绝、只会亵渎，只会把神钉在十字架上。他怎么会维护正义呢？怎么会与维护正义挂钩呢？你怎么还能混淆呢？维护正义就是维护真理、坚持真理，正好是和自是相反的。维护真理、维护正义的人是什么人？是能放下自己的人，是能顺服神的人。只有顺服神的人，才是维护正义的人。你还说混淆呢，能不能混淆？刘志，两个人，一个是你爹，一个是仇敌，你能混淆了吗？（刘志：这么说肯定是不会混淆，但事跟事就不一样。）你说的那个混淆，那就是自是，什么叫自是？就是你把你自己所说的话当真理待的时候，你弃掉神话的时候，你认为你的话就是真理，维护你的话就等于维护真理，所以你就觉得你是维护正义了。

（刘志：我被开除的时候，所有人都拒绝我，在揭发检举的时候，人家也说我是自是嘛，我要是放弃的话，那我就是和他们同流合污。）刘志，你跟随我多长时间了？我在交通我的经历的时候，你听了没有？我在交通我坚持揭发检举时，我说什么了？我说面向正义、不屈

不挠。但是我在检举的过程中，我是在逐步地洁净我自己，我在认识我自己，我自是了没有？我坚持检举了没有？我和你说的一样不一样？和你一样不一样？你认识自己了没有？（刘志：你不检举你里面不就有了掺杂了？）你揭发检举里边没掺杂？你纯洁了？听懂这话了没有？刘志不要把这话左耳进右耳出，是让你实行了，你实行出来才算呢。“而且越是道德败坏、品质恶劣、人性低下的人越是神的仇敌。那些观念重的人、性情自是的人更是道成肉身的神的仇敌，这类人就是敌基督。”刘志这两天晚上为什么睡不着？不就是因为自是吗？太自是了，你过度自是！我说你什么了？“刘志，你太自是了，你所做的就是对我的一种贬低、藐视。”“你的观念若不经矫正就永远是与神敌对的东西，永远不能与神相合，永远是与他分散的。”我给你交通这些就是要矫正你的一个什么观点？你把你个人的所有所是、你个人的作工当作神的作工一样来对待了。今天信神，你要从神的三步作工里认识神，你的目标是认识神，而不是让别人认识你的作工、认识你的作为。你把你尽的本分当成了什么呢？当成了尽忠心，当成了生命，把这个矫正过来。本分是你该尽的，是你该效的力，但你不应该把你的这个本分，当作让别人该认识的。你在尽本分中，你受了多少苦，你付了多少代价，用不用你见证出来？用不用让别人去了解、去认识你的所有所是？咱今天认识的是神的所有所是，认识的是神在三步作工中，所流露表达出来的性情，得从认识、见证自己所有所是的这个错误的道路上走出来，从这里走出来以后，就解决了什么问题？小林刚才说，他感到很难和别人相处，从认识自己所有所是这方面走出来，是不是就和人好相处了？这是个出路、方向，小林，这条路能看清吧？（小林：能。）真看清了，还是应付着说看清了？听明白了没有？（小林：明白了，有一点体会。）慢慢体会、感受一下吧，祷告一下吧！

588　认识神的人是有神最高荣耀的人

1　或许在“三步工作”一谜向人类公开之后便会相继出现一批对神有认识的人才，当然神希望希望这样，而且现在神正在着手这个工作，希望在不远的将来看见更多的这样的人才出现，成为三步工作的事实的见证人，当然也就是成为见证三步工作的创始人。

2　神还是希望那些真心追求的人都能得着这个祝福，这是千古以来都没有过的工作，也是人类发展史上没有过的创举。若真能成为“认识神”的创始人，这不就是受造之物中最高的荣耀吗？这不是人类中最受神称许的最受神称许的受造之物吗？

3　这个工作虽然不好达到，但到最终还是要结果的，不管是什么性别的人或是哪个国籍的人，凡能达到“认识神”的就是最终有神最高荣耀的人，是唯一有神权柄的人，这是现在的工作也是以后的工作，是显明各类人的一种工作方式，是六千年工作中最后要作成的最高的一项工作，是六千年工作中最后要作成的最高的一项工作一项工作。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认识三步作工是认识神的途径》

从神的三步作工中来认识神（一）

神说：“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希望那些真心追求的人都能得着这个祝福，这是千古以来都没有过的工作，也是人类发展史上没有过的创

举。若真能成为‘认识神’的创始人，这不就是受造之物中最高的荣耀吗？这不是人类中最蒙神称许的受造之物吗？这个工作虽然不好达到，但到最终还是要结果的，不管是什么性别的人或是哪个国籍的人，凡是能达到认识神的那就是最终有神最高荣耀的人，是唯一有神权柄的人，这是现在的工作，也是以后的工作，是六千年工作中最后要作成的最高的一项工作，也是显明各类人的一种工作方式。借着让人认识神这个工作来显明各类人的等次：认识神的人是有资格接受神祝福、承受神应许的人，对神没有认识的人是没有资格接受神祝福、承受神应许的人；认识神的人是神的知己，不认识神的人就不能称为神的知己，神的知己是可以接受神的任何祝福的人，若不是神的知己就不能胜任任何一项工作。不管是患难、熬炼或审判都是为了达到让人在最终能认识神，能顺服神，这是最终要达到的唯一果效。三步工作的全部公开有利于人对神的认识，有利于人更全面、更彻底地认识神，这一切的作工都是于人有益的。”（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认识三步作工是认识神的途径》）

“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希望那些真心追求的人都能得着这个祝福，这是千古以来都没有过的工作，也是人类发展史上没有过的创举。”“不管怎么样”，咱人是不是也常说这句话呀！当你说不管怎么样的时候，你的心思是什么？你在说不管怎么样的时候，后面是不是有一个最终结果呢？有你要表达的一个中心呢？这就好比你和你同事、和你的孩子说个话，你和他说了多少话，最后你来了一个“不管怎么样，最终你得怎么样怎么样”，是吧？（嗯。）就是说有个中心、重点。也就是说从神说的这句话，你能感觉到神说了一个重点、中心，也就是神说的这个特别重要！这是信神的人该明白的一个重点，特别重要。“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希望那些真心追求的人都能得着这个祝福”，忠心、真心追求的人能得着这个祝福，神要赐给人祝福。“我还是希望那些真心追求的人都能得着这个祝福”，从这个话里又看见什么了？神要给谁祝福呢？神要给真心追求的人祝福。神对真心追求的人是什么态度？是不是当宝贝呢？那神会把祝福给谁？肯定是给真心追求的人。从这句话里就能感觉到神说话的重点的重点，这个东西珍贵！是要给真心追求

真理的人，这是个祝福。这个祝福是什么东西？物质？钱财？现在知道这个祝福是什么了吗？（对神有认识。）神的祝福是对神的认识。“这是千古以来都没有过的工作，也是人类发展史上没有过的创举。”这是神从来没有作过的工作。三步工作，第一步工作是律法时代，律法时代是干什么？是带领人在地上生活。第二步工作是恩典时代，赦免人的罪，让人能够来到神面前。这一步工作完全是赐给你真理的工作。什么是真理？真理就是赐给你的生命。什么是生命？生命就是对神的认识。因为人是神造的，你对神认识了，你对神的性情认识了，你对神造人的目的、意义认识了，你知道你是从哪儿来的了，该怎么能剩存下来你也知道了，这是不是珍贵的呀？“若真能成为‘认识神’的创始人，这不就是受造之物中最高的荣耀吗？”你愿意认识神吗？（愿意。）咱在认识神的这条路上有什么拦路虎呢？咱认识神是怎么认识的呢？认识神的途径是什么？（认识三步作工。）为什么说认识三步作工是认识神的途径呢？能把这个说清楚吗？（神的性情从神的三步作工中就能体现出来。）认识神包括哪几方面？认识神的性情、认识神的权柄、认识神的所有所是。怎么认识呢？是通过认识三步作工，根据神作过的工作来看，神是怎么作的，在神作过的工作中来认识神。神在作工中表现出来的性情是什么？神主宰、神掌管，神怎么主宰、怎么掌管？借着认识这个来认识神的权柄。“若真能成为‘认识神’的创始人，这不就是受造之物中最高的荣耀吗？”咱信神就是为了认识神。你该怎么去认识神？在神的三步作工中去认识神。咱走这条路了没有？想不想走？（想走。）走了没有？你看我走了没有？我是不是给你立了一个标杆？我是怎么走的？我寻求、揣摩的是什么？在神的三步作工中，神作了什么工作，神让人效仿彼得、效仿约伯，是吧？那彼得、约伯是不是你该研究的？他们走的是什么路？从他们走的路来看，神称许他们，神为什么称许他们？这是不是咱该揣摩的？所以说咱要认识神离不开三步作工。那在三步作工中，根据这些人、事、物的表现，再经过咱今天临到的人、事、物，这么一对照、一对比，这是不是又出来一个路途呢？

刚才说咱认识神有一个拦路虎，什么是拦路虎？你对什么感兴趣呢？你对神的作工不感兴趣就是拦路虎。认识神是从神的三步作工中来认识，人不注重神的三步作工，更为悖逆的是，人只注重自己的作工，所以说你不可能认识神。人只注重自己怎么得地位、名誉，揣摩自己的心思。我说："刘志，你应该说神的作工，你该说神的三步作工，你应该跟我说约伯怎么了、彼得怎么了。"可刘志常说什么话呢？刘志常给我谈的是，"我刘志怎么了"，谈的是刘志的所是。刚才说了认识神是最高、最重要的，要想认识神，得在神的作工中揣摩神的所有所是。而咱走不上正道的原因是咱只揣摩自己的所有所是，只满足自己，根据自己的所有需要而寻求，你有没有体会？神说："人经撒但败坏后便成了畜生，人所思想的尽都是恶，都是污秽，没有善，没有圣洁，这不是撒但吗？"（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彼得的经历——对刑罚、审判的认识》）人日思夜想的都是恶。昨天说小林年少轻狂，别人去了以后，小林对他们是看不起、贬低。小林，能和这个挂上钩吗？（小林：能。）当你走认识神的这条路，一心追求认识神、认识神的所有所是的时候，当你的心思、意念活在这个范畴里边的时候，你还有没有那种感觉？（小林：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小林：因为就不注重自己的所有所是了。）不注重了，就是说你自己的那些特长，你自己会的，你的那些能耐，你就感觉到微不足道了，你就感觉到不足挂齿了，也可以说你感觉不到了。为什么你感觉不到呢？因为你一心揣摩的是神的所有所是，揣摩的是神的心思，你只想认识神，想做神的知心人，你揣摩的是彼得的路怎么走的，约伯的路是怎么走的，这个心思就占了你的心了，你就没有其它心思了。如果你只揣摩自己的作工、自己的心思，认识神没有占有你的心，那你就活在撒但的网罗里沾沾自喜，也可以说你活在自己的一个作工范畴里了。

在尽本分的过程中，你所作的这些工作属于什么？尽本分可以说成是什么？出力，是吧？尽本分就是做一项事，神说："人的本分与人的得福或受祸并无关系，本分是人该做到的，是人的天职，应不讲报酬、不讲条件、没有理由，这才叫尽本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道成肉身的神的职分与人的本分的区别》）尽本分与你得福、受祸无关。

为什么说尽本分与你得福、受祸无关？尽本分只是你在做一件事，事务性的一件事，这件事与你的性情不挂钩，这个能不能理解？你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实行真理，这个与你的性情挂钩。你在实际生活中尽本分与你得福、受祸无关，尽本分是你的义务，是你该做的。就比如说你今天在这里尽一个本分，你性情好也能尽这个本分，你性情不好也能尽这个本分，你高兴也好或者说你埋怨也好，你该尽这个本分你尽了，这是你作了一个工作。交通这个就是让你在神的作工中认识神，看神怎么作工的，是要谈神的作工和你的作工不一样。你在尽本分的过程中流露出来的是你的态度、观点，咱在尽本分的过程中老注重，“我尽本分的时候遇这个事了遇那个事了”，总是在说这个事，好像对这个事求真求细就是对真理求真求细。你对本分求真求细和对真理求真求细挂钩不挂钩？不挂钩。你对本分求真求细，只是说你对本分的这个态度，或者说你对本分有这个责任心。你看刘志在这表演了个什么？刘志在尽本分的时候求真求细了，刘志就走上了一个误区，他是不是认为他对本分求真求细就是对真理求真求细了呢？刘志，是不是这样呢？（刘志：嗯。）他在尽本分中做一件什么事情以后，他能和你说两次、三次，然后把这个细节都说得相当清楚，不管刘志说的时候存心是什么，他说他作工的那个过程，尽的那个本分，与他的生命进入没有关系。我今天和你交通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咱在作工中，在尽本分的过程中活在一个误区里：认为在尽本分的过程中求真求细，或者活在尽本分的这个情形里，感觉就是信神了，就是神该称许的。你活在这个情形里边，你走不出来，那你就走不上信神的正轨，我是说你得从这个情形里边走出来，你不要把尽本分求真求细误认为就是在追求真理。咱就说得好听一点，你尽本分合格了，这等不等于你对神有认识？你对神没有认识，那能说你是走上信神的正轨了吗？尽本分这是人该做的，像义务一样。你想得着真理，得借着你尽本分的过程来显明，在尽本分的过程中来看你的态度、你的心思。咱刚才说的主要是让咱扭转一下，咱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对这个尽本分的态度。扭转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你能合格尽本分了或者你尽的这个本分重要了，然后你就沾沾自喜了，就觉得自己在神家是有用的人才了，神是要你这样的人了，把这个念头取消。怎么取消呢？你得知道神让你信神是让你走什么路。

我给你举个例子，今天刘志说他尽本分怎么了？（求真求细。）他回家干活累了，准备来这边的时候，他老婆说他什么了？“你就不能装作活儿还没干完，再休息两天？”刘志说这个想干什么呢？其实是想来见证一下自己，“你看我对神多忠心，家里的活儿一完，一说有车我立马就来，虽然老婆在那儿拖住我，让我休息两天呢，我没有休息，我就是胳膊疼我也得来”，为什么呢？“我这是在尽本分呢，我这是信神呢”，想得着一个什么？意思是这么一说以后，让他们看我刘志对这个本分是多么忠心。（刘志：不是不是，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我说我来了之后，我干活胳膊疼了，干着干着我流露出来了，我说：“呀，我家里人说我了，‘你真憨，家里活儿干完了，你休息上两天再给他们打电话，再去不就行了？’我在这儿干得累了，就想我可应该在家里多待两天”，这就是我流露出来的败坏嘛！）你今天说成是你的败坏了，那天你说的不是你的败坏，你说的是你的见证。你说“我一个信神的人，还能因为胳膊疼呢，老婆说一句话我就不去了？”你为什么注重这些事情？活在这个情形里边？（刘志：经历，那是咱信神的一点经历。）你说你这个经历是在干什么呢？“我盖房子呢，我求真求细，你看这个砖缝是多少，我就卡多少，我砌墙得用水平仪测量把它做好。”刘志把这个尽本分求真求细当成是信神的人所追求的了，当成一种生命了，当成他该追求的一种生命。“我刘志就是追求这个呢，我盖房子就得怎么盖，我得能让大众看着好，能让神认可”，在他口里边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主要说他什么呢？如果你尽本分有这个态度、有这个观点，该不该呢？该，应该。但是如果你完全活在这个情形里，你日思夜想的就是这个墙该怎么砌，这件事情怎么能做好。你做好这个是应该的，但是你把这个事情和弟兄姊妹宣讲，不止一次地说，而是多次地宣讲，你为什么要宣讲？你这么一宣讲就暴露了你就活在这个情形里了，你就活在这个圈圈里了。所以说刘志和我一谈就是，“我怎么尽本分呢，我怎么立这个柱子呢”，我在这里和你谈的是什么呢？你信神应该活在哪个情形里？认识神的作工，活在三步作工里。在三步作工中，拿神给人所立的标杆，约伯、彼得，来考核咱，让咱跟约伯、彼得作个对比。约伯、彼得、保罗这些历史人物，他们做出来的是神所厌憎的也好，神喜欢的也好，神为什么厌憎，为什么恨恶？把这些揣

摩出来，成为咱实行的一个路途，揣摩出来从中摸着了神的心意。揣摩出来咱和实际生活中去对号，我走的是谁的路呢？我走的是保罗的路还是彼得的路呢？这样去对比。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信神之人该走的路。在三步作工中去认识神，这个是不是能听明白呢？

刘志给我谈的是他的作工，他的作工是见证他自己，不是见证神。所以我听了刘志说的这些话，我常想跟他说："刘志，你给咱赞美一下神、见证一下神。谈谈神说什么了，三步作工怎么了，彼得怎么了，约伯怎么了，你在这里边得着了哪些路途，你怎么走的。"小张，借着刘志这个表现，你有什么收获？（小张：他刚才谈的是作工。活儿做得好了就认为是忠心，就是实行真理了。）你不能误解，你尽心、尽意把这个本分尽好，这是忠心，这个没错，就是怕你产生这个误解。你把这个东西当成一种生命了，当成了你追求真理的一种生命了，当成了一个重点、一个中心了，你不去揣摩神的心意了，你不去揣摩认识神了。（小张：所以当别人提出不同意见的时候就反抗、抵触，就不能接受。）你就反抗、抵触，让别人看见就是有理也和你说不清了，你这么胡搅蛮缠，你这么抵挡。因为你就活在这个范畴里了，"我都这么忠心了还不对？"开始讲对错了，找见问题在哪儿了吗？这是你该做的，这是你该站的见证。但是你要知道你想生命长进，你就得认识神。在神的三步作工中来认识神，认识从神来的正面事物，认识从撒但来的反面事物，两个一对比，你就有准确的路途可行。认识神是你的方向、是你的目标，在尽本分的过程中，你的实行、你的忠心是你该有的表现，这两个不要混淆了。不要因着你在这儿能忠心尽本分了，你就不揣摩神的心意了，你就活在这个情形里边了，"今天我怎么尽本分了，我怎么忠心了，我几点就起来了，你去干什么去了？我砌墙求真求细，我是用水平仪来砌墙了，你呢？你砌的是什么墙？"刘志就活在这个情形里了，见一个人就说，"李放，你砌的什么墙？你看我砌的是什么墙？"（刘志：没有没有，我没有那么说过，这个话哪能说出口啊？）人家都听见了你还说你没说。（刘志：我又不是那样说的。）你说的没有我说的这么直接，我简单两句给你点明了，因为你就活在这个情形里了，你把见证自己的这个作为当成见证神一样来见

证了。如果你真的一心来追求认识神，在三步作工中揣摩神的心意，认识神的所有所是的时候，在尽本分的过程中一旦产生了与你观念不同，与你意见不同的人时，你会不会产生争执？如果你在尽本分的过程中，有追求的方向、目标，你就是要追求认识神，你要揣摩神的心意，做到让神称许，你有这样的方向、目标，然后在尽本分的过程中，看见不合你观念的事情、不如你意的事情，你还会争执吗？（就不注重了。）你不会争执了，因为这些东西不占有你了。你不但不会争执，反而你是感觉着急上火。争执和着急上火是不是两码事？小林看见谁不会开车，他是嫌人家什么事情也做不了。如果小林在这里有一个方向、目标，“我要认识神的所有所是，神拯救人，神拯救的是什么样的人呢？麻木痴呆的一班人。哎呀！看到这些人，突然想起神话说这些麻木痴呆的人。哎！可怜呀、可悲呀，连个车也开不了呀！”小林产生了什么心？同情、可怜人的心。因着同情、可怜支配你流露出来的是什么？是帮助扶持，是耐心，是父母般的爱。当你没有这个方向、目标的时候，你是活在尽本分的这个圈圈里，你就不往前走，“我在这儿能尽个本分，我在这儿是领率，你看他们能干了什么？啥也干不了”，因为你活在自我欣赏的情形里，你看见他们什么也干不了的时候，你怎么呀？你这里边就有气，接下来就是贬低、藐视，“这是啥人呢！”这是小林常说的一句话吧？这就是让咱去认识咱现在走的这个路途。你为什么能有这样的流露？你流露出来的代表着什么？代表着你活在这个情形里了，代表着你把这个当成了一种生命了。小张尽本分的时候，训训这个训训那个，“你这个也干不了，你不负责任，什么也不操心。”就算他真的不操心了，真有过错了，你对他应该是帮助、扶持。彼得看见保罗了，彼得叫保罗什么？不管保罗对他怎么样，彼得还是叫他弟兄。而保罗要的是冠冕，他能叫彼得弟兄吗？他是贬低。如果刘志注重认识神的话，他要寻求三步作工，“彼得怎么走的？保罗怎么走的？约伯怎么走的？约伯做的那些事情神怎么想的？”他心里揣摩这些的时候，还能顾得上和我较劲？他晚上就不会睡不着觉了，他早就睡着了。刚才说他活在自己的所有所是里，把自己放在了一个正面的位置上，把自己所看见的一切都放在了对的位置上。然后把别人所看见的，不管对错，只要与你观念不相同的就是错的。你和他说什么他不听的时候，不能按你的意思来的时候，就不说了，再不说了。你说这些话、做这些事的时候，你活在自己的所有所是里，这就是没

有走上正路。如果你走上正路的话，你追求的是神的所有所是，你认识神的所有所是的时候，你还有这个“不说了”吗？还会有这句话吗？那会有什么表现？（小张：会有耐心、帮助。）除了耐心、帮助还有什么？（小张：没火。）第一你说的这个火是在做事上，第二你的这个火是以什么为标准呢？你是以自己的看事观点为标准的。怎么就没有火了呢？首先不把自己的看事观点当为标准，遇事的时候先来寻求一下神的心意是什么，自己去认识神的性情，从这里边我学到什么功课了呢？看到神的作工多么艰难了，站在神一边的时候你还能有火吗？刚才重点交通的是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的方向、目标是什么？你活在你的一种所有所是里，我刚才交通的是什么？我说你走了一条错路。你得去寻求神的所有所是，寻求神的作工，谈神的作工，而不是谈自己的作工。

“这不是人类中最蒙神称许的受造之物吗？这个工作虽然不好达到，但到最终还是要结果的，不管是什么性别的人或是哪个国籍的人，凡是能达到认识神的那就是最终有神最高荣耀的人，是唯一有神权柄的人，这是现在的工作，也是以后的工作，是六千年工作中最后要作成的最高的一项工作，也是显明各类人的一种工作方式。”“凡是能达到认识神的那就是最终有神最高荣耀的人”，再结合上后边这个话“是唯一有神权柄的人，这是现在的工作，也是以后的工作”，对于这个荣耀和权柄神是怎么说的？神说在最后作工要得着一班什么人？与神同得荣耀。怎么就是与神同得荣耀呢？是借着神的话，借着实行真理。神说：“……必须人人看清这一点，才能摸着我的心意，从我的话中得着启示，谁有圣灵工作，谁就手中拿着铁杖，是带着权柄的……”（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九十九篇》）神还说：“借着人实行神的话与神同掌王权。”（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国度时代就是话语时代》）谁实行真理，谁手里就拿着铁杖，谁实行真理，谁就与神同掌王权。谁实行真理谁手里就拿着铁杖，这个话怎么去理解？怎么去认识呢？你说这个人手里真的有铁杖吗？有没有？（没有。）没有，真的没有。那为什么说他的手里拿着铁杖呢？好比说一个抵挡神的人是不是该死的？抵挡神的这个人是该死的，但是你知道不知道这个人

是该死的？（不知道。）你不知道。但是那个实行真理的人，他知道不知道呢？（知道。）以前交通过算卦，就是说你得着真理了，就能看到你自己的命运，也能看到别人的命运了。得着真理为什么就能看到人的命运了呢？因为你认识神的主宰了，认识神主宰人类命运的一种原则，是吧？就是说诚实人是要掌权的，恶人将是要受到惩罚的。追求真理的人、实行真理的人，他看见神怎么主宰人类的命运了。在三步作工中对神的性情认识了，对神的所有所是认识了，对神的主宰、掌管认识了。那他对神的主宰、掌管认识了，这时他遇到了一个抵挡神的人，他说“你做了抵挡神的事，你就该死了”，你说过两天这个人死还是不死？（死。）是不是该死了？（嗯。）该死了，那这个人是因着什么死的？是他说了这个话这个人就死了？是这个原因吗？不是。是因着神的性情，是因着这个人做的那些事就该死。但是在别人眼里看到的是什么？“他说这个人再有四十天就该颠覆了，这个人四十天就真的颠覆了呀！”他手里有了什么了？（权柄。）有了权柄了。借着实行真理与神同掌王权，是这么与神同掌王权。是你能与神站在一起了，能站在神一边为神说话了，这样同掌王权了，你不为神说话，你不能站在神一边，能不能与神同掌王权？（不能。）不可能同掌王权。同掌王权并不是说这个人他掌王权了，而是什么呢？是这个人对神作工有认识了，对神有认识了，成了神的知心人了，神要作什么事，他知道了。就是说你要想与神同掌王权、同得荣耀，那唯一的办法是什么？认识神，做神的知心人。认识神那就得从神的三步作工中来认识。

“凡是能达到认识神的那就是最终有神最高荣耀的人，是唯一有神权柄的人，这是现在的工作，也是以后的工作，是六千年工作中最后要作成的最高的一项工作，也是显明各类人的一种工作方式。”处处能谈神的心意、谈神的作工，这是什么人？（认识神的人。）这是追求认识神的人，是吧？要是总谈自己的所有所是，这是什么人？这是见证自己的人。最后神要让人人起来见证神！传扬神的名，见证神的作为。神说：“……那些高捧自己胜过高举神的人，……那些陷在罪中执迷不悟的所有的这类人不都是不可挽救的人吗？”（摘自《话在肉身显现·

实行 七》）高举自己胜过高举神的人不能蒙拯救，是不可挽救的人，这就是显明各类人的一种方式，借着这种方式显明各类人。如果你在现实生活当中一直是要见证自己、高举自己，不高举神的话，那就是显明你不可挽救了。刘志，能听懂吗？（刘志：能。）“借着让人认识神这个工作来显明各类人的等次：认识神的人是有资格接受神祝福、承受神应许的人，对神没有认识的人是没有资格接受神祝福、承受神应许的人；认识神的人是神的知己，不认识神的人就不能称为神的知己，神的知己是可以接受神的任何祝福的人，若不是神的知己就不能胜任任何一项工作。不管是患难、熬炼或审判都是为了达到让人在最终能认识神，能顺服神，这是最终要达到的唯一果效。三步工作的全部公开有利于人对神的认识，有利于人更全面、更彻底地认识神，这一切的作工都是于人有益的。”“三步工作的全部公开有利于人对神的认识”，怎么公开呢？我今天看了刘志的一个表演，让我对约伯当时的经历有了一个更深的认识，我再把这个更深的认识表达出来，这是不是相当于公布于众呢？“三步工作的全部公开有利于人对神的认识”，三步工作，咱每天听约伯的故事呢，但约伯是怎么经历的咱明白的都是字句。

咱今天交通的重点是让你认识神的所有所是，是吧？让你寻求、揣摩神的心意。寻求、揣摩神的心意这是不是咱该走的路呢？刘志走的是什么路呢？刘志寻求不寻求？揣摩不揣摩？我观察刘志了，刘志相当相当地“寻求、揣摩”，比你们谁都“用功”。问田宇一句话，田宇不吭气，可刘志是常有“收获”。（刘志：我就是这么经历的。）信神应该经历什么？（刘志：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的作工要得着什么？（刘志：认识神、认识自己。）刘志经历的是谁的作工呀？借着刘志的表演再看这些话。我给你交通的是让咱去认识神，揣摩神的心意。而刘志交通出来的常是刘志的心意是什么，刘志的意思是什么。我和你揣摩得不一样，收获也不一样，你从这里能看到神的奇妙作工。神给我安排了一个刘志，他这样表演，让我在这儿看，借着刘志让我寻求一下约伯是怎么经历的，然后作个对比。我还不会对比，还没有这样去寻求过呢，神给我摆设这个环境就是让刘志提醒我了。神摆设这

个环境更要显明刘志忠于的是谁，他忠于的是本分还是忠于自己的家庭呢？那就是说，他得先在神家干，干得胳膊疼了，回了家了看他还能不能干，结果他回到家了，胳膊疼还能干，这就更说明了他忠于的是谁呢？忠于的是家！家比这儿更重要。他胳膊疼回了家了，本来回家就应该休息了，结果回去先干完活了这才准备休息。说休息吧，弟兄打电话又说让过来，说正好今天有车，过了今天没车了，他老婆跟他说，“你不会不要去，你就说家里活儿还没干完，休息两天再去。”你说他老婆在家里说的这个话能不能放到桌面上呀？用不用拿出来谈呀？刘志要给你见证一下自己，“我这个人对本分是忠心的，对神家是忠心的，你看我老婆说我什么了，我不受她影响”，还得见证一下。他前边把这件事情和我谈了，“我在这儿是尽本分呢，家里再大的事也是小事，虽然我胳膊疼呢，但我得尽本分呢，我怎么还能待在家不走了呀！”你见证自己把你老婆踩在了脚底下，你老婆是对你的试探，刘志来了这儿不止给我谈了两次。谈了这个话以后，我说刘志还可以，长大了，刘志还知道胳膊再疼也得赶紧回来尽本分。还没有两天了，李放把脚伤着了，刘志说，“哎呀！我左揣摩右揣摩，李放这脚受伤了和我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呀，神的智慧，神是让我休息呢。”你说神是让你干活呢还是让你休息呢？这一系列发生的事，你揣摩的是谁的心思呢？从你回家，从你和我谈你老婆和你说什么了，又谈李放伤着脚了，你说这些和你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你寻求的是哪儿的意思？你寻求的是不是你刘志的意思？你寻求的是不是你刘志的虚荣、脸面、地位的意思？刘志一直和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心里边难受、扎心，我不愿意搭理刘志，我不愿意说。我不愿意搭理刘志，可是刘志相当要面子，要是伤了刘志的自尊，连效力也不效力了，你说咋办？我还得强忍着、应付着。今天刘志还非得跟我要一个结果，上午交通说他老婆是试探他，这个认识了，他不能再说了。“那你再给我说说这千丝万缕的关系。你说为什么在我的这个胳膊正好疼得抬不起来了的时候，李放就正好弄着脚了？让我去照顾他去，然后借着我去医院照顾他，我也能休息一下，我的胳膊也好了，这是不是神的奇妙安排？”他是怎么寻求的呢？刚才我谈他说的这两个例子，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吧？他是站在个人的位置上、站在个人的利益上寻求自己的意思。我看着他说那些话我难受，我拿上刘志和约伯对比，我是在干什么呢？我在寻求神的所有所是。我谈刘志这个事情的时候，小林在呢

吧？（小林：嗯。）你来重复一下，就是把约伯妻子说的话和刘志妻子说的话、刘志走的路和约伯走的路，作个对照、作个对比。（小林：他总以为自己走的就是约伯所走的路。因为他胳膊疼，他媳妇让他多休息几天再走，他没听她的话。因为正好有车能捎他过来，他还得提前走一天，然后赶紧背叛，就过来了。）（刘志：那就是平常对我的一种关爱吧，“你胳膊疼，你过两天再打电话，你多休息两天你就好一点。”这就是刚才那会儿说的话，“谁爱你呢？老婆爱你嘛！”当时把那个暖水袋、暖胳膊的都给我拿上了。）你不要控告神了啊！你要知道你这种行为就是在控告神。刚才刘志说了一句什么话？“我来的时候这个暖水袋也是人家给我拿的。你说你神作过什么呀？”刘志刚才特意地加了一句话，“我出来干活，除了老婆爱我，谁爱我呢？”（刘志：你说的嘛！刚才是你跟我说的。）好，我说的。我还不知道你老婆给你拿暖水袋了，这也是我说的？我是说你的流露，你不流露我还说呀？你流露就你流露了，还说我说的，你说这话是要怎么呢？亚当、夏娃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了。亚当说，“不是我吃的，是神你说我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了”，你说是神说了之后他才吃的，还是他已经吃了以后神才说的？

信神是在干什么呢？扭转你的错谬的看事观点。你的看事观点是怎么看事的？为什么让你看约伯呢？刘志刚才说了，他老婆让他休息两天呢，是吧？刘志心里是激动的吧？那天他孩子给他钱，他也是激动得流泪了。他老婆说让他休息两天，你说刘志心里能不感激？“呀！还是老婆爱惜我呀！临走的时候暖水袋还是老婆给我拿的。”刚才我又给刘志加了一个什么罪名？（控告神。）刚才我说的这个控告神你听懂是什么意思了吗？不要说我是给你乱扣帽子。（刘志：没听懂。）田宇，我刚才说他是控告神，你听懂是什么意思了吗？（田宇：听懂了。）什么意思？（田宇：他说的意思是，“还是我老婆对我关心，神你干啥了呢？你啥也没干。那个暖水袋还是我老婆给我拿的”，就是这个意思。）让他不要说“听不明白，弟兄每天就是踩我，就不让我说话，我说一句话又说我是控告神了。”让刘志明白为什么要说你是控告神，刘志，听懂了没有？（刘志：她拿暖水袋那个意念也是神给的，

那神就是借着她的那个诡计成就他的计划了嘛！）刘志在那儿怎么也看不见神的爱，“你说怎么看呢？我现在累得胳膊都疼开了，你也没让我休息。我还没休息好了你就又让我来了。我老婆给我拿个暖水袋，你还给我说了个老婆爱我，我重复了一下你的话，说老婆爱我，反过来你还说我是控告了。你的爱我就看不见，怎么能看见爱呢？”

各种人的经历

为啥别人身上发生的事，你会给人家交通怎么经历，可同样的事在自己身上就不会经历了？在别人身上你什么都看得清，什么都会经历，这是因为啥呢？不管别人怎么样，那是他的虚荣脸面，那是他的地位，不影响你自己，就是说把他踩在脚底下，或者捧到天上，都与你无关。就是把他踩在脚底下无所谓，审判刑罚他也无所谓，所以你看得很清，也能说出来。一临到自己身上就咋了？“地位、名誉就是我的命根子，不能伤着我的地位。”所以你不是不会经历，是不能经历，因为经历神作工，就保不住地位，没地位了。（江梅：我老害怕丢人，老想着我做好点，老师和SJ来了，我就没有这些问题，可是每次来了都有问题。人家老董就说“你怎么老维护自己呢？”雨桦也说“你要地位，越没有地位，你老是为了地位作工”，我心里也想了，我不为地位呀，怎么一临到环境，我的地位心就出来了。）有个姊妹说我要做个猴子，我要看见西瓜抛弃玉米，看见兔子抛弃西瓜。人家还知道做个猴子，你呢？（江梅：我这成了啥了？我这不可救药了。）你抱住自己的破烂物，这就是命根子。抱住那个芝麻不放，再见了西瓜也抱住芝麻不放，反正我要芝麻，芝麻是黄金。不管我跟你交通什么，不管你再遇到什么，只要跟地位一对比，那不行了，你就放不下地位。（江梅：不通灵啊？）这和通灵不通灵没关系。今天我给秋莲交通了，你听得一清二楚，为什么放到自己身上就听不懂了呢？刚才我交通了什么？交通了经历神的作工，怎么经历神的作工呢？神作了的这

些工作你都不了解、不知道，你怎么去经历？让你寻求、揣摩，寻求、揣摩什么？神怎么作呢？神怎么摆布人事物呢？让你体验、经历、品尝、寻思，你没有这个思维、没有这个心思，你寻思的是什么？你寻思的是“丢脸了，这次丢脸了，在众人面前丢脸了”，你不寻思自己的生命，不寻思神怎么作的？你寻思的是丢脸了，所以你就活在丢脸里边出不来了。信神就是经历神的作工呢，神作了工了，但你不去经历、体验、品尝，反过来你只是把它当作仇视之物，仇恨它，想把它推开，那你怎么能经历神的作工呢？这就得有理解，什么时候才需要理解呢？在你不明白的情况下、不知道的情况下，需要理解。你对神有理解了，就不会有那么多麻烦事了。这就像你小时候，你知道你父母对你都是好的，父母不管打你了、骂你了，你对父母不是恨，打了你一下、骂了你一下，“哦，这个事情不能做了，这个事情是不对的”，它不对在哪儿？小时候你懂不懂不对在哪儿？父母不让你玩火，不让你玩刀子，你知不知道那个刀子会给你带来什么后果？小孩他是不知道的。父母说不让你玩刀子，你玩就打你一下。“打我了，记住了，父母对我好，不让我玩，那我不玩就行了”，这叫听话，是对你父母的理解。“父母虽然是打我了，不让我玩那个，但他们是为我好。虽然说我不知道玩那个会给我带来什么后果，但父母是不会害我的”，这是理解。神在你身上兴起一个环境来，不合你观念的环境，你就没有说“呀，神的实质就是爱，神作在人身上的都是拯救，我不需要揣摩，不需要非得追究个答案，神作的肯定是爱，我就接受顺服！打我不让我做，我就不做了，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理解，站在理解的基础上，神的实质就是爱，神是不会害人的。你相信不相信神是不会害人的？你相信神不会害人，那你就不会把神放到你的对立面了，这叫理解！当你不明白真理的时候，当你看不透灵界实情的时候，你能相信神不管怎么作都是为了拯救人，这叫理解。

刚才我交通的秋莲的那个例子，我不给你那样交通的时候，你最起码对神有个什么理解呢？神作的是审判刑罚的工作，给人的肉体带来的都是刀剑与击打，虽然是痛苦的，但对人的生命都是有益的，最起码有这个理解。神不会作无用的工，神不会害人的，所以，神兴起环境

使我临到了修理对付，我不能对抗、反对，我只能接受与顺服，我不明白也只能接受顺服。这叫什么？理解，理解神的良苦用心！就是在不明白的情况下，需要你去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再去经历，在经历之中去认识。你说神的实质就是爱，神怎么爱人呢？刚才，我和你交通，把过程说出来，把灵界的实情跟你诉说，让你看见神主宰人事物之间的关系。让你看见神主宰掌管，看见这层关系，看到这个过程了，这是让你干啥呢？认识。不明白的时候，对神得有一个信任，基本的信任，相信神是信实的，相信神就是拯救人的神！所以，对神没有怨言，只有接受、顺服。在接受、顺服的基础上去经历神的作工。刚才说经历、接受审判刑罚，当你得着生命的时候，看见神主宰人事物之间的关系，用神话把它连起来。再看神以前作过什么工作，在神以前作过的工作中看神作工的原则。大卫，虽然他背着人做了事了，但神要借着周围人事物去告他，借着一个先知告他。今天没有先知，是借着普通弟兄姊妹来告你说，你做什么了，是不是一样的？（是。）神的作工是一样的，这是对神作工的一个认识。当你对神作工认识了，是不是对神就更加理解了？所以说，理解与认识。在你不明白的时候，你得对神有一个信，在信的基础上去理解。就像约伯，剥夺了他万贯家产的时候，他没有埋怨神。他对神有认识吗？他明白神所作的意义吗？不明白。但他里面有个理解，怎么理解？神是造物的主，他怎么作都是对的，我是个受造之物，神赐给我福，他是耶和华，他收取我的，还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就当称颂，因为他是造物的主！约伯对神就有这么一个理解，你也得这样去理解，这叫信。你相信一切正面事物都是从神来的，你是一个受造之物，就应该服在神的权柄之下，就得有这个理解。

理解，加深理解，建立在认识的基础上。刚开始，约伯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等神向他显现之后，他是不是有一定的认识与看见了？最后，他能满足而死，就是让他死都满足！怎么达到死都满足的？是因为他不仅是理解，而且是建立在认识的基础上。你看亚伯拉罕，在神没有赐给他以撒的时候，神还没有和他对话的时候，他在人群中算个什么样的人？在人群中是

不是信神信得数一数二的人呢？（是。）在人群中他肯定是对神最信的一个。神拣选肯定是拣选最好的人，这个没有疑问。可当神临到他的时候，说给他以撒的时候，他想着“一百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九十岁了，还能生养吗？”认为不可能吧，还露出了嬉笑，这时候他对神有信吗？（没有。）这时候对神是没信的。对神没信，但在人群中还是算最好的，这是不是因着有一个理解？刚开始连信都没有，最后达到了什么程度？亚伯拉罕把以撒给神献上。你说刚开始如果就给了他以撒，让他献以撒，他献不献？他是不会献的。让他献以撒是经过几十年的经历、体验，神是在不可能的情况下给了他个儿子，是有了这么个体验、经历的认识之后，对神产生了更真更实的信。以至于到最后，神说你把以撒给我献上吧，他就能拿起刀来把孩子献上。这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建立在他经历了神作工的基础上。他经历了什么？他经历了神赐福的过程，神赐给他以撒的过程。在经历的过程中他看到了神的权柄，看见了神的能力，也就是说认识了神。理解是建立在认识的基础上。神让他把以撒献上，他就能献上，这是个理解。他没有问原因，“为什么让我把孩子献上？你才给了我，怎么又让我把孩子献上？”他没有说这些，没有讲理，没有找原因，是因为啥？理解，理解了！

今天，神给咱说了那么多话，世界上的现状你也看见了，在你前面的标杆也给你作出来了，神作工就该结束了，你是不是都看见了？诚实人掌权，诡诈人沉沦。神一直解剖假带领、敌基督，你是不是看见神是信实的呢？在教会建造时期，你经历过了人家的打压，在黑暗之中看不见神的作为，这个时期你没有理解、没有认识、没有体验，这是因着咱的素质差。可现在不同了呀，现在神掰开了说、揉碎了说，外边又有演员，再加上我给你解说，这是不是更清晰了？是不是应该有更清晰的认识了？在这个基础上，你是不是更应该有理解呢？如果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你还不理解神，还不理解神作在你身上的都是爱，那对咱是不是就是一个显明？神明告你说了，神的爱就是要赐给你真理，是要拯救你，但对你个人来说，对肉体来说，临到你的一切都是刀剑与击打，而且，神赐给人生命是不择手段，你看这些话是不是说

得够清楚了？所以，在经历神作工中，你不要根据那个恶劣的环境来衡量神的作工，衡量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不要因为弟兄姊妹对付你了、修理你了，或者是谩骂你了，你就埋怨、抵触不接受，甚至误解神！不管是对付也好、谩骂也好，你得看他说的话是什么，说出来的话是从哪里来的，什么意思，神主宰这个人事物是在干啥呢，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去看临到你的人事物。如果你这样理解了，别说修理对付你了，就是临到你的是咒诅，临到你的是弟兄姊妹的谩骂，你还能有怨言吗？还能有不解的疑惑吗？还能误解神吗？

我在前面给你作了个标杆，是吧？我刚开始见到敌基督、假带领的时候，我是根据工作安排来揭露解剖。那时，我不是埋怨，我是不解，为什么一份份检举信就解决不了这些敌基督、假带领呢？后来，我就不再检举了，我是打报告，再后来报告也不打了。我不打报告这是什么原因？我麻木了？我没信心了？这是什么原因？我理解了神的良苦用心了！怎么理解了？我在经历神的作工中，我对神的作工认识了，“哦，神是要借着敌基督、假带领让我去分辨、认识，是让我增长智慧，是让我站见证，是让我拿起神的一把两刃利剑来行使他的权柄，向世人见证。神要把黑暗面向我显明，神是让我看见这黑暗面，是让我经历神的话。没有这些敌基督、假带领我走不上正轨，黑暗面我看不见，我走不进神话里边。”当我看见这些、经历这些后，我对神更有了理解！我对神摆设的敌基督、假带领，没有埋怨了，而是一种感谢、赞美！对敌基督不是一种恨，而是看见他可悲、可怜！甚至还想伸出手来救他，看见他太可怜了！想跟他交通，想让他明白！一开始是恨，最后是可怜他、同情他。因为啥？因为看见每个人的灵魂，看见他是个灵魂，看见他走的是敌基督道路，实质还不是敌基督，想把他救过来！这是怎么来的？经历了神的作工，看见神作在人身上的都是爱！自己对神没有埋怨，反过来成了一种认识、理解。

理解、认识，在认识的基础上更加去理解，更加理解和前边的这个理解不一样了！以前的理解是我没有埋怨，看见这就是神的作工，神是

为了供应人的生命，在没有经历神作工之前仅仅有这么一个认识，看见神作的是爱！但当我经历了神所作的这一切工作，得着神的爱的时候，同时，看见黑暗面的时候，看见撒但吞吃人的时候，看见人在苦难之中苦苦挣扎的时候，看见神作工快要结束的时候，看见神心着急，看见子与父要团聚，有了体贴神的心意，这个时候理解啥呀？理解神的心，理解神急切的心！借着这个理解又产生了什么？神急切的心是想赶紧拯救人，把更多的人，更快地拯救回来！对神有这个理解了，产生了个什么？负担，产生了个负担。就想着得为神做点什么，配合神做点什么？我能做点什么？我尽心、尽意、尽力该做点什么？我在我有生之年能做点什么？产生了还报，这就是经历了之后的一个理解，在认识的基础上更加去理解。在你没有经历神作工以前，你只是风闻有神的时候，这时候得有个理解，理解啥呢？不管神在你身上作的是什么，你要知道神所作的都是爱，你不应该埋怨他，你不应该欺骗他，应该去迎合他，经历他的摆布安排。在经历他的摆布安排中，你认识了、得着了，同时，你看见了败坏人类活在撒但的权下，产生了同情心，看见了神急切的心意，然后去体贴神的心意，这是又一层的理解。理解神的良苦用心，得为神作点什么，这又产生了一个负担。负担就是神的托付，神的祝福，神的祝福就是神的托付。你能够体贴神的心意了，能够担当了，那就是得神祝福的一个过程。有了负担，你带着负担去尽本分的时候，还有没有拦阻？还有没有困难？

江梅说了，“哎呀，我一到自己身上就没路了”，带着负担的时候还有没有路？带着负担的时候，还有没有地位名誉？当一个父母为他儿子做什么的时候，他要脸面吗？当你孩子得病，在医院痛苦呻吟“哼呀、哼呀”的时候，医生说你替你孩子喝童子尿吧，你喝不喝？不要说是童子尿了，让你喝大人的尿你也会喝。为什么？为了治孩子的病，你急着要救孩子出院呢，有了负担了，有了责任了！你说让你喝童子尿的时候，让你喝尿的时候，你的人格哪里去了？平时人要人格呢、要尊严呢，穿衣服见人得有气派呢、得有气质呢，衣服不好出不了门呀，见不了人啊。当得了病去了医院的时候，你还有尊严吗？（没有。）去了手术台你还有尊严吗？（没有。）你那时候考虑不考虑尊严？

（不考虑。）在大夫跟前，你说我要尊严，你说吗？（不说。）江梅去了大夫跟前她不要尊严，但是来到神跟前、来到真理前，就要尊严，江梅你太有理智了吧！江梅，找见问题所在了吗？（江梅：嗯。）没有负担，没有责任，不当回事，你只是在神的经营中搞着个人的经营罢了，你与神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雇工与雇主的关系。所以，你才要尊严！你只想骗取神，得看清你与神之间的关系是如此的尴尬。

咱们信神多年了，口里经常说“经历神的作工呢，经历神的说话呢，得有生命经历呢。”话虽说了不少，可经历了几句神话呢？什么是经历？萧田，你交通交通经历这两个字怎么去认识、理解？经历和经过有什么区别？（萧田：经过就是走了一个过程，经历是你经历了，从中得着一方面真理了。）咱先不说真理，就单说经历和经过这两个词的区别在哪儿？（江梅：经过就是路过。）经过就是路过，经历呢？（经历可以说是亲身见过、体尝过、感受过。）见过、体尝过、感受过。经历的“经”是过了一下，经历的“历”呢？“历”里边带啥着呢？体验、品尝、感受。体验、品尝、感受都离不开什么？离不开你的思维，离不开你的心。你没有心，就不可能会体验，也不存在有品尝、感受，没有思维，你也不会去想。经过呢？就是过了一下。举个例子，就像车祸，一个人坐在前边了，他看见这个司机瞌睡了，正好这时前边路面有一块冰，司机一着急踩刹车踩成油门了，方向盘也失去方向了，然后车一下子翻了。这个车因为什么翻的，这个车祸带来了什么伤害，他心里边受了多大的刺激，这个过程他能给你说出来，这是他经历了。另一个人也在车上，他也是经历车祸了，他跟你说什么呢？“呀，我正在那边给我媳妇打电话让给我做上饭，‘啪’车翻了。”这是个啥呢？（经过。）经过，他没有什么体尝，没有什么思维，心里更没有什么感受，仅是个经过。还有一个人呢，在车上迷迷糊糊睡觉呢，车翻了才醒来，醒来时车已经翻了，没啥知觉。他们都在车上呢，按说他们都是有经历的，可谁有经历呢？只有一个人有经历，其他人都是一个经过。因为他们没有体验、品尝，没有思维，没有用心，没有用心考虑这个结果、考虑这个过程、考虑人的感受，没

有神经，没有知觉，所以这就叫经过。这就是单独认识经历、经过这两个词。为什么要交通经历、经过这两个词的区别？因为在咱信神的过程中，用经历这个词太多了！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的说话，生命经历，生活经历，都是经历。所以，你对这个经历必须要有了解。

那你今天信神，就应该经历神的作工。你得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的说话，你不能经过神的作工，经过神的说话。教会建造二十年过去了，在这二十年中，你是经历神的作工了，还是经过神的作工了？现在能不能说清楚？胡兰，你是经过教会建造了，还是经历教会建造了？（胡兰：经过。）有这么个过程，有这么个经过，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在教会建造中没有体尝、品味，没有认识，没有收获，所以你只是经过，经过了神的作工。看神话了没有？看了。可是把神话带在实际生活当中，拿神话看事了没有？没有。经历神话了吗？没有经历神话。你说咱信神不经历神的作工，不经历神的说话，这叫不叫信神？（不叫。）信神二十年了，就根本没信过神。人家是经历神的作工，你是经过了神的作工。那你是一个有生命经历的人，还是一个有生命经过的人？粗心的人，麻木痴呆的人，他活上八十、九十，能不能总结出他一生的经历、教训来？（不能。）粗心的人，麻木痴呆的人，吃了睡，睡了吃，他也是一天天过来的，他对人生只是一个经过，只是一个历程。有思维的人，有思想的人，他就不断地探索、不断地寻求，人为什么要活着？人从哪儿来的？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周围的人事物莫名其妙地来了又去，好像有人在主宰着一样，一年四季怎么这么有规律呢？打出问号，就产生了思维。产生了思维，就用心去体验。一辈子走过来，有个什么话呀？人过五十才知天命，“唉，命呀！命中注定有就有，注定没有就没有”，为什么能说出这句话来？一生拼搏，他按着他的理想追求的时候，一生就是得不着，不管他付出多少都得不着，最后，总结出一句话来，“命啊！命中没有啊！”这叫什么过程呢？人生经历。你有没有人生经历？你对你的一生总结了没有？

生命经历，怎么理解这个生命经历呢？什么是生命经历？既然是生命经历，是不是这个经历必须要与生命有关？和生命无关，还叫不叫生命经历？不叫生命经历。生命经历，这个经历得和生命有关，那生命是什么？真理就是生命，是吧？（是。）那你有了生命经历，是有了什么经历了？也就是说你经历真理去了，这个真理在你的实际生活当中经历了，这就叫生命经历。那真理又是什么？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好了，那把这个带进公式里，那这个生命经历是什么？是让你去经历，做人的准则是什么呢？行事的准则是什么呢？敬拜神的准则是什么呢？是让你经历这些。你经历了这些，这叫什么？生命经历。你不经历这些，那就不叫生命经历。你谈生命经历了，你谈的是不是生命经历？会不会分辨了？你谈出来是你做人的准则，是你行事的准则，是你怎么敬拜神的准则，好了，这就是生命经历。如果你谈出来的超出了这个范围，不在范围之内，你谈的不是做人的标准，也不是行事的标准，更不是敬拜神的标准，这就说明你谈的不是生命经历，你谈的是生命经历以外的。

一谈到生命经历，还有个什么经历呢？生活经历。生活经历是指什么说的？这个生活经历是什么？生活之中的经历，那叫生活经历。生活，就是在实际生活当中的一些经历。我不会做饭，三个月学会做饭了，这是什么？（生活经历。）这个做饭和做事的准则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今年喂了三只鸡，死了两只，因为啥死了？因为没有喂好。第二年又喂了两只鸡，因没有打上药，死了。第三年因为水没有喝对，死了。经过三年以后，你会喂鸡了，经过几年以后，你会喂鸡了、会喂猪了、会骑车子了、会开车了，这是什么？（生活经历。）这是生活经历。什么叫生活经历呢？就是在生活中的体验、感受，通过思维，你得着了一个收获，这叫生活经历。有的人是不是就没有生活经历呢？有人说“我可笨呢，一辈子也不会骑车子，一辈子了也不会做饭，一辈子了还不会带孩子”，为什么带了一辈子孩子还不会带孩子？她是笨吗？她是缺心眼，不用心，没思维，她只是有个经过生活的过程，她不是生活经历，是生活经过。

刚才说了生命经历和生活经历，还有什么经历呢？（抵挡神的经历。）抵挡神的经历换句话是什么经历？换句话说，抵挡神的经历是被撒但苦害的经历、被撒但玩弄的经历。撒但玩弄的经历、撒但苦害的经历，这都是抵挡神的经历。你不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你活在撒但的性情里边，活在败坏之中不知过，活在悖逆之中不知过。就像昨天秋莲谈的，她挺有苦衷的，这叫撒但的玩弄。撒但玩弄了她，她还为撒但说话呢！你让人家卖了，你还为人家数钱呢，今天秋莲就干了个这买卖。撒但怎么玩弄的呢？撒但是引诱、勾引你。引诱、勾引你做啥呢？引诱你背叛神、抵挡神、弃绝神。神对亚当、夏娃说“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必死”，蛇就说“吃了不一定死”，他们看着善恶树上的果子好看，撒但再一引诱，他们就去吃了，从而背叛了神。那今天的秋莲呢，撒但是怎么玩弄她的？撒但告她说“人活脸，树活皮”，活着就得有脸面，活着就得有地位，人活着得有人生意义，世上人常说“人生在世，吃穿二字”，还有让人为脸面地位的话，“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世人的这种追求，在秋莲里面还占据着，让她争地位、名誉，“你得保住你的位置啊，你自己不爱惜自己，让谁爱惜你呢？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你不保护自己的这个位置，那就丢了。好不容易得着个地位，你不为你的地位，要是丢了这个地位，没人管你，别人还耻笑你”。撒但给了她这个心思意念，“是，我得为自己说话，我得宝爱自己，我得自我保护、自我维护。那得怎么维护呢？不能说句话，那就来点实际的、来点真实的，那就得先认识自己，‘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秋莲她知道她的这个位置受到什么威胁了，谁威胁着她？我不会威胁她的地位，我不会跟她争、跟她抢、跟她夺，我只会给她，只要她不犯罪，我就给她，我不会剥夺的。那她的威胁就是竞争对手，“卖白粉的见不得卖白面的”，首先，萧田就是个对头。所以说，秋莲见了我，我问“你有什么事？”“有！”秋莲第一件事就把萧田拉出来。嘴上不能直接说“萧田是我的对头，萧田拆毁我的地位”，因为这是撒但跟她说的，她不能跟我说，所以只能间接地说。撒但告她说了，“你得用点智慧，你得有智慧”，撒但的智慧那叫诡计。撒但告她说“你得为自己说话，你得保护自己。保护自己有两种方法，一种，给自己垒上个城墙；另一种，就得把仇敌打倒。怎么把她打倒、怎么维护城墙？趁弟兄在的时候，正好能够参她一本。‘萧田呀，她不追求正道，她就是每天盯着我。’我说这句话弟兄听吗？管吗？弟兄那么多

事，会管吗？那还得再加一本。‘萧田盯着我呀，我已经不能作工了。你说吧，弟兄，我现在受到了她的威胁，我作什么工作受到了辖制，我防备她，我做事缩手缩脚，无路可走，你不给我处理，我就没法作工。还有那个江梅，你不是说我没正义感吗？我告你说，我有正义感，但是我跟着江梅，吓得我不敢有了。我和江梅说了一下，人家不听，我不能再说了。’”她为什么不能说了？“我要再说，人家把我的地位剥夺了！”所以，她间接地告我说，她受到了威胁。地位不能丢，这是撒但给她的原则。撒但让她借此机会把她俩控告了，把不敢站见证的原因告我说，“不是我没有正义感，我有，我说了，只是我不能坚持，因为我的地位受到了威胁，你得维护我的地位。萧田说了我，雨桦就过来解剖我，解剖我，我就难受，我就消极，我就不愿尽本分。你看吧！”追求地位名誉，为地位名誉说话，把从神来的当作仇视之物，把审判刑罚当作仇视之物，拒之门外，这是不是撒但作的？你上了撒但的道，中了它的诡计，还为撒但说话、为撒但数钱呢！这就是被撒但玩弄的经历。秋莲，听懂了没有？（秋莲：听懂了。）这是被撒但玩弄的经历，玩弄了你你自己还不知道。

还有一种经历是撒但苦害的经历，苦苦地挣扎，痛苦。还是说秋莲的这个例子，刚才秋莲说“我防备着她，我做事缩手缩脚”，你说防备着痛苦不痛苦？（痛苦。）雨桦揭露解剖你了，撒但让你要面子。因着没面子、没地位，痛苦不痛苦？痛苦。这就是撒但的苦害。这痛苦怎么造成的？是因为撒但给你的地位名誉，让你追求地位名誉而活。你明知道神作的是拯救工作，你明知道神审判刑罚是救你生命的，可是，你就转不过这个弯来。撒但占有了你的心，你要地位名誉，不能伤害地位名誉了，伤害了就受痛苦，就难受，一审判刑罚就难以接受，这就是撒但的玩弄。还有江梅，“我看别人都清楚的呀，我给他们交通我都能看清，可临到自己就不行了，就为自己的地位说话了，地位就占有了心了”，这就是撒但的苦害。有的还因为没有了地位名誉痛哭流涕，趴下了起不来。这方面秋莲深有体会，是吧？当得不着带领的这个地位时，你心里痛苦不痛苦？痛苦难受。名誉地位能给你带来什么？能给你带来生命？能让你明白真理？恰恰相反，带来的是祸

患！明知道是祸患，还苦苦挣扎要要呢，这就是撒但的苦害，被撒但苦害的经历。

在教会里聚会的时候，谈个人经历，有些人说“我谈个人经历呢，谈个人的败坏流露呢。”谈些什么呢？谈他怎么败坏，或者谈他怎么受苦了。两种，一种就是他在信神过程中，他受了多少的苦。就好比说江梅吧，江梅可能有个“传染病”，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在其它地方没听过有人这样说，就江梅那个地盘上的人，都是这种说辞、这种口气。什么口气呢？用你的话怎么说？“不信神还好，一信了神之后，家也没有家了，两口子全人都在外边尽本分，孩子看不了，家里贫穷成啥样了。我信神以后，生活就受到拮据，我为神撇弃了多少，为神花费了多少。那几年，我信神可撇了，可花费了！撇弃花费得家里快揭不开锅了，就到了如此地步。等到一二年一开除我，哎呀，终于释放自由，回归世界，能大干一番！”还有刘志也是，“一开除我，回归世界，几年挣了多少钱。”SJ也回家享受了几年，是吧！一二年一开除出来，在神家不尽本分了，到世界挣上钱了，舒服不舒服？家里有了钱了，孩子也有了，过着幸福的小日子，奔向了小康生活。等这步工作临到的时候，听明白了没有？听明白了。听明白了，不敢往前走。说什么话了？“我信神信怕了，一信神就意味着我的生活又得受到拮据，我就又得跑，意味着痛苦的生活又得临到。”你听听，这是什么声音？你痛苦，你还在教会里边交通这些，你的目的是要干啥呢？你是要给他们说一下，“我为神花费了，我为神撇弃花费了多少。”你要在众人面前炫耀一下你花费了，你的目的是想荣耀一下自己。这给人带来的是什么？你要让他们看见你与神的关系，你是最爱神的，你如此花费了。别人听见了是什么果效呢？把你放到世界，那是把你放到撒但窝里了，那是掉到试探里边了，活在撒但的玩弄里边了。这是一个什么经历？撒但玩弄的经历。你掉到试探里边了，你追求钱财了，不管是开除你了，还是自己出来了，你最起码得悔改反省认识自己，你不但没有反省认识自己，还追求钱财，掉到试探里边了。接受了国度建造以后，你在教会生活里还交通你的这些破烂物，把你的破烂物还当成了生命经历，还想让别人刮目相看，“让他们看看，看看我活保罗，我

为神撇弃了多少？跑了半个欧洲，冠冕得为我存留吧？”在你说这些话的同时，是在干什么？一个，你是固步自封，你是跟神争夺荣耀，你是与神叫嚣；第二个，你是在控告神，控告神给你带来了多少祸患。你在迷惑人，人听了你的这话，谁还敢为神花费？谁还敢为神撇弃？谁还敢大胆地来爱神？“你看人家一家爱神最后爱得揭不开锅了”，你这是做啥呢？你在教会里认为自己谈的是生命经历，其实谈的什么呢？是抵挡神的经历，也是被撒但玩弄的经历。你把你被撒但玩弄的经历，在教会里这么一说，别人一听，你是不是把他们引诱到错误的道路上了？你是不是在带领他们背叛神？在教会中谈这个经历，是与神对抗的一种经历。

刘志谈了一个事，孙子过满月了，想回家了，我给他交通咱到现在还脱不了这个拜偶像。他说他孩子满月了，一天在外尽本分也没挣下钱，他正是在这儿煎熬了。孩子满月，都是上礼呢，人都看着呢，看刘志这个当姥爷的能上多少钱呢，正在发愁的时候，刘志说我一看闺女这是把我放在烤盘上烤我了。一会儿了，他媳妇告他说，闺女给了咱一万块钱，说我知道你没钱，这一万块钱，你可以上礼，满月上五千，生日上五千，让人们看看，脸上长长光。刘志高兴不高兴？（高兴。）刘志高兴之余赞美神，“神知道我的身量幼小，神给我开辟出路了”，你听了这话什么味道？（萧田：神不作这样的工作，这个时候神是要人见证神呢。）人家说我这不是高举神、见证神呢？这是不是高举神、见证神？他在嘴皮上是在赞美神呢，说神给他开辟出路了，实质是什么？实质是对神的一种亵渎！那为什么说是亵渎呢？因为这个事是谁作的呢？这是撒但的一个试探。这和谁对号了？约伯受到病痛熬炼的时候，他老婆说什么了？你弃掉神，死了吧！和这个能不能对了号？约伯的老婆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呢？约伯的老婆爱不爱约伯？（爱。）她看到约伯那样子心里难受呢，万贯家产没有那就算了，还浑身长疮坐在灰里用瓦片刮身体呢。你说他找医生看病了没有？（不知道。）不敢说了，圣经里边也没记载。没记载你应该有个感受啊，你说他会不会找医生看？（看。）他生不如死、万箭穿心，不找医生看？不可能！他坐在灰里用瓦片刮身体，什么意思？长疮了，是不是

流血流脓？（嗯。）是不是拿灰止血？是不是拿瓦片止痒？能看到那个场面。他找医生了是看不好，为什么说看不好呢？因为那不是物质世界的病，那是撒但试探他，就不能让他看好，就不可能看好，所以，找医生是看不好的。他老婆看见他这样，心疼他，心里难受，就说出这样的话来了。“你说你信神了还遭到这样的报应，你还信什么神呢？人家们拜偶像的，人家们烧个香、磕个头，三天就好了，去烧香磕头的人有多少？人家不信神也没有成了这样，你信的是哪门子神啊？你弃掉你的神死了吧，你还活人呢！叫你烧香你还不烧香，你还不去。”训他呢，是吧？“弃掉你的神死了吧”，这是不是跟他没办法了才这样说的？“让你干啥你不干，让你烧香你不烧，让你拜偶像你不拜偶像”，气得没办法了，才说“弃掉神死了吧！”是没办法了。借此也可以看见约伯的倔强，“我就不听你的！”一开始肯定是互相说话交流呢，经过交流说不通，各持守各的时候，就说出这样的话来了。不可能一来就说你弃掉神死了吧，是有一段时间地争战。

当老婆说出这样的话了，约伯说什么？“愚顽的妇人”，愚蠢，真愚蠢！“赐给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神是造物的主，他能赐给咱，就不能收取咱？就因为收取了，你就能不敬拜他了？他就不应该称颂？”约伯这就站住了见证。和刘志这个怎么对号呢？孩子过满月了，上礼了，这是不是拜偶像呢？这是拜偶像了。那撒但在那边控告了，“你别看着他每天起来给你全人花费呢，你叫他驴，他也不跑了，你还说他是真信了，给他摆个环境，来个孩子满月，让他上礼，你看他上不上，你看他是不是真信的。”神说“那你去吧”，这样，这事情就自然临到了。在这里就是实际的情况、实际的事，是人肉眼能看见的事，这个环境临到了，孩子满月，得上礼了。刘志想不想上礼呢？（想。）想上礼，所以，刘志能说出那话来，“把我放在烤盘上烤呢，明知道我没钱，又让我上礼。”你说如果真的没钱，他还上不上这个礼了？没办法了，他是不是就不上了？如果不上礼了，在物质世界，人看见刘志是站住见证了，还是没钱呢？（没钱。）他能告你我没钱，我不去上礼？看不见刘志的心，撒但不蒙羞，不能证实刘志究竟拜不拜偶像了。为了能够证实刘志还

是拜偶像的，就得给刘志准备钱，所以，他闺女就把这钱送来了。物质世界看的是人与人的接触，可这是灵界的事情，撒但说什么了？“如果不给刘志准备这钱，一旦刘志那天不上礼，神你不就有话说了？你看刘志不拜偶像、不上礼了。”所以撒但要给刘志充足的机会去上礼，撒但给他闺女个意念，“去，他没钱，去给他送钱。”他闺女就把钱给送过来了。送过来了，这就该他媳妇上场了，“弃掉你的神死了吧！你还活人了，连个钱也拿不出来。”连个钱也拿不出来，什么意思？说刘志呢，“弃掉你的神死了吧，你连拜偶像的纸钱都买不起，你还信神了？丢人不丢人？”这是不是灵界最大的耻辱？拿钱上礼为什么说成是烧纸钱呢？拜偶像是不是烧纸呢？“连拜偶像的烧纸钱都没有，还得闺女给你，你说你信的是哪门子神呢？”如果要站见证，这个时候该怎么站呢？该不该说愚顽的妇人？刘志陷入了撒但的试探，他没有这样说，“撒但退去吧！别试探我，我不会拜偶像。你给我钱，我也不会去拜偶像，我要站住这个见证。”反过来还说啥？“哎呀，神给我开辟出路了。”所以，这成了一个亵渎。这叫什么经历？被撒但玩弄的经历。你把撒但玩弄你的经历在聚会点上谈出来，让弟兄姊妹听了。听了以后，这又是个什么性质？这是在谈生命经历？谈生命经历是让弟兄姊妹有生命进入呢，可你谈的是被撒但玩弄的经历！你还没有识破撒但，你还没有恨恶撒但，你没有说“借着这个让我看清了撒但的诡计，我弃绝它”，或者说“我中了它的诡计了，我恨恶自己、背叛自己、咒诅自己，我怎么是个这东西呢？”你如果能认识到自己不是个东西，恨恶自己、背叛自己、咒诅自己，那你谈的也可以说是生命经历。什么生命经历？是识破撒但苦害的经历，弃绝撒但试探的经历，这也可以说成是生命经历，因为你弃绝撒但了。可是，你谈出来的没有弃绝撒但，反而是说神给你开辟出路了，或是说没钱的时候你就像放在烤箱里烤一样的难受呢，你还把它当一个经历谈了出来！

还有一次，刘志跟我说，他那几年尽本分的时候，两个人都在外面跑，挣不上钱，跟亲戚朋友也不来往，脱了世俗了。看人家家里娶媳妇请客，家里的人红红火火的，等到自己孩子娶媳妇了，孩子满月了，院里边冷冷清清的，也没一个人庆贺，看着没人庆贺，伤心掉泪

呀、痛苦难受呀！你说信神难不难？不信神还受这苦吗？你家婚丧嫁娶的时候，外邦人去了没有？有人庆贺没有？（没几个人。）没有人庆贺，刘志难受了。在聚会点上刘志谈这些是不是谈他的经历呢？谈他信神的经历呢。你说这个经历能不能谈呀？这算不算生命经历？这算什么经历？属于什么性质？还有咱教会里经常有人谈啥了？谈信神了病痛临到了，家庭受到拮据了，老公打她了，骂她了，说起来两眼泪汪汪的，谈这些的人是不是多得是？谈这些是在干什么？（埋怨神。）埋怨神。是埋怨、是控告、是叫嚣，更是在聚会点上拆毁神的经营，控告神不公义。更是啥呢？拉帮结伙，拉拢。在聚会点上和四个人、五个人这么一交通，“呀，你痛苦，我比你更痛苦，我比你命运更苦”，你说你苦，她说她苦，一个聚会点都成了诉苦了，都是在勾引人抵挡神。因为你谈你的经历，别人一听，“啊，这就是谈生命经历呢。我信神了，因信神受了苦，神说受苦的有福了，这是我该受的苦”。这些苦是什么苦？撒但玩弄的苦，撒但苦害的苦。你在这一谈，周围人一谈，陷在这里边了，是不是团结起来控告神？联合起来控告神？勾引人？是不是拆毁神的经营？我说刘志，我还在这里呢，你就拆我的工作呢？我在这里是带领弟兄姊妹经历神的作工呢，是解决你和神的误解呢。可你在这里给我放了迷雾弹，是让弟兄姊妹起来误解神呢。明明神作在人身上都是爱，你是在这里控告，神是怎么苦害你呢。临到你的病痛不是神的爱吗？临到你的生活拮据、临到你家里的过满月，是试炼，也是试探，也是神在检验工程，你怎么对待的？这些谈的都是反面事物，借着反面事物给人熏陶感染，就成了撒但联合起来拆毁神家，这就成了作恶了！跟你谈这个目的是要干啥呢？你们当带领的要抓教会生活，在教会生活里边谈这些的太多了，你应该干嘛？（制止。）制止，要把撒但的巢穴摧毁。你能制止他、解剖他，这就是摧毁撒但的巢穴，不允许他释放这些恶言恶语、拆毁神的经营。

还有个姊妹她在背后跟一个姊妹斗呢，可她反过来还要在桌面上谈认识自己。嘴上说认识自己，谈她怎么邪恶了，怎么恨恶自己了，还说自己特别狂妄，特别爱与人斗，“她还和我斗了，她和我斗还嫩着点

呢！”她在众人面前说这话什么意思呢？你看看我是在亮相自己呢，我自己怎么邪恶，我能说出这样的话！其实意思是啥？你跟我斗，你还嫩着呢！我斗的时候，你还不知在哪儿呢！我和人斗的时候，你还穿开裆裤呢，是不是这意思？神给咱交通过什么呢？那个人说我在世上谁都不尿。神说：“……那你信神以后尿过谁呀？”（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十六）》）她不是在外边表演，她是把背后、里边的这个心思意念拿到桌面上诉说，来到聚会点上诉说，在她来说我是认识自己，我是亮相，我是坦白，我是诚实，可实际上这是在干嘛？神交通过，这是在亮肌肉，宣战，宣告。借用这个舞台，借用这个聚会点，我告你说，你还嫩着点呢！是借着这个场合把背后流露的告你说。为什么说她是宣战呢？因为她不是认识这个邪恶败坏恨恶它，她既然没有恨恶它，那就是一种宣战、就是一种宣告、就是一种利用。她不是对自己的一种认识，而是自作聪明，借用这个机会，“我就不相信治不了你，给你先亮亮肌肉，看你还敢跟我斗嘛！”她谈出这个，别人看见她的邪恶了，另一个姊妹拿出一篇神话让她看呢，结果她说“呀，你拿神话打我呢”，听！这是什么话？如果说她把这个败坏性情谈出来了，她恨恶自己的败坏邪恶，看见撒但怎么玩弄她了，苦害她了，而且的确是从心里恨恶，这就是谈出她的生命经历了，是一种认识，认识她的邪恶，就不是亮肌肉了。可她仅仅是谈出她的败坏而已，“呀，我可邪恶了，呀，我可败坏了，我这人怎么怎么了。”完了，这就是宣战、宣告。仅是这个吗？除了宣战、宣告，背后还有什么？她自作聪明。她在弟兄姊妹面前宣战、宣告以后，还戴了个冠冕，“我这个人单纯、敞开、诚实，还亮相，能认识自己”，她这一表演，把旁边那个人也迷惑了，先前想的是“不对劲呀，你咋这么恶呢？”听了她的认识自己之后，心里又想“这人怎么这么追求真理呢，敢在弟兄姊妹面前这么亮相！这么邪恶的事物她还敢说出来！咱觉得这是不知羞耻，太丑陋，说不出口！可人家说出来了，说出来还戴着冠冕。这么邪恶的事情，背后干的坏事人家敢放在桌面上！”她放在桌面上，那是不知羞耻地放在桌面上，不是亮相放在桌面上，这是不是两回事？另一个人，被迷惑住了，还为她说话了。就她在小组里这么一聚会，整个小组会变成什么样呢？“啊，这就是信神呢！信神就是把背后、把里面的邪恶事物放在桌面上，看谁最邪恶。谁最邪恶，谁还能把它谈出来，谁就是最有认识的人，谁就是最

敞开的人。”最后达到什么果效了？所有跟随神的人，“哦，这就是信神，这就是认识自己，这就是单纯敞开，这就是神所喜欢的那个人”。你说那个邪恶的人是不是高兴坏了？（是。）我又能把这些人给威胁住，我还能戴着诚实人的冠冕，神还称许，多么聪明呀！她陷到了自我聪明里边，反过来还要跟我来诉说一下，我一看，哎呀，我说你真邪恶！这么厚颜无耻！还能谈出来？她一下子震惊了，听不懂了。她不仅欺骗人，是不是把自己也欺骗了？她把这个当成了信神，当成了生命经历。所以，这就是种撒但的玩弄、撒但的吞吃。吞吃了，她还活在里边不知道。把这些例子举出来，就是让你在教会里遇到这些撒但苦害、撒但玩弄的经历时，必须给他制止、揭露、解剖，把这种人控制起来，让他不敢再到此处游玩。那教会生活是在干什么呢？谈的就是神的作工，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的说话，让你见证神、荣耀神。要么就是谈你怎么认识你的败坏性情，怎么恨恶自己的。神说过，神最恨恶那些假谦卑的人，在别人面前认识自己，我刚才说的这是不是认识自己？假谦卑，假的！你与其谈这些，你还不如谈一点点对神的认识呢！

咱们谈这些是要让你知道，什么是经历神的作工，什么是经历神的说话，目的是为了让你会分辨各种经历。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的说话，知道怎么经历神的说话吗？我刚才谈的这里面有没有？（就是经历神兴起周围的人事物环境。）这是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的摆布安排。经历神的话，就是说你在实际生活中看见哪些神的话应验了？你经历了哪句话？就像神说过，让诡诈人中了自己的诡计，神是让诚实人掌权，这话经历了没有？看见了没有？是诚实人掌权，还是诡诈人掌权？还是有地位的人掌权？（诚实人。）诚实人掌权，你是说这句话呢，还是经历到这句话了？这是字句，还是有经历呢？你谈不出来，这说明什么呢？咱根本就没有经历过神话。哎呀，信神多年，没有经历过神话，没有经历过神的作工。诚实人掌权，现在你还看不见？（看见了。）看见了，这是不是你经历过来的？看见啥了？能不能用你自己的话诉说出来、表达出来？从教会建造到现在，我是怎么走过来的？我是不是对神的话产生了一个信呢？（是。）神怎么说，

我怎么走，最后你看见我掌权了没有？（掌权了。）与神同得荣耀！为什么得荣耀呢？是因为实行神的话得着荣耀。为什么是与神同得荣耀呢？是因为我站在了神一边，是因着神的荣耀而荣耀，我是借着神的荣耀而荣耀！诡诈人呢？诡诈人中了自己的诡计。他追求地位名誉呢，现在看见了吧？神把敌基督、假带领解剖得体无完肤。他往哪儿藏？谁还跟他们？现在又把教会交通出来了，什么是教会？诡诈人在人心目中还能当带领吗？（不行。）这是不是经历了这句话呢？神要让诚实人掌权，看见了，经历了，体验了！话语成就一切，你看见话语成就了多少？你看我来作工，我有啥呢？我有地位？我有名誉？我有钱财？可是，我现在又缺啥呢？这是不是话语成就一切？神用话语来拯救人，你现在是不是看见自己的一点败坏邪恶了？什么样的人能活下来你是不是看见了一点？有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这样的人才能活下来。这准则从哪儿来的？从神话里来的。现在有点体验、有点感觉了，这是不是经历这句话？这就叫经历神话。“审判刑罚是最真最实的爱”，这话经历过来了吧？这是咱经历过的。因为当解剖揭露你一回，你能够认识一回，看见一回自己污秽败坏。审判刑罚是拯救，因为看见你污秽败坏了，你不敢这样做了，不能这样做了，这是不是拯救？是最真最实的爱，这个是生命，是赐给你生命的。这个咱体验过来了，我和你说话是不是毫不客气，不给你留面子？即便如此，你现在还跟得这么紧，这是不是话语达到的果效？这是不是你体尝到审判刑罚是最真最实的爱？这是不是经历这句话呢？

这是我谈的，你能不能谈谈你经历哪句话了？我给你谈的这是给你带一条路，让你看见什么是经历神的作工，什么是经历神的说话。经历神的作工，咱今天举了个例子，神怎么摆布安排、怎么说话，这个过程得有，你得有思维，得有果效。我又跟你说了个经历神话，来，谈谈经历神话，我看你经历哪句话了，一人谈一个，你经历哪句话了？不可能这么长时间没有经历一句话吧？持守？（持守：经历神的权柄，公平公义。）嗯，怎么看见的？经历是不是得有细节，得有果效？得有事实证明。（持守：就说我上班吧！我上了一辈子班，自己盼望以后有美好的归宿，以后能有钱，退休了也有花的，上了三十年

班，到现在我还是没钱，这不是自己想象中的结果。我自己想象的是美好的，盼望也很美好……就像那天你交通的，你该有多少钱就有多少钱，要是你就是只能挣五千的命，你想挣一万，不可能。你的命就是那五千块的命，你不可能挣一万，多余的钱也不是你的，你也花不上。）胡兰呢？（胡兰：从周围的这些出车祸、遭惩罚的事例中，看见了神的公义。还有敌基督、宗教界血流成河，看见了神的公义。原来那样的抵挡神，今天都遭到了神的惩罚、管教。）你看在我的经历中，最让我有体验的话，就是神的那句话。神说："……拿出我那一把两刃利剑，按着我的心意——与撒但争战到底，我会保守你，不要有顾虑，一切隐藏的东西会公开显明，我是发光的太阳，照亮一切黑暗面，决不留情。我的审判已完全降临，教会就是战场，你们人人都应有准备，都应为最后一次决战献上你的全人，我必会保守你为我打那美好的胜仗。"（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四十四篇》）我一开始就持守这句话，我就跟着这句话去走。我一路走来，你看见我能解剖假带领、敌基督，你的心思意念我都能看见，怎么看见的？神让我看见了一切邪恶面目，这句话我经历到了，经历到只有神能先有话后有事，神这么说了，我按着神话这么去做了，事实成就了。你说我会有什么感受？我对神是不是产生真实的信了？这句话应验了，那句话应验了，经历十句话，十句话应验；经历一百句话，一百句话应验。最后，是什么感觉呀？神，就是神！神话就是真理！真理没有一句话是落空的！为什么让你经历神话呢？在经历神话的过程中，对神更加定真，更加认识，真正看见神就是我的主，神就是造物的主！

还有咱刚开始作工的时候用哪句神话了？作工的时候，让你经历一句话是什么话？"……当神击打牧人的时候，羊群分散了，那时你们就没有真实的带领人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当怎样走末了一段路》）你是不是也该经历这句话？末了的一段路，羊群分散，这是不是都是咱该经历的？那么多话，把这些话带在实际生活中去经历，这就是把神话带到了实际生活当中，神话成了你的向导。你看今天神交通得更明确了，神交通了什么是教会，那时候祭司弟兄交通说，教会

里的人身上得有圣灵作工，一个教会有两三个有圣灵作工的人，那就是教会，没有圣灵作工的教会就不是教会。可作工结束了，神说啥了？神说神把圣灵收回来了，现在就是显明你自有的，什么是自有的？就是看这些神话在你身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了没有？所以那时交通，得有圣灵作工。现在神又给你交通啥了？“圣灵作工只是一项辅助性的工作，就像小孩子刚会走路的时候，大人有时搭把手扶一下，等走稳了、能跑了，大人还用总扶着吗？……因为各项真理都一一向人说清楚、说明白了，圣灵作工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也不是那么必要了。”（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分辨假带领（二十二）》）圣灵作工只是扶持你、帮助你一把，那不是你的生命，更重要的是神话能带领你走路，你在神话里面能找着出路，这才更加准确无误！神话比圣灵引导你更准确！这些话是不是处处在见证咱今天的国度建造呀？咱说那时没有真实的带领人，咱是不是根据神话来看的？（是。）不是根据圣灵引导、光照开启，或者是梦了个梦，而是根据神话来看的。今天交通这些，就是让你去体验、去经历，同时让你看见，你按着神话去看事，按着神话去做事，你就能得着什么？得着的是神的祝福，得着的是明白真理、认识真理、认识神，让你有路可行，更能做在神的心意上，没有偏差。这也是咱接下来该走的路，什么是真实的教会生活呢？让咱有更准确无误的路。

我这么跟你交通，而且你也看见了，现在咱是不是向着真正的教会这个路上走呢？（是。）而且神又交通说教会里要的是些什么人？（真心跟随神。）真心跟随神的人。神说：“‘真心跟随神’，这个‘真心’是有所指的，不是混日子过的、不是凑数的、不是挂名的、不是吃饼得饱的、不是赖恩得救的，不是有任何存心目的的一些人。那什么叫真心？最基本、最简单的就是：一说是神、有真理、是造物主，他心里就向往，甘心舍弃、甘心奉献、甘心撇弃、甘心受苦，愿意来到神面前接受神的呼召，撇弃一切跟随神走，有一份真诚的心，这就够了。”（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分辨假带领（二十二）》）真心只是说他是有那么一点心，能承认，能跟随。神还说啥了？经过神的交通，你看见教会里的这些人是些什么人？有义人吗？（没有。）有

几个得胜者吗？（没有。）刚开始作工的时候，有时候有点消极，SJ在这儿也是纳闷，问我了，“这都是些什么人呢？这就是选民？这就是子民？这能成了神要的？”神话今天直接告她说了。神说：“神恰恰相反，他拯救的就是这样污秽不堪、败坏至深的人类，而且跟这些人生活在一起，面对面地说话、扶持，人就达不到。”（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九）》）今天咱印证了，让咱看见了吧？是不是污秽不堪？是不是相当的悖逆呢？你现在应该能够看见一点，现在正在往蒙拯救的这条路上在走。看见了、经历了，也就是你的生命长大了，也可以说是生命的开始吧！你有生命了，你有生命经历了，什么是有生命经历了？在神话上有经历了，在神作工上有经历了。比如说做人，听了神话揭示的这些败坏性情以后，不敢那样做人了，也就是做人有了一点做人的模样了，也就是说有了点做人的原则了。行事敬拜神有了点方向了，能够把神话带在实际生活当中去实行了，这就是一个有生命的人，神承认的人，有点正面事物的人。

这个主题交通了什么？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的说话，经历与经过的区别，什么是生活经历，什么是生命经历，什么是被撒但玩弄的经历，什么是撒但苦害的经历，什么是与神对抗、叫嚣的经历。跟你交通这个是要让你干啥呢？第一个，是让你自己有路可行；第二个，让你维护教会的生活。教会的弟兄姊妹必须去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的说话，不要拿撒但的玩弄、撒但的苦害，当作生命经历在教会里边传播，要把这些制止，捣毁撒但的巢穴。

在聚会交通的时候，他们一交通这些内容，你就把它拦截了。拦截了之后对他进行揭露解剖，也就是审判刑罚立时临到。在教会中这种交通、这种认识法是不是太多了？他把撒但的苦害、撒但的玩弄还谈成是见证，还谈成是他的经历，还把生活经历谈成是生命经历，这些在聚会交通中是不是占了一多半？（嗯。）可以说几乎都是。那他一交通到这儿的时候，你是不是就能揭露解剖他了？“你这是撒但的苦害，

你这是撒但的玩弄！”就好比说那个姊妹，她一直变不过来，为什么呀？她是不是活在一种撒但的玩弄之中？这就和一个公式一样，他一打、一斗，好了，你就把撒但怎么玩弄他的这个事实公布于众，这对他来说是不是揭露解剖？（嗯。）既是揭露解剖，又是审判刑罚，这是不是审判刑罚立时临到？审判刑罚时代是不是到了？这是不是新的作工？

神话里边说什么了呀？神说：“……从此，我进入了新的时代，我将人都带入了另一个世界。当我重返‘故乡’之时，我又开始了我原计划中的另一部分工作，让人对我更有认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七雷巨响——预言国度的福音将扩展全宇》）这是不是一个转折？就是在教会里边不允许打岔搅扰的人存在了，什么是教会神也交通了，把不属于教会的人都隔离出来了，把不能见证神的人也都限制起来了。什么是见证神呢？见证神要交通什么呀？经历神的说话、经历神的作工，这是不是就是见证神呢？教会就是见证神的地方，你要谈就必须得谈你怎么经历神的说话、怎么经历神的作工的，得把原来谈的那些彰显撒但的、与神对着干的、与神叫嚣的东西转变过来。这些东西你可能认识不到、体会不到，但我给你交通了以后，你是不是就会分辨了？你会分辨以后，他就站立不住了，那这个教会是不是就洁净了？在聚会点上再没有打岔搅扰的东西了，撒但不敢再到此处游玩。撒但一走，圣灵作工是不是就来了？（嗯。）就像耶稣受撒但试探一样，撒但一退去以后，天使就过来事奉他，这是不是一个新时代？这是不是国度降临在地上？

我交通了这些以后，你就应该有一个感觉，如果按我给你交通的这个实行下去呀，那教会将会出现什么现象呢？是不是刚才说的这个？教会出现的这个现象是不是从来没有过的？这是不是真正的教会？是不是在国度建造？那这是不是新的时代？（嗯。）当你把我之前给你交通的经历神的说话、经历神的作工领受了以后，再来看这些神话，你是不是能理解了？之所以你没有在这上面领受了，是因为你就没和前

边的交通结合上。我给你交通，你也就是听一听，没有揣摩揣摩一旦我给你交通的这些在教会里贯穿下去，教会将会变为什么、成为什么？每个教会都会成为一个见证神的地方、见证神的居所，神的宝座得以高举，神的国度是不是就真实地降临在地上？（嗯。）这是个方向、是个趋势，这需要咱去配合。当神选民都能够死心塌地地、一点不差地把它贯穿下去，那国度就实现了、就降临了。当真正敬拜神的这一班人能起来敬拜神的时候，神是不是就开始显现了，就配见神的面了？咱今天都不配见神的面，所以到那时候，神是不是就能重返“故乡”，公开显现！

523　按神话行必不至失迷

1　神是希望你们都能有独立的吃喝，总能活在神的面光中，生活之中不离开神话，那才是被神话饱和浸透，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神话必会引导你往前行。如果真正亲近到这种程度，总能与神有不断的交通，你所做所行必不至发蒙，必不至没有头绪，必能有神的同在，都能凭神话去行。

2　每临到的人、事、物，神话会随时向你显明，引导你去按神意而行，一切都行在神话中，一举一动必引领你前行，必不至失迷，必能活在新的亮光里，有更多更新的开启。不能按人的观念琢磨怎么做怎么行，应顺服神话的引导，要有一颗清明的心，安静在神前，多多地揣摩，不明白的别急于求成，多多拿到神面前，献上真诚的心。

3　相信神必是你的全能，你应有厉害要神的心志，饥渴寻求，拒绝撒但的借口、存心与诡计，不灰心、不软弱，一心寻求、一心等候，要积极主动与神配合，除去里面的拦路之物。

——摘自《跟随羔羊唱新歌》

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不堪入目

神说："神的经营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很陌生的，因为人都觉得神的经营是与人毫不相干的事，那只是神作的工作，是神自己的事，所以人类对于神的经营都不闻不问。"因为你觉得神的经营与人不相干，所以你就对神的经营不关心。现在相关了吧？（息息相关。）还有个细节，神的经营是在干什么？神的经营用简单的一句话说就是神要打败撒但、蒙羞撒但。神怎么打败撒但？怎么蒙羞撒但？神是借着人的活出来打败撒但，而不是神直接把撒但打败。人原来活在撒但的权下，借着神话的开启、引导，神话的直接带领，人发现了人生的真谛，活出了人的模样、人的样式，弃绝了撒但，这就打败了撒但，这就是神的经营，这就是神得胜的果实。人都不关心神的工作，人不关心神的什么工作？在神与撒但打赌的时候，是神失败呀还是撒但失败呀，你搭不搭理？你不搭理。所以说，你在实际生活当中根本不关心为神站见证，你根本不关心什么是羞辱神，什么是见证神，什么是羞辱撒但，你根本不搭理这些。我说你活出的是撒但的形象，你也不害怕、你也不搭理。我说你得站见证，你得荣耀神，你好像把荣耀神当成一种任务、义务、累赘！这是不是最大的悖逆？我让你站见证，我让你活出人的模样是在干什么？是让你能蒙拯救，是让你活在神的经营中，是让你追求变化你的性情。你的性情变化了，就意味着你能蒙拯救了。再细一点信神是要干什么？信神主要是让人经历神的作工。神作的是什么工作？（变化人性情的工作。）变化人性情的工作，那是最后的一个结果、果实。神经营人类的中心工作是什么？（打败撒但。）这个你不能忘了！神经营人类的中心工作是打败撒但、蒙羞撒但、让人弃绝撒但。在实际生活当中，让你处处能彰显神。刘志这次回家临到的一系列事情，把他的种种表现都揭露出来了，他是不是在

荣耀撒但呢？你如果弃绝撒但了，这就是一个见证。你愿不愿意活出来？你愿意活出来，那就是站了一个见证。神借着人把撒但打败了，那你就是彰显神、荣耀神，活出了一个真正的人的形象了。如果你坚持按着你自己的意思走，“我该尽本分的时候尽本分，我闲暇之余拜拜偶像，维护维护肉体，这有什么不可？”是，可以，但你活出的是撒但的形象，在灵界看是羞辱神的事。还有在实际生活当中，人与人之间不能和睦相处，活出的都是撒但的形象，在灵界看也是羞辱神的事。

小张，那天交通什么了？“神把刘志安排到你的身边，这是神对你的爱。”你感谢神的爱了吗？（小张：没有。）你体尝到神的爱了吗？（小张：没有。）你活出的是什么？当别人给你提出问题的时候，让你儆醒的时候，咱应该是反省、认识自己。咱早点起来吃喝神话是好事还是坏事？（小张：好事。）嘴上说的是好事，你愿意做这个好事吗？（小张：我自己看我的嘛！）是，你自己看你的，可是你把别人给你提出来的建议当成了什么？他说出的这个话是好意还是恶意？（小张：好意。）那你得接受吧？你是怎么对待的？（小张：不搭理。）是好事但不搭理。（小张：不回击他嘛。）你就不能谢谢他的好意？“你的心意我领了”，这是不是很正常的一句话？（小张：那他的帽子就更多了，他说的话就更多了，就滔滔不绝了。）（刘志：我还需要你给我戴帽子呢，还滔滔不绝呢，你这个人口气太大，我需要你给我戴帽子呢？太可笑了，真是幼稚！）咱们临到事的时候都是人身攻击，这是一个受造之物该有的形象吗？彼得是怎么对待保罗的？咱们能走彼得的道路吗？（小张：现在不行，达不到。）现在不行，什么时候行呢？（小张：慢慢走吧。）小张，你在不在神的经营之中？（小张：不在。）其他人呢？这是不是咱性情变化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呢？人和人之间相处，做人的原则是什么？

小工有什么认识？你来了这么长时间有什么收获？你在不在神的经营中？（小工：不在。）为什么说不在神的经营中？（小工：我临到一些事情，就是我惹不起我躲得起。）他们做什么事情了你惹不起？我

发现每个人在为自己说话的时候都会说，可没有一个人为神说过一句话。我惹不起我躲得起，这句话是说给谁听呢？神是怎么作工的呢？（小林：摆设环境。）神摆设环境修理对付你，让你碰得头破血流，结果小工说了一句，我惹不起我躲得起。那次小工和王杰在一起干活，小工没有做好，王杰就告诉他应该怎么做。小工在那边说，“我做不了，你做吧”，“啪嚓”往地上一扔。我当时就在场，这是小工在我眼前的一个作为。“我惹不起你，我躲得起你，给你。”小工，你这是什么表现？这是什么性情？这些我都看在眼里，我不是看不见，我都知道。咱信神谈的是什么？谈的就是在尽本分的过程中流露出人的败坏性情，追求性情变化，活在神的经营中。如果今天小工是在世上给别人家干活，别人还得给你烟、请你喝酒，是吧？好话说上求着你干，那能得着什么？小工，咱有没有基本的人性？世上的人还说“虚心使人进步”呢，你计划进步还是计划退步呢？世上的人还常说“活到老学到老”，咱不懂的、不明白的能不能学？技术不好能不能操练？有没有甩手不干的？你甩手不干是甩什么呢？给你家干呢？给你家干活你会不会摔？小工，如果有两个人给你家帮忙干活去了，你还摔不摔？小工，你愿意得真理吗？你愿不愿意剩存下来？（小工：有时候涉及到一些东西的时候，感觉剩存不剩存都无所谓了，没意义。）是有时候呢，还是现在也是呢？（小工：现在也是。）是什么拦阻你剩存下来的意义都没有了呢？可不可以说是已经失去了活着的希望了？小工？是不是这个意思？（小工：嗯。）你怎么了，失去了活着的希望了，受了多大的打击这是，失去活着的希望，这是一个什么性情？失去活着的希望，这是不是很明显？这是不是撒但给的？神是让人活呢，撒但是让人死呢。人死了以后，世上的人说什么了？死者为大，生得伟大、死得光荣。就好比说消防队，人在没有殉职的时候，平平淡淡，一殉职了以后都是英雄，甚至还鼓励你死亡。你现在还不认识撒但的这种邪恶？这是对生命的一种践踏。尊重生命吗？注重生命吗？小工说有时候连活着的希望都没有了，你信神了，有时候却连活着的希望都没了，没法说了！

小工失去了活着的希望，我是失去什么了？小工，我失去什么了？我失去了和你们在一起的希望……我失去了和你们在一起的希望！田宇，我为什么这么说？（田宇：不知道。）不知道！田宇对我一点了解也没有，直截了当，不知道！刘志说说。（刘志：看着人麻木，唤不醒人的心。）小工说说。（小工：连生命都不要了，一种寒心。）你说我想得的是什么？我和你在一起想听的是什么？（安新：在神摆设的各种环境中，怎么认识自己的败坏，怎么性情变化了，最后能实行出来。想看到人的生命有进入，人与神的关系越来越近。你天天苦口婆心地揭露解剖、修理对付，在人身上没达到一点果效，看到人把自己的生命不当一回事，人太麻木痴呆了。）（刘志：神话说："你们了解一个费尽心思种田而颗粒未收的人的心思吗？"（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谈归宿》）唉……你说我现在是什么感受？（小林：心寒。）我为什么心寒？（小林：你苦苦地盼望这些人能活出点人的模样，能有点性情变化。人听了你这么长时间的交通，你辛辛苦苦交通帮助了这么长时间，却换来一句"我不想活了"。）我和你在一起，就是神说的，我看见你贫穷、可怜、可悲、可恨。我带着一种伤痛，你能不能感觉到我的伤痛？你感觉不到我的伤痛。你能不能感觉到我是站在神一边的？能不能感觉到我是在为神说话？（能感觉到。）那神的急切心意你知道吗？我的急切心意你知道吗？神的急切心意是不是想早日成就他的工作？让父与子早日团聚呢？那我的心意呢？（也是一样的。）我看着你们每天出力干活，看着刘志每天起来干活，干得胳膊都疼了还来干活；田宇说"信神就是出来干活，干完活了还是干活"；小张是在外面忙着、跑着很少回家，你说我看到这些现象以后，我心里是怎么想的？我看见你们都出力干活，可怜！为什么受这个苦呢？神要拯救人你不受这个苦不行。不受这个苦，你的这些败坏流露不出来，你就认识不到自己的败坏，所以这个苦是必须得受的。更可恨、可怜的是什么呢？人受的这些苦不是为神尽本分、尽忠心，而是为撒但献真心、尽忠心。不要看见你出力干活了，不要看见你劳累了，你省察一下你自己，你哪一分钟、哪一秒钟是为神做的？你哪件事不是为撒但献真心的？你为撒但献真心，你麻木、痴呆、愚昧、无知也就罢了！我看见你们这样我心着急如火烧！我现在想什么？我不想让你们白白受这份苦！我想让你们有所收获！让你们能得着点什么！我不愿意让你们做效力者！我想让你们蒙拯救！我想让你们得着点真理！

因为人得着点真理就意味着能剩存下来！人得不着真理意味着就是被毁灭！你就是尽本分也得被毁灭！你尽好本分了，你默默无闻、勤勤恳恳，你能活一千年！可是就你的性情能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吗？有谁默默无闻、勤勤恳恳了？连一个忠心的效力者都达不到，咱还谈什么蒙拯救呢？你说我的心急不急？我想的是把我所明白的给你，把我认识到的给你，让你去经历、让你去体验。我在你们中间给你们立个标杆，让你们看见我是怎么走的，我是怎么作的，可你们搭理吗？问问咱每一个人，回想回想咱每一个的表现。田宇，我想和你交心了，可你不吭气、不谈心。我想给你，给你什么？咱敞开谈心的时候，我想听什么？我想听你对哪方面的真理不明白，不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我该怎么满足神，这个见证我该怎么站，我走的这个路对不对，我的这个思想对不对，我的这个看事观点是否合神的心意……”我想和你探讨这些话题。你吭气吗？谁问过这些呢？“我这样做人合不合标准？我的行事有没有原则？神承认不承认？我的这个活出是荣耀神了还是彰显撒但了呢？我尽的这个本分有没有价值、有没有意义？”该不该问问呢？该不该寻求寻求呢？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圈圈里，活在自己的想象、认为里，自己信着自己的神，自己按着自己的意思去做、去盘算。对自己生命性情的变化从来不搭理，对神的主宰安排从来不寻求，对神的作工从来不搭理，而是一味地按着自己的意思去走。

刘志在这儿给咱作了个表演，是吧？你说我给刘志交通得少吗？这些你们都看见了。你说刘志悖逆到什么程度了呢？刘志，你知道你悖逆到什么程度吗？我揭露出你的恶行以后，你“哈哈”一笑而过。从不寻求，“我这个性情怎么变呢？如果这样下去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刘志，问过这句话吗？刘志根本不问！“如果我这样羞辱神、抵挡神会有什么后果？”对这些从来不想、也不问。而是抛开这个话题，你说我这样是羞辱神，我还有那件事呢，我那件事怎么样？每天、每一分钟、每一句话想尽一切办法来见证自己。咱一直说，“你能不能见证一下神呢？”刘志，这一件事跟你说过多少次，你能听进去吗？你有反应吗？还有小林，小林的火气太大了、怨气太大了，把这个火气发泄到尽本分的工具上了。咱不求长进，还不如刘志呢！刘志还

说，“呀！我在尽本分的过程中，我的业务水平得提高了。”你不是在业务水平上寻思怎么提高，而是说，“哎呀！这样要求我太高，你不知道我做不到？”小林，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呢？“你不知道我无能！”听听这话。我把你当有能力的人待，你却把自己当无能力的人待，你说你这是羞辱还是见证？昨天你在那儿干活，我和你说怎么做的时候，你也没有听直接就做了，我想着你可能是没听懂，我也就没有再说什么。因为你没有听明白，这是种误解。当我过去再和你说的时候，你的火气已经上来了，满肚子的冤屈。咱的包容、忍耐在哪儿？你的业务水平提高在哪儿？你尽本分不应该再拔高你的业务水平？一说你就叹气，我看见你一叹气，我的心就像针扎了一下一样！我跟每个人说话都受到了辖制，我得揣摩该怎么说这句话呢！听听小张刚才说的话，直截了当地告你说，“我做不到”，不加寻求、不加寻思。你说我听了是什么味道？你是第一天信神？你跟随多长时间了？小工是直接来了一句“失去了活着的希望！”你们一个个是什么表现呢？咱在作工中、在尽本分中流露出来的是没有主动进入！那也无所谓，我在苦口婆心说的时候，我说多少你们能进入吗？你们当回事吗？神是让咱站见证蒙羞撒但呢，咱活出的是什么形象？神说过什么话？神说：“全能者的叹息不再让人听得见，全能者的双手不愿再抚摸这个悲惨的人类。……或许这个守候是无期限的，又或许这个守候已到了尽头，但你应该知道，如今你的心、你的灵究竟在何处。”（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全能者的叹息》）神说不愿意再抚摸这个人类，不要让神对人失去信心，神的包容、忍耐是有期限的，神的守候是有期限的，或许这个守候已经到了尽头！什么是尽头？咱不明白的时候是咱不明白，咱明白了以后还能一直这样吗？

“神的经营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很陌生的，因为人都觉得神的经营是与人毫不相干的事，那只是神作的工作，是神自己的事，所以人类对于神的经营都不闻不问。这样，人类的蒙拯救就成了很模糊的事，成了很空洞的说辞。”“人类的蒙拯救就成了很模糊的事”，很模糊的事，刘志把尽本分与蒙拯救划等号了。这是不是成了很模糊的事？刘志，能听懂这句话吗？（刘志：能。）神今天要的是咱自己的性情变化。

你尽本分是为了谁？外表上说是为了神的经营计划，说句实在的话，你尽本分是给谁尽？性情变化是给谁变化？这些变化你得着了，是不是给你自己得生命呢？信神就是追求做人、行事、敬拜神有准则，咱得知道该怎么做人，不然这些苦都是白受！咱起早贪黑地干活，可起早贪黑地尽本分与得福受祸无关。是借着这个尽本分暴露出咱的败坏性情，只有性情变化了，才是在神的经营中。神经营的是你的性情变化，神要的不是本分，神要的是你的性情变化，但是你的这个本分还必须得尽，借着你尽本分你的性情才能有变化。“这样，人类的蒙拯救就成了很模糊的事，成了很空洞的说辞。”“我尽本分了呀！尽本分就能蒙拯救。”刘志活在尽本分就能蒙拯救里，所以每天注重的就是，“我尽本分了”，尽了本分这就算是完成大事了，活在保险箱里边了，这是空洞的说辞。“虽然人跟随神是为了蒙拯救，是为了进入美好的归宿，但人却并不关心神如何作、神计划要作什么、人类怎么配合才能达到蒙拯救，这是很可悲的事。”这是不是审判人的话？小林，这话扎心吗？这句神话在你身上有反应吗？每个人都有该受的苦，每个人都有苦楚。小林说，“哎呀！我腰疼还让我尽本分。”你说你腰疼也是尽一天本分，你顺服神也是尽一天本分，你不顺服神还是尽一天本分，你说何苦呢？陶虹起早贪黑地尽本分也是一天，她在心里争战，悖逆得痛苦难受这也是一天，单纯敞开放下自己来尽本分、追求认识自己达到性情变化也是一天，同样都是尽一天本分，可是得着的是两个结果。神说“凡属血气的无人能逃脱那忿怒的日子”，凡属血气的，什么是血气？咱说话的语气、态度，这是不是属血气的？刘志，你说你胳膊疼也得尽本分呢吧？你胳膊不疼也是尽本分呢。你“嘚！嘚！嘚！”见证一天自己也是尽本分，你默默无闻、勤勤恳恳也是尽一天本分，受的苦是不是一样的？（刘志：是。）你受的苦是一样的。可是你能不能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地尽本分呢？咱说得更高一点，咱能不能见证一下神呢？如果见证一下神，这叫生命长大，这也是一天，你见证自己是作恶，这也是一天，同样的一天过去了，人家的一天是生命长大呢，你的一天是恶行加重呢，何苦呢？你说是不是很可悲？这样实行简单不简单？（简单。）轻松、简单，但谁也不往上走。

再说小工，你就是再悖逆不也是一天一天地过呢？还说失去了活着的希望，你就是有活着的希望也是过了一天，失去活着的希望也是过了一天。你连活着的希望都失去了，你说神还拯救你吗？小工失去了活着的希望，从这句话里看到，小工的野心比刘志还强烈。撒但最大的性情是什么？狂妄，有野心。咱如果在尽本分的过程中，遇到一个技术比自己好的，咱就能失去活着的希望；遇到一个比自己强一点的人，咱就失去了活着的希望了，你说咱这个野心多怕呢！王杰告你说，“你是怎么弄的，你这样弄不对，应该怎么弄”，这仅仅是一个做法，有多大难事呢？咱就能扔下“你弄去吧”，拿本分撒气、撂挑子。你说神在那怎么看呢？什么都能成为咱背叛神的理由，别人说了你一句很正常的话，这是很正常的话吧？这有多大难处使你接受不了呢？你在世界上学习的时候，哪个老师能不敲打你两下，能不说你两下呢？如果你连虚心接受的态度都没有，那你能学会什么？你能成什么才？还让你经历修理对付、揭露解剖呢？你能经得住吗？仅仅是这一件事就失去了活着的希望了。“虽然人跟随神是为了蒙拯救，是为了进入美好的归宿，但人却并不关心神如何作、神计划要作什么、人类怎么配合才能达到蒙拯救，这是很可悲的事。”小工，知道该怎么配合了吗？能放下自己吗？能坐个低凳子吗？能不能？怎么配合神的作工？如果你连怎么配合神的作工都不知道，那就咋了？神怎么说的？（很可悲。）“这是很可悲的事。”神摆设环境是让你认识自己的性情，如果你不去认识自己的性情，不去走这条路，这是很可悲的事。

“人类的蒙拯救离不开神的经营，更不能摆脱神的计划，但是人类却并不以神的经营为重，所以人类与神的距离越来越远，以至于越来越多的并不知道什么是受造、什么是信神、如何敬拜神等等这些与人蒙拯救息息相关的问题的人也来加入到跟随神的行列中。”“人类的蒙拯救离不开神的经营，更不能摆脱神的计划”，为什么离不开？因为你是神造的。神主宰、神掌管，神让你活下来，你才能活下来，神不让你活，你就活不下来。所以说，你离不开神的经营，离不开神的作工。为什么？你得知道你受造为何。“以至于越来越多的并不知道什么是受造、什么是信神、如何敬拜神等等这些与人蒙拯救息息相关的问题的

人也来加入到跟随神的行列中。”知道什么是受造吗？不知道什么是受造、什么是信神？小林，你为什么信神？（小林：为了能得到神的称许，活下来。）你只说是为了活下来，你怎么才能活下来？在神的经营中才能活下来，你只有在神的经营中这才叫信神。“以至于越来越多的并不知道什么是受造、什么是信神、如何敬拜神等等这些与人蒙拯救息息相关的问题的人也来加入到跟随神的行列中。”这些是不是都与蒙拯救有关系？（嗯。）什么是信神，什么是受造之物，什么是敬拜神，什么是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连这些都不知道的人，也都来跟随神了。今天看见了吧？连什么是信神、什么是受造都不知道，如何敬拜神都不知道的人，都来跟随神了。小工，一个跟随神的人能够说出这样的话，你是受了多大的打击，能使你失去活着的希望？你不知道神在经营什么，不知道什么是信神，不知道如何敬拜神。作为一个受造之物，你能不能说出这话？敢不敢说出这话？

“所以，在这里我们很有必要谈谈有关于神的经营这方面的话题，以便每个跟随神的人都能很明确地知道跟随神与信神的意义，也能更准确地选择自己当走的道路，而不是仅仅为了得福、为了躲避灾难、为了出人头地而跟随神。”“以便每个跟随神的人都能很明确地知道跟随神与信神的意义”，咱今天是不是交通了跟随神、信神的意义？（嗯。）你得知道这个。“也能更准确地选择自己当走的道路，而不是仅仅为了得福、为了躲避灾难、为了出人头地而跟随神。”这句话把刘志信神的秘密给说出来了，你说刘志说哪句话不是为了得福？躲避灾难就更不用说了，他信神就是为了出人头地。（刘志：整天累死累活的哪能出人头地呢？）你每天在别人面前见证自己，这是不是出人头地？（刘志要在这些尽本分的人当中说话算数，让人听他的。）连“本王”都出来了，你还没有出人头地？（刘志：那就是开玩笑呢！）口是心的门，心里有什么东西就能流露出什么东西。你让田宇开这个玩笑，他能开出这玩笑吗？他想都想不到，他没有这词。“神的经营对人来说虽然很深奥，但并不是人不能理解的，因为神作的每一样工作都与神的经营有关，与拯救人类的工作有关，是涉及到人类的生命、生活与人类的归宿的。”咱刚才交通了以后，再看这些话就又好理解了吧？“可

以说，神作在人中间的、作在人身上的工作都是很现实的，很有意义的，是人可以看得到、体会得到的，并不是很抽象。”这句话能带到实际生活当中了吧？一解剖是不是看见了？这每一句话，咱是不是都能体会得到？撒但怎么苦害人的，咱那天交通了吧？刘志活在拳头底下出政权，撒但是怎么苦害人的，你们都能体会得到。

“如果神作的所有工作对人来说都是不能接受的，那神作的还有什么意义呢？这样的经营又如何能使人蒙拯救呢？有许多人跟随神只关心自己怎样才能得福、怎样才能躲避灾难，一提到神的作工、神的经营他们就默不作声，丝毫不感兴趣。他们认为了解这些枯燥的问题并不能使自己的生命长大，也不能获得什么益处，所以他们即使是听了有关神经营的信息也只是稀里糊涂地对待，却并不当作宝贝来接受，更不当作生命中的一部分来领受。”咱是不是就是这样经历过来的？今天能转过这个弯吗？田宇，神的经营重要不重要？（田宇：重要。）你说说为什么重要？（田宇：人不在神的经营中不能蒙拯救。）人在神的经营中才能蒙拯救。“这些人跟随神的目的很简单，那就是一个目标——得福，除此之外与他们的目标根本不相干的事他们都懒得去搭理。”这是不是所有人的表现？懒得去搭理，不关心、不搭理。我在说小林的时候，如果小林搭理一下，小林会说什么？“我敢不敢发怨言？我发怨言是什么流露？”这样是不是就警戒自己的脚步了呢？小张是直接告你说，“我懒得搭理，我不搭理，神摆设环境了，我不搭理”。（小张：不搭理也看是哪个人了嘛。）你就直接说，“看神给我摆设的是什么环境，合我口味的我搭理，不合我口味的我不搭理嘛！”（小张：目前就是这样的。）神说人实行真理都是挑着拣着的，实行的都是自己观念中的真理。你们一个比一个厉害！小张是直截了当地说，“我不搭理”。小工更厉害，不仅是不搭理，“简直是要我的命呢！”失去了活着的希望！

“他们认为信神能得福这是最正当的目的，也是他们信神的价值所在，如果不能达到这个目的，那就什么都不能打动他们的心。这是更多的

当前信神之人的现状。”神三十年前就说了这话了，三十年了咱还处在这种现状。“他们的目的、存心听起来很正当，因为他们在信神的同时也在花费”，刘志不管说什么，是不是理所当然的？一说就是，“我这里还有个什么什么”，总讲他的理由。刘志是说出来了，其他人是在心里盘算盘算。“他们的目的、存心听起来很正当”，小林的理由是什么？“这不是刁难人嘛，你不知道我有什么能力吗？”“他们的目的、存心听起来很正当，因为他们在信神的同时也在花费，在奉献，在尽本分，他们在付出青春年华，也在撇家舍业，甚至长年累月地在外奔波忙碌，他们为了最终的目的改变自己的爱好，改变自己的人生观”，这是不是刘志经常谈的话呀？刘志说，“呀！你说我不爱神，我不爱神我能撇家舍业出来在这儿尽本分？改变了我信神的方向，改变了我的人生观，我在世界上一天能挣几百块钱，我挣上几百块钱买点下酒菜，和老婆喝点小酒，那是多美的生活！开除我的那个时候，我多高兴呢！”“他们为了最终的目的改变自己的爱好，改变自己的人生观”，刘志主要的致命处就是想得地位，是吧？地位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这是不是改变了他的人生观？为了追求地位不追求钱财了。“甚至改变自己的追求方向，但他们却不能改变自己信神的目的。”刘志不能改变信神的目的，就是不能改变自己的看事观点，“我受苦能行，把孩子放下能行，把父母放下能行，心里再痛苦我也得出来尽本分，因为我是个受造之物。但是我信神的目的不能变，不能让我性情变化，不能让我放弃撒但。”你说这人邪恶不邪恶？“他们都是在为经营自己的理想而跑路”，刘志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是不是他自己的理想？“不管道路有多远，也不管途中有多少艰难险阻”，刘志一谈起来就是，“我走信神的这条路有多艰难，那时候真难！真痛苦！一分钱都拿不出来呀”，还想掉泪呢。“也不管途中有多少艰难险阻”，刘志说什么呢？“那么艰难，到今天神的作工临到我，我还得继续走”，这是不是不管途中有多少艰难险阻？“他们都坚韧不拔、视死如归。”刘志说过要为神“暴尸荒野”，这就是视死如归。他能“暴尸荒野”，但他能改变自己信神的目的吗？（改变不了。）“是什么力量能使得他们如此这样地不断付出呢？是他们的良心吗？”刘志胳膊疼也得来干活，这是你的良心吗？（刘志：那不是良心是啥呢？）你在这儿说“不是良心是啥呢？”神就来显明一下你这不是良心，刘志一临到修理对付，刘志立马就有走的意念了，那你说这还是良心吗？这是不是显明了？这就显明了，不是良

心，你还是为了地位。“你给我面子怎么都行，不给我面子我就痛得不行了，不能在这干了。”小工也是，“你要不给我面子，我就失去了活着的希望了。”这句话成了“代表作”了。“是他们伟大、高尚的人格吗？是他们与邪恶势力抗衡到底的决心吗？”刘志一说就是，“哎呀，我检举了，我坚持到底了呀！”这是你与邪恶势力抗争到底的决心吗？今天让你来这儿尽本分，再苦再累还得走。这个走的存心目的不是说你怎么与邪恶势力抗衡到底。“撒但把人给苦害得有多惨，撒但迷惑了多少人，有多少人还活在黑暗之中哀哭切齿。我有使命、有责任去把他们带出来，让他们明白、认识，来到神的经营之中”，你不是凭这个力量带着你往前走，让你不背叛、不逃避。而是什么？而是为了自己能够苟且偷生。“是他们为神作见证而不求报酬的信心吗？是他们为了成就神旨意而不惜付出一切的忠心吗？还是他们从来就没有个人奢求的奉献精神呢？”这每一句话是不是对咱的一个审判？审判你是为了什么？审判你是为了洁净你。就是说你里面有这些存心，这些话说出来就是让你取缔你的这些存心。

“对于一个从来就不知道神经营工作的人能付出如此多的心血代价，这简直是天大的神迹！”小张，刘志说你什么呢？（小张：说我六点起来不看神话。）还有什么？咱就找不着说话的重点在哪儿。刘志说小张，“一天起来不看神话，真不知道你是怎么走过来的！”这是不是天大的神迹？因为人走过来得有神话维持，是吧？（小张：所以我得“做”在人前。）小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这是跟刘志学会了刘志的强词夺理、狡辩，这就是刘志的熏陶感染。小张以前没有这个表现，是吧？小张跟刘志住了两天，被熏陶感染了。刚才我说的话听进去了吗？（小张：听进去了。）我说什么了？（小张：意思是不吃喝神话也能坚持下去这是天大的神迹。）小张，你这样能实行真理吗？审判刑罚的话临到你的时候，刘志是“一笑而过”，你是什么？你是“笑谈人生”！审判刑罚临到了，小张不感觉到惊讶！没有说“呀！怎么说是天大的神迹呢！我得寻求寻求。”这就是咱对待神话的态度。“我们姑且不论这样的人到底付出了多少，只是他们的行为很值得我们去解剖。一个从来就不了解神的人能为神付出如此多的代价，这里除了与人息

息相关的利益之外，还能有其它的理由吗？”神是不是开始解剖人了，神怎么说的？“一个从来就不了解神的人能为神付出如此多的代价，这里除了与人息息相关的利益之外，还能有其它的理由吗？”人的利益，刘志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你们叫我驴总，我心里难受，难受我也得跟着”，刘志的这个表现跟什么利益有关？他是追求剩存下来的吗？（不追求。）没有追求蒙拯救、没有追求剩存下来，那刘志追求的是什么？（刘志：神解剖出来了，就是利益关系。我跟我家人、孩子们也说了，“爸在外面尽本分给你们积点德”，我是给他们积德，也是为了我的后路。这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我感觉我这样做，神肯定会恩待我的家人。最起码有这么一个奢望、愿望。）刘志很诚恳地告你说，“我在信着自己的神，跟随着自己的神”。“话说到此，我们发现一个人都从未发现的问题：人与神的关系仅仅是一个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是得福之人与赐福之人的关系。”“仅仅是一个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完全是在搞交易。刘志刚才给你们说得很清楚，“我在这儿尽本分，为的就是给家人积点德。”他不仅是对自己有利，还得对他孩子有利。（刘志：小工你看，咱就有这个目的，所以咱就得为神花费。咱不像你，该咋死咋死吧！最起码咱的目标得明确。神话说什么呢？你离开今天的刑罚与审判，面临你的就是苦难的人生，或是难熬的日夜，不信你试试，你试试背叛了神，看看以后的日子多难熬。）这是刘志经历了几年的一个收获，比小工强了一点。小工今天是一遇到熬炼就失去了活着的希望。刘志今天是，“我不能失去活着的希望，我得具备活着的念头！还得为家里人有活着的念头！”赤裸裸的！刘志是毫不吝啬、毫不隐藏地告诉你们说他与神有赤裸裸的利益关系。“说白了，就是雇工与雇主的关系，雇工的劳碌只是为了拿到雇主赐给的赏金。”刘志的赏金就是孩子得福、他得福。

“这样的利益关系没有亲情，只有交易”，刘志，你与神的关系没有亲情，这是你自己说的，可不要再说，“谁说我不爱神呢？”你爱神吗？（刘志：我是在这种情形之下来到神家的，通过神摆设这个环境成全我，我感觉到神的爱，神对我太爱了。神摆设小张或者摆设哪个环境，使我的性情得变化，使我的人性逐渐完全，使我走上人生正道，

我从心里感谢神对我的拯救。）刘志给你们表演了一番。“这样的利益关系没有亲情，只有交易；没有爱与被爱，只有施舍与怜悯”，你说的那个爱是什么？假的。你只是让神施舍给你，那是神对你的怜悯，你对神没有爱。“没有理解，只有无奈的忍气吞声与欺骗”，刘志一仰脸，嘴上呵呵地笑，眼里的泪就流出来了。为什么呀？无奈，只能忍气吞声与欺骗。为什么说欺骗呢？没有爱还说里边有爱，你要有爱还用忍气吞声吗？“没有亲密无间，只有永不能逾越的鸿沟。”刘志那天说什么话了？“我这样尽本分，神不拯救我？我不能存活下来？”是这么说的吧？（刘志：大概是这意思。）“只有永不能逾越的鸿沟。事情已到了如此地步，谁能扭转这样的趋势呢？”刚才咱谈这些话的时候，人流露出来的都是些什么？我感觉就是“笑谈人生”，都能笑得出来，都能谈得出来。为什么能笑出来？“事情已到了如此地步，谁能扭转这样的趋势呢？”事情到了如此地步、如此局面你们害怕吗？刘志害怕吗？（没有。）没有害怕、没有恐惧感，而是还能“笑谈人生”。“事情已到了如此地步，谁能扭转这样的趋势呢？又有几个人能真正了解这种关系的危急呢？”有几个人知道这种危急呢？刚才咱都是笑着谈了，只要能笑着谈的，是不是都被这句话定罪了？这是危急，人都没觉着有危机感！危急是什么意思？（病危通知书。）（刘志：危急，如果这种局面再不扭转的话，你就很有可能堕落，最终是要遭神惩罚的。）还是“很有可能呢”？（已经确定了。）不可逾越的鸿沟，扭转不过来了，不可逾越就是死定了。“我相信，当人都沉浸在得福的喜悦气氛中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人与神的关系竟是如此的尴尬、如此的不堪入目。”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我失去了和你们在一起的信心。人与神的关系如此的尴尬、不堪入目。我不管说多少话，你们都把我的话当作笑话一样，不搭理。你没有感到危机感，但我感到了危机感。我跟你们说，“现在危险、危急”，我在这儿着急，你们在那儿干嘛？你们在那儿该唱唱、该哼哼，不搭理。把下面这段话读一下。

“人类信神的最可悲之处就在于人在神的作工之中搞着自己的经营，却置神的经营于不顾，最大失败之处就在于人在追求顺服神、敬拜神的同时也在编织着自己理想中的归宿梦，盘算着如何才能得着最大的福

分、最好的归宿。即便是人都了解了自己的可悲、可恨与可怜，但又有几个人能轻易地放弃自己的理想与盼望呢？谁又能阻止自己的脚步不再为自己打算什么呢？神需要的是与他紧密配合完成他经营的人，需要的是为顺服他而全身心投入到他经营工作中的人，而不是每天伸出双手向他讨饭的人，更不是为他有点花费就等待向他讨债的人。神恨恶那些有点奉献就等着吃老本的人，恨恶那些对他的经营工作反感而只愿意谈上天得福的冷血人类，更恨恶那些借着他拯救工作的机会而投机的人。因为这些人从来就不关心神要在经营工作中成就什么，得着什么，他们只关心自己如何才能借着神作工的机会得到福分，他们根本就不体贴神的心，一心只关心自己的前途、命运。那些对神经营工作反感、对神如何拯救人类与神的心意丝毫不感兴趣的人，都在神的经营工作之外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他们的行为不被神纪念，不被神称许，更不被神所看中。”不用说了吧？这话好理解了吧？多揣摩揣摩、多看看，祷告一下吧。

304 人与神的关系如此不堪入目

人与神的关系仅仅是一个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是得福之人与赐福之人的关系。就是雇工与雇主的关系，雇工的劳碌只是为了拿到雇主赐给的赏金。这样的利益关系没有亲情，只有交易；没有爱与被爱，只有怜悯；没有理解，只有无奈的忍气吞声与欺骗；没有亲密亲密无间，只有永不能逾越的鸿沟。事情到了如此地步，谁能扭转这样的趋势呢？又有几个人能真正了解了解这种关系的危急呢？当人都沉浸在得福的喜悦气氛中的时候，是没有人会想到人与神的关系竟是如此尴尬、不堪入目。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人在神的经营中才能蒙拯救》

什么是边缘性工作

神经营的是人的生命，神经营的不是产业，产业是人经营的。（王超：我看神的交通，意思是说事务性的这些工作与神的经营没有关系。看了这些话，我感觉自己都喘不过气了。心想“那我不是就白干了吗？就是再干多少也是白干。”还叹了一口气，怎么与神没有关系呢！这是我当时的反应。就觉得都干成这样了还不行，那咋弄呀？）人就是想利用出力干活来换取自己的归宿，跟神搞交易。（微微：就是我把本分尽好了，神就该留我了吧！光倾注在这个本分上、工作上，没有注重自己得着多少生命，会不会做人了，会不会做事了，自己做的到底是不是在敬拜神，这个路没有走对。）现在知不知道边缘性的工作是什么了？（微微：边缘性的工作就是外边干活那些。）（王超：咱们作的这些就是边缘性的工作。）边缘性的工作是你想得那么简单吗？边缘性的工作是什么时候产生的？是教会产生了以后才有的边缘性的工作。

你不理解神说的边缘性的工作是什么意思，神说：“除了这几项主体工作以外，是不是还有一些边缘性的工作？边缘性的工作有哪些？边缘性的工作指的是教会的存在对人的性情、观念、观点、生存价值、生存观、人生目标方向能起到作用的工作。”（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分辨假带领（二十二）》）边缘性的工作包含什么？性情变化，存心、观点的转变，以及对撒但的认识。神经营的主体、实质性的工作是什么？主体、实质是让人认识神，成为神的知心人，能顺服神。认识神、顺服神，这个工作是实质性的工作，这是神经营的主体。你认识撒但、认识这个黑暗的社会，这是一种边缘性的工作。神主要是让你去认识神，认识撒但、认识世界那是陪衬物。没有这个陪衬物，你

认识不了神，也就是没有黑就衬托不出白。神的主体工作、实质性的工作是让你认识神，认识正义。可是败坏、邪恶的人活在罪中不知罪，连什么是黑都不认识，什么是恶都不认识，所以神就附加了一个边缘性的工作。必须得让你认识什么是罪，什么是恶，这是附加，你认识了黑暗面你才能认识正面的。你要想认识神，你就得先看看撒但对你作了些什么。你要想看见神所作的都是爱，那你就得看看什么是邪恶，看看什么是撒但的玩弄，所以说这个边缘性工作跟认识神这个工作相对比，它不涉及主体工作。这个工作是让人认识撒但的邪恶，认识它是怎么玩弄人的，认识不了神，你不能直接事奉神，所以说这个就是边缘性的工作。

如果你是一个合格的、真正的人，是没有经撒但败坏的亚当、夏娃，那就不用经历边缘性的工作了，你直接经历神所作的实质性工作，认识神、事奉神，这就行了。可是你被撒但败坏了以后能用吗？（不能。）不能用，那就得先把你这些属撒但的东西都脱去，所以说这就成了边缘性的工作了，边沿上的，不占主体，不占实质。好比说盖房子呢，你要的是房子，你要根基吗？（它只是一个边缘性的东西。）你是要住房子呢，你还是要根基呢？（要房子，这是主要的。）要不要根基？（可是不要也不行呀！）是迫于无奈才扎的根基。都想住空中楼阁呢，腾空上去，盖个三层楼多好，但是没法盖！如果能盖这个空中楼阁，谁还扎根基呢？扎根基不是目的，目的是要盖房子。这个根基就成什么了呢？（边缘性的工作。）教会里实质性的工作是什么呢？见证神。福音队，直接传扬神的名；带领工人带领神选民吃喝神话、过教会生活；视频组、文字组直接见证神，这叫实质性的工作。这些人在前线打仗也好、工作也好，还得有后勤部队吧！他们的吃喝拉撒得解决吧！吃喝拉撒这不是主体，这不是神所要作的，这是什么？这是边缘性的工作。边缘性的工作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是教会建造以后才有的。教会成立以后才有性情变化。看前边的话心凉了一截，人家作的是实质性工作，而自己作的是边缘性工作。看后边这句话，这个边缘性工作也是个关键，没有这个边缘性的工作，人的性情不会变化。（这就结合上了。）你说你的心还凉不凉？

（越是边缘性的工作，性情越能变化。）你的性情得先发生了变化以后，你才配见神的面，你才能真正的见证神。现在福音队算不算是真正见证神的人？他们是传扬神名的人，是不是见证神呢？怎么才是见证神呢？是用你的活出来见证神。所以说在教会建成以后才有了边缘性的工作，才开始“盖房子”，所以说现在才开始走信神的路。看了这句话又心凉、又欣慰、又兴奋。你看到福音队在那儿直接见证神呢，看到视频组作的是实质性的工作，而你作的是边缘性的工作。（王超：所以我就叹了一口气，“哎呀！人家都是主职，我作的还是个边缘性的工作”。）无论你搞什么产业，搞什么卫生服务，你这些服务是为谁呢？是为支援他们的生活所需。就像安空调、安暖气，这是什么？这是作后勤工作的。你支援的是他们的生活所需，你侍奉的是人，而他们直接见证的是神，所以他们作的是教会实质性的工作，你作的是边缘性的工作。有的人一听就懵了，都处于半消极状态了。陆山没看，看了就趴下了，“我本来就消极了，又让我看到自己作的是一个边缘性的工作”。（陆山：我想的是，不管你作什么样的工作，目的就是自己的败坏性情得变。）不管尽什么本分，这个本分就是一个媒介、一个桥梁。你不要注重，“他尽什么本分了，她尽什么本分了”，目的是看你在尽本分的时候，在神给你摆设的人、事、物环境中你怎么去对待，你怎么去经历。经历是什么意思？体会、品尝、寻求，就是得有思维，寻求、揣摩，从这里边找着神是怎么作的呢？找着神的主宰与安排，这叫经历神作工。在神给你摆设周围的人、事、物里边体验、经历神的话，“呀！我这才明白了神的这句话，神说的这句话在这件事情里边应验了，神说的这句话成就了！”这就是经历神的话。

好比神说神喜欢诚实人，神喜欢有正义感的人，你现在是不是体尝到了、感觉到了？你能体尝到了、感觉到了，这就是你经历过来了。看神所作的工作，诡诈人怎么样了？滑石蛋怎么样了？神一步一步地抛弃了。而诚实人呢？诚实人得着的是什么？诚实人得着的是钱财、地位、名誉？（不是。）诚实人得着的是什么？神最终要得着的这个人是什么表现？粮食满仓、果实累累。你是粮食满仓、果实累累，还是

花虽然开得漂亮，但最后没有果实，变成了撒但的诡计？神最后作成的是什么？最后就看他是不是粮食满仓、果实累累。而另一个是不是看着花虽开得漂亮，最后却没有果实？（嗯。）这是怎么造成的？“哦！当时他就是欺骗神，做假账，不作实质性的工作。他不相信神的话，神和他说了多少话，他就是不听、就是不变。他什么都清楚了就是不实行，根本不把神话当神话待！”诚实人、老实人是什么表现？人家就按着神的话去做，神是怎么说的人家就怎么做，人家没有考虑自己的前途、命运，人家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虽然人家没有考虑自己的生死，也没有考虑自己的前途，但是人家最终是什么？人家没有前途了吗？没有命运了吗？人家得着的是生命！从外表看，人家舍弃了生命，人家是不要命地实行神话，你开除、隔离人家，你就是咒诅人家什么，人家根本就不搭理你，最后人家得着的是什么？得着的是生命！得着的是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人家找着人生的真谛了！这是不是果实累累呢？人家粮食满仓了。哦！神的话应验在这些人身上了！这些人说出来话，其他人还不敢反驳，还得跟随。这又应验了哪句神话了？“借着人实行神的话与神同掌王权。”（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国度时代就是话语时代》）神把权柄交给了这些人，神让所有的人在他面前不能站立。这就是让你经历神的话呢，你去体验神的话，神是先有话后有事，这些话一句一句全部应验了！你看见了、应验了，这就是什么？就像以色列民出埃及经历了十灾。你经历了、体验了、品尝了神话的威力，话语成就一切，成了！

什么是在神的经营中（三）

现在知道什么是性情变化了吧？思想上、看事观点的转变。

239　性情变化的人才能见证神

1　人的性情是在神的多种作工之中达到变化的，人若没有性情的变化就不能达到见证神，不能达到合神心意。人的性情变化就标志着人已脱离了撒但的捆绑，脱离了黑暗的权势，真正成了神工作的模型、标本，真正成了神的见证人，成了合神心意的人。

2　今天道成肉身的神来在地上作工，他对人的要求就是让人达到认识他、顺服他、见证他，认识的是他的实际正常的作工，顺服他的一切不合人观念的说话与作工，见证他拯救人的所有作工，见证他征服人的所有作为。见证神的人务必得对神有认识，这样的见证才准确、实际，这样的见证才能羞辱撒但。

3　神是借着经历他审判、刑罚，经历他对付、修理而认识他的人作他的见证，他是借着被撒但败坏的人，被撒但败坏的人见证他，他是借着性情变化得着他祝福的人见证他。他并不需要人对他口头的赞美，也不需不经他拯救的撒但的种类赞美他、见证他，也不需不经他拯救的撒但的种类赞美他、见证他。认识神的人才有资格见证神，性情变化的人才能有资格见证神，认识神的人才有资格见证神，性情变化的人才能有资格见证神，有资格见证神。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认识神的人才能为神作见证》

神作工结束要看谁能爱神，那什么才是爱呢？神说：“‘爱’里没有条件，没有隔阂，没有距离；‘爱’里没有猜疑，没有欺骗，没有狡诈；‘爱’里没有交易，没有任何掺杂。”（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被召的

人多，选上的人少》）爱里没有什么掺杂？就是所尽的一切本分，所做的一切都没有条件，不会因为自己的一些地位、名誉受到损失而停止尽本分，或者是撂挑子，一切都是爱的流露。在爱的支配下尽本分，这才叫爱里面没有掺杂，是纯洁的爱，是真正的爱。“人的性情是在神的多种作工之中达到变化的”，多种作工是不是得经过多个环境？就刚才说出“车祸”了，是不是得让你经历多个“车祸”呢？你不出“车祸”能不能证明你性情变化了呢？就是在多个“车祸”下，去经历、去体验、去认识。可是人信神想的是什么？（SJ：平安。）想的是平安，想的是什么“车祸”也不要出。“人若没有性情的变化就不能达到见证神”，今天知道了吧？性情没有变化就不能见证神。你说王谦、李放、刘志他们活在了一个什么情形里？他们见证神都是想用嘴皮子来见证神，“我能给你把神话说出来”，所以他们追求的是在神话上、字句道理上明白多少，从来没有计划过要实行真理，没有计划过要变化自己的性情。而神是要你活出神话，让你去站一个见证，能用你的活出来彰显神。“人若没有性情的变化就不能达到见证神，不能达到合神心意。”神告诉你了，不是只让你明白认识，而是让你活出，你活出神话了才合神心意。“人的性情变化就标志着人已脱离了撒但的捆绑，脱离了黑暗的权势，真正成了神工作的模型、标本”，你的性情变化了没有，就是说你脱离了撒但权势的捆绑了没有，当你不受撒但给你的生存法则的影响，然后完全能按着神话作出来、活出来，这就是性情变化了。

咱今天重点谈的性情变化是什么？你在尽本分的过程中，你一心只谈神的作工，只谈怎么经历神的说话、怎么体验神的作工。而不谈什么？不谈你个人的感受、个人的难处。有的人一谈就是，“我尽本分了，哎呀，我心里可痛苦了！”他认为他受痛苦就是神在熬炼人呢，让他在痛苦中得真理呢。他的那个痛苦是什么？他的那个熬炼是什么？是因为不合他心意了，他难受、痛苦、熬炼。有些人就套字句了，一痛苦、难受，就说神熬炼人呢。我让你们分辨个事：刘志在那边谈见证呢，谈了两个。一个是“我信神的时候可付出了呀，那时候我天天在外面跑，钱挣不上，当时真是一分钱也拿不出来，那时候逼得人简直

是没有一点出路啊！都掉泪了！不信神了才到了世界上挣了一点钱。”刘志谈他的这个经历，谈他为神尽本分付出了，一分钱都没了，熬炼难受呢。还有一件事是说以前发生的事，“别人家娶媳妇的时候，家里一堆人，咱因为在外面尽本分，跟人早就断了来往了。所以等到自己家里有事的时候，家里冷冷清清，没有个人。心酸呀！心寒呀！痛苦呀！熬炼、难受，这是信神该受的苦啊！”你听这话，这属于什么？（李娟：诉苦呢。）诉苦呢，人因着信神可受了不少苦，还想掉泪呢。在他来看他这是在干什么？（周蕊：他认为是实行真理呢。）他认为是在实行真理呢，“看我受的这个苦，我多难呢，我为神这么受苦付代价，家里面有事了没人帮忙，让人家看见笑话、耻笑，我难受。现在我又来这儿尽本分，每天还打着我，我还得受这个苦，你说等到神作工结束的时候，我不能蒙拯救？我不能剩存下来？”这话是带问号的，“我这不能剩存下来？”你怎么看这件事情？他能不能剩存下来？该不该剩存下来？（不能。）为什么不能剩存下来？（他不是追求真理，追求性情变化。）那他追求的是什么？（SJ：换取、交易。）“你看我站见证了，看我所受的苦”，他这是不是见证？（不是。）

我说：“刘志呀，你也太恶了！我不在这儿，你想干啥干啥，我还在这儿呢，你就挖我墙根了；我还在这儿呢，你就拆毁我的经营呢，你太可怕了吧！”为什么说他是拆毁呢？我在这儿是解决人对神的误解，而你在这儿是干什么呢？你在这儿是迷惑、引诱、勾引他们都起来与神叫嚣！你说这些给他们达到了什么果效？人家是因着信神得福、得恩典了，因着信神，神恩待了。你告我说你是因着信神，你一分钱没有了，神剥夺了你的了，神不让你活了，因着你信神，神害了你了。你说这些话让别人听着，谁还敢信神，快别信了，信神一无所有。一无所有了神也不承认你，你看痛苦成什么了！因着信神，孩子结婚家里连个帮忙的人都没有。你说你恶毒不恶毒？神说什么了？神说：“……像年轻人所操办的婚宴或嫁妆，什么礼钱酒宴这一类喜事的说法、讲法，流传下来的古语，为死人、为丧事所操办的一切无意义的迷信活动更叫神厌憎……”（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作工与进入 三》）神恨恶

节假日，你到我这儿控告什么呢，“神害得我连节假日也过不成，连个祝贺我的也没有，连个祝贺我起来抵挡神的人都没有，你说我信的是个什么？”这是不是实质？刘志在那伤心掉泪呢，刘志说，“姑娘出嫁身边也没有个人，周围邻居怎么看呢？连个帮忙的人都没有。”我说：“刘志，你也太邪恶、太恶毒了。你信着神，你拜偶像也就罢了，你不是想和弟兄姊妹团聚，你是告我说‘我因着信神，魔鬼、污鬼、邪灵、撒但都不来我家了，你说我信的是个啥呢？’不信派不都是魔鬼吗？不都是撒但吗？婚丧嫁娶的时候去你家祝贺的不都是些魔鬼、撒但吗？你这是不是完全要和神对着干，叫嚣到底呢？”你说愚昧无知怕不怕？他还觉得他受了苦了，“我这是见证，我受了苦了，我这是因着信神所受的苦。”这是因着信神所受的苦吗？（不是。）这是抵挡神，抵不过神所受的苦；与神对着干，打不过神所受的苦。打不过神气得泪都下来了。然后他还迷惑、散布，让人一听，“呀，就是，不是你说，我也是这样看的，我也是这么经历的，我的这个家也是这样。”你说你是，他说他也是，最后你是不是把神的国给拆毁了？这些话不敢解剖啊！（SJ：不解剖还认识不到，认为没啥，一解剖性质就这么恶劣。）这个事情是不是经常遇呢？是不是经常见呢？在教会是不是经常有呢？反过来他们还给你说是什么呢？说这是见证。教会里边这种人有多少？你们能不能揭露解剖？（SJ：多的是，光是听人家说，听不出来这问题。）完全就是个狼！与神张牙舞爪，到神家来叫嚣、控告，来控告神来了。神是让你与魔鬼决裂，是让你脱离这个撒但的网罗，信与不信的本是两类人，团体要出现，是让你因着信，因着有着共同的心志、共同的志向走到一起。你不是说撒但玩弄你了，而是在这儿控告，“我不能和魔鬼、撒但在一起了！”

“人的性情变化就标志着人已脱离了撒但的捆绑，脱离了黑暗的权势，真正成了神工作的模型、标本，真正成了神的见证人，成了合神心意的人。”性情变化就是人的看事观点完全变了。为着神，为着人的生命，为着神的经营计划，为着神的作工，一切都是为着神这是不是性情变化的标志？这就是性情变化。刘志的这些苦难是为着什么？（他为他自己呢。）他为他的肉体、为他的名誉，还为着什么？周围人怎

么看呀？他不是信神，他是看别人怎么看他。他嘴上说自己是信神的，其实他信的是谁？他信的是周围的人。他不是要满足神，他是要满足周围的人，他满足不了周围的人，就难受、就痛苦。你说邪恶不邪恶？（现在有的人不去吃席了，但是在微信上把礼钱转过去了。）我在给刘志交通的时候，给刘志说了这些以后，他只是哈哈一笑。咱在这儿交通了多少，不是没路途，在这些事情上，他就不计划去实行真理。他什么都明白，他就不计划去实行，为什么？撒但捆绑人了，人家周围人怎么看呢？在微信上还得把礼钱转过去，就即使你再给他交通，他也还是要那样做，他就不计划实行真理。

“今天道成肉身的神来在地上作工，他对人的要求就是让人达到认识他、顺服他、见证他”，认识他、顺服他、见证他，这是神对人的要求。“认识的是他的实际正常的作工，顺服他的一切不合人观念的说话与作工”，今天给你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说约瑟，是吧？神作在约瑟身上的工作，还有今天神作在咱身上的工作，让人认识他、顺服他、见证他。认识什么呢？“认识的是他的实际正常的作工”，你看神在约瑟的故事里作的工作是不是相当的实际呢？相当的实际。很自然的，没有神迹奇事。咱今天呢？更看见了，更是，理所当然，就这么一步一步过来了，实实际际，实际正常的工作。“顺服他的一切不合人观念的说话与作工”，神让你顺服，什么叫顺服？合你观念的事情那还叫顺服？那就不叫顺服。只有不合你观念的事，你能顺服下来，那才叫顺服。在那边盖了个棚，我说离棚沿一米立个柱子，刘志说“不行，留十公分，你说的那个风一刮就刮倒了，不行！不行！要是就按你的那个办，我做不了，我不做，你让他们去做，要是按着我的意思做了，那我就做。”我说：“你这是什么口气呢？”“我和你商量，我和你商量呢。”我说：“你这是商量吗？你这是要挟还是商量？”要挟。他又说“神说了，彼得那时候说就是把我当玩物耍，我何不乐意呢？你要把我当玩物耍，能行，那我就按着你的那个做，只要你说一声是把我当玩物耍就行。”他的意思是什么？“你说的那个肯定不行，第一天做，第二天就坏，还得返工，返工的时候还得我返工，到时候不要让我返工啊！不要让我干啊！”我说：“你这是对我的贬低、对我的藐视、不

承认我。”我再说什么，扭转不过来。最后刘志来了一个，“你要说是把我当玩物耍，你直接说，我肯定顺服！”你说我要说出来把他当玩物耍了，他能顺服吗？那还叫顺服吗？

“顺服他的一切不合人观念的说话与作工”，周蕊和夏彤，不合你观念的你能不能顺服？顺服神的作工、说话。周蕊不顺服夏彤，夏彤是不顺服周蕊，“她那样和我说话，我没办法和她说，不说了！”你是这么看，她也是这么看的，丝毫没有站在神一边去看。“见证他拯救人的所有作工，见证他征服人的所有作为。”我今天给你交通的这个，算不算给你立了一个标杆？“见证神的人务必得对神有认识，这样的见证才准确、实际，这样的见证才能羞辱撒但。”怎么蒙羞撒但，咱交通了吧？交通了夏彤的表现，撒但怎么玩弄你的？你把见证作出来，撒但在你身上不能作工了，行不通了，捆绑撒但了，撒但在你这儿没有可乘之机了。你作出这样的见证，才能蒙羞撒但。“神是借着经历他审判、刑罚，经历他对付、修理而认识他的人作他的见证，他是借着被撒但败坏的人被撒但败坏的人见证他，他是借着性情变化得着他祝福的人见证他。他并不需要人对他口头的赞美，也不需不经他拯救的撒但的种类赞美他、见证他。”这是不是就是神说的，不要死人的见证，是吧？不要没有真理的见证，不要你嘴皮的见证。需要真实的认识、经历，用你的活出来见证神。“也不需不经他拯救的撒但的种类赞美他、见证他。认识神的人才有资格见证神”，一天说见证神见证神，认识神的人才有资格见证神。你要想认识神，你就得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的奇妙作为。“认识神的人才有资格见证神，性情变化的人才能有资格见证神。”神的作工结束了，神要的是能见证他的人，是吧？你得是性情有变化的人。什么是性情变化，今天你也搞清楚了，性情变化的表现是什么，你也看见了，现在应该是从迷雾中走出来了。今天借着夏彤、周蕊两个人的表演，再加上我详细地解说，你就很好理解了，没有什么难事了。

现在知道什么是经历、体验了吗？得具备什么才能有经历、体验？粗心的人有没有经历、体验？刚才说了一个经过，“我睡着睡着发生车祸了，跟那个车撞了一下，翻了。”粗心的人什么也得不着，他不会有得着的，因为他没有经历、没有体验。经历、体验得具备什么？必须得有思维。有思维你才能有经历、有体验，没有思维就不会有体验、经历。思维得结合什么呢？思维得结合心、良心，用心去思维、考虑、寻求，找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抓住源头、出发点。如果只是看见这件事情是神作的，“摆设了什么环境是神作的”，这就完了，这叫体验、经历？这是口头承认。如果你真实承认了这是神作的，那你就该怎么呀？是不是该揣摩呢？神为什么要这么作？神作工的目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把这些不合人观念的事情摆在我面前？最后要达到一个什么果效？根据果效说话。得着这个果效以后是谁得益了？是神家得益了？撒但得益了？这里边有哪句神话应验了？找着哪句神话应验了，是不是就是在经历这句神话了？我给你交通的我经历了哪句神话了？神说“没有理解，只有无奈的忍气吞声与欺骗”，我要经历这句话呀，就需要神给我摆设环境，摆设什么环境呢？摆设周围人、事、物。因为神说这句话是对所有人说的，神说的这几种人必须都包含，只包含一个人还不行，所以就得摆设多个人，周围的每一个人代表着一类人。这个人不说话，你说话他想搭理不想搭理的，这是什么？忍气吞声，这就叫忍气吞声。他为什么要忍气吞声呢？因为他看见神作工了，他想坐这列火车了，可是又不想为这列火车服务，心里一百个不愿意，但又不想下车，“哎呀，我忍气吞声吧！”坐火车了，其他座位都满了，就剩厕所旁边有个空地，你坐还是不坐？你是下车等下一列火车呢？还是就坐这一列火车呢？“这一列是生命的火车，下一列我能坐上吗？我就坐在厕所边，我就忍气吞声吧，忍气吞声先坐上走吧。”无奈的、没办法的。搞欺骗的这个人呢？想坐火车呢，但不想买车票、不想付代价，该干什么呀？拿个假票，做个假的，伪装一下，做个假乘客，伪装、假冒、欺骗。让尽本分了，“你尽本分了没有？”尽了。让他刨个十五公分的坑，他就刨了个五公分，你问他做了没有？他说做了。他不管做成做不成，反正是从外表上做一下，欺骗！他们为什么是欺骗、是忍气吞声？为什么是这种表现呢？是因为什么导致的呢？因为他不理解神的良苦用心。神给我摆设这些环境以后，我看到这个人是这个情形，那个人是那个情形。我为什么能了解

他们的情形呢？因为我着急要去作工去呢。去作工找不见人，我想用人家，看见人家是那种态度，我还不能让人家跑了，我是不是必须得了解人家的情形呀？在无奈的情况下，了解人情形的时候，“哦，人家是这个表现，再一看神话，这就是忍气吞声”，去对号入座了。这就是神摆设这些环境，让我去经历这句话。这边有人表演，那边又有神话揭示，神话在这儿应验了，神让我去体验、经历这句话。人、事、物是谁主宰的呢？神主宰。让我体验、经历神的作工、神的安排。刚才用的是哪些东西？思维、心思、还得有神话的根据、神作工的原则、还得实实际际、还得让你站在神一边考虑神的作工、考虑神的经营计划，多方面的条件。让你看见这些是让你认识、体验、品尝。体验什么？神作工拯救人多难呢！撒但把人败坏到什么程度了呢！越来越恨恶撒但。是不是越挖越多呢？神那句话是怎么说的？顺藤摸瓜，越经历、体验、越揣摩，越挖越多。你没有思维、没有心，就不存在有经历、体验。

知道我给你交通这个的目的意义了吧？你必须得有寻求的过程，得有心思，考虑后果。考虑后果，实际上就是考虑果效，考虑会达到什么样的果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当我看到现在的人处于什么情形的时候，不解，“这不合人的观念，明明是神家的人，建造国度应该是冲锋上前，应该都是积极的，怎么会有这些事发生呢？不应该呀？不合人观念呀？”不合你观念的时候，你不能否认说“这不是神作工”吧？你得在神话里找印证，印证哪个神话了呢？神话说什么呢？“但我仍然说我的计划从未改变，而是人的信心与爱心一直都在变，一直都在减少，以至于每一个人都有可能由对我趋炎附势到对我冷淡过渡到将我逐出家门。”（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当为你的归宿预备足够的善行》）当初人们都是多热心呢，刚开始干活从早晨六点就起来干活，加班到晚上十一、二点了还有劲，现在早晨七、八点了才起来，干到下午六点就收工了，怎么现在的人反而累得不行呢？“哦！经过时间的印证，现在才是真实的身量，显明了。当初人们都是种热心！正好印证了神的话，从热心过渡到趋炎附势，再过渡到逐出家门。”现在虽然人在这儿尽本分呢，实际上把神逐出家门了没有？又一个话题出来了，什么是

逐出家门？神话不能作他的主导了，当你和他说话的时候，他想搭理不想搭理的，他那是种什么表现呢？忍气吞声和欺骗。这是不是把神逐出家门？神在你心中的时候，你还能说出这话吗？把神逐出家门不单单是说“我不信神了”就是逐出家门，他心里边没神了，这就已经是把神逐出家门了。在一件事情里边寻求揣摩拖一拖，能经历多少神的话呢？我给你这样交通，是让你也这么去经历，你遇一件事情不放过，你说能拖出多少东西？你揣摩它，越揣摩它越多。拖出神话来，这叫经历神话，看见神所作的都是奇妙作为，这就叫经历神的作工，这就叫信神。如果说你也不经历神的作工，也不经历神的说话，这些东西也不揣摩，这叫什么呀？这还叫信神吗？（不叫。）有一首诗歌里边说什么了？人与神的关系是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是雇工与雇主的关系，所以导致了一个什么结果呢？神说：“人类的蒙拯救离不开神的经营，更不能摆脱神的计划，但是人类却并不以神的经营为重，所以人类与神的距离越来越远，以至于越来越多的并不知道什么是受造、什么是信神、如何敬拜神等等这些与人蒙拯救息息相关的问题的人也来加入到跟随神的行列中。”（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人在神的经营中才能蒙拯救》）人根本就不知道受造为何，神为什么要造你，你都不知道。受造为何是什么意思？就是不知道神为什么造了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信神的人也走到了这一行列之中。这是不是又经历了一句神话？（是。）

现在看见了有多少人是这样的呢？知道什么是信神吗？经过多次交通以后，你知道什么是信神吗？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信神！信神几年了？（二、三十年了。）二、三十年了不知道什么是信神！今天知道了吧？什么是信神？你得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的说话，在实际生活当中来找着神话的实际，这就是经历神的说话。不要和周围的人、事、物打架，他说这了，他说那了，不是他要怎么样，导演是神！他只是个演员，一个演员跟你说句话，你跟一个演员打什么架呢？有意思吗？你跟演员打架就是跟导演打架，你跟导演打架就是跟神打架，你说你多邪恶、败坏吧！当你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当你遇到不合你观念的人，修理对付你的时候，你还敢反叛吗？（不敢了。）这个时

候就成了彼得了。当保罗攻击你的时候，“呀！这不是人家保罗要攻击我呢，这是神让保罗来攻击我呢。”这个时候就会说什么？“保罗弟兄呀，你不要生气，我和你说……”，是不是成了这话了？这是不是性情发生变化了？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的说话，这叫信神！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信神，也不知道受造为何，神为何造了你？造了你是让你见证神的作工。可是你呢？“呀！我不信神的时候还能挣多少钱，还能过上小康生活，一信了神了成穷光蛋了”，痛哭流泪，“信了神了婚丧嫁娶连个助威的都没有”，痛苦难受。你知道神为什么造了你？造了你是让你享受生活呢？是让你享受撒但怎么祝贺你呢？是让撒但给你助威呢？造了你让你成个家，是让你家里成了撒但的窝点？污鬼群居之地？根本就不知道受造为何，这些人也走到了这行列之中。咱今天知道什么是信神了，那你就有了使命了。我传达给你了，我无偿地给了你，你就得下去无偿地给了弟兄姊妹，你让他们怎么呢？“快快来信神吧，咱们得走上信神的道路，咱们可不能再愚昧无知地与神对抗了，那不叫信神！”当人人都走上信神的道路的时候，还有不能和谐配搭的呢？没有了，神话说的，新人类出来了！

（小凤：今天这个交通，看到神作工又拔高了，人也不打斗了，也不忍气吞声了，也不欺骗了，得理解神，又开始上一个台阶了。就刚才夏彤谈的，走着走着就没路了，也挺苦的，想往上够，够不上，没路。自认为我这就是尽本分呢，我这就是忠心耿耿呢，不走了，走不动了，不往上够了。这么一交通，原来是咱不理解神，心中没神。我这里面还有个观点呢，就认为自己啥也不懂，就是神拖着我走，老是自满自足的那种表现。）固步自封，你信神是在你的那个想象之中信神尽本分呢，你认为尽本分这是在建造产业呢，我就这样尽本分就行了。（是。）人把这个国度理解成一个物质世界了，也就是能看得见的这个国度，从哪年开始，什么时候这一批人就进了国度了。什么是真正的国度？你性情变化了就进入国度了。神说：“既然工作作到了这一步我就全部告诉你们：新耶路撒冷包括我的烈怒、我的行政、我的国度、我赐给众长子的无穷祝福这四部分。之所以用‘新’这个词，是因为这四部分都是隐藏的，因为无人认识我的烈怒，无人知道我的行

政，无人看见我的国度，无人享受我的福分，所以‘新’代表隐藏说的。”（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一百一十二篇》）新耶路撒冷指什么？新耶路撒冷指圣殿。新耶路撒冷在哪儿？新耶路撒冷要降在哪儿？最起码是在中国吧？新耶路撒冷指什么说的？是不是新人种？什么都是新的，新人种。神要回归锡安山，回归他的居所。咱看过那个电影，神的国度重重地砸在地上，是吧？今天再看国度是什么？如果人都按今天我给你交通的这个路途走的时候，性情变化的时候，你心里没有杂质的时候，神是不是能居住了？神说：“我是向圣洁之国显现，向污秽之地隐藏……”（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二十九篇》）当这一小撮人能够性情变化了，神在这一小撮人里边就能怎么样了？就能显现了。神说：“你们总想见到基督，我劝你们还是别把自己看得太高了，基督人人都可以见，但我说所有的人都不配见到基督。”（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与基督不合的人定规是抵挡神的人》）人人都想见到神，但人都不配见到神，不配！神现在是要公开显现，怎么公开显现？神话借着你活出来，你活出神话了，就看见神的显现了。怎么显现的呢？话是不是道？“呀！确实是‘道’成了肉身！”我给你说的这个“道”成肉身，不是指基督说的。指什么说的？话在这些人的身上作王掌权了，这些人把神话给活出来了，“呀！‘道’成了肉身了！”得明白这个道成肉身，“话”在肉身显现了！你是在这个肉身，在地上看见了人把神话活出来以后，“呀！看见神了，原来神这么伟大，原来神这么爱人！”怎么看见神这么爱人的？人给活出来了。当你去尽本分的时候，当周蕊尽本分的时候，当夏彤去尽本分的时候，人家都攻击、论断、毁谤的时候，在乎不在乎了？（不在乎了。）不在乎了，依然为着神的作工去作该作的。我那时候看见耶稣钉十字架了，我现在看见夏彤被人钉在十字架上了，她都不搭理了，夏彤可以为神上十字架了，夏彤可以带着伤痕来爱人了，完全不管个人的利益、不管个人的地位，只是交通神的作工，完全为神尽本分，为神献忠心，连自己的性命都不管了。祭司弟兄交通过什么？坐在监狱里边的人，不管大红龙怎么打，不管受什么酷刑，都打不倒。大红龙说什么？“哎呀！这些人都是神化分子”，是吧？在咱这是说什么？“话”成肉身了。神化分子，“话”成肉身，是不是一样的？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国度降临在地上了？新耶路撒冷出现了，新耶路撒冷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新耶路撒冷怎么出现的？人活出神话就出现了，实际不实际？

（实际。）以前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实际，也根本不知道国度怎么出现。刚开始想的是，突然的一个时间，神说“国度出现了，你们这些人就属于子民了。”人们都在盼望着有那么一天，有个大的变化、大的转折，神说什么呢？没有那么一天。而是实实际际的，就这么一天一天，生命性情一点一点变了，把撒但性情变了以后，你活出来了，神的国就出现了。

（周蕊：怪不得你之前交通说，你愿意让神的工作七年结束呢？还是十几年结束呢？）那是说人的一种态度，盼日子。神的工作什么时候结束是根据什么说的？大红龙什么时候垮台呢？神说：“子民越成熟证明大红龙越垮台，这是让人明显能看出来的，子民的成熟是仇敌灭亡的预兆，这是‘较量’的一点解释。”（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说话的奥秘揭示·第十篇》）那就看周蕊什么时候成熟呀！你越成熟，你尽的本分就越合格，你作出来的成果带弟兄姊妹就越有益，你站住见证了，你活出来了，让他们看见“话”在肉身显现了。怎么呀？他们是不是就都交在你的手中了？你能带领一帮人了，你说大红龙是不是垮台了？神作工结束了。如果你要不变化，夏彤变呀，你说“我就不变，我在这儿多混两天吧。”你能拦阻神作工吗？神非得拯救你吗？你愿意变就变，你不愿意变就不变。神今天要的不是人数的多，要的是人员的精。经历神话也就是让你看见神话应验的过程，让你看见每句神话都应验了。当你看到这些神话都应验的时候，你越信就越真实了、越定准了。为什么？有谁能先有话后有事呢？

304　人与神的关系如此不堪入目

人与神的关系仅仅是一个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是得福之人与赐福之人的关系。就是雇工与雇主的关系，雇工的劳碌只是为了拿到雇主赐给的赏金。这样的利益关系没有亲情，只有交易；没有爱与被爱，只有

怜悯；没有理解，只有无奈的忍气吞声与欺骗；没有亲密亲密无间，只有永不能逾越的鸿沟。事情到了如此地步，谁能扭转这样的趋势呢？又有几个人能真正了解了解这种关系的危急呢？当人都沉浸在得福的喜悦气氛中的时候，是没有人会想到人与神的关系竟是如此尴尬、不堪入目。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人在神的经营中才能蒙拯救》

54　神经营人类工作的意义

1　神的经营就是为了得着一班敬拜神、顺服神的人类。这个人类虽经撒但败坏，但却不再把撒但当作父亲，而是认识撒但的丑恶嘴脸，认识撒但的丑恶嘴脸，弃绝它，来到神面前接受神的审判、刑罚，知道了什么是丑陋、什么是圣洁的对比，也认识了神的伟大与撒但的邪恶。

2　这样的人类不会再为撒但效力，不会再去朝拜撒但、供奉撒但。因为他们是一班真正被神得着的人类。这就是神经营人类神经营人类工作的意义。在这次经营工作中，人类是撒但败坏的对象，人类同时又是神拯救的对象，也是神与撒但争夺的产物。神在作着工作的同时，一步一步地将人从撒但的手中夺回来，所以，人便离神越来越近……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人在神的经营中才能蒙拯救》

什么是在神的经营中（二）

尽本分算不算在神的经营中，有好多人都在这个误区里。一尽本分就觉得，“我在神的经营中了，只要我尽本分我就应该剩存下来，我就能剩存下来”，就活在这个情形里了，他有这样的错谬思想就导致他怎么了？他在尽本分的时候就觉得理直气壮了，就好像能剩存下来了，就不追求性情变化，也不追求上进，也没有上进心了。今天就让你准确地看见尽本分与你得福受祸无关，你尽本分和你的性情变化完全是两个概念，你尽本分也不等于是在神的经营中。神经营的是让话语成就一切，神经营的是让人的性情发生变化，神经营的不是让你干个活，搞个产业。神是借用尽本分这个工具来显明你，是为了把你作成。说这个的目的是要给你证明什么呢？就是说不要把尽本分当成是在经历神的作工。你经历神的作工了没有？“我经历了，我尽本分了，我和谁配搭着走教会了”，这算不算经历神作工？（不算。）不算！不管你作了多大的工作，不管你作了什么样的工作，你只是一个做事，你只是尽了一个本分。什么才是经历神的作工呢？经历神的作工就是体验神所作的这个工作，这才叫经历神的作工。你没有体验神所作的这个工作，那就不叫经历神的作工。你在尽本分的时候，你在做事的时候，你的业务提高了，“我学会交通了，我学会与人说话了，我学会揣摩人的心思了，我技术水平提高了”，这只是你生活的一个经历。

经历神的主宰与安排是不是经历神作工？神给你摆设了一个配搭，摆设了一个带领，这个配搭是个敌基督，带领是假带领，谁给你安排的？神给你安排的。神给你摆上这个环境，神就在看你怎么去体验、经历、做事。如果你尽一个本分，发现有假带领、敌基督，赶紧揭露解剖、处理，完了，这只是做了一个事。你要经历神的作工，你应该揣摩，“哦！这是神给我摆设的，神在我面前摆设一个敌基督是要让我干什么呢？把这个假带领放在我面前是让我干什么呢？他的流露是让

我认识什么呢？”把神的美意找着，这就是经历神的作工。这是经历神作工的一个部分，经历神的主宰与安排。“神把夏彤摆在我周蕊面前是什么意思？是让我站一个见证，熬炼我的性情，操练我，看我能不能实行真理，让我能发现神的美意，让我看见神作事分秒不差，让我去体验这些，体验、经历神所作的这个工作。”经历神的三步作工，神三步作工作了些什么？彼得的经历、约伯的经历，还有约伯的三个朋友。以前没有交通过约伯的三个朋友，是吧？今天借着咱这个事，根据当初神所作的工作，根据约伯三个朋友所做的，借着咱实际地去经历、体验，咱是不是把约伯三个朋友当时的处境还原了？还原了，对号入座了。当你这么去经历了，把当时的处境一还原，你就知道约伯三个朋友当时的偏差在哪儿了。神为什么要那样对待约伯三个朋友，神为什么要定约伯三个朋友的罪，神定了约伯三个朋友的罪反过来还把这个事情交给约伯了，实际上神定他们的罪了没有？没有吧？（嗯。）神为什么那样作呢？因为约伯的三个朋友不是有意打岔神的作工，约伯三个朋友是愚昧无知的配合。在实际生活中借着你们的经历与神作过的工作一对号，知道了，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认识了，把当时的情形、情节也体尝了，神作在人身上的心意也体验了，在经历神的作工中发现了神的奇妙作为，同时是不是把神的三步作工也给经历了？（是。）

再看约瑟，神喜欢不喜欢约瑟？（喜欢。）可是你能发现神喜欢约瑟吗？（发现不了。）你怎么知道神喜欢约瑟的？约瑟的一生是巧合还是命定呢？（命定。）你怎么能说是命定呢？有没有证据？（约瑟的那个梦。）神是先有话后有事。为什么说先有话后有事呢？就是给你一个印证，这不是巧合，是神作的。如果神没有给约瑟那个梦，没有十一个星向他跪拜，没有十一个兄弟对他记恨，后来的事就不会发生。没有这个梦，这件事就和神不挂钩了。那么梦是从哪儿来的？（从神来的。）神给他一个梦，只有神能作到先有话后有事，借着这个梦印证了、证实了这件事完全是神作的。如果没有前因，只有这些事在不断地发生，发生到最后这个故事形成了，谁敢说这是神作的呢？是不是一种巧合呢？没有证据。神让你体验、经历是让你怎么

呢？是让你定真神。神是让你在经历之中定真神，不是让你在经历之中否认神，所以这个梦是不是必须得有？（嗯。）必须得有。神给了约瑟这个梦，当你看到约瑟做这个梦的时候，神让约瑟的弟兄们给他跪拜的时候，知道了神是喜悦他的，可是你从约瑟经历的这个过程中，你能体验到吗？神所喜欢的人、神要恩待的人怎么会被扔在井里？怎么会被卖到埃及成为奴隶，下到监狱？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后，你能想到这么一个人能成为掌握一个时代命运的人吗？想象不到。我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神要作成的事无人能拦阻。借着经历约瑟的这个故事，看着这个故事所发生的一个过程，然后再根据神在你身边摆设的人、事、物，目的是让你看见神给你制定的这个路。神对每个人的态度，不要被肉眼所看见的这个事实给欺骗了，你要从灵里看事。根据神所作过的事来和现在对号，去经历。还有一个是什么？经历神的主宰，先有话后有事，根据这个故事让咱去经历神的哪句话呢？神说："神的经营计划是不容任何人、任何事、任何环境影响的，他定意要作的一切的事都会按着他的计划按时完成、得以成就，他的工作是没有人能拦阻的。"（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　二》）神定意要作的工作无人能拦阻。还有一句是什么？"当人离开父母独立的时候，他将会面临什么样的社会环境，面临什么样的工作与事业，这些都是命中注定的，与其父母毫无关系。"（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独一无二的神自己　三》）人的命运完全是神掌管、神主宰，和父母的教育、管理毫无关系。借着约瑟这个事，你是不是能看到神的主宰呢？约瑟那个时候有多大？十七岁就离开他父母了，他父母能教育他什么呢？和他父母完全没有关系，那完全是神的主宰。刚开始的时候约瑟做了一个梦，也就是说神定意要在他身上作工的时候，是因着一个梦开始的。当命运转折的时候是不是又是因着一个梦？（嗯。）就这两个梦就注定了这个事是神所作的，不是神，谁能作成呢，谁能先有话后有事呢？谁能让他的命运有这么大的一个转折呢？约瑟他是怎么经历的？他把这个梦和他弟兄们说了，他那十一个兄弟是不是都能认识到呢？"哦！你这是让我们敬拜你、跪拜你呢呀！你好狂妄自大呀！"是不是都能理解这个意思呢？（嗯。）他的兄弟们都能理解，他的父亲也能理解，约瑟是不是更能理解？理解什么呢？"我将来可能成为一代君王！他们都要来跪拜、敬拜我"，他心里肯定有这个心思吧？当把他扔在这个井里的时候，他还

有没有这个心思了？（有。）有，又有点怀疑，“我要当一代君王了，然后我就死在这个井里边？这和下狮子坑有什么区别？完了完了，这还等着让人家跪拜我呢，我给人家跪拜都不是了”，完了吧？（嗯。）绝望！他在绝望中被他哥哥吊起来了，吊起来想“哎呀！能活了！”又开始有了希望了，结果吊起来被他哥哥卖到埃及了，离家甚远，当了奴隶。奴隶是最低下的一等人，还进了监狱，这与他的想象、与他的愿望差距有多少？这个时候对他来说，是不是也是极大的试炼与熬炼呢？（嗯。）那他会不会叫嚣呢？“你给了我一个梦，让他们敬拜我了，结果你把我放在了监狱里，你说话算不算话？你是不是作我呢？你是不是真神呢？你让我做了个梦，可我现在的遭遇和这梦有关联吗？”这是不是对约瑟的一个试炼或者是试探呢？（嗯。）没良心的人或者没信的人会怎么办？“拉倒吧！那就是一个梦，实实在在点吧！”可是约瑟他这么想吗？（不这么想。）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约瑟他在困境之中求告神呢，他能脱离神吗？（不能。）没有良心、没有信的人他看不到希望的时候，是不是就要脱离神呢？（嗯。）在约瑟绝望的时候，他没有脱离神，只能更加寻求、依靠神，因为他无路可走了。他在监狱里边呆了多长时间？卖他为奴隶的时候他才几岁？（十七岁。）王要用他的时候，要把整个国家的粮食交代给他，让他去储存整个国家七年的粮食，他多少岁才能担当？（夏彤：三、四十岁。）如果他是一个毛孩子，超不过三十、三十五岁可能用他吗？王能把一个国家的粮食交代给二十来岁的人？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他最起码在监里待了十几、二十年的时间，那他在这十几、二十年的时间里看见神了吗？（没有。）用咱的话来说他能看见神的爱吗？能看见神的手吗？是看不见的。他看不见，但他放弃神了吗？（没有。）他在熬炼中产生了真实的信、真正的认识。就和摩西一样，神磨炼他，让他在旷野里边呆了四十年，等他能被神用的时候，周围的环境神一个意念就挪了。神要让你出来做事简单不简单？（简单。）从约瑟的这个经历来看是不是太简单、太容易了？一个梦就让你出来了，一个梦立马就让你从监狱里边的一个囚犯成为一个君王大臣，还把一个国家的动脉，也就是整个国家的粮食交到了他的手里。在神有难事吗？（没有。）借着交通这个就是让你去经历。还让你明白什么呢？让你去依靠神，不要看你眼前的，不要凭眼见！

看了这个故事以后，你就看看你的经历，或者找个人对号入座。你看我的经历如何？我的经历能不能和约瑟的经历对上号？约瑟他是因着一个梦激起了别人对他的一种仇恨。我呢？我是因着什么激起他们的仇恨的？（揭发、检举。）我为什么要揭发、检举他们呢？我揭发、检举他们是有什么原因呢？是有什么背景呢？神喜欢的是什么人？（有正义感的人，诚实人。）有点正义感的、诚实，所以我就去揭发、检举了。我揭发、检举了以后，神说神喜欢诚实人、喜欢有正义感的人，假带领、敌基督听见了没有？（听见了。）那神的这个话是不是相当于把约瑟父亲给约瑟穿的那件彩衣给我穿上了？（嗯。）他们在想什么？“呀！你自己给自己穿了一个彩衣，将来是不是还想让我们跪拜你呀？”他们敢不敢让我把工作作大了呀？（不敢。）“你揭发、检举也就罢了，你还‘勾结’了一帮人，眼看这个事实就要发生了，彩衣已经穿上了，并且看见神在你身上已经作工了呀，已经有人跟随你了，现在不出手是不是就晚了呢？赶紧扔到井里边！”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得从教会里边出来呢？我越实行真理、我越有正义感，他越恨恶我，就意味着我越得下井了。“赶紧把他卖了！”卖到哪儿呀？卖到埃及了。我的这个“埃及”是在哪儿呢？（敌基督团伙。）敌基督团伙里，这是不是就是“埃及”呢？卖到埃及了。那神把约瑟放在埃及是让他干什么呢？是要操练他了。让他受尽人间的苦楚是干什么呢？磨炼人的意志，让人能去投靠神。咱刚开始交通了小女孩的命运，小女孩她不去经历神的作工，她爹死了，紧接着让她靠不上老公，她还不去经历神作工，这就是她的悖逆。约瑟呢？把他卖到埃及，他在埃及祷告不祷告？（祷告。）他不是去寻求靠山，而是要靠神。那我呢？如果我是在教会，你说我会不会靠神？（不会。）不会靠神，我会靠人，会靠带领，会靠三级机构。把我开除出教会，逼着我无路可走了，走投无路，无可奈何了，就是今天夏彤说的那句话，“我无路可走”，无路可走，就剩下一条路了，什么路？（依靠神。）没有路了，只能接通天上的卫星电台。如果地上有一条路，你还用打电话吗？你还用和天上的卫星电台接通吗？所以说，那时候就是提前操练约瑟与天上的卫星电台接通。那今天呢？也得提前操练你在神话里边寻找出路。神说什么？人成全不了人，一切都是神在作。

你得和神去挂钩，得和天上的卫星电台接通，那个时候就是逼着我往神话里走，我无路可走了，我想找人家交通，没有人搭理我。从这里边看，这是不是神的爱呢？是不是神太爱我了呢？如果当时有个人给我交通，你说我跟神还是跟人呀？（跟人。）肯定是跟人了，特别是跟随带领，毕竟人家有地位，人家有多年的经历可以给你交通，我和你一样都是败坏的人，肯定是要跟随人了。这就是神话说的：“现在要细心、留心听我的话语，多和我交通，和我亲近，你所不明白的，我要指教于你，会带领你们往前行。不要注重多和人交通，现在讲字句道理的人太多，真正有我实际的太少，听了他们的交通，倒使人迷惑、麻木，不知往前去行，即使听了，也不过是多明白点字句道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二十六篇》）我与神交通不是自愿的，是神逼着我，“你多来与我交通吧，不要和人交通！”我想和人交通了，人家谁理我呢？人家都躲着我呢，逼着我走上了这条路。约瑟呢？问问他爸？问问他哥？“不行，把你送得远远的，送到埃及，放到监里边，让谁也回答不了你，逼着你走上了这条路！”当你走上这条路的时候，神要提拔你的时候快不快呢？神是根据人的言行、举止来定规人。神在揭露解剖敌基督、假带领，把这个一公布，人都看见了，大饥荒也出现了，咱在这儿是不是正在走这条路呢？粮食满仓，还得果实累累。

我为什么拿上这个和约瑟去对号呢？因为人家约瑟有结果了，约瑟最终有一个结果，这是神所作的，是神在他身上有大工作要作，人都看见了。我呢？现在还没有结果，所以我只能从约瑟身上看神是怎么作约瑟的，看神在约瑟身上是怎么作工的，然后再看神在我身上又是怎么作工的。借着神在约瑟身上是怎么作工的，才明白了神作工的方式，神作工的原则，作工的果效，神赐给人真理是不择手段。哦！神赐给人真理是不择手段，神给约瑟的是不是不择手段？（嗯。）那今天神作在我身上的呢？不择手段这是不是也是爱呢？把我打出来也是神的爱。所以说即使打压我，把我开除出来，人家起来咒诅我全家死绝，我心里边也没有那么痛苦，因为啥？我前边有路了。我看见路了，看见神的爱了，他们咒诅我越厉害，我越高兴，我高兴什么呢？

越印证了这是神带领我走的路。为什么呢？神说过，这些人把我的爱子踩在脚底下，“哦！他们越踩我，说明神越爱我，说明我越是神所称许的。”如果他们不踩我呢？那就完了，如果他们不踩我，我就该痛哭流泪了，怎么了？“白干了，一生完了！”所以说他们越踩我，我越高兴。可是你呢？人家踩你，你高兴吗？你是痛苦得不行。是因为什么呀？因为你没有经历神的作工。我是在经历神的作工，看神的作工怎么作的，看到了我该走的路。经历神的话、经历神的作工，我在约瑟身上看见了我的出路，所以说我没有那么痛苦。我不仅没有那么痛苦，我还有路可行，还能发现神的爱，还能发现神的作工，对神产生了认识，这就叫经历神的作工。我现在还没有走到路终，如果我走到了路终，我这么经历过来了，那我的这个经历是不是生命呢？
（是。）

再看SJ，她是不是也是这样经历的呢？那个时候我高抬了一下SJ，SJ气得不行。她为什么气得不行？因为有更多的人对她恨恶、嫉妒、攻击。她不是恨恶这些人，她是怪我，“这些人恨我都是你惹的祸，你害了我了！”就算是我“害”了她了，如果我不“害”她一下，这些人不攻击她一下，能显明她与神之间的关系吗？她与神之间的关系又怎么印证呢？她当时是怎么作工的？有没有情感？借着这个让她得着什么益处了？（夏彤：学会带着伤痕爱人。）这是一部分，这是一个体尝。刚才咱交通什么了？和天上的卫星电台接通。（夏彤：让人依靠神。）依靠神。不仅是这些人过来攻击她，反过来我还把工作交给她，让她去作。我管不管她呀？不管她，让她去作，这是逼着、卡着她和天上的卫星电台接通。这些人攻击了她、毁谤了她，她处理这件事情能不能用情感办事呀？（不能。）这就是刚才我和你交通的，遇到不合你观念的人、事、物，把你当仇敌的人，那你能不能为了神的工作而去耐心地去帮助、去扶持呢？你耐心地帮助、扶持的时候，一方面是站了一个见证，同时也是你体验神话的一个过程，体验生命经历的一个过程。

我刚才交通了我的一个经历，我是怎么去经历神的作工的，我是在三步作工里边看到了约瑟，再看看神给我摆设的环境，我在约瑟的经历里边找见了一个出路，根据我走的这个路看神是怎么作的。我这样去经历了以后明白了，“哦！这一切都是神作的！”我怎么确定是神作的呢？我是根据神说：“在你的生涯中，经历我的作工是不是喜获丰收？是不是粮食满仓、果实累累？”（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人的实质与人的身份》）神要让你粮食满仓、果实累累。神给我安排这个路就是朝着这个方向走呢，神作工结束了是不是粮食满仓、果实累累？所以说这就是神作的。如果说你坐了个位置，当了一个大带领，最后完了你是地位很高，并且有冠冕为你存留，这是神作的？（不是。）这就不是神作的了，这是撒但的玩弄了。你得去对了号，我说这话能听懂吧？（能。）那现在对经历神的作工是不是有了准确的方向了？你在尽本分中能不能去经历神的作工呢？你不经历神的作工，就不是在神的经营中，把这句话记住啊！你经历神的作工，你才在神的经营中，你不经历神的作工，就不在神的经营中，你不在神的经营中，你就不是蒙拯救的人。神作的工作就是让你认识撒但，明白真理，弃绝撒但，为神站见证，这是你在尽本分的过程中该走的路。这是让你从思想观点上，从源头上开始变，这是一个内在的变化。

神的经营计划就好比是一辆列车。我是带头的，那我就是一个开车的司机，SJ是什么？是个列车长。那列车里边还得有什么呢？还得有列车员，还有什么？（夏彤：乘客。）还有什么？（卖东西的。）卖东西的，还有事务长，还有做饭的等等。列车上边是不是什么都得有啊？（嗯。）就是说在列车上所有的这些人，都得是跟随神的人，是吧？（嗯。）你是个列车长也好，列车员也好，你在这个列车上的本职工作是什么？不管你是列车长，还是列车员，还是做饭的，你在作你的本职工作的时候，就相当于你在尽本分。你在尽本分的过程中是受什么思想支配的，这就是你的性情。列车长他要负责整个列车上乘客的安全，还有列车的运行，列车员要负责好每节车厢，所以说你在尽本分的过程中你的思想、思维不能走神了。经历神的作工就好比经历这列火车一路走过来发生的事。假设这列火车在路上发生了一个车

祸，你的心理变化是什么？心理状态是什么？这就涉及到了咱刚才说的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的说话，是吧？（嗯。）这就得交通经历和经过有什么区别。在咱这个列车上发生了一个车祸，有的人说，“发生车祸了，当时车前边出现了一个兔子了、一个狗了，影响视线了，来了一个急刹车，因着某某某操作不当，翻车了，也就是某某某没有管理好。”他谈的是这些内容。另一个人谈的是什么内容呢？他不谈这些，他说，“出车祸的时候，我正在打电话，我在电话里边和老婆吵架的过程中‘啪嚓’出车祸了。”另一个人说什么呢？“我在车上睡着了，等我听到‘啪嚓’一声，醒来的时候，看见车翻了，一帮人躺在了血泊之中。”这三个人经历得一样不一样？（不一样。）能给你叙说清发生车祸是哪里出了问题了，有什么原因，谁负到责任了，谁没有负到责任，这就是对这个车祸的一个经历、体验。这是不是经历车祸了呢？按道理来说，这三个人是不是都经历了车祸呢？可是谁才是真正经历车祸的人？第一个人。他找见了各种原因、各种问题，前因后果都能给你说清楚。第二个人是和老婆吵架开小差了，他也经历了车祸，可他对这些毫不关心，他还要过来和你说，“我那天坐车了，我和老婆打电话正吵架了，‘咔嚓’出车祸了”，你听了他这个叙说，还继续听不听了？（不听了。）他叙说的这是车祸吗？（不是。）他叙说的就不是车祸，他就没有经历车祸，他是经历了婚姻的一个挫折。第三个人是那个睡着的人，他醒来了说，“我经历车祸了，我正在睡觉，做了一个梦，醒来了之后车祸发生了。”这是一个什么？这就是一个经过。这些人代表着三种人，代表着教会里边的三种人，代表着尽本分的三类人。你有责任、有使命，你为了让这个列车整体能够正常运行，你要看管好所有的细节操作，一旦出了车祸，也就是咱教会里边出了什么问题了，你把这些原因能够全部找着，能够解决问题。有一部分人，他不在出的问题上找原因，他找的是“我的地位受到威胁了，他不尊重我，他不听我说，我和他说了两句他不听，我不再和他说了”，这是不是在经历神作工、经历神说话？没有，和神不挂钩。还有麻木痴呆的一种人，什么也不管，不过问，不作为，就和做了一个梦一样。同样是临到一个车祸，同样你是在尽本分了，表现出三种情形。有责任心、能寻找着问题的，那是用上心的人，是有生命经历的，是神承认的。

第一种人就是在尽本分的过程中能够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的说话。教会里为什么发生了这么多事？就是借着这场车祸，借着发生了这么多事，让你看见了神的主宰、掌管，让你看见神的性情，神对什么样的人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神在人身上是怎么作的，让你去经历、体验，然后你能够把这个经历、体验表达出来，叙说出来。也就是说你能够把神的作工借着你的嘴见证出来，把神的奇妙作为见证出来，这就是你在经历神的作工，这就是一个见证。经历了一场车祸，然后你什么都说不出来，那你就没有经历神作工、没有经历神说话，也就是说你的生命不会有任何进入。因为你开小差了，你尽本分是为了你的肉体，你的肉体得不着舒服就放下本分了，就是说不管你是不是在尽本分，你这个本分是尽好了或者是没尽好，你的思想都没有进到这个本分里面。这类人活在一种败坏性情里边，他不知道什么是经历神作工，不知道什么是经历神说话，就是咱刚才说的，他受了撒但的玩弄，他活在一种败坏性情当中，本身就受撒但玩弄了，他还在和你讲理呢。他和你讲理、搅事，所以本分就尽不好。还有第三种人，在教会里边就是尽个本分，神摆设周围的人、事、物好像与他无关，他也不揣摩、也不寻思，他什么也不管，你交代给我一个事情，我给你办了就完了，所以说这就是一个经过，他是经过了一场车祸。在教会里边这个伤着腿了，那个伤着胳膊了，这些是不是都可以经历？（嗯。）和你交通这个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呢？教会里边的人依然是在互相打架、斗殴，不走正道，所以告诉你正路该怎么走。在尽本分的过程中遇到的难处不是解决不了，是你不解决，是你活在败坏性情里边了，是你不去经历神作工、经历神的说话，是你在经历撒但的玩弄。这么交通了以后，你看见谁在作工中为自己说话的时候，你是不是就能认清他了？“你这是被撒但玩弄了，你还在为撒但的诡计尽忠心，你这哪是为神尽本分呢？”你就可以这样揭露他了，是让你去认识、弃绝它，给他带出路来。这么一来，如果人都走上正道了，会发生一个什么现象呢？（人人起来见证神。）人人起来见证神是不是就出现了？咱现在尽本分一百句话里就有九十九句是我！我！把我字挂在前头，现在有好多人不在嘴上说我了，但怎么了？在思想里边“我过不了这一关，我这里边有个什么东西，他说的话我接受不了”，你一开

始是嘴上说我！我！我！现在不仅是你嘴上不能说我，还得怎么呢？思想上、心里没有我，忘我！从思想上只有什么？只有神！神的作工！神的说话！嘴里说的是神的话、实行的还是神的话，里里外外都让神话浸透着，这就是一个新人类！宇宙新人出现了！

刚才说了列车上有列车长，列车员，是吧？（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分，是吧？（嗯。）列车里边有什么呢？有小偷，有哭闹的小孩，还有怀孕生孩子的，你是不是什么事情都得处理？你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一心得想着什么？你是列车里边的一员，你得维护着这个列车的正常运行，你当了列车员了不能一心想着“我……我……我……我家孩子还住院呢……”，人在列车上，心在哪儿呢？“我家孩子还在医院呢”，你说你这还配称为列车员吗？列车上的警察，你得负责看列车里边有没有小偷，能不能偷了人家的东西，有没有跟人打架的。列车员呢？列车员负责车厢里边的秩序，乘客坐车的时候，列车员还得问，你去哪儿？乘对车了没有？列车员就相当于咱现在的教会带领，乘客就是什么？教会人员。人家坐上这个车了，当带领的你得负责任，“你要去哪儿呢？这个车去哪儿了你知道不知道？你不要随帮唱柳啊！这个车是国度的车，通往哪儿呢？你认清方向了没有？这个车的司机是谁呢？他开上是往哪儿走呢？你看见方向不对你就赶紧下车，你认清方向你再坐，认不清方向你就走。”这是不是列车员的职责呢？如果你这个思想里边就没有这个责任心、没有这个负担，你心里想的只是你的小天地，“呀！我在淘宝上买的东西还没到呢”，这个车厢里边有坐错的，好像和你无关，你就没有尽到这个责任，你的思想里边就没有神家，就没有这个列车，就没有共同心志、共同愿望，那你就是失职。下面该坐车的人没有坐上，不该坐的人坐上了，那就是你的罪过！当你心里边想的是你得为这个列车做事的时候，那你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就不想你的那些地位、名誉、钱财了，不让这些打岔了。当列车上的这些人都尽责任的时候，方向一致，都是为着一个方向，为整个列车的运行各尽其职、各尽本分，这些人就是因着有共同的心志、共同的愿望而走到了一起，那这个列车它就能安全到达！如果列车有一个孕妇要生孩子了，列车里有两个失职的，医护人员还在

那边打麻将了，导致出现事故了，车上的那个孕妇的孩子没有生成，小偷还在那儿乘机捣乱，最后两节车厢乱套了，车的名誉毁了！整个车就毁了！我举的这个例子能不能听明白？你在列车里边称职不称职？不称职！教会里边大多数人是不是还讲自己的理呢？（嗯。）

什么是在神的经营中（一）

（刘芸：这段时间就感觉自己冲出去了，不维护自己了，能够去揭露解剖他们了。可刚才这么一交通，我才明白，自己也不根据每个人的身量和情形去揭露解剖，好像就光是注重外表的做法了，只是揭露解剖揭露解剖，揭露得昨天下午坚定和渴慕两个都没出来聚会。原来觉得性情变化就是冲出去，一冲出去好像就变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刚才听你说了个冲出去了，一说冲出去了，你想一下，这在干什么？实行真理呢？实行真理还得冲出去呢？一句话就把自己卖了，把自己卖了就是暴露了！你在干什么呀？你在改变一种做法！改变一种做法并不是性情变化！外表的做法不代表你是实行真理、不代表你是性情变化，什么才是性情变化？（夏彤：看事观点的转变。）内在的变化，就是看事观点的转变，源头的变化。就像刚才刘芸说的那句话，“冲出去了”，你说这看事观点的转变在哪呀？在刘云来看得凭一猛之劲才能实行真理，实行真理得有什么呢？得有胆量，得有胆识，就像上战场了，要冲出去，不要命才能实行真理！（刘芸：以前别人一反驳我，我就没话了。那次我抓他们了，他们就给我提缺欠了，后来我就想我不能维护自己了，我就问她，“是我抓你呢，还是你抓我呢？今天我是抓工作的！”）是我当带领呢，还是你当带领呢？是我有权，还是你有权啊？（刘芸：嗯，我说：“今天是抓工作呢！你在这儿又说我呢，我不给你提你也不给我提，我一给你提，你就立马给我提出来了！你今天的存心就不对！”然后我就想，噢，不维护自己就是看见你这个情形，我得帮助你，我也得揭露你。不管别人说我什么，我先不维护我自己了，我今天先维护神家利益！）

你们一开始是一种什么做法？诡诈、隐瞒、不作工作，还带了一个冠冕——怕辖制人。你说你怕辖制人，不敢作工作，怕人消极，你跟我说这句话是想怎么呀？想狐假虎威，想狗仗人势，想让我在后边给你撑腰，你好出去“打仗”去。那我呢？也只能“借题发挥”吧！借着你的“诡计”去作吧！上次我怎么交通的呀？我说你不能顾及自己的虚荣脸面，用你的话来说就是什么呀？就是不维护自己了，冲出去了。那你这个冲出去，是在和我要了“尚方宝剑”以后冲出去的。什么是“尚方宝剑”？“弟兄说了……”，拿这个封我的口。“这一回我解剖他们、揭露他们，弟兄你可不要说我打压他们啊，是你让我这么做的。我打压的这些人，你们要起来反驳呀，那就反驳弟兄吧，是弟兄让我对付修理你们的呀。”就像夏彤对待周蕊，今天说出来了，“是弟兄让我不管怎么样都得抓工作呀！”领上这个“尚方宝剑”以后，夏彤胆大不胆大？（胆大。）夏彤敢说了，刘芸也敢说了，“我就敢往前冲了，我冲出去有弟兄在后边给我作后盾呢！”一开始我说了一句什么话呀？我跟着你们的“诡计”走了，其实也不能说是诡计，这是一个步伐，一步一个台阶。也可以说你里边带着一种“诡计”，而我是一种“利用”，双重的，也是个台阶，没有这一步不行，这就是抛砖引玉、引狼出洞、引虎下山！不然的话，你就不会这样做，你就怎么呀？包着、裹着，披着羊皮，“我美善、我善良，我不愿意伤任何人”，给自己带一个冠冕。等你领了“尚方宝剑”以后，“我就是再伤人，我就是冲出去拿着刀子杀人，那也是为了正义，为了神家工作，也是弟兄你让作的”，你有了那样的存心，有了那样的掺杂，再有弟兄这样的交通，所以就有了这样的结果。什么结果？“冲出去了！”“我和周蕊交通，我不管她听不听，我就得和她说！我得为了工作，我不能考虑她的软弱！”理直气壮！里边有了你的掺杂，什么呀？“我得管你，我是带领，你是副的”，别人听着就难受、扎心，可是你觉得舒服呀！“呀，你还不听我的，你不听，我和弟兄说去，我处理不了，让弟兄处理！上一次我和弟兄说了说，你看弟兄给了我一个‘尚方宝剑’吧，让我打你呢。这次我解剖你，你还不接受，那我再和弟兄说，让弟兄解剖你！”你们就等着看好戏呢。可是我也看见戏了，我看见什么戏了？我看见了你到底是追求真理的人，还是追求地位的人呢，你到底是为了把本分尽好而献上自

己，还是为了撒但而献忠心的，这是不是再一次地显明？（夏彤：嗯。）一个是把你显明了，另一个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让你往上走，你也敢说了，不受辖制了，这是两方面的认识，不是单一的。为什么说这是个“诡计”呢？神的智慧建立在撒但的诡计之上，因为现在还没有走到最终呢，最终的目的是要干什么呀？（夏彤：洁净。）洁净。现在是带着你走，跌跌撞撞，跌倒爬起、跌倒爬起。其实今天给夏彤交通的和刘芸的这个是不是一样的？（SJ：一样。）今天交通的就把你显明了，你做出来的完全就是冲出来的，不是凭良心做出来的，也不是真心尽上本分了，不是对神的作工的理解，而是什么呀？欺骗。上一次是什么呀？忍气吞声，那这一次我就来个欺骗，反正我是不理解！那今天交通了，下一回该理解了吧？今天这样交通了，下一回要还不理解，你就是故意的了。

李娟，信神是在干什么？（李娟：经历神的作工。）什么是经历神的作工？什么是生命经历？生命经历的这个经历，怎么理解经历这个词？一个词一个词地交通，就单独说经历这两个字，怎么认识？什么是经历？（经历就是体会、体尝的过程。）经历就是体验、体会。那生命经历是在干什么？能不能用简单、明了的几句话把它概括阐述清楚？生命经历就是生命体验，生命的体验、生命的体会。那生命又是什么？（神话。）生命就是神话，那神话又是什么？（神话就是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那也就是说你体验、经历神话，就是体验、经历生命，也就是生命经历。（嗯。）也就是说你在实际生活当中去体验，体验什么呢？体验该怎么做人。我今天给你交通的，是不是让你看见了我是怎么做人的？体验做人，“我该做怎样的一个人？我该做追求地位、名誉那样的人吗？”今天给你说就是让你看见你是怎么做人的，我是怎么做人的，我是怎么体验的。今天我说周蕊，“你应该感谢赞美神”是吧？因为啥呢？那时候她体验到神的作工了。后边她又体验了个什么呢？（周蕊：实行。）你实行了真理以后，那是不是体验神话？那是不是生命经历呢？（周蕊：嗯。）体验、经历。做人，你那时候才是真正地做了一回人！周蕊做了一回人以后呀，高兴了，体尝了一次得美果的滋味，这是体验做人。才开始体验做人了，才体

验做一个真正的人。“做人了，我得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对待人的原则是什么？我该怎样对待弟兄姊妹？对什么样的人该说什么样的话？我怎样说话才能不伤着他，还能让他有路可行？行事，我做一切的事得维护神家利益，得建立在维护神家利益的基础上。我得把这个工作尽快完成，如果这些条件不合适，完成不了，那就是推迟也行。但不能因为我的地位、名誉或者别人对我的成见就拦阻这个工作不往前进行。哪怕我坐低凳子，哪怕别人攻击我也好、论断我也好，就是别人欺负我、踩压我也好，我也得把这个工作作成！就像耶稣，‘哪怕就是让我上十字架，只要能把人类救赎回来，那也行！’不管怎么样，我做事的原则就是维护神家利益。”你得用这个心态、态度去经历。做人、行事，行事的准则是什么？“我是受造之物，我尽本分得尽心、尽力、尽意，尽到心了才行！周蕊，还能作点儿工作，但是生命幼小，还得哄着点儿，那我就得哄着点儿，看见她悖逆的时候呀，还不能说，我得哄着点儿。”还有刘志，让他干个活吧，他能出力干个活，可是他老要个面子，他还得欺压欺压我，那怎么办呢？那我就让他欺压一回，我得把这个工作先作成！行事的准则，维护神家利益、维护神的名胜过自己的性命，得有这个精神，体验这个。当你作完这些以后达到的果效是什么？得来美果。什么是生命经历呢？听懂了吗？做人、行事、敬拜神，你该怎么敬拜神呢？你不能去忍气吞声！忍气吞声算不算敬拜神？（不算。）忍气吞声不算敬拜神，那欺骗就更不用说了。什么才是敬拜神？理解。对神得有理解，得有爱，这是敬拜神的准则。神话说出来以后，在实际生活中按神话去实行、去做的时候，体验这些话的时候，经历这些话的时候，这就是有了生命经历了。体验了生命，这叫生命经历。

咱以前有没有生命经历？（没有。）没有生命经历那以前的经历叫什么经历？（生活经历。）一方面是叫生活经历，另一方面是啥呢？体验被撒但苦害的经历，体验被撒但玩弄的经历。就比如今天解剖夏彤什么了？（夏彤：嫉妒。）嫉妒是吧？这让你体验了个什么？这是让你体验了撒但对你的玩弄和苦害。不解剖你的时候，你体验的是被撒但玩弄的经历，解剖你以后，是什么呀？是体验、认识被撒但苦害的

经历，这是个苦害，是被撒但的邪恶苦害的经历。什么叫玩弄，什么叫苦害呢？其实玩弄也属于苦害，苦害也是玩弄，是吧？但是你要是再细分的话，玩弄里面有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耍了你、欺骗了你，这叫玩弄你。但当你知道了以后这还叫不叫玩弄了？（不叫。）当你知道人家要做什么就做了什么的时候，也就是明着和你说了，就是要害你呢，这就是苦害。明说叫苦害，暗地里的、你不知道的，叫玩弄。我没给你解剖之前那是啥呢？玩弄。也就是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人家就把你迷惑了，就把你吞吃了，玩弄了你。玩弄了你，你还怎么了？你还为撒但献忠心，你对人家忠心耿耿，还要为人家说话呢！世上的那句话怎么说的？（卖了你，你还给人家数钱呢。）就这个意思，撒但玩弄了你，你还为撒但说话呢，还彰显撒但呢！在神话的基础上揭露解剖、对号入座，让你去认识以后呢？这就不是玩弄了，这就是啥呢？（苦害。）苦害，让你去体验撒但对你的苦害。你和周蕊产生争执的时候，你是不是痛苦呢？（夏彤：嗯。）我不跟你说这个实情的时候，你痛苦的时候恨恶的是周蕊，是吧？你恨恶周蕊的同时还带着埋怨，“神给我摆设的是什么环境呀？怎么就不理解我呢？怎么还给我摆设这个环境呢？怎么还不给我挪去呢？怎么还借着周蕊对付我呢？弟兄不理解，神还不认可，我得着啥了？我为了啥？凭什么让我受这个苦？凭什么那样对待周蕊？”嫉妒、埋怨，带来的就是消极、背叛。你背叛的时候是在骂谁呀？骂神。骂神不公义，神家没有爱，你还为撒但打抱不平呢！“我怎么了？我做得还少吗？我不就是为了她？我不是爱？”成了撒但的出口，还理直气壮！这就是撒但玩弄了你了，你还不知道。人家玩弄你、卖了你，你还给人家数钱呢！（夏彤：嗯。）等把这个实质揭露出来一看，你这里边完全是为了你的地位、名誉作工，你为了你的地位、名誉连神家本分也不顾了，连弟兄姊妹也不认了。你这样打周蕊，如果周蕊跑了，这工作谁作呀？你考虑过吗？想过吗？本来一个礼拜作完的工作，周蕊她不好好作，两个礼拜也作完了，你把周蕊打得跑了，把涛涛也打得跑了，那你一个人作吧。你一个人作，不要说两个礼拜，就是三个礼拜你能作完？他们一走，你心情高兴了？你不仅不高兴还埋怨呢，“连个人也没有，都是些什么人呢，神就不理解我，神就不给我安排”，照样还有埋怨，工作作不了，最后还是自己最爱神，这作的什么工作呢？

（夏彤：还有一种感觉就是想挣扎但是挣扎不出来。）体尝了苦苦挣扎，挣扎不出来的感觉。（夏彤：嗯。）被撒但玩弄了。没有神话谁能打败撒但？谁能从撒但权下挣脱出来？这就是让你体验，揭露出来以后让你体验一下，“噢，原来如此！”从迷雾中醒来，“原来这是撒但在玩弄我呀！哎呀，我追求的这些都是什么东西？地位、名誉，过眼浮云，什么都不是！地位、名誉带来的是嫉妒纷争，嫉妒纷争带来的是埋怨、亵渎，心情还不愉快！如果我站在神一边，为了神的工作呢？不仅神认可，而且我还不犯罪，我还能得着永生，反过来我还没有那么多苦楚。我忠心地尽本分的时候，我耐心地去和周蕊交通的时候，周蕊对我是感谢、感恩，周蕊对我是爱戴、喜欢，那我心里边是什么感觉？是喜乐！”两个一对比以后，“噢，撒但对我是苦害！”在经历这些以后，你有什么变化了？对撒但产生了一种恨恶，认识了撒但是怎么在人身上作工的，认识了撒但是怎么苦害人的，知道了神是怎么拯救人的，知道了真正人的模样，知道了怎样活出一个真正的人。为什么说国度里边没有忧伤、没有眼泪？原来神不显什么神迹奇事，而是改变了我的看事观点，从根源上改变了，没有忧伤、没有眼泪就是这么没有的。这就是一个义！以前说世上无义人，怎么就不是一个义人了？不知道什么是义人。今天一交通，明白了，什么是义呢？当你有了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了，当你做什么事的时候流露出来的是对神的爱了，所做的是一个受造之物该做的了，这就是一个义！如果你做什么事情外表冠冕堂皇，挂着神的旗号，但是里边还带着自己的掺杂，还为着自己的脸面、虚荣、地位，还让撒但在你身上作工，这就是欺诈！即使你是默默无闻，不吭气，那也是一种无奈的忍气吞声。你说，一个受造之物，尽一个本分还是忍气吞声的，这是不是对神最大的侮辱？（嗯。）太悖逆了！简直不是个东西！认识到自己简直不是个东西！这些收获是怎么得来的呢？这是不是就是真理？（是。）这些真理怎么得来的？经历，你得经历、体验了以后才能得来，这就叫生命经历。你有没有生命经历？你体尝过没有？经历过没有？

什么是生活经历？（做法、行为上的经历。）做法、行为上的经历是吧？蒸馒头呢，不会蒸，跟人家蒸了两天馒头，学会了，知道放多少碱面，洗衣服知道放多少洗衣粉，知道洗衣机怎么用，这是个什么？（生活经历。）生活的一个体验，生活上正常人性的一个基本活出。在你生活中有几种经历了？一般情况下是什么经历？（平时是抵挡神的经历。）抵挡神的经历叫什么经历？刚才说那叫什么经历？（被撒但玩弄的经历。）抵挡神的经历就是被撒但玩弄、与神作对的经历，就是与神叫嚣的经历。被撒但玩弄了以后呀，就开始和神讲理呀，讲理那就是与神叫嚣的经历。一个是与神叫嚣的经历，一个是生活经历，一个是生命经历，三种经历是吧？咱以前有过生命经历吗？（没有。）没有，以前都是与神叫嚣的经历！信神多年，都是与神叫嚣的经历、被撒但玩弄的经历和生活的经历。咱以后得有什么呀？得有生命经历。还得有一个什么经历？还得有经历神作工的经历。你只有经历了神的作工对神才有认识，你要想认识神，就得经历神的三步作工，神的三步作工你得去认识、经历、体验。刚才说了生命经历了，在实际生活中体验神话这叫作生命经历。经历神的作工也可以包含在生命经历里边。生命经历包含了两种，经历神的说话，经历神的作工。

现在谈经历神的作工，那神的作工该怎么去经历呢？你对神的作工怎么认识？怎么就经历神的作工了？咱听过神交通小女孩的故事，是吧？（嗯。）小女孩经历神的作工了没有？（没有。）她没有经历神的作工那她经历神的说话了没有？（没有。）她就没有把基督的话当神话待，所以就不存在经历神的说话。那什么是经历神的作工呢？（经历神的主宰。）对，经历神的作工里边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经历、体验神的主宰与安排，看神是怎么主宰、掌管全人类的，神是怎么主宰、掌管你的命运的。为什么说小女孩是悖逆呢？因为她刚硬、执拗。为什么说她刚硬、执拗？（她没有经历神的主宰，她没有认识神。）她刚懂事的时候觉得谁是她的依靠？（她父亲。）她要靠她的父亲，结果呢？她父亲死了。她父亲为什么会死？她父亲的死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必然的。）为什么敢说是必然的？（因着她的性

情。）（她靠她父亲呢。）她要靠她父亲，成了她父亲在主宰着一切了。神要逼着她让她来到神面前，让她体验、经历一下，“不是你父亲在主宰着，你父亲掌管不了你的命运，你要靠你父亲呀，必须得把你父亲剥夺了，把你的靠山剥夺了”，神用事实来和她说话。剥夺她的靠山是什么意思呢？（让她靠神。）“你得靠神！”可是她寻求过吗？她父亲不在了，她寻求一下，“呀，我靠我父亲呢，结果我父亲死了，我父亲连他自己的命运都主宰、掌管不了，那他能掌管我的命运？”她有没有这个反省？（没有。）她靠不上她父亲，她又要靠丈夫。她要靠丈夫呢，能不能给她一个好丈夫？（不能。）她有这门心思就注定了她不能有一个好的丈夫，注定了，不是偶然，不是碰巧，是因着她的性情。那咱们看这个小女孩的命运够苦了吧？孤苦。为什么苦啊？为什么带来这个命运呀？是因着她的性情，因着她的悖逆激起了神的怒气！怒气也是拯救！让她父亲死了，让她没有一个好丈夫，是为了让她经历一下、体验一下神的作工。同时告诉她是谁主宰着这个人类，是谁主宰着人类的命运，不是她父亲，也不是她说了算，更不会根据着她的想象来。

她爸死了以后，她也不悔改，然后她还想要找一个好的丈夫，所以说，她不寻求，这个环境就不能给她挪去。在这儿说小女孩的环境没有挪去，可你看见环境挪去了没有？这和她爸没有关系了，到了她丈夫身上了，为什么说环境没挪去？挪去了没有？（没有挪去。）可是从肉眼来看这是两个环境呀？（嗯。）其实这个环境并没有挪去。没有挪去什么样的环境呢？不合她观念的环境，打破她观念、想象的环境，这个环境不挪去！如果她开始寻求神、开始顺服神了，让神作她的主了，那就不需要了，那这个环境就可以挪去了。如果她父亲死的这个时候，打破她原来的那个思维了，“我得依靠神了”，那这个环境就挪去了。挪去以后意味着什么？她的丈夫就可以和她阖家欢乐了。可是她现在没有反省，那就不挪去。不挪去是为了拯救她，是为了让她来寻求，是神的一个心意，是神拯救人的心意，这里流露出来什么了？（神的爱。）神的爱！你能接受吗？爸死了，是神的爱；丈夫来了，是个靠不上的，也是神的爱，神爱的流露不合你的观念。这些事

临到她的时候啊，她没有体验、经历神的作工，没有体验这是神的主宰安排，而是执拗地按她自己的方式寻找着自己的出路。“我靠不上丈夫了，那我就靠孩子吧”，还在逃跑呢！所以说她太固执了、太执拗了。到最后她是不是信了神了？（嗯。）她虽然信了神可她跟随神了没有？（没有。）经历神的作工了没有？（没有。）那跟咱现在信神的人是不是一样呢？（嗯。）你经历神的作工了没有？（感觉在经历呢。）感觉在经历呢，你在教会建造的时候经历神的作工了吗？开除你的时候经历神的作工了吗？不合你观念的事临到时你寻求过神吗？（没有。）不管是你跟随耶稣也好，还是跟随全能神也好，你都没有去经历神的作工。为什么是没有经历神的作工？你没有站在神一边看事，你没有看到你周围的人、事、物都是神的主宰与安排，你没有看到在你周围摆设的不合你观念的人、事、物都有神的美意的安排，都有神的美意。你寻找这些美意了没有？（没有。）你不去寻找这些美意那你就没有经历神的作工，就没有经历、体验神对你命运的主宰与安排，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尽本分算不算经历神的作工？（不算。）尽本分算不算在神的经营中？你尽本分只是做了一个事，神怎么说的？神说：“人的本分与人的得福或受祸并无关系，本分是人该做到的，是人的天职，应不讲报酬、不讲条件、没有理由，这才叫尽本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道成肉身的神的职分与人的本分的区别》）尽本分与你得福、受祸无关。什么与你得福、受祸有关？你性情变化了才与得福、受祸有关。神看的是你有无真理，而不是看你尽没尽本分。小女孩即使是最后信了神，神也不承认她，为什么这么说呢？小女孩尽本分了没有？（没有。）（她就不在神的经营里头。）（在神话上看的，她就没尽本分。）咱都是论断呀！明明基督交通说：“所以说，故事中经历了一辈子痛苦的主人公，她也读了神的话，也听了神的道，甚至也在教会当中全时间花费尽本分，但到最终她都不明白她的依靠到底是谁，她的愿望是怎么产生的，能不能实现，这里是不是有问题？”（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解决观念才能进入信神正轨（二）》）你在这儿说她就没尽本分，你们再好好看看神话。小女孩也尽本分了，可是神说

她什么了？她得着真理了吗？（没有。）没有，为什么呢？她也尽本分了，也跑了，那她跟你在教会建造时候是不是一样呢？你在教会建造时候也尽本分了，可你体验神的作工了吗？不管人家开除你也好，打压你也好，2012年敲锣打鼓也好，你揣摩过吗？你寻求过吗？“这件事情是神作的吗？为什么神要这么作呢？神的心意在哪呢？”你没有揣摩、寻思过，那你怎么会经历神的作工呢？就不存在，就没有！虽然跟随着神，尽着本分，但没有经历神的作工，更不在神的经营之中！

神说“人在神的经营中才能蒙拯救”，你尽本分在不在神的经营中？人明白的时候，一听这话就消极了，“我尽本分了还不在神的经营中，那你说我一天起来都在干啥呀？我都不在神的经营中，那我哪能蒙拯救呢？那我在这儿还有啥意义呢？”（嗯，一直认为尽本分就是在神的经营中。）你所尽的那个本分算不算在神的经营中？尽本分和神的经营有什么关联？有什么关系？刚才交通了尽本分与得福、受祸无关，什么与得福、受祸有关呀？（性情变化。）那在什么前提之下才能性情变化？你要性情变化得有个什么过程？你不尽本分性情能不能发生变化？（不能。）性情变化和尽本分是不是两码事？（嗯。）现在想通了吗？再说什么是在神的经营中，你现在能不能懂得神经营的是什么？神六千年的经营计划是什么？经营换个词应该怎么说呢？经营的近义词是什么？（管理。）经营是不是管理？让你管理这个店，是不是就是经营这个店？（嗯。）神经营计划的宗旨是什么？神作工的宗旨、神作工的目的是什么？神作工是要打败撒但是吧？拯救人是什么？是附加，不是主体而是附加。神说：“神作人的原意、成全人的原意、变化人的原意本不是给你创造美丽的家园，也并不是给人的肉体带来安息，而是为了他的荣耀，为了他的见证，也为了人明天更好的享受，让人类早享安息，但仍不是为了你的肉体，因为人是神经营的本钱，人的肉体却仅是一个附属物（“人”都是有灵有体的物，而肉体却仅是一个腐朽之物，即肉体本是经营计划当中的工具）。你应该知道，神成全人、作成人、得着人给人的肉体带来的都是刀剑与击打，带来的本是不尽的苦难，是火的焚烧，是无情的审判、刑罚、咒诅和漫无边际的试炼，这就是经营人的工作的内幕、实情。但这一切都是

针对人的肉体，把一切敌对的矛头都无情地指向人的‘肉体’（因人本是无辜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他的荣耀与见证，为了他的经营，因为他的作工并不单为了人，而是为了整个计划，为了成就他原有的造人的心意。”（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经营人的宗旨》）

神要打败撒但，那怎么就打败撒但了？你说神打败撒但简单不简单？（简单。）直接在灵界把撒但灭了不就行了吗？（嗯。）为什么不那么做？（撒但不服气。）神要打败撒但，可以一下就把它灭了是吧？（嗯。）神要是一下就把撒但灭了那就不叫经营了。经营是什么？要让它蒙羞，不灭撒但，反过来还把人类交给撒但，目的是什么？（让人能够对撒但有分辨、认识。）对撒但有分辨、有认识，撒但是灵界的，人肉眼是看不见的，要想让人去分辨、认识撒但，那必须得怎么呀？那必须得在物质世界，不能在灵界，必须让撒但有一个形象地表演，让撒但表演出来。所以就有了后边的工作了，那就是把人类交给撒但，让撒但去败坏人，让撒但在人身上作工，使人活出来的形象完全就是一副撒但相。这就让人完全看见了撒但，看见撒但所作的，也就是看见灵界的撒但了。神的目的是让你分辨善恶，让你分清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义。撒但来在人间，败坏了人以后，使人活出了撒但的形象，让你认识了撒但，看到撒但所作的是什么。那神作什么工作呢？撒但作出来以后呀，神在那边揭露，撒但在那儿表演，你在那儿分辨、认识。等你分辨、认识了以后，你还做不做撒但了？（不做了。）你弃绝它、你背叛它。首先你得认识它，在认识的基础上你才会恨恶它，恨恶它以后你才能背叛它，背叛它以后，实行真理，你就再也不会被撒但迷惑了。就像周蕊，体尝了实行真理带来的美果的滋味以后，还会再去做撒但吗？不做了，那这个人就蒙拯救了。到那时就算神不作工，你也不会跟随撒但了，因为你已经体验、经历过了，那时候就安息了，人也就蒙拯救了。撒但呢？也就被神打败了。它想败坏人，神就用话语来成就一切，人就弃绝了撒但！人弃绝撒但以后，撒但就怎么呀？神话怎么说的呀？神说：“而我却亲临大红龙盘卧之地与之‘较量’，当所有的人都在肉身中认识我，能在肉身中看见我的作为时，大红龙的巢穴也就随之而归于乌有、化为灰烬

了。作为我国度中的众子民，既对大红龙恨之入骨，就要以自己的所作所为来满足我的心，从而羞辱大红龙。”（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十篇》）神说：“……神已经得胜了，撒但就再也没有机会在人身上败坏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败坏的人类更需要道成“肉身”的神的拯救》）撒但再没有可吞吃的对象，再没有它的居所，它的巢穴被摧毁了。它的巢穴在哪儿呀？（人的心。）它的巢穴就在败坏人类的心里，你弃绝撒但了，它的巢穴就没了。人性好的、有良心理智的人，在神话语的引领下，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的生命，明白了真理以后，弃绝了撒但，不再活在撒但的权下，不再成为撒但的出口，完全活在了神话下；而那些明白了真理就是实行不出来，就是脱离不了撒但的苦害，就是要活在撒但的罪下的人，就归于撒但了，这样两类人就分开了。你站在哪一边，你就属于哪一边。你要是站在撒但那一边，活不出正常人性来，那就是与撒但一同被毁灭，这是不是就把撒但毁灭了？这是不是神的一个经营？（是。）神的经营计划要蒙羞撒但、打败撒但，在这当中，人是战利品，是整个经营计划的本钱，所以说神不愿意让任何一个灵魂丢失，神是最大限度拯救人。

经历神的作工，刚才我给你交通的是神作的是什么工作。神作的这个工作和你尽本分有没有直接关系？（没有。）没有直接关系，所以说你在神的经营中才能蒙拯救。那在神的经营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认识撒但，分辨撒但，认识神，站见证，活在神话下，弃绝撒但，这一个过程就是在神的经营中。今天给你交通的这个路途，就是在神的经营中，神经营的就是这个。你在神的经营中你就能蒙拯救，你不在神的经营中就不能蒙拯救，所以说你在这儿尽本分不等于你就在神的经营中。就好比说夏彤，尽本分了没有？全职尽本分了，可她在不在神的经营中？（不在。）不在神的经营中，因为你的所做所为不是根据神话去看事，不是扭转你那个错谬的看事观点，不是放下、弃绝你的地位、权势为神献忠心而尽本分，那你就不在神的经营中。这下听明白了吧？（嗯。）你首先得把这个尽本分和在神的经营中分开。咱以前交通过，尽本分与你得真理、与你的生命经历是什么关系？尽本分

与你能不能剩存下来有什么关系？（SJ：尽本分是生命进入的桥梁。）是一个桥梁，是一个媒介。在尽本分的过程中才能显明你，在尽本分的过程中你才能看见撒但，才能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的说话。你不尽本分就没法经历神的作工。你不在神家尽本分而是在你自己家里出力干活，那你能看见你的败坏性情？能看见你对神的不忠心？（看不见。）为什么？因为你所做的一切就与神家无关，就是你的活干得再好，那你是给谁干的？（自己。）和神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在神家干活呢？不管你干得好与坏，那你与神之间有直接的关系。（嗯。）你把活干好了，你是给神家干的，那你在神家干活跟你在你家干活的心情和观点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你在这个过程中流露败坏的时候正是显明你的时候，也正是你生命进入的时候。在你家的时候啊，你为了钱财、为了地位、为了名誉，你那个活干得绝对好，你什么苦都能受。可一旦来了神家，什么苦你都不能受，不要说干活受的那个苦了，就别人说了一句不好听的话你都接受不了！“我接受不了，你说出来的话太强硬，我不接受你的带领！我走呀，给我调个本分，我和他配合不来！他说话太强势，我电话也不愿意接他的，不愿意和他多说！”如果你是给自家干活呢？还会存在这些？

为什么不让你礼尚往来（三）

神话诗歌：663　你是得着刑罚审判的人吗

1　你所追求的是刑罚审判之后被征服，还是刑罚审判之后蒙洁净、得保守、得看顾？你追求的到底是哪个？你的一生是有意义的一生，还是无价值、无意义的一生？你是要肉体，还是要真理？你是要审判，还是要安逸？你经历这么多作工，看见了神的圣洁与公义，你当如何追求？你到底该怎么走这条路？你该怎么实行爱神？刑罚审判在你身上是不是达到了果效？

2　你是否对刑罚审判有认识，就看你的活出，看你爱神的程度！你嘴说爱神，你活出的却是老旧的败坏性情，没有一点敬畏神的心，更达不到有良心，就这样的人是爱神的人吗？这样的人对神是有忠心吗？是接受刑罚审判的人吗？你说爱神，你说相信神，但你还抱着自己的观念不放，在作工、在进入、在说话、在你的生活中你没有一点爱神的表现，没有敬畏神的心，这是得着刑罚审判的人吗？

3　就这样的人能是彼得吗？彼得之类的人是只有认识而没有活出的人吗？彼得是只会祷告而不行真理的人吗？你的追求到底是为了谁？你应该怎么在刑罚与审判之中让自己蒙保守，让自己得着洁净？ 刑罚与审判对人都是无益的吗？人活在安逸舒适的环境之中，没有审判的生活，人能蒙洁净吗？人想达到变化，得着洁净，该怎样接受被成全？你现在该选择哪条路呢？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彼得的经历——对刑罚、审判的认识》

你是得着审判刑罚的人吗？怎么就是得着审判刑罚了？“你所追求的是刑罚审判之后被征服，还是刑罚审判之后蒙洁净、得保守、得看顾？”被征服和蒙洁净、得保守、得看顾有什么区别？肖羽能说清楚吗？（肖羽：被征服得着的是字句道理。）就像我今天给你交通的，我说你这种行为是欺骗，我跟你每说一句话，你道理上会说“是，确确实实是”，就是解剖了你以后你承认是。我说杨光呢，人家给你起了个羊皮的名字，是因为什么呢？（SJ：外表的行为都没有。）外边的行为都没有。杨光，你还是信神的人吗？是信神的人，流露出来的和外边的人是一模一样的，和魔鬼撒但是一样的，你披了一个信神的外皮，没有实质。这个名字对你是不是一种审判？看着你是信神的人，外表看着你是羊，可你里边是狼，这就是披羊皮。这是对人的一个审

判、刑罚。刚才说肖羽，把你的这些言行举止都揭露、解剖出来了，说你这是在干什么？敲诈、勒索。还有什么呢？攻击。（SJ：要挟。）要挟。上礼给你带来的是什么？神的目的是什么？我已经给你交通了，我把这个实情给你揭露出来，你也点头了，都承认这是事实，是在要挟神，知道神是为了拯救你，可是你这个面子还是放不下来，你还要这么做，你还要给人家上礼。就好比说我给刘志交通他给他外孙过满月上礼。不管我交通多少，他都说“对，你说的是，确实就是”，他嘴上说是，可他还放不下，他还得回，还得去做。他只是知道了，他服了，神所作的都是对的，但是他没有实行。“你在家和他们聚集，你不是在和魔鬼撒但聚集吗？”他知道不知道？给他揭露出来他也知道了，那是污鬼群居之地，“可是我这个脸往哪里放呢？让全村的人怎么看我呢？让全村的人看见我是个另类？家里的人怎么说我呢？神话在那边说了，人家在这说，我是服了，你说的就是真理，可我实行不了，或者是无奈地忍气吞声，我今天不去。”是，你守了一个规条，可你心里是痛苦、难受、是争战。你难受、争战，实际是在和谁叫嚣呢？（和神叫嚣呢。）和神叫嚣呢！神话说：“……唯独不能使他们得释放的，那就是我的话语。”（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们当思想自己的所作所为》）那天解剖了卫晋以后，他心里难受了，“我不行了，走不下去了。”快爆发呀！为了安慰自己，就开始“念经”了，“弟兄说的是对的，我是错的，弟兄说的是对的，我是错的……”，心里也知道，但是里面在争战了，这就是什么？服了！你说的我服了，你服了这叫征服。

“你所追求的是刑罚审判之后被征服，还是刑罚审判之后蒙洁净”，什么是蒙洁净呢？揭露解剖、审判刑罚临到你以后，我给你交通了以后，你明白了，“我不能这么做了，我得背叛老己”，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蒙洁净了，不要掺杂。刚才你说的是什么？“我要不给人家上这个礼呀，以后借东西就不好借了。”这里边有没有你说的这个成分呢？有。但是我只是给你交通你这里边的一个掺杂，掺杂其实就是你大部分的理由。把你的这个掺杂取了，完全就是为了给神家借东西，真借不出来吗？假如说没有这个东西咱就干不了活儿，咱今天要用人家的

这个东西呢，那这个关系是不是必须得搞好呢？那就不是婚丧嫁娶给人家上个礼了，而是你平时就得和人家把关系搞好了，还得和人家说点顺情话，还得让人家得点好处费，这完全就是为了神家利益，这里边没有零星的掺杂。你心里边有掺杂、有杂质，就是你刚才说的一半一半的，神允不允许一半一半的？不允许！所以说得把这一半也取了。蒙洁净，洁净意味着怎么呢？你里面的杂质洁净了，我不让你再拜偶像，你不去拜偶像了，你和污鬼、邪灵不在一起了，你是不是就蒙保守了呢？（嗯。）刚才我交通了，神要毁灭这个地方的时候，因着你实行真理，你不和他们在一起“鬼混”了，神灭鬼的时候就不会把你混淆在里边，就把你分出来了，你就蒙保守了。经历审判刑罚以后，你明白了之后，你就能够蒙洁净、蒙保守、得看顾。我刚才给你交通的这个是不是看顾、保守你？看顾、保守你了，你在大灾难里是不是就剩存下来了？那你就是蒙拯救的人了。你得着审判刑罚以后仅是服了还是计划要变化呢？你变还是不变？你变了以后你就剩存下来蒙保守了。如果你不变，你仅仅是服了，服了只是让你承认神，到灭你的那一天你说什么呀？“唉，神是公义的！神说了我多少年了，谁让我活的还是个外皮呢？神太公义了！”最后就让你喊出这句话，这就叫征服了，服了！神作工结束了，不管你是该灭的还是不该灭的，让所有人口里都得喊出神的公义。就刚才肖羽说腿断了，腿断了该不该喊神的公义呀？就是对神不认识、不了解，没有人给你交通，你糊涂，你也得说，“哎呀！神的公义呀！谁让我拜偶像去了呢！谁让我被征服了以后不变化呢！”

“你追求的到底是哪个？你的一生是有意义的一生，还是无价值、无意义的一生？”哪个有价值、有意义？就好比说先锋官，我揭露、解剖、对付了他多少，别人在他身上是不是也看见了？他仅仅是作了一个衬托物，仅仅是一个丑角的表演，让人借着他看见了。解剖了他以后，他嘴上不服心里也得服。解剖了刘志以后他服不服？他服，但是他不愿意背叛自己。我说你追求的是哪个呢？你追求的仅仅是征服？“我知道了，我明白神心意了，我知道神是拯救人呢，神的实质就是爱！”不管你看见神有多大的爱作在你身上，但就是唤不醒你那颗麻木的心。

今天为了让肖羽明白这项真理，神动用了多大工程呢？肖羽，你能看到吗？首先神得把你和你爸、你妈摆布在一个家庭里，你不生在这个家庭里你也来不了这个地方，你想给这个地方借东西，你连门都不沾，是吧？（是。）你出生在什么家庭，神先把你摆布在这个家庭里边。你说神为了拯救你，神为了让你明白这项真理，动用了多大工程呢？从那个时候神就安排好你在这儿呢，还得把这个思想观点传送给你，“你得注意这个人际关系，你得礼尚往来啊！”在这个社会上得把这些给你灌输进来。在合适的时间，让咱来到这儿了，咱这儿的东西还得缺乏，如果咱这儿要什么有什么，或者是建军能借上东西还用不用肖羽了？不用了。所以“建军，你得走得远远的，就让肖羽去借东西”，逼得肖羽无路可走，难受的时候，不管是掺杂还是足够的理由，他把借东西和实行真理联系上了，“我看你还让我借不借了，你要让我借东西，你就给我开后门，反正你除了我肖羽，你找不着其他人能借上东西”，肖羽逼着让我向他低头，让我给他开后门。周围的人、事、物环境，这是不是都是神摆设的？还有今天他迟不说早不说，雨桦来了也不说，我来了他就说了，从这儿就看见，今天遇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由不由他？（不由。）这是灵界实情。这是不是神精心的安排呢？时间、地点、人物都有合适的安排。肖羽你说神为了让你明白真理，动了多大工程？精心策划、精心安排，为你付了多少代价，有多少人、事、物在为你效力呢？首先我就是为你效力的，对吧？我今天一下午苦口婆心地和你说了这么多话，是不是在为你效力呢？（肖羽：感谢神！）呀！你终于感谢神了。你说建军不想过来吗？神为了让你明白真理把建军“拨”得远远的，你说建军多痛苦？神为了爱你“伤害”了建军，让你这么去认识。你看神多爱你呀！这是神多大的拯救呀！神在咱身上付出了多少呀？对神得理解。

咱为什么要说这个有意义、无意义呢？刚才交通这些是不是要让他看见有意义呢？他说了一句什么话？感谢神！这一句感谢神证明了一点，他这个良心有一点唤醒，有一点苏醒、复苏。我一下午说了多少话他没有感谢神，一谈这个“感谢神”这句话说出来了。非得让他看见神为了拯救他动用了多么大的工程。就好比，一个父亲为了给孩子娶

上一个媳妇东拼西凑，借了那么多钱，还请人敲锣打鼓的，最后他才看见，“哎呀！父亲对我是爱！”如果他父亲不给他借钱娶媳妇，不给他安排，他能看见他父亲对他的爱吗？看不见。他非得看见爱了，才能说出“哎呀！感谢神！”这些话不仅能把你征服，还能苏醒你的灵魂，能唤醒你的良心理智，有那么一点苏醒，活了，这就有果效了，这就往人的标准上走了，这就有了人生意义了。今天我给你交通的有两种结果：一个是，“你所说的一切我都服了，我服服帖帖地服在你面前了。”一个就是那个灵不活，唤不醒他的良心，他觉得，“神你再作多少，你是神，你主宰万有，你就是造物的主，那不就是你的职责、使命？那是我的责任？我想做了，但是你不让我做，我就是一个人，我作不了你的工作。我由你摆布，你都耍了我了，你还让我感谢你呢，我服在你的权下是忍气吞声，你再作多少我也是忍气吞声”，这是什么？这只是一个征服，这就是没心没肺。“我忍气吞声，默默无闻，不说了，为了能活下来，做个忠心的效力者，你让我做什么我做什么”，忠心的效力者有没有生命？（没生命。）他没生命，他就是忍气吞声，“我不说，我不得罪神，但是我想不通，我想不通但是我还不敢走，还不能走”，他就是发现不了神的爱，他就是不能还报神的爱，所以说他只能是效力，但神还给了他一千年。为什么？因为他忍气吞声也得在神家忍气吞声，他不敢发飙。他要发飙那他就是敌基督、恶人了。交通这些就是让你知道什么是征服，什么是蒙拯救、看顾、保守。你发现人生意义、人生价值了，你就蒙保守了。

“你是要肉体，还是要真理？”我刚才问肖羽，你腿断了是好事还是坏事呢？肖羽说那得看怎么说呢，要按肉体来说那就是坏事。“你是要肉体，还是要真理？”要什么？（肖羽：要真理。）为什么？（肖羽：因为作为一个受造之物就应该有点良心理智。）你要肉体，那是短暂的，这是神的命定。就说神给了你八十年，让你活八十岁，你仅仅是八十年的肉体，或者说神仅仅是保守了你，给了你点恩典，让你四肢发达，不受什么苦难，仅此而已。可真理呢？真理是什么你知道吗？（永久的生命。）这个永久的生命你怎么看？（灵里的生命。）真理是什么？真理是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这是不是人行为的规

范？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为什么它就成为真理了呢？你怎么理解这个真理？“真理”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人家习近平还追求真理了，听说过吗？在大会上人家还鼓励，“咱现在追求真理了!”知道不知道他说的这个话？（他自己自认为的真理。）那是他所认为的真理。真理是永恒不变的，永恒不变的才叫真理。大红龙提倡什么是真理呀？“枪杆子底下出政权”，在他来看这就是真理。他所说的那个真理是什么真理？是人在生活中经历以后总结出来的一个规律，他把这个规律就当作真理了。但你这个规律是在什么框架里？是在神主宰、安排的这一段时间里总结出来的一个规律。神每一个时段工作不一样，显出来的神的性情不一样，神的安排也就不一样了。律法时代、恩典时代、国度时代各显出来的是什么性情？恩典时代典型的是慈爱、怜悯，是恩典。那国度时代呢？话语成就一切。神的所有性情都要在这里显明，但是在这里最主要显明的是什么？神的公义。公义和慈爱、怜悯打架不打架？（不打架。）咱对这个公义，慈爱、怜悯不了解。什么是慈爱，什么是怜悯呢？你犯了罪了，神不定你的罪这叫怜悯、这叫慈爱。什么叫公义呢？你犯了什么罪就按什么罪治你，这叫公义。慈爱、怜悯和公义是对立的。人在不明白真理的时候因着神要拯救人，不能一来就给人一个公义，那人就都该死了。因为人吃了善恶树的果子都该死了，所以神才为人钉了十字架，替人作了赎罪祭，人才配来到神面前，才能存活下来。存活下来这是神的一个恩典，神的一个慈爱、怜悯。一说慈爱、怜悯，就不是单纯的爱了。真正的爱里不包含慈爱、怜悯。就像小孩子一样，在他什么也不懂的时候，拉到床上了、尿到床上了，你能说什么？那是你的孩子，你能说他？你能给他讲个大道理，或者打他一巴掌？恩典时代的人他就不明白什么是真理，那神流露出来的就是慈爱、怜悯。今天是国度时代，神把所有的话都告诉你了。神的性情，喜、怒、哀、乐都告诉你了，什么人该剩存下来，什么人该死，把这条路给人修通了，神给你把这个路修通了，你走不走？审判刑罚临到，揭露解剖出来让你变，你变了就剩存下来了，变不了就灭了，这叫什么？这叫公义！该死的就死了，该剩存的就剩存下来了。

什么是真理？为什么宗教界就跟不上这步工作呢？他为什么那么悖逆呢？在人的观念里就把神定规了，定规神就是慈爱、怜悯，神就应该为人钉十字架。两千年了，他在这两千年里总结出一个规律，他认为他总结的这个规律就是“真理”了。神造了人以后把人交给撒但，整个世界都活在了撒但的权下，人总结出来的这个“真理”是什么呢？是生活在撒但权下的这个人总结出来的规律。也就是说在神允许撒但掌权的这一段时间里，撒但败坏人，神管不管呀？神要管的话那就是公义，该灭的就灭了。因为神是慈爱、怜悯，所以这个时候神只是为人钉了十字架，神把权柄给了撒但，这个时候就是撒但在管，撒但还在掌权。但作工结束了以后，神说什么呢？神已经把列国砸得粉碎，神要把权柄从撒但手里收回。这句话主要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在国度时代以前，在国度成形以前，这几千年来，人是不是都活在撒但的权下？就是活在被撒但败坏的权下，所以人才总结出这些理论、规律。这些理论、规律是属谁的？是属撒但加工过的。但人就把总结出来的这个规律当作“真理”了。在中国的历史来看，人们说中国是上下五千年，是吧？在这五千年的历史里，它是怎么发展过来的？谁拳头硬，谁有枪炮子弹，谁就有话语权，谁得胜了谁就是王。有句话怎么说呢？“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这句话就成什么了？就成“真理”了。败坏的人把它当作“真理”了，但咱信神了，再看这是什么？这是谬理、这是谬论。在神没有把撒但的权收回来以前，你是活在撒但权下的。人在生活的过程中把人体验过的这些经验、教训总结起来归纳为“真理”，就叫这些经验、教训为“真理”。你就是凭这些活着呢，所以神把人交给了撒但，就是让你去认识撒但给人带来的一种苦害。习近平在大会上让人追求真理，追求什么真理？就是人总结出来的这些东西。他说它是真理但它并不是真理。为什么不是真理呢？它只适用于在撒但掌权的这个范围里，在国度时代没有降临之前，神把权柄交给了撒但，在这个时间段你那样活着能行，但是到了国度时代呢？这些规律就被推翻了。为什么呢？因为神选民在逐步苏醒。神选民的成熟意味着大红龙的垮台，大红龙那一套不行了，行不通了。神话在人身上作王掌权了，也就是神的国度降临在地上了，从此以后不再是撒但掌权了！也就是他原来给人灌输的那些“真理”全部都不复存在了。他说“枪杆子底下出政权”，人信神了，权柄在谁手里边？神说的是诚实人掌权，诡诈人中了自己的诡计。那国度时代开始，神就要把这个权柄交

给谁呢？交给了诚实人，这才是真理。为什么这才是真理呢？因为诚实人一旦掌权以后，诚实人是永远与神同得荣耀，这个权是永远的，永远的才称为真理。世人称的那个“真理”它不是永远的，所以不能称为真理。真理是什么？真理是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你该怎样做一个人，该怎样行事，怎样敬拜神，这些准则是谁给你的？这些准则是神给你的。神告诉你该怎样去做人、怎样敬拜神，当你有了这些准则，当你按着这些准则去做人的时候，也就是神的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的时候，你活出来的才是一个真正人的模样。神造人的时候，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创 1：26）这就是正面事物，你活出来是让你去荣耀神的。当神话在人身上作王掌权的时候，就是说，你的活出是按着神当时造人的形象活出来的。根据神的性情，喜、怒、哀、乐，喜意味着什么？正面事物的诞生与存在。神高兴的是正面事物的诞生，就是新生儿的诞生，神话在人身上作王掌权了，这个人诞生了，诞生还意味着他永远的存在下去。神说存在他就永远的存在下去了，神说有就有。怒呢？是一切反面事物不复存在的象征，也就是说你所做的这件事情如果是让神发怒的，那你将意味着不复存在，毁灭、灭亡。也就是说，你按着神和你说的话去实行了，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了，你活出来的是正面事物，是神所喜悦的，你活出来的是神所高兴的，那这个人就是永远的存活下去。如果你没有按着神话去活，神话在你身上没有作王掌权，还是你的那个撒但相，那神是不是怒呢？怒就意味着灭亡，永远的灭亡！因为是永远的灭亡，所以说这就是真理。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你有了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你就可以剩存下来，这就称为真理。为什么让你追求真理呢？追求真理就是让你得着下一个时代的生存法则。你要想在这个撒但的国存活，你得随从潮流，你如果不随从潮流你在这个时代生存不下去。下一个时代是神的国度，你要想进入下一个时代，你没有神给你的生存法则你能在下一个时代生存下去吗？不可能！神早就灭了你了，你就不存在了。所以说你要想活下来，你要想成为下一个时代的其中一员，那你就必须得让神、让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必须得活出个人样来。这个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总结起来就是真理。这个真理的意思就是永恒的，永远存在下去的。有人说，“追求真理、追求真理，信神二十年了不知道什么是真理，为什么要追求真理，追求真理怎么就

能剩存下来呢？”追求真理就能剩存下来，因为你追求的这个真理是你在下一个时代的生存法则。

咱信神二十年了不知道这个真理是什么，你是追求得肉体还是追求得真理呢？如果你要追求得肉体，那你得到的无非就是肉体享受，还有一些就是你的败坏性情，整体来说都属于肉体。在这个时间段，在神作工未结束以前你可以享受，你得的就是个肉体。神作工一结束，神的公义性情就临到了，你追求享受肉体的日子就到头了，你就该灭亡了。因为你没有得着下一个时代的生存法则，你没有真理。当你得着真理了，意味着你这个肉体不再是凭着那个撒但的性情活着了，那你的这个肉体就是永远的存活下去。你要得哪个？你要追求肉体，肉体享受，还有适合你观念的肉体上的那些来往，这些整体称为肉体。就像你这个上礼，和别人来往，这也是属于肉体的，你是追求这个还是追求下一个时代的生存法则呢？让你做选择，你选择哪个呀？（要生存法则。）要下一个时代的生存法则，是吧？（嗯。）你要想追求下一个时代的生存法则，那你这条腿就必须得断。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腿不断你得不着真理。历代以来的人，给咱作了标杆，从埃及到迦南美地，出埃及，神降了十灾，还过了红海，按道理说这些人都经历过来了呀！神用火柱、云柱带领他们，看见了多少神迹奇事，他们是不是该称神为大了？是不是能看见神无所不能了？可万万没想到，到了迦南美地的门口了，在旷野里正准备要进呢，结果派了十二个探子，回来报告消息了，令人伤心，只有两个探子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民 13：27）人家是赞美。那十个探子说什么？“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衲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民 13：32-33）你说这是信神的人吗？神怎么带你们从埃及出来的？你们忘了？云柱、火柱怎么带你们的？你们怎么过红海的？那是凭你们自己过来的？那是神带领、神作的。他们把这些全忘了，所以神说什么？“你们是悖逆的，我向你们显现了多少，你们没有信，你们太悖逆了，你们不配进去，你们不要进去了，我计划让你们

四十天进去变成过四十年再进吧！等你们这些发埋怨的都死了，因为你们不配进去，让你们的子孙后代，下一代进去吧！”这是不是神作过的事？（嗯。）可咱今天追求真理呢？如果咱的肉体完好无缺，你能看见神的作为吗？你能称神为大吗？你不会的。你会称自己为大的。肖羽称什么为大？“我在这个地上混的呀！怎么呢？我的命运掌握在我的手中呀！我的关系我维护呀！如果我不去上礼，这个东西借不回来，神你掌管，掌管在哪儿？这不都是我所做的？”这就是咱跟随神多年的结果。你没有过红海，如果你是从红海中过来了，经过十灾了，你还能说出这话吗？能不能说出来？（说不出来了。）你知道以色列民他们从埃及是怎么出来的吗？刚开始埃及人不让以色列民出埃及，到最后怎么出来的呢？他们不仅带着自己的金银财宝出来了，还把埃及人的金银财宝带上了，你不给我财宝我不走，埃及人最后把自己家的财宝拿出来给他们说，“快走吧！我的长子死了，你们不走，下一个次子就又得死”，这是不是实情？（嗯。）还记得吧？他们大人、小孩是不是拿着金银财宝走的？（嗯。）这是谁的作为？（神的作为。）这是人能维护的吗？（不是。）神说你们从一开始就是悖逆。摩西带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刚出来神作了一个神迹奇事，埃及法老说什么了？“看哪，这地的以色列人如今众多，你们竟叫他们歇下担子！”（出 5：5）“你们不可照常把草给百姓作砖，叫他们自己去捡草。”（出 5：7）“你们要把更重的工夫加在这些人身上，叫他们劳碌，不听虚谎的言语。”（出 5：9）那些人一看要受苦就开始怎么了？（SJ：发埋怨。）这是些什么人？从一开始就发埋怨，就是这样一茬儿悖逆之子，怎么能配合神的作工呢？怎么能出埃及呢？他们出吗？从那个时候他们就不出了。一开始埃及人苦害他们的时候他们苦苦祷告，“神啊，快来救救我们吧！我们在这里活得不是个人样。”神垂听了他们的祷告以后，派了摩西来救他们了，但是摩西来救他们了，他们就是这样。（不出、不走。）他们不走又怎么配合神的作工呢？可以说他们没有配合神的作工。也就是说这一切的工作都是谁在作？都是神在作。如果你是以色列人，经历了这十灾，又经历了过红海，又经过了十二个探子，在旷野熬炼了四十年，没有进了迦南美地，他们的后裔进了迦南美地了，那你还会说出这些话吗？“我这个礼不送，我借不出东西”，会不会再说这话了？（不会。）你说以色列人去埃及的时候，给埃及人送礼了没有？（没有。）以色列人去埃及是

怎么去的？（抓去的。）被抓去的是什么？是俘虏！监狱里的俘虏，在牢笼里坐着了，就你说的“把我放到这个圈圈里，这咋办呢？”他们就是个俘虏，俘虏到了埃及，最后怎么了？扩大了，埃及人都怕他们了，怕这些俘虏了，最后导致什么？最后以色列人走的时候还把他们的金银财宝拿走了，那个金银财宝是他们借的还是换的？肖羽今天说“我怎么跟人家借东西呀？借不出来。”以色列人去邻居家还用说，“你借给我金银财宝让我走？”他们抢着给你送了，这就是神的作为。你实行真理的时候，需不需要担心这些事情呢？（不需要。）不需要你担心这些事情，但是需要你与神配合，所以说，你在这儿对神完全没有信，是敲诈、勒索。

以色列人是这么走过来的，肖羽，你说你的这个腿该断不该断？如果你经历了这场腿断之苦，看见了你的所作所为，两个一对号一看，这叫经历、这叫体验。经历了过红海，经历了十灾的人对神就不一样了。就不用说你亲自经历了，就是那个妓女喇合，当两个探子去他们那里打探消息的时候，她一听说是以色列人的探子来了，她的心都化了，“完了完了，只要让以色列人盯上这个地方就意味着这个地方必死无疑、必丢”，人家一听心就化了。人家还是个外邦女子，还没有经历那十灾，只是“看见”了十灾，就像看电影一样，人家就有这样的信，而亲自经历的人还没有这样的信。肖羽，你跟随神了应该有体验、经历了吧？没有体验、经历你应该有看见吧？你说你经历了、看见了，到现在你还能说出这样的话？你说神是不是应该让你再体尝体尝，在旷野里再过四十年呢？这样看来这个腿还得断，这个腿断得还有意义、有价值，怎么有意义、有价值呢？这个腿一断，他就能找着人生意义了，就能跟着神走，他就不与神对抗、叫嚣了。虽然断了一条腿，但是得着了下一个时代的生存法则，整个人活下来了，那这条腿还断不断了？

“你是要肉体，还是要真理？”现在听懂了吧？杨光，你是要肉体还是要真理呢？（要真理。）知道什么是真理了，那你的肉体是什么？你

的肉体就是发威，在众人面前“啪”一发火，两眼一瞪，让你们看看我是谁！这就是活在肉体里边。你凭着真理活着呢，虽然说你没有脸面了，没有气势了，但是你蒙保守了，存活下来了。所以说，你是要肉体还是要真理？这就是你的选择了。“你是要审判，还是要安逸？”（要审判。）“这个说你不要脸，那个说你是狼”，虽然扎心，但是能够时时儆醒你，“我不能再去这样做了！”我今天下午说肖羽什么呢？“肖羽，你敲诈、勒索神、威逼神”，是吧？还说“你是骗子，你还欺骗神”，这话好听不好听？不好听，这是对你的审判，你是要审判还是要安逸？要安逸是什么呢？“你看着办吧！你想上不行了就少上一些。”肉体不受苦，就是那个姊妹给你说的话，按她说的话，那实行真理简单、轻松，那你按着她说的去做，你得着的是什么？（什么也得不着。）没有审判，你得着的是安逸。

“你经历这么多作工，看见了神的圣洁与公义”，圣洁与公义，圣洁，从外表看，你是来跟随神了，看着你也是尽心尽力了，“你看我从早晨忙到晚上，你们在那儿吃饭了，我还在那边加班加点干活呢”，心里觉得苦不苦？是不是功劳呀？可是来到这儿承认不承认你呢？在这不说这个。而是怎么呢？你把那边的活儿干了还不行，还得让你心情舒畅、高兴地去干这活儿。“腿断了也得赞美神，还不能埋怨，还不能不高兴，我出来干活我还得高兴。”为什么还得高兴呢？假如说，让你在那边干活了，一边干活一边眼泪就流出来了。为什么流泪呢？“老婆在那边打电话了，钱挣不上，在这儿干活也没有人给我一分钱，我的门市还得我开支，还得我出钱，孩子马上要娶媳妇了，你说这钱从哪里来呢？”想着走吧，不能走，忍气吞声，但是那个思想改变不了呀，所以眼泪就从眼眶里流出来了，眼泪流出来了这是不是控告啊？国度里没有忧伤、没有眼泪。你在这儿干活了，即便你干活一分钱也挣不上，孩子娶不上媳妇，还得歌唱、还得赞美！你说能做到吗？在人来看根本做不到，是不是做不到？如果你今天了解了神的作工，能够理解神的作工，神来拯救一班什么样的人，“这是神来征服我了，征服我就是剥夺我的了。剥夺我的地位、名誉，我一天起来就是追求钱财、地位，我就是追求情感，就是活在这里边，神对人全部是爱，我要得

着下一个时代的生存法则！”你能够理解神作工的艰难，“这么多人，你也不尽本分，我也不尽本分，神家的产业怎么开展？神的国度怎么降临在地上？我得带这个头，我虽然受了多少苦，但是我能有幸来到神家，我是个幸运儿，这是神对我的高抬，我怎么能不赞美神呢？人家亚伯拉罕献以撒了，我今天不要说献以撒了，我献个孩子迟娶两年媳妇，我连这也献不上？如果我连这也献不上，我就不是人！我得赞美神。”这个时候还有眼泪吗？没有眼泪了。今天在这儿腿断了，撒但控告了，“腿断了看你还跟随神吗？”然后腿断以后一寻求、揣摩，“哦！我是这么抵挡神的，原来神是这么爱人的，借着腿断我能得着什么？又看看以色列人是怎么抵挡神的，怎么到了迦南美地的？怎么得着真理的？这一切得实际地经历、实际地体验，我这腿断不是神抛弃我了，不是神不要我了。原来神是在带领着我走进国度的道路，是因着我的悖逆，是因着我不可驯服，所以才激起神的怒气，才用鞭子打我。神将天上的烈火显给我看却不忍心烧着我，这腿断了神并没有把我的心取了，并没有要了我的命，我还有这口气息，只要我有一口气息神就不放弃，我看见神作在人身上的都是爱”，这个时候还有忧伤、还有眼泪吗？（没有了。）这个忧伤、眼泪是怎么没的？是对神作工的理解，是看事观点的转变。看事观点不再是为个人的利益，不再是与神搞交易，而是建立在对神作工的理解上。看见了神的爱，要还报神的爱，成为一个真正的受造之物，得为神做点什么，做一个真正的人。用这个来看事，你就没有忧伤、没有眼泪了。你说吧，腿断了都没有忧伤、没有眼泪，还有什么能引起你的眼泪呢？神说：“在国度里是最后一次的审判，也是我彻底清理世界，从此没有不义、没有忧伤、没有眼泪、没有叹息，更没有世界，全是基督的彰显，全是基督的国度，何等荣耀，何等荣耀！”（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七十九篇》）国度里没有忧伤、没有眼泪，怎么没有忧伤、没有眼泪呢？伤心的事没有了？他每天能喝酒、吃肉了？每天是高兴、喜乐？想过没有？想不通国度里怎么就没有忧伤、没有眼泪。现在看见了吧？国度里没有忧伤、没有眼泪。如果你要是有眼泪就代表着你这个眼泪是在干什么？埋怨、不服、不满、忍气吞声。你伪装人不知道，神知道，你忍气吞声你不愿意得真理，行，那就不用你了。如果你忍气吞声能够尽个本分，好了，你不愿意追求剩存下来，那就给你一千年，你就做一个效力者。如果你愿意走，那你就剩存下来，

如果你不愿意走，有忧伤、有眼泪、有不服不满的情绪，神怎么呀？直接把你灭了。把你这个对神不满意的人，有忧伤、有眼泪对神不理解的这个人一灭，那国度里剩存下来的是什么人？真正信神的人。一碗豆子，里边有三颗坏豆子，把坏豆子一捡是不是成了一碗好豆子？杨光，你是不打算变还是计划要变呢？你要是变了那你就在里边，你要是不变，“我披着外皮，我带着埋怨，心里边流着泪，我来信神了，欺负的我就不是个人”，流着忧伤的眼泪，还说我不是个人，一直埋怨，这就该死了，该抛出去了，不要你了，神要的是没有忧伤、没有眼泪，要的都是赞美神的人。神的作工成就不成就？成就。没有一个人敢不赞美神，也没有一个人有理由不去赞美神。从这里边看见什么了？看见了神的圣洁与公义。圣洁，你来跟随神，你不要应付神，你不要仅仅是外表披着一个外皮，你里边也得变，从里到外脱胎换骨，这叫脱胎换骨！你不要忍气吞声，你忍气吞声欺骗了人欺骗不了神。神说你心里流泪了，别人看不出来，神就摆布一场瘟疫过来，把他取缔。这是一个圣洁、一个公义。

“你当如何追求？你到底该怎么走这条路？”现在知道该怎么走这条路了吧？断了腿、断了胳膊你也得赞美神，你孩子娶不上媳妇，你家里没钱，你在这里不挣钱还得干，还得赞美神。你就是在这里当驴、当马还得高兴地赞美神，你不能委屈得不得了，“我是个人，你把我当驴、当马”，你有这委屈神不要，这是人该走的路。神为什么这么作？这么一作，撒但是不是蒙羞了？这就把撒但打败了。王军有路了吗？（王军：有。）不敢忍气吞声了，再忍气吞声可就被神抛弃了。咱能处处看见神的爱、找见神的爱，你发现神的爱才能还报神的爱。“你到底该怎么走这条路？你该怎么实行爱神？”该怎么实行爱神有路了吧？你得理解神的作工，你得把自己献上，咱们现在谈不到爱神，咱就是怎么呢？（还报神。）还报、良心。当你还报神超过你良心的标准了，这就是爱，你没有超过良心的标准只是个还报，那就不是爱。“刑罚审判在你身上是不是达到了果效？”看最终的结果。今天对你们来说是刚得到了审判刑罚，达没达到果效就得观后效，就看你后边怎么变化了。后效，就看解剖了你以后你这个效果如何，这个效果是要你活

出，不是让你在嘴上赞美神，嘴在天上，脚在地上，而是要咱实际的活出。“你是否对刑罚审判有认识，就看你的活出，看你爱神的程度！你嘴说爱神，你活出的却是老旧的败坏性情，没有一点敬畏神的心，更达不到有良心，就这样的人是爱神的人吗？”咱今天下午的这些表现，这是爱神的人吗？这是不是活在败坏的旧性情里边？（嗯。）对神没有一点敬畏，不要说敬畏了，连基本的尊重都没有，还要起来“掐脖子”呢。“这样的人对神是有忠心吗？”咱这样尽本分不可能有忠心的。因为咱就没用心，做事都是应付、糊弄、欺骗。咱的本分为什么尽不好？是因为人没用心。你对神不理解，你怎么会用心？你就没有和神站在一起。“是接受刑罚审判的人吗？你说爱神，你说相信神，但你还抱着自己的观念不放，在作工、在进入、在说话、在你的生活中你没有一点爱神的表现，没有敬畏神的心，这是得着刑罚审判的人吗？就这样的人能是彼得吗？彼得之类的人是只有认识而没有活出的人吗？”今天给你交通的仅仅是个认识，你还得追求活出，活出就是用你实行真理来代替你的过犯。“彼得是只会祷告而不行真理的人吗？你的追求到底是为了谁？你应该怎么在刑罚与审判之中让自己蒙保守，让自己得着洁净？刑罚与审判对人都是无益的吗？人活在安逸舒适的环境之中，没有审判的生活，人能蒙洁净吗？人想达到变化，得着洁净，该怎样接受被成全？你现在该选择哪条路呢？”以前看这些话这就是一句话，和你自己不挂钩，没有一点联系，现在看这些话，每句话都有体验、经历，这些话都能成为你实行真理的一个路途。

663　你是得着刑罚审判的人吗

1　你所追求的是刑罚审判之后被征服，还是刑罚审判之后蒙洁净、得保守、得看顾？你追求的到底是哪个？你的一生是有意义的一生，还是无价值、无意义的一生？你是要肉体，还是要真理？你是要审判，还是要安逸？你经历这么多作工，看见了神的圣洁与公义，你当如何追求？你到底该怎么走这条路？你该怎么实行爱神？刑罚审判在你身上是不是达到了果效？

2　你是否对刑罚审判有认识，就看你的活出，看你爱神的程度！你嘴说爱神，你活出的却是老旧的败坏性情，没有一点敬畏神的心，更达不到有良心，就这样的人是爱神的人吗？这样的人对神是有忠心吗？是接受刑罚审判的人吗？你说爱神，你说相信神，但你还抱着自己的观念不放，在作工、在进入、在说话、在你的生活中你没有一点爱神的表现，没有敬畏神的心，这是得着刑罚审判的人吗？

3　就这样的人能是彼得吗？彼得之类的人是只有认识而没有活出的人吗？彼得是只会祷告而不行真理的人吗？你的追求到底是为了谁？你应该怎么在刑罚与审判之中让自己蒙保守，让自己得着洁净？ 刑罚与审判对人都是无益的吗？人活在安逸舒适的环境之中，没有审判的生活，人能蒙洁净吗？人想达到变化，得着洁净，该怎样接受被成全？你现在该选择哪条路呢？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彼得的经历——对刑罚、审判的认识》

为什么不让你礼尚往来（二）

神说："做母亲的怎么样了解自己的孩子，神也是怎么样了解每一个人。"（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什么是性情变化与性情变化的路途》）了解和理解之间有什么区别？单独说这两个词，理解和了解有什么不一样？（肖羽：立场不一样。）什么立场不一样？你说说。（肖羽：理解，就比如说人和人有同样的经历，我就理解你。了解就是能从骨子里看清这个人，这是了解。）从骨子里能看清就是了解。

杨光，你怎么看了解与理解？解释解释这个词。这个词应该不难解释吧？可是咱没有用心去揣摩过、去想过。了解和理解它们各自代表着什么？它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杨光：理解是体尝、感觉，了解是知道你内心所有的东西。）了解就是我把你看透了，看透了这就叫了解。理解呢？理解是在了解的上面又加深了一层意思。要想理解首先是不是得了解？我了解你了，接下来才会有理解，但是了解不等于是理解，理解绝对是建立在了解的基础上。你看神说："做母亲的怎么样了解自己的孩子，神也是怎么样了解每一个人。"你对你的孩子了解不了解？了解，是吧？你对你孩子理解不理解？（不理解。）不理解，现在你就明白什么是了解和理解了。你孩子每天不做作业打游戏，你了解不了解他？你了解他，"我就不理解了，他为什么要天天打游戏呢？"（不理解。）理解意味着什么？理解意味着站在了一起，有共同的一个观点。共同的观点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体尝，站在一边我体尝到你的感受了，把我和你放在一起，我理解你的心情了。刚才我把肖羽放在了对立面，我根本不理解他的难处，他在那儿想"你怎么就这么不理解我呢！你天天说换位思考，你就不会换位思考一下我的感受？"为什么我就不往他的那个位置上坐理解他的难处？因为他坐的是撒但的位置。我不去理解他，我也不需要去理解他，我只了解就行了。我要理解谁呢？我要理解神，我要站在神一边，所以说我要求你理解我，但我绝对不会理解你。理解代表就得同情、就得跟随、就得支持，我要理解了你，我今天就得同情你，那我就得说，"行，那你今天就给人家上礼去吧，咱以后有事了好办些"。这叫什么？我对你的理解，我体尝到了你的难处，我作你的后盾，我帮助你，给你开这个后门，这就是理解。这个后门我不给你开，但是我对你有了解，我比你还了解你呢。把理解和了解区分开。我不理解你，但是我还要求你得理解我，你听着这话你心里会怎么想？"呀！弟兄太可恶了吧！"咱今天信神，咱为什么会与神为敌呢？为什么彼得能为神倒钉十字架呢？彼得从监狱里逃出来的时候，耶稣对他说什么话了？耶稣说："难道还让我为你第二次钉十字架吗？"（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人对神的要求太多》）彼得说，"不用了，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彼得返回去倒钉十字架了，这就是理解。约伯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伯 1：21）耶和华能赐给你就不能收你的？赐给你的是耶和华，你该赞美；收了你的，你也应该赞

美。耶和华能给了你就不能跟你要了？他是造物的主，他赐给你与收你的有没有关联？他不管是收你的还是赐给你的，他是造物的主就是造物的主。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个不应该质疑。所以他妻子说他："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伯 2：9）看你信的是什么神呢？人家不信的还好好的，你信了神万贯家产没了，自己顾不了自己，还痛苦得跟万箭穿心似的。约伯的妻子对约伯是不是一种了解呢？因为他们是在一个家生活。可是他妻子理解他吗？（不理解。）就因为不理解所以才说出，"你弃掉神，死了吧，你还信神呢，信的是个什么？信神信神最后信得自己什么也没了，还在炉灰中坐着用瓦片刮自己的身体！"

肖羽今天说什么？"你说吧！我信神信成什么了，让我断绝来往，东西借不来，然后把我困在这个圈圈里。你说我还活人呢？"魔鬼说，"你要是不信神，还用不上礼？还用活在这个圈圈里呢？你说，该不该弃掉神？弃掉神死了吧！你还活人呢。"约伯呢？约伯理解不理解他妻子？（不理解。）他不理解他妻子，所以他骂他妻子："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哎！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伯 2：10）约伯对他妻子不理解，约伯对谁理解呢？（对神。）约伯对神理解。"神是造物的主，神想怎么作就怎么作，神怎么作都是对的，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最后约伯临死之时是满足而死。满足是什么意思？满足就是什么都是好的，就是让他死都感觉是好的，这是约伯对神的理解。神是造物的主，神想怎么作就怎么作，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神。信神就应该理解神，可咱今天信神呢？咱和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是赤裸裸的一层利益关系，完全是种交易。你是一个受造之物，你就该敬拜造物的主，就是神利用你了，你就该让神利用。可是实际上呢？是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搞交易。因着搞交易才有了讨价还价。肖羽今天是不是很明显地在和神讨价还价？（嗯。）这就是讨价还价。你说你能和神讨价还价吗？神是主宰万有的造物的主，神制定了天规诫命，你在这儿和神讨价还价，你是不是要修改天规诫命？咱不去理解神，问问神，为什么要让人脱去这个礼尚往来呢？脱去这个礼尚往来是要达到什么果效呢？咱不去理解神，而是站在自己的利益上与神

讨价还价。所以说，咱虽然信着神，却不知道什么是信神。信神是让你敬拜神，信神的含义就是让人敬拜神。神说：“就是说，你信神就得爱神，你如果只信神不爱神，没达到认识神，从未从心里发出真实的爱去爱神，那你信神也是枉然，你信神如果不爱神就枉活一世，你的一生是最低贱的一生。”（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爱神才是真实的信神》）信神不爱神枉活一世，信神不仅是要敬拜神，还得要爱神。可是咱信神却在与神搞交易，搞交易搞到什么程度了？单单就是雇工与雇主的关系？咱超过了雇工与雇主的关系。不是说干一份工给你多少钱，而是什么？我不干活你是不是也得给我钱？因着有交易，所以讨价还价，就产生了一种争战。心里争战就出来两种情形表现。就像有的人做生意亏本了，或者是买东西钱出得高了，心里不痛快，但出于虚荣脸面不想再说了，就这吧，拉倒吧！这叫什么？这叫忍气吞声。算了吧！人家势力大，咱和人家说不成。另一个做生意的，在秤上作了手脚，缺斤少两，少放一点，还让人看见高高的，这叫什么？这叫欺骗。这是用这个例子形容一下，人在尽本分的过程中，不是忍气吞声就是欺骗。

人和神之间有三种关系，一种是理解、一种是欺骗、一种是忍气吞声。刚才肖羽表达出来的这句话，这是一种什么现象？是一种忍气吞声呢？还是种欺骗呢？（肖羽：我刚才是欺骗。）欺骗。如果是忍气吞声是什么表现？肖羽在这儿肚子憋得、胀得紧绷绷的，这边借东西借不出来，神还不让我上礼，“我不去上礼，借东西借不来，借得憋死我，还让我去借，拿我的脸皮当猪皮。我舍下这张脸，我不给人家上礼，我还借人家东西，算了吧，我忍气吞声，谁让你是神呢！我就是不要脸我也去借吧。”心里面是堵的，肚是胀的，嘴还不能说，心思意念是对抗的，“有啥办法？有啥办法？”气得还长出气呢，这叫什么？这叫忍气吞声。有多少人在尽本分的时候不是在忍气吞声？有一个弟兄，他老婆在家打电话呢，“几点了，怎么还不回来？”这边是得加班干活儿，那边是老婆打电话催着，怎么呀？“神家再小的事也是大事呀！我家再大的事也是小事，老婆打电话骂我也是小事，我家房子塌了也是小事。我和谁说呢？我能说吗？不说了，我不说带领还要修理

对付我呢，我要再说就成什么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人家你主宰着万有，我是受造之物，我有何办法呢？谁让你是神呢，没办法，只能这样忍气吞声。”不是忍气吞声就是欺骗。刚才肖羽是想用个花招来欺骗，逼着卡着让我允许他上礼。反正不管怎么做他都是赢者，“要么你允许让我上礼，要想我不上礼也行，那就意味着永远不要让我去借东西”。聪明吧？一本万利，不管我怎么回答，我怎么做，都是他得利。其实他已经把答案给我了，就这两个答案，他让我做选择题，你让我选择哪个吧？所以肖羽你太“聪明”了，你把我看得太“无能”了，两个答案都是你得利，反正我是没办法回答你。欺骗、骗取，更大的骗取是什么？他想用这个小利，最后混个不死的结局，还想剩存下来。神说：“为什么人在我向其发出要求之时，人总是从地上随手捡起一把尘土扬在我身上呢？难道这就是人的骗术吗？”（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三十六篇》）咱把尘土扬在神的身上，还说，“我是子民”，最后还想剩存下来，剩存下来还想拜着偶像、带着撒但进去。“要不我就啥本分也不尽了，为什么？因为是你不让我尽了”，讲着理、叫嚣着进入国度。就好比一个人娶媳妇，娶了个什么？娶了个泼妇，那个泼妇怎么呀？吼着、骂着就进了婆家门了，还是重金“买”回来的，三十万彩礼钱“买”回一个泼妇。肖羽，你说你就把神看得这么“无能”？你也太“能”了！神不要！这就看见咱的丑相了吧？看见咱的丑相以后，你就知道了，“神作工拯救的就是这么一茬子人？这哪是人呢？这不是魔鬼、撒但呀？”个个都是泼妇样。你说有谁不是这种情形？不是忍气吞声就是什么？敲诈、勒索。敲诈、勒索就是欺骗、骗取，要么就是一个泼妇，要么就是神说的，儿女和父母的恩情都是种欺骗，儿女拿上“三瓜两枣”像串亲戚一样打发了，这叫孝顺！特别是媳妇儿想利用她婆婆给她看孩子，给她婆婆买件衬衫，买件衣服，一件衣服就把她婆婆给哄住了。她婆婆要不给她看孩子，你看看她会怎么样？这就是欺骗。用很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神怎么说的？神说：“你献给我的仅是沙土中的一粒，而你向我索取的竟是黄金万两，你不是无理取闹吗？”（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们的人格太卑贱！》）神说：“你们都为自己的肚腹操劳得头发斑白，却没有一个人为我的工作献上一根毫毛。”（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这些话体验了吧？不愿意为神献上一根毫毛，就是不去上礼的这点也不敢献上。在人的一生之中这算不算一根毫毛？你吃着

神的、喝着神的，今年有四十多五十岁了吧？你呼吸了五十年的空气，空气虽然最不值钱了，但是你哪一分钟能不呼吸？今天让咱来干个活儿，咱才尽了几天本分，就开始要挟神了，咱的人性在哪儿？

咱再说说这个理解，神在拯救一班什么人呢？神是不是在拯救一班活死人呢？拯救一班根本就没有人性的人。神从天上来在地上，而人是怎么对待神的？这就是人对待神的一个真实画面。神在忍受着多大的屈辱作工在这些人身上呢？人是没有知觉的，但神是有体会的。就跟刚才说的那个婆婆一样，你就再聪明的媳妇，你骂骂咧咧进来了，或者你给你婆婆买衬衫了，你婆婆心里清楚不清楚？她不知道？她傻？她知道但她为了谁？“为了我的孩子、为了我的孙子，不要把我当傻子待”，她也是忍气吞声，她不傻。神在这儿呢？神这个不是忍气吞声，神是极大的包容、忍耐，给你恩典。神的爱是硕大无比，神对人是极大的拯救。咱跟随全能神多少年了？神作工三十年了，咱还是这种表现，你说神的爱有多大呢？如果媳妇就这样对待她婆婆，不是今天敲诈、勒索，就是明天欺骗，她还能和这个媳妇和睦相处三十年？不吵闹也不红一次脸，可能吗？看清楚这层关系以后，就看见神作在人身上的全部是爱、全部是拯救。因为神的实质就是爱、实质就是拯救，而人太悖逆了，你真有这种看见、真有这种体会了，你的心是不是该被打动了？“我哪还有个受造之物的形象呢？我从哪儿来的我都不知道！我跟随神呢？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受造之物，什么是造物的主，什么是信神，我还打着旗号说我信神呢，还是跟随神二、三十年的人。呼吸着神给的这口空气，光是五十年还是这一辈子？这六千年来我哪一天不呼吸这口空气能行呢？哪一天都不能挪去这口空气。神给我带来的是生命的供应，我给神带来的全部是伤害。我不配称为人，我就是个魔鬼，我不是个人。”当认识到自己不是人的时候，能恨恶自己的时候，是不是想做一个人呢？是不是想起来“我得还报给神些什么，我能为神做点什么！”这是不是良心起作用了？良心发挥功用了？当你的良心发挥功用的时候，就是你心灵被唤醒的那一瞬间。当你的良心发挥功用的时候，还有没有今天的这个表现？你不上礼那东西真的就借不来吗？这些办法谁去想？还用不用SJ给你交通天规诫

命？一句一句告你说去教你？用不用了？神造你的时候就给了你思维，肖羽有没有思维？肖羽大脑痴呆？麻木？别人说什么他就像机器人一样做什么，别人不说就考虑不到？肖羽，是不是？（肖羽：这方面还是比较缺。）呀，好谦虚呀！你不是缺，你是没有这个心。你的这个心没有为神考虑，你的心没有向着神、没有为着神！

我给你交通了这些以后，你看见自己不是人的时候，“我得为神作点什么”，当你有了这个心的时候，觉得得为神做点什么的时候，你再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路没路？路太多了！肖羽不是找不见路的人。“我还会要挟神，这个诡计我都能使出来，面对魔鬼撒但的时候，我就没有智慧了？”肖羽只要心一动，用心做这件事情就有路。如果你真是站在神一边为神作工的时候，为神说话的时候，神是不是就在你身上作工，神就赐给你智慧呢？神本身给了你思维，神再加给你智慧，你就有路。可是你拿上撒但的那些处世哲学，和神打仗的时候，神作工不作工？神不作工，是吧？你和神争战的时候，是撒但给你送的意念。你和神在打仗呢，你还有这么点“智慧”，你为神办事，神作工加给你智慧，你还怕没东西？你还会贫穷可怜？不存在了。你刚才说的那话是谦虚话，谦虚话还是为了你的面子，保护好你自己，不要让别人看见你完全是为了自己不为神，那是虚假的话。肖羽不是那个麻木痴呆，不分东南西北的神经病患者。给你交通这个是说什么呢？为什么能达到这个果效？就是你能够对神有个理解，什么理解？神怎么作工呢，神所作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谁？是为了他吗？是不是为了人？神所作的这一切还是为了人，都是为了人！神是伟大的，人是自私的。人是为人自己着想，神是为人着想。神是为了人能在地上生存，神是为了人能更好地活下去，在下一个时代能存活下去，所以神才来拯救人的。如果神不来拯救人，那就意味着人全部都得死亡，受惩罚！神是为了让人能够剩存下来，在末世能剩存下来，是为了给人更好的归宿而来作工的，神不是为自己。哪个人能够为别人付出一切不为自己着想呢？通过这些对神的作工能理解了，“虽然说不合我观念，虽然说我的利益受到了伤害，但神所作的一切都是好的、都是拯救、都是爱！”对神有个理解。有了理解就有了什么？认同、支持、配合、顺

服，这是不是都来了？那你再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没有困难了。信神就是让你能够顺服神，怎么能顺服神呢？当你能够理解神的时候，你就能顺服神了。你看各个地方降下灾难，地震、瘟疫、饥荒、虫灾好不好？（好。）好？好在哪儿？“好”就是你吃不上粮食？吃个窝窝头？（因着人的败坏就该遭神毁灭。）是，他败坏，他吃窝窝头对着呢，是神的公义，地震砸了他也是神的公义。今天这儿地震了，把你的腿砸断了，你说什么？“好，神公义！”能说出来吗？今天让你看见地震、瘟疫、饥荒，我问你说好不好？你说了个“好”，你说的这个“好”只是什么？你只是在规条字句里说，“神作的一切都是好的”，这只是一个字句。“神作的一切都是好的”，这个“好”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对神的认识？对神的理解？不是。你是理论上的一个认识“好”，神说的、神作的，你敢说不好吗？你只能说好，不好你也得说好，这是个实情。咱今天信神呢，咱真的要去了解、去理解。那你得从理解的基础上看，地震、瘟疫好不好？（好。）具体细节它好在哪？不好在哪？（就是刚才你说的，根据神的作工，字句道理上说好，神的作工就是好。如果根据肉体来说，咱肯定就不愿意临到灾难嘛，这就不好，这就是背景。谁愿意临到灾难？谁也不愿意临到灾难，临到灾难就不好嘛，伤到自己了肯定是不好。虽然字句道理上说，神作的什么都是好的，可心里就像刚开始说的忍气吞声也得说好。没办法，你就得说好嘛。）忍气吞声才能说神作得好。（肖羽：嗯。）说这个“好”的时候忍气吞声说的“好”。（肖羽：如果把你的腿砸断了，你说，“好，神作的好！”这不是忍气吞声吗？咱还没达到那个高度，你要是达到约伯那个程度，肯定不会忍气吞声。）从这里看到什么了？肖羽跟约伯差得远呢！（嗯。）约伯是风闻有神，神并没有向他显现。约伯就能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肖羽呢？“神，你赐福我我称颂你，你要让我腿断了，那不一定就是好的了。”（肖羽：现在就还没达到那个程度呢。）到什么时候就达到那个程度了？（肖羽：达到真正对神有认识，才能说真正的好。）那怎么就有认识了呢？让你的腿断了，你就有认识了；你的腿不断，你就没认识。今天肖羽为什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是因为他活在安逸之中，是因为他刚才说的他的腿没有断。如果他这条腿一断，他今天就不是这种说话口气了，是吧？你说我今天这条腿断了，哎呀、哎呀地疼，“弟兄，你说我今天这是哪儿又做错了？

是哪儿违背了神给我的使命了呢？是我哪天触犯神了？我去上礼了，和上礼有关系？怎么回事呢？”（一个一个地反省，一个一个地找。）和过筛一样，把他抵挡神的一系列表现全部筛出来，“哎呀，原来我这么污秽不堪！”他看见了，把自己认识了。认识了自己污秽不堪，反而会保守了他，腿断了他还敢敲诈神呢？“你不让我上礼，我给你借不上东西。”肖羽会说什么？“不让我上礼，我就是瘸着一条腿我也得借这个东西，我要再不借这个东西呀，我的两条腿就都得断！”你说你借不借？你说这条腿断了好不好？（肖羽：你这样说就好。）你要知道，神是用时间与事实来与你说话。所以说在人来看有好有坏，在神看都是好的，就是看你怎么看。就是刚才说的，为什么你现在没有什么知觉？是因为你的腿没有断，你的腿断了你就开始寻求了，你就开始进入正轨呀！要不断的话你还在外面飘着呢。为什么？因为临不到你，你就没知觉！

神说：“我眼观看宇宙全貌，正是我作工的好时机，我便各处奔忙，在人的身上作我新的工作。毕竟是新的时代，我又带来新的工作，将更多的新人带入新的时代，将更多的我将淘汰之人都废弃。”（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七雷巨响——预言国度的福音将扩展全宇》）现在宇宙是什么全貌？地震、瘟疫、饥荒四起。一看瘟疫四起，人都怎么呀？人都在寻求生存之道。饥荒吃不上饭了，饿了，他找不找生活之路？看哪有生活之路？这个时候，你给他去传福音了。世上有句什么话？“有病乱投医”，这儿也看不好，那儿也看不好，最后你找不找神？找神呀！最后找到哪了？“腿断了，是不是因为我给人家上礼了呢？”你治不治？不管和这个有没有关系，你都治一下，“我不能再去上礼了”，这是不是对你的一个保守？所以从外界看这是祸患，实质对你是一种保守，是神的爱临到你了。所以说，疾病临到是神的爱，你腿断是神爱你，腿不断是神不爱你。饥荒、瘟疫临到你是对你的拯救，是神爱你。如果饥荒、瘟疫临不到你，你还在那儿追求世界呢，还追求拜撒但呢。今天咱说理解呢，因为人对神所作的不理解，人对神产生了误解。人信神是要干什么？信神就是解决人对神的误解。神作在人身上的实质就是爱，实质就是拯救。都是拯救、都是爱，可是人不认识，

人不认识就对神产生了误解。就刚才说的，你腿断了，神为什么让你腿断？就因为你拜偶像去了，你跑外道去了。耶稣那时候说过什么话？“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剜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太 5：29-30）眼睛能让你下地狱你把眼睛剜掉，手让你下地狱你把手砍掉，这样你这个人就能蒙拯救，如果你舍不得，那它会把你带到地狱。你这个腿断了，你还能去上礼吗？去不了了，不能去了，反省吧，那你这个人才能蒙拯救。如果你的腿好好的，你跑外道去了，你就不能蒙拯救了。这是神作的，是吧？神说：“在地之上，我曾以海水来侵吞人，曾以饥荒来控制人，曾以虫灾来威胁人，曾以大雨来‘浇灌’人，但人未曾觉着人生的虚空，直至现在，人仍不认识在地活着的意义。”（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四十七篇》）神是用饥荒来控制人，用大雨来“浇灌”人，让人被迫寻求真道，寻求真道是在干什么呢？是让你去认识神。认识也就是了解，了解了神以后你知道了，神作在人身上的都是拯救、都是爱，是救人命了，是要拯救你了，这就开始干什么呀？就开始理解神的心了。当你对神有了理解了，那你就没有难处、没有困难了。刚才举这个例子，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神对人所要求的这些事，你不明白的，你暂且不要反抗，你不要找理由去拒绝，应该怎么？按着神的要求去做，这就叫倒栽柳。其实不是倒栽柳，倒栽柳是你的认为，是你对神作工的不了解、不认识。神那时候说，“神让你倒栽柳，你栽不栽？”“栽！”每个人口里都喊着“栽”，是吧？可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倒栽柳是什么意思。“神哪天让我倒栽柳，我肯定栽。”神可能和你说这话吗？神可能让你去倒栽柳吗？倒栽柳就是不合你观念的事。就像今天，你觉得世上的礼尚往来，你给人家上点礼，和那些人打成一片，这就是好人，这是你看的。可是神看你这是什么？就刚才说腿断了，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好事。）可是你看着是什么？那是坏事。神说了，让他倒栽柳，把他腿砸断了！“这是干什么？你说的拯救拯救，怎么还让人腿断了？这还叫拯救？这还叫爱？”反过来就开始控告了。一控告就证明了，接受不接受倒栽柳？栽不栽？“耶稣那时候作工是让瘸子起来走路，瞎子能睁开眼，今天怎么能让好好的一条腿就给断了呢？”是不是“倒栽”了？让你倒栽柳，顺服接受。约伯被剥夺了万贯家产的时候能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我的腿断了，“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我不明白的情况下，在我找不见原因的时候，“神是公义的，活该！该！我一个受造之物，神怎么对待我都合适！”

神说什么？约伯即使站住见证了，神把约伯灭了，神公义不公义？（公义。）就是字句道理上你也得知道，为什么？因为咱就是个受造之物，神想怎么作就怎么作，因为神本身就是公义。你不应该向神提出任何的要求。你一提要求这就不对了，就没理智了，神是公义的。借着这个就是说什么呀？不管你临到什么事，你不会再埋怨神，不会再与神讲理，这就活出了一个受造之物该有的形象了，这才配称为受造之物。如果一不合你的观念，然后你就反抗、叫嚣，这还是受造之物？撒但在那儿嬉笑，“怎么样？看他跟你吗？他信你吗？你给他好腿的时候，他称颂你，他的腿断了以后，立马就不认你了吧？他跟你讲理了吧？他还称颂你了？”当你腿断了的时候，“哎呀！神公义”，从心底里发出神公义，“因为我是一个受造之物，约伯站了见证，神灭了约伯，人家还满足呢。我这个腿断算什么呀？彼得为神倒钉十字架，我能为神作什么？”这时候撒但就退去了，你就站住见证了。站住见证意味着什么？你这才配活下去，蒙拯救了！因为你不是用撒但的哲学法则去看事了，也就是不在撒但的玩弄之下，不在撒但的权势之下活着了，你是活在了神的权柄之下。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掌管你了，你能根据神话看事了。怎么达到这个果效的？这就是理解。你得理解神，达到什么程度的理解？就像彼得说：“你作的事人测不透，但都有你的美意，都有公义在其中，我怎能不为你的智慧作为而发出赞美呢？”（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怎样认识神的公义性情》）你所作的这一切虽然我不明白，但我知道有你的美意在其中。我的腿断了呀，我看不透，但我知道肯定有神的美意在其中，神不作无用的功，神作的肯定是拯救人的工作，肯定对我是拯救、对我是爱。当你看不透的时候说什么话了？“我看着就不应该，我看着就是小儿科的事情，反过来神不让我上这个礼，你说上礼这有啥呢？不就是上个礼嘛！怎么神就不让上礼呢？这和生命挂什么钩呢？感觉有点小儿科，就是他刚才说的，你既然不让我给人家上礼，不让和人家来往，反过来你让

我有了事还去找人家，还要让我跟人家去借东西，这是干什么？把我当玩物玩弄我、耍我呢？”是不是有这种味道在里边？“你今天让我弃绝人家，然后你又要让我和人家拉关系借东西。借东西是不是得拉下关系？让我弃绝的是你，让我拉关系的还是你，你这是玩儿我呢？”如果把彼得放在这儿，彼得怎么说？彼得会说，“即使神把我当成玩物，我何尝不是甘心乐意。”今天我就耍耍你这个玩物，你乐意不乐意呢？你不知道不让你和他们在一起是为了什么，其实是怕你和污鬼邪灵在一起，对你是拯救。当你不明白的时候，这就是个倒栽柳，在你看就是玩弄你、是耍你呢。可最终你得知道这话是谁说的，是神说的，行了，“是我爸说的，是我妈说的，我爸我妈他不会害我，就即使我爸、我妈耍我了，我乐意不乐意？我乐意。”当父母的能不能耍耍孩子？（能。）小孩子你还不是常逗他玩呀？那是不是逗他了？咱也是，“只要神高兴就行，神只要能把撒但打败，只要能让撒但蒙羞就成了，行了，我就是配合神作工的。”这叫什么呢？这叫理解。以后尽本分不再是忍气吞声，也不要欺骗，应该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去理解神。

为什么不让你礼尚往来（一）

见证神不是让你用嘴去说呢，你得用心，就你刚才说上礼是为了借东西方便，真的吗？你说你诡诈不诡诈？（肖羽：当时我是这样想的，如果说我就在这儿不出去了，哪里都不去，就和啥人也不来往了，与世隔绝，我就在我的这个圈圈里，我就不会给他上礼了，这方面也就脱了。可现在的人，你要不给他上点儿礼，要借东西的时候，他的态度就变了，就不搭理你，咱也不好意思和他借了，没法张这个口。）你的意思是什么？（肖羽：把礼上了，借东西就方便。）每一个人的言行举止都有他的存心目的，你和我说这个话有没有存心目的？存心目的是什么？你是为了寻求一条路还是另有存心目的？（肖羽：没有，我只是寻求这方面该怎么实行，又得借东西，又不让上礼，该怎

么实行呢？我这方面没路，就是这个意思，也没什么存心目的。）他有没有存心目的？（SJ：他的意思就是，我要维护神家利益，我要借东西，那我就得给人家上礼，可是你又不让我上礼，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存心目的就是你给我说一句话，答应我去上礼。）（肖羽：也不是说答应我去上礼，我是说除了上礼以外，还有更好的路吗？）你问话主要不是想解答问题，你主要是想达到你的目的。刚才SJ不是跟你说了？你的目的就是啥呢？“我上礼得找个理由，我现在去上礼啊，你说我是违背天规诫命了，可是我不违背天规诫命，这东西就借不上，你说我是该违背还是不该违背？如果不借东西，我就彻底与人不接触，与世隔绝，那也行。”不给人家上礼和与世隔绝，这两个有没有必然关系？（肖羽：要这样说就有。）你是拿借东西作为一个理由、借口来敲诈、勒索神，来要挟神。“神，你说你恨恶上礼呢，可我如果不和人家礼尚往来的话，别人又怎么能和我礼尚往来呢？你让我和人家断绝了关系，就不要让我和人家借东西了。你让我和人家断绝了关系，你还要让我去借东西，那你去借去！那你说，你是让我上礼还是不让我上礼？你说吧！”这是不是要挟？（肖羽：嗯，是。）你说你信着神还要挟着神，这是什么意思？（肖羽：不知道嘛，我要是知道这是要挟神那就不敢要挟了。）

那你说，什么是信神呢？到底“信”的含义是什么？（相信。）信里边有相信、有信赖、有跟随、有爱。你理解信神的含义吗？信还代表什么？信还代表着信靠、信赖、交托、依靠、依托，那你这个信呢？你每天起来在信神呢，什么是信神？信靠、信赖、交托，你得相信，得把你的命也交给神，这才叫信神。约伯信神成功了，约伯成功在哪？约伯最后临死之时，神让他死，他没有话说，他的表现是“我满足！”满足而死，让他死都满足。肖羽呢？神说你不要去上礼，仅仅是不让你去上礼，你都不满足，“你不让我上礼，那你就不要让我借东西！”你没有说，“神不让我上礼，我满足！”这就是咱和约伯的差距。（肖羽：嗯。）约伯是坦然面对，满足；彼得是为神倒钉十字架，自己走回去钉了十字架；亚伯拉罕是把以撒献在了祭坛上。我说：“肖羽，去借个东西。”肖羽说什么？“你要不拦阻我上礼，我就给你借东

西。你拦阻我上礼，我跟人家断了关系了，你又让我去借东西，你去借去！”反打回来。“什么事情不是由你说呢？你让我信你、跟随你，我跟随了你了，你是让我不要去上礼，我不上礼了，跟人家断了关系了，你又让我和人家拉扯关系，神，你是耍我呢？”这就看到了咱与历代使徒的差距有多大，发现差距了没有？（肖羽：嗯。）这个差距你自己看看有多大？（肖羽：没法比。）没法比，人家亚伯拉罕能把以撒献上，能把自家孩子献上，咱自己连一个礼尚往来都放不下。神让亚伯拉罕献上以撒的时候，他没有说，“这孩子可是我把他养活大的呀，你要让我把孩子献给你，谁继承我的产业呢？你把孩子交给我、赐给我，又要把孩子收走，那我的产业给谁？”他问了没有？没有问，这叫信！信靠、信赖、交托了！约伯是怎么信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是神没有向他显现以前，他的一个收获。他是怎么信的神？风闻有神，是听见有神，神是造物的主就信了。当神向他显现以后，临死之时，满足而死，没有什么要求了。（肖羽：我在这一方面也不知道该怎么实行，原来我还想着把所有的电话都设成黑名单，他们不用给我打电话我就不用上礼了，只是在道理上实行了。）其实这不叫实行，这是什么呢？你本身就不愿意顺服、不愿意接受，所以你另外找了个理由过来堵住别人的嘴。举个例子，正常来说父母该不该孝顺呢？你如果是个孝顺父母的人呀，你有什么吃的，你父母就会有什么吃的，你父母绝对饿不着。可是不孝顺父母的人呢？他有足够的理由不孝顺，他有足够的理由不给父母供应吃喝，“我有孩子还得念书呢，还没给孩子娶媳妇呢……”。刚才我说这个话的时候你怎么想的？（肖羽：这下知道了，原来不知道，原来就是自己耍了诡计也不知道是耍诡计。）这下知道了？没有其它想法？（肖羽：没有别的想法了。）

你说我是怎么看出你这个诡计的？（肖羽：我不知道。）你这个诡计没有任何隐藏。（肖羽：嗯，手段不高明。）不是手段不高明，是赤裸裸的！你这个搞交易是赤裸裸地搞交易！太明显了，你摆在桌面上了。你直接来了个什么呀？“你要是让我和人家断了关系呀，我就没法借东西！”你直接把不给人家上礼变成了借不来东西，你和他来往单单

就是为了和他好借东西？你说你是不是赤裸裸的？（肖羽：也是一方面吧，还有别的原因。）一方面是吧？这就好比什么呢？你妈过年没衣服穿了，让你出去给买件新衣服，你呢？想拿这些钱给孩子上舞蹈班呢，你说你拿这些钱是干什么？是供孩子上舞蹈班呀，还是给你妈买件新衣服呀？（肖羽：得找借口嘛。）你连这个借口都不找了，你是明明白白地跟你妈说："妈，你过年就穿件旧衣服凑合地过吧，你老也老了，也不出门了，过年还非得穿一身新衣服？你要少添一件衣服呀，让孩子上个舞蹈班，以后他能有一个好的生活，能养活我也能养活你，你说，我怎么做呢？我给你买一件衣服？买一件衣服就意味着孩子不能上舞蹈班，以后也养活不了你，养活不了我，你不让孩子上舞蹈班就是为了那一件衣服？你别买了！"是不是一个意思呀？这个能不能联系起来？我给你举这个例子能听懂吗？能对了号吧？（肖羽：嗯。）拿这一个例子就能更明显地看到咱和神搞的是赤裸裸的交易。如果你说，"呀，要是不给人家上个礼呀，以后见了人家也抬不起头来，办什么事情也不好办！"你直接说句"办什么事情也不好办"，这还不是赤裸裸地要挟，而你直接来了句"借东西不好借"，这就是赤裸裸的了。这就像什么呢？就像你给你妈说："我可和你说清楚，要是给你买了衣服，孩子可没钱上学了，你自己看着办。"那再结合说的这个话呢？"神，你制定下这个天规诫命来了，你说不要拜偶像，你恨恶节假日，是，我也认同，我也恨恶呢，我可以和人家断绝来往，你要是不让我上礼，我也愿意顺服，可是我断绝了来往，以后你再要借东西，你就不要再让我去借东西了啊！反正我就在这个圈圈里边，你看着办吧！你要想在这儿发展，你要想用我借东西，那你就同意我上礼吧！"等同意你上礼了，你又说啥呢？"哎呀，弟兄同意我上礼了，在天规诫命面前我走了后门了。你们不用去借东西，你们不用维护，你们就该不去上礼。我是没办法，我这是用了个智慧，给他上个礼来跟他借个东西。"嘴上是这样说的，心里是怎么想的？"你看，我礼还能上，还能和人家正常来往，同时还能借来东西，还不触犯天规诫命，一举几得，多好啊！我这么一提，弟兄给我开了个后门，如果我不提呢？这个后门就开不了。我背着人去做吧，人家别人怎么看我呢？'你看这个人，说是信神呢，都没个信神的体统了，连礼服也不穿，连这也守不住'，我不上礼吧，你说这天天出门、天天和人家见面呢，我这个脸往哪放呢？"你真是为了给神家借东西呢？拉倒吧！说得实在

点，“等我家孩子娶媳妇的时候，人家们都不来，冷冷清清的，我这个脸往哪儿放呢？”这才是中心吧！

（肖羽：那是以后的事了，这一方面我就没去想，确实我是不知道怎么实行合适。）那我问你，你是感觉借不上东西这个问题大呀，还是感觉等你家办事的时候，家里冷冷清清的，什么人也不来问题大？按正常理性来说哪个事大呢？（肖羽：那肯定是家里有事没人来问题大。）对吧？再说了，你说有几个人信神有那么忠心的？有几个人信神是时时想着神、念着神呢？我就怀疑呢，你肖羽信神就这么忠心？就连神家这么细小的事你都记在心上？“要不给人家上礼呀，我以后借东西就不好借了，给神家借东西困难。”你的心思就这么敏锐？能听懂我的意思吧？我说肖羽呀，对神并没有那么忠，什么意思呢？时时爱着神、时时为着神、时时想着神，你做到这一点了？到这儿了？（肖羽：没有。）你要真做到这儿了，一有什么问题你就会想，“周围的环境我得维护好，我得跟左邻右舍拉好关系，以防以后借个什么东西都不方便”，这些事情就压在心上，遇到什么事都想。一说这个上礼的事立马就想，“呀，得给人家上个礼，拉好关系，不然到时候借不来东西了！”是为了神家利益考虑到了这个不上礼的危害，是吧？这是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你与神的关系特别近，这是一个担当、责任、负担，压在你肩上，没办法，迫使你得把这个关系搞好。这两个关键点是不是就不一样了？（肖羽：嗯。）就好像什么呢？你孩子是一身病，给你孩子治病的大夫脾气不好，人性也不好，虽然你不愿意搭理他，可是因着你孩子这一身病，你能不能和人家大夫把关系搞僵呀？你是不是还得经常给人家陪笑呀？还得经常来往呀？经常来往、经常陪笑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孩子。那今天，你和他礼尚往来，你是为了什么？难道就是刚才说的为了给神家借东西？这件事一直压在了心上？（肖羽：这是一方面嘛。）那不是一方面，那是借题发挥。为什么是借题发挥？我刚才跟你说了，神家的事是不是全部压在你心上了？压得你喘不过气来了？（肖羽：没有。）我为什么拿这个孩子给你举例子呢？是让你看清楚两种存心。你孩子病了，经常病，离不开医生，所以你必须得和医生把这个关系搞好，这是因着什么呢？因着孩子的

病。而另一种存心是什么呢？你是有奸心，你喜欢医生媳妇呢，是和医生媳妇有染，然后借题发挥说，“人家是医生，我经常让人家给孩子看病呢，我得跟人家把这个关系搞好，搞不好呀，没人给看病。”从外表看，这两种是不是一样的呀？你都是和医生搞好关系，目的就是为了给孩子看病，但实质上一样不一样？（肖羽：不一样。）正好是反的。一个是为了孩子把这个关系搞好，另一个是为了自己的情欲，找了个借口，搞了个掩盖。把这个关系搞好以后，还告诉家里老婆，“我是为了孩子”，这就是邪恶，里边另有存心、另有目的。你是为了给神家借东西把这个关系搞好，还是把借东西当作借口来搞好这个关系？（肖羽：哪一方面也有，我就是没有实行的路。）现在不说实行的路，我给你解剖的是支配你这样去做的存心。你是为了给上礼找一条出路，而不是为了给借东西找一条出路，我给你交通的这个，你理清头绪了没有？（肖羽：理清了。）你是为了什么？你的中心是什么？（肖羽：应该是偏重肉体多一些。）我是想把你这个脸给撕下来，你是老怕我撕下来！你听懂我是什么意思了吗？我想撕下来什么？我想撕下来的就是你说你为着神家的这个幌子，让你看见你和神之间的关系是赤裸裸地搞交易，是赤裸裸地敲诈勒索和要挟。你在这儿说：“我不完全是要挟，我是一半一半啦！”（肖羽：不是说一半一半，我是说什么也有。）什么也有不就是一半一半？听懂了没有？你说什么都有，这是不是又一个诡诈呀？这是不是完全为了面子呀？

其实你不是什么都有，因为什么？你刚才和我说，“如果我不和人家礼尚往来，就和人家断绝关系了，就与世隔绝控制在这个圈圈里边了。”（肖羽：嗯。）你说你不和人家礼尚往来就断绝关系了吗？我让你断绝关系了吗？神家也没有说让你断绝关系吧？更没有说让你与世隔绝吧？（肖羽：没有。）那你是不是把不和他礼尚往来的这个结果放大化了？不礼尚往来就是和他断绝关系了吗？我说的是支配你做事的存心和你的看事观点。你不给他上礼，是不是就意味着和他的关系就完全断绝了？（肖羽：现在的人，你要不上礼，他就不怎么理你了。）你同学里边有给你上过礼的，还有因为某一种原因没给你上过礼，然后过了十年你还记得“那个谁可没给我上礼，我记住你了！”你

记住谁了？谁没有给你上礼？（肖羽：哎呀，我不知道。）这不就对了？你连谁没给你上礼你都不知道，那你说人家那个没给你上礼的同学来你家借东西，你借不借？你还跟他说："十年前那一次你就没给我上礼，你还来借我东西？"肖羽，你还记得吗？那你是不是就像我刚才说的把这个事情放大化了？（肖羽：嗯。）你把它放大、扩大，最后还给我形容了一下，"就控制在这个圈圈里边了"，你听听这话，像坐了监狱了！"控制在这个圈圈里边"，那你是不是加大了砝码？把它放大，让我看见这个严重性，你说我该同意还是不同意呢？我要不同意呀，你就让我臆想到一种结果，以后什么东西都借不来了。其实你这个"控制在圈圈里边"是说给我听着了，是你把我控制在圈圈里边了！什么东西都借不来，让我看到这个后果，让我害怕，这就是对我要挟，"我在这儿借不来东西，我看你怎么办，我看你同意不同意！"逼着让我同意！

（肖羽：呀，我哪能逼着让你同意？我可没有要挟你啊！我是说遇到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实行……不过这个实质就是要挟的实质。）我现在揭露解剖的就是你的本性、性情，你实质里的东西，这可能不是你原来计划好的、不是你预谋好的，是因着你已经被撒但败坏六千年了，人就是这么生存的。为什么说活在罪里不知罪呢？为什么神说神来在地上就像来在了猪圈？神感觉到了，但是猪它感觉不到，那猪每天就在泥里边打滚，它觉得肮脏、污秽？它没知觉，因为它就是那个东西。它就是那个东西说谁呢？就是说咱人就是那个东西，你根本不知道、没知觉！就像我刚才给你举的例子，本身你也看见了，这实质就是敲诈勒索、就是要挟，可你知道吗？你不知道！这就是神说的："在你的心中有一个天大的秘密是你从未觉察到的，因为你活在了没有光明照耀的世界之中。"（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全能者的叹息》）这个秘密是什么？你心里有个秘密，你心里有个"父亲"，但是你又不知道。刚才我说了，我把你心里的这些说出来了，这是不是你的"父亲"？这是不是你的秘密？（肖羽：嗯。）你的秘密你能告诉谁呢？你谁也舍不得告诉，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心中还有一个这样的秘密！"我还在搞着交易？还在要挟？"这就是你的秘密。所以说，我在述说的时

候呀，肖羽感觉怎么呀？“哎呀，太冤了吧！我有这么严重的问题吗？我没有啊！我没计划要挟啊！我仅仅是和你说了一句，‘你说我咋办？你给我一条路途！’我只是让你给我一条路途，然后你就说我要挟你！”你之所以感觉冤，是因为咱对自己不认识、不了解，是因为咱六千年来就是这么活的、就是这么过来的。人和人相处、来往的时候呀，人有个自我保护意识，就像神说的：“……我对各位的秉性与嗜好摸得一清二楚，与各位打交道真是十二分的辛苦。”（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到底怎样认识地上的神》）为什么呀？因为一接触呀，人就像刺猬一样炸起来了，就把别人给堵回去了。就像今天我给你交通借东西与世上人礼尚往来没有关系的的时候，你不愿意去接受、不愿意去理解，然后你就寻思怎么就能不接受我的呢？这就想办法呀，把我说的全部都打回去，怎么能打回去怎么算！所以就找了各种办法，这些办法就构成了一种要挟。

我和你说这些，最后达到让你认识到这是要挟，是费了一番的苦功才有了这个结果，是吧？可是在你这儿呢？被败坏六千年了，那就怎么呀？手到擒来。就像开车一样，你刚开始学开车的时候，那得念口诀：一挂档，二松离合，三踩油门，你开了五年车以后，还用谁告诉你呢？刹车，踩油门，你还用想呢？一边说话一边就把这些事情做了。旁边那人问你，“你就没考虑考虑是先踩离合还是先换档呢？”你用不用去考虑？（肖羽：不用。）这就是你刚才那么说话的缘由，已经成了习惯了，就不需要考虑了，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你的生命了，这种东西在你身上成了生命了。（肖羽：毒素太深了，这要不揭露根本就不知道是咋回事。）我现在给你交通的是，你刚才说话的时候，在灵界的一场争战、你的诡计。神问撒但：“你从哪里来？”撒但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为什么神听着恶心？咱听着恶心吗？咱没知觉！你说你刚才这番话绕了多少个圈子？你就直接说：“呀，我不给人家上这个礼，实在是难以实行呀！以后都是麻烦，以后可怎么弄呢？没路可走！”这两句话不就说完了？（肖羽：嗯。）然后你直接给我来了个什么？“借东西不好借”，知道问题在哪儿了吧？不是你这个话不能说，也不是这个不能问，只是你这么一说，我

在这儿听着是什么感觉呢？我要是直接告诉你，“那是神说的，神说的话咱就得去实行，就得弃绝礼尚往来”，就意味着我怎么呀？我在这儿发展不下去，我就得关门了，我不敢说了，好怕呀！“我一让肖羽实行真理我就得关门！”所以我就感觉到要挟了，这就是我听到你说这些话时的感觉。

（肖羽：其实换句话说，就是我给你出了一个难题是吧？）不是难题，是你“掐我喉咙”呢！我说：“肖羽，你得给我负责了啊，把所有的外围工作都给我处理了。”肖羽说：“你要不让我上礼呀，你就把我控制在这个圈圈里边了！你说吧，你说让不让我上礼？”你说你这不是“掐我喉咙”呢？所以说刚才你就是要挟、逼迫，逼着我，“你说吧！让不让？让不让？你不让我上礼？不让我上礼，我就逼着你让我上礼！”你就是逼着让我答应你，“上吧，可以”！（肖羽：性质太严重了吧，说得太严重了！就这么厉害呢？）那你说是不是？（肖羽：是。）只是你感觉不到罢了，但是我感觉到了。因为什么呢？我在这儿要时时考虑神家利益呢，我要考虑我在这儿怎么发展呢。我一想，“这儿是谁负责呢？噢，肖羽在这儿呢，虽然说王超是个管理人员，王超也只是有时间了过来转转，王超只是负责管理的一个传达，实质上咱还得靠肖羽来维护呢。今天肖羽说出这个话的分量就不一样了，我不考虑王超，我得考虑肖羽呢！”所以你说出话来我就当回事了。你说：“我在这儿没法借东西了，把我控制在这个圈圈里了！”我就想，“噢，不能把你控制在这个圈圈里，这怎么弄呢？不让你上礼我在这儿就没法发展了，我怎么出不上‘气’来了？”（这越严重了。）你说严重不严重？是你做得严重了，不是我说得严重了！（肖羽：严重、严重。）

（爱莲：先前我跟肖羽交通说别再跑亲戚了。他就问：“要亲戚是一个福音对象咱能不能去呢？”我说：“这个应该也能行呢。”他就说：“要是能行我就能上礼。”）（肖羽：要是就像爱莲说的那样，我就感觉这挺好实行的。今天见你来了，我就说再求真一下，到底是行还是不行

呢？这不是就说起上礼这事儿了。）那你说，你求真的那个是不是在实行真理？你是在模仿，守了个规条，做了个形式。也就是说，耶稣为什么要来作工呢？耶稣在作工以前看到了什么？人活在律法之下呀，都守不住律法。为什么活在律法之下守不住律法呢？因为人越来越败坏。为什么越来越败坏呢？刚开始神是带领人在地上生活的，神只是给了人一个粗略的规条，就是说让你守诫命，你守住这个诫命就行了。经过多少年的发展以后，人就越来越诡诈，他在守这个规条的时候想的是什么呢？想了一些捷径，就像你刚才说的借着传福音上礼，守的只是一种做法。好比说，神让人守十条诫命呢，法利赛人守住诫命了没有？他守的是什么呀？他守的是在殿里边事奉神，守的是一些字句，但是他在背后耍小花招、搞欺骗。耶稣来了，他不是看耶稣的实质是不是神，他为了弃绝耶稣，他还要怎么呀？他还要说“我弃绝耶稣是对的，因为《圣经》里边说了弥赛亚将要来，弥赛亚是神，只要不是弥赛亚就不是神。”从外表来看，人家定真了，人家纯正吧？（嗯。）“我们这叫真实的信，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听！神说弥赛亚就是弥赛亚，你是耶稣就绝对不行！因为啥呢？神说了。”从外表看，他穿的是祭司袍，在圣殿里边事奉的是耶和华，可他真是事奉耶和华的吗？他守了个事奉耶和华的规条。他心里边在事奉谁？事奉自己。他为什么非得持守这个“弥赛亚”呢？他自己清楚不清楚？他听着耶稣讲的是不是真理？他知道，他清楚、明白，但他是为了把耶稣打倒，所以才说“你不是弥赛亚”。从外表来看，人家是实行真理，人家是正义人士，人家是为了维护正义，是为了迎接弥赛亚，耶稣是假的，所以才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用肉眼来看，你说法利赛人做得对不对呀？应该不应该？（应该。）应该，对着呢，因为人家持守着这个律法，拿起律法来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就像刚才你俩的说话一样，爱莲告诉你说，“借着传福音，拉个关系，然后就把这个礼也上了”。肖羽说，“诶，这不错呀！呀，我上礼有了门道了，我这就可以打着传福音的旗号去上个礼！”外表看着，肖羽去干啥了？去传福音了。可实际上肖羽想啥呢？“我去上个礼，搞搞关系！一举两得，自己的目的也达到了！”外表看人家肖羽是为了扩展福

音工作，人家上那个礼是用了个智慧，可神要看人的心呀！如果你打着传福音的旗号去上礼了，你说“哎呀，这个真理好实行呀，这个轻松呀！”那能不轻松吗？法利赛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轻松不轻松？他要不轻松就不会说把钉死耶稣的罪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这个真理实行起来轻松，我有足够的理由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因为《圣经》里边说了，他就不是弥赛亚，他和弥赛亚连一个字都不沾，所以坚决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没问题，没错！即使神来审问我，我和神也有话说！你们看，我是怎么敬拜神的？神说什么了？弥赛亚就是弥赛亚，不是这个绝对不行！我是为了正义！”可他说我是为了正义的时候，他心里边知道不知道？他心里知道他在做什么，所以说他是有足够的理由来欺骗神的，所以才支配他这么去做了。可他恰恰忘了，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神要的不是那个做法、说法，外表的一种规条形式，而是要看你的存心、态度。你的态度是什么？你的存心是想什么呢？你的存心是想上礼去呢，是想搞关系去呢，你的存心不是为了扩展福音。如果你真是为了传福音而去上个礼，那神鉴察着呢，神知道，不用你说。为什么神说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从外表看，做法完全都是一样的，但是神要鉴察人心肺腑，你是为了什么？你是为了上礼还是为了传福音？戴的帽子一样，“我实行真理”，都说是实行真理，可哪个是在实行真理呢？这个理清了吧？（肖羽：嗯。）我这个话是跟你说什么呢？我没有说那个做法的对与错，我只是说你的存心，用你的存心来支配你的行为，而不是看你行为如何。

你说，神恨恶节假日，神不让你上礼的目的是什么？（肖羽：不能随从世俗、潮流。）还有呢？（肖羽：和外邦人分别为圣。）是不是要把你保护起来？是不是让你活在神的臂膀底下？这是不是一个敬畏神、远离恶？（肖羽：嗯。）你愿意吗？（肖羽：愿意。）可你表现出来的愿意吗？（肖羽：咱从现在开始嘛。）这就是说你不愿意远离恶，不愿意和人家断绝关系。（肖羽：嗯，还愿意和撒但拉拉扯扯。）咱和世人的关系是什么呀？咱有时候是为了生活，和他有个正常的关系，并不需要去搞好关系。刘志孙子快满月了，因为在这儿尽本分呢，身上没钱，犯愁呢，“孙子满月没钱给人家上礼，这脸面往哪

儿放呢？”正发愁的时候，他老婆说：“哎呀，闺女给拿过钱来了，闺女体贴咱们，知道咱没钱，给了一万块钱让咱们上礼去呢！”刘志高兴的，“哎呀，神知道我的身量小呀！神知道我的缺少呀，神给我开辟出路呢！”你说他这个话对不对？（肖羽：不对，神还厌憎这些呢，怎么能给他开辟这一方面出路呢？）嗯，神厌憎呢，他说神给他开辟出路呢，这就成了对神的一种亵渎了吧？（肖羽：嗯。）这是个试炼，他拿上这个说他是在见证神呢，我说你拉倒吧，你别亵渎神了！你还“见证神”呢！刘志问怎么亵渎神了？我说：“你在这儿说什么呢？明明是撒但作的，你非得说是神作的！你去给人家上礼，这是不是拜偶像呀？上礼、拜偶像没钱了，你说神还给你开辟个出路，‘噢，你没钱了，我给你些钱，你去拜偶像去吧，你要烧纸、烧香，我给你个纸火钱，你去烧香去？’神给你？你这明显就是亵渎神！这是撒但作的，是撒但的一种试探，然后你把撒但作的说成神作的，这不就是亵渎？”（肖羽：嗯。）上礼钱有了，刘志高兴地赞美神呢，我问刘志了，“你说你是在信神吗？你说神知道你身量小，体贴你，给你送过两个钱来，这是在干什么？神还体谅你拜偶像的身量小、背叛神的身量小？你在这里边感觉自己身量小，那你把自己看成什么了？你自己是不是信神的？这还属不属于信神？这是抵挡神、背叛神！你今天给撒但烧香了，因着没有烧纸钱而发愁、而痛苦，又因着有了烧纸钱而高兴、赞美，你说你处处活出的是什么形象？这是拜撒但的形象！”他和你的性质一样，我这样说他的。

咱一直说不让拜偶像，让你断绝礼尚往来，不要和外邦人拉拉扯扯。可刘志还交通什么了？刘志说他信神的历史呢，意思是：他信神痛苦啊，在没跟随这一步的时候，他已经是脱离世俗了，和人家都已经不来往了，没有礼尚往来了。等他自己家有事的时候呀，看见没人来，他心里边就痛苦、就难受。如果你家有事，没人来，你痛不痛苦、难不难受？（肖羽：还没身临其境呢，不知道。）你能想到什么？（肖羽：应该也是心里不舒服吧。）人家娶媳妇了，家里热闹的，那么多人，这个来祝贺了，那个来祝贺了，你家娶媳妇了，没人来，你什么心态？（肖羽：难受嘛。）难受，可是你知道世上的不信派都属于什

么？（肖羽：魔鬼。）魔鬼撒但，这一个是不是就看见了？魔鬼撒但不来家里，心里还难受呢。神不让你和他们来往，不让你给他们上礼，是让你怎么呀？和魔鬼撒但断绝开来。因为神的作工结束了，魔鬼撒但群居之地要有神的烈怒临到，神要毁灭它，所以就让你和他们区分开。可是你这儿怎么呀？你这儿难受呢，“我怎么就和人家相处不到一起呢？我有个事魔鬼撒但怎么就不来庆贺庆贺呢？”神说让你分别为圣，神说你不要和魔鬼撒但在一起，你是就想和人家在一起。和魔鬼撒但在一起是不是活在了污鬼邪灵群居之地？（嗯。）那神今天让你断绝这个关系，是不是让你和魔鬼撒但、污鬼邪灵分别出来？（嗯。）神不让你进那个污鬼邪灵群居之地，你还痛苦得不行！你不要跟他们来往，不要让他们来给你祝贺，不要让污鬼邪灵缠绕着你，好事还是坏事？（肖羽：好事。）可是，人能接受吗？污鬼邪灵不来祝贺他还难受，“污鬼邪灵为什么就不来我家呢？”难受、痛苦。你能把这些不信派看作是污鬼邪灵吗？这是在话上知道了，事实上能看清吗？你看不清，是因为你现在还没有分别为圣，虽然你信神多年了，但是你的看事观点根本没有变化，对这个根本没有认识，根本不知道什么邪恶、什么污秽。

就刚才咱说的，你信神对神是一种敲诈、威胁，这是不是魔鬼撒但才能做出来的事啊？那也就是说，你身边要是有这么多外邦人，你要是让这么多外邦人和你在一起互相熏陶感染，你还能活吗？人是不是看样学样呀？（嗯。）我让你去哪儿呢？我让你和他们断绝关系，然后和谁来往呢？和弟兄姊妹来往，你有什么事呀，让弟兄姊妹给你祝贺。你有什么事不是寻找弟兄姊妹帮忙，你老是嫌人家世界上的魔鬼撒但怎么就不来呢？来的都是弟兄姊妹心里就难受得不行。可你再看实质，弟兄姊妹来了，住在一起干什么呀？交通的是真理，借着交通就能认识自己、认识神，敬拜神，歌唱赞美。魔鬼撒但住在一起是干什么呢？任罪蔓延。你在他们里边熏陶感染，你还能出来吗？是不是自己找死啊？（肖羽：嗯。）在污鬼群居之地，活在黑暗里面。什么是黑暗呢？“明明我家房子这么亮，你怎么说是黑暗呢？”你说这房子黑暗不黑暗？这家黑暗不黑暗？（肖羽：不黑暗。）为什么不黑暗？

因为有太阳光照着呢，是吧？（肖羽：嗯。）这就是人所认为的那个黑暗。我刚才看着你呀，你就活在了黑暗之中，因为啥？你连你自己都看不清，伸手不见五指，自己想什么了、做什么了，知道不知道？不知道，这就是在黑暗之中。活在光中是什么？什么都能看得见，这叫光。你看那是房子、那是树，这是肉眼能看见的光。你信神是要怎么呢？神是要打开你的灵眼，把灵界的事情让你看见。看见什么？看见你的言行举止流露出来的是什么，看见你与神实际的关系是什么，看见人和人之间相处的关系是什么，让你把这些看见，这就是活在光中。你看着是太阳晒着呢，世上人的家里亮堂不黑暗，可你听他那个说话、流露，听听、看看，你听见他们之间说的恶心不恶心呢？为什么说恶心呢？就是牛头不对马嘴，乱七八糟，净说些谬理，说些抵挡神的事，说些不讲理的话，说的那些让人听着恶心。为什么他说那些话、做那些事呢？因为他什么也看不见，那就是在黑暗中。虽然是在太阳底下呢，可家里边住满了那些外邦人、住满了那些不信派，那就是一个黑暗的地方。虽然咱弟兄姊妹住在这儿了，拉着窗帘聚会呢，可是咱看的是神话，神话是发光的太阳，照亮了一切黑暗面，这个被照亮的黑暗面，是你肉眼所看不见的，这个能理解了吧？（肖羽：嗯。）

所以说，不让你上礼，不让你和世人来往是什么呢？（肖羽：保护。）是保护你、是拯救你，是让你敬畏神远离恶。你知道神是为了拯救你，那你应该怎么做呢？不仅是说，“噢，神这是保护我呢，那我就守住！”还应该看见啥呢？这是不是神的爱呢？（肖羽：嗯。）神所作的一切都是爱、都是拯救，就是不让你去上礼，让你和他断绝关系，这都是爱！神说神看中了这个人，要在这个地方降灾呢，那神就得先把这个人怎么呀？救出来。结果你和人家团聚在一起，你说这个灾降还是不降？“肖羽，出来吧！神要在这儿降灾了！”“不行，今天人家结婚呢，我得给人家上礼呢！”那你说神说什么呢？“噢，那你去拜偶像吧！我和你说话你不听，况且这些话早就和你说了你不听，你这还是跟随我吗？你不是属我的，你不跟随我！”那这个灾难是不是能降下了？（嗯。）你就是罗得他妻子。每一次降灾神都喊你吗？不现

实，也不是那个时代，要在律法时代吧，神喊你，现在是什么呀？话语时代，早就把话告诉你了，神就看你自己所行的了。今天神要给你生命，要让这些话成为你的生命，让你和魔鬼撒但分开，分别为圣，怎么分别呢？不要和他们拉拉扯扯，不进入撒但的网罗里边。你听不听这句话呢？如果你理解神的话，这是让你出来呢，出来是干什么呢？是要拯救你呢，那你就不进这个网罗里边了，你听见神的呼召就出来了。可是你听不懂，你就不管神的心意是什么，你就不管这是不是神的爱、神的拯救，你也不理解，神说神的，你做你的，你就不愿意出来。“神，你说这个话我不愿意听，你让我从那个网罗里边出来，可我从那个网罗出来就没意义了呀！你说人家遇个什么事我不去，然后我遇个什么事人家也不来，冷冷清清的，你说世人怎么看我呢？我是个另类？我就不是个人？”你考虑的不是神怎么说你、怎么看你，你老要考虑世人怎么看你，你信的世人，你跟随的世人，那你还能蒙拯救吗？你就不是神拯救的人，就不是神要的人，你听不懂神话，你也不愿意听神话。那神说：“你去吧，你愿意在哪个网罗就在哪个网罗！”神该降灾就降灾，神毁灭魔鬼撒但的时候就连同你也一起毁灭了，因为你归服在了撒但的权下。如果听了神话就信的，一听神让他不要进那个撒但的网罗里边，他就揣摩，“神为什么不让我进那个撒但的网罗里边呢？为什么不让我上礼呢？噢，那是邪灵污鬼群居之地。神拯救人的方式是什么呢？神要在哪个地方降灾呀，就要提前把他看中的人救出来。噢，神是要把我救出来，神要在这个地方降灾呢！现在地震、瘟疫、饥荒到处都是，谁知道哪一天有地震、瘟疫？谁知道我在给谁上礼的时候来地震、瘟疫？噢，神是保守我，让我分别为圣，让我和那个实行真理的人站在一起，不管我有没有洪福吧，人家是神看中的，神要保护他的时候就连我也保护了！”这就使你不得已的怎么呀？“我不能和这些外邦人站在一起，即使我再想给他上个礼，那也不行，我不能和他在一起，我要一和他们站在一起，那就随时面临着死亡！”所以就时时警戒着你，“我不敢和他们站在一起，我得时时紧跟着敬畏神远离恶的人，人家可能是‘约伯’呢、‘彼得’呢，我跟他站在一起，最起码地震、饥荒临不到。因为什么呢？神喜欢他、神爱他，瘟疫饥荒、狼虫虎豹不能临及他的帐棚，那我就跑在他的帐棚底下！”这是不是安全了？（嗯。）在神来看，“诶？我没咋看中这个人，可这个人怎么一直是跟着正义跑呢？怎么一直跟着‘约伯’‘彼得’跑

呢？这肯定也不是个魔鬼撒但，不然他为什么要跟他？为什么不跟外邦人混在一起呢？这个人虽然是风闻有神，虽然没得着真理吧，但他听着神的那些话还是往神的要求上走的，虽然他生命幼小，可再幼小也是个生命！”是不是就把你保守下来了？（嗯。）

我跟你说这些话明白什么意思吗？让你了解神的作工、理解神的心意，让你明白神为什么这么说呢？为什么要这么作呢？为什么让你不要礼尚往来呢？就是要保守你、拯救你。就好像你教育孩子一样，你孩子每天起来打游戏呢，喜欢玩个刀、喜欢玩个火的，当父母的能不能让他玩？（不能。）不能让他玩。可他理解吗？他知道吗？他不知道。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呀，他最起码知道，“我爸、我妈这么说了，我爸、我妈是不会害我的，他们只会对我好。”他不理解那个东西会带来什么后果，只是知道，“父母说了我不能去，那我不去了！我虽然看着游戏喜欢，看着人家都在玩，我想玩，可是父母跟我说不能玩，那我就不玩了！”这叫听话，这叫顺服。等他再大一些了，或者父母说得多了，把这些缘由都说了，“这打游戏呀，虽然好玩，可一旦你上了瘾呀，就把时间都浪费了，你休息也休息不好，学习也学不进去了，就把你的学习给耽误了，你这一生都被耽误了，这是害人的！这刀子也不能玩，一不小心就把你的指头给割了，割破了，流了血，还得住医院！还有那火，一不小心烧着了、烫伤了，又给人家把楼房点着了，多危险呢！这个东西咱得远离，可不敢玩，这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咱承担不起，你自己也会受到伤害！”这孩子要稍微懂事一些，你一说，他是不是听明白了？“噢，父母不让我玩这些东西呀，是对我的一个保守！”当你理解了父母给你说的这些话以后，你会有什么感觉？“哎呀，父母对我是爱呀！父母的心贴在我的身上呀，父母时时观察、引导着我呀！”当你感觉到父母爱你的时候，你有什么反应呀？（肖羽：心里激动得不行。）因着什么激动呢？“我发现了父母对我的爱了！父母在关心着我、在爱着我！”是这样吧？能够发现这些爱首先得怎么呀？得有点良心。没良心能够发现吗？没良心发现不了。那神今天来了就是唤醒人的心、唤醒人的灵，是唤醒你的良心理智来了！

361 神要拯救人脱离阴间地狱的生活

中国人历时几千年的奴役生活，将人的思想、观念、生活、言行、举止都束缚得毫无一点自由，几千年的历史将活活的、有灵的人都折磨得犹如无灵的死人一样，人都生活在撒但的屠刀下，多少人都安居在犹如动物的巢穴中，吃着牛马一样的饭食，横躺竖卧在“阴曹地府”，人的外貌犹如原始人类，人安息之地犹如地狱，周围有各种污鬼、邪灵伴随，人都在与污鬼同起居。人都生活在撒但的埋伏圈里，被困在其中无法摆脱，受着污鬼的摆布。人就在这样的阴曹地府里生活了几千年。神要改变人，神要拯救人，将人从死人的坟墓里拯救出来，脱离阴间、地狱的生活。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作工与进入　五》

信神要经历神的作工、神的说话（二）

我交通这个就是让每个人都能有路可行，知道该怎么信神。你每天得去经历神的作工，怎么去经历神的作工？你得去揣摩，揣摩、寻求神作过什么工作，在神作过的工作中，在记载的故事里他们各自有什么表演，每个演员表演出来以后，在这故事里边你看见了什么？看见了神的什么性情？看见神是怎么主宰、掌管的？然后，再根据你实际生活当中对号，你扮演的是谁？你走在了谁的道路上？揣摩过没有？没有揣摩过吧！那你现在揣摩一下。今天你要走谁的道路呢？刚才说了个果实累累、粮食满仓，你既得果实累累，还得粮食满仓。刘志走的谁的路呢？（刘志：圣经里面耶稣说了一件事，说父母叫老大和老二干活，叫老大干呢，老大不去，叫老二，老二说行，我去。老二答应了可没去干，老大没答应，可后来老大反省了，父母叫我干活了，我

应该干，他虽然没答应但也去干了。）今天我给你交通的，你听明白了？（嗯。）那你的意思你是老大呢还是老二？你是听了神的话去干了呢，还是不干呢？（刘志：干呢嘛。）你的意思是你说要回家了，其实是你不回家了？（刘志：你怎么又扯到那个上面了……）怎么是又扯到那个上了呢？你刚才说“耶稣说一个老大一个老二，一个是说了不实行，一个是没说去实行了；一个是说去结果没去，一个是说不去结果去了。”刘志一直说我要回家过满月呢，这样一对号，哦，刘志人家这是说啥呢？我说了要回家实际上我是不回家。（刘志：不是，说的是干活。）你说什么干活呢？神是让你干活呢？神是看你的存心、观点、动机。你看刘志，你自己跟我说的，我还以为你有认识、有体验了，还说了耶稣的经典话语，我还说你领受还可以呀，转过弯了，结果说了半天你又后悔了？（刘志：那个吧，我先放一放。）刘志，你想实行可以实行，不想实行可以不实行，我从来不要求你实行，我只是给你交通清楚就行了，路是你自己走。你刚才跟我交通时说了这个例子，我没有说吧？（刘志：我说的是干活的时候要有包容呢、忍耐呢，说的是那个。）听见了吗？刘志这是“我实行真理呀我是选择性的”，还有刘志要告你说“我来这里呀就没计划要得果实累累，我也没有计划要粮食满仓，我其实就是来帮帮忙。”这是你说的吧？（刘志：起初就是这个初衷。）

世上有正规军，部队上的正规军，建军节、国庆节军事演习呢，走方阵，一二一，一二一，你看那个气派吧？（嗯。）你看上面一下命令，“咔、咔、咔”那个架势，那个军叫什么军？正规军。那村里还有什么？民兵。老百姓训练出来的是民兵，民兵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会有民兵？打仗正规军运行完了，剩下忙不过来了，就让民兵来帮帮忙，“民兵快上！”你说刘志是什么兵？刘志连民兵也不是，正规军、民兵，还有个什么兵呀？逃兵。刘志是什么兵呀？是逃兵。为什么说他是逃兵呢？不管是正规军也好，民兵也好，在国泰民安的时候他叫兵，他也训练了、操练了，等到了打仗的时候、关键的时候，逃兵干啥呀？（不见了。）不见了。世上有句话叫“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那逃兵是啥呢？“我是当兵一世，逃兵一时，关键时候，我怕死不上战

场。”那神今天作什么工作来了？打败撒但的工作。打败撒但的工作要靠谁来打败呢？靠人作的这个见证打败撒但。也就是说，要人把撒但打败。怎么打败呢？就是撒但的哲学法则在人身上行不通了，不起作用了，这就把撒但打败了。刘志说啥呢？“你说叫我哪天干活，我干，只要不与撒但发生冲突，我天天当正式兵，你让我扛木头还是扛麻袋，没问题！你说翻山越岭啥的，也没问题！”逃兵在训练的时候也是翻山越岭的，你敢说他不行？不是逃兵他体质不行，不是他能力不行，是他思想不行。一到了打仗的时候，思想就出来了，“我再有能力不能往前冲，不能往前冲！”你不要看国庆节阅兵的时候“咔嚓、咔嚓”地迈正步给演出来了，你试试上战场，他还能“咔嚓、咔嚓”地迈着正步往前走不退缩吗？不一定了，逃兵就是在上战场的时候才能体现出来。

今天神与撒但要打仗呢，神在你尽本分的时候培训你呢，在尽本分的过程中让你经历神的作工，揣摩、寻求神怎么作工，撒但怎么搅扰、打岔，神是怎么战胜它的，让你揣摩这些呢。当你揣摩明白之后，理解了神的心意以后，能站在神的一边。神说过一句话，尽本分与得福、受祸无关，与什么有关呀？与是否有真理有关，也就是你是否有见证。你说当兵的，在乎当了几年兵吗？（不在乎。）在乎的是你立下了几等功。刘志，在你这儿看，“我干了多少活儿”，在神那边看，看你干的这个活儿吗？（不看。）神是看你在干活儿的过程中，得了几个一等功。撒但与神打仗的时候，神说：“刘志是我造的，刘志应该归在我的权下。”撒但说：“刘志是我的孝子贤孙。”神说：“三十年了他还做你的孝子贤孙？不可能吧！”撒但说什么？“刘志对我忠心耿耿，你不要看见给你干活了，那是在闲暇之余能帮帮你，你看看当我吹号的时候，他往哪儿跑？”咱建造国度，神圣的号角响起，什么叫神圣呢？神家，神圣的，圣洁的，让你脱离败坏的号声响起。“刘志，不能拜偶像啊！”这是不是神圣的号角？（是。）“国度建造了啊，凭神话活着啊，神话掌管你啊！”神家向国度进军的时候，其实是对撒但发出了宣战，神家的号角响起，也就是说冲锋号吹响了。教会建造那是第一次响起，这是第二次响起。神在这吹号了，撒但在那说：“你在吹

号，我也吹号，你看他往哪边跑。”神在吹号的时候说什么了？“超脱！超脱！真超脱！神的超脱生命在其中，一切变得真轻松！超脱世界和世俗，丈夫、儿女之情不眷恋，超脱疾病和环境的辖制，撒但不敢干扰咱。”（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十五篇》）这每天吹响的号角，刘志听不见？听见了。撒但吹号怎么吹的呀？撒但要派他家人、闺女、老婆，“刘志，来，过来拜拜偶像，咱孙子满月了，你的神说要超脱，不要拜偶像、不要过节假日，神厌憎。来来来，你过来站个见证，你告诉神，你放不下。神让你超脱了，我让你装备呢。”你去哪儿呀？老婆在那儿吹喇叭，神在这儿吹号，刘志往哪儿走呀？这是不是两军交战，都吹响了冲锋号？神发的冲锋号是啥？是向肉体发起了总攻，听过这话吧？神向我们肉体发起了总攻，临到你肉体的都是刀剑与击打。向刘志的肉体发起了总攻，这是神家的冲锋号，“超脱，超脱。”在那里撒但发起了贪享肉体的冲锋号，两军交战。叛军，叛军，什么时候叛呢？冲锋号响起的时候他才叛，搞演习的时候你说他叛吗？（不叛。）演习时他不叛，因为他知道那是演习呢。当冲锋号响起时那是真正的要命呢，你说他逃不逃？在这个时候，逃兵才能显示出来，那一等功、二等功在这个时候才能站立出来。

神要的是见证，就在号声响起的时候看你归到哪个权下了，归到神话的权下你是属神的人，归到哲学法则的话下你是属撒但的，你是弃绝神的。不在乎你平时在这儿是正规军还是什么军，正规军里也有叛军，民兵里边也有叛兵，民兵里边也有冲锋上阵的，所以神说尽本分与人得福、受祸无关。也就是说，不管咱今天是干什么的，不管你是有技术还是没技术的，这个和你有无真理无关，和剩存下来无关。因为神要建造他的国度，国度里边不容许污秽存在，他要建造他的国度、建造他的殿需要什么？需要匠人。那刘志今天是要当匠人还是要当儿子？那就得看刘志的选择了。当匠人，建造的时候匠人必须要存在吧？（嗯。）房子要盖好了、殿要盖好了的时候，就意味着这个匠人将要退去。但是这个殿一天没建好，他这个匠人一天走不了。如果说你是自家人，你是儿子，你这个房子是你自己给自己建，你建起来

以后也是自己住，你不走了。神来在地上是迎娶新娘了，是吧？别人在外面打仗呢，或是尽其它本分呢，人家没有去盖房子，没有参与这个，但人家是在外面扩展神的名呢，等你建好以后，人家果实累累是进去住的。虽然说你是盖房的、你是建殿的，但是你盖完以后，你是得恩典的，神给你个恩典，你归你的父，我归我的父，这个话能理解吗？（能。）你要想剩存下来，要想进国度，那你唯一的路是什么？洁净，脱去你的败坏性情。

刚才说了，新耶路撒冷和团体宇宙新人，小林，你是不是新人中的一员？你正常人性有了没有？你看见刘志走的路了吗？你走什么路呀？你愿意走谁的路？你想不想成为宇宙新人？（小林：这是愿望。）这是愿望，一听这句话呀，冷了半截。小张，你有心志没有？（小张：有。）那你要成为宇宙新人先走的第一步是什么？（小张：脱去败坏性情。）从哪方面变？有没有实际的？（小张：我还是在与人相处，正常人性这方面。）人性，先活出真正的人性。跟人相处别高高在上，你说话高高在上，强势，人家对你都有意见。（嗯。）小林，这两天消极软弱了是吧？有点提拉不起来的感觉，有心志没有？（小林：嗯。我记得一年前，田宇委屈地哭呢，说身上疼得难受呢，还得干。你问，“为什么不说呢？”田宇说了一句“说出来有啥用，还不得干嘛！”今天我也体会到了这一点。那天给田宇交通的时候，交通了西伯侯给姜子牙拉车拉了八百步，姜子牙保周朝江山寿数八百年。我现在腰疼了还一直干活，干得这个腰疼就好不了，今天好不容易腰能直点了，又干，又疼了。我就在想这腰疼一直好了又疼一直重复着，啥时候能好了呢？我不知道是不是要一生伴随着这个，还有没有点好的可能了，不知该怎么弄了。干了这个干那个，我能有啥办法呢？就是种无奈，就是种被迫。）田宇，小林现在能体尝到你的难处了，你现在怎么认识呢？（田宇：现在一天就是干活，好像信神就是一种干活吧，成这了，其他的没有啥了。）（小林：还有种误解，口口声声说神不要干活的，可又离不开干活的，神不要效力者，又离不开效力者。很矛盾，冲突了，可这活还得干。）（小张：现在知道就这些环境才显明人里边本性的东西。）

神说人有败坏性情，承认吗？神说四活物怎么呀？昼夜不停地赞美神。神造人是让人荣耀神、彰显神，有几个人是真愿意荣耀神、彰显神的？就今天咱之所以聚到一起，出力干活也好，或是干什么也好，你里边是纯洁的吗？纯粹吗？你纯粹就是“我是一个受造之物，我是为了完成我受造之物的使命”吗？有没有？（没有。）那是什么？在这里面都有一笔交易，是不是在搞交易？（是。）哪个人不是与神搞着不亏本的生意？献上的是什么？神说：“你献给我的仅是沙土中的一粒，而你向我索取的竟是黄金万两，你不是无理取闹吗？”（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们的人格太卑贱》）献上了尘土中的一粒，却想从神得着黄金万两！有谁不是这个野心？可有这样的野心，谁又能承认？谁能看见？神要的是果实累累、还要粮食满仓。果实累累是需要你去经历，得着真理。那粮食满仓呢？粮食怎么来的？五饼二鱼是耶稣一下子变来的？（不是。）是不是需要你实际地去做呢？你去印证这句话的证据呢？刚开始咱都是与神搞交易的，搞交易为得黄金万两。黄金万两指什么说呢？就单说你能剩存下来，这是多大的福气呢？而你剩存下来以后意味着什么？神造万物是不是供你享受呢？（是。）是不是黄金万两呢？可神就能白白给你这黄金万两吗？神给了亚伯拉罕多少呀？给他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是吧？平白无故就给你了吗？（要见证，献以撒。）献以撒，神要看见你的心才行，看见你值得信赖，你是一个真正的人才行。你是与神搞交易呢，还是一个真正的人？还有挪亚造方舟，造了多少年？（一百二十年。）挪亚造方舟那时候有啥工具呢？（没有。）为什么让他造方舟呢？你说神造万有，神就造不了个方舟？神直接造个方舟，把他们八口人放在方舟上不就行了吗？为什么今天和你交通得有经历呢？让你去体验，真实地经历。为什么叫你去经历呢？让你经历的目的是什么？经历神作工的目的是什么？咱今天的主题就是你应该去经历神的作工，为什么要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的作工，也就是体验神的主宰、安排，经历神的权柄。这权柄和神的性情有什么关系呢？神主宰万有的权柄，是不是根据神的性情来说的？神的喜怒哀乐，让神喜的存留下来，让神厌憎、恨恶的灭亡，不复存留。你经历了以后，让这些在你身上成为什么？生命。

以色列人为什么对神那么忠心？以色列人为什么能在圣殿里守几千年也能守住呢？什么原因？（经历了。）经历了、体验了。经历什么了？出埃及，是吧？十灾看见了。进迦南美地四十天的路程走了四十年，这叫经历出来了。刚出埃及时为什么他们敢悖逆呢？为什么敢发怨言呢？就因为他们没有经历，所以，他们才敢发怨言。神要让他们以后有真实的生命，不再发怨言，只有让他们经历苦难的经历。在旷野里四十年，是不是需要生存？在旷野里四十年搭棚不搭？（搭呢。）盖房不盖？（盖呢。）四十年有没有刮风下雨的时候？（有。）有刮风下雨的时候，就有盖房的时候。盖了四十年，去了迦南美地时一把火烧了，是不是还得重新盖？（是。）这是不是人该有的配合？（是。）那他们累不累？（累。）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听摩西的话、对神发怨言？神没有拯救他们时，他们苦苦哀求，他们在埃及不能活，没人把他们当人待。所以说，神垂听了他们的声音，派摩西来搭救他们。但在搭救他们时，他们说什么了？他们想的是什么呢？他们想的是神会在半空中把他们提走，想不受一点苦就把他们提出去。可是，神作工实实际际，更重要的是神要让你看见神，让你在作工中经历、体验，成为你的生命经历，成为你的生命。所以，必须让你经历，让你看神是怎么作的。所以就有了第一灾，第一灾是什么呢？法老王说："他们还要出埃及呢，加大他们的苦楚，不给他们草，还要让他们做出砖来。"那这个环境是不是神兴起的？（是。）在人来看，这个灾祸是谁引起的？（摩西。）是摩西引起的，"你摩西要不带我们出埃及，哪有这些苦，没有稻草还叫我们做砖呢？"咱今天呢？你想不想出埃及呢？想不想脱离大红龙的苦害呢？想不想脱离撒但的生活呢？想脱离，是吧？想脱离是不是得有实际的配合呢？（是。）怎么配合呢？你有这个心志吗？你真的恨恶大红龙吗？法老王让你自己找稻草，加大了工作量，加大了你的苦楚，你现在应该恨谁？（恨法老王。）恨法老王，可他们实际上恨的是谁？（摩西。）恨摩西、恨神。田宇和小林现在身体撑不住了，疼痛难忍，"信神就成了干活了"，你说他们埋怨谁呢？（埋怨神。）他们不能说，虽然不说，但这是实情。咱为什么在这里干活呢？什么原因？是怎么造成的？是不是在大红龙的迫害下你才有这样的苦楚呢？

（是。）如果大红龙不这样迫害你，你可以公开信的话，还用这样？你今天预备什么是不是给自己预备呢？（是。）咱这样干活是什么？是不是实际的配合？是实际的配合，同时，神借用这个显明了人的败坏性情。在人看什么是福、什么是祸？人看祸患是根据个人的利益，个人肉体利益得益为福，个人肉体受苦就为苦，可神是借着这个显明你的败坏性情。显明你是为了拯救你，显明你的什么败坏性情？显明你只想得福、不想受苦。

为什么今天谈让你经历神的作工？今天你累得腰疼、腿疼、胳膊疼了还得干活，“我信神就是干活”，那你是不是能想起当时那些出埃及的以色列民，他们在想什么？“神啊，我们每天信你、靠你，让你带我出埃及，结果是加重了我的苦楚，让我做砖呢，还要自己找草。原来我干八小时活，现在祷告神以后干成十二个小时了，你说你是帮我呢还是害我呢？”你说那苦是一天半天吗？（不是。）一天半天他们能有怨言吗？（不能。）肯定是他受不了了才会有怨言、才会骂摩西。如果一天半天就过去了，还会骂摩西呢？今天呢，如果让你精神饱满，有参孙的那种力量，干个活不成个事，杀鸡用牛刀，还能显明你的败坏？还能显明你对神的误解？显明不了，你又怎么能认识自己？这是不是让你经历神的作工？把你放在这个环境里，让你看看摩西他们是怎么出埃及的，挪亚造方舟造了一百年，你造了几年？挪亚造方舟那木头是多粗？刘志，你扛的那木头多粗？神派了几个人？他们有机械化？（没有。）你今天嫌冷呢、嫌热呢，以色列人他就不过春夏秋冬？咱得去体验、经历，这就叫体验、经历。你看看他们，他们为什么发埋怨？咱们不管是看挪亚造方舟，或者是看以色列人出埃及呢，咱看到的仅仅是一个故事。看是看过去了，你有感受吗？有经历、有体验、有体会吗？你知道他们的难处吗？你只会说：“以色列人真悖逆呀，神来救你出埃及，你不感谢、赞美神，你还埋怨说‘叫我们受苦来了！’带领你们出埃及，十灾都显过了，眼看着到了迦南美地，十二个探子回来还说‘呀，神把我们带到死亡之地！’”你听听这话。你再看看咱今天所流露的，你跟他说的话有区别吗？小林说，“呀，这就是信神？信神就是干活呀！信神就是劳累死人不心疼人啊！腰疼都疼死我

了还得干活啊，这一天干活就没个完呀？”咱说天冷快冻了，赶紧把这些活干完，上午还得聚会，抓紧时间，六点把他们喊叫起来，小林说什么了？“还在睡梦中就把我喊起来了，喊起来把三轮车取回来不就行了吗？还没完没了了，小林小林，还要找我，还得送东西呢，开车送东西也就罢了，我腰疼了，还得我卸东西。我就看了呀，这就不叫人消停，一天起来就是干活。”你说我听着难受不难受？小林是不是在说我呢？我让你去干这个活，也是考虑了再三才说这个话的，我说之前都得想“诶，你说我该叫不该叫小林？”我得考虑人的难处了，我叫小林、田宇心里都得三番争战以后才能叫人家干活。为什么得三番争战呢？我叫田宇吧，田宇也不说话，你说田宇这不说话、不吭声是不是有了“病”了？（是。）有了“病”了不愿意说，可是你说我没有知觉吗？你说田宇每天干活我看不见吗？我看见你干活了，看见你累了，可是这活还得干吧？我说咱今天大清早起来还得送东西去，你说我不知道冷、不知道累？可是你说我干还是不干呢？你说这方舟建了一半了，累得不行了，这些木头不扛了？不干了？能不能？（不能。）左考虑右考虑，你说我叫谁呢？数过来数过去，刘志叫了，小工叫了，小张也叫了，我下一步再用谁呀？我知道小林厌烦了，开车开得就发牢骚了，我知道他已经是难以忍受了，我要再叫小林呀，小林就快成刘志发脾气呀！可是我有啥办法呢？我考虑再三，不行，我还是忍着再叫叫吧！叫一下小林。这不是我要怎么样，这是神摆布的这环境。如果不要下这场雪，咱还有这些事情？一天轻轻松松、顺顺利利。这些事情谁带来的？神带来的。因为是神主宰、安排。你说我信神就是让我出力干活，神借着这环境显明你，让你看见，你寻求的是什么？你寻求神的作工了没有？你寻求的是你肉体的软弱，你肉体受了多少伤害，你寻求过基督吗？基督在地上作工三十年了，基督得到多少收获了呢？基督带着病给你讲道，你知道吗？神作工作了六千年了，咱今天的配合有多少呢？神摆设这环境的目的意义是什么，这是不是该咱寻求的呢？你说你临到疾病，为什么让你临到疾病？为什么要让你腰疼？你敢不敢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神？你为神献上了一根毫毛，神是不是要用事实跟你说话呢？为神献上什么了呢？咱每天起来想的就是，我信神就是干活，就是累了，咱仔细算一下，咱为神献上了什么？

咱去经历、体验的时候发现了什么？咱是在与神搞交易。征服，征服，什么是征服？剥夺你的前途、剥夺你的命运、剥夺你的所有，显明你的真心。你的忠心在哪儿？尽意了没有？尽心了没有？前三年加班加到几点？早晨几点起床？（六点起来加班到两点。）现在几点就睡了？几点起呢？咱现在还难以忍受呢，什么原因？经不起时间的熬炼。神是用时间与事实来与咱说话，你说你真心的、诚心的，神要看是不是。寡妇熬儿，熬她一辈子，寡妇后悔吗？寡妇熬了三年以后熬不动了？这是不是神的美意在其中呢？神给我摆设的环境，摆设刘志这样跟我说话，神又给你摆设了那样的环境，这是不是都有神的美意呢？（是。）这是让你去经历、去体验。怎么去经历、怎么去体验？小林，体验什么呢？开车的时候咱那种不耐烦的心情、难受的心情。神对人提出了十一条要求，什么要求？如果你临到了疾病，神不给你医治，你该怎么样？尽所能了没有？人能走到今天，必须要有极大的信心，一直要有揭示的奥秘的伴随，还有环境的击打，让你看见外面灾难那么多。如果没有外边的灾难、没有异象的引领，能走到今天吗？你有约伯的信心吗？约伯是风闻有神，他最后能满足而死，他为什么能满足而死？他经历了，经历了一生。为什么他能敬畏神、远离恶？他在实际经历中经历了、体会了。如果把你放在约伯那个位置上，你会怎么想、怎么看？“我信神敬畏神、远离恶就是为了十个儿女都死了？就是为了万贯家产都没了？就是为了坐在灰里拿瓦片刮身体？”现在如果有个人和你说“看你信的啥神，天天起来就是干活，累得腰疼、腿疼、胳膊疼，人家不信神也就是这样吧？小林，你的那同学们，人家累出病来是挣下钱了，挣下房了，人家住的是高楼大厦，你呢？你说你信神信的是个啥？你是图了个啥？你还不如弃掉神死了呢！你还活人呢？”小林说啥？“就是呀，我这得了个啥？腰疼也没人心疼我、没人管我，每天总害怕我闲下，就不让我闲下，闲下就有事，你说我给外邦人打工也就是个这罢了吧！”小林，你会说啥？你会说“愚顽的妇人，退去吧！给生命的是耶和华，让我给神家干活的不也是耶和华吗？让我腰疼不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不应当称颂吗？我不应该跟随吗？”小林，该不该说？“让人生的是耶和华，让人死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不应当称颂吗？我一个受造之物不应该事奉

吗？我就有一个腰，我就把腰献给神了，我有啥呢？人家彼得就是一个信、一个爱，人家把生命献上了，我算个啥呢？”是不是该献上呀？能不能献上？把这个腰给了神算了，“呀，可舍不得！” 你的这个腰从哪来的？

听懂我说话的意思了吗？（小林：听懂了。你看到的都是好的，我们看到的一系列的都不合自己的意，从这儿看的话，就像是倒霉了一样。人里面有悖逆，受不了这身体疼痛的苦。疼一天两天他不会说啥，一直疼一直不好，好了又疼了，这样重复着，就让人心里崩溃了。崩溃之后，他自己内心就瘫痪了。为什么会瘫痪呢？没信了。为什么总是失败呢？安排得合不合理呢？为什么总是建了拆，拆了建，心里就想到底什么时候能成呢？）那我刚才交通的你就没有听进去，我交通的是不是解决你这个问题的？我交通什么了？经历神的作工。你说出埃及的时候，神就不能一招致命把法老王治住，把以色列民放出去？为什么还要降了十次灾才把法老王治住？神第一次就把他的长子击杀了，你看他放不放？你说“拆了建，建了拆”，让百姓跟上他受苦，是不是神的过？人站在人的角度上看事，用人的肉体利益得失来看事的时候，就会想，“神你应该一步到位！作为一个造物的主，你为啥让摩西拿上刑杖变成一条蛇了？那个神迹奇事太小了，人家法师也能显那个神迹奇事，你让人家看见你这个造物主也太小儿科了吧？造物主那么大的能力，来个一步到位，一下把红海隔开，你看法老王他还敢吗？”听懂什么意思了吗？人的这个看事观点，人的思维、人的想象，都是想着肉体怎么得益怎么来，我肉体怎么不受苦怎么来，可神怎么看事？神是来拯救人的，神是看怎么能让你得着生命怎么来。（对。）神是怎么能把智慧加给你怎么来，神要显现给你，神是怎么能把神的性情显明给你怎么来。所以，神可以一招致命，一下把撒但灭了，但神不灭撒但，为什么？神让你认识它、看清它，让你恨恶它、背叛它，把你拯救过来。所以说，神不一招把法老王治住，而是有意让法老王的心更加刚硬，为什么？咱人在打仗的时候，想趁对方软弱之时，一招致命治住他，胜了，你要的是个结果。神要的是这人是否长大了呢？神的经营计划是人，而不是经营计划出埃及。神的经

营计划是经过出埃及的这个步骤，能给人带来多少生命，人的生命能有多少长大，你对神有多少认识，对神的性情有多少认识，神要的是你的果实累累。果实累累是你对神的认识，你生命的长大。

神经营计划是经营人类，神不是说把你带出埃及就没事了，目的不是把你带出埃及，目的是让你长生命。那你的看事观点就得咋看呢？“怎么就得着生命了？神为什么这么作呢？”你是寻求，在神的作工中去认识神。第一步要由浅入深，由小到大，为什么这样作呢？法老王他也是个人，如果有大神迹奇事，法老王一下胆怯了，法老王不和神对抗了，那下步戏怎么演？人怎么看见神的全能？所以，先让法老王的心慢慢、慢慢刚硬起来，让他看见，“呀，你这个神也不过如此”，好，再给你一灾。这就像赌博一样，刚开始三块五块、十块八块，到千，到万，最后跟你赌命呢。神让他的心更加刚硬，为什么让他的心更加刚硬？借着他的刚硬把神的性情发表出来，让人看见。当你这么经历神的作工之后，从你的嘴里会喊出什么来呀？“呀，神作工太智慧了！神作工完全为了人的生命，神作工不是一种方式，不是一个规条，不是直接教你怎么活，而是要把智慧加给你，让你认识神。”你这样看的话，神的每一个作工步骤都不能少，出埃及，哪个灾都不能少。你多经历一次灾，多经历一次神的作工，你是不是对神多了一份认识？（是。）多一份认识，多加深，对神多了一份敬畏，这是不是果实累累？这是不是收获？这是不是神所要的？那你就得去经历神的作工，你在这个里边去经历神的作工，你会对神发出赞美。如果你不去经历神的作工，只是说这个事的话，你会论断神，你会藐视神。如果你不经历神的作工，只是为了做事而做事，那你最后就成了什么？就是个效力者。你要是忍耐到最终，那你无非就是个忠心效力者。如果你能在效力的过程中经历神的作工，自己解决了你与神的误解，对神的误解解决了，也就是对神有认识了，这是不是生命长大了？是不是得着生命了？那你就不是效力者了，是什么？是众子、子民，蒙拯救了。神的目的是要赐给你真理，但赐给你真理，就得有这些作工来配合，得有你的配合。配合神的作工，在实际作工中来显明你，去经历，去体验。

神话说：“工作一步比一步进深，对人的要求一步比一步拔高，这样整个经营就逐步成形。正是因为对人的要求越来越高，人的性情越来越接近神所要求的标准，整个人类才逐步从撒但的权势之下出来，以至于到工作彻底告终之时全人类都从撒但的权势之下被拯救出来。此时，神的工作结束了，人为了达到性情变化而与神的配合也就取消了，全人类就都活在了神的光中，从此再没有悖逆与抵挡。神对人也没有任何要求，人与神有了更和谐的配合，这配合就是神与人的生活，是在神的经营都结束以后的生活，是人被神从撒但手中彻底拯救出来以后的生活。那些不能紧随神脚踪的人都不能有这样的生活，他们都落在了黑暗之中哀哭切齿，他们都是信神却不跟随神的人，都是信神却不顺服神的一切作工的人。”（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与人的实行》）这里神话说“此时，神的工作结束了，人为了达到性情变化而与神的配合也就取消了，全人类就都活在了神的光中，从此再没有悖逆与抵挡。”小林，看见啥了？“此时，神的工作结束了”，什么时候结束？（当人性情发生变化时。）当你性情发生变化了，你不再活在撒但权下，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咋呀？这就得着拯救了。“此时，神的工作结束了，人为了达到性情变化而与神的配合也就取消了”，听懂这意思了吧？那为什么今天让你作工呢？让你干活劳累呢？这就是“人为了达到性情变化而与神的配合也就取消了”，是为了人的性情变化与神的配合，那什么时候取消了？你蒙拯救了，从撒但权下走出来了，这个工作就取消了。“全人类就都活在了神的光中，从此再没有悖逆与抵挡。”神并不愿看见人受苦，也不愿看见人像约伯一样“万箭穿心”，活受这个罪。今天让你劳累受苦也不是神要看见的，但是没有这个配合神怎么拯救你？你现在活着是凭撒但法则活着还是凭神话活着？是神话作王掌权了还是撒但作王掌权了？你认识不了自己，不知道神的拯救，你从撒但权下就挣脱不出来。

100 认识神是神对人类最终的要求

1　认识神话的过程就是认识神的过程，也是认识神作工的过程，所以认识异象也不仅仅是指认识道成肉身的神的人性，而且包括认识神的说话、作工。从神的说话中来达到明白神的心意，从神的作工中来达到认识神的性情，认识神的所是。

2　“信神”是认识神的起步，从最初的信神到最深的信神这个过程就是人认识神的过程，是人经历神作工的过程。你如果只为了信神而信神，不是为了认识神而信神，那你的“信”就没有没有实际，你的“信”就不能达到纯洁，这是确定无疑的。

3　人在经历神的过程当中对神逐步有认识了有认识了，那人的性情就逐步有变化了，人的信也就越来越“真”了，这样当人将神信到“家”的时候，就完全得着了神得着了神。神之所以如此花费心血第二次道成肉身来亲自作工，就是为了达到让人能认识他。

4　“认识神”这步作工是神在结束工作时达到的最终果效，是神对人类的最终要求，之所以这样作就是为了神最后的见证，也是为了人类最后能彻底归向神而作的工作。认识神才能才能爱神，爱神就得认识神，人无论如何追求、无论追求得着什么都能达到认识神，这样才能做到满足神心。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认识神的人才能为神作见证》

信神要经历神的作工、神的说话（一）

“真正的‘信神’的含义是人能在相信神是万物的主宰的基础上来经历神的说话，经历神的作工，达到脱去败坏性情满足神的心意以及达到认识神，这样的历程才叫信神。”（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写在前面的话》）那该怎么信神呢？怎么认识神呢？怎么看见神呢？经历之中看见神，是吧？必须得有经历，那这个经历怎么认识呢？经历就是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的说话。你有没有生命经历？什么是神的作工？你怎么经历神作工的？世上的人的经历是什么经历？生活经历，是吧？经历首先必须得有经过，经过再加个体验，你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有什么体验了，这叫什么？这叫经历。有的人经历过婚姻，结婚了又离婚了，经历了一个婚姻的破碎。他有没有体验？有没有感受？（有。）他有体验、有感受。神交通小女孩的命运了，是吧？她有没有经历？（有。）她的经历是什么经历？（生活经历。）生活经历，换句话也可以说是撒但哲学法则的经历。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她活在了撒但的权下。活在撒但的权下，她是根据撒但的哲学法则去看这个事，去考虑这个事，所以说她的经历就是活在撒但权下的经历，这就是生活经历，也叫撒但权势的经历，不叫生命经历。刚才说什么了？经历神的作工，她经历了没有？（没有。）虽然她信神了，她有没有经历神的作工？（没有。）她没经历。神主宰她的命运，她有经过，但是她没有经历。为什么说她有经过没经历？什么原因？因为她没有站在神一边，没有根据神话看事。约伯那时候看过神话没有？（没有。）那约伯有没有经历？（有。）有经历。他怎么经历的？他是站在神那边看事，风闻有神，“哦，神是造物的主。”那他就把神当作造物的主，主宰万物的造物的主，然后去经历，去看事，那他就有了经历了。经历什么呢？经历神的主宰。经历神的主宰，是不是经历神的作工？（是。）那现在咱就明白了，那你有没有经历呢？你有没有经历神的作工呢？你有没有经历神的作工，就是看你把你放在神的经营中了没有。你所经过的这一切的事，你是不是把你放在了神的经营计划当中，然后你根据神的经营计划，看你一生所走的路，看你每天所遇到的人、事、物，如果你是这样看事，那你就是在经历神的作工、在经历神的主宰。如果不是，那你就没有经历神的作工、没有经历神的主宰。这个能听懂吧？有对比吧？

你们整天说张三说什么了，李四说什么了，哪个名人说什么了，这是什么经历？（生活经历。）生活经历，处世哲学的经历，撒但哲学法则的经历。刘志说“我要不回去给孙子过满月，这个人说这呢，那个人说那呢”，这经历的是什么？这是被撒但玩弄的经历。他活在了撒但的权下，被撒但玩弄了。咱首先得知道、得认识这个经历。信神你去经历神的作工，在经历神的作工中去认识神，认识神要从神的三步作工中去认识。神作了三步工作，律法时代、恩典时代、国度时代。前两步工作咱没有去经历，但是先人走过来了，历史告你说了，在实际生活当中，你和他们所经历过的事情去对号，这是不是等于你经历了神的作工了？（是。）咱看律法时代的故事，末底改、哈曼、以斯帖他们三个人之间的故事。神主宰安排了他们的命运，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使命。在这个故事里边，你看见了神的什么性情？今天神是把话说出来了，以前没有神话，他们只是一个经历，经历神的主宰。今天咱有了神话，咱就根据神话来看这个事，然后在实际生活当中你也有所体验。哈曼想陷害人，是吧？他陷害的是谁呀？末底改。末底改是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末底改是敬拜神的，哈曼能不能害了末底改？（不能。）为什么不能？因为神的性情有喜怒哀乐，神的喜代表着什么？“神的‘喜’是因为有正义的存在与诞生，是因着有光明的存在与诞生，是因为黑暗与邪恶的毁灭”（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了解神的性情很重要》）正义的存在与诞生，正面事物的存在，神主宰，就意味着没有的正面事物要让它诞生，存在的正面事物必须得让它存在下去。也就是说末底改这个人就得存在下去，这是神的性情。你抵挡神了，你是恶的，就意味着你该怎么了？你该灭亡，不复存在。根据神的性情来看这件事。还有一句神话是怎么说的？神说：“一个人抵挡神的作工，神会将这个人打入地狱；一个国家抵挡神的作工，神会将这个国家毁灭；一个民族起来反对神的作工，神会让这个民族在地球上消失，不复存在。”（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主宰着全人类的命运》）神是不是都说清楚了？根据神话再来看这个事，看末底改、以斯帖、哈曼他们三个人之间发生的事。从外边看当时是谁在掌权？哈曼吧？哈曼掌权，那末底改他就该死了，可结果呢？让人意想不到，哈曼自己上了自己作的绞刑架。这是不是让你去经历神的话、经历神的作工

呢？根据神已经作过的工作，再根据神的性情去对号，你就看见了神就是这样作事的。神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作的，这是神的性情，不容人触犯！

咱再看如今，祭司弟兄让你揭发检举，神说神喜欢有正义感的人，神喜欢诚实人，可是被撒但败坏的人相信这句话吗？谁敢做诚实人？谁敢为正义走下去？老实人是不是倒下了？老实人是不是被开除出去了？有正义感的人是不是被开除出去了？老实人在教会能不能吃得开？（不能。）有正义感的人在教会不能生存。而且人还看见了墙头草、老好人在教会里混得如鱼得水，所以说墙头草、老好人他不会认识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他经历的是撒但的哲学法则。如果不耍点诡诈，剩存不下来；不耍点小聪明，剩存不下来，他靠的是他自己。而且他还得了一官半职，在教会里能剩存下来，事实证明也确实是如此，他是这么去经历的。

再结合刘志的表现，刘志常给你见证的是以恶制恶，这是不是刘志常说的？那他持守的是什么呀？枪杆子里出政权。刘志常说“不行，还是拳头说了算！”这次又遇了一件事以后，刘志又开始了，“你看，他不敢了吧？他服了吧？”刘志经历的是什么？他经历的是撒但的哲学法则，经历的是权势、拳头。他就没有经历神的作工，那他能不能看见神的作为？（不能。）所以说他就看不见神的作为，他看见的是什么？他看见的是撒但的作为。根据神话看事，神喜欢诚实人、有正义感的人。神对诚实人、有正义感的人是祝福，那你说诚实人、有正义感的人得着祝福了没有？这就得看你怎么去看，你要站在神一边看，根据神话看事，他就得着了。神说赐福你，赐的是什么？（安新：对神的认识。）对神的认识，还有什么？对神作工的认识，对神的认识，也就是生命的长大。你要是站在撒但一边看事，用撒但的哲学法则去看事，那什么是得着呢？你看的是什么呀？你看的是最后谁得地位了、谁得冠冕了、谁得益处了。个人肉体得益处了，这个就是得着了。滑石蛋、老好人他能不能看见诚实人得着了？（看不见。）他是

看不见的。他看见的是什么？他看见的是你被开除了，你被教会的人踩在了脚底下。而滑石蛋看见他们还在教会，还作王掌权，而且他们是平安的，这是他看见的。那究竟谁得着了？（诚实人。）诚实人、有正义感的人，他得的不是权势、不是钱财、不是地位，他得的是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诚实人他想的是，“我该怎么做一个人，不管敌基督怎么对待我，我该怎么对待敌基督？不管那些愚昧、麻木、痴呆的人，他背后怎么谩骂我，我该怎么对待他？”这是做人的原则。做事的原则，尽本分该怎么做事？该怎么敬拜神？能不能去欺骗？能不能用诡诈？诚实人得的是这些东西。而诡诈人得的是地位、权势，得的是眼见。诚实人得的这些东西，凭眼见是看不见的，什么时候才能看见呢？当神公义的日子临到的时候，当人各从其类的时候，当神宣判人结局的时候，这个时候才能看见。现在是不是已经看见了？神一再交通说什么是敌基督、假带领、滑石蛋，得胜者。什么是得胜者，你就看谁得着神的祝福了。但现在还不是最终，那最终是什么？作恶的最终都是什么结局？（归于乌有。）归于乌有，都是灭亡的。当你经历了神的这些作工以后，当你看见诚实人得着真理的时候，当你看见诚实人与神同掌王权的时候，当你看见诡诈人被踩在脚底下的时候、被毁灭的时候，你看见了什么？你得着了什么？你会说什么？神是公义的，神是信实的，神话是让人实行的，神说祝福谁就祝福谁，神说惩罚谁就惩罚谁，是不是让你看见了？

拿刘志在这儿作个例子，刘志没有经历神的作工，那他经历神的话了没有？（没有。）不经历神的作工，就不存在有经历神的话，因为他就不是根据神话来看事的。不经历神的作工、不经历神的说话，那经历的是什么？（小张：撒但哲学。）得来的是什么？（得来的是祸。）因为刘志没有经历这些，也没有这么去看，那他会不会有所收获？（不会。）不会有收获、不会有得着。这个收获、得着是说什么呢？如果刘志经历了神的作工了，刘志还敢不敢这样做事呢？（不敢了。）刘志还敢不敢去拜偶像？（刘志：家里有点小事，回去处理了就来了，那还算什么拜偶像呢！）听见了吗？这就是你没有经历神的作工、没有经历神的说话。我给你交通这个问题是要解决什么呢？多

数人为什么实行不出真理呢？是因着什么原因？实行不出真理的根本原因在哪儿？不相信神话，不相信神话能应验，不相信圣灵要按基督所说的话去作，不相信诚实人作王掌权。神喜欢善良的人还是喜欢恶人呢？（善良的人。）善良的人。神要的是有良心理智的人，你相信这话能成就吗？刘志，你相信吗？（刘志：相信。）相信？你相信神话会应验吗？（刘志：相信。）神话说什么了？神说："就人所搞的那些迷信活动神最恨恶，现在有许多人仍是放不下，认为那些迷信活动是神所命定好的，到今天仍没有脱干净，像年轻人所操办的婚宴或嫁妆，什么礼钱酒宴这一类喜事的说法、讲法，流传下来的古语，为死人、为丧事所操办的一切无意义的迷信活动更叫神厌憎，就是礼拜日（包括宗教界所守的安息日）也叫神厌憎，人中间的人情来往、世俗交际更叫神厌弃，就是众所周知的'年''圣诞节'也并非是神的命定，更何况在节日期间的摆设、玩物（对联、鞭炮、灯笼、圣餐、圣诞礼物、圣诞庆祝）不都是人心目中的偶像吗？安息日的掰饼、葡萄酒，细麻衣，这些更是偶像，像在中国流传的各种传统节日'二月二''端午节''八月十五''腊八''阳历年'，宗教界的'复活节''受浸纪念日''耶稣诞生日'，等等这些毫无道理的节日，都是古往今来很多人编排流传下来的，是人丰富的想象、人的'巧妙的构思'才流传至今，似乎没有一点破绽，其实，都是撒但捉弄人的把戏。越是在撒但群居的地方，越是陈旧、落后的地方，封建陋俗越是严重，就这些东西将人捆得结结实实，根本没有活动的余地。"（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作工与进入三》）神厌憎节假日，厌憎人的处事哲学，这些是不是神所厌憎的？（是。）厌憎、讨厌，不愿意再看见它。所多玛，神厌憎它意味着什么？（毁灭。）毁灭，不复存在！刚才说到哈曼，神厌憎不厌憎？厌憎。这就意味着他将不复存在。刘志刚才说什么？"哎呀！什么拜偶像呢，就是回家过过满月，那有个啥呢？"这一句话，相当于对神的什么呢？神说"我厌憎人的这些婚丧嫁娶，厌憎人的这些风俗习惯"，是吧？神厌憎。刘志在那儿说什么呢？"那有个啥呀，就是回家转转"，这是不是神与人在对话呢？那刘志为什么敢说这样的话呢？（小林：藐视神话。）对了，这叫藐视神话！也就是没把神话当神待！这叫经历神话吗？（没有。）藐视，他就不经历，他经历的是什么？他经历的是撒但哲学，"如果我不回去呀，别人怎么看呢？"他要这个面子。"那么多人烧香磕头，神灭了哪个了？人家不照样还活着？"他经

历的是这个。如果神没有让哈曼死，哈曼相信神要惩罚他吗？（不相信。）“我在这儿作王掌权呢，我在这儿当的是大臣，你能把我灭了？”他不相信。

咱再回忆一下，在教会的时候，神要找诚实人，你没做诚实人，你没按着祭司弟兄的话去做，你是不是已经失去了一次机会？你失去了一次机会。刚才举了哈曼的例子，然后今天再让你经历一下教会生活，三十年了，神说了那么多话，你经历了几句呢？你根据神话看了几件事呢？所以说神用事实与你说话，三十年看你的收获，最后让你看见诚实人得着什么，诡诈人得着什么，今天是不是摆在你眼前了？你是不是有所看见了？遵行神道的人得着了什么？最近咱们发生的事情，你经历神的作工了没有？经历一次、两次、三次，让你看见了什么？让你看见了神的喜、怒、哀、乐。正面事物意味着什么？诞生与存在，神不许可的事情，它发生不了。神厌憎的事情，你再怎么挣脱也逃脱不了。如果真正有经历的人，经历过教会建造以后，他会看见自己以前走的路是错的。就好比说原子弹，她在教会建造的时候，她注不注重神话？她也不注重神话，只注重于作工、作工，但是经过教会建造到国度建造的一个变化，借着交通，她去认识、经历。她经历了什么呢？她经历了她在教会建造的时候没做诚实人，她没维护神家利益，所以说她没得着。她走的是保罗的路，要的是冠冕。但是给她揭露出来以后，她认识到以后，她知道这条路该怎么走的时候，她还走保罗的路吗？不走了，这就是接受教训了。怎么接受教训的？是因着有教会建造时期的经历、体验。世上人常说的，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律法时代、恩典时代也等于是你经历了，因为神把神作的工作给你揭示出来了，也就相当于你经历了，然后到了教会建造又让你亲自体尝。律法时代、恩典时代发表出了神的性情，他们的所作所为，遭到了什么样的报应。你看大卫，大卫有什么经历？祭司弟兄说什么？“我们再看大卫对待那一次错误上的悔改、认识，大卫作了王之后还霸占过别的女人吗？没有，作王以后他太有权力了，多少女人没有啊，要多少有多少，他后来要一个吗？不要。最后到老年有病的时候，用一个少女给他暖被窝，他都不挨近她，哎，大卫在这方面悔改

得彻底呀……”（摘自《上面的讲道交通·85-A6-06》）大卫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有经历！他经历了什么？他经历了刀剑不离他的家。经历了、害怕了、不敢了、不能了，永远不能了！咱呢？咱经历了教会建造，看见了滑石蛋，看见了敌基督、假带领，他们最后得着了什么？得到的是神的审判、刑罚、咒诅、惩罚。现在看见了没有？诚实人，默默无闻、勤勤恳恳、不求报酬，他们得着了什么？被毁灭了吗？虽然被开除了、隔离了，但失去圣灵作工了吗？（没有。）这是你看见的。这是不是神作在你眼前的？这是你经历过来的。所以说，原子弹经历看见了这些，“我不能再走保罗的路了，我找见了彼得的路”，这就是接受教训，开始注重神话，开始经历神话，开始根据神话看事，开始把基督的话与基督的灵看为什么了呢？（看为一了。）而你藐视神话，对神话信不来，其实是你已经把话与基督分割开了，与灵分割开了。神在天上说一句话，“我厌憎节假日！”谁还敢过节假日？保罗敢不敢过节假日？（不敢。）保罗也不敢。但是神道成肉身成了基督说出这一句话来以后，你敢不敢？（敢了。）你就敢了。你就可以不搭理他了，你就可以只是把这句话在嘴上说说而已。也就是说，虽然咱经过了教会建造，来到了国度建造，但咱依然活在教会建造里。今天有几个人根据神话看事了？有几个人接受哈曼的教训了？有几个人接受假带领、敌基督的教训了？咱今天依然走着假带领、敌基督的道路，走着滑石蛋的道路，依然与神为敌。这是什么原因？找见原因了没有？你没有经历神的作工，这就是根本原因。没有经历神的作工、没有经历神的说话，没有在实际生活当中看见神话的权柄与威力，没有把神话当神话待。基督怎么说，圣灵就怎么作，你信吗？基督说，“我恨恶节假日，我恨恶拜偶像的”，你信吗？刘志信吗？刘志嘿嘿一笑，你说他信吗？保罗，神已经把他击杀过一次了，他信吗？他信的是能击杀他的那一位神，他不信耶稣，不传扬耶稣的话。刘志跟随基督了，但他信基督吗？他信基督口中的话吗？（刘志：信嘛。）信是用嘴说呢？还是在实际生活中有信去实行神的话呢？你经历他的话了吗？你看见他话的威力了吗？你看见不听他话的人是什么结果了吗？

神告诉你说“在国度里是最后一次的审判，也是我彻底清理世界，从此没有不义、没有忧伤、没有眼泪、没有叹息，更没有世界，全是基督的彰显，全是基督的国度，何等荣耀，何等荣耀！”（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七十九篇》）国度里是最后的一次审判！什么意思？以前临到你的是话语临及，不是事实临及。现在呢？事实临及。现在国度建造还没有成功，当国度成形之时，那就是事实直接临及，没有其它的了！在国度建造的过程中还有怜悯伴随，天上的烈火显给你看，所以就让你看见李放怎么了？伤着脚了。为什么伤着脚了？（天上的火焰显给他看了。）为什么是伤着李放的脚，而不伤刘志的脚呢？今天让你看见了，就是伤着刘志的脚那也是白伤！你信不信这话？如果伤着刘志的脚，你说刘志会相信这是神的作为吗？“那是我一不小心……”就是天上的烈火显给他看，他说“那是我做了个噩梦”，他也看不见神，因为他就不去经历、不去体验、不去感受。神作无用的功吗？（不作。）神不作无用功。再一个就是，现在还得让刘志干活，是吧？伤着他的腿让他坐在那儿也是白坐，他也不进入、也不寻求，白坐两个月干啥呢？还不如让他干两个月活儿呢！所以说，天上的这个烈火没有显给刘志看，显给李放看了。说这个就是让你学会去体验、经历、看见，看见了你就怎么呀？你就不敢了、不能了。你看见神的作为了，这是经历神的作工。

刘志现在是不经历神的作工，还有一种是经历神的作工，但经历神的作工等不等于是有生命经历了？（不等于。）为什么？（因为他只经历，不进入，他不在神话里去反省自己。）他经历了，他看见神的作为了，但是他不愿服在神的权下。他虽然害怕，但因为得受苦，他还有侥幸心，他还想试探，也就是说他不实行，那他有没有生命经历？（没有。）没有生命经历。他看见神祝福诚实人，神祝福有正义感的人了，他看见了、体验了，你说他做不做诚实人？（做。）你敢肯定他就能做诚实人？（不敢肯定。）不能肯定，他还受肉体的辖制。你说小张有经历没经历？和他交通了，他也清楚了，首先，咱得有正常人性，做人、行事、敬拜神有准则。咱先做人，做人得让别人给你竖起大拇指，对弟兄姊妹应该有什么？包容、忍耐、帮助、扶持，可小

张常说什么话？“不说了，我不做了。”这有生命经历吗？背叛自己，把老己钉在十字架上，把神话活出来，让别人看见，“话”成了肉身。“话”成了肉身是什么意思？不要一说“话”成了肉身就是说基督的。神是道成肉身，今天咱说的是“话”成肉身，什么意思呢？神的话在你身上给活出来了，在你的肉身活出中看见神的话了，看见“话”成肉身了。当小张实行真理的时候，活出神话的时候，脱胎换骨换了一个人的时候，根据神话一看，“呀！神的每一句话在小张身上都看见了。”祭司弟兄说，“大红龙一看这个人的态度，噢，这个人是神化分子啊！”咱在这儿是看见，“呀！“话”在肉身显现了呀！”这个“话”成肉身不是说基督的意思，意思是说什么？“话”在肉身上活出来了，把这句神话给活出来了。

咱刚才说刘志回家给孙子过满月了，神说神厌憎节假日、厌憎婚丧嫁娶、厌憎撒但给人的这些处世哲学，当听了这句话以后，“神厌憎？神厌憎的事情我不能做，我要做了呀，神就要惩罚我。就像哈曼，不管有多大的权势，都得服在神的权下，那最终肯定是灭亡、肯定是死、肯定是惩罚！”你还敢不敢回家给孙子过满月了？神话在你这作王掌权了，让你害了怕了，你受到“威胁”了，“呀，我得缩手缩脚了，我想做但不能做了。”为什么不做了？“我亲外孙、亲孙子满月了，我不去我心里难受呀，可是我要去了，我就犯了天规诫命了！”去不去？（不去。）你这个不去是因着神话而不去。“呀，这个人亲外孙、亲孙子满月了，你看人家都不去了。”为什么不去了？“话在人家身上显现了，神厌憎的人家也厌憎了。”这是不是一个见证？（是。）这是不是从撒但权下挣脱出来了？从撒但权下挣脱出来，归服到了神的权下，成了一个真正的受造之物。当你明白这个理的时候，你是不是就追求用神话看事，根据神话做人呀？我给你交通这个，就想给你转一个弯。我看见你们做事总按自己的意思去做，总是用自己的一种看事观点去衡量一切的人、事、物，“我怎么看，我怎么看……”，总是发表你的观点、你的意见。你的观点、你的意见再好，它也是被撒但加工过的。所以，你不需要发表、你不需要坚持，你需要做的是找着神话是怎么说的，在神作过的工作中看见神是怎么作的，然后看见你该走一个什

么样的道路，那你这个人就活在神话的权下了，那神话就在这个人身上作王掌权了！你活在了神的权下，你就是属神的人了，大灾难到了的时候，神能灭你吗？（不能。）神灭的是活在撒但权下的人。经历了神的作工以后，依然活在撒但的权下，那你就是有意与神为敌，所做的就不是无意的了。神没有发表话语的时候，你做事是愚昧、是无知，神不要求你，也就是在恩典时代，神不要求你。在国度时代，神发表了话语，把神的喜、怒、哀、乐都告你说了，把神的性情都告你说了，你明白了神的心意，却不能满足神，依然不能按着神话去做事，不能按着神话去实行，这是不是与神对着干？（是。）那你是不是罪加一等？所以说你要受痛苦。为什么受痛苦呢？你要背叛你原有的，当你背叛了以后，实行了真理以后，你才能是个自由人。刘志，这个理能转过来吗？能听懂吗？（刘志：能。）刚才咱看的那首诗歌怎么说的？“……再大的物也不能超越神，都为神所造的人类而服务，没有一物敢叛逆神或向神提出别的要求的。”（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成功与否在于人所走的路》）再大的物也必须得服在神的权下！神的权在哪儿？神的权下就是神的话下。因为神已经把他的权柄用话语给你表达出来了，神的权柄用话语表达出来了，神的权柄在哪儿？就在话语里边。为什么？话语成就一切，就按话语来成就。你要知道，神的国度里不允许有任何污秽！

咱今天交通一个新词，在神发表的话语里有一句话，新耶路撒冷降临在哪儿？（中国。）新耶路撒冷在中国，什么意思？神说神要回锡安，在中国有个什么山？橄榄山。神要去哪儿？神要去橄榄山、去锡安山，在哪儿？（中国。）你看神让拍电影的时候拍了个什么？神让拍一个重重地砸下来，那个人就是不拍，神专门交通的这个，让重重地砸下来。新耶路撒冷重重地砸下来，一下砸得粉碎，是吧？新耶路撒冷什么意思？（圣殿。）圣殿降在了哪儿？（中国。）神要登橄榄山，那神的圣殿是不是橄榄山？那神的殿在哪儿？新耶路撒冷在哪儿？宇宙新人，团体宇宙新人，什么意思？和原来的人还有一点关系吗？还有一点关联吗？没有关系，没有关联！那时候对以色列人有个什么要求？以色列人不能和外邦通婚，和外邦都不能通婚。为什么

呢？除以色列民以外都叫外邦。今天新的耶路撒冷降临在中国了，团体宇宙新人降临了，团体宇宙新人和外邦通婚吗？（不通婚了。）婚都不通还有亲戚吗？（没有。）还有亲家吗？还有侄儿、侄女吗？有没有了？（没有了。）神告你说打破家庭，是因为几乎没有一家人都能剩存下来的。你想一下，新耶路撒冷降临，神要登他的宝座，这殿是谁住的？（神住的。）可咱在神要住的殿干什么呢？什么是神家？是有执政掌权的？三级机构？（不是。）神话掌权的地方，有生命供应的地方，能得着生命的地方，神的旨意得着成就的地方，才叫神家。那个真正的神家是不是耶路撒冷？是不是橄榄山？那是不是神要居住的地方？（是。）神要居住的地方，还允许你过节假日？还允许你回家去给孙子过过满月？你说这个可能存在吗？神怎么说的？神说："今天的地就指你们所在之处说的，以往的地是没有一处圣洁，而今天你们的所到之处就是分别为圣的，所以说是新地，这里的'新'就是指'圣'说的。"（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七十八篇》）完全的宇宙新人，与外邦人分别为圣。分别为圣，怎么分别出来呢？如果说，咱做人还是嫉妒纷争，人与人之间还和世上人的处世哲学、法则是一样的，那还叫分别为圣？

刚才用刘志举了个例子，咱在自己身上找一找，咱经历神的作工了没有？经历神的说话了没有？咱每天起来经历的是什么？神作工结束完了要求的是什么？粮食满仓、果实累累。果实累累了没有？刘志，什么是果实累累？（刘志：生命长大。）什么是生命长大？有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就得着真理了。你有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了，那就有果实了。咱今天有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呢？首先第一步，咱要活出正常人性。按正常人性的要求，咱合不合格？（小张：不合格。）你只有看见自己不合格的地方，你才有路可行，你才有变化的地方，你才知道你该做什么。小张，把你不合格的地方说出来，谈谈你的不合格在哪儿？（小张：我看到一些不合自己意的事情，火气就出来了。虽然有的时候不怼了，但是看不惯，是心里的那种气，嘴上不说，但是从眼神里、态度上让人看了就不舒服。）你看我怎么做人的？我在这儿给你立个标杆。你看着我的人性怎么样？如

果要是放在前三、四年，我遇见刘志，你说我会是什么表现？（安新：前三年你会直接说刘志不是省油的灯。）前三年你最起码知道我作的工作是什么，前三年刚开始作工的时候那叫什么？那叫打仗，是吧？打仗的时候会跟他多说几句话吗？去打仗的时候那种强势，小张知道。哪种强势法？去了他家他不接待还要赶咱走的时候，我说什么了？“这是你的家吗？”去了他家就和“强盗”一样，“那是我家，那不是他家”，就那种强势。那时我是刚开始作工，摩西刚开始能不能作工？（不能。）不能作工，非得去磨炼四十年，是吧？那我现在呢？（安新：现在是包容、忍耐。你有悖逆，我有忍耐。）所以导致刘志能那样对我，我是极大的帮助、扶持、忍耐。可是刘志把我这个极大的帮助、扶持、忍耐当作什么了？当作了绵羊，任他践踏。我为什么是这个变化呢？我刚开始出来作工对神的作工不认识，没经历，我只是明白了神的心意，知道了神的性情，神喜欢什么，恨恶什么，我只是把这个话给活出来。但是对神的作工，对神的整个经营计划，对神拯救人的一种急切的心，最大程度拯救人，神的忍耐、包容，我没有多少体会，没有多少领受。但经过这几年的作工才发现、才看见，愚昧、麻木、痴呆的人太多，悖逆的人太多。在这污秽、邪恶的世界，神的作工还得作成，就那样的作工能不能作成？（不能。）有几个能服在神话下的？有几个没有击打能服在神话下的？神说什么呢？神说：“……凡有耳的就当听，凡是活的就当接受。”（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十五篇》）这是人该实行的。可是有谁一来就能把神话当神话待呢？（没有。）所以说，正因为这样才有了教会建造。三十年没有多少收获，来到国度建造了，我的包容、忍耐，在这儿给你立了个标杆，让你看见了，你还要那么走？

前几天，刘志是怎样踩我的？你们都看见了，刘志把我踩成肉泥了。为着神的经营，为着神的计划，刘志踩我，我还得忍耐。我不忍耐怎么呀？我不仅得保证果实累累，还得保证粮食满仓。我既要保证有足够的粮食，让人去约瑟那边取粮食，还得保证国度建成，各样活物还得收留，我被逼无奈，只能忍耐、包容。一个是为了神的作工，为了神的经营计划，为了神家的产业；第二个也是借用这个环境，让我的

人性有活出。你看我这个看事是怎么看的？这一切的坏事在我这儿看是什么？都是好事。为什么呢？在你这儿看刘志是打岔、是搅扰、是拆毁。在我这儿看，是神供应了我的缺少。这就好比神要把约伯给见证出来，必须得有谁呀？必须得有强盗来衬托。那我这儿呢？必须得有刘志来衬托，还得刘志来效力。我帮助刘志，不管能不能把刘志作成，神的工作是受到益处了，我的见证作出来了。如果刘志作成了，神最大限度拯救人，神的权柄、能力见证出来了。如果刘志就是不变，作不成，那神最大限度拯救人，是不是也见证出来了？让你们都看见了，刘志他如此的悖逆，他不仅是藐视我、小看我，就连神的话他也是藐视、小看。不管他结果怎么样，神的作工、神的经营计划没打岔，对后人都是有益的，所以说在我这儿看见都是好事。就像哈曼一样，哈曼、末底改，他们的存在好不好？如果没有他们的存在，你今天看不见神的作为。所以说撒种的时候，撒但把它的差役差派进来，神取缔了没有？没有。神没有取缔，神的智慧建立在撒但的诡计之上，完全是成就了神的工作。借着这个，咱有了交通的话题，让我看见了咱的一个缺少。刘志说出来了，表达出来了，虽然你没有表达出来，你没有说出来，但在你心里是不是依然是个问题？

在经历神作工的过程中才能认识神（二）

信神你得经历什么？经历神的作工。地震了、瘟疫了、水灾了，你经历什么呀？“哎呀，神的刑杖发挥功用了！”你就在神的刑杖发挥功用的时候看，哪发生灾难了，谁落在灾难中了，你就想想他为什么落在灾难中了，他为什么遭惩罚了。不信派呢？他寻求什么？“哎呀，这儿地壳运动呢，那儿挨着个火山呢，该搬家了。”这是说了两种经历，还有一种是经历撒但的生存法则。

举个例子啊，咱昨天说刘志经历的是什么？（小张：处世哲学。）刘志的那种生存法则是什么呢？拿拳头说话，枪杆子底下出政权，是吧？（嗯。）而咱信神的人在经历的时候，要经历什么呢？神说谁与神同掌王权呀？（有真理的人。）有真理的、有正义感的、诚实人、实行真理的人。你现在经历了以后呀，你看谁掌了王权了，你要是真心信神的人、真心寻求神的人，你看见的就是诚实人在教会掌权。拳头能不能在教会掌权？（不能。）那你的经历证明是什么掌权？（刘志：真理掌权。）来，你谈谈，怎么说是真理掌权？（刘志：哪一个人没有真理都尽不了本分，都是吃喝神话达到的果效，话语在人身上产生了力量。）神说神已经把撒但的国砸得粉碎，神要建立他的国度，神在地上要作王掌权，你看见神在地上作王掌权了没有？（刘志：看见了，话语掌权了。）神在地掌权了没有？（刘志：掌权了，话语掌权就是神掌权。）你怎么看见的呢？（刘志：话语把人控制了，就像我，多少次想跑跑不了，想背叛也背叛不了。）我看你刘志现在是耍嘴皮子呢，实实在在地说，你觉得谁掌权呀？（刘志：现在？就是基督掌权了嘛，话语掌权了嘛。）基督掌权了吗？那你还回家过满月吗？过不过？（刘志：哈哈……）你先说过还是不过？我就看话语掌权了没有？话就是话，事就是事，你不能把话跟事分开，我就来给你证明一下你的活出是什么，是谁在你身上掌权呢？是神的话在你身上掌权吗？是不是？（刘志：只能说是这个……）不要“只能说”，实在点！（刘志：这个不稳定。）刘志，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假如说你杀人了，你杀了人以后，法官判你是个杀人犯，你会怎么说？“我不承认我是杀人犯，我是不稳定！我不是一直杀人，我不是天天杀人呢，我是偶尔杀了一个人，我是不稳定地杀人！”能不能这么说？你是活在了撒但的权下，还是活在了神的权下？你是活在了哲学法则的权下，还是活在了神话语的权下？你是相信拳头掌权，还是相信诚实人掌权？咱现在不说教会，一说教会你就容易混淆，咱就说整个世界谁掌权？现在整个世界是神主宰、神掌管，你信不信神掌权？（刘志：信。）怎么信的？（刘志：恶人也在神的手中。）就说不管你是恶人、好人、诚实人，都在神的手中，超不出神的主宰、掌管。虽然都超不出神的主宰、掌管，但是人的经历法不一样。恶人经历的是什么？撒但的处世哲学。咱说得大一点，刘志是拿拳头说话，老毛是拿什么说话呢？（枪杆子。）拿枪杆子说话，刘志承认不承认这句

话？（刘志：我不主张拳头说话。）不是拳头说话，是拳头决定胜负。（刘志：不是不是，我不是那种，我是以恶制恶，一般的好人我不治，但是谁要是恶我就治谁。）不管你用哪种说法，我是要告诉你该怎么去体验、经历。

咱就说以恶制恶这是你的观点吧？那你说恶能不能制住恶呀？（不能。）我给你说这个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刚才说了三种人是吧？一种是粗心、没有思维的人，这一种人属于什么呢？属于畜生。说畜生好像是骂人，事实上他就是畜生，因为他没有思维。没有思维的这种人在神家有两种结果，一种是直接受惩罚，把他打回原形，成了畜生；另一种虽然他不明白真理，但他能忠心效力，那神给他一点恩典，他可以活一千年，这叫恩典不叫赐福。因为他不追求真理，所以他只能得点恩典得不着赐福。他不追求真理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思维，他就不揣摩、就不想，他不作恶、也不行善、也不行义，他就没有思维，就是一头驴、一只猪、一只狗，“你给我吃的，我给你干活”，就是个这。这一种人，如果他能效力到最终的话，那就让他活一千年。还有两种人，这两种人如何区分主要是看他怎么去思维，他的思维往哪个方向走。在遇到一件事的情况下，如果他的心思是在神的经营计划中，他是在神的经营计划中的人，那这个人就是蒙拯救的人。在神经营计划以外的人，那就是在神话以外的人，那就不在神拯救的范围之内，他就不可能蒙拯救。也就是说，你的思维必须在神的经营计划的这个圈圈里，你才有蒙拯救的机会。什么是在神的经营计划以外呢？你活在撒但的性情、撒但的看事观点里边，就比如刘志说的以恶制恶，他是以他的恶来制恶，这是谁掌权？是不是还是恶掌权？（嗯。）谁恶谁掌权，谁更恶谁更掌权。而在神家呢？在神家谁掌权？（神话掌权。）神话掌权这个让人有点糊，为了让人好理解，准确地说就是正义掌权、诚实人掌权。可要说正义掌权、诚实人掌权，你信吗？谁相信呢？谁相信天下还有正义呢？有没有相信诚实人能掌权的？就即使说你信神了，你也没相信诚实人能掌权，也没相信有正义感的人能掌权、实行真理的人能掌权。现在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是什么人？（老好人。）老好人，诡诈人。诚实人掌权是谁说的话？

基督说的。有几个人相信基督说的这话是真理？有几个相信的？刘志相信吗？刘志现在是被迫无奈地说他相信，我让他说句心里话，直接说，他相信吗？（刘志：诚实人必在地上居住。）咱就别说那个话，用事实来说话，你看见了？你经历了？（刘志：我还没看见呢。）没看见、没经历，你说的是不是空话？（刘志：嗯。）所以说，即使是教会建造，即使跟随了神三十年了，有几个人追求做诚实人了？有几个人追求实行真理了？什么原因？就因为人对这句话信不来！只要你信不来，你就不往这方面走，不往这方面想，不考虑，也就没有这方面的思维，这条路是堵着的。你思维的是什么？以恶制恶、枪杆子底下出政权。（刘志：哎呀，不要说我是以恶制恶，我也不是以恶制恶。）我不说你了！（刘志：我也有尊严。）今天还没有直接把你打到地狱呢，刚才我说了多少呀？百分之八九十的是吧？还有这么多人陪伴你了。

神已经把教会里的人揭露了、解剖了，假带领、敌基督、滑石蛋，是吧？这些人属于什么人？他相信诚实人掌权吗？（不相信。）他相信的是什么？他相信谁掌权呀？诡诈人掌权。“你要没有点儿手段你能掌了权？你不厉害一点你能掌了权？你不恶一点你能制住恶？”教会里边的敌基督怎么产生的？你说敌基督恶不恶？还记得什么是敌基督吗？敌基督和假带领的区别在哪儿？敌基督他能有意地整人治人，一说有意的，那就是敌基督！假带领有没有整人治人呢？他做出来的事情和敌基督一样不一样？（一样。）做出来的事情是一样的，只不过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不是有意地安排下去的，他不是存心的，他是随帮唱柳的。假带领的特征是什么？一种是没有作工的能力，另一种是有能力不作这个工作。敌基督和假带领有一个区别，敌基督是有意的，假带领虽然从外表上看，他和敌基督做的是一样的，但他仅仅就是无意地作了恶。但不管是有意无意的恶，他们里边有一个共同的生存法则是什么？是诚实人掌权吗？（诡诈人掌权。）诡诈人掌权，有点手段的掌权，狠一点的掌权！敌基督、假带领打压人狠不狠？说话冲不冲？嘴上说是修理对付，那是修理对付吗？（不是。）他们在生活之中体验、经历的是什么？经历的是你恶一点、你狠一点、你耍点

诡诈，怎么样？你就可以往上头爬，世界上叫作黑厚学，学得黑一点、狠一点、不要脸一点，你这个人就能当官，要有点尊严的人能当官吗？而且他不仅是这样去思维、寻思的，他还是这么去做的，他看事观点是这么看，他经历的也是这样的。他是怎么看的？“你看，谁谁谁做带领，人家把谁谁谁那个老实人、那个揭发检举的人打压、开除了以后，人家稳稳地做了三年带领，人家升职了。人家欺骗神，‘三天黑暗’传进了多少人，人家是有功之臣，人家提拔了。”他们是不是看见这个了？（嗯。）他们看见这个了，诚实人、老实人在教会里边就怎么了？就被打压、开除了。他看见什么了？谁掌权了？（恶人、敌基督掌权了。）他经历的是恶掌权，看见的是诡诈掌权，看不见真理掌权。他嘴上说的是真理掌权，可实际上他在经历之中看见的是诡诈掌权、邪恶掌权。

再看大的方向，再看大的世界，老毛、蒋介石，他两个人谁恶呢？（老毛恶。）他们是不是以恶制恶呢？（嗯。）你看见谁掌权了？是不是恶人掌权了？是不是诡诈人掌权了？这是不是枪杆子底下出政权？你是不是看见这话是真实的？（嗯。）是不是枪杆子说了算？现在你看见世界是不是谁拿着枪谁有权？这是不是事实？这是不是你经历出来的？（是。）你活在撒但性情里边，撒但是怎么熏陶感染你的，撒但告诉你说枪杆子底下出政权、以恶才能制住恶，你活在这个圈圈里边，你从来没有听过真理、没有接触过真理，你能走出这个圈圈吗？你眼睛是这样看见的，事情是这样经历的，在你心目中形成什么了？生命！撒但先给你一句话，“枪杆底下出政权”，然后根据这句话再看天下发生的一切事，哪个国家侵略哪个国家，哪个不是打出来的？从古至今，哪个国家的政权是谁给谁转让的？是给了诚实人了？是说好话得来的？江山是打下来的！那社会上的地位、权势是怎么来的呢？是因着人诚实而有的？（打下来的。）打下来的。今天你在教会建造时期看见了，做个带领要没有点手段能做下来吗？做不下来。你看见神话应验了吗？你看不见神话应验。是因为什么？你的看事观点不对，你看的是什么呀？你看的是他的成就，你看的是他的地位、名誉、钱财，是吧？（嗯。）你是根据对人肉体有利的衡量标准去衡

量的，所以你就看见这世界是谁作王掌权呢？恶人掌权，枪杆子底下出政权，是因为你看的是钱财、地位、名誉。可是钱财、地位、名誉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吗？是腐朽的，是过眼浮云，是不值得一提的，它不是生命，神看不看它？世上人看老毛是不是活得最有价值？（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你听这话。咱在这儿信神了，你就要看啥呢？不能看过眼浮云，缥缈的、虚无的、不存在的，而要看什么呢？永恒的、有生命的，看最终的结果、果效！你在外边看见的是枪杆底下出政权，老毛抓住政权了吗？（老毛死了。）老毛死了，是吧？（刘志：人家就是正常死亡嘛。）看看，这已经给老毛说话了！正常死亡，你说的死亡是什么？你知道他那个死亡意味着什么？他的死亡和你的死亡一样不一样呢？

咱今天根据神话来看事，你看老毛他们是不是得胜的将军。和珅，你仰望不仰望？（小林：仰望嘛，那地位高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你说如果和珅转世重来的话，他会是谁呢？还是个大贪官？（小林：一样的，他本性就在那儿放着呢。）这叫无知！神主宰着全人类的命运，是不是枪杆子底下出政权？神给了他一辈子的荣华，他是个和珅，他可以搞欺骗，他可以当贪官，那下了地狱里边他还可以当贪官？（不可能了。）那下一辈子他是什么？他有还不完的债。神说：“这不同程度的惩罚包括哪些呢？有的是用时间来制定他受惩罚的程度，有的用不同的惩罚方式来制定他受惩罚的程度，还有的就是用他投胎轮回的去处来制定他受惩罚的程度。比如，有些人嘴不好，‘嘴不好’指什么说的？就是常常骂人，语言恶毒，带有咒诅性质。语言恶毒代表什么？代表这个人心里恶毒。带有咒诅性质的恶毒的语言常常从这样的人嘴里出来，而且因着他恶毒的语言带来了很严重的后果，这样的人死了以后，受了相应的惩罚之后，再次投胎有可能就是哑巴。有的人在世的时候精心算计，常常占别人的便宜，小算盘打得特别精，做了很多坑人的事，再次投胎的时候，也可能就是一个傻子、白痴。有的人常常偷窥别人的隐私，就是他的眼睛看到了太多不该看到的东西，知道了太多不该知道的东西，再次投胎也可能就变成了一个瞎子。有的人在世的时候腿脚灵活，经常打架斗殴，做了很多恶

事，那再次投胎的时候也可能就变成了残疾人，瘸腿或者是少胳膊，或者是驼背，或者歪脖子，或者走路踮脚，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等等，这是根据他生前作恶的程度而受到的不同的惩罚。”（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独一无二的神自己 十》）你要知道前世与今生是有因果关系的，这一辈子你要是当了和珅的话，你下一辈子呀，就不要说转个畜生了，就算让你转一个人，你说这个人将会是什么样的人？（不好过。）什么样的不好过呢？就是最高、最好的他也就是一个乞丐，没有居所的乞丐、讨不上饭的乞丐！你说要是李小龙再有来世的话，他会是什么？他可能没腿、没胳膊，这叫公义！再让你经历一下，再看一件事情，你看世上那个眼斜、歪脖子、瘸子、拐子，他们统一有个什么特征呢？人性不好。神家传福音有一条要求是什么呢？残疾人不传，是吧？为什么残疾人不传呢？这里边是不是就有这个原因呢？（受了咒诅了。）不单是受了咒诅，受咒诅不是主要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无论今生来世，他的性情是不会变的。上辈子他是邪恶的，这辈子他还是邪恶的；上辈子他是枪杆子底下出政权，他下辈子来了是不是还想枪杆子底下出政权？（嗯。）所以说，你观察，凡是这些残疾人呀，他们的那个性情都是邪恶的，而且他们的心相当的毒辣，有没有观察过？（刘志：以前说过“五官不全必定可恨”。）你仔细去观察一下残疾人说出的话、做出的事，他们比正常人就毒辣、就狠。（嗯。）你这么去观察，这叫体验、这叫经历，体验什么呢？这是不是神的主宰？（嗯。）看神的公义。神告诉你了，你上一辈做了什么，下一辈就会是什么，是有前因后果的，当你看见前因后果的时候，你还羡慕和珅吗？（不羡慕。）你还说枪杆子底下出政权吗？（今生是，来生就不是了。）如果老毛再来世的话呀，你说老毛会是什么人呢？（最后连乞丐都不如。）你就知道乞丐。老毛用咱的话来说，他是个什么人呀？魔鬼吧？（嗯。）魔鬼，残害了多少人。神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创 9：6）老毛流了多少人的血？那你说老毛再来世的话，是不是该千刀万剐呢？（是。）当你有这一个经历、有这一个认识的时候，你还羡慕老毛吗？你还说枪杆子底下出政权吗？所以说，这是一句谬论！枪杆子底下能不能出来政权？（出不来。）出不来政权。你靠枪杆子以恶制恶只能给自己带来一种厄运，这就是神的公义。

如果你用撒但的哲学法则来看事，你就看你眼前的，那就是一种什么派啊？那叫信实派，只相信眼见。“看人家喝酒、吃肉呢，看人家和珅，看人家老毛”，还有刘志，“看，我拿拳头把他制服了吧！排队了，他要插队，我喊我们哥们儿几个一去，他敢吗？”（刘志：我哥可不插队，我制止插队，有的时候你就把我当成那个最终要横行霸道的恶人了。）我就冤枉你一回行不行？（刘志：以后啊，不能把我跟恶人扯到一块儿，老把我跟恶扯到一块儿，哎呀，这个弄得我就……）那你说，不是恶就是义，我给你扯到哪一边？你告诉我，给我个参考。刘志，你说不要把你与恶沾边？（刘志：噢。）那你说这是我的过还是你的过？（刘志：我刚才跟大伙儿也澄清了一下，我一般呀就是伸张正义，一般我不去欺负人。）人家老毛可不是一般的时候才伸张正义，人家一直就是“伸张正义”呢。（刘志：咱在社会上，咱不做坏事，一不偷，二不抢，咱不做欺负人的事。）老毛人家说“我一直做的是善事”！（刘志：我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你不犯我，咱们就没事儿，和平相处；你如果要犯我的话，咱们就闹！）你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刘志：那也是撒但哲学。）那是不是恶呢？你自己说你是恶，我有什么办法？这话神是不是交通过？神说那个恶人说什么？他说：“我这个人呀，不轻易犯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神是不是这样交通了？交通过没有？（刘志：有这话？）（有！）呀，刘志，你是来提醒我神说过这句话，来当演员配合一下？（刘志：我没看过这个话。）那更有证据了，那是不是恶人？（刘志：哎呀，你这……）不是我说你，是你自己报名呢，你告诉我说你不是恶人，你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刘志：先别说是不是这样吧，他只能惹我两次，惹我两次我忍耐着，到第三次我就要跟他说：“你以为我怕你呀？你厉害呀？”）看，怎么样？拳头快出来了吧？呀，刘志！越表演越恶！你还要欺世盗名呢？欺骗弟兄姊妹，盗一个“义”的名？（刘志：反正跟恶人挂钩不行。）你不只是要挂钩，你快成挂牌啦！知道吗？你要挂钩还是要挂牌？我给你挂牌是好事还是坏事？（刘志：好事。）是不是神的爱呢？你该不该赞美神呢？你应该感谢，“哎呀，给我挂牌了，我是个恶人！”（小张：挂牌就是证实啦，挂钩就还没证实呢！）挂钩是有一点关系了，挂牌就是确定

了，盖章了！（刘志：就不能跟恶挂钩，一跟恶挂钩就不好。）你看，你这一个性情呀，这就是一种恶。神来拯救人了，刘志说，“不要把我和恶挂钩啊。”神说：“‘世上无义人，义人非在世’，这是一句真话。”（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恶人必被惩罚》）刘志来了一句，“你不要把我和这个恶挂钩啊”，意思就是“你不要把我打到世上人这一类里啊！”刘志，你是非人类？你说你恶不恶？你说了这句话，下一句话就该说什么了？“不要把我和恶挂钩，我应该和义挂钩。我不是彼得，也是约伯！”呀，你真无耻呀！我问你，你无耻不无耻？刘志这越描越黑了！（刘志：嗨呀，这个话题进行不下去了。你解剖解剖他，不要解剖我，解剖解剖他。）你在这儿表演呢，不是我要解剖你呢，你说你在这儿说说说，我说你无耻不无耻，对不对？给你一点爱，你都不赞美神。

刚才说经历神的作工，你要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的说话，看神是怎么作的，不要经历撒但的哲学。你说老毛掌权了吗？你说刘志掌权了吗？你说刘志今天要是不争这个面子，他是不是丢不了这个面子？（嗯。）他要不争这个面子，“你不要把我和恶挂钩啊”，他就挂不了牌。他这么一争，结果挂牌了。一挂牌了，他就反抗，“你不要解剖我啊，你解剖他吧”，这又成什么了？最后得来了你真无耻！就是说经历神的作工，看神是怎么主宰万有的，看神是怎么对待恶人的，看神作的是什么，撒但作的是什么。撒但告诉你说枪杆子底下出政权，为什么说这句话是苦害人的谬论？就是说枪杆子底下呀，出不了政权，枪杆子底下出来的是什么？惩罚！这是不是撒但在玩弄人呢？（是。）它是不是把黑的说成白的，把白的说成黑的呢？（嗯。）因为是神主宰着万有，神要把政权交给诚实人，最终结果是诚实人掌权，并不是枪杆子底下出政权。枪杆子底下出政权，那只是你看见的一时的，撒但用这个一时的假象迷惑了人，人活在这种性情里边，与神为敌，自己还感觉不到。得来的仅仅是个地位、名誉，暂时的享受。可这个暂时的享受换来的是什么？永久性的惩罚！刘志受着这个谬论的熏陶感染，然后来了个，“我以恶制恶，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他活在这个情形里边，最后有什么结果？你说如果刘志性情不变化，继续按他这种

说法做人、行事的话，那他下一世是什么人？（今生欺负人，来生转畜生。）（刘志：看你这话说的。）你看，人家那么说是让你去认识，刘志，你听懂了吧？（刘志：嗯。）让你认识，让你感觉到害怕。刚才我说小林了，说他是什么什么人，人家能从里边去认识、去体验。我和你说这个你能不能去认识、体验一下，去感受一下？感受了以后，看到后果你才会害怕，才会产生敬畏！人家拿个镜子，“来，给你个镜子，看你脸上有块儿黑”，你心里这么一堵了以后，你不看，“你看你这人！让我看什么看啊，你不告诉我，我能知道有黑啊？”你还能看见自己的黑吗？人家是在帮你洁净。以刘志这样的生存法则下去，他下一辈子是个什么人？咱就不要他说转畜生，刘志下一辈子是个什么人？（挨打的。）你要想让刘志挨打，他还得是什么人？（残疾人。）残疾人！因为他的腿和胳膊用得太多了。（刘志：哎呀，这话说的。）不是这话说的，我是让你根据神话看事，你该不该用神话看事？（刘志：我哪打人了？）刘志，你理解我给你说这个话的意思吗？我说这个话是咒诅你吗？彼得拿刀把那个人的耳朵割了以后，耶稣怎么说的？“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太 26：52）那彼得怎么没说，“我哪是这人呢？”我说这个话呀，是为了救你，你不愿意接受拯救，那是你的事。

借着这个例子，就是让刘志看到，你还持守原来的那个生存法则将会带来什么后果。我刚才说了老毛了，又说你下一辈子会遇到什么事，刚才说了，你这一辈子用拳头说话，下一辈子就必须让你用拳头说不了话！这才叫经历，这里面还有神的公义。你的拳头用得多了，你这个拳头必须得剁了，你的脚踢人踢得多了，你这个脚必须得剁了，这才叫神的公义！所以说如果你性情不变化，你还用拳头说话，你还要强势，还要站高位，下一辈子你肯定没地位。第一，没地位；第二，手脚用得多了，肯定你是残疾；第三，你还伤害了人，下一辈子肯定人得伤害你，你说这个人的形象是不是就出来了？（嗯。）缺腿、少胳膊还没地位。社会上地位最低的是什么人？（乞丐。）不光是乞丐，还得残疾拄个棍子，残疾乞丐！只有残疾乞丐才会去了哪儿都要受人凌辱，是不是？（嗯。）小孩子们见了乞丐都要拿石头砸他一

下，下辈子的刘志倒想“我踢你一脚吧，哎，这脚哪儿呢？”上一辈子用完了！你说该不该称颂神的公义呢？如果刘志真看到了这个结果，“哎呀，我下一辈子就是这样的人！”你说他还用拳头说话吗？“我节约一点吧，不要在这一辈子把腿脚用完了，留给下一辈子走路吧！这一辈子就不要用拳头了，留着下一辈子吃饭用吧，不然下一辈子连吃饭的都没有了！”这是不是让你产生了一点惧怕、害怕的心？害怕的心能拯救你、能帮助你，这是不是经历神的话了？神给咱说了前因后果，是吧？是有因果关系的，是有报应的，是有神的公义性情的，所以刘志他就不敢再做这个事。人是怎么蒙拯救的？是服在了神的话下，你得经历、体验。刘志，我今天给你交通了以后，你出去观察观察那些乞丐，你观察观察那些缺胳膊少腿的，你去看看他那个人性怎么样。（刘志：嗯。）揣摩揣摩，寻思寻思，然后对你这个罪恶的脚步呀，就能带来一种制止，这就是一个拯救。如果你老觉着，“不要把我和恶挂钩”，那你不和恶挂钩，你和义挂钩？那你的脚还能收回来吗？腿还能收回来吗？

说这些就是让你看见活在一个撒但性情里边，你得来的是什么，让你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的说话。你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的说话得来的是真理，你经历撒但的哲学法则得来的是撒但的玩弄、撒但的吞吃！为什么是玩弄呢？刚才跟你说了，撒但骗你枪杆子底下出政权，然后你用它这种法则做完事以后，你得到的是惩罚！你得到的是个残疾的乞丐！得着政权了？没有！更严重的你下一辈子可能就是猪狗不如、千刀万剐！这是不是撒但的玩弄？神告诉你说，凡在世享受地位之福的，神都要给他相应的报应。看过这话吧？你相信神要把这事作成吗？以前呀，神是用今生来世给你个报应，现在作工结束了，神要让你亲眼看见，还没有来世就让他遭到报应，现在是不是看见一些了？（嗯。）如果你活在撒但性情里边，如果你用撒但的看事观点去看，看他的得失，看他的因果，你根据撒但的哲学法则去衡量，你是永远得不着真理的。你得着的是什么？你得着的还是撒但的果实，还是善恶树的果子，你得着的还是枪杆子底下出政权。听懂这个意思了吧？我交通这些的意思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改变你的看事观点，给

你一个信神该有的路途。你得在神的作工中去看事，看神怎么说呢，说话、看事得有神话的依据，再一个就是看结果、看果效。神说枪杆子底下出政权是谬论，你搞不清楚，它怎么就是谬论了呢？你去经历、去体验，你看他的后果、结果是什么，是不是撒但的玩弄。为什么刚才我说你去看看那些残疾人呢？你看残疾人，那就是让你去经历、体验，看一下、印证一下，看神话说的是不是真的。只要印证了以后，你就是实实在在地、真实地体验了、经历了。你要是按着撒但的哲学法则去寻求、去思维，你追求钱财、地位、名誉，那你得来的就是撒但的果子。就像假带领，“你看，我做的是带领”，他追求的是地位、名誉。

神说诚实人掌权，神恩待诚实人，你看见这句话了没有？教会里的假带领、敌基督能不能看见这句话呀？他能不能看见神恩待诚实人？（看不见。）为什么看不见？因为他看的是什么？他看的是你的地位、名誉，他是用撒但的哲学法则衡量的。而你看见了诚实人掌权，神恩待诚实人，你是怎么看见的呢？你看见诚实人得着的是什么？（真理。）诡诈人、恶人、敌基督得着的是地位、权势，而诚实人得着的是真理，得着的是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他追求的方向、目标不一样，他看到的这个果实也不一样。所以说，诡诈人依然做诡诈人，诚实人依然做诚实人，两条路，分开了。诡诈人一看，“哎呀，你看，我要是不耍点诡诈，我这个带领能做成吗？现在我还在教会里边，我还在三级机构，我还是神承认的！”诚实人呢？他怎么看事？“如果我不诚实的话，如果我做诡诈人不说实话的话，我能被开除了吗？要是不被开除，要是假带领、敌基督不打压我，我能认清他的邪恶吗？能逼着我进入神话里边，按神话来看事吗？我不按神话来看事，我能得着真理吗？我能知道神是怎么拯救人的吗？我能得着那些异象吗？我能知道神是怎么作工的吗？我能得着神的开启、光照吗？这些什么也得不着！”所以诚实人看见自己是果实累累。那诡诈人用撒但的哲学法则，他看见的是什么？地位、权势稳握在手！他看见诚实人怎么样了？“看你被开除了吧，规规矩矩了吧！看你还能干什么？”两极分化了。诚实人看到自己得着了这些，看到自己果实累累的

时候，他看见的是不是神的爱呢？（是。）在作工结束的时候呀，神的公义性情向人显明，现在看见神是不是一直在揭露解剖敌基督、假带领呀？教会建造时期，没有狠狠解剖过敌基督、假带领吧？（没有。）到了作工结束的时候了，神把敌基督、假带领一一揭露出来，让他暴露在光中！这是不是神的公义性情开始显明了？（是。）让真正的带领出现，让正义掌权，这是不是最终的结果？（嗯。）这是不是就是刚才和你说的，在教会建造时期呀，就像“老毛在世”，那国度建造以后呢？那就是“老毛来世”。你要看清楚老毛来世是什么，刘志来世是什么，那你该走什么样的路？然后你真看清楚他的最终结果以后，从你嘴里是不是喊出神的公义来了？（是。）你可不敢和那个老毛来世混淆了，那个老毛来世是说他的那个性情和老毛是一样的，今天说的这个老毛来世是怎么呀？是说老毛下一辈子的报应，是神公义性情的临到。

再给你举个例子，让你去认识神的主宰、安排，知道你该怎么去经历。你看我一路走过来，神是怎么作在我身上的，我是怎么去经历这些话的呢？就是说不管那些假带领、敌基督打压我也好、开除我也好，你看不见我的消极软弱，是因为我的看事观点是在神的经营之中去看事，就是去经历神的作工。人家打压了我、陷害了我，神说了，“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太 10：39）“越是诚实的人，越是听我话、顺服我的，你越是欺压……”（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零五篇》）这些话对我是什么？安慰。我被人家踩在脚底下、被人家打压，我是高兴、喜乐，我为什么高兴、喜乐？因为印证了！原来我还不知道我在神眼中的地位、位置是什么，经过人家一打压，这是一个证据，证明了！我跟你说这个话能听懂什么意思吗？我说刘志是个恶人，刘志应该有什么经历？“呀，我经历了，神是爱我的”，该不该有这个体验？不能说“不要把我和恶挂钩”，应该是“哎呀，弟兄说我是恶人，这是神的爱的临到！”刚刚小林说出什么话来了？“就不能让人消停消停？”环境临到，这是什么？神的爱临到了。我是怎么看的呢？人家把我开除、打压了，咒诅我全家死绝了，我是高兴、喜乐，为什么我高兴、喜乐呢？我看见神的爱临到了。那

时候剥夺约伯他的万贯家产，为什么他不能高兴而你能高兴呢？是因为约伯那时候经历的是个试炼。而你现在经历的是什么？神话直接告诉你了，你是经历、你是体验、你是印证，经历神的主宰。

再看约瑟，约瑟是个什么人？在约瑟的经历中，在他没有去收粮的时候，在他被扔在井底的时候，你看见他是神喜悦的人吗？看见看不见？（看不见。）你看见的是什么？（他是个被嫌弃的人。）我跟你说这个是让你明白怎么去经历这个事，在神作过的工作中，你看看约瑟，然后再看看你走的路，我是根据约瑟走的路呀，给你带一个路途。你说神喜悦不喜悦约瑟？（喜悦。）你怎么看见神喜悦呢？有个证据，约瑟在小的时候啊，神就给了约瑟一个梦，什么梦？（梦见十一个星星向他下拜。）十一个星星向约瑟下拜呢，是吧？约瑟这么一说，约瑟的兄弟们就能知道这十一个星星是说他们呢，因为约瑟正好有十一个兄弟是吧？而且约瑟的兄弟都能反应过来是在说他们呢，说他们要跪下敬拜约瑟，所以他们对约瑟产生一种恨恶。然后呢？约瑟父亲又偏爱约瑟，给约瑟做了一身彩衣服，这种嫉妒、恨恶是不是神的主宰安排？（是。）不是无缘无故的，是神的主宰安排，为什么有这样的主宰安排？（刘志：不这么安排就卖不到埃及，卖不到埃及就收不到粮嘛。）你看他的时候呀，好像很亮堂，你看自己的时候呀，就在迷雾中了。能有这种安排也可以说是因着神的作工、因着神的经营计划，是吧？（嗯。）神计划要干什么呢？神的计划就像约瑟的梦一样，太阳、月亮、十一颗星星向约瑟跪拜，神就要让这个事实成就。怎么成就呢？那就按着神的计划来安排，让他掌握整个埃及的粮食，也就是命脉。不仅是整个埃及，还有埃及周边的几个国家，神把这些国家的命脉都要交给约瑟。怎么交给约瑟呢？神作个神迹奇事？神是实实际际地带领人，我给你交通这个就是让你看见神是怎么主宰安排的，你该怎么去经历。

神先给约瑟一个梦，为什么要先给他一个梦呢？神是先有话后有事，只有这样你才能定真这是神作的，如果神不给他这个梦，你看到这件

事就会怎么说呀？“那是人家约瑟的能耐！那是人家命运的巧合！”你会说这是神作的？（不会。）只有先给了这个梦，最后借着这个梦的成就，你才会说：“这是神作的，只有神能作成这事！神主宰万有！”所以说，这个梦就是个关键，是让约瑟怎么呀？让约瑟去体验、去经历。为什么约瑟他最敬拜神呢？因为神先给了他这个梦，再借着这个梦一步一步成就，约瑟是不是看见了？（嗯。）体验到神实实际际作在他身上了。还借着父亲对他的偏爱，如果父亲不对他偏爱的话，也激不起那十一个兄弟对他的仇恨，那他能被卖到埃及吗？他被卖到埃及以后直接就去主管国家的命脉了吗？（没有。）先要当啥呢？奴隶，下监。坐监当奴隶，这是他应该受的苦，这个苦是要干啥呢？是要磨练他、操练他。他的命运是怎么转折的？（会解梦了。）从这一个解梦你就看见了什么呀？神要作成的事无人能拦阻，神要作成的事在一瞬之间，所以说你不要为神担心，怕神作不成。你看约瑟被卖到埃及，下在监狱，怎么能和主管国家命脉挂了钩呢？不可能！可就是让你看见这是不是一个神迹奇事？（是。）“太奇妙了吧！”敢不敢说这话？“太奇妙了！太神迹了！怎么就让君王做了一个梦？就因着一个梦让他主管了一个埃及的命脉？”给你交通这个就是让你看见神作的，让你去经历神的作工，让你看见神是怎么作的，神是怎么主宰安排的，神的经营计划是怎么得以成就的。就在约瑟刚出世的时候就预定着他将来要成为什么。（这是命定好的。）命定好的，人只是一个演员，也就是神常说的，在人经历的时候啊，其实在神那边这个事早就怎么了呀？（成就了。）已经计划好了，早就成就了！约瑟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在神那边已经是成就了，今天呢？神说诚实人要掌权，诚实人、有正义感的人神就让他怎么呀？“果实累累，粮食满仓。”在神那边，经营计划几千年，是不是早已成就了呢？（是。）今天只是让人去当个演员去演出来，然后你再经历。

咱看我现在走的路，神所给我摆设的。约瑟该坐监，你说我是不是也得坐监？约瑟被贩卖，我是不是也被贩卖了？刘志，我被贩卖了没有？（刘志：贩卖了。）我因着什么被贩卖的？是不是就因着做诚实人，揭发检举假带领、敌基督？祭司弟兄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得

罪了人家带领，是吧？得罪了带领，带领说什么？“呀，你还让我向你下拜呢，还说你是诚实人，你要揭发、检举说我是假的，我是假的那证明你是真的？你来这儿寄居还想做官呀？”是不是就该贩卖了？因着祭司弟兄给我穿了个彩衣服，什么彩衣服？揭发检举。所以恨恶就产生了，就该被贩卖，扔到井底下，开除！贩卖到哪了？贩卖到“敌基督团伙”，贩卖到埃及了。到了“敌基督团伙”里，在“团伙”里边才能做团伙的事，在“团伙”里边最后才能有“团体”的出现吧？这是不是就预示着要出现呢？（是。）神还要把埃及的命脉交给我。那是不是把命脉交给我了？（嗯。）那要交给我就得预备合适的环境，预备好以后就得把小张找回来、把田宇找回来、把刘志找回来，让他们含着眼泪也得不止休地干，只有这样才能满仓。小林已经不想干了，不想干打着也得干！什么时候满仓什么时候为止。粮食满仓，还得果实累累。怎么果实累累？还得让人家假带领、敌基督时不时地打压你一下，让你走投无路；还得让祭司弟兄说你是个敌基督，你才能认识自己，不然的话你还不认识自己。这是不是为了让你粮食满仓、果实累累？这是不是把基本条件预备了？那剩下就是神的带领，你的配合。神开启、引导你，把神作工的异象告诉你，然后借着你的配合，借着你的寻求，借着你的素质，让你表达出来。

为什么要表达出来呢？神说因着这个人呀，最后要有大批的人蒙拯救！怎么蒙拯救呢？把蒙拯救的这条路途展现在你眼前，让你明白你该怎么走这条路。这条路，我走过来了，你没有走过来，你没有那个素质，你领受不了，那就需要怎么呀？给你掰开了说，揉碎了说，让你看见前人走过的路，让你看见原子弹，看见原子弹的路是怎么走的。今天我又告诉你，我怎么经历神的作工，怎么经历神的说话，怎么看见神的作为，我怎么信靠神的，我怎么越来越胆大的，这些是不是经历、体验得来的？（嗯。）我怎么敢让刘志上了场呢？等他上了场以后，我怎么还敢公开出现呢？什么原因？因为我经历了这些以后呀，我看到这一切都是神作的，都是神计划好的，人呢？你扭转不了，人只是个配合，只是来见证一下神的作为。神说什么了？神说：“……他定意要作的一切的事都会按着他的计划按时完成、得以成

就，他的工作是没有人能拦阻的。”（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 二》）神定意要作成的事呀，无人能拦阻！不管他是什么人，他就是君王也拦阻不了！没有神的允许，谁也打岔不了！所以说在这个前提下，我认识了以后我就胆大了，就是坐监也好，判刑也好，就敢直接去面对，这是什么呢？任神摆布、任神安排！单独就是渺茫地任神摆布、任神安排吗？（不是。）因为还得果实累累，粮食满仓。这里边有一个信念，什么呀？你粮食满不了仓，果实累累不了，你能走开吗？（走不了。）走不了，任务没完成，神能打岔他的经营吗？（不能。）所以说，你就大胆地往前走，看神怎么做！结果事实是不是让咱们看见了呀？（嗯。）神不让他动你一根毫毛，他就动不了你，这就让你看见这是谁的作为？神的作为，让你经历以后能定真，越走越能定真。我这么经历、这么体验了，今天给你交通出来，是让你也这么去经历、这么去看，不要再用那个撒但哲学法则去衡量人事物。你们总是陷于人和人之间的争斗，到现在了咱还在互相争斗呢，一天天消极了、软弱了，“他说这了、他说那了、我心里难受了”，你不是寻求神的心意，老是寻求你难受呢，你是谁呀？你是撒但的孝子贤孙。那神要把撒但打败，就是向谁发起了总攻？就是向你的肉体发起了总攻。肉体不难受、肉体不受苦，撒但怎么呀？（不蒙羞。）你想不想让撒但蒙羞？（想。）可是一到事情里边就是“我难受”，所以说这就是个路途。就这吧，祷告一下！

471　神的话语是永不改变的真理

1　神的话语是永不改变的真理，神是人生命生命的供应，是人类唯一的引路人是人类唯一的引路人；神话语的价值与意义不是根据人类是否承认是否承认与接受而确定，而是根据话语本身的实质而确定的，即使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领受神的话语，但神话语的价值与对人类的帮助是没有一个人能估计出来的。

2　所以，面对许多悖逆神话语的人，面对许多反驳神话语的人，或是根本就对神的话语不屑一顾的人，神的态度只有一个：让时间与事实作神的见证作神的见证，证实神的话语就是真理、就是道路、就是生命，证实神所说的一切都是对的，都是人该具备的，更是人该接受的。

3　神要让所有跟随神的人都知道这样一个事实：不能完全接受神话语的人，不能实行神话语的人，不能在神的话语中找到目标的人，不能因神的话语而得到救恩的人，都是被神的话语定罪的人，更是失去神救恩的人，神的刑杖将永不离开。让时间与事实作神的见证作神的见证，证实神的话语就是真理、就是道路、就是生命。啊……让时间与事实作神的见证作神的见证，证实神的话语就是真理、就是道路、就是生命。就是真理、就是道路、就是生命。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们当思想自己的所作所为》

在经历神作工的过程中才能认识神（一）

信神是在干什么呢？（认识神。）认识神那是信神最后的收获，是最后结的一个果子。就像农民种庄稼一样，你种庄稼是为啥呢？是为了收秋，收秋那是结的果子，最后的一个收获、一个果实。农民是干啥呢？农民是种地呢，一个种地就把所有的都包括了，春种秋收、施肥浇水，都是农民干的事。那信神是在干什么？咱以前交通过，信神是为了变化自己错谬的看事观点，是吧？（是。）这是最后结的一个果

子，就像收秋一样。但你要收秋，要结果子，必须要有一个过程吧？这过程是什么？（体验、经历。）体验、经历。信神就是经历神的作工，你想解决自己错谬的看事观点，那你必须得经历神的作工。你在经历神的作工中才能看见神，才能认识神，才能和你错谬的看事观点有对比，你才能达到恨恶自己、背叛自己，最后才能结果子。但你信神的初衷是什么？你信神的初衷想过要经历神的作工吗？考虑过吗？（没有。）没想过、没考虑过。你信神你想的是什么？得福、得恩典。现在不是得福、得恩典的时候了，是要得啥呢？得神的赐福、称许。怜悯、恩典和神的赐福、称许有什么区别？（小林：恩典是施舍，赐福是成全。）（田宇：恩典是交易性的吧！）（小张：恩典是白白赐给的。）最起码是白白赐给你了，没有跟你搞交易，无条件地给你的，无偿地给你的，原本是不应该给你的，但现在给了你，这就是恩典。乞丐来你门上讨饭了，你应不应该给他？（不应该。）不应该，没有理由给他，无缘无故，凭什么给他？你给他这是个恩典，是恩待他、怜悯他。五饼二鱼吃饱五千人，该给这五千人吃吗？他配吃吗？（不配。）不配吃，神只是恩待了他。咱信神就是想得个恩典，信神来到神家想当个乞丐，祈求，想白白地得来。刚才田宇说“搞交易”，你刚开始信神还想着跟神搞交易了？没有。你只想获取，只想敲诈勒索，只想“智取”。一信神了，就想“我都信神了，咋这病还不好呢？”你听这话！“我信神了，我家里怎么还遭殃了？”把罪归到了神的头上，好像问神要就应该，这叫恩典、怜悯。

神的赐福和称许是什么呢？是神承认了，“呀，你这人是个义人，配享受神造的万物。”神造了万物是给谁造了？是给人享受的。你这个人真正成为一个人了，你享受神给你的万物，这是神的称许，是神的赐福。那今天你是什么人呢？你是神的仇敌。性情不变化是不是与神为敌呢？（是。）性情不变化你就是与神为敌的！虽然你是神的仇敌，但你是不是同样也享受着万物？（是。）你享受着万物的时候，你还认为理所当然。本来给你是恩典、怜悯，可是你还理所当然的，这是不是强盗呢？一个乞丐来你门上要饭要钱来了，你给不给？你不给他，他还骂你、打你，这就是败坏人类的表现。有点人性了，就是活

出神要求的人样了，你吃着神的、喝着神的，那你享受的这些就是神的一个赐福，就是神赐给你的。耶稣走的时候带走了十二个门徒，那五千人呢？搭理不搭理？（不搭理。）不搭理。咱信神呢，你刚开始什么都不懂，你是吃五饼二鱼的，你是得恩典的。可今天是末世，你信神又几十年了，你该明白点道理了，你不能再当强盗了吧？你不能当土匪了吧？不当土匪、不当强盗什么意思？该有点理智了！你得了点恩典，你应该是感谢赞美神，不应该是索求。当你的所作所为、你的活出有点人样了，有点神要求的人样了，神给你的是赐福、称许，这叫什么呢？这叫神的公义，公义的性情。所以在末世神作工结束的时候，你应该见证什么呀？见证神的恩典吗？（见证公义。）应该见证神的公义。当在末世见证神的公义的时候，就没有恩典存在了，也就没有怜悯存在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有什么事情出现呢？没有恩典、没有怜悯，也就是五饼二鱼不再给这五千人吃了，听明白了吗？没有怜悯、慈爱了，完全是什么？（公义。）公义，那就是该赏的赏，该罚的罚，没有了怜悯、慈爱。所以说你再有这样的存心，想从神家无偿地获取，这就是对神的一种要挟、勒索。因为神已经公开显现了，就该见证神的公义了。在这个时候，你信神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你要不走，那就意味着你还想吃五饼二鱼，那就意味着你将被淘汰、将受到惩罚。因为神把所有的话都告你说了，是公开向你显现了。神的公义性情已经向人显明，你不变化你就是明知故犯，你就是有意抵挡神，最终，你就该死。和你交通这个什么意思？（不应该存着得恩典的心。）不要再奢望无偿地和神索取，你最起码得拔高一步。你说从一个乞丐拔高一步变成什么了？（交易。）最起码得有个“交易”，“我不能当乞丐无偿地要了，最起码我给你打点零工，你给我点生活费。”就像刘志，“我给你当了几天驴呀，你给我点草吃。”最起码你得有这个理智，你还不能要求要吃肉，是吧？（是。）最差的你得有这么个理智，“我活一回人，我来到这个世界，神给了我这口气息，我吃着神的、喝着神的，我不能是无偿地索取，我得为神做点什么，我能为神做点什么呢？”小林，你能做点什么呢？来，说说。为什么叫你说呢？让你说的目的是什么？（让他变化呢。）有意地让小林认识一下自己，咱交通不是白交通，都是有意义的，是要解决你对神的误解，解决你的难题。

信神都有一个难题，什么难题呢？昨天，小林一说“我是看明白了，就不让人消停一下”，都把你们的心里话给说出来了。要解决什么问题？解决“以泪洗面”的问题，是吧？尽了几天本分了？一年，两年，最多的受了三年的苦。三年什么样的苦呢？刘志那时候咋了？望望天、望望地，这得干到何年何月？以泪洗面呢！那时候说什么了？（刘志：何时能到头呢？）“何时能到头呢”是吧？你说咱尽本分才尽了几天呀？咱才尽了几天本分就问何时到头呢！你说你养个孩子，要让孩子孝顺你，让孩子一个月给你个生活费，得需要几年？（三十年。）好的情况下三十年，一般情况下我看得四十年以后。不过四十年，孩子他不知道孝顺，没有孝顺的心。世上有句话说“养儿防老”是吧？防老还得四十年才有回报呢，这四十年你还得付出多少？孩子念书得花多少钱？你得付多少心血代价以后，他才能上班挣钱？咱刚刚尽本分不到三年，就开始以泪洗面，你说羞耻不羞耻吧？（羞耻！）刚干了三天活，小林腰疼了。是，腰疼是实际问题，可问题是小林说了个什么话？“我是看明白了，就不让人消停一下。”如果在世上上班，一个月给小林发四千块钱工资，你给老板说“就不叫人消停一下”，这话你能说出口吗？如果你上班，老板能让你消停吗？小林，如果你当个老板，我给你打工，你让我消停吗？你消停了不干活能给你工资吗？人都知道，就是打个工都不让你消停。世上有句话说“吃人的口软，拿人的手短”，你如果在世界上打工，人家让你干啥你干啥。如果你是正式工呢？是国家的一名干部，会怎么样呢？刘志，如果让你给书记“擦擦屁股”，就给你吃碗政府饭，还有退休金，你擦不擦？这是举的一个例子。你上班是在挣钱，可你来在神家你是干啥来了？你要的是什么？（生命。）生命两个字说起来简单，生命意味着什么？不用说生命了，就说一个恩典，什么恩典？忠心的效力者的恩典能活一千年，不用说让你活一千年、一百年了，就让你活五十年，你干不干？（干。）你也得干。你要说不干，今天神啥也不用做，就把你的空气断了怎么样？让你三分钟别呼吸空气，你就会说“我干，干，干”，你就不说“不让我消停一下”了。你呼吸空气的时候，你就不说“我消停一下，晚上睡觉呀，我消停一晚上不呼吸空气！”这是说咱人该有的一个理智。

咱们说到恩典、怜悯与赐福、称许了。神造人的时候，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什么是照着神的形象呢？就是让你彰显神、荣耀神，就像四活物昼夜不停地赞美神。你是一个人，神造了你，你享受着神造的万物，你该不该昼夜不停地赞美神？（该。）你要赞美神是怎么赞美？用你的嘴赞美吗？是要用你的活出、你的见证来赞美。当你什么也不明白、愚昧无知的时候，你知道你是神造的，你最起码是不是应该默默无闻、勤勤恳恳的在神家尽个本分呢？再说了，神不是为了看你怎么劳苦，而是要怎么呢？而是要证明你是不是被神话给征服了，是不是被神征服了。不给你发工资，神就给你供应生命所需，神就供应你生命，你愿不愿意活在神的权下？你能不能活在神的权下？能不能？愿不愿意？不给你发工资，就让你喂鸡，行不行？不要想着喂三天就行了，这是哄鬼呢！哪是在信神呢？神是好哄、好欺骗的？神是要熬炼你，剥夺了才能显出你的忠心、你的真心！你想让神给你看病，神就不给你看病！小林腰疼了，神就让你腰疼，就不给你看病，不看病你干不干吧？神要给你看了病，让你腰不疼了，那还叫征服？如果让小林干活，小林的腰就好了，不用小林干活，他就腰疼，你说这是什么？这是不是征服了？（不是。）这是什么？那小林干活是在什么前提下干的活？他是在腰疼的威胁之下干的活。如果不干活就要腰疼，你说干还是不干？（干。）没办法了，如果不干活他就躺在床上“哎呀，哎呀”地叫唤，他起来干活就不疼，这是什么？威胁、恐吓。让小林尽本分是在“威胁、恐吓”下，你说小林尽不尽本分？（尽。）如果让你睡在床上起不来了，啥也干不了的时候，你说啥呀？“神呀，就不能让我消停一下，歇歇吧！”你还指望歇吗？躺在床上的那个人想着什么？“哎呀，我可不愿意在这床上躺着了呀！”躺三天后，你问他你想干活呀还是在床上躺着？（干活。）“快让我起来吧，我起来好好干活，我可不在床上躺着了。”干活的那个人想啥呢？刘志想着啥时候把我的腿碰着，我也学学李放，在床上躺两个月。这叫啥呢？这叫威胁、威逼。神威胁人吗？（不威胁。）神是来征服人的，是用话语来征服人、成全人的，而不是用神迹奇事征服人、成全人。我刚才说的那是不是神迹奇事呢？（是。）也属于神迹奇事。神迹奇事只能让你对神产生一种惧怕，但不能使你对神有认识。谁才用这种手段呢？撒

但。被迫的神不要，神要的是自发的爱，神要的是人有良心、理智还报的爱。你是有良心、理智还报的爱，还是被迫的，拿什么来证明呢？让小林在腰疼的前提下再干活，就是干活了也不让你腰好，你还能去尽本分，这是什么？这是良心、理智起了作用！“我是个受造之物，我是个人，我就该被神利用！”

咱今天就不用说得着得不着生命了，就说你该不该被神利用吧？神造了你，该不该让神利用你？（该。）你没有生那个狗，你仅仅是喂了一下狗，你还用那个狗看家护院呢。神造了你，供应着你的一切，你不应该被神利用吗？咱得有这个理智、有这个良心。当你有这个理智、有这个良心的时候，你就不会把腰疼、有病挂在嘴上，成为咱难以尽本分的一个借口。咱腰疼到一定程度时，只能说“哎呀，我腰疼得连本分也尽不上了”，感觉到亏欠、内疚，腰疼不是成为一种理由，“我腰疼了，还让我尽本分！”有良心、有理智的怎么说？“呀，你说我吃着神的、喝着神的，我还给神什么了？人家刘志也是吃两个馒头，我也是吃两个馒头，我这腰自己就不作主，腰疼得连本分也尽不上，愧对于神啊！”尽不上本分的时候，产生的是一种内疚与亏欠，这是什么发挥功用了？（良心、理智。）良心、理智发挥功能了。良心、理智发挥功用了，那这个人是不是就有了点人的模样了？（是。）所以说，神征服人不是看你干了多少活儿，不是看你干出多大的成绩，而是要看你的观点、看你的态度、看你的存心。

在神来说治你这个腰疼好治不好治？（好治。）不是治不了，而是神不治，这个疾病临到是神的爱！怎么说是爱呀？为什么说它是爱？是要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是要你站个见证。站个什么见证呢？“让撒但看见，神就是让我腰疼，我也要给神家尽本分，神今天就是不给我治病，我依然要跟随神，因为我是受造之物，我不是你撒但的孝子贤孙。你撒但想挑拨离间，你想让我跟神搞交易，你想借着一个腰疼让我撂挑子，我不能那么做，我得有点人的模样，我吃着神的、喝着神的，我就该被神利用。就不用说搞交易了、蒙神赐福了、得恩典

了、一千年了、一万年了、永生了，不说这些，就单单让我呼吸着神给的这口气息，神没有收走这口气，我就该为神献上！”这是不是良心、理智？这能听懂了吧？（能。）当你良心、理智发挥功用的时候，当你良心、理智能支配你行为的时候，就拔高了一步，就不再与神搞交易了。良心、理智发挥功用了，被神利用就是应该的！也就是说你有人样了，在神那边看这个人恢复了起初人原有的模样，这个人配称为人了，可以活在神前，可以见神的面了，可以剩存下来了。什么意思？得永生了！得永生是什么？这是神的一个赐福，是神的公义性情。

小林，你说说我刚才交通的，我看你听懂了吗。（小林：就我这么败坏不应该存活在这个世上，在这个世上本就是对神的一种羞辱。可是因着神的怜悯、恩典，目前我还能活着，呼吸着神赐给的空气，吃着神赐给的食物。但是我还有自己的要求，不能完全顺服在神的权下，没有点良心、理智，还能说出如此悖逆的话！人不应该这样，这样是没有良心、理智。如果有一点人的模样，有点人的良心、理智，人就应该想一想，怎么能够还报神的爱，为神做些什么，不应该一直跟神索取，因为人现在的败坏不配活着。）这是对自己的一个认识，是吧！（嗯。）感到对自己的一种恨恶了没有？（小林：这种恨恶我以前也有，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有时候因着这个腰疼啥也干不了，就恨得不行，有时候因着腰疼软弱得就不行，就有这两方面的情形。恨恶自己的腰疼，还没干几下，就疼得受不了，立马就想走，恨自己是干不成活。）我说的恨和你说的恨一样不一样？你恨到哪儿了？恨到你的这个腰上边了。我说的是你应该有个什么样的恨呀？有了认识以后产生的恨，这是个拔高。什么恨？（小林：不能满足神而对自己的恨。）不能满足神对自己的恨，进深一步呢？（良心发现。）“什么都能成为我背叛神的理由呢？我怎么仅仅因为个腰疼就能说这样无理智的话呢？我怎么是这么个混蛋呢？”你说混不混？（混。）当你恨恶自己的时候，你就能背叛自己；恨恶自己的时候，那就是弃绝撒但的时候；下一步再实行真理，就是见证神的时候；当你见证神的时候，

就是让神得荣耀的时候。当神得着荣耀的时候，你还用腰疼吗？这个环境就挪去了，这是神的一个作工。

刚才看见了什么？神不用神迹奇事成全人，也不用神迹奇事来征服人，而是用话语来征服人。你在小林身上看见什么了？作神迹奇事了没有？（没有。）他腰疼还继续腰疼，没给他治吧？（没。）他服了没有？（现在服了。）他是怎么服下来的？话语，通过交通服下来的，是用话语把他征服的。他服了，认识到自己没有良心、没有理智，不配称为人，不配活在神前，怎么能说出这样的浑话呢！征服，用话语征服，不用神迹奇事。神一直说不作神迹奇事的工作，为什么不作神迹奇事的工作？如果一旦作了神迹奇事，即使把你征服回来，那也不叫征服，那叫“武力征服”。“武力征服”回来的那是谁呀？保罗。即使俯伏在神面前，他也只是相信能击杀他的那位神，不是信耶稣，神要不要？（不要。）对神有敬畏吗？（没有。）没有敬畏，只有畏，没有敬，只有恐惧、战兢！那神是要什么？神是要人对神有敬畏，有敬、有畏。什么是敬？最简单的是尊敬，神是造物的主，是当尊敬的，当尊重的；畏，是有惧怕的，不是空洞的惧怕、无畏的惧怕，是有认识的惧怕。什么惧怕？神是狮子的性情，你是谁呀？如果你是抵挡神的人，如果你是恶人，那就是被吞吃的对象，被毁灭的对象。如果你是但以理，是一个义人，是真正的人，狮子能吃你吗？所以，用神迹奇事作人，人会产生恐惧、战兢，不会有敬畏，不会有认识，这样能不能唤醒人的良心？不能。不能唤醒人的良心，他是在被迫无奈、害怕的情况下有点“顺服”，“我不能做，我做了意味着我要死，意味着我要失去生命，我不敢这样做。”他并不是对你尊重、认识，这就不是神作的了，就成了撒但作的了。撒但是不是这样作的？撒但所作的一切就是为了让你害怕它、惧怕它，让你顺服在它的权下。而神是让你敬畏，这就是神为什么不作神迹奇事的工作的原因，这个你得清楚。神只是用话语来征服人，用话语来唤醒你的心、你的灵，用话语也是在洁净人，也是在各从其类。为什么这样说呢？话语能征服人，话语能不能征服畜生？没有良心、理智能不能征服？（不能。）同样的一句话就把一些诡诈人、滑石蛋、没有良心的人显明

了，他不害怕，用话语唤不醒他的良心、理智，这正好是在淘汰他、显明他。而有那么一点良心、理智的人，“呀，神这么一说，原来是这么回事，我怎么能这么做人呢！”有那么点良心、理智的人做不出来这事了，这就唤醒他的心、他的灵了，这样是不是就把两类人分开了？有心的人和没心的人分开了，各从其类了！这就是话语的威力！神智慧不智慧？（智慧。）神作的这些工作，你经历了以后，从你的嘴里再说出来，“呀，神是智慧的神！呀，神是全能的神！呀，神是用话语来成全人！”这是什么话？这是你经历的话语，是你经历过后发自内心的话，这个见证，神是悦纳的。如果你没有经历、没有认识就没有这个体尝，你再说多少空洞的话，神垂听吗？撒但不蒙羞，神也不垂听，你说的也不是见证，你是学话呢。

咱刚才说了神的恩典和神的称许，意思就是让咱放下恩典，追求活出神要求的人样，得着神的称许、神的赐福，这就是得了一个果实。你想得这个果实，得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叫什么呢？体验、经历。体验、经历什么？你得体验、经历神的作工。刚才我跟你交通了什么内容？是不是神的作工？（是。）神怎么作工的呢？神在小林身上怎么作的呢？（让他腰疼。）让他腰疼，摆设了这样的一个环境，引狼出洞、引虎下山，把他那个邪恶的东西引出来，让它发作。就像医生看病，得先让他的病症发出来，抓住证据来解剖他，“看，你这是什么人呢？神作的是什么？你做的是什么事呢？”神给你摆的这个环境，这是不是神的精密计划呢？（是。）神为了拯救你，精密计划，给你摆设了周围的人事物，这时间段卡得是不是相当的好？如果你小林背着我说这句话，不要让我听到不就好了吗？可是就让我听到了。神就是给你摆设环境，让你团团转，消停不下来。当时，我不叫小林干活不行，因为人家每个人都有事干，就小林在那站着呢，你说我叫小林不叫小林？你说这边如果再有三个人、五个人在那站着，刘志在那站着，小张在那站着，我可能就叫刘志不叫小林了，因为啥呢？因为小林接受的时间短，我不可能叫他。可当时没人，我只能叫小林，这是不是神精心安排的？（是。）神为了拯救一个人，精心安排，从他嘴里挤出这句话来，让我听见。我听见以后，神还得开启引导我，让我

看见这个话里边的实质是什么，这是什么人性。我有了认识之后，还得摆设一个合适的环境，让我给他交通释放出来。昨天聚会的时候，神还让他再把这句话说出来，如果他不说出来，这个是不是就放过去了？神为拯救人精密地计划！神摆布的人事物，咱就去体验、经历，这些人事物不是恰巧、不是谁跟谁过不去，不是我和你小林过不去，是神和你小林“过不去”，为什么这么说？是神抓住你小林不放！要救你！能体会到吗？（能。）当你体会到这个的时候，你就看见了，这是谁作的呀？（神作的。）神作的这些让你明白了真理，当你看到这一切都是神作的时候，你会有什么认识？对神的主宰安排、神的权柄有了一些认识，你会产生一个真实的信，会看到神作在人身上的爱。为什么说是爱呢？小林，为什么说是爱呀？能不能看到爱？（能。）“呀，这么腰疼，玩弄我，让我不能消停，最后还说是神的爱，就这么爱人呢？”（小林：神要赐给你真理，就要给你摆设环境。让你把你的观念说出来，让你看见你之前的认为就不是真理，从而让你得到真正的真理。）让你去认识它、去看清它，看清它才能弃绝它、背叛它。为什么叫你得着真理呢？真理是什么？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为什么非得让人有这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因为人没有真理的话，还活在撒但的权下。）还活在撒但的权下就怎么了？（就意味着被神毁灭。）哎，就意味着毁灭，就意味着下地狱。神作工结束了，神是公义的，你污秽败坏就该死。那这时候看见神的爱了没有？神是不想让你死，神惋惜每一个灵魂，最大限度地拯救人。神不仅造了人，还主宰、掌管着人，还爱惜着人。父母爱你，他看到你不懂事的时候也骂过你，也打过你，父母的目的是什么？让你成人。那神呢？修理也好，对付也好，解剖也好，摆设不合你观念的环境来磨练你也好，最终目的是什么？（拯救。）是想拯救你。拯救你是不想让你落在灾难里，不想让狼虫虎豹临及你，不想让撒但把你吞吃，当你真看到这个的时候，你是不是看见神的爱了？当你看见神的爱的时候，对神有认识了，和神是不是又亲近了？你看见了神的爱，你才能还报神的爱，你才能爱神，跟神才能有劲，你才有力量背叛撒但。

我带你这么去经历神的作工，周围兴起的环境你该怎么去认识。小张，借着他这个经历，你从中能有什么体会？你能不能看见神的爱？小张，你说神爱你不爱你吧？（小张：哎呀，我这是爱不上。）看不见，是吧？小林，你经历过来了，应该看出点神的爱了吧？神爱他吗？（小林：神爱他。）揭露解剖是神的爱，是吧？之所以他能得着揭露解剖，是因为神在小张跟前摆设了好多小张最讨厌的人事物。这些讨厌的人事物就是神的爱！摆设了个刘志，两眼盯着小张，他就不放！刘志说啥呢？刘志说“人家别人开个车回来，自己开门就进来了，可小张就不行，离家老远就打个电话，‘开门，回来啦！’进门的时候，没人给他开门他就按喇叭！”你说别人也看见了，别人也听见了，别人咋呀？“哎，包容、忍耐吧！”可小张遇了个刘志，刘志就是不包容、不忍耐小张！不忍耐、不包容就算了，还要露小张的丑，还得把小张放在光中，让每个人都看见。如果小张活在撒但性情里边，这是不是一种仇恨？（是。）人常说冤家路窄，是吧？冤家路窄，这俩冤家就住一个家里边了！如果你站在神的一边，经历神的作工的时候，你就会寻求为什么要临到这样的人事物？临到的人事物，根据果效来说话，根据果效来看事，“哎，刘志这一揭露我，把我不可告人的这一面给揭露出来了。我倒想说你看人家保罗，该打的仗打完了，有冠冕存留。我今天该干的活儿也干完了，我凯旋回归的时候，你们应不应该敲锣打鼓赞美我呢？在门口迎接我呢？该迎接了吧？我回来的时候，你们不迎接就算了，最起码赶紧给开门，看看我小张回来了！你们不仅不迎接，还把我的美梦打乱了！”活在败坏性情里边，这不是小张回来了，这应该是“先锋官”回来了，是吧？应该回来得“赏赐”了！就像SJ去那边作工处理了问题之后，回来是想得赏赐了，结果回来得了个“保罗来世”。那小张呢？凯旋而归的时候，叫人开门了，就让刘志给看见了，这不能凯旋而归了，这又成了啥了？不是“保罗来世”了，这成谁了？

小张和刘志是不是一样的？只不过是表现出来的不一样，是吧？刘志想用话语直接见证自己，小张是不是用行动让你看见？“我用事实来给你证明”，把冠冕戴到自己头上，这叫张扬，是吧？以前解剖这是什么

东西呀？（膨大素。）膨大素典型的表现就是为了做给人看，就是撒但的张狂性情。神摆设这个环境，让你表演出来，再有个点炮的点出来，炸了，不处理还不行。这些处理了以后，让他们都看见了，你才有知觉了，“呀，当着这么多人我就这样做了，我怎么是个这人呢！”感觉到了羞耻。羞耻的同时，你是不是看见了神的态度？神是不是厌憎？神厌憎的同时，你是不是感觉到害怕？这样下去是神所厌憎的，是神要毁灭的，感到害怕。羞耻、害怕，最后产生了什么果子？你只有有羞耻感、有惧怕感，你这个人才有蒙拯救的机会。有羞耻感就咋呀？“我不能这么做了，丢人败兴。”有害怕，“我不敢做了，神要管教、神要惩罚，那我就不能再学撒但，这样狂妄地去做了。”逐渐的是不是就改变的有点人模人样了？（是。）有了点人样，也就是活出个真正人的样式时，你才能够彰显神、荣耀神。帮助、扶持人的时候，就再没有厌烦，发自内心的是同情、是可怜、是诚心。所以，神摆设的环境，人家对你的不满、反抗、指责，这是什么？刚才说这是什么？神的大爱临到，是神的爱！不是刘志爱你，是神爱你！这个爱能领受吧？（能。）当你看到神的爱的时候，你就不会以泪洗面了，也不会埋怨了，对神没有埋怨，反而是对神产生了认识，产生了爱。还产生了什么？（敬畏。）为什么产生敬畏呢？这个敬畏是怎么来的？看见了神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处处就监工着小张，“呀，我就不能干点什么小事，干点小事神就把我给显明了。”神爱你不爱你？（小张：爱！）

刘志，小张在教会揭露你，这是不是对你的爱？（刘志：是，这就是神对我的爱，还得感谢小张。）认识神的爱，主要是让你认识神的主宰与安排。神把这些人安排在你身边，这是神的主宰与安排。主宰与安排这属于神的什么呀？神的权柄。你看见了什么？你看见了神的权柄。怎么看见的？你经历了神的主宰与安排以后，看见了神的权柄。你又怎么确定是看见了神的权柄呢？怎么确定的？神发表了话，先有话后有事，神话发表出来了，圣灵就要作事，也就是说你看了神的话之后，神就会给你摆设环境，让你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的话，让你确定这一切都是神作的。神说什么了？“神在人身上作的工作确实是不

少，有时试炼，有时兴起环境来磨炼人，有时说话发声来引导人，纠正人的缺欠，有时圣灵引导人进入神为人预备的环境之中，不知不觉人发现了许多人身上无有的东西，借着人的说人的做、人的为人处事，不知不觉圣灵开启了人许多以往不明白的东西，使人对许多事或人看得更透，不知不觉人看透了许多以往没有知觉的事。”（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关乎经历》）这是不是先有的话？这些话是不是在你身上应验了？（是。）是不是成就了？（是。）修理对付、审判刑罚、揭露解剖都是爱，这是不是一一对号入座了？谁能说出来这话？谁说的？（基督。）基督，神，神说的这话。那摆布万有是基督摆布的吗？是谁摆布的？（圣灵。）圣灵摆布的，那你又产生个什么认识？“呀，基督说了这话，怎么就代表灵说的呀？怎么基督这样说，灵就这样摆布万有呀？这不就是一位灵吗？这不就是一位神吗？”最后，你在经历之中看见什么了？基督就是神，就是天上的那位灵，就是一。话、基督、灵就是一，使你不再把基督、话、灵分割。从此以后，你会对基督的话产生敬畏，你会把基督的话当神话对待。以前，你说基督的话就是神话呀，这是一句话，什么话？你说了一句话，这不是事实，你并没有把基督的话当神话待，你也当不了神话待，为什么？（没有经历。）没有经历，没有看见，没有认识，因为这句话不是在天上发声的。所以，只有这样的经历、体验才能让你看见这是一位神作的。“经历之中定真神”，是不是把这句话给体验出来了？（是。）越经历越看见，“哎呀，就是一位神作的，确实是一位神作的，确实是神的主宰！”所以，这些事你经历过了，你就这么去揣摩揣摩，多问个为什么，问个因果关系。把因果关系找出来了，然后再结合神给自己摆设的环境，看哪些神话在你身上显现了，这叫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的说话，这才是信神。你尽本分是与神的一个配合，作工是与神的配合，生命进入与作工是同步的，咱不要分开。在作工中，揣摩、寻求最关键，寻求什么？我给你说的寻求搞清楚了啊！寻求神的作工、神的说话。你只作工，不揣摩、不寻求，那你什么也得不着，你的生命进入就等于是零，那你就是个效力的。

刚才交通了寻求、揣摩神的作工、神的说话，咱昨天交通了生活经历和生命经历。其实，在生活经历里边还能分两个，一个单纯的就是个生活经历，什么是生活经历？没心没肺，他的生活经历是什么经历？也就是说粗心的人，他学会了做饭、学会了穿衣，人的思维几乎没有，对神的信他没有，也不知道因果关系。能听懂这个话吗？好比说你跟邻居家吵架了，有心思的人就会想，“他为啥和我吵架呢？他吵架的前提是有啥目的呢？他为啥和我过不去？他存心目的是想干啥呢？他吵架的结果是想达到一个什么果效呢？后果是什么呢？”这是有思维的人，有心思的人。粗心的人，也可以说成是没有思维的人，没有思维的人想这些不想？（不想。）他不想结果，不想后果，也不想这个缘由。粗心的人，他只是做事，“你吵就吵了，骂就骂了，过就过了。”这叫没心没肺，没有思维。他有经历没有？他也有经历，他的经历完完全全就是生活经历。他经历过后，顶多就是说“我跟谁打架了，跟谁吵架了，跟谁骂嘴了，我在哪做饭了”，就是这个。另一个人呢，就像刘志昨天的经历一样，那个经历是经历啥了？经历的是撒但的作工，经历的是撒但的一些谬论。刘志的活出受什么支配呢？受撒但的谬论支配，他在做这些事上，他要寻求什么？寻求那个撒但的哲学法则。这样一分的话，就可以分成三种经历，一种经历是什么？完全的生活经历。他就没有思维，只是个生活经历，今天下雨了，明天刮风了，你问他知道不知道？（知道。）他知道因为啥刮风，因为啥下雨了吗？（不知道。）刮风就是刮风了，下雨就是下雨了，这就是粗心的人，他只是经历了刮风下雨，他不管这个前因后果。今天瘟疫了，今天地震了，他知道不知道？他知道，他经历了，他没有寻求其中的因为所以，他只是有个生活的经历。外邦人、不信派，或者说经历撒但哲学法则的人，他经历刮风，就会说“哪儿出现了股热带气流，造成一种厄尔尼诺现象、拉尼娜现象。网上现在在发布，什么灾难是因着什么原因形成的。”有大脑思维的人，就会用大脑思维研究、想象，产生一套理论性的说法来给你解释，什么灾是什么原因，这是用大脑思维产生一种撒但哲学法则的经历。这种人是研究科学，凭着科学、凭着撒但哲学来看事的。这是一种经历，是吧？咱信神的人还能不能有这两种经历呢？（不能。）信神的人得怎么看？这是神对人的惩罚开始了，地震不是因为地球引力发生变化了，不是地壳发生变化了，那是神的刑杖开始发挥功用了。所以，就分为这三种经历法。

22年文稿

1-4月份

诗歌交通《你得会经历神的作工》

四个问题

神如何供应人的生命

你因着信得的太多了

为什么要把人打到无底深坑

什么是荣耀 什么是见证

明目张胆地敲诈勒索神

得作从病榻上爬起的见证（一）

不吃生命果却吃善恶果

把最珍贵的祭物献给神

交通第三十五篇

交通第四十五篇

从灵界看单身与富翁（一）

从灵界看单身与富翁（二）

从灵界看单身与富翁（三）

交通《奥秘揭示·第十二篇》（一）

交通《奥秘揭示·第十二篇》（二）

什么是真正的生命经历

目前该有的认识与实行（一）

目前该有的认识与实行（二）

交通《每日神话35》（一）

交通《每日神话35》（二）

交通神话《作工与进入 五》

信神不是为认识自己而是为认识神

信神该有的心志愿望

关乎神作工的步骤1

关乎神作工的步骤2

交通 神话 《第一百零二篇》（ 一 ）

交通 神话 《第一百零二篇》（ 二 ）

交通神话《第一百零二篇》（三）

婉言谢绝神的拯救（一）

婉言谢绝神的拯救（二）

婉言谢绝神的拯救（三）

婉言谢绝神的拯救（四）

雇工与假带领之间的区别（一）

雇工与假带领之间的区别（二）

紧抓神手不做撒但的俘虏兵

做菩萨就是敌基督（一）

做菩萨就是敌基督（二）

各地抵挡国度建造遭惩罚的典型案例

横行霸道狼都不如的畜生

尽本分中临到病痛如何认识

交通第八十篇（一）

交通第八十篇（二）

神要人纯粹、单一的爱（一）

神要人纯粹、单一的爱（二）

神要人纯粹、单一的爱（三）

交通《目前的异象与该实行的路》结合的神话

目前的异象与该实行的路

在神的作工步骤中看见神的奇妙作为

走不上彼得的路那一定踏的是保罗的后尘

东方亮起的一颗晨星

怎么认识神的奇妙作工

什么是厚颜无耻地见证撒但

没有经历不能做带领

国度里的最后审判

怎样配合被神征服（一）

怎样配合被神征服（二）

什么样的人不配事奉神（一）

什么样的人不配事奉神（二）

用心作工取代凭地位作工

根据神话寻求得胜者

谈视金钱如粪土

交通“我认为”

交通诗歌《神注重的是人的心》(一)

交通诗歌《神注重的是人的心》(二)

跟随神必须有真实的信

手到擒来的处世哲学

手到擒来的自私卑鄙

信神的高速路（一）

信神的高速路（二）

真理是下个时代的生存法则（一）

真理是下个时代的生存法则（二）

在经历神作工的过程中才能认识神（一）

在经历神作工的过程中才能认识神（二）

因“跟随”人而背叛神

作工需要具体、系统

为什么不让你礼尚往来（一）

为什么不让你礼尚往来（二）

为什么不让你礼尚往来（三）

诗歌交通《你得会经历神的作工》

生存之道

什么是边缘性工作

什么是奴隶主与奴隶

什么是生活琐事

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不堪入目

你是找茬还是寻求神、见证神（一）

你是找茬还是寻求神、见证神（二）

你是如何对待你的使命的？

经历、体验撒但的苦害（一）

经历、体验撒但的苦害（二）

交通约伯最后的申诉（一）

交通约伯最后的申诉（二）

带领工人解决问题的路途

尽本分与生命进入的关系

从“不斗”到欺骗

帮助人的心态、态度

诗歌交通《你得会经历神的作工》

662 你得会经历神的作工

1　你不经历神的作工达不到被成全。只有会经历神的作工，而且随时随地都可以经历，都可以揣摩，什么时候你们能离开牧人会独立靠神生活了，能看见神的实际作为了，这就达到神的心意了。现在多数人都不会经历，临到事不会处理，不会经历神的作工，不会过灵生活，你得把神的话与他的作工带到你的实际生活当中。

2　有时神给你一种感觉，你里面失去享受，失去神同在，活在黑暗里，这是一种熬炼。你一做事就出差，一做事就碰壁，这是神的管教。你做一件事没有什么感觉，别人谁也不知道，但神知道，他不会放过你，而且管教你。圣灵作工特别细，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个心思意念他都鉴察得清清楚楚，使人里面都有知觉。

3　你一次做事出差，两次做事出差，慢慢你对圣灵的作工就明白了。借着多次的管教，你知道怎么做合神心意，怎么做不合神心意，最终对自己里面圣灵的引导有一个准确的反应。有时候你悖逆了，神在你里面责备你，这都是出于神的管教。你对神不宝爱，忽略神的作工，神就不理睬你，你对神的话越求真，神越开启你。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被成全的人都得经受熬炼》

SJ交通：

“你不经历神的作工达不到被成全。只有会经历神的作工，而且随时随地都可以经历，都可以揣摩，什么时候你们能离开牧人会独立靠神生活了，能看见神的实际作为了，这就达到神的心意了。现在多数人都不会经历，临到事不会处理，不会经历神的作工，不会过灵生活，你得把神的话与他的作工带到你的实际生活当中。”结合咱现在临到的这件事，如果经历了以后，就和没经历一样，该干啥干啥，该睡觉睡觉，这是不是不会经历呢？“我给你交通了，该说到的都说到了，那是你的实行有问题，和我没关系啊”，你说咱这还经历什么？神说：“你如果相信神的主宰，你得相信每天发生的事，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都不是偶然发生的，不是谁有意跟你过不去或者有意针对你，而是神安排、摆布的这一切。神摆布这一切为了什么？不是亮你的

相，不是显明你，显明你不是最终目的，要成全你、要拯救你这是目的。”（摘自《基督的座谈纪要·要得着真理得从身边的人事物上学功课》）神摆设的人、事、物环境，都是为了成全咱，都是为了让咱对神有认识。其实，经历神作工就是两方面：认识神，认识自己。神摆设这些环境，就是让咱达到认识神的作为。为什么神管教咱？为什么你一做事就碰壁？就像刚才我交通的我以前的经历，和你们的表现是不是一样呢，大发热心作工呢，让人家回去和不信的丈夫站见证呢，她真理也没有装备上，也没有智慧，丈夫还挺恶，结果见证没站住，还挨了打，受了重伤，连本分也尽不上了，不经历神作工怎么想啊？“我这么给她交通让她站见证，我错了？那我以后不交通了？”你是不是这么认为的？这是不是就活在这个做事里边了？是，你去作工了，但你这是凭着你自己的意思去做了，你就是做官呢，就是来做个带领，坐个地位，你并不是真正地考虑了弟兄姊妹的实际难处，她这样的家庭背景，她在这种环境下，她能做个什么。咱是搞一刀切，不管她身量在哪里，家庭背景怎么样，对谁都是让站见证呢。应该各尽其用，根据人的身量来带领人！就是借着这件事对付咱，让咱知道了咱错在哪儿。如果咱记住了，这就是经历了，在这件事上咱就看到自己这方面领受和实行都是错的。咱把自己的领受灌输给别人，这是不是根据自己的要求去带领别人呀？神说：“神对各人的要求，一方面根据素质，另一方面也根据人性，根据各人的追求，也不是一刀切的。”（摘自《基督的座谈纪要·寻求真理原则才能尽好本分》）神是让咱根据神的要求去带领人，神对各类人的要求一样不一样？愚昧人或者不追求的人，对他们的要求也不一样。可咱是根据什么？根据自己的要求，要求所有人都是和你一样的，这是不是你的掺杂？这是不是你不会作工呀？这是你里边对神的要求不明白，你没有经历神的话。你看神话怎么说的？年老的、年少的那些人是不是都能尽上各自的所能就行了？根据他的素质，往前带着就行。对待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对待法，不是千篇一律的。咱不是根据神话去做，而是根据自己的意思，根据自己的要求，神不对付咱能行吗？你是在见证自己、高举自己，认为自己能行，把自己的要求拿出来给别人听、给别人讲，这不是事奉神，不是根据神话把人带到神面前。如果咱根据神话对待人，知道神对各类人的要求是什么，咱是不是得着一方面了？你从失败当中就得着了，“呀！这就是我做错了，这就是神的公义，我就该遭

管教、该遭对付！”神为了让咱得着一方面的真理，让咱得着一方面的认识，让弟兄姊妹受了苦，咱是不是感到亏欠、难受？能看到神的作为，能看见神都是为了作成咱，为了让咱对这方面有认识，神的良苦用心、心血代价，你能看见这个了，是不是经历神的作为了？你会经历神的作工了、也看见神的爱了、也看见神的拯救了、也看见咱自己的偏差了、也看见了自己见证自己、高举自己的敌基督表现了，才看见咱们这就不叫作工，这纯属是作恶！咱还认为咱是尽本分呢，在神那看你是作恶，这是恶行。你下次再也不敢往这方面走了，再也不敢往这方面交通了，从此以后你根据每个人的身量，根据神对每个人的要求、标准来实行，只要根据他的身量在长大就行，咱就不强人所难，这是不是咱得着了？这就是你经历这个环境，最后得着一方面，不是经过，而是经历了，经历了神话了。

“而且随时随地都可以经历，都可以揣摩”，这是不是要揣摩？以前我当指挥的时候，弟兄姊妹被抓了，一晚上睡不着，我就是哭、难受、恨自己。这个时候咱是不是找自己的问题呀？“为什么我交通了这么多还要出事呢？出事是因着啥呢？”咱自己经历神作工，不找别人的问题。别人也有问题，不可能没问题，但是咱自己失败在哪里呢？交通了以后是不是哪方面还没有做到、没有尽到忠心呢？是不是哪里还有应付糊弄？咱再找自己的偏差就找着了。咱找着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咱下次再经历神的作工就有路了。别人的失误咱还得交通，但是咱的失误咱是不是看见了？这就是担当。“担当”不是两个字，担当就是咱是带领，这就是咱的责任、义务。就像你带你弟弟妹妹是不是义务呢？这是你该带的。咱举个例子，就像以前交通的那个故事一样，父母说：“咱家里条件不好，我要出去挣钱，我得走二、三年才能回来，你把弟弟妹妹照顾好，把他们带大。”在这二、三年期间，弟弟、妹妹都是调皮的、不听话的，是吧？不让他跟狗玩儿，他就要跟狗玩儿；不让他在沟边走，他就要到沟边走，他不听话。你说：“是他不听话，跟我有啥关系呢？”这个被狗咬了，得狂犬病了；那个掉沟里了，腿摔断了、胳膊折了。三年后你父母回来了，你把断胳膊、断腿、得狂犬病的，全带到父母跟前，你说父母打谁呢？你说：“我该说的说

了，该做的做了，是他有问题。”你一边打你弟弟一边说：“我没跟你说？不让你到沟边走，谁让你去的？活该！”你再说得好，在父母来看你没有尽心、尽意、尽力。如果你把大姐姐的这个责任担起来的话，你能不管吗？“不能到沟边走就不能到沟边走，我最大限度保证不能让你掉沟里，不能让你把胳膊摔断了，不能让你被狗咬了。”这是不是咱该做到的？咱不能光说“我说了呀！”光说说话能行吗？是要果效呢。父母知道咱带这些弟弟妹妹肯定有难处，不可能哪个都听咱的话，不会！就看咱怎么对待，就看咱是怎么去做的。你说：“我就能睡着呀！他就是得了狂犬病，我也能睡着，我照样睡觉。因为我可是说了，我可说了多少遍呢。”你父母回来，你把这些话跟你父母说一遍，说十几遍、二十遍，或者你说一百遍，你父母听你这话吗？他不听你说了多少遍，他是看果效呢，看你咋带的弟弟妹妹。不管你受多少苦，这是你该经历的，是让你体会父母的心呢。父母带咱是不是也是这么带的？那咱是不是也得这么去带他们？这是责任。父母能把他们交给你，这就是给咱的一个责任。能交给咱这就是信任咱，但是咱不值得信赖。神说：“许多人失去了神的信任之后便没有了神的恩典，他们不但不恨恶自己的恶行而且还大肆宣传神的道并不正确，更有悖逆的竟否认神的存在，这样的人，这样的悖逆，怎么能有资格享受神的恩典呢？”（摘自《话在肉身显现·道成肉身的神的职分与人的本分的区别》）为什么咱今天没有神的祝福呢？就是咱失去神的信任了。神给咱这个托付，给了咱这个责任，咱根本就没有尽这个责任。你说，“她是她，我是我！”所以咱就失去了神的信任，失去神的信任，便没有了神的恩典。

“什么时候你们能离开牧人会独立靠神生活了，能看见神的实际作为了，这就达到神的心意了。现在多数人都不会经历，临到事不会处理”，咱得经历，每个环境咱都得去经历，经历过后得着一方面真理。经历一年或者经历几个月，咱的经历比以前丰富了，得着对自己的认识就越来越多，自己的偏差之处扭转得越来越多，这些偏差再没有出现过，这是不是就是经历？咱对神越来越认识，知道神摆设这个环境对付我什么，成全我什么，我缺少哪一方面，这是不是咱得着

的？这就是咱经历神的作工得着的。不是说咱今天做了多少，尽了哪些本分，这个事我做好了，神看的不是这个，神看的是你经历神作工，你得着了什么？你对神的认识越来越多，变化越来越多，那你的生命越来越长大了。咱带弟兄姊妹也是这么看，我带着他看他生命长了没有？只要他长咱就是高兴的。如果咱带的弟兄姊妹生命就没长，咱是不是也难受呢？就像咱带孩子一样，越长越瘦，瘦骨嶙峋，你这当妈的是不是就得反省自己？“我带的这孩子怎么越来越瘦骨嶙峋？是不是有病了？是不是肚子里有虫了呢？还是我让孩子吃得不好，营养跟不上呢？”咱是不是得去想呀？那咱带弟兄姊妹是不是也一样？咱带弟兄姊妹也得看，“我这个月交通了哪些，我看给他交通的那些真理进入了没有？明白了没有？生命长了没有？变了没有？”这一个月交通了哪几方面的真理，看他这一个月变了没有，这一个月长了没有，如果没有，我就得反省自己，“我是不是没交通到他心上去？他哪方面没有变，是不是我自己还有哪方面没交通到位？”咱这么去经历神作工，咱看自己，也看他，这才是担当责任，不是光外表去做一下事。神看的就是咱最终能把人都带得会经历神作工了，都会独立生活了，这是不是咱的责任？“我带上你，培养你几年，到最后我就是不管你，你会独立生活了”，这是不是咱带人的一个目标？咱带的人就是没有人给他交通，但是咱把他带进神话了，他会靠着神话去自己独立生活了，这是不是咱带的有果效呀？咱一点一点的去带他，看什么时候能把他带到这个程度，看还差多远，咱是不是对自己得有个认识？……

老师交通：

你得会经历神的作工，刚才SJ谈了一下，SJ谈的这个属于作工方面，在神摆设的环境中，你得学会作工，这是作工方面的。更深层的是你得学会经历神的作工。“你不经历神的作工达不到被成全。”神说每一句话都是真理，是完整的一个真理！就是说你必须得经历神的作工，这是必须的吧？（SJ：嗯。）你要想被成全就必须得经历神的作工！经历了之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成全。这就是个公式，经历神的

作工达到被成全，要想被成全，必须经历神的作工。那经历神的作工是什么？神作的是什么工作？为什么要经历神的作工呢？“你不经历神的作工达不到被成全。”这句话就告诉你答案了，让你经历神的作工就是要达到一个果效，果效就是被成全。被成全的含义是什么？什么是被成全？揣摩过没有？（胡兰：扭转人的思想观点。）扭转人的思想观点，那再进一步呢？准确一点，扭转人的什么思想观点？扭转到什么程度？被成全，怎么就是被成全呢？达到什么程度算成全？你把这个搞清楚了，你的方向、目标就准确了，你有了目标就有了奔头了。你说你每天尽本分是为了什么？人一说就是，“为了被成全”，什么是被成全？你会误认为，“我剩存下来了就被成全了”，这也算成全吧，但被成全是不是比剩存下来更高一层？剩存下来也算是被成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是按照你的意思成全了。你追求的本来不高，你追求什么？“我做个忠心效力者就行了！能够活一千年就行了”，这是不是也算成全？这也算成全。这是根据你的追求目标所说的一个成全。他的心志比你高，“我要做个子民，我得具备真理”，神就按着你的追求成全你。按着你的追求成全你，这个也算被成全。人家另一个人呢？“我要做祭司，我要事奉神，我要明白神心意”，这也是被成全，笼统地来说都是被成全。刚才SJ交通的这个，“我在作工呢，我追求在作工方面用上心”，那你在这方面用上心了，这方面也是被成全。学会作工了，能作工了，能作在神的心意上了，尽本分合格了，这也是个成全，也就是你追求什么神成全你什么。但是，在这有个准确的话语，“你不经历神的作工达不到被成全。”神所说的这个被成全是指什么说的？都是正面的成全。刚才咱说的这个成全级别不一样，但都是一个正面的，是吧？

还有一种成全是反面的。你追求地位，行，那给你个地位。假带领、敌基督这是不是给了他一个地位？是不是让他追求地位？是不是让他享受了？骑马的，是不是骑了？那就是经历了。神为什么这样成全他呢？你要地位，最后你看地位能让你得着什么，地位给你带来的是下地狱。“好了，我按着下地狱成全你，你追求地位不悔改，最后

让你下地狱。”对他来说是不是也是成全？成全他下地狱了。他下地狱了，神作工败了吗？神依然是得胜的。

你在作工的过程中，你效了一点力，你是过来送了一个礼品。神说：“因此神把有恩赐之人的事奉都说成是撒但送的礼品，因着是属撒但，所以神才说成是‘诬蔑’，这不是无根据地给人乱扣帽子，而是有根有底地作合适的解释，所以说‘我并不表现我的反感之心，而是将计就计，将人的“礼物”加添在我经营的材料之中，之后在机器加工之后，我将其中的废料全部烧尽’。”（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说话的奥秘揭示·第三十五篇》）有恩赐之人是撒但送的一个礼品，你送过来的这个礼品，神要不要呢？（SJ：要呢。）要，但是你送的这个礼品神还要怎么呢？神还要再深加工，加工成成品。怎么加工成成品呢？你追求地位、名誉呢，你在神家尽本分是应付糊弄、是欺骗、是忍气吞声。忍气吞声、欺骗，这个本分合格不合格？肯定不合格，应付糊弄怎么会合格？这就是个半成品。比如，让你保管祭物，你能把千万祭物丢失，或者丢失一半；让你带领弟兄姊妹，你带不到正道上；让你见证神，你只是扩展了一个神的名，没有把他们带到神面前；传福音，你把稗子都传进来，这就是个半成品，这也是撒但送来的一个礼品。送礼品神也要，接下来神就怎么呢？神要借着这个礼品，做成成品。做成什么成品呢？各从其类。你追求什么成全你什么，你追求下地狱的那你就下地狱，下地狱这也是个成品活，你是魔鬼撒但神成全你。你吞吃人、你残害人，行，最后显明你，让所有人看见神怎么惩罚你，看见神的公义性情。对你是个成全，对神作工也是成全。你演戏了，你演了个丑角的表演，借着你的表演让人都看见了神的公义性情，都看见了神的不可触犯，都看见了神的性情不是绵羊，而是狮子，成就了神的话。神的作工最后结束要各从其类，这就怎么了？这就都得以成全了。半成品和成品这个理解了，是吧？成品就是有果效了，这叫成品，下地狱也是有果效了，两个果效。一个呢，各从其类，把你打发走了，第二个让人从你身上看见了神的显现，神的性情的显现，神的作工的显现。这是补充了一个反面的成全。

“你不经历神的作工达不到被成全。”这个成全是指什么说的？我给你们交通了经历神的作工，拿秋莲作了个例子。神在她身上怎么作工呢？我把神怎么主宰安排的人、事、物给你们交通出来，这是不是神安排的？是神主宰安排的。神安排的然后你得去经历，如果你不揣摩、不寻思、不想，那你仅仅是个经过，也就是说你不会有收获。你一揣摩、一寻思，根据神话看事，这是神的主宰安排，没有一人一物能超出神的主宰，神所作的都是有益的工作，无益的工作神不作，神作的都是拯救的工作，神作的就是审判刑罚的工作，根据诸多方面的神话、真理，穿针引线连起来，一件事情就“成了”。我其实是把神所作的工作都告你说了，把神的话和神作的工作连起来，这件事就“成了”。我是不是就这么连的？我连起来了，这件事“成了”，让你看在眼里了，这就是神所作的工作，让你用肉眼看见了。怎么看见的？你得有揣摩、得有寻思、得有神话，你活在神的主宰安排里边，这是不是经历神的作工呢？今天又看到了一件事，你们当带领的，下边的人让半家信的家人给打了，从这里边你应该怎么经历神的作工呢？有点头绪没有？我刚才一追问你们：“你们是怎么带领的？怎么让一个人去站见证能让人给打了呢？打成什么程度了，你们还不知道！”我正纳闷呢，后来你们说了一句什么话呢？“那是前天才打的，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哦！我一下就明白了。“为什么是前天打的，早不打迟不打，正好今天聚会呢，她那儿被打了。”你该不该揣摩一下？寻思一下？你一揣摩、一寻思，不管打也好，不打也好，世上所发生的一切事，都有神的许可，对人有益处的事神称许，神允许它发生，是让你去经历、体验。今天在这个时间段，这个人让半家信的家人打了，为什么在这个时间段被打了呢？并且被半家信打了的这个人还不是普通的弟兄姊妹，这个人还是带领，那这个人怎么做了带领的？你们说了，她是你们从二线抽回来的，她不愿意去二线，去二线守不了家，你们从二线抽回来让她做了教会带领，然后回家被打了。我一听这话，什么感觉？你们听出什么味道了？我刚才交通的时候，简单地说了一下，这个人必须得打，应该打，这就是神的作工。神的作工必须让她被打，胡兰，为什么？（胡兰：为了显明我。）如果今天不打，过后打了我听不见，抓不住现场，显明不了你们应付糊弄。你们可以欺骗人，可

以欺骗神，但是你想用欺骗来掩盖，那是万万不能的，神就要把你背后所做的事显明出来。显明出来是要干什么？是让你去认识自己的一个败坏性情，想让你认识自己。同时因着今天过来聚会了，就必须让她把这个信息传过来，你看这好吧？咱昨天晚上说，“说说，你们有啥事。”你们想还没想，神已经把环境给你摆设过来了，来，说吧，有了功课了，这就叫神的作工。从这里看到，神安排的时间、地点、人物是不是恰到好处？神所作的一切是为了什么？仍然是为了神的经营计划。借着这个让你亲身体会，让你看见你应付糊弄带来的后果，给人带来的是伤害。咱昨天晚上交通的是什么内容？第一，尽本分要怎么？尽心、尽力、尽意，想过吗？揣摩过吗？第二，爱人如己。昨天晚上交通的，今天就让你看见，这成就了神的哪句话？神说：“要时时刻刻多和我亲近，可见我的步伐一天比一天快，若有一时缺少灵里的交通，立时就有审判临到，这一点你深有体会，不是我不爱你而责打你，而是对你爱才管教你，否则你就长不大，总放荡不受圣灵的约束，这更是我智慧的一面。”（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六十一篇》）神说立时就有审判临到，这个审判来得快不快？（快。）来得快，你把这些神话连起来，这就确定了，这就是神作的，这就是神的主宰。

“你不经历神的作工达不到被成全。”这句话怎么对号？这是不是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的作工这是要成全你什么？能成全你什么？经过我这么交通，神又这么安排，又有那么多的神话，你发现了什么？发现宝藏没有？揣摩揣摩，是不是要揣摩宝藏？什么是宝藏？信神，你把什么当作了宝贵的东西？把什么当作宝藏？咱用土话，实在一点，直接一点，什么是宝藏？直截了当。（秋莲：生命。）每一句话都流露出你的心思，你信神就是为了生命，所以说我一问你宝藏是什么？你就说生命，是，对你来说信神是为了生命。咱今天交通什么呀？被成全。你为了你的生命，那是一种自私的表现。是，你应该追求生命，但现在我给你说什么是宝藏的时候，你说得着生命，你为你自己得着生命，这是一种自私的表现。什么是宝藏？宝藏是不是最珍贵的东西？你信神最珍贵的是什么东西？你最想要的是什么？（认识

神。）认识神。认识神什么呢？你是要认识神的心思，你要做神的知心人。咱昨天谈到了解、理解，你不要欺骗神，你不要糊弄神，你要理解神，理解从哪来的？你得知道他的心思。比如：你的孩子在学校被别人欺负了，他放学回来不说，你能不能发现得了？（发现不了。）你发现不了？你要说孩子父亲发现不了这有可能，父亲粗心。你要说孩子母亲发现不了儿女在学校受到欺负，那这个母亲是后妈。孩子回来一不高兴，从孩子的表情就发现不对了，再看脸色、眼神、走路，这肯定是有问题了，这就是了解、理解。这孩子平时蹦蹦跳跳的，一分钟走五步，现在五分钟走一步，我就不相信当母亲的发现不了问题。就是说看你追求的是什么，如果说，你要是忠心尽本分，一心用在神身上，你孩子、你孙子回来了，他就是五分钟走了一步，你不去留意，那你发现不了，这个我相信。有这人吗？能吗？反过来我刚才问你们话了，我说你们能不能发现宝藏，什么是宝藏呢？最珍贵的是什么东西呢？咱发现不了。为什么？因为你的心就不在这儿，你就没有寻思过、你就没有想过。你信神不是追求认识神，不是想做神的知心人，急神所急、想神所想，你想的是什么？好一点的想的是，“我得得着生命”，差一点的想的是，“我得在这里得着地位、名誉”，你说人败坏邪恶到什么程度了？

“你不经历神的作工达不到被成全。”这个被成全是指什么说的？对神有认识，能知道神的心思。你只有知道神的心思，才能急神所急、想神所想。你知道神的心思，就知道神要怎么作。我为什么会带你去经历神的作工呢？是因为我站在了神一边，我急神所急、想神所想，我想的是什么？神急切的心意是想向人显现，让人看见他的作为，看见他的所有所是，这是神的心意。我按照神的心意这个思路去走，神是要拯救这班麻木不仁的人，神是要把真理赐给他，神是为了要显明他。所以，我就按着神的这个心思、这个思维这样去走、这样去考虑，这条线就成了。刚才说了一个宝藏，在这个宝藏里边，仅次于宝藏的是什么？（胡兰：认识神。）认识神，仅次于认识神的是什么？认识神你是为了事奉神，是吧？你事奉神，你光认识神就能事奉神了？能行吗？还缺个什么？你得脱去败坏性情。脱去败坏性情就得

认识自己，所以，被成全这里面包含着的就是认识神，认识自己。你能够认识自己，看到自己污秽不堪、麻木不仁，不是个东西，这是不是也算成全了？神最近交通说什么呀？边缘性的工作。你要想事奉神，首先得把你的败坏性情脱去，得把黑暗面认识了，这也属于成全的表现。我给你们交通的这些话，你明白什么意思了吗？我是告你说，看神是怎么作工的，神作工的原则是什么？神作工的方式方法是什么？把神作工的原则给你阐述出来，让你以后能学会去经历神的作工，知道神是作什么工作，怎么作工作，神摆布人、事、物要干什么。如果你对神作工的原则不了解、不认识，你就会做出亵渎神的事。昨天晚上咱交通什么了？刘志闺女拿上钱给了他，让他上礼呢，他说什么？“神给我开辟出路呢。”明明是撒但的一种试探，是让他背叛神呢，他说是神给他开辟出路呢，神给他开辟出路让他背叛神？你说这是神作的？你不明白神的心意，你就不知道神怎么作工，你得有方向、有目标，知道神作的是什么工作，神怎么作工，神作工的原则是什么，那你就会看事了，两件事摆在你面前，你就知道这件事情是神作的，那件事情是撒但做的。当你看到一件事情是神作的，一件事情是撒但做的时候，你感觉怎么样了？是不是打开灵眼了？灵界向你显现了？这是不是说明你的身量长大了？当你看见什么是神作的，什么是撒但做的，还有你做不了的事情？你眼睛都看见这是神作的了，你能不维护？你眼睛看见了，知道这是撒但做的，你还敢再去做？你即使再做，也不敢做在桌面上了，那对自己是不是保守呢？“你不经历神的作工达不到被成全。”刚才我给你说的成全只是大概的一个方向，一个大的概括，是吧？主要为了认识神，让你知道神的心思，能认识自己的败坏性情，当你经历了神的作工就达到被成全了。今天咱谈的经历神的这些作工，你能得着哪方面的成全呢？秋莲的那个经历，得着了什么？成全了哪些？总结一下。神作在人身上的实实在在，神作在人身上的都是拯救，都是爱，这是不是成全？你对神的认识，这个是不是成全呢？还有什么？神的实质就是爱！这个成全了没有？如果让你这样经历八次、十次、二十次的时候，你嘴里是不是能够喊出神太爱人了呢？你能喊出这个爱，是怎么喊出来的？是经历过数次这样的经历，不合观念的经历，“打我了、骂我了，审判刑罚我了。最后我能看见，神作在我身上的都是为了让我能够做一个真正的人、是为了我能够剩存下来、是为了我能够认识神、能够来到神面前、能够成为

下一个时代的主人，不管神怎么作都是爱！”这是不是成全？你得着的部分是不是就成全了？你承认了、领受了，确确实实就是爱，这是不是成全？“神的主宰安排，呀！神调动万有，每个人、事、物都超不出神的主宰”，在你的经历中，这是不是成全？

今天经历了一个带领被打的事情，刚才我给你解说了，时间、地点、达到的果效，借着这个来显明你们作的是什么工作。你们对神是种欺骗，是忍气吞声。对弟兄姊妹不要说爱人如己了，根本就没爱。对神的作工就不要说尽心、尽力、尽意了，完全是种欺骗，完全是搞个人的交易。是，你让她当带领了，她回来了，她能不能当带领，你考虑过吗？她能不能出来，你考虑过吗？你让她当带领带来的后果是什么？你给她个地位是毁了她还是拯救她？你考虑过吗？显明出咱简直就不是个人，真蒙羞。这是不是收获？就仅仅是经历这么一件小小的神的作工，你能得到多少收获？挖不完。对神的主宰的认识，“呀！神就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神就是能测透人的心，神就知道我在想什么，我在做什么”，以后还敢欺骗神吗？“神就知道我在背后做了什么，每一分、每一秒都不会错过。弟兄八点交通了尽心、尽力、尽意，爱人如己，到了十二点就发过来信息了，显明我就不是爱人如己，我就没有尽忠心”，经历之中定真神。怎么定真的？经历之中，在经历神的作工中逐步地被成全，经历一件事成全一部分，经历一件事成全一部分。经历经历，越经历越看见，确确实实神就是主宰万有的那一位，谁都超脱不出去。这个有体会了吧？这就叫经历神的作工。“你不经历神的作工达不到被成全。”这句话能理解了吧？神怎么主宰，怎么表达他的心意，也就是神怎么与你对话的，经历神的作工是不是就是经历神与你对话的过程？这就是神和你说话呢。经历之中定真神，经历之中认识神，经历之中发现了自己的邪恶败坏、污秽不堪、丑陋，这就逐步地达到了被成全！

“只有会经历神的作工，而且随时随地都可以经历，都可以揣摩”，我给你交通这些是不是随时随地呢？神是要什么呢？神的作工宗

旨是什么？根据神作工的宗旨，根据神要作成的，要成就的是什么，根据这些把这个方向、目标定了，站在神一边，再看周围的人、事、物，他们要达到什么样的果效，把这条线连起来，这就看见了，这就是神的作为、这就是神的作工。你找着神的作工了，你去经历、体验看达到的所有的果效。随时随地都可以经历，为什么？每天临到的人、事、物，你都不要觉得是人的安排。就是神说的："人每天该去哪儿，每天要做什么，碰到什么人、什么事，要说哪些话，要发生哪些事，是人能预料得到的吗？可以说，人不但不能预知这一切的发生，更不能控制事情如何发展，这些不能预料得到的事在人的生活中屡见不鲜、频频发生。这些'生活琐事'的发生与发展方式或规律在不断地提示着人类：任何一件事情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它发展的过程与它的必然性都不以人的意愿而转移。"（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独一无二的神自己　三》）每天临到的人、事、物，谁说什么话，做什么事，不是碰巧、不是偶然，都有神的安排在里边、主宰在里边。"随时随地都可以经历，都可以揣摩"，咱一直交通说什么？你必须得有思维，神给了你思维你得用上。你得思维、你得揣摩，揣摩什么？揣摩神的作工，揣摩神是怎么作工的，揣摩神的心意是什么。可你们的这个思维没有用到正道上，你思维的是什么？揣摩的是什么？秋莲揣摩的是，"她盯着我，是不是要伤害到我的地位呢？"江梅揣摩的是什么？"弟兄来了，不敢让弟兄再说我，谁要控告我，谁要张口说我，我就先把他的嘴给封住，别说话！别说话！……" 江梅，是不是我说的这话？（江梅：是。）这就是你所揣摩的，不走正道。该你揣摩的不揣摩，你揣摩的都是怎么掩盖，怎么欺骗！"只有会经历神的作工，而且随时随地都可以经历，都可以揣摩，什么时候你们能离开牧人会独立靠神生活了，能看见神的实际作为了，这就达到神的心意了。"胡兰，听懂这话是什么意思了吗？（胡兰：就是每天经历神不合人观念的审判刑罚，能看见是神的作为，能明白神的心意，能去揣摩这是神的作工临到我了。）"只有会经历神的作工"，我今天是不是带领你经历神的作工？随时随地，今天谁说什么话了，遇到个什么事，你就得把这条线连接起来，你不要说单个的，张三说这了，李四说那了，而是得揣摩张三为什么说这话？李四为什么说那话？这不可能啊！他跟我说这个话，他跟我说那个话，这肯定是神要作什么呢。然后把这几件事连起来，揣摩，随时随地。"什么时候你们能离开牧人会独立靠神

生活了”，我刚才交通的这些是经历神的作工，是吧？我是给你作了个示范，做了个练习题，是把这个公式给你。给你的目的、意义是什么？让你按着这个公式去走。当你学会用这个公式去走的时候，你就会独立靠神生活了。什么是靠神生活呢？你临到周围的人、事、物是神摆设的，你结合周围摆设的人、事、物再找着神话联合起来，找着神的心意，然后走这条路，这就是靠神生活。我刚才是怎么给你解决问题的？是不是靠着神给我摆设周围的人、事、物来解决问题的？我是不是靠神生活？也就是让你也这么去走。可是呢？咱们这样做了没有？（没有。）所以说，我这两天一直给你交通，就是让你知道神怎么主宰安排，怎么靠神生活，就是说不用牧人带你了，你也会独立靠神生活了。神说：“你们都不应满足现状，对神的工作不能三心二意，不能不当作一回事，应该处处想着神，时时念着神，事事为着神，说话做事把神家利益放到首位，这样才能符合神的心意。”（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既信神就应为真理而活》）时时、事事、处处来到神面前，寻求神的心意，人能进入正轨了，神的作工就结束了。结束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摆设周围人、事、物，你可以独立靠神生活了。怎么生活呢？刚才说了，随时揣摩，随时都可以经历神的作工，再加上时时、事事、处处，这两个结合起来，会达到什么果效？神每给你摆设一个环境，你都能在里边找着神是怎么主宰的，神是要让你得着什么。等你会这么去生活了，这个生活就叫靠神生活。靠神生活是怎么呢？能看见神实际的作为了，这是不是神的实际作为？（是。）看见神的实际作为了，这就达到神的心意了，好了，成了，这叫唤醒人的心、唤醒人的灵了。下一步就是什么？神直接带领咱在地上生活，你会跟随神生活了才行，这样神才能带领你。

你看我出来作工，我带SJ作工，我没有带其他人作工，这是什么原因？（胡兰：因为SJ喜爱真理，追求真理。）我昨天有个什么感觉？还记得我说了一句什么伤心的话吗？“我苦口婆心嘴都快磨破了，在这些人身上，我看不见有多少收获，我都有些怎么了？快失去信心了！”我说：“秋莲，咱不能追求地位了，咱不能争战了。”说了多少次。我说：“胡兰，你不能再凭血气了，你多大年龄了，你以为你还年

轻呢？摩西年轻的时候是干什么呢？他是种英雄气概，血气方刚，是吧？能把人打死，神不能用，所以神把摩西放在旷野磨练了四十年。你说你一个女流之辈就这么重的英雄气概呢？多少年了？还是二十多岁？六十多岁的人了，在旷野里走了四十年也过来了，这就没有多少收获。我解剖你的时候也说了，多长时间了就连个血气也脱不去，也背叛不了？”你说吧，你是不是伤害了我的信心了？你说我什么时候能看见头呢？我给SJ交通，我也给你们交通，我给你们苦口婆心，同样的问题重复地交通，收获甚微！我给人家SJ交通，交通一个例子，人家就能举一反三，就能揣摩寻求。我把这个例子一举，人家就能从举的例子里面找见问题，找见问题的答案，还能去在这个例子的基础上去解决其它的问题。神交通说那是什么呀？素质、寻求、追求，能举一反三。那我为什么带她，搞清了吧？我带她，我在她面前交通了这个例子，随时有意的、无意的生活当中的一个例子，她听了这些例子，她就能举一反三、她就能寻求、就能揣摩，接下来她就能拿上这个去带领别人。我和她交通一次、两次，她就能拿上这个去带领别人，我和你交通二十次，不要说你带领别人了，连你自己还走不出来，你说我带上你跑，还有什么意义呢？

“什么时候你们能离开牧人会独立靠神生活了，能看见神的实际作为了，这就达到神的心意了”，也就是说作工就结束了，大灾难就可以降下了。为什么大灾难可以降下了？现在给你降下个灾难，降临在你身边，你会不会埋怨神？不要说埋怨神了，你会直接与神叫嚣。你明白神的心意了，能够去靠神生活了，不合你观念的一切事临到你都能化解了。你在我身上看见什么了？不管神给我摆设什么样的环境，我都能在里边找见什么？我都能找见神的美意。当你能找见神的美意的时候，你还埋怨神吗？你还能背叛神吗？这就保险了。我今天带领你经历神作工的目的意义是什么？我带领你经历神的作工是不是就是带着你去找见神的美意在其中呢？你把神的美意找见了，你就不会背叛神，你就不会发埋怨，而你只会发出什么？你只会发出赞美之声。当神给你摆设不合你观念的环境，你能够发出赞美之声，这是什么？这是见证。当你能见证神的时候，神是不是得着荣耀了？这班人是不

是得着了？神的心意满足了。今天我带着你去见证神，好比说半家信的见证，不管你在半家信里边站住见证了还是没站住见证，那都不是你真实的见证。你就是站住半家信的见证了，你按我给你交通的那样说了、做了，那仅仅是你学了一个做法、说法、形式、规条、字句，神喜乐吗？神只是看着这个人有个配合神的心志，仅仅是看见你有个配合的心志。看不见什么呢？看不见你真实的见证，你不是发自内心的见证，神不满意，不能荣耀神，撒但还要控告。控告什么？“切！他那是在照猫画虎，那是他的真实行为？”所以说要满足神的心意，神必须让你怎么呢？让你学会经历神的作工。就是让你离开牧人，不让牧人带领你。为什么要击打牧人，羊群分散呢？就是让你站见证，怎么站见证？不让牧人带领你，你靠着神的作工，在神的作工中找着神的美意，让撒但们都看见，“你看！把他万贯家产剥夺了，他还能站立吗？肯定不行！他这次背叛神呀！肯定背叛了！”这也肯定，那也肯定的时候，最后你发出来“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撒但就退去了。神要的是在没有牧人带领的前提下，你能活出来，这才能成为真正的见证。约伯站见证的时候，有圣灵作工引导他吗？有没有？（没有。）圣灵是不作工的，神只是在那边看着。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神感动他了，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神感动他了没有？没有，神是要他站一个见证。也就是说，神作工完了，神要人人起来见证神，这个人人起来见证神，不再是牧人带领着见证神，不再是我告你说，你守个规条见证神，而是，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环境，就是神说的，人和人的环境都不一样，不管大小，人必须得有这些环境，因为神要检验工程，都得从你嘴里挤出来“神是公义的”，都能起来见证神，这才能成为神的见证人，才能成为子民。你学会自己独立靠神生活，学会寻求神的作工，在神的作工中找见神的美意，得着果实。然后，赞美荣耀归给神。这个“荣耀归给神！”是你发自内心的，是在你认识、理解的基础上说出来的，所以这个神是悦纳的，撒但是蒙羞的，撒但是没有把柄可抓的，这才是你真正的见证。说到这了，咱就看到，为什么神的作工最后结束了，圣灵也不作工，也没有牧人带领了？那时候祭司弟兄交通说：“灾难临到了，没有人牧养了，光你们那教会单独在一块儿聚会，跟上面都联系不上，上面也不发工作安排，也没有讲道交通了，形势乱了……”（摘自《上面的交通讲道·68-D8-32》）大灾难临到的时候，谁也顾不上

谁，谁牧你呢？哪个带领带你呢？自己走自己的路，那时候就定人结局了。

“现在多数人都不会经历，临到事不会处理，不会经历神的作工，不会过灵生活，你得把神的话与他的作工带到你的实际生活当中。”刚才咱所交通的这些话是不是都点出来了？“现在多数人都不会经历，临到事不会处理”，昨天胡兰说临到事不会处理，你知不知道处理的这个方式方法了？会不会处理是另一码事，那需要去慢慢操练、去练习，但是这方式方法你应该知道吧？胡兰，方式方法知道了没有？（胡兰：不要再动血气。）这下可是记住不动血气了。小蝴，什么方式方法？（小蝴：神借着周围的人、事、物在跟我们对话。）借着周围的人、事、物和你对话，你要学会经历神的作工。你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你要把神的作工给弟兄姊妹谈出来。我今天给你解决你的问题了，我说：“你应付糊弄，你是欺骗、你是骗子、你是忍气吞声。”我这是凭空说你呢？我必须得怎么呢？一个是把事实摆在你面前，第二个神是怎么主宰安排的？神的心意是什么？神在你身上看到了什么？你看到了什么？你把神的主宰安排谈出来，把神话交通出来，也就是把神作工的原则交通出来，让人听了以后，心服、口服加眼服。即使他心里难受，难受他也得服，跑不了。就像秋莲，秋莲心里难受不难受呢？“唉！多久才见一次弟兄，见了一次你就是打我，见了一次你就是踩我”，心里难受，难受里边还带着喜乐。秋莲，喜乐不喜乐？（秋莲：喜乐。）她得着东西了，你说她能不喜乐吗？就和一个小偷一样，你到人家家里偷东西去了，人家说你是小偷，你把这个东西藏好了，他即使说你是小偷了，打你了，可是这些金银财宝你偷上了，小偷高兴不高兴？“打我两拳我也高兴，坐两天监我也高兴。”可是如果说，人家打了你了，你什么也没偷着，那可就不行了，那可就难受了。所以说，你即使伤了他的面子，扒了他的皮，他有收获了，他依然喜乐，他依然在跟着你走。

“现在多数人都不会经历，临到事不会处理，不会经历神的作工，不会过灵生活”，什么是灵生活？现在知道什么是灵生活了吗？就是灵界的事，根据神话来看，神是怎么主宰安排的，人肉眼看不见的，你能给他用神话联合起来，这就是灵生活。“你得把神的话与他的作工带到你的实际生活当中”，咱今天都带进去了吧？你把神的话、神的作工带到实际生活当中，这叫什么？这叫实际的生活，这叫你信神的实际！实实际际的。“有时神给你一种感觉，你里面失去享受，失去神同在，活在黑暗里，这是一种熬炼。”这个咱都临到过、都遇到过吧？你们怎么认识这个失去享受呢？当你去尽本分的时候，你尽的本分是合神心意的时候，你是不是心安理得呢？心安理得、理所当然，你没有什么难受。而且你感觉你是在尽本分，是神称许的。你这个时候是什么感觉？是不是有一种心情舒畅、喜乐的感觉？但当你在尽本分的过程中，有人伤了你的面子了，你办了一件不合原则的事，你在办这件不合原则的事的时候，你心里清楚不清楚？你心里面是清楚的，清楚之余你还喜乐吗？好比说江梅，江梅见了我就有点胆怯、害怕，怕什么？“我是不是又做错事了呢？我老怕把事情做错。”她为什么老怕把事情做错？因为她的心没有交给神，她没有用心去尽本分，她在尽本分的过程中老带着一种欺骗，带着忍气吞声，所以她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就不可能达到合神的心意。在达不到合神心意的时候，她自己心里是明白的、是清楚的，只不过如果不按她的意思办，她的肉体就受到了伤害，她胜不过去，所以最后她还是按照她的肉体去办了。办了以后，心里又不踏实，“呀！神看着呢，我信神怎么能干这事呢？可是不这样干又不行，没办法”，这就是“你里面失去享受，失去神同在，活在黑暗里，这是一种熬炼”，熬着呢！江梅见我和董辰在一起，董辰说“这儿的这些事情该怎么做怎么做”，说这些事情做得不好，矛头还没有直接指向江梅怎么样怎么样，应该怎么怎么做。如果江梅是一个体贴神心意的人，站在神一边了，那她就要听董辰说的这是什么意思，能达到什么果效，听了之后，“就是呀！他说的这话对神家有益处，咱怎么没有这样去做呢？”可是江梅现在心里想的是什么？她想的不是神家的利益，她在想，“弟兄在这儿呢，你不能说这些话，我是什么呀？我是管理者，你在这儿说那边有点不合适，这边有点问题，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解决问题吗？你这不是告我的状吗？”江梅为什么会认为董辰是在告状呢？小蝴，你怎么揣摩这事的？（小

蝴：自己的所作所为、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不能接受圣灵的鉴察。）一个是她心里有鬼，更主要的是什么？她之所以认为董辰是在告状，是因为她的地位、名誉占满了她的心灵，时时、事事、处处占有了她的心。这就和秋莲一样，被名誉地位时时、事事、处处占满了、占有了心。所以说，她的言行举止流露出来，肯定是建立在维护名誉地位的这个基础上而产生的。如果她要是把神家利益放在她心上，而且是时时、事事、处处的，那就不管什么时候，她说出来的那些话也是维护神家利益的，这个能理解吧？所以说把江梅放在那个环境下，江梅想的是，“你们来了，应该是对我工作的一种认可、称许”。可是在还没有认可、没有称许的时候，董辰在那说那个东西怎么样怎么样，江梅在那儿就开始难受了，“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要亮我的相呢？你要告我的状呢？”自然流露、自然反应、条件反射出来的就是什么？“我不能让董辰说话，你一说话我的地位就完了、名誉就完了。”就和秋莲一样，“不能让萧田说话，萧田一说话就是拆毁我的地位、名誉，怎么能让她不说话呢？”想出来的就是怎么能让她不说话呢？不是说我怎么能认识自己呢？而是想的我怎么就能不让萧田说话呢？接下来的言行举止就是堵口。怎么堵她的口？“我不能直接说呀，我得说我在作工中受到了辖制，我这辖制从哪来的？是借着萧田而产生的，你说咋办呢？”绕了个圈儿。江梅呢？她是直截了当，捂嘴，就开始攻击董辰了，“董辰，你当时怎么不说，你当时怎么样怎么样，你还办了什么什么错事”，把董辰的其它事拖出来，打一个“擦边球”。意思就是说，“董辰你谈这个了，你不要谈这个，你谈那个，你怎么样怎么样”，想堵董辰的口。当你在我面前和董辰打起来，想堵他的口，想为自己的名誉、脸面、地位搞个人经营的时候，你心里边是什么？有享受吗？是恐惧、是难受、是逼不得已，没办法，这就失去了享受、失去了神同在。你为你肉体说话，怎么能有神同在呢？失去神的同在，活在了黑暗里。怎么活在黑暗里了？糊了。江梅经常说什么？“看别人的时候我看得可清楚呢，一临到我怎么就糊了？我就不会经历了，不会进入了呢？”这是什么？活在黑暗里边了，一为肉体说话就活在黑暗里边了，一为你父亲说话就活在黑暗里边了。还有秋莲，你说秋莲经历了几年了，怎么能说出那个话呢？按正常情况，秋莲是不会说那些话的，可是那天怎么就说了呢？因为活在黑暗里边了，不由自主了，啥也看不见了，竟然说出“她就是想让雨桦过来揭露解剖我、审判刑罚

我！”秋莲能说出如此悖逆的话，把审判刑罚直接当作了对立面，直接就告我说，“我不接受她的修理对付，我不接受她的审判刑罚，我不接受神的救恩！”这就失去神的同在活在了黑暗里。一时活在黑暗里就说了这话了。那天是我交通、解剖了，我就是不解剖、不交通，随后我觉着你也不好活。为什么不好活？因为你是明明白白地直接把审判刑罚推开了，直接把神的救恩推开了，你说你能好活了？你是知道的、是清楚的，你不是新人，所以说，你受到了一个煎熬！怎么煎熬呢？“推还是不推呢？我要是不推，那就意味着我的名誉、地位要受到亏损。我要推开我还能剩存下来吗？神怎么处理我呢？这一生会不会因为这一次定我的罪呢？在记事册上有没有这个污点呢？这个污点会不会导致我下地狱呢？”煎熬！这里边还有一个侥幸心理，“神不会因为这个就淘汰我吧？”刚想到这个，“哎呀，我这又是在试探神，我这是不是最后一次呀？”怎么也不对。江梅是想，“我这是干什么呢？直接在弟兄面前要攻击董辰，董辰是谁呀？我带领着人家，我不听人家的劝解，我不听人家的意见，我直接去攻击人家。神在那边看着，弟兄在那边看着，我这追求的是什么呀？追求什么，得着什么，这不将受到惩罚吗？受到管教吗？可是那我怎么办？我封口、我闭口，我听他的？我要是听了他的，我的地位、名誉就全完了。在弟兄面前我就全完了，我就不是作工作的人，我就作不了工作，就意味着我得调动，让周围的人怎么看我？不行，我还得维护名誉、地位，不能让董辰说。”争战，正、邪在里边打架，拉锯。祭司弟兄交通：“在这种情形里的人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都有这个阶段，今天真理掌权，明天撒但掌权；今天神在心里有地位，明天撒但又有地位；今天站在神一边，明天又站在撒但一边，这一个人就反复无常地这样拉锯呀。”（摘自《上面的交通讲道·33-A4-04》）看谁拉过谁呀！最后是正义拉过邪恶呀？还是邪恶拉过正义呀？这就是熬炼。

“你一做事就出差，一做事就碰壁，这是神的管教。”神就不让你把这件事情做成，你们把二线的人叫回去让当带领，能当成吗？一做事就出差。你就不维护神家利益，你没有尽心、尽力、尽意，你也没有爱人如己，所以做事就出差了。一做事就碰壁，神还显明，让她

回来做带领，带领没做成，还反被打了，这是不是神作的？这是神的管教，让你碰壁了，这件事做不成。“你做一件事没有什么感觉，别人谁也不知道，但神知道，他不会放过你，而且管教你。圣灵作工特别细，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个心思意念他都鉴察得清清楚楚，使人里面都有知觉。”你心里边那个知觉，从你自己来感觉，是神话的一种责备，神说什么了，然后你又做什么了，神话的责备，从灵里边看，那就使人里边有一种感觉、有一种知觉，是因为神鉴察你了。“你一次做事出差，两次做事出差，慢慢你对圣灵的作工就明白了。”咱出差出了几次了？“借着多次的管教，你知道怎么做合神心意，怎么做不合神心意，最终对自己里面圣灵的引导有一个准确的反应。有时候你悖逆了，神在你里面责备你，这都是出于神的管教。”这个咱都有体验、经历了吧？“你对神不宝爱，忽略神的作工，神就不理睬你，你对神的话越求真，神越开启你。”三个级别，是吧？如果你对神不宝爱，忽略神的作工，也就是神怎么作的，你不搭理，神说话你不搭理，神就不理你。神不理你是什么后果？神不理你，你有没有责备？你就不会有责备、你就不会有知觉、你就不会有反应。所以说，即使别人修理对付、揭露解剖你了，你还是死不悔改，不会有悔改，你是没有知觉的。顶多就是这次说了这次丢脸了，下次说了下次丢脸了，从心灵上是没有什么变化的，始终没有变化，这是神不理你了。你有败坏性情，你有悖逆，但是你还有一颗要神的心，那神就要借着你做错事后责备你、管教你、对付你、使你碰壁，这是让你悔改。如果你一心是向着神、为着神，那神给你的就是开启、光照，带领你、引导你，这是不是三条路呢？那你走哪一条？现在作在你身上的还可能是管教、修理、对付，神兴起环境，你心里边还有责备，如果你拉锯拉不过来，最后你还是被恶给侵占了，最后神对你也就失去希望了，不搭理你了，“拉倒吧，你归你的父吧”，那就完了。

四个问题

问题一：今天小组聚会呢，一个弟兄说他家人做婚介就是为了挣钱，给另一个姊妹家儿子介绍了个对象，让谈呢，女方要她儿子的照片呢，她儿子不给她照片，她就在网上找了张照片给她家人发过去了，家人发给那女的，那女的就不高兴了，说了一些话，弟兄就说：信神的人，还不如不信神的人。人性不好，是耍他呢，因着这件事他情形不好了。还说信神是实际的，离了钱也没法生活。就像那天看了病还不是也要钱吗？这倒是国度建造呢，说儿女都在神手中呢，问人家要的也不好意思要了，再一个儿女都没钱，一个人都有几十万的外债。我一听就蒙了，不知道咋解决了，我说这个问题我解决不了，咱可以寻求一下。

回复：这就是个不信派，是投机分子，是利用信神的名誉打入教会的卧底，盗取弟兄姊妹的信息做婚介，婚介不成倒打一耙，原形毕露，实属该开除的八类人群中的一类。偷盗的信息不成功，没有碰上好人，钱没有挣到就软弱、消极、背叛，这不就完全显明了他的存心，他确实就是一心一意的是为了得信息挣钱才来教会信神的。并且还说出如此放肆的话来："医生看病不也收钱吗？"简直就是神经病、逆子，竟然能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来！他是看病你是婚介，各自的目的一样吗？看病是生活必须，是正常人身体生病的一个必须，更是神选民尽本分必须的一个前提。而你呢！婚姻娶嫁是人生存的必须吗？是神选民尽本分的必须吗？恰恰相反是搅扰、打岔、拆毁神经营的一个必须。神要人献青春、献婚姻，你引导人守卫婚姻、保守青春，这不明显就是搞对抗、拆毁吗？更可怕的是拆毁还要赏金，更甚至还要与造物的主攀比抗衡。神的国度降临在地上，有实际的产业、实际的经营。受造之物理应为神献上，就应被神利用。更何况是给人看病的钱呢！不更应该出吗？在教会里不尽本分的、尽不上本分的，花钱看病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全人为神花费的，神家免费治疗这不更是神的公义吗？这事怎么能成为你的话靶呢！相比之下你的人格太次了、太无耻了。人家医生能把自己献出来为神家弟兄姊妹看病，把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归还给神家，并且还能继续默默无闻地在尽着本分。而你

呢？没有赚到弟兄姊妹的钱，就消极、软弱、背叛。这不是人类中的败类吗！

忍耐

神说：“第四条的内容是有一部分人信神就是为了投机，那第四条的标准题目就是投机。有些人看到宗教界各宗各派都荒凉，没有圣灵作工，也看不到神的作工，而且宗教界越来越衰退，看不到什么希望，也看不到什么生机，还有些人想在宗教界发展，当个牧师或是讲道人，或者是在宗教界获得名望，看到宗教界现在这个情况不太乐观，就琢磨‘什么教会现在人数多、兴旺，能有发展前景呢？’突然发现在网上或者是在宗教界轰动的、人所谈论的全能神教会很兴旺，在国内、海外发展得都不错，他就想：‘听说这个教会人数越来越多，发展的势头不错，人力、物力、财力都雄厚，有发展前景，如果抓住这个好机会加入他们教会，是不是就能获得一些好处？是不是以后就有前途了呢？’他带着这样的存心、目的，也带着一些好奇心混进了教会。这类人混进教会之后，对真理、对信神、对生命性情变化不感兴趣，他加入教会的目的就是想找个靠山或者可栖息之地，获得自己想要的前途。其实，他心里对信神，对神所作的一切、神的经营计划还有神所发表的所有说话都丝毫不感兴趣，不想听，也不想琢磨，更不想下功夫去寻求是否是真实的，尤其是对神的作工、对圣灵的作工不但没有丝毫的兴趣，而且对是否有神或者圣灵是否作工也没有丝毫的兴趣。这些人与社会上的那些投机分子一样，他们无论投入哪个行业，只是为了找到自己的机会，得到名利、地位，只是为了自己的前途、命运作出投资、付出代价而已。与任何一个行业的投机分子一样，他无论投机到哪个行业，其实他对那个行业、那个领域并不是真正的感兴趣，也并不是真正的投身于其中、献身于其中，而是为了某种利益、为了自己某种目的、为了满足自己某种动机而已。一旦发现他所投身的这个领域、行业并不能让他飞黄腾达，或者这个行业、这个领域目前看不到任何的前景，似乎在这个行业中并不能发挥自己的特

长、看不到自己的前景，他就常常在心里盘算是否跳槽、是否转行。这类人做任何事情都是伺机而动，对于加入教会这事也是同样的。在教会兴旺时，教会在社会上或者在任何国家能够站稳脚跟或者有发展前景的时候，他积极地、热心地投入到教会的工作中，一旦教会受到打压、限制，或者教会不能满足他个人的欲望、要求，他就琢磨是否要退出教会，是否要另找出路。很显然，这类人加入教会的真正目的不是因为对真理感兴趣，不是在承认神的存在、神的作工、神拯救人的新工作的基础上而加入教会的，他们即便是选择教会也是选择一个名声大、规模大、人数众多的，尤其是在国内或海外都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教会，对他们来说，这样的教会才能达到他们的标准，完全与他们心里所向往的或者所求的目标相吻合。但不管怎样，他们对神的作工、对真理从来没有真心过，从来没有真心相信过真理，没有真心承认过神的存在、神的作工，即便有时外表看能为教会做些许的事情，或者投入到教会部分工作当中，但他们内心深处对真理、对神的态度是不变的。那他们的态度是什么？他们一贯的态度就是，先这么跟着，看看在这个教会中到底能得什么，看看神口中所说的话到底能应验多少、能应验到什么程度，再看看神所应许给人的福气什么时候能得着，是不是在短期内就能抓到、就能看到、就能兑现，他们的态度始终是这样的。他们是抱着好奇的心、抱着试试看的心、抱着神的话如果应验兑现了就不吃亏这样的态度来到神家。这样的人来到神家，即便是对神家工作或者对弟兄姊妹没有构成什么搅扰，或者对教会的工作没有构成什么破坏，外表看与人很友善，中规中矩，不做调皮捣蛋的事，不搞恶作剧，但从他们对待神、对待真理的态度上就能分辨出这类人是明显的不信派。”

（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分辨假带领（二十三）》）

罗宝宝

问题二：我在世界上干事业有很多成就，我的智商比一般人也强，干啥事也能吃苦耐劳，所以我感觉我在神家尽本分也能做管理吧？

回复：给你纠正一个错谬的观点，神来在地上寻找的是与他相合之人，寻找的是能跟随他的人，而不是找有能力之人。神要的是人那颗能接受顺服神摆布安排、能迎合他的主宰与他口里所说一切的话语的心。

真正的信神必须经历一个苦难的人生。现在是末世，是国度时代，不是恩典时代，不是求饼得饱的年代，而是为神花费、为神献上的年代，是看谁最爱神的年代，是审判刑罚、揭露使人得生命的年代。所以人必然要受许多的苦，这个苦不是你所认为做成功人士立业之苦，而是不合你观念、以及你所认为的想象之苦，还有违背你意愿的苦，也就是你看事观点与神不相合之苦，不仅仅是违背你的观点，还得要你“阿们”，跟随着去做，这就是人所要受的苦。就好比说有人攻击、论断、定罪，甚至咒诅你了，你该怎么做？这就是一个问题。按人原有观点就应该去反击，给他怼回去，竭力地辩解、表白、讲理，找人断案。甚至你会用全人全心去反抗、叫嚣，更甚至你会反击，对他一阵人身攻击。你会尽所能地把对方踩在脚底下，进行贬低、藐视、揭短、谩骂、发血气，对周围的人事物发泄等等。你会为了维护你的观点用尽人的浑身力量，尽心、尽力、尽意为撒但的败坏去做事。如果你要信神那就不能这样做了，就得去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的说话，也就得去经历神对你的主宰与安排，看神把你安排在这样的环境要你经历什么？需要你去寻求认识，然后顺服在神的权下，接受神的主宰，这就是一个顺服的表现。信神就得顺服神，如果起来反抗、叫嚣就是不接受神的安排，不能顺服神的主宰。在这个环境中首先得相信、承认这是神的主宰并且能接受神的主宰。接着就是要寻求神为什么要摆设这样的环境，神是要借着他的口向我说话、向我显现，要我认识自己的败坏性情，认识神呢？还是神要我看清撒但丑恶的嘴脸，认识、分辨人的撒但性情呢？甚至是要我看见弟兄姊妹身量的缺少，

要我去供应帮助扶持呢？还是显明我有无正义感呢？就得寻求、等待。这才是生命进入的路途。

忍耐

问题三：这是咱家拉到LS的肉，总事务给李X提意见说咱的人没把猪毛处理干净，这样下去弟兄姊妹会对神家有意见的。李X、程X不但不接受总事务的建议，反过来程X跟上李X一起打压总事务，把总事务打得消极了…李X打压总事物两次，打压完还说："你要再不维护神家利益(给她们提意见)就是第二个XX下场(瘫痪在床)。"

回复：根据上次猪肉黑毛都没处理就送往各处的事情，从中看到我们不管尽哪方面本分，根本不是为了见证神、荣耀神，更谈不上化解弟兄姊妹与神之间的误解。只是为了做事而做事，更不是为了得着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只是一味的用干活出力来换得归宿，更谈不上活在神的经营中了。如果我们在世界上这样做生意有人买你的肉吗？这样的肉拿到街面上去，外邦人看了这个卖肉的人，不都得笑掉大牙吗？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吗？在世界上都没有这样卖肉的人，可在我们神家里就成为了很正常之事。而且不但不敢笑掉大牙，还得忍气吞声受到被卖之人的训斥，提提意见都不敢，只要提意见就以维护神家利益为借口而打压提意见的人，这不是狐假虎威吗？打着维护神家利益的旗号而掩盖自己应付、糊弄、欺骗神的本性，这样的表现是活在神的经营中吗？神六千年急切地盼望是得着一班配合神经营的人，使我们都能够接受审判刑罚，得着洁净成为性情变化的人，而我们根本不走这个路，走的完全是与神背道而驰的路。鉴于多次揭露解剖一直没变化的人就得用处罚来处理，所以农业部的菜店所有店员每人罚款50元，还有上次FG片区总事务凡看见猪毛没去收拾的人都是每人罚款50元。因为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神家更有行政。

关于李X、程X打压区总事务的事情，更看到做带领的人所走的就是敌基督的道路，带领带头拆毁神家工作，达到让弟兄姊妹对神家更有误解，不但不反映解决区总事务的问题，反而还打压反映问题的人，这不是作恶吗？这不是打着维护神家利益的旗号来拆毁神的工作吗？

罗宝宝

522　追求真理的人才能得着神的成全

1　每天临到人的事，有的事在人看很大，有的事在人看很小，往往人都把大事看成是很重要的事，认为是从神来的，但是在大事当中因着人的身量幼小，也因着人的素质差，人往往够不上神的心意，得不到什么启示，也得不着什么有价值的实际认识；小事人却都忽略它，让它一点一点地流失了，这样一来人就失去了很多在神面前让神检验的机会、让神考验的机会。你一直这样忽略神为你摆布的人事物、神为你摆布的环境，这就意味着你每天甚至每时都在背弃神对你的成全、神对你的引领。

2　你一直这样忽略神为你摆布的人事物、神为你摆布的环境，这就意味着你每天甚至每时都在背弃神对你的成全、神对你的引领。当神给人摆布一个环境的时候，神就在暗中观察，鉴察着你的心、你的所思所想，看你怎么想、怎么行。如果你是一个粗人，你是一个在神的道、在神的话、在真理上从来不求真的人，那你就不会留心、不会注意在神为你摆设的环境中神要作成什么，神对你的要求是什么，你也不知道这些临到你的人事物与真理和神的心意有什么样的关系。

3　在你临到了多次的试炼之后，你的心没有尊神为大，也没有把神给你摆布的环境当作一回事、当作神的试炼或神的考验，把神赐给你的机会一次又一次地推开了，让它一次又一次地溜走了，这是不是人极大的悖逆呢？当人推开神对人的试炼、神给人的考验的时候，当人逃避这些的时候，神对人的态度只有一个，那就是神从心里厌弃这样的人。这就是神对一个从来不遵行神的道、从来不敬畏神远离恶的人的最终决断。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怎样认识神的性情与神作工要达到的果效》

忍耐

问题四：进入迷惑人的问题。

1.以前文章不会写，后来写出来了，这是神的高抬；

2.老师拿她的文章让大家评论，并以她的文章为标准划分AB组，这也是神的高抬；

3.她进来8个月，老师在野驴家让在她和小区带领之间选带领，这是神对她的高抬；

4.带领神选民吃喝神话而不是吃喝魔剧集，是带领的失职，她进入能给人带领进入实际，这是神的高抬；

5.只有进入有爱神体贴神的心，不论我们如何打压、弃绝，她依然爱神要转教会尽她的本分，既然是大家的需要，这就是神对她的高抬；

6.我在教会建造时期我写的经历文章就是认识神，那就是神的高抬；

7.老师解剖文章时，说工作安排没有下发我就提前知道了，那就是神对我的高抬；

8.老师经历的和我是一样的。

回复：你口口声声说写出文章，和根据文章划分AB组，自己还能带领人进入实际，只有你进入爱神、体贴神，这些都是神的高抬。敌基督安静也写出了讲道稿，还都让大家交通实行，自以为是在见证圣灵使用之人，让人完全按圣灵使用之人的路走。不用吃喝神话了，吃喝祭司弟兄的土特产，她一味的在高抬弟兄，但被圣灵使用之人把她打成敌基督，被众人踩在脚底下，她能写出“好”的交通也说是神的高抬，那是神的高抬吗？是自己的自吹自擂。而你今天不也和安静一样吗？自己见证自己能带领人进入实际，这不是恬不知耻吗？你说老师是被敌基督打压的，而你也是被敌基督打压的，你和老师走的是一样的路，这不是大白天说胡话吗？你是被敌基督打压吗？你是因为带领对你有分辨了，拦阻、限制你不允许你搅扰神选民的教会生活了，然后老师过去揭露解剖的你。因为揭露解剖你进入的人是老师，老师是敌基督吗？那你跟随的是谁呢？你是在套规条吗？根本不是哪个带领怎

么打压你，而是老师分辨了你是敌基督，而你却不思悔改，反而还说和老师一样，真是厚颜无耻！你口口声声说的是和老师走的一样的路，那你就是在模仿老师的路，真是先有真的后有假的呀！你说你是真跟随老师的人，那你就得按着老师的揭露解剖来认识自己，这才是跟随老师的人。除此之外你就不是跟随老师，你是在模仿老师，让人误认为你也是众长子，这就是假冒了。你如果真是和老师一样，那你就建造国度吧，可你没建造国度而是在挖老师墙角。你现在是和老师对抗，是在挖老师墙角，是和老师打擂台、比武，“看我进入能把你的人拉过来吗，看你是长子还是我是长子”，这就是你进入的存心目的，但你还打着跟随老师的旗号，这是不是太阴险了？如果你也是国度门口的大石头的话，那你就到外边原教会里打你一片天下，证明你是众长子。众长子是建造国度的，是让人跟随的，是让人见证众长子和神是一口一心的，自己在他身上看到了神的哪些影子，是让人在他身上看见神哪些作为的，看见神所有所是的，而不是让人模仿的。今天凡是跟随老师的人，都是在老师的揭露解剖中认识了自己也认识了神；是更进一步的来到了神的面前；是越来越看到自己是地狱之子的人，是该死的种类；是越来越享受到审判刑罚的重要性的人；是越来越渴求审判刑罚临到的人。而不是一天比一天，越来越高捧自己的人，更不是你口称跟随老师，实质却与老师较量、抗衡，迫不及待地证实自己有圣灵作工，巴不得让所有人都认识你的人。如果你真是跟随老师的人，就把上次老师揭露解剖了你的问题写出真实认识，让所有人看见你是披麻蒙灰悔改了，这才是跟随之人的路途。除此之外妄想迷惑任何跟随神的人，除非迷惑几个愚昧的糊涂虫。

罗宝宝

回复：既然说她是长子就让她谈谈她所作的工作，看看她是怎么建造国度，问问她是怎么揭露解剖人的邪恶败坏，怎么带领人认识自己的邪恶败坏，又实行哪些神话来代替自己的过犯，她带领人认识了哪些神的奇妙作为，认识了神的哪方面性情，认识了神的哪些实质，对于

神的实质就是爱是怎么认识，对于神作在人身上的都是拯救是怎么经历的，神拯救人不择手段又是怎么认识经历的，能把这些谈出来我就膏立她、见证她。如果只谈一些我交通过的内容，那她完全属于偷道、伪装、假冒，纯属冒牌货。如果这些实际都没有，只谈一下异象，那不是胡诌、捏造就是照抄，就是对神的亵渎。如果得着了圣灵的启示，能解开奥秘也算，把亮光普照众教会，我就来作她的铺垫，欢迎她拿出来。不拦阻、不制止反而要膏立她。

忍耐

神如何供应人的生命

你传外邦人的时候，得跟人家说，如果你信神完全是来躲灾难的，神家是不要的。神今天是让你认祖归宗呢，你先得建立在信的基础上，你得承认神是造物的主，你是受造之物，你得知道你是从哪儿来的。在恩典时代刚开始告诉人家信神就是躲灾难呢，现在信神就不能说是为了躲灾难了。现在是国度建造，你得知道信神是干什么，你不是告诉人家信神就是躲灾难呢。信神是干什么呢？信神是让你寻求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呢。神是让你活出一个真正的人的形象，你活不出一个真正的人的形象，你就不配在世上活着，所以神就要惩罚你。你要告诉他，不是说你信神就能存活下来了，神为什么惩罚人，神惩罚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神不惩罚。敬拜神的人留在地上，活在神权下的人留在地上；不能活在神权下的人，不能顺服在神主宰、安排下的人将是要受到惩罚的。你要不想落在灾中，不是简简单单来聚个会、挂个名就行了，你得怎么呢？你得寻求真理、实行真理。也就是你得明白真理，你得明白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然后按神要求的准则去实行。就和你上大学一样，他们上的是道理大学，你上的是真理大学。道理大学学出来的是让你在人世间有一个名

望，真理大学学出来是让你能继续活下去，是让你能得着生命。这些你得给人家阐明。不只是让你把得恩典的人、得福的人传进来，你还得让人家明白、知道信神是在干什么。

神从来没有说过不让人挣钱，神只不过是不让你有太大的奢侈欲望。（苏梦：从心里边不注重它，是吗？）你说哪个信神的人不挣钱呢？不挣钱他怎么生存呢？咱作为一个神子民，该为神献上十分之一，你不挣钱你怎么奉献十分之一？所以神没有说不让人挣钱。是说你一心钻在钱眼里边不出来了，你把神给忘了，那不行。就像你的父母老了，你得养活你的父母一样，父母问你要钱呢，这是应该的，所以你不能说问你要钱就是不让你生活了。今天挣钱也是一样，不是说不让人挣钱了，而是说挣钱得有个节制。再一个就是挣钱不能成为你背叛神的理由、借口。你家里边揭不开锅了？你活不了了？你只是想挣更多的钱。人的贪婪是没有止境的，你给他三块钱，他还想要五块钱，你给他五块钱，他还想要十块钱。对于刚开始信神的人，神就是要制止你的贪婪。你在世上追求的钱财、地位、名誉，这个是神要剥夺的。神剥夺了你，你还承认有神，这就是基本的一个信。如果你信着神，还想贪婪地望着世界，那你还叫信神吗？神怎么检验你的信是真信、假信呢？神今天作的就是征服的工作，征服就是剥夺。人原来在世界上的时候，追求的是世界潮流，追求的是钱财、地位、名誉，这些谁得的越多，谁越有名望，越让人尊重，他的肉体也得到了享受，他是为了享受。而神是供应你的生活所需，你能活了就行了，神是让你正常地生活，不是让你过度地享受。今天神作征服的工作就是要剥夺，不仅是要剥夺你正常的生活，神还要剥夺你的所有来看你的真心，看你究竟承认不承认有神，相信不相信有神。寡妇接待先知以利亚，她家里就有一把面和一点油，能够吃一天、两天，吃完就没有了。就在这个吃完就没有的基础上，神让她接待先知以利亚，她接待不接待？她自己的孩子吃不上，她也得让先知吃。先知吃了以后，她家的面和油自然就有了，还用她担心吗？但是你也不要有那种盼着天上掉馅饼的想法，今天神不作神迹奇事。这是神作过的工作，这是告诉你说神能作神迹奇事的工作，但今天神不作这样的工作。因为神要

检验你，看你敢不敢把你的一切交给神。也就是说，神是造物的主，他主宰、安排着全人类的命运，你就是其中的一员，你信还是不信？你要是信不来，你就不敢靠他，你要是信得来你就会把你的一切都交给神了，那就证明你是真信的。就如约伯，神剥夺了他的所有，约伯依然承认他是神，约伯临死之时是什么表现？满足而死，没有什么所求。

昨天发的那首诗歌《神生命力量的体现》看了吧？读一下这首歌。

258 神生命力量的体现

1　来到这个世界中的人都要经历生与死的过程，更多的人经历了生死轮回的过程，活着的人不久即将死去，而死了的人又即将回来，这些都是神为每一个生命体安排的生命历程。然而，这些历程与轮回正是神要让人看到的一个事实：神赐给人的生命是源源不断的，是不受肉体、时间与空间的限制的，这就是神所赐给人生命的奥秘，也是生命本是来源于神的证据。

2　尽管好多人并不认为人的生命是来源于神，但人都不可逃避地在享受着从神来的一切，不管是相信有神的，还是否认神存在的。如果有一天，神突然改变主意，要将地上的一切都收回，要将他的生命夺回来，那这一切都将不存在。神用他的生命来供应着所有有生命与没有生命的东西，以他的大能与权柄将这一切进行得有条不紊，这个事实是任何人都想象不到也难以理解的，而这些人难以理解的事实正是神生命力量的体现与证实。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是人生命的源头》

怎么就看见神生命力量的体现了呢？咱每天说追求生命呢，神赐给人生命，神供应着人的生命，你知道神怎么赐给人生命吗？什么是生命？用你的土话，用你自己能够理解的话说一下什么是生命？（苏梦：神的话说出来以后，你把神的话活出来。）你说的是神话作了人的生命，我并没有问什么是神话作了人的生命。什么是生命？生命就是还活着呢！还在生长，还有命！死了还有没有生命？（没有了。）就这么简单，活着就是生命。神让你活着，这就是赐给你的生命。神供应着你活着，这是不是就是供应你的生命了？人常说什么？有的人死了，他那个精神还活着。神赐给人生命力就是让他活着，这就是生命。神生命力量的体现，就是神让你一直活着，这个生命力量是怎么体现出来的？就是根据神作的这个工作而体现出来的。就好比你家孩子，从刚生下来到二十岁，你要供应他吃、喝，供应他上学，是吧？他要去什么学校上学，当父母的得在背后给他安排好，得供应他吧？（嗯。）你得给他安排好，如果你不供应他，他是不是就成了野孩子了？（嗯。）甚至还活不了。那父母对他来说是什么？是供应给他生命的。有的人在陪伴孩子长大的过程中，就是为了他的孩子活着，为了这个家庭活着。小孩为什么能一直无忧无虑地吃、喝、拉、撒？小孩管挣钱不挣钱吗？他不管。没钱了，他只是找父母要，“爸爸我没钱了，爸爸我没钱了”，他只管和你要钱就行了。这个孩子活着的源头在哪儿？他活着的源头就是他爸爸在供应着他。他爸爸是拿着生命在供应着孩子的生活所需，他在延续着这个生命。他孩子活了二十岁，他就为这个孩子活了二十年，他这二十年的生命就白白地流失了。他从年轻到老所挣的钱，买房子、买吃喝，都是为了这个孩子，最后给孩子成家立业、娶媳妇，一生是悲悲切切的。有人问他：“你的一生做了什么？你的人生意义、价值观是什么？”他说：“哎呀！我给孩子成家立业了。”他一生所活出来的就是他的生命，他把这一生献出来给了谁了？（给了他的孩子了。）他用他的生命供应着他孩子的生命，他不供应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无法生存下去。这个孩子从小到

大，从出生到成家立业，他背后有谁供应他呢？（有他的父母供应着他。）就是借着这个孩子的成长，能够找到这个孩子生命的源头，也就是他能活着的源头。举这个例子就是让你看一下神说的神生命力量的体现。

为什么神说神是人生命的源头呢？你找根源，你为什么能活着？你是怎么看见神生命力量的呢？“来到这个世界中的人都要经历生与死的过程，更多的人经历了生死轮回的过程，活着的人不久即将死去，而死了的人又即将回来，这些都是神为每一个生命体安排的生命历程。”人死了、又活了，走了又来、来了又走，人的生命一直在延续着。从神拯救人类以来有多少年了？六千年了。人延续活了六千年，这六千年是怎么过来的？这是在神的主宰、安排之下过来的。如果你这一辈子做人合格了，下一辈子神还让你继续做人。当你活了七十年、八十年以后，这个肉体不行了、老了，好，死了重来，回到阴间，神再给你一个小肉体，这不还是你这个人吗？“你再去另一家吧，因着你上一辈子享受了，这一辈子给你安排一个穷苦的人家；你上一辈子在穷苦人家受了罪了，这一辈子给你安排一个富裕的人家。”神给你安排贫穷人家或者给你安排富裕人家，你想去一个什么样的家庭，由得你选择吗？由不得你选择，完全是神在主宰、安排、运行着这一切，你出生在什么家庭，一生什么命运神都安排好了。他不仅安排着你死去、活来这个生命体的延续，神还主宰着你的这个灵魂。你这个灵魂是不死的，只是你这个肉体死了，因为肉体是腐朽的，肉体就是个衣服。延续着活了六千年，怎么活着呢，这就是在神的主宰安排下活着。仅仅就是安排你死去再活来吗，你的家庭，你一生的命运，在你出生的时候神就给你命定好了。就像你孩子去什么学校念书，是不是你说了算？（嗯。）神让你去哪儿、去哪儿，都是神给你安排好的，不信神的人在哪个群体，有信仰的人在哪个群体，跟随神的人在哪个群体。这一辈子你信神了，你下一辈子再去哪里投生，还让你继续去信神，这就是神的权柄与他的大能。神用他的权柄与他的大能体现了一个什么？神生命力量的体现。神不仅让你来到世上，给你安排了命运，他还得提供你的生存所需。神造了万物，有生命的、没生命

的都在神手里。神造这些有生命的、没生命的都是为着谁呢？都是为着人的生存所需。人是万物的主人，神是让你去管理万物，所以神为了能够让你在世上活着，所以才提供了温度、光线、空气、水、食物，神把这些全部造好以后才造的人，人缺少哪一个能活呢？

神不仅造了人就完了，神还得让人的生命能继续延续下去。神控制各种动物的生育能力，狮子它每天要吃多少羊呢？要吃多少兔子呢？因为它是肉食动物，狮子的这个生育能力就不能发展得太快，所以狮子多少年才生一胎，是吧？（嗯。）那吃草的动物呢？像兔子，它不仅要繁衍生息，还得供应肉食动物的食量，那兔子一个月就得生一窝，你说奇妙不奇妙？也就是说，六千年以来没有因为狮子的胃口大把兔子给吃完，兔子也没有因为各种动物要吃它而灭绝了，这是不是神的主宰、安排？（是。）神不仅造了人，他还掌管着万物的运行，让人能继续生存下去。不管人在哪个阶段，虽然有水灾、瘟疫、地震等灾难，但神只是借着这个灾难来“浇灌”人，是让人在这些灾难中寻求神，能够认识自己，这些只是在某一个地方给你的一个警戒，神并没有灭绝人类。如果神要不供应你这些，如果神把空气一变、温度一变，人还能正常生活吗？哪个不正常你都受不了，缺了哪一个都能让你灭绝。到现在神六千年作工结束完了，大灾难降下来了，你才看见了这些大灾难。神要让你看见，当神不供应人的时候，当人离开神的时候，也就是当神离开人的时候，人必定灭亡。神六千年的经营计划，在这六千年三步作工中要把人作成。如果你被神作成了，能够活在神的权下了，那你就是归在神权下的人。如果六千年了神没有把你作成，你依然活在撒但败坏性情之中，那你就是一个活在撒但权下的人，这就分成了两类人。对于没有活在神权下的人，神就不供应他的生活了，没了。地震、瘟疫等灾难临到时，神就不管了，神不给他供应了。当神不供应人生命所需的时候，那人只能是灭亡。

几千年来，有的人在不断地毁坏大自然，当他不毁坏的时候，大自然是不是自然就又恢复了？这个恢复能力是谁给予的？神给予

的。这就是神的主宰、安排，就是让你看见神是人生命的源头。为什么说神是人生命的源头呢？（人是神造的。）你就记住“人是神造的”这句话了。你即使说“人是神造的”，那你也只是认识了一个字句，你能真正地认为你是从神来的、你是神造的吗？（不是。）就是在神的作工中让你去认识、让你去经历。你一生中这个灵魂死了又来、来了又死，谁能让你死了又来，来了又死呢？是谁让这个灵魂一直延续着？人的灵魂怎么能够延续到今天？是谁供应你的？（神。）是神让你这个生命延续下去的，所以说神是赐给你生命的源头。既是源头，同时他还要供应你的生命，他供应你生命是供应你这个灵魂能一直活着，这就是生命的供应。

咱刚才举的例子，你供应孩子上学，你只是能供应孩子上学的这个环境，给他预备念大学的这一个历程，这一个路程，你能供应他生命吗？你供应不了他的生命。你只能是供应他吃、喝、拉、撒和开支。他这个灵魂能不能出窍，这个孩子会不会遇难，那完全在神手中。我只是拿这个例子告诉你怎么来认识这个“供应”，怎么认识你是在用生命供应你孩子，你是用你所付出的在供应你孩子。那这六千年神是怎么供应你的呢？神只是说了一句话吗？神是精心策划，六千年来神用他的心血代价，用他百般的智慧与大能来供应人，这是不是神所付出的？（嗯。）那神所付出的这一切是不是神的生命？（嗯。）神用生命在供应着人，神赐给了人生命，让咱能在这儿活着是神的生命换来的。耶稣还替咱钉了十字架，从神的作工中让咱真正地看见：是神的权柄与大能让咱的灵魂一直活下去。虽然你看见人的肉体死了，但人的灵魂并没有死，这就是神已经供应人生命了。在神作工结束完以后，神要拯救什么？神要拯救人的灵、魂、体。就是肉体再不死了，也就是灵魂再不出窍了。以前人为什么要死呢？一个是因着人吃了善恶树的果子，受到了神的咒诅。第二个是借着让你死去、活来的经历、体验，认识神的主宰，认识神的大能与权柄。如果不让你死去、活来你能感觉到吗？（感觉不到。）你感觉到的是，神作的这一切都是应该的。就好比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学校让交书钱，因为他家里没钱，学校要了三个月了也没给人家书钱。他爸东借西借也没借上

钱，最后他爸还得再到外边打工，甚至还得他陪他爸搬两天砖，才能挣两个钱交了书钱，那这个孩子感觉到的是什么？他感觉到这个钱来之不易。让他受了这个苦了，这个孩子就知道，他这一生中是他爸妈在供应着他，他就有感恩的心。如果是地主家的孩子，他从来就不知道钱是从哪儿来的，他只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一要钱，“咔”钱就来了。土豪家的孩子他知道什么？他什么都不会知道的。所以你必须得死，只有让你死去、活来，你才能有认识。这个死是说你的肉体必须得死，但灵魂不能死，还让你的灵魂活着，这就体现了神对人生命的供应。从这个体现中让你去认识，当你认识以后，这个认识在你身上生根、发芽成了你的生命了，你就活在神的权下了。

你对神的大能认识了以后，你就敢把你交给神了。你真正地认识到你的生命来源于神，你生命的源头是神，供应你生命，让你活着的是神。六千年了你的灵还活着，这是神在供应着你，当你真正有这样的认识以后，你还怕死亡吗？（不怕了。）因为你这个灵魂本身就不受死亡的限制，这肉体就像一件衣服。这就好比，你爸原来是老师，因着这个学校倒闭，人家不用老师了，你爸没有职业了。他又去了哪里了？他又去了医院当医生去了，你爸原来拿的是粉笔，现在拿的是手术刀。医院倒闭了，他又去哪里了？他又去干了一个其他的活儿。他只是换了一个职业，换了一件衣服。你爸在学校的时候是老师，到了医院就是医生，职业换了，衣服换了，人换了吗？（没有，还是一个人。）他不还是你爸吗？不还是他自己吗？今天你在这儿是中国人，你上一辈子也可能是个法国人，下一辈子很有可能是一个德国人，你只不过是换了一件“衣服”，仅此而已。这一辈子你生到富裕的家庭里你不珍惜，下一辈子你很有可能就是个乞丐，这不还是你这个灵魂吗？你这个灵魂还活着，你的生活所需是谁供应、是谁主宰、是谁安排呢？是神在供应、主宰、安排着你的这一切！由不得你自己选择，你甚至连参与的意见都没有！你说把我放到哪个家庭吧，神听吗？没有你的选择。你连你自己的过去都不知道，你还怎么掌管你的将来呢？你的现在与将来你都掌管不了。所以说你对这些有了真实认识以后，你就能归服在神的权下。

什么是归服在神的权下呢？归服在神的权下，就是你顺服了神的主宰与安排，神把你安排到哪个家庭里边，给你一个什么样的命运，你还有话说吗？（没有了。）没有话说了。你现在呢？有太多的话要说："我太苦呀！我有个什么老公，我出生在什么家庭，我有什么儿女！"对神的主宰安排不服不满，你还想用自己的双手来改变你的命运，你能改变了吗？只能让你碰得头破血流。即使你在这一生中争夺了一个什么地位，那你的下一辈子呢？这一辈子神没有供应你钱财，你说："不行，你不给我供应，我就抢、我就夺。"是，可以，神给你自由意志，那你就抢去、夺去，你把人家的钱财都抢在你的名下。那下一辈子呢？下一辈子神给你相应的惩罚是什么呢？神就给你安排一个败家儿子，这个败家儿子把你的家就抢夺完了，神公义不公义？（公义。）这是神的公义！你还控告神吗？你遇到败家儿子了你控告神什么呀？"神啊，我怎么遇着一个败家儿子呢？"神还再和你说什么吗？（不用了。）谁让你上一辈子当强盗、土匪呢？你知道你上一辈子当强盗、土匪了，你说："我这回遇到这个败家儿子可是把我折腾够了啊，我以后可不敢再干这个强盗的事了，我得重新做人、好好做人，神给我什么就是什么。"他知道他上一辈子干什么了，当神给了他这个败家儿子的时候，他是不是就心服口服啊？（嗯。）心服、口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活该！我还再说什么呢？没有所要求的了，没有所盼望的了，这是不是就是服在神的权下了？你服在神的权下你就成了顺民，你就顺服神的主宰、安排了。要不你每天还要控告神呢，这就是神生命力量的体现。我给你交通的这个亮光，是让你去真实地认识了一下，神是如何供应人的生命的，这个认识就改变、刷新你以前的那种认识了。你有没有新的认识？（有。）为什么说神供应人生命呢？你恍然大悟，"原来我这个灵六千年了！以前说神六千年经营计划，怎么个六千年呢？我还纳闷呢，怎么一代比一代聪明呢？原来是上一代加上这一代……，那肯定是一代比一代聪明。"神就是这么供应人生命了。

（苏梦：弟兄，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我的两个儿子把我累得不行，我也是一直在克制着放呢，但心里边老是放不下。就像我大儿子考大学的时候，我一直挣扎着，跟神夺得很厉害，就是那种感觉。但是神说过孩子在十八岁之前，你有抚养他的这个义务，你得管他，但是到了十八岁以后，这就不关你的事了。他的后半辈子就要交给神，你不能掌管他，我就卡在这个点上了。虽然说扭转过来点了，但是我感觉我还是在克制，还是想管他，这是我大儿子。二儿子调皮，也有想管他的这个心。）你想管他什么？（苏梦：就是在他这个学习方面，他不好好学习，把我气得不行，现在就是尽量地放自己。还有一个就是你刚才交通的，说人控告神，“怎么给我个败家儿子呢？”我就有这个埋怨，“为啥我就是两个儿子呢？要是一个儿子的话，我放下什么都能行。”现在有了二儿子就把我累得不行了，我什么都放不下，就是你说的我脑子里就是挣钱，我就控制不了自己。）

你们说她悖逆不悖逆？（苏梦：我也知道我悖逆，但是这个性情我就控制不了。我只是克制地放呢，我根本不是说完全就能放下。有时候说放下不问了，可我这嘴就不由我自己，我一回去就要问，“你这学习怎么样？你长大了要怎么样怎么样！”我就要管人家呢！我就克制不住我自己嘛！）这不是克制的问题，得从你的心里边，从你的认识、看事观点去转变。你是站在人一边看事，你不能站在神一边看事，你不是根据神话看事，你是根据你的话看事。刚才说苏梦悖逆，她悖逆到什么程度了呢？神给了她两个孩子，她还在这儿埋怨，“神为什么要给我两个孩子？”你说这个人多悖逆！你说神要不给她孩子行不行？不给她孩子她还想要孩子。光给她一个孩子能行吗？（不行。）给她一个孩子，当这个孩子十八岁了，她还想不想再要个孩子呢？（要，还想要老二呢。）苏梦，你要不要老二？（苏梦：要嘛！就是想要姑娘呢，结果要了个儿子。要是个姑娘，我可不用这么累了。）好，那我和神祷告一下：“神你把她那个孩子取缔了，她嫌你给她的孩子多呢。”行不行？（苏梦：……）你不是嫌多呢吗？（这就不愿意了。）她悖逆到什么程度了呢？她是想用这个来敲诈、勒索神。苏梦她心里并不是真的嫌孩子多，要是给她十二个孩子她愿不愿意要？

（愿意。）谁不愿意要？给她十二个孩子她也不嫌多。“你给我十二个孩子，你就得为我这十二个孩子负责；你给我十二个孩子，你就得供应我这十二个孩子的生命、你就得供应我这十二个孩子的所需；你给我十二个孩子，你就得给我十二个孩子，你就不能把那个畜生的灵给我。”你说你这个要求怕不怕？（苏梦：我发现我二儿子就是向我讨债的。）“你给我孩子就给我孩子，不要给我一个讨债的孩子”，你说你恶毒不恶毒？这是在敲诈、勒索神呢！

如果她父亲对她说：“来，继承我的产业吧！”她把她父亲的房子继承下来了。她父亲那边有贷款没还完，结果她说：“父亲，你给我房子就给我房子，你把那个没有贷款的房子给了我就行了，你把两个房子都给了我干啥呢。你还把贷款没还完的房子也给了我，你要给我，你就把贷款还完再给我。”她爸听着会不会被气死？她父亲说：“你要嫌两个房子多，那我就把贷款没还完的那个房子拿回来吧！”她舍得吗？（舍不得。）“房子的首付已经付了，那也是钱呀！”人就悖逆到了如此地步呀！言行、举止都是为着自己，太自私、太卑鄙无耻！神供应着你的生命，神是你生命的源头，神供应着你生命的所需，你在享受着这一切的时候，还有一个奢侈欲望。你不但不感恩还报神爱，还一味地苛求神！神才给了亚伯拉罕一个孩子，神给了你两个孩子，你不是感谢神，“我比亚伯拉罕还幸福呢！”结果你说了一句，“呀！我的牛羊还没有满山了呢！”这就是神说过的那句话，神说：“所以，我说人信我是因我的恩典太多，人信我是因信我的好处太多。”（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论到“信”，你怎么认识》）你什么好处都想得，什么都想要。你什么都想要也就算了，你还怎么呢？“神啊，既然你给了我孩子，那他就是属于我的，他是我的孩子，就应该由我来掌管他，你为什么要掌管他呀？”苏梦刚才说要掌管什么呀？（掌管她孩子的学习。）嫌孩子学习不好，她想管这个。这个孩子是不是一个爱学习的孩子，是你说了算吗？（不是。）他活在神的权下，他的生命是神的权柄与大能的体现。上一辈子他可能是你的父亲，今生又成了你的孩子，上一辈子你欠下他的了或者他欠下你的了，那个债务不清楚，今生就让你来还清，这是不是神的权柄与大能

呢？这就是神的权柄与大能。反过来你在这儿还怎么呢？“我还得给他娶媳妇，我为什么要给他还债呀？”你不是反省认识认识，“我上辈子是不是偷吃了人家的东西了？”你是说：“我为什么要给他娶媳妇呀？”心里在讲着理。

你现在是没有钱，有钱了你还发愁吗？（不发愁。）你现在发愁的是什么呢？你嫌神给你的孩子多了，你就用这个来敲诈神，“你既然给了我孩子了，你就给我把这个孩子教育成人，你让他好好学习，让他成家立业，给他娶媳妇。我没钱，神你还得给我钱吧！你给了我两个孩子，两个孩子要娶媳妇了吧？我不给他娶媳妇了？你让我尽本分，我这能尽本分吗？本分也不能尽了，我得回世界挣钱去。”你这个孩子是什么样的灵，你不知道。这个孩子一生下来他的命运就注定了，他是恶人的灵、他是魔鬼的灵还是彼得的灵，神是不是就定好了？所以他长大了再怎么发展由不得你，你扭转不了。因为是神命定了他的命运，你想改变他的命运，你想扭转，那你就是在与神抗衡。你说神为什么会给大卫那样的孩子？因为他犯了罪，所以神说刀剑不离他的家。既然神说刀剑不离他的家，那就得让那些武士、当兵的、强盗的灵去大卫老婆肚里边，当大卫的孩子，那这些人就成了他的孩子了。那个武将出生的时候就是带着刀、枪、棍、棒来的，这才能造成刀剑不离他的家。你再想把这个刀剑挪去，你能挪去吗？（挪不去，注定好了。）所以注定了以后刀剑不离大卫的家。神喜不喜欢大卫？（喜欢。）神喜欢大卫！如果他要不犯罪呢？那神还能让刀剑不离他的家吗？神喜欢大卫还能让大卫受这个苦啊！那给他的孩子就不一样了，神就不能给他一个带刀剑的孩子了。可你这么悖逆，神能给你一个“优秀生”孩子吗？能给你个什么孩子呀？不给你一个捡破烂的孩子就行了。你看神给了我一个什么孩子呢？我孩子喜欢玩游戏，小时候不听话，和别人打架，那时候我也是和神掰手腕呢呀！我一开始也打孩子、骂孩子，和孩子生气呢，后来我为什么就不打、不骂孩子了呢？我只是尽我的力量说服、教育他，把他教育成人，把我该尽的义务尽了，但你不能不管他。就好比撒母耳的师傅以利，他有两个儿子当祭司呢，当献祭的人来献祭的时候，他的两个儿子在背后戏弄人

家，还做了许多恶事，人家把他们的恶行反映过来了。以利听说了他两个儿子所做的恶事，他也不管教他的孩子，他只是惯着他的孩子。那是百姓献给神的祭物呀！他们什么也敢干！以利不应该拿皮鞭打他们吗？不应该严加管教他们吗？以利没有管教他孩子，他心疼他的孩子，所以到最后他和他孩子都被神击杀了。

每个人他是什么样的灵魂，你知道吗？他上一辈子是保罗的灵？还是希特勒的灵呢？还是彼得的灵呢？要人家是个信神的人的灵，是彼得的灵，那算你的造化，算是神对你的高抬。如果他的灵是希特勒呢？你还想管住希特勒呀？恩典时代神给你一个孩子，那是神的一个恩典。现在神作工时期不一样，给你的孩子也不一样，给你的父母也不一样。你说彼得的灵现在在哪儿？保罗的灵现在在哪儿？他们都得来中国。彼得原来是哪里人？他是以色列民。现在他们都得来中国，来到中国以后外表上看就是一个中国人，但他的灵依然还是彼得的灵，还是保罗的灵。彼得的灵来这儿是干什么呢？是来配合神的作工，完成神的旨意，完成神六千年的经营计划，你说彼得不来谁来呢？彼得是为神倒钉十字架，是顺服神至死的，彼得要给人站一个见证，给人立一个标杆，他不来这污秽之地能行吗？肯定得来。保罗呢？保罗是敌基督，敌基督不来中国他去哪里呢？神要定他的罪，所以保罗也得来，而且保罗还得跑半个欧洲，还得有这个素质，所以他也得来。你说保罗、彼得和中国人有什么关系呢？他的父母是中国人还是以色列人？他来到中国，中国人是不是成了他的父母了？（嗯。）彼得来了，那他的儿女呢？他的儿女是不是也是中国人呢？（嗯。）他的儿女或许比中国人还次呢？如果神要让他站一个见证，能不能给彼得家里再安排一个彼得呢？神给了约伯十个孩子，你说神能不能把亚伯拉罕的灵、彼得的灵安排到约伯名下呢？（不能。）为什么不能？（苏梦：要让他站见证呢。）那神能不能把他们安排到大卫的名下呢？（不能。）如果把他们安排到大卫的名下，那还能体现出神的公义吗？彼得人家是顺服至死的人，如果去了大卫的名下成了大卫的子孙、成了大卫的孩子，刀剑还能不离他的家？那刀剑就离开他的家了，那就成了笑话了，那就看不见神的主宰了。所以去大卫家

的孩子必须是强盗、土匪，彼得的灵不能去那个家庭。约伯呢？去约伯家的孩子应该是什么灵？不是以色列民，也不能是亚伯拉罕、彼得，为什么呢？因为约伯他是敬畏神远离恶的人，他的孩子肯定不是敬畏神远离恶的人，如果他的孩子也是敬畏神远离恶的人，还能显出约伯？约伯的儿女们吃了宴席以后，约伯替他的孩子们献祭，只怕他的儿女们犯罪，那这个事情就作不成了。如果彼得的灵到了约伯的名下的话，神要试炼约伯的时候，他的十个孩子就被神剥夺了，如果把一个活了二十来岁的彼得给剥夺了，这不是打岔了吗？所以说约伯的孩子肯定不能是这一类人的灵，那神给他的是什么灵呢？给他的是和彼得的灵、亚伯拉罕的灵不相干的。就是有一个信仰就行了，相信有神，他是把信神当成了信仰，不是真正信神的人，不是敬畏神远离恶的人。为什么呢？因为神要让他的孩子扮演夭折的角色呢，十个孩子突然间没了。因为神要试炼约伯，所以什么样的演员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约伯站住见证以后神要祝福他，神要把最漂亮的女儿赐给他，神都说最漂亮的女儿了，你说这个女儿漂亮到什么程度了？

你说苏梦家孩子能是个什么灵呢？苏梦还不知道是哪儿的人呢，你的灵你还不知道呢，你孩子的灵你能知道呀？我和你说这些话是要告诉你，你得知道神作的都是根据人的需要、根据神作工的需要、根据神的公义性情，根据这些来给人安排合适的家庭。如果神像试炼约伯一样，要用这两个孩子来检验苏梦的信，神要取缔孩子的性命或者是给他来个灾祸，看看苏梦心目中究竟是要神还是要她两个孩子呢？苏梦怎么想呀？“这下不敢信神了，这信神信成什么了？”我是给你举例说明，神是根据人的身量而作的，神不会和你胡来的。如果神要让你去认识、让你去体验，那这两个孩子绝对不能顺了你的意愿，所以说这两个孩子绝对不能听你的话。听了你的话你就活在恩典时代了，那就不是话语时代了。神交通的小女孩的命运是坎坎坷坷的，让她碰得头破血流，她才能来到神家。你说苏梦比小女孩的心软吗？（不软。）她比小女孩的心硬呀！那这个孩子也不会是软的，必须让她碰得头破血流，她走投无路了，她才过来寻求神的意思，神这样摆布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怎么才能从这个环境里走出来？一方面

得认识到，神给每个人安排这个家庭的原则，神是根据神作工的需要，来安排什么样的灵成为你的孩子；另一方面是根据你的需要，给你安排什么样的孩子，神供应人的生命是不择手段；再一方面是让你真正去领受神的主宰、安排。以前我交通过什么呢？就是说你不要真正认为你就是他妈，在灵里边没有这一说，神只是借着你的肚腹生了一下他。你不要认为神借着你的肚腹生了一下，就说这是你的孩子。神说“就是借用你的肚腹生了一下，就是你的孩子？你真不要脸，什么是你的孩子，在灵里边各是各，你们连一根毫毛的关系都没有。你还不知道是哪里人呢，你的孩子还不知道是哪里人呢，你们就不是一国的人，你还说是你孩子，哪有这一说？你们一丁点关系都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都没有！”神借用你的肚腹生了一下孩子，你就抱住说这是你的孩子，咱不能当强盗。就和狗崽子一样，在满月以内是狗看护着它的狗崽子。满月以后呢？过了满月还不是主人说了算？这个狗崽子是送人还是卖钱和这个狗有什么关系？你看那狗崽子过了满月谁还管它呢？该去哪儿去哪儿。狗就能有这个理智，咱连狗的理智都没有，孩子都十八、十九岁了你还说是你的孩子。

我以前交通过什么呢？孩子就像在地里边种玉米，你那个肚腹就和那二亩地一样，主人撒了一些玉米籽，春种秋收，到了秋天主人去收玉米去了，那地说什么呢？“从我的地上长出来的你来收割！你是强盗、土匪！”你说谁不讲理呢？神是撒种的，神也是收割的，你有什么理由说是你的呢？你还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你还说是你的。神给了人一个生育能力，你才有了儿女这一说。神是让人去繁衍生息，神给你儿女是为了他的经营计划，为了让人繁衍生息。不能因着神给了你这个生育能力以后，你就背叛神，就说这是你的孩子。这就好像是什么呢？你爸给你买了一辆车让你跑个出租、让你拉个货。你开了二年以后，你爸说，“来，给我拉个什么东西”， 结果你说，“我忙呢，我花钱耗上油给你办事？”你让不让你爸用车？这车不是你爸的车了，成了你的了！“我的车、我的房”，都成了你的了，这就是没有良心、没有理智。神今天就是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你不能再与神抢、夺、争了，什么都是神的，没有你的份。

你今天就像一部戏的演员一样，你的一生中就是一部电影，在这部电影里边可以说你是个主角。不管你是主角还是什么，都是听导演的，导演让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你就得按着导演要求的去演。在导演的剧本里边你这个角色是富翁那你就演富翁，你这个角色是个皇帝你就演皇帝。皇帝，三宫六院，有人给你捶背，有人给你扇扇子，那你在神拍的这部戏里边可以享受一生。在戏里边你是一个皇帝，你是一个富翁，可是到了实际生活中你是个什么呀？你就是个戏子，你就是一个普通的演员，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你到了戏里边怎么呀？“啪”一拍桌子，下边好多人就得流一身汗，你这儿一张嘴下边人就得应声而来。但你得搞清楚，你再怎么了不起，那就是一部戏。亚伯拉罕再富裕那也是一部戏，你再受苦也是一部戏。你真正认识到这是一部戏的时候，你就释放了，也就有顺服了。因为你知道神就是借着这一部戏要把神的作工给显现出来，借着咱做个演员能把忠心呈现出来，让看电影的人能够看明白，就成了，你这个任务就完成了，那你还有负担吗？（没了。）还有所向往吗？你在戏里边还追求你的名誉没有得着？让你拍一个武松打虎的戏，导演让你当一个老虎，那个扮演武松的演员喝了酒要打死你呢，你说：“呀，我能让你把我打死？在实际生活当中我才是王呢！你把我打死了，他们都笑话我了，我不能死。”老虎不死，你说这部电影能拍成吗？（拍不成。）让你在电影里边当个奴隶吧，“不行，我非要当奴隶主呢，你怎么就不让我有这个权力呢？”你一要这个权力就成了打岔、搅扰、拆毁这台戏了。你要来拆毁这台戏，那导演还能让你在吗？必须得取缔，那就得处理，有你在这部戏就不能拍。有一部电影里边说了一句什么话呀？“故事里边的事，说是也是，说不是也不是，说不是也是，说是也不是，人生就是一场戏。”你拍的就是一场戏，所以你就不和他们讲这个理了。（就是一部戏，各扮演各的角色。）对，你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尊贵了，不要在戏里边说“人得尊重我，我没有脸了，我没有地位了”，你在神的权下，你在导演的权下，你一个演员要什么脸、要什么地位呢？你把这部戏拍好，你就完全顺服神，顺服导演就行了，这就成了。所以说你把你的角色扮演好就行了，你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呢？顺服神的角色。神是让你在这部戏里边扮演什么角色呢？让你弃绝撒

但。“不管神给我摆设什么环境，我弃绝撒但、我背叛撒但，我见证神、荣耀神。”把这部戏拍好以后你就属于见证神的人了，你就属于活在下一个时代里的人了，难吗？（不难。）把灵界给你打开以后，你就看清灵界实情了，“噢，原来如此！”你心里就没有那么多痛苦，与神就没有那么多争战了，也就不与神较劲去了。你总要把一切看成是自己的，那麻烦就大了，那就怎么都不放手。

刚才交通的《神生命力量的体现》，咱下去给弟兄姊妹交通让他们都能够听懂、听明白。神是人生命的源头，每个人和每个人的灵魂都是独立体，咱以前只是知道一个字句，借着交通这个来加深咱的认识。真正地去领受、体验，体验到一个程度、一个深度的时候自然就把这些东西放开了。慢慢地经历、体验，生命不是一下长大的。今天给你交通了以后，只是把一个种子放在你里边，你回家以后就能寻求、体会、体验。你体验的过程，你寻求的过程，也就是你给它浇水、施肥的过程，那它必然要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当它经过一段时间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以后，这些东西就不占有你的心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到了神的主宰，你看到了神的大能与权柄。你是谁呀？你连蚂蚁都不如还和神抢呢，可能吗？那叫不知羞耻。你得觉得这样做太丑陋，觉得这样做太可怕，“我怎么还能和神掰手腕呢！”当你感觉自己丑陋的时候，紧接着就是恨恶、背叛，背叛之后紧接着就是顺服，这就是顺服在神的权下了。当你顺服在神的权下了，你承认神是你的主、是你的神，你就是归神的人了，神就承认你了。神承认你是他的民了，天与地是不是连成一片了？你现在还不承认神是你的主。你说苏梦能喊出“我的主、我的神”这个话来吗？（喊不出来。）现在她是觉得，“我这孩子是我的主、我的神”，她的孩子主宰着她，她的孩子在拖着她走，不是神话拽着她、拉着她走。神说什么时候你能喊出“神是我的主、我的神”就行了。这个问题解决了吧？（解决了。）

你因着信得的太多了

神不是看你做事的结果，而是看你的心。为什么神说约伯是义人？因为他善良。今天神让你看约伯的人性，是让你看什么呢？神没有向他显现，他没有现在神这么多的交通，他仅仅是风闻有神，他就能有一颗善良的心，能去帮助瘸子、拐子、瞎子。而且他做事公义，对素不相识的人，约伯要查明他的案件，那是四千年以前的事。你看约伯的心，他是善良的，他是为了顺服神才这么做的。今天神告诉你了，你也知道了，瘸子、拐子是因着什么呀？（他们都是被咒诅的。）他罪有应得，是神惩罚他了，“哦！神惩罚他了，我还能跟他大发善心吗？”（不行了。）不行了、不管了，那是他该有的惩罚。“神惩罚他，我去给他赎罪，这不是与神对着干呀？”（是。）神作了这么多工作，有了恩典时代，今天又有了话语时代，神给你说得很清楚、很明白，你还要去怎么呢？还要去帮助这些瘸子、拐子，那就是模仿了，那就不是效仿。效仿是什么呢？效仿是从心里发出来的。今天你如果也是为了顺服神，“神现在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这是效仿。你看约伯怎么做，你就怎么做，这是外表的一种做法，那就是一种模仿、伪装。真理不是一种做法，不是一种说法，不是个规条。神看人的心、看人的态度，而不是看你的一个做法。

刚才刘志给你们在这儿又表演了，我又该踩刘志了，你说踩还是不踩？（踩。）刘志说他实行神对人的十一条要求，刘志说这个是不是告诉你他从这里找见路途了？（好像是找着了。）好像是，这就是有问题的。他告诉你什么呢？“你就是再付出多大代价，神不赏识你，你是不是还得作工呀？”这是他的心里话、心病。我昨天说：“你看刘志的手，劳动人民辛苦劳作的手，什么都付出了，有了资格、资本了。”这个资格、资本说出来不好听，但他心里必定有这个东西，“难道我这样效力还不如那个不效力的？我效了这么多力，最后换来的是什么？我付出了多少，得不着赏识。弟兄天天踩我，吃饭也踩、聚会也踩，上午踩到下午，下午踩到晚上，还让不让人活了呀？简直没有自己的一点空间。”刘志活在这种情形里，看了神对人的十一条要求，心里稍有安慰：这是神对人的要求！对着呢！在心中暗自盘

算着：我得怎么呢？我还得效力，这是神对我的试炼，神就是要看我呢！神说："如果你得知我从来就不赏识你，那你能不能留下来为我效力一生？"（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背叛 二》）刘志越寻思越觉得事实就是这样。他看了神的话，他心里享受过了，在吃饭的时候拿出来，让你们看看，"确实，我走的也是这条路，给你们也听听"。神说："你的苦难经历换来的是钉十字架的彼得，还是遭受击杀、蒙了极大'光照'的保罗？这些你应有所觉察。"（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人的实质与人的身份》）彼得是为神倒钉十字架，保罗是被大光击杀。刘志，你是做为神钉十字架的彼得，还是做被大光击杀的保罗呢？你直接告诉我，你走的是什么路。（刘志：我应该走彼得的路。）你愿意不愿意看清自己所走的方向？你有没有方向、有没有目标？你是拽住你父亲的衣衫死死不放。我刚才问你的话，你怎么还不说呢？你走的是什么路？（刘志：我说应该走彼得的路嘛！）（咱就连保罗的理智都没有。）（刘志：就是，我就是连保罗的理智都没有。）那你走的是什么路？你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你现在走在什么路上了？（刘志：不知道走的是什么路。）

"你的苦难经历换来的是钉十字架的彼得，还是遭受击杀、蒙了极大'光照'的保罗？这些你应有所觉察。"什么是光照？什么是击杀？审判刑罚、揭露解剖让你看清了自己所走的路，看清了自己是什么人，这是不是光把你照耀了？（嗯。）活在了光中。就像保罗，大光击杀保罗的时候，保罗瘫倒在地上，保罗说什么？他说："主啊！主啊！你是谁？"他先叫的："主啊！你是谁？"他还不知道是谁，他就先把击杀他的称为主。这个时候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保罗信不信神？（不信。）保罗不信神，他信的是能击杀他的那一位神。谁击杀他，他就信谁，不击杀他，他不会信的。所以耶稣作工那么多年，他不信耶稣，他还追杀耶稣。只有当耶稣要光照他、击杀他的时候，他看见他活不了的时候，他说："主啊！你是谁？"在保罗那儿，能击杀他的就是主，不能击杀他的就不是主。为什么神说保罗是遭受击杀、蒙了极大"光照"的呢？因为保罗看见他该死了，击杀他的这位就是他抵挡了多年的主耶稣，"哦，原来这大光击杀

我的就是我抵挡了多年的主耶稣！”他是不是看清了、明白了？保罗那时候是不是觉得他该死了？（嗯。）所以他才瘫倒在地，所以他才跑了半个欧洲。他为什么跑了半个欧洲？他觉得他是该死的，得赶紧赎罪，他是受了光照以后才跑了半个欧洲。光照就是看见了、认识了。你杀人了没有？你手上有没有血迹？关了灯，黑灯瞎火你什么也看不见了。活在光中，伸出手有几个手指头都看见了。当看见你手上哪里有血迹，也看见你手里边的武器的时候，这就是被光照了。那刘志被光照了没有？（光照了。）刘志被光照过多次。卫晋被光照了没有？光照了，是吧？（嗯。）SJ怎么成了保罗来世的？她是不是被光照以后成了保罗来世的？她看见了她所走的路以后，她就得赶紧回头，她就得为神跑半个“欧洲”。刘志也被光照了，光照了刘志以后，他瘫倒在地了没有？（没有。）他不瘫倒，他没有害怕。刘志不如保罗，保罗被光照的时候，他害怕了，所以瘫倒在地上。刘志不害怕，没有一个“怕”字，刘志瘫倒不在地上，刘志要屹立起来。刘志好像到了擂台上一样，就是神说的类人猿，拿着武器和神上擂台，还没有招架几下，一仰一合就四脚朝天了。这就是败坏人类上擂台比赛呢，一次胜不了打两次，两次胜不了打三次。我现在看着刘志不是保罗，刘志的心是谁的心呢？是法老王的心，太刚硬了！刘志现在心里想着，“你又踩我呢，我怎么能成了法老王呢？”审判刑罚那么严厉的话也给他说了，路途也给他交通了，你再说多少，他走不走？他不走。神降了“十灾”他都不走，他的心太刚硬了。我说刘志你是强盗，荣耀是归给神的，你不能和神争夺荣耀！咱交通了几个月了，他还放不下荣耀，还围绕着荣耀在转圈圈。

刚才说了保罗，保罗是在恩典时代，恩典时代耶稣作的是神迹奇事，神迹奇事就是光照你，光击杀你，让你能看见。而今天是什么时代？今天是话语时代，神不作神迹奇事，因为神不作重复的工作。一个是神不作重复的工作，一个是神不等待任何一个跟不上他步伐的人。国度时代不作恩典时代的事，恩典时代不作律法时代的事，是一步一个台阶，一步一步往前走的。在你不懂事的时候已经光照过你，就像父母打你一下、骂你一下，让你知道你不听话将要遭到的是鞭

打、击打，是疼痛的、痛苦的，这是事实临及，人肉眼能看见。恩典时代已经作了这个工作了，现在又拔高了。以前是打你一下让你知道，现在是用话语来引导你、带领你在地上生活，直接告诉你你哪里犯罪了、这条路该怎么走、什么是顺服，这些都告诉你了。刘志被光照这是不是神向他显现了？（是。）神向他显现了，他没有俯伏下来，他瘫倒不下来，他把神向他的显现当作仇敌的攻击，当作仇视之物。今天是话语时代，神不作恩典时代的事。刘志总想说，“神没有光照我呀！没有击杀我呀！”你要等神作神迹奇事那是不可能的，神不会作神迹奇事了。今天是国度时代，比恩典时代拔高了。因为人长大了，不是以前的直接鞭打了，而是用话语来带领你。神的话直接告诉你该怎么做、该怎么走，神借着周围的人、事、物环境与你对话。这个能听懂吧？（能。）所以刘志寻求的这个神不作了。神什么时候作呢？神作工结束了，神的日子到了，那时候要各从其类，那就不是保罗的那个光照、击杀了，那是宣布你归宿的时候到了。保罗那个时候，神是给了他一个悔改的机会，所以咱临到的和他临到的那个不一样。所以今天你再想让神光照你，然后像保罗一样起来跑半个欧洲，这个已经没有了。再光照你那就是神公开显现的时候，就是神惩罚你的时候了，就是神定你结局的时候，而不是再用光照带你了。那个时候，神光照了保罗还给他悔改机会，现在你要再让神光照你，你就直接进地狱了。因为时代不同了，现在是话语时代，所以没有那一说了。今天临到你的是刀剑的击打，是审判刑罚、是揭露解剖。揭露解剖的是什么？审判刑罚的是什么？揭露解剖、审判刑罚的是你的悖逆、是你的罪。把你的悖逆、把你的罪捆绑起来，是不是捆绑撒但了？（是。）捆绑撒但是不是在拯救你？（是。）是拯救、是光照。可是这个拯救、光照，刘志能不能接受了呀？（接受不了。）刘志不理解，他觉得实在太难受了。我把神给他摆设的环境给他揭露出来以后，他把这个当成什么了？他常说，“呀，这帽子给我戴得太大了！”他总把这个当作是别人给他戴的帽子，那你说他还会有认识、还会有变化吗？就不可能了。神光照、击杀保罗的时候，保罗说，“你给我戴这么大的帽子，我有那么大的罪名吗？”如果他这样认识的话，他不会去跑半个欧洲。你说卫晋为什么会有那样的变化呢？人家即使不明白、转不过来、吸收不了，但是他心里想，“弟兄是对的，我是错的！”人家把这个位置先站对，慢慢扭转，吸收。但是刘志总是认

为“我是对的！我是对的！”总把自己放在对的位置上。你总看见自己是对的，那你怎么还能看见自己的问题呢？你站的位置不对，这就是神说的歪脖子看表——观点不正。

为什么解剖刘志解剖得多呢？什么原因？神是公义的，你相不相信？（嗯。）虽然说刘志太悖逆，但是他这里边有一个信，他相信有神。那刘志这个苦是因着什么呀？因着这个信，他不能跑、不敢跑。还有什么呢？他能为神舍弃，尽本分能出力流汗，尽本分能够求真求细，愿意为神效力，就是眼里流着泪还得干活。这是什么原因？这就是信。因着他在审判台前想跑又不敢跑，就是神说的牛马没有离开主人的鞭打。这里有三种情况，第一种就是顺毛驴，接受了教训以后成了家驴，这时候还用鞭打吗？不用了。第二种是什么？属于犟驴，就是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犟驴就离不开主人的鞭打，非得鞭子打上他才行，不打他就不行。虽然打了但是没跑，这也是家驴。第三种是什么？野驴。你用鞭子能打住吗？（打不住。）你还没有打两下，他撒开缰绳就跑了，你就拴不住他，他就不跟你。刘志属于什么呢？好歹他是个家驴，他不敢跑、不能跑，这就是他因着有信所受到的苦。他要是不信也不需要受这个苦，他可以回归世界大干一番。但他仅仅是相信有神，他的败坏性情还太严重，心太刚硬！“心刚硬”和“信”这是两码事。你相信有神不等于你的心就不刚硬，你的心刚不刚硬和你的信没有关系，这是两码事。他的痛苦就来源于这儿！刘志怎么就没有痛苦了？要么你的心不要刚硬，别人说的基本是事实你就能接受，这只是丢了一个虚荣脸面。就是昨天咱交通的，失去了往日的光彩与浪漫，你饱经风霜了，过后就看见神的爱了。你看看保罗来世，再看看卫晋，他们体尝“死去”“复活”的这个过程，他们有这个体尝了，看见神的爱了，过后就不痛苦了。还有怎么就不痛苦了呢？没信，没信也不痛苦。没信怎么不痛苦呢？“你愿意让我在这儿我就在这儿，不愿意让我在这儿就拉倒，我还不愿意信呢！还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神，我受你这个苦？受你这个凌辱？你每天起来就是踩我、踩我，给我戴大帽子！”如果刘志站起来一走，他还有痛苦吗？（没了。）没有痛苦了。在审判台前逃跑的人有多少？在审判台前逃跑了

以后，他还能得着审判刑罚吗？（得不着了。）没有审判刑罚，他还痛苦吗？（不苦了。）

这个和今天刘志说的，他得知神从来不赏识他，但还能为神效力一生，有什么区别呢？那个话说的是在黑暗之中，没有路途，没有经历过揭露解剖、审判刑罚。而刘志现在痛苦是因为他已经被光照了、认识了，但是这些东西他不愿意去对号，不愿意去承认，他想逃跑。“我只能把这个当作一个‘帽子’，这个‘帽子’是你们给我戴的。我本来不是这样的，是你们把我说成这样了，我如果承认我是这样的，我成什么了？所以这个事情我不能承认！”他没有接受，也不愿意接受。在他不愿意接受的时候，他心里怎么想？“弟兄不赏识我，我不管做什么，在弟兄眼里看着我总是个刺。人家不尽本分也对，人家尽本分不求真求细也对，别人作得都对，我就怎么做也不对。”他注重的是什么？他注重的是“做”。而神看的是什么？神看的是你的心。神说：“里面的变化才能决定你外面受的苦是否有价值。”（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爱神才是真实的信神》）不管我苦口婆心和刘志说多少，刘志感激不感激？刘志不感激，刘志认为我是踩他，不管谁帮他，他都认为是踩他，这是什么造成的？放不下脸面、地位造成的。在他这儿本来是得着光照了，本来是得着神的爱了，刘志承认吗？是不是数刘志得的多呢？刘志得的多是因着什么？是因着他的信，是因着他的信得的太多了。因着这个信，他能配合，他能出力流汗，他出力流汗多了，用的他多了，他在我身边待的机会多了，所以他得着了揭露解剖、审判刑罚，是因着他的信得的审判刑罚太多了。如果他不出力流汗，能不能得着这些？得不着。好多在家的、不去外边尽本分或者是临时工干上三天活就走的，还没有了解他，他就跑了，那他能得着吗？这是不是神的公义性情呢？（嗯。）你付出了神就恩待你，这是恩待！刘志，你能听懂吗？神的实质就是爱、就是拯救，你知道是拯救吗？神是不让你作恶，是带领你走一条生存的道路，让你得着下一个时代的生存法则，是想让你活下来，是想让你逃脱那苦难的日子。你不明白、不认识，你把这些当作了仇视之物。其实他是看见神的面了，但是在他心里感觉什么呀？“神不赏识我，神不搭理我，我不管再

受多少苦，反正也得不到你的承认，我回家吧，不来了。”我给他交通了这么多，把前边的路途都告诉他了，该怎么做人，都告诉他了，路给他说了，这就是活在光中，活在光中的人是不是幸福的人？

神交通了三类人的归宿，一部分人是活在了黑暗的地狱之中；一部分人是活在一种信仰之中；一部分人是活在了光中。跟随神的人是活在了光中。你是想活在光中还是想活在黑暗之地哀哭切齿呢？刘志活在光中但是他感觉不到光，他感觉到的是仇视、是击打。他感觉不到神对他的恩待，所以他今天能拿出这一段话来，他觉得，“不管我出多大力，神不赏识我，神看不起我。”对他的揭露解剖，他认为是看不起他。人在神面前是什么东西？地上有义人吗？（没有。）地上的人都是罪人！神来就是审判刑罚人的罪，神应不应该审判刑罚人的罪？（应该。）可刘志在这儿就接受不了了，“我不是义人？我在你面前就是个罪人？”他总觉得，“我在你面前怎么是个罪人呢？”他活在这个里边，“噢！你不赏识我，你不把我当义人待，你总把我当罪人待，神不赏识我。神不赏识我，我该怎么走呢？神说：‘1．如果你真是一个效力者，那你能不能为我忠心效力，不掺有一点糊弄与消极成分？2．如果你得知我从来就不赏识你，那你能不能留下来为我效力一生？3．如果你出了很多力，但我仍是对你很冷淡，那你能不能继续为我默默无闻地做事……’（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背叛 二》）”他就把这些话拿出来了。这是什么时候的话呀？是神在向你掩面的时候，神不说话、不作工的时候，这是你需要经历的。就好像2012年神击打牧人羊群分散了，人活在黑暗中，那时候还有光照吗？（没有了。）神不说话、不作工，神把圣灵作工也收回来了，你无路可走，那时候才该有这样的心志。就是知道自己是效力者，依然能往前走，看着神不重用你了，你依然做你该做的。我在那个时候是怎么走的？就是神说的这些话，神向我掩面了，人家说我是敌基督，没有人解剖我，没有人引导我，没有人给我指路途，我不是活在光中，我也不是活在迷雾之中，我是活在黑暗中。那个时候是神对人的十一条要求临到了，是神在试炼人。

刘志现在是活在试炼中吗？（不是。）是活在光中。你活在了光中你还说你活在了试炼中，这就把神作的工给诬蔑了、否认了。刘志，这个话你能听懂吗？我手把手地带你、教你，把灵界的实情告诉你了，你是完全活在了光中，这是神的恩待。活在光中是神的爱，神赏赐你了没有？是不是神赏赐你了？（嗯。）神高待了你！谁能得着这么多的审判刑罚？你是活在了幸福之中，但在你这儿，你说是神对人的十一条要求临到你了，“给我戴帽子，弟兄不赏识我，不赏识我，我还得往前走”。刘志把光说成了是黑暗，把正面的当成了反面的，当成了我2012年临到的那种环境。那个阶段人家都是攻击我、咒诅我，我在那种情况下依然走着正义的路。在这个时候是我带着你走正义的路，你不愿意走正义的路，你想走自己的路。你不能走你自己的路，然后你说你活在了熬炼中，你说神对人的十一条要求临到你了，所以这是谬解，是错误的领受。为什么会有错误的领受、谬解呢？这里边离不开刘志的本性。刘志始终是为什么活着？名誉、地位、荣耀。“弟兄老踩我，我这脸就丢尽了，不行，我还得把这个脸面挽回来，我不为自己挽回，谁为我挽回呀？交通这些话就是让你们看见我刘志是谁，我现在走的什么路。我刘志是处于一种熬炼中，不管谁对我攻击、击打，我依然还要信，我依然还要做我该做的，该效力效力，该作工作工！”怎么来了这么一个结果呢？这个结果是不是有点奇怪？奇怪的背后是什么呢？就是他“父亲”告诉他的：“你不能丢了你的面子，你得为了你的面子。”刘志这么一来，他在弟兄姊妹面前是个什么？“你看人家刘志在无路可走的时候，神的十一条要求能够带着人家走这条路。”弟兄姊妹对刘志是仰望、是羡慕，能得来这么一个效果。“可是如果我不这样给弟兄姊妹交通，弟兄姊妹会怎么看我呀？那我就真成了人家给我戴的那个大帽子了，我就真成了那种人了，我就不是个人了，不是维护神家利益了，丢不丢脸？丢不丢人？信着神却是……说不成了，没办法说了！”刘志，你心里边有没有这个想法？（刘志：……）现在想什么？“弟兄又给我戴大帽子了！”（刘志：没认识到。）我说的你听懂了没有？（刘志：听懂了。）光顾着招架我了！

267 你因着信得的太多了

1　你因着一个“信”字得了不少的审判或咒诅，但你有了真实的信，你有了真实的信，你得着了最真、最实、最宝贵的东西，你得着了最真、最实、最宝贵的东西。因你是在审判中才看见受造之物的归宿的；你是在这样的审判中看见造物主的可爱的；你是在如此的征服工作中看见神的臂膀的；你是在这样的征服中看透人生的；你是在这样的征服中得着了人生的正道，得着了人生的正道，明白了“人”的真意的；你是在这样的征服中才看见了全能者那公义的性情与他美丽的荣颜的，与他美丽的荣颜的。

2　你是在这样的征服工作中得知人的来源，又明白全人类的“不朽的历史”的；你是在这样的征服中了解人类的祖先与人类败坏的起源败坏的起源的；你是在这样的征服中得着了喜乐，得着了安慰，也受到了不尽的责打、管教与造物主对受造人类的斥责之语，与造物主对受造人类的斥责之语；你在这样的征服工作中得着了祝福，也受了人所该受的人所该受的祸……这一切，不都是因着你那一点点信吗？得着了这些，你的信不也增多了吗？你得的不是太多了吗？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征服工作的内幕　一》

为什么要把人打到无底深坑

咱刚才谈的是什么？咱谈的是神为什么拯救人，其实也就是神拯救人的方式，就是神把在伊甸园中能够剩存下来的一个生存法则，该怎么做一个人都告诉你了。现在的人活出来的都是什么样呢？根据这一段时间的解剖，你看见人的污秽、邪恶、败坏了吗？吃着神的、喝着神的、呼吸着神给咱的这一口气息，可咱活出来的都是什么？活出来的都是魔鬼样。就不要说做什么了，你在神家尽个本分都不能好好尽，你还配活着吗？不配活着！撒但在那边控告、嗤笑。以前咱交通过，神怎么拯救人呢？一开始神是要把人类交给撒但，也就是让人经历撒但的苦害、经历撒但的玩弄，人被撒但败坏以后，活在罪中还不知罪，活出来的是一个撒但样。这个时候借着神话的揭露解剖，让你看见你这个鬼样，看见你的痛苦完全就是撒但的一种苦害。当你看见了以后，从心里恨恶、弃绝撒但，按着神的话重新做人，这个时候神新造的人类出现了，神也就打败撒但了。咱上午解剖了景介，你说他现在痛苦不痛苦？（痛苦。）这个痛苦、难受是从哪儿来的？他要不为他的面子活着，踏踏实实做人，哪有这些痛苦呢？这就是撒但的玩弄、撒但的苦害。让景介临到这样的环境，就是让他认识撒但的苦害。当他能认识到自己表演出来的，活出来的就是个鬼样，并且感觉到给自己带来是一种伤害、苦害的时候，才会有变化。也就是说只有感觉到这样不好，才会背叛撒但给的生存法则，不再为了面子活着，这个时候才会实行真理。实行真理以后，就会感觉到轻松加愉快。为什么会轻松加愉快？简单了，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用绕圈圈了，不用那么累了。反过来人跟人之间相处怎么了？好相处了。怎么好相处了？有啥能沟通了，能对话了。上午咱交通死不要脸了，是吧？人为了面子活着的时候，在他自己来看他是死活都要脸的，可在别人来看他就是死不要脸。别人都看着他是死不要脸，但他自己看不见，同时又痛苦。从这儿就能看到，神为什么拯救人呢？就因为人活在罪中。神话揭示出来以后，让你看见自己污秽、邪恶、败坏不堪，同时神又告诉你真正人的模样是怎么活出来的，神要让你脱胎换骨，让你脱去原来的鬼样，重新做人。当你按着神给你的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活出来了，也就是按着神原计划的人的模样活出来了，你就活在了神的权下，成了属神的人，那你这个人就蒙拯救了。神打败撒但

是打败什么？就是把你里边的这些思想揭露解剖出来，从撒但来的、根深蒂固的这些思想在你身上站立不住了，撒但的鬼道道站立不住了、打垮了，这就把撒但打败了。神是借着人的实行把撒但打败了，也就是说撒但在你身上不能作王掌权了，反过来，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了，你这个人也就得救了。

我说这些话，道理上你们好像都知道，是吧？可是让你自己说呢？能不能说清楚？（说不清楚。）就和卫晋一样，“我给别人交通了，我自己才搞清楚了。”你如果能够把神怎么拯救人的、神拯救人的宗旨、神的心意、什么是真理全部搞清楚，还能够搞清楚它们之间繁琐的关系了，我还用追着你实行真理吗？就不用了。因为你知道生命是给你自己追求的，你是自己救自己呢，让你实行真理不是要害你。你得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圣洁、什么是卑鄙无耻。神有句话怎么说的？神说：“不是‘我’败坏人类……”（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救赎时代的工作内幕》）神为什么这么说？不就是因为人听信了撒但的引诱，吃了神不允许人吃的善恶树的果子之后，人才邪恶、败坏了吗？可在人心里不解，神不让人吃善恶树的果子，为啥神还要在园中安放一颗善恶树？人不明白神的心意，对神就有误解，好像是神在玩弄人一样。所以，神就摆设环境与你对话，告诉你神的心意，最终让你搞清楚不是神败坏了人，不是神想要让你难堪，而是神要不择手段地赐给你真理，神是想尽一切办法让你活下来。景介，听懂了吗？（景介：不知道这个话怎么顺下来。）最起码字面意思的这个道理、理论听懂了吧？咱能不能叙述出来？（景介：能。）咱听懂了以后，就应该知道这个路该怎么走了。

神要拯救人，第一步你要干什么？（景介：做诚实人。）你能做了诚实人吗？（景介：做！）我不是让你发誓，你没听懂我说话的意思，我是说你想做诚实人就能做了吗？（景介：不是。）想做诚实人这只是一个盼望、愿望，实际上还做不了诚实人。因为撒但性情在你里面作怪呢，撒但性情占有你，你就不知道什么是诚实人。刚才交

通了神怎么拯救人，你要想活出人的模样，你必须知道什么？你必须知道你活出来的是个鬼样。你不知道你活出来的是个鬼样，你就自认为你活的就是人样。当你自认为你活的就是人样的时候，我和你说："你活个人样吧"，你听吗？（不听。）卫晋就听不进去了。（卫晋：我认为我活的就是人样，是你给我说的不是人样了。）所以必须把你认为的人样打成鬼样，让你看清楚，在神看你活出来的就是鬼样。你看着你是个鬼样以后，你就开始厌憎、恨恶它了。你厌憎、恨恶它，你才能背叛它，你才能不被它利用，才能不为它说话。你不为它说话时，你才能和它脱清关系。你看不清它，你就要为它说话，你觉得为它说话就是为自己说话，你把它抱得紧紧的，神话能带动你、能拉动你吗？所以说第一步就是先把自己看清楚，看清楚自己是什么鬼样，这是信神的第一步。你为了得着神，为了信神成功，第一步就是先看清自己的鬼样，看清自己是怎么活在撒但权下的。"我怎么就成了大红龙的孝子贤孙了呢？"你得先找着你怎么成了大红龙的孝子贤孙的，你怎么能成了撒但的后裔的。信神就认识自己认识神两门功课，可是人恰恰不这样想，不这样揣摩，不这样认识自己。他揣摩什么？"我哪里与神相合呢？我哪里是正面的呢？"他不想他自己那个黑暗面，他也不认为他有黑暗面，他更不允许你说他有黑暗面，这就是人最难办的地方。所以，我和你说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是必须让你搞清楚神是怎么拯救人的。神把你打成一个污鬼、邪灵的目的不是让你做污鬼、邪灵，是让你怎么呢？是让你从污鬼、邪灵群居之地走出来，不要再被它熏陶、感染。我说这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神将要把人打到无底深坑，打成污鬼、邪灵，这样才能把你打死。把什么打死？把污鬼、邪灵打死，你才能做人。

我说你是污鬼、邪灵，你跟着我这个思路走了，你就会说"我是污鬼、邪灵，我哪里活出来是污鬼？哪里活出来是邪灵？哦！我知道了……"你跟着这个思路走，你就会认识污鬼、邪灵。如果我说你活出的是污鬼、邪灵，你说"那是你说的，我不这么认为！"或者是说"你也太恶毒了吧，把我说成污鬼、邪灵，那你是什么呢？"那你说你还能有进入吗？你还能蒙拯救吗？你就不会恨恶它，更不可能背叛它，你也

不会把正面的接受过来。所以，神要拯救人就有一个步骤，第一步要干什么呢？把边缘性的工作得先作了，实质性工作才能作。也就是先把你身上外表的这些污秽的东西清理干净，才能再作实质性工作。这好比说你回家做西红柿酱呢，你拿了个瓶子直接就放西红柿吗？你这样放上西红柿最后也是会坏的，你得先把边缘性的工作作了，把这个瓶子杀了菌、消了毒，然后再把干净的西红柿放在里面，这才行。那咱今天就得先消毒、先杀菌，先把你里面那些垃圾倒出来。在我挖你里面垃圾的时候，你如果这也不放那也不放，那就清理不干净。现在这是经营人呢，可不是清理一个玻璃瓶，玻璃瓶你能给它强行洗涮，你说景介抱住那些垃圾不放，我怎么给他强行洗涮呢？还得需要人家配合呢，是吧？现在知道边缘性的工作和蒙拯救的关系了吧？等神作工结束以后，神就要看你是活在谁的权下了。如果你依然活在撒但的权下，依然是丑陋不堪，那你就是属撒但的。神话掌管了你了，你站在神一边，这才能说你是属神的人，这就生存下来了。

今天下午你们看见景介这是个什么表现？（景介：魔鬼样。）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景介把你的魔鬼样说说，自我认识一下。（景介：说一件事总是绕绕绕，迷惑别人了，光说事了，自己不会生命进入，不认识自己的性情，还发火了。刚才一谈才知道这是个鬼相。）景介有个鬼相，有个什么鬼相？我说和他交通交通，和他说说话吧，他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你说那是不是鬼相？给你交通真理呢，你是低头叹气，连话也不想说。（景介：鬼相出来了。）刚才景介说罗艳的那些事情，你要说他打压罗艳，他服吗？不服。你说他没有打压罗艳，成立吗？（李娟：不成立，从他的说话上看，他已经盯上罗艳了。）你从他所做的事情上看，罗艳和中间人去了福音对象家了，不管往出赶了还是怎么了，中间人出来了。中间人在福音对象家也待不下去了，福音对象他妈是原教会的带领，他妈还弄着腿了。罗艳把这个信息报过来了，给了景介你这个当家的了，你这个当家的怎么看这件事情？你刚才说什么了呀？“他妈腿断了，这正是大好时光，不是正好能给她见证吗？”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是景介和中间人去的，人家把中间人给拒绝了，景介就没有进门，下午再有人和景介说“去吧，大好

时光”，你说景介会怎么想？景介，你去不去？（景介：我知道她腿断了，要是我，我就进去了。）这里还有个背景，二十天了，这个福音对象根本就没有正式接受，没接受下来，还是左右摇摆不定的悖逆期，那边又加了块“石头”，他妈在教会里面，腿还断了，你说你能不能进去？他妈腿断了，他妈欢迎不欢迎你？（不欢迎。）他妈把你们看成什么了？敌基督。“我的腿已经断了，我再接待个敌基督？你不是要我的命呢！”况且他妈还是原教会带领，景介，在这个背景下你去不去？你打仗的时候，你去不去打原教会带领，不去吧？（景介：嗯。）那你把你刚才说的话又否了。他妈在呢，他妈是原教会带领，而且腿还断了，上午的时候，你进不进？（景介：不进。）上午不进，那下午再有人让你进，你怎么办？（景介：抵触。）你抵触了，可不是人家罗艳抵触。就换了一下位置，你就抵触了。

今天这个工作是谁安排的？（景介：我安排的。）就和当时大卫一样，大卫犯了罪，神在那里看着呢，那时候神是让先知拿单给大卫讲了一个故事，故事里边这个人就是他。大卫说什么了？“行这事的人该死！”拿单说：“你就是那人！”你说吧景介，神给你摆设的功课好吧？你自己做的事，反过来让罗艳把你打回来。这个活儿是你安排的，你是负责人，这个活儿二十天没作下来，你对这个活儿是不是应该了如指掌？（嗯。）你了如指掌了没有？你本身就处于失职，你没有了如指掌。他们从福音对象家出来了，那第二次你该不该了解一下呢？你也没有去了解，然后你直接就让罗艳去了。景介，你现在心里在想什么？（景介：指挥失误。）指挥失误！景介还有个高明之处，挺会为自己辩解表白的。指挥失误，这是不是指挥失误的问题？这就谈不到指挥。什么是指挥？指挥是不是就是安排？指挥就是统筹安排。对手布下阵了，让出阵呢，指挥在这儿安排，张三上，张三上完，李四上，先是哪个步骤，后是哪个步骤。只要有指挥就有安排，只要有安排就有步骤，你里面有这些吗？既然是指挥，那就必须得对下面的人了如指掌。咱谈不上了如指掌，总得有了解吧！你有了解吗？没有了解，没有步骤，哪来的安排呢？那你这个指挥就没有作指挥的工作。你只是坐在这个位置上敷衍了事，不加思索，任着性子，

搞着个人的经营，这有几个罪名？尽本分不加思索、应付糊弄到了极端，还有什么？（搞着个人的经营。）搞着个人的经营，经营什么？（权利、地位。）2012年大传福音的时候，他们要的是什么？要的是成绩、要的是政绩，他们管不管下面人的死活？（不管。）景介管不管下面人的死活？管了没有？（景介：没有。）没有，你追求的是地位，指挥下面的人，“去去，最大程度地把他作回来”，这是不是搞政绩呢？不加思索搞着个人的经营，我说的这两个表现可以代表什么？景介是不是在尽本分？（景介：不是。）那是在干什么？景介，你不是在尽本分，反而在神的作工中搞着个人的经营。搞个人的经营这个成立不成立？承认不承认？（景介：实质就是搞个人的经营。）因为你都是为名誉作工，所以说你是搞着个人的经营。如果这个福音对象作下来了，这是谁的功劳？在景介的指挥下，把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完全做成了！罗艳都说不行不行，你看最后成了。这个事一旦成了，那是谁做成的？虽然是罗艳去做的，但罗艳是在什么前提下去的？是在景介的指挥下、在景介的逼迫下才把这个福音对象作成的，功劳是景介的。但如果把这个福音对象作砸了呢？（罗艳的事。）这就成罗艳的事了，“罗艳没有智慧、没脑子！”世上有句话“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所以如果出问题了，那就和景介没关系了，为什么？因为景介不是当事人，“我并不知道什么细节，你这么大一个人了，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咱不是在尽本分，景介，这是在干嘛？这对神来说是不是一种欺骗呢？（嗯。）欺骗！“我指挥她去了，我安排她去了”，从外表来看你还是指挥，可实质上呢？那时候法利赛人试探耶稣，“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说什么了？“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太22：37-40）在律法时代已经开始要求了，在恩典时代就不用说了，你在国度时代是不是应该实行出来了？景介，你尽心了吗？（景介：没有。）尽心、尽性、尽意，你尽上哪个了呢？（景介：哪个也没尽上。）哪个也没有尽上，这就是指挥！哪个也没尽上反过来还搞着自己的经营。

今天过来和你交通的时候，你还滔滔不绝、理所当然，你说这是什么形象？（SJ：假冒为善。）假冒为善。是不是狐狸进了伊甸园了？践踏！神最恨恶的是什么人？神最恨恶的是跟随着他又抵挡着他的人，在神的经营工作中搞着个人的经营。诫命中最大的一条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其次是什么呢？（景介：爱人如己。）景介什么都知道，但就是不那么做。爱人如己，你爱人了吗？你不要说爱别人、爱我了，你爱你的部下吗？一个将军如果不爱他的部下，你说他这个部队能生存下去吗？爱人如己，别的没要求你去爱，最起码对你的部下，他的生死、他的情形，你得关爱。可实际上咱是怎么做的？所以说咱活出来的完全就是个魔鬼样，没有人的样式。咱以前交通过，每一个人尽本分所在的各种环境都相当于在伊甸园里，神给了你伊甸园就是让你去管理呢。景介，你就是这么管理伊甸园呢？你就是这么带领弟兄姊妹的？你对得起谁？本分是这么尽的，工作是这么抓的，对弟兄姊妹是这么对待的，咱来到神面前怎么交账呢？眼看外面的灾难一天比一天大，还不害怕吗？咱第二次回来，该不该珍惜这个机会呢？你是怎么对待神给你的这次机会的呢？玩弄？神这么恩待你，这么高看你，你就是这样还报神的？就不要说对不住神了，连人都对不住。咱作在神身上的是什么？完全就是为了得福，是一种赤裸裸的交易。雇工也不是好雇工，人家雇工是出一份钱干一份活，咱是什么呢？只挣钱不愿意干活，不是忍气吞声就是欺骗，没有理解。景介，你对理解怎么认识？（景介：不明白神的心意，不明白神的良苦用心。）作为一个指挥，你对神应该有什么样的理解呢？

了解和理解这两个词有什么区别？了解，你的言行、举止什么我都了解。神怎么说的？神说："做母亲的怎么样了解自己的孩子，神也是怎么样了解每一个人。"（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什么是性情变化与性情变化的路途》）什么意思？了如指掌。你孩子今天在外面受人欺负了，他回来不说话了，当母亲的你能不能看出来？（能。）他的一个眼神、一个行动，走路的快慢你都知道了，这叫了解，了解就是知道了。再说什么是理解，神说："做母亲的怎么样了解自己的孩子，神也是怎么样了解每一个人。"那能不能说，"你是怎么

理解你的儿女的，我就是怎么理解你的？”这话能不能说？（不能。）不管你的孩子是好是坏，你对你的孩子是不是得关心？关心就意味着什么？是不是就是了解了？你对你孩子了解了能不能说成是理解？（不能。）那现在清楚这个了解和理解的意思了吗？了解是对你做的这个事、对你的思维全部能够知道了，清楚、明了。理解意味着认同，认同你的说法、认同你的观点，我与你站在一起。你们说我了解不了解卫晋？（了解。）理解不理解卫晋？（不理解。）我一点都不理解卫晋啊。卫晋说，“我都不说了不说了，你还要说”，这叫理解？我对你是了解，不是理解。（卫晋：SJ对我是理解。）你把SJ拖下水了。SJ也不理解你，SJ是同情你。（卫晋：可是同情也在理解里呀！）你又迷惑人了。她是了解你，了解你从而产生了一个同情心。SJ了解你什么？了解你太爱面子，“不能再那样说卫晋了”，对卫晋产生了一种同情心，“少说点，快不要说了”，这叫同情心。理解就成了你的后盾了，支持，“对着了、就是”。你孩子喜欢打游戏，你了解不了解他的性情？（了解。）你理解吗？（不理解。）“我就想不通了，你为什么天天打游戏呢？”不是理解了，是想不通了。孩子每天上学起早贪黑的，也是一种辛苦，为了什么？为了想考个好学校，当妈的还要在背后大力地支持，那叫什么？（理解。）孩子们能够孝顺父母，“哎呀！我家里困难，父母养活我们不容易”，这是对父母的一种爱。那个爱是从哪里来的？从理解来的。不单单是了解，还有理解。寡妇熬儿，儿子想，“我妈为了供我念书抛弃了多少，付出了多少，她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吗？”他理解他妈，所以他就能够支持，能够还报。了解和理解，咱现在搞清楚了。

神说：“话说到此，我们发现一个人都从未发现的问题：人与神的关系仅仅是一个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是得福之人与赐福之人的关系。说白了，就是雇工与雇主的关系，雇工的劳碌只是为了拿到雇主赐给的赏金。这样的利益关系没有亲情，只有交易；没有爱与被爱，只有施舍与怜悯；没有理解，只有无奈的忍气吞声与欺骗；没有亲密无间，只有永不能逾越的鸿沟。”（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人在神的经营中才能蒙拯救》）你与神之间是什么关系？就是交易。没有理解，

只有忍气吞声与欺骗。也就是说忍气吞声、欺骗和理解是反义词，是相反的。忍气吞声代表着什么？怨气冲冲，“我有什么办法呢？胳膊扭不过大腿！”卫晋在心里边说“你愿意爱谁爱谁！”这话他敢说出口吗？忍气吞声！景介呢？“当着这么多人解剖我，我没办法活了”，忍气吞声，低下头来，“我去外边没活路了，我还得回来，算了，谁叫我是受造之物，我有什么办法呢？”忍气吞声。他并不是服气了，并不是知道他做错了，而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什么招都使过了，实在是没办法”，忍气吞声。咱尽本分呢？尽本分是什么？是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还是忍气吞声呢？（卫晋：忍气吞声。）忍气吞声。“没办法，我不尽本分就得死，不尽本分瘟疫、地震、饥荒就临到我了，我也不愿意尽本分，没办法，不得已，谁叫我是受造之物，人家是造物的主呢！”要么忍气吞声，要么就是欺骗，就这两种情况。我看见你不说话了，你怎么了呀？忍气吞声。我看见你高兴了、喜乐了，不用说了，你肯定在背后干了抵挡神的事了，你肯定欺骗神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在搞一个交易，当你赚了，你会难受吗？会忍气吞声吗？赚了就会怎么呀？（SJ：高兴。）高兴、喜乐，没有忍气吞声。所以只要你在尽本分当中不是忍气吞声，是高兴的，我就不用去分辨，也知道你这肯定欺骗神了。我今天一看景介，景介忍气吞声了没有？（没有。）这肯定是个骗子，怎么说是骗子呢？在尽本分的过程中他没有尽心、尽性、尽意，他搞的是一种欺骗，他是一种骗取。就刚才说了，他尽的本分属于什么呢？属于随意糊弄。随意糊弄了还说他是指挥，这是不是骗子？你骗谁呢？我没看见你？你是怎么尽本分的？你去抠工作了？你去了解了？还给自己戴了个高帽子，我“安排”了！这“安排”二字是轻易就能说出来的吗？神主宰安排，你看神是怎么主宰、安排的？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给你预备什么样的人、事、物，说什么样的话，都是神的精心安排，一字一句都不差，这叫安排。人家SJ在那儿是怎么安排的？她把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都安排好，安排不好一晚上熬得睡不着觉，那叫指挥、那叫安排。景介安排什么了？景介是这样安排了，“那个谁谁谁，你给他发个信息，去！”这叫什么？连大卫都不如！大卫看上了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以后，大卫是怎么安排的呢？他要把乌利亚送到战场上，让他去送死去，他还得怎么呢？给乌利亚的将军写封信，让那个将军把乌利亚安排到战乱的地方战死，你看他还得这样安排一下，还得写封信。你呢？连这些动作

都没有，这哪能是安排？你没有“安”也没有“排”，这不叫安排，这叫什么？这叫随意处理。“去吧，想干什么干什么去！”咱在尽本分的过程中是随意处理。你来这儿是干什么呢？你是教友？你是来帮忙的？景介是什么？景介是全职的将军！全职的将军对待工作竟然是随意处理，这是不是羞辱神的记号？就这样还打败撒但呢？撒但在后面嗤笑了，“看看我的孝子贤孙，你看看我派的这个差役怎么样，可是把这个伊甸园给搅浑了吧！”这就是咱实际活出的模样，这就是活出的一个鬼样。

刚才交通的是了解和理解，是吧？神就这么了解咱，就知道咱是什么东西，所以说神安排了合适的人、事、物，在什么时间段表演、上场。神说中国人是什么呢？要污秽有污秽，要败坏有败坏，尽是欺骗。神来在地上就像来在猪圈一样，人生在罪中不知罪，根本看不见自己有污秽，因为人就是那东西。就像猪在泥潭里面滚来滚去，它不觉得肮脏。咱今天信神了，作为神的子民，咱欺骗神了，忍气吞声了，都不知道那肮脏，都不知道那见不得人，反过来咱还能放在桌面上，还振振有辞地去谈，这是不是神对咱的了解呢？神就知道咱是啥东西，这是神对咱的了解，但不能说成是神对咱的理解。这是说了一个反面的，正面的是什么？正面的是理解，神要的是什么？要的是你对神的理解。怎么理解？神来拯救人了，神要赐给你真理是不择手段，神要拯救人是不择手段，这不择手段给你肉体带来的都是刀剑与击打。当刀剑与击打临到你的时候，你知道是神的爱吗？你知道是神的拯救吗？审判刑罚、修理对付是神对人最真最实的爱，咱信神二、三十年了，你不知道？你知道。就和卫晋一样，卫晋知道我说的话是对的，“弟兄说的话对着呢”，但就是疼痛难忍。他知道是对着呢，知道这是神的拯救。神怎么拯救人呢？神是借着撒但败坏你，你就活在了败坏性情里，让你把这个败坏性情活出来，因为你对败坏性情不认识，借着神话再给你揭露出来，你才看见了你的丑陋不堪了。你是才看见了撒但败坏人的事实，不是说你才活出来败坏性情。咱刚开始相处的时候，国度建造刚开始的时候，人都是一猛之劲，都是凭热心。景介尽本分还用卡吗？还用管吗？不用卡、不用管。景介在前边打仗

了、交通了，等过了二、三年以后人麻木了，人也就没劲了，所以神说用时间与事实来证明一切。用时间与事实来抓捕你的罪状，来显明你。抓捕你罪状的目的是什么？抓住你的罪状，是让你看清自己，让你看清撒但把你败坏成什么了。这是撒但的玩弄，这是撒但的苦害，你说你痛苦不痛苦呢？你的痛苦、难受是从哪儿来的？是撒但的玩弄带来的。显明你的目的不仅仅是让你看见你怎么邪恶、败坏，而是要让你把灵界看清楚。神的目的是让你看见灵界的撒但是多么的残忍，是多么的与神为敌，与神为敌到多么邪恶的地步。它派的差役能干出什么事来，你不能直穿灵界，你看不见，所以神只能是让撒但败坏的人在实际生活当中活出来。你看见活在肉体中的人就等于看见了灵界的撒但魔鬼，让你看见撒但的邪恶以后就是让你去背叛、恨恶、厌憎撒但，这是目的。当你看见了以后，神再用话语揭露出来，这叫对号入座。神话给你说出来了，你不会对号入座，然后神又指派我过来给你来个解说，你听不懂再给你加一个解说员，这总能听懂了吧？你连了解、理解都不知道，我再给你解释，让你把这个搞清楚的目的是什么？是让你能够认清它、恨恶它、背叛它。背叛它是让你弃绝它，弃绝它重新做一个人，重新做一个有良心、有理智的人，重新做一个真正的人。你如果能按神话活出来，这就是一个真正的人，就是活在神权下的人，就是一个真正的人。活在神权下的人，就是有真理的人。活在神权下的人，就是蒙拯救的人。神话能在你身上作王掌权，这就是神拯救人的过程。

把拯救人的过程告诉你了，你对神拯救人的过程了解了，这是不是把神拯救人的作工给了解了？了解了但不等于理解了。了解了以后，神要把你实际地摆在合适的环境中，修理对付、解剖你，你是不是就难受了？神要把你肉体里的撒但捆绑起来，对你的肉体来说，就是刀剑与击打。而且神为了拯救人、供应人生命是不择手段的，神还专门派了一些不合你观念的人、事、物，说一些你不愿意听的话语，对你的灵魂来说，这都是一种刺激。在这个环境之下，你就站立不住了，你就难受了，“凭什么？为什么？”就出来了，所以不是忍气吞声就是欺骗。“这天天尽本分，尽到何年何月呢？”咱刚开始尽本分是一

猛之劲，要好好尽本分，尽心、尽力，尽了三年，第四年消极了，疲软了，盼日子了，这灾难什么时候来呢？神的工作什么时候结束呢？神说结束了结束了这什么时候能结束呀？就开始应付糊弄、欺骗了。明明知道蒙拯救的过程，但还要起来欺骗，还要起来发怨言，这是什么原因？这就是只有了解，但不理解而造成的结果。就像你对孩子一样，孩子们喜欢打游戏，你是想让他念书。孩子在高兴地打游戏，你了解不了解他？你了解他但是不理解他，你就要阻止，不让他打游戏。而咱呢？咱对神的作工了解不了解？神话吃喝了那么多了，可以说是了解的。了解了但是不理解，“凭什么？为什么？”因为神摆设的环境涉及到你灵魂深处的东西了，让你感觉到灵魂深处的“伤害”了，你不认为是神的爱临到了你，所以你就开始讲理了。当你对神作工从不理解变成理解，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当父母的打孩子、骂孩子，是不是都是为孩子好啊？如果对父母不理解的孩子，他会起来跟父母造反。如果理解父母的那个孩子呢？（就会听他妈的话。）单是听话吗？“我妈都是为我好啊，我妈不容易啊，我妈打我是因为爱我啊，打我打得越狠，说明爱我爱得越深。我妈爱我，我该怎么办呢？我该不该还报她呢？我小时候不好好学习，我妈可打我了啊。我妈‘啪啪’地打我，虽然我身上疼了，但我也把我妈气得喘不上气来了，我差点把我妈给气死，你说我还是东西吗？你说那时候我妈为了让我好好学习，为了我能成才，气得她都要吐血了，我妈差点献上了生命。你说我现在不孝敬她能行吗？”当你看见你妈做在你身上都是爱的时候，你老婆不让你孝敬你妈能行吗？虽然你妈那时候是打你，但你还是要孝敬你妈，那叫理解。因着理解就产生了爱，因着理解就产生了认同、还报、报答。当你对神产生爱的时候，你做什么事情还有难处吗？当你对神产生爱的时候，你尽本分还会忍气吞声吗？还有欺骗吗？这些就没有了。所以说，当你看见神所作的都是对自己的一种拯救，你就会对神产生真实的爱。

如果今天景介真的对神作在他身上的工作理解了，他会有什么反应？自己有个心思，“哎呀！我被撒但败坏了六千年，要污秽有污秽、要败坏有败坏，连自己是个什么东西都不认识。神为了拯救我，

神为了让我能活下来，神为了让我能活在他的国度里面，神为我是操碎了心。神为我操心操了多少年？六千年！六千年了神苦苦地巴望着我，他就在我身边守候着我，等待着我的悔改，等待着我的苏醒。因着我的刚硬，激起了神的怒气。神发再大的怒气，他也是为了让我苏醒。他击打我，也是为了让我苏醒、为了救活我，咒诅我也是爱，审判刑罚我也是爱，他的审判、咒诅都是为了让我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让我能苏醒，神这样作都是为了拯救我。神一次又一次地为我摆了那么多环境，今天神又摆设弟兄过来，把我完全不明白的这个灵界实情给我一个一个地阐明，抓住每一句话来点醒我。当父母的又有几个是这样对待孩子的呢？抓住每一个动作，一句一句地交通，苦口婆心，从一个词一个词交通，让我去理解、去认识，神这是动用了多大的工程呢？神为了让我明白，还给我摆设了一个罗艳，还给我摆设了一个不接受真理的福音对象，还给我摆设了一个不接受真理、还在原教会的福音对象的母亲，还得让她的腿断了。如果不是她这个腿断，如果不是福音对象的这个母亲，我哪会有这个碰壁？如果没有这个碰壁，今天弟兄解剖我什么呢？让我认识什么呢？这些人是不是都是为我服务的？神为了让我认识，那个人的腿给断了；为了让我认识，这两个人二十天了不进入；为了我的生命进入，反而把他们的生命给耽误了，神作在我身上的都是爱，神太爱我了，我怎么还报神呢？我无言表达。今天临到我的不管是审判刑罚还是击打我，我肉体再痛苦为了谁？神说：‘可以说，人都是一文不值的贱货，因为人并不宝爱自己，难道自己不爱自己，而是糟踏自己，这不是人的不值钱吗？’（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说话的奥秘揭示·第十四篇》）连我自己都不爱惜自己，让谁爱惜我呢？只有神最爱人，神为了让我能剩存下来，真是精心安排、良苦用心啊！神是不愿意把我的这个灵魂断送了。”当你认识到这儿，你就理解神的良苦用心、理解神的精心安排了。咱交通什么歌了？《神将人类带入了新的时代》，“我眼观看宇宙全貌，正是我作工的好时机……”（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七雷巨响——预言国度的福音将扩展全宇》）“地震、瘟疫、饥荒为了谁？还不就是为了让我苏醒？还不就是为了让我看见神的权柄？神无所不能，为了让我看见神的喜、怒、哀、乐，把天上的烈火显给我看。多少人死于地震、死于瘟疫，多少人在地震、瘟疫中苦苦挣扎，而我在安逸之中，为什么？神要让我看戏，神要让我儆醒。他们的生与死都是为了让跟随神

的人能够看见神的性情，明白、认识这是神向我显现！神动用了多大的工程？作了多大的工作？就不要说其他的，就全能神来在地上三十年了，受了多大的屈辱！在这二、三十年中我怎么配合神的经营了？我这二、三十年是怎么过来的？在神的拯救期间我是贪玩、应付糊弄、欺骗神，我这二、三十年就是应付糊弄、欺骗神过来的，就是与神搞交易过来的，伤透了神的心。今天在弟兄的交通下，我能够看到一点，看到神给我摆设的人、事、物，神作在我身上的都是爱，我怎能不感动万分？我该如何还报神的爱呢？该不该把我全身献给神呢？自责，懊悔，痛恨自己的悖逆、痛恨自己的过去，重新立心志，我要重新做人，还报于神！不要让神在我身上的良苦用心付诸东流，成了白搭工。撒但如此玩弄了我六千年，我如今才看清什么是恶，什么是义，什么是黑，什么是白，我要珍惜这份时光，我要重新活出一个真正的人，羞辱撒但，让神话在我身上作王掌权，成为一个真正的受造之物，还报神爱。”你有这个理解的话，你还再去欺骗神吗？你还再忍气吞声？不存在了，没有了。这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这就是理解。这就是理解以后产生的，理解了神的良苦用心，理解了神作在人身上不择手段的用意、目的是什么了。就像父母教育孩子，是不是也带有一种不择手段呢？虽然打了、骂了，但都是为了孩子。景介，听明白了吗？（景介：嗯。）我和你交通的、我带领你的也是你应该去带领别人的，我带领你是为了改变你的看事观点，改变你的心。你原来的那种看事观点是什么呢？是搞交易，现在得从搞交易的这个观点转变为什么？转变为理解。

644 神只希望人都听话顺服

神创世千万年历史，来在地上作工无数，已历尽人间的弃绝毁谤，无人欢迎神的到来，只是冷眼看待，这几千年的坎坷，人的作为

早已将神的心伤透，他不再看人的悖逆，而是另立计划将人改变、洁净。就神来在肉身所经历的讥笑、毁谤、逼迫、患难、十字架之苦、人的排挤等等这些神早已尝够，来在肉身的神受尽了人间的苦难，父神在天之灵早已目不忍睹，仰头闭目，等待爱子重归，他只希望人都听话、顺服，能在他的肉身面前惭愧已极，不悖逆他而已，只希望人都能相信神的存在而已，在人的身上早已不求什么更高的，因神付出的代价太高了，而人却高枕无忧，对神的工作根本不在意。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作工与进入 四》

什么是荣耀 什么是见证

神说："难道是我欠下人一笔不可奉还的债吗？为什么人总是泪痕满面呢？"（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三十四篇》）咱今天信神呢，好像是神欠下你一笔不可奉还的债。神作在你身上的，你能体尝到吗？神作在你身上的全是拯救、全是爱，你却什么也看不见。你做到神身上的，就是为神跑了跑腿，这就有功了，跑了跑腿就有怨言了，"怎么不让他去，怎么就让我去呢？"咱吃着神的、喝着神的，就不用说这六千年是怎么过来的，就单单这一生的三四十年你是怎么过来的？别人为神献青春、献所有，咱献上了什么？不感觉亏欠、内疚，不感觉自己预备的善行太少。"我做的这太少了，这才让我跑了两次老赵家呀！人家保罗跑了半个欧洲呢，我不跑半个欧洲吧，我还没跑出本地就有怨言了，我是个什么东西？"当你看到自己不是个东西的时候，才能成个东西，总看到自己是个东西，那你肯定不是个东西。我说你老计较个人的得失，你听着这句话简单，可我说的这句话你放在心上了吗？在你心里能不能生根？能不能结果子？"我今天听弟兄说了这话了，不行，我以后可不敢了，我以后不能以个人的

得失来衡量，我应该是以通行神的旨意为主。”愿意另立计划吗？（嗯。）这就是神说的：“你献给我的仅是沙土中的一粒，而你向我索取的竟是黄金万两，你不是无理取闹吗？”（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们的人格太卑贱！》）不想为神献上一根毫毛，只想从神那边得着黄金万两。秋莲你去老赵家跑了跑腿，就记在心上了，跑到老赵家，老赵说了你两句你就受到伤害了，这就开始翻旧账呀。你总活在这里面什么也得不着，别说得着什么了，你是在作恶呢！秋莲说的这个问题，你们身上是不是都有？是不是都这样想过？盘算过没有？“你们不跑让我跑，你们得了，不让我得。”有没有这么想过？（王羽：也有，但不像她那么明显。）你要是有这样的想法，要让你干活去，天天让你干脏活、累活，你还能受得了啊？（受不了。）看咱有多可怜呢！败坏人类光为了得冠冕，跑断腿、累断腰，还要跑半个欧洲呢。今天给了你个冠冕，你还不愿意跑，这就是咱的信，没信！（王羽：老有交易、换取。）亚伯拉罕是献以撒，约伯是献所有，人家都是抛头颅、洒热血，咱献上什么了？地位、名誉都献不上，光跑跑腿还有怨言呢，你和人家差下多少了？彼得为神倒钉十字架呢！你要看见自己和人家的差距，看见自己的所做所为、所活出的都是地狱之子。当你看到自己什么都不是的时候，信神才开始了。

神说：“人类经撒但败坏太深了，不知道有神，都不敬拜神了。起初造亚当、夏娃，那时有耶和华的荣耀、有耶和华的见证随着，人经败坏就没有荣耀了，也没有见证了，因人都悖逆神，根本不敬畏神了。今天作征服的工作就是夺回所有的见证，夺回所有的荣耀，让所有的人都敬拜神，达到在受造之物中间有见证，这就是这一步要作的工作。究竟怎么征服人类呢？就是借着这步话语的工作来达到让人心服口服，借着揭示、审判、刑罚和无情的咒诅来使人彻底服气，揭示人的悖逆，审判人的抵挡，来达到让人认识人类的不义，认识人类的污秽，借此衬托神的公义性情，主要是借着这些话来征服人，让人心服口服。话语是最终征服人类的途径，接受征服的都得接受话语的击打与审判。现在说话的过程就是征服的过程，人到底怎么配合呢？你就是配合会吃喝这些话，达到明白这些话。怎么被征服，这个人自己

没法做到，你只能是在吃喝这些话的基础上认识自己的败坏污秽，认识自己的悖逆不义，仆倒在神面前。你能摸着神的心意之后去实行，而且还得有异象，你能完全顺服在这些话之下，没有任何选择，这就达到被征服了，而且是因着话被征服的。人类为什么失去见证了？就是因为人都不信神，人心里根本没有神了，征服人类就是让人类恢复这个‘信’。人总往世界上跑，盼望、前途、奢侈要求太多，总为肉体着想，为肉体打算，根本没有心寻求信神之道，人的心都被撒但掳去了，人失去了敬畏神的心，一心为着撒但，而人又是神造的，就这样人便失去了见证，也就是失去了神的荣耀，征服人类就是为了夺回人敬畏神的荣耀。可以这么说，有很多人并不追求生命，即使有一些追求生命的也是屈指可数，人对前途最挂心，对生命根本不注重。有的人又悖逆又抵挡，背后论断，不实行真理，现在对这些人先不搭理，对这类逆子先不作任何处理，以后你就活在黑暗中哀哭切齿了。你活在光明当中不觉得光明的宝贵，当你活在漆黑的夜里时就知道光明宝贵了，那时你该后悔了。现在你不觉得怎么样，有你后悔的那一天，到那时黑暗临到再无光明，你后悔也晚了。现在你不珍惜光阴是因你还不认识现在的工作，等全宇的工作一开展，也就是今天我说的这话都成就了，许多人就抱头痛哭了，那不就是哀哭切齿落在黑暗之中了吗？那些真正追求生命的被作成之人都能被使用，那些不合用的悖逆之子都落在黑暗之中，一点圣灵工作也没有，什么也摸不着，这样，就落入惩罚之中哀哭了。在这步工作中你装备好了，生命长大了，你就是一个合用的人，你装备不好，下步工作想用你你又不合用，那时你再想装备就没机会了。神走了，你上哪儿去找现在这样的作工机会，你上哪儿去接受神的亲自操练？那时也不是神亲自说话、亲自发声，你只是看看现在所说的话，怎么能好明白呢？以后的生活怎能比得上现在呢？到那时你哀哭切齿那不是活遭罪吗？现在给你福气你不会享受，生在福中不知福，证明你就是受苦的命！现在有些人抵挡，有些人悖逆，有些人做这个、做那个，我不搭理，你别以为你们干的那些勾当我不知道，你们的实质我还不了解吗？何必总跟我过不去呢？你信神不是为你自己追求生命、追求得福吗？你不是为了你自己而信吗？我现在只是说话作征服的工作，征服工作结束了，你的结局也就显明了，还用我明说吗？”（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征服工作的内幕　一》）

“人类经撒但败坏太深”，深到什么程度了？秋莲，深到什么程度了？（秋莲：根本不知道有神，都不敬拜神。）秋莲，你知不知道有神？说真话，知道不知道？（秋莲：不知道嘛！人为了自己心里就是没神。）不知道？那你今天干啥来了？（秋莲：嘴上说是信神，可为了自己的时候就不知道有神了。）你有什么根据说你不知道有神？（秋莲：临到事为自己说话的时候就没神，遇事不是为神说话。）不知道有神，不知道敬拜神，咱被撒但败坏到什么程度？根本就不知道有神！刚才解剖你什么了？（秋莲：拉帮结伙。）你去叫了叫老赵，跑了跑腿。光让你叫老赵出来聚聚会，仅此而已，你都有想法，你都有观点。你去了以后肉体没有得着益处，没有在老赵那边得着个好的名誉。“本来我去找他是想让他尽本分，本来是高抬他，结果你们去了揭露解剖他，还没有果效，也没达到让他出来尽本分。如果有果效，这一次我去找老赵，老赵就得感谢我，我肉体得益处了，这个买卖做得不赔本。结果没有果效！没有果效就罢了，就当白跑腿了，可反过来老赵对我还有了成见。”其实不一定是老赵对你有成见，而是你自己心里边就想“我在人面前没有卖上好”。你想让人感激你、感谢你。所以从这一系列的想法、认为来看，你说你相信有神吗？你在干什么呢？你给老板打工，老板让你干什么，你会不会和老板说：“为什么不叫张三、不叫李四？为什么你偏叫我呢？”你说不说这个话？不说这个话。为什么？（秋莲：挣人家的钱呢。）挣人家的钱呢，有了木工活木工干，有了电工活电工干。有了电工活让电工去干，电工说没说：“你怎么不让木工干呢？不让瓦工干呢？”电工去了，干他电工的活。不管干好干不好，人家电工没有任何怨言，没有任何想法。为什么呢？他感觉这个工作就是他的，因为他干的就是这个活，他认为我就是给老板打工呢，老板说什么我就应该听从，这是我的本职工作。咱是怎么呢？仅仅就跑跑腿，“你看这个也不去、那个也不去，他就是让我去。”你觉得这跟你根本就没有一点关系，你完全就是来串门的，连帮忙的都不是。从你的言行举止就能看到，你来神家是串门的，不是帮忙的。帮忙的他都说不出这个话来，做不出这个事来，串门的就能说出来，“我本来是来你家和你瞎聊聊天的，谁知道你还让我帮你干活呢！”就不乐意了，有想法了，“我以后不来你家串门了”。从你的言

行举止、活出来看，你根本不承认有神。如果今天信神来到神家，你承认有神的话，你相信有神，哪还会说出这句话？而且咱还想逃避灾难，还想在大灾难中剩存下来，还想换取，那你就是搞交易也不是说这个话呀！从这儿就能看到，神交通的，你来信神不是为了敬拜神，你是想在神家有个一官半职，是为了做官，只是想来当官，想来享受一下。“在世界上我做不了官，来神家能做个官，来享受一下地位之福。去世界呢？世界上的人太诡诈了，咱没有那个素质，没有那个能力，做不了。我在神家，神家都是一些麻木痴呆的老太太，我最起码能来做个官。我管不了人，那我就养几十头猪，我当个猪带领也行。”心中根本没有神！为什么说和老赵一样呢？老赵怎么了？信神把神话当成啥了？（军魂。）军魂，什么是军魂？就是统治人的一种思想，控制人的一种信仰，所以说他把神话当成了一种军魂。他并不承认有神、有道，更不敬畏神，而是把信神当作了工具，把真理当作了工具，当作能得着个人欲望、个人需求的工具。你说人败坏到什么程度呢？根本就不知道有神。不信派不知道有神，咱今天跟随神多年，吃喝神话多年，看三步作工看了多少，体验、感受了多少，交通了多少，但言行举止里还不承认有神，都不知道敬拜神。

刚才从江梅的话里边，流露出来的是不是也是一样的？你说你到这儿干啥来了？咱这是个集团？SJ是谁呢？集团团长、董事长？族长？和你是亲家？一个村的？应该维护你的利益？你去了哪说话、作工他们都得听你的？不听你的就让SJ出来给你做做主？咱信神呢，信成啥了？神是公义的，你把神的公义信到哪里去了？反过来还说，“我一作工人就消极，我一作工别人就厌烦；我的配搭一作工弟兄姊妹就听她的，不听我的。”没人听你的了，你就不愿意作工了，你就想去干个苦力活算了。你看到自己成了人人厌、人人弃，而不是人人喜、人人要，你不是说变化自己，你不是认识一下自己怎么成这样了，而是还想来走走后门。从这些言行举止暴露出什么？你根本不承认有神啊！说是信神呢，神在哪呢？你承认有神，就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来，不会有这样的想法。

“起初造亚当、夏娃，那时有耶和华的荣耀、有耶和华的见证随着，人经败坏就没有荣耀了，也没有见证了，因人都悖逆神，根本不敬畏神了。”知道耶和华的荣耀、见证是说什么吗？怎么就有耶和华的荣耀、见证了呢？咱祷告的时候常说把荣耀归给神，是吧？（嗯。）人常说一句话：鸭子的孩子会浮水，老鼠的孩子会打洞。你是个会跳舞的，你家孩子呢？也会跳舞。别人去了一看你家孩子跳舞跳得好，他们都不会跳，你高兴不高兴？（高兴。）为什么高兴？人还有个败坏性情，你培养孩子想干啥呢？（光宗耀祖。）光宗耀祖。别人一看，“人家谁家、谁家的孩子跳舞跳得真好，不愧是人家谁家、谁家的孩子！青出于蓝胜于蓝！”这就是荣耀！如果你是个警察，你家孩子当了小偷，别人还说不愧是谁家、谁家的孩子吗？会说什么？“呀！怎么出来这么个逆子呀！你爹是警察，你却是个小偷！”人们是惊讶。这是什么呢？这是羞辱、羞耻，这就不是荣耀了。什么是荣耀呢？怎么就得着荣耀了？借着他能成为你的出口，能把你见证出去，这就是得着荣耀了。“起初造亚当、夏娃，那时有耶和华的荣耀、有耶和华的见证随着”，亚当、夏娃没有被撒但败坏以前，神说啥、神告诉他啥他就是啥。神是一切正面事物的象征，那亚当、夏娃那时候做出来的是不是也是正面事物？（嗯。）他们做出来的是正面事物，那就有神的荣耀随着，也就是有耶和华的见证随着。神造人是怎么造的？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是吧？（嗯。）“人经败坏就没有荣耀了”，这就是刚才说的，你是警察，你的孩子应该是正直、有正义感的吧？（嗯。）可是你的孩子出来学了个偷盗，你会骂你孩子什么？“你这个逆子，你丢人败兴，毁了咱家门风。我是警察，想让你出来也当警察呢，结果你当了小偷；我想让你学跳舞呢，你不学跳舞，你偏偏学了个杀猪。”他为什么学杀猪呢？他以他的个人喜好、自由意志作决定，听了撒但的话：“当警察还得付出，跳舞还得受苦，杀猪有肉吃！”“我还是选择杀猪吧！”一经撒但败坏以后，神说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是“必死的”，撒但告诉你说“不一定死”，你听了撒但的话，违背了神的话，这就失去了神的荣耀，成了羞辱神的记号。所以撒但说的“不一定死”和原来神说的这个“必死的”，最后结果一样不一样呢？截然不同，是相反的！你爹让你做警察，你却去做小偷、做大盗、做强盗，这就是说，再没有了荣耀。

“人经败坏就没有荣耀了，也没有见证了，因人都悖逆神，根本不敬畏神了。”怎么不敬畏神了？不烧香了？不磕头了？不承认神了？是人不搭理神的话了。江梅，你敬畏神不敬畏？（江梅：我被撒但败坏太深了。）咱就会说这个字句，“我被撒但败坏太深了，是撒但的问题！不是我不敬畏神！”来点实在的，如果常是字句的，常是外表的，那永远也改变不了。怎么说你不敬畏神了？（秋莲：江梅说：“我作不了了，我去干苦力活去呀！”）神说的话你根本就不信，神说“必定死”，你是怀疑，“也不一定吧！”这就已经不敬畏了。因为什么？你不把他当神待了，连基本的尊重都没有了。今天不用说敬畏了，你尊重我吗？（尊重。）尊重？（嗯。）你尊重SJ吗？（尊重。）你说尊重不觉得羞耻吗？秋莲，你尊重不尊重我？（不尊重。）为什么说不尊重？说是跟随我呢，可却搞着个人的经营，干着拆毁神经营的事，这就是尊重吗？我给你揭露解剖出来，说你是个浑人，如果你尊重我，你应该咋办？（秋莲：不做浑人了。）“呀！说我是浑人，我可不敢了，老天，我就是个浑人，不敢做浑人，不能做浑人。”可是江梅呢？我说她是浑人，江梅做不做浑人？（做！）呀！这么多人都说她要做浑人呢！（秋莲：就和你说我的时候一样，不让我做浑人，我就趴在地上，你说我浑人，我就是浑人！）“你说我浑人，我就是浑人！”这就是对抗叫嚣！这还谈什么敬畏呢？连基本的尊重都没有。什么是尊重？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老师说“起立”，学生唰地一下起来了。“坐下”，学生就都坐下了。如果，老师说一声“起立”，台下总共有十个人，有两个人就不起立，这两个人对老师尊重吗？（不尊重。）不尊重，藐视、小瞧、看不起、不搭理。江梅搭理我不搭理？（不搭理。）不搭理，不管你说得再好听，实际上就是不搭理。（对。）我再揭露解剖你多少，我再给你交通多少路途，你搭理也不搭理、想都不想、寻思都不寻思。这个时候你能看见人败坏在哪了吧？单独看这一句话，神说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是“必定死”，撒但说了个“不一定吧”，你看这有个啥呀？没有个啥，它就是个“必定死”和“不一定死”，可是它的实质、后果完全违背了神的意思，是在另走一条路，不是在跟随神，不是接受神的话，是在弃绝神！不跟随，是不是要弃绝呢？（嗯。）这就叫弃绝。神和他说的是“必死的”，他说了个“不一定

死”，就是弃绝了这个“必死的”，把这句话弃绝了、不听了、不搭理了，这是不是个逆子？这叫背叛、大逆不道。这几次一直解剖说，你这样走是敌基督的道路，你如果尊重我的话，这句话你会放在心上。尊重会放在心上，有爱会放在心上。如果是你疼爱的闺女和你说一句话，你能忘了吗？你对你父母尊重，你父母说一句话你能忘了吗？对我说的话你不搭理，你没有把我当作你所爱的人，没有把我当作你所尊重的人，反而把我当成了和你没关系的人，甚至还把我放在了对立面。为什么放在对立面呢？因为我说的话不合你胃口。今天神兴起环境，你和他们交通，他们都不愿意听，甚至还反抗，你在这种环境下就不能得心应手、如鱼得水。当你临到这个环境的时候，你没有反过来认识一下自己，“我这是咋了？哪有问题了？”反过来还想告别人一状，让SJ为你说句话，为你保驾护航。你说人败坏到什么程度了？你说你是跟随我呢，可你就不按我的意思走，反过来还要怎么？反过来还要修改天规诫命，还要走后门！你说咱邪恶到什么程度了？你就不说，“揭露解剖我多少次，我怎么就变不了啊？我怎么这么刚硬啊！”你没有恨恶自己，没有这么去反省，而是有个希望、有个企图，“和你说说，你给我解决解决，他们都不听我的，我用地位说话，他们不听，他们不允许我用地位说话。你说咋办呢？”这是不是邪恶之徒？还想拉我下水。“人经败坏就没有荣耀了，也没有见证了。”现在理解这个话了吧？经撒但败坏以后，就像你孩子听了骗子的话，你叫他学习，他却打游戏，你是大学生，你是大学毕业，你孩子却是待在游戏厅。这就是没有荣耀了，一看他就是败类，是个败家子，就不是正经人家出生的。没有荣耀、没有见证。为什么呢？“因人都悖逆神，根本不敬畏神了。”因为这个孩子悖逆父母了，根本不把父母当父母待，父母说什么话，他就不搭理，对父母没有尊重，不搭理。

萧田，你对你的败坏有什么认识？刚才我交通的这个，你能不能用你的话表达出来？经过我的交通以后，你觉得亚当、夏娃背叛了，没有神的见证了、没有神的荣耀了，对这个有没有一个崭新的认识？和你以前的认识有没有区别？（萧田：我觉得我们嘴上说是跟着弟兄呢，但是弟兄说的话我们不听。）嗯，见证怎么去理解？单独说

见证、荣耀，你是怎么去认识这些词的？怎么去理解？说经撒但败坏以后，没有荣耀了、没有见证了，这些话有没有实际的理解？以前你看这些话，只说了个字句，但它真实的含义，我想你们未必知道。刚才我交通以后你能不能有个明显的认识？我未交通以前，你对这两个词：见证、荣耀，你是怎么理解的？（秋莲：……）

咱吃过月饼是吧？月饼从哪儿来的？做月饼有个模型、模具是吧？进了模具里，“咔嚓”一拍，月饼就出来了。这月饼好看不好看？（好看。）各式各样的月饼，什么样的都有是吧？我一看这个月饼，是不是就知道模具如何了？（嗯。）你这个月饼的图案一个是好看的，一个是丑陋的，还用不用你再去考察模具？不用了，看见了月饼就看见了模具。那这个月饼就是模具的一个什么？见证。（嗯。）这模具就有见证了。一个不成型的烂月饼，没刻好，刻出来的形状、图案它就不好，证明你这个模具也不好。这月饼图案是好的，我就不用看，这模具图案肯定也是好的。老鼠会打洞，老鼠它妈肯定会打洞；鸭子会浮水，鸭子它妈肯定也会浮水。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见证，这叫得荣耀！说这月饼图案好，这是说谁好呢？说模具好。一说这孩子跳舞跳得真好呀，他妈听了高兴不高兴？（高兴。）高兴。“这是从我肚子里生出来的”，这孩子就把他妈给荣耀了。月饼刻出来了，一看这个月饼的图案好，人家这模具肯定好。图案不好的月饼出来了，这模具肯定不好。这个月饼它是来荣耀这个模具的，来见证这个模具的。神造人的时候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的，用简单的比喻来说，神就好比这个模具，人就好比月饼，神是根据神的形象造了你，在神那看人好不好，就是看你的活出。（是，就看你的活出。）今天说你跟随我呢，你怎么跟随我呢？你得有跟随我的见证啊！（嗯，活出。）你用我这个模具刻月饼，结果你就刻了半个月饼出来，我这个模具就只能刻半个月饼？你这是羞辱我呢！经过我的修理对付，我刻出来两个月饼，刻出一个SJ，刻出一个江梅，人家一看江梅，“这还国度建造呢，人家说你们是敌基督团伙，我看也差不了多少。”是不是这话？（嗯。）你带来的是羞辱。就是说借着这个让你理解，什么是荣耀，什么是见证。当你能够荣耀神、见证神的时候，你这个人就活得有价值、有意

义了。经撒但败坏以后，因为他不听话了，神说是“必死的”，他说是“不一定死”。那刻出来这月饼还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就变质了。你自己修改了月饼上的花纹，不是人家原来的花纹了，自己修改了！神是一切正面事物的象征，你把这花纹修改之后，还有正面事物吗？（没有。）丑陋、丑陋不堪，你的丑陋不堪就羞辱了神，这叫残次品。神造人以后，人吃了善恶树的果子，这个人就成了残次品，神就不要了！按道理就不要了，就该死了！就像你刻月饼，刻出来以后不成型，你还要不要？不要它了，就该死了，这是必死的！

今天神造了人要拯救人，刻出来你，你被败坏了，神要看哪几个月饼还能捏一捏、加工加工，重新雕刻一次，重回模。可这个月饼刻出来以后时间长了，面团太硬了，还能不能刻？太刚硬它就按不成型，不管怎么压它，打压也好、踩也好，它就不变，它比钢筋还硬，你说这月饼还能成型不能？（不行。）还是残次品。（嗯。）所以说神今天来作拯救的工作，就是把这个月饼重新回炉，在未烤以前重压制一下。“你这个月饼里的馅儿太多了，得把馅儿拿掉一点，月饼里有个花生，把这个花生去掉一点，然后包起来重新压。”这样月饼就成型了，出来一个新的月饼。如果你这个人心软的话，神的话语就能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你能叫神摆设环境过来团打你，你允许他压你、揭露解剖你，神说什么你就听什么，你可以荣耀神、可以见证神了，那你这个人就蒙拯救了！如果说这些花生要拿掉呢，可却和馅儿“焊”在一起了，拿不出来，没办法拿，一拿出来整个馅儿都出来了，没馅儿了就不是月饼，不成月饼了。况且为了取一个花生，还非得拿电锯来割？犯得着犯不着？一个月饼还得用电锯来割吗？人在神眼里就是个蚂蚁，神用话语唤不醒他的心、唤不醒他的灵，神不需要大动工程，把他直接扔了就行了，不要了，他的心太刚硬了！如果说你太自私、太卑鄙无耻，怎么打都打不动你，揭露也揭露不动你，解剖也不行，兴起环境来对付修理还不行，那就没办法了。就像敌基督说的话，“我什么都明白呀，就是实行不出来。我也知道月饼得压制成型，但是里边这个花生我就要要呀！”神给了你自由意志，你自己选择，你就不让我把你“压制”成型，那我就不要你了。这就相当于是拯

救人的过程，看你允许不允许“压制”了。我揭露解剖你，我想把你里面这个不需要的花生取了，你却说：“你老踩我、老踩我。”老是觉得我踩你，不觉得我是在给你拿毒瘤，不觉得我是要给你把不需要的东西拿掉，你不愿意让我“压制”你。今天神话就是框框，神话就是这个模具，把你放在模具里边，就是让神话来掌管你、控制你的心，你完全是根据模具来走型，你没有自己的意愿，神说什么你就是什么，简单、单纯、顺服。“模具是什么形状，我就成什么形状，我没弹性。”那出来的就是一个合格的月饼，就是合格的一个人，这就是彰显了神、荣耀了神。就像我今天带你一样，回炉一下，因为你吃喝神话，明白不了神话，你自己修改不了，我帮你来修改一下，帮你解剖，把你肚子里边多余的东西取了，把硬的地方取了。要是你肚子里硬块的东西太多，你浑身上下都是坏的、烂的，不是取个花生就完了，而是这个馅儿整个发霉了，不能吃了，那这个月饼我就不能做了，只能隔离、开除、淘汰。如果看着这个月饼外表还好，也没坏，那我就开始“压”、“打”，就把你放在“模具”里“压”，用神话来“压”。有耳的就当听，活着就该接受，你就说是“强行灌输”也好，“压”你也好，“打”你也好，不管你怎么认为，不管怎么说，我就要“压”你，还要把你原来坏的东西完全取掉。你允许我取掉，那你就“压制成型”了。打你的时候我不考虑你的死活，打死你你才能活过来。如果你这个馅儿太硬了，时间太长了，固化了，“压”不动，“压”了一个小时“压”不成，“压”两年“压”不成，那还能再等你吗？不等了，神不等待任何一个跟不上他步伐的人！不“压”你了，淘汰了，扔了，你就是废品一个。这个例子比较清晰一些吧？（嗯。）你看你的心刚硬不刚硬呀？你允许我揭露解剖、打你、踩你，那你就有可能被重新“压制”成功。如果你不允许，那到此为止，你就报废了。

“今天作征服的工作就是夺回所有的见证，夺回所有的荣耀，让所有的人都敬拜神，达到在受造之物中间有见证，这就是这一步要作的工作。”这个征服就是刚才和你说的压制月饼是吧？征服、压制，强行把你“压制”，这是什么？夺回，夺回所有的荣耀。你原来总为肉体活着，我今天必须让你为神活着，这就是把荣耀夺回来，让你活在神

话的权下，让神话来掌管你，这就夺回来了。（嗯。）你如果说：“我就不接受、就不接受，我就凭我自己活着。”那你就活在撒但的权下，你就成属撒但的了。“今天作征服的工作就是夺回所有的见证，夺回所有的荣耀，让所有的人都敬拜神。”今天就是让所有的人都敬拜神，不能有一个遗漏的。（嗯。）国度里边不允许有任何的污秽，不允许带着污秽进去，你是混不进去的。国度门口放着一块大石头，这个大石头对信的人来说是什么呀？建造的根基。为什么是根基呢？这是一个转折点，今天建造国度是要把你带到神话里边，让神话成为你的根基，让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最后你能达到完全相信神的话。如果你诡诈就是不相信神的话，对不信的人来说这块大石头就是什么？绊倒人的磐石，你就绊倒了、退去了、被砸死了。

“让所有的人都敬拜神，达到在受造之物中间有见证，这就是这一步要作的工作。”那今天应该清楚了，神作征服的工作，很简单是要干什么？（夺回荣耀和见证。）夺回荣耀、夺回见证。怎么就夺回来了？把你重新回炉。就是神说的：“经历到有一天，一个人的人生观、生存的意义、生存的根基整个都变了，就是一个人都脱胎换骨了，变成另外一个人了，这不得了哇！这是大的变化，翻天覆地的变化。”（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要认识人的本性有共性也有区别》）让你来个脱胎换骨，你必须得脱胎换骨，就是和你原来活出来的人样完全不一样了。你以前的活出是什么？任意妄为、不受约束、想干啥干啥，神给了你自由意志，就真成自由意志了，没有一点规矩，天规诫命都不要了，想干啥干啥。给了你自由意志，是要你必须活在正面事物之下，如果你活出的有哪些不是正面事物，那就来重新压制、重新回炉。你重新活出来了，你这个人就怎么了？征服了。征服了也就蒙拯救了，你就配活在下一个时代了。也就是说，下个时代的月饼都是什么月饼？都是正规的，都是好月饼。坏月饼怎么了？（淘汰了。）坏月饼有的重新压制好了，有的压制不好，最后怎么了？毁了、扔了。你还记得耶利米吗？耶利米给以色列人传话的时候，以色列人听吗？不听。为了让百姓更好地明白，神指示耶利米去了陶匠铺子，陶匠正用泥捏陶器呢，捏陶器的时候看见泥胎都变形

了，取下发现里边有个小石头，这陶器就不成型，就毁了。耶利米说："神就像陶匠，……我们就像泥。神希望把我们做成有用的器皿，但我们的不顺服就像那粒弄坏陶器的石子，神必须把它拿出来，即使那样会毁了耶路撒冷。"（摘自《神的三步作工纪实精选》）今天征服工作和这一样不一样？（一样。）"让所有的人都敬拜神，达到在受造之物中间有见证。"这句话能理解吗？在所有的人中间，你的活出、你的言行举止，都是正面事物，那就有了见证、有了荣耀，不是为肉体、不是为你父亲说话，这就是这一步要作的工作。咱以前教会建造的时候，聚会唱一唱、跳一跳、念念神话就结束了，咱现在聚会，就是要揭露解剖，看你身上有哪些与神不相合的东西，把这些全部亮在光中，全部取缔。你愿意让取缔，你就能成为一个新人，你不愿意让取缔，硬着颈项要与神对抗到底，那你临到的就是咒诅、刑罚、事实临及，那你这个人就完蛋了。

"究竟怎么征服人类呢？就是借着这步话语的工作来达到让人心服口服，借着揭示、审判、刑罚和无情的咒诅来使人彻底服气。"这步工作不用神迹奇事，完全是用话语。为什么不用神迹奇事呢？就是借着这步话语的工作来达到让人心服口服，这步工作不作神迹奇事。为什么不作神迹奇事呢？如果一作神迹奇事，怎么样？（人都吓走了，都吓得趴倒了。）因为神要的是人的心，所以不用神迹奇事，一用神迹奇事，那"保罗"就都过来了。保罗信的是谁？他信的是能击杀他的那位神，神不要"保罗"。所以神不作神迹奇事，就用话语，借着话语的工作，达到让人心服口服。为什么用话语，而不是神迹奇事？用话语唤醒你，证明你有良心理智。用神迹奇事呢？是把你打过来的，是你害怕死，你不是心甘情愿的。你不是心甘情愿的，就证明你心里边不是善良的，不是美善的。借着用话语来作工，不用神迹奇事，主要是要拣选，主要起到拣选作用，不允许你这个污秽邪恶者进来，只有那些听话顺服的、有良心理智的，才能接受神的工作。没有良心理智的、心硬的、邪恶的，接受不了神的工作，跟不上，进不来。这是不是神的智慧呢？所以不用神迹奇事，仅用话语。"就是借着这步话语的工作来达到让人心服口服"，神不赶鸭子上架，神不要你强迫性的爱、

机械性的爱，而是要你发自内心的爱。为什么要发自内心？只有你这个爱是发自内心的，这个爱才不会变。你外表的爱，一时地克制、假冒就能做到，从你心里边做出来了，那才不会变。所以说为什么教会建造二、三十年了，到2012年击打牧人的时候，羊群依然能分散。如果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了，让你心服、口服、眼服了，羊群还会不会分散呢？不会了。那就是彼得为神倒钉十字架，顺服至死，这就是真实的跟随、真实的见证。神所作的这一切，必须得让你心服口服。咱国度建造，选择用带领，或者是用哪些人作工，和以前的作工方式不一样了，以前带领作工就是用三级机构、地位权势压着你，而今天带领工人作工不是压你，而是揭露解剖你，让你看清自己的邪恶败坏，看清自己与神之间的关系，看见你自己是不信派，看你是宝爱邪恶事物，还是宝爱正面事物。你宝爱邪恶事物，就是不背叛，就证明你是恶人，那你服不下来，你待不住，你就不可能心服口服。如果你喜爱正面事物的话，借着话语的揭示、揭露解剖，认识自己以后，你会重新做人，这时候你受的苦才有价值。“借着揭示、审判、刑罚和无情的咒诅来使人彻底服气，揭示人的悖逆，审判人的抵挡，来达到让人认识人类的不义。”揭示、审判、咒诅的目的是要干什么？让你看见你的不义，看见你所活出的反面事物，看到你身上神所不要的东西。如果用神迹奇事来作人，简单不简单？简单。从外表看还有果效，在天上说两句话、响个雷，全都服在神的话下了。今天要是让秋莲听见神在天上说话了，秋莲还和你算这个账吗？“你们不去让我去。”她比谁都跑得快，你试试，“轰”地响一声雷，她啥也不说了。江梅也不再说了，也不消极了，还省去了揭露解剖。今天神是让咱心服口服，彻底服气，所以必须得把她不义的地方全部揭露出来，而且只有借着说话，没有神迹奇事，让她感觉不到害怕，她也看不见神、感觉不到神，她的流露才是自然的，她才敢把那些肮脏的东西、见不得人的东西流露出来、释放出来。如果让她看见神了，她早就把尾巴夹起来了。所以说神不作神迹奇事，就是让你把尾巴露出来，甚至神还给你摆设环境，让你的心更加刚硬，让你暴露得更彻底、完全。

“让人认识人类的不义，认识人类的污秽，借此衬托神的公义性情。”为什么要衬托神的公义性情呢？神的公义性情是什么？江梅，神的公义性情是什么？（江梅：周围兴起的环境。）秋莲，神的公义性情是什么？（揭露解剖、审判刑罚。）神的公义性情，一说性情是什么？（喜怒哀乐。）嗯，神的性情知道是喜怒哀乐，公义性情就不知道了？（该赏的赏，该罚的罚。）神有喜怒哀乐这叫性情。公义性情，加了个公义怎么了？有原则了。神说：“神的‘喜’是因为有正义的存在与诞生，是因着有光明的存在与诞生，是因为黑暗与邪恶的毁灭；他的‘喜’是因着他为人类带来了光明，是因为他给人类带来了美好的生活；他的‘喜’是正义的，是一切正面事物存在的象征，更是吉祥的象征。神的‘怒’是因为非正义事物的存在与搅扰在侵害着他的人类，是因为邪恶与黑暗的存在，是因为有驱逐真理的事情存在，更是因为有抵触美善事物的存在；他的‘怒’是一切反面事物不复存在的象征，更是他本圣洁的象征。他的‘哀’是因为他所期盼的人类落入黑暗之中，是因为他在人身上作的工作并不能达到他的心意，是因为他所爱的人类并不能尽都活在光明之中；他是为了无辜的人类哀愁，是为了诚实而愚昧的人哀愁，是为了善良而并没有主见的人哀愁；他的‘哀’是他善良的象征，是他怜悯的象征，是美的象征，是仁慈的象征。他的‘乐’当然是为打败仇敌与获得人的诚心而乐，更是驱逐与消灭一切敌势力而有的，也是因着人类得着美好安宁的生活而有的；他的‘乐’并不是人一样的喜悦，而是比喜悦更高的获得美果的滋味；他的‘乐’是人类从此不受苦难的象征，是人类进入光明世界的象征。”（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了解神的性情很重要》）喜代表了什么？怒代表了什么？这是不是公义性情？一说性情就有喜怒哀乐，一说公义性情，就是什么性情意味着要作什么事。

46 末世神主要用话语成就一切

1 在末世神道成肉身主要是用话语来成就一切，用话语来显明一切，你在他的话中才能看见他的所是，在他的话语之中你才能看见他就是神自己。他道成肉身来在地上不作别的工作，只说话，所以说不用事实只说话语就足够了。

2 神末世来在地上，以尽话语的职分来让人认识，让人从他的话语当中看见他的所是，看见他的智慧与他的所有奇妙作为。在国度时代，神主要以话语来征服一切的人，以后临到各宗各界、各邦各派的也是话语，神就用话语来征服，让所有的人都看见他的话带着权柄，带着威力，所以现在面对你们的只有神的话。

3 当神得荣之日，就是神的话显示权柄威力之时，神在万世以前到今天说的话都要一一成就，都要一一应验，这样神就在地上得着荣耀了，也就是神的话在地上掌权了。一切恶人因着神口中的说话而受刑罚，一切义人因着神口中的说话而得着祝福，一切因着神口中的话而立而成，也不显神迹奇事，就是话语来成就一切，因着话语而产生事实。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话语成就一切》

明目张胆地敲诈勒索神

（吴雯：现在我是怕晓嘉往游戏里充钱。）你不怕他往里边充命，你是怕他往里边充钱。（吴雯：我是怕他打游戏打得把命给丢了。）问题是你把钱挂在第一位了呀！（吴雯：他拿上钱就是打游戏。他跟我要钱，我要是不给，我又怕把他辖制得消极了。我就不能开口，我一开口他就跟我顶嘴。弟兄，他听你的话，你说说他，我说就不行。）现在吃饭呢，你不把晓嘉叫起来一起吃，你还等着给他吃小锅饭呢？（吴雯：我叫了，人家就不搭理我，他们都叫他了，人家就是不起。）他不起是因为他妈在这儿准备给他做小锅饭呢，他妈要是不给他做小锅饭，他能不起吗？世人说，“麻雀不吃秕谷（秕bǐ谷：形容不饱满的谷子），肯定肚里有宝物”，有没有听过这句话？麻雀为什么不吃秕谷呢？因为它肚里有宝物。晓嘉不早早起来吃饭，是因为他妈在后面给他准备了小锅饭，你说他还起那么早干嘛？孩子们本身就都不愿意早起，叫也叫不起来，再加上晚上打游戏打到半夜，早晨就起不来，然后你再惯着他，“多睡一会儿吧！多睡一会儿吧！”好了，多睡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以后，成习惯了，越起不来了。（吴雯：我上去叫他的时候，人家就说，“麻烦死了，叫什么叫，我要是起就起了嘛”，反正就是这话。中午我叫他吃饭，叫两遍过来就是，“别老叫我，我听见了”，我看见他那种情形总是烦躁得不行，我就不叫了。）给他安排个聚会。（吴雯：我跟卫晋说，给他安排个聚会，人家说安排上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反正孩子就不跟我交心，他心里有什么都不跟我说。）

他出去干活难受呢，回来你给他交通，交通的时候让他能看到神的爱，让他知道为什么受这些苦，但你不要心疼他受苦。（吴雯：我没心疼他受苦，问题是我连交通都交通不下去。我说这是神对你的爱，这就是试炼、熬炼，熬炼人的信心。刚说两句，人家就说，“我啥也知道，你别说了，烦死了！”我一见他情形不对，我也跟着情形不对了，他的情形会影响到我。）这就找见原因了，他情形为什么不对，是你的原因。（吴雯：我的原因吗？我导致的？）神要显明你，是不是就要摆设环境？以前看见你的情形正常，现在才知道了，原来你的情形正常是因为晓嘉的情形正常，并不是你怎么爱神，并不是你为神

能献上所有，是因为神给你的恩典太多，你怕失去恩典，所以说你很“热心”。神要显明你就是个热心，你就不是真心，那只能是怎么呀？让晓嘉消极、趴下。晓嘉是你的衬托物，晓嘉就把你给衬托出来了，显明了，原来你有这么大的交易心呀！人家是献青春、献儿女，你是怎么呢？不但不献，还要换取，还想换取一个好的儿女，“给我换取一个敬畏神远离恶的儿子，坐在耶稣的左边，坐在耶稣的右边，那我就积极，我就有信心。如果坐不到主耶稣的左边、右边，那我就趴下起不来，我就消极了！”（吴雯：我那天就反省到了，神是显明我得福的存心、得恩典的存心，把我的存心、掺杂都给显明出来了。）显明出来了你还不悔改？（吴雯：认识到了。我就是担心他，怕他打游戏打得离不了那个游戏了，我是反省到这个了。）这不叫反省到了，这是明目张胆！反省到了跟明目张胆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反省到了是经过寻求，“哦，这是神的奇妙作为呀！神真全能，神对我真是爱！”看到神的可爱之处，应该是还报神的爱。而你是明目张胆，就像说那个姊妹的表现是亮肌肉，“你需要晓嘉去尽本分，那你就得拯救他，你要帮助不了他，拯救不了他，我就消极，我就软弱。我在这儿消极了，你们谁也看不见我消极？我给神提了一个意见，神也不垂听，你们也不帮我说说话。等周围的人群替我说一句抱打不平的话，就等不来。别人没有‘正义感’，不帮我说话，我只能亲自下手参一本。可我不能直接提要求吧，我这么大个人了，我要是直接提要求，显得我没理智，所以我得先说我认识到了一个问题，然后再说‘晓嘉这两天消极、软弱了，你们帮帮他吧。’说了这话也没人管，哎呀！这个筹码还不够啊！咋办呀？我再给你加个筹码，‘他一消极，我也消极，他一回家，我也得回家’，那你帮还是不帮？你不帮就意味着他回家，我也回家，那你看着办吧！”这不是你计划好的，这是你潜意识里习惯性的一种敲诈勒索，与神在搞交易。

吴雯，你有没有我刚刚说的这些意念？（吴雯：应该有。）应该有？到底是有还是没有？你要是有这个意念，那你说话的时候，你就要想呢，“我说了这话，弟兄也没怎么搭理，不行，我还得再加把油、加把火，不能让弟兄无动于衷。”想了没有？（吴雯：有呢。给老

师发信息了，看一下手机，老师不搭理，再看一下手机，老师不搭理。哎呀，老师呀，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回来了给晓嘉交通交通！那天晓嘉说老师回来呀，我心里高兴的，昨天又听SJ说老师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过来呢，我心里更高兴了，我想着这下可以给晓嘉解决解决了。）“老师来可高兴了”，高兴什么呢？你看人自私卑鄙吧！你要想帮助别人，你得先解决了自己的问题。解决了自己的问题，再帮助别人。你还是搞交易，你还是敲诈勒索神呢，你还说孩子呢！你自己不走正道，你还说人家孩子不走正道，你说孩子能心服口服吗？你想吧，神能让他听话吗？神会让他的心更加刚硬！“不能听她的，不要听她的！”

（吴雯：心里有时候就想，人家聚会是老师给聚呢，我们也没人管。当我知道老师给他们聚会的时候，我总是想去听一会儿，其实这是地位心在里面作祟呢，嫉妒、攀比，就不觉得自己不配。）她说的什么话呀？“自己不配！”这个“自己不配”的背后是什么？是不是对我的一种控告呢？“弟兄，你公义吗？他也是个人，我也是个人，凭啥就给他聚会，不给我聚会？”就像那个姊妹说：“都是受造之物，凭什么你吃饭，我做饭！”是让你信“道”呢，不是让你信“人”呢。咱今天信神，你见过神的面吗？神亲自给你聚过会吗？你不是听神的音频，看神的文稿吗？况且我交通的文稿哪个没有让你看呢？是让你在神话里对照自己的言行举止，让你把神话活出来，让神话作你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神定你的结局又不是根据谁听了几次道，谁没有听道，也没有说听过道的可以进国度，没听过道的不能进去，神说过这话吗？（没有。）约伯的十个孩子没了，你呢？你的孩子才消极了一下，你就消极了，想跟着他背叛呢！（吴雯：总怕他跑到世界上。）他消极，你消极不消极？（吴雯：也受影响呢，他天天坐到那儿玩手机，看抖音，我看见就烦、就气，我就不知道该怎么给他交通，就不想去他跟前，不想理他了。）你孩子消极，因着你孩子对你的态度，你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表现。（吴雯：一个是着急，一个是不着急。）一种你是担心他跟不上神作工，灾难来了怎么蒙拯救呀！人家是不想理你，你是急得想理人家，并且敲门都敲不开，为敲不开门而

着急上火。另一种，你为什么不想搭理他呢？是因为“我说你两句话，你说我打压你呢，说我欺负你呢，还在那哭呢。然后别人过来再解剖我一通，你说这种人，我还搭理吗？”就不搭理了。

刘志，她这是什么问题？（刘志：还是自己的问题，她自己的儿子，心里有爱。）这是爱吗？（吴雯：不是。）这就是神说的情感，是在凭情感做事。人对自己的孩子是溺爱，对别人是什么呢？别人好了他是嫉妒，别人不好了他是贬低，没有爱，这就是败坏性情——情感。神为什么恨恶人的情感呢？因为人有了情感以后就怎么了？就没有公义了，不公义了。两个姊妹做了同样的一件事，因着有情感，在你这儿的反应就不一样了，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反应，这就是失去了神的公义。以后没有家庭、没有儿女，但还要繁衍生息，那究竟有没有家庭、儿女？（有。）那为什么又说以后没有家庭、没有儿女？是因为不凭情感了，都是公义。不管是弟兄姊妹，还是你的孩子，做出事来都是一样地对待，都是根据神话看事。还有就是神的话成了你的生命了，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灵魂，孩子和父母之间并无关系。咱现在只是字句上的一个认识：我是独立的灵魂，孩子是独立的灵魂，孩子和我没有任何的关系。你字句上是这么说的，是说给人听的，这方面的真理在你心里并没有生根，并没有开花结果，并不是果实累累，你只是听到了这么个字句。虽然说各是各的灵魂，但在实际生活中，“那可不行，他是我孩子，我不着急谁着急？你说弟兄在这儿都不着急，还有谁着急呢？除了我为他的生死操心，谁为他操心呢？除了我为他能舍性命，谁能为他舍性命呢？”她怎么舍性命呢？“孩子生我为孩子生，孩子死我为孩子死，孩子消极我为他消极，孩子背叛我为他背叛！”你看这是多大的“爱”呢，这个“爱”太大了！为孩子甘愿下地狱！究竟这孩子是谁呢？各是各的灵魂。你说你看着你孩子着急，那我看着我孩子着急不着急？（着急。）着急。我为孩子去做了些什么？（吴雯：你可以给他交通真理。）我给他交通真理了吗？连面都见不上，生活都顾不上管他。你看我一天起来在哪呢？你孩子还是信着神呢，你去敲门还敲不开呢，我孩子不信，我能敲开我孩子的门呀？（吴雯：那咋办呀？我怕他落到灾难里。）那你得问神呢，神

说："我要的是什么样的人你得知道，国度里不容许有污秽的人进去，不容许污秽的人玷污圣地，你虽然作了许多工作，你虽作工多年，但到头来仍是污秽不堪，你想进我的国度，那是天理难容的事！从创世到如今我未曾对任何一个献私情的人开过这样的方便之门，这是天规，谁也打不破！"（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成功与否在于人所走的路》）神说："这步工作作得太快，以后在外国作得更快，现在外国人都等不及了，一个劲儿往中国拥，你们这些人作不成就把外国人给耽误了，到那时候就不管你们进入得怎么样，不管你们如何，时间到了就得结束、完工！整个工作不能耽误在你们这些人身上，我作的是整个人类的工作，为你们这些人花费更多的时间这没必要！你们太不争气，太没有自知之明！你们没什么成全价值，在你们身上几乎没什么潜力可挖！以后如果人还疲疲塌塌，素质还不能提高，这也不能拦阻整个宇宙的工作，该结束的时候还得结束，到淘汰的时候还得淘汰，当然，该成全的、有成全价值的还得成全，若你们实在不行，那就不等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实行 三》）到时候谁能活在神的权下，谁能剩存下来，神成全一个就是成全一个，成全两个就是成全两个，神不管你是谁，神不会给你开方便之门，神的作工该结束还要结束。神不在乎人数的多，神还会说"这是谁家孩子，给你走走后门？"我想都不敢想，你还敢想一想？恰恰我在这儿和你想得不一样，我想的是尽我所能，只是尽我所能而已。我在这儿还意识到一个问题，你越爱神，你的环境越大，那神就会给你摆设环境让你站见证。你说神给约伯摆的是什么环境？约伯的儿女是来干什么的？是来成全约伯的。那你孩子是来干什么的？你不要想得太美了，"我孩子信神了，这孩子好像就成了神手中的小宝宝了"，你不能那样去认为，你要那样去认为，那又走上偏路了，到最后把你害了，把你孩子也害了。你把孩子交在神手里，就是说，你不与神争、不与神抢，让神去主宰掌管。你只是怎么呢？与神来配合，不要有太多的要求、奢望。

约伯怎么做的？"筵宴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伯 1：5）约伯等孩子们聚

餐完了，让他们去献祭，约伯就怕他们犯了罪。但他没有和神提出要求，“我敬畏神远离恶，他们不敬畏神远离恶，救救他们吧！”要让你是我的话，你会怎么做？你会拿出大量的时间、大量的精力去找你孩子。当你用大量的精力找你孩子的时候，那神家工作呢？神家工作是不是就放在一边了？你还能顾上管吗？你说我这边有一大堆事情要处理，我放下这些事情去管孩子？管不管呢？在末世就是要见证神的公义呢，所以得以见证神的公义为主。再一个神作工结束了，就是要人的见证。见证不是让你见证恩典，是让你见证神的公义。你要见证神公义的话，怎么见证呢？那只能是给你摆上不合你观念的事情，然后从你嘴里赞美出神的公义，这才叫见证。神说：“人以后进入美好的境界并不像人想象的有夫妻关系、有父女关系、有母子关系，那时人都各从其类了，已将家庭都打破了。撒但彻底失败不再搅扰人类，人也就不再有撒但败坏性情，那些悖逆的人都已被毁灭了，只有顺服的人存活了下来，这样，几乎没有全家都存活下来的，怎么还能有肉体关系呢？那时就彻底取缔人以往的肉体生活，那人与人还能有肉体关系吗？没有撒但败坏性情人的生活也就不再是以往的旧生活，而是新的生活了。父母将失去儿女，儿女将失去父母，丈夫将失去妻子，妻子将失去丈夫。现在人与人有肉体关系，当人都进入安息中时就没有肉体关系了，这样的人类才有公义，才有圣洁，才是敬拜神的人类。”（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与人将一同进入安息之中》）神说要打破家庭，几乎没有一家人都能蒙拯救的。为什么不能把这些蒙拯救的人都放在一个家呢？如果放在一个家，那还能显明谁呢？那还能拯救谁呢？如果把这些好信徒都放在你家，让约伯、彼得的灵魂全部都到了你家，这个是你孩子，那个是你母亲，你一家人进国度了，国度里不是你的叔叔、大爷，就是你阿姨、大妈，那你说这还有见证吗？还有公义吗？

神为什么来中国作工？中国人都是些什么人？（吴雯：要污秽有污秽，要败坏有败坏。）不信派。神要把魔鬼全部放出来，把你放在这里边，然后还让不信派做了你的家人，让魔鬼、邪灵做了你的家人，神这样摆布安排是要干什么呢？就让你站见证呢。让你看见，外

表看着是你孩子，看着是你老公，他却是个不通灵，他却是个邪灵，你怎么办呀？你要公义呀，还是要老公呀？这不就是一个很大的见证？在撒但那边，撒但抓把柄呢，“你说她没情感，你试试，你让我的孝子贤孙做她的孩子，你让我的孝子贤孙、我的差役做她丈夫，你看她怎么办！你不要安排逼迫她的家人，你安排不逼迫她、能顺迎她、支持她的家人，真实爱她的家人，看她怎么办？”撒但在那儿控告呢，神怎么呀？神不回避撒但的任何试探。“你去吧，我正好检验一下她做人行事是不是有公义，她是凭情感用事还是凭公义呢？”还记得神交通的什么是情感吧？神说：“然后你的孩子跟别人家小孩一起玩，你的孩子厉害，把别人家孩子打了，看哪个小孩老实就欺负，人家手里一有好东西、好吃的就夺过来，你看着了不吱声，看着你家孩子坏、欺负别人也不吱声，这叫什么？（溺爱。）溺爱？这就叫情感，懂不懂？这个正不正常？（不正常。）这叫不正常，这就叫坏，这就是败坏本性，明白了吧？”（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什么是真理实际》）你孩子去外面打了架了，打了人了，“不错，孩子能自己保护自己了，好孩子！”你还夸夸他。当你孩子在外面被人打了的时候，“谁打你了？爸给你做主！”你说这是什么人？在世上，人说这种人没人性，神在这儿交通说这是凭情感用事。凭情感用事就是一种溺爱，就是没有一个正确的对与错。在他那儿就是，“不管对错，是我孩子我就得维护”。如果你对孩子没有溺爱，人家打了你的孩子了，你就会问，“人家为什么打你了？”如果是孩子去外面犯错了，那就得教育孩子，“你犯错了，人家打你活该、应该，人家不打你，我也要打你！”敢于去承担，那就是没有情感，不凭情感用事了。

533　神最恨恶人与人之间的“情”

神不给人留有“释放”情感的机会，因在神并无情感，神已恨恶人的情感到一个地步，因着人与人的“情”才将神放在一边，因而神成了人眼中的“第三者”；因着人与人的“情”才将神忘记；因着人的情，人才趁机又将“良心”捡起；因着人的情，人总厌烦神的刑罚；因着人的情，人总是说神不公也不义，说神处理事不给人留情面，难道在地上神也有“亲属”吗？谁曾与神一样为神经营计划而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呢？人怎么能与神相比呢？怎么能与神相合呢？造物的神怎能与受造的人是同类呢？神怎能与人一直在地上同生活呢？谁能牵挂神的心呢？难道是人的祈求吗？神曾答应与人同相聚，与人同行，到现在人一直活在神的看顾、保守之下，但到哪一日人能脱离神的看顾呢？即使人不曾牵挂神的心，但谁能在无光之地一直生存下去呢？因着神的祝福，人才活到了今天。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二十八篇》

135　神希望人有真正的信

1　神对人历来要求都很严格，若是你的忠心里有存心、有条件，那神宁可不要你的所谓的忠心，宁可不要你的所谓的忠心，因为神厌憎人用存心来欺骗他，厌憎人用条件来勒索他，神只希望人能对他忠心无二，做任何事只是为了一个“信”字，都是为了验证一个“信”字。神讨厌你们用花言巧语来博得神的欢欣，因为神对你们向来都是神对你们向来都是以诚相待，所以神也希望你们能用真正的能用真正的信来待他。

2　神对人历来要求都很严格，若是你的忠心里有存心、有条件，那神宁可不要你的所谓的忠心，宁可不要你的所谓的忠心，因为

神厌憎人用存心来欺骗他，厌憎人用条件来勒索他，神只希望人能对他忠心无二，做任何事只是为了一个“信”字，都是为了验证一个“信”字。神讨厌你们用花言巧语来博得神的欢欣，因为神对你们向来都是神对你们向来都是以诚相待，所以神也希望你们能用真正的能用真正的信来待他。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真是信神的人吗？》

得作从病榻上爬起的见证（一）

你才刚开始信神，刚开始起步，你还没学会走路呢，得有人慢慢带着你走。没路走咱寻求找路走，不会走咱学着一步一步地走，但是逃避不是个对的路啊！就像小孩子学走路一样，不会走不能趴下就不动了。咱这儿人太多，有时候我看不过来，你得把问题说出来我才能给你解决。你看谁说得多，我给他解决的问题就多，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有什么问题你不说，人一多，就发现不了问题。再加上带领工人不负责任，他们不会发现下边各类人的情形，这就导致内向一点的、不会说的弟兄姊妹得不到供应，问题得不到解决，所以这是一个实际的问题。但是，每件事情临到都是神给咱摆设的环境，这个环境或大或小，每个人都要临到，信神不是像大街上的玩童一样。一开始神都要检验一下人的信心，检验你是不是要神的人。人先有了信心对神才会有认识，你对神的信究竟怎样呢？那时候，神和挪亚说了一句话，挪亚就能持守一百二十年，神看到了挪亚的信。神让挪亚造方舟是因为神需要一个方舟吗？神拯救人就没有别的方式吗？神能创造万有就造不下一个方舟？神并不是要那个方舟，而是要借着让挪亚造方

舟来检验挪亚的信心有多大。挪亚造方舟造了一百二十年，这一百二十年他是怎么过来的？他每天山上山下扛歌斐木，那时候有什么工具呢？没有什么工具。神就和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其他话没有说。挪亚建方舟的时候五百岁了，周围人说他什么？“你神经病呀？你傻呀？活了快五百年了你见过下雨吗？从来就没有下过雨，更别说有大雨了，你要建方舟，你不是有病呀？”这是周围人对他的攻击。他自己心里边想不想？咱看新闻报道哪个地方有洪水了，常说百年不遇，五十年不遇，百年不遇、五十年不遇是说这些年就没有遇到过。挪亚活了快五百年就没见过下雨，不要说周围人这样说了，就是在挪亚的心里边他是不是也在想？“就是呀！我活了五百年了就没有见过这洪水呀！可不可能有洪水呢？会下大雨吗？不一定吧！”不管他怎么想，不管周围人怎么攻击他，他的信念始终没变。一百二十年以后方舟造成了，神要检验挪亚造的这个方舟，让水泡了方舟一年，方舟没有沉下去，这证明什么？就能证明挪亚是用心了。神看的就是人的一颗心，看他是不是真实相信神的。挪亚没有应付糊弄、没有背叛、没有逃跑，而是持守着神说的这句话一百二十年不变。你看那么大一个方舟，就不要说老鼠洞了，就连个蚂蚁洞都没有。如果有蚂蚁洞的话，水进去了方舟是不是就沉下去了呀？挪亚造这么大一个方舟，连个蚂蚁洞都没有，说明了什么？说明挪亚把神的话听进去了，神的话成了他的生命了，神就是要看神话在人身上能不能成为人的生命。当初的亚当、夏娃是怎么背叛神的？神说吃了善恶树的果子必定死，撒但说吃了不一定死，他们没有听神的话，他们跟上撒但走了，他们把神的话否了，神说这就是背叛。挪亚呢？他能持守神的话一百二十年不变，神看到挪亚对神话的信以后，神在人身上看到了希望，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神才有了经营人的计划，神才重新有了拯救人的心，神才下了决心要拯救人！因为神看到了人的信！

今天每个人临到的环境或大或小都不一样。辛慕呢，神给她摆设的环境是什么？她比你信神的时间长，她比你的身量大，那神给她摆设的环境是什么呢？“来，把你的孩子放下，把你的家庭也放下，你能不能出来？”工作在那儿摆着，外边还有人攻击、论断她，她能不能

站立住？她比你的压力大吧？在你这儿呢，他们只是把工作量给你加大了，在心理上没有给你加这个负担。你说心理上的负担重还是肉体上的负担重呢？（悦悦：心理上。）心理上。咱今天也体会到了，你回了家以后，一个心理上的负担就把咱整个人给压垮了。所以说辛慕的环境要比你大得多，你的环境并没有她的大，但是你受到的伤害大，她受到的伤害小，什么原因？因为咱身量小。神也是根据人的身量而作的，就因为你刚开始信神，身量小，所以神给你摆了这么一个环境。神给你摆设环境就是要看看你是不是和挪亚一样，你能持守神的话吗？你说你信神呢，她也信神呢，既然相信神，信神一开始经历啥呢？效力者的试炼，默默无闻、勤勤恳恳。你愿意做个效力者吗？先得过了效力者这一关，做过效力者，作过衬托物，今天才做了子民。神对人的拯救都是一样的，但是人和人的身量不一样，起步也就不一样。人家辛慕起步早，你起步迟，但是神作工结束的时候，要作成的是一样的。耶稣交通过在葡萄园作工的比喻，干一天活儿和只干一小时活儿的工钱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辛慕的工钱和你的工钱是一样的。辛慕早信了十年、二十年，你才信了几年，但神要赐给你们一样的真理，都要给你们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在神作工结束的时候都要让你们进入国度。不可能说她先信的，她早进三十年，你迟信的，迟进三十年，不可能！唯一的不同就是辛慕她走在前边，提前操练了，她要带领后边的，在后边的还要加紧操练，这样才能赶上前边的，所以神赐给的赏金是一样的。你给世人干活，世人给你的赏金是什么？世人给你的是钱财，你抓住的是钱财。而神给你的赏金是什么？神给你的赏金是生命。这个生命是借着你的经历而得来的，所以说那就得让你更多地去经历，把更多的负担加给你。神要赐给你生命就是要把负担加给你，但在你这儿，你觉得这个担子太重了，这就是你所感觉到的。你感觉到的这个“负担太重”其实是神对你的祝福，但是咱不理解神对咱的祝福，咱对神是误解，感觉是不公平，“神怎么这么对待我呢？”但在神那边是怎么看的呢？人家走在前边了，神让咱加班加点赶上去，所以神给你身上加了一个负担，加重了咱的责任。加重责任就是要加紧操练咱。这个操练不是操练咱的认识，也不是操练咱的分辨，因为咱是刚信神，所以神要操练的是咱对神的信！就和挪亚一样，神给你一句话你能持守住吗？你能持守住对神的信吗？约伯是风闻有神，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

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伯 1：21）那咱今天呢？“神给我的本分重了也是神，给我的本分轻了也是神，神的名是当称颂的。”今天给你的本分为什么要超过你的能力呢？因为神作的就是剥夺的工作，剥夺你的地位、剥夺你的名誉，也就是剥夺你的肉体。神要看见你的真心，就得先剥夺，剥夺了你才能看见你的真心。

悦悦说：“我真心信神呢，我真心要神呢。”那神就要看看你真心到什么程度。神要看你真心到什么程度，所以神就在你身上不断地加砝码。你周围所有的人、事、物是不是神给你摆设的？你只是感觉到人在给你身上加砝码，你没有感觉到这是神给你加砝码，加一个砝码，再加一个砝码，不断地给你加砝码是要怎么呢？也就是要看哪一次的稻草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压倒骆驼的那一根稻草一往骆驼身上放，骆驼倒了，好了，神看见了，这个人就这么大身量。压倒你的同时，也是让你看见你的真实身量，也是让你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身量有多大，认识自己与神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是为了给你一条路，让你知道下一步该往哪里走。显明咱是为了让咱有认识。从神给咱摆的功课、给咱加的负担也能看见神作在咱身上的都是爱，都是拯救。怎么是拯救呢？借着这个环境压倒你了，你回家以后神要看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压倒你了之后，你回家就起不来了。你为什么起不来呢？因为你心里边通不过。从外边看，你躺在床上了是个坏事，但我看不是坏事，在神那边看是个好事，为什么说是好事呢？悦悦，你是怎么躺在床上的？你自己最清楚，你躺在床上就是打败撒但的一个见证。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在外面尽本分压力大，把你压倒了，回家躺在床上起不来了。为什么起不来了？在你心目中认为“我背叛了神，我背叛了神不能活，我离不开神”，你觉得你离不开神，所以在你的思想上、在你心里压得喘不过气来，像得了一场大病一样才瘫倒在床上。

你知道彼得吧？彼得受熬炼到了什么程度呢？像大病一场一样。他熬炼什么？神说：“他受的极大的熬炼多数都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做的事亏欠神太多，没法弥补，认识到人太败坏，因此感觉良心受控告。……因此他忍受了极大的痛苦，尽管有时像得了一场大病，甚至相当于死了一样，这样熬炼了多次，他对自己更有了认识，对主才有了真实的爱。”（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当怎样走末了一段路》）悦悦呢？你刚开始信神，对神虽然没有多少认识，对神的信也没有多少，但是这个砝码把你压倒以后，你没有背叛神起来回归世界，去世界大干一番。有多少人因着尽本分不满意而回归世界的？不说其他的，就说2012年敲锣打鼓的那时候，有开除的、有隔离的，因着各种原因回归世界的有多少？有的是因着没有看见三天黑暗回归世界了，这是不是显明了？这是神显明、淘汰的人。可在悦悦这儿显明了什么？显明悦悦是离不开神的人，是要神的人，在神那边看这就够了。为什么说够了呢？因为你信神的时间短，你的身量就在这儿了，神是公义的。今天如果说跑回家的是辛慕，辛慕信神十五年了，如果辛慕信神十五年还能不打招呼走了，什么后果呀？神说过，把她与仓鼠划到了一起。虽然你今天不打招呼走了，但在神来看，你的这个走和辛慕的走不一样，截然不同。神说过，在人信神身量幼小的时候，是朦朦胧胧的一种状态，不知道为什么信神，还没有看清什么是信神。就刚才你说的，信神这条路你就不知道该怎么走。你是在朦朦胧胧的状态下走的，你是在不明白的时候走了的，你不是在看清楚、认清楚信神这条路以后才走了的，所有神没有把你和仓鼠划在一起。因为你是一时软弱走了的，走了以后也没有去世界上，就即使是去了世界，神也没有把你划到仓鼠里。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是在朦朦胧胧、幼小的状态下走的，神还不定罪，而且也不记在记事册上边，神还在等待着人能回转。你走了之后并没有回归世界，你是回来后瘫倒在了床上，这个是不是神宝爱的？

就像你养育一个孩子一样，孩子离开你了，他瘫倒在床上起不来，他每天想妈想得起不来，这是个什么孩子？这是一个要妈的孩子。如果这个孩子离开他妈以后去了游戏厅，玩游戏玩得特别高兴，

这是个没良心的孩子。灵界神在那边看着呢，撒但也在那边看着呢，神就是看人的一颗心，看人的态度与观点。神成全的是什么？神成全的就是人的心，神要的就是人的心，而不是看人作了多大的工作量。神给每个人的环境都不一样，功课都不一样，不让你照抄，谁也欺骗不了神。我这样说，你能听懂吧？就是说，你不要受这个辖制。你受这个辖制是因着你刚开始信神，对神的作工的一种不认识，这是撒但在后边挑拨离间，这是撒但对你的玩弄。今天神把我摆布过来就是让我告诉你，神的心意在哪儿。这是在神家，不是在世界上。世界上是考试呢，看你能打多少分，根据你考试的分数定你能不能进学校呢，那叫规条。而神看的是什么呢？神看的是人的心，做什么事要有原则。这个环境是怎么临到你的？神说："神在人身上所作的每一步工作，在外表看到的好像是人在与人接触，好像是出于人的安排，或出于人的搅扰，但是背后每一步工作、每一件事都是撒但在神面前打的赌，都需要人为神站住见证。"（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爱神才是真实的信神》）你在跟随神的时候，撒但控告不控告啊？悦悦信神几年了？（辛慕：到今年就是两年，其实她正式信神是2019年才跟上的。）刚信神两年就能离家出来尽本分，尽本分的时间差不多有一年。而且尽的是什么本分呢？给你加负担的本分，给你加重任的本分，在这个本分中你还没有尝到甜头，也就是没有给你赏金，你没有得着生命，人看到的是你没有得着生命、没有得着恩典，你在这个本分中还没有地位、没有名誉，为什么会有这些环境呢？神看人的心啊！神看见你有一颗善良的心，神定意要拯救你。神要作的撒但是不是能看得见？（嗯。）撒但看见就要控告了："悦悦，她要你？她是一时热心。她刚信神一年、两年，她对你能有什么真心？她朦朦胧胧什么都不懂，你试试给她加大砝码，你看她还跟你吗？你不要给她地位、不要给她名誉、不要给她恩典，你看她还跟你吗？"人刚开始信神是不是都是因着地位、名誉而跟随神的？（嗯。）所以撒但在那边就要控告呢。神说："那你去吧！"神的智慧建立在撒但的诡计之上，神不回避撒但的任何试探，你那么说，那你试探去吧。在神那边怎么看呀？撒但控告了，神正好借此机会来看看悦悦的这颗真心。虽然她对神没有认识，但她是不是有真实跟随神的心呢？神要看这个。实际上并不是神要看，因为神鉴察人心肺腑，你是不是跟随神的人神能看得见，神是让你把这些事情做出来，让人看见。所以神就对撒但说你去

吧，那这个事情就临到悦悦了。临到悦悦的是什么？是撒但的围攻。周围的人看到悦悦老实、好欺负，就把重担压给她，撒但在背后指使小杨，“你不要干，你交给悦悦，让悦悦干”，那小杨就让悦悦干这个、那个，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是撒但在背后加工的，神就在那边看，神看给悦悦加大砝码以后，她跑不跑。逐渐地加大砝码，加一个砝码悦悦坚持下来了，撒但就要控告，“你再加一个试试，你让她的家人给她打打电话试试，让家里人勾引勾引她，家里边打电话要团聚，你卡住她，不要让她打电话，看她能站立得住吗？”各种环境临到你，是让你喘不过气的一种负担，在灵界神就是要看你悦悦是什么态度、什么观点。

就和约伯一样，神剥夺了他的万贯家产，把他十个孩子都剥夺了，神主要就是看他最后会说出什么话，看他背叛不背叛神、看他否认不否认神，剥夺了他的，他还承认不承认神是主宰者。在悦悦这儿呢？神也是要看悦悦对待神的态度呢。可是悦悦才信神几年，神对悦悦有那么高的要求吗？不是。咱不可能打败撒但，神知道，咱刚开始信神没有那个身量。借着撒但的试探，神知道你会跌倒，让你跌倒是为了让你能爬起来，身量逐步长大。是借着你跌倒让你认识一下你自己，同时也是让你站一个见证，让他们看看悦悦信神刚刚两年就担了这么大的担子。更重要的是在后边，当你跌倒回了家以后，这才是神要看的。就像约伯，神剥夺了他的万贯家产，让他浑身长疮，他坐在炉灰里用瓦片刮身体呢，他老婆攻击他说，“你弃掉你的神死了吧！你还活人呢！你还不如拜偶像呢，看人家拜偶像的也比你强！”在你这儿是不是也临到了呢？你周围的人会说，你心里边也会寻思，撒但也会不时地给你送意念，“看你信神信成什么了？你看周围的人、事、物谁心疼你呢？你回来软弱、消极、跌倒了，也没有人过来管管你、看看你。过来看你还是问你以前的东西放到哪里了，根本不管你的死活！”神就要看悦悦听了这些话以后，是什么态度。“呀！你把我压得喘不过气了，我一分钱不挣，你还给我施加压力，我都回家了，你还过来追查我。我不信了，我回归世界呀，我挣钱去呀，我挣钱过不上好生活？”当你回归世界挣钱的时候，撒但是不是在那边嗤笑呀？“怎

么样？你看她是信你的吗？她回归世界了吧？”这是撒但要作成的事。可是悦悦没有按着撒但的计划来，悦悦没有背叛神。悦悦反而是感觉到离开神生不如死，卧床不起，撒但蒙羞了，“呀！他们给你这么大的压力，你就不想着离开神回归世界？你看那个花花世界多美呢！你看世上那些人跳舞呢、歌唱呢，人家没有神不照样活着？”可悦悦在这儿觉得离开神不行，撒但看见是不是就退去了？（嗯。）撒但退去了，你的试炼也就过去了！后来，约伯的身体是不是就好了？（嗯。）那你呢？撒但退去了，你的身体也该好了，你也该站起来了。约伯在站见证以前是风闻有神，他只是听说有神，神只是检验了他的一个信，他对神并没有多少认识。但是经过这一件事以后，神向他显现了。神为什么向他显现？因为他站住了见证，所以神更加珍惜、宝爱他。神说什么话了？神愿意让这个人永远存在下去。在这里你看到什么了？你能不能看见神的心？

悦悦，你听说过因着哪个人跌倒了，弟兄专门去看望哪一个人，有这类的事吗？听说过没有？你是不是第一个？你是第一个。我给你交通了以后，我把神怎么作在你身上的告诉了你，把神的心意告诉你了，你看见了神对你的态度，也就是说神向你显现了！约伯看见神向他显现以后，他对神是不是更加有信了？约伯到最后是怎么死的？满足而死。是因着他敬畏神远离恶，所以他看见了神，他最后能完全顺服神的安排，没有任何要求。从外表看是神试炼约伯，但临到约伯的是谁？是撒但。当约伯站住见证以后，撒但是不是退去了？撒但退去了。神向约伯显现以后，神赐给他的比他原来的更多。我说这个话你能听懂吧？我交通的这个能转过弯来吧？能听明白吧？神试炼人也就是撒但在试探人，站住了是试炼，站不住是试探。每个人的身量不一样，神对人的要求也不一样，你这个就算站住见证了。你说约伯站住见证了没有？神是不是承认他站住见证了？（嗯。）可是神向他显现的时候，神怎么问他的？耶和华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伯 38：2）”“你曾进入雪库，或见过雹仓吗？”（伯 38：22）这是不是神对约伯的一个质问、指责呢？约伯怎么说的？“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我说了一次，再不回

答；说了两次，就不再说。”（伯 40：4-5）因为约伯一直认为他没有抵挡神，他是敬畏神远离恶的人，他的三个朋友来劝他的时候，他怎么说的？（悦悦：我并没有得罪神。）我确确实实没有得罪神，我是敬畏神远离恶的人。他说了一句：“我真要对全能者说话，我愿与神理论。”（伯 13：3）所以神才说，约伯，你什么也知道？你敢说这个话？那你说说天上的那个冰雹库在哪儿呢？雪库在哪儿呢？约伯不知道了，不敢说了。神向他显现了，这话是对他的质问，但是他站住见证了，神称许。这就像你一样，虽然说你瘫倒在床上了，在这儿讲理呢，“这个压力都压到我的头上了！”你这里有一系列的疑问，想不开，但是你始终不敢离开神，这就是一个见证。你想不开是咱的认识、咱的身量有限。在你的身量上神就没有作这个工作，神就对你没有这个要求。就好像神说约伯一样，神就没有告诉过他天上怎么样，他怎么会知道呢？神那样说只是因为约伯当时说了狂妄的话而已，但是神说经过那一次，约伯对神的认识是一个升华，这就是神的作工，这就是神的拯救。怎么经历神的作工呢？在神的主宰、掌管中认识神，认识神的权柄、认识神的智慧、认识神的公义，经历之中定真神！有谁能先有话后有事呢？神对每一个人都要试炼、熬炼，在灵界都是一次争战，都是撒但与神在打赌。我给你交通的这个是不是能对上号？一对号，“诶！这就是神安排的，就是神主宰的！”而且里边有神的性情，得认识神的性情。每一个人身量不一样，神对每一个人的要求也不一样。你是什么样的身量，神就给你摆设什么样的环境。神说，你越爱神环境越大，你越要神那神就加给你功课，这就是丰富的宴席。因为咱是在灵里边得生命呢，不是肉体上得生命呢，所以说你灵里边就得受苦。

（SJ：信神就是两门功课，认识神、认识自己。悦悦，我看到你这些表现的时候，我心里也在难过，我也在反省我自己。在没有看到你的时候，我自以为自己尽到所能了。我感觉我自己哪一方面也交通到了，不管是你的这件事还是别人做的那个事，我都交通了呀，自己心里也认为自己作到位了。但是看到你这个情形状态的时候，我才看到自己所作的工作，这就是自己作工达到的果效，这就是事实。我

也在懊悔自己，也在认识自己，想办法怎么挽回自己的过犯。但是不能因为懊悔自己、恨恶自己，最后躺在床上不起来了。懊悔自己、恨恶自己，这就是神作工要达到的果效，要不然你就不会认识自己，但是神希望看到的是人慢慢地去悔改。信神不是几天的事，性情变化是一生之久。信神就是让咱经历神的作工，认识自己、认识神，达到脱去败坏性情，这才叫信神呢。其实咱是一样的，你是在这个环境当中被压倒了，在我这儿，我不是根据你的身量去交通，而是认为弟兄姊妹的身量是一样的，把你和在外边撇家多年的弟兄姊妹一样去带，这是我的失误、是我的失职。认识到了是不是就该进入呢？认识到了是不是就该变化呢？这就是生命进入的路途。咱今天认识到了是不是应该爬起来再继续往前走？我能理解你现在是在懊悔、是在认识自己，“我怎么能这么做事呢？我怎么能这么做人呢？这不应该呀！”你在恨恶自己，但恨恶自己不是让咱中了撒但的诡计。恨恶自己就是，“我认识自己了，我恨恶自己、咒诅自己、背叛自己，我重新再来，再次来到神的面前重新做人！”这是不是神所喜欢的？神就等你这句话呢。撒但在那儿就引诱你，“不行，你已经成这样了，你别起来，你身上又没劲！”但是神的心意就是让你爬起来再继续往前走。我以前消极的时候，我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我说我作不了了，这是不是也要背叛呀？但是消极是神的心意吗？消极是让咱真正认识自己，要不然咱看不见自己的败坏性情。在神的作工当中就是让人认识自己呢，神摆设的环境是让咱学功课呢。你现在已经学到功课了，“我怎么能这么做呢？我怎么能背叛神呢？我要重新站起来，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背叛神了”，这就是果效，神要的就是这个果效。刚才听了老师的交通，我现在也一直在琢磨，看到你这个事，我就想，现在是不是还有好多弟兄姊妹的情形我没有了解到呢？从外表看好像自己交通到了，但是交通的到底是不是他们的真实情形呢？我没有往这方面去考虑，这就是我学到的功课。人一生就是这么走呢，这就是生命逐步地拔高，生命是逐步地长大，它不是一下就长大的。就像景介一样，他信神多少年了还能走了呢，走了以后只要他有悔改的心，一个大男人哭成那样，懊悔得不行，不管他是得福也好，什么存心也好，这些逐渐经历变化，只要能迷途知返，能回来，神心就特别得安慰。就像耶稣说的：“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

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欢喜还大呢！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太18：12-14）这是不是神的心意？你能够真正明白神的心意了，你就不会再中撒但的诡计了。）

在悦悦身上还有一个重大的任务，这个任务又是一个托付。什么重大任务？这个重大任务就是要让悦悦从病榻上爬起来给世人作一个见证。什么见证呢？神用话语成就一切！耶稣那时候作的是神迹奇事的工作，他让瞎子能看见、瘸子能走路、死人能复活、病瘫之人能从病床上爬起来、拉撒路能从坟墓里边走出来，那叫神迹奇事。今天神要用话语成就一切，这是更大的神迹奇事！神要唤醒人的心、唤醒人的灵，让人复活过来，这些用话就作成了。神交通，你上一辈子做了什么孽，这一辈就有什么报应。你上一辈子看了不该看的东西了，你这一辈子就是瞎子。你上一辈子用的腿太多了，那你这一辈子就是拐子、瘸子，神是公义的。你看耶稣给那个生来就是瞎子的人治好眼睛以后，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约9：2-3）这是父为子预备的，让他来为神作个见证，所以说，这个人的瞎和前边说的因犯罪而遭到咒诅没有关系。那今天悦悦呢？悦悦现在所经历的环境和之前并没有任何关系，那就是神让你作一个见证，所以说你必须得从病榻上爬起来。你愿不愿意为神站一个见证？给世人作一个见证？给跟随神的人作一个见证？让他们都看见神话语的威力，看见神所作的工作，这就叫配合神的工作。悦悦，你愿不愿意担这个负担？这个负担重不重？这个负担不重吧？没有在那边尽本分的负担重吧？你从病榻上爬起来，让世人都看见神话语的威力，让世人看见弟兄就是来建造国度的，他说的话里边就有权柄，配合弟兄把这个工作作成，愿意不愿意配合？你从病榻上爬起来了，后边的人会怎么看呢？他们看见这么消极的人都爬起来了，对弟兄作的工作定真了。悦悦，愿意配合吗？考虑考虑。还有什么后顾之忧？有就说，这也是你的使命、责任。看你愿不愿意担当，担起这个责任来。还有什么想法？还有什么

怕的？有后顾之忧还是有什么问题没有解开？你从病榻上还不能爬起来吗？悦悦，能说说吗？先把这个问题先回答了，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有顾虑吗？有没有受谁辖制呢？愿不愿意配合？神说：“他苦苦巴望，等待着一个没有答案的回答。他的守候是无价的，为着人的心，为着人的灵。”（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全能者的叹息》）神等待着你的一个回答，等待着一个没有答案的回答。你现在还没有答案，想不想回答？撒但在那儿看着呢，神在那边看着呢，就看你的心要给谁，你要把你的生命交给谁。

神说临死之时发出香气来，咱还有什么难的？有什么难处还是有什么想法？悦悦，来，看着我说，看着我说话，撒但怕正义，你看着我说，撒但就跑了。（悦悦：上次交通了之后我心里也想着起来配合，可是就感觉软得不行……）你说的起来配合工作和我说的让你从病榻上爬起来不是一回事，你不要误解“呀！这又让我尽以前的那个本分呀！”我不是那个意思，现在让你从病榻上爬起来和本分没有关系。我只是说你得实际地从病榻上爬起来，不是说让你从消极中走出来继续作这个工作，和那个工作无关，和本分无关。是让你实实际际地从病榻上爬起来，不在病榻上躺着了。不要把你吓着了，我见你不说话，我还以为你觉得，“又让我去尽以前的那个本分，又让小杨再欺负我一把”。（悦悦：其实人家小杨并没有欺负我。）那你担心什么？你有什么顾虑？你说你当时想起来配合了，但是又有什么原因没有起来配合呢？你刚才的话还没有说完。我是着急了想让你从病床上爬起来呢，大夫就是想让病人快点好起来，病人好得越快，越说明大夫是妙手回春，我也是着急了，我口快把你的话打断了。接着你的意思说，把你刚才的话说完。我还没有给你把脉呢，就想让你爬起来，这是我的“幼稚”啊。说说吧！抬起头来看着我，看着我说，你看一看着我就敢说了，你一看着我话就来了，一低头话就没有了，你试着抬起头看着我说，看着我就会说了，就知道该怎么说了。（悦悦：前段时间感觉身子也不对，就是特别饿，一下子吃得特别多，不吃头就晕得不行呢。）什么时候？（悦悦：就是回来一个多月的时候，吃得挺多的，能吃小碗五、六碗呢，然后肚子就吃不饱的那种感觉，身子就可软

呢。）你一天三顿饭，每顿都吃五、六碗？（悦悦：有时候是两顿饭可以吃那么多。）你是不是一边吃饭一边在想这个事情？“小杨让我算账，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想一下吃一口，想一下吃一口，睡觉、吃饭是不是都在想这些事呢？（悦悦：我小时候心情不好就容易吃多。）她要找一种事干，根源还是在这个心情上。（SJ：她可能还有点受搅扰，“我怎么吃这么多呢，是不是不正常了呢？”是不是还有这个想法？）（悦悦：嗯。）（SJ：其实不是，有的人发泄的方式不一样。）这个词用得恰当，发泄到胃里边了。人家是往外面发泄，你是往里边发泄。

刚才你说从病榻上爬不起来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说身上软得坐不起来、爬不起来呢？（悦悦：嗯。）这个不是问题，问题是你的心思。心思爬起来了，肉体就爬起来了，你要有与神配合的心志。你试着和神祷告一下，“神哪，我肉体软弱起不来，但我愿意配合神的作工，我要把这个见证站住，愿神赐给我力量，让我能从病榻之上爬起来！”愿意不愿意？主要就是看你愿意不愿意与神配合。你往哪一方面追求，神就在哪一方面赐给你。我给你说的这个就是说什么都不是问题，在神那边没有难处，关键是看你的心思愿意不愿意？神成全的就是人的信心与心志，能听懂吧？（悦悦：能。在那边情形就不好嘛，身体也是软得不行，每天也祷告呢，好像还是软得不行，到后面就没有信心了。）在那边的时候你是心里边、思想里边的软弱还是身上软弱？（悦悦：身上软。）也就是说，在那边你就感觉有病一样？然后每天还强忍着、支撑着？（悦悦：嗯。）你有什么就得说嘛，咱有病治病嘛。（悦悦：也治了，就是身上软得不行，也让医生开药了，吃了药当时管用一下，之后就又不行了。）你得连着吃嘛！中药不就得连着吃呢？你该看病就得看嘛！这个医生看不了，换个医生再看嘛。疾病临到是神的爱，怎么是爱呢？就和刚才交通的一样，也是撒但在那边控告呢，“你不给她治病，你让她身上软弱，你看她还跟随你吗？哪个人跟随神不都是为了得恩典吗？不就是想得恩赐吗？你不给她恩赐、不给她恩典，你看她还能跟着你吗？你看她还往前走不走？”撒但在那边控告，神不回避撒但的任何试探，神要借着撒但的诡计把神选

民作成。就是说，这些都不在话下，根本原因就是，神要看人的态度与观点，看人的信心。我现在就是问你愿不愿意从病榻上爬起来？不是说肉体，就说你有没有那个心志与信心。世上人还常说“战胜恶魔、战胜病魔”，咱今天就是战胜撒但，把撒但踩在脚底下，这才是有心志的人。有病了该看就看，但是病是从哪里来的？根源是从心思来的，心思上有病身体就有病了，这话能听懂吧？愿不愿意与神配合？愿不愿意重立计划？愿意立这个心志吗？

不吃生命果却吃善恶果

（那段时间有环境就安排老赵去打了一段时间的工，后来也就一直没有找过老赵。我们觉着就是没有找人家，没给人家安排妥当，人家现在这种反抗的态度，这是我们的问题。）“人有没有给你安排，这个无所谓，关键神是看你还是不是个信神的，你是不是背叛神了。你这么长时间没有和神家来往，没有吃喝、没有聚会，那你说，你背叛了没有？我今天来找你，不是来考核你是否去打工了，我考核的是你是否离开神了。没有及时找你，我也是个受造之物呀，再是我的问题，是我与神之间的关系。但是没人找你这也是神给你摆设的环境呀，在这个环境中你的顺服在哪？你的接受在哪？”你这个当带领的都没有搞清楚什么叫顺服、什么叫背叛、什么叫接受。咱还跟教会建造时期一样，把接受带领的、顺服带领的当成是接受顺服。（雨桦：人家跑了，咱没有找回人家，当时想的是不是没给人家安排好……）“你跑了，我去找你，这是我人为的好，也可以说这是神的怜悯。但这和你的性情不挂钩呀！你跑了，这是什么？这是背叛！我没有去找你，这只能说我没有人为的好。也就是说神没有安排一个人去找你，神作在你身上的没有怜悯，仅此而已。今天咱是说你与神的关系如何呢？你对神是什么态度呢？你多大了？三岁大小孩？左右手不分？没人找你，你出门找不见家了？信神几十年了，你是找不见家的人？你是在

什么都知道的情况下背叛走了的，你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吗？神的性情是不可触犯的，你背叛了神，神就把你划到了仓鼠这一类，和仓鼠一样，不值钱了。你感觉不到、认识不到，然后还过来倒打一耙，什么都能成为你背叛神的理由！你有环境了，弟兄姊妹让你出去打一下工，这也成了你背叛神的理由？你信神的根基在哪？神剥夺了约伯的万贯家产、剥夺了他的孩子，他还得称颂神的名呢！你呢，今天剥夺了你的啥了？今天什么也没剥夺你的，仅仅是神的怜悯不在你身上体现，你就怎么呀？‘离开了神的怜悯、离开了神的饶恕，我就不跟了！就背叛了！’这是什么？这不是叫嚣？这就是叫嚣、对抗！”（嗯。）把神的态度也给他了，让他自己去认识、自己去反省，这还用你逼着他往回走呢？“作在弟兄姊妹身上就是作在神身上，我们这些带领工人，没有责任感，作工有偏差，对弟兄姊妹没有爱、缺乏爱，但这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呀！我仅仅是没有尽心、尽力、尽意，但我们可没有背叛呀！我们没有背叛，我们还苏醒过来了，我们还反过来找你了，当时没找，现在是不是来找你了？我们都来找你来了，你现在还不知道你犯了什么罪，你背叛了还感觉有理，还躲藏、还逃避、还要挟！”老赵他都快下地狱了，秋莲你还在这儿包庇！你不是拯救，你不是帮助、扶持，你不是把他往神面前带，你是把他按在地狱里，不让他起来，你说你多恶呢！

一个老赵就把你们难住了。老赵提出问题来，你知道人家是考你呢，一方面你要解答，另一方面你得把他的存心给他揭露出来。“老赵，你说这些话，我知道你是考我呢！”你直接和他说怕什么呢？“你是过来考我的，你是听着她们说，‘哎呀，雨桦被成全了’，所以你就想检验检验我，你想把一把国度的大门，看我究竟是不是被成全了！我实话和你说，我没有被成全，你也不用考我。你要是想明白、想寻求呀，那我带带你，或者说咱们共同寻求寻求。你要是考我，我也不搭理你。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把你当成国度大门的‘把门军’，我这个‘通行证’不需要交与你。你呢，也不要站那个位置，站那个位置犯罪，那不是你该站的。所以说，你给我提出来的这一系列问题，我可回答可不回答。你要是寻求，咱就寻求寻求。你要是考我，我不搭理

你！就即使说我被成全了，我也不需要在你面前给你印证一下，这个和你的生命也没有关系！”你把他的性情揭露出来，“你为什么要考我？你信神呢，你走的是什么路呢？信神是认识自己、认识神，寻求真理、顺服神，你走的是什么路？你要坐在‘把门军’的位置上？国度门口放了一块大石头，你要当那块大石头？不敢吧！至于你说的这个问题呀，咱可以交通交通。你问‘话在肉身显现’这一句话怎么认识，弟兄交通的是什么意思？你搬出来的又是什么意思？你搬出来的那叫字句道理，而弟兄说的那个‘话在肉身显现’是他的认识，是他的看见，是他经历、体验出来的！今天你之所以理解不了，是因为你没有经历，你没有体验，你没有认识，所以你一无所知，你只知道了一个字句道理！‘神道成肉身’‘话在肉身显现’，弟兄经历了以后，人家交通出来的‘话在肉身显现’，不是你说的字句上的‘话在肉身显现’。弟兄交通‘话在肉身显现’是说神的话在人身上掌管了这个人！这个人按着神的话活出来了！是借着这些人看见了神的话在这些人身上显现了！神的话在地上显现了！怎么显现了呢？是借着这些人站见证、彰显神、荣耀神，借着这一个一个的见证把神的道给见证出来了！所以说，在实行真理的人身上，我看见了神的‘话’，也就是‘道’成了肉身！每个人都是肉体，我并不是看见这个人就是道成肉身，我是借着这个人的活出，看见了“话”成了肉身、“道”成了肉身，这和基督道成肉身完全是两码事。这就好比‘耶稣驾着白云降临’，那‘白云’是什么？神说：“他早已降临，但人却并不认识，人也并不知晓，只是在漫无目的地等待着他，岂不知他早已驾着‘白云’（白云就指他的灵、他的话、他的全部性情与所是）降在了末世要作成的一班得胜者中间！”（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救主”早已驾着“白云”重归》）是神的话、是灵，是神的性情。所以宗教界怎么也看不见耶稣早已驾着白云降临！也就是说老赵你也是宗教界，你也是等待着耶稣驾着白云降临，所以说你永远等不到！你永远看不见！我今天看见耶稣驾着‘白云’降临了，你说我是瞎眼，你说我是做梦了。我说我没有做梦，我说你是瞎眼，你是灵眼瞎了，我是睁开了灵眼才看见的！就是说，老赵，你没有经历、没有体验。你不去经历神的作工，你每天起来当的是教会的‘考官’，你拿上字句道理考考张三、考考李四，人家都不看字句道理，都去经历、体验神的主宰了，人家在神的主宰中看见了神的显现。而你这个‘考

官’只是看见了神话的一个字句道理，那你这样走下去，没有结果，你将永远是一个只会讲字句道理的宗教专家！这就是你信神的所得！”

你们是人家有问你必答，人家问什么你答什么，人家就是牵着你的鼻子走。你知道他的存心了，那你就把他的存心给他揭露出来。咱以前打仗的时候就交通过，是吧？你是来寻求的，那我就给你交通；你是来打擂台的，那我还给你交通吗？就像耶稣给不给法利赛人讲道呀？（不。）不给他们讲道，直接给他们打回去了。就是说，你看老赵是来考察的还是来当考官的，他要是来考察的，咱就给他交通，他要是来当考官了，咱就把这个考官给打下去。“你是谁呀？你一个败坏至深的人，你还敢来神家当‘验收官’呢？撒种的是神，收割的是神，神没有说撒种的是神，收割的是你老赵吧！”敢不敢这样说他？（江梅：那天我们一进门，老赵就说：“我有隐患，你们来这么多人，还全是带领，合乎原则吗？”人家就气的、火的，那一天就走了。）你看，就只有人家说话的权力，就没有你们说话的权力。人家说你们不合原则，你们就不能说句实在话？“我们是不合原则，可是为什么我们知道不合原则，还要这样做呢？你知道？我们这样做不是你老赵逼的？不是神的爱临到了你？你以为我们是大卫呀？我们里边没有大卫呀，我们都是大卫他兄弟，我们不敢见三米多高的巨人呀！”自己坐个低凳子，不要老觉着自己是大卫。“我们不是大卫，所以这么多带领工人才团结起来围攻你这个‘三米多高的巨人’！是你把我们逼上了‘梁山’呀！你说吧，为了救你一个老赵，我们所有带领工人团结起来，不顾自己的安危，冒着这么大的风险过来组织这个‘百团大战’，在大红龙国家暴露了我们的行踪！老赵，你感激不感激？神这么大的爱临到你，你不知道感恩，就知道抓把柄，你可真是老毛的徒弟！给你打下江山来，你不是感恩，你是只怕我们坐了你的江山，还来一个‘文化大革命’！一来就先审问我们！你是不是还计划给我们贴‘大字报’呢？你还怨我们带领工人不顾环境，你说哪个带领不知道环境？哪个带领不怕大红龙？哪个带领愿意进监？我们冒着生命危险来到你家，那边是大红龙，这边是你老赵，我们是两块‘石板’中间夹的一块‘肉’，你还想让我一个人过来，把我夹死呀！”你这么说，老赵怎么想呀？哎呀，又

蒙羞，又感动，又看见了神的爱，他是规规矩矩的，你让他干什么他干什么。其实我跟你们说的这些是不是都是实情呀？（嗯。）你们去那么多人，还不是因为一个人不敢见人家老赵呀！怕人家老赵把你们“打”了！你们把实情说出来怕什么？从这里面也看到人都不愿意坐个低凳子，害怕丢面子。你就是坐个低凳子，又有个啥？就应该坐个低凳子。因为你要去打他、蒙羞他，你先坐个低凳子，你把他抬得高高的，最后把他的败坏性情一揭露，让他摔得重重的，不是就摔死他了呀？你们是坐在丰富的筵席上闹饥荒！

刚才还说秋莲怎么了呀？秋莲本来是想让他出来尽本分呢，你们是去打了他了，是吧？（嗯。）你们去之前就没有商量好？（没有商量。）（江梅：我们还没去，她就已经安排好了，去了第一面就见到了。）就再说安排好了，你过去打他和让他尽本分矛盾不矛盾？（不矛盾。）那你们中间怎么产生了矛盾？（秋莲：我是想让老赵出来尽本分呢，结果雨桦交通了，人家说今年不出来尽本分了，然后我心里不高兴了。）你的意思是丢了你的面子了，“我把老赵叫过去是告他说，今天让他尽本分，是神高抬了他了。结果我把他抬得高高的，你们把他踩得低低的，让我在老赵跟前落了个不是人！”（秋莲：嗯，我就想的：“我再不当这个傻子了，我每次都是傻子！”）你每次都想当个精的，可结果每次都当了个傻的。你说你在神家尽本分呢，老想当个精的，这是不是诡诈人的所为呀？（嗯。）你就不能当个麻木痴呆的，让人利用利用？（秋莲：我就不想让利用，我老是感觉被别人利用了就吃亏。）当个受造之物，不愿意让神利用。（秋莲：为什么我防备萧田呢？也是老感觉被她利用了。）你看看，你诡诈就老觉得别人利用你。其实这是不是利用呢？（秋莲：不是。）这就是咱的看事观点不扭转。（秋莲：还是为自己那些东西。）你也不是为自己，你是为撒但，你是为拆毁神的经营，你太愚蠢了呀！你要是把老赵叫出来，真把他“打”了，这是好事还是坏事？（秋莲：好事。）那你为什么说是坏事呢？审判刑罚、揭露解剖是什么？是最真最实的爱！你给了老赵一个最真最实的爱，你还嫌他不领你的情？你这回能把老赵打到地狱，让他死去活来，打死他，再让他活过来，老赵会说什

么？“呀，原来我以为马王爷三只眼是要人命的，我就不知道马王爷是来救人命的！”那你以后还叫马王爷吗？不叫马王爷了，该叫菩萨了。那你说，这是让你背黑锅呢？是你的看事观点邪恶，你就根本不认识神的作工，你就根本不认识什么是神的爱！你光觉着让他出来，给他个本分，给他个地位，给他个名誉，就是神的爱，那才是利用！（嗯。）哄着干个活，那才是利用。随后老赵清醒过来，他会怎么呀？一“蹄子”把你踢在一边，“呀，马王爷不仅厉害，马王爷还阴险呢！她假装给了我个地位、名誉，原来对我是利用！”你只是让他出来尽本分，他得不着真理，最后不是骂你呢？“我白白做了多少苦力，最后得来的是惩罚，我可恨死这个马王爷了！”这就是让诡诈人中了自己的诡计。你揭露解剖让他清醒了以后，他反过来要做一个真正的受造之物，然后他主动地出来尽本分，那是什么概念呀？那是预备善行！神说：“……里面的变化才能决定你外面受的苦是否有价值。”（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爱神才是真实的信神》）他先有了里面的变化，再出来作这个工，神悦纳了，他才能蒙拯救，那他不感谢你感谢谁呀？你坦诚、敞开，就单单为了神的作工而作工，其实就是为了他，因为神作的工作就是拯救人。你只是为了作工而作工，为了让他尽本分而尽本分，你的名誉当下有了，他的名誉当下有了，最后坑害了谁？神说：“所有温室里的花，虽然多如繁星数点不清，而且吸引着所有的游人，但花谢之后，便如撒但的诡计破烂不堪，无人问津。”（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三篇》）咱今天尽本分是怎么尽的？哪个人尽本分是哄着他尽的？哪个不是把他打得趴下、打死他，再让他起来献出忠心来的？不能再做诡诈人了！不做诡诈人有条路途啊：诡诈人呢，你不要把自己看得聪明，你先做一个木偶，先做个机器人，你先学会做木偶、机器人，你再做诚实人，这就简单了，这是一个路途。你要是想着，“呀，我这么聪明的一个人你让我做木偶，我做不到”，那你就做不到诚实人。

（还有一个问题。那天聚会的时候，我们说让秋莲配合那个工作了，老赵就说“她？她能行？他们一攻击她，她就不行了。”秋莲当时一听，就中在心里头了。）老赵做了个搬弄是非的人。（雨桦：老

赵的意思就是秋莲她不行，做什么都不行，她揭露都揭露不了，说什么都说不了，人家都压着她呢。这个话在表面上是说秋莲办不了这个事情，实际上是说这几个人踩她呢。从这些话当中能看出老赵是一种拆毁，把秋莲已经拉拢到他那里了。）秋莲和老赵是什么关系？（秋莲：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但你们联合起来了，有图谋。私下里开过会没有？（没有。）秋莲，你知道我为什么问这些话吗？（秋莲：不知道。）你说话向着他，他说话为着你，还不露声色。从外边看，老赵说的那个话看得起秋莲吗？（看不起。）从外边看，老赵看不起秋莲，是贬低秋莲、藐视秋莲，其实是在干什么？其实他是在给秋莲喊冤、告状，给秋莲平反。（嗯。）秋莲也不吭气，为什么不吭气呀？和老赵配合，一唱一和，这叫“智慧”。为了神的工作，为了正面的叫智慧，那为了个人的利益呢？还叫不叫智慧了？（不叫。）那叫什么了？叫诡计，成了诡计了。借着老赵说了几句话，看似把秋莲踩在脚底下了，看不起她、藐视她呢，结果把你们的眼睛就给迷惑了。你们还怀疑他俩的关系呢？不怀疑了。（雨桦：怀疑呢。）虽然你也怀疑，但是通过人家老赵这么一说、一踩，是不是就打消了你的怀疑了？从这儿看老赵人家也是个有心计的人。人家既帮了秋莲，还让你看见“我看不起她，我和她不是一伙的”。（嗯。）借着这个贬低、藐视、踩她，帮她把前行的道路铺平，就是说你要用秋莲作工，你们就得给人家把道路铺平。秋莲在这儿受着辖制，没法作工，为什么呢？中间有人卡着、踩着秋莲。老赵告哪些状了？（雨桦：他说萧田、胡兰、王羽几个人都卡着秋莲、踩着秋莲呢，老赵对胡兰是最恨的，说胡兰是敌基督掌权，一手遮天。老赵说了这么多，秋莲也没有说过一句话。）你从外表看见秋莲可怜吧？“在那边，三个配搭欺压得秋莲啥也做不成。来了这儿了，下边的老赵也看不起她，还贬低她，还把她踩在脚底下，你看秋莲多可怜呀！”有没有感觉？（雨桦：我没有觉得她可怜，我是看见老赵这个话把她迷惑过去了，她已经中了这个毒了，已经站在老赵一边了。）你们从外表看见老赵是贬低、藐视她，在她心里边看见的是什么？她看见老赵同情她，给她作保护伞。你说秋莲那时候还说什么话？肯定不说话了呀。她在默默地等候着，“老赵给你们汇报情况，你们说吧，你们让我怎么作工呢？怎么办吧！”都是为着自己的前途命运着想，不管神家利益了，也不管老赵是什么性情了。老赵借着两句话把秋莲收买了，秋莲也得感谢老赵，所

以她就想让老赵出来尽本分，这个时候她对老赵是一种同情。然后她看到你们解剖老赵，就说："你们怎么能打他呢？"这是不是配合得挺默契的？神话说过这叫什么行为？这是不是拉帮结伙了？（嗯。）就是说，一切不是以神家利益为重，不是跟着神的作工方向走，不是为着怎么能让人有生命进入。

秋莲，老赵同情你的时候，咱就不能起来说句话？"老赵，虽然我受她们辖制了，但不用你同情我，我以后要活出男孩子的气概呢，我不受她们辖制！我坦诚做人，我不受她们捆绑、毁谤，我要以弟兄为标杆！有多少人控告弟兄呢？弟兄搭理他们吗？弟兄只管按着神话行事，我也只为神家利益行事！老赵，不用你替我打抱不平，没事，我吃得消，这是神给我摆设的环境，是神在操练我。你为我打抱不平了，外表上看你给我送的是糖，实际上你把我害死了！"反过来你还得给老赵揭露回去，"你这样说，给我造成的是什么？你让我和弟兄姊妹不能和睦相处。本来我还没有什么想法呢，可经过你这个放大镜一看，我怎么想呀？'就是呀，你说得对呀！萧田背后就是……呀、王羽背后就是……呀，老赵，你是我的贴心人，你是我的小棉袄啊！'老赵，你这么说呀，确实是对我的肉体有利，我也愿意听。可是我要是真听了你的话，会有什么后果？你在我这儿搬弄是非，你让我和我的配搭不能和睦相处。我的配搭也相当于是我的伴侣，你让我和我的伴侣产生矛盾、分家，这是不是打岔搅扰？我如果听了你的话，我就走上了拆毁神家工作的道路，打岔搅扰了神的工作，那造成这样的后果，你是不是罪人呀？你是不是善恶树的果子呀？是不是引诱我吃善恶树果子的那条蛇呀？我可不敢吃，我可不能吃了！我今天只能听从神的，吃了是必定死的，我只能维护神家利益！神今天作的就是揭露解剖、审判刑罚的工作，信神就是认识自己、认识神。今天我们过来是解决你的问题来了，你不用同情我，你不用谈我的问题，咱先解决你的问题。你流露什么了？你认识自己什么了？认识神什么了？"秋莲，如果你能把这些话说出来，那对他是拯救、帮助，对你也是个保守。同时，这是不是在实行真理？在实行真理的过程中尽本分，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实行真理。可咱呢？咱是在尽本分过程中维护自己的名

誉、地位，搞自己的经营，到最后中了撒但的诡计，成了为撒但尽忠心的。秋莲，这个话能听懂吗？（秋莲：嗯。）能翻过个儿来吧？（秋莲：能。）你敢不敢和老赵交通去？（秋莲：敢。）

尽本分实行真理得有忘我精神，忘我精神就是把老己钉在十字架上，没有自己的那些东西。没有自己的哪些东西呀？地位、名誉、钱财、情感。把这些东西都抛去，它们不能影响你的作工，这就把老己钉在十字架上了。把老己钉在十字架上，神话就能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了，那你就安全了。如果不把老己钉在十字架上，神话在你身上就没法作王掌权、没法掌管你。（嗯。）神话没法掌管你，也就是说你就实行不了真理，你也就得不着真理。你老被这些东西左右，你就是再和老赵聚会，你聚上几次会能解决问题？聚的会越多，反而怎么呀？反而会陷得越深，你们越来越志同道合，到最后不谋而合。你和老赵一唱一和，你给我送个花圈，我给你送个花圈，只能是互相往地狱里边拉。你们不是解决人与神之间的误解，而是加深这个误解。“秋莲，你看你的那个配搭是个什么东西！”“老赵，你看，她们来给你解决问题就是‘打’！我来是什么？我是想让你尽个本分！”你把老赵带在你面前，让他心里面有你，然后让他对神的作工产生误解，“审判刑罚不好，带你出来效力才好”，这样就把自己害了。

再说说，还有什么？（秋莲：有时候我就像是防备老赵一样，刚才你交通了，我又不知道该不该跟老赵接触了。他一直叫我呢，其实我一直是有意回避呢，不想去见他，我知道他里面肯定有那种更高明的迷惑手段，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面对，有时候也是怕被人家迷惑了。）因为你拽着你“父亲”的衣衫，你“父亲”和你说了时候还早，什么都是你“父亲”说了。你“父亲”说什么了？“你看老赵对你多么体贴，他说什么话还不是为了你？老赵在替你喊冤叫屈！”因为你站在了肉体利益上边，你就听从了人家的话，就让人家使唤了。你要不站在肉体利益上边，哪还有这一说。你进不进伊甸园？（秋莲：进！）你进伊甸园，那伊甸园里边有什么？（秋莲：善恶树的果子。）对呀，善恶

树的果子是让你干什么呢？（秋莲：分辨。）是让你去分辨、认识，又没有让你去吃。可你呢？“你要让我进伊甸园，你就把善恶树取了。如果你不取善恶树，我吃了以后，你又怪我吃呢。我不吃，你又把它放在伊甸园里边，那到底是撒但引诱我呢，还是你引诱我呢？”谁引诱呢？那又成了神的问题，又怪在神的头上了。“你专门把善恶树放在伊甸园里边，你还嫌我吃呢！”善恶树是让你干什么呢？让你分辨。那你去老赵家，老赵和你交通的时候你就不能分辨分辨他？你就非得听他的呢？他说：“哎呀，萧田厉害啊，常常欺负秋莲，这三个人都比秋莲厉害！”这句话你就听进来了？老赵还说什么了呀？老赵迷惑你的时候是怎么说的？（老赵说：“你们都走了就让她在这儿，她能做了？她不行。这几年这几个人就一直打她、踩她，踩得她就起不来！”）噢，你说秋莲听了这话是什么感觉？“这果子多甜呀！这果子好美呀！好诱人呀！”你就听进去了。秋莲，你就非得站在肉体上，你就不能站在神一边？“诶，他这个话什么意思呢？他说她们打我了，她们打我了吗？她们揭露解剖我不是爱我吗？这老赵是不是颠倒是非呀？是不是煽风点火呀？老赵什么意思啊？”该不该去分辨、认识？（秋莲：该分辨、认识，但怕中了他的计，所以就逃避、躲避，不见他这个人好像就没有这些问题了。）分辨、认识还怕中了他的诡计，“怕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所以我不进伊甸园就行了！”你说这是个啥人？

秋莲，你站在神一边了没有？根据神话看事了没有？（没有。）这问题不就出来了？神告你说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是必死的，谁是善恶树？伊甸园里边不仅有善恶树，还有什么？神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创 2：16）各样树上的果子是什么呢？是供应人所需的，是吧？还有生命树，都是供应人生命的。咱今天在哪呢？在国度建造之中。在国度建造中是什么意思？仿佛进了伊甸园了。伊甸园里边有生命树，有各样树上的果子，这比喻了神本身就是生命树。在每个人身上神话的引导、开启与光照，圣灵作工的部分、正面的部分，这都属于什么？这就属于各样树上的果子吧？（嗯。）这些都是供应你生命的，都可以吃，唯独善恶树上的果子不能吃。什么是善恶树呢？你“父亲”告诉你的处世哲学、生存法则，从

这些里面产生的东西，这都属于善恶树。在你身上，让你为肉体说话的那些东西，那就是善恶树。让你为生命说话的，那就是生命树。你听了哪个就是吃了哪个了。你听着老赵说的这个话对你的肉体有利，那你说，这是什么树？（秋莲：善恶树。）这就是善恶树了。那你看见善恶树就应该分辨它吧？分辨和吃了有什么区别？表现是什么？他一说出这句话来，“是呀，对呀”，这就是吃了。他说出一句话来，“他怎么这么说话呢？他说这句话的存心目的是什么？他想干什么呢？”这就是分辨他。那老赵说出这句话了，首先你能说“对呀，是呀”吗？你一说这个“对呀，是呀”，你就是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了。那你就得揣摩，“他说这个话的存心目的是什么？他为什么说这个话？说这个话能达到什么果效？”他一说“这几年来她们都踩你呢”，你心里怎么想？“呀，她们踩我，我心里本来就不顺，结果你还在这儿给我火上浇油呢，你想干什么呢？这个话对我的肉体有利，我愿意听，但是别人欺负我，不用你给我打抱不平呀！我信神呢，神说神给我摆设的都是好的，神给我摆设的都是我生命进入的缺少，你怎么说人家是踩我呢？你的存心目的是什么？你这么一说呀，我对她们三个人产生了更多的恨恶。你不说踩我呀，我还以为她们是帮助我，经过你一说，我才更加确定了，原来她们就是踩我呢！老赵，吃了‘善恶树的果子’，让我的眼睛‘明亮’了呀！”这一句话，果效是不是就出来了？（嗯。）

老赵这么一说，就让你对这几个人产生了恨恶，“她们是踩我呢，我还能和她们正常来往吗？”神作的是什么工作呢？神是让人与人之间能和睦相处，是吧？（嗯。）“神是让人和睦相处，让人多一份理解、多一份爱，而老赵这句话让我和她们多了一份分歧、多了一份恨恶，这是从哪来的？这不就是从撒但来的嘛！撒但就是让你争我夺、就是让人之间斗。这果子我不能吃，我得分辨、解剖！噢，根据老赵说的这个话所造成的后果来看，他这个树就是个善恶树！是善恶树那就得分辨，我得分辨他为什么说这个话，说这个话的目的是什么！”当你会分辨他的目的的时候，你还能听从他的吗？你分辨了他，还得揭露出来！“老赵，你给我送花圈呢！你陷害我呢！你别给我煽风点火了，我本身对她们三个人就已经够恨的了，你让我更恨她们！恨是从

撒但来的，她们做得不对，我应该去帮助、扶持，我不应该恨她们。她们修理对付我，对我的肉体不利，我更应该是接受。你不应该这样来‘爱’我，你这样‘爱’我是害我！你不用体贴我的肉体，我要的是神的爱，我不要撒但心疼我，我不想让撒但给我当父亲，我不想拽‘父亲’的衣衫！”你这么一说，老赵还搭理你呢？老赵说：“你是狗咬吕洞宾，分不清好坏的人！”想迷惑都迷惑不了你了！那你是不是蒙保守了？（秋莲：嗯。）可你舍不得呀！（秋莲：怎么舍不得？那天我把你交通的那段怎么认识“话在肉身显现”的文稿给他发了过去，我说：“你好好看一看，你不明白的揣摩揣摩，不要乱说话。”第二天他就把我删了。）他嫌你给他找这个话呢？（秋莲：嗯，我说你好好看看，弟兄是这么交通的，你揣摩揣摩。）你看，这更暴露出什么了？人家说这个话本来是要考谁呢？（SJ：考雨桦呢。）“我是考雨桦呢，你这个狗咬吕洞宾的往哪边跑呢！你不是和我站在一边考雨桦，你是和雨桦站在一边解决我的问题呢，还踩我脚后跟！”

851　神的爱对人是多么重要

伴唱：“神对亚当的嘱咐”这段经文的画面是一幅既感人又温馨的画面，画面中虽然只有神与人，但这两者的亲密关系是那么的让人羡慕。

1　神的爱满满，无偿地赐给人，包围着人；人天真无邪，无牵无挂，幸福地活在神的眼目之下；神牵挂着人，人又是在神的庇佑之下活着，人所做的、人的一言一行都与神息息相关，不能分开。

2　从神创造人类的那一刻开始，神对人类就有了责任。他的责任是什么呢？他要保护人，他要看顾人，他希望人能够相信也能够听从他所说的话，这也是神对人类的第一个期望。

3　在有了这个期望的同时神才说出了这样的话：“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句简单的话代表着神的心意，也流露出神的心已经开始牵挂人了。

4　在这几句简单的话里，我们看到了神的心，神的心里有没有爱？有没有牵挂？神的爱与牵挂不但让人能体会得到，更能让人着着实实地触摸得到。如果你是一个有良心、有人性的人，你会感觉到温暖，感觉到被牵挂，感觉到被爱，也会感觉到幸福。

5　当你感觉到这些的时候，你对神会怎么样呢？你会不会依恋神哪？你会不会对神心生敬爱啊？你的心会不会靠近神哪？可见，神的爱对人是多么重要！而人能体会、理解神的爱就更为重要了！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　一》

把最珍贵的祭物献给神

（璐瑶：我本来是应该给区带领解决问题呢，然后区带领就开始说我了：“你走的是什么路，你就会教训人！你常有理！”我就说：“你有时候还能抓住人的情形，我有时候都不如你，这也是给了我一个操练的机会……”说得我没法说了，心想刘芸还打不过这个带领呢，我能打过呀，然后就低头认罪了。我就看见自己怎么做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脸面。）璐瑶原来是打人呢，来了这儿讨不上好，“你们说我是骑马的，那我不骑马了”，和SJ较上劲了。“SJ，你嫌我骑马，我不骑马总行了吧，我下来给别人当马总行吧！我听你的话，我去给人家当驴、当马。我给人家当驴、当马了，人家就真把我当马骑了！人家把我训了一通！我这工作怎么作？”璐瑶来了以后，把这个情况反映给SJ，“SJ，你看吧！反正我怎么都是为自己，我骑马是为了自己，我今天不骑马还是为了自己。你天天起来对付修理我，要不就是对付我不作工，要不就是对付我享受地位，那你说，今天我也作工了，我也不享受地位了，你看我的工作能作吗？”璐瑶说这些话是要干什么呢？“SJ，你看着办吧，你要让我作工，你得抬举我。你不抬举我，我怎么作工？”就像刘志说的话，“你当着多少人就是踩我，把我踩得不是个人，我和人家说话，谁还听我的？你让我当带领呢，我怎么带领人家呢？你让我以后在外边怎么作工呢？”璐瑶和刘志的这个流露一样不一样？璐瑶比刘志有个自知之明，“我不和你明吵，不和你明夺”，怎么呀？暗战！“你看着办吧！”璐瑶，有没有我说的这个情形？（璐瑶：没认识到。）咱交通的路途也不少了，是吧？你们做带领的，对信神的路该怎么走，作工该怎么作，是不是应该是明朗的？前边并不是有迷雾啊！明朗的路，但是你就是走不上去。你告诉我什么呀？“我不是左就是右，左也不行，右也不行。”你就没有和我说，“我正走在这个中间了，我这次就在中间走一回”，你走了没有？

今天交通了，神是看人的心呢，不是看你的外表行为。那你今天能不能说，“我用地位作工，你们说我这是打压人了，我今天给人家当驴了，让人家打压我，你们说这是外表行为。从今天开始，我不考虑自己的得失，我不管你说我什么，我就用心，我只为了神的作工，为了神的经营计划，为了神的旨意在地上能通行，我不管你们说我什

么”，把自己的生命豁出去。敢不敢？能不能？（能。）要是能的话，还有这些问题吗？璐瑶刚才说“我怎么做都是为了自己”，这是不是打架？要是能的话，就没有这些问题了。不管临到什么事都不考虑自己，也不考虑别人怎么说。只考虑什么？只考虑神让咱怎么做就行了。我作工的时候，人家怎么说我呢？“你狂妄自大、目中无神，连牧区的带领你都不放在眼里！你怕不怕呀你！”我搭理不搭理他？我要揭发检举的时候，要把散布三天黑暗的人给揪出来，当时屋子里有七八个人，其中有个人出来说：“咱少数服从多数，咱举手表决，有几个人同意你的看法，有几个人同意带领的看法，少数服从多数。”我还没等他举手呢，我就说：“基督来了是一个人，中国十四亿人，没有一个人和神是同心协力的，你跟随谁？”基督没有说，“我看你们十四亿人，我可得顺服一回”，神只是通行神的旨意，按着圣灵的旨意行事。那我呢？我就看神话怎么说的，我不管别人说什么。神说没有真实的带领人，那在我这儿，我相信神的话，没有就是没有，一个也没有！我管有几个人唱反调呢？我管他举几只手呢？我管不管？考虑不考虑？我不考虑，我不考虑他怎么说，我只考虑神怎么说。

昨天晚上交通了《向神献上最珍贵的祭物》这首诗歌，最珍贵的祭物是什么？（心。）最珍贵的祭物是心，那怎么就证明你把心献给神了呢？这首歌是不是明确告你说了，真实的祭物是什么？把这首诗歌读一下，看看神是怎么说的。

166　向神献上最珍贵的祭物

1　数年的经历过去了，经历了熬炼之苦、刑罚之苦的人类变得饱经风霜，虽然失去了往日的“光彩”与“浪漫”，但却不知不觉中懂得了做人的道理，懂得了神拯救人多年的良苦用心。

2　慢慢地，人开始恨恶自己的野蛮，恨恶自己的难以驯服与对神的种种误解与奢求。时光不能倒流，逝去的往事成了人忏悔的记忆，神的话语与神的怜爱也成了人新生活的动力。

3　人的伤口在一天天愈合，身体强壮了，站立起来看到了全能者的面目……原来他一直守候在我的身旁，他的笑容、他的美丽容颜还是那样动人，他的心还是那样牵挂着他造的人类，他的双手还是当初那样的温暖而有力。

4　人似乎回到了伊甸园中的时刻，但此时的人不再听从蛇的引诱，不再躲避耶和华的面容，双膝跪拜在神的面前，迎着神的笑脸，献上最珍贵的祭物——噢！我的主，我的神！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人在神的经营中才能蒙拯救》

卫晋听了这首歌是不是最有体会？每一句话是不是都有经历了呢？没有了往日的“光彩”与“浪漫”，饱经风霜，体尝到了神的手依然是那么温暖而有力。虽然没有“光彩”了，但是懂得了什么？懂得了做人的道理。卫晋今天慢慢懂得了点做人的道理。（卫晋：恨恶自己的野蛮。）自己的这种野蛮，自己的这种难以驯服，“你愿意爱谁爱谁！你愿意爱谁爱谁！”是吧？有的时候遇到不合自己观念的环境时，甚至还想走，看见了自己的难以驯服。逐渐地才发现了人生意义，懂得了人生意义。“人似乎回到了伊甸园中的时刻，但此时的人不再听从蛇的引诱”，从卫晋的经历中看见，卫晋还听不听蛇的引诱了？不听它的了。蛇来引诱让你干什么呢？“你要想有脸呀，你必须得怎么呢？你必须得不要脸了给人家脸。你要想要尊严，你首先得先不要尊严。”“不再听从蛇的引诱，不再躲避耶和华的面容”，一开始揭露解剖的时候都

是躲呢、藏呢，审判刑罚不愿意要。当你尝到甜头的时候，得着真理的时候，你说什么？离开审判刑罚不能活，离开审判刑罚就是死亡。“不再躲避耶和华的面容，双膝跪拜在神的面前，迎着神的笑脸，献上最珍贵的祭物——噢！我的主，我的神！”最珍贵的祭物是什么？（心。）为什么说是心呢？是守规条说是心呢？还是从神话里边看见是心呢？你从神话里边看，神说：“献上最珍贵的祭物——噢！我的主，我的神！”最珍贵的祭物是什么呀？“噢！我的主，我的神！”这就是献给神最珍贵的祭物。神不是要你多少钱财，不是要你的名誉、地位。神要的是什么呢？“噢！”忽然间醒悟了，“噢！我的主是谁呢？我的主，我的神！”我的主是什么意思？是你的主子，“噢！神，你是我的主啊！你是我的神啊！”这个“主”为什么是最珍贵的祭物呢？神要在你身上作王掌权，神要来作你的主。刘志说过什么话？“我不敢信神了，信神信得没有一点属于自己的空间了。”神要什么呢？神要你献上最珍贵的祭物，“噢！我的主”，还有没有自己的空间？（没有。）没有自己的空间，把你完全交给了神，让神来掌管你。你的这个心是神的殿，让神来作你的主，所有的一切让神来作你的主。人家彼得的吃穿住行都不由自己，今天祭司弟兄说什么？吃穿住行属于生活琐事。彼得的吃穿住行不由着自己，就连一个心思意念都不放过。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让神作了我的主。“噢！我的主，我的神！”

小凤，神作了你的主了没有？（没有。）你是“噢！我的撒但，我的父！我的地位、我的名誉！”你要你的地位、你的名誉，你要撒但作你的主，你没有让神作你的主，你是自己当家作主。我以往交通过，我一路走过来，我让谁作主呢？我让神作主，让神话在我身上作主。我不看他人多，不看人怎么看我。今天就是祭司弟兄说我是敌基督，我理不理会呀？我只是去省察自己的行为是不是按着神话去做的，我只管按着神话去做。以后我的归宿究竟是什么，我抛在脑后。我为什么抛在脑后呢？我今天只要能把你带到神面前，能把你带到伊甸园，让你能明白神的心意，能通行神的旨意，我就满足了。至于我是不是敌基督，我不考虑了，我考虑它也没用了，只要能让神的旨意在我身上通行，我能把弟兄姊妹带到国度里边，带到神面前，带到迦

南美地，神的国度能降临在地上，你说就是把我定成敌基督，就是把我惩罚了，我所做的有没有价值？（有。）神的旨意成就了！即使把我钉在十字架上，神的旨意成就了，值得！神说什么呢？“七号又次响起，将是审判之号声，审判了悖逆之子，审判了万国万民，使列国降服在神面前，神的荣颜必显在万国万民面前，人人心服口服，呼喊真神的声音永不止息。全能的神更加荣耀，我的众子也会与我一同得荣耀，一同作王，审判万国万民，惩罚恶人，拯救怜悯属我的人，使国坚固平稳。借着七号的响声，要有大批的人被拯救，回到我的面前屈膝敬拜，赞不绝口！”（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三十六篇》）因着众长子，最后要有大批的人蒙拯救。那我真能够让这大批的人来到神的面前，蒙拯救，那就行了。我不管自己的归宿，我也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反过来我也有自己的认识，我不看自己是什么实质，是因为什么呢？基督还是正常人呢，基督还有正常人性呢，众长子那更是正常人性。所以，在我这儿，我不寻求自己有什么特殊、有什么不凡，我只寻求我能作成什么。我只要能把弟兄姊妹带到神话里边，让每个神选民都能在神话里边找着实行的路途，那神选民是不是就走上蒙拯救的路途了？只有弟兄姊妹走上蒙拯救的路途了，神的旨意在我身上就得以通行了。我是根据这个来反证，神的旨意在我身上通行了，那我还是不是敌基督？所以不管谁说我是敌基督，都没有意义了。耶稣说彼得，“撒但，退我后边去吧！”如果我哪件事做错了，神说我是敌基督，我也觉得无所谓了。为什么呀？因为神说：“不管神怎么要求，只要能尽上你的全力，望你在神面前最后为神尽忠，只要能看见神在宝座之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哪怕在此之时正是你的死期，你也应在合目之时发出笑声、露出笑脸的。你要在自己的有生之日中为神尽自己最后的本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说话的奥秘揭示·第四十一篇》）因为我敢拿上我所作的工作与神交账了，我把这些人已经带到神面前了，这些人蒙拯救了，我能不能满足而死？（能。）能了。所以原教会的人就说我越来越“狂妄”了，谁也看不起了。还说我狂妄自大到什么程度了？连祭司弟兄的话也看不起了。不管任何人说我什么，也不管多少人反对，在我这儿我只管作我的工作就行了。我明白多少、我认识多少，我把神对我的开启、引导，把我认识到的、我看到的，我无偿地都给了弟兄姊妹。让弟兄姊妹都能明白、都能认识，那我的工作就成了。就和彼得一样，彼得怎

么了？彼得倒钉十字架，成了！完成任务了，能与神交差了！这是不是给你立了个标杆？

大红龙再抓、再怎么，我都不在乎了，也不害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我所做的了，看到我所做的让神选民确确实实都在神话里找着了路途，都明白神的心意了，也看见神了。而且也明白了什么是信神，神的国度展现在人面前了。你看见了，你说我是不是更看见了？那我的心是不是更得安慰了？我也就没有那么多害怕了。既然神的话能把我带到这个地步，那我还用担心吗？大红龙能拆毁了神的经营吗？就是进了狮子坑里，狮子能把我吃了吗？大红龙能把我抓了吗？即使大红龙把我抓了，那也是神的许可。即使就是大红龙能把我害死，那也是神的许可、神的允许。既然是神的允许、神的许可，那就有神的美意在其中。我不去多想了，我不去多揣摩了，完全交托给神了。这叫什么？“噢！我的主，我的神！”让神来作主。神对亚伯拉罕说，“把以撒给我献上”，他就能拿起刀来把以撒献上，这是谁作了他的主了？（神作了他的主了。）亚伯拉罕他自己的孩子能不能活下来，他连这个权力都没有，他把这个权力都交给了神。交给神也就罢了，还让他亲手拿起刀来杀了以撒。可想而知，在亚伯拉罕的心里边，神就是他的主！就是他的神！那你今天呢？神要把你作到什么程度呢？你什么时候能“噢！我的主，我的神！”神真正能作了你的主，你的神，这就是最珍贵的祭物！已经把你献上了，把你全人都献上了，把你的所有都献上了，这就是你献给神最珍贵的祭物。

今天你要再凭着你的撒但性情，凭着你的地位、名誉作工、拦阻，这就是说，你不让神作你的主，你没有把最珍贵的祭物献给神。神作你的主不是说让你具体做一件事，也不是说用每一件事来衡量你，神用一个最关键的来显明、来衡量。这个最关键的也就是在你心里看为最重要的，就像亚伯拉罕看他的孩子是不是最重要的？九十多岁了，才得了一个孩子，这是不是最珍贵的？他能把最珍贵的这个权力交给神、这个权柄交给神，神就成了他的主了。你如果喜欢地位、

喜欢名誉、喜欢钱财，你把喜欢地位、名誉的这个心能交给神，“我不要地位、名誉了，让神作我的主”，那接下来其它的就都是小儿科了，神也就不看了。为什么不看了？你已经把最重要的交给神了，其它的肯定也交给了。所以说为神献上最珍贵的祭物，“我的主，我的神！”这话简单吧？但是你没有去理解真正的含义。

交通第三十五篇

神说：“宝座有七雷发出，震动地宇，天翻地覆，响彻云霄！这声音极其入耳，人是难能逃避，难以躲藏。闪电雷声发出，霎时天地巨变，人奄奄一息，接着，一场急风暴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全宇，从天而降！地极的各个角落，如同淋浴一般面面俱到，不得有一点残污，从头到脚全面淋到，不得有一物被隐藏，有一人被遮蔽。雷声如闪电，寒光闪闪，令人心惊胆战！利剑两刃，击杀悖逆之子，仇敌要身临灾祸，毫无藏身之地，被这急风暴雨冲昏了头脑，击得头昏脑胀，立刻倒毙在这水流之中，被水冲去，只有死亡，毫无求生之路。七雷从我而出，带着我的心意，击杀埃及长子，惩罚恶者，洁净我的教会，都能心心相印，表里如一，与我同心，使宇宙教会建造成一体，这是我的宗旨。

这雷声发起，随之又有阵阵的哀号声音，有的在梦中被惊醒，大吃一惊，发人深省，赶紧回到宝座前，不再招摇撞骗、为非作歹，这样的人醒悟不迟。我从宝座观看，鉴察人心肺腑，拯救真心厉害要我的人，怜悯他们。凡存心爱我胜过一切的，明白我心意、跟从我到路终的，我必拯救到永远！我手必安然托住，不临其境，不受其害。有的看见这道闪电出来之后的情景，心里是难以诉说的寒酸，后悔莫及，这样持续下去，未免太晚了。一切一切啊！都将成了，这也是我的一

种拯救方式，拯救了爱我的人，击杀了恶人，使国在地上坚固平稳，让万国万民、宇宙地极人人都知我是威严，我是烈火，我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从此，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公开揭示于众，向万民宣告，审判开始了！凡嘴和心不一的，疑惑不敢较真的，虚度光阴、明白我意不肯实行的，必遭审无疑。你们务要留心省察自己的存心、动机，把自己放在正当的位置，好好实行我话，注重生命经历，不要在外面热心做事，要使生命长大、成熟、稳定、老练才合我心意。

对那些撒但的差役、打岔拆毁我建造的邪灵作为不给留有可乘之机，严厉限制给予制止，只能用利剑对待，严重者立即铲除，不留后患，成全教会，毫无残疾，健康满有生机，满有活力。随着这闪电发出，雷声响起，千万别疏忽、别放弃，竭力追赶，定规能看见我的手所作的是什么，要得到的是什么，要放弃的是什么，要成全的是什么，要铲除的是什么，要击杀的是什么，这一切一切都会在你们面前展现，会让你们清楚地看见我全能之所在。

宝座之上，直到整个宇宙地极，这七雷在回声，要有大批人被拯救，归服我宝座之前。随着这道生命之光，人求生存之路，不由自主赴我而来，屈膝敬拜，口称全能真神，发出哀求的声音。但那些抵我者，心刚硬之辈，雷声入耳，必死无疑，这无非是他们的结局罢了。那些得胜的我的爱子必留在锡安，万民都要看见所要得到的是什么，何等的荣耀会显现在你们面前，真是特大的洪福，难以诉说的甘甜。

七雷之声音发出，即是拯救了爱我、真心要我的人，属我的人，我预定拣选的人，都能归在我的名下，会听我的声音，这是神的呼召。让地极的人都看见，我是公义的，我是信实的，我是慈爱，我是怜悯，我是威严，我是烈火，最终是无情的审判。

让世人都看见，我是的的确确、完完全全的神自己，人人心服口服，任何人不敢再抵挡，不敢再论断，不敢再诽谤，否则，咒诅立时临到，灾祸降到他的身上，只能哀哭切齿，自取灭亡。

让万民都知，宇宙地极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全能神是独一真神，都连连屈膝敬拜，连刚刚会说话的孩子都喊‘全能神’！那些当官掌权的也会亲眼看见真神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也在俯伏敬拜，求饶赦免，这未免太晚了，因着到了他们的死亡期限，只得成全他们，审判他们到万丈的深渊。结束整个时代，使我国更加坚固，万国万民必降服在我的面前，直到永永远远！”（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三十五篇》）

“宝座有七雷发出，震动地宇，天翻地覆，响彻云霄！这声音极其入耳，人是难能逃避，难以躲藏。”“震动地宇”，神说审判刑罚才正式开始，是吧？（SJ：嗯。）今天拿方勇举了一个例子，方勇感觉到什么了？感觉到惊讶了没有？心底里边是不是感觉到有个震动呢？“呀！我都成了这了，做到这个程度了，最后你还不称许，还要要求我干什么呢？”方勇，想了没有？（方勇：还是自己做得不好。）神说你做得不好了吗？神要的是什么？（方勇：神要的是心。）神要的是人的心！“震动地宇”，“震动”，感觉到惊讶！“我作工作成这样了还不行？”“天翻地覆”，翻了，扭转了，原来那个错谬的存心扭转了。“响彻云霄！这声音极其入耳”，为什么极其入耳呢？极其入耳是让人怎么了？你听着这声音对着呢，你听了特别明白，就是这么回事，让你看见这就是永久的真理。如果给你说个逆耳的话，你能听懂吗？听不懂，你也听不进去，那叫什么？不入耳，“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入耳呢？”听不进去，听不懂。

“人是难能逃避，难以躲藏。”方勇今天是不是想跑呢？想躲呢？往哪跑？往哪躲？你的心思、意念都逃不了！“闪电雷声发出，霎时天地巨变，人奄奄一息”，“闪电”是指什么？审判刑罚的话，是吧？（嗯。）李四心里想了，“你来了肯定要夸我吧？我来了这儿十四个小时，就有十二个小时在干活，我可不是机器啊，把我当机器用了，你也不夸我？”“天地巨变”，全否了！方勇是想，“哎呀！我所干的你一个也不承认”，全否了！“天地巨变，人奄奄一息”，什么是奄奄一息？就是还有一点气息，快死了，是吧？（是。）你看李四是不是奄奄一息？看着他好像还有那么一点点信神的味道，还有那么一点点人的模样。“人奄奄一息，接着，一场急风暴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全宇，从天而降！地极的各个角落，如同淋浴一般面面俱到，不得有一点残污，从头到脚全面淋到，不得有一物被隐藏，有一人被遮蔽。”咱今天拿方勇这个事做了个例子，是吧？方勇这个事是不是基本上也都“淋”到了？把各个方面都说了吧？“寒光闪闪，令人心惊胆战！利剑两刃，击杀悖逆之子，仇敌要身临灾祸，毫无藏身之地”，今天看见了没有？神动手吗？不用神动手。神说：“因此，就是大红龙也被我折腾得手忙脚乱、不知所措，在为我的工作而效力，心虽不愿意，但又不能随从己意，只好是‘任我摆布’。”（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二十九篇》）大红龙在百忙之中还得抽出点时间来为神效力！现在国际形势紧张，外国都要攻打中国了，大红龙还得抽点时间，来抓捕一下神选民。它抓捕神选民这是在干什么？在为神效力。“仇敌要身临灾祸，毫无藏身之地，被这急风暴雨冲昏了头脑，击得头昏脑胀，立刻倒毙在这水流之中，被水冲去，只有死亡，毫无求生之路。七雷从我而出，带着我的心意，击杀埃及长子，惩罚恶者，洁净我的教会”，“带着我的心意，击杀埃及长子”，咱以前交通过击杀埃及长子，是吧？（嗯。）如果你的心是刚硬的，就代表着你是谁呀？（李四：埃及法老。）你是埃及王。如果你的心是刚硬的，那就要击杀你的长子。

涛涛知道张绣的孩子出了车祸这事，是吧？（涛涛：嗯。）她就一个儿子，就在她孩子出车祸的前五、六天，她还和带领王超对着干呢！

（SJ：王超说她，她不听，王超可能是给她举摩西的例子了，说她是二百五了，她说：“我是二百五，你是摩西？”吵得厉害。张绣说，“我想做带领，我懒，我最不愿意干活！你却非要让我干活！”）她就是公开地和带领叫嚣，我去了她还是那样说话了。没过几天，她儿子出车祸了，到现在还昏迷不醒。（SJ：成植物人了。）花五十多万之后可能成为一个植物人，意思是花五十多万也不一定能成植物人。（SJ：这就看到神作呢！咱在这里是交通真理解决问题，她呢？她是用社会上的那些处事哲学吵呢、闹呢。她儿子在北京出了车祸，出了车祸以后，可能有人把她儿子出车祸的那个监控删了，她到了北京也没有一个熟人，也找不下人，有的人教她说“你撒泼打滚、发浑，看能把这钱要下吗？”她去找公家的人，她还没打滚撒泼呢，只是大声说了一下，气得吵了一下，人家就说“你不要跟我这么说话，你再跟我这么说话，我就不管你了，你另找高明！”吓得她还得小声跟人家说话。你在神家用你的那个性情吵了、闹了，你去了见了人家还敢那样吗？神对付人有的是办法，看看谁能治了人呀？这是不是性情变化的需要？）那天张怡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呢！”她说她倒霉了，“我可是没有让我孩子信了神”，我说你说的这是啥话呢？你还说你倒霉了，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倒霉！你要觉得倒霉，神让你体尝体尝什么叫“倒霉”！你的两个孩子该嫁人的嫁人了，该娶媳妇的娶媳妇了，给你来个“倒霉”你试试！你还敢说你倒霉了？（不敢了。）不敢说了。再说倒霉，来，把你的孩子取缔一个，你能吃得消？她有孩子、有孙子、有家庭，让她出来尽个本分，她尽本分的时候，还跟别人斗了！我揭露解剖了她以后，她还认为她太倒霉了。人啊，太悖逆了！你说这人是不是悖逆呢？心是不是更加刚硬呢？击杀埃及长子，神为什么要击杀埃及长子呢？神告诉你说，“你刚硬，神用武力来解决，击杀你的长子”。如果你是恶者，那神直接就惩罚了；如果你是刚硬的人，神就兴起环境来对付你，来，看看你有多刚硬！

“洁净我的教会，都能心心相印，表里如一，与我同心，使宇宙教会建造成一体，这是我的宗旨。这雷声发起，随之又有阵阵的哀号声音，有的在梦中被惊醒，大吃一惊，发人深省，赶紧回到宝座前，不再招

摇撞骗、为非作歹，这样的人醒悟不迟。”李刚，今天有什么想法？（李刚：没有想法。）没什么想法，那你在睡梦中还没惊醒？还在做梦了？“大吃一惊，发人深省”，让你大吃一惊看看，“呀！我还认为我是个人才呢！”在这儿把你当人才了没有？“哎呀！我把我当人才，你们不把我当人才，多么郁闷呀！”用不用把你当人才？（李刚：不用。）得赶紧苏醒。有良心、理智，有责任心的人才是神眼中的人才。今天上午说你这个技术属于什么？（SJ：恩赐。）属于恩赐！如果你性情变化了，你在这儿是尽本分的；如果你性情不变化，那你就是来送礼品的。今天上午咱交通了，你是计划来送礼品，还是计划来尽本分呢？（李刚：尽本分。）既然是尽本分了，你就不要看着你是个人才。“大吃一惊，发人深省，赶紧回到宝座前，不再招摇撞骗、为非作歹”，今天我是不是说你招摇撞骗了呀？你来的时候还说“我要来这儿尽本分”，你来了以后好好尽本分了？这是不是欺骗呀？你在那边就把弟兄姊妹欺骗了，“我要尽本分了”，来了这儿了你说“我要休息了，我要当技术员了”，这就成了招摇撞骗了。“为非作歹，这样的人醒悟不迟。我从宝座观看，鉴察人心肺腑，拯救真心厉害要我的人，怜悯他们。”拯救谁呢？拯救真心厉害要神的人！咱看见了，谁是真心厉害要神的人？今天方勇说，“哎呀！人家原子弹能撇下家庭”，这个撇下家庭是什么表现？是不是厉害要神的人？方勇说：“SJ能撇下，我撇不下，我还得回家。”“拯救真心厉害要我的人，怜悯他们。凡存心爱我胜过一切的，明白我心意、跟从我到路终的，我必拯救到永远！我手必安然托住，不临其境，不受其害。”这句话和神说的哪句话合上了？（此人勿动。）此人勿动！神说：“放心大胆地来爱神，看看神能把你怎么样？”（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说话的奥秘揭示·第四十二篇》）“拯救真心厉害要我的人，……我手必安然托住”，安然、安稳，有大的环境吗？没有。有的话不叫安然了，是吧？（嗯。）安然还得怎么呢？托住，不临其境。神说过什么话？神说要在这个地方降灾，神要把这个人先调出来，因着这个人在这个地方，神不让这个灾降下。今天咱一线的人在一个县城打仗，在大红龙统一大抓捕的时候，那个县城里没有一个人被抓，其它的地方没咱的人就被抓了。所以你得去作工、你得去经历，你才能看见神的主宰。你看见了神的主宰，再看这些神话，此人勿动！“我手必安然托住，不临其境，不受其

害。”看神的话是不是应验了？有谁能先有话后有事呢？这就是在经历中看见了神。

“有的看见这道闪电出来之后的情景，心里是难以诉说的寒酸，后悔莫及，这样持续下去，未免太晚了。”闪电出来的情景看见了，可有的人悔改吗？（不悔改，还要持守自己。）一个姊妹家的闺女，在教会里边呆不下去了，她也看到了教会里边是什么情景，就是面临的被抓捕，给她传让她过来，她宁愿去外面打工也不过来。神话说：“……儿女出卖父母，父母逼迫儿女，人心难测！”（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当怎样走末了一段路》）她妈都已经被开除了，她在外边尽本分不回来，等到现在被抓捕得无路可走了，回来了，这时候有了妈了。她妈和她说话，她还不理，怎么了？她怕她妈迷惑了她。找人去和她谈谈吧，她见有人去了站起来就跑了。你说这是个什么人？她妈被打成敌基督开除了，她都没有回来看一下，她妈作什么恶了，调查了没有？核实了没有？这有没有人性？（没有人性。）没人性，正常人性都没有。她现在不理她妈，她要弃绝她妈，那她就相当于是当了一个法官，给她妈判刑了。那她既然要当这个法官，那她得调查一番、核实一番吧？再一方面那是她妈啊，人家把她妈打成敌基督开除了，她连问都不问一下，反过来没路走了，她回来吃她妈的，喝她妈的，并且一回来就是要弃绝、咒诅！这是什么人性？不配称为人！她妈揭露了她“没有人性，连个畜生也不如！”她气急败坏地说：“嗯，我就是！我就显明了！”

“一切一切啊！都将成了，这也是我的一种拯救方式，拯救了爱我的人，击杀了恶人，使国在地上坚固平稳，让万国万民、宇宙地极人人都知我是威严，我是烈火，我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这句话有体会了吧？“一切一切啊！都将成了，这也是我的一种拯救方式”，这是神的一种拯救方式。你对神拯救人的方式有认识了，说这是神拯救人的方式，是神的作工。你对神拯救人的方式没有认识，就总起一些观念、埋怨，说什么呢？“神怎么作工呢？还能把神选民都抓到监狱里边？神

怎么作工呢？她就啥也没干，怎么就把她开除了呢？”这是不是埋怨？今天你看见什么了？咱以前交通过什么？被开除出来的人活在了神的臂膀底下，今天是不是有点体验了？“这也是我的一种拯救方式，拯救了爱我的人，击杀了恶人”，把你开除出来是种保守，把你开除出来让你反省、认识，让你看见自己的一些败坏性情，让你不要再猖狂，这是不是神的一种拯救方式？（嗯。）“拯救了爱我的人，击杀了恶人，使国在地上坚固平稳，让万国万民、宇宙地极人人都知我是威严”，我和你交通了以后，然后你跟着这个思路去看，你是不是看见了神的性情？（嗯。）你还敢欺骗神吗？你不敢了，你不敢欺骗神了，只能规规矩矩地把心交给神了。那这就是“使国在地上坚固平稳”，神话在你身上能作王掌权了。“使国在地上坚固平稳，让万国万民、宇宙地极人人都知我是威严，我是烈火”，所以说他们该不该坐监？宗教界该不该血流成河？该！因为只有你这样经历了以后，你才能承认神是威严，神是烈火！“我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从此，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公开揭示于众，向万民宣告，审判开始了！凡嘴和心不一的，疑惑不敢较真的，虚度光阴、明白我意不肯实行的，必遭审无疑。”方勇，李刚，今天的经历是不是一种体尝？体尝什么了？（方勇：看到自己以前走的路是与神搞交易的路。）那叫心口不一！方勇说他是来尽本分了，是吧？可是他还和神搞交易了，心口不一！还有李刚说我是来尽本分的，还说尽受造之物的本分了，欺骗！心口不一！“疑惑不敢较真的，虚度光阴、明白我意不肯实行的，必遭审无疑。”神和你说神就是要人的心，神说：“……里面的变化才能决定你外面受的苦是否有价值。”（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爱神才是真实的信神》）这话咱早就看过了吧！（嗯。）神要的是你的性情变化，要的是你看事观点的转变。李四，信神是在干什么？（李四：每天认识、发现自己错谬的看事观点，用真理来解决。）每天找到自己的一种错谬的看事观点，扭转自己错谬的看事观点，这就是信神。咱那种错谬的看事观点是与神搞交易，你那个尽本分停留在我做了，做做做，你只是在“做”上面下功夫，这是错谬的看事观点，神是要你发自内心地做、发自内心地说，心口如一。“你们务要留心省察自己的存心、动机，把自己放在正当的位置，好好实行我话，注重生命经历，不要在外面热心做事，要使生命长大、成熟、稳定、老练才合我心意。”我今天交通的内容是什么？主要就是交通怎么经历神的作工，怎么吃喝神话，是吧？其实就

是告诉你怎么走这条路，也就是“你们务要留心省察自己的存心、动机，把自己放在正当的位置”，正当的位置是哪个位置？（受造之物的位置。）受造之物的位置！“好好实行我话，注重生命经历”，什么是生命经历？生命经历就是你的看事观点的转变。“不要在外面热心做事，要使生命长大、成熟、稳定、老练才合我心意。对那些撒但的差役、打岔拆毁我建造的邪灵作为不给留有可乘之机，严厉限制给予制止，只能用利剑对待，严重者立即铲除，不留后患，成全教会，毫无残疾，健康满有生机，满有活力。”今天我交通的这些的目的、意义是什么？今天又来了两个新人，连李刚一共三个，是吧？交通这些就是怕他们刚来“吓坏”了，提前打预防针。“对那些撒但的差役、打岔拆毁我建造的邪灵作为不给留有可乘之机”，今天把李刚这个事说出来，是要怎么呢？是不给他留下可乘之机。然后再让新人看看方勇，再看看李四他们的表现，让你看见害怕，让你看见你的路该怎么走。不给你留下可乘之机，不要一来了还想当两天小宝宝，没有那个机会了，给你三天的适应时间，立马上岗。“严厉限制给予制止，只能用利剑对待，严重者立即铲除，不留后患，成全教会，毫无残疾，健康满有生机，满有活力。随着这闪电发出，雷声响起，千万别疏忽、别放弃，竭力追赶，定规能看见我的手所作的是什么，要得到的是什么，要放弃的是什么，要成全的是什么，要铲除的是什么，要击杀的是什么，这一切一切都会在你们面前展现，会让你们清楚地看见我全能之所在。”这个话是不是相当于把我今天和你交通的内容总结了一下呀？

“宝座之上，直到整个宇宙地极，这七雷在回声，要有大批人被拯救，归服我宝座之前。”回声！什么是回声？喊一声又返回来了，这叫回声，是吧？“七雷在回声”，七雷发出去了，从你这儿得返回来。我给李四交通了，李四该干什么呢？得给涛涛交通吧！七雷在回声就是下边的人也开始动了，下边的人也开始见证神了，你不能是让基督一直见证神，你也不能让我一直见证神，你也开始见证神了，这叫什么？“七雷在回声”，都开始回声了，有了反应了。因着你有回声，所以“要有大批人被拯救”。我今天揭露解剖李四了，李四明天就得揭露解剖李刚了，现在揭露解剖不能用以前那种打架、攻击、口水仗的方

式了，而是得用“回声”来作工。回声就是审判刑罚、揭露解剖，是为着他的生命进入而作的，这叫回声。当人人都起来回声的时候，这是不是人人都起来见证神的时候？（李四：对。）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怎么了？神说：“要有大批人被拯救，归服我宝座之前”。“随着这道生命之光，人求生存之路，不由自主赴我而来，屈膝敬拜，口称全能真神，发出哀求的声音。但那些抵我者，心刚硬之辈，雷声入耳，必死无疑，这无非是他们的结局罢了。”“但那些抵我者，心刚硬之辈，雷声入耳，必死无疑”，雷声入耳是什么意思？“雷声”，肯定是神的话。“入耳”，就是你听明白了，你知道了。也就是说，定了你的罪了，因为什么定了你的罪了？揭露解剖、审判刑罚定了你的罪了，这叫“雷声入耳”！“雷声入耳，必死无疑”，神要用行政辖管万民！这话就和这些话对上了。“雷声入耳，必死无疑”，神和人不是开玩笑的，不要试探。当审判刑罚临到的时候，当定罪、咒诅临到的时候，神不再体贴人的软弱，神要用事实临及，你要是敢再起来抵挡，这就是“雷声入耳，必死无疑，这无非是他们的结局罢了。”这是不是就成了抵挡就死了？

“……那些得胜的我的爱子必留在锡安，万民都要看见所要得到的是什么，何等的荣耀会显现在你们面前，真是特大的洪福，难以诉说的甘甜。

七雷之声音发出，即是拯救了爱我、真心要我的人，属我的人，我预定拣选的人，都能归在我的名下，会听我的声音，这是神的呼召。让地极的人都看见，我是公义的，我是信实的，我是慈爱，我是怜悯，我是威严，我是烈火，最终是无情的审判。

让世人都看见，我是的的确确、完完全全的神自己，人人心服口服，任何人不敢再抵挡，不敢再论断，不敢再诽谤，否则，咒诅立时临

到，灾祸降到他的身上，只能哀哭切齿，自取灭亡。

让万民都知，宇宙地极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全能神是独一真神，都连连屈膝敬拜，连刚刚会说话的孩子都喊‘全能神’！那些当官掌权的也会亲眼看见真神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也在俯伏敬拜，求饶赦免，这未免太晚了，因着到了他们的死亡期限，只得成全他们，审判他们到万丈的深渊。结束整个时代，使我国更加坚固，万国万民必降服在我的面前，直到永永远远！”今天能看清神的奇妙作为了吧？神说：“整个宇宙世界从外面看乱作一团，但在我看却有层有次。”（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八十篇》）神说：“……狼虫虎豹都不能伤害你……”（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十五篇》）现在只是刚开始，是个转折，最后神说：“国度生活就要在地上开始，名正言顺。”

七号三次响起！再把这个念一下吧！

神说：“我七号的响起，即唤醒了那些在沉睡之中的人哪！赶紧起来不迟，顾生命吧！睁眼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了，有何所求？有何所想？还有何所恋呢？难道得到我的生命和你所爱、所留恋的东西价值有何区别你没考虑过吗？不要再任性玩耍，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赶紧站起来，会操练运用灵，能会用各种工具识透并制服撒但的各种阴谋诡计，并能向撒但夸胜，使生命经历更加进深，活出我的性情，使生命成熟、老练，一直跟上我的脚踪。不灰心、不软弱，一直向前，一步一个脚印，一直到路终！

七号又次响起，将是审判之号声，审判了悖逆之子，审判了万国万民，使列国降服在神面前，神的荣颜必显在万国万民面前，人人心服

口服，呼喊真神的声音永不止息。全能的神更加荣耀，我的众子也会与我一同得荣耀，一同作王，审判万国万民，惩罚恶人，拯救怜悯属我的人，使国坚固平稳。借着七号的响声，要有大批的人被拯救，回到我的面前屈膝敬拜，赞不绝口！

七号再次响起，是时代结束的尾声，是战胜魔鬼撒但的得胜号声，是国度在地上公开生活开始的礼炮声！这声音何等高昂，这声音在宝座回响，这号声震动天地，是我经营计划的胜利标志，也是审判撒但，宣判这个旧世界彻底死刑了，归于无底深坑！这号声意味着恩门将要关闭，国度生活就要在地上开始，名正言顺。神是拯救爱他的人，归回他的国度之后，地上的人将会面临一场饥荒、瘟疫，神的七碗、七灾陆续就要作事，天地废去我话不能废去！”（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三十六篇》）

“我七号的响起，即唤醒了那些在沉睡之中的人哪！”这是要唤醒那些沉睡的人的心，这是第一批作成的得胜者，他是被唤醒的。神在后面怎么说？“使生命经历更加进深，活出我的性情，使生命成熟、老练，一直跟上我的脚踪。不灰心、不软弱，一直向前，一步一个脚印，一直到路终！”这是把得胜者作成了，是吧？得胜者能够跟着神往前走。“七号又次响起，将是审判之号声，审判了悖逆之子，审判了万国万民”，这个标志着什么？是不是标志着审判的正式开始？审判之号声！那得胜者出来作工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审判的开始？（涛涛：是。）作得胜者的时候是七号响起。得胜者开始作工了，这叫什么呢？（涛涛：又次响起。）又次响起。“使列国降服在神面前，神的荣颜必显在万国万民面前，人人心服口服，呼喊真神的声音永不止息。全能的神更加荣耀，我的众子也会与我一同得荣耀，一同作王”，这个时候是不是把众子作成了呀？众子作成了，“与我一同得荣耀”。“惩罚恶人，拯救怜悯属我的人，使国坚固平稳。借着七号的响声，要有大批的人被拯救，回到我的面前屈膝敬拜，赞不绝口！”这是不是代表着国度建造的一个开端？（是。）因着神的作工，“要有大批的人被拯

救”，就是有大批的人能真正地来到神话面前，这是一个转折点。七号再次响起，是干什么呢？（李四：是在结束时代。）结束时代的时候了！众子民个个起来见证神的时候，神把得胜者作成了。神唤醒得胜者的时候是响起，得胜者作工的时候是又次响起，是吧？众子、子民开始起来作工的时候，是什么呢？再次响起。当众子、子民起来作工的时候，是再次响起，这就意味着什么？恩门即将关闭，这是不是神把作工步骤给你展现在眼前了？还远吗？（不远了。）“七号再次响起，是时代结束的尾声，是战胜魔鬼撒但的得胜号声，是国度在地上公开生活开始的礼炮声！”礼炮声，什么意思？开业了！国度在地上“开业”了！“这声音何等高昂，这声音在宝座回响，这号声震动天地，是我经营计划的胜利标志，也是审判撒但，宣判这个旧世界彻底死刑了，归于无底深坑！这号声意味着恩门将要关闭，国度生活就要在地上开始，名正言顺。”什么意思？公开了！国度的门也就关了，不作了，作完了。作完了又怎么呢？“名正言顺”，那时候还怕大红龙吗？（不怕了。）“名正言顺”，而是要你起来审判他。“神是拯救爱他的人，归回他的国度之后，地上的人将会面临一场饥荒、瘟疫”，祭司弟兄说了灾难开始了，饥荒、瘟疫开始了。那你说现在这个国度的门是不是就快关闭了呢？可不可以这么说？国度的门快关闭了，那也就是说就快“名正言顺”了！可是你还没有起来见证了呀！祷告一下吧！

173　宝座有七雷发出

伴唱：七雷发出，七雷发出，震动地宇，震动地宇，七雷发出，震动地宇，天翻地覆，响彻云霄！响彻云霄！响彻云霄！

1　这声音极其入耳，人是难能逃避，难以躲藏难以躲藏。闪电雷声发出，霎时天地巨变，人奄奄一息人奄奄一息，接着，一场急风暴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全宇，从天而降从天而降！雷声如闪电，寒光

闪闪，令人心惊胆战！利剑两刃，击杀击杀悖逆之子。利剑两刃，击杀击杀悖逆之子。随之又有阵阵的哀号声音，有的在梦中被惊醒被惊醒，大吃一惊，发人深省发人深省，赶紧回到宝座前，不再招摇撞骗、为非作歹，这样的人醒悟不迟醒悟不迟。

2　神从宝座观看，鉴察人心肺腑，拯救真心厉害要神的人，怜悯他们。凡存心爱神胜过一切的，明白神心意、跟从神到路终的，神必拯救到永远！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公开揭示于众，向万民宣告，审判开始了！凡嘴和心不一的，疑惑不敢较真的，虚度光阴、明白神意不肯实行的，必遭审判无疑必遭审判无疑。宝座之上，直到整个宇宙地极，这七雷在回声，要有大批人被拯救，归服神宝座之前归服神宝座之前。

3　随着这道生命之光，人求生存之路，不由自主赴神而来，屈膝敬拜，口称全能真神。让地极的人都看见，神是公义的，神是信实的，神是慈爱、是怜悯，神是威严、是烈火，最终是无情的审判无情的审判。人人心服口服，任何人不敢再抵挡，不敢再论断、诽谤不敢再论断、诽谤 。宇宙地极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全能神是独一真神，万国万民必降服在神面前降服在神面前，直到永永远远永永远远！直到永永远远！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三十五篇》

交通第四十五篇

神说：“公开论断弟兄姊妹，还不以为然，真是不知好歹，不知羞耻！这岂不是胆大包天、任意妄为吗！你们一个一个都糊里糊涂、心思沉重，大包小包背着那么多，没让我在你身上有一点地位。瞎眼的人哪！残忍到这种地步，何时到头呀？

我一再跟你们说我的心里话，把我的所有都给了你们，可你们就是那么吝啬，丝毫没有一点人性，真叫人琢磨不透。为什么总是死抱己的观念不放？为什么不让我在你身上有一点地位？难道是我害你们不成？不要再这样下去了，我的日子的的确确不是太远了。不要乱说、乱做、乱打、乱闹，这样对你们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即使是我的日子来到时没有一个人得救，我还是要按着我的计划行事。要知道我是全能的神！无物、无人、无事敢拦阻我前进的步伐，你们不要总认为我离开你们这些人就没法通行我的旨意，告诉你，你这样消极对待自己的生命，只会断送了自己的性命，与我毫无相干。

圣灵的工作已作到了一个地步，见证已到高峰，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快快睁开你们那蒙眬的眼睛，不要让我的心血代价在你们身上徒然，不要再迁就自己了。你们总爱在我面前做好事，可当我不在时，你们所作所为也能拿到我面前让我鉴察吗？不知好歹！我说的话你们就是不听，在我前做一套，在我后做一套，仍未看清我是察看人心肺腑的神，愚昧到了这种地步！

以后在前进的路途当中，千万不可再耍手腕儿、搞弯曲诡诈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什么是弯曲诡诈你们仍未认清识透，凡所作所为不能够让我鉴察的，不能拿出亮相的，都是弯曲诡诈。这下该明白了吧！以后若再有弯曲诡诈可不要假装不懂了，那只能是明知故犯——罪加一等，没有别的，只有接受火的焚烧，严重的会断送自己。要认

清！今天临到你们的只是爱的责打，绝不是无情的审判，对这一点若认识不透，那是太可怜了，简直是不可救药了。若不愿意接受爱的责打，那只有无情的审判临到你们，那时你们不要怨我没告诉，也不是我推脱责任，而是你们没听我话、不行我话的后果。现在把话都说明了，免得以后有人埋怨我。”（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四十五篇》）

这些话能不能听明白？（很多时候和弟兄姊妹没有和睦的相处，有勾心斗角，搞弯曲诡诈，猜测、怀疑的这些表现。）你论断他，他论断你，什么叫论断？你说的与事实相符，那说的就是事实，那叫交通；你说的与事实不相符，这叫论断；随意给别人戴个帽子，那叫定罪，随意定罪。神说“公开论断弟兄姊妹”，那什么叫公开论断？就是对着弟兄姊妹到处散布，摆到桌面上和弟兄姊妹说，这叫公开论断。那什么叫背后论断？回到家和你老婆说一说，发发牢骚，这叫背后论断。“还不以为然，真是不知好歹，不知羞耻！这岂不是胆大包天、任意妄为吗！”为什么说是胆大包天、任意妄为呢？咱今天来信神事奉神了，神告诉你，作在弟兄姊妹身上就是作在神身上。你论断弟兄姊妹、定罪弟兄姊妹，你就是论断神。这个怎么挂钩呢？弟兄姊妹他们是来尽本分了，他们尽本分做的如果是正义的，你论断、定罪把他说成是反面的，你这是不是颠倒黑白了？你颠倒黑白了，就与事实不相符了。神是一切正面事物的代表，你颠倒黑白了，是不是就把正义颠倒了？那是不是就是与神对抗了？所以神说：“真是不知好歹，不知羞耻！这岂不是胆大包天、任意妄为吗！”李刚发脾气了、发火了，这算不算论断？（建军：这个属于任意妄为。）属于任意妄为，也可以说是论断。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在意念里边论断。他为什么发火？他发火是不是就给你定罪了？没给你定罪，他能不能发火？张磊拿起卷尺，扔卷尺的那一瞬间是不是直接给你定罪了？就给你论断了？李刚让他从干活的上边下来的时候，他是一种抗议！反抗！无声地反抗，是不是无声地论断、定罪？他不用语言给你发表出来，他用行为给你表现出来了。神看的是什么？神看的是你的心，看你的态度、看你的观点。不管你是说话也好、你是有举动也好，神从你的举动、说话中

看什么了？神看到了你的态度、看到了你的观点。亚伯拉罕献以撒，他说什么了吗？他拿起刀来杀就行了，还用说什么吗？举动就已经说出来了、已经证明了。在尽本分的过程中，你拿起卷尺给扔了，你在和谁发脾气呢？你在和谁动火呢？你动火的原因在哪儿呢？你动火的这一瞬间，心里在想什么呢？不就是因为不合你的观念嘛？因着不合你的观念了，你就能发火，你不就是用你的观念来定罪人吗？你用你的观念来定罪人，不就是等于论断人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论断就是与事实不符，不是真实的，就叫论断。你用你的观念去判断一个事情，你的观念是不是真理？（不是。）不是真理，不等于实情，那你做出来的这个判断就是一种武断，武断就是一种论断！只不过有的人是用一种言语表达出来了，张磊是用一种举动，用肢体语言表达出来了。用肢体语言表达出来比用言语表达出来是不是更恶呢？所以说，你在尽本分的时候，太胆大包天、任意妄为了。李刚，能对上号吗？你在尽本分的时候，胆大包天！还能随意发火、随意发脾气。平时你和弟兄姊妹在相处的时候发脾气了，说你发的是无名火、撒但的火。你在尽本分的过程中也敢随意发火，这就不是小事了。在尽本分的时候，你是来到神面前了，是来到神家了，不是在你家，不是这些生活琐事。生活琐事上你乱发火了、乱做什么了，只涉及你个人的人性，不涉及神家利益，可你在尽本分的时候随意发火，这个直接涉及到神家了。

“你们一个一个都糊里糊涂、心思沉重，大包小包背着那么多，没让我在你身上有一点地位。”每一个人都和这句话去对号，你对了号，这个话在你身上就能有效果，你不对号，那就没有效果。对号的过程是什么过程呢？对号的过程就是你自己吃药的过程，你看神话的过程就是看药方子的过程。这就好比你病了，医生给你开了好几个药方子，给你开上药了，你吃药了没有？你不吃药。不吃药你的病会不会好？这也就是说，你每天也吃喝神话呢，可是，你吃喝上神话，性情变化了没有？（没有。）没有！为什么性情没有变化呢？你也聚会了，你也吃喝神话了，可你总是拿上神话和别人去对号，总是说人家别人不诚实，不和你自己对号，所以说，你的病不会好。给你抓上药了，你熬

出来了自己不喝，你只是让别人喝，你拿上神话只是和别人去对号，不在自己身上对号。我给你简单地对了两个号，你也就只对这两个号，如果我不和你对号，你对不对呀？不对了。你不拿着神话和自己对号，那你就是在宴席上边闹饥荒，什么也得不着。上回给你解剖了，等于给你上了一个CT，给你照了一个相，用显微镜看了一下你骨髓里的一些杂质、毒素，是让你看见了，是吧？吃喝神话呢？是审判刑罚你了，是治疗你的病了，所以说，你得对了号。“这岂不是胆大包天、任意妄为吗！”爱莲和你交通了以后，你能为了自己的面子把她打回去，这是不是胆大包天？为什么说你是胆大包天？你明知道爱莲给你交通的是正面的，是维护神家利益的，可是呢，你为了自己的虚荣脸面，为了下这个台阶，你必须把她打回去，你胆大不胆大？不管是谁说出来的，只要是正面事物，你都该接受、顺服。她说出来的是正面事物，就代表着什么？（SJ：神。）代表着神！祭司弟兄交通说三岁小孩说得合乎真理我也顺服，三岁大孩子说出来的话合乎真理你也该顺服、接受。为什么呢？三岁大孩子说出来的话合乎真理，说出来的话是正面事物，这正面事物就代表着神，就代表着神来到你面前了。那爱莲和你交通的时候，你是什么态度呢？你还能把她打回去。虽然说在你这儿，你看见你只是把正面事物打回去了，但是神在那边怎么看呢？神看你是拒绝真理的人！是弃绝真理的人！是弃绝正义的人！也就是弃绝神的人！这个能理解吧？不然你在这儿对不上号了，“呀呀呀，你把她说成神了！她给我说两句话，就得叫我听她的，我弃绝她就是弃绝神了？”咱得把这些话理解了，不是说这人怎么样，不是这人厉害，是她说出来的话厉害。神说过，神是借着他的话得着了人，人是借着神的话得着了神。当你实行神话的时候、当你实行真理的时候，正是你与神同掌王权的时候！这句话你得理解。爱莲拿出一句神话来，你敢反抗吗？（不敢。）她拿出神话来，那就是她要与神同掌王权！她来到这儿了，你服不服？就不用说神话了，就说爱莲她是个太监，爱莲她拿上圣旨来了，你服不服？你跪不跪？你不跪就该死了！咱用简单的例子去理解，“我不是说跪你这个太监，我是跪你手里拿的这个圣旨；我不是服你这个爱莲，我是服你爱莲口里边交通的这条真理，是服你交通的这个正面事物。这正面事物来了我不敢反抗、不敢反驳，我一反抗、一反驳，就是与神对抗、与神为敌！”咱敢这样做吗？不敢，因为你这么反抗了以后就是论断。如果直接说的是

神的事，那就论断了神，论断了神的作工；如果说的是正面的事，那你就是论断、颠倒黑白，所以神在这儿说“这岂不是胆大包天、任意妄为吗！”咱胆大包天、任意妄为，是有事实的，不是没有根据的。

“你们一个一个都糊里糊涂、心思沉重，大包小包背着那么多”，“大包小包背着那么多”，你背的这个大包小包是什么东西呢？（个人的观念。）个人的观念、个人的面子、个人经营的那些小天地。张磊的心思沉重不沉重？那是相当得沉重呀！来到这儿虽然扔了一个卷尺，但扔卷尺的一瞬间，他心里争战了多少？“我是来信神呢，我是来得真理呢，我来是想混个不死的结局了，你就让我来干这个？干这个活就得着真理了？真理在砖缝里边钻着呢？我搬砖、盖房、盖瓦，真理就来了？”心里寻思着，火气是不是就来了？怨气就来了。“大包小包背着那么多，没让我在你身上有一点地位。”不让神在你身上有一点地位，这话能理解吗？说说。（张磊：我扔卷尺的时候，我的心里没有神的地位。我的心里要是有神的地位，我就能看见神给我摆得太好了，就不扔卷尺了。）你心里没有一点神的地位，神话和你说了多少？《凡属血气的无人能逃脱那忿怒的日子》，神还专门交通了整整一篇话，是吧？咱信神十几年了，不管怎么信的，也都十几年了，这些话在你身上起一点果效了没有？有一点痕迹没有？咱在这边发血气的时候、发火的时候，这句话就没有想起来？咱今天是在干什么呢？在神家尽本分呢，周围接触的都是弟兄姊妹，你发火是和谁发火呢？是不是发在弟兄姊妹身上了呢？你没想起神话来，你也该想起环境了呀！你也该想起周围人、事、物了呀！这些你都没有想起，所以说你心里没有一点神的地位。扔了卷尺的这一瞬间没想起神来，扔了的第二天想起来了没有？晚上想起来了没有？第三天想起来了没有？如果要是想起来了，你就会意识到“呀！好怕呀！我以后可不敢了”，在那边和弟兄姊妹是不是应该有个道歉呀？“作在弟兄姊妹身上就是作在神身上，我那天怎么就暴露出狼性来了呢？我怎么还能在弟兄姊妹跟前耍脾气呢？怎么还能在尽本分的时候耍脾气呢？我怎么还能凭心情尽本分呢？还能把弟兄姊妹当作出气筒呢？我这不是作恶吗？”你就该有个认识，该有个悔改。可是咱一直就没有认识、悔改，这就证明你心里边

不是一天两天没有，是一直就没有，可不可以这么说？（爱莲：可以。他还说他认为自己对着呢。）李刚就更不用说了，尽本分了，连个正常的活出都没有。肖羽呢！肖羽心里有一点神的地位吗？（肖羽：没有，光是有自己的想法。）没有一点信神的味道！打不过爱莲了，今天还想怎么呢？还想来我这儿让我给他做个主，伸伸腰板，结果我没有给他做了主，没有给他伸了腰板。

“瞎眼的人哪！残忍到这种地步，何时到头呀？”咱今天信神十几年了，或者二十年了，“何时到头呀？”“我一再跟你们说我的心里话，把我的所有都给了你们，可你们就是那么吝啬，丝毫没有一点人性，真叫人琢磨不透。”今天看看建军和老姊妹两个人，真是让人琢磨不透！信神呢，不是琢磨神的心思是什么。建军看了十年神话了，你没有说，我怎么不明白那句神话的意思呢？神的心意是什么呢？你没有揣摩过神的一句话！老姊妹和你说了一句话，你立马就去揣摩，而且还有下文，她没有说出来的心里话你也知道，哎呀！信神十来年了，你不做神的知心人，要做老姊妹的知心人。我问你信神不信神？你说你信神呢。我说你哪有一点信神的味道呢？你信的是老姊妹！你揣摩的是老姊妹的话，老姊妹说了三句话，你就揣摩了两句，她的言行举止都在你的眼中，你都不放过。人家彼得是怎么了？耶稣的言行举止彼得都不放过，都去细细观察，你是眼睛一直盯着老姊妹，不放过。“为什么总是死抱己的观念不放？为什么不让我在你身上有一点地位？”建军信神十来年了，心里没有神的一点地位，老姊妹占满了你的整个心灵，晚上回家睡觉也是想“老姊妹不让我吃饭”，你说吧！“难道是我害你们不成？不要再这样下去了，我的日子的的确确不是太远了。不要乱说、乱做、乱打、乱闹，这样对你们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你听这神话，神和咱是不是苦口婆心地说呢！神苦口婆心地和你说了这么多，打动不了你的心。“这样对你们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即使是我的日子来到时没有一个人得救，我还是要按着我的计划行事。”神为什么说这话呢？这就看见这十几年来，人都是在熬日子，人都有一种熬日子的心，都在等待，等待神的日子，就不计划性情变化、不计划实行真理。张磊和杨光，看你们两个人的表现，

说你们两个人不信神吧，可你说你们是信神的，而且在这儿尽本分不挣钱还出力流汗，按道理上来说是信神的呀！可是你们在信神的时候，心里想什么呢？你们这样下去会有结果吗？会有结局吗？咱这是不是在盼日子、等日子呀？“我等待着哪天神的日子到来，成为下一个时代的主人”，就是在等、看、应付着？神是让你应付的神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即使是我的日子来到时没有一个人得救，我还是要按着我的计划行事。”就说你俩人互相看对方了，没有一个人进入，那神的日子来了你俩人能得救吗？刘昊看见你俩的活出都消极了，“这还是在信神吗？这是在神家呢？这还是国度建造呢？神怎么捡了个垃圾回来了呢？这是不是神家呀？”甚至产生怀疑、疑惑。刘昊，怀疑了没有？（刘昊：怀疑了。）怀疑、疑惑就会产生什么意念呢？“我还不如回家呢！我在家接触的外邦人顶不上他们，也差不多了吧！”刘昊，你从神的这句话里看到什么了？他们的言行举止，应该不应该影响到你？（刘昊：不应该。）不应该影响到你。神话告诉你了，神是按着他的计划行事。神说：“有些人说：‘神不是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吗？如果用这种方式作的话，那有几个人能得救呢？’那神会反过来问人一句，‘能有几个人听我话而遵行我道的呢？’有几个算几个，这就是神的观点，这也是神作工的方式，他就作到这儿为止。”（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解决观念才能进入信神正轨（二）》）有一个人也算，有两个人也算，当然人越多越好，但是不会有那么多人，所以在这儿不应该影响到你。不管他们的言行举止是什么样，你能从他们身上看见他们是与神为敌的，更能从他们身上看到他们的结局是什么，看见神要在他们身上作成什么，就是看见他们这样下去有什么结果。如果他们不变化的话，哪天神惩罚他的时候，你是不是看到了神的怒气了呢？你是不是看到神的公义了呢？你看到了的那一刻，是不是就认识到了？“噢！原来神是让我在他们身上看到神的怒气，看到神的公义”，那你是不是得益处了呢？你是不是借着这个产生了一个敬畏神的心呢？（是。）那这是不是有神的美意在其中呢？（是。）所以说他们就是不追求、不进入、不变化，你也不应该受任何影响，你应该正确对待！神是按着个人的所作所行来定人的结局，而不是根据你旁边的人来定你的结局。

神怎么说了？“现在你受苦还少，以后临到大的试炼，有的地方整个教会的人都退去了，跟你关系挺好的人都退去不信了，那时你能不能站立住？”（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当持守住对神的忠心》）当周围人都退去的时候，你是否还能站立？你能经得住撒但的围攻吗？神不是按着你想的意思来作事，恰恰相反，神借着周围的环境来试炼你、熬炼你，看看他们能不能熏陶了你、感染了你？看看他们在行恶的时候，你会不会随着“潮流”走？他们在盼日子的时候，你会不会也盼着日子走？他们在等待着做下一个时代的主人，而且还想坐着花轿进国度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想跟着他们坐着花轿进国度呢？你还接受审判刑罚吗？你还实行真理吗？你还尽本分吗？你还预备善行吗？如果他们的行为影响到了你，你跑了，这叫什么？这叫神的作工。借着这个环境把你显明了，把稗子扬出去了，证明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这就好比孩子孝敬父母，你的弟兄姊妹不孝敬父母，你就不孝敬，这就证明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如果你有一点良心、理智的话，你不会因为你的弟兄姊妹不孝敬父母，你就不孝敬父母。他们孝敬不孝敬父母，影响不影响你与父母之间的关系？你孝敬父母是你的职责、责任，他孝敬父母是他的职责、责任。可是邪恶的人类怎么想呀？（爱莲：比呢。）比呢！“当哥哥的还不管呢，我当弟弟的为什么要管？当弟弟的还不管呢，我当哥哥的为什么要管？你还不实行真理呢，为什么要让我实行真理？”把实行真理当成了一种负担，仇视实行真理。不是把实行真理当成一种责任、使命，不是当成了一种福气。神把真理给你是一种福气，实行真理是一种福气，把托付给你是一种福气。我问刘志了，什么是福分呢？什么是祝福呢？负担就是祝福。神加给你负担，就是加给你祝福；加给你责任，就是加给你使命，这就是祝福。我让你尽本分了、让你担当、让你当柱子了，人家弟兄姊妹说，你担当、你是领导、你是负责人，刘志说为什么要让我当柱子？为什么要让我担担子？为什么要给我负担？我说刘志，你是不是傻呀？实行真理的人把不实行真理的人给定罪了，如果这个时候你担起来了，这是不是你的担当？你的使命、责任？你把他们定罪了，你在这儿也站住一个见证了，你站住见证了，神也看见了。你不是说起来担当，反过来还嫌弟兄姊妹让你担当，你说你傻不傻？他们不尽本分的时候，本分越多，你说正好我来尽，我来预备足够的善行。正好借着他们不实行真理，你起来实行真理了，你把他们定罪了，不起坏作用，反而促进了

你实行真理了。现在刘昊看见周围都是不实行真理的人，你说刘昊应该怎么想了呀？这个时候你应该是高兴还是痛苦？你应该痛苦加上高兴，也是一种愚昧的高兴吧，“这国度里边没有人和我争了，在这人群里边还是数我最好了，你说神能抛弃我吗？”能不能？（不能。）那你是不是该偷着乐呢？

“即使是我的日子来到时没有一个人得救，我还是要按着我的计划行事。”神要拯救什么人呀？祭司弟兄交通说神要的是真心顺服他的人。“要知道我是全能的神！无物、无人、无事敢拦阻我前进的步伐，你们不要总认为我离开你们这些人就没法通行我的旨意，告诉你，你这样消极对待自己的生命，只会断送了自己的性命，与我毫无相干。”前一段时间，大红龙是不是抓捕了大量的教会里的人？咱以前交通过为什么要抓捕呢？祭司弟兄交通五、六月份，大红龙可能要内乱，下一步就该咱作工了，该咱传福音了。一说大红龙你们的眼睛都看到哪里了？看到了国家那个大红龙，你就没有看到教会里边的大红龙。今天你看教会里的大红龙是不是垮了呢？咱以前交通过约翰拦阻神作工，他就得下监了，是吧？那当带领的拦阻神作工，也是一样，就得下监了。神要捆绑壮汉，然后才能偷他的宝贝。咱今天去外边作工了，那就得把教会的壮汉捆绑起来了。今天，你再看大红龙抓的是谁？抓的是不是就是带领呢？咱这里边没有被抓吧？这就看见了神的公义。狼虫虎豹不能临及你的帐篷！外边乱作一团，咱这边有层有次。教会里被抓了好多人，现在又放回来了，放回来了以后，他还能回教会吗？不能回了，那他回哪儿呀？他无处可归，得回家了。咱家的好多人，他的孩子在外头尽本分被抓了，这次回来了。当初都是不接受的人，这就让他看见了神的公义性情。当时和他们传的时候，他们不接受，后来怎么样？坐监了。今天让他们看见了神的公义性情，让他们经历体验了一遭，最后回来了，让他们看见了，咱以前交通过的事，是不是应验了呢？反过来再看，原来教会里边的带领在外头捆绑人了，现在他还敢捆绑吗？不敢捆绑了，不敢起来作工了。怕什么？怕大红龙抓，他们是不是乱了？这是不是咱们作工的大好时机？祭司弟兄说的话应验了没有？（应验了。）这就看你怎么看事了。“要

知道我是全能的神！无物、无人、无事敢拦阻我前进的步伐，你们不要总认为我离开你们这些人就没法通行我的旨意”，再看老赵，在尽本分的时候，一句话的事，撂挑子了，他走了之后拦阻神作工了吗？他走了之后就来了个李刚。不管谁来了，你效力也得效，你就是敌基督，你也得效力。神说过，敌基督要是默默无闻，不散布谬论、不打岔搅扰，可以尽本分。那神的这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敌基督在神家只要好好尽本分不打岔搅扰，他也能剩存下来。他能得个恩典，他不能蒙拯救，但能剩存下来。李刚他不想死在灾难中，他就该干什么呢？那他就得受点苦、效效力！他是不是也得干呀？懒惰他也得干，挨上打他也得干，并且是只能变化他自己，他别想变化神。李刚，你要觉得你想拦阻神的作工了，想叫嚣了，你今天走了，明天代替你的人是不是就来了？能拦阻神的作工吗？拦阻不了。“无物、无人、无事敢拦阻我前进的步伐，你们不要总认为我离开你们这些人就没法通行我的旨意，告诉你，你这样消极对待自己的生命”，神说你在消极对待自己的生命。李刚在干什么呢？消极对待自己的生命，那你这样只会断送自己的性命。消极对待自己的生命，就是对自己的生命不负责任，不搭理。你自己都不爱惜自己，叫谁爱惜你呢？自己不给自己预备善行，让谁给你预备呢？就像建军一样，不是变化自己，老要变化别人，你这不是消极对待自己的生命吗？让别人越变越好，越来越洁净，而自己呢？越来越邪恶。

“你这样消极对待自己的生命，只会断送了自己的性命，与我毫无相干。圣灵的工作已作到了一个地步，见证已到高峰，这是明摆着的事实。”现在能感觉到吧？神交通了假带领、敌基督，快交通完了，大红龙将要起来大抓捕了，这是不是见证到一个地步了呢？神对那些诚实人、维护神作工的人、维护正义的人是不是在提，在见证，是不是抬起来了？怎么抬呢？就是神交通出来了，神所使用的是什么人，神所喜欢的是什么人，真正的带领他作的是什么工作，假带领作的是什么工作，这是不是要把作真带领工作的人抬起来？把作假带领工作的人给他踩下去了？“见证已到高峰，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快快睁开你们那蒙眬的眼睛，不要让我的心血代价在你们身上徒然，不要再迁就自己

了。”肖羽，我给你一句一句地交通，把你的心思给你挖出来，又给你举例子说明，让你明白这个道理，你是有意的、故意的，不是你不明白，不是你不知道，是你装疯卖傻，你这蒙眬的眼睛应该睁开了吧？再不要闭住眼睛做事了！（肖羽：嗯。）“不要让我的心血代价在你们身上徒然”，我在你身上作的算不算心血代价？（肖羽：算。）“不要再迁就自己了。你们总爱在我面前做好事，可当我不在时，你们所作所为也能拿到我面前让我鉴察吗？”肖羽在我面前做好事了吧？肖羽在我面前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呀？人家寻求，“我不得罪带领，我不持守自己，我只是在这儿举棋难定，你告诉我，我该怎么走？”你看肖羽是多么寻求真理的人呢？李刚呢？我来了以后李刚中午睡觉了没有？没有睡觉。李刚也没有和我吼，还笑呵呵地和我说话，在我面前做好事，这个门该怎么做，这个地方该怎么弄。张磊好像也没有扔卷尺，只是想办法看这个本分该怎么尽，都在出主意。我在的时候都在做好事，一个个都是忠心耿耿呀！“你们总爱在我面前做好事，可当我不在时，你们所作所为也能拿到我面前让我鉴察吗？”我不在的时候，把你做事的那个画面拿出来看看，不要说让神鉴察了，能让我看吗？那你说，神看不见吗？“不知好歹！我说的话你们就是不听”，你们不是听不懂，是什么呀？就是不听。“我说的话你们就是不听，在我前做一套，在我后做一套，仍未看清我是察看人心肺腑的神，愚昧到了这种地步！”咱不要说神察看人心肺腑了，今天你连我也欺骗不了，你怎么欺骗神呢？

“以后在前进的路途当中，千万不可再耍手腕儿、搞弯曲诡诈了”，咱们这手腕都还可以啊！张磊和他们玩了手腕以后，他们心里难受，但又说不出来，因为你说的是那么回事，也是个理由。（就像刘昊说的话一样，刘昊说：“不要拿上你的那些理论和我说，我知道你说得不对，但我说不出来哪不对。”）知道不对，但没法反驳，这就叫弯曲诡诈。“千万不可再耍手腕儿、搞弯曲诡诈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咱在这儿是尽本分呢，不是玩手腕子呢，你在这儿的所作所为，你就不要说神察看了，弟兄姊妹是不是都看到了呀？谁是默默无闻、勤勤恳恳的，谁是散布谬论的，人都有所察觉，虽然说弟兄姊妹没有

多少分辨能力，给你表达不出来，他说不出来，但他心里都有一杆称，能称出你有几两重？你不要搞弯曲诡诈了，你欺骗的是你自己，你欺骗不了别人。“什么是弯曲诡诈你们仍未认清识透，凡所作所为不能够让我鉴察的，不能拿出亮相的，都是弯曲诡诈。”咱得认识咱的弯曲诡诈了，但有的时候你不知道什么是弯曲诡诈。李刚和张磊的这个弯曲诡诈是明摆着了，肖羽的弯曲诡诈呢？那就有点隐性了，那怎么看你这个隐性的弯曲诡诈呢？那就是神告诉你的这个办法了，“凡所作所为不能够让我鉴察的，不能拿出亮相的，都是弯曲诡诈。”你前言不搭后语，前一句话和后一句话打架，为什么会打起架来？不敢让神鉴察，不能拿出来亮相！一亮相就把你自己的老底给亮出来了。“这下该明白了吧！以后若再有弯曲诡诈可不要假装不懂了，那只能是明知故犯——罪加一等，没有别的，只有接受火的焚烧”，张磊，还找理由吗？（张磊：不找了。）你给人家说的那些理由，都是你弯曲诡诈，是你不干活的理由。“以后若再有弯曲诡诈可不要假装不懂了，那只能是明知故犯——罪加一等，没有别的，只有接受火的焚烧，严重的会断送自己。”接受火的焚烧！把你的通行证扔到火湖里边焚烧，你再劳苦多少，不起作用了。你在这儿尽了两个月本分，在尽本分的过程中你也劳苦了，虽然说借着你的弯曲诡诈你偷了一些懒，没有那么苦，可是你也付出了。你付出的时候你搞了一下弯曲诡诈，你的那些付出还管用吗？不管用了。你外边的付出是否有价值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你内在的变化。你内在的存心不变化，那你所做的一切没用，所以说得焚烧。“严重的会断送自己。”为什么说严重的会断送自己呢？你在这儿如果搞弯曲诡诈，你不仅在这儿没做成，还造成了一个拆毁，还给神家带来了损失，这个是不是又不一样了？那生命就受到威胁了。你说你俩，咱这是第二次交通了，给了你俩两次机会，如果你俩掌握不好，还要打打杀杀，那这是不是严重的呢？将会断送自己。

“要认清！今天临到你们的只是爱的责打，绝不是无情的审判”，这个能理解吗？张磊，什么是爱的责打？临到你的这些虽然是审判，虽然不动听，但这些都是什么呢？（爱的责打。）为什么是爱的责打？临到你的不都是一些话语吗？有谁事实临及了呢？这就叫爱的责打。这

就和你父母一样，你在外边和人家打了架了，或者是烧了人家邻居家的东西了，人家来索赔了，你能赔得了吗？是谁赔呢？你父母去赔呢！你承担责任了吗？你不承担。父母回来顶多扇你两个耳光，踢你两脚，这是什么呢？爱的责打！你能认识到爱的责打是让你变化，是让你不要再这样做了。你闯下的祸，神替你担当了，你父亲替你担当了，你临到的只是爱的责打，只是打了你两下，并没有无情的审判。无情的审判就是再没有怜悯了，就是公义的审判，公义的审判那就是抵挡就死！就好比你去了法庭了，人家就按这条法律来定你的罪，法律一说出来，判刑也好，死刑也好，就按这个来执行了，这叫什么？这叫无情的审判！现在你临到的是一些话语，我和你交通，我给你把路途说清楚，这是爱的责打。虽然说出来的这些话是责打，但你从这里边能体尝到这是一种爱。今天，我还给你把路交通出来了，以后谁还给你苦口婆心一个表现一个表现地说呢？还给你举例说明呢？有这个时间吗？有人给你这么唠叨吗？不可能的事！顶多带领工人过来修理对付你一下，可以了吧？能给你揭露得这么透吗？和你在这儿得到的还不一样，因为你在这儿看清了、看透了。紧接着是什么呢？灾难降下来了。灾难降下的时候，神要行使神的权柄，将会有什么事发生呢？事实临及！抵挡就死！那个时候就是无情的审判！祭司弟兄交通了，灾难来了是取缔什么呢？取缔外邦呢。取缔完了外邦，紧接着就是解决神家的事了。那个时候就是什么呢？无情的审判！那个时候还用不用谁告诉你说你抵挡神了，你论断弟兄姊妹了，用不用这样说了？因为交通得太多了，你听的道也多了，你知道什么叫论断、定罪了。但你知道了以后，你还要去论断弟兄姊妹，那会临到什么？虽然没人直接和你说，但你心里边清楚不清楚？（清楚。）好了，那时候不需要神再派谁和你说了，“你那是论断、定罪啊！”还有这些话再临到你吗？再临到你那就叫多余！因为什么呢？神鉴察人心肺腑。你知道了就行了，你知道了，你还要去论断、定罪，这就是明知故犯，罪加一等。罪加一等就怎么了？该死了！那紧接着就是什么呢？抵挡就死！你论断弟兄姊妹了，尽本分撂挑子了，你触犯了哪条行政的时候，已经达到该死的罪名了。好了，地震来了，砸死了；瘟疫来了，感染了；洪水来了，把你冲到下水道了，这叫什么？无情的审判！公义的审判！等那个时候你想悔改，还有机会吗？今天，不管是我和你

说了，还是带领工人和你说了，和你说得好听或者不好听，这些都属于什么？爱的责打！就看你怎么对待了！

“今天临到你们的只是爱的责打，绝不是无情的审判，对这一点若认识不透，那是太可怜了，简直是不可救药了。”张磊、李刚，我和你们苦口婆心地在这儿交通了两次了啊！你们只是在大路上捡回来的垃圾，是仓鼠！现在临到你们的是爱的责打，如果我交通的这些在你身上不起作用，你们还认识不透，这就太可怜了。“简直是不可救药了。”不可救药了！国度里边要的是绝对顺服神的人，迦南美地要的是勤农！我和你说都不管用，那谁和你说会管用呢？“简直是不可救药了。”“若不愿意接受爱的责打，那只有无情的审判临到你们，那时你们不要怨我没告诉，也不是我推脱责任，而是你们没听我话、不行我话的后果。现在把话都说明了，免得以后有人埋怨我。”李刚不应该再埋怨我了吧？（李刚：不埋怨。）你不埋怨了，以后再有尽这个本分的人来了，也不能埋怨，因为你这个例题、标杆已经出来了。你这个标杆别人已经看了、明白了，以后他们和你们这个标杆一对号，“噢！我和杨光一样，和李刚一样，我和张磊一样”，不需要我一个人一个人去解剖对号了。神说鬼和鬼都一样，我解剖几个让你去认识一下，立了标杆以后，随后紧接着是怎么显明？一批一批地显明！祷告一下吧！

222 你们应做接受真理的人

1　耶稣的再来对于能接受真理的人是一个极大的拯救，对于不能接受真理的人就是被定罪的记号。你们当选择自己的路，不要做亵渎圣灵弃绝真理的事，不要做无知狂妄的人，不要做无知狂妄的人，当做顺服圣灵引导、渴慕真理的人，这样对你们才有益处，这样对你们才有益处。

2　神劝你们当小心谨慎地走信神的路，不要随意下断案，更不要随随便便、马马虎虎地信神，你们当知道信神的人最起码具备的是谦和的心，具备的是谦和的心与敬畏神的心。那些听了真理以鼻嗤之的人都是愚昧无知的人，那些听了真理却随便下断案或定罪的人都是狂妄之辈。作为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没有资格咒诅定罪别人，你们都应该做有理智的接受真理的人。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当你看见耶稣灵体的时候已是神重新更换天地的时候了》

从灵界看单身与富翁（一）

“我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命运呢？”你们每个人问过自己没有？找见答案了没有？你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命运？想过没有？咱都看过神交通的小女孩的命运，是吧？从她呱呱坠地开始一直到她一生的结束，神讲了这个故事，然后解剖了她的性情。她有什么性情？刚硬、固执、执拗。从小女孩的命运里边，你受到了什么启发？你看到了你有什么样的性情？对自己有没有一个认识？（我里面就是和小女孩一样的刚硬。）咱虽然听了小女孩的故事，但是没有去揣摩，小女孩的故事里说了些啥？神解剖了她的哪些性情？为什么说她邪恶呢？为什么说她刚硬呢？她刚硬的地方在哪儿？她执拗的地方在哪儿？她一厢情愿在哪儿？神交通了人的一生，人一生来到世上是干啥呢？（为着神的命定，为着神的主宰，扮演着人的角色，开始了人生之旅。）扮演着每个人的角色，那是在神的整个经营计划里边给你一个使命、给你一个责任，对于你自己来说，你来世上走一回，目的意义在哪儿？难道就是白活一回？咱唱诗歌，“不白活一回”，是吧？咱半辈子都快过去了，咱来世上的目的意义是啥呢？珍惜自己的生命，你的生命怎么才有价值呢？怎么才能有意义呢？想过没有？都是信神十几、二十年的

人了，知道咱活着的目的意义是什么吗？人常说活着没意义还不如死了呢，人活着要是失去意义就没意思了，你每天起来昏头昏脑地活着呢，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活着有没有意义，那你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对吧？（嗯。）你信神都找不到活着的意义，那你信的什么神？还不如不信呢！不信神的人活着没有意义，你是信神的人依然找不见活着的意义所在！你们自己说说吧，说说你的理想、你的价值观，我看看和神所要求的活着的意义有多远的距离，在你们心目中你们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弟兄：懂事以后，觉得人来这世上一回就是为了能有个好家庭、有个好媳妇，能生儿育女。现在自己也没有家庭、没有儿女，信神之后知道神主宰着呢，现在要改变原来的那个生存的意义。）神说过什么话呀？神说："死去的人带走活着的人的故事，而活着的人又在重复着死去之人的历史悲剧。"（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人在神的经营中才能蒙拯救》）人活着呀，都是悲剧，一说悲剧，那你说人活着有没有意义？没意义，并且是悲剧！什么是悲剧？悲剧好不好？（不好。）悲惨的、可怜的、受神咒诅的，既然是悲剧是不是肯定是受神咒诅的？（嗯。）那你是不是该问问自己，"我究竟该怎么活着才有意义呢？神要让我活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的人生意义是什么呢？"你看，咱信神就连这个问题也答不上来。

你的人生意义呀，也就是你的任务，人来在地上活着的任务是什么呢？（知道自己是从哪儿来的，应该敬拜造物的主。）噢，快贴边了，最起码你得知道你是从哪儿来的，如果你连自己是从哪儿来的都不知道，你还配活人吗？"我是从哪儿来的呢？"这是不是提出了一个问号？（嗯。）提出这个问号以后，再寻求是不是就寻求到人生意义了？（嗯。）神把你的灵魂从阴间打发到人世间，让你来在世上活一次人，这是不是一个机会呢？什么机会？实现人活出人生意义的机会，让你体验神的主宰与安排。人活着的目的与意义就是为了体验神的主宰与安排。体验神的主宰与安排是让你知道什么呢？知道你是从哪儿来的，知道你是谁。如果你来在世上连自己活着的人生意义都不知道，那你每天起来就是个无头苍蝇，不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信神是在干什么？信神，你必须得认识神，是吧？（嗯。）认识神从哪儿

认识呢？（神的作工中。）从神的作工中，从经历神的主宰、掌管、安排中来认识神的权柄、认识神的性情。所以说，你是受造之物，神是造物的主，你来世上活一回呀，就是来体验神主宰万物的权柄、能力，体验神是怎么主宰、掌管全人类的。从认识神主宰、掌管全人类的过程中，去认识神的性情、认识神的所有所是。神的性情里边包含什么？（喜、怒、哀、乐。）认识了神的喜、怒、哀、乐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认识了神喜欢什么、恨恶什么。神主宰着全人类，什么样的人遭到了惩罚、什么样的人神不搭理、什么样的人得到了神的赐福，也就是说什么样的人激起神的怒气被神惩罚了、什么样的人得着神的称许了。从这些经历、体验中看见了神，从中给自己找出了一条路。找出一条什么样的路呢？顺服神的一条路。你怎么才能顺服神？那你得知道神的性情才行，知道神喜欢什么、恨恶什么。就像你孝敬你父母一样，你得知道你父母喜欢什么、恨恶什么。你问都不问，就买上猪头肉要孝敬呢，把猪头肉给你妈拿回去了，结果你妈不吃肉，这叫孝敬吗？所以，你信神呢，就得问问神喜欢什么，神让人活着是要干什么。神是一切正面事物的象征，神的喜，意味着一切正面事物的诞生与存在，也就是说你所活出来的是神高兴的，就意味着你可以剩存下来。在神那边，剩存下来不单单就是你这一生能剩存下来，而是什么呢？永生，永远地剩存下来。在灵界是没有机会体验神的主宰与安排的，只有转成人，来到物质世界，才能体验，才有经历，这是一个机会。所以说，你好不容易来到人世间一次，能体验神的主宰与安排，你得珍惜，借此活出有意义的人生。

因为人有败坏，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了，所以人就有了死亡。现在人的年龄大多数都是多少呀？六十、七十、八十，是吧？也就是说，神给你体验神的主宰的时间仅仅只有六七十年。当人人性成熟，有了正常的思维，不再是只知道玩耍的小孩的时候，人开始寻求、开始思维，懂得如何做人的时候，神交通说了，在哪一个年龄段？得三十以后吧？（嗯。）三十以前还是玩耍的小孩子，什么也不过问、什么也不管。一过三十，人性就成熟了，就开始对社会、对人生有了体验、有了经历。在这个思维中你要去寻求，你从哪来的，以前遇到的人、

事、物和你的命运有什么关系，你为什么不能心想事成，为什么要碰那么多钉子，你是不是都寻思、都想了？想来想去想到哪里了？“噢，命中注定！”谁给你命中注定的？怎么就注定了这样的命运呢？这就寻找见神主宰你命运的一个原则。你一生中怎么是这样的命运呢？神安排的。那你是不是该寻求寻求神是怎样安排人的命运的？寻求过没有？（没有。）真是可悲啊！咱又重复着死去之人的故事了，悲惨的命运！你说悲惨不悲惨？以前没信神、没听神话，不知道，现在咱听了神话、跟随上神了，依然不知道寻求一下你从哪来的、你的命运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命运，这是不是咱该寻求的？（是。）有时候在心里也打了个问号，什么问号呢？当碰得头破血流的时候，就会想“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命运？”仅此而已，就这一句话，“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命运？为什么人家别人有老婆，我没有老婆呢？”再往下寻求吗？不寻求了。或者是你再往下寻求的时候走了岔道了，你不是向神寻求，而是向你的“父亲”寻求。神说你的心里边有一个秘密，也就是你的“父亲”在引导着你、引诱着你，“它怎么说的、撒但怎么说的！”虽然说你信神了，但你不是和天上的卫星电台接通，不是在神话里找答案。

“为什么我没有媳妇呢？为什么我五六十了就没有结过婚呢？”想过这些没有？（弟兄：想过。）不可能没想过！即使是你想过了，但你就是不往正路上走。谁主宰着你的命运？问了没有？（弟兄：问了。）问了个啥？有答案吗？（弟兄：刚开始认为命运是自己主宰着，“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就想着要多赚钱，娶个好媳妇，过得好一点。后来才发现用了十分的劲也得不来二分的结果，后来才反省咋回事了，这才认识到这是命，“人的命天注定”，但也就是知道个天注定，再就不会往下寻求了。）今天咱们这儿是什么呀？光棍聚集，是吧？咱每天都在寻求着，“为什么我就没有媳妇呢？”肯定想这个了，问东问西，不知道问了多少次，也不知道问了多少年，但始终没有去问问神，“为什么不给我一个老婆呢？”问过这句话没有？问过没有？（弟兄：问过。）你不是问过，你是要过！“神，你为什么不给我老婆呢？”要和问一样不一样？你们是要，是要挟、威胁、讲理！是在没办

法的情况下呀，和神来要老婆了！你是走投无路了，回来了，和神说：“你给我老婆吧！”你说你讲理不讲理？我为什么说你是走投无路呢？你是想尽了一切办法，该走的路都走了，送礼也送了，后门也找了，但没有一条路是通的。你找的是谁呢？你找的是你的“父亲”，是撒但。为什么是撒但呢？也就是说，你把世上找老婆的一切办法全部都使过了，甚至是坑蒙拐骗都想过了，甚至买一个老婆你也想过了，虽说每个人的方式方法不一样吧，但总之是所有的路都走过了。你明明知道神主宰着人类的命运，但是，“我知道你主宰，我就不和你要，我就要硬着头皮找！”你说，为什么你会打光棍呢？其实呀，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因为你信神了。因为你信神了，所以你不能有老婆，你要不信神呀，很可能有老婆。为什么呀？你要不信神呀，你就是个流浪儿、流浪狗，没人管你，没人搭理你，你想在外边找什么就找什么，外边流浪狗有公狗、有母狗你随便找。一旦你信了神，你就有了主子了，有主家了。当你来到主家吃着神的，喝着神的，你想找个狗，你想找个伴，你不问问主人，你在院里边能找见流浪狗吗？找不见吧。你在家里边还想找个家狗，主人不同意，能给你牵回一条家狗来？就算你想尽一切办法，可能吗？主人会不会给你找？“这家伙，不看门，尽走歪歪道，我不拴住你才怪呢！你跑了咋办？”所以说，你不信神呀，很可能有老婆。刚才举了个不好听的例子，但事实也就是这样。如果咱就是个狗，是个看门的，你想要什么，得和人家主人说，“主啊，我想有个伴。”那主人就考虑考虑你的意见，“我想办法看看哪有个合适的呢，我给你找一个！”你不找主人，你看见门口有个野狗了，你“汪汪”叫想让野狗进来，野狗敢进来？主人让它进来呢？

问你的时候，你说：“我信神呢，我称神为大！”你嘴称神为大了，真称神为大了吗？你称谁为大了？称老己为大了。“我有钱，姐妹七个我老小，我就不相信我七个姐姐帮我找不下一个媳妇！”有的人房子买下了，存款也有了，谈了八个、谈了十个，一个也没谈成！为什么？因为他想的是世人的办法。“我有钱，有钱能使鬼推磨，我还娶不上媳妇？”有钱就一定有媳妇吗？有钱也不一定有媳妇。你想尽一切办法想的都是人为的办法，你想的这些人为的办法、人为的道道都是与神打

岔的，因为什么呢？因为神就在看着你呢！就和你父亲一样，你要娶媳妇了，你不是和父亲说，“爸，我年龄大了，想娶个媳妇呢。”你是怎么呢？父亲在那儿坐着，你不理，你去找你的酒肉朋友、狐朋狗友，你所有办法都想过了，就是不搭理你父亲，那你父亲怎么说？“我就没见过这么悖逆的孩子！明明知道我是你父亲，你小事不找我也就算了，你娶个媳妇也不找我，你也太狂妄自大了吧！这个家是你说了算？你做主？你有多大能耐呢？我要让你找进来才怪呢！你找一个媳妇来，你看没有我的批准她能进了这个家里？你试试看，家里不同意，能娶回来吗？”今天你信的是神，不是你父亲，神和你父亲有什么区别？神说：“人的心、人的灵在神的掌握之中，人的一切生活也都在神的眼目之中，无论你是否相信这一切，然而，任何一样东西，或是有生命的，或是死的东西，都将随着神的意念而转动、变化、更新以至消失，这就是神主宰万物的方式。”（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是人生命的源头》）神是主宰万有的神，任何有生命的、没生命的都在神的手里边主宰、掌管着，你说吧，你想找谁呢？除非你找一个不在神手中掌握的，那没办法，神管不了。你找找，看能不能找见一个失去神掌管、控制的人，那你找她处对象，这个行。不管你找什么对象吧，只要在神手里掌管，你说神能允许你找成吗？一旦让你找成，这不是羞辱神吗？这不是让你背叛神更厉害、更有劲儿了？“你看，我老大吧？神说神主宰，到底谁主宰呢？‘枪杆子底下出政权’，我怎么样？”你会把你自己称为老大。你从哪儿来的？你不就是撒但吗？撒但在后面说：“神，你不是主宰吗？怎么样？你看我找下媳妇了没有？”神要的是见证，要的是羞辱撒但的见证，你不是羞辱撒但而是反过来想羞辱神，可能吗？你悖逆不悖逆？悖逆呀！五十多，六十了，悖逆了五六十年，找个媳妇，“我就不找神，就不找神，我打一辈子光棍都不找神！”你说你刚硬不刚硬？

小女孩的故事咱都知道，她小的时候要靠她爹呢，神说：“你要靠你爹呢，是吧？好，把你爹挪走，让你看看靠你爹管用不管用，能不能靠上你爹！”她爹是不是注定得死？因为什么？因为她认为她爹是她的靠山。神让你来在世上是让你体验神的主宰、神的掌管，是让你认识神

的，可是小女孩呢？她从小就有个想法，“我靠我爹呢！”所以说神让她从小就开始体验，“你爹呀，你靠不住啊，一切都是神主宰，不是你爹说了算。”所以在灵界神就对她爹说：“你走吧！”神一说“走吧”，她爹是不是就死了？她爹死了，这个小女孩是不是就无路可走了？这个时候她是不是得想想，“呀，谁主宰着这个人类呢？我爹好好的，怎么就走了呢？”人们常说地狱里边谁管着呢？阎王爷。“阎王谁也不叫，就叫了我爹了？谁管着阎王爷呢？宇宙中的君王是谁呢？”小女孩问过没有？理都不理！“呀，我爹靠不住了，那就靠老公吧！”当小女孩有这个心思的时候，你说神怎么看？“你要靠你爹，我把你爹挪走了，你反倒又找了一个，要靠老公了？”那神能让她老公在她跟前吗？“行，你有本事能找下老公，那我就让你靠不上老公总行吧？”她老公在哪上班、她老公什么心思、和她性格合不合，在神那儿是不是早就注定了？（是。）因为她要靠老公，所以说神给她安排，她老公不能在本地上班啊，神就把她老公摆布在了千里之外！“你可以找老公，你可以嫁，你嫁了你也靠不上！”那她老公能靠得上吗？靠不上。她靠不上老公又要靠孩子，有了再一再二再三，她还要再四再五再六，爹靠不上靠老公，老公靠不上还要靠孩子，孩子就能靠住吗？靠不住。什么也靠不住了，你靠靠神呗，还不靠！还要怎么呢？“拉倒吧，孩子靠不上，还得靠老公！”老公老也老了，退休回来了，她还想靠呢，神说：“呀，真刚硬呀！退休了你还想靠！”神就给她老公个意念，“不要服你老婆，你的心给我更加刚硬啊！”她老公刚硬起来搭理不搭理她？不搭理她，还是靠不上。最后，小女孩老了，六七十岁无路可走了，怎么呀？“哎，命啊！”一辈子和神扳了手腕、较了劲，没办法了，“算了吧，信神吧！”就这样信神了。虽然她信神了，但她相信神吗？跟随神吗？虽然她在尽本分，她称神为大了吗？她也尽本分，她也聚会，但她依然活在那个撒但性情里边，性情始终不变化，所以说小女孩是固执的，到最终她也没有悔改。

虽然信着神但没有悔改，就跟你今天一样，虽然你信神了，你的心给过神吗？你做哪件事问过神吗？神同意吗？神告你说：“……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

全。”（太 18：19）耶稣早和你说过了吧？（嗯。）你信吗？当你娶不到老婆的时候，你祷告和神说了吗？即便是说也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呀？在你想尽一切办法都娶不到老婆的时候呀，你返回来和神说了，“神啊，我怎么是这个命运呢？我怎么这么苦呢？”说过自己苦没有？“人家别人是娶了离、离了娶，人家能娶三个、四个，我就一个、半个也不行？公义在哪儿？公平在哪儿？”问过这话没有？心里寻思过没有？寻思过！“人家一家一个，为什么我就没有呢？人家还有小三、小四呢，为什么我就没有呢？公义在哪？公平在哪？”你这么寻思，这是在干什么？这是在求告神吗？这是和神讲理、和神打官司！“我也是人，他也是人，你凭什么就给他三个老婆，不给我一个呢？公义在哪儿？公平在哪儿？神的名是当称颂的，我怎么称颂呢？”你这样叫板，难道神就认个输，“哎呀，不敢不敢，我给你一个”？神会跟你“投降”？神会说什么？“真是一个天使长，比天使长还厉害呢！还敢起来和我算账！还敢起来和我叫嚣！还敢勒索我！你一个受造之物，我给你就给你，不给你就不给你，那是我的自由！给你是公义，不给你也是公义，你有什么权力和我要？就凭你这样还给你？下一辈子也不给你！”行不行？就凭你这样的性情就不给你，不能给你！要给了你就怎么了呀？如果给了你，就助长了你的败坏性情了！“原来呀，神是吃硬不吃软，我要挟他，我恐吓他，他不给我，我就宣告、宣布、宣传，‘神不公平，神不公义，你看，一百个人，人家人人都有老婆，就我没老婆！’吓得神赶紧给了我一个老婆。等我没钱花了以后，我再去宣传，‘神不公义，因为没给我钱！’那神就会赶紧再给我些钱。”神受你的吓唬、威胁？所以说，你的路是越走越悖逆、越走越刚硬！你刚硬了自己还不知道，你说这是不是一个悲剧呢？（嗯。）我要不跟你说，你就是八十、九十，甚至临死之时，我看也未必能想明白这件事，能不能想明白？想不明白。你临死之时会承认“呀，我和神打了一辈子官司，我和神对着干了一辈子”吗？想都不想，更不用说承认！临死之时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那你这个人一辈子活的是啥呢？这是不是个悲剧？（嗯。）“重复着死去之人的历史悲剧”，为什么？因为活着的那一代人他就是跟神对着干了一辈子，你倒好，信神了，还是跟神对着干了一辈子，这是不是一个悲惨的命运呢？因着你有这个性情，所以这就注定了你下一辈子也不是什么好的命运。你信神了，神要让你知道人的命运是神主宰着呢，也就是要让你服在神的权下。只

有不给你老婆，你才能服在神的权下，如果给你个老婆，你可能就不在这儿了。也可能在这儿呢，但是你怎么呀？“切！还神主宰呢？”是不是这句话呢？“我的老婆怎么来的？还不是我每天累死累活拉砖挣钱，一天七百、一天八百，挣下那么多钱，最后娶来的？我要没钱，老婆跟我呢？这老婆还不是靠我勤劳的双手赚来的？”你把荣耀归到哪儿了？归到了你头上。你说这老婆能给你吗？不能给你，给了你呀你会背叛、你会亵渎，所以说注定了，不能给你。不能给你是逼着你来到神面前，来寻求，让你体验、认识。认识什么？认识神的所有所是，认识神是怎么主宰全人类的命运。咱刚才交通了小女孩的命运，认识一下你的经历怎么样呢？和“小女孩”没两样。

刚才谈这个人生意义是让你去认识，人来到世上主要是让你体验、经历神的主宰，从体验、经历中认识神的权柄。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没老婆还有一种什么原因？（弟兄：有老婆我来不到神面前，以往我就觉得有个老婆真好，要有了老婆还偷着乐呢，现在感觉“幸亏我就没有娶个老婆，要是娶个老婆就真麻烦了！”）你有老婆就来不到神面前，没老婆才能来到神面前。仅仅是来到神面前就完了吗？来到神面前是要干啥呢？是要拯救你，使你活出一个真正人的样式，是让你能够剩存下来。那要让你剩存下来，这是不是神的爱呢？那没老婆是不是神的爱呢？（是。）我说这个话什么意思？刚才说你没老婆，是让你认识一下，因着你的悖逆，激起神的怒气，是吧？（嗯。）现在又说没老婆，这是什么呢？（神的爱。）是神的爱，是因着神要拯救你。刚才说什么了？如果你要不信神呀，你可能有老婆，你信神呀，不能有老婆，这是神要拯救你，迫使你没老婆来到神面前，这是不是不合你观念的爱？（弟兄：是。）这就让你从这里边看见神的所有所是，就让你经历、体验。除了我刚才给你交通的这些，这里边还有个神的爱，看见了吗？你能不能找见这里边还有神的爱？神说过一句话呀，人如果脱去情感，痛苦就减去了一半，是吧？（嗯，对。）你们“光棍团”痛苦减去了一半呀，你们是有福之人啊，可你能感觉到有福吗？现在感觉不到，马上就感觉到了，是吧？饥荒、瘟疫、灾难来了，他们痛苦流泪，他们站不起来了，他们有可能埋怨，你们会有这

些痛苦吗？他们的亲人落入灾难中，你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场景出现吗？如果他的孩子、亲人不在身边，他可能还好点，如果亲人就在他身边，突然就在他眼前落在灾中不在了，他当下瘫倒在地，会说什么话？“天哪！神啊！怎么这个事情临到我了呀？公义在哪儿呀？公平在哪儿呀？”这些话是不是随口就来？作工结束的时候随口来了这么一句话，那不是找死啊？（嗯。）你们得着了神的保守！得着了神的恩待！你说你们幸福不幸福？（幸福。）所以说，作工结束以后，光棍应该怎么呀？起来高举神、见证神、荣耀神，“神的大爱临到了我们！”国度里边没有忧伤、没有眼泪，光棍第一个站出来说：“我们没有家庭，我们没有忧伤、没有眼泪！”地震一来，十八楼，“咔嚓”塌下来了，“我的天哪！”冷汗一堆！你在这儿呢？使劲儿鼓掌，“我叫你们一天天夸耀呢，我叫你们一天天站起来欺负我！”你在那儿歌唱赞美呢，有五套房的人在那儿浑身打颤呢，站不住了，这个时候你说什么呀？“神真公义呀！”说神公义的这个话在你这儿是随口而出，会结巴吗？不会结巴，你们见证神不结巴，拍手称快还能唱起来。有房有车的人呢？他们能唱起来吗？他们要唱起来太难了，他们要见证神的公义太难了，难如登天呀！作工结束了，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是见证，要的是从内心发出来的真实的见证！你得真正看透了，看到神的公义性情临到了，你看到神爱你了而赞美。而不是因着人家有房有车产生了嫉妒心，对着那些有房有车的有钱人，“活该、活该、活该……”，那成什么了？那就是撒但性情了，那就不是见证神了。让你赞美神呢，不是让你起来攻击神、笑话神，那是败坏性情的流露。

从灵界看单身与富翁（二）

能转过这个弯来吧？（能。）要不你每天起来闷闷不乐，话不能说，忧伤的眼泪只能往肚里咽。今天擦干你的眼泪，预备着哪天起来见证神。交通这些就是为了让你处处能够看见神，看见神所作的都是爱！

对人都是有益的！美钰，能看见神的爱吗？神的爱在哪儿呢？（美钰：这样交通了以后，我看见神的爱隐藏在事情的背后。当灾难临到的时候，有家庭、有孩子、有车有房的是放不下这些的，他们就像罗得的妻子一样。而光棍就像小猴子一样，他是轻装上阵的。当灾难临到的时候，认识到幸亏我是光棍，不然的话，我今天不能来到神面前，不能在灾难当中赞美神。神啊，原来你是这样地爱我！然后赞美神作的都是爱！我是这样领受的。）你说如果一个光棍娶不下媳妇，还能在大街上歌唱赞美神公义，世人会看这个光棍是神经病、傻了，对吧？（是。）但灵界的撒但会怎么办？灵界撒但哪里去了？（逃走了。）逃之夭夭！为什么逃之夭夭呢？你得知道它为什么逃之夭夭？（在神那里有了见证。）因为撒但一直在控告神，这一下撒但看见了，“呀，神不给他们老婆，他们多半辈子过去了，就没有享受过人生乐趣，不知天伦之乐从哪来！神虽然没有让他们享受过天伦之乐，但他们还能歌唱赞美神！”你说撒但去哪儿生存？在神那里是得荣耀的！神什么都不给他们，可他们依然起来赞美神！这样撒但就败了！（对。）撒但它的哲学法则、生存法则在这里是通行不了的，神说神已经把撒但的国砸得粉碎！怎么砸得粉碎呢？它说“有钱能使鬼推磨”，给你钱，你能娶下媳妇吗？有钱也不行，再有啥也不行！神说没有就没有，撒但法则不成立，行不通。在这里看见神的祝福，看见神的恩待、高抬！

那手里有钱的人怎么赞美神呢？美钰，你怎么赞美神呀？你说富人的见证大，还是穷人的见证大？（富人。）同样都是站见证了，都是荣耀神了，可是，哪个见证大呢？哪个最能打败撒但呢？（富人的见证大。）富人的见证大。如果神给富人摆设这样的环境，把他的所有都剥夺了，就证明神太爱他了！神要赐他大福！为什么呢？因为神赐福是根据啥呢？根据你的见证。你的见证越大，神的赐福越大。为什么是神的爱呢？这个环境都是神的主宰安排，你有钱没钱，是不是神的主宰安排？（是的。）是神让你有钱，房子、儿女也是神让你有的。可是有房、有车、有儿女、有存款，依然拴不住你一颗跟随神的心与顺服神的心。当你在这样的背景下依然能赞美神，那就是最大的见

证！但当神给你摆设这个环境的时候，你得知道，这是神要赐福给你的过程。明白我说话的意思吗？（美钰：现在神给我恩典的时候，我能跟着，如果有一天，神将这所有的一切恩典都夺去的时候，我能够效法约伯，在一无所有的背景之下，还能够跟随感谢赞美神！因为赏赐的是神，收取的还是神。刚开始我离了婚时确实是一无所有，然后逐步到现在有了，这是从神来的，是神恩待我，所以说这也是一个根基。当有一天，我真临到被剥夺的话，我想效法约伯，虽然肯定会熬炼，但是在这个熬炼之中，我先学会闭嘴沉默。然后，回想自己从没有到有了，然后再到一无所有，这是神借着这个环境在洁净我、变化我，神要拯救我！我现在是这样认识的，也许这是大话，但我是这样的一个认识。）我给你这样交通，是让你理解神的公义，更能理解神的爱。撒但为什么控告约伯？约伯敬畏神远离恶，撒但控告神，“你给他满山牛羊了，你说他能不敬拜你吗？他肯定敬拜你！”那今天在你这儿，撒但是不是也是这样说呢？（是。）我为啥说你是热心？你真有认识了吗？你再拿出多少、看着再忠心，撒但怎么说？“切”，是不是“切”呢？“你给了她那么多，她给你拿出来的那算个啥呀？她真心吗？她给你那一沓，不就是为了保住她的那些财产吗？你试试剥夺了她的所有，你看她还跟随你吗？你看她还称颂你吗？”神会怎么说？神带领人多年，作工结束了，神要要结果呢。（要人的见证。）神从来不回避撒但的任何试探。特别是神作工结束了，神就是要看看，人究竟有没有爱神的心！作工结束了，神要看看你究竟属于哪类人呢？你是与神搞交易的人呢，还是真心跟随神的人呢？如果是与神搞交易的人，咋呀？一失去他的利益以后，肯定反叛；如果他真心跟随神，不管神怎么样作，他是不会失去信心的，他依然是赞美神！如果有爱神的心，就能像彼得一样为神倒钉十字架，生命都能献上，完全是他自愿的，不是神逼的。如果说你真有这个心志与信心，追求蒙拯救、被成全，你的心思意念、你的所作所为，神看见了，撒但看见看不见？（看见。）撒但看见，撒但会怎么办呢？撒但会说什么呢？（你试着把她的夺去。）那撒但就要说出这样的话。如果你的存心就是搞交易的，这是撒但给你的诡计，那撒但也不会控告你，那神也不会搭理你。如果你真是追求爱神的，你的所作所行、所流露出来的，撒但就看着呢，因为神看谁，撒但它也看着谁！那撒但就盯住你了，它就在那耻笑、控告，“你试试，你试试”。它说这个话的时候，神说什

么？“那你去吧！”神为什么说去吧？因为神正要各从其类，检验一下，看他归哪个。不管他是跌倒也好，还是站住也好，在神那边看无所谓了，作工结束了，就是要各从其类了。所以说，神不回避撒但的任何试探，还正借着撒但的试探来各从其类。“那你去吧！”撒但就作事了，也就是你的祸患临到了。今年可能把你的车夺了，明年可能把你的亲人夺了，看你说什么呀！看你嘴里能不能依然称颂神呢？能不能说出神的公义来呢？作工结束了呀，神要让每一个人口里都能喊出神的公义。就是说不管神怎么作，都是公义！现在虽然你看不透，灵界的实情不知道，但在字句道理上你得知道。为什么公义呢？一切都是神主宰，你是一个受造之物，所以，神怎么作都是公义！更何况你的钱财是谁给你的？你的物质是谁给你的？你的家庭是谁给你的？（神给的。）他们的一生是光棍，神给了你一个幸福家庭，神没给他们，你什么福都享过了，你比他们享的福太多了！是吧！你享的福太多了，该不该为神站个见证呢？（该！）你有这个心志为神站这个见证，同时撒但也要试探，那神就借着撒但的这个试探让它蒙羞，最后你能喊出神的公义性情来，那神在那边就得美果了！

（美钰：我从好多弟兄姊妹的经历见证文章中看到，他以前没有钱，神给他恩赐祝福，挣到钱的时候，神又借着剥夺，这个钱就没了，不但没了，他还有外债。所以，我里面就有了这个预防的想法，就是在撒但试探我之前，我先把这个钱放进保险箱。）那说明你是撒但他爹，你比撒但还撒但！这是在干啥呢？“怕神来试炼我呢”，这好比说，约伯有万贯家产的时候，“神要来试炼我呢，检验工程呢，不行，我赶紧把这资产转移出去，让撒但、强盗无法来剥夺我，撒但无法来控告我。”你说你在神面前扮演了个什么角色？你太诡诈了吧！神要试炼人，这就是收割庄稼来了，“我看哪个麦穗儿大，我就割哪个麦穗儿。”你怕收割，缩在稗子里面，“不要看见我，不要看见我。”你说你是聪明呀，还是傻呀？（傻。）神今天收割呢，收割是要归仓呢。颗粒归仓，把稗子打成捆焚烧。可你干啥呢？“我怕收割，我躲在稗子里。”为什么要收割？是因为有人要追求尽本分、要追求跟随神，要追求爱神！你要是怕神试炼，怕收割，那你就干脆不要跟随神了，那就

不会收割了。（美钰：我要追求跟随神。）你要追求跟随神，神就按着你的意志来成全你，神就要检验工程。检验工程怎么检验呢？事实临及，神用事实来与你说话，不是演戏的呀！这不是两口子假离婚，欺哄大红龙。你欺哄了人，你能欺哄了神？神不知道你的小九九？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这样想，正好把你自己欺骗了，毁了你自己的前程。为什么呢？你刚才说在撒但没控告你之前，你自己先把财产转移了，撒但没法控告你了，神也没办法检验工程了，东西啥也没有，神怎么检验你呢？看不见你的心，你的真心在哪儿呢？神给了亚伯拉罕一个以撒，如果亚伯拉罕像你这么聪明，“呀，神要来试炼我，咋办呀？我把以撒过继给我的一个远方亲戚家，‘你给我养着，这不是我孩子’，神要我把孩子献上的时候，我没有，我就不用献了。”那你说神会怎么看亚伯拉罕呀？“好你个亚伯拉罕，你和我耍起小九九了！你和我耍起手腕了！我赐给你儿子的时候，是看见你是个人才、看见你是个义人、看见你值得信赖，所以，你九十多岁了，给了你一个孩子。给了你一个孩子是为了什么？为什么在你九十多岁不能生育了的时候给了你个孩子？给你个孩子就是让你体验、经历一下神的权柄，神能从无变有，神说了算。”他有了这个儿子是不是看见神的手了？他经历了，看见了，又养活了孩子十来年，在这十来年的时间里经历过来成了生命了，体验到神的主宰了，“神就是主宰万有的，神说有就有，说无就无！”经历到这天的时候，神要来检验一下，因为啥呢？因为他最爱孩子了！神要来检验工程，检验你是真信、假信，是不是还要剥夺你最宝贵的东西？就比如一个父亲，要看孩子孝顺不孝顺，要检验孩子呢，你拿啥检验？他手里拿着不放的好东西，是不是小孩爱的东西？“来，把这个给我吧！”看小孩啥态度，手里拿的好东西给不给他父亲，对吧？你跟小孩子耍游戏也好，逗他也好，“我就要剥夺你喜欢的这个东西。我看看你大方不大方？”他扔的垃圾，就是他不要的东西，结果你说“来，我把你扔的这个垃圾拿走了啊！”这行不行？能不能检验出来？人还知道这样，那你说神呢？神是不是更是拿你这个心肝宝贝来检验你呢？什么东西在你心里占有你的心，神就要，“来，给我献上”，只要你能把心肝宝贝献上，就说明你这个心是给谁了？（给神。）给神了。就是说不管什么再占你的心，不能超过神，这就是说你称神为大了！如果你占住孩子不给神，“这是我孩子，这是我最爱的，我九十多了，我才得了个孩子，你就和我要了？神啊，我不给

你。除了这个孩子，你要什么我都能给你，我把所有都给你。”那你说，在他心里什么最大？（孩子最大。）孩子最大。这是不是显明了？（嗯。）那这亚伯拉罕能要吗？不能要了。

今天咱呢？你的心被什么占有了呢？一个败坏的人什么占有了你？钱财、地位、名誉、情感，是吧？（是。）这些东西是你的致命处，占有了你。神今天作的是征服的工作，征服工作什么意思？就是看你服不服神，把你征服了，你服不服？怎么就看见你服了？（借着剥夺。）剥夺你所爱的。你喜欢地位，那就剥夺你的地位；你喜欢钱财，就剥夺你的钱财；你喜欢丈夫，就剥夺你的丈夫；你喜欢孩子，就剥夺你的孩子。看看你说啥呀？你说“哎呀，神啊，这么不公义，他不信神你剥夺，我信神你怎么把我的也剥夺了？”完了，你敢说神不公义，是不是找死呢？如果你经历神作工，认识神作工了，神就要检验工程。神作的是征服的工作，征服工作，检验工程，就是拿你最爱的东西，你喜欢什么，就剥夺你什么。当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当你真有认识，真称神为大的时候，当你失去你最珍贵的东西的时候，你会说什么？你会高兴呢还是痛苦？（美钰：高兴呢，感谢神把那个最珍贵的剥夺了，如果不剥夺，我因着那个会背叛神，来不到神面前。）不是因着这个背叛神，你也说不出感谢的话来，因为啥呢？因为那个东西太占有你的心了！你说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拿起刀来会说“我感谢神啊”，他感谢不了，这是假话，你是哄人呢。那是事实临及呀！那亚伯拉罕举起刀来的时候他没准备停手呀！如果亚伯拉罕知道神试炼他，他举起刀来会怎么办？（看神呀。）“神，真捅呢？真的？”你说你这个态度，神能说停？那就肯定得下！哪怕是刀下去了，这孩子死了，神再让孩子复活了，神也要检验你。今天，如果你有了这个侥幸心，“噢，神要剥夺我的呢。”你和神耍起小九九了，神说“给我献上”，你就拿起刀来试试，那叫试探神，那是不是找死呢？（是。）那是你的真心吗？所以，心肝宝贝剥夺了，那是痛苦的！虽然我的心肝宝贝献给神了，但是你要知道啥呢？神是造物的主，我是受造之物，神怎么作都是公义！这本来就是神的，那叫还给神。亚伯拉罕献以撒，那叫还给神，那叫有良心。这个孩子虽然是他老婆生的，是他的

孩子，但亚伯拉罕知道这是神赐给的。今天，你有钱了，你说这是你上班挣来的，是你上班挣来的，还是神赐给你的？（神赐给的。）神赐给你的。为了让咱明白点，咱举个例子，假如说邻居家有钱，买了一辆宝马车，他不用，他借给你用了，“我这三年不用，你用吧”，你开人家的宝马车了，开了三年习惯了，得心应手了，你认为这车是谁的了？“他没用，他放在家没人开，他也不干啥，我用吧”，成了自己的了。哪天人家过来跟你要车来了，你什么心情？（不想给。）“你又不会开，你要这车干啥呢？我这正用着呢，我离不了它。”给他不给？（不给。）世人常说“借钱容易还钱难”。借钱时说得可好听了，还钱的时候就不行了。你借给人钱不一定能落个好，一旦你要让人还钱就成仇人了，得罪人了，这就是人！宝马车要借给你开一天能行，要借给你开三年、五年、十年，十年以后问这个车是谁的？还承认是邻居的吗？神把以撒给了亚伯拉罕，十年以后，“来，把这个孩子还给我吧！”亚伯拉罕说啥了？“给你，这就是你的。”你能做到吗？咱这说的这个比喻是辆车，可这车和孩子一样不一样？车是你上班一天一天挣来的，孩子是从你肚里生来的，哪个是你的？哪个也不是你的。你该不该还给神？（该。）神随时要，你随时还。人世上有句话有借有还，这是不是一个公义呢？咱明天有万贯家产了，哪天没了，没就没了，怎么呀？还给神了，本来我就没有。我来这个世界的时候怎么来的？赤身露体，一针一线不挂。我来时一无所有，来了后，所有的一切不都是从神来的吗？你父母的钱从哪儿来的？是不是都是神给的？你一生下就拥有了家庭，你的家庭里的财富都是你的，你是孩子呗！那这财富是你挣了？神给你的。给你的时候能行，夺了你的呢？你一生下来，你父亲是亿万富翁，这亿万财富就归到这个孩子身上了。有人说“来，立遗嘱啊！”你就成了亿万财富的主人，一瞬间成了亿万财富的主人。你成了亿万财富的主人，你感谢赞美神了没有？（没有。）因为你呱呱坠地，还不会说话呢。可是当你会说话的时候，“剥夺你亿万吧！”你咋呀？“主啊，天啊……”开始叫唤开神不公义了，你这是人吗？

给你交通是啥意思？就是为了告诉你，哪天把你最宝爱的剥夺了，这是什么？神的公义！神的公义能从你嘴里喊出吗？这段时间一直交通让你体验、经历，看周围人事物，目的就是让你从一生的体验、经历中看见物质世界的所有都是过眼浮云！真的经历认识了，真把这个事情看透了，这些东西就真的不占有你了。而且，你也看见这一切本就是神的，神再剥夺也只是还给神了。我原本一无所有，就是借人家的用了用。我用宝马车，我借过来用了，还人家了；我用房子了，人家白白让咱用了用；想要孩子，人家给咱一个孩子，让咱享受了养孩子的乐趣，现在就是还给人家了。心里头平衡，觉得这就是正常的、应该的。我的这个孩子十八岁，夭折了。怎么认识呢？神给了我十八年这个孩子，我只拥有了十八年；给了你一辆车，你拥有了十年。如果你孩子两岁就夭折了，你咋认识呀？交给了我两年，人家神就拿走了，拿走也是神的公义！如果你孩子活了八十岁，那是神给了你八十年孩子，最终是不是都得还？只不过是时间长短而已。就因着给你孩子的时间短了点，给了人家八十年，给了你十八年，你就要控告？凭什么给他八十年，给我十八年？你说这是什么人？所以，当你孩子十八岁夭折的时候，你还能说神不公义，就是不说出来，心里有个为什么、凭什么的意念，就是犯罪！交通这些是为什么呢？交通这些是因着地震、瘟疫、饥荒来了，信与不信的本是两类人，这些环境都要临到。审判从神家起首！惩罚的是外邦，熬炼的是跟随他的人。今天把灵界的实情让你看见了，是让你有一个认识，也是要把预防针给你打上。我今天给你交通是不是要唤醒你的良心理智呢？（嗯。）今天认识了，你再揣摩、寻求，哪天临到了以后，预防针早给你打上了，如果你的良心理智真被唤醒了，你真承认自己是受造之物了，那时候你就能喊出神的公义了。

刚才给你交通了神的公义，还有就是神的性情，因为你的家人就不信，那就该剥夺！随时剥夺都该！（是。）就即使说他信，把他取缔了，“神，我看不透，但我相信神是公义的！”今天给你交通的这些对你都是保守，对你都是拯救，你别不当回事。就像今天我问你的，“你在世上是干啥来了？”其实这方面神早就交通过了，人在世上是体验神

的主宰安排，从体验中认识神的所有所是，神交通过了吧？（是。）可是你体验了吗？你也没有体验，也没寻求过，白白地听过去了？没反应。灾难来了你能躲过去？我今天再给你掰开了说、揉碎了说，你听清了吗？别睡一觉明天又忘了！如果你又忘了，那灾难下来，你不信的家人掉到灾难里面，你再一埋怨，受惩罚了，这是不是活该呀？（是。）神最大程度地拯救人，该作的都作了。神说过一句话，神说："神能直接成为肉身来作人的赎罪祭，但人不能直接上天去拿神给人预备的赎罪祭。这样，只有'让神天上、天下多跑几个来回'，也不能让人上天去取这救恩，因为人堕落了，而且人根本上不了天，更拿不着赎罪祭……"（摘自《话在肉身显现·道成肉身的奥秘 四》）真理在哪？真理在天上呢，人不能直接上天，那只能神从天上天下多跑两个来回，从天上取上来地上告你说。"天上、天下多跑几个来回"指什么说的？我刚才给你交通的是不是灵界的实情呀？（是。）灵界在哪儿？灵界就在天上。你看到的是物质世界，物质世界在地上。那我今天把灵界的事情告你说，那是不是把天上的事情告你说了？是不是从天上拿来的？这是不是奥秘？（是。）把天上的奥秘告你说了，把天规诫命告你说了，那是不是对你最大的拯救、最大的爱呢？（是。）你能不能蒙保守，就看你怎么经历、体验了。神要的就是人的信心和心志。打败撒但靠的是什么？打败撒但靠的是人的忠心与顺服，对神的忠心与顺服。美钰今天说了个什么？"神还没有试炼我呢，我把这些东西先挪走。"这是忠心吗？这是顺服吗？（不是。）我提前把它拿走。（诡诈。）这成了诡诈了，这成了与神耍手腕了。

我刚才交通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光棍，一个是富翁。用这两个例子给你说明什么？不管你是谁，神所作的都是公义、都是爱、都是拯救！（对！）让你能够喊出神的公义来！借着这两方面人物，你去经历、体验，认识你的人生。不同的命运还有些什么原因？还与你的前生有关。还有刚才交通的时候，我只是说了两个原因，一个是因着你的悖逆带来的，一个是因着神的拯救带来的，还有个原因就是你的前生。你前生享受了太多，那今生自然就是个乞丐；前生你是个花花公子，那今生不让你打光棍，让你干什么？这是不是又是神的公义？

（是。）所以刚才我交通的时候，你说“呀，我信神不是因着没老婆信的神，有老婆没老婆跟我信神无关，但我还是光棍，什么原因呢？”找不见原因了，那就问问你的前生干啥了，“呀，这可把我难住了，我的前生干啥了，问谁呢？”这就需要你去认识神的主宰！你认识神的主宰了，你还用不用研究你的前生了？（不用了。）神知道我的实质，我也知道我的实质，虽然我今天是光棍，但我知道，就我这败坏性情，我还不知道我上一世能干个啥？不用跟神打官司，不用找答案了，一切都是神的公义！每个人嘴里都能喊出神的公义性情来，都能赞美神的公义，赞美神的奇妙作为，神作的都是爱！人人都起来见证神，这句话成立不成立？（成立。）在你眼前看见是不是马上就要成就？（马上就来了。）我给你交通了，你明白了，你把你的经历再和弟兄姊妹一交通，这样贯穿下去，多交通上几次，让人都经历、体验一下。灾难马上就来了，随着从南到北马上就到了你身边了，到了你身边，你在这儿歌唱赞美神了，行了，可以剩存下来了，发不出赞美的人呢，好了，可以惩罚了。那剩存下来的人是不是口里都是赞美神呢？因为啥呢？不赞美神的那些人去哪了？去地狱了。所以，剩下来的人都是啥了？国度子民。洁净了没有？神的作工成就了。

我给你这样交通的时候，有可能你还想跑，因为我说神要把这东西挪去了，再交通交通，你还能跑吗？你一跑就跑到地狱了！为什么呀？这就是说，你得学会去顺服神的主宰安排。顺服神的主宰安排，那你得着的是拯救；你要耍手腕，自己就把自己耍到地狱了。（美钰：我以前不认为自己诡诈，还觉得自己比别人单纯、实在一些、诚实一些。就认为自己是有诡诈这方面的败坏性情，但本性不属于诡诈人。但经过今天这么一交通，才看见自己的问题。原来我还想趁撒但没有试探之前，先把这个钱用了，用在正路上， 这是预备财宝在天上……）你预备财宝看什么时候了，撒但在那控告了，“你给她，她能不赞美你？”当你听见撒但这样说了，“快快快，我把这钱给你，我预备到天上吧！”听懂了吧？（嗯。）什么意思？看见灾难马上来了，有多少人说“我要尽本分呢，我要奉献呢”，不奉献还显明不了，一看见灾难来了，就奉献，好了，你不仅是一个诡诈人，而且，这是投机取

巧、投机倒把，搞投资的人。搞投资的人神家要不要？（不要。）你要敢投资就说明你是想趁机会搞投资，神不用，因为你不是真正信神的人。信神的人他不是这样搞交易、搞投资，“我看哪天能进国度，哪天能进国度了，我跐溜一下跑进去！”这是什么？还想“插队”呢。神说：“比如，一有灾难来了，他就加紧聚会，以前交给教会的神话语书籍、诗歌本都马上拿回去了，说这次要好好信神了，结果灾难一过去或者灾难变小了，又去做生意、发财了，弟兄姊妹去找他也不来，连门都不开，谁都联系不上他，联系方式全部屏蔽。灾难一来，他主动找弟兄姊妹，灾难一过去，弟兄姊妹得费很大劲去找他，也很少有人能联系到他，这是不是表现挺明显？”（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分辨假带领（二十二）》）灾难一来，表现得好；灾难一过，跐溜一下子跑世界挣钱去了。这成了啥了？成活鬼了。活鬼，就是活着的鬼。所以说，神说：“这类人一旦被分辨出来是投机分子，那他就已经列在教会清除、开除的各类恶人的行列当中了，就被列入不信派的行列当中了。既然列在不信派的行列当中，那他就符合教会清除、开除的原则与条件。”（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分辨假带领（二十三）》）神说了这样的人就要清理。灾难一来就进了圣殿了，灾难一走他就回世界了，这就显明了不是信神的人。信神的人，他是寻求真道的，有些人他不是喜欢真理的人，最起码他是寻求信神了，他要跟随。信神就是跟随神、顺服神，虽然他不明白真理，但他有那么一颗心，诚心、真心。那投机取巧的人，他是想咋呢？（混个不死。）他还不是混个不死，他是想干啥呢？不受任何损失地跨入国度。你说神能让他进去吗？肉体不受任何损失，还想带着撒但进去，这是不可能的事！

749 约伯对待神赐福的态度

在约伯的心中深深地认为他的一切都来源于神的赐福，并不是他劳碌所得，所以，他并不以所得的赐福为资本，而是以尽心尽力地持守自己当守的道为生存的原则。他宝爱、感谢神的赐福，但他并不贪恋或

索取更多的赐福，这是他对待家产的态度。他既不为得赐福而做什么，也不为没有或失掉赐福而烦恼、忧伤过；他既不因着神的赐福而欣喜若狂、忘乎所以，也不因着常常享受赐福而忽略了神的道，忘了神的恩。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　二》

161 体尝神爱得在现实生活中

1　你要想看见神的爱，要想真实体尝到神的爱，必须得深入实际，深入现实生活当中，看见神作每件事都是爱，都是拯救，都是为了让人脱去不洁净的东西，为了熬炼人里面不能满足神心意的东西。

2　神用话语来供应人，同时在实际生活中摆设环境让人经历，借着神的话开启、引导，你经常祷告、摸索、寻求，发现你该实行的，找着圣灵作工的机会，与神有真实的配合，不做糊涂人，这样，在实际生活之中你才有路，才能真实地满足神。

3　当你满足神了，你的里面就有神的引导了，神特别祝福你，使你有一种享受的感觉，总觉得这次满足神了，特别荣幸，里面特别亮堂，心里透亮踏实，良心得安慰也不受控告了，看见弟兄姊妹心里也舒畅，这就叫享受神的爱，这才叫真实的享受神。人享受神的爱是借着经历达到的，经历受苦，经历实行真理，得到神的祝福。你总这样实行真理，你对神的许多作工逐步就认识透了，那时你就总觉着神的话在你面前明如水晶。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爱神的人永活在神的光中》

从灵界看单身与富翁（三）

66 末世征服工作的内幕

1　人类经撒但败坏太深了，不知道有神，都不敬拜神了。起初造亚当、夏娃，那时有耶和华的荣耀、有耶和华的见证随着，人经败坏就没有荣耀了，也没有见证了，因人都悖逆神，根本不敬畏神了，根本不敬畏神了。今天作征服的工作就是夺回所有的见证，夺回所有的荣耀，让所有的人都敬拜神，达到在受造之物中间有见证，这就是这一步要作的要作的工作。今天作征服的工作就是夺回所有的见证，夺回所有的荣耀，让所有的人都敬拜神，达到在受造之物中间有见证，这就是这一步要作的要作的工作。

2　究竟怎么征服人类呢？就是借着这步话语的工作来达到让人心服口服，借着揭示、审判、刑罚和无情的咒诅来使人彻底服气，揭示人的悖逆，审判人的抵挡，来达到让人认识人类的不义，认识人类的污秽，借此衬托神的公义性情，主要是借着这些话来征服人，让人心服口服。话语是最终征服人类的途径，接受征服的都得接受话语的击打与审判。你能完全顺服在这些话之下，没有任何选择，这就达到被征服了，话语是最终征服人类的途径，接受征服的都得接受话语的击打与审判。你能完全顺服在这些话之下，没有任何选择，这就达到被征服了，而且是因着话被征服的。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征服工作的内幕 一》

听了这首诗歌和昨天晚上咱交通的能不能对了号？易蓉，昨天晚上看见人的败坏了没有？（易蓉：看见了。）怎么败坏了？（易蓉：娶不上媳妇是埋怨神，家里临到环境的时候也是埋怨神。）昨天咱交通娶不上媳妇有几种原因？一个是神的命定。神的命定是为了拯救你，不让你有媳妇是让你活在神的保守中，也是神的一个怜悯。其实就是免去了一个撒但的试探。你的身量有限，免去了撒但的试探是不是对你的怜悯、恩典？（体验、经历神的主宰。）目的是让你体验神的主宰，为了让你来到神家，不能有媳妇，这叫拯救！是吧？还有什么原因？一个是因着神要拯救你，一个是因着你的悖逆。第二个是因着你的悖逆不能有媳妇，还有一个什么原因不能有媳妇呢？（上辈子。）还有一个原因是因着上辈子的缘故不能有媳妇，因着你前生的缘故，有前因后果，这是你今天没媳妇的一个报应，是神的公义！还有一个就是因着你身量的幼小，经不住撒但的试探，神给你一个保守。四个了吧？（嗯。）这四个能不能弄清楚？再重复一下。第一个是因着神要拯救你，所以你不能有媳妇。人一有了媳妇，半家信就逼着让你去世界挣钱去了；第二个是因着你的悖逆，你硬着性子与神对着干，所以神让你碰得头破血流；第三个是因着你前生的缘故，有前因后果，这是你今天没媳妇的一个报应，神的公义；第四个是因着你的身量幼小，因着神的怜悯不让你有媳妇。悖逆里面还有一种原因，这就好比人死的时候有一种人是正常死亡，有一种人是死于非命。死于非命是什么？本来神没有命定你七十岁死亡，是让你活到八十岁呢，可是因着你不顺服神的安排，早死了，这叫死于非命。有的人是光棍，也有可能就是他的婚姻“死于非命”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有没有一种人，人家是在好的里边还挑呢，我就是找个“破烂”也算，都找不下一个？（有。）这种人命中注定就没有媳妇，就找不见、碰不见，捡也捡不上。

第五种，有一种人呢？狂妄自大、眼高、看不起人。神说给你一个与你情投意合的人，这是不是神的命定？（嗯。）情投意合的人怎么呀？你还嫌他穷、嫌他没钱，虽然和他有情感，但又觉得他没钱，人家对你有情，你对人家没意。那边有个天鹅，人家就不是给你吃的，你这个癞蛤蟆非要吃天鹅肉，你能吃上吗？你等着吃天鹅肉，等着等着也没有落下来一个天鹅！地上的癞蛤蟆你不要，天上的天鹅你等不来，这就是你的婚姻“死于非命”。可以说不是神管你没管你，这是你自己把自己糟蹋了，你错过这个机会了。世上人常说“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过了这一村了就没有了，你自己把你自己糟蹋了。这个和刚才说的因着你的悖逆激起神的怒气好像有点相似，是吧？（嗯。）那个是与神较劲呢，神作了，“你不是讲理吗？你讲理就不用要媳妇了”。这个是因着你自己错过了，神没有搭理。这是几种了？五种了，这是没有媳妇的五种原因。神公义不公义？这是谁的原因？这是不是人的原因？这是神的公义吧？（嗯。）第六种，还有一种原因就是时代不同，这和五种原因都没关系，和你个人的性情也完全没关系，但也是光棍，是因着什么呀？使命不同。因着这个时代不同，神作工结束了，神要把各类人都放出来，魔鬼、撒但都要放出来，义人也要来，彼得也要来，保罗也要来，都要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们的使命与责任都不相同。有一种人他就是来完成他的使命的，神给了他一个责任与使命是让他来见证神、荣耀神的。还记得耶稣给人看病的时候，有一个双目失明的人，耶稣拿泥巴抹到他的眼睛上，把他的眼睛治好了。当时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约 9：2）还记得耶稣说什么话了？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约 9：3）这个人是父为子预备的一个人员，预备为神站见证的一个人员。站什么见证？他这个眼睛和他的前世今生没有任何关系，那就是神直接安排过来一个瞎眼的人让耶稣给他看好病，让他来见证神的大能。他见证神的大能这是他的使命，所以说他的这个瞎眼跟他的性情没有关系、跟他的前世没有关系、跟他的父母没有关系，他不是遭咒诅、不是遭惩罚了，仅仅就是让他来见证神。

咱家有的光棍汉也是这个原因。因为神作工结束了，神是要让各类人都能起来见证神。为什么让光棍汉见证神呢？昨天晚上咱也说了，就好像乞丐一样，神什么也不给他，他穷光蛋一个，媳妇也没有，在世界上别人都看不起、都贬低的人，如果让这样一个人能见证神，你说撒但是不是蒙羞了？（嗯。）撒但在后边控告，“人家跟随神是为了治好病，人家跟随神是为了得福，你跟随神是为了什么呢？野鸡跟上凤凰跑，人家是得上福了，你得上什么了？你跟随耶稣十年、二十年了娶了个媳妇了？得了一儿半女了？你弃掉你的神死了吧！你丢人败兴的，还不如拜个偶像呢，人家去奶奶庙烧个香还能得一个孩子，你跟了神二十年得了个什么？”撒但是不是这样控告呢？（嗯。）那光棍在这里就站了一个见证。“撒但你退去吧！我是一个受造之物，给我的是耶和华，不给我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是造物的主，不管神怎么作都是他的公义。约伯就是站住见证神把他灭了也是神的公义！我是个受造之物，我赤身而来赤身而走，我坦然面对，我不会背叛耶和华、不会背叛神的，我不再吃善恶树的果子了，我今天认清了我是一个受造之物。”当你说出这话的时候，撒但还有话说吗？他只能退去了。所以说，让一个乞丐、让一个一无所有的人跟随神，一无所有了他依然能起来见证神，这是羞辱撒但的。为什么呢？因为神什么也没有给他，而他依然能见证神。咱刚才说了几个原因了？（六个。）把这六个原因找清楚，这六个原因就是灵界的一个事。你把这六个原因找见，搞清楚了，你就不会因着你是光棍消极、软弱了，你也不会因着你是光棍背叛神了，这对你是个保守，也可以说是对你的怜悯，这是把一个异象告诉你了。神说你能走到今天并不是你信得怎么样，而是因为异象一直伴随着你，把迷雾给你拨开了。不是说你真正对神有多少认识、有多大的信心。约伯站住见证是因着风闻有神，他看见神了没有？（没有。）没有看见神他就信了，所以约伯有极大的信心。咱今天信神是怎么呢？是看见了神以后才信的，咱和约伯不一样，咱不是风闻有神。如果我没有和你说，然后你能够说“撒但，你退去吧！我当光棍也是神的公义”，你能够把神见证出来，这是因着什么？这是因着你风闻有神就能远离恶，就能弃绝撒但，这样你和约伯的见证是一样的，是真实的信。但我今天把原由告诉你了，你这个信是建立在哪儿呢？是建立在理解、认识的基础上才坚定不移的。所以说，这个信的级别不一样，但是这也叫见证。如果说我今天给你交通了，你也

知道了，随后你还要消极、背叛，这就是明知故犯、罪加一等。我都告诉你了，也就是说你的父亲找见你了，但你不认识你的父亲，那就给你做个DNA，DNA都给你做出来了，化验单都给你做出来了，事实摆在你面前了你还不承认，这是不是大逆不道？（是。）这就该死了。神作工结束了，有身量的人在看不见神的时候就信神了、跟随神了，这就是人家的一个信。你呢？没信。进迦南美地的时候那十个探子是看见了也信不来，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已经降了十灾，又过红海，神在云柱、火柱里向他们说话，一路走过来是不是神向他们显现了？神已经给他们显了神迹奇事了，他们都看见了，结果怎么了？让他们到迦南美地转了一圈，他们看了一下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衲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民 13：32-33）这是什么话？（埋怨的话。）埋怨、亵渎！所以这些人该死，这十个探子不能进迦南美地。我今天给你交通了这些话，你看见了，你亲自体验了、经历了，如果你还要说出这样埋怨的话，那你就是那十个探子，迦南美地你是进不去的。你最起码得做那两个探子，“神把我们带到了迦南美地！”我和你们这么交通了以后，在你心里边给你解开了一个疙瘩，你对神的埋怨、你对神的误解是不是都可以解了？解开疙瘩以后，也就是说再没有忧伤、眼泪与痛苦了。因为你看见了神的爱、看见了神的公义、看见了神作在你身上的都是爱、都是拯救、都是为了你的生命、都是为了让你能活下来。也就是说你看见了神在你身上所作的，你看见了神是把你带到了迦南美地而不是死亡之地。而且一路走来你看见了神就是这么主宰你的一生的，让你去体验、经历呢。所以说你应该像那两个探子一样，能说出来，“神把我们带到了迦南美地”，这就是个见证。你对神有这个认识了，不能随意抵挡了，能够赞美神了，“是神把我们带到了迦南美地”，不是你自己找到的。这又补充了两个，光棍一共是有六方面的原因。

咱前面交通了光棍、穷光蛋，还有富翁。神要让富翁作见证，肯定不可能让富翁手里有东西。神要让亚伯拉罕作见证，神就给了他

一个以撒。如果神不让他献以撒，神能赐福亚伯拉罕吗？神看到亚伯拉罕献了以撒以后，神是什么心情？神说："神赐给亚伯拉罕一个儿子，当这个儿子长大之后，神又要求亚伯拉罕献上他的儿子给神，亚伯拉罕按着神的吩咐一点儿不差地做到了，他听从了神的话，他的这份真心让神感动，也让神宝爱。"（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　二》）在败坏的人类当中还有这么一个人，让神十分感动、十分珍惜。怎么感动、珍惜呢？神虽然赐给了亚伯拉罕一个儿子，但神要的时候他依然能把这个儿子归还给神，把他的心爱之物给神，这是让神感动的，所以神才赐福亚伯拉罕。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创 22：16-18）神要给亚伯拉罕更多的儿子，如同天上的星，让你看见到处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约伯的共同点是什么？（为神站住了见证。）神给了他了，他是富翁，最后神都要剥夺了他的，他依然能见证神，这才能证明他被神征服了！"服了，我算是服了，这孩子的命运完全掌握在神的手里。我九十多岁了没有孩子，苦思冥想，什么办法都想尽了，药也吃了，就是没孩子！神一说有就有了！本来这个年龄不能有孩子却有孩子了，这不就是神作的吗？哎呀，太神奇了，完全就是神作的。"等神再要的时候亚伯拉罕说，"这是神作的，神要要，我就还给神"。神把他征服了，也就是说能坦然面对。约伯临死的时候能够坦然面对，死都能坦然面对，这叫征服。咱今天呢？今天神的工作就是作征服的工作，征服的工作就是剥夺的工作，为什么说征服就是剥夺呢？剥夺了你以后才能看见你的真心。拿了你的了、取了你的了，看你说什么呀。你说你和这个人关系好，你和那个人关系好，你的哥们儿是不是太多了？你说这个人人性好、那个人人性好，你试试伤害他的个人利益，你试试剥夺了他的，你看他怎么样！你说父母对你是爱，纯真无暇的爱，你试试把你母亲的利益剥夺了，把她的心爱之物拿了，你占为己有，你看你母亲和你急不急。（急。）这是不是就显明了？所以说，神所作的征服工作就是剥夺你的工作。因为人被撒但败坏了以后，人就被钱财、地位、名誉占有了，所以说这个钱财、地位、名誉是必须要剥夺的。剥夺了以后看你是什么观点，这个时候就

看见你对神是不是真心，是不是真的被神征服了。所以对于富翁来说，你的钱财是必定要被剥夺的，因为只有剥夺了你才有站见证的机会。如果说你是富翁，神不剥夺，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你就不在神的经营之中，神就没看上你，神就没有把你放到这个行列里边，所以神不作，反过来还要让你继续飞黄腾达，依然让你升官发财。这个飞黄腾达在人来看是好事，神怎么说的呀？把你交给了撒但。因为你掉到钱财里边出不来了，所以继续让你飞黄腾达，这就把一些势利眼也迷惑了，“你看神还祝福他了”，这是把他交给撒但了。还有一种是身量不够，还嫩呢、还小呢，还是个小鸡仔呢，掂起来看看吧，怎么了？活蹦乱跳的就好像要杀他一样，他就不知道他有多少斤肉。就好像美钰一样，是吧？“来，掂起来看看吧”，她倒赶紧说，“我把这钱财赶紧转移一下”，你说你有多大身量？昨天我过来了，美钰说：“我要尽本分了，我是真心的、诚心的。”我说：“行呀，你是真心、诚心的，那你给咱干个粗活儿吧！”一说干粗活儿心里“咯噔”打鼓了，这就是把一个小鸡仔掂起来看看是公是母吧，它倒吓得活蹦乱跳的，认为你是要杀它呢。神今天作的是剥夺的工作，“我的家产还没有预备好，你就要剥夺我呢！”咱就看你有几两肉，够不够杀了呢？还不够杀呢。为什么不够杀呢？神要让你站见证必须把你养肥了，让别人看着都红眼，满山牛羊，让别人看见你不应该有的都有了，人都眼红你的时候，这些东西正是你心头肉了，这个时候才取缔，是吧？让人人都看见你是富翁的时候，神再取缔。取缔了以后，撒但在那儿是不是看笑话呢？也可以说撒但在那儿控告了，是吧？“神，你取缔了看看。”取缔了以后就看你的态度，人被败坏以后是不是都是撒但了？所有的人都在看你！“你说他跟随你了，那是因为你给他了。他飞黄腾达的时候，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时候他赞美你了，你剥夺了他，你看他会怎么样！”当你从一个富翁变成一个穷光蛋的时候，你还能在这儿高兴地跳舞、歌唱、赞美神，撒但是不是就蒙羞了？撒但服了，“人家这是真心”。不明白的人呢？“呀！和神经病一样，万贯家产都没了还歌唱赞美呢！”不信的人说你神经病了，不信的人代表谁？是不是代表撒但？“呀！这个人成神经病了，神给了你钱财，又把钱财拿了，你还歌唱赞美呢，你就不知道做个交易？你就不会维护一下自己？”恰恰撒但在那里控告的时候，撒但在困惑不解的时候，神得荣耀了。同时在说这些话的人里面还有一部分人在说什么？“呀！人家那个人可是真心

啊，那可不是欺骗。他信神的时候神给了他万贯家产，他歌唱赞美神呢。当神取缔了他、剥夺了他，神都不要他了，把他当野狗一样对待，人家还是紧跟神，人家就死死不放。”人常说一句什么话？狗不嫌家贫，说狗对人是最忠心的，说猫是奸臣，猫是谁给它喂得好它往哪儿跑。但狗呢？主人就是再穷，它去外面吃得再好，它吃完依然会回主人这个穷家，狗就能忠心。咱今天最起码得有狗的这个理智，咱对神得有狗对待主人一样的忠诚，你给我吃的我也是你的狗，你不给我吃的，我在外边捡的吃了我还是你的狗，不管神怎么对待我，你还是我的神、还是我的主，那神就得着荣耀了。

神这一步作的就是征服的工作，征服工作的证据就是见证，打败撒但的见证。让撒但看见，撒但再给他什么，给他钱财、地位、名誉，给他老婆，这些都拴不了他的心，都影响不了他跟随神的心，毫不影响，不打折扣，撒但败了，就是神得荣之日。人站住这个见证以后，神就可以安息了，神作工结束了。人站住这个见证了，就证明这个人对神忠心了，这个人就不会背叛神了，这个时候光棍就可以有媳妇了。神剥夺你所有了，你站住见证了，你原来是富翁还可以是富翁。神不是要耍人，不是要欺负你，神是想赐福你，但是你不配，也不能给你。神如果给了你福分，你就会反过来跟神对着干了。就像世上那个富翁家的孩子一样，穷人家的孩子是早成才，富翁家的孩子是早堕落，毁了！富翁家的孩子一有了钱，作业也不用做了，打游戏。哪个富翁有钱不是宠惯孩子呢？一宠惯这个孩子就完蛋了，一辈子就完蛋了。神今天是不是富翁呢？（是，最大的富翁！）神还有神的经营，不能随便给你，神什么都有，但不能给你，给你怕把你毁了、怕把你断送了。

穷光蛋、光棍起来赞美神了，富翁被剥夺了也起来赞美神了，你说万物中还有哪一个不赞美神呢？还有哪一个敢不赞美神呢？那在那些普通工人阶级中间的人怎么看呢？“人家乞丐都赞美神呢，你说我还说什么呢？我不比那个乞丐强？富翁呢？神给富翁的时候人家歌

唱、赞美神呢，神剥夺了他了，他还见证神呢，那我不应该见证神？”还有谁能说出话来？都封口了。富翁被剥夺了也见证神了，光棍也见证神了，所有的人都看见了，两个典型的例子就像是两个括号，而你就在这个括号里面，你见证不见证吧？你拿上这两个典型的例子来看看自己一生的经历，“虽然我没有富翁那么富，但是我比光棍强一点，我还有一个老婆。人家光棍都能见证神，我这个有老婆的人不见证神？我要不能把神见证出来，那我就是大逆不道，该死了！”所以到最后就是人人都起来见证神。（没有理由不去见证神。）这个时候神的作工成了、结束了。这是不是就在眼前？（嗯。）咱以前常说一句话，“人人起来见证神，大人、小孩起来见证神”，你想着，“可能吗？为什么会这么多人一同起来见证神，怎么见证呢？”地震、瘟疫来了，神还要用武力对待，把人的家庭剥夺了。他不信派的儿女、不信派的丈夫死了，他还能出来见证？是不是打问号了？“可能吗？”有疑惑了。现在让你看着一步一步实实际际的，就向这一步迈进。看到这儿的时候，是不是看到神的作工马上就要结束了？（嗯。）你现在看到终点了！这就是这首诗歌的题目《末世征服工作的内幕》，我给你说的这是不是征服工作的内幕？（嗯。）让你经历、体验最后你能够心服口服了，把神见证出来，你这个人就配称为人了。

“人类经撒但败坏太深了，不知道有神，都不敬拜神了。”咱解剖了一个光棍，光棍怎么了？败坏太深了，不知道有神。虽然跟随神了，但你知道有神吗？问过神“我为什么没有媳妇”吗？要么你就是和神要，要么就是要挟神。你没有来到神面前认识一下，“我没有媳妇是什么原因呢？我哪儿做错了？是我上辈子的原因，还是我命中注定？还是神给我安排的我的使命、责任就是来见证神的？”有没有这么一个人呢？没有。如果有这么一个人询问了，这说明什么？他知道有神。他过来能亲近神，能够问问神“为什么呢”？这个“为什么”不是质问！同样都是“为什么”，内涵一样不一样呢？（美钰：不一样。一个是寻求，一个是质问。）质问、讲理，为什么呢？凭什么呢？寻求的人问为什么是在找原因，“为什么呢？我这是属于哪一种呢？是我上一辈子欠下了？还是我本性悖逆激起神的怒气了？我得悔改，神给我安排的

我的命运是什么呢？哦！神给我安排的就是让我来完成这个使命的，那我的使命就是这个，那我就站在我自己的位置上，那我就不再寻求什么婚姻了，我这个光棍得把神见证出来，这就是我的使命、这就是我的责任！”找见了自己的位置。他是怎么找见的？他是因着敬拜神而找见的。当神看见这个人来寻求神的时候，找见他的位置的时候，神喜欢不喜欢？（喜欢。）这才是神家的人、这才是跟随神的人、这才是敬拜神的人。那个质问神的人是在敬拜神吗？（不是。）他是敲诈、勒索，强盗、土匪！强盗、土匪来神家，神还能让他抢到吗？所以说这就是人的一个败坏。造物主造了你是让你荣耀神，反过来你和神叫嚣，你说你邪恶不邪恶？（邪恶。）这就是撒但给你的，这就是你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以后结的果子，在你身上结了一个与神对抗、叫嚣的果子。不知道人是当敬拜神的。“人类经撒但败坏太深了”，现在理解这个“太深”的意思了吗？就说在一个单位，这个月没有给你发工资，你和老板说：“为什么？凭什么不给我发工资？”老板还用不用你了？你只能说：“你给我查一下我这个月的工资怎么没发呢？是什么原因呢？”你是不是要问人家是什么原因呢？人和人之间你还知道得尊重。今天神是让咱去敬拜的，你不去敬拜，你连基本的尊重都没有，你还是人吗？这就是魔鬼，所以神说人类败坏太深了。今天看见了吧？人的邪恶败坏太深了。就像董辰，我来了他没跟我说，“弟兄，我没有把这件事情弄好呀，我没有维护咱家的利益。”董辰说什么了？“人家的利益受到损失了，人家要多少钱了，咱才给了人家多少钱呀！”你说董辰败坏不败坏？邪恶不邪恶？吃喝上神的你不为神说话，反倒为外邦人说话，一口一个人家。

“起初造亚当、夏娃，那时有耶和华的荣耀、有耶和华的见证随着，人经败坏就没有荣耀了，也没有见证了，因人都悖逆神，根本不敬畏神了。”现在能听懂这个话了吧？（嗯。）亚当、夏娃那时候有耶和华的见证，你看见了没有？怎么有耶和华的见证呢？当他们还没有吃善恶树的果子的一瞬间，就凭亚当、夏娃说的那句话。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惟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创 3：2-3）“神曾

说”，她最起码知道这个话是神说了，她心里还知道是神说了这个果子能不能吃，她心里边是不是还有神呢？（是。）咱今天呢？没有婚姻，娶不上媳妇了，你也没有问问，“我这个命运里有没有婚姻？神说了没有？”你是用撒但给你的生存法则，用金钱、地位、权势想尽一切办法，要么就是和神叫嚣，“凭什么？为什么？”亚当、夏娃没有被撒但败坏的时候还说“神曾说”，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以后立马变成什么了？神叫“亚当亚当，夏娃夏娃”没回应，什么意思？他们开始躲避神了。逃避、躲开，不敢见神了，这是他们刚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以后，不敢见神了。你在这儿表演了，你敢不敢见神呀？当你没有媳妇的时候，光棍没钱的时候，你见神了没有？你问神了没有？“是什么原因呢？我怎么是这个命运呢？”你没有去问神，你是躲避、躲藏。怎么躲避、躲藏呀？你不来到神前，你是用你的办法去解决。人常说“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你是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美丽的家园，你是用撒但告诉你的这个法则去做去了，根本不理睬神，你躲开神了。刚开始败坏的亚当、夏娃是躲了，现在呢？六千年了，这个果子只能是越来越恶。那时候的亚当、夏娃是不敢出来了，看见他们赤身露体了，“神说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是要死的，神不让吃，我还是把它吃了，我不敢见神了，觉得丢人，觉得对不住神”。现在的人呢？（理所应当。）理所应当还要叫嚣，“为什么？凭什么？为什么给他老婆？为什么不给我老婆？神，你说，公义在哪儿？公平在哪儿？”咱刚刚是不是都在这样叫嚣呢？每个人是不是都在叫嚣？这就是现在的亚当、夏娃。现在的亚当、夏娃比原来的亚当、夏娃更加恶毒、更加悖逆、更加刚硬，看见咱的邪恶、败坏了吧？“那时有耶和华的荣耀、有耶和华的见证随着”，为什么说有耶和华的荣耀随着呢？不管亚当、夏娃做了什么，就是吃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他们能说，“神说了这颗树上的果子不能吃”，这是不是有神的荣耀随着呢？（是。）他们知道这是神说的，刚吃了以后还有一点点气息，不敢见神，“我是神造的，神不让我吃的果子，我听上撒但的话吃了。”躲藏、害羞、嫌丑了。就像小孩子做了错事一样不敢见父母，这是不是还有一点点荣耀呢？现在的人呢？办了坏事还理所应当，还要和神叫嚣、打官司，这叫一点荣耀都没有了，完全成了一个撒但的化身，完全成了属撒但的人了。原来是个毒素、毒汁在里边影响，现在是什么呢？完全成了撒但的后裔、大红龙的孝子贤孙。所以说现在的人没有耶和华的见证、没有耶和华的

荣耀。“人经败坏就没有荣耀了，也没有见证了，因人都悖逆神，根本不敬畏神了。”今天理解这话了吧？（嗯。）根本不敬畏神了，没有荣耀了。“今天作征服的工作就是夺回所有的见证，夺回所有的荣耀，让所有的人都敬拜神，达到在受造之物中间有见证，这就是这一步要作的工作。”昨天晚上的交通和今天的交通这是要干什么呢？夺回荣耀。这就是让你经历这句话，经历神话。借着我的交通结合你的一生经历，结合你所做的，看神是怎么说的。神话应验了，你去体验、经历了，这就是在信神，这就是经历神的作工。“今天作征服的工作就是夺回所有的见证，夺回所有的荣耀，让所有的人都敬拜神，达到在受造之物中间有见证，这就是这一步要作的工作。”所以我作的工作就是什么？光棍，你起来见证神，富翁不能因着有钱而见证神，给他剥夺了，让他成了穷光蛋，起来见证神。那你说还有哪一个人不见证神呢？让所有的人都起来见证神，夺回所有的荣耀，让所有的人都能起来敬拜神、见证神，这一步工作就达到果效了。

“究竟怎么征服人类呢？就是借着这步话语的工作来达到让人心服口服”，今天我和你说的这些话都建立在什么基础上？（SJ：话语。）建立在神话语的基础上。神给你怎么揭示的？前因后果都给你说了。这一辈子你是个瘸子，是因着你上一辈子用腿太多了，今天让你成为光棍肯定和你上一辈子有原因。神话是不是也说了？（嗯。）神交通过小女孩的命运，神要拯救她，神要让她看到神的手，但因着她的悖逆、刚硬、执拗，所以必须让她碰得头破血流。所以也得让光棍碰得头破血流，碰得头破血流的目的是让他返回来认识神。咱刚才交通了六个原因，是吧？还有一种，这就是你的使命、这就是你的责任。来到这儿就是要让你这个光棍能够起来见证神，让撒但蒙羞，这就是你的使命，和你的前生没有任何关系。我把这六个原因都给你说出来，这六个原因是不是都是神所交通的？人的使命是耶稣那时候说的。我给你说的这些都是建立在神话的基础上。“就是借着这步话语的工作来达到让人心服口服”，神是借着话语达到让人心服口服的，话语成就一切。神那时候说神迹奇事不能成全人，话语才能成全人。咱以前不明白时怎么想的？“哎呀！话语能怎么呢？神你在天空中说一句

话、作一个神迹奇事有多少人来敬拜你呢”，咱想的是什么？想的是个外表，神作个神迹奇事那是把人都吓垮了、吓回来了，那不是真实的敬拜，那不是真的服气，人口服了，心服不服？保罗，他服的是谁呢？他服耶稣吗？（不服。）他服的是能够击杀他的那位耶稣，谁能要他的命他跟随谁。用彼得和保罗作对比，保罗，谁能击杀他，谁就是他的神，他是为了活着。彼得呢？管不管自己的生死？“你是我的主就是我的主，你让我生是我的主，你让我死也是我的主！”

今天要把你征服，也必须把你征服到这个地步，必须让你心服、口服。咱今天交通到这儿的时候，最起码是不是达到了心服、口服？最终要达到什么程度？神作的再不合你的观念你也能顺服，这都是神的公义，就是把你灭了也是神的公义。我交通的这个要达到什么地步呢？对死亡、对一切都能坦然面对，对神所主宰、安排的都能坦然面对。坦然是什么意思？心里边是平衡的，没有什么所想，神怎么作都能坦然面对。从外表看这个人沉着稳重，天塌下来人家不慌不忙。为什么呢？“天塌下来，那是神的天，神让它塌了，我还有什么意见呢？”保罗呢？就是时刻看重他的命。“你杀不杀我？你杀我你就是我的神，你不杀我你就不是我的神。”这就是神迹奇事。神迹奇事达到的果效是什么？是不是都是怕死的人来敬拜神来了？那就是神迹奇事达到的果效。神迹奇事征服了一切的骗子，服在神迹奇事下边的是不是都是骗子？都是保罗？（嗯。）怕死了他才来敬拜神，所以说神迹奇事不能成全人。也就是说末世神不用神迹奇事，神不能作神迹奇事，神一作神迹奇事骗子都回来了，所以坚决不用神迹奇事，那就只用话语，临到你的全部是话语。用话语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你有点良心、有点良心知觉你就该揣摩，“是呀！我是神造的，我怎么能这样做呢？”心里有点自责、有点懊悔。神用话语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让你来到神家，而不是用神迹奇事打着你回来的，那个不是真实的爱。神要唤醒你的良心、理智。“就是借着这步话语的工作来达到让人心服口服”，你是这么经历的，我给你交通让你心服口服。“借着揭示、审判、刑罚”，咱是不是经历过了？我今天说的这些话相当于是给你把当光棍的原因揭示出来了，是吧？说你这么悖逆与神叫嚣，那这

是什么话？这是不是对你的一个审判？（嗯。）你一个受造之物，就因为神没有给你一个配偶，你就能与神叫嚣，问神为什么、凭什么，这就是神对你的一个审判、刑罚。你叫嚣就给你老婆了？依然不给你老婆。甚至还让你更苦，这是不是你该受的刑罚？你越悖逆刑罚越重。“和无情的咒诅”，什么是无情的咒诅呢？“你说我都五、六十岁的人了，一次婚都没结过。”让别人看见说，“这个人是什么人？呀，这个人受到咒诅了。”是不是这种感觉？（嗯。）这就是一个咒诅。咒诅的目的是什么呢？“借着揭示、审判、刑罚和无情的咒诅来使人彻底服气”，如果你今年五、六十岁有媳妇了，或者昨天你才结了婚，娶了媳妇了，我今天和你交通这个话你服吗？你不服。你会说，“谁说我没媳妇呢？我抓了一个奖，中了几百万，立马就有几个人要跟我，你看我有媳妇吗？”所以说必须让你怎么呢？必须让你是一个光棍！“和无情的咒诅”，咒诅意味着什么？咒诅就不是短时间的，是长时间的。“使人彻底服气”，不能让你有媳妇，这样你才能服气下来。“揭示人的悖逆，审判人的抵挡，来达到让人认识人类的不义，认识人类的污秽，借此衬托神的公义性情”，咱交通的是不是达到这个果效了？“借此衬托神的公义性情”。不管你是属于五种原因还是六种原因，从各种原因里看都是神的公义吧？（嗯。）“来达到让人认识人类的不义，认识人类的污秽，借此衬托神的公义性情，主要是借着这些话来征服人，让人心服口服。”今天临到你的都是话语，话语把你征服了。“话语是最终征服人类的途径”，今天这是不是一个经历？（嗯。）跟随神十几、二十年了，你服在神话下了吗？因为你就没有把神话当回事，所以你根本就没有服在神话下。我所作的工作属于什么？我这样给你说是解说家、翻译官，我给你解说一下你这才能服下来，是吧？（嗯。）“话语是最终征服人类的途径”，先让你经历、体尝，然后用话语把你征服。“接受征服的都得接受话语的击打与审判。你能完全顺服在这些话之下，没有任何选择，这就达到被征服了，而且是因着话被征服的。”美钰听懂这些话了吧？（嗯。）“你能完全顺服在这些话之下，没有任何选择”，咱昨天表演的是什么？你还有自己的选择，你有自己的选择就不叫顺服。没有你自己的选择，神怎么摆布，摆布什么样的环境你都能站住见证，都能认识到这是神作在人身上的拯救。这个拯救不是一句字句道理的话，而是什么？你得有经历、你得有认识，用果效说话。你说神是爱你的，怎么爱呢？“最终是因着这件事让我免去

了撒但的试探，因着这件事我在众人中间能作一个见证，让撒但退去”，这就是神作工最后达到的果效，你得用果效说话。“没有任何选择，这就达到被征服了，而且是因着话被征服的”，征服了，这步工作就完了。

我给你们交通了这些，发现了什么内容？我给你交通的这些内容就是，不管你的命运如何，不管你怎么痛苦、寒酸，但从我这儿看，根据神话看，寒酸不寒酸？（不寒酸。）你就再寒酸也是神的公义，寒酸也是神的拯救，也是神的爱。今天就是病痛临到你了，你卧床不起了，但是你得能认识到，这是神作在人身上的拯救与爱，是神的公义。也就是说不仅是光棍能见证神，富翁能见证神，就是躺在病床上的那个人还能见证神。咱今天看了神话了，什么是教会，什么是神家，什么是神子民，以后的教会生活是什么呢？教会生活是见证神。我在这里给你们交通的这个就是你们要交通的，就是将要作成以后达到的果效。人人都起来见证神，手里捧着神的话、嘴里说着神的话、实行的还是神的话。你在聚会交通的时候或者个人与个人之间交通的时候，不管你遇到什么事情最后都要转化出一个结果。根据你的交通让人能看见神的爱、看见神的公义，那你做的这就有意义、有价值，就是见证，这也就是以后的教会生活。我给你立了一个标杆，你需要这样去经历，每天过教会生活就是交通体验神的主宰。今天经历了一件什么事，经历了我一生的命运，从这个命运中看到了什么，从我的这个命运中看到了神是怎么爱我的，神是怎么作工的，你把这些谈出来，把这些见证出来，这是重点，这是真实的。我在这儿想说的是你不要做了打岔神经营的事，不要做了羞辱神的事、抵挡神的事。

有的人在聚会的时候经常交通什么呢？他说亮相、认识自己呢，谈他的败坏呢。你们爱不爱这样交通？你们聚会谈什么？（美钰：以往交通神话的时候可会对了，这个“可会”是加引号的，不管说什么，好像都是拿神话给自己身上乱套。）更主要的是什么呢？怕你打岔、搅扰。好比说易蓉，易蓉的命苦不苦？让易蓉说出来命实在是

苦。她眼里流不流泪？她眼里流泪。弟兄姊妹在一起交通的时候，她谈自己酸楚的命运，眼里边流着眼泪，你听了以后是什么感觉？对她什么看法？“她的命运怎么这么苦呢？”对她是同情、可怜，有没有？（有。）教会是不是经常谈这些？（嗯。）最后来了一个“这是人该受的苦”，这是不是常说的一句话？（是。）这是不是在见证神？（不是。）这是在干什么？这是在控告神！控告神这是一种表现。如果说她要是私下和你个人交谈，那是她流露了一个败坏和你谈谈。如果她在聚会的时候或者是在人多的地方谈这些话，谈她的苦楚，谈她的难受，家里的困难，谈这些达到了让人同情她、可怜她的程度，这就不仅仅是流露败坏了，而是咱刚才交通的控告神了，“神不公平呀！神不公义呀！你看对张三怎么样，对李四怎么样，对我就是如此对待，你说神的公义在哪儿？你评评理。”这些话她说不出口，但她要表达的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同时她是在引诱着人，就是神说的，撒但想联合起来共同与神叫嚣、共同控告，想拆毁神的经营。我在这儿是极力的让那些命苦的人、光棍或者是被剥夺了所有的富翁都能够看见神的奇妙作为，起来见证神、荣耀神，谈神的公义。她在这儿说什么？神不公义，这话没有说出来，她是说，“我可忠心了呀！我是半家信，我搞接待的时候家里边没什么东西，我怎么对待弟兄姊妹的，弟兄姊妹走了以后我家里活不了了，老公还和我打了、骂了、吵了、闹了，逼的我哭的，生活没有出路了，神怎么给我安排命运的？”这些话让人听了以后是什么感觉？不信神的人谈出这些话来无所谓。你是信神的人，你相信神主宰万有的情况下，你能谈出这些话，你不就是直接在告状？“神作在我身上的就是卸磨杀驴呢？用完我就给我安排这样的家庭？神的公义在哪儿？神的公平在哪儿？”一个人对你产生了同情心，另一个人呢？“你说你命苦了，我的命也不比你好，甚至我的命比你还苦”，他谈起他的命苦了，是不是达到果效了？（是。）撒但在那边嬉笑了，“怎么样？这就是跟随你的人，这就是敬拜你的人，这就是你的圣殿，你的圣殿里边流出来哀嚎声、流出来痛苦声、流出来控告声，听不见敬拜神的声音，听不见高举、歌唱、赞美神的声音。”你说这人是从哪儿来的呀？这是不是撒但派来的差役达到的果效？（是。）完全是来拆毁神经营的。咱以前根本不认为这是与神对抗、叫嚣，根本不认为这是拆毁、这是打岔，你认为这是什么呀？“我这个人比较单纯，我这个人敞开，我这个人不能说诚实吧，但也老实，有一说一、

有二说二，神怎么对待我的都告诉你了，神怎么不公平了我都告诉你了，我单纯敞开，一点也不包庇，神不是要求人做诚实人吗？”你带的那一茬子人一看，“呀！这个人就是诚实，就是单纯，人们常说‘家丑不可外扬’，有的人是装呢，人家把自己的贫寒、苦楚全部亮出来了，你看人家不嫌丑，真不简单，就是单纯、诚实”。后来一想，“呀，单纯、诚实，我也应该单纯、诚实”。经历以后呢？见你一交通，弟兄姊妹对你产生了同情心，“呀！她生活不了了，帮助、扶持她吧！施舍给她一点生活费吧！”周围人一看，“诶！这个不错呀！虽然她说了自己贫寒，可是给自己解决了难处，同时还换取了人的同情心”，更主要的还怎么了？在教会里得了一个冠冕，“人家那个人可认识自己了、可单纯了、可敞开了”。好了，在你的带领下整个教会的人都学会了“认识自己”，一聚会就谈，“我苦了，我娶不上媳妇；我苦了，我孩子念不上大学；我苦了，有病没钱看……”，整个教会都发出了哀嚎声，发出了哀嚎声还来了一个什么呀？“哎，这是咱该受的苦！”最后就控告神了，“有什么办法呢，咱是个受造之物，神是造物的主，咱有何办法？咱再说苦，神能听见啊？这是咱该受的苦，没办法”。这苦是该受的吗？应该怎么认识？应该认识到这是活该！“我前世当了强盗抢了人家的，我这世来了就是还人家呢，我还人家，我还说我命苦呢？”你上一辈子抢人家的时候你怎么不说你是强盗？你说你命运苦寒，“我的腿瘸了一辈子，走路一瘸一拐的，难受呢，神给我什么命运了？”你就不会认识一下你是不是李小龙转世呢？你踢人、打人的时候怎么不想想后果呢？你要这么认识了以后，心里是不是平衡了？（是。）心里边平衡了，也不痛苦了，反过来还把神的主宰、安排见证出去了。

在教会里能不能谈你的命运苦寒呢？可以谈。但是谈的存心、目的不一样，谈的果效不一样。你也谈苦楚，我也谈苦楚，你谈的苦楚是让人起来和神叫嚣。我谈的苦楚是让你认识神的主宰、安排，是让你认识神的公义性情，一切是因你活该，是你该受的苦。一个是活该，一个是神的爱临到了，疾病临到是神的爱，没有这些痛苦你来不到神面前，没有这些痛苦你早就回归世界了，得转化一下。这个能听懂吧？（能。）能分辨了吧？（能。）教会里边再有这种人出来喊他

的苦，或者说什么了，你该干什么呀？（制止。）制止！“你要再这样谈就滚出去，教会里边不允许有哀嚎声、哀哭切齿，国度里边没有忧伤、没有眼泪，只有歌唱赞美！”这就有了真正的教会生活了。把你痛苦的一生扭转过来能够见证神的公义、见证神的爱。撒但的巢穴没了，这个教会的风气就对了，这就走向信神正轨了。信神的正轨就是经历、体验神的作工，经历、体验神的说话。神作什么工作了？神在你身上怎么拯救了？在他身上怎么拯救了？神怎么摆设人、事、物让你明白真理了？让你谈这个。达到的果效是让你把这个苦转化过来，让你看见神的拯救，这是看见神的作为了。再一个就是让你看见你这个苦是撒但的玩弄。你这些苦楚是怎么带来的？上一辈子就不说了，这辈子是你自己带来的，是因着你的悖逆激起了神的怒气，那叫活该。当你不认识的时候，那是处在一种撒但的玩弄之中。当你认识了呢？认识到了也谈，谈什么？“这是撒但的苦害，撒但怎么捉弄我了，我为着钱财、为着男女，带来了多少神的管教、击打。”把钱财、地位、名誉这些撒但的苦害谈出来。

江梅和董辰能不能和睦相处？（不能。）你说痛苦不痛苦？（痛苦。）这些痛苦是怎么带来的？每个人都在争夺地位、名誉。江梅想，“我在这儿是负责人，我在你面前不能丢了脸，你董辰说什么话我江梅不能听，你就再说得对，我不能听，一旦听了别人怎么看我呢？呀！负责人连这个也看不透？还不如一个董辰。”所以董辰说得再对江梅不能接受，一旦接受过来江梅就丢了面子了。昨天在那儿表演了，董辰和江梅说什么，江梅能听进去吗？听不进去。听不进去江梅能不说话吗？江梅还反攻呢！人家给你提意见了，你是反攻人家了，还把人家打回去，一看你这人还有人性吗？一起来反攻，你在众人面前丢脸了。江梅把董辰打回去的同时心里边是什么状态？她心里痛苦不痛苦？（痛苦。）有哪些痛苦？（伤着她了，涉及到她的地位了。）她为什么要那么反打董辰呢？如果我和SJ不在这儿，她也可能不反打。就是因着我在这儿，更丢了她的面子，你说江梅能不打董辰吗？我堵也堵不住她那个口，一直说一直说，“我打死你，让你再说再说……”，这是不是地位、名誉带来的痛苦？（嗯。）“我本来想在弟

兄面前露一手，结果你把我踩了，把我说得就不是个人，这个董辰，我惹你了？你一来就在弟兄面前讲这些大道理，你把我看成什么了？我在这儿管一个片区，我就连这也不懂？你把我当小孩看了？你耍我了？哪怕弟兄走了你想说啥再说啥，你专在弟兄面前让我丢人现眼，让弟兄看见我一无是处，让弟兄把我打发了，重换一个人？换成你就好了！”是不是在心里边争战、打架呢？越争战越火，越火的时候越想打倒他，想制止住他的嘴，但又没有办法制止，只能是揭他的短。一揭短暴露了，别人的建议一句话也听不进去，反过来你是只管打人家，让他们看见了你的真面目，江梅这是个什么人？这是不是撒但的后裔呢？越把自己暴露得丑陋不堪了。别人看着你丑陋不堪，看着你没有个人样，丢人现眼，你想维护脸面，反过来越是丢人现眼了。如果你坐个低凳子，“哎呀！我怎么没有想到呢？”你这边一扭转，别人看见了怎么想？“呀！这个人接受别人的意见呢，这种人实在是少，这个人能坐个低凳子，这个人平易近人啊！”看着你是失去了面子，实际上你得着了人的尊重。这是不是撒但的玩弄？（嗯。）“人活脸树活皮，你还要脸不要脸了？”撒但在后边挑拨你了，“董辰训了你两句话，你一句话也不答？你多说两句话，在人家面前看见你也有话可说呀！你说你做得就那么没理？你就任着他说你呢？你就是这么一个人？”在她心里边争战，最后就达到这么一个果效。别人看见了，这是在别人那儿达到的果效，自己心里边呢？气急败坏。“弟兄多长时间不来，一来你就是亮我相！”这些在江梅的心里边放不下了，如果她有个高血压，我看还危险了，没有高血压也会引起心脏病。世上人常说病从哪儿来？（气来的。）等她躺在病床上起不来的时候，医生说她这病是因气而生。这时候她才反省，“哦！我这病是怎么得来的？我这病是气出来的，我当时是为了争夺地位、名誉气出来的，气死了！既生瑜何生亮。你既然让董辰在这儿了，为什么还要让我来这儿呢？”气坏了、气死了。气坏你了，最后你能反省认识自己，这个气是从哪儿来的？是谁给你的？神让你气了？谁让你气的？地位、名誉让你气的。谁让你追求地位、名誉呢？神让你追求了？是撒但让你追求了。这就是撒但的一种玩弄。你不明白就活在了撒但的玩弄之中，你活在罪中不知罪，你还认为这是什么呢？理所当然，还活得津津有味，“怎么样？我把董辰打得再也不说了，看他说不出话来了吧？”你在别人面前丢人现眼，丢死人了你。这就是说，人在不明白的时候就是让撒但玩

弄。你要是经历神的作工，反过来你看见这个病是怎么得来的，把前因后果找着，“哦！我这个苦楚，我从好好的一个人最后躺到了病床上，一口气喘不过来还要咽了这口气呢，成了高血压、成了病人。”这个病是怎么来的？地位、名誉带来的。“哎呀！这是撒但的苦害呀！”这是一个反面事物，这就是认识撒但的苦害、认识撒但的玩弄，认识自己，这是因着你的败坏带来的，这是活该！

咱今天信神的主要目的是让你怎么呢？认识神、见证神，让你做神的知心人，目的是为了让你顺服神。神这次交通了一个什么内容？教会里边一个实质性的工作，实质性的工作就是见证神的工作。还有一个是什么了？边缘性的工作。当你看到这个边缘性的工作的时候，心里边是不是“咯噔”一下呀？“我们作的是边缘性的工作。”什么是边缘性的工作呢？神说的边缘性工作是哪些工作呢？边缘性的工作是怎么产生的？是有了教会生活以后才有了边缘性工作的。边缘性的工作要达到什么果效呢？认识自己、认识大红龙、认识撒但、认识世界。神举了哪个例子？（SJ：卧薪尝胆。）卧薪尝胆。还有一个是揭露大红龙的酷刑电影，这都属于什么？边缘性的工作。为什么说是边缘性的工作呢？人现在是让撒但败坏了，不是当初的亚当、夏娃。如果当初的亚当、夏娃没有经撒但败坏，用不用认识自己？（不用。）不用认识自己，不用认识反面事物，那他直接起来认识神、见证神就行了。但是现在被撒但败坏了，污秽不堪，要让这个污秽不堪的人起来见证神，首先应该干什么？你得认识自己的邪恶败坏，得把你自己的邪恶败坏解决了以后你才能敬拜神。就刚才我交通的，撒但是怎么玩弄你的，你又是怎么做的，你知道自己邪恶了，你背叛了这些东西，你才能知道神所作的奇妙作为，你才能来荣耀神！神是怎么拯救人的？神的爱在哪儿？神不让你有媳妇，为什么还说是神对你的爱？这些你都认识到了，你才能把神见证出来，才能歌唱、赞美神。如果你认识不到自己的邪恶败坏，你说神是公义的，那不是口头的一句话吗？你一辈子没有媳妇，让你出来歌唱、赞美神，你能赞美出来吗？即使说你赞美出来了，那也不知道是怎么咬住牙演出来的，所以说那些事情不成立。你要真正地见证神，首先你得经历神作的边缘性的工

作，认识反面事物，这是一个边缘性的工作，也就是说把你的这个邪恶解决了，你才能来敬拜神。你认识不了、分辨不了，你也不会背叛它，你也背叛不了。所以在教会生活里边就是两部分工作，一部分工作就是见证、荣耀神；另一部分就是认识反面事物，也就是边缘性的工作。边缘性的工作就是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你那些经历可不可以谈呢？可以谈，你谈出来的目的要让人借着你的经历认清楚撒但是怎么苦害人的，你活在撒但的哪种生存法则下、撒但的哪些邪说谬论下，哪些话指使你做了这件错谬的事，与神叫嚣，最后得了一个“活该”的结局。你交通了以后，让别人听了得达到这个果效，这就是一个边缘性的工作，你认识撒但了，这个也是教会生活。如果这些你都没谈，你谈的仅仅是你的一个苦楚，甚至眼里还流出泪来，这个就成了反面事物了，这就是拆毁神的经营。我给你交通是让你学会分辨、认识，分辨、认识你们的教会生活是在彰显撒但还是在荣耀神呢？分辨出来以后能够制止。把这两个工作作好以后，这个教会工作就好了，教会生活就好了，这就开始进入正轨了。什么是正轨呢？就是你能够去体验、经历神的作工，体验、经历神的说话，神话应验了。怎么应验的？你怎么体尝的？在经历的过程中应验了神的这句话，这就是真理。怎么说是真理呢？万事万物就是在神话的这个原则里转圈圈呢。反面事物，怎么与神抵挡了，最后神怎么惩罚了，正面事物，虽然受了多少波折，最终能剩存下来。以后抓教会生活，就抓这两点。这个能弄清楚吧？弄清楚，把这个原则掌握住。

交通《奥秘揭示·第十二篇》（一）

“就在万人注目之时，在万物都更换重得复苏之时，在所有的人都安心顺服神、愿意将神的负担接过来肩负重任时，东方闪电随之发出，从东方一直照亮到西方，使全地因着这一道光的来到而受惊非小，神在此之际又开始了新的生活。也就是说，就在此时神开始了在地新的工作，向全宇之人宣告：‘当东方发出闪电之时，也正是我开始发声说话之时，当闪电发出之时，整个天宇都被照明，所有的众星都

发生变化。’那么什么时候是东方发出闪电之时呢？当天昏地暗之时是神掩面不看这个世界之时，也正是天下将要临及一场疾风骤雨之际，但正在此时，所有的人都处于惊慌丧胆之态，害怕雷鸣，害怕闪电的照耀，更害怕暴雨的侵袭，以至于多数人都闭目等待神发怒将其击杀之时，伴随着各种状态的发生，东方闪电随即发出。即在世界的东方，当神自己开始被见证，到开始作工，到神性开始在全地执掌王权，这是东方闪电之光柱，一直照亮全宇，当在世上之国成为基督的国之时，是照亮全宇之时。现在是东方闪电发出之际，道成肉身的神开始作工，而且直接在神性里说话。可以这样说，当神开始在地上说话发声之时是东方闪电发出之时。准确地说，当从宝座流出活水，即来自于宝座的发声开始之时就是‘七灵说话’正式开始之时。这时，东方闪电便开始发出了，因着时间的长短，所以照明程度也不同，照耀范围也就有限。但随着神工作的迁移，随着神计划的变动，即在众子、子民身上工作的不同，闪电越来越发挥其原有的功能，以至于全宇之下全被照明，不存有一点残渣余孽，这正是神六千年经营计划的结晶，神所享受的正是此果。‘众星’并不是指在天空之中的星粒，而是为神作工的所有的众子、子民，因着是在神国度里为神作见证，在神的国度中代表神，又因着是受造之物，所以被称为是‘众星’。所谓的‘发生变化’是指身份、地位的变化：从在地之人变为在国度之民，而且有神的同在，有神的荣耀在身。因此而替神执掌王权，而且内里的‘毒素、杂质’因着神的工作随之而洁净，最后达到合神使用，合神心意，这些是此话的一方面意义。当神的光柱照亮全地之时，天上、地下的万物都会不同程度地发生变化，天上的星辰也要变化，太阳、月亮要重新更换，地下的人也随之更换，这是神在天地之间作的工作，并不足为奇。”（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说话的奥秘揭示·第十二篇》）

你们对这一段话有什么看见？现在看这段话和以前看这段话有没有区别？能不能看懂？（卫晋：有点看不懂。现在好像是心里清楚，但又表达不清楚。）那你简单表达表达，能表达多少表达多少。（……）“奥秘揭示”这里边有预言的一部分，就是神作工还没作到那

一步，但提前告诉人了。咱在经历之中定真神！因为神是先有话，后有事，神先把这些话说出来了，然后咱在逐步经历之中看见神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那时候看这些话看不懂，现在看这些话就应该能够看得懂了。我听听你们是怎么领受的，看懂多少说多少，SJ说说。（SJ：我看到的就是在说国度建造呢，“在万物都更换重得复苏之时，在所有的人都安心顺服神、愿意将神的负担接过来肩负重任时”，国度建造就是让每个人都能接受神的负担，真正地去配合神的工作。像以前教会建造就不是建造国度的那个工作，只是一个过程。但没有以前的基础，就没有今天的建造。现在就是把神的负担接过来肩负重任。这个时候“东方闪电随之发出，从东方一直照亮到西方，使全地因着这一道光的来到而受惊非小”，外界说咱是敌基督，其实咱这些人去作工、去传国度建造的福音时，都像是一道光一样。“神在此之际又开始了新的生活。”现在才是神新的工作刚开始。）（卫晋：以往在教会的时候就是注重跑呀、撇呀，不会去认识自己里边的这些掺杂、不对的东西，只是说了一些字句道理，也知道是要把存心摆对，但就是意识不到自己有什么存心。现在就感觉到，自己存心不对、意念不对的时候，经过揭露解剖，慢慢感觉到这里边有些东西还挺坏的。现在有这个意识了，以往就没有这个意识。以往就没有说我能看到我自己的败坏，或者找着自己的存心、态度是什么。神话也看了，可为啥自己里边就没有那种意识？现在临到事以后，最起码知道这是神摆设的，我的存心应该是什么，我为啥要流露这些心思、意念，我得注重洁净我里边的这些东西。以往一临到事，就是囫囵吞枣地说：“这是神给我摆的环境。”就这样就过去了，没有具体地对自己的毒素、自己的杂质去认识。）

看完这段话以后，脑子里要形成一个画面，主要有个什么画面呢？这个画面的主体有哪些东西？（以前信神的时候就是……）咱一来就是“我以前信神……”，就把你以前信神挂上钩了。就是说，从这段话里面你主体看到一个什么画面，这个画面里边有个中心、重点，这个画面的中心、重点是什么？（……）闪电！闪电变成光柱！你把这个画面先还原一下，这个光柱从东方发出直照到了西方，整个照亮

了全宇，你先把这个画面看见了。这是一个什么画面？这就相当于是神对神作工的一个简介一样，用一个缩短的片段形成一个画面，用这个画面来给你述说。“闪电”是什么？“光柱”是什么？（神的话，神的作工。）神为什么要用“闪电”来形容？（因为快。）为什么要用“光柱”来形容？（揭露解剖，照亮人里面的黑暗面，让人活在光中。）刚才说用“闪电”形容，一个是“快”，是吧？闪电还有什么特征？（特别刺眼。）特别刺眼——亮！你们现在是不是能体尝到这个“闪电”了呢？（嗯。）一个是快，一个是亮。怎么快呢？刚开始神话在你身上作工就是一道“闪电”。今天我和你交通了，我说：“陆山一说话就是打人呢。”今天陆山心里还有点知觉，“我得变，不能打人。”你说他回去吃饭的时候，还记得记不得？（记不得。）不一定能记得！你说微微，在我给她交通的时候，她眼里的泪流出来了，你说这是不是一种有负担的表现，心灵里发出的一种激动的情绪，“我可要实行真理呢，我可要怎么怎么……”，是不是有太多地许愿呢？（嗯。）她明天还有这态度吗？（没了。）你说卫晋现在在这儿认识自己呢，到明天他还记得去看看他负责的主要工作做了没有吗？卫晋那天和我说什么了？“咱家信神不能守规条啊，陆山规定他们每天得八点到呢，我觉得不需要吧，有事到，没事就不到了嘛。”卫晋说的这话正常不正常？（不正常。）这是积极向上还是消极被动呢？（消极被动。）世上的单位人家还开晨会呢，咱不开晨会也就罢了，连个正常到的时间都没有，想到就到，没事就不到！你说这还能成为一个单位呢？还能成为一个企业呢？有时候这些事，不是你说有事就有事，你说没事就没事，这个有事没事不是能固定的。有些活儿是你眼睛看见的、发现的，是你自己找出来的，你不找就没活儿。你说小凤有没有活儿？我看在小凤眼里就没活儿，可我看见小凤该干的活太多了。

就像女人一天在家累不累呢？（累。）男人干完活儿回家说他累了，如果是女人在家说她累了，你说男人信吗？不相信。可是那个女人能服气吗？（不服气。）“你每天骑个电动车在外面跑了几十里，我在家里家外忙活，你说我跑了多少路？”可是你跑多少路谁能看见呀？（看不见。）这个活儿你可跑可不跑，你就是在家睡一觉，这一

天也就过去了，老公回来你也是在那坐着呢；你老公走了，你在家干一天活儿，等你老公回来，你还是在那坐着呢。那些家庭的杂务事，有完没完？没完！那神家的活儿，有完没完？（没完。）所以卫晋说的那个话成立不成立？（不成立。）你有这样的思想、思维，那你就是没有把自己当家人待。就像小林说，“你没有把我当家人待”，而卫晋是自己不把自己当家人待，你是把自己当作来这儿打工的，“我把你交代给我的活儿干完了就行了”，他觉得剩下没交代的那些活儿用不用干？不用干了。其它心需不需要你操呀？你今天没活儿干了，“那我今天得看看是不是还有哪些东西没收拾呢，有哪些是不是还不完善呢”，这是不是咱该有的？（嗯。）因为你没有那个心。卫晋，就像你对你家的狗一样，它的吃喝拉撒你都给它弄得好好的，这是谁给你安排任务了？你对你家狗的忠心程度胜过了对本分的忠心程度，这是不是咱的实质呀？（卫晋：是。）你说出来的这些话，这是让我听到了，你说让神听到是什么味道？反过来你还怪罪陆山，“弟兄，你说陆山说这话是不是辖制人呢？”我觉得这个“辖制”应该有，败坏的人就得受点“辖制”，受了“辖制”以后就都规矩了，不然就都放了羊了。（嗯。）

咱刚才是说“闪电”了，是吧？（嗯。）咱在这交通的时候就相当于“闪电”闪了一下，亮堂！自己有没有路了？有路！“哗”地一闪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了，一闪而过，马上又是黑乎乎的！卫晋看见他的狗了，他还能想起本分吗？（想不起来了。）就又活在黑暗之中了，这就是闪电！神话在你身上就是一道闪电！为什么让你们不断地聚会呢？不断地聚会，不断地“闪电”，不断地“闪电”。咱看新闻说，有个地方一晚上闪电能闪两千多次，这边闪完那边闪，闪电闪得多了，这个闪电就形成什么了？形成光柱了！因为这边闪了，那边闪，还有黑夜吗？（没有。）没黑夜了。就像卫晋，微微给他闪一下电，陆山给他闪一下电，SJ再给他闪一下电，不断地“闪电”，不断地修理对付、揭露解剖，给他不断地点亮，他能黑暗吗？“闪电”逐渐地频繁起来了，人都看见了自己的黑暗面，直到“闪电”成为一道光柱，神话在你里边生根发芽了！神话成为你做人做事、看人看事的原则了，你会用

神话来衡量每一个人了，这就把整个世界看得明明朗朗的了，你就活在光中了！就像我看你一样，你不用欺骗、不用表演，你心里边想什么我都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活在了光中，你没有活在光中，你就即使活在光中也只是“闪电”闪了一下，照了一下，就亮了几秒。所以你先把这个画面，把这个“闪电”先了解一下。为什么神的作工要用“闪电”来形容呢？说到这儿，这一段话的大概意思咱就知道了吧？（嗯。）为什么神说闪电从东方直照到西方呢？当每个人的活出都有一个基督徒的形象了，把神话在你身上活出来了，那你是不是把周围人给照亮了？你活出来了，这个名声传到外邦去了，整个中国照亮了，直照到西方，这就是一个简单的画面。

“就在万人注目之时”，什么时候是万人注目之时呢？神刚开始在中国作工的时候是召人呢，是吧？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仅仅是个召人。神告诉你说那是神作工交替、过渡的时候，是从恩典时代过渡到国度时代的时候，神那时候并没有作什么审判刑罚的工作，还是让你得恩典呢！“就在万人注目之时”，也就是审判刑罚正式开始的时候，人都无路可走的时候，灾难降下来的时候，你说谁不期盼着神的降临？谁不期盼着神的引导？瘟疫来了、地震来了，在灾中人才开始注目神呀！“在万物都更换重得复苏之时”，“重得复苏”，重新醒来。就是卫晋说的，教会建造的时候你有复苏的知觉、感觉吗？（没有。）教会建造和恩典时代有什么区别？你只是挂了一个名而已，换了一个名誉，你原来是信耶稣呢，现在是信全能神呢。“重得复苏”，人从心里边有知觉了，今天让你能看见，“呀，我真不是个人！”能认识到自己有什么问题，这就是复苏的一个反应。苏醒了，是吧？（嗯。）卫晋刚才说看见自己的邪恶了，是吧？（嗯。）这是个复苏的表现。“在万物都更换重得复苏之时”，通过这几天的经历看见，弟兄姊妹是不是都有复苏的表现？你看杜鑫是不是也是复苏的表现？（嗯。）就是李刚都有复苏的表现了！（嗯。）这就是万物都重得复苏！“在所有的人都安心顺服神、愿意将神的负担接过来肩负重任时”，小林刚过来的时候，咱就没有把他当作信神的人来对待，是吧？（嗯。）他还得安心顺服神。他心里苦不苦？苦，怎么苦呢？“你没把

我当家人待。”当你把神话说出来以后，他敢跑吗？能跑吗？（不能。）那他的表现是什么呢？他得安心顺服神。“虽然你不信赖我，但神话说出来了，我还不能跑”，这是为什么呢？只有你愿意将神的负担接过来肩负重任，你才能安心顺服神。小林都开始肩负重任了，咱跟他说让他担点责任，他最后是不是同意了？（嗯。）小林能担起这个负担了，那卫晋是不是更应该担呀？卫晋是想推辞，但不能推辞了，再推辞就丢人了，“人家小林都担起来了，我再推辞那我卫晋成什么了？成羞辱了，碍于面子我也得担！别人担不担，我也得去担。”这就是人能担起这个负担了，担起这个重任来了。

“东方闪电随之发出，从东方一直照亮到西方”，因为神是在中国开始作工、开始说话的，所以闪电是从东方照到西方。“使全地因着这一道光的来到而受惊非小，神在此之际又开始了新的生活。”现在是不是又开始了新的生活？（嗯。）审判刑罚开始了！也就是国度建造开始了！“也就是说，就在此时神开始了在地新的工作”，原来是什么工作？原来是扩展福音的工作，现在是要建立神的国度的工作，是新的工作！“向全宇之人宣告：‘当东方发出闪电之时，也正是我开始发声说话之时，当闪电发出之时，整个天宇都被照明，所有的众星都发生变化。’”这句话现在是不是感觉到了？（嗯。）这就是咱经历到的、体尝到的。“众星”在发生变化，怎么发生变化呢？是因着这道光发出，是因着神话的照亮，让咱看清了自己尽本分之时是应付糊弄，看清了什么才是真正的信神，什么才是作为带领该走的路，这就是“众星”都在发生变化！“那么什么时候是东方发出闪电之时呢？当天昏地暗之时是神掩面不看这个世界之时，也正是天下将要临及一场疾风骤雨之际，但正在此时，所有的人都处于惊慌丧胆之态，害怕雷鸣，害怕闪电的照耀，更害怕暴雨的侵袭，以至于多数人都闭目等待神发怒将其击杀之时，伴随着各种状态的发生，东方闪电随即发出。”现在是不是有点知觉了？这是神把整个人类的状态概括出来的一个形象化的画面，这是不是一个画面呢？（嗯。）“也正是天下将要临及一场疾风骤雨之际，但正在此时”，“正在此时”，是不是正在这个时候？（嗯。）“所有的人都处于惊慌丧胆之态”，神交通的《做带领工人选

择道路太关键了》，神把作为带领，你该怎么做；作为跟随的人，你该怎么做。甚至把人跟随到现在的言行举止，人的外表好行为都交通出来了。神现在为什么要交通这个外表好行为呢？外表好行为好不好？（不好。）外表行为好的人好呢？还是外表行为不好的人好呢？（外表行为好的人好。）那神为什么要把外表好行为都给打倒呢？（外表好行为迷惑人呢。）外表好行为迷惑人，那不要有外表的好行为？（人把好行为当成是实行真理了。）这个外表的好行为，虽然它不是与神直接敌对的，但它会拦阻你信神，它会把你迷惑、引诱、吞吃。不好的外表行为，就是做了羞辱神的事，连外表的好行为都没有的这种人，他的言行举止还不如个外邦人，这种人是羞辱神的，是吧？（嗯。）这个外表不好的行为是直接与神话对立的；外表的好行为它不是与神话直接对立的，但是它影响你实行真理，它影响你跟随神。就像你开车呢，外表不好的行为就相当于不好的路况，这个不好的路况直接影响你走不成路，这是说你外表不是好行为，它会直接毁了你。而外表有好行为，这个路况是好的，但路的两边栽的不是树，而是放了一堆反光镜，明朗朗的，好看不好看？好看！这些反光镜没有破坏你的路吧？可是你能走成路吗？（走不成。）没法走路！你还没走呢，你把这个镜子里面反射出来的你的车，看成是对面来了个车，你敢走不敢走？“嗞”一下你就踩了刹车了。从镜子里你看着前边有一条路，结果掉进沟里了，它里边是虚假的，是不存在的。所以说你外表的好行为虽然不能直接毁了你，不直接影响你的路，但是它影响你的视觉、影响你的感觉，它会对你产生一个误导。那外表的好行为该不该有？（该有。）你不要把外表好行为打倒了，连外表的好行为都没有了。外表的好行为该有，但是得让你认识到，不要让它影响到你的视觉。神是让你从内在变化，不是让你表演外表的好行为。陆山就是外表的好行为，就是外表的一个表演，“我给他交通了呀，我就是对付修理他、打他，我也是为了他好，我也是为了正义啊！”这就把自己给迷惑了。从这儿就能看到，神交通的不单是敌基督、假带领、墙头草、老好人，还有所有的不信派，神都交通得面面俱到，什么样的人都涉及到了，都包含在里边了。

“也正是天下将要临及一场疾风骤雨之际”，这是不是已经临到了？（嗯。）“但正在此时，所有的人都处于惊慌丧胆之态”，现在教会里的人是不是惊慌丧胆？“所有的人”，现在不光教会里的人是惊慌丧胆，咱也是一样的，你在这儿欺骗神呢，当你看到外边的瘟疫了，你慌不慌？（慌。）“害怕雷鸣”，这个“害怕雷鸣”怎么理解？是说你害怕响雷呢？（不是。）害怕什么？（害怕解剖。）就像神话说的：“从梦中被我震耳欲聋的发声而惊醒……”（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十二篇》）什么是震耳欲聋？就是神的话。“害怕雷鸣”，害怕修理对付。（卫晋：是呢，提心吊胆的，就怕修理对付。）我给卫晋一打电话，卫晋是不是就打冷颤，“这是又干什么呀”？（卫晋：没有，没有。我是每次聚会的时候怕挨修理对付呢，心里想着：今天是不是又要挨修理对付了。你还没来的时候，我往这儿一坐，我就想，“以往是那个位置挨修理对付呢，这次我坐这儿，该不会这个位置也挨修理对付吧”？）“害怕雷鸣，害怕闪电的照耀”，怕揭露解剖呢吧？（嗯。）怕见光。你在黑暗处办了一件事情，怕光照你。“更害怕暴雨的侵袭”，怕修理对付。“以至于多数人都闭目等待神发怒将其击杀之时”，有好多人是不是就是破罐子破摔呢？（嗯。）“走不上去了，就这吧”，这就是闭目等待神发怒将其击杀。“伴随着各种状态的发生，东方闪电随即发出。”就在这个时候闪电随即发出，这个“随即发出”现在看到了，是吧？借着你的败坏性情的流露，揭露解剖你的时候，你作了个什么？你作了个衬托物，所以说“东方闪电随即发出”。“即在世界的东方，当神自己开始被见证，到开始作工”，这是不是两部分工作呀？第一部分是教会建造，那是开始见证神的名。第二部分是国度建造，是开始作工。“到神性开始在全地执掌王权”，这是不是三个部分？（嗯。）一个是把你召集回来；一个是开始作审判刑罚的工作；作了工作以后，神的话在你里边作王掌权，这是不是作成了？（嗯。）“这是东方闪电之光柱”，这个时候不再是闪电了，是什么？是光柱了，照亮你了！“一直照亮全宇，当在世上之国成为基督的国之时，是照亮全宇之时。”这句话能理解了吧？为什么是“当在世上之国成为基督的国之时”呢？什么时候就成了基督的国了？神说各行各业都离不开神，世界的国垮台了，怎么垮台了？关门的关门，倒闭的倒闭，咱家的开始成型，都得有神话带领，这是不是基督的国就出现了？（是。）当世上的产业倒下，咱的产业起来，

从外边能看得见了，就是成为基督的国之时了！在教会生活当中，你的那个撒但毒素在教会里边行不通了，就像陆山今天受到捆绑了，明天还能发威吗？不能发威了，这是撒但的又一个国垮了！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了，神的国就建立了。当每一个人都起来的时候，这就是照亮全宇之时，因为基督的国出现了，不再是凭着世界的那个生存法则——追求地位、名誉、钱财，是吧？昨天他们在那儿打架呢，从他们的流露里边，咱给他交通，他们在这儿不是为了挣工资，他们不为挣工资但他们里边还有掺杂，什么掺杂呢？为地位、名誉……是吧？揭露解剖以后，他们还能为这些活吗？不能了！地位、名誉、钱财都没了，在这儿完全是因着神话的带领，这就是基督的国成立了！

“现在是东方闪电发出之际，道成肉身的神开始作工，而且直接在神性里说话。可以这样说，当神开始在地上说话发声之时是东方闪电发出之时。”神一开始说话，“闪电”就发出了，是吧？但是“闪电”发出的时候，你看见“闪电”的期间，一闪就过去了，就是一秒钟的事。“准确地说，当从宝座流出活水，即来自于宝座的发声开始之时就是‘七灵说话’正式开始之时。这时，东方闪电便开始发出了，因着时间的长短，所以照明程度也不同，照耀范围也就有限。”就是咱刚才交通的那个画面，你在这交通神话呢，那你这一片就亮堂，那你在的这个地方就亮堂；你在HN交通，HN就亮堂；你在HB交通，HB就亮堂；你在BJ交通，BJ就亮堂……这是不是照亮了一片呢？（嗯。）所以“照明程度也不同，照耀范围也就有限”。“但随着神工作的迁移，随着神计划的变动，即在众子、子民身上工作的不同，闪电越来越发挥其原有的功能，以至于全宇之下全被照明，不存有一点残渣余孽，这正是神六千年经营计划的结晶，神所享受的正是此果。”神的心意是不是告诉咱了？神要享受的是什么？李帆，神要享受什么成果？（李帆：性情变化，实行真理。）神话要在人身上作王掌权，你是凭神话活着，而不再是凭撒但的话活着。你凭撒但的话活着，你就是属撒但的，你这个国，就是属撒但的国；你是根据神话活着，你是彰显神的，这个国就是神的国。你是属于神国的子民呢，还是属于撒但国的

子民呢？这是不是一目了然了？（嗯。）这就是“神所享受的正是此果”。

“‘众星’并不是指在天空之中的星粒，而是为神作工的所有的众子、子民，因着是在神国度里为神作见证，在神的国度中代表神，又因着是受造之物，所以被称为是‘众星’。”咱以前听神话说：“我要将天上的众星都重新更换，太阳、月亮因我而更换，不再是往日的天，地上的万物重新更换，因我的话而成就……”（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二十六篇》）天上的星要更换，太阳要更换，咱想的是什么呀？（天上星星要换呢。）今天看看什么是“众星”呀？教会建造的时候，那些人是什么星？那也是“众星”，是吧？那些和SJ在一起的“师姐、师妹们”，她们是不是“众星”呀？这是当时的“众星”。现在呢？“天”换了，“地”换了，万物都在更换，“众星”要更换。这就让你看见了“众星”要更换的过程。这就是抛头颅、洒热血，没有性情变化的，不以神话为依据的这些人，将要变成一个撒但的诡计，无人问津。神话能在他身上作王掌权的这些人就成什么了？就成“众星”了。神说，“败坏的人类不能代表神”，是吧？咱现在对这句话完全理解了吧？当你洁净了以后，你的活出、你的见证就要让你去代表神。所以说，“在神的国度中代表神”，是在神的国度中代表神！“众子、子民，因着是在神国度里为神作见证，在神的国度中代表神”，这个代表神是你的正义的一面，是你该活出的一面代表神。“所谓的‘发生变化’是指身份、地位的变化：从在地之人变为在国度之民，而且有神的同在，有神的荣耀在身。”“有神的同在，有神的荣耀在身”，这就成为什么了？这就成为子民了。“因此而替神执掌王权”，咱现在走的是什么路？我在你身上的希望是让你当“众星”呢，你愿不愿意，那就是你自己走的路了。“因此而替神执掌王权”，卫晋，现在操练让你去打官司去呢，是吧？（嗯。）为什么呢？以后让你当“众星”呢，还让你去带领他们呢，让你替神执掌王权呢，可是你连个法庭还没去过。你进了法院，两手还在发抖，你说你怎么替神执掌王权？是不是得逐渐去操练呢？（是。）所以神就必须给你摆设这些不合你观念的“强盗、土匪”来操练你。“而且内里的‘毒素、杂质’因着神的工作随之而洁净，

最后达到合神使用，合神心意，这些是此话的一方面意义。当神的光柱照亮全地之时，天上、地下的万物都会不同程度地发生变化，天上的星辰也要变化，太阳、月亮要重新更换，地下的人也随之更换，这是神在天地之间作的工作，并不足为奇。”这个画面看见了吧？（嗯。）这一段话，就是用简单的一个画面把神的作工展现在你脑海里边。

“当神拯救人时，当然不指选民之外的人，就在这时也正是神洁净、审判人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因着神的说话而痛哭流泪，或是瘫倒在床，或者被击杀在地落入死亡的地狱。因着神的发声，人才开始认识自己，若不是这样的话，人都是癞蛤蟆的眼——往上看，谁都不服气，谁都不认识自己，不知道自己到底够几个砝码重，人真是被撒但败坏到一个地步。正是因着神的全能才把人的丑恶嘴脸描绘得栩栩如生，让人看了之后都对照自己的本来面目。人都知道，似乎自己脑海中有多少大脑分子神都是一清二楚，更何况人的丑恶嘴脸或人的心思意念呢？在‘全人类犹如被清理一般，所有的人都被这道来自东方的光柱照得原形毕露，两眼昏花，不知所措’这句话当中足见，到有一天神的工作结束之时，整个人类就都经神的审判了，谁也逃脱不了，神要将全人类的人挨个‘处理’，一个都不放过，这样才能达到让神心满足。所以神说，‘又犹如动物一样从我的光中逃入山洞之中去避难，但不曾有一物能从我的光中被抹煞’。人都是卑贱的低下的动物，在撒但的手中生存犹如在深山老林中避难一样，但因着万物都逃不出神火焰的焚烧，所以即使是在撒但势力的‘维护’之中，但又怎能被神‘遗忘’呢？在人接受神话的临及之时，所有人的各种奇形怪状又在神的笔下被描绘出来，神正是按着人的需要、按着人的心理来说话的。所以在人来看似乎神是精通心理学，似乎神是心理学家，又好像神是内科手术专家，难怪他对‘复杂’的人那么了解。人越是这样想，越觉着神的可贵，越觉着神的深不可测，似乎在‘人’与‘神’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天界’一般，但又似在‘楚河’两边互相对望，双方只有互相对望，即在地之人只是用眼看看神，却不曾有机会来仔细研究，只是对神留下一片依恋之情。心中总觉神的可爱，但又因着‘神’的‘绝情绝义’，所以

不曾有机会在神面前诉说心中之苦，似乎是一个娇妻在丈夫面前一样，但因着‘丈夫’的正直，所以不曾有机会吐露真情。人都是不自爱的贱货，所以因着人的‘娇’，因着人的‘不自尊’，我对人的恨恶不知不觉中加重几分，从而心中的怒气油然而生，在意念之中犹如有了创伤一般，对人早就失去希望，但又因着‘我的日子又一次逼近了全人类，又一次将人类唤起，使人类又有了一个新的起点’，所以又一次‘鼓起勇气’来征服全人类，来缴获大红龙，来打败大红龙。按神的本意：在中国只是征服大红龙的子孙，这样才叫打败大红龙，战胜大红龙，这才足以证明神在全地作王掌权，证明神的大功告成，神在地有了新的起头，神在地得了荣耀。因着最后的美景，所以神不禁抒发心中的豪情：‘我的心在波动，山随着我心也在有节奏地欢跳，水在欢舞，浪花拍打着礁石，我心难以表达。’从中足以看出，神所计划的正是神已作成的，是神已预定好的，也正是神让人去经历、让人看见的。国度的前景是美好的，国度的君王是得胜的，从头到脚不曾有一丝血肉相连，全是神圣的成分，全身焕发着神圣的光彩，不曾有一点人意的掺杂，全身上下尽都充满公义、充满天上之气，散发着诱人的清香之气，犹如《雅歌》里的良人一般，是比众圣都美，比古圣更高，是所有人中的标杆，是人所不能攀比的，是人不配正视的，神的荣颜、神的面貌、神的形像无人能达到，谁也不得比试，无人能用嘴来轻易赞美一番。”

“当神拯救人时，当然不指选民之外的人，就在这时也正是神洁净、审判人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因着神的说话而痛哭流泪，或是瘫倒在床，或者被击杀在地落入死亡的地狱。”今天上午交通了一下征服、拯救、成全。征服是什么呢？交代给你一件事，你能做了这件事，你能服在神的话下了。“当神拯救人时，当然不指选民之外的人，就在这时也正是神洁净、审判人的时候”，那什么是拯救？就是洁净、审判。你接受审判刑罚，能够用实行真理来代替你的过犯。做人、做事按着神话去做，以神话为根据，有了做人做事、看人看事的准则了，那这个人就怎么了？这个人就蒙拯救了！“所有的人都因着神的说话而痛哭流泪”，从教会建造过来，那些跑断腿、累断腰的人，他就有资格了，

资格大大的人是不是更要痛哭流泪呢？（嗯。）他为什么要痛哭呢？他觉得他付出得太多了。最后得着一个什么？最后得着一个神不称许，神要的不是这个！最后神还要说你是在与神搞交易！没有一个人想用一生来敬拜神，都想骗取神，换取一个好的归宿。结果跑断腿、累断腰，最后没有换来好的归宿，这是不是做了个赔本买卖？（嗯。）“所有的人都因着神的说话而痛哭流泪，或是瘫倒在床”，怎么瘫倒在床呢？在跟随神之时做了很多神不称许的事，瘫倒在床！“或者被击杀在地落入死亡的地狱。”作工时期搞个人经营，在神的经营中掌管人、控制人，与神争夺权力、地位，做了敌基督，直接搞着拆毁，最后被击杀，直接落入了地狱。这是神拯救人的时候所发生的景象吧？（嗯。）现在神交通了各类人的表现，你有什么样的表现就证明你是什么样的人，神是不是把各类人的结局都宣布了？这是不是相当于古代考状元贴状元榜？考试结果宣布出来了，让人对号入座了，每个人看了榜以后，是不是什么表情都有？（嗯。）中了榜的人是高兴、喜乐，在那儿激动地跳舞，回家请客吃饭呢；落榜的人是哭呢，“复习了好几年，最后还是落榜了，还活什么人呢”，结果自杀了。咱现在跟随神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什么人也有！（嗯。）“因着神的发声，人才开始认识自己”，现在有这种感觉了吧？人开始认识自己了。“若不是这样的话，人都是癞蛤蟆的眼——往上看，谁都不服气，谁都不认识自己，不知道自己到底够几个砝码重，人真是被撒但败坏到一个地步。”今天陆山给咱表演了一个“癞蛤蟆的眼——往上看，谁都不服气”，陆山看着卫晋在那儿交通呢，他对卫晋服不服？（不服。）他看到夏彤在那儿交通呢，他和夏彤没多接触过，他对夏彤没多少了解，但他对夏彤服不服？（不服。）所以你是“癞蛤蟆的眼——往上看，谁都不服气，谁都不认识自己，不知道自己到底够几个砝码重，人真是被撒但败坏到一个地步。”陆山今天有了一个外号，什么外号？（陆山：癞蛤蟆。）癞蛤蟆的眼——往上看，谁都不服气，不认识自己，不知道自己有几两重。你还没路呢，你就给人家交通，就要让人家改变人家的观点呢，你跟人家说，“神就是要改变你的观点呢”，具体神让改变哪儿呢？你也不知道。“正是因着神的全能才把人的丑恶嘴脸描绘得栩栩如生，让人看了之后都对照自己的本来面目。”今天解剖陆山的表现，这是个“代表作”，是吧？不等于就他一个人是癞蛤蟆，都是癞蛤蟆！刘荣也是个癞蛤蟆，刘荣能不能看得起陈

寻？她可不止看不起陈寻，在那个地方干活的所有人，她都看不起，为什么呀？她说，“那个什么什么得处理呢……”，就这一句话，刘荣是不是就把他们所做的都否了？（嗯。）“他们就不知道还得处理！”甚至她连我也看不上，“弟兄，你就不知道这个事还得处理？”因为她是在和我说呢，“这个事得处理”，这就是“癞蛤蟆的眼——往上看，谁都看不起”，她不知道我还干了两年呢。我要是第一年干，你这么说，我心服口服，可我干了两年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干两年了，我干两年了我连这个也不知道啊！

“人都知道，似乎自己脑海中有多少大脑分子神都是一清二楚，更何况人的丑恶嘴脸或人的心思意念呢？”我和你交通的时候，为什么我就即使打了你，你也不敢跑呢？什么原因呢？（卫晋：因为你知道我们心里想啥。）你觉得你包住不说就谁也不知道了，可我把你的心思意念说出来了，你怎么呀？你服了，“我算是服了”！“在‘全人类犹如被清理一般，所有的人都被这道来自东方的光柱照得原形毕露，两眼昏花，不知所措’”，你们有没有“两眼昏花”的感觉？卫晋今天表演了个“两眼昏花”。我一让卫晋说说这一段时间的经历，卫晋一下就“原形毕露”了，“两眼昏花”了，“昨天晚上我还知道这个刺激我的话，今天早晨就给忘了”。（卫晋：你问我还有吗？我一下觉得没了。）没了，把重要的事，把我要听的事给忘了。“这句话当中足见，到有一天神的工作结束之时，整个人类就都经神的审判了，谁也逃脱不了，神要将全人类的人挨个‘处理’，一个都不放过，这样才能达到让神心满足。”一个都不放过！（卫晋：今天就是一个都没放过。）今天这还不是挨个的，这是什么？这是一批，是吧？现在是我给你们交通了，接下来就是你们下去给他们交通，我说你不是个人，是吧？（卫晋：对。）我说你是癞蛤蟆，你得下去给他们交通，“你们都是癞蛤蟆”。你说他们是癞蛤蟆，你得拿出一个事实、拿出一个证据来，“你做什么什么了，所以你是癞蛤蟆……”，得让人心服口服。所以看了这篇话，人人必须得写一篇文章——《我就是魔鬼》。什么是魔鬼，咱也交通了，你所做的这些事，的的确确就是魔鬼。所以你得把这个经历文章写出来，必须人人都写！写不出来的人不配当带领！因为你写不出你

是魔鬼，说明你对自己就没有认识，你不知道自己有几两重。你对你自己没有认识，对你的败坏性情没有认识，你怎么去带领人呢？你怎么去作工呢？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当你们能真诚地把《我就是魔鬼》这个见证文章全部写出来以后，这就是打败撒但的一个见证！怎么了？被神征服了！只有把你征服了，你服服帖帖的了，“呀，我就是魔鬼！”从心底里说出来自己是魔鬼，这才算把你征服了！你说，“卫晋做那个事了，陆山做那个事了，刘荣做那个事了，我没有做呀”！你认识不到你是魔鬼。只要你认识不到你是魔鬼，那就说明你这个人太狂妄了！就像昨天说小林呢，“神说人不值得信赖，你不是其中一员？你不在里边，你是不是太狂了？”（嗯。）撒但最大的一个性情是什么？就是狂妄！如果你认识不到你是一个魔鬼，那就证明你还是原封未动的撒但！这不就会分辨了，简单吧？（嗯。）你真实地认识到自己是魔鬼了，那这个人就征服了！如果认识不到，证明这个人还没有被征服，还是个野驴、野马呢！他是不自量力。还狂妄得不知道天高地厚呢！这就证明他还没有俯伏下来，没有俯伏在神话面前。“一个都不放过”，怎么“一个都不放过”呢？神让众子民作王掌权呢！为什么要让众子民作王掌权呢？就是借着你这个接力棒，让你去管理他们。“这样才能达到让神心满足。所以神说，‘又犹如动物一样从我的光中逃入山洞之中去避难，但不曾有一物能从我的光中被抹煞’。”卫晋今天准备给“洞里”钻呢，是吧？（嗯。）一看这些坐位，哪个坐位是“洞穴”呢？结果哪个坐位也不是“洞穴”，想“逃难”呢，逃不了！

交通《奥秘揭示·第十二篇》（二）

“人都是卑贱的低下的动物，在撒但的手中生存犹如在深山老林中避难一样，但因着万物都逃不出神火焰的焚烧，所以即使是在撒但势力的‘维护’之中，但又怎能被神‘遗忘’呢？”这个话怎么理解？今天就拿陆山说事吧，你说陆山的这个行为够不够卑贱呢？是不是卑贱？自己没有路，自己没东西还想把别人干下去，你说卑贱不卑贱？如果你有东西，有两下子，有那三斧子，拿出来显露显露也算，三斧子你

也没有还要把人给压下去，这就是神说的人都是卑贱的低下的动物。“在撒但的手中生存犹如在深山老林中避难一样”，你说你没东西，还想把人控制住，这是不是要把人控制住呢？（嗯。）你和他们在那发威呢，我发现不了，是吧？（嗯。）你在深山老林避难呢，不让我看见。“但因着万物都逃不出神火焰的焚烧”，陆山一不小心来我面前说了两句，让我抓住了。“所以即使是在撒但势力的‘维护’之中”，什么是在撒但势力的‘维护’之中呢？陆山说什么呀？“我这是在给他交通”，他打的旗号挺好，“我在给他交通，我在帮助扶持他，我在扭转他的观点，他那个观点不对。神不是说让人扭转人的观点吗？我这不是扭转他的观点，给他交通啊！”这旗号打得挺好的。这是什么？这是“在撒但势力的‘维护’之中”，“维护”带了个引号。怎么呢？为你自己说话呢，维护你自己，打了个旗号说“我给他交通呢”！“但又怎能被神‘遗忘’呢？”“遗忘”又带个引号，不会遗忘，就看着你呢，你还往哪跑呢？这两件事情我早就看见了，我只是在心里边想着，一直没时间说，一直就是让陆山赶紧干活，赶紧效力呢，怕影响他呢。我说了他，万一影响了他的情绪，不作工了咋办，先干吧！并没有遗忘了，是吧？咱只是没时间说，不是遗忘了。“在人接受神话的临及之时，所有人的各种奇形怪状又在神的笔下被描绘出来”，陆山这个表现有点奇形怪状啊，一般的人都是有东西，拿着他的那点东西来迷惑人呢，是吧？陆山是什么也没有就来迷惑人，有点奇形怪状。“神正是按着人的需要、按着人的心理来说话的。所以在人来看似乎神是精通心理学，似乎神是心理学家，又好像神是内科手术专家，难怪他对‘复杂’的人那么了解。”人复杂不复杂？（复杂。）“复杂”带了个引号，“复杂”里边代表着什么意思呀？阴险、诡诈。“人越是这样想，越觉着神的可贵，越觉着神的深不可测”，咱现在体尝到了，是吧？（嗯。）你说你敢不敢那样和小林说话呢？（陆山：不敢。）你不敢，是吧？我敢和他那样说话。“人越是这样想，越觉着神的可贵”，越这样说他，他还越觉得可贵，越不敢跑。“越觉着神的深不可测”，这就是征服了，神把人征服了。“似乎在‘人’与‘神’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天界’一般，但又似在‘楚河’两边互相对望，双方只有互相对望，即在地之人只是用眼看看神，却不曾有机会来仔细研究，只是对神留下一片依恋之情。”“天界”“楚河”想起什么了？（陆山：象棋。）象棋里边有天界、楚河。好，那既然想起来了，那就知道神话说的是什么

意思了吧？“天界”“楚河”，看见什么了吗？这就是对立派，你就是和神在下象棋呢，神给你摆设个环境，你是将神一军。我说陆山你这是打压人呢，陆山说，“不是，我这是给他交通真理呢！”我给你揭露解剖的时候你老有辩解、表白，老有你的说辞，咱们之间不能产生一个共鸣，而是在“天界”“楚河”两边互相对望。

“心中总觉神的可爱，但又因着‘神’的‘绝情绝义’，所以不曾有机会在神面前诉说心中之苦，似乎是一个娇妻在丈夫面前一样，但因着‘丈夫’的正直，所以不曾有机会吐露真情。”神说的这些话，是不是给咱描绘得栩栩如生？你是不是有好多心里话想和我说呀？（嗯。）可是我搭理不搭理？（不搭理。）你话还没说完呢，我说：“别说了，别说了。”今天卫晋给我举了三个例子，我想听的，他不说，我不想听的，他要和我说，卫晋在那想呢，“弟兄你也太绝情绝义了”！（卫晋：吐露真情呢，你让我说那我就说嘛，结果又说“别说了”。）特别是你在外边受委屈了，想讲理、想表白的时候，你那个“理”是什么“理”呢？你是为你自己说话呢，让我听着可悲、可恨，信神还搞自己的经营，还要为你的地位、名誉说话，我能让你说吗？这就“似乎是一个娇妻在丈夫面前一样，但因着‘丈夫’的正直，所以不曾有机会吐露真情。”你和我说话就相当于我是“丈夫”，你是“妻子”，是吧？（嗯。）你想撒撒娇呢，可是在我这儿呢，我不给你机会撒娇。“人都是不自爱的贱货”，这话扎心吧？（嗯。）前面说“但又因着‘神’的‘绝情绝义’”，“绝情绝义”带上引号了，“绝情绝义”是你的一种感觉，是吧？实际上是什么？是神对你的一种恨恶。前边是你的一种情形，你的一种感觉，后边就把你的实情说出来了。“人都是不自爱的贱货，所以因着人的‘娇’，因着人的‘不自尊’”，为什么说“娇”？为什么说“不自尊”呢？人来我身边经常说什么话呢？“别人欺负我了，别人伤了我的面子了。在教会里这个和这个斗了，那个和那个斗了。”今天我说卫晋什么了？你去下边作工不应该注重调解他们之间的矛盾，你应该注重神的作工，因为他们都属于什么？“娇气”！互相打斗，可你是去给他们专门解决这些问题去了。“所以因着人的‘娇’，因着人的‘不自尊’，我对人的恨恶不知不觉中加重几分，从而心中的怒气油然而生”，你们

是不是感觉到了？这个话就是我刚才和卫晋说话的时候，卫晋提出那三件事，我听不听啊？（不听。）你太“娇”了，太“不自尊”了。我让你当带领，是让你把他们往神面前带呢，是让你来完成神交给你的任务的，是让你考虑工作当中最主要的工作你该怎么做。可你不搭理我交给你的这个任务，你不搭理这件事情，你是去搭理那些无意义的事情。在我这儿怎么看？你太“不自尊”了！“我对人的恨恶不知不觉中加重几分”，这就是我对卫晋加重了几分恨。你说我带领你多长时间了？到现在你还为你的那些鸡毛蒜皮的事，为了你的名利在争执，有意思吗？让你作为一个负责人，作为一个带领，我在你身上的托付，你不是去担当，你不是贴着我的心，为神的旨意早日在地上成就，为着神的作工赶紧起来配合。你是坐在这个位置上搞着个人的经营，你说我该不该恨你？

“我对人的恨恶不知不觉中加重几分，从而心中的怒气油然而生，在意念之中犹如有了创伤一般，对人早就失去希望，但又因着‘我的日子又一次逼近了全人类，又一次将人类唤起，使人类又有了一个新的起点’”，你一次又一次的悖逆，我一次又一次的击打、解剖你，每一次的审判刑罚都是一个新的起点，“使人类又有了一个新的起点”。在教会建造的时候，你能够为神抛头颅、洒热血，那是一个起点，是吧？国度建造又是一个新的起点，你抛头颅、洒热血不行，还得怎么呀？得有内在的变化，你有良心的发现，这是你应该做的，不是说你有多大的功劳，你没有什么可夸的，这是你作为一个受造之物该做的，这是不是一个新的起点？（嗯。）“所以又一次‘鼓起勇气’来征服全人类”，这个“鼓起勇气”带了引号，什么意思呢？这“鼓起勇气”代表什么？神在忍耐着，按抑着心中的怒火。你看前边怎么说的，“从而心中的怒气油然而生”，你说我对卫晋有没有怒火？是有怒火的。可是怎么呢？一次又一次，又有了新的起点，所以又一次“鼓起勇气”。你说我对卫晋是不是该失去信心了呀？（嗯。）对陆山是不是该失去信心了呀？对周围的人群是不是失去信心了呀？

说到这儿想起和SJ经常争执的一个话题，什么话题？这个话题就是我的安危。我现在处于一种什么境地？在大红龙眼里，我现在已经是什么了？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人家现在是忙得顾不上管你，如果顾上管你，人家立马就能来抓你。和你说这个是说什么呢？我是处在一个什么境地，我是冒着一个什么样的风险在与你交通，我的心思是在想什么。SJ是在考虑我的安危，让我怎么隐藏作工。在我这儿怎么看呢？我想怎么隐藏作工有用吗？有意义吗？没用、没意义。什么有意义呢？在我这儿是什么观点？众子民越成熟，大红龙越垮台，我的意思是和撒但在赛跑，和大红龙在赛跑。在它还忙得没有顾上管我的时候，我先把它打倒！那我怎么才能把它打倒呢？我把众子民作成，众子民成了，它自然就倒了。我不是直接和大红龙去打，我对大红龙是一种不搭理的态度，我只管供应弟兄姊妹。我只要把弟兄姊妹带上了信神正轨，人人都进入正轨了。也就是说，众子民都成熟的时候，大红龙就垮台了。它垮台了，我是不是就安全了？（是。）我现在要想安全，不是说怎么保护我的安全，而是我现在还得赶紧作工，赶紧作工的目的是要唤醒众子民。当众子民被唤醒的时候，我就安全了！众子民如果迟迟唤不醒，我就处于一种危险状态，这就是一个赛跑。如果说我光为了安全，然后我不去作工，或者是推延作工，推延了三年、推延了五年，那我就得在这危险地带待五年。如果我能在半年以内唤醒众子民，等半年以后我就安全了！你说我该走哪个路？可是SJ说："你凭想象办事呢！就现在的众子民这身量，半年能醒了？等你唤醒得等到何年何月呢？你能等待众子民去维护你吗？能实现吗？"众子民处于什么状态呀？就是神说的和活死人一样，麻木痴呆，没知觉！再看咱尽的本分，从咱尽的本分就看见了咱与神之间的关系，咱走到了哪个程度。为什么说咱现在就是一个魔鬼呢？咱现在还是一个魔鬼，你还是魔鬼呢，那你带领的下边的人是不是更是魔鬼呀？（嗯。）他能成为子民呀？所以说我在这儿有一种无路可走的感觉，不知道该如何走，你说我不为我的安全，只为赶紧作工，赶紧唤醒你们，可这不是闪电战，"嚓嚓嚓"赶紧唤醒你们，我就安全了。可我多长时间唤不醒呀！可唤不醒我就处于危险期，如果我要维护了我的安全，那我就影响了我的作工了，那众子民苏醒得就更慢了，那我就永远是在炸弹上跑呢！所以这里说"又一次'鼓起勇气'来征服全人类"，和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想唤醒你的心，想唤醒你的

灵，你的心在哪儿呢？我时常看不到你的心，看着你在跑呢，看着你在忙呢，你为谁忙碌呢？你自己每天省察省察自己，你所做的是什么呢？“所以又一次‘鼓起勇气’来征服全人类”，这是不是再一次的作工呢？（嗯。）带着伤痕来作工，鼓起勇气来征服全人类。“来缴获大红龙，来打败大红龙。”“鼓起勇气”来，我来这儿和你交通，唤醒你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缴获大红龙，打败大红龙。大红龙在哪儿？你与我对抗，你为什么与我对抗？就是指你身上的大红龙，把你身上的大红龙捆绑了，你成熟了。如果说唤不醒你，我的作工作不成，拦阻了神的工作，神不等待任何一个跟不上他步伐的人。

“按神的本意：在中国只是征服大红龙的子孙，这样才叫打败大红龙，战胜大红龙，这才足以证明神在全地作王掌权，证明神的大功告成，神在地有了新的起头，神在地得了荣耀。”征服，是神的工作，拯救是什么？是附加的。那怎么是征服呢？（陆山：就是能听神的话。）“这样才叫打败大红龙，战胜大红龙”，就是把你身上的那个毒素，对抗的情形，打败它，让你能够顺服。像亚伯拉罕一样，神让他献以撒他能按神的要求去顺服，能够把以撒献上。我交代给你的事情，你能够去做。在你不明白神的心意时，我把神的心意转化成一种具体的行为要求你，你就能按着这个去做。工作上我说了多少，你们听见我说的话了吧？你也听见了，我说了不止三四次，就连一个这么简单的话，你也难以实行。我的话在你心里边有多少分量呢？你对这个人尊重不尊重？他说出话来，在你身上管用不管用，这是不是最大的显明？（是。）你是不是服在他的话下了呢？他吩咐你的话，你是不是按他的吩咐去做了呢？神在中国只是作一个征服的工作，人人能够按他的话去做，就被征服了，没有自己的意思，让你倒栽柳能栽柳了，你也不需要摸索神的心意，你能够只管这么去做，那就把大红龙打倒了。

“这才足以证明神在全地作王掌权”，也就是说当你尽本分能够按着我的安排去做了，你卫晋不是一到了六点多就想着，“我该下班

了，我家里边狗还没吃呢，我该去遛狗了。”你心里寻思的是，“我这个本分尽好了没有，我是不是维护神家利益了。”神看的是人的态度、观点，看你的心给谁了，你在这儿作工不再是打工的了，不再是与神搞交易了，而是用心去做这个事，让神看见了，也就是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了。当你也这么做了，他也这么做了，都在用心做这一件事的时候，神家还有难事吗？神举过一个例子，当三个人同心合意地祷告一件事的时候，神可以把一座山挪去，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让你们三个人同时祷告，神给你挪去这座山。是要告诉你，只要你同心合意为着神的旨意去做事，神就垂听，神就会按着你的求告作工。刚才说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是人的一个见证，神要证明他的国度在地上成立了，神要证明人都服在他的话下了，而不是活在撒但的权下了，那只有用你的活出来证明。“这才足以证明神在全地作王掌权，证明神的大功告成，神在地有了新的起头，神在地得了荣耀。”这就得着了荣耀！你尽本分呢，不用让我去和你说这个本分该怎么尽，你能够用心的去做，“这个本分怎么能尽好，怎么是有正常的活出”，这些事你都能自己去打理了。当你能够自己去打理的时候，神就得着荣耀了。这些人为什么要凭这个心去做呢？他挣钱吗？他没有挣钱。为地位吗？他不是。不是地位、钱财，不是为名誉。原来撒但捆绑、迷惑你，让你为了地位、名誉、钱财这些东西活着，可你在这儿尽本分，不受这些东西诱惑，完完全全就是为了尽本分，完完全全就是为了见证神，顺服在神的话下，这叫什么？这就是神得着荣耀了！这些人完全活在了神的话下，没有一点的掺杂，神就得着荣耀了！这样神的国是不是就建立了？神的国建立了，撒但的国才能怎么呢？（垮台！）垮台！先羞辱它，打败它是要羞辱它，神不是灭不了撒但，神是要怎么呢？神是要让撒但服气。就像约伯站见证，约伯站了见证了，撒但才能退去；你站不住见证，不让它退去。

“因着最后的美景，所以神不禁抒发心中的豪情”，我这是不是把最后的美景告诉你了？最后的美景是什么？你所做的一切不凭撒但的生存法则，完全是什么呢？完全是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自己的想法，完全是通行神的旨意，神让你做什么，你就按着神的心意去做什

么，就能够用心去做，不图报酬去做，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一个美景，最后的美景。“所以神不禁抒发心中的豪情”，当我看到这样的景象时，你说还用我去这边、去那边吗？（不用。）我哪也不用去了，只需要我和你说一句，你就把这件事情做完了。看见这个美景了，不禁发出了心中的豪情。“我的心在波动”，你说我要看见这样的美景，你说我的心情激动不激动？我看见卫晋原来是做什么什么的，高大上，是吧？现在成了一个小小的受造之物，没有前途命运，啥也没有，你看人家还能尽上忠心，我的心情是激动的、是波动的。“山随着我心也在有节奏地欢跳”，这个又说到什么了？当神的心波动的时候，万物是不是有变化了？（嗯。）“山随着我心也在有节奏地欢跳”，现在欢跳了没有？（没有。）怎么没有？外国有了没有？昨天好像又有地方地震了，是吧？在中国也有地震，经常是三级地震、四级地震，证明什么？神的心是微微震动，我看到卫晋有点微微震动，但还不能欢动。“山随着我心也在有节奏地欢跳”，山还不能动起来，仅仅是个颤抖。当你能够站住了，山就开始大动，超级地震，什么时候是超级地震？等你站立起来的时候。“水在欢舞”，这两天好像有地方被水淹了，是吧？遭水灾了吧？（卫晋：外国多。）中国前两天是有雪灾了吧？（嗯。）“浪花拍打着礁石，我心难以表达”，神的每一句话都不是空话呀，你以前看这些话，觉得好像仅仅是形容心里有一种激动，是吧？（嗯。）现在看都有事实，水欢舞了，因为什么呀？因为洪水要开始了，当你站立住的时候，神就开始作工了，神的刑杖就开始发挥功用了，山要开始倒塌，水要开始咆哮。“浪花拍打着礁石”，是什么？这句话好理解吗？（海啸。）浪花拍打着礁石不是海啸。今天我和你说的这些话，你在教会里再去和他们交通，你交通出来的仅仅是个浪花。至于他们心里那些根深蒂固的撒但哲学、法则是什么东西？（礁石。）太坚硬了。浪花拍打着礁石，你就拍打它，直到把这个礁石打烂。“我心难以表达”，为什么呢？陆山原来是靠撒但法则活着呢，然后人家能够去拍打礁石了，你说我心情激动不激动？（嗯。）“从中足以看出，神所计划的正是神已作成的”，现在是不是已经看见有一点了？（嗯。）“是神已预定好的，也正是神让人去经历、让人看见的。国度的前景是美好的，国度的君王是得胜的，从头到脚不曾有一丝血肉相连”，这是你对神的一个认识、看见，没有一点血肉相连。“全是神圣的成分，全身焕发着神圣的光彩，不曾有一点人

意的掺杂，全身上下尽都充满公义、充满天上之气，散发着诱人的清香之气，犹如《雅歌》里的良人一般，是比众圣都美，比古圣更高，是所有人中的标杆，是人所不能攀比的，是人不配正视的，神的荣颜、神的面貌、神的形像无人能达到，谁也不得比试，无人能用嘴来轻易赞美一番。”咱今天吃喝的是不是比众圣都美，比古圣更高？就咱那天交通的亚伯拉罕，他是神所喜悦的吧？（嗯。）可是他明白神心意吗？（不明白。）你得着的是不是比他还高呢？（嗯。）比古圣更高，他是古圣，但是你比他还高！

“神的话语无穷无尽，犹如涌流的泉源一般永流不干，所以就神的经营计划中的奥秘谁也测不透，但就神来说却又是说不完。就神要把全宇重新更换、彻底变化这一事，神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语言述说了好几次，但一次比一次加深，‘我要让所有的不洁之物在我的眼中化为灰烬，我要让所有的悖逆之子从我的眼前消逝，永不存留’，为什么神要多次这样说呢？难道神不怕人觉着厌烦吗？人只是在神的话中来摸索，想借此来认识神，但总忘记检查自己，所以神用此方式来提醒人，让人都认识自己，从自己身上认识人的悖逆，从而达到消除在神面前的悖逆。当人一看到神说要‘清理’，人的心情顿时紧张起来，肌肉也似乎停止波动了，马上回到神面前来作检讨，从而认识神。在这之后，就是在人下决心之后神又趁热打铁，将大红龙的本质让人看见，从而人直接接触灵界，因着心志的作用，所以心劲也随着起了作用，这样更增进了神、人的感情，这更有利于神在肉身的作工。这样人不知不觉便有了回忆往事的心情：在以往，多少年来人都信渺茫的神，多少年来人的心中始终不得释放，不能很好地享受，虽然信神，但生活没有规律，似乎与没信以前是一样的，在生活当中仍觉着是虚空没有指望，那时的信似乎成了一种缠累，还不如不信。自从看见今天实际的神自己以来，似乎天地都更换了，生活之中又增添了光彩，不再失望，因着实际神的临及，所以心里踏实、灵里平安，做什么事不再像捕风捉影一般，不再是追求没目标、打拳没定向了。今天的生活更是美好，竟然进入了国度中做子民，以后……在人的心中越想越甜，越想越美，从而更加激起对神的爱，这样在不知不觉之间就增进

了‘神’与‘人’之间的‘友谊’。人更加爱神，更加认识神，神在人身上的工作越来越好作，不再是‘逼迫、强制’，而是顺其自然，发挥人特有的功能，这样才逐渐能够认识神，这才叫神的智慧，不费丝毫力量，按着人的本性而借题发挥。所以在此时神又说‘当我道成肉身来在人间时，人不知不觉便都在我的引领之下来在了今天，不知不觉中都认识了我，但以后的路程究竟怎么走，谁也不知，谁也不晓，以后的路指向何方更无人知晓，只有在全能者的看顾之下方能走到路终，只有在东方闪电的引导之下方能迈进我国之门’。这不正是上述人心中的总括吗？神说话的绝密就在此处，人心所想正是神口所说，神口所说正是人意所愿，这也正是神揭示人心最拿手的地方，要不人都心服口服呢！这不正是神征服大红龙要达到的果效吗？

实际上，有许多话神的本意并非是指字的外表意义，在许多话上神只是故意转人的观念，转人的注意力，在神来说并不注重此话，所以许多的话不值得给予解释。当人都被神的话征服到今天这一个地步时，人的劲又到了一个地步，所以神随之便又提出了警告之言，即对子民所颁布的宪法：‘在地之人虽繁如星星，但在我却了如指掌，而“爱”我之人又多如海沙，但被我选中之人却并不见多，只是“爱”我之人以外的追求明光之人。’的确，口中爱神的人是不少，但心中爱神的人却是微不足道，似乎是闭着眼睛就可摸清。这是整个信神之人的世界实况。在此之中我们可以看出，神在此时又转入了‘清理人’这个工作之中，说明神所要的、神所满足的并不是今天的教会，而是清理之后的国度。在此时又给所有的‘危险品’提出一个警告，除非是神不作，神一开始作，这些人都将被清除在国度之外，神从来不糊弄，他作事总按一是一、二是二这个原则来作，若是有他不愿意看见的人，他千方百计要将其清理出去，以除去后患，这叫‘清除垃圾、彻底干净’。当神向人公布行政之时，也正是神向人介绍他的奇妙作为、介绍他内在所是之时，因此在这之后神又说‘山之中，有不计其数的猛兽，但在我面前却都驯服如羊；海之下，有人测不尽的海中奥秘，但在我却犹如地上的万物，全部显明出来；天宇之中，有人达不到的境地，但我却在人达不到的境地到处走动’。神意即是：虽然人心比万物都诡

诈，犹如人的心是人观念当中的地狱一样‘奥秘无穷’，尽管这样神对人的实情却了如指掌。在万物当中，人是比猛兽还凶暴的一种动物，但神却将其征服到一个地步，以至于谁都不敢起来反抗。实际上按神之意，人心中所想的比万物中的万物都复杂，令人难测，但神却并不把人的心放在眼里，只是当作眼前的一只小虫，随口就将其征服，随时就将其击杀，随手可以将其刑罚，随便就将其定罪。”

交通了前两段，后面的你是不是就有知觉、有认识了？是不是好理解了？刚才念的这两段，是不是不用细交通了？这里边有一句，“今天的生活更是美好，竟然进入了国度中做子民，以后……在人的心中越想越甜，越想越美，从而更加激起对神的爱，这样在不知不觉之间就增进了‘神’与‘人’之间的‘友谊’。人更加爱神，更加认识神，神在人身上的工作越来越好作，不再是‘逼迫、强制’，而是顺其自然，发挥人特有的功能，这样才逐渐能够认识神，这才叫神的智慧，不费丝毫力量，按着人的本性而借题发挥。”这是不是下一步的路？卫晋今天有什么感觉？今天的生活是不是感觉更美好？（卫晋：嗯，以往感觉到就是被动的，虽然说现在也有那种被动，但是思想里有这种主动往上够的那种心了。以往就是你说这，我干这，你说那，我干那，说到哪干到哪。就是说不上来的那种感觉……）你说这我干这就行了。（卫晋：以往就是那种，逼着、卡着、打着才往前跑，但今天再一揭露解剖，看了这个话，神要的是你主动的，在没人打你，也没人逼你的时候，你能自己主动往上够，是要你自己按神话往上追求呢！以后就得往这方面走呢。）“今天的生活更是美好，竟然进入了国度中做子民，以后……在人的心中越想越甜，越想越美”，刚才咱看了神话，神让你怎么呢？神让你做子民，还要让你管辖，你是不是感觉到越想越甜，越想越美？（嗯。）“从而更加激起对神的爱，这样在不知不觉之间就增进了‘神’与‘人’之间的‘友谊’。”“神”与“人”之间的“友谊”带了引号，这个引号是什么意思？是因着你看见今天的生活更加美好，“竟然进入了国度中做子民”，你是看见进了国度做子民了，所以你才感到甘甜，才感觉到美。要是让你站个约伯的见证你感觉美吗？（不美。）所以说你今天之所以能感觉到甘甜，之所以喜欢来聚会，

喜欢来听道，是因为你感觉到了这是国度的生活，这是国度的子民，是神话带领着你生活，不是神让你站见证。要是神让你站见证，你能感觉到美吗？感觉不到。因为让你站见证毕竟是在你看不见、摸不着的时候。

把你放在我这个角度上，你怎么来看这个美？前是红海，后是追兵，你说美不美？（不美。）试炼的时候，是你看不见、摸不着的，这个时候才需要你的信心，神在加给我信心的同时，也在试炼我，也在试炼你。你现在还没有放到那个角度上，你还达不到，还不敢试炼你呢，因为你还没吃饱、没喝足，经不住！所以你现在之所以能感觉到甘甜，是因为还没有给你加环境，所以后边“神”和“人”，加了引号，“友谊”加了引号，还不是真实的，里边还带有一种交易形式。“越想越甜，越想越美，从而更加激起对神的爱，这样在不知不觉之间就增进了‘神’与‘人’之间的‘友谊’。”这还不是在敬拜神，这只是一种“友谊”。“人更加爱神，更加认识神，神在人身上的工作越来越好作，不再是‘逼迫、强制’”，“不再是‘逼迫、强制’”，就是说，不打着你，不卡着你。我今天给你交通这话是什么意思？我给卫晋交通这话，我下回还打你不打你？我不愿意再打你了，让你自己根据我告诉你的去做，不能再打着、卡着。“不再是‘逼迫、强制’，而是顺其自然”，很正常的，你尽这个本分，你就该这么去做。“发挥人特有的功能”，人特有的功能是什么？神造人的时候给了人思维，是吧？（嗯。）你自己可以去处理一些问题，你可以自己去思维，自己可以去做，再给你摆设环境，这个时候不应该是我再去卡着、说着你去做了。所以说，这就是人的特有功能。咱不是驴、不是马，那驴、马是你必须把它赶到磨盘旁边，打一顿，它才磨面呢，你不把它赶到那边，它是不会做的。所以这是人有别于动物的特有的功能。“这样才逐渐能够认识神，这才叫神的智慧”，神不打你、不卡你。人喜欢得福，是吧？（嗯。）前边给你点得福的享受，给你点前途命运，然后再引导着你，最后让你对自己有所认识，最后让你自发的、顺其自然的认识神、爱神，是一种自然的，而不是逼迫、强制，这才叫神的智慧。“不费丝毫力量，按着人的本性而借题发挥。”人有什么本性？人

不做亏本买卖，借着人这个“做生意”的心，然后一步一步把你带过来。

“实际上，有许多话神的本意并非是指字的外表意义，在许多话上神只是故意转人的观念，转人的注意力，在神来说并不注重此话，所以许多的话不值得给予解释。”今天咱说了哪个话呢？闪电。“当神向人公布行政之时，也正是神向人介绍他的奇妙作为、介绍他内在所是之时，因此在这之后神又说‘山之中，有不计其数的猛兽，但在我面前却都驯服如羊”，神什么时候公布行政呢？“也正是神向人介绍他的奇妙作为、介绍他内在所是之时”，咱一直是不是交通神的奇妙作为呢？你怎么能够跟随到今天？是不是有异象伴随，有神的奇妙作为，你才能明白神的心意呢？神又说，当外国人拥进中国的时候，人家说你给咱交通交通吧，你说神太奇妙了，一句话把他的心拴住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外国人就是来寻求神的奇妙作为，神是不是已经把这话给咱指出来了？（嗯。）但神的奇妙作为是由谁来见证呢？就是咱应该把神的奇妙作为见证出来。“介绍他内在所是之时，因此在这之后神又说‘山之中，有不计其数的猛兽，但在我面前却都驯服如羊……’”，今天是不是看见野兽都驯服如羊了？（是。）咱每一个人都属于野兽，是吧？（嗯。）在神话面前都是张牙舞爪的。“‘……海之下，有人测不尽的海中奥秘，但在我却犹如地上的万物，全部显明出来；天宇之中，有人达不到的境地，但我却在人达不到的境地到处走动’。”这个话能理解吧？什么是人达不到的境地呢？你内心世界的一个秘密，你的诡诈，是吧？（嗯。）就像上边说的，“有人测不尽的海中奥秘”，今天交通的这个主要就是想让你认识自己，写出来《我就是魔鬼》。你只有认识自己了，这才是你信神的开端！

61 国度君王的荣颜无人能比

1　神的日子又一次逼近了逼近了全人类，又一次将人类唤起，使人类又有一个新起点。神的心在波动，山随着神心也在有节奏地欢跳，水在欢舞，浪花拍打着礁石，水在欢舞，浪花拍打着礁石，神心难以表达。

2　神要让所有的不洁之物在神的眼中化为灰烬，神要让所有的悖逆之子从神眼前消逝，永不存留。神不仅在大红龙居住之处有了新起头，更在全宇之下开展了新的工作，地上之国便会成为神的国，成为神的国，地上的国将永远因着因着神的国而不存在，因神已得胜，神已凯旋归来，神已得胜凯旋归来。

3　国度的前景是美好的，国度的君王是得胜的，从头到脚不曾有一丝血肉相连，全是神圣神圣的成份，全身焕发着神圣的光彩，不曾有一点人意掺杂，全身上下尽都充满公义、充满天上之气，散发诱人的清香之气，如《雅歌》里的良人一般，是比众圣都美，比古圣更高，是所有人中的标杆，是人所不能攀比的，是人不配正视的，神的荣颜、神的面貌、神的形像无人能达到。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说话的奥秘揭示·第十二篇》

什么是真正的生命经历

王羽，谈谈你的诡诈。（王羽：年前语柔说二线在作工方面有偏差呢，他们不会揭露解剖，让我过去交通解决呢。因为我之前和语柔配搭过，我觉得人家比我强，我怕丢了我的脸，我就说我不过去了，我在这边儿忙了。过了年以后，江梅跟我说，“做好准备啊，准备抓二线的工作呢。”我心里受语柔辖制，不想过去，我就和江梅说：“抓二线的时候，你们得过来解决解决。”然后江梅又问我：“二线到底有什么问题？”我也没回她。其实自己心里也知道，站在神的一边，为神说话就行嘛。而我是为了我自己的脸面，受语柔的辖制，怕丢了自己的脸就不愿意去，而是让江梅去解决问题。我知道我这里面有诡诈的东西，不担责任、不配合，不愿意去还说是过不去。）你认为的诡诈就是说“过不去”？（王羽：我知道二线有问题，得去，可是自己心里有鬼道道呢，我就没去嘛。我不去面对，让江梅去面对，她替我解决了就行了。）得学会抓自己的心思意念。你的心思意念里边肯定是有诡诈、邪恶这些东西，有的时候是你不注重，一闪而过。但是你所做的事，又受这个心思意念所支配，那你做出来的肯定就是邪恶的！你做出来的是邪恶的，但是你又没知觉。给你点出来以后，你在实际生活当中就能去留心、注意。当你知道什么是邪恶的时候，你做事就会特别注意，你一流露出来这个想法、态度、观点，你就知道你做的这是邪恶的了。刚开始你什么都不知道，但是经过交通以后，你就知道什么是性情了，在背后支配着你行为的这种观点、思想就是败坏性情的流露。这种思想、观点是为自己的、是邪恶的、是诡诈的。这些邪恶的心思意念一流露出来的时候，你就能意识到，你就能够有所觉察。当你能觉察到的时候，你有个自知之明，你有个惧怕感，有个羞耻感，那这个邪恶的东西就到此结束了。那这些邪恶的心思意念就只是在你的意念里面一闪而过，你在意念里面就背叛它了，“这是撒但来给我送的意念，我得制止！背叛！如果我按着撒但送的意念这样做了，就不用说让神怎么鉴察了，自己就没法见人了！我都能看见我自己的邪恶，那别人就更能看见我的邪恶了，我做出来的事就在那儿摆着呢，我怎么见人呢？没法见人了！”咱之前交通过善姊妹，善姊妹她心里想的是，大家看见她做的都是善行，看见她是菩萨心肠，都是高举她、见证她了，所以她才这么去做。当她看见大家看她所做的一切都是恶，她还敢做吗？不敢做也不能做了。这是不是就

远离恶了？你走上这条路了，你才能拿你的经历去带领别人、去供应别人。

今天SJ给你们交通写文章呢，写什么文章呢？写怎么来到神面前，是吧？这是不是具体来到神面前的一个过程？你写文章的时候，得把你的心思意念写出来。你遇到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在这些环境当中肯定有你的心思意念。你的心思意念是怎么寻思的，“我这个心思意念流露的是诡诈、邪恶？还是有神话依据呢？神话印证呢？”你就能省察出来，在这个时候就把正面事物、反面事物分辨清楚了。你分辨清楚的时候，如果你有点儿羞耻感、惧怕感了，你就不敢再作恶了，这就已经制止你的作恶的脚步了。在你要作恶的时候，你再下点恒心去背叛自己，这就是实行真理了。你再把你实行真理的步骤、过程、心里动态、心思意念的变化写出来，这就是一个真实的生命经历的过程，这才叫生命经历。生命经历，什么是生命经历？就是你经过了一个思想斗争，也就是经过了一个正面事物与反面事物的争战，最后站在了正义的一边，站住了正义。你站在了神一边，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了，你能按着神话行事了，这就是一个生命经历。这也是写生命经历类文章的思路。

写文章的这个思路出来了，那写文章有几个步骤？第一步，写神给你摆设的环境。你在写文章的时候肯定要简单描述一下，遇到什么样的人物，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第二步，接下来你要重点写什么？写当这个人、事、物环境出现以后，你所流露出来的态度、观点是什么？你所流露出来的态度、观点肯定是在为了你的肉体利益说话。当你流露出为肉体利益说话的这些存心、观点的时候，你的行为就要按着这个存心、观点去做事。第三步，写出灵界交战的过程。以前，你就是按这个存心、观点去做了，所以说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恶！今天，经历到这儿的时候，你就注重了，当你一流露出来的时候，发现心思意念不对了。“神说什么了？神话是怎么说的？弟兄是怎么交通的？”自己的心思意念与神话发生了冲突，开始打架了，“噢，这就叫

灵界交战！”当灵界交战达到高峰时，神给你摆设了一个环境，使你肉体特别受伤害，“哪个弟兄姊妹伤害到我了，特别让我丢面子”，或者你肉体的利益受到的损失太大，你就产生了一种恨恶的心。当你产生恨恶的心的时候，就产生了报复的心。一有报复的心，你就想用一种诡计、一种邪恶去陷害他、栽赃他，加大他的罪名。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能看到你的行为、你的思想是在为自己说话，是在为自己办事，“我能做出这样的事来，我就是个活鬼样儿，我就是个撒但的差役”，你能意识到这儿，然后寻思“怎么做才是真正的人呢？神对人的要求是什么呢？”在神话和你的肉体利益打架的时候，这是对你的一个试炼。神话说出来了，你的肉体利益受到伤害了，不管多么伤痛，你能带着伤痛去实行真理，这就是为真理而受屈辱，为真理而受苦，这个苦就有价值、就有意义！为什么有意义呢？这就是你实行了一次真理，这就是你站了一个见证，这就是你对撒但的一次蒙羞，这就是你生命长大的一个过程。你把这些写出来，就是你的生命经历文章。

你得把这个争战的过程写出来，你的心思是怎么转换的？刚开始是为自己的肉体利益说话，是与神掰手腕子，是叫嚣！是对抗！到最后因着神话的引导，因着弟兄的交通，因着良心的发现，不能再为自己的肉体利益说话了，最终是让你站在神一边。通过一个什么样的争战，最后看到自己不是个人，作为一个人应该怎么活，该怎么走这条路，然后你按着这个正常人的路去走、去实行，你做出来了，这就是一个完整的生命经历。你能把这个经历写出来，与弟兄姊妹去交通。当你看到弟兄姊妹活在什么难处里的时候，你能用你的经历去带他们，这就是用你的经历去带领他们！人常说换位思考，你看见他处于什么光景，也就是他处于什么情形，回想起你当时的情形，你能够把他的情形和你的情形结合起来，化为一，给他举例子。你当时是什么情形，你是什么样的人，神给你摆设什么样的环境，涉及到自己肉体利益的时候，你是一百个不乐意，你觉得对你的肉体是种伤害，你当时痛苦得就想反抗，可是因着神话的揭示，因着弟兄怎么给你交通了，因着怕别人笑话，“信神多年没有基督徒的形象”，又因着怕自己临到地震、瘟疫……在各种因素下，迫使你停止了作恶的脚步，放下

了手中的强暴，远离了恶道。让你把这个转化的过程成为他的路途，这就是你在带他，这就是你把他带到了神面前，这个能翻清个儿了吧？（能。）真翻清了还是假翻清了？刘翠，翻清了没有？能不能用你自己的话简单叙述出来？什么是生命经历？（刘翠：生命经历就是在遇到的事当中，去寻求神的话，神的话是怎么扭转我里面的思想观点的，我里面有什么想法，然后和神话一对号，认识了，我不能这样做了，认识到了以后，把自己的情形和别人的情形结合起来去带别人。）重点是灵里边的争战。神话、真理、正面事物是怎么把你征服的？是怎么把你里边为自己肉体利益说话的心思意念给打败的？最后是怎么站到神一边的？这个过程是个重点。

如果谈生命经历，只是谈有什么败坏，做了什么事情，但是最后没有路途，没有认识，那这叫什么？（不叫经历，叫经过。）经过是把肉眼能看见的物质世界的这些事情说出来，这是个经过。如果能把自己的邪恶实质，就是把里面的心思说出来，那就不是经过了。如果能把自己当时有什么邪恶的心思意念、邪恶的事实表达出来，说出来，但是停止在这一步了，就叙述到这儿，没有下文了，那就要看他叙述的时候是什么态度了。只是把当时有什么邪恶的心思意念、邪恶的事实表达出来，说出来，会不会有懊悔？（不会。）不可能有懊悔！那他谈这些的时候，百分之九十肯定是在津津有味地谈呢，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后文，也就是说他不会有认识，他没有正面事物，他是活在了这种情形里面不知羞耻！得把这个弄清楚。如果他只是谈他的邪恶性情，但是看不到他里面有懊悔、有羞耻感，还谈得津津有味，那这个人谈的不是认识，别让他迷惑了你们啊！他这是在干什么？（他是在高举见证自己。）他高举见证自己什么？（让弟兄姊妹认为他会认识自己。）高举见证自己，让人认为他会认识自己，是吧？这是错谬的认识自己，其实质是在高举、见证自己，是一种迷惑人的认识自己。其实他并不认识自己，那根本上是什么呢？他这是什么样的实质呢？这就是“亮肌肉”，显露，显露他的邪恶性情，他是与神对抗的一种显露，是一种挑战，他流露出来的是他的一种喜好、向往。他喜好、向往什么？他向往的是邪恶，也是任罪蔓延。你看他有

没有认识、有没有生命经历，最根本的是要看他谈完以后，灵里有没有争战，有没有灵里争战的过程，最后看神话占了他的心了没有，神话作他的主导了没有，引导了他的生活方向了没有。只有引导了他的生活方向，神话作了他的主导，那这个人谈出来的才是生命经历，才是真实的认识。如果他没有活出，他仅仅是有个认识，有了神话的引领，知道这是邪恶的，从神话里也找到实行的路途了，就是自己实行不了，那这个就叫有认识，没实行！经过一番争战以后，能站住见证，这就是一个生命经历！这就是站住了一个见证！

这是不是分了三个台阶了？第一个台阶，只谈你的悖逆，然后里面没有认识。没有认识就是说你没有认识你抵挡神的这个邪恶性情，你只是把这个邪恶性情表达出来了，没有那个羞耻感、恨恶感，这些东西都没有。没有灵界的争战，没有神话作依据引领你行事，这就是在“亮肌肉”，那他追求、向往的就是邪恶，这种人不知羞耻，这是一个台阶。第二个台阶，他把自己的这些败坏性情说出来了，神话也说出来了，他在神话里边也认识到他的邪恶了，有神话的印证，有正确的实行路途，但是他胜不过去，他没实行出来，他只是知道了、认识了，实行不出来，那这个人是什么？有认识，没实行，有认识，没见证。第三个台阶，他能够有认识，神话能够作为他的引导、作为他的方向，他能够把神话实行出来，这就成了他的生命经历了。总结一下，一共三个台阶。第一个就是“亮肌肉”，向人宣布他的邪恶，欺哄人，欺哄自己，是虚假地认识自己。第二个就是有真实的认识，有字句上的认识。字句道理上明白了，知道该走的路，但是没有心志去追求，没有心志去实行。第三个是经过了心里争战以后，最后站住见证的人，这就是有生命经历的人。你带领别人就得用你的生命经历去带他，神话是怎么把你带出来的，你是怎么争战才走出来的，你得有这个具体的过程、有这个细节，让别人听了你的交通以后有路，别人跟着你会走这条路。咱看看《做诚实人才有人样》这首诗歌。

116 做诚实人才有人样

1 曾经为名誉利益放弃做人的底线，公然把欺骗当成谋生的手段，哪管良心道义，哪管人格尊严，只为满足不断膨胀的欲望和贪婪。内心不安挣扎在罪恶的泥潭，无法摆脱这无边的黑暗，生活的富足、暂时的享受，掩盖不了内心的空虚痛苦。人活着做到诚信为什么这么难？人类为什么这么诡诈邪恶？这是什么世道？谁能拯救我？

2 我听见神的声音归回神面前，每天读神话语我获益匪浅，明白许多真理做人才有了原则，是神发表的真理洁净了我的败坏。神审判刑罚的话语伴随我的生活，凡事接受神鉴察心里踏实平安，没有诡诈欺骗活在光明中，心怀坦荡做诚实人终于活出人样式。经历了试炼熬炼我看见神的面，使我在神的话语里得到重生，我今能做诚实人脱去诡诈欺骗，永远感谢神的爱、神的拯救！永远感谢全能神！感谢全能神！

——摘自《教会生活诗歌》

“我听见神的声音归回神面前，每天读神话语我获益匪浅，明白许多真理做人才有了原则，是神发表的真理洁净了我的败坏。”咱今天交通了这个例子，你听见了什么？听见了神的声音。什么是神的声音？是不是非得是神的话呢？一切正面事物来自于神，只要是正面事物那就是神的声音。“我听见神的声音归回神面前”，咱一天所做的，不要说是在尽本分了，就连一个雇工都不是，连一个世上打工的都不是，就是一个正宗的假带领，坐在带领的位置上不作工作，贪享地位之福！咱今天不能再做这个假带领了。咱不能连雇工都不是了，咱要先从做雇工开始。为了咱的归宿梦，为了咱有好的归宿，为了不死在灾难中，也得把自己的责任与使命完成，把神交给咱的托付做好，这是不是最基本该做的？上面第一句话怎么说的？“曾经为名誉利益放弃

做人的底线”，这句话是不是咱真实的一个演绎呢？你就是这么一个戏子，每天就是为了你的名誉、利益，失去了良心，失去了人格，连尊严都没有了，放弃了做人的底线，连人都不是了。“公然把欺骗当成谋生的手段”，咱在尽本分当中把欺骗神当成了谋生的手段。

“我听见神的声音归回神面前”，这是不是审判刑罚人的话？你听懂了，明白了，对了号了，在你身上才能起到作用，才能起到一个审判的作用！你听不懂，对不了号，没有细节，那就不能称为审判，就构不成审判。你听不懂，不通灵，那你就不可能来到神面前。“我听见神的声音归回神面前，每天读神话语我获益匪浅”，读了这些话，今天就看到了自己的真面目了，自己是不是人呢？不是人，自己不把自己当人待。经过读神话，获益匪浅，看见自己就不是个人。“明白许多真理做人才有了原则”，今天咱交通的这个基本能够听懂吧？（能。）能听懂了，你做人是不是就有了一点原则了？“我不能做菩萨了，我也不能做那个过来只为了平账的审计，我不能再做欺哄神的事了，而是得去作一点实际性的工作，作能把弟兄姊妹带到神面前的工作。我白白得来，白白舍去。弟兄给我交通了那么多，神给我交通了那么多，也没有和我要过什么，那我今天就把我所明白的，把我所知道的，无偿地供应给弟兄姊妹，把该怎么做一个真正的人交通给弟兄姊妹，把弟兄姊妹带到真正信神的路上，让弟兄姊妹都能明白人生的意义，起来追求做一个真正的人。”当你知道该怎么做人，当你明白人生的意义了，进入了信神的正轨，并且带领下面的人都明白做人的意义了，都知道该怎么做人了，你的善行预备好了，那你这个人是不是就蒙拯救了？这就蒙拯救了！“明白许多真理做人才有了原则，是神发表的真理洁净了我的败坏。”第一句话说咱是为了名誉、利益放弃了做人的底线，这句话是说在神的话语中洁净了，我不能为了名誉、利益放弃做人的底线。为了名誉、利益做出来的是什么？没有人性，说话不正常，做事不正常，失去人性，失去了一个做人的底线。

“神审判刑罚的话语伴随我的生活，凡事接受神鉴察心里踏实平安”，这是不是一个路途？每天让你读神的话，让你活在神话里面。活在神话里面的目的是要做什么？目的是要审判刑罚的话语伴随你，要时时、处处儆醒你，不要为自己一时的利益放弃了做人的底线，也就是做人的资格、资本。如果你不够做人的标准，神就挪去你不让你做人了。审判刑罚的话语伴随你，是为了让你能够做一个真正的人，也就是为了能够让真理成为你的生存法则，让你在下一个时代可以生存，所以你必须得活在神话里边。“凡事接受神鉴察心里踏实平安”，你做人、行事有神话的印证，所做的是正面事物，你心里就踏实平安。“没有诡诈欺骗活在光明中，心怀坦荡做诚实人终于活出人样式。”终于活出人样式，难不难？江梅，怎么活出人样式？怎么就有了人样式了？路途是什么？（江梅：不随从撒但给人送的意念。）让审判刑罚的话语伴随你，你愿意吗？愿意不愿意？（江梅：愿意。）真愿意假愿意？（真愿意。）

昨天有好几个弟兄姊妹不敢过来，不愿意过来，怕过来！他们怕什么？怕审判刑罚，怕揭露解剖。江梅在这儿还说愿意呢！愿意不愿意？真实的话是不愿意！（江梅：上次你解剖我，说我还想修改行政呢，当时就想讲理呢。解剖我之后，我才认识到我平常给弟兄姊妹交通了，今天神作的就是揭露解剖的工作，可是一临到我，我怎么就不愿意接受揭露解剖呢！我不想让别人说“你怎么就不变呢？”我想变呢，我是不想让人说。）这是个实在话。“我不想让人说”，没有一个人想让别人说！不要说审判刑罚的话了，别人说你一个不好，你都不愿意。（江梅：弟兄刚才说了有三个台阶，第二个台阶是能认识到自己的败坏性情，就是实行不出来。我就是自己能说，但是别人说出来心里面就可痛呢！）你自己能说，别人说出来就可痛呢，不愿意让别人说。你们说她是在第几个台阶？（第一个。）她还给自己带了个高帽子，说她在第二个台阶了！在第一个台阶的人，他能把这个邪恶说出来，其实他不是认识自己，他是种宣告，跟你宣战呢！“我告你说，我可是魔鬼撒但啊，你可不要得罪我，你得罪了我，我——敌基督可不是好惹的！”是种“亮肌肉”，是一种宣示、宣告。可在外边还戴了个

冠冕，“你看我认识自己了，我认识到自己是敌基督了。”其实实际上是在告诉你，“我明明白白告你说了，我就是敌基督，你小心着点儿！世人说，宁愿得罪十个君子，可不要得罪一个小人！我可告你说，你得罪十个弟兄，可别得罪一个我，得罪一个我，你可没有好果子吃！”他心里面就是那样想的，这叫什么？诡诈、邪恶。从外表让人看，“你看，这个带领会认识自己，人家能认识到自己是敌基督……”，把你给迷惑了，你既不敢招惹人家，还被人家迷惑了，服在了人家的权下，成了东亚病夫。如果你真对自己有认识的时候，别人说你，你就不应该痛了，为什么？因为自己就是那个东西。“不用你说，我也知道我是什么东西，可是我就是放不下，就是背叛不了”，这是说了句实在话。“我背叛不了，我放不下，不愿意，我不喜爱真理。别人说我不喜爱真理，我就是不喜爱真理，确实是不喜爱真理。”就像刘志，我揭露解剖他，最后他说出来，“我怎么这么恶呢！”他能说出他怎么恶了，最起码他对自己认识了，认识到他就是个恶人。至于他能不能背叛，能不能实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他最起码能认识到了。

“神审判刑罚的话语伴随我的生活”，什么叫伴随？时刻陪伴着你，这叫伴随。像江梅刚才说的，“我不愿意让别人说”，也就是你不愿意让审判刑罚的话语伴随着你。这里告诉你，得时刻有神审判刑罚的话伴随着你，得时刻有人盯着你，凡事要经神的鉴察。让神话伴随你的目的意义是什么？好比说，我一路走过来，有一句什么神话伴随着我？从一开始，圣灵开启我，就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受造之物，那这句“受造之物”就一直伴随着我走过来。在我办一切什么事情的时候，遇到拦阻的时候，过不了这个坎的时候，或者临到的环境和我的肉体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打架的时候，我就想起来我是谁？（受造之物。）我就想到我是个受造之物，神是造物的主，神是万物的主宰。话虽然不多，就这简单的几个字，受造之物！一个受造之物，你还要干什么呢？省察自己的心，“我是一个受造之物，神给我摆设的环境不合我的观念，即使损害了我的肉体利益了，我过这个关还是不过？我得过，还得见证神，还得宣扬神的名。”这就是让神话时刻鉴察你的心

的目的、意义，就是要警戒你的步伐，这就是受造之物这句话伴随着我了。如果这句话不伴随着我，我一时不知道我是个受造之物了，那我会做出什么事？是不是会做出狂妄的事？妄自称大的事？就要和神抢、就要和神夺！所以我是受造之物这句话时刻鉴察我的心，让我对神产生了一个敬畏，那我就活在了神的保守之中，我不敢与神再争战，不敢与神争夺。“凡事接受神鉴察心里踏实平安”，所以即使人家咒诅我全家死绝，人家说我是大邪灵，我也做我该做的。一个受造之物，还要干什么呢？要让我死，要让我活，那是神的事，不由得我自由选择，我没有这个权利，因为我是个受造之物。造物主给我什么责任，我只管去做就行了，不要想自己有什么归宿。我就是个受造之物，我不想自己有什么归宿了。当你不想你的归宿了，你再去做这些事的时候，你心里边还害怕吗？你心里是踏实的。所以，你按着这个再往前走，不管谁说你是敌基督，就是祭司弟兄说你是敌基督了，你心里起风波了吗？还害怕吗？不怕了！因为你做什么事都有神话的印证了，你是信神的，你不是信人的，有神话的称许了，那我心里是踏实、平安的。

“没有诡诈欺骗活在光明中，心怀坦荡做诚实人终于活出人样式。经历了试炼熬炼我看见神的面，使我在神的话语里得到重生，我今能做诚实人脱去诡诈欺骗，永远感谢神的爱、神的拯救！永远感谢全能神！感谢全能神！”你从我的经历中是不是看到了“神审判刑罚的话语伴随我的生活”？当我揭发检举带领工人的时候，我心思意念里有个什么想法呀？“就这还当小区带领呢，那我也能做了。不做小区带领还不做个教会带领？”当时连小小的教会带领也能看得起啊！这是不是狂妄性情？（嗯。）人人都有地位心，想当个带领。这个时候心思意念就不对了。明明神是让我去揭发检举了，这个揭发检举是正义的，是为了维护正义，神是让把这个邪恶势力扭转过来。因为教会里面有被假带领、敌基督打压的现象，所以必须把这个假带领揪出来。可是我心里有了贪心、有了欲望，我想当带领，心思一不对，神立马给我摆设了一个环境。我正在路上开车了，突然听见“啪”一声，一块石头掉下来，砸在挡风玻璃上，而且是正对着脑袋，把我吓了一跳。我当

下怎么呀？赶紧返回来来到神面前，“刚才是干什么呢？想啥呢？哦，刚才我想到天上当撒但呢，刚揭发了两次就狂得不得了了，还想到半空中去呢！”赶紧返回来，接受神鉴察，把里面的诡诈存心取掉。“没有诡诈欺骗活在光明中”，经过那一次以后，再也不敢有什么野心、奢望了，只是拿着神给的一把两刃利剑行使神的权柄。“心怀坦荡做诚实人终于活出人样式。”2012年，敲锣打鼓三天黑暗，你敢不敢与邪恶势力争战？你按神话去做了没有？我一路走来，我没有打过颤，没有打颤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心里坦荡，我是在做诚实人，活出一个真正的人样来。爱神所爱、恨神所恨，这才是有人样！

“经历了试炼熬炼我看见神的面”，经过2012年敲锣打鼓，三天黑暗，再经过击打牧人，羊群分散，再经过国度建造，你看见了什么？在那段期间，咱是不是经历了极大的熬炼、试炼？这些过了以后，现在呢？就是我之前跟你们说的，人刚进来的时候都是凭一股热心，是用尽全身力量去跟随，是吧？最起码你半年或者是一个月时间用尽全心了。当你过来没多长时间，又来了个什么？来了个揭露解剖，在经过揭露解剖以后，你有什么想法？就卫晋说的那个话，刚开始还觉得跟随着挺好，一揭露解剖以后，他产生了什么想法？“这路对不对呀？”回家还得再翻看一下基督起初发表，看看这个路到底对不对。这是个什么现象？试炼、熬炼。神给你摆设的环境不合你的观念，显明你、试炼你、熬炼你。在试炼、熬炼的过程中你看见了神的面，在揭露解剖中看见了自己的丑相，是不是也看见了自己的归宿了呢？当你看见自己没有归宿的时候，你想过什么？逃跑、背叛。那这些是不是都是试炼、熬炼呢？（是。）

“经历了试炼熬炼我看见神的面，使我在神的话语里得到重生，我今能做诚实人脱去诡诈欺骗”，咱借着这个说说大大和小小之间的故事。第一次是小小告状，说大大欺负他了，然后我就把大大给“打”了。“打”了以后，这个月聚会，大大又跑来告状了，说小小欺负他了。你们说大大还能让小小给欺负了？你们信吗？信不信？（不

信。）不相信！所以他来告状的时候，我就不去“打”小小，我“打”的还是大大。我说：“大大，你是伪装，你是挖坑，你是在陷害小小。”你们说大大委屈不委屈？（委屈。）委屈得不行，我还又说了句什么话？“你是大大，你这棵树太大了，我要让你‘枯干’，让小小在肥沃的土地里面成长，成为参天大树。”大大一听这话，心酸得快掉下泪了，心流血呢！你们说大大心里为什么会流血？为什么会痛苦？我解剖大大，说他是在挖坑呢，他是在陷害小小，这是不是撒但的一种活出、撒但的败坏性情？你说他有撒但的性情，我能让他成长吗？我该干什么？该不该让他枯死？（该打死他。）小小本来就胆小怕事，那我就不能动他了，还得让他先长一长，让他长大。为什么要让他长大呢？因为他现在是小小，有可能是在大大的影响下显得他“小”，是你辖制着他有什么都发挥不出来，他的败坏性情在你面前不敢流露。就像今天说辛慕呢，辛慕在SJ面前敢不敢流露呢？（不敢。）她在景介面前才敢流露。所以说这个大大、小小是看在谁面前了，是吧？今天小小到大大面前了，那这个小小就不能碰了，那就得让小小怎么呢？“你长吧，我给你把大大打得枯死、枯萎，让你长成一个参天大树。”大大一听气得不行了，“让我枯萎，让他长成参天大树！”让小小长大是要干什么呢？是要让他自然流露，抓他的罪状。神要用时间与事实来证明一切，如果没有抓住你的事实、罪状去揭露、解剖你，你不服！刚才我给你举这个例子是要说什么呢？让你明白“使我在神的话语里得到重生”这句话。为什么要让大大枯死呢？是让他那个撒但性情枯死，先把他的诡诈给打死。死去活来，旧的人死去，新的人才能活来。可是他不理解、他不明白，他还在那儿痛苦呢！

“我今能做诚实人脱去诡诈欺骗，永远感谢神的爱、神的拯救！永远感谢全能神！感谢全能神！”我让他枯死的目的，是不是让他去做诚实人呢？（嗯。）他太诡诈了，他给人挖陷阱、挖坑呢，明明他就比小小厉害，还专门在我面前装模作样、演戏！“我今能做诚实人脱去诡诈欺骗，永远感谢神的爱、神的拯救！”你能够脱去诡诈欺骗，你能够做个诚实人，这是不是神作工的果效？所以说“永远感谢神的爱、神的拯救！永远感谢全能神！感谢全能神！”今天交通了这么多，目的是

要干什么呢？（在作工期间，要实际地去做，不要做诡诈人，要做诚实人。）目的就是让你做诚实人。既然你要做诚实人，首先你就得脱去你的诡诈、欺骗。你脱去了你的诡诈、欺骗，你才能做诚实人。你有诡诈、欺骗，你怎么能做诚实人呢？不可能！之前还举过两个例子，不管是审计、善姊妹，还是当带领的，你都是用诡诈来欺骗神、欺哄神。不作实际工作，另搞一套，联合起来欺骗神。所以你得把这个诡诈、欺骗脱去。今天聚会，一开始我让你谈谈你的诡诈，我是想听听什么呢？我想听听你们在尽本分的过程中，是怎么欺骗神的。欺骗神什么了？你找什么理由、借口不作工作的？找什么理由、借口欺骗神的？你没有作实际工作，没有了解下面弟兄姊妹的情形，没有了解他们有哪些难处，你没有尽心尽力地去做，这个里边有什么隐情？你这个隐情就是你的诡诈，就是你的欺骗。我是想听你谈谈这个诡诈、欺骗呢，可是你没有给我谈这些。你只有把这个诡诈、欺骗拿出来，认识到了，你才有实际的路途，你才会有实行，才能脱去。

213 懊悔的心

1 经历神话的审判，看清自己败坏真相，虽然信神读神话，心却没有渴慕真理，我的付出撇弃花费，掺杂着卑鄙的存心，只想从神得着祝福，没有真实爱过神。神那无情的审判试炼，把我彻底显明，消极瘫倒自暴自弃，心中仍挂念前途命运，看看自己颓废的样子，败坏的丑态，贪婪的欲望，虚伪的面孔，怎能不让神恨恶厌憎？

2 对照神话反省自己，我心才幡然醒悟，神的话语都是真理，是我没用心去追求，至今性情没有变化，仍凭撒但毒素活，自私诡

诈、欺骗糊弄，哪有敬畏神的心？我败坏至深没有人样，还想得着神祝福，实在是愚昧至极，瞎眼不认识神的性情。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哪有真实见证？心中懊悔，向神真实悔改，只愿追求真理重新做人。

3 神的审判拯救了我，洁净了我的败坏，话语审判刑罚试炼，除去了我得福的存心，明白唯有得着真理，活着才有价值意义，相信神所作都是公义，我当绝对顺服神。神忍受屈辱痛苦，发表真理拯救人，我却未还报丝毫，心中懊悔焦急万分，怎能让神再苦苦巴望、苦苦等待？无论得福受祸，立志尽好本分，完成我使命见证神。无论得福受祸，立志尽好本分，完成我使命见证神。

——摘自《教会生活诗歌》

目前该有的认识与实行（一）

一、目前该走的路

咱们交通《目前的异象与该实行的路》，目前该走的路就是现在该走的路，“检举原教会带领，得根据神现时的说话，而不是谈过去的往事。”现在让你检举原教会的带领，也就是让你回忆往事，回忆你在原教会时那些带领的所作所为，以及原教会现任带领的所作所为。为什么叫回忆往事呢？因为你现在揭发检举和你以前对他的揭发检举应该有一个区别。以前你检举他也好，或者你弃绝他也好，你对他的分辨、认识是根据什么？（根据自己的观念、想象。）可以说你是根

据你自己的观念、想象，和你自有的那些东西去分辨、认识的。而现在是让你根据神现时的说话来揭露解剖他，目的就是要把神话带入现实生活当中。根据神交通的《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去分辨、认识敌基督、假带领，也就是让你能够真正意义上分辨、认识敌基督、假带领，这就是现在给你的工作任务，让你揭发检举敌基督、假带领。揭发只是个过程，目的是让你学会用神话看事。做人、做事，看人、看事都根据神话，这就是要把你带到真理里边。借着检举带领的这个过程，来让你进入真理实际，让你学会怎么看人，怎么做事，也就是让你把神话带到实际生活当中，因为咱们信神，信的是实际的神。

“回归世界挣钱不信了这样人人皆知的表现不写，跟随国度建造的带领的表现不写”，这里边有两个不写。原教会的带领回归世界了，这是不是已经是背叛了？（是。）他就是属世界的人，不属于神家人，人人都知道了，他也作不成大恶了。他和世上的人一样，那还分辨他干嘛呀，世上的不信派太多了，去分辨他也就没多大意义。所以是让你检举哪类人呢？值得你去分辨的人，也就是他还披着羊皮。回归世界挣钱，不信了的人，他已经不披羊皮，已经穿着狼皮了，你还分辨他，那就没必要了。让你去解剖、分辨、认识一个披着羊皮的狼，是要操练你的分辨能力。第二个不写是已经跟随了国度建造的带领的表现不写，为什么不写这个呢？是因为这跟神的作工步骤有关，跟随国度建造的这个人，在国度里边还有最后一次审判。审判从神家起首，神现在是要各从其类，要先把在原教会的人的罪状收集起来。为什么要这样区分开呢？后边括号里说，也可以检举现教会的带领，但不归列在这里面，分成两类。现在主要是让你写原教会里边的，把这个分成一类，把现教会的分成另一类。咱现在国度建造里的带领工人，需要你去分辨、认识他，检举了以后，咱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他。而让你写原教会，是要把他放在烈日之下酷晒。还有一个原因是根据神话看事，神说：“在教会建造时期，神丝毫不提国度建造之事，即使提起也是以教会建造时的说话的方式提起，当进入国度时代神对教会建造的事或某些作法都一笔勾销，只字不提，这也正是常新不旧

的‘神自己’的本身含义。”（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说话的奥秘揭示·第十篇》）你要跟上神的作工了，神说以前的一笔勾销，如果你要是背叛了，那就是新账旧账一起算。跟上国度建造了，这就是一个转折，这就跟上了神的步伐，以前的就一笔勾销。所以现教会的带领在原教会里的表现咱就不写了，那只是你对他的一个认识，你可以写他在现教会的表现。但是原教会的带领那就不一样了，因为他没有跟随国度建造，他就属于是背叛，那就得和他新账旧账一起算。你看我让你作这个工作是不是根据神话看事？做人、做事，看人、看事就得有神话依据。对待人得有原则，对待跟上步伐的人一个对待方式，只说现状，不翻旧账，即使翻出来，那也仅仅是你的一个认识而已；不跟随的是另一个方式，新账旧账一起算。

“其他原教会现任带领和曾经做过带领的表现一律写。”原教会现任带领的表现，或者曾经做过带领但现在不是带领了，或者现在被开除了、隔离了，只要没有跟随国度建造就得写。“就像开除通告一样，一封只写一人，不同的是要用神话加以揭露解剖。”主要是用神话加以揭露解剖，一人一份总结出来，就把这个人各方面的表现都写出来了，你知道他干了这个，他知道他干了那个，加起来以后就把这个人的整个人性暴露在光中了，就完善了。“其中不能加个人的恩怨，是洁净了的检举。”让你去揭发检举他的时候，不是让你去报仇雪恨，一方面是操练你的分辨、认识，另一方面是操练你对待人的原则。你检举他是因着他对你的伤害，你的利益受到伤害了你检举他呢？还是你站在神一边看事的？这是不是也是个显明？（对。）对你显明是你的一个进入，这是双重的。一个是分辨，一个是你自己的显明、进入。“根据神现时的话来揭露解剖，不要纠缠是非对错，只谈他的性情。”这就是咱以前一直交通的态度、观点，是吧？（嗯。）让你学会去看人的性情，而不是看他的外表行为好坏。所以就是操练你只谈他的性情，也就是谈他的邪恶思想，谈他的观点，谈他的态度，谈他的心思，而不是谈他做过什么事，有什么是非，有什么表现方式。也是操练你去认识人、分辨人。你这样操练出来以后，就对人的实质有一个认识，就不会再被他的外表行为欺骗了。

“要选民收集各处的信息，然后汇总归纳整理，不要重复，也不要一个个弄一堆给交上来。教会带领在下边收集归纳，小区整理解剖，区里考核修整、补充神话、揭露性情，排序后上交。”这几句话是给了你一个具体的做法、一个具体的方式、一个具体的事项。这是你目前该走的路，是你目前该作的一个本职工作、本分工作。揭发检举这是一个做法，那揭发检举的目的、意义是什么呢？“目的是要把他们扔到硫磺火湖焚烧，是对他们的审判，是要把他们的通行证扔到硫磺火湖，是要捆绑撒但。因为神已经把灾难倒下，是要操练众子民，要子民打败他，不然就会被撒但控制、迷惑、吞吃。所以我们必须站立起来揭露解剖、捆绑撒但，要他无力倒下，要他的民众起来反叛他，以此来打败他。”这个目的能不能听明白？咱之前交通过火湖、硫磺火湖、无底深坑。无底深坑是什么？（撒但权势。）撒但权势就是活在黑暗中。原教会的活在黑暗中，什么也看不见。火湖呢？火湖代表着世界，就是一种煎熬，没有路途、没有目标、没有方向，这就是在火湖里边了。硫磺火湖比火湖厉害，它直接焚烧灵魂深处的东西，也就是洁净你的东西，硫磺火湖是焚烧灵魂的。那怎么就是焚烧灵魂呢？那只有让你进入灵里边，揭露解剖你的思想观点、态度，就是在揭露你本性实质，揭露你灵魂深处的东西，揭露这些的时候，让你看见你自己所作的恶了，让你难熬、煎熬，这就是把你扔到硫磺火湖了。就像刘志表演以后，一揭露解剖，如果他能认识到，“看我做的什么事呢！”他还表演吗？再表演，抬不起头了，丢人呢，立马就进了硫磺火湖里面了。如果认识不到呢？那就在无底深坑，一片漆黑。“目的是要把他们扔到硫磺火湖焚烧，是对他们的审判”，要把他们的罪行揭露出来，揭露出罪行，敌基督、假带领是不是就活在光中了？（嗯。）也就是让敌基督、假带领活在光中。虽然说神交通了那么多话，但他们对号不对号？都不去对号，需要咱去帮他对号，咱帮他和神话对号，把他揭露出来，他就活在了光中。虽然敌基督、假带领活在了光中，这光对他来说是什么感觉啊？太刺眼了。就像保罗在大马色路遭到了神光的击杀，眼睛就瞎了。所以说这就是把敌基督、假带领暴露在光中，让烈日酷晒，让人人都能看见他们的恶行。酷晒是为了什么？后面说了，“……是要捆绑撒但，因为神已经把灾难倒下，是要操练众子

民”，把灾难倒下就是让敌基督、假带领来残害众子民，让你恨恶大红龙。你真的恨恶吗？必须要让他做出事来，你才能恨恶他。“要子民打败他”，咱今天能够把他放在光中，能揭露解剖他，这是不是就是打败他呀？（嗯。）如果你不把他打败呢？“不然就会被撒但控制、迷惑、吞吃。”这是不是咱经历过来的？你如果不揭露解剖敌基督、假带领，他就要迷惑、捆绑你。就像过渡时期，我给你传国度建造的时候，带领工人告诉你不能看、不能听，一见面就能被迷惑走了，让你不听、不看、不接触，这是不是就把你给迷惑、控制、吞吃了？如果你不揭露他，你就会被他控制、迷惑、吞吃。“所以我们必须站立起来揭露解剖、捆绑撒但，要他无力倒下”，这就是争战，你把他打倒以后，他还敢捆绑你吗？他说出一句话你就能把他打回去了，你这个打回去是把他揭露出来，把他灵魂深处的那些毒素揭露出来，把他丑恶的嘴脸撕下来了。“捆绑撒但，要他无力倒下，要他的民众起来反叛他”，把他揭露出来的目的，不仅要让他不敢捆绑你，还要让他的“子民”，也就是被他迷惑的傀儡、走狗，看见他所做的是什么。

从现在的神话交通是不是就可以看见：神已经把各类人的命运宣布了！但他们不对号。当你帮他对号的时候，帮他把他每天崇拜的三级机构，他的带领工人的所作所为、言行举止一对号，他一看原来他跟随的“父亲”，他认为的带领，才是真正的敌基督、假带领。让他看清以后他还跟随吗？他不仅是不跟随敌基督、假带领了，而且他还看见在他受敌基督、假带领迷惑控制的这几年来，别人追求真理，生命突飞猛进的时候，他却活在沉睡之中，一直让敌基督、假带领捆绑得不听、不看、不接触，活在黑暗之中。神作工一结束，瘟疫来了、地震来了，他看见那些不信派受惩罚的时候，他心慌不心慌？（心慌。）瘟疫还没有临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害怕了，已经看到死亡临到了他，因为他所做的事情已经记在了他的记事册上了。他跟随他的“父”，抵挡国度建造，已经被定罪了，他走向了死亡。怎么走向死亡的呢？是他崇拜的三级机构，敌基督、假带领迷惑了他。那这个时候他什么感觉？恨，恨恶，他要揪敌基督、假带领的领口。如果你把他的罪行揭露出来以后，他揪的是敌基督、假带领的领口。如果你不

揭露敌基督、假带领呢？（SJ：揪的是你的领口。）那他揪的就是你的领口，因为他就成了敌基督、假带领的傀儡、爪牙。咱今天都看见了，是吧？原教会的人不揭露敌基督、假带领，他们被敌基督、假带领迷惑了以后，敌基督、假带领就能让他们假扮公安，拿上手铐，半夜把你逮起来，扔到荒山野岭，管不管你的死活？（不管。）还能抢你的东西，你说他们胆大到何种地步了啊！这是共产党还没倒呢！共产党没倒他就敢如此猖狂，要是共产党倒了呢？现在共产党不倒，他还能受到点制约，他把你放到荒山野岭，他还得注意你的生命安全，一旦这个人发生了生命安全问题，是不是该判他的刑？（嗯。）死罪！他出来抢了，人家报了警，他是不是该坐监？就好像约伯一样，神允许撒但试探他但不能伤了他的性命。一旦大红龙倒了，还有法制社会吗？（没有了。）监狱不起作用了，派出所不起作用了，那他就“释放自由”了。就像神出国了，敌基督、假带领可以大显身手了一样。到那个时候，他认为我要站见证，我要把“敌基督”打死，为神报仇雪恨！谁是‘敌基督”呢？他的父亲告诉他，你就是“敌基督”，你抢占了“他的祭物”，你拆毁了“他的教会”，你比大红龙还邪恶。如果他不明白，被敌基督、假带领迷惑、控制、吞吃，他做了傀儡、走狗，对敌基督、假带领忠心耿耿！那他就会把你打死、治死。打死你，他还会认为他是预备了善行，他是为神报仇雪恨。我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不把他的父亲捆绑起来，他就会跟随他的父亲把你给残害、吞吃，这就是“教会就是战场”的意思。神给你摆设环境，就是你死我活，因为信与不信的本是两类人，本是仇敌。

目前该走的路是什么？目前该走的路就是，你得把敌基督、假带领捆绑起来。为什么这是目前该走的路呢？因为你看见了，灾难已降下，大红龙已摇摇欲坠，他已经快撑不住了，随时有倒塌的危险。如果大红龙一旦倒塌了，你还没有捆绑了那边被控制的傀儡、走狗的父亲——敌基督、假带领，那你就完了，面临你的就不是坐监了，那你就该死了，会被他们给吞吃。也就是神逼着、卡着你往前走；逼着、卡着让你用真理来解决问题；逼着、卡着让你分辨敌基督、假带领。走这条路不是你自愿走上去的，是神把你逼上去的。祭司弟兄告

诉你对待敌基督可以随意处理，你听听这句话多厉害，就好像神在那边给浇油点火，“打吧，打吧，我看你打不打，你不出手他就出手！”你是要等他出手还是你先出手呀？你还想当滑石蛋、老好人？那你就当滑石蛋、老好人吧。滑石蛋、老好人是不是该死了？（嗯。）前边就是给你把大概的异象和该走的路交待一下。咱要抓住神话，根据神话看事，再一个就是要经历神的话。

二、在经历中定真神话就是真理

“以前在圣经里提到‘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今天神就要作成这个工作，他要把这个事实成全在你们这些人身上。”（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国度时代就是话语时代》）咱现在的这个工作是从哪儿来的呀？（陆山：根据神话来的。）根据神话来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神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让你看见这一句话就是真理。它怎么是真理呢？让你去体验一下，你今天能吃能喝，你活着没有？（活着呢。）这个活只是维持着你的肉体活着，但你能不能活到明天呢？（不知道。）不知道，能不能活到后天也不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今天咱有神话，神话和你说教会就是战场，你不打倒撒但，他就吞吃你，神话是不是告诉你了？（嗯。）如果有这些神话，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不行，我得先把他的父亲打倒，我要是不打倒他的父亲，他就把我吞吃了。”所以你就知道你该干什么了，是吧？（嗯。）这是不是一个路？（是。）你把他的父亲打倒以后，你是不是就安全了？那你明天就可以活着。如果你没有神的话，你伤害他的父亲吗？“井水不犯河水，人家不打咱们，咱说人家什么呢”，那你就等吧。老好人，看透不说透，还是好朋友。今天和你是好朋友，等大红龙倒了以后，他还和你是好朋友吗？（不是。）你和人家老好人，人家可不和你老好人啊，人家可是要“实行真理”呢！他“实行真理”，他要为神报仇雪恨，人家“爱神所爱，恨神所恨”，恨到永远。他的恨使他举起了刀，他的父亲告诉他说，你就是“敌基督”，你就该死了。他没有神话，他

该死了，你没有神话，你也该死了。神说叫撒但与撒但之间互相残杀、灭亡吧，用神动手吗？（不用。）不用神动手，这就是让你来经历神的话。神话就是真理，你没有神的话没法生存。就这一句话改变了你以前的看法，以前咱就想着，“人活着得靠神口里的话，我看每天我没神话也活着呢呀”，咱就理解不了这话。今天让你经历到这儿了，在经历中定真神，经历神的话，让你看见：没有神话确实不能活。

“神作工结束了，人都要因着神的话而各从其类，因为信与不信的本是两类人，信的是要因神的拯救而存留下来，不信的将要被定罪惩罚而毁灭。”“信与不信的本是两类人”，这是不是也是神的话呀？（嗯。）以前你对这句话有什么认识？“我看着一样呀，人家不信神的人，人家是这样活着呢，人家吃一碗饭，我也吃一碗饭，怎么就是两类人呢？”你分不清怎么是两类人。在你家的不信派，你觉得他和你一样，你分不清，在教会里的两类人你更分不清。现在呢？经历中就看见了，信与不信的本是两类人。怎么是两类人呢？信的人他是尊神话为大，是要尊神为大的，他是要神话在他身上作王掌权的，是要按神话去活出一个真正的人，做人、做事，看人、看事都得有神话的依据，这是一个信的人。不信的人呢？不信的人是要尊自己为大，天使长的本性，“我认为、我感觉……”。刘志经常三句话不离“我”字吧？这是一个什么代表啊？刘志老说“你就老踩我”，你说我不踩你踩谁呢？因为信与不信的本是两类人，还不仅仅是两类人，还是仇敌。你要起来见证你自己，你说我不踩你能行吗？我非得踩你。如果你允许我踩你，而且每天欢迎我踩你，踩上你三年，你今天就不会做出这个连你自己都感觉羞辱的事来。在这儿又看到了、又经历了一句话，“……信与不信的本不是相合的，而是敌对的。”（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与人将一同进入安息之中》）这句话又确认了吧？是不是真理？（是。）神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让你经历之中定真神，定真这就是真神。“因为信与不信的本是两类人，信的是要因神的拯救而存留下来，不信的将要被定罪惩罚而毁灭。”刚才咱交通的是不是把这个描述清楚了？（嗯。）信的要存活下来，不信的要毁灭。“存活下来的必须得有信他的见证，被定罪惩罚的也必然得有抵挡、背叛、不信的罪

证，这是神公义性情的显明。”咱刚才交通了，信与不信的两类人是不是要“打架”呢？在“打架”的过程中，信的人是根据神话做事，这叫见证。不信的人呢？他成了敌基督、假带领的傀儡也好，被迷惑了也好，或者按着自己的意思去做事也好，这就是一个罪证。你当了他的傀儡，你跟着他残害了神所要的人，你成了一个罪魁。

如果你说，“我谁也不跟”，那谁也不跟是什么结局呢？那你必然是被撒但、敌基督吞吃的对象，那也是死，被惩罚。这个人有没有罪证？（有。）他的罪证是什么？滑石蛋！所以，不信的人又分了两类，一类是跟随了敌基督的傀儡、走狗，一类就是滑石蛋，“我也不跟随你，我也不跟随他”。那些被迷惑了的傀儡、走狗，看到滑石蛋不站二百五十个首领一边，也不站摩西一边，哪一边都不站，他是不是也要残害滑石蛋呀？（嗯。）他认为“我要为神做事，因为神说滑石蛋这种人不能蒙拯救”，滑石蛋就该死了。这对滑石蛋是不是也是一种惩罚呢？（嗯。）他也有了罪证。剩存下来的有了见证，该死的有了罪证，这是不是各从其类呢？（嗯。）“这是神的公义性情的显明。”学会看神的公义性情了吧？公义不公义？（公义。）这公义在哪儿？你怎么看这公义？（信神凭神话活着，就能蒙拯救。）为神说话的、称神为大的，他就活下来了，凡不能站在神这一边的，没有第三条路可走，那就是抵挡神的，那是必死的，这就是神的公义性情。信与不信的本是两类人，本是仇敌，所以神说：“我的审判已完全降临，教会就是战场，你们人人都应有准备，都应为最后一次决战献上你的全人，我必会保守你为我打那美好的胜仗。”（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四十四篇》）所以教会就成了战场，你又看见了一句神话，是什么呀？（教会就是战场！）让你看见了，教会是不是战场？（是。）怎么成了战场的？就因着审判从神家起首，信与不信的争战起来了，教会就成了战场。以前让你看这些话，你看不懂，你经历到哪儿就认识到哪儿。以前说教会是神的心脏，是吧？现在神的心脏又成了战场。我记得那时候我和敌基督争辩、和他打仗呢，他说我不顺服，在教会还能争争吵吵呢？我说教会就是战场，他嫌我争辩、争吵呢，他说我是胡说八道，“教会是神的心脏，你竟敢亵渎神，你说教会

是战场？”那时候不明白什么是战场，经历到这儿了，你就看到，“哦，原来教会就是战场”！

《目前的异象与该实行的路》：“神说：‘这帮狗奴才！恩将仇报，早不把神放在眼里，对神虐待，凶残已极，丝毫不把神放在眼里，行凶掠夺，丧尽了天良，昧尽了良心，将无辜的人类勾引得昏迷不醒。什么古代传人，什么爱戴的领袖，都是抵挡神的东西！将天下之态搅得暗天昏地！什么宗教信仰自由，什么公民合法权益，都是掩盖罪恶的花招！对神的工作有谁拥护？对神的工作有谁抛头颅，有谁洒热血？祖祖辈辈、传宗接代受奴役的人又将神毫不客气地奴役起来，怎能不叫人气愤不止？千古的仇恨集聚在心头，万古的罪恶记在心头，怎能不叫人恨恶？为神报仇雪恨，将这神的仇敌彻底灭绝，叫它再猖狂，叫它再乱踢乱闯！现在是时候了，人早将浑身的力量都准备好，将全部的心血、全部的代价都为此奉献，撕破这魔鬼的丑恶的嘴脸，使被蒙蔽的受苦受难的人从痛苦中奋起，背叛这老恶魔！为何将神的工作拦阻得滴水不漏？为何用各种花招来欺骗神的百姓？真正的自由、合法的权益在哪里？公平在哪里？安慰在哪里？温暖在哪里？为何用诡计欺骗神的百姓？为何强行压制神的到来？为何不让神在自己造的地上任意游荡？为何将神追杀得无枕头之地？人间的温暖在哪里？人间的欢迎在哪里？为何让神苦苦巴望？为何让神声声呼喊？为何逼得神为爱子担忧？黑暗的社会，狼狈的看家狗为何不让神随便出入他造的人间？活在苦难之中的人为何不明白？为了你们神忍受极大的痛苦，忍痛割爱将自己的爱子、自己的骨肉赐给了你们，为何你们仍是置之不理？在众目睽睽之下弃绝神的到来，拒绝神的友情，为何这样无良心？这样黑暗的社会你们愿意忍冤下去吗？为何不将千古的仇恨充满肚腹，而是将魔王的“狗屎”装满肚腹呢？’（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作工与进入 八》）作为一个诚实人、有正义感的人，咋能不把颠倒了的黑白重新扭转过来呢！神的话点燃了人心目中早已熄灭了的灯火，怒火犹然而起，‘……怎能不叫人气愤不止？千古的仇恨集聚在心头，万古的罪恶记在心头，怎能不叫人恨恶？为神报仇雪恨，将这神的仇敌彻底灭绝，叫它再猖狂，叫它再乱踢乱闯！现在是

时候了……。’在神话的引导带领下，诚实人不再限制在只揭发检举的实行中，而是开始对不信派进行揭露解剖，并且是把他们的罪状公布于众，放在烈日之下酷晒，让人人皆知他们的罪行。对于敌基督这类不信派来说，这是他们最要命的地方，因为他们追求的就是地位、名誉、权利，而不是真理，不是从审判刑罚中得着生命的供应。而是感觉神选民识破了他们的诡计，他们不能再迷惑人、控制人、辖管人、吞吃人了，这时候他们就要暴跳如雷，非要变本加厉与揭露他们的人来一个鱼死网破，最终决一死战。就如：他能用开除敌基督、恶人，清理教会的权力来威逼利诱、控制掌管他管辖区的全部人员，让他们跪下祷告，还让他们弃绝咒诅揭露检举他的人全家死绝。更甚的是，他还能组织、迷惑一些不信派、二杆子、半吊子假扮警察半夜到弟兄姊妹家里抢夺财物，绑架人，还把人扔在荒山野岭，这种凶神恶煞的人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现在大红龙还没有倒，社会秩序还没有乱，他尚且能这样，那社会秩序乱了以后，他就是害人、杀人、吞吃人的恶魔，人吃人的现象随时发生。因为神已经让他的心更加刚硬，并且要把法老王的心加给他，要他明知神打开的红海是为营救以色列民，但他还要冒死一搏、对抗到死！这就是神要作成的工作，也就是说魔鬼邪灵都得大显形，因为时候到了。敌基督眼看自己受苦多年一无所得的时候，就会暴跳如雷，并且实施报复，‘我剩存不下来你也别想活着’，开始进行拆毁，竭力地迷惑、吞吃所有能迷惑的人。所以说信与不信本是两类人，本是仇敌，信的人是急得想把更多的人拯救过来，不信的人是想极力地拖更多垫背的，以此来与神对抗、抗衡，想借此来拦阻、搅扰、拆毁神的工作。他的目的就是报复，‘你不让我掌管、管辖人类，你也别想掌管成，我就要搅黄你’。也就是说你不依靠基督口里的话去认识、分辨、弃绝敌基督，敌基督必定迷惑、吞吃、残害你。这就叫你归你的父，我归我的父。审判从神家起首，也就是从神家开始显明，开始宣判定罪，这就是要你去经历、体验神的话，要你在经历之中定真神，认识神话就是真理。”

看了这段话有什么感想？能起到什么作用？神是不是要把你的怒火加大？(嗯。)你在教会里边受到了那么多残害、迷惑、引诱、欺

世盗名，你怎么对待他？对待这些敌基督、假带领你是什么态度？敢不敢说他狗奴才恩将仇报？（嗯。）还记得神怎么交通的血气吗？什么是血气？骂人是不是血气？说你是个畜生，是不是血气？(说得符合事实真相就不是血气。)从外表看是骂人的，但他实质里就是那个东西，这就不算骂人。既然不算骂人，那就不属血气。咱以往说骂人、发怒好像就是属血气的，现在重新理解一下血气的定义。神交通说了，什么是血气？为自己说话，为撒但说话，就是属血气的，为神说话不是血气。简单来说，你说的是事实真相，那就不是血气。祭司弟兄说对待敌基督是不是可以随意处理呀？(嗯。)把你打伤、打残犯不犯罪？(不犯。)不犯罪。但是祭司弟兄还说只是怕污秽了我的手。为什么说不想污秽了我的手呢？以前祭司进圣殿都有要求，不按要求来还得三个月后洁净了，才可进圣殿，免得玷污耶和华的圣殿。大卫一生的愿望就是为神建造圣殿，让所有的人都来圣殿里敬拜神，可是神怎么说的？圣经记载："大卫王就站起来，说：'我的弟兄、我的百姓啊，你们当听我言！我心里本想建造殿宇，安放耶和华的约柜，作为我神的脚凳，我已经预备建造的材料。只是神对我说：'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你是战士，流了人的血。'"（代上 28：2-3）"你儿子所罗门必建造我的殿和院宇，因为我拣选他作我的子；我也必作他的父。"（代上 28：3-6）大卫手上流了人的血，都不能为神建造圣殿，何况今天作为一个事奉神的人，怎么能做这事？神利用大红龙做事，这是大红龙能做的事，不是一个事奉神的人做的事。如果做了这事，就是羞辱神的记号，撒但不服气，要控告。从这里就看见，敌基督、假带领已经邪恶到了什么地步。这些神话就是要加给咱对反面事物的一种恨恶、仇恨。神给你点起这个火，教会就是战场，就是让你和他去争战。

"怎能不叫人气愤不止？千古的仇恨集聚在心头，万古的罪恶记在心头，怎能不叫人恨恶？为神报仇雪恨，将这神的仇敌彻底灭绝，叫它再猖狂，叫它再乱踢乱闯！现在是时候了"，这是让你干什么呀？就是让你把他的罪行全部整理出来，印成传单形式，把他的罪行暴露在光中酷晒。要让所有信神的人都知道他所做的事，这样他就无法再

出来迷惑人了。你要是做到这一条了，那他的傀儡、走狗还有没有？（没有。）没了，把他捆绑起来，他没有傀儡、走狗了，那你就活在了安全地带，那你就活在了神的臂膀之下，你就是掉在狮子坑里边也不怕了，因为已经封了狮子的口。如果你不站在神一边，去为神报仇雪恨，那你就是被他吞吃的对象，他就有可能把你迷惑，他的爪牙也会残害你。（刘志：原教会里当时就谈的这方面，说祭司弟兄说了，等环境许可之后，对待敌基督可以随意处理。）你听了他的话，你是不是他的傀儡、走狗？这就是字句让你死，灵意让你活。你对待一个人，你必须先看清他的实质是什么，然后再根据他的实质对待他，你不要听信哪个人的话。祭司弟兄告诉你说，你得恨恶敌基督，你对待敌基督可以随意处理，可你就没有认清谁是敌基督，你把做在敌基督身上的做在了神的子民身上，那你不是找死？“这样黑暗的社会你们愿意忍冤下去吗？为何不将千古的仇恨充满肚腹，而是将魔王的‘狗屎’装满肚腹呢？”这话是不是让你有恨呢？（嗯，对。）让你爱神所爱、恨神所恨，不要当老好人。要将仇恨充满肚腹，而不是将魔鬼的“狗屎”装满肚腹。魔鬼的“狗屎”是什么呢？魔鬼的生存法则，看透不说透……

三、神拣选人的原则与方式

“对于信的人来说必然要拿起神口里的那一把两刃利剑来行使他的权柄，维护神的名，维护神家利益。对于不信的人来说他注定要凭想象观念为自己说话做事，注定要靠撒但的生存法则来对抗、叫嚣，注定要为自己的虚荣脸面、地位名誉、个人利益而辩解表白。”这里边有两个词，注定的、必然的。我老踩刘志，老打刘志，因为什么？因为刘志总要用他的观念、想象说话。“对于不信的人来说他注定要凭想象观念为自己说话做事”，一个是为自己说话做事，一个是“注定要靠

撒但的生存法则来对抗、叫嚣”，一为自己说话，是不是要对抗呢？（嗯。）为自己说话那就是与神对抗、叫嚣。“注定要为自己的虚荣脸面、地位名誉、个人利益而辩解表白。神要人揭发检举是为了拣选信他话的人，过后神离开中国是为了抓捕那些口头信神而心里远离神的、搞欺骗的、假冒为善的不信派之人的罪证。”这个话能听懂什么意思吧？（能。）祭司弟兄那时候说清理教会，让你揭发检举，是吧？让你把敌基督、假带领揭发检举出来，给了你一项任务，让你去做这件事。在这个时候，关键不在乎你做没做这件事，神关键是要看你的什么？咱现在一直交通的是什么？神看的是什么？（态度。）神看的是你对这件事的态度、观点、存心、思想。根据你对这件事的态度、观点、存心、思想，来定你是个什么人，你是什么性情，你是为谁说话的。咱们以前举过一个例子，撞死一个孩子，不同的人对这个孩子是不同的态度，是吧？（对。）他父母是一个态度，他仇人是一个态度，陌生人又是一个态度。这件事发生在你面前，你对这件事是什么态度，神根据你对这件事的态度，就知道你是什么人了。你在这儿说，“活该，那就该”，还用不用查户口？不用做DNA，你肯定不是孩子亲人。你是趴在那哭得起不来，气得骂开车的，那你肯定不是过路人，更不用说仇敌了。根据你对这个事情的态度、观点、存心，就可以确定你是属撒但的还是属神的。这件事情一出来以后，你是向着谁，你是为着谁，就定了你是属谁的。你看遇到事，我给你交通什么，我老是跟你说神家利益、神的名、神的见证，是不是根据这个来说话呢？（嗯。）那你看见我站在哪一边？我的态度、观点站在神一边。刘志一说话，哪个字开头？（我。）都知道了，都了解刘志了。刘志，这下把你捆绑起来了啊。“我”字一带头，就站在了“我”一边。“我”属谁？（撒但。）属撒但的，属天使长的后裔，属大红龙的子孙，那也就是说你站在了撒但一边，站在了大红龙的孝子贤孙一边。因为你的态度、观点已经暴露在光中了，神就根据这个来定你是属谁的。

神要人揭发检举，神说是要洁净教会，是吧？（嗯。）话是那么说的，这是一种作工方式，神的目的并不是靠你去揭发检举来洁

净，靠你揭发检举能洁净教会吗？可能吗？事实证明不可能。今天让你揭发检举，是神用这种方式来检验了一下工程，也可以说就是为了来拣选人。神发表过一篇话《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教会建造的时候，召进来多少人，现在让你揭发检举这就相当于是神在选人呢。让你明显地看见教会里都是敌基督、假带领，用不用你去分辨、认识？人人都知道带领工人他凭神话了没有，他做了什么，是不是都知道他做的不是带领工人该做的事呢？他就是敌基督、假带领，也就是在你面前明明摆的就是个敌基督、假带领，就看你检举不检举，你揭发不揭发！门口摆的就是个撞死的孩子，神就看谁出来哭呀、闹呀。你就是个过路的，“呀，撞死了，好怕呀”，完了。教会里出现敌基督、假带领，你是不是这种观点？事不关己，顶多就是说一句同情的话，“开车的时候就不能注意些，什么人啊？”没有一个人跪下起不来！跪下起不来的，那他就是孩子的父亲，就是母亲。神把敌基督、假带领放在教会里面，也就是说神把“七碗灾祸”倒在教会里边，神要看各类人的态度、观点是什么，这就把人给显明了。能够揭发检举的人，证明这个人是考虑神家利益的，为着神的名，为着神的见证，是站在神一边的，你一揭发检举就已经站在神一边了。你一揭发检举，人家就起来打压你、残害你、开除你，然后再看你的态度观点，这个时候就把有掺杂的揭发检举取缔了。有的人揭发检举是因着对他们有仇，有的人是想坐这个地位，神要把这一部分人抛开，所以神就要摆设环境检验。你不是要揭发检举吗？你真是为了正义吗？如果你真是为了正义，那你就不会为你的前途命运着想。所以说你要揭发检举，就注定了会被开除出教会以外，神让你遇到恶劣的环境。在这个情况下如果你还能继续揭发检举，那就证明你单纯的就是为了神家利益。这个时候，你对神作工有认识吗？没有认识，仅仅就是一个单纯顺服，“神让我干什么我干什么，让我揭发检举我就揭发检举，我看见什么就说什么，我就是一个信，我没有别的想法”，单纯、诚实。也可以说这个人有正义感，见不得教会里有邪恶事物存在。这就把这两类人给显明了，神就是要看这个态度、观点。

“神要人揭发检举是为了拣选信他话的人”，这句话能理解了吧？（嗯。）信他话的人，神的话你信不信？“过后神离开中国是为了抓捕那些口头信神而心里远离神的、搞欺骗的、假冒为善的不信派之人的罪证。”一个是拣选，一个是显明。神说过，神不作开除的工作，神作的是成全与淘汰的工作。你要揭发检举，你就得根据神话，神是根据你的配合作工，你配合到哪神就作到哪。那对于揭发检举的这个人，神作的是什么工作？那就是要成全。你越爱神环境越大，所以就注定了你得受苦、受难。那神要淘汰的人呢？神在中国的时候卡着他、看着他，他敢不敢做事呀？（不敢。）不敢做事，所以神只能走出“厨房”，出国，离他远远的，看他接下来干什么呀。这就好比你身边有一个小偷，你在这儿看着他，他偷不偷？（不偷。）不敢偷，必须得离他远远的，看他偷不偷。神去了国外以后，带领工人左看右看神不在，就像小偷一看没人在，这钱能不能偷呢？这就开始做事了。他一做事，好了，抓住他的罪状了。所以神出国是为了抓捕敌基督、假带领的罪状，是显明那些搞诡诈的、搞欺骗的人。一边是拣选，一边是抓他的罪状，这是不是把两类人分开了？（对。）

目前该有的认识与实行（二）

“神点起来信神之人的星星之火，同时激起来不信之人心中的邪火，与此同时神又走出厨房给了不信之人‘大显身手’的机会。”根据刚才的交通，这个话就理解了吧？“神点起来信神之人的星星之火”，什么是星星之火？人让撒但败坏以后，对正面事物已经失去了向往，感觉世上已经没有正义存在了，哪还有义？当你信神之后，你感觉还有点正义存在。在世界上要的是诡诈人，要的是溜须拍马的人，在神这儿，神要的是诚实人，要的是有正义感的人，你一看神家和世界上完全不一样。诚实人，有正义感的人感觉神是亲人，“神说的话正是我要做的事”，这和世界上是格格不入。对有正义感、有诚信、基本诚实的

人在神家就感觉是点燃了星星之火，有了这么一线希望，这就开始要揭发检举，走上了这条正义的道路。这就是点起了信神之人的星星之火，有了一点点的正义了。“同时激起来不信之人心中的邪火”，不信之人的邪火是什么？他们是骑马的、是当带领的、是享受地位的，他们和弟兄姊妹就好像奴隶主和奴隶，本来是井水不犯河水，本来是和睦相处的。结果神说“你们把敌基督和假带领检举一下吧”，这是不是让下边的人反呢？让他的民众起来反叛他。“我给你们做主啊，我喜欢诚实人，诚实人、有正义感的人站起来说话！”诚实人、有正义感的人一听，“神在叫我呢，我得赶紧做事”，你一做事，你是不是就把敌基督、假带领做的事给揭露出来了？（嗯。）你这么一揭露出来，你说敌基督、假带领难受不难受？（难受。）他说“你这个魔鬼撒但！”他骂你是魔鬼撒但。骂你，他又不敢处理你，因为什么？因为神发话了，他还得克制自己，他还得伪装自己，“认识自己、认识自己”，其实心里恨死你了。

他嘴上说认识自己，可他愿意从这个地位上下来吗？（不愿意。）他能自退吗？“我好不容易爬上来，我自退？我不能呀，我忍耐、我包容、我克制！”敌基督、假带领包容、忍耐、克制，那个揭发检举的人怎么看？“我揭发检举了一个月了怎么没动静？他怎么还是带领呢？好像就没反应一样。不行，我给他上级带领检举不行，我给他的上上级带领检举。”上上级带领一施压，上级带领怎么想？“我不搭理你，你反倒没完了！”他下来是不是得给你点颜色看看？（嗯。）这是必然的，给你点颜色看看，就是要打压你。有正义感的人，吃你这套吗？有正义感的人不吃这套。有正义感的人、诚实人，一听神话说诚实人要掌权，你说诚实人愿意做不愿意做？（愿意。）他也愿意做。神一说诚实人要掌权，与神同得荣耀，“我信神，神给了我这么大的权柄，给了我这么大的赐福，我怎么能不往前走呢？”他是越走越有信心。那敌基督、假带领这边呢？你越检举，他越火，越火他就越要打你。神在中间起了个什么作用？这就是神说的，让火湖里边的火烧得更旺，“打吧、打吧、打吧”，刚开始的争战是萌芽状态，随后成长起来了，争吵得水火不容，要互相厮杀的时候，敌基督、假带领他敢

吗？他不敢呀，他想厮杀可又不敢，得克制，下边那些揭发检举的，他也只能揭发检举，有什么办法呢。神不是拿着揭发检举信把敌基督、假带领处理了，神是摆设环境不管、不搭理。不搭理就罢了，还“甩手走了”，这对有正义的人来说，他一直揭发检举，等待着讲道下来，等待着处理，可是却看不到希望。当这些人无路可走的时候，正处于难处的时候，那些敌基督、假带领怎么想呢？“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终于到了我东山再起的时候了！神在的时候你们太猖狂了吧，不把我放在眼里，我好歹是你的带领，结果你就能把我背后所做的都给我揭露出来，这下有你‘好日子’过了！”神是越走越远，从香港跑到了美国，教会里的敌基督、假带领开始大显身手，“我看你们谁能管了我！”他是不是就起来把这些人都给打压出去了？打成“敌基督”处理、开除。敌基督是不是高兴了？（嗯。）得着了，神说当肉体得着的时候，就是灭亡的时候。那有正义感的人呢？他盼星星、盼月亮，盼的是“神赶快派人来处理这些人啊，祭司弟兄赶紧来处理吧！”想让包青天来呢，没有盼来星星、月亮，结果反倒盼来了个什么官？来了个地狱里的判官！把有正义感的诚实人一打压、一开除，这些人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没办法了，靠祭司弟兄是不行了，靠基督也不行了，自寻出路吧。对于信的人来说，他得自寻出路，对于不信的人来说，“拉倒吧，我去世界大干一番呀！”这是不是就把这里边信的人与不信的人又区分开了？（嗯。）

拣选、拣选，最后拣选出来的顶尖的这些人，他要干什么？“我和你没完！我是信神的，我信神话，神话说：‘教会就是战场。’原来神是不让我当懦夫啊！”咱原来说信神就得有好行为，让人一看就有基督徒的样子，现在还考虑基督徒样不考虑？不考虑了。神说：“……多在我面前花费时间，我会给你做主，不要怕，拿出我那一把两刃利剑，按着我的心意——与撒但争战到底，我会保守你，不要有顾虑，一切隐藏的东西会公开显明，我是发光的太阳，照亮一切黑暗面，决不留情。我的审判已完全降临，教会就是战场，你们人人都应有准备，都应为最后一次决战献上你的全人，我必会保守你为我打那美好的胜仗。”（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四十四篇》）教

会就是战场，神让他拿起神那一把两刃利剑来行使神的权柄，神会把黑暗面照亮，让他看见。当他看到这些话的时候，神话成了他的信心。看不见，摸不着的时候，需要什么？（信心。）看不见、摸不着的时候需要人的信心。而你所看见的只是一个字句，只是一个话，那你对这句话有没有信心？当初要做诚实人、有正义感的人的时候，是因为神的话，他喜爱神的话，喜爱神家，神说诚实人掌权，所以说他留下来要追求做诚实人，做有正义感的人。今天神又说了一句，教会就是战场，交待给他让他拿起神那一把两刃利剑来。神那一把两刃利剑是什么？神的话。让他拿起神的话来实行神的权柄，权柄是什么？通行神的旨意。他要通行神的旨意，神会怎么样呢？“……照亮一切黑暗面，决不留情。”这一句话成了他的信心，他就凭信心这样往前走。神话成了他的信心，神话成了他的爱心，神话成了他的生命。刚开始是信心，然后变成了爱心，再然后成了生命。怎么成了生命了？加深了，成生命了。“……拿出我那一把两刃利剑，按着我的心意——与撒但争战到底，我会保守你，不要有顾虑，一切隐藏的东西会公开显明，我是发光的太阳，照亮一切黑暗面，决不留情。”这句话成了他的生命。这句话一旦成了他的生命，那这个人注定要走一条不平凡的道路。他可以实行神的每一句话，高举神的每一句话，根据神话来对待每一个人。当他这样做了以后，神要开启他，他要在这里边明白真理，让他看清后边要走的路。所以当敌基督、假带领打得他摸不清后边路的时候，他又在神话里看见，神说：“这帮畜类！简直没有一点人性！我不需你为我效力！赶紧给我滚出去！欺压我儿这么长时间，我一脚把你踩成肉泥！让你再野，让你再羞辱我！我的大功早已告成了，该返回来收拾这帮畜生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一十六篇》）当这些诚实人在执行神的权柄的时候，再看这些话，这些话又成了他的信心，成为他的爱心，成为他的生命。这些话是什么话？这是祝福的话，这是神将要做的事。这也就注定了每个人要走什么样的道路。你越爱神，神越兴起环境让这些敌基督、假带领把你踩在脚底下，这是神注定好的、命定好的你跟随神的一个历程。当你看到这儿的时候，你看到什么了？“哦，这就是神作的。他们打压我，不是说谁和我有仇。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演员，神是导演，就是让我来经历，在经历之中是让我看清楚敌基督、假带领。”这个时候就不再揭发检举敌基督、假带领了，是看清了神的作为、神的作

工，“神是让我去这么走”，而且也看清了神的祝福。神说：“欺压我儿这么长时间，我一脚把你踩成肉泥！”现在还没有把他踩成肉泥，是还不到那时候。看到这些神话他还消极、软弱吗？他不消极、软弱，他恰恰是要让神的旨意在他的身上通行。也就是说被打压的人、有正义感的、揭发检举的人，他的信心在逐步地增长，神话逐步在他身上成为生命。他凭神话活着，越走越有劲，越走前边的路途越明朗。而那些打压人的敌基督呢？他享受了地位之福，越为自己越走进了无底深坑。

“神点起来信神之人的星星之火，同时激起来不信之人心中的邪火”，刚刚交通了不信之人心中的邪火，为什么说是邪火呢？因为他为自己呢。刚开始他是有一点小小的意愿，“呀，你还敢说我呢？”越检举，就使他的心成了埃及的法老王了。埃及的法老王的心一开始有多硬呢？最后硬到明知道红海是神拨开的，下去注定就被淹死了，他知道下去就死，他也要下去。世上的人吵架红脸，气到极点时，常说一句话，“我死也要和你争辩清，我不要这条老命也要……”，他怕死不怕死？（不怕。）不怕死，他火了以后就不怕死了。他的心已经刚硬到不怕死了，明知道死他还要那么做。那敌基督、假带领他做这些事，心里清楚不清楚？（清楚。）他知道是死他也要这么做，这就是他的心更加刚硬了，他什么都清楚，就是实行不了。为什么实行不了呢？他看见明明就是你这个人和我过不去，就是你这个人把我的前途命运毁了，你让他怎么能放下呢？所以就激起了他心中的邪火。“与此同时神又走出厨房给了不信之人‘大显身手’的机会。一个不信派就是一个被撒但败坏性情充满的魔鬼，就是充满撒但生存法则的一个败类，他怎么能放弃这次报复人的大好机会呢！‘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呀！’”当带领的是不是这种想法？（嗯。）揭发检举了三年，神作工作了三年，他是不是委曲求全地活了三年？他活得还窝屈呢，“我当个带领，每天还受你话语的凌辱”，他觉得这是他的耻辱。等基督出国以后，“我终于可以释放了，终于可以报仇雪恨了！”“他父亲的话占有了他整个心灵，埋没了一个受造之物该有的良心，居然敢对神所拣选的诚实人、敢于揭发他的有正义感的人颠倒

黑白、造谣毁谤、栽赃陷害，还能统统打压、定罪为敌基督开除！对于真实信神的人来说怎么能接受他们这样的污蔑呢！”神是不是把这个火给加大了？他是非得把你治死不行，刚开始说你是个“敌基督”、“邪灵”，然后再给你来个超级“敌基督”、超级“邪灵”，他开除人的时候，还有二次开除！恨得都不知道该说个啥了！

这里边重点说了拣选。刚才和你交通了一个该走的路，接下来交通的是这里边有一个神的作工方式，这是一个异象，也是咱的一个路。你想不想被神拣选？（想。）想，谁也想被拣选上，那神怎么拣选人呢？（陆山：通过检举揭发。）检举揭发，这是不是守了个规条啊？（是。）我走了个什么路，你就去模仿了。你今天的揭发检举是为了捆绑撒但，但在这里我和你交通的是神当初拣选人的方式，是吧？（嗯。）神是怎么拣选人的，拣选的是有正义感的诚实人，方式方法是这样拣选的，但你不要把它定规了，认为神就是这样拣选人的。神拯救人的方式是变化的，什么是不变的？准则、原则。那神拣选人的原则是什么呢？咱刚才交通了，还记得吗？你要抓住神拣选人的原则。（看人的态度。）对了，看人的态度、观点，给你摆设一件事，看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神是根据人的态度、观点来拣选人呢，看你站在哪一边。你知道神要看你的态度、观点，那再具体点，神要拣选你，是要看你什么样的态度、观点呢？什么样的态度、观点就是神所要拣选的呢？咱常说，神作了两步什么工作？（征服、成全。）征服与成全，是吧？（嗯。）征服和成全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拣选也就是要征服，那什么是征服呢？征服的含义是什么呢？（陆山：不管临到什么事，必须有信，不离开神。）不离开神的一个信。怎么就等于你不离开神呢？征服，这个时候你还得和态度、观点再联系起来，也就是你不离开神的态度、观点，这就把这两句话总结起来了，是吧？神要拣选你，就是不管给你摆设什么样的环境，你思想里流露出来的态度、观点都是不离开神的。把这句话再具体一些，是什么？（忠心与顺服。）忠心与顺服，神拣选的是顺服他的人，也就是听他话的人。好了，咱总结一下，神拣选什么样的人呢？拣选听他话的人。简单不简单？（简单。）让你养个孩子，你愿

意养什么样的孩子？（听话的。）就这么简单，神拣选人就是拣选听他话的人，你听神的话，神就拣选你。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人被撒但败坏以后，听了谁的话了？（撒但的。）都听了撒但的话了，都不相信神的话了，把神的话给否了。所以神要把你征服，其实就是让你能够听他的话，你能听神的话了，就说明神话把你征服了。对待神话的态度，就是对待神的态度，你能够相信神的话，就是相信神。你看了神的话以后，神就要看你是不是听神话的人。如果你是听神话的人，你就是被神拣选的。我刚才给你举了个例子，神最喜欢什么人？（诚实人。）诚实人、有正义感的人。神最喜欢的，就是神所要拣选的。那就是看哪个诚实，哪个有正义感，神就是借着这个环境把诚实、有正义感的人显明出来了，“那就是我要拣选的人”。神说，神要的是能维护他的见证、维护他的名、维护神家利益的人。那你临到每一件事的时候，神要拣选你，神是不是要看你呢？刘志说：“我在小事上不在乎，在大事上我要站见证，我要让神能够拣选我。”如果你在小事上做不到，大事上能不能做到呢？（不能。）不能做到。因为人被撒但败坏至深，小事你都顺服不了，你还在大事上顺服呢，你那是吹牛。就是在一件小事上，神要看你的态度、观点。根据你的态度、观点来看，你是不是向着神，是不是为着神，神话在你身上是不是起作用了。

那天有个弟兄开三轮过来了，他们让弟兄把钥匙放下，弟兄不敢放，“他们不会保养，不保养这车就坏了。”弟兄知道放下钥匙他们要开，那车就有可能坏，因为没人保养。那次是咱家新新的三轮车呀！我在家里就听见打火的声音，“呜呜呜”地响，那是干什么呢？我出去一看，那么厚的轮胎，都磨薄、变形了，水泥地上一层黑粉末，发动着之后，轮胎在水泥面上硬磨，那能磨？那是砂轮？如果说你自己买了个新车，你能舍得？你能那样做？这就是借着这一件事把你的态度、观点显明出来了。为什么说尽本分是你与神之间的一个桥梁呢？在你尽本分时，神给你摆设这个环境，神就在那边看，看你的心

在哪儿呢，你的车你会怎么做呢？神家的东西你会怎么做呢？你考虑不考虑呢？你只考虑“我在尽本分呢”，行了，你信的是你自己，你根本不维护神家利益。你不维护神家利益，你维护神的名吗？维护神的见证吗？你在这儿尽本分呢，如果再来个新人，他看着你这么尽本分，他怎么看呢？“这就是信神？”你给他立了个什么样的标杆？为什么要借着这样一件小事来看呢？小事你还不维护呢，大事你能维护吗？什么叫小事？什么叫大事？神要拣选人，应该是借着一件大事来拣选人，不是借着一件小事来拣选人。但是有个区别，神要选大人物，应该用什么事来拣选？是不是得用大事来拣选？（是。）一个小人物呢？（小事拣选。）小事来拣选。你说要是建军的三轮车让别人这么开，建军会不会说话呢？（会。）会说话，是吧？（嗯。）那他这个三轮车能舍得献上舍不得？让建军自己说吧，建军，能不能献上？建军不说话了。你说建军连三轮车都献不上，能不能把他的孩子献上？（更不能。）所以就把刘志那句谬论给推翻了，“我在小事上无所谓，我不看，我在大事上站见证”，来，把你的“以撒”献上，能献上吗？不用献他的“以撒”了，他连他的猪都献不上，尽是说大话。

历代以来，你看神作的工作中，神拣选人是怎么拣选呢？拣选的大人物有谁呀？（挪亚、亚伯拉罕、约伯。）好，从挪亚开始说。神拣选挪亚是因着什么拣选的？（因为他听神的话。）一句话听了多长时间？（一百二十年。）一百二十年呀！一句话听了一百二十年，你以为这一百二十年是挂在嘴上？刘志说“神的名是值得称颂的”，然后接下来就是“我、我、我”。一句神的话挪亚听了一百二十年，这是什么样的一百二十年？（每天起来干同样的活。）同样的活——扛木头，乏味不乏味？枯燥不枯燥？（枯燥。）合人观念不合人观念？（不合人观念。）造的是什么？根本就没见过大雨，他还非得造个方舟。你说多少人在说他呢？神就说了一句话，挪亚持守了一百二十年。第二个人物是谁？（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神要赐给他一个儿子的时候，他是什么表现？（他妻子不信。）他信吗？（他也不信。）他也不信，他嬉笑。为什么嬉笑呢？“可能吗？神就是耍我呢，不能当真。”神问弟兄姊妹亚伯拉罕是什么人？弟兄姊妹说他是义人，

神说什么？“就这样的人是义人？”（不是义人，不能随便胡说。）亚伯拉罕这样的人不是义人。你说刘志是不是义人呀？对于刘志来说，“我不是义人？有谁能像我一样撇下？”刘志，想没想？神说亚伯拉罕不是义人，那当时神为什么选他？是神早在平时就观察了亚伯拉罕，平时就观察了他的言行举止。他的言行举止在人群中是一个极品，可不可以这么说？（可以。）神拣选了人群中的极品。虽然是极品，但他对神信吗？（没有，有疑惑。）疑惑。神管吗？神不管，神只管他的经营，只管做他该做的事。做到最后，神说“把你的以撒给我献上”，亚伯拉罕雇人了没有？（没有，他带了两个仆人。）这两个仆人可不是他雇的人啊，咱得搞清楚了。我和你说的雇人的意思是说，“神跟我要孩子呢，我下不了手，你替我去吧”。（这个没有。）是他亲自拿起刀的。他拿起刀的时候看神了没有？（没有。）没有看神意味着什么？他知不知道神是要试炼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仅仅是知道神是要他的以撒，他知道这孩子注定是要死的，他就是一门心思要杀这个孩子，他没有其他想法。

神看到他这个态度、观点的时候，神是什么心情？（神感到欣慰。）愉悦，是吧？（嗯。）神是怎么评价这件事的？“……亚伯拉罕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让神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也让神感觉到了得着一个能顺服他话语之人的愉悦……”（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　二》），神说这是“惊天动地”的事！有谁能把他心爱的儿子给神献上？唯一的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九十岁才得了个儿子，然后能把他儿子献上。在这儿不说献上，说是归还给神。有谁能做到？只有亚伯拉罕。所以说在神那边看这是“惊天动地”的事。神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给这个“惊天动地”加了个引号，什么意思？加引号的词一般是什么词？要么是加重，要么就是反义词。在这儿是反义词，还是加重？刘志，是什么词？（刘志：是形容词吧。）方勇，什么词？（方勇：加重。）陆山，什么词？（陆山：加重。）田宇，什么词？（田宇：加重。）小张呢？（小张：加重。）你们都说是加重，这就看到咱根本不理解神的心。亚伯拉罕献上他的孩子，是还给，你把你的孩子还给神还惊天动地？惊天动地不惊天动

地？（不惊天动地。）你有一条狗，狗生了三个小狗，你把小狗送给人了，你说“呀，这狗做了惊天动地的事”？你要知道你是什么东西，你是从哪来的，你是个受造之物，神是造物的主，你就是神用一把泥捏的，神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况且人还又败坏不堪，怎么还能说成是惊动天，惊天动地呢？这个惊天动地是看从哪个角度说呢。站在神一边，从实质来说，神是造物的主，一个受造之物向造物的主献上自己的孩子，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是本应该的事，没有什么可夸的。可是对于一个败坏的人类来说，那就是惊天动地的事，对于整个人类来说就是惊天动地的事。“你要让我献上两毛钱能行，献上一根毫毛能行，再好点我把我头生的牛羊给你献上能行，你让我把我的孩子献上？你不是让我断子绝孙呢？不可能，做不到。”对于败坏的人来说，就是惊天动地的事。对神来说那不是惊天动地的事，那是本应该的，神说什么，人就应该接受、顺服。神在这儿说惊天动地，是神看到了什么？神不是要亚伯拉罕的孩子，重点在哪儿呢？神是看他的态度、观点。神说出这句话来，亚伯拉罕没有搞条件。你要检验这个孩子是不是听话的孩子，怎么检验呢？就好比说，现在的孩子都是独生子，都是吃独食，如果他养成吃独食的习惯，那以后什么东西都是他自己的。你为了让孩子不能吃独食，就教育他说“你得学会分享”。分享的时候，分享什么呢？拿孩子不要的那些废纸分享？拿垃圾分享？拿什么分享？你要让他拿心目中最宝爱的、最喜欢的东西来分享。他要是能够把他最喜欢的东西给你，这就确定他是听你话的人，他不是个吃独食的。如果他拿上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给了你，能代表什么？（不能说明问题。）什么也代表不了。要看你孩子是不是听你话的人，你还知道跟他要他最喜欢的东西呢，那神拣选人，是不是更要看你的态度、观点呢？（嗯。）所以说，什么要你的命，神就要什么，借此来看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看你是不是接受、顺服神的人。如果说你把你最要命的东西也能拿出来给神，那就证明你没有一样东西是不能给神的。交通这个例子是要告诉你：神拣选人的原则，是要看你的态度、观点；神拣选人的方式，是要看你身上最要命的东西、最喜欢的东西，能不能给神。如果你能把最心爱的东西给神，那神对你这个人就放心了，敢于让你做一件事了，敢让你担当了。所以说当亚伯拉罕献上以撒以后，神看见了他的心，看见了他的态度，他能够接受神的话，能听从神的话。神是怎么说的？“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

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比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创 22：16-18）这是多大的祝福呢，他做了什么吗？亚伯拉罕做什么了？（献上了他最心爱的儿子。）他献上了吗？（没有。）没有献上啊。究竟做了什么？（就是他的态度。）对，就是一个听话，神看到他听话，神就给了他这样的赐福。而且随后神还试炼他吗？还有试炼没有？（没有。）没有了。也就是神拣选你的时候，神看到你真实的态度以后，神就不再给你摆设环境了。神如果看不见你的心呢？那环境就不断，神会一直摆设，直到看到你的态度为止。这就是说为什么你的环境不断呢，神的心意在哪儿？就是因为你一直没有把心交给神。

再来看约伯做什么了？就说了一句话，是吧？（“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一句话是不是表达了约伯的一个态度呢？这剥夺是不是神剥夺的？（不是。）神也没有安排撒但去剥夺吧？神只是交给撒但，说你去处理吧，只要不伤害他的命就行。不是神作的，神仅仅只是许可，它就能做出如此邪恶的事。但约伯说是神的剥夺，神管不管约伯对这件事的认识有多深？不管，而是只看约伯的态度。他是风闻有神，仅仅是听说有神，他就能说，“你给我也是神，你不给我你还是神，神的名是值得称颂的”。不管怎样他不离弃神，神要的就是他的这个态度。挪亚、亚伯拉罕、约伯，再加上今天所拣选的得胜者，他们仅仅是做了什么？（听了神的话。）神满意不满意？（不满意。）这不是神作工的最终目的，不是神的作工宗旨。“当神说这话的时候，当神指着自己起誓的时候神就已经定意了，神的这一定意的过程是不是很真实？是不是很实际？神定意从这个时候开始要将他的心血、他的代价、他的所有所是、他的一切以至于他的生命赐给亚伯拉罕与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也定意就从这部分人身上开始显明他的作为，让人看到他的智慧、他的权柄与他的能力。”（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　二》）当神看到亚伯拉罕的心的时候，神才正式开始有了拯救

人的心，才开始正式拯救人。神看到他这个“惊天动地”的动作，神是什么态度？神是愉悦的、高兴的、悦纳的，但同时神的心是孤独的、沉重的。为什么孤独、沉重呢？不管是挪亚也好，亚伯拉罕也好，约伯也好，和神能对话吗？（不能。）不能对话，他们不知道神在想什么，不知道神要做什么，他们只是能听神的话而已，但不能和神对话，神依然是孤独的。在一无所知的人身上，神寄托着什么？神要什么人？神要知心人。什么人才是知心人？“什么时候他才能知道我的意思呢？什么时候才能通行我的旨意呢？”这是一个漫长的工作，也是拯救人的工作。神要的是能通行他旨意的人，神要的是知心人。这样来看，咱今天离神有多远？“我原来认为信神离神越来越近，就要进国度了，现在再一看怎么离神越来越远了？”远不远？（远。）神要的是一班与神同心合意的人，要的是知心人，可今天咱连个听话的人都不是呢！什么是听话？就是把你征服了，“我服了，让我去污河里喝水，我也喝；让我倒栽柳，我也栽，没有任何想法；神的话就是真理，按着神的话做就行了，没有任何想法！”什么时候能做到这儿呢？你离神越近，就感觉越远，对神越有点认识了，越看见自己的渺小、自己的邪恶，越看到了神的高大、圣洁。当你越无知的时候，你还感觉自己最爱神，神和我也差不多。

你在神的作工中看见了神是怎么拣选人的，这对你有什么益处呢？你错过了神拣选得胜者的时期，神要的是诚实人，你在这一次拣选中没有被拣选上。那下一批神拣选带领、长子、众子、子民怎么拣选呢？约伯风闻有神，剥夺了他的万贯家财，他还能称颂神。得胜者是在什么里边走出来的？（患难中走出来的。）什么叫患难？黑暗，患难就是活在黑暗里边。黑暗意味着什么？神是隐秘作工的。得胜者是在神隐秘作工时期，是在看不见、摸不着的时候，听神的话，一直坚守正义，维护神的名，维护神家利益，而被神拣选的。这个拣选就是耶稣说的，“……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约 20：29）神去国外了，得胜者他看见神的作为了吗？没看见，临到他的只是神的话，没看到神的作为，这就是神作工的隐秘。在没看见神的作工就信了的人有福了，也就是第一批被拣选的人有福了。耶稣和多马说：“你因看

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约 20：29）看见才信的人，就不如还没有看见就信的人福气大。今天你看见什么了？你看见神的性情了没有？（看见了。）你看见神话语的权柄了没有？看见神话就是真理了没有？（看见了。）你是看见了，你看见的时候就是神公开显现的时候。一个是隐秘显现，一个是公开显现。你不要想着公开显现就是耶稣再驾着白云降临。你看见了神的所有所是，看见了神的性情，就是看见了神的本体。你看见神的本体是不是看见神了？（嗯。）所以你现在就相当于是摸着耶稣的钉痕了。摸着耶稣的钉痕而信的人，你就不如人家没看见就信的有福。但你要是比起那个黑暗中的人呢？（那就有福得多了。）有福得多了。你之所以看见了才信，是因着什么？你太诡诈、你太多疑，是不是让撒但中了自己的诡计？（是。）神让你揭发检举的时候，你揭发检举吗？神告诉你说神喜欢诚实人，你信吗？（不信。）不相信。神告诉你诚实人掌权，你信吗？“我明明看见是诡诈人掌权，你非得说是诚实人掌权。”你不敢直接对抗，是吧？（嗯。）你信不来、多疑，“是吗？可能吗？”你是在等待、在观察，所以说就等到了现在。在逐步经历之中，我把异象打开，让人都看见神的作工，找到了信神的路。有的人看见异象，拨开了迷雾，人家就能献上一切跟随。你呢？在拨开迷雾以后，你能不能献上一切呢？还献不上，还在等待，但又不敢放弃。

你听话了没有？（还没听话。）还没听话，但你敢否认吗？（不敢。）不敢否认，打了个折扣，占了百分之五十。说抛弃不敢，说承认也不敢，所以就处于等待、观望状态。人家SJ听了就能撇下一切往前走，你是什么呢？你听了以后，“我再观察观察呀，我再看看呀”，你就比人家更诡诈。（嗯。）诡诈人，那就还得临到审判刑罚，因为到现在神还没有看见你的态度，所以灾难降下来了。等神作工结束的时候，如果你这个态度还是百分之五十，那你就属于不信派，没有被拣选上。你与得胜者、亚伯拉罕、约伯能不能比？（不能比。）因为你是“多马”，太诡诈了，摸着钉痕才信，摸不着绝对不信。那神要让你做一个听话的人，你能规规矩矩听话吗？（不能。）你不会听话。那神怎么拣选你？这就让你逐步看见了神。现在你虽然看见了

神，但你还是个小信的人，你还是个自私卑鄙的人，你即使摸着钉痕了，你能完全献上吗？你说刘志摸着钉痕了没有？（摸着了。）那刘志该信了吧？刘志信吗？（不信。）刘志不信，他敢跑吗？（不敢跑。）摸着钉痕了还不敢全信！刘志心里怎么想啊？“可我也不敢不信，那我就合我观念的我顺服，不合我观念的顺服不下来。”就这样一个人，他还说“我等大环境来了，我站一个见证”，这完全属于欺骗！

290　千古仇恨都忘却了吗

1　在这样的黑暗社会总是祸不单行，从来也不醒悟，自我恩待、奴隶的性情何时脱去？为何不体贴神的心？就这样的压迫、这样的苦难都默默地认了？难道不想着有朝一日能将黑暗变为光明？不想着把委屈了的正义、真理都重新挽回吗？就甘愿看着人把真理都弃绝、扭曲事实的场面而不管吗？甘愿忍冤下去吗？甘愿做奴隶吗？甘愿与亡国奴一同灭在神的手中吗？你的心志在哪儿？你的志气在哪儿？你的尊严在哪儿？你的人格在哪儿？你的自由在哪儿？你甘愿让你的一生为“大红龙”这魔王而肝脑涂地吗？你甘愿让你的此生被它而折磨死吗？

2　渊面混沌黑暗，百姓哀天怨地荼毒生灵，哪有人的出头之日？瘦小的人怎能比得过这残忍的暴君魔鬼？为何不将自己的一生早早地交给神？还是犹豫不定，何时能完成神的工作？就这样毫无目标地受欺受压，到头来空活此生，何必匆匆来又匆匆地走呢？为何不留下点什么宝贵之物而献给神呢？千古仇恨都忘却了吗？你的心志在哪

儿？你的志气在哪儿？你的尊严在哪儿？你的人格在哪儿？为何不留下点什么宝贵之物而献给神呢？千古仇恨都忘却了吗？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作工与进入　八》

126　子民越成熟大红龙越垮台

1　当子民都被作成，而且地上的国成为基督的国，那时也正是“七雷巨响”之时，现在正向那一步迈进，正向那一天“进攻”，这是神的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将会实现。但神口所说的都是神已作成的，足见世上的国已是空中楼阁摇摇欲坠，末日就在眼前了，大红龙就在神的话中倒下了。

2　为了神计划的圆满成功，天使也下到人间开始尽自己的所能来满足神，道成肉身的神也亲自在交战之地与仇敌作战。神道成的肉身所在之处正是仇敌灭亡之处，中国首先第一个被摧毁，被神的手灭没，神对它丝毫不留一点情面。

3　子民越成熟证明大红龙越垮台，这是让人明显能看出来的，子民的成熟是仇敌灭亡的预兆。神亲临大红龙盘卧之地与之“较量”，当所有的人都在肉身中认识神，能在肉身中看见神的作为时，大红龙的巢穴也就随之而归于乌有、化为灰烬了。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说话的奥秘揭示·第十篇》

交通《每日神话35》（一）

神赐给亚伯拉罕以撒，神又要他献上，这就看到神是这样作工的。在你想象不到的时候赐给你，然后又在不合人观念的时候剥夺，神是看你是否能有顺服。所以说，在教会建造告诉你说跟随神能蒙拯救，在你这儿想，一个中国人哪来这么大的福分呢？在你认为根本就不可能的时候，给了你这个福气了，让你在最后作工结束的时候，为神说一句话。可是如果为神说句话，你就会被敌基督、假带领残害、开除，那这个时候你能不能献上呀？让你存活下来是神给你的，让你不能在“教会”存活下来，你能不能献上？能不能为神的作工献上？这是一个试炼。把你开除出教会之外，你在十字路口漂流，当国度建造开始的时候，这是不是相当于又赐给了你一个以撒呢？也就是在你九十岁的时候赐给你以撒。在你认为完全不可能的时候，也就是已经把你定性了、开除了，在你没有一点希望的时候，把你带回了神家，饶恕了你的罪。在国度里边还有一次最后的审判，让你有了存活的信心，就像赐给你一个儿子一样。等进来以后，又是审判刑罚、修理对付。审判刑罚、修理对付是不是扎人心的呀？看着就像是定罪你似的，那这个时候，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你接受不接受？顺服不顺服？你能不能把你自己献上？江梅这是献上什么了？不管我有多少悖逆，弟兄怎么解剖我，我都不能跑，我都不能背叛，你说我是庞涓，我就是庞涓，我也不能走。圣经里边说：“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马 24：13）也可以说一次又一次被定罪、显明为敌基督，每天睡着觉睡不着觉？跟这个敌基督对号了，跟那个敌基督也对号了，还有归宿吗？没有归宿，结束了，完了，惩罚了，在这个时候你咋办啊？拉倒吧！要说我是敌基督，我还不如回世界大干一番！那是不是就背叛了？（江梅：嗯。）背叛的心涌上心头，想背叛了几次？无数次！

（江梅：以前就是那样子嘛！这一次从心里就感觉，就像SJ的见证，“就是死我也要走上彼得的路”，因为到了那边教会看见教会里的那个乱，再加上我自己那几天的病可重呢！里边就那样想呢，死也在神手里，死我也往这方面走。）信心就是根独木桥，贪生怕死难通过。那就是让你献上，“我就是敌基督我也该变，我也该做对神家有益的事，我就是敌基督，那我也该效力，我不打岔搅扰，我也该效力。”当你有这样的信念就成为你的信心了。也就是说，让你把以撒献上，把你生命献上。国度建造把你拉回来了，赐给你，那时候看着都高兴，是吧？借着一个开除又回来，像得了宝贝一样，得了福一样。谁知道进来以后，这又是一次劈头盖脸的击打，赐给剥夺、赐给剥夺。重复地赐给剥夺，就是要操练你的顺服，操练你对神的一个信心与顺服，当你站住这个见证的时候，你是不是就不痛苦了？（江梅：里边还有一个矛盾的心理，那两天有病的时候痛苦，可是还要作工作。这两天没病了还好点，但又害怕神不要了！昨天一听说拣选，就想哪怕惩罚试炼呢，总在那个范围里头呢。这没病了，又害怕圣灵不搭理了，不在那个范围里头了，又担心这个呢！）害怕不搭理了？（江梅：哦，有这个担心。那天我看了你交通的，有病怎么对待，正好，神的交通《什么是追求真理（四）》里边有一个小吉一个小肖，生死在神手里呢，我也从里边走出来了，我没有消极，没有钻事，没有那种误解，要是以往就钻到那个病里边了。那两天就想，我作了这么多的恶，弟兄姊妹都没有带进神话里，一年多的人对这步工作都还没有定真呢！对“击打牧人”还不明白呢！没有这个环境显明不了，现在看见我这一年多了就没有作这个工作，他们不知道，我就没有给人家交通。现在临到这个病就该，该受惩罚，就是自己再受痛苦，也是该得的报应，就是死，我也不埋怨。我知道我哪儿没有做到，赶快一个一个地去见弟兄姊妹交通，我能挽回多少我挽回多少，这个环境我得从神领受，这三月份就是这么走的。说我享受地位之福了，我没有作工作就是享受地位之福了。我应付糊弄，没有担起责任，作了这么多的恶还不该死呀！以前没理智，不管临到什么，我都觉得不应该的那种。现在临到什么，我都觉得我的这种性情就该。）能够去认识。（江梅：哦，不是人家别人的问题，我知道自己这种敌基督的本性，

一说话我就强势得不行。）现在，神对人的要求最起码得高于约伯的信心，“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也就是说“让我活的是耶和华，让我死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当称颂的”。不仅仅是让你能说出这句话来，而是让你用你的活出来见证这句话。也就是说，神让我蒙拯救，让我当带领，那是神的高抬恩待，今天就是不让我当带领，今天就是神要惩罚我，今天就是我的死期，那神的名也是应当称颂的。我就是个邪灵，我也应该称颂神的名。当你有这种正确观点的时候，那是不是就活出一个受造之物该有的形象了？（嗯。）那这个人就咋了？就完全被征服了，这就是一个征服的见证；如果你在那还讲理“凭什么？为什么？他说什么了……为什么这事临到我？”那你还不会对号，那你至死不悔改，你说出这样的话的意思就是，神的名是不该称颂的，神不公义嘛！

每日神话 第35段

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创22：16-18）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得着对神有认识、能见证神的人是神从未改变的心意

虽然神对自己说话的同时，也是在对亚伯拉罕说话，但是神所说的每一句话对于亚伯拉罕来说，除了听到神给他的祝福以外，他能明白此时此刻神真正的心意吗？不能！所以在此时，在神指着自己起誓的时候，神的心依然是孤单的，依然是忧伤的。他所打算作的、他所要计划的仍然没有一个人能够听得懂、能够理会，此时，包括亚伯拉罕在内仍然没有一个人能够与他心贴心地对话，更没有一个人能够与他配合作他所要作的工作。表面上来看，神得着了亚伯拉罕，得着了一个能够听从他话的人，事实上，这个人对神的认识几乎等于是零。尽管神赐福给了亚伯拉罕，但是神的心仍然没有得到满足。他的“没有满足”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的经营才刚刚开始，意味着他所要得的人、他所盼望看见的人、他所喜爱的人离他还很远，他需要时间，他需要等待，也需要忍耐。因为这个时候，除了神自己以外没有一个人知道他需要什么，他要得着什么、盼望什么。所以说，在神的心情很激动的同时也感觉很沉重，但神没有停止他的脚步，依然在计划着他要作的下一步工作。

在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这个事上你们看到了什么呢？亚伯拉罕仅仅因为听从了神的话，神就给了他如此大的祝福。虽然表面看这个事很正常，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了神的心：神特别宝爱人对他的顺服、珍惜人对他的理解与真心。神将这样的真心珍惜到什么程度呢？珍惜到什么程度你们可能不了解，也可能没有一个人能体会得到。神赐给亚伯拉罕一个儿子，当这个儿子长大之后，神又要求亚伯拉罕献上他的儿子给神，亚伯拉罕按着神的吩咐一点儿不差地做到了，他听从了神的话，他的这份真心让神感动，也让神宝爱。宝爱到什么程度呢？宝爱的原因是什么呢？在没有人能够听明白神说什么，没有人能理解神心的时代，亚伯拉罕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让神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也让神感觉到了得着一个能顺服他话语之人的愉悦，这个“满足”与“愉悦”是来自于神亲手造的受造之物，这也是人类受造以来献给神的第一份在神来看最珍贵的“祭物”。这份“祭物”让神等得好辛苦，神把这份“祭物”当成来自受造人类的第一份最重要的礼物。它让神看到了自己心血代价换来的第一份成

果，也看到了在人类身上的希望。之后，神的心便更加盼望能有一班这样的人陪伴他左右，用真心来对待他，用真心去体贴他，甚至神希望亚伯拉罕能一直活着，因为他希望有这样一颗心能够陪着他，陪伴着他继续他的经营。不管神怎么想，仅仅是一个愿望，仅仅是一个想法，因为亚伯拉罕仅仅是一个能顺服他却对他没有丝毫了解与认识的人，他远远够不上神对人的要求标准——对神有认识、能见证神、与神同心合意，所以他不可能与神同行。在亚伯拉罕献以撒一事上神看到了亚伯拉罕的真心与顺服，也看到了他经受住了神对他的考验。尽管神悦纳了他的真心与顺服，但他还不足以能够成为神的知心人，成为认识神、了解神、知道神性情的人，也远远达不到与神同心合意，通行神的旨意。所以神心里依然是孤单的，依然是焦急的。神越是孤单越是焦急，他越需要尽快地继续他的经营，尽快地能够选定得着一班人来成就他的经营计划，成就他的旨意，这是神从起初到现在一直都没有改变的急切心意。神从起初创造人类以来就已经急切地盼望能有一班得胜者，有一班能够明白、了解、知道神性情的人与他同行，神的这个心意从来没有改变过。无论还需要等待多长时间，无论前方的道路多么艰辛，也无论神盼望的目标多么遥远，神在人类身上的期望从来没有改变过，也从来没有放弃过。现在我这样说，你们对神的心意有没有体会到一些？也可能体会得不深，慢慢体会吧！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 二》）

看了这段话什么感觉？（江梅：神能得着一个顺服听话的人，神心里能得着一点点安慰。）“得着对神有认识、能见证神的人是神从未改变的心意”，但要得着这样的人，先要得着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先得着顺服神的人，能够接受神话顺服神的人。亚伯拉罕属于什么人？他能顺服神，但他并不认识神，并不能见证神，这就是个台阶。在咱来看亚伯拉罕可以吧？（嗯。）亚伯拉罕可以，神得着一个亚伯拉罕，神叫他献上以撒，他就能献上，而且神对这份祭物十分宝爱。人的这么一点良知，神是种宝爱，那神要的是这个吗？神要的是对他有

认识的人。“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创 22：16-18）神对亚伯拉罕的赐福大不大？对人类来说是不是太大了！子孙万代呀！还要得着仇敌的大门。因着什么？就因着亚伯拉罕听从了神的话。单独从这一句话来说，就因为他听从了神的话，神就给了他这么大的赐福！在人来看这么大的赐福，简单不简单？从这一句话来看，也太简单了，就听从神的一句话嘛！这有啥费事的呢？你说，保证听！你前边还给我那么大的赐福，你说有谁不听？董辰，只要你听话，不要说给你天上的星，给你子孙了，明年给你一个媳妇，给你一辆宝马，你听话不听话？绝对听话，是吧！董辰绝对不会说“我走呀”！一句话人感觉简单，好接受，但事实临及呢？

“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听从了话，听从了什么话呢？神说的听话不是让你搬一块石头、做一顿饭，而是无条件的顺服。听话，这个听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听从了神的话。神要检验你是不是个听他话的人，神要怎么检验呀？神检验人的方式是什么？假如说，我要看看董辰听不听我话，我怎么才能确定董辰是听我话的呢？我说了一百句，董辰只有一句不听我的，算不算听话？我交代给董辰一百件事情，董辰有一件事情没有听从我的，算不算听话？（董辰：不算听话。）不算听话。那怎么检验这个人是不是听话的呢？假如神把他一生之中的事情都给他安排好，他一件一件事情做完以后了，能不能说他是个听话的人呀？（不能。）那怎么检验一个人是不是听话的呢？很简单啊！神要检验你听话不听话，拿上一件事就能检验出来！就这一件事，你听了神的话，那证明你这一辈子都会听神的话！那拿上一件什么样的事来检验呢？就好比你要看看你孩子听话不听话，怎么才能检验出来呢？他手里边拿了张废纸，“来，给爸爸。”“给你。”给你个废纸，这能不能说明他是个听话的孩子？（不能。）手里拿了碗大米饭，“来，给爸爸这大米，让爸爸吃。”“给你吧！我正不想吃呢，我

还想吃零食呢。”算不算听话？（不算。）不算听话。他手里端着他不愿意吃的饭时，你会不会说“来，给我吧！”这样检验呢？（不会。）那怎么检验呢？（拿他喜爱的东西。）你要检验这孩子听不听话，你必须拿他那最喜欢的东西，最要命的那东西，“来，给爸爸。”他能把他的心爱之物给你，那就检验出来了，这是个听话的孩子。他能把他的心爱之物给你，就证明你再拿他任何东西的时候，他都会给你，因为他能把他最宝贵的东西给你，这就说明他是个听话的孩子。这也就是律法时代有祭坛，让人献祭物的原因。献祭物就是献头生的羔，也就是献最珍贵的东西，他把最珍贵的东西拿出来献给神，就意味着这个人是听话的，他哪一个东西都可以拿出来献给神了，没有拿不出的东西。所以说，在检验亚伯拉罕的时候，就用亚伯拉罕最宝贵的来检验。神让亚伯拉罕献上的不是他老婆，不是他的仆人，不是他的家产，是什么？（儿子。）是他的儿子。只要你能够把你的儿子献上，就证明不管神和你提出什么要求，你都能满足神。所以说，神要检验你，不是说用每一件事情检验你，神就拿上一个最要命的事来检验你，拿上你最致命的东西来检验你！

如果要检验SJ的话，那该怎么检验呢？能不能拿上她老公来检验？不能，她和她老公合不来，那就不用检验。那必须拿谁来检验呢？拿孩子来检验。还必须在孩子三岁大的时候检验。能不能等她孩子十八了，二十了，结了婚了，娶媳妇了，才来尽本分呢，那能说明啥呢？检验雨桦呢？她就不愿意离开那个家，她老公一打她，就几次三番地说“我出呀！我出呀！”她说出呀，好了，我给她安排好了，出来不出来？“现在人家不打我了呀！人家不离婚了呀！出不来了！”检验她的时候，她不出来，最后只能是咋呢？只能是他丈夫把她打出来。检验你就用你最致命的东西、最要命的来检验，所以说神作工就不合你的观念。不合你观念的目的就是要把你最喜欢的这个东西拿出来，最要命的东西拿出来，那你就成了听话的了。秋莲什么最致命呢？（秋莲：老想让别人高看。）地位名誉，一开始我就说，你不能当带领，因为你这个地位心太强。是不是已经给你揭穿了？在你生命中那个地位名誉就是你的生命。神说你什么时候能够放弃你那个地

位，弃绝你那个名誉地位？真能把你的地位弃绝了、名誉弃绝了，那你这个人是不是就好办了？那你再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了！仅仅是一个听从神话的人，神就给他这么大的赐福。“得着对神有认识、能见证神的人是神从未改变的心意。”“虽然神对自己说话的同时，也是在对亚伯拉罕说话，但是神所说的每一句话对于亚伯拉罕来说，除了听到神给他的祝福以外，他能明白此时此刻神真正的心意吗？”咱们在看亚伯拉罕的时候呀，就得和自己去对号，和周围人去对号。“虽然神对自己说话的同时”，神和自己说什么了呀？神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是吧！（嗯。）“虽然神对自己说话的同时，也是在对亚伯拉罕说话，但是神所说的每一句话对于亚伯拉罕来说，除了听到神给他的祝福以外，他能明白此时此刻神真正的心意吗？”他只是听明白了神给他的祝福，除了祝福以外他能不能听懂神此时此刻的真实心意？不知道！

我是看到了SJ她对神的那种忠心和负担，我看见了这个，然后，我说，“SJ，你把这全权负责了。”但SJ听见我说这全权负责以后，她明白我说话的心意不明白？她明白了什么？她明白的只是：哦！我全权负责起来，管理他，带领他。“他能明白此时此刻神真正的心意吗？”我给她说这些话的时候，我此时此刻真实的心意是什么？那天说起来了，SJ她当时对我的这个安排有个什么想法呀？（意思是，在安排工作上放了羊了，没有一个秩序。）SJ是拿上这个对付来施压，用这个地位把弟兄姊妹压住，让作工呢，是吧？我不让她压，我说得扭转他们的看事观点，让神话在他们身上作王掌权，让神话来掌管他、控制他，由心支配，主动地尽本分。所以我给他释放自由，我不用地位权势压他，我就要给他说神话，看神话能不能在他身上作王掌权。那SJ在那边怎么看啊？“那你要是这么做的话，现在谁能让神话掌管了呀？神话谁也掌管不了，那这是不是放了羊了呀？这工作怎么开展呀！没法开展！”说这个的意思是，我让你去带领他们，是想让你怎么带领他们？是想让神话在他们身上作王掌权，然后让他们去为神尽忠心。可我没有说这些细节，我仅仅说“你去管理，把一线或者教会全权管理”的时候，SJ听了我的话以后，只知道一个管理，那个时候她

知不知道我的心思啊？她不会知道。为什么呢？就根据后期她对这种作工的一个争论观点，就能肯定她当时是没有这个心思的，也就是她是不理解我的心的。这时，她就和亚伯拉罕一样，只知道神说赐福他的后裔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她仅仅能看到这些外表的，看到了我外表交给了她一个工作，让她去作这个工作。而我的内心在想什么，我要达到的果效是什么？理解不理解？她不理解，她不知道，这是说我和SJ之间的关系。

咱再看神和亚伯拉罕之间的对话，神说要赐福给他以后，他并不知道神的心思是什么。然后SJ再下来工作时候，“江梅，你给我负责起这一片来！”这是不是相当于神和亚伯拉罕说的话，你的子孙多如海边的沙，如天上的星呀？江梅听了，“哦，就是，我在这负责这一片啊！”负责这一片干啥呢？“我是来这儿当带领的！他们是我的子孙，他们受我的管辖，我得管理他们。”在你听到的就是一个地位，就是个名誉，就是个管理。可SJ在那儿说话的那个心思，你知道不知道？她是让你把这片工作给抓起来。（嗯。）是让你把他们带到正轨里边，你想过吗？你寻思过吗？没寻思。你只知道说“呀！今天选举带领呢，SJ让我当带领了，这一片是我全权负责。呀，SJ高抬我了，重用我了。”仅此而已，还有其它的吗？你理解SJ让你来这做负责人的用心吗？好比说，他们在那儿不行，SJ和雨桦说：“雨桦，你去吧，你去那住一个月。”住一个月的目的是要干啥呢？不是让你去解决他们人与人之间打架的问题，不是让你陪伴江梅转教会。你外表听着就是她说的一句话，你去吧！你去帮助江梅去吧！你可就真是“帮助”江梅去了，跟着江梅转了这个教会转那个教会。SJ让你去做啥了？作实际的工作，去管理，去了解，该撤换的撤换，该提拔的提拔，该对付的对付，把三级机构整理出来，看哪边有啥问题，看当初怎么管账的，把这些账目给调查清楚，她是让你独当一面的！（嗯。）可在你这儿呢，你感觉SJ是让你来这儿当“都督”的。知道这“都督”是什么意思吧？当军官呢！三国演义都看过，是吧！当让一个人去主管一个地方的时候，那个人叫什么？“总督大人！”那雨桦住在这儿了，我是这里

的“总督”，你听到的只是一个位置，你是来作官的，你不知道她的心是什么。

借着这个能够对一下号，神和亚伯拉罕对话的时候，亚伯拉罕他知道什么，他不知道什么。借着咱们之间发生的事来对号，你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我的心是什么？你的心是什么？你说让秋莲出来当带领了，把这一片给她负责，秋莲的心是什么？秋莲高兴喜乐。可别人是让你做什么呢？别人和你说萧田是个老好人，是诡诈人，她什么也不说，让你和她配搭，是想借着你咋了呢？就是借着你把这教会管理好。可是你所说的话是为谁说的？你所做的事是为谁做的？是为着你，为着你的面子做的，时时刻刻、每个事情都是为着你。借着这个认识一下，交代给你的本分和你理解的本分的偏差，是想告诉你你对本分没有去认识，只是从外表听从了，只是知道本分是给你的一个赐福，给你的一个冠冕，但你不是领受这个本分，这个使命与责任。同时也借着这个让你去理解认识一下，当时神和亚伯拉罕说话时候神的心思是什么。虽然说神对亚伯拉罕是宝爱，但是亚伯拉罕理解神的心思吗？不理解神的心思。

“所以在此时，在神指着自己起誓的时候，神的心依然是孤单的，依然是忧伤的。”我和SJ说话的时候，我孤独不孤独？我孤单不孤单呀？（孤单。）我是孤单的！因为她不理解我的心，我是孤独的。SJ下来工作，和江梅说话，江梅听懂听不懂？（听不懂。）是孤单的。说这个的意思就是说你自己经历了以后，你就体尝了一下神当时的那个心，是孤单的、是孤独的！“神的心依然是孤单的，依然是忧伤的。”你说我刚开始看着SJ的时候，我忧伤不忧伤呀？我看你只是为了作工跑断腿累断腰呀！你说我给你配搭了雨桦，还说作工与进入，我为啥给你说这个话？还不是用这个话刺激你？想让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让你用神话去管理，不是让你去把他管理起来。你是撇下儿女了，你是献上你的全人了，但你献上你的全人，你为谁说话呢？你是不是用神话去掌管呢？你没有这么去做呀！所以说我依然是忧伤的，

我依然是孤独的。我看着可怜、可悲、忧伤！可是同时又是兴奋的，为什么呀？在这个败坏的人群中，能找见第二个SJ吗？（找不见。）找不见！是孤独、是忧伤，还有啥呢？喜悦！这是种什么心情呀？人常说五味瓶打倒了。“他所打算作的、他所要计划的仍然没有一个人能够听得懂、能够理会，此时，包括亚伯拉罕在内仍然没有一个人能够与他心贴心地对话，更没有一个人能够与他配合作他所要作的工作。”今天我借着SJ、借着雨桦，我感受到了神当时的心情，这是不是了解了神的心意了？要做神的知心人嘛！借着这个就了解神的心意了。那SJ下来作工的时侯，再借着雨桦，“呀！雨桦你怎么就不作工呢？和你交通这些，怎么你就听不懂呢！”这就是体尝、感受一下。江梅在下边作工去了“给你们说了多少次了，你们不听！跟上你们，SJ每次过来对付我、解剖我！”她还火了。借着上边给了你这个，你传达不下去，别人不理解你的心，来体尝、感受神的心，来认识、理解一下神的心意！这就是我带着你去认识神。神说神的心实实在在，神的性情不是飘渺的，是真实存在的。这就需要你去体会、去感受。

“更没有一个人能够与他配合作他所要作的工作。”咱的工作为什么开展不开，就是因为一层和一层还差距着呢，你说我和SJ在这儿说，她还不理解呢，你说我和江梅说，江梅能理解吗？我要再和秋莲说，秋莲能理解吗？所以秋莲她恨我，秋莲恨什么呢？“怎么这么不理解我呢！我就想要一个地位名誉都不能给我。一开始跟上你，就给我叫了个‘马王爷’，多难听呀！到今天了还要这么解剖我！”恨不恨？“表面上来看，神得着了亚伯拉罕，得着了一个能够听从他话的人，事实上，这个人对神的认识几乎等于是零。”你从外表来看，神让他把以撒献上，献上了吧！可实际上呢？实际上这个人对神的认识几乎是等于零。你说我带SJ呢，SJ听话吧！我还没说什么呢，SJ就能为神献上。我就没对她提出什么要求，她就有那负担、就有那责任！撇弃家庭，不管她孩子、孙子怎么样，不管她孩子对她什么样的态度，她能为神花费，可她理解神的心意吗？神的心意是要让神的话语在人身上作王掌权！神的心意不在乎人数多，不在乎你一线打回多少人

来，而是在乎神的话在多少人身上作王掌权了。“事实上，这个人对神的认识几乎等于是零。”那我对SJ是这样，对你呢？

交通《每日神话35》（二）

“尽管神赐福给了亚伯拉罕，但是神的心仍然没有得到满足。”我看着秋莲，我的心有没有得到满足？世上人要是说秋莲是马王爷，你说她允许不允许？（不允许。）你要说她是马王爷，她和你吵翻天！“我和你打官司，这是对我的人身攻击，侵犯了我名誉权，得赔偿我。”对吧！可是在我这儿呢，一口一个马王爷，一口一个马王爷，让所有人都叫她马王爷。她还得在这儿听从，还得跟随，你看多顺服呀！是不是像亚伯拉罕一样献上了呀？“但是神的心仍然没有得到满足。”你说我对秋莲满足不满足？（不满足。）我对江梅满足不满足？（不满足。）我“打”她从这个地方“打”到那个地方，从那个地方再“打”到你们这边，每天见面对她就是“打、打、打”，是吧？再“打”她还得给我陪笑，你们说我应该满足吧？“要是这样还不满足你还要干啥呢？你‘欺人’也太甚了吧！”可是我的心还是不满足。“但是神的心仍然没有得到满足。他的‘没有满足’意味着什么呢？”这个“没有满足”带引号，什么意思？那你说究竟满足了没有？（没有满足。）带引号的意思一个是反义词，一个是重点突出。在这加了个“没有满足”，这就是告你说并不是没满足。那究竟是满足了没有？说得又矛盾了。在亚伯拉罕这个事上，你说神满足也满足，神不满足也不满足，是吧？神说啥了？在现阶段神是满足了，但是神的最终目的，不是让你成为一个木偶，完全听他话就行了。而是咋呢？是让你了解他的心。我看着SJ能够这样的为神去花费，我高兴不高兴？我满足不满足？我满足！如果没有SJ谁来作工呀？所以说我满足。可是我真的满足了吗？不能满足，她还不能按着神的心意去做事，不能让神话来掌管，不是按着这个方向去做。就像小孩子们一样，他刚学会走路了，

你满足不满足？（满足。）满足了，是吧？这个时候，神对亚伯拉罕满足了！满足了但是还有希望在后边，最后的愿望是想让人来做神的知心人。所以说，我看见SJ是满足的，可又是不满足的。我看见雨桦是满足的，为了信神，她丈夫打死她，也还要站见证，“我要站这个见证！”满足不满足？站了一个见证，在这个时候是满足的，但还没有达到最终目的。就像秋莲一样，我看到我这样“欺负”她，她还能跟随，我满足不满足？这里说的欺负是带引号的，可不是真欺负。从外表看，“你够知足吧，秋莲已经够可以的了！在社会上她不吃这一套！”可是我这还不满足，还要咋了？还要把她的地位名誉全部剥夺了，把她最亲爱的东西剥夺了，她再去作工才行。

“他的‘没有满足’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的经营才刚刚开始，意味着他所要得的人、他所盼望看见的人、他所喜爱的人离他还很远，他需要时间，他需要等待，也需要忍耐。”现在的这个满足，这只是一个拣选。当时神拣选我的时候，我只是有个正义感，我有真理吗？我明白神心意吗？我知道神作的什么工作吗？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仅仅是在这件事上，有这份心，在这个时候神是满足的！但神还不满意，这才刚刚开始，从这个时候才开始操练。SJ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操练。“意味着他的经营才刚刚开始”，神说啥了？审判刑罚才咋呀？才正式开始，这是不是才刚刚开始？今天就是把你打成马王爷，你都不能跑，这个时候才咋呀？才正式开始。雨桦，你丈夫打死你，你都不能否认神，这个时候才配接受神的带领。“意味着他的经营才刚刚开始，意味着他所要得的人、他所盼望看见的人、他所喜爱的人离他还很远”，还很远，离他还很远，因为这仅仅是一个征服，并没有被成全。征服就是一个能够听话，能够把最宝爱的东西献上。征服了你，并不是把你成全了，这是两码事。征服你，仅仅是你能够对神顺服了，但不是神的知心人。神怎么就满意了？当你成为神的知心人的时候，神就满意了。你作什么工作能够让SJ满意，是因着你做出来的能够合SJ的心意，SJ是不是才能满足。“他所喜爱的人离他还很远，他需要时间，他需要等待，也需要忍耐。”你看我的等待，我的忍耐，时间够长了不够？到今年为止，我作这个工作都九年快十年了。现在神

才开始作这个工作，把敌基督、假带领所做的揭露出来，但直接给我扒掉敌基督的这个帽子了没有？没有，那就需要等待、需要忍耐。

“因为这个时候，除了神自己以外没有一个人知道他需要什么，他要得着什么、盼望什么。所以说，在神的心情很激动的同时也感觉很沉重，但神没有停止他的脚步，依然在计划着他要作的下一步工作。”看见神说的这个味道了吗？心情激动、心思沉重，激动、沉重。我看到雨桦、我看到SJ的时候，我很激动。我说我把每一个人都当作我的老师、标杆，是吧？我激动，我看着她付出，我看到她对神话的顺服，我心情是激动的，同时也感觉到了沉重。你看我带雨桦的时候，沉重不沉重呀？雨桦一开始“认识自己，认识自己！”我不知道从哪开始作工，我无法下手！把雨桦放在SJ面前，借着跟SJ打斗，雨桦的打斗暴露出来了，最后她再伪装不起来了。SJ在这边也在走上正轨的时候了，雨桦也开始暴露出来了，也抓住她的罪状了，这个时候才开始揭露解剖、打呀。特别是在二楼的时候，我对付SJ的时候，雨桦从里屋往外走，一边走一边说，“认识自己吧！怎么怎么……”，又给了SJ两句，我听着实在是难受！可难受我又没法说，因为怎么呢？我那时候是要用SJ去作工去呢，那时候我说雨桦是种内向，是种东亚病夫，那个时候我要是打一下雨桦，我就打岔了神的工作了。我要是去一打雨桦，SJ在那边“对着呢！对着呢！”是不是就起来了？（嗯。）雨桦在那边是不是就倒下啦？雨桦她本身就是懦夫，就经不住打，你再打她？那她俩之间还怎么配搭？没法配搭！那时候SJ还狂妄着呢，就还没能完全打下来，那在她面前绝对不能打雨桦。但是当时我没有绝对不能打雨桦这个感觉，是神蒙住了我的眼睛，神让我看见雨桦是有问题，但是没有让我看见问题在哪儿，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该怎么打。神在这边，给我把雨桦的问题掩盖了，就让我打SJ。什么时候把SJ打得不狂妄了，这个时候才能咋呀？才能打雨桦。在这个期间，雨桦在SJ身上也操练出来了，有了勇气了、有了胆量了，暴露出了天然，这就可以开始打雨桦了。如果那时候一把雨桦打住以后，她是不是又伪装起来了？那就叫打草惊蛇，是吧？所以必须让你的天然全部暴露出来，完全暴在光中以后，好了，全部抓住你了！这是神作工的

一个智慧，不是我计划好的，那是圣灵带领，就那么做的。做完以后呀，才看见神的奇妙作为。

“所以说，在神的心情很激动的同时也感觉很沉重，但神没有停止他的脚步，依然在计划着他要作的下一步工作。”你看着江梅，看着秋莲，每天起来跑得那么远作工图啥呢？你说你心寒不心寒呀？有家不回，在外地受上那个苦，又遇上瘟疫，还带着疾病，看见你为神的作工能付这个代价，感觉到激动，可是看见你迟迟不进入，又是沉重！什么时候你才能明白呀？什么时候你才能够清醒呀？什么时候你才能够恨恶起自己的罪来呀？什么时候你才能够明白什么是性情变化呀？愁苦、沉重！又激动但又沉重！“但神没有停止他的脚步，依然在计划着他要作的下一步工作。”今天又告你说神拣选，让你看见神怎么拣选我的，怎么拣选SJ的，怎么拣选雨桦的。现在到了你这儿了，让你看见、让你摸着，就如同把你逼上梁山，教会就是战场，你打也得打不打也得打！如果你不站出来捆绑撒但，那大红龙一垮台，就意味着你得掉脑袋！“在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这个事上你们看到了什么呢？亚伯拉罕仅仅因为听从了神的话，神就给了他如此大的祝福。”仅仅是听从了神的话，神就给他如此大的祝福。今天你看我做了什么？我是不是仅仅听从了神的话？听从了神的话，神就给我如此大的福气，这叫赐福，还不是祝福。“虽然表面看这个事很正常，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了神的心”，咱今天交通让你认识神呢，让你体尝神的心思。“虽然表面看这个事很正常，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了神的心：神特别宝爱人对他的顺服、珍惜人对他的理解与真心。”把这话记在心里！“神特别宝爱人对他的顺服、珍惜人对他的理解与真心。”就是说SJ能够听从呼召撇下一切出来尽本分，不管她理解不理解神的心意，她的心是真心的，她是顺服，这就是顺服。神特别宝爱！人说不能夸人，可我就是几次在众人面前要把她立为标杆，告诉你们这就是原子弹，我就告你说我喜悦。

“神特别宝爱人对他的顺服、珍惜人对他的理解与真心。”你说我做了什么？你从我的交通、我写的见证就能看见，我是不是对神作工的一个理解呢？我能解决了你对神的误解，就是因着我对神的理解。因为我对神的理解，才解决了你对神的误解。我对神仅仅是一个理解与真心，我做什么了，我也没有做什么，我仅仅是对神有这么一点点的理解与真心，神就珍惜！“神将这样的真心珍惜到什么程度呢？珍惜到什么程度你们可能不了解，也可能没有一个人能体会得到。”珍惜到什么程度呢？神说啥了呢？初熟的果子、得胜者，有他的这个素质，就称为神的本体，是吧？你看珍惜到什么程度了呢？真是神的本体吗？是不是？不是。是因着你的这个素质，因着你的真心，是你的素质属于神的本体，但和你这个人并没有什么关系，是因着神的珍惜。“珍惜到什么程度你们可能不了解，也可能没有一个人能体会得到。”没人能体会得到，珍惜到什么程度呢？在神话里边我儿、我儿，珍惜到什么程度了？造物的主对一个受造之物能够口称我儿，你说珍惜到什么程度？亚伯拉罕珍惜他孩子呢，珍惜以撒呢，说我儿，那珍惜的是自己的孩子。可神是造物的主，你是人，你是受造之物，你是尘土，神在这儿还称我儿。为什么称我儿呢？就因为你的理解与真心。我儿，这就是神珍惜的程度！“珍惜到什么程度你们可能不了解，也可能没有一个人能体会得到。”再看咱今天呢？在神那边看，这些蒙拯救的子民，高到哪里去了，是不是都是些悖逆之子呢？（嗯。）都是些悖逆之子！并不是真心顺服神的人，更不是寻求神心意的人，在神那边都是神的仇敌！是神借着患难把他作成的，而借着这个把人作成以后，神对他珍惜到什么程度呢？让他永远的存活下来！反过来再看你做了什么呢？人做在神身上的都是伤害！

“神赐给亚伯拉罕一个儿子，当这个儿子长大之后，神又要求亚伯拉罕献上他的儿子给神，亚伯拉罕按着神的吩咐一点儿不差地做到了，他听从了神的话，他的这份真心让神感动，也让神宝爱。宝爱到什么程度呢？宝爱的原因是什么呢？在没有人能够听明白神说什么，没有人能理解神心的时代，亚伯拉罕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让神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也让神感觉到了得着一个能顺服他话语之

人的愉悦，这个‘满足’与‘愉悦’是来自于神亲手造的受造之物，这也是人类受造以来献给神的第一份在神来看最珍贵的‘祭物’。”“在没有人能够听明白神说什么，没有人能理解神心的时代，亚伯拉罕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做了一个什么事呢？亚伯拉罕把孩子以撒献给了神。把他至爱的、亲爱的以撒献给神。再看我做了什么事？我揭发检举的时候，明白不明白神心意？我仅仅是有个正义感，诚实，说诚实话，神就宝爱，神就咋啦？十分恩待。怎么恩待呢？让神十分珍惜。在神那边看这个惊天动地加了个引号，其实这个事算不算惊天动地呀？严格地说，在神那边看算不算惊天动地的事？亚伯拉罕献以撒呀，对于败坏的人类来说，那它就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事！但如果要对于一个真正的人来说，就不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事，所以在这边带着引号，其实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那本身就是应该的！你一个受造之物就应该为神献上。这不叫献上，这叫还给，因为本来就是神的，所以说并不是惊天动地的事。只是这份礼物是来自于败坏的人类，来之不易！所以神说惊天动地。就好像揭发检举，在败坏人类中有个有正义感的人、有个诚实的人，这是不是相当了不起了？诚实人、有正义感的人相当了不起了，为什么呀？是因为人被撒但败坏以后都麻木不仁、自私卑鄙，而有正义感的诚实人成了一个“稀有物”。世上有句话怎么说的呀？（物以稀为贵。）物以稀为贵！太稀奇啦！在败坏的人类中能有一个有正义感的人，能说实话的人太稀奇啦！所以说这个人就贵重了。也就是说神要拣选的时候，就拣选在败坏的人类中看是贵重的人，就拣选这个有正义感的人。虽然在神那边看这是人本应该做到的，但在败坏的人类当中，这正义感的人做出来这些事，就是惊天动地的事。他能够不顾自己的前途命运，能够敢把人家的高层领导人物、有地位有权势的人所做的事揭发检举出来、揭露解剖出来，能够弃绝撒但，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事！因为什么呀？人被撒但败坏以后都成了撒但的后裔了，活在撒但败坏性情里边了。撒但的哪些败坏性情呢？“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都是为自己活着，根本不管别人。还有什么？老好人主义。(看透不说透，还是好朋友。)“宁可得罪十个君子，不能得罪一个小人”，都活在这些性情里边。今天，他能够从这些性情里边走出来，不受它的搅扰，能做这样的一件事，神在这儿可不可以说这是惊天动地的事？这惊天动地是带引号，同样在人来看也是

惊天动地的事，所以他们就能打压你，给你戴个帽子说啥了？“超级敌基督”，“超级”了，不一般了！

“让神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也让神感觉到了得着一个能顺服他话语之人的愉悦，这个‘满足’与‘愉悦’是来自于神亲手造的受造之物，这也是人类受造以来献给神的第一份在神来看最珍贵的‘祭物’。这份‘祭物’让神等得好辛苦，神把这份‘祭物’当成来自受造人类的第一份最重要的礼物。”什么是珍贵的祭物？“这也是人类受造以来献给神的第一份在神来看最珍贵的‘祭物’。”受造以来，刚开始造人的时候，人对神认识不认识呢？（不认识。）对神不认识，只是默默地活着，活在了伊甸园里边。人被撒但败坏以后，背叛了神，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说，这是造人类以来第一份最珍贵的祭物，在人来看他最喜悦的东西能够献给神，这是最珍贵的。可实际上呢？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做的，是必须的。“这份‘祭物’让神等得好辛苦，神把这份‘祭物’当成来自受造人类的第一份最重要的礼物。”最重要的礼物！神说等这份礼物等得好辛苦！就好像你照顾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从小就十分淘气，然后呢，再有外边人的勾引，又打游戏又学坏。借着你的苦心教育，找家教也好，想各种办法也好，你孩子能够给你拿回第一桶金来孝敬你，给你买回两个西瓜来，你高兴不高兴？那是你有孩子以来，你孩子给你最重要的礼物，给你买了个西瓜。因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孩子被败坏得根本就不知道还应该孝敬父母，所以你是激动的。那给你买个西瓜孝敬父母是不是本应该的？（嗯。）是本应该的，可是你又是激动万分的。给你举这个例子，是让你能够实际地去体验、体尝神的心！神的心实实在在是有知觉的，神不是木偶。“神把这份‘祭物’当成来自受造人类的第一份最重要的礼物。它让神看到了自己的心血代价换来的第一份成果，也看到了在人类身上的希望。”一开始你孩子悖逆了，不学习了，不听话了，打游戏了,最后他能给你买回一个西瓜来，你高兴万分，为什么高兴呀？你在他身上看到了什么？（希望。）看到了希望。不是说你照顾孩子就是为了让他给你买个西瓜，他给你买了个西瓜，你就高兴得不得了，人家别人看了会说什么

呀？“老天！他给你买个西瓜就把你高兴地乐了，乐开了怀了！”不是因着这个西瓜高兴，而是从他身上看到了希望。

在我小的时候，我妈常和我们说一件事。我姥姥领养了个孩子，而我妈是亲生的。我姥姥在我妈面前，在外人面前常高兴地说领养的这个孩子孝顺。怎么孝顺呢？在老家那时候家里边没有井，如果不把这水缸给弄满了，下一个礼拜就没水吃了。人家领养的这个孩子在外边上班，一个礼拜回来一回，一回来就给我姥姥把这水缸给担得满满的。我姥姥和我妈面前“叨叨”说去了，和邻居也“叨叨”说去了，“我孩子可听话了，可孝顺了，每次回来都给我把水缸担得满满的！”你听了这句话肉麻不肉麻？老天！养活了三四十年，你给他娶下媳妇，照顾得都有了孙子了，你说他孝顺你，就是因为把你那水缸给担得满满的了！我妈就在一旁说：“偏心，我给你再拿多少吃的，再给你做多少，你没说过一句你闺女孝顺。你那个领养的孩子，仅仅是给你把水缸担得满满的，你就说你孩子孝顺，他花一分钱了？一分钱不花，你就到处炫耀你孩子孝顺。”呀，把我妈气得和我们说呢，有时候也和外边人说呢，有时候也和我姥姥说呢。你说我姥姥气不气呢？两个人都气，我妈说我姥姥偏心，我姥姥说我妈不懂是非。怎么不懂事非呀？“养的是别人家的孩子，人家给你担回水了，我夸夸人家咋了？我在人家身上看到了希望，人家还理我，还回来看我，还给我担水，我该不该高兴？如果我说：‘我不高兴，这孩子不孝顺啊！每回回来只是给我担水，没能给我买个西瓜吃，也没能问问我吃饱饭吃不饱，人家啥也不管我，只是给我担满水，我光喝水呀？’这话让领养的孩子听见以后，人家还给我担水不担水？”（不担。）水也没得吃了！那你说我姥姥究竟聪明不聪明？（聪明。）聪明又知足！谁都没过，是吧！本来就是他该做的，但是在这个孩子身上看到了一个希望。就像亚伯拉罕献上他的以撒，在人来看是惊天动地的事。在我姥姥看，我舅舅能给她担满这个水，已经是惊天动地的事了。世上人常说“娶下媳妇不要娘，把娘挂在枣树上”，是吧？（哦。）有的孩子，是亲妈都还不管、不搭理呢，一个领养的孩子，没有不管我，没有把我挂在枣树

上，已经不错了！这败坏的人类能够把以撒献上，是不是惊天动地的？那些人连神都不承认，你说这是不是惊天动地？

“它让神看到了自己心血代价换来的第一份成果，也看到了在人类身上的希望。”你说我在秋莲身上看到了什么希望？秋莲就是我“舅舅”，就能担回些水，我还能看到点希望。也就是圣经里边说：“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马 24：13）得忍耐到底，这个忍耐到底是啥呀？揭露解剖你，修理对付你，你都不能跑，你就是再受苦，你都得跟着去走，这是不是忍耐到底？（嗯。）就即使你知道你是效力者，你知道神不赏识你，你还得走！你的灵魂再受到伤害你还得走，这是不是忍耐到底？也就是说我再怎么刺激你、讽刺你、挖苦你，你还不跑，我就看到了个希望！但是如果你经不起这个讽刺、挖苦、刺激的话语，那你就没救啦！看不到这个希望！“之后，神的心便更加盼望能有一班这样的人陪伴他左右，用真心来对待他，用真心去体贴他，甚至神希望亚伯拉罕能一直活着，因为他希望有这样一颗心能够陪着他，陪伴着他继续他的经营。”看到这些话呀，我就想起SJ一有了病以后呀，她就找后路呀，找啥后路呀？回家找老公了！“得让老公养活我了，我这身体不行，不知道哪天就垮下了，我不能赖在神家！”你说我听了这话别扭不别扭？难受不难受呀？怎么个难受法呢？我愿意不愿意让她走啊？神能让她走吗？（不能。）不理解神的心，疾病临到是神的爱，神就是要用这个来试炼检验，一临到疾病就想到自己的前途命运和后事了，还挂了个美名，什么呢？我不能赖在神家！“之后，神的心便更加盼望能有一班这样的人陪伴他左右，用真心来对待他，用真心去体贴他，甚至神希望亚伯拉罕能一直活着，因为他希望有这样一颗心能够陪着他，陪伴着他继续他的经营。”SJ作什么工作不用我去说，她能够独当一面，她能够自己去下发一个工作安排，那你说我欣慰不欣慰？（欣慰。）我能让她走吗？“因为他希望有这样一颗心能够陪着他，陪伴着他继续他的经营。不管神怎么想，仅仅是一个愿望，仅仅是一个想法，因为亚伯拉罕仅仅是一个能顺服他却对他没有丝毫了解与认识的人，他远远够不上神对人的要求标准——对神有认识、能见证神、与神同心合意，所以他不可能与神同行。”这是神的

一个愿望。原来我是带着雨桦和SJ跑了，是吧？现在没有带雨桦跑，什么原因呢？从神的这个话是不是就能看出来？“因为亚伯拉罕仅仅是一个能顺服他却对他没有丝毫了解与认识的人，他远远够不上神对人的要求标准——对神有认识、能见证神、与神同心合意，所以他不可能与神同行。”因为雨桦现在还不能独自作工，还不能独当一面，还没有达到能见证神的标准，不能与神同心合意，所以他不可能与神同行。

“与神同心合意，所以他不可能与神同行。”咱这是说的一个外表，这样说你就能理解这话的意思。同心合意就是你能够去急神所急、想神所想，能够独当一面，交代你的工作，你能够知道怎么作，能实际地去作。“在亚伯拉罕献以撒一事上神看到了亚伯拉罕的真心与顺服，也看到了他经受住了神对他的考验。尽管神悦纳了他的真心与顺服，但他还不足以能够成为神的知心人，成为认识神、了解神、知道神性情的人，也远远达不到与神同心合意，通行神的旨意。”从这就看见一个什么呀？神说：“……你们得着的东西比历代以来任何一个人都多，所以说这是你们最大的福气。”（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认识神的最新作工跟上神的步伐》）因为神从来就没有向人发表过他的心声，不管你是亚伯拉罕还是约伯，谁能做神的知心人呀？不可能！但今天不同以往，因为神来在地上了，把神的心思全部告诉了人类。你看了神的话，明白了神的心思，就具备了做神知心人的条件，谁不具备呀？谁都具备！神是公义的，只要你追求，只要你往上够，你配合到哪儿神就作到哪儿，这个条件是具备的，所以说你比历代使徒都有福！现在如果人还不能追求顺服神，做神的知心人，那只能是你不追求，是你没有往上够！或者是你的素质不够，又或者是你就没有那个心。神说：“我将我的荣耀赐给谁，谁就得为我作见证，为我舍命，这是我早命定好的。”（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论到“信”，你怎么认识》）神把荣耀赐给了你，神就要和你索取。

“尽管神悦纳了他的真心与顺服，但他还不足以能够成为神的知心人，成为认识神、了解神、知道神性情的人。”咱今天不仅是知道了，现在你对神的性情是不是有所了解了、认识了？摆在你面前了，看见了。“也远远达不到与神同心合意，通行神的旨意。”神把神的心意全部告你说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可以与神同心合意了？可以遵行神的旨意了？只不过是你不愿意去做。你说秋莲她不知道该怎么遵行神旨意？知道不知道？（知道。）知道！是她不愿意去做！“所以神心里依然是孤单的，依然是焦急的。神越是孤单越是焦急，他越需要尽快地继续他的经营，尽快地能够选定得着一班人来成就他的经营计划，成就他的旨意，这是神从起初到现在一直都没有改变的急切心意。”“从起初到现在一直都没有改变的急切心意。”你现在是不是看见神更急切了？地震、瘟疫来了，神把所有话都给你说完了，是不是说尽了呀？掰开了说、揉碎了说，哪还有听不懂的话呢？是不是把哪一个人的言行举止、流露、存心全部给你说出来了？只是让你去对号。“神从起初创造人类以来就已经急切地盼望能有一班得胜者，有一班能够明白、了解、知道神性情的人与他同行，神的这个心意从来没有改变过。无论还需要等待多长时间，无论前方的道路多么艰辛，也无论神盼望的目标多么遥远，神在人类身上的期望从来没有改变过，也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些话咱是不是就有所体验呢！光教会建造三十多年，国度建造从开始作工到现在，让你去体验，看神放弃了没有？（没有。）从来没有放弃过。“现在我这样说，你们对神的心意有没有体会到一些？也可能体会得不深，慢慢体会吧！”慢慢地体会吧！今天给你这样对一下号，是不是能够感受到神的心情？神的性情是实实在在的！祷告一下。

80　神宝爱能听他话顺服他的人

在神看，一个人无论是伟大还是渺小，他只要能够听神的话，顺服神的吩咐与托付，能够配合神的作工，配合神的旨意、神的计划，达到让神的旨意、神的计划得以畅通得以成就，这样的行为在神那儿是值得神纪念的，是配接受神祝福的。神宝爱这样的人，也珍惜人这样的行为，珍惜人对神的这份情、这份心，这是神的态度。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　一》

277　神急切地想得到能够遵行他旨意的人

1　随着神的作工、随着神的计划不断地向前发展，在神与人用彩虹立约作为神不再用洪水毁灭世界的记号以后，神的心意越来越急切地想得着能与他同心合意的人，也越来越急切地想得到在地上能够遵行他旨意的人，更想得着在地上能够摆脱黑暗势力、不受撒但捆绑、能够见证他的一班人。

2　得着这样的一班人是神盼望已久的，是神从创世以来一直期待的，所以无论神用洪水灭世也好，神与人立约也罢，神的心意没有变，神的心情没有变，他的计划、他的愿望没有变，他想作的就是在他没有创世的时候盼望已久的，就是要在人类当中得着他要得的人，得着能够了解认识他性情、明白他心意、能够敬拜他的一班人。这样的一班人是真正能够见证他的一班人，也可以说是他的知心人。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　二》

交通神话《作工与进入 五》

你们下教会作工是怎么作工的呢？都是种什么活出呢？你们心里边没有负担、没有责任、没有使命，只是守了个规条，就是去转了转教会。你们转教会的时候，心里边根本没有想神的名、神的见证、神家利益、神家工作，你只是想去了简单说说，交通交通，几句话交通完立马就离开神回“世界”了。这是种什么做法呢？串门呢！你把尽本分就当成了串门了，“礼拜几我去这转转，礼拜几我去那转转，我这就是尽本分了”，你不是带着负担而去、带着责任而去，不是为了要达到一个果效而去，而是没有计划地去！这样作工没有目的、没有意义，只是按着规条，走了走形式。就像钟表一样，规条式地旋转，有何意义呢？有何价值呢？你每天寻思的不是神的作工作到哪儿了，我带领的下边的这些弟兄姊妹，他们的情形如何？他们对信神究竟有没有认识？有实际路途了没有？谁身上还有什么败坏性情没有解决？教会里边是不是有探子？哪边还有危险？神的祭物从假带领、敌基督手里拿回来了没有？你心里边不是为这些神家利益而操心，而是像神话说的，拖着疲惫的身体，走起路来像死尸一样。你们看着那些带领跑得挺欢的，但我看到的你们就是神话中说的那个画面。

神说：“中国人历时几千年的奴役生活，将人的思想、观念、生活、言行、举止都束缚得毫无一点自由，几千年的历史将活活的、有灵的人都折磨得犹如无灵的死人一样，多少人都生活在撒但的屠刀之下，多少人都安居在犹如动物的巢穴之中，多少人吃着犹如牛马一样的饭食，多少人横躺竖卧在‘阴曹地府’之中毫无知觉，人的外貌犹如原始人类，人的安息之地犹如地狱，而且周围都有各种污鬼、邪灵伴随。外表看来，似乎人是高等的‘动物’，其实，人都在与污鬼同起居、同生活。因着无人治理，人都生活在撒但的埋伏圈里，人被困在其中无法摆脱。与其说人都在温暖的家里与亲人相聚，幸福美满地生活，不如说人都活在‘阴间’，都在与鬼打交道，都在与魔鬼来往。其实，人都没脱离撒但的捆绑，都活在污鬼群居的地方，受着污鬼的摆

布，似乎人的床铺是人的死尸安睡的地方，是人的‘安乐窝’。走进人的住宅，大院冷冷清清，寒风刮得干树枝哗啦啦响，推开‘住室’的门，屋里漆黑一团，似乎伸手不见五指，从门缝里稍稍透过一丝亮光，更觉屋里阴森可怕。屋里的老鼠不时地发出怪叫，似乎在寻欢作乐。看到屋里的一切都令人恶心而又害怕，似乎是刚刚被抬进棺材里的人住过的房屋一样，屋里的床、被子、一个不起眼的小柜落满了灰尘，地上放着几个小凳张牙舞爪，墙上也挂满了蜘蛛网，桌上放着一面镜子，旁边放着一把木梳，走到镜子跟前随手捡起一支蜡，将蜡点燃，看见镜子上满是灰尘，将人的脸‘打扮’得像刚从坟墓里走出来一样，梳子上两面都是头发，似乎这一切都是刚死的人用过的一样，陈旧、简陋，看着木梳，似乎旁边就躺着一具尸体一般，总感觉这没有血液循环的头发有一股死人的味道，一股寒风从门缝钻进来，似乎幽灵从门缝里挤进来一样，又重新回来住在这‘住室’里。屋里寒气逼人，顷刻间，似乎有一股死尸腐烂之气，此时更看见墙上挂着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床上的乱如麻的又脏又臭的被褥、墙角的粮食、落满灰尘的小柜、地上的柴棍、泥土等等这一切都如死人刚用过的一样，向人张牙舞爪地扑过来，叫人浑身直打冷颤。屋里的这一切似乎没有一点生机，潮湿阴冷，似乎这就是神所说的阴间、地狱，似乎这就是人的坟墓一样，没有刷油漆的小柜、小凳、门窗似乎都为人披麻戴孝一样，又似乎在为人默哀。人就在这样的阴曹地府里生活了几十年、几百年以至于几千年，早出晚归，天刚亮公鸡打鸣人便从‘坟墓’里探出身来，看看天，瞅瞅地，便开始了一天的活动，当日落西山时，人便拖着疲倦的身子再次回到‘坟墓’里，将肚腹装满之后已是黄昏，人为了明天再次从‘坟墓’里出来预备好之后，便将犹如磷火发出的光一样的灯熄灭，此时在月亮之下只看见犹如小山一样的坟丘遍及每一个角落，偶尔能从‘坟墓’里传出抑扬顿挫的呼噜声，人都‘熟睡’了，似乎污鬼、幽灵也都安静地休息了，不时地还能听见远处的乌鸦在叫，这样僻静的夜晚，听见这样的惨叫，更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在这样的境地人不知度过多少个春秋，死而复生，不知在这与幽魂打交道的人间呆了多久，更不知与世长辞多少次，就这样的‘人间地狱’，人生活得满心欢喜，似乎没有一点怨言，因为人早已过惯了阴间的生活。所以，人对这样的污鬼寄居的地方非常感兴趣，似乎污鬼就是人的朋友、伙伴，人间都是狐朋狗党，因为人原有的本质早已销声匿

迹、不见踪影了，人的模样都有几分污鬼的色彩，人的举动更是在受着污鬼的摆布，到了现在，人的外貌更是与污鬼一模一样，似乎人都是从污鬼降生，而且人对其祖先非常爱戴、拥护，谁知人早已被撒但糟踏得犹如山中的黑猩猩一样，两眼带着祈求的目光，眼睛里布满血丝，淡淡的一丝光里带着几分污鬼留下的恶意，满脸皱纹犹如松树皮一样干裂，嘴向前突出，似乎是经撒但加工了一样，耳朵的里里外外都是污迹，猫着腰，两腿吃力地拖着身子，干瘦的双手有节奏地甩前甩后，似乎人骨瘦如豺，又似乎是肥胖得犹如山中的狗熊一般，里里外外的打扮、装束都犹如古代类人猿，似乎到了今天，这些‘类人猿’仍然未完全进化成现代人的模样，太落后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作工与进入 五》）

辛慕，你怎么看这段话？这段话述说的是人的生活环境，还是什么？（辛慕：人都活在阴曹地府里，自己每天活出来的，所思所想的就是像神话里面说的。）神说的是人里边这个思想观念，说的是你的内心世界，也就是你灵里边的一个生活情景，不是你肉眼看到的这个物质世界，不是说谁家的板凳没有刷油漆。你得从这个物质世界里面出来，从灵里去看。以前看不懂，就认为，“怎么是这呢？没钱嘛，要有钱，不就换新板凳了嘛！”今天经过揭露解剖，人逐步地看见了自己的败坏、邪恶。以前你看每个人都是个人，现在解剖完一看，哪有人样呢？都是活鬼！你口口声声说，“我是信神的，我是受造之物……”，就看咱今天解剖出来的这些心思意念和观点，还谈什么受造之物呢？就连世上基本的一个生意人都不是！做生意的人还知道，“我拿你二两钱，得给你二两东西呢”，可你呢？完全就是敲诈、勒索、欺骗！连雇工也不是！动不动就说人家雇工怎么怎么……结果你连个雇工都不是。“雇工都不是”，这是在说谁呢？说下边跟随的人呢？是说你这个做带领的呢！说起来你们这些做带领的，还是在人群里边拣出来的，还是相对好些的呢，你认为你还是人群中的佼佼者，结果你连个雇工都不是！

“中国人历时几千年的奴役生活，将人的思想、观念、生活、言行、举止都束缚得毫无一点自由，几千年的历史将活活的、有灵的人都折磨得犹如无灵的死人一样”，咱今天明明是有灵的人，可咱活出的呢？跟没灵的死人一样。后面描述的就是死人的活出。“多少人都生活在撒但的屠刀之下”，为什么说活在撒但的屠刀之下？因为你背叛了神，你跟随了撒但，你受撒但的玩弄、撒但的苦害，你所活出的，你做的那些事情就是遭神击杀的，就是该死的！你是因着撒但而死的！所以，“多少人都生活在撒但的屠刀之下”。咱今天尽本分呢，经过揭露解剖以后，这哪是在尽本分啊？连搞交易都不是！为什么成了连搞交易都不是了呢？因为你信着神，敬拜着神，还又抵挡着神！你坐着神给你的带领的位置，却干着撒但的勾当，拆毁神经营、搅扰神家工作，这就是活在了撒但的屠刀底下。谁让你这样的？是你的父亲——撒但让你这样做的。所以你就活在了撒但的屠刀之下，让撒但把你的灵魂吞吃了！“多少人都安居在犹如动物的巢穴之中，多少人吃着犹如牛马一样的饭食，多少人横躺竖卧在‘阴曹地府’之中毫无知觉”，你打仗的时候，看见教会里的人，他们那种活出就是吃着犹如牛马一样的饭食，在阴曹地府横躺竖卧。你看见他们是那种活出，可你经历了几年以后，看见了什么？你依然活在吃着牛马一样的饭食的情形里面。这个牛马一样的饭食是谁让你吃的？这里给你饭吃，你不吃，你非要吃牛马一样的饭食，你非要按着你自己的意思去作。然后你还要去带领别人，你欺骗了多少人！你是这样的活出，你说下边的人呢？是不是更是呢？“多少人横躺竖卧在‘阴曹地府’之中毫无知觉”，虽然说你信神了，虽然说你跟上了国度建造，可是你的活出依然是旧性！你的性情依然没有变化！你的活出依然是撒但相，依然是活在撒但的权下！你没有走上性情变化的道路，没有认识自己、认识神，你信神还是在搞着欺骗，你仅仅是改变了一下名称。你信全能神了，原来是跟着教会建造，现在虽然跟上了国度建造，但是穿着新鞋走老路，仅仅是改变了跟随的步伐名称，实际上真实的步伐你并没有跟上，依然是横躺竖卧在“阴曹地府”之中毫无知觉！

“人的外貌犹如原始人类，人的安息之地犹如地狱，而且周围都有各种污鬼、邪灵伴随。”这个更不用说了，是吧？你周围有多少不实行真理的人。“外表看来，似乎人是高等的‘动物’”，从外表看着都是人吧？（嗯。）“其实，人都在与污鬼同起居、同生活。”咱今天的活出就是个污鬼！咱之前说善姊妹、当带领的、平账的审计、还有尽本分的这些人，活出的就是个污鬼样。不要说你是与污鬼同起居了，咱自己就成了污鬼了。“因着无人治理，人都生活在撒但的埋伏圈里，人被困在其中无法摆脱。”你不实行真理，他也不实行真理，看了神话几十年了，你不把神话当神待，他也不把神话当神待，都怕“吃亏”似的，都活在了撒但的埋伏圈里。“我当个‘善’带领，我给你个肉体好处，我看见你邪恶败坏，我不说。你呢？你看见我的邪恶败坏，你也别说，咱们互相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等神作工结束了以后，咱们就都进国度了。”“人被困在其中无法摆脱。”为什么无法摆脱？因为你太爱惜自己了、太欣赏自己了，你把你的认为就当成真理待了，太自是了！所以说，无法摆脱！你不愿意否认自己，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败坏，别人给你交通出来，给你指出来了，你还死不承认，还要辩解表白！我为什么要拿一个善姊妹、一个审计去给你们交通呢？我有我的考量，是用了一个智慧。我这样交通，一方面是给善姊妹本人一个面子，让她能够接受。另一方面是因着人都不愿意接受修理对付，当修理对付临到她的时候，她要干什么？反抗！我为了免去她反抗，我才去这样做的。“我说的是‘善’姊妹，你这个‘恶’姊妹不要起来说话啊，我没说你啊，你要觉得我是在说你，那你就是自己在对号入座。”她心里面受刑罚，但她不能起来对号入座。为了让人好理解，我有时候会再加点东西，或者即使我这个话说错了，但不管我怎么说，她都不能站起来辩解、反抗，因为“我又不是说你，你不要自作多情”。因为我没有点名道姓，所以到时候她也不能说我给她加什么了，她也没话说了。也不用因着我说她了，就起来和我争执。如果我一说是谁谁谁，好了，就不要说给她添油加醋了，我就是不添油加醋地说，她承认不承认？（不承认。）死不承认！还要找证人，“谁说的？”还要和我较劲呢！那我这个交通就没法交通下去了，因为被打岔、搅扰了，所以这样做有好多好处。我想这是个好办法啊！神交通也说小岗、小贾，咱也来个善姊妹、来个审计。

“人被困在其中无法摆脱。与其说人都在温暖的家里与亲人相聚，幸福美满地生活，不如说人都活在‘阴间’，都在与鬼打交道，都在与魔鬼来往。”这是不是实情？咱今天国度建造了，说团体生活呢，咱是有了“团体生活”这个名了，可是团体生活有了实质了吗？进入审判刑罚了吗？没有！神是让人都得着审判刑罚、揭露解剖，互相修理对付，手里捧着神的话，口里说着神的话，实行的还是神的话！但人却实行不下去，为什么实行不下去？是谁在这里拦阻呢？是你做带领的在这里拦阻了！我在这儿做到了，而且给你立了标杆，只要你的败坏流露出来了，我就抓住你这个败坏流露不放，我把你的根给揪出来了。可是在你这儿打了折扣了，我白白地赐给你，你却不愿意白白地赐给他们，这就是你在拦阻神的作工了！“其实，人都没脱离撒但的捆绑，都活在污鬼群居的地方，受着污鬼的摆布，似乎人的床铺是人的死尸安睡的地方，是人的‘安乐窝’。”为什么说人的床铺是死人安睡的地方呢？你所活出来的是不是人？（不是。）你所活出来的就不是人，是鬼！今天说到这个鬼了，我那天看了一下神的交通，我明白了一件事情。神说：“以前在宗教里的时候，说谁是敌基督、谁是恶人，那就是披着羊皮的狼，这只不过是人在不明白真理，不明白各类人人性实质、性情的情况下打的一个比方，但真理讲到这个程度，再打这个比方就不太贴切了。魔鬼就是魔鬼，敌基督就等同魔鬼，他都不配与神造的万物生灵相提并论。神所造的万物，比如狼等等一些食肉动物，它对神有没有抵挡？有没有悖逆？它会不会与神叫嚣、对抗？神说一句话它会不会背后论断、定罪、攻击啊？它不会，它不做这事，它就是按照神给它命定好的本能、生存环境去生活，神造它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它不伪装。而敌基督就不同了，他专门针对正面事物、真理做事。”（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三十五）》）人常说，“你是个法利赛人，你是个披着羊皮的狼……”，神说你们说话得准确点，其实法利赛人、敌基督、假带领就不是披着羊皮的狼，他还不是狼，“他都不配与神造的万物生灵相提并论”，为什么这么说呢？神举了个例子，如果狼小时候受了伤了，你喂养它了，你把它一手喂大了，它不会吃你，也不会咬你的，它有良心，它懂报恩。人总说这个人是狼心狗肺，即使说狼心狗肺，它也有

个狼心狗肺。神说你这个人啊，不配称为狼！狼是神造的，狼虽然吃羊，但那是因为它是肉食动物，是神给它制定的一个生活规律，它没有邪恶，没有被败坏。你呢？看着你是高等“动物”，其实你还不如个狼，因为你有污秽、邪恶、败坏。如果你形容一个人说“你就是狼，你就是披着羊皮的狼”，神说什么？不准确啊！他不是狼。他是连个狼都不如，那这是什么？活鬼，是个魔鬼！为什么这样说呢？按实情来说，你养大了狼以后，它还知道不咬你，它把你当成它的恩人了。可咱人呢？今天经过解剖以后，你说咱所做出来的这些事情配不配称为一只狼？（不配。）狼都不配啊！你吃着神的，喝着神的，反过来你倒打一耙，你要咬主人呢！你都不配称为狼！你就是个魔鬼！神话又拔高了一下，咱以后就不要说，“我狼心狗肺啊”，你一边儿去吧！还狼心狗肺，你根本不如一只狼，你是活鬼，是魔鬼！

“都活在污鬼群居的地方，受着污鬼的摆布，似乎人的床铺是人的死尸安睡的地方，是人的‘安乐窝’。”你这个人不配称为人，也不配称为狼，你是什么呢？你是活鬼，是个魔鬼，就是个死人！“走进人的住宅”，这里说的是不是住宅？走进哪儿了？（心里。）走进人的心门了。“大院冷冷清清，寒风刮得干树枝哗啦啦响”，这是在说灵里面的话了，神说进你的心里边看看吧，看你还有点信神的味道吗？“神来了，欢迎欢迎！”你欢迎吗？“大院冷冷清清，寒风刮得干树枝哗啦啦响”，好刺骨呀！“推开‘住室’的门”，刚才是进了院子里了，这是进了住室了，“住室”是带引号的，住室就是卧室，谁的卧室呢？主人的卧室。你的心是让谁来居住的？（神。）应该神来居住。“推开‘住室’的门，屋里漆黑一团，似乎伸手不见五指”，你心里面就没神，没神不就漆黑一片吗？你让谁住了？你让污鬼、邪灵住了，让撒但住了，你没有让神作你的主。“从门缝里稍稍透过一丝亮光”，今天的揭露解剖是不是一丝亮光？“从门缝里稍稍透过一丝亮光，更觉屋里阴森可怕。”怎么阴森可怕？你心里边住的那个鬼，你的那个心思、意念太可怕了！就今天咱交通的，你说可怕不可怕？你所做出来的就连只狼都不如，就是一个魔鬼！所以说，感觉阴森可怕。咱作为一个带领工人，做出来的竟然连一个打工的都不如，连搞交易都不是，纯粹是欺

骗，纯粹！不是说有掺杂，而是纯粹的欺骗！“屋里的老鼠不时地发出怪叫，似乎在寻欢作乐。”屋里的老鼠，指什么说的？指你的那些心思意念。你的心思意念在为你说话，在你的心里面不时地出来叫嚣、对抗，出来作怪，似乎在寻欢作乐。“看到屋里的一切都令人恶心而又害怕”，这就是说，神为什么不住污鬼住过的殿呢？因为你的这个殿看着恶心又害怕。“似乎是刚刚被抬进棺材里的人住过的房屋一样，屋里的床、被子、一个不起眼的小柜落满了灰尘，地上放着几个小凳张牙舞爪，墙上也挂满了蜘蛛网”，这就是形容你心灵里边，你的心思意念里有那么多邪恶、污秽不堪！咱交通善姊妹了，她信神呢，她心里面想的是什么？墙上挂的都是些什么？蜘蛛网。你信着神，你要的是你的名誉、地位，要的是别人都说你好，你要的是别人心目中有你的位置，这就是挂的蜘蛛网，不值钱、邪恶。

“桌上放着一面镜子，旁边放着一把木梳，走到镜子跟前随手捡起一支蜡，将蜡点燃，看见镜子上满是灰尘，将人的脸‘打扮’得像刚从坟墓里走出来一样”，这个“打扮”用了个引号，实际上你打扮了没有？没有打扮，这是你自身的这个画面。木梳是用来干什么的？梳理呢。镜子是用来干什么呢？认识自己呢。你用木梳梳理自己，认识自己了，你那个认识自己出来的是什么样子呢？这就把自己“打扮”出来了。还点了一支蜡烛，你不是在灵光里面认识自己，不是在神话里面认识自己，而是在烛光里面照镜子呢。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那个属灵术语，“神开启我了，神引导我了……”，神开启你什么了？什么神话都没有就说圣灵带领你了，这就是那根蜡烛。那根蜡烛能给你照清楚吗？还是随手捡起一支蜡烛，随口就是“圣灵开启、引导我了……”。“将蜡点燃”，人一说个“神开启我了……”，谁还敢说什么？“呀，神开启人家了……”。“看见镜子上满是灰尘，将人的脸‘打扮’得像刚从坟墓里走出来一样”，我解剖人的时候，他不说话还没事，他一说话，一用这木梳梳头，拿上蜡烛一点，然后你就看不见他那张脸了。经过我一揭露解剖，根据真光一照，什么脸出来了？鬼脸出来了！这就像神话说的，“将人的脸‘打扮’得像刚从坟墓里走出来一样”，他在那儿是打扮呢，还拿木梳梳呢，梳理他的什么？梳理他的那

些理由、借口。烛光就是他认为的那个理，他在讲理。经过梳头，再经过这个蜡烛一照，鬼样出来了，打扮得像从坟墓里边儿出来一样。“梳子上两面都是头发”，为什么都是头发呢？他在梳理的时候，他在说话的时候，就把自己的存心目的露出来了，头发给掉下来了，好了，正好抓住了。“似乎这一切都是刚死的人用过的一样”，你所说出来的话不就是个死人样？刚从你的嘴里说出来，这就是刚死，气还没散呢。“陈旧、简陋，看着木梳，似乎旁边就躺着一具尸体一般”，这句话好理解了吧？怎么说呀？他所陈述的那些太陈旧了，他说的是那些恩典时代的话，“耶稣当时说什么话了，保罗说什么话了”。“陈旧、简陋，看着木梳，似乎旁边就躺着一具尸体一般”，我一听你说话啊，你就是个死人！

“总感觉这没有血液循环的头发有一股死人的味道”，神说“你的本性很善解人意，那你的语言就很通达，而且行为也很符合真理”，如果你善解人意，你的话语就通达，这个血液循环是不是就通畅呀？你说话里面没有诚恳，尽是诡诈，这个血液循环就不通，一句谎言需要一百句谎言来掩盖。你一欺骗以后，这个话就说不通了，不流通了，血液就不循环了。“一股寒风从门缝钻进来，似乎幽灵从门缝里挤进来一样，又重新回来住在这‘住室’里。”什么意思？你来到审判台前了，我要揭露解剖你，你呢？你是起来梳头了，讲你的理由了，经过你这一打扮，蜡烛一照，有什么感觉呢？“一股寒风从门缝钻进来”，我给你讲的是真理，你给我讲的是什么？我说：“你说的这些怎么就跟我说的不搭边呢？你怎么和我说的就不是一个话题呢！”突然间有种感觉，感觉什么呢？“似乎幽灵从门缝里挤进来一样”，这个鬼又来了，又来干什么呀？“又重新回来住在这‘住室’里。”你在这问他话，他的言行举止、他所说出来的是不是他的心里话？是不是他的所思所想？他所思所想代表着什么？代表着鬼就在他心里住着呢，他就是一个活鬼。这就是说，神进来看一看这个家里的陈设，看看他的言行举止，通过他的言行举止流露出来以后，好了，证实了，这个鬼又回来住在里边儿了。“屋里寒气逼人”，我在揭露解剖人的时候，你们发现什么了？他要反抗的时候，是不是找两句理由、借口就完了？（不是。）他是

滔滔不绝，声东击西，他还要和你争战一番。你感觉到的是什么？寒气逼人啊！这是一个悖逆得厉害的人，反抗、不接受真理，还一个劲儿讲理！“顷刻间，似乎有一股死尸腐烂之气”，他反抗得太厉害了，不接受真理太厉害了，这就证明他是恨恶真理的人。刚开始是刚死了的人，现在成什么了？尸体腐烂了，严重了！

“此时更看见墙上挂着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床上的乱如麻的又脏又臭的被褥、墙角的粮食、落满灰尘的小柜、地上的柴棍、泥土等等这一切都如死人刚用过的一样”，我一解剖人的时候，人经常说什么？“我不会说话了，我一说话就卡住了……”，从他每说一句话流露出来他的存心，就知道他心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了。就看见他床上铺的是什么？又脏又臭的被褥。墙角里面放的是什么？小柜子、柴棍、泥土等等这一切。他流露出来的有没有活人的样子？（没有。）“这一切都如死人刚用过的一样，向人张牙舞爪地扑过来，叫人浑身直打冷颤。”人在找理由、找借口的时候，说出来的那些话，有的就是一种亵渎、论断的话，但他自己感觉不到。你看见他亵渎、论断的时候，你看见他在地狱边上跳舞呢，在炸弹上跳舞呢，是不是在打冷颤呀？（是。）“屋里的这一切似乎没有一点生机，潮湿阴冷，似乎这就是神所说的阴间、地狱，似乎这就是人的坟墓一样，没有刷油漆的小柜、小凳、门窗似乎都为人披麻戴孝一样，又似乎在为人默哀。”人在抵挡神的时候，他有足够的理由；人在不愿意尽本分的时候，他有足够的理由，“神给我摆布这个环境了，神给了我孩子，我得让我孩子念书了呀！我不能不管孩子呀！孩子还要娶媳妇呢呀！我不能不管呀……”，他把这些生活上的事当成了他不尽本分、不敬拜神、弃绝神的理由、借口，那这些东西是不是没有刷了油漆的小柜、小凳、门窗呢？（嗯。）

“人就在这样的阴曹地府里生活了几十年、几百年以至于几千年，早出晚归，天刚亮公鸡打鸣人便从‘坟墓’里探出身来，看看天，瞅瞅地，便开始了一天的活动，当日落西山时，人便拖着疲倦的身子

再次回到‘坟墓’里，将肚腹装满之后已是黄昏，人为了明天再次从‘坟墓’里出来预备好之后，便将犹如磷火发出的光一样的灯熄灭，此时在月亮之下只看见犹如小山一样的坟丘遍及每一个角落”，我今天说什么了？咱们每天尽本分，尽的是什么本分？出去尽本分没有使命、没有责任、没有负担，没有想过要达到什么果效，没有一个追求目标，每天就是应付着尽本分。“今天礼拜几了，该去哪儿聚会了；今天礼拜几了，去哪个点上跑跑吧”，把这种外表行为做一做，这就是“信神”。原来在教会建造的时候你是这样信神的，来了这儿了，你还把这种外表行为当成是信神！这是不是就是每天从坟墓里面出来，完了又进坟墓里去了？性情变化了没有？（没有。）没有追求生命，性情变化，所以你白天是从坟墓里出来的，晚上回来还是回那个坟墓。每天只是太阳出来你出来，太阳落山你回来，生命没有一个实质的进展，生命没有进入！“此时在月亮之下只看见犹如小山一样的坟丘遍及每一个角落，偶尔能从‘坟墓’里传出抑扬顿挫的呼噜声”，抑扬顿挫什么意思？（形容声音高低起伏。）各有各的理由，各有各的借口，各有各的说辞。“人都‘熟睡’了，似乎污鬼、幽灵也都安静地休息了”，进入肉体里边了，活在肉体里面也不吵不闹了。

“不时地还能听见远处的乌鸦在叫，这样僻静的夜晚，听见这样的惨叫，更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在这样的境地人不知度过多少个春秋”，都在熟睡的过程中又听见了乌鸦的叫声，乌鸦的惨叫，外邦对这个乌鸦有一种说法，说乌鸦叫是在叫魂呢，是吧？你只要听见乌鸦一叫，哪里就有可能死人了。这就是：“死去的人带走活着的人的故事，而活着的人又在重复着死去之人的历史悲剧。”（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人在神的经营中才能蒙拯救》）这就是说人都熟睡了，他活在肉体里边不出来。同时，因着人活在肉体里面，又不断地死去。你看见那个人不尽本分，信着神又抵挡着神，虽然他受惩罚了，可是他后边的人能从他身上学到功课吗？学不到功课。你不学功课，但是别人看见这是神对他的一个惩罚！如果你能从灵界看事的话，你看见他是不是毛骨悚然？“呀，这个人就这么被惩罚了！那个人还在肉体里面熟睡着呢。”你看咱整理的惩罚事例，里面那些人已经遭到惩罚了，但是

有的人还要走他的那条路，你看着他是毛骨悚然！“不时地还能听见远处的乌鸦在叫，这样僻静的夜晚，听见这样的惨叫，更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在这样的境地人不知度过多少个春秋”，不寒而栗后面是省略号，人都是这样一代又一代的，信神的人是一茬又一茬。“死而复生，不知在这与幽魂打交道的人间呆了多久，更不知与世长辞多少次，就这样的‘人间地狱’，人生活得满心欢喜，似乎没有一点怨言，因为人早已过惯了阴间的生活。”这就和咱今天一样，我今天带领你们，和你们说了，才开始往神话里面走了。我要不和你们说，我看你再信二十天，再信二十年也是这种信法。咱从教会建造走过来，就是这种做法，到现在还是这种做法，是吧？因为人早已习惯了阴间的生活！早已习惯了欺骗神的生活！早已习惯了对神敲诈、勒索的生活！

“所以，人对这样的污鬼寄居的地方非常感兴趣，似乎污鬼就是人的朋友、伙伴，人间都是狐朋狗党，因为人原有的本质早已销声匿迹、不见踪影了，人的模样都有几分污鬼的色彩，人的举动更是在受着污鬼的摆布，到了现在，人的外貌更是与污鬼一模一样，似乎人都是从污鬼降生，而且人对其祖先非常爱戴、拥护”，咱今天是不是对魔鬼非常爱戴、拥护呢？还欣赏你自己，还非得按着你那个意思去做。卫晋交通他的认识呢，在我揭露解剖他的时候，他说，“是啊！对啊！我知道你说得对，可是我就接受不了啊！”还在那儿“念经”呢，“弟兄是对的，我是错的，弟兄是对的，我是错的”，念叨以后，他才能扭转过来；不念叨了，还扭转不过来，还要跌倒呢！“人的外貌更是与污鬼一模一样，似乎人都是从污鬼降生，而且人对其祖先非常爱戴、拥护”，够爱戴、拥护了吧？随口就来，随手就来。我在交通的过程中说：“如果把这个环境摆给你，你站在我的这个位置上，你谈谈你的认识，你怎么想，你怎么寻思，你怎么交通，你谈完以后，我再谈我怎么看这件事情的。我是站在神一边去看事，我说你站在神一边看事了吗？”他能不能站在神一边看事呢？他就从来没有站在神一边儿看过，他就不懂得怎么站在神一边儿看事，他就没有感觉，没有知觉。不管他怎么说，他说出来的始终都是为了自己！这就是对自己非常爱戴、

拥护，他就不会维护神家利益。“谁知人早已被撒但糟踏得犹如山中的黑猩猩一样，两眼带着祈求的目光，眼睛里布满血丝，淡淡的一丝光里带着几分污鬼留下的恶意，满脸皱纹犹如松树皮一样干裂，嘴向前突出，似乎是经撒但加工了一样”，“满脸皱纹犹如松树皮一样干裂”，人为自己说话是不是不要脸了？祭司弟兄说过一句什么话呀？吊死鬼擦胭粉——死不要脸。这儿说嘴向前突出，为什么突出呢？因为在讲自己的理。“似乎是经撒但加工了一样，耳朵的里里外外都是污迹”，我那时候揭露解剖善姊妹呢，善姊妹说什么呢？“操厨师就是和我那样说的呀，就是说抠带领不让剥白菜叶子呀！”从她耳朵里听到的是这个，她不是说人家抠带领那里有账呢，剥了叶子就少了斤两了，所以人家不让剥。她没把原话给说出来，只说出了半句话。她还说：“我就这样听的呀！”“耳朵的里里外外都是污迹”，不干净！

“猫着腰，两腿吃力地拖着身子，干瘦的双手有节奏地甩前甩后，似乎人骨瘦如豺，又似乎是肥胖得犹如山中的狗熊一般”，怎么一会儿骨瘦如豺，一会儿又肥胖得如狗熊一样呢？一个是说人瘦，一个是说人胖，这是什么意思？“大大”就表演了一个骨瘦如豺，他第一次和“小小”争斗的时候，我说他什么了？（SJ：连外表行为都没有。）连外表行为都没有，说话给人带来的是辖制。这下好了，学得“乖巧”了。让他管钱，“小小”管账，“小小”拿上钱没有给他，他也没和“小小”要，最后怎么了？最后把他的钱也给了“小小”了。“大大”还说，“等人家给我钱了，人家也不给，要不我把钱都给她吧。”哎呀，“大大”演得真是骨瘦如豺！一个“小小”把一个“大大”打倒了。“大大”不坚持正义，还挖坑，骨瘦如豺，墙头草，老好人，看见问题不说，也不制止。“又似乎是肥胖得犹如山中的狗熊一般”，什么意思？你揭露解剖了他，他理都不理你，他还要跟你反抗，就像山中的狗熊一样。我记得我解剖王谦的时候，王谦不听，我说：“王谦，到那时候，你再说‘主啊，主啊，弟兄啊，弟兄啊！’我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他立马从座位上蹦起来，“什么？你说你从来不认识我？”起来转身就走了。你说厉害不厉害？是不是如山中的狗熊一般？（嗯。）两个人扮演两种角色，一个人是骨瘦如豺，一个是狗熊一般。“里里外外

的打扮、装束都犹如古代类人猿，似乎到了今天，这些‘类人猿’仍然未完全进化成现代人的模样，太落后了！”这话是什么意思？今天国度建造了，你该进化了吧？可你还和类人猿一样，还和猿猴一样。咱回家照照镜子，看看咱和猿猴一样，还没有进化成人样。这话够讽刺的了吧？“这些‘类人猿’仍然未完全进化成现代人的模样”，经过教会建造，来到国度建造了，是不是该进化了？你进化了没有？（没有。）还没有个人样，咱一解剖，还是鬼样，还是个类人猿，“这些‘类人猿’仍然未完全进化成现代人的模样，太落后了！”神作工马上就要结束了，外国人拥入中国了，你还是个类人猿呢！咱不能再落后了啊！

361 神要拯救人脱离阴间、地狱的生活

中国人历时几千年的奴役生活，将人的思想、观念、生活、言行、举止都束缚得毫无一点自由，几千年的历史将活活的、有灵的人都折磨得犹如无灵的死人一样，人都生活在撒但的屠刀下，多少人都安居在犹如动物的巢穴中，吃着牛马一样的饭食，横躺竖卧在“阴曹地府”，人的外貌犹如原始人类，人安息之地犹如地狱，周围有各种污鬼、邪灵伴随，人都在与污鬼同起居。人都生活在撒但的埋伏圈里，被困在其中无法摆脱，受着污鬼的摆布。人就在这样的阴曹地府里生活了几千年。神要改变人，神要拯救人，将人从死人的坟墓里拯救出来，脱离阴间、地狱的生活。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作工与进入 五》

信神不是为认识自己而是为认识神

（陈馨：对于工作上出现的一些问题，我就想抠她们呢，想让她们对这个工作有负担。但是把信息编辑好了之后又不敢往出发，觉得受辖制呢，怕成了打压，到时候人家都消极了、不干了，不知道怎么抓这个工作了，也不敢作了。害怕别人说，“这个谁谁尽上这个本分是敌基督呀！想做天使长掌控人”，还是这个地位特别重，没有实行的路途了。）（SJ：那你看看你自己的存心是什么，是想当敌基督吗？）（陈馨：不是。）（SJ：你自己看你作的是什么？）（陈馨：工作这么多，压力这么大，想让她们赶快把这个本分给尽好，把这个托付担起来。就想让她们每个人把最近做的啥跟我说一下，带领有什么问题，他们是怎么解决带领问题的，我心里好有个数。我们下去转教会的时候，就能明白哪个教会有什么问题，自己作工作也有一个方向、有一个目标。但是她们回复过来的，能看出来是应付糊弄，可是就不敢再细抠细问了，怕这样一问，抓她们太紧，怕她们适应不了。或者说我这些想法是不是自己另搞一套？）（SJ：你是怕别人说你另搞一套，怕别人说你掌控人，是因着这一方面不敢去尽本分了，有这个辖制，是吧？）（陈馨：刚才说，以后选带领，不是用心去对待弟兄姊妹的，弟兄姊妹也不认可你。我心里就想，“呀，别让她们说我就是个敌基督”，但是不这么抓也不行呀！不抓都是应付糊弄。）（SJ：神看的是人的存心，你求真求细是为了解决她的一些问题，抓住她的哪些关键点、问题去解决。你的存心是为了真正地把弟兄姊妹带到神面前，那是不是正常的呀？你说我这两天聚会，在你身上达到什么果效了？是掌控吗？）（陈馨：不是掌控。你是教给我一个实行的方向、路途。）（SJ：咱昨天刚交通了那三个台阶。你自己对对号，你是在哪个台阶？）（陈馨：和本分不挂钩。）（SJ：不挂钩。你只是怕她们说你，是吧？你是为了面子、为了地位，怕别人说你不好。第二个阶段就是为了作工而作工，“我只管尽好我的本分”，为了作工而作工，就不考虑这个前途、命运、地位、名利，这是第二个阶段。你先一步一步地走，这就是咱昨天谈的三个阶段。不凭地位、不凭脸面，

为了作工而作工，就不考虑这些了。咱先往第二个台阶上走，为了尽好本分，然后才能达到用心去做。）

她和她两个人的问题是一样的，都是想着，“为什么我要白白地尽本分呢？为什么我就不能得点回扣呢？我也没要多少呀！就给我点面子、给我点地位就行了嘛！给我点荣耀就行了嘛！”要不上的时候就没劲了，不能好好尽本分了，没有回扣干着就没劲、没意思。你说信神难吗？李娟，难不难？（李娟：放下自己就不难了。）你说放下自己就那么难吗？放下自己难不难？（李娟：认识到可怕了就不难了，就放下了，要是认识不到可怕就难。）那这也是个路途嘛！那你让她们认识到可怕不就行了吗？我觉得信神简单呀！微微，信神难吗？（微微：放下自己就不难。）还是放下自己！你们怎么把这句话成了口头禅了？“放下自己就不难。”那我就想问你了，你为什么把你抬得高高的？为什么就不能放下呢？你是信神还是信你自己呢？现在有路了吗？（微微：有了。）什么路？放下自己有路没路？“让我怎么放下？我就在地上呢还让我放下，让我趴在地上？”怎么就放下自己了？讨论讨论这个话题。雨桦，怎么就把自己放下了？（雨桦：放下自己就是你看见自己的败坏和缺少，真正看见你自己污秽不堪了，自然而然就走出来了。我是看见自己已经不知羞耻了，觉着办的那些事，自己的所做所行太羞耻了！就觉得今天就该死了。一谈起来就有一种自责、有一种懊悔，不是往下放了，而是看见自己作了多少恶，看见自己的败坏了，才能从这条路上走出来，我是这么去认识的。）夏彤，怎么就放下自己了？放下自己有没有捷径？放下自己难不难？（夏彤：认识自己。）你说不认识自己能不能放下自己？（夏彤：不能。）（雨桦：放不下呀！）（李娟：不认识自己老认为自己好，自己就站不对自己的位置。）我觉得不一定吧？

给你举个例子，小猴子上山手里边有什么东西？（什么也没有。）它认不认识自己？（不认识。）它上山的时候手里边是空的，是吧？它上山一路上做了些什么事？（掰玉米。）（见哪个好拿哪个。）它认

识玉米吗？（不认识。）认识西瓜吗？认识兔子吗？（不认识。）那它为什么能拿上又为什么能放下呢？它是不是一个一个放下了呢？咱都照顾过孩子，是吧？孩子拿上你的手机的时候，你怎么办呢？（SJ：给他个东西代替。）他认识那个手机吗？按你们的话说他认识这个手机他就放下了？你孩子玩手机玩了三年了，他太认识这个手机了，他放下了吗？放没放下？找见问题所在了没有？你认识自己就能放下自己吗？小猴子上山它是怎么放下玉米的？（看见西瓜就放下了。）看见西瓜它就放下玉米了；看见兔子它就放下西瓜了。那你这个放不下自己是为什么？什么原因？找见问题了没有？（没有看见真理。）没看见西瓜，放不下玉米。你看不见真理，你就放不下腐朽的东西；你看不见神，你就放不下你的地位；你看不见造物的主，你就把你放不到那个受造之物的位置上。你看不见造物的主，你会说“我还是造物的主了！”你还想做造物的主。当你看见神的爱了，再看见你所做的了，一对比，自己就是卑鄙无耻、龌龊，不是个人。还用你每天起来，“哎呀！我怎么就放下自己了呢？”还用愁吗？如果你真正是人的话，那就不用你愁得放不下，自然就恨恶、厌憎自己了，厌憎自己就能背叛自己了。

那需不需要认识自己？需要认识自己。但是你不要把全部的精力放在，“我认识自己就是为了放下自己”，你认识自己了也不一定能放下自己。今天说刘芸了，是吧？刘芸认识自己了没有？（认识了。）放下了没有？（SJ：没有。）认识到了但放不下。你说我认识不认识自己？（认识。）我有多少经历呀，我也不认识自己。神说人，你背的那个包袱满满登登的，你看不见前边的路，你看不见宝贝，你看不见黄金，你就抱住你那垃圾不放。你看不见，所以说你就放不下。你说我怎么放下自己的？（SJ：看见黄金了。）看见了。为什么你看不见呢？是因为你没信。我为什么能放下呢？是因为我信。我信什么呢？基督就是真理！就是道路！就是生命！一切都在神话里，话语成就一切！所以说我就要在神话里边去找，我就要从神那边去找。“肉体都是必然腐朽的”，神话说了，我信！我就把自己的东西都看作是腐朽的，然后看神的作工、神的主宰。你不要老看你的作工、你的主宰。你为

什么放不下自己呢？“看看教会里边的工作是我安排的，教会是我带的，我给谁交通他就明白，我不给谁交通他就不明白。谁作工了？我作工了。你看这是谁作工达到的果效？是我作工达到的果效！”久而久之你是谁呀？你还能放下自己吗？你放不下自己！你看我不管做什么，碰壁了也好，得着荣耀也好，我都是从神那边看。得着荣耀那是神作的，人看为的坏事也是神作的。但是我是在神作的这里边寻求什么呢？寻求这里边有神的美意在其中，我必须得把神的美意找着。我不在我身上找东西，我身上是垃圾，我不需要找。我没有特意地去认识自己，只是在认识神的基础上、寻求神心意的基础上，看见神的作为以后，再反过来看看自己所做的这一切，遭人厌憎！同时认识了自己，也恨恶了自己。信神简单不简单？（简单。）

今天下午咱讨论的时候还说什么了？本分保守人，还有托付就是神的祝福。为什么说托付就是神的祝福呢？如果你接受了神的托付，那就相当于接受了神的祝福。接受神的托付怎么就能成了接受神的祝福呢？咱在这里边有个难题，是什么难题呀？放不下自己，放不下自己成了一个难题。那你为什么放不下自己呢？是因为你没有接受神的托付。什么是接受神的托付？能不能搞清什么是接受神的托付？如果你接受神的托付了，你把神交代你的事放在心上了，你把神交代给你的事办了，你在办这些事情的时候，还有放不下自己吗？因为神的托付占有了你的心，你就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考虑、去揣摩你的那些破烂物。虽然说你没有去认识自己，没有特意地去放下自己。但实际上呢？你已经是放下了自己，你已经是背叛了自己，但你还没有知觉。在你完成神托付的过程中，不知不觉中实行了真理。等你实行了真理的时候，再返回来看自己，再看周围的人、事、物，再看你自己的思想观点就和以前的思想观点大不相同。以前你的那种思想观点做出来的是什么？现在你的思想观点做出来的是什么？两者一对比以后，你发现什么了？人生的真谛、人生意义，发现了真理！难不难？夏彤，找见问题了没有？（夏彤：没有把神的托付放在第一位。）你的意思是把神的托付放在第一位，把个人的地位、名誉放在第二位？所以说不能排行！不是说第一位不第一位，就是说，你那个心本来就是神的

殿，你的责任与使命就是完成神的托付，不存在第一位完成神的托付，第二位为自己，没有！不给自己留有空隙，你这是另怀鬼心，你想的始终就是逃避。接受神的托付，两手抓神的托付，不是一手办一件事情。就比如今天让你去骑车，让你专心致志地骑车了，你一只手能不能骑？（不能。）你不能说，“我左手骑车，右手玩手机”，那是不是该出车祸了？那是寻死、自杀！那你完成神的托付应该两手抓，抓住那个车，用专一的心骑车，这个时候你就没有时间玩手机，你走不了神，那能把你带入地狱吗？所以说，神的托付就是神的祝福，接受神的托付就是接受神的祝福。

我在刚开始尽本分的过程中为什么能得着神的祝福呀？神给了我几个字？八个字，受造之物、良心理智。是因为我在尽本分的过程中，我没有图谋。什么是图谋呢？搞个人的小经营。我完全就是神让我传福音，那我就传福音，让我尽本分我就简单做个什么，简单跟随。刚开始是简单跟随，神怎么说我怎么做。当你专心地去做这件事的时候，进了这事里边的时候，用心的时候，神就借着你的经历向你显现。从周围的人、事、物，再根据自己未信神以前所做的一切，所做的一切的看事观点，才看到了自己以前不是个人。所以说还需要专门地去认识自己吗？不需要！你老想怎么呢？“我怎么就得着真理了呢？我怎么就得着真理了呢！”你每天想的是“我怎么就得着真理了呢！”那你得这个真理太难了！就和上班一样，你不是说踏踏实实地给人家把这个工作作好。“上班了，把这个产品给人家做好，不要毁了材料”，把这些东西卖了，单位挣了钱，人家就给你发工资了。你每天不计划好好上班，老板一出去，你就关机器，喝着茶，你还想“这个月能给我发多少奖金呢？”那你说这个月能发多少奖金？（夏彤：没有奖金。）没有奖金，只有罚款！那尽本分也一样，神是赐给你真理呢，那是借着你尽本分赐给你真理呢。你每天起来就想“我怎么就得着真理了呢？怎么就得着真理了呢？”那你什么也得不着。得着真理的那个人，他每天不是在盘算怎么就得着真理了，他是在盘算什么？神的经营计划，“神的作工在我身上不能受到拦阻，我得尽心尽意把自己的本分尽上，把一个受造之物该做的做了！”神检验的就是人的一颗心，当你这一颗心献给

神的时候，神能亏待你呀？神要摆布人、事、物向你显明。借着人、事、物来给你表演，圣灵的感动，再借着人给你交通。那你说你不明白真理能行吗？那是不可能的！神说：“我们都相信神要作成的事是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种势力都无法拦阻的……”（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主宰着全人类的命运》）神定义要作成的事无人能拦阻！就是神要赐给谁真理，他不接受也不行！但你必须得配合！咱今天信神，你是用一颗专一的心信神了吗？你老想业余信，老想一手抓信神，一手抓别的。

你信神把什么控制在你脑海里边了呢？追求真理。你把“我得追求真理”放在脑海里，放在嘴上，放在两条腿上，什么也是“我得追求真理”，你能得着真理吗？真正追求真理的人，他用不用嘴去说？用不用每天揣摩我得追求真理？你用心完成神交给你的托付，当你用心做这件事的时候就是在追求真理。什么是真理？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当你用心去做这件事的时候，这不是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吗？你不是在实行真理吗？你实行出来了你还没有真理吗？你还用担心你没有真理吗？不需要了！神说：“……只要你愿意寻求，愿意跟从，不讲理由，不为自己得失争辩，饥渴慕义地寻求，我就向你开启。无论你怎样愚昧无知，我不看你这些，我是看你积极方面努力如何……”（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十四篇》）神不怕你愚昧，不怕你无知，就怕你不追求。神说出来的这个不追求和我说你的那个不追求一样不一样？神说的不追求是什么呢？你不揣摩、不寻求，这叫不追求。不揣摩、不寻求什么呢？你应该揣摩、寻求什么？揣摩神的心意、神的经营计划。可你揣摩的是什么呢？“我该怎么投机取巧呢？我该怎么不受苦就能得着真理呢？我怎么能在得着真理的同时再搞点小的经营呢？”那你最后啥也得不着。得来的是什么？祸患！因为你在神的经营计划当中搞着个人的经营。神要的是绝对的顺服、绝对的忠心，而不是要你的三心二意。神不扭转你的观点，你什么也得不着，白受苦！你还说，“我认识自己，认识自己就能放下自己”，你是认识自己了，但你对自己恨恶不起来，怎么会放下自己呢？你每天还欣赏自己，你还要恨恶自己，能做到吗？由此说来，信神简

单不简单？得真理简单不简单？（不简单。）还不简单？托付，接受神的托付，就这么简单！

怎么简单了？寡妇熬儿。你熬你儿的时候是怎么熬的呢？还用人卡着你吗？还用你每天念叨："我得熬儿呢、我得熬儿呢，我得砸锅卖铁为孩子呢。"那个寡妇熬儿她说不说这句话？她不说，她就默默无闻去做了，别人就看见她是寡妇熬儿了，而不是要你用嘴去说的。尽本分也是一样的，"我得为神做点什么"，不是用嘴去说。而是让你做出来让人看，这个人每天起来所想的、所寻求的是什么？为神做点什么，他在为神做事。所有的假带领、敌基督之所以成为假带领、敌基督，归根结底是什么原因？夏彤，什么原因？（夏彤：每天想的都是自己。）每天想的都是自己！他不接受神的托付，他不是想神的托付、不是想神的经营计划、不是想神的心意、不是想神的国度怎么在地上能成就、不是想神话在人身上怎么能生根发芽。你说哪个敌基督想这些呢？哪个假带领想这些呢？他如果想了，他就不可能是敌基督、不可能是假带领了。他要想了，他要寻思了，这些东西在他身上就发挥功用了。一发挥功用了，还能成为假带领？假带领为什么能成为假带领？假带领有两种，哪两种呢？一种是不作实际工作；另一种是没素质，作不了实际工作，不胜任工作，没有工作能力。没素质，其实就是不寻求。什么是素质？如果你事先寻求的话，会不会没素质？神说："粗心的人必摸不着我的心意，得不到大的光照、启示。"（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五十七篇》）"精明的人、真正有素质通灵的人是寻求真理的人，临到十次事也可能在八次事当中得着一些启示，得着一些教训，得着一些开启，有些长进。不通灵的愚昧人临到十次失败、十次跌倒也醒悟不过来，也不会寻求真理找到问题的根源，这样的人怎么听讲道交通也不会明白真理的，这就完了。"（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糊涂人不可挽救》）粗心的人能得着什么？细心的人，十次的开启、光照当中人家能得着八次，粗心的人十次当中一次也得不着。为什么？不寻求、不用心，顶多就是做个事，"你告诉我该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你用的是手、用的是脚、用的是口，根本没有用心！你就没有寡妇熬儿的那个精神。就因为人没

有心、没有肺，所以说这个工作就难作。你要有心了，这个工作就好作了。你们有一颗什么心呢？你们有的都是一颗贼心，你总想从神家得着什么。你没有贼心，你有一颗诚心，什么事情就都好办了。我说的这话成立不成立？（夏彤：成立。）成立，同意成立你就去走。你如果觉得不成立，可以起来反驳。咱们交通嘛！交通出来、反驳出来，看哪一条路是最好的，哪条路才能真正走上性情变化的这条路，你要反驳不了，那你就规规矩矩地跟随。认识自己，不需要一味地去认识自己，主要就是让你在经历中看见神、定真神，让你认识神，认识神的所有所是，为神做事，为神说话，见证神，自然而然你就有路了。

放下自己不需要认识自己，是吧？那什么原因才认识自己呢？夏彤？（夏彤：控制不了自己的时候。）是因为自己的一些性情拦阻了跟随神的道路、拦阻了尽本分的步伐，自己的败坏性情它要抵挡神、它要做事、它要坏事，所以说这个时候就得认识自己。认识自己是要怎么呢？不让你做坏事，不让你打岔、搅扰神的作工。你认识自己了，你不打岔、不搅扰了、不做坏事了。如果你认识自己了，你还要做你该做的，那你认识自己还有什么意义呢？那就成了明知故犯、罪加一等了。认识自己等不等于有真理？认识自己不等于有真理。不要拿认识自己和有真理划等号。什么才是有真理？认识神、认识神的所有所是、顺服神的所有所是，这才是有真理。这个又划分了一个级别，是吧？咱不要停止在认识自己上，一来就是“认识自己、认识自己”，雨桦，听明白了吗？（雨桦：嗯。）不要停止在认识自己上。刚开始的时候是假认识，后来来了个真认识，再后来又停止在认识自己的位置上了，不往前走了。雨桦，咱刚才说什么了？（雨桦：谈的路是认识神的作工、认识神的所有所是，也就是认识神的话。）刚才说的是实行，现在给你一个简单的路途。咱谈的是怎么才能放下自己，你们说“认识自己才能放下自己”，我说“不需要认识自己，也能放下自己”。主要让你明白，你看见神的作为、看见神的所有所是了，你还非得认识自己吗？（雨桦：不用了。）你看见造物的主了、看见神的伟大了、看见神对你的托付了。你在完成神托付的时候，神对你的托

付，神的所有所是占有了你整个心灵的时候，还用你注重说，“哎呀！我还得认识自己，我还没有脱掉败坏呢！”认识自己其实是认识谁呢？认识撒但的诡计呢。认识了撒但的诡计，也就是让你更好地认识造物的主。咱只是作了一个衬托物，衬托物是衬托神的所有所是、衬托神的大能。是借着撒但诡计的衬托来认识神，所以说主体是认识神，主体不是让你认识自己，认识自己不是主体。刘芸，刚才说的路途记住了没有？什么是路途？（刘芸：先接受神的托付。从心里边接受过来，寻求，怎么能把这个本分尽好，怎么能在原则、要求上进入。不是老是考虑别人怎么对我，我说这话怎么没有人听，而是要寻求真理。）你说你老是考虑别人，那你在神的托付上尽上忠心了没有？（刘芸：没有。）你在神的托付上尽忠心，你还有时间考虑别人说什么吗？不是你选择考虑与不考虑，是你就没有精力去考虑。你得让神在你身上占有了你了、占领了你了，你就没有时间、精力去考虑。不要说是你没有时间去考虑，甚至给你送意念了，你也会像约伯一样说，“愚顽的妇人，你退去吧！”微微，你一直进入不了正轨，今天把进入正轨的路途给你了吧？进入简单不简单？（微微：简单。）其实就是一颗心，神就是要你的一颗心！

282 彼得在经历中注重认识神

1　彼得在经历神的许多作工以后，他长了一些见识，长了许多分辨，对于事奉的原则他也懂了不少，后来对耶稣的托付他能尽上忠心了。他受的极大熬炼多数都是因为自己做的事觉得亏欠神太多，没法弥补，认识到人太败坏，因此感觉良心受控告。

2　耶稣曾对他说了许多话，当时他仅有一点点认识，有时候还是产生抵挡悖逆，耶稣钉十字架以后，他才稍有觉醒，里面特别受责备，最

终达到一个地步一个地步，里面有不对的意念都不行，里面有不对的意念都不行。

3　他深知自己的情形，又深知主的圣洁，由此他更加生发了爱主的心，对自己的生命更加注重了，对自己的生命更加注重了。因此他忍受了极大的痛苦，尽管有时像得了一场大病，甚至相当于死了一样，这样熬炼了多次，他对自己更有认识了，对主才有了真实的爱真实的爱。

4　他的一生是在熬炼中度过的，更是在刑罚中度过的，他的经历不同于任何一个人，他的爱超过任何一个未经成全的人。之所以把他拿出来作模型，就是因为他一生中经历的痛苦最多，而且他的经历最成功，他的经历最成功，你们若真能像彼得一样像彼得一样走最后一段路，那就没有一个受造之物能将你们的福分夺走了能将你们的福分夺走了。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当怎样走末了一段路》

信神该有的心志愿望

李娟，你为什么要信神？神为什么要拯救人？信神是为了干什么？信神达到什么标准就是信成了？每天说信神信神了，信到什么程度才算是信神？信神的目的意义是什么？你为什么要信神？就因为你是受造之物？你是受造之物你就要信神？你信神图什么？把自己心里的这些疑问都搞清楚，不然一回家晚上又盘算了，“我为什么要信神？人家不

信神的在外面好好的，人家吃香的喝辣的，人家还能有媳妇儿女，我信神为了什么呢？”得把这一切疑问全部都解决了，不要让这些成为你信神路上的难题。信神是在干什么？你为什么要天天在这尽本分？就是为了挣一口空气？除了挣空气还有别的目的吗？李娟呢？说说你的真心话，你为什么要信神呢？（李娟：受造之物，就得完成自己的使命嘛。）李娟，你说的是信神的理论？还是你心里边就是这样想的？（李娟：现在就是认识到这是神给人的一个托付，咱得完成呀！）你是想活下来，想完成神给你的一个托付，这是被逼的？还是你心里有这个愿望要完成神给你的托付？咱今天谈的是你的这个愿望。（李娟：有一个愿望。）你有愿望，你的愿望是完成神给你的托付，你要完成神交给你的本分，是吧？（李娟：嗯。）这是你的一个愿望，是吧？（李娟：嗯。）那你以后可不能流泪了，因为你一流泪，那就是你的埋怨，“我不愿意了，走不动了”，这就是你告诉我你消极了，走不动了。

如果是你自己愿意做的一件事情，你会不会走不动了？如果是你自己愿意做的一件事情，会不会流泪？如果你离婚了，离婚后看到一个心仪的对象，但你是带着一个孩子，当你要跟人家结婚的时候，人家有个条件，“我不要孩子”，那这个时候你是选择孩子还是选择老公？你说当父母的和自己的孩子亲不亲？（李娟：亲。）亲，是吧？这是不是一个选择？这里边还有个愿望，你的愿望是和后找的老公在一起还是和孩子在一起？（李娟：那要是喜欢老公就选择老公了嘛。）这就谈到愿望了，如果你的愿望是跟老公在一起的话，那你和你老公在一起还会有眼泪吗？会不会？你的愿望是跟老公在一起，那你是不是必然要抛弃你的孩子，跟老公去过日子？你抛不抛弃？（李娟：抛弃了里边也受痛苦了。）是，她受痛苦了，但她和老公在一起的时候能流露出那种苦吗？和老公过二人世界的时候，她会在那哭吗？哭不哭？（李娟：不哭。）你见没见过把孩子放下，和老公出去新婚旅游，一边旅游一边哭着的？放心不下孩子的，有没有这种场景？（李娟：没有。）如果是相反的情况，她的愿望就是寡妇熬儿，我就有责任，我的愿望就是和孩子在一起，我就不找老公了，即使再好的条件，我不

找了，这个时候如果孩子念书走了，她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她会流泪吗？她会说我没老公吗？她想不想老公？她会不会想老公想得流泪？小溪，流不流泪？（小溪：不流泪，她爱她的孩子，她已经做出选择了。）因为她有那个愿望，她和她愿望里在一起的那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她是感觉不到痛苦的。当你要和你喜欢的人在一起而抛弃你孩子的时候，你就想不起你的孩子，你就不痛苦了，就掩盖了，就忘了。这是为什么？是因为你有了这个愿望。我的意思是说，你先把信神的理论是什么和你信神的真实愿望是什么区分开，这是不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那你说你现在说的是理论还是愿望呢？咱现在就说这个愿望，不说理论。（李娟：我只是有那个想法。）你是有这个想法，但能不能说成是愿望呢？愿望和愿意是不一样的，愿望里边有个盼头，她是一心在想着。愿意，她盼不盼望了？愿意里没有盼望，她只是同意，“我愿意，我同意，我愿意和你在一起”，你说我愿意和你结为夫妻和我盼望和你结为夫妻一样不一样？（SJ：不一样。）哪个深一点？哪个浅一点？（SJ：盼望深一点。）桌上放着一盘肉，我愿意吃肉，我盼望吃肉，盼着了、望着了，心就有个向往、有个方向。（SJ：盼望是一生的盼望，就像没儿子的人，盼望有个儿子，像亚伯拉罕盼望有个儿子，盼着了。）不能说我愿意有个儿子吧？愿望就是“望”字在你心里就时时念叨着，就像盼望孩子回来了，时时在心里想着、念着，你就有个盼头、有个方向。而愿意呢？仅仅是个同意，你要来你就来，你不来，盼不盼？（不盼。）如果说爬山了，有人问你能不能爬上这个山呢？一个说我愿意上去，一个说我的愿望是上去，你说哪个人先上去呀？（小溪：有愿望的人能先上去。）他有个盼头、有个方向、有个动力。李娟，刚才我和你交通了愿意和愿望了，问你信神是为了什么，你说你信神是为了完成你的使命，是吧？你说这是你的愿意还是愿望了？（李娟：受造之物信神是天经地义的，应该完成神给的使命。）李娟，你信神的盼头是什么？是什么动力支持你信神的？（李娟：一开始信神就是为了蒙拯救，就在这个基础上，就是为了活下来。）还是活下来，是吧？那现在你的信神愿望究竟是活下来还是为了完成神给你的使命呢？为了哪个？神交给你一个托付了，“你不要娶媳妇了，不要照顾孩子了，得赶紧起来尽本分，为神家献上你该有的，你以前当带领了，赶紧起来带领弟兄姊妹来”，这是交给你的一个托付，是吧？你的愿望是完成这个托付，还是就是

想剩存下来？（李娟：愿望就是完成神交给的这个托付嘛。）真心话吧？（李娟：我的愿望就是这样的。）是真心话就行了。

转转，你了？（转转：信神不就是为了活下来嘛。）你这是被迫的、无奈的，就为了活下来。我跟你谈的是什么内容？这是不是也是一种看事观点？这也是一种看事观点。田宇，你有什么盼头？你信神为了得着什么？（田宇：以往想躲避灾难或者是……现在也有这些，但是这个目的不强烈了。你说有啥盼望，咱也没有啥所盼了，至于以后的死活，这个咱掌握不了，就是说人的结局咱说了不算，那还说啥，说了不是白说啊！所以说，现在觉得咱就是一个受造之物，信神是应该的，尽本分就行了。不管咋，当前我能做什么就做什么，该咱做的咱做了就行了。）你这里面有“我自己说了不算”的念头，是吧？我自己说了不算，我也就不说了。这个方向我扭不动，那我就不扭了，也可以说，现在属于没有什么愿望，没有这个盼望、没有头绪了，我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不求所得。你们记住了，每个人一个观点，田宇这个代表主要是没有方向、没有什么盼头了。我就是个受造之物，我不盼什么了，交给我什么事情我做了就行了，有点责任了。你要非让我追求必须剩存下来，这也不由我选择，这些我也不想了。就他说的，想也是白想，我想着剩存下来，神不让我剩存下来，我有什么办法？转转在这就是奔着要剩存下来了，是吧？李娟在这儿是什么？我有一个愿望就是完成使命，有这个愿望。小溪呢？（小溪：就是单纯的想活下来。）单纯的想活下来，跟转转差不多，是吧？微微，你呢？（微微：我现在的愿望就是怎么能把自己的这个败坏性情除掉，然后在每件事上怎么能够去站住见证。）微微的愿望是想要见证，想要个什么样的见证？（微微：能够满足神的见证。）你说得有点不实在、有点空洞。微微是个空想家，不是实干家，微微多来点实际的吧，少来点理论啊！

何玉，你呢？（何玉：我跟田宇差不多，我是个受造之物，我活一天就尽一天本分。）活一天尽一天本分，你是无奈地尽一天还是主动地

尽一天本分呢？（何玉：没有想着是无奈，就是心甘情愿的。）和田宇一样。大卫呢？（大卫：和田宇有点像吧，有时候想，我怎么能剩存下来，不求被成全吧，最起码剩存下来这就行了，或者是哪怕活到最后死了也行，里面有这种情形。）那你跟田宇不一样，人家田宇没有这些。田宇里面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和你那个不一样。他里面包含着使命的一种感觉，他说他原来想剩存下来，慢慢的剩存下来在他里面不是很强烈了，不是我非得剩存下来，而是我就是个受造之物，这是我该做的，我能做多少做多少，这就是责任与使命了，是有这个演变的过程。不是说在心里争战以后，和神掰不过手腕了，我有啥办法？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田宇那个不是不得不低头，他那个是什么？我就没屋檐高，这是两个概念。他是种服气，是服气下来的一种做法，我服了，我认识到自己本身就是个受造之物了。大卫刚才说的是我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有啥办法呢？心里有点反抗。（大卫：不服的那种，没办法、无奈。）无奈，你不是说要完成神给你的任务。这就和后爹后妈一样，他要照顾孩子，他是什么心情？出于外边的舆论，我不得不给你做饭呀，我不得不给你交学费呀，我要不交这个学费，让别人怎么说我了？人家会说我就不是个人。你就是后妈也得给人家做个饭呀、也得交学费呀，出于某种压力，你不得不做这些事。田宇是在认知的状态下做的，大卫是在较劲的状态下做的。璐瑶，你呢？（璐瑶：我想做一个有用的人，不当废物。）这不是你的真心话，你和微微的表达都是处于某种环境下一时的流露，我让你说出的是对你自己人生观的一种认知。（璐瑶：我就觉得我啥也干不了，就想追求做个有用的人。）你追求做个有用的人，这个和信神没挂钩吧？（璐瑶：想在神家做个有用的人嘛！）你信神就是为了在神家做个有用的人？没有想过要剩存下来？（璐瑶：也想剩存下来，不剩存下来怎么能是有用的人呢？）还是为了活下来，所以在神家得做个有用的人，废物在神家是活不下来的，这里面还有个什么？我要活下来还得有冠冕，我活下来没冠冕也没意义。

SJ了？（SJ：和田宇一样。）你怎么能和田宇一样呢？（SJ：有个目标就是能够盼望做一个合格的带领就行了，现在不合格，是假带

领。）咱是谈心了，谈一下心里边的愿望。你这是在某种环境下、背景下的愿望。我说的是宏观的，是你信神一生的愿望，不是这个阶段，不是今天，这两天，就是说今年，或者是一年来、半年来，一直是围绕这条路线走的。你们说的是什么呀？在特定的时间段突然有了个特殊环境，一下把人的追求目标提上去了，一下又把人的追求目标摔到沟里。咱不说这个，就说你整体宏观的方向是什么？人走路谁也有这个波折的时候，跌倒了爬起来了，咱不是说你消极了、软弱了的这个阶段，就是说整体的方向、目标、愿望。不管你今天是软弱了还是爬起来了，如果你整体的方向目标不变，你就是跌倒了、爬起来还是朝着这个方向走的。如果你整体的这个方向是错误的、是错谬的，你跌倒爬起来了，或者特殊的环境把你提上去了，飞起来了，那只是一时的，过了这一时的环境，你又回到了原点了，你还是按着你原来制定的那条路在走。你一时的跌倒也好，一时的这个热心也好，我现在不探讨这个，我和你探讨的是整体，你今年这个时间段、这个时期你的方向目标是什么？你的心态是什么？你的观点是什么？说这个。（SJ：就像刚才我说，能效力到哪天不知道，但今天得尽好自己的本分，这是该做的，这是一个方向，这是一个观点在里面。）（小溪：其实你问的这些问题，我在以前的音频中都听过，你问在座的所有人，你为什么要信神？信神的目的意义是啥？人回答的都是字句道理，都是从书本上照搬下来的这些话，其实人不就是想活着吗？但人好像都碍于面子，不愿意说，好像说为了活着就太自私了，其实人都有这个观点。这个观点我不认为是自私，因为啥了？首先你问的是愿望，愿望就是定了一个目标，宏图在前面，我要活着，接下来就是种实行。愿望是想活着，但是想活着中间有细节，神家是有原则、要求的，首先你要想活着，那你得按神家的要求、原则去实行，不可能让你活得那么自私，那就是维护神家利益。所以说，这是相辅相成的，不是说我为了活着就是自私，那个是不成立的，因为你问的是愿望，最终的目标、终点。就像孩子要考大学，他要考北大、清华，但他现在上初中、高中，那你就得付诸努力呀！你问每一个人信神的目的是啥，其实就是想看每一个人是不是有心志的人，就是要看人的心志在哪儿。）小溪把这些阐明得更明了一点了，小溪刚才说的那是个愿望，也就是理想，心志。田宇，说说你的理想，心志，愿望是什么？（田宇：我的愿望就是剩存下来。）能剩存下来。SJ，你了？（SJ：

有剩存下来的愿望，但又不是你说了算，神要让你怎么做你怎么做就行，和田宇一样。）有一个愿望、有个理想和心志，神成全的是你的心志、你的信心。你的心志是什么？你来信神了，就是想追求一个不死的结局？我来信神了，就追求一个不抵挡？夏雪，有什么心志？（夏雪：就是想剩存下来的这个心志。）大卫了？（大卫：剩存下来，活下来。）心志、愿望、理想都是剩存下来，是吧？（大卫：嗯。）你说咱这些人的回答，神听了是什么感觉？

谈了咱自己的心志、愿望了，再谈谈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愿望是什么。（SJ：荣耀神、见证神。）田宇？（田宇：能见证神、荣耀神，因为神起初造人就是为了彰显神。）彰显神、荣耀神这是神所要求的，但你要想彰显神、荣耀神具体的实行是什么？具体落到实处该怎么做就能彰显神、荣耀神？（SJ：做一个真正的人。）做一个真正的人意味着什么？还有什么细节的内容？神的愿望是让你达到什么？刚才说了是让人站见证，是吧？神为什么要让你站见证呢？站见证属不属于神的愿望呢？（小溪：主要是为了打败撒但，然后让人对撒但有分辨。）站见证是为了打败撒但，是为了蒙羞撒但，但是不是神对人的一个愿望呢？（小溪：应该算是吧。）让你站见证，打败撒但，这可以说是神交待给你的一个任务一样，但能不能直接说成是神的一个愿望呢？你供你孩子上大学了，你为什么要供你孩子上大学？你的愿望是什么？你在你孩子身上的愿望是什么？出人头地、光宗耀祖。那在世上来看，那这个念大学是不是相当于一个见证？（是。）你看人家孩子是大学生，这是在干什么？这是不是在光宗耀祖？愿望是要光宗耀祖，不是说愿望有个大学生，是因为有了这个见证才能实现这个愿望。那神今天让你打败撒但站住见证，是让你干什么？是让你站住见证，弃绝撒但，去羞辱撒但，这是给你的一个使命，这是一个见证，但等不等于是神的愿望？（不等于。）那神的愿望是什么？刚才SJ说了个什么？做真正的人。这是不是有点味道了？神造了你就是让你活出个人样来，让你做真正的人，至于说让你站见证打败撒但，是因为人被撒但败坏了。如果人不被撒但败坏，还存在打败撒但、羞辱撒但，站住见证这些吗？就不存在这些了。所以咱现在谈的是愿望，

而打败撒但这是一个过程，不等于说这是一个愿望。那神的心意、神的愿望是什么？让人活出一个真正的人，把真正的人和神的愿望联系起来，这是什么？真正的人换句话来说，神让你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这是不是神的愿望？让人活出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人生观、价值观变了，这是神的愿望。之所以让你站见证，这是让你打败撒但的一个过程。我和你谈这个知道什么意思了吗？小溪，什么意思？（小溪：对未来的路要清晰。）给你个追求的方向、目标。刚才我一个人一个人地问了呀，没有一个人说我得活出一个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你说人是不是自私、卑鄙呢？（是。）是不是不走正道？我是想让SJ说，我要追求一个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她是来了句我和田宇一样，没有方向、没有路途、没有目标。根据这个你再看咱交通的这个台阶，神的愿望放在这了，你的愿望，你所走的路也放在这了，你看你走到哪一步了。转转，直截了当，我追求剩存下来、活下来，大难不死。咱在上一次交通了为什么要信神，管他有什么愿望了，最后都打回到了一个原点，你不就是为了大难不死吗？都认同这个观点，是吧？都认同、都承认，没有一个是冤屈的。那你只想剩存下来，你考不考虑神的经营计划？你不考虑神的经营计划，不考虑你的本分，不考虑神的要求，不考虑神的心思，不考虑神的见证，所以说你这个愿望是自私、卑鄙的。跟你交通这些是要干什么？为什么让你们每个人表态呢？你表了这个态，从你的言行举止流露出来你的态度、观点，每个人流露出来的观点都不一样，让你能够清晰地看见这个台阶，是要给你个路途。

第一个台阶，咱以前交通了，人只想追求剩存下来，但神说什么了？神说："神指给你们一条路，保证都让你有路行，那就是追求能剩存下来，别管以后什么地位、什么名分，只管追求你要剩存下来。这个追求是人该有的，是正当的，不是奢侈欲望，因为剩存下来的人类必定是好的人类，必定能为神作美好见证，必定能满足神的心意，所以，追求剩存下来，这正与神拯救人类的工作相吻合。"（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从极端里走出来追求做剩存下来的人》）追求剩存下来不算奢侈，可以、应该。但是从神的要求来看，咱这个追求是自私的，

你只管你自己，所以说你是自私、卑鄙的，但不是说你不能追求，是说你得拔高了。效力者他追求什么？（田宇：剩存下来。）他单单就是为了一个剩存下来，所以他是无奈地、被动地去尽本分，他也不去寻求神的心意。如果你就是想追求一个剩存下来，那你最好不过也就是个忠心的效力者。那对于子民呢？子民就拔高了，子民就通灵了，他明白了神的心意，知道了人信神的存心不能单单就是为了剩存下来了，得完成人的使命、得完成人的责任，神交待给人的事情得去完成，这是作为一个人该做的。李娟走到哪个台阶了？第二个台阶了，不管她现在有没有这心志，但她心里有这么个愿望，她的愿望不是单独为了自己剩存下来，而是要完成神交待给她的任务，我作为一个受造之物，做好做不好，我得完成这个任务、完成这个使命、完成这个责任，至于能不能剩存下来那是神的事。我想不想剩存下来？肯定也想，但是在这个想剩存下来的基础上，神给我的任务我肯定得完成。我得完成这个任务，就是把这个任务背在身上了，成了一个负担了。可是效力者呢？效力者并没有把这个任务背在身上，他的认为是什么？“你让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只要我不死就行了”，所以人尽本分就有主动的，就有被动的。被动的，你让我干什么，我干什么，这就是一个效力者。我告你说干什么干什么，你能够把这件事情干了，但是你心里痛不痛快？就是心里难受、不痛快也得去干，为什么？因为你想剩存下来，你不挣宝马了，你要挣空气，你为了挣到空气也得去干。神征服的是人的心，这个人只是服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没办法，只是说把你征服了，去做了，但你对你的使命并不认识。第三个台阶就是知道自己还有使命，知道自己是从神来的，应该有点还报，所以说，神让我活着我就得有我的使命、我的责任，我就应该去做。第三个台阶，就是田宇说的，对追求这个生死不是很强烈了，为什么不强烈了呢？他是看清了神的主宰，这个生与死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很大的意义，为什么说没有很大的意义呢？神说：“……我不考虑前途，我也不受死的辖制，我愿以爱你的心来寻求人生之道。”（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关于祷告的实行》）不受死亡的辖制，只管做神要我做的，为什么说不受死亡的辖制了？就是你只管做在神心意上，那即使你死了，那你和他的结局一样不一样呢？结局是不一样的。神是根据你的信，根据你的本性来定你的结局的。你死了，可能你是转畜生了，人家死了可能是转人了，那个人死了很可能是去了神身边了。为

什么约伯能够满足而死呢？没有什么愿望，因为约伯对神的主宰认识了。田宇现在感觉到没有这些强烈的要求了，神想怎么作怎么作，但是我该尽我的本分，我得尽上，这就是看事观点一步一步地转变了，也是一个性情变化的转变，也就是说，我得把神给我的这个托付无条件地完成，这是不是比李娟又高了一点？李娟在那边是个愿望，田宇在这边是个实施，愿望加上实施了。

昨天交通了，田宇的观点是不管是多大的事情只要交待给我，我就要把它拿下！完成它！效力者是无奈地尽本分，是无奈地作工。再拔高一步，子民就是为了还报而作工，就是该我做的我做。田宇走到这一步严重缺乏什么？没有心志，刚才说啥了？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是吧？缺乏心志，缺乏什么心志？应该有什么心志？李娟？（李娟：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得追求活出一个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神给我一个本分，我不能光是拿下就行了，我作为一个人，我要活出一个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那什么是有意义的人生？我要在神家做一个有正义感的人，活出个人样来，来彰显神、荣耀神，能把神的性情，神的所有所是，神的喜、怒、哀、乐在我身上能活出来，让神的旨意在我身上能得着通行，奔着这个方向去做，这就是有方向、有目标、有心志了。你配合到哪，神作工作到哪，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来，效力者，子民，众子，这个台阶是不是就分开了？神交通什么了？神说："所有的人都各从其类，因着所作所为的区别而受各种刑罚，若是抵挡我的都灭亡，而在地所作所为不涉及我的，因着其表现而存在地上，受众子、子民的管辖……"（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二十六篇》）万国万民受众子的管辖。保罗的心志是什么？（田宇：得冠冕。）得冠冕。彼得的心志是什么？（田宇：爱神至极。）爱神至极，爱神至极做出来的是不是见证？爱神至极是不是活着的人生意义？（SJ：彼得活出的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他给人立了个标杆，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田宇现在应该怎么说？我应该给他们立个标杆，我要活出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这是我的追求方向与目标，你得奔着这个方向去走。怎么立标杆呢？"微微你算账算得错了，不行，我得立出个标杆来，活出有意义的人生，你没有负

到这个责任，我得把这个责任负到”，如果你有这个心志的话，那个账就不会出错了，是吧，田宇？没有方向、没有目标，你让我查账，好，我查账，我拿下，你再有多少细账、小账我都给你算了，所有账一笔一笔几毛钱都算了，细算了，但心没有用上，他就没有数目，就不知道人家口袋里还有多少钱，你得把果效拿出来。这就是做匠人和做儿子的一个区别，儿子想的是房子盖成什么样，得能住、得舒服；匠人呢？匠人就是田宇的理念，不管交待给我多大的任务，你就十层、二十层楼，我要怎么呀？我要把它拿下。你只是把它拿下就行了，没有考虑后果。没有主体目标、方向，这个能听懂吧？

今天给你交通的这个比上一回的又拔高了，是吧？上一回交通的是什么？你就是为了混个不死，为了挣口空气你也得尽本分，是吧？现在又拔高了，不但要追求混个不死，还得活出有意义的人生，你还得把神交待给你的本分当成一个托付，一个台阶一个台阶逐步地往上走，让你在每个台阶上都有路可走。田宇，今天你前面又有路了，不要固步自封，“我已经不是盼望混个不死了”，还得往前走。转转，听明白了没有？追求目标方向是什么？（转转：追求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像彼得一样。）你不要说像彼得一样，你得追求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实际点，你当带领给下面的人作出标杆来，做出一个真正的带领来，这就是有意义了。昨天你说出的话有意义吗？“我真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下一回我不管了，你去管吧”，这是羞辱！立标杆，每走一步都能给人立出个标杆来，走在前面，这就是有意义的人生。不是说非得走到最后一步了，爱神至极了，这就成了有意义的人生了。这一路走来，这一路都是有意义的，每一步都是有意义的。李娟，你处在这个转折点，你带领下面的人，这也是有意义的。原来你单单就是为了不死就行了，现在呢？虽然我也不想死，但是神给我的使命我得完成、责任我得完成，有了这个责任感、使命感，你就能担当，神家就敢交待你完成一件事。当带领的必须得有个责任感、使命感。如果你没有责任感、使命感，你就是想混个不死的结局，那个人就不能当带领，那个带领肯定是假带领、敌基督。所以说给你交通了这个以后，选带领就又有了一个标准了。做带领的，如果只是追求混个不死的结局，

这个人能不能当带领？不能当带领，不要他当带领！当带领的最起码得达到李娟这个标准。李娟，今天你完成神给的托付，就拿你这个作为标准，作了个标杆，有意义了吧？等后面的人走路时该怎么走了？我就看走到李娟这个级别了没有，李娟这个名字就挂在了榜上了，你走在前边给人立了个标杆。做带领首先得有个使命感、责任感、托付，得有个愿望、盼望。（小溪：那我下次再回答就不说是为了活着，而是说我要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不是看你的回答，而是看你的心，看你的真心。你看李娟在回答的时候，我是不是翻来覆去一直问她？你必须得把她那个心翻出来才行，你不能听她那两个嘴皮子说啥，你得把她那实际的东西捞出来。答题是字句，一听就能听出来。像微微，拿那些官话过来给你一说，你信她吗？没有实际的含量，没东西。交心了，就是把你的心里话拿出来。你答题了，你拿上这个题把我欺骗了，其实你说你欺骗了谁？你欺骗了你自己了。你把我欺骗了，我按着你答的题给你交通了，和你对号吗？和你不对号就不是对症下药，那你就没有路，你得到的就是理论。就和人生走的那条路一样，人生喊的是什么？喊的是口号，答题了，这是不是白走一场？还得重头来。选带领的标准，得有责任感，你得去考察他，从他的所作所为，从他的话里能谈出他的真心话，根据这些你去了解他，了解他的真情，这是当带领的一个标准，是吧？当带领的追求方向最起码得以田宇为标准，根据他那个认识，一个一个对照。现在在你心目中只是一个认识，当你实际经历了，然后你能活出了，才算是你自己真实的身量了。

田宇今天谈出来的是他的认识还是活出？小溪，你说田宇是活出还是认识？（小溪：我平常也不跟他在一起，我没见他活出啥，我对他不了解。）这就是操练你听话，有时候你虽然不知道他背后做什么，但他说话的时候，语气、态度、口音里边就流露出东西了，你就能有个分辨，从这里边就能操练你去分辨。（小溪：听他表达的时候就是感觉到他说的心里话实实在在，不像那种官话，听了有点实际，他谈得比较实在一点。）听话就能听出来，有实际在里边，这就是一个活出，他的活出已经到这了，经历到这了。为什么咱什么也没谈就让田

宇谈了？你经历到哪，你就能谈到哪，那他谈出来的就是他真实的经历。刚才为什么这么多人没有一个人谈出“我得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这话简单，是吧？这么简单没有一个人愿意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来。（SJ：自己感觉离有意义的人生差得还远了。）其实在你心里就没想过这个有意义的人生，你要知道人是自私卑鄙的，他算自己的利益，他得着什么了，你让我活出有意义的人生了，我活出有意义的人生，我得着啥了？他要这样去算账了。你让我活出正义感了，我活出正义感我得着啥了？你是不是这样算的？神也说了，让你活出个有意义的人生来，你为什么没有这个想法，没有这个认识？再一个是什么？你也不懂得什么是有意义的人生。（SJ：对，就是，所以神话里说做个真带领，我就这个目标，做个真带领就行了。）如果你是在第一个台阶上面，那你只能是认识到第二个台阶，你绝对不可能认识到第三个台阶。你在第一个台阶上，你的愿望是什么？告你说得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来，你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有意义的人生。你只有到了接近有意义的人生的时候，再给你交通，哦，你就明白了，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今天再给你一交通，你就似乎懂得一点有意义的人生了。如果你在教会里，和你说你得活出个有意义的人生来，你知道什么是有意义的人生？听着像一场梦一样，是吧？到今天你就能实实际际地感觉到什么是有意义的人生。像昨天咱表演的，其实你在那已经与神对抗、叫嚣了，你还以为你谈的是见证了，你谈你的经历了，是吧？当你经历了这些以后，分辨认识以后再谈有意义的人生，怎么呀？我得见证神，我本来是和神叫嚣了，可我还错谬地认为是谈见证了，这就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你经历到这了，再和你交通人生意义，你已经看到这个人生意义、价值了，再走就有路途了。人生意义是干什么？首先就是为神站见证了，是吧？打败撒但、打败众仇敌，这是不是都是见证？是不是神交给你的托付？这是不是有意义的人生？得给他们立个标杆，带领他们往前走，给他们立标杆，在工作中做个柱子。祭司弟兄交通了吧？这段时间主要就是让你站见证，什么是见证，怎么站见证，以前没有交通过。这就涉及到了人生意义，这个一交通以后，你现在跟这个忠心的效力者，子民，众子，长子对号入座，一个图序差不多就出来了，是不是？神说神宣布各类人的结局了，让人人都皆知，这是不是宣布各类人的结局？这是不是看见了？那什么是效力者呀？他不追求上进，不愿意担当神加给他的负担，他

自私、卑鄙，只是想追求混个不死的结局，那你必然只能是个忠心的效力者。就说你再好，你也是个忠心的效力者。如果你明白点人生意义了，知道人活着得为神做点什么了，该还报给神点什么了，凭良心做事了，唤醒他一点良心理智了，他能自发地去做一些事了，不是说被动地做一些事了，哦，他成了子民了，有点良心了。等还报得超过良心标准了，“我这个人的一切都是神给我的，我要为神献上我的所有，我要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爱神至极”，走上彼得的路了，成长子了，这就让你看见现在就是宣布各类人的结局了！

198　当追求有意义的人生

1　人都要追求追求活出有意义的人生，别满足现状，要达到活出彼得形象，得具备彼得的认识、彼得的经历。要追求更高、更深的东西，追求能更深地、更纯洁地爱神，追求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这才是彼得一样的人。

2　你得注重自己能在积极方面主动地进入，别消极后退满足一时的安逸，却忽略了更深、更细、更实际的真理，你得具备实际的爱，得想方设法摆脱这堕落的生活，摆脱这无忧无虑畜生一样的生活，别把自己的一生当作玩具来玩耍。

3　对每个有心志的爱神的人来说，没有得不着的真理，没有站不住的正义。你的一生该怎样度过？该怎样爱神，以此来满足神心？这都是你一生中最大的事，你得有这心志、有这毅力，别做那没有骨头的弱者，你得学会经历有意义的人生。

4　别应付自己，别愚弄自己，不知不觉一生消逝，你还会有这样的机会爱神吗？人死后再来爱神，这可能吗？你得有彼得的心志、良心，得活着有意义，别玩弄自己！作为一个追求神的人，你得慎重考虑对待自己的一生，当如何把自己献给神，当如何信神信得更有意义，你既爱神，当如何爱得爱得更纯洁、更美、更善。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彼得的经历——对刑罚、审判的认识》

关乎神作工的步骤1

“从外表看，神此次作工的步骤已经结束，人都经历了神话语的审判、刑罚、击打、熬炼，经过了效力者的试炼、刑罚时代的熬炼、死的试炼、衬托物的试炼、爱神等等这些步骤，虽然哪一步人都受了许多苦，但并没有明白神的心意，就如“效力者”这步试炼，人从中得着了什么，认识到了什么，神要达到的果效是什么，这些问题人仍是模糊不清。从神作工速度来看，就按现在这个速度，人根本跟不上，从此看出，神是先将这些作工步骤显明给人，并不是在哪一个步骤当中务必得达到人能想象的程度，而是从中说明一个问题。神要成全一个真实被他得着的人，必须经过以上所说那几个步骤，作此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看见神要成全一班人要经过哪几个步骤。所以说，从外表来看，神的作工步骤结束了，但实质上是神正式开始成全人的时候，这事人应该看清楚，是步骤结束了，不是工作结束了。但在人的观念中认为，神作工的步骤都向人显明了，那无疑就是神的工作结束了，这种看法是大错特错。神作工都不符合人的观念，而是处处回击人的观念，就作工步骤更不符合人的观念，足见神的智慧之处，从此看见，人的观念处处打岔，凡人所能想到的都是神所要回击的，这是实际经历当中的看见。人都认为神作工这么快，人还没有什么认识，还是稀里糊涂不透亮，神的工作不知什么时候就结束了，在每个工作

步骤都是如此，多数人都认为神是捉弄人，但神所作的工的本意并不是如此，他作工是按照先走马观花，再进入细节，然后求真的这种倒嚼的方法，给人一个措手不及。人都想糊弄神，认为应付应付达到一个地步神就满足了，实际上，神哪能因着人的应付而满足呢？神是采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作工方式，以便达到最佳果效，让人更加认识他的智慧之处，更加了解他的公义、威严、不可触犯的性情。

神现在正式开始成全人，要想达到完全，必须得经过神话的揭示、审判、刑罚，经历神话语的试炼、熬炼（诸如效力者一类的试炼），还必须能够经得住死的试炼，就是说，一个真实通行神旨意的人，能够在神的审判刑罚中、试炼中发出内心深处的赞美，完全顺服神背叛自己，从而以一颗真诚、单一、纯洁的心来爱神，这就是一个完全的人，也正是神所要作的工，是神要成就的。对于神的作工方式，人不能轻易下断案，只能追求生命进入，这是老根本。不要总研究神的作工方式，这样会耽误自己的前途。现在对神的作工方式你看见多少？你顺服多少？在每个作工方式之中你得着多少？你愿意被神成全吗？你愿意做一个完全人吗？这些都是你们该明白透亮的、该进入的。”

“从外表看，神此次作工的步骤已经结束，人都经历了神话语的审判、刑罚、击打、熬炼，经过了效力者的试炼、刑罚时代的熬炼、死的试炼、衬托物的试炼、爱神等等这些步骤，虽然哪一步人都受了许多苦，但并没有明白神的心意，就如“效力者”这步试炼，人从中得着了什么，认识到了什么，神要达到的果效是什么，这些问题人仍是模糊不清。”在当时说这些话，咱可以说是模糊不清，现在清楚了吧？能不能说清楚了？“效力者”的试炼，“从外表看，神此次作工的步骤已经结束，人都经历了神话语的审判、刑罚、击打、熬炼”，那教会的人现在给他传他也不跟你，什么原因？在他认为这些他都经历过了，就等着进国度了。步骤走完了，神的作工还分了两类，一个是灾前，一个是灾后，先是作工步骤结束完了，2012年的时候作工步骤就结束完了。其实神话的审判、刑罚、击打咱可以说就没经历，怎么说呢？就

神话里有审判、刑罚的话你就根本没有对号，这就是说明显的审判、刑罚的话了，还有些审判、刑罚的话你就没注意听，你就没有揣摩，你就没有在神话中得到审判、刑罚，神说神的话每一句对人都是刑罚、审判，咱能看出来吗？看不出来。刑罚，咱当时交通了刑罚，当时咱连什么是刑罚都不知道，那更不存在得到了。击打、熬炼，咱昨天交通了熬炼，你以前说的那个熬炼，今天祭司弟兄也说了，神也说了，那算不算熬炼？神举过一个例子，一个大国攻打一个小国，他是必赢的，但是必须有个步骤，在这个过程中，在这个步骤中，是蜿蜒曲折的，迟迟没有打下来，就说美国打伊拉克，现在还打哪了？叙利亚，多长时间了？迟迟拿不下来，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那些当官的处于什么状态？熬炼，和他的民众交不了差，说是两个月拿下，结果两年、四年拿不下，怎么交差？交待不了。神说神作工2008年结束，没有结束，2012年结束，没有结束，你明知道神的作工要结束了，给你一个时间，但没给你一个准确时间，给你时间里说是大限年，（说2018年是黄金年，是大限）黄金年，2014年又是个尽本分合格年，一年一年又是个大的转折，你不明白，你在痴痴等待神作工结束，可神作工结束不了。敌基督神是肯定要处理的，但处理不了，这就处于一种熬炼，要在这里边熬，咱要纯正认识。他们所谓的熬情感那不是熬情感，那是属于什么？属于一种苦吧，对肉体的一种放不下，神怎么说的？放弃吧，放弃吧，但他就是放不下，他放不下产生的一种熬炼，一种苦。（就是撒但的一种苦害、捉弄）可是在他认为怎么样？他认为作工20多年，我熬了20多年情感。今天祭司弟兄直接揭穿了，20年白熬了，那结合神的话，“人都双脚跺地，在地之上踱步，在人的想法当中想走后门进去，但当人将“假通行证”拿出来递给我之时，当场让我扔在火堆里，人看着燃烧着的“自己的心血”而失望了。”神说神把他的假通行证扔到火湖里他什么表现？在国度门口急得直跺脚了，多年来的心血代价扔到硫磺火湖，他心里怎么想？烧的是他的心血，跑断腿、累断腰最后是个这，这就是处在这个时期，把这个通行证扔到硫磺火湖烧了。但在作工这20年来，祭司弟兄说过这话没有？没有说过这话，为什么不说？不能说，说了他就回家了，反正这不是熬，不是通行证，所以神只能作完工以后才能和你说，准备一脚把你踢出去的时候，就开始作工，同时这个时候也是个转折点，这就是大马士革把保罗来了个什么？击杀，来个光的击杀。击杀以后看你有没有自

知之明，你能不能扭转过来，所以说这是一个大的转折，也是一个大的过筛，只有征服工作期间，征服工作同时也是成全的工作，征服工作期间成全谁呀？成全神的得胜者，灾前作成的一批人，把这一批人作成了，众子民在灾中作成，过了一遍筛，在灾前把彼得这类人筛出来，然后把保罗那类人筛到第二层，第二层以后再对你进行击打、审判、刑罚，光照你，看你变不变，这就是神作工的一个步骤，神作工对人最大程度的一个拯救，先把金子拿出来，再拿银子，你听了这些话后，能接受这个熬炼、击打，把你原来那些东西能全部放下，从头来，那神是不是喜悦的？这就是说咱得有保罗的自知之明，把以前做过的全部扔掉重来。

“经过了效力者的试炼、刑罚时代的熬炼、死的试炼、衬托物的试炼、爱神等等这些步骤”祭司弟兄的交通咱看什么了？就效力者的试炼，当时是步演习，2012年把你开除了，打压了，让你看见什么都不是，又进入死亡的时候，这才是一个真实的效力者的试炼。从作工步骤来看，“效力者的试炼、刑罚时代的熬炼、死的试炼、衬托物的试炼、爱神等等这些步骤。”咱现在走到哪步了？咱熬炼的步骤过了，死的试炼，开除的过了，把异象给你打开了，让你作衬托物的试炼，你基本过了，下来是什么？爱神，爱神的步骤，咱现在交通什么？要想让神享受，咱得活受，你之所以能为神活受是什么原因？就是爱神的表现，那就是你能不能爱神，神要看你能不能爱神。

然后再说一个问题，咱今天每天听道是为了什么？天天在那听，每天给你传，明天给你传，你只听道行不行？道不是让你来听的，道是让你来干什么的？道是让你在心里面扎根，道是要在你身上作王掌权，来掌管你这个人，听了道，这个道是来作王掌权的，掌管了你这个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以后，你这个人就是属神的人，就是永生的人。这个永生不仅是指字面上的或者肉体上的永生，得从灵意里面看，因为你听了这个道，道把你的一言一行掌管了，把你的心掌管了，道从哪来的？从神那边来的，神是自有永有的神，那你既然有

道，道又占有了你的心，那你的心也和神那边是一样的，自有永有，所以说，你的生命是永生的。不能单独地说那个渺茫的想象，说我得着生命了，肉体就不死了，你得从灵意里面真实地看到，为什么你能够不死？你心不死，人才能不死。你只听了道，这个道没有在你身上扎根发芽，更没有掌管你，你的道是白听，你的心没有让神掌管，没有让道掌管你，这个心仍然是死人的心，所以说你不可能得到永生，这是步骤。

“虽然哪一步人都受了许多苦，但并没有明白神的心意，就如“效力者”这步试炼，人从中得着了什么，认识到了什么，”咱效力仅仅是从字面上，觉得神在试炼人呢，看看人是不是真实跟随神，根据祭司弟兄交通，再根据咱亲身的经历，14年假带领、敌基督对咱的残害，那时候是演习，今天是实际的操炼，“从中得着了什么，认识到了什么，”效力者的目的意义是什么？效力者的试炼是不是为了显明人？神作工的目的意义是让你干什么？认识神，认识自己，那神就用效力者的试炼来显明你，显明什么呢？显明你与神之间的关系，什么关系？利益关系，赤裸裸的，这就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神一剥夺你的前途命运以后，你就干什么呀？痛哭流涕、不跟随、背叛，显明你是什么人以后，你才能在神面前安静下来，不张狂、不狂妄，那时候是演习，这次呢？2012年是让你实际操练，让你亲自看一下你与神的关系如何，敌基督、假带领起来以后，你站在哪边，你起来与他奋战没？你为什么跑到世界？这就是对自己的真实看见，从中得着了什么？认识到自己的悖逆，认识到了与神之间的关系，神要达到的果效是什么？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真实来到神面前。“这些问题人仍是模糊不清。”今天咱不能模糊不清了吧，经历过来了。

“从神作工速度来看，就按现在这个速度，人根本跟不上，从此看出，神是先将这些作工步骤显明给人，并不是在哪一个步骤当中务必得达到人能想象的程度，而是从中说明一个问题。”这一次是建造国度，建造国度是不是也有个步骤呢？第一个步骤是什么？把羊招回

来，招回羊以后，这就是交通异象，让你出去交通异象的时候是个作工，作工中你还得生命进入，你生命进入哪些东西？打仗的时候得着了什么？对人有个分辨与认识，从中看到神的性情，看到神作工的艰辛，看见人对神的态度，又看到了神对人的态度，两者都让你看见了，看见了神的烈怒、怒气，又看到了什么？神的爱，慈爱怜悯。这就是咱作工中得着的，你不出去打仗，你不出去参与作工，你这个不可能得着，你的生命不可能长大。所以说，你尽本分是生命长大的过程，你不尽本分、不配合，这些东西得不着。有时候你确实是得着了，但你说不出来、表达不出来。“从神作工速度来看，就按现在这个速度，人根本跟不上，从此看出，神是先将这些作工步骤显明给人，”作工步骤，耶稣那时候作工作了三年半，后来延续了两千年，今天神作工在中国是二十多年，不可能像那时候延续两千年，是因为什么？神把准确的话语都告诉你了，那时候是扩展，这一步是把准确的话语告诉你，让你实行，生命性情变化是漫长的，但神不是来等待你性情全部变化了以后、成全了以后他才结束，进入正轨以后作工就结束了，让你去慢慢经历，神告诉你他不等待你白发苍苍。从这就看到步伐越来越快，从咱开始打仗到现在多长时间了？从咱们接触有多长时候了？九个月不到一年时间，现在作工就开始转折，往正轨方面走，现在咱主要追求的是什么？教会生活进入信神正轨，“就按现在这个速度，人根本跟不上，从此看出，神是先将这些作工步骤显明给人，并不是在哪一个步骤当中务必得达到人能想象的程度，而是从中说明一个问题。”步骤显明给人，咱知道该怎么走，今天这个步骤是不是更清楚、更明了了？不希望你有多大变化，就是神作工结束时你只要进入正轨就行，就从现在开始操练，从神的交通来看，一直交通细节方面的流露，洁净这些东西，祭司弟兄交通直接告诉你，各类人的归宿，什么时候结束，什么样的人是什么样的归宿告诉咱了，咱今天跟上神的步伐，讲道里说什么了？要让咱写生命交流，生命交通，而以前写的是生命经历文章，现在写的是什么？交通，变得简短、精练、准确，这是一个转折。

“并不是在哪一个步骤当中务必得达到人能想象的程度，而是从中说明一个问题。神要成全一个真实被他得着的人，必须经过以上所说那几个步骤，”以上说的哪些步骤？说了几个步骤？第一个是审判，为什么要审判你？审判你让你知道你是个罪人，审判你是个罪人，说你是个罪人不一定能悔改呀，说你是个罪人和悔改是两码事，说你是个罪人还得经过神的作工，让你来经历，真正感觉你是个罪人，最后刑罚。就好比说，神审判你，说你信着神却抵挡着神，这句话你知道是审判人的话，有可能说话时一箩筐堆在你身上，但具体的实质你并没有往自己身上找，神说你信的是天上渺茫的那位神，可咱承认吗？不承认，神经过事实，咱去外面作工的时候，咱揭露出来的同时在咱身上也是个对号，咱以前信的也是渺茫的神。当你真实经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的时候，你才开始刑罚，受到刑罚以后，人的这个败坏性情太难，刑罚你以后你能不能悔改？你看咱今天刚看了这个老马，从老马这个事情看审判、刑罚，当揭露出来他的败坏以后，他是不是已经受到刑罚了？刑罚了他能变吗？不能，还得有个什么？击打，所以有了大红龙的配合来效力，来个击打，击打你一下就行了？第一天击打他，他不害怕，他还当老子呢，第二天还得击打一下，让你产生熬炼，然后再让他写了一个悔过书，签了字，不能说悔过书签了字，说什么呀？见证没有站住，一个见证没站住，就陷入什么？这是不是又一种刑罚、熬炼？就说签字，以前说签字这人完了，祭司弟兄当时吓唬你说不让你签，可到了作工结束这一步了，祭司弟兄又说什么了？这个话我不能给你定，这只能说是一个污点，神是最大程度拯救人，是一个大的污点，在他听了这个污点以后，老马现在什么态度？神会怎么对待我？这是个污点，我还能不能剩存下来？既然说我是污点但我还有一线希望，那我还得效力，还得作工，他陷入了熬炼，“经过了效力者的试炼、刑罚时代的熬炼、死的试炼、衬托物的试炼”当祭司弟兄说签了字就完了，那是不是一个死的试炼？完了，开除你的时候，死的试炼，衬托物的试炼，老马作了个什么衬托？咱们今天只是说敌基督，真正的一个敌基督事实，咱们没有解剖过，身边人没有解剖过，今天老马在这扮演了个这角色，让你们看一下，老马走的这个敌基督道路，“死的试炼、衬托物的试炼、爱神等等这些步骤，”咱上次交通过第二次征服工作的意义，作神的什么？衬托物，作神的工具，当你真正走上敌基督的道路时，应该有个什么样的认识？应该有个什

么样的交通，什么样的祷告？最终还是那句话，就是神把我惩罚了，让人能在我身上看见、认识撒但的悖逆，看见神的公义，就是让我死，我又有何不乐意呢？把这个话真正地变成自己的东西，自己能够知道自己是个谁，一个受造之物，你就不这样认为也是这样的结果，这就是神要扭转人的看事观点，你把这个看事观点转变了，那神就得着你了。保罗，保罗犯了多大的罪？当时他是追杀耶稣的，在耶稣击杀他以后，让他去作工的时候，他依然是有悔改机会的，在这咱得有个准确的认识，也就是咱的性情该有个变化，性情怎么变化？原来咱是自是、狂妄、唯我独尊，就是自己掌管，说自己是受造之物，却没有把自己放在受造之物的位置上，性情变化得怎么样？就是要完完全全把自己放在受造之物的位置上。今天说我是工具、我是个受造之物，理当任神摆布，我就是来扮演这个敌基督的角色，来衬托神的大能，作完工了，神就是把我惩罚了，我的使命完了，我是个受造之物没有什么怨言，我只能称颂神的大能，赞美神的公义，让人都能在我身上看见神的作为，看见神的烈怒，看见神的公义，我已经心满意足了，这仅仅是一个看事观点，这要你受多大苦啊？仅仅是看事观点，当你这个看事观点一转变，神还能说你是敌基督吗？可是如果你这个看事观点不转变，你依然站在一个肉体的位置上，依然站在一个自己为自己说话的位置上，我跑断腿、累断腰了，神怎么能这样对待我？就讲理由，你一讲理由，神怎么样？不灭你也得灭你，没办法，只能灭你。所以说，为肉体说话的，为生命、为你自己前途说话的，你将断送了你的前途，断送了你的生命，你抛开这些，不为自己说话，完全为了神的作工说话，站在神一边说话，恰恰拯救了你自己的生命。咱这路途十分明白、明显，那遇到这个事情你该怎么做？咱得有个路途，遇到什么事咱该怎么做？该怎么看事？从根源上，从看事观点上来改变，那神拯救人就是拯救你的看事观点，也就是看事观点一转变你的性情也就变了，神来拯救人，你能明白神的心意，能体尝神的爱，能为神说话，这是一种性情。然后为了你肉体，神给你点熬炼、给你点试炼，你就能与神讲理，搞条件，这就是什么？没理智、没良心。就像你照顾一个孩子，你让他出去干个活，你养他到二三十岁成了家，你说孩子给我买回一袋面吧，他立马伸手说给我面钱，你什么感觉？你能要这种孩子吗？那正常的看事观点，就是你父母不给你钱你也应该买回来，那父母能亏待了你？那父母的产业不是给你留的？

今天就是把看事观点转变一下，这是说衬托物的试炼，是吧？衬托物的试炼中，从这你知道了神的心意了，然后你能站住见证了，这是不是达到下一步了？爱神，你达到爱神这个级别了不就成了吗？

“必须经过以上所说那几个步骤，作此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看见神要成全一班人要经过哪几个步骤。”这是个步骤，每个步骤达到的果效，经过几个步骤，你自己心里能亮堂，能不能交通出来？心里亮堂了没？逐步操练吧。“所以说，从外表来看，神的作工步骤结束了，”什么时候作工步骤就结束了？标杆作成了，步骤也就结束了。

“但实质上是神正式开始成全人的时候，这事人应该看清楚，是步骤结束了，不是工作结束了。但在人的观念中认为，神作工的步骤都向人显明了，那无疑就是神的工作结束了，这种看法是大错特错。”神的工作作完了，接下来就该你人做的了，为什么说进入正轨就定型了？进入正轨以后作工就结束了，进入正轨你可以独立吃喝了，进入正轨你在神话中可以找到刑罚、审判的话了，你可以独自去经历了，那就结束了。

“神作工都不符合人的观念，而是处处回击人的观念，就作工步骤更不符合人的观念，足见神的智慧之处，从此看见，人的观念处处打岔，凡人所能想到的都是神所要回击的，这是实际经历当中的看见。”咱当初想着大红龙倒了以后开始好好信神，是吧？好好传福音呀，那时候公开，都想过，还要传三自，还要大搞见证，可这次看来呢？你在聚着会，家里人跟我说，咱家什么是宝呢？这本神话就是宝，把这个宝贝保存好咱全家就都蒙拯救了，你回想一下可不可笑？根本就没想这里面是神话的道，需要咱来实行、去变化咱，需要咱以后产生什么关系？好像是说，你接受了这本书以后，就相当于属神的人了，太渺茫了。“凡人所能想到的都是神所要回击的，这是实际经历

当中的看见。”开除人的时候，在人观念当中开除人就完了，开除以后还哭上三天，然后今天恰恰相反。

“人都认为神作工这么快，人还没有什么认识，还是稀里糊涂不透亮，神的工作不知什么时候就结束了，在每个工作步骤都是如此，多数人都认为神是捉弄人，但神所作的工的本意并不是如此，他作工是按照先走马观花，再进入细节，然后求真的这种倒嚼的方法，给人一个措手不及。”他们不是一直有观念：人家看的是神的新交通，你们看的是什么？咱们是既看起初发表又看合订，人家连合订都不看了，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看合订？倒嚼了。神作工结束了这就开始倒嚼呀，你翻回来再看看奥秘揭示第二部分，你以前看那个话什么也看不懂，你现在经历过来才看到神的作工奇妙。“人都认为神作工这么快，人还没有什么认识，还是稀里糊涂不透亮，神的工作不知什么时候就结束了，在每个工作步骤都是如此，多数人都认为神是捉弄人，但神所作的工的本意并不是如此，”多数人都认为神是捉弄人，所以到最后，大街上的人都干什么？谩骂神，所以有好多事情就要出现。

“但神所作的工的本意并不是如此，他作工是按照先走马观花，再进入细节，然后求真的这种倒嚼的方法，给人一个措手不及。人都想糊弄神，认为应付应付达到一个地步神就满足了，实际上，神哪能因着人的应付而满足呢？”人都想应付糊弄神，应付糊弄神属于什么？背叛，应付就是背叛。有人常说个'吧'，说这个'吧'就是应付了，是吧？神交通里就说这个了，是吧？你也知道神交通了，那你实行了没？“人都想糊弄神，认为应付应付达到一个地步神就满足了，实际上，神哪能因着人的应付而满足呢？神是采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作工方式，以便达到最佳果效，让人更加认识他的智慧之处，更加了解他的公义、威严、不可触犯的性情。”出其不意，你看在老马身上看见了什么？出其不意，谁也想不到，神作工的方式，当时刚一去时看到他那种张狂样，小白一直在提醒我“该打了，不打不行”你的这个“打”打的是什么？皮毛，打的是皮毛，你打他皮毛以后，他吓得隐藏起来了，

你先观察看看，再一个就是第一次见两面就能“打”吗？你“打”他，他有观念了或者彻底不干了，你周围的人还没站立住，他一不干，一拨都倒了，那就“全军覆灭”了，所以就让他先表演，当神要他显明的时候，谁也按不住了，来个措手不及，“采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作工方式，”这是一种作工方式，“以便达到最佳果效”，你平时不用说其他的，就过年的时候我解剖他，也称不上解剖，就简单说他强龙压不过地头蛇，说他就是地头蛇，是吧，说他以后他并没有真实从里面认识一下为什么说他地头蛇，他只是在里面怀恨，就没有认识，如果他当初要有认识反醒的话，他今天走不到这一步，今天这步来了个证实，他是谁？他就是个地头蛇，这也就是以便达到最佳果效。上次过年时揭露他达不到什么果效，这次一表演最佳果效，神作工再让大红龙配合一下，他现在多规矩了，谁也没有他规矩，昨天咱看神话怎么说的？原来在神面前是张牙舞爪，随后到了神面前是什么？哈巴狗。“以便达到最佳果效，让人更加认识他的智慧之处，更加了解他的公义、威严、不可触犯的性情。”昨天咱简单交通了一下老马这个经历，再来看这个话，一个看到了神的作工方式：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然后又看到了一个果效，让人更认识他的智慧之处，神作工的智慧之处：不到他显明的时候神不动工，昨天还结合小白那句话，当时我也看不出来，神也不让我看出来，神要让我看出来，那我是不是就说了呀？这就是神作工的智慧之处，“更加了解他的公义、威严、不可触犯的性情。”从这看到什么？加紧操练，如果时间拖的长了会怎么样？就忘了这回事了，从老马这个事上，你刚在那边揭露解剖了他，大红龙就来了，公义、威严、不可触犯，亲自去经历一下。

关乎神作工的步骤2

“神现在正式开始成全人，要想达到完全，必须得经过神话的揭示、审判、刑罚，经历神话语的试炼、熬炼（诸如效力者一类的试炼），还必须能够经得住死的试炼，就是说，一个真实通行神旨意的人，能够在神的审判刑罚中、试炼中发出内心深处的赞美，完全顺服神背叛自

己，从而以一颗真诚、单一、纯洁的心来爱神，这就是一个完全的人，也正是神所要作的工，是神要成就的。”刚才咱举的那个例子，这里面是不是都说透了？作神的衬托物、作神的工具，遇到环境，遇到死的时候该怎么认识，这里面是不是说出来了，“神现在正式开始成全人，要想达到完全，必须得经过神话的揭示、审判、刑罚，经历神话语的试炼、熬炼（诸如效力者一类的试炼），”神正式成全人，怎么成全人？成全人的步骤是什么？达到要完全成全，第一个就是揭示、审判、刑罚、话语的试炼，熬炼，刚才交通的衬托物的试炼，我只是告诉你遇到这种事该怎么寻求，该怎么祷告，该怎么赞美神，只是给了你个路途，但我给了你这个路途你能不能行出来？看事观点的转变，你怎么能转变过来？经过这个步骤，你没有这个步骤你不可能，刚才我直接告了你最后该怎么站见证的路途，但过程我没告你，你怎么才能达到这一步、这个台阶，我只告你最后这个冲刺是百米赛，最后一截怎么冲破，我只告了你这一截，但这过程我没和你说，只把最后一截路途告你了，我只告你路途你能不能实行出来？实行不出来，就是你心里知道，实行不出来，做不出来。就好比说咱交通了好多坐监的见证，怎么站见证，该说什么话，可是你从外面看，老马是一个刚强的人，见了大红龙软蛋了，什么原因？和他交通的时候他没有听见？他也知道，路途也知道，他说一到那个环境下乱了，思维乱套了，怎么能乱了？不是他的生命，不是他的东西，性情没变化，他只是看了一个字句，没有把这些东西接受过来，所以今天有的人就是看见国度进不去，看见国度，路也给你说了，但是你走不动，也就是今天我告你说半家信，半家信站出来了没有？走了没有？站不出来，是因为什么？就因为前面说的这个步骤，审判、刑罚、揭示，有的时候，有的地方我揭示你了，有的地方没揭示你，或者说揭示你了，你就没有得到刑罚，你就没有往这方面揣摩，你就没有感觉到对神的亏欠、自责，良心就没有发现，没有唤起的灵，没有唤起你的心，所以说半家信你就走不出来，人家老公来了你也不可能站立得住，你对老公就没有那个恨，也没有为神舍性命的那颗心，你说你在你丈夫面前，在你儿女面前，你还不敢站见证，还不能刚强，那你说到了大红龙面前，可想而知了，所以家里面就是你的操练场所，磨刀石上你都不敢动刀，你怎么敢动刀杀人？你就不敢握那个刀。路是告你说了，神要的见证你是知道了，该怎么站见证你也知道了，但是这个话没有成为你

自有的，这话成为你自有的，成为你的生命，你就还得走前面这个步骤，还得揭示。

第一个步骤就是揭示，揭示什么东西？什么为败坏？你只说揭示人的败坏，揭示人的什么败坏？今天咱能不能弄清什么是败坏？与神话背道而驰，如果神不说这些话，什么是败坏？什么是反面？咱刨根问底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体贴肉体？反面就只有体贴肉体？咱又到了局部区了，咱先说宏观，科学，那崇拜偶像是不是？那你要到世界上越说越多说不完，连宏观都没搞清楚，咱先把宏观搞清楚，什么是败坏？反面事物它属于败坏，那什么是反面事物？也就是什么是败坏？首先说，既然说反面事物，那就有正面事物，那既然有正面事物，那正面事物从哪来的？从神来的就是正面事物，那反面了？是从撒但来的，也就是说只要不是从神来的，那就是反面事物。什么是败坏性情？只要不是顺服神的，只要不是与神相合的，那就是败坏性情，不是神喜悦的那就是败坏性情。所以说，咱说的败坏性情，就如：你出外面买菜去了，人家多找你两元钱，你回家过意不去，返回去退人家这两元钱，你和我说这是败坏性情？败坏性情是涉及到与神的。你说大卫把人杀了，还把人皮剥了，你说他什么性情？你能不能说他是败坏性情？在今天咱能不说他是败坏性情，如果不这样交通，你敢说他不是败坏性情？人都杀了你还说他不是败坏性情，他都是恶魔了你还不说他是败坏性情，我骂你两句你说我是败坏性情，结果他杀人了，你都说他不是败坏性情，所以咱得把败坏性情搞清楚了，败坏性情是针对与神说的。就好比说，咱举个例子，敌人是反面事物，用咱的话说敌人是坏人，小孩子玩，说你是坏人我是好人，这坏人好人怎么分？日本人来打中国，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去了旷野，从旷野去攻打迦南美地，他进迦南美地的时候烧光、杀光、抢光，那属于什么？谁是敌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怎么区分？只是根据你站的这个立场不一样，你站在以色列人这一边，你说他对面就是敌人，你站在那边你说这边是敌人，你站在撒但那边就说神这边就是敌人，你站在教会，听话这边就是敌人，说听话是敌基督，你站在这边说他就是敌人。关键看你站在了哪一边，谁是敌人，

谁是好人与坏人，举这个例子就是说好人、坏人、敌人就是站的立场不一样，看法就不一样，你站在哪一边，你的看事观点就不一样。这也就是神要改变你的性情，也就是你的看事观点，也就是在改变你的立场，你站在哪一边，咱今天信神就是站在神一边，立场得对，不能站在撒但那一边，你站错了队，那看的一切事物都是反的，你会把好人看成坏人，坏人看成好人，究竟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只要是你的对立面就是坏人，和你站在一起的就是好人，你不管他是魔鬼撒但，只要和你站在一起他就是好人，所以这里有个揭示，揭示什么？揭示你站在了哪个立场上面说话，你的看事观点，你站在了哪个立场，咱未跟随神以前，即使你跟随神，神不告你，你所站的立场，你站在了谁一边？撒但的一边，因为你是经撒但加工过的。揭示出来告你说，你所站的立场不对，我解剖小白，说她干这个干那个，解剖的最终目的是要告诉她什么？你站的立场不对了，你说话做事不是站在神一边，不是为神说话，你是为你的肉体说话，为你的地位、名誉说话，所以你的立场不对，那你的观点就不对，那是心思意念支配你出来的，你说出来的话，你的行动、举动就是反的，这就是揭示。揭示就是看你是站在哪一边，是正面还是反面，先告诉你立场站错了，你既然信神就要站在神一边看事，揭示就是把灵界实情、真实情况告诉你。

揭示完了就是审判，审判是干什么？就是宣布你犯了什么罪，你站的立场不对，你说出来的话就是为仇敌说话，你办出来的事就有可能给敌人报告了消息。在中国，咱说传统文化，英雄气概，你站的立场不对，你英雄气概是为谁说话的？是为中国人民说话，是为国家说话了，你不是站在神一边说话。就假如说，外国人是神指派日本来攻击你来了，因着你站的立场不对，你所做出来的事，说出来的话，你就是与神为敌的，你就是与神敌对的。把实情告诉他了，你已经做出什么事了，这就是审判。审判一个揭示了你，一个审判了你，告诉你做错什么事了，你是不是该悔改了？懊悔，对不住，我信着神又做了抵挡神的事，我跟随着神反而拜了撒但、拜了偶像，我受到了刑罚，当你真正受到刑罚的时候，你才有可能悔改认罪，如果你得不着刑罚，

你不可能有悔改认罪，所以说差一步也不行。我如果不能直接给你指出罪来，你不可能恨恶自己，我不告你立场站错，你会怎么样？你蛮有理由，你在讲理，也就是说，揭示、审判、刑罚还得经过神话语的试炼，刑罚你了，你说你悔改了，那是你的认识是你的想象，合不合实际？约伯说他是敬畏神远离恶的人，神未试炼他以前，他说出来这个话，属于什么话？狂话，必须由时间来证实，所以就得经过话语的试炼，你先经历话语的试炼，你才能临到事实，神再给你说出一些话来，你能不能按照神的话去做？让你去尽个本分，按着神的心意去尽本分，你能不能撇弃你的肉体？

话语的试炼，紧接着就是熬炼（诸如效力者一类的试炼），为什么要熬炼呢？神交通熬炼是让咱干什么？产生信心，熬炼中产生信心。昨天咱们交通什么是熬炼？神说的一个高度，你够不着，这个产生什么熬炼？这算不算熬炼？不算熬炼，你得把这搞清楚，神说的那个高度你够不着，这是什么？一个是你的身量，一个是你悖逆，你不愿意背叛，神对人提出的要求是什么？都是人所能够着的，人够不着的神不要求、不强求，所以神提出这个要求肯定是你能够着的，那既然神提出要求你够不着，那这是谁的问题？肯定是自己的问题，那你自己的什么问题，谁拖着？那就要找问题了，这就不是熬炼了，这是你的悖逆，不愿意放下你的那些东西，不愿意背叛那些东西，可是你这种说法又暴露出问题了，在教会中有好多人是不是把这种说成熬炼了？神让你放下情感吧，你是放不下情感，你还说是在熬呢，这是咱的悖逆，要搞清，这是咱不愿意背叛而造成的痛苦，这不叫熬，熬是能够熬出信心来，熬情感熬出什么了？熬出仇恨来了，多年来没有回家去团聚，结果神怎么怎么了，把这个悔恨恨开谁了？因着谁来？因着神来，因着神我不能回家团聚，仇恨开了，咱今天熬是熬出信心来，跟敌基督打来、斗来，咱从一开始揭发检举，刚开始人家开除咱还哭鼻子了，今天能跟着“敌基督”，还把他解剖了、揭露了，还要把他教会搅的乱七八糟，这是从哪来的？从熬炼里出来的，熬炼中产生信心，产生对神的信。

“还必须能够经得住死的试炼，”熬炼以后还要怎么样？经得住死的试炼，熬炼了你说你有信心了，你说你有心志了，感觉了还要让你站见证，把撒但打败，证明神把你这个人作成了，作成了要冲破死的辖制。耶稣冲破了死的辖制，那今天呢？耶稣给咱作了标杆，最后咱“还必须能够经得住死的试炼”。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在监狱里作见证是不是也是死的试炼？随意处理，所以越到最后这个环境是越恶劣的，不可能给你放松的，随着神选民的长大，环境也跟着加大，根据你的身量而来，所以到最后要达到什么？信神、跟随神的人越来越少，当大部分人都退去的时候、不信的时候，神的作工成了、结束了。就不合人的观念，你没有受到死的试炼，受到死的试炼你就不跟了，在咱这边听那个录音没？就是说疾病临到是神的爱，在这边又看到另一种爱，那个腿，神来看你了，你有福了，就说死亡的试炼，你今天遇到疾病了，以前咱说疾病临到是神的爱，你只知道这个字句，但真正临到疾病的时候，你只是想让神给你挪去，给你取缔这个病，可反过来你根本感觉不到疾病临到是神的爱，体验不到，看不懂，今天看到这个疾病也就是这儿说的还必须经得住死的试炼，就是当你病的快要死的时候，咱往往这个时候就会觉得完了，信神完了，结束告终了，你这是什么话？这是泄气话，皮球泄了气了，完蛋了，那这个是你自己把自己的结局定了。当你临到快死的时候、危险的时候应该怎么看？疾病临到是神的爱，怎么个爱？交通的时候要有个对比，疾病临到是神的爱，当咱看不到灵界的时候，你看约伯疾病临到了，他三个朋友没有疾病，这三个朋友还奉劝他，你可能犯罪了，神是公义的，你悔改吧，从这里看到，实际情况他们都不知道，在人来看那疾病临到都是什么？神的管教、惩罚，在这看到疾病临到是神的爱，爱在哪？神在拣选，那疾病没有临到你，那就是神还没拣选你，神没有看起你，神看不起你，不想搭理你。所以你现在有病了，高兴神看得起你了，是吧？有病了笑话开没病的了，你看神看起我了，我有病躺到床上了，你在地下侍侯我了，为我服务了，神还不看你，这就是看事观点的转变。一个疾病临到你，你要正确看待，临到了，是你站见证的时候临到了，那死亡临到你了，也是让你冲破死亡辖制的时候临到你的，你有了站见证的机会了，如果没有这个疾病临到你、没有死亡临到你，那你想站见证，怎么站？就好比约伯，他想站见证了，他说他是敬畏神远离恶的人，可是没有这个事情临到他，强盗没有抢他的东

西，他的儿女没有死，他没有疾病临到，他再说这些话是不是空话、假话、没用的话？神也不会得着享受，反过来撒但还要控告，你享受了神的爱了，当然你称颂神。

所以今天就看到一个新的，从这里面就看到一个什么？以前说疾病临到是神的试炼，说是管教，也说成是神的爱，还说疾病中你才开始寻求神呀，没有疾病你不寻求，还有一个，咱好多时候都是因着疾病来到神面前，你没有这个疾病你不可能来到神面前。所以说，有好多时候咱都是疾病临到是神的爱。咱今天看到一个新的内容，这个新的内容就是，当你身量拔高的时候，神的内涵之意一层一层让你有更深的认识，逐步拔高，今天更深认识就是咱有了站见证的机会了，如果你没有这个疾病，没有死的这个辖制，你没有站见证的机会。你要知道站见证是个什么概念，你有了站见证的机会了，也就是有了神要赏赐你的机会了，如果说你没有这个，你就不可能有机会，这是神成全人的一个步骤，这里说是不是最后一个步骤？是吧？死的试炼，也就是最后一步。（弟兄问个问题，就比如说这个病，它是个试炼，那是不是说所有的病都是试炼呢？就比如说，正常的现在吃的化学农药，各种各样的病，高血压呀什么的，正常的病是试炼吗？）神作工是不是实实际际的？关健看你怎么做这个事，看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遇到这个病了，你是进到病里了，还是借着这个病把你带到神面前了？你这个病是从神那边来的，还是从周围环境来的？这个咱不关注它，不去研究它，咱只管什么？也就是神说的不管事情的好坏，只管从中得益处。神交通说什么？你去外面洗头了，感冒了，你说神管教了，这得着什么益处了？管教你犯什么罪了？犯什么事了管教你？你只说管教你了，如果仅仅是你洗了头去外面感冒了，感冒了你回来了说神管教你了，反醒、认识找着自己与神之间的冲突了，抵挡神那一面了，那你说这个感冒是好事还是坏事？神交通这个事，你不要只说表面上，神管教我了，在教会里有好多人把这个事情说成神这个管教你了，神那个管教他了，然后在教会里一交通，你看神就和他同在，神不离开他，他借着这个神管教他，说成神与他同在，让人都仰望他，你看你们就没有神管教，神就不搭理你们，神管教好不好？单独是个

管教，你家两个孩子，一个孩子就规规矩矩听你话，你来不来就打他两下来管教管教？那管教是神的爱？管教是父母的爱？管教只不过是神说了，管教是神的爱，不能说只要你得着管教了就是神多爱我，惩罚是更大的爱了，是吗？那经常管教的那个人是个什么人？（悖逆的人）就学校里经常挨打、经常挨管教的那肯定不是好学生。在这里分个等级，在学校里有几种人？一种是老师不需要管他，另一种人是需要管教他，不管教他就不知道东南西北了，一种人老师就从来不管，不搭理，考试都不用你上战场，这两种人有个极端，前边这个人是不用管理，后面这个是懒得管，能不能用一个衡量？

以前交通过，彼得经过百般的试炼、熬炼，人家的试炼、熬炼是什么？难道就是这种管教？神说管教的是儿子，神说对你的一个管教，不是说一有什么就是神管教你了，神还说过，神就那么小气吗？一个鸡毛蒜皮还来个管教你？是你做了大事了，神才管教你，但咱要从这个迷雾中走出来，不管是不是神管教，咱只管得益处，如果能从里边得着、寻求着，借着这个病不管是从神来的还是你自己带来的，借着这个事情能把你原来抵挡的那一面毒根挖出来，那这就是好事。好比说，咱感冒吃药了，咱得什么病了，正常你吃这药，吃那药也吃不好，结果有个人看你来了，你偶然吃了一种人家做的一种蛇肉，以毒攻毒，你不注意，吃上这肉把你的病给取了，不经意把你的病给看好了，在这也是一样的，咱只管得益处，今天把这个搞清楚，疾病临到是神的爱，这是拔高的认识。就说疾病，大病，就是重病吧，是神的爱，怎么是神的爱呢？你有了疾病的时候，你再站见证说出这些话来，和你没病说出这句话来，份量不一样，你没病说出来这句话就是空话，你有病说出赞美神的话，你是实际的环境临到你了，说出来的话才有份量，神才垂听，撒但才不能控告。就像约伯站见证一样，让约伯在那种苦难之中、痛苦之中，万箭穿心的时候，他依然能够赞美神、荣耀神，那这个神才得享受，撒但没控告，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他做出来的、说出来的话才是见证。如果他没有这些环境临到他，没有万箭穿心，和他三个朋友一样没有什么事发生，他说出来的那些话还叫不叫见证？不称为见证，所以从这里看出来疾病临到你，是你站

见证的时候到了，是你有了站见证的机会了，是你有了赞美神、荣耀神的机会了，如果没有疾病临到你，你再说什么话都是空话，你没有这个机会，这是一种机会，神给的一种机会，所以说疾病临到，是神的爱临到你了。约伯，咱在外面看是祸患临到他了，但实际上是福临到他了，只不过这是黎明前的黑暗，快明的时候是最黑暗的，神要赐福你以前是最黑暗的，是你看不见神的，神要试炼你。约伯这个时候是命运的转折点，怎么说是命运的转折点？如果神不试炼约伯，那他也就平平淡淡过了，也不可能神再赐福他和他说什么话，因着神的试炼，让他得着了一种灾祸，这是从灵界里说。从物质世界来说，咱灵界里什么都不知道，咱来了一场大病，来了一场大的患难，在人来说，这个人怎么？倒霉，不死的时候咱不能说惩罚，只说这个人倒霉运，在你倒运的时候，人在得福的时候都是赞美神，感谢神吧，在你倒运的时候，人是干什么了？天哪，怎么就临到我了？都是怨言。当祸患临到你的时候，正是神要看你真实流露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你流露出来什么？对神的一种感谢、赞美，说神公义，不埋怨，你站在一个受造之物的角度上说话，那神看到你真实的心态了，在这个时候你说出的话是有份量的，神是垂听的。你在没有病痛的时候说出那些话都是空话，神是不听的，你在人面前也是没有力度的，在撒但面前是有控告的。所以说，疾病临到是神的爱，神的福份临到了。也就是说，约伯当时，神说，去吧，你去试炼他吧，也就是说神的福份临到了约伯，那就看约伯怎么珍惜这福份了，约伯赞美了神、荣耀了神以后，环境已挪去了。咱遇到病重的时候要看清楚，这是你站见证的时候到了，是你冲破黑暗权势、冲破死亡的辖制的时候到了，在你死亡的时候你能称颂神、见证出神来，一个神得着了享受，第二个这个流露出来是你的真实身量，而不是字句道理了，别人不能不服你。可是如果说直到神作工结束完了，你始终就没个疾病、始终就没有个大的患难，那也就说，你这个人神没搭理，神没搭理你，就不用你上考场，就不考你，可在外人来看，觉得这个人信神看人家多得神的祝福呢，多好。所以当你躺在床上的时候你不应该忧伤，约伯是满足而死，而你躺在床上痛苦，是肉体痛苦灵里喜悦、高兴，反过来你应该是笑，你看神看我呢，神给了我患难是要看我的态度呢，你在地上神不搭理你，在这个时候，把这个转换过来，就叫拔高了一个患难，就是疾病临到是神的爱，在最后一步就是让咱经历死的试炼。

“就是说，一个真实通行神旨意的人，能够在神的审判刑罚中、试炼中发出内心深处的赞美，完全顺服神背叛自己”，就是说在病痛之中你还能发出赞美神的声音，这就证明你这话是从内心深处发出来的，而且不管在这个病痛还是其它的患难中，我和你交通说，应该怎么去赞美神，怎么去荣耀神，神要什么样的见证，你把这个字句记住了，当患难临到你的时候，还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你真实对灵界看透了，你真实相信神的主宰了，然后就是我和你交通的那话说出来了，灵界撒但是蒙羞的，你这个见证站住了；还有一种情况，你不是对灵界看透了，不是相信神的主宰了，你是想摆脱这种病痛，对神来了个欺骗，你想试探，这流露出来的是什么？我交通过，那个时候得见证什么，得怎么说，神就把这个环境给挪去了，然后你就开始学话了，当你说完这些话了，这些病能不能给你挪去？因为你那个存心是在跟神搞交易，你不是发自内心的，说出你真实的认识，你只是说，我在这样的环境下我说出来了，神就应该把我这个病痛挪去，你在试探神，你在与神搞交易，如果你只从外表看，你也是这样说的，他也是这样说的，人家是发自内心说的，你是在与神搞交易这样说的，外表看是一样的，结果是两个结果：一个神把环境挪去，另一个完全把你交给撒但，你是第二次触犯神的性情。如果你没有那个身量，直接说不出来，那还不如不学着说话，不学着说话那你是个幼小的孩子，那不触犯神的性情，不存在试探神。所以做什么事情用心去做，你不能应付神，欺骗不了神。“试炼中发出内心深处的赞美，完全顺服神背叛自己，从而以一颗真诚、单一、纯洁的心来爱神，这就是一个完全的人，也正是神所要作的工，是神要成就的。”这也就是神作工结束了，神要的是见证，各种环境临到，有的是坐监的，有的得重病、得癌症的，什么也有，那地震、瘟疫、饥荒来临就是让你站见证，就是看能不能从你嘴里挤出真心话，你现在说的好听，那是你没环境。

“对于神的作工方式，人不能轻易下断案，只能追求生命进入，这是老根本。”咱去外面作工的时候，教会里的人是不是都在轻易给神下断案？“不要总研究神的作工方式，这样会耽误自己的前途。”这里说“不

要总研究神的作工方式”那咱应该怎么对待？对神的作工方式该怎么对待，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对神的作工方式是让你去认识，不能研究，在神的作工中，认识神的作工方式，你认识了神的作工方式，也就是你认识神的过程，认识神的作工方式了，你就不会对神有误解了，对神的作工步骤你了解了、认识了，那你前面的路是不是就明朗了？所以在这里说你不要总是研究神的作工方式，不是让你去研究，是你得去认识，认识是根据实际环境，神以前作过的工，他是怎么作工的，认识神的作工方式。“现在对神的作工方式你看见多少？”你看上面给你说了“不要总研究神的作工方式”，后面就来个“现在对神的作工方式你看见多少？你顺服多少？在每个作工方式之中你得着多少？”准确地看话，一字一句，如果你只是稀里糊涂看的话，上面说你不要总研究作工方式，然后下面又你对神的作工方式看见多少，你就感觉是矛盾的，是吧？咱是信神的人，是去认识神，而不是让你去研究神，现在对神的作工方式认识了多少、顺服了多少？咱说这个作工方式一个是谈具体的，一个是谈什么？正常你不知道的作工方式，不要谈宏观的，别人都知道的，尽谈这些就变成属灵术语了，就人们都知道的，咱要谈就是你不知道的，别人不知道的，你不注意就把它流露了，就是奇妙作为里的。神说，“神是采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作工方式”，这也是种方式，这种方式具体细节，用哪些事情看见了？因为神的作工方式是不合人观念的，打破人的观念，合你观念的那不是神的作工，神的作工方式就是来打消你的观念。你看祭司弟兄刚开始作工时，给带领交通说，成全的这些人都是从带领工人中产生的，后来交通什么？当带领工人的是地狱向他打开了门，刚开始告他是天堂向他敞开了门，后来又告他地狱向他敞开了门，这是神的作工方式。2012年那两封信件和讲道是不是作工方式？奇妙方式。2014年7月3日的， 2014年7月3日下没下来，我没注意，在网上的全部删了，现在就没有，不让他看见。作工方式，还要走出厨房，退居二线，在每个作工方式中你得着什么？我以前给你交通了一个善恶树的果子，神为什么把善恶树放到了伊甸园？那我是怎么明白这个事情的？是根据我揭发检举，跟敌基督争战，明白神心意以后，知道了善恶树的目的意义，这是不是在作工方式中得到的东西？在作工方式中明白神的心意。

“你愿意被神成全吗？你愿意做一个完全人吗？这些都是你们该明白透亮的、该进入的。”小白，愿不愿意做一个完全人？你看撒但又来了，我和你说什么话来，你说什么话来？（我愿意做但是需要过关呢），但是他就是不愿意做，问你愿不愿意，你看你啰不啰嗦，说了两句，最后没有一句诚实的话，咱就脱离不了这个撒但的本性，什么时候了？你脱离不了这个本性就无法交心，没法交心，你说你愿意做完全人，是吧？你们说他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你看，人家都知道你说的是假话，为什么说他是假话？第一句话他就暴露了他的身份了，一个但是就转折了，以前还说过什么话？他说一百个顺服，我有一个不顺服不行吗？他愿意吗？神要的是完全人，他非得做个不完全人，你说神能要个不完全人吗？一个不完全的人能不能说他已经洁净了？神今天来作的是洁净的工作，你非得说我能不洁净吗？这是人的悖逆。

“这些都是你们该明白透亮的、该进入的。”最后这一段，该明白、该透亮的这个你能够交通出来，神成全人的过程、成全人的方式，刚才我谈了，后面神最后交待一句话“这些都是你们该明白透亮的、该进入的。”我给你交通了，那你能不能交通出来？先说透亮了没？这是神成全人的路途，你把这个路途明白了、透亮了，你才有路可走，你去带领人跟人交通才有路途。把最后一段交通一下，咱现在的作工步骤，8、9个月咱干什么了？建造国度，把人员召集进来，我记得那时候小白还说过什么话？教会里面没有圣灵作工，跟教会里面一样，什么原因？因为从教会建造过来，咱现在过来只不过是名的转换，并没有实质上的作工，过来以后咱只是一直交通异象，让异象透亮，异象透亮只是能让你站立得住，一直出去作工把人都召回来，那现在就是个转折，这一转折就进入了正轨，开始一个正常的教会生活的转折。以前不管教会里有什么事，咱都没去注重，教会生活也没注重，你在下面交通什么内容也没有注重，随便你想交通什么就交通什么，现在往大的方向转折，祭司弟兄的话也交通出来了，咱在这里也是个大的转

折，就是进入正常教会生活、进入正轨，首先得把教会生活进入正轨，才能把神带入实际生活中。

交通 神话 《第一百零二篇》（ 一 ）

神说：“ 我的话说到一定程度，我的工作到一个地步，你们应人人摸着我的心意，能够不同程度地体贴我的负担。如今，正是从肉身转入灵界的转折点，你们是跨越时代的先行者，是踏遍宇宙地极的宇宙人，是我的心肝，是我的所爱。可以说，除了你们，我别无所爱，因我全部的心血代价都在你们身上，难道你们不知道吗？我为什么要创造万物？我为什么要调动万物为你们效力？都是我爱你们的表现，山和山中的万物，地和地上的万物，都因着我得着你们而向我赞美，向我归荣耀。确实是一切都成了，而且是彻底成了，在你们身上为我作了响亮的见证，为我羞辱了魔鬼、撒但，一切的在我以外的人、事、物都服在我的权柄之下，都因着我的经营计划的完成而各从其类（我的子民都归我，撒但的种类都归在火湖里，归在无底深坑里永远哀号，永远灭亡）。所说的‘灭亡’和‘从此以后取其灵、魂、体’指的是把他交给撒但，任其践踏，也就是说，凡不在我家里的，都是灭亡的对象，都是不存在的，并不是人所想象的‘没有’，也可以说成是，凡是我以外的东西，在我看都不存在，都是沉沦的真意，在人的肉眼看仍然存在，但在我看已经归于乌有了，是永远灭亡的（强调的是我不在其身上作工的，是在我以外的）。在人怎么想也想不通，怎么看也看不透，只有我的开启、我的光照、我的明确指出，否则，谁也不透亮，而且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感觉空虚，越来越觉着没路，几乎相当于死人。现在的多数人（指长子以外的所有的人）都处于这种光景，我的话这样明说，这些人还是没有一点反应，还是顾及肉体享受，吃完睡，睡完吃，不揣摩我话，即使是有劲也是一阵子，过后仍然如此，没有一点变化，好像他根本没听我的话，这是标准的废人，没有一点负担，是最明显的混饭吃的人，过后，我一个一个地撇弃，别着急！我一个一个地打发他回无底深坑里。像这一类人，圣灵从来没在

他身上作工，他所作的都是恩赐，既谈到恩赐，便是没有生命的人，是我的效力者，我一个都不要，把他们都淘汰（但现在还稍微有点用处）。作为效力的听着！不要以为我用你就看中了你，没那么容易，要想让我看中你，必须得是我验中的，是我亲自成全的，这样的人才是我所爱的，即使人说我作错事了，我也决不反悔。知道吗？效力的是牛、是马，怎么能当我的长子呢？这不是瞎胡闹吗？不是违反了自然规律了吗？谁有我的生命、有我的素质，才是我的长子，这才是合情合理的事，是谁也驳不倒的，必须是这样，否则，无人能充当，无人能代替，这不是凭情感作的事，因我是公义的神自己，是圣洁的神自己，是威严不可触犯的神自己！

在人不能办到的，在我却是一切亨通，一切自由，谁也拦阻不了，谁也改变不了，这么大的世界都在我的手中，更何况一个小小的魔鬼撒但更不在话下，若不是为了我的经营计划，不是为了我的众长子，我早就把这个邪恶淫乱的、充满死人味道的旧时代毁灭了，但我作事有分寸，我不轻易说话，既说必成，即使不成，但必有我智慧的一面，必能为我成全一切，为我的作事而开出路，因我的话就是我的智慧，我的话是一切，人根本听不明、测不透。我经常提到‘火湖’，这是什么意思呢？与硫磺火湖的区别在哪儿呢？硫磺火湖指的是撒但的权势，而火湖指的是在撒但权下的整个世界，在世的每一个人都是火湖燃烧的对象（是说他们越来越败坏，到一定程度被我一个一个地灭亡，在我并不难办，只不过是我的一句话），我的烈怒越大，整个火湖的火燃烧得越旺，即指人越来越邪恶，当我的烈怒爆发之时，也是火湖爆炸之时，即指整个宇宙世界毁灭的时日，到那一日，我的国度就完全实现在地上，就开始了新的生活了，这是不久将应验的事。我既说出话，事情就应验在眼前了，这是在人的看法当中的事，但在我看，事情已提前作成了，因在我一切都不在话下，说成就成，说立就立。

你们天天吃我的话，享受我殿里的肥甘，喝我生命河的水，摘取我生命树的果子，究竟什么是我殿里的肥甘？什么是我生命河的水？什么是生命树？什么是生命树的果子？这些常用词，也没有一个人能明白，都混淆不清，乱说、乱用、乱套。殿里的肥甘并不是指我的话语说的，也不是我赐给你们的恩典，那么到底是指什么说的呢？历代以来，从来没有一个人有幸享受我殿里的肥甘，只有在末世，在我的众长子身上才让人能看见什么是我殿里的肥甘。我‘殿里的肥甘’中的‘殿’是指我的本体说的，是针对锡安山，即我的居所说的，不经我的应许，谁也进不来、出不去。‘肥甘’指什么说的？‘肥甘’就指在身体里与我同掌王权的福分。总的来说，就是指众长子在身体里与我同掌王权的福分，并不难理解。生命河的水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指从我腹中流出的活水，即指从我口中说出的每一句话；另一方面指的是我作事的智慧、谋略，还有我的所是、所有。在我的话中有无穷无尽的、隐藏的奥秘（所谓的不再隐藏是针对以往说的，但比起以后公开揭示的那一天，仍然是隐藏的，这里的隐藏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而言的），也就是说，生命河的水涌流不干；在我有无穷无尽的智慧，我的所是、所有更是人一点也看不透的，即生命河的水涌流不干。在人看，有各种各样物质的树，但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生命树，但今天人看见了却不认识，还说什么吃生命树的果子，真是可笑！乱吃一气！为什么说人今天看见了却不认识呢？为什么我这样说呢？明白我话的意思吗？今天实际的神自己就是我这个人，就是生命树，不要用人的观念衡量我，从外表看我不像树，但你知道我是生命树吗？我的一举一动、我的言谈举止都是生命树的果子，是我自己的本体，是我的众长子当吃的，所以最终只有我的众长子与我一模一样，能活出我，能见证我（这都是指进入灵界的事，只有在身体里才能完全一样，活在肉身，只能是大体相同，但仍是各有所好）。

我不仅要在众长子身上显出我的大能，更要借着我的众长子治理万国万民，而显出我的大能，这是我的工作步骤。现在是关键，现在更是转折点，当一切都成就之时，你们就看见我的手作的是什么，就会看见我怎样计划，我怎样经营，但这并不是渺茫的事，根据世界各国的

动态，这是不太远的事了，是人想象不到更是人难以料到的事，千万不可马虎、不可疏忽，免得错过得福分、得赏赐的机会。国度的前景在望，而整个世界也逐渐倒毙，从无底坑里、从硫磺火湖里发出阵阵哀号声，声音令人毛骨悚然，使人心惊胆战、无地自容。在我名里被拣选又淘汰的，是在无底深坑里，所以我多次说，要把我淘汰的对象扔在无底深坑里。当整个世界毁灭之后，所有的被毁灭的东西，都归在硫磺火湖里，即从火湖里转移到硫磺火湖里，这时，每个人都已定形了，是永远的灭亡（对所有在我以外的人说的），是永远的存活（对所有在我以内的人说的）。到那时，我与我的众长子就从国度出来进入永远，这都是以后要应验的事，即使现在告诉你们，你们也不会明白，只好是顺着我的引领而行，在我的光中行走，在我的爱里与我相随，在我的家中与我享受，在我的国中与我掌权，在我的权中与我治理万国、万民。以上所说，都是我赐给你们的无穷无尽的祝福。”（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零二篇》）

看了这段话有什么看见、有什么认识？陆山看见什么了？（陆山：看见了圣灵作工的趋势，现在既是神作工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决定人命运、归宿的关键时候。神要的是能够体贴神心意的人，能够彰显神、荣耀神的人，是能够为神站见证的人。）刚开始 接受 的时候，这几篇都得看一下，今天再看有没有新的认识？“ 我的话说到一定程度，我的工作到一个地步，你们应人人摸着我的心意，能够不同程度地体贴我的负担。 ”现在是不是已经到一个程度、到一个地步了？为什么说到一个程度、到一个地步了？程度，咱跟随神作工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了？一说程度，那就是说作工的一个深度。“ 我的话说到一定程度 ”，咱每天听神讲道， 现在 到什么程度了？ 神 掰开了 说、 揉碎了说，这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个程度了呢？神是不是已经没法再说了？已经面面俱到了。神和你说神要什么样的人，你得活一个什么样的人。原来你信耶稣的时候，要你的外表好行为，现在是让你从心里变，这个变化还不能是 伪 装。“ 就是说，里面的变化才能决定你外面受的苦是否有价值。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爱神才是真实的信神》）作为一个 带领 工人， 怎么 做才是好的 带领 工人， 什么是教会 ， 什么是神家 ，

什么才是真正信神的人，这些神是不是给咱都交通 得 清清楚楚？（嗯。）教会里有哪几类人？什么人是跟随的？什么人是该开除、隔离的？不是信神的人都该处理！哪些人不是信神的呢？根据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是信神的目的，看他是不是真信；第二个是人性；第三个是对本分的态度。根据这个就把教会里的人分 开 了，什么人该留 、什么人不该留 ， 都清清楚楚。这就是神说话到了一个程度，已经没法再说了。“ 我的工作到一个地步 ”， 作工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呢？神兴起各种各样的人事物环境，再加上我给你揭露解剖、修理对付，把灵界实情都告诉你，把标杆给你立起来，让你看见原子弹，并且告诉你你走的是死亡的路， 再告诉你 正确的路是什么，该走的路是什么，都告诉你了吧？（嗯。）这是不是就是作工作到一个地步了？今天说景介在十 字路口 徘徊 了多年， 背叛了又返回来了，这是不是神的工作已经到一个地步了？你还要等到何时呢？

“ 你们应人人摸着我的心意 ”，应该摸着神的什么心意呢？今天SJ给你们交通的中心是什么？作工根本没用心、不操心、不愿意搭理 ，就 和大街上的玩童一样， 外表说说就行 了。 所以神才和 人说 ：“ 你们应人人摸着我的心意，能够不同程度地体贴我的负担。 ”后 边是不是把神的心愿 告诉 咱 了？“ 能够不同程度地体贴我的负担 。 ”咱 体贴了没有？咱今天之所以能走到了这一步，能做出这样的事来，什么原因？根本原因就是没负担、没担当，没把这个事当成是自己家的事。如果你是个家长，你能不能引狼入室呢？ 你 看 着夹着尾巴的 “ 狼 ”溜进来了，探子混进来了， 你是不是应该给他 “ 体检 ” 一下呢？你没有这个负担，你只是为了你的名誉、地位 ，“ 我传了五个 人进来 了 、我传了八个 人进来了 ，他们就 一个人都没有传进来！” 为了自己的冠冕，把 神的托付 放在一边了。说得好听点你是粗心了、应付糊弄了，说得不好听 点 你就是 对神家的工作根本 不搭理 ！“ 你们应人人摸着我的心意，能够不同程度地体贴我的负担。 ”你 去作工了，你 就 什么也发 现不了，SJ去了就能发现问题 ， 这 是一 个明显的对比 。 为什么SJ她能发现？因为她有负担，她就操这个心，她就把心用在这个地方了。你 的 心用在什么地方，那什么地方就 结果子。 “ 我的话说到

一定程度，我的工作到一个地步，你们应人人摸着我的心意，能够不同程度地体贴我的负担。 ” 现在不是以前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信神的 这一 条路，路的大概方向有了是吧？（ 嗯。 ）怎么有了路的？是因着神说话的程度与作工到了一个地步，所以前边 的 路 途 已经明朗了。

“ 如今，正是从肉身转入灵界的转折点，你们是跨越时代的先行者，是踏遍宇宙地极的宇宙人，是我的心肝，是我的所爱。 ”这个咱现在能够体尝得到吧？从肉身转入灵界的转折点，从哪里感觉到的呢？肉身是什么？肉身是眼睛能看见的物质世界，从你的所做所行，从你做了什么、怎么做的、怎么尽本分的，转折到灵界。灵界是什么？你的所思所想、你的观点态度、你的心思意念 ， 这是不是灵界？（ 嗯。 ）以前让你尽本分，只是让你去跑个腿，把这个福音工作扩展开，并没有什么生命进入。现在是国度建造，解剖的是你灵魂深处的东西，解决总根源的问题。你也能体验到、感觉到，这不仅是一个转折，已经快成 形 了。“ 你们是跨越时代的先行者，是踏遍宇宙地极的宇宙人，是我的心肝，是我的所爱。 ”神爱什么？什么是 神的心肝？你能够 转到灵界，从灵里看 事那才能成为神的心肝，才能成为先行者。你始终用肉眼看事，从物质世界看事，你看见的就是唯物主义的物质世界,你看到的就是外表，看到的就是欺骗，你不能从灵魂深处去认识一 切人、事、物，那怎么能成了神的心肝？就好比说约伯、彼得， 彼得看了约伯的经历怎么说的？彼得 欣赏约伯的信心 ，但也看清了他的缺陷。彼得因着对灵界实情略知一二，仅仅是略知一二就使得他 事 奉神多年没有中撒但的诡计，基本是合格的。“ 可以说，除了你们，我别无所爱 ”，神在这儿说，除了你们 我 别无所爱 ， 指的是谁们？长子。因为只有这些人能够从灵里看事，对神有负担 。 其他人没负担，不能从灵里看事。“ 可以说，除了你们，我别无所爱 ”，你连个负担都没有， 神 怎么爱你呢？

“ 因我全部的心血代价都在你们身上，难道你们不知道吗？我为什么要创造万物？我为什么要调动万物为你们效力？都是我爱你们的表现。 ”那你说，我专让你们看这些话，对你们是不是一个伤害呢？是笑话你 呢 ，还是专门刺激你呢？（陆山：刺激。 ）为什么说刺激你？（陆山：得做一个有负担的人，没有负担的人神不喜欢。 ）（ 夏雪：知道神喜欢什么人。 ） 得 知道神喜欢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在神那儿才 是心肝。你要是成了神心中的心肝，可想而知你这个人是不是此人勿动？（嗯。 ）那你每天起来还怕大红龙啊？神的心肝！ 谁 能动得了神的心肝？ （陆山：谁也动不了。 ）不用说大红龙动神的心肝了，就说 别人能动了你的心肝吗 ？你的心肝 别人 都动不了， 更 不用说动 神的心 肝了。这样刺激你，是让你知道，你应该有负担，担当神的托付。你有负担，担当了神的托付，想神所想、急神所急，那你就是神所喜欢的，就是神所爱的，那就是神的心肝宝贝，那你还怕大红龙呢 ？神话怎么说？“ 你们是跨越时代的先行者，是踏遍宇宙地极的宇宙人，是我的心肝，是我的所爱。 ” 你可以踏遍宇宙地极，成为宇宙人。你每天怕大红龙 ， 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是神的心肝 ！ 你不仅不是神的心肝，你还是神的仇敌 ！ 因为你是神的仇敌你才怕大红龙。世上常说一句话，“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 ， 你没有做亏心事，你不会害怕。景介我刺激你了没有？起到一个刺激的作用没有？（景介：嗯。 ）刺激你是让你往上走呢，不是让你破罐子破摔，“你愿意爱谁爱谁” ， 这就是人不走正道。

“ 我为什么要调动万物为你们效力？都是我爱你们的表现，山和山中的万物，地和地上的万物，都因着我得着你们而向我赞美，向我归荣耀 。 确实是一切都成了，而且是彻底成了 ”，现在咱是不是能看见点神话应验了？“ 确 实是一切都成了，而且是彻底成了，在你们身上为我作了响亮的见证，为我羞辱了魔鬼、撒但，一切的在我以外的人、事、物都服在我的权柄之下，都因着我的经营计划的完成而各从其类（我的子民都归我，撒但的种类都归在火湖里，归在无底深坑里永远哀号，永远灭亡）。 ”“ 都因着我的经营计划的完成而各从其类 ” ， 现在你看到了没有？“ 我的子民都归我 ”，这好像看 不出来 ， 是

吧？“ 撒但的种类都归在火湖里 ”，火湖是什么？世界 ， 撒但的 种类 都归到世界了。经过2012年敲锣打鼓、三天黑暗以后，是不是把一些不信派都筛出去了？该挣钱 的 挣钱 去了 、该上班 的 上班 去了 、该搞对象的搞对象了，你再给他们交通，他们也听不 进 去了，这些人都归在哪儿了？都归在火湖里了。这些人归在火湖里了，还有人归在哪 儿 了？“ 归在无底深坑里永远哀号，永远灭亡 ”，咱 看了神话，什么是无底深坑啊？无底深坑指的是什么？无底深坑指的是 活在了 黑暗之中 ，不知道自己在哪 儿 ， 什么也 看不见、摸不着，就是对自己的前途命运，对自己所走的路、所犯的罪都看不见，这叫无底深坑。就像教会里的人，虽然信着神、跟随神，但他们现在处在什么地方？无底深坑里边。活在撒但权势之下，这就叫无底深坑。这是归了三部分吧？（ 嗯。 ）“ 我的子民都归我 ”，这个没有具体说明。“ 撒但的种类都归在火湖里 ”，这部分人是回 到了世界 。“ 归在无底深坑里永远哀号，永远灭亡 ”，这部分人 对神的作工 有 认识吗？有异象吗？（ 没有。 ） 所以就活在了黑暗之中，活在了黑暗之中就是活在了无底深坑里边。无底，找不见底， 就是 深坑。

“ 所说的‘灭亡’和‘从此以后取其灵、魂、体’指的是把他交给撒但，任其践踏，也就是说，凡不在我家里的，都是灭亡的对象，都是不存在的，并不是人所想象的‘没有’，也可以说成是，凡是我以外的东西，在我看都不存在，都是沉沦的真意，在人的肉眼看仍然存在，但在我看已经归于乌有了，是永远灭亡的（ 强调的是我不在其身上作工的，是在我以外的）。 ”这里说的灭亡是带引号的，怕你误解，误认为这个人就死了，不存在了。这个人现在还存在不存在？（ 在。 ）只是神在他身上不作工了，神放弃他了，把他交给撒但了。“ 从此以后取其灵、魂、体 ”，这个取缔灵、魂、体 ， 指的是在他身上不作工 ， 把他交给撒但，任由撒但践踏，不管他了。这就是说在教会里的这些人和回归世界的人，是不是就是活在了无底深坑？永远哀号、永远灭亡！ 在神那儿来看，他就是永远灭亡。那这里的永远灭亡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灭亡呢？不是灭亡，是沉沦。也就是说灵、魂、体还存在，但永远地受苦。所以神说沉沦要比灭亡厉害！为什么这么说呢？灭亡的

时候受苦是一次性的，就是 说 硫磺火湖把你烧死， 把 灵、魂、体全部灭了。但是沉沦不是，沉沦 就好比 土话 “ 求生不得，求死 不能” ！为什么说了个求死都不能呢？ 在人来说求活不 容易 ，求 死 容易 不 容易 ？你活成活不成肯定是神主宰， 那 为什么 到了神这儿，人 沉沦了 想死 都 死不 了， 求死 也 不能呢？ 你说“我就打这个赌了，我就自杀，我就不信死不了！”（肉体死了，灵魂还没有死。）对，还有灵魂。你以为你死了就完了？你死了吗？人看见你死了，可实际上你并没有死，灵魂没死。你自杀也好，被人残杀也好，杀死的只能是一个肉体，你的灵 魂依 然活着。你就算自杀，你能杀死自己的灵魂吗？（不能。）再厉害的人也杀不了自己的灵魂。你要正确地理解，求死不能。人常说“我活着还不如死了呢”，你想的是死了就解脱了，死了真的就解脱了吗？这是谎话、假话！你试试看！如果你抵挡神了，你在这边刚死，在那边投胎转成猪了，死了吗？（没有。）求死不能！你成猪了，猪还会上吊自杀？连自杀的能力都没有了。就即使是转成猪了，把你杀了，杀了你就完了？下次投胎不知道你又转成什么了，这就是求死不能！你要正确理解 这个 求死不能，就增加了恐惧感了。你不是不害怕吗？我就想让你害害怕。你倒想着“大不了好活两天，好吃好喝，死了算了”，你想 得 倒美！你抵挡了神，死了就算了？神的公义在哪儿？太便宜你了！

神把你放在世上，让你来彰显神 呢 ，你没有彰显神，你好吃好喝活出来了撒但 相 ，你彰显了撒但 了， 完了你 一死了之？ 世上人还说 欠债还钱 呢 ，你欠了人的债还得还 呢 ， 你 欠了神的债了，神还能放过你？所以说外邦人不信，他死了就死了，一次性地惩罚，神恩待他。让他把活着的这些苦受完以后，天上的火下来烧死他，一惩罚，硫磺火湖把他烧死，他就完了，彻底完了。 但你不行啊，因为你欠下神一笔还不完的债，你不能死，所以说你是沉沦。 但神还说：“ ……只要能看见神在宝座之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哪怕在此之时正是你的死期，你也应在合目之时发出笑声、露出笑脸的。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说话的奥秘揭示·第四十一篇》） 临死之时 也得 发出香气来，临死之时也要站住见证，你站还是不站？（站。） 你说 “我都

死了，我还站什么？”或者你死了，别人看见你站住见证了，“他死了呀，这神的公义在哪儿？”看不着神的公义了。他虽死了，但他的灵魂去哪儿了你知道吗？（不知道。）那你怎么敢论断说这不是神的公义呢？你怎么敢论断说他站住见证怎么死了呢？不能说。你看到 有的人得了绝症了、 得了癌症了，“哼呀、哼呀”死了，是吧？ 或者是 跑断腿、累断腰， 老了 才知命，“不行我要站个见证”，临死之时喊出神的公义，“一切都是自己作的， 活该 ！” 你看这人临死之时明白了，站住见证了，怎么又死了呢？或者说人家一生也是为神作了多年的工，没有 什么 大的恶行，应该是剩存下来的，怎么死了呢？你敢说他死了吗？（不敢。）你不能说人家死了，人家回家换“衣服”去了。一个七八十的老太太走不动了，胳膊、腿早就该退休了，给她换一个新胳膊新腿，不行吗？公义在哪儿？ 得 喊出神的公义来！当你看到神的公义的时候，你就看见你的命运了。所以耶稣那时候 说：“ 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惟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 ”（太 10 ： 28）现在你不 单 是 得 怕杀你灵魂 的 ， 更重要的是得 怕惩罚你灵魂 的 ，因为什么？因为沉沦比灭亡更可怕。杀死你的 灵魂 了 ，顶多是 让 你灭亡了，但让你 生不如死， 求死不能的 ，那就是沉沦，永远的 苦 。

“ 我的子民都归我，撒但的种类都归在火湖里，归在无底深坑里永远哀号，永远灭亡。 ”你说他哀号不哀号？今天他不哀号，到什么时候哀号？（陆山：惩罚临到的时候。）惩罚临到的时候，公开显现的时候。“ 所说的‘灭亡’和‘从此以后取其灵、魂、体’指的是把他交给撒但，任其践踏，也就是说，凡不在我家里的，都是灭亡的对象。 ” 这个灭亡指的就是沉沦，神说的这个沉沦是把他交给撒但，让撒但来践踏，这个害怕不害怕？为什么说让撒但践踏害怕呀？那时候神把约伯交给撒但了没有？神只是说允许撒但 试探约伯 ，但没有 把约伯 完全交给撒但。临到约伯的是如此 ！ 神要是完全把你交给撒但了，你说撒但会怎么对待你？所以看神话是让你感觉到害怕。“ 也就是说，凡不在我家里的，都是灭亡的对象，都是不存在的，并不是人所想象的‘没有’，也可以说成是，凡是我以外的东西，在我看都不存在，都是沉沦

的真意，在人的肉眼看仍然存在，但在我看已经归于乌有了，是永远灭亡的（强调的是我不在其身上作工的，是在我以外的）。 ”你看见沉沦的时候，有没有害怕 的 感 觉 ？（有。 ）你害怕？我感觉 你 还没有真正的害怕 。 为什么 这么说 呢？你还有那么一线希望，有什么希望呢？你并不认为你是沉沦的对象。你认为谁才是沉沦的对象？沉沦是指谁说的？ 你认为 沉沦 是指那些 抵挡的、淘汰的， 而 你并不是抵挡的、淘汰的。（嗯。 ）所以说你依然不害怕。那我今天 就是 让你看见自己就处在危险的边缘，就是让你 害怕的。

“ 强调的是我不在其身上作工的，是在我以外的 ”， 在神以外的 都属于灭亡，都属于沉沦。你在神以外还是在以内呢？（ 以外。 ）为什么说你在神以外呢 ？ 前边神话怎么说的呢？“ 我的话说到一定程度，我的工作到一个地步，你们应人人摸着我的心意，能够不同程度地体贴我的负担。如今，正是从肉身转入灵界的转折点，你们是跨越时代的先行者，是踏遍宇宙地极的宇宙人，是我的心肝，是我的所爱。 ” 神喜欢有负担的人，神看的是长子，是有负担的人 。 你有负担？你是谁呀？效力者。众子民算不算效力者？这些人都是为长子效力的，神话早和你说 得 清清楚楚了，神看你吗？神不看。 所以 咱自己要清醒，头脑要清晰，咱现在划在哪儿了？是该沉沦的对象。为什么这一下又成了沉沦的对象？而不是把你放在一个子民的位置上？众子、子民是不是沉沦的对象？（ 不是。 ）众子、子民不是沉沦的对象，但在这儿又说他应该是沉沦的对象，为什么呢？（ SJ：都是为众长子效力的。 ）神作工有层有次，神主要要的是什么？长子。长子是拣选、是预定，众子、子民是恩待、是偏得。你要搞清楚，在神那边只看长子，剩下 的这 些人都属于沉沦的对象。我为什么说这句话呢 ？ 说这句话 就是 要刺激你 啥 呢？“自己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沉沦 ！ ”为什么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沉沦呢？神现在主要看的是心肝宝贝。众子民是谁把你作成的？是众 长子把你作成的。把你作成 并 不是 说你 一下 就是子民 了 ，你要是往上够那你还能成个子民，你不往上够那你就是沉沦的对象，这就叫过筛子。神要的是什么呀？神要的是果子。第一道筛筛出来的是果子，第二道筛筛出来的是残次品，第三道筛筛出来的是喂

猪的，最后一道筛呢？就是粉尘、灰尘，一股风吹出去了。在神那 儿要的是第一道筛出来的这个初熟的果子，那后来再筛出来的神不要。在神那边看 ， 拣选的 就是长子 ，下边的这些都属于衬托物，可有可无 ！

可有可无 ，这话 又把你刺激了 。 （卫晋：哦！是！心里想为什么老刺激我呢！） 为什么刺激你呢？不刺激你，你老认为自己是神手中的小宝宝，“不哭的孩子没奶吃，我每天起来哭、闹、吵、抢、打”，当你知道自己是孤儿的时候，你还吵、闹、打吗？你不吵了、不闹了、不打了。你是求告，“让我在你家的猪圈里睡行吗？让我做你家的狗行吗？”我刺激你是为了什么？你两手紧紧抓着神，千万不敢放开，一旦放开就是地狱、就是沉沦。我想让你珍惜、宝爱 神拯救你的机会 。不然 的话 你老觉得你自己了不起，老觉得神离开你 好像 就不行似的，你老想撂挑子、讲条 件，为神 作 点工作还得给你点面子，不给你点面子你就不干。神稀罕你干呀？你想干就干，不想干就别干，你给谁干呢？让你看清楚，看清楚你的身份、地位。刺激你是让你使劲 地 扒住这个 “ 救生圈 ” ，你不敢在这放荡，不敢在这 儿“ 荡秋千 ” 了 ！在你来看，你在这儿 荡秋千 ，如果 绳子断了 ， 你 仅仅 是摔 在了 地上而已。 如果 你看见自己是 在硫磺火湖上边 荡 秋千，你还敢荡秋千吗？不敢荡， 你 只怕这绳子断了！可是现在呢？你还来回地荡呢，还越荡越有劲， 你 是不怕死亡的勇士 ！ 那我刺激你就是让你不敢 再 当勇士 了 ，我刺激你是 让 你有一颗惧怕的心。你别 回家去了 说“弟兄在我面前耍威风呢！”那就起了反作用了。这就看你是什么人了，邪恶的人就用这样的心思 揣测我的话 呢，是吧？“你不就是 某某某 吗？还 把我比喻成地狱之子，成了沉沦的对象，你倒成了神 的 心肝宝贝，老天，怕不怕呀！”起了反作用了。我必须给你说清楚，得起到正面的作用，说不清楚怕你误解了。“ 强调的是我不在其身上作工的，是在我以外的 ”，神 就 不在你身上作工了。

交通 神话 《第一百零二篇》（ 二 ）

“ 在人怎么想也想不通，怎么看也看不透，只有我的开启、我的光照、我的明确指出，否则，谁也不透亮，而且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感觉空虚，越来越觉着没路，几乎相当于死人。 ” 今天我给你交通了，如果我不给你交通、不给你指出来，你能看明白吗？（ 不能。 ）“ 否则，谁也不透亮，而且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感觉空虚，越来越觉着没路 ”， 你看 原 教会里边的人，他们能明白吗？这是不是你能明显看到的呢？（ 是。 ）他们的现状就是越来越没路，越来越没法走 。“ 几乎相当于 死人 。 现 在的多数人（ 指长子以外的所有的人）都处于这种光景 ” ， 什么是长子呢？根据神话来看，有负担的就是长子。有负担的他就活在灵里边，他就能听懂神的话、能看懂神的话，没有负担的就处于这种光景，就看不懂神的话。并且神还给你指出来了，除长子以外的多数人都处于这种光景。“ 我的话这样明说，这些人还是没有一点反应，还是顾及肉体享受 ” ， 咱 今天交通，我让你们谈谈你们的看事观点，我也谈谈我的看事观点，是不是明显能看出来你和我差下两截了？（ 嗯。 ）你谈出来的那些内容，是不是都与你的肉体相关？你考虑的是你的面子，考虑的是你自己，你从来不考虑神的工作，不考虑神的荣耀。你考虑神的尊严了没有？咱们今天上午 让你们都 说 ，如果 你们 是景介， 你们 遇到 他的 这个环境， 你们 会是什么表现呢 ？作为一个真正的人应该有什么表现？ 应该是瘫倒在地！那第一句话会说什么？（ 陆山：我作了这么多的恶，我该怎么悔改。 ）他说这话吗？你去了法院，人证、物证都指向你了，证实了，这时候你干啥呀？是不是要跪地求饶呀？跪地求饶是什么表现？“主啊，饶了我吧！”还顾得上说罪不罪的？是不是以“饶”字为主了？（ 嗯。 ）“主啊、爹啊、妈啊，快饶了我吧。你说我怎么才能挽回，怎么能够不判我死刑，你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你什么都顾不上了，你只是一心想求饶，求个不死。你还没有考虑这些，是因为你就没有看到你该死，你就没有看到自己危险，所以你就没有敬畏。你考虑的还是自己的一种做法，怎么回转，还对自己有一种希望。刚刚陆山说“我该怎么悔改”，是吧？（ 陆山：嗯。 ）“我该怎么悔改”，这是什么意思？这句

话流露出来的是什么？这一句话就相当于你确定了，对方肯定还 要 救你。“我该怎么悔改”，你老觉得自己有悔改的机会，那能堵住你犯罪的路吗？（不能，堵不住。）正因为觉得自己就没有悔改的余地了，所以才跪地求饶，“饶了我吧”！“我该怎么悔改”和“饶了我吧”级别就不一样了。（不能说我该怎么悔改。）不是说这句话不能说，而是说从你的言行举止流露出了你的态度、观点。你感觉到一种惧怕了没有？感觉到你是快死的人了没有？神的性情不可触犯，你感觉到了没有？你是不是触犯了神不可触犯的性情？你是不是犯了一条该死的罪？你杀了人，正当法院要判你死刑的时候，你跟人家说“你看我怎么悔改了呢？”给杀人犯悔改的机会吗？（不。）所以你首先得看到自己是在信神，你信着神不看神怎么看你，却老觉得自己有悔改的机会，这个观点就不对！老觉得你还有悔改的机会，那你就肯定还要犯罪！这还是宗教界的一种信法，宗教信法就是白天犯罪，晚上认罪，天天祷告“我悔改、我变”，一临到事就又开始 犯罪 了。

“ 我的话这样明说，这些人还是没有一点反应，还是顾及肉体享受，吃完睡，睡完吃，不揣摩我话，即使是有劲也是一阵子，过后仍然如此，没有一点变化，好像他根本没听我的话，这是标准的废人，没有一点负担，是最明显的混饭吃的人，过后，我一个一个地撇弃，别着急！我一个一个地打发他回无底深坑里。 ”神是让人去敬畏的，是有尊严的。可咱从恩典时代到现在信神信成啥了？把神当成了绵羊，老觉得可以欺负神，老觉得神是怜悯、慈爱的，老觉得你再有多大的过犯，神都会“大人不计小人过” 去 饶恕你。明明神的性情是不可触犯的，触犯就得死，这话和你说了多少次了？可是这话在你身上不起果效。律法时代乌撒扶约柜，扶一下就被击杀了，不可触犯！神的性情不可触犯，这句话真在你身上生根发芽了，那你今天就不是这个表现了。一说你触犯神了，触犯神的性情了，你立马就出 一头冷汗、 一身冷汗，立马就求饶 ！ 所以神说 ，“ 我的话这样明说，这些人还是没有一点反应，还是顾及肉体享受，吃完睡，睡完吃，不揣摩我话 ”，神的性情不可触犯，触犯就得死，这句话你揣摩了没有？你没有揣摩。敬畏神远离恶，咱敬畏了没有？（没有。）没有 ，你根本不揣摩

这些话。“ 即使是有劲也是一阵子 ”， 什么 时候 有劲儿啊？咱聚会交通了，你当下有劲儿，过三天呢？（又没劲儿了。）“ 过后仍然如此，没有一点变化，好像他根本没听我的话 ”， 今天景介的表现让我看见，以前景介的那些经历都白经历了。景介 ， 就好像以前和你说的那些话，都白说了；以前发生的事情，白发生了；神给了你的机会，白给你了，到现在你依然不愿意坦诚地和我交通，为了你的面 子 ，对我依然是种防备。

“ 好像他根本没听我的话，这是标准的废人，没有一点负担 ”， 听了神的话 依然 没负担， 在神来看， 这就是废人。 咱今天 交通神 话能够有点分辨认识了 ， 什么是废人？（没负担的人。）没负担前边还有个条件， 如果人家是 进了教会的新人，还啥也不知道呢，你不能说人家是个废人。什么条件啊？你听了神的话，给你交通了以后，你依然没有负担，这就是一个废人。（SJ：好像根本没听 一样 。）SJ她原来走的是保罗的路，是吧？我给她交通了以后，她立马就能不做保罗了，就变了，这叫什么？（有负担了。）变了，有负担了、有责任了，不能再为自己的地位作工了。刚开始她从 外边 作工回来，想邀功 呢，一说她，她还急得哭呢，还 要 撂挑子不干 呢 ，说“我妈老了、病了，我得回家伺候两天。你觉得雨桦作得好，你让雨桦作吧 ！” 要 撂挑子 呢 ，这 叫 有负担吗？没负担 ！ 从 说 了SJ是“保罗来世”以后，“哎呀，这下可不敢再这 样 了！ 得有负担， 没负担就是废人，咱不能成了个废人”。“ 没有一点负担，是最明显的混饭吃的人 ”，一说到混饭吃的人，咱就想到在XX地方了，养了一茬混饭吃的人。两年多了？（嗯。）到现在账还算不清，这是 不是标准 的废人？标准的混饭吃的人？“ 过后，我一个一个地撇弃，别着急！我一个一个地打发他回无底深坑里。 ”神不开启你了，神不引导你了， 啥也摸不着了，那就是在无底深坑里 。

“ 像这一类人，圣灵从来没在他身上作工，他所作的都是恩赐，既谈到恩赐，便是没有生命的人，是我的效力者，我一个都不要，把他们

都淘汰（但现在还稍微有点用处）。 ”这话又刺人心了！“ 圣灵从来没在他身上作工 ”，怎么能看见圣灵没在他身上作工呀？一方面是没负担，这个负担是谁加给你的？（神。 ）负担就是神的祝福，神加给你的 ； 一方面是灵里边不透亮，听不懂、看不懂神话，这就是没有圣灵作工。“ 他所作的都是恩赐，既谈到恩赐，便是没有生命的人 ”， 为什么说有恩赐 就是 没有生命呢？恩赐就是人的长处 。 景介有什么长处？他比你又多出来一个什么长处？人家 的 表达能力是不是比你强啊？人家说话有层次感，逻辑感特别强，知道该怎么表达，怎么 表达能 抓住 人 心 ，这是什么 ？恩赐。为什么说这是恩赐呢？“ 既谈到恩赐，便是没有生命的人 ”， 有了生命 以后， 还叫不叫恩赐呢？ （不叫，有了生命就不叫恩赐了。 ） 那怎么就有了生命 了呢？既谈到恩赐就没有生命，也就是说，这个人如果有生命了，那他所活出的、所谈的肯定不 是恩赐。“ 既谈到恩赐，便是没有生命的人 ”， 这个 话如何体尝、经历？什么是生命呢？刚才说神要恩待人，这是不是就是要给人生命呀？神要给你生命所以给了你什么？（负担。 ）负担就是祝福，那负担是不是生命呢？（是。 ）负担就是生命！那怎么看这个人所作的工作里边有没有生命？（看他有没有负担。 ）看他是不是因着有负担而作的。因着有负担而作是什么表现呢？表现出来的就是他外面所作的这些工作都是发自内心而作的 。如果景介出来作这一切的工作的时候，有个负担，时时念着神、事事为着神、处处向着神，那活出的就是他的生命。当他在为着神作这些工作的时候，表现出来的和现在这个一样不一样？不一样，那这个里边就带有生命了。人家作出来的这个就有生命力了。你作出这个工作没有生命力、没有负担，那你做出来的仅仅是件事，看不见你的真心，看不见你的负担，这就注定是一个恩赐。所以神说“ 既谈到恩赐，便是没有生命的人 ”。

SJ刚出来作工的时候，那就是个恩赐，里边没有生命力。当她作工不是为了这些地位、名誉，而是用心去作，发自内心去作的时候， 就 是一种担当，是一种承担。神说：“ 等着你去牧养的人该有多少？你的任务是否很重？他们贫穷、可怜、瞎眼，不知所措，落在黑暗之中哀号，路在何方？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 · 论到以后的使命，你当怎么

对待》）神作工作到如此地步了，还有那么多人在那黑暗之地、无底深坑哀号，她听见的 尽 是他们的哀号声！她是种同情、是种负担、是种责任，睡不着觉、吃不下饭、着急上火 ！ 你看原教会的人，作为一个信神的人，竟然能够策划偷、抢、夺，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 原教会的人偷 了、 抢 了咱的东西 ，这是谁之过？ 临到这个事， 她不是找别人的问题，是找自己的过失，“是我没有尽到责任，是我没有尽好本分，是我在作工方面没有考虑到位！”这些是从哪儿来的？负担、责任。负担、责任就是生命 。 你没有负担、责任，做出来的就是恩赐、就是规条、就是方式、就是形式主义。那现在咱好分辨了吧？谁是凭恩赐作工，谁作的工作里边有生命，是不是能区别开了？是为着神的经营计划而作工的，那所作的工作就是有生命的，就不是凭恩赐作工了，是有圣灵带领、引导。但如果脱离了神的负担，也就是脱离了神的祝福，只是人为尽 他的 努力，那所作的一切工作都属于恩赐。也就是神说：“ ……里面的变化才能决定你外面受的苦是否有价值。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爱神才是真实的信神》）如果你是发自内心地为着神的经营计划去做这件事，那你做的这个事就有价值、就有意义，那你做出来的就有生命力。如果你不是发自内心的，不是为着神的作工，而是用情感去作工，为自己的名誉作工，想得冠冕，那作出来的这个工作里边就有掺杂。人是不是能感觉得到？（嗯。）别人能感觉到、能体尝到，你不是为着神的作工，你这仅仅是恩赐。“ 既谈到恩赐，便是没有生命的人 ”，没有生命的人那就是效力的。“ 是我的效力者，我一个都不要 ”，神说效力者神一个都不要！

“ 把他们都淘汰（但现在还稍微有点用处）。 ”什么意思？效力者现在淘汰不淘汰？现在还不淘汰 。 你心里又难受了，“要淘汰就快点淘汰吧，还想利用我，我都上当受骗三十年了，还要让我上当受骗。”就是明着告诉你，你是被淘汰的，你让不让神利用？效力不效力？（效力。）为什么效力？（不想沉沦，害怕灭亡。）害怕求死不能呢，自己死不了，上吊也不死，所以说没办法只能效力。地震、瘟疫、饥荒来了，即使残害得肉体死了，但你灵魂死不了，灵魂还要受到惩罚。你效力也得效，不效力也得效，你要不来神家效力，那你就得下地狱

去。你说保罗为什么能跑半个欧洲？他不就是怕神击杀他吗？（嗯。）所以他才如此效力。你还有机会在神家效力，你就还有机会蒙拯救、被成全。因着神的作工，还要用你，所以就给你留下了一线希望。神给保罗留希望了没有？（留了。）是他自己没宝爱。他本来就该死、该击杀了，但是因着神要用他效力，就没有击杀 他。 在这个效力过程中，神利用他的时候，是不是还得开启、引导他啊？（嗯。）在神开启、引导他的过程中，如果他能够有变化，他能成为敌基督吗？（成不了。）今天虽然说神在你身上没作工，你没明白，但神让你效力，要用你，那我就得把灵界实情告诉你。虽然神没有直接开启你，但是不是借着我告诉你了？借着我的活出，借着我的交通，你明白了、看见了这是不是偏得？让你看见了什么是真理，什么是信神，给你留下了一个悔改的机会。那些不效力的呢？是不是在无底深坑？（嗯。）那就是永远灭亡，你比他多了一个机会。这又刺伤了你一下，就这么一点机会你要是再不抓住，就没“救生圈”了。（可得抓住了。）刺激你是想要添加你的负担。

“ 作为效力的听着！不要以为我用你就看中了你，没那么容易，要想让我看中你，必须得是我验中的，是我亲自成全的，这样的人才是我所爱的，即使人说我作错事了，我也决不反悔。 ”神又 给你打了一针！“ 作为效力的听着！不要以为我用你就看中了你 ” ， 这是不是直接刺 伤了咱的心？现在出来作工的每个人，咱是不是都在欣赏自己呢？（嗯。）景介欣赏不欣赏自己？（景介：欣赏。）咱要学会开口说话，利用这段开口说话的时间学会说话，因为是人就得说话，你要是不说话，“行行行，拉倒吧，你当牛当马去吧，畜生不用说话！”你要抓住这个机会，你开口说话神就加给你，你不开口说话神也“成全”你，你是要神加给你还是要神“成全”你？（可是得往上迎合了。）那就开口说话。景介，谈谈怎么欣赏自己的，我听听你欣赏什么呢。（景介：神说，今天给你一点恩赐， 你 能说了话，能作了工了，不要认为自己能行了。你今天性情不变化，神那边还是 看你不 行。）人被撒但败坏以后，每个人都特别的狂妄，狂妄到了极点了，所以神不得不说 “ 作为效力的听着 ” ， 为什么一口一个 效力者听着 呢？ 就 不能

说众子民听着？神是不敢夸！就即使说你能走上子民的路，但也不能说你是子民，只能说“ 作为效力的听着 ” ， 就像在审判台上说“你个死刑犯听着” ， 你就得乖乖听着。要是说“你这个原告听 着” ， 你 搭理吗？ 你 没知觉 ， 你 不害怕啊。 一说“死刑犯你听着” ， 你 才害怕，“呀，我是死囚犯！我快死了 ！ ”说什么话 都得静静听着。 “ 不要以为我用你就看中了你，没那么容易，要想让我看中你，必须得是我验中的，是我亲自成全的，这样的人才是我所爱的，即使人说我作错事了，我也决不反悔。 ” 其实看了这些话，景介有太多太多的话要说。当时为什么会背叛跑了？背叛跑的时候，景介心里在想什么？景介，你自己谈谈还是让我谈？（ 景介：一揭露、一解剖，没脸面、地位了就跑 了 。 ）是，我知道你没脸面跑了，我是说你当时在想什么？神看的是你当时的心思意念、你的存心、你的观点、你的态度。没态度、没观点？（ 景介：就是没脸面、没地位了 ， 别人都 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了。 ）没地位、没脸面了 是不是 就是该死 了 ？（ 嗯。 ）是吗？没地位、没脸面的人就该死？谁说过这话？（ 陆山：谁也没说过。 ）没说过吧？（ 没有。 ）（ 景介：触犯神性情了。 ）没地位、没脸面 就 触犯神性情了吗？（ 景介：不是，我是说 自己 犯了死罪的这方面。 ）嗯，景介没有说这些，而是说没脸面了就要起来走，可想而知他不愿意说他当时的心态。

景介没有看见自己是一个该死的种类，如果他看见自己是一个该死的种类，他 还 会想“完了，神都已经定我死了，拉倒吧 ， 去世界瞎活两天拉倒吧， 怎 么都是个死 ！ ”他看到自己该死了吗？没有！他没有看到自己是该死的，反而到了世界，你们说他心里在想什么？（ 卫晋：神也得不着，肉体也享受不好，算了，还不如享受两天肉体，死了得了。 ）他想死吗？他想到这点了吗？他没有。他心里想什么？“切！”首先 是 一个“切！”有没有？（ 有。 ）“呀！我在一线给你打回多少人，我跑断腿、累断腰，没有功劳还有个苦劳吧？来你这 儿得不着奖赏也就罢了，不给我冠冕也就罢了，我也没有管你要。呀呀！现在反过来还要扒了我的皮，说我不是个人。你觉得谁是人你用谁去，我不干了！我看谁能给你干了这活儿！我撇家舍业，我那么用

心，那么付出，为你跑断腿、累断腰，我得来的就是这？我就是为了这？我就是为了让你说我不是人？试一试！你试一试！”怎么试试呢？“你说这个行、那个行，我走了，你让他们上，你试试，看谁能担起这个工作。你说辛慕行，那你让辛慕上，我就给你个机会，让你试试！”“你试试” ， 这流露了一个什么性情？（陆山：叫嚣。 ）叫嚣、对抗、刁难、耍笑 、 看笑话呢 ！ 你 是 看谁 的 笑话呢？你的言行举止 ， 你的心思意念神不知道吗？你 是 作在谁身上 的 ？你 是 在尽本分的时候 ， 在什么都清楚的情况下，撂了挑子 ！你不是左右手不分吧？这 流露出来的是什么性情？景介，有没有我说的这些？（ 景介：有。 ） 你 并没有看见 自 己该死，我解剖你 说“你触犯 了 神 ，犯 了死罪了，该死了”， 在这 种背景下 ，如果你 消极了，没有活着的希望了，回家了 ，那你不属于刚说的这种性情。 可你 回家并 不是没有活着的希望了，而是觉得 “你伤害了我了”， 不能碰着、不能伤着，这是多么悖逆的性情？神会 “ 求 ” 你吗？咱不用说你 了， 先知以利亚把拜巴力的先知都杀了，被追兵追杀，无处可逃，一直逃到西奈山。 他心思意念在想什么？他可 怜、孤独、无助， 认为 就他一个人爱神，没人了。神看到他的心思，神告诉他 ， 不要以为你是以色列人中唯一跟从我的。我还有七千个跟随者，都是从未拜过巴力的。我是大有能力的神，我甚至能让君王来实现我的计划。但我也知道你感到孤独，以利亚，所以我要给你一个朋友，他叫以利沙。他会帮助你，并在你离开这个世界之后继续你的工作。 神说这话的意思是： 你不要太狂了，爱 神 的人多的是 ！信神的人 一切是由神兴起，神指示他去一个地方，去了以后五十人热情地招待了他，给他安排了住的地方。那些人都是真心要神的人。他去了以后，印证了不是只有他一人爱神，回击了他的观念。神今天只不过是用你做了一件事，不是说你有多么高！你不过就是“约拿”，神让你去尼尼微城喊一下而已，怎么了？你比别人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所以说咱得认识自己、看清自己能做了什么。景介是在这种背景下跑出去的 。 回来以后呢？神会引导他吗？会带领他吗？神会加给他负担吗？所以今天就让他经历这个事，他出来作工、说话没有圣灵的引导，作出来的全是打岔、搅扰，这就是显明。

耶稣打了一个比喻，三个仆人的比喻。 一个人要出外远行，就叫自己的仆人来，要把产业交给他们。他按照各人的才干，一个给五千，一个给两千，一个给一千，那领了五千的马上去做生意，另外赚了五千。那领了两千的也是这样，另赚了二千。但那领了一千的，却去把地挖开，把主人的钱藏起来。还说："主啊，我知道你是个严厉的人，没有撒种的地方，你要收割；没有散播的地方，你要聚敛。所以，我就害怕起来，去把你的钱藏在地里。你看，你的钱还在这里。"可是主人对他说："你这个又可恶又懒惰的仆人，你既然知道我要在没有撒种的地方收割，在没有散播的地方聚敛，那你就应该把我的钱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回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所以就把他的一千银币拿去，交给那个有一万的。因为凡是有的，还要给他，他就充足有余；凡是没有的，就算他有什么也 要拿去。 景介，你这种表现是不是又懒又恶呢？懒，不跑了、不干了、 罢工了；恶，反攻、反抗、叫嚣 ， 又懒又恶的仆人， 所以神 把景介原有的给剥夺了！之前让你们看见原来在一线打仗的景介，再看见今天景介所交通的这些东西， 现在的 景介和原来景介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了 。 景介 ， 神把你原有的东西剥夺了。为什么剥夺你的？因为你就是个太监，给了你个圣旨让你传达一下，你就误认为你是皇上了， 所以 必须剥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人太狂妄了，狂妄 得 不着边。所以神说：" 作为效力的听着！ "让你看清楚你是谁，不要那么野蛮，不要觉得神作工离了你就作不成。神要的不是你，神要的是他的长子。今天不灭你，是因着还要你效力，你还有点用处。神不灭保罗，是因为还有半个欧洲等着他去跑，至于他将来能不能得着，那是他自己的造化。就像今天咱在这尽本分呢，最后你能不能得着，能不能剩存下来，能不能蒙拯救，那是看你的造化 ， 看在神利用你效力的期间，你能不能发生一个转变。借着建造国度的这个过渡期，把建造国度的内幕都告诉你了，让你得着一个偏得！让你知道什么是真理，真理是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让你知道下一个时代的生存法则，就看你什么都知道了以后怎么做！这是不是极大的恩待？因为按神的性情，按原则来说，不应该告诉你，你不配知道。你这么悖逆，该死！一个个都该死！所以神说 ：" 作为效力的听着！不要以为我用你就看中了你，没那么容易，要想让我看中你，必须得是我验中的，是我亲自成全的，这样的人才是我所爱的，即使人说我作错事了，我也决不反悔。 "那时候景介走了以

后，有好多人说什么了？“知道他这样，你就应该顺着他，不应该说他。那句话不该说，伤着他面子了。你顺着他最起码他能来效力，最起码他能来传福音。”用不用呀？绝不反悔。

“ 知道吗？效力的是牛、是马，怎么能当我的长子呢？这不是瞎胡闹吗？不是违反了自然规律了吗？谁有我的生命、有我的素质，才是我的长子，这才是合情合理的事 ”，从这里边是不是更看到神的公义了？神那时候早就和你说了，诚实人掌权，让你做个诚实人，你信吗？你不相信啊，你老想与神耍花招，绕圈圈，你老想用诡诈来欺骗神，作工的时候总想着应付糊弄、欺骗，用种方式、形式骗取！神怎么说的？你应付神，神就应付你，让撒但中了自己的诡计。 你说按景介的恩赐、素质来说，如果景介做个诚实的人，单纯点，神怎么说就怎么来， 景介现在会是这样吗？ 他不是没有这个素质，不是理解不了神话呀！景介 ， 你能够把 打仗用的那些神话， 有层有次、有逻辑性地 给人都交通透了，那你自己不是就透亮了吗？（ 是。 ）你说服了别人，说服不了自己 。 你自己有诡诈的心，自己想在神的经营中搞个人的经营，还想混个冠冕 。 不能把荣耀归给神，不是一心一意为了神的作工，你 是 为着自己。你欺骗神，神也骗你，让撒但中了自己的诡计。“ 谁有我的生命、有我的素质 ”，这个生命好得不好得啊？ 神说的 “我的生命”是什么？是真理。真理就是道路、生命。什么道路？就是你所该走的路，你按神话去走了，那你就是得着生命了，简单不简单？真理是道路、是生命，“ 谁有我的生命 ”， 就是 谁把神的话作为自己该走的路，那就得着生命了。生命好得吧？“哎呀，信神三十年了，原来如此，原来这么简单！”简单不简单？对三岁大的小孩就简单，单纯敞开，神 怎么说我怎么走；对于诡诈人来说，那就相当相当的 难 ！ 为什么难呢？（ 不相信神话。 ）他就信不来，他老产生怀疑、疑惑、猜测， 不能一心一意地按着神的话去做。

刘宏，你有什么领受呢？在景介身上你看见了什么？我看见你还效仿他呢。（ 刘宏：把神给的都给了别人，自己不去实行，自己什么也得

不着。）你有负担吗？（刘宏：没有负担。）为什么说自己没有负担？你是为了迎合我的话呢，还是说实在话呢？（刘宏：实在话就是没有负担，其实也看见了一些事实，但没有去交通。）“ 谁有我的生命、有我的素质，才是我的长子 ”，在这儿说的这个素 质高吗？高不高？没有要求你 看了 神话 之后 能够完全明白神的心意，是吧？（嗯。）最起码你能够 有自己的“土产”，也就是经历神话之后的所得。 你们不明白神话，我给你交通了，在这个基础上你明白了，这就是吃倒嚼过的食物，是吧？（嗯。）我倒嚼过的食物你 愿意 去吃吗？你不明白，我这个翻译官，我给你交通了，给你翻译了，你信吗？ 能相信按着我交通的去做， 最起码 得 有这个素质吧？这个素质的要求高不高？（不高。）你看原子弹怎么走的。原来她也不明白呀，可经过我这么一交通，她就能明白，把国度的这门一打开，她就能进去。她明白了这些神话，就能明白神的心意，她就能有负担。有负担就有责任，就有路。走这路其实不难，可 到你这儿就难了，主要是 难在哪儿 了？难是因 着 你被撒但败坏得太深了，是撒但毒素太深了，是因着你太诡诈了，所以才难！难就是因为你太邪恶、诡诈了 ！“ 谁有我的生命、有我的素质，才是我的长子，这才是合情合理的事，是谁也驳不倒的 ”，谁能驳倒？这就叫真理，谁也驳不倒 ！“ 必须是这样，否则，无人能充当，无人能代替，这不是凭情感作的事，因我是公义的神自己，是圣洁的神自己，是威严不可触犯的神自己！ ”经历过这一系列事以后，再来看这些话，看出什么了？你现在再说神是公义的神，是不是有了内涵了？（嗯。） 是发自内心的、真实的。“ 因我是公义的神自己，是圣洁的神自己 ”，不允许掺杂存在，一一都给你显明！“ 是威严不可触犯的神自己！ ”景介，现在再看这些话是不是有内涵了？原来你看这些话的时候，就像老马一样，把这些话当成了什么？（军魂。）军魂是什么意思？军魂，就是你要统治一个军队，就必须给这个军队里的人灌输一种思想，这个思想是抓人灵魂的一种思想，这就是种军魂。他把神家当成一种集团，把信神当成一种信仰，不是在信神。他认为神话是抓你的心，让你统一战线的，神话在他那里起了这么 一个作用，并没有作他的生命。

“ 在人不能办到的，在我却是一切亨通，一切自由，谁也拦阻不了，谁也改变不了，这么大的世界都在我的手中，更何况一个小小的魔鬼撒但更不在话下，若不是为了我的经营计划，不是为了我的众长子，我早就把这个邪恶淫乱的、充满死人味道的旧时代毁灭了，但我作事有分寸，我不轻易说话，既说必成，即使不成，但必有我智慧的一面，必能为我成全一切，为我的作事而开出路，因我的话就是我的智慧，我的话是一切，人根本听不明、测不透。 ”“ 在人不能办到的，在我却是一切亨通 ， 一切自由 ”，怎么看 这个 亨通、自由呀？神作 的什么工作呀？拯救人的工作，话语成就一切的工作，是吧？（嗯。 ）拯救你以前，先要显明你，把你征服，难不难？（难。 ）从咱经历过来以后，看到什么了？你看景介所走的，看卫晋所走的，看原子弹所走的，你看神作这个事难了没有？不慌不忙，神用时间与事实来给你证明一切，在神是一切亨通！但从人来看这些事是不是都是拦阻？（嗯。 ）一线打仗没作成，又把探子带进来了，如果说你不明白神作工的时候，你就都是埋怨。 陶红经常说：“我就不能听教会里有什么事，一听教会里有什么事，就难受 。 尽本分尽得不合格，把探子带进来了，账算不清了， 这 都是些什么人呢？”你要用人的 看事观点 来看这些都是一 种 祸患，可从神拯救人的角度来看，这算什么？这是个试题、是个陪练、是个显明，不用这个事实来显明，人是征服不了的。世上有一句话是“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如果说不投入这个成本，人征服不了！神要抓捕你的罪状，必须得让你犯下罪。既然你犯下了罪，那给神家带来的肯定就是祸患。在外边来看是祸患，是你的罪，但那正是神所要成就的。成就什么呢？为什么说祸患是成就呢？神作的什么工作？显明人的工作。显明你是为了拯救你，是为了让你认识自己。所以你从人的看事观点来看是祸患，而我看到的却是神的工作成了！就像耶稣钉十字架一样，成了！你看见景介跑了，我看见是成了，怎么成了？他再要回来，神抓住他的罪状了，他往哪儿跑？跑不了了。

“ 在我却是一切亨通，一切自由，谁也拦阻不了，谁也改变不了，这么大的世界都在我的手中，更何况一个小小的魔鬼撒但更不在话下，

若不是为了我的经营计划，不是为了我的众长子，我早就把这个邪恶淫乱的、充满死人味道的旧时代毁灭了 ”， 神的经营计划是什么？（陆山：打败撒但，拯救人类。）打败撒但，拯救人类。怎么拯救人？神要得着一班能把善恶分得一清二楚，有分辨、有认识的人 。要得 着 这样一班人， 就必须得让人经历这些事。“ 若不是为了我的经营计划，不是为了我的众长子 ”， 为什么要产生众长子呢？产生众长子是为了蒙羞撒但、打败撒但、羞辱撒但。在这儿怎么又 说“ 为了我的众长子 ”？和众长子有什么关系？又说他们都是为众长子来效力的，这是什么关系？众长子是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呢？神是不是把众长子交给撒但，让撒但败坏啊？一个普通的、有正常人性的人，交给撒但败坏，最后让这么一个败坏的、普通的人，能够彰显神，能打败众仇敌。要达到这个果效，怎么能成呢？那就得作成众长子，怎么能作成呢？众长子也是让撒但败坏了的，一开始众长子他会有分辨认识吗？能直穿灵界吗？不能 。 那就必须得借着这些演员表演。人被撒但败坏以后活出来的就是撒但相，借着败坏人类成了魔鬼撒但的表演，也就是让众长子看见了灵界的实情，看见了撒但的鬼 相 ，然后神话在里面穿针引线，引导他在神话里边认识、明白，认识了神，认识了撒但。如果没有这些，认识不了撒但。我怎么明白这些神话的？我要 是不看这个 “ 电影 ” ，我能不能明白神话？这个“电影”是什么？（人的表演。）人的表演，败坏人类的表演。我看了你的表演，看出 这些人的 鬼 相 ，“呀， 和 这人连话也说不成，我和你说什么 呢 ，你说的是什么呢？”我和你说不成话的时候，我就在这想，为什么说不成话呢？我在心里就想你的存心目的是什么？我一想你的存心目的，我把你认识了，原来你活出的是鬼样！我和你交通，我就必须得认识你，借着认识你的时候，无形之中我就把撒但给认识了。那是不是把我的分辨能力提升了？（嗯。）把智慧加给我了 ？ （嗯。）所以神说 “ 若不是为了我的经营计划，不是为了我的众长子 ”，是因 为这个才不灭你，是要让你把这些撒但败坏性情都活出来、表演出来，演员是不能提前下场的。（打败众仇敌就是这么打败的。）对，我必须把你认识了，还必须把你打败，让你在我面前不能站立！怎么打败？用神话打败你。这就像大卫打狮子、熊。他和狮子 、 熊打了，再和三米高的巨人打，大卫是不是就练成了？三米多高的巨人为 了 什么来 的 啊？他是来操练大卫对神的信的，他是来见证大卫的 。

这样来 看 ， 那今天就是借着你 的表演 来作成众长子，所以说这是不是神 给你 的偏得？（嗯。）世界上那么多人，你有幸来到这儿，你又有幸来到神作工中， 作 了个衬托物，做了个演员、陪练，借此得了个福分，明白了许多奥秘，明白了做人的道理，明白了下个时代的生存法则。哎呦！一不小心混入下一个时代了！这是不是福分和恩典？在为众长子效力以外的人，他能得着这个恩典吗？那些人都在什么地方呢？那些人都是在无 底 深坑里。是为了神的经营计划，为了神的众长子，所以神才不灭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早就充满了邪恶、淫乱。咱现在就能看见这个世界的邪恶、淫乱了，是吧？“ 我早就把这个邪恶淫乱的、充满死人味道的旧时代毁灭了，但我作事有分寸，我不轻易说话，既说必成，即使不成，但必有我智慧的一面，必能为我成全一切，为我的作事而开出路，因我的话就是我的智慧，我的话是一切，人根本听不明、测不透。 ”

交通神话《第一百零二篇》（三）

“我经常提到‘火湖’，这是什么意思呢？与硫磺火湖的区别在哪儿呢？硫磺火湖指的是撒但的权势，而火湖指的是在撒但权下的整个世界，在世的每一个人都是火湖燃烧的对象（是说他们越来越败坏，到一定程度被我一个一个地灭亡，在我并不难办，只不过是我的一句话）”，现在知道了什么是火湖，属世界的都属于火湖。祭司弟兄常说，如果你在世界，就相当于进入绞肉机了，是吧？（嗯。）因为在火湖里面烧着呢。你说现在世界上的人好活不好活？（不好活。）人消极了就常说一句“哎呀，还不如回归世界呢，回世界多好呢”，你回世界试一试，看回归世界好不好活。你看到世界难活在哪儿？世界越来越败坏，火湖里这火越烧越旺。这世界败坏到什么程度呢？我前几天看到了一个视频，交警队的怎么收罚款呢？交警戴了一个工作牌，工作牌的背后是收款的二维码，交警见了电动车就“咔嚓”一挡，“你违

章了，扫码交钱吧！”看到什么了？这是不是光明正大的强盗出来了？“火湖指的是在撒但权下的整个世界，在世的每一个人都是火湖燃烧的对象”，是说所有的人吧？

“（是说他们越来越败坏，到一定程度被我一个一个地灭亡，在我并不难办，只不过是我的一句话），我的烈怒越大，整个火湖的火燃烧得越旺，即指人越来越邪恶，当我的烈怒爆发之时，也是火湖爆炸之时，即指整个宇宙世界毁灭的时日，到那一日，我的国度就完全实现在地上，就开始了新的生活了，这是不久将应验的事。”火湖什么时候爆炸呀？火湖爆炸就是神发烈怒的时候。神什么时候发烈怒呢？是国度建成的时候。神选民被作成之时，也就是大红龙垮台之际。“我既说出话，事情就应验在眼前了，这是在人的看法当中的事，但在我看，事情已提前作成了，因在我一切都不在话下，说成就成，说立就立。”现在基本上已经看见了是吧？世界都已经混乱到什么程度了！“你们天天吃我的话，享受我殿里的肥甘，喝我生命河的水，摘取我生命树的果子，究竟什么是我殿里的肥甘？什么是我生命河的水？什么是生命树？什么是生命树的果子？这些常用词，也没有一个人能明白，都混淆不清，乱说、乱用、乱套。殿里的肥甘并不是指我的话语说的，也不是我赐给你们的恩典，那么到底是指什么说的呢？历代以来，从来没有一个人有幸享受我殿里的肥甘，只有在末世，在我的众长子身上才让人能看见什么是我殿里的肥甘。”那现在看见什么是肥甘了吗？“我‘殿里的肥甘’中的‘殿’是指我的本体说的，是针对锡安山，即我的居所说的，不经我的应许，谁也进不来、出不去。‘肥甘’指什么说的？‘肥甘’就指在身体里与我同掌王权的福分。总的来说，就是指众长子在身体里与我同掌王权的福分，并不难理解。”那现在知道“肥甘”是什么了吧？“‘肥甘’就指在身体里与我同掌王权的福分。”神话是这么说的，你认为的“肥甘”是什么？你是怎么认识的？（筵席就是指的“肥甘”。）筵席就是“肥甘”，那你在这儿吃的是不是“肥甘”？（是。）为什么神在这儿说“‘肥甘’就指在身体里与我同掌王权的福分”呢？在身体里与神同掌王权，也就是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掌管你了，那你是不是就得着这个福分了？这是不是福分？是不

是得着“肥甘”了？你这“肥甘”从哪来的？是不是因着众长子得来的？（嗯。）

神话是怎么在你身上作王掌权的？我和你交通神话，和祭司弟兄交通神话，和神交通的话，各有什么区别？从你的感觉来说各起到了什么作用？景介，起到什么作用？（景介：众长子就是把人带入了神话实际这方面，实实际际地在地上给你指出一条路来，你直接实行就行了。）辛慕说说。（辛慕：直接把实行的路告诉你了。）直接把实行的路途告诉你，就这么简单？各自的话给你带来的是什么？区别在哪儿？你能把这个表达清楚就证明你有认识了。你如果表达不清，那你还糊涂呢。神说建造国度是众长子的本分，也是神的本职工作。这本分和本职工作差别在哪儿？（辛慕：神是发表话语的，众长子是能让人看到神话的实际的。我们看神话就只是看了个字句，但是理解不了。）（罗艳：神说神的话是神全部的性情，但人看了神的话仍然满不在乎，还想由着自己，通过你一交通人才对神有了惧怕，有了敬畏，才明白了神话，真正地看到了神的全部性情。）感觉有区别没有？有什么区别说不清楚，是吧？神直接给你把人的本性实质、灵界奥秘全部给你打开，是吧？（嗯。）神把人身上的撒但败坏性情全部指出来，可人对神话的认识领受离神话准确的内涵之意还有一段距离。（嗯，领受不了。）领受不了，也就是说和自己对不了号，进不到话里边。神话是神话，你的生活是生活。我所作的是把神话直接带到你的生活里边，直接连起来。神是来供原料的，我是来给你量身定做的。就好比你要做一身衣服，神是来供布料的，我是量了你的尺寸来给你量身定做衣服的。这是我的本分，也是神的本职工作，缺一不可。你光有布料不成衣服，即使有衣服也不合你的尺寸，你还是没有合适的衣服穿。这是个比喻，实际上就是说神话把人的性情都揭露出来了，但是你不会对号，也不去对号，是我把你直接带到了神话里面。神就是道路，我是把你赶上道路的，没有我你上不了道路。（嗯。）从我给你交通中你就能看见，我逼着、打着、卡着让你在神话里边找到实行的路。这就是神说的“肥甘”，你在这儿吃到了“肥甘”，也就是说“指在身体里与我同掌王权的福分”，怎么同掌王权呢？

借着我在交通神话的时候，借着我在通行神旨意的时候，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了，我在你身上是不是也作王掌权了？（嗯。）其实不是我作王掌权了，是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了。我成了一个狐假虎威了，虽然不太恰当，但就是这个意思吧。我借着神话在你身上掌权了，这就是“肥甘”。

“总的来说，就是指众长子在身体里与我同掌王权的福分，并不难理解。生命河的水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指从我腹中流出的活水，即指从我口中说出的每一句话；另一方面指的是我作事的智慧、谋略，还有我的所是、所有。在我的话中有无穷无尽的、隐藏的奥秘（所谓的不再隐藏是针对以往说的，但比起以后公开揭示的那一天，仍然是隐藏的，这里的隐藏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而言的）”，现在能感觉到一点了，基督来了已经给你把奥秘揭开了，可作工结束的时候，里边还有这么多奥秘，人还不知道国度建造是在哪呢。“也就是说，生命河的水涌流不干；在我有无穷无尽的智慧，我的所是、所有更是人一点也看不透的，即生命河的水涌流不干。在人看，有各种各样物质的树，但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生命树，但今天人看见了却不认识，还说什么吃生命树的果子，真是可笑！”宗教里边常说吃生命树的果子，是吧？“乱吃一气！为什么说人今天看见了却不认识呢？为什么我这样说呢？明白我话的意思吗？今天实际的神自己就是我这个人，就是生命树，不要用人的观念衡量我，从外表看我不像树，但你知道我是生命树吗？我的一举一动、我的言谈举止都是生命树的果子，是我自己的本体，是我的众长子当吃的，所以最终只有我的众长子与我一模一样，能活出我，能见证我（这都是指进入灵界的事，只有在身体里才能完全一样，活在肉身，只能是大体相同，但仍是各有所好）。”这个就不用再说了，看下边的。“我不仅要在众长子身上显出我的大能，更要借着我的众长子治理万国万民，而显出我的大能，这是我的工作步骤。”什么工作步骤？刚开始神交通了些什么内容啊？卫晋，咱今天交通突出的重点是什么？（卫晋：负担。）负担，还有什么？突出的重点不是负担吧？突出的重点是你就是一个效力的。（嗯。）专门来刺激你呢，专门让你记住，这是一个重点。神作工重

点是要作长子，你就是效力的。上边给你突出了，这儿又说，“我不仅要在众长子身上显出我的大能，更要借着我的众长子治理万国万民，而显出我的大能，这是我的工作步骤。”什么步骤啊？上边跟你说了，神要的是长子。但下一步呢？神要谁呀？那就是让众长子来治理万国万民。众长子治理万国万民的时候，是不是就是作成众子民的时候？（嗯。）这是不是一个步骤呢？（嗯。）这是众长子的一个本分。所以说，“更要借着我的众长子治理万国万民，而显出我的大能，这是我的工作步骤。”刚才上边交通了，神说把你的灵、魂、体一脚踢出去，不要了，你就是沉沦的对象。神为什么这样说啊？这儿看清了没有？根据这几句话来理解，神不要你了，把你踢出去了。为什么不要你呢？因为你听不懂神话，你也不听神话，即便你听了神话也不愿意去做，所以神懒得搭理你，不要你了，灵、魂、体都不要了，去一边，不在你身上作工了，不要了。下一步作成众长子，“我懒得看他，你去带他去吧。”是不是这个意思？“要借着我的众长子治理万国万民，而显出我的大能”，显出什么大能？“你不配我亲自作你，‘杀鸡何用宰牛刀啊！’你是牛？你在这还暴跳呢、还叫嚣呢、还对抗呢。”神说什么？“我理都不理你，随后让我的众长子好好收拾你。”有了点味道了吧？所以说不搭理，你们都是效力的，都是沉沦的对象。

“现在是关键，现在更是转折点，当一切都成就之时，你们就看见我的手作的是什么，就会看见我怎样计划，我怎样经营，但这并不是渺茫的事，根据世界各国的动态，这是不太远的事了，是人想象不到更是人难以料到的事，千万不可马虎、不可疏忽，免得错过得福分、得赏赐的机会。”现在是个转折点，能感觉到吧？因为有好多灵界的实情和你说了，神拯救人的步骤你也看见了，神拯救人是有层有次的。“国度的前景在望，而整个世界也逐渐倒毙，从无底坑里、从硫磺火湖里发出阵阵哀号声，声音令人毛骨悚然，使人心惊胆战、无地自容。”看到什么了？“国度的前景在望”，国度前景在哪儿？“而整个世界也逐渐倒毙，从无底坑里、从硫磺火湖里发出阵阵哀号声”，你听见了没有？现在似乎还没有听到？因为你的耳朵太聋了，和活死人一样。“从无底坑里”，真正追求神的人，在原教会里边找不见、听不见

神的声音，他现在没有路途，你说他难受不难受？这个还不是最难受的，最难受的是什么？大灾难来了，饥荒、瘟疫来了，路该怎么走？怎么实行真理？怎么见证神？什么路都没有，这就是活在无底深坑里边。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不知道怎么就是活在了神的臂膀之下，不知道怎么才能混个不死，你说他难不难？（难。）哀哭！“从无底坑里、从硫磺火湖里发出阵阵哀号声”，硫磺火湖指什么说的？刚才说了，活在撒但的权势之下就是活在了硫磺火湖里。你说今天你是不是活在撒但的权势之下？（是。）硫磺火湖和火湖有区别，火湖指什么？（世界。）世界，越来越败坏，越来越邪恶。硫磺火湖主要比火湖多了个什么？神刑罚人的手。硫磺火湖就是活在撒但的权下，又有一个刑罚人的手。刑罚人怎么刑罚呢？就是让你活在撒但的权下来刑罚你。你看景介今天难受不难受？（SJ：难受。）为什么难受？他就活在了硫磺火湖里边，活在了撒但的权势之下。今天你们站在他的位置上说了一些他的心思，也代表了他的心声，也代表了你的心声，你也活在了硫磺火湖里边。你活在了撒但的权下，为你自己说话，讲理由、找借口。我给你交通出来，你不是从交通的里边找路，你是找理由、找借口，为你说话，这是不是活在了撒但的权下？（嗯。）你在尽本分的时候，伤着你面子的时候、伤着你利益的时候，你与神话要打架，“我该站立？不该站立？”打架的时候就是在硫磺火湖里边焚烧呢，这就是个焚烧的过程。顺服神话吧，自己的虚荣脸面、地位玩完了。不顺服神话吧，又怕死亡临及。该怎么做呢？

你说刘志前几天难受什么呢？“孙子过满月呢，这边是要尽本分呢，回？不回？不回吧，家里边说我不是人，周围人都说我不是人，再见人我难以抬头，我难以交代我家孩子，我家闺女。回吧，我就是背叛。回还是不回？”这就是在硫磺火湖里边焚烧着呢。回也不对，不回也不对，一夜一夜地睡不着，是不是阵阵的哀号呢？这还只是他孩子过满月生日，就熬成这样。如果地震、饥荒、瘟疫来了呢？把你不信的儿女的腿、胳膊砸断了，你怎么办？哀号不哀号？把你不信的儿女砸了，你求告神？让神饶恕？求告神让神恩待？能不能？（陆山：不能。）不能。可是神不饶恕他们你能接受吗？不能，所以你就哀

号，“哎呀，你砸死他，还不如砸死我算了，我看到他生不如死，还不如让我死了，闭着眼，啥也看不见算了。”你们今早上看见景介难受不难受？他早就想跑出门外，夺门而出了，可是他能走吗？不能走，“实在是有上一次的警戒啊，要是没有上一次的警戒，我早出去了。”难受不难受？“声音令人毛骨悚然”，怎么毛骨悚然呢？你情不自禁、不由自主地要为自己说话呢、要为自己讲理呢、要为撒但说话呢。今天我说景介的时候，景介没有害怕，他应该是跪地求饶，这才是正常表现吧？他没有跪地求饶，还在找自己的理由，“罗艳，你给我穿小鞋，等哪天我回来和你算账！今天我的脸面都丢尽了，还要一直说我”，他还一直为自己说话。景介，你已经背叛过一次了，上一次背叛和你一笔勾销，好了，看你这一次的表现如何。回来以后你竟然没有从那个里边吸取教训，反过来还要摆理由、摆借口！这是什么地方？是审判台！这就好比你在法院里边，你犯了罪了，在法庭上，在证据面前你不是求饶，你还在这找理由、找借口，你说法官怎么看你？不用说法官怎么看你了，你的家人怎么看你？周围的人怎么看你？当看到你这种表现，是不是也会要打冷颤？“别说了！别说了！越说你犯的罪越大，你在任罪蔓延，你在找死，你在罪上加罪！”别人听了你的话是这种感觉，可你的感觉是什么？是不是发出了阵阵的哀号声？你是难受、痛苦的声音。可是别人看见你难受、痛苦，是毛骨悚然、惧怕、害怕，完全两个概念！别人看着你是一个感觉，你自己是一个感觉，别人感觉是毛骨悚然，你的感觉是哀号声。

“声音令人毛骨悚然，使人心惊胆战、无地自容。”说出的那些理由、借口让人毛骨悚然、心惊胆战！咱今天在这儿信神是要事奉神呢，以色列人的事奉是怎么事奉的？在圣殿里他敢随便讲自己的理由、借口？你今天来事奉全能神，不是说你的本分没有尽上，该如何悔改、认罪，而是要讲你的理由。在法庭上都不敢讲理由，在神面前你居然敢讲理由。所以周围人看见了是毛骨悚然、心惊胆战、无地自容。比前边交通的是不是又加了一层意思？你能够感觉到毛骨悚然，感觉到心惊胆战，这才证明你有敬畏的心，有了点畏惧感了。咱现在没有丝毫的畏惧感，基本的尊重都没有。所以说你没有毛骨悚然的感

觉，你没有心惊胆战的感觉，只有个无地自容。“在我名里被拣选又淘汰的，是在无底深坑里，所以我多次说，要把我淘汰的对象扔在无底深坑里。当整个世界毁灭之后，所有的被毁灭的东西，都归在硫磺火湖里，即从火湖里转移到硫磺火湖里，这时，每个人都已定形了，是永远的灭亡（对所有在我以外的人说的），是永远的存活（对所有在我以内的人说的）。”“当整个世界毁灭之后”是指什么说的？外邦人还在不在呢？（不在了。）不在了。“当整个世界毁灭之后，所有的被毁灭的东西，都归在硫磺火湖里，即从火湖里转移到硫磺火湖里”，原来说火湖是世界，今天原教会的人在哪儿？在无底深坑，也属于在哪儿呢？世界，就是火湖。等作工一结束，他们同样要转移到硫磺火湖里边。怎么就转入硫磺火湖里边了？咱往下看。

“这时，每个人都已定形了，是永远的灭亡（对所有在我以外的人说的）。”火湖里边还有两种人，一种是永远灭亡的，一种是永远存活的。火湖里边永远存活的是什么人？众子、子民。众子、子民是在火湖里边存活下来的人。而效力者和达不到忠心效力者的人，在火湖里边是永远灭亡的！先说硫磺火湖是个什么地方？刚才大概交通了一下，硫磺火湖是撒但的权势，是神刑罚人的手。在硫磺火湖里边也就是你活在了撒但的权下。现在这撒但的权还起作用不起作用？你是活在了撒但的权下，但撒但的权早已被神收走了。你活在撒但的权下，但是撒但又没权。（撒但权势起不了作用，神话掌权呢。）起不了作用，你们所做的一切都得不着成就，都是焚烧的，都是败亡。前两天刘志要回家呢，我给他交通了，能不能回家呀？他是不是什么都清楚，什么都知道啊？（嗯。）但他还是选择了回家。他回与不回的这个争战的过程就是一个刑罚，他活在了撒但的权下，挣脱不出来，还有人是虽然苦但挣脱出来了。你看今天的辛慕苦不苦？“呀，过年了，你说我一年在外也就算了，过年我都不能回回家？我就不能回家抱抱孩子？”她想不想？想。她和我请假，我说：“你从我这能请下假啊？你说你请假干嘛呀？你要么就逃跑。”我能直接说“你回吧”？我也不能直接说。我说：“你自己根据自己的身量决定吧。你觉得你回家对你生命不受影响，你能站立得住，还能出来，什么都不受影响，那你回

吧，过年也没啥事，可以回。可是每一次试炼临到都是一场生死战，神就在那儿看着呢，你自己看着办吧。我只能把这个理告诉你，路还得是你自己走。”她里边争战不争战？争战，难受。“回？不回？”熬炼一段时间横下一条心，“拉倒吧，不回了”。把辛慕和刘志同时丢在硫磺火湖里边，她和刘志就是两个概念，辛慕熬来熬去最后站住了，把她想回家的那个东西，在硫磺火湖里烧没了，这就叫尽净、洁净，烧尽了。可在刘志那儿呢？能烧了他想回家的心吗？烧不掉，他就不进硫磺火湖，扒住火湖边他就是不下！他死活不承认，“你不能说我，你不要说我”，好像不说他就没事，他不下火湖里边。

景介，今天下硫磺火湖不下？（不下。）他坚决不下火湖。神今天要把你从火湖里拉进硫磺火湖里边，硫磺火湖要把你烧成精金之品。把你原来属肉体的东西全都烧掉，把你的杂质全部烧完，剩下的精金之品才是神所要的。可是你为了宝爱肉体，宝爱地位、名誉，死活不能下硫磺火湖，死活不能承认。刘志表演的就是死死扒住硫磺火湖边，“我就不下硫磺火湖，不管怎样我都不下，熬炼死我也不下。”那他的杂质就烧不掉。那些愿意下硫磺火湖的已经把杂质烧掉了，成了精金之品，成为了众子、子民。就是不下硫磺火湖的那个人呢？你不下就不下了？你白白熬炼一场，站在了撒但一边，最后只能是连你也给烧化了、烧死了、烧没了！这就是神拯救人的一个画面。从这个画面里边你看到什么了？神怎么拯救人的？你从教会建造兴高采烈地跑来国度建造了，把你从火湖里边带出来了，你高高兴兴地过来了，又是揭露解剖、刑罚审判。揭露解剖是干什么？就是要把你往硫磺火湖里边打呢，你接受不接受揭露解剖？你不接受修理对付，揭露解剖，那你就是不下硫磺火湖的人。你不下硫磺火湖，就是不让焚烧你，那你的这些杂质就永远都洁净不了。你以为你不愿意下就不用下了？不由得你。神说，最后作工结束你下也得下，不下也得下！为什么呢？到时候神公开显现了，弟兄姊妹都是手里捧着神的话，嘴里说着神的话，谁也得说神的话，你不说也得说神的话。你再愚昧、再痴呆，总有个熏陶感染吧？人家这个也说该站见证了，那个也说该站见证了，这个说不能回家，那个也说不能回家，你回不回？你不

回？“可我不回家不行啊，我活在撒但的权下出不来。我得回！我得回！”你的杂质就是烧不掉。杂质烧不掉那只能是连你打入地狱。看你愿意不愿意进硫磺火湖啊？（肯定愿意。）肯定愿意。进火湖这是一句话，说的时候愿意，真正要进的时候你就难受了。（SJ：今早夏雪还没来先怕了。）（昨天接到聚会通知，夏雪和我说，不是应该先给小区带领他们聚？怎么先给咱聚呢？）怎么不先让他们下硫磺火湖，怎么先让我下硫磺火湖呢？（夏雪：昨天接到聚会通知，就想“坏了坏了，明天又开始解剖我呀”。）我一解剖你，你就活在了刑罚里，你在硫磺火湖里边就开始烧了。你每天争战，这边是撒但生存法则，那边是神话，你开始争战、争战、争战，这就在焚烧。如果你没有争战，那你就是还没进到硫磺火湖里。你没进到硫磺火湖里，你就还在火湖里，活在无底深坑里。你知道活在无底深坑里边、火湖里边意味着什么？神毁灭人的时候呀，就有可能把你随之而毁灭。因为你就在火湖里边，直接把你毁灭了。

“这时，每个人都已定形了”，进火湖了是不是定形了？你接受真理与不接受真理这就定形了。接受揭露解剖、修理对付，神话在你身上能施行，神话能控制你这个人了，你这些杂质在硫磺火湖里边就能被烧掉，就能把你原来的老己烧死，你出来就是新人。“这时，每个人都已定形了，是永远的灭亡（对所有在我以外的人说的），是永远的存活（对所有在我以内的人说的）。”什么是永远的灭亡呢？“对所有在我以外的人说的”，什么是在神以外？你身上没有一点神话，神话以外的人那就属于灭亡的。“是永远的存活（对所有在我以内的人说的）”，人家身上有神话，与神沾边了，在神话以内，那就是属于存活下来的。“到那时，我与我的众长子就从国度出来进入永远”，作工结束了，神与众长子走了。也就是说当你能够进入正轨，当你能够独立吃喝神话的时候，作工就结束了。“这都是以后要应验的事，即使现在告诉你们，你们也不会明白，只好是顺着我的引领而行，在我的光中行走，在我的爱里与我相随，在我的家中与我享受，在我的国中与我掌权，在我的权中与我治理万国、万民。以上所说，都是我赐给你们的无穷无尽的祝福。”这是对谁说的？（众长子。）（卫晋：好羡慕众

长子啊！）好羡慕啊？你早干什么去了？这就叫活该！当他受苦受难的时候，你怎么不羡慕羡慕呢？神拯救人就像是用一个大筛子先来一个大筛选一样，把大颗粒拣出来。大颗粒里边有什么？有众长子，有敌基督，是吧？（嗯。）借着敌基督和众长子的争战，把这些麦秆和麦皮都甩出来了，大颗粒的麦子都在第一道筛筛出来了，这种麦子可做种子。再一道筛筛下来的就是普通的子民，也就是普通的一些麦子，是吧？你不能做种子，你只能是做个供人吃喝的麦子，留在中间这一道筛了。如果你太小了，半饱满，够不上供人吃喝的这个标准，那就只能喂鸡喂猪了。忠心效力者，还能效个力，还能喂鸡喂猪。如果连喂鸡喂猪的标准也达不到，那就是灰尘，最终成为尘土废去了、没了、丢弃了。颗粒收到仓中了，效力者喂猪喂羊还能活个一千年。神的经营计划展现在人面前，你跟随神走，一边走一边亮，走着走着给你把前边的路亮了，看到神的作工有层有次！交通完这个你们心里怎么想呢？伤感？（没有。）不敢伤感，不敢消极，要找见自己的位置。

婉言谢绝神的拯救（一）

老赵信神几年了？（老赵：2009年。）那到现在也是十几年了，对信神有什么认识？（老赵：说不来。）你是真信还是假信？（老赵：等于是假信吧。）你信了十几年了，等于假信？你说咱俩还能不能对话了？能不能沟通了？（老赵：这就是好好地沟通呢呀。）这是好好沟通呢？（老赵：嗯。）神问撒但你从哪来的，你说撒但是不是和神好好沟通了？“我走来走去往返而来，我说的也是实话，我就是走来走去往返而来，不对？”老赵你说这句话对不对？咱信神是不是应该求真呢？（老赵：嗯。）那你说你对撒但说的这句话能不能理

解。（老赵：嗯。）那你说这句话对不对？（老赵：不对。）不对在哪儿？（老赵：具体来自哪儿，地方他没说嘛，人听不明白嘛。）听不明白，就是撒但的话没给神一个答案，你说神能和他说话吗？神问："你从哪儿来的？"这是一句普通的话吧？他不是简单回答"我从哪儿来的"，或者回答"我从哪儿来的不能告诉你"，这也算一句话嘛。"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这个话回答神的问话了吗？事实上回答了没有？（老赵：事实上是回答了，但是没有答案。）是一个没有答案的回答。从外表看，"我回答你了"，可我还不让你知道我从哪儿来，你说这样能不能沟通？我问你多大了，"呀，好像是多大了"，你说你回答了没有？什么叫败坏？这就叫败坏。撒但败坏了人以后，人和人之间就没法相处，不好相处了，这就成了败坏。解决了败坏性情，最起码人和人之间能相处。如果人和人之间都不能相处，怎么和神相处呢？看出老赵的问题在哪了吧？今天建造国度呢，神的国度要降临在地上，撒但的国度要粉碎。神的国度里边是什么人？能彰显神、荣耀神，活出的是他的形象的人。神是信实的，人也得是诚实的。今天咱信神了，最起码得知道咱信神要干什么，咱原来不是这样子的，咱被撒但败坏以后才成了这样子的，神来拯救人就是要恢复人原有的模样。我和你说话的时候累不累？老赵，你说如果我也和你这样说话你累不累？你说这样谈话，咱谈一上午，能不能谈出个长短？（老赵：我说话没准确性，我没表达清楚。）这就是个败坏，信神就是认识自己的败坏，做一个诚实人，活出一个真正的人样来，咱才能存活下来。

我这一段时间的交通文稿看了没有？（老赵：看了。）看了是吧？（老赵：刚看到《真理是下一个时代的生存法则》嘛。）你看出来什么门道了？（老赵：这个真没有，我等于是过了一遍。）大概有多少领受？（老赵：细节性的东西我没有……）不用细节，粗略的领受。（老赵：我也等于是没有过脑子……）字句道理也行。（老赵：讲字句道理有什么用？）如果我今天是来让你解决问题呢、向你寻求呢，那你讲字句道理，解决不了问题，那就没意思。我今天是来干什么呢？你说我和你谈这些话是在干什么呢？我现在和你说话我的存心

目的是什么？（老赵：最起码是想帮助我消除各种进入的难处吧……）如果我说话的存心目的是让你给我解决问题呢，“老赵，我有什么难处，你给我解决解决吧！”如果我这样和你说了，你说“我给你讲的是字句道理，让你高看我，把你带到我面前了，把你领上了歧途，这些字句道理解决不了问题，我谈字句道理没意义。”这就是在谈字句道理呢！可今天我和你谈话，不是让你给我解决个什么问题，我是来干什么的？（老赵：来帮助我的。）我想帮助你，先得干什么？我得先了解你。我先了解你有多少东西，你装备了多少，你有多少认识，你装备的是字句道理还是明白了哪些真理，还是连字句道理都没有装备。（老赵：字句道理都没有装备。）那你说这和你刚才说的是不是两码事啊？一个是来寻求道的，就和学生一样来取经的，一个是来看你长了多少了，是来给你供应的，那你对这两个人的态度、说话一样不一样？学生过来了，那你就必须把你知道的教给他，让他学会，这是对待一个寻道的该有的。如果是老师来了，你应该干嘛？不是让你有什么东西教给老师，而是要你问老师，“老师，我这儿只有什么东西，我这儿还没有什么东西。我知道一加一等于二，我还不知道二加二、二乘二等于多少。我就装备了几句字句，这些字句道理还得让老师给我考核考核，看看我这字句对不对，给我判判作业。这些我会了，这些我不会，你引导我、带领我、教教我。”一个是把自己的难处亮在桌面上来寻求，一个是给学生解决问题，一样不一样？（老赵：不一样。）你掌握了这个，再和人相处是不是就有了原则了？你该不该把你有的、没有的、需要的表达出来？这是一个寻求，证明你是想得着。如果说你是一个寻求者，你怕别人看着你没有，“我谦虚点，我只有些字句道理，我啥也没有”，然后又不说自己没有什么，或者为了自己的面子又说自己有，那你说你能得着东西吗？我的存心是什么？我所说的，我所做的，都放到了桌面上，我是让你去看见，让你去了解，让你去理解，你是不是也应该呢？你更应该！这样好做不好做？

咱们相处几年了？（老赵：四年。）四年了，为什么今天了还找你，什么原因？知道吗？（老赵：不知道。）刚开始咱俩接触呢，

产生了矛盾，怎么产生的矛盾还记得吗？记得记不得？就咱俩之间产生的隔阂也好、冲突也好、观点不同也好，根本原因在哪？你还记得吗？咱俩在一个家聚会呢，聚会的时候，咱看神话的时候，我拿老赵举了一个例子，老赵做了什么、做了什么，我拿神话去对号，我解剖你，解剖了以后你走了。你说“你别老说我，这么多人，你谁也不说，你就说我。”还记得吗？从那个家走出来以后，再没进来这个家，然后你躲在你那个房间躲了两个月。你四年走过来了，当初受了那么大的熬炼，你不知道因为什么受的熬炼？还是不想说呢？（老赵：不是不想说。不是那个原因，我认为主要不是那个原因。）那你说主要是什么？你和我，是因为什么起冲突的？冲突点在哪？（老赵：之前就想你做事怎么就这样呢，从你的外表看，你好像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这个观点从那里就产生了，产生了以后交通说众长子如何，就是起初的发表那些内容，咱们也交通了好多遍，当时你说圣灵怎么做，我不能打岔搅扰圣灵作工，就把我之前产生的观点扭转了。当时你交通的好多内容，我听了，也看了，我就接受不了。我当时寻求的是咱俩之间的冲突是什么？我找的是对与错的观点，而且你老针对我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一个观点嘛。但是后来我寻求到既信神就要顺服神的作工、顺服神的带领，往这一方面慢慢走的时候这些东西就没有了，而且通过这些也看见神话在解决人的这些观念。你说我和弟兄姊妹相处怎么是那样，不想搭理，其实心里对他们有一种仇恨，还有防备，其实也是害怕自己观点不对误导他们了，就有一种自闭。我顶一个什么帽子，或者我是什么实质，我就是有这个实质，我也应该和弟兄姊妹怎么相处、对待，才是活出一个真正人的样式。但是我这些东西始终没有和你说过。那次和秋莲见面，她一直以为我和弟兄之间有什么问题，我说不管人家怎么做，只要对你有益处、有帮助你接受就行了，你别管人家是什么实质。她一直让我扭转这个观念。）你的观点是，对我生命有益就可以，我不管你什么实质。（老赵：现在实质咱看不了，也分辨不了，没有那么多东西，所以说没有到神作工最后一刻显明的那个时候，你看不透。所以现在就是对你有益处的，有帮助的，是不是应该接受呢！这样走的时候，各种误解、隔阂是不是慢慢就没有了。）她是什么观点，她是让你把我放在众长子的位置上？（老赵：她现在的观点是众长子和神就是等号，见了众长子就等于见了神了嘛，她给我找的就是这段神话嘛。）现在呢，你对秋莲说的这个态

度，是不接受、不认同，对吗？（老赵：有点，我现在有疑惑没有？有！但是这个东西不是主导性的东西。）这个东西虽然不是主导性的东西，但是是随时会要人命的东西，你意识到了吗？（老赵：没有。）人家都说一块烂肉坏了满锅汤。你如果把一块烂肉包裹起来放到锅里面，你说这个汤坏了没有？（老赵：嗯，最后结果是坏了。）为什么说最后结果？（老赵：它有个过程了嘛。）虽然是把这个坏肉包裹起来了，目前整锅汤没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你加工，它融化，就会化为一体，那这锅汤就坏了。如果它静止不变，就是个那，那这锅汤它不坏。可事态要发生变化啊！如果你是个做饭的，你会怎么办？“有块烂肉这锅汤也不会坏，就在那放着吧”，是放着还是把它取出来？（老赵：发现肯定是剔除嘛。）那你说，你信神如果对神的作工有疑惑、有怀疑，咱应该是继续去猜测、研究、分析、判断、等待，还是单纯敞开跟随呢？（老赵：肯定是跟随，不能说有这些东西就不跟随了吧。）不能说有这些东西就不跟随，你这个话成立还是不成立？如果在你小的时候，你妈打你了，说“你不是我生的，你就不像我，我脸上有个痣，你就没有”，这句话种在你心里面，你有怀疑。你带着这个怀疑一直跟随你妈，可能不可能？十二岁、十三岁的时候，你没有思想、没有思维，等你长大了，兄弟俩，你妈给老大娶媳妇了，告诉你没钱给你这个老二结婚，你会怎么想？“小时候你说我不是你生的，现在你不说了，可你做出来了，你给老大结婚，你不给我结婚啊，我究竟是不是你生的？”你不研究？你不分析？等你妈不给你结婚娶媳妇的时候，你还是她生的吗？你怀疑不怀疑？你这个时候是不是要去做DNA啊？你和你妈如果去了医院要做DNA的话，你妈怎么看呢？别人怎么看呢？事实证明你还跟随你妈吗？在你心里面你还承认你是你妈生的吗？承认不承认？你想用一个事实来证明一下，你是你妈生的，那你这还算孩子吗？如果一个受造之物去研究神，究竟神是怎样把我造出来的，能研究透吗？就算研究透了又有何意义呢？那是不是就是抵挡？我举的例子能听懂吗？是不是实情？

老赵，现在神作的什么工作？（老赵：清理教会。）清理教会？是什么时代？清理时代？现在神作的是审判刑罚、征服的工作。

你以为是恩典时代？如果是恩典时代你这种做法，可以，能行得通。因为神一直是给人恩典，是合人观念的，是给人赐福，不要说是亲妈了，就是后妈也能成了亲妈。从小一直对你说“你不是我亲生的”，但是又给你娶媳妇，又给你成家、看孙子，一直向着你，“呀，后妈也是我亲妈”，会不会这样说？可现在工作不一样了，不是恩典时代啊，现在是话语时代。你看不见神迹奇事，你看不见你是神造的一点痕迹，而是凭信心。神检验人就是检验人的信心、爱心。怎么检验呢？首先得把你征服，先征服才能成全，成全才有爱。什么叫征服？剥夺，剥夺了以后看你的真心。刚才给你举的例子说他妈没给他娶媳妇，如果不仅不给他娶媳妇还把他原有的给剥夺了呢？“老二，把你的家产拿出来，先给老大结婚。”老大老二就差一两岁，老二给老大结了婚了，老二有了对象了，他妈也没有反应。他妈没有反应不是因着没钱，他妈有钱，他也知道他妈有钱，只不过他妈就是要考验考验老二，“我就不给他钱，我看他说什么，还承不承认我是他妈，会不会拖我去做DNA”。老二知道他妈就是有钱，你说他不造翻天？“我这媳妇等着进家了，你就是不给我买房不给我买车，有钱就是不买！”老赵，你说老二反不反？撒但为什么要控告约伯呢？万贯家产被剥夺了，孩子没有了，还有啥呢？老婆过来说，“你弃掉你的神死了吧，你看你信的那神吧，他是你的神？他能主宰了你？他给你赐啥福了？还不如拜偶像的呢！人家拜偶像的还没有卧床不起呢，人家还有个孩子呢，你十个孩子都没了，你还信神呢，那是你的神？”约伯会怎么样？如果约伯有一点点怀疑的心、疑惑的心，还能说出“愚顽的妇人，赐给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神的名是该称颂的”这样的话来吗？那是不可能的。经过几千年神作工的拯救，今天咱还能说出这个话来？还敢带着疑惑去跟随？而且听了这么多神的话，事实摆在你眼前，你还敢带着你的疑惑？你说咱是不是找死啊？这就是带着定时炸弹在跑啊！时代不同了，现在是征服的工作、是剥夺的工作，剥夺了就是看你有无顺服。而且临到人的是审判刑罚，临到审判刑罚好受不好受呢？咱经历了，当时你为什么反？不就因为解剖了一下嘛。刚拿出手术刀来，还没开刀呢，你就站立不住了。经过这几年，你看见了吧，对哪个人不是解剖？哪个不是揭露解剖？一个个过关，跑了的有几个？有几个敢跑？有几个能跑？刘志，你看见了吧，再怎么打他，再怎么揭露解剖他，他也不敢跑。即便他说我每天起来就是踩他，踩死他，他也不敢

跑。说他是驴总，就是驴总，他还在这儿干，他还不能跑，什么原因？信，征服了！虽然说你现在实行不了，但是你看见这是真道，跑不了，不能跑。如果有疑惑呢？带来的是什么？疑惑就好像一块坏肉，虽然你包裹得紧，你克制、控制，但是一有合适的环境，马上就爆发出来了。

再三给卫晋交通，卫晋“是是是，嗯嗯嗯！”经历了那么长时间了，一来个揭露解剖，怎么了？“是不是？这道对不对？”你要不揭露解剖他，不触碰他的利益，不触碰他的面子、地位、名誉的时候，他知道这道对，他能配合，一解剖触碰了面子，就开始翻开《话在肉身显现》看了，“这道是不是真道呢？”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想推翻！推翻就能挽回他的面子。等他经历一段时间以后，怎么样？再揭露解剖、再痛苦、再扭转不过来的时候，念叨什么呢？“弟兄是对的，我是错的。弟兄是对的，我是错的。……”为什么念叨呢？我揭露解剖他的话和他自己的观点在他里面争战呢，为什么争战？就因为里面那些毒东西在作怪。人不能跟随神到路终，为什么不能跟随到路终？这是不是根本原因？神说在国度门口放着一块大石头，那块石头是什么？对信的人来说是根基，对不信的人来说就是砸死人、绊倒人的石头。什么是信的人？神说出来话以后就能信，众长子说出来话他就能信！不仅是相信而且是成了根基！众长子在干什么？建造国度。他是要把神选民带到神话里面去，让神话在人身上作王掌权。如果你对这个话有信，那神话在你身上就作王掌权了，神就借着这个话得着了人，人也借着这个话得着了原有的根，这就成了！这就活在了神的权下，这就成了属神的人。如果对众长子的话信不来，对神话信不来，有所疑惑，那神话在你身上能作王掌权吗？你能成了属神的人吗？众长子作什么工作？他要审判人的罪、刑罚人的悖逆，要把人的老己钉在十字架上，要把撒但捆绑起来，要把原有的肉体生命杀死，这对人的肉体就是刀剑与击打。杀死以后，这个人才能活过来，这个知道吧？（老赵：嗯。）原有的人死了，新人才能活过来，这就是死里复活，死了以后才能活过来。老己不死，新生命活不了。所以你看见审判刑罚、揭露解剖多少人以后，无论怎么伤面子，伤了多少次，无论晚上哭了

多少泪，他第二天爬起来还得走。走过以后，才知道甘甜，才懂得什么是信神，才走上了信神的道路。

神怎么说的？当你知道、看见自己是一个地狱之子的时候，是该死的种类的时候，才是你信神的开端。为什么这么说？每个人都狂妄得不行，不认识自己，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东西，对自己所做的恶行根本不认识、不知道，还以为自己是神手中的小宝宝呢！神说，我儿我儿，还把自己当成神的儿子呢！他怎么可能接受审判刑罚呢！审判刑罚来了，神话来了，认识不了。直接面对面地说了，点明了，指着鼻子说了，人能接受得了吗？对着那么多人，面子、地位受损伤，接受不了，反抗、对抗，那得来的是什么后果？那就是信不来。信不来就怎么了？就开始反了，这就成了绊倒人的石头，把人绊倒了。他和你说的不是外边的世上的那个生存法则，他说的是神话、是真理、是道路、是生命。神话作在人身上的是审判、是刑罚。神话是有权柄的，神说出这个话了，你没有接受，那就要受到神的刑罚。活着就该接受，有耳的就当听，谁敢不听？你敢不听，神就作事，所以说，这就成了砸死人的石头。如果说你对神的话信不来，神话在你身上扎不了根，你走不下去，圣灵不作工，你就活在黑暗之中，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不知道，那最终就成了回归世界的人了，淘汰。大灾难下来了，你的观念还没有解决，神话不能在你身上作王掌权，那你还能剩存下来吗？这就是绊倒人、砸死人的石头。神说对神有万分之零点一的信心，那你就该继续寻求、跟随。神要的是诚实人，诚实人信神简单，所以神让诚实人掌权。为什么让诚实人掌权？因为诚实人对神话能信，神怎么说诚实人就能怎么做。刚才和你说了个大的方向，现在不是恩典时代，而是征服人的工作，是剥夺、是审判，对肉体都是刀剑与击打，你的观念是随时生根发芽，随时会背叛，你还敢允许这东西存在里面？你用上全力去认识、去经历都不够。神作的都是新工作，不合人的观念，恰恰还要专门让你起观念，随时把你绊倒，这是危险的。

婉言谢绝神的拯救（二）

你说神怕不怕人？你说我怕你不怕？说不清了。我怕你什么？神就怕人不悔改，神就怕人活在撒但的权下不出来，人活在撒但的权下不出来，你说神的工作不是白作呀？我跟老赵接触以后，我现在有了“怕”字，我怕什么？我怕我说的话重了，老赵会不会反？反了会不会撂挑子？反了踢人不踢人？老赵那次消极了以后，我说去看看老赵吧，不管怎么说，老赵他不明白，我明白了，我不能和他较这个真，我带着我的使命，带着我的责任去看望老赵了。去了老赵家了，老赵他妈去叫老赵了，说弟兄来看你了，老赵说什么？“他是来看我的？还是看李珍的？看我的他不能过我这个家来？从客厅到我这个家他走不过来？”老赵还记得吗？你妈把这个话传过来以后，你说我还能去不能去？能进你家门不能进？我去是干什么的？我要荣耀神、见证神呀，要把见证归给神啊！你说当时我做错什么了？我去认个错？我是要帮助、扶持你啊！你说出这话来，使我无能为力。我想帮你，我去了你家了，我没有去你卧室，你从你的那个卧室都出不来，你这样对待我，我没觉得什么，我主要是可怜一个人的灵魂。我过去倒无所谓，可是我是代表神去的，得有一个尊严，我能屈服在撒但的权下？可能不可能？能赶鸭子上架？这是对神的羞辱、耻辱！我不能。这个你能理解吗？过后你知道不知道？你妈和你说没说？（老赵：没有说这些。）那我和你说的话现在能理解吗？（老赵：现在可以。）这话是实情吧？（老赵：嗯。）所以说，从那次以后，我就有点“怕”了。我即使看到你有点问题，我得掌控好这火候，话不敢重了。我的话要是重了，掌握不住这火候，我怕你反了。你反了以后，不知道你会说什么话、不知道你会做什么。神不可触犯，如果你一不小心触犯了神不可触犯的地方，咱是不是就断送了？所以说，我是谨慎小心。一年以来，我没有和你多交通，就是想借着周围人让你去经历，让你去体验，让你去看他们是怎么经历审判刑罚的，他们是怎么认识自己、认识神的作工的。再一个就是神要检验工程，神要试炼人，你究竟是不是一个信神的人？究竟你有没有信？所以人经历的第一个就是效力者的试炼。你能不能做个效力者？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即使神不搭理你，还能不能继续走？经历过了效力者的试炼才行。你最起码有真实的信了，效力也能行了，才配得着神的审判刑罚、才配得着生命的供

应，不然的话，不配。真理不摆在猪前，多方面考虑，所以神就是这么摆设的，也是这么作的。更主要的一点是什么？神作的是审判刑罚的工作，因着第一次审判刑罚你，你并没有得着什么，并没有多少认识，所以我再来给你交通交通。神说人只有认识到自己是个地狱之子的时候，才是信神的真正开始，那神就是让你认识到你是个地狱之子。每个人出来的时候都以为自己是对神最有爱、最有信的，事实如何呢？经得住检验吗？神要用时间与事实来证实一切。神用事实与你说话，给你摆设了环境，看看你究竟是不是信神的人，神要一个结果。神要用事实与你说话，摆设出来了再看，跑不了了，人不得不服在事实面前，神要人心服口服加眼服，所以才走到今天。我对你老赵害怕，我不是怕我下不来台，我怕什么？我怕你老赵和我干一架？我怕把你老赵得罪了，你不出来作工了，拦阻神的工作？你不出来作工，神的工作会不会受到拦阻？老赵，你去年走了，活儿照样有人干，什么也拦阻不了，你拦阻的只能是你自己的生命进入，拦阻不了神的工作。我怕只是怕你生命受损失，我说怕只是给你一个台阶。

咱出来尽了一年的本分，和弟兄姊妹的相处，你有你的考量，我有我的认识、看法。你是那样考量的，可是弟兄姊妹们怎么看你呢？弟兄姊妹看你不合群。你放下自己了没有？和弟兄姊妹有个真实地来往了没有？有个相处了没有？咱这个正常人性活出了没有？要想信神，第一你得先活出个人样来，有个基督徒的形象，咱有基督徒的形象没有？咱和弟兄姊妹在一起聚过几回会啊？我聚会了你过去了，我如果不聚，你就不去了，咱和弟兄姊妹连个正常的聚会都没有。你在这儿考量的是什么？你说你怕误导了弟兄姊妹，你说出来的话是很美善的，可是实质行出来的是不是美善的呢？你怕误导弟兄姊妹，咱可以在那里默默地听啊，咱可以不发言啊。实际上你做出来的是什么？你对他们是一种看不起，“你们交通不出来，你们不配，我跟你们在一起交通是浪费时间，还不如我自己看呢”。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咱说心里话，咱不说给人听的那个冠冕堂皇的话，老赵，你属于哪一个？属于你说的，还是我说的？（老赵：两者都有吧。）两种都有，那要是有我说的这种，你在神家能剩存吗？能成为跟随者吗？能成为

使徒吗？神的作工是卑微隐藏的，可咱是高高在上，对弟兄姊妹是看不起！你说两种都有，这说法打架啊！你说“怕影响弟兄姊妹，怕我自己这‘病毒’感染了别人”，如果你是怕自己这个“病毒”感染别人，那说明你承认自己身上有“病毒”，既然承认那你为什么不去寻求真理解决这个“病毒”呢？自己知道是有“病毒”，知道自己对神的作工是打岔、是搅扰，那咱的活出为什么还看不起人呢？这样来说，你所说的“两者都有”不存在。你说的那个只是自己欺骗自己，只是掩盖的一种谎言，从良心深处来说是什么作主导？是哪一个作主导？是怕影响了弟兄姊妹的情形不去一起聚会呢，还是说就是看不起他们不去一起聚会呢，哪个作主导？（老赵：看不起的这个少。）可是你说话的语气里面就流露出来了，流露出来的是你看不起弟兄姊妹作了主导。为什么会这样？你说这样信神能信下去吗？弟兄姊妹和你聚会，你不仅看不起，而且是言行举止直接表达出来了，对吧？（老赵：嗯。）我给你交通了这些以后，你从我的作工方式和我的考量看到了什么？能不能看到神的爱呢？神作在人身上的都是拯救，哪个不是为了人的生命长大？就是神说的，说得轻了不管用，说得重了伤了小孩子的自尊心，我还怕你撂挑子，还怕你说了过激的话，犯了死罪！

神要借着这些事实来显明你，让你认识自己。咱去年回来没有反省一下？反省了没有？你回来有什么背景？因着什么回来的？你回来以后，有什么认识，或者是反思，或者是回来以后有什么感想都可以说说。因为你回来的时候，我也不在场，我并不知道。（老赵：当时我是从医院直接回的。我爸住院做手术了，医院那边实在是离不了我，我这个手机不能关机，就因为这个问题爱莲和我产生了冲突。她说我有环境，非要让我关手机、抠卡。爱莲也明着和我说她对我有看法。）对你有看法？有什么看法？（老赵：她一直就打击报复我呢。她就是明着敞开和我说的，我说你要是这样说，那我也明着和你说，我就是借题发挥，借着你不让我干，我要回去呢。回来以后我经历了抓捕，我就在家，人家一天去了五趟就找李珍，根本不搭理我。最后证实了一下，我没有环境。但是现在教会里面还在说我有环境，一直活在这个谣言之中，教会里边有什么事情也不想让我知道，怕我知

道，我去过的地方也不用了，我就想不通，也不想想了。我在外面干活最合得来的、能和谐配搭的就是李放，要是再找一个没有了。我回去之前，李放也和我说呢，让我不要纠结这些事情，还说你回去以后你爸的病就肯定好了吗？这些话我有点不想听，给我的感觉就好像是一种咒诅，所以我就不想接受，这些事我不想和他们说了，我就想算了，回去自己弄去吧。这就是真实的感受。）你说老赵能经得住风吹雨打吗？信，什么叫信呢？耶稣来的时候，一个迦南妇人，让耶稣给她女儿看病去呢，那些门徒撵她走呢，她不走。撵她什么原因呢？因为她是外邦的，耶稣说什么呢？“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老赵，这话难听不难听？耶稣直接说的。我是给以色列人的，不是给你们的，你们是外邦人，外邦人就是狗。那个迦南妇人怎么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意思就是：我就吃个掉下来的碎渣儿就行，我就当狗，我也愿意来神家当狗。耶稣说什么？“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起，她女儿的病就好了。可你呢？让你当神家的狗了吗？没有吧？仅仅是说你有点环境，为了神家的安全考虑，该怎么处理这个事呢？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可不是赌博呢，一旦出了环境抓起来，谁能担当得起？就即使说没有环境咱也当有环境待，对咱来说有损失吗？一旦有环境咱找的地方就不能用了，咱再换一个地方，无非就是这个地方准备的东西白弄了，咱重找了个家，损失了个家。可如果把人全部抓了呢？被抓了的人里面万一有个犹大呢？在大红龙国家不得不小心！你说咱在什么上面较劲呢？有没有意义？

你把什么看为最大？你爱惜自己的生命吗？自己都不爱惜自己，让谁爱惜你呢？你宁愿拿上这些鸡毛蒜皮、不搭边的事情去“赌博”，你的“赌注”太大了！用你的生命去堵别人嘴里的一个谎言，有意思吗？有意义吗？有价值吗？你是聪明还是愚蠢？老赵，衡量过没有？你说那个迦南妇人在神家当狗，这是聪明还是愚蠢？宁愿在神家当只狗，不给撒但当祖宗啊！你呢？非得给撒但当个祖宗！“你看我这人，活得有骨气，你一旦惹着我，‘去你的’！”什么都能成为你背叛神的理由，你说你的信在哪里？你的信有多大？有芝麻大没有？信神十

几年了，咱的信都没有芝麻大，这么一点小事都能让你不聚会了。你当聚会是什么？教会是神的心脏，聚会是吃喝神话，是供应人生存的根本。你没有聚会，没有生存的根本，你哪来的生命？你不是一具死尸吗？作工快结束了，地震、瘟疫、饥荒，全球都是灾难，看不见？咱不为自己的生命着急、上火？大灾难下来的时候，你究竟是在国度里面敲锣打鼓、歌唱赞美神，还是在黑暗之中哀哭切齿等待死亡呢？想过没有？今天就为了小小的、一时的、不沾边的一点儿利益，就为了这些过眼浮云，咱就要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算过这个账没有？我今天给你算的这笔账你听明白了吗？你为神的作工献上根毫毛没有？这个账能算过来吗？（老赵：嗯。）

你信神根本不把你自己的生命当回事，你也不把神的作工当回事！你不仅断送了你自己的性命，还拦阻了神的作工。咱每天注重的就是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把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当成了你的生命，你就是说得再清、较得再真有何意义？别人说你什么了，这就是一句话、一件事而已，损害、伤害你的生命了吗？他连你的一根毫毛也拔不了，伤害不到你的毫毛，可你把这个事当成了至关重要的大事。这个说你什么了，那个说你什么了，你就没有说“呀，弟兄，这两年来我就没有认识了自己，我对神的作工就不认识，你说我这个人剩存下来剩存不下来？我属于子民呢？众子呢？还是忠心效力者呢？在神那边看我是怒呢？还是喜欢呢？”这是不是该你追求的、该你询问的？老赵，该不该？（……）老赵还得算算账呢，该不该？（老赵：该。）这么简单的一个回答，困难吗？我还得问你两遍，你才说呢。以后不能让人问你两遍了！我和你说话是滔滔不绝，没有隔阂。我没有和你产生隔阂，是你和我之间产生了隔阂。本来一加一等于二，我问你一加一应不应该等于二的时候，为什么还得问两次呢？是你算不过账来？还是不愿意搭理我？还是看不起我呢？还是嫌丢了脸了？哪一种？“一加一等于几，我还要回答这种问题？问我一加一等于几，我回答个二，我傻呀？跟个小孩似的。”还怕丢脸呢？（老赵：这个也不是。）那是什么拦阻了你与我的配合呢？这是不是也是个配合呢？在交通上的一个配合，我说到哪儿了，你能给个答复，我就知道你是听

明白了还是没听明白。没听明白咱就继续交通，听明白了，咱就交通下一个台阶，这是不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相处？就和神说的，人和人之间连个唠嗑都不会唠，交通都不会交通，你说咱让撒但败坏以后成什么样子了？还有人的模样吗？

刚才说你不聚会的问题了，你把聚会看成一文不值，回家想想最后不想了，你为什么回来的，你也不省察。你说你回来这算不算一个跌倒？你说神家正用人的时候你起来走了，回家了，这叫不叫背叛？想过没有？每次临到事的时候都是一场试炼，都是撒但在与神打赌，你想过没有？你刚才说，李放和你说："你回去你爸的病就能好了？"你听见这话好像是一种咒诅，是吧？（老赵：嗯。）你不愿意听这话，那你愿意听什么话呢？这种话是否是一种咒诅？这种话对你的生命有害有益？你总是看见你的肉体利益、脸面受到了损害，总是用人的看事观点来衡量，你就没看到他和你说的那话是神兴起的一种环境？是神对咱的一种警告、警戒，是神借着周围的人事物和咱在说话。如果你感觉到别人和你说的这话好像是一种咒诅，咱应该是什么态度？你说约拿去尼尼微城，说什么话了？再过四十天就倾覆了！这话是不是咒诅？是不是定罪？尼尼微城的人愿不愿意听？（老赵：这个我不知道。）你连愿意听不愿意听都不知道？尼尼微城的人怎么做的呢？你根据他们怎么做的去看看他们听了没有。他们怎么做的？如果约拿去了所多玛告诉他们还有四十天就要倾覆了，所多玛的人会怎么做？咱这样交通，对比着去认识。在你的印象里你觉得所多玛的人会怎么做？虽然说约拿没去，但两个天使去了，所多玛的人说什么了？"你们来这儿寄居，还想来作官呢？"寄居是什么意思？就是住一晚的意思。"你们来这儿住一晚就行了，你们还想来作官，还想来管理我们呢？还告诉我们说所多玛要灭呢，来，把这两个天使拉出去让我们残害残害，在我们所多玛灭掉以前，你们先看看谁厉害，看看谁灭谁呀！"是不是这话？所多玛的人不服呀！"天使你还咒诅我呢！还说要灭掉我们呢！你还要当官呢，我在所多玛这座城多少年了，当了多少年的县官，你敢来这儿撒野？来，让我残害你！"是不是这样的行为触怒了神的？圣经只是简单地记载了这两句话，但是你要透过这几句

简单的话，看见当时发生了什么。如果这两个天使什么话都没说，所多玛人什么都不知道，那所多玛人能不能说“呀，你在这里寄居还想作官啊？”所多玛人为什么说他们还想作官呢？既然所多玛人能说出这样的话，肯定是这两个天使说了相当有权柄的话，就像说尼尼微城四十天就倾覆了一样。也就是刚才你说的像是咒诅，“呀，你还咒诅我所多玛城的人呢，你还想掌这个权呢，你能吗？”所以所多玛城的人就要把他们拉出去残害，看看到底谁掌权！所多玛城的人不服、不接受，不知道这个话是从神来的，不承认有主宰万物的那一位，不承认神有公义性情，所以他们就敢这样去反抗，甚至就要残害这两个天使。尼尼微城里的人呢？不要说是百姓悔改，就连王都从王位上走下来，脱下朝服，还号召他的百姓起来悔改，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这证明了一个什么？他把约拿的话给听进去了，他相信约拿说的话是真的，还说什么呢？倘若能行，神收回他的成命，未必不可。倘若、假如能行，有这么一线希望，都不能放过，披麻蒙灰，往脸上撒灰，不要脸了，放下手中的的强暴，远离恶道。他听到有人说四十天就要倾覆了，就能有这样的变化。咱呢？咱听到李放这样和你说话的时候，你感觉不到是神借着李放在和你对话，感觉不到是约拿和你在说“四十天就要倾覆了”，反过来咱做了所多玛城的人。“呀，你还要作官呢，你还要管着我呢？你要不说我还不走，你越说我越走。你来我这寄居，还想作我的官，不行，我说了算。我本来还不回，你说了这话，我非要回，我就看看谁能作了这个官。”较起劲儿来了，这是不是你当时的想法？老赵，心里是不是较起劲儿来了？你想了没有？你既然是信神的，就得对神有信。神是谁？他既是造物的主，他也是主宰万有的神，是主宰宇宙的君王，是王，还有比他再大的？什么意思？整个宇宙世界都在神的掌管之中，也就是在神的主宰、安排之中，没有神的许可，撒但连个蚂蚁都动不了！神话是让人去信的，不是让人去听的。他们的嘴和你说啥，由他嘴说呢？有没有神的美意在其中？他们是不是来传达神话呢？咱该不该揣摩呢？

神经营人就是要检验人，老赵你信神也十来年了，在神的那边也是有数的，也有名额的，你说神该不该检验一下工程？你说神要检

验你工程怎么检验？是不是得给你摆下环境啊？每一次试炼都是神与撒但在后边打赌，都是场生死战。你信神多年了，神要检验，撒但要试探、要拆毁。撒但看见你信神多年了，虽然说受了一点波折，心里面有点疑惑不解，但还能背叛自己，还能走出来，还能往上够，还能出来尽本分，撒但服不服？撒但不服。撒但不承认、撒但不接受、撒但要控告。我这话听进去了吗？（老赵：嗯。）你也是有思维的人，你说撒但会做什么？撒但会说什么？神会说什么？做什么？“你说老赵是跟你的，老赵他是信神的人？那是我派过去的差役，他是过去搅扰教会的，他是过去试探一下，他绝对不是信你的，他是伪装！他是我派过去的探子！”神说：“不可能吧！他是个探子，尽本分他能伪装一个月、两个月，他还能伪装一年、二年？”撒但说：“你不相信？不相信你试一下，你试试他。”神说什么？神说不要？神从来不回避撒但的任何试探，神说那你去吧！神的智慧建立在撒但的诡计之上，撒但虽然来试探，在神那边看正好试炼一下、正好检验一下工程，神要看老赵究竟有没有信，两年了生命究竟有没有增长，他对信神的态度究竟是什么？他对生命的态度究竟是什么？他对神的态度是什么？正好撒但过来试探了，神借着撒但的试探正好检验一下，“那你去吧！不要伤害他的性命就行。”试炼接踵而来，那你的环境就临到了。你爸好好的就病了？你爸的病不在神手中？该什么时候病，该什么时候住院，是不是神说了算啊？可是现在不是神说了算了，谁说了算啊？神已经把你交给了撒但，让撒但试探你，那撒但就得在让你出来尽本分的时候，同时让你爸住院，就借着这个环境神要看你的态度，撒但也要看你。撒但看你对本分的态度是什么？对神的托付是什么态度？忠于神的托付还是忠于情感？忠于钱财还是忠于面子？神说，把真理放在一边，把钱财、地位、名誉和儿女放在一边，你选择了什么呢？撒但控告，摆下环境了，神就要看，看你两手抓什么。抓真理？还是抓情感？抓钱财？你依然选择了后者，毫不犹豫，不加一点思索、没有一点停顿，就回家了。老赵，你说当你走的那一刻，撒但什么表情？撒但是不是狰狞大笑？“神啊，这就是跟随你多年的老赵？从2009年就开始信神的老赵？这就是跟随你的子民？你兴起个人来劝劝他、警告一下让他不能回去，你看老赵他理你吗？搭理你吗？”撒但是不是要控告？你说神怎么说？神能说什么？蒙羞！不是见证，不是让神得荣耀，而是羞辱神！咱一次一次地羞辱神。回了家里了，消极了，咱该

有个反思吧？没有寻思、没有反思，咱在什么上面开始反思了？和生命不相干的事。因为这些和生命不相干的事就能不聚会！你说吧，本分撂下了，咱基本的吃喝也撂下了，聚会都不聚了，你说咱还有点信神的味道吗？这是不是最严重的背叛？对神交代的托付掉以轻心就是最严重的背叛,比犹大还可悲！咱是直接背叛而走，现在能认识到吗？是认识到了还是屈打成招了？（老赵：这个路是对的嘛。）这里面有没有屈打成招的地方？这里面没有冤情吧？（老赵：嗯。）

神在那边看，神就是要显明人，显明人的目的就是拯救，如果在最后显明那就是淘汰、就是定罪！现在已经是最后时期了，神就看你最后时期能否为神献上。神给咱摆设的什么环境？就在让你尽本分的时候，你爸去医院了，如果一切都如你的意，一切平安，那你来这儿尽本分还叫忠心尽本分？这一个试炼把什么显明了？忠心，没有！信，没有！相信神的主宰，没有！你相信一切在神的手中主宰吗？你相信这是神给你摆设的环境吗？你相信这是撒但在与神打赌吗？你愿意为神站这个见证吗？信心、忠心、爱心都烟消云散、无影无踪！咱就能借着让手机关机而借题发挥，这是不是处处都是显明？为什么要让你关机？这就是一个导火索，兴起撒但去试探去，这就是神兴起的。弟兄姊妹，每一个人的说话行动，有谁能超出神的主宰？由此可见，神在你心目中有多大的位置呢？什么都能让你背叛，让你手机关机也能让你背叛，你爸住院也能让你背叛，别人说你有环境还能让你背叛，你说咱这性情可怕不可怕？咱对神的信有多少？承认这是背叛吗？（老赵：我不承认这是背叛。）那你说说，怎么不承认？（老赵：当时人家说我有环境了，我也不清楚这个环境有多大。我为什么就说是借题发挥呢？既然你说我有环境，我不能给别人带来环境，那我就回去维护环境，就是这种态度。我可以从背叛这方面去认识，但是我不承认我是背叛。）你说神衡量一个人是不是背叛是根据人的认为？还是根据事实？还是根据神怎么看？（老赵：原则是什么？如果是你临到这个环境，你的原则是什么？）你先说你的实质是不是背叛？（老赵：不是，你先告诉我，如果是你临到这些事情，你的原则是什么？）我的原则就是：见证神、见证神的名胜过自己的性命！

（老赵：还有吗？）维护神家利益，神家再小的事也是大事，个人再大的事也是小事。（老赵：你说神家再小的事也是大事，如果说人家一直说我有环境，那我回去维护环境，是不是从神家这方面考虑的？）回家维护环境是你主动回去维护环境的？还是上面安排你回去维护环境呢？（老赵：既然我在这儿不行，我只能回去维护环境，这不是你一直交通的吗？你自己的存心出发点是从哪儿考虑的？今天你这样说，我也这样说，这是不是敞开？所以你说背叛，我就否认了，不是背叛。你说你是替神家利益去考虑，我也是在这个基础上考虑的。这个是对的，咱完全能接受嘛。当时我回的时候，我考虑到了，别人肯定说我是背叛，在我心里是怎么对待呢？我的存心出发点能不能拿到神面前的，我也考虑过这个。）能不能拿到神面前？你能不能经得起神的鉴察？（老赵：不是说鉴察不鉴察。既然你让我关机，我有原因关不了，人家那边又说环境紧得不行，我只能是维护环境往回走。）

婉言谢绝神的拯救（三）

（老赵：爱莲让我把手机关机，给你的感觉就是她对工作负责，是一个正面的，在我这儿她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她是让我尽本分呢，还是不让我尽本分呢？）咱今天不要凭感觉。（老赵：这是我的感受啊！）前两天我看了个新闻，开车的人摁了一下喇叭，有个行人就倒地死亡了，两家就打官司了。那家人要告这个开车的人，他摁喇叭把人吓死了。你说法官说什么？（老赵：现在法律规定不是禁止鸣笛？法官肯定判这个开车的人有问题。）那要喇叭是干嘛的？禁止鸣笛得有个区域、范围吧？我就问你，大街上摁一下喇叭人吓死了，谁的错？（老赵：你光是说了一个笼统的事……）我和你交通的是这个理，这个背景我不需要细说。我要和你交通的是什么？这个人为什么跌倒？如果是好好的一个健康的人，有车打了个喇叭，就躺地上了？可能吗？肯定是这个人有问题。（老赵：这是一方面，还有

呢？）还有什么方面呢？直接摁个喇叭，他就能被吓死了？那可能吗？我按个喇叭你会不会死？（老赵：你说的这个，就只有一方面的可能？）我只是借着这个给你举个例子，喇叭是一样的，喇叭一响周围一百个人都听见了，就死了这么一个人，这个人他身体不行，体质不行，他就必然倒在地上。咱今天信神了，神兴起一股儿风就是来扬场的，风大风小那是神刮的。刮起风的目的是什么？把稗子筛出去。真正的麦子能筛出去吗？我想说的是，老赵，你是纸糊的。纸糊的，风一吹，“啪”，吹跑了，真正的吹不动，你说是不是？（老赵：不是你说的那样。）

为什么说喇叭的事啊？刚才说什么了？我为什么给你交通这个理？（老赵：爱莲给我的感觉是什么？是我不尽本分呢，还是她不让我尽本分呢？我就是在这个问题上面纠结。你觉得好像是我控告爱莲呢，爱莲说了什么话，意思不要让我有感触，她碰我一下，我不应该知道疼，我不应该有反应？）你的意思是说，彼得就是个麻木痴呆的木偶？（老赵：你让我做的就是一个木偶瓶子，你就是操纵我，让我做个木偶，让我干什么就得干什么。）也能这么说。你说不要把你操纵成木偶，那把你操纵成飞机？跑了？（老赵：你要这么认为，那这个话题就没法说了。你让我说，又不让我说，那我成什么东西了？你说我不说，我开始说了，你是不让我说了。）我什么时候不让你说了？（老赵：这不就是我感受到的东西嘛？）是，你说的是你感受到的东西。我刚才和你说的就是感受，我和你说的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为什么就摁了一下喇叭，别人都没有跌倒，就那个人跌倒了呢？一股风刮来了以后，张三、李四都没走，就是个老赵跑了，谁感受到这股风了？老赵感受到这股风了，老赵的感觉太敏感了。（老赵：你那意思是说，我是神经过敏嘛。别人怎么对我，我都不应该有知觉？再大的风，我也不应该有知觉？就是神的作工扬场，我也不应该体尝嘛？）你跑到哪里去了？是，你有感觉，那神的作工还要试炼人呢，是不是必须要你体尝到呢？你有体尝才有反应啊！老赵，神要的就是这反应啊！神要的就是能把老赵吹出去，要的就是这效果。（老赵：你既然说到这儿了，我知道了，我出来就行了嘛。）你知道

为什么吗？（老赵：你不是说，我出来就达到神的目的了吗？）你出来就行了？神的目的就是把老赵吹出去就行了？吹出去以后呢？（老赵：吹出去已经没用了，还有什么以后呢？）神的作工就是把老赵吹出去就完了？（老赵：嗯。）你们说吹出去是干什么呢？（神是在拯救呢。）神拯救人必须用时间与事实来显明人，让人去认识自己，看看自己有几两重。没有神的作工，没有神的显明，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几两重。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神手中的小宝宝、是黄金万两、是金子、是银子、是精金之品。可神说人是什么？神说是粪土。那要叫人类知道自己是个粪土难不难？人承认不承认？有哪个人能承认他自己是粪土、蛆虫？所以神必须用事实和人说话。

我说老赵是个粪土，老赵承认吗？我说他是纸糊的，他承认吗？他不承认。好了，神来摆设一场环境试试。不用多大的环境，不用神和他说，也不用祭司弟兄和他说，也不用我和他说，也不用SJ说，就让一个小小的、人都看不起的爱莲和他说。就借着爱莲来试验一下老赵，老赵说他自己是信神的、是来尽本分的，他尽本分忠于的是谁？他为神献上了多少？就借着爱莲说一句话“别人信神是撇弃一切，为神抛头颅、洒热血，老赵如果你是真信神的，你能为神舍根毫毛吗？老赵，不管你有没有环境，都当作你有环境，你把手机关一下。你要在这儿尽本分，就关了手机，你要不关手机，不能尽本分。”不管事情对错，神就借着这个来检验，看你老赵是要本分呢，还是要电话呢！最后老赵选择了，要电话，不要本分。本分是神的托付，你对神的托付不仅是掉以轻心，而是一脚踹开，选择了不关手机、选择了家庭、选择了情感，一去不复返，到现在还没有悔改，还没有认识，嘻嘻一笑，不承认。是不承认还是不认识？（老赵：我心中的苦和你就说不通，我今天和你交心呢，你和我说的是什么？我不想听。）我知道你的苦楚。（老赵：我不苦，我苦什么呢？）约伯没有苦楚吗？你说约伯有什么苦呢？（老赵：约伯还有苦楚吗？）万贯家产没了，儿女没有了，没苦楚吗？（老赵：他那是苦？他那是祝福。）那你呢？（老赵：我还有祝福呢？）这就不是祝福？（老赵：哪儿是祝福？）如果没有这个试炼能显明你吗？如果没有这个试炼，

老赵你能承认你没有为神献上一根毫毛吗？你承认你二两重吗？承认不承认？

小马过河，神必须摆一个环境来显明。让你过一下河，你是小马呢？还是松鼠呢？过一下河不就显明了吗？历代以来的人为神抛头颅、洒热血，咱为神献上了什么？你在这儿纠结并不是手机关不关机，也不是你爸如何病重，而是完全就是个面子！爱莲让你关机呢，原因是什么？咱就不说这个环境是真是假，如果你真是为了尽本分，真是为了神家，这个环境是不是一个拦路虎？“我有环境了，我自己身份证办理的这个手机号不能用了，但是我爸进了医院了，离了我不行，还非得联系，那我换个手机号总行了吧，换成别人的手机号行了吧？”老赵，让你和家里断绝来往了吗？你受到任何损失了吗？就即使说你关了机了、抠了卡了，你受到损失了没有？有心就有路，你主要是没有心，你就没有再往前走的信心。你是不想走了，不想尽本分了，就是你刚才说的，正好借题发挥，“那我就借着这个理由走”，我说的不是事实吗？你不想听，是，扎人心的话，伤人面子的话谁也不愿听，但事实总归是事实。神鉴察人心肺腑啊！如果你连一个人都欺骗不了，你怎么能欺骗得了神呢？刚才我说你是背叛，你不承认是背叛，不想听了，老觉得我和你过不去，你看不见神的爱，你反过来看见的是神的恨，好像作在你身上是种恨。

老赵，看看神话，念念。（……）神话也不想看了？（老赵：不想看了。）神话才是救心丸啊！你相信神是最大的医生吗？你相信生命来源于神吗？你的生命来源于神，你想归给神吗？想献给神吗？想顺服神吗？信神信神其实就是为了顺服神，信神就是来寻找一条顺服神的路。咱信神是来干嘛的？咱信神是来和神打架的？你有多少苦？那苦从哪儿来的？说白了一句话，不就是从肉体来的？不就是撒但给你送来的？神拯救人就是来改变人的性情，什么是性情？性情不就是一个看事观点？性情变化就是扭转你原有的看事观点。国度里面没有忧伤，没有眼泪。为什么没有忧伤、没有眼泪？扭转了人的看事

观点，就没有忧伤、没有眼泪了。在人肉体来看，一切都是祸，一切都是痛苦的，但是扭转了人的看事观点以后，人站在神一边看事，从这能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作在人身上的都是爱，实质都是爱，都是为了供应人的生命，都是为了从地狱里边把人拉出来，不愿意让人去死，是拯救！人看见了这个，还痛苦吗？跟小孩一样，小孩在家打游戏呢，父母允许不允许？不允许。你要玩游戏就要打你、骂你，你悖逆得越厉害，打得越厉害。父母是为了谁？如果你真的能够听明白父母的意思，“呀，玩游戏是害人的呀，一旦进了游戏里面出不来，人生就毁了啊！”虽然说听了这些话不舒服、难受，但如果能听听父母的苦口婆心，明白了父母的心意以后，还难受、痛苦吗？虽然父母打在身上是痛的，但是借着打流露出来的是父母的爱。当他认识到父母对他是爱的时候，他回想起父母打他还痛吗？他父母骂他还难受吗？不是难受了，想起父母当初怎么打他、怎么骂他了，打得多、骂得多越是爱，要还报！“呀，我父母对我那是操碎了心！我天天起来打游戏，不做作业，不好好学。我妈从这个游戏厅里把我拖出来，从那个游戏厅里把我拖出来，我妈因为我班上不成，连觉都睡不上，半夜三更去找我！因为我打游戏，影响得我父母啥也没弄成，给兄弟姐妹饭也做不成，吃不好，学习也顾不上管，为了我，我妈付出了所有，我得拿什么才能回报我妈对我的爱呢？”难受、悔恨、恨恶自己当初的无知与悖逆，激发了良心，“呀，我对不起我妈”！世上人常说，不养儿女难知父母恩啊，养儿才知父母恩！当你去理解、认识才知父母恩。当你去经历了神的作工，在神的作工中看见神的作为，神作在人身上的都是为了人的生命，都是为了拯救，你还难受、痛苦吗？那激起的是什么？“呀，我不能再悖逆了呀，我得还报神爱啊，我吃着神的、喝着神的，我怎么还能再让神伤心呢？”咱是个受造之物，神是造物的主，神从天上来到地上就像来到猪圈一样，本就受了极大的耻辱，他为了拯救我们这班败坏至深的人，作了三十多年的工作，苦口婆心，掰开了说、揉碎了说，到现在还有多少人不知报恩！不要说报恩了，就连神作的是什么工作都还不认识，咱多么悖逆、多么无耻呢！怎么能不激起神的怒气呢？为什么能降下这么大的灾难？神为什么说到那时比所多玛的日子还难熬？是因为咱人太固执了！太自是了！太狂妄了！把咱自己的想象观念当作真理来对待，而把神赶出了家门！这些人是

谁？正是跟随他的人。三十多年了没有一个好的果效，有良心没有？就这样的人怎么能不沉沦灭亡？

神的最新交通里面说这些敌基督、假带领没有良心，吃着神的、喝着神的不作工作，问下面的弟兄姊妹这是什么人？弟兄姊妹说，这就是披着羊皮的狼，神说他们不配称为狼，为什么这样说呢？狼之所以吃羊是因为神给它制定了一个生存法则，它本来就是肉食动物，它就是吃肉的，是神给它制定的。虽然你看着它吃肉凶残，但是它没有败坏。虽然说人常骂人说，狼心狗肺，但是狼它也有心。如果你把一只狼从小养大，它能认识你，它不会咬你，不会吃你，它能知恩。神说敌基督、假带领他没有良心，吃着神的、喝着神的，他不为神说一句话。神供应着人的所需，六千多年来，人活在神的看顾、保守之中，人有良心吗？没有良心！神作工六千年，到现在神道成肉身又是三十年，可现在的人怎么对待神的呢？跟着神最后连神话都不愿意看了，“我痛苦、我难受，我不愿意看神话了！”对待神话的态度就是对待神的态度，你说这是多么严重的事啊？连神话都不愿意看了，还说什么呢？有良心吗？神不仅供应咱的生活所需，还为了拯救咱在周围给咱精心安排、摆设了人、事、物，苦口婆心，张三说了、李四说，神还差派我来给你交通了多少，你感知神的恩吗？没有。所以神说敌基督、假带领狼也不是，说他是狼太高抬他了。狼是有心的，你对它有恩，它不会咬你。咱人呢？咱会反咬一口。神说这人不配称为人，那是什么？是污鬼、是魔鬼，是鬼！咱在神面前就是这样的表现，老赵，能听明白吗？

咱跟随这步也四年了，我揭露解剖也不是一个人，你也都看见了，你计划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对待神呢？是像尼尼微城的人一样悔改认罪呢？还是像所多玛城的人一样，装疯卖傻，不搭理呢？神是不是在那儿看着呢？让你看看神话，让你明白神的心意，让你看神为什么这样作工。神不怕你了解，不怕你去认识，只怕你误解。咱现在连认识都不愿意去认识了，只愿误解，只愿凭着你的想象观念去认识神的

作为。你把神的作为想成啥就是啥，神的作为从哪儿看？神的作工从哪儿看？一切都从神话中而来，你脱离了神话根据，还有事实可言？咱还是信神吗？咱信神几年就连这一点信都没有？这么一点心志也没有？人家说你浑人，不是说是定罪你是浑人，是让你不要做浑人，是让你苏醒。今天说你身量不行，是激发你的心志，让你站立起来往前走。是对你的定罪吗？是让你认识自己。

和你交通了，和你吃喝神话，没有超出神话范围。神是造物的主，咱是个小小的受造之物。老赵，不管什么原因，再苦再累，还得往前走，拿出神话念念吧！咱不能弃神而去啊。神说背叛是人的本性，可什么是背叛呢？老赵你信神这么多年了，今天我说你是背叛，接受不了，承认不下来，连什么是背叛都不明白。你说的背叛就是直接走了，没有原因就走了，那就叫背叛？神交通背叛的时候怎么说的？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小偷没有偷东西，什么原因？是人家看守得太紧，无从下手，或者是这个东西对自己没用，用不上，没价值，所以不偷。他不偷是因着某种原因，你试着放一个对小偷有用的东西没人管，你看他拿不拿。在这种情况下，他要是不拿，那才算他的本性。在他确实需要的时候，还没人看管，他不拿，这才算是他的本性。神显明人是否背叛，是有条件的，如果神给你摆设的所有都好，你尽本分，家里面一切平安，弟兄姊妹和你都和谐，环境也没有，一切顺利，那还能背叛吗？背叛都是在神给人摆设的环境之下所显明的。神给约伯摆设了什么环境？剥夺你的万贯家产，看你背叛不背叛！亚伯拉罕，来，把以撒献上，看你背叛不背叛！今天咱就不要说关机不关机了，如果真关机了，咱还能重办个卡和家里联系，什么原因都拦阻不了咱尽本分，这才是忠心与顺服回击了撒但的诡计，这才是没有背叛。就即使是非关机不行，你爸在医院，你和家里联系不上了，为了神的作工，为了神的经营，咱献上行不行？咱受一点苦楚行不行？“我信神了，一切都在神的主宰之中，那我爸不在神的主宰之中？我妈不在神的主宰之中？我的家庭不在神的主宰之中？我能掌管得了？”你敢交托给神吗？信靠、信赖就是交托、交给！不与神抢、不与神夺！神给我安排什么就是什么，这就是叫顺服。不合你心意的你

反了，合你心意的环境摆上，你能顺服，这还能叫顺服？这是挑三拣四的顺服。既然要检验你是不是顺服，那必须得摆设不合你观念的事，如果你接受、顺服了，这才能称得上是顺服。你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多少人弃绝、咒诅我全家死绝，说我是大邪灵，但我还在作我该作的工作，这才叫顺服，这才叫不背叛。祭司弟兄说我敌基督了，我就停止工作了吗？只要是对弟兄姊妹有益的，只要是能把神选民带到神面前的，这工作不能停止，这叫实行、这叫信。打败撒但的是什么？忠心、顺服。你的忠心在哪儿？你的顺服在哪儿？给你摆设下环境，你忠于谁了？你忠于你爸了？还是忠于本分，忠于神了？你顺服谁了？顺服你了？还是顺服神摆设下的环境了？这么一个小小的绊脚石，就能把你绊倒，就能起来走，这不是背叛？把本分放下，弃神而走，不是背叛神？一次又一次背叛，把本分放下了，把聚会放下了，这不是背叛你说什么是背叛呢？你不愿意听这个，愿意听什么呢？

审判刑罚是最真、最实的爱！为什么说审判刑罚是最真最实的爱？认识自己的悖逆，认识自己的罪，认识你与神之间的关系，都是从审判刑罚中得来的，实行的路途都是从神得来的。（老赵：不是。）什么不是？（老赵：不是从神那得来的。）什么不是从神得来的？你说哪个不是？（老赵：弟兄，我就问你，真理真的是下一个时代的生存法则？这个话没问题？）有什么问题？你说说有什么问题。（老赵：真理是什么？成了下个时代的生存法则了？下个时代是用这个时代的法则？还是神话还有过时的时期呢。）神话会过时吗？（老赵：那你这个标题是什么意思？真理是下一个时代的生存法则，不是这个时代的生存法则？这句话是病语还是真理呢？）你有什么问题你直说嘛。（老赵：你就没有看出这句话有点什么问题？）我没看出来，你看出来了，你说说嘛。（老赵：我觉得这句话不对着呢。）你把不对的地方说出来。（老赵：真理不是下个时代的生存法则。你看神在续编里面说的是律法时代的话语已经成为了人的道德观，那个也是生存法则？所以我就对这句话通不过。）你说什么是生存法则呢？（老赵：咱以前交通过，真理是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为什么没有用这个题目，而是成了下一个时代的生存法则了？意思是真理在

这个时代就不起作用了？我不知道你当时定这个题目是怎么定的。）这个问题咱们一会儿回答。

（老赵：在你说了这么多的时候，我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咱俩今天一直在两个轨道上，你说出来的东西是我需要的吗？）我说出来的不是你所需要的？（老赵：我表达的内心这些东西，你真正地听明白了吗？你真正走进我的世界了吗？你真正让我走进你的世界了吗？你和我在这交通是心与心的沟通吗？我想的是真正地交一次心，这是不是交流？交流不等于是让你去理解，让你去了解，交流也有可能是一种情绪的发泄。你一直以来是作工，我不反对你作工，刑罚审判我也不反对，但是你说的这些东西，和我表达的这些内容不是一个点，咱俩交通的就是永远不在一个点上，咱俩就不在一个频道上。秋莲说的，你是众长子，我说众长子不众长子的，与我无关，我为什么给她说这个观点呢？我为什么和她说只要是有益处的接受就行了？你给我的感觉是什么？你是以地位作工？你还是耐心地教我？所以刚开始我说不想听，我也不想看，我是从你这儿抵触呢，我还是抵触神话呢？这是不是又是两个观点？这两个观点哪个符合真理？在你那儿我永远是不符合真理的。我没抵触神话，我是说咱俩这心的呼唤在哪儿呢？）你说的心声我知道，我了解，我给刘志的交通你应该听过，刘志常说一句话："弟兄，你就不理解我！"我说："刘志，我为什么要理解你呢？我了解不了解你？我了解你，但我不理解你，我不需要理解你！"我和你交通的最终的目的不是要和你交心，我的目的是要干什么？知道吗？（老赵：不知道。）我和你交心的目的是要了解你，了解你是想干嘛你不知道吗？神来地上作工是要干嘛？我是想救你，我是想从地狱里边把你拖出来，你能看到吗？而你想表达什么？我听不明白吗？你给我说的是教会里面的问题，是让我把教会里面的所有问题解决，是这些事情。你看见我对这些事情不搭理，所以说你和我说的不是一个点，你不就表达这个意思吗？你和我交谈的存心和我和你交谈的存心，不是一个点，这不就是你刚才所说的？（老赵：嗯。）你说的那个存心，我需要不需要考虑？我这么远过来，单单就是想和你交交心吗？我是看见你是一个灵魂，我是想救你！是拯救！

而你呢？你把我看成什么？我和你交通了多少，你没有从我和你交通的里面找一条生存之道，你把我放在了对立面。一开始我说和你是交心呢，你就把你遇到的难处，或者是你看到的我在整个作工中的弊病，或者是有一些问题，反映给我，想让我把这些问题处理了，你这是想让我去作工，想把一切错误去扭正，不管你再怎么说，这只是一个作工。是江梅的问题，还是胡兰的问题，那是她俩的问题，她俩不在这儿，所以我不是解决她俩的问题，我也不是解决教会的问题。我来这里我的目的是要干什么呢？老赵你就是把她俩反映了，把她俩解剖了、揭露了，把她俩送进国度了或者打到地狱了，你就蒙拯救了吗？你爱惜自己吗？你这个存心，你所表达的这个点，我考虑它有价值、有意义吗？你反映这些问题，该怎么处理，我有我的考量，那是我下去要处理的事情。你反映这些问题了，如果我和你在这儿一同起来说，胡兰怎么了，教会怎么了，这能解决问题吗？你信神是为了什么？你信神就是为了把胡兰显明？就是为了把江梅显明？把教会、把他们都带入正轨，你的任务就完了？你是为人民服务的？你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你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你信神是为了剩存下来呀？还是为了让他们心中有你的地位呢？让他们能知道你会分辨认识呢？老赵，你把所有人都分辨、认识清了，把教会里面的所有事都看清了，等于你蒙拯救了吗？我给你交通了这么多，你也看见了，你不知道这是爱吗？不知道是在救你命吗？你还能和我说，我和你说的不是一个点，我难道不知道你和我说的不是一个点吗？如果我跟着你这个点走，能救了你吗？你说我和你交谈的不是一个点，你不就是说我给你交通的不搭边嘛！不是说我没有考虑你这个边嘛！我就不考虑你这个边！

（老赵：我从医院出来以后，我是真的想走吗？我的心是怎么想的，我没有和你说过，我是想把这个活干完再走，可是我也没吭声，也没表达过。）你看，又来了吧？我说的是你看重的是什么？（老赵：你老说我注重的是名誉、地位、脸面，我不注重生命的东西，难道我听不明白？难道我听不懂吗？咱俩交流就这么费劲吗？）值得怀疑！因为我和你交通的时候，你不愿意听我的交通，你只想表

达你的意思。你说你爱惜你的生命，就刚才这两句话，你又跑到你爸当时住院的时候怎么怎么了，你跑到这些事里面去了。（老赵：有些东西咱就是交流，我当时是怎么走的，当初是怎么想的，我背叛什么的，有些东西我和你细交流没有？我没说你就说我怎么样怎么样，有些东西，你说我能承认吗？）我过来找你了，咱们是叫交流、交谈吗？（老赵：我不管你是交流还是交谈。）如果是交流，你说一个我说一个，咱们互换，咱们互相交通。我来了，我是在干什么？我是想给你一个生命的供应，我就问你，你需要生命的供应吗？（老赵：你能让我认识到吗？那你得让我认识到啊。）那我刚才和你交通的这些，是不是让你去认识？（老赵：嗯。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说我是背叛，我否认我背叛了。）这个是不是背叛，是不是得根据神话来看？是不是背叛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这个背叛得谁来衡量？谁是审判官？不是你，不是我，神的话是依据！老赵，你说是不是？我说得对不对？咱俩交谈的一切是不是都得建立在神话的基础上？因为你是信神的，我才按信神的对待你，如果你是不信神的，我就不谈生命，就不谈这个生命进入了，我就不提这个词。那我就单独说这个事，这个事谁对谁错，调查清就行了。而今天你是信神的，那我就得解决性情，先把这个性情问题解决了，我再解决这个事的问题。

神说人歪脖子看表——观点不正。如果一个表的上面不是数字而是个点，如果你躺着看表，那你看到的时间肯定是错的。你说我是去扶这个表，还是去把躺着看表的你扶正？我得先去扶正你的观点，我不能先动表。你说的这个事，我先不管，先扭转你的看事观点。你的看事观点站在了哪一边？你为谁说话？你是为了你的肉体利益说话，还是为了神家利益说话？你是为了你的生命说话？还是为了你的名誉说话？你还是为了说清这个事呢？你是借着这个事生命长大呢？还是非要把事做好为止呢？你为了哪个？（老赵：肯定想进入了嘛。）好，既然你想得着生命，那是不是就得谈性情？谈性情那就是说看事观点了。我和你说的是看事观点的变化，你怎么回来的？我首先得看清楚你这是不是背叛，这是不是性情的问题？（老赵：嗯。）那什么是背叛，咱是不是得根据神话来看？神话怎么说背叛的？刚才

我和你举例说了吧？怎么说的？你是不是个小偷，不是根据你一次没有偷东西就说你不是小偷。如果你想偷手机了，可是有五个人看着手机，谁能偷走？没偷走手机这就证明你不是小偷？显明出来你是一个小偷也必须给你摆设合适的环境啊，首先你得需要这个手机，其次周围没人，还没有监控，有这些合适的条件，你才偷呢。如果你就是一个不需要手机的人，那就是周围没人，你也不偷啊。这种情况下不偷能等于你不是小偷吗？所以神要看你是不是背叛，有没有背叛，就必须给你摆设这些环境。你要尽本分，可以，把手机关机，背叛不背叛？“你要是让我关机，我就不尽了！”这是不是就是背叛？如果是忠于神的、敬畏神的人临到这个环境，“呀，如果我关机就和家里人断了联系了，我爸还在医院里呀，能不能不关机啊？”商量商量。“不行，你家有环境，不关机会带来危险。”“哦，为了神家利益，还得关机。那我得想个别的办法，我能不能重找个其它的电话啊？我只要能和家里联系就行，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他是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而咱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有环境回家正好合你的口味，就直接去做了。今天如果不仅仅是让你把手机关机这么简单，而是你只要来尽本分了，一切和外界断绝，什么都不能用，你尽还是不尽？如果是真正信神的人，他能不尽吗？为神抛头颅、洒热血的人有多少？咱呢？手机不能关机，和家人的联系不能断了，就连一个这都献不上，这能打败撒但吗？这能说明咱是忠于神的吗？这是不是背叛？我为什么敢持守正义呢？因为我揭发检举不管是否受到任何人的逼迫，我没管，我只管神的旨意通行。

我在这儿给你交通背叛，你不是根据我给你交通的意思去认识，“哦，这就是背叛，原来应该这样认识，性情是这样变化的，我对神没有忠心，对神没有爱，我忠于的还不是神”，看到了自己的不足、缺少，应该是补足。只有认识自己才会变化自己。可我今天和你交通的时候，你并没有说我得认识自己，并没有说我得补足自己，我这性情该怎么变化，一说咱就跑到这个事情里面说事。说事也就罢了，你为了逃避，为了堵我的口，你开始和我打仗了！“弟兄，我寻求个问题，下一个时代的生存法则真是下一个时代的生存法则吗？”为什么出

来这个话题了？这个话题是在什么背景下出来的？这是不是你的性情的驱使？（老赵：这个是什么性情？）你不就是想把我打倒？（老赵：显示我的高明？是显露的过程？）这就要看你在什么背景下说的这个话题。你是在我交通的背景下说的这个话题，你说这个话题是相当于弃绝我，你不愿意听我说话了，才抛出的这个话题，你说这个话题就是要堵住我的口，想办法堵我呢。如果说在平时，在我没有给你交通的情况下，“弟兄，我寻求个问题，我不太理解。”那这叫寻求，背景不一样。（老赵：那你说的这个两个观点，你应该怎么对待我。）一个是堵，一个是试探。主耶稣给他的门徒讲道的时候，法利赛人试探问耶稣了，“你仗着什么权柄作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耶稣一听这个话就知道他是试探，耶稣告他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作这些事。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耶稣不直接告诉他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因为他不配，耶稣知道他是试探，所以不告诉他。法利赛人回答不回答？没法回答。“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对我们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来的’，我们又怕百姓，因为他们都认为约翰是先知。”所以法利赛人他敢说吗？不能说，他只能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作这些事。”这是试探！你刚想用这个话试探一下，探探深浅。刚才你还说了一个，我是不是用地位作工呢，我是不是坐在众长子的位置上来辖制你、来强行灌输你了。我给你交通的是一个目的，你理解的是另一个目的。我的真心你看不见，你反而是想用这个把我驳倒。只要能把我驳倒，你就可以不承认是背叛，这是你的存心。你和我是在这儿较量呢，不是寻求。

刚才我和你交通众长子是怎么说的？我说对你是保守，我要求不要求你，让你把我当众长子待？我从来没有要求过任何人。我只是说，对你来说怎样对你的性命有益处，这是不是为你考虑的？你就起来论断、亵渎我，我怕吗？有多少人说我是敌基督，我怕啦？我不在乎啊！神是公义的，我怕什么？不要说你试探我了，你就是咒诅我我都无所谓。有多少人咒诅我，你看我和谁去说过一句“你这是犯

罪”吗？我需要苦口婆心地和你说吗？我连一句这样的话都不说。耶稣给法利赛人讲道吗？今天之所以我还来和你苦口婆心地说，只是因为我还把你看作是一个信神的人，是跟随神的人，我才说这句话。我要把你当成法利赛人就不谈这个话了，谈这个话干嘛啊？没必要、没意义。可你这些话里面句句带着试探，承认吗？

刚才你说了，“真理是下一个时代的生存法则吗？”这是不是试探？（老赵：假如说就是这个问题向你寻求，真理是下一个时代的生存法则这个标题不太合理。你对这个标题是怎么考虑的？咱再说说。）是这个标题不太合理，还是这个话是个病话？（老赵：我在这儿寻求，就是我认为它是病话嘛。）病在哪儿？我听听。（老赵：它就不应该是下一个时代，真理成为生存法则就对了嘛，还下一个时代？加了下一个时代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这个话就有问题。）为什么说是下一个时代，不是这个时代？因为神是来颁布行政的。给你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国家出台了一个法律，法律从出台到实行是不是得有一个过程呢？（老赵：就是说这个法律制定出来它有个过渡期，明年什么时期正式执行，在执行之前是个适应、尝试、学习时期。）不是学习时期，是通知。我和你说的是一个法律从还没有出台，到出台，再到实施是有一个阶段的，为什么这样说呢？神是来开辟时代的，也是来结束时代的，是破天荒的，从来没有过的，神来作的是开辟时代的工作。就好比说耶稣，耶稣来作工多少年？（老赵：三年半。）三年半。耶稣说的这些话就只在这三年半里起作用吗？不是。正式进入恩典时代是在什么时候呢？耶稣走后，恩典时代才正式开始的。这两千年来人们看的就是耶稣发表的话，就是恩典时代。全能神来了，全能神发表了那么多的话语，带领人在地上生活。神的话是什么？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神作了三十年的工作，有几个人得着真理了？没有。如果神一说出话来，就按这个话要求你，那个个都得死。所以说在神发表话语的这个时代里面，神只是把带领人的步骤作完了，在这个过渡期里还有恩典伴随着，让你去认识、让你领受、让你去寻求。生命长大的过程是漫长的，所以说神得给你留下一些真理。真理是什么？是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神说了那么多，你

把这些东西装备了，成为你的生命了，这个时候神才能按神话要求你。你还没有装备上的时候，神不能要求你。所以说，神作工结束完了以后，神流露出来的就完全是公义性情，没有慈爱怜悯。但在这步工作的过渡时期，还有怜悯慈爱。为什么有怜悯慈爱？因为人还没得着真理，没有进入正轨，还不会根据神话看事，神话还没有在人身上作王掌权。如果这个时候就按神话的行政来对待，都得死。为什么说是下一个时代的生存法则？在这一个时代你有撒但败坏性情，你还可以活着，因为还有神的慈爱怜悯伴随着，在下一个时代没有慈爱怜悯，神的性情里面没有慈爱怜悯，神的慈爱怜悯是因着神对人的拯救才有的，而不是固有性情。所以到了下一个时代，也就是神选民进入正轨的时候，也就是神话在人身上开始作王掌权的时候，神要用行政辖管万民，这个时候，如果你还没有把神话当作你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那你就该死了，该惩罚了。这就是我说的真理是下一个时代的生存法则的原因。到了下一个时代，你没有把神话当作你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你就是死！你要想剩存下来，那你必须得让神话成为你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这就能活下来。所以我说真理是下一个时代的生存法则，能理解吗？

那为什么不能说是这个时代的生存法则？现在正是神作人的时候，恩门关了以后，那下一个时代就开始了。下一个时代是真正的话语时代，神直接说话，神还在地上带领人生活。现在的人不听神的话，虽然说有多少人看神的话、跟随神，但是有几个人对待神话和对待天上的灵是一的？众子民是在大灾难中作成的。借着大灾难神选民都进入了信神正轨，敬畏神、远离恶了，好了，神就开始一步步地拔高了，没有恩典时代了，完全按真理来要求。所以说下一个时代没有真理，不能完全根据神话，那就是灭亡的对象！为什么说我是来救你的？地震、瘟疫、饥荒来了，如果说神话在你身上还不能作王掌权，你连你自己的败坏性情都不认识，那你可能得着真理吗？你可能得着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吗？做人，你与人之间相处，该怎么相处？爱莲和咱说了，为了大局，为了安全让咱关机呢，这个事该怎么做？这是不是得有个原则？这个原则在哪儿？我在这儿尽本分呢，神

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再大的事也是小事，神的话来作王掌权了，我不敢了、我不能了！有一颗敬畏的心，也就是有个惧怕的心和羞耻感，这就把人拯救了。如果说当时你就明白了什么是背叛，“呀，这下就是背叛，别人怎么看我？神怎么看我？地震、瘟疫、饥荒来了，我现在还在背叛神，神给我的机会还有几次啊？这会不会是最后一次？如果我一旦背叛了，神还原谅不原谅我？”家也不敢回了。你这一不回，见证站住了，神露出了笑脸，撒但蒙羞了，你成了属神的人了，这是不是就是神拯救人的过程？今天不管我说的话多难听，我苦口婆心和你说的这是个什么路？这是性情变化最根本的一个路途，性情变化就是蒙拯救的路途，你如果认识不到自己这是背叛，自己做出的是抵挡神的事，你怎么可能会止步呢？这话听懂了吗？（老赵：嗯。）

婉言谢绝神的拯救（四）

你看看这段话，念念这个诗歌，看看神怎么说的。信神就是信神的话，话语时代，话语成就一切！这四年以来你没看见？那你说，谁导致的？这是不是你的观念想象把你坑了？你信神该不该根据神话看事，根据神话走路呢？那你看看从这篇神话里能不能找见路，念念。（老赵：我这个表达能力你还不知道？）念呢，又不用表达！（老赵：我念得磕磕巴巴的……）你照顾小孩子呢，看他跌倒爬起、看他说话磕磕巴巴，你就不要他了？神看着你能牙牙学语，神是不是高兴的？你看我交通的时候还磕磕巴巴的呢！念吧！都听听！听听每一句话神要说什么。

神话说：“信神得学会经历神的作工，达到顺服神。顺服神是真理，是神对人类的要求，你能朝着顺服神的方向追求，你信神的路就走对了。你经历多少次失败跌倒不是坏事，被显明也不是坏事，不管

经历对付修理还是被显明，你得记住：人被显明不是被定罪，这是好事，这是认识自己最好的机会，能给你带来生命经历的转机，要不你没有机会，也没有条件、没有背景能达到认识自己的败坏真相。你把自己里面的东西，隐藏在深处的方方面面很难认识到、很难挖掘出来的东西认识到了，这是好事。真实认识自己是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最好机会，真实认识自己就能看见真理作生命太宝贵，就能渴慕真理进入实际，这是太好的事！你如果能抓住这个机会，在失败跌倒时认真反省自己，达到真实认识自己，就能在消极软弱中重新站起来。跨过这道坎儿，你就能长进一大步，就能进入真理实际了。”（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要得着真理得从身边的人事物上学功课》）看见什么了？你能把表达你的观点、表达你的意思转变一下，变成表达神的意思、表达神话的意思，这才叫正义。遇什么事你不能一味地表达“我怎么看的、我怎么感觉的、我怎么想的……”，只要你说“我这么想的……”，这就是从撒但来的，这就应该是弃绝、背叛、咒诅，一切以神话为准则。（老赵：这个观点我肯定认可。）你表达你的意思的时候，我没有看见你磕磕巴巴。可是我说咱看一下这段神话，你说“呀，我表达不出来！”这态度就不对。我再表达不好我得去学，不会走我得去走。表达表达，说说对这话怎么看、怎么认识？学着表达。（老赵：就从这次回来以后，真的没有好好地反省，总是忙一些事务，对失败跌倒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以后得学会正确看待自己，凡不是从神话来的观点都得否掉，得树立一个正确的方向。虽然认识自己不是太准确吧，之前还有好多东西自己认识不到，应该走上一个正确的开头、开始吧，以往不管是解剖别人也好，还是解剖自己也好，没有当作生命进入去看。解剖别人的时候更是觉得不关自己的事，根本不注重从这些方面进入。临到事寻找心理安慰，很多时候顺着自己的意思去走了，不是体贴神的心意，从神话中去找自己的不足，自己怎么失败的，总结总结，所以说不管今天交通什么也好，观点应该是认识自己是最为主要的，选择道路怎么选择，还是得根据神话。）这么长时间了，我见你一直以来走的这条路就不对。你两眼就盯着别人怎么样、教会怎么样，你把这个当成了信神。周围这个环境是神兴起来让你性情变化的，不是让你去论断的，不是让你去处理的。你看原来教会里面混乱的，击打牧人，羊群分散，合谁的观念呢？那是要检验人呢。耶稣能钉了十字架，合谁的观念呢？信神咱不能凭自己的观念来

看神摆设的环境，得从中去寻求神的心意。（老赵：嗯。这一方面是缺少，寻求这方面基本不会。）你不会寻求神的心意，可是会寻求自己的意思。（老赵：嗯。）还“嗯”呢！现在呢？现在有没有路？显明你不是坏事，你总怕显明，一说显明就着了急了！显明你是为了让你认识你自己，认识你自己是要你去背叛。让你看见自己的真实身量，让你看见自己什么都不是，让你看见你与神之间的关系竟然是如此的尴尬，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为什么神说当你认识到自己是地狱之子的时候，才是信神的开端呢？你老觉得自己不错，你永远不是个信神的。你就是把人都分辨了，把整个教会都认识了、全国人都认识了、全球人都认识了，能代表你性情有变化吗？你活的得“自私”一点！自爱！你不爱自己，让谁爱你？对自己生命有益的，来多少要多少，对生命要“贪婪”！咱不能当教会警察，这个能完全理解了吧？（老赵：嗯。）

那我今天来的目的主要是什么？这几年了，一开始我误认为，你是什么都清楚，什么都知道，就是硬着颈项与神对着干，所以说在我心里就定了，你是敌基督。后来经过我解剖了那么多人以后，我才发现，人愚昧无知根本看不到、认识不到。就好比说今天你连自己背叛了都不知道，完全是种愚昧、麻木痴呆，不知道还认为自己是好的。我经历了这几年以后，我想着老赵应该也是认识不到，他不是有意要与神过不去，有意要与神作对，所以说我有这样的考量。我时常在心里面想“没有给老赵这个机会是一个失误”，是个失误，我在神那里交不了差。我对每一个人的灵魂得负责，我在神那边得交差，不管你是谁，你是不是神拯救的对象，我尽心尽意了，我没有亏欠，那我去神那边能交差了。所以我今天就是来给你补一刀，我看揭露解剖、审判刑罚你，你究竟是接受还是不接受呢？当初是我作工的粗暴，是我不认识，我不认识人败坏到什么程度、麻木到什么程度。今天我看见了，那我今天是来补足的，也是给你一次机会。你更应该看到的是神的爱，神是公义的。也是因为你从之前的跌到又爬起来，又出来作了一年的工，是你的付出得着了神的恩典了，这属于神的恩典。你有没有计划？愿不愿意另立计划，重新思考一下，人生意义是什么？信

神这条路该怎么走？该怎么做一个真正的人？你有没有一个目标、有没有一个计划？（老赵：现在还没有。）现在没有，何时有啊？我刚才问你听懂了没有？你说听懂了。听懂了都还没有计划，什么时候有计划？人家别人听懂了是从病榻之上立马爬起来了。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出来了。你听完了这些话，问你听明白了吗？你说听明白了，可你听明白了还没有计划，你是装明白呢？（老赵：这个不是装。）那为什么还没有计划？没信？还是你是来研究神来了，“噢，我研究透了，行了，完了”。如果是一个信神的人，当他看见神作在人身上的都是爱，看见自己对神都是误解，那产生的是什么？惭愧、内疚，我要还报、要报答神！你是信神的，这条路不能断了吧？（老赵：这条路肯定不能断。）那是不是该另立一个计划了？还能和原来一样，“我就这么走着看吧？”该不该另立计划？（老赵：我现在没目标。）是没有目标，还是不想有目标？还是愿意安于现状？（老赵：不是安于现状，这个问题真的没有考虑过。）没考虑过什么？（老赵：重新立计划来到神前。）咋了？你自己已经给你自己定规了？已经给你自己定规是地狱之子了？（老赵：哦。）你今天也看到了，显明你不是坏事，是为了拯救，那你更应该高兴起来啊！应该兴奋起来啊！（老赵：我现在真的高兴不起来啊。）兴奋不起来？（老赵：哦。）看见神的救恩不兴奋，那说明你还没有跌在沟里。你要是掉在水里面，看见了个救生圈，你说你兴奋不兴奋？那你刚刚说的这个话我就要怀疑了，你这个话里面就不是真实的信了，你是来这儿探底的，是研究的。“啊，这个方舟原来是八十八米啊，原来是多少根歌斐木做的啊！我研究通了，知道了。”研究神作工呢？（老赵：不是。这个研究不了。）打擂台呢？你不是研究的就是打擂台的，肯定不是随便进来看看啊，因为你去年还进来一年，尽了一年本分，随便看看就能用一年的生命进来转转、溜达溜达？不是，肯定是有目的。大红龙派来的？也不像啊！失去活着的希望了？（老赵：嗯。）失去活着的希望了，那给你一个活着的希望，你不该兴奋？不想往起站立了？（老赵：有点儿。）你听着一些小道消息，就喜欢在这小道消息里边搅事，成了婆娘们了，有些事就缠绕在里边出不来了！不是个事就成了个事了！你说是不是？你说说白了，你前边说的那些事是不是个事，就影响了你整个情形了，影响了你活着的希望，呀，可怜呀！可悲呀！受造之物，有一份光发一份光，有一份热发一份热，你呢？在

家发酵啊？计划怎么做呀？（老赵：我不知道。）你不知道谁知道？神是根据你的配合来作，你配合到哪儿，神作到哪儿。神不赶鸭子上架，肯定是根据你的意愿来，你追求什么就给你什么，你追求钱财就给你钱财；你追求生命就给你生命；你要是想去世界大干一番，那你得来的肯定就是钱财；你要追求为神献上，那你得来的就是神的祝福。

还是在等待、研究、分析、看呢？需要考虑？（老赵：应该考虑考虑吧。）你说这个应该考虑考虑是指哪方面呢？是在信神的道路上，另立计划、重新规划方向上考虑考虑？是重新考虑哪一方面？方向不清楚考虑考虑？还是信与不信考虑考虑？是前进还是退兵？考虑的是哪个？能不能说清楚？（老赵：考虑的是这个方向和怎么走呢。）考虑这个方向咋走呢，还是考虑要走呢还是要退呢？（老赵：是考虑怎么走呢，没有考虑退。）要走就按走的来。神说要信就好好信，要不信就不要信，就回世界大干一番。来神家如果说你是应付着信，在神家得来的都是祸。你要知道在神家不好好信，信上一半，打岔搅扰，最后还得受惩罚，还是沉沦，沉沦不是灭亡，沉沦比灭亡更痛苦。灭亡是一次性惩罚，沉沦是永远的惩罚。现在为什么有人走着走着走不动了，走不动了也不敢离开，还得撑着劲儿往前走，为啥？不就是沉沦的结局在这儿卡着吗？你也试试？有这些卡着，你怎么走呀？计划等等看？看神怎么作呀？等着沉沦呀？还是在这最后时期起来，赶紧努努力往前冲呀？追求做个忠心效力者，或者再往上走走，努努力能做个子民，还是就等待，“走到哪步算哪步吧，神要惩罚就惩罚吧，顺其自然”，这是不是都是人的选择？哪个人才是聪明人？人家百米赛最后那几秒钟还要冲刺呢，考试的时候人家常说“临阵磨枪，不快也光”。信神呢？信神几十年，神说不看你以往怎么样，就看你最后时期能否为神摆上。什么时候是最后时期？地震、瘟疫、饥荒现在多大了？全球瘟疫这么严重，就不要说是信神的人了，全球人都知道，还再说什么？还给你留下多少时间让你考虑？神已经把时钟拨快了。再考虑考虑？看国度的恩门快关的时候，赶紧跑着挤进来？能不能挤进来？通往国度的列车走开了你再上？真正要信，那就必须得有本分

尽。只有尽本分才与神发生关系，不尽本分就与神没有关系。尽本分咱以前交通过，尽本分是什么？是人性情变化的一个工具，是与神之间的一个桥梁。在借着尽本分过程中显明，显明你的忠心、显明你的顺服。咱去年体验了一下，没有这个本分能显明你吗？“在神家我最爱神”，显明不了你，你就认识不了自己，认识不了自己，就不会背叛，也没有见证。既然想好好信，那就肯定得尽上本分。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实行真理，实行真理的过程中尽本分，也就是在尽本分的过程中逐渐性情变化，逐步在性情变化的过程中尽本分，最后，本分也尽完了，性情也变化了，最后进国度了，这就是神的拯救。

现在让你尽个本分，尽还是不尽，什么选择？考虑清楚了再说。（老赵：我不想出去。出去两年回来想想没有什么收获。）你想有什么收获呢？你要想有个物质收获你就别来神家，你去世界，每个月都能结算工资。你在神家，不发工资，神家是给你什么？（SJ：生命。）给你的是生命，生命能用肉眼看见吗？如果你默默无闻、勤勤恳恳，神是给你恩典，存活一千年，如果你追求真理，那是永生。你得着什么了，肉眼能看见吗？第一，你得着的是你肉眼看不见的；第二，生命的长进就是你的所得。挪亚造方舟造了一百年，他得着什么了？一家八口能剩存下来，就是个这，别的没有。挪亚造方舟两年以后，你说他得着什么了？咱就不说其它的，就说刚生下的马驹子，两年成马了没有？生不生马驹子？两年了连马驹子都没生，你刚出来两年就想得着什么？挪亚一百二十年建了个方舟，你刚出来两年，你就想得着个啥？反过来再说一说，今天给你交通的这些不是你的所得？人来在世上，就是让你来体验、经历神的作工，在体验、经历中认识神。神给人几年的时间？一般人成年在三十五岁以后，最终就有六十岁、七十岁的寿命，活得久些，活到八十岁。也就说，就算活到八十五岁，真正经历的时间就五十年。五十年时间就经历、体验神的主宰安排了。发工资呢？不发工资。约伯一辈子了体验、经历了个什么？被剥夺了万贯家产，十个儿女没了。十个儿女多长时间得来的，最后一夜之间没了，你问问约伯得着什么了？老赵你说历代以来哪个使徒和神算过账？“两年我得着什么了？”有没有这话？

反过来再说，老赵，你出来的这一年得着的太多了！今天和你所交通的是不是你的收获？不是因着出来尽本分和弟兄姊妹碰撞产生的这些周折，能显明出你老赵的悖逆、抵挡与背叛吗？没有这一年的周折、没有你的背叛，今天你能服在神的话下？打死你都不会服。可经历了这一切过后呢？今天不管我怎么揭露解剖你，事实在那摆着呢，神话揭露出了人骨髓里面的东西，你往哪里跑？人不得不服在神话下！服在神话下是好事还是坏事？经过一年时间，服在神话下了，两年时间、三年时间，最后服在了神的权下，学会顺服神的主宰安排了。经过十年时间，“呀，寻求到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了！”你说得着啥了？下一个时代的生存法则你得着了，意味着什么？老赵永生了！老赵，你说你得着啥了？老赵摇头呢，不敢相信，这是骗你呢？（老赵：不是骗，我出去两年多了，欠了人家几万块钱，我考虑考虑再说吧。）我今天才和你交通什么？神要检验工程，检验你是不是真实信神的，是不是得给你加点环境？等一切都顺利的时候再来信神，你觉得可能吗？检验约伯不是赐给他万贯家产，而是剥夺，就在剥夺了之后，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才是见证！神给你把所有的借款还了，家庭和谐，你出来尽本分了，你说神的名是值得称颂的，能蒙羞撒但吗？可能不可能？神给你的只有十二条要求，如果说你为神作工多年，但是你对神提的一点要求，神没有满足你，你如何走后面的路？咱达到神的这条要求了吗？如果你生活拮据，你如何走后面的路？回归世界？挣钱，还款？背叛神？这是不是背叛？你的这个背叛是怎么带来的？是不是咱的悖逆带来的？神说让你撇下一切跟随神，神有言在先吧？咱撇下了没有？如果你撇下一切跟随神了，新房子没有，什么都没有，哪来的贷款？这是不是咱的悖逆带来的？咱的悖逆带来的，咱不该担当、不该煎熬？咱不煎熬，反过来成理由了，成了咱不敬拜神的理由了、成了咱不尽本分的理由了。你说能站立得住吗？你说这人是不是个浑人？神检验人就是摆设环境才能检验出来呢，这才能让你看到自己的身量呢。现在不仅要看事情的结果，神还要看你在事情发生过程中你的态度、存心，你的心向着谁、为着谁？为什么神说这边摆着真理，

那边摆着钱财、摆着情感呢？让你作选择呢，如果你这边一切都是平安的话，那还让你选择吗？那不可能！

再反过来说人的理智如何呢？今天欠下人的钱了，我得去挣钱还钱去呢，你欠下神的命你还了吗？你欠下神的是你那一点钱能比的吗？你活到这么大，每天呼吸的一口空气，喝的一口水，一分一秒都离不开，就是你睡着了，神还供应着你一口气息呢。你吃着神的、喝着神的，不想着还报，还得呼吸神给的这一口气息。如果神给你断上一样，能行吗？神说："你不愿尽本分了，你是废人，我也不要你了，我不供应你了，不给你空气了。"你能活吗？收了你这口气息，你还还款呢？还谁的款？今天你谁的也不欠，你欠神！你从哪来的？每一个灵魂都是独立体，神造了你，神把你放在什么样的家庭，你有多少钱，什么样的命运，是神给你定的。所以说，你是赤身而来，赤身而走，你谁也不欠，你只欠神的。你还个人钱可以，有正常的活出，欠人钱就应该还人家。但是有什么特殊情况就不需要还了呢？当你有使命的时候，当你有托付的时候，当神对你呼召的时候，你还谁的啊？你要把钱积攒在天上，而不是积攒在地上。你在地上五万块钱不还了，你顶多是欠下他的债了，可在神那边呢？如果你为了还这五万块钱，你撂下本分不干了，你比犹大还可悲，那就不是五万块钱的事了。如果真因为你尽本分，你欠下了五万块钱的债，那这个债神是不是就给你抹平了？什么叫公义？神是利用这些来检验、试炼你。

你看祭司弟兄交通《老人与小孩》，拍了个小电影，说的是一个弟兄留下老爹和孩子出了国了，孙子和爷爷在家被大红龙逼迫得连家也没有了，住的山洞，爷爷还把腿都摔坏了，最后祭司弟兄知道了，追查是谁当带领呢？怎么做的？这是物质上的一个事情。神就是要显明，两方面显明，一个是把教会人显明了，另一个是把这个弟兄显明了，显明人家能够撇下一切跟随神，撇下儿女、撇下父亲，一切都在神的手中。你看见他得病了，神能让他病，神就不能让他好吗？还不是神一句话吗？神只是为了显明，你孩子生了病在家没人管，我

看你回不回？我看你是不是站见证呀？神再看那个带领，出国的弟兄为见证神付出一切了，你为他善后了没有？让人都看看，这哪有个人啊？一帮鬼！这是显明，这是神的一步作工，并不是神处理不了这个问题。神调动全宇为神效力，神还缺个效力者吗？耶稣来了，撒但指着天下万国的荣华富贵，让耶稣敬拜他呢，耶稣说什么，撒但，走开，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事奉他。神来世上是要享受荣华富贵吗？今天，神是要你的那个钱吗？神就是要借着那个环境看你的心，看你的心在哪儿？你的态度是啥？正当你心里争战的时候，那就是灵界的交战，那就是撒但与神在打赌。信心就是根独木桥，不是这钱如何，神主要看你的态度观点如何。神让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当他举起刀的时候，真要他献吗？神让他停手了。以利亚没有吃的，没有住的地方，神让他去寡妇家，寡妇家有多少食物？一点面一把油，就够一顿吃，先知以利亚告诉她“你给我吃吧，我吃了就有你吃的了”，这个时候，神就看她有没有信心，你敢不敢交托于神？那以利亚吃了以后没她吃的了？还有但以理，那些人嫉妒但以理，要加害与他，让大流士王下令：全国的人在一个月内，不能向王以外的任何人求什么，也不可向各自的神祈祷，凡是违反的就要下狮子坑。但以理受辖制了吗？就算下狮子坑，但以理也照样敬拜神。下了狮子坑，狮子就把他吃了？神不允许，它吃不了，此人勿动！那主要是要检验，看你有没有这个信，让你在人面前站了一个见证。让你看看但以理的顺服、敬畏，就是死我也不能拜偶像，死我也要站住这个见证！咱今天呢？欠下外债我也要站住这个见证，我欠下一万个人的，也不能欠下神的，我就是辜负了全宇的人，我不能辜负神！

你看SJ的环境如何？SJ出来作工是什么环境？三岁、五岁孩子撇下，终年不回家。她是出来了三天、五天就回家了？她在孩子小的时候就离家尽本分了。2012年回了家，五年时间，两个孩子娶了媳妇，抱了孙子，还盖起房了，谁能做到？村里人都投来了异样的眼光，“同样在家，别人十年了也没有娶下一个媳妇，也没有盖起房来，你怎么回来五年，家里就娶下媳妇，盖起房来了？”神作的工作是什么？赐给、剥夺、剥夺、赐给，就是要把你作成顺服的，咋样？孙子

给她了吧？媳妇给她了吧？两个媳妇都是大学生，不要钱都要嫁了，别人家是给钱也娶不上，这不是神的主宰吗？给了她神还要剥夺。国度建造了，她一出来尽本分，大媳妇和大儿子离婚了，二媳妇也吵着要离婚呢，二媳妇生小孩了，都没去医院看，从始至终连孙子的一个面都没见过。为了神的作工，为了神的经营献上，这不是一个见证吗？咱也是一个人，她也是一个人，她能做到，咱为什么不能做到呢？还有七万块钱的贷款，还有人追债，有家不能归，她受影响了？她去世界挣钱去了？她没有着急去还人的债，而是先完成神给的托付。如果没有国度建造，那她在家肯定是抱孙子呢，肯定是还债呢，肯定是过她的小日子呢，但神的呼召一来，立马就能放下出来。你看以利亚找以利沙当他的门徒的时候，他见了这个年轻人，觉得不一般，赶了十二对牛耕地呢。十二对牛是几头？二十四头。以利沙一听说呼召他做以利亚的门徒，就立马回家，杀了一对牛庆贺，还把耕地的犁和耙当成柴烧了火，什么意思？破釜沉舟。就是从今以后，我就不回来了，我就一颗心跟随，就有这个决心。耶稣问彼得愿不愿意跟随呢？彼得说什么？（SJ：天父所差我必跟随，圣灵所指我必看中。）就两句话，就跟随，就走了！这就是信！这就是见证！“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出来了！今天我给老赵交通来了，老赵处于一种消极、被动、背叛，听了神话以后能立马从病瘫之上爬起来去尽本分，这不是一个见证吗？这不是话语成就一切吗？这不是荣耀神的事吗？这就需要人的配合。站见证需要人去站，去受苦。你没有受苦，就没有见证，撒但不承认、不蒙羞，就要控告。

我给你交通这么多，有什么想法？刚才你说出去尽本分两年了，没有收获，现在有了收获了没有？（老赵：没有。）还没有？还是没有得着是吧？（老赵：嗯。）生命长进不是像玉米杆一样，一春一秋就能长一米高，那是漫长的工作。神说了，有的人认识自己认识得消极了，本身生命有长进了，但他看不见，消极了，不承认了。信神就两门功课，认识自己、认识神。两年间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兴起环境了，对自己的邪恶、污秽、败坏有了认识了，对神作在人身上的爱认识了，对神主宰的人事物认识了。约伯最后为什么能够满足而死

呢？还不就是因为他经历过来了？一年一年经历过来了，他才风闻有神，不体验能行吗？就神交通说，为什么让挪亚造方舟呢？挪亚造方舟的时候，挪亚有什么工具呢？有电锯？有吊车？全是人工。有人和神说“你现在让我造方舟，哪怕就是造十艘也行，我也能拿下这个工作”，神是要那个方舟吗？神要的不是方舟。你说神造了天地万物，造不了个方舟？还得人造？神就是借着造方舟考验你，磨练你的心志，神说一句话，究竟你能持守多长时间？你的信有多大？当初亚当夏娃为什么背叛神？神告诉他们吃的日子必定死，撒但过来说了个不一定，亚当夏娃就吃了。所以神告诉挪亚说“我要用洪水灭世，你要造方舟”，当他造方舟的时候，有多少人在劝说他？挪亚造方舟的时候多大了？五百多岁了是吧？那人是不是都要攻击他？“你傻了？你疯了？五百年间你见过这么大的洪水吗？建这么大的方舟？”他每天在那些人的攻击中活着，他每天都在造方舟，他得着啥了？你看神交通说，方舟是一根根歌斐木建成的，而歌斐木得从山上一根根扛下来，那是实实际际地造方舟了啊！让你把歌斐木从山上扛下来，你能扛几天？能扛上一年？挪亚扛了一百二十年，你能扛上一年吗？不要说一年了，一个月能不能扛下来呢？扛不了，扛上三天你就消极了，那么粗的木头都是用人扛，哪像现在都是机械化。造方舟那可不是一句话就能成，主要是磨练你的心志，你信神究竟有没有信心。这么多难处，就看你会不会否认，会不会消极背叛。造方舟扛木头，从山上下来不是闪着胳膊，就是扭着腿了，你说这是不是难以避免的事情？好不容易把歌斐木扛回来造方舟了，第一次就能造成吗？是不是也得做几个模型呢？是不是也返了几次工呢？在这个时候，再加上别人的攻击、毁谤，他心里有多大压力啊？这才能检验出他是个真信的，他是个义人！让你造方舟你能造几天？教会建造三十年，装备神话就装备了三十年。审判刑罚现在正式开始了，你装备了多少？你刚经历了两年，而且经历的还是个转折点，你经过这个转折点你就会有一大进步，现在正是关键时刻，能听懂吗？（老赵：嗯。）

现在怎么想？（老赵：我不想现在尽。）那什么时候尽呢？（老赵：现在的事得处理完了吧，估计得五月份吧。）神摆设得真好

啊！处处都是试炼，处处又都是试探，为什么说这话？神就检验你，现在是加强操练，不给你一个顺境，就是要有个争战，这就专让你作选择！神家事和个人事总要让人作选择，“神总是给人出难题，神总是和人过不去！”这对你来说是一个试炼，也是一个试探，也是一个见证。站住了是见证、试炼，站不住就是试探。再考虑考虑？（老赵：嗯。）

296　败坏人类的悲哀

人在这不同的时期中跟随着神走过来，却不知神主宰着万物生灵的命运，不知神是如何摆布着万物、指挥着万物，这是如今以至于早先的人都未能得知的。究其原因，不是因为神的作为太隐秘，也不是神的计划还未实现，而是人的心、人的灵离神太远，以至于人到了在“跟随神”的同时仍在事奉着撒但的地步，人仍是不觉察。

没有人主动寻求神的脚踪与神的显现，没有人愿意在神的看顾与保守之中存活，而是愿意依靠撒但、恶者的侵蚀来适应这个世界，适应这个邪恶人类的生存规律。至此，人的心与人的灵成了人献给撒但的贡品，成了撒但的食物，更成了撒但长住的地方，成了撒但理所应当的游玩场所。

这样，人在不知不觉中不再懂得做人的道理，不再懂得人生存的价值与意义所在，神的律法、神与人的约在人的心中逐渐模糊，人也不再去找神，不再搭理神。日久天长，人都不再明白神造人的意

义，不明白神口中的话语，不明白从神来的一切，人便开始抵触从神来的律法与典章，人的心、人的灵麻木了……神失去了起初所造的人，而人也失去了原有的根，这就是这个人类的悲哀。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是人生命的源头》

255　逃脱审判的后果

什么是审判，什么是真理，你都明白了吗？若你明白了，神劝你还是服服帖帖地受审判，否则你永远没有机会得到神的称许，永远没有机会被神带入神的国中。那些只接受审判却总不能被洁净的人，也就是在审判的工作中逃走的人将永远被神厌弃，他们的罪状比那些法利赛人的更重、更多，因为他们背叛了神，他们是神的叛逆者，这些连效力都不配的人将受到更重的惩罚，而且是永久的惩罚。神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曾口头对他忠心却背叛他的叛徒，这样的人将受到灵、魂、体都受惩罚的报应，这不正是神公义性情的流露吗？这不正是神审判人、显明人的目的吗？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用真理来作审判的工作》

298　神怎能不痛心

1　神经历了人间的酸、甜、苦、辣，在风里来，在雨里去，经历了“家庭”的逼迫，经历了人生的坎坎坷坷，神也经历了身体的别离

之苦。但当神来在地上之时，人并不因神为其受的苦而“接待”神，而是将神的好心“婉言谢绝”了，神怎能不痛心？怎能不忧伤？难道神道成肉身就为得此下场吗？

2　人为什么不爱神？为什么神的爱换来人的恨？难道神就该这样受苦吗？人也曾因神在地的苦而流下了“同情”的眼泪，人也曾为神的“不幸遭遇”而喊冤，但又有谁真知神的心呢？谁能体察神的情呢？人也曾与神情深意切，也曾在梦中与神常相思，但在地之人怎能明白神在天的心意呢？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三十一篇》

雇工与假带领之间的区别（一）

（SJ：交通关于一线、教会不发现、清理探子的问题。……）

我发现一个问题，你们快把SJ给累死了，为什么这么说呢？SJ底下带领着你们这一茬假带领。我为什么说是一茬假带领呢？假在哪儿呢？江梅，你用最简单的几句话阐明一下，什么是假带领。（江梅：假带领就是不作实际工作。）还有什么？（江梅：只是个传话筒。）传话筒也不是一个好传话筒！假带领还能传了好话？能传了好话，就不是假带领了，那他传的就全是真理了。假带领作工了没有？假带领不作工，神说假带领就和蛆虫一样，推一推，动一动，不推就不动了。假带领算不算雇工？（不算。）为什么说假带领不算雇工？假带领和雇工之间有什么区别？（雇工为了拿钱还得去干活儿。）雇

工还得干活去，是吧？（嗯。）假带领是不干活、不作工的，雇工是作工的。雇工是作一份工作要一份工资，他是要回报的。保罗作了工作是要冠冕，他有交易的心。假带领呢？假带领有没有一颗交易的心？（没有。）他就没有计划做平等的生意。“我跑了半个欧洲，该跑的路跑了，该打的仗打了，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他连这个心都没有，他就不计划跑，就计划骗取、等待、混日子。从太阳升起来就等着太阳落山，一天过去了，“哎呀！一天的‘工资’来了”。雇工呢？雇工能不能混日子呀？（不能。）雇工是打一份工挣一份钱呀，得把这个工作给人家作了呀！不作工是挣不了钱的。雇工是要搞交易，他是通过作工来换取该有的所得。假带领呢？首先他是带领，他是坐在带领的位置上而不作工作，这就成了假带领。有的带领他是作不了工作，有的带领他是不作工作，不管怎么说，总而言之，作不了工作那就是假带领。你今天坐在带领这个位置上，你是作不了工作还是不作工作呢？（不作工作。）为什么说你不作工作呢？（……）咱不要给自己乱戴“帽子”，不然别人一说你的这个“帽子”时，你又不服，“又给我戴帽子！”那是你自己给自己戴的“帽子”。一说起自己，就说“我就是个混蛋、我就是个魔鬼”，你说你自己是魔鬼，当别人说你是魔鬼的时候，你接受吗？你说“哎呀，我就是一个畜生”的时候，心里很踏实。如果我说你就是一个畜生呢？就想反了。如果你真认为你是畜生的话，我说你是畜生你还会反吗？（不反了。）所以你得说实在话，说你认识到的话。

我为什么说你是个假带领呢？你得找着根源。你说你不作工作，你怎么不作工作了？你真正地认为你不作工作了吗？你要真正地认为你不作工作，我觉得你现在就应该瘫倒了。现在到处是地震、瘟疫、饥荒，你坐在带领工人的位置上，然后明知故犯、与神对抗，就不作工作！你有这个勇气吗？你有这个胆量吗？你不敢。所以即便是你不作工作，你也看不到你不作工作，你还总认为自己作工作了。你认为你作工作了，可我看见你没有作工作，这个原因在哪儿？我看见你没有作工作，就是因为你连雇工的工作也没有作。神说：“假带领遇到问题时，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跟他交通了’，这也是他的座右

铭。”（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分辨假带领（二十）》）假带领作的是什么工作呢？神给他安排一件事情的时候，他说什么呢？“我给他聚会了，我给他说了，我再问问啊！”他心里边有这事吗？有答案吗？不管什么事情他都是没有答案的，没有答案、没有结果！那他到底作工了没有？（没有。）SJ一问你，“教会里有探子吗？”你有回答吗？（没有。）没有回答，这就没有结果。如果你检查了，就会说“我这儿没有探子”，证明你有这个责任、有这个负担。你检查了没有？（没有。）你是为了逃避说没有，还是真的就没有检查？（不会检查。）是没有检查还是不会检查？说实在话。（……）你是没有检查，你不是不会检查！你是就没有作这个工作，就没有这个负担，就没有这个责任，就没有担当，检查都没有检查，你说咱这工作作到何等地步了呢？

最近让查账的人去查账呢，查账的就相当于审计，底下管理各方面开支的账的就是会计。审计查的是会计的账，底下会计查的是业务的账，因为会计本身管理的是底下业务的账，是监督管理，审计是查会计是否在里边作弊、是否有漏洞、是否偷税漏税。国家要审计干什么，就是查底下是否有偷税漏税的问题。那审计去底下查会计的账去了，发现会计的账不对，单子找不着了，审计就让会计重制了一个单子，把账平了。重制了一个单子后，又发现原来的单子还在，这下单子又多出来了。我在询问审计的过程时，审计就把这个情况说了一下，这就是查账的人作的工作。查账的人还说了一句话，“某某记的账不对，我给他平账了”，平账是在干什么？（平账就是把账抹平了。）意思就是审计把会计手里一塌糊涂的账给抹平了。他为什么要抹平？他抹平是要干什么呢？他是为了应付上边。那让你去查会计的账，目的是要干什么呢？就是让你查查会计是不是犹大，会计是不是能干了这份工作，他称职还是不称职，这是不是审计的一个职能、责任与使命呢？可咱的查账的人没有担当这个职能、责任与使命，而是给会计平账去了。你一听这个审计下来是平账呢，你说党中央要是听着这个审计说出这样的话来，会说这是个什么人？审计是干什么的，能理解了吗？国家有审计局、有工商局、有税务局，审计局是起监督的作

用，法院法官是监督看你犯罪了没有，检察院是监察看你当官的贪污了没有，那审计局就是监察各个单位的会计是不是有偷税漏税的问题，是一个职能部门，是一个监察部门，是监察出来后处理问题的部门。你说一个国家的审计局是不是就相当于一个至高部门了，就把你放到至高了，你还能欺骗谁，你欺骗那就是欺骗党中央了。党中央给你发上工资、发上奖金，就是让你去检查其它的职能部门呢，就是让你查查下边的会计是不是偷税漏税了。国家把审计局定成是至高的单位部门了，所以审计局的职责、职能主要就是检查各个单位有没有偷税漏税的，检查出问题是要直接处理问题的，这是国家给它的一个职能。其次就是他的工作任务，“你必须给我查出问题来啊！查出问题，是要罚下面的款的！你查出了他们的多少问题、罚了多少款，国家会给你们发放相应的奖金。”他们是有奖金的，他们为了自己的奖金，为了维持这份工作，也得实际地去查这个账，看谁偷税漏税了。结果你下去查出有问题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把账抹平了。你说审计局去查账的时候会不会给下面的会计抹平账？（不会。）抹平账那就是在欺骗党中央了，所以这个账目他不会抹。即便是抹平，也不会平白无故地就抹平。那能让审计冒这么大的风险，一定是有特别的原因。如果会计是审计的老丈母，你说审计是抹平账目还是严肃处理呀？（抹平。）那绝对是抹平！因为有情感。人和人之间有来往就有情感，即便是没情感，为了个人的利益也能拉“情感”！如果这个会计想做犹大，在账里边做手脚，他是不是就得找个保护伞，和审计“沟通”好啊？正常情况下，审计是绝对不会给会计抹平这个账的。如果审计给会计抹平了这个账，那就证明这个审计是会计的保护伞。所以要么这个会计是审计的老丈母，要么这个会计给审计送上礼了，这是肯定的。审计查出会计偷税漏税了，正常情况下根据会计偷税漏税的数目，如果常规处理罚款五百万，那么审计最后能得两万的奖金。如果审计查出会计的问题以后，没罚会计的款而是抹平了这个账，那就证明会计给审计绝对送上礼了。并且会计所送的礼超过这两万块钱的奖金了，所以审计才能去冒这个风险。如果党中央发现审计欺骗党中央了，在下边给会计抹平账了，那这个审计将会面临什么样的结果？根据涉及案件的大小来定，案件小了是说审计不称职、不能担当，那这个审计将面临的是罚款、处分、撤职，严重了判刑，是不是这样的？（嗯。）

在世界上当一个雇工是这样的，来到神家呢？你所做的还不如一个雇工呢！你做的是叛徒——犹大，你是与神为敌的。与神为敌就是敌基督！让你查账，你不是查清问题，看会计是不是能担当这个工作，他记的这个账是不是清楚、明了的。如果账目不清楚、不明了、乱七八糟的，但是没有贪污现象，那就证明这个人是作不了这个工作的，那这个人就应该调换。如果这个人的账看着明了，但是经过查细账发现这里边有猫腻，丢失了不少钱，那这个人就是个大犹大，那就必须把他处理、撤职、上报、通报。当你去下面查账的时候，你发现问题不是处理，而是直接把这个账给抹平，并且还脸不红、心不跳，脱口而出："我把这个账抹平了。"先不说你的罪，就说你说出这句话，你是站在了哪一边？你是去查下面的账呢，结果你给人家平账去了，你和他坐在了同一条船上。你俩一同起来想欺骗谁呢？你是上边安排去下边查账的，你不是和他共同记账的。如果你是和他共同记账的，那你们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是为了给上边一个交代，那是平账去了。可你今天的责任与使命就是去查账了，结果你能脱口而出说："我把这个账抹平了。"实际上你所做的也就是去平账了。你查出问题来了，少一个账单，结果你就能做一个假账单补进去，把账作平，这个算不算作工？这算干什么呢？这是不是在搞个人的经营？这是不是在搞拆毁？

坐着这个位置、顶着这个名誉，搞着个人的经营，干着拆毁神的工作的事！你为什么会给他平账？你不就是为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情吗？不就是为了自己的虚荣脸面吗？你为了自己的虚荣脸面，为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情，你把神给忘了！你把你的职能给忘了！你把你的使命给忘了！你把你的责任给忘了！你怎么向神交代呢？让你查账是让你去平账吗？你把查账变成了平账，在平了账以后又多出一个账单，这是你在作工的时候出现的一个小插曲。在我问你的时候，你能把这个小插曲告诉我，我借着这个看见了你在犯罪。你在犯罪的时候知不知道你在犯罪？你犯罪了都不知道你在犯罪；你欺骗了神都不知道你在欺骗神；你拉帮结伙了都不知道你在拉帮结伙。不仅不知道，反过

来还要来这儿领奖赏。还认为自己把该作的工作都作了，该跑的路跑了，账都算清了，也平完了，共同联合起来欺骗我！我供应上你吃喝，你过来欺骗我！就算欺骗我，你也不能明明地欺骗我呀！怎么又说了一个明明地欺骗呢？你明摆着告诉我你是平账去了，这是一个明明地欺骗。第二个明明地欺骗就是你查出问题来了，结果你把查出的问题原盘端给了我。你这是在干什么？你是“传菜”的？这是不是在作工？作工了没有？咱上次交通了一下什么叫作工，到底怎么才是作工？咱就以雇工的标准来说，什么是作工，国家审计局查出会计的账有问题了，正常情况下是不是要处理这个会计？罚款也好、撤职也好，是不是应该由监察机关去处理这些问题？警告、批评他，或者是罚款、撤职，又或者是判刑，这是审计的使命与职能呀！这是审计该作的工作呀！可你作这个工作了没有？这些工作和你毫无关系！“我查账也好平账也好，这儿发生了什么问题，我原盘给你端过来，你看着办吧！”你是让我来处理这个问题！如果说整个国家所有的监督机关、职能机关去办这些事情的时候，不是发现问题处理问题，而是把这些问题全部端上来给了党中央、给了习近平，“习近平你看吧！”习近平能处理过来吗？习近平会怎么办？“还要你这个机关干嘛？”咱吃着神的、喝着神的，不干实事，不作实际工作，胳膊肘往外拐，连雇工都不是！

听了我这个交通以后，你能不能找见自己的问题？李娟，我说了查账的例子，你在这个例子里边有什么体会？（李娟：自己没作工。）说细节，不要就说一句话。我为什么让你谈这些细节呀？我是为了看你笑话？辛慕，我为什么让你们谈这些细节？（辛慕：就是看我们能理解多少，能不能听懂你说话的目的，想让我们根据你交通的去对号、进入。）现在我带你去信神，我带你走这条路，我带你活出一个真正的人生，我带你做一个合格的带领，我带你一步一步地去走，我交通了，给你举例子了，你领受了没有？我要看你能走到哪一步，根据你所走的，然后再带你。我给你讲完“例题”以后，得给你出个题，让你去练习。在你做练习题的时候，我才知道你长了多大，我才能看见你听懂了没有，这是你该实行的，是你该配合的。所以在我

问你的时候，咱不能简单地说“我败坏、我邪恶，我没有作工、我是假带领”，一句话什么都代表了，然后给我怼回去了。咱得有个细节，在我交通的过程中，你是怎么领受的；在我讲的这个例题中，你发现了你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在这个例题中你找见了实行的路途，你以后该怎么走，这才是收获。你找不见这个路你就是白干，聚会也是白聚，最终什么也不是。（……）咱交通了雇工与假带领之间的区别。雇工与雇主之间是没有情义的，是没有爱与被爱的，是没有受造之物与造物主的关系，而是直接就是个交易。“你给我钱，我给你干活，我干活就是为了挣钱”，这是个雇工，这是交易。可咱今天连个雇工都不如，咱就是个骗子。你和下边的人是拉帮结伙，联合起来骗取神，你们是联合起来把出现的问题给抹平了。“行了，我也不汇报了，我给你把账抹平了。账一抹平，就没问题了，你接着还可以继续尽会计的本分。”至于说这个会计称职不称职，有没有偷钱，查账的不管，这就连个雇工也不是。

国家为了保护企业，给职能部门再加一个规定——首违不罚。第一次违章不能罚款，只能警告。如果是初犯，职能部门直接就罚了款，这就是职能部门的失职，职能部门违法了，就得承担法律责任。在什么情况下是警告，在什么情况下查封，什么情况下罚款，什么情况下不允许罚款，罚了款就是违规、犯罪，国家把一个个框框给列出来了，列成了一个法律。列成法律的目的是要干什么呢？是让一个国家能够正常地运行、发展。也就是说一个雇工，他所做所行得在雇主规定的框架范围之内。当一个职能部门去查一个机关的时候，如果说这个机关违章得太厉害、太严重，已经超过了国家制定的标准，那这个职能部门就得依法处理。假如说一个造纸厂，它的污染如果是轻微的污染，就是有点违规，那职能部门就给你来个黄牌警告，“你这个防范措施不达标，赶紧改善，给你限期整改”，这是职能部门该做的；如果污染激起了民愤，那就不能生产了，职能部门就用封条封了，不允许你生产；如果污染达到一定的程度，超过了国家制定的标准，而且污染的时间已经长了，人家不是警告过你一次，而是二次警告、三次警告你了，你这个问题就没有处理，那就该罚款了。一个单位刚开始

运营，还什么也不懂呢，一有问题职能部门能不能立马就罚款？不能罚款。职能部门得引导、带着这个单位往前走。如果一有问题职能部门就罚款，这个单位同意不同意？这个单位就可以上告，说这个职能部门失职，“你是职能部门，你的工作不单是罚钱，你不是罚款机构，你是监管部门，既监督还要管理。你没有监督管理，你只是来罚钱，那我就可以上告你！”国家虽然给了职能部门一个权利，但这个权利还有一个范围，这个权利、范围都是为了单位的一个发展。

今天你这个带领是谁？一个片区的带领，就好像以前说的百夫长、千夫长，这片人员在你的管辖区，就由你来管辖、由你来管理。他是第一次违规还是第二次违规？他违规到什么程度了？这个人该清除还是该开除？还是应该隔离？还是应该警告？还是应该交通？这是不是你一个做带领的职责、责任与使命呢？你把这个工作作了，你是一个雇工。你没有作这个工作，你就不是一个雇工，连雇工也不是！即便是你作了这些工作了，你是为谁作的？你是为自己作的，那你所作的也仅仅是作了一个雇工的工作，还谈不到什么爱神不爱神。所以你不要觉得你作了这个工作了，“哎呀，我是彼得，我付出了”，开始要冠冕呀！今天给你说清楚，你和彼得差远了，你不是彼得，你仅仅是完成了一个使命与责任，神还在那边给你一个奖赏？也就是说，你在作工的过程中，有可能性情还不变化。如果你性情不变化，仅仅是把这个工作作了，那你所做的仅仅是一个雇工。把工作作了，那能说你性情变化了吗？就好像所有职能部门，他在那个岗位上工作合格了，能说他们性情好吗？不能说他性情变化了呀！他只是在法律的这个框架范围内，作了他该作的工作。那你呢？你也是在这个天规诫命里边作了你该作的工作，这只能说你做了一个人该做的。你是一个受造之物，你就该做，这是你本应该做的，你不要有所求。如果你性情不变化，神只给你一千年，这一千年就是一个奖赏，就是个恩待、就是个奖励。如果你连这些工作都不作，你连雇工都不是，你不能默默无闻、勤勤恳恳站在自己的岗位上作你该作的工作，那你连效力都不配，该下地狱了，该受惩罚了。所以，第一个你先得做到一个雇工，

你真正地做到一个雇工，那你就是一个忠心的效力者；如果你连一个雇工都做不到，你不配做效力者。

在你做雇工的过程中，你能在神的作工中，在神的主宰、安排中，在神引导、带领的过程中看见神，对神的奇妙作为有认识了，对自己的败坏性情有认识了，性情发生变化了，那你的人生、命运就发生变化了。你坐在带领的位置上，作了你该作的工作，这是你外表的一个行为。你外面受的苦是否有价值就取决于你内在的变化，你内在的变化就是你的看事观点的转变，你原来的看事观点是为了混个不死的结局，所以你才在这个天规诫命里“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地作工。再往上走一个台阶，你就该怎么呀？你不是雇工了，你良心发现了，“我是一个受造之物，我是从神而来的，神供应着我的一切，我做什么都是应该的，是天经地义的。不管我的归宿是什么，我应该维护神家利益、维护神的名。”当你有真实认识的时候，也就是你的败坏性情开始发生变化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子民。因为你这个时候不是来与神搞交易了，你觉得这是你理所应当该做的。我给你说的这个只是一个大概的方向，一个理论，实际上是不是那么简单呢？（不是。）为什么不是那么简单呢？因为神要考验你，看你是不是把你该做的真正地做到位了。你说“我要做子民，我认识自己的败坏性情了、我变化了，这是我该做的”，如果你认为这是你该做的，神看着你差不多的时候，神就摆设环境检验你是不是真正地把自己该做的做了。神给你摆设环境，家里的环境，周围环境，需要你选择的时候，你是去尽本分还是选择肉体呀？那是个实际的环境，需要背叛肉体，经历痛苦的挣扎，才能作出正确的选择。在你看不到自己前途命运的时候；在神剥夺你的前途命运的时候；你看着你快要死亡的时候，你看到你得了癌症、绝症的时候，这个工作你还干不干了？这个绝症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是死。那你还有一千年的归宿吗？（没有了。）那就连交易都不是了，在这个时候你所流露出来的才是真实的。你现在再说什么都是假话，是空的字句。当你真实地看到死亡，看到自己没救的时候，你依然能作着你该作的工作，那才是真正的不搞交易了，而是良心发

现了。神唤醒了你的心、唤醒了你的灵，你是在凭良心作工，这才能有资格成为神子民。

你作为一个带领，你得知道哪些是你工作范围内该作的。你不能说“你说了，那我得检查探子”，然后你把教会里边的所有人都排查了一遍，这个说什么了我记住，那个说什么了我记住，这个有可能是探子，那个也有可能是探子，把他们分到C组……一百个人里边有二十五个可能是探子，然后你给SJ汇报，“张三说什么了，李四说什么了，王五说什么了，SJ你说哪个是探子？”你这作的是什么工作？传话筒！罗艳在那边和福音对象交通了，在手机上在线求助了，“福音对象说什么了，我该怎么说？人家有什么流露了，我该怎么说？”这些还需不需要再问SJ？如果你今天遇到的是一个新问题，你解决不了，这是你必须说的、应该说的。可你提出的这是什么问题呢？咱是不是早就交通过了？早就有答案了？你如果稍加寻思，稍加查资料就能查出来。就和一个法院判案了，一个人杀人了，人证、物证都有了，只要法官稍微查一下，就能找见法律里边的一条法律，就能完全定他的案，可这个法官是个敌基督、假带领，他就根本不懂得法律，或者他懂得法律，但他不会使用法律，他知道法律里边第几条说什么了，但他不担当、不承担，“我这边有个人杀了人了，因为什么杀人了……”，他把这个案件交给上级部门或者直接上交给党中央，“你看怎么判吧”！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你下边有人杀人、放火了，本来法律里的第几条、第几条就是让你这个“法官”去使用的，可是你这个“法官”说“我懒得查找，我没有时间，我还得回家奶孩子”，把这个事情上报给上边，上边会怎么处理？是不是该一脚把你踢出去呢？（是。）要你干什么？我口口声声叫你法官，最后要定案了，你来找我看定哪一条法律呢，这是律师都能干了的事情，你不做，这还叫法官吗？如果一个带领不作实际工作，这是带领吗？所以说假带领不作实际工作，反而成了拦路虎。今天让你看见了，神为什么恨恶假带领呢？因为假带领连雇工都不是！咱交通了那么多，还有打仗文稿，遇到什么问题一查就有，平时你就得装备上。你作为一个带领，该怎么打仗，该怎么进入，你都不知道，你做什么带领！就像一个律师，你连法律

的条款你都不知道，你还当什么律师！就像当老师的，让你教学生呢，学生问你二加二等于几，你连二加二都不会，然后你直接把校长叫过来了，这是多大的耻辱！这就是咱现在所走的路，这就是咱每天起来作的工。咱每天只是在外边跑、跑、跑，还认为自己为神跑断腿了，可实际上你跑的是什么呢？你哪一天不是来回汇报这些信息呢？你具体地、实际地落实过哪个工作？问问自己的心，看看自己实际该走的路。作为一个带领，你不仅要把上边交代你的任务做了，你还得实际地去下边调查清楚，不能有冤案。不能说“我知道了，我下次绝对不会乱上交了，我下去该打的打、该杀的杀”，造成一系列冤案，那你不就成了敌基督了！

咱让查账的去下面查账，查账的发现账有问题了，是不是看见记账的有难处啊？咱作为带领工人得了解他的难处。你所带领的这些人，他们的背景是什么，他们处于什么情形当中，他们是什么时候信的，你什么都得了解。不同的人处理方式是不同的，要求也是不同的。他记错账了，你得了解清楚他为什么记错了。如果他不会记账，那你就得教他、带他；如果他就是一个浑人，就学不会，那你就赶紧撤换他，不要再继续祸害这项工作了；如果他是刚进来什么都不懂，或者他什么都懂，但就是没有原则，那你就得给他交通原则；如果他对待本分的态度不在乎，没有惧怕的心，那你就给他交通行政，你就去帮他；如果他作不了工作，你就撤换他；犹大就更不用说了，直接处理！咱今天和世上有一个区别，世上是改变一种做法，审计查出哪个会计怎么样怎么样了，直接就用一种规条形式把他处理了、打发了、撤职了。今天咱信神了，就和世上那个又不一样了，不能说我今天给你交通了这个，你就照着那个条条框框下去套了，“我查查他，该处理处理，该打发打发”，那工作就“瘫痪”了，该拯救的人也拯救不了了。神的目的是来拯救人，他不会走路是让你带他去走。不是规条性的、方式性的，“你作不了这个工作，好了，我重新换一个人”，你就换上十个、二十个人，他们能作了呀？作工是外表的行为，主体是让他性情变化，从内心里边发生变化以后，神话来掌管他、控制他的行为，这样整个人就变了，是脱胎换骨的变化。神要的是人的变化，不

是让你单独把这个事情做成。世上要的是你能把这个事情做成，要的是一个结果。而咱信神不仅仅是要一个结果，还要在事态发展的过程中看你流露出来的态度、观点是什么。这个态度、观点就定性了你是什么样的人，就定性了你的性情是否有变化。这个态度、观点就注定了你尽的这个本分能不能合格。所以咱这儿就比外邦上班、打工又多了一道“手续”。什么“手续”呢？就是你得了解各类人的情形。他这个账算错了，你得了解他为什么把这个账算错了，算错的总根源在哪儿？刚才说的那些原因是他自身的原因，你还得了解外界的原因，他这个账算不准、记不清是为什么？得看这个账的来龙去脉。如果他来之前，这个账就是错的，那他来到这儿肯定算不清这个账。或者他受什么辖制了，活在什么捆绑里边了，那就需要你给他解决、处理，你不能糊里糊涂说，“你这个账算不清，是糊涂账”，一句话处理了、打发了。你不仅要调查清、看清他属于哪种情形，你还得扭转他的情形，解决他的困难。

雇工与假带领之间的区别（二）

咱之前交通抠带领与善姊妹之间的故事了。抠带领在记账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小插曲，他消极了，情形不正常了，所以他没法记清账了，就把账记乱了。你既然是当带领的，你就应该去了解他的情形，他是怎么消极的，他消极的原因是什么。这个带领主要工作是记账的、算账的，他是要与数据打交道的，与数据打交道就是要求真的，他管人的吃穿住行，日常开销，也相当于一个事务长。他在生活中一求真，那在生活支出上就有了控制，弟兄姊妹在生活支出上就受到了辖制，别人看他就成了抠门的带领。他的下边就是做饭的，做饭的下边就是吃饭的，饭做不好，下边吃饭的就要怪谁呢，怪厨师，是吧！厨师饭做不好怪谁呀，怪事务长，也就是抠带领。那抠带领怪谁呢，上边就这样卡着他呢，他只能在这里边求真。如果他不求真，放荡了，花销超额了，弟兄姊妹都能说他好，可是他对神无法交代。咱这边如果人多一些，饭量大一些，或者弟兄多一些，可咱的伙食分配

里没有说你饭量大，弟兄多就多给你分配一些，哪处饭量小，就少分配一些，没有，都是统一的。所以造成什么了，姊妹饭量小一些，吃得少，生活开支用得少，余下钱就能吃点肉。那弟兄多，吃得多的地方就只能吃碗土豆面。人都看在眼里，他们姊妹不咋出力的吃的是肉，我们这干活的吃的是土豆面，心里平衡不平衡？不平衡。这让“好心人”看了更是愤怒不止！善姊妹走的地方多，看见人家那边吃什么呢，这里的弟兄姊妹吃啥呢，加上人知道的多就爱卖弄，这让做饭的知道了，做饭的他不是追求真理，他就追求吃吃穿穿，而且他是个厨师，你说他操的什么心，他就在这些吃喝上操心，一听别的地方吃得好，他心里能不酸嘛！因为有个抠带领，还有一个操厨师，再来一个流动兵善姊妹，给操厨师一说“人家那边吃啥吃啥了”，操姊妹咋想呢，“这带领肯定不是个东西，跟上他吃不好、穿不好”，这就开始盯着抠带领了，监督，监督，看抠带领干什么呢！这个带领再管上三五个地方，那就是三五个厨师，所以导致大家的矛头都对准了抠带领。为什么都对准了抠带领了？你们中间是不是经常有这些事情发生？为什么大家的矛头都对准了抠带领了？你们中间是不是经常有这些事情发生？一个是因为他是抠带领，他抠啊，他抠了你的利益了，所以矛头必然就会对准他。一个是因为他是带领，“你凭什么当我的带领？你也是受造之物，我也是受造之物，为什么你就是吃饭的，我就是做饭的呢？”人心里边是不是都有这个心思呢？然后再加上个人之间的一些利益关系，嫉妒产生恨恶，矛头都对准了他。不是事也当成了事，成了找借口、找理由、抓把柄，不走正道。善姊妹信神不是认识自己的败坏性情，不是认识自己和神之间的关系如何，变化自己，而是大发善心，两眼看着别人的性情是否变化了，善姊妹的“善行”太大了！不仅要照顾人的吃穿住行，还要帮助别人认识自己，对自己的进入不管，这人太“无私”了！你们说这个善姊妹人性究竟好不好？你说她人性不好吧，她撇家舍业，把家里边撇下，干活相当受苦、付出，我看着她心寒，每天出力、流汗，没明没早地干上，出上苦力，可是换来的是什么呢？她能够出力干活，但是她活在自己的所是里边搞着自己的经营，打岔搅扰了神的作工，不仅打岔搅扰，还形成了一个拦阻，给抠带领带来了一个极大的拦阻，使抠带领处于一种消极状态，情形不好账也没法记，说也没法说。无形中起了一个挑拨离间，煽风点火，拆毁的作用。她看不见自己的邪恶，你说你着急不着急？你要着

急和她说说吧，还没有和她说两句话呢，她就说“不要说了，你再说我就走了”。你说也不对，不说也不对，烫手的山芋啊！你说难办不难办？（难办。）你每天在教会里见到这样的人是不是太多太多了？你在教会里边处理问题老是处理不完，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些问题？（是的。）拉帮结伙你还看不出来，因为人家就是和你纠缠这个事，你呢？你就上当了，你就说这个事了，所以说教会里的事情怎么解决也解决不完。“人家说的话对啊，就是呀！”你就听了人家的，陷到事里边了，就跟上人家跑了，你就和他搅事吧！我就不说这个事，我就说原因是什么，背景是什么，你说这话的目的是什么，我就说这个性情，你能说出这句话来，你的性情是什么？不要说他们了，我觉得你扮演的也是这个演员，在我来看你就是那个善姊妹。你去了教会里边，所做的和善姊妹也是一样。因为你在弟兄姊妹中间当了一个大善人，你是菩萨心肠，让人心目中都有你。你出卖神家利益，换来的是你在别人心目中的位置，这是不是强盗啊？这就像强盗、土匪，抢夺神的荣耀、抢夺神的子民。你在教会里有好多事情解决不了，因为你就是善姊妹！你在他面前发善心！你看见犹大来了，你看见这个探子来了，你有没有怀疑？你心里边是有怀疑的，但是你没有责任心、没有担当，你不搭理他，把他搁置、放置、放任，不关你的事，把他按住、哄住，“地震来了、瘟疫来了，好好信啊……”，就那两句话，把探子也哄进来了，把下边不追求的人也哄住了，根本没有去揭露解剖，那叫帮他吗？那是害他！你带领下边的人的时候，你不敢揭露解剖他，你也不敢说他们的性情，所以说他和你说什么事，你也只能是随着他把这个事情唠叨唠叨，今天说了一个事，明天再说一个事，始终解决不完。

刚才把这个问题又说一遍，为什么呢？就是说你下去解决问题的时候，要解决彻底，得了解人的情形。他在下边为什么没有做到这件事，这件事情没有做成是受了什么影响？受到什么熏陶、感染了？还是受到什么捆绑、控制了呢？你下去得把这个问题查清楚，他的情形、他的难处是什么，你作为带领应该给他排忧解难，然后把他带到神面前，这是你的使命与责任。这些问题你可能想都没有想过。咱交

通了两方面情形表现，一个是善姊妹大发善心，一个是审计的没作工，连一个雇工都不是。我为什么给你交通查账的这个事呢？就是说在具体的生活当中，因着人的败坏性情，带来了许多难处、许多困扰。你既要去作工，还得把下边的这些困扰、问题找出来，解决掉。你是去解决问题的，你不要给我当反光镜，把这个问题给我反过来。如果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你带着问题过来寻求，我给你来处理，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教会生活。我刚才问你们有没有问题，谁也不吭气，没有问题。现在看到什么是信神了没有？借着尽本分扭转你的败坏性情，认识自己的邪恶，这才是真正的信神。经历到现在才看到自己的一些败坏、才看到自己污秽不堪。你们能不能举一些例子？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善姊妹？有没有审计？你就是平账的那个人，是吧？你发现了几个善姊妹、几个操厨师呀？操厨师是不是追求真理的人？操厨师操的是什么心？谁没有洗脸、谁没有洗手、谁多长时间了没有洗衣服，他操的就是与真理无关的事。你下边有多少人是操厨师呢？

看一下教会生活诗歌《做诚实人才有人样》。

116　做诚实人才有人样

一 曾经为名誉利益放弃做人的底线，公然把欺骗当成谋生的手段，哪管良心道义，哪管人格尊严，只为满足不断膨胀的欲望和贪婪。内心不安挣扎在罪恶的泥潭，无法摆脱这无边的黑暗，生活的富足、暂时的享受，掩盖不了内心的空虚痛苦。人活着做到诚信为什么这么难？人类为什么这么诡诈邪恶？这是什么世道？谁能拯救我？

二 我听见神的声音归回神面前，每天读神话语我获益匪浅，明白许多真理做人才有了原则，是神发表的真理洁净了我的败坏。神审判刑罚的话语伴随我的生活，凡事接受神鉴察心里踏实平安，没有诡诈欺骗活在光明中，心怀坦荡做诚实人终于活出人样式。经历了试炼熬炼我看见神的面，使我在神的话语里得到重生，我今能做诚实人脱去诡诈欺骗，永远感谢神的爱、神的拯救！永远感谢全能神！感谢全能神！

——摘自《跟随羔羊唱新歌·教会生活诗歌》

通过举了那两个例子再看这个话是不是都能看懂了？做诚实人才有人样。（嗯。）刚才举的这两个例子是不是都是诡诈？（SJ：嗯。）都是骗！“曾经为名誉利益放弃做人的底线”，做一个人该怎么做呢？神家用你了，让你去下面查账呢，你吃着神的、喝着神的，结果你是去平账了，有没有做人的底线？有没有做人的原则？（没有。）就连一个雇工都不是呀！神供应着你一切，结果你是打岔拆毁神的工作，是与撒但里应外合的内奸，更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出卖神家利益的犹大！“曾经为名誉利益放弃做人的底线”，你说善姊妹是不是为了名誉利益和抠姊妹发生口角、发血气了呢？她想在操厨师和馋厨师中间得着点名望，想让操厨师和馋厨师把她当作依靠，当作知心人交心，心中有她的位置，这是不是她得来的利益？“曾经为名誉利益放弃做人的底线”，善姊妹为了别人心目中有她的位置，竟敢出卖神家利益。善姊妹虽然是流动兵，有点特殊的经历，知道了点神家的内部消息，但她还能当犹大把这些内部消息全部卖出去！善姊妹明知道她说出这些话，会让操厨师和抠带领产生矛盾，但还是有意地把这些话说出来，让她们产生矛盾，这是挑拨离间、拆毁神的作工，跟随着神又抵挡着神。咱今天应该是帮助、扶持、协助带领工人完成神给咱的使命，可咱今天所做的完全是相反的，抵挡、拆毁，给神家带来了拦阻、难处。咱不要说信神的人了，在世界上都不能这样做人。即便说善姊妹说那些话是无意的，但从她的说话、言行举止所达到的果效来

看，在说话的时候是不是也得有分寸呀？虽然善姊妹说的是实话，但是现在不说是不是实话的问题，而是说善姊妹说的话对弟兄姊妹有没有造就。这些话该说不该说？能说不能说？你说出这些话，神认可不认可？神会不会定罪？别人怎么看？别人看这就不是个人！这哪里还有人样啊？有没有人样？从善姊妹这儿得利的那个人看着善姊妹是菩萨，没得利的那个人看着善姊妹就是个混蛋，善姊妹在这儿就是搅是非！在神那边看善姊妹是敌基督，是搞拆毁的，这就失去了做人该有的根。神让咱来彰显神、荣耀神来了，结果咱做的是什么事呢？失去了做人的底线，咱不配称为人。咱带领工人失去了做人的底线！不说神供应着咱其它的恩典了，就说咱吃着神的、喝着神的，坐在这个位置上该不该作咱该作的工作呢？工作不作！SJ给你说什么话，你传达什么话。你是把话传达下去了，但你交通了没有？实际地去操练了没有？你带领的这些人他们的情形如何？他们的生命如何？他们走上这条路了没有？他们对败坏性情有没有认识？咱毫不搭理，毫不过问，只是完成SJ给你的一个任务而已。完成什么任务呢？只是传达SJ说的话。没有发挥你的职能，给你的权力与责任你没有去实施，没有做到一个带领该做的，连一个外邦人都不如，这就是失去了一个做人的底线。

“公然把欺骗当成谋生的手段”，这是咱带领工人一贯做出来的事。欺骗！下边再有什么事你能掩盖，包住不说，你看见什么问题你能掩则掩。本来你看见他就是不追求的，或者说他就是犹大，你没有去解决，你说了两句哄他的话，“地震来了、瘟疫来了、饥荒来了好好追求”，这就算是把一个事情解决啦！你也没有给他来一个审判刑罚，看看他对审判刑罚的态度是什么、对神话的态度是什么，分辨认识一下，从人性这方面来个划分，“我带领的人划分出来几个是有人性的、有几个是属于鬼性的、有几个是属于畜生的，看这个事情该怎么处理、该怎么解决”，来寻求、确认一下。咱每天起来忙的是什么？一个工作都没有作！只是为自己图谋，说好听的、不伤人脸面的、对名誉地位有用的话。公然是什么意思？公开地挑战。“公然把欺骗当成谋生的手段”，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管账的，他能从嘴里边公然说出来他是

来平账的。还有罗艳，让你去打仗了，你能公然告诉我“福音对象说什么了，我该怎么说？人家有什么流露了，我该怎么说？”没有下文了，你告诉我怎么说，这叫带领吗？我看八岁小孩也能传达了这些话了。“公然把欺骗当成谋生的手段”，谋生，你不让下边乱，不让上边知道，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你的地位吗？不就是为了能保住你带领的这个位置吗？不就是为了神作工结束以后，你能跨入下一个时代吗？可能吗？这就是欺骗。“公然把欺骗当成谋生的手段”，善姊妹把欺骗当成了谋生的手段。你说你自己所做的你不知道？你做的那不是假善行？什么是善行？把弟兄姊妹带到神面前那才叫善行，把弟兄姊妹抵挡神的罪揭露出来那才叫善行，带领弟兄姊妹去认识神这是善行。你以为给弟兄姊妹吃上好的，喝上好的就是善行？盖上干净的被子就是善行？这都是欺骗。“哪管良心道义，哪管人格尊严”，咱的良心哪里去了？让狗给吃了。作为带领工人，良心让狗给吃了，你们带领下去作工作就是传达一些话而已。就像江梅一样，你下边的人竟然能写出那样的文章，你感觉不到羞耻、难受、惭愧、对不起神，还能“嘻嘻”地笑出来，这就成了撒但了。神摆设这个环境就是撒但和神打赌呢，下边的人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来，国度建造里边竟然能有这样的人，谁在嬉笑？撒但在嬉笑，江梅在嬉笑。你应该看见他可怜、同情、难受，跟随神多长时间了，竟然不知道什么是信神，不知道什么是生命经历。“哪管良心道义”，一点良心道义都没有。“哪管人格尊严，只为满足不断膨胀的欲望和贪婪。”善姊妹一次又一次、一件事情接一件事情的，这是干什么呢？就是只为自己在别人心里有个地位，不是说认识自己、认识神。“只为满足不断膨胀的欲望和贪婪。”什么欲望？想坐神的位置，想让人崇拜她。贪婪，什么是贪婪？那是你坐的位置吗？你是个受造之物，为什么让人崇拜你呢？神今天是让你来作衬托物的，是让你拿你的污秽、邪恶、败坏来衬托神的圣洁与大能。可你呢？你还想借着抠带领把你衬托出来，让大家看见你是菩萨。咱现在的带领呢？一进来国度建造是信心充足，原来是跟随的，后来让你做了带领，有了位置了，有了位置了以后是不断地享受地位，为了维护好你的位置，为了往上爬能出卖神家利益！你不是站在神家利益上说话，不是为了维护神家利益、神的名，你是处处为了自己的地位、名誉。见着一个上级领导是拍马屁、说好听的、掩盖事

实，见了下边是掩盖、糊弄，作不了工作也不说，有工作不作，只管贪婪、享受。

“内心不安挣扎在罪恶的泥潭”，你有没有内心不安的感觉？说句实在话，其实你们带领工人知道你们做的是什么，你们在家里边也睡不了个安稳觉，你们每天也都在问自己：“我这就是信神的？大灾难下来能离我而去吗？瘟疫过来感染不了我吗？我能剩存下来吗？我能活一千年吗？我能永远存活下来吗？灾难哪一天会临到我？地震来了会不会把我砸到里边？”你是不是常问这些话呢？询问不询问？（询问。）询问的根源是什么？你为什么询问呢？内心不安，挣扎。为什么挣扎呢？作为查账的，作为带领的，如果一心是为了神的作工，为了神的旨意能在地上通行，时时想着神，事事为着神、念着神，心里还会不安吗？心里还胡思乱想，还怕剩存不下来吗？内心不安是因为你知道，你坐着带领的位置根本没有作工作，虽然说你表达不清楚，但是你知道你没有作实际工作，你连个雇工都不是。那善姊妹呢，她自己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不是善行？给别人带来的是伤害她不知道吗？给工作带来的是打岔搅扰她不知道吗？她心里是清楚的，她是知道的。所以内心不安挣扎在罪恶的泥潭。虽然她知道，但是心里边还争战、还放不下。因为什么呢？因为那是种欲望、贪婪。欲望，是一种野心，野心勃勃。贪婪，还要不断地扩大，这一次别人仰望我了，下一次还想让别人仰望，欲望更厉害、更严重。一个人崇拜我不行，我还想让两个人崇拜我，我管理一个教会不行，我还想管理一个小区，还想管理一个区，只想当官，但是不作实际工作。“内心不安挣扎在罪恶的泥潭，无法摆脱这无边的黑暗”，我今天是给你交通了，我要不给你交通，我觉得你就会一直这样走下去，你觉得带领工人就应该这样做事，就应该是SJ给你说什么，你下去就说什么，然后汇报一下就完了，这就算是把工作作了，你认为这就是你该作的工作了。“无法摆脱这无边的黑暗，生活的富足、暂时的享受，掩盖不了内心的空虚痛苦。”你心里边是空虚的，心里边不坦然，没有着落感，这些你是有体会的。

“人活着做到诚信为什么这么难？”什么是诚信呢？雨桦，你怎么理解这个诚信？（雨桦：诚信就是不管你做哪一件事尽量往好了做，尽心尽力地去做，让别人看着你这个人说到做到值得信赖。）王潇怎么看呢？（王潇：诚信就是不管临到什么事，神给了这个本分你能尽心、尽力、尽意地去做，不欺骗神、不欺骗人，能够诚信，说话能够算话。）诚信，诚实值得信赖。首先得诚实。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给你的范围是什么就是什么范围，有一个规范，有一个实际的内容。信，简单来说就是诚信，做人得值得人相信。诚信就是一个担当，一个责任。神交托给你的事你要讲诚信，神交给你你应该担当起来，不要推脱、不要诡辩、不要找理由、不要找借口、不要搞自己的经营。“人活着做到诚信为什么这么难？”你是信神的，神让你干什么呢？神让人做诚实人，是吧？（嗯。）神说人不值得信赖。那你是不是该值得信赖呢？是不是该值得人相信呢？就说审计的，交托给你就是让你去查账，你查出问题来了，把这问题给解决了、给处理了。哪个人合用，哪个人不合用，不合用的该换的换下来，该修理对付的修理对付。如果记账的是在哪方面受辖制了，查出原因来，把他带到神话里边，用神话来解决他的问题。如果是败坏性情，那就得揭露解剖出来，让他看到后果，引导、带领他。让你去查账，不仅仅是让你作一个事务性的工作，查查账就完了，而是让你用神话来解决一切问题。可你呢？不仅是查查账就完了，反过来你还能去平账。让你做带领工人是让你们带领什么呢？不是让你带领他在地上过肉体的生活，是让你把他往国度里边带，让神话在他身上作王掌权。你看我是怎么带领你的？我带领你是把你带到神话里边去，我把你的这些败坏性情揭露解剖出来，就是揭露解剖你抵挡神的那些东西，让你看到它的邪恶，让你认识到它的邪恶以后恨恶它、背叛它，然后还给你交通出路途来，告诉你怎么走，神的要求、神的心意是什么，什么是正面事物，我是带着你去走信神这条路。我是怎么带你的，你白白得来是不是应该白白舍去呢？（嗯。）可是你白白地舍去了吗？有些事情并不是你处理不了，是你不处理呀！有的是规条性的，有的是给你交通过的，你交通不了，最起码也应该给他把字句搬过去呀！你还能把曾经交通过的问题再搬过来？再一次让别人告诉你怎么做？这就没有一点诚信了。做到这么一点诚信难吗？刘翠，难不难？（刘翠：不难。）多长时间了？咱连个诚信都守不住？

“人活着做到诚信为什么这么难？”神是信实的，值得人信赖的，那你在我身上看见诚信了没有？看见我值得信赖吗？（辛慕：看见了，值得信赖。）你是怎么看出来的？神是信实的，是值得人信赖的，那你看见我值得人信赖吗？怎么看出来的？（辛慕：从你的经历当中看出来的。）神交托给我的事我就去做。神直接点我的名字了没有？（没有。）神只是对全人类说话，我是个人我就得接受神的托付。接受神的托付就要按着神的要求去做，不管有多大的难处，不管有多大的拦阻，按着神的旨意去做，神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这才叫有诚信。神让你去牧养他的子民，那你就得去牧养，你怎么去牧养？你实际地做出来了才行。神说：“等候你去牧养的人将会是什么样的‘人物’呢？你能想象得到吗？你肩负的重任、你的托付、你的责任，你都知道吗？你的历史使命感何在？”（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论到以后的使命，你当怎么对待》）有多少人在黑暗之地哀哭切齿等待着你的牧养？你的使命感何在？责任感、使命感能不能说成是诚信呢？责任感、使命感等待着你，你怎么去落实？你有了责任感，有了使命感，在落实的过程中是不是一种诚信呢？（是。）你在这边领上圣旨了，你按着这个圣旨去落实了，落实的过程就是个诚信。

“人活着做到诚信为什么这么难？”你和神在那边发了多少誓呢？“我要为神花费，我要为神奉献”，那你为什么就不能按着你的誓言去做呢？这就叫没有一点诚信。咱搞清楚了，什么是诚信呀？诚信就是你接受神的托付、向神承诺以后实施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叫诚信。你看我是怎么实施的？神说让人把神话活出来，那我就得把神说的该怎么做人的这些话活出来，实实际际地去带领人。神作在人身上的都是爱，那我作在人身上的就必须是爱。我带领人、帮助扶持人的时候，不管用什么样的口气说话、用什么样的方式作工，虽然说你表达不出来，但是你能感觉到：我所作的对你都是爱，确确实实就是为了你的生命，就是为了神的作工，这叫诚信。神作在人身上的都是爱，神让你接受修理对付、审判刑罚，你接受神的拯救吗？神让你认识自己认识神、恨恶反面事物、不要做抵挡神的事，神说了这么多的

话，你实行了哪句了？实行神话的过程就是你活出诚信的过程，你没有按着神的话去做你就没有诚信。咱今天举的这两个例子都是没有诚信，都是在神的经营中搞着个人的经营。虽然说外表接受着神的托付，但是搞着个人的经营。做带领的没有做带领该做的事；查账的没有做查账该做的事；善姊妹没有当了善姊妹，反而是当了个恶姊妹。“这是什么世道？谁能拯救我？”这每一句话里边都有“味道”了吧？“人活着做到诚信为什么这么难？人类为什么这么诡诈邪恶？”什么是诡诈、什么是邪恶你知道吗？诡诈就是你里边有鬼！你心里边知道，但是你违背了良心，绕了一个圈圈，歪曲了事实，颠倒了黑白了，这叫诡诈。邪恶，邪门，想不通，和正常人想的不一样，人家的门是朝下开着呢，你的门是朝房顶开着呢。邪门！讲不通的理，你还要那么去做，你就说服不了别人，这就是邪恶。今天能真实地看到你的诡诈、邪恶了吗？不要一来就看人家别人，看看你自己的诡诈、邪恶。如果你能够把你的诡诈、邪恶细节地说一下，那就证明你真实地知道什么是诡诈、邪恶了。咱亮亮相，把你的诡诈、邪恶说说，我看看你究竟会不会亮相，敢不敢亮相！你敢亮相、会亮相，举出实例来，这才是一个敢于追求真理的人、敢于认识自己的人。

“人类为什么这么诡诈邪恶？”这里说的是人类，所以说你不要把自己排除在外。今天为什么要让你谈这个诡诈、邪恶呢？因为神恨恶的就是你的诡诈、邪恶。“人类为什么这么诡诈邪恶？这是什么世道？”下一句话就告诉你了。“这是什么世道？谁能拯救我？”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了拯救你。我今天不是为了看你的笑话，看看你的背后有什么诡诈？有什么隐私？看那些没有什么意义。我想让你把你的诡诈、邪恶谈出来，就是想看看你对诡诈、邪恶有多少认识。你能谈出来就证明你对这个诡诈、邪恶有认识，你能谈出来更证明你敢于亮相。敢于亮相才有可能蒙拯救。如果你不敢亮相，你就不要想，不可能蒙拯救。咱得分辨、认识什么是诡诈、邪恶，你既要分辨认识，还得敢于把它亮出相来，这是蒙拯救的一个路途，也是必经之路，没有捷径，这就叫认识自己。今天我让你谈这个诡诈、邪恶，你也不要应付，不要说“我骗了我孩子多少钱、我骗了我老公多少钱、我占了邻居

家二亩地”，我不是要听这个，我要听的是你作在神身上的诡诈、邪恶，你与神之间发生的事。你对你邻居、你在你孩子身上做的那些事是些鸡毛蒜皮的事，可以忽略不计，我不搭理。我搭理的是什么？你在尽本分的过程中，是怎么用你的诡计欺骗神的？为了逃避尽本分，在尽本分中做了什么邪恶的事、做了什么邪门的事，你得对这些有所认识，能够亮相出来，这就叫招供。现在是什么时候了？神怎么说了？神的要求是让你把你在背后做的事一一都得招供出来。到时候了吧？你再不招供没有时间了！难道等到下了地狱再招供？现在让你招供是在救你，让你招供出来是让你发现、认识到自己的致命处，让你看到这是什么世道？这个世道败坏到什么程度了。

“谁能拯救我？”谁能拯救你？（辛慕：神能拯救。）神能不能拯救你？雨桦，谁能拯救你？（雨桦：自己拯救自己。）“谁能拯救我？”是不是你得呼求呢？（嗯。）你自己呼求出来了，“谁能拯救我？”你每天想的是不是就是这件事呢？（嗯。）那自己现在给自己找一个答案，谁能拯救你？（自己救自己。）谁都救不了你，这是肯定的，只有你自己能救自己。神说：“在人看了我口之言后，便都失望了，因人都不愿死去，谁何尝不是为了‘活来’而‘死去’呢？当我告诉人我无有让人‘活来’的‘法术’之时，人便失声痛哭，确实，虽然我是造物的主，但我只有‘权力’让人死去，却并无‘能力’让人活来……”（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四十篇》）神只有让人死的权柄，没有让人活的法术。神为什么没有办法让你活呢？让你死那是神的权柄，你没有真理必定就是死。人活着的一切供应都是从神而来，所以说神不供应你，你自然就得死。但是神要让你活就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怎么说没有办法呢？神为什么没有让人活的法术呢？把这个先搞清楚，国度里不允许有污秽存在这是肯定的。神没有让人活的法术，神只是来拯救你，神不大包大揽，你能不能被洁净，不是神能作了的，那是根据你的配合，你自己得配合。你能够配合把你身上的污秽洁净了，那你就能剩存下来。你不配合脱去你这些败坏性情，那国度里边就与你无关，神没有能把你的败坏性情取掉的法术，这个能理解吧？人是有自由意志的，神不控制你的自由意志，所以说败坏性情神

没有办法给你取掉，神没有让人活的法术。今天重点和你交通的是什么呢？你得找着自己的一个诡诈与邪恶，你先认识什么是诡诈与邪恶，你的诡诈、邪恶在哪儿？你作在神身上的诡诈、邪恶在哪儿？你找着了才能有认识、恨恶、悔改、背叛，你才有拯救的希望，你如果不愿意认识自己，不愿意看见你污秽的一面，嫌丢人现眼，那你就固步自封，死了。“谁能拯救我？”自己得配合呢。

116　做诚实人才有人样

一 曾经为名誉利益放弃做人的底线，公然把欺骗当成谋生的手段，哪管良心道义，哪管人格尊严，只为满足不断膨胀的欲望和贪婪。内心不安挣扎在罪恶的泥潭，无法摆脱这无边的黑暗，生活的富足、暂时的享受，掩盖不了内心的空虚痛苦。人活着做到诚信为什么这么难？人类为什么这么诡诈邪恶？这是什么世道？谁能拯救我？

二 我听见神的声音归回神面前，每天读神话语我获益匪浅，明白许多真理做人才有了原则，是神发表的真理洁净了我的败坏。神审判刑罚的话语伴随我的生活，凡事接受神鉴察心里踏实平安，没有诡诈欺骗活在光明中，心怀坦荡做诚实人终于活出人样式。经历了试炼熬炼我看见神的面，使我在神的话语里得到重生，我今能做诚实人脱去诡诈欺骗，永远感谢神的爱、神的拯救！永远感谢全能神！感谢全能神！

——摘自《跟随羔羊唱新歌·教会生活诗歌》

紧抓神手不做撒但的俘虏兵

现在有什么想法？（悦悦：我感觉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不正常，好像是神不要了的那种感觉。前段时间我身上软得不行，身上就没劲。）你自己感觉到你得罪神了，神不要你了，你有这方面认识、有这种感觉的话，该怎么办呀？咱得像尼尼微城的人一样，赶紧向神悔改认罪。可你呢？你没有悔改认罪，你是干什么呢？你是破罐子破摔，消极。消极就等于背叛、对抗、叫嚣，“我就这，你说我背叛了我就背叛了，你说把我扔给污鬼邪灵了那就给污鬼邪灵吧，你说不要我了就不要我了，我躺在床上就不起了。”昨天我给你交通什么了？给你交通咱得效仿约伯，不管怎么样你不要否认神。咱分开两方面来进入，你自己的败坏性情归你的败坏性情，你信归信，咱不要混淆了。我说你是新人，你刚信神两三年就能相信、承认有神，不管神怎么作你没有否认神，没有说神不存在，你就是与神叫嚣了、对抗了，你也是建立在承认有神的基础上的，从这儿来说神承认你的信。但是今天不单是让咱承认有神，对神有信，还得解决自己的败坏性情。咱自己的败坏性情是什么？“神给我摆设了这样的环境是为了显明我，显明我是让我干什么呢？是让我认识自己。神给我加重了一点环境，我就能走了，这就是背叛呀！”

群里发的神经营人的宗旨看了没有？你信神得活在神的经营之中，在神的经营之中你就能蒙拯救，超出神的经营就不能蒙拯救了。什么是在神的经营之中呢？就像父母要培养一个孩子，从他呱呱坠地开始，他的父母就想着要给他安排一个什么样的学校。世上有句话“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所以从小父母就开始给他安排早期教育，还有什么补习班、特长班，他父母就给他安排好这一切了，这是他父母对他一生的规划。父母和他说，“你得怎么好好学习，不好好学习以后考不上大学，没有大学文凭出来找不了工作。没有一个好的工作，你成不了

家、立不了业，在世上就低人一头，根本活不了，就成了一个废物了。”父母的这些话在他身上起作用了，他心里能够真正地明白他父母的意思，他说，“父母为了我上学方便租房子，给我走后门找学校，我得好好学习，在课堂上好好听老师讲课，好好做作业，课余时间认真上补习班，不能辜负父母对我的希望！”他是奔着这个方向去努力的，你说这个孩子是不是能考上大学呀？（嗯。）正常来说他就能考上大学，然后有大学文凭是不是就好找工作呀？这一条线是不是就成了？这是他父母对孩子的一生的规划。但是孩子呢？孩子对父母的良苦用心了解不了解、理解不理解呢？他对他父母的良苦用心不仅得了解还得理解。他了解了、理解了就能跟着父母的意思去走，他就能在学校好好地学习，增长知识，到最后他就能走上他父母给他安排好的这条路。如果孩子不听话，他就愿意打游戏，他就愿意按着自己的意思做，虽然他还是在这个学校上学，同样也是晚上十一点睡觉，早晨五六点起，你从外边看受的苦是一样的，但是他贪玩、打游戏、开小差，这个孩子能不能考上大学？不可能了。虽然他父母已经给他安排好了，但最终是白搭工，竹篮打水一场空。这就和信神一样，神说让你做诚实人，让你实行真理，借着你可取的部分成全你不可取的部分，但在作工的时候人都是不务正业。神给你一点恩典，给你点开启、光照，你就当成自己的了，好像自己就能了，然后把这些当成了资本、资格。只是把神的话拿来说给人听，好像神话只是对别人的一个要求，并没有成为自己的路，并没有成为自己的生命。你并不明白神的心意，神告诉你是让你把这话当成你的生命，是让你学会做人呢，因为真理是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是下一个时代的生存法则。但你只想智取不想强攻，不想下那个苦功，不想做那个作业，所以到后来，神作工结束完了，你什么也没有得着。

你看那些当带领的，虽然他在作工时期花开得漂亮，但当他作完工了以后一点真理都没有，花开的时候漂亮，当花凋谢以后没有一点果实。有些人虽然花开得不漂亮，但到最后人家有收获。在神拯救人的过程中人家是经历神的作工，是去认识自己了，把自己的黑暗面亮出来，亮在光中省察自己、改变自己，不怕修理对付、不怕揭露解

剖。虽然从外表看着这个人不怎么样，但是人家是从实质里边去变化、去认识。那个诡诈人呢？他只害怕丢了脸，不让修理对付，不让揭露解剖，不让人说他个不好，总是包住，让别人看着他是高大上，结果最后什么也没得着。而那些坐低凳子的人却找着了人生的意义，明白了做人的道理，那这一部分人就活在了神的经营中。神经营的是什么呢？神就是经营人的生命呢。神作的就是拯救人、赐给人生命的工作。怎么赐给人生命呢？借着神作一步工作，让人来配合，这就成了一个本分。当人尽本分的时候就与神发生了关系，借着与神发生关系，人就认识了自己，看见自己与神之间的关系竟然是如此的尴尬，都是在与神搞交易，是雇工与雇主的关系。有一部分人看见了自己与神是雇工与雇主的关系以后是悔改，恢复了原有的理智，“我要做个受造之物，不管神怎么作我就是个受造之物，神是造物的主”。有的人呢？不足挂齿，不搭理，“尴尬就尴尬，反正是不能伤害我的利益，伤害到我的利益我就不行”。有一部分人是跟着神作工的步骤去走，按着神所要求的去实行，这部分人就活在了神的经营中。与神对抗、叫嚣、不接受的人，就是活在了神的经营以外。

就像所多玛城的人，当神差派两个天使去所多玛城的时候，城中的人说，“这个人来寄居，还想要作官哪！”他们不接受，还要害这两个天使，所以面临他们的就只能是死亡，因为他们没有活在神的经营中。神的经营是什么？你是败坏的，你得向神悔改。神让约拿去尼尼微城告诉尼尼微城的人，“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尼尼微城的人说，“我们犯了死罪？有谁能决定我们的生死呢？肯定是神啊。哦，我犯了罪了，因着我犯了罪而让我死亡，不行，我得悔改。”尼尼微城有个什么名言呢？他们的王说了一句什么话？“……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各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拿3：7-9）这个“或者”是不是有可能的意思呢？（嗯。）神并没有告诉他，各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神就饶恕他们，他是抱着一线希望，神有可能转意后悔。有这点希望他就不放过，他就能披麻蒙灰悔改认罪，最后神

饶恕了他们。所以咱今天要走尼尼微城的人的这条路，这就活在了神的经营中。因为咱是一个败坏的人，神来拯救的就是败坏的人，神不看你有多少败坏，不看你因着悖逆跑回家，而是看你有没有悔改的心。不要说你是个新人跑回家，就是老人跑回家了，神只是说把他与仓鼠划在一起，但神并没有定他的罪，临到他的只是话语。其实把他与仓鼠划在一起的意思是说，他只是没有像之前一样在神心目中那么宝贵了。神之前看他是儿子，可是他一声不吭走了，那他就不是儿子了。他本来可以做众子的，但现在从众子成了子民，又或者是从子民成了忠心效力者，但不等于就是受到了惩罚。是不是受到了惩罚，关键还得看他跑了以后是怎么做的，他跑了以后悔改了没有？最后清醒过来又回来了没有？如果又回来了，那他属于跑过一次的人，那在他的记事册上就有了污点了，原来他是做子民，现在不能做子民了，就做效力者吧。如果跑了就不回来了，是不是成了外邦人了？那就该死了，就死在灾难中了。这是不是神的公义？根据每个人的表现不同，神定人的结局也不相同。

咱今天是个新人，神不会怪罪你，这只是神拯救人的一种方式，神哪能不让人流露败坏呀？神要拯救人就给人留有空间，神允许你流露败坏，关键是你流露败坏以后，神要看你有没有悔改的心。神说过这样的话，如果神按人的所作所行来定罪的话，有谁能存活呢？神毁灭这个世界是不是转眼之间呢？转眼间就都毁灭了。神一直没有毁灭世界是在等待什么呢？神在等待人苏醒。就是先显明你，让你看见你是什么东西以后，再悔改，“我不能做这样的人了，我要重新做人”。当你有了这个心的时候，神是多么高兴呀！当你认识到“我得悔改”的这一刹那，神在那边就高兴了。神的喜是什么？神的喜是因为有正义的存在与诞生，就是说当你有悔改的心，这是不是正面事物诞生了呢？“新生儿”诞生了！因为从来没有人说过，“我要做一个受造之物，神怎么作、怎么对待我都行”，如果人能有这么一个意念神就高兴了。神一高兴意味着什么？神就要在这个人身上作工，感动他、引导他，让他存在下去。神说要让他存在下去就意味着这个人永远存在下去，神就定义要拯救这个人。这是不是神拣选人的一个方式？也就是

说，你有悔改神就拣选你，你不悔改神就要把你放弃。你能跟着神话走悔改的路，神就把你放在神的经营中，神就把你看成是神经营的对象。也可以说咱这样是与神配合，只有这样才能够配合神的作工。如果你就死不悔改，你就不听神的话，神想拯救你，能拯救你吗？就像父母把你送到学校里边了，可你却在课堂上打游戏。你不在课堂上打游戏了，老师在那儿讲课，你脑子里想的却是电视剧，这谁能控制得了？老师也管不了，父母也控制不了，没办法，神也没法作工，所以这个人只能下地狱。咱回家了，咱能够反省到自己回家是背叛，看见神不要了，躺在床上软得起不来了，当咱看到神不要咱的时候，咱该怎么做呀？咱该起来切切祷告神，“神啊，我离不开你，不管你怎么作，我离不开你，我得跟随你走，我就是做狗我也得做神家的狗。”当你有这个心志的时候，神说，“唉，这个人还有悔改的心，这是尼尼微城的人”。可是当你躺在床上想着，“神不要我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拉倒吧！”瘫软了，没劲了。撒但在后边说，“对，就是呀，神不要你了，你还跟着神干什么呢？人活脸树活皮！人家都不要你了，你还跟呢？”撒但在背后挑拨离间，撒但是不是趁虚而入？“你就在床上躺着吧！”撒但在地上就是到处寻找可吞吃之人，它就是看谁与神的关系不好了，“上，占有他的心、占有他的灵”。

咱以前交通过七个鬼的故事，是吧？（嗯。）原来是一个鬼在这个人身上呢，这个人信神以后，这个鬼害怕了就跑了。当这个人在消极的时候、背叛神的时候，神没有占有他的心，虽然他身上没鬼了，但他心里的这个宝座是空的。原来在他身上住的这个鬼出去之后没有地方住，就到处流浪，就像流浪狗一样。流浪狗没有地方住的时候，它是不是得时常找找原来住的家？看看原来的家门还开不开着。当它看见原来的家没人住，它想进去又进不去的时候，怎么办呀？它就带着强盗来了。“我进不去，我就带上强盗！”这个鬼就带上七个鬼来寻找这个人了。当这七个鬼临到的时候，这个人就活在了污鬼群居之地，再也爬不起来了。这个人就变成什么了？就变成神经病、邪灵了。所以说咱要远离魔鬼的这种盯梢。什么是盯梢呢？魔鬼在那儿放哨呢，它时时要盯住你，所以咱不给它这个机会。当咱发现咱远离神

的时候，赶紧返回来紧跟神的脚踪不能落下，咱一旦落下就是撒但的俘虏兵。就跟部队一样，你跟上大部队走你能当了俘虏？你当不了俘虏。但是如果你落下了，就你一个人了，那可就任由撒但践踏了。你是不是已经体尝了呀？咱回家了，软弱了、消极了，咱不是说爬起来看看神的脚踪走到哪里了，“我得赶紧背叛自己，紧跟神的脚踪”，你是瘫倒在床上，消极、被动。你这么一想，撒但再给你送意念，你再跟着撒但一走，好了，你瘫在床上起不来了。魔鬼再来苦害苦害你，那你接下来是什么？是不是神经了？怕不怕？咱走的这条路就是神经病的路。我在那边担心、害怕，为什么我要赶紧过来看看你呢？我就怕一旦七个鬼上了身，那还有救吗？那神就不要了。就是说，咱背叛神了，神也给了咱悔改时间，神给尼尼微城的人四十天的悔改时间，咱背叛神的时间不敢太长了。这个能听明白吧？咱信归信，背叛是背叛，背叛了需要咱去悔改，这个能分开吧？（能。）以后咱不敢这样了，咱自己的体质咱自己知道，自己的环境自己知道，咱怕得神经病，咱就得远离魔鬼！咱还敢给魔鬼开一下门呢？咱这个举动十分可怕。其实你这样的家庭，让你经历过撒但的苦害、经历过神经病的这个体尝，咱应该更加小心。我怎么远离这个神经病，也就是怎么能够远离魔鬼呢？怎么能够活在神的臂膀之下呢？怎么能让狼虫虎豹不临及咱的帐篷呢？我只能是紧抓神的手，紧跟神的脚踪，让撒但不敢再到此处游玩，那咱就保险了。

神说让万物互相效力，外表来看这是一件坏事，可在我看这是一件好事。咱亲身经历了这个环境，让你知道魔鬼上身以后，这个人神经了以后是什么样的，他经受了什么样的苦难。只有经受了这个痛苦，咱才能对这个神经病感到一种惧怕。感到惧怕以后时时想着，“我该怎么远离这种病痛，远离这种魔鬼的纠缠，那我就时时与魔鬼作战，不给它留有可趁之机”，你是不是比别人更增长了一个“武器”呀？（是。）神怎么赐给你智慧、怎么赐给你能力呢？是不是就是借着周围的环境和你说话？借着神给你摆设实际的环境操练你，这就是要补足你这方面的缺少。神要补足你这方面的缺少，首先得让你接触它。这就和刀、枪、棍、棒一样，你说刀好不好？它能割破人的舌头，能

割破人的手指，能出人命。在你幼小的时候，玩刀那就能要你的命，所以在你小的时候，就不敢让你碰它。不能碰但你还得去认识它，还得去了解它，知道为什么不能碰，知道玩刀的后果，玩刀危险就得远离。所以神给你摆设这个环境，给你这样的家庭就是让你了解一下这种病痛，然后再让你亲身体验一下这种病痛带来的痛苦。这就是小的时候不能让你碰刀，那等你再大了呢？还要让你利用它，还要让你学会使用刀，让你知道手术刀是给人做手术用的，菜刀是给人做饭用的。你今天能够学会与恶魔抗衡、与魔鬼争战，“我不能倒下，我要是倒下，魔鬼就要开我的心门，魔鬼就要在我心里登宝座”，这是不是实际地争战？你幼小的时候父母看守着你，使魔鬼不能临及你。当魔鬼要临及你的时候怎么办呢？神安排弟兄姊妹来看你，神安排我来带你，这是神的安排，这是因着你身量的幼小。你小的时候看住你，你跌倒了得把你拖起来，狗过来了给你把狗打跑，然后把你抱起来，让你远离魔鬼、远离狗。等你十二、十三岁了还用看你吗？你是不是就学会打狗了？你是不是就学会与魔鬼争战了？等以后你经历过来了，经历过撒但的苦害了，当你十七、十八岁再看到狗咬孩子的时候，你是不是得维护这个孩子呀？你是不是就得保护他？你在保护他的时候你就有了方式方法了。“我小时候狗咬我，我妈是把我抱起来，拿上棍子把狗打跑的。现在我也得把这个孩子抱起来，拿棍子打狗，我得保证他的安全。”这是不是在父母保护你的时候，你学到的一点常识？也就是说，在撒但来围攻你的时候，在污鬼邪灵想占有你的时候，你受到了苦害以后，我是怎么来带你的，你是怎么从这个困境中走出来的，你经历这个环境以后，生命长大了，那这个经历就成了你的生命了，这就是你的生命经历。以后你再遇到和你有同样经历的人，你是不是就会帮助他了？你拿你的经历去帮助、扶持他，这就是用你的生命经历去供应别人，这是实际的。

你帮助他的过程是在干什么？你是不是在和魔鬼打仗呢？你是不是把污鬼从这个人身上赶走了？今天我来给你赶鬼来了，明天就是你给别人赶鬼了。今天你让魔鬼纠缠不放，你挣脱不开，明天你就成了打鬼的了，厉害不厉害？这个厉害是怎么来的？这是神摆设环境加

给你的。这就是你在神的经营中得着的操练，用好理解的词形容就是能够得着一个技术、能力。在神的经营中如果你做一个听话的人，这是你最后得着的。如果你要做一个不听话的人，神和你说话你就不听，你就要那么做，那会有什么结果呢？那你就不在神的经营中了。你现在消极、背叛了，我来帮你了，我说你今天从病榻上起来吧！愿不愿意与神配合？你说，“不行，我身体软弱，我起不来、我不愿意。”你还要继续活在自己的想象里边，“你再说什么，神不要我了，神那样对待我，给我摆设那样的环境。说要我的时候就要我，说不要我的时候就不要我了，神就把我当玩物耍呀？我不跟了！虽然他是神，我是受造之物，我虽然相信但是我跟不来，我受不了这个苦。”这还在不在神的经营中呢？这就不在神的经营中了。就好像和狗玩的那个孩子，父母说，“这个狗它是畜生，听不懂人话，没有分寸，你不能和它玩，大人和它玩是大人能控制了它，你是小孩，你控制不了它，你得远离它啊！”可是这个孩子不听，他偏愿意和狗玩，玩得狗急了、兴奋了，“咔嚓”咬了他一口，得了狂犬病了，你说受苦的是谁？咱在电视上是不是看到有好多自己养的宠物狗把自己家的孩子咬了的？有的狗咬住还死死不放，最后孩子被咬死了，宠物狗也被主人打死了。主人后悔不后悔？你说他养了一条什么狗呢？更主要的是这个孩子的父母管教他了没有？如果父母没有管教孩子这是父母的过错。如果父母告诉他了，“你不要和这个狗玩，那可是狗，那可不是人，它口里边长的是牙，它会咬你，你得远离它”，孩子如果不听父母的话，就是要和狗玩，他就要按着他的意思去做，那最终受害的是他自己，那他就不在他父母的管辖中。咱今天得在神的经营中，不能脱离神的经营，脱离神的经营那就是绝路，那就不是神的事了，那就和神无关了。神不会赶鸭子上架，不会强人所难，神只是说话，带领、引导你，你配合到哪儿神就带领你到哪儿，你不配合神就不作，这个能理解吧？（嗯。）

神说：“什么是出于撒但的作工？出于撒但的人里面异象模糊，没有正常人性，做事存心不对，虽然也想爱神，但是里面总有控告，这些控告、意念总在里面搅扰，辖制人生命长大，拦阻人在神面前的

正常光景。就是说，人一有撒但作工心也不能安静在神面前了，也不知做什么好了，看人聚会他想跑出去，别人祷告他眼睛闭不上。邪灵作工破坏人跟神的正常关系，把人以前的异象或生命进入的路都打乱，心里总也不能亲近神，总被一个事搅扰、辖制，心不得安静，使人爱神没有劲，灵里下沉，这样的表现就是出于撒但作工的表现。撒但作工的表现：站不住立场，站不住见证，使你在神面前成了一个错的人，成了一个对神没有忠心的人。撒但一搅扰你里面对神失去爱心，失去忠心，跟神的正常关系没有了，不追求真理，不追求长进，后退、消极、迁就自己、任罪蔓延、对罪不恨恶，而且能够使你放荡，使神在你里面的感动消失，使你对神埋怨、抵挡，导致你对神疑惑，甚至还有离开的危险，这都是出于撒但的。

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临到一件事，该怎么分辨是出于圣灵的作工还是出于撒但的作工？当人光景正常的时候，灵生活也正常，肉体生活也正常，人的理智正常、有规律，一般在这个时候经历的、人里面所认识到的可以说都是出于圣灵的感动（吃喝神话有看见或有些浅显的认识，或在有些事上忠心，或在有些事上爱神有劲，这都出于圣灵）。圣灵在人身上作工特别正常，人感觉不到，似乎是凭着自己，但实际上是圣灵作工。在日常生活当中，圣灵在每个人身上大小不同都作工作，只不过程度不同，有些人素质好，领受东西快，圣灵在他里面特别开启，有些人素质差，他领受东西就慢点，圣灵在他里面感动也能达到对神有忠心，圣灵是在所有追求神的人身上作工。在日常生活中，人不抵挡神、不悖逆神、不做打岔神经营的事、不搅扰神的工作的时候，神的灵在每一个人身上都不同程度地作工，感动人，开启人，给人信心，给人力量，感动人从积极方面进入，不懒惰，不贪图肉体享受，愿意实行真理，渴慕神的话，这些都出于圣灵的作工。

在你情形不正常的时候被圣灵离弃，人里面的埋怨之心、不对的存心、懒惰、放纵肉体、背叛真理的心，这都是出于撒但的。人光景不正常，里面黑暗失去了正常理智，被圣灵离弃，里面摸不着神

了，这时候撒但在人里面作工。如果人里面总有劲，总爱神，一般临到什么事都出于圣灵，遇到什么人都出于神的安排，就是说，在你光景正常的时候，在圣灵大作工的时候，撒但不可能动摇你，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说一切都出于圣灵，虽然有不对的意念，但能背叛它，不随从它，这都出于圣灵的作工。撒但在什么情况下插手呢？你光景不正常，没有神的感动，没有神的作工，里面干干巴巴，祷告神也觉得摸不着，吃喝神话也没有什么开启光照，这个时候撒但容易在人里面作工。就是说，圣灵离弃了，你摸不着神了，有许多事就都是出于撒但的试探。在圣灵作工的时候，同时撒但也作工，圣灵在人里面感动，撒但在人里面搅扰，但是在这个时候圣灵作工占主导地位，光景正常的人都能胜过去，这是圣灵作工胜过撒但作工了。在圣灵作工的时候，人里面仍有败坏性情存在，但在圣灵作工时就容易发现、认识人的悖逆、人的存心、人的掺杂，这样人才产生懊悔，愿意悔改，这样人的悖逆、败坏性情就在神的作工中逐渐脱去。圣灵作工特别正常，在作工期间人里面仍有难处，有流泪，有痛苦，有软弱，还有许多看不透的事，但在这些情形里能不往后退还能爱神，里面虽然流泪、难受，但是还能赞美神，圣灵作工特别正常，一点不超然。多数人都认为圣灵一作工人的情形都变了，本质的东西也脱去了，这种认识法偏谬。圣灵在人身上作工的时候，人的消极东西还存在，身量还是那么大，只不过有了圣灵的光照开启人的积极情形多了，人里面的光景正常了，人变化得快了。在人的实际经历当中，主要是经历圣灵的作工或撒但的作工，人如果对这些情形掌握不了，没有分辨，就谈不到进入实际的经历，更谈不到性情变化。所以，人经历神作工关键得对这些事能看透，这样就好经历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圣灵的作工与撒但的作工》）

（SJ：咱经历神作工就得明白什么是圣灵作工，什么是撒但作工。咱这段时间一消极，撒但就借这个机会赶紧钻空子，它看见神这步工作已经作成了，所以它急红了眼，像吼叫的狮子到处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看见谁消极、看见谁背叛了，看谁有哪些观念、有哪些看法，它就赶紧找这些人呢！为什么说人就是神与撒但争夺的战利品？

因为主要就是看撒但能把你夺走还是神能把你夺过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人还得配合，看你是配合撒但还是配合神。撒但给你送意念，“你看你已经活成这样了，他们是怎么对待你的，你还跟呀？你就是再跟也不行了，你就这么睡着吧，没啥意义了，你迟早也得死。”撒但就让你这么去做，所以你心里就会想，“就是呀，我的身体就是软得没劲呀！”你就中了它的诡计了，你自己就没有与神配合的心志了。现在你得豁出去与神配合，不是让你豁出去与撒但配合。怎么与神配合呢？你看神话里边就有路途，神说过，在人的实际经历当中，主要是经历圣灵的作工或撒但的作工，就这两方面，你得对撒但有分辨，得识破它的诡计。亚当、夏娃就是因为没分辨才听了撒但的话，最后临到了死亡。但是咱现在呢？自己的心思意念流露出来的都是善恶果，那就是撒但给咱的，你把这个全部接纳了，自己的心思意念想什么你就承认什么，你不是根据神话去实行，“我把我自己里边这个观念打下去，我不相信它，我就按着神话去实行”。）

……

悦悦，你还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难处？你心里究竟还有什么心思，我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和SJ可不是神，不能鉴察人心肺腑，还得靠你来诉说。你把你实际的难处或者问题说出来，我尽我的能力给你解决。认识不到咱祷告神，方向得对，咱得往前边走。（悦悦：我感觉老师给我交通那些话都一一应验了，感觉自己就是反面的。）我给你交通的哪个话应验了？（悦悦：在那边的时候你给我交通的有的人认识自己认识得消极了，还说只要你不放弃真理就可拯救。后来我身上就软得不行，祷告了几次没有达到那个果效的时候，自己就放弃了。那会儿也想七个鬼的故事，好像有点往进套的那种感觉。）你怎么往里边套呢？（悦悦：知道自己的情形不对，自己每天活得像行尸走肉一样，就感觉自己好像已经成了那种人了。）在那边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悦悦：在那边最后的那段时间，就感觉自己每次做事老出差错，就感觉自己这样是在打岔、搅扰。）谁给你说打岔、搅扰

了？（悦悦：自己觉得是打岔、搅扰。）你看神话说什么就有什么啊！神说，人认识自己消极到一个地步就爬不起来了，你是来应验这话了？认识自己是认识自己的败坏性情，是让你悔改呢！就非得认识到一个地步消极得爬不起来？我给你交通的是不让你往那边走，你是跟着我交通的那个话往那边走，这个能明白吧？这就是神说的话，你追求什么神就成全你什么。我交通的是两条路：一个是跟着神的脚踪走，一个是悖逆神的脚踪走。悖逆神的脚踪走就是前面交通的七个鬼上身的那个结果，跟上神的脚踪走就是进国度，异象越来越透亮。我给你交通走悖逆神的路有什么后果，你好像跟着我交通的这个路去走了，那不是我咒诅你吧？是你要走那条路。因为你不跟随神的脚踪走，你不进入神的经营之中。我一般交通的是两条路，一条路是跟神走会有什么结果，一条路是不跟神的脚踪走会有什么结果。你不跟神走，然后走到这个结果了，“呀！这就是你说的那个话应验在我身上了”。不是说我和你交通什么导致你成这样的，而是你自己走上那条道路了，是你愿意按着那条路走，这个能听明白吧？两条路，哪条路该走，哪条路不该走，你是活在神的权下还是活在撒但的权下？你要是活在撒但的权下你就跟上撒但走向灭亡，你要活在神话下你就是活在神的权下，你就活在神的保守之中，这就是两条路。

（悦悦：我这个情形是不是属于那种没有受苦的心志呀？）也有一点吧。（悦悦：然后还有一个虚荣脸面。）你的意思是：我从那边回来了没法见人了，是这个意思？（悦悦：这个也有。）你说的这个虚荣脸面是什么？（悦悦：我现在就感觉活得丢人，就感觉自己是明知故犯，背叛了丢人呢。）明知故犯应该是恨恶自己，怎么能是丢人呢？这怎么能和丢人挂上钩呢？“呀！丢人呢，跟随神还能背叛了神走了呢！”你是嫌这个丢人呢？丢人就赶紧捡回来嘛，把脸丢了就赶紧捡起来。丢了人了、丢了脸了，你不是赶紧捡回来，而是“你说我丢了人了、丢了脸了，我干脆就丢了吧，不要了，你说我是浑人我就是浑人，你说我活得没脸了，我就干脆不要脸了，脸也不洗了，头也不洗了”，那你的脸面究竟重不重？人常说什么？要脸的人往往为了要脸弄得自己不要脸了，人家有尊严的人你看着人家不要脸了，人家反而得

到的是尊严。你看人家约伯，约伯在众人面前顾不顾他的脸面呢？人家该怎么说怎么说，最后人家得到的是什么？君王都尊重的地位。约伯说："少年人见我而回避，老年人也起身站立；王子都停止说话，用手捂口；首领静默无声，舌头贴住上膛。耳朵听我的，就称我有福；眼睛看我的，便称赞我；因我拯救哀求的困苦人和无人帮助的孤儿。将要灭亡的为我祝福，我也使寡妇心中欢乐。我以公义为衣服，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我为瞎子的眼，瘸子的脚。我为穷乏人的父，素不认识的人，我查明他的案件。我打破不义之人的牙床，从他牙齿中夺了所抢的。"（伯 29：8-17）小孩见了回避，大人见了起立。"素不认识的人，我查明他的案件。"人家不是说随便就帮助、扶持人，人家要把这个案件调查清楚才帮助、扶持人，人家做事有原则。"我打破不义之人的牙床，从他牙齿中夺了所抢的。"把强盗抢了的东西要夺回来，这个真是在虎口里拔牙。（悦悦：刚才听到老师交通撒但搅扰的那个，心里倒是不恨别人，就感觉自己心里太刚硬了，感觉自己一点良心都没有，一点对神的爱都没有。）这就是对自己的认识。神来作的就是唤醒人的良心、理智，你对自己能有这个认识，接下来有个恨恶，这就是一个人的良心、理智。今天你能有这种感觉这就对了，还能把你的心唤起来，你有一种负罪感，那我这一趟就没有白跑。如果交通完了，你说"我没觉得呀！"那就麻烦了。

你说我要不要脸呀？我跟上原教会不到三年，我就"不要脸"了，每天和人家打、斗，被人家弃绝、骂出来了。他们说我是个"大邪灵"，说我"大邪灵"我也没有跑出这个圈圈，说我是"大邪灵"我也要到处跑。人家说我是"超级敌基督"，后来又说我是"假基督"，不知道给我戴了多少帽子，我的脸走到哪里丢到哪里，我还是作我该作的工作。人家还说这帮"敌基督团伙"，最后祭司弟兄还说我是"敌基督"。我管谁说什么呢，我只管神怎么说，神是按人的实质对待人。教会的人骂我，你看我是不是死不要脸？（嗯。）"人家都已经把你赶出来了，都咒诅你了，你还出来跑呢，帮这个帮那个，就你还帮谁呢？不要脸。"可是在他们说我不要脸的同时，我活出来的是什么？是更有尊严。就不要说我了，就是他们看到了SJ还得起立。你看

敌基督，为了要个脸把弟兄姊妹打压的，非得维持住他那个地位、名誉，只怕我揭发、检举，最后怎么了？最后成了敌基督。我揭发、检举说：“你们走的是敌基督道路。”“不要说不要说，我现在是花开得正漂亮的时候。”2012年敲锣打鼓传进来多少人不让说，到最后走着走着就走上那条道了，一直走向了灭亡。神最后定罪他们——敌基督！没有悔改的机会了，为了脸丢了命！为了脸就有脸了吗？最后不还是敌基督？更没有脸了。不要跟自己较劲，有问题要想办法来解决，咱背叛神了，丢了脸了，咱要悔改，咱要挽回这个脸。“我要做尼尼微城的人，我不做所多玛城的人！”所多玛城的人他们愚昧、无知，天使来了他们都敢玩弄，他们都不悔改。尼尼微城的人能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神承认了、称许了这才是聪明的人。有一首歌叫《聪明人快醒悟》，是吧？（嗯。）赶快醒悟！

982 不放弃真理就可挽救

1　人对自己的优缺点总是不能正确对待，不知不觉也影响了对神的认识，有的人甚至自暴自弃对自己失去希望，也不追求性情变化了，也不愿受苦实行真理了，认为自己从来就没有变化。其实这些人身上有变化，但其自己却发现不了，反而只看见自己的毛病，便不愿与神配合了。这不仅耽误人的正常进入，而且也会加深人对神的误解，而且也会加深人对神的误解，更会影响人的归宿，所以不得不把这个问题列为一项内容让你们都仔细考察，以便更深地进入，达到你们应该你们应该得到的变化果效。

2　有些人现在处于消极之中，但他仍能本着“最后对神忠心，不管结局如何”的态度来尽本分，神说这就是变化，而你们却认识不到。其实你仔细仔细省察，在你身上有一部分败坏性情已经得到变化，但你总用最高的要求标准来衡量自己，结果不但不能够上最高的够上最高的要求标准，反而连你已有的变化都否了，这是人的失误人的失误。

3　你若真是一个明辨是非的人，那你不妨检查自己身上的变化，你不但能看见自身的变化，更能找着以后当实行的路，那时你会看见自己只要努力还是有希望的，还是有希望的，你不是一个不可挽救的人，你不是一个不可挽救的人。现在神告诉你：正确地对待自己存在的问题的人是有希望的，是可以从消极中走出来的，是可以从消极中走出来的。

4　你放弃真理是因为你认为你已经不可挽救了，所以你连最基本的真理都放弃了，你连最基本的真理都放弃了，你或许不是行不出真理，而是你放弃了实行真理的机会，你放弃了真理那还能有变化吗？你放弃了真理你信神的意义在哪里？以前不是说过，“无论什么时候追求性情变化没错”，这话忘了吗？你们就记住“寥寥无几”了，认为自己没希望了，你没有了正面的追求，反面的东西能不出来吗？你怎么能不消极呢？所以神还是告诉你：要正确对待自己，不要放弃真理。要正确对待自己，不要放弃真理。

——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正确地看待自己不要放弃真理》

983 神喜欢有心志的人

1　我们就应该有一个心志：无论临到多大的环境，无论临到什么样的难处，无论我们如何软弱、消极，我们不能对性情变化这方面的事失去信心，也不能对神所说的话失去信心。神给人有应许，需要人有心志也有这个毅力这个毅力去承受。神不喜欢懦夫，神喜欢有心志的人，即使你流露了好多败坏，即使你走了很多弯路，或者中间有很多过犯，曾经抵挡过神，或者是有些人对神心存一些亵渎也好，或者是埋怨也好，或者是抵触也好，这个神不看，神只看人有朝一日能不能变化。

2　做母亲的怎么样了解了解自己的孩子，神也是怎么样了解了解每一个人，他了解每一个人的难处，了解每一个人的软弱，也了解每一个人的需要，每一个人的需要，更了解每一个人在进入性情变化这个进程当中、过程当中会遇到哪些难处，会有什么样的软弱，会有什么样的失败，这是神最了解的，所以说，神鉴察人心肺腑。不管你怎么软弱，你只要不弃绝神的名，你只要不离开神，不离开这个道，你总有机会达到性情变化；我们有机会达到性情变化，那就有希望剩存下来；我们有希望剩存下来，我们就有希望蒙神拯救蒙神拯救。

——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什么是性情变化与性情变化的路途》

做菩萨就是敌基督（一）

微微，哭啥呢？因为啥哭呢？说说，有什么冤情？（微微：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大家连最起码的出入账都弄不清。小凤这儿就连最起码的

记账都记不清。那边是入账了不跟记账的说，也不记入账，出账了也不记出账，两个人就不互相沟通。人和人不能和谐配搭的时候账和钱、账和账不一样，好多地方都出现这个问题。账目就乱得算不成，这个问题比较头疼。）（SJ：比较头疼？）（微微：嗯。什么问题都是我的问题，最后都是说，“就是你微微一个人的问题”，我还说什么呀！）（SJ：他们弄不清楚不就是你没教吗？）（田宇：教了两遍，现在不存在不会记账的问题。主要是他就没给你记这个账，这就没办法了。）最后问题还是出在你这儿呀！学生不做作业，你说是谁的问题？这是学生的问题？(田宇：让他写，他不上账，那我有啥办法？去爱莲那边查账的时候，也是这个问题，钱和账碰不上。然后硬找，从头再算，一遍一遍算算算，后来她才想起来，人家给了她钱了，她就没上账。后来她又拿钱买了洗洁精还有其它一些东西，这个出账也没写，好多出账都没记。最后把这些全算上还差四块钱，就不知道那四块钱哪儿去了。）（SJ：那你看到爱莲这个问题以后怎么说的呢？）（田宇：就是简单地说了下……）这又简单化了！（SJ：大问题出来了，正是你交通真理解决问题的时候。你要是交通了，下一次这个问题肯定就没有了。这方面问题出来了，你没交通真理解决，下次这问题又出来了，问题出来了你是气得不行！这环境就是神给你摆的，这是你的“作业”，就是让你给他交通真理解决问题呢。为啥微微哭呀？就认为“是他们有问题呀！他们都是这问题，我有啥办法呢！”你负责这方面呢，你就得知道怎么当负责人，怎么去带领他们。）神说：“因我给人喝了‘钡餐’，所以人腹中的器官在‘照相机’前显示得清清楚楚……”（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三十八篇》）他们就是个钡餐，就是为了显明你。

田宇，现在账目不清楚，让你判案呢，可你现在只是把这个情况给我说了，然后就没下文了。我要成品活儿，不要半成品。（田宇：还没算清呢。）没有算清这是不是也是个结果？（田宇：嗯。）为什么算不清，这是不是你应该查清的？（田宇：嗯。）你在这儿有一个严重的失职，是什么呢？“你让我查账，我就是查账的。我查了，这个账有问题，差下多少钱。”进行到这一步，查账这个工作是不是就完了、结

束了？（田宇：嗯。）“嗯”是结束了还是没结束？（田宇：结束了。）卫晋，结束了没有？（卫晋：没有，后边要找这个差错，是错到哪儿了，在哪儿错着呢。）在这儿田宇就结束了，这就叫尽本分。这是不是在尽本分？田宇，这是在干什么？神说了，人就是蛆虫，杵一下动一下、杵一下动一下，不杵就不动了。没有责任心、没有负担、没有担当，什么都不管，“你让我干什么我就是干什么的，你让我查账我就是查账的。查完账把这个情况给你一说，我查了，这边差多少钱，那边差多少钱，把这个结果给你。”你查完账以后有什么感想？有没有感受？（田宇：不知道咋说。）你就是个计算机、机器人。我让你算一下账，你“嚓嚓嚓”算完账把结果给我了，“这边差多少块钱”，这个计算机有心有肺没有？没心没肺！以前咱交通过作工与进入，就算你把工作作得再好，你也只是作了个工作。神是来唤醒人的心、唤醒人的灵，既然让你来负责这一部分，让你来管理，你就是个管理人员。就不要说在神家当管理人员了，就是在世界让你当个管理人员，是不是只要把这个账查出来就完事了？如果让你在世界上当个法官，你判案呢，凶手是谁，他们之间纠纷是什么，你查出了这些后，这个案子结了没有？（田宇：没有。）那这个案子怎么才算结了？你现在是把罪犯抓住了，证据拿出来了，把这个案子的情况提取上来给我放在这儿，然后就没事了。田宇，是不是这个画面？（田宇：嗯，是。）那你说你这个法官的工作作得到位不到位？做了法官该做的事了没有？你只是调查清这个案子，然后给了我了，你断案了没有？（没有。）宣判结果了没有？判刑了没有？用法律来制裁人了没有？（没有。）起到监督管理的作用了没有？对下边人起到威慑的果效了没有？（没有。）啥都没有。田宇，看到这些了没有？这是什么问题？

让咱都研究原子弹呢，如果是原子弹来查账，你说她会怎么做？她是不是把一个案子调查清楚以后给了我就完事了？（卫晋：找着问题解决完。）她还得解决完。神说：“神并不是只看事物的结果，而是看重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人的心是如何的，人的态度是如何的，看人的心里有没有顺服，有没有体贴，有没有满足神的意愿。”（摘自《话在肉

身显现·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　一》）神在看什么？（田宇：人心思的转变。）神不只是看结果，而是看在这个过程中你流露出来的态度与观点，心思意念的转变。田宇，你这里边有没有观点？有没有态度？（田宇：没有。）没有态度、没有观点、没有立场，你田宇做的是个中间派。“我只把下边的问题查出来，然后给你就行了”，没有立场、没有态度，也就是神没有看见你的心，神没看见你的心向着谁、为着谁。不要说为着神了，现在是你的本职工作都没有做到位！什么是本职工作？今天让你调查，让你查账呢，不是让你把账简单地查一下、了解一下就行了。就是世上的人也是一样，查出来以后，该如何处理，后续工作得作。这个账出差错了，问题出在哪儿了？得调查清楚。是有人贪污了？还是有人挪用了？还是中间有人使诡计了？管账的这个人能用不能用？经过你调查以后，如果确定这个人就是贪污了，你什么态度？你就跑过来告诉我，有人贪污了，就完了？那你仅仅就是过了一下手。你是该包庇还是该处理呢？最起码你得有一个立场、有一个态度。咱现在所做的连世上的人也不如，更不用说一个信神的人该做的了。今天你查出这个人有问题了，把这个人处理了、开除了，按世上的标准来说，你的任务这就算完成了。但是按信神的来看呢？就不单是让你把这件事情、这个工作作了就行，不单是让你为了作工而作工，而是又加深了一步，让神做主，让神鉴察你的心，用心去作工，时时为着神、向着神。“我今天查出来一个问题，你这边的账对不上了，我就必须得查出差下的账去哪儿了，这‘老鼠’在哪儿。账对不上是记账人的问题？还是记账的人受到了别人的干涉？还是受到了其他人的影响？我得找出来原因。如果是记账这个人的问题，我得把这个人撤换了；如果是有人干涉的话，我把这个干涉的人、打岔搅扰的人找出来！从源头上解决了，把这个‘石头’给搬开。我今天把这个事情办清了，一方面是为维护神家利益，另一方面为我下一次查账铺平道路，我把自己要走的路修平了。”虽然说是让你查账呢，但其实查账是不是和带领一样？今天神是要供应人的生命呢，就是说神摆设的这些环境的目的是要作人。今天让你查账，就单单让你把这个账算清楚就完了？你给我说，“他们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有这个问题了、有那个问题了……”，不管他们有什么问题，我肯定查的是你的问题。一个国家里面有各个机关、部门，每个部门都有它的职能。如果每个部门的职能只是把问题查出来上报到中央，中央能处理

过来吗？那它还能叫职能部门吗？那就失去了它的功用了。你的使命与责任是什么，现在听懂了吗？（田宇：嗯。）

微微，我说他是不是也在说你？你一直汇报别人的问题，但我现在看不见他的问题，我看见的就是你的问题。因为你发现问题没有把直接责任人揪出来，也没有说“这个人人性有问题，人性品质不行、本质不行，他就是个敌基督、就是个犹大”；或者是说“这个人是个老好人，不能用，因为他身边有一个强势的人辖制他，弄得他算不成账”；或者是说“那两个人打架了，不能和谐配搭，他们两个就把这个事情搅黄了，毁坏神家利益了。所以我提个建议，这个人不能用，换掉”。你有没有这个建议？你得把这个案件调查清楚！这些工作是不是你该作的本职工作？该作的工作没作，你只是想用各种办法把这个账算清就完了。你说你只是把这账算清了，这和你的生命挂钩不挂钩？和性情不挂钩、和人性不挂钩！那你带领的下边这些人生命上会有进展吗？“小凤这边的账出问题了，我去查账看见账乱七八糟，我不仅要把这个账查清楚，而且要弄清楚她的账乱七八糟的原因是什么。她是不会还是有别的原因？她要是不会，我能教她，我提前告诉她怎么记。如果她就是学不会，素质差，那我得提个建议，撤换她。如果已经教她了，她都会，她就是懒得不做，或者是她身边有什么人辖制她，不和她配搭，或者是她和谁较劲儿呢，‘你不和我说，我就不问你，也不上账，我就等账有问题了之后弟兄来查呢，查的时候再说吧！’等着、看着，拿神家利益当玩笑。”这是不是你应该查清楚的？你查清楚她这里边的情形是什么，她的问题是在哪儿，然后你来给她解决。操练了你的解决能力，神也看见了你的心、你的态度。在你的带领下，把她的难处解决了。经过你的揭露解剖，她的本性问题解决了。如果她在这个环境里面受到别人的辖制了、压制了，你借着她的反映，把这个辖制人的、打岔搅扰的人找出来，处理了，这样教会是不是洁净了？一让咱算账，咱就只是算个账，只是做个事而已。在实际生活中，什么人都有，算不了账的人有，对本分不负责任的人有，受环境影响的人也有，赌气的人也有，老好人还有。举个例子，人的活出一般都是受小时候的影响，从小受到了什么影响，大了就形成什么习惯了。假如说

两个人在一起配搭记账，一个人是在农村长大，从小生活受到了拮据，那在实际生活当中他就节约，账目记得就细。另一个是在富裕家庭长大，在什么事上也是大手大脚，所以有些小账干脆就没记，那他的账肯定就糊涂，算不清。一个人是只算大账，不算小账，可以说他就看不起这些细节小账，另一个人是算所有账，所有小账也都算。你说这两个人配搭在一起打架不打架？打架呢。算账细的这个人，他的账本来是不应该出错的，但如果他和这个算账粗的人配搭在一起，你说这个账错不错？（错。）肯定要错，那错的时候你就要查清原因。

咱借着田宇说的账目混乱、查不清账的这个问题来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里面主要有四个人物，分别是：抠带领、操厨师、馋厨师、善姊妹。抠带领从小生活在农村，生活方面精打细算，有的时候太精打细算了，就显得有点“抠”了，所以咱们暂且叫他抠带领。抠带领管理着各项事务，还管理着两个地方的生活琐事、预算支出和善姊妹、操厨师、馋厨师，这个时候抠带领在这儿就相当于一个事务长了。操厨师的这个人设就是什么都想管，什么心都想操，他吃了多少，她吃了多少……，我看看这个带领对待人公平不公平……，简单来说就是爱操心、瞎操心。馋厨师的人物特点就是爱干净，生活方面要求高一些，嘴馋，爱吃花生。还有一个善姊妹，为什么姓善呢？神话里揭示人的本性，都想在人心里有个地位，想卖弄好心，想在人面前当个菩萨，做一个好心肠的人。善姊妹就爱发好心，她看见弟兄姊妹吃得不好，可怜，就想让弟兄姊妹吃好一点，她想做个好心肠的人。另一方面是有个存心，就是神说的想当菩萨，想普度众生，想在人的心里面有一个地位。

这天，善姊妹正好去抠带领那边了，就给抠带领从地里稍了一些白菜。咱都知道直接从地里拉白菜，这个白菜就不值钱。白菜外面还有一些不太好的叶子，捎回来也能给家畜吃，就直接整颗白菜过了称了。白菜到了抠带领这儿，抠带领开始了一系列的后续工作。首先得上账，白菜虽然是从地里直接买的，价格便宜，但是在路上运输会消

耗相应的油，还有一些人工费用，各个方面的费用都是成本啊，把各个方面的成本都加上以后，白菜这项支出自然就多了。抠带领得把控吃饭方面的支出，不能超出预算，所以就想抠着点。因着白菜的支出多了，所以在剥白菜外面那些不太好的叶子时，抠带领看着那些还能吃的、差不多的就留下来了。操厨师本身就爱瞎操心，他一看白菜上面还有一些不太好的菜叶子，心里就想："这白菜这么多烂叶子，让我吃呢？这能吃吗？不能吃就记在厨房的支出上？"所以拿起白菜就要剥叶子，就是有一点点烂叶子也要剥干净。抠门带领要精打细算，就抠这些呢，能让操厨师剥吗？抠门带领说什么呢？"不用剥，损耗我已经排除了，该剥的我已经剥了，你不要再剥了，能吃就行了。你要是想剥的话，那就等过了称再剥。"这个抠带领心想，"我买回两千斤菜来，结果过了一下你们的手，把菜叶子都剥了，就成了一千斤了，这一千斤菜哪去了，我吃了？"抠带领是不是得为自己考虑呀？他不光是抠门带领，还得为自己考虑一下吧！所以她把可以喂牲畜的和差不多能吃的菜上的叶子都留下了。可是操厨师能行吗？"这个菜能吃吗？不能吃就给我都记在生活费里边？我非得一个个把这个菜叶子都剥了不行！"两个人就开始争斗开了。抠带领见操厨师开始剥了，又说："你剥吧，神看着呢啊！"操厨师一听这话，气得就不行了，"拿神压我呢？每天就是让我们吃烂白菜叶子？明明这些烂白菜叶子剥下来是要喂牲畜的，这也算进我厨房的正常支出里边？算进我厨房的正常支出里边，然后拿去喂牲畜啊！"一肚子气，去了聚会点上了，这口气也压不下去，于是在聚会点就这么一说，这一说就正好让善姊妹听到了。本来善姊妹心里就想发善心呢，"我在那边看人家吃得好，这儿吃得不好，得让他们吃好一点。"现在再一听这话，怎么想？"这白菜是我拉的，我就知道是多少钱，呀，这抠门带领简直要人命了，不是个东西！在记账的时候不知道加了多少钱。加钱就罢了，这烂白菜叶子还不让人剥一剥！"善姊妹心里难受，去了外面了，和弟兄姊妹不由地就说起这话了，"抠门带领连白菜叶子都不让剥一剥！"下面的弟兄姊妹听了善姊妹这话怎么想？"这抠带领也真是，这烂白菜叶子都不让剥，这烂白菜叶子能吃！"这话听着怎么也不对呀，这是不是假话。就说哪个带领再抠门，或者再苛刻，能不能让弟兄姊妹吃烂菜叶子，不可能吧！可善姊妹说出这话后，无形之中让弟兄姊妹感觉到抠带领就这样虐待弟兄姊妹呢，太过分了吧！你说给别人带来了一个什么后果？抠

门带领简直就是坑死人！这就是一个论断，给人带来了误解、伤害。同时又感觉善姊妹对弟兄姊妹可真是有善心，看她对弟兄姊妹多关心呢。可是咱再想想，烂菜叶子不让剥让干什么呢？为什么不让剥？咱就不去求证去，作为一个带领，她这个话肯定也不可能说。她可能说什么呀？“人家这里是要过称呢，买了多少斤回来，要分给弟兄姊妹多少，从生活支出里边扣多少，你一剥，就把斤称少了！我在这里就赔了，我对神难交差！”她考虑的是这个，存在一个这个背景。善姊妹说什么呀？“我不知道，反正她说的不让人家弟兄姊妹剥烂菜叶子，不让剥那不是让吃是让干啥呢！”善姊妹还说什么？“这白菜是我拉回来的，我就知道这白菜多少钱，当时拉回来那些烂白菜叶子就是准备让喂牲畜了，结果现在不让弟兄姊妹剥叶子。”善姊妹还把这个话说给操厨师了，操心厨师操上心了，你说操厨师听了这个话怎么想抠带领呢？“呀！喂牲畜的烂白菜叶子非得让我吃，还得给我算在支出费用里面。这白菜从地里拉的时候多少钱？你来我这儿坐地起价，好家伙，转手就扣我这么多钱！”这矛盾就起来了，这矛头全都指向了抠带领。不管善姊妹说话是什么存心，达到的就是这个后果。

有个弟兄给了一些花生，让吃呢。那就算要吃，也得入账吧？善姊妹看见了，让不让弟兄姊妹吃花生？（让吃呢。）按正常情况来说，厨师要拿什么菜、做什么事是不是都得经过事务长或者带领？人家给你什么菜，你吃什么菜。可是有善姊妹撑腰，馋厨师还用不用经过事务长啊？不用了。馋厨师喜欢吃花生，去库房里面随便拿着就吃了。花生米还没有入账呢，多少斤还没有记呢，馋厨师已经把花生米剥开吃了。米汤里熬个花生米，炒菜的时候油炸个花生米，过分不过分？不过分吧？吃个花生米有啥？咱不是说这个事情如何，是说人的这个性情，做事带来的一种后果。有好几个地方呢，就你们这儿一个地方吃呢？花生米还没入账，就吃了，最后人家别的地方没有吃上花生。善姊妹有可能是忘了别的地方没分上了，因为她是善姊妹嘛，如果她想起来别的地方还没有分，她肯定要分呢。平常拿来其它东西时，善姊妹给操厨师分点，给馋厨师分点，给这个地方分上点，给那个地方分上点，她就给分了。所以那边给拿了一些肉，善姊妹看见也就给分

了。等抠带领过来的时候，肉呢？花生呢？都去哪儿了？分到哪儿了？分了多少？还不知道具体情况呢，东西就没了。花生没入了账，也没看见东西。善姊妹的人性善良吧？

善姊妹看见馋厨师每天起来受苦呢，盖的被子也不好，还是馋姊妹嫌脏呢，善姊妹就说："咱家的新被子多着呢，我上一次拉过来了，放哪儿了？没有了和带领要，或者自己找一下。"善姊妹自己能找见的东西，自己去库房就拿了，找不见的东西和抠带领去要去了。你们说抠带领给不给？抠带领不能给！"一人一个被子，就因为你的被子盖得脏了、旧了，我就给你换个新被子？"馋厨师说啥啊？"神家那么多新被子，留着让老鼠盖呢？就抠门成这样，也不给我一个新被子？"谁也说抠带领抠门，可"人多力量大"，都在这里说，抠带领没办法，那就给一个吧。给了一个以后，人家又说，"我盖一个，还得有一个替换的吧？还得再来一个。"你们说换下来的旧被子怎么办呀？你们说抠带领现在怎么弄呀？抠带领没办法，只能满足人家。抠带领没法作工作，处于一种消极状态，"我该怎么给神交账呢？怎么交代呢？在弟兄姊妹面前我是抠门的，人家善姊妹是个菩萨，是拯救人的，我这个抠门咋弄呢？"虽然消极但还不能撂挑子啊！环境摆上了得商量商量吧？那就问问善姊妹这个事情怎么做吧。抠带领问善姊妹的时候，善姊妹正扫地呢，善姊妹理都不理、管都不管。你们说善姊妹管不管这事啊？（不管。）为什么不管？"你是带领，我又不是带领，你问我这些干什么啊？"抠带领问了善姊妹三声，善姊妹都不吭声，你们说抠带领的脸往哪儿放呢？"不问吧，东西拿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已经分了，找不见东西了。问吧，人家又不搭理。不搭理就这样算了吗？我这怎么给神交差啊？我这保管，保管的是什么啊？交不了账呀。"没脸还得问，再问第四次吧。都问了四次了，你们说善姊妹还愿意听吗？（不愿意听。）不愿意听会有什么表现？（火了。）火了。"你的东西我怎么知道！你是库管我是库管！"抠带领没法做了，但是善姊妹还在继续发着好心。善姊妹把自己当神家人待了，去了库房就像去了自己家一样，"我上回拿过来的这个衣服去哪儿了呢？那个被子去哪儿了呢？鞋又去哪儿了？"就开始问抠带领了。抠带领说什么？"弟兄姊妹这么

多，我不是专门看管你这个东西的，我咋能知道你的东西去哪儿了？按理说库房的东西是归我保管的，可是这一段时间我失权了啊！你们去里边拿什么菜、拿什么东西，谁经过我了！谁问我了！你们拿上菜去吃了，拿上东西去用了，也不和我打招呼，现在你丢了东西了来找我了！这是你来库房动东西了，你就是不动东西，我也不负责帮你保管啊。你走的时候你也没有交代什么东西需要我帮你看管啊！”紧接着善姊妹和抠带领说，“操厨师那天看见你拿了两个被子回了你家了。”这话什么意思？是说抠带领把东西拿回她家里去了。抠姊妹说什么？“那个被子脏了，在这边洗不成，我拿回家洗了洗，那个被子破了，我去缝一缝。”抠带领把这个东西拿回家里有没有背景？有没有原因？你们说抠带领听了这话难受不难受？（难受。）难受又能和谁说呢？你说就这种情况，白菜的账怎么记？花生米呢？肉呢？这账清楚不清楚？你说如果让田宇去算这个账，能不能算清楚？算不清楚了。这是谁的问题？你是不是认为是抠带领的问题？他们下边发生了什么问题？这个账为什么记不清，究竟什么原因，田雨你作为查账的，应不应该去挖掘、发现呢？你挖掘、发现了这个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抠姊妹怎么抠的，让弟兄姊妹吃不上喝不上，让人家弟兄姊妹偷吃偷喝呀？羞辱神名呢！是不是你抠姊妹的问题？还是善姊妹在下边大发善心想当菩萨呢？那就把这善姊妹拿出来揭露解剖一下：你为什么想来这当菩萨呢？为什么想让人来这敬拜你呢？这么多人都看见你体贴弟兄姊妹呀！你看见他们吃不好、喝不好，你在这边起的什么作用呢！你一直和操厨师，馋厨师说抠姊妹的问题，你让抠姊妹怎么作工呢？你这是不是造成了打岔搅扰？你这是不是造成了煽风点火？你这是不是胳膊伸得太长了？神家的各项工作你了解的多了，了解的多了就让你这样做呢？你能不能和下边什么都说呀！知道你也不能说呀！你想当犹大呀！现在外国人还没拥入呢，以后等人家拥入了，人家来寻求真道的时候，人家贵宾进来的时候，“哎呀，没办法，这都是厨师盖过的被子！你说丢人不丢人？就这样开宾馆呢？就这样建方舟呢？咱有多少就用多少？你这就不是大发善心，这是大发恶行呢！你煽动这两个厨师和抠带领产生矛盾，那厨师在后边会说什么？他心目中是不是有了你善姊妹的位置？“这才是我的主，这才是我的带领！抠带领就是一个假带领。”田宇，安排你算账，你得把这些问题找出来，找出问题给他们解决问题，这是不是一个生命进入？

你们说这个善姊妹人性究竟好不好？你说她人性不好吧，她撇家舍业，把家里边撇下，干活相当受苦、付出，我看着她心寒，每天出力、流汗，没明没早地干上，出上苦力，可是换来的是什么呢？她能够出力干活，但是她活在自己的所是里边搞着自己的经营，她看不见自己的邪恶，你说你着急不着急？你要着急和她说说吧，还没有和她说两句话了，她就说“不要说了，你再说我就走了”。你说也不对，不说也不对，烫手的山芋啊！你说难办不难办？（难办。）你每天在教会里见到这样的人是不是太多太多了？你在教会里边处理问题老是处理不完，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些问题？（是的。）拉帮结伙你还看不出来，因为人家就是和你纠缠这个事，你呢？你就上当了，你就说这个事了，所以说教会里的事情怎么解决也解决不完。“人家说的话对啊，就是呀！”你就听了人家的，陷到事里边了，就跟上人家跑了，你就和他搅事吧！我就不说这个事，我就说这个性情，他能说出这句话来，他的性情是什么？

做菩萨就是敌基督（二）

信神就是改变人的看事观点，而人常是歪脖子看表——观点不正。为什么说人是歪脖子看表？为什么神不让人讲是非对错、讲这个事呢？我和你交通的是真理，而你总是要讲你的那个理，说这个事怎么怎么，所以我和你一交通的时候啊，你总觉得冤屈得不行，“我就和你反映个问题啊，你一来就把我打得趴下了。”冤得不行，也不敢和我说话了。就像刚才给田宇交通的时候，田宇心里怎么想？“你不让我算账也没啥事，我算了账，发现了问题和你反映反映，这还惹下祸了，你还‘倒打一耙’说我有问题。”有的时候谁告状，谁反映问题，我就要先解剖谁一下。为什么要解剖告状的人？知道吗？（田宇：一开始心里面想“说他的问题呢，怎么又说到我的问题了呢？”后来借着交通才知道，自己只是注重把这个事办了，办好，最终没有自己的进入，与

神没关系，没有活在神的经营之中。）我为什么不和你说这个事呢？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人有败坏性情，你说话肯定有掺杂。即便你给我汇报的信息是真实信息，你的存心是对的，但是这里面有掺杂，我必须把你掺杂的水分给挤出去。也就是说我必须得抠你、揭露你、打你，最后让你把真心话说出来，那最后说出来的才是事实。所以你给我反映问题，我先把你打了的目的就是：我要听真话，我不听虚假的话。这就是谁反映问题先揭露解剖谁的目的。另一方面就是你给我反映问题，就要说这个事情如何，你非得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说得清清楚楚的。而且你老要在事情里面分个是非对错，谁对了、谁错了。还老要问“你说我该怎么做？你让我怎么做？”老想要个做法、要个答案。我在未交通、揭露你以前，我能不能告诉你怎么做？（田宇：不能。）我不可能告诉你怎么做。我告诉你怎么做是在什么情况下呢？是在神话掌管了你，你站在了神这一边，你的心扭转过来以后，再和你说你该怎么做。可是你一和我反映问题，你就想让我告诉你怎么做。如果在这个时候我告诉你怎么做，你能接受吗？你是不可能接受的！我告诉你怎么做也没意义，因为那只是给了你一个规条守。而且你在守这个规条的时候，心里带着一种观念，接受不了，是敌对的，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不和你说怎么做。我必须扭转了你的看事观点，把你里面的这个疙瘩解开以后，再告诉你怎么做，让你根据扭转了以后的看事观点再去做，这样就不仅仅是在做个事、守个规条了。

就像说田宇一样，你说如果我直接告诉他“你不负责，该作的工作没作，连外邦人都不是。”他消极了，难受了，“呀，我给你反映问题，结果你反过来说我不是人了，我查账了还不是人。”我要把他的看事观点从心里给扭转过来，所以我就得交通：“你是来做什么的？你是来信神的，你要的是性情变化，所以你得追求生命。你做的事情与神无关，你哪来的生命？你就是个跑腿说话的，你就是个效力的。你说你不愿意效力，可你作的就是效力的工作。”把他内心的观点、态度扭转过来以后，还用再告诉他怎么做吗？他就知道该怎么做了。所以说，我一开始不告诉他怎么做，一开始我是告诉他什么？“你是歪脖子

看表！”一般的表上面都有数字，怎么看也不会看错。如果一个表上面没有数字，你躺在床上看表了，那不就把六点看成九点了吗？这就是歪脖子看表——观点不正。你把六点看成了九点，这是什么问题？是表有问题还是你有问题？你说我能因为你一个人躺在床上看表就把表给扭转一下？我能去扭表吗？我只能扭转你的观点。我说你是歪脖子看表，把你的脖子扭过来，你再看这个表是几点。可人都接受不了啊！“你怎么老扭我的观点啊？我歪脖子看表怎么了？”他不知道他自己是歪脖子看表，他还老嫌不扭转别人。田宇，让你查账呢，你在这儿一直说小凤她记不清账，那边查不成，这就是歪脖子看表——观点不正。为什么说你是歪脖子看表呢？因为你站的位置不对。你不是为了神家尽本分，如果你一心就是为了神家利益，你再来解决事情，你就不光是说他们的问题了，而是得把问题的根源查出来，得解决他们的问题，得把他们的这个歪脖子给扭转过来。我和你交通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解决：我一揭露、解剖人，人心里就堵了的问题。我一揭露、解剖人，人就态度坚决，怎么也不愿意听，“老扭我脖子干什么呀？”你说我不扭你的脖子，我干什么？我去扭表啊？你老想让我把这个表扭转成你看的那个角度，让我否认这个表，这个表我坚决不能否，因为这个表的时针是对的。你之所以看它是斜的，是因为你躺下了。就像卫晋说的话，“弟兄是对的，我是错的，弟兄是对的，我是错的。”最起码你得知道你是错的。交通这个就是要转变你对待修理对付、揭露解剖的态度。

神说：“敌基督表面上好像多么仁慈，事实上他们心里所崇拜、所追求的东西没有一样是正面事物。听他们所传讲的谚语、俗语，他们似乎悲天悯人，心存善念，事实上，这些人是不折不扣的撒但、魔鬼。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如果得势，如果飞黄腾达，能不能作恶？能不能当好人啊？他们都是恶贯满盈的大恶棍。他们因为在世界上不能得势，在世界上混得不那么亨通，心里都有那么一丁点儿的冤屈，然后就来信神跟随神。但实质上，他们根本就不想追求真理，更不喜爱正面事物，反而厌烦正面事物，喜爱邪恶势力，喜爱权势，喜爱奢华的生活，喜爱世界的邪恶潮流。所以，对于具有神身份、神实质的人所

发表出来的、所作的一切事情，他们都不屑一顾，而且加以定罪、论断、毁谤。无论神作的对人的价值、意义有多大，他都不承认、不接受。他不但不接受神的身份、神的实质，自己还想冒充神，冒充一个能普度众生的救世主，让修桥补路的人不双瞎眼，让杀人放火的人不能子孙全，遭到惩罚，让所有在社会底层、在人海中受苦受难的人不再受苦，有地方可伸冤，他要摆平人世间的一切痛苦，把人从苦海中救出来。这敌基督内心深处存的是‘博爱’，是无限的‘大爱’啊。说来说去，敌基督不承认神的身份、实质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他说：‘神怎么作都不像神，我最像，我最有资格作神。因为神所作的都不合我的口味，也不符合大众的口味、大众的需求，只有我能体会大众的需求、大众的心理，只有我能普度众生，只有我能当人类的救世主。’敌基督的野心、实质暴露了吧？有这样的野心与实质的敌基督，他的原形到底是什么？原形就是天使长，就是魔鬼撒但。他否认神的身份，不相信神的存在，原因就是他自己想当神。他认为自己的所思所想是神应该有的所思所想，自己胸怀大爱这样的表现、性情、实质是神应该具备的，看到人世间的一切不平能悲天悯人，具备这样胸怀的才是神。他认为他相信的神不具备这些，只有他具备这样的双眼，这样的胸怀，这样的气度，这样的贤德，这样的善良。这就是敌基督的实质，这就是咱们所揭露的敌基督不承认神的身份的各种表现与实质。所以，敌基督这一类人，如果你把他供奉为神，你敬拜他，他对你就没有怨气了。你追随他，你说他的身份、实质就是神的身份、实质，他有佛祖一样的胸怀、一样的大爱，他就是神，他就高兴了，对你就什么说法都没有了。这就是敌基督的实质。敌基督这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实质是不是邪恶？你无论怎么称颂神的名，怎么称颂神的奇妙作为，见证神为拯救人所作的一切、所付的代价，他心里都有点不服，‘这事我不能恭维，这事我不那么认识，那都是人的一厢情愿，是人的想象’。你见证神，见证神的智慧、神的全能、神拯救人的良苦用心、神所付的代价，见证神的实质、神的身份，见证造物主在人身上所作的这一切，只有一种人心里不舒服，这种人就是敌基督。他心里怎么想？‘你怎么张口闭口都是说神的事？我也没少浇灌、扶持你啊，我还爱你、帮助你呢，在你病痛的时候给你买药，在大家弃绝你的时候我还扶持你，给你交通，还陪伴你，你怎么不夸夸我呢？’只要谁一见证神、赞美神，敌基督心里就不是滋味，他就嫉恨你。你们说，正

常信神的人，人要赞美神，他心里什么感觉？首先，得阿们人所说的话、所交通的经历见证。另外，得仔细听，‘神在他身上那么作，神太好了，神真是爱人，我以后临到这类事，也寻求真理；他那样做惹神伤心，以前我也是那么做的，我就没有知觉，我亏欠神啊；神这么作对人是有益的，我没领会到，看来我身量比他小，领受的不纯正，素质差，求神开启引导我这幼小的人；他临到试炼怎么没软弱呢？他有神话引导，那我要是临到那样的环境就得软弱，有可能都得跌倒。神恩待，看我身量小，还没让我临到那样的环境，神所作的都好。’敌基督一听不愿意了，‘什么？神作的都好？好在哪儿啊？神作的都好，人怎么消极、软弱了呢？神作的都好，有些人怎么被开除了呢？神作的都好，为什么在传福音、尽本分的过程当中总有打岔搅扰的呢？我做那么多好事，又出力，又奉献，又传福音得人，神怎么没给我点回报、赏赐呢？大家当面不好意思夸我，哪怕背后夸夸我也行啊，怎么谁也不夸我、不赞美我呢？难道我就一点可取之处都没有？’他心里不是滋味了。要是夸一个普通的人，敌基督心里还没什么感觉，但是谁一见证神的大能、神的大爱、神的智慧，见证神的身份，敌基督心里就恨，就嫉妒。谁甘愿顺服神，做好受造之物，做一个本本分分的人顺服在造物主的权下，敌基督听了心里就不愿意，‘你顺服神怎么那么甘心、那么积极呢？听我一句话怎么那么费劲呢？我说的也没错啊。’他就喜欢什么呢？人要做他的跟班，处处夸他的好，把他挂在嘴边，放在心里，做梦都念着他的好，念着他的长处，逢人便夸他。他得病了，他不在跟前了，这些人都说，‘没有你我们可怎么办啊？没有你我们就散了，就信不下去了，我们就活不成了’。敌基督要是听到这话，那就美得不得了，美得受什么苦都行，几天几夜不吃饭、不睡觉都行。但是如果没有人夸他，没有人拿他作榜样，没有人崇拜他，没有人拿他当回事，他心里就不是滋味。这就是典型的敌基督。总之，这一类人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不可能承认神的身份，不接受神的身份、神的实质，更不接受有神身份、实质的这一位作在他身上的所有工作，也不承认、不接受神作在人类中间的所有工作。”（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三十二）》）

“敌基督表面上好像多么仁慈，事实上他们心里所崇拜、所追求的东西没有一样是正面事物。”你说善姊妹真善吗？（不善。）表面上看是仁义道德，事实上她所追求的是什么？是让弟兄姊妹心里有她的位置。为什么这样说呢？从刚才我交通的哪些事情能看出来？“事实上他们心里所崇拜、所追求的东西没有一样是正面事物。”从她对抠带领的态度能看出来。抠带领这个名字听起来不好听，但是抠带领是为谁抠的？（为神家抠的。）善姊妹老嫌弟兄姊妹吃不饱、吃不香、喝不好，虽然说作在弟兄姊妹身上就是作在神身上的，但你是拿上谁的去作的？你是不是拿上神家的东西去作的呢？每个月已经根据荤素搭配、营养健康各方面来考量，制定出合理的预算了，你还怕弟兄姊妹吃不饱、吃不好，怕月底预算没有用完。就即便预算没有用完，抠带领省下给了谁了？省下的不还是神家的吗？抠带领抠下来的不就是神家的吗？“事实上他们心里所崇拜、所追求的东西没有一样是正面事物。”咱今天是在国度建造，国度建造作的是什么工作？征服的工作。你说现在的人被征服了没有？都狂得不得了。义盛都知道吧？义盛刚来的时候胆小怕事，晚上出去的时候看见有个灯光就浑身打颤，一个人都不敢在一个家里睡。去年李放欺负他，“打”得他不想干了，都想走了。就这么一个胆小怕事、谁都欺负的人，作了两年工作以后，现在变得相当狂妄了，敢和老赵争战了，谁敢相信？还有小歌，你看见她不怎么说话，都是别人弃绝、贬低她，够可怜的了吧？小歌现在也作王了，把程飞折腾得爬不起来，程飞现在是服服帖帖的。没办法，把程飞调走了，把青山调过来了。青山是每天听她的话，对她相当顺服，结果那天小歌“踩”青山了，把青山“踩”得都要起来打她了，几个人都拦不住。青山都快七十了，一个快七十的人要起来打小歌呢，你说把青山气成什么样了？为什么这环境就摆在你眼前呢？神就是要让你看见，人被撒但败坏以后都是一样的！你不要看他外表多仁义道德，其实心是如此的毒辣，性情是如此的狂妄，谁都不放在眼里！青山要起来打小歌了，最后小歌说了句什么话啊？“呀，耍脱了！”听懂这话了吗？意思就是玩弄你呢，耍你、玩你了，结果脱手了、失手了。“耍脱了”，这句话你听了以后，感觉可怕不可怕？你看看青山，看看小歌，你看看义盛，你看见他们以后，就不用再说其它话了。“敌基督表面上好像多么仁慈，事实上他们心里所崇拜、所追求的东西没有一样是正面事物。”今天作的是征服工作，征服就是剥夺，剥夺了所

有才能显出你的真心。但是在善姊妹这儿呢？她剥夺不剥夺别人要的这些东西？不剥夺，是给予。“你剥夺，我给予”，这就是做了反面的事，不是正面的。再一个，你管的这些不是你范围内的事，你大发善心的时候，给神家带来的是打岔、搅扰，你这样做让带领无法管理，无法正常作工。

“听他们所传讲的谚语、俗语，他们似乎悲天悯人”，这什么话啊？什么是悲天啊？是不是觉得神不公平啊？老天不公平，怎么给他这么个命运？“怎么给义盛这么个命运呢？怎么给小歌那么个命运呢？人家在世上哼唧哼唧地干一天得挣多少钱呢？可人家来咱神家累死累活、没有日夜地干活，最后连一个饭都吃不好，两个月了不见块肉，看着可怜。我来了得给弟兄姊妹吃吃肉吧？今天得吃饱了，明天得吃肉，后天得吃油条……”你说这个话对不对？“人家在世上一天挣二、三百块钱呢啊！人家放着一个月五、六千块钱不挣，来神家，五、六千块钱人家能吃多少肉啊？现在弟兄姊妹吃肉吃得多了？还是吃了你个人买的肉了？弟兄姊妹吃不着肉，吃个白菜你还让人家吃的是烂白菜。就是剥个烂白菜叶子，烂叶子剥得多不多？多了？剥了个烂叶子我觉得我没多恶呀！就是让人家剥了个烂叶子，你还拿出来说事！”是说这个白菜的事吗？和你算这个经济账吗？和你讲理吗？不和你讲这个理，而是说这个性情。我要先扭转了你的这个歪脖子，我不按着你的看法去扭转这个表。因为你是来信神的，所以你就得守神家的天规诫命，你就得活在神的作工里面，活在神的经营里面。你跟随神，你就得在神规定的这个范围里面。每个人的本职工作是什么，该怎么做都有原则，不需要你大发善心。你想发善心那是你个人的事，可以，但你别来神家发善心。你有什么想法、看见可以提个建议，“呀，弟兄姊妹辛苦了，给弟兄姊妹吃点啥吧”，你可以和人家商量着去办事，不需要你擅作主张。

“他们似乎悲天悯人”，好像是老天对待人太不公平了，她才是怜悯人的。“心存善念，事实上，这些人是不折不扣的撒但、魔

鬼。”为什么说是不折不扣的撒但、魔鬼呢？因为他所做的和神所作的正好是相反的。神就是要剥夺，让你吃不好、睡不好，看你流露什么态度、观点，怎么办呀。就像神剥夺了约伯的所有一样，这个时候，神就看约伯咋办呢。前段时间，神摆设了一个环境，把田宇拴在了那边，让在那边干活呢，这一干活就把地位剥夺了。“没办法，不由人啊，这是神摆设的啊，我也不愿意啊”，没办法，田宇只能在那边干活。那个时候田宇说每天就是三点一线，吃饭、干活、睡觉，最后干活干到腰疼得不行了，弟兄还说了个“把腰献上吧！”这真是赶尽杀绝啊！你说田宇这个时候是不是需要一个菩萨来关心一下？菩萨稍微关心一下他，在他心里就会想“这才是我的主啊！”所以那时候田宇气得理都不理我，走也不和我打招呼，什么原因？他就想找一个主。神就借着这个环境来显明人，你的信究竟有多大呢？赐福的是耶和华，不赐福的就不是耶和华了？恩待你的时候，“你是我的主”，不给你的时候，就不是了？有利的时候就跟随，没利的时候就逃跑？招呼都不打了？就借着这个事显明你是什么东西！是不是都看见了？借着抠带领把善姊妹给显明了，借着善姊妹把这个抠带领给显明了，互相效力，这是神的智慧与全能。显形了，谁是魔鬼？谁是撒但？都是魔鬼、撒但，都得放到硫磺火湖里边。

“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如果得势，如果飞黄腾达，能不能作恶？能不能当好人啊？他们都是恶贯满盈的大恶棍。”我那时候解剖过小凤，小凤要大发善心呢，要“借花献佛”。今天善姊妹没有坐上小凤大总管的这个位置，如果善姊妹坐上了小凤的位置，大发善心起来，我看就是有一车库的肉，也都给分下去。如果一旦坐到这个位置，一旦大发善心把这些东西分下去，弟兄姊妹是吃好了，但给神家带来的是什么呢？弟兄姊妹还能被显明吗？你说如果让田宇每天吃上肉，再嘱咐上“休息好啊！腰疼呢，一天不用上八小时，咱上三小时班啊！”你说还能把田宇显明了吗？显明不了就认识不了自己。自己的败坏性情认识不了，那就不可能蒙拯救，这就成了恶贯满盈了。从外边看你没有做多么大、多么恶的事，但从实质以及达到的果效来看，你打岔了神的经营。“他们因为在世界上不能得势，在世界上混得不那么亨通，心

里都有那么一丁点儿的冤屈，然后就来信神跟随神。但实质上，他们根本就不想追求真理”，你说善姊妹在世上能不能当善姊妹啊？（不能。）她拿上什么去行善呢？如果要是拿着自己的东西行善，自己能有多少东西啊？“但实质上，他们根本就不想追求真理，更不喜爱正面事物，反而厌烦正面事物，喜爱邪恶势力，喜爱权势，喜爱奢华的生活，喜爱世界的邪恶潮流。”当我揭露解剖你们的时候啊，你们心里面都有感觉，想听不想听？不想听。你们想把我的话给堵住，但是因着你们和我不是很熟惯，想堵我话呢又不敢说、不能说，所以只能硬着头皮待着，想走不敢走，想说不能说。如果熟惯了就敢说了，敢说什么啊？我在和你说性情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你非要和我讲这个事非对错，“把神隔开，你不要和我说神怎么说、怎么看，抛开性情不说，你先和我说这个事是对还是错”，你老要让我说清对错，就没有这个区分对错的标准，怎么去说对错呢？我能给你说清对错吗？最后来了一句“把神隔开”，你们听见这话怕不怕？信神的要把神隔开，这还叫信神？我解剖你们的时候，你们是不是老想说“不要说性情，就说这个事”这句话啊？老想说，但是不能说、没法说。（说不出口。）说不出口但想说。“但实质上，他们根本就不想追求真理”，这是不是就是不想追求真理？我给你说的是性情上的问题，这是不是让你追求真理呢？实质上你是不想追求真理。不想追求真理，你才能说出“你把神隔开”，要把神隔开、把神推开。“更不喜爱正面事物，反而厌烦正面事物”，你把神推开是不是厌憎正面事物？“喜爱邪恶势力，喜爱权势，喜爱奢华的生活”，善姊妹为什么和抠带领合不来啊？因为她喜欢奢华的生活。“仅仅是剥了个烂白菜叶子，怎么就奢华了？”咱结合这儿说是奢华的生活有点太大了，还谈不上，不敢再钻进牛角尖里面，开始讲理就麻烦了。

“所以，对于具有神身份、神实质的人所发表出来的、所作的一切事情，他们都不屑一顾，而且加以定罪、论断、毁谤。”善姊妹所做出来的这一切事实是不是一种论断、定罪呢？各方面怎么安排，这是神家的整体安排，你超出了这个安排。“无论神作的对人的价值、意义有多大，他都不承认、不接受。”咱今天是经历神的作工，在经历中定

真神。你不仅得承认神是造物的主，还得怎么？还得接受神是主宰万有的神。你能够承认神是造物的主，但是很难接受神是万物的主宰者，在这个上面接受不下来，能看到吗？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面对神摆设的环境，你老有你的观点，老有你的看法，老是顺服不下来，这就是你不接受神的主宰安排。“无论神作的对人的价值、意义有多大，他都不承认、不接受。”我今天寻思什么呢？寻思神的主宰安排、神的奇妙作为，寻思神摆设下环境以后，我的观点和你的观点为什么不同。神给你摆设下环境以后，你是老要去研究神，“为什么？凭什么？”你讲理就是研究神呢。而我呢？神给我摆设下环境以后，我不是去研究神，我是在接受、寻求，神为什么给我摆设这个环境？摆设这些环境对我生命有什么益处？对神的作工有什么益处？是在寻求神的心意。我是寻求神为什么给我摆设这些环境？你是在研究神凭什么给我摆设这些环境？因为观点不同，所以说得到的结果就不一样。神道成肉身成了一个正常、普通的人，你再看我就看见了一个更普通的人。那你看我这个人像不像标杆呢？一点都不像。举个小例子，我这个人讲究卫生不讲究卫生啊？（不注重。）别人看见我不注重卫生就产生了观念了，“就这还是标杆？”世上常说“饭前便后要洗手”，我做到了没有？有时候就做不到了，做不到的时候，别人怎么看呀？“这就是标杆？”是不是产生观念了？作标杆的人按道理来说应该怎么呀？最起码应该是个有洁癖的人吧？卫晋是卫生方面的标杆，在这方面最起码应该把我和卫晋换一下，达不到圣洁首先得干净吧？一换，合人观念了，人一看也就像了，对吧？我就寻求我爱干净不爱干净是从哪儿来的呢？为什么我成了这个样子呢？我没养成饭前便后洗手的好习惯，这是不是与神的安排有关？一切是不是都是神的主宰安排？我寻思明白之后，就把没有养成饭前便后洗手这一好习惯的“罪过”安在神的头上了。如果是你把一些“罪过”安在神头上，你就会问：“神，为什么？凭什么？”可在我这儿的看法和你的看法就不一样了，“神既然给我摆了这么一个环境，肯定有神的美意在其中！”我这样说你是不是又有观念了？“你把这些‘罪过’全部归在了神头上，还要找着一个理由！”其实我一开始也没留意、没注重，后来神借着周围人事物和我说话了，我借着别人提醒，就明白了神的心意。周围人和我说什么呢？“哎呀，我看你就是个普普通通的人，你还作标杆呢？我看你就不如我。最起码的人性活出‘饭前便后要洗手’我做到了，你连这都做不

到，怎么给人作标杆？怎么说圣洁了呢？怎么能进国度呢？纯属骗子！我就瞧不起你！”人家一说瞧不起我的时候，我心里就亮堂了。什么意思？神就专门让一个人都瞧不起的人来带领你，这才能显明你！原来你衡量一个人的标准是只看他的外表行为！你衡量我的外表行为，看我不讲究卫生，反过来我还要把你打回去。耶稣说什么？“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太 15：11）你别看见我饭前便后没洗手，我吃进去，我还拉出来。但你呢？你这口是污秽的，你说出的这个话给别人带来的是什么？你把你的这个思想传达给弟兄姊妹了。“你看人家卫晋，不是说人家洁净了，而是说人家有个外表的好行为，人家爱干净，人家干净了，弟兄连这个都做不到。”别人听了你的这个话，如果不会分辨、认识，就会“对呀，是呀！”那他以后就会注重什么呀？“弟兄去了厕所以后就没有洗手！就是呀！”无形之中给人带来一种什么？释放消极、散布死亡，还给人带来了观念。

为什么又专门让人产生观念呢？因为神就是要显明你里面错谬的看事观点，你是看他的实质，还是看他的外表呢？神就专门要显明你的观念。如果我和卫晋的外表换一下，不用我说话，别人就跟着我跑了，你说神的工作还能成就吗？我寻思到这儿，我就感叹，神的作工太奇妙了、太智慧了！我得称颂神的大能！听了我这么说，你怎么想？我的这个脖子“歪”得厉害不厉害？“你太不讲理了，非得把一个黑的说成白的。”你说我颠倒是非了，我又说你颠倒是非了，那究竟是谁颠倒是非了？在我来看，不说是非对错，只管说对你生命有无益处。我刚才和你说了一句什么话呢？我是在相信神是主宰万有的基础上，然后来寻求神的心意，我虽然不明白，但相信必定有神的美意在其中。你抱着这个态度去走，这是一种顺服的态度，这是去认识神的态度。你老要去研究分析，根据你的观念来判断，那就是一个败坏性情。你老要用你看中的那个形象去看的话，那你自己就把自己绊倒了。因为你不是寻求真理，你是来寻求高大的形象的。所以今天我这个不良的习惯不是我造成的，是你给我造成的，是因着你，神不得不让我这样。我又成了纪晓岚了，咋说都有理。

“所以，对于具有神身份、神实质的人所发表出来的、所作的一切事情，他们都不屑一顾，而且加以定罪、论断、毁谤。”从我这里看，神给我摆设了这么一个环境，从这里面寻求，用神话印证，对神选民有益处，为了显明神选民。我给你交通了，你明白了以后，就不去定罪了。如果你不这样寻求，你是老去问个为什么？“他怎么是个这样的人？”你去研究分析，那你得来的就是定罪。“神怎么能这么主宰呢？神是不是安排错了啊？这投胎是不是投错了？”这就叫定罪、论断、毁谤。“无论神作的对人的价值、意义有多大，他都不承认、不接受。”这就是说人老把神摆设的环境说成是人为的，“明明是他怎么样……”，不来寻求神的心意，不认为神是借着周围的人事物来洁净自己的。“他不但不接受神的身份、神的实质，自己还想冒充神，冒充一个能普度众生的救世主，让修桥补路的人不双瞎眼，让杀人放火的人不能子孙全”，这就是人想象中的公义、公平。“遭到惩罚，让所有在社会底层、在人海中受苦受难的人不再受苦，有地方可伸冤，他要摆平人世间的一切痛苦，把人从苦海中救出来。”这就是菩萨心肠。“这敌基督内心深处存的是‘博爱’，是无限的‘大爱’啊。说来说去，敌基督不承认神的身份、实质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他说：‘神怎么作都不像神，我最像，我最有资格作神。因为神所作的都不合我的口味，也不符合大众的口味、大众的需求，只有我能体会大众的需求、大众的心理，只有我能普度众生，只有我能当人类的救世主。’”你们说善姊妹听了这话，心里服不服？（不服。）为什么不服？（这就不是她的意思，给她乱扣帽子。）“他说：‘神怎么作都不像神，我最像，我最有资格作神。因为神所作的都不合我的口味……’”不是神作的不合她口味，是抠带领作的不合她口味。“也不符合大众的口味、大众的需求，只有我能体会大众的需求”，她把这些当成了人的作为，所以才敢起来反抗，如果她知道是神作的她敢不敢了？因为什么说这是神作的呢？因为神是主宰万有的，每个人做什么都在神的主宰安排里面，你得从里面寻求神的心意，也就是说首先得服在神主宰安排的这个权下去经历，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你不能一来就把神主宰给抛开，“咱不要说神的主宰”，那你不是在信神，那就没法说了。

“敌基督的野心、实质暴露了吧？有这样的野心与实质的敌基督，他的原形到底是什么？原形就是天使长，就是魔鬼撒但。他否认神的身份，不相信神的存在，原因就是他自己想当神。”你说她想当神她承认不承认？（不承认。）她只承认什么？“我只想让人高看一下，心里面有我一下，一提我就说‘人家一来，生活就改善了。’”要让弟兄姊妹心里有她的位置，这就是想当神了，但是人认识不到。“他认为自己的所思所想是神应该有的所思所想，自己胸怀大爱这样的表现、性情、实质是神应该具备的，看到人世间的一切不平能悲天悯人，具备这样胸怀的才是神。”用他的观念想象去衡量定规神，而不是从神话里面去寻求。“他认为他相信的神不具备这些，只有他具备这样的双眼，这样的胸怀，这样的气度，这样的贤德，这样的善良。这就是敌基督的实质”，世上有句话是说把自己看得高大上，是吧？“这就是敌基督的实质，这就是咱们所揭露的敌基督不承认神的身份的各种表现与实质。所以，敌基督这一类人，如果你把他供奉为神，你敬拜他，他对你就没有怨气了。”善姊妹对那俩厨师是对抠带领的那种态度吗？抠带领和她说两句话，她就要驳倒抠带领、弃绝抠带领，抠带领和善姊妹说一句话，善姊妹不想搭理就不理，要是和她求真的话，她就说“我没听见啊”。“你追随他，你说他的身份、实质就是神的身份、实质，他有佛祖一样的胸怀、一样的大爱，他就是神，他就高兴了，对你就什么说法都没有了。这就是敌基督的实质。”后边的不交通了，念完吧！

580　实行神话满足神第一

现在要求你们做到的并非是额外的要求，而都是人的本分，是所有作为人的该做到的。若你们连你们的本分都尽不到或尽不好，那不是自找苦吃吗？不是找死吗？还求什么后路与前途呢？神的工作是为了人类，人的配合是为神的经营，神将他该作的都作了之后就需人

全力以赴地实行、配合了，人都应在神的工作中尽上自己的全力，献上自己的忠心，不应观念重重、坐以待毙。

神能为人献身，人为什么不能为神尽忠呢？神对人一心一意，为什么人不能有一点点配合呢？神为了人类作工，为什么人不能为了神的经营而尽点人的本分呢？工作都作到如此地步了而你们还视而不行、听而不动，这样的人不都是沉沦的对象吗？神为了人类已献出了全部，为什么人到了今天还不能老老实实地尽点人的本分？对神来说工作是第一，他的经营工作最重要，对人来说实行神的话、满足神要求是第一，这些你们都应明白。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与人的实行》

各地抵挡国度建造遭惩罚的典型案例

前言

2014年7月3日上面的讲道交通中说："神隐秘降临在中国作了二十四年工作，神回锡安了，末世作工作完了！作成了一班得胜者！在这批得胜者中间，有一些就是神的长子，有一些是神的众子，有一些是神的子民，还有一些是忠心效力者，这些都有，作成了一班得胜者。所以，神的末世作工以得荣之势告终，这是事实，是神选民都看得见的事实。"自这篇交通下发以来，我们看到得胜者已经作成了。现在得胜者作成并正式开始作工，寻找那些分散的小羊，带领这些迷失

的羊群来到神的面前，进入神话的实际，走蒙拯救的路。那些听见了神声音的失散的小羊已经陆续回到神的家中。

征服工作结束后，神的工作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成全工作，建造神的国度。正如神话说：“什么是被成全？什么是被征服？人要想被征服得具备什么条件？被成全得具备什么条件？征服与成全都是为了把人作成，使人恢复人原有的模样，脱离撒但的败坏性情，脱离撒但的权势。这征服是作人的初步工作，也就是作人的第一步工作，成全是作人的第二步工作，也就是结束的工作。每一个人都得经过征服，人不经过征服没法认识神，也不知道有神，就是人不可能承认神。人若不承认神也不可能被神作成，因你不具备被作成的条件，你都不承认神，怎么能认识他呢？你又怎么追求他呢？你也没法见证他，更不能有信心满足他。所以，人要想被作成，第一步务必得经过征服的工作，这是首要条件。但不管是征服还是成全都是来作人、来变化人，都是经营人的工作当中的一项，作成一个完全的人就这两步工作，哪步都不可缺少。”（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征服工作的内幕四》）

目前国度建造已经逐步进入正轨，在得胜者的带领下，神选民已经看到了圣灵的作工，看清了蒙拯救的路途，生命也在一天天地长大，像芝麻开花一样节节高。在寻找失散小羊的作工中，显明了所有的敌基督、假带领、假先知、迷惑人的，也暴露了那些只求恩典、吃饼得饱的不信派。那些不喜爱真理、不接受真理、不寻求神作工还肆意抵挡、恶意定罪的狂妄之徒都显出了原形。只有能听懂神声音，认识圣灵作工的人才是神的羊，才能回到神的宝座前，听不懂神声音，不认识圣灵作工的人就都被淘汰了。

在我们开展国度福音工作以来，我们经受了原教会敌基督的迫害与威胁，更可悲的是这些假带领、敌基督居然造谣、诬陷、咒诅、定罪、弃绝得胜者，许多神选民被假带领、敌基督牢牢地控制活在黑暗的地狱之中，仿佛几千年前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的法利赛人又到了今天，历史的悲剧又重新上演，导致福音工作受到了极大的拦阻。在我们备受困扰之时，在得胜者的扶持、带领与供应下，我们明白了神的心意，知道神是让我们用活出来扩展福音，用实行真理来见证神，用见证定罪神的仇敌。不管他们怎么拦阻神的作工，都不会影响神的工作向前推进，神的工作只会一如既往地向前进展。

神说：“但愿你们都能倾心留意我的一举一动，因为我的刑杖又一次逼近了人类，逼近了所有与我敌对的人类。”（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当为你的归宿预备足够的善行》）神说：“神向尼尼微城的人发怒，是因着尼尼微城之人的恶行达到了他的眼中，这个时候他的怒气来自于他的实质，而当神的怒气消失，神的宽容再次施于尼尼微城之人的时候，神所流露的依然是神自己的实质，而这一切的变化都是因着人对神的态度而变化的，在这期间神不容人触犯的性情没有变，神宽容人的实质没有变，神爱人、怜悯人的实质没有变。当人行恶得罪了神，神便向人发出怒气；当人真实悔改的时候，神的心便回转不再向人发怒；当人硬着颈项继续与神对抗的时候，神的怒气便不断，神的烈怒便一点一点地逼近人，直到将人毁灭，这就是神性情的实质。神的性情所流露发表出来的无论是烈怒还是怜悯慈爱，都是根据人的表现，根据人的行为，也根据人内心深处对神的态度。如果神的怒气不断地向一个人发出，那无疑这个人的内心与神是敌对的，因为他从来都没有真实的悔改，从来都不向神‘低头’，对神从来都没有真实的信服，因而他从来都得不到神的怜悯与宽容。”（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独一无二的神自己 二》）在我们传福音的过程中，得知不少这样的消息：许多抵挡、搅扰、拦阻国度福音扩展的人受到了惩罚，遭到了咒诅，听到这些消息，我们不禁赞美神的公义，对神的作工更加定真，对神的敬畏与仰望更是油然而生。神不会丢弃属于他的羊，更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拦阻他工作的人，神的工作是任何势力都无法拦阻的。这

些惩罚恶人的实例，是对每个抵挡神作工之人的警告，也是对我们每个人的警告，让我们看见神的性情不是绵羊，而是狮子，神的公义性情不容任何人触犯。现将这些受惩罚之人的事实都整理出来，作为每个信神追求真理之人的一个警戒。

我们整理的受惩罚之人事例多数是原教会的，主要为三种，分别列出：

第一种，不认识圣灵作工没有分辨而受别人迷惑，听信敌基督、假带领的造谣、毁谤、论断或受地位辖制而随从作恶，说了许多抵挡、论断、亵渎国度建造的话，并作恶拦阻人接受国度建造，神对这些人给予了不同程度的惩罚，有的得了怪病，有的本人遭到了灾祸，有的家人遭到了灾难，有的直接被取缔性命。

第二种，崇拜权势地位，听信敌基督、假带领的谣言论断亵渎国度建造，充当敌基督、假带领的出口、打手造谣抹黑国度建造，并随从他们作恶恐吓、威胁人接受国度建造，这种人神给予了不同程度的惩罚与咒诅，有的得了重病生不如死，有的死于非命。

第三种，仇视神作工，自己不但不寻求，而且极力反对、拦阻家人跟随神，这种人是神的仇敌，神把这种人交给撒但，任由撒但践踏玩弄，有的死得很惨。

综合这三种人的情形，结合他们的所作所为，可以看清这些人的本性是不喜爱真理的，他们对神的作工抱着敌对的态度，好像神的作工打破了他们的美梦，因而心里满了敌对、仇恨，产生了肆无忌惮

地定罪、亵渎、抵挡，最终遭到了惩罚、咒诅，直到死才看到神的性情不容人触犯。

这方面的事例听得太多了，觉的还是有必要整理出来，希望看到此事例的人都能从中得着启发、教训。

案例一：

赵XX，男，63岁，妻子林XX，女，61岁。山西省临汾市，汾西县和平镇赵庄山人。

2018年11月底给赵XX、林XX夫妻二人见证国度建造的工作，赵XX对于神的作工丝毫没有寻求、考察、接受的心，反倒是一心要抓把柄，一蹦一跳地问弟兄从哪儿来的，弟兄看这人存心不对说："不给你谈，你没寻求的心不配听。"赵XX才灰溜溜地走了。

他妻子林XX没走一直听，在接待家吃上饭整整听了六天。交通时林XX说都听明白了，最后，竟然又借圣灵使用之人的讲道交通来否认神的作工，并且拿手机偷拍弟兄姊妹的照片。这时才看到林XX这六天的坚持不是来听见证的，她是为了能让教会接纳，在教会带领面前立功，充当探子，借听见证为幌子，要把听到的告诉原教会，把拍到的弟兄姊妹的照片发给她的教会带领，以出卖弟兄姊妹换得她夫妻二人被教会接纳。还好，弟兄姊妹发现得及时，她不得不删除偷拍的照片。虽然充当探子出卖弟兄姊妹的事情败露，但神的性情不容人触犯。两天后，就在赵XX驾驶摩托车载着他妻子回家的路上，林XX突

然从摩托车上摔了下来，即刻被送进了医院，确诊大腿骨折。出院后好长时间不能走路，要走得拄双拐。

神话说：“在我一切都公开了，谁敢遮盖？我定规饶不了他！这样的贱货必受我的重刑，这样的败类必从我眼中清除，我要用铁杖辖管他，我要用我的权柄对他审判，毫不客气，不留一点情面，因我是没有情感，而且是威严不可触犯的神自己。”（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二十篇》）面对圣灵作工没有丝毫敬虔、顺服、寻求的心，反而为被接纳有意充当探子出卖神家利益，虽然肉体免遭一死，但林XX在神面前作恶的事实、污点永远无法抹去。

案例二：

亢XX，女，68岁。山西省临汾市，汾西县佃坪乡宋家山村人。

2019年元月给她见证国度建造的工作，对于圣灵作工她不存敬畏的心考察，而是极力仇视、拦阻国度建造的福音扩展，竟然在一个刚接受根基还不稳固的福音对象跟前捏造谎言说弟兄关了门打她，在她脸上打了一耳光，这个福音对象听了以后就不敢见传福音的人了。过了段时间另一个姊妹又给亢XX见证国度建造的工作，亢XX一见这招果然奏效，为了彻底拦阻国度建造的工作，竟再次给传她的人造谣说：“传国度建造的人在我脸上打了一耳光。”妄图再次打岔、拦阻神福音工作的扩展。姊妹反驳她说：“是真打了吗？咱这是在神面前说话呢，可不能胡说八道，你别忘了：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听了姊妹这么一说，亢XX再也不说话了。到了腊月，她大儿子就得了脑梗，半身软得动不了，她见了人就哭着说：“好好的人就成这样了。”到2020

年5月份，亢XX突然晕头转向，去了医院经检查是脑梗、半身不遂，看着虽然活着，但也是生不如死的报应、惩罚。

神说：“人信神若不存着敬畏神的心，若不存着顺服神的心，那这样的人不仅不能为神作什么工作，反而成了搅扰神工作的人，成了抵挡神的人。信神的人不顺服神、不敬畏神，而是抵挡神，这是信神之人的最大的耻辱。……那些在教会中释放毒言恶语的人，那些在弟兄姊妹中间散布谣言、挑拨离间、拉帮结伙的人，本应都开除出教会，但因着作工时代的不同将这些人限制起来，因为这些人定规就是被淘汰的对象。”（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对不行真理之人的警告》）”亢XX如此疯狂、仇视国度建造，妄图用编造谎言的手段拦阻国度建造，但神的公义性情不会放过她，从此看见神圣洁、公义、威严的性情不容任何人触犯。

案例三：

陕XX，男，54岁。山西省临汾市，浮山县槐埝乡槐埝村人。

外邦，他妻子接受国度建造后尽本分一直受丈夫陕XX的辖制，陕XX经常酗酒，酗酒后不是骂人就是摔东西。有一天姊妹尽本分回来刚进门陕XX就开始骂了：“你整天跑的信神呢，你总要把我气死呢。”姊妹吓得不敢吭气，每次姊妹尽本分回来陕XX都要大骂一顿。骂的那些话都难以启齿，如：操你妈的，你咋不死去呢，你整天在外面跑的信神呢，打电话不接，再打就关机，信神还偷偷摸摸的，咋不光明正大地信呢？你出去肯定是找野男人去了，要不打电话咋关机呢等等之类的话。

2021年秋收的时候，因姊妹的娘家哥哥和弟弟都信神，而且都在外尽本分，所以家里的玉米没人收，姊妹让他去帮忙收玉米，他大骂了一顿后说不去。还有一次有个姊妹的电车没电了去她家充了一会，陕XX回来看见后,就生气出去喝酒去了，一会醉熏熏地回去后就借酒疯耍横，又是骂人又是摔东西，说："你整天跑的信神呢，没钱咋不让你那个神给你点呢？人家都是忙着挣钱呢，你他妈的跑的是信神呢，你信神能顶钱花还是能顶饭吃？老子就想把你那些人的电摩给砸了，以后你要是再领上你那些人来咱家充电我就给她砸了。"骂了一顿后仍不解气，就把家里的东西全砸了，边砸边说："我让你信神，我让你信神！"还说自己就是神等等亵渎的话。

夏天活多，有时候陕XX出去干活挣钱白天基本不在家，快到下班的时候姊妹的心就受搅扰，就着急地要回家呢，说她要在丈夫回家之前回到家，否则她丈夫看见她不在又跟她打架呢，一夏天就是这样过来的。到了冬天因着天冷活就少了，有时候没活陕XX就在家待着呢，他在家的时候姊妹就不敢出来尽本分，好多次都是弟兄姊妹去她妈家让她妈给她打电话才能把她叫出来。后来给姊妹交通《半家信是操练场地》，交通了以后她还是不敢在陕XX跟前见证神，说是怕丈夫抵挡神后被挪去。最后给她交通《神用行政辖管万民》，走的时候告诉她："咱周一要聚执事会呢，你得参加。"她答应得好好的，说去呢，结果周一她丈夫手机微信里没钱了，不能去饭店吃饭了，告诉她中午要回家吃饭呢，她害怕就没敢去聚执事会。2021年12月的一天，陕XX开三轮车送石子，在下坡的路上刹车突然失灵，他就往下跳，结果三轮翻了把他压死了。

这正应验了神说："从此足见我的大能，足见我的权柄，无人敢触犯，无人敢拦阻，在我一切都公开了，谁敢遮盖？我定规饶不了他！这样的贱货必受我的重刑，这样的败类必从我眼中清除，我要用

铁杖辖管他，我要用我的权柄对他审判，毫不客气，不留一点情面，因我是没有情感，而且是威严不可触犯的神自己。这一点每个人都应有所认识、有所看见，免得到时‘无缘无故’地被我击杀、被我毁灭，因我的刑杖会击杀所有的触犯我的人，我不管他是知道我行政的，还是不知道我行政的，我不管那个，因我的本体不容任何人触犯。之所以说我是狮子就是这个原因，凡是让我碰着的，我就击杀了你，这就是为什么说现在说我是怜悯、慈爱的神是亵渎我的原因。我本不是羊，而是狮子，无人敢触犯，谁若触犯，我立即治死，不留一点情面！从此足见我的性情，所以在末了时代，要有大批人退去，在人是不忍心的事，但在我却是轻松加愉快，一点不难办，这是我的性情。”（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二十篇》）

案例四：

张XX，女，55岁。山西省霍州市，白龙镇陈村人。

2003年接受教会建造工作，2019年接受国度建造工作。她丈夫田XX，男，55岁，初中，外邦人。此人因他妻子张XX信神，一直反对，张XX要出来尽本分，他不是骂，就是打，在原教会就逼迫姊妹、打姊妹，还在神话书上写这是邪教。

2021年3月7号张XX要出来尽本分，他丈夫就骂她说：“别跑你那邪教了，再跑就让你碰车呀！”类似这样的话他说过好多次。这次说了之后，第二天他喝了酒回家的路上，先是被XX村长的车撞了，后又被副村长的车压上，头上、脸上缝了六十多针，锁骨折了，颈椎骨也折了，肋骨全折了，有一根骨头都扎到肺上了，肋骨都斜了，疼得不

能大声说话。在3月13号死的，死了快一年了（到3月15号就一年了），到现在事情还没有处理，人还没埋呢，现在还在太平房放着。

神说："现在我的审判范围也广了，不但是认识我的人在我面前得受审判，就是不信我的，竭力抵挡、拦阻圣灵工作的，审判也临到他们的身上。凡是在我面前跟着我脚踪行的，都会看见神是烈火！神是威严！正在施行审判，都把他们审判到死亡里去。"（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十二篇》）

案例五：

善XX，男，56岁。山西省霍州市，矿务局白龙矿人。

1999年信全能神，在信神期间，因犯男女被开除过，后又被接纳回去了。2019年，善XX听说张XX姊妹跟上了国度建造的工作，而且还尽保管的本分，善XX得知这个消息后，根本没有寻求的态度，就肆无忌惮地定罪"这就是敌基督团伙"。随后，善XX便伙同两个人到张XX姊妹家威逼保管物品的去向，当时，张XX已经认定国度建造是神的一步工作，很坚定地表示，不会把保管物品给他，要把保管物品归还真正的教会。善XX听到张XX很坚定地的话后黑青着脸恶狠狠地说："你把物品是不是都让'敌基督'拉走了？你知道圣经里有一句话，偷吃祭物，要咒诅你十八代，你不害怕遭咒诅吗？"姊妹与其愤然辩解："神是察看人心肺腑的，我做的事对不对神知道，定人罪的是神，而不是人。你如果是真心跟随神的人，你就会寻求、考察真道，而不是用恶

言毒语来咒诅人，你也无权定人的罪。”接下来，善XX并不罢休，为了夺得神家物品多次带陌生人到姊妹家逼问物品去向，为了威逼姊妹交出物品，有一次善XX故意拍了姊妹的照片，并且把照片发到了原教会的敌基督手里，让原教会的人都弃绝，不让接触，并且还让教会人员咒诅姊妹一家。而且还到各地方封锁教会，不让弟兄姊妹寻求神的心意，考查真道，还亵渎、定罪神的作工，甚至把教会里的一姊妹自已存的4000多斤麦子，在不让姊妹知道的情况下就偷偷拉走不给姊妹了。不仅如此，他们还派一个探子打进教会，让探子在这边听了之后再回去给他们汇报，他们好造谣、诽谤、污蔑，来拦阻神的作工。

6月底的一天，善XX他们再次到姊妹家逼问姊妹的女儿要物品，发动和姊妹是老乡的老姊妹进行搅扰逼问：“物品是神家的，你可不敢拿走，你不知道那是触犯神性情吗？谁敢动物品呀！”姊妹说：“你们怎么听善XX他们胡说呢？我这是在保护神家物品，你们不要是非不分。信神就要凡事站在神一边维护神家利益，神家物品应该归还真正的教会，不要站在撒但一边说话。”善XX一看实在无果，就带人晚上翻墙进姊妹家院子，把锁砸开，进屋把姊妹家花一千多元买的还没用过的压饸烙面的机子、饮水机、钢管床等，凡是值钱的东西都一扫而空。7月初善XX又带一人到姊妹家逼问：“你给不给物品？你今天不把物品拿出来，你就用钱来补偿，你拿出25000多元就行，不问你多要，真要给你细算帐，就不是这么多。你如果不拿钱，我就让我小舅子（在派出所上班）过来问你要钱，本来他今天就要来呢，我没让他来，我先过来再见你一次，如果你不给钱，我找人就把你家的房子拆了。”以此给姊妹施压，威胁她交出保管物品。姊妹被逼急，就假装拿起手机给派出所打电话，善XX见姊妹给他们来真的，站起来就往外走，走时还对姊妹说：“你等着，我还会再来的。”善XX怕真的惊动派出所，就再次带妻子换另一种方式搅扰，善XX假惺惺地说：“上次是我态度不好，给你赔个不是，你只要把物品补上，或是拿出来，咱既往不咎。”姊妹就给他们见证神的工作，但他们的目的是要物品，不是为了认识神的作工，自然没有结果。最后善XX带着在区里尽本分刚回来的一个弟兄来姊妹家连哄带骗，又被姊妹和女儿给反驳回去。

从那以后，善XX逼问要物品的次数就越来越少，直到在2021年10月份听说他出去尽几天本分，回家说难受了，也没有去医院，他妻子也觉得没事，晚上他和妻子不在一个家住，平时他早上七点就起来了，那天他妻子起来不见他起床就过去看他，才发现他身上冰凉，已经死了。

弟兄交通说："因为神的作工已向你阐明，环境已摆在你面前，你没法逃避更无法逃跑，只能面对，你是顺服接受还是背叛逃跑，路你可以选择，但结局命运你无法掌管。如果你想逃跑退去，那你就悄悄退下不要争争吵吵，以免你死于非命；如果你是带领工人，我劝你还是带领弟兄姊妹们起来儆醒寻求才是，以免触怒神得来都是焚烧、咒诅，甚至是惩罚；如果你带领一个区或一个地方不是寻求、认识，顺服神的作工，而是起来拦阻、定罪、咒诅建造国度的人，那你的死期就到了，严重的将被神击杀。"从善XX的死显明了神的公义性情不可触犯，他的所作所行，早已经触犯神的性情，直接拦阻国度建造抵挡就死。

案例六：

王XX，女，64岁。山西省晋城市，陵川县附城镇南马村人。

2018年，王XX在各处教会收弟兄姊妹的神话书籍，收完书还再三告诉弟兄姊妹："不要接触开除的敌基督，不要让开除的敌基督给迷惑了。"以此封锁教会，拦阻国度建造福音的扩展。一个接受国度建造的姊妹见了王XX，给她谈国度建造的工作。她说："你们跟的是大邪

灵，噢，还想当三步作工的见证人！我心里就想着奇怪了，不好好地信全能神教会，怎么非要信开除的敌基督？”到了2020年得了肺癌病，经过多次治疗无效死亡。听她丈夫说，她咽气时瞪着眼，她丈夫拿她抄写的那些神话在她眼前晃，她已经没有任何反应。

神话说：“虽然今天你们在我前大胆放肆，悖逆我所教训你们的言语，却并不知害怕，但我只是以忍耐来与你们的悖逆相对，我不会因着一个个小小的蛆虫翻动了粪土而大动肝火，以致影响我的工作，我是为了父的旨意忍受一切我所厌憎的、我所深恶痛绝的东西的存留，直到我言语的尽头，直至我的最后一刻。你放心！我不会与一个无名的蛆虫一般见识的，我不会与你比试‘本领’的大小的，我厌憎你，但我能忍耐，而你悖逆我，但却逃不脱我父应许我刑罚你的日子。一个受造的蛆虫真能比得过造物的主吗？秋天，落叶归根，你归回你‘父’的家中，我归回我父的身旁；我有我父的爱怜陪伴，你有你‘父’的践踏跟随；我有我父的荣耀，你有你‘父’的耻辱；我用我已忍耐已久的刑罚来陪伴着你，你用你那败坏了万年的腐臭了的肉体来迎接我的刑罚；我结束了在你身上的忍耐伴随的话语工作，你却开始成全我话语中受祸的角色……”（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落叶归根之时，你会后悔你所行的一切恶行的》）

案例七：

候XX，女，52岁。山西省晋城市，陵川县附城镇南马村人。

2018年冬天，三个姊妹给她传国度建造的福音，她不但不听国度建造的新工作，还怒气冲冲地说：“你们走，走，走！不要来我家说，心烦，走，走！”姊妹就用弟兄交通的话说：“一个受造之物，一

个小小的蛆虫，享受了神的恩典却不知回报，反而把神给你享受的万物资产说成是你的，有理智没有？今天给你享受是你的，剥夺你是分分秒秒，取缔你的生命也是一分一秒的事。把你打入地狱你还有什么？神造了万物，不允许神在地上来往，简直就是个狼，把你扔在硫磺火湖让你再狂！”她不但不收敛，还更加恼羞成怒地推着三个姊妹往外赶。后来又一个姊妹去和她交通神话，她说：“我有神话，你信你的，我信我的。”拒绝不让交通。到了2019年就生病了，得的喉癌、脑瘤，眼睛瞪着，嘴巴张着，经过多次化疗无效死亡。

神话说：“我的审判、我的烈怒、我的咒诅、我的焚烧、我的震怒会随时临到任何一个抵挡我的。我的手对谁也不饶恕，作为效力的不管以前多么忠心，今天若抵挡我儿，我立时灭了他，让他不存留在我面前，从此看见我的不饶人的手。”（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一十八篇》）

案例八：

高XX，女，52岁。山西省吕梁地区汾阳市，栗家庄乡张家堡村人。

在高XX做带领期间，因咱姊妹传国度建造的工作，高XX就定罪姊妹：“你就是敌基督同伙、同谋！”就因这件事高XX把姊妹隔离了两个月不让聚会。2016年正月十七，高XX和她的配搭来到姊妹家，依然以

姊妹“经常和敌基督联系，勾结被开除的敌基督”为名定罪姊妹，当场就下了开除通告。

2018年10月姊妹接受了国度建造的工作，12月份去高XX家给她见证国度建造的工作，她不听还定罪、亵渎：“当时开除你就说你勾结敌基督你还不承认，看！现在露陷了吧，你就是跟着敌基督XX跑了吧。你还敢带着人满教会跑。”姊妹说：“不带着人跑怎么扩展国度建造的工作呢！”高XX说：“你带着‘敌基督’把教会害苦了，你就作恶吧，神都给你记着呢。”姊妹说：“不承认神话的就是不信派。”第二次又去高XX家给她见证国度建造，高XX说：“不听不听，你们赶紧走。”说着就把姊妹们撵出来了。2019年正月，第三次又去了她家，才知道高XX得了乳腺癌，去的时候她刚从医院回来，当时给她交通神的作工，她刚做完手术不敢嚣张，就静静地听着。通过交通后，高XX谎称考察，姊妹们就把资料给她留下了。第二天再去，看见她女儿在伺候她（她女儿当时是教会带领），才明白，她把这一切告知了做带领的女儿，她女儿听了不但不接受还给姊妹们拍了照片。姊妹们对她们说：“这是神话你们不承认，你们就是不信派。”2020年5月份高XX乳腺癌复发，医治无效死亡。

神的话说：“我曾经说过‘我在锡安放一块大石头，这石头对信的人来说是建造的根基，对不信的人来说是绊人的磐石，对那些魔鬼之子来说，又是砸死人的石头’……”（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一十八篇》

案例九：

武XX，女，76岁。山西省吕梁地区汾阳市，杏花乡遥头村人。

2018年6月份的一天早上，姊妹去她家给她见证国度建造的工作，进门看见她就叫了她一声“姊妹”，她把眼一瞪说：“你不要叫我姊妹！教会的人都说你是省城回来的敌基督，我不能接待你，以往咱是姊妹，今天咱俩就是两路人了，没什么好说的，你走吧。”姊妹跟她说：“咱俩在一起信神多年，你听别人说我是‘敌基督’，你也不了解一下，不帮助、扶持我吗？咱交通交通神话，看神话里说敌基督是什么表现呢。”她站起来把腰一叉、眼睛一瞪大声喊到：“不要和我说神话，你可知道我的脾气啊！快走吧。”说着就把姊妹撵出了家门。过了一周后，她们反锁着大门正在聚会，大红龙去了把门砸开，抄了家、收了手机和所有的书，给她们带上手铐关进看守所，在里面坐了一个月，又罚了款，还签了三书，按了手印才放回家。

神说：“不明白真理的人总好随从人，人说这是圣灵作工，你也跟着说这是圣灵作工，人说这是邪灵作工，你也随着疑惑，或者也说是邪灵作工，总是人云亦云，自己一点不会分辨，也没有一点主见，这是没立场、没分辨的人，这人是窝囊废！你总随着别人说，现在说是圣灵作工，说不定哪一天又有人说这不是圣灵作工，完全是人的作为，而你自己也看不透，看见别人都这么说你也随着这么说。本来是圣灵作工让你说成是人的作工，你不就成了亵渎圣灵作工的人了吗？这不就是因着没分辨而抵挡神了吗？”（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认识神与神作工的人才是神满意的人》）

案例十：

崔XX，女，59岁，外邦。山西省运城市，夏县埝掌镇常马庄村人。

崔XX是我妻子，从我信神开始，我妻子只要看见我吃喝神话或听交通，就破口大骂我：你这个挨炮子、挨砍刀、挨刺刀的！什么难听骂我什么，怎么解气就怎么骂。特别是我接受国度建造以后，骂得更是厉害。就在2020年7月24日的早上，我妻子的娘家亲戚给孩子过满月，妻子非逼着我去吃席。我知道这是拜偶像，是神厌憎的，就不去，她就大发雷霆、破口大骂：你这个挨炮子、挨砍刀、挨刺刀的……就像泼妇骂街一样骂了一阵子，骂得气消了以后去吃席去了。就在中午吃完席回来的路上，在过减速带的时候被摔倒，其中有三根肋骨被摔断，背上的扇板骨也摔断了，肩膀头也摔裂了，最后花了三万多才看好。

后来我只要有机会就给她谈神的作工、谈神的性情，不管我怎么谈她都不听。2021年8月12日的早上，我正抱着孙女看神话，被妻子看见了，她咬牙切齿地给孙女说："快把他的书撕了！"又说我："你一天天啥也不干就是信神，信神能吃还是能喝？神还能给你钱花吗？……"又狠狠地骂了我一顿。当天下午两点多，她在大棚里给别人摘菜，天下着小雨，在出大棚口时摔了一跤，胳膊被摔得骨折，大腿也摔得骨折了，又花了两万多才看好。从她身上我看见神的性情不容人触犯。

神说："自从你呱呱坠地来到这个人世间的时候，你就开始履行你的职责，为着神的计划、为着神的命定而扮演着你的角色，开始了你的人生之旅。无论你的背景怎么样，也无论你的前方旅途怎么样，总之，没有一个人能逃脱上天的摆布与安排，没有一个人能掌控自己的命运，因为只有那一位——主宰万物的能作这样的工作。从起始有了人类，神就一直这样作着他的工作，经营着这个宇宙，指挥着万物

的变化规律与运行轨迹。人与万物一样都在悄悄地、不知不觉地接受着神的甘甜与雨露的滋养，与万物一样，人都不自觉地在神手的摆布之中存活。人的心、人的灵在神的掌握之中，人的一切生活也都在神的眼目之中，无论你是否相信这一切，然而，任何一样东西，或是有生命的，或是死的东西，都将随着神的意念而转动、变化、更新以至消失，这就是神主宰万物的方式。”（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是人生命的源头》）

神说：“如今神再次来在人间作他的工作，他作工作的第一站是在独裁统治者的集大成——中国——无神论的坚固堡垒，神用他的智慧，以他的能力得着了一班人，在这期间遭受中国执政党的百般追捕，受尽苦难，没有枕头之地，没有安身之处。尽管这样他还是在作着他要作的工作：说话发声，扩展福音。神的全能是任何一个人都不能测透的，在中国这样一个视神如仇敌一般的国家中神从来没有停止他的工作，反而得到了更多的人来接受他的作工与说话，因为神是最大限度地拯救人类中的每一员。我们都相信神要作成的事是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种势力都无法拦阻的，而那些阻挠神作工、抵挡神说话、搅扰破坏神计划的终会得到神的惩罚。一个人抵挡神的作工，神会将这个人打入地狱；一个国家抵挡神的作工，神会将这个国家毁灭；一个民族起来反对神的作工，神会让这个民族在地球上消失，不复存在。”（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主宰全人类的命运》）

从神话中看见是神在主宰供应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所需，我们吃着神的、喝着神的却不敬拜神，我们就是个逆子。就像父母把你生下后，含辛茹苦把你养大成人，当父母老了你却不孝敬父母一样，这样的人还能称为人吗？这不是畜牲不如吗。狼虽然是肉食动物，那是神给它的天性，但是你如果救它一命或者把它从小喂大，狼一辈子都不会吃你的，狼还知道报恩。看见我妻子的遭遇是神公义性情的显明，是因着她的顽固抵挡而遭到神的管教惩罚。

案例十一：

胡XX ，女，58岁。山西省运城市夏县，埝掌镇三坡底村人。

2019年正月姊妹去她家给她见证国度建造的工作，见面后她就埋怨信神多年啥也没得着，出了车祸腿受伤了教会就没人管她了，后来教会又把她开除了，要回世界大干一番。姊妹给她谈国度建造是神作了拔高的工作。她听了以后脸色大变，说：“别谈了，你们走吧。”姊妹还要给她谈，她说：“你不走我走。”不让姊妹谈，一谈就翻脸。第二天姊妹去了给她放了一首歌，她让放两遍，听后还是不让谈，说别的都行。姊妹就说：“你先寻求寻求，我们过几天再来。”临走的时候胡XX说：“你们别来了，来了我也不听。”2020年正月，弟兄姊妹再一次去给她见证国度建造，见她已坐在轮椅上了，左手左脚都不能动，吃喝拉撒全靠丈夫照管着，她得的是脑出血，得病到现在已有两年多了，花了十几万都自理不了，她自己说，“我这是受惩罚了”。

神话说：“我希望人人都存顺服的心来顺服一切出于我的，那样我必会大大祝福人类的，因我说过，与我相合的必存留，与我敌对的必遭咒诅，这是我定规的，谁也改变不了。我定意的事就是我已作成的事，谁若违背立时刑罚。”（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二十篇》）

案例十二：

郭XX，女，50岁。山西省运城市绛县，么里镇东管庄村人。

原季三宝派，1999年接受全能神，曾维护过新人、做过教会带领、二线班长、一线指挥、小区带领、写过文章、整理过坐监人的资料。此人阴险诡诈，诡计多端，一般人识不透她的诡计。2018年冬天，去给她见证国度建造的工作，郭XX一听弟兄口音是外地人，就亵渎、定罪说是“‘敌基督’来迷惑人来了”，不管谈什么怎么谈都听不进去，紧接着她们就给教会写条，通知教会的带领封锁教会的人，她们还在几个被教会开除的人跟前亵渎、捆绑说：“不能接触这些外来人，他们是一伙‘敌基督’来咱这儿迷惑人来了，他们不在本地吃喝神话到处乱窜，来咱这儿拉拢人来了。”当时一个姊妹听了郭XX的话就中了毒，不敢听弟兄的交通，郭XX还想利用那个姊妹把弟兄撵走，姊妹没有按着郭XX的意思去做，郭XX就给教会的人和那几个还在寻求中的弟兄姊妹说，姊妹和XXX跟随了“敌基督”，任何人不能接触她们，还怂恿姊妹丈夫等姊妹回去后打她一顿，再把她撵走，别要这样的人做妻子，过了一段时间后姊妹丈夫才把这事说出来。

后来姊妹带着弟兄再次去给郭XX见证国度建造的工作，她不寻求还一直抓把柄质问“谁让你来找人的”？后来姊妹带着弟兄去找另一个福音对象，郭XX不知道从哪里知道了这个消息，就提前一步到了福音对象家里。挑唆福音对象抓把柄，用同样的语气质问弟兄从哪里来的。弟兄说：“要是神来你家，你能质问神是从哪里来的吗？”郭XX就再次开始亵渎、定罪，就撵弟兄走，“你走吧，你走吧，你不走我就报110了。”弟兄说：“你报吧，我还怕你报110吗？”她一听要报110都不怕，才软了下来，但还是不听、不接受，定罪、亵渎。这一切都是郭

XX的恶行，凡拦阻神旨意通行的，都要受到应有的惩罚。没过半年郭XX得了子宫癌，在太原做的手术，现一直都在化疗。

神话说："大红龙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地破坏：差来为我效力的，那些在现阶段显形的、打岔我经营的各种各样的邪灵。这些人的肉眼根本看不到，都是在灵界的事，所以人都不相信会有大批的人退去，但我作的事我知道，我的经营我了解，这就是不让人插手的原因（到有一天，各种各样的不正当的邪灵都显形了，人就都心服口服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一十三篇》）

案例十三：

魏XX, 女, 58岁。山西省运城市绛县，东管庄村人。

2019年弟兄姊妹给她丈夫见证国度建造的工作，她丈夫听了以后就接受了，回去就把他所明白的给他妻子魏XX说了，魏XX知道后，不存敬畏的心考察，就肆意定罪、亵渎国度建造的工作，结果她丈夫就听信了魏XX的话。过后再找魏XX的丈夫，魏XX丈夫就拒绝说："不听了，你们走错了。"后来弟兄姊妹继续去传，魏XX自己躲起来不见，还怂恿她丈夫弃绝传国度建造福音工作的弟兄姊妹，甚至让儿媳妇放狗咬弟兄姊妹们，她儿媳妇把狗放开后狗都没叫，传福音的弟兄说："狗也是受造之物，今天神封了它的口。"2020年弟兄姊妹又准备去她家给见证国度建造的工作，才得知她已得了癌症死了。

神的话说："妖魔鬼怪在世横行一时，将神的心意、将神的心血封闭得滴水不漏，真是罪大恶极，怎能不叫神着急？怎能不叫神生发

怒气？严重地拦阻、抵挡神的工作，太悖逆！就连那些大小妖精都狗仗人势，随风起浪，明知真理故意抵挡，悖逆之子！似乎它的阎王爷现在登上了带着‘王’的宝座，它便悠闲自得[]③、目中无人。有几个寻求真理、随从正义？都是猪狗一般的畜生带着一群臭苍蝇在粪堆里摇头晃脑、兴妖作怪[]④，自以为自己的‘阎王爷’是最大的‘王’，岂不知自己是臭苍蝇一个？而自己却倚仗着猪狗爹娘污蔑神的存在，渺小的苍蝇认为自己的爹娘大如齿鲸[]⑤，岂不知自己太小而爹娘却是比自己大几亿倍的肮脏的猪狗？不知自身的卑贱却仰赖着猪狗身上的‘腐臭之气’到处横行，妄想繁殖后代，不知羞耻！挂着绿色的翅膀（指打着信神的旗号）便自以为了不起，到处炫耀自己的美丽、漂亮，将自身的污秽都偷偷地甩在了人的身上，而且还洋洋自得，似乎用自己一双挂着五彩的翅膀来掩盖自身的污秽，从而逼迫真神的存在（指宗教界的内幕）。人哪里知道，苍蝇的翅膀纵然美丽迷人，但它毕竟是一个满腹肮脏、满身毒菌的小小的苍蝇，倚仗着猪狗爹娘横行于世（指逼迫神的宗教界的官员倚仗国家的大力支持而背叛真神、背叛真理），猖狂已极，似乎犹太法利赛人的幽魂又随着神迁回了大红龙国家，迁回了它的老巢，开始了又一次的逼迫工作，接续它几千年的工作，这伙败类，终归得灭亡于地！似乎几千年后的污鬼更加‘老奸巨猾’，总想暗自破坏神的工作，诡计多端，要将几千年前的悲剧重新‘上映’在它的故国，逼得神几乎要高呼出声来，恨不得返回三层天将其灭绝。”（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作工与进入 七》）

案例十四：

徐XX，女，64岁。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佃庄镇黄庄村人。

2018年，姊妹给她见证国度建造的工作，她说：“教会人都说你跟随被开除的‘敌基督’了，我不听你说的话。”姊妹又耐心地和她交通

说：“人家虽然被开除了，人家还能交通神话，还能实行神话，圣灵使用之人不是交通过三岁小孩说的是真理也得听吗？”徐XX说：“那你去俺家说说。”姊妹又去她家，结果她的态度全变了，从前院里跑到后院里，姊妹也跟到后院，要给她读神话传国度建造的福音，她恶狠狠地说：“你不用读了，我不信你读的话。”姊妹问她：“是神话你也不听？”徐XX说：“我不听！”姊妹又问她：“神的话你不听，那你信啥神呢？”她说：“我信天上的神。”她又开始跑，从后院跑到前院出大门，姊妹跟着她跑到了大门外，徐XX赶紧跑回家关住大门，把姊妹关到门外边，姊妹推着门说：“姊妹，今天我来是给你传国度建造的福音，请你进国度呀！开开门！”徐XX说：“我不进，进与不进与你无关。”十几天后，姊妹见到原教会带领在徐XX菜地，就要求带领归还强行收取的自己的神话书籍，徐XX极力维护带领，不让姊妹向带领要书，并硬拉住姊妹把带领放走。第二天徐XX去聚会，就死到接待家厕所门口。

神说：“‘人不仅不认识在肉身的我，而且更不了解活在肉体之中的自己。多少年来，人一直欺骗我，一直把我当作门外客，多少次……’在这些‘多少次’当中，把人抵挡神的实际给人列出，让人看见受刑罚的实例，这是罪证，谁也不能再作辩解。”（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说话的奥秘揭示·第十二篇》）启示录预言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启3：20）徐XX对神的作工定罪、亵渎，神差派使者多少次叩门，都敲不开她的心门！她没有任何的寻求反省，还能背叛原则执意维护带领，追随带领，多次抵挡神触犯神的性情，这就是罪证，最终因着抵挡神死于非命！

案例十五：

魏XX，女，58岁。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英豪镇英东村人。

2019年4月，姊妹给魏XX见证国度建造的工作，魏XX听后反感、抵触、不说话，一直不表态，临走时给知情人说："看她们谈的是啥？她们谈的是经历吗？你们想听你们听，我不听。"说完后气冲冲地走了。

第二次弟兄姊妹又给魏XX谈国度建造的工作，她坐在那里给人一个后背，态度始终是敌视的，不但自己不听，还不让接待家的姊妹听，恶狠狠地威胁说："你要是再跟这些人接触，咱们再好，我都跟你绝交，以后不要再来我家。"并和她妹妹一起定罪、抵挡这步工作。2019年的冬天，魏XX的母亲死后一个月，魏XX本人也死于急病。魏XX不接受神话，还借着极其卑鄙的手段威胁、拦阻别人考察真道，定罪、拦阻国度建造福音的扩展，纯属当代法利赛人。

魏XX的妹妹，女，52岁。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英豪镇吴窑头村人。

2019年4月，一个弟兄去给她见证国度建造这步工作，她不听，张口就定罪说："看你们接触的都是啥人，教会外边的都是污鬼、邪灵。"不让弟兄说话，并且推开门把弟兄赶出去，说："你们走吧，我们这边有监控。"后来又见她给她说，她还是不听，说："你们跟的是人。"之后魏XX就和其姐姐，姊妹俩一唱一和，在当地拦阻不让人听。2019年冬天，在她母亲死后的第二天她丈夫就得急病死了。魏XX的妹妹面对圣灵的作工不是寻求、考察，而是明目张胆地定罪、拦阻

国度建造，拦阻人来到神面前。敢拦阻国度建造抵挡神的工作，都要遭到应有的惩罚。

弟兄交通："你的归宿是在上边还是下边，你知道吗？神已公布了各类人的结局，你找到自己的位置了吗？今天还是让我告你一下吧！能决定你归宿命运的要命处不是你有多少败坏流露，也不是你的人性好坏，而是因你对神的作工、说话的不注重，不寻求，甚至放荡、满不在乎而造成的。"

弟兄交通："如果你是带领工人，我劝你还是带领弟兄姊妹们起来儆醒寻求才是，以免触怒神得来都是焚烧、咒诅，甚至是惩罚；如果你带领一个区或一个地方不是寻求、认识，顺服神的作工，而是起来拦阻、定罪、咒诅建造国度的人，就是在咒诅得胜者，那你的死期就到了，严重的将被神击杀。"

案例十六：

李XX，女，68岁。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乡刘郭村人。

2019年3月份，知情人刘姊妹带上李姊妹、周弟兄去给李XX见证国度建造的工作，敲开门后，李XX一家三口手里拿着扫帚、铁锹要打，看见登门传福音的人多，才把扫帚、铁锹放下，李XX推着刘姊妹

不让进门，李XX的丈夫说：“这是我家，不要来，死也不用你们管。”说着就关上门回家了，丝毫不听交通。

一首生命经历诗歌中这样说：“一 黑暗遮大地，群魔凶残极，神显现作工，遭追捕定罪；无枕头安息，受尽了屈辱，神发表真理，被时代弃绝；宗教敌势力，定罪又毁谤，耶稣所遭遇，今日又重现，信神不认神，重钉神十架，穷凶极恶相，更甚于当年；二 信神人虽多，认识神无几，走遍大陆地，见证神不易；见证神显现，反遭来祸患，刀枪棍棒举，被赶出家门；眼中噙泪花，悲痛心欲碎，十架路艰难，声泪伴血迹；到处是偶像，恶仆坑害人，名义上信神，跟随假牧人；三 爱神人在哪，寻求者何在，神呼唤叩门，急关闭更严；神为拯救人，费尽了心血，作工数十载，将爱洒人间；动如此大工，无人理解神，神心多忧伤，谁体贴神心；人类太悖逆，大灾难降临，神话都成就，撒但被毁灭。”（摘自《跟随羔羊唱新歌·谁体贴神心》）

2021年8月，李XX的儿子死于肝癌，儿子死时李XX的丈夫因糖尿病还在住院。没多久李XX本人也得了偏瘫，现在才慢慢地会挪着走路了。从他们一家三口拒绝、抵挡遭报应的事实看见神的性情不容人触犯，人吃着神的，喝着神的，享受着神造的万物，却抵挡着神国度建造的工作，抵挡就死！

神话说：“我们都相信神要作成的事是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种势力都无法拦阻的，而那些阻挠神作工、抵挡神说话、搅扰破坏神计划的终会得到神的惩罚。一个人抵挡神的作工，神会将这个人打入地狱；一个国家抵挡神的作工，神会将这个国家毁灭；一个民族起来反对神的作工，神会让这个民族在地球上消失，不复存在。”（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主宰着全人类的命运》）

案例十七：

万XX，男，70岁。河南省伊川县，吕店乡北村二组人。

2019年冬，几个姊妹给万XX见证国度建造福音，万XX公然拒绝不听、不看、不接触，扬言说："你们信的某某是敌基督，我们不听，你们掉沟里也让我们往沟里掉，你们走吧！我死都不听！"在2020年给他传福音的过程中，为躲避咱给他见证神的工作，甚至躲着往街上跑，有意制造环境，导致他被大红龙抓捕到吕店镇派出所。他为保全自己出卖了弟兄姊妹，前脚进后脚就出来了，平安无事。随后已经接受国度建造工作的一个弟兄的家被大红龙搜查，派出所所长到弟兄家掏出搜查证搜家，并说："你们认识北村万XX吗？他说你们信全能神。"因书籍物品转移及时，大红龙搜家空劳无获。2021年5月份万XX身患癌症死亡。

神的话说："像犹大一样，耶稣未来之前，总是撒谎欺骗弟兄姊妹，耶稣来了他还是不改，一点不认识耶稣，最后把耶稣出卖了，这不是不认识神的缘故吗？若你们今天还不认识神，那你们还会成为犹大的，随之而来的就是两千年前恩典时代耶稣钉十字架的悲剧再次重现，你们不相信吗？这是事实！现在多数人就处于这种光景，或许这话我说得早了点，这样的人都是充当犹大角色的人物，不是我胡说，我是有事实根据的，你不服气也不行。""我只作我该作的，不该作的我也不作，但我希望你们最好还是多作省察：你对神的认识到底有多少是真实的？你是不是把神重新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我最后说一句这样的话：把神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有祸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恶人必被惩罚》）万XX对于圣灵的作工不虚心考察、接受还亵渎，再加上出卖神家利益，背叛神当犹大，最终临到祸患！这是触犯神公义性情的证据！

案例十八：

刘XX，男，63岁。山西省运城市，绛县南樊镇郑柴村人。

2018年前半年接受了国度建造，弟兄姊妹给他交通预备善行，通过他介绍让更多的人接受国度建造的工作。他听了以后说：“行、行、行。”可就是没有行动，聚会也是只怕耽误挣钱，多少次找他根本见不了面，一贯性欺骗，还说，“整天说快了、快了，也没见结束”。2018年夏天，刘XX从家里出来准备去上班，在半路跟一大卡车相撞，因车祸身亡。

神话说：“国度建造是在神性里直接作事，是让所有的人在认识我话的基础上认识我的所有、所是，最后达到认识在肉身的我，从而结束整个人类对渺茫神的追求，结束‘天上之神’在人心中的地位，即让人都在我的肉身中认识我的作为，从而结束我在地的时代。”（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八篇》）

神话说：“所以，那些从来就没有良心、没有生存价值的人都在静观其变之后大胆地丢掉我的话语而另行其事，他们开始厌烦真理，厌烦从我来的一切，更厌烦呆在我的家里，这些人为了归宿、为了逃避惩罚暂时栖身在我的家里，哪怕是效力，但他们的存心从来就没有改变，他们的行为也没有改变，这更助长了他们得福的欲望，助长了

他们只想一次而永久地进入国度，甚至进入永久的天堂的欲望。他们越是这样地盼望我的日子尽早地到来，他们就越觉得真理成为他们的拦路虎、绊脚石，他们恨不得一脚踏入国度而永久地享受天国的福气，不用追求真理，不用接受审判、刑罚，更不用这样低三下四地栖身在我的家中任我使唤。”（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当思想自己的所作所为》）

案例十九：

高XX，女，55岁。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梗壁村人。

外邦，2006年接受全能神的末世工作，一贯表现就是不追求，也没有尽过什么本分，给本分都不尽，后被教会开除。

2020年7月份接受国度建造，只说：“这步工作是对着呢！就是感觉信神没有劲儿，都不愿意信神了。”通过多次帮助、扶持才聚上会。可是刚去聚会家还没交通，就说女儿来了就回去了。偶尔聚会也是合自己观念的谈两句，不合观念就不谈。一直就是老主意在心，赚钱才是最根本的。为了她与神建立正常的关系，带领安排小组在她家聚会，她一直不愿意让去，一姊姊交通了几次才答应了，这才勉强聚上会了。后来就是上午聚会，下午去打工挣钱。后来多次交通尽本分，高XX不乐意，还在弟兄姊妹面前说“我也没那么多功夫”，从高XX的一贯表现上看，她不是真心信神而是神话揭示的投机分子。就在

2021年8月14日，高XX和几个姊妹去看妇科，在路上出车祸当场死亡。

正如弟兄交通："聚会你不找他他就不来，你找他他来应付一下就走了，对这种不追求的，本分不尽，聚会不聚，还要他干什么！你这样信不到头，信神都是作祸呢，不如不信，回世界大干一番！都不聚会还分辨什么呢，聚会叫来了也是应付一下，神说下一步工作再进来人还要你呢？你以为还是教会建造时期？你想来就来？不想来就不来？你以为是大马路上的公共厕所？想拉就拉？不想拉就走？教会建造时期你没有站住见证，已经给你记事册记了一笔了，进了国度建造以后你还要再走，你背叛了一次又背叛一次，神还要你呢？那可能吗？那等重刑惩罚就行了！那你不是耍弄神呢？神计划毁灭人直到实施毁灭人，这段时间是留给人最后的悔改机会，这段时间你还不悔改，你还要等待，你等来的是什么？灾难降下来了、瘟疫也开始了，你还不聚会，你还等待着神向你显明了以后你再来聚会？祭司弟兄和你说，人等什么？等明天大灾难降下了，神作工结束，我今天才聚会，明天就进国度。神的国度要这种投机取巧的人吗？太滑了、太鬼了！他什么都知道，你以为他不知道？而且一次又一次试探神的怒气，神不愿意与背叛他的人来往，这就是背叛了。聚会不聚、本分不尽，那要这人干什么？"

从高XX死亡的事例中看见，神拯救人到神面前的心是一心一意，而高XX一再拒绝神的拯救，因着自己的刚硬、对抗走上不归路。正如神话说："我的话句句带权柄、带审判，无人能改变，既然发出，必要按着我的话而成就，这是我的性情；我的话就是权柄，谁改动谁就触犯刑罚，必遭我击杀，严重的断送自己性命，归于阴间，归于无底深坑，这是我对人类的唯一的处理方法，是人无法改变的，这是我的行政。记住！谁触犯都不行，必须按着我的来！以往对你们太放松了，只是话语临到，所说的击杀之类的话语还没有事实，从今以后，一切灾祸（针对行政说的）将陆续降下，惩罚一切不符合我心意的，

必须得事实临及，否则，人不能看见我的烈怒，只是一再地放荡，这是我经营计划的步骤，是我下一步工作的方式，我提前告诉你们，免得你们触犯，成为永远沉沦的对象。”（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篇》）

案例二十：

鲍XX，女，40岁。山西省长治市，长子县人。

因信称义派，1998年接受全能神，后因淫乱隔离开除。2018年接受国度建造的工作，跟上这步工作后，多次表示愿意悔改，以后不跟外边那些情人联系了，不再犯淫乱罪。可事实却是：每次都是嘴说悔改，行为却是欺骗，最后非说是男的追她追得不行。后来弟兄姊妹就又一次相信她是愿意真实悔改了，并给她指出外出尽本分才能躲避那些魔鬼的追逼，她又一次“当时”答应，过后还是以放不下孩子为由不出来。后来得知她还是和那些情人鬼混在一起，当弟兄姊妹再次给她交通时，她就麻木不仁，不当一回事了。鲍XX在尽本分上总认为自己搞接待多，自己付出得多，明明自己不甘心付出那么多还在人面前伪装自己。为了搞男女方便，还总找各种理由、借口说：“带领不会作工作，找不下接待家，总要用我家。”恶人先告状。以前她说：“只要神家需要，用车、用家都可以，随时都能用。”半年后就怨气冲冲。有一次，有两个姊妹跟她联系说去她家，天黑了她接上两个姊妹买上油条，把她们送到了比她家还远十里的老姊妹家；还有一次，姊妹去给她们聚会，午饭她熬的米汤，从冰箱里拿出来一些馒头，还有一点饼配咸菜让姊妹们吃，姊妹说：“等会儿吃，因为还需要交通一会

儿。”她很生气地说：“你们快吃，吃完快走。”姊妹说：“如果你有事你先走，我们交通完走的时候把门给你锁上。”她说：“不行。”即便如此，教会还依然给她托付、本分，想借此约束她，让她摆脱邪恶，可她在尽事物和小组长本分上，一直是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2019年正月她跟一个姊妹说：“我变不了了，让神惩罚我吧！”前半月一姊妹去她家怎么也敲不开门，到了10月31号听说她第二天下葬。经了解才知道：她未出事前一个男的就住她家好几天不走，她丈夫跪下求那男的也不走，没办法她丈夫在村里找了些年轻人才把那人给吓走。几天后，鲍XX开车出去被那男的杀死了，扔在村外的一个水池中，后来被钓鱼的发现报了案，最后找见鲍XX丈夫了解情况后直接抓了凶手。从此事件中看到人信神只是信了神的名，心中根本就没有神！因为信神就是信神的话，最终人因着能实行神话而被神得着，神也因着人能活出神话实际而得着了人。鲍XX能落得这样的下场就证明她已经把耶稣的宝血践踏完了。

293　神希望人类能继续生存下去

1　神恨恶人类，那是因为人类与神为敌，但在神心里对人类的眷顾、牵挂与怜悯始终是不变的，即便他毁灭了人类，他的这个心仍然是不变的。当人类满了败坏，悖逆神到了一个地步时，神便因着他的性情、他的实质按着他的原则不得不毁灭这个人类，但因着神的实质他仍旧可怜人类，甚至想用各种方式来挽回人类，让人类继续生存下去。

2　而人却与神对立，继续悖逆神，不接受神的拯救，就是不接受神的好意，不管神怎么呼召，怎么提醒，怎么供应、帮助、宽容，人都不理解、不领情，也不搭理。在神伤痛之余，他仍旧不忘记给人最大限度的宽容，等待人的回转，等到了极限之后，他就毫不犹豫地

作自己该作的，就是说，从神计划要毁灭人类，到神毁灭人类的工作正式开始是有一段期限的，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是为人类回转而有的，是神留给人的最后机会。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　一》

309　神广施怜悯也深发怒气

伴唱：神的怜悯、神的宽容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同时神的圣洁、神的公义在神发怒气的时候也让人看见了神不可触犯的一面。

1　当人完全能够听从神的吩咐按神的要求去做的时候，神对人是广施怜悯；当人满了败坏，对神满了仇视，对神满了敌对的时候，神会深发怒气，这个怒气发到什么程度呢？一直到人的抵挡、人的恶行不再让神看得见，不再存在神的眼前，这个时候神的怒气才会消失。

2　无论任何一个人，如果他的心已经远离神了，已经背离神了，不可挽回了，无论他的身体或者他的思想在外表来看、在主观意愿上多么想敬拜神、想跟随神、想顺服神，但是他的心一旦背离了神，神的怒气会不断地发出来，甚至于当神深发怒气的时候，当神给人足够机会的时候，神的怒气会一发不可收拾，而且永远不会再施给这样的人怜悯、宽容！

3　这就是神的性情不可触犯的一面。他对于善的、美的、好的东西是宽容的，是怜悯的；对于恶的、属罪的东西、邪恶的东西他会深发怒气，以至于怒气不断。这是神性情最主要也是最突出更是神从始到终一直在流露的主要两方面：广施怜悯，深发怒气。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　二》

案例二十一：

李XX，女，62岁。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人。

2018年12月份接受国度建造，因为国度建造是神话掌管人的过程，也就是让人能够活出神话实际，可是她跟上以后还像教会建造一样的疲沓，搞接待纯属应付，在接待期间都是咱姊妹和她替换做饭。2019年7月份，一姊妹因有环境安排在她家，她心里厌烦不想要，就故意刁难姊妹。一天，她图便宜买了一袋破鸡蛋回来，没吭声就走了。到了晚上，姊妹打开食品袋一看，鸡蛋液都流了出来，就赶紧收到了碗里。因为是夏天怕坏，第二天早上姊妹就把鸡蛋蒸了鸡蛋羹。刚准备吃饭呀，结果李XX来了也不问姊妹是怎么回事，就说："哎呀，你这还养生呀？"姊妹就说："鸡蛋是破的，赶紧吃了怕坏。"她也没说什么，后来到处宣扬姊妹在她家养生呢，还说吃一个鸡蛋还不够还要吃一碗鸡蛋羹。当时姊妹心里难受但又不能说什么。后来，在一次聚会上，她是搞接待的，她不想做饭，就让来聚会的人员给做饭，来聚会的人说："不行，我忙呢，你慢慢做。"后来她就气急了，做好饭让大家吃时，大家一吃，一盘菜弄得咸得就不能吃了，她就说："这菜好吃吗？我就说我不会做饭吧，你们非让我做，看咸得不能吃吧！我说我不会做你们还不相信呢。"她就是故意放盐让大家难堪，来达到不让她

搞接待做饭的目的，而且还让人看见不是她不愿意搞，是让人看见她不会做饭，看到她太阴险了！后来李XX就在教会里到处散布说姊妹在她家养生呢，后来抓工作的了解了实情，就给姊妹重新找了个家。李XX一看事情不妙，就弄虚作假说她老家有20多间厂房愿意提供给神家用，现在儿子把房子租出去了。当时问她："若是你儿子要房租怎么办？"她说她会把房租给她儿子。下午，咱开车跑了一百多公里路去了一看，就是三间破房子而且还是漏雨的，里边是收破烂的放的烂东西，根本就不能用，这才知道上当了。晚上回来，李XX见了姊妹就说："下午去看房子，坐上车时就感到心脏就跟一个手抓住一样的疼。"回来后她就去了卫生所看病，医生说她什么病都没有，结果到了半夜就死了。从她的所作所为上看到她完全是死于非命，所作所行严重触犯了神的性情，完全是目中无人，心中无神的大骗子。

神话说："我的话语一出，谁敢抵挡，谁敢欺哄隐瞒我？我说过，我是智慧的神，我就是用我的正常人性来显明一切的人，显明那些撒但的作为，显明那些存心不对的，那些人前一套、人后一套的，那些抵挡我的，对我不忠心的，贪恋钱财的，不体贴我负担的，与弟兄姊妹们搞弯曲诡诈的，花言巧语博得人的欢欣的，不能与弟兄姊妹同心合意地配合的。有多少人就因着我的正常人性，而暗地里对我抵触，暗地里搞弯曲诡诈，认为我的正常人性不知道，又有多少人对我的正常人性方面特别注重，给我好吃好喝，侍候我像仆人一样，还对我说真心话，而背后却另搞一套，瞎眼的人哪！何等不认识我——察看人心肺腑的神！这个时候仍然不认识我，以为我不知道你搞的那一套。你们总结总结，多少人就因着我的正常人性而断送了自己，醒悟吧！不要再欺骗我，要把你的所作所为、你的一言一行都摆在我的面前接受我的检阅。"（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七十六篇》）

案例二十二：

贾XX，女，59岁。山西省汾西县，永安镇店头村人。

2019年接受国度建造，神家一直交通国度建造是神话掌管人的一个过程，就是神话在人身上作王掌权的一个过程，也就是国度降临的一个过程，是在拣选真实跟随基督的人，是带领人进入信神正轨的一个过程。教会建造主要是字句道理的认识，外表行为的变化，实行神话只是表皮字句，改变的只是做法外表行为，所以，跟上国度建造就得实行真理完全按神话实行。在聚会点上，贾XX也常常与弟兄姊妹交通国度建造与教会建造的区别，让弟兄姊妹都实行神的话，不能穿新鞋走老路。正如神的话说："在人的进入当中生活总是枯燥无味，或祷告祷告，或吃喝神的话，或聚会等等这几项单调的灵生活，所以人总感觉信神并没有多大享受。当进行这些属灵活动的时候都是在人原有的撒但败坏性情的基础上做的，虽然人有时也能得着圣灵的开启，但人的原有思想、性情、生活方式、习惯仍扎根在人里面，所以人的天性仍是不改变。就人所搞的那些迷信活动神最恨恶，现在有许多人仍是放不下，认为那些迷信活动是神所命定好的，到今天仍没有脱干净，像年轻人所操办的婚宴或嫁妆，什么礼钱酒宴这一类喜事的说法、讲法，流传下来的古语，为死人、为丧事所操办的一切无意义的迷信活动更叫神厌憎，就是礼拜日（犹太人所守的安息日）也叫神厌憎，人中间的人情来往、世俗交际①更叫神厌弃……"（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作工与进入（三）》）弟兄姊妹借着她的交通都听明白了，要实行神话，要守住天规诫命，不敢违背天规诫命，要违背天规诫命就是明知故犯。但她自己却不守天规诫命，一贯就是给别人说得好，但从来不实行。神家托付她带一个新人的本分，可她不把弟兄姊妹的生命当一回事，一直应付糊弄走过程，始终没带起来。带领揭露她没负担，她不但不接受不反省自己不忠心尽本分是触犯神，还强词夺理说"人都没负担"。意思就是没负担的人不是她一个，根本不接受。有一次在聚会点上她丈夫给她打电话说外甥要过满月了，她当时就交通说："不去，还敢去？要站见证呢，不敢违背天规诫命。"后来她丈夫、亲戚也给她打电话她都没去，丈夫就问他："你哥哥有事了你去

吗？”她说：“谁家有事我也不去。”后来她侄子结婚，她上午转小组，下午就找理由说：“回去我哥家看一下，明天就不去了。”正好当时一个弟兄说让她到另一个村里去转点，她就没有答应，说她有事呢，就把本分撂下上礼去了，礼上完就去她姐家了，去了没一会她外甥就看到她不对劲儿，就找人拉到县医院，县医院不接收，又拉到市医院，第二天就死了。

神说：“从此足见我的大能，足见我的权柄，无人敢触犯，无人敢拦阻，在我一切都公开了，谁敢遮盖？我定规饶不了他！这样的贱货必受我的重刑，这样的败类必从我眼中清除，我要用铁杖辖管他，我要用我的权柄对他审判，毫不客气，不留一点情面，因我是没有情感，而且是威严不可触犯的神自己。这一点每个人都应有所认识、有所看见，免得到时‘无缘无故’地被我击杀、被我毁灭，因我的刑杖会击杀所有的触犯我的人，我不管他是知道我行政的，还是不知道我行政的，我不管那个，因我的本体不容任何人触犯。之所以说我是狮子就是这个原因，凡是让我碰着的，我就击杀了你，这就是为什么说现在说我是怜悯、慈爱的神是亵渎我的原因。我本不是羊，而是狮子，无人敢触犯，谁若触犯，我立即治死，不留一点情面！从此足见我的性情，所以在末了时代，要有大批人退去，在人是不忍心的事，但在我却是轻松加愉快，一点不难办，这是我的性情。”（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一百二十篇》）贾XX虽然跟上国度建造的工作，却丝毫不实行真理还一贯欺骗，实属藐视真理、践踏真理，没有丝毫悔改之意，触犯神的性情遭到惩罚，从中看见神公义、威严不容人触犯的实质与流露。

横行霸道狼都不如的畜生

（SJ：这段时间的工作，主要就是清理探子呢。刘娜，上次已经给你说了，那个人是探子，但从你心里来说，你就不想说他是探子，你只怕把他说成探子，损害了你的脸面，“我好不容易传了个人，还是个探子”，所以他即便是探子，我也不能说他是探子。你为了你自己的地位、脸面而置神家利益于不顾。原教会去了一个人说要删神交通的音频，他自己就主动把卡给人家让删呢，还删了五六个小时，这又不是有三四个人逼着他非拿出来不行。如果他真跟上咱以后，把原教会的看成仇敌，还能这么听话，把卡拿出来？他这表现是不是就是主动把卡拿出来的？你说就他这些表现是不是里应外合，是不是内奸、探子？）如果是拷贝东西那就得五六个小时，删除东西用不了多长时间。（刘娜：我感觉他异象方面不太透亮，不像个探子。）原教会的人去他家弄了五六个小时，这是他自己说出来的？（刘娜：嗯，我听见这话就问他，有咱东西的卡给了没有？他说都给了。后来我又问，人家拿你的手机操作了五六个小时有没有把咱的东西给拷贝走？你有没有在旁边看着他操作？他说没看。）那你有没有检查了一下，探子卡上有咱的哪些东西？神交通的音频是不是一个都没有了？（刘娜：我没看他卡上有什么东西。）这些你都没看？（刘娜：嗯。）他有几个卡？（刘娜：他也没说他有几个卡。）你问了没有？（刘娜：问了，他没说。）他不说你就不问了？你也是个探子呀！这方面你就没求真嘛！（刘娜：这方面就没求真。）杀人放火的案件发生了，让你去破案去呢，你总得去现场看看吧！总得看看尸首在哪里吧！凶手是谁？如果找不到凶手，杀人凶器在哪里？人证、物证总得了解清楚吧？结果，人家原教会删了他什么东西，你不知道；原教会要删的东西到底删了没有，你不知道；他一共有几张卡，你不知道；卡里边还有什么东西，你也不知道！你是怎么作工的？这件事情你究竟配合了没有？你们两个带领都去了，是吧？（刘娜：嗯。）你们两个人就没有一个人让他把卡都拿出来看看？看看卡上究竟有什么东西。即便人家把咱的东西拷走了，看他拷了些什么东西，有没有咱家的交通、文章，最起码知道他拷了哪些东西。人家说要删神交通的音频呢，我就看看究竟删了没有，神的音频还在不在了。他说要删神交通的音频，可是神交通的音频还都在，那我就可以确定你这个人就是骗子。如果卡上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格式化了，全部都清空了，那删他卡的这个人就是作恶的，就是不让你信神了。或者他的卡里有没有新东西呢？

有没有原教会新给他拷的东西呢？这些你是不是都得了解呀！咱看也没看，这些工作都没作！你们过去待了多长时间？（刘娜：接触了两天。）接触了两天你们连物证都没看了一下，你们是去串门的，不是去作工的。你要去打探子呢，你连事实都不核实，了解都不了解，怎么打探子呢？

看一下发的那段话，让他们认识一下什么是魔鬼，和自己对对号。神说："刚才交通、解剖的是敌基督性情实质的第一条——邪恶。咱们是先从敌基督的思想观点，他整日所思想的事物以及应对各种事物的方式方法来解剖敌基督的邪恶性情，同时从敌基督思想里所存在的这些东西来解剖他所流露的，还有他在各种思想支配之下所做的各种事情的性质与性情实质。刚才举了一些事例，在这些事例当中，你们有没有看见有这些行为、有这些性情流露的人中有人性比较好的？有这些流露、表现的人，他们的人性品质里具不具备诚实、善良、单纯、真诚、正直等等这些品质？很明显，不具备这些。相反，这些人的人性品质是阴险毒辣，撒谎成性，自私卑鄙，少廉寡耻，这些人性品质特征是相当的明显。可以准确地说，思想里整天想的都是这些事的人，在这些思想支配之下产生各种行为的这些人，人性品质是特别的差，都是人性极差的人。差到什么程度了呢？没有良心，没有人格，更没有正常的理性。这几样东西都没有，能不能说这一类人是人呢？可以确切地说，不具备这些人性品质的人不是人，只不过是披着一个有人模样的外衣而已。有些人说：'是不是披着羊皮的狼啊？'这只不过是个比喻。披着羊皮的狼是什么东西？实质就是狼。狼跟魔鬼、敌基督在实质上有没有区别？狼捕猎，吃牛、吃羊那不是贪婪，而是神命定的天性。但狼有一点是敌基督这类人不具备的，狼如果有人收养它，把它养大，或者曾经救过它的命，狼永远不会伤害他，还知道报恩。但是敌基督这一类人享受着神的恩典，享受着神的带领，享受着神话语的供应，却处处算计神，处处与神为敌、与神对抗，神作什么事他都不能顺服也不能阿们，就要唱反调。那说敌基督这一类人是披着羊皮的狼，这话合不合适？这个比喻准不准确？（不准确。）以前在宗教里的时候，说谁是敌基督、谁是恶人，那就是披着

羊皮的狼，这只不过是人在不明白真理，不明白各类人人性实质、性情的情况下打的一个比方，但真理讲到这个程度，再打这个比方就不太贴切了。魔鬼就是魔鬼，敌基督就等同魔鬼，他都不配与神造的万物生灵相提并论。神所造的万物，比如狼等等一些食肉动物，它对神有没有抵挡？有没有悖逆？它会不会与神叫嚣、对抗？神说一句话它会不会背后论断、定罪、攻击啊？它不会，它不做这事，它就是按照神给它命定好的本能、生存环境去生活，神造它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它不伪装。而敌基督就不同了，他专门针对正面事物、真理做事。”（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三十五）》）

“刚才交通、解剖的是敌基督性情实质的第一条——邪恶。咱们是先从敌基督的思想观点，他整日所思想的事物以及应对各种事物的方式方法来解剖敌基督的邪恶性情，同时从敌基督思想里所存在的这些东西来解剖他所流露的，还有他在各种思想支配之下所做的各种事情的性质与性情实质。”一句话，就是一句真理。这一句话，阐述了个什么？你怎么分辨一个人？怎么分辨他的性情呢？根据什么？根据他的思想观点。中国人的思想就是腐朽的，是吧？六千年来腐朽的思想。“他整日所思想的事物以及应对各种事物的方式方法来解剖敌基督的邪恶性情”，你整日所思想的是什么事，你应对各种事物的方式方法是什么，根据这个来解剖敌基督的邪恶性情。出现这件事的根本问题在哪儿？在你的思想里面就没有把信神当回事，你来神家信神就是一个帮忙的，“还不知道神的工作什么时候结束呢，能不能进去国度还是个未知数，还不知道能不能存活下来呢，费那么大劲儿干啥！”你把信神当作一个业余的、闲暇之余应付应付的事，而不是当作你的正事。不是别人怎么样，而是从你心里就怀疑，“真的吗？这样信神就有生命了？”走不敢走，在还不甘心，所以就这么混吧！你们算是全职尽本分的吧？你打的是全职尽本分的旗号，可你的心是不是全职的？你日思夜想的是什么呢？你日思夜想想神的工作了吗？凭良心说，想了没有？（刘娜：没有。）刘娜，你日思夜想的事是什么？（刘娜：维护自己。）咱就记住这句话了。我问你话，你是不是得思考一下？对症

下药，我和你说什么，你得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想一想，然后再回答我。这个话好回答不好回答？微微，你每天日思夜想的是什么？（微微：整天想的就是赶紧把这个事做完，再做那个事。SJ吩咐什么赶快做完，做完了好交差。还有就是想着可得把事情做好，做不好就没有归宿了。）这还好一点，最起码知道得作工了，在第二个台阶上，为了作工而作工。可现在多数人即便是作工了，也是人在神家，心在外面。“呀，我孩子什么时候能娶媳妇呢？我的贷款什么时候能还了呢？神的工作什么时候能结束呢？外邦人的房子什么时候就成我的了？”你们想不想这些？你日思夜想的就是这些东西。你想的就是肉体怎么能得益，你想的是你的孩子、你的家庭、你的资产，你想的是你的经营，你什么时候想过神呢？SJ告诉你明天聚会，从这一刻开始，“哦，我是信神的，明天聚会几点到，我得设置个闹钟，记在记事本上，不敢忘了。”这个时候你才想起信神了。等聚完会一说这个会聚得还可以，保持了三天，昨天交通什么了，前天交通什么了……还都记得，等第四天呢？“呀，孙子放学回家了，孙子穿的脏衣服还没换呢，换下来的衣服还没有洗呢，儿媳妇回来又骂我呀！”这又进了生活琐事里边了。这种人还不是最差的，最差的是什么人？神交通说，聚会时“咔咔咔”打笔记呢，聚完会“嚓嚓”往垃圾堆一扔，没事了。

聚会的时候SJ给你们交通说，得把混进来的探子找出来，探子可是危害神家的，这些人是强盗，什么事情都能做出来，甚至都敢杀人放火！他们听了祭司弟兄的交通，对待敌基督可以随意对待，这个“随意对待”意味着什么？能不能杀人？（能！）抢你东西、杀你都不犯法！现在大红龙不垮台，我们还安全一点，有大红龙维护治安，等大红龙垮台以后，法院不存在了，谁制裁呀？神制裁。等到杀人不犯法的时候，敌基督敢不敢杀人？到时候他们要干什么呢？神说：“一旦我的手开始作事，这些人便蠢蠢欲动，充当急先锋，他们只想冲在队伍的最前列，深怕不被我看到，做他们认为是对的事情，说他们认为是对的话语，但他们从来就不知道，他们所作所为从来都是与真理无关的，他们的行为都是在破坏、搅扰着我的计划。”（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们当思想自己的所作所为》）他们要冲在队伍的最前面，做

他们认为对的事，说他们认为对的话。当你听到SJ说神家有混进来的探子时，你应该感到害怕，“我的天哪！教会里边说我们是‘敌基督团伙’，说弟兄是‘敌基督’，我如果不把这些探子找出来，到时候他们真按祭司弟兄的话去实行，会有什么后果呢？那会给神家带来多大的祸患呢？大红龙一旦垮台，完了，原教会的敌基督要进来攻击我，把我的家产全抢了、全没收了，把我挂在枣树上，或者还要怎么残害我呢？”现在神为什么不让大红龙垮台呢？因为神选民还不成熟，神要让你知道，神是在检验工程。借着这个环境让你感到害怕，目的是要你把探子找出来，把他处理了，不让你的信息外漏，不让他们找到你在哪儿，不让他们抓住你的把柄，不让他们偷取了神家的内部情报。当你考虑到自己、考虑到神家利益的时候，就能意识到：“呀，这可是个大事！”你揣摩寻思，那它就是个大事。这个事绝对不能再发生，混进神家的探子必须得找出来！“神给我摆设环境，神就在看我呢，我找不出探子来，神就要按我所行的相应地惩罚我。到时候人家按祭司弟兄交通的这样去做，怎么对待敌基督都不犯法，那可想而知会面临什么样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能睡得着吗？你真把我说的话听进去了，SJ和你说的话听进去了，你就会想“我得把这个探子找出来，为了神家利益，为了自己，我得去做这件事。”这就把和你说的话当回事了。可事实上你把这些话当回事了吗？聚会的时候和你交通，“原教会的人半夜跑到某某家去了，把这儿也抢了，把那儿也抢了。”你当下是“嗯嗯嗯，是是是，就是怕呢！”你在回家的路上还得想想，你回家了还害怕吗？“可能是你说的这样吗？”再过一晚上，到第二天早上就忘了，脑子里全是“我孩子的作业还没做呢”。你整日所思想的是哪些事物呢？神家给你的本分、给你的托付，你不搭理，你是应付了事。你想的是你的孩子、你的孙子、你的家产、你的归宿、你的得失，还有你对神话的猜疑，这就是你想的事物。

“他整日所思想的事物以及应对各种事物的方式方法来解剖敌基督的邪恶性情”，刚才咱举了哪些事物呢？你家里边的琐事、你要给孩子娶媳妇、你要还贷款、还有原教会混进咱家来的这些探子、SJ交给你的任务，这些是不是都是个事？你对待这些事物的方式方法是什

么？这是不是咱眼睛能看到的？对待教会混进来的探子，咱是什么态度？要看一个人的态度，就要看他应对各种事物的方式方法。因为神说了，你要根据他应对各种事物的方式方法来解剖他。态度是看不见的，我只能看见你应对各种事物的方式方法。你是用什么方式方法对待这个探子的？我问你既然原教会的去探子家删神交通的音频去了，还拿上手机操作了五六个小时，那原教会在给他删音频的时候，可能看见什么东西？他有几个卡？有没有拷贝他卡上的东西？这些你不知道。最起码你得知道他有几个卡，他卡上有什么东西，但你什么都不知道，这就是你对待探子的方式方法。你说他是异象不清楚，不是探子。哪个探子异象清楚？如果他异象清楚，真看清楚神的作工了，他还能做探子吗？犹大如果看见耶稣是神道成的肉身，他还能出卖耶稣吗？你说错怪犹大了，如果耶稣再带他两年，让他看清楚耶稣的工作，他就不会出卖耶稣了，那你去帮帮犹大呗！你认为探子异象不清楚，你就去帮探子了。你对探子所作的恶行根本不搭理，觉得不足挂齿，所以你只是应付了事。你在探子面前还想当个菩萨，“是SJ要把你打成探子，我可根本不认为你是探子。你说你做的那些事情算什么呀？连根毫毛都不算！”我为什么这样说你呢？因为人家拿探子的卡干什么了，卡里面有什么内容，你问都不问、看都不看，这就足以证明，SJ对你说的话在你心里轻如鸿毛，你对这个探子所做的这个事更是不搭理。那你对什么重视呢？你重视的是你在这个探子心目中的位置，“SJ要把你打成探子，我呢，我是菩萨心肠，我不错过任何一个可以拯救的人，我要最大程度地‘拯救’你，我有一颗‘慈爱怜悯’的心。可SJ就不是个东西，她就是猜疑人，她来都不来，她什么都不知道，她就说你是探子。”你变相地把SJ钉在了十字架上。能不能说你是把SJ钉在了十字架上？这是一个事实！为什么这么说呢？SJ跟你说的话，你根本就不搭理，你按着你自己的意思去做了，这就是把SJ所作的工作全部否了，把她所说的话全部否了。你不仅是否了，而且没有一丝怀疑，就确定SJ是错的。因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情你连调查都不调查、核实都不核实。如果你对SJ所说的话有点怀疑，“呀，SJ说的是不是呢？不可能吧？我去问问”，你就会去调查、核实一下，“把你的卡拿出来看看，我看人家是不是拷贝走啥了或者看到啥了”。你对你自己是百分之百地相信，你不加任何怀疑、疑惑，所以你才能做出这个事来。这是什么？这就是你做事的一个方式，以及对待各种事物的方式

方法。当你知道这个人可能是探子的时候你是这种方式方法，你对待SJ又是另一种方式方法。SJ交通完以后，你是点头哈腰，可你在探子面前的时候，你是最高的，因为在你眼里，你根本看不起SJ。你认为“SJ没见过他，所以SJ不知道，他是异象不透亮，他根本不是什么探子。”如果你看得起SJ，SJ对你说出话来，你就不会这样去对待了，而是相信她对你说的话。你对SJ没有一点信任，而对你自己的思想观点那是铁板钉钉，吃了秤砣——铁了心！“他确实就是异象不清楚，我得帮帮他！”你毫不调查，而是用你的方式去对待。在你用这种方式对待探子的过程中，你考虑神家利益了没有？就算SJ说得不合适，你是不是也应该去调查、核实一下呢？如果这个人有千分之一的可能是探子呢？一旦真是探子出现了呢？那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你考虑过吗？你没有考虑！再举个例子，如果你丢了个自行车，你会把周围所有的人，有证据的、没证据的、可疑的，都排查一遍。那边五六个人，他们都有嫌疑，你会用各种方式方法一个一个地去排查。“我和他说说话，我问问他那天晚上去哪了，他有没有作案的时间，有没有证据能证明他不在家”，问了张三问李四，问了李四问老五。你的财产丢了，你是用这种态度去对待；神家将要出现犹大的时候，你是什么态度？这就足以显明你了！

“他整日所思想的事物以及应对各种事物的方式方法来解剖敌基督的邪恶性情”，这样一交通、解剖，是不是就认识这个邪恶性情了？为什么说是邪恶呢？邪的反义词是什么？他就不是正的，他是歪的，观点不正。你打着旗号说你是信神的，神的话你信吗？你打着跟随SJ的旗号，SJ的话你信吗？你说让SJ带领你呢，可是你真把SJ当带领了吗？是你要带领SJ呢！你说你相信SJ的能力，SJ给你交通出来，你听了她给你交通的话却根本不搭理，这是什么表现？这是不是邪？太邪了！神说：“你愿意跟随我你就得一切顺服我，不要讲条件……”（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为什么不愿意作衬托物呢？》）你要信神、跟随神，那你就得顺服神，这才叫信！“信”代表着信靠、信赖、交托、仰望。而咱的信呢？你嘴上说的是跟随SJ呢，是有信的，可是信在哪呢？太邪了，邪门！自欺欺人！嘴上一套，心里一套，那你能得着什

么？为什么那么多人信神都失败了呢？是不是就是这个原因？你要信神就得相信基督口中所说的话，不要去猜疑、不要去疑惑，一个都不能否认。咱呢？咱信着神却对神的话猜疑、疑惑，更严重的是把基督的话全部否认了。今天在你身边带领你的人，你也把她否认了。你说你是跟随我的，我和你说SJ是你的标杆，我把这个事情交给SJ，让SJ来带领你们，你跟随吗？你相信我口里边说的话吗？你听从吗？你把她当标杆了吗？你接受她的带领了吗？一个都没有！你听谁的呀？你听你“老祖宗”的，听你“父亲”的，听天上渺茫的那位神的。你怎么想的就怎么信，这就是邪，邪门！邪恶，恶呢？邪紧接着是不是就是恶呢？你吃着神的，喝着神的，你不为神说话，而是闲暇之余来应付神！闲暇之余来欺骗神！问你处理了没有，你说处理了。怎么处理的？你连他的卡都没有拿出来看一下，这叫处理了！你对自己的肉体利益是丝毫不放过，每时每刻都想着，晚上睡觉都念着。你说恶不恶？这就是邪恶！

“他整日所思想的事物以及应对各种事物的方式方法来解剖敌基督的邪恶性情，同时从敌基督思想里所存在的这些东西来解剖他所流露的”，咱刚才解剖的是不是你里边的流露呢？你有一个思想，什么思想呢？“神的工作什么时候结束呢？配合神的工作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神的话是那么说了，难道真是那么作吗？你让SJ做带领呢，SJ就真成了标杆了？SJ就真比我强？她强在哪了，我看她还不如我呢！”是不是这个思想支配着？今天给你都解剖出来了，你有点不敢承认、不敢相信，“我什么时候藐视人家SJ了？”但实际上你流露出来的就是藐视、看不起、不愿意搭理。“同时从敌基督思想里所存在的这些东西来解剖他所流露的”，因着你有这个流露，我就可以确定你的思想，也就是说你有这样的思想就有这样的流露，这是连贯的。“还有他在各种思想支配之下所做的各种事情的性质与性情实质”，让你去处理探子这件事情了，你怎么做的？你只是转了转，可疑的地方也没有去询问一丝一毫，没有去调查，没有收集证据，什么都不了解，一来就是“这里我做主，我说了算，我看他就是异象不透亮，我就按他异象不透亮来给他交通”，这就是咱在这些思想的支配下所做的各种事情。聚会聚完

了，“SJ她是这么说呢，她只是在上边下达，那还不得咱实际下去干呢？如果听她的话，找出探子了，最后把这个人得罪了，到时候这个人要报复，他能找着SJ？还不是报复咱俩吗？你傻呀！你听SJ的话，那咱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咱今天给他交通交通让他异象透亮，先跟上这一步工作，如果他不是探子，他好、咱俩好、大家都好，大家是安全的。如果他真是个探子，人性不好，咱俩是当带领的，每天怀疑他了、揭露他了、揭穿他了，触及到他的利益了，一个经撒但败坏的人，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你还想不想混了？做不成带领是小事，万一人家真要暴跳如雷反你呢？要你命呢？你说人家是个探子，你把人家处理了、隔离了，人家看不到归宿，人家会不会舍命和你上？人家会不会揪你领口？这不是自找没趣吗？这不是找死吗？”有没有这个思想？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你就做了这样的事情。

“还有他在各种思想支配之下所做的各种事情的性质与性情实质。”这就暴露出一个什么性情呢？邪恶的性情。邪，邪门，就能作出这个恶来。怎么恶了？吃着神家的饭，不为神家办事。在神的经营计划中，你搞着自己的经营，你不是按着神的经营、不是按着神家给你交通的原则去做，而是按着你的意思，另搞一套，搞独立王国，神话在你身上能作王掌权吗？不要说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了，就是SJ亲自给你安排一个规条性的工作，你都不作，你说你可能让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吗？那是不可能的！神话在你身上不能作王掌权，你还能蒙拯救吗？你明知道神话在你身上不能作王掌权，你连SJ安排给你的一个具体的事项你都作不了，你还想着，“我还要蒙拯救，还要被成全，还要度过大灾难存活下来，还要活在神的保守之中”，你说这是不是太邪门了？想得太好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你自己给自己规划的归宿梦！你自己欺骗神，不按神的来，最后还想得着神的祝福，你说这是不是邪门？邪！恶！你不管神家利益，只盘算自己的利益，只管自己的利益。SJ给你们交通“你们为虚荣脸面、地位……”，这个太肤浅了，你们根本不会觉得扎心，根本不会有感受，所以一临到事就是“呀，我们为了虚荣脸面了，我们为地位了……”，好像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一样。根本不诚实，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怎么寻思的，

对神话怎么不搭理的，对于这些心思根本不解剖、不提，这就是人性情的实质。什么性情？性情实质太邪恶了。不仅邪，还恶，你把这些事情做到神家，你损害的是什么？你损害的是神家的利益。刚刚交通了，大红龙垮台之后，可以随意对待敌基督，你听见这些话都不害怕、都不制止，你说你恶不恶？你说你是跟随我的，可是当原教会把矛头全部对准我的时候，你帮我去处理一下了吗？你帮我查查是谁对准我了吗？他们下一步要干什么，你该不该去了解一下？反过来你还包庇，这就是恶！邪恶！看笑话！跟着我还看我的笑话，“你不是说话语成就一切吗？你不是众长子吗？我跟随你能得着归宿？我看你能走到哪一步！”这就是人邪恶性情的实质。

“刚才举了一些事例，在这些事例当中，你们有没有看见有这些行为”，根据咱这一件事情来看，你们做带领的去处理探子的时候，有没有看见自己的行为？“你们有没有看见有这些行为、有这些性情流露的人中有人性比较好的？”神这是在问话，这就涉及到人性了。有没有人性比较好的？有没有基本的人性？连基本的人性都没有，就不用谈其它高的了。“有这些流露、表现的人，他们的人性品质里具不具备诚实、善良、单纯、真诚、正直等等这些品质？”什么叫诚实？SJ交代了一件事情，诚实人会怎么办？“你交代给我，我就得落实，最起码你怎么交代的，我怎么去落实。至于说做成做不成，那是根据我的身量、素质，我得先这么去做。”而咱并没有这么去做。善良，从外表看着你善良吧？实际上你善良吗？你是在争夺神的荣耀。这个探子究竟会给神家带来什么危险，你不考虑、不管、不过问。单纯吗？你想得太多了，太自私卑鄙了。没有诚实、没有善良、没有单纯，更谈不到真诚、正直，这就差得更远了。真正的正常人性该具备什么？诚实、善良、单纯、真诚、正直等等这些人性品质。作为一个真正的人该有的这些人性品质，一点不具备，一点没有！

“很明显，不具备这些。相反，这些人的人性品质是阴险毒辣，撒谎成性，自私卑鄙，少廉寡耻，这些人性品质特征是相当的明

显。”为什么说阴险毒辣呢？你说是进来的探子阴险，还是你俩阴险呀？谁阴险？探子他就是个探子。你呢？在SJ面前是点头哈腰，满口承认、满口答应，可是你按你答应的去做了吗？如果你做不到，哪怕就说“我做不到，我现在还看不透，我现在还达不到那个要求，我现在还想不通，我不会做，我做不到，你另请其它人做吧。”这是不是一个诚实的表现？但咱没有。咱满口答应，过后是满盘推翻，这就是你的人性。阴险，什么叫阴险？耍阴招，别人看不见，都隐藏在肚子里面，阴险毒辣。你还跟我说去处理了，人家就不是探子，你是包庇探子，你就没有去核实、调查，你就能说“没有，不是！”阴险毒辣！外边一套，里边一套，表里不一。你以为是随便说一句话？你以为是生活琐事？这不是生活琐事啊，这是咱的本分，是本职工作！你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在本职工作上，你是玩手段，你是欺上瞒下。你欺上瞒下的不是普通的一个本分，而是涉及到教会的威严，甚至涉及到弟兄姊妹的生命危险，你尚且如此，你说这还谈什么人性呢？阴险，毒辣！怎么毒辣呢？SJ告诉你了，祭司弟兄说了对待敌基督可以随意处理，他们活在这一句话里，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而且SJ还告诉你他们已经做出这事来了，他们把一个弟兄打了、抢了，甚至还开车把他绑到野外，扔下让他自己走回去，这些都让你看见了！可你当回事吗？你都不搭理！所以说你不仅阴险，还毒辣，撒谎成性，自私卑鄙，少廉寡耻！“这些人性品质特征是相当的明显。”借着这一件事是不是把咱给显明了？明显不明显？还有什么隐藏？还有什么看不出来的？相当明显！

“可以准确地说，思想里整天想的都是这些事的人，在这些思想支配之下产生各种行为的这些人，人性品质是特别的差，都是人性极差的人。”咱信神最根本的两门功课，那就是认识神、认识自己。信神几十年了，对自己有一点认识吗？别人说你恶，你承认吗？你接受吗？所以神必须用事实来给你证明一切，让你看看你的人性怎么样，人性极差！不要谈什么有正义感了，这些人都是人性极差的人！“差到什么程度了呢？没有良心，没有人格，更没有正常的理性。”为什么说没有人格呢？今天带领着你，你享受着神的供应，你该不该为神家做

一点事情呢？而且你还在带领的这个位置上，这是你的本职工作，你都能这么对待，所以说你没有良心，没有人格。你值得信赖吗？还有什么工作敢交代给你呢？没有事情可以交代给你做！在探子的这件事情上，你最起码得去调查、核实一下，他到底有几个卡，卡上有什么东西，这是最根本、最基本要了解的。咱不说让你去动脑筋查出他的“底案”，最基本的信息咱得收集吧？咱连基本信息都没有收集，这就是没有良心，没有人格！什么是人格呢？人为什么尊重你呢？尊重的前提是什么？你得值得信赖。别人相信你，交代你去办一件事情，你能够去办，这个人才有人格，才有尊严。这样大家才会尊重你，“人家说一不二，说出来这件事情就要办到”。咱做不到的事情，能随口答应“嗯嗯嗯，是是是”，转身又推翻，你说咱是什么人？“没有良心，没有人格，更没有正常的理性。”什么是理性呢？道理、人性，你连做人的基本道理都不明白。“我今天是神家的人，我就要维护神家的事，维护神家利益。我跟随你，你说的正面的我就应该接受，就应该跟随，我不应该应付糊弄，更不应该按着自己的意思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没有让神话做我的主、正面事物做我的主，而是要自己做主”，这就是没有正常的理性、人性，人做不出来。“这几样东西都没有，能不能说这一类人是人呢？”不能，不值得信赖！“可以确切地说，不具备这些人性品质的人不是人，只不过是披着一个有人模样的外衣而已。”不是个人，咱今天称不上人，咱只是披了个人的外衣、披了个人皮，其实咱就不具备这些人性品质，不是人。

“有些人说：‘是不是披着羊皮的狼啊？’这只不过是个比喻。披着羊皮的狼是什么东西？实质就是狼。狼跟魔鬼、敌基督在实质上有没有区别？狼捕猎，吃牛、吃羊那不是贪婪，而是神命定的天性。”狼吃牛、吃羊，是神命定的天性，它就是这种动物，就是这种东西，它吃够了以后就不再去吃了，它不贪婪。但是人呢？贪、婪，信着神、跟随着神的同时，什么好处都想得！你不仅享受着神供应给你的物质享受，还想争夺地位、名誉、钱财，还想露个脸。“SJ，你说他是个探子，你说是就是？我看不一定，我要做给你看看，你看他是不是探子！”想露个脸。你想鹤立鸡群，“你们那都有探子，你看我带领的这

片就没有探子，让你们都看看”，为了自己的地位、名誉，为了自己的肉体享受，为了不得罪人，咱就什么都敢做！这叫什么？这叫贪婪，什么也想得。而狼呢？狼是吃饱了就不吃了。“但狼有一点是敌基督这类人不具备的，狼如果有人收养它，把它养大，或者曾经救过它的命，狼永远不会伤害他，还知道报恩。”神举了个狼的例子。狼不伤人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人把它从小养大，对它有养育之恩；一种是人救了它的命，它就永远不会伤害救它的人，它还知道报恩。我听说了一个狼报恩的事，有一个人半夜睡觉的时候，突然听到狼在院里“嗷嗷”地叫。这人也是胆大，就起来说：“你有什么事？我帮你办。”结果狼从纸窗户上伸进自己的爪子来，爪子上扎了两根刺，这个人就把刺给它拔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这个人发现院子里放了一根羊腿。狼吃了羊，给他送了一根腿。这是一件真实的事。狼爪子上扎刺了，它自己没法拔，它通灵性，能听懂人说话，知道谁能帮它，它就找谁帮它。也可以说是神的一种安排，就安排了这么一个狼，让人去体验、经历。根据神举的这个事例来看看咱，在过渡时期，教会建造结束了，神要拆毁呢。怎么拆毁呢？神要试炼神选民、拣选神选民，所以就把七碗灾祸倒下了。七碗灾祸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撒但的诡计，就是把迷惑人的、捆绑人的放在教会。谁来迷惑，谁来捆绑？还必须得让有点地位、有点名望的人去迷惑、捆绑，有地位、有名望的那就是带领工人。神把圣灵收回了，圣灵不作工了，带领工人以他天然的性情——撒但性情来作工，也就是用地位、名誉来作工，来搞他个人的经营。敌基督有什么性情？搞独立王国。搞独立王国首先得干什么？排除异己。所以他得先把素质好的、人性好的、揭发检举他的、在他看为眼中钉的这些人，想办法打压、隔离、甚至开除。神为了显明这些敌基督，2012年出国了。神为什么要出国呢？出国就是要走出厨房，让这些假带领、敌基督“大显身手”，让他们来显露显露。神不打破他们的“铁饭碗”，显明他们让你看看，分辨分辨，同时也是把整个教会交给撒但了，以此来检验神选民。在神检验神选民的时候，你处于一种愚昧、麻木、痴呆，什么也看不见的情形之中，也就是处于无底深坑，伸手不见五指。基督一出国，带领成什么了？是不是成了土匪、响马了？（嗯。）神说，几个月不见他们，不打打他们，他们就成响马了，过几年以后他们是不是就成“天王老子”了？（嗯。）所以谁敢说他们个不是，说他们是敌基督，他就把你打成敌基督，开除出

教会。他们把你开除出教会了，你知道这是神的作工吗？你知道有神的美意在其中吗？你活在黑暗之中，痛哭流涕，不知道方向、不知道目标、不知道路途。

你在痛苦之中遇到了我，我把前边的迷雾给你拨开，告诉你这是神的作工，这是一个检验，解决你对神的误解，让你找见了路，这是不是在救你呢？你是不是得着了救恩？你心中熄灭的灯火顿时又点燃了，点燃了你的信心，你走到了这儿，这是不是相当于我救了你的命，我“收养”了你？不仅“养”了你，还把你“养”大，还让你当了带领，让你负责一片，还供应着你，给你交通，给你揭露解剖，而且是三番五次地解剖，给你吃“小锅饭”，这些你都享受了吧？可是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如果你收养了一只狼，你救了它，把它养大，狼会怎么样？狼永远不会伤害你，它会报恩。可今天我救了你，我帮了你，你报恩吗？我戴了个“敌基督”帽子，祭司弟兄交通可以随意对待敌基督，这就意味着大红龙垮台以后，教会的人会把我推上断头台，这是注定的事实！祭司弟兄都把这话给你说出来了，路也走到这了，而且事情也摆在你眼前了，教会的人今天找不到我，他们把下边的弟兄姊妹给害了，这些你也看见了。现在是大红龙还没垮台，如果大红龙垮台了呢？那不只是我，连同你们做带领的都是一样的，他们都不会放过！你看见我的危难之际了吗？你看见有多少人拿着刺刀要刺我吗？你救我吗？我救了你，把你“养大”，可反过来你是怎么做的呢？我告诉你说我有难的时候，你是置之不理，不搭理！反过来你还帮仇敌呢！我告诉你说他手里可是拿着刀要谋害我呢，你说不是，他没有那个心，你连怀疑都不怀疑、疑惑都不疑惑，甚至还欺骗我。都已经告诉你说那边有个叛徒，人家可是要追杀我呢，你调查清楚，你给我把他处理了，把他捆绑起来，“嗯，是，行了，没问题！”你点头哈腰，答应得很好，转过头来就忘了。不只是忘了，反过来还和人家“称兄道弟”，这是什么？这是不是背叛？背叛了！你跟随的人是不是就相当于是你的主人，你的主人交代你办的事，你挂在心上了吗？你早忘得一干二净了，理都不理、问都不问。“他们都说你是探子，我也怀疑你是个探子，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拿了你的几个卡？卡上有什么东

西，我看看，落实一下这是什么情况。”咱最起码得把情况落实一下。可咱现在连最基本的情况、信息都没有了解、落实，所以说咱连一个狼都不是！眼看他要来杀我了，你还要和他抱在一起“称兄道弟”，直接就是背叛！

“但是敌基督这一类人享受着神的恩典，享受着神的带领，享受着神话语的供应，却处处算计神，处处与神为敌，与神对抗”，这是不是算计我呢？我告诉你说大红龙马上要垮台，你不把这些探子找出来，大红龙一旦垮台，那这些想害咱的人就得逞了！在这危急关头，我交代给你重任，让你亡羊补牢，赶紧把这些探子找出来。你不是去亡羊补牢，你是说这不是窟窿，不仅把我否认了，还把窟窿挖大了。“却处处算计神，处处与神为敌，与神对抗”，刚才交通的那些能看见你是在对抗吧？交代你办的事情，你要另搞一套，你总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这是不是对抗呢？“神作什么事他都不能顺服也不能阿们，就要唱反调。”不管你嘴上说的是什么，但事实证明你都是在唱反调。“那说敌基督这一类人是披着羊皮的狼，这话合不合适？这个比喻准不准确？（不准确。）以前在宗教里的时候，说谁是敌基督、谁是恶人，那就是披着羊皮的狼，这只不过是人在不明白真理，不明白各类人人性实质、性情的情况下打的一个比方，但真理讲到这个程度，再打这个比方就不太贴切了。魔鬼就是魔鬼，敌基督就等同魔鬼，他都不配与神造的万物生灵相提并论。”咱以后不能随便打比喻了，说话要准确。败坏的人连狼都不如，你不能随便拿神造的一个生物去对比，根本不配！“神所造的万物，比如狼等等一些食肉动物，它对神有没有抵挡？有没有悖逆？它会不会与神叫嚣、对抗？神说一句话它会不会背后论断、定罪、攻击啊？”它不会，咱今天呢？当面点头答应了，却在背后否认了。否认就是背后论断、定罪、攻击！但狼不会这样做。“它不会，它不做这事，它就是按照神给它命定好的本能、生存环境去生活，神造它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它不伪装。而敌基督就不同了，他专门针对正面事物、真理做事。”什么是正面事物？清理探子是不是正面事物？“他专门针对正面事物、真理做事。”“让我清理探子，我就不清理，你觉得他是探子，我就觉得不是，我觉得他是不明

白，我得给他交通清楚。”你连怀疑都不怀疑、调查都不调查，这就是说你是专门的，不是你不明白、不透亮。“分辨不清”和“专门针对”有什么区别？如果你是分辨不清，你会怎么做？“SJ说某某是探子，那我去看看，我得把基本信息了解一下。人家说原教会的过来删神交通的音频，我看人家卡里的神话音频就是一个都没有了，其它的东西还都在，人家说的话基本属实，所以SJ说的话不成立，人家不像个探子，不是个探子。”这是什么态度？这是去分辨、认识了，只是因着个人素质不够，没有分辨清楚，或者就是SJ看错了。在这件事情里边，SJ看对看错，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你对SJ说的话是不是阿们呢？你即使不阿们，是不是也得实际地去做一下呢？你丝毫没做，反过来是直接否认。为什么直接否认？因为你就没想做这件事情，你没有一丝的疑惑，基本信息没调查就确定说他不是探子。你是专门针对正面事物，好像专门和SJ唱对台戏呢，“你说是，我就说不是，我就一点疑惑都没有，我就敢确定！”这就叫专门针对正面事物、真理做事。什么是真理呢？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咱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是什么？就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你和我刚才说的那个诚实人是不是完全是两种人呢？那个人听了SJ的话了，“SJ这么说了，我得去落实、核实一下……经过我的调查、考量来看，这个人不是探子。”这么去做了，就不是专门针对正面事物、真理做事。他实际地调查、核实了，再根据他自己明白的判断、分析、分辨，确定那个人不是探子。“SJ，你说的话不对，人家不是探子。”就即使他分辨错了，这个能不能怪他错呀？不能。这只是说他素质的问题，这和性情无关。而你不去核实就直接下定论，这个就不一样了。从外表上看见你们好像是一样的，你在这说这个人不是探子，他在那也说这个人不是探子，但是他是经过分辨、认识以后说的；而你没有经过分辨、认识，并且你对自己就没有产生疑惑，一口否认这个人不是探子，所以才说你就是针对正面事物、真理做事。这个能听明白吧？

462 对神的托付掉以轻心就是最严重的背叛神

1 怎样对待神的托付？这可是严重的事呀！神给人的托付你完不成，应该接受惩罚了。神对人的托付是天经地义得完成的，这是人最高的职责，跟生命一样重要。如果对神的托付掉以轻心，那你就是最严重的背叛神，这就比犹大更可悲，该受咒诅。

2 所以，神对人有托付，这是神的高抬，是特殊的恩待，这是最荣耀的事，别的什么都能放弃，性命不要也得完成神的托付，性命不要也得完成神的托付。神对人有托付，这是神特殊的恩待，是最荣耀的事，是人最高的职责，性命不要也得完成神的托付。神给人的托付你完不成，对神的托付掉以轻心，那你就是最严重的背叛神，该受咒诅。

——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追求真理才能达到性情变化》

尽本分中临到病痛如何认识

（李慧：大年夜那天你来了，张茹后来跟我说，“弟兄第一个问的就是你的情形怎么样了”，我听到这个话后心里就想，“弟兄怕我活在‘想亲人’的那个痛苦当中，这就是神的爱临到我了，感谢神。”回想自己以前没有好好尽本分，这下我得改变自己以前这个信神的观点，不能老是这样为了地位、脸面应付糊弄着尽本分了，我得向神悔改、重新做人了。当我立下心志好好尽本分的时候，一系列的难处就来了。我的颈椎病这一段时间基本调理得差不多了，后来又难受开了。

心里想“我的颈椎病没有之前那么严重了，现在怎么又难受了？这肯定是撒但还不放过我，撒但在神那儿控告我呢。”）

你正准备尽本分的时候病痛来了，这是不是也是个拦阻？（嗯。）在人的思想观念里头认为“我尽本分了，这个病就应该好，可是我准备尽本分了，我的病怎么还不好呢？”这是什么思想观点？尽本分就想让病好，这是每一个人的想象、意愿、一厢情愿，是吧？（嗯。）因为人有这个想象，你说这个病能不能好？（不能。）为什么不能好？（张茹：对神有要求。）是，这是对神的一个要求，因为什么神不能满足你的要求？人有要求，神不是说你有呼求神就必定应允吗，为什么你有这个要求神就不能让你的病好呢？要看果效。如果你一尽本分，这个病就好了，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有了得福的存心。）一个是有得福的存心，一个是能够让你把神限制在你的观念想象里边，从今以后你信的就是你自己，你信的就是你的观念想象当中由你摆布的那位神，你就把神定规了，如果哪一天临到的环境不合你的观念，“这位神”不由你摆布了，你就会认为神就不是神了，你就成了神交通的小女孩了。所以说你有了这个要求，那神百分之百的不能让你满足，让你满足就等于把你毁了。可是人都有一个想象，就是“一尽本分病就好了”，实际上你尽本分病就不可能好。什么情况病就好了？你不尽本分有可能这个病就好了。神本来给你一个病是要试炼你呢，结果你经不住试炼，掉在试探里边了，你连本分也不尽了，你不尽本分就和神无关了。神说：“你就不是跟随我的人，算了，你跟上撒但走吧，你该去哪儿去哪儿。”所以神就把这个环境挪去了，也可以说是神挪去了，实际上是神不搭理你了，把你搁置了，你的病也就好了。但是你一尽本分这个病就不能好了。那你是继续尽本分还是不尽本分呢？（尽。）

如果你不是约伯，那就不会有强盗临到你。这个病临到你了，你会想“怎么我尽本分还有病呢？”神在那边怎么看呢？“你要尽本分我就得赐给你生命、赐给你真理，我怎么赐给你真理呢？你记住，你是

受造之物，我今天不给你多说，就给你说你是一个受造之物，你就该任我玩弄，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你不能有要求，你有要求我满足了你，你以后会怎么做呀？你还会有变化吗？”就像孩子们一回到家就得先耍个游戏，游戏我可以让你耍，但是我不能经常让你耍游戏，我怕惯着你。孩子们是不是怕惯呀？（嗯。）耍游戏耍得习惯了，这个毛病就改不了了。所以说我不是不能让你耍，不是不能爱你，是怕惯着你，就是神不能让你这个病好，所以你这个病就不能好。人就怕惯着。你习惯按着你的观念想象信神，你习惯了以后就把神给定规了，而神今天来拯救人，必须让你得着真理，得着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在你的观念里认为信神我的病就应该好了，实际上你信神这个病就不能好、也不可能好，还有可能让你的病加重。为什么让你的病加重呢？你要起来爱神的时候撒但能放过你吗？“你看她信神就是想得恩典，她给你尽本分是为了完成一个受造之物的使命吗？可能吗？她就是想让你给她看好病，你试着不要让她的病好，你试着把她的病加重，你看她还尽本分吗？今天她在这儿尽本分是腰酸呢，明天尽本分就是腰疼呢，后天再尽本分她就爬不起来了，你看她还尽不尽本分！”那神怎么说？“你去吧！我正好检验检验这个人，看她是真信还是假信，看这个人究竟是和我搞交易呢，还是站在一个受造之物的位置上来尽本分呢？”所以说，神是根据你的身量来成全你，如果你是一个新人，没有身量，神不会那么作，撒但也不会去控告，你身量越高，撒但越盯着你，越要控告你，神越要试炼你。在撒但来说是试探，在神来说是试炼。这个试炼你要是站住了就站住了，你要是站不住这就叫显明，显明你是要让你认识自己，看你尽本分是不是还与神搞交易，是不是还有这个卑鄙存心，神让你认识自己是为了你下一次有更深地进入，这是不是好事呀？（是好事。）也可以说你越爱神环境越大，神是不是提前把这些话都告诉你了？（嗯。）如果你是相信神话的人，你信的是实际的神，不是天上那位你想象的渺茫的神，那你就不会想“我尽本分我的病就应该好”。神话和你说了那么多了，哪一句话说你一尽本分病就好了，神说过这句话吗？（没有。）神只是说你越爱神环境越恶劣。你看基督和你说过的话在你身上生根了吗？（没有。）你就没有记住。你记住谁的话了？你记住你的观念想象了，所以说这个观念想象不成立。说话做事得有神话作根据、依据，这才叫信神。信神就是信神的话。你说咱信神多年信神的话了吗？咱

依然是信着自己的想象，这就不叫信神，你有这样的想法，说明你还没有走上信神的路，你还没有信他的话。经历之中定真神，这就叫经历，你就这样走。你今天尽本分了，后天又尽本分了，尽了十年本分了，心想“哎呀！我不尽本分还好，一尽本分祸患就来了”，经过一交通我才明白了，原来我这几年一直是尽着本分还在抵挡着神。你抵挡着神还想让病好，可能吗？当你真地认识到了，不再与神搞交易了，你能完成一个受造之物的使命的时候，神最后要检验工程试炼你，让你一尽本分病就严重了，病严重了也没有减少你尽本分的心志与信心，撒但就退去了，那神就把你这个环境挪去了，这个环境挪去就是永远地挪去了，撒但不敢再到此处游玩了。你呢，在人来看你也学会顺服神了，你就不需要经历这样的痛苦了。以前一直让你碰壁、碰壁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你太悖逆了！你太刚硬了！就和神交通的小女孩一样，神借着事实和你说话，你就是看不见，你就是要和神硬着来，我还要、我就要，神说了多少话你听不进去，总是按着你的意思去做，所以说你就改变不了。这个能听懂吧？（李慧：能听懂。）

（李慧：还有一个问题。好多时候我见了弟兄，就想在弟兄心里留一个好印象，然后心里就紧张，就不会说话了。当时想起什么话想说了，心里一紧张什么也想不起来了，脑子里一片空白，就是有这种情形。吃饭的时候自己就受辖制，心里会想“自己不过来吃饭也不对，人家弟兄姊妹都过去吃饭了，你不过去也不合适呀，好像你就成了另类了，可要是过去了，跟弟兄说什么话呀？万一我说错话了，弟兄听了以后会怎么想我这个人呢？”所以在弟兄面前也不敢多说话，就是刚才姊妹谈的 “言多必失”。还有自己在尽本分的时候，遇到难处了也没有用心去揣摩。就像我那天整理文稿的时候，因着有些地方自己没有理解了，就把自己理解的意思写上去了，最后就把弟兄交通的原意给变了。心里就想“为什么夏彤和周蕊就能理解了，我就理解不了呢”？）

还有一个什么难处呢？为什么夏彤和周蕊整理文稿的时候能听懂弟兄说话，我整理文稿的时候怎么就听不懂呢，怎么就把弟兄交通的意思给改变了？听不懂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好事。）咱都会说是好事，你只能说是好事，你还能说什么呢？好在哪儿？（经历失败、挫折。）经历失败、挫折有什么好处？她这是不是经历失败、挫折了？也可以说成是失败、挫折吧，因为在别人来看，你改动后的话别人就听不懂了，你把人家这话的意思给改变了，改变了交通的意思。那是不是你听不懂我交通的意思？（嗯。）就是让你听不懂我交通的是什么，对你有什么好处？人被撒但败坏以后都成了什么了？人最大的败坏性情是什么呢？（狂妄。）狂妄。神交通了，愚昧人狂妄不狂妄？（狂妄。）愚昧人也狂妄，傻子也狂妄。你说李慧狂不狂？（狂。）她下来为什么不敢说话呢？她不敢说话你认为她是胆小、怕事、受辖制，实际上她是狂。她心里想什么呢？“你看那个人那张破嘴‘哒哒哒哒’什么也说，那不是发傻吗！我比别人强，我不能说出话来露丑了，让别人看见我不行。”你就笑话他了。此时无声胜有声。她认为自己沉着、稳重，她会给自己作好多的解释。她有什么？表现不一样，但是实质里边是一个东西，都狂，这是撒但最典型的败坏性情。一下子把她打回去，她还能狂起来吗？为什么夏彤和她交通她听不进去？她对夏彤交通的服不服？（不服。）周蕊和她交通她服吗？（不服。）也不服。她不服的重点就是一个狂。所以说这就是狂妄的一个表现。对于这么狂妄的一个人，你说神该怎么做呢？神不引导她、不带领她，她有路吗？（没有路。）为什么这些人走着走着就走上敌基督的道路了呢？神带领他走路呢，最后他认为是他自己的，这就是保罗。保罗作的工作是他自己作的吗？（不是。）是神带领他作的。他认为是他作的，所以他觉得“我活着就是基督”。败坏的人都特别狂，神说对付你狂是有办法的，神不作工，神把在你身上的圣灵作工收回来，我看你还能信成神吗？教会建造的时候，神把圣灵一收回，有哪个能站立得住？神不开启你，你就不会明白，神不作工你什么也不知道，甚至你连句话都听不懂，这是一方面。再一方面就是说，神作工是根据你的身量，你的身量有多大，神只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再带领你作工，神不可能越过这个台阶。借着这个事让你自己看见，让你蒙羞、失败，让你感到羞耻，你以后还狂不狂了？（不狂了。）你自己看见自己是什么东西了，你就狂不起来了。神说你尽本

分认识到你是个地狱之子的时候，才是你信神的开始。为什么呢？咱狂妄到什么程度了呢？有谁承认自己是个地狱之子呢？（没有。）都觉得自己挺好的，都觉得自己是神所爱的，所以说神再说出什么话来他能接受吗？（接受不了。）他就不接受，他就不变。咱都觉得自己挺好的，所以说你要真正认识到、看到自己所做的是地狱之子的时候，你对你所做的就不是欣赏、就不是承认，而是一种厌憎、恨恶、背叛、弃绝，这个时候神话才能流进来，所以说只有你认识到自己是个地狱之子，就是该死的种类，什么都不是的时候，这才开始走信神的路。就让你看到你连个话也听不懂，好了，当你看到你连话也听不懂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好好听话了？（嗯。）如果我交通的内容你一听就明白，我说个一你就能接上二，我说三你就能接上四，好家伙！你还在这儿听吗？（更狂了。）你快给我当老师了，那你就放不下了。敌基督为什么成了敌基督了？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好事。）好事、坏事都能让咱得益处，你看着是坏事，看着你露丑了，但是咱能得益处，你会说我以后再不狂了，我能够降卑下来听从别人提的建议了。神是借着我听不懂文稿这个事让我反省自己，“夏彤和周蕊怎么就听懂了？我原来还对人家夏彤不服、周蕊不服，还连张茹也看不起，她们一个个我都看不起，今天人家都听懂了，我怎么就听不懂呢？这一下对所有人都服了。我原来认为谁也不如我，现在才看到我谁也不如！”当你看到你不如人的时候，你是不是该努力了？（嗯。）该努力了！努力了就要往前走了。世上人常说一句什么话呀？“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好事、坏事都能让咱得益处，不是让你因着这个事消极、软弱。神说你是浑人，意思是你不要做浑人，不是定规你是浑人。你不要说“你倒说我是浑人了，我还说什么呢？你倒说我还有四十天就要倾覆了，我还悔改干什么呢？”这就叫刚硬。说你四十天就要倾覆了，是说什么呢？是说你要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说你是个恶人，意思是你不要作恶；说你是个魔鬼，意思是你不要去做魔鬼。你说神在大红龙国家拯救一班人，这些人是什么人？就是活死人、魔鬼。你心里会想这一班人都是死人了，为什么神还要作这一班人呢？为什么神说最后还作成了一班得胜者呢？这足以证明，不是定规你就是活鬼、定规你就是死人，而是要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让你活过来，让你死里复活。

还有什么？（李慧：我是不是没有心志走信神的这条路呢？）信心、心志要靠你自己，得你自己下狠心、立心志。你从人家思颖身上就能看见人家信神的信心和心志。人家以前没有信过神，一说信神，跟上这步作工以后，人家就能撇下家庭，就能离婚，这就是一个大的步骤。谁能走出来？人家不是说走出来三天、两天又消极了，返回去了，人家没有消极，还继续往前走，无论遇到多少拦阻、难处，人家是往前够、寻求，人家就要信出个样儿来，活出个人样来。要么不做，要么就要好好做。要信神就好好信神，不是三心二意、做做教友，最后坑了自己。你有心志你就有方向，你就有目标，你有方向、有目标那就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拦阻你。就是咱交通的你受辖制、受控制了，当你有了目标、方向的时候，没有任何事情能辖制了你、控制了你。敌基督人家为了地位、名誉的时候谁能辖制住？神话都管不了，对吧？（嗯。）彼得，人家有了心志要满足神心意的时候，谁能拦阻了他？彼得是走出去后还又返回来要钉十字架！

272 受苦再大也得追求爱神

伴唱：你得明白神今天的作工太有价值！

1 现在多数人认识不到，认为受苦没有价值，信神受逼迫，世界也弃绝，家里也不平安，前途暗淡，有些人痛苦到一个地步痛苦到一个地步都想到死，这哪有爱神的心？这样的人是窝囊废，没有毅力，是懦弱无能之人，是懦弱无能之人！神巴不得人能爱他，但人越爱他受的苦越大，越爱他受的试炼越大，越爱他受的试炼越大。你爱

他就有各种各样的苦都临到你，你不爱他就可能一切顺利，周围环境也平息了。

2 当你实行爱神之时，总觉着周围有许多环境胜不过去，而且因着自己身量太小而受熬炼，总觉着神的心意太高，人够不上，还不能满足神，因着这些事受熬炼，因着自己里面有许多软弱、有许多地方不能满足神的心意里面受熬炼，但你们都得看清，借着熬炼才能得洁净，但你们都得看清，借着熬炼才能得洁净。所以，你们在这末后的日子里得为神作见证，苦再大也应走到底，苦再大也应走到底，哪怕最后有一口气，也要为神忠心任神摆布，这才叫真实爱神，这才叫刚强响亮的见证，这才叫真实爱神，这才叫刚强响亮的见证。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经历痛苦试炼才知神可爱》

交通第八十篇（一）

刚才是小宋谈他尽这个本分烦躁呢？你找见烦躁的根源是什么了没有？（小宋：找不见目标，找不见乐趣，没有活在神的经营中，还是喜欢世界上的那些东西，还是想以前自由的生活。）涛涛现在处于消极情形？（涛涛：我就觉得做什么事也显不着我，没奔头。）你跟周蕊一样，消极得超了负荷，当看见自己什么都不是的时候就没劲了，跟不上了。（涛涛：我这个不是受了多大的打击，就是……）对自己失去信心了？（涛涛：嗯，心里想现在用的全是年轻的弟兄姊妹，我这年过半百了，不行了。就想着我能做个什么就做个什么，我要是能干活就干个活，干到死拉倒。之前是不服，就觉着前边有一个

奔头，自己心里边有一个盼望，“什么时候也让我操练操练，可为什么总是显不着我呢？”周蕊和夏彤这俩人压我一头，就显不着我，好像这个欲望一直达不到。又想新人有这个东西还能说得过去，我这信了多少年的老人了，说出去还让人笑掉大牙呢！弟兄姊妹会说你已经是老人了，还在跟人争还在跟人斗呢，但不说里边又有这些东西，所以心里也挺受压难受的。）

你们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的问题，什么问题呢？你们三个人都在烦躁。周蕊烦躁不烦躁？（周蕊：有的时候也烦躁。）有的时候也烦躁？是相当烦躁！涛涛烦躁不烦躁？（涛涛：烦躁。）他看手机看四十分钟是干什么呢？烦躁得不行。这个烦躁的总根源在哪儿？人有个败坏性情，从来不做亏本买卖，每一个人都在计算着他与神之间搞的这个交易是赚了还是赔了。看看自己所付出的，看看神所给的，找不见尽头了。自己付出了多少，到头来是个这，结果还是没有个结果。小宋呢？看着这些文稿，一天到晚地整理，一天天就这样过去了，“我的将来在哪儿？我的归宿在哪儿？”看不见。“我的同学现在有什么成就了，我要在世界上这样付出的话，早该怎么了？那就不是主管，也成经理了！”一想这些就开始烦躁了，拿起鼠标就想扔。扔吧又怕神看着，心里烦躁不安。小宋烦躁不安，涛涛更烦躁不安，“多长时间了，我就想要个地位、要个冠冕，就轮不着我，我怎么出力你们也看不见我”，地位没有，冠冕没有，归宿呢？归宿又在哪儿呢？找不见。找不见归宿、找不见肉体享受，在这儿是干啥呢？得过且过，熬日子，太煎熬了！人家现在信神都觉得时间宝贵，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但你觉着这个时间是煎熬，你是盼着神的日子赶快到来。“反正我就是个效力的，要惩罚就快点惩罚拉倒吧，不然还得受这个累呢。让我现在回世界吧，我也不能回，我不能回世界，可我又是个效力的，我的归宿在哪儿呢？我又没有归宿，就这样痛苦地活着还不如痛快地死了拉倒。”失去了活着的希望。涛涛，有没有？（涛涛：有。现在觉得没有盼头了、没有奔头了，但是又没有办法，又不敢跑。）明知道自己做的是亏本的买卖但还得去做。你说人世间最让人痛苦的事是什么呢？强买强卖！自己心里就不痛快，但我还得卖，或者我还得买，你那时

候是什么心情？最烦躁了、最火大了。觉得自己做了亏本买卖了，心里烦躁、消极得爬不起来了。

周蕊，谁做了亏本的买卖了？刚开始不揭露解剖周蕊的时候，周蕊看着自己还是个追求的，自己还是有领受能力的，还是有实际的。“夏彤一消极，我就高兴起来了，夏彤一起来，我就得消极了，我看不到自己的归宿就烦躁了。”涛涛，咱今天交通的这个有没有路途？（涛涛：有。）有什么路途？（涛涛：我听见的这个路途是我得为神活，咱所作所行得追求爱神，这样咱活得就有价值了。不管为这些事忧愁也好还是怎么也好，这都是为自己活着，是人太自私了。咱要为神的经营计划而活着，这样活着才是神要的，这才是神在人身上所作的。）作为一个受造之物本就该被神使用、就该为神献上、就该为神效力。什么是效力呢？（夏彤：效力就是没有所得只有付出。）准确地说效力就是白干。人为什么都不愿意当效力者呢？就是因为人不愿意白干。也就是人不愿意做亏本的买卖，人一直和神在搞着交易。你和神搞交易这本身就不应该，这就不是一个受造之物该做的。可是每一个人又必然在与神搞着交易，他与神搞的是什么交易呢？他还想用一把沙土换取黄金万两，还想搞一本万利的交易。如果这个一本万利的交易不成立，他就感觉亏本了。也就是说他老想敲诈、勒索神。他要是敲诈、勒索不了神，他就难受、就想撂挑子、就烦躁、就坐立不安。你为神献上的是什么？你想从神这儿得什么？（小宋：蒙拯救，想活下来。）蒙拯救意味着什么？永生，永远地活下去，无止境的享受，这是什么概念？咱就不要说永远地活下去了，就是给你一百年的寿命这是什么概念呢？还想要永远地活下去。一说永远地活下去是有条件的，得付出，得背叛一下肉体吧，得放下地位、名誉吧，你就不行了。自己的利益受亏损了就不行了，你要享受一本万利。就是说你要是要地位、要名誉，神就不给你归宿了，你就不能蒙拯救了，你最大只能做个忠心效力者。给你个忠心效力者你要不要呢？你还不行，还不乐意了。

因为神造了你，你是从神来的，作为一个受造之物，你就该被神利用，就该为神白干。可咱呢？一旦白干一点就不行了。你说这个人多么卑鄙、无耻呢？你在烦躁的时候，就能看到自己卑鄙、无耻，简直不是个人，就因为看不到归宿就消极、软弱了。咱来国度建造三年了，是吧？你也看见我走的是什么路了。涛涛，你还整理得胜者的见证呢，你整理了，你是第一受益人！你看见我是怎么走的？（涛涛：看到你心里想的是怎么能做合神心意的事，怎么能扶持消极、软弱的弟兄姊妹，怎么能完成神的使命、托付，你从不考虑自己的利益。）就知道自己是个效力者，知道自己是个大邪灵，你该不该做你该做的？今天神还告诉你了，如果你是一个忠心的效力者，神还让你存活一千年。就说你是个效力者，就凭这个一千年，你不应该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吗？就即使说搞交易呢，你能付出多长时间？你能付上多少代价？今天只是说你是效力者，还没有说你是大邪灵呢。

看一下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八十篇。

神说："每件事都要借着与我有实际的交通，方能得到开启、光照，灵里才能踏实，否则就是不平安。现在在你们中间最严重的病就是把我的正常人性与我的完全神性分割开来，而且多半人都是注重我的正常人性，好像从来就不知道我还有完全的神性，这是亵渎我！知道吗？你们的病就这么严重，若不赶紧挽回，必遭我手的击杀。我前一套（装得像正人君子，又谦卑又忍耐），我后一套（完全是一个伪君子，放荡不受约束，随意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拉帮结伙，搞独立王国，想背叛我），瞎眼！睁开你那被撒但蒙蔽了的眼睛，看看我究竟是谁！不知羞耻！不知道我的作事奇妙！不知道我的全能！为基督效力却不拯救的人，都是指谁说的？不认识自己是哪一种角色！还乔装打扮到我面前卖弄你的风姿，贱人！我要把你从家中踢出去，我不使用这样的人，因我没预定拣选他。

我说到作到，作恶的不要害怕，我不亏待任何一个人，都是按着我的计划、按着我的公义作事，因为作恶的人从创世以来就是撒但的后代，所以我就不拣选他，这就是所谓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在人看不透的事，而在我一切都是显明，没有一点隐藏，也许你能瞒过少数人的眼睛，获得不少人的信任，但到我这儿，就不那么容易了，最终也难逃我的审判。人的眼光才有多大，把眼目前的事能看透一小部分也算是有能耐的人了。而在我却是一切亨通，没有一点拦阻，因为一切都在乎我的操纵摆布，谁敢不顺从我的操纵！谁敢打岔我的经营！谁敢对我不忠不孝！谁敢对我不说真话，而是谎话连篇！都逃不出我忿怒的手心。即使是你现在甘拜下风，甘愿受刑，进入无底深坑，那我也不轻饶你，非得把你从无底坑里拽出来，重新接受我的烈怒的惩罚（恨恶到极点），看你还往哪儿逃，把我的正常人性与我的完全神性切开是我最最恨恶的。

忠心为我的有福了，也就是定真我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自己的人有福了，我必加倍祝福，使你在我的国度之中永享美福，这也是羞辱撒但的最有效的方法。但你们不要太着急上火，都有我的时间，若没到我预定的时间，差一秒也不行，我作事准确有节奏，不乱抓，从人看，我并不着急，稳如泰山，但你不知道我是全能的神自己吗？不要太急，一切都在我手中。一切一切早已预备好，都在急不可待地等着为我效力。整个宇宙世界从外面看乱作一团，但在我看却有层有次。我给你们预备的只是让你们享受，知道吗？不要插手我的经营，我要让万国万民都能从我的作事当中看见我的全能，我要让万国万民因着我作事的奇妙而称颂、赞美我的圣名，因我说过我作什么事都不是没有凭据的，而是充满我的智慧、我的能力，满载着我的公义、威严，更满载着我的烈怒。

听了我话马上醒悟的人必蒙我的祝福，必蒙我的保守、看顾，必不遭受刑罚之苦，而是享受天伦之乐，知道吗？苦是直到永远的，而乐更是直到永远，而且都是从现今开始接受。你是苦呢，还是乐

呢，那就看你认罪的态度了，究竟你是不是我预定拣选的对象，你针对以前所说过的话应自己心里有数，骗了人，你骗不了我。我预定拣选的对象，从现在开始我就大大祝福了，我没预定拣选的对象，从现在开始我就狠狠地刑罚，这是我给你们的印证。现在得到祝福的无疑是我所爱，得到刑罚的，那也不用说，是我没预定拣选，清楚了吧！也就是说，现在得到的是我的对付，是我的严厉审判的话语，那你在我心目中已被我恨恶、厌憎，是我丢弃的对象，若得到的是我的安慰，是我生命的供应，那你已被我占有，是我所喜爱的，这些你从我的外表根本看不出来，不要精神失常喽！

我的话是针对每一个人的实际光景，你们以为我是信口开河？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断乎不是！每一句话都隐藏着我的智慧，只管对我的话定真就是了。在很短的时间内，寻求真道的外国人就进来了，那时你们就目瞪口呆了，那时就一切都成了，丝毫不在话下。不知道我是全能的神吗？听了我这话你们就踏踏实实地相信了，是不是？我不作错事，我更不说瞎话，知道吗？所以我一再强调让你们快快接受我的训练，去带领牧养他们，知道吗？我就是借着你们去成全他们，更重要的是借着你们显明我莫大的神迹奇事，就是在人所看不起的人中拣选了一班人来彰显我，来荣耀我名，来替我操持一切，来与我一同作王掌权。所以说我现在训练你们是世上最大的经营，是人做不到的奇事。我就要借着成全你们把撒但扔在硫磺火湖、无底深坑，把大红龙彻底摔死，永远不得翻身，所以说，一切被扔在无底深坑的对象都是大红龙的子孙，我已恨恶到极点，这些我都已作成，你们没看见吗？凡是不忠心的、搞弯曲诡诈的都已显露出来。而骄傲自大、自是、张狂的人是天使长的后代，是最典型的撒但，都是我的仇敌，是我的对头，我非得把它们一个一个地处罚，方才解我心头之恨，我一项一项地作，一项一项地解决。

那么到底什么是硫磺火湖、无底深坑呢？硫磺火湖在人的想象当中都是指的物质品，但人却不知道那是大错特错的解释，还一直在

人的头脑中占有一定的位置。硫磺火湖指的是我的刑罚人的手，谁被扔在硫磺火湖了，也就是它被我手击杀了，这种人的灵、魂、体在永远受苦，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一切都在我的手中的真意。无底深坑又指什么说呢？在人的观念中，认为无底坑是一个大池，而且是无边无际，是深不可测的。真正的无底深坑指的是撒但的权势，人若落入撒但手里，就在无底深坑里了，是插翅难逃了，所以叫无底深坑。这些都是受刑直到永远的对象，是我安排好的。”（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八十篇》）

“每件事都要借着与我有实际的交通，方能得到开启、光照，灵里才能踏实，否则就是不平安。”“每件事都要借着与我有实际的交通”，咱走这条路了没有？小宋交通了没有？小宋遇事的时候是感觉到烦躁，这个烦躁已经出来结果了。咱和神交通了没有？（没有。）你们打斗的时候与神交通了没有？（没有。）与神有实际的交通，那什么是与神交通？交通是指什么说的？咱们在一起这是干什么呢？交通。一问一答，一个呼求、一个引导。实际的交通，得有实际，万事不能脱离实际。实际是什么？不是空谈，不是说让你举例子、打比方，不是说让你计划，而是在实际生活当中遇到的每一件事都能与神有实际的交通。咱在实际生活当中遇到什么事了？因为一个字，小宋和夏彤产生分歧了。小宋认为是武术的武，夏彤认为是舞蹈的舞。咱遇到这个事了，该不该和神交通一下？（夏彤：该。）这就是个实际，实际的与神交通。“我遇到这个事了，我觉得是这个舞字，怎么小宋写的是那个武字呢？神啊，他为什么写这个武呢？神说越认为对的事情越有真理可寻求，我认为这个对，他认为那个对，究竟哪个才是对的呢？”左想右想，你是不是得揣摩、得想？这是不是与神交通呢？你寻求、揣摩、交通神的话，神作的工作，那就是与神交通。为什么呢？在你寻求的时候，“这个舞蹈的舞代表什么？武术的武代表什么？小宋说这个话是在干什么？我为什么就不愿意让人家说呢？其实用舞蹈的舞可以，武术的武也可以呀，因为文稿里谈到的本身就是说两个人打架了，就是擂台赛，神说过了呀，怎么我就不愿意用武呢？为什么我就强制要让人家改过来呢？我这个东西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会

有这些东西呢？”你这样揣摩、寻求，这是不是就是在与神交通？你开始揣摩、寻求的时候，就给神留下了作工的机会，你配合到哪儿神作工作到哪儿。你寻求神就开门，你不寻求神没办法在你身上作工。神想告诉你“你是为了地位、为了名誉，你是想打、斗”，怎么告诉你呢？你就没有和天上的卫星电台接通，你就不往这个方向走，神就没法告诉你。所以说你只有与神实际的交通，你寻求了，遇事能问神了，这条路走了，具备这个条件了，那接下来才能走下一条路。

下一条路是什么呀？“方能得到开启、光照。”方能就是才可能。如果没有与神实际的交通，就不可能有神的开启、光照，灵里就不会踏实。你没有开启、光照，你怎么会灵里踏实呢？灵里踏实是因为你在与神实际的交通以后，神把准确的话语给你了，你在神话中找见路了。你看我给你交通的时候，我是不是在神话里找见路了？（嗯。）神说就好比是一场擂台赛，类人猿拿起石器来还没招架几下，一仰一合就倒在那儿了。你明白了“噢，这是打架呀，这是武术的武啊！”这是不是因着在神话里边看到了，才确定了这应该是武术的武了？（嗯。）那夏彤说的那个错了？舞蹈的舞错了？神说人是演员，是在表演。“哦，两个都一样啊，都可以用啊！”借着你的寻求、实际地祷告，神话穿针引线，你在神话里边找见了路。你不看神话光自己空想能行吗？为什么说新人不能出来作工呢？因为他没有神话，神就没法引导他。即使他和神交通，“神啊，这是什么意思呢？”那得来的是不是都是空想？是不是一厢情愿？没有准确的话语。神为什么道成肉身？道成肉身就是给人留下一个准确的话语让人去实行。你看过这个神话了，再一寻求，神话给你穿针引线了，“哦，是这么个意思呀！”神开启、引导、光照你了。哦，我有准确的实行路途了，这是不是就准确了？一准确，你再做这个事还怕抵挡神吗？（不怕。）你不怕了，灵里边就踏实了，你灵里边一踏实就平安了。就像我今天来了，小宋一说这个话的时候，夏彤和周蕊灵里边就不踏实了，心里就不安了。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夏彤：因为自己没有实际地去交通，没有去寻求。）你又来这儿套字句了。我怎么看见你心里不安、灵里不踏实了呢？你们进来，小宋一说这个事，你俩“咔咔”把另外的两个

例子一说，想干什么呢？不就是想来掩盖一下、证实一下自己说的是对的，对方说的是错的。你们一来就开始和他打了，你没有说，“你说的那个武是什么意思，我认为是哪个哪个”，你没有针对他说的这个去辩论，或者寻求神的心意，“我是怎么看了，你是怎么看了”，你没有直接在这件事情上去交通。从这里我就足可以看见你灵里不平安，你心里有鬼。你心里有鬼，你才不敢和人面对面交通，“你比我强，我不敢和你面对面交通”。你想怎么呢？你想把这个事情掩盖住，“你还说我了，我还要抓你的把柄，看你屁股后边那个‘尾巴’吧！”你一说他的尾巴，他一着急就要护自己的尾巴，就不说这个事了。这是不是撒但的诡计？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你灵里不踏实、心里不平安。如果你做一件事情，是经过寻求与神祷告、交通或者在神话里找着准确的话语，再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还用不用声东击西了？你不会声东击西，你反而会注重听，听完以后揣摩，“我寻求了，我那天看到神话里是那样说的，那哪个是对的呢？”这是不是正常的表现呢？可是你没有这个表现，反过来还说他的狐狸尾巴露出来了，这就足以证明你心里不平安、灵里不踏实。

“现在在你们中间最严重的病就是把我的正常人性与我的完全神性分割开来，而且多半人都是注重我的正常人性，好像从来就不知道我还有完全的神性，这是亵渎我！”每一次吃喝神话你要揣摩，神话是审判刑罚人的话，得和自己对照，这话是不是对人的审判？是对人的审判，是不是对你的审判？你把神话分开了没有？（夏彤：分开了。）“每件事都要借着与我有实际的交通，方能得到开启、光照，灵里才能踏实，否则就是不平安。”这是谁说的话？（夏彤：神说的话。）你话是这么说的，你真认为是神说的吗？（夏彤：没有。）为什么这样说呢？基督道成肉身和你说这样的话了，你看着仅仅就是一句话，有谁去搭理了？没有。如果神是在半空中以响雷、闪电的方式和你说的这话，你敢不搭理吗？涛涛，还会消极吗？（不消极了。）小宋还敢说烦躁吗？保罗他都不敢说烦躁！保罗说什么？他说：“主啊，你是谁？”他赶紧叫“主啊，你是谁？”咱今天没有把基督的话当神话待，没有把基督的话当成天上那位灵的发表待，这就是把基督的正

常人性和神性分割开了。虽然看着是正常人说出来的一句话，但它代表着什么？代表灵，因他们本是一。“现在在你们中间最严重的病就是把我的正常人性与我的完全神性分割开来，而且多半人都是注重我的正常人性，好像从来就不知道我还有完全的神性”，正常人性，把基督当成了一个正常的人、普通的人。好像是圣灵只是借着这个人说了一些话，作了一些工，作完就走了。“好像从来就不知道我还有完全的神性”，如果你真知道神有完全的神性，神说的每一句话那就是圣灵的发表，就是圣灵在天上和你说的话，就是天规诫命，你真有这样的认识，这说明你把基督当神待了，你没有这个认识你就没有把基督当神待。你说你是信神的，你说你是跟随基督的，你说的都是假的。“好像从来就不知道我还有完全的神性，这是亵渎我！”就是说神所说的每一句话，一字一句都代表着天上的灵所说的。如果你把基督的话当神话待了，当天上的灵的发表了，那天上的灵告诉你：遇到每一件事情，你得与神交通，得做到办事有原则、合乎真理，做到每一件事都能得到神的认可。那你临到事的时候，还敢不敢胡乱和人交通？你就不敢了。“天上的那位神在打雷、闪电中说了，如果我不按着神的要求去做、去变，而是违背神的要求去做，那我就是对神的欺骗，那得来的就是雷电的击杀，那可不得了。”你有这样的惧怕、害怕，就不敢这样做了。就像保罗，耶稣击杀保罗以后，他是不是规规矩矩的？他赶快俯伏、瘫倒在地。咱今天之所以敢欺骗神，这就是没有把神信成一，这就是对神的一种亵渎！

“你们的病就这么严重，若不赶紧挽回，必遭我手的击杀。”造物主和你说话了，你尽本分还烦躁呢。小宋烦躁的表现是什么呢？拿起鼠标还想扔是吧？（嗯。）又摔胳膊、又甩脸、又撇眼，你只是用一句烦躁来代表了，你不说神也都看着了，这意味着什么？“你们的病就这么严重”，严重不严重？（夏彤：严重。）周蕊消极得趴在床上，哭得不起来了，“你说我没有归宿了、说我没有忠心了”，如果神在天上给周蕊说一句话，她敢趴在床上哭得不起吗？是不是该俯伏在地向神说“我改、我改！”跪地求饶！是不是个个都得跪地求饶？神在天上说一句话你能跪地求饶，可是今天从基督的嘴里说出这句话了，“不一

定吧”，没把基督的话当神话待，甚至连个建议都不是！你听从神家建议了吗？神苦口婆心地说，掰开了说、揉碎了说，你听了吗？这就看到了人的这个刚硬，没良心、没理智，对神根本就没有信。所以说“你们的病就这么严重，若不赶紧挽回，必遭我手的击杀。”不挽回就要击杀。有耳的就当听，活着就该接受，只要你活着就该接受，除非你死了不用接受。那这话该不该接受？你不接受就该死。“我前一套（装得像正人君子，又谦卑又忍耐）”，咱是不是呀？（嗯。）咱在聚会的时候、在和人交通的时候，说了一堆的客套话，“寻求神、祷告神、见证神、荣耀神”，可在实际生活中呢？却是你争我夺。在教会里边，在人面前是人，关了灯就是鬼，活鬼。咱现在说人是个活鬼就不冤枉了吧？（嗯。）“我后一套（完全是一个伪君子，放荡不受约束，随意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拉帮结伙，搞独立王国，想背叛我）”，咱今天说到的这几个人，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呢？肯定是个伪君子吧？（嗯。）“放荡不受约束”，周蕊，你算不算放荡呢？就现在你这个消极算不算放荡？（周蕊：是放荡。）周蕊一消极连本分也不愿意尽了，趴在床上看着本分也不管了，这是不是放荡不受约束？（嗯。）“瞎眼！睁开你那被撒但蒙蔽了的眼睛，看看我究竟是谁！”睁开你的眼睛看看，今天和你说话的是谁？夏彤，睁开你那被撒但蒙蔽的眼睛，撒但怎么蒙蔽你的？（夏彤：要地位、要名誉。）“这颗果子是我一个人的，我一个人享受，不能和别人去分享。”这是不是撒但的蒙蔽？（夏彤：嗯。）“看看我究竟是谁！不知羞耻！”你是一个受造之物，神是造物的主。今天让你来尽本分是不是神对你极大的高抬？看看你是谁？一个东亚病夫，一个摩押的后代，被神咒诅了的人类。今天神拣选你，你能来到这儿尽一个本分，效力也好，做什么也好，你能来到神家效个力，这是不是神极大的高抬？极大的荣耀？

“不知羞耻！不知道我的作事奇妙！”神作事的奇妙在哪儿？为什么这个环境会临到你呀？为什么要让你尽这个本分呀？因为人信神并不爱神，人并不认识神的爱，并不认识神的拯救，对神的经营也不了解、也不知道。今天之所以让你尽本分是要显明你，显明你是要让你认识撒但，让你认清撒但。认清撒但是让你在撒但面前为神作一个

见证，羞辱它。可你在撒但面前做的是什么？你听从了它。今天我告诉你神作工结束了，神要的是什么人呢？神要的是爱神的人。你这个也放不下、那个也放不下，我告诉了你一个能解决一切的困境的好办法，怎么解决呢？（夏彤：单一的心、单一的爱。）神操练你用单一的心、单一的爱去爱神。神要纯洁你的爱，把你的爱洁净了。你的爱里边有撒但的掺杂，你说你尽本分是为了神的作工，就借着这个武术的武、舞蹈的舞，让你们两个人打架，打起架以后我看你为谁说话呀？两个字都能用，让你们都各持己见，看你们能不能放下自己，能不能为了神的作工，放弃点自己的利益。拨开你那被撒但蒙蔽的眼睛，撒但给你的是什么，你争夺的那个又有什么意义？都是过眼浮云。你争夺的那个有尊严吗？有面子吗？你这么一争夺，别人会怎么看你？别人会小瞧你、仇视你。如果你能够站在神一边给别人去交通，别人会怎么对待你？你就有尊严了。你在作工的同时暴露出自己为了脸面、为了地位、为了自己的私欲作工作。认识到以后就要背叛它，为了神的作工，为了我能蒙拯救，我要认识自己，我要背叛它，即使受到了伤害我也要背叛它、弃绝它，站住这个见证。站住这个见证以后，撒但蒙羞了，把你的爱纯洁了，你成了纯洁无暇的爱了，这个爱神就承认了、认可了，你就蒙拯救了。借着这个环境才使你的爱纯洁了，如果没有这个环境，你会认为你是最爱神的人，你就自己把自己欺骗了。如果你对神有单一的爱，两个人会不会打起来？（不会。）就不会打起来了。小宋说用那个武字，夏彤会说什么？“好的！”夏彤说用那个舞字，小宋会说什么？“哎呀！怎么我就没有想到呢？好的好的！”发出的都是赞美之声。可是人被撒但败坏之后，就是同样的意思都得打架，“不行，那是我想出来的，得显出我比你高”，非得在擂台上打出个高低。神显明你，让你认识撒但给你带来的是什么？给你带来的是苦害、是仇视，带来的是打斗、纷争。神给你带来的是什么？如果你按着神话去实行，那得到的是对神单一的爱，带来的是包容、忍耐，带来的是互相之间的尊重，和睦相处。“不知道我的作事奇妙！”奇妙不奇妙？（夏彤：奇妙。）就这么一个字，一个小事就能把你显明了，然后你按着神话的意思再去做，就能把你的撒但性情洁净了，你就能蒙拯救了。妙哉妙哉！神这么就把人给救了呀！神不动一枪一炮就把撒但打败了。简单不简单？（简单。）“不知道我的全能！”神全能不全能？（夏彤：全能。）借着让你尽个本分，让你们

互相打斗一下，撒但还想见缝插针呢，结果一下给显明了。显明了以后借着神话在里边穿针引线一引导你，给你带出路来了，神把撒但捆绑了，撒但不敢再到此处游玩了。你成了属神的人了，你就蒙拯救了，这就是神的全能。前边神用话语成就一切，这是不是都是话呢？神说你要把基督的话当神话待，灵、话、肉身不可分割，在这个基础上你再与神交通，这样你灵里就得平安。神是不是把怎么走这条路告诉你了？然后神再把准确的话语告诉你，你再跟着神告咱的这条路走就成了，话语成就一切，这就是神的全能！

“为基督效力却不拯救的人，都是指谁说的？”现在看清了没有？指谁说的？是不是对你们说的？（嗯。）你们效力了没有？（夏彤：效了。）文稿整理了没有？（夏彤：整理了。）寻求神心意了吗？（夏彤：没有。）把神话当神待了吗？（夏彤：没有。）没有。没有站在神一边，没有寻求神的心意，还是按着自己的意思，追求自己的地位、名誉，你在神的经营中搞着个人的经营，那你就是虽然效力但不能蒙拯救的人。“为基督效力却不拯救的人，都是指谁说的？”就是指不实行真理的人说的。什么是不实行真理？就是不按照神话去做。简单不简单？（夏彤：简单。）咱每天说实行真理、实行真理，你口里喊的是实行真理，实际上和真理挂不挂钩？（夏彤：不挂钩。）“不认识自己是哪一种角色！还乔装打扮到我面前卖弄你的风姿，贱人！”你们两个来了，一来这儿你说两句她说两句，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夏彤：贱人。）乔装打扮，打扮什么呢？你们两个人打扮自己是追求真理的，求真求细，能发现他的问题，打扮你们两个人为神作工作了，一解剖以后是为谁作工作呢？（夏彤：为自己、为地位。）周蕊说话里边还带着笑意，你说你是为了谁？为了撒但，成了为撒但献忠心的人。哎呀！一下又成了贱人了！周蕊今天回家还消极不消极？（周蕊：不消极了。）“我要把你从家中踢出去，我不使用这样的人，因我没预定拣选他。”神没有预定拣选他。那神预定拣选的是什么人？（夏彤：寻求真理、实行真理的人。）神拣选的是能听他话的人，神拣选的是诚实人，基督怎么说他就怎么做，把基督的话当神话待了，这就是神所要拣选的人。对待神话的态度就是对待神的态

度，神要的是能顺服他的人，诚实人是不是就是顺服他的人？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呢？你是总有你自己的想法、总有你自己的意思，总是跟神话去打架。你跟神话打架的时候，还能想起神话吗？撒但告诉你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不一定死，你就活在“不一定死”这句话里边了，你把神话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我告诉你尽本分得想着神、为着神。你说什么呀？“我得自私一点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我尽本分得想着自己的名誉呀、地位呀、冠冕呀，我得自己照顾自己呀。你看涛涛，不会照顾自己，一个个过来把他压得喘不过气来，所以我得学会照顾自己呀！”涛涛开始学着照顾自己呀，是吧？你学着照顾自己，这是按着谁的话走呀？按着撒但的话走了。没有按照神的话去走，不是诚实人，所以说这样的人不是神拣选的人。“我要把你从家中踢出去”，你看见我走的路，这话是不是都应验了呢？神说神要的是有正义感的人，外表上你看到有正义感的弟兄姊妹揭发、检举以后被开除了、隔离了，可就是借着他揭发、检举被隔离、开除以后，让他“无路可走”，逼着他走向了正轨，走到了神话里边。让他不再吃牛马一样的饭食，这是不是神在作的工作？借着这个揭发检举他才走到了神话的审判刑罚里边，才开始求真、求细呀，才用神话来看事呀！如果没有这个打压，你为了自己的生存不参与揭发检举，带领做什么和你无关，神的话唤不醒你，那最后神一脚就把你踢出去。从现在开始是不是看见已经踢出去了？（嗯。）

交通第八十篇（二）

“我不使用这样的人，因我没预定拣选他。我说到作到，作恶的不要害怕，我不亏待任何一个人，都是按着我的计划、按着我的公义作事，因为作恶的人从创世以来就是撒但的后代，所以我就不拣选他，这就是所谓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作恶的不要害怕，我不亏待任何一个人”，夏彤，你属不属于作恶的人？（夏彤：属于。）你害怕不害怕？（夏彤：之前不害怕，现在得害怕。）刚才说了你做不到这点，神不要你，神一脚把你踢出去。但在这儿神又安慰你什么

呢？“我说到作到，作恶的不要害怕，我不亏待任何一个人”，虽然说你不是神所拣选的，但是神不会亏待你的。刚开始神说神拣选的是什么样的人？神拣选的是听他话的人，所以诚实人、得胜者是神所要拣选的人。你之所以没有包括在神要拣选的人里边，是因为你没有听神的话，所以说你就是作恶的。“我说到作到，作恶的不要害怕”，神虽然把你踢出去了，但你也不要害怕，为什么？“我不亏待任何一个人，都是按着我的计划”，神的计划里边有什么人？有长子、众子、子民，是吧？神是怎么把你踢出去的？神是一级一级把你踢出去的。神只是把你从神所拣选的得胜者里边踢出去了，但是并没有把你从众子、子民里边踢出去，并没有把你从忠心效力者里边踢出去，所以神说你不要害怕，不要一说踢出去你就害怕。“我不亏待任何一个人，都是按着我的计划、按着我的公义作事，因为作恶的人从创世以来就是撒但的后代，所以我就不拣选他，这就是所谓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创世以来，也就是说亚当、夏娃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以后就开始背叛神了，人就成了属撒但的后代了。

“在人看不透的事，而在我一切都是显明，没有一点隐藏，也许你能瞒过少数人的眼睛，获得不少人的信任，但到我这儿，就不那么容易了，最终也难逃我的审判。”夏彤、周蕊去给小宋交通去了，从外边来看这是不是正义的事呢？（嗯。）可你欺骗了人欺骗不了神呀，神摆设环境就是要显明你。你“打”了小宋，他心里边就难受，你们还没有来的时候，我就先问了一下小宋。我一问，他越觉得委屈，他就把心里想的都说出来了。“在人看不透的事，而在我一切都是显明”，神要显明你，没办法隐藏。“没有一点隐藏”，就像周蕊，她在背后干了什么事我看不着，只要是在我面前干的事，我就得给她说出来。如果她不在我眼前笑，而是背着我笑，或者是在其他人面前笑一下，这我看不见，在我背后说两句话我也不知道，可她正好在我面前笑了一下，还说了几句话，这个镜头就让我给抓住了。为什么？因为这是神作的，神就是要显明周蕊。“也许你能瞒过少数人的眼睛，获得不少人的信任，但到我这儿，就不那么容易了，最终也难逃我的审判。”涛涛隐藏得比较深，是吧？在三不管地带，别人什么也看不见。在这三不

管地带，神还给他安排了个“秘书”，让小宋监督他，把他所做的说了出来，暴在了光中。“人的眼光才有多大，把眼目前的事能看透一小部分也算是有能耐的人了。”今天上午夏彤给我说什么了？她说她做这些都是为了抓工作，也可以说都是正义之举。别人一听，你说得对呀，是呀，是为了工作呀，事实真是这样吗？所以神才说：“人的眼光才有多大，把眼目前的事能看透一小部分也算是有能耐的人了。”这就是说你只看表面，背后的、灵界里的事你能看到吗？（夏彤：看不见。当时我就觉得我就是为了工作，我想，“我可以听你的，但是我不能听你的，我要听了你的就把你害了”。）你是为了拯救他？（夏彤：我就是这样想的。）你就不知道你拯救他的时候把你自己的性命舍上了。（夏彤：结果今天这个武和舞又出来了，我想我给你交通是帮助你呢，今天怎么又把这个摆出来了？现在看到了，这就是神不放过。）这就是“人的眼光才有多大”，就你那些眼光才有多大呀？“把眼目前的事能看透一小部分也算是有能耐的人了。而在我却是一切亨通，没有一点拦阻，因为一切都在乎我的操纵摆布，谁敢不顺从我的操纵！谁敢打岔我的经营！谁敢对我不忠不孝！”今天你看见在教会里边有打岔搅扰的、有敌基督作恶的、还有大红龙那么蛮横，每天起来抓人的，从这些环境当中你看见了什么？他们打岔神的经营了吗？（没有。）“谁敢对我不忠不孝！”咱交通过应该怎么见证神的奇妙作为，是吧？大红龙在繁忙之时还得为神效力，还得把那些作恶的带领给抓了，还得给他们形成一种风来为神扬场。“谁敢不顺从我的操纵！”有生命的、没有生命的，不管他们多么强大都在神的手里边任神摆布、安排。

“谁敢对我不说真话，而是谎话连篇！”夏彤，咱今天是不是谎话连篇呢？你说你是为神的工作了，这是不是一种谎话？（嗯。）“都逃不出我忿怒的手心。”对你的揭露解剖、审判是不是一种忿怒？（是。）“即使是你现在甘拜下风，甘愿受刑，进入无底深坑”，为什么人都甘愿受刑呢？我在揭露解剖夏彤的时候，夏彤说，“我是魔鬼、我是撒但，我这个人有败坏，狂妄自是、持守自己”，从外表来看夏彤是不是接受揭露解剖了呀？（嗯。）她承认她的悖逆了，可是我听不

听她说的那些话？（不听。）她说的那些话太浅显了，没有一点细节。如果我不说她，她拿那些浅显的话一掩盖，她就进了无底深坑了。无底深坑是什么呢？就是活在黑暗中，什么也不明白。就即使你说了一箩筐“认识自己”的话，你说你是一个罪人，但是你也只是说你是一个罪人，你根本不知道你的罪在哪儿。就像教会里边的所有人，他们活在了无底深坑里了，伸手不见五指，他们只是知道自己活在无底深坑里了，只是知道自己被撒但败坏得污秽不堪。所以在这儿，我不允许你再像在教会里的人一样，活在无底深坑里，伸手不见五指，神也不允许。你不能说我甘拜下风、甘愿受刑进入无底深坑，不行！“那我也不轻饶你，非得把你从无底坑里拽出来”，什么意思？不允许你在无底深坑里。你想活在那个黑暗里边，“不要说我、不要说我”，可我要怎么呢？给你解剖开，亮在光中，就要揭露解剖看你的实质是什么。“非得把你从无底坑里拽出来，重新接受我的烈怒的惩罚（恨恶到极点）”，这个“恨恶到极点”是带括号的，如果光说“烈怒的惩罚”人会误解，认为神非得把这个人整死不行，是吧？（嗯。）神把这句话加了括号是让你看到神的态度，“恨恶到极点”。今天我说夏彤你是不走正道，一直是让你为神作工，如果你一心为神作工哪还有这些事？你偏偏说，“我这里边老是想着我这个地位、名誉、冠冕，我怎么脱呢？”用你想着怎么脱吗？你只要一心为神作工不就什么也没有了吗？揭露、解剖你是让你看到神对你的一个态度，恨恶到了极点！我说周蕊是什么呢？娇滴滴的大小姐。周蕊装得可怜吧？（嗯。）可怜也不能放过。“看你还往哪儿逃，把我的正常人性与我的完全神性切开是我最最恨恶的。”信神总是不能把神话当神待，这是神最最恨恶的。为什么神说宗教界要血流成河呢？（夏彤：因为人不把神话当神待。）神话说出来人听吗？（不听。）神说神击打牧人羊群分散了，那时就没有真实的带领人。他们听吗？你跟他们说，他们理都不理你。他们说的最可恶的话是什么？“你拿上神话来迷惑我们了”，亵渎！你说他可恶到什么极点了？

“忠心为我的有福了，也就是定真我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自己的人有福了，我必加倍祝福，使你在我的国度之中永享美福，这也是羞

辱撒但的最有效的方法。”夏彤定真了没有？（夏彤：没有。）周蕊定真了没有？（周蕊：没有。）你们四个人谁定真了？没有一个人定真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都想欺骗神。周蕊想怎么欺骗神呢？她想用娇滴滴的大小姐来伪装，“你看我都消极到这种程度了，你还说我？”小宋怎么伪装呢？“我都烦躁了，你还说我？我简直都快忍不下去了，我都快失去活着的希望了。实在是灾难在那儿逼着我呢，不逼我，我早就跑了。”你心里想什么神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你要知道神在那儿看着你呢！年轻人能说个实话，能把烦躁的这个情形真实地说出来，年龄大的人他说不说烦躁？（不说。）他舍不得说。年轻人能够敞开心把烦躁说出来，能说出烦躁，证明还比较单纯一些。这个烦躁是不是就是一种抵挡？（嗯。）你尽本分还敢烦躁，你是找死！你如果是在教会里边，非把你“打”死不行，尽本分还敢烦躁！如果你知道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你就不敢这样做了，你这是没有定真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如果你定真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的话，你会是什么表现？你就不注重外表的做法，不注重别人怎么称呼你了，你只是时时注重神怎么看你，你怎么与神交账。“忠心为我的有福了”，神是让人用心去忠于神，而不是用外表去忠于神。忠心为神，后面给你又解释了一下，“也就是定真我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自己的人有福了”，祭司弟兄让揭发、检举，我就揭发、检举，这是一种忠心的表现吧？（嗯。）原教会的带领咒诅我全家死绝，说我是大邪灵，我受他们的辖制了没有？（没有。）我没有受他们的辖制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我敢让神鉴察我的心，我没有做迷惑人的事。我只是按着神的话去做了，这是我的认识。即使说我当时没有达到那个认识的程度，我也得对神忠心。即使说我是个大邪灵，那我也是个受造之物，我也应该为神献上、为神付出。就像刚才你们说尽本分烦躁、消极，咱应该怎么认识呢？“即使我是撒但的后裔，即使我该受惩罚了，但我也是一个受造之物啊，我也应该为神献上。我为什么还烦躁呢？我为什么还消极呢？这个消极是从哪儿来的呢？今天就是我的死期到了，只要我还有最后一口气，我也该为神献上，这是我对神忠心的表现！”

“也就是定真我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自己的人有福了”，一开始祭司弟兄身边的人说我是大邪灵，过了两年祭司弟兄直接说我是敌基督，你看见我受辖制了没有？（没有。）我没有受辖制，什么原因？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忠心。不管我是不是敌基督，只要我能把你带到神面前我就做。我是不是为了神的经营计划作的？我是不是把神选民带到了神话里边？我是不是让神选民有了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了？这个你们是不是有所体尝？（嗯。）只要这条路我走对了，那我心坦诚，我接受神的鉴察，我不需要任何人对我认可、承认！因为我信的是神，我信的不是哪个人，我不会因为哪个人的说法、做法受辖制，即使祭司弟兄说我是敌基督我也不管，我只管让神鉴察。就即使祭司弟兄说的是真的，我就是敌基督，神就是要惩罚我，那我只要活一天我就应该为神效忠一天。第二个是顺服，他们说我抢书了、拆毁神经营了，不管他们怎么说，我知道自己把这些抢回来的存心、目的是什么？我是要维护神家利益，我抢回来不是要占为己有。有的人说我去买房子了，我有没有买房子我自己知道，我敢让神鉴察。我拿上祭物去做什么了？我为自己做生意了？为自己享受了？我所做的敢让神鉴察。神交给我五千两，我得交给神一万两，这是我作为一个人该做的。祭司弟兄说我是敌基督我不可能不去寻思，神借着祭司弟兄的话来洁净我、来检验我，那我就得省察，我做这些事究竟是为了谁？我明确了，自己是为了神的经营计划、是为了神的国度建立在地上，那我还受祭司弟兄的话的辖制吗？我就不受任何人、事、物的辖制。因为我相信神鉴察人心肺腑，所以我才敢这样去做，才敢这样去实施。所以你也看见了，我是按着神话这样去做的，那得来的就是神的祝福。“我必加倍祝福”，你看到神是不是加倍祝福我了？（是。）“使你在我的国度之中永享美福，这也是羞辱撒但的最有效的方法。”打败撒但的法宝是什么？忠心与顺服。那我表现出来的是不是忠心与顺服？（是。）不管我的归宿是什么，我得为了神的经营计划献上我的所有，这代表我的忠心。不管神给我摆设什么样的环境我没有埋怨、没有要求、没有自己的所求、没有自己的愿望。不管别人怎么对待我，不管周围人如何，周围有多少人退去，我管不管？我不管，我只管做我该做的，这代表我的顺服，这就把撒但给羞辱了。撒但在那边是不是要控告我呀？就像当时撒但控告约伯一样。撒但说：“他信你忠于你，他是为了什么？他还不是为了地位、名誉？他还

不是想占有你的财产？”好了，那撒但要怎么试炼呢？撒但说：“他信你的话？你让祭司弟兄身边的人说他是个大污鬼、大邪灵，说他没有归宿，你看他还跟你吗？”那我是不是站住这个见证了？我站住这个见证以后，撒但就蒙羞了，撒但说：“呀！人家都说你是个大邪灵了，你还要与敌基督斗呢。”撒但看见我不受这个话的辖制，不服气，“你再把环境给他加大一点，他不相信圣灵使用之人身边的人，你让圣灵使用的人亲自说他是敌基督，你看他还跟随你吗？”所以祭司弟兄就说出我是敌基督的这个话来了，祭司弟兄说出这话，我也不受这个话的辖制，忠心与顺服，我只管做我该做的。撒但还能说什么？还能控告什么？（没有了。）“这也是羞辱撒但的最有效的方法。”刚才说了我了，我走的路是不是也是你们应该走的路呢？（是。）这是不是你们应该站的见证？（是。）别人说你不追求，说你没有圣灵作工，不管别人说你什么，你该不该受这些辖制？（不该。）你只管用你的忠心与顺服来让神鉴察。“文稿整理出来以后、书整理出来以后，不能有这些错谬的词句出现，我抠你这个字完全是为了不羞辱神，完全是为了能达到更好的果效。我作的这个工作不是为了自己的面子，我敢让神鉴察”，这是你该实行的一个路。

“但你们不要太着急上火，都有我的时间”，神祝福什么人、恨恶什么人，是不是说得清清楚楚的？神祝福的是听他话的人。对他的话有怀疑、疑惑的那将是受祸的人，而且你现在也经历到了、也看到了。你对神话信不来你得来的就是审判刑罚，你把基督的话当神待的话，你得来的就是神的祝福，这是你看见的，神向你显现了。“但你们不要太着急上火，都有我的时间”，这个时间是不是已经到了？（是。）这是基督在1991年发表的话语，到现在你们已经看见了。“若没到我预定的时间，差一秒也不行”，预定什么时候？就是预定让你现在看见，让你在国度建造的时候看见。让你在教会建造的时候看见，能行吗？（不行。）就让你在国度建造尽本分的时候、神话在人身上作王掌权的时候、神公开显现的时候让你看见。神隐秘作工的时候不会让你看见。“我作事准确有节奏，不乱抓，从人看，我并不着急，稳如泰山，但你不知道我是全能的神自己吗？”你看见神着急不着急？

（不着急。）教会建造三十年，三十年以后神才说审判刑罚正式开始，神真是稳如泰山呀！人刚信神十年、二十年就嫌神作工还不结束，结果这些人不信了，跑了，序幕还没有拉开，人就已经跑了。主耶稣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太7：6）主耶稣说真理不丢在猪前，猪是不是都跑了？（是。）"但你不知道我是全能的神自己吗？"现在能看见了，神太全能了，因为教会建造的时候是让你装备真理，是让你扩展福音工作，是让你往回招人，那时候不是让你生命进入。今天才让你生命进入，审判刑罚才正式开始。"不要太急，一切都在我手中。一切一切早已预备好，都在急不可待地等着为我效力。"现在能看见吗？世界各国的灾难，地震、瘟疫、饥荒、火山爆发是不是太多了？（是。）这意味着什么？有多少人在等待着为神效力呢？现在让你为神效力你还有怨言、还消极，到那一天你想为神效力神不要你了。谁不想剩存下来呀？神家还缺个效力的呀？不缺效力的。

"整个宇宙世界从外面看乱作一团，但在我看却有层有次。"现在世界为什么乱作一团了？是因为神的工作已经扩展到全宇地极、全世界，神所到之处撒下了各样的灾种——地震、瘟疫四起，所以才乱作一团。有生命的、没生命的都在神的摆布之中，都是为了配合神的工作，所以在神来看是有层有次。"我给你们预备的只是让你们享受，知道吗？"信神轻松不轻松？你按着神话实行就轻松。你看着我轻松不轻松？是不是都是享受？（是。）那你呢？你是只想享受不愿意活受。（夏彤：活受了才能享受呢。）"我给你们预备的只是让你们享受，知道吗？不要插手我的经营，我要让万国万民都能从我的作事当中看见我的全能，我要让万国万民因着我作事的奇妙而称颂、赞美我的圣名"，神要让万国万民都起来称颂神的圣名，"因我说过我作什么事都不是没有凭据的"，今天你们看见了吗？原教会的人信神信了三十年以后，神说审判刑罚才正式开始，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神作什么事都是有凭据的，都要抓住你的罪证，这三十年来就是要抓住你的罪证。你们俩在尽本分中流露出败坏性情了，这个败坏性情必须得流露出来，因为神要抓住你的罪证。揭露、解剖你了，你才承认你是一个

逆子，你是一个没有把基督当神待的人。如果没有这个罪证你承认吗？（不承认。）你认为你是最好的。“因我说过我作什么事都不是没有凭据的，而是充满我的智慧、我的能力，满载着我的公义、威严，更满载着我的烈怒。”神作事不仅是要有凭据的，还充满智慧与能力。就不说别的，就从教会建造到国度建造就能看到神的智慧，神不断地兴起环境把那些不信派散出去了，剩下对神有信的人产生了熬炼、试炼。借着大红龙的追捕、追杀，显明了大红龙的邪恶，同时又把神选民给检验了、熬炼了，更把那些作恶的人给惩罚了，这是不是都在为神效力？（嗯。）前两天听说有的地方大抓捕了，是吧？这是不是又是神给咱开辟出路呢？要让咱开始扩展工作了。大红龙把原教会的带领一抓，就是咱开始作工的时候了，这就像那时候神把约翰放到监里，耶稣才正式开始作工。“而是充满我的智慧、我的能力，满载着我的公义、威严”，你看着大红龙把那些带领抓了，就恨恶大红龙，你在恨恶大红龙的同时，你还得喊什么？神的公义。谁让他们在教会里坐着带领的位置不作带领的工作，而是捆绑、辖制神选民呢？他们给神选民吃的是牛马一样的饭食，这些带领该不该杀？（该杀。）这就是神的公义、威严。

“更满载着我的烈怒。听了我话马上醒悟的人必蒙我的祝福，必蒙我的保守、看顾，必不遭受刑罚之苦，而是享受天伦之乐，知道吗？”你看见我是不是听了神话马上醒悟了？（嗯。）我没有在教会里边多待几天，我看了神话就按神话去做了。你再看原子弹，人家听了神的话就能够去接受。“苦是直到永远的”，苦直到永远是指什么说的？是说人被惩罚了以后，各从其类的一个苦，你说做众子民苦不苦？（涛涛：不苦。）夏彤呢？（夏彤：我感觉苦呢，只是做了众子民之后能减轻很多痛苦。）众子民受的那个苦和你想的那个苦不一样，他是悔恨的苦。众子民是什么时候产生的？是在灾中把他作成的。为什么众子民是在灾中作成的？神是不是说众子民都是来为长子效力的？（嗯。）是不是也是相当悖逆的？（嗯。）他做了相当悖逆的事，也就是相当于尼尼微城的人。约拿去尼尼微城传达神的话，告诉他们再过四十天这座城就要颠覆了，他们是听了这话以后才悔改

的，他们悔改了以后才成为子民的。作长子的和做子民的原来是在一起的，等神的工作完了，作长子的跟神走了，或者神让他做祭司了，这个时候子民心里怎么想？作长子的和做子民的本来是不是都是一样的？甚至有的子民比长子信神还早，他信神的时候人家长子还小呢，还穿开裆裤呢。当神宣布各类人结局的时候，人家当了带领、当了祭司了，他却成了子民了，你说他心里边苦不苦？（苦。）跑断腿、累断腰最后成了子民，人家出来没有作了几天工作，人家成了带领了。并且还不是普通的带领呀，这是作工结束以后的带领，赏赐不一样啊！为什么？因为神话一说出来人家就按着神话去实行了，人家受苦了没有？（没有。）没有受苦。而他是怎么呢？他是跟神较劲，神作了三十年工作他跟神对抗了三十年，在对抗中所受的一切的苦是什么苦？那个苦痛苦不痛苦？（痛苦。）他受了那么大的苦，结果神说你这是在熬猪食呢，没价值、没意义，神不悦纳，最后还因着这个苦成了抵挡神的罪证了。因为他受的那个苦是为了地位、为了名誉、为了情感而受的苦，那是属于撒但的玩弄。活在撒但的玩弄里边是不是与神为敌？（嗯。）今朝与神为敌，最后成了子民以后，他每每回想起来是种什么感觉？（悔恨、悔断肝肠。）所以说对于做子民的，这也属于一种痛苦。

“苦是直到永远的，而乐更是直到永远”，乐就更不用说了。“而且都是从现今开始接受。你是苦呢，还是乐呢，那就看你认罪的态度了”，神说得很清楚吧？就看你认罪的态度了，一说出来人家就能接受，你还得反抗一下，还得经过几番挣扎。神给你摆设了多次环境，挣扎了几年，或者天上的烈火显给你看以后，没办法，你才止步的。“你是苦呢，还是乐呢，那就看你认罪的态度了，究竟你是不是我预定拣选的对象，你针对以前所说过的话应自己心里有数，骗了人，你骗不了我。”对待认罪的态度，你是不是看见什么态度也有？各类人有各种表现。好的认罪态度是什么表现？（夏彤：寻求、接受。）当你给他揭露、解剖的时候，他是一种惊讶，刚开始还谈不到恨恶，刚开始对他犯的罪只是承认，是认识，最后产生悔恨了。但是有一种人，当你揭露出他的罪以后他不承认，还百般地抵赖，还讲理由、找

借口，这是不是就是各种人认罪的态度呢？根据你认罪的态度，你的结局是不是就定了？“究竟你是不是我预定拣选的对象”，神揭露出你的罪行以后，你就接受、顺服，这就是神所拣选的对象。神揭露出来你百般抵赖，最后在光的威逼之下才承认了自己的不洁，那就不是神拣选的对象。那可以说是神征服的对象，神拣选的对象和神征服的对象是不一样的。拣选是神看上你了，征服是经过揭露解剖、打，把你征服过来了，就和畜生一样把你征服回来了，当儿子的是神说两句话就能喊回来的，所以神拣选的对象和神征服的对象是不一样的。“你针对以前所说过的话应自己心里有数，骗了人，你骗不了我。”你刚开始信神，刚开始懂一点事的时候，你会说什么？“我要为神献上，我吃着神的、喝着神的，我要为神献所有！”（夏彤：为神献青春、舍性命，为神作见证。）夏彤，这是你自己说的，你说过的话你心里有数啊，你骗了人骗不了神。周蕊说过没有？（周蕊：在原教会外出尽本分了，写起誓保证书的时候说过。）不管怎么样，你心里是有数的。小宋肯定也说过吧？小宋这是年少轻狂，这样的狂话怎么能不说呢？（小宋：跟神祷告起誓的时候说过。）你心里有数，你骗了人骗不了神。

“我预定拣选的对象，从现在开始我就大大祝福了，我没预定拣选的对象，从现在开始我就狠狠地刑罚，这是我给你们的印证。”今天给你的是什么？这是不是刑罚？狠狠地刑罚。“现在得到祝福的无疑是我所爱，得到刑罚的，那也不用说，是我没预定拣选，清楚了吧！”看到这句话心里是不是凉了一截？“神说拣选拣选，我为什么不是神所拣选的对象？”夏彤，你究竟是不是神拣选的？夏彤心里想，“一天起来和我说神爱我、神爱我，最后说我没有被拣选”。（夏彤：争取被拣选。）你是被征服的对象不是被拣选的对象。“也就是说，现在得到的是我的对付，是我的严厉审判的话语，那你在我心目中已被我恨恶、厌憎，是我丢弃的对象，若得到的是我的安慰，是我生命的供应，那你已被我占有，是我所喜爱的，这些你从我的外表根本看不出来，不要精神失常喽！”什么是生命的供应？我给你交通的是路途，这是不是生命的供应？“是我生命的供应，那你已被我占有”，我给你交通出

来，你能把它当作生命了，这就已经是被神所占有了。“是我所喜爱的”，这是不是有个转换呀？神对人的态度是随着人的变化而变化的。“这些你从我的外表根本看不出来，不要精神失常喽！”这里说的拣选，是说长子是拣选，众子、子民在这儿说的是淘汰。不要混淆了。

“我的话是针对每一个人的实际光景，你们以为我是信口开河？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断乎不是！每一句话都隐藏着我的智慧，只管对我的话定真就是了。”咱以前一看神拣选人、淘汰人这些话，就觉得神淘汰的是百般抵赖的人，而自己肯定是神拣选的那个人。今天再看神的话，不是你想的那样。“你们以为我是信口开河？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断乎不是！每一句话都隐藏着我的智慧”，神的话里边有智慧。什么智慧呢？神所拣选的是什么人？神所喜欢的是什么人？神喜欢的是合他心意的人，是能与他同心合意的人，神拣选的是在地上能通行他旨意的人。众子、子民能通行神旨意吗？众子、子民是在灾中作成的，所以说这个拣选里边不包含众子、子民。“每一句话都隐藏着我的智慧，只管对我的话定真就是了。在很短的时间内，寻求真道的外国人就进来了，那时你们就目瞪口呆了，那时就一切都成了，丝毫不在话下。不知道我是全能的神吗？听了我这话你们就踏踏实实地相信了，是不是？我不作错事，我更不说瞎话，知道吗？”前边给你说了神拣选的是什么人，不拣选的是什么人，后边再说这句话，“我不作错事，我更不说瞎话”，这才能对应上。如果前边神一说拣选，你把众子、子民都归在被拣选的里边，你再看后边的话，你就会想，那么多众子、子民神还要呢呀，怎么又说不是神拣选的对象呢？那神作错事了吗？神没有作错事。“我不作错事，我更不说瞎话，知道吗？所以我一再强调让你们快快接受我的训练，去带领牧养他们，知道吗？”今天神话没有把你征服了，你不能把基督的话当神话待，外国人进来你怎么能带领他们？可能吗？你必须把基督的话当神话待，得做到这一点，这样的人才能带领人。因为神话是要在人身上作王掌权的，你做不到这一点，神话在你身上都不能作王掌权，你怎么能让神话在别人身上作王掌权呢？可能不可能？（不可能。）所以你要赶在外国人进

来以前，让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那样你就可以带领外国人了。如果在外国人进来以前，神话在你身上还不能作王掌权，这个就与你无关无份了，因为你带领不了外国人。“我就是借着你们去成全他们，更重要的是借着你们显明我莫大的神迹奇事，就是在人所看不起的人中拣选了一班人来彰显我，来荣耀我名，来替我操持一切，来与我一同作王掌权。”你要能够彰显神、荣耀神你就可以带领他们，这就看你的心志了。“来替我操持一切”，像今天的这个表现你能为神操持一切吗？（不能。）你能为自己的冠冕操持一切，这就不行。“所以说我现在训练你们是世上最大的经营，是人做不到的奇事。”现在是不是正操练这个呢？（嗯。）审判刑罚把你带到神的作工里边，根据神的要求，用真理来解决你临到的每一个问题。你用真理解决了你的问题才能解决别人的问题，一切问题用神话来解决，这就是在操练。神给你摆上了实际的环境，然后我在这儿手把手地教你、带你，最后就看你的造化如何了，就看你要神的心志如何了。

“我就要借着成全你们把撒但扔在硫磺火湖、无底深坑”，也就是说，把撒但扔在硫磺火湖、无底深坑的这个过程正是神成全长子的过程。“把大红龙彻底摔死，永远不得翻身，所以说，一切被扔在无底深坑的对象都是大红龙的子孙，我已恨恶到极点，这些我都已作成，你们没看见吗？”刚才说什么人在无底深坑？活在黑暗之中，到现在还不知道神的作工步骤作到哪里，不知道神在作什么工作，不知道什么是审判刑罚，不知道什么是信神，这是不是就是在无底深坑里？（嗯。）原教会的人就是被扔在无底深坑里了，这个你们都看见了。“凡是不忠心的、搞弯曲诡诈的都已显露出来。”不忠心的、弯曲诡诈的，今天把你们四个人都显明了。“而骄傲自大、自是、张狂的人是天使长的后代，是最典型的撒但，都是我的仇敌，是我的对头，我非得把它们一个一个地处罚，方才解我心头之恨，我一项一项地作，一项一项地解决。那么到底什么是硫磺火湖、无底深坑呢？硫磺火湖在人的想象当中都是指的物质品，但人却不知道那是大错特错的解释，还一直在人的头脑中占有一定的位置。硫磺火湖指的是我的刑罚人的手，谁被扔在硫磺火湖了，也就是它被我手击杀了，这种人的

灵、魂、体在永远受苦，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一切都在我的手中的真意。”“硫磺火湖指的是我的刑罚人的手”，众子民是不是被神扔到硫磺火湖里了？（嗯。）神刑罚人的手就是刑罚众子民。在灾难中把众子民作成，这是不是扔到硫磺火湖了？（嗯。）“无底深坑又指什么说呢？在人的观念中，认为无底坑是一个大池，而且是无边无际，是深不可测的。真正的无底深坑指的是撒但的权势，人若落入撒但手里，就在无底深坑里了，是插翅难逃了，所以叫无底深坑。”什么是无底深坑？真正的无底深坑指的是撒但的权势，教会里的人是不是活在撒但的权势之下出不来？（嗯。）那就是活在无底深坑里了。今天不管是在教会的还是在这儿的人，你再交通什么，他就活在撒但的权势里边，胜不过去，走不出来，这就是掉无底深坑里了。“人若落入撒但手里，就在无底深坑里了，是插翅难逃了”，有的人经常说我什么都明白就是实行不出来，插翅都难逃脱出来，就是告诉你路了，你也逃脱不出来。“所以叫无底深坑。这些都是受刑直到永远的对象，是我安排好的。”为什么受刑到永远呢？因为他活在黑暗里边什么都不明白。还有一篇神话里说了什么是火湖，咱再看一下。

神说：“在人不能办到的，在我却是一切亨通，一切自由，谁也拦阻不了，谁也改变不了，这么大的世界都在我的手中，更何况一个小小的魔鬼撒但更不在话下，若不是为了我的经营计划，不是为了我的众长子，我早就把这个邪恶淫乱的、充满死人味道的旧时代毁灭了，但我作事有分寸，我不轻易说话，既说必成，即使不成，但必有我智慧的一面，必能为我成全一切，为我的作事而开出路，因我的话就是我的智慧，我的话是一切，人根本听不明、测不透。我经常提到‘火湖’，这是什么意思呢？与硫磺火湖的区别在哪儿呢？硫磺火湖指的是撒但的权势，而火湖指的是在撒但权下的整个世界，在世的每一个人都是火湖燃烧的对象（是说他们越来越败坏，到一定程度被我一个一个地灭亡，在我并不难办，只不过是我的一句话），我的烈怒越大，整个火湖的火燃烧得越旺，即指人越来越邪恶，当我的烈怒爆发之时，也是火湖爆炸之时，即指整个宇宙世界毁灭的时日，到那一日，我的国度就完全实现在地上，就开始了新的生活了，这是不久将

应验的事。我既说出话，事情就应验在眼前了，这是在人的看法当中的事，但在我看，事情已提前作成了，因在我一切都不在话下，说成就成，说立就立。”（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零二篇》）

刚才咱说了神拣选的是什么？长子。长子以外的人都统称为效力者。这些效力者神要把他们都怎么呢？神要把这些效力者都扔到火湖里边，这是神整个经营计划的一个蓝图。火湖是什么意思？火湖是整个世界。火湖燃烧是指什么？人越来越败坏，败坏得太严重了。刚才说神要把人从无底深坑里拖出来扔到哪里？（硫磺火湖里。）硫磺火湖是什么？“硫磺火湖指的是我的刑罚人的手”，就是审判刑罚、揭露解剖了你，让你在这里边难受，然后再把你放在实际的环境里边让你体验神的主宰。如果你在这个火湖里边，神就让这个火烧得更旺，就好比你今天为了自己的地位、名誉活着，我给你揭露解剖了，从此以后你就活在了这个刑罚之中，当你一为自己的地位、名誉，你心里就难受，“我又干什么了？我又干抵挡神的事了。”这个时候你就和你的败坏性情打架，我是为神作工还是为自己呢？这一来一往地争战，在这件事情上、在那件事情上，如果你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你有一个害怕神的心，你就能放下自己，然后为神作工，久而久之就把你的败坏性情烧完了，就是借着这个火湖把你的败坏性情烧尽了。你能够为神作工了，也就是你这个单一的爱在火湖里边熬炼成了，那你在下一个时代就成了众子、子民了。如果你在火湖里边总是与神较劲，就放不下你的地位、虚荣脸面，你这个人的观念相当重，你放不下自己，还要持守自己，特别特别刚硬，到神作工结束了你还在与神较劲，那神就把你扔到了火湖里边。你越来越败坏，到时候火湖就爆炸了，爆炸指什么？就是败坏到人自取灭亡了。

一个是火湖，一个是无底深坑。无底深坑也就是人活在黑暗里边了。你活在火湖里边你是受到刑罚了，熬了、烧了，是背叛你那些东西还是要和神较劲呢？刚硬与神较劲到底的就是重刑伺候。还有一

种惩罚叫沉沦，以前咱交通过神要取缔你的灵、魂、体。神在这儿说要取缔灵、魂、体不是说把你灭了，而是沉沦，是把你放到这个硫磺火湖里边了。神说神不搭理你，就把你当作死人对待了。不搭理的意思是什么？不是说你死了，而是说神把你完全交给撒但了。你不是喜欢地位、喜欢肉体吗？神把你放在撒但堆里边你自己去站见证去。因着你的良心、理智的发现，驱使你在撒但的权势之下胜过它，这个时候你受的痛苦是最大的。你受的痛苦越大你越得满足神。最后你在熬炼中站住见证了，好了，你从火湖里边烧出来了，烧成精金之品了。你胜不过去撒但就把你吞吃了，你就完了。这就是让咱认识神作工的一个方向。

78 神早将一切都为人预备好

1 忠心为神的有福了，也就是定真定真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自己的人有福了有福了，神必加倍祝福，使你在神的国度之中永享美福，这也是羞辱撒但的最有效的方法。但你们不要太着急上火，都有神的时间，若没到神预定的时间，差一秒也不行，神作事准确有节奏，不乱抓，从人看，神并不着急，稳如泰山，但你不知道神是全能的神自己吗？不要太急，一切都在神手中。

2 一切一切早已预备好，都在急不可待地等着为神效力。整个宇宙世界从外面看乱作一团，但在神看却有层有次。神给你们预备的只是让你们让你们享受，知道吗？不要插手神的经营，神要叫万国万民都能从神的作事当中看见神的全能，神要叫万国万民因着神作事的奇妙而称颂、赞美神的圣名，因神说过神作什么事都不是没有凭据

的，而是充满神的智慧，充满神的神的能力，满载着神的公义、威严，更满载着神的烈怒满载着神的烈怒。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八十篇》

神要人纯粹、单一的爱（一）

（周蕊：小宋在整理文稿的时候，有些弟兄的话就听错了。比如弟兄在《没有经历不能做带领》里面说，“我在家里搁搅（gējiǎo）得你班都上不成，我就不相信你能得到上级领导对你的重用、支持。”里面应该是搁搅，然后小宋就整理成圪蹴（gējiù蹲下）了，改成了“我在家里圪蹴……”，整个意思就变了，接不上了。）（小宋：我是改成“我在家里闲着”。）（夏彤：还有一个文稿里边说的是“责任心”三个字，怎么听都是责任心，前后意思理解就是人尽本分得有责任感、使命感，三个人、四个人听出来的都是责任心，结果小宋怎么听都是真心话。然后那天下午就给他交通，我们听到的是责任心，你听到的是真心话，我们觉得我们的对，你也觉得你的对，现在我们三个人都觉得是责任心，就你一个人听到的是真心话，那你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是一个什么态度呢？应不应该寻求一下呀？“是不是我错了？我有没有问题呢？”这是一种怀疑自己、否认自己的态度，还有一种就是你一直持守自己，“我就是对的，你们就是错的”，在这两种态度里边就带着两种不同的性情。那天下午给他交通了“否认自己的原则”，因为人太狂妄自大、太相信自己了，没有一个寻求的态度，你不寻求你就寻不见，你就不知道神到底要显明你啥，你要进入啥。就是说你首先得学会否认自己，你得知道神摆设这个环境是操练咱进入哪方面呢。不是说就要完全否定自己是错的，而是起码借着否认自己观点、看法，产生一个寻求的心，可能刚开始一天两天寻求不到，等经历一段时间，可能神带领开启你，你就知道了，明白了，这个跟你的经历、

阅历，操练时间长短都有关系。那天就是结合“否认自己的原则”里边那些神话这么给他交通的。就说你这个态度首先得摆对，你如果是一个相信自己的态度，没有寻求的心，那你就是狂妄自大，你就不会有生命进入，你就只会在字眼上求真、较真，但是如果你有寻求的态度的话，对方的意见什么的你就能一点点地寻求、揣摩，这个期间你的态度是对的，性情是对的。如果光在字眼上较真，什么也得不着。）（小宋：反正那个问题好长时间了，自己就一直咬着不放。）那你这表达的是什么？表达的是你求真求细还是表达你固执呢？（小宋：固执。）你自己说自己固执？（小宋：嗯。）那你为什么固执呢？（小宋：败坏性情，就是非要跟她们较这个真，脸面。）刚开始周蕊一进来说小宋什么了呀？（我记得好像是说他挺顽固的。）挺顽固？这句话怎么样？这是句什么话呀？你说小宋听了以后什么感觉？周蕊，你刚才那一句话给人听了冰凉冰凉的，你那句话挺扎人心的，挺刺伤人心的，毫不留面子。就是说挺顽固的？我记不清是什么话了。（夏彤：好像就是这个意思。）“纪晓岚”这个嘴还是厉害！

我看见他固执，我看你俩也不简单，你俩也不是不固执的人！（小宋：我也是有点这个感觉,觉得她俩也跟我较劲儿呢。）“你跟我较劲儿，我还跟你较呢；你说你是铁，我还是钢呢；你说你是钢，我还是合金呢！”（小宋：最后发下来的文稿，有些我改过的地方她们又改了，我觉得她们改动的理由不具有说服力。就像舞台和武台，我觉得那本来就是说两个人打架呢，怎么就不是武台呢？她们还非得改成舞台。）其实要真求真求细地说，人家小宋说得还是对着呢。为什么说对着呢？其实这个字可以不求真，武和舞完全是可以互相替代的，就像大明、小明而已。但是要是真求真的话，还是人家小宋的那个对。两个人打架呢，你打我、我打你，你揭露我一下、我揭露你一下，这是干什么呢？是不是互相打斗、互相打架呢？（嗯。）那这是什么台？（武台。）武术的武，是吧？这就是比武台了。这个人是表演呢，不是打架呢，擦粉、抹胭脂的，那就成了跳舞的舞台了。互相表演呢，那是假冒为善，是披着羊皮做人呢，那就是什么呢？（舞台。）你要是表演自己是羊的话，“你说你是羊，我还说我是羊呢”，

那就成了跳舞的舞台了。你要是表演自己是狼的话，那就是比武的武台。（夏彤：之前不是交通过戏子是表演的舞台吗？）那不管表演的是羊还是狼都是戏子呀，那戏子在台上表演还分着呢，有表演跳舞的戏子，还有表演武术的戏子呀。你是不是也挺固执的呀？是不是都挺固执的？固执的遇上固执的了。

从外边看就是简单的固执，从实质来看这是什么性情？（夏彤：狂妄自大，持守自己，特别顽固。）神怎么交通的？动物的名字是谁起的？（亚当。）亚当给动物起了名字，神说“好的”，你说亚当起名字说的那个名字就绝对准确、无误？他就能够把武术的武和跳舞的舞绝对引用恰当？可能不可能？（不可能。）那你说这个舞蹈的舞能不能代替武术的武？武术的武能不能代替舞蹈的舞？（能。）实质都是一样的。那你说“亚当”说了这句话，咱应该说什么？（好的。）好的，并不需要在这上边求真。那你在这儿求真是为了谁求真呢？是为了你的生命进入？（不是。）为了什么？（脸面。）不就是为了脸面嘛！“我是当带领的，你一个工人提出来一个问题，如果说我找不见你的差错，那我这带领别当了。当带领的就是检查工作的，检查工作就是从你这里边找问题呢。”你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你只是完成了个任务。而且你是戴着冠冕去完成的，“我得把带领的这个冠冕戴上，我要是找不见你的差错，就丢人现眼。”你不是为了完成神托付给你的使命，所以说你在这个武术的武上边就能找出问题来。如果你是本着完成神托付给你的使命去做的，就不会在这上面较劲儿了，那你们互相之间就会有理解，还会互相学习。（嗯。）用真理解决了自己的问题才能解决别人的问题。神给你摆设这个问题了，“我认为是舞蹈的舞啊，是戏子呀，人家怎么说这是武术的武呢？这个武术的武代表着什么？意味着什么？噢！武术，打架呢！那他们是干什么呢……”你是不是得往后边揣摩呀？那神又是怎么说的？在神那边神是怎么表达的？神话说的是什么台呢？（夏彤：擂台，打擂台赛。）那你说是哪个wu吧。（夏彤：武术的武。）对呀，神说的是武术的武，咱弄了个舞蹈的舞。咱把自己的问题先解决了，就不会去纠缠人家这个武字了，反过来，“人家还有长处，我还得拜人家为师呢”。道理上都知道神是让

人取长补短呢，可是有谁能把别人称为师呀？“我不称他为师，他还这么狂呢，我要称他为师，这麻烦了，我这个位置不就成了摆设了呀！”嘴里边没说，心里边没想，但潜意识里边有这些东西。（夏彤：嗯，最后还是听了我的了。）对呀，得事实证明一下呀，不证明怎么能行呢？刚才说生命进入了，进入得互相进入，先解决自己的问题再解决别人的问题，你把你的问题解决了，是不是还得解决他的问题？（夏彤：嗯。）那夏彤给小宋说出来了，小宋，你应该怎么认识？她得听从你的意思，你该不该听听她的意思？（小宋：嗯，该。）“我说的是武术的武，人家说的是舞蹈的舞，人家为什么要用舞蹈的舞？为什么人家两个人就那么坚持呢？舞蹈的舞就不对了吗？”舞蹈的舞对不对？（小宋：也能说对。）你看，还得勉强地说“也能说对”，就不能直截了当地说“对”。为什么说对？得有依据、得有根据呀。（小宋：人就是演员，神是总导演。）你看你什么都知道嘛，还说“也能说对”，本身就对嘛，是吧？（小宋：嗯。）神说人就是个演员，神是导演，人生就是一场戏，你就是一个演戏的，就是一个扮演者，所以这明明就是个舞台。那你说你对，她说她对，反过来又看到了两个词都有神话的依据，这两个词不打架。互相有进入，互相有尊重，这样和谐配搭不就有了嘛？如果你们这样实行，小宋还消极吗？还再顽固吗？你们没有这样实行，而是强硬的态度，非得改成舞，这么一来，影响他的情绪了，下一回他整理文稿也没劲了，也不愿意听你说话了。你们互相寻求、进入，这是不是就能和谐配搭、互相尊重了？（夏彤：嗯。）

（小宋：我就发现我改的文稿本来是通的，或者是可以说得过去的，她们改了以后反而觉得里面说的话别扭，不通了、不顺了。我觉得我那个发下来就可以，为啥还非要改过去，改了以后反而别扭了。她们一直说我的一个问题是理解的问题，我的理解不对，我就想：“我理解的问题，你们不说，总是抠这些小字眼，最后发下来还是那样的……你们用劲儿的方向不对，有些地方不应该改呀，你要改就改一些明显的理解的错误。”）小宋心里想，“你就是想找我的茬呀！你们改了之后还不如我原来的呢，纯属搅扰打岔！”（SJ：嗯，小宋心

里想的是“你说我这兵做得还不好呀？在你这将眼里看，我这兵哪里都不对，对的都能改成不对的！你们纯属在这儿找问题，你们的劲儿用得不对，就用在跟我‘打架’上！”小宋的心病在这儿呢。）被撒但败坏以后啊，人与人就这么难相处。刚才每个人提问题的时候是不是都是受自己的本性支配？（嗯。）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呀，不会提错的。我说的这个不会提错是什么意思呢？外表看提出的都是文稿中的问题，但是小宋提的这个问题绝对达不到你俩的心意，你俩提的这个问题绝对达不到小宋的心意，你不认同我，我不认同你。你说你们提问题的时候心里边清楚不清楚？（清楚。）小宋提问题绝对不提把搁搅听成圪蹴，你们两个来了，绝对不提小宋说的武术的武和舞蹈的舞。小宋不提，你俩肯定不提吧？（夏彤：不提。）绝对不会提的！你俩进来以后小宋正好说这个问题呢，“既然你提出来了，没办法，我只能应对。你上诉，我只能反诉。”好了，周蕊先来了一“巴掌”，“这个小宋真是顽固、固执！”先把这个摆出来了。“我给你证明一下他怎么顽固、固执，他把搁搅改成圪蹴！”

（夏彤：我昨天改《从神话中寻求得胜者》，你说让写精炼一些，我就不敢写多了，一直缩缩缩，本来我就觉得我写得挺清楚、挺精炼的了，想着“还可以吧，起码这个得胜者的经历是见证出来了，总体来说有一个模子了，成型了”。虽然写出来了，但是一直压着没发。昨天让姊妹前头补了一段，后头补了一段，又加了一些神话。我心里头就有一点儿不舒服，哎呀！你看这本来是我一个人整的，最后让姊妹前头加一段，后头加一段，就好像这个成果不是我一个人的了，有人跟我分享这个果实了，就有这种感觉。后来又想，这是神不让我独自享受这个果实，我要是独自享受了，就沾沾自喜、狂得不得了。）不仅是不让你独自享受这个果子，在你这儿从根源上就变质了，神什么时候让你享受果子了？把人作成了，神来享受果子，你倒想来享受果子了！咱以前说过什么呀？“要想让神享受，自己得活受”，你在这儿还没有活受呢，你就先想享受。（夏彤：里面自然流露出来的就是这个东西。后来就想，“噢，神就不让成，所以说必须要让别人在这个上头加、补，这样才能看见自己的缺少，看见自己有很多不足的地

方，看见自己需要别人的帮助，需要学习别人身上的长处，需要别人来补足自己”，这才有这么一点儿感觉，其实每次都是这样。上次写《圣灵作工的趋向》，刚开始也是我自己写的，我写完之后弟兄说：“周蕊没有跟你一块儿写呀？”然后我心想：“弟兄，你不是让我写呢，怎么又说还让周蕊写呢？”我就是老想自己一个人弄出来，“我要能出来活儿，出成品，这就是我的功劳，就是我的果实”。）你老想走保罗的路。（夏彤：嗯，就老想自己一个人做出来这个活儿。但是后来神就摆上环境让别人也写，或者我写出来不行、有问题，还得改，改完了还不行，还有问题。这个时候就想，“这是神拦阻呢，神就是不让这个事儿成”。然后那次聚会，又让她们几个人都写《圣灵作工的趋向》，其实从我心里想：“她们写也写不成，她们能写成呀？写半天最后不还是让我写？那怎么还让她们写呢？”心里就有这些意念。后来又想，“今天不是让我一个人去做这个事儿，而是神要在这个过程中看人所走的道路，就是看我每天心里是不是为了工作，有没有寻求的态度，有没有在别人身上学习的心。只有在别人身上吸取长处，这个工作才能作得更好”。后来她们也写，周蕊也写，写完之后我在她们那个基础上又改又整，后来就发了。我就想，“噢，这个事儿怎么才能成呀？和谐配搭才能成。不是非要自己一个人去做这个事儿，放下自己、不凭自己才能成。要是光凭自己，性情不对，存心不对，这事儿就成不了”。就像《根据神话寻求得胜者》是我自己写出来的，可是最后呢？就在那儿搁着不动了，一直搁到现在，里头就不行，老是缺东西，然后姊妹一补，又行了。总之，神就一直在显明我这方面。）

你看见显明你什么了？你看见的只是显明你作工的缺少，你只是从作工上边去学习了，“神给我摆设环境让我去学习、去补足呢”。过上几年，你只是学会了作工。学会作工了，有了资本了，冠冕就应该为你存留了，“神还是爱我的，最终这个冠冕还是给我的”，那你说这走的路对不对？（夏彤：不对，尽本分的源头不对，我要的就是这个果实，想自己一个人独占这个果实、成果。现在就得实际地活出，多吸取别人的意见，走这个路。把本分尽好，得真理，不是为了这个冠冕。别人说得对就听，从别人身上吸取，然后去尽自己这个本

分。）你算来算去呀，算计的还是为自己图谋。你就是独享这个果子，你是为你图谋呢。你根据别人的做出来以后，学习了东西了，还是为你图谋呢。（夏彤：嗯，最后还是想要一个成果。）你开始想要什么呀？想要成果，想要冠冕，想要一个人独享呢。最后一看，“不行，我一个人能力不行，还得靠大家，还得借人家的力量呢，靠我一个人不行”，然后借着别人的力量，自己学会了，成了。成什么了？（夏彤：成保罗了。）一开始想要冠冕、果实，到后来怎么了？学得自私卑鄙了，“你的东西也成了我的了”！最后怎么呀？“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了！我不仅有我一个人的财富，你们的财富也都加在我身上，我是最富有的！”这不还是为了自己，自私卑鄙？（夏彤：为了自己得真理、得生命。）这哪是得真理呢，你这又给自己戴了个冠冕。

什么是真理？（夏彤：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那你先说你这个做人做得对不对？（夏彤：现在还没做对。）“我原来想在这儿露一手，结果不管我怎么炒菜，炒的这个菜就是没人尝。然后人家那个人过来给我放了点盐、放了点油，我再让别人一看，‘哎呀，这回这个菜炒好了！’人家不放这点油啊，我炒不出这么好的菜，下一回我可知道怎么做了！”下一回知道怎么做了，就到此为止了，那你说这个人自私不自私？（自私。）第一回你就想露一手，结果没有露成，碰过一回壁以后，你找别人来帮助，别人帮助以后，“哎，我会了，我学会做了，下一回这个冠冕肯定是我的了吧！我没有跑半个欧洲的时候，我做不成，你要击杀我呢，现在我半个欧洲跑完了，总该让我得果子了吧！”这本性是不是还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方式变了一下。（嗯。）原来是独享果子呢，后来觉着不行，自己能力不行，再后来“我有了资格、有了资本了，果子该是我的了”，性情不变化。你刚刚还说为了自己得真理、得生命呢，这是得真理、得生命呢？做人，怎么做人？这个做人的标准在哪儿？（夏彤：踏踏实实做人。）你是一个受造之物，你该干什么呢？（夏彤：受造之物该顺服神。）敬拜神、顺服神。什么是敬拜神？什么是顺服神？把这个工作作好，这就是顺服神？这就是敬拜神？（不是。）老有自己的图谋，这就是一个悖逆，这就是你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受造之物的位置上。你把自己放

在受造之物的位置上，你就没有这些图谋，没有这些私心了，那你想的是什么？“我怎么能把本分尽好？我怎么能让神满意？”这是你唯一的标准。（嗯。）当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你再去尽这个本分的时候，人家给你参考意见了，“噢，对着呢，应该是！”你就感觉不到别人把你的冠冕抢了，你感觉不到你不能一个人吃这个果实了，因为你想的就不是要吃这个果实，你也就没知觉了。就像当父母的，他想的是怎么把这个饭做好供孩子吃，供一家人吃，他不是想让孩子夸他的手艺好。当父母的有让孩子夸他的手艺好的这个心吗？（没有。）他没有这个心，他只是一心想把这个饭做好，那这就是个好父母。如果他做出饭来只是想让你说他个好，让你夸个好，这肯定是不地道的，也肯定是个后妈。就像神交通的“漂亮的女人”，那是个骗子，不是真心为了家，她是做给人看的，在神那边一检验就显明了，是个逆子。这个听懂了吗？（夏彤：听懂了。）那路是什么？现在有路了没有？（夏彤：就感觉平时自己里头就老有这些东西。）因为你就是败坏的人，肯定老有这些东西呀，让你性情变化就是变化这些东西呢。

（夏彤：我还想“就算自己没有独占了这个果子，起码也有一半是我的功劳。没有我这个底子，哪有最后这个成品呢？”就还是这个东西。）还要算账呢：“神，没有我这个底子，没有我的这个利用价值，你的工作能作成呀？”你没有说，“不管我有没有什么底子，为了神的工作，神把我放在哪我就是哪！”夏彤，咱今天就即使说你这块砖是黄金砖，神要把你这块砖铺了厕所了，你去不去？（夏彤：去。）“因着我去了厕所了，这个厕所变成黄金厕所了！”你说这个厕所高级不高级？用黄金砖铺了国度里边的厕所，这才叫国度呢！你说国度里边的厕所铺上普通砖，那还叫国度厕所呢？不叫了呀！“为了神的名，为了神的见证，为了神的作工，为了打败撒但，我这个砖就是去厕所我也甘心乐意！我享受着神供应的一切，我的一切就是从神来的，我就是再好，我这个砖就是金砖也好、银砖也好，就是个普通砖也好，不管我是什么砖，神把我放在哪我就是哪！任神摆布，任神安排！”神是不是就操练人朝这个方向走呢？是不是就让人做一个真正的人呢？（嗯。）尽本分是神在经营人呢，可咱老想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在神

经营人的过程中搞着个人的经营。找见你个人的经营是什么了吧？你老想怎么呀？老想独占一个冠冕，老想让别人“看我好，说我好”，这就是你的经营，所以你所做出来的这一切都是围绕着这个方向去做的。（夏彤：嗯。）哎，你和小宋在这儿争辩，是不是这个？他和你争辩，也是一样的，败坏人类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这一个方向。（小宋：是，我就是想弄出来，让你们看我这个好，夸我。）对嘛。你得解决了你自己的问题才能解决他的问题，你不解决自己的问题，老想解决他的问题，他还想解决你的问题呢，好了，你们两个打吧。他说你不是人，你说他不是人，两个都不是人。你先把自己的问题解决了，找见路了，才能带他。当你真正解决了自己的问题以后，你做这件事情就不是为了冠冕，就完全是为了神旨意的通行。等你完全为了神旨意的通行以后，你看着小宋的那种活出，你的那种看法就完全改变了。不管摆在你面前的是一块什么样的砖，不管他是金砖、银砖、铜砖，你都要把他充分利用，你不和他比高低。“今天我是银砖，你是普通砖，我要用你。或者我就是一块普通砖，你是银砖，我也要用你。”如果因为自己是普通砖，别人是银砖，“不行，不能让别人看见你是银砖，一让人看见你这块银的，我这块土疙瘩就没人要了。”那还叫人吗？因着别人比自己好就带来了打压、排斥。“不管我是什么砖，不管我是银砖还是普通砖，我只管你是什么我该怎么对待你，按着人的实质去对待。今天为了神的作工，需要你这个材料，那我就用。个人的虚荣、脸面、地位，这是撒但给人的，这是害人的，我不管这些，不管对我有什么影响。因为我是从神而来，我是赤身露体而来，我来时是一无所有的，是一个孤单的灵魂，所以我没有任何所想！”一心为了神的旨意，神说什么就是什么！这才叫做人。

如果你按着这个方向去尽本分的时候，碰着小宋了，不管他有什么败坏性情，你对他这个败坏性情怎么看待？允许不允许他有败坏？刚开始你为了这个地位、名誉，你是和他在那儿比高低呢，“我要比你高了呀，好了，我能带你。哎，你要比我高了，我必须把你拉下水！”当你为了神的经营计划造方舟的时候，你是看见哪棵树大想要哪棵，越大越好、越有价值越好。但是如果你是想把你家的树卖掉，那

你就见不得外边比你家好的大树，“我出外边看见哪棵树大，我必须把它掩盖住！”把注意力就集中到这儿，“我这儿有大树！”你是为了卖弄你自己家的东西。如果你是为了神的经营计划，没有私心，那你活出来的就完全是为了建方舟，你不是为了处理自己家的树。挪亚建方舟呢，如果神告诉他说：“这方舟是给我建的，你是给我打工的，你负责给我把这个方舟建好。”如果你是挪亚，会说什么呀？“我家还有二百五十根歌斐木呢，看有什么用呢，先卖给你吧。”你是把你自家的东西都卖完以后，没办法了你才出去采购。你家有木头还没卖出去，你看见人家卖的歌斐木又便宜又好，你气愤不气愤？你恼火不恼火？你是不是非得找着些毛病把又便宜又好的歌斐木退掉、不要了？（嗯。）那今天这些人就是歌斐木，你建方舟呢，你怎么建？（夏彤：买便宜的、实惠的、好的。）你不能老惦记着你家那根木头，你家那根木头能用上就用，用不上就放着。神让你建方舟呢，不能因着这个木头是你家的，你就先把你家那个木头推在最前边。借着这个建方舟的机会，把你家的木头给处理了，卖个高价位，这个在神家行不通，这就是神家的公平、公义。作为一个受造之物，没有私心，不为自己图谋，一心就是为了建方舟，“我不管谁家的木头，我只看建方舟的时候能不能用上。能用上就用，不管是谁家的都用。如果用不上，就是我家的也不能用！”这是不是一个做人的原则？咱今天整理文稿了，“我不管怎么能体现出我的文学水平、文化程度，我不和人去比这个，我只管这个文稿怎么能达到最佳果效”。当你是这样的心去尽本分的时候，这些拦路虎是不是都没有了？（嗯。）那你再遇到小弟兄、小姊妹的时候，你的这个态度就会变了。挪亚用歌斐木造方舟，造了一百二十年，不是一天造成的，在这个期间挪亚要去外面看有多少歌斐木。歌斐木有大的、有小的、有细的、有歪的，是吧？各种歌斐木用在什么地方，他心里边就在规划。这边有棵小树，长得比较正，如果现在砍了它，它只能做个铁锹把，如果再过五十年，它就能做个栋梁了。你说这个时候该不该砍它？（不砍。）不砍它。那边有棵树虽然长得挺粗，但它是歪歪扭扭的，不能做大梁，它就能做个小材料，做个小衬板，你留不留它？（不留。）那就先用这个歪的，把那个小树苗放着，慢慢把它培育成材，将来拿它做个栋梁。那今天你在用人的时候，你就得看哪个是粗的、哪个是细的，这是不是就有原则了？（嗯。）不能搞一刀切，统一对待。世上人叫公平，来神家叫公义。

小宋年轻，年轻人是不是就是个小树苗？（嗯。）小树苗，你看他有没有培养价值，培养他有没有意义。如果有培养价值，你就精心去呵护他、培养他，现在不急于求成让他派上用场，只是带他，让他将来做栋梁。当你有这个心的时候，你怎么呀？你在他身上就不是要求他有多少成果，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了，你给他施肥、浇水，也就是说对待人的时候是关爱。那他即使做出什么事情了，有什么不满意的、不合适的，你流露出来的是什么？包容、忍耐。对待他和对待一个老信徒的对待法完全是不一样的。（嗯。）

神说了，年轻人怎么呀？（夏彤：年少轻狂、四六不分。）年少轻狂、四六不分，那是整体的。年少轻狂，就应该狂，不狂就不正常，不狂就是傻子，就是说允许他狂，他狂不怕。但是他年少轻狂，咱也得给他找出神话，拿神话解决问题，“你年少轻狂，这我可以理解，但这不等于你就是正义的。我可以包容你，我可以不批斗你，但不等于你就完全是对的。你得去认识，你得去变化，我得告诉你说，你得怎么去做”。（嗯。）当你把他当作一个小孩子的时候，你说话的语气还能成了周蕊那样呢？“你这个顽固分子，顽固不化，朽木不可雕也！”这样说话给他带来的是一种伤害。如果他胸怀宽大些还好说点，如果他胸怀窄一点呢？（夏彤：记仇了。）一个是记仇呢，另一个这个话怎么呢？（涛涛：打击人呢。）“我是朽木不可雕也、烂泥扶不上墙呀，拉倒吧！我年年轻轻的还不如去世界大干一番！我去世界没人说我朽木不可雕也，我去世界也许还能闯荡一番！”给他带来的就是死亡，带来的就是消极，带来的就是背叛。给他带来的是这个，那给神的作工带来的是什么？（夏彤：打岔、拆毁。）那就是打岔、拆毁。从这儿一方面得看见人为了自己的经营，为了自己的目的，为了显露、显摆，为了戴个冠冕，为了自己能独吞一个果子，就带来了这样的后果。还有一方面，咱缺乏智慧，对待人没有原则，不知道怎么和人相处，不知道怎么帮助人、扶持人。一个是缺乏智慧，不会带人，还有一个是缺乏什么？（SJ：爱心。）缺乏爱心，缺乏一颗真心。归根结底就是人的一个性情和一个智慧的问题。你性情变了，有了心了，用心做事了，再借着你的配合，神再给你加个智慧，这个事情是

不是就成全了？（嗯。）如果有爱心，即使你没有智慧，最起码就像神说的，“……说话太重了又怕伤小孩的自尊心……”，那你说话的时候是不是就得受约束了？“我不会说话，我顶多不说了，我憋在肚子里不说了，我怕伤着你，等我寻思好了、揣摩好了我再和你说。或者我说不好，我去问问夏彤，我该怎么和他说呢？我看到了，可是没办法说，我说这个话有点伤着他。”你有这么一个心思，再有这个行动，神看了以后，神是什么感觉？（长大了、能担当了。）“哎呀，长大了！人与人之间开始互相考虑了，开始考虑对方的生命了，有爱了，有了担当了，不再是以前的周蕊了，完全脱胎换骨了！”以前的周蕊是谁呀？（纪晓岚。）来一个打一个，来一个打一个，是吧？后来不明打了，暗打呢。再后来怎么呀？也不暗打了，但潜意识里边还有一种狂妄、看不起别人，借着这个环境，就随时流露出来了。到最后里边没有这些了，有了爱了，一有爱，怎么呀？这就从闺女成什么了？成了妈了。你该当妈了，不该再做闺女了，愿不愿意？周蕊说：“这要求太高了吧！他年少轻狂，我不年少啊？不允许我狂呀？”你年少不年少？你多大了？（周蕊：二十八。）呀，你这比小宋大多了，年龄也够了，进来时间也长了，再怎么说你比小宋也是个老人了，是吧？所以咱再说出这些话来，撒但在后边嗤笑。我一问你刚进来说什么话了，人家别人就能够想起我要问的是哪句话，知道为什么吗？你说出这句话以后，人心里边都有知觉，虽然人家说不清是什么，但人家知道你给人带来的是什么。你先把自己的问题解决了，再解决别人的问题。当你把自己的这个问题解决了，你周围的人就把你看作谁了？把你看作义了。他就愿意和你交通，他就愿意听你的，你再去给他交通，你这句话在他心里就能生根。哎，你不解决你的问题，你老想解决他的问题，他觉着“你那个话不是帮我的”，他没有把你当作义，他把你当作什么呢？仇敌！“你老想把我踩下去，你不是帮我，不是拉我，不是拽我，你是踩我！”当你往这个方向走的时候，这是不是你性情变化的过程？这是不是让你得真理的过程？

神要人纯粹、单一的爱（二）

以后这个问题再出现，你就得想起亚当给动物起名字。神说了，人绝对做不到这一点，你看，你们三个就实际地来了个表演，今天又是个舞台。（小宋：我改的时候就感觉好像跟周蕊斗呢、跟她较劲呢，把她当成一个对头了。）夏彤，为什么他有这种感觉？（夏彤：因为他感觉不到爱，感觉不到帮助。）你怎么解决？是解决小宋的问题还是解决周蕊的问题？（夏彤：解决周蕊的问题。）你看，第三者都清楚，怎么解决？（周蕊：其实我这几天就有点儿消极，夏彤说还有一个小姊妹要来呢，我都怕。我听说那个小姊妹狂得可厉害呢，一个小宋就给我整得够头疼的了，还要再来一个，这可咋弄呢？）（SJ：这就是你的观点，你就不要这个人，你就是要那种听话的。）（周蕊：我感觉小宋现在跟我刚开始尽本分的时候是一样的情形，年少轻狂。那会儿我跟卫晋斗的时候，我完全就是他这种情形表现，一模一样。但是我不是立马就变了的，是有一个经历、体会的过程，是逐渐地看见自己错了，蒙羞了，里边有一个感受，“呀，自己咋是个这呢？狂得不知天高地厚，还老要跟别人斗！”是在一步一步的过程之中走过来的。但是面对小宋的时候，我又不太敢说他，因为他也没有多少基础，我害怕说得厉害了他就消极了。所以我现在就有一种逃避、躲避的感觉……）

（夏彤：我也看出来了，但是我一直也没有说，我知道周蕊那个情形。从上次咱们在那边聚完会之后，周蕊就再没有主动下去聚过会，我就想：“这咋回事儿呢？”刚才听着她的主要意思就是说，“你看小宋，就是持守自己，狂得不行，根本就不听你给他交通什么，就非要把你打倒”，我就听出这个意思来了。就是说她里头受这个辖制了，觉得这些人不好带，说啥都要把你打回来。打回来的时候自己的地位、名誉受到伤害了，这个时候她再下去作工心里头就是害怕。她不是害怕把别人怎么着，而是害怕自己的脸受伤，害怕自己的地位、名誉得不着。因为你去了人家就要把你打倒，去了人家就不听你的、就不服你，就害怕这个，受这个辖制，所以就不能下去作工去了。那几天我也体尝到了，我也是一个月没去聚会。一个是因为那段时间我各

方面的情形都可消极呢，工作也多，另一个就是自己里头就有一种自卑的东西，觉得人家别人表达能力比我好。其实心里还是注重这个地位，“你看，弟兄还是喜欢人家那种能说会道的，我就表达不好，弟兄也不提问我，也不搭理我”，就老是流露这个，老注重这个。我那次去给小宋和涛涛聚会去了，小宋就可抵触呢，我给涛涛交通一下午，结果他就在那儿反感一下午。我说：“这咋回事儿呢？”然后小宋给我提了个问题，“你看你上午说的，一句话说好几遍，啰嗦！”意思就是我说话可啰嗦呢，就不想听了、反感了。外表我听着，“噢，这是小宋正常的败坏流露，每个人都有这个过程。”但是我心里头就扎了一下，“你看，我这个人的素质就是不行，表达能力就是不行。现在就不用说给别人交通真理、交通生命进入带别人了，连个话都表达不清楚，你说我怎么尽这本分呢？”而且我还感觉谁看我都是啥都不行、啥都做不了，“连个话都说不了，那我活着还有啥意思？”就像上次说的那个情形，觉得自己一事无成，“脸面没有、地位没有、前途没有、钱也没有、工作也没有、家也没有，啥也没有，最后连个话都说不清楚，我能干得了啥呢？”就陷到那种情形里边了。所以再去聚会的时候，我心里就有一种害怕、有一种自卑。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之后，我就问自己：“你为什么不敢去呀？你为什么不敢面对呀？不就是因为你怕自己的脸面受伤嘛！那今天能不能不要这个脸面、不要这个地位了？不管别人说你什么，不管你能不能表达清楚，起码你是个受造之物，起码你有本分、有托付，你得把你自己的所能尽上！”就是这样去冲破的。去小宋那儿聚会是这个，去张怡那儿聚会也是。本来我就不想去了，因为那段时间周蕊去给她们聚会去了，问题也解决了，就想着自己还去干啥呢。后来又想“去聚会别的也可以交通呀，哪怕就是一段神话也可以交通呀”，然后就去了。去了之后我问她们：“你们有啥问题呢？”她们说：“我们现在没啥问题，周蕊都给我们解决了。”我心想：“呦，这周蕊都解决完了，那我来这儿干啥呢？一看人家就看不上我，人家就不需要我解决问题。”那时候还没有那个清楚的意识，现在就有意识了，伤脸面了，伤自尊了，就觉得在别人心里是瞧不起我的、是看不上我的，然后就配合不上去了。后来我就背叛，“不要脸面、不要地位”，就是这样念呢，“不要脸面、不要地位！不管你今天怎么看我，不管你看得起我看不起我，我得尽我的本分，我得抠你的工作，我得了解你的情形”，就这么去配合。结果当我真正

放下自己的时候，再抠她们的工作，还能发现问题，还能找见路途给他们交通。我看见我自己还是为地位、为名誉。再看周蕊，她也还是在为地位、为名誉，还不是真正的为了神的工作。所以这几次去聚会就是我去的，这么走过来之后就感觉，“噢，这不就是自己的一个长进嘛！如果说我这个坎儿过不去的话，那到时候神再摆设更狂的人，自己就消极了，自己就经历不上去了。”所以我再看周蕊就觉得她可能也是活在这个情形里边了，她也是去聚会受辖制呢。其实她不是受身边人事物的辖制，是受自己那个地位、名誉冲不破的辖制，放不下自己的地位和脸面。）

刚才给你交通的路听明白了吗？（夏彤：听明白了。）能不能表达出来？周蕊走的那条路是不是和你所走的路差不多？我看周蕊没听明白，你说说路在何方？（夏彤：今天就是看你的心到底是为了谁，你出去作工的时候是为了帮弟兄姊妹，还是为了显露自己、搞个人的经营。如果你单单是为了解决弟兄姊妹的问题，单单是你得改成什么样，你得做成什么样，我觉得你应该怎么做，我说了你得听我的……这样下去就是搞个人的经营，不是真正的为了神家工作，也不是真正的为了弟兄姊妹的生命进入。如果说真正为了神家工作的话，就没有自己的经营，没有自己的冠冕，就不是想着去显露自己，而是考虑弟兄姊妹的生命怎么能长，他是什么身量，是小树苗还是大树，自己该怎么带他，他的败坏流露出来的时候，该怎么帮助他……）这是说你对待他的一个原则，是吧？（夏彤：嗯。）我问的是你自己的一个路。（夏彤：我的一个路，就是从存心、源头的一个悔改。就是说今天所思所想不能为了自己的名誉和脸面，如果是为了这个名誉、地位的话，下去就作不了工作。因为现在看见神摆设的环境全都是回击人的脸面、回击人的地位的，就是显明你这些东西的，就不能给你脸，给你摆上的就是要羞辱你，就是要把你打倒。在这个过程中该走的路就是不为自己，不为自己的地位、名誉，而是想着神家的工作、神家的利益，想着弟兄姊妹的生命进入，怎么能把他带起来。然后不管自己受了多少苦、怎么伤了脸面，得学会包容、了解、理解……）这还不是根本的路啊。根本的路就是说放下你所有包袱。什么是包

袱？就你刚才说的，地位、名誉、脸面，你所追求的那些东西，想一个人独享这个果子，这都是你的包袱。放下你的包袱跟随神，把这些东西都放下！怎么放下？现在是什么时代呢？（爱神时代。）爱神时代操练的就是看谁最爱神。神要的爱是什么爱？（夏彤：纯真无暇的爱。）纯真无暇，什么是纯真无暇？（夏彤：没有掺杂，没有杂质。）没有掺杂，纯粹的、单一的爱！单一，就一个，一个什么？（夏彤：一个心。）那是你该给神的，我和你说的这个单一是什么意思？单一就是为了神，做什么事情就是为了神。（嗯。）这个你单一了，那你的爱就怎么呀？（纯洁了。）纯粹、纯洁了，这就是圣洁了。神要的是这个爱，这才是真正的爱。你因着这个爱去作工作了，那神就悦纳你。

你现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做不成，为什么做不成？一个是因为神的作工变了，再一个是神要显明你。因为你里边有掺杂，有你个人的交易、个人的经营。你要想做成，得有单一的爱。如果你是单一的爱，就是为了神的工作，就是为了神的旨意在地上通行，那就没有能难倒你的。（嗯。）你单一的就是为了神的作工，你和小宋能不能和睦相处？能不能沟通？能不能带他？（能。）你就能带他，你就不受他的辖制，你就有路可带他。你对他就有爱，你就能帮助、扶持他，你流露出来的是爱。你流露出来的是对他的爱，实质上你是对神的爱，是对神托付的一种负责，有责任、有担当，单一的爱，没有那么多复杂的思想。（嗯。）你看我作在弟兄姊妹身上的是不是爱呢？（是。）那你说我是爱弟兄姊妹？听我交通的人多了，我都不认识，有些人我根本听都没听说过，我爱谁呢？我这样作在弟兄姊妹身上是因着单一地爱神，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围绕着神旨意的通行，都是为了让神的旨意在地上通行。单一爱神的路，这就是你该走的路，这就是信神的路，这也是你唯一的出路。不管你现在是为了作工而作工也好，还是为了你将来的归宿梦也好，还是想获得神承认也好，都只有这一条出路——单一爱神。

夏彤，你刚才说了，神摆设环境就是为了显明你呢，就不让你做成，为什么呢？从灵界里边看是什么呢？神告诉你说，神把列国都砸得粉碎，神的权柄已经从撒但的手里边收回来了。神怎么把这个权柄从撒但手里边收回来的？你看不见，但你能体验得到、经历得到。在教会建造的时候，你这种作工就能行，在教会就能通行。咱都是过来人，当过带领的人都知道，在教会建造的时候，那个带领好当不好当？好做不好做？（好做。）谁敢反抗？交通一下，一次性就达到你要的那个果效了。到了国度建造就不行了，“呀！人家都反了天了！”就有那种感觉，神已经把权柄从撒但手里收回来了，让你感觉到的就是你用撒但的那个哲学法则行不通了，没人服你。你想用地位、权势压人家，不行，没人搭理你了，从外边看神作工作到这儿了，这就是神已经把撒但手里边的权柄收回来了。六千年来，神只是把这个权柄交给了撒但，整个人类活在了撒但的权下，今天神的工作结束了，神要让你认识自己，让你认识自己被撒但败坏到什么程度了。要让你认识到自己被撒但败坏到什么程度，就必须把撒但手里边的权柄收回来，让你手里边没权力、没权柄，让你所说出的一切都是枉然。所以说，“以前这样就能行呀，说这个话就能管用呢，到现在，啥也行不通了，没法作”。交通这个，就是让你看见神话才是真理、道路、生命，你那个生存法则是撒但的玩弄。外表上看神摆设环境是专门要对付、修理、显明你，但实质上是神把撒但手里边的权柄收回来了，撒但的哲学法则行不通了，神摆设环境的目的是要显明你是不是单一爱神的，从而迫使你走这条路。你如果单一地爱神，那你走这条路就好走、就轻松，因为你单一的就是为了神的旨意在地上通行，那神就把权柄交给你了。如果说你就凭着自己，那就行不通。这是一个方面。

还有一方面就是刚才周蕊的那种悖逆。周蕊刚才谈的那是不是悖逆呀？从外表来看，周蕊可怜吧？（嗯。）“哎呀！不敢下去作工了，给人家造成的是辖制、打压”，自己也痛苦、难受，是吧？（嗯。）但实质上也是一种埋怨，周蕊埋怨什么呢？（夏彤：神摆设的环境太不好了，这些人太狂了。）（周蕊：那次跟小宋整理文稿，一开始跟他说的时候，还能正常地去沟通。后来他自己听错了，还一

再地持守自己，就让好几个人都听了一下，三四个人都说不是他听的那个，这时我就看见他的脸“唰”一下就变了，脸红了，耳朵也红了，就看着脸色不好。我就想“这又伤了人家了”，就活在这个里头了。现在就害怕再给人家带来伤害。）周蕊，看到你悖逆在哪儿了吗？为什么说你悖逆呢？周蕊当时是纪晓岚，是吧？（嗯。）纪晓岚，眼里边谁也看不起，把跟前一个个人都培训成和绵羊一样，把SJ都给打倒了，SJ回家都消极了。现在不当纪晓岚了，神给你派的不是绵羊了，给你派了个难管教的山羊，刚派了一个山羊，刚听到一点风声，“怎么呀？听说又要给我派个狗？山羊还难管教呢，再让一个狗过来不得咬着我的手呀？”你说吧，你说这是不是太卑鄙、太自私了？（周蕊：嗯。）你作工总想保卫着自己，总怕伤着自己，不愿意有一点儿付出，不愿意献上。（周蕊：其实这段时间不愿意下去作工也有一方面就是这个原因。）在你这儿，你只允许自己打别人。“你是绵羊我把你看护好，你是山羊我把你管理好。听说又来了一个狗，要是来了再咬我一口，我这丢人丢成啥了！我这纪晓岚、纪晓岚就已经够丢人的了，你再咬我一口，血淋淋的，我怎么见人呀！”

……

（夏彤：现在感觉自己爱猜疑人，爱看人脸色。比如说之前某某某对我挺好的，看见我挺高兴的，今天遇见了，一看人家脸色，“诶，今天怎么不对劲儿呢？怎么不高兴呢？哎呀！她是不是对我有意见了？是不是对我有看法了？是不是因为什么什么……”就是无中生有，其实事实不是那么回事，自己在那儿瞎猜呢，就活在猜疑、想象里了，心里头还难受得不行。还有时候说了别人的问题后，后续就猜别人的心思、看别人的脸色，就想人家是不是就不想搭理我了，就不愿意和我说话了，就觉得难受了，这段时间就是总爱看这个脸色。）看脸色没错，但你错在哪儿了？得找总根源，你为什么看脸色？你说我看不看别人脸色？（看。）你也看别人脸色，我也看别人脸色，可是最后结果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夏彤：存心、源

头不一样。）这就是看事观点不对。你也看别人脸色，我也看别人脸色，但是你看脸色是用什么看呢？是不是用你的思维呢？（夏彤：嗯。）就是说，神给了你这个理智，给了你这个素质，给了你这个思维能力是让你用在正道上的，可你用在哪了？（夏彤：歪门邪道。）你用在歪门邪道上了。你用的这个工具是对的，但是你这个工具没有用在正经地方。这就好比给你个菜刀是让你切菜呢，可是呢，你拿上菜刀杀人去了。咱在这儿说看人的脸色，是说让你从脸色能够看见人的心思，能够看到他需要什么、缺少什么，让你对他有分辨、有认识、有供应、有帮助，是让你看这方面呢。可你看到的是什么？你看他的脸色是想得到什么？根源在哪儿？现在知道根源了吗？（夏彤：看他心里怎么看我的、怎么想我的。）嗯，这根源是什么？（夏彤：脸面地位。）脸面地位，这属于什么？（夏彤：错谬的看事观点。）人有个“唯我主义”，一切事围绕着“我”为中心，我、我、我，唯我主义。太阳、月亮、星星都围绕着我转，什么也得围绕着我转，神摆布的一切都在围绕着我转，这叫唯我主义。那信神呢？（夏彤：唯神主义。）这是不是就是根本原因？（夏彤：嗯。）你得从根源上扭转。你一看别人对你的脸色不好就想什么呢？“他对我怎么样？他对我有什么想法？”你不是想“他和神之间的关系怎么样？他对神的作工怎么认识？对神摆设的这些环境怎么看？”一个唯神主义，一个唯我主义，你得从根源上，从源头解决。唯我主义，这是个自私卑鄙的人。唯神主义呢？（无私。）那就不单是无私了。唯神主义，这才是一个正常人该有的理智。为什么呢？因为神主宰万有，主宰万有的总根源是神，得把源头归给神，荣耀归给神。不是你主宰、不是你掌管，所以你不能有唯我主义。唯神主义，这是一个应该的，是一个受造之物该有的理智，因为是神主宰、神创造，这样根源才能找对。你是唯神主义，那你所做的就是正义的，这就是一个正义事业。唯我主义，那就是自私卑鄙的。所以说，能做出这个事来就说明你没有正义感。为什么有人抵挡了神你没知觉呢？为什么别人犯罪的时候你看不见呢？因为没有正义感，只有自私感。自私卑鄙，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夏彤：嗯。）你把这个源头一改，站在神一边看事，就刚才说的，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单一地爱神，当你单一的为了神的时候，一切就都解决了。当你单一地去做这个功课的时候，这才叫爱神，这才叫真正的爱、单一的爱、纯粹的爱，否则都是假冒。（夏彤：嗯。）现在就得操练这

个呢。你刚才说了，一遇个事呀，就考虑到你，这就是你的性情，方向不对，目标不对。

（夏彤：有时候就好像只能实行一次，比如说我今天看见哪个人有什么问题给他点完了，点完了过后就开始看脸色。）就是说你的根源不对嘛，你给他点问题是为了谁？为了神的经营计划？为了神的作工？你为了神的经营计划、为了神的作工，那你点完他之后得看这个果效呢，看果效是看他怎么对待神的这个果效，而不是让你看他对你如何。把包袱放下，把老己放下，这才是一个受造之物该有的理智。不然的话你这条路走的是什么路？是不是大盗、强盗？（是。）你还是强盗、大盗，还是争夺神的荣耀。你还得让人对你尊重、高抬，无形之中你是不是想坐神的位置？那这个路就有了吧？（嗯。）当你有了路以后啊，你就不用注重自己的那些败坏了，不用非得研究清楚，“我这是怎么了？我怎么老要看别人的脸色呢？”你不搭理它、不管它，你一心操在神的经营计划上边，心里边有神，时时想着神、为着神、处处念着神，当你做到这一点的时候，你还有“别人怎么看我、怎么想我”的这些思想吗？神对你的托付占满你的心了，你顾不上管别人怎么看你、怎么想你。你顾不上想这些的时候，就即便有人真正伤害到你了，你疼吗？痛吗？（涛涛：不在乎。）是不在乎吗？是感觉不到，没知觉！他伤害到你，你也没知觉。就像父母爱孩子一样，孩子怼他两句，他痛呢？难受呢？真有爱的话就没痛、没知觉，就好像个傻子一样。（夏彤：我那天回去就想，神说让人做诚实人呢，哎呀！我怎么这么诡诈呢！我不出来还没事儿，出来一圈见个人，就开始为脸面、为地位猜疑了，出来转一圈就显明一圈。）这个先不需要太注重，咱自己的诡诈呀、猜疑呀，这些可以说是小来小去，它不是很关键，这只是你自己的一个败坏性情。当你站对位置的时候，当你心里有了神的时候，神占满了你的心了，这个败坏性情自然就没了。所以说，你不需要专门去研究它、专门去克制它。你专门去研究它、克制它，最后你也解决不了。你心里边这个殿本来是神的，现在只是被撒但占有了，被你自私的东西占有了。你现在不管它，你让神住进来，撒但就跑了。你不让神住进来，你老是在想“我为

什么总注重别人怎么看我呢？我为什么这么诡诈呢？”你再研究它，败坏性情还在，这些东西也不会跑了。神说你那是个垃圾，你把它扔掉就行了，不需要研究、分析。

（涛涛：我也有这个。有时候我就觉着这多少年下来，通过一些事儿的显明，自己心里还是放不下这些东西，就觉着，“呀！这多少年了怎么会是这样呢？怎么还会有怀疑、有猜疑、有害人的心呢？怎么还是想满足自己的地位呢？”就好像这些东西一下把人给拴住了，从这个里边挣脱不出来。）咱那次交通过一个好办法了吧？怎么交通的？小孩子的手里边玩了一个危险的东西，你怎么呀？（夏彤：给他换一个。）你给他拿个好东西换一下。（SJ：还有猴子上山。）嗯，猴子拿了个芝麻，你拿个西瓜给它换一下。也就是说，真理在那儿摆着，你不要研究你那个里边有什么肮脏的东西，你不搭理它，你只研究好的东西、从神来的东西，神话是真理、道路、生命，直接进入神话，你一心都是为了神，那这些败坏性情就没法支配你了。比如神交通的那个情感，有的人熬了二十年、熬了三十年了，熬情感呢，神说熬的是什么呢？（熬猪食呢。）你熬上几十年也不管用！你逛逛街，想想父母对自己的不好，就忘了？想什么也不管用！只有什么管用？（SJ：分辨他。）（夏彤：把心用在本分上。）一个是分辨他，分辨他做的是什么，看到他不够人格，不是个人。再一个你思念父母的时候怎么呀？你一心用在工作上，用在正义事业上，你就没有那个心思去想他、去考虑他。（SJ：没时间了。）就把你思念父母这个时间排挤了，还痛苦吗？你爸、你妈在家，“哎呀！活不了，穷得没钱，和邻居家打架呢，过不了……”，今天给你打过来电话了，明天给你发过来信息了，你说吧，搅得你难受不难受？（难受。）就想回去看看，回去处理处理。如果你一天起来尽本分，忙得就喘不过气来，他们打电话你也顾不上接，听都听不着，你还有功夫熬情感吗？神说了，当你把情感放下的时候呀，痛苦减轻了一半。此地甚好，所以你只要把那些东西扔掉，让神进来代替它，让神在你身上作王掌权，神成了你的主、成了你的神，就成了。简单吧？（嗯。）简单，只是人不注重往上走。

现在好多人都不和神祷告了，你看见我没祷告呀，你也不祷告了，这是个什么问题？神说：“以后没有祷告就没有工作，是祷告带来的工作，祷告带来的事奉。”（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祷告的意义与实行》）那我为什么没祷告呢？我每天的工作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还祷告啥呢？神把托付都给了我了，虽然我没祷告，但我都知道了，我办这些事情有神话依据、有路途。而且我平时时时、事事，想着、念着，就在神面前呢，就和神面对面了，一有事就和神交通呢。看着我在吃饭，实际上我心里和神说话，和神商量办事情呢，还祷告啥呢？你说你和你爹一直就在这个桌子上说话，商量这个事情怎么干、那个事情怎么干，什么都商量了，最后还再来个祷告？什么人祷告呢？长年不回家了，回家转转，联系联系，通个电话。你在美国呢，你爹在中国呢，那才通个电话，才祷告祷告、说说话呢。你看着我没祷告，可是你看我事事、处处说出话来、做出事来，哪一件是私事、哪一件是卑鄙无耻的事呢？我是不是时时处处为着神、向着神？（是。）你根据我说出的这些话就可以看见我的心在哪。我不祷告，你也不祷告。这就好比学车了，你看着人家教练开车的时候，又抽烟又说话，你去开车了，“我得跟教练学呢，我也抽烟，我也说话”，那你开车能开成吗？你现在得多祷告、多唱诗歌、多亲近神，操练往这个轨道上边走。当你进了轨道里边了，走到这个轨道上边了，那就轻松加愉快了。

602　信神成功之路

1　保罗与彼得的归宿就是按着能否尽到受造之物的本分而衡量的，不是按贡献的大小而衡量的，是按着他们原有的追求而定的，并

不是按作工的多少或人对他们的评价而定的。所以说，追求主动尽受造之物的本分是成功的路，追求真实地爱神的路是最正确的路，追求变化旧性纯洁地爱神这是成功的路。

2　所谓成功的路就是恢复受造之物原有的本分、原有的模样的路，是恢复的路，也是神从始到终作的全部工作的宗旨。若是人的追求中还掺有个人的奢侈要求与人不合理的盼望，达到的果效并不能使性情有变化，这就与恢复的工作相打岔，无疑不是圣灵作的工作，那就证明这样的追求并不是神所称许的追求，不是神所称许的追求还有什么意义呢？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成功与否在于人所走的路》

神要人纯粹、单一的爱（三）

刚才说周蕊什么呀？（周蕊：悖逆。）怎么悖逆呢？（周蕊：面对神摆设的环境往开推、躲。）神今天作什么工作来了？拯救人，是吧？（嗯。）神摆设环境操练人，是让人生命长大呢，可你呢？你愿意长大吗？你不愿意长大，你只是想着固步自封。你只想让神给你摆设一些绵羊、山羊，好对付一些。神给你找一个对手，你都通不过，那你什么时候能成为大卫？周蕊刚开始和谁配搭呢？（周蕊：涛涛，他是我的负责人。）一开始就和涛涛在一起配合，涛涛是谁？有名的老好人，是吧？那就是一个好绵羊。给了你一个好绵羊，你在涛涛身上练出来了，练成纪晓岚了，神纯粹就是为了显明你这个纪晓岚。如果一来就给你个厉害的，当下就让你和夏彤住在一起，你不一定是纪晓岚，对吧？先得给你一个老好人把你显明出来。显明是为了让你认识自己，认识到自己是纪晓岚了，“呀！我就是厉害，你看涛涛

是负责人，我都能打了他！”等你狂妄起来的时候，再派个比涛涛厉害一点的，让SJ来，结果SJ来了也不在话下，你“啪啪啪”把她也打下来了，可以啊！你和人打起来了，这就开始又和卫晋打去了。你们打来打去不是在真理上打，而是在争、在抢，是无意义的争执，最后一看是宝宝与贝贝！解剖了之后，你看到没意义了，不在这些没意义的事儿上争夺了，开始在尽本分上争夺了。在尽本分上争夺了，那就给你找个配搭吧，让你和夏彤配搭。你不是在夏彤身上找人家的优点，不是看人家有负担、有责任，而是把人家当成什么了？当成你的对手，当成神与你过不去，认为是神给你带来了拦路虎、绊脚石。不求上进，成了神说的那个娇滴滴的大小姐。娇滴滴的大小姐是说什么呢？经不住风吹雨打，那经得住修理对付吗？（涛涛：经不住，就像神话里说的温室里的花朵。）一修理对付就怎么呀？爬也爬不起来了。

神说：“你的脸上的表情变得太快了，竟然还是这样地骗我，你，太大胆了！而那些娇滴滴的娇小姐们更是令人可笑，听见我的一阵阵紧急的发声，看看身置的环境，便不由自主地潸然泪下，身子一扭一扭，似乎在作什么妖，太令人恶心！看见自己的身量，便趴在床上不起来了，哭起来没个够，似乎快要断气似的，从这些话当中看见了自己的幼小与卑贱，之后便消极得超了负荷，双目失神无光，也不埋怨，也不恨恶我，只是消极得一动不动，同样也是不学无术，她离开我之后便又嬉逗玩耍开来，那‘银铃般的笑声’犹如‘银铃公主’一般，她们，太脆弱又太不自怜了！所有你们这些人类中的残品，太没有人性了！不知自爱，不知自我保护，不明事理，不寻真道，不爱真光，更不知珍惜你们自己。我对你们一次又一次的教训之语，你们早已忘在脑后，甚至当作你们闲暇之余消遣的娱乐品，你们总把这些当作自己的‘护身符’。”（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不学无术的人不就是畜生吗？》）夏彤，能不能和周蕊对上号？你给对对。（夏彤：消极的时候工作也不作了，聚会也不聚了……）一看见自己的身量的时候就趴在床上起不来了，周蕊是不是？（嗯。）看见了自己的身量，两年了还和别人斗呢。“来了个夏彤，我已经是消极得不行了，好家伙，你还又给我摆了个小宋！明天还要给我摆个大宋，呀！你说我怎么办呢？

没有活着的希望了呀！”趴在床上起不来了，聚会也不敢聚了，去也不想去了，交通也不想交通了，你说吧！神说：“撒但控告时祷告祷告，消极之时睡大觉，高兴之时到处乱跑，当我责备之时点头哈腰，离开我便狰狞大笑，在众人中间总是你最高，从不认为自己最骄傲，总是高高在上、沾沾自喜狂得不得了，就这样的不学无术的‘公子’‘小姐’‘老爷’‘太太’们怎能把我的话语当作珍贵之宝呢？”（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不学无术的人不就是畜生吗？》）为什么说神话是珍贵之宝？神话让人怎么呢？（周蕊：做人行事……）你看，现在多娇滴滴，说话连点语气都没有了，就像快断气了一样。

“你的脸上的表情变得太快了，竟然还是这样地骗我，你，太大胆了！而那些娇滴滴的娇小姐们更是令人可笑，听见我的一阵阵紧急的发声，看看身置的环境，便不由自主地潸然泪下，身子一扭一扭，似乎在作什么妖，太令人恶心！”你还记得卫晋那时候控告你什么呢？（周蕊：演戏。）为什么说你演戏呢？控告你什么时候演戏呢？我来了以后啊，他说你高兴得快跳起来了，都跑起来了，我走了以后，你又是一个表现。卫晋看见你那种情形以后说什么呀？他那种感觉是什么？（夏彤：太假了、太会表演了。）“你的脸上的表情变得太快了”，是不是这个原因？（嗯。）和演员一样，脸上的表情变得太快了，弟兄来了一个样，弟兄一走，你又一个样。“竟然还是这样地骗我，你，太大胆了！”有好多东西咱都认识了，对弟兄姊妹得用爱去帮助、扶持，咱去实施了没有？今天两句话就把咱暴露了。你说出话来伤不伤小宋呀？我给你交通了以后，你不是说我以后该怎么去做，“诶？我怎么没考虑到今天说这个话伤了小宋了呢？我今天伤着他了，我以后可不敢再这样说话了！”你是说什么呀？“以后我不敢说话、不敢聚会了，我不能做了，我不做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周蕊：是说我这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整体的情形是不是这个？是不是不敢了？聚会都不敢聚了，就怕过两天再来一个更厉害的小姊妹，更是胆怯害怕了。“竟然还是这样地骗我，你，太大胆了！”你胆子大不大？为什么说胆子大呢？你这在干什么呢？神摆设环境操练你是让你往前走呢，是让你带领弟兄姊妹呢，而你是这样的，这叫什

么？这叫对抗！这叫叫嚣！能对号吗？（周蕊：嗯。）对抗、叫嚣。神给你多少就要和你索取多少，白白得来你就得白白地舍去。我这么给你交通了，你该不该这么给他们浇灌下去？可是我给你交通完以后，你不敢再下去了。“你，太大胆了！”你还敢叫嚣，还敢对抗！不是去寻求、去顺服。“而那些娇滴滴的娇小姐们更是令人可笑，听见我的一阵阵紧急的发声，看看身置的环境，便不由自主地潸然泪下，身子一扭一扭，似乎在作什么妖，太令人恶心！”咱在那边的时候，我一和你交通，你就说听明白了，还激动得流出来泪了。可等我走了以后呀，你又是一个样，所以卫晋就说你是什么呀？说你是表演，说你是作妖呢，说你是狐狸精，是吧？（嗯。）你难受呢，还想不通。

“看见自己的身量，便趴在床上不起来了，哭起来没个够，似乎快要断气似的”，这段时间以来，我看见你走的就是这条路。周蕊，看见了吗？这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听到周蕊在和我说，“消极了、软弱了，消极了、软弱了”，我就没有听着你说你积极起来了。我怎么看见你消极的？知道不知道？“看见自己的身量，便趴在床上不起来了”，周蕊是什么身量呢？纪晓岚，斗！“我原来是光明正大地斗，后来弟兄解剖我是暗斗，暗斗我也不斗了，最后弟兄说我是下意识地斗、条件反射地斗，不管怎么说还是个斗！我斗了两年了还是个斗，这个斗在我身上就丢不掉了，弟兄就这样对我！我看我也不行了，我就是斗的这个性质了，就是斗的这个本性了！”自己就给自己定规了，也不往起爬了。“便趴在床上不起来了，哭起来没个够”，你还真在床上哭得没有个够？是说你的这个活出、这个情形就是“哭起来没个够”。我说你明斗、暗斗、下意识斗，你不是说从这个斗里边逐渐地成长，“不能斗了，不能再这样了，得背叛！”从而激起你追求真理、活出一个真正人的心志。虽然你也在背叛，但是你对自己有一种失望。其实我说你斗的目的，是不是想快马加鞭让你往前走呢？（嗯。）结果在你身上达到了什么果效呢？“在弟兄的眼里边我就是个斗字派，我就是个斗，就没有个好的词！”就活在这个情形里边了。就和我家孩子一样，我孩子在家懒，孩子他妈要出门呢，还走不了，还得洗了书包才能出门。我就说我孩子了，“你说你一天啥也不做，就知道玩手机，家也不收拾，

锅也不洗。你妈现在还得去洗那个书包，走也走不了，你就不能给她把那个书包洗一洗？”我说这个话的时候，正常人是不是要反省一下呢？（嗯。）他不反省，他说：“你胡说八道！你昧着良心说话！今天的锅谁洗的？那个锅不是我洗的？”是，今天的锅是他洗的，可我和他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我是说他一贯的、经常性的就是这个表现。我还和他求真求细今天是谁洗的锅、昨天是谁洗的锅？他不和你说这个，他就说今天是他洗的锅。“我洗了锅了，你还嫌我不洗书包！人家的父母都是夸孩子呢，我从来没听见你夸过我！你一直就是贬低我、藐视我！”说着说着，眼泪就出来了，就拿纸巾开始擦眼睛了。当爹的，你天天贬低孩子，他总觉得我是在贬低他、藐视他，他能有变化？就像神说“你是个浑人”，是让你怎么呀？让你不要做浑人。结果你怎么呀？“噢，你说我是浑人，那我还干什么呢？我是浑人我还能做带领？我是浑人我还能做神子民？还能做精兵？拉倒吧！神都说我是烂泥扶不上墙了，那我还追求什么呀！”不是从这里边找见一种动力往前走，而是活在一种消极情形里边往后看。你这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是这种表现，这就是“趴在床上不起来了，哭起来没个够”。

“哭起来没个够”，就是说诉冤屈呢，“我已经怎么怎么了……我已经怎么怎么了……”，诉起冤屈来没个够。“我原来是公开斗呢，我现在不斗了，后来你又说我是暗斗呢，暗斗我也不斗了，你现在又说我是下意识地斗，没完没了！你不看我已经爬不起来了嘛！我超过了负荷！”你只是看见我打在你身上了，你没有看见我的存心是什么，也没看见我要借着这个打达到什么果效。我要达到的果效是让你怎么呢？让你爬起来往前走！神给你的这条路是台阶式的，你走上第一个台阶的时候，神给你第二个台阶，走上第二个台阶的时候，神给你第三个台阶，一步一步带着你往上走、往前走，不是让你停滞不前、固步自封的，不是让你只在一个台阶上不动了。当你看见前边一个个台阶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软弱了、懦弱了，没有男孩子的那个气概了，也就是神说的没有心志、没有毅力。神成全的就是人的信心与心志，你得有心志，对自己有信心，“我就追求蒙拯救、被成全，我得有这个信心！我得有这个心志！你说夏彤有负担，你看我有没有负担！

我胜过她！我比她有负担！你说卫晋变得平易近人了，不斗了，你看我，我也能不斗，我胜过他！我要全人献给神！”就是说，我打醒你是想让你能从正面往上走、往上够，这叫有信心、有心志、有毅力。神说：“总是恨恶人的罪，恨恶人没骨气、软骨头……”（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作工与进入 八》）而你这是什么呀？这是软骨头、没骨气，是懦弱的表现。为什么说娇滴滴的大小姐呢？大小姐是什么意思？一说大小姐就代表着什么？（懦弱。）懦弱、软弱无能、提不起来、没骨头。所以说，是娇滴滴的大小姐，不是穷人家的那个大小姐。穷人家那个大小姐软弱不软弱？（不软弱。）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早成才，咱做个穷人家的大小姐，这个话能听懂吧？“便趴在床上不起来了，哭起来没个够”，我说你哭起来没个够，不是非得让你趴在床上哭，而是说你这两年来走的这个路就等于是趴在床上哭起来没个够。这个能看到吧？（周蕊：嗯。）就是说你一直带有一种消极、气馁。

“从这些话当中看见了自己的幼小与卑贱，之后便消极得超了负荷”，我揭露解剖你肯定要揭露你的那个黑暗面，肯定要说你身量的幼小、卑贱。神来拯救人，作的就是审判刑罚的工作，审判刑罚还能夸你呀？说的就是你悖逆的地方，说的就是你要命的地方。所以说，肯定要让你看见你生命幼小、卑贱，这是必须的！就像神说，神拯救人有一个方式是什么呀？咱听过“硫磺火湖”“大灾大难”，是吧？（嗯。）每个人都得进硫磺火湖里边，神要的是精金之品。精金之品从哪来的？必须经硫磺火湖焚烧以后才能提炼出来。硫磺火湖指什么说的？怎么能让你进入硫磺火湖呢？神说：“硫磺火湖指的是我的刑罚人的手……”（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八十篇》）神说：“我经常提到‘火湖’，这是什么意思呢？与硫磺火湖的区别在哪儿呢？硫磺火湖指的是撒但的权势，而火湖指的是在撒但权下的整个世界……”（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零二篇》）就是说，把你的悖逆、败坏揭露解剖出来以后，让你看见你自己所做的、所行的就是与神为敌的，就是该下地狱的。也就是说，把你放到硫磺火湖里边，就是让你产生什么呢？产生懊悔的心，让你懊悔、难受、难熬。如果把你放到无底深坑是什么？神说：“真正的无底深坑指

的是撒但的权势，人若落入撒但手里，就在无底深坑里了，是插翅难逃了，所以叫无底深坑。这些都是受刑直到永远的对象，是我安排好的。”（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八十篇》）无底深坑是黑暗，看不见、摸不清。所以原教会那些人呀，属于在什么里边呢？（无底深坑。）你刚从原教会那个无底深坑里边出来以后啊，你只是走在了哪儿？走进了火湖，走进了世界。当我揭露解剖了你，让你看到你什么都不是的时候，那你就进了什么？进了硫磺火湖。你进了硫磺火湖里边你的表现是什么？你是承认，你是接受，你是恨恶自己，这就是在硫磺火湖里边焚烧。焚烧就是每天在熬呢，“这边是真理，是顺服神，那边是肉体，是抵挡神，我是为真理还是为肉体？”争战、难受。因着看到自己是一个受造之物，神是造物的主，可自己所做的是魔鬼做的，这个时候就产生了争战了。不做，丢面子；做了，丢了命。知道不能做，还非要做，难熬得要死，争战来争战去，最后在熬炼中才能产生真实的信心、真实的爱。把这些垃圾烧完以后，那就是精金之品！把那些杂质烧完了，剩下的就是对神的爱，一心一意为神作工，就成了单纯的爱。（嗯。）一部分人，他根本不接受审判刑罚，不接受修理对付，要么是把审判刑罚、修理对付推开了，要么是失去了信心，不搭理了，逃避、躲藏，不信了，回归世界。心里什么都明白，就是接受不了、实行不了，他没有良心、没有知觉，他心里也不懊悔，那他就没有进了硫磺火湖里边。他逃去哪里了？火湖，就是逃回世界。

我把你打成这样的目的就是要把你打到硫磺火湖里边，打到硫磺火湖里边也就是把你打到地狱，打到地狱也就是让你看见你是该死的、是必死的。当你看到你是该死的、必死的，看到你什么都不是的时候，你还要地位、冠冕吗？还有奢侈的欲望、想法吗？（没了。）单一的就是什么呀？“我怎么能剩存下来？我怎么能为神效个力、出个力，换一个不死的结局？”或者再高一些，“我怎么能尽到一个受造之物的本分？”再没有其它的想象了。因为什么呀？你看到你就是一个真正的地狱之子了，别无出路了，然后你就不争、不抢、不夺了。在地狱里边熬完以后，这就是死去才能活来！原来那个死了，这个才能活

过来！所以神说当你真正认识到你是地狱之子的时候，才是你信神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才是真正地尽本分。“我不能考虑自己了，考虑自己就是死，我一心就是向着神、为着神。我就是效力我也得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地效力，不能再有为自己考虑的心思意念！”这个时候，信神开始了。当人走上正轨的时候，神的作工就结束了。也就是说，神话在你身上可以发挥功用了，你再看神话的时候，就能承认神话是对你说的话，这时神话就能掌管你、控制你，所以说，神的作工结束了，每个人都能够按照神话走自己的路了。我把你带得你能够自己独立生活了，好了，完了，成就了！话语时代开始了，神能直接用话语带领你了。不经过这个过程，话语没办法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你就不是活在神权下的人，神再说出多少话，你觉着这个话不是对你说的，不起任何作用。虽然现在是话语时代，但是话语在你身上不起作用。所以要想话语时代成立，也就是说国度时代降临、神的国降临，必须让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才行。要想让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首先得把你这些败坏性情解决掉，也就是说，要想让你成为爱神的人、成为事奉神的人，必须先把你的败坏性情取缔了。败坏性情取缔的这个过程也就是一个边缘性的工作，把这个边缘性的工作作完了，你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能够站在一个受造之物的位置上来听神的话了，好了，信神开始！话语时代开始！国度降临在地上了！这个听懂了吧？所以说，我为什么必须把你打死呢？就是让你“从这些话当中看见了自己的幼小与卑贱”，不仅是你自己幼小、卑贱，所有的人都是幼小、卑贱。神怎么说的？除长子以外都是效力者。众子、子民在神那边怎么看？是不是都是效力者？（是。）你要想成为众子、子民必须得经过效力者这一关。但一提到效力者人就消极软弱了，都不愿意做这个效力者。可是你不做一个效力者，你坚决不可能成为子民！（嗯。）你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效力者必须得下地狱，下了地狱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忠心效力者，然后才能成为子民，成为子民才能成为众子，这是个必经之路！所以，硫磺火湖你必须得下！我打你，不管你多痛，目的是要让你怎么呢？让你认识自己，让你进硫磺火湖，对你产生一个焚烧、刑罚、惩罚，让你相应地感受到痛苦，也是一种大灾大难吧。

“从这些话当中看见了自己的幼小与卑贱，之后便消极得超了负荷，双目失神无光，也不埋怨，也不恨恶我，只是消极得一动不动，同样也是不学无术”，周蕊就经常消极得一动不动，是吧？这是夏彤看在眼里边的。（夏彤：总是往床上一趴，躺那儿。）“同样也是不学无术”，神告诉你说你生命幼小，是让你赶紧长大，说你卑贱是让你赶紧扭转，不要做这样的人。说你一下，你就固步自封，说你是浑人，你就趴在床上“完了，我就是个浑人”。神不是让你承认，而是让你怎么呢？让你认识。神审判刑罚不是让你承认就完事了！而是让你去认识、恨恶、背叛，做一个新造的人，用实行真理来代替自己的过犯，这才是最终的目的！你也不要和那个悖逆的人去比，“你看，你揭露解剖一句，他们和你反呢，他们和你抗呢，你揭露我，我不反、我不抗，我承认、我认识！”完了，停到这儿了，“我认识到自己就是个地狱之子，我已经完了，神不要我了！”爬不起了，不动了，这叫懦夫，没有心志，不求上进，也就是说不学无术。“她离开我之后便又嬉逗玩耍开来，那‘银铃般的笑声’犹如‘银铃公主’一般，她们，太脆弱又太不自怜了！”你听着周蕊说话，纪晓岚，“嚓嚓嚓”的，厉害吧？（嗯。）结果解剖两句，就趴在床上起不来了，今天消极，明天消极，然后刚要派个人来和你作伴吧，你一听着这个人厉害就消极得爬不起来了，聚会也不敢聚了。这还没派狮子和熊给你做陪练呢，你这怎么当大卫呢？怎么打倒三米多高的巨人呢？怎么做神的精兵呢？这还是刚给你派来个“小小”姊妹，你就怕得不得了了，那要再派来个“大大”姊妹呢？你怎么办呀？跪地求饶？从这里就看见你是多么的不学无术、多么的脆弱！

人家大卫看羊的时候，狮子、熊来了，人家怎么说的？狮子、熊来的时候，他退却了没有？（没有。）没有退却，他冲在最前边，他看见狮子、熊害怕吗？（不怕。）他不怕狮子、熊呀！（涛涛：他那个时候要保护他的羊群呢。）他是为了保护羊群连自己的命都不顾？他就连这么点儿理智都没有？你就这么小看大卫？他为什么敢和狮子、熊去打架呢？（涛涛：因为他相信狮子、熊在神手里。）“耶和华早已经把它的爪子捆绑起来了，只有我打它的权力，没有它打我的

权力！”他不怕狮子、熊，他知道神操练他呢，神就看他的胆子，看他对神的信有多少。他说这些话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首先他知道神要的是人，神让狮子、熊来是神的一种摆布、安排，是要操练他，让他长大成人，不是来要他的命，他看见这个了。就和约伯一样，就算过来的强盗再厉害，他抢走的也是万贯家产，他杀的也是仆人、是约伯的十个儿女，他敢不敢伤一下约伯？不敢！因为神没允许，撒但做不了这个事情，它不敢动约伯！大卫呢？狮子、熊吃人呢，大卫该不该害怕呢？大卫知道狮子、熊动不了他，为什么？“因为我是大卫！我是信神的人，我是敬拜神的人！神说此人勿动！熊、狮子你能伤着我？你来吃我的羊了，我要保护我的羊，这是正义的、是应该的！神的目的意义是要操练我！”只有一次又一次把狮子、熊打退以后，有了胆识，有了这些经历，他才敢去打三米多高的巨人。大卫经历到什么了？他有什么经历了？（夏彤：神的权柄、神的全能、神的保守。）他经历了神在看顾着他、神在操练他。这些狮子、熊呀，是他的陪练，但不是他的仇敌。陪练和仇敌有什么区别？仇敌是来要你命的，陪练是陪伴你生命长大的，是陪伴你和你练武的。陪伴你练武的那个陪练是不是只允许你打他？陪练能不能打你呢？（不能。）陪练不能还手啊！你看拳击手的那个陪练，他只有挨打的份，他还手的权力都没有。那在面对狮子、熊的时候，大卫怎么说的？“耶和华早已经捆绑了它的爪子，只有我打它的权力，没有它打我的权力！它就是我的陪练！”大卫经历了这些狮子、熊以后，去了见了三米多高的巨人了，扫罗对他说：“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他自幼就作战士。”（撒上 17：33）大卫说：“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撒上 17：36-37）他为什么能说出这些话来？（夏彤：经历了。）是因为他有经历了。他告诉扫罗说他当时看羊的时候，来了狮子、熊，他把它们打退了。他为什么能打退？“是因为神已经把它们的爪子捆绑起来了，只能我打它，它不能打我！我经历过了，有这个体验了，我就敢和这个三米多高的巨人打！”扫罗听了这个话了，“既然你经历过了，你已经体验过神在你身上的看顾、保守了，这个三米多高的巨人羞辱了神的名，神已经把他交在你手中了，那你就去试试吧！”扫罗是听了大卫这个话才让他上战场的。大卫没有这些经历说不出这些话来，他

也不敢去。他有了这些经历，说出了这些话，扫罗才允许他不穿战袍就和三米多高的巨人去打。也就是说，大卫是一步一步地走上来的，先是和狮子、熊打，然后是和三米多高的巨人打，最后还要和谁打呢？和扫罗，还有扫罗的整个部队。

那时候神那样带领大卫了，今天呢？神带领着你走这一步路，神说："所以，从许多神作工的事实来看，神要成全人，他一定能把你们作成……"（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关乎各尽功用》）神要把你作成什么呢？精兵，有男孩子的气概。周蕊，你相信神能把你作成吗？（周蕊：……）不相信了？你跟着神一步一步地走，你在每一步都能看见神给你摆设的环境就是操练你呢。你跟卫晋打斗了，你借着卫晋是不是有长进了？生命是不是有变化了？原来是明打、明斗呢，后来暗斗呢，现在这些是不是都没有了？现在已经没有明的了，只是还有一些败坏性情，就是自然流露，现在属于一种自然流露了！这是不是解决了一大半了，是吧？这就是个长进，你得看到了自己的长进！神交通怎么说的呀？神说："有的人看见自己素质太差或者有严重过犯，就自暴自弃失去信心，不愿受苦实行真理了，也不追求性情变化了，认为自己从来就没有变化。其实这些人身上有变化，但他们自己却发现不了，反而只看见自己的毛病，便不愿与神配合了。"（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正确对待自己 不要放弃真理》）生命长大、性情变化都是一个过程，并不是让你一下就能看见长了多少，是慢慢的、逐步的，几年了有个转变，这就是个长进。难道还能让你看着自己一天一个大变样？那样的话，神的作工三天就作完了。你看看SJ的长进用了多长时间？是三天两天就有的吗？再看看雨桦的变化，经过了多长时间。

"所有你们这些人类中的残品，太没有人性了！"周蕊，你也不要太脆弱、太自卑了，神是说所有，不是说你一个人。"所有你们这些人类中的残品，太没有人性了！不知自爱，不知自我保护，不明事理，不寻真道，不爱真光，更不知珍惜你们自己。"今天我看见你们三

个说话的时候，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夏彤：太没人性了。）说说，怎么没人性呢？（夏彤：没有人性就是说还是在互相争夺地位、互相打斗，一打斗就是魔鬼互相厮杀，不是人的形象、不是人的活出。）你看咱今天表演的这个残品，小宋在这儿给我举了个例子，说武术的武和舞蹈的舞，从这是不是就看见你太没人性了？人家说的武术的武怎么就不行了？你们非得给人家改回来，写成舞蹈的舞。“你们是领导，我没办法，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低了头了你还不行，你还得让我顺服！说我的那个就不对，就应该是舞蹈的舞！”改回来也就罢了，还强行把人家打了，让人家听你的，你说这人性在哪儿？（夏彤：没有。）没人性。“不知自爱，不知自我保护”，你说人家反抗你呢，说人家不听你的，你自己就把自己卖了。你自己就在这儿争夺地位、争夺权势。你要打人家，你抓上人家个把柄也算，可你抓的是啥呢？你让人家抓了你的把柄，你说丢人不丢人？不会自我保护呀！咱做什么事情不要让撒但抓把柄，你俩做什么事情不要让小宋抓了把柄，不然小宋怎么服你呢？“不明事理”，小宋抓住你把柄了，你嫌丢脸了，是吧？（夏彤：嗯。）等你俩过来，看见小宋正说这个呢，心里想“你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在这个事情上明明就有缺陷，你恰巧过来提了一个这事！”所以你俩来了，立马换一个话题，“你提小宋的这个，我提小宋的那个！”太不明事理了！人家给你提出了武术的武，你们也没有寻求一下就给人家改了。为什么改了，把这个交通一下，这个字怎么不合适、怎么不能用。给人家交通交通，交通了没有？没有交通。我没来以前你是给人家强行灌输呢，是吧？给人家强行扭转。（夏彤：嗯。）我来了，不能强行扭转了，怎么呀？“来，说另一个事！我说这个你不服，我再拿一个！”开始声东击西了，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还想混淆视听，还想拿那个事情把这个事情掩盖下去，来证明：这个小宋明明就是个谬种！你无非就是想把他打成个谬种。（夏彤：嗯。）他想把你打成个什么？（夏彤：假带领、敌基督。）打压人、不明事理。他把你打成个不明事理，你把他打成个谬种，连话也听不懂！“哎，明明是搁搅，你非要说是圪蹴，最后就成蹲下了！”不明事理。你说你自己手下的人发生这个问题了，是不是该内部消化？人家世上人还说“家丑不可外扬”呢，咱把它当作“家丑”了吗？（夏彤：没有。）我问你：“你下边带领的人是什么人呢？”结果你告我说：“我带领了个谬种！”你说你傻不傻呀？世上人都不是这呀，世上

人还是“家丑不可外扬”，可你怎么呀？“我不扬也不行呀，不扬他，显明不出我有来呀！”为了显明自己有，宁愿把自己下边带的兵说成是谬种。能带谬种的将军是什么将军？谬种将军，肯定是不明事理的将军，对吧？（夏彤：嗯。）不明事理。

“不寻真道，不爱真光”，你说咱尽本分是要干什么呢？（夏彤：寻求真道。）寻求真道。我给你的方向在哪呢？信神是要干什么呢？改变自己的看事观点，追求爱神至极。（夏彤：嗯。）可你在爱神的时代不爱神。神说：“就是说，你信神就得爱神，你如果只信神不爱神，没达到认识神，从未从心里发出真实的爱去爱神，那你信神也是枉然，你信神如果不爱神就枉活一世，你的一生是最低贱的一生。”（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爱神才是真实的信神》）神和你说了多少了？神要纯洁的爱、单一的爱，咱实行吗？（不实行。）咱不是寻求真道，咱老要寻求“我”的意思，“我没地位了呀！我没冠冕了呀！我不能一个人独自享受这个果实了呀！”这些东西占满了自己的心灵，还有神的位置没有？还有一点信神的味道没有？没有了！完全没有信神的味道了！每个字句流露出来的都是自己的地位、名誉。“不寻真道，不爱真光”，什么是真光？（夏彤：神的话、神的要求。）给你揭露解剖出来的东西，还有说你得追求时时、事事、处处想着神、念着神、为着神，为着神的作工、为着神的经营，这是不是真光？（嗯。）可是你围绕着这个走了吗？（没有。）所以说咱不爱真光，爱的是你自己的那个唯我主义，你不是唯神主义。唯神主义，那就是在为真光；唯我主义，那就是在为撒但。“更不知珍惜你们自己”，为什么说不珍惜自己呢？咱今天的这个对话里边流露出来的是什么？是不是撒但的一种玩弄？（嗯。）争、夺、抢，为了地位、名誉斗，你们是为了地位、名誉成为了撒但的玩物、成为撒但吞吃的对象，所以说你们“更不知珍惜你们自己”。咱今天尽本分来了，咱不借着这个大好时光改变自己的性情，来尽上咱自己的所能，过了这个时间还有吗？（没了。）不珍惜！“我对你们一次又一次的教训之语，你们早已忘在脑后”，咱刚才说的唯神主义，为着神、向着神、念着神，是不是已经抛在脑后了？咱是不是经常说、经常念叨呢？（嗯。）可是咱在实际生活当中

没有一件事是唯神主义。“甚至当作你们闲暇之余消遣的娱乐品”，为什么说闲暇之余消遣的娱乐品呢？咱平时在一起说笑的时候啊，借着某个人的言行举止，说一句类似于“你不实行真理”这样的话，那个说笑里边带着什么？带着一种开玩笑的形式。咱是不是经常这样啊？（嗯。）在实际生活当中和神不是很有关的，然后冒出一句属灵术语，当作了玩笑，成了娱乐品。它不是正常的人和人之间的交通，就好像咱在实际生活当中随便开玩笑的时候给人戴了一个帽子呀、说一个玩笑话呀，没有和人去求真，只是一种带有玩笑形式的言语，这就是“闲暇之余消遣的娱乐品”。“你们总把这些当作自己的‘护身符’”，这个“护身符”咱都用过吧？你说今天夏彤把这些当作“护身符”了没有？你来给小宋交通的时候带着多少“护身符”呢？要想让他听你的，你是不是就得谈工作？打着谈工作、谈生命进入的旗号。人家想反抗你，你还怎么呢？“我还得抓工作！”这个“抓工作”就是一个很好的“护身符”。

“撒但控告时祷告祷告，消极之时睡大觉，高兴之时到处乱跑，当我责备之时点头哈腰，离开我便狰狞大笑”，“离开我”是什么？就是没神的时候，是吧？（嗯。）没神的时候狰狞大笑。“在众人中间总是你最高，从不认为自己最骄傲，总是高高在上、沾沾自喜狂得不得了。”（夏彤：一去给人家交通的时候就站个地位、就训人，“你这文稿多少天了整不出来！”）这是给自己对号了，是吧？（嗯。）你跟人说话的那种语气、态度，你感觉不到对别人是一种伤害、是一种辖制。你一说话，别人一看你是那种语气，人家就不愿意和你说了。周蕊今天说小宋的时候是什么表情？周蕊，你一开始说他什么了呀？（周蕊：固执、顽固。）在说小宋固执、顽固的时候，脸上还带着什么？（笑。）脸上还带着笑容。那这个笑是什么笑呢？如果小宋看见这个笑、听见这个话，他心里边是什么动态呢？“我老想显露显露自己，你老是贬低我，不让我出头，让我显露不出来！还说我‘固执、顽固’，还面带笑容！”这个笑是什么笑呢？（夏彤：嘲笑、贬低、藐视。）（涛涛：有贬低这种性质。）嘲笑、讽刺、看不起、藐视。所以说，你那种笑给别人带来的就是一种伤害，用土话说就是笑话人

呢。你给人家别人带来的是这个果效，你说这个人还能和你交心吗？还能听你交通吗？他是扎心、伤心，不愿意和你交心了，不愿意搭理你了，反过来就会对你产生一种恨恶、仇恨。

周蕊，那你应该是什么表情？夏彤，你说说正常表情是什么？（夏彤：正常表情应该是包容、忍耐，能正确对待。）什么样的表情是正确对待？该有的表情是什么？（夏彤：不会去嘲笑，而是正常地去谈这件事。）正常地谈这件事，绷住脸，“你这个谬种！你这个老顽固！”是这样？（夏彤：先不能谈这个事……）不能谈，避开这个事？（夏彤：嗯，先不谈，看他各方面情形，看他能不能接受，然后再慢慢引导，一点一点地带他。）如果他是你孩子的话，你怎么对待？他做错了，该说不该说？该说，必须说！你必须让他认识，而不是不和他说，那肯定是不对的。你一说他就能领受到你那个心，人家看着你不是在嗤笑他，而是什么？你是在担忧他，“哎呀！我觉得你就可顽固呢，这多长时间了你都扭不过这个劲儿来，太固执了！我看着你就发愁！你什么时候能不固执了呀？什么时候呢？”让他看见你那个发愁、担忧、哀愁，让他感觉到你是一种哀愁。当他看见你身上带着一种哀愁的时候，他心里边会有什么感觉？（小宋：责备。）责备自己，同时又看见带领对他的负责、带领对他的爱，从带领身上看见神对他苦苦地巴望、等待。这看见的是什么？看见的是一种爱！当他看见带领工人都这样做出来了，让他看见了神的心意，你说他会产生什么？就是刚才说的，自责、难受、懊悔，“不行了，得悔改了！我这本分尽得让人家带领工人都发愁了！我在人群中怎么存活呢？丢人现眼的！我现在信神了，我怎么还能这么顽固持守呢？带领工人都对我发愁了，你说神还能要我呀！”这就叫唤醒他的心、唤醒他的灵。如果你带着一种嗤笑，他看着你是笑话他呢，你一笑话，还能唤醒他的灵吗？那唤醒什么了？（夏彤：唤醒他的仇恨。）唤醒的是仇恨！你带领他不是唤醒他的良心，是唤醒了他的仇恨。他来尽本分以后，看见弟兄姊妹之间不是爱，而是一种仇恨、恨恶，对神产生误解，那这是不是成了拆毁了？（嗯。）他感觉你是笑话他，那他还变不变呀？（不变。）不变，“你觉得我固执，你看哪个不固执你去用哪个吧！别用我，以后

别和我说了！我是信神又不是信你，我回家也能信！”好了，他回家了，你连个效力的也没了。他的信神道路断了，那咱不就成了作恶的人了？（嗯。）

这就是告诉给咱一个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咱就首先得学会做一个真正的人。周蕊，这些话听懂了没有？（周蕊：听懂了。）你说话带的那个笑也可能不是真正就是在笑话他，有可能你说这个话的时候是出于礼节，看到弟兄姊妹了笑一下，或者是正好有个其它的可笑的事呢，你就一边带着笑脸一边说，“哎呀！他那个人太固执！”就是说有两种情形搅在了一起，因着其它高兴的事引起了这个笑，同时正好要反映这个问题，说他太固执，所以就没有一心要去表达这个事情，有可能是这样。但是不管怎么说，你给别人带来的效果是这样的。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就是说咱得考虑这个话说出来以后对别人有没有帮助，有什么样的后果。所以说，你以后说话、行动要沉着、稳重，什么样的话该说，什么样的话不该说，说什么样的话带有什么语气态度对人有益，这都是咱该完善的。

549 人对试炼的态度

1 在走今天的道路中你当怎样追求才最合适？你当把自己看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来追求？你该怎么对待今天这所临到你的一切，或试炼或苦难，或无情的刑罚或咒诅，临到你的这一切，你都应当作慎重考虑。因为今天临到你的毕竟是一次一次的短短的试炼，或许对你对你来说并不是很大的精神压力，所以你就听之任之，并不将其当作追求上进的宝贵的财富，你，太大意了！竟然将这宝贵的财富当作你

眼前浮过的云彩，你并不宝贝这短短的似乎对你来说并非很重的一次次的严厉的击打，而是将其冷冷地观望，并不将其挂在心上，只是当作一次偶尔的碰壁，你，太傲气了！

2 对这一次又一次的犹如狂风暴雨的猛烈侵袭，仅是采取轻慢的态度，有时甚至冷冷地一笑，露出你满不在乎的神情，因为你从来没想过，为什么屡遭这样“不幸”，难道是神对人太不公平吗？虽然你的想法并未像神说的这么严重，但你那“神态自若”的神态将你心海世界刻画得维妙维肖，不用神说，你内心深处隐藏的仅仅是不近人意不近人意的谩骂与人几乎看不见的缕缕忧伤忧伤之感。哦……因着遭受这样的试炼而感觉太不公平，因此而谩骂；因着试炼而感觉世界的荒凉，因此而充满惆怅。你并不把这一次次的击打、管教视为最好的保护，而是将其看作苍天的无理取闹或是对你合适的报应，你，太无知了！

3 大好的时光都让你无情地封在了黑暗之所，一次次美好的试炼、管教都让你视为仇敌的攻击。你不会适应环境，更不愿适应环境，因你并不愿意从这一次又一次的、被你看为残酷的残酷的刑罚中得着什么，你也不寻求也不摸索，只是听天由命——走到哪儿算哪儿，那些在你看为残酷的责打并没有将你心改变，也并没有将你的心没有将你的心占有，而是将你的心刺伤。哦……你只是将这“残酷的刑罚”视为今生的仇敌，却并没有得着什么，你，太自是太自是了！你很少认为自己太卑鄙因而遭受这样的试炼，而是认为自己太不幸了。事到如今，你对神说的、作的到底有几分认识？

4 其实，你根本不是什么有理智之人，因你不知神要作什么，更不知神正在作什么。你对人生太不屑一顾，竟然不晓得有知名度，更没有自知之明，所有你们这些人类中的残品，太没人性了！不知自

爱，不知自我保护，不明事理，不寻求真道，不爱真光，更不知珍惜你们自己。神对你们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教训之语，你们早已忘在脑后，甚至当作你们闲暇之余消遣的娱乐品。哦……撒但控告时祷告祷告，消极之时睡大觉，高兴之时到处乱跑，当神责备之时点头哈腰，离开神便狰狞大笑，在众人中间总是你最高，从不认为自己最骄傲，总是高高在上、沾沾自喜狂得不得了，就这样不学无术的人，怎能把神的话语当作珍贵之宝呢？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不学无术的人不就是畜生吗？》

交通《目前的异象与该实行的路》结合的神话

一、神成全子民的方式是什么？

神说："当审判时代达到顶峰之时，我并不仓促结束我的工作，而是结合刑罚时代的'证据'让所有的子民都看见，以便达到更好的果效。所谓的'证据'是我刑罚大红龙的手段，让子民都亲眼看见，从而更加认识我的性情。当子民享受我时，是大红龙'受刑罚'之时，让其民众起来反叛它，这是我的计划，是我成全子民的方式，是所有子民生命长大的好机会。"（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二十八篇》）

神说："各国、各方、各派都在享受我名的丰富，因为灾难正在酝酿，正在我手中掌握着，准备逐步倒下，所以人都着急寻求真道，是付一切代价也要寻求的。在每件事上都有我的时间，说什么时候

成，必定什么时候成，而且不差一分一秒，谁也拦不住，谁也阻挡不了。大红龙毕竟是我的手中败将，是我的效力者，我叫它做什么，它就做什么，丝毫没有一点反抗，真正是我的牛、是我的马。当我工作完成之时，我就把它扔在无底深坑，扔在硫磺火湖里（针对灭亡的说的）。作为灭亡的不是单单尝点死味，更要因着对我的逼迫而严加惩罚，这个工作我仍然借着效力者作，让撒但自相残杀，自己毁灭自己，彻底毁灭那些大红龙的后代，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在这之后，转向外邦，这是我工作的步骤。”（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一十篇》）

二、神要把人的假通行证扔到硫磺火湖。

神说：“如今，在迈向国度大门之时，所有的人都开始奋起直追了，但当人走到国度门前之时，我将门关上，将人拒之门外，要求人都拿出‘通行证’，我的这一反常的举动大大出乎人的意料，人都惊讶了。为什么向来敞开着的门今天突然紧闭呢？人都双脚跺地，在地之上踱步，在人的想法当中想走后门进去，但当人将‘假通行证’拿出来递给我之时，当场被我扔在火堆里，人看着燃烧着的‘自己的心血’而失望了。人都抱头痛哭，眼看着国度中的美景却不能进入，但我却并不因着人的可怜之态而让人进去，谁能随意打乱我的计划呢？难道后天之福是人的热心换来的吗？难道人的生存意义就是随意进我的国度吗？我就那么下贱吗？若不是我的严厉之语，人不是早就‘进国度’了吗？所以人总是恨恶我，就因着我的存在给人添了不少麻烦，若不是有我的存在，人在今天之日便能享受‘国度之福’，何必受这苦呢？所以，我还是劝人最好从我这里出去，趁现在大好的时光自己找点出路，趁现在还年轻，赶快学点‘技术’，要不以后就晚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发声·第四十六篇》）

神说："我曾经说过'我在锡安放一块大石头，这石头对信的人来说是建造的根基，对不信的人来说是绊人的磐石，对那些魔鬼之子来说，又是砸死人的石头'，这句话不仅是我说过，而且又有多少人预言过，在今世又有多少人读过这段话，而且有人试着解释过这段话，但是不曾有人揭开这一奥秘，因为这个工作只在今天末世的时候才作，所以即使有人解释过这段话，但也是谬论。我今天把全部意思都显明给你们，好让你们认识到我见证众长子的严重性，我见证众长子的目的。我在锡安放一块大石头，这石头就指众长子被见证这事，所说的'大'并不是指见证的声势浩大，而是见证众长子要有大批的效力者退去这事。这里'不信的人'就指那些因着见证我儿而退去的人，所以对于这类人是绊人的磐石，之所以说是磐石是因为这类人要遭我手击杀，所以说'绊人的磐石'不是指跌倒、软弱说的，而是指被我手击杀说的。'对于信的人来说是建造的根基'，这里的'信的人'是指那些忠心的效力者说的，'建造的根基'是指为我忠心效力之后蒙我的恩典、祝福。当众长子已被见证就预示着整个旧时代马上要废去，即标志着撒但的国已被摧毁，所以对那些外邦人来说是砸死人的石头，所以把列国砸得粉碎即指整个世界重新更换，旧的废去，新的就重新建立，这是'粉碎'的真意。"（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发表·第一百一十八篇》）

三、在大患难中作成了得胜者。

神说："在国度时代期间要将人彻底作成。征服工作之后人便进入熬炼之中，进入患难之中，在患难之中得胜的站住见证的就是最终被作成的，这些人就是得胜者。在患难之中对人的要求就是能接受此次熬炼，这熬炼是最后的一次工作，是在全部经营工作结束之前的最后一次熬炼，凡是跟随神的人都得接受这最终的检验，都得接受这最后一次的熬炼。患难中间的人都是没有圣灵作工、没有神引导的，但是那些真正被征服的、真正追求神的人最终都能站立住，这些人都是有人性的人，都是真心爱神的人，无论神怎么作这些得胜的人不失去

异象，仍旧实行真理不失去见证，他们就是最终从大患难中走出来的人。浑水摸鱼的人即使现在能混饭吃，但谁也逃不过最后的患难，谁也不能逃脱最后的检验。这患难对得胜的人来说是一次极大的熬炼，但对那些浑水摸鱼的人来说就是彻底淘汰的工作。心中有神的人无论神如何试炼都不改变对神的忠贞，心中无神的人一旦神的工作对其肉体不利，他便改变了对神的看法，甚至离神而去，这都是在最终站立不住的人，都是专求得福根本无心去为神花费而贡献自己的人，这类小人在工作结束的时候都得被‘驱逐’出去，对这些人根本不讲情面。没有人性的人对神根本不会有真实的爱，环境安逸或是有利可图时便对神百依百顺，一旦他们的欲望受到破坏或最终破灭时，这些人就立即起来反抗，甚至一夜之间就由一个满面堆笑的‘好心人’变成一个满脸横肉的刽子手，竟然无缘无故地将昨日的恩人当作不可一世的仇敌，这些杀人不眨眼的恶魔若不驱逐出境岂不是心头之患吗？拯救人的工作并不是到征服工作结束之后就大功告成了，虽然征服工作告一段落了，但洁净人的工作并没有结束，什么时候将人彻底洁净了，将那些真心顺服神的人都作成了，将那些心中无神的伪装分子都清除出去了，这才是工作的终结。在最终的一步工作中不能满足神的人便是被完全淘汰的人，被淘汰的人都是魔鬼之类的人，不能满足神的便是悖逆神的，这些人即便现在跟随着也并不证明这些人就是以后剩余下来的人。所说的‘跟随到底的人便是可以得救的人’中的‘跟随’，其内涵之意就是在患难之中站立住。现在许多人认为跟随是相当容易的事，但到工作快结束的时候你就知道跟随的内涵之意了，并不是你现在能接受征服之后仍能跟随就证明你是被成全的对象了，那些经不住试炼的、不能在患难之中得胜的在最终必不得站立，他们就是不能跟随到底的。真心跟随神的人都是能经得住工程的检验的，不真心跟随神的人则是经不住任何试炼的，这些人或早或晚都得被驱逐出去，得胜的在国度之中存留。人是否是真心寻求神的人是借着工程的检验，也就是借着试炼而才决定的，并不在乎人自己定规，神不随便弃绝一个人，他作的一切都让人心服口服，人看不见的事、人不服气的工作他都不作，是真信还是假信都由事实来验证，这是人所不能定规的。‘麦子不能成为稗子，稗子不能成为麦子’，这是不可疑惑的，凡是真心爱神的人最终都能在国度之中存留，神不会亏待任何一个真心爱他的人。国度之中的得胜者按着功用与所作见证的不同在国度之中做祭司

或跟随的人，凡在患难之中得胜的便成为国度之中的祭司团。成立祭司团是在全宇的福音工作都结束的时候，那时人所该做的就是在神的国度尽本分，在神的国度之中与神同生活。在祭司团中的有祭司长、有祭司，其余的是众子与子民，这都是根据患难之中对神的见证而划分的，并不是随便称呼的。人的地位一定规神的工作就停止了，因为人都各从其类都归复原位，这是大功告成的标志，这是神的作工与人的实行的最终结果，是神作工的异象与人的配合的结晶，最终人进入神的国度之中安息，神也回到居所之中安息，这是六千年来神与人合作的最终成果。”（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与人的实行》）

四、击打牧人时各处圣灵收回，重点是为显明众长子。

神说：“事实就成就在眼前，一切一切都已成就，我的工作步伐越发加快，如点燃的火箭上升，谁也料想不到，只有事情发生之后，你们才会明白我说话的真意。那些大红龙的子孙也不例外，非得让它们亲眼看见我的奇妙作为，别以为你看见我的作为之后对我定真了，我就不撇弃你了，没那么容易！我说了的话，我决定的事，我就一定要应验，绝不徒然返回。在中国，除了少数的众长子之外，子民几乎没有几个，所以，我今天跟你们（大红龙的子孙，逼迫我最厉害的）说清楚了，你们不要抱的希望太大了，我工作的着重点（从创世以来）就在众长子和中国以外的几个国家。因此，我的众长子长成了，就达到我的心意了（众长子一成就一切都成了，因为以后的任务都交在众长子身上了），现在让这些人看见一部分我的奇妙作为，只不过是为了羞辱大红龙罢了，这些人根本享受不到，只好是以为我效力为乐，这也是不得已的，因我有我的行政，谁敢触犯？”（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九十三篇》）

神说：“见证我是众长子的本分，所以不需你们为我做什么，只要能尽好你们的本分，享受好我给你们的福分，我就心满意足了。当我走遍宇宙地极之后，我就拣选而且作成了我的众长子，这是在我创世以前就已作好的，在人谁也不知道，但我的工作就这样不声不响地成就了，不符合人的观念吧！但事实总归是事实，谁也改变不了，大小魔鬼都从伪装中显出了原形，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我的刑罚。”（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一十篇》）

神说：“当有一天我与众长子一同显现在锡安时，我就开始收拾这些东西了。在这一段，我主要作这一工作，当话语说到一个地步，大批的效力者退去了，众长子也受尽了苦，随着这两步工作的进展，我的工作告一段落，在这同时，我带着众长子回到锡安，这是我的工作步骤。”（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一十二篇》）

五、因为审判从神家起首，那就得捕捉事实才能赏善罚恶。

神说：“‘效力者’这一试炼之前的话语大多是以指导、劝勉、责备、管教的方式说话，部分地方还采用恩典时代的老称呼——‘我儿’来称呼这些跟随神的人，以便人更能接近神，或者是为了让人以为人与神的关系很近，这样，无论神怎么审判人的自是、狂妄等等败坏性情，人都能以‘儿子’的身份来对待、接受，从来不以敌视的态度来对待‘父神’的说话，再加上‘父神’对‘儿子’的应许是无可置疑的。在这一期间人都过着无忧无虑的婴儿般的生活，这就达到了神要在人进入‘成年’阶段的时候来开始审判人的目的，这也为神正式开展他在国度时代审判人类的工作打下了基础。因为神此次道成肉身的工作主要就是审判全人类、征服全人类，所以神在人站稳脚跟之后便很快地进入了神的作工方式——审判人、刑罚人的作工之中。很显然，‘效力

者’的试炼之前的所有说话都是为了过渡，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神急切的心意只是为了将他在国度时代的工作尽快地正式开展开来，神并不想一直以喂人糖衣片的方式来哄着人走，他急切地想看到在他的审判台前每一个人的真正面目，更急切地想看到所有的人在失去他的恩典之后对他的真实态度。他只想看到结果，并不是过程。但当初的人没有一个能理解神的急切心意，因为人的心里只关心归宿与以后的前途。难怪神的审判一次又一次地面向全人类，直到人在神的引导之下开始了正常人类的生活，神对人的态度才有了变化。

一九九一年是不寻常的一年，我们把这一年称为‘黄金年’。神开展了国度时代的新工作，面向了全人类说话，同时人也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更尝到了神对人类从未有过的审判之后的痛苦。人类尝到了从未尝到过的甘甜，也受到了从未受到的审判与‘遗弃’，似乎得到了神，又似乎失去了神，这种患得患失的感觉只有每一个体尝到的人才能知道，但又是人不能也无法形容的。这种伤痕就是神赐给每一个人的一种无形的经历与资产。在这一年的说话中，其实神的说话内容无非就是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神来在人间宴请人到神的宝座前做客的部分；第二部分就是在人吃饱喝足之后被神雇用为效力者的部分。第一部分当然是所有人梦寐以求、求之不得的部分，更何况人已经习以为常地总是以享受神的一切作为信神的目标。所以，当神的说话发声一开始，人就都准备好进入国度等待神发给不同的奖赏。在这种背景之下的人根本不将真正的代价下在性情变化、追求满足神、体贴神的心意等等这些事上。外表看，人都奔波忙碌，为神花费、作工，其实，人的内心深处都在盘算着下一步该如何得福或作王掌权。可以说，人的心在享受着神的同时仍在算计着神，人这样的情形正是神深恶痛绝的，神的性情不容许任何的人欺骗他、利用他。但神的智慧是任何的人都不能及的，他在忍受这一切的痛苦之下说了第一部分说话，这期间神忍受了多少痛苦，又花了多少心思是无人能想到的。第一部分说话的目的就是为了显明人在地位与利益面前的各种丑态，显明人的贪婪与卑鄙。虽然神在说话的时候流露了语重心长的慈母般的语气，但神内心的怒气却犹如对待仇敌一般如日中天，因为

神无论如何都不愿面对一班没有人类正常样式的人说话，所以他说话的同时都是按捺住心中的怒气来很勉强地发表他的说话，而且是面对没有正常人性、缺乏理智、败坏不堪、贪婪成性、悖逆抵挡神到极处的人类说话。可想而知人类的堕落程度与神对人类的恨恶、厌憎程度到底有多深，而且人类难以想象的是，人类对神的伤害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但就在这种背景之下，无人能发现神的心在受苦，更无人发现人类的不可理喻与不可救药，每一个人都在不知廉耻地、毫无一点顾忌地、认为是理所当然地作为神的儿子来领取神为人预备的一切奖赏，甚至你争我夺，谁都不甘落后，深怕自己吃亏。现在你该知道，那时的人在神眼中的地位究竟是什么。这样的人类怎么能得到神的赏赐呢？但无论何时人从神得到的都是至宝，而神从人得到的却是至痛，这就是人与神相处以来人从神得到的与人所还给神的。

虽然神心急如焚，但看着这样败坏至深的人类他别无选择地将人扔在火湖里加以熬炼，这就是第二部分神雇用人做神的效力者这一部分说话。在这一部分中神以由轻到重、由少到多的方式与篇幅，以‘神本体’这一地位作为诱饵来显明人的败坏本性，同时又提出了效力者、子民、众子让人选择，果然不出神的所料，没有人选择为神做效力者，而是争着抢着作神本体。尽管在这期间神说话的严厉程度是所有的人所始料不及更是前所未闻的，但是因为人的地位心太重，加上人迫不及待的得福心理，所以人都来不及对神的说话口气与方式产生观念，一心只关心自己的地位与前途到底如何，就这样，人就都不知不觉地被神的说话带入了神所摆的‘迷魂阵’之中。人都身不由己，被前途、命运所利诱，知道自己作不上神本体的同时又不甘心做效力者，在这样矛盾的心态中不自觉地接受了神对人类史无前例的审判、刑罚，当然，这种方式的审判、熬炼是所有的人都不愿意接受的。但无论如何，只有神有这样的智慧、有这样的能力让这样败坏的人类乖乖就范，愿意也得愿意，不愿意还得愿意，人是没有选择余地的，只有神说了算，只有神能用这样的方式赐给人真理，赐给人生命，指给人方向。这样的方式是神对人作工的必然，当然无可非议的也是人类的必需品。神以这样的方式说话、作工就是要告诉人一个这样的事

实：神拯救人只是出于神的爱与怜悯，是为着神的经营；而人类接受神的拯救是因为人类已堕落到不得不由神亲自说话的地步，人得到神的拯救是最大的恩典，也是偏得，也就是说，人类若没有神的亲自说话发声，那人类的命运就是灭亡。神在痛恨人类的同时仍旧不惜一切代价地拯救人，而人在喊着爱神为神奉献一切的同时在悖逆着神，索取着从神来的一切恩典，甚至与此同时又在伤害着神，让神的心痛苦万分。这也是神与人之间无私与自私的鲜明对比吧！”（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内容简介》）

六、神的作工步骤，用敌基督、假带领以及邪灵来检验工程。

神说：“人都因着我说话的原则，因着我作工的方式，而对我加以否定，这正是我这么长时间说话的目的（是针对所有的大红龙的子孙说的），是我智慧的作工方式，是我对大红龙的审判，这是我的计谋，没有一个人能完全看透。在每一个转折点，也就是在我经营计划的每一个过渡阶段，都要淘汰一些人，是按着我工作的顺序来淘汰，这才是我的整个经营计划的工作方式。当把我要淘汰的人一个一个地扔出去之后，我就开始下一步工作。但这一次的淘汰是最后的一次（是指在中国的众教会之中），也是创世以来在过渡阶段淘汰人最多的一次。历代以来，每次淘汰人都是留下一部分为以后的工作效力，但这一次不同以往，是干净利索，是最严重、最彻底的一次。虽然多数人看了我这话之后，就强迫自己不疑惑，但在最终怎么也胜不过，最后在挣扎之中倒下。这都是不由其人的事，因我预定的怎么也逃不掉，我不预定的我怎么都看不上眼，必须得我看中的人才是我爱的人，否则，没有一个人能在我的国度中随便出入，这才是我的铁杖，才是我执行我的行政的有力见证、完全的彰显。这并不是你的心有劲就能行的事。为什么我说撒但已无力倒下了，开始它也有劲，但它在我手中掌管，我让它趴下，它务必得趴下，我让它起来为我效力，它务必得起来好好为我效力，这并不是它心甘情愿，而是有我的铁杖在管辖着它，它才心服口服，有我的行政在治理它，我有我的大能，它

不得不心服口服，必须得老老实实地被我踩在脚凳底下。以往为我儿效力之时，它胆大包天，任意欺压我儿，想借此来羞辱我，说我是无能之辈，瞎眼！我踩死你！叫你再猖狂，叫你再冷眼看我儿！越是诚实的人，越是听我话、顺服我的，你越是欺压，越是孤立（指的是拉帮结伙），如今你猖狂的日子到头，我一点一点地和你算账，一毫一厘都不放过。现在不是你——撒但掌权了，而是我把权收回来，叫我儿来收拾你的时候到了。你要老老实实，不要有一点反抗，以往在我前有多好的行为，今天也不行，不是我所爱的，我一个也不要，多一个也不行，必须是我预定的数目，少一个更不行。撒但休要扰乱！谁是我所爱，谁是我所恨，我自己心里还没个数？还用你提醒吗？撒但还能生出我的儿子吗？都是谬种！都是贱货！彻底地、完全地抛弃，一个不要，都给我滚开！六千年的经营计划已到头了，我的工作已完成了，我也该收拾这帮兽类、畜生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零五篇》）

神说：“以后的工作更复杂，因为是各从其类的时候了，在结束之时的会场毕竟是乱无头绪的，人都没有主心骨，正如神说的‘人都是随帮唱柳的“表演者”’，正因为人有随帮唱柳这一表演技术，所以神针对人的这一缺陷而作下一步工，让所有的人都从这一缺陷中扭转过来，人都是因为没有实际身量才做了墙头草的，若人都有身量了，那么都会做参天大树的。神要借着一部分邪灵的作工来成全一部分人，让这些人来彻底识透恶魔的行为，让所有的人都真正认识其‘祖先’，这样人才能与其彻底决裂，不仅让其弃绝其子孙，更要让其弃绝其祖先。这是神要彻底打败大红龙的原意所在，让所有的人都认识大红龙的本来面目，将其假面具完全撕掉，看看其本来面目，这样作才是神要达到的，是神在地上作这么多工的最终目的，是神在所有人身上要作的，这叫调动万有为神效力。”（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说话的奥秘揭示·第四十一篇》）

七、得胜者从患难中走出来之后，神一边见证得胜者的表现，一边揭露敌基督、假带领、滑石蛋、老油条，形成鲜明的对比。

神说："碰到错误的选举结果时应该怎么办？（应该推翻选举结果，重新选。）重新选，这是一个办法。把这次选举的内幕公开、公布，让所有人都知道这次选举的过程是怎样的，选举的结果是怎么产生的，知道了内幕之后，应该否定、否认这次选举的结果再重新选举。这样的选举不应该是被弟兄姊妹承认、认可的，应该被否认、否定，他选上也没用，不能被承认。正常情况下，通过交通，通过揭露内幕，这个结果被否定了，可以重新选举，但有时候有些特殊情况，极个别人即便是知道了这次的结果是被撒但差役所操控的，被选上的人就是个傀儡，根本作不了工作，但是因为知道的人势单力孤，根本就没有力量去扭转这个局面，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教会当中百分之八九十的人都站在撒但差役那一边，被他迷惑了，极个别人有分辨，知道这里的内幕、实情，但跟谁说谁也不相信，这种情况该怎么办？这种情况如果想把内幕、实情揭露出来，然后重新选举，能不能达到？这成不成立，现不现实？（不现实。）知道选错了，但势单力孤，没力量扭转，该怎么办呢？（向上层检举、反映。）这是一个途径。但是反映、检举之后这个问题能不能很快地得到解决？不会那么快，还得来人调查，找人询问、打听，因为各种环境的原因，上层带领也不能亲自到这儿来，这种情况下怎么办？除了反映之外，还有什么办法？你们如果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办？……那有没有好的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这需要智慧。你要是硬跟他们对着干，是什么后果？那些人可能要合起伙来打压你，驱逐你，弄不好就把你清除出去了，这就成冤案了，这是最有可能出现的一个后果。那你怎么办最好？（找一些有分辨的弟兄姊妹联合起来，把这些搞暗箱操作的人在选举时的作法搜集起来，一方面向上反映，一方面赶紧给受迷惑的弟兄姊妹交通，把这些人挽救回来。）这算不算一个好办法？做这类事着急行不行？着急会带来什么后果？（容易打草惊蛇。）"

“神的话说不要打无准备之战，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无论你与撒但争战也好，或者揭露撒但差役的恶行也好，无论你与撒但作怎样的争战、在什么背景之下做怎样的事，都需要自身是刚强的，都需要明白真理原则，能看透撒但的实质，看透恶人的实质，看透撒但、恶人的恶行，然后把他揭露出来，这样做最终的结果才会好。……这时候你再祷告神，求神预备，求神给机会，你再开始着手做。一方面向上面反映，另一方面求神预备机会，找那些人性好的，真正受蒙蔽、受迷惑的人交通，把这个内幕揭露出来。当把那些人争取过来一两个的时候，你心里的惧怕基本上就消失了，你就知道做这一切不能凭人的力量，更不能凭血气，不能凭一时冲动，一时的愤怒、气愤，也不能凭人一时的所谓的正义感，这些都没用。神会给你预备时间，会给你当说的话，让你明白当明白的。这么一步一步地做下来，每一步都合适。从开始时软弱、惧怕，到一点一点地寻求到路途、原则这个期间，你还能与他们正常相处。正常相处的过程中，人的大脑都不是真空的，你一边在寻求、祷告，一边观察这些人。观察什么呢？看看他们到底走什么样的道路，这些人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如果他们说的对，与教会工作原则相符，你就可以听；如果说的是打岔搅扰教会工作的，找个借口就可以不听，或者拖延，用智慧的方式与他们‘和睦’相处，别打草惊蛇。与他们‘和睦’相处的同时，搜集他们的恶行，搜集他们违背教会工作安排的种种做法、种种说法、种种谬论来分辨他们，更加确定他们这些人是撒但的差役。既不受他们辖制，还能尽到自己的责任与本分，这是有智慧的人。有人性、有智慧、能喜爱真理的人才能走在正道上。……而有智慧的人就不一样了，他无论做什么事都会等待、观察、寻求，等待时机，等待神的安排、神的摆布。在等待的期间也没闲着，在干什么呢？寻求神的心意，有目标地吃喝神的话，更准确地掌握真理的原则，要做在神的心意上。用神的话、用真理来打美好的仗，为神作见证，而不是凭血气与人争战，凭血气打是非战、打口水战。临到这类麻烦事，最主要的一点不是你能不能看透这些人，也不是你打算与这些人怎么样，而是要运用智慧与他们周旋，等待神的时候，寻求神的心意，寻求真理原则，同时也不耽误自己的本分。这样做最终的结果是什么？自己的责任尽到了，自己的本分也尽上了，也向上面反映了，问题也解决了，自己也长了见识、

长了分辨，智慧也加增了，身量大了，对神的信心也变大了。经历一次与撒但的较量，人得着的东西太多了，对人益处很大。”

“临到撒但、恶人操控、扰乱选举这类事，不管你是势单力孤也好，还是你真有几个能够同心合意的弟兄姊妹也好，都别着急做事，第一学会等待，第二学会在等待的期间寻求，在等待、寻求的期间，不要放下自己的本分。等待什么？等待神给预备时间、预备时机。寻求什么？寻求你该实行的原则，寻求一个信神、跟随神的人该做的、该实行的路途，寻求怎样做才合神的心意，怎样做才能打败撒但，才能与撒但、敌基督的势力争战，最终能够得胜他们，做得胜者。如果只有你自己的话，那要跟神祷告，如果有两三个同心合意的人，那可以在一起交通、祷告，共同等待、寻求。当知道神给预备的时间之后，当有合适的时机时，求神加给力量，让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合适，所说的每一句话也都合适。这样做一方面尽到了受造之物的本分，另一方面也会有力地、有效地揭露撒但，让撒但的差役、敌基督一伙人的阴谋彻底被揭穿、被破坏。”

“你看谁真心信神，有正义感，看到神家的利益受亏损，神家的工作与教会正常秩序受到操控与扰乱的时候，他心里来火，对那些操控、扰乱的人产生恨恶、反感，谁就能做得胜者，你找这样的人交通，共同起来与撒但争战。”

“所以，临到这些反面事物的时候，发现了打岔搅扰神工作与教会正常秩序的各类人事物的时候，很显明一个人对待神的态度。也可能你真的信神时间短，你岁数也不大，很年轻，你的身量也没有多大，但是你有这份心，临到这些事的时候你按照原则去做了，对恶人加以制止、限制甚至揭露，冒着一些风险，你不顾自己的安危站出来维护神家的利益，那你对待神的态度，还有你为神作见证的决心、你

与撒但争战的决心就已经说明问题了，人看得见，神也看得见。人的恶行，人对神的欺哄、隐瞒，对责任的逃避，临到撒但作恶时对撒但的屈服、妥协，这些神会看得见，这些恶行到有一天总会清算，也总会有个说法。但是同样的，当人临到撒但的打岔搅扰时，人能站出来为神家、为弟兄姊妹说话，与撒但争战来维护神家的利益，本着为神作见证这样的决心、心志做每一件事，尽管有时候觉得势单力孤，有时候觉得自己没有智慧，说话不给力，自己身量幼小，明白的真理又少，让某些人耻笑，但是在神那儿神看得见，神把你的这些行为、表现定为善行。恶行在神那儿早晚有一天会有说法、有结论，善行同样在神那儿也有说法、有结论，只不过这两种行为最终的结论是截然不同的。恶行要得到恶的报应，善行有善的待遇，在神那儿早就为人划分好了，就等待在神作工期间人的种种表现都成为既定的事实以后罚恶赏善。”

神说：“当撒但出来扰乱、搅扰神家各项工作的时候，这类人能不能站出来与之争战，揭露他们、分辨他们、弃绝他们，制止他们的恶行，为神作见证？不能。这类人不是神成全的对象，不是蒙拯救的对象，他们从来不为神作见证，不维护神家的利益。”“这类人是滑石蛋、变色龙、老油条，他不是神的见证人，永远做不了得胜者，这类人不能蒙拯救，神不要，这是神明确的意思。”（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分辨假带领（十九）》）

神说：“你要等候就真心等候，要寻求就带着百分之百饥渴慕义、厉害要神的心的态度来寻求，确实知道自己应该明白什么、自己想知道什么，让神开启、引导。不管神怎么对待你，后期给没给你，你应该遵守的原则不要变。不管神最后是向你掩面也好，是给你个背影也好，或是向你显现也好，你只要守住了你的本分，守住了受造之物的本位，那你就有见证了，你就是得胜者了。”“谁能做一个神所说的普通正常的受造之物，站住受造之物的本位，甘心愿意做一个人所看不起的愚昧的人，无论神怎么说都能够接受、顺服，常常来到神面

前，多多寻求，有一颗真诚的心，谁就能成为神口中所说的得胜者。”（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宝爱神话是信神的基础》）

八、末了神要在地上建立自己的国度。

神说：“经营了几千年的我的工作只有在末世才完全向人显明，到如今，我才将我经营的全部奥秘向人完全打开，人知道了我作工的宗旨，更知道了我全部的奥秘，人所关心的人的归宿也都全部告诉给人了，我已将我的一切隐藏了五千九百多年的奥秘都向人打开了。谁是耶和华？谁是弥赛亚？谁是耶稣？你们都应知晓，我作工的转折点都在这几个名上，你们可曾知道？当怎样传颂我的圣名？怎样将我的名传于曾经呼吁我的任何一个名的任何一个邦族？我的工作已扩展开来，我要将我全部的工作都扩展于任何一个邦族。因我的工作都作在了你们身上，我就要击打你们，犹如耶和华击打以色列中大卫家的牧人一般，使人都分散各族，因我要在末世将列国砸得粉碎，将列国之民都重新分邦分派。当我重新归来之时，列国早已被我的焚烧之火而划分了地界，那时，我将以烈日重新向人显现，以人从未见过的圣者的形像向人公开显现，行走在万邦之中，就如我耶和华行走在犹太各邦一样。从此以后，我就带领人生活在地上，人必看见有我的荣耀在其上，人也必看见有云柱在上空带领人生活，因我是在圣洁之地显现。人将会看见我公义的日子，人也将看见我荣耀的显现，那就是我在全地作王之时，也是我带领许多儿子进入荣耀里的时候。人都将俯伏在全地之上，我的帐幕必在人间坚立，建造在我今天工作的磐石上，人也都在圣殿里事奉我，那满了污秽可憎之物的祭坛必被我打碎重新建立，那些初生的羔羊、牛犊必堆满那圣洁的祭坛。我将今天的圣殿拆毁必然重新建造，今天这充满可憎之人的圣殿必然倒塌，我所建造的圣殿必然充满那为我忠心的臣仆，他们为我的圣殿的荣耀而重新站立起来事奉我。你们必看见我大得荣耀的日子，也必看见我拆毁圣殿又建造圣殿的日子，你们也必看见我的帐幕降临在人间的日子，我怎样打碎圣殿，我就要怎样将我的帐幕降临在人间，就如人看见我

降临一样。我将列国砸得粉碎之后，又要将列国重新集合，从而建立我的圣殿，设置我的祭坛，让所有的人都为我献祭，都在我的圣殿里事奉我，为我在外邦的工作而尽忠。就如当今的以色列民一样，身着祭司袍，头顶华冠，有我耶和华的荣耀在其中，有我的威严在其上空与其同在。同样，我在外邦的工作也要如此，我在以色列的工作怎样，我在外邦的工作也要怎样，因我要扩展以色列的工作，而且是扩展于外邦。”（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扩展福音的工作也是拯救人的工作》）

神说：“神造了人类，把人类放到地上带领到今天，后来又拯救了人类，作了人类的赎罪祭，到末了他还得征服人类，彻底把人类拯救出来，恢复人原有的模样，他从始到终作的就是这个工作，恢复人原有的形象，恢复人原有的模样。他要建立他的国度，要恢复人原有的模样，就是指恢复他在地上的权柄，恢复他在所有受造之物中间的权柄。人被撒但败坏之后就失去了敬畏神的心，失去了受造之物该有的功能，都成了悖逆神的仇敌，人都活在了撒但的权下，都受撒但的摆布，因而神在受造之物中间就没法作工，更不能获得受造之物的敬畏。人是神造的，本是应该敬拜神的，而人却与神背道而驰去敬拜撒但，撒但成了人心中的偶像，这样，神在人心中就失去了地位，也就是失去了造人的意义，所以他要恢复他造人的意义就得恢复人原有的模样，脱去人的败坏性情。将人从撒但手中夺回来务必得将人从罪中拯救出来，这样才能逐步恢复人原有的模样，恢复人原有的功能，到最终才能恢复神的国度。最终将那些悖逆之子彻底毁灭也是为了人能更好地敬拜神，更好地在地上生存。神既造人类就让人去敬拜他，既要恢复人原有的功能就恢复得彻底，而且没有一点掺杂。他恢复他的权柄就是让人去敬拜他，让人都顺服他，让人都因他而活着，让他的仇敌都因他的权柄而被毁灭，让他的一切都在人中间存留而且没有人抵挡。他要建的国度是他自己的国度，他要的人类是敬拜他的人类，是完全顺服他的人类，是有他荣耀的人类。若不将败坏的人类拯救出来，他造人的意义就化为乌有，他在人中间就不会再有权柄，而且在地上也不会再有他的国度，若不将那些悖逆他的仇敌都毁灭他就不能

得着完全的荣耀，也不会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将那些人类的悖逆者都彻底毁灭，将那些被作成的都带入安息之中，这就是他工作完成的标志，是他大功告成的标志。人类都恢复了起初的模样，都能各尽其职、守其本位，顺服神的一切安排，这样，神在地上就得着了一班敬拜他的人，他在地上也建立了敬拜他的国度。他在地上永远得胜，那些与他敌对的永远灭亡，这就恢复了他起初造人的心意，恢复了他造万物的心意，也恢复了他在地的权柄、在万物中的权柄、在仇敌中间的权柄，这是他完全得胜的标志。从此人类便进入安息之中，进入人类正轨的生活，神也与人一起进入永远的安息之中，进入永远的神与人的生活之中。地上的污秽与悖逆消失了，地上的哀号消失了，地上的所有与神敌对的都不存在了，只有神与那些曾经他拯救的人存留，只有他造的万物存留。”（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与人将一同进入安息之中》）

九、众子、子民是由众长子来作成。

神说：“以后，整个宇宙世界中，牧养众子、众子民的事都交托给众长子来完成，谁不能尽心尽意地完成，我必刑罚，这是我的公义，对长子也不放过、不轻饶。”（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八十八篇》）

神说：“‘话与实并行’是我的公义性情的一部分，我必要让每个人从我的这句话中看见我的全部性情，这一点，在人看作不到，但在我却是轻松加愉快，不费一点力气。当我的话语一出口，马上就会有事实让每个人看见，这是我的性情，既说了必要成就，否则我就不说。在人的观念当中，‘拯救’这个词是针对所有的人说的，但不符合我的本意。在以往我说‘对愚昧的、热心追求的我一直拯救’，其中‘拯救’都是针对效力者说的，其本意是对这样的效力者给予特别的待遇，

也就是说，给这些人减轻刑罚，而对于那些弯曲诡诈的效力者，都归在灭亡的对象之中，即让他们接受重刑（虽说归在灭亡的对象之中，但与灭亡的相比相差多了，是永远受重刑的惩罚，对这些人的惩罚，就是对魔鬼、撒但的惩罚，这也是我说这些人是大红龙的后代的真意）。而对于众长子我不用这样的字眼，而是说把我的众长子收回，重新归到锡安，所以我一直说众长子是我预定拣选的。因众长子本来就属我，是从我来的，所以还得回到我这里来。而众子、子民与众长子相比，真是天地之差了，虽然众子、子民比效力者强多了，但怎么也不是属我的，也可以说成是，众子、子民是在人类中另外拣选的，所以我一直把精力放在众长子身上，之后让众长子去作成这些众子、子民，这是我以后的工作步骤，现在告诉你们也没用，所以我对众子、子民很少提起，只对众长子一再说、一再提，这是我说话作工的方式，无人能改变，全是我自己说了算。”（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一十二篇》）

十、对于不信的人神已蒙蔽了他们的眼睛。

神说：“谁不为我所作成的众长子而自豪？谁不为我的众长子而赞美我名？为什么现在我要把这么多的奥秘显明给你们呢？不是过去，而是今天呢？这里面也有奥秘，你知道吗？为什么在以前我不说中国是遭我咒诅的国家呢？我也不揭示那些为我效力的对象呢？今天这个我也告诉你们：今天在我看一切都成了，是针对我的众长子说的（因为今天我的众长子已与我一同作王，不仅是定形，更是与我一同作王。现在圣灵在谁身上作工，谁定规是与我一同作王的人，是在现在就显明了，不是昨天，也不是明天）；我今天把我在正常人性方面的奥秘都揭示出来，因为我要显明的人都显明出来了，这是我的智慧；我的工作就运行到这一步，就是必须在这一段时间，我实行我在这一段时间定的行政计划，所以，我就把长子、众子、子民、效力者都给出合适的印证，因我有权柄，我会施行审判，我会用铁杖辖管。谁敢不老老实实地为我效力？谁敢对我发怨言？谁敢说我不是公义的

神？我知道，你们的鬼性早就在我前显露出来了，我对谁好，你们就嫉妒、就厌憎，完全是撒但的本性！我对我儿子好，你还敢说我不公义？我一脚把你踢出去，幸好你是为我效力的，还不到时候，要不是这样，我早把你踹开了！”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八十七篇》）

神说：“为什么说我是和平的君、永在的父，我是奇妙，我是策士？若从我的身份，从我的说话、作事当中来解释就太肤浅了，是不值得一提的。所谓‘和平的君’是我作成众长子的能力，是我对撒但的审判，是我对众长子的无穷的祝福，也就是说，只有众长子才配称我是和平的君，因我爱我的长子，称我是和平的君应从长子口中出来，对我的众长子，我是和平的君。而‘永在的父’是对众子、子民们说的，因着我的众长子的存在，因着我的众长子能与我同掌王权，辖管万国万民（众子、子民），因此，众子、子民应称我是永在的父，也就是在众长子以上的神自己的本意。‘我是奇妙’是对所有的众子、子民和我的众长子以外的人说的，因着我作工奇妙，在不信的人来说，根本看不见我（是我蒙蔽了他们的眼睛），对我作的一点都看不透，所以对他们来说我是奇妙。‘策士’是针对所有的魔鬼、撒但说的，因着我作的都是为了羞辱魔鬼、撒但，都是为了我的众长子，我是步步顺利，步步得胜，而且我能识透一切撒但的诡计，而且是利用它的诡计来为我效力，在反面为我做了效力的对象，这些都是我作为策士的意义，无人能改变，无人能看透。但从我的本体来说，我既是和平的君、永在的父，又是策士、奇妙，这是一点不假的，是铁证如山、永不改变的真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零一篇》）

十一、大红龙以及敌基督、假带领都因神口中的话而倒下。

神说：“虽然现在国度建造正式开始了，但国度礼炮仍未正式响起，现在只是预言。当子民都被作成，而且地上的国成为基督的国，那时也正是‘七雷巨响’之时，现在正向那一步迈进，正向那一天‘进攻’，这是神的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将会实现。但神口所说的都是神已作成的，足见世上的国已是空中楼阁摇摇欲坠，末日就在眼前了，大红龙就在神的话中倒下了。为了神计划的圆满成功，天使也下到人间开始尽自己的所能来满足神，道成肉身的神也亲自在交战之地与仇敌作战。道成的肉身所在之处正是仇敌灭亡之处，中国首先第一个被摧毁，被神的手灭没，神对它丝毫不留一点情面。子民越成熟证明大红龙越垮台，这是让人明显能看出来的，子民的成熟是仇敌灭亡的预兆，这是‘较量’的一点解释。所以神多次提醒子民要为神作那美好的见证，以结束‘观念’即大红龙的丑态在人心中的地位，神只是以多次的提醒来激起人的信心，以此方式来达到作工果效，因为神说‘人能做什么！还不是我亲自作吗？’人都是这样，不仅不能做什么，而且时常还灰心、失望，因此不能认识神。神不仅是恢复人的信心，而且多次在人的背后给人加添力量。”（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十篇》）

神说：“在国度时代神用话语来开辟时代，用话语来改变作工方式，用话语来作整个时代的工作，这是话语时代神作工的原则。他道成肉身站在不同的角度说话，使人真正看见了话在肉身显现的神，看见了神的智慧与奇妙。这样作工是为了更好地达到征服人、成全人、淘汰人的目的，这才是话语时代用话语来作工的真实含义。借着话语认识神的作工、认识神的性情、认识人的本质、认识人该进入的，借着话语成全了神在话语时代要作的一切工作，借着话语显明人、淘汰人，也借着话语来试炼人。人都看见了话、听见了话也认识了话的存在，因而相信了神的存在，相信了神的全能、智慧，相信了神爱人、拯救人的心。‘话语’这个词虽然普通而且简单，但从道成肉身的神的口中说出的话却震动地宇，改变了人的心，改变了人的观念、人的旧性情，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旧貌。历代以来只有今天的神才这样作

工，只有今天的神才如此说话，如此来拯救人，人便从此活在了话语的引导之下，活在了话语的牧养供应之中，人都活在了话语的世界之中，活在了神话的咒诅、神话的祝福之中，更多的人活在了话语的审判、刑罚之中。这些话、这些作工都是为了拯救人，都是为了成就神的旨意的，都是为了改变旧造世界的原貌的。神以话来创世，以话来带领全宇之人，又以话来征服拯救全宇之人，最终以话来结束整个旧世界，这才完成了整个经营计划的全部。”（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国度时代就是话语时代》）

十二、神重返“故乡”又作了新的工作。

神说：“我在外邦之中扩展工作，在全宇之下都闪现我的荣光，星星点点的人身上都包含着我的心意，都在我手的摆布之下做着我分配干的活计，从此，我进入了新的时代，我将人都带入了另一个世界。当我重返‘故乡’之时，我又开始了我原计划中的另一部分工作，让人对我更有认识。我眼观看宇宙全貌，正是我作工的好时机，我便各处奔忙，在人的身上作我新的工作。毕竟是新的时代，我又带来新的工作，将更多的新人带入新的时代，将更多的我将淘汰之人都废弃。在大红龙国家，我作了一步令人莫测的工作，使人都在风中摇摆，随之许多人都随着风的刮动而悄悄飘去，这也正是我所要扬尽的‘场’，是我所盼望的，也是我的计划。因在我作工之时，不知不觉进来许多‘恶者’，但我并不急于将其赶走，而是在适当的时候将其冲散。从此，我才作生命的起源，让那些真心爱我的人从我得着无花果树的果子，从我得着百合花的香气。因为在撒但寄居之地、在属灰尘之地上无有纯金存留，只有沙土，所以，面对此情，我就作了一步这样的工作。要知道，我得着的是提炼出来的纯金，不是沙土，恶者怎能存留在我的家中呢？我怎能容让狐狸寄生在我的乐园中呢？我千方百计将其赶走，在我的心意未显明以先，谁也不知我要作什么，趁此机会，我便将那些恶者赶了出去，他们被迫离开我。对待恶者，我就是这样作，但其仍有为我效力的一天。因着人得福的心太强烈，所以

我便扭转身躯将荣脸显现‘外邦’，让人都活在自己的天地里而自我审判，我却说着我该说的话，‘供应’着人的所需。当人都醒悟之时，我早已将我的工作扩展开来，我便将我的心意向人发表出来，在人身上开始我第二部分的工作，让人都紧紧随着我，以便配合我的工作，让人都尽其所能地与我一起作我该作的工作。”（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七雷巨响——预言国度的福音将扩展全宇》）

21　神将人类带入了新的时代

伴唱：神的工作是带动全宇的，而且闪电是从东方发出直照到西方的。

1　我在外邦之中扩展工作，在全宇之下都闪现我的荣光，星星点点的人身上都包含着我的心意，都在我手的摆布之下做着我分配的活计，从此，我进入了新的时代，我将人都带入了另一个世界。当我重返“故乡”之时，我又开始了我原计划中的另一部分工作，让人对我更有认识。

2　我眼观看宇宙全貌，正是我作工的好时机，我便各处奔忙，在人的身上作我新的工作。毕竟是新的时代，我又带来新的工作，将更多的新人带入新的时代，将更多的我将淘汰之人都废弃。在大红龙国家，我作了一步令人莫测的工作，使人都在风中摇摆，随之许多人都随着风的刮动而悄悄飘去，这也正是我所要扬尽的“场”，是我所盼望的，也是我的计划。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七雷巨响——预言国度的福音将扩展全宇》

十三、在神与撒但的争战中神得着了约伯得胜撒但的见证。

神说："再看下一段，撒但又回答耶和华神一句话，它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它开始攻击耶和华神对约伯的评价了，这个攻击是带有敌意的。'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这是撒但对耶和华神在约伯身上作事的一个认识、一个评价，它是这么评价的，它说：'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撒但向来说话模棱两可，但是在这儿它说了一句肯定的话，但这句肯定的话是对耶和华神，是对神自己的一个攻击、亵渎与对抗。它这堆话你们听了怎么样？反不反感？能不能看见它的存心？首先，它否认耶和华神对约伯的评价——敬畏神远离恶，然后，它对约伯所说所做的即约伯对耶和华神的敬畏提出了否认，这是不是它在控告啊？撒但在控告、在否认、在怀疑耶和华神所作的、所说的，它就是不相信，说：'你说是那么回事，我怎么没看见呢？你那么赐福给他，他能不敬畏你吗？'这是不是对神所作的一个否认呢？控告，否认，亵渎，这话带不带有攻击性啊？这话是不是撒但心里所想的一个真实的表达呢？这些话可不是刚才'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那句话的实情了，跟那句话完全不一样了，通过这一句话，撒但把它心里所想的对神的态度、对约伯敬畏神的恨恶完全表现出来了，这个时候它的恶毒、它的邪恶本性完全暴露出来了。它恨恶敬畏神的人，恨恶远离恶的人，更恨恶耶和华神赐福给人，它想借着这个机会来毁坏神一手带领大的约伯，想毁了他，就说'你说约伯是敬畏你远离恶，我看不然'。它用各种方式来激怒耶和华神，来试探耶和华神，也用各种方式让耶和华神把约伯交在它手中，让它任意摆弄，让它任意残害，也让它任意对待，它想趁这个机会灭掉神眼中的这个义人、完全人。它有这样的心是不是一时的冲动呢？不是，而是由来已久的。神作工作，神看顾一

个人，鉴察一个人，撒但就尾随其后，神看中谁，它也去看，它也尾随其后，神想得着这个人，它就极力地阻挠，用各种邪恶的方式试探、搅扰、摧毁神作的工作，达到它不可告人的目的。它的目的是什么？它不想让神得着任何人，它想得着神要得着的人，让它占有，被它控制，被它掌管，来敬拜它，与它一同行恶，这是不是撒但的险恶用心哪？平时你们常常说撒但多么邪恶、多么坏，你们看见了吗？人光看见人多坏了，没看见真的实实际际的撒但多坏，但是在约伯的这个事上看没看见？（看见了。）这就把撒但的丑恶嘴脸与它的实质看得清清楚楚了。撒但与神争战，尾随神后，它的目的就是想拆毁所有神要作的工作，占有、控制神要得着的人，它想把神要得的人全部灭了，如果不灭的话，归它所有，被它所用，这就是它的目的。”（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独一无二的神自己　四》）

耶和华责备约伯的三个朋友

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幔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

现在你们要取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到我仆人约伯那里去，为自己献上燔祭，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我因悦纳他，就不按你们的愚妄办你们。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

于是提幔人以利法、书亚人比勒达、拿玛人琐法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耶和华就悦纳约伯。

耶和华加倍赐福约伯

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原文是掳掠）转回，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约伯的弟兄、姊妹和以先所认识的人都来见他，在他家里一同吃饭；又论到耶和华所降与他的一切灾祸，都为他悲伤安慰他。每人也送他一块银子和一个金环。这样，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他有一万四千羊，六千骆驼，一千对牛，一千母驴。他也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给长女起名叫耶米玛，次女叫基洗亚，三女叫基连哈朴。在那全地的妇女中找不着像约伯的女儿那样美貌。她们的父亲使她们在弟兄中得产业。此后，约伯又活了一百四十年，得见他的儿孙，直到四代。这样，约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

十四、神要的是粮食满仓，果实累累。

你信神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神说："你当知我作的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又是为了谁，你的爱中是善还是恶？对我的认识到底是不是犹如大卫、摩西？你事奉我到底是不是犹如亚伯拉罕？你被我成全是不假，但你当晓得你将代表谁，又将达到谁一样的后果。在你的生涯中，经历我的作工是不是喜获丰收？是不是粮食满仓、果实累累？当省察你自己，多年的风雨都是为我，但你是否曾得着什么？你是否有所变化、有所收获？你的苦难经历换来的是钉十字架的彼得，还是遭受击杀、蒙了极大'光照'的保罗？这些你应有所觉察。"（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人的实质与人的身份》）

神说：“我的话语在随时随地地释放、发表，而你们也应每时每刻地在我面前认识自己。因为今天毕竟不同以往，再不是你愿意就能做到的，而是必须要在我话语的引领之下能够攻克己身，以我的话语为主心，不可任意妄为。所有教会实际实行的路从我的说话中便可找着，若不按着我话行的，是直接触犯我灵的，我将其灭没。既然到了今天这种情况，你们也不必再为以往的所作所为而过分悲伤、懊悔，我的度量海阔天空，难道人能够做到什么程度，能够认识我到什么地步，我还不是了如指掌吗？人有谁不是在我手中呢？你有多大的身量，你以为我一点不知、半点不晓吗？不可能的事！所以，当所有的人最失望之时，当所有的人等待得不可耐烦而想另起头之时，当所有的人想问我究竟是怎么回事之时，当一部分人沉浸在‘花天酒地’、一部分人想起来反抗之时，当一部分人仍然忠心效力之时，我又重新开始了审判时代的第二部分，即洁净审判我的众子民。也就是说，我正式开始训练众子民，使你们不仅能为我作那美好的见证，更能在子民的座上为我打那美好的胜仗。

我民应时时防备撒但的诡计，为我把守我家中之门，能够互相扶持，彼此供应，免得上了它的圈套，后悔也来不及。为什么我要加急训练你们？为什么我将灵界实情告诉你们？为什么我一再提醒劝勉你们？这些你们可曾想过？可曾揣摩透亮？所以你们不仅能在以往的基础上使自己老练，更能在今天的话语引领之下除去里面的不洁之物，使我的每一句话语都能在你的灵里生根开花，更重要的是能够多结果子。因我所要的并不是艳丽、繁茂的花朵，而是要那累累的果实，并且不是变质的。明白我话的真意吗？所有温室里的花，虽然多如繁星数点不清，而且吸引着所有的游人，但花谢之后，便如撒但的诡计破烂不堪，无人问津。而经受风吹日晒的所有的为我作见证之人，虽然花并不美丽，但花凋谢之后，便有果实，因这是我所要求达到的。我说这话，你们有多少明白的？当花谢结果之时，而且当所有的果实能够供我享受之时，我就结束我在地的所有工作，开始享受我的智慧的结晶！”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发声·第一篇》）

十五、你信神该选择什么样的道路？

神说："事奉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败坏性情没有变化的不可事奉神，若你的性情没有经过神话的审判刑罚，那么你的性情仍代表撒但，从而足以证明你的事奉是在献好心，是借着撒但的本性来事奉的。你用天然个性来事奉神，按照个人的喜好来事奉神，还总认为自己愿意的就是神所喜悦的，自己不愿意的就是神所厌憎的，完全凭着自己的喜好来作工作，这是事奉神吗？到头来你的生命性情一点没有变化，反而因着事奉神更加顽固，使你的败坏性情根深蒂固，这样，在你的里面就会形成一种以你的个性为主的事奉神的条条道道，按着个人的性情事奉而总结的经验，这是人的经验教训，是人的处世哲学。这样的人都属于法利赛人、宗教官员，这样的人若再不醒悟、不悔改，到末了必然成为末世出来的假基督，是迷惑人的，所说的假基督、迷惑人的就从这一类人中间产生。事奉神的人若是随从个性，按着己意来，随时都有被淘汰的危险。靠着人多年总结的经验事奉神来笼络人心，来站高位教训人、辖制人，从不悔改、不认罪、不放下地位之福，这样的人在神面前必会倒下，这属于保罗一类的人，是倚老卖老摆老资格，神不会成全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奉属于打岔神的作工。人总是持守老旧的东西，持守以往的观念，持守以往所有的东西，这对个人的事奉是一个极大的拦阻，若你不摆脱，这些东西就会断送你的一生，即使你为'事奉'神而跑断腿、累断腰，甚至殉了道，但神却一点不称许，反倒说你是作恶的人。"（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当取缔宗教的事奉》）

神说："你们对神的作工必须有认识，彼得跟随耶稣，才对灵在耶稣身上作的许多工作逐步有了认识，他说：'凭着人的经历还达不到

完全的认识，还得有许多神作工的新事物帮助我们认识神。’他一开始认识耶稣是神差来的一位，就如使徒一样，并不把耶稣看为基督。在他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就问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愿意跟随我吗？’他说：‘天父所差我必跟随，圣灵所指我必看中，我愿意跟随你。’从他的话里看见，他对耶稣根本不认识，他也经历神话、对付自己、为神受苦，但他对神的作工却不认识。当他经历一段时间以后，他在耶稣身上看见许多神的作为，看见神的可爱之处，看见耶稣有许多神的所是，他所说的话人说不出来，他所作的工作人代替不了，而且在他的说话行事当中看见神的许多智慧，看见许多神性的工作。彼得在经历当中并不是只认识自己，而是注重观察耶稣的所作所为，从此他发现了许多新事物，就是神的作工在耶稣身上有许多实际神的表现，他所说出的话语、所行的事，他牧养众教会以及他所作的工作跟一般人不一样，彼得便在耶稣身上学到了许多该学的功课，到耶稣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对耶稣就稍有点认识了，这些成了他一生对耶稣一直忠心、为主倒钉十字架的根基。虽然他也有一些观念，起初对耶稣认识不透，但这些都是败坏的人必然有的。耶稣要走的时候，告诉彼得说，他来作的工作是钉十字架，他必定要被时代弃绝，污秽的旧时代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来了就是完成救赎的工作的，把这步工作完成之后，他的职分就尽完了。彼得听完之后心里就忧伤，对耶稣更加依恋，当耶稣钉十字架时他在背后痛哭。在这之前他问耶稣：‘我的主啊！你说你钉十字架，你走以后什么时候还和我们见面呢？’他说的话里有没有掺杂？有没有观念？他心里知道耶稣是完成一部分工作的，走之后灵与他同在，虽然人钉十字架了，人升天了，但是神的灵与他同在。当时他对耶稣也有些认识，知道他就是神的灵差来的，神的灵就在他身上，他就是神的自己，他就是基督，但因着他对耶稣的爱，也因着人的脆弱，他才说出了这样的话。在神的每一步工作当中，人只要会观察、细心经历，就能逐渐发现神的可爱之处。保罗以什么为异象？耶稣向他显现，他说：‘主啊！你是谁？’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他以这个为异象，彼得是以耶稣复活显现四十天和耶稣生前的教导为异象而走到路终的。”（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认识神的人才能为神作见证》）

神说：“现在许多人别说够彼得的理智，就保罗的理智都够不上，连保罗的自知之明都没有，保罗虽然因逼迫主耶稣被主击杀，但他后来有了为主作工、为主受苦的心志。耶稣给他一个病痛，后来在他作工以后一直有这个病痛，为什么他提到他身上有根刺？其实那根刺是病患，对他来说是致命伤，不管他作工多少，受苦心志多大，这根刺他拿不掉。但保罗这个人的素质比现在你们这些人强多了，他还有自知之明，他比你们这些人有理智。保罗被耶稣击杀以后，他不再逼迫耶稣的门徒了，开始为耶稣传道、受苦，他能受苦是受什么激励呢？他认为他既看见大光了，就必须为主耶稣作见证，不能再逼迫耶稣的门徒，不能再抵挡神的作工。保罗属于宗教中的一个高级人物，他相当有知识，有恩赐，一般人他瞧不起，他的个性比一般人都强，但‘蒙大光照’以后，他能为主耶稣作工作，能立下心志为神受苦、献身，证明他是个有理智的人。当时，保罗逼迫、抓捕耶稣的门徒，耶稣向他显现，说：‘保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当即仆倒了，他说：‘主啊！你是谁？’天上有声音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他一下醒悟了，才知道耶稣是基督，是神，‘我得顺服，神对我这么恩待，我这么逼迫他，他没有击杀我，也没有咒诅我，我得为他受苦。’保罗认识到以前逼迫了主耶稣基督，现在杀他的门徒，神并没有咒诅他，还让他蒙了光照，他从这里受了激励，他说：‘我虽没看见他的面，但我听见了他的声音，我看见了他的大光，今天我才真正地看见神实在爱我，主耶稣基督实在是怜悯人的神，他饶恕人的罪到永远，我真看见我是个罪人。’虽然之后神是利用他的恩赐作工，但你先别看这事，就当时他有这个心志，有正常人的理智，有自知之明，这些你们都达不到。现在你们这些人是不是蒙了神许多的光照？是不是许多人看见神的性情是威严、烈怒、审判、刑罚？多次遭咒诅，多次的试炼、熬炼临到，人学到了什么？经历管教、对付你得着了什么没有？严厉的话语击打、审判临到你有多少次你都不在乎，你连保罗那点理智都不具备，你不是太落后了吗？保罗对许多事也没看透，他只知道他蒙了光照，但并不知道是被击杀，在他个人的认为中，蒙了光照得为神花费，得为神受苦，为主耶稣基督铺平一切的道路，得着更多的主所要赎回的罪人，这是他的心志，是他作工的唯一目标，但他作工的时候病患仍没离开他，一直到他死。保罗作了二十多年的工作，他没少受苦，逼迫、患难他经历了许多，但比起彼得的试炼当然小多了。你们

若连保罗的理智都不具备，不是太可怜了吗？这样神怎么能在你们身上开展更大的工作呢？

保罗当时传福音受了很大的苦，他所作的工作，他当时的心志、信心、忠心、爱心、忍耐、谦卑等，有许多外表活出就比现在你们这些人高。在你们身上，说得严重点，没有什么正常理智！甚至没什么良心，没什么人性，看不见有什么自知之明，缺少太多！保罗遭击杀之后，虽然身上有病，但他能一直为主作工，能祷告寻求：‘这病痛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为主这么作工怎么病痛不离开？难道是主耶稣在试炼我吗？是不是击杀了我？他如果是击杀，我当时就死了，那我就不能为他作这么多工作，不能蒙这么多光照，我的心志他也成全了。’保罗总觉得这病是神在试炼他，是磨炼他的信心，是磨炼他的意志，这是保罗的看法。实际上他的病就是主耶稣击杀他以后留下的后遗症，使他心里受压，来约束他的悖逆。你们若有保罗这样的情况，你们会怎么做呢？能比得上保罗的心志与受苦吗？现在给你们点病患或者一个大的试炼，让你们受点苦，你们就不知怎么样了。把你们圈在鸟笼里，时时供应着这可以，要不你们就像狼一样，没有多少人性。”（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实行 六》）

神说：“彼得出生在一个一般的犹太农民家庭，其父母是以种地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的，彼得在其家中排行老大，他兄弟、姐妹五个，当然这都不是我们所要讲述的主要事情，彼得才是我们的中心人物。他在五岁那年，他的父母便开始教他读书认字，当时的犹太人的知识相当渊博，在农业、工业、商业等各方面都特别先进，在这种社会环境的熏陶之下，彼得的父母也都接受过高等教育，虽然其是乡下人，但知识相当丰富，相当于现在的普通大学生。彼得生在这种优越的社会条件之下，可见是他的福气，他聪明伶俐，容易接受新东西，在他上学之后，在所学的功课中他都能举一反三，丝毫不费力。他的父母因着能有这样一个聪明伶俐的儿子而自豪，所以拿出全部的心血来供他上学，希望他能出人头地，在当时的社会上捞个一官半职。在

不知不觉中，彼得对神有了兴趣，所以在他十四岁上高级中学之时，对所学课程当中的‘古希腊文化’甚感厌烦，尤其对古希腊历史中的虚人虚物更感厌憎，从此之后，刚刚步入青春期的彼得开始研究人生，开始接触社会了。他并不以良心来报答其父母的苦心，因为他清楚地看到‘人都活在自我捉弄的空间之中，都是在无有意义的人生之中活着，为着争夺功名利禄而断送自己的一生’。他之所以有所看见，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大有关系，人的知识越多，人与人的关系越复杂，人的心底世界就越复杂，因此人所在的空间就越虚空。在这种情况下，彼得就在业余时间各处走访，在他所走访的人中间，宗教人士占多数，似乎在他的心中隐约觉得在宗教界中可能会说清人间的各种难解之事，所以他经常去当时离他家所在不远的一个礼拜堂去做礼拜，这事他父母并不知晓。不久，向来品学兼优的彼得对上学这事开始厌憎，在他父母的监督之下勉强上完高级中学，他从知识的海洋之中游上岸来，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从此再无人教育、限制他了。

他从学校出来之后，就开始广泛阅读各种书籍，但十七岁的彼得毕竟还是缺乏社会经验的。他从学校毕业出来以后，便一边以种地维持自己的生活，一边抽出所有的时间来阅读书籍，参加宗教界的礼拜。曾对他满怀希望的他的父母因着生育这样一个‘逆子’而常常咒骂天，但尽管这样也拦不住他那饥渴慕义的心。在他的经历当中也受了不少挫折，但他的心中如饥似渴，所以他犹如雨后春笋一般迅速地成长着。不久他便‘有幸’接触宗教界的上层人物，由于他的渴慕心强，所以与这些人的接触日渐频繁，几乎整天的生活都是在他们中间，当他沉浸在满足的幸福之中时，突然发现在这些人中间多数都是以口来信仰，却无人以心来奉献，心灵正直、单纯的彼得怎能经受住这样的打击？他发现与他接触的人几乎都是衣冠禽兽，都是人面兽心。当时的彼得太天真，所以几次以心来奉劝这些人，但老奸巨猾的宗教官员怎能听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的良言相劝呢？此时，彼得才觉着人生的真正的虚空，在迈向第一个人生台阶之时，他失败了……一年之后，他从礼拜堂之中迁了出来，开始了自己的独立生活。”（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说话的奥秘揭示·关于彼得的人生》）

神说：“彼得，这个人素质好，但他与保罗的情况不同，他的父母是逼迫我的，是属被撒但侵占的恶魔，因此谈不到传教于彼得，他这个人聪明有天资，从小受父母宠爱，但长大之后就成为他父母的‘仇敌’，因为他一直追求认识我，从而背离他的父母。因他首先相信天地万物都在全能者手中，而且凡是一切正面的事物都是由神发起，是直接发自于神，并不经撒但的‘加工’。由于他受他父母在反方向的衬托，因而更加认识我的慈爱与怜悯，从而更加激起他对我的寻求之心。他不仅注重吃喝我话，而且更注重摸我心意，心中时时谨慎，所以灵里始终非常敏锐，所以在做所有的事当中都能合我心意。在平时，他注重结合以往那些失败之人的教训来勉励自己，深怕自己落入失败的网罗之中，他也注重吸取历代以来所有爱神的人的信心与爱心，因而不仅在消极方面，更重要的是在积极方面更快地成长，以至于他成了在我面前最有认识的人。因而不难想象，他已把自己的所有都放在我的手中，就连吃、穿、睡、住都不由着自己的性子来，而是在一切满足我的基础上来享受我的丰富。不知多少次我试炼他，当然，他也被弄得死去活来，但就在这数百次试炼当中，他不曾有一次失去信心对我失望，就是我说我已丢弃他，他也不灰心失望，仍然按照以往的实行原则来实际地爱我。当我告诉他，他爱我我也不称许，我要把他最后扔在撒但手里，但在这种不临及其肉身而是话语的试炼之中，他仍向我祷告：‘神哪！天地万物之中有何人、有何物、有何事不是在你全能者手中呢？你要对我施怜悯之时，我心以你的怜悯而大大欢喜，你要对我实行审判时，我虽不配，但我更觉得你的作为是何其的深奥，因你满有权柄、满有智慧，我虽肉体受苦，但灵里得安慰。我怎能不为你的智慧、作为而发出赞美呢？即使让我在认识你之后而死去，我何尝不是甘心乐意呢？全能者啊！难道你真的不愿让我看见你吗？难道我真的不配受你的审判吗？莫非我身上有你不愿意看见的东西吗？’在这种试炼之中，彼得虽不能准确地摸着我的心意，但足以见得，他以为我使用（哪怕是接受我的审判，使人看见我的威严、烈怒）而骄傲、自豪，并不因着受试炼而苦闷。因着他在我面前的忠心，因着我对他的祝福而给几千年来的人作了标杆、作了模型。这不正是你们该效法的吗？在此你们应多多揣摩，为什么我用那么大

篇幅来叙说彼得的事迹，这个应作为你们的行事原则。”（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六篇》）

神说：“在彼得和保罗的身上你们就可以明显地看见，彼得是一个最注重实际的人，从他所经历的事上就可看出，他的经历是总结那些以往失败之人的教训，吸取历代以来圣徒的长处，从这点就可以看见，彼得经历的是何等的实际，都让人能摸得着够得上，并且是人能达到的。保罗却不同了，他所谈的都是渺茫的、看不见的，如：上三层天、登宝座、公义冠冕。他注重地位、教训人、摆资格、注重圣灵感动等等这些外表的东西。他所追求的都不现实，有很多都是空想，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一切超然的，如圣灵怎么感动、人享受到什么快乐、到三层天或平时操练享受到一个地步、看神的话享受到一个地步，这些都不现实。圣灵作工都是正常的并且是很现实的，当你看神的话、祷告时里面亮堂踏实，不被外界事物搅扰，里面就愿意爱神，愿意接触正面事物，厌憎邪恶世界，这就是活在神里面了，而不是像人说的怎么享受得不得了，那些说法都不现实。现在一切都从现实谈起，神作的都是实际的，在经历当中，注重实际地认识神，寻求神作工的脚踪及圣灵感动人、开启人的方式，借着吃喝神的话，借着祷告，借着更实际地配合，犹如彼得一样‘吸千古之长处，除千古之失误’，借着耳朵听眼睛观察，心常常祷告、揣摩，借着你竭尽全力地配合神的作工，神必会引导你的。”（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对“实际”当如何认识》）

目前的异象与该实行的路

目前该走的路

检举原教会带领，得根据神现时的说话，而不是谈过去的往事。回归世界挣钱不信了这样人人皆知的表现不写，跟随国度建造的带领的表现不写(也可以写但不归列在这里面)，其他原教会现任带领和曾经做过带领的表现一律写。就像开除通告一样，一封只写一人，不同的是要用神话加以揭露解剖。其中不能加个人的恩怨，是洁净了的检举。根据神现时的话来揭露解剖，不要纠缠是非对错，只谈他的性情。要选民收集各处的信息，然后汇总归纳整理，不要重复，也不要一个个弄一堆给交上来。教会带领在下边收集归纳，小区整理解剖，区里考核修整、补充神话、揭露性情，排序后上交。

目的是要把他们扔到硫磺火湖焚烧，是对他们的审判，是要把他们的通行证扔到硫磺火湖，是要捆绑撒但。因为神已经把灾难倒下，是要操练众子民，要子民打败他，不然就会被撒但控制、迷惑、吞吃。所以我们必须站立起来揭露解剖、捆绑撒但，要他无力倒下，要他的民众起来反叛他，以此来打败他。

神说："以前在圣经里提到'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今天神就要作成这个工作，他要把这个事实成全在你们这些人身上。"（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国度时代就是话语时代》）神作工结束了，人都要因着神的话而各从其类，因为信与不信的本是两类人，信的是要因神的拯救而存留下来，不信的将要被定罪惩罚而毁灭。存活下来的必须得有信他的见证，被定罪惩罚的也必然得有抵挡、背叛、不信的罪证，这是神公义性情的显明。信与不信的本是两类人，信与不信的本是仇敌，所以教会就成了战场。对于信的人来说必然要拿起神口里的那一把两刃利剑来行使他的权柄，维护神的名，维护神家利益。对于不信的人来说他注定要凭想象观念为自己说话做事，注定要靠撒但的生存法则来对抗、叫嚣，注定要为自己的虚荣脸面、地位名誉、个人利益而辩解表白。神要人揭发检举是为了拣选信他话的人，过后神离开中国是为了抓捕那些口头信神而心里远离神的、搞欺骗的、假冒为善的不信派之人的罪证。神点起来信神之

人的星星之火，同时激起来不信之人心中的邪火，与此同时神又走出厨房给了不信之人“大显身手”的机会。一个不信派就是一个被撒但败坏性情充满的魔鬼，就是充满撒但生存法则的一个败类，他怎么能放弃这次报复人的大好机会呢！“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有权不用过时作废呀！”他父亲的话占有了他整个心灵，埋没了一个受造之物该有的良心，居然敢对神所拣选的诚实人、敢于揭发他的有正义感的人颠倒黑白、造谣毁谤、栽赃陷害，还能统统打压、定罪为敌基督开除！对于真实信神的人来说怎么能接受他们这样的污蔑呢！

神说：“这帮狗奴才！恩将仇报，早不把神放在眼里，对神虐待，凶残已极，丝毫不把神放在眼里，行凶掠夺，丧尽了天良，昧尽了良心，将无辜的人类勾引得昏迷不醒。什么古代传人，什么爱戴的领袖，都是抵挡神的东西！将天下之态搅得暗天昏地！什么宗教信仰自由，什么公民合法权益，都是掩盖罪恶的花招！对神的工作有谁拥护？对神的工作有谁抛头颅，有谁洒热血？祖祖辈辈、传宗接代受奴役的人又将神毫不客气地奴役起来，怎能不叫人气愤不止？千古的仇恨集聚在心头，万古的罪恶记在心头，怎能不叫人恨恶？为神报仇雪恨，将这神的仇敌彻底灭绝，叫它再猖狂，叫它再乱踢乱闯！现在是时候了，人早将浑身的力量都准备好，将全部的心血、全部的代价都为此奉献，撕破这魔鬼的丑恶的嘴脸，使被蒙蔽的受苦受难的人从痛苦中奋起，背叛这老恶魔！为何将神的工作拦阻得滴水不漏？为何用各种花招来欺骗神的百姓？真正的自由、合法的权益在哪里？公平在哪里？安慰在哪里？温暖在哪里？为何用诡计欺骗神的百姓？为何强行压制神的到来？为何不让神在自己造的地上任意游荡？为何将神追杀得无枕头之地？人间的温暖在哪里？人间的欢迎在哪里？为何让神苦苦巴望？为何让神声声呼喊？为何逼得神为爱子担忧？黑暗的社会，狼狈的看家狗为何不让神随便出入他造的人间？活在苦难之中的人为何不明白？为了你们神忍受极大的痛苦，忍痛割爱将自己的爱子、自己的骨肉赐给了你们，为何你们仍是置之不理？在众目睽睽之下弃绝神的到来，拒绝神的友情，为何这样无良心？这样黑暗的社会你们愿意忍冤下去吗？为何不将千古的仇恨充满肚腹，而是将魔王

的‘狗屎’装满肚腹呢？”（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作工与进入 八》）作为一个诚实人、有正义感的人，咋能不把颠倒了的黑白重新扭转过来呢！神的话点燃了人心目中早已熄灭了的灯火，怒火犹然而起，“……怎能不叫人气愤不止？千古的仇恨集聚在心头，万古的罪恶记在心头，怎能不叫人恨恶？为神报仇雪恨，将这神的仇敌彻底灭绝，叫它再猖狂，叫它再乱踢乱闯！现在是时候了……。”在神话的引导带领下，诚实人不再限制在只揭发检举的实行中，而是开始对不信派进行揭露解剖，并且是把他们的罪状公布与众，放在烈日之下酷晒，让人人皆知他们的罪行。对于敌基督这类不信派来说，这是他们最要命的地方，因为他们追求的就是地位、名誉、权利，而不是真理，不是从审判刑罚中得着生命的供应。而是感觉神选民识破了他们的诡计，他们不能再迷惑人、控制人、辖管人、吞吃人了，这时候他们就要暴跳如雷，非要变本加厉与揭露他们的人来一个鱼死网破，最终决一死战。就如：他能用开除敌基督、恶人，清理教会的权力来威逼利诱、控制掌管他管辖区的全部人员，让他们跪下祷告，还让他们弃绝咒诅揭露检举他的人全家死绝。更甚的是，他还能组织、迷惑一些不信派、二杆子、半吊子假扮警察半夜到弟兄姊妹家里抢夺财物，绑架人，还把人扔在荒山野岭，这种凶神恶煞的人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现在大红龙还没有倒，社会秩序还没有乱，他尚且能这样，那社会秩序乱了以后，他就是害人、杀人、吞吃人的恶魔，人吃人的现象随时发生。因为神已经让他的心更加刚硬，并且要把法老王的心加给他，要他明知神打开的红海是为营救以色列民，但他还要冒死一搏、对抗到死！这就是神要作成的工作，也就是说魔鬼邪灵都得大显形，因为时候到了。敌基督眼看自己受苦多年一无所得的时候，就会暴跳如雷，并且实施报复，“我剩存不下来你也别想活着”，开始进行拆毁，竭力地迷惑、吞吃所有能迷惑的人。所以说信与不信本是两类人，本是仇敌，信的人是急得想把更多的人拯救过来，不信的人是想极力地拖更多垫背的，以此来与神对抗、抗衡，想借此来拦阻、搅扰、拆毁神的工作。他的目的就是报复，“你不让我掌管、管辖人类，你也别想掌管成，我就要搅黄你”。也就是说你不依靠基督口里的话去认识、分辨、弃绝敌基督，敌基督必定迷惑、吞吃、残害你。这就叫你归你的父，我归我的父。审判从神家起首，也就是从神家开始显明，开始宣

判定罪，这就是要你去经历、体验神的话，要你在经历之中定真神，认识神话就是真理。

“教会就是战场”，这是神兴起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是揭露、捆绑撒但，打败撒但，获得战利品，拯救众子民的战场。是要显明大红龙的邪恶、不堪一击，衬托神的伟大、圣洁、全能与不可触犯的公义性情的场所。是蒙羞撒但，见证神的奇妙作为，打败众仇敌，让神得荣耀，建造神国度的地方。教会建造是征服宗教界，教会建造结束、击打牧人是拣选显明得胜者，淘汰一切不信派。国度建造是成全得胜者，拣选众子民，拯救一切愚昧无知、麻木痴呆、诡诈多疑对神信不来却能接受审判刑罚的人，显明淘汰一切本性邪恶，而且狂妄刚硬不接受任何真理供应的魔鬼撒但。这是神现在正在作的工作，揭露解剖就是给这个战场浇油加火，让硫磺火湖里的火着得更旺。得胜者是因着信神的话而打败众仇敌、站住了见证，之后才得着神称许的。要想蒙拯救剩存下来，就必须跟随得胜者站在神一边才能得保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没有那个能力，也没有那个素质，不跟随得胜者，不接受他的带领，你是没法直接来到审判台前接受圣灵带领的。如果你跟不上得胜者那你一定跟的是保罗，跟的是二百五十个首领。如今神把得胜者与敌基督、假带领放在你面前要你去选择站队，根据你的选择显明你的追求，暴露你的观点、存心，以此来确定你的实质与归宿。当然神不会给你一个简单的选择就让你轻易作决断，必然要兴起环境来试炼、熬炼，检验你的信是否真实，并且还要加大环境磨炼你。如：把得胜者交给敌基督毁谤、攻击、论断、亵渎，还把得胜者说成是“敌基督”。而且还让敌基督、假带领颠倒黑白，让他们给祭司弟兄一个错误信息，让祭司弟兄也说他是“敌基督”。当然祭司弟兄说话、做事是有谋略的，有他的智慧在里面。这样的环境是要检验你对得胜者是否有真实的认识，你跟随他是被迷惑引诱、强迫控制呢，还是对他的实质有认识、了解，或是因他的见证把你征服而作出的选择。如果对他没有真实的了解与认识，是经不住撒但的围攻与试探的，更是经不住祭司弟兄话语的检验。

当然神用智慧检验他的工程，显明所有的人，那就是在教会再降下一场战役。就是在得胜者的冤情还未被洗，也就是“敌基督”这个帽子还未摘以前，祭司弟兄说了一句话：“对待敌基督可以随意处理，任意对待都不为过，内乱以后就可以找他算账了。”这话对于真实信神的人来说就是一个路途，就是做事的依据，更是作事的原则。因为他们有真实的信，就能根据神话看事，就能分辨、认识敌基督，就能根据人的实质对待人，所以即使这样做了也不犯罪，更不是抵挡神。但对于不信派、糊涂跟随的人来说就不同了，因为他们不是根据人的实质来对待人，而是只注重一种做法、说法，守一个字句，遵循一个规条、方式，以此代表顺服神。这样一来，就必定给他们带来一个严重的后果，那就是极容易被敌基督迷惑利用，成为他们的傀儡、走狗，为他们出力办事，也就是极容易成为跟随天使长背叛神的魔鬼。当敌基督给得胜者造谣、毁谤、化妆成一个“敌基督”的时候，就要那些糊涂跟随他的人按祭司弟兄说的那样去对待“敌基督”，还说这是在实行真理，是爱神所爱恨神所恨。并且还用行政第七条来压你：“在工作或教会的事务之中除了顺服神之外，一切应听命于被圣灵使用的人，违背一点也不行，得绝对听从，不要分析对错，或对或错都与你无关，你只管绝对顺服就是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国度时代神选民必须遵守的十条行政》）一个没有分辨认识的人咋经得住这般迷惑，注定成为敌基督的傀儡、爪牙，站出来祸害得胜者，祸害识破他诡计而不跟随他的人。他能造谣、毁谤、陷害、打压开除人；还能带领人咒诅你全家死绝；甚至还能掠夺财物，绑架人，半夜把人扔在荒郊野外。现在尚且如此，将来呢！当大红龙倒台后，社会秩序混乱以后他们会怎么样呢？当抢杀掠夺没有执法部门管理的时候，将是一番什么景象呢？他们会不会把你活活打死，扒你的皮呢！因为他们会认为他们打死的是敌基督，这样做是为神报仇雪恨，是在行使正义。正因为这样，所以大红龙还不能倒，还有它的使命，还需要它效力来维护社会秩序，以此来保护他的选民，使狼虫虎豹不能临近他的帐篷。这是神的爱，是神的保守。我们应在神的保守看顾之下极力迎合神的作工，神已经把撒但的丑恶嘴脸撕下，已经把敌基督的邪恶实质揭露得体无完肤、无地自容了，只剩下我们去宣扬见证了！人都被败坏得麻木不仁，就如活死人一般，愚昧、麻木、痴呆，懒惰还又诡诈，对基督的话信不来，非要眼见。所以需要我们帮他去认识，去对号入座，

以此来唤醒他们的灵、唤醒他们的心，认清他们的“父”就是敌基督，就是假带领。并且要他们能弃绝、远离敌基督而跟随国度建造，从而得着敬畏神远离恶的蒙拯救的路。这是我们的责任与使命，更是我们的善行，同时还是我们的庇护所、救生服。因为你不把他心目中的“父”——敌基督打倒，这些愚昧无知的人就会被敌基督利用成为他的傀儡、走狗、爪牙，为他效力，听从他的话去残害不合他意的人，并且能任他所为，杀人放火都行。所以必须把敌基督、假带领的恶行放在烈日下酷晒，要糊涂跟随的活死人也能看清他才是魔鬼敌基督，也就是要他的民众起来反叛他。这是神要在教会点燃的战火，这是我们不得不打的一场战役，是没有硝烟却是血腥的战场，是你死我活的争战。我们是要用神的话语把他的“父”摧垮，是话语成就一切，敌基督、假带领是用迷惑、武力，强迫控制神的选民，这就是一个明显的对比。得胜者众长子就是见证基督的话，就是用话语来建造神的国度，是话语成就一切。敌基督、假带领是用迷惑、武力，强迫控制来维护他的政权。就如宗教界听从保罗的教导定罪神的作工，弃绝神的拯救；就像法利赛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都是以此维护他的政权。但神不作重复的工作，不再是替人上十字架，而是要把全人类倒钉十字架，以此各从其类。所以我们必须把所有的有地位、权利、名誉、资本的敌基督、假带领都揭露、解剖出来，放在烈日下酷晒，要人人皆知他们的罪行，那时候就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景象。这种背景下大红龙才能颠覆倒台，这是神作工步骤中的智慧。愿我们为这一天欢唱跳舞，为这一天鼓舞进军！弟兄姊妹：为了我们美好的明天，为了神的国度早日降临，为了神的旨意在地上得以通行，得以成就，愿献上我们的所有，最后为神摆上我们的所有，愿神悦纳。

神说：“我要把我儿爱到底，我要恨大红龙、恨撒但到永远，我的刑罚临到一切抵挡我的，对任何一个仇敌都不放过。我曾经说过‘我在锡安放一块大石头，这石头对信的人来说是建造的根基，对不信的人来说是绊人的磐石，对那些魔鬼之子来说，又是砸死人的石头’，这句话不仅是我说过，而且又有多少人预言过，在今世又有多少人读过这段话，而且有人试着解释过这段话，但是不曾有人揭开这一奥秘，

因为这个工作只在今天末世的时候才作，所以即使有人解释过这段话，但也是谬论。我今天把全部意思都显明给你们，好让你们认识到我见证众长子的严重性，我见证众长子的目的。我在锡安放一块大石头，这石头就指众长子被见证这事，所说的‘大’并不是指见证的声势浩大，而是见证众长子要有大批的效力者退去这事。这里不信的人就指那些因着见证我儿而退去的人，所以对于这类人是绊人的磐石，之所以说是磐石是因为这类人要遭我手击杀，所以说绊人的磐石不是指跌倒、软弱说的，而是指被我手击杀说的。‘对于信的人来说是建造的根基’，这里的‘信的人’是指那些忠心的效力者说的，‘建造的根基’是指为我忠心效力之后蒙我的恩典、祝福。当众长子已被见证就预示着整个旧时代马上要废去，即标志着撒但的国已被摧毁，所以对那些外邦人来说是砸死人的石头，所以把列国砸得粉碎即指整个世界重新更换，旧的废去，新的就重新建立，这是‘粉碎’的真意。你们明白吗？就这一句话，就把我在最后这一步所作的工都概括了，这是我的奇妙作为，应从我话中摸我心意。”（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一十八篇》）

在神的作工步骤中看见神的奇妙作为

神兴起环境要敌基督、假带领行凶作恶，打压、陷害人，随意开除人，神抓捕了他们罪状的同时，也试炼熬炼了跟随的人。不管你是作带领的还是跟随的都得显明，人被显明了，神抓捕了人的种种罪行，审判从神家起首的工作也随即正式展开。人也借此认识了自己的败坏性情，看到自己就是该死的地狱之子，人也开始正式走上了信神的道路，正式开始尽见证神的本分。这个本分就是人人能根据神话看事，能揭露、解剖人的种种恶行，使撒但得以捆绑、得以被弃绝，也就是洁净教会、建造国度。神说：“七碗灾祸按人的头脑想象，是针对世界各国、各民说的，其实并非如此，七碗灾祸指的是撒但魔鬼的权势，是大红龙（我利用效力的对象）的阴谋。到那时，我要把撒但、大红龙释放出来，刑罚众子、子民，在此就显明谁是众子、谁是子

民，被迷惑的便是我没预定的对象，但我的众长子已在此时与我一同作王，但就借着这个作成众子、子民。七碗灾祸的倒下不涉及各国各民，只与我的众子、子民有关，得福也不是轻而易举的，必须得付出一切代价。在众子、子民长成之后，七碗灾祸就彻底收拾，以后再不存在。”（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九十四篇》）从神话能看出教会就是战场，七碗灾祸不涉及各国各民，指的就是教会，击打牧人羊群分散就是一种现象，兴起敌基督、假带领掌权，陷害、打压开除人的这个环境，就是七碗灾祸的开始。神不仅把撒但、大红龙放开，还要把跟随的人扔到硫磺火湖，并且把火拔得更旺。具体的步骤是什么呢？敌基督、假带领把整个教会搞得乌烟瘴气、四分五裂，诚实人、有正义感的人都被打压、残害，还被定为敌基督开除。在这个作工时期的大环境下，祭司弟兄在处理敌基督翠翠的背景下又说：“对待敌基督可以随意处理。”弟兄说得没有错，对敌基督是可以随意处理，但前提是对方的本性实质的确就是敌基督，那才可以。这话不能用在一个被敌基督打压、陷害、定罪为敌基督的人身上。如果是那样的话，你就等于站在撒但一边，是在为敌基督鼓旗呐喊，是与神为敌的臭苍蝇。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环境出现呢？这是神的奇妙安排，是神供应人生命不择手段的一种方式。神知道人的惰性，都不愿意主动出击，所以神才这样安排。人都是被迫寻求真道，在教会建造期间人都活在神的看顾保守之中，无忧无虑地活着，基督直接带领着前行，还有祭司弟兄每个月的工作安排卡着，人都活在圣灵的带领下前行，没有感觉到太多的艰难。当击打牧人一开始，圣灵就在长子以外的人身上收回，不作工作。神话在人身上达到的果效就显明了，也就是人的自有身量就显明了。所以祭司弟兄开始要求揭发检举敌基督、假带领，洁净教会，这是神带领人进入神话实际的一个起步，也是神试炼、拣选人的一个考题，更是一次显明。看谁是诚实人、谁是有正义感的、有信的、能为神说话的人。神要显明淘汰一切没有信的诡诈人，更是为了显明一批作恶多端将要受惩罚的恶人。所以让人看到的是：在2010年开始下工作安排，要求人揭发检举清理教会，直到2012年年底教会

还没有被洁净，敌基督、假带领还没有被处理，在这个时候基督与祭司弟兄就撒手不管去外国开展工作去了！这样的做法让人难以理解，不合人观念，为什么就能半途而废呢？而且还恰恰在揭发检举、洁净教会、处理敌基督高峰期时出国，这不是撒手不管吗？明明知道人的败坏——每个月都得见见面、修理对付一下，不然都会成为土匪响马，为什么还能走呢？神说："如今我在你们中间作工你们尚且如此，若到有一天你们无人关问的时候，那你们不都成了占山为王的响马了吗？到那时你们闯下塌天大祸，残局又由谁来收拾呢？"（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背叛 一》）根据神话看事：敌基督、假带领、假工人没被处理，教会没有洁净的背景下，神与基督一旦出国离开他们，他们不都要成为占山为王的响马了吗！神自己的工作自己还不知道吗？能看花眼走错路吗！肯定不是。既然不是那就是神有意这么做的，是按六千年的经营计划而做，毫无一点偏差。因为审判从神家起首，首先得从中国的选民中开始，中国人又没有以色列抵挡神的历史，怎么会接受审判呢！所以神只能用时间与事实与人说话，只有抓捕了人的罪状，人才能服气。就像法利赛人一样，耶稣在地作工多年，行了多少神迹奇事，说了多少话，最后还能被圣殿里事奉他的法利赛人钉在十字架上。当时跟随他的人又怎么样，耶稣被抓后不一样跑得无影无踪吗？就是彼得在主耶稣被抓时还三次不认主呢！中国人会怎么样呢！

在一个根本就不承认有神的国家信神，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拦阻，再加上信神国家不仅定罪还要判刑。这些跟随神的人，在大红龙的追杀下跟随基督几十年，作了许多工，而且有的人在酷刑之中没有背叛、否认神，被判刑出来后还依然信神。看见这些人似乎站住了见证，似乎是戴华冠、穿祭司袍在圣殿事奉神的人，似乎应该让人高看、让人仰望，似乎是得胜者！但当敌基督、假带领祸害教会需要人维护时，他似乎处在昏睡之中，根本没有什么反应！即使上面一直交通要求揭发、检举敌基督、假带领，处理敌基督、假带领，但这些要求似乎与他无关，他们毫不关心此事。甚至有的人被打压陷害以后还在闭门思过，毫无一点反抗之力，简直就是一个东亚病夫。有的还能

够跟随敌基督兴风作浪！有几个人真正起来维护神家利益与邪恶势力抗争到底了呢！祭司弟兄一份一份的工作安排下发，要求人揭发检举，要求人开除清理敌基督、恶人，并且还责备人不检举，不清理教会。当教会正处于检举揭发高峰期时，也成了敌基督反扑打压、控制、陷害、开除清理正义人士的高峰期，也就是正处于正邪之战高峰期，基督与祭司弟兄突然出国扩展工作去了。这样突如其来的变故，对那些(揭发检举)具有正义感的诚实人来说就是天大的灾祸，因为基督与祭司弟兄就是他们的主，就是他们的依靠，就是他们的后盾，一旦基督离开，这些人就成了没有妈的孩子，就像地上的一根草，由人践踏。而没有被洁净的败坏之人如果做带领，就成了撒缰的野马，成了占山为王的响马土匪，这是必然注定的事实。而有正义感的诚实人必定会成为被陷害、定罪、开除的对象。

神说：“我在我的话中加添了各种‘调料’，所以似乎我是人的高级厨师，人虽然不知怎么下手调配作料，但人却吃得津津有味，所有的人都端着‘菜盘’在品尝着我做的‘菜’。不知是何原因，人总愿意多吃几道我亲手炒的菜，似乎人把我看得‘太高’了，把我看为最高的调味品，根本不把别人看在眼里。因着我太爱脸面，我不愿意因着我的缘故把别人的‘铁饭碗’砸碎，所以我趁机退出‘厨房’，让别人也有‘出头露面’的机会，这样我的心里才踏实，我不愿让人高看我而低看别人，这样不合适。在人心中有地位这样有何价值呢？难道我就是那么蛮横不讲理吗？难道我就愿要个地位来坐吗？那我何必动那么大的工程呢？我不愿与别人争名夺利，地上的功名利禄我根本瞧不起，我所追求的并不是此。”(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四十二篇》)听从工作安排的揭发检举就是在吃神所做的“菜”。有正义感的诚实人他的揭发检举的行为就是神说的，“不知是何原因，人总愿意多吃几道我亲手炒的菜，似乎人把我看得‘太高’了，把我看为最高的调味品，根本不把别人看在眼里。”揭发检举、清理、开除正处高峰时，基督突然出国，就是为了显明敌基督与神所要拣选的得胜者，就是要把硫磺火拔得更旺。有正义感的人对敌基督、假带领本来就恨恶、厌烦、看不惯，上面又交通要揭发检举，他们怎么能坐以待毙呢！肯定

要迎合揭发检举。这么一来，敌基督、假带领怎么能放过他们呢！更何况基督和祭司弟兄已经出国开展工作，教会没有人监管，这分明就是要把这些人交给敌基督呀！要敌基督、假带领“出头露面”大显身手呀！更是神说的：“因着我太爱脸面，我不愿意因着我的缘故把别人的‘铁饭碗’砸碎，所以我趁机退出‘厨房’，让别人也有‘出头露面’的机会，……。”根据神话看事：神是不会亲自开除清理敌基督、假带领的，不会对作工多年的带领工人，甚至跑断腿累断腰的带领工人作任何处理，不会打破他们的铁饭碗，而是直接出国扩展他的福音工作，就是趁机退出“厨房”。神不但不处理，还直接跑得远远的出国了。这下带领工人不受辖制完全释放自由了，完全可以按着自己性子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才叫“出头露面”呢！所以到2013年以后就有大批的因不合带领的意而被开除、清理，并且被打为敌基督，只要不听带领的就是敌基督。敌基督、假带领也算是过把瘾，“活着就是基督”，享受了一下地位之福，保罗的路也算走到了路终。这是一个异象，是神作工的一个步骤。

那这样作工的目的意义是什么呢？神喜欢有正义感的诚实人，并且还一份份工作安排下发要清理教会，要求人做诚实人、有正义感的人，敢于揭发检举敌基督、假带领。但当人都站立起来分辨、认识，揭发、检举敌基督、假带领，并与他们争战时，神没有接受这些人的配合去清理教会，而是有意避开选择出国。神故意躲开是为了要敌基督、假带领作王掌权，给他们残害有正义感的诚实人留下了充足的机会与条件，神有意要他们的恶得逞，要他们乖乖就范。并且还要选民揭发检举有意激怒他，要他的心更加刚硬，与神所拣选的人产生仇恨，对抗到底。而对揭发检举的诚实人来说，是一种自找没趣，没有得着正义的保护反而被交给敌基督任他蹂躏、残害。就像把敬畏神远离恶的约伯交给撒但任他残害、试探一样，掉在了一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患难之中。人都不知不觉地走进了神的作工之中，都进入了试炼与熬炼之中。圣灵从教会收回不作工，显明所有的人，基督与祭司弟兄躲出国外，走出厨房，不给任何人带来辖制与影响，完全要人自由流露，暴露人的天然与本性。对于有正义感的诚实人，

能识破撒但诡计坚持到底的，是从撒但的阵营里走出来的人，是神拣选上的人。他所经历的是熬炼，是试炼，是正面事物在他身上的显现，是见证。对于其他人来说，都是抓捕罪状，是决定淘汰与否的一次大显明，是七碗灾祸倒下的起步。这是神作工的一个步骤，也是神供应人真理的一种方式，也是神要带领人进入真理实际的起步。神曾问：你恨恶大红龙吗？真的恨恶吗？你给了神一个什么样的回答呢！假带领、敌基督出来时你没有揭发检举，更没有揭露解剖弃绝的实际，只是忍气吞声、委屈求全、苟且偷生地活着，既没有尊严又没有人性。即便有人检举揭发了，但何尝不是为了你一时的个人利益呢！有谁真是为了神的经营计划而献忠心呢！人的卑鄙存心又如何能站立住见证呢！没有神的见证又怎能不受撒但的苦害呢！这么长时间以来，这些人都活在敌基督、假带领的权下，也就是活在撒但的权下不能自拨，只是在黑暗之地哀哭切齿，没有方向、没有路标，无路可走。为什么会这样？还不是因为人没有正义感、不恨恶罪、诡诈不诚实，对神话信不来，不能简单、单纯跟随，按神话引领行事吗？还不是总怕被神利用为神效力，时时处处计算自己的得失，只想智取不愿强攻，才不能一心向着神、为着神，更不能为真理而受苦付代价吗？所以神用这种方式让撒但乖乖就范中了自己的诡计。跟随神多年没有一点性情变化，圣灵一不作工就能停止不前，甚至还能背叛神回归世界，更甚至能行凶作恶残害神选民，都成了第一次拣选被显明淘汰的人。而那些诚实人因着遵循神的道，实行上面的安排，被敌基督打压残害却又无地可告，无源可救，进入了患难的熬炼之中，只能寻找神话来安慰那颗受伤的心，在神话中明白了神的心意，找到自己该走的路。诚实人在这样的环境中看清了撒但的邪恶实质，认识分辨了各类人，懂得了做人的道理，学会了分辨善与恶，同时人也借着神的话得着了原有的根，而神借着他的话也得着了这些人。

经过回顾往日的经历看见神的奇妙作为，神太智慧了，太全能了！撒但在他手中简直就是个玩物。教会建造期间，神给他个地位、名誉、冠冕，再给他个归宿梦的应许，他就能为神跑断腿累断腰，但他就是不追求真理，不追求性情变化，只想混入国度。神知道撒但邪

恶、圆滑诡诈，对神的话信不来，所以只管发表真理供应人生命。神不怕撒但伪装、假冒、欺骗跟随混进国度，神作工一结束，信与不信本是两类人就完全分开了。神有意拨动火苗，要选民揭发检举敌基督，清理教会，有意激怒敌基督后，神再走出“厨房”，把这些人交给了敌基督、假带领，要敌基督“大显身手”。神出国后，敌基督就把揭发检举他的人一个个都打压开除了。神的目的就是要显明他，抓捕他的罪状，以此来审判、定他的罪。神交通的《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不就是对他的宣判吗！与此同时，说在中国作成一班得胜者，不就是在见证那些因揭发检举而被敌基督打压陷害的人吗！

走不上彼得的路那一定踏的是保罗的后尘

2011年要求揭发检举是为了拣选人，是要拣选有正义感、有素质的人，也就是现在的得胜者，他们是在患难里走出来的人。如今10年过去了，得胜者因着神交通他的表现而显现在你面前。而你的带领工人是什么人也随着神交通的《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而向你阐明。并且神把各类人的表现也交通出来了，也就是在宣布各类人的归宿，有临时工、忠心效力者、子民。临时工是不信派，不是跟随神的人，是淘汰受惩罚的对象；只知道出力干活，外表作工，就是知道做做做，对真理不感兴趣，不注重神话，这样的人就是忠心的效力者；在神话里寻求神心意，追求根据神话行事的是子民。既然神交通到这里，证明神的作工也到这一步了。也就是说现在正是显明谁是子民、谁是忠心效力者，谁是淘汰被惩罚的对象。也可以说现在正在作拣选子民与忠心的效力者的工作，那么你属于哪一类呢！在上次拣选得胜者时，做了滑石蛋、墙头草、老好人、做了懦夫而被淘汰。如今第二次拣选开始了，你是吸取上次的教训，分辨、认识站在神一边，寻求神心意，为神说话、为神作工，还是继续活在自己的观念里，凭想象做事，依然做一个滑石蛋、懦夫，对神的作工、神的心意不闻不问跟随大流呢！我们要知道，神定人的归宿是根据人对待神的态度与观点。

神交通：作工大小、作工时间长短、外边的好行为与追求真理是两码事。带领工人作工再大、地位再高，也仅是作工的代表者，是忠心效力者的来源、源头。患难里走出来的得胜者是追求真理、寻求神心意的代表者，是追求真理的起源、源头，是追求真理的先行者，是具备了生命经历的人，是后人的老师，是担当人进入真理实际的带领人，是唯一用自己生命经历来带人进入国度的引路人，也是神给人立的要人效仿的标杆，更是这个时代追求真理的祖师。一边是具有多年作工经验并且资格大大的带领工人，一边是被带领打压、陷害，甚至是被开除咒诅却从来没有背叛离弃过神的人。这些人还能凭借对神话的认识与理解对敌基督、假带领进行揭露、解剖，以此来打败众仇敌，并且把他们的恶行一一列出来，放在烈日之下酷晒，同时又以此来唤醒那些处在黑暗之地哀哭切齿，甚至还憨憨入睡的麻木痴呆之人。这样的人是在撒但的围攻之中，从撒但的阵营里走出来的人，是从大患难里走出来的具有生命经历的人，是神所要拣选的得胜者。不是你所认识的仅仅是胜过大红龙的追捕、定罪，严刑拷打，那只是对神的一个信，是一个至死不否认神的一个信，并不代表对神有认识。神要的是对他有认识、有顺服的人，而不是仅为他抛头颅洒热血的人。地位再高、作的工作再多，也只能代表你具备了作工的条件，或是作了许多的工，具备了作工的经验，有了一定的资格、资本，令人羡慕、仰望，但都不能代表你是追求真理，是神所喜悦、拣选的对象。也可以说花开得虽然漂亮，并且吸引了许多游客，但不等于是结了果子。具备了生命经历的人，在神话里找着了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做人也有了原则，这是结果子的人。虽然在人来看他没有作了多大的工作，但他是寻求神心意的人，他的活出是追求彰显神、荣耀神的人，是能为神工作的人。所以只有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得胜者。神把这两种人放在你面前以此来看你的态度与观点，就是把你放在这个环境里显明你，以此来抓捕人的罪状，审判刑罚各类人，然后再以人对待审判刑罚的态度来宣布各类人的归宿。就如神现在所交通的《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把教会中各类人的各种表现以及流露出的各是什么性情，神对各类人的态度与观点又是什么，都说得一清二楚。也可以说宣布了各类人的归宿命运，就等待各类人找见自

己的位置，走他自己该走的路了。与此同时，神又把花开得虽然漂亮但不结果的与虽结果但没有漂亮花朵的人都放在你面前，看你站在哪一边，根据你站在哪一边来显明你的态度与观点，显明你的人性与归宿。也可以说神要在作工结束之际显明你是站在追求跟随地位高大、资格大大、名声显赫的带领工人一边，服在地位、权利、名利的权下呢，还是要寻找跟随根据神话看事、追求真理寻求神心意、凭神话活着，却没有任何地位名誉的一个普通的人呢！神要用实际的环境来检验他多年作工的成果，检验神话在人身上达到的果效，检验所有人的信有多少，检验真实跟随、接受神话语引导带领、顺服在神话下的有多少人；神要借此来显明人原有的属性，显明谁是保罗、谁是彼得。显明谁具备了多年的作工经验、资格大大、名望顶天性情却没有什么变化，谁依然在地位、名誉、权利、冠冕之间自居，依然是把事奉神当成了一种职业，当成一个养家糊口的饭碗，依然是以多年的作工为资本，要挟、对抗、叫嚣与神要冠冕、要归宿。更显明了一些人，他们直接走上了法利赛人的道路，他不接受顺应圣灵的引导，不追求真理、也不寻找追求真理与神相合之人，也不允许别人寻求考察，为了把人捆绑控制在他的地位权利之下，竟能散布谬论攻击论断国度建造，以强行占有的方式把人威胁控制在他的圣殿里，活在他的权下为他所用。同时神更是要把彼得一类人显明给人，把什么是追求真理，什么是真正信神的活出显现给人。也就是把彼得所走的路显明出来要人效仿。那谁是彼得呢？能分辨假信徒、假使徒、敌基督、假带领，不被他迷惑，并且能揭发检举出来，甚至能不怕他们打压、定罪，不受被开除出教会的辖制，没有因此而停止止步，更甚至能够在撒但的围攻、论断、定罪、开除出教会以外的背景之下，依然传讲神的福音，见证神的奇妙作为，解除人对神的误解，那这样的人就是得胜者，走的就是彼得的路。这些人是因着对敌基督、假带领有认识分辨才揭发检举的，他们不是为了争夺地位、名誉、利益而检举揭发，而是发现在这些人中间是以口来信仰，不是以心来奉献。

2012年过后因着基督与祭司出国后，带领身上的撒但败坏性情就开始“大显身手”了，这时才发现与他接触的这些带领几乎都是衣冠

禽兽，都是人面兽心。当时太天真，所以一直揭发检举揭露他们的恶行，以心来奉劝这些人悔改，但信神多年追随基督左右，又作工多年，资格大大却性情没有一点变化的带领就成了老奸巨猾的宗教官员，他怎能听一个血气方刚的无名小辈的良言相劝呢？必然要遭到打压报复被开除出教会。彼得是主动走出了圣殿，在渔船上传福音。这些人呢，他们在工作安排的鞭策下，又经历着神话语的带领，咋能只在渔船上传福音，必然要打败众仇敌，唤醒沉睡的众子民，以此来完成神的托付，效仿彼得通行神旨意。回忆一下彼得的人生，神说："不久他便'有幸'接触宗教界的上层人物，由于他的渴慕心强，所以与这些人的接触日渐频繁，几乎整天的生活都是在他们中间，当他沉浸在满足的幸福之中时，突然发现在这些人中间多数都是以口来信仰，却无人以心来奉献，心灵正直、单纯的彼得怎能经受住这样的打击？他发现与他接触的人几乎都是衣冠禽兽，都是人面兽心。当时的彼得太天真，所以几次以心来奉劝这些人，但老奸巨猾的宗教官员怎能听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的良言相劝呢？此时，彼得才觉着人生的真正的虚空，在迈向第一个人生台阶之时，他失败了……一年之后，他从礼拜堂之中迁了出来，开始了自己的独立生活。十八岁的彼得经受了一次挫折之后，变得成熟、老练多了，年轻人所有的稚气在他身上已经消失了，年轻人所具备的天真、烂漫被他所受的挫折而无情地掩盖了，从此彼得开始了他的捕鱼生活。在以后，在他的渔船上都可看见有人在听他所传之道，他以捕鱼为生各处传道，凡他所传之人都被他的道迷住，因他所讲甚是符合当时的老百姓的心，人都因他的诚实而深受感动，他常常教导人要以心来待人，凡事求告天地万物的主宰者，不要昧着良心干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凡事都满足心中所爱之神……人常常在听他的道之后深受感动，人都受着他的激励，而且不时地痛哭流泪。当时凡跟随他的人都对他甚是佩服，这些人都是贫苦之人，当然因着当时社会的影响，跟随之人也甚少，而且他在当时的社会当中也受宗教界的迫害，所以他便各处走动，独身一人生活了两年。在这两年的不凡经历之中，他长了不少见识，学到了许多自己以往不知道的东西，此时的彼得与十四岁的彼得已是判若两人，似乎没有相同之处。"（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说话的奥秘揭示·关于彼得的人生》）

东方亮起的一颗晨星

神作工结束了，各类人的结局也显明了，随着得胜者的出现与敌基督、假带领的显明，人也随之而划分了类别，该剩存下来接受神的赐福，享受神的恩典，赞美歌唱荣耀神呢！还是即将成为地狱之子接受神的咒诅，被惩罚在无底深坑哀哭切齿呢！站在撒但一边的就属于撒但，站在神一边的就是属神的。就像出埃及的以色列民一样，站在摩西一边跟随摩西的就是要留下来接受神带领的神子民，在二百五个首领一边的就属于与神为敌将要惩罚的对象。如今神又把得胜者与敌基督、假带领放在你面前要你选择，也就是把圣殿里事奉神的保罗与渔船上传福音的彼得显明给你看，看你的态度与观点是什么，根据这个来定你的归宿。需要人警醒的是作工结束时期的“保罗”，也就是要你看清保罗被光照击杀传福音多年后，依然要冠冕、要地位。而当代的彼得经历多年熬炼之苦最后能够为神上十字架，也就是被恶人打压、定罪、开除出教会却又能打败众仇敌，这才是从大患难里走出来的得胜者。而保罗是在教会讲字句道路，站高位捆绑、控制、辖制弟兄姊妹，想占有人，想在人心里有位置，还起来拦阻选民寻求跟随得胜者，实属二百五十个首领的再现版！

神交通得面面俱到，人也表演得栩栩如生。得胜者在三级机构的打压之下，在祭司弟兄的误解之下，在神掩面不作工、不说话的背景之下，跟随着神的脚踪，建立他的祭坛，建立他的教会，建造他的国度。没有任何外界的救助力量，完全是神的话语成就一切。而教会的假带领、敌基督则不然，他们是拿着神给的三级机构带领的铁饭碗，在祭司弟兄的指点带领下，却是打着正义的旗号拆毁神的经营，羞辱神名，甚至还能在神家直接做出土匪强盗的事来。当选民识破他们的诡计，重新来到神前独立生活，不再把他当作“父亲”供奉他们时，他们就暴跳如雷，实施报复，拿着刀枪棍棒假扮大红龙警察，半

夜闯入弟兄姊妹家中进行威逼恐吓，甚至还掠夺财物，以此来维护他们的祭坛，这真是事奉神之人的一大丑闻，简直就是信神之人的一大耻辱，太羞辱神名！事奉神之人竟然能把撒但最无耻卑鄙，最恶劣的毒素，拿在神家释放使用，并且还能成为他们维护“神家、教会”利益的“行政手段”，成为他们建造教会、维护祭坛不倒的实行方式。神要的是荣耀神名、见证神性情、见证神公义的见证，而不是要你做撒但的出口来羞辱神名。神是用话语成就一切，敌基督、假带领却非要用撒但的卑劣行为来建立教会、建立祭坛，使用强行占有、强行灌输、威逼引诱、强行控制的卑劣手段把选民控制在“他”的圣殿里，不允许出来。神要的只是活人的见证，连死人的见证都不要，怎么可能要一个魔鬼、邪灵、敌基督的见证呢！又怎么可能居住魔鬼建造的殿，接受“他”的祭坛呢！相反正是神要拆毁的殿，捣毁的祭坛，他们将是与撒但一同毁灭的对象。

如今神的征服工作已结束，审判刑罚的工作正式开始，这是神已宣布了的不争的事实，也就是人刚从迷雾之中走出来就进入大日的审判之中了。就是说神要公开显现的时候到了，太阳即将升起超过地平线。这些都是我们在神的作工中，神话语的引导与神的交通中，以及在《带领工人选择的道路太关键了》中看到的，经历到的，体验到的。神借着交通真理的方式展开了新的工作，告别了旧的时代，又开辟了新时代。因着神交通《带领工人选择的道路太关键了》，把未看见就信的与看见以后才信的给区分开来。在大患难里走出来的是未看见就信的，是神拣选的得胜者，是接受神托付牧养众子民的带领，是接受神产业的人，是神给人立的标杆。当得胜者被作成并且出来作工显现时，就是神的性情公开向人显明时，也就是神向世人见证他所拣选的人了，同时也是在宣布要淘汰的人与沉沦之人。神在交通：什么是神家？什么是教会？什么是得胜者？什么是敌基督？什么是真实的带领？什么是假带领？什么追求真理？什么是忠心效力者？什么是子民？等等这些都交通完后，人也都找见了自己的位置。神用交通真理宣布了各类人的命运与归宿，又借着掰开了说揉碎了说来向人拨开迷雾，使人都一个个地进入了审判之中，都进入了硫磺火湖焚烧，只等

待精金之品的出现。不怕你素质差领受不了，不怕你愚昧寻求不到，只要是神给你的各个器官的功能与作用没有变，你就是被拯救的对象，你就能听懂神话明白神的意思。这样就把畜生与人区分开了，接受、认罪、悔改的就能剩存下来蒙拯救。接受不了、听不懂、实行不出来的那就都是畜生了，等待沉沦以后转猪或其它动物。这就叫各从其类。

如今正是各从其类的时候，也是检验显明人的时候，那就需要神兴起不合人观念的环境来试炼人。所以三级机构的带领不会撤，在殿里事奉神的铁饭碗甚至祭坛也不会捣毁。要你自己去分辨认识，神只是说话交通，用话语来成就一切，让他的民众起来反叛他。得胜者必然不能有让人崇拜羡慕的地位、名誉或公义的冠冕，必然不能满足人的观念想象让人去糊涂跟随。而神恰恰是要有意兴起环境在他身上泼一些脏水，抹黑他的身份，要人去认识、分辨。神只是交通一个真实信神、跟随神、敬拜神、顺服神、事奉神的人的爱神的表现与流露是什么，要你根据神所交通的去分辨，看谁是敌基督保罗，谁是追求真理的彼得。也就是确定一下你是不是追求真理的人，是不是跟随神要神的人。神要观察你看人看事，做人做事的原则是不是以神话为依据。也就是神把当代的保罗与彼得放在你面前，看你的态度与观点，从而决定你的归宿。如果你跟随的是具有三级机构铁饭碗的保罗，证明你看人看事，做人做事不是以神话为根据，以真理为原则，而依然根据的是撒但的生存法则，看人看事依然是根据地位、名誉、权力来衡量，用自己的观念想象来判断对与错，做人做事依然是走过场、搞形式，完全是一种运动方式，就是一种形式主义。如果你跟随的是圣殿以外在渔船上传福音的彼得，证明你的看人看事，做人做事不再受撒但搅扰，不再听从你的父亲——撒但的生存法则，而是能根据人的实质去对待人，根据神话看这个人是不是追求真理的人，是不是神所要的人，看这个人所做的是不是神所称许的，是不是正面事物，是不是义，是不是善，根据这个来确定是不是自己该追求跟随的对象，而不是看他的地位、名誉、权利是什么。对待神话的态度就是对待神的态度，这样就把两类人分开了，因为信与不信的本就是两类人。

2022年3月21日

怎么认识神的奇妙作工

神把奥秘告诉我，我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你，可你不珍惜，反而还要卖弄资本、玩老资格，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几两重，根本不知道自己在神眼中是个什么位置，一直交通解剖敌基督，就忘了自己是谁了，你常说自己就是个棋子要任神摆布，可你真的任神摆布了吗？你认识神的摆布吗？你都是在无奈之下，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摆布，并不是你顺服神的摆布，而是你超脱不了神的摆布，这不等于你顺服。在神摆布的过程中看见你的位置的时候，你会心酸，会消极软弱，甚至会想退去，但神说他不怕你退去，因他手里有行政，有铁杖，有大灾大难。不妨我告你个实情：2012年，弟兄第一次下发安排的时候说敲锣打鼓是蠢蛋行为等等，第二次下发就说这是个偏差，并且选了几段工作汇报，还说精神可佳，看到圣灵已经大动工程，显明神的全能作为，显明神的公义烈怒不容人触犯的性情，神要作成的事是任何敌势力都无法拦阻的，万事万物都在神的调动、摆布中，都在为成全神选民效力，大红龙现在已经土崩瓦解了。圣灵在加给人信心、赐给人能力，不在乎人想怎么做，人如果肯配合、肯实行就能看见神的作为，就能大有信心冲破撒但黑暗权势的辖制，这是最关键的问题。你可以翻开看两份交通，看看他们的区别在哪？为什么会这样？这就叫各尽功用，弟兄只是在顺应圣灵的安排，就像犹大卖主一样，因他偷钱袋里的钱花，所以神摆布他出卖主。也就是说，当全国选民都起来另搞一套、应付糊弄、欺上瞒下时，弟兄就装糊涂不知道来个“顺水推舟，火上浇油”，要他们尽情表演。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成全那些寥寥无几的长子们，这就是神说为了成全你们派了多少效力者的真实写照。弟兄下发安排也好，讲道也罢，完全是为试炼、熬炼长子而兴起的患难。就如161辑讲道说:神提前成全使用一个人就是为了在灾前做成一

批人，就是说弟兄所作的工就是为了做成一批得胜者。这样看来弟兄把选民当成什么了？就是个棋子想怎么摆就怎么摆。说得不好听点，就把你当狗待，你能怎样呢？喂你的时候:“哎呀，啧啧”,用你的时候手一指，嘴一喊:“嗖”,你能不去吗？

我们可以简单地回顾一下两份交通：

上面的讲道交通 2012年12月10日

真心为神花费必须冲破撒但黑暗权势的限制才能作出响亮见证

“我们看见各种谬种、邪灵、蠢蛋尽干荒唐事，甚至打着横幅、标语公开宣传挨家挨户传福音，结果招来环境被抓、被打，简直就是神经病！各地教会必须将各种邪灵、蠢蛋、谬种限制起来，最好开除清除，教会才会安宁，神选民尽本分才不受搅扰，这对于搞好国度福音扩展工作太有必要。”

上面的信 2012年12月16日 给各地教会神选民的一封信

“做带领事奉神难免出点偏差，但只要心是对的能吸取教训找到正确的路，这正是有希望被成全的带领工人，最可怕的就是不作实际工作，谨小慎微没有魄力，打死也不肯向前迈进，这样的软骨头、缩头乌龟就没有希望达到被神成全了，神只成全有勇气肯配合圣灵作工的人，即使开始有点偏差、犯点错误也不是大问题。”

从标题就应该看出有何不同之处：一篇是讲道交通，一封是上面的信件，性质能一样吗？讲道交通是代表圣灵使用之人在讲道，是为供应人真理、让人生命有进入而讲的道，人必须接受、顺服，不可辩驳，它是为工作安排的通行而服务的。圣灵要为它自己的工作负责，是不会打岔它自己的经营工作的，所以说或对或错与你无关，只管顺服就是了。但信件就不一样了，与讲道交通就不是一个级别了。信件来往是祭司弟兄站在人的角度上对弟兄姊妹的一种牵挂与爱的流露，是一种人性软弱的流露，是对弟兄姊妹放不下而给予的一种安慰，同时也是神作工的一种智慧。用这种方式来遮蔽大红龙的眼，好让他们能继续为神效力，同时还要让追求真理的人能明白神的心意，不消极、不软弱、不退去。更重要的是要我们借此来认识神的奇妙作为与神的智慧。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神要在同一时期的同一教会中，既要利用“保罗”效力，还要成全“彼得”。所以祭司弟兄利用讲道交通说出实情，把神的心意与人的结局命运告诉神选民。但因敌基督、假带领，就是当今的“保罗”还在教会，神不能直接告诉她结局命运，一旦让她知道自己没有归宿，就不会为神效力了，所以祭司弟兄利用信件的方式给他们心里一个安慰，以便让他们继续为神效力。同时用这种方式来显明神的智慧与作工的奇妙，以此来成全“彼得”。也就是“神是向圣洁之国显现，向污秽之地隐藏，”凡是顺服在神前的，真心寻求神的，都能亲眼看见神的面，对不追求的人神掩面，隐藏了。

祭司弟兄走的就是彼得的路，当带领敲锣打鼓、散布三天黑暗的时候，弟兄愤恨，恨不得把他们处理掉，以此来洁净教会，可惜那时已不是建造教会时期，而是击打牧人的患难时期，是为了显明各类人、定人结局、归宿时期，就是要显明人的原有身量；同时神要借着他们打岔、搅扰、拆毁神的经营工作来兴起环境，以大红龙疯狂追捕、逼迫来结束在中国的教会建造；与此同时展开了外国的福音工作。借着大红龙的严厉追捕迫使选民留在异国他乡尽本分；同时神要借着他们打岔、搅扰、拆毁神的经营工作的恶行来兴起患难、试炼、熬炼选民，成全得胜者；也是在为国度建造铺垫道路；同时也是为得胜者打

败敌基督蒙羞撒但而摆设了足够的环境，也就是丰富的筵席；在这情况复杂的作工转折阶段，祭司弟兄敢轻易下决定吗？特别是类似于结束时代与开展时代的关键时期，祭司弟兄是不是更应该谨慎对待呀？所以就产生了两天之内下发了两份安排或交通，并且内容与态度是截然不同的交通。这就好比彼得当时的情形，当他知道耶稣要钉十字架的时候；当有祭司、长老、兵丁来抓耶稣的时候；彼得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耶稣又是什么态度？

从那时起，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往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和文士许多的苦害，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彼得就把他拉到一边，劝他说："主啊，千万不可这样，这事一定不会发生在你身上的。"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但！退到我后面去！你是绊倒我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

耶稣对他说："朋友，你来要作的事，快作吧！"于是那些人上前来，动手拿住耶稣，逮捕了他。有一个与耶稣在一起的人，伸手拔出刀来，砍了大祭司的仆人一刀，削掉他的一只耳朵。耶稣对他说："把你的刀收回原处！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以为我不能求我的父，他就马上给我派十二营以上的天使下来吗？如果这样，经上预言这事必须发生，怎能应验呢？"那时，耶稣对众人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把我当作强盗捉拿吗？我天天坐在殿里教导人，你们却没有逮捕我。但这整件事的发生，是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

今天的祭司弟兄又如何呢？当看见带领工人不按工作安排，另搞一套，作打岔、搅扰、拆毁神经营的事，怎能压抑住心中的怒火呢？所以就有了第一份指责、责备的话语"蠢蛋"、"敌基督"、"邪灵"的交通。可问题是祭司弟兄是圣灵使用之人，他不能违背神的安排，不能拦阻神的作工，神要借这些拆毁神经营的事来结束他在中国的征服工

作，并且利用他们来制造一些环境把神拣选的人放在患难里熬炼、试炼，同时还要借此来展开全宇的福音工作，所以说，他们做了打岔、搅扰、拆毁神经营作工的事，在这步作工中就显得格外重要，就像犹大出卖主耶稣一样，是个重要环节，是重要人物，如果没有他们这些败类，神还得另寻他人。因为他们跟随神多年，恶毒本性却没有一点变化，就像犹大偷花钱袋里的钱一样，所以神就地取材选用了他们，在这种背景下祭司弟兄还能再责备他们吗？那不就成了彼得的第二形象——撒但了吗？如果祭司弟兄还要追究他们的责任，并且处理他们，那不就成了彼得拿刀削大祭司的耳朵吗？祭司弟兄能做这样的傻事吗？所以紧接着就有了第二份的交通（信件），说这些都是偏差，不再追究他们的责任，同时还把各牧区的工作汇报摘选出来附加在讲道交通中间，什么意思？不就是要把他们的罪状公布出来，同时把祭司弟兄“夸赞”他们的态度发表出来，要我们去揣摩认识神的作工。与此同时祭司弟兄交通说：他不直接告诉带领工人怎么去实行，就是怕拦阻了圣灵在弟兄姊妹身上的作工，什么意思？祭司弟兄不就是怕打岔了“犹大出卖主耶稣”的计划吗？要不神的作工没法结束，神话没法应验。

神说：“你以为神说的法利赛人是指宗教里的老先生吗？你们不是当代最先进的法利赛人的代表吗？你以为神说的拿圣经来与神对号的就单指宗教界的那些圣经专家吗？你以为神说把神重钉十字架上的是说宗教界的领袖吗？你们不是担任这个角色的最佳演员吗？”

“别看你们现在都如殿里的柱子，到那时，这许多柱子都会被虫蛀的，因你们缺少的异象太多了。”

——《对作工你们得认识，不要糊涂跟随！》

“所有温室里的花，虽然多如繁星数点不清，而且吸引着所有的游人，但花谢之后，便如撒但的诡计破烂不堪，无人问津。而经受风吹日晒的所有的为我作见证之人，虽然花并不美丽，但花凋谢之后，便有果实，因这是我所要求达到的。我说这话，你们有多少明白的？当花谢结果之时，而且当所有的果实能够供我享受之时，我就结束我在地的所有工作，开始享受我的智慧的结晶！”

——《神向全宇的发声·第三篇说话》

什么是厚颜无耻地见证撒但

张怡流露啥了？（嘉敏：那天本来该我做饭了，但是因为我是组长，手里压的活儿多，那天还得弄一些酸菜，我也不怎么会做饭，李立怕我弄不来，耽误时间，所以就让张怡和我调换了一下做饭时间，让张怡那天做饭呢。后来张怡她谈自己的流露了，说做饭的时候就想“前一天晚上我说了李立懒了……”，她自己在那里一边做一边想，是不是李立整她，还嫉妒她呢，李丽的文稿还没整出来，怕她整理得快，故意借着做饭拖延她整文稿的时间，越想越气，越想越气，里面火得不行！就想“现在我是信神了，我要是不信神，我斗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她心里面就有这些意念，她说她认识自己这一方面了。）张怡可以呀！你这猜疑心也够大的呀！李立不是好东西，你也不是个好东西！让你做个饭怎么了？还说“我是信神了，我要是不信神，我斗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是吧？（嘉敏：她说她一上午就流露这些了，谈了以后，李立就感觉张怡是拿这些话打她呢。）（夏彤：这还有一个后续，李立说她想拿生活费给她儿子买生日礼物，然后张怡就给她交通呢，说她是触犯行政了，是乱花祭物。）呀，太邪恶了呀！那生活费是人家个人的吧？（张怡：是神家给她发的嘛，她跟我们说自己流露情感了，想拿这点钱给儿子买零食呢，我

就跟她说："这钱是因为你尽本分，怕你在生活上受辖制才给你的，而不是让你给你儿子买零食的，你看神话咋说的，那是祭物呀！"）你说那是祭物？（张怡：嗯。）你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是怎么想的？是因为李立让你做饭了吧！（张怡：不是。）张怡喜欢斗啊！（张怡：嗯，以前就喜欢斗。）还以前呢，现在不也在斗？（张怡：还没变呢，只是认识到了，不敢斗，但是我里面还流露呢。）

张怡，你信神多少年了？多大岁数了？比李立大多少？（张怡五十多，李立三十八。）都替你脸红呀！张怡，你听听你刚才说出来的那些话，你就不怕别人笑话？这是不是毫无廉耻？你说出来的是啥话？还说生活费是祭物，那是祭物？你心里不清楚？神家给每个人的生活费是让人家自己生活用的，由人家自己安排，人家想买啥买啥，她就是拿这些钱给撒但买东西，咱也不管人家，人家是自由的，神根本不强迫人。人有自由意志，咱只是给人家交通清楚，"你自己要拜撒但就拜撒但，你要追求真理就追求真理"，神不赶鸭子上架！咱赶鸭子上架？你这个做法不是帮助人呀，你是斗啊！你是打着神的旗号在搞个人的经营、维护个人的地位、显露威风呀！她有问题归她有问题，你呢？炒作？借题发挥？你说你说的那些话是不是些浑话？你说那些话的时候心里不清楚？你心里什么都清楚！你为什么要违背良心说话？装糊涂！张怡，说实在话，你知不知道那不是祭物？（张怡：不知道。）你领生活费了没有？一次也没领过？（张怡：前年的时候领过一次。）领过一次？花了没有？（张怡：花了路费了。）花了路费，那算花了吧？那算不算花了祭物？（张怡：可是当时有一个姊妹给我说在神家尽本分花可以，但是给家里人花就不行，那是祭物。）神已经交通过了，什么叫祭物？神说："……但是这个东西献给了神，它的实质就变了，变成祭物了。……祭物不是属人的东西，而是属神的，不管这个东西是大是小、有没有价值，人把这个东西献给神了，神不管要不要，这个东西的实质就变了。"（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解决观念才能进入信神正轨（三）》）神家给了她生活费，那就给她了，人家想买个什么，你就说她花祭物了？她这是给孩子买了，你说她花祭物了，那如果她给自己买个衣服呢？敢不敢买？给自己买个

衣服就花了祭物了？这是不是乱扣帽子？（张怡：自己就是这么领受的，以为自己在外尽本分拿生活费买个生活用品就花了祭物了。）咱不要说这个，就说神交通什么是祭物了，你怎么认识的？你怎么看的神话？（张怡：没有领受到那儿。）是没有领受到吗？你的领受就这么差吗？这还委屈得哭呢，委屈啥呢？哭啥呢？（张怡：我当时领受就是那是神家的钱，就是祭物。）你可以说“哎呀，我这是花了神家的钱呀，神家给我生活费是让我解决在外尽本分时吃穿住行的问题的，我还能拿上神家给的钱拜偶像去？”你可以这么领受，但是你不能说人家是花祭物呀，不能乱扣帽子呀！

人家让你做饭去了，你一边做一边想“我斗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干啥呢！”她让你做个饭就是要和你斗呢？你们三个人是轮流做饭，你今天是替嘉敏做饭呢，这是替李立做饭呢？嘉敏还和你走得近呢，不是你做就是嘉敏做，李立和你有啥可斗的呢？再说了，今天你替嘉敏做了，明天她是不是就要替你做呢？不就是你们三个人嘛，只是调换了一下吧？（张怡：是因为她打乱我的计划，涉及到了我的脸面了。我以为看了神话自己就不和人斗了，今天借着这个环境才看到自己斗的本性还有，就没有解决掉。我那天跟她们谈的时候就是这样谈的，看到自己一上午被撒但折腾得不成个样子，怪不得说国度里面没有忧伤、没有眼泪，神摆设这个环境就是要让我看到我本性实质里还有“斗”的这个东西，就是要解决我这个存心呢。当我认识到这里的时候，心里才释放了，才高兴起来了。）意思是解决了？怎么解决的？（张怡：就是认识到活在这里面痛苦。）（周蕊：她现在心里委屈得不行。）我说了一句话就委屈起来了，我要不说这句话她还感觉委屈吗？是我把她委屈成这样了，是吧？（不是。）不就是因为我一句话，给她盖了个帽子就哭开了？一开始我就在这儿一直听着呢，那会她该说啥就说啥，说的时候还笑呢，她那会儿委屈吗？（不委屈。）我一问年龄，然后说了个“毫无廉耻、厚颜无耻”，她这才开始哭了吧？（嗯。）这是为什么哭？为脸面哭！（夏彤：伤着脸了，把她真实的东西揭露出来了。）

张怡，你刚才又告我说你认识到了，最后喜乐了，你认识到啥了？是真认识到了吗？你要真认识到了，今天下午你说的时候就应该是痛哭流涕，“我怎么是这东西呢？”可我没有听你说过这句话，也没有听你说过一句恨恶自己的话，反而是在我“啪嚓”给你盖了个帽子的时候，你说你认识到了。是你主动认识到了，还是我把你打的认识到了？（张怡：那天中午就是这样跟她们谈的。）我不用看你那天中午是怎么谈的，就看你今天的表现如何，你真认识到了吗？你说“那天中午谈的”，张怡，你能斗，还能表演！我和你说这个话就是抓现场，就你刚才那个表演，你说你认识到了没有？（张怡：没有。）那你刚才说你认识到了？（张怡：以前就以为自己认识到了，现在你一解剖才知道，如果我真认识到了，那时候我就会恨恶自己、就会痛哭流泪。）咱就不要说真实认识到了，你就是有个浅显的认识，你刚才的那些话能那样说出口吗？谈不出来呀！你还告诉我你认识到了，纯属假冒！你还告我那天中午就跟她们谈了，是，你那天中午是谈了，可你谈出来的是你的认识吗？你谈的是什么？（周蕊：那不是真正地认识自己，那是亮肌肉呢。）那是亮肌肉呢！不是认识自己！听见了吗？给谁亮呢？（给李立。）“我斗的时候你在哪儿呢？”这是认识自己呢？亮肌肉这是在干什么？（示威。）示威、发泄、宣告、宣战、亮肌肉，可是她还说“我是认识自己呢！”你说张怡聪明不聪明？张怡，刚才你说你连个祭物都弄不清楚，神家给人发的生活费你说是祭物，你糊涂，可是在这儿你怎么就这么聪明呢？刚才你把所有人给迷惑了，我听得都云里来雾里去的。

你说你跟她们谈你的流露呢，那是在谈流露吗？（不是。）是在干啥？刚才说了，那是亮肌肉，宣告、宣战。张怡，你不知道这是在宣战？你那句话明明白白地说出来了，“我斗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我今天是信神了，我要不信神，你试试看！”（周蕊：她还说她以前上学的时候跟哪个老师都斗，还说怎么怎么斗的。）噢，还把自己“光辉的历史”展现给她看，“你看看，你小心点啊！”你说你邪恶不邪恶？你在神家宣告的是什么？你这个亮肌肉是在见证谁？（撒但。）“枪杆底下出政权啊！”见证撒但、荣耀撒但。为什么要说这是

亮肌肉？（周蕊：神说：“……说‘我这人脾气不好啊，你们可少惹我’……说‘一般在家里我要喝粥，我妈就不敢给做米饭，我要吃包子，我妈就不敢给我花卷，从小我就这脾气，说一不二，我就追求完美，追求自我。现在信神好多了，一般事我能忍，能克服，但是我还是追求完美，如果不完美的话绝对不行，在我这儿绝对通不过’，这是不是亮相呢？这叫干什么呢？这叫显露自己，告诉别人他多厉害，是吧？你看一般流氓、黑社会一见面先亮什么？（先放狠话。）放狠话，然后把衣服一脱，亮什么？（亮肌肉。）亮肌肉，意思是：你看，我这两块肌肉梆梆硬，还能动，你上来打打。一打像石头似的，还把人顶出两米远。意思是：你敢惹我吗？你敢惹我，那咱俩比比拳头。这是不是撒但的本相啊？（是。）这是撒但相。你看亮相跟亮相还不一样，他亮相总带着威胁别人，总带着给别人下马威，吓唬别人，总想镇住别人，这叫撒但相！这不是正常人性的亮相。”（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谈谈和谐配搭》））张怡说的这个呀，比神话里的那个例子还邪恶！那个人只是把他以前的历史告诉你，意思是“你可不要惹我啊，我怎么怎么样！”她这个是什么呀？她这个不是用以往的历史来向你宣告，而是实实在在地就拿这件事来和你亮肌肉，威胁你呢。（嗯。）“哎，我在那儿做饭的时候流露了什么私心邪念，我要不和你说你不知道，我得表达出来，我得和你说让你害怕！”为什么说是亮肌肉？是因为张怡你嘴上打了个旗号——我给你谈一下我的流露，你用这个流露来宣战！那是认识吗？你明明就是这么想的、这么认为、这么做的，那叫认识？那叫反省？（不叫。）那叫高举邪恶！如果有真正的反省、认识，会是什么呀？人家过来是一种歉意、是恨恶自己，“呀，我就不是个东西呀！我就不是个人！我这人呀，嘴上就没个把门的，我昨天晚上和李立沟通呢，直接就说了人家个懒，伤了人家李立了。不管李立心里怎么想的，今天她让我替嘉敏做饭呢，人家对我有没有成见我不知道，我就能猜疑人家是报复我呢，我是什么人我就猜疑别人也是什么人，你说我有多诡诈？太邪恶了！小肚鸡肠！我以为人家是在报复我，我就要‘还报’她呢，她让我做饭，我还掩盖着自己，等做饭的时候我心思意念里就想着报复呢，太邪恶了！”“看见这个邪劲儿来了以后，我想到自己是信神的”，这是什么东西呀？根据神话审判刑罚、揭露解剖，“我看见自己就不是个人，就是个魔鬼的形象！神话怎么审判刑罚我了，哎呀，扎心呢，难受呢！”你

过来对人家是一种道歉、是一种亮相、是认识自己。而你说的是什么呀？你说的是谈你的流露，你是用谈你的流露来掩盖。真实认识自己叫不叫流露呀？（不叫。）那叫什么？那叫亮相。把你在背后做的事情放在桌面上，让弟兄姊妹看见，这叫亮相。亮出你这个丑相以后，你是一种恨恶，你要践踏它！如果你是在践踏自己的丑相，弟兄姊妹听了是什么味道？和你亮肌肉的味道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为什么李立跟你合不来？你把你在背后流露出来的那些心思意念拿到她面前来亮了一下“肌肉”，你说她怎么跟你合得来？你说你是谈自己的流露呢，可神话呢？没有神话，然后你谈出了你的流露，那算什么？你见证的是谁？见证的是撒但！你对人是一种宣告！

你是老人了，如果在你身边有几个新人，会有什么后果？新人是把你当老师呢，新人一听这些话，你说带来的是什么？“噢，原来信神就是这样信呢，就是这么谈流露、这么亮相呢！”他们会给张怡戴一个什么高帽子呀？“看人家张怡多会认识自己，人家能把背后那么邪恶的事情亮出来！”如果你是一个新人，你跟着张怡走会变成什么样的呢？你会变成个恶魔！别人做了恶事呀，是包藏，“不敢说，不能说，不敢让人知道！”可经过“聪明”的师傅张怡一指点，徒弟以后会怎么呢？“哎呀，这个诚实人好做！”学会欺骗神了。人原来是怕审判刑罚，做了坏事怕别人知道，但是让张怡这么一影响，还用怕吗？不用怕。不仅不用怕，反过来还成了一个优点了，“我在背后干了坏事，最后把它放到桌面上，把所有人都镇压住，他们不但不敢惹我，反过来还给我戴了个帽子，‘这个人太诚实了，这个人追求做诚实人，人家敢把背后干的事情一五一十地放到桌面上！’”（嗯。）这就是戴了个诚实人的帽子，戴了个认识自己的帽子，同时又向世人亮了肌肉，宣战，“谁敢惹我？”你说这是不是一个暴徒学会了新门路？这成什么了？敢于把背后见不得人的事说出来，拿在人面前宣告，这是什么？强盗、暴徒，不是暗地里做事。人们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这呢？我用暗箭伤了你，我还再放在桌面上，明刀明枪，理直气壮！张怡告诉你说我在背后杀了一个人，然后回来摆在桌面上，“我谈一下我的流露啊，在什么情况下我背后杀了一个人！”她杀了个人最后还“嘻

嘻”一笑，你说周围人什么感觉？谁还敢招惹吗？（不敢招惹。）不敢招惹，还给她戴个什么帽子呀？“一般人杀了人审问都不承认，有证据都不承认，没人逼、没人问张怡，人家自己就能招供出来，你看人家多诚恳！”一举几得呀？诚实人的冠冕戴上了，认识自己的帽子也戴上了，把人也镇压了，坐好宝座了没有？什么宝座也坐了，荣耀、冠冕戴上了，武力、权势也宣告了，也让人害怕了、让人服在你的权下了，最后还在神家背了个美名：诚实、单纯、敞开！张怡聪明不聪明？聪明透顶呀！可怕不可怕？感觉自己可怕吗？感觉自己邪恶吗？（张怡：邪恶。）那你怎么还能谈出来？今天不仅一五一十地谈出来了，还带着一种笑！

人办了邪恶的事呀，扮演了撒但的时候，你不要在众人面前张扬，你这就属于在众人面前张扬。你这是什么呀？高举撒但、见证撒但。今天让你作衬托物，让你谈认识自己，让你亮相是要怎么呢？是让你捆绑撒但、践踏撒但！你怎么做了、背后做了什么事了，亮出相来，让人看见它的邪恶给人带来的伤害，让人看见之后是要人背叛它、恨恶它，要借着它的邪恶来衬托神的圣洁，你得拿出神话来。假如说一个人做了什么坏事，遭到什么报应了，他回来谈认识了，这个谈认识是什么呀？是见证神的公义性情。“哎呀，我背后做了什么什么事，几天以后我出了场车祸，把我的腿‘咔嚓’给撞断了，这真是神的公义性情呀！我背后做的这个事见不得人，不能说呀，但因为我的腿断了，我应该把神的公义性情见证出来，让别人在我身上看见神的公义，让后人不敢再做我这样的事！”在这个前提下你就应该把你背后的恶行谈出来。如果说没有一个公义的报应，没有神话惩罚你、管教你，你谈这个就是亮肌肉。这个能理解清楚了吧！张怡对这个斗呀，不感到是一种耻辱，还觉得好像是荣耀一样，“看，我会斗，我能斗！你们都不会斗，你们都没有这个东西！”就直到现在，你都没有感觉到这是一种邪恶的东西，这是一种见不得人的东西，这是一种羞耻的东西，反而还怎么呢？还敢拿出这个来说事。

李立呢？李立是疑心太大，对谁也猜疑，工作上不用心，生命进入上不用心，不走正道。李立斗了没有？（斗了。）（嘉敏：李立要拖地呢，张怡说她昨天晚上已经拖了，李立就说拖了怎么还有印呢？我再拖一遍。）这个不算斗啊，这不能乱套，这个是她里边的一个心思，是和你们亮了个相，这个得和斗分开。这里边还有个什么情形呢？就是她看见你们不做，她就做给你们看，有一个熏陶感染。“你们不做，我又不好意思说，我做给你们看，我给你们作个榜样！你们看，我干呢吧！”（周蕊：李立，是这个吗？）不管李立是不是这个，我给你交通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们刚才谈她的表现了，最起码有这一种可能。（嗯。）有的人就是这样的，就像爱莲，人家就做给你们看，不说你们，就实实在在地做在你面前。爱莲给他们安排工作，他们都看不起她，工作安排不下去，人家就怎么呀？人家五六点就起来做饭了，天一亮就叫他们起来吃饭，“饭做好了啊，你们吃不吃？”他们吃不吃？（吃。）“我大清早就起来做饭，做好了就叫你们起来吃，我叫你吃饭，你们总不能说我什么吧？吃完饭了，你们还能再回被窝里面睡觉去？该干活了吧！”人家是用这种办法去带领他们，让他们干活。每天大清早他们还睡着呢，人家就起来做饭了；吃完饭以后，他们去干活了，人家收拾完也陪伴他们去干活；他们中午休息呢，人家还在那儿干活；晚上他们都睡了，人家才开始收拾锅碗瓢盆。人家就是用实际的行动去带领他们、去督促他们，人家那叫用心。不管李立是不是这个，我只是告你说你不能用这件事来衡量她是不是斗。在人面前干活，可以说有三种存心，一种是做在人前，表演；另一种是我羞辱你，你不干，我干；还有一种是我用实际的行动来带领你。在这儿，李立做了以后呀，感觉效果不明显，“我拖了地了，你们也没有跟着我去拖”，你说她心里急不急呀？“你真把我当作佣人了？我在用一种肢体语言与你说话，你听不懂吗？”看见你们没反应，听不懂，肢体语言不管用了，那她怎么办呀？急得哑巴说了话、铁树开花，怎么呀？她想让你也干，她只能说，“我看你拖不干净，我又重拖一次”，我借用这个机会告你说，“我拖了，你没拖！”有多种情形，但是这里边还达不到斗的那个级别，她这是在干活上边呢。

（嘉敏：她的那个表现不知道是不是，张怡说她怎么怎么斗了，后来李立就打开神话诗歌《现在是神定人结局的时候》，过来给我们交通呢。意思是不管怎么样，你就是打了我，我也要把你打回去，站住这个见证呢！）这得看是对谁呢，就张怡这种亮肌肉，你说该打不该打？（该打。）必须得打！这个打是正义的，鼓励，打得张怡她抬不起头来！张怡这个要是打不住、制止不住，这可是个毒瘤，她以后要带领人怎么办？再说人家拿出神话来，对你来说是不是拯救？（张怡：嗯。）你都那么流露了，自己也没有拿出神话来，这就说明你本来就没有认识，因为认识是建立在神话的基础上的，你就没有神话你怎么认识？你完完全全就是亮肌肉！人家帮你拿出神话你该不该感谢？你感谢、赞美了没有？“李立，太感谢你了！这些话对我真是一种审判刑罚，我有路了！”你说了没有？（张怡：当时没认识到，现在可以补上，感谢一下。）哎呀，张怡呀！（夏彤：嘉敏被张怡迷惑了。）（嘉敏：嗯，现在我就想起来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张怡就坐我怀里了，我还那样拍她，过一会儿她又在我怀里装晕死了，我还在那儿哄呢，“哎呀，快起来吧，快起来吧！”）（夏彤：你就是处处为张怡说话呢，处处站在张怡一边。）（嘉敏：我就是弟兄说的被迷惑了，我还觉得张怡是诚实，以为她是在亮相呢，觉得李立就不亮。）这就是受害者，梦应验了，咱刚谈了约瑟，这又来了。这个听明白了吗？看一下《人的言行岂能逃脱神的鉴察》这首诗歌。

250 人的言行岂能逃脱神的鉴察

1　你们的信心甚是佳美，说什么为了我的工作甘愿花费自己的一生，肝脑涂地，但你们的性情却并没有多少变化，只是言语高傲，而你们的实际行动却是狼狈不堪，犹如人的舌唇虽然在天之上，而人的双腿却远远地落在了地上，因此人的言行与人的名声仍是破烂不堪。你们的名声败亡，你们的举止下贱，你们的谈吐低下，你们的生活卑鄙，甚至你们所有的人性都是低下。

2　你们的为人小肚鸡肠，对事总是斤斤计较，为自己的名誉、地位争争吵吵，甚至情愿下地狱、进火湖。就你们今天的言行，足可让我定你们为罪的，你们对我的工作的态度足可让我定你们为不义之人的，你们的所有性情足可说是满了可憎之物的肮脏的灵魂，你们所表现、流露的足可说你们是喝足了污鬼之血的人。

3　谈到进天国，你们却都不露声色，你们以为就你们今天这样足可进入我天国之门吗？进入天国之门吗？你们以为你们的言行不经我检验就可获释进入我作工、说话的圣地吗？谁能骗得了我的双眼呢？谁能骗得了我的双眼呢？你们那卑鄙下贱的举止与谈吐岂能逃脱我的眼睛呢？我的双目鉴察万人的心鉴察万人的心，因我造人类以先早已将人的心都掌握在我的手中了，我早将人的心测透了，人心中的思想岂能逃脱我眼呢？又怎能来得及躲避我灵的焚烧呢？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们的人格太卑贱！》

解剖了张怡以后再交通这个话就好理解了吧？（嗯。）“你们的信心甚是佳美，说什么为了我的工作甘愿花费自己的一生，肝脑涂地”，咱听张怡刚才的述说，她的信心是不是“佳美”呢？我问“张怡领生活费了没有？”“没领，一直没领过，就是那一次没路费了领了一次。”张怡一年四季在外，全职尽本分，信心可嘉吧？（嗯。）“信心甚是佳美”，连生活费都不要，撇家在外。“说什么为了我的工作甘愿花费自己的一生，肝脑涂地”，是不是把一生花上了呢？（嗯。）别人还要生活费，她不要，还要在外边跑一生。“但你们的性情却并没有多少变化”，这个就不用说了，看咱的性情，可怕呀！“只是言语高傲”，张怡的言语高傲不高傲？（高傲。）怎么高傲了？“呀，那是祭物呀！我都怕呢，看着发抖呢！”张怡这么一说，你说她对信神多么求真呢？

神家的钱发给她成了生活费、成了个人的以后，她都没有忘记这是神家的钱呀，还告诉李立说，“这和祭物有关呀！你还敢轻易乱花？”张怡是“谨小慎微”的人啊，可不可以这么说？（嗯。）就凭这两句话我就感觉张怡事奉神应该是谨小慎微的，我大大咧咧的，比我要谨小慎微多了。“而你们的实际行动却是狼狈不堪”，张怡的实际行动怎么样？怎么尽本分的？让她做个饭都能引起火气起来，都能猜疑起人来，都能斗起来，而且还能亮肌肉！“犹如人的舌唇虽然在天之上，而人的双腿却远远地落在了地上”，看，神没有说“腿”，还明明地跟你说“双腿”，什么意思？（夏彤：踏踏实实的。）踏踏实实地落在地上，就根本没有动！什么意思？嘴在天上，脚在地上，就是说你的说和你的做是天地之别！哎，张怡刚才给咱表演的是不是天地之别？（嗯。）嘴上说的对待神家祭物、对待本分是多么谨小慎微，可实际行动呢？在神家尽本分竟然还能和弟兄姊妹亮起肌肉来，宣战、宣告！还说“我这是信神了，我要不信神看我怎么对你，我斗的时候你在哪儿呢？”天地之别呀！嘴在天上，实际尽本分的时候两条腿落在了地上，“远远地落在了地上”，差得太远了！天地之别，嘴是事奉神的人，脚是拆毁神经营、与神叫嚣的人！

“因此人的言行与人的名声仍是破烂不堪”，刚才我解剖她的时候说了个什么呀？厚颜无耻，这就是你的言行与你的名声呀，破烂不堪！你与弟兄姊妹斗到什么程度了？都亮起了肌肉。“你们的名声败亡，你们的举止下贱”，这够下贱了吧？（嗯。）背后暗斗了还不行，还得放到桌面上！自己斗了还不行，还把嘉敏给拉拢了，把嘉敏给迷惑了。我在这儿举了个例子，我说要是你这样啊，带几个人迷惑几个人，这边就有了个实例，这确确实实就已经迷惑了。（周蕊：嘉敏还说李立报复呢。）还说李立报复呢，还为张怡说话呢，这就把正邪都反了，颠倒黑白了。这是不是张怡做出来的事达到的效果呀？（嗯。）达到了迷惑人的效果。“你们的谈吐低下，你们的生活卑鄙”，为什么说谈吐低下呢？神说过一句什么话？神说：“人就是这样，总爱自表谦卑，这样的人最可恨，跟别人一起交通时总爱在别人面前认识自己，好让人看见他是一个会体贴我负担的人，其实这种人

是最蠢的傻瓜（不把自己的真实看见、对我的认识交通给弟兄姊妹，而是在人面前显露自己，在人面前卖弄自己，我最恨恶这等人，因这是对我的诬蔑，对我的贬低）。”（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六十三篇》）“自表谦卑”，这个谦卑是假的，是假谦卑！刚才她告诉你说，“我给你谈谈我的流露”，是不是认识自己？（嗯。）是真的吗？是假谦卑，不是真谦卑，是神恨恶的！神为什么恨恶？你那个假谦卑呀，其实就是彰显撒但、荣耀撒但，就是让别人看看你是怎么凭撒但的生存法则活的，是见证撒但！假谦卑呀，就是见证撒但，所以神说最恨恶这样的人了。神是让你怎么呀？让你把你对神的一点点认识谈一谈好不好？你把神的作工谈一谈、把神怎么主宰安排的谈一谈。“甚至你们所有的人性都是低下”，这些流露是不是就代表出你的人性来了？（嗯。）人性是低下的。

“你们的为人小肚鸡肠，对事总是斤斤计较”，张怡够斤斤计较的吧？就是你说了人家个懒，人家第二天就真的因为这个报复你呢？你说人家真要报复你，难道就是让你替嘉敏做一下饭？就这样报复呢？这个报复听着重，可实施下来的果效也太轻了吧？就是把做饭调整了一下，你还感觉是报复，你把做饭当成什么了？做饭，劳动人民的一种荣耀，你是给谁做饭？总共就做了三个人的饭，你自己也吃呢，除了你自己才两个人，两个人里面还有一个是和你没有成见的，你无非就是多做一个人的饭，这叫报复你呢？用得着“报复”这两个字概括吗？有必要吗？所以说这就是什么呀？“小肚鸡肠”，够小肚鸡肠了呀！“斤斤计较”，连个这都斤斤计较！而且她让你调整做饭是什么原因呀？（夏彤：嘉敏不会炒酸菜，工作压力还大、活儿还多。）噢，这么调整一下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就算是为了吃，你也吃，她也吃，“你炒出来好吃，你炒一下，你工作不忙你做一下，咱互不耽误”，这不是很自然的一句话呀？就这一句话还能引起你的嫉妒纷争来。“你们的为人小肚鸡肠，对事总是斤斤计较”，“总是”，没有一件事不是。咱刚才谈了两件事，一个做饭，还有一个祭物，是吧？（嗯。）李立想给孩子买个东西，咱想给她交通交通让她明白这方面真理是可以的，是帮助、是扶持。可咱需要强行硬灌吗？需要把这件

事情说成是祭物吗？你这就是把事情扩大化了，斤斤计较。“为自己的名誉、地位争争吵吵，甚至情愿下地狱、进火湖”，张怡在这儿表演得太形象了呀！这是不是要下地狱、进火湖的表现呢？就像这种表现是不是注定了要下地狱呢？（嗯。）注定了要下地狱、进火湖。“就你们今天的言行，足可让我定你们为罪的”，“足可”，超过了！定为罪的标准都远远超过了！“你们对我的工作的态度足可让我定你们为不义之人的”，足可定为不义之人！“你们的所有性情足可说是满了可憎之物的肮脏的灵魂”，灵魂肮脏！“你们所表现、流露的足可说你们是喝足了污鬼之血的人”，为什么说“喝足了污鬼之血”？你喝足了污鬼之血，你满身流露的是什么？是不是污鬼的血在你的身上流淌？（是。）

“谈到进天国，你们却都不露声色，你们以为就你们今天这样足可进入我天国之门吗？”进天国就这么简单？咱交通了多少？到现在，连个“礼服”都不穿，连外表的好行为都没有。神的作工结束了，咱来赴“婚筵”了，你穿个“礼服”呗，像回事呗，要做子民就像个子民的样呀，要做效力者就像个效力者，默默无闻、勤勤恳恳的呀。咱倒好，咱还宣告呢，“我这是信神了不和你斗了，我不信神斗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你还跟我斗？你嫩着呢你！”你看看这话！你在说“你还嫩着”的时候呀，是一种发泄，不是认识，不是恨恶！你没有说，“我怎么这么邪？我怎么还能有这种邪念呢？我咒诅它、背叛它、弃绝它！”你有过这个意念吗？说过这么一句话吗？你没有，那你就是在众人面前表演，你就是神交通的那个人，“我是信神了，我要不信神我尿过谁？”神说那你信神以后尿过谁呀？你看张怡现在尿谁呢？（夏彤：谁也不尿。）“你们以为你们的言行不经我检验就可获释进入我作工、说话的圣地吗？”今天让你出来尽本分，让你来作工了，结果你在这儿是这个表演，这是不是一种羞辱呢？（嗯。）你说话、做事的时候，你说你的信在哪儿？神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你在背后做了事，你就感觉不到神的鉴察？就不知道神能看见？你最后还能把它放在桌面上，今天我来了你还能把它摆出来，你把我当成谁了？把我当成嘉敏了，还想把我也给迷惑一下，我一下午听着你云里雾里的也快迷糊了。“谁能骗得了我的双眼呢？你们那卑鄙下贱的举止与谈吐岂能逃脱

神的眼睛呢？我的双目鉴察万人的心”，“鉴察万人的心”，心都鉴察，更不要说你的行为了。“因我造人类以先早已将人的心都掌握在我的手中了，我早将人的心测透了，人心中的思想岂能逃脱我眼呢？又怎能来得及躲避我灵的焚烧呢？”看见神的作工了吗？（嗯。）

没有经历不能做带领

（陈馨：我丈夫说我要是再这样出去跑着信神，他就把我送进监狱里。我就想着能不能把我送进监狱里，都在神手中主宰着呢，如果真的把我送进监狱里，那也是我该受的苦。后来我就给他说，你要是把我送进去，我就给人家说是我老公让我信的，以前我老公每天和我生气……）人家派出所只管你信与不信，人家还管谁逼迫谁呢？人家派出所还问你信神的原因呢？还问你是因为老公逼迫还是在世界上活不下来了才信神的？问你这些吗？这样信神在大红龙那儿就不犯罪了？有没有这一说？你的这些话成立不成立？咱以前交通半家信站见证怎么交通的？你在你丈夫面前见证神了没有？（陈馨：前段时间落实半家信站见证的时候，我跟他说“人是神造的，人是受造之物，神给了你这口气息你就应该信神，你不信是你没有良心理智，但是我得信！”之前还跟他说过，“我该走的路就是信神，我们两个人走的路不一样！”）你说这些话能解决问题吗？你只是在火上浇油啊！你老公听了这话心里怎么想呢？“噢，你一直和我说跟我走的不是一条路，我要过日子呢，你这是坚决不和我过日子呀！你这是准备和我分居呢吧！”（陈馨：我的目的就是想和他离婚……）“噢，你的目的就是要和我离婚呢，那我不把你送到监里能行吗？”你说这是他把你送到监里了，还是你把你自己送到监里了？咱得用智慧，得有理智，应该怎么和他交通？（雨桦：刚开始我走的路就是她走的这个路。）这是自己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你得用智慧，你要抓住人的心理。咱刚刚交通了得了解、理解、认识。你得知道你丈夫是什么人，然后按什么样的方式对待。人类整体被撒但败坏以后，人成了什么人了？自私卑鄙，是吧？（嗯。）每个人，不管是父母、儿女也好，还是丈夫、妻

子也好，互相之间都是利用，都是利益关系，一切事与利益挂钩，与他个人利益挂钩。那你去交谈的时候就必须和他的利益挂钩，你让他看到他如果那么做就会伤害到他的利益了，你以这个为中心来谈。你不要和人家硬碰硬，硬碰硬是愚蠢的做法。（陈馨：可他的条件是：娃周末放假，我得给他做两顿饭，可是我要尽本分就做不成饭。）你不直接和他谈这个条件，你不能让他牵着你的鼻子走，你得牵着他的鼻子走。他要牵你的牛鼻子呢，你该干啥呢？你不能说："哎呀，人家牵我的鼻子呢呀！"这就说不成了。就像狗打架呢，人家咬你，你也得咬他呀，你只是说，"人家咬我呢呀！"这就不对了。我给你说的这个利益是说什么呢？你得让他看见他那么做会伤害了他的利益，这与他的利益直接挂钩，在这个基础上你还得把神见证出来，还得得着自由。和他的利益挂钩，不是说让你答应他的条件，给他做了饭、看孩子，让他享受到利益，而是让你操练交通真理，用真理来解决一切的难处。神今天供应的是真理，真理，真正的理，谁也得服！你把这个真理见证给他。

现在灾难这么大了，你和你老公就得交通："呀，全人类都得关注一下人类的命运呀！老公，你就不关注人类的命运？都什么时候了，你看不见地震？看不见瘟疫？你不害怕我害怕呢呀！"你先让他知道这与他的切身利益有直接关系，让他看到这与他个人的生命有关，与家庭有关，也与你的生命有关。你给他谈神家的天规诫命、人的命运，你让他看见你说的话是为着他，你所做的是为着他，你也是为了这个家，"我也是为了有个安稳的家，不愿意有祸患临及，我信神不单单是为了我。如果我离开神会有什么影响，我是什么样……你是什么样……遭到的是什么……"，你带他去关注一下人类的命运，行不行？如果能和他说成话，就能说这些，要是说不成话了，那肯定就不能说了，是吧？（陈馨：这些我都和他说过，他说我是给他灌输那个思想呢，他就让我出去，就不听。）他说你是给他灌输思想呢，你就承认，"你说对了，我就是给你灌输思想呢！你是歪脖子看表，你那个思想就不对，我今天就是跟你说这个思想的问题，而不是说这个做法的问题！"人家一说你灌输思想呢，你就没招了。（陈馨：有招，他不

听，我就接着说。他在那玩手机，我就在一边说，但人家就不听，只要一跟他谈信神这个事儿，就感觉他可抵触呢。他说：“只要你不信神，不上班也行！但是你要信神就说不成了！”）《半家信是操练场地》里边分了几类人，什么样的人按什么样的方式对待，但不管怎么样，最终都不能用你那种办法硬碰硬。

有些话是你自己清楚、自己知道但不能说的，就像你刚才说的，“咱俩是两类人，信与不信的是两类人”，这个咱心里清楚、知道，但不能说。你说出来这个话以后，人家心里怎么想呀？“噢，在你心里已经跟我分开了！”你一说这个“两类人”就是你在拆毁这个家，不是人家逼着你离婚，是你逼着人家离婚，是你提出来的咱是两类人，不是一家人！（陈馨：噢，我就这个目的。）就你这个目的，你说人家是不是就得送你去监里？“我要不送你去监里改造改造，你就要和我成两类人分开了，与其让你和我分开跟了别人，还不如我把你送进监里！”你说话得有智慧，你得考虑后果，你得想到你说出话来让别人听了以后会产生什么样的“果子”。（陈馨：我想着如果跟他说软话，那就不是见证了，我就想着像SJ那样能站住见证。我丈夫昨天晚上说：“这两天娃放假呢，你不能给娃做个饭呀？”我说：“那要是我没事儿就能做，要是有事儿的话就做不到，就肯定要走呢！”然后他就说：“那反正不管咋地你就是要跑呢，是吧？”我说：“噢！”）你告诉他说：“我不是跑呢，你这就是乱扣帽子呢！我往哪儿跑呢？我不是不做饭，我想给孩子做饭，我抽点空闲时间就想给孩子做饭，但是我这点空闲就抽不出来！我一天是干啥去了？你出外边挣钱去了，你给孩子做饭了吗？今天你让我去上班呢，你说我上了班还能给孩子做饭吗？你的目的不是让我给孩子做饭，你是让我去上班！你让我上班是为了干啥？不就是让我去挣钱呀？你的目的是为了钱！可是你追求的和我追求的不一样呀！”这是一个重点，你得把话题扭到追求上面，“你追求的是钱，你瞎眼！钱能干什么？我就不跟你说神话了，世人还常说什么了？‘年轻的时候拼命赚钱，老的时候拿钱买命’，拿钱能买回命来吗？你能用生命去换钱，但用钱换不来生命！你瞎眼，我

比你看得清呀！我直接去买命行不行？我直接去挣命行不行？”命是什么？什么是生命呢？那接着不就可以见证神了吗？

“神造了人，人就应该去敬拜神，就应该为神献上，这是天规诫命！你去上班，你事奉的是钱，你是为钱献上你的所有，我是为造物的主献上所有！说得好听点是为了造物的主，说得实在点，是为了我自己的归宿，为了我在下一个时代的归宿！为了我不落入灾难之中，为了我不进入瘟疫之中！你是想挣上钱在瘟疫里边花钱看病，我不相信！有几个得了瘟疫能看好？有几个在地震里边拿上钱能出来？枪炮子弹厉害，哪个枪炮子弹能把瘟疫病毒给拦住呢？所以说，我直接顺服在神的权下就行了，我不让神击杀我就行了。你关注一下人类的命运，你关注关注呗！几年了，我天天和你说，你就不能关注一天？你过来看看！你就知道让我关注咋挣钱咋挣钱，你老让我关注那个钱呢，你就不能来关注关注命运？这个命运只涉及我不涉及你？我命好不是你命好？你有机会剩存下来不好吗？难道你不愿意剩存下来？你看看现在灾难是不是一天比一天大呢？你看这灾难一天两天能完了吗？国家是不是给你报道出来了呢？科学家都预测出来了，将来要有大地震，几年以内完不了，这个瘟疫会长期持续下去，虫灾会陆续兴起，现在都预报出来了，虫灾要开始，你看不看新闻啊？”这是不是你给他上了一课呢？你给他上这些课，你说他听不听？“瘟疫、地震、饥荒来了，你能抵抗住哪个？你拿出你那钱来，你给我抗一抗试试！不要说你抗了，就是国家吧，哪个能抗住？那不是拿鸡蛋和石头碰呢？你触犯了神，神就要惩罚呢，灾难是由神兴起、由神摆布，你能反抗得了？你从哪儿来的，你不知道我知道呀！我是神造的，神主宰安排，我活在神的权下，神让我活我就能活，神不让我活我就不能活！你现在不相信，不相信就等于没有？神让你死你能活下来？现在空气、温度的变化你看见了吗？以前冬天不让生火了？老百姓哪天没生火呢？地里边的柴哪年没烧呢？现在怎么样？老百姓连火都不能生了！柴都没收了！不生火怎么了？空气洁净了？温度对了？你看不见？听不着？你是瞎子？聋子？我只不过是比你多打开了个灵眼，我看见了灵里边的事情，看见了神所作的。我今天看见你可怜，我把灵

界实情告诉你，我做错了？你上班呢，你为了上班、为了钱可以放下孩子，可以不做饭，我为了挣命、为了换命，我不给孩子做饭咋了？不行？你说如果我今天躺在医院了、住了院了，你还让我做饭？你说可能吗？不要说让我给你做饭，你还得做了饭喂我呢！你是愿意做了饭喂我呀，还是愿意让我出去挣命呢？我出去挣命你给我在后边作个后盾，那还有你的善行呢，那是不是就连你也恩待了呢？你不愿意？你不乐意？”从心里边发出来那种声音、那种口气，理直气壮的，他听着果效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你软绵绵地说：“哎呀，神是来拯救人的，咱得关注一下人类的命运，你看现在的灾难……”他听着是什么感觉？你理直气壮地站在正义一边，就像训孩子一样训他！敢不敢训？（陈馨：嗯。）你这么“咔咔”一训，他听见你说得句句在理，你是为了他的生命，你这不是胡搅蛮缠，他是不是感到惊讶？

“你爱我吗？什么是爱？你爱我就是坑害我？让我上断头台？我爱你，我怎么对你的？我给你自由，你愿意追求钱财就追求钱财，愿意追求地位就追求地位，我拦阻过你？我说过‘不行，你必须信神！我信神了你就得跟着我信神，你不信神不行！你上班耽误给孩子做饭，不能上班’？我控制你的自由了？你为什么控制我的自由？你追求邪恶事物我都没有控制你！你追求钱财、追求地位，甚至出去玩耍我都没有控制你！我就是要追求一个生命、追求一个做人该做的，就是想在下一个时代剩存下来，不死在灾难之中，我还干啥了？就这你都不行！你说你对我是爱还是恨呢？你邪恶不邪恶呀？你宁愿让我去死都不愿让我去活！而我是怎么对你的呢？我是苦口婆心地和你说，想让你活下来，不想让你掉入灾难中，我不想当寡妇！可你呢？你宁愿把我送到监狱里边当光棍，你都不让我剩存下来！老公，你邪恶到极点了呀！你让我怎么说你呢？你是我老公吗？你是我的仇敌！是我要和你分两类人吗？是你和我分两类人！你有良心吗？”你问他这些，他怎么回答你？你不能理直气壮地和他说出这些话，主要是咱里面的看事观点有问题，你本身就没有把信神看成一种正义的事业，你就没有把信神看成是天经地义的，神是拯救人生命的，所以你说话的语气就没有力度。即便你把我说的这些都复述出来了，你也是说了一个字句，

就是背书、就是守规条，你说出话来就不是理直气壮的！“你一天起来说你爱我呢，你就不要说爱我了，你自己都不爱惜自己还爱我呢！你知道什么是爱吗？爱得爱惜自己的生命呢！‘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你说那是真理？人活着好还是死了好？人常说‘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我追求的是想活下来，你追求啥了？”

将来神的工作作成以后，众子民要管理外邦，你连你老公都管理不了，那以后怎么管理外邦呢？你想不想做子民？（陈馨：想。）咱就不做大的了，就做个子民，做个子民还得管理外邦呢。审判从神家起首，今天说审判刑罚、修理对付是针对谁呢？是针对神家的人、信神的人呢。当信神的人走上正轨以后，外邦人还一点不懂，那你是不是就该带领他了？怎么带领他呢？跟随神的人还得审判刑罚呢，那外邦人是不是更得审判刑罚？那他配让神直接审判刑罚吗？是不是就得让众子民起来管理他呢？所以首先在你丈夫身上，你得能管理得了他。管理！不是跟他吵架，不是跟他打架！知道什么叫管理吗？管在你手心里边，还得用理，把他弄住，跑不了！（现在就是凭厉害管呢。）凭厉害管，那叫管理？那叫辖制、管辖，那叫你的管辖范围。今天操练你能把你丈夫管理了，把你家里边不信的人能够管理得服服帖帖、规规矩矩的，得让他归服在神话下，不能归服在你的权下！你把你的家人管理好了，你说吧，你是不是就有了作为子民的基本条件了？你就可以去管理那些外邦人了。你的使命感何在？有多少人在黑暗之地哀哭切齿？

（陈馨：我丈夫说：“你说你信神就能活下来？你保证信神就能不死呀？你要是能确定不死的话，我也跟你信！”他就是试探呢。咱那两天说受造之物如果要求信神就得活下来的话，那就没有良心理智，我也不敢说，不敢理直气壮地说我就能活下来。）你说这叫信吗？你自己都不敢保证，你说你叫信神吗？（陈馨：那要是明天就死的话，也有神的主宰安排，也有神的公义，我就不敢给他说。）为什么不敢说？“我不敢说是因为什么呢？我现在达不到完全顺服神，我就不敢说

我能活下来！我为什么达不到完全顺服神呢？我家有老公逼得我就信不成！今天让我做饭呢，明天让我看孩子呢，你说如果我在世上上班呢，人家正在开会呢，你告我说得给孩子做饭，我心里受不受辖制？我心就跑了！人家正开会呢，我出外头给你打了个电话，你说人家董事长该说我个什么呢？‘不想干就回家吧你！还要工资呢？’就这表现在世上能不能拿上工资都不能保证呀！你说我去挣命呢，天规诫命就那么好违背？我不一定能存活下来，就是因为你的缘故！就因为你不支持！如果你大力地支持上，我再全力配合上，你说还能剩存不下来？不仅是剩存下来，而且在国度里边还要作王掌权，还要管理众子民呢！有啥归宿关键在于个人走的路是什么，那我的归宿如何关键也看我走的是什么路。你去上班，你就敢保证你能发工资、发奖金？你就能升官发财？如果我在家里没事找事，搅得你连班都上不成，我就不相信你能得着上级领导对你的重用、支持，我就不相信你的那个业绩能达到标准！不然咱试试？如果信神真正达到一个义人的话，就不用说剩存下来了，那是永生！为什么呢？神是造物的主，人是从神来的，神造了人，神主宰万有，神让你有就有，让你死就死，让你活就活，你说能不能活下来？你说吧！咱不用说别的，就说家里的孩子，一个孩子如果听话的话，这个也爱他、那个也爱他，这个也想抱、那个也想抱，抱来抱去的；要是不听话，气死父母了，父母还要不要他？待见不待见他？世上还有首歌的歌词是‘有妈的孩子像块宝’，你说一个三五岁的孩子，他幸福不幸福是不是取决于他的父母？那你说我今天能不能活下来是不是取决于神？”让你和你老公作见证呢，你自己都不敢确定神能把你拯救过来，你说你还怎么作见证呢？就像打仗一样，你和对方打起来了，人家说：“你投降吧，过我这边来吧！在那边你那个领导不一定能重用你，你就是打了胜仗，立了一等功，回去以后，那个昏君还不知道承认不承认你这个一等功呢，说不准还要说你是叛徒呢！你敢保证你把我这座城攻下来以后，献给你那个主子，你那个主子能让你当个先锋官，让你升一个官？你敢说吗？”人家一问你，“呀，这个我不敢说！”“你连你主子都认不清，都分不清好坏，你立了一等功回去他都不一定承认你，你还让我投降呢，你说我傻呀？你傻我也傻呀？你的主子就是个昏君，不分好坏，你还为他效忠，你说你应该跟谁？”你还让人家投降呢，到底谁投降了？你跟人家投降了。跟人家投降的同时，你是在做什么呢？你控告了你的主子，不仅

是背叛，你还是控告！因为你去打仗的时候，你是让别人去背叛他那个老撒但、背叛他那个祖宗呢，然后人家说，“我这个祖宗不对，你那个祖宗对？”你接下来不敢说了。“你是受造之物，你敢说你跟的那个神就是造物的主？”敢不敢说？不敢说。“你都不敢说你还劝我让我去跟随！”这个实质是不是一样的？

神要检验工程呢，神说一句话，挪亚人家持守了一百二十年。你信了几年了？（陈馨：就是十七八的时候在原教会信过半年吧，去年8月份过来的，只是牧新人牧了两三个月。）神话也没看过。要信没信，要神话没神话，你说你还要“打”半家信呢，那可能吗？你十八岁的那时候呀，跌跌撞撞的，现在三十多了，还跌跌撞撞呢？你信神到现在，自己都不相信神能把人拯救了，你就没有信，你怎么能说服别人呢？神话也看得少，是吧？（陈馨：嗯。）现在做什么呢？（SJ：跟李娟配搭呢。）那能行？神话也没有，信也没有，能和李娟配搭？可以培养，但不能作工。你过来这儿才半年，是吧？（一年多。）她就没有看过什么神话，没基础，咱说的这些神话她还不一定看过。看过没有？（陈馨：就这一年多听着呢。）《话在肉身显现》这本书就没看完，是吧？（陈馨：没有。）不行，你还是在家装备吧，先得把神话装备上。你没有神话作根基，圣灵就没法在你身上作工，圣灵没法在你身上作工，那你出来作工流露的就都是天然。你凭着天然做出来的，就是你个人肉体的认识与经历，没有经过修理对付、没有经过培养，那做出来的就不合格，就做不在神的心意上。

看一下这段神话。神说：“人作的工作代表人的经历与作工之人的人性，人所供应的、人所作的工作就将人代表出来了，人的看见、人的推理、人的逻辑，还有人丰富的想象都包括在人的作工里。尤其是人的经历更能将人的作工代表出来，在人身上他所经历的有哪些在他的作工里就有哪些成分，人的作工能发表人的经历。有些人在消极中经历的时候，他所交通的话语里绝大多数就是消极的成分；他这段时间的经历是积极的，在积极方面特别有路，他所交通的就特别使人

受激励，人就能从他得着积极方面的供应。假如这段时间作工的人消极了，他所交通的话总带有消极成分，这样的交通使人下沉，他交通完之后人不知不觉也下沉了。跟随之人的情形是随着带领的人而变化的，作工的人里面是什么那他所发表的就是什么，而圣灵的作工又往往是随着人的情形在变的，是按着人的经历而作工的，并不强求人，而是按着人的正常经历过程来要求人。就是说，人的交通与神所说的话不一样，人所交通的是交通个人的看见、个人的经历，在神所作的工作的基础上发表人的看见、人的经历，他们的责任也就是在神作工或说话之后找出当实行的、当进入的再供应给跟随的人。所以，人的作工就代表人的进入与人的实行，当然这些作工里也掺有人的经验教训或人的一些思维。不管圣灵怎么作工，或在人身上作工，或道成肉身作工，都是作工的人在发表自己的所是。虽然是圣灵作工，但都是在人原有所是的基础上作工的，因为圣灵作工并不凭空作，也就是并不作无中生有的工作，都是按着实际情况、按着实际条件来作工，这样，人的性情才能变化，人的旧观念、旧思想才能变化。人所发表的都是人所看见的，是人所经历的，是人能想到的，即使是道理或是观念也都是人的思维能达到的，人作的工作无论大小都不能超越人的经历、人的看见或人能想到的、能构思的这个范围。神所发表的是神自己的所是，是人所不能达到的，也就是人的思维所不能及的，他是发表他带领全人类的工作，并不关乎人的细节经历，而是关乎到他自己的经营。人发表的是人的经历，神发表的是神的所是，这所是就是神原有的性情，是人所达不到的。人的经历是在神发表所是的基础上而有的看见与认识，这些看见与认识都被称为人的所是，是在人原有性情与素质的基础上发表出来的，所以也称为人的所是。人所经历的、人所看见的人就能交通出来，人如果没经历、没看见的或是人思维所达不到的，就是人里面没有的东西，人就交通不出来，若是人所发表的是人未经历的，那就是人的想象或是道理，总之在这些话中没有一点实际。假如说你没接触过社会的事，你就交通不透社会中的复杂关系；你没有家庭，若别人交通家庭里的事，你就对他所说的大多数问题都不明白。所以说，人所交通的、人所作的工作就代表人里面的所是。别人交通对刑罚、审判的认识，但你没经历，你也不敢否认对方的认识，更不敢百分之百地定准对方的认识，因为他交通的是你从未经历过的，是你从未认识到的，也是你的思维所想不到的，你只能从

他的认识中得着以后在刑罚、审判中的路，但这路也只能作为你在道理上的认识，并不代替你的认识，更不代替你的经历。或许你听着他的认识相当对，但当你经历的时候却有许多地方实行不通，或许你听着有一部分认识对你来说根本实行不通，你当时存着观念，虽然接受也是勉勉强强，但当你经历的时候，这些使你有观念的认识却作了你实行的路，而且你越实行越能认识到这话的实际价值与意义。你有经历之后，你就可以对你所经历的事谈出你该有的认识，而且你还可以分辨哪些人的认识是真实的、实际的，哪些人的认识是道理上的、是无价值的。所以说，你所谈的认识是否合乎真理最关键在乎你有无实际经历，你的经历中有真理，那你的认识就实际，就有价值。借着你的经历你还会长分辨、长见识，提高你的认识，增长你做人的智慧、常识。没有真理的人所谈的认识再高也是道理，这样的人或许对肉体的事特别有智慧，但其对属灵的事却没有分辨，因为这样的人对属灵的事根本没有经历，这就是在属灵的事上不开窍的人，就是不通灵的人。无论你谈哪方面的认识，只要是你的所是，那就是你的亲身经历，是你的真实认识。那些专讲道理的人，也就是那些没有真理、没有实际的人，他们所讲的也可说成是他们的所是，因为他们的道理也是他们苦思冥想才想出来的，是他们的大脑深思熟虑而后才得出的结果，只不过是道理、是人想象出来的罢了！各种人的经历代表各种人里面所有的东西，凡是没有属灵经历的人都谈不出对真理的认识，也谈不出对各种属灵事物的正确认识。人发表的是什么，那人里面的所是就是什么，这是肯定的。人若想对属灵的事物有认识，对真理有认识，那就得需要人的实际经历了。你对于人性生活常识都谈不透，更何况对属灵的事物呢？能带领众教会的，能供应人生命的，能做众人的使徒的，都得有实际的经历，都得有对属灵事物的正确认识，对真理有正确的领受与经历，这样的人才有资格做工人或做使徒来带领众教会，否则就只能作为最小的跟随，不能做带领的，更不能做供应人生命的使徒，因为使徒的功用并不是跑路，也不是打仗，而是作生命服事的工作，作带领人性情变化的工作，是接受托付肩负重任的人所尽的功用，并不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担当的。这个工作是有生命所是，也就是在真理上有经历的人才可担任的，并不是任意一个可以舍弃、可以跑路、愿意花费的人都可担当的，没有真理经历，未经修理、审判的人是作不了这个工作的。没有经历的人也就是没有实际的

人对实际看不透，因其本人没有这方面的所是，所以这样的人不仅作不了带领的工作，而且若是长期没有真理，那就是被淘汰的对象。你所谈的看见就能证明你这个人都经历哪些苦难的生活，在哪些事上受了刑罚，在哪些事上经历了审判。同样，在试炼中也是这样，在哪些事上受熬炼，在哪些事上软弱，在哪些事上就有经历，也就在哪些事上有路。假如他在婚姻上受挫折，他交通的多数时候都是：感谢神，赞美神，我得满足神的心意，把我的终身都献出来，把终身大事都交在神手里，我愿把我的终身都许给神。人里面所有的东西只要借着交通就能把这些所是代表出来。人说话快慢，说话声大、声小，等等这些并非经历的事并不能把人的所有所是代表出来，只能说人的性格好坏，或说人的本性好坏，并不能与人有无经历相提并论。说话的表达能力或说话的技巧、快慢都是操练的事，并不能代替人的经历。你交通个人经历的时候就能把你里面所注重的、把你里面所有的那些东西交通出来。我说话是代表我的所是，但是我所说的话人达不到，我所说的话不是人所经历的，也不是人能看到的，也不是人能接触到的，但那些都是我的所是。有人只承认我交通的是我所经历的，并不承认是灵的直接发表，当然我说的话是我所经历的，六千年经营工作是我作的，从起初创造人类到现在我都经历了，我怎么能说不出来呢？谈人本性的事都是我看透的，是我早已察看过的，我怎么能说不透呢？我看透人的本质我就有资格刑罚人，也有资格审判人，因人都是从我来又经撒但败坏的，我作的工作我当然也有资格评价。虽然这些工作不是我肉身作的，但是灵的直接发表，这些乃是我所有的，是我的所是，所以我就有资格发表，也有资格作我该作的工作。人所说的话都是人所经历的，是人已经看见过的，人自己思维能达到的，人的触觉能感觉到的，就这些事人能交通出来。神所道成的肉身所说的话是灵的直接发表，发表的是灵已作过的工作，肉身没经历也没看见，但发表的仍是他的所是，因为肉身的实质是灵，发表的是灵的工作。即使不是肉身能达到的，但是灵已作过的工作，道成肉身之后就借着肉身的发表来达到让人认识神的所是，让人看见神的性情与他所作的工作。人作的工作是让人对人该进入的与人该明白的更加透亮，是带领人明白、经历真理的。人作的是扶持的工作，神作的工作是为人类开辟新出路、开辟新时代的，为人揭示凡人所不知晓的事，从而让人认识他的性情，他作的是带领全人类的工作。

圣灵的作工都是让人得益处的，都是为了造就人的，并没有丝毫于人无益的工作，无论真理是深或浅，也无论接受真理的人的素质如何，总之，圣灵无论怎么作对人都是有益处的。但是圣灵作工又不能直接作，务必得借着与其配合的人来发表他的工作，这样才能达到圣灵要作工作的果效。当然，若是圣灵直接作工那就没有任何掺杂了，但是一借着人作工就有了许多掺杂，并不是圣灵原有的作工了，这样，真理也就多多少少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化，那些跟随的人所得着的也就不是圣灵原有的意思，而是圣灵的作工与人的经历或人的认识的结合了。跟随之人所得着的圣灵作工的部分是正确的，得着的人的经历与人的认识就因着作工的人的不同而各不相同了。作工的人有圣灵的开启与带领，之后再在开启与带领的基础上经历，在这些经历中就结合人的头脑与经验，也结合人性的所是，之后得出人该有的认识或看见，这就是人在经历真理以后的实行的路。这实行的路因人的不同经历也都不是完全相同的，而且人所经历的事也各所不同，这样，同样是圣灵的开启，因得着开启的人各不相同，因而对开启的认识与实行也就各不相同了。有的人实行得误差小，有的人实行得误差大，有的人实行得完全错误，因为人的领受能力都不相同，而且人原有的素质也都不相同。有的人听一篇道是这样领受的，有的人听完一个真理是那样领受的，有的人稍有偏差，有的人却一点不明白真理的真意。所以，他是如何领受的他就如何带领别人，这是一点不差的，因他作工正是在发表他的所是。对真理认识正确的，他所带领的人也就对真理有正确的认识，即使有领受谬妄的人也是极个别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谬妄；对真理领受谬妄的，他所带领的人无疑都是偏谬的，那这些人就都是谬种了，是货真价实的谬种。跟随的人对真理的认识程度大多取决于作工的人，当然从神来的真理是正确无误的，是绝对把握的，而作工的人并不是完全正确的，也不能说是完全有把握的。作工的人对真理有实行的路，而且特别实际，那跟随的人也就有实行的路；作工的人若对真理并没有实行的路，只是道理，那些跟随的人也就没有一点实际。跟随之人的素质与本性是先天决定的，与作工的人并不关联，但跟随的人对真理的领受程度与对神的认识都取决于作工的人（这只是相对一部分人说的）。什么样的人作工就带领出什么

样的跟随者，作工的人发表的都是自己的所是，而且毫不保留，他对跟随他的人的要求也就是他自己愿意达到的或是他自己能够达到的。多数人作工都是以自己所作的来要求那些跟随他的人，尽管有许多人根本达不到，人所达不到的就成了人进入的拦阻。”（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与人的作工》）

这些话都好理解吧？圣灵作工是建立在人跟随神的基础上，建立在你的生命进入的基础上，不能超过你原有的，否则就不实际、没法做。没有经过审判刑罚、揭露解剖的，其实就没法做带领，因为他里边充满了天然，那他所做出来的就代表撒但。经过修理对付、揭露解剖了，他对真理的认识就比较准确了。没有经过揭露解剖、修理对付，没有碰过钉子的，那就是想怎么认识就怎么认识。教会里边经常有人说什么？一个人一个认识，一个人一个领受，是吧？一个人一个认识，一个人一个领受，你说这话本身是不是就是错误的？（嗯。）本身就是错误的，他还持守他那个错误的，就按着他的领受来，这就是没有经过修理对付之人才能说出这样的浑话来！你跟他谈，“……当神击打牧人的时候，羊群分散了，那时你们就没有真实的带领人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当怎样走末了一段路》）他说：“一人一个领受！”他就按着一人一个领受来。两千年来人们把耶稣的道分成了两千多个派别，是不是就是因着一人一个领受而分的？修理对付是什么？修理对付就是把你那个错谬的观点打掉，纠正你对真理的领受。你走的路正了，你有了准确的路了，你才能把人带到准确的路上。没有纠正你的错误的观点，然后你就去作工，你就把人带到了你自己认为的对的思想里边了。那跟随你的人会怎么样呢？你是做带领的，你怎么认识的，你给他们灌输下来，他们就是怎么认识的，只是说人性不同、素质不同，但这个认识是你给他们灌输下来的，那认识就是一样的，但不是全部，只是大部分人是这样的，是吧？（嗯。）所以说作为一个带领工人，要真正出来作工首先必须得经过审判刑罚、修理对付，这是必须的！你也看到神现在交通什么呀？神交通分辨假带领呢，是吧？为什么交通这个？而且神说审判刑罚才正式开始，以前为什么没有交通呢？以前是教会建造。在教会建

造时期圣灵作工给你点热心，然后你配合，那时候是装备神话的一个时期，就没有进入真理实际。那现在是国度建造了，带领工人就得有点真理实际了，就得把神话带入实际生活当中，所以首先来了就必须得揭露解剖、修理对付，得把你那个领受扭正。审判刑罚谁呢？审判刑罚的就是带领。因为啥？带领走对了，下边跟随的人才能对了。所以说，从这儿就能看到，审判刑罚正式开始！国度建造正式开始！咱现在建造的是国度，是建造人的心，那现在用带领还能和教会建造时期用的一样吗？那必须不一样了，必须经过审判刑罚。就像雨桦，刚开始是和SJ两个人配搭作工，是吧？那就是两个人互相制约、互相打着，经过揭露解剖、修理对付以后，这才能独立出来作工了，不然的话就把人带到她的面前了。

咱今天做带领更是这样了，如果你没有经过审判刑罚、修理对付，你出来做带领，那就成了作恶了。你素质好可以是作为一个培养的对象，做个教会带领。神话怎么说的呀？你不能做使徒，不能抓大方向，就必须得有人卡着、管着、带着你。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你在下边作个小工作，就有更多的时间让你去装备。要是一下让你掌舵的话，一个是你没有真理，甚至连字句道理都没有，你要解决别人的问题首先得解决自己的问题，你连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你怎么解决别人的问题呢？你连字句道理都没有，完全就是用自己的天然作工，那就把人带偏了。带偏了是一个后果，再一个是忙于作工，根本没时间去装备了，这就不合适，最起码你得装备三五年才能出来。你看我的经历，我是装备了快三年了才和人家带领工人开始打斗了，那时候是打斗，只能说是打斗。我是经历多长时间才开始作工的？我2008年信神，2013年开始作工，五年，五年的时候，才能开始出来做带领，在带弟兄姊妹的过程中逐步地去完善、逐步去成全。而且你在这儿看到神摆设了个啥呀？摆设半家信拦阻，为什么要拦阻？这就看到神在与咱说话，咱得从两方面去认识。

刚开始你说出那一句话来，我才问你信了多长时间了，那些话也不由得你，你就说出来了，这就代表着你的所有所是。你们还记得她说了个什么话？（李娟：她说她不敢确定能不能活下来。）哎，对了！就是因为她说“我还不敢确定自己能不能活下来”，就因为这一句话，我对她是怎么认识、怎么经历的产生了怀疑，所以我就问她，“你信神几年了？对神的信有多少呢？”她老公问她，“你敢不敢确定你能活下来？”她不敢回答、不敢说了，你说还再说什么呢？你说她出去怎么作工呢？你说就她这个情况，你还让她站半家信？你让她站半家信，要是她真的离婚了，或者是发生其它事情了，你说她能不能站立得住？（站立不住。）站立不住，还会带来祸患！她今天听你交通了，一猛之劲，“行了，我离婚了，回家和老公怎么怎么了”，三天以后呢？半个月以后呢？那必然是要跌倒！跌倒以后怎么呀？背叛、亵渎是不是随之而来？（嗯。）那样就把她给害了。她现在之所以能够有个热心，是因为人都有个名誉、地位，是吧？有个往上够的奔头。如果她家里边要是有了环境了，带领不能做了，名誉、地位也没了，然后家也没了，你说她的路在哪儿？站立不住，身量不够，经不住团打。她虽然2008年就信了，但是那时候才十八岁，是吧？时间长但就没装备呀，是挂了个名，那等于没有。

陈馨，我这么交通有什么想法？（陈馨：首先就是知道怎么谈见证了，之前以为不管怎么样不跟他松口、不跟他妥协就是见证，刚才一听你谈的，才知道我那个就是羞辱神名，就是个拆毁，现在就有一条路途，先去给他见证。另外一个就是自己的确作不了这个工作，我就感觉自己还没有经历，出去怎么谈呀？谈了也是我这一年以来经历的，对之前就没有多少认识。其实就是用自己的认识把人带到自己跟前了，所交通的全是自己的所是。那两天咱交通了神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以后信的和不信的就是两类。现在就感觉我跟我丈夫没有什么可谈的了，就是见了彼此特别厌烦的那种，反正只要你一跟他谈信神的事儿，他就不听，就没法沟通了。）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什么造成的？这就是人领受的一个错谬。（嗯。）“信与不信的两类人，我和你是两类人，我和你不是一家的！”你这就是硬生生地守了个规

条。“神来拯救人，神拯救我不拯救你！没办法，是我丈夫我也没办法！”（陈馨：忍气吞声，无奈的，不知道该怎么往下走这条路了。）得亏没有真离婚，一旦真离婚了，你独自一个人在这边，不要说修理对付了，一遇到什么不痛快的事，没有人诉说的时候，“真理在哪儿？我那时候看着老公不爱我，看着我和老公是两类人，现在回忆起来还是我老公和我亲！”你仅仅是守了个规条、仪式，不代表身量。

708　性情变化的过程

1　性情变化不是行为上的变化，不是外表伪装的变化，不是一时热心的变化，乃是真正性情有变化而带来的行为上的变化，这种行为上的变化与人外表作法上的变化就不一样了。性情变化就是在真理上你有认识、有经历了，真理成为你的生命了，以前在这事上你明白真理但行不出来，就是真理对你来说像道理一样过而不留，现在你的性情有变化了，你不但明白真理，还能凭真理去实行。

2　以前你所喜好的、你所愿意做的、你的想象、你的观念都能放下了，以前放不下的现在能放下了，这就是性情变化了，这也是性情变化的过程。听起来挺简单，其实中间人也需要受许多苦，需要攻克己身，背叛自己肉体里面属于本性的东西，也得经历对付修理、刑罚审判，经历试炼，经历这些以后人才能在自己的本性上有些认识，有些认识也不是马上就能变化，中间也得有受苦的过程。

——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对性情变化该有的认识》

613　带领教会该具备的条件

1　能带领众教会的，能供应人生命的，能做众人的使徒的，都得有实际的经历，都得有对属灵事物的正确认识，对真理有正确的领受与经历，这样的人才有资格做工人或做使徒来带领众教会，否则就只能作为最小的跟随，因为使徒的功用并不是跑路，也不是打仗，而是作生命服事的工作，作带领人性情变化的工作，是接受托付肩负重任的人所尽的功用，并不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担当的。

2　这个工作是有生命所是也就是在真理上有经历的人才可担任的，并不是任意一个可以舍弃、可以跑路、愿意花费的人都可担当的，没有真理经历，未经修理、审判的人是作不了这个工作的。没有经历的人也就是没有实际的人对实际看不透，因其本人没有这方面的所是，所以这样的人不仅作不了带领的工作，而且若是长期没有真理，那就是被淘汰的对象。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与人的作工》

国度里的最后审判

186　末世基督是人进入国度的大门

1　这次神来作工不是灵体而是很普通的身体，而且是神第二次道成肉身的身体，也是神重返肉身的身体，是一个很普通的肉身，你从他身上看不出与众不同的地方，但你能从他得着你从未听过的真理。就这样一个小小的肉身就是神所有真理的言语的化身，是神末世工作的承担者，也是人认识神全部性情的发表。你不是很想看看天上的神吗？你不是很想了解天上的神吗？你不是很想看看人类的归宿吗？他会告诉你这一切从未有人能告诉你的秘密，他还会将你所不明白的真理告诉给你的。他是你进入国度的大门，也是你进入新时代的向导。

2　这样一个普通的肉身有很多人所不能测透的奥秘，他的所作所为能使你测度不透，但他所作工作的一切目标使你足以看见他并不是一个人所认为的简单的肉身，因为他代表神在末世的心意，他代表神在末世对人类的顾念。虽然你不能听见他的说话犹如惊天动地一般，虽然你不能看见他的双眼犹如火焰，虽然你不能受到他铁杖的管制，但你能从他的说话中听见神在发怒，又知道神在怜悯人类，看见神的公义性情，看见神的智慧所在，更领略神对全人类的顾念之情。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知道吗？神在人中间作了很大的事》

老马反映的问题是：认真崇尚地位权势，她说看见众长子就是看见了神，就是把基督与众长子划为等号。

交通：

神话说得明明白白他都有观念，神说：“如今我的大功告成，我也就安息了，从此之后，我再不动工，我让我的众长子作一切我所要作的，因为我的众长子就是我自己，我的众长子就是我的本体，这是一点不差的，不要用观念衡量，看见众长子就是看见了我，因我们本是一，谁若分开便是抵挡我，我定规不饶恕。在我的话中，有人测不透的奥秘，除我爱的人能发表我，别人谁也办不到，这是我定规的，谁也改变不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一十九篇》）

老马的论点与态度是：对我有益的东西我接受跟随就是，我管他谁是众长子，众长子与我有何相干。

他的态度暴露了他的人性，完全是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完全是“有奶就是娘，有钱就是爹”，完全是利益关系，毫无掩饰。信神十几年，跟随国度建造又将近四年，竟然能说出这样没有良心理智的混话来。要我看就是狼心狗肺，可要根据神话看事的话他连狼、狗都不是。

神说：“刚才交通、解剖的是敌基督性情实质的第一条——邪恶。咱们是先从敌基督的思想观点，他整日所思想的事物以及应对各种事物的方式方法来解剖敌基督的邪恶性情，同时从敌基督思想里所存在的这些东西来解剖他所流露的，还有他在各种思想支配之下所做的各种事情的性质与性情实质。刚才举了一些事例，在这些事例当中，你们有没有看见有这些行为、有这些性情流露的人中有人性比较好的？有这些流露、表现的人，他们的人性品质里具不具备诚实、善良、单纯、真诚、正直等等这些品质？很明显，不具备这些。相反，这些人

的人性品质是阴险毒辣，撒谎成性，自私卑鄙，少廉寡耻，这些人性品质特征是相当的明显。可以准确地说，思想里整天想的都是这些事的人，在这些思想支配之下产生各种行为的这些人，人性品质是特别的差，都是人性极差的人。差到什么程度了呢？没有良心，没有人格，更没有正常的理性。这几样东西都没有，能不能说这一类人是人呢？可以确切地说，不具备这些人性品质的人不是人，只不过是披着一个有人模样的外衣而已。有些人说：‘是不是披着羊皮的狼啊？’这只不过是个比喻。披着羊皮的狼是什么东西？实质就是狼。狼跟魔鬼、敌基督在实质上有没有区别？狼捕猎，吃牛、吃羊那不是贪婪，而是神命定的天性。但狼有一点是敌基督这类人不具备的，狼如果有人收养它，把它养大，或者曾经救过它的命，狼永远不会伤害他，还知道报恩。但是敌基督这一类人享受着神的恩典，享受着神的带领，享受着神话语的供应，却处处算计神，处处与神为敌、与神对抗，神作什么事他都不能顺服也不能阿们，就要唱反调。那说敌基督这一类人是披着羊皮的狼，这话合不合适？这个比喻准不准确？（不准确。）以前在宗教里的时候，说谁是敌基督、谁是恶人，那就是披着羊皮的狼，这只不过是人在不明白真理，不明白各类人人性实质、性情的情况下打的一个比方，但真理讲到这个程度，再打这个比方就不太贴切了。魔鬼就是魔鬼，敌基督就等同魔鬼，他都不配与神造的万物生灵相提并论。神所造的万物，比如狼等等一些食肉动物，它对神有没有抵挡？有没有悖逆？它会不会与神叫嚣、对抗？神说一句话它会不会背后论断、定罪、攻击啊？它不会，它不做这事，它就是按照神给它命定好的本能、生存环境去生活，神造它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它不伪装。而敌基督就不同了，他专门针对正面事物、真理做事。”（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三十五）》）

他的存心是：想尽一切办法取缔我在人心中的地位，否认我是众长子，否认众长子是神的本体，但他又不能说，即使说了也不起作用，还暴露了自己的身份。所以想要我自己否认我是众长子，取缔我在人心中的地位。想用人具有崇尚地位权势的败坏性情来辖制、控制我，

再用“看见众长子就是看见神”这句话来将我一军。看你怎么回答，给你八个胆你也不敢说你是众长子，如果你承认你是众长子，甚至承认看见你就是看见了神，就等于冒充神了，那就是敌基督了。他量我死也不敢这样说，只能按着他计划的来，按着他下的套来。因为基督是卑微隐藏，我只能是默默地忍受他的摆布，进入他给我安排的轨道，否认认真的说法，就上了他的当、中了他的诡计。

他这样就可以与我称兄道弟，探讨探讨，切磋切磋，接下来就可以贬低、藐视我，显露自己了。而我却没有中他的诡计，反而是揭露解剖了他的鬼性。举了一个圣经中的例子《祭司长不服耶稣的权柄》：“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作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作这些事。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对我们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我们又怕百姓，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作这些事。’”法利赛人不是来寻求，而是来试探主耶稣的，想借此来论断定罪耶稣，他知道耶稣不是从人来的，是绝对不会说是从人来的，只能说是从神来。这是法利赛人的诡计，给耶稣下的套。只要耶稣一说是从神来的，他们就可以肆意定罪，说耶稣太狂妄，占神地位等等。神的智慧建立在撒但的诡计之上，耶稣怎能不知道他们那些鬼道道呢！所以耶稣说你能告诉我约翰是从哪来的，我就告诉你我从哪儿来的。法利赛人没法回答主耶稣的话，如果说是从神来的就等于见证了耶稣，如果说是从人来的百姓会用石头把他砸死。因为百姓都知道约翰是先知。今天老马又把两千年前的历史重新上演，他不直接说我不是众长子，而是绕个弯假借寻求要我按他的计划行事。没有想到我看透了他的存心，没有中他的诡计反而举这个例子揭露他的诡计。所以他一直说我俩说话不在一个频道上，说的也不在个点上。

他想和我要一个答案，是还是不是，对还是不对，以此完成他的计划。而我却不同，不是给他一个规条，一个字句满足他的欲望，也没有用地位、权势、名望对他迷惑，没有给他留下一个把柄抓，所以他说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他追求的是地位、名誉，所以他只想论一个高低、对错之分，老想和我论个高低，要一个答案决定胜负。可我对这些并不感兴趣，我只关心神的旨意是否通行下去了，神的托付是否完成了，国度建造是否成形了，神话在人身上是否掌权了，人做人行事敬拜神是否有了准则。也就是说我只对人的败坏性情感兴趣，只善于揭露、解剖，解决人的败坏性情，实际地带领人的生命进入，其它与我毫不相干。所以不管我怎么揭露、解剖、帮助、扶持带领他生命进入，他始终认为我没有解决他的问题，而且不在一个点上。他就是要争个地位、名誉的高低，而我却不搭理这些，就是一心为了打败撒但、捆绑撒但、羞辱撒但，拯救活在撒但权下的人。所以有些人说我有地位、权势了，怎么都能说，什么都能说，而他们没有地位、权势，什么话都不能说，说什么也不听、不搭理。你要我听什么？说什么？要我与你联合起来与神为敌，成为撒但的玩物吗？

第一百一十九篇

我的心意你们都该明白，我的心情你们都当理解，现在是筹备回锡安的时候，除此之外的事，我根本就没心思作，我只盼望着能与你们早日同相聚，一同在锡安度过分分秒秒。我厌憎世界，我厌憎肉体，我更厌憎地上所有的人，我不愿看见他们，因他们都带着鬼性，丝毫没有一点人的味道；我不愿在地上生活，我厌憎一切受造之物，我厌憎一切属血气的，全地充满死尸的味道，我要马上回到锡安，除去地上所有的死人气味，让全地都充满赞美我的声音。我必要回到锡安，我必要脱离肉体、脱离世界，谁也不要拦阻，我击杀人的手没有情感！从现在开始，谁也不要提起教会建造的事，否则我不饶恕（因着现在是见证众长子的时候，也就是建造国度的时候，谁若提起教会建造，便是拆毁国度建造的，是打岔我经营的）。一切都已就绪，一

切早已预备好，就等着众长子被高举、被见证，那时我会不耽延一分一秒，不讲究任何形式，立时回到锡安——你们日思夜想的地方。不要只看当今的世界仍旧安安稳稳，但这个工作都是回锡安的工作，现在先不管这些，当回到锡安之日就一切都成了。谁不愿早日回到锡安呢？谁不愿父与子早日团聚呢？属地的享受再好也缠累不住我们的肉身，我们要超脱肉身一起回到锡安。又有谁敢拦阻呢？又有谁敢设置障碍呢？我定规不饶恕他！我要把所有的拦路虎一扫而光（之所以说现在不能立时回到锡安就是这个原因，我一边作这一个洁净的工作，一边在见证我的众长子，这两个工作同时进行，当洁净工作完成之时，正是我把众长子都显明之时。我所说的拦路虎都是指大批的效力者说的，所以我说这两个工作同时进行），我要让我的众长子与我一同踏遍宇宙地极，踏遍山河万物的每一处，谁敢阻？谁敢拦？我的手对任何人不轻易放过，除了我的众长子之外，我对谁都是烈怒、都是咒诅，全地凡是属血气的没有一个是蒙我祝福的，都是遭我咒诅的。从创世以来，我不曾祝福过任何一个人，即使是祝福也是话语，从来没有事实的临及，因我对撒但恨恶到极点，只是惩罚它，我不会祝福它。只在末了的时候，在我彻底征服撒但之后，我完全得胜之后，我就对所有的忠心的效力者给予物质的祝福，让其以赞美我为享受，因为一切大功都已告成了。

……如今我的大功告成，我也就安息了，从此之后，我再不动工，我让我的众长子作一切我所要作的，因为我的众长子就是我自己，我的众长子就是我的本体，这是一点不差的，不要用观念衡量，看见众长子就是看见了我，因我们本是一，谁若分开便是抵挡我，我定规不饶恕。在我的话中，有人测不透的奥秘，除我爱的人能发表我，别人谁也办不到，这是我定规的，谁也改变不了。我的话语丰丰富富，我的话语完完全全、深不可测，人人都应在我的话上多下功夫，在我的话上多多揣摩，一字一句都不要落掉，否则人都会领受偏谬，都会错解我的话语。我说我的性情不容人触犯，就指我所见证的众长子不容任何人抵挡，我的众长子就代表我的性情的各方面，所以说神圣的号角吹响之时，便是我开始见证众长子之时，所以说在以后

神圣的号角也就是我的性情要逐渐公布于众，即众长子显明之时也就是我的性情显明之时，又有谁能测透呢？我说在我揭示的奥秘之中，仍然还有人揭不开的奥秘，你们有谁细细揣摩揣摩此话的真正含义呢？我的性情就是你们所想象的人的性格吗？大错特错！今天谁看见我的众长子，谁就是蒙福的对象，谁就是看见我的性情了，这是一点不假的，我的众长子代表我的全部，一点不差是我的本体，谁也不要疑惑！顺服者蒙恩典，悖逆者遭咒诅！这是我定规的，无人能改动！

62　怎样认识末世基督的显现作工

1　既是道成肉身就有神的实质，既是道成肉身就有神的发表。神既道成肉身就要带来他要作的工作，既是神道成肉身就要发表神的所是，既是道成肉身就能带给人真理，赐给人生命，指给人道路。若不具备神实质的肉身那就定规不是道成肉身的神了，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2　人要考察是否是神所道成的肉身，那就得从他所发表的性情与说话中来确定，也就是说，确定是否是神所道成的肉身，或确定是否是真道，必须得从他的实质上来辨别。所以说，是不是神所道成的肉身，关键在乎其实质（作工、说话、性情等等更多的方面），并不在乎其外表。

3　人若因为考察其外表而忽视了其实质，那就是人的愚昧无知了。外表不能决定实质，更何况神作的工作都不能合乎人的观念，耶稣的外表不就是一副不合人观念的外表吗？他的相貌与打扮不就说明不了其真实身份吗？

4　当初的法利赛人之所以抵挡耶稣，不就是因为他们只看耶稣的外表却并不细心接受耶稣口中之言的缘故吗？神希望每一位寻求神显现的弟兄姊妹都不要重演历史的悲剧，都不要做当代的法利赛人将神重钉十字架，应仔细考虑考虑当如何迎接神的重归，应清醒清醒自己的头脑当如何做一个顺服真理的人，这是每一个等候耶稣驾着白云重归的人的职责。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写在前面的话》

忍耐

2022年2月14日

怎样配合被神征服（一）

神说："人类经撒但败坏太深了，不知道有神，都不敬拜神了。起初造亚当、夏娃，那时有耶和华的荣耀、有耶和华的见证随着，人经败坏就没有荣耀了，也没有见证了，因人都悖逆神，根本不敬畏神了。今天作征服的工作就是夺回所有的见证，夺回所有的荣耀，让所有的人都敬拜神，达到在受造之物中间有见证，这就是这一步要作的

工作。究竟怎么征服人类呢？就是借着这步话语的工作来达到让人心服口服，借着揭示、审判、刑罚和无情的咒诅来使人彻底服气，揭示人的悖逆，审判人的抵挡，来达到让人认识人类的不义，认识人类的污秽，借此衬托神的公义性情，主要是借着这些话来征服人，让人心服口服。话语是最终征服人类的途径，接受征服的都得接受话语的击打与审判。现在说话的过程就是征服的过程，人到底怎么配合呢？你就是配合会吃喝这些话，达到明白这些话。怎么被征服，这个人自己没法做到，你只能是在吃喝这些话的基础上认识自己的败坏污秽，认识自己的悖逆不义，仆倒在神面前。你能摸着神的心意之后去实行，而且还得有异象，你能完全顺服在这些话之下，没有任何选择，这就达到被征服了，而且是因着话被征服的。人类为什么失去见证了？就是因为人都不信神，人心里根本没有神了，征服人类就是让人类恢复这个‘信’。人总往世界上跑，盼望、前途、奢侈要求太多，总为肉体着想，为肉体打算，根本没有心寻求信神之道，人的心都被撒但掳去了，人失去了敬畏神的心，一心为着撒但，而人又是神造的，就这样人便失去了见证，也就是失去了神的荣耀，征服人类就是为了夺回人敬畏神的荣耀。可以这么说，有很多人并不追求生命，即使有一些追求生命的也是屈指可数，人对前途最挂心，对生命根本不注重。有的人又悖逆又抵挡，背后论断，不实行真理，现在对这些人先不搭理，对这类逆子先不作任何处理，以后你就活在黑暗中哀哭切齿了。你活在光明当中不觉得光明的宝贵，当你活在漆黑的夜里时就知道光明宝贵了，那时你该后悔了。现在你不觉得怎么样，有你后悔的那一天，到那时黑暗临到再无光明，你后悔也晚了。现在你不珍惜光阴是因你还不认识现在的工作，等全宇的工作一开展，也就是今天我说的这话都成就了，许多人就抱头痛哭了，那不就是哀哭切齿落在黑暗之中了吗？那些真正追求生命的被作成之人都能被使用，那些不合用的悖逆之子都落在黑暗之中，一点圣灵工作也没有，什么也摸不着，这样，就落入了惩罚之中哀哭了。在这步工作中你装备好了，生命长大了，你就是一个合用的人，你装备不好，下步工作想用你你又不合用，那时你再想装备就没机会了，神走了，你上哪儿去找现在这样的作工机会，你上哪儿去接受神的亲自操练？那时也不是神亲自说话、亲自发声，你只是看看现在所说的话，怎么能好明白呢？以后的生活怎能比上现在呢？到那时你哀哭切齿那不是活遭罪吗？现在给你福气你不会

享受，生在福中不知福，证明你就是受苦的命！现在有些人抵挡，有些人悖逆，有些人做这个、做那个，我不搭理，你别以为你们干的那些勾当我不知道，你们的实质我还不了解吗？何必总跟我过不去呢？你信神不是为你自己追求生命、追求得福吗？你不是为了你自己而信吗？我现在只是说话作征服的工作，征服工作结束了，你的结局也就显明了，还用我明说吗？”（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征服工作的内幕一》）

“就是借着这步话语的工作来达到让人心服口服，借着揭示、审判、刑罚和无情的咒诅来使人彻底服气，揭示人的悖逆，审判人的抵挡，来达到让人认识人类的不义，认识人类的污秽，借此衬托神的公义性情”，这就是借着征服人的过程，来显明出神的公义性情。神的公义性情就是他的喜怒哀乐。神的喜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正面事物的诞生与存在。如果神对一个事物流露的性情是喜，那就意味着这个事情要出现，这个事情要诞生，并且要存在下去，永远存在下去，这是神的喜。神的怒是一切邪恶事物不复存在的象征，也就是说让神发怒的，就意味着是被毁灭的，永远不复存在，这是神的性情。那怎么就衬托出来了？若你所做的是神所喜悦的事，那就意味着这个人将永远存活下去，你所做的这些事将会保留下去；如果你的行为、你的性情，是让神发怒的，那就意味着毁灭，不复存在。借着这个征服的过程，把神的公义性情衬托出来。“主要是借着这些话来征服人，让人心服口服。”什么话呢？神是先有话后有事，这些话说了三十多年了，让你经历了三十年。现在神的审判刑罚正式开始了，让你看见抵挡神的人受到了什么样的惩罚，而那些听神话、按神话行的人，神是怎样对待的？神说喜欢诚实人，你看诚实人现在怎么样了？神说：“……对待真理的态度就是对待神的态度……”（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分辨假带领（二十一）》）你看对待神话求真求细的人，他得到了什么？而那些诡诈人，要地位权势的人，他受到了什么惩罚？你睁开眼看看，体验体验，经历经历。经历到这些以后，你对神的性情是不是有所认识了？先有话后有事，神话发表出来了，又看到了事实，看见了诚实人与诡诈人、追求地位权势的人各自的因与果。有的人得着神

的祝福了，有的人受惩罚了，有的人受咒诅了，对神的公义性情有了认识，让人心服口服。

“话语是最终征服人类的途径”，为什么说话语是最终征服人类的途径呢？神作了三步工作，每步工作对人是不是都是一个征服？第一步工作，律法时代的工作，神是怎么征服人的？咱交通过神拯救人是根据撒但所施行的诡计，那撒但所施行的诡计是什么？神说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是必死的，它就能说成是不一定死。那神就要让人看见，人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是不是必死的。于是神颁布了十条诫命，看你守住守不住，守住了你就能存活下来，守不住了是不是就该死了？天上的烈火烧死你、石头砸死你。这就使人都不敢违背神的诫命，这是不是一个征服？（是。）恩典时代呢，人只要信神、跟随神就能得到恩典，家庭平安，一人信神全家得福，使瞎子能看见、瘸子能走路、病榻上的人从病榻上爬起来。而那些不信神的人将受到撒但的苦害，也就是最终受惩罚。恩典把人征服了，人为了肉体、为了生存不得不跟随神，这是不是一步一步征服呀？所以到了国度时代，神说“话语是最终征服人类的途径”。律法时代、恩典时代这么多年，虽然有这么多人跟随神，但不能说神把这些人真正意义上征服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咱交通过，神迹奇事不能成全人，神迹奇事只能让人产生惧怕、伪装、克制，只能让人守个规条、形式，并不是真正的心服口服，并不是对神有认识。“话语是最终征服人类的途径”，你要想最终被征服，必须用话语。所以说律法时代、恩典时代所说的征服只是让人看见神才是造物的主、才是万物的源头，并不是把人真正的征服了。“话语是最终征服人类的途径”，就像你抚养孩子一样，孩子两三岁，七、八岁，十来岁的时候就是用肢体语言来沟通，不明白了就骂、打。等长大一点，就开始给孩子讲道理了，你得用说话来跟他沟通，让他的心灵能够认识到你要表达的是什么。“话语是最终征服人类的途径，接受征服的都得接受神话语的击打与审判。”信神就是为了被神征服，信神就是要让你活出一个真正的人，活出一个真正的人生意义。如果你信神不愿意接受审判，不愿意接受击打，嫌苦，那你信神

干嘛？现在不是律法时代，不是恩典时代，是国度时代，就是让你活出一个真正的人！

“现在说话的过程就是征服的过程，人到底怎么配合呢？”今天神说的是什么话呀？是审判刑罚的话、是咒诅的话、是揭示的话。“现在说话的过程就是征服的过程”，审判的是你的悖逆，揭示的是你的罪，是捆绑撒但。“人到底怎么配合呢？”该怎么配合？（接受话语的审判，接受揭露解剖。）话咱都会说，人该怎么配合呢？对的就该接受，三岁大的小孩说的也好，敌基督说的也罢，你别管是谁说的，只要说得对就该接受、顺服，还得成为你实行的路途。“你就是配合会吃喝这些话，达到明白这些话。”前边说了征服的过程，“人到底怎么配合呢？”后面神直接告诉你了，你就是配合吃喝这些话，达到明白这些话。揭露解剖你，或者修理对付你，或给你举个例子，目的是什么？为了让你明白这些话。就像刚开始咱交通了月饼模子一样，完全就是让你看见什么是彰显、什么是见证。为什么神说你败坏呢？为什么神要毁灭你？为什么不要你？是因为你从模子里脱出来不成型，那就是败类、那就是渣子、残次品，没用。这就是让你明白神的这些话，一方面是得吃喝，吃喝达到明白，一方面就是你得配合。“你就是配合会吃喝这些话，达到明白这些话。怎么被征服，这个人自己没法做到，你只能是在吃喝这些话的基础上认识自己的败坏污秽，认识自己的悖逆不义，仆倒在神面前。”“怎么被征服，这个人自己没法做到”，这就是个路啊！秋莲，听到了吗？（秋莲：嗯。）看了这个话以后，你对老赵有话说了吧？老赵总是当考官，考人呢，是吧？（嗯。）你问问他，你被征服了没有？“怎么被征服，这个人自己没法做到”，你自己不能把自己送到国度里边，不可能！所以说不要给别人当考官，不要总用手电筒照人。“你只能是在吃喝这些话的基础上认识自己的败坏污秽，认识自己的悖逆不义，仆倒在神面前。”吃喝神话是要干啥呢？认识自己的污秽败坏、认识自己的悖逆不义，目的是要让你认识以后仆倒在神面前，这是每个人该走的路。那老赵就是神摆到你面前，让你操练呢，你能够把老赵带到正道上，说明你就对这话有真实体验了。

“怎么被征服，这个人自己没法做到”，江梅，可你呢？你老想自己做到。神话说了多少，我和你说了多少，SJ和你说了多少，你没有按着那个意思去做，老想按着你的意思来，这样能达到被神征服吗？人自己没法做到！“你只能是在吃喝这些话的基础上认识自己的败坏污秽，认识自己的悖逆不义，仆倒在神面前。”不愿意认识，那你怎么能看见自己的污秽败坏，怎么能仆倒在神面前呢？只有认识到自己的败坏污秽、悖逆不义，仆倒在神前，才会有下一步工作。下一步干啥呢？“你能摸着神的心意之后去实行，而且还得有异象，你能完全顺服在这些话之下，没有任何选择，这就达到被征服了，而且是因着话被征服的。”“你能摸着神的心意之后去实行”，现在神的心意是明明白白地都告诉你了，你知道不知道？神喜欢诚实人，还用摸神的心意呢？神让你作工尽心、尽力、尽意，用不用摸神的心意呢？（不用。）神让你不要做诡诈人，让你把老己放下，把老己钉在十字架上，直接明了地告诉你了，就不用摸神的心意了。因为咱交通得太多了，土产太多，就不需要你再去摸神的心意了。现在不是2012年，不是在那迷雾之中，现在是活在光中，你得着审判刑罚就是活在光中，不用你再去摸神的心意了。“你能摸着神的心意之后去实行”，现在就差你实行了。如果你什么都明白就是不实行，那就确定了，你就是敌基督。“而且还得有异象，你能完全顺服在这些话之下，没有任何选择”，没有任何的选择，秋莲，这句话告诉你了，你还用再找路吗？“你能摸着神的心意之后去实行”，给你摆上老赵是要干啥呢？让你分辨认识，然后帮助扶持、带领引导他，这才是你作为带领的职责、责任，现在是不是该摸着神的心意了？可你摸着啥了？你没有摸神的心意，你只是摸你的心意，摸你父亲的心意。“而且还得有异象”，什么异象呢？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是征服人的时候，是显明各类人的时候，是教会建造到国度建造的转折期。“你能完全顺服在这些话之下，没有任何选择”，你的选择是不是太多了？神家工作那就积极去做，你管谁做谁不做呢，我只管把我的本分尽好，没有选择。“这就达到被征服了，而且是因着话被征服的。”这就是人被征服的一个过程。

“现在说话的过程就是征服的过程，人到底怎么配合呢？你就是配合会吃喝这些话，达到明白这些话。怎么被征服，这个人自己没法做到，你只能是在吃喝这些话的基础上认识自己的败坏污秽，认识自己的悖逆不义，仆倒在神面前。你能摸着神的心意之后去实行，而且还得有异象，你能完全顺服在这些话之下，没有任何选择，这就达到被征服了，而且是因着话被征服的。”多念几遍，咱得把征服的这个过程搞清楚了。你们下去交通的时候，重点把这几句话交通透亮，让弟兄姊妹知道什么是征服。也就是说不要让他们再在教会里乱打了，让他们知道自己被征服了没有？怎么才是被征服？征服的过程是什么？

“人类为什么失去见证了？就是因为人都不信神，人心里根本没有神了，征服人类就是让人类恢复这个‘信’。”简单吧？“人类为什么失去见证了？就是因为人都不信神，人心里根本没有神了，征服人类就是让人类恢复这个‘信’。”虽然你跟随神了，但你根本就没有信，心里根本就没有神。你说江梅信神多长时间了？教会建造、国度建造这么长时间了，你还能任意妄为？还能有这些想法？你把信神当成了信仰，这不就是心里没神？心里根本没有神。“征服人就是要恢复这个‘信’。人总往世界上跑，盼望、前途、奢侈要求太多，总为肉体着想，为肉体打算，根本没有心寻求信神之道，人的心都被撒但掳去了，人失去了敬畏神的心，一心为着撒但，而人又是神造的，就这样人便失去了见证，也就是失去了神的荣耀，征服人类就是为了夺回人敬畏神的荣耀。”“人总往世界上跑，盼望、前途、奢侈要求太多，总为肉体着想，为肉体打算，根本没有心寻求信神之道”，你每看一句话的时候，你就揣摩怎么和你的实际对号，看你的所作所为和哪句话能对着。秋莲，能对着对不着？（秋莲：能，奢侈要求太多，总为肉体着想，做什么都是为自己，“人的心都被撒但掳去了”，就是自己的心都被撒但的那些毒素占有了。）咱聚会了，让你们谈谈，看你们有什么难处、有什么问题呢。秋莲，你谈的什么呀？胡兰和你说了一句话，“找老赵，看谁去合适呢？”这都能成了你的一个难处。“你直接说让我去叫就行了，还绕圈圈呢，还跟我说了句看让谁去合适，明明知道就我合适，还说了个看谁去合适呢？”秋莲想得多不多？这和哪个对

号了？让撒但败坏以后，人的这个心也就咋了？心眼变得多了，疑惑的心、诡诈的心，姊妹和你说这个话也许有这个心思，也许她没有这个心思，也许她就让你自己看着办，但这与被征服、与咱信神有关系没关系？咱用不用去考虑它？

“人总往世界上跑”，世界不就是说一些小来小去、鸡毛蒜皮的事？“人总往世界上跑，盼望、前途、奢侈要求太多，总为肉体着想，为肉体打算”，你盼望什么？盼望这次能把老赵约出来尽个本分，老赵下次见了你能够欠下你一个人情，“看，是我秋莲把你带出来的！”心里想的就是自己的盼望、自己的前途，结果没有把老赵带出来，雨桦还把老赵给打了。你不是说，“呀，借着这次跟老赵交通，我对老赵有了个认识，我看见老赵怎么是这么个人呢！这人怎么对神就是这样子呢？信着神又抵挡着神，怎么就顺服不下来呢？这么悖逆呢？”灵里的话没有，对人的认识没有，只是认识什么？只是在想着“没有按我的意思来，没有达到我预想的果效，没有把人带出来让他感激我”，就是为了自己的名誉地位做事，信神的路就不对。你不是在神摆设的环境中认识神的作为，“呀，神摆设的真奇妙，神摆设的就是显明我呢，显明我追求世界、我有盼望、我有企图、我有奢侈欲望，我作个工作还想让老赵感谢我，老赵不感谢我，我就有了消极，我就有了软弱，我就有了怨言，我就嫌弃别人，呀，我身上还有这些败坏呀！”这是不是你该走的路？（是。）可是你想过这些没有？（没有。）根本没有，根本不想自己有什么败坏。你想什么？“他们怎么那么败坏呢，你看胡兰说话老诡诈了，你看吴芸，她们不去，就是让我去。”你说这人邪不邪？不走正道。信神就是认识自己，认识神的奇妙作为，不仅认识了自己，还要把荣耀归给神，“呀，神太爱人了！神太爱人了！给我摆设的这个环境是神的精心安排，是为了显明我。胡兰为什么那么说话呢？为什么不直接点我的名呢？她说话的心思意念能逃脱神的主宰吗？神就专让她那样说话呢，专显明我这个诡诈人的心。人家雨桦这次就专打老赵，人家就不是给他交通让他出来尽本分。借着这个不合我观念的环境，神就是要专门显明我，显明我有奢侈欲望。这是雨桦打了他了，显明了我，如果雨桦不打他的话，老赵出来尽本分了，老

赵还要感谢我。那我和老赵关系拉近了，自己的奢侈欲望得着了，在信神的过程中、在尽本分的过程中，搞自己的经营搞成了，肉体得着的时候，就是下地狱的时候！呀，真是神的保守啊！神作在人身上的都是拯救，都是供应，人太麻木、太痴呆！你看神作得这么好，我怎么就根本没知觉呢！”这是不是走正道的一个人该走的？你这么一见证，别人一看，“哎，人家秋莲怎么这么通灵呢？人家灵里怎么这么敏锐呢？人家怎么就能站在神一边考虑？人家怎么就能考虑自己的生命呢？呀，人家这当带领的，给人能带出路来！”这是不是见证？这是不是荣耀？把荣耀归给神了。谁作的？神作的，只有神能摆布万有，谁能摆布万有呢！把荣耀归给了神！人在你身上看见了神作在你身上的都是爱，而且，经过你亲自的经历、体验衬托出来了，让人借着你的经历看见了神的话在肉身显现了，这多好啊！

“人类为什么失去见证了？就是因为人都不信神”，刚才我这么一说，就看见秋莲在这个环境里失去见证，就是因为秋莲不信神。因为啥不信神？她心里没神，她一遇什么事考虑的就是她的肉体，这就是说她不信神的根本原因。如果她心里有神，她想的就是神的经营计划，想的就是神经营的宗旨是什么，神怎么拯救人呢，神就是来显明撒但的邪恶败坏，让人能够对撒但的性情有分辨、有认识。她心里有神，她心里想的就是这些，这些就是她的所是。同一件事，为什么我的看法就和你的看法不一样呢？就因为你心里是为了你的个人利益，想的是你的肉体。那在我这儿呢？想的是神家利益，是神的名，是神的见证，神的所有所是，所以出来的观点就不一样，看法就不一样，出来的就是不一样的东西。这就是说“人类为什么失去见证了？就是因为人都不信神”，从人的言行举止来看，人就不信神了。“人心里根本没有神了，征服人类就是让人类恢复这个‘信’”，如果神给秋莲一摆设环境，秋莲就能认识到我刚才所说的这些，那秋莲是不是恢复了信了？（嗯。）“人总往世界上跑，盼望、前途、奢侈要求太多，总为肉体着想，为肉体打算，根本没有心寻求信神之道，人的心都被撒但掳去了”，怎么就被撒但掳去了？现在听明白了吧！你的所思所想都是为了肉体，都是为了自己，这就是让撒但给掳去了。你还以为被撒但掳

去是说什么呀，你的心向着它、为着它，就是被撒但掳去了。你看江梅，被撒但掳到啥地步了？快让撒但吞吃了！活出来的完全就是撒但样，这就是快让撒但吞吃了！你再不弃绝它，你就被撒但吞吃了，可怕不可怕？让撒但掳去，让撒但吞吃，你就完了。“人失去了敬畏神的心，一心为着撒但”，你说秋莲说的那些话，哪句话不是为了撒但？江梅说的话，哪句话不是为了撒但？“一心为着撒但，而人又是神造的”，你是神造的，可你一心是为了撒但。“就这样人便失去了见证”，刚才就说打月饼呢，你本来是从月饼模子里出来的，可你出来以后像个馒头，这就是失去了见证。因为你是神造的，但你一心为着撒但，这就是失去了见证。“就这样人便失去了见证，也就是失去了神的荣耀，征服人类就是为了夺回人敬畏神的荣耀。”征服人类就是夺回人敬拜神的荣耀，这句话听懂了吧？征服人是要干啥呢？就是让你敬拜神呢，让你做彼得、做约伯。约伯敬畏神远离恶，征服你就是让你来敬畏神，就是说你把敬畏神活出来、见证出来，成为见证神的一个标杆、出口、活出，那神就得着荣耀了。咱现在活出来的是什么？撒但样，你彰显的是撒但，见证的是撒但。

“可以这么说，有很多人并不追求生命，即使有一些追求生命的也是屈指可数”，所以你看见多数人是啥呢？追求肉体呢，是吧？（嗯。）你看我和SJ交通呢，和雨桦交通呢，交通的是什么内容呢？我跟她俩交通是引导、带领，让她们知道前边路怎么走。那我和你交通是什么内容呢？是打、是杀、是踩，不一样。“即使有一些追求生命的也是屈指可数，人对前途最挂心，对生命根本不注重。”为什么打你？为什么踩你？还不就是因为你对生命不注重？生命是给谁呢？是给你呀！可你不爱惜生命、不注重生命，你要的都是些什么东西？过眼浮云，不值钱的破烂物。你说你信神都不知道追求生命重要，那你信神干嘛呀？你跟世界上的人有什么区别？大红龙给人灌输的什么？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死光荣不光荣？人都死了，他还告诉你说伟大，这是不是一种欺骗呢？在世界，为什么说撒但是玩弄人呢？所有世界上的人都在追求什么？钱财、地位、名誉，为了这些名誉、地位、权势，人放弃了生命！你说多少人不是为了挣钱不要命的呢，为

了名誉，当官的和当官的之间互相拆台、互相争夺，舍上性命。世上有句话怎么说的？年轻的时候拼命赚钱，老了以后咋呀？花钱买命。神说：“在这条路上，有许多人能说出许多认识，但死时却眼泪汪汪，恨恶自己枉活一世，空活百岁，只明白道理却不会实行真理见证神，只在外面东奔西跑，忙得不可开交，到临死时才看见自己没有真实的见证，丝毫不认识神，这不是太晚了吗？为何不趁今天来追求自己喜爱的真理呢？何必等到明天呢？生前不为真理而受苦，不追求得着，难道是为了死时而遗憾吗？这样为何要信神呢？”（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既信神就应为真理而活》）临死之时才明白，一切都晚了。外邦人他们不追求生命，他们不宝爱生命，可你今天信神了，你也不宝爱生命！你还追求这些不值钱的破烂物！

“有的人又悖逆又抵挡”，为什么来了句又悖逆又抵挡呢？江梅，悖逆和抵挡有什么区别呢？（江梅：悖逆就是流露悖逆败坏的性情，抵挡是与神对抗、叫嚣。）抵挡比悖逆厉害了，是吧？悖逆只是你说我就不听，就不听；抵挡就是给你打回来了，反抗，不是你说的那个，我就是这个，我就是这个。今天下午SJ打江梅是因为啥呢？她是悖逆还是抵挡？（抵挡。）就是抵挡。“又悖逆又抵挡，背后论断，不实行真理，现在对这些人先不搭理，对这类逆子先不作任何处理，以后你就活在黑暗中哀哭切齿了。”“现在对这些人先不搭理”，这里说的现在不搭理，现在指什么时候？教会建造揭露解剖不揭露解剖？（不揭露解剖。）你又悖逆又抵挡，还不实行真理，这就是虽然花开得漂亮，但到最后无人问津，成了撒但的诡计，所以先不搭理你。“对这类逆子先不作任何处理，以后你就活在黑暗中哀哭切齿了。你活在光明当中不觉得光明的宝贵，当你活在漆黑的夜里时就知道光明宝贵了，那时你该后悔了。”教会建造时候有圣灵作工，有圣灵带领引导，你不珍惜，到了2012年击打牧人、羊群分散的时候，是不是活在黑暗中了？活在黑暗中哀哭切齿。那时候你是不是宝爱光明呢？（嗯。）可是当光明到来的时候，今天让你活在光中，你愿意接受吗？（不愿意。）今天你不接受，还会再来一次吗？（没有。）神说：“在国度里是最后一次的审判……”（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七

十九篇》）最后一次审判，以后不再有了。“现在你不觉得怎么样，有你后悔的那一天，到那时黑暗临到再无光明，你后悔也晚了。”为什么说再无光明呢？再看下边，“现在你不珍惜光阴是因你还不认识现在的工作，等全宇的工作一开展，也就是今天我说的这话都成就了，许多人就抱头痛哭了，那不就是哀哭切齿落在黑暗之中了吗？”你看原教会里，从2012年到现在，是不是所有人都是在黑暗中再无光明？（嗯。）“你后悔也晚了。现在你不珍惜光阴是因你还不认识现在的工作，等全宇的工作一开展”，现在干啥呢？是不是展开全宇的工作呢？（是。）正是这个时候吧？正是这个时候。“也就是今天我说的这话都成就了”，神说的话成就了没有？（成就了。）诚实人掌权，诡诈人显形，这个话就成就了。“等全宇的工作一开展，也就是今天我说的这话都成就了，许多人就抱头痛哭了”，你看神交通了带领工人该走的路以后，多少人的灵眼是不是都打开了？人都看见敌基督所做的了，时候已经晚了，他已经做了。跟随敌基督的人异象再不透亮，自己再找不见路，没有人审判刑罚他，那他是不是在痛苦中？今天在这儿你活在光中是种侥幸，为什么说侥幸呢？神说过那句话，国度里边没有神的允许谁也进不去，必须有神的允许，除非特殊情况。江梅你今天能活在光中，这是什么？特殊情况。就因着今天国度建造有个过程，你今天有幸来到这儿，你才能活在光中。原教会里边能看见这些吗？就不用说原教会里了，就说今天跟上这步工作的，但是离得远的，他能得着啥？能指着他的鼻尖去揭露他、解剖他？他想知道、想问，没机会。今天你是万幸中的万幸！如果你现在还不珍惜，那可真是有你后悔的时候了呀！

“等全宇的工作一开展，也就是今天我说的这话都成就了，许多人就抱头痛哭了，那不就是哀哭切齿落在黑暗之中了吗？那些真正追求生命的被作成之人都能被使用，那些不合用的悖逆之子都落在黑暗之中，一点圣灵工作也没有，什么也摸不着，这样，就落入惩罚之中哀哭了。”说得够清楚了吧？等工作一展开，“那些真正追求生命的被作成之人都能被使用”，追求生命的就意味着什么？肯定能作成。追求生命的被作成了，被作成之人都能被使用。咱就不用说以后怎么使

用，就今天，在教会里能不能用你呢？江梅你自己也体会到了，你去哪儿一作工，人家不要你。弟兄姊妹听了你说话，人家消极，人家起来要告你、检举你。我还没有说话了，人家下边人都说了。你和配搭还配搭不来，你的配搭人家进入正轨了，能和弟兄姊妹正常沟通，有正常的人性活出，能给弟兄姊妹带出路来，弟兄姊妹都去找他解决问题。可你一解决问题就给弟兄姊妹来个打压、来个血气，弟兄姊妹谁还搭理你？就没人搭理你了。就不用说神家隔离开除你，咋呀？你自己就自取灭亡，自己走上了绝路。“那些真正追求生命的被作成之人都能被使用”，就不用说以后使用了，就现在你就看见了，雨桦去了能够解决人的问题，能够把人从肉体里边带入灵里边，从灵里看事，把人带到神面前。在作工中，不仅是会交通真理，还能借着操练，逐步学会作工，达到完善。你再看看你的配搭语思，如果人家再往上追求、再往上够，人家追求生命、追求性情变化，那也能担当工作。不在乎迟早，在乎的是人的本性。现在你还不奋起，和你在一起的人都跑到你前面了。原来SJ在你后面接受的，人家现在跑到你前边了，雨桦也跑到你前边了，雨桦一直悖逆、悖逆呢，最后人家也苏醒了。今天呢，你还要叫嚣，你正在这儿叫嚣呢，语思人家又走上来了。神来就是唤醒人的心，唤醒人的灵，再揭露解剖两次语思，人家苏醒过来来个突飞猛进，那你就淘汰了，落到后边了，两类人分开了，你不是自掘坟墓吗？“那些不合用的悖逆之子都落在黑暗之中，一点圣灵工作也没有，什么也摸不着，这样，就落入惩罚之中哀哭了。在这步工作中你装备好了，生命长大了，你就是一个合用的人，你装备不好，下步工作想用你你又不合用，那时你再想装备就没机会了。”为什么说没机会呢？神作工作完了，神走了。更主要的是现在让你装备呢，你不听，你追求地位、名誉，你在这混日子，你不抓好这个时机，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神走了，你上哪儿去找现在这样的作工机会”，下边有给你配搭唱戏的，有抵挡的，有流露的，有顺服的，还有给你作伴的，还有引导、带领、手拉手带领你往前走的，我还在这里卡着、我还给你把着，还直接揭露解剖你，从哪再去找这个机会呢？没有了。“你上哪儿

去找现在这样的作工机会，你上哪儿去接受神的亲自操练？那时也不是神亲自说话、亲自发声，你只是看看现在所说的话，怎么能好明白呢？”明白不了。雨桦下去给弟兄姊妹交通去了，雨桦拿出一段话给他们交通的时候，雨桦一看这段话，“哎呀，我以前不知道什么意思，现在我才明白了”，雨桦明白神话里边的含义了。雨桦和他们共同看一段神话的时候，他们什么反应？“老天爷，以前根本不知道你说的是啥！现在才明白了，你怎么看的这话呢？你是怎么明白的？”咱现在经历了审判刑罚击打以后，特别是揭露解剖以后，你再看那些话，完全你就进了这个话里边了，这话就成了个画面了。以前看神话就像神说：“但又有谁能摸着我说话的规律呢？有谁能摸着我说话的根源呢？”（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三十八篇》）摸不着神说话的规律，不知道说的啥，天方夜谭，讲故事呢。现在一看，每一句话都是句句扎心，句句是事实，句句是自己的亲身经历、体验，没有一句是虚假，而且是意味深长。每一句话里包含着多少内容，就神说了：“凡是追求进到我话里面的，恩典祝福加倍临到，天天有新开启，天天有新看见，天天吃喝更新鲜，亲口品尝，何等甘甜！”（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十七篇》）“现在圣灵工作一天天在飞速向前，每天都有新的亮光，每天都有新鲜的东西，但你不认识，好研究，凭个人喜好看，过而不留地看，糊里糊涂地听听，不在灵里多多祷告，仰望于我，多揣摩我的话，你得的也是字句、规条、道理罢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十三篇》）每次看话都有新鲜的感觉，这就叫神的话，不叫人的话。人没有认识，没有进入的话，他就是看见字句道理、字面意思就完了。就像咱说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没有神的荣耀了，没有神的见证了，就这句话，他把这些东西当作了什么？军魂！当成了传讲的道理，喊的一种口号！那能得着什么？在这个时候，我给你这么解说了，神又给你差派了多少演员，他是扮演追求钱财的，那边是扮演追求地位的，那边是搞男女的。不仅是有演员，还让你当带领，给了你个操练的场所，让你给他们解决问题。你解决了十个人的问题，你相当于经历了十个人的问题。一个人他一生经历了三十年、六十年，他六十年经历了一个问题，你解决了十个人的问题，那你相当于经历了十个六十年，六百年，你做一次带领经历的相当于普通人六百年的经历，是不是宝贵呢？（嗯。）雨桦为什么出去能够作了这些工作呢？还不是因为她接

触得多了，交通得多了，经历得多了，解决得多了，见识得多了！在作工中流露出败坏了，揭露解剖她了，她得的多了！如果你固步自封，就是要按着自己的一种想象去走，那你什么也得不着。神话也看不懂，自己也得不着，最后周围人对你有分辨认识后，还要弃绝你、咒诅你，最后，还要受惩罚。你说这样的人是不是傻到极点了？

“那时也不是神亲自说话、亲自发声，你只是看看现在所说的话，怎么能好明白呢？”神为什么这么说呢？以后人都进入正轨了，灾难也过了，没有那么多演员了，撒但都灭了，你看不见这些表演了，所以说什么也得不着。为什么说忠心效力者一千年，他都明白不了呢？机会过了！“那时也不是神亲自说话、亲自发声，你只是看看现在所说的话，怎么能好明白呢？以后的生活怎能比得上现在呢？”能明白这句话吗？“以后的生活怎能比得上现在呢？”以后什么生活呢？现在你能看见这么多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败坏流露，他在这上面败坏，你在那上面败坏，你可以看见撒但。神给他摆设什么样的环境，他怎么长大的，他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什么样的管教，诚实人受到神的哪些怜悯，神怎么引导他、开启他。就像出埃及一样，经过出埃及，经过十灾以后，他们的经历认识就不一样了。没有经历这些，以后的人听的仅仅是一个故事，不会有什么收获了。以后的生活，人都进入了安息了，进入安息了，没有撒但的搅扰了，你也不用去认识撒但了，神也不作工了。神的奇妙作为你只能是听人家别人给你叙说叙说，不会再经历、体验现在的一切了，体验不了了。所以说，人的位置也就定了。“以后的生活怎能比得上现在呢？到那时你哀哭切齿那不是活遭罪吗？现在给你福气你不会享受，生在福中不知福，证明你就是受苦的命！现在有些人抵挡，有些人悖逆，有些人做这个、做那个，我不搭理，你别以为你们干的那些勾当我不知道，你们的实质我还不了解吗？何必总跟我过不去呢？你信神不是为你自己追求生命、追求得福吗？你不是为了你自己而信吗？我现在只是说话作征服的工作，征服工作结束了，你的结局也就显明了，还用我明说吗？”现在是不是有点体会了？（嗯。）神的作工越来越明朗，越来越到了结束的时候，各类人你是不是看见了？有人悔改，有人不悔改，有的人特别刚硬，埃

及法老王也出来了，彼得也出来了，各类人都显明了。有的人人家效力默默无闻、勤勤恳恳，这是忠心效力者。有的人效不上力，天天还要撂挑子……

怎样配合被神征服（二）

秋莲，听了这些话有何感想？（秋莲：不能再为自己的肉体了。）得感觉到害怕，有种紧张感。神不等待任何一个跟不上他步伐的人，神给人的机会是有期限的，神说："一次次地夺回，一次次地失去，就这样重复着他作的工作，就从那一刻开始，他感到倦了，感到厌了，便停下手中的活计，不再游走在人中间……人根本就觉察不到这一切的变化，觉察不到全能者的来与回、惆与怅……或许这个守候是无期限的，又或许这个守候已到了尽头，但你应该知道，如今你的心、你的灵究竟在何处。"（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全能者的叹息》）江梅，你呢？（江梅：感觉自己没机会了。）感觉自己没机会了？怎么没机会了？（江梅：一次一次地揭露解剖，可自己没有一点变化。昨天发的一段神话说神是广施怜悯、深发怒气，觉得都对上我了。）从你这句话暴露出个什么呢？你说江梅心硬不硬呢？（硬。）硬到什么程度呢？不管神说什么、作什么，你不要我就不要吧，我就是这！约拿跟尼尼微城的人怎么说的？还有四十天就颠覆了！他还说其它话了没有？（没有。）没有说，尼尼微国王就能从宝座上下来，披麻蒙灰悔改。而江梅呢？告诉她四十天就颠覆了没有？告诉她多长时间颠覆了没有？告诉她明天就颠覆了？神告诉她："有的人又悖逆又抵挡，背后论断，不实行真理，现在对这些人先不搭理，对这类逆子先不作任何处理，以后你就活在黑暗中哀哭切齿了。"你现在不好好装备呀，以后就活在黑暗中哀哭切齿了。现在、以后之间的时间是四十天吗？超过四十天了还是没有超过四十天呢？今天神作的是话语的工作，今天听了这句神话，江梅没有说"我得警醒，我得赶紧悔改了，不管它是四十天也好，二十天也好，就是两天，我也得抓住这两天时间悔改。我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立马悔改！"江梅是说"不行了，完

了，神已经说四十天就颠覆了，神已经说我这样的人不要了，神已经说了神是广施怜悯、深发怒气，神对我这种人是深发怒气的，神对不追求真理的人是要惩罚的。不行了，等神惩罚吧，等哪天神惩罚吧！”这是什么态度？神看的就是人的心，看的就是人的态度！江梅的心刚硬啊！相当相当刚硬！你刚硬啥呢？你为了谁刚硬呢？你是为了邪恶事物，你是什么好东西？你是接受正义的？接受正面事物的？你是要人格的？太刚硬！

（江梅：我里边也有悔改的想法，说抓住这个机会，但里面有个意念自己就是神惩罚的对象。不是说不想悔改，今天就想着说再不抓住机会就没有机会了，神的作工不等待任何一个跟不上神作工步伐的人，神话这么说、那么说，自己心里就有这个意念。）这里边又暴露出个悖逆呀！又悖逆、又抵挡！为什么说是悖逆呢？如果是一个有理智的人，一个真正把自己看为一个受造之物的人会怎么想？“就今天不管神拯救不拯救我，还要不要我，作为一个人，该不该活出个人样来？（该。）我为什么就得活出鬼样呢？神说了，‘……神的作工从来就不等待任何一个跟不上他步伐的人……’（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用真理来作审判的工作》），我就跟不上，我就不管神拯不拯救我，我既然来世上活一回，就不能白活一回！我来到世界上为什么活出个撒但样、魔鬼样呢？我就不能活出个人样来？今天神要不要我，我得追求活出个人样！”在世界上没有跟随神以前，每个人是不是都有个向往？（嗯。）在社会上，你看见有做好人的、有做坏人的，你在想什么？你说社会上的那些好人，神承认他了？“你做好人吧，你做好人有好的归宿！”神这样说了吗？那些帮助寡妇、帮助瞎子、帮助瘸子的人，神答应他给他报酬了？没有吧？那叫好心人。从小到大，你看见有做好事的、有做坏事的、有做出人样的、有做出鬼样的。向往正义的人看见有人做出好事，人模人样的，心里就羡慕：看人家做人做得人模人样，看走路架势，看人家跟人相处，看人家的说话，人家就那么文雅，人家看着就有个人样。看到恶人了，心里就厌烦：你看那个人办事说话冲得就像疯狗一样，每天就是打、闹、吵，哎呀，听着就心烦、看见就难受。“我可不能活成那样的人，我娶媳妇可不要那样

的媳妇，我嫁人可不嫁那样的男人，我可不要那样的孩子！”他娶媳妇、结婚、要孩子的时候，神还告诉他要这个媳妇、孩子了给他恩典，不要这个媳妇、孩子了可是不给他恩典？有没有？没有。做好事、做好人那都是人自己里面有一个正面的向往，有个向往正义的心。世界上的人，做好事、做好人都不是非得让神给个什么样的承诺。而咱呢？“你要是救我，我就活出个人样，你要是不救我，我就不活人样，我就要活鬼样！”神不救你，你就要活个鬼样，你说人悖逆不悖逆呢？

今天神作的是拯救的工作、征服的工作，神今天就是不作拯救、征服的工作，也不作赐你生命的工作，你就不能活出个人样来？你就不能喜欢正面事物？你就不能活出个人生意义来？不白活一回！你就为自己的尊严活一回，不要让别人在背后戳你的脊梁骨，“哎呀，看那谁谁，活得就不是个人，跟猪、狗一般，是个泼妇”。听了这些以后，心里得难受，“不行，我以后不能再背这个名了，我要改邪归正，不管神拯救不拯救我，不管我信神不信神，我得活出个人样吧！”为什么神说在神作工结束以后，这世上的人还有人不同程度的回归我国，神还说：“而在地所作所为不涉及我的，因着其表现而存在地上……”（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二十六篇》），这些人肯定是向往正义的人。就刚才说的，他看见那个好人，看人家那个言行举止，怎么跟人相处说话温柔、体贴，让人能够喜欢、待见，他就羡慕、就向往、就想学。那个人说话就带刺，人家就不愿意理他，那个人在这儿生活了两年，活得周围都没人理他了，他就想，哎，咱可不能像那人一样，咱得向往正义，向往美的、善的。如果说你本性邪恶，你还学魔鬼的样式，那就别说神拯救不拯救了，就说哪个人待见这样的人呀？谁也不喜欢。这就是人要悖逆有悖逆、要抵挡有抵挡。不信神的人他还知道得有个正能量呢！在世界上人常说得有个正能量，让学好行善呢。咱今天信了神了，“我看我完了，神不拯救恶人，我就是恶人，神不拯救我，我不活了，我就不想活出个正常人来”。你管神拯救不拯救你，管神给你多长时间机会？就不说这些，就说凭着有向往正义的心也得活出个人样！

教会里开除我的时候，几个人都跪下咒诅我，说我是个大邪灵，那时候我怎么揣摩的？“哎呀，也许我自己对自己不认识，也许我就是个大邪灵，就即便我是个大邪灵，我也是个受造之物呀，神造了我，我就是大邪灵也得为神做个事呀！我是大邪灵怎么了？明天就说惩罚我了，我今天也得为神做点事呀！我得做正义的事！我即便是大邪灵，我也得揭发检举，大邪灵我也得把教会洁净，这是我的使命、职责、责任，我见不得、不允许神的家里存在邪恶、反面的事。明天惩罚我，今天我还要继续作我该作的工作，不能放下！”虽然说这是我向往正义的一个做法，是我自己的一个心，可在灵界看，撒但是不是蒙羞了？（是。）他不管归宿，他不要归宿，他不管死活，人家就是要追求正义呢，这就是一个性情。你看神不给他归宿，假带领都咒诅他，神也不要他，看着那个环境神就是不要他，祭司弟兄也说他是敌基督，你看人家还是要往前走，这是不是完全就是他的一个人性的问题呢？那今天咱就不能追求做个有人性的人？我是那么走过来的，我没有想要什么前途归宿，我今天得到神的恩典、怜悯，这是因着神的公义性情，因着神的拯救，因着神在末世作了各从其类的工作。如果今天神不作这个工作，我既然来到世上，来到人间了，我就应该做一个正常的人，做一个好人，人所认为的好人。咱不去实行真理，咱没真理，咱做个好人，有正常人性活出。你说世界上的人就没有方向、就没有目标，就没有人追求的理想？人家是不是都有呢？（有。）我要做个科学家、我要做个心理学家、我要做个好人、我以后要做一个慈善家，都有向往吧？咱得有个向往正面的、正义的心，不管神拯不拯救我，我得活出个人样。如果你时时刻刻考虑着：神拯救我，我就变，神不拯救我，我不变，这是什么？交易、要挟、恐吓。“神不拯救恶人，我作恶了，我就是恶人，神你不拯救我，我就不变，我死也不变。”太恶毒了，太狠了！“神广施怜悯、深发怒气，我看见了，我现在做的这事情激怒了神，神的怒就要降在我身上。但不管神怎么对待我，都是因着我咎由自取，都是因着我的悖逆所造成的，活该！神的性情是公义的，应该的、必须的，谁让我那么悖逆呢！我以前不知道，现在借着神话引导，我知道了我的悖逆，我以后再不做了。神要惩罚我，惩罚了我也不做那些恶事了。止步、停止，我不管神给我什

么归宿，反正我知道了那是反面事物，我知道羞耻了，丑恶的事我再不做！”你如果这样实行的话，反过来就成了见证了。如果你老惦记着神作工什么时候结束呢，为了得恩典，不受惩罚，为了归宿，我赶紧悔改，我还有机会，这还是搞交易。即使是搞交易，神为了唤醒人的心、唤醒人的灵而等待人的悔改，还要拯救人呢！如果你没有搞交易的心，能放下自己，那这完完全全就是一个见证，多响亮的见证！这样神是不是就得着荣耀了？

我有时候也有点想不通，你说为什么人就这么顽固不化呢？神作了这么大的工作，咱跟随了神多少年，知道神是信实的，神是善的、美的、好的。哪怕是不明白神心意的时候，最起码咱也知道神的心是好的、善的，咱就应该去追求美善的、好的。以前咱没有追求，现在总应该追求了吧？工作面临尾声了，咱怎么还不能追求做个美的、善的人呢？前途命运总挂在心上，总得让神给你一个保票。“你确定拯救我没有？确定给我生命没有？你确定了我就变。假如有一点点怀疑，不一定，不保险，拉倒吧，算了吧，我就这样了，我就这样任意妄为吧！”你说可恨不可恨？根本不宝爱生命。我现在有点体尝，有点感觉，就是神说了：“神为什么说‘天使总归是天使，神总归是神，魔鬼总归是魔鬼，不义的仍旧不义，圣洁的仍旧圣洁’这一类话呢？难道还看不透吗？莫非神记错了吗？所以神说‘人都各从其类了，不知不觉中都归到其“家族”之中’，从此看出，在现在神已将万物都各归其‘家族’之中了，不再是‘大千世界’了，人也不再吃大锅饭了，而是在自己的‘家’中尽着‘自己的本分’，扮演着自己的角色。”（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说话的奥秘揭示·第二十六篇》）我想不通，什么原因使你们抓住这个罪、抓住这个恶不放呢？这个恶能带来什么享受呢？我看不到有什么享受啊！江梅，是什么原因使你抓住这个恶死死不放、不愿意变呢？我想不通。（江梅：你揭露解剖我的时候，不管是引导也好，揭露也好，都是我的性情，我心里已经想变了。我就是不想让人都说我，走到哪儿说到哪儿，上面的人也说，下面的人也说，我心里想的是我已经知道了，可是还一直说我，里面就是这个想法。）你说你知道了，你想变，你不想让别人说，你究竟想变不想变

呢？这话里面是不是有假话呢？如果真是想变的人会怎么样？首先就是必须得对自己恨恶。就是说对自己的这个邪恶性情得恨恶，神话揭露出来了，自己也对上号了，对这个邪恶性情恨恶才能变。

首先是恨恶，其次就是还得牢记在心。神交通了卧薪尝胆是反面事物，那个人为什么卧薪尝胆？（春秋时期的越王勾践被俘虏了，他要报仇复国，但他怕自己贪图舒适的生活，消磨了报仇的志气，他在房子里挂了一只苦胆，每天早上起来后就尝尝苦胆。）神揭示的这是个败坏性情，卧薪尝胆，他是要报复，是要报仇，咱现在不说他报不报仇，不说反面的这部分，咱只说咱缺少的是什么呢？就说他这个心志。人家为了报复、为了报仇、为了不忘记自己的仇恨，每天早晨起床，尝一下挂在房子里的苦胆，让自己牢记在心不要忘了，人家自己给自己放了一个苦胆，这是人家的一个心志。如果每天周围有两个人念叨着告诉他说："别忘了啊，别忘了当初是谁把你害到这个地步的，别忘了当时……当时……。"你说那个人是高兴还是反感呢？（高兴。）如果有这么一个人，他就不需要卧薪尝胆了。为什么？每天有人提醒他，是帮他卧薪尝胆。可是在你这儿呢？你老怕尝到这个苦胆，你老想做啥呢？你老想把这一页揭过去，抹杀，不想再看见，不想再提起。你的过犯、恶行你不想再提起，那你说，你会有变化吗？（不会。）不会有变化，你老想把这件事忘了。真正想变化的话，这些东西不会忘了，不能忘了，不允许忘了，牢记在心。世上有句话咋说的呢？不能让一块石头绊倒两次，吃一堑长一智。你看以色列人进迦南美地的时候，为什么四十天的路程走了四十年呢？因为他们忘了神所作的了。出埃及神给他们降了十灾，神作了那么大的神迹奇事，以色列人都看见了。结果十个探子探回来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衲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民 13：33）以色列人就说神把我们带到了死亡之地，你听听这是说的什么话？神怎么把你们从埃及带出来的你们忘了？你们忘了！如果他们记得的话就不会说出这种话来。因为啥呢？他去迦南美地也是神带他去的，是神帮他找到的，不

是他自己找到的，一切事情是神作的，不是靠他这个蚱蜢打败三米高的巨人的！他忘了！所以，神说啥了？“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民 14：11）神作的工都忘了，那神让他们都牢记在心吧！怎么就记住了呀？四十天的路程走了四十年，四十年看他们记住记不住！四十天记不住，四十年能记住了。人常说患难见真情，是吧？（嗯。）什么叫患难呢？患难是不是必须得有个时间呢？如果你一天没有吃饭，一个人给了你一个馒头，你会记在心上吗？如果你当了一年乞丐，讨得吃了一年，这时有一个人招待了你一天，这一辈子你忘了忘不了？（忘不了。）永远忘不了，这就记住了。到那时候你就会珍惜，你就记住这个恩人了。那神是怎么作工的呢？信心和爱是怎么产生的？在熬炼中产生的。必须得有熬炼，没有熬炼就没有真实的信、没有真实的爱，都是空的、假的，必须得有熬炼。熬炼啥呢？用时间与事实来证明一切。

就不用说其他的人了，咱经历过被教会开除。人家把我打成敌基督，开除我了，这个时间是只有三天，两天？人家谁见了我不是叫我敌基督？教会里的人见了咒诅我，全家咒诅我。咱去作工的时候呢？“呀，敌基督团伙！”这是不是再次提醒呢？最后祭司弟兄还来了个敌基督，好事还是坏事？再次提醒啊，你就是敌基督，一方面熬炼、试炼，再一方面还要警醒，看看自己所走的，是不是偏了？神说啥了？“如今我在你们中间作工你们尚且如此，若到有一天你们无人关问的时候，那你们不都成了占山为王的响马了吗？”（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背叛 一》）见不了面就给你点话语的熬炼，警醒警醒你。保罗，保罗为什么能跑了半个欧洲？因为他身上有根刺，所以他跑了半个欧洲。如果没有这根刺，他能跑半个欧洲吗？跑上三天就不跑了。所以，神作在人身上的都是爱，都是拯救。兴起周围人来不间断地说你的这个邪恶，说你是走保罗的路呢，走敌基督的路呢，这是不是一直在提醒、劝勉？卧薪尝胆，让你记住，记住，再记住！警醒你，不敢再这样做。你还知道人家一见了就说你，在背后也说你呢，就即使神给你摆设这样的环境，你变了没有？你还是这

样作工！那你说如果把这个环境挪了，不再有这样的环境，没有人揭露解剖你了，没人对付你了，会怎么样？你会不会成为天王老子？对神的爱不认识，对神作在人身上的拯救不认识，把从神来的都当作了仇视之物。神苦口婆心，神说话掰开了说、揉碎了说，神说："到如今你们的过犯与你们的悖逆还是多得不可胜数，所以也难怪我总是在你们面前唠唠叨叨，我也不想这样与你们共处，但为了你们的前途、为了你们的归宿，我还是在这里再唠叨一次。"（《话在肉身显现·过犯会将人带入地狱》）这是不是让你一再地反省呢？你看我作工作还因为哪个地方有人说我是敌基督，或者有人一直说我是敌基督，就影响到我的工作了？你听见我说过："我不干了，我不作了，天天说我是敌基督，去了哪也说我是敌基督，这个帽子什么时候也摘不了。神，你给我摆的这个环境，我没法尽这个本分了，我还要脸不要脸？我还活不活人？去了哪也是敌基督团伙、敌基督团伙，一个比一个喊得厉害！"如果因着别人说我是敌基督我就不作工了，那这成啥了？不还是保罗？要的不还是冠冕？

我说SJ是保罗来世，SJ就把名字改成了罗宝宝。虽然说隔两天也改改名字，但不管改什么名字，不能改了这个罗宝宝，为什么？卧薪尝胆，知道自己是啥，警醒自己。可咱呢？只怕人家说咱。你看我现在的作工和以前的作工一样不一样呀？我为啥成了这样？我因为啥被开除的？知道不知道？我揭发检举了，但开除通告里说开除我的主要是什么原因？太狂妄了，狂得还怕呢！检举人家教会带领了，没人处理就检举小区带领，小区不管就检举大区，大区不管就直接检举牧区。在我检举的这个过程中，在我身边的那个区里的事务就说我了，"呀，我这跟着你还怕呢。老天，你今天还要检举人家区里呢，哪天你是不是还要检举人家牧区呢？"这句话是对我的一个讽刺呀！"呀，照这样子发展下去，哪天你还要检举人家牧区呢呀，哪天你还要检举我呢呀，我天天在你身边，看见你就是六亲不认呀！"他这些话拦阻我了吗？没有，反而加给我信心了。"就是，我不管你是哪儿的，只要你不维护正义，你就是我的对立面，面对邪恶事物，不屈不挠！"那时候流露出来的是什么？就是谁也看不起。我说牧区带领都是

啥呢？一帮敌基督。《写给牧区的一封信》都看过，是吧？再看打仗的时候，一进人家家里，给他交通他不听把咱往外赶的时候，我说“这是你的家吗？”那种说话的语气、态度，就像强盗来了、土匪来了一样，可再看现在的作工，现在逐步成了啥了？坐低凳子。现在能坐低凳子，怎么来的？就是借着人家说我狂妄、狂妄，最后神再摆设的环境，看见了，慢慢地就变了。不让人家说你，你能变了吗？呀，你做得不好还不让人家说你，那你还能接受修理对付、揭露解剖呀？那你说的这个愿意变化不成立！

江梅，你应该有卧薪尝胆的心志！你和思语配搭呢，不要说让人家别人说你了，你应该每天让思语监督你、督促你，“思语，你每天得提醒我啊，提醒我走的就是敌基督道路。每天打着我、卡着我，不然我这人太狂妄，不知不觉就背叛了，我这人一时也不能离开鞭子的击打，不然我就成了畜生了。神说：‘你们所流露的并不是小孩离开父母一样的淘气，而是牛马离开主人鞭打而爆发的兽性，你们应知道你们的本性，也是你们所有人的软弱处，是你们的共病。’（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论到“神”，你怎么认识》）思语呀，我不是以色列民，我也不是彼得，我也没有约伯那个信，我恰恰是大红龙的孝子贤孙。我离不开鞭子的击打，我离不开弟兄对我的揭露解剖。但是弟兄经常不在我身边，如果离开这揭露解剖、击打我就不知道自己姓啥了。你是我的配搭，你可得每天看着点我，管着点我，每天给我打点这个镇静药，不然我就神经发作了，你是我的保护伞啊！”有没有这个心志？这就是背叛自己的心志，下定决心要把撒但捆绑起来，不允许它发作，不允许它再到此处游玩。可你是什么呀？只怕人家说你，只怕人家把撒但捆绑起来，只怕没有撒但游玩的位置。我揭露SJ的交通，SJ是翻来覆去地听，一边听一边去认识领受了。你呢？只是听着扎心，不愿意再听那些事，人家一说你，你就听不下去了，反了！生命是自己的，路是要自己走呢。

10　神作征服工作的主要目的

1　神作征服工作主要目的就是洁净人，使人有真理，因人的真理太少了！在这些人身上作征服工作是意义最深的。你们都落在了黑暗权势下，而且受害至深，作这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们认识人本性，从而活出真理来。作这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们认识人的本性，从而活出真理来。

2　你能脱离这些黑暗权势，脱离那些不洁净的东西，能够变得圣洁，这样你就有真理了，不是你的本性变了，只不过是你能实行出真理了能实行出真理了，能背叛肉体了，这就是被洁净以后的人所具备的。能实行出真理了，能背叛肉体了，这就是被洁净以后的人所具备的。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被成全的人才能活出有意义的人生》

什么样的人不配事奉神（一）

你两个人配搭有什么问题？你不受辖制吧？（萧田：有时候也受辖制呢。）怎么受辖制呢，你说说。（萧田：就是她交通的时候我们要是说句话，她就不交通了，然后就说“你能交通你交通！”然后脸色就变了，一下午一句话也不说了。不是说我们互相补充着交通，或者是我们有啥呢说一说、问一问，反正是“我交通你们就不能说话”，就在这方面受辖制呢。一般是她要说我就尽量让她说，等她交通完了

说，“你们有啥补充的呢？”我们再交通。）意思她开前阵然后你补充，你要开了前阵，秋莲就不高兴、不说话了，是这个意思吧？以前给你们解决矛盾，现在不解决这些矛盾了，因为现在把路给你指出来了，直接见证神，你愿意走就走，不愿意走那就是你与神之间的关系了。她要是不愿意走，要在这儿表演，那你就像今天我给你交通的这样认识、实行。我交通什么了？经历神的作工，你根据神话看事，把这个灵界实情看清楚，交通出来亮亮相。以后的教会生活就是见证神，聚会谈什么呢？就谈你怎么经历神的作工了，你怎么经历神的说话了，这才叫聚会呢。在神的作工中你看见神了没有？你看见神什么了？认识神什么了？认识自己什么败坏性情了？得往前拔高了，不能一直在原来那个地步上。你看人家卫晋和周蕊，刚开始我带领他们的时候，那就是说说这个、说说那个，和说你们是一样的吧？狗咬狗两嘴毛。到了一年以后，他们再说的时候，还和他们交通吗？我说：“你们就是宝宝和贝贝，你们不能再在这个地步上走了。”一说宝宝贝贝，把那么大的人说成是宝宝贝贝，就丢死个人了，人家就再不那样了，从这里边走出来，不能走这个路了，得走正道了！人家都不走宝宝贝贝的路了，你们走呀？还是人和人之间争执？那有啥意思呢？能争出个啥来？

在教会里边就是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的说话，把你的经历谈出来，你谈你的经历，他也谈他的经历。方向确定了，你必须得把神话见证出来。（嗯。）我这样和你交通了以后，是让你能够分辨清他们谈的是什么经历。有几种经历，还记得吗？（生活经历、生命经历、被撒但玩弄的经历、被撒但苦害的经历、与神对抗叫嚣的经历。）你见证撒但、高举撒但，那是被撒但玩弄、被撒但苦害！他们在聚会时说他们怎么受苦了、痛苦了，能够流出来泪，那是什么？撒但的苦害，再怎么受苦那也是撒但的苦害。不管你受了多少苦，你能从那个苦里边找着神的心意，那就是找着了神的美意。你找着了神的美意，那你流露出来的是什么？喜乐、高兴。还记得神说的被成全之人的样式吗？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神说：“……他能够不受外面人、事、物的左右，仍然安静在神的面前，似乎这样的人有自己独到的见

解，不管别人怎么样，他的心总不能离开神。”（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建立与神的正常关系很重要》）“似乎这样的人有自己独到的见解”，现在理解这个独到的见解了吧？独到，什么意思呀？和一般人不一样；见解，什么意思？见解就是认识。也就是说他的认识、他的理解和你的不一样。你看，同样的环境，你的理解是痛苦，我的理解是什么呢？喜乐、高兴。你找着神的美意了，那就是喜乐、高兴。所以在聚会的时候，你要看他谈出来的是什么，如果他是痛苦的、悲痛的，那你就得分辨分辨，认识清楚，然后再给他揭露、制止。他要是痛苦的，那肯定是从撒但来的！记住了啊，国度里边没有忧伤、没有眼泪！只要他有忧伤、他有眼泪，你就必须把他打成撒但的苦害！你能把他打成撒但的苦害，这就证明你怎么呀？你经历神的作工了。你要不能把他打成撒但的苦害，那你就是糊涂没分辨、没经历，受他的蒙骗了，所以你要会分辨他是哪种经历。刚才说的经历有几种呀？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的说话这两个经历统称为什么？（生命经历。）生命经历。经历神话，也就是在生活当中看见神的显现了，把神话带到实际生活当中了；经历神的作工，是在神摆设的环境中寻求神的心意呢。所以，这两个经历就是得着生命的过程，就是生命经历。还有就是生活经历、被撒但苦害的经历、被撒但玩弄的经历、与神对抗叫嚣的经历。活在自己的败坏性情里边痛苦，那就是撒但的玩弄、撒但的苦害。五种，是吧？（嗯。）你在教会里边，有人谈经历的时候，你得听他谈的是什么，分辨清楚他谈的是什么经历，给他归了类，他谈出来你能给他说，“你这是什么经历，因为什么这么说……”，你能够给他归了类，归了类就相当于给他刹了车了。也就是说只允许生命经历在教会生活里出现，其它经历一出来，你就解剖、制止，让它不复存在。这样的话，教会生活是不是就正常了？（嗯。）正常了以后，教会生活里边那就是有生命进入的生活。你能真正的把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的说话的经历谈出来，这是什么呀？这就是见证！普通弟兄姊妹谈不出来，作为带领工人必须得谈出来，你谈出来这就是你在见证神。见证神是不是教会的一个实质性工作呀？（嗯。）见证神的名、见证神的作工，整体来说这就是你的生命经历，也就是说教会生活就是见证神。

解剖败坏性情，神说那是个边缘性工作，是吧？接下来就得把教会生活规范一下。我把这个给你交通了，让你能够分辨清，然后你下去要让各教会的带领工人能够分辨清、能够会经历神的作工，然后带领能够在教会里边把下边的人带动起来，能够主持了聚会，这样一层一层的，人逐渐是不是就都透亮了？都透亮了就都进入正轨了。你进入正轨了，外国人才能进来呀，这个能理解吧？（嗯。）因为外国人进来是要听什么呢？（SJ：生命经历。）听你的经历、听你的见证呢，不是过来听你被撒但玩弄的经历呢，所以呀，这也是个任务，也是你的托付、使命，你得有责任感。神说："你肩负的重任、你的托付、你的责任，你都知道吗？你的历史使命感何在？"（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论到以后的使命，你当怎么对待》）你再看看这篇话，给你自己加一种负担，不要在你身上拦阻了神的作工。你看外边的灾难比中国的灾难还大，是吧？（嗯。）为什么呀？因为哪边的灾难越大呀，寻求真理的人就越多，那就是神兴起灾难来让外国人寻求呢。咱这边灾难还不是很大，是因为什么呢？神选民还没成熟。现在就是让你赶紧装备、赶紧操练，等你操练好了，外边寻求的人也聚集起来了，那时候定时炸弹就开始爆炸了，大红龙也就该倒了。我给你谈的这些是教会生活里边生命进入方面的，这里边没有作工方面的。作工方面的就是说当你有了生命进入的时候再去作工，你是用心去作的。作工的原则是哪两条呢？第一条，尽心、尽力、尽意；第二条，爱人如己。把这两条掌握好，那可以说你在尽本分中就基本能站立得住，而且也无人能攻击你了。爱人如己不是让你挂在嘴上，你得有实际的行为，你作工的时候得把这个流露出来，这是不是一个活出？（嗯。）这是一个活出、是一个见证。这一段时间就作这个工作，先把他们带得都会经历神的作工了。当你把这五个经历都能认识、都能分辨、都能给它揭露出来，而且每个教会的每个带领都能掌握住这个的时候，这就是什么呢？神的国度是不是降临在地上了？（嗯。）神向圣洁之地显现！把那些撒但玩弄的经历、撒但苦害的经历给它制止了，不让它们在教会里边生存，那就把撒但赶出去了！SJ，你谈作工方面吧。

SJ交通：

为啥两人老是配搭不来呢？配搭不来的根源是什么呀？其实还是地位、名誉，显不着自己。在平时交通的时候，你看他说的是什么，如果他说的对弟兄姊妹有造就，只是还有哪方面缺少没说上，那你赶快配搭上，这是不是就行了？之所以不行，还是因为咱里边的败坏，就是他说得多一点，你里边难受，“你跟我对半地说，你一半我一半、你一句我一句，行不行呀？”是不是因着这个难受得不行呀？（是。）为啥咱不能和谐配搭呢？问题就在这儿呢，就是咱里边的败坏。就是说，你先听他说的对弟兄姊妹有造就吗？如果谈得比较实际，而且弟兄姊妹听着也有路途，那你急啥呀？你这时候着急，那是不是你的败坏呀？你就背叛你自己，你看他还有哪方面没有交通到，那就在这一个基础上补充交通这一方面，别打岔。他交通这一方面呢，那你就听着，“噢，这一方面的确就是这样的”，你也能进入，而且你看着弟兄姊妹的确就缺少这一方面，那你就让他说，他就说上一天，也没啥，对吧？（嗯。）只要对弟兄姊妹有造就，这是不是就很好呀？可是咱里面的败坏不行呀，脸面挂不住呀，“我就是个跟班的，一天天跟着你？我不能做个跟班的，我着急得不行，我得把你打下来！我得说一点儿啊，我要不说一点，让别人看着我是个啥呀？我不会作工？”是不是就这个难受得不行呀？如果你把这个变了还有啥呀？其实这里边是不是就是败坏问题呀？如果你看着他谈的这方面还差一点，那你往上补，他不让你补？如果你补得是恰到好处，他是一种感激，“呀，就得有配搭，没配搭不行呀！虽然我说了这么多，但是还有一点儿没说到，你看配搭给我补充上了！”这是不是叫配搭呀？配搭、配搭，就是啥呢？我这方面没说到，他在这方面帮上忙了，这叫配搭。咱现在这种所做所为就不叫配搭，那叫啥呢？打岔！咱是“你说的话多了呀，我就急得不行，急得你停不下来”，这叫配搭吗？你现在是败坏在这儿作怪呢！

神要求咱效法以色列人的事奉，可是咱走的路一直就是争、斗。咱中国人呀，就是嫉妒纷争、勾心斗角，你看中国的历世历代，是不是都是这个呀？你看看做皇上的，把忠臣全都杀光，因为他越忠

呀就越光鲜，对你的名就越不利，对你的名不利，是不是就要把他杀了呀？（嗯。）扫罗为啥杀大卫呀？是不是因着地位、名利？扫罗不管这个人对他的国家有益没益，他只顾自己的地位和名利。按说大卫打败非利士人站住见证，对国家、对扫罗来说是好事吧？可是扫罗能行吗？（不行。）名誉受损呀！“‘你杀死万万，我杀死千千’这话听着多难听呀？我是谁？我是王呀！你是谁？你就是一个放羊的！”是不是涉及他的名利呀？在名利上过不去了，那就得杀！他的杀机是不是从这里来的？不就是地位、名利吗？但神怎么看他呢？你不是为着神的工作，不是为着神家利益，而是为着地位、名利。当他这个杀机出来的时候，也就是嫉妒纷争出来的时候，他就起了杀心，就开始做事呀。当他一做事的时候，神就把他废了！咱认识神要从三步作工当中认识呢，三步作工就是认识神的途径，你看看历世历代的人，他们是怎么走的，他们的路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扫罗走的是不是失败的路？他怎么死的？是不是因着地位？“你涉及我的地位了，你涉及我的名了，我就要杀你！”当他有这个杀机的时候，神就把他废了，圣灵作工就在大卫身上了。到现在了还在打、斗，就说明你不是为着神家利益、不是为着国度建造，你是拆毁国度建造！你就不允许神家培养人才，哪一个人说得多一点，或者是有点儿正义感，有点儿正面事物存在，神是喜吧？但你是怒，你是气得不行，你说神废谁呀？为啥咱培养不出人才呢？“就不能培养出来，要培养出来把我代替了呢？”这是不是咱的败坏？（嗯。）就是你心态不对！你看着哪一个人有点儿正面事物，你喜、你高兴，你巴不得他好起来，巴不得他各方面都行，巴不得他哪方面工作都能独当一面，神喜的你也喜，那你是不是与神相合了？你是不是该走这个路呀？（是。）可是咱呢？不允许他强、不允许他好。

历世历代那些人的结局，咱是不是都看见了？哪个人他走的什么路、什么结局，咱都看见了。扫罗就是明显的例子，就是为了地位，结局那就是死。他想杀了大卫，但在神的主宰之中他能杀了吗？三番五次地杀，他也没杀了。神作工就是显明人呢，他三番五次地杀，都没杀了大卫，反而更加显明了他的邪恶。大卫呢？神把扫罗交

给大卫，大卫都不杀他，更显明大卫的人性。咱现在得抓住咱心里的动态、咱的心思意念，其实你外边的做法不就是里边心思意念支配的吗？扫罗不就是先在心里想吗？“你涉及我的名誉了，那我就得杀你！”杀机是不是就出来了？有这个杀机的时候神就要废你了。咱现在也是，为啥一段时间没有圣灵作工呢？没有圣灵作工你就得反省，如果两人在一起配搭，老想着争、斗，老有这种杀机，不允许别人有一点儿比你强，那能有圣灵作工吗？就是十个指头还不一般长呢，那你说他比你长一点你是不是应该高兴呀？他比你强一点你得高兴！你看着神家哪类人才都有，他有这个长处、她有那个长处，你是不是高兴的呀？如果你是这样的心态，你跟谁合不来？你看哪个人都是好的，你看哪个人都是喜的，你看哪个人都有心劲，都愿意把你所明白的供应给他，愿意为神家培养更多的人才，让所有人都能够见证神、高举神，你有这样的心态，神是不是祝福你呀？咱怎么经历神的作工？就是在临到这些事的时候看你是怎么经历的，看你里边流露的是什么，你老想着怎么把别人“杀掉”，当你有这个杀机的时候，是不是就和扫罗对上了？你这个心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就完了？你的结局是什么？怎么经历神的作工？就这么经历呢！不光是历代使徒，再看咱这步工作，是不是也能看到呀？多少人杀机出来以后什么结果？是不是也看见了？你心态不对、心态不良，神是喜的，你是气的，你说神不废你废谁？神巴不得得着更多的正面人物，巴不得得着更多能够真正做带领的人，把弟兄姊妹带到神面前。

两人在一起配搭，你用你的活出征服他，他再要杀你，再要怎么对待你，就是再嫉妒纷争，但是你不那么对待他。咱谈的爱人如己，尽心、尽力、尽意。他再有杀你的心，但是你没有那么去做，你是在经历神的作工。神在检验你，每一个环境都在检验你，看你的心流露什么。你随时都能看见自己的心流露什么，寻求神的心意，该怎么去做，你经历过后才能看见神的作为，就看谁先实行真理。如果咱做带领的还在第一个台阶这儿争名夺利、勾心斗角，那不是完了？这是生命经历的第一个台阶，上了这个台阶那就是迈出了生命经历的第一步，不斗了、不打了，不在这一方面争名夺利了。如果你还在这里

边，那不就是杀人、放火的强盗？跟神的经营还没关系，跟神的工作不挂钩。就是看谁先实行真理呢，谁先实行真理就把对方定罪了。如果谁都不实行，你跟我斗，我又不是不知道，那我就让你看看我的厉害，就像昨天那个姊妹说的，“你跟我斗，你还嫩着呢！我斗的时候你在哪儿？你以为我斗不过你？”这是不是就对上了？这两人是不是就完了？走的啥路呀？你说她怎么带弟兄姊妹？她的活出是什么呢？带得弟兄姊妹都会斗了，下边都会斗了！就咱这些表现，神看了是恶心、难受！让咱做带领，是让咱带领弟兄姊妹都能够效法以色列人的事奉呢。如果还有这些，还能在众人面前斗起来，这是不是羞辱神名啊？（嗯。）你在圣殿里事奉神呢，还有这种表现，这就是羞辱神的名呢！就像胡兰，昨天能说出“放屁”来，哎呀，我看着是难受呀！你说你就这么做小区带领？咱丢人吗？让咱做带领，真是感到难受，你说弟兄姊妹怎么看呢？你把人往哪里带呀？人家看着你这活出，你说你把人往哪儿带？这话都能说出来，这就是人性差！你说谁跟咱能合得来？是，她有问题，就是她再有问题，这话能说出来吗？这就连信神之人起码该具备的外表行为都没有，更别说你里边了！神看的是你里边的变化，可咱连外表都守不住，在外表上就能说出脏话来！神说：“信神的人如果与不信神的人的言谈、举止都是一样的随便不受约束，那这人比外邦人还邪恶，是典型的恶魔。”（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对不行真理之人的警告》）神就是这么看的，你不是根据神话看你自己，你还认为“我就要说呢，是她把我气的！”再气还能做出这事儿？就像大卫把扫罗气了，伤了他面子了，他是不是要杀大卫？他不是站在神一边看事，不是看神怎么看。

咱今天得看神怎么看，如果哪个人会交通，而且交通的对大家比较有益处，你应该是喜。你看你流露啥，如果你是喜、是高兴，“呀，就是，我跟他配搭上好呀，我从他身上还能得点儿、还能多学点儿！”神喜你喜，神怒你怒，是不是就与神相合了？可如果神是喜的，你是气的，你非要有杀机，不允许他比你强，那你是不是代表撒但呀？那就是撒但的差役，是撒但派来打岔、搅扰、拆毁神工作的，神是这么看你的。在咱来看，“我不过就是跟他合不来嘛”，就这么

小，你把这个事儿就看得这么简单，在神那儿可不是这，你流露的是杀机，神看你扮演的是撒但的角色，就是邪恶！现在是杀人犯法呢，以前，那些人是不是拿刀杀呀？你今天不拿刀杀，但你的表现是不是杀呀？（嗯。）就不允许别人说，别人多说上几句，就要把他拉下马，“别说了！”就用别的话打岔，不能说，这是不是打岔、搅扰？你还说：“我也是维护神家利益，我抢着说了几句！”神看的不是这个。如果都是维护神家利益，只要对大家有造就说多说少都可以，一个心眼儿，都是为着神，还吵吗？（不吵了。）我和雨桦以前是不是也是这样呀？她当时考虑的是不是面子呀？因为啥？面子就是生命！脸就是生命！你看现在，我们之间还有没有那些了？能看出来吧？（嗯。）一个心眼儿都是为了神的工作，还吵吗？就不吵了。都是为着神的工作了，都为着神的工作那就是一。如果你为着神的工作，他为着脸面、地位，那能合得来？你也为地位，他也为地位，那就打吧。就看谁先为了神的工作，就看谁先实行真理，你们谁先实行真理就把对方定罪了，就像大卫实行真理是不是把扫罗定罪了？（嗯。）你杀他七次，他连一次都不杀你，就交给他，放他身后，能杀吧？但是他不杀。神看的是不是这个？就看咱怎么去活出，神摆设这个环境是让咱去认识神呢，是看你怎么去做呢。

看下那段神话。神说：“今天要求你们能和谐地配搭就像耶和华要求以色列民事奉他一样，否则就停止你们的事奉。因你们是直接事奉神的人，你们的事奉最起码得能达到忠心与顺服，能实际地学功课。尤其是那些在教会里作工的，下面的弟兄姊妹谁敢对付你们？谁敢当面说你们的不是？你们都高高在上，真是作王掌权了！现在这么实际的功课你们不学、不进入，还谈什么事奉神！现在让你带领一片教会，你不但不舍己，还抱着自己的观念、自己的看法不放，还说什么‘我认为这事就应该这样做，神说了不要受别人的辖制，现在不讲一味地顺服’，所以还是各持守各的，谁也不服谁，明知道自己的事奉没路，还说：‘我看我的差不多，反正咱们两个人各是一面，你交通你的我交通我的，你交通你的异象，我交通我的进入。’对许多该处理的事总是不负责任，或是应付，都是各抒己见，小心谨慎地维护自己的地

位、名誉、脸面，谁也不肯降卑下来，谁也不愿主动舍己，达到互相补足，使生命长进更快。你们配搭时很少有人说：‘我想让你给我交通这方面真理，因我不透亮。’或说：‘你在这方面比我有经历，给我指点一下好吗？’这样做不好吗？你们在上面真理听得多，事奉方面懂得也多，你们配搭着到教会作工的人若不互相学习、互相交通、互相补足，还从哪儿能学功课？临到什么事的时候，你们都当互相交通，达到对你们的生命有益处。你们对各样事仔细交通之后再作决定，这样才是对教会负责任、不糊弄。到教会都走了一圈，再聚到一起，把所发现的问题与作工中碰到的难处都交通出来，把所得的开启、光照交通出来，这是事奉方面不可缺少的实行。你们得达到为了神的工作，为了教会的利益，为了把弟兄姊妹都带起来，有和谐的配搭，你配搭我的，我配搭你的，互相补足，达到更好的作工果效，以此来体贴神的心意，这才是真实的配搭，这才是真正有进入的人。配搭中即使有些话说得不合适也不要紧，过后再交通，弄明白透亮，不能忽略，这样交通完之后再给弟兄姊妹补足，作工总要这样不断进深才能达到更好的果效。作为每个事奉的人，你得能做到凡事维护教会的利益，不为个人利益着想，不能搞独来独往，你拆他的台，他拆你的台，能这样行的人就不配事奉神！这种人性情太坏，没有一点人性，纯属撒但！是畜类！在你们中间直到现在还有这样的事，甚至在交通中互相攻击，故意找借口，因为一点小事就争得面红耳赤，谁也不肯放下自己，彼此各存心腹事，都在观察着对方，也在戒备着对方。这样的性情怎能事奉神呢？这样的作工弟兄姊妹怎么能得供应呢？你不仅不能把人带到生命的正道上，反而把败坏的性情注射给弟兄姊妹，你不是坑人吗？你的良心太坏了，简直是坏透了！你不进入实际，不实行真理，而且还不知羞耻地在别人面前暴露你的鬼性，你太没脸皮了！把弟兄姊妹交给你带，都让你给带到地狱里了，你不是坏了良心的人吗？也太不知羞耻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应效法以色列人的事奉》）

你看，神是这么看的吧？咱看得简单不简单？“不就是你把我气得说了一句‘放屁’嘛？平常我可不说这话！”咱看得简单不简单？还挺

有理！“我说你‘放屁’是因为你把我气的，我还能拿到桌面上，我就说了！”看咱厉害不厉害？在神看呢？你再这样走下去，神说停止你们的事奉！你不配！不配事奉神！做带领的两人在一起下去配搭，你刚说两句，他就急得要说，打岔呢，你说弟兄姊妹看了那是个啥呀？人家看着咱就够了，出去还羞辱神名呢！丢人呢！如果你看到这一点，你还能那么做吗？这是最基本的。你看神说：“今天要求你们能和谐地配搭就像耶和华要求以色列民事奉他一样，否则就停止你们的事奉。”上个月是不是就一直交通这个呀？普及一下三个台阶，不说下边弟兄姊妹，就说带领，看谁还在第一个台阶呢，看各级带领之间再有没有这种争名夺利，打架打得不停的，那就是生命经历的第一个台阶。你说你要学会经历呢，可是你还在第一个台阶出不来，打得不停、斗得不停，你说你还怎么带弟兄姊妹呀？还说咱可忙呢、忙得不停点，那是作恶呢，你给弟兄姊妹带来的啥造就？哪次来了董辰都说，“江梅、罗蓉，江梅、罗蓉”，我都觉得脸上无光，你说老师脸上有光吗？一说就是说“老师带来的罗蓉，SJ带来的罗蓉！”董辰说个啥事儿，咱听着人家说得挺正常，也实际，而且在现实生活当中这么做就合适，可就这咱也通不过，也要把他打败，可见咱完全就是为了显露自己、为了地位，不允许别人超越咱。咱老是“都让别人听我的，你听了我的我舒服！”就不是为着神的工作！如果真为着神的工作，跟谁都能合得来，别说董辰，就是比董辰再差的人能不能合得来？（能。）因为你是为了神的工作，还会跟谁合不来呢？咱不是为着神的工作，不考虑这个事儿对咱神家有益无益，而是为着啥呢？显露自己。不是说“你是什么样的人，我该怎么对待你，只要你能对神家工作有益，咋做都合适，什么样的人怎么对待”，这是不是咱该有的路呀？可是咱不行，人看着都脸红呢，你说神看着难受不难受？羞辱神名吗？神看着咱就恶心！你别羞辱神名了，你别出去说，“我作工去了，我是做带领去了”，你就别说这话了，丢人呢！

你说咱今天又是办事员、又是小区带领，两人出去打得不停，你说教会里的弟兄姊妹看着这是个啥？咱主要是不知道丑，而且每次来就这事儿，就是打架，这都几年了，还是个打架！就像秋莲和萧田

一样，从我知道你们的时候就是打，你们在教会的时候就是打，就是“合不来、合不来”。为啥说咱不进入、不长大呢？什么是进入呢？学到功课了，秋莲看见，“我太需要萧田了！”萧田也说，“我这个性情太需要秋莲了！我得了哪一方面了，我看见神的爱了！”这是不是得着了？你长大了还能合不来？你经历到了，摸着神心意了，看到神的奇妙智慧了，“神为什么给我摆上这个环境？是我的需要！”你会经历，你才能带领弟兄姊妹会经历呢。咱天天就在打、斗，你说你带弟兄姊妹，你带着干啥去了呢？羞辱神名去了？你带啥了？你两人就这表现，你说你去了还能给别人带出啥？这是不是假冒？（嗯。）咱应该恨恶自己、咒诅自己，为什么这么羞辱神名还感觉自己挺好？就像以前我和雨桦在外边，两人打起来了，雨桦就跟我宣战，那会儿是不是难受呀？我气得流泪！我说：“咱羞辱神名呢！”她就说：“不羞辱！”她一说不羞辱，我更不能说话了，就想这些话，羞辱神名呢！咱出来是见证神、高举神来了，不是羞辱神名来了，如果你是羞辱神名，你就别去了，丢人呢！这是咱里边的败坏在作怪，在神眼中神就这么看的。神要求咱效法人家以色列民的事奉，像以色列民一样。为啥以色列一个小国家，人家为什么打仗就能打胜呢？就是同心合意，一心一意为了神的工作。如果咱都能这么去走了，这是不是路途？（是。）可是咱不是为了神，中国败亡就败在这儿。你看咱几年了，在这一方面就是走不出来，就这秋莲还能说出“我就这个坎儿过不去！”你说你这个坎儿到何年何月能过去？你说你做办事员，你怎么带弟兄姊妹？谈什么呢？跟弟兄姊妹谈，“我跟上这步工作四年了，这个坎儿还没过去呢”？就不会经历！咱败坏太深，你是不是得变、得转呀？所以咱现在得经历这个话，每一句神话都是行政，神话掌管人呢！今天这个话是不是给咱说了？如果再这样，还能事奉吗？还能做带领吗？停止你的事奉你有啥说的？你没啥说的！不让你去做了，你别羞辱神名去了，别去了！重新找人，就是不如你的人，他不做这事儿，不打岔！神看的是这，不是看你有多少字句道理，“你看，我能找到神话，我一翻神话就能找出来”，那是字句道理，在你身上啥都活不出来。

做带领就是带领弟兄姊妹事奉神，带领弟兄姊妹都能够敬拜神、顺服神，你是作这个工作去了。“今天要求你们能和谐地配搭就像耶和华要求以色列民事奉他一样，否则就停止你们的事奉。因你们是直接事奉神的人，你们的事奉最起码得能达到忠心与顺服，能实际地学功课。”让咱两人配搭在一起出去作工是不是学功课呀？你在哪儿学功课呢？就在这配搭上学功课。你吸取别人身上的长处，你把别人身上的长处吸取过来，你不就富有了吗？你把所有人的长处都拿过来，这不是进入吗？（是。）“尤其是那些在教会里作工的，下面的弟兄姊妹谁敢对付你们？谁敢当面说你们的不是？你们都高高在上，真是作王掌权了！现在这么实际的功课你们不学、不进入，还谈什么事奉神！现在让你带领一片教会，你不但不舍己，还抱着自己的观念、自己的看法不放，还说什么‘我认为这事就应该这样做，神说了不要受别人的辖制，现在不讲一味地顺服’，所以还是各持守各的”，其实有时候咱说受辖制，就不是真的受辖制，而是借着这个辖制说事，“我受辖制呢！神说了不要受别人辖制，你说我也要说，我不受你辖制，我就赶快打岔、赶快说！”是不是就急得不行呀？不受辖制并不是说，“你看，他说的话多，我只说了几句话”，这叫不叫受辖制？这就不是受辖制！“谁也不服谁，明知道自己的事奉没路，还说：‘我看我的差不多，反正咱们两个人各是一面，你交通你的我交通我的，你交通你的异象，我交通我的进入。’”这就是打岔。萧田交通什么呢，秋莲赶快配合她这一方面，把这一方面交通得全面一些，是不是就行了？然后另一个话题咱再去帮助。你交通作工呢，她交通进入呢，这是不是打岔？（嗯。）把这一方面交通完了再说那一方面，那一方面有不足的，咱再去帮助。配搭、配搭，就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这就叫配搭，不是你把她打得一个人连半个人都顶不了了，这是不是打岔？（是。）

其实这里边就给咱揭露出来了，人都是“小心谨慎地维护自己的地位、名誉、脸面”，只怕别人一看，“你怎么就说不了呢？你不行吧？”是不是怕别人说这个呀？维护自己的脸面、地位，只怕别人看不起自己呢。“怎么你说话这么少，人家说话那么多？”是不是在这里边

呀？“你们配搭时很少有人说：‘我想让你给我交通这方面真理，因我不透亮。’或说：‘你在这方面比我有经历，给我指点一下好吗？’这样做不好吗？”咱中间更不存在这个了吧？更谈不上了、更不可能了！谁也看不上谁！“你们在上面真理听得多，事奉方面懂得也多，你们配搭着到教会作工的人若不互相学习、互相交通、互相补足，还从哪儿能学功课？临到什么事的时候，你们都当互相交通，达到对你们的生命有益处。”两人去作工呀，到哪个教会，两人在一起商量好这个教会有哪些问题，去了以后要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在家里是不是就得准备呀？因为哪个教会有啥问题你是知道的。可咱多数时候是啥呢？商量也不商量，也不知道哪里有问题，反正就去了，去了以后到了桌子上了又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是不是打岔？是不是让咱实行神话呀？“你们配搭着到教会作工的人若不互相学习、互相交通、互相补足，还从哪儿能学功课？”这给咱说清楚了吧？你就说几年了，秋莲和萧田两人之间还学不到功课，就这还说自己可学功课呢，天天忙得不停点，撇家舍业出来了，学的啥呀？你说在哪儿学功课呢？这是不是最实际的呀？两人在一起配搭是最现实的功课。互相都学到了，你知道这个人摆在你跟前成全了你哪一方面、变化了你哪一方面、让你得着了哪一方面，这是不是就学到了？这才是经历呢。

“临到什么事的时候，你们都当互相交通，达到对你们的生命有益处。你们对各样事仔细交通之后再作决定，这样才是对教会负责任、不糊弄。到教会都走了一圈，再聚到一起，把所发现的问题与作工中碰到的难处都交通出来，把所得的开启、光照交通出来，这是事奉方面不可缺少的实行。”两人在一起就这么实行，这就是配搭，同心合意，一个心眼儿，就是为了能把弟兄姊妹都带起来。老师刚才给咱谈的那些，都是咱教会当中该有的教会生活。怎么能使教会生活蒸蒸日上，这是不是咱该用的心呀？两人在一起配搭，先提前商量好该怎么去做，不是等去了以后才现做现卖呢。把这些难处在家里就预备好了，这就是根据神话实行，神是不是在教咱怎么去做呀？咱刚开始作工是不是得这么做？你给人家解决不了，还要当师傅呢？啥也没准备就去了，一说就是“去了再说”，是不是呀？（雨桦：嗯，交通什么也

是“去了再说”，“厉害”吧？）我和雨桦以前就是这样，我说咱明天到哪去，有哪些问题咱先考虑考虑，有哪些方面咱要去问、去说的，咱先提前想一想、计划计划。雨桦就说：“不用计划，去了再说！”我说：“神是随看随作，你这也是随看随作，呀，你真厉害！”那个时候我也是说她呢，她就不往这条路上走，就是“去了再说”，我就想，“人家真能行啊，去了再说”。其实这就是咱里边的狂妄，感觉自己有一点了、知道这个了，就够了，而不是在这方面去寻求、揣摩，“哪些难处咱怎么能够做到最佳，弟兄姊妹有哪些问题咱先综合起来，准备准备、装备装备，哪些方面咱去了一下能够达到解决……”用心嘛，如果你不用心的话，是不是就是随看随做呀？（嗯。）你想想社会上那些上台讲话的人准备不准备？是不是他还有一张纸呀？见过吧？（嗯。）不是说让咱去讲去，而是说是不是得有计划呀？有计划、有目标，不然人家教会里的人是啥问题你都不知道，你说你怎么能解决彻底？就不可能！再加上咱自己刚开始学作工，是不是就得这么走呀？这个解决不了、那个解决不了，你解决不了，根据神话去做还解决不了吗？两人总比一个人强吧？这个教会有哪些问题两人都知道了，综合起来，你找出这段话，他找出那段话，恰到好处，各方面就能达到这个果效。而且还有哪些问题该怎么去处理，商量好再去，剩下再出来什么问题，那就另是一码事儿了，但你起码知道吧？这就是和谐配搭，这是不是路途呀？这就是神教咱做呢，这是不是神话说的呀？咱不会做，这儿有吧？这就给咱说了。“到教会都走了一圈，再聚到一起，把所发现的问题与作工中碰到的难处都交通出来，把所得的开启、光照交通出来，这是事奉方面不可缺少的实行。”咱跑了一圈了，有哪些问题都记在本儿上了，把所有的难处都拿出来，回来咱再去揣摩，处理不了的咱就寻求、问问，问问老师，是吧？你是做带领的，这是不是最基本的？咱就该这么去做。

“你们得达到为了神的工作，为了教会的利益，为了把弟兄姊妹都带起来，有和谐的配搭”，你看这儿说清楚了吧？别为自己了！为啥不能和谐配搭？就是为自己合不来，你要是为了神的工作，能合得来吗？能！“你配搭我的，我配搭你的，互相补足，达到更好的作工果

效，以此来体贴神的心意，这才是真实的配搭，这才是真正有进入的人。”咱说要有生命进入，这是不是进入？咱一步一步来，这一次咱交通这方面了，下一次就要检验，验收工程呢，看咱到底变了没有，起码在这方面咱该变了。如果谁不变，一直是“我就是这么呀，我就是要做这个事儿”，还是打岔，那你的结局是什么？扫罗是啥结局你就是啥结局。扫罗就是为了地位要杀大卫，咱现在也是，不允许别人比你强一点儿，这就看咱这一次能不能变化。“配搭中即使有些话说得不合适也不要紧，过后再交通，弄明白透亮，不能忽略，这样交通完之后再给弟兄姊妹补足，作工总要这样不断进深才能达到更好的果效。”有时候配搭中有些话说得不合适，咱急得不行，“不对！你这不对！”为啥说不对呢？是不是急得不行？是不是巴不得丢对方的脸呀？你一说不对，他脸上是不是就无光呀？你真是维护神家利益吗？不是维护神家利益！你是为了用“不对”把他给打下来，让别人看他也不行，是不是这个目的呀？（嗯。）比如说他就这么个经历、就这么一点点认识，他刚说了一些话，你就说“不对！不是，就不是那回事！乱说！”他还敢说吗？你说谁打岔？是不是自己打岔？（嗯。）其实这里边带有存心了。神给咱说了，“配搭中即使有些话说得不合适也不要紧，过后再交通”，你等不到过后，因为你这会儿要丢他的脸呢，这就是你的败坏。“弄明白透亮，不能忽略，这样交通完之后再给弟兄姊妹补足，作工总要这样不断进深才能达到更好的果效。”这就是咱作工中的缺少，平时说“工作不会作，抓不了”，就是这个原因。“作为每个事奉的人，你得能做到凡事维护教会的利益，不为个人利益着想，不能搞独来独往，你拆他的台，他拆你的台，能这样行的人就不配事奉神！”这就是神话要掌管你，这些话在责备你、这些话在管教你。这段时间你就去经历，你就在作工当中去实行，你看神怎么带你。你不对的心思意念流露出来，要打岔搅扰的时候，你就在里边寻求该怎么变化，该怎么改变，背叛自己，这就是你的经历。“这种人性情太坏，没有一点人性，纯属撒但！是畜类！”你看，神就是这样看的！“在你们中间直到现在还有这样的事，甚至在交通中互相攻击，故意找借口，因为一点小事就争得面红耳赤，谁也不肯放下自己，彼此各存心腹事，都在观察着对方，也在戒备着对方。这样的性情怎能事奉神呢？这样的作工弟兄姊妹怎么能得供应呢？”所以以后一直在打、斗，这样的人，还能用吗？别说你要做带领了，就不让你去做。你再宝爱地位、再要地

位，也不要你，就淘汰你了！因为神话要成就，而你却羞辱神，你不配、你不能！因为要让你再这么去事奉神，你把“放屁”带到教会当中，你说弟兄姊妹都成了这了，这是不是在事奉神？还能不能用了？“你不仅不能把人带到生命的正道上，反而把败坏的性情注射给弟兄姊妹，你不是坑人吗？你的良心太坏了，简直是坏透了！你不进入实际，不实行真理，而且还不知羞耻地在别人面前暴露你的鬼性，你太没脸皮了！把弟兄姊妹交给你带，都让你给带到地狱里了，你不是坏了良心的人吗？也太不知羞耻了！”这就是神对咱的一个审判刑罚，神就这么看呢！你别把你的败坏性情当作很小的事，认为没事儿，在神眼中看就这么恶心！就这么看不下去！就像董辰那天说的那样，“江梅、罗蓉，江梅、罗蓉”，人家嘴上一直就是“江梅、罗蓉”，她们就在那儿打岔、搅扰呢，如果不是这的话，人家也不会这样，咱就不是真正地维护神家利益。真正地维护神家利益，就会根据他的身量、根据他的素质带他，带得他天天干活都是高高兴兴的，而且还能让他有进入，让他生命能长大，让他能看见路途。而咱就是用地位压他、打他呢，大家都看到江梅就是这、罗蓉就是这，这是不是“把败坏的性情注射给弟兄姊妹”？在神看把弟兄姊妹交给你带，是不是坑人呀？咱要带他不是用地位、不是用世界上的那些东西去带，而是用真理、用神话，揭露解剖，能够让他跟神话对上号，神是让咱作这些工作呢，是神话掌管人呢，而不是地位。现在你在神话里边就能看到，神把地位、权柄收回来了，任何人没有权力、没有地位，就让你操练按神话实行，最后就是话语成就一切。人人都是交通真理解决问题，这是不是圣灵作工的趋向？（嗯。）这就是话语时代作工要达到的果效。为啥现在多少人说“我现在作不了工作了，实在作不了”，原因是什么呀？没有地位了你还要凭地位作工，下边反抗呢，下边要推翻你呢！因为你没真理，你不是用真理解决，你老想坐在地位上去作，还能作了吗？作不了了！咱作不了的时候总是说，“他们太悖逆了，他们太厉害了，他们太能折腾了，所以我作不了了！”咱说的都是别人的问题，而不是说咱自己无能，咱自己没有真理。你没有走上话语带领的这个路途，还想凭地位，所以你就作不了了。咱现在这个个儿如果不转，下一次是不是还是个作不了啊

以后作工就实行咱谈的那几方面：尽心、尽意、尽力；爱人如己。如果你尽心、尽意、尽力了，昨天那个人被打了，你们俩要是一晚上没睡觉，想呀、揣摩呀、认识自己呀，是不是就得着了？那你下一次是不是就有路了？这是不是尽心、尽意呀？可咱是啥呢？照样大睡。所以你里边就没有经历神作工，就没有这个担当，没有这个责任，对别人就没有这个负担。你是带领，但你没有带领的负担、没有带领的责任，你只顾你自己，这就跟普通弟兄姊妹一样。你担当着这个托付，但是你没有担起来，只是挂了个名。当带领不是比弟兄姊妹享受，其实是越当带领就越要比弟兄姊妹受更多的苦、付更多的代价。让你这么带就把弟兄姊妹带到地狱里去了，在咱看，“我天天作工呢，我天天忙得不可开交”，在神那儿不承认、没看见，就这咱还摆功呢，还说是自己的功劳呢。如果咱还是不学功课，下一次来还是这个，那以后神还能不能用咱？不用你，你也别觉得委屈，“为啥不用我？”是神的作工不允许了，神的作工不等咱，已经等了好几年了。就像秋莲和萧田，跟上这步工作四五年了，天天就是这，就这一个打，还没学到功课。还有江梅也是，他们一直说你和罗蓉，就这些问题，一直解决不了。这就是神的作工，神在检验、神在看，就看咱变不变，如果你一直带这个头，下边就是这。给咱个机会，人家弟兄姊妹都说，“不行，不行，她打岔呢，她就是个凭地位！”人家次次说你们凭地位，你说咱难受不难受？今天神就不给人地位，就是让人用真理解决问题，这就是神的作工，就到这个时候了。其实在神家，带领不是地位，它只是一个责任，你把地位领受成责任，那你就不会站在地位上去作工。咱没有把这个责任担起来，就站了个地位，所以现在下边弟兄姊妹的呼声越来越高。弟兄姊妹的呼声、反感，那都是神兴起的，如果咱再不变化就没路了，这不是说哪一个人不让咱做了。就像昨天罗蓉一样，所有人都反对你，你说哪个人能让你去做？你要带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不愿意让你带！你说再让你带，能行吗？咱现在是不是就看见圣灵作工的趋向了？（嗯。）让你看见了，现在没有真理能不能走出去？现在就是应验神话呢，“……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说话的奥秘揭示?第三十三篇》）寸步，就干活儿的这几个人也不让你带，“你带不了我了！不行、不要！”就弃绝你，你还去哪儿？你有路吗？咱再不变还行吗？（不行。）所以咱现在就得知道以后的路，让咱能够从地位上下来，

这不是地位，这是个责任。谁把地位当成责任，这就是在真正的做带领了。这本来就是个托付、是个责任，可是你把它当地位，你领受反了，所以你就站在地位上作吧，到最后把自己坑害了。

什么样的人不配事奉神（二）

这次我过来是对我最大的耻辱！那天姊妹语重心长地跟我说，“弟兄，你得听听下面弟兄姊妹的心声啊！”我听了这句话，我脸红呀！我因为啥脸红？萧田，这是句什么话？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如果你是我，你听了这句话什么感受呢？你说我如果去了你们教会，弟兄姊妹会说什么？会不会也是同样的话呢？秋莲，就凭你们之间还在争夺地位，还不能和谐配搭，你说你带领的下边的人会有什么收获呢？会说什么呢？我天天起来揭发敌基督、假带领呢，可是，我在这里扮演了个什么角色呢？你们让我背了个黑锅！“弟兄，你听听下面弟兄姊妹的声音。”这句话里边什么意思？意思就是“弟兄，你就不管下面人的死活呀！”说我不管人家下边人的死活。“你得听听下边人的心声呀！”我还不如康熙呢，康熙还知道去下面微服私访呢，是吧？弟兄姊妹能说出来这话，这话里带着多大的委屈？带着多大的希望、愿望？有多长时间的盼望了？在没来之前我知道，易蓉作不了工作，不合适，想着怎么调整调整。我一听这句话呀，什么感觉？这不只是作不了工作，而是作成啥了？给我头上扣屎盆子呢呀！本来准备是慢慢调整，跟人家一坐，听听心声，听听说什么，结果，那么多人都起来异口同声，“江梅，易蓉，就这两个人，这两个带领不是来带领弟兄姊妹进入真理实际，而是来这里搅扰打岔！没有她俩带领还好一点，她俩带领就搅得没办法弄！”下面弟兄姊妹直接说是搅得不行，不是说她们带路带得怎么了，带偏了或是带错了，而是说她们搅呢，搅扰呢。按着正常人的理性明明就知道该怎么做，可你两个人就偏偏站在地位上非要那么做，搅得不行。当下就撤换吧！不用了。这边再选个带领，让她们配搭着，同时再观察观察，看看究竟行不行？不行就算了，不等待了。

看看群里那段话。神话说："现在我眼看着你那放纵的肉体来欺哄我，我只是对你稍作警戒，却并不动手来用刑罚'侍候'你，你应知道你在我工作中是扮演什么角色的，我就满足了，其余，你或是抵挡我，或是花我的钱、吃我耶和华的祭物，或是你们蛆虫之间互相厮咬，或是狗犬之类相互抵触、侵犯，这些我都不关心，你们只要知道自己是什么'东西'，那我就知足了。除了这些以外，你们愿意互相动刀枪也可以，互相以口相斗也可以，对这些我根本没有一点意思干涉，人间的事与我毫无牵连，不是我对你们之间的纠纷不关心，是因为我不属你们中间的一员，所以我不参与你们中间的事务。我本不是受造之物，我本不属世界，所以我厌憎人中间风风火火的生活与那些杂乱无章的人与人之间的不正当的关系，我更厌憎那吵吵嚷嚷的人群。但我深知每个受造之物的内心的杂质，我未曾造你们以先，就已知道人内心深处所存留的不义，就知道人心中所有的弯曲诡诈。所以，尽管人的不义行出之时毫无蛛丝马迹，但我还是知道你们心中存留的不义胜过我创造万物的丰富。你们各人都在众人中升为至高，升为众人的祖宗；你们又甚是蛮横，在所有的蛆虫中横冲直撞，寻找安乐的地方，妄想吞吃那比自身小的蛆虫；你们的心地阴险毒辣，胜过那沧海中沉没水底的幽魂，居住在粪土中的最底层，将那从上到下的蛆虫搅扰得不得安宁，互相厮杀一阵，便安静下来了。你们并不知自己的地位，竟然在这粪土中还互相侵略，能争出什么东西来？你们若真有敬畏我的心，怎能背着我的面却互相你争我夺呢？你的地位再高，不也是一个小小的粪土中的臭虫吗？还能长上翅膀化作天空中的白鸽吗？你们一个小小的臭虫，偷吃我耶和华祭坛上的供品，这样就能将你那扫地的败亡的名声挽救回来而成为以色列选民吗？不知羞耻的贱货！那祭坛上的祭物是人为我献的，表示敬畏我的人的'心意'，本是供我支配、供我使用的，你怎能将人给我的小小的斑鸠给劫走了呢？你不害怕做犹大吗？你不害怕你的田地成为'血田'吗？不知羞耻的东西！你以为人献上的斑鸠都是给你滋补蛆虫的肚腹的吗？我给你的是我甘心愿意的，我未给你的应是由我支配，不许你随便偷吃我的供品，作工的是我耶和华——造物的主，人献祭是为我的缘故，你以为是给你奔跑的薪水吗？你好不知羞耻！你奔跑为了谁？还不是为了

你自己？为什么偷吃我的祭物？偷取我钱袋的钱财？你不是‘加略人犹大的子孙’吗？我耶和华的祭物是供祭司享用的，你是祭司吗？竟敢得意洋洋地吃我的祭物，而且摆在了桌面上，你太不值钱了！不值钱的贱货！我耶和华的火终将你烧尽！”（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落叶归根之时，你会后悔你所行的一切恶行的》）现在会经历神话了吗？每句话跟自己能不能对上？（能。）“现在我眼看着你那放纵的肉体来欺哄我，我只是对你稍作警戒，却并不动手来用刑罚‘侍候’你”，你们对神的欺骗我给你解剖了，解剖什么意思？让你看见你这做的是什么，这是不是警戒？没用刑罚侍候你，这只是个警戒。什么时候开始动手呢？什么时候神开始刑罚人？江梅，神说现在你们放纵肉体，神看见了，神对你只是稍作警戒，用话语给你说一下，却不动手用刑罚侍候你，那现在不动手什么时候动手呢？就不动手了？动不动？（动。）怎么动？神用武力解决家庭纠纷。什么时候动呢？大灾难降下，地震、瘟疫、饥荒，你落在灾难里，落在地震里把你腿砸断了，在瘟疫、饥荒里哀哭切齿，兽还要出来吞吃人。这兽不是单指灵里的事，而是确实还有野兽出来吃人，神把各种兽放出来了，这是事实！信神你就应该相信神的话，这句话迟早是要应验的。“却并不动手来用刑罚‘侍候’你，你应知道你在我工作中是扮演什么角色的”，神说出来了，现在不刑罚你，是让你知道你扮演什么角色呢！目的是让你认识自己！你天天起来欺骗神，跟随神欺骗神，尽本分还欺骗神，明明都告你说了，你还是欺骗神！让你表演，让别人看见，把你的所作所为公布与众。揭露解剖就是公布与众，看你能经得住烈日的酷晒吗？酷晒完以后，人人都知道了，下一步神就开始刑罚了。等刑罚降在你头上的时候，你会说神公义。所有知道的人，听到这消息的人，都在喊“神真公义呀！神真圣洁呀！神作工真奇妙智慧呀！”让你把戏演完了，把礼品送完了再“侍候”你，说得不好听点，也就是你说的卸磨杀驴了。

“其余，你或是抵挡我，或是花我的钱、吃我耶和华的祭物，或是你们蛆虫之间互相厮咬”，咱那天交通了，神经营的是人，你经营的是产业。我让你当带领，让你管理一个教会，不管你应付糊弄带来了

多大的损失，钱财的损失、物质的损失，这些都不要紧。“其余，你或是抵挡我，或是花我的钱、吃我耶和华的祭物，或是你们蛆虫之间互相厮咬”，这些咱都有了啊！懒惰不作工，不维护神家利益，给神家带来损失；JW的损失；因为地位互相争夺，放下工作，耽误工作，这些都有了。“或是狗犬之类相互抵触、侵犯，这些我都不关心”，我交通的这些和神话是相合的吧？（是。）在神看，今天就说是损失几千万神也不在乎，那只是借着这个显明你对神的态度如何，要抓捕你的罪状。“这些我都不关心，你们只要知道自己是什么‘东西’，那我就知足了。”用这些损失，就是来抓捕你的罪状，证明你是什么东西。你们为了地位互相争夺，互相猜心思，你在心里防备着他，怕他告你的状，心里能防备着这事，苦思冥想，时时、事事、处处在地位上用心，不去想如何合理安排工作，有时间没去作工作，放下工作不作，而是在你争我夺。“你们只要知道自己是什么‘东西’，那我就知足了。”知足了什么意思？够了！满意了！成了！虽然你看着耶稣钉十字架了，但神说成了，神来作的就是这步工作。如果你的使命就是扮演这个角色的，那这个演员就成了，你就是扮演撒但角色的，你就是扮演拆毁神经营的，那就成了。你愿变就变，不愿变就不变，神也不赶鸭子上架。我这样苦口婆心地跟你再说两句，是我看见你可怜，是同情，是爱的流露的一种方式，但圣灵不这样，因为你是什么东西圣灵知道。

“除了这些以外，你们愿意互相动刀枪也可以”，看，互相动刀枪也可以啊！“互相以口相斗也可以，对这些我根本没有一点意思干涉”，以前你们斗的时候，为了你们生命进入，我问问你们干什么了、说什么了，现在一说你们为了地位争夺呢、斗呢，我连问也不想问了，不说了，没意思了。该亮相的亮了、该认识的也认识了，这些东西不是主体了，也不是边缘性工作了，不干涉了。“对这些我根本没有一点意思干涉，人间的事与我毫无牵连”，人间的事是什么事？人间的事就是被撒但败坏后，人与人之间不正当的关系。“人间的事与我毫无牵连，不是我对你们之间的纠纷不关心，是因为我不属你们中间的一员”，神是圣洁的，神不属于污鬼邪灵里的一员，所以神从来不和你讲理。你讲的那个理都是什么理呀？每个人站在个人利益上在讲理，他

伤害你的利益了你发火，你伤害他利益了他发火，互相争斗，为了地位，为了名誉争。所以，神不属于这里的一员，神不要地位、不要名誉。“所以我不参与你们中间的事务。”也就是说，咱今天交通了个什么话呢？了解与理解。神虽然了解你，但是理解不理解你？不理解你，不是你们中的一员，不理解。“我本不是受造之物，我本不属世界，所以我厌憎人中间风风火火的生活”，不仅是不属于，而且是厌憎。厌憎人中间这风风火火的生活。这风风火火是什么意思？你们说胡兰风火不风火？胡兰说“放屁”，风火不风火？看看江梅用地位名誉作工的时候，看看那豪爽！弟兄姊妹跟我说，在那儿把人都气坏了，快打起来了，脸色都变了！易蓉脸上都绷起二股筋了！“所以我厌憎人中间风风火火的生活与那些杂乱无章的人与人之间的不正当的关系，我更厌憎那吵吵嚷嚷的人群。”人与人之间不正当的关系，被撒但性情充满，利用撒但性情活着的人，是不是不正当关系？易蓉和江梅之间的关系正当不正当？不正当的关系。萧田和秋莲，不正当的关系。

“但我深知每个受造之物的内心的杂质，我未曾造你们以先，就已知道人内心深处所存留的不义，就知道人心中所有的弯曲诡诈。所以，尽管人的不义行出之时毫无蛛丝马迹，但我还是知道你们心中存留的不义胜过我创造万物的丰富。你们各人都在众人中升为至高，升为众人的祖宗”，这句话有经历吧？江梅，这句话是不是挺适合你口味的？（嗯。）你是不是想给所有人当祖宗？话虽然没有说我给你当祖宗，但口气与那种血气足以说明了。“你们各人都在众人中升为至高”，最高的，至高，升为众人的祖宗。“你们又甚是蛮横”，蛮不讲理，蛮横。“在所有的蛆虫中横冲直撞，寻找安乐的地方，妄想吞吃那比自身小的蛆虫。”你们带领工人之间互相不能配搭的时候，拿这些话对号了没有？能不能成为座右铭？承认自己是蛆虫吗？横冲直撞了没有？“你们的心地阴险毒辣，胜过那沧海中沉没水底的幽魂，居住在粪土中的最底层，将那从上到下的蛆虫搅扰得不得安宁，互相厮杀一阵，便安静下来了。”为什么姊妹能跟我说“弟兄，你得听听下边人的心声啊”，为什么会说出这话来？因为“将那从上到下的蛆虫搅扰得不得安宁”，上下的蛆虫，都不是好东西。有地位的，没地位的，没有个

好东西。“互相厮杀一阵，便安静下来了。”这句话关键啊！为什么说是“互相厮杀一阵，便安静下来了”？前边说“将那从上到下的蛆虫搅扰得不得安宁”，后边说“互相厮杀一阵”，厮杀是一阵的，“便安静下来了”，为什么厮杀一阵就能安静下来，不继续去厮杀了？怎么安静下来的？怎么理解这句话？（秋莲：用地位压住了。）用地位压住了？秋莲，你把萧田用地位压住了？（秋莲：我是用脸色压住了，用变脸压住了。）你是用变脸压住了，安徽人会变脸，你家是安徽的吧？江梅，怎么压住的？（江梅：地位压住。）地位能不能压住？（不行。）你看她是不是个经历神作工的人？是不是看神话的人？神早已把权柄从撒但手里收回来了，你还想用地位压住？压住还能说“将那从上到下的蛆虫搅扰得不得安宁”吗？教会建造的时候，你用地位能压住，作工作越作到后边，神是要他的民众起来反叛他，底下的那蛆虫能服在你的权下呀？可能吗？那是不存在的，那是不可能的。从每个人说每一句话就流露出他的心思了，刚才是谁说用地位压下来呀？谁说了？（秋莲：我。）秋莲，还有谁呢？江梅。就你两个说了，是吧？其他人没说。你说从这暴露出个什么问题呢？一直让我困惑不解的是，给你们两个人解剖多少次了，为什么还是宝爱地位名誉呢？刚才这样一回答，我恍然大悟！恍然大悟什么了？知道吗？你两个人根本不承认神的权柄！人都服在神话下，神把权柄已经收回，神已经把撒但的国摧毁，撒但已经不复存在。“厮杀一阵，便安静下来了。”安静了，刑罚临到，灾难降下，还敢厮杀呀？神说：“难道山挪移之时能因着你的‘地位’而从你绕道而行吗？水流之时能因着人的‘地位’而停止向前吗？难道天地能因着人的‘地位’而颠倒吗？”（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二十二篇》）江梅相信神的这话吗？江梅相信只要有地位一切都行，所以刚才她说出那话了。她说啥了？“看，还是地位厉害吧，地位把他们压住了！”她还是相信地位。我就纳闷为什么给你俩解决多少次了，不起作用，原来你们对神的话根本信不来！你们只相信地位，相信权势，太诡诈了！对神话信不来，只相信邪恶。

“将那从上到下的蛆虫搅扰得不得安宁，互相厮杀一阵，便安静下来了。”厮杀，为什么厮杀？人带着败坏性情去尽本分，就要厮杀。

今天我给你交通一天，现在是揭露解剖、审判刑罚，就从今天的交通中你就应该看到，明天的聚会还有厮杀声吗？（没有了。）不会再有厮杀声了！为什么呢？因为人都要去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的说话。你要再起来厮杀，那就是撒但的玩弄，那就是撒但的苦害，那就是撒但的巢穴，那将是要被摧毁的，将是人人所指、所咒骂的！在教会它是不复存在的，将是摧毁的对象。众子民越成熟，大红龙越垮台！所以说，权势地位，它是不是一种大红龙毒素啊？（是。）它是垮台的，你相信这句话，它是垮台的。神话将是要应验，将要在你面前显现，让你去经历，让你去体验，看它怎么垮台的。你们今天还听神的交通讲道了，假带领、敌基督是不是都是为地位作工呢？揭露解剖到如此地步，都快结束了，而且神还告你说什么是教会、什么是神家，你把这些都搞明白、都听清楚了，你凭地位还想在这儿有一点优势吗？还想镇压住一个蛆虫吗？不可能了！追求地位将是要被清理出去的对象，所以说，“互相厮杀一阵，便安静下来了”。厮杀完，神说啥了？神只要让你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就够了！就行了！显明你就行了！还一直让你厮杀呀？一直让你掌权呀？耶稣来钉十字架仅仅是来抓捕法利赛人的罪状，耶稣第二次来了，还继续钉十字架呀？所以，今天只是抓捕你的罪状而已，不要想着永远用地位来压人。厮杀一阵，安静下来，安静下来代表着啥呢？代表着这些人开始往正轨进入了，进入正轨了。

“你们并不知自己的地位，竟然在这粪土中还互相侵略，能争出什么东西来？”你说人可悲不可悲？愚昧无知、瞎眼！一个蛆虫、一个粪土、一个小小的受造之物，争什么地位呢？地上的蚂蚁、粪土，你争什么地位呢？再争不就是蚂蚁、蛆虫、粪土？这就是人的无知。争地位的认为他聪明、他厉害，你看我争地位我多威风，你最后争出个啥呢？再争你也是个蛆虫！“竟然在这粪土中还互相侵略，能争出什么东西来？你们若真有敬畏我的心，怎能背着我的面却互相你争我夺呢？”你有敬畏神的心吗？“真有敬畏神的心，怎能背着我的面……”，你们不仅是背着神的面，而是当着我的面，还要争、夺、抢，你们够可以的了啊！“你的地位再高，不也是一个小小的粪土中的臭虫吗？还

能长上翅膀化作天空中的白鸽吗？”这话说得够明白了吧？你就再争夺地位，你从教会带领争夺小区带领了、办事员了，又能怎么样？到最后作工结束了，作成的都是什么？都是受造之物。你在争夺的过程中，因着争夺得罪了神，你成了什么？惩罚的对象。人家没争夺，人家成了什么？受造之物。你因着争夺成了地狱之子，争夺的是啥呢？神说得这么明白，你说咱就听不懂？而且，这么长时间了，我给你们作了个标杆，你还看不见？你说我争夺什么了？你看SJ和雨桦在一起配搭时，你看SJ争夺什么了？她丢了什么了？“你们一个小小的臭虫，偷吃我耶和华祭坛上的供品，这样就能将你那扫地的败亡的名声挽救回来而成为以色列选民吗？”这句话怎么理解？不要陷入字句里边啊！不要说我没有偷吃祭物呀！偷吃祭物了没有？（吃了。）吃什么了？你们争夺地位不就是要个名誉？名誉不就是神的荣耀？（偷吃荣耀了。）你不就是想把荣耀戴到自己头上？秋莲这次把这信息和我来叙述，想要什么？还不就是想把这荣耀戴到自己头上？“你看萧田是个什么东西呢？”要不就是在众人面前耍厉害，要不就是说人家放了个屁，这是在干啥呢？是不是想在人心中有地位呢？（是。）血气、发火，神交通什么了？神说：“人一旦有了地位，情绪常常难以自控，所以很喜欢借题发挥，宣泄不满，发泄情绪，常常没事就发火，以显露自己的能耐，让人知道他身份与地位的与众不同。当然没有地位的败坏人类的情绪也常常失控，他们的发火常常是因着个人的利益受损，为维护自己的地位、自己的尊严，败坏人类常常发泄情绪，流露狂妄本性。”（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独一无二的神自己　二》）败坏人类发火、发脾气是什么原因呢？他想在人中间搞个人的经营，想在人心中占有地位，是吧？（嗯。）虽然话没直接说出来，但是要达到的果效就是这个。这就得去揣摩，“我就用这个血气说了两句话呀，我就偷吃了神的荣耀了？”胡兰，能不能转过这个弯？（能。）你凭血气说这么一句话，你是把一些人给辖制住了，用这个血气辖制住了，让人感觉到害怕，“呀，不敢让人家发火了，人家要是发了火就要骂人了！”这代表什么？在众人面前你最高，让人心目中有你。如果你不发火、不发威，谁还知道有个胡兰呢？一发威，胡兰出名了。江梅如果不和他们争执，不和董辰吵上两句，咋能显出自己的地位呢？“你们还以为董辰就是董事长了，你们把我江梅放在哪儿了？我江梅敢和董辰争执，我敢去训斥他，这就证明我在他之上！”得着荣耀了吧？不是称神为

大，是自尊为高。你觉得你比董辰高，你才训董辰，你要觉得没有董辰高，你敢训呀？“偷吃我耶和华祭坛上的供品”，把荣耀归给神，这个荣耀是供品，人人应该起来荣耀神、见证神，这是供品，不应该挂在你的头上。保罗跑了半个欧洲，还想要啥呢？（冠冕。）要冠冕呢。他能得着冠冕吗？咱们前面刚交通了大盗、强盗，你现在做了强盗还不知道。你当大盗，你偷哪儿的了？你偷人的东西，你别偷神的！你偷神的也行，你不要偷祭坛上的东西！神要的就是荣耀，人献给神的供品，是人对神的赞美，你们偏偏让人心中有你的地位，偏偏在祭坛上偷供品。“偷吃我耶和华祭坛上的供品，这样就能将你那扫地的败亡的名声挽救回来而成为以色列选民吗？”这句话是不是很明显就是在说你的地位名誉呢？（是。）还是在说祭坛上的钱财吗？争夺地位名誉不就是想得个荣耀、地位吗？想成为以色列民？让人看到，我们是以色列民，你们是大红龙的子孙。你再争夺上地位，你也是个败亡的人类，是中国人，跑不了。

“不知羞耻的贱货！那祭坛上的祭物是人为我献的”，那荣耀是归给神的。“表示敬畏我的人的‘心意’”，咱献上了赞美、荣耀，咱经历了神的作工，看见了神的爱了，看见神的拯救了，把荣耀归给神，称神为大，是人的一个心意。“本是供我支配、供我使用的，你怎能将人给我的小小的斑鸠给劫走了呢？”“本是供我支配、供我使用的”，你想得荣耀也可以呀，那你实行真理，可以不可以？你站在神一边，你为神说话，你看你得着荣耀了没有！与神同得荣耀，你不是借着实行真理得荣耀，你是借着耍威风，借着撒但败坏性情想得荣耀，并且还是直接与神对着干！“本是供我支配”，怎么支配呢？这个荣耀支配给谁了？这个荣耀、冠冕戴给谁了？戴给那些实行真理的人、诚实人。谁实行真理，谁是诚实人，神就让他与神同得荣耀，与神同掌王权，这是不是神的支配？神把这个荣耀支配给了这样的人了，而不是给那些与神对着干的人。在灵里边理解这个话，有个认识。“本是供我支配、供我使用的，你怎能将人给我的小小的斑鸠给劫走了呢？”为什么说是小小的斑鸠呢？你说人对神的认识能有多少呀？真心献给神、真心跟随神的又有多少呀？有几个人是称神为大的呀？称神为大的人又

能有多少人是有认识的？可怜了，没几个人。即便是有几个人也是小小的那么一点认识，他们跟随神了，可是他们却活在了你们地位的捆绑、辖制之下，甚至你们还要争、夺、抢神在人心中的地位，让人尊你为大，这就是把小小的斑鸠给劫走了。

“你不害怕做犹大吗？你不害怕你的田地成为‘血田’吗？”怕不怕？你家有地没有？怕不怕你家的地成为血地？（怕。）这需要揣摩揣摩，你一揣摩，“哎呀，我家还有二分地呢，我家的地怕不怕成为血地呀？”你这么一揣摩，你是不是就有点惧怕了？你就得揣摩、得寻思，你心里有点惧怕了，有点羞耻感了，知道丑陋了，那你就有蒙拯救的机会。你不揣摩，也不害怕，那你不就完了吗？“不知羞耻的东西！你以为人献上的斑鸠都是给你滋补蛆虫的肚腹的吗？我给你的是我甘心愿意的”，我称你是子民，你就是子民，我称你是效力者，你就是效力者，不要硬夺，不要抢。“我未给你的应是由我支配，不许你随便偷吃我的供品，作工的是我耶和华——造物的主。”听见这话了吧？（嗯。）“作工的是我耶和华”，我今天交通，带领人经历神的作工，是让神选民明白、认识，作工的是耶和华神，是耶和华神摆布一切人事物，而不是你。别拿那个地位来压，别说你怎么样了，你怎么样了，是神、是造物的主所作的这一切，荣耀应该是归给神的！“人献祭是为我的缘故，你以为是给你奔跑的薪水吗？你好不知羞耻！你奔跑为了谁？还不是为了你自己？为什么偷吃我的祭物？”你每天奔跑为了谁？你还说你是为了混个不死的结局，你为谁了？反过来还想再争夺个地位名誉，还想让别人尊重你，还想让别人心里有你的位置，什么好处都想得。“你好不知羞耻！你奔跑为了谁？还不是为了你自己？为什么偷吃我的祭物？偷取我钱袋的钱财？你不是‘加略人犹大的子孙’吗？我耶和华的祭物是供祭司享用的，你是祭司吗？竟敢得意洋洋地吃我的祭物，而且摆在了桌面上，你太不值钱了！不值钱的贱货！我耶和华的火终将你烧尽！”“我耶和华的火终将你烧尽！”看见这话里有个什么字？我想让你看哪个字了？“终”！“我耶和华的火终将你烧尽！”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你现在看不见耶和华的火，所以，你现在才敢这么放荡！但神告诉你，终将，什么意思？最后，最终，你会

看见的！现在火没有临到你，是因为神作工还没有结束，你是什么东西，周围人还没有看见，你还没有看见。不灭大红龙，是因为神的公义，是因为大红龙还要效力。效完力以后，终将，终将临到你，终将你烧尽！相信这话吗？

每日神话：

在配搭时该学哪些功课，现在许多人都不注重。我发现你们许多人在一块儿配搭时根本学不着功课，多数都是各持己见，在教会里作工时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彼此无关，根本就没有配搭。你们只顾着交通个人里面的看见，只顾着释放自己里面的“负担”，根本不是追求生命，就像只是应付着作工，还总认为不管别人怎么样，你走自己该走的路，不管别人怎么样，圣灵这么带领你就这么交通。不会发现别人的长处，不会省察自己，你们领受东西真是偏谬，可以说，到现在你们的自是情形仍旧不少，似乎是老病又复发了。你们彼此也不互相交通达到完全敞开，或者到哪个教会作工达到什么果效了，或是这段时间你里面的光景如何了，等等这些，你们干脆没有这样的交通。例如放下观念、背叛自己这样的实行你们根本没有，带领工人只想着让弟兄姊妹别消极，能有劲跟随，但所有人只知道能有劲跟随就行，根本不懂什么叫认识自己、背叛自己，更不懂什么叫配搭事奉，只想自己有心志报答神的爱，有心志活出彼得风格，其余的没有。还说不管别人怎么样，反正你不讲愚昧的顺服，不管别人如何，你自己追求让神成全就可以了。其实你的心志根本没落实到实处，这不都是你们现在所表现的吗？你们各人持守自己的看见，而且各自都愿意被成全。我看见你们这么长时间的事奉几乎没有多大长进，尤其是在“和谐的配搭”这个功课上更是一片空白！下到教会里你交通一个样，他交通又一个样，很少有和谐的配搭，下面跟随的人更是这样，就是在你们中

间，很少有人明白什么叫事奉神，当如何事奉神。你们稀里糊涂，把这方面的功课都当作儿戏，甚至有很多的人不仅不实行这方面的真理，而且还明知故犯，就连事奉多年的人还会勾心斗角、嫉妒纷争，都是各做各事，没有配搭。这不都是你们的现实身量吗？你们这些人天天都在一起事奉，就如以色列民一样天天在圣殿里直接事奉神自己，你们事奉神的人怎么能不知如何配搭、如何事奉呢？

……

今天要求你们能和谐地配搭就像耶和华要求以色列民事奉他一样，否则就停止你们的事奉。因你们是直接事奉神的人，你们的事奉最起码得能达到忠心与顺服，能实际地学功课。尤其是那些在教会里作工的，下面的弟兄姊妹谁敢对付你们？谁敢当面说你们的不是？你们都高高在上，真是作王掌权了！现在这么实际的功课你们不学、不进入，还谈什么事奉神！现在让你带领一片教会，你不但不舍己，还抱着自己的观念、自己的看法不放，还说什么“我认为这事就应该这样做，神说了不要受别人的辖制，现在不讲一味地顺服”，所以还是各持守各的，谁也不服谁，明知道自己的事奉没路，还说：“我看我的差不多，反正咱们两个人各是一面，你交通你的我交通我的，你交通你的异象，我交通我的进入。”对许多该处理的事总是不负责任，或是应付，都是各抒己见，小心谨慎地维护自己的地位、名誉、脸面，谁也不肯降卑下来，谁也不愿主动舍己，达到互相补足，使生命长进更快。你们配搭时应学会寻求真理，或说“我这方面真理不透亮，你是怎么经历的”，或说“你在这方面比我有经历，给我指点一下”，这样做不好吗？你们没少听道，事奉方面也有些经历，你们到教会里作工若不能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补足，还能从哪儿学到功课？临到什么事的时候，你们都当互相交通，达到对你们的生命有益处。你们对各样事仔细交通之后再作决定，这样才是对教会负责任、不糊弄。到教会都走了一圈，再聚到一起，把所发现的问题与作工中碰到的难处都交通出来，把所得的开启、光照交通出来，这是事奉方面不可缺少的

实行。你们得达到为了神的工作，为了教会的利益，为了把弟兄姊妹都带起来，有和谐的配搭，你配搭我的，我配搭你的，互相补足，达到更好的作工果效，以此来体贴神的心意，这才是真实的配搭，这才是真正有进入的人。配搭中即使有些话说得不合适也不要紧，过后再交通，弄明白透亮，不能忽略，这样交通完之后再给弟兄姊妹补足，作工总要这样不断进深才能达到更好的果效。作为每个事奉神的人，你得能做到凡事维护教会的利益，不为个人利益着想，不能搞独来独往，你拆他的台，他拆你的台，能这样行的人就不配事奉神！这种人性情太坏，没有一点人性，纯属撒但！是畜类！在你们中间直到现在还有这样的事，甚至在交通中互相攻击，故意找借口，因为一点小事就争得面红耳赤，谁也不肯放下自己，彼此各存心腹事，都在观察着对方，也在戒备着对方。这样的性情怎能事奉神呢？这样的作工弟兄姊妹怎么能得供应呢？你不仅不能把人带到生命的正道上，反而把败坏的性情注射给弟兄姊妹，你不是坑人吗？你的良心太坏了，简直是坏透了！你不进入实际，不实行真理，而且还不知羞耻地在别人面前暴露你的鬼性，你太没脸皮了！把弟兄姊妹交给你带，都让你给带到地狱里了，你不是坏了良心的人吗？也太不知羞耻了！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应效法以色列人的事奉》

用心作工取代凭地位作工

卫晋那天和我说什么了？“我和张磊合不来”，是吧？怎么说的？再给大家说说。（卫晋：那天张磊跟做饭的说，“做上两个菜就行了，不用做那么多”，我听到以后就说他，“这事不用你管，你的手伸得太长了”。后来我就想，张磊有时候不和我说心里话是什么原因呢？是他太诡诈了？自己心里边就琢磨这个事。后来老师说是我作工达到的果效，我想这怎么是我作工达到的果效呢？）

张磊去了那边看见做饭的给那些外邦干活的人做了两、三个菜，张磊的意思是，“你们不需要做这么多菜，大家都一样，简单吃点就行了，不用搞特殊，维护神家利益就行了”。卫晋过去说什么了呢？（SJ：卫晋一开始说，“做饭不是你管的事，不是你管的范围，你不要管这些，你的手不要伸得太长了”。）卫晋还说：“人家干活呢，得让人家吃饱、喝好，人家才能把工作给咱干好。人家吃不饱、喝不好，万一人家给咱不好好干怎么办呢？”张磊说：“他们是上班的，他们是挣工资的，他们干不好工作，你是不是就能投诉他？他老板那边会管理他，用你讨好他吗？”最后这句讨好他的这个话没有直接说出来，但在心里边是不是已经说出来了？（嗯。）“用你收买他吗？那是公平交易，你已经给人家付过工钱了，你为什么还要第二次给他‘小费’呢？”这是不是张磊的心思？（嗯。）“我作为神家的一员，我在这里看见这些了，我该不该维护神家利益呢？油瓶倒了我该不该扶？看到狗屎我该不该除？”张磊心里是这么想的。这时，卫晋觉得他也是维护神家利益呢呀！心里正在打架的时候，卫晋说了一句，“这不是你管的范围，你的手不要伸得太长了”。你说张磊还说什么呢？（什么也不说了。）什么也不说了，可卫晋觉得过后张磊什么话也不和他说，他摸不透张磊，说张磊不和他交心。卫晋和我说，“其他人我都能看到他们的情形，就是张磊，我看不透他”，意思就是告我说张磊诡诈。他不直接说，他侧面是不是告我说张磊相当诡诈呢？“我看不透、摸不清这个人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不和我说心里话。”卫晋还想让人家跟他说心里话，他是什么存心呢？他想听人家的心里话，他想摸清一个人的心里在想什么。卫晋他自己做了什么，他不说，但他还要过来告状，一告状，他这是不是告我说张磊有问题呢？（嗯。）他说张磊有问题是不是想搬我这个“救兵”呢？他的目的达不到，他还要来我面前告状，意思是说“你得和张磊交通交通，张磊得尊重我，得和我交心”，你说卫晋太邪恶了吧！比夏雪还邪恶呢！我那天说夏雪，“你太邪恶了，你打人家一巴掌还让人家给你笑笑”。我说：“卫晋，你是不是跟夏雪学的？你说张磊的手伸得太长了，反过来你还说人家不和你交心！”张磊心里怎么想的呢？“我要是和你交心了，你是不是说我的这个心也‘伸得太长’了？”给别人带来了伤害、祸患，能感觉到吗？感觉不到。感

觉不到反过来还要求人家和你交心，你说你太贪得无厌了吧？“你拿上刀子割我，还让我把一颗红心给你！”地位、权势占满了卫晋整个人的灵魂，言行、举止露出了自己的一个黑暗面，活在撒但的性情里边了。从这些话里边看到卫晋是在尽本分吗？是在作工作吗？（不是。）他是在干什么？（满足个人的私欲、权利。）这就更不用说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的说话了，这还能在神的经营中吗？还能获得圣灵作工？这是在什么经营中？这是在撒但的经营中，活在撒但的怀抱中。卫晋经历的是什么？（被撒但玩弄。）被撒但玩弄的经历。

咱刚才谈的这个，这是一个错误的路途，是吧？那正确的路途，你要活在神的经营中该怎么呢？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的说话。该怎么经历神的作工呢？“神给我摆设了这个人、事、物，给我摆设了张磊不和我说心里话，该干什么呀？神是让人认识自己，我该不该认识一下自己？周围摆设的人、事、物都有神的美意，神的美意在哪儿？神借着张磊和我说什么话呢？人家不和我说话，这是什么原因呢？”卫晋在张磊这儿是不是相当于碰了一个钉子？（嗯。）碰得头破血流，“我是你的带领，你就这么对待你的带领？”碰得头破血流以后是不是该反省了？该勒马回头了？“他为什么这么做呢？神借着他是要和我说什么话呢？我和张磊说什么话了，怎么达到这样的后果了呢？”根据达到的最终后果找前边的原因，开始反思，“哦！张磊说什么话了，我说什么话了，我说这句话流露出来的是什么，人家听了以后是什么感觉”，这是认识自己的这个方向。咱今天信神了，经历神的作工，得认识你的看事观点是什么，你的存心目的是什么，从源头抓起。

昨天咱交通的时候怎么说的？你要想经历神的作工，首先你自己是不是得进入神的作工里？那就得看神的经营，现在神在作什么工作呢？你现在尽什么本分呢？你现在尽的本分是不是在神的经营之中呢？我现在说的这个经营之中和刚才说的不在神的经营之中一样不一样？是不是又打架了呢？我现在说的神的经营就是你尽的这个本分，

咱这是在干什么呢？咱是在建造方舟，是吧？（嗯。）咱做的这个没有超出神的作工吧？（没有超出。）在神的作工范畴里边，那就证明咱走的这个大的方向、尽的这个本分是对的，是往这个方向走呢。在这个方向里边神就要给你摆设人、事、物，“我尽的这个本分方向是对的，神给我摆设一个不听我话的人，我该怎么对待？”今天只是摆了一个张磊，还有一个李刚，这些人我该怎么对待？经历神的作工是在神的主宰、安排中看神的权柄，经历神的话。经历之中还要怎么呢？让你生命长大。你的生命是怎么长大的？是在尽本分的过程中长大的，逐步有了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如果你心里有负担、有责任，一心为着神的经营计划，为着神，为着方舟建好，那你说这个事还能发生吗？（卫晋：不能了。）说说原因。（卫晋：心里就会想尽办法怎么能让人都起来好好地配合，就会想这些。自己心里没有这个负担的时候，肯定会想名誉、地位、脸面这些。）如果神的经营计划占满了你的心，你就顾不上考虑这些脸面、名誉了，也没时间考虑了，张磊说了这些话以后你也就不会说“你手伸得太长了”。那在什么情况下才能说出这些话来呢？神的托付没有占有你的心的时候，你没想着我怎么能赶紧把这个方舟建好，什么时候能把这个工作作完，赶紧作完这个工作还得作那个工作，这些东西没有占满你的心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什么占了你的心了？地位、位置。“我是这边的总指挥，你还要插手我的工作呢？”因为你没有在工作上用上全心，所以伤害到你个人利益的时候，你就有这个心思，你就能说出这个话。如果你没有为地位的这个心思，你一心为了神家利益，就不会和张磊说这些话了。就即使说真正伤到你的时候，你也顾不上管了。就即使你能顾上管，你体会到了、体验到了别人攻击你了，他攻击你的时候你怎么办呀？你会怎么对待他？（卫晋：包容、忍耐。）人家攻击你了，你还得克制，还得想办法利用他，因为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我不能因为我的尊严受到了挑衅，而和他斤斤计较，摔盆、摔锅的，小肚鸡肠，影响了他的本分，让他不能正常尽本分。而是要哄着他，让他赶紧把这个本分尽完，就是敌基督还要让他尽本分，让他效力”。

如果今天神的经营计划没有占满你的心，而是地位占满了你的心，完全就成了两个概念了，那就不会考虑后果，不考虑什么时候能完工了。如果你跟他说了，他受了影响，他的情形两、三天扭转不过来，他这两、三天不能尽本分，工作是不是推迟了两、三天呢？你说他一句“二杆子”，如果他根本就没有信，你伤害到他了，他不干了，你说这个工作怎么办呢？如果你担心、着急，你里边就有什么了？你就对他有了包容、有了忍耐了，你说话就会考虑，不敢伤着他。这就是神说的话：“……说话轻了怕他不听，改变不了，说话太重了又怕伤小孩的自尊心，怕他受不了，这都是在爱的支配之下做的，都下了很大的功夫。”（摘自《基督的座谈纪要·你认识神对人类的爱吗》）说得轻了不管用，说得重了怕伤害小孩的自尊心。从外边看见卫晋对他有爱了，但实际上是因着什么？因着与神的关系，因着维护神家利益，是因着对神的爱而流露出来的。借着这件事情就证明了，咱的心没有用在神家利益上。再一个就是学会体验、经历神的话。神说神早已把撒但的国摧毁，把撒但的权柄收回，也就是说，你用地位压制不了人了、控制不了人了。今天让你去体尝一下，你说这些话，张磊服你吗？听你的吗？这是不是让你去体验、品尝了一下？更让你看到神的主宰，“因着我的一个心思不对，神兴起环境，更看到这是神的摆布、神的安排，是因着我的缺少，神才给我摆设这个环境”。每一件事情你都这么去寻思，经历的事情多了，时间长了就成了“约瑟解梦”了，手到擒来了，成了自然流露了，成了一种习惯了。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的说话成了习惯了，时时、事事、处处是不是就成就了？这就走向正轨了，这就能见证神了。口里说的是神的话，活出的是神的话，里里外外都让神话饱和浸透，那撒但的国就摧毁了，神的国就降临在地上，新人种就出现了，新耶路撒冷就降临了。神在圣洁之地显现，这个时候神就开始显现了。这个路途清晰了吧？（嗯。）

根据神话寻求得胜者

9 赞美来到锡安

1　赞美来到锡安，神的居所已经出现，荣耀的圣名万民颂赞，正在流传。啊！全能神！宇宙之首，末后的基督，就是发光的太阳，在整个宇宙威严壮阔的锡安山上已经升起来了……全能神啊！我们在向你欢呼，我们在跳舞歌唱，你真是我们的救赎主，宇宙的大君王！

2　你作成一班得胜者，完成了神的经营计划。万民必流归这山，万民必在宝座前跪拜！你是唯一的独一真神，你配得荣耀、尊贵，一切荣耀、颂赞、权柄都归于宝座之上！宝座流出生命源泉，浇灌喂养众子民，生命天天有变化，新的亮光、启示随着咱，时时对神有新看见。

3　经历之中定真神，神话时时在显现，显现在对的人里面，我们实在太有福！天天和神面对面，凡事和神有交通，一切事让神作主权。细心揣摩神的话，我们的心安静在神里面，这就来到神面前，在神面前蒙光照，每天生活、举动、言语、心思、意念都是生活在神话里面，随时都会有分辨。

4　神话在穿针引线，里面隐藏的东西竟会一连串地出现。与神交通刻不容缓，心思意念被神揭穿，一时一刻都生活在基督台前，经历了基督台前的审判。在我们身体中各个领域还被撒但侵占，今天要想恢复神的王权，必洁净神的圣殿。

5　要想完全被神占有，必经过一场生死战，老己钉死在十字架，复活的基督生命才能作主权。现在圣灵正在向我们各个角落发起冲锋，来一场争夺战！只要我们甘心舍己，愿意和神配合，神必随时

光照洁净我们里面，把撒但所占有的再重新夺回来，达到尽快被神作成。不浪费时间，时刻活在神的话语里面，和众圣徒都有建造，被带进国度，与神一同进入荣耀里面。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篇》

2021年3月15日的工作安排中说："随着瘟疫在全球的蔓延升级，饥荒、战争以及各种灾难也都已临到，人都意识到大灾难马上就开始了，所有人都在为自己寻找生路，因此考察真道的人也日益增多。可见，灾难降临不仅是神的公义、烈怒发出对万国万民的审判，击杀、毁灭一切抵挡神的邪恶人类，以报应人类否认神、抵挡神的罪行，更是神在借此警示人类，迫使人寻求考察真道，听见神的声音，接受神的审判刑罚得着神的救恩，否则人必死无疑。在灾难降临的时候，神选民都感慨万千，大红龙恶魔集团疯狂抵挡神、残害神选民这么多年，终于到了遭刑罚、遭毁灭的时候，大红龙灭亡垮台的日子就在眼前。但神选民更应明白神的急切心意，神发表真理显现作工已经三十年了，真心信神的人都经历了风雨，走过了坎坷的路，不但经历了神话语的审判刑罚，还经历了大红龙的残酷迫害、各种患难与试炼，同时在尽本分中也经历了各种责打管教、修理对付，都有一些收获，生命性情也有了一些变化，也具备了一些真理实际。可以说，凡是跟随到今天有了真实见证的人，就是神在中国大陆作成的一班得胜者，这是确定无疑的。但神选民应该明白的是，神作成这班得胜者的意义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为了在灾难降临的时候来扩展神的国度福音，来见证全能神是怎样带领神选民与撒但势力争战，完全得胜撒但的，更是见证全能神发表真理显明神的公义性情，神已打败撒但邪恶势力得着了荣耀。神要借此见证在灾难中扩展神的福音，让万国万民都听见神的发声说话，看见神的显现作工，归服到神面前，这样神就完全得着荣耀了。所以在灾难降临之时，神选民更应该明白扩展国度福音是神的急切心意，作为神的选民应该站立起来，为神的国度福音扩展奉献全人。为神尽忠的时候到了，神选民都应该在国度福音

扩展中大显身手，作出美好响亮的见证来还报神的厚爱。”（摘自《上面的工作安排·扩展福音工作是神的急切心意》）

2014年7月3日的讲道交通中说：“神隐秘降临在中国作了二十四年工作，神回锡安了，末世作工作完了！作成了一班得胜者！在这批得胜者中间，有一些就是神的长子，有一些是神的众子，有一些是神的子民，还有一些是忠心效力者，这些都有，作成了一班得胜者。所以，神的末世作工以得荣之势告终，这是事实，是神选民都看得见的事实。”（摘自《上面的讲道交通·在末后的日子神选民应该怎样为神站住见证》）

从神家2014年宣布得胜者被作成到现在已经八年了，在这八年的时间里，你知道得胜者在做什么吗？你觉得神只是在那说话离你太远并不关心你是吗？你觉得得胜者跟你没关系是吗？得胜者是在各种试炼、患难中站住见证的人，唯有得胜者能带领你进入信神正轨，所以得胜者与你能否蒙拯救有直接关系。你在为着你的前途命运担忧，神何尝不在为你的蒙拯救而预备铺路呢？你可曾想过，得胜者跟你素不相识，但他因着体贴神的心意默默地关心着你，希望他的见证能引起你的注意？得胜者的见证在哪里？又有谁主动找过得胜者？神与祭司弟兄一直都在见证得胜者是为了什么你知道吗？神把得胜者赐给了你你感觉到了吗？不然为什么神家一再跟你说得胜者呢？得胜者的见证放在你面前你能认识吗？你能听懂神借着得胜者跟你对话的声音吗？得胜者有得胜撒但的证据你知道吗？得胜者那里有蒙拯救的路途你知道吗？如何才能逃脱灾难之苦你知道吗？你凭着信神多年所走的道路真有把握剩存下来吗？你自己是什么身量自己心里不清楚吗？唯一的求生之路你不想知道吗？你关心过自己的归宿吗？谁最爱你呢？是你自己爱你自己吗？有谁能把你真正地带到神面前呢？只有神所作成的一班得胜者能解答这些问题！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什么人绝对不是得胜者。神说：“ 当撒但出来扰乱、搅扰神家各项工作的时候，这类人能不能站出来与之争战，揭露他们、分辨他们、弃绝他们，制止他们的恶行，为神作见证？不能。这类人不是神成全的对象，不是蒙拯救的对象，他们从来不为神作见证，不维护神家的利益。 ”“ 这类人是滑石蛋、变色龙、老油条，他不是神的见证人，永远做不了得胜者，这类人不能蒙拯救，神不要，这是神明确的意思。 ”（摘自《末世基督的交通·分辨假带领（十九）》）

神的最新交通已经明确表态，滑石蛋、变色龙、老油条宝爱的是自己的利益、前途，实行的是撒但的处世哲学，这类人不能为维护神家利益与撒但势力争战，不能为神作见证，这类人是活在撒但权势之下的人，是撒但的俘虏，撒但的傀儡，是背叛神的人，蒙拯救都谈不上，这样的人神不要，永远做不了得胜者。

现在神已经开始见证得胜者的表现，得胜者是在撒但权势下能够站立起来实行真理，维护正义的人。得胜者能够站在神一边，为神说话，为神作事，不受一切黑暗势力的压制，有冲破黑暗权势的决心与信心，是真正跟随神的一班人，有这些经历见证的那无疑就是得胜者了。那得胜者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呢？我们从神话来认识。

神交通说：“ 碰到错误的选举结果时应该怎么办？（应该推翻选举结果，重新选。）重新选，这是一个办法。把这次选举的内幕公开、公布，让所有人都知道这次选举的过程是怎样的，选举的结果是怎么产生的，知道了内幕之后，应该否定、否认这次选举的结果再重新选举。这样的选举不应该是被弟兄姊妹承认、认可的，应该被否认、否定，他选上也没用，不能被承认。正常情况下，通过交通，通过揭露内幕，这个结果被否定了，可以重新选举，但有时候有些特殊

情况，极个别人即便是知道了这次的结果是被撒但差役所操控的，被选上的人就是个傀儡，根本作不了工作，但是因为知道的人势单力孤，根本就没有力量去扭转这个局面，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教会当中百分之八九十的人都站在撒但差役那一边，被他迷惑了，极个别人有分辨，知道这里的内幕、实情，但跟谁说谁也不相信，这种情况该怎么办？这种情况如果想把内幕、实情揭露出来，然后重新选举，能不能达到？这成不成立，现不现实？（不现实。）知道选错了，但势单力孤，没力量扭转，该怎么办呢？（向上层检举、反映。）这是一个途径。但是反映、检举之后这个问题能不能很快地得到解决？不会那么快，还得来人调查，找人询问、打听，因为各种环境的原因，上层带领也不能亲自到这儿来，这种情况下怎么办？除了反映之外，还有什么办法？你们如果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办？……那有没有好的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这需要智慧。你要是硬跟他们对着干，是什么后果？那些人可能要合起伙来打压你，驱逐你，弄不好就把你清除出去了，这就成冤案了，这是最有可能出现的一个后果。那你怎么办最好？（找一些有分辨的弟兄姊妹联合起来，把这些搞暗箱操作的人在选举时的作法搜集起来，一方面向上反映，一方面赶紧给受迷惑的弟兄姊妹交通，把这些人挽救回来。）这算不算一个好办法？做这类事着急行不行？着急会带来什么后果？（容易打草惊蛇。）”

“神的话说不要打无准备之战，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无论你与撒但争战也好，或者揭露撒但差役的恶行也好，无论你与撒但作怎样的争战、在什么背景之下做怎样的事，都需要自身是刚强的，都需要明白真理原则，能看透撒但的实质，看透恶人的实质，看透撒但、恶人的恶行，然后把他揭露出来，这样做最终的结果才会好。……这时候你再祷告神，求神预备，求神给机会，你再开始着手做。一方面向上面反映，另一方面求神预备机会，找那些人性好的，真正受蒙蔽、受迷惑的人交通，把这个内幕揭露出来。当把那些人争取过来一两个的时候，你心里的惧怕基本上就消失了，你就知道做这一切不能凭人的力量，更不能凭血气，不能凭一时冲动，一时的愤怒、气愤，也不能凭人一时的所谓的正义感，这些都没用。神会给你预备时间，

会给你当说的话，让你明白当明白的。这么一步一步地做下来，每一步都合适。从开始时软弱、惧怕，到一点一点地寻求到路途、原则这个期间，你还能与他们正常相处。正常相处的过程中，人的大脑都不是真空的，你一边在寻求、祷告，一边观察这些人。观察什么呢？看看他们到底走什么样的道路，这些人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如果他们说的对，与教会工作原则相符，你就可以听；如果说的是打岔搅扰教会工作的，找个借口就可以不听，或者拖延，用智慧的方式与他们‘和睦’相处，别打草惊蛇。与他们‘和睦’相处的同时，搜集他们的恶行，搜集他们违背教会工作安排的种种做法、种种说法、种种谬论来分辨他们，更加确定他们这些人是撒但的差役。既不受他们辖制，还能尽到自己的责任与本分，这是有智慧的人。有人性、有智慧、能喜爱真理的人才能走在正道上。……而有智慧的人就不一样了，他无论做什么事都会等待、观察、寻求，等待时机，等待神的安排、神的摆布。在等待的期间也没闲着，在干什么呢？寻求神的心意，有目标地吃喝神的话，更准确地掌握真理的原则，要做在神的心意上。用神的话、用真理来打美好的仗，为神作见证，而不是凭血气与人争战，凭血气打是非战、打口水战。临到这类麻烦事，最主要的一点不是你能不能看透这些人，也不是你打算与这些人怎么样，而是要运用智慧与他们周旋，等待神的时候，寻求神的心意，寻求真理原则，同时也不耽误自己的本分。这样做最终的结果是什么？自己的责任尽到了，自己的本分也尽上了，也向上面反映了，问题也解决了，自己也长了见识、长了分辨，智慧也加增了，身量大了，对神的信心也变大了。经历一次与撒但的较量，人得着的东西太多了，对人益处很大。”

“临到撒但、恶人操控、扰乱选举这类事，不管你是势单力孤也好，还是你真有几个能够同心合意的弟兄姊妹也好，都别着急做事，第一学会等待，第二学会在等待的期间寻求，在等待、寻求的期间，不要放下自己的本分。等待什么？等待神给预备时间、预备时机。寻求什么？寻求你该实行的原则，寻求一个信神、跟随神的人该做的、该实行的路途，寻求怎样做才合神的心意，怎样做才能打败撒但，才能与撒但、敌基督的势力争战，最终能够得胜他们，做得胜者。如果

只有你自己的话，那要跟神祷告，如果有两三个同心合意的人，那可以在一起交通、祷告，共同等待、寻求。当知道神给预备的时间之后，当有合适的时机时，求神加给力量，让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合适，所说的每一句话也都合适。这样做一方面尽到了受造之物的本分，另一方面也会有力地、有效地揭露撒但，让撒但的差役、敌基督一伙人的阴谋彻底被揭穿、被破坏。”

“你看谁真心信神，有正义感，看到神家的利益受亏损，神家的工作与教会正常秩序受到操控与扰乱的时候，他心里来火，对那些操控、扰乱的人产生恨恶、反感，谁就能做得胜者，你找这样的人交通，共同起来与撒但争战。”

“所以，临到这些反面事物的时候，发现了打岔搅扰神工作与教会正常秩序的各类人事物的时候，很显明一个人对待神的态度。也可能你真的信神时间短，你岁数也不大，很年轻，你的身量也没有多大，但是你有这份心，临到这些事的时候你按照原则去做了，对恶人加以制止、限制甚至揭露，冒着一些风险，你不顾自己的安危站出来维护神家的利益，那你对待神的态度，还有你为神作见证的决心、你与撒但争战的决心就已经说明问题了，人看得见，神也看得见。人的恶行，人对神的欺哄、隐瞒，对责任的逃避，临到撒但作恶时对撒但的屈服、妥协，这些神会看得见，这些恶行到有一天总会清算，也总会有个说法。但是同样的，当人临到撒但的打岔搅扰时，人能站出来为神家、为弟兄姊妹说话，与撒但争战来维护神家的利益，本着为神作见证这样的决心、心志做每一件事，尽管有时候觉得势单力孤，有时候觉得自己没有智慧，说话不给力，自己身量幼小，明白的真理又少，让某些人耻笑，但是在神那儿神看得见，神把你的这些行为、表现定为善行。恶行在神那儿早晚有一天会有说法、有结论，善行同样在神那儿也有说法、有结论，只不过这两种行为最终的结论是截然不同的。恶行要得到恶的报应，善行有善的待遇，在神那儿早就为人划

分好了，就等待在神作工期间人的种种表现都成为既定的事实以后罚恶赏善。”（摘自《末世基督的交通·分辨假带领（十九）》）

神交通：“你要等候就真心等候，要寻求就带着百分之百饥渴慕义、厉害要神的心的态度来寻求，确实知道自己应该明白什么、自己想知道什么，让神开启、引导。不管神怎么对待你，后期给没给你，你应该遵守的原则不要变。不管神最后是向你掩面也好，是给你个背影也好，或是向你显现也好，你只要守住了你的本分，守住了受造之物的本位，那你就有见证了，你就是得胜者了。”“谁能做一个神所说的普通正常的受造之物，站住受造之物的本位，甘心愿意做一个人所看不起的愚昧的人，无论神怎么说都能够接受、顺服，常常来到神面前，多多寻求，有一颗真诚的心，谁就能成为神口中所说的得胜者。”（摘自《末世基督的交通·分辨假带领（二十）》）

根据神的交通，我们可以知道如何成为一个得胜者，那就是坚守神话，坚守真理原则，面向正义，不屈不挠，最终揭穿撒但阴谋，打败撒但，站住见证。看似几句简单的话，真实的经历背后是多少次的争战，多少次的熬炼，又有多少风风雨雨，冒着被攻击、被弃绝、被打压、被威胁、被咒诅，甚至被开除的风险所作的一切，在一次次的熬炼中才作出美好响亮的见证，成为一个真正的让世人都敬佩的得胜者！回想一下我们的经历，见难就卷、见硬就退，一涉及到前途命运，涉及到被人攻击弃绝就背叛了神，背叛了真理原则，失去了见证，屈服在权势地位之下，这能成为得胜者吗？希望弟兄姊妹都能从迷雾中走出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得胜者的见证。

摘录的是一个弟兄见证历程的片段：

当上面要求揭发检举假带领、敌基督时，一个教会五人联名给X县小区写了揭发检举信，但五十天过去无人过问，我得知后帮他们把揭发检举信转到了X区，同时揭发了小区带领违背工作安排的事。二十天过后小区带领王勇下来警告检举人说："小区带领你也敢检举，开除。"接着刚强、拼搏（检举人）被开除，其他三人隔离；随后我就把这些情况又反映到了X大区，二十天过后小区讲道员变化下来处理问题说："恶人先告状，告状的就是恶人，开除。"讲道员变化和教会带领配合给检举人编了一些恶行就给开除了，最后导致开除通告到现在不敢让人见。因检举犹大偷吃祭物而被开除的尽忠；因揭发检举假带领、敌基督被开除的刚强；因揭发检举敲锣打鼓、成立假教会等被开除的坚定、渴慕等等。调查后的他们没被教会接纳，反倒被收书、打倒、控制在家中不能与弟兄姊妹接触，以表顺服才可等待接纳回教会。就此事我又向大区反映几次但再无人过问……

不久X区带领找我谈话说："你检举的不是本教会的事，超出了本职范围，形成了打压定罪人，打岔搅扰了神作工，按说该开除，看你信神不够三年就再给你一次机会吧！……"在他们的一番话下我停止了检举，我得学会等待神的作工，但这事我并没有从心里放下。

看着因检举而被开除出的选民，我的心不安，一直活在责备之中，但没有神话的依据、没有先例，我也不敢乱做了。偶然想起神说过现在的糊涂人太多，遇事多与神交通，不要和人交通。想到这里我才寻求祷告神，要神开启光照我，给我开辟出路。当寻求祷告后的一天，在看圣经小故事时，听到耶稣讲的故事《谁是你的好邻居》，才恍然大悟，我不能被束缚在这些规条里，而对弟兄姊妹的生死不顾，再看看教会半年过去了，检举的事仍是无人过问，我不能活在黑暗权势之下，不能做神不称许的事，神要的不是会讲道的人，也不是要能听他道的人，而要的是能遵行他道的人。我要面向正义，不屈不挠，正义不掌权，争战不间断，这是一个信神之人该有的心志。神说："他的性情是权柄的象征，是一切正义的象征，是一切美与善的象征，更

是一切敌势力与黑暗所不能压倒与侵害的象征，也是任何一个受造之物所不能触犯（也是不容触犯）的象征。 ”“ 神的‘怒’是因为非正义事物的存在与搅扰在侵害着他的人类，是因为邪恶与黑暗的存在，是因为有驱逐真理的事情存在，更是因为有抵触美善事物的存在；他的‘怒’是一切反面事物不复存在的象征，更是他本圣洁的象征。”（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了解神的性情很重要》）神的心意与他的公义性情已向我显明，我还有什么畏惧可怕的呢？与神心意冲突、违背的话不就是迷惑打压人的谬论吗？被谬论捆绑而不敢实行真理尽本分的，不就是活在了撒但的黑暗权势之下吗？“脱离黑暗权势就能被神得着”，我得以这句话作根基，作我的生命。在半年的试炼与熬炼中我得着了神的引导，神的开启、光照，明白了神的心意，从此又开始了检举历程。但这次比上次谨慎多了，按程序把检举信交到了区，但还是无人过问，无奈我也只有上网一条路了。因上次的教训这次显得胆小多了，怕抓不住原则好心做了坏事，于是就以汇集人口喊冤的形式向上打报告，随后73辑讲道下发，被打压陷害的选民听了都兴奋喜悦起来。看见敌基督拆毁神作工的、犹大偷吃祭物的，有点正义感的选民也都纷纷站了出来，各自都写了揭发检举信。在他们的踊跃参与下，也鼓舞着我的信心，使随时都可能被打压、开除出教会的我不再受任何辖制。彼得能为神倒钉十字架，我就不能为正义而受屈辱吗？这点勇气都没有还配跟随神吗？

……但上层带领始终不调查、不核实，只是恐吓、打压、隔离、开除检举人。当然我也不例外，就在2013年2月14日下达了开除通告。通告中把好多神话说成邪说谬论；把欺骗神、弄虚作假、虚报人数这些上面已指定的恶行，他们却说这样的福音工作果效挺好等等。当看到这些后更坚定了我的检举信念，更确定了自己所走的路，讲道里说得很清楚，“实行真理就是尽本分”。更何况有神的托付：“我会给你做主，不要怕，拿出我那一把两刃利剑，按着我的心意——与撒但争战到底，我会保守你，不要有顾虑，一切隐藏的东西会公开显明，我是发光的太阳，照亮一切黑暗面，决不留情。我的审判已完全降临，教会就是战场，你们人人都应有准备，都应为最后一次决战献上

你的全人，我必会保守你为我打那美好的胜仗。”（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四十四篇》）有神话在，我又有什么畏惧呢？和它来个“鱼死网破”这不是我该有的心志吗？从此我把揭发检举看成了自己的本职工作，把汇报教会实况的工作看成了自己的本分。

以下两段是对敌基督假带领恶行的总述与揭露：

大传福音时挨家挨户传福音你参与；敲锣打鼓你没落下；三天黑暗你鼓吹；虚报人数你主推；相信老天爷的充数据，疯狂的你还把一家记；设立假教会你率先；基督离地你敢跟着吹；揭发检举敌基督、犹大、邪灵时，你午休；打击正义时你是啦啦队；服从上级命令你带队，神话只是给你披个外皮。信神不聚会，邪说谬论成主推；神迹奇事口口传，神话没人谈；鸡、猫开口说话还能见证“神”，似乎神作工是为拯救这帮鸡、猫畜生，实在是侮辱神，何时要求过畜生还得见证神名？“文博的信”“基督灵体显现”哪一个是实情？一看就是骗子的谎言，还能在全国盛传。数不胜数的恶行，何时能触动你的心？当带领指使你作完这些恶行后，你并没有作任何的交通、检讨、认识，就是神家宣布这些都是恶行的时候，你也只是沉默不语，并没有一点懊悔之意，更没有悔断肝肠的表现。这样的要求对你来说也许太高了，其实你根本不接受神家的定性，甚至还要为宣布谬论的邪灵狡辩说“这只是一些偏差”。能说这话的人，还可能悔改吗？连错都不承认还谈什么悔过自新。指使你作恶的带领都说是一点偏差了，那你还会有什么责任与错误呢？完全是毛毛雨，不值得一提。你把神家利益看得没有你的一根毫毛重。

假带领、敌基督、犹大在教会横行，揭发检举都成空文，仇恨、愤怒只能在心中，层层保护伞暴露在光中，一场场白脸戏唱到了尾声。选民足足看够了他们的鬼形，个个品尝了他们带来的灾情，正

义的选民个个被打压在家中，愚昧糊涂成了好的选民，傀儡走狗成为带领工人。话虽说得不好听，但字字句句都是实情，教会里看不见神的脚踪。……开除通告已失去了威信，成了一张张打压人的罪证，地位、权势在神家不起作用，关键得看你有无圣灵作工。写通告作见证的变成作恶的罪证，是因圣灵在他身上已收工，一份份通告都是证明；一句句神话能说成邪说谬论；一次次见证他说成是拆毁神作工；揭发检举带领他说这是搅扰神作工；为正义喊冤作证的说成是恶人；被显明的敌基督他改刑为假带领；偷吃祭物的犹大他说是男女不清；谁敢说带领个不是那就是搅扰教会的恶人。指鹿为马的事发生在神家中，神不作工个个都得显明，牧区的工人是祸根，工作组人员成了他们的雇佣兵，调查处理问题是挂名，打压定罪是完成他的指令，到处散布谬论是为了好退兵。牧区所行已把神架空，监察员是不是知情只有神最明，选民要想知情就得等神显明。教会的事情不敢乱抒情，谨慎小心可不敢乱弹琴，述的是心情丢的是性命，没有神话奥秘的印证谁敢乱发声？

……

揭发检举四年来上面没有什么明确指示，牧区也一直搁置着不过问，在这熬炼中我们仍然有与神配合的本分，那就是要配合神的作工，把它们在神作工期间的罪状一一列举出来公布于众，也就是要把它们进入国度的“假通行证”扔到火湖里，说得直接点就是要把它们欺骗糊弄神的各种事迹，以及在教会到处欺压、捆绑、控制、陷害、吞吃选民的罪恶事迹，用神话都一一给它反驳、解剖出来，推到烈日底下让它们经受烈日的酷晒。同时还要帮助扶持那些愚昧无知、胆怯害怕、软弱的弟兄姊妹们能坚强起来与敌基督争战。这些是我们该尽的本分，也是我们该作的见证，更是我们该预备的善行。

在揭发检举几年后，终于有人来调查核实来了，给我安排了时间、地址。见面后我问了一下，来处理问题的姊妹是小区、是区还是牧区工作组的，我没得到任何回应。她们对付我说："目中无人、狂妄自大、什么话也敢说，给你处理问题你也敢问，如果是基督、是圣灵使用之人，你也敢问吗？"后来她们让我交通，我就读我写的《分辨、反驳谎言就是见证》，里边摘录的全是77辑讲道与神最近发表的《第一篇说话》，在我读完以后，来调查问题的一个姊妹拿起来就给撕了。并且说："就凭这一点你就该死，该下地狱。写谬论文章，没经上面批准、没经修改组修改，就私自交通给弟兄姊妹听甚至下发，这就是死罪。"当我开口要反驳时，她指着我脑门说："你是阴间的门地狱的口，不能说话，不能再迷惑人，你没有说话的权利。"接着说："你私自给他们印刷供应工作安排就是抵挡神，就是拆毁神经营，教会不给就是要他们反省认识自己，珍惜工作安排，这不叫扣压，是对他们的拯救。你给了他们谁还认识自己，最终把人坑害到了地狱。你打着正义的旗号在拆毁神的经营，拿供应工作安排来收买选民搞独立王国……"还说我的交通是挑拨选民与带领之间的关系，并且要求五个弟兄、两个姊妹挨个向我声讨血债。一个弟兄指着我的脑门作为声讨开始说："听你的交通只是让我分辨人，我都不会认识自己了……"有两个弟兄和一个姊妹并不愿意参与，但被他们控制了人身自由不能走，就连去厕所还得人盯着。

在挨个声讨完后，她指命挨个祷告咒诅我死。一个弟兄在她的逼迫下祷告说："咒诅敌基督不得好死……。"她说："不行，得点他的名字祷告，重来。"另一个弟兄咒诅祷告说："按神的行政惩罚他，……。"处理问题的姊妹说："不行，要祷告咒诅他怎么死，还得喊他的真实名字咒诅。"九个人咒诅完后，还用武力与人身自由作威胁，逼迫我自己咒诅自己死，我只能用智慧，在她的威胁下就祷告说："如果我是邪灵、敌基督就按弟兄姊妹祷告的一样，愿各种死法临到我。"处理问题的姊妹说："不能用如果，要直接祷告怎么死。"我解释说："你们说的话我现在领受不了，我可以接受过来，让我祷告寻求神……。"她说："神是不会引导开启邪灵的，你就祷告怎么死吧！"我

与处理问题的红头发姊妹交涉时，另一个处理问题的姊妹说：“你在实际的神面前，不认罪还狡辩。”红头发姊妹没有作任何拦阻与解释，在场的其他7人也没作任何表态。他们的指头不离我的脑门，根本不让我随便开口说话，只是要我按着他们的意思去做，根本没有我选择的余地。因当时已是晚上10点钟，我还得赶回170里外的家中照顾卧床不起的老母亲和12岁的孩子上学，我在时间上已经没有了选择。于是祷告说：“愿神按我的罪行，实行你的公义，按弟兄姊妹咒诅的一样，让我不得好死，死无全尸。让弟兄姊妹在我身上看见神不可触犯的公义性情……。”这样祷告完后还不行，还要我祷告不能再和任何弟兄姊妹接触，接触就不得好死，祷告完后还不让我走，还把所有弟兄姊妹支援印刷工作安排的开支要我全部承担，我帮弟兄姊妹买卡、MP5的七百元钱也被扣压，买了二百元的纸被没收，这才放我走。

处理问题不让我开口说话，还带着打手、帮凶，这就是用真理解决问题吗？又怎么体现神的公义呢？让人心服口服又从何谈起呢？当着9个人的面，处理问题的一个姊妹称另一个红头发姊妹是实际的神，当场9个人没有一个敢反驳。红头发姊妹不吭气，处于默认状态。不允许弟兄姊妹互相来往，来往就是拉帮结伙搞独立王国；强迫弟兄姊妹跪下咒诅我不得好死；更可恨的是逼迫我跪祷，咒诅自己不得好死；还逼迫我发誓不再接触任何弟兄姊妹，接触就不得好死；甚至还咒诅我全家死绝。

末底改坐在灰中祷告寻求喊冤情——我也只能戴着“敌基督”的冠冕一直向上揭发检举呐喊冤情；呐喊冤声震怒了宰相大臣哈曼的心，一心想处死末底改解心恨——我揭发检举的喊冤声，惹怒了“圣灵使用之人身边的人”，你们一心想把我打到地狱中，好解她心头之恨；宰相哈曼为末底改做了绞刑架——你们为我捏造了开除通告，定为“敌基督”开除出神家；哈曼要末底改跪拜他——你们说一切都是神允许，要我放弃检举任敌基督所为，还得写悔过书向敌基督低头谢罪；哈曼骗取王的指令要把犹大人统杀——你们把检举人员打成“敌基督团

伙”统统开除出教会，还要咒诅全家死绝；哈曼要绞死的是敬拜神而不跪拜他的人，是见证神作工的人——你们开除、咒诅全家死绝的是检举敌基督而不向你们写悔过书的人，也就是说要弄死不向邪恶势力低头、不能称你们为大的人。你们咒诅的是见证神作工的人、是与神站在一边的人；你们不开除敌基督而是要开除敌基督的仇敌，神能放过你吗？哈曼没听到神说话，只是听王的话就给末底改披朝服、骑御马——你们把检举信搁置在一边不处理，不管上面讲道怎么说就是不搭理，还要等待神向你发声吗？看来你没有哈曼的自知之明呀！今天上面讲道又说：“开除人没有经教会百分之八十选民通过的，还得重新审查。”你听完这话会怎么做呢？开除揭发检举人员哪个是通过教会开除的？哪个又敢通过教会呢？哈曼死在自己做的绞刑架上，那你们呢？

当我明白《谁是你的好邻居》后，就再次与敌基督争战起来，在被开除的威胁下、在被咒诅全家死绝的恐吓下，我依然走在揭发检举的道路上。我不是偶尔的，而是长时间的这样做，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从2010年到现在已经是2015年了，不是一朝一夕、不是片刻，不是只停留在认识上，也不是只挂在嘴上，而是实际地与邪恶势力去争战，而且是越来越激烈，从警告到被开除，再到被咒诅全家死绝，争战在逐步升级的同时，我对什么是敬畏神也逐步有了认识、有了经历。到现在敬畏神远离恶的道在主导我的心，也支配我的行为，在我的心中揭发检举、揭露、解剖、分辨、反驳敌基督成了我的本分，成了我的本职工作，成了我生存的根本。在争战中我得着了神的开启、光照与带领，神把荣耀赐给了我，我理当为神献青春，神加给了我负担，我不能辜负神对我的高抬，我要把神开启、光照我的所有认识都用反驳文章发表出来。

经历几年的检举历程，我看到人被撒但败坏得没有一点人的模样，在这场正邪之战中，我体尝到了神拯救人的良苦用心，看见神对人的爱是浩瀚的、是硕大无比的，人的心却是冰冷的、刚硬的。神向人苦口婆心说了多少话，作了多少工，可就是唤不醒人那颗冰冷麻木

的心，最后还能又一次把神钉在十字架上。面对这样的场景，我何尝不想为神献上全人呢！何尝不想为神排忧解难呢！可我一个败坏的人又能做什么呢？当上面要求人写文章时点醒了我的灵，我虽不是带领、我虽不能与弟兄姊妹常相聚，但我可以把自己的经历与认识写成文章来帮助他们从撒但的黑暗权势之下走出来呀！于是我写了《神在等待着一个没有答案的回答》《你能经得住那烈日的酷晒吗》……，内容揭露了教会里的一些邪说谬论……

所以到后来我经常写揭露、解剖敌基督的文章，还给自己起名为“敌基督的仇敌”，代表我的心里是嫉恶如仇的，也是为了表白我要“敬畏神远离恶”的心志，更是我对邪恶势力的宣战。我把反驳敌基督的文章发给弟兄姊妹，是怕弟兄姊妹受迷惑，跟随人得罪了神，是想尽上自己的所能、尽上自己的本分，更是在完成神交给我的托付。我写分辨、反驳敌基督文章的原因是因为心里担心、心里害怕，害怕自己不能尽所能地尽上自己的功用而被神离弃，也害怕自己偏离了神的道而不能够让神满意，同时也为弟兄姊妹们担心，害怕弟兄姊妹们在迷雾之中触犯了神，这是我在日常生活中的所思所想。

……

以上就是这个弟兄实际的得胜撒但的见证，更是他的亲身经历，看到他以前实际经历过来的所作所行竟然与现在神所交通的得胜者的表现能一一对号，才真实的让我们看到在大患难中神要看的就是得胜者的见证。2014年得胜者已经作成了，是在大患难中走出来的，是在神不发声、不说话、没有圣灵作工的背景之下还能一直实行真理、坚持正义而得胜的，作出这样的见证撒但才能心服口服。现在神在末世基督的交通《分辨假带领（十九）》中公开见证得胜者的表现，是为了让人能真正地认识得胜者、寻找得胜者，而不是让人去模仿、假冒。所以得胜者是先有经历见证，后才有神公开见证得胜者的

表现。当神把得胜者的表现见证出来后，如果有人说看了神的这篇话后他是如何如何站见证的，那这不是从大患难中走出来的，是在有神明确的话语的带领下去做的，这就是模仿、假冒，这不是得胜者，够不上得胜者的见证。从中更让我们看到了神的全能，神的作为太奇妙了，谁也不能以假乱真，只能用事实说话。

神说："患难中间的人都是没有圣灵作工、没有神引导的，但是那些真正被征服的、真正追求神的人最终都能站立住，这些人都是有人性的人，都是真心爱神的人，无论神怎么作这些得胜的人不失去异象，仍旧实行真理不失去见证，他们就是最终从大患难中走出来的人。"（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与人的实行》）

神说："不管神怎么熬炼，你信心百倍，对神不失去信心，人该做的你也做到了，神要求人的就是这些，让人的心能够完全归向他，心里每时每刻都向着他，这就是得胜者。神所说的得胜者是在撒但的权势之下、撒但的围攻之下，就是在黑暗势力里人还能站住见证，还能持守原有的信心，持守对神的忠心，不管怎么样你还能持守在神面前贞洁的心，持守你对神真实的爱，这样在神面前就站住见证了，这就是神所说的得胜者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当持守住你对神的忠心》）

从以上经历对照神话，相信我们已经看到什么是真正的与撒但争战，在大患难中走出来的得胜者的形象，忍受一切定罪、攻击、打压、开除，依然持守他对神的信、持守对神的爱，依然不背叛正义，只为真理在神家掌权！看了这样的经历见证，我们有没有自愧蒙羞呢！从这个弟兄的经历中，让我们认识了什么是真正的跟随神！什么是真正厉害要神、不屈不挠！什么是对神真实的爱！这不就是神所说的得胜者的见证吗！ 这样的经历能唤醒你的心吗？你有这样的经历

吗？神已经把得胜者见证出来了，根据神话看事，有这样经历的就是得胜者。你想有这样的见证吗？你愿意寻求跟随吗？你想知道他是谁吗？

这个弟兄交通："神说：'凡是相信神话的，以神的作工为基础的，跟上圣灵现时亮光的，都是在圣灵流里的人。'（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认识神的最新作工跟上神的步伐》）想活在圣灵的流里就这么简单，只要你有一颗诚心，相信神的话即可，能按着工作安排做事即可，能用讲道交通来规范你的行为即可，这些都是在圣灵流里的表现。如果你觉得自己素质差领受不了神话，看不懂工作安排，在讲道交通里也找不着实行的路途，那我告你一个最简单的实行法，找一个有圣灵作工的人当作你的带领，听从他的带领，与他抱成一团不随意放弃，那你就是圣灵流里的人了，也是将来的团体宇宙新人了。"现在他带领这些人在一起成立了一个团体，他正在寻找迷失的小羊，他要带着这些真正跟随神的人向团体宇宙新人进军！神说："宝座之上，直到整个宇宙地极，这七雷在回声，要有大批人被拯救，归服我宝座之前。随着这道生命之光，人求生存之路，不由自主赴我而来，屈膝敬拜，口称全能真神，发出哀求的声音。"（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三十五篇》）因着这一班得胜者将有大批的人蒙拯救，你愿意成为跟随者中的一员吗？

神说："在你们这些人身上作的征服工作的意义最深，一方面是要成全一批人，就是成全一批得胜者，来作为第一批被作成的人，也就是初熟的果子；另一方面让受造之物能享受到神的爱，得着神的最大的拯救，得着神全部的救恩，让人享受到的不仅是怜悯慈爱，更重要的是刑罚审判，从创世到现在，神工作中所作的一切全都是爱，没有一点恨人的成份，就是你看到的刑罚审判也是爱，是更真、更实的爱，这爱就是带领人走上人生的正道；再一方面就是为了达到在撒但面前作见证；还有一方面是为了扩展以后的福音工作而打基础。他所作的工作都是为了把人带到人生的正道上，让人有正常的人类的生

活，因人不会生活，没有这样的带领你只能虚空地活着，你只能毫无价值、毫无意义地活着，你根本不会做一个正常的人，这是征服人最深的意义。你们这些人都是摩押的后代，把征服的工作作在你们身上是对你们极大的拯救。”（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征服工作内幕 四》）

神说：“我的名要向各方、各处扩展，让每个人都知道我的圣名，都认识我。美国、日本、加拿大、新加坡、苏联、澳门、香港各国各界的人马上要一同拥入中国寻找真道，我的名已向他们见证，只等着你们能尽快长大牧养带领他们，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以后的工作量加大。随着灾难的降临，我的名也随着广传，你们若不谨慎小心，会失去你们应得的那一份的，还不害怕吗？我的名向各宗、各界、各邦、各派扩展开来，这就是我的工作有层有次，一环紧扣一环，都是我智慧的安排，只愿你们在每一步都能紧紧随着我的脚踪前进。”（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六十五篇》）

神说：“不知道我是全能的神吗？听了我这话你们就踏踏实实地相信了，是不是？我不作错事，我更不说瞎话，知道吗？所以我一再强调让你们快快接受我的训练，去带领牧养他们，知道吗？我就是借着你们去成全他们，更重要的是借着你们显明我莫大的神迹奇事，就是在人所看不起的人中拣选了一班人来彰显我，来荣耀我名，来替我操持一切，来与我一同作王掌权。”（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八十篇》）

神说：“当神在地上的工作结束时，就是隐秘的工作结束时，这步工作就爆炸开了，人就都知道在中国有一班得胜者，知道神道成肉身在中国，他的工作已结束了。那时人才恍然大悟：为什么中国迟迟不衰落、不垮台呢？原来神在中国亲自作工，成全了一班得胜者。”（摘自《话在肉身显现·道成肉身的奥秘　二》）

神说："在亚伯拉罕献以撒一事上神看到了亚伯拉罕的真心与顺服，也看到了他经受住了神对他的考验。尽管神悦纳了他的真心与顺服，但他还不足以能够成为神的知心人，成为认识神、了解神、知道神性情的人，也远远达不到与神同心合意，遵行神的旨意。所以神心里依然是孤单的，依然是焦急的。神越是孤单，越是焦急，他越需要尽快地继续他的经营，尽快地能够选定得着一班人来成就他的经营计划，成就他的旨意，这是神从起初到现在一直都没有改变的急切心意。神从起初创造人类以来就已经急切地盼望能有一班得胜者，有一班能够明白、了解、知道神性情的人与他同行，神的这个心意从来没有改变过。无论还需要等待多长时间，无论前方的道路多么艰辛，也无论神盼望的目标多么遥远，神在人类身上的期望从来没有改变过，也从来没有放弃过。现在我这样说，你们对神的心意有没有体会到一些？也可能体会得不深，慢慢体会吧！"（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 二》）

神说："国度之中的得胜者按着功用与所作见证的不同在国度之中做祭司或跟随的人，凡在患难之中得胜的便成为国度之中的祭司团。成立祭司团是在全宇的福音工作都结束的时候，那时人所该做的就是在神的国度尽本分，在神的国度之中与神同生活。在祭司团中的有祭司长、有祭司，其余的是众子与子民，这都是根据患难之中对神的见证而划分的，并不是随便称呼的。人的地位一定规神的工作就停止了，因为人都各从其类都归复原位，这是大功告成的标志，这是神的作工与人的实行的最终结果，是神作工的'异象'与人的配合的结晶，最终人进入神的国度之中安息，神也回到居所之中安息，这是六千年来神与人合作的最终成果。"（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与人的实行》）

上面的讲道交通说："……以后圣灵再一作工、一见证，人立刻就醒悟过来了，那时候人就像开了闸的水，一下子拥进中国考察真道，现在快到那个时候了，正在往那一天逼近。"（摘自《上面的讲道交通· 223-B-7》）

上面的讲道交通说："等到大红龙一垮台，福音扩展的空前盛况就出现了，各国各方的人都会拥进中国寻求考察真道。"（摘自《上面的讲道交通·223-B-8》）

上面的讲道交通说："所以神家提倡，如果哪个人真被假带领、敌基督迫害了，你就给神家写信，给教会带领工人中有真理的人写信，让他们联合起来处理这个事，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有的人引用外邦的一句话，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带领工人都一个样'，这话对不对？（不对。）天下乌鸦是一般黑，但神家的带领工人可不是都一个样，神家有真带领，有好带领，有体贴神心意的人，有神所成全的一班得胜者，并不都是愚昧的神选民。虽然有些神选民是因愚昧而死亡，但是神必定是得着一班人，还是有一些人是被神作成的，明白真理的，站住见证的，这是事实。"（摘自《上面的讲道交通·225-B-4》）

上面的讲道交通说："神末世已经开始得着一班人了，有一班人有分辨了。能分辨假带领、敌基督，这些人是真心信神、跟随基督的人，他们跟随基督是一步都不离开，他们不崇拜人，不受人迷惑了，所以这些跟随基督、顺服基督的人才是得胜者。那些跟随人，受人迷惑、受人辖制、受人控制的人，都是撒但的奴役，他们没得着真理，是不是？……凡是信神多年还能受敌基督迷惑的人，他们有没有生命？（没有。）这些人就完了，白信了。那你信神这么多年，你得着什么了？你为什么不追求真理？你为什么还能被敌基督迷惑？这就是

个问题。你信神的功夫都下在哪儿了？你下那些功夫得着什么了？你什么也没得着。连敌基督都分辨不出来，这样的人是不是浑人啊？所以神作工到最后就要利用各种邪灵、敌基督，还有撒但势力，大红龙的迫害、镇压来显明一切的人，也就是来检验每一个人的工程。那些被大红龙抓捕、迫害后变成犹大的，被淘汰了；那些被敌基督、假带领迷惑，成了跟随人、跟随撒但的人，也被淘汰了；那些一点儿真理实际没有的，在福音扩展期间什么见证也谈不出来，什么本分也尽不上，成了废物的，都是不信派，是滥竽充数、吃饼得饱的人，这些人都淘汰；那些跟敌基督、假带领鬼混犯淫乱的，都属于污鬼邪灵，这些人也淘汰，神不要了。这些人在末世是不是全显明了？（是。）唯有剩下一少部分人经历神话的审判刑罚，不同程度地经历了各种试炼熬炼、修理对付，真得着一些洁净、明白一些真理的，撒但的镇压、抓捕没有打倒他们，敌基督、假带领也迷惑、控制不了他们，最后在国度福音扩展中，他们真实尽上了自己的本分，完成了神的托付，这些人才是真正的被神成全的国度子民，这些人也是得胜者。”（摘自《上面的讲道交通·198-B-2》）

上面的讲道交通说：“你信神要是真跟对人了，你就有圣灵同在，有圣灵作工，神指定的人、神见证的人那是没错的。你如果跟随基督那更好了，但你怎么跟随基督啊？基督也不在你身边，你也看不见，这就得需要跟对人，是不是啊？什么叫跟对人？就是你得跟着有圣灵作工的人，谁有圣灵作工，谁明白真理，谁有真理实际，你跟这样的人信神就能走上彼得的路。他走的是彼得的路，那你跟着他也能走上彼得的路。有的人说：‘我看哪个人也不把握，我干脆就跟从基督，谁我也不跟。’这话说得没错，说得太好了，‘我就跟随基督，基督就是真理、道路、生命’，这话我最赞成，但是你怎么实行、怎么应用呢？好不好落实？你跟随基督怎么跟哪？基督在你跟前吗？有些事话好说，事不好做，你说的那个路得现实，能行得通，这才成立。你说的话光是理论，听着都对，但就是行不通，没法落实，那不是空话吗？再好的理论你落实不了也是空话，是不是啊？”（摘自《上面的讲道交通·172-A-3》）

从神话与讲道当中看到神的作工趋向，大家不禁要说：我有神话、有上面的讲道交通地牧养带领就可以蒙拯救了。现在的问题是：神交通了这么多，祭司弟兄下发了这么多安排，谁作出得胜者的见证了？你没有得胜者的见证，更没有得胜者的带领，你怎么能蒙拯救呢？外国人为什么要拥入中国呢？基督和祭司弟兄在海外多少年了，为什么外国人不去找基督和祭司弟兄，偏偏来中国？神在三十年前就预言过外国人要拥入中国，现在祭司弟兄又多次交通外国人要拥入中国，可到了那一天，你真能牧养得了他们吗？你想过这个矛盾的问题吗？就我们这样的经历与活出真能牧养外国人吗？外国人听懂了神话与工作安排、讲道交通中所提到的得胜者，所以才到中国来寻找得胜者。外国人都看到了神作工趋向，咱们从工作安排、讲道交通中看到神作工趋向了吗？祭司弟兄说："圣灵使用之人的工作安排与讲道交通完全代表圣灵作工的步伐，代表圣灵作工的新动向，所以凡是不能顺服圣灵使用之人的带领与安排的都是活在神话以外的人，都是没有进入神经营的人。"（摘自《汇编（一）·看神作工收尾扬场时各种人所走的道路》）在患难期间与敌基督、假带领争战站住见证的人不就是神作成的一班得胜者吗？外国人需要得胜者带领生命长大，你难道不需要生命的供应吗？那你怎么为国度福音的扩展尽上自己的一份呢？尽不上本分的不都是废物吗？这些问题不值得深思吗？

789 神在中国作成一班得胜者

1　在许多地方神已预言过在秦国之地得着一批得胜者，是在世界的东方得着得胜者，所以神第二次道成肉身的落脚点无疑就是在秦国之地了，正是大红龙盘卧之地，是将大红龙的子孙得着，让其彻底

失败、蒙羞。神要将这些苦难深重的人唤起，彻底唤醒，从迷雾中走出来，弃绝大红龙，从梦中觉醒，认识大红龙的本质，能将心全部归给神，在黑暗势力的压迫中奋起，站立在世界的东方，成为神得胜的证据，这样神才得着荣耀。

2　从东方得着一班得胜者，是从大患难里出来的，就是说这些被得着的人曾经过审判、刑罚，经过对付、修理，而且经过百般的熬炼，才有了真实的顺服，这些人的信不是渺茫而是实际，没看见什么神迹奇事，也没看见过什么异能，谈不出多高的字句道理来，谈不出多高的看见，而是有实际，有神的话语，有对神实际的真实认识。这样的一班人不更能显明神的大能吗？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话语成就一切》

谈视金钱如粪土

弟兄，你说你视金钱如粪土，这是你的真心话吗？（弟兄：如果现在把钱都归给神家，自己要是一旦有点事，用一下就不方便了，毕竟这钱不在我手里了呀，这就是实话实说呢，我心里就有这个顾虑。）那你还视金钱如粪土吗？（弟兄：不是了。）“现在我把这钱当作粪土扔了，可是当我要用钱的时候，这粪土也不能当钱花呀！我可以把钱视为粪土，但我又不能把粪土视为钱！”你说难过不难过？视金钱如粪土在世人的生活、经历中看，这是一句什么话？是经典的话、圣人的话、和尚说的话、宗教里的人说的一句话，视金钱如粪土，意思是把世界看透了。可弟兄说的这个视金钱如粪土是怎么来的？他不是世界上的富二代，富二代的那个钱是刮风刮过来的，随便洒，视金钱如粪土，人家那个才是真视金钱如粪土，轻松而来轻松而去，你的

钱是刮风刮来的吗？（SJ：不是。）（是辛苦赚来的。）你之所以能说出来视金钱如粪土，是因为这里边有一个苦难的经历，是有背景的，“人家是挣了娶一个媳妇的钱就娶上媳妇了，我挣了一辈子钱，我挣了娶十个媳妇的钱，结果也没有娶上一个媳妇。你说我拿上这钱还能干什么呢？我这一辈子就是为了成家立业，成家在先立业在后，可我是先立业了，十八般武艺都学了，媳妇却一个没有，家成不了，你说我的这个钱能干什么呢？人家赚钱是给儿子攒着呢，我的儿子在哪儿呢？我拿上这钱给谁呢？哪天我走了这钱归谁呢？我走了以后这钱给了别人，心里啥滋味？这口气能咽下去？我把这钱扔了我也不能给了别人！”如果是你的话，你扔不扔？（扔。）如果在你临死之前给你发了几万块钱，别人都看着你呢，眼睛盯着，“快死吧，你死了这钱我就能拿”，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想？怎么做？

有一个穷光蛋，家里有三间房子，但他没有儿子，所以在他快死的时候就让侄儿们给他喂饭呢。他的侄子们想争夺他这三间房子，急着嫌他不死，给他喂饭的时候，就把那正烫的软米稀饭喂到他嘴里了，这一口软米稀饭喂下去，就是好人也喘不过气来，更别说他这个快死的人了，所以这一口软米稀饭就把他呛死了。他死了以后，人家马上就能分他的家产了，如果他不死，每天起来还得照顾他，如果把他照顾得缓过来呢？今年还能分成他的家产？如果活过来以后又看上个女的，又找上媳妇了，这家产还有他们的份吗？“你还不如快点死，你死了我马上就能分家产了。”如果你是床上的那个人，眼看着这个钱你会给谁呢？你是不是宁愿扔了也不能给他们？（嗯。）“我视金钱如粪土，扔了，不要了，扔到粪堆里，给狗吃了吧。”咱看电视里有一些人，在没有亲人了以后怎么了？炒上鸡蛋给猫吃，还说你是我唯一的亲人，这种事情多吧？（嗯。）美国有一个人临死的时候，把一栋别墅的继承权继承在一个猫身上，他继承给猫了，还到法院公证了，看谁能把这个猫照顾好，他就是让猫继承他的资产，他也不会给别人。弟兄今天为什么说他视金钱如粪土呢？因为他精神失去了寄托，你是精神没有居所，想找个精神寄托的地方。人家有儿子的是熬儿子呢，有媳妇的是熬媳妇呢，人家留这个钱是为家人呢，我为了谁呢？你失

去了精神寄托，所以你再说什么大话，“我要跟随神，我要怎么怎么”，是因着你的良心发现吗？（不是。）你是什么？你是走投无路、别无选择了。

神现在也交通了，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你精神寄托的地方？（不是。）是你性情变化的地方。神家要的是真心要神、真心信神、跟随神的人，而不是走投无路了才来信神的人。这儿不是收留所、不是养老院、不是慈善机构，神家和世界不一样。你这种经历相当于是什么？咱把这儿当成什么了？收留所，精神寄托，“我来这儿最起码还有弟兄姊妹，还有个说话的”，你把这儿当家了吗？你把神家当家了吗？刚才你已经说了吧？“我这些钱给了你，我要是有个病痛怎么办呀？”这是你的家吗？你把你的命交给神了吗？你敢交给神吗？你能交给神吗？“我要是有个病痛怎么办呀？”这是不是还在考虑自己的后路呢？“我视金钱如粪土，我宁可扔了我也不能都给了你呀！我就算扔，最起码也得留下一点自己用的钱。”世上的小品说什么了？“人生最痛苦的事就是，人还活着，没钱了；人死了，钱留给别人了。”所以你在这说，“我把钱都给你了，一旦要是有啥事，我还活着，没钱了”，你靠神吗？刚才你还说，“人的命运是神主宰、掌管着呢”，一会儿就成了“神值得信赖吗”？神只是你旁边的一个被施舍、帮助的对象，“我有多余的钱给你一点，剩下的这些钱我还得给我自己留生活出路呢！”你说视金钱如粪土是被逼无奈的，没办法了。你真是视金钱如粪土吗？还不是。你说你要跟随神，你要把你交给神，你就是效力也行，这是你真实的良心发现吗？唤醒你的良心理智了吗？这不是你的良心理智，是你无路可走了，是你没有一个精神寄托。神要的是你的真心，是要唤醒你的良心理智，神是让你真正地看见你是一个受造之物，神是造物的主。如果神把你征服过来了，你来神家是回归，这才是真实地唤醒了你的良心理智。从外表来看，人家弟兄能够撇下一切，人家还说“让我效力也行”！刚才还说什么？“我把这些钱交给神家”，这些话都是什么？是不是大话、假话？（嗯。）你是要交给神家吗？你是利用、是交易，你不是理解、不是认识。然后你还想用这些话给自己戴一个冠冕，让人看见“我和神的关系如何，我多么忠心，我多么圣

洁，我视金钱如粪土”！你这个视金钱如粪土，不就是想让别人看见：你超脱世界了，你没有这个败坏了。视金钱如粪土是不是真理？（不是。）视金钱如粪土是人的一种伪装，假冒为善，是一个说辞。你看哪个人视金钱如粪土了呢？就是寺院里的那些和尚，他们视金钱如粪土了吗？如果他们视金钱如粪土了，那他们为什么还出来让人给他施舍呢？这是不是一个问号？就是神现在交通的，都是假冒为善。

寡妇接待先知，寡妇就有一把面和一点油，那个先知过来告诉她，“你给我吃了，你就有了，是耶和华让你接待我呢”，她考虑自己的生活出路吗？先知那么说她就能信，她就把一把面和一点油给先知吃了，然后她就有吃不完的面、用不完的油。这叫什么？这叫信。她没有说：“我不能给你吃，我就一把面和一点油了，我给了你，我和孩子明天吃啥呀？”弟兄，你呢？今天神把你摆到这儿了，你刚才说什么了？“我把这个给了你，我一旦有病了怎么办呀？”你对神有信吗？不要说对神有认识了，连基本的信还没有。所以你刚才说的那些话都是假话、大话、空话。咱没有真实经历的认识，没有生命的经历，对神没有认识，都是空的、虚的，经不住神的检验。神要的是你真实的信，神要检验你。就像那个寡妇，神必须让她就剩那一把面一点油的时候去接待先知，她能接待先知了，这才能证明她对神有信，她把她的命全部交给神了，“神不会让我没有吃的、没有喝的”，所以她才敢这样做的。如果她不敢交给神，她敢这样接待先知吗？她不能、她不敢。咱能吗？今天如果说咱只有一把面一点油，你敢接待先知吗？（弟兄：更不敢接待了。）

神要的不是你嘴怎么说，神是要你的实际。神说：“你们的信心甚是佳美，说什么为了我的工作甘愿花费自己的一生，肝脑涂地，但你们的性情却并没有多少变化，只是言语高傲，而你们的实际行动却是狼狈不堪，犹如人的舌唇虽然在天之上，而人的双腿却远远地落在了地上，因此人的言行与人的名声仍是破烂不堪。”（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们的人格太卑贱！》）人的嘴在天上，脚却在地上，你嘴说视

金钱如粪土，但是实际上呢？“我还不能给你，一旦有啥事，我还得用呢。”我给你说这些话不是说让你怎么去做，我只是说借着这个事让你认识一下自己，认识一下咱和神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呢？咱和神之间是不是依然是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咱和神是不是依然在搞交易呢？（弟兄：……我本来想的是我给了咱家一部分，我留一部分，因为我尽本分各方面都得开支，人、车加油都得用钱，不能跟神家要，我还觉得已经可以了。现在在神家尽本分有一些也不花钱了，其它的开支也是花在神家了，是不是？）你说这些话的目的是什么？（弟兄：目的是我还得留着点呢。）我说要剥夺你的了吗？你这是在干什么？（他在解释，我不奉献我是有理由的。）这是不是要表白呢？“你不要误解我啊，我以后还得生活呢，加油还得用钱，我把车献上了、人献上了，我觉得这就行了。我把我的老底已经给你说出来了，我都已经给过你了，你还要怎么呢？你还要为难我干啥呢？”（弟兄：不是为难。）你不理解我的心意，我说话的目的是什么？你说话的目的是什么？知道不知道？我给你交通是让你认识自己，让你知道你与神之间的关系如何，我是带你去经历神的作工，让你去认识、去体验、去经历，让你看见自己的污秽不堪，看见自己信神是在与神搞交易，是对神的一种欺骗，是让你看见自己的败坏性情。可是弟兄活在撒但的玩弄里边了，他让撒但玩弄了。撒但告诉他什么？“你这脸面往哪儿放呢？你说你刚刚在那儿说了大话，你视金钱如粪土，你刚刚说了你要为神献上、要为神效力。就这一会儿，弟兄把你说成什么了？把你说得一文钱不值，说得体无完肤，让弟兄姊妹怎么看你呢？丢人现眼的。弟兄最后说你是一个骗子，你说你真的就是骗子吗？你以后怎么和弟兄姊妹相处呀？”弟兄听了这些以后，心里怎么想的？“就是呀，我这么一个老老实实、实实在在的人，一上午的时间就变成了一个骗子？我难以接受，扎心呀！”

我今天和你说的是什么？我说的是让你看见撒但是怎么苦害人的，你活在一种什么性情里。这个性情在支配你的言行举止，你活在里边了。我给你解剖是让你去认识、让你去背叛，不再让撒但玩弄。你活在撒但性情里，撒但怎么玩弄你呢？你要脸面，撒但告诉你

说，“弟兄一给你解剖，把你解剖得破烂不堪，这是什么人呢？你刚开始跟弟兄说了视金钱如粪土，随后又说要给自己留一点”。你的言行举止暴露出来的这个心思、意念是谁让你这么做的？是不是你的“父亲”撒但让你这么做的？它支配你这么去做了，让你露了丑了，你这就是被撒但玩弄了。我给你拨开这个迷雾，你从这里边得明白，“哦！这是撒但玩弄我了，我不能这么做，我今天信神了，我应该是信靠神、交托给神，这才是信神”。你没有往我给你交通的这个路上去寻思、去走，你是怎么呢？你是赶紧掩盖，你怕别人看见你怎么这么丑陋不堪，赶紧说，“不是，我这么说是情有可原，我不是你说的那样，那么丑陋不堪，我该奉献的我奉献了”，还把数据给我报了一下，你把我想成什么了？我的目的是让你去认识。你呢，你认为我是过来审问你了，“你献了多少了？你剩下的部分为什么不给我呢？你背后还有多少没有告诉我”，你是不是把我想成这样了？你把我想得太坏了，你把我想成剥削阶级了，把你剥削得一分钱不剩，全剥削光。所以你在这儿坦白告诉我什么原因、什么原因，把你背后的事情一五一十都告诉我了，所以说你的这个做法和我说的对号不对号？我的目的是要拯救你，是让你明白真理，是赐给你生命，而你把我想成什么了呢？“你毫不留情地要我的钱呢，我就说了一个视金钱如粪土，你就抓住不放了，你就真让我视金钱如粪土，让我把所有的都献上？你说我真能不给自己留一点吗？我给你了呀，我不是小气的人呀，我确实是视金钱如粪土，我给了你多少了，你可能不知道，我再告告你，你不要误解我”，你给我表白、诉说，咱们说的不在一个点上。

什么支配你说这些话的呢？你说这些话还是为了你的面子。你没有跟着我交通的路走，你没跟随我。我跟你说：“来，走这条路，这条路该怎么走。”你想的是什么呢？我另有一条路。我给你说的这条路你考虑都没考虑，我给你说这条路的时候伤了你的面子了，“你对着这么多人给我指一条路，你说我五、六十岁的人了，我原来的那个路就不是路？你误解我了，我告诉你，我这条路怎么样怎么样，我给你说一下我走的路，我给了神家多少，我留了多少，我心里怎么想的，我一五一十都给你说出来”，你走在你那条路上。我看不看你走的路呀？

我给你的路你不走，你要领着我走你的那条路，我也不走你那条路。你就活在你的那条路里边，你不走我这条路你就没法生存。你那条路从哪儿来的？不是撒但给你的吗？你是为了你的面子，同时也是对我的一个误解，你把我想得太坏了、太坏了、太坏了，是不是把我想得太坏了？（没有呀！）能不能转过来？（弟兄：你给咱解释一下。）（为什么说你误解老师呢？老师不是来要你的那一部分钱的，而是帮助你认识你自己的那个性情，是要洁净、变化你。）从你刚才的言行举止中暴露出来你是一个什么人，我是给你揭露你暴露出来的那个败坏性情，你对神是种骗取、是种欺骗，是假冒为善！

交通“我认为”

（涛涛：下面的一个文字辅导员说，我感觉教会里的人就没有生命经历，我认为还不如让他们写写认识自己的文章呢，我就抓住她说的我认为、我感觉给她交通。我说：“你认为、你感觉，你这个“认为”它不是真理，你这个“认为”它不是神家的工作安排。你把你认为的这一套释放给弟兄姊妹，这就相当于是什么呢？偷换概念，把工作安排的性质就变了。”）那个姊妹说了个我认为、我感觉，涛涛是不是抓住这个我认为、我感觉说事呢？（嗯。）问题就出在这个“我认为”上边了。那“我认为”这个词是什么词？“我认为”这个词究竟能不能说？（不能说。）咱好多人是不是受迷惑了？（嗯。）好像一说这个“我认为”就是有问题的。那“我认为”这个词有没有问题？（涛涛：她是发表她的观点呢。）她是发表她自己的观点呢，那你刚才怎么能说是改变工作安排？她发表她的观点，算不算修改了工作安排？（不算。）你主要抓的是我认为、我感觉。（涛涛：哦！我就觉得她这个认为，那只是她自己的意思，不是真理，不是工作安排。）你说她能不能有这个观点？（能有。）人家表达出自己的一个观点，他们没有生命经历，你让他写什么呢？没写的，还不如写写认识自己呢。你说她修改工作安排，修改工作安排是不是犯罪呀？（嗯。）这个算不算修改工作安排？她只是发表她的一个观点、她的一个态度。刚开始让人操练

写文章，她写的不管是什么经历，让她先学会操练写。就是祭司弟兄交通的，写经历文章不在乎字数多，哪怕短一点，你再没有经历难道连一点点生命经历都没有？你连个浅显的经历都没有？你要是刚开始信神一、二年那是因为你不懂，你信神三年、五年、八年、十年了还是一点也写不出来？如果你连一点浅显的经历都没有，那你信神干嘛？你回家卖红薯去吧！你不用写了，也不用在这里了。

我在这儿主要给你交通什么呢？主要是说这个“我认为”，人一说“我认为”，就说这是狂妄自大的一种表现，一说“我认为”，神经就紧绷起来了。就单说“我认为”这三个字，算不算狂妄自大？（不算。）为什么说不算？“我认为”这是个什么词？（涛涛：要是单纯地说，这是在发表她的一个观点。）这是发表观点的一个词，是表达的一个词。要是说她狂妄自大，那是看什么呀？看她说“我认为”针对的这个对象是谁。比如说：“我认为这张纸比那张纸干净。”你能说她狂妄自大？得看她针对的对象是谁。“我认为神作工就不应该这么作”，这是什么？（这就是狂妄自大。）敢论断神的作工，还你认为呢！所以，单说“我认为”这个词，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它只是一个表达词。关键看你认为的是什么呢？主要看后边的话。“我认为涛涛就是个老好人”，你说我狂妄自大？我认为涛涛就是个老好人是我对涛涛的一个分辨、认识。她要是说“我认为基督不应该是女的”，他去干什么了？（论断神、定规神。）她作在神身上就不行了。所以要看她针对的对象是谁，不要人家一说“我认为”，就把人家定规了，你就先给人家打个叉，说这个人有问题。这只是她表达的一个口语、一个方式。她发表的一个观点：教会里人有的没有生命经历，让他们就写个认识自己。怎么不可以呢？她只是发表她的一个观点。人家说：“我家没肉，炒个鸡蛋能行吗？”你就来个：“哎呀！你认为！”你得把这个搞清楚啊！不要一说我认为、我感觉，就说这是狂妄自大，你得看她后边的对象是谁。（SJ：你说人家是修改工作安排，这个帽子扣得多大呀！）还有的人一说“不一定”，马上就有人说撒但来了，撒但就是说“不一定”呢。这个“我认为”和“不一定”，这是不是经常迷惑人的？（嗯。）

交通诗歌《神注重的是人的心》(一)

575　神注重的是人的心

当一个人接受了神托付的时候，怎么判断人行为的好坏与人是否有顺服，怎么判断人是否满足神的心意与他的所作所为是否合格，神有一个标准，神注重的是人的心，而不是人外表的行为，不是人无论怎么做，只要做了，神就应该祝福，这是人对神的误解。神并不是只看事物的结果，而是看重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人的心是如何的，人的态度是如何的，看人的心里有没有顺服，有没有体贴，有没有满足神的意愿。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　一》

听了这段神话让你们交通交通，就是说，你在这段神话中看到了什么亮光、有什么启发、在这段神话中受到什么审判刑罚、在神话中怎么认识了自己、看见了自己的哪些败坏、在神话中找见了什么路途，这些神话里是不是都有了？在这审判刑罚里边既能审判自己的罪，认识自己，又有神的心意，能够让你认识神，还能找着自己的路，是全面的。可你们看了这些话后，交通的时候脱离了神话，只是各自在谈着各自的所是，仅仅是你所谈的所是中有几句能和神话对号而已。咱们交通神注重人的心，可你没有谈你的心在哪儿，你没有谈你的心思是什么。神注重的就是人的心，注重什么样的心呢？你那颗心是不是神要的那颗心？你的心在哪儿？你的心在想啥？你的态度观点是啥？神对你的态度观点是啥？是不是得把这些谈出来呀？

也就是说，你要在神话里边找着审判刑罚的话，找见你实行的路，找见神的心意，看见你的悖逆。几个方面了？从认识方面，第一个，你要在神话里边明白神的心意。第二个，在神话里边认识了你自己的悖逆。神的心意与你自己的悖逆，这是两个对立的，借着在神话里面寻求就能把这两方面得着了。第三个，就是实行，你是怎么实行的？你是怎么做的？神要求你怎么做的？也就是路途。从大的方面是分两方面，就是认识方面和实行方面。认识方面，有认识自己悖逆的一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正面的，认识神的心意、神的要求。也就是你知道了神的要求，你才能有实行，才能满足神。实行方面，你得看见神要求你怎么实行呢，然后，你自己的实行是什么，你现在所实行的，和下一步要实行的是什么。这是几个方面？四个方面。那这四个方面是不是基本就全了？就是认识、实行这两大方面嘛！微微，刚才我说啥了？哪四个方面？（微微：认识神的心意，从神话里认识了自己的悖逆，神要求你怎么实行，你是怎么实行的，下一步该怎么去实行。）四个方面。认识也好，实行也好，都从哪得来呢？（从神话里。）从神话的审判刑罚中得来的。首先你得相信，神的每句话都是审判。也就是说，你在神的每句话里都能得着审判，你在神的每句话里能得着你对自己的认识，对神的认识，自己所实行的、自己所走的路，和神所要求你走的路，你能从每句话里得着这四个方面，那你看神话就达到果效了。

神说“神注重的是人的心”，那从这句话里能不能得着审判？（能。）田宇，得着了什么审判呢？审判你什么了？（田宇：审判人不愿意尽本分。）有没有细节？描述一下，怎么从这句话中得着审判了，什么是审判？审判是什么？审判就是揭示你的罪，审判你的悖逆，是吧？那这句话揭示了什么？人啊，虽然信神，但从来没人用心，没人用心去信神。神注重的是人的心，但人信神从来不用心，这是神在审判人。田宇，你用心了没有？（田宇：没有。）事实？（田宇：嗯，事实。）不要我问你是事实，你就说是事实，你得从神话里真正得着审判。人家法官在法庭上面审判你呢，是不是得有理有据？

理是什么？据是什么？人家有理有据证实你犯罪了，你才能真正得着审判。神说“神注重人的心”，从这句话里边得着审判，我没有用心，没有注重用心，那我在哪些方面没有用心呢？我的心用在哪儿了呢？人信神注重的都是什么呀？（田宇：做事。）人注重做。再一个，人注重结果。就像刘志，“你让我尽本分，我给你尽了，我给你尽心尽意地把本分尽好，把活儿干得好好的，让人人竖起大拇指来，‘呀，人家做得就是好！’”注重做，注重结果，但神注重的是什么呢？注重人的心。这是不是从这句话里得着审判了？审判什么呢？就是你信神不用心，这是对你的审判。然后，你就开始反省，“我在哪件事上是用心了呢？交代给我一个事情，我就是在做事，我用心去做了吗？如果我用心做的话，在电脑桌前校正文稿的时候还能坐不住吗？”微微用心了没有？微微老想用腿。谁能坐下来？用心的人才能坐下来，用心不用腿的人才能坐下来！神注重的是人的心，神重点看的就是你的心，你得用心。这是神揭示了你的一个败坏，你做什么事情呀，你都想用外表的好行为来欺骗神。神要的是人的心，但人总不愿意把心交给神，总愿意用外表的一个好行为来欺骗神。外表顺服如羊，心里恶毒如狼，这是不是每个人的所作所为？有的人外表不吭气，看着挺顺服吧？（嗯。）心里呢？早就翻江倒海，“拉倒吧，我走吧，干不成！每天追求生命呢，我活的是个啥呢？我失去了活着的希望了，不想活了”。但是外表还不能流露出来，刘志还得怎么呢？还得苦笑，还得陪笑。神注重人的心，你总想用外表行为来欺骗，用外表做法来把这件事情做好，就像有人说“我老想把事情做好，老做不好！”为什么呢？你老想欺骗神，怎么也欺骗不了神，舍不得用心，就想用外表的好行为来欺骗神，这就是个审判。审判的同时，是不是告你说神的心意了？这句话是不是很明了？“神注重的是人的心”，神重点要考核啥呢？不是考核你外表的行为如何，而是要考核啥呢？你的心！这是不是把神的心意告诉你了？你在审判中看见了自己，认识了自己的悖逆，又明白了神的心意。

在作工中再看，今天吴雯问了个问题，问了个什么问题呢？说约伯那时候帮助瞎子、帮助瘸子、帮助寡妇，那是不是正面事物？你

们说说是不是？（在那个时候算是吧！）神说他是完全人，敬畏神远离恶。帮助寡妇，是不是神承认的事？（承认。）那今天去帮助寡妇、帮助瘸子、帮助拐子，神承认不承认？（不承认。）不承认。同样信的是一位神，为什么约伯做了这些事他就是完全人、就是敬畏神远离恶的人？为什么同样一件事今天你做了，你就不是敬畏神远离恶的人呢？什么原因？（微微：因为神作工的时代不同，神对人的要求不同。）时代不同，对人的要求不同，这是从外表来看的。根据神的这句话你看见了什么？神注重的是人的心！约伯那个时候做了这些事就是完全人了，为什么今天做了这些事还不是完全人？咱今天再做什么，那叫模仿，不叫效仿。模仿他的行为、言谈举止，而不是效仿。约伯那时候，神没有向约伯说什么，他只是风闻有神，他帮助、扶持人，这完全是一种善行、善举，是正面的、是正义的。他这个心是面向正义的、是正面的，神注重的是人的一颗心，所以，神就称他为义人！但今天因着时代的不同，对人的要求也不同。因为啥对人的要求不同呢？神向人显现了，赐给人多少，就向人索求多少。那时候约伯是风闻有神，你今天是完完全全看见了神，要求就不一样了。那时他并不明白神的心意，而今天神是直接告诉你了。告诉你什么了？今天告诉你瞎眼是怎么回事？（遭咒诅了。）遭咒诅了，这辈子残疾是因为他上一辈子做了坏事了，成了瞎子、拐子，这一辈子残疾是神对他的一个惩罚。如果约伯今天听到神说的这句话，约伯还帮不帮那些残疾人？（不帮。）不帮了，因为这是神对他的惩罚，约伯是以公义为外袍，“神惩罚他了，我怎么能帮他呢？”那你今天呢？你今天帮不帮？你今天要帮瞎子、拐子，这是什么呀？与神为敌！神惩罚他了，你要去同情他、可怜他，你要给他当菩萨，你在他身上想啥呢？想做神，想让他心中有你的位置，这是你的野心，不是你的善行。从肉眼看见是同一件事，可流露出来的本性是完全不同的。让你去效仿约伯，让你走他所走的路，而不是让你去模仿、仿照、照抄。时代不同，神今天直接发表话语告诉你了，那时候说他是义人，现在不说你是义人，是因为神不看你外表做事，而是看你什么呀？（心。）神注重的是人的心，就看你的心是不是向着正义，这是不是就有原则了？

刚才说了，从神的一句话里你能得着一个认识，看见自己的邪恶，认识神的心意。假如说，今天你是一个新人，你并没有听了神那么多话，你并不知道他是遭到了咒诅，你去帮他了，神定罪不定罪呀？不定罪。新人是不明白、是不知道，是不分左右手时做的事，在他不明白的时候，他的存心是善的，是凭着一颗善心，是因着正义而去帮助的，神悦纳！而今天你听了神的话以后又去做了，你是明白神心意以后去做的，明白神的心意你还要去做，这是在干嘛？与神作对！你愿意与神作对吗？你也不愿意。但你为什么还要去做呢？是因为你这样去做能得着别人的崇拜，是搞个人的经营，心不对，歪了、邪了，所以说，你就该受到相应的惩罚。同样都是帮了寡妇了、帮了瞎子了，神对两个人是两种态度。

从这个里边你就能掌握一个原则，看一个人、分辨一个人，能不能根据他的外表行为呢？不能根据他外表做了什么事，而是要看他的背景，看他的心！就像这次说刘志了，“保罗是被光照击杀了，刘志你这是不是也是被光照击杀了呀？你俯伏了没有？”刘志承认不承认？不承认。“把我说成啥了？光照击杀了，我还不俯伏啊？”你说刘志俯伏不俯伏？（不俯伏。）他俯伏是俯伏哪个光照击杀？（田宇：外面看见的光照击杀。）天上的光照他的时候，他俯伏不俯伏？（田宇：他俯伏呀。）他俯伏。刘志觉得这是咋了？“你是瞎给我戴帽子，光照我了我能不俯伏？保罗还能俯伏，我能不俯伏？”保罗信神不信神？神说他信的是谁？他信的是能击杀他的那位神。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光一照他的时候，保罗就说“主啊，主啊，你是谁？”从这句话来看，是先击杀他了，还是先向他说话了？（先击杀。）先击杀他了。一击杀他他就说“主啊，主啊……”，你看，一击杀他，他就认这是主，不击杀他，这就不是主。所以，从这句话来看，他信不信神？（不信。）不信。来击杀他了，他不是说“谁呀？你是谁？你击杀我？你是撒但？还是神？”他不是分辨击杀他的是谁，而是啥呢？“只要你击杀我，那你就是我的神。主啊，主啊，主，主，主……”，这是不是叛徒？（是。）枪一指住他，“啊，你是主，主，主……”，一没枪以后呢？就不是主了。所以，保罗信的是能击杀他的那位神。我说刘

志，“你连保罗也不如”，他心里服不服？（不服。）不服。“保罗那时被光击杀人家俯伏了，今天谁击杀我了，谁光照我了？我看神迹奇事了？我没有看神迹奇事呀！你给我说两句话，这能跟光照击杀相比呀？不能相提并论呀！”今天的光照击杀就是揭露解剖，把你的丑样都揭露出来了，这就是光照了你了，活在了光中。在光中与在黑暗中有什么区别？活在黑暗之中，是伸手不见五指的，什么都不知道，你杀了人你也不知道。在黑暗中你拿着刀乱砍，你是杀了人了，还是杀了猪了，还是砍到木头上了，你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你手上沾满了鲜血，你也不知道。可是活在光中呢？“呀，我怎么能做了这样的事呢？”看见了自己的罪行、恶行，活在了光中，光照击杀。你看见了你手上沾满了血迹，该不该悔改？（该。）你活在了光中，最起码你得俯伏了，因为神向你显现了，揭露解剖你了，揭露解剖里边带着审判刑罚、咒诅、焚烧。咱交通了律法时代、恩典时代和国度时代，神对人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但有一个是不变的，什么是不变的呢？神是看你的心！不管是律法时代，还是恩典时代，还是国度时代，神看的都是啥呢？神注重的是你的心！你是不是称神为大呢？律法时代，只要你守住这个律法就行，这是为什么呀？因为你相信神是击杀人的神。恩典时代，恩典时代临到你的是神迹奇事，得有信。今天国度时代呢？临到你的就是话语。国度时代你再想看见神迹奇事可能不可能？你什么时候就能看见神迹奇事呢？神的日子到了的那一天，击杀你的时候你才能看见。

从咱交通的这些内容中，你看见了一个什么画面呢？你现在到哪儿了？闭上眼，你现在到哪儿了？为啥叫你闭上眼呢？闭上眼让你寻思一下，不要凭你的肉眼所见，闭上眼看见了没有？微微，到哪儿了？（微微：国度门外，守着神话的字皮。）哎呀，都不会体验体验，闭上眼让你体验体验，体验体验到哪儿了呢？闭上眼仿佛到了伊甸园。伊甸园是什么生活？神造了万物，让人去管理万物，是吧？伊甸园里边长着各样的树，是吧？（十二样果子。）可能有十二样果子，是吧？伊甸园里还有什么？说说。（周蕊：有神的荣光。）还有什么？伊甸园里边有善恶树，有没有善恶树？（有。）伊甸园里有善

恶树，别忘了有善恶树啊！还有什么？还有生命树。各样树的果子，是不是供应人生命的？是不是生命树？有生命树。还有各种动物、植物，有没有？（有。）有没有老虎、豹子、狮子？（有。）老虎、豹子、狮子它吃不吃人？（不吃。）为什么不吃呢？因为人是万物的主人，是管理者，但不是主宰者！你看见狮子、豹子了没有？你看见善恶树了没有？看见生命树了没有？田宇，看见了没有？（田宇：看见了。）你现在仿佛进了伊甸园了，你看见了些什么就说什么。（田宇：善恶树就是那些反面的东西，反面的这些话呀，或者是悖逆的话呀。）卫晋看见了没有？那地主是什么呢？（卫晋：狮子。）它能不能吃了人？（卫晋：吃不了。）吃不了人。可是卫晋在没有进伊甸园之前，看见那狮子就怕，就怕吃人呢。等进了伊甸园以后呢？狮子吃不吃人了？（不吃了。）它吃不了人，因为啥呢？人是主人，人要去管理它，但不是让你去主宰它。那刘志昨天的那些话是干啥呢？要主宰它。让你去管理它，不是让你去主宰它。它虽然是狮子，但它吃不了人，是让你去管理。什么是善恶树？善恶树是让干啥呢？（分辨。）善恶树是让你去分辨、认识，而不是让你去吃它。

咱以前交通顺服神摆设的环境，咱现在能不能搞清楚，什么是顺服神摆设的环境？咱以前交通过吧？田宇，什么是顺服神摆设的环境？（田宇：就是每天临到的人事物。）卫晋，你怎么认识顺服神摆设的环境呢？（卫晋：顺服神摆设的环境，就是神每天摆设的环境能够从神领受。）顺服神摆布的环境和顺服神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怎么才能顺服神？顺服神的前提是什么？在什么情况下才能顺服神？咱不说你的性情如何，而是说顺服神有个根本的要求，就是说顺服神的根本条件是什么？根本条件就是你得明白神的心意，这是根本。你明白神的心意，这才能顺服神。也就是说，你要想顺服神，首先得明白神的心意，你才能顺服神。你要不明白神的心意，你不可能顺服神。信神就是在干啥呢？（顺服神。）就是在寻求顺服神，也就是说，你信神就得寻求神的心意，寻求着神的心意，你才能顺服神。你不明白神的心意，你绝对不可能顺服神。约伯顺服神了没有？顺服神不顺服神？（顺服。）微微，约伯顺服不顺服神？（微微：在那个时代应该

是顺服。）周蕊，算不算顺服神？（周蕊：不算。）夏彤，怎么看呢？（夏彤：算。）算？SJ，算不算顺服神？（SJ：他不明白神的心意，不算顺服神。）不明白神的心意。那不明白神的心意能不能顺服神？不可能顺服神。约伯并不是顺服神的人，并没有顺服神。你要顺服神你首先得明白神的心意，你才能顺服神。彼得呢？（顺服。）顺服至死，彼得是顺服神的人。那约伯是个什么人？约伯是顺服神摆设的环境的一个人。借着这两个例子，让你去认识什么是顺服神的摆布安排，什么是顺服神，你得会区别。明白神的心意，你才能够顺服神，不明白神的心意，你不可能顺服神。约伯他并不明白神的心意，他是风闻有神，他怎么能知道神的心意呢？彼得人家是怎么呢？神说："彼得在我面前尽忠多少年，不曾发过怨言，不曾有过埋怨的心，就是约伯也不及他，而且历代圣徒都远远落后于他，他不仅追求认识我，而且是在撒但施行诡计之时来认识我。这样，就使他多少年的事奉都是合我心意的，因而不曾被撒但利用。他吸取约伯的信心，但看清了他的短处，约伯信心虽大，但在灵界的事他缺乏认识，所以说出了许多不合实际的话，说明他的认识仍然是肤浅，仍然是不能达到完美。所以，彼得一直注重摸灵中感觉，一直注重'观察'灵界动态，所以不仅我的心意他能略有体察，而且撒但的诡计他也略知一二，从而是历代以来对我最有认识的人。"（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发声·第八篇》）彼得对灵界的事略知一二，所以才在撒但施行诡计的时候明白神的心意；对灵界的事略知一二，所以，在多年的事奉中都合神的心意。彼得明白神的心意了，他才能在多年的事奉中都能合神的心意。约伯他并不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他在事奉中能不能合神的心意？（不能。）不可能合神的心意。他如果明白神的心意的话，他这个见证还一样不一样了？（不一样了。）应该怎么了？那就应该把灵界的实情揭露出来。他三个朋友劝他的时候呀，他就不跟他的三个朋友讲理了。约伯说"我确确实实是个敬畏神远离恶的人，我以前怎么样，现在怎么样，神没有向我显现，神显现，我敢跟神讲，我确实是个敬畏神远离恶的人"，他顺服了没有？（没有。）他只是顺服了神摆设的环境，就是在神摆设的这个环境中没有否认神，没有埋怨，他只是找这个原因在哪呢？为什么呢？就是在找为什么呢。所以，他是在不明白神的心意的情况下，没有背叛。约伯他是信心，并不是认识。信，相信神，不管神怎么作，你就是神，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但他

不明白神的心意。借着这个例子，你更应该明白，什么是顺服神摆设的环境，什么是顺服神。那你现在走到哪一步了？你顺服神摆设的环境了没有？什么是顺服神摆设的环境呢？就是说不管神给你摆设什么样的环境，不合你的观念，甚至就像约伯一样，把你的儿女剥夺了，十个儿女、万贯家产剥夺了，合不合观念？万箭穿心一样，不合你的观念。即使不合你的观念，你不能否认神，不能有埋怨。如果你埋怨、讲理了，为什么？凭什么？为什么不给他摆这环境，为什么给我摆设这环境？给我摆设这环境，我无路可走，我没办法了才去拜偶像的；我没办法了才去烧香磕头的；人家把我开除了，我没办法才回归世界的；我没办法了才去世界挣钱去了。顺服神摆设的环境了没有？（没有。）那怎么才是顺服神摆设的环境？就把你开除了、把你隔离了，首先对这个事情咋呢？首先承认这是神作的，没有埋怨。什么是顺服神摆设的环境呢？就面对神给你摆设的不合你观念的环境时，你不是质问为什么，而是寻求为什么，“哎，神为什么这么作呢？神的心意是什么？”寻求神的心意，在神摆设的逆境中，在神摆设的不合你观念的环境中，你是去寻求神的心意，这叫顺服神摆设的环境。虽然说神的心意你寻求不着，但你的这个态度是最关键的，也就是说神注重的是人的心，你这颗心是在寻求神的心意，你不是在质问神。你看约伯，神给约伯摆设了那样的环境以后，约伯是俯伏，是寻求。他的三个朋友告他说悔改吧，他怎么说的？他没有说凭什么？为什么？我是个敬畏神的人，凭什么让我临到这个环境？没有说这个话，是吧？他怎么说的？“我确确实实地，我实实在在地告你说，我当时怎么了，我对寡妇怎么样，对瞎子怎么样，我做得怎么样，我确确实实是敬畏神远离恶的人。”他在寻求为什么，他找不见原因，在找不见原因的时候是寻求神的心意，而不是在质问神，更不是逃跑、逃避、躲藏。教会把你开除了，你就回归世界了，这叫什么？这是不是逃跑、逃避？把你开除了，你应该寻求，“哎，为什么把我开除了？我得罪带领了？”应该寻求什么呢？寻求神的心意。“神作工作到哪一步了？为什么要有这个事发生？在圣经里有没有预言？有没有异象？神说没说过要有什么事情发生？把我开除了，我能不能离开神？就是开除了，我是不是还得信神、吃喝神话？我还该传福音？教会不要我了，我还得独立生活吧？”这独立生活不是说肉体生活，是说我得有独立的灵生活，是不是还得有独立的灵生活？你有这样的一颗心，你这样去做

了，先不说最后是什么结果，就说你有这么一颗心，这就叫啥呢？这就叫顺服神给你摆设的环境。这个理清了吧？顺服神摆设的环境理清了。

顺服神呢？刚才说了，顺服神比顺服神摆设的环境拔高了，是拔高了一步，是在神摆设的环境中，你能寻求着神的心意，按着神的心意去做，这就叫顺服神。人家把你开除了，当你看见教会里边恶人掌权的时候，刚开始你不明白，你是揭发检举呢，跟人家教会带领打呢、斗呢，打斗的过程中打不过人家了，“拉倒吧，胳膊扭不过大腿”，跑了，这叫不顺服神摆设的环境。如果打了，打不过了，我还要咋呢？教会告不了，我还要告小区，告牧区，跟他不屈不挠，拿起神的一把两刃利剑来行使神的权柄，这就是在教会里顺服神摆设的一个环境。如果能在顺服神摆设的环境基础上拔高，寻求神的心意，“神摆设这个环境，神的心意是什么呢？”神话在里边穿针引线，神话告你说了，“……当神击打牧人的时候，羊群分散了，那时你们就没有真实的带领人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当怎样走末了一段路》）。现在什么时候了？作工结束了，击打牧人，羊群就要分散了，祭司弟兄工作安排里告你说：“你们以后都会看见教会荒凉，到时有些人就不理解了：原来教会五六十人，很兴旺，弟兄姊妹在一块聚会快乐无比，赞美神多好！现在怎么剩不几个了？还都如此软弱，这咋整呢？这些事都是神安排好的，你应该明白神的心意，这都是神的作工步骤，慢慢你就看清楚了，不明白不要瞎说话，听明白了吧。”（摘自《上面的讲道交通·在末后的日子神选民应该怎样为神站住见证》）教会荒凉了，别瞎祷告，这是神的一步作工。“哦，这是神的一步作工，神就这么作呢。哦，神的心意是要扬场呢，利用这个把撒但魔鬼给排除出去，神要检验人的心呢！”明白了神的心意以后还能不能再检举了？你再检举，那就是跟他打架了，那就是跟他较真了，那就是凭什么、为什么了。寻求着神的心意，实行，那就得把失散的小羊收拢回来，把你所明白的供应给他，“这是神的奇妙作为！”把神的奇妙作为见证出去，这是不是神的心意？把真理供应给渴慕真理的人，不摆在猪前，这是不是神的心意？寻求着神的心意，按着神的心意去做事，

这叫顺服神的人。结果不一样了吧？（嗯。）顺服神摆设的环境和顺服神的人不一样。

为什么说你进了伊甸园了？现在给你摆设的各种环境和起初的伊甸园依然是一样的，有善恶树、有生命树、各样的果子、还有各样的动物。现在让你进了伊甸园是干啥呢？你依然是管理者，狮子，你得去管理，比你厉害的强盗、土匪，你得站到他的上边去管理他、管辖他。神给了你权柄，让你与神同掌王权，让你去管理万物，但不是让你主宰他。同时，在伊甸园里有生命树的果子，有神的话，神直接带领着咱，这是不是生命树的果子？各样的果子，圣灵在每个人身上的作工都不同，每个人身上都有他的生命经历，他们生命经历结出的这个果子能吃不能吃？这是不是供人享受的？这个果子可以吃。所以，在交通的时候，他交通他的经历、他的认识，这个果子营养丰富，你是必须得吃。你不能单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各种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唯独什么？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善恶树在哪呢？善恶树上的果子就是撒但树上的这颗果子，就是撒但，撒但就是棵树。神是生命树，撒但是什么？善恶树。撒但是让你去认识，让你去分辨，而不是让你去听它的。刚才在交通顺服神摆设的环境少了一个内容，让你顺服环境，但是神给你摆设了敌基督、假带领，给你摆设这些迷惑你的人，你能不能听他的？（不能。）不能听他的。有人说“这不是顺服神摆设的环境吗？神摆设了环境，不就是让人顺服吗？神摆设敌基督了，我也得顺服呀！”神摆设了敌基督、假带领是让你咋呢？（分辨。）是让你分辨他、认识他、弃绝他。别说其它的，就约伯他三个朋友劝说约伯是不是好心的呢？那也不能听他的，听他的就上了撒但的当了！那约伯的三个朋友是不是也成了善恶树的果子了？算不算善恶树的果子？（算。）算，只要不是从神来的，那就是善恶树的果子。补充一下，顺服神摆设的环境，神给你摆了邪恶事物，是让你分辨认识，你不能去听从它。

进了伊甸园了，有善恶树上的果子，善恶树就是撒但，撒但所结出的果子就叫善恶树的果子。这个善恶树不是具体指哪个人，所有的人身上是不是都有这个善恶树的果子呀？（嗯。）你自己就是一个撒但的后裔，你周围人群中有太多的撒但的后裔，那就有太多的善恶树，结出的果子就是善恶树的果子。所以说，这个善恶树的果子你得去分辨认识，每个人说出的话、做出的事，你得去分辨认识，他说的、做的是什么呀？是善恶树的果子还是生命树的果子？现在呀，你仿佛进了伊甸园，但不是进了伊甸园那么简单。这个时候怎么了？一棵树上可以结两个果子，是不是不一样了？（嗯。）那个时候你只要认清这是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要吃就行了。现在呢？你必须得会分辨！一棵树上结出了两样果子，从圣灵作工来的，结的是什么？（生命果。）生命果，这就是各样的果子。从撒但来的意念，还有你自己的地位、权利、名誉结出来的果子是什么？（善恶果。）你一听他的话，就听出他是为地位说话了，哎，他是为名誉说话了，他是为情感说话了，这是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绝对不能吃，吃了是必死的。神说："人似乎回到了伊甸园中的时刻，但此时的人不再听从蛇的引诱……"（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人在神的经营中才能蒙拯救》）此时的人不再听从蛇的引诱，人有了自由的生活。今天自由了没有？（没有。）嗯？还不自由呀？就刚才周蕊说的"活在了神的荣光中"，你还不自由呀？自由自在地活着，这个自由自在是指灵里的自由自在，是吧？神话带领着你，你把狮子都管住了，狮子都不敢把你怎么样，你还不自由？你说不自由是说啥呢？是撒但不得自由，你站在撒但一边就不得自由。你要是按着神对人的要求实行，寻求神的心意，顺服神，活出一个真正的人呢，自由释放！怎么自由释放呢？原来钱财、地位、名誉把你捆绑得死死的，不得翻身。你看刘志活得苦不苦、累不累？因为刘志他没有进入伊甸园！有人说"人家明明跟你在一个家，你在伊甸园中，人家就不在伊甸园？"你得用灵眼看，你不能用肉眼看。死去复活，从灵界看事，你才能进了伊甸园。刚才我跟你说你闭上眼，看你进了哪儿了，进了伊甸园了，各样的果子，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会分辨了，即使你分辨不清，你有一颗寻求的心，你寻求神是不是就给你说呀？（是。）你就知道哪个果子能吃，哪个果子不能吃。狮子、熊怎么样呢？神早就给你放在那边让你去管理它，你要有勇气去管理它。你看见狮子、熊，你就想啥呢？就想逃跑，胆怯，那就是

不相信神。神告诉你，你是万物的主人，你吃生命树上的果子，用话语来管理它，凭说话来管理它，就不害怕！你进了伊甸园，自由释放！你看卫晋现在是不是有点自由释放了？他不要这个虚荣脸面地位了就咋了？释放自由了。

咱看见咱还有什么释放了？钱财、地位、名誉，今天在这里真正走信神这条路的人，他还受这些困扰吗？（不受。）你实在是太幸福了！怎么幸福呢？你进了伊甸园，你也不锄也不种，只管到时候吃、喝，你说吧！你还担心：呀，咱家的吃喝够了吗？我看你没想过。你只是尽着你的本分，你只是“我吃生命树上的果子，我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你还担心今年种什么呢？这家庭事务你操心了没有？没有操心。你只是坐着吃、喝，你也不想着挣钱去了。信神了谁还想着挣钱去呢？你不去挣钱去了，你没钱花了吗？有没有？不去挣钱，你有钱花；你不想去种地，你也有饭吃。这不仅是灵里边的，还有肉体里边的，那你说，这不是伊甸园是哪呀？仿佛进了伊甸园。从伊甸园出来是什么生活呀？神咒诅的生活，让他出力流汗，汗流满面。你再看看世界，生活在那绞肉机里边，不出力流汗能生活吗？咱活在了伊甸园里，神在那边交通着，我在这边又带着，这个家务事还得我为你操心。你现在家务事也不操心，为啥不操心？是因为你没有那个心，是因为你太悖逆了！所以说你也不操心。就即使你操心，你是操的什么心呀？你在你本分上面，你操的一方面的心，家里整体的大事你操心了？没有。所以说，你现在活在了伊甸园，仿佛活在了伊甸园，知福吧！知不知福？活在伊甸园里边每天还苦楚了呀，还经常哭呢、闹呢，你说人是不是太悖逆了？（是。）仿佛进了伊甸园。

交通诗歌《神注重的是人的心》(二)

“当一个人接受了神托付的时候，怎么判断人行为的好坏与人是否有顺服，怎么判断人是否满足神的心意与他的所作所为是否合格，神有一个标准，神注重的是人的心，而不是人外表的行为，不是人无论怎么做，只要做了，神就应该祝福，这是人对神的误解。”这一句话就把人那个错误观点揭示出来了，这就是审判。“当一个人接受了神托付的时候”，咱每个人都有本分，是吧？接受了这本分也就是接受了神的托付，也可以说你进了伊甸园了。进了伊甸园里有什么托付呢？你得去分辨善恶树，是吧？你得吃生命树上的果子，这是一个托付。你在尽本分的时候，这又是一个托付。但不管哪个托付，都是一样的。怎么一样呢？“怎么判断人行为的好坏与人是否有顺服”，给了你托付，就是神要看你、神要判断你，这是不是有两个判断呀？第一个是判断什么？好坏，判断人行为的好坏。第二个是判断什么？人是否有顺服。你是好人还是坏人？你对神是不是有顺服？怎么判断是好人？怎么判断是否有顺服？在这里好坏人怎么区分？就根据你能不能顺服神给你摆设的环境来判断，你要能顺服神摆设的环境，这是个什么？（好人。）好人。顺服不下来，这就是个坏人。为什么说他是坏人呢？他不承认神的主宰，也不接受神的主宰，也没有顺服。这个顺服不是说顺服神，是咋呢？顺服神摆设的环境。给你个托付，给你个本分，你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好好尽了没有？就像刘志，如果人家尽本分求真求细，在这个本分上好好尽了，在这托付上好好尽了，这可以说是一个顺服，是吧？为什么我说他是有信呢？他有信才有这个顺服。约伯有信，他才能在被剥夺的时候承认有神，这就是一个信。神交通教会处理、清除的人从三方面看，第一方面是啥呢？他信神的存心目的。第二个，人性。第三个，对本分的态度。第一个是信神的存心，刘志信神的存心不是神话谈到的那几个，是吧？首先他信神的存心没有偏了。人性，这个就差下了。第三个是什么？对待本分的态度。这就是衡量一个好、坏人的标准，最低标准，能达到这个标准的，这样的人就能在教会。在教会里神有个最低标准是什么呢？最起码这些人都是要神的人，这就是神所说的好人，能够顺服神摆设的环境，能顺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怎么判断人是否满足神的心意与他的所作所为是否合格”，这是不是拔高了？这里边就有了神的心意了，寻求神的心意、满足神的心意。

“神有一个标准，神注重的是人的心”，就看你的心。刚才说约伯帮助瘸子、拐子、瞎子、寡妇，那时候说是善行，但这个时候就不承认是善行了，这就是说神有个标准，注重的是人的心，不看你外表行为。“而不是人外表的行为，不是人无论怎么做，只要做了，神就应该祝福，这是人对神的误解。”咱所有的人是不是都在这个误解里边转圈圈呢？你托付他办一件事情了，他只注重把这件事情做好，可是这件事情做好做不好？（做不好。）绝对做不好。为什么做不好？因他没用心，不用心就想做好，那是想着做事，做事就是外边的做好，外边做好实质肯定做不好，不用心肯定做不好！可反过来又说啥呢？“我做了呀！”把这个事情做了就认为有了资本了。所以神就告诉你说“不是人无论怎么做，只要做了，神就应该祝福”，田宇，神说的这个你有没有？（田宇：没有。）哎呀，田宇圣洁了。在那边干活的时候，心里怎么想的？以前还有个地位，现在一下子没地位了，想起了当初，“当初我是怎么干的……”，心里难受不难受？（田宇：没有想。）在你心里想，“一天起来就是信神，一天就是三点一线：吃饭、干活、睡觉，吃饭、干活、睡觉……”，在这个时候想不想你曾经？（田宇：没想。）没有？那你想的是啥呢？你说说你想起来些啥？还能啥也没想？（田宇：那时候就想，哎呀，信神就是干活呀？这一天就是这呀？就是这么个想法。）就只想了这些吗？肯定不是，为什么说不是呢？因为你那时候有态度了。神注重的是人的心，就看你的心，那时候你的心去哪了？有埋怨没有？有顺服没有？那时候你是顺服呀还是埋怨？（田宇：埋怨。）好了，终于说了实话了！埋怨，这埋怨是从哪儿来的？（田宇：从撒但来的。）它的根从哪儿来的？它的根怎么产生的？不要说撒但告你说：“埋怨他吧，埋怨他吧！”“哦，我就埋怨！”它是有根据的。为什么会埋怨？因为在田宇心里想“我当初付出了！”如果说一个新人走了田宇这条路，每天三点一线：吃饭、干活、睡觉，吃饭、干活、睡觉。新人里边流露出来的是什么呀？应该有个疑问：信神就是这？这就是信神？就刚才田宇说的，“这就是信神？信神就是个这呀！”他看透了！他会不会有埋怨？（不会。）为什么不会有埋怨？埋怨必须是有前因才有后果，埋怨是后边结的果子，必须前边有因素，后边才有果子。一个新人，他前边就没东西，他一

来干活，在他这张白纸上面书写的信神就是这，三点一线，吃饭、睡觉、干活。在他里面形成一个观念，这就是信神。他还有没有埋怨？他不会有埋怨。只有什么人才会有埋怨？只有老人才会有埋怨。只有老人在不合他观念、不合他原来所想象的信神的背景下才会有埋怨，他会质问，凭什么、为什么。这埋怨是不是就是凭什么、为什么呢？田宇聪明，会说话，我问他你有什么想法？他换了个话，“我没有什么想法”，最后来个有埋怨，他想把这埋怨一笔带过。这埋怨是怎么产生的？它是有根的，根源在哪？怎么产生的？是由前边的条件造成后边的埋怨。就像约伯，如果说一开始神就没有给他万贯家产，后来直接剥夺他的了，他三个朋友还劝说他吗？就没有给过他，他还用悔改吗？就不存在了。三个朋友就不会说“你悔改吧，悔改吧，你肯定是得罪神了”。没有前边的因，就没有后边的果。你这有埋怨了，肯定是前边有因，后边才有果。

前边的因是什么？人都认为啥呢？“只要做了，神就应该祝福”，我该做的都做了，神就应该祝福，这是人对神的误解。人有这个意念“我做了，神就该给我祝福，我付出了，就该有回报”，这是人对神的误解。“只要做了，神就应该祝福，这是人对神的误解。”这个误解是指什么说的？能不能理解？怎么就解决人对神的误解了？这个误解该怎么解决？这个误解你搞清了没有？神说的这个误解是什么误解？（这个误解是人认为我干了，神就应该祝福我。）我付出了，我做了，我该做的做到了，神就应该祝福我。刘志为什么痛苦呢？为什么难受呢？“我做了，我求真求细了，他们不干活我干了，他们三个人干活，我一个人干了，我带领着他们干了。人家不做，你也不解剖，我做了，你还说我，我做了，你还解剖我！”（卫晋：就像上次揭露我的时候，心里就想，“人家这不干，还在第二阶段了，我这干了反而是不对了，还说我是在欺骗，那我就不干了”，里边就有这想法。这里边有一种误解，还有一种要求：我不要求你夸我，你别揭露我也行，或者你私下揭露我也行嘛，别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揭露我！）得解决人对神的误解，咱今天交通的内容，是不是解决你对神的误解呢？（是。）怎么解决这个误解呢？这个误解该怎么解决呢？（神注重人

的心。）神注重人的心，我给你举了几个例子，是吧？约伯，约伯所做的和你今天所做的，外表都是一样的，但神不承认你、不称许你，因为神主要看的是你的心，注重你的心，而不是看你外表怎么做。

外表做是一方面，但这里说的是注重，这里边加了个注重，就是告诉你重点、中心是什么。神并不是只看事物的结果，刚才微微交通时就把这句话说错了，说成啥了？“神不看结果”，你听听这话，神不看结果？“神并不是只看事物的结果”，就说让卫晋干这个活儿了，神看不看结果？（看。）神看结果，但神不是只看结果。如果只看结果，一次性把这个活儿干好，这还不好呀？地主扣了咱东西了，不给他送礼，一次性把他打败，一次性到位，这不是更好？（嗯。）神在这里说啥了？“神并不是只看事物的结果”，一次性没做到，神没有定你的罪，不是根据这件事你没有做好就定你的罪了，所以在这里说不是只看结果。不要扭曲了神的意思，不要说成神不看结果，好了，那人都拿上神家的祭物随意挥霍了！随意挥霍了还交通啥呢？“神不看结果，神是拯救人，专要显明你的败坏呢！”我听见有人就这么交通了呀！我交通说：“看着亏损了多少钱财，我没有心疼，我更心疼的是啥呢？这个人究竟变了没有，虽然说丢失了这么多祭物，但是把这个人的灵唤醒了，我不亏本，成了！神要的不是那些祭物，是要这个人的心、灵。”反过来有人把我的意思完全给扭曲了，咋扭曲呀？“弟兄不看那个结果，不看那钱财，不看人怎么挥霍，主要是看显明了多少人，让多少人生命得益处了！”那些人就利用这个话挥霍祭物，做什么事情不用心，这就是啥呢？抓把柄、钻空子，借着这个他是不是可以放荡了？“弟兄都说了，不看结果，亏损了多少钱无所谓，神家不缺钱，并且神能从无到有，你看那五饼二鱼，吃饱多少人呢？在神来看钱那是个啥呢？吹口气就来了，神不是心疼那个钱，神是让我去操练呢，让我进入呢！”你说这人多悖逆呢？挥霍了千万祭物不知悔改！这就成了神话里说的那个人了。挥霍千万祭物本身算不算罪呢？（算。）这就算罪了！但神没有定你的罪，神是怜悯你，让你悔改。挥霍了祭物了，你能够产生一个懊悔的心。但是，你把神的这话给误解以后，说神不看事物的结果，那你还懊悔不懊悔？那丢失了千万祭

物的人，他怎么想？“神不看人这个结果，丢失千万祭物是为了拯救我”，他还有懊悔的心吗？所以，他就没有懊悔的心。如果卫晋也这样看，认为神不看事物的结果，那卫晋会说什么？“干活的地方就是倒塌了，神也不看那个，神主要是利用这个倒塌显明我们，利用这个地主显明我们呢，我们都认识了自己了，成了，留下那些烂东西就不要了，显明了就行了，那些烂东西能干啥呢？”神说“神并不是只看事物的结果”，并不是，咱不要把这个单独分开，不管结果。咱以前是只管结果，当交通了以后呢？不管结果了，只管过程。要么是只管过程，要么是只管结果，你说人混蛋不混蛋？“神并不是只看事物的结果”，就像在那边干活呢，干得人都累得快趴下了，你说“并不是看事物的结果”，意思是什么？并不是着急工作赶紧往前赶，“只是显明了我就行了，够了，成了”，他还干活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为了显明我就行了，就不着急了，就不是五天的活三天干了，而是我倒已经显明了，认识了，成了。神既要把你显明，神的工作还要咋呢？还要提前。

“神并不是只看事物的结果，而是看重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人的心是如何的”，人的心是如何的，这一句话四方面是不是就又出来了？你的认识和神的心意。你的心是什么？遇到环境了，田宇的心在哪呀？田宇就成了小品里面的那个人了，“哎呀，我的腰啊，我的腰间盘呀！”他的心在哪？他的心在腰间盘上，他的心没有在神家交给他的托付上。方舟建好了没有？是不是有老鼠洞？是不是有蚂蚁洞？神的心意是啥呢？五天的活，你得用三天干完，神着急要结束他的工作，你急不急？你急神所急、想神所想了没有？路途是啥呢？这是不是你的路途？前几天田宇开上车回这边呀，招呼也不跟我打了，怕跟我打招呼，我要说过两天再走，就又得等两天。这就是“而是看重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人的心是如何的，人的态度是如何的”，态度，流露出来的一个态度、观点，神就在这个时候看你的心、看你的态度。平时风平浪静的时候，能不能看见你的心、你的态度啊？在刮起大风的时候，耶稣的门徒咋呀？“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啦！”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哪！为什么胆怯呢？”（太 8：26）必须借着一股风才能把你显

明。那今天要看见你的心如何，你的态度如何，必须让你咋呀？世上有句话怎么说的？“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这是要咋呢？就是要显明你。田宇那时候是不是就达到这个地步了呢？这就是要显明你，看你的心、看你的态度，这个时候的心和态度才是真实的，自然流露。就像约伯，剥夺了你的，你能赞美出来，还能承认有神，这才能证明你是信的。彼得为神倒钉了十字架，才能证实他是顺服至死的人。如果他不倒钉十字架，能不能说他是顺服至死？（不能。）不能。

“而是看重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人的心是如何的，人的态度是如何的，看人的心里有没有顺服，有没有体贴，有没有满足神的意愿。”这是不是把神的心意直接告诉你了？直接告诉你了。前边是问你呢，你的心在哪呢？你的态度在哪呢？你是什么态度？什么样的心？后边直接告诉你，神是要看人的心有没有顺服，有没有体贴。顺服，刚才交通要想顺服必须要有啥呢？要有认识，你才会有顺服。体贴呢？体贴和顺服有什么区别？（体贴里边带着爱。）还有什么？体贴和顺服它们有什么区别？体贴比顺服就又拔高了，是吧？（嗯。）顺服，不管我明白不明白，我知道多少我顺服多少。那在他不明白神心意的背景下顺服的时候，他的心情是不是喜乐的？亚伯拉罕拿起刀的时候什么心情？（揪心，难受。）是不是酸的？酸涩的，是酸的，但里边是个顺服。神说了，我只能是顺服，这是顺服。体贴呢？体贴里边有个什么？怎么才能达到体贴？就是说，你要达到体贴必须得具备什么才能有体贴？（爱神的心。）光有爱能行吗？（理解。）理解，根本是得理解，理解了才会有体贴。有理解、有体贴，比这个顺服是不是又拔高了？你建立在体贴、理解上再顺服，这是什么？这儿说“有没有满足神的意愿”，最后达到什么了？是满足神的意愿吧！你对神有理解、体贴，在理解、体贴上再顺服，这就满足神心意了。好比说约伯那时候明白神的心意了，约伯对神有个理解、体贴，知道背后这是撒但和神在打赌呢，神是要他在撒但面前站个见证，给后人立个标杆，那他的三个朋友在劝他的时候，他还跟他们作那么多解释吗？不了。一口气弃绝他们，“我今天就是来站个见证，就是来打败撒但，不

让撒但嗤笑，我要为后人作个见证”。当你有理解、体贴时，就没有痛苦，就没有难受。所以，还原了伊甸园的时候，人里边就没有忧伤、没有眼泪，这没有忧伤、没有眼泪是怎么了？是因为人里面有了理解、体贴了。如果说田宇有了理解和体贴以后，会有什么反应？田宇说我明明就没有理解和体贴呀，非得让我说说理解和体贴，我哪能知道？（田宇：所以说不出来。）今天就是让你寻求呢，你今天不仅仅是得顺服神摆设的环境，今天还得咋呢？顺服神。顺服神你还得建立在理解、体贴上，你顺服神才能顺服到底。如果你没有理解和体贴，你那个顺服，顺服不到底。现在交通了，神看人的心、看人的态度，看人是不是在顺服神，有没有体贴，这是不是神给了人一条路呢？神的心意是给你路，让你以后再尽本分呀不要只注重那个结果，而是注重在这个过程中怎么顺服神，怎么理解神，怎么体贴，在理解、体贴的基础上顺服，在顺服的基础上再尽这个本分。

在神话中寻找着你实行的路途，这句神话告诉你神的心意是啥呢？让你去理解，让你去体贴，夏彤，你怎么去理解的？怎么去体贴？这个路途怎么找？你把这个路途找出来。（夏彤：先理解神的良苦用心，神摆上这么多环境，显明也好，工作压力大也好，都是为了人。刚才说的善恶树，让人去分辨自己身上的败坏性情，分辨自己里边对神没有信，跟神搞交易的这些东西，认识自己没有良心、没有理智，能对自己有一个认识。神摆上这些环境是为了让人对自己败坏性情有一个认识，能分辨善恶。而人把神的善意当成了恶意，就觉得这是仇敌的攻击，是有意跟人过不去，对神来说，人给神带来的都是伤害，但是神还是摆上这些环境让人去认识自己、认识神，还是在拯救人。从中看见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看见神的那个良苦用心，神付这么多代价都是为了让人能脱离撒但的那个残害、玩弄、苦害，能够活在自由释放的境地当中，都是为了让人性情变化，走到这个正道上，得着下一个时代的生存法则，在下一个时代能活下来。当人去理解的时候，就看见神在人身上的良苦用心、心血代价，还有神在人身上所忍受的一切痛苦，但是人还给神的却是伤害。还有一个理解体贴，就是说神现在的急切心意是什么，神家的各方面工作得往前运行，神心

着急！灾难快下来了，就得赶紧去担起这些担子，体贴神的心意，往上配合，把更多的人带到神面前。一个神的良苦用心，一个神的急切心意，明白这些的时候，心里头就不是去想自己付出了多少，神在我身上怎么这样对待我呢，不公平、不公义，脸面满足不了、地位满足不了，就不想这些了，想的就是神在人身上付出的心血代价太大了，然后该怎么去配合，该怎么去担当。）嗯，卫晋想好了没有？（卫晋：理解，以前我妈在的时候，我看着我妈躺在病床上，我心里想，我妈为我付了这么多代价，现在有病了，我该怎么孝顺她，怎么养活她，怎么洗洗涮涮尽我儿女的一点孝心，里面有一种还报，就是从心里头发出的一种体贴，不想让她伤心、不想让她失望、不想让她难过。如果我不体谅的时候，就不考虑这些后果，我只考虑我自己，考虑我自己的肉体利益，考虑我自己的脸面虚荣，考虑这些，里面就没有体贴呀、体谅呀，看不到父母的辛苦、辛酸。在神这儿吧，为啥说人不理解神，只考虑自己，不理解神的心意、神的痛，神在咱身上寄予的期望是什么，就是说该咋还报？该咋做不让神伤心、不让神失望？当人里面有这些东西的时候，他里面是一种甘心的，不是那种强迫的。）你现在是在解释理解和体贴，是吧？（卫晋：嗯。如果我是田宇的话，我不打招呼就回的时候，我心里就会想，我在老师面前听得也多一些，原则性也强一些，如果我走了，他们能不能拿下这些活？我走了以后，他们要是调皮捣蛋的话，耽误不耽误工期？里面就会考虑这些。）你说的是负担、责任、担当，我是说体贴。体贴你首先得有理解，理解要站在什么基础上呢？了解。你先去了解，有了解，才会有理解，才会有体贴，没有了解，就不会有理解，不会有理解，就不会有体贴。你要先了解，那了解又建立在什么上面呢？你要了解，你就先得有认识。认识又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怎么才能有认识呀？认识是建立在寻求的基础上。几个步骤？五个，是吧？寻求，寻求又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寻求得用心，得细心。来，看一下得几个步骤呢？用心、细心才有寻求，有寻求才有认识，有认识才有了解，有了解才有理解，有理解才有体贴，你得有这几个步骤，你才会有体贴。神说粗心的人能得着什么呢，要得着，就得细心。

田宇刚才说埋怨了，是吧？埋怨什么东西呢？田宇，把你埋怨的东西拿出来，然后咱细心地寻求寻求，寻求就有了啥呢？寻求就有了认识了，有认识就有了了解了，咱先了解了解田宇。就你们对田宇的了解来说，他的埋怨里面有些什么东西？什么原因造成埋怨了？既然是消极就离不开肉体，为肉体说话，他才会消极，他为神说话会不会消极？（不会。）就是说你个人的利益受到伤害以后，你才会讲理，你才会消极。那田宇一生的利益受到什么伤害了？青春没有了，成家立业、婚姻没有了，正常的人的权益没有了。知道我说的正常人的权益的意思是什么吗？田宇呀，是半个通缉犯。其实他还不是通缉犯，但是他活在通缉犯的这个范畴里边了，派出所里边有他的底子，他出外边的时候心里舒坦不舒坦？鬼鬼祟祟的，这鬼鬼祟祟是心灵里边的。别人又怎么看待他呢？本来这个事情能做，可一说这个环境，能做不能做？不能做，给他带来一种伤害，就是说失去了一个人的权益，想学什么都不能。看见人家开车尽本分呢，他呢？“我会开车，还不能开上车跑，你说气人不气人？我要能开个车吧，我还用累得腰这样疼？我开上车这儿跑到那儿，那儿跑到这儿，人家看到我多羡慕呢！因着这个环境搞得我是三点一线，吃饭、干活、睡觉，吃饭、干活、睡觉。”难受不难受？难受。还有什么？（身体健康。）身体健康，“我的腰间盘”。还有个更重要的是啥呢？“弟兄根本就不理解我，没人同情我。给你说了我腰痛呢，你还不说让我去哪儿看看，去哪儿按摩按摩，给我点安慰，反过来让我把腰献上，我要把腰献上我还能活呀？”心里痛苦难受，还得不着称许。为什么我要说这些事情呢？这是神给他摆设的一个环境、背景。在这些环境、背景下，神不是要一个结果，神不是非得把你的腰搞垮，非得把你这婚姻搞吹，神是要什么呀？（要人的心、人的态度。）在这过程中你的心、你的态度如何？你是否顺服？你是否体贴？是否愿意满足神心意？神要的是这些，这些都与人的意愿是反的。神要的这些东西，可以说成了田宇的一个资本，也可以说成了一个消极的理由，是与神对抗的一个资本，这就是他的心，这就是他的态度。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根据他的表现，他已经垮了的那一刻流露出来的，体现出来的。今天看了这些神话，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是你的顺服，在这个背景下你顺服了没有？你有埋怨就不叫顺服。体贴，你有没有体贴呢？咱刚才谈到体贴了，当你在这个背景下，神是要看你对神有没有体贴。那为什么要给

田宇摆设这些环境呢？这是不是神的爱？田宇他感觉到爱了吗？田宇心里说："拉倒吧，你把这些爱给了陆山吧，我不要！"人不认识神的爱！不明白神的爱！就像小女孩的命运一样，神给她摆设的那个命运就是神的爱！为什么说是神的爱呢？是神要让你碰得头破血流后，让你返回来寻求一下神的心意，可那小女孩的性情是什么？执拗、刚硬、一厢情愿，她想成什么就认为是什么，就不回头，死不回头！但是神的心意是不变的，这就是说，因着小女孩的刚硬、执拗、一厢情愿，所以她一无所得。是因着这个性情，她一无所得，不是说神没有作工，不是说神没有给她摆设功课。神是公义的，神对每一个人都是拯救。那给田宇也是这个环境，跟小女孩一样的环境，这关键看你的看事观点是什么？看你在神给你摆设的这个环境中，根据神给你指的这个路走了没有？你没走这条路，那你就得不着神的拯救，那你得来的就是埋怨，得来的就是背叛！

可是，如果你换一下你的看事观点，改变一下，你不要执拗、不要一厢情愿、不要固执，你把这些败坏性情取了以后，你寻求，细心地寻求、考察，寻求什么？神让人爱神呢，我信神这一生青春没了、婚姻没了，那神呢？神话怎么说的？神说："他将自己的一切都毫不保留地献给了你们，世上的荣华、人间的温暖、人间的恩爱、人间的一切福乐他从未享受，人已对他太刻薄了，他不曾享受在地的一切丰富，将他一颗赤诚火热的心全部献给了人，将自己已全部献身给人类，谁曾给他温暖？谁曾给他安慰？人将全部的压力都加在了他的头上，将全部的不幸也都给了他，将人间的最不幸的经历也强加在了他的头上，将一切不义都嫁祸于他，他都默认了，向谁提出过抗议？向谁索取过一点报酬？谁曾体恤他？作为一个正常的人，谁无浪漫的童年？谁无五彩斑斓的青春？谁无亲人的温暖？谁无亲朋故友的爱怜？谁无别人的尊重？谁无温暖的家庭？谁无知音的安慰？而这一切他哪曾享受？谁曾给他一点点温暖？谁曾给他一丝一毫的安慰？谁曾给他一点点人性的道德？谁曾宽容过他？谁曾与他共渡苦难之日？谁曾与他共渡人生的苦难生活？"（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作工与进入 十》）五彩斑斓的青春，天伦之乐，这些神有没有？神没有，神没有五彩斑

斓的青春，神没有结过婚，神没有浪漫的童年。当你也没有这些的时候，你寻求一下，为什么要让你也没有这些呢？世上常说一句话，“养儿才知父母恩”，神给你摆设这个环境是让你去寻求认识神。看你处于这些环境中，你痛苦不痛苦？难受不难受？让你痛苦难受，让你体尝一下神来作工所受的苦。你觉着一个人孤独，当你孤独的时候，你应该想起谁？“神啊，我是个败坏的人，孤独的灵魂，是个罪人，我受什么罪都应该，应该的，但神不应该呀！我受什么罪是神对我的惩罚、是咒诅，是我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我应该，神不应该。神是造物的主，神是至高无上的，神是圣洁的，神不应该受这些苦。但恰恰神受了这样的苦是因为什么？神所作的一切都是爱，都是为了人，是为了拯救，是为了拯救我这个败坏至深的人，神太伟大了！太伟大了！”你体尝到了神所受的苦，是让你了解神、认识神、体贴神。你今天有病了，当你有病的时候，你想起了什么？“呀，神还有病呢！”当你失去一个快乐的青春的时候，“哎呀，神也没有享受过快乐的青春，神十六七就开始发声说话，十六七岁刚刚成人就开始说话，她来地上享受人生了吗？没享受人生，她孤独一人，她没有享受人生”。是借着你的经历让你去寻思揣摩，你有什么经历，你体验、体尝以后，你就能想到神所受的苦。田宇现在面临的是个什么环境呀？仅仅是怀疑大红龙那边有你的档案，或者说你就是一个大红龙所追查的人员，仅仅是个抓捕的对象。那神呢？神在大红龙眼里是什么？那就是追杀的头等的“罪犯”。你在这里算啥呀？你受的苦算啥呀？你在中国，你不能光明正大活一个人，你受到了管制、辖制，心里憋屈，那你说神在那边呢？咱人不管再受多大的苦，因为咱是个罪人，活该、应该，神不应该，你得站在这个立场上去看事。神今天受了这么多的苦，借着你受苦，看到了神所受的苦。你今天腰间盘突出腰疼了，哎呀，干活的时候腰疼了，疼死了，连坐也不能坐了，神今天有病没有？神今天也有病。你出来作工几年了，神作工几年了？你今年多大了，神今年多大了？她依然在作着工作。这就是让你去体贴、了解，让你去亲自品尝了以后，你就了解了。借着你这腰疼难受，你就知道了别人腰疼难受的时候是什么滋味了，那神今天有病神难受不难受？当你寻求、揣摩、认识了以后，这是不是就产生了一个体贴呢？了解产生了认识。哎呀，神作工艰难啊！不仅是作工艰难，神来在地上，还受了肉体的苦！因为你受了苦，你才能看见神在地上所受的肉体的苦，不要说灵体的

苦，就肉体的苦。在你生命进入的过程中，三十年来你有多少进入？你看见多少弟兄姊妹还活在那种黑暗之中，你能想到神看到这些人是什么样的心情？你看见这些人都不追求、不进入、不注重生命，三十多年了没有一点进入，你着急上火不上火？你看见你都着急上火，你说神着急不着急？看见这些人是不是在猪圈里边？你感觉不到，但神能感觉到呀！咱以前不了解，经过吃喝神话，现在是不是有点体会了？有点体会了。人家别人怎么看你呢？不信派、外邦人怎么看你呢？怎么弃绝你、咒诅你呢？当别人弃绝你、咒诅你的时候，你得想到谁？得想到神！不要一想就想到你的儿女、你的父母，天冷的时候想起的是儿女，天热的时候想起的是儿女，你什么时候想起过神？今天该想起来了！你得去了解、去认识、去体贴。大红龙是怎么给神造谣的？攻击、论断、毁谤，迷惑全国人民起来论断、毁谤、散布，还有抓捕，神活在一个什么境地？当看见这些的时候，你还有理由消极吗？你还有理由讲你的理由吗？

当你了解、认识以后产生了一个体贴，神现在心急如焚！耶稣那时候说什么话了？“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约 14：3），今天的迦南美地是不是建好了？是不是正在接你们呢？今天预备吃喝，神吃了？预备方舟呢，神上了？给谁预备呢？给你和你的后裔！给咱自己！神为了咱的生存，为了给你下一个时代的生存法则，神受了多大的苦楚？你经历、体尝了吗？品尝了吗？神为什么给你一个苦难人生？这苦难人生就是让你去体验神的爱！也就是说，你要想知道父母的爱，你先养养儿女你就知道父母的爱了。今天又让你建方舟，为什么？神给你预备住的地方呢。我在前边走的时候，我怎么带你的呢？是吧？神所作的工作加班加点，为什么着急呢？着急什么呢？看着外边地震了、瘟疫了、食品涨价了，着急上火，我如果不赶紧往前边赶，有可能拦阻了神的工作。拦阻了神的工作，我成了一个罪人还是小事，但因着我的工作没作到位，神就得在这儿等待，神就多受一天苦！那我为了神的旨意，为了神能早日回锡安，为了弟兄姊妹能早日进入迦南美地，早日进入伊甸园，我该干啥呢？是不是该加班加点呢？是不是该献上呢？“我今天腰疼了，我

腰疼不能动，我献不上，神看人的心，那我咋呢？我来安排，我来指挥，你给我找两个干活的人，我指挥他们干活！”用不用腰？不需要非得用腰，用上心，现在是没人用心。咱腰好的时候呀，咱是又用脑又用心，又用身体，咱身体不行了，咱把身体放下，咱用心、用脑，这叫啥呢？体贴。体贴，顺服，最后是啥呢？满足神的心愿。怎么满足神的心愿呢？你越这么往上够，你越这么积极向上，越这么往前赶工期，撒但越蒙羞，撒但倒得越快！你在这里漫不经心、应付糊弄，神说就像蛆虫一样，捅一捅，动一动，撒但就不是蒙羞了，撒但是嗤笑了。如果神说一句话你就能像部队一样，听口令，口令一出，马上你就能积极主动往上走，带领着团队往前走，撒但蒙羞了，这是不是神的心意？打败撒但，从撒但的阵营里边走出来。咱是为肉体活着，是宝爱肉体，可神要打败撒但，让你不为肉体。撒但想利用你肉体受苦的过程中试探你，把你拉下水，可你在这个肉体受苦的过程中，不但没有让撒但把你拉下水，反而借着肉体的受苦对神的作工有认识了，对神的爱有认识了，对神产生了爱慕之心，这是不是神的智慧建立在撒但的诡计之上呢？这是不是神奇妙的作为？你能够再把这一作为见证出去，撒但是不是垮了？神是不是更喜乐高兴了？这是不是做在神心意上了？这叫体贴，体贴出来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了。

跟随神必须有真实的信

田宇，你怎么认识、怎么经历的？在那边干活的时候有什么想法？（田宇：刚开始干活的时候，就是这么几个人，可是过了几年之后还是这么几个人干活，而且活儿是越来越多了，觉着这个活儿呀就没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了头，就是看不到希望的那种感觉，慢慢地心里就下沉了。从去年开始我就觉着腰有点疼，想着干活嘛，腰还能不疼？也没在乎。今年腰疼得又厉害了，心里就想“就这么干下去，迟早有一天就把人弄垮了！”那段时间干完那些活儿，腰就疼得不能动了。去年疼的时候，想着应该还能坚持几年吧，就没想着这么快，一下就不行了。腰疼的时候就为以后打算呢，“腰成这样，这人就废了，

啥也干不成了，这以后的生活呀、乱七八糟的事咋弄呀？”就想这些呢。在那边干活感觉就停不下来，这个活儿刚干完就又开始干那个活儿了，整天就是三点一线：干活、吃饭、睡觉，每天就是这个生活，好像没思想一样，每天就是干活，枯燥乏味，连大门都不出。还有就是干活的时候，里面就是一种赌气，不是心甘情愿的。干不动吧，这些活儿，你不干让谁干呢？还得干！干不动就咬着牙使劲干，我就想：“等一下干得彻底不能动了，看还让干吗！”就是抵触的。有次老师交通说：“你腰疼呢，能把腰献给神吗？”我听了这话，心里想“那就干吧，干得干不动了就没说的了！”一说起干活，心里就是敌对的那种情形。）

首先说田宇活在神的经营中了没有？（没有。）没有活在神的经营中，可能蒙拯救吗？（不能。）不能蒙拯救。没有活在神的经营中，也可以说他就不是信神的。没有活在神的经营中是不是就不是信神的？（嗯。）那田宇是在干什么呢？（交易。）他去年干活的时候还能看到一个结局，他还可以搞个交易，今年就看不到交易了。为什么？他想到了后路，“腰疼了就啥也干不成了，这咋弄？谁管呢？”没结果了，交易失败了。他所做的一切是什么呀？就是一个出力干活，是吧？（嗯。）和信神不沾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神作工不作工？（不作工。）神也不作工。神不作工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着你自己没有配合，另一方面是神在拣选。神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拯救人的？（挪亚造方舟。）从挪亚造方舟以后，神才开始拯救人，也就是说在没有造方舟以前，神拯救不拯救人？没有造方舟以前，神没有拯救人。在人类繁衍生息一段时间以后，神对人有一种失望，但是在这些令神失望的人群中，神看见“诶！还有一个敬拜神的人！”神当时作挪亚的时候是不是试试看的？（嗯。）那时候神并没有定意要拯救人，只是试试看究竟有没有人能相信神的话呢？所以神才让挪亚造方舟。挪亚造了一百二十年以后，方舟造好了，并且经过洪水的检验，他没有应付糊弄，所以这个时候神的心动了。神宝爱义人，因为有人能够持守神的话一百二十年，所以神才开始了拯救人的工作。

田宇是从教会建造到了国度建造，刚开始听见国度建造开始了，信心满满，是吧？田宇听见神的声音了没有？听明白了没有？（没有。）他没有听明白？没有听明白还能说出“干得腰疼也得干，我干得垮了，我看你还要干啥呢！”他听明白了没有？（听明白了。）他听明白了，也听清楚神的意思了，神让他干啥呢？让他建方舟呢。田宇建了几年方舟了？（三年了。）建了三年方舟，田宇就怎么了？腰酸腿疼。那你说五百多岁的挪亚会不会腰酸腿疼？（会。）在这造方舟的一百二十年期间，有没有崴着腿了、扭着胳膊了、碰着脚了、碰着手了，腰酸腿疼的时候？（有。）他身上还能没有一点伤疤？（不能。）那他在摔着、碰着的时候说没说过“我腰疼还让我建方舟呢，我的归宿在哪儿呢？我五百多岁了，这么大的方舟什么时候能建成呢？还没等建成我就死了！”（没有。）田宇建了三年以后说了个什么呀？“那时候是几个人呀，现在还是几个人！”如果田宇是当时的挪亚会说什么呢？“神啊，你让我建方舟呢，呀，我建了三十年方舟了，原来是我一家五口，现在还是我这一家五口！三十年了还是这五口人，一百年了还是这五口人，你就不能照顾照顾我？”如果一开始造方舟的时候，神让挪亚儿子娶个媳妇，生个孩子，过三十年以后，孙子是不是也三十了？（嗯。）多给挪亚些孙子，到时候造方舟是不是也会轻松加愉快呢？咱就不要说发展一百二十年，能繁衍多少人，咱就说发展这三十年，繁衍上三十年，是不是就有了助手了？还是新鲜血液，正是年轻健壮时期，是吧？干活正是出力的时候，这是多完美的事情呀！挪亚都五百多岁了，你说他孩子有多大呀？在这一百二十年之间，挪亚说过这样的话没有？（没有。）挪亚没有说过“我干了几十年还是我这一家五口”，也没有说过“我腰疼呢，你把我累倒了，我看你还让我干吗！”在建这个方舟的时候，挪亚是怎么想的？他是把这个当作神给他的托付，履行神交代给他的任务，他是五天的活三天干完，极力完成神的托付。田宇呢？田宇建方舟怎么建的？“每天起来就是三点一线：吃饭、干活、睡觉，吃饭、干活、睡觉……”三点一线几年呀？三年。挪亚是几点一线呢？山上、方舟、吃饭，山上、方舟、吃饭……。他砍木头是不是得上山？（嗯。）就这么过了一百二十年。神给一句话他能够持守一百二十年，所以他能称为义。

亚当、夏娃是怎么背叛神的？神说吃了善恶树的果子必定死，亚当、夏娃死了没有？（田宇：灵死了。）亚当、夏娃灵死了？灵死了吗？神说“亚当亚当……夏娃夏娃……”，他还能跑出来？灵死了吗？那是跑出来一个没灵的死人吗？他要死了以后神还咒诅他干嘛？他要死了以后神还把他赶出伊甸园干嘛？死了没有？（没死。）神说吃了善恶树的果子呀，是必死的！是必然要死亡的!不等于说是立即死亡的！（嗯。）亚当、夏娃经撒但引诱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以后，怎么了？神是怎么说的呀？有了毒蛇的毒素，是吧？（嗯。）这个毒是什么？用你的话形容一下，这个毒是什么毒？神说他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从此以后呀，他怎么了？（背叛神。）背叛了神。他怎么背叛神了？为什么说他背叛神了？（他不听神的话。）（神说必定死，撒但说不一定死。）咱虽然传了多年道，问你亚当、夏娃究竟死了没有？不知道！说亚当、夏娃中毒了，他中了什么毒？不知道！神告诉你了你都没揣摩，神说什么呀？神说：“……后来经撒但引诱，就有了毒蛇的毒素，有了背叛耶和华的心，活在了撒但的权势之下。”（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彼得的经历——对刑罚、审判的认识》）他从此以后背叛了神。为什么说他背叛神呢？他怎么了？神说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是必死的，撒但告诉他什么呀？（不一定死。）他听从了这一句话，这就是背叛神。神说必死的，他听撒但的不一定死，这个“不一定死”跟“必死的”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他听从了撒但的话，是不是跟从了撒但？（嗯。）所以从此以后他背叛了神。一有不一定就是怀疑神了、背叛神了，不是说非得弃绝了才算背叛。就像你妈在外边传福音多年回来了，你爸告诉你说：“孩子，这是你妈！”可是你邻居和你说：“几年不见了，你妈走的时候，你还小，你还认得你妈呢？不一定吧，你看看，你长啥样，她长啥样？”孩子一听，“不一定？噢，就是！她脸上有个黑痣，我就没有黑痣，她是我妈吗？”你相信谁的话了？跟随谁了？跟随引诱你的那个人了。这个时候，你还相信你爸的话吗？（不相信。）所以说这是不是已经是背叛了？（嗯。）一有这个“不一定”就已经是背叛了。人是有自由意志的，人有自己的选择，你选择了一个谎言，放弃了神的话，也就是放弃了真理。你放弃了必定死，选择了不一定死，那只能是一个结果，是吧？（嗯。）你选择了不一定死，这是不是就是背叛？是不是就弃绝了神了？（嗯。）说得不好听点就已经是弃绝了神了。从话音里边听着好像没那么严重，因为这只

是个引诱，你感觉不到这是弃绝，但实质上已经是弃绝了。不接受神的话了，就已经成了弃绝了，所以说从此以后亚当、夏娃就背叛了神。

神是造物的主，神造了万物，神主宰着万物，神给万物制定了一个规律。神造了人，又主宰着人，你是受造之物，然后你背叛了他，不听他的话，你出了神给你制定的界限，还能活不能活？（不能活。）你出了这个界限就是必死的！火车出了轨道是必翻的！鱼儿离开了水是必死的！这话成立不成立？（成立。）你说鱼儿离开水呀，不一定死。那你说鱼儿刚离开水就死了吗？死了死不了？（死不了。）死不了，还有一个时间段。那火车出了轨就一定翻了吗？还不一定，也可能走多长时间才翻呢。所以说，必死的不等于当下就死。也就是说撒但的这个毒素和咱人用的那个毒液是不一样的。人用的那个毒液是破坏你的血液、破坏你的神经，只要中毒没多长时间就死了。而神所说的你中了撒但的毒素，是说你不按着神说的去做，你超出了神给你制定的天规诫命，你就该死了，神就该灭你了，或者你就生存不下来了，这个是有一个时间段的，必死的不等于现在就得死。就好像一条疯狗咬了你了，你当下就得狂犬病了？你被狗咬了，百分之八九十的机率肯定要得狂犬病，但不是当下就得狂犬病，而是不知道哪天就发作了，有的是三十年以后才得狂犬病。你背叛了神，你听从了撒但的话，不知道哪天你触犯神的行政了，你就必定死了。就好像你妈告诉你："孩子，你得好好学习啊，长大以后成家立业！现在社会上游戏太多，咱可不敢沾染游戏，游戏不是好东西，你要打了游戏呀，你的学业可就完了！那游戏里边有'毒'，你要打了游戏，你的一生就完了！"这是你妈告诉你的。你家邻居是个开游戏厅的，邻居刚开始说："过来玩玩吧！礼拜天了还不休息休息、玩玩游戏？你玩一会儿，不收你钱，免费让你玩！玩游戏的时候，眼睛看着、手操作着，不仅可以开发大脑，还可以操练你手脚的联动能力！你能变得眼疾手快，聪明、智慧是不是跟着就来了？"邻居说的话对不对？（不对。）不对？人家说得也对着呢嘛，你看人家打游戏的，是不是眼疾手快？那个手"哒哒哒"的，你能跟上？道理上人家说得是对的。你去玩了一

次，“哎，确实好！”也觉得好玩、也操练了。你回来以后你妈让你做作业的时候，你拿上手机玩游戏呢，你妈让不让你玩？（不让玩。）“孩子，这个不能玩，这个是有害无益呀！”苦口婆心和你说，“玩游戏必定灭亡！必定灭亡！”灭亡不灭亡？（灭亡。）可你相信吗？（不相信。）邻居和你说了，你也实际地体验了，确实是能够锻炼大脑，所以你就认为你妈说的话“玩游戏必定灭亡！”不一定了。从此以后呢？对你自己来说，游戏毕竟是你喜欢的，所以你就玩上瘾了。一开始，你的邻居和你说那些话是为了什么？为了挣钱。你第一次玩不要你钱，可以后再玩呢？那就开始收钱呀，他是为了你的钱，是引诱你上当呢。你是越打游戏越上瘾，就像吸毒一样，等上了瘾以后，你还认不认父母？（不认。）学业就更不要说了，废了。一开始免费让你玩游戏呢，后来呢？你不给人家邻居钱，你还能打游戏？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得出钱呢？（嗯。）钱从哪儿来？问父母要。世界上的孩子干啥呀？对着父母，“给我钱！”父母给不给？（不给。）“打游戏钱我还给你呀？”“给不给？你是不是我父母？”再严重点的拿上刀子，“给不给？”这种事多了吧？（嗯。）就因为这还把父母，还把姥姥、姥爷给杀了，是吧？（嗯。）最后自己把自己送到哪了？（监狱。）死了没有？枪毙了。你把你妈杀了，你说你该不该死？（该死。）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是必死的！死了没有？（死了。）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是必死的，但不等于当下就死。

你听了撒但告你说的不一定以后，你就背叛了神，从此以后你就活在了撒但的权下！因为你有自由意志，因为你有选择，你会去选择你自己感觉好的，你会把神的话弃掉，神和你说的话一点都不起作用。所以，从此以后，人活在了撒但的权下。神为了拯救人、为了加给人智慧让人识破撒但的诡计，神就把人交给了撒但，“那你去吧！我也不和你争、不和你夺，让你体验一下这个‘游戏’会给你带来什么！”最终游戏把你整个学业毁了，等到你二十多岁了，人家都成家立业了，结果你呢？学业给毁了，大学没考上，高中没毕业，天天打游戏能找上对象？一生都毁了！你懊悔不懊悔？（懊悔。）咱这是举了个例子，打游戏的两个结局，一个人是因着沉迷打游戏，把一生毁

了；另一个是性情不好，为了打游戏能够把他妈给杀了，最后进了监狱了。前边说的这个人虽然是因为打游戏毁了一生，但是从今以后认识到游戏是“毒品”了，等到有了下一代的时候，还会让自己的孩子打游戏吗？是不是看得更紧了？（嗯。）对打游戏有了个认识，下定决心弃绝，“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能沾染游戏！”那这个人对打游戏这件事有真实认识了！这也就是神为什么把人交给撒但的原因，让你去体验、认识、弃绝。神告你说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是必死的，什么时候死呢？神作工结束了，六千年时间，神只让撒但作工六千年。这六千年以内，神就开始怎么呀？唤醒人的心、唤醒人的灵，“回来吧！‘打游戏’你也体尝了，撒但的苦害你也经历了，这么多年的苦楚难道你还没体验够吗？”谁的命运不是苦楚？谁对自己的命运不是不服不满？这个对命运不服不满的苦楚从哪来的？不就是撒但对你的玩弄？不就是撒但的挑拨离间让你对神产生了一种误解？（嗯。）如果神能唤醒你的灵，你就怎么呀？你就是有认识、有分辨的人，你就是下一个时代存活下去的人。如果唤不醒你的灵，你要和神对着干、要和神叫嚣，怎么呀？那就该死了。

在挪亚那个时候呀，神就看这个人能不能被唤醒，还有没有良心理智，所以神就让挪亚造方舟，看他能不能持守住这句话。“当时我告诉亚当、夏娃说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是必死的，他听从了撒但的话，不一定死。我今天告诉你，‘挪亚，你造个方舟’，我看这句话你能坚持多少年呢？这句话能不能成为你的生命呢？”在挪亚造方舟的时候会有多少人和他说“不一定”呢？挪亚造方舟的时候多大了？（四百多快五百岁。）神让他造方舟的时候，告诉他要用洪水灭世呢，是吧？快五百年了，从他要建方舟开始，每天都有人和他说：“挪亚，你疯了？都五百年了，你见哪年发过大洪水把你家淹了呢？你眼睛是干啥用的？真是个傻子、痴呆！”人总用眼见去衡量。挪亚有没有思维？（有。）快五百年了，他见大雨了？“每天起来看着云彩还是这云彩，天空还是这天空，再说这四五百年了也没看见什么大雨呀，神说的话应验不应验呢？”一开始还持守呢，过了五十年了、过了六十年了、过了一百年了，见洪水了吗？人说“我一生之久了，就没见过什么大世

面，我就没见过洪灾，我就没见过地震！”大红龙在电视上经常报道洪水怎么说的呀？三十年不遇的洪水、百年不遇的洪水，它说的最大期限就是什么呢？百年不遇、有历史记载以来，什么是有历史记载以来？大红龙成立几十年了？（七十来年。）大红龙说，“这七十来年了，我就没有见过！”它就把这个定规了。挪亚那时候活了快五百岁了就没有见过，他的心动摇不动摇？（不动摇。）一百二十年，心没动摇，不管别人和他说了多少话他都没动摇！说那些话的人是不是太多太多了？（嗯。）他老婆会不会和他说？（会。）他老婆肯定也会和他说的，周围的人那就更不用说了，他们都叫他疯子、都叫他傻子。可不管他们说什么，挪亚怎么想的呀？“我听的是神话，神说了，神说是必死的那就是必死的，不能掺杂丝毫的不一定！”如果挪亚心里边想“呀，不可能吧？这快五百年了就没有出现过什么大洪水，还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呢，不一定吧？”如果挪亚有这个想法的话，他一百二十年能不能建成方舟？（不能。）不能建成。就即便说建成了，这个方舟能不能经得住水泡一年呢？如果他心里边有个不一定，这还不知道行不行、可能不可能呢，他建方舟的时候绝对会偷工减料，绝对会应付糊弄。可事实上方舟连个蚂蚁眼都没有，能做到连个蚂蚁眼都没有，你想一下他求真求细到什么程度了，也就是根据他作工的这个果效就能看见他当时的心态、态度是什么。从此以后，神就有了拯救人的心，就立了计划，要把这个人拯救回来。在神那儿看，虽然人有自由意志，但是在人群里边竟然有挪亚这样的人，神就有了希望。虽然人有自由意志，但他能够听神的话，他已经不是当初的亚当、夏娃，他没有“不一定”那一说，所以神就十分地宝爱挪亚，从那时神就开始计划拯救人了。

今天田宇的表现是什么？对神的作工有怀疑、有埋怨。挪亚建方舟才八口人，田宇建方舟，“就这几个人建方舟？三年前就这几个人，现在还是这几个人？”那你说你计划用几个人呢？原来十个人，咱现在五十个人？八十个人？如果建方舟的人多的话，那你说神检验这个人还能检验出来吗？一看挪亚建方舟呢，周围人都来了，“神和你说了要洪水灭世了？来来来，我跟你建，到时候让我上方舟就行！”周围

人这个来帮忙、那个也来帮忙，一百二十年会有多少帮忙的呢？会不会有六千人呢？（嗯。）有六千人帮忙的话，挪亚还怀疑不怀疑了？有六千人在帮你，有六千人在支持你，你还疑惑？还怀疑？神还能检验出挪亚这是把神的话定真了？能不能检验出来？（不能。）就不能证明你是把神话定真了。所以神要检验你是不是把神的话定真了，是不是神说必定死的你就咬定是必定死的，那神就得兴起周围的环境来检验，怎么呀？“撒但，你去吧，你试探去吧！”也就是“撒但，你围攻去！”在撒但那边就不用神说，是吧？撒但早就在那儿气愤不已了，“呦，就你这么一个人还信着神呢！我把所有人都败坏了，就这个挪亚就败坏不了！”哎，到了田宇这儿撒但说什么呀？“就这个田宇我就不相信败坏不了！”田宇建了两年方舟以后呀，撒但越看越眼红，“哎呀，眼看着方舟要建成了，不行，我得动手了！”怎么动手呀？没有神的允许它不敢动呀，所以撒但就去神那边“请命”去了：“神啊，你说田宇是信你的，是要建方舟呢，我看他对你的话未必能相信！他是一猛之劲，他是一颗热心，他是想要归宿，他恨不得一步跨入下一个时代做主人！”神说：“不可能吧？田宇看着一声不吭、默默无闻的，看着是个诚实的孩子，你怎么把他说成诡诈的、说成魔鬼样了？”撒但说啥？“不可能？你试试！”神说：“那你去试吧！”怎么试呢？“首先呀，你让他孤军作战，你看他能站立住吗？”所以造方舟的人不能多，就让你们这几个人去造。田宇，这也够照顾你了，还让几个人去造方舟了，其实应该是让你一个人去造！你能经得住撒但的围攻吗？周围人在围攻，虽然说咱信神的人不能这么直接说他，可他不信派的家人能不能和他说呀？“诶，田宇你干啥呢？年纪轻轻的婚不结、家不成、父母不管、钱也不挣，你多大了？你还有多少个青春呢？”（嗯。）他心里边的那些意念从哪儿来的？是不是撒但给他送的？撒但时时在围攻他，他心里再想他的后路，是不是已经证实了？田宇心里怎么想的呢？“你让我去哪儿呢？我要钱没钱，要啥没啥，我跑出来去哪儿呢？就没有个去的地方！要是没有环境，我就能出去闯荡一番！现在神还给了我这么一个环境，我还是个有环境的人，不能去世界上！”呀，一想到这儿呀，撒但又在那儿气急败坏了，“神，你让我试探试探他，结果你还保护着他！你干脆给他一些钱财，让他富有一些，然后我一勾引他，他是不是就上当了？”（嗯。）可是神作的是啥呀？神作的是拯救人的工作。撒但呢？它是想尽一切办法拆毁。

神的作工是根据撒但的诡计而作，撒但施什么诡计，神再怎么作，神的智慧建立在撒但的诡计之上。在恩典时代，人得了恩典，到了这一步工作的时候，人还想得恩典，撒但也在控告，“那么多人跟随你，不就是因着你的恩典太多吗？你不要给他恩典，看他跟你吗？”所以在田宇不懂事的时候，撒但在那儿就开始控告了。神说，“行吧，那我选上几个，让他没有什么恩典，我就拿田宇作个标杆吧！好了，我把田宇放在一个贫穷的家庭里边，我不给他恩典，你看田宇跟随不跟随我！”神就把他的恩典取缔了，把田宇放在一个贫穷的家庭里边了，出生贫寒，我不让你成家，我也不给你幸福的家庭。可是在人的内心深处还有撒但给的一个诡计，信神想得恩典，人要想走出这个困境得依靠谁呢？得依靠神。人想得恩典就来信神了，因着家境贫寒，田宇被迫又信了神。如果神给田宇恩典，他家里幸幸福福的，还不一定能信了神。所以撒但又中了自己的诡计，撒但是不是又上当了？自己上了自己的当，自己挖下的坑自己跳！田宇信了神以后呢？神依然没给他恩典，撒但高兴地笑呀，“田宇，神不给你恩典，你迟迟得不着恩典是不是该背叛神了？”撒但就等待着田宇背叛神呢。可是国度建造又临到田宇了，国度建造作的是征服工作，征服工作就是剥夺的工作、站见证的工作。现在撒但又想起什么了？应该给田宇点儿钱财！那时候是不能给他钱财，现在又想起需要给他钱财了，这是不是处处中了自己的诡计？不管撒但再怎么施诡计都已经迟了，田宇是想跑跑不了，在又在不得。现在国度建造时期，是审判刑罚的时代、是显明人的时代，不仅如此，神还要借着撒但的诡计来作成一班人。这个时候，撒但对田宇还不死心，还控告呢，神跟撒但说：“好了，那你去试试吧，正好借着这个环境显明显明田宇。”在神那边看，显明田宇是让他认识自己，撒但知道吗？撒但不知道，它还想借此环境蒙羞神呢。所以神把田宇摆在这个环境里边了，显明了个什么呀？他能不能经得住撒但的围攻？（经不住。）“这就是建造国度呢？建造国度这几年来就还是我一个人？这一天起来建造国度就是三点一线：干活、吃饭、睡觉？”三年以后，田宇说出这个话来，撒但嘻笑不嘻笑？（嘻笑。）撒但嘻笑、高兴，“怎么样？看是不是？田宇他不是真正信你吧！”

撒但还要怎么呢？前两年干活的时候，田宇想着，“唉，我就是个效力的，就在这儿效力吧，出力干活！”撒但服气不服气？（不服气。）“呀，都这样了，人家还不走呀！剥夺他的地位、名誉、钱财，人家还不走，人家还要跟随呢，就是效力人家也要跟随神呢！”撒但不服，就去神那边控告去了，“切！你不要看他现在跟着你，那是你没有伤害他的筋骨，他还有一线希望，他还想剩存下来。你试试，你伤害他的筋骨，看他还跟随你吗？”所以田宇的试炼是不是只能“雪上加霜”呀？“来，腰疼！”该不该腰疼了？（该。）让他疼得喘不过气来。那神在那边看什么呢？神等待着什么呢？（见证。）等待着见证。可田宇知道吗？田宇不知道，田宇这时候中了撒但的诡计了，他说什么呀？“哎呀，腰疼了还让我干！干不动了你还要让我干！最后你还跟我说了一个‘能把腰献给神吗？’”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不知道这是神在与他说话，不知道这是神在提醒他、在拯救他，这是不是神让他站的一个见证？是让他蒙羞撒但。“我前途命运没有了，腰还疼得不行，就是腰疼我也得站住这个见证！就是累死我，我也得在这儿，我也不能走！临死之时也得发出香气来，这才叫见证！我就是死，我也得死在建造国度的路上！我不能回归世界！”可是田宇没有站住这个见证。在神给他提示了一下以后，他没有站住，反过来还说了个啥呀？“你把我累垮了以后，我看你还能干啥？”田宇，你原话怎么说的？（田宇：让干就干，等干得不能动了，看你还能让我干啥！）“我看你还要让我干啥！”是不是？这是和谁赌上气了？（和神赌气。）“你要建方舟呢，建了三年就是计划让我这个残疾、让我这腰疼的给你建呢？你简直就是耍弄人呢！你把我耍弄死，我看你还要干啥呢？爱咋地咋地吧！”这是和神杠上了。撒但高兴不高兴？（高兴。）哈哈哈！拍手，嘻笑，“哎呀，这就是你拣选的建造国度的精兵？田宇不仅是精兵还是将军呢，还要带领别人呢，外国人进来还要让他去带领呢，结果就是这？”撒但在那边狰狞大笑，神搭不搭理它？（不搭理。）为什么不搭理它？哎，神借着撒但的试探呀，检验了一下田宇，也是检验，也是试炼，也是显明。如果你站住见证了，就蒙羞撒但了；如果站不住见证呢？就把你显明了。显明你是让你看见自己丑恶的嘴脸，让你认识了自己。撒但知道神是让你认识自己吗？（不知道。）哎，它就知道

拆毁。神的智慧建立在撒但的诡计之上，撒但本来要拆毁呢，结果反过来让田宇认识自己了。神拣选的这些人都是什么人？都是在人群中的好人，在人群中还有那么一点良心理智的人。田宇建造国度还建了两年，苦苦地信神没得恩典也信了好几年，说明田宇还有芝麻大的那么点良心，是吧？（嗯。）那有点良心的人看见自己的丑样以后会有什么反应呢？（懊悔。）“我怎么是这东西呢？我一个受造之物，我做的是撒但的差役呀！我怎么和神杠起来了呢？我这还叫受造之物吗？”这就认识了自己。认识自己以后是不是就该恨恶自己了？（嗯。）恨恶自己、背叛自己，“不能再这样做了！”开始对神有了真实的信、真实的向往，开始走上信神的道路。神的作工是不是成了？（嗯。）借着撒但效了一步力。当田宇一恨恶自己的时候，撒但就怎么呀？（蒙羞了。）仓皇逃窜，蒙羞了。撒但在田宇身上失去作工的机会了，再也不能捆绑了，挑拨离间不起作用了。现在关键就看田宇这颗芝麻大的良心能不能发芽、生根、开花、结果，能不能发挥功用了。（嗯。）田宇，发挥不发挥功用呀？（田宇：发挥嘛！）这就是神作的工作。遇到这个环境，你能够认识到这一切的环境都是神摆设的，你不仅得了解、知道神作什么样的工作，撒但作什么样的工作，并且你还得把这些认识带到实际的生活当中，在实际生活当中看到这就是神作的、是神摆设的，还能看见撒但在背后作了什么，这就叫经历神的作工！神作的工作，你去经历、去体验、去看见，这叫信神！这就活在了神的经营中！那田宇这个软弱、消极是因着什么？是不是因着你吃了那个不一定的果子？（嗯。）这就是一个毒汁。建造两年国度了，看不见希望，“这国度能建成吗？这是神的国度吗？”田宇敢不敢直接否定？（不敢。）他没跑，他没有否定，但心里有不一定。不一定带来的后果就是什么呢？就是消极、被动，最后与神怎么呀？（对抗。）和神杠上了，是吧？（嗯。）和神杠上了。

为什么说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是必死的？如果按神的性情来说，田宇这是不是该必死了？（嗯。）该必死了，因为你敢和神杠上！但现在是国度建造时期，还不是国度正式降临在地上，如果国度正式降临在地上，还允许你流露这些吗？（不允许。）现在还有恩典伴随

着，没有按你的罪来定你，如果按你的罪来定你，不给你流露败坏的这个空间、这个机会，那人人都得死。允许你流露败坏，让你流露败坏是要显明你、让你认识自己，这是神对你的一个怜悯。等神作工结束以后，这个慈爱、怜悯没有了，那时候就是公义，抵挡就死！也就是说在下一个时代要作成什么程度呢？你对神说出来的话不能有任何的质疑，不能有任何的疑惑！必死的就是必死的，不能有丝毫的不一定！不能有怀疑！你要是有怀疑、有疑惑，那你就必死，必须死！为什么呢？因为下一个时代是什么时代？（话语时代。）话语时代，神要带领人在地上生活，虽然在地上但和在天上也差不多。为什么说差不多？因为以后不仅要把你带到神话里边，而且是让你对神所说的话不怀疑、不疑惑，不能有一点质疑，现在就在走这一步路呢，现在就是一个操练，现在就是练兵场！就像让你开车呢，你得怎么呀？得先跟着教练，在练车场里边练习呢，你不能上路，在国度建造期间就不能上路，这是一个操练。当你操练得能够达到对神所说出来的话没有任何质疑的时候，你就可以上路了。因为上了路以后，教练就不在你身边了，给你刹不了车，保护不了你了，那就是你自己走自己的路了。如果现在操练不好，到了话语时代，神直接用话语来带领你，神说了那么多话，你来了一句“不可能吧！不一定吧！”周围人都有自由意志，都有自己的选择，就和打游戏一样，都有自己的看见、判断，他也感觉“是呀，你说得也对呀！”到那时候是不是又起来了“百万天使”背叛神？（嗯。）所以说为了给下一步工作打基础，这一步工作首先必须得把人带到神话里边，对神话不能有一点质疑！神说什么就是什么！如果达不到这个程度，国度进不去，神的话语时代来不了。如果你达不到这个程度就不能进入下一个时代，不能进入话语时代，因为啥呢？因为话语掌管不了你！话语不仅掌管不了你，而且你还要释放！所以在下一个时代神早已经把撒但灭了，也就是说，没有“不一定”的毒素存在了。

685 当持守住人该做的

1　既然定准这是一条真道，就得走到底，持守对神的忠心持守对神的忠心，既然看见神来在地上亲自来成全你，你就应把一颗心完全给神，不管神怎么作，或许到最后给你一个不好的结局，但你还能跟从他，这就持守住在神面前的贞洁了这就持守住在神面前的贞洁了。所说的圣洁灵体、贞洁童女献给神，就是在神面前持守一颗真心，人的真心就是贞洁就是贞洁，能对神真心的就是持守住贞洁了。

2　你能尽到一个受造之物的本分，不管以后的结局是什么，归宿是什么，但在你有生之年，你能追求认识神、爱神，不管神对你怎么样，你都能不发怨言。圣灵在人里面作工有一个条件，人只要渴慕寻求渴慕寻求，对神所作的不三心二意、不疑惑，不论什么时候人能持守住人的本分，这样人才能获得圣灵的作工。

3　在神哪一步作工里，都得需要人有极大的信心，在神面前寻求在神面前寻求，在经历之中才能发现神太可爱，才能发现圣灵在人身上是怎么作的，你不经历、不摸索、不寻求什么也得不着，必须得在经历之中在经历之中摸索，在经历之中才能看见神的作为，认识神的奇妙难测奇妙难测。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当持守住你对神的忠心》

手到擒来的处世哲学

（涛涛：王谦写了篇文章，SJ给我发过来说是让我整理，但是他这个文章有问题，他里面的观点不对，走的路不对，我得给他解剖出来。后来周蕊一看，不知周蕊是怎么领受的，就说是SJ让我揭露解剖的，然后SJ说："揭露解剖没有错，可你怎么能打着我的旗号揭露解剖？"我说我没有呀！）（SJ：揭露解剖也好，批驳也好，那是你的本分，不要说是我让你揭露解剖的。那天周蕊跟我说，"涛涛说了，是SJ让解剖的"。我还纳闷呢，怎么是我让他揭露解剖的呢？后来我又问了周蕊一遍，周蕊说："是呀，就是涛涛说的呀！"我说这涛涛怎么回事呀？批驳文章这是不是你的本分呀？你还非得打着旗号说是SJ让你揭露解剖的，这还一样不一样？）周蕊，你怎么听的呢？（周蕊：那天听了几次，涛涛就说是SJ发过来让揭露解剖呢。涛涛还说我第一遍看的时候，也没发现什么问题，后来想人家SJ让揭露解剖呢，再看时我越看问题越多。所以，我从涛涛那里听到的就是SJ让他揭露解剖呢，我就听成这个了。）（涛涛：SJ发给我的时候，我还想，SJ是没有看到王谦文章中的严重后果还是啥呢？她怎么仅仅是让我回复一下，让他重写呢？当时我还想虽然SJ没有看到，但是我得做。怎么到了周蕊这就说是SJ让我揭露解剖的，让我打着这个旗号？所以，SJ说我打着她的旗号那个话，我心里就怎么也接受不了。）（SJ："我接受吧！作为警戒吧！"我看着涛涛说这个话就是委屈的，这个路走得就不对呀！你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怎么这么个老好人呢？信神就是要达到做人、行事、敬拜神有准则，怎么做人？不是让咱这么忍气吞声，我本来没有，然后忍气吞声地说我有。）

涛涛，夏彤怎么欺负你了？你个老好人，人都拿你当软柿子捏了。（涛涛：没有，我没说她。）（夏彤：昨天我还问涛涛了，涛涛说对我没啥意见。我就看见是神摆设的环境，把我自己里面的东西显明出来了，但是他里面没有太严重的东西。）（涛涛：没有，那天她说的话我里边没有丝毫的想法。）说什么话了？（夏彤：我和涛涛说："在整理文稿的时候，跟你说不用加那部分，你为什么非要加？你怎么想的？"还有一个就是雨桦的那篇文章里边写着"SJ唤醒人的心、唤醒人的灵"，还发下去了。然后，我就说："涛涛，谁唤醒你的心、

唤醒你的灵呢？是SJ唤醒你的心、你的灵呢？你咋看的文章呢？”从我心里，一方面就是对他的帮助，一方面就是指责他的问题，“你怎么尽的本分呢？这么明显的问题你都看不出来？然后这文章还能发下去？”说完这些之后，我就感觉涛涛对我的态度变了，就不像以前一样了，好像话少了，远离了，不亲近了，这是我自己的感觉。那天，我在家里正干活呢，灯“啪”就灭了、坏了，后来让涛涛去修灯了，我就在涛涛边上，要递东西，涛涛不喊我给他递，而是喊远处的周蕊。那之前我的情形已经不好了，然后我再一看，涛涛对我都是这个态度，想到我在涛涛身上做的这一系列，呀，这涛涛也恨我呢！涛涛都不搭理我了！我这个人真是没法说了。）你说涛涛恨你，他会和你说吗？（夏彤：不会。）那你还问了个啥呢？问了不是白问？什么叫老好人？他心里边恨，能不能跟你说？（不说。）他心里边恨你，然后再和你说，这还叫不叫老好人了？

涛涛，你是不是老好人？是还是不是？不好回答了。（涛涛：这段时间，我对她没有私人的成见和看法。那段时间在工作上，因为脸面放不下，我心里就想：我做归做，但是不要针尖对麦芒了，我尽量避开这个锋芒，就是有意回避呢！有一段时间，有啥事我就没跟夏彤说，也没有给她回复，有时发东西的时候，我是给SJ发过去了，就没有给她们俩转。后来，因为工作上的事，夏彤一直问我呢，也不好回避，后来在灵修的时候我看到神话说：“带领工人及时地掌握、了解工作的进度很关键，因为人都有惰性，没有带领的辅导、督促、跟进，还有及时地了解工作的进度，人就会懈怠，就会偷懒、应付，人对待工作的这些状态会严重影响工作的进度与工作的效果。基于这些情况，带领工人应该及时地跟进每一项工作，了解人员以及工作的情况。”（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分辨假带领（四）》）从神话中看到，负责人要督促、要抓工作、要跟进，这个是神家工作的必要。人家督促、检查自己工作当中的问题，对付修理这是不是应该呀？这才认识到自己这表现就是人性次。别说更高的真理了，作为人，人跟人之间起码该有一个和睦相处、正确对待的态度，她跟进、监督、指导自己，她又不是针对自己的脸面来的，是针对工作负责任的态度而

来的，但是我却对她有成见、有看法了。尤其，她和周蕊那两次去的时候，就对付揭露我里面的东西，以前我看见她们俩对付修理摆的是一种姿态，就是负责人、带领的那个姿态。后来再对付修理的时候，虽然也是对付修理，但那个态度没有之前那么强硬，没有强行灌输，我是带领的那个气味，那种性情流露没有了。也揭露解剖我了，但是没有嫌弃我年龄大，没有嫌弃，这就是给我的感觉。）涛涛挺“善解人意”的啊！

（SJ：有什么说什么，你的情形才能正常，与神才能建立正常关系。不要都包着、憋着。）（夏彤：夏天，我过去给他们聚了三天会，那次我感觉是对付涛涛最狠的一次，把涛涛说的，涛涛都哭得不行了！那天我说话的大概意思是说从我接触他到现在，一年多快两年的时间，他一直以来对待工作的表现态度。不管我是新人也好，或是我信的时间短也好，涛涛一直以来对我就是那样一种态度，“我不管你尽啥，反正我不搭理你，有什么工作我也不跟你说，我不跟你沟通，反正有啥，我就给SJ发，我就给弟兄发。你问我，我跟你说一下，你不问我，我就不搭理你”，一直以来就是这样一种态度。我跟涛涛说：“其实，刚开始我给你提过很多次，都是跟你沟通的，因为我觉得你岁数大，经历多，顾及你的脸面，我都是跟你说呢！我说你工作上有什么事，你得跟我说，你得跟我沟通，然后，咱们把这个工作怎么能去配合好。因为毕竟我尽这个本分呢，我得抓你的工作，要不然你做啥，你配合什么，配合到什么程度了，我都不知道，我都不了解，就没法配合这个工作。一次两次，跟你说了已经很多次了，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一年多两年了还是这种态度。就是起码一个沟通，互相之间的一个配合都没有。”然后，那次我就说：“今天虽然我跟周蕊尽这本分，但是这也是神的主宰安排。今天你不要看我们这两个人，应该看成这是神给你摆的环境。今天你对待一个你的上层负责人，你该怎么跟人家配合这个工作，这是你对待神的一个态度，而不是对待我们俩人的态度。我们今天也不是说非要抓你，而是今天我们得对你负责，所以说得了解你的工作。”然后就把他的一贯的问题说出来给他交通，就是一贯地独断专行，自己走自己的路，凭着自己的意思去尽这

个本分。如果你能做好的话，那也算，你能做好，你能配合好，你能尽好这个本分，那我们就不用抓你了，你就可以独当一面了。可是，你做的很多事情都有问题、都有漏洞、都有偏差，能把人家带偏了，那这个就需要把关。如果不把关的话，那给弟兄姊妹带来的就是谬理，就不是把弟兄姊妹往生命进入上带。那次就是朝着这个方向给他交通的，然后结合神话，“你们狂妄自大的本性驱使你们背叛自己的良心，驱使你们悖逆、抵挡基督，驱使你们露出你们那丑恶的嘴脸，将你们的存心、观念、奢侈的欲望、贪婪的双眼都暴露在光中。”（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真实信神的人吗？》）那次给涛涛交通的时候，相当于全都给他说出来了，就是把他在神面前所做的一件件事、一桩桩恶行都给他说出来了。）（涛涛：那是最重的一次。）（周蕊：在我这儿看，看见涛涛挺长一段时间的情形就是消极、被动地往前走呢，没有积极主动地去配合、去往前走。我看不太清楚，但我能感觉到他跟神之间有挺大的鸿沟，所以，在那里面堵着呢！）

咱们以前没有怎么交通过涛涛的问题，他也不说，也不怎么流露。但从涛涛刚才的流露呀，我有种感受啊！我看见涛涛一直活在一种处世哲学里边。你们说他活在什么处世哲学里？刚才我说了句“涛涛你挺‘善解人意’的”，你们感觉他善解人意吗？（有一点。）怎么感觉到他善解人意了？（SJ：谁说他，他都能理解、能担谅，其实心里不是那回事！）我说的这个善解人意是带引号的。（嗯。）不是真正的善解人意，涛涛的善解人意里边有诡诈。涛涛的善解人意，是世上的哪种生存法则？很会迎合领导，很会揣摩领导的意思，是在表演，也是老好人的表现。今天涛涛给我的感觉：我来这里不是交通来了，不是给他找出路来了，我是领导下来视察工作了。涛涛，在这里要配合一下视察工作。虽然说涛涛的领导伤害过他，但涛涛经过多年和夏彤争夺地位看见这个地位争夺不来。事实刚才夏彤已经说了，涛涛已经真正领教过了，败了。败了，那就得规规矩矩地保住自己的职务，那就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涛涛，夏彤伤害你了没有？伤害了没有？伤害了，但不能说夏彤伤害了我，只能说“没有、没有”。等夏彤说出来了以后，他又说啥了？“嗯，是有点”“那次是最厉害的一次”，

是吧？（涛涛：嗯。）刚开始是说没有，接着又说嗯，是，伤害了……涛涛，领导她伤害了你了，你就没有一个还报？老好人的特点是啥？有还报，但得忍气吞声，憋在心里了。憋在心里还得咋呢？还得讨好。（嗯！）今天领导的领导来视察工作了，我对领导的成见得掩盖下来，我还得说领导工作作得挺好！我没有问你夏彤的工作作得怎样，可你一直给我表扬夏彤、周蕊。你表扬她们干啥呢？表扬的目的是什么？我今天是来调查来了，我要调查夏彤是不是打压你了，我想看一下夏彤是怎么打压人的，结果你给我说夏彤是怎么悔改的。我想来查她的犯罪史，你告诉我说她有一等功。在一个单位里，上面领导来检查的时候，下边的领导最喜欢什么人？最喜欢涛涛这样的人。上面领导一来检查，你们这的领导怎么样？我们这的领导挺好，人性挺好，我们的福利挺好，一切都是挺好，真的吗？是不是真心话？（涛涛：但是我觉得我这里边也不是对她有看法。）我不是说你对她有看法，我问你，我今天问她好不好了没有？（涛涛：没有。）我问的话你没回答，你回答的是我没问的话，这是不是处世哲学支配的？如果你没有这个处世哲学，会不会说这些话？（SJ：问的是夏彤怎么打压的你，你说的是夏彤怎么好。）你告诉我夏彤怎么恩待你，“打不敢伤着我，骂不敢得罪我，你看夏彤慈母般的爱！”心里边对夏彤真的一点成见都没有？刚才还说是有点伤害，我躲着她，我避着她，是吧？（涛涛：不过，那是一个阶段，但是从后来交通当中看见她对我没有嫌弃。）我也不是来考证什么，我就是说从你这个说话的语气、行动里边流露出来一种性情，看见你是凭什么活着。她们说你是老好人、老好人，我说老好人有啥表现？以前就像看了电影、电视剧一样，今天让我体验了一把。

我本来是想看看夏彤怎么打压你的，把你放在了受害者的位置上，我来调查调查，我看你这个受害者能不能说出夏彤是怎么打压你的。我一问，结果受害者是说没有、没有。等夏彤说出来了，又说嗯，有一点。刚说了有一点，紧接着又说之前有成见，现在没有，反而是看见了夏彤没有嫌弃你。如果我今天来是准备撤夏彤了，你说我该撤还是不该撤呢？如果夏彤打压了人该不该撤？（该。）可是我听

了涛涛这么一番话，你说我还能撤夏彤吗？能撤不能撤？（不能。）如果夏彤犯了罪，那她今天是该撤的，可是通过涛涛这么一番话，在夏彤心里边怎么想？弟兄还撤她吗？有夏彤这样的好员工，你说哪个上层领导能把夏彤撤了呢？可能吗？夏彤，该不该感谢感谢涛涛呀？按着处世哲学来看，对涛涛是不是得重用呀？这可真是个和珅啊，挺会说话的！（夏彤：反正，涛涛说啥话，让人心里头感觉挺舒服的，挺爱听的。）我说的这话没错吧？夏彤证实了一下。你说周蕊听着涛涛说的话心里不舒服？周蕊听着心里也舒服，“我就需要这个兵！”什么兵？“我啪啪打上他两鞭子，他‘嗯，嗯’还迎合上。”神话里说啥了？“你看总讨好别人的人天生就长个驼背的身子，点头哈腰的。”（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人到底凭什么活着》）（夏彤：那天修灯的时候，我就有那种感觉，我就在涛涛跟前站着呢，可是他就叫周蕊，我心想我就在你跟前站着呢，我给你拿呀！这涛涛咋不叫我呢？这就是不愿意叫我，不愿意搭理我。或者是惧我三分，害怕我。）（涛涛：当时我就没有感觉有啥。）真有啥也不能说呀，说出来就不是老好人涛涛了。（他认识不到。）他不是认识不到，是不能承认，是不敢承认。我要是承认了，我就真成了老好人涛涛了，这就是处世哲学。你看夏彤和周蕊，人家告状就是告状呢，人家打你就是打你呢，“涛涛老好人，涛涛咋了……咋了……”，她们说了这些话以后，没有说“哎，涛涛这一段时间变得挺好的”，没有这些，一是一，二是二。人家对你毫不客气！

涛涛，夏彤刚才说你一开始看不起她们，不搭理她们，有没有这个事实？（涛涛：有。）也就是说，经过一段时间的挣扎以后，不行，没办法，服下来了。外表上服下来了，可心底服吗？（不服。）虽然心里不服，但事实已经摆在面前了，夏彤已经是我的领导了，我已经不能翻身了，人在房檐下，不得不低头了，我不能再那样了。我今天不能再因为个小事情得罪了领导，要是得罪了领导，领导哪天给我穿个小鞋，我怎么办呀？所以我得迎合一下。有没有这些东西？（涛涛：有，那个时候觉得她们被大用，我永远是这样了，心里不服气。）我就一无是处了？（涛涛：嗯，我就一无是处了？我就是随便

去哪里干个活？干了活回来以后，你们安排啥我就得听啥？我就没有用武之地？后来有一段时间就是刚才夏彤说的，争呢。有啥也不跟她说，我发给SJ，我先在SJ这里先通过再说，她要的时候我才给她，她不要的时候，我就先发给SJ。）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有存心的支配下做的。（涛涛：是，我就是觉得心里不服，觉得我屈服在她们之下，好像我有啥施展不开。刚开始周蕊说这段时间被动……）是不是被动？（涛涛：是，就是觉得以前的那种责任、冲劲好像没有了。这段时间就是有个文章了就整整，回复回复。就刚才说的，起不来了，已经不能翻身了，人在房檐下，不得不低头了，没办法了。）

刚开始涛涛出来尽本分的时候，带着一种欺骗尽本分呢。是不是欺骗呢？（涛涛：嗯。）为什么说是欺骗呢？在神家尽本分是凭良心尽本分呢，是吧？（涛涛：是。）尽本分是献忠心呢，是把你献给神呢。可是，涛涛所做的是在尽本分吗？（不是。）他是在搞个人的经营呢！（涛涛：哦，是，这个能对上。）尽本分中有掺杂，不纯粹是尽本分，是想利用尽本分谋个一官半职，争夺个地位、权势，搞个人经营呢。他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在经营着个人的地位、名誉、权势，所以说他尽的本分就是个欺骗。今天，咱是说涛涛了，其实每个人走的路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欺骗和欺骗不一样，大多数人都是带着为了得着地位、名誉这个掺杂而来尽本分的。你问问他，你尽本分真是为了完成一个受造之物该做的、该尽的功用？不是。有的是为了把病治好，有的是为了地位、名誉，各种存心的都有。只要有一个存心，这就是欺骗，是带着欺骗尽本分。人刚开始尽本分都是想得恩典，想骗取、想换取，涛涛也不例外，尽本分是想混个一官半职呢。经过一段时间，在这骗取神的过程中，看见了不仅骗取不来、换取不来，还要揭露解剖、修理对付。也明白，也看清了这条真道，这是真道，神是真神，可是呢，作了多少工，心里开始挣扎了，因为在为地位、名誉奔波之后看见地位换不来、名誉换不来，就想跑，回归世界大干一番，可在骗取的过程中同时又认识了神，原来是想来这混个一官半职呢，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诶，这个地方不是普通的地方呀！这是真神啊！这里边有真理存在啊！发现我就是个受造之物呀，我是活在

神的主宰安排之下，神在那儿看着了，神就是真神，神确确实实主宰着万有，确确实实主宰着瘟疫，主宰着人所生存的环境！我离开了神的主宰什么也不是！心里不由地想，“我要是离开这个地方，神对我有什么样的惩罚呢？地震、瘟疫、饥荒在那等着呢！很可能就会事实临及！”这边是揭露解剖、修理对付，那边是灾难打着、卡着！想走又不敢走、不能走！不能走是不是还得尽本分呢？（嗯。）没地位也得尽本分，没办法了！“谁让我无能呢？谁让我不比别人技高一筹呢？谁让我的‘智慧’没有夏彤强呢？谁让我没有把她压倒呢？”心里不服，难受、痛苦可是又不敢明干，你说涛涛的心里感觉窝囊不窝囊呢？“周蕊是明干呢，我只能暗战，可是暗战了半天也没有战胜。自己所在的地方又不是普通的地方，离不开！本分还得尽！唉，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谁让我是受造之物呢？我有啥办法呢？我要不尽本分，神把我这口气息收走了，咋办呢？”原来尽本分是带着一种欺骗，现在尽本分呢？忍气吞声吧！不说了，还说啥呢？和神不能说了，和周蕊、夏彤能说？“也拉倒吧！再说有啥用呢？再说啥，我能把周蕊扳倒？能把夏彤扳倒？所以说，你们要伤害就伤害吧！能说了我多说两句，不能说了我远离，别放在心上，自我安慰一下，自我解脱一下。”所以说这是不是问题？是问题，但还得自我安慰、自我谅解。所以在涛涛这儿刚开始感觉是问题，后来又感觉没问题，在他心里是问题又不是问题，不是问题但又是问题，矛盾了。所以说我问他有问题没问题？他没法回答。不说了就是没问题，说起来了，哦，是有那么点问题。在涛涛忍气吞声尽本分的时候，今天我来了一问，“夏彤她们有没有问题，夏彤她打压你呢？”涛涛说啥了？“我涛涛早就向前冲了几年了，我已经冲得头破血流了，冲也冲不出去，冲不出去还被人家夏彤解剖一番，你说丢人不丢人？头破血流又丢人现眼，冲不动了，也不想再冲了，拉倒吧！与其冲不出去，还不如做个顺民！”是不是？（嗯。）“要不然我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呢。原来我是拿上石头砸夏彤了，把她打倒，我就能上去。现在眼看这江山是人家的了，这位置人家是坐稳了，眼看老毛把蒋介石赶出去了，你说我还能跟随蒋介石吗？世上有句话，‘识时务者为俊杰’，老蒋都不行，凭我的实力怎么能扳倒夏彤、周蕊这两位大将呢？虽然识时务者为俊杰，但我心里不服呀！我心强命不强呀！这是命中注定呀！拉倒吧，不要和人家对着干了，再和人家对着干的话，人家把我打成个汉奸，再把我打倒，哪天死了我

都不知因为啥。我还是做个顺民吧！我坐不上轿了，我给人家抬轿吧！”坐不上轿就得给人家抬轿，为什么呢？如果不抬轿呀，那离人家这位置是不是就更远了？当不了省长给省长开个车行不行？给省长当车夫，总比平民强吧？那怎么才能当了车夫呢？这个时候处世哲学就来了，“我总得讨好讨好吧？总得和人家拉近关系吧？总得有层关系吧？没关系怎么当车夫呢？我扳不倒了，我就靠人家将来提拔我。我现在已经看出来了，靠SJ提拔我行不通，靠弟兄提拔我也行不通。世上有人说‘靠天不行，靠老婆，靠老婆不行，靠儿子’，所以我现在又得靠周蕊、靠夏彤。这两个人将来就是我的靠山，就是我的那一把保护伞，你说我不靠近能行吗？我不送点礼能行吗？”你说涛涛难不难？

涛涛现在心里怎么想？“你冤枉死我了！”涛涛，冤枉不冤枉？（涛涛：不。）涛涛心里想“我就从来没有这样计划过”，涛涛，计划过没有？涛涛没有这样计划过。没有这样计划过，怎么能做出来呢？因为性情，因为处世哲学。涛涛多大了？（涛涛：四十九岁了。）四十九岁了，在阴间地狱横躺竖卧，吃了撒但的奶吃了四十九年了，已经在孔子学院住了四十九年了，你说涛涛做这些还用做计划表来计划吗？（不用。）手到擒来，习惯了。所以说，我一说出来，涛涛就觉得冤得不行，因为啥呢？“我就没有计划这么做！”虽然没计划，但是手到擒来、情不自禁、不由自主就做了。涛涛，虽然说你没有计划，但在我给你揭露以后，你省察一下，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里边有没有流露出这些意念？（涛涛：有。）你这些意念流露出来了，就证实了我给你说的就是你里面的真实情形。刚刚周蕊又证实了一下，这段时间涛涛没有冲劲了，死气沉沉、迫于无奈，咋了？“我给人家当了个车夫，你说我还有啥心劲呢？我在神家多长时间了，最后当个车夫，夏彤才来了几天就当了个主管。”夏彤心里是怎么想的？“我是大学生，我是从北京尽本分回来的，你一个周蕊把我打了那能行？”可在周蕊那儿又是怎么想的？“我来了多长时间了，你这个夏彤才来了几天，你就坐这个位置？”有没有这样争战，心里没有这个意念？（有。）只是谁也不说罢了。（嗯。）有这些意念，不由自主地就产

生了争战，不由自主地就产生了那些做法、说法，所以就成了争斗、打架。

周蕊给涛涛戴了个帽子。（周蕊：我给他戴了个帽子？）这个帽子就是：你说涛涛打着SJ的旗号。（哦。）其实这个话你不说也无所谓，因为啥呢？当时在交通关于回复文章的原则时，就说过回复文章可以直接揭露解剖，这是一项工作，这是一项本分。你也知道，谁都知道，就不需要你再加一句SJ让揭露解剖的。你这样一说是不是就像是拿笔把这一句话又描了一下？“注重一下这句话啊！这是SJ说的！”是不是不由自主就这样了？（周蕊：那我当时就听成那个了。）就是你听成那个也好，没有听成那个也好，你重点描述、加注是事实。就说涛涛他说的原话就是那样说的，别人听见涛涛说不会重点描述是SJ说的，但是你听了以后，肯定得重点描述一下是SJ说的。别人说的时候，回复文章就可以直接揭露、解剖，但是是SJ安排的还是我安排的重要不重要？这个工作是谁安排的重要不重要？（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本分是不是合神心意。所以，这个不需要再说一下。你刻意地说出来，“这是SJ让揭露解剖的”，又重点描述了一下，这就是有目的的。就像前两天有人给我拿了个东西，安新就拿回家了。正常情况下陶虹直接拿回来就行了，可是陶虹就刻意给我说安新拿回家了，今天又要了回来。陶虹刻意地点明一下，什么意思？需要那么说吗？是不是都有目的意义呢？（嗯。）如果你是有意的，那你是计划好了，如果你是无意的，那说明你存心里边就对她是有意针对的。（周蕊：针对谁？针对SJ呢？）针对SJ，和SJ有对头。（周蕊：我和SJ有对头？）有没有？如果你是心里清楚地把这句话说出来了，这就是计划好了。如果你是无意地说出来了，这是你潜意识里边的，潜意识里边习惯性的。能领受吗？（周蕊：得反省反省。）

为什么我这样说你呀？其实是还有另外的一件事情加起来才这样说的，凭这个事情不给你戴这个帽子。我那天交通了“实实在在”，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说我实实在在没有做得罪神的事，结果你说了个

什么实实在在？（周蕊：我确实没有喝夏彤的葡萄酒。）你确实没有喝夏彤的葡萄酒，你要说实实在在就没有别的例子可说？你就正好说了一个我实实在在没有拿夏彤葡萄酒的例子。你没有喝谁的葡萄酒？（夏彤的。）那你怎么不说一个和涛涛有关的实实在在的例子呢？你为什么要拿夏彤的事举个例子呢？有意也好、潜意识也好，矛头是针对的。（周蕊：那跟SJ有啥关系呢？）这是两个事。我现在是说你举的这个例子，这个例子一方面跟尽本分是无关的，一个方面正好是针对夏彤的，那你说这个的时候是不是就有了意思了？如果说你说的是在尽本分中实实在在，这是在工作中，无可厚非，即使里面有点掺杂也不能说是有意。但是你说的这个喝不喝葡萄酒是生活经历，不是生命经历，不是作工经历。你在作工经历里没找见例子，你在生活经历里找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例子，而且这个例子还与夏彤有关。你说了这个例子以后，你不是说你里边有问题，而是说夏彤有问题，从这里边我就看见，你还没有把一颗心完全献在本分里边，没有献给神。你在心里边还有点争、还有点斗。如果你不是有意的，那就是潜意识里边的。是不是？有意识贬低她，“你看，我是实实在在的，她不是实实在在的！”你想证实一下你的实实在在，也不需要贬低一下别人呀！我今天说话，我也不学涛涛把你捧起来，但我也不去踩你，我不招惹你，因为生活琐事，我是稀里糊涂的，我是没知觉的。可你呢？你太“灵敏”！这就是刚才说涛涛呢，习惯了，手到擒来了。你是争强好胜，斗得习惯了，手到擒来、不由自主地就想过来踩别人两脚。有些败坏，不是说一切都是你提前计划好的，这就需要你刻意地去注重一下，什么时候流露。根据这些，我看见你潜意识里还活在这个斗里边、争里边，没有一心为着神的工作。如果你一心为着神的工作，为着神的经营计划，你就没有心去想这些东西了，这些也就不占有你、不伤害你。如果你自己要斗的话，你就觉得别人都在和你斗，这就是潜意识里的条件反射。就好比手碰了一下开水壶，一碰被电了一下，这个时候，还用谁来告诉你一下把那只手收回来吗？不需要，自动就收回来了。那败坏性情里的条件反射是什么表现呢？一有个问题，条件反射，“哦，她有……问题”，因为啥呢？因为她已经是你的眼中钉了。

当时你说是SJ让揭露解剖的时候，我没有注意到你说的话，但是SJ条件反射了，“哎呀，这又把我的旗号打上了，这又把我拉上了！”SJ条件发射了，她敏感，所以她立马就问：“涛涛，你打我的旗号了？”她这么一反应，一和我说，我就知道周蕊说SJ肯定是有用意呢！（周蕊：我说她有用意呢？）对，你有用意不是计划好的，就是潜意识里的，就刚才说的，拿笔把这一句话标注一下，“这可是SJ说的，你看着办吧！”能认识到吗？（周蕊：我现在还有点认识不到。）如果你心中是有正事的话呀，这些小事你就感觉不到，没知觉了。再给你举个例子，三个人在一起相处了，在你心目中，跟你关系好的那个人，他再有什么流露，也刺激不到你。可是你有看法的那个人，在你心中他就是你的眼中钉，他就是稍微有点动作你都扎心。这就像人们常说的话，我眼里就不能看见他，一看见他，他任何一个动作都是有问题的，这就是条件反射。周蕊现在怎么想呢？（周蕊：我还没有意识到你说的这个，我只是知道那天下午有个流露特别明显。那天下午SJ去了，夏彤在SJ面前哭着说我没负担，然后夏彤说她不对付我，看见问题也不敢和我说。然后，SJ就说那你该说还得说，该打还得打嘛！我心里就想，这靠山可是来了，还让打呢，这一个月夏彤把我打的，我都消极成啥了，还打呢。我就有个这流露，挺明显的，别的就想不到有啥了。）那你有了这想法以后，是不是想反抗呀？（SJ：这个就是条件反射，所以你在这就得重点描述一下。）

涛涛现在怎么想呢？（涛涛：你刚刚说的就是我里面的东西。我刚刚回忆了一下，一开始我这里边有劲，那是有奢侈欲望，想争个地位，心里就想虽然我是在她们下面，但是有一天我要做出点成绩来，这个话虽然嘴上说不出来，但心里就想有一天我也要独当一面，是因着这个去冲刺的。但是后来经过一番努力一看还是不行，泄气了。你刚才说我尽本分是假的，我这里面就想了，哎呀，努力了半天是个假的，就接受不了。）人常说我要把本分尽好，就是你本分尽得再好，不等于是真的。因为啥呢？神要的不是你尽的这个本分怎么样，神要的是啥呢？神要的是你的心，是要你的一颗诚心、真心，要你一心为着本分，让你的心支配你去尽本分。再准确地说是什么呀？

没有瑕疵的心，也就是没有瑕疵的爱。没有瑕疵的爱什么意思呢？没有杂质。你为神作工就是为神作工呢，你为神尽本分就是为神尽本分呢，你不要在尽本分的过程中还想着“哎呀，我还得有个地位；哎呀，我还得有个名誉；哎呀，得让别人捧着我；哎呀，我还得心情顺着些，心情不顺了我就不愿意尽本分了”，这是什么？（掺杂。）说得好听点，这是个瑕疵，这是个杂质、掺杂，说得准确点，这是什么？（欺骗。）欺骗，交易。你想借着尽本分的过程搞自己的经营，这就是在搞自己的经营。只不过是用词不一样，一个词比一个词重。要是说“呀，你的这个本分里边有瑕疵啊！”你能不能接受？一个瑕疵算啥呢！“你这里边有掺杂啊！”掺杂好像比瑕疵又重些，是吧？（涛涛：嗯，这个还轻一些，一说欺骗，就觉得这啥也不是了。）但实质就是欺骗呀！（涛涛：嗯，但是当时还觉得这个对着呢，就认为我有负担这也错了？）你有负担是对着呢，问题是你里面有目的。在一个单位里边，你有负担，什么都操心，可是如果这个单位不给你发工资，你还干吗？（不干了。）你是有目的的，你是搞交易的。在神这里不给你发工资，因为你是受造之物。不给你发工资，你还得怎么呢？还得操心。所以说，你要想要工资，这就是啥呢？欺骗，你想跟神搞交易。烧水的想要烧水费，杀鸡的要杀鸡费，尽本分的要尽本分费，在你这尽本分不要各种费了，而是要把各种费直接转换成地位。神作工结束了，神要得着一班人，这一班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是真心信神的人，真心爱神的人。什么是真心爱神？神要检验你的真心。为什么让亚伯拉罕献以撒呢？为什么？因为他最爱以撒。如果让亚伯拉罕献头牛，算什么？谁也能献上，让你献头牛你也能献上。把你的最爱献上还能献吗？你的最爱是什么？不用说你孩子，就把你的地位名誉献上能行吗？昨天在那边说卫晋是个骗子，卫晋不干了，走不动了，不走了。如果说他里边有掺杂，那卫晋会怎么想？“有掺杂正常，败坏人没掺杂不可能。”一说他是个骗子，呀，这下了不得了，我这样出力干活呀，最后说我是骗子！神说：“我在‘显微镜’下仔细观察人的心，在人的心中并无真爱我的成分，多少年来人一直在欺骗我，一直在糊弄我……”（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三十二篇》）用显微镜看看，看看你里面的这些东西污秽不堪，简直不能称为人。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以后，神感动！为什么？他能把以撒献上，你说还有什么是他献不上的？你如果能把你孩子献上，还怕尽本分里边有掺

杂？用考虑不用？（不用。）那你想让神怎样试炼你呢？你是让神借着尽本分试炼你呢，还是献以撒呀？你选哪个呀？（涛涛：献以撒。）哎呀，只有涛涛能说出这话！因为啥呢？因为涛涛没以撒，这个涛涛挺聪明啊！

那天看神话，神说边缘性工作，看懂了没有？（看懂了。）让你去敬拜神，这是实质性工作。什么是边缘性工作？变化你的败坏性情，这是边缘性工作。就像今天，你要让涛涛去敬拜神，行不行？（不行。）为什么？败坏性情解决不了，你不可能真实敬拜神，你进不了圣殿，不能进圣殿。你要进圣殿敬拜神，首先就得把败坏性情解决了。败坏性情不是主体工作，那什么是主体？认识神，让你作神的知心人，这是主体，这是实体。神要把真理赐给你，神要让你作神的知心人，让你彰显神、荣耀神，把神的所有所是活出来。可是，你一个败坏的人，不解决败坏问题这些事情做不了。你要想做这些，首先就得把败坏性情解决了。所以，在这工作中，只要是解决败坏性情的工作就叫边缘性工作。就像盖房子建根基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要最后的房子，不是为了要一个根基。可是要盖房子没根基不行，空中楼阁没法盖，所以建根基只是为了盖房子。如果空中能盖房子的话，谁还要根基呢？一个败坏的人没法敬拜神，所以说，必须得解决了你的败坏性情，你才能敬拜神。边缘性工作就是解决你的败坏性情，所以神说这个边缘性工作是什么工作呢？边缘性工作就是认识撒但、认识这个黑暗社会、认识自己，这就是边缘性工作。边缘性工作是怎么产生的？是有了教会的实质以后产生的果效，也就是说吃喝神话，有了教会生活以后产生的果效是先得认识自己。我今天没有和你交通让你怎么去敬拜神，我和你交通的是你怎么邪恶败坏，咱今天谈的就是个边缘性工作。边缘性工作作不了，怎么作实质性工作？不可能敬拜神！神还说了一些安暖气、养殖、种地，这些工作它不是实质性工作，只是借着这些工作显明你的败坏邪恶，显明你以后让你能够去认识自己，认识社会黑暗，因为它不是直接见证神的，所以神没有直接交通，只是顺便说了一下。神还举了个例子，卧薪尝胆，还有一个受酷刑，这都是边缘性工作。咱对这边缘性工作有一个真实的认识，不要

一听这个边缘性工作就消极了，“哎呀，我劳累作工原来只是边缘性工作！”没有边缘性工作能行吗？（不行，认识自己是基础，现在还在基础呢！）根基还没扎下来，怎么盖房子呢？你说把这房子盖在涛涛头上，这个房子塌不塌？周蕊给咱盖个房子，今天盖个漂亮房子，明天有了地位以后你看她干啥呀？今天是不能发威，如果把她放在宝座上，你说周蕊会怎样？还知道自己是从哪儿来的吗？不知道自己从哪儿来的了。你没有地位权利的时候呀，你流露的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潜意识里流露出来的，还只是争执，当你有了地位权利呢？那就发威呀！就发作了！

手到擒来的自私卑鄙

（夏彤：其实那天我和SJ是谈我自己的情形呢，弟兄说我活鬼、狐狸。神话也说，你看有的带领工人，看见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不去交通解决，说那是他活该，这些话就跟我对上了。看见自己就是这样的表现，对弟兄姊妹的生命不负责任。你只要不涉及工作，你就是死了我也不管你，就是你下地狱了、你抵挡神了我也不跟你说了，就是看见自己这个败坏、这个恶毒的性情了。尽着这个本分，但是没有作这个工作，没有活出这方面，自己也想实行，但是就感觉实行不出来、活不出来，然后加上工作压力大，在这里面就是苦呢、难受呢！那天SJ过去，我就没想哭，可是说着说着就是想哭呢！但是这个哭不是说消极的那种哭，而是难受的那种哭，就感觉自己怎么就是这样的人，怎么就变不了呢？然后SJ问，“你们之间有什么问题？”这一段时间，周蕊说我老打她，我心想，“我怎么打你了，我现在都不敢跟你说话了”，就说了一次，后边就再没有说过。后来就是说整哪个哪个文稿，哪个文稿要着急发呢，然后周蕊就是只管整理文稿，你让我整文稿我就整文稿，不紧不慢，没有主动迎合的这个心。好几次周蕊提出来说定个时间聚会，我就想这个周蕊，我现在天天弄这些文稿我都忙不过来，你还说咱定个时间聚会。你明明看见我手里这么多活儿，我就走不了，你有时间直接就可以去聚，你就光是嘴说，你不去聚会

去，就是光说定个时间，非要定一个时间。我就直接说：“那就不用非得定时间，你要有时间今天说去就去嘛，你是非要让我定个时间。”那天SJ问我们两个之间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说了，一说好像又是反映问题呢！然后我就说了一句，“我感觉周蕊没有负担，觉得就是对这个工作不操心，反正就是几天给我几个文稿就完了，其他的就不管了”。）

周蕊，你怎么看呢？（周蕊：我和她说定个时间聚会，就是想着下去聚会呢。可是我一说聚会，她就给我顶回来了，“你要去你就去嘛！跟我说这些干什么呢！我这儿还有事呢！”在我心里就想着和谐配搭，两个人共同商量，最后有个结果，然后两个人共同奔着这个目标去做，我是抱着这个心态去跟她说的。咱们定个聚会时间，咱这边也知道，下面弟兄姊妹也知道，一到这个时间咱是不是就都来聚会了？你有时间你去，我有时间我去，但是得有一个具体的时间，一到这个点大家都知道该聚会了，该谈情形、该去进入、反省了，是不是得有一个正常的教会生活？每个星期或者是多长时间，它是有固定时间的，我谈的是这个。但我一说这个她就给我顶回来了，“你要去你就去嘛”！）刚才说了一个是欺骗，一个是忍气吞声，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理解。（周蕊：所以你一谈涛涛，我感觉我这里面也是跟涛涛一样的情形。）什么情形？（周蕊：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也有那种情形。）你就不能有个理解的情形？（周蕊：那天晚上夏彤说我只是嘴说，不去实际地配合，我也是负责人，但是我就从来没有主动地去配合，她还说她怎么样是她和神之间的关系，我怎么样是我和神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她这个话说得挺对的。她去不去聚会是她对待本分的态度，我去不去是我对待本分的态度。我觉得我这方面确实没有做到，后来我就去配合了。）

现在你们的注重点都在什么上面了？你们都注重在这个做法上面了。你们是因着什么不能和谐配搭？涛涛的特点是什么？善解人意。你俩就不能互相善解善解人意？善解人意就是理解对方。夏彤的

那种烦是从哪儿来的？你看着她那种烦，她不愿意搭理你，你是不是得去分析、判断一下？她为什么烦呢？她情形不对？这是不是你的功课？这是不是你的工作？你的同事都烦了你都不知道，还当带领呢？还配搭呢？是不是得了解她的情形？刚才听夏彤说的那些话，她是因着什么烦？现在知道了吗？（周蕊：她就一直说我不配合不配合，可是我就不知道该怎么配合。）夏彤说你不配合，你只是活在这句话里边了。她为什么烦？她为什么说你不配合？她的存心目的在哪？她想说什么？她的心思是什么？这是不是咱应该揣摩的？（周蕊：嗯。）她的心思是什么？（周蕊：那你说我去跟她沟通聚会……）你揣摩出她的心思了没有？你只是说“我想和她交通”，你想的是我！我！我！咱那天交通什么了？（周蕊：忘我。）不说我，只说神的工作，你先了解她的情形，你得给她吃营养液、吃补药还是吃下火药呢？该吃什么？你是不是得根据她的情形来呢？那你得先对她有一个了解。她火、她烦，她为什么火、为什么烦？没想过吧？（周蕊：她说那么多活儿都压着呢，她弄不完，你要去你就去。后来我就想，她出去聚会去了，确实就是好多活儿都压着呢。那我一个人去聚会吧，然后我就去了。）我就是问你考虑、寻思她的心思了没有？（周蕊：她那样说了以后，我寻思了。）那她烦的原因在哪儿？你找见原因了没有？你寻思了但是没找见原因，这不就是光干活没果效？你得寻思她为什么烦，她为什么和你说话是这种语气、态度，她是想和你斗？还是什么？找原因了没有？（周蕊：没有。）你看看，这是不是不负责任？对弟兄姊妹没有爱。（周蕊：这也是没爱？）你说你有爱吗？她都开始烦躁了，直接把你怼回去了，你连想都不想？借着这个环境是解决自己的问题，也是解决她的问题，同时也是解决你与神之间的关系。“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太 25：40）她是带领，带领都开始烦了，你说这工作能作好吗？是不是和你有关系？你该不该帮助、扶持她？如果你帮助她把这个工作作好，这是不是善行？她开始烦了，她都站在定时炸弹上跳舞了，你在这儿说我没想！

你为什么不思考思考她火的原因？（周蕊：后来我已经知道她的情形不对了。）她的情形怎么不对了？什么原因？你告我说你给她化验了，你把这个化验单拿出来。她是什么病？你没有化验单。我来给你看病，我是不是都要给你化验单？（周蕊：嗯。）你拿出化验单才能给她治病，你没有化验单你怎么给她治病？你没有给她化验说明你就没计划给她解决这个问题，那你的本分、责任就没有尽到。涛涛，你给夏彤化验一下，她为什么烦？（涛涛：就是两个人不能沟通，夏彤心里想的和周蕊想的不一样，夏彤心里想的是这文稿着急下发，你有时间你一个人就可以去聚会。）你看的还是外表的一种做法。她刚才已经跟你们说了，你们也都看见了，她是因为什么烦呢？找这个原因，她是因为工作压得太多、工作量太大、繁琐，所以她烦。在她烦的时候，你要找她商量去聚会，“这儿一堆活儿，你不是帮我干干活儿，你是着急去聚会，你不管这活儿我干了干不了，你就知道吃喝。你加班了没有？我晚上都睡不上觉，我加班加点地赶不出活儿，我顾不上吃喝，你要去吃喝，你去！我没时间吃喝！”你说火不火？这个能理解吗？自然而然她就火了，可这些火来到你这儿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这是什么人呢？我叫你去吃口饭，你也跟我火，这是什么人性呢？人性不正常。”这是怎么造成的？这是咱不能善解人意造成的。多一点理解，多站在她的位置上考虑一下。想通了吗？这就是你该走的路没走。如果你认识到她这个烦、她这个火是冲你来的，“为什么是冲我来的？哦！她嫌家里的一堆活儿干不过来，我也没去帮她。她心里怎么想的？她心里想的是‘这是我夏彤的工作，不是你周蕊的工作？你就知道吃喝。’哦！人家就是因着我火呢，因着我不负责、因着我没担当，没点责任，所以她才发火的。”那这个火是谁带来的？周蕊，你听懂了没有？（……）是没听懂还是没法接受？（SJ：没法接受。）周蕊，现在是转不过这个弯？还是没法在我面前放下这个面子说句话呢？（周蕊：你刚刚说火是因为我带来的，是因为我没有配合工作，但是我现在有打架的地方。）我现在不管你这个。我刚才和你说什么？我一直和你说忘我，不要把自己放在前面，你要忘我。你要善解人意，你善解人意的时候，能不能考虑自己的感受？你总想考虑自己还能善解人意吗？你看涛涛，如果涛涛要是想着我痛苦、我难受，那他还怎么善解人意呢？他要是考虑，“夏彤打我了，这次弟兄过来，我和弟兄得说一说，我要是不说，我的心里就憋得难

受”，你说他在憋得难受的情况下，他能不能说“夏彤不错，夏彤怎么怎么”，能说出这话吗？所以，我在说你得“善解人意”的时候，你总是说，“我这儿怎么了”，我没有让人善解你意呀！

刚才的话听懂了吗？（周蕊：再给我交通一下。）SJ给她交通一下，她刚才晕了，就没听进去。（SJ：在两个人配搭作工作的时候，夏彤在哪些方面有难处，你作为她的配搭，你就得跟她分忧、分担这些工作。两个人和谐配搭，能够同心合意把这些工作作好，这是不是她心里想的？你在这方面是不是就得去想，“我能作哪方面的工作呢？我作不了的你作，剩下的我能作的我尽量去配合”。配搭就是配搭她的工作呢，可是在你这儿呢？我就干一下这个，剩下的都是她干，你在这儿根本没有考虑到夏彤的难处，也没有考虑到夏彤有这么多的工作压力，你没从这方面想，你光想着你的感受，光想着夏彤给你带来的伤害，你光想着夏彤怎么对待你了，这个时候你们就沟通不了了。我给你举个例子，就像以前我和雨桦在一起配搭的时候，你说雨桦跑没跑？是不是也跑呢？也跟着我去作工了，但是我想着是让她达到什么呢？想让她达到在哪一方面都能去分担，把这工作能够和谐配搭起来。但在她心里考虑的是什么呀？“你怎么总说我不行，总说我哪方面没去作”，她考虑的是自己的肉体，考虑的是伤害她的这一方面了，考虑的是对付修理她的一方面，她没想着在工作上该怎么去配搭、配合，所以两个人沟通不了就在这儿呢。我说的是工作上咱该怎么去配搭，她在工作上该怎么长进，咱同心合意去把这工作作好。她说的不是工作，她说的是，“你怎么对待我了，我怎么受辖制，我在哪方面哪方面怎么样”，是不是老说她的感受？这能不能合得来？这就合不来。咱今天尽本分，同样的是工作、同样的是负担。你在本分上能够分担，你竭尽全力地在工作上配合，“我能作什么就作什么”，这就能和谐配搭。都是为着神的工作，这是不是就合得来了？合不来是因为你在为神的工作的同时有了自己的掺杂，你在尽本分当中，你考虑的是她怎么对你，“她为什么总是这样对我呢？”你总看她的表现、做法。以前雨桦抓我，“看你的那个口气”，她是不是总说这个口气呀？我忍无可忍的时候，那个口气是不是自然就出来了？心里火呢，“这么

多事你什么也不做”，你是不是就有那种口气了？她说，“看你的口气”，她老是抓我的口气。是口气吗？是口气，但是这是怎么带来的口气呢？她不说这个，反正她就说，“看你的口气，看你说的那个话，就好像我什么都不行，就你能行”。在这方面两个人就没有真正去沟通过，没有去交心，现在是不是就能理解了呢？以前就是我到哪儿她到哪儿，我不去她也不去。你看现在不一样了吧？我就是不去，她是不是照样去呀？她还说，“我现在知道该到哪儿去了”，我现在看到她这个样子可高兴了。以前她知道吗？以前她是，“你坐着，我就坐着；你到哪儿，我就到哪儿”，她跟我比呢。“我比你跑的路少？”她跑的路不少，她只是什么呢？她只是没在这个工作上配合，哪些工作咱该怎么去同心合意去作，她不想这个。她光想她个人的肉体利益、面子。周蕊，你看你走的是不是就是那个路？我看你对这个特别敏感，就像那天夏彤说她那个情形的时候，她说她都不敢说你了，你也在场，你听到了吧？她说“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我看到她那种情形就是受你的辖制了。夏彤说，“工作当中我也不说了，那我就只管作吧，说不成就不说了”，她就活在这里边了。所以我才跟她谈，就是不管什么时候，涉及到工作该说就得说，不受这个辖制，不能因着怕她受辖制，工作就不作了。所以我才跟她谈的，不能受这个的辖制。再给你举个例子，以前我说工作呢，雨桦说什么呢？等弟兄来的时候，她跟弟兄说，“我受辖制呢，我受SJ的辖制呢。”你说我还能说什么？什么也不能说，怎么说了都是受辖制，所以我就不说了。夏彤活在这个里边，我才跟她说“涉及到工作你还得说工作”，而你里边考虑的是什么呢？你考虑的是你自己，你没有考虑什么呢？你没有考虑大局的工作，你没有考虑跟她怎么能配搭把工作作好，所以长期以来你都说的是你的这方面。你听到的、你看到的就是你的猜测，“怎么她还这么对待我呢？”你考虑的完全是自己。如果咱在这个工作当中，如果共同去配合好这个工作，咱也能放下自己去跟她商量，“这个工作该怎么去作呢？”她也希望有个好配搭。“夏彤，我这个作不了，你作这个，剩下的我去作”，就是什么事、哪些方面咱怎么去作有这句话，人是不是都是高兴的呀？配搭其实就是在工作中她作不到的一方面，你能配合上、你能配搭上，这是不是就全面一些呀？）

周蕊，你现在想什么？（SJ：认为我又向着夏彤了，是吧？）周蕊正纳闷呢，“我怎么做你也不满意，我这么付出了，你还说我没付出！”周蕊，是不是？（周蕊：我不知道怎么是为着工作了。）SJ刚才一直是围绕工作方面跟你交通的，可能你又进了这个事里边了。我给你交通的和SJ刚才给你交通的有点不一样。SJ给你交通的是什么？交通的是你工作没有尽上。你在这里边更苦恼、更发愁了。我刚才给你交通，我不说你工作没有尽上，我没说吧？一说你工作尽不上，你自己的心门堵了，再交通什么，你愿意听吗？听不进去了。我不说你工作没有尽上，你的工作尽上了。我刚才给你交通的是什么？（善解人意。）善解人意。我交通的是你和夏彤沟通的时候她发火了，你得了解她发火的来源在哪，听懂了吗？（周蕊：嗯。）她发火的来源在哪？“一堆工作压在这儿了，我急得干不过来，我看见周蕊就不过来帮我，周蕊怎么就不着急呢？不着急也就罢了，我在这儿作工作，周蕊又急着要聚会，那你去就去吧。”“我觉得得定个时间了。”“我这哪能定下时间，定不下时间！”夏彤顺口说了一句话，同时也带着火气，有点埋怨。她这个埋怨、带火气的话发在你身上了，你寻找她这个火气的来源在哪了吗？没寻找。你就不管她是什么原因，“你这是属血气的，我得帮你一把”。如果你去寻找她这个火气的来源，是不是就对她了解了？了解了以后她这个火气从哪里来的，是什么原因，得找见问题的根源。如果是她的败坏性情，我得帮她解决；如果是因着工作的压力，不行，我得为她排忧解难，这是不是咱该作的？（周蕊：嗯。）可是该走的这条路你没走，对吧？从始至终你就没有揣摩这条路，作在弟兄姊妹身上，就是作在神身上，你帮她就是帮神，同时就是在帮你自己，就是预备善行。这个能听懂吧？（周蕊：嗯。）这个能理解了吗？（周蕊：嗯。）那我是让你干什么？（SJ：善解人意。）善解人意。你得知道她发火的来源在哪，是来源于败坏性情？还是来源于正面的？你知道了以后你要帮助她、扶持她。那今天她的这个火气是来自哪儿？是来自工作的压力。“她在这儿说我、对付我，虽然口气不好，但她是为工作着急上火。”这是什么？“这是神借她的嘴对付我了，说我在本分上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神看着我呢！”这不是自我反省认识呢？“我得帮她把这个工作作完！”那夏彤这个火是因着谁产生的？（周蕊：因着我。）是因着你，不是人家的败坏性情。你应该给人家消火，你起来迎合、配合人家的工作的时候，她还有火

吗？她没有火了。那神在那儿怎么看？“都学会配合了，都用上真心了”，神心是不是得安慰了？那神会不会向你露出笑脸呢？（周蕊：会。）你想这样做吗？这个问题解决了吧？（周蕊：嗯。）是无可奈何还是真解决了？感觉有点忍气吞声的味道。认识了没有？理解了没有？（周蕊：理解了。）有没有路？（周蕊：有路。）不是忍气吞声吧？（周蕊：不是。）

说周蕊的问题，不是说夏彤就没问题。夏彤，你有什么问题？你没有说明你的这个火来自哪，你直接去和周蕊谈工作，你是一种情绪的发泄，这是在干什么？凭心情尽本分。还有一个什么问题？不管你尽本分再怎么样，人家说出话来你得考虑吧？你不能因着你有原因，你就可以发火了，因着你有原因，你就可以一棒子把人家打回去了。人家和你说的是什么？定个时间聚会，人家说的这话有没有理？应不应该定个时间聚会？（夏彤：应该定。）应该定。那你是不是得迎合一下人家说的话？你得说出你的原因，“我这儿的活多，太忙，定不准也没法定这个时间”，那也算句话。你总得和人家有个沟通吧？（夏彤：说了，就是口气不好，我说：“你就没看见我还有这么多文稿要整呢，我就走不了。”）口气不好那叫商量呀？我问的是，“你和周蕊协商了没有？”你告我说，你说了。你那是指责，指责和商量是两码事，你要是指责的话，人容易受辖制，就不愿意和你再说了。你要用商量的口气呢？两个人之间还存在不能沟通吗？为什么要定时间？就是周蕊刚才说的，你给人家定了星期一、星期二，人家就知道星期一、星期二要聚会，你在这边安排工作，人家那边也得安排工作，把下午的时间腾出来聚会。今天聚会要吃喝哪篇神话呢？现在他们正处于哪种情形呢？是不是提前就要做个准备呢？如果你随时随地想来聚会就来聚会，他们预备好了吗？他们正在忙什么？你预备好了，她预备好了没有？问题是你还要随时来呢，到中午了，你说，“哎！咱们今天下午聚会吧”，你预备了没有？你预备了，但周蕊没有预备。你提前预备了三天，你这次打算来个突然袭击，他们没有准备好，想突然打她一下，是不是有这个动机？两个人在一起配搭，你不去善解人意，你不去理解她的心情，你不根据她的情形，针对她的情形来与她沟

通，你只管你的意思，她看见你只管你的意思，她看见和你说不成，你说你们之间的隔阂是不是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呢？（周蕊：是，就是这个问题。）周蕊，她过来和你说话的口气也不一样了，和你商量不成也不商量了。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刚才说了没有？是不是你还是对她不理解、不善解人意、不寻求她的心思而造成的？如果你理解、你寻求她的心思的时候，她和你说话的时候是不是就能对接了？知道什么是对接吗？（周蕊：就是在一个频道上。）周蕊，她对工作着急呢，她和你说安排下的工作忙不过来，她跟你说这话的时候，你没有去理解她的心思，如果你去迎合她的这个话题，按着她的思路走的话，她下一次还用这种口气和你说话吗？或者她还用这种方式去处理吗？互相谁都不理解谁。只是站在自己的位置上，“我作了我的工作了，我把我该作的作了！”这个理解是让你理解她，她理解你，人与人之间互相的理解。

咱那天交通的理解，是理解什么呢？（夏彤：理解神。）你理解了没有？你理解神的作工了没有？（没有。）这是不是路途？你要理解神急切的心情的话，你就不管她用什么口气和你说话了，那你还有不能接受的地方吗？“我就不管你用什么口气和我说话了，而是想我怎么能尽上我的全力。”（周蕊：这段时间我就操练不听她这个语气、态度，而是听她说话，她是为了工作还是为了什么？）你听了她说的话，你得揣摩她的心思，通过揣摩她的心思去认识她。夏彤有败坏流露的时候，我发现你看得挺清楚呀！这又出来一个问题，你能看见她的败坏流露，但是她因着作工而着急上火，这个流露你看不见。（周蕊：我看出来她的那个败坏，就是在和人沟通的时候，她总要凭着她自己，也不去了解别人说得对不对，我就看出来这一点。）你说这环境是不是神兴起的？因为你不理解人家的心，人家理解你干什么？一报还一报。你就不理解人家为了工作着急上火，你还嫌人家不理解你的心情。你就不理解人家的心情，人家怎么能理解你的心情？人家该不该这样对你？（周蕊：该。）活该！能听懂吧？（周蕊：能。）你要理解人家的心情，人家这是因着负担、因着责任。因着责任，她就是发火了或者口气怎么样了都应该。这是因着你的悖逆，引起了神的

怒气，神是借着她在和你说话，不管她是什么口气，只要是为着神家工作、神家利益，那你就得迎合。但你在迎合的同时，你能给她交通一下，“你说的这个是为了神家的工作，这个我应该接受，但是你不要借着神家工作来欺压我，这个欺压我不接受。”这个能不能说？

（周蕊：那天她出去聚会回来了，当时我就问她，“你出去聚会聚了哪些内容呀？学到什么、得到什么了呢？”就想跟她谈谈心，看她有什么收获，从她这儿得点儿。但是她说，“太多了，一下也谈不完”，她什么也不说，一句话就打发了。我就感觉跟她没办法谈，就想着是不是应该给她交通交通？可是又想着每次和她交通都没有结果，交通了就又打回来了。）你交通这个是为了什么？你刚才说要给夏彤交通是为了什么？“你们在那儿交通了什么？你们得着了什么？给我分享点！”（周蕊：嗯。）夏彤一下就把你给呛住了，“我给你什么，我凭什么给你，为什么给你？”（周蕊：嗯。）“我看着你这种口气，我想给你交通交通，交通交通你为什么就不给我呢？”你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咱这是做了一个乞丐。（周蕊：乞丐？）“来，给我点儿饭吃。”夏彤说，“凭什么给你？为什么给你？”“我解剖解剖你的性情，你为什么不给乞丐饭吃？”（周蕊：为什么说是乞丐呢？）因为你要的吃呢嘛！你刚才说人家出去聚会去了，“你们聚会聚什么了？你得着什么了？你给我点”，你是不是乞丐？（周蕊：嗯。）我是说这个。（周蕊：我知道谈的这个是乞丐，但是……）（涛涛：她觉得她不是乞丐。）我用这个乞丐是想刺激你的神经。刺激什么？你除了吃还是想着吃，你就不想做。你不想做饭，只想吃饭。听懂了吗？（周蕊：听不懂。）夏彤在那儿忙得着急上火的时候，你没有去揣摩“她在那儿有好多事情做不完，我得帮她”，我问你揣摩她的心思了没有？你说没有。从这两件事情来做个对比，我就看见，夏彤在那儿干活的时候，你看不看？她在干活的时候、她在尽本分的时候，你不看、你也不想、你也不揣摩。没揣摩吧？（周蕊：嗯。）这是事实吧？（周蕊：嗯。）人家去外边吃饭回来了，“你就没有给我带点零食？”这个你就知道问，所以我说你是乞丐，你只想讨着要，你不愿意做。你只想吃不愿意付出，你只想得，我说的这话对吗？（嗯。）你只想得真理，

不愿意尽本分；你只想性情变化，不愿意效力，是不是有这种情形？你只想白白得来，但你不愿意付出。你知道神说过什么话吗？“你若真心追求，我愿将所有的生命之道都赐给你，让你如鱼得水，你若不是真心追求，我要将所有的都夺回来，我不愿将我口中的言语赐给那贪享安逸的猪狗之类的人！”（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为什么不愿意作衬托物呢？》）神给了你多少就要向你索取多少，如果你只想要，不想付出，神就不给你了，连原有的都要夺回来。我说这话你听懂了吗？（周蕊：听懂了。）

刚才是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你对夏彤不善解人意，一个是你也没有把心用在工作上。刚才你又给我搬出个例子，夏彤从外边聚会回来，不给你带食物吃。“我和她要食物吃，她还和我发火”，是吧？（周蕊：嗯。）这个一对比，问题是不是就出来了？你只想从神家讨着要，不愿意付出，这是不是自私卑鄙？又晕了？在想什么？“我今天怎么了，我说哪句话也不对，我一说话就掉进你的坑里了。我昨天说了个实实在在的例子，你抓住我了。我今天又说了一个，她聚会回来不应该跟我共享一下聚会的收获？我怎么又掉进坑里了？”夏彤聚完会回来，有什么收获她应该和你分享一下，这个没错。你和她要，这也没错，她不给你，这是她的错，可问题是你错在先，你做得就不合适。干活的时候夏彤一个人干，你看不见她干活。她吃完回来了，你就看见她吃喝回来了，你就知道和她要。说这个是说什么意思呢？咱活也得干，吃也得吃。如果咱是活也干了，在夏彤着急上火的时候，你替她排忧解难了，你寻思她的心思了，你不站在自己肉体上“我感觉”了，或者说“我这边忙呢，我还有事呢！”你不是为着自己的利益了，而是为了整体利益、神家利益，“我看能帮她做点什么，为神家做点什么，给她分担一些”，如果这些你做了，她出去聚会回来不给你吃，那就是她的问题。世人说什么？“人心换人心，四两换半斤”，咱怎么换的？还有公平公义吗？我交通的岔没岔开？夏彤，我说的这个是不是事实？没有岔开吧？（夏彤：没有。）也就是说，夏彤的这个口气也不由她，她的败坏性情也不由她，那是神兴起来的。如果不兴起来，能拦阻你的这个步伐吗？周蕊，如果你遇的是涛涛，你说涛涛

会和你这样说话吗？你要和涛涛要吃的，涛涛会说什么？他会不会都给你呢？“给你给你”，涛涛是老好人，干活的时候，“你休息吧，我干我干”，涛涛会训你两句吗？会不会？（周蕊：不会。）那你看神拯救人是不是精心策划的？神就恰恰给你配搭了一个谁呢？就给你配搭了一个夏彤。夏彤呢？心里也有点不平衡，夏彤佩服周蕊什么？她领受能力强，是吧？夏彤对周蕊是什么？嫉妒。有没有？（夏彤：以前有，现在少了。）有嫉妒就产生了争执，有嫉妒就产生了不平衡。“我干活的时候你不干活，我吃完回来了你就和我要。我给你？我就是有我也不给你。你就是要，我也不给你！”神是根据人的缺少而供应人，神给咱摆设的周围的人、事、物都是好的。神摆设得好不好？该不该感谢赞美神？周蕊是只点头，不吭气，没有说阿们！眼睛眨巴眨巴快挤出眼泪来了，“冤枉死我了”，周蕊，冤不冤？“说冤吧，人家都看见了。说不冤吧，自己打自己的脸呢！”自己把自己放在光中了。你能经得住酷晒吗？现在还没酷晒呢。（周蕊：什么是酷晒？）（SJ：神话里说，你能经得住烈日的酷晒吗？）今天解剖你的文稿发下去，然后让所有人都看见，周蕊是个什么东西？只吃不干活，懒猪一个。

581 神为什么要试炼人

1　人所追求的是得着以后的福气，这是人信神的目的，人都有这个存心盼望。但人本性里败坏的东西必须通过试炼解决，人里面哪些地方没通过就必须在哪些地方受些熬炼，这是神的安排。

2　神给你摆设环境摆设环境，迫使你在环境里受熬炼来认识自己的败坏，最终达到宁可死也能放下自己的企图放下自己的企图、欲

望，顺服神的主宰安排。

3　如果人没有几年的熬炼，没有一定的苦难，在思想上、心灵里面摆脱不了肉体败坏的辖制。人在哪方面还受撒但辖制，在哪方面还有自己的欲望，还有自己的要求，那你就应该在哪方面受苦。

4　只有在苦难中能学到功课，就是能够得着真理，明白神的心意。其实，许多真理都是在苦难试炼的经历中明白的，没有一个人说，在安逸的环境里、在顺境里就明白神的心意，就认识到神的全能智慧，领略到神的公义性情，那是不可能的事！

——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试炼中应该怎样满足神》

信神的高速路（一）

（璐瑶：她们两个人都是区带领，我抓她们工作呢，她们反过来说我常有理，凭地位作工呢，我心想，这和刘芸打得不打了，这又和我打呢，真怕呢！我说："你们说的我从神领受，你和刘芸打呢，我也不和你打了，我也打不过你！"刘芸也和我交通说一开始是凭着地位作，最后是为着地位连工作都不抓了。我心里转过来后，就和她们说："你交通的这个是我的问题，我接受。"交通的时候我还说："有时候我抓情形这方面抓不好，认识的浅，人家刘芸领受的比我深，我还不如你们呢，你们有时候还能抓住这个情形呢……"我就这样说的，我和她们解释也是为了脸面地位。她们说："你认识的都是偏的，我们都说你常有理，你不在常有理上反省自己！"人家说了这些话之后，我心

里就受了辖制了，说得我没法说了，然后我就低头认罪了，然后在我心里就受了辖制了，不敢跟人家说话，也不敢抓工作，也不敢抠工作，也不会作这工作了，尽不了这本分，就消极了。）（SJ：从咱说的这些话里看到，咱没有羞耻感，不知道丑，咱不为这些败坏性情去难受，懊悔，脸皮太厚，那你就不会有心志去追求变化。从你说的这些话来看，你就没有学到功课。如果你学到功课就会看见自己的不足，激起你的心志，我得变，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了，临到有人说我常有理这是好事。学到功课了，看见神的爱了。当你看到神的爱的时候，你就不说事儿了，而是说看见神太爱我了，如果不是这个环境，我对自己没有真实的认识，我还认为自己挺好的。当你认识到这些的时候，你的生命是不是就长了呢？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了，更加有路途了。当带领的，让你带领下面的弟兄姊妹，是让你分享你的经历，而不是让你去道歉，“我还不如你呢”，你说这话的意思就是你放我一马吧，你不敢再和我求真了，再求真我就活不了。咱得去经历神的作工，不能总是认为别人抓咱的把柄。）

我发现一个问题，今天在座的你们几个人有个共同存在的问题。一个什么问题呢？都是老信徒了，是吧？（嗯。）确定都是老信徒了？（嗯。）可以说你们都极为诡诈，这是确定无疑的。诡诈带来的是什么？对神信不来，对神的话产生了怀疑、产生了疑惑。对神话产生疑惑、怀疑就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神给了你路，你不去走，你不会听从于神，走神让你走的路。那你咋呀？另辟蹊径。要是不让你走这条路也不可能，因为什么呢？虽然你诡诈，但你是相信有神的，相信有神又不能相信神是真实存在的，半信半疑。在半信半疑的状态下，你就不可能把神和你所说一切的话当真理待。不能把神的话当真理待，可是你又不能不跟随神，处于矛盾心理。那该咋办呢？脚踩两只船，“神话是神话，但我还得有我自己的思维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虽然我信神了，神说这句话我不能完全相信，可我也不能完全否认啊。因为经过我几十年来的经历看见，我不为己，谁为过我啊？我不为己，我怎么能生存啊？所以我还得为自己考虑一下吧？”所以打个折扣，各守一半吧。这就是世人说的，做生意赌博呢，咱不能

在一棵树上吊死，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里面，如果放在一个篮里面，篮子破了就全打了。你信神处于这种状态，就不可能全心全意地信神，不可能完全把神话当神话待，那这就造成了一个结果，你不可能走在神给你规划的这条道路上。那你就会在神所给你规划的道路上进行修改、进行加工，进行你大脑的考虑、筛选。“神说的话对啊，是这，这条路我得走”，合你观念的事，走、做、行，不合你观念的事，“不可能吧，不会吧，也许是？呀，走走看吧，不要着急，不要当那个出头鸟，观察观察、研究研究、分析分析，或者走另外一条路，我既不得罪神也不得罪撒但，我要考虑后果，考虑我的个人利益，我还得考虑神家利益，两方面都得考虑，最后两全其美”，这就导致什么呢？你不可能走在神所给你规划的这条道路上。

神来在地上发表话语，直接给了你一条路，简单直白，就是一条高速公路。可是你怎么也走不上这条高速公路，因为你老怕走上这条高速公路下不来，“完了完了，你看SJ成了啥了，家不是家，什么都不是什么了，真走上这条路就彻底完了。我还得为自己考虑点，所以说这个高速公路不能上。再说这个高速公路的终点是什么还是个未知数，所以不敢上，不能上。那我就得走自己的路，高速公路只能作为我的参考，我在高速公路旁边建一条自己的路，走自己的路吧！”所以说你始终是打擦边球。你听了神的话以后，加工一下，然后成为你的实行。神说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是必死的！然后你想，“必死的，不能认为就不死，但是稍微修改修改，也不一定死吧！”产生了疑惑、产生了怀疑，你就跟着你这个不一定的方向走了，所以你不走神给你的这条路了。不走哪条路呢？神从一开始就是让你性情变化呢，性情变化就是人看事观点的转变，这是每一个人都知道的。神要的就是人的心，但人的这颗心不能给神，所以说人就在这上边打擦边球了，老想用一种做法来欺骗、欺哄神。诚实人呢？神说了话了，有信的人就按着神话去走，他不考虑其他的。但诡诈人、自私的人呢？就考虑其他的，一考虑其他的就要想办法了，就开始玩诡诈了。这个诡诈也能说成“智慧”，这个“智慧”用到哪了，用“智慧”和神掰手腕、和神耍花招，也就是说我怎么能方向不变，肉体还能得到满足，最后还能达到终点。“神

是看人的言行举止，神要把托付给人，把本分给人呢，人的本分必须得尽，这是必须的，尽本分我就得有尽本分的样子。”所以说在你这儿主要研究什么呢？做法、说法，你所注重的就是该怎么做、该怎么说、和弟兄姊妹该怎么交通。“你给我安排了一个工作，我就作这个工作；你让我扩展福音呢，我就扩展福音去了；你让摸线索呢，我就去摸这个线索；你让我给谁交通，我就给谁去交通这件事。”这些全都叫做法。“你让我做什么，好了，我做了就行了！”至于结果你管不管？不管。“一切都是神作，我只是个配合，我做就行了，我就是个打工的。再说我人是败坏的，我人是无能的，我什么也做不了，你告诉我需要说什么话，我说就行了。”所以一线只在乎去说，怎么把见证说出去；带领只在乎做，让落实哪个工作呢，就落实哪个工作。做完以后呢？完了，回家躺着睡觉，今天工作完了，和神交差了，这就是你们所作的工作。是不是这样呢？这就是实情。

我和你交通了这些以后，你知道高速公路是什么了吗？高速公路就是不加修改地实行神话。神说了什么话，你就直接按神说的话去做，单纯敞开，神说什么就是什么，不加思索，用心去做。什么是用心去做？你既然信神了，神是造物的主，你是受造之物，你得站对位置，你这颗心就应该给神。你把心真正给神了，那你所做出来的、所说出来的就不一样了，心里想的也不一样了。那你一天二十四小时想的是什么？想的是神托付的工作。神把托付给了每一个人，是吧？在一线的，给了你托付，当带领的，给了你托付，但你接受托付了没有？这个托付变成负担了没有？什么是神的祝福？（SJ：负担就是神的祝福。）你听了这句话，神给了你的托付在你身上变成负担了没有？你担当不担当？把神对你的嘱托、托付当成负担。负担有一个正面领受和一个反面领受。正面领受负担是说什么呢？负担是担当的意思，把神的话、神的要求当成了一个负担，把它担当起来。我是去担当这个负担。而反面领受负担是说什么呢？负担是负重的负，是人厌烦的一种东西，不应该我担当的东西让我担了，成为了我的负重，累赘。你是把神加给你的负担、祝福当成了什么？当成了不应该有的担子，累赘。你把神托付的工作当成累赘，你把神加给你的祝福当成了

累赘，所以你不会去走这条路，你也不走这条路。因为你知道担起这个负担意味着什么。神让人为神花费、为神献上、急神所急想神所想，意味着得用心。一用心意味着什么？这就是刘志说的话，没有我自己的空间了，日思夜想的是神托付的工作。是想着怎么把这个工作作好，神的旨意在地上怎么才能通行，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如果能担当这个负担会带来什么呢？就会产生一个责任、担当。看到神在这些人身上作工几十年了，这些人还处于一种麻木痴呆，处于一种活死人状态。吃喝神话都不会吃喝，在神话里面找不着审判刑罚的话，找不着自己的路途，到现在连一个正轨都进入不了。眼看地震、瘟疫、饥荒来了，你说我是什么心情？心急如火烧，心急如火，急得不行！神和你说，你的使命感何在呢？有多少人在黑暗之地哀哭切齿？撒但两眼盯着准备吞吃人的灵魂，有多少人在地狱的边缘……你说面对着这些，我心能静下来吗？我因着神的祝福产生了负担，因着负担产生了担当、产生了责任、产生了使命、产生了动力，还产生了什么？压力压得你喘不过气来！怎么压得你喘不过气来？你有尽不完的本分，你有做不完的事。首先大的方向得扩展福音吧，把工作得扩展开吧，你光扩展呢？招进来的人你得带他进入神话吧，你得带他去进入正轨吧。你带他进入正轨，你给他“讲课”他就听吗？你给他讲“二乘二等于四”他就听吗？小孩学习的时候，他还不愿意听，还想打游戏呢，更何况今天作的什么工作？审判刑罚人的工作，是揭露人、解剖人的工作。几千年来，地位、权利、名利、钱财占满了人的心，观念死死拽着人的心，他拽着他父亲的衣衫死死不放。你再想和他说什么，交通什么，他听不听？神说了三十年还不听，你说他他能听吗？你着急把他召集回来了，他也高兴地进国度呢，他回来了你告诉他说追求真理，给你下一个时代的生存法则，该怎么做人、该怎么行事、该怎么敬拜神，他走不走？（不走。）你着急的是地震、瘟疫、饥荒来了，你着急的是赶紧把“救生圈”给他，他不要，他说：“我要钱财、我要地位、我要名誉。你要给我救生圈也可以，把我放在顶层，给我一个地位，给我一个名誉，这还差不多。”我给你一个救生圈能把你放在顶层吗？你说难不难？着急，想把你找回来，让你回来的时候，你是死死不回来，想尽一切办法，就好像“挖陷阱”一样，有多少人在后头推着，把你这个人给拉进来了。拉进来咱好好学吧，不行，给你“讲课”的时候，你还是反抗、叫嚣、对抗！眼看瘟疫、饥荒来了，但是还

不能强行给你。着急想给你，让你进入，但是你觉得是强行灌输、强行占有，觉得打压你呢、踩你呢、羞辱你呢。还“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大声说话还不敢，还得考虑说话的口气、方式。说话的方式不对了，就不干了、消极了、软弱了。说话还得周旋着，看着人的脸色说话。还得怎么呢？光看脸色吗？还得看人的情形、看人的背景，还得调整心态，营养全部跟上以后，身体健康了以后，才能做手术，然后才能上刀。揭露解剖了，这就是给他化验了，开出药方了，之后他吃药吗？做了手术了，不吃药。流脓了，还得让人看管！你说这是看管一个人就行了？你给张三解决了，李四就跟着走上去了？不行，你给张三解决了，还得给李四解决，给李四解决了，还有个王五。我在这儿是什么？尽不完的本分、操不完的心。那我这一颗心操在哪里了？一门心思为了神的旨意在地上能通行。那我这样一操心，神就能在我身上作工，就能引导我，就能带领我，我就直接接受着神的带领、引导，在神话里面就能明白神说话的心意，就能与神通话，那我就走在高速公路上了。可你呢？你把神的祝福、神托付的工作当成了什么？当成了累赘、负担，是你抛弃的对象、是你弃绝的对象！你把神的祝福、神托付的工作当成累赘的话，你出来尽本分会有什么后果？SJ告你说去那边看望一下出了车祸的那个人，出了车祸总得有个认识、进入吧。你是去了，但是呢？根本不管看望的那个人啥情形，能不能接受得了，反正是我把话给传到位了，他消不消极和我有什么关系？把负担当成了累赘。你去的时候还再三考虑、思索吗？你不会考虑、思索。因为什么？你把它当成了累赘，你去完了以后“唰唰唰”把你要说的两句话说完了，回了家你还想吗？想不想？不寻思。回家该做饭了，该给老公炒菜了，进入肉体生活，呼呼睡了，这事就算完了！你交代的工作我作了！这工作简单不简单？简单。你只是在注重一个做，你告诉我的我做了，你交代我的哪一个事我做了。

景介作为一线指挥，得明白神的心意，把神的心意见证出去，可咱奉行的是“你告诉我怎么说，我就会说了，我说了不就见证出去了吗？”只在乎说。我告诉你的是神的心意，你没有去领会，你没有去担当，你明白的只是字句，传达了一下，当了传话筒。一线打完仗

了，“我把这个异象都和他说了，至于他能不能回来，那就看他的造化了”，福音对象什么背景，什么情形，使用哪些方式，考虑不考虑？在作工的时候，用哪种说话口气，既能让他看见神的威严又能让他得着生命，会不会想这些？不会想。因为什么呢？你只把这些当成了一个作工，我做了！就和璐瑶一样，刚开始在外作工是为了什么？为了作工而作工，“你让我出外头作工，和他们交通，我就把这些话传达下去，传达完他们不听，当下我有个败坏性情，我愿意站这个地位，‘啪啪’说上他们两句，‘啪啪’说上两句训着他们还能办个事。虽然他们办不好事，没有生命进入，但是训了以后自己还挺有享受！”这有“收获”吧？没过两天教会里的人检举上来了，说璐瑶是用地位作工，说话口气不对，璐瑶怎么想？“切，我就是说话口气不对些嘛，这还给我反映过去，还说我没有实际。你倒是实际，别人给你反应什么就是什么，你就过来打我。我不用地位作工能行？我不这样卡着能行？你嫌我用地位作工，你嫌我口气不对，站高位了，我不站了。他对，你说他对，我就按着你的意思来，我坐低凳子，我给他当个奴隶。你SJ这样说，行，我按着你的意思做，你看看行不行！”去了教会那边，人家再说什么，“嗯，对，就是，我错了……”结果呢？下边是不是造反了？这个工作你还能通行下去吗？“SJ你下发的工作安排我通行不下去，人家根本就不搭理我！”就这些流露你说璐瑶知道不知道？她心里什么都清楚，“SJ你看吧，我可是听了你的了，我可没有用地位作工，通行不下去怪谁？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揭露了我，让我在别人面前怎么作工？别人谁还听我的？”刘志为什么反抗？“你在众人面前，你就揭露我，说我就不是个人，说了我不是个人，你还让我带领别人，都不把我当个人，谁还听我的，我工作作不成了，你看着办吧！我在你面前反正我是顺驴，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顺服吧，我顺服神摆设的环境。”璐瑶是不是也是这样想的？“我顺服你SJ的安排，你训我用地位作工呢，你指责我呢，我不用地位作工了，你看行不行！我只不过说话口气不好点，态度不好点，但我为了谁，还不是为了工作通行下去？呀呀，我为了工作通行下去，我站了个地位就不行了？行，我就按着你的来，你看成什么样！我看你哄孩子最后能哄出来个什么孩子来！看看哄的这些孩子最后是不是都是要命呢！”所以璐瑶在那儿干啥呀？看笑话呀！微微，她有没有这想法？（她认识不到。）她拿上本分出气，搞交易，“不管怎样，反正你让我作工，我作工了

呀”，她不敢有明显的反抗，但她心里有她的小九九，有这么个心思意念就够了，这个心思意念就支配她这么做了。在SJ打她的时候，说她是凭地位作工，强势、压人的时候，谁能没有反抗？她反抗的时候，怎么想？“那我不那么做不就行了吗？”她只是说怎么做，“我不那么做了，我按你说的做，我柔和点，我在他面前认个罪，反正我听你SJ的了，你到时候不要再说我了”,有这么个意念，就按这个去做了。而且还认为什么呢？还认为这也是一种实行。你坐地位的时候，别人看你是带领，不坐地位的时候，别人怎么看你呢？外表上看你有了敬虔，“呀，这个人变了，能包容忍耐了，柔和了”，是不是还想假冒善良呢？假冒自己已经变了呢？想要外表的一种做法来骗取人的同情、认可，想要用一种做法来骗取、来伪装。所以神在你身上就没有多少工作可作，因为你只是去作工，只是去说，去传达话就完了，所以，你们轻松得很。

有负担的人是有作不完的工作，没负担的人、诡诈人是没工作可作，转来转去。有负担的人他就转不起来，没时间！他急什么？他着急神家工作作不上来，着急底下的弟兄姊妹生命怎么就没有进入呢？到现在什么时候了，怎么就不知道还得独立吃喝神话呢？这些人究竟还能不能蒙拯救呢？还有没有希望呢？如果这些你想都不想，急都不急，就不会有工作了，所以你们是轻松加愉快。璐瑶，是不是？有点委屈？（璐瑶：没有认识那么深，就是感觉到委屈。）没有认识到哪方面？（璐瑶：就是你说的看笑话对不上，刚才交通的信神的路要走呢，也不撂挑子，但也不按照神话实行，老有自己的掺杂。我想着现在灾难越来越大，想要逃避这个灾难。不让我尽本分我也不甘心，我也要尽本分呢，我也要信神呢，不管啥本分反正是得尽。但是就是不用心，不实行神话，就想着这个本分我尽不了，让我随便尽个啥本分吧，哪怕出个力呢，就这样跟着走吧，能换取个归宿就行。）你说可能换取了归宿吗？（璐瑶：你刚才一交通我这里面就能认识这一点，其他的就认识不到。）神加给的负担呀，你们没有担当，而是把负担当成了累赘，自然而然就会把它推开，那就是没有担当、没有责任，那你就把信神当成了大街上的顽童玩耍一样，信神就那么简

单？光是有这种思想、有这种思维你就不配在神家尽这个本分。人里面有这个思想，全职尽本分，就想着应付着、糊弄着混日子，这样的人怎么能当带领呢？跟随的都不是好跟随的！做带领最起码得有一个什么标准？（微微：全身心为神。）最起码不能应付，得全心全意。就是说，用不上心，最起码得全心全意地作工。你今天尽的是全职本分啊，不是半职，不是临时工，神给了你嘱托，不听，耶和华那打雷般的声音听不见，欺骗的言语堵塞了你的耳朵。什么是欺骗的言语？诡诈人，想你的肉体，拽着你父亲的衣衫死死不放。神让你用心做呢，让你做带领学着操心呢，你操的什么心呢？你心里面根本没有神的地位，心里面根本没有神，根本没有神的名，根本没有神的见证这一说，根本没有神家利益这一说，你心里有什么？你心里只有你个人的利益，自私卑鄙！只有个人前途！只有个人名誉、地位！你作哪个工作能少了名誉、地位呢？你说哪句话能抛开你的虚荣、脸面、地位呢？你做哪件事能忘我，把你自己的前途命运忘了，不管，而尽心尽意地为神做一件事呢？有过吗？寻思过吗？就不要说作什么工了，就弟兄姊妹任意说出一句话来伤害你的脸面了，你都过不了这关！你说作为一个为神作工的人，能不能因为弟兄姊妹说了一句不合你观念的话，伤了你的面子，而在本分中产生消极呢？真怕呢，一句伤了你面子的话就能产生消极！

真正的尽本分，咱就不用说用心了，最起码是不凭情感、不凭心情。“就算今天你伤害我了，但我的工作不能放下，还得作工作”，你看SJ是怎么走的？在作工的过程中，不管雨桦怎么攻击、伤害她，她可以去厕所里面哭，但她的工作停了吗？工作不能停。她和雨桦去较劲了吗？去争这个脸面了吗？这是作工的一个最基本要求，不能凭情感用事啊，不能因着情感、情绪影响你的工作啊。在作工的过程中，根本不应该有任何的人事物影响到你的情绪。为什么说不应该呢？今天你是在尽本分，你是完成神托付的工作呢，是完成神交代给你的任务呢，是必须完成的！不能受任何人事物的辖制，更不要说你那根本不值钱的虚荣、脸面、地位了！我每次听你们交通，没有一次听见你们说这一件事情是因着神说什么、因着体贴神的负担去做的，

你们净是说，“我和谁谁交通了，他说话伤害我的脸面了、伤害我的地位了，他一句话说得我不顺心，所以导致我工作没作成。”说得多有脸，多有理呢？这叫什么？这叫死不要脸！你给谁尽本分呢，给你自己尽本分呢，给你自己预备善行呢！你给自己预备善行还得别人尊重你，还得别人给你说好话，还得别人说话不能伤着你，还得你说什么话别人就听，这还是人吗？你根本不够资格说你是一个作工的人！

更主要的是，咱做了一个无耻的事是什么呢？你能把自己的一切肉体利益当作了背叛神的理由，当作了你不尽本分的理由，当作你消极的理由，你羞耻不羞耻？无耻不无耻？太无耻了！作为一个带领，面对伤害了脸面的事，你应该背叛肉体，任何的人事物出来拦阻神的工作了，你应该打回去，这是你作工当中应该做的！就这些，是个机器人也能做到，所以说咱今天做得太差劲了！怎么差劲呢？你连个机器人都不如，连个木偶都不如。一个木偶，你托木偶的哪个胳膊，它哪个胳膊动。机器人呢？你给它装上什么程序，它能按什么程序去做。而你这个败坏的人，你做到什么程度了？托胳膊托不动，输给你程序不行，为什么？因为你这里面有一个自由意志，你要去掌管、你要去控制，必须得合你的观念，必须不伤着你的面子，必须按着你的意思来。连木偶都不如，连机器人都不如，还配当什么人呢？谈不上！这就又分出一个级别了，在作工期间，如果你连个木偶也不是，机器人也不是，那是什么？那就成了敌基督了。因为你是作工人员，你和普通弟兄姊妹还不一样。如果你是个木偶，是个机器人，给你输个程序，指哪打哪，那也算。可是你是人，让你指哪打哪的时候，你就不打，什么原因？有情感、有败坏，做不到，伤你脸面了，这些东西辖制着你作工，神的旨意在你身上难以通行，通行不了。不要说神加给你的，圣灵和你说话了，圣灵开启光照了，根本谈不到，直接与你说话都不行，直接下达给你的一个命令，你都难以去执行，这就成了敌基督了，与神对着干了！那个木偶不会与神对着干，机器人不会与神对着干，交代给他一个什么他就做什么，不交代的不做，指一指，动一动。如果当带领的要为虚荣、脸面、地位、名誉、前途去办事，这就是在神的经营中搞着个人的经营，那这就是敌基督，做

的就是拆毁神经营的事！所以你现在应该追求做什么？高了不要求，你就先追求做一个木偶，做一个机器人。怎么做木偶呢？（指哪打哪，说什么做什么。）人家喊一二一，你就跟着一二一走，人家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别人说你，伤害你脸面了，木偶能不能感觉到，没知觉，你先学会没知觉。

有个人说我就转不过来那个观念，所以我得不要脸，尽本分的时候不能要脸，你说说这话无耻不无耻？败坏的人还要脸？那是脸吗？你看咱解剖卫晋的时候，卫晋的那个脸是脸不是脸？他还要尊严，要脸面呢，他为了要脸成了死不要脸，死不要脸就为了争取个脸！那你说你们在尽本分的时候，和人家们争的时候是不是都是为了要一个脸？你这样一要脸是不是就成了死不要脸呢？为什么说你死不要脸呢？你作为一个信神的人，作为一个受造之物来敬拜神来了，在神家尽一个本分，受了神极大的高抬，神家利益不维护，你搞个人经营，你要脸不要脸？你不知羞耻啊！别人怎么看你呢？撒但怎么看你呢？撒但就嗤笑，“这不是我的孝子贤孙吗？”真要脸、真要尊严，那就是得有正义感！在作工中，以后谁再说“伤害到我的脸面了、地位了，我受到这个辖制了”这一类的话，这个人就不能作工！以后选择带领工人的时候，凡是这种人不要！首先得达到一个什么标准呢？木偶的标准，我宁愿用一个木偶，也不能用一个死不要脸的人。为了要脸而死不要脸的人做带领，这个带领终究是敌基督，拆毁神经营。是木偶、机器人不怕，咱能耐心去唤醒他。与神对着干的人，他死不要脸，你怎么唤醒他呢？连个规条他都守不住，还谈什么唤醒？没那一说。你活在一个败坏性情里面，作工的时候，你不是询问神的意思，不是根据神话是怎么说的。在作工的时候，你是询问什么？“我的地位是不是受到伤害了？我的名誉是不是受到伤害了？我的说话在弟兄姊妹身上管不管用了？弟兄姊妹听不听话呢？”你注重的是这个，是撒但的生存法则，撒但的生存法则在牵着你走，也可以说是你拉着你父亲的衣衫在走。高速公路你不上，你拉着你父亲的衣衫在走，死死不放，那不是南辕北辙吗？我在前面走的路你看见了，SJ在前面走的路你也看见了，可是你还偏要走自己的路，这就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

去吧！刚开始的时候，你不明白，给你交通了两次、三次、四次、五次你还不明白？你现在难道不知道为什么要信神？信神是在干什么，你不知道？信神就是在追求真理，追求真理就是追求下一个时代的生存法则。下一个时代的生存法则首先就得解决做人的问题，你是真正的人吗？是真正的人你从哪来的都不知道，那不就是病瘫之人吗？病瘫之人！这就是你们的问题！

你们在寻求问题的时候，说了一些事情、做了一些事情简直就是无耻！哪些事情无耻呢？“呀，我刚开始用地位作工呢，现在不用地位作工了，人家又怎么打压我呢，弄得我消极了。”你哪一句话流露出来的不是无耻？你在神家尽本分，你应该考虑的是什么？神家利益、神的名誉！可你口口声声说的是什么？我个人的利益受到了损失，你说这些要脸不要脸？祭司弟兄交通说了，两个国家谈判呢，你作为一个国家的使者，在另一个国家谈判的时候，你说话的原则是什么？维护你国家的利益。假如说咱今天就是在一个国际会上谈判呢，你代表一个国家，我代表一个国家，璐瑶又代表一个国家，璐瑶在谈判的时候说什么？她不是说我国家损失什么什么了，她是说“你给了我多少钱呢？我要是签了这合同，你得给我什么职位呢？我在这儿委屈求全以后，我有归宿吗？”谈的是自己的地位、名誉，她谈不谈她国家的事？她谈不谈她国家的利益？不谈。那你说众人怎么看她呢？这是个什么人？混蛋。这个人要脸不要脸？死不要脸。每个人都是在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寸步不让、寸土必争，是争夺、是谈判。她在这里做什么？当着那么多人，又要名誉、又要地位，你给我说要多少土地，我割让给你，出卖土地、割让土地，死不要脸，卖国贼！八国联军为什么要来侵略中国呢？不就是因为有卖国贼吗？谈判员如果都为自己国家利益的话，他能来侵略吗？咱今天信神了，咱当了卖国贼，这不就是犹大吗？比犹大还更可悲！犹大卖主卖友，咱出卖了什么？这个会对号吗？你能不能对上？偏不偏？能对上吧？（嗯。）不管你用什么作工方式，是在这边作王掌权，还是在这儿当奴隶，这都是一种做法。这种做法的根源是从哪来的呢？是为了你的地位、名誉。你在谈判的时候，是为了你的地位、名誉，你不是为了你的国家，不是为了

神家，不是为了神家利益。你要是为了神家利益，为了神的名，为了神的见证，一颗心为了神家，那就不是这样的结果。我没有要求你达到和我一样，你最起码追求达到和SJ一样。SJ有一个什么代表呢？作工，她一心为了工作。当时说她什么呢？保罗来世，说她作工是为了一个冠冕，不管她为不为冠冕，她的本分不能放下。别人就是怎么打她，雨桦怎么打她，她不能半途而废，可是你在这就能！所以你首先得先学会作工。

咱以前交通过这个，三个台阶，原来是得福，再学会作工，再用心来支配你的作工。用心来支配的时候，就是你生命进入的时候，就是神来引导你，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了。咱那天晚上交通了什么话？“人似乎回到了伊甸园中的时刻，但此时的人不再听从蛇的引诱，不再躲避耶和华的面容，双膝跪拜在神的面前，迎着神的笑脸，献上最珍贵的祭物——噢！我的主，我的神！”（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人在神的经营中才能蒙拯救》）你献上了没有？你献上了什么？你献上的是我自己作我的主，我是我的主，我是我的神。为神献上最珍贵的祭物，也就是让神作你的主，也就是“哦，我的主，我的神！”走到这了才发现，“哦，这是我的主！”就是让神作你的主、作你的神。作你的主不是一句话！谁作了璐瑶的主了？（撒但。）你的父亲，撒但作了你的主了。你在尽本分中是把撒但给你的献上去了，这就是你所走的和我所走的路的区别。刚才交通的这个路看清了没有？（嗯。）不要光嗯，真看清了还是假看清了？还是应付我呢？我走的什么路，你走的什么路？我是要让神的旨意在我的身上通行，让神的旨意在地上通行，这是我的目的。而璐瑶呢？是要让撒但的旨意在她身上通行，这样信神就是一种欺骗，这样会有一个什么结果呢？只能把自己送上断头台。我走的就是高速公路，你看我一路走来，我考虑什么呢？你看我考虑我自己虚荣、脸面、地位吗？可你呢？哪个带领说你什么了，下面人说你什么了，不接受你了，这些话成了你的“口头禅”，随口就来。你看我哪次和你交通说过，“呀，祭司弟兄又说我是敌基督。”我提过几次呢？我活在这个情形里面了吗？我什么都不管，我只管神的旨意在地上通行，就不受任何人事物的辖制，我给你立了标

杆，你看不见？你不想看见！微微有路吗？（微微：有了。）用心来担当负担，不要把它当成是累赘的负担。

神说：“在经历中看见，心安静在神的面前，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关乎到人的灵生活、人的生命长进问题。若你的心安静在神的面前，你追求真理、追求性情变化才会达到果效。因你是带着负担来在神面前的，总感觉自己缺少太多，有许多真理需要认识，有许多实际需要经历，该体贴神的心意，这些事总挂在你的心头之上，似乎压得你喘不过气来，使你为此而心思沉重（但不是消极情形），这样的人才能有资格接受神话的开启，接受神灵的感动。是因着他的负担，因着他的心思沉重，可以说是因着他在神面前付的代价、受的苦换来了神的开启光照，因为神是不偏待任何人的，他总是以公平待人，但是他也不随意给予人，不是无条件地加给人，这是他公义性情的一个方面。在实际生活之中，多数人都未达到这个境界，最起码一点，心都未完全归向神，所以说至今人的生命性情还是没有多大变化，都是因为人只活在神的恩典之中，却并未获得圣灵作工。神使用人的标准是：心归给神，对神的话有负担，有渴慕的心，有寻求真理的心志。这样的人才能获得圣灵作工，常常得开启、得光照。神所使用的人外表好像并无理智，似乎与人没有正常的关系，但说话有分寸，不随意乱说，心总能够安静在神面前，但就这样一个人足可以被圣灵使用。神所谈到的‘无理智’这样一个人，在外表看似乎没有与人的正常关系，不讲外面的爱心、外面的作法，但是在交通灵里事的时候，他能敞开心，把自己在神面前实际经历来的光照、开启无私地供应给别人，以此来表现对神的爱，以此来满足神的心意。当别人都毁谤讥笑他的时候，他能够不受外面人、事、物的左右，仍然安静在神的面前，似乎这样的人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不管别人怎么样，他的心总不能离开神。当别人谈笑风生的时候，他的心依然在神的面前，或揣摩神的话，或默祷心中的神，寻求神的意思，从不以维护他与人的正常关系为重，似乎在这样的人身上没有处世哲学。从外表看，这样的人活泼、可爱，带有稚气，又带有几分沉着，这正是神所使用的人的样式。什么处世哲学、‘正常的理智’在这样的人身上根本行不通，只是

把心全部倾注在神话上，似乎他心里只有神，这样的人才是神所说的‘无理智’的人，正是神所使用的人。神所使用的人的标志是：无论在何时何地，心总在神的面前，别人怎么放荡，怎么放纵情欲、放纵肉体，但是他的心总不离开神，不随从大流。这样的人才合神使用，正是被圣灵成全的人。若你达不到这一点，你就没资格被神得着、被圣灵成全。”（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建立与神的正常关系很重要》）

（SJ：就像刚才弟兄谈的，如果你是带着负担来到神面前的时候，负担就会压得你喘不过气来，就会有尽不完的本分，是吧？本分就尽不完，忙得不可开交，去了这儿去了那儿。负担，就是一种压力，但在你这里边，你只怕负担把你压住。你只怕把你压住的时候，你还能获得圣灵作工吗？其实我从这个神话里面就看到：有无圣灵作工不是说素质的问题，而是有没有负担的问题。就像我以前在一线的时候，有人说“你不能和SJ比，人家SJ眼睛一转，一个办法就来了，智慧就来了”，他们是不是这么看的啊？他说这个话是不是认为我有素质啊？人里面就认为“你是有素质的，我不能和你比，我没素质，我脑子不行”，是不是这么想的呀？根源就是他领受就不是从神话里面去领受，其实我真正的素质还不如你们呢！心眼了、智慧了还不如你们呢！说我素质好，就不是那回事，而是今天神话里边说的，“因你是带着负担来在神面前的”，你实行这个话，就感觉就是在经历这个话呢。“因你是带着负担来在神面前的，总感觉自己缺少太多，有许多真理需要认识，有许多实际需要经历，该体贴神的心意，这些事总挂在你的心头之上，似乎压得你喘不过气来”，就这些把你压得喘不过气，你还能顾上别的吗？顾不上。当你活在这个情形里边的时候这是正常情形。我以前感觉活在这个情形里面的时候，就想这是不是不对呢？后来一看这个话，对着呢。但是咱活在这个情形里面就感觉不对了，这太累了，太麻烦了，就开始卸了，是不是把担子给卸了？“这些事总挂在你的心头之上，似乎压得你喘不过气来，使你为此而心思沉重（但不是消极情形）”，心思沉重，你顾不上别的，整天就这些事，有尽不完的本分，事儿多的，但不是消极情形，是吧？你消极了那就不

对了，那就证明你把负担当成累赘了。不是消极，是压力、负担，是一种压力，压得你只能往前不能退后。）

是一种担当、是种责任，是看着这些工作我得往前冲，我得加班加点！而把负担当成累赘的那个人呢？他是感到缠累，赶紧卸下吧，或者是听说今天SJ要来，赶快把这些活儿给了实际解决吧。如果有担当了，“不行，靠SJ这一个人不行，还是我来吧！”这叫担当。

（SJ：“使你为此而心思沉重（但不是消极情形），这样的人才能有资格接受神话的开启，接受神灵的感动。”就是圣灵作工，神话开启你、引导你，在什么事上有路行，这个路从哪来的？不是说从素质来的，而是因着压力，神给你的一条路途、开启。“是因着他的负担，因着他的心思沉重，可以说是因着他在神面前付的代价、受的苦换来了神的开启光照，因为神是不偏待任何人的，他总是以公平待人，但是他也不随意给予人，不是无条件地加给人，这是他公义性情的一个方面。”我就从这个话里面看见，神的确是这样做的，当你活在这个情形里边的时候，神就这么加给你，智慧是经历神话这么得来的，不是说素质的问题。景介，上次咱一起说有一个线索，以前是个一线指挥，这个人我了解，这个人能力也行，哪方面都行，但就是那个时候出过事了，把这个人作过来，那边的工作就能打开了，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线索。你们也说能找见，我说能找见这个线索你们就去，一线把这个人给打回来，咱需要一些有能力的人。可现在你和我说你忘了这个线索，我都惊讶。景介你是总指挥，你的负担该是啥？这是大“活儿”啊，是不是该想着这个啊？这是我心里挂着这件事，专门让你和李智两人去把这个线索打回来，结果今天早上一问，呀，这个线索忘得死死的，别的线索都还记着呢，就这个线索忘了。这个线索能不能忘了？你说咱有负担没负担？如果你真正有神加给你的总指挥的负担，这个事是到哪都忘不了的，可是在你这儿呢？确实就是忘了，这个活儿连问也没问！不是没说到，而是咱说了的事，还专门让你们去呢，可咱就忘了，从这里面就看到咱根本就没有负担，怎么能把工作打

开？让咱去坐镇指挥，坐镇指挥肯定得把所有的、大一点的线索全部找出来、摸底，知道了这些以后，接下来你怎么能让这个工作往前进行，这是不是咱该配合的啊？除了这几个线索，一线还有哪几个是重要线索？把这几个重要线索拿下来，这些都是咱在一起沟通过的，可是咱就忘了。我为啥没问这几个线索呢？心里对你信任。咱在一起说过这几个活儿，又让你专门坐镇去安排，可是这个活儿你就没问。我对你是信任，可是你去了就忘了，我在心里就过不去，这怎么能忘了呢？你说咱去那儿主要是为了作哪个线索去了？这都能忘了？就是有活才让你们去的，结果咱去了是说没活儿，还打发李智去教会里转转，这就是咱的总指挥，你说咱有负担没负担？这说不过去。这就是没有把托付真正当回事。就像刚才说木偶呢，如果是木偶，给它说了这些，它是不是也记着呢？咱不是木偶，那咱就是加工了，有自己的一套，不走给你的这个路，你认为给你输送的这一套不行，你有你的一套，那就走自己的路，所以那边就没啥活了，就没有按着原则走。神家对你一线的要求是什么？为啥现在一线作工的要求变了？一线的要求变了不是让你上断头台，一线的要求变了，是让你的素质提高，让你有压力，这是这样抓你们工作的目的。因为我就是这样过来的，我以前做一线总指挥的时候也是这样，坐车都能坐过站。你想啥呢？咋能坐过站呢？就想工作呢，这个活儿怎么做，那个活儿怎么做，想着想着就坐过站了，坐过站了再返回来，自己还骂自己怎么坐过站呢，因为糊了，想工作这件事呢。就在忙得没有一点时间的情况下，获得了圣灵的开启，这个路就来了，这个活儿这么作那就能行，按神开启的这个路去作，这个活儿就成了，那是神带领你的路，就看见神的祝福，看见神的开启引导，这个智慧从这里来的。我就体会智慧是从哪来的呢？不是从你个人来的，不是你个人原有的，而是因着压力、负担压得你喘不过来气而得着的，这就是神的公义。当我活在这个情形里，就不是卸掉累赘，而是正常的情形，因为神话就是这么说的，当你实行神话的时候就得着了，就看见神的公义。景介，我对你确实就是从心里去信任，为啥没问你呢？因为你去专门就是干这事呢,就这你也能忘了，不知道你想啥呢就忘了。咱别说让神信得过了，起码得让人信得过。如果正面的东西压得你都喘不过气来，咱能忘了这几个线索？“是因着他的负担，因着他的心思沉重，可以说是因着他在神面前付的代价、受的苦换来了神的开启光照，因为神是不偏待任何

人的，他总是以公平待人，但是他也不随意给予人，不是无条件地加给人，这是他公义性情的一个方面。”所以神公义就公义在这，他不随意给予人，不是无条件地加给人，这是他公义性情的一个方面。“在实际生活之中，多数人都未达到这个境界，最起码一点，心都未完全归向神，所以说至今人的生命性情还是没有多大变化”，这就是咱没有变化的根源，原因是不是找见了？你说我愿意变，咋没变呢？说了我多少，我哪都明白了，咋没变呢？愿意变为啥没变呢？因为你就是赶紧做完赶紧拉倒，就没有把这个当成负担、压力，我该怎么去做好，尽善尽美，做到自己良心上能过得去，就没有这么去想，所以说咱怎么能达到性情变化？就没有把神托付的工作当一回事，不要说神托付的工作，连人交代的都没当一回事！人说一句话，让你买个东西，你还得给人家买到，还想着我得说话算数。“都是因为人只活在神的恩典之中，却并未获得圣灵作工。”为啥咱获得不了圣灵作工呀？神怎么带你呢？没法带，就没有资格获得神的开启，你就没走上这个路，你活在这个情形里面才有资格获得神的开启。就像刚才弟兄谈的那个，有自己的一套，是不是就不在那个情形里面？就不在这个路上。“神使用人的标准是：心归给神，对神的话有负担，有渴慕的心，有寻求真理的心志。这样的人才能获得圣灵作工，常常得开启、得光照。神所使用的人外表好像并无理智，似乎与人没有正常的关系，但说话有分寸，不随意乱说，心总能够安静在神面前，但就这样一个人足可以被圣灵使用。神所谈到的‘无理智’这样一个人，在外表看似乎没有与人的正常关系，不讲外面的爱心、外面的作法，但是在交通灵里事的时候，他能敞开心，把自己在神面前实际经历来的光照、开启无私地供应给别人，以此来表现对神的爱，以此来满足神的心意。”就是刚才谈璐瑶了，不是让你在弟兄姊妹面前说，“呀，我还不如你呢。”好像赔礼道歉就是坐低凳子，这是羞辱神名的表现，你这种做法就是羞辱、羞耻！神是让咱们怎么做呀？“把自己在神面前实际经历来的光照、开启无私地供应给别人，以此来表现对神的爱，以此来满足神的心意。”就是借着这个环境，你的所得是什么？你得着了什么？你得着了对神的认识，对自己的认识，学到了这一方面功课，你把这个分享给他，他是不是就得着了？他就会说：“就是我上次说了什么事，人家从这里面得着了。”这是不是就行了？让你做这个呢，不是让你给人家说：“上次我做错了。”你说咱丢人吗？把你的经历分享给他就行了，你把你得

着的交通给别人，让别人在你的经历当中有路可行，这才是一个带领呢。“当别人都毁谤讥笑他的时候，他能够不受外面人、事、物的左右，仍然安静在神的面前，似乎这样的人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不管别人怎么样，他的心总不能离开神。当别人谈笑风生的时候，他的心依然在神的面前，或揣摩神的话，或默祷心中的神，寻求神的意思，从不以维护他与人的正常关系为重，似乎在这样的人身上没有处世哲学。从外表看，这样的人活泼、可爱，带有稚气，又带有几分沉着，这正是神所使用的人的样式。什么处世哲学、‘正常的理智’在这样的人身上根本行不通，只是把心全部倾注在神话上，似乎他心里只有神，这样的人才是神所说的‘无理智’的人，正是神所使用的人。神所使用的人的标志是：无论在何时何地，心总在神的面前，别人怎么放荡，怎么放纵情欲、放纵肉体，但是他的心总不离开神，不随从大流。这样的人才合神使用，正是被圣灵成全的人。若你达不到这一点，你就没资格被神得着、被圣灵成全。”咱不说被圣灵成全，起码是不是得走这个路呀？能活在这个情形里面，活在神话中，实行这个话。我那时候刚活在这个情形里面的时候，感觉是累得不行，再一看这个话还累吗？看到这个话，哦，这是正常的。原来这样才能得着，就是改变了为肉体着想的生存法则，认识到这才是正常的，这样才有资格获得圣灵的开启。如果不活在这个情形里面，没有资格获得圣灵的开启，神不带你。当你不活在这个情形里面的时候，你自己知道不知道？知道。如果你里面的看事观点扭转了，认为这是正面的情形，并且长期活在这个情形里边，那你有一时半会儿或者一两天不活在这个情形里面了，你自己是不是会感到不踏实啊，心里受责备，自己就能意识到这个情形不对了。活在这种情形里面这才是正常情形，如果你不活在这个情形里面，就是不正常情形。这是不是有了分辨了？这就是根据神话来看自己，自己就把自己拽回来了。都活在对神托付的工作有负担的情形里面，这才是一个正常的情形。）

信神的高速路（二）

370 神最痛心的事

1　我在人身上倾注的心血证实了我对人爱的实质，而人在我面前的所作所为也证实了人恨恶真理、与我为敌的实质。无论什么时候，我都在关心着每一个曾跟随我的人，但无论什么时候，每一个跟随我的人都不能领受从我来的话语，甚至根本就不能接受从我来的“建议”，这是我最痛心的事。从来就没有人能理解我，更没有人能接受我，哪怕我的态度是诚恳的，我的语言是柔和的。

2　每个人都在按着个人原有的意思作我所托付的工作，不寻问我的意思，更不问我的要求，他们都是在悖逆我的同时还说是在忠心地事奉我。许多人都认为他们不能接受的真理就不是真理，他们实行不出来的真理就不是真理，在这些人身上，我的真理成了被人否认的东西、被人弃绝的东西。与此同时，我便成了被人口头承认是神但又被人认为并不是真理、道路、生命的局外人。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们当思想自己的所作所为》

谈谈对这话的认识，怎么领受这话？怎么把这话带到实际生活当中？有没有领受？没有领受，是吧？你能领受哪句话就谈哪句话，对哪句话有认识谈哪句话，在哪句话上感觉有亮光、有认识？哪句话能点醒你？有没有？这就足可以证明一个什么问题？你们根本就不注重神的话，就没有把心倾注在神话上。刚才交通以后，专门让看这段话，那肯定是根据你的情形而看的，根据你的情形看这段话，你还没有在神话里找自己的出路，找见审判刑罚的话，找见自己该走的路。

神最痛心的事是什么事？这个应该知道吧？神最恨恶的事是什么事？（抵挡神的事发生在神的家中。）抵挡神的事发生在神的家中，神最痛恨的是跟随着神又抵挡着神的人，这种人是让神最痛心的。咱今天干的是什么事？干的就是这个事。跟随着他，还做着带领呢，反过来在神经营中不是配合神的经营工作，而是干什么呢？搞着自己的经营，利用神的工作搞着自己的经营，把神的工作、把神的话当作了利用品，狐假虎威，借着作工的名义维护自己的权利。“我在人身上倾注的心血证实了我对人爱的实质”，对这句话有没有经历？看见了神爱的实质没有？（微微：就是在经历当中看见神对人的审判刑罚是为了拯救，一次一次地解露揭剖其实就是拯救，这就是信神神给人摆设的环境。）嗯，景介呢？景介看见了没有？今天我交通了这个以后，应该是能有所看见吧？我是不是都已经直接明了地告诉你了？“我在人身上倾注的心血证实了我对人爱的实质”，心血，倾注的心血，信神二十年了，神在人身上倾注的心血你不知道？神作的什么工作？（拯救人的工作。）实在一点，不要用两句话代表。实实际际的，让人听了你的话以后有所感觉。实际的话，神作了什么工作？（经营人的工作。）“我在人身上倾注的心血证实了我对人爱的实质”，神付出的是心血，你必须把这个心、血阐明。经营，怎么经营的？你说得太笼统了，说了个大概。经营就是付心血了？给你浇了点水、施了点肥，怎么经营的？你喝的是他的血、吃的是他的肉，神付出的是心血代价。耶稣为了赎人的罪，为人去钉了十字架，你不知道？你知道个字句，放在你心上了吗？领受了吗？你认为这是心血代价了吗？神从天上来在地上，造物的主来在受造之物中间，来在了败坏至深的人中间、根本不知道受造为何的人中间、根本不知道有神的人中间，就像来到猪圈一样。你在猪圈里待待试试，你在猪圈里面住上两晚什么感觉？这是不是心血？至高无上的神来到猪圈，付出了心血。来到猪圈就完了？发表了几百万字的话语，一字一字写出来的，你写几百万字感觉感觉，神作工作了三十年，你没知觉？你跟随神每天盼日子、盼日子盼得你还心烦呢！神在那边是作工，发表话语带领着你，说得轻了不行，说得重了不行，还得给你摆设环境，还受着大红龙的逼迫，你想过吗？寻思过吗？这是不是心血？光教会建造三十年，神和你说了几百万字的话，你听懂了吗？你听不懂！还得怎么呢？还得掰开了说、揉碎了说，切成片、切成丝、捏成碎，你说吧，还得神怎么和你

说呢？光说能行吗？还得配上什么？解说员。还得我在这儿带着你，神把我安排在这儿，我所付出的心血代价是不是也是神付出的心血代价？看见了吗？体尝了吗？就发生在你身边，应该有所体尝吧？你有所体尝，可是你为什么就感觉不到这是神在人身上倾注的心血呢？是因为人没心没肺、没知觉，就不去感受、不去领会、不去体验，所以说神就是再作了多少，你也是没知觉的。就和小孩一样，他一心想打游戏的时候，父母再付什么心血，他搭理你吗？不搭理。他只管打游戏，没钱了就和父母要，“你不给我，我枪毙了你！”咱今天办的什么事？就跟这孩子一样，只管打游戏，只管你的肉体，不跟随神的人就不说了，跟随着神的人依然是搞自己的经营。

今天咱聚会呢，说说有什么问题，一开口就是“哎呀，我和谁交通了，人家说话伤着我脸面了、伤着地位了，辖制得我不敢说话了，不能作工了，我又说什么话辖制了人家作工了。”一开口就是我，一开口就是地位、名誉、钱财，就没有一开口说神的旨意、神的心意，神说了什么，开口就没有一句神说了，就是人说了，就是你说了，你的意思，你的父亲说了，这证明了什么？证明你日思夜想的都是恶！你心里面根本就没有神，对神的经营根本不关心、根本不搭理。虽然说你在神家当了一个带领工人，但是你是挂了个职务，什么都没管。所以说神付了多大的心血对你来说你没知觉。就像父母教导小孩常说，我为你付出了心血，都吐出血来了，你跟我说这是一碗红豆水，好说这句话，是吧？娘心贴在儿心上，儿心贴在石头上，血都吐给你了，你说那是一碗红豆水。神付出了所有的心血，在你这居然是一碗红豆水，没知觉！你说这人可恨不可恨？“我在人身上倾注的心血证实了我对人爱的实质”，这是不是看见神的实质了？神的实质就是爱，作在人身上的就是爱，没有交易，他所作的一切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你在下一个时代能存活下去，是让你明白受造为何，让你在神的作工中去体验、去经历。经历什么呢？看见神倾注的心血，根据倾注的心血，根据他付出的这些心血来证实神对人爱的实质。“而人在我面前的所作所为也证实了人恨恶真理、与我为敌的实质。”来个鲜明的对比，“我在人身上倾注的心血证实了我对人爱的实质，而人在我面前的所作所

为也证实了人恨恶真理、与我为敌的实质。”你去哪儿做了？去神背后做了？就在神面前、就在审判台前、就在神家，做的什么事？带领工人做的不是带领工人做的事，做的是敌基督做的事，搞个人经营，维护自己的地位、名誉、权势。给你负担你不是担当，你是当作累赘，是抛开负担，抛开它，这做的是什么？“而人在我面前的所作所为也证实了人恨恶真理、与我为敌的实质。”完全是与神敌对的，是敌基督，就这样的实质，证实了人恨恶真理。

以前在我心目中认为人败坏没有那么深，我看见人的眉眼一笑多可爱呢。我和你之间，我把你当成亲人待。我想的是你有许多事不明白真理，不明白，就像小孩他不懂得，他哭了、笑了或者闹了，或者踢着东西了，是因为他什么也不懂，他才祸害家庭呢，我就把你当成那个小孩一样对待。可是经历了两个月的交通啊，我发现不是这样的。我这两个月交通什么了？我交通了什么是真理，真理是干什么的，真理这个词怎么理解，是不是掰开了说、揉碎了说？让你先理解这两个字的意义、含义，去理解它。然后又交通了神发表的真理是要干什么呢，是要告诉你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让你追求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是干什么呢？是让你得着下一个时代的生存法则。说得够透亮了，够明白了吧？你追求吗？你想在下一个时代生存下来吗？想生存下来是不是就该追求真理？是不是就该让神话在你身上通行？国度时代就是让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这些事情是不是都交通得挺透亮的了？刘芸？这个清楚了没有？这交通清楚了吧？这些交通都看过、听过了吧？谁没有听过？璐瑶？听了没有？（璐瑶：听了。）听了，那你也知道神所做的是什么了，也不存在我愚昧、我无知、我麻木痴呆、我领受不了神话，这些问题存在不存在？这些问题不存在了！不存在你领受不了神话了，那存在的是什么问题？到现在还能如此、还能走到这种地步，就证实了一个什么问题？你，恨恶真理！你不喜欢正面事物！你弃绝真理！你就是这个实质！你不愿意存活下来，你不爱惜自己！明明白白地告诉你这就是下一个时代的生存法则，下一个时代就是这样活呢，地震、瘟疫、饥荒临到了，马上就要你命呢，给你个生存法则，你还不要，你还在这说我没脸了、我没

地位了、我没名誉了，愚蠢到极点！为什么说愚蠢呢？因为那边是死亡的临及，这边是给你个救生圈你还不要！就好像到了医院了，医生要给你做手术，要开膛破肚，是不是得把衣服脱了呢？你说你让不让做呢？你说有哪个人因为做手术要脱衣服，“呀，我嫌羞耻了，我对着那么多人，怎么能把衣服脱了呢？我没脸见人了，不做手术了”，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没有，在医院里没有一个人嫌羞耻而不看病的。为了生存下来，在医生面前有没有男女之分？嫌不嫌丑？那个丑都不嫌，然后在尽本分的时候，弟兄姊妹说你一句话，涉及到你的虚荣、脸面、地位，不行了，放不下了！这个比那个还丑？去医院医生骂你两句你接受不接受？训你两句，你反抗呢？你抗议，你不看病了？消极、背叛，逃之夭夭？这就看到人愚蠢到极点了。那面是死亡，瘟疫、饥荒卡着，这边是给你救生圈，你不要！“伤害我虚荣、脸面了，得满足我个人要求才行！”愚蠢到了极点！为什么这么愚蠢呢？明明给你交通了，也可以说是给你强行灌输了，但你还是不要，这就足以证明！足以证明你恨恶真理！你不喜欢真理！你不喜欢正面事物！这是不是一个证据？“而人在我面前的所作所为也证实了人恨恶真理、与我为敌的实质。”人就是神的仇敌，确定不确定？你是不是神的仇敌？你的所作所为证实了。神和你说了话，神要的是人的心，神要在你身上作王掌权，可你那颗心就是不能给神，足以证明你与神为敌。

“无论什么时候，我都在关心着每一个曾跟随我的人”，这句话有领会吧？有经历吧？从教会建造到现在你看何时神没看顾你啊？就即使说2012年开除你了、隔离你了，那是对你的一个试炼，对你的一个熬炼，就和剥夺了约伯的万贯家产一样，神就真不要你了？神又差派了人去接了你，把你拉回来，这是不是足以证明了？“无论什么时候，我都在关心着每一个曾跟随我的人”，曾经，什么意思？景介，为什么说曾经跟随我？一说曾经肯定是背叛过，就是说你背叛神不只一次，消极也是背叛，跑了更是背叛。2012年开除你了，试炼你一下，你跑了，回归世界了，这都属于背叛。不管是因为哪个原因走了，“我都在关心着每一个曾跟随我的人”，有没有一个遗漏的？“无论什么时候，我都在关心着每一个曾跟随我的人”，这不是一句话，这是你经历

到了。击打牧人，羊群分散了，咱今天所做的，把羊一个一个给收回来，即使是合格的开除也得过一个筛，看还有没有救，是不是都要过筛？神安排我怎么实际地去带领，我怎么实际地去做，然后你也怎么去实际地配合，从这一个实际的活出，看到了什么？神说的话没有一句落空的，神说的话实实际际，你是不是经历了、体验了？神说的每一句话，你得带到实际生活当中去领受、去体验。“我都在关心着每一个曾跟随我的人”，这是说了神了。“但无论什么时候，每一个跟随我的人都不能领受从我来的话语”，前边那句话是说什么？神是怎么作在人身上的，是吧？后边这句是说什么了？人又是怎么做在神身上的。“但”转折了，绝然不同，人做得绝然不同。无论什么时候，不管是环境好，还是环境不好，不管是试炼你，还是没有试炼你，怎么了？“但无论什么时候，每一个跟随我的人都不能领受从我来的话语”，璐瑶、刘芸，你们被开除过没有？（嗯。）开除过。不管你在教会建造时期，还是开除了，还是到今天，让你做带领，你领会神的话了吗？直接从神的话里面领受神的心意了吗？按神的心意去做事了吗？想都没有想过！就是不管给人摆设什么样的环境，都是一样的，你说人悖逆不悖逆？

“但无论什么时候，每一个跟随我的人都不能领受从我来的话语，甚至根本就不能接受从我来的‘建议’，这是我最痛心的事。”建议带了个引号，“每一个跟随我的人都不能领受从我来的话语，甚至根本就不能接受从我来的‘建议’”，从神来的话语是什么？是真理，是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是下一个时代的生存法则。“……凡是有耳的就当听！凡是活的就当接受！”（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十五篇》）就是这样的话，人怎么对待呢？这“建议”是个讽刺，造物主说的话给你当个建议，你都没有听！就像旁观者和你说一句话：我建议，咱好好跟随神；我建议你，来到神家；我建议你，用心做事……。神发表了话语以后，神要兴起周围的人事物和你说话，今天璐瑶说教会的人说她常有理，神借着周围的人事物和你说一句话，给你来个建议让你听听吧，你怎么就常有理了？你寻求寻求神的心意，寻求了吗？没有。他们之所以说你常有理，就证明你在教会里

面是个什么表现啊？（独裁。）还说明了什么？你在教会里面就是不讲真理，只讲自己的理，一惯地讲理，一惯地讲自己的理，所以人家下边人才说你是常有理。你这个常有理不仅是在教会里面常有理，你来到我面前你还常有理，你来到神面前你也是常有理，你说吧！璐瑶在下边作工不作工呢？不作工，她不作工有理没有理？有理！她不作工，她也不寻求神的心意，她也不搭理神让她干什么，也不管她的使命与责任，也不管她的本分了。她的理由是什么？“你不让我用地位作工，我下去作工不用地位，我给人家道歉，我不要脸了，人家又不听我的，你看，我听了你的话，我不要脸了，还是没有办法作工”，还是理，怎么都是理。“甚至根本就不能接受从我来的‘建议’”，神告诉你说了，“……你信神如果不爱神就枉活一世……”（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爱神才是真实的信神》），你听从这个建议吗？你就不能爱神一回吗？神拯救人，神要的就是人的心，神要让你用心去敬拜神，神要你做诚实人，用心做诚实人，神说你对待神话的态度就是对待神的态度，这些话你听吗？我走的高速公路，你看我是怎么走高速公路的？我把神的话当神话待、当真理待。而你呢？把神话当什么了？刘芸？连个建议都不是，不搭理。“甚至根本就不能接受从我来的‘建议’，这是我最痛心的事。”信着神又抵挡着神，信着神又按着你自己的意思去做事，根本不搭理神的话。

“从来就没有人能理解我，更没有人能接受我，哪怕我的态度是诚恳的，我的语言是柔和的。”“从来就没有人能理解我”，这就是刚才咱交通的，你不明白什么是真理，都不爱惜自己的生命，所做的和生命不挂钩。现在给你交通了，和生命挂钩了，让你明白了、知道了神作的是什么工作。神不是来利用你，不是让你当驴，不是要卸磨杀驴，而是让你追求真理。你如果有下一个时代的生存法则就能存活，没有的话就得死，这是不是卸磨杀驴？不是卸磨杀驴。我给你交通清楚了，是不是相当于让你了解了？你对神了解了，可是你理解了吗？你还不理解。你不去理解神，没有理解，“更没有人能接受我”，不仅没有理解，连接受都不接受。为什么这样说话呢？正常是理解了才能接受呢，可咱今天说的是什么呢？不理解你也应该是接受，为什么这

样说？因为神是造物的主，你是受造之物，造物主做了好多事你不明白，不明白你也只有接受，别无选择！更何况今天都和你交通了，你都明白了、都了解了、都理解了，但你为什么还能不接受？这就是显明了一个什么？你啊太邪恶了、太败坏了、太刚硬了，只能用“太”字来表达，太严重了！“哪怕我的态度是诚恳的，我的语言是柔和的。”除了打仗的时候，你能听见我的话严厉？在交通或者揭露解剖的时候，我的话语严厉吗？是不是柔和的、诚恳的？够诚恳了吧？够柔和、够诚恳的了，可是你听从我的建议了吗？哪怕我的态度是诚恳的，我的言语是柔和的，你都不能听从从神来的“建议”，这就是你死死拽着你“父亲”的衣衫的一个真实的画面。“每个人都在按着个人原有的意思作我所托付的工作”，刚才咱解剖的时候，这个已经交通了，现在能看清了吧？“每个人都在按着个人原有的意思作我所托付的工作”，我在作工的时候，你看见啥了？我是根据神话去做事，而你是根据你个人的意思加工，根据你的诡计来筛选，最后按着你的意思去做了。“每个人都在按着个人原有的意思作我所托付的工作”，原有的意思，神和你说了三十年了，你没有动摇，我又和你说了三年，不管我和你说了多少，你还是按着你原有的意思作神托付的工作。

“不寻问我的意思，更不问我的要求，他们都是在悖逆我的同时还说是在忠心地事奉我。”璐瑶？你忠心不忠心？（璐瑶：对撒但忠心。）别说对撒但忠心，你认为不认为你忠心？（璐瑶：自己认为忠心。）怎么认为自己是忠心的？该跑的也跑了、该说的也说了，是吧？“我为了工作作好，我发脾气了，我用地位作工了，你说不能用地位作工了，我就坐低凳子，委屈求全，我就按着你的意思去做，我不要脸地去做，够忠心了吧？”刘芸，你认为自己忠心不忠心？都认为自己在忠心地事奉我。“他们都是在悖逆我的同时还说是在忠心地事奉我。”今天让你事奉神，是让你用心去事奉神，是按着神的话实行，让你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璐瑶维护什么呢？维护自己的地位、维护自己的名誉，一开口就是我名誉受到了伤害、我不要脸了，不管你要脸呢，还是不要脸呢，受了伤害，还是没受伤害，你都是把你放在首位，把搞你个人的经营放在首位。神是让你干啥呢？“以后各邦各

派、各宗各界都用话来征服，神直接说话，每个人手里都捧着神的话，就借着这个成全，里里外外都是神的话，嘴上说神的话，实行按神的话实行，里面存的还是神的话，里外都用神的话来浸透，这样，人就被成全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国度时代就是话语时代》）可你呢？你是让撒但的生存法则把你浸泡透了。“他们都是在悖逆我的同时还说是在忠心地事奉我。”你用撒但的法则，“歪脖子看表”本身就是悖逆，悖逆的同时还说着什么？还说是忠心地事奉神，你说无耻不无耻？景介呢？景介刚才说了句什么话呀？（景介：当时看这个线索，看那个线索，就把一线指挥这个重要线索给忘记了。）是不是因为线索多的原因啊？因为看这个线索、看那个线索，就把这个线索忘了，这是不是献上忠心了？因着忠心把一线指挥这个重要线索给忘了，这个矛盾不矛盾？究竟忠心了没有？李智，总共有几个线索啊？（李智：我不知道。）你们不是一块儿去的？（李智：是。）呀，又出来一个“忠心”的人！什么样的将军带什么样的兵，将军是因着这个线索、那个线索忘了重要的线索，当兵的是有几个线索不知道，攻打哪个城呢不知道。“他们都是在悖逆我的同时还说是在忠心地事奉我。许多人都认为他们不能接受的真理就不是真理”，没人敢说这句话，刘芸敢不敢说？不敢说。神的话哪句不是真理呢，这话谁也不敢说出口，但是在心里边说的，是这么去做的。我说你得用心去敬拜神，神要的是人的心，你得用心去爱神，尽本分得用心，得尽心、尽力、尽意，把心献上，这是不是都是真理呀？可是你在尽本分的过程中，你按着这个做吗？诡诈人，信不来。这是不是真理呀？不能说出口，但在心里怀疑，“还不知道是不是呢”，就咱前面交通的那个情形，这个高速公路的终点是什么还是个未知数呢，就这样应付着、糊弄着跟着吧！什么使他应付着？怀疑，对神的话怀疑，信不来。跟你交通说，真理就是下一个时代的生存法则，信得来吗？信不来。“他们实行不出来的真理就不是真理，在这些人身上，我的真理成了被人否认的东西、被人弃绝的东西。”教会建造，实行神话、活出神话这条路你没走，国度建造了，让你走你还不走，今天我在前面已经给你作了标杆了，原子弹也让你看见了，让你走高速公路了，你现在还不走！“我的真理成了被人否认的东西、被人弃绝的东西。与此同时，我便成了被人口头承认是神但又被人认为并不是真理、道路、生命的局外人。”这是不是事实啊？嘴上说我在信神呢，我在跟随神呢，实际上你相信神

是真理、相信神的话是真理吗？相信神话是下一个时代的生存法则吗？你不相信。根据什么说不相信？地震、饥荒、瘟疫就在你的眼前，你害怕吗？你要是真认为真理是下一个时代的生存法则，你还敢这样吗？你没把神话当真理待，你没把真理当作是下一个时代的生存法则，神在你这儿成了真理的局外人。

再看一下298首《神怎能不痛心》。

298 神怎能不痛心

1　神经历了人间的酸、甜、苦、辣，在风里来，在雨里去，经历了“家庭”的逼迫，经历了人生的坎坎坷坷，神也经历了身体的别离之苦。但当神来在地上之时，人并不因神为其受的苦而“接待”神，而是将神的好心“婉言谢绝”了，神怎能不痛心？怎能不忧伤？难道神道成肉身就为得此下场吗？

2　人为什么不爱神？为什么神的爱换来人的恨？难道神就该这样受苦吗？人也曾因神在地的苦而流下了“同情”的眼泪，人也曾为神的“不幸遭遇”而喊冤，但又有谁真知神的心呢？谁能体察神的情呢？人也曾与神情深意切，也曾在梦中与神常相思，但在地之人怎能明白神在天的心意呢？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三十一篇》

微微，你怎么领受这个话的？交通交通。（微微：神受了这些苦。）神受了什么苦？（微微：人间的酸、甜、苦、辣。）昨天交通的时候说了说田宇是吧？田宇受什么苦啊？（腰间盘疼。）还有什么？（青春。）青春、天伦之乐，这些神来在地上享受过一个吗？神道成肉身，实实际际的就是一个人，所以神经历了人间的酸甜苦辣。你能体尝到你的酸甜苦辣，神没有体尝吗？你在那个环境里有痛苦、有软弱，难受，不就是因着酸甜苦辣吗？“神经历了人间的酸、甜、苦、辣，在风里来，在雨里去”，这是神在肉体中受的苦楚，是吧？“经历了‘家庭’的逼迫”，基督在家里面受到父母的逼迫了？是什么？神把教会当作了家，神把跟随他的人当作了亲人、当作了家人，而人把神当作了什么？当作了仇敌。所以神说，“经历了‘家庭’的逼迫”。今天看到刘芸、看到璐瑶、看到微微，看到什么了？是不是在逼迫神呢？是不是拦阻神的旨意在地上通行呢？让你用心、让你去完成神托付的工作，你却把它当作了包袱、当作了缠累，还在搞着自己的经营，你把神给弃绝了。你就是要点地位、名誉、权利也算，但你不能把神给抛开啊！实际那时候她软弱，她去厕所里面哭去了，但她不能把本分放下呀，不能把神弃绝呀。“经历了‘家庭’的逼迫，经历了人生的坎坎坷坷”，你的一生中有坎坎坷坷，有生活琐事，神活在肉身里，神是不是也有生活琐事？“神也经历了身体的别离之苦。”人常说的没有什么了？前途命运，是吧？人都害怕什么？害怕死，怕死。神呢？经历了离别之苦，为了拯救人，神为人钉了十字架，成了赎罪祭，神受死亡的辖制了吗？胜过死亡的辖制，他为人付出了所有，付出了心血，是为了人，而你呢？“但当神来在地上之时，人并不因神为其受的苦而‘接待’神”，咱都领受了，是吧？耶稣来钉十字架的时候，受了身体的离别之苦，那时候人都背十字架呢，现在呢？“但当神来在地上之时，人并不因神为其受的苦而‘接待’神”，刚才咱说神受了什么苦呢？还能记得吗？咱就不要说耶稣了，咱就说全能神来在地上，神多大的时候开始作工的？（十七、十八岁。）十七、十八岁是吧？你十七、十八岁的时候，在干什么呢？耍游戏呢。神十七、十八岁就开始作工说话了，神作工说话是一天一篇话，对吧？发表了几百万字。一个十七、十八岁的孩子，他没有什么五彩斑斓的青春，他的青春咋了？不存在。发表了多少话语？发表了几百万字，每天在不停地写！今天让文字组整理了一下，整理了两个月，结果说感觉到枯燥得不

行。神作工三十多年，发表了几百万字，光受这个苦吗？还有什么？宗教界的毁谤弃绝、大红龙的追捕。咱今天也经历了追捕了，你的这个追捕和神的追捕一样不一样呢？实际在经历追捕的时候，因为每天没个安稳觉，还得了高血压。而神呢？神就在这个背景下作的工、说了话。说了三十年的话，行不行？人该变了吧？变没变？人太悖逆了！听不懂神话！神掰开了说、揉碎了说，还得摆设环境，可人呢？

“但当神来在地上之时，人并不因神为其受的苦而‘接待’神”，这个“接待”带引号，神来在地上是想吃好的、穿好的？这个“接待”是什么？你是怎么对待神的？对待神话的态度就是对待神的态度，你怎么对待神话的？猜疑、疑惑、弃绝，神话在你那儿连个建议都不是，不搭理，只管搞着自己的经营！神来叩门了，开门不开门？叩璐瑶的门了，“璐瑶，你尽本分得为神家利益着想了啊，神的旨意得在你这通行了啊。”璐瑶，你开门吗？就不要说神和你说了，就今天我直接来开门见山地和璐瑶交通来了,璐瑶开门不开门？我给她交通了多长时间，不是只交通一次！交通了以后，她没有说弟兄交通说什么了，神说什么了，她没有考虑神的意思，没有考虑我交通的内容，也没有说SJ说什么了，正面事物什么都没有，这扇门就没开！可以说在给她交通的时候，她就没在想给她交通的这些内容。她在想啥？“我怎么能反驳了你，我怎么能驳倒你。”就像刘志说的话，“我快招架不住了！”她只管招架，开门不开门？你是在敲门，她是在干啥呢？她是拿棍子顶门呢，千万不能让你进来，她是招架不住了。她向谁开门了？向她的父亲，向撒但。她就开始发表她的言论了，“我地位受到伤害了、我名誉受到伤害了”，所以说，这就是她对神的态度，就是这样接待神呢。

“而是将神的好心‘婉言谢绝’了”，“婉言谢绝”带引号，什么是婉言谢绝啊？拒绝了，但还说得婉转、好听，让人能够接受得了。璐瑶是怎么“婉言谢绝”的呢？“你说伤害了我的脸面，那我不要脸了，我都给人家道歉去了，但这个工作还是没法作，作不下去，行不通，不行，你的话不行”，婉言谢绝。“而是将神的好心‘婉言谢绝’了，神怎

能不痛心？怎能不忧伤？”神咋能不痛心？咋能不忧伤？你不是让神的旨意在你身上通行，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不是胜过自己的性命，而是把神的旨意、神托付的工作放在最后一位，是必须得满足你的意愿、满足你的心意才能做，这咋能不让神痛心？“神怎能不痛心？怎能不忧伤？难道神道成肉身就为得此下场吗？”给你们交通了这么多话，我今天听了你的交通，听了你们所说的难处，我都难受！“难道神道成肉身就为得此下场吗？”我交通了那么多，苦口婆心说了多少？难道就是为了让你们说“谁伤害了我脸面了、谁伤害我地位了，因着地位、名誉拦阻神的旨意通行不下去了，我做不成了？”“难道神道成肉身就为得此下场吗？”咱不要说耶稣作工了，不要说六千年的经营计划，就单单说神这次道成肉身所付出的心血代价，教会建造三十多年了，国度建造现在又是几年了？国度建造就是作人的心，就是让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呢，交通得这么透亮了！应该是透亮了吧？这么透亮了，但你还能拽着你父亲的衣衫迟迟不放，就为了得一个这样的下场？明目张胆与神对着干？神作的是什么工作？神作的工作就是要把你从撒但的权下拯救过来、征服过来，让你弃绝撒但。可你在明白神话、心里清楚的情况下，明目张胆地就要拽着你父亲的衣衫不放，你就要跟随你父亲走，那没办法，那神只能是毁灭撒但的时候连同你一起毁灭！因为你跟随谁就属谁，所以只能是连你一起毁灭。那边儿是地震、瘟疫、饥荒在卡着，这边儿再交通着，让你看见，但你还敢这么去做,厉害不厉害？

“人为什么不爱神？为什么神的爱换来人的恨？难道神就该这样受苦吗？人也曾因神在地的苦而流下了‘同情’的眼泪”，咱都信过耶稣，是吧？没信过耶稣的也都听说过耶稣，你是不是为耶稣洒下过眼泪呢？洒下过同情的眼泪。“人也曾为神的‘不幸遭遇’而喊冤”，面对神的不幸遭遇，为神喊个冤，流下了同情的眼泪，但咱只是有一种仪式：神了拯救人，受到了大红龙的逼迫，身无居所，这不应该是他受的苦，神不应该来到猪圈……你只是一个同情，感觉这是不幸的遭遇。“但又有谁真知神的心呢？谁能体察神的情呢？”神的心是不是在他的话语中都给你说了？虽然说有些话你听不懂，没有经历到，我给

你交通了以后，你应该是听明白了神的心意了，这高速公路是给你修通了。这高速公路应该能看见吧？能看见就是说你对神的心意了解了，神拯救人的宗旨你知道了，追求真理的重要性你是知道了，怎么追求真理的方式方法你是知道了。“谁能体察神的情呢？人也曾与神情深意切，也曾在梦中与神常相思，但在地之人怎能明白神在天的心意呢？”三十年前你不知道，三十年后你不知道，国度建造了你还不知道？如果你现在还不知道，你还这么做，就证实了一个问题：你的实质就是那东西，就是与神为敌，就是敌基督。所以说，神说过，“圣洁的就是圣洁的，并不是污秽的，污秽的就是污秽的，并没有一点圣洁的成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与人将一同进入安息之中》），你在这时候再改变不了你的观点，再跟不上神的步伐，那你的实质就定性了，可不可以这么说了？

“人也曾因神在地的苦而流下了‘同情’的眼泪”，你对神仅仅是同情，你对神是同情是不是一种犯罪？神是造物的主，你是受造之物，需要你去同情神吗？这是神对人的讽刺！神的实质就是爱，你不是说去经历、去体验神在人身上付的心血代价，神在人身上的爱，而是同情。神说这话是在讽刺人，你对待神是同情，根本没有真实的经历认识，没有看见神爱人的实质，还说这是不幸的遭遇！认识这话的时候，咱举一个例子，人常说养儿防老呢，是吧？一个老人有五个孩子，自己却住着茅草屋。你说当父母的为孩子是不是能舍一切呢？这个老人年轻的时候，为了给孩子成家立业付出了一切，最后给孩子娶了媳妇，盖了别墅。盖了别墅之后，他去哪儿住了？别墅里有他一个房间没有？（没有。）有五个孩子了，他最后还是在茅草屋里住着呢，绝对在茅草屋住着呢。他那五个孩子看见他是什么心情？同情，“我爸呀，命可苦呢，那个时候为了我们兄弟五个付出了多少，给我们成家立业，供了老大供老二，供了老二供老三，把我们供大了，他老了，趴下了，趴下了到头来还住个茅草屋”，深表同情。可怜不可怜？仅有同情而已，连可怜都没有。还有啥呢？不幸的遭遇，“我爸是不幸的”，为什么当孩子的能说出这样的话呢？这个孩子能说出这样的话是不是还是相当有良心的呢？这个孩子还知道同情他爹，这孩子究

竟有没有良心？（没有。）为什么他爹住的茅草屋，你说当爹的能不能住上别墅？（不能。）都知道不可能，这就是人！虽然住不上别墅，但是这五个孩子对他爹都生出了一个同情的心，“我爸可可怜了，我爸可受苦了，为我们可是付出了”，可是呢？不幸的遭遇，生了五个孩子，最后老了还住着茅草屋，吃不合适、穿不合适，还受着冷、受着冻！不一定能有饭吃，你信不信？能不能找出原因？因为他生了五个孩子。他有一个孩子还好点，根本原因得找见。还有个啥原因呢？他给孩子成家立业了，他给孩子娶下媳妇了、盖上房子了，所以说他必须住茅草屋！他住茅草屋不是因为他钱花完了，是因为啥？是因为他给孩子的太多了。他的这五个孩子都同情他父母可怜的遭遇，没有一个孩子说你来我别墅住来吧，有没有？异口同声，没有。为什么呢？这就是神话说的，“人也曾因神在地的苦而流下了‘同情’的眼泪”。这五个孩子在背后、在被窝里面流泪呢呀，“我爸把我照顾大，最后我爸住在茅草屋，我住在别墅”，是不是实情？那五个孩子都在流泪呢呀，你说这五个孩子孝顺不孝顺？（不孝顺。）流泪了还不孝顺？你说你孝顺不孝顺？谈起神的作工、神作在人身上的时候，都是说“神太爱人了，神为人付出得太多了”，仅此而已，完了，再痛苦就是流泪了，接下来我有什么办法呢？“我没办法啊！我娶媳妇了，媳妇不同意啊，这家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啊！我要是个光棍，那你肯定住进来了，可你给我娶媳妇了呀！”反过来都成了他的问题了。老三、老四说啥啊？“老大、老二还不管呢，怎么能轮上我呢？我想管，可我不能管，我把他请到家里以后，我怎么把他请出去啊？凭什么呢？五个孩子呢，凭什么就让我一个人管老爹呢？”在家里尽本分的弟兄姊妹是不是这心情呢？“凭什么就让我尽这个本分呢？凭什么就我呢？凭什么？为什么？”老三、老四说凭什么呢，那老小说什么呢？“应该是老大管吧，你当老大的不应该管老爹吗？”还得吵架、还得打官司呢！下面的兄弟都说得让老大带头呢，那老大说什么呀？“得公平呀，你说咱家五个孩子，咱家的家庭条件能好成啥？我是老大，我什么都走在前面，有苦我也得先担，因着你们的幼小，我连学校也上不成，我还得打工帮助扶持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五你说还不是属你最小享受得最多？该不该你老五出力？”有理吧？（有理。）自己也通不过，媳妇也通不过，所以说管老爹的这个人就该是老五。老五又说什么？“老大还得作榜样呢！老大都不管，你让我老五管？丢人现眼！羞

耻！”老三、老四又该说啥了？“老大不管，老五还不管，就怎么说也轮不到我老三、老四啊，你就说从老大开始，也不该是我开始啊，从老五开始，也不该是我开始啊！”虽然他有五个孩子，但是他只能住在茅草屋，冬天在那儿冻着。老二在家再心疼，也不能接回家，没办法，要是老二敢把老爹接回家来，老三、老四就还要和他吵！所以神说“人也曾因神在地的苦而流下了‘同情’的眼泪”，人也曾，听到话了，心里好受不好受？哎，孩子为了他爹也曾一把泪一把泪地流啊，但是他爹不能进这个家来！那咱呢，是不是也为神流了一把泪呢，但是神不能进这个家来，不能作我的主。

“人也曾因神在地的苦而流下了‘同情’的眼泪”，人也曾，也曾是讽刺，是不是也是审判呢？父母为什么那么苦呢？为什么到最后住的是个茅草屋？还不是为了给孩子成家立业？不是为了给孩子成家立业，他自己盖不起来一个房子，不能有一个完整的家啊？冬天没炭烧啊？他们想父母为自己所付出的一切吗？那神为什么受这么大的苦呢？为什么呢？还不是为了你有一个合适的归宿？还不是为了你不再活在撒但的权下、不再受撒但的玩弄吗？还不是想让你不再有眼泪、不再有忧伤？让你活在地上就如同活在天上一般，进入迦南美地，仿佛回到了伊甸园的生活，就是想让你回到伊甸园的生活，所以神才受了这样的苦啊！那父母一辈子住茅草屋，一辈子受苦为了啥？不就是为了给孩子成家立业，让你有一个好的生活？结果当孩子的你是有好生活了，但你把父母挤到茅草屋住去了。反过来五个孩子养活不了一个爹！最后为了不赡养父母还得打官司！咱今天也是为神流下了同情的眼泪啊！咱以后还同情神不同情？这问题实在是难答，是吧？同情也不对，不同情也不对。神付了心血代价，这是神爱人的实质，神的实质就是爱！咱看了神话以后，咱不能是为神流下同情的眼泪，而是得让神的旨意在你身上通行，神的旨意在地上能够通行。不是让你流出眼泪来，不是让你看着你爹在茅草屋里住，而是什么呢？把他接进家来，让他作你的主，把他放在供桌上，“爹，你老了我伺候你吧，这个家就是你的家，有我的地方就有你的地方！我这房子是你给我盖的，媳妇是你给我娶的，你就是我的主！”是让你去做，而不是让你去

说，不是让你挂在嘴上，而是让你放在心上，有实际的行动！神话不是让你去说的，而是让你去活出的。“人也曾为神的‘不幸遭遇’而喊冤”，不要为神喊冤，这冤从哪来的？不是因为你？不是你造成的？不是你逼迫的？你应该把这个扭转过来。撒但是你的父亲，应该把你的父亲撒但踩在脚底下，让神作你的主，让神成为你的主、你的神！

“但又有谁真知神的心呢？”神所做的一切是为了让你有一个好的归宿，才这样的。“谁能体察神的情呢？”你不管神的心、不管神的情，你和神是无情无义、六亲不认，就是一个交易。“人也曾与神情深意切”，有的时候祷告说得可好听呢，是吧？我要让神作我的主，我要献上我的所有，嘴在天上，脚在地上。“也曾在梦中与神常相思”，你与神相思是在哪儿呢？在梦中！你清醒的时候你不与神相思，你在睡着了以后啊才想神，浑浑噩噩的时候，才能想起神了，脑袋清醒的时候，想起了谁？地位、名誉、钱财，所以你只能是在梦中与神相思。那刘芸什么时候才能敬拜神呢？在聚会的时候能敬拜神，一到教会作实际工作的时候啊，清醒了，不活在梦中了，只能是在聚会的时候才能常相思。“但在地之人怎能明白神在天的心意呢？”那五个孩子住在别墅里面，大冬天在有暖气的别墅里面，他能感受到他爹在茅草屋的寒冷吗？感受不到。这就是神说的，你活在你父亲的怀里，你父亲告诉你时候还早，别起来，别让刀枪棍棒戳伤你的眼睛，你父亲抱着你的肉体，你认为你的父亲对你都是好的，你怎么能想起神的心意呢？你就对神的心意不搭理、对神的作工不搭理。祷告一下吧！

298 神怎能不痛心

1　神经历了人间的酸、甜、苦、辣，在风里来，在雨里去，经历了“家庭”的逼迫，经历了人生的坎坎坷坷，神也经历了身体的别离之苦。但当神来在地上之时，人并不因神为其受的苦而“接待”神，而是将神的好心“婉言谢绝”了，神怎能不痛心？怎能不忧伤？难道神道成肉身就为得此下场吗？

2　人为什么不爱神？为什么神的爱换来人的恨？难道神就该这样受苦吗？人也曾因神在地的苦而流下了“同情”的眼泪，人也曾为神的“不幸遭遇”而喊冤，但又有谁真知神的心呢？谁能体察神的情呢？人也曾与神情深意切，也曾在梦中与神常相思，但在地之人怎能明白神在天的心意呢？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三十一篇》

真理是下个时代的生存法则（一）

你们一线这个月一共作了几个人？（这个月一共就作了三个人。）这么多人作了三个人？失败的有几个？（失败的有五、六个。）失败的有五、六个。平均下来，一个月一人还作不回来一个，是吧？（嗯。）太萧条了。是没线索还是碰壁了？还是有什么原因呢？（刘宏：有的是有底案，大红龙打过电话，像这种就不敢作了，好多都是这种情况。）那也就是说没工作可作。（刘宏：就是不敢作原教会，有关系也不敢去。其他的就是有环境的。）为什么不敢呢？（刘宏：一说是原教会里职务高一点的就不敢找了。）你是做指挥的，说出这些话丢人呀！刘宏，你说的哪句话丢人呢？（刘宏：不敢打原教会。）不敢动原教会。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现在刘宏带的这些兵没工作可作。刚才你说了，原教会的那些人你不敢作，我不知

道你是怎么带领弟兄姊妹的，咱今天是国度建造，为什么不敢动原教会呢？你说出这话，不是让撒但嗤笑吗？一线去外边是打仗呢，结果你们躲起来了，你这不是羞辱兵吗？刘宏，怕什么呢？把你怕的谈谈。（刘宏：那边的两个弟兄给他妈谈呢，原教会去了，他妈就说让那个小弟兄先躲起来，然后小弟兄就躲起来了，针对这个事才发现了这个问题。弟兄姊妹看到原教会的就不敢上了，就躲起来了。其实弟兄姊妹能躲起来肯定我在这方面没有进入，没把弟兄姊妹带起来。）是打仗的人员躲起来了，还是指挥躲起来了呢？（刘宏：打仗人员。）你没躲，是吧？你没躲，那你刚才为什么说不敢动原教会的人呢？实际上动没动原教会的人呢？（刘宏：动了。）那你谈谈，你刚才为什么说不敢动原教会呢？这话不矛盾吗？刘宏，我信你的哪句话？

（SJ：昨天在那边聚会的时候，打仗人员反映他们根本就没有想着要打原教会，他们打的就是被开除的，因为在他们的思想观点里就认为原教会都是敌基督、假带领、滑石蛋、老油条，已经都是这些人了，就没有好人了，所以就没有想着去攻打他们，这是不是根本原因？他们每次听到的原则就是打开除的，不打原教会，所以给他们灌输的就是这个思想，是不是？）（夏雪：雪梅她就是这样卡的，意思就是说打开除的、追求的这些人。）（SJ：一线打什么对象、二线打什么对象、教会打什么对象，咱是不是早就说清楚了？咱就没有根据这个要求去作工作，为什么咱的素质提高不上去呢？因为咱就在原地打转呢，咱就没有往这方面去实行。你根据原则去实行，你的素质才能提高，你才能装备更多的真理，你才能看见你自己的缺少。打仗人员说就没有打原教会，从这儿看到刘宏你作为指挥，在这方面就没有跟上神的作工步伐，就没有把弟兄姊妹往这方面去带，更没有在这方面去挖掘线索，让教会里利用一些途径了解原教会的情报，谁去了解了呢？咱去做了没有？咱没做，咱还说“我没躲”，那你作的人呢？每个月你作了几个？原教会打回来的好的人才呢？咱的方向就不在这儿、思想就不在这儿，你就是原地打转，就是打开除的。原则里说的是要找不达标开除的人，符合开除原则的，像邪灵、二杆子、半吊子

要不要呢？那就不要！不能是个开除的咱就要。符合开除的五类人，那本来就是人家开除出来的废物、渣子，咱也要，这是不是没有原则呢？那天我看到那边打仗人员找人的标准就是在开除的人里边找，他的思想根本就没有出过开除的这个圈，所以看见原教会的这些人就不叫线索。就像那天有个姊妹说她妹妹、小姨什么的，说了一堆，甚至有的打仗人员的亲戚都在原教会里边呢，这就是明显的线索在这儿摆着呢，他们也没有想着去打，他们就是从开除的里边去找。咱的这个作工方向就跟不上神的作工步伐。）

刚才说雪梅卡原则呢？（雪梅：我说开除的人是首选。）开除的人是首选，有人给你这样交通了，还是你的认识呢？（雪梅：那个文稿里边写的。）文稿里边写的是首选吗？你拿出文稿来我看看是怎么写的。刘宏是不是也是这样交通的？雪梅，是刘宏带你呢吧？（雪梅：我也不知道谁带我呢。）你不知道谁带你呢？雪梅，怎么说了这么一句话？（雪梅：刘宏也抓工作，辛慕也抓工作，有时候有什么事给景介反映一下。）是你风闻景介抓你工作了，还是经历了景介抓你工作呢？（雪梅：主要还是景介抓呢。）你这个话是风闻还是经历出来的？（雪梅：就是景介抓呢。）你还没回答我的问话呢，我是问你这个话是你经历出来的还是你听说的？是风闻景介抓工作，还是你亲身经历体验过景介抓工作？这个话应该能说清楚吧？（雪梅：主要还是景介抓的。）你还是没回答我的问话，我问的是什么话？我问你是风闻还是经历？雪梅，我和你对个话都这么难，你说为什么这么难呢？这个原因在哪儿？我和你对话难不难？（雪梅：不难。）不难？他们都笑了，我这话问了不下五次吧？难不难？（雪梅：就是景介抓工作呢。）你们说让她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么难？（不愿意做诚实人。）为什么不愿意做诚实人？她不愿意做诚实人，你说她傻呀？明明神让人做诚实人，谁不愿意做诚实人呢？雪梅，他们说你不愿意做诚实人，冤不冤？“冤死我了呀！”你们说她想不想做诚实人？（想。）那她为什么做不了诚实人？什么原因？（她说话是来回地绕呢。她刚才说不知道谁抓她的工作，这会儿又说是景介，一问“你是经历景介抓工作了，还是你风闻景介抓工作呢？”她又绕回去了，来回

绕。）她晕了，是吧？就像刘志说的话，“我招架不住了！”为什么招架不住了？雪梅对面坐的是谁？（刘宏。）你说让她怎么回答这话呢？“我说是刘宏抓工作吧，刚才我已经说了不知道刘宏是我的带领，我这话肯定不能说呀！你说我说谁呢？我就说景介抓工作吧。”她说景介抓工作，我又问是风闻还是经历？你说她该说什么呢？“我要说风闻，就证明我是在瞎胡诌，我要说经历，那我就是在控告刘宏。”你说雪梅多难呀！“呀，弟兄，你就一点都不理解人的心！”雪梅，难不难？问了五次都说不出来，是不是？没意识到？（雪梅：我没认识到。我当时就想着他们三个都问我呢，都抓工作呢，我当时就这样想的。）你告诉我是景介抓的。（雪梅：嗯，景介也抓、刘宏也抓、辛慕有时候也问呢。）也问呢？问属不属于抓工作？这三个带领当得“真好”，下面人不知道谁是带领、谁是领导，主次不分，然后都是光问呢，没有实际地去安排工作。刘宏，这是不是对你的一个控告呢？现在工作的一个主次都没有安排。

就咱这些表现，神在那边怎么看呢？我给你们举个例子，皇上派了个将军去边疆打仗，这个将军去了边疆怎么打仗呢？开了个会，“咱该打哪儿呢？撒但有个哲学法则是什么？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咱要保存实力，你们要保全自己，安全第一，生命第一！”你说这仗还能打吗？（不能。）然后紧接着就说：“咱打仗的原则就是安全第一，那怎么才能安全呢？首选打边疆一定安全！咱去边疆打那个没人要的地方，去那个荒野，鸟不拉屎的地方，你们能打多少打多少，不伤一兵一炮，咱把它拿下。有人把守的那个地方，最好不要动！等咱把所有荒山野岭的地方都占了以后，等皇上来了亲自率兵打仗的时候，咱再打。”你说皇上听着这个将军在下边给先锋官、兵丁这样去开会，皇上会怎么想呢？皇上是什么感受呢？（生气。）生气？仅仅是生气？将军不仅这样开会，将军也是这样做的，他活在了享受肉体安逸之中。兵丁愿不愿意这样做？他们维护不维护这个将军？（维护。）为什么维护？兵丁去好攻打的地方，军饷会不会少？军饷不会少。安逸又能保命！何乐而不为呢？到了边疆了，将军又对兵丁说话了，“打下这鸟不拉屎的地方，留下两个值班的人就行了，你们就可以轮流回家

探亲、过日子”，你说兵丁高兴不高兴？（高兴。）领着军饷，享受着军人的待遇，过着平常人安宁的生活，我看这比天上的神仙都逍遥自在！现在平均下来，你们一个人一个月不需要干一个活儿，连一个牧养的对象都没有，还戴的是全人献上、全职尽本分的冠冕，你们对得起这几个字吗？

攻打迦南美地的时候，神是要他们打谁呢？打的是巨人，他们在人家面前像蚂蚱，他们是去攻打呢，攻打的时候是烧光、抢光、杀光。而咱的将军给咱开了个会是让咱怎么呀？攻打的地盘是鸟不拉屎的地方，战利品是什么呢？“咱不要拿人家桌面上的，咱去垃圾堆，有剩饭剩菜的，捡点人家不要的垃圾回来，捡垃圾谁管呀？就算有个狗咬你了，它也不是家狗，那是什么狗？疯狗。面对疯狗，拿个打狗棍就行了，当个乞丐就可以了，打死疯狗也不犯法，也没人过问，安全。”我说的这个能对号吗？和哪个对号了？（找的都是教会里边开除的人。）教会里边开除的人是咱的首选。首选打的就是垃圾，“咱别去人家的餐桌上拿，那是给主人吃的，咱在餐桌底下吃主人剩下的残渣就行，咱当个狗不就安全了吗？不要和人家主人去争执。”咱拜谁为主了？今天信神让你荣耀神名，让你把撒但打败，让你把假带领、敌基督、伊甸园里的狐狸赶出去，你说什么呀？“咱不要去，咱就吃人家狐狸剩下的残渣，不要和狐狸面对面地来，狼虫虎豹不就不临及咱的帐篷了吗？”这是去打仗吗？（不是。）这是丐帮帮主！你们现在手里就差个打狗棍了，还不如个丐帮呢！丐帮还有个打狗棍，你们连个打狗棍都没有，只是在外边随意捡点破烂。身穿的是军装，捡的是破烂，皇上会怎么看这件事呢？皇上会怎么处理这件事呢？刘宏，皇上会怎么看这件事呢？将军回去跟皇上说了，“一看有人的地方就害怕，不敢进人家的国，不敢越人家的界线”。这是效仿我的？这是跟随我的？雪梅，你跟我打过仗吧？（哦。）我怎么打的？我的首选是不是开除的？我打仗的时候有没有这个首选？（没有。）我的首选是什么？我的首选是不是你的首选？我作的是不是你在作的？我在前边走过的路，是不是你走的？你是不是跟着我的脚印走的？我没给你立标杆？我的首选是什么？（真心要神的。）那是我的做法，我的首选也就是

作工对象是谁？第一个，我首选的就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有价值、有意义的里边包含了哪些？首先他是个追求的，是吧？（嗯。）第二个呢？（愿意效力，愿意尽本分的。）愿意效力，愿意尽本分这是有价值吗？这个“有价值”该怎么认识？能开展开神工作的，能够使更多的人来到神面前的，是有价值的，能为神献上的，有素质的，这是不是都是首选？可你说的首选和我说的首选差多少？你说你们打仗的不知道这个首选是什么？不知道作工原则，选择对象是什么？知道不知道？（知道。）那为什么一问的时候就不知道了？雪梅，这是什么原因？（雪梅：没有原则。）咱别拿没有原则来当幌子，根本原因是什么？根本原因就是你没有把这个当作一回事，没搭理它，只是把它当作一句话而已，是欺骗神的一句话，你们把它放在了一边，当需要之时拿出来当拐杖一举，解决你的危难之急。你是知道了这句话，但你并没按这句话去实行、去经历、去体验，没有活出。也就是说你没有把它当生命待，你没有把它当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来待，你没把它当真理来待，你只是把这句话当作武装自己的一种衣服，所以导致怎么？我一说什么，你就说“是，知道”，我一问的时候你就懵了，你为什么会懵？因为那个东西不是在你心上放着，而是在库房里放着。在心上放着你一拿就拿出来了，你在库房放着呢，还得翻箱倒柜地找呢吧？我给你翻出来了，“哦，是的，有呢！”这就是咱对真理、对本分的态度，也就是咱对神的态度。

我是这样说的，我实际上是怎么做的呢？我是不是也是这样去做的、这样去经历的？我这样做的时候你们也看了，是吧？我去作一个福音对象的时候，我考虑的是什么呢？我考虑不考虑环境？（不考虑。）你见我打仗的时候考虑过哪个环境吗？（没有。）我考虑不考虑他是不是教会的，是不是开除的？是不是做带领的呢？我考虑的是先后的问题。我去一个陌生地方，我要开展这个地方的工作，我不能先动教会，因为教会里边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动一个，一牵连全部都动了，我不是不动，我是不能打草惊蛇。我得先把教会隔离的、开除出来的孤军、独立军作过来，先打上几个“柱子”，自己先站稳脚跟了，然后再来收拾他，只是先后的问题，这是一种方式。如果我一作

开除的，教会知道了以后，那我就捡有价值的去作，不管你是带领还是普通弟兄姊妹，我不考虑这个，我是这样走过来的，你也看见了吧！而且我也不管环境有多大，不管有环境没环境，大红龙盯不盯，我没考虑过。我在作李延的时候，你听说过吧？李延有没有环境？周围的人都盯着他，我去他家了没有？我把他作过来了没有？我已经给你立了标杆了，我已经给你作了，原则也给你说了，可是我说的话在你身上起作用了吗？交代的事情不办，针对这类问题神怎么说的？我看看神的话在库房呢还是在心上放着呢。（……）咱都把神的话放库房了。刘宏？咱是将军，将军的“武器”放在哪儿了？神要让你办一件事，然后你没去做，神是怎么说的？（……）咱为什么能这么胆大妄为呢？为什么就能这么悖逆呢？归根结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你把神话当神待了没有？神和你说的话你往心里装了一句了没有？我问你，神交待你办一件事，然后你没去做，神是怎么说的，你都不知道，都忘了！有个人做视频呢，神让他把“国度降临”重重地砸在地上，那个人迟迟没去做，神怎么说的？还想不起来？神对人的审判刑罚是扎人心的，就没扎着你的心？刘宏？（刘宏：……）我就纳闷了，你们打仗人员是在这儿干什么呢？放羊呢？工作没作，生命进入没有，神话也没有装备，这还是全人奉献呢呀！还是全职尽本分呢呀！这是工作繁忙没有时间装备？这么多人想不起一句话？神说：“你逗我呢？还是考验我的记忆呢？”（摘自《上面的讲道交通·208-A-2》）雪梅，你是考验我的记性呢？还是要戏弄我呢？我说的这个首选就是首选开除的人吗？这是首选？刘宏，你打仗的时候是怎么打的？打仗的时候就是让教会的人把你吓得落花流水？我打仗的时候是怎么打的？雪梅，我打完仗以后你再去原教会的时候是什么场景？是教会的人见了你躲呢，还是你见了他躲呢？（雪梅：他见咱躲。）他是不是仓皇出逃呢？原教会的人见了你是不是跑呢？这个经历过吧？也看见了，那今天打仗怎么成了你见了教会的人跑呢？你这是怎么效仿的呢？怎么跟随的呢？这是不是背道而驰？

我带领人往前走，我是不考虑自己的归宿，只管拿着神的一把两刃利剑。我那时候一路走过来，是凭着哪句话走过来的？我交通过

好多次了吧？哪句话呢？雪梅，不知道？你们打仗的都不知道？“……拿出我那一把两刃利剑，按着我的心意——与撒但争战到底，我会保守你，不要有顾虑，一切隐藏的东西会公开显明，我是发光的太阳，照亮一切黑暗面，决不留情。我的审判已完全降临，教会就是战场，你们人人都应有准备，都应为最后一次决战献上你的全人，我必会保守你为我打那美好的胜仗。”（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四十四篇》）拿出神那一把两刃利剑，教会就是战场，可你们把教会当成什么了？你们把教会当成战场了吗？你们是远离战场、远离教会，首选开除的人。为什么要让你拿着神的一把两刃利剑呢？为什么教会就是战场呢？为什么让你行使神的公义呢？为什么让你这么去作呢？神怎么说的？神说：“……一切隐藏的东西会公开显明，我是发光的太阳，照亮一切黑暗面，决不留情。”（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四十四篇》）神会把黑暗面都向你显明的。我一路走过来谁带领我呢？是不是我拿着神的一把两刃利剑在与教会厮杀的时候，神向我显明的？魔鬼、邪灵都显形了，这是不是神的威力呢？（是。）这个你看见了吧？也经历了吧？雪梅，你是走在前边的吧？你看见了、也经历了，那你今天怎么能走上这条道路呢？（雪梅：怕自己担责任，真的有了环境……）有了环境、有了问题你得想办法去解决，而不是去躲、去藏、去逃避。然后直截了当来了个首选开除的，远离教会，这是不是逃跑？是不是叛徒、是不是叛军？让你当将军，让你攻打一座城，然后你离城远远的，站着不动，等待人家放弃呢，这是什么将军？带的是什么兵？让你把那个国家的部队打下来，结果你是吓得不敢上前，在外围看有几个老弱病残的兵，把他们收留回来，这就是你的俘虏兵，你弄个老弱病残的兵说你打胜了！你的战利品就是老弱病残，你这是什么将军？收破烂将军！

现在应该感觉到了吧？神现在怎么看这个事？神会说什么？我刚才是不是把这个画面给你描述清了？（嗯。）你看到这个画面，你站在神的一边，你是什么感受？经历、体验神的作工，体验一下。用你的土话来说，用你自己的感受来说，用你自己的经历语言，神会说什么？首先神会说这是帮“活鬼”！这帮忘恩负义的“畜生”！“猪狗不

如”！为什么说忘恩负义、猪狗不如？忘恩负义，这种逆子，撒但的差役，都是一茬撒但的孝子贤孙，神那忿怒的日子你能逃脱吗？你一个受造之物敢对造物主这么欺骗、欺哄、隐瞒。如果是皇上的话会给这个将军定个什么罪？（SJ：欺君之罪。）太轻了吧！什么是欺君之罪？骗了皇上叫欺君之罪，他这单单是骗皇上吗？叛军，是不是叛军？背叛了、造反了。皇上立他为将军给他兵是让他打仗去，他去外面按兵不动，就不听你使唤。将军是要去外面打仗的，是要拿回战利品，炫耀一下自己国家的威力，可你这个将军去外面是干什么？带人去垃圾场捡破烂去了，把那些老弱病残带回来当战利品交给了皇上，这就是咱在神面前所做的！撒但看见你所做的会说什么？撒但会是什么表现？夏雪，扮演扮演撒但现在的表情，撒但会做什么？说什么？（夏雪：撒但会嗤笑。）怎么嗤笑？仅仅是嗤笑？（夏雪：这些人就是神带领了一、二十年的人？）罗艳，咱一天天的就是活出撒但呢，今天就真正地表演一下撒但，撒但看到这个场景以后，第一个表情是什么？狰狞大笑！接下来呢？“呀，他已经跟随我六千年了，他是我的孝子贤孙，对我是忠心耿耿，他把我当作父一样对待，你还想用话语成就一切呢？你用三十年的话就想把他唤醒，可能吗？你还想把我打败？神，谁败了？他们今天活出的是谁？什么支配着他们的生命？还不是我撒但的哲学法则呀？还不都是为了贪恋肉体呀！哪个人不是为了自己呢？他为你的名了？为了神家利益了？为了你的工作了？我说我告诉他的这些撒但哲学就是真理，你说不是，还说是骗人的谬理，你看我说的是不是真理，“永恒不变”，六千年了，你看变了吗？今天就是国度建造，你看他变了吗？他不依然还是欺骗你吗？不还是运用我的法则吗？我的撒但哲学法则才是真理，你那个真理不是真理，没人相信，作不了人的生命。你看着他是跟随你的，怎么样？事实给你证明了吧？我说试试他吧，你还不相信，还怀疑呢！你试试，你亲自带领带领，怎么样？事实证明一切，他们忠于的是谁？你还要得着荣耀，谁得着荣耀了？”撒但得胜了，咱是处处羞辱神！你拿着神的军饷，做着撒但的差役，你荣耀着撒但，你配称为人吗？这就不是个人！

咱怎么作这个工作呢？刘宏，现在怎么看呢？（刘宏：重新开始。）咱现在在外面怎么打仗呢？还是拿以前那个原则打呢？你们打仗得跟着时代走，跟随上神的脚踪，不能死套规条，不能死按着那时候的方式打，改变一下方式，改变一下作战的方案。现在先不和他谈击打牧人，现在先把他作过来再谈击打牧人。既然建造方舟要收留活物，那就什么都有，大到大象，小到蚂蚁，根据作工阶段，作不同的人群。刚开始那样作就是要把承认神话的人、看到神话就能服在神话下的人作回来。神作工天天往前走，是逐步拔高的，对人的供应是逐步降低的，是掰开了说、揉碎了说的，对拯救的人群的要求是逐步地降低的，这就是祭司弟兄那时候说的，捡了大鱼捡小鱼，捡了小鱼捡虾米，那现在就是捡小鱼、捡虾米的时候。你拿出神话他就服不在神话下，那咱就先不和他说神话。人都想得福，他们在教会里边不敢出来，为什么不敢出来？他们为了什么？他们想混个不死的结局，不就是为了这个吗？那你就按着混个不死的结局来给他交通，怎么能混个不死的结局，跟他谈神的经营计划。活在神的经营计划中才能蒙拯救，这个咱都听了吧？你就给他交通怎么才能存活下来呢？你得活在神的经营计划之中。那你就得和他谈，神的经营计划是什么，怎么就活在神的经营计划中了，神最近的这两篇交通也说了，是吧？（嗯。）神经营的宗旨是什么？最后要达到什么果效？神是怎么经营人的？你要想看到神怎么经营人，是不是得根据神的作工来看呢？认识神是怎么认识呢？认识神是在神的作工中认识神，在神的作工中去认识神的经营。神是怎么经营人的？为什么说人活在神的经营中才能蒙拯救呢？神经营人其实就是神在拯救人，神拯救人的过程就是神经营人的过程，神经营人的过程就是拯救人的过程，所以说你在这个拯救的范围之内你才可能蒙拯救，你超出了神的经营范围，你不在神的经营范围就不可能蒙拯救。

神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经营人的？神的经营计划是什么时候才产生的？（SJ：灭世以后。）神是从洪水灭世以后才开始经营人的。从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到挪亚造方舟，这中间人一直繁衍生息，不知道人活了多长时间，那时候的人过的是咒诅的生活。神造了一次人

类，神不毁灭人类，神也不再造人，神看人群里边还有一个跟随神、敬拜神的人——挪亚，神看到挪亚要检验一下挪亚，看这个人究竟能不能听神的话。为什么要检验？当初神说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是必定死的，撒但说是不一定死的，是吧？那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以后亚当夏娃死了没有？（人没死，灵死了。）灵死了没有？为什么你们说亚当夏娃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是灵死了肉体没死？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以后，亚当夏娃怎么了？中毒了！死了没有？（没有。）中毒了不等于就死了。有种毒蛇是叫七步倒，走不了七步你就死了，是吧？还有种毒是狂犬病，狗咬了你了，有时候二十年之后发作，有时候五十年之后才发作，你是中毒了，不等于你就是死了。那亚当夏娃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中了什么毒了？原话怎么说的？（撒但说："吃了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个话就是个毒汁，人相信了撒但的这句话，这个毒汁就进了人的思想里。亚当夏娃听了蛇的引诱以后，他们开始怎么了？开始背叛神了！为什么说他们背叛神了呢？因为神说是必死的，撒但说不一定死，结果他们相信了撒但的话，认为不一定死，就把这个果子吃了。他们之所以要吃这个果子，是因为他相信撒但说不一定死才吃的，这是背叛神的起源。因为人有自由意志，自己有了自己的选择，对神说的话不能全信了，从这个时候人开始有了背叛。所以你相信撒但的话，这就是一个背叛。神给了人自由意志，你可以自由选择，你可以相信神说话也可以不相信。亚当夏娃从那个时候开始背叛神了，对神的话信不来了，神再叫"亚当亚当"的时候，他躲在树林里边不敢出来了，不敢面对神了，因为他没听神的话。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是必死的，但是他当时没死，现在咱搞清楚了，为什么当时没死？因为当时的他只是开始背叛神了。一背叛神就死了吗？他只是不相信神的那句话了，死了没有？（没死。）没死。"吃了不一定死"，这是一个带毒的种子种在他里边了，它还没有在里边开花结果呢。亚当夏娃怎么中毒的？就是神说出话以后，他把神话否了，听信了蛇的引诱，这叫背叛，背叛必死。现在知道为什么说背叛必死了吗？神造了万物，神主宰万物，只有神有真理，只有神说出来的话是真理，神说出来了话以后，神就要按这个话去作，可是亚当夏娃听了撒但的话，"吃了不一定死"，那亚当夏娃是不是在神给他们制定的轨道里出岔了？出了这个轨道是不是必死的？（嗯。）

就好比说刘宏，神说，“你当将军，你去带他们打仗，教会就是战场，你拿起神那一把两刃利剑来行使神的权柄，神会把黑暗面给你照亮的，神是让你去认识”。因为刘宏以前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撒但跟她说了“不一定”，她听了“不一定”，就有了自己的选择。“神话是那么说了，神真那么作呢？即使神话那么说了，神真那么作呢，那我的肉体利益呢？”神话在她那儿打了个折扣，她按着自己的意思去做了，那她还是在实行真理吗？她没有实行真理，她活出来的不是神所要求她做的。神造了万物，你超出了这个范围、超出了这个规律，你还能活吗？那是必死的！那你看见刘宏死了吗？（没有。）没有死，她在什么时候死呢？在神作工结束的那一天就死了。为什么现在没死？神慈爱、怜悯，因为神作的是拯救人的工作。什么是拯救呢？慈爱、怜悯是不是神的固有性情？（不是。）神是因着要拯救人才有了慈爱、怜悯，神跟你说，“吃了是必定死的”，本来你背叛神就该死，神的性情就不允许你背叛，那时就该击杀你了！神没击杀你，只是诅咒了你、惩罚你、管教你，因为你没听神的话。过了多少年以后，神看这里边究竟还有没有人听他的话。神看着挪亚还像那么回事，还有挪亚一个人能听他的话，那神就检验一下，神就告诉挪亚让他造个方舟。为什么要让挪亚造方舟呢？那时候造方舟难不难？（难。）神不是要那个方舟，要的是神和你说这一句话看你能信多长时间，你相信神话能成就吗？神主要是要磨炼你，看这个话在你身上能持守几天，你是一时的热心？是交易？还是能把它当作生命呢？挪亚一持守就是一百二十年！神看了挪亚的这个心志以后，神开始有了拯救人的心。虽然人有自由意志，但是在这里神看见还是有人能持守住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才有了拯救经营人类的工作。

怎么经营人类呢？神要的不是当初的亚当夏娃，神要的是有分辨、有认识的亚当夏娃，是新人种。所以那个时候开始就有了经营人类，神经营的范围是什么？什么是在神的经营范围之内，什么不在神的经营范围之内呢？听神话的，神话在你身上起作用的，你就在神的经营计划以内。你没把神话当神话待的，你就不在神的经营计划之

内，你就不属于神经营计划之内的人。所以神拣选挪亚，要在挪亚一家八口身上作神经营的工作。你看神作过的这些工作：亚伯拉罕献以撒，约伯献所有，从他们的经历里边看到什么了？神是不是在他们身上下功夫了？给他们摆设环境，让他们去经历，然后让这些人能够繁衍生息。而那些对神信不来的人，神要他繁衍生息吗？埃及人、所多玛人和尼尼微城人作了个对比。尼尼微城的人，神让约拿告诉他们还有四十天就颠覆了，他们马上就能披麻蒙灰悔改，这就活在了神的经营里面。所多玛城的人呢？他们不在神的经营范围内，所以他们就该死！恩典时代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犯了罪却没死呢？那是因着神要拯救人而施的慈爱怜悯。神要扩展他的工作，神有慈爱怜悯，所以人犯了罪没死。即便是有背叛、犯了罪，只要承认有神，就在神的经营范围之内，所以那时候人犯了罪可以不死，因为那时候神有慈爱怜悯。在恩典时代，神允许你犯罪，犯罪了也在神的这个经营范围之内，因为神替你担当了罪。今天是话语成就一切，千年国度，国度时代，千年国度是不是话语时代？现在属不属于话语时代？（属于。）现在属于恩典时代和话语时代的一个过渡期，过渡期、转折点，所以现在既有神话语的带领又有神的慈爱怜悯，没有把你定了死罪。没有定你死罪、没有击杀你，是因着什么？神的慈爱怜悯。神要让你认识自己，先得显明你，显明你看你犯了什么罪，然后让你去悔改。神如果不给人悔改机会，如果要按人犯的罪来定人的话，没人能蒙拯救，都得死、都该死！所以现在还有慈爱怜悯。但千年国度降临的时候，还有没有慈爱怜悯呢？（没有。）没有了，那完全是公义，完全是神话带领人在地上生活，那个时候，人都服在了神的话下，神话在人身上作王掌权了，神只要说话，用话语带着你走就行了。现在是过渡期，人没有把神话当神话待，所以在大灾难降下以前首先让你怎么呢？时时、事事、处处都能来到神面前，能够让神鉴察你的心，鉴察你的心是要干什么呢？就是能让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让你经历、体验神话，当你进入这个正轨了，神的作工就结束了。这个结束是指什么？就是你的位置定了，你是主动寻求真理的还是被迫寻求真道的，你还是只愿意效力的，这个时候就定了，定了以后就是借着灾难把你作成。为什么要借着灾难把你作成呢？借着这个灾难，也就是借着不合你观念的事来显明你。这个环境显明了刘宏什么？“我应该是按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生存法则而活，我得考虑自己的肉体利益，我不能全

听神的，全听神的最后让神把我骗了，我一无所有怎么办？历代以来信神的人哪个得着好处了呢？我得为自己考虑一条后路，我不能去攻打教会。”现在研究、分析、等待成了刘宏最好的实行，这就是诡诈、欺骗。

灾难降临的时候，借着周围的人、事、物显明你，再借着我和你交通，我来带领你，和你说，给你指明。因为你没有那个素质、没有那个能力，因为你麻木、因为你痴呆，所以必须掰开了说、揉碎了说，看你去实行不实行。如果掰开了说、揉碎了说你还不实行，那你就不是在神经营之中的人。你不明白是你不明白，神怜悯你贫穷、可怜、幼小，当神明明白白告诉你了，你还不实行，这是什么？这是明知故犯，叫嚣，与神对抗到底。如果你这个人人性还好，还有点价值、还有点意义，那神可能会再给你摆设环境，给你来个管教击打，话语不行再事实临及。刘宏，你不是贪恋肉体吗？给你肉体上来个剥夺，或者在肉体上击打你，给你来个病痛，让你躺到床上。或者说还不能给你病痛，还得让你跑腿，那就让你家庭里边临到点祸患，打着你、卡着你，天上的烈火显给你看，看你害不害怕。所以说就有灾难临到，地震、瘟疫、饥荒临到你家人身上，你怎么办呀？你看到祸患临到你家人身上了，你是胆怯、害怕赶紧好好尽本分还是烂泥扶不上墙，到时候背叛神和神讲理、叫嚣呀？这就不单单是显明了，这就是定罪了。因为神什么都告诉你了，最后你还能起来叫嚣，“神啊！我可是跑了呀、我撇了呀！怎么我儿子还……？怎么我丈夫还……？怎么我家庭还……？”一讲理、一叫嚣，好了，这是大逆不道，该死了！这就不在神的经营范围之内了，你就不是跟着神话走的人。如果家庭里边临到了祸患，房子塌了，“哎呀，天上的烈火显给我看了”，产生了惧怕，认识到自己就是个小丑，“我是跟随神的，人家是怎么跟随神的？我是怎么跟随神的？我天天欺骗神、应付神……”讲理的话说不出口了，因着一个丑、羞，因着一个害怕，又因着自己的悖逆，产生了拉锯，你站不住，最后引起了神的怒气，神给你肉体上来个击打、刑罚，刑罚了你以后，你胆怯、害怕，“呀，不敢了不敢了，再也不敢了，可不敢和神叫嚣了！”这就成了大卫了，是吧？神的刑罚审判还没

有临到大卫的时候，他是不是什么也敢做？他为了霸占人家的媳妇，他把人家的丈夫给害了，然后他经历了刀剑不离他的家以后呢？他还敢吗？（不敢了。）不敢了，给他一个暖被窝的少女，他都不敢动她一下，这个效果怎么来的？刀剑不离他的家。那是因为大卫，神才给他摆设这样的环境。如果你不是要神的那类人，神摆不摆？不摆，直接把你取缔！你不在神的经营中！你如果是属于大卫的那一类人，是要神的人，神给你摆设这个环境，让你儆醒、害怕，把你作过来以后，那你这个人就回到神的经营之中了。你回到神的经营之中，那你就有蒙拯救的机会！

真理是下个时代的生存法则（二）

活在神的经营中第一个条件，你首先得在相信神主宰万有的基础上，经历神的说话、经历神的作工。在每天临到的人、事、物上，在每件事情上都这么经历，这才是活在神的经营中，也就是说这才是信神，是吧？（嗯。）这是一句定义的话，也就是什么是信。你怎么去理解这句话，怎么把它带入到实际生活中？这几天的文稿看了吧？什么是经历神的作工？什么是经历神的说话？什么是经历撒但的苦害、撒但的玩弄？这些都看了吧？（嗯。）你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的说话这就是在神的经营中。如果你经历的是撒但的苦害、撒但的玩弄，你没有认识、没有分辨，那你就不在神的经营中。也就是说在谈你的经历的时候，你看你谈的是什么经历，通过你所谈的经历就知道你在不在神的经营中。经历神的作工主要经历神的什么作工？经历神不合人观念的作工，不是合你想象的，合你想象的那不是神的作工。神的作工就是打破你的观念，让你去认识，如果合你的观念了，还用你去认识呢？就比如今天交通的这个事，发生在你身边的事，你怎么去经历？

就好比说今天咱一聚会呀，就暴露出这么多问题来，就看见这是什么将军呢？这是叛军，是吧？一个个活出的就是活鬼样，就是猪狗不如，给神家带来的是多大的亏损？咱今天是全职尽本分，神家所有的后勤工作是不是都是为了支持一线的工作呢？（嗯。）后边的部队都是后勤保障，把你们放在了一线，这是先锋队。而你们在一线是干什么呢？放假了，去垃圾堆捡破烂了，多么大的耻辱！今天这个事情能做成这样，刘宏带领你们处在这种昏昏沉沉的状态下这么长时间了？这在不在神的作工中？在不在神的主宰范围之内？（在。）为什么说在？（相信神主宰万物的基础上，每天临到的这个环境都在神主宰的范围内。）从规条里边说这应该是神的主宰，是吧？（嗯。）那既然是神的主宰，神为什么这样主宰呢？神主宰让刘宏做神的叛徒？这是不是神的主宰？（夏雪：是。）为什么说是？神不作打岔他经营的工作，神还让刘宏去打岔他的工作呢？（夏雪：神要借着这个环境显明她，让她认识自己呢。）为了让她认识自己就给神家带来这么大的亏损？（夏雪：还要认识神的性情。）（罗艳：借着这个环境不仅是显明她一个人，是把整个一线都显明了。）你说神主宰呢，神要显明人呢，那这个事情是怎么作成的？神说："刘宏，你去吧，显明一下，借着这个显明让人都认识一下自己。"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就需要去经历神的话了，根据神话看事。一线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神怎么会兴起跟随他的选民在神家做着抵挡他的事呢？这样的事为什么能发生在神家中呢？不应该呀，既然神有主宰万有的权柄，为什么还能让这件事成了呢？应该不应该？神有这个权柄，有这个能力没有？（有。）既然有，那为什么要让刘宏能做成这个事呢？（……）这就看到咱对神的经营计划不明白、不认识。

神是来经营人的，怎么经营人？神是来拯救人的，怎么拯救人？刚才你们说神是借着这个显明人，是吧？（嗯。）怎么才能显明你呀？神作工的方式、神拯救人的方式是什么？神是要打败撒但，要把人从撒但的权下拯救过来，这是神所要作的工作。神作工的方式和原则是什么？神每一步工作都是根据撒但所实施的诡计而作的，神不回避撒但的任何试探！这是神话说的，是吧？（嗯。）神说："撒但在

我的计划当中始终步步尾随，作为我智慧的衬托物，一直在想方设法打乱我原有的计划。但我能屈服于它的诡计吗？天地之中有谁不做我的效力品，难道撒但的诡计除外吗？这正是我智慧的交接之处，正是我作为的奇妙之处，是我整个经营计划的实行原则。在国度建造时代，我仍不回避撒但的诡计而继续作我要作的工，我在宇宙万物之中挑选了撒但的所作所为作我的衬托物，这不是我的智慧吗？不正是我作工的奇妙之处吗？”（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八篇》）神说：“以往我说过这话：我的智慧是建立在撒但的诡计之上的。”（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征服工作的内幕 一》）神话怎么说神就怎么作，这就是让你去经历神话，根据这句神话来和事实对号。神为什么要这么作呢？神为什么不回避撒但的任何试探呢？目的在哪儿？神不回避撒但的任何试探，一方面是要借着打败撒但来显明神的全能与智慧、显明神的权柄，让你看见撒但是无能的，是丑陋的、不堪一击的，这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神是要经营人。经营人的宗旨是什么？是要把人作成。作成什么样的人呢？作成有分辨、有认识的人。神是要让人把善与恶、伟大与卑鄙分得一清二楚，让人看见撒但就是神的仇敌，就是人的仇敌，就是残害人的，让人有认识、有分辨，最终要达到这样的果效。神要的不是当初的亚当、夏娃，而是要对撒但有认识的亚当、夏娃。这也就是神为什么不灭撒但的原因。那怎么才能让你对撒但有认识呢？撒但把人迷惑了，让人背叛了神，成了神的仇敌，撒但该不该死？（该死。）撒但该死，但神不灭它，神为什么不灭撒但？灭了撒但会有什么后果？不灭撒但会有什么后果？想过吗？如果撒但引诱亚当、夏娃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以后，神就把它灭了，会有什么后果？（夏雪：对它没分辨。）人对它没分辨、没认识。一个人有了分辨、有了认识了，那这个人就有了什么了？就有了智慧了。神要加给人智慧，就是要让人能够对撒但有分辨、有认识。如果撒但刚说了个“不一定死”，刚引诱人吃了善恶树的果子背叛了神，神就把它灭了，那人也只是明白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就完了，到此结束，这能长多少智慧呢？神要让人长智慧，就得让人对撒但、对黑暗事物有认识、有分辨，那就得怎么呢？“撒但，你有多少能耐本事你就全都拿出来，把你那些‘宝贝’都拿出来让人看看！”所以这个时候撒但能不能灭？（不能灭。）不能灭。神与撒但争战的时候啊，就让人在那儿看，看撒但是怎么一招一招地拿出它的“武器”来打岔、拆

毁神的经营的，而神又是怎么用他的全能与智慧把撒但打败的，这样人是不是就有智慧了？（嗯。）所以说，撒但不能灭，不灭它的原因是要让它效力，效什么力呢？让它把它那些肮脏污秽的东西全部表演出来，让人去认识，让人去经历、体验。为什么要经历、体验这些呢？你恨撒但吗？你恨大红龙吗？（不恨。）所以必须把你放在那个环境里让你亲自经历、体验了你才会去恨它。人背叛了神以后，神就把人交给了撒但，允许它苦害六千年，在这六千年里，你就经历去吧，就像是你让你孩子去社会上闯荡闯荡、体验体验、经历经历。

在撒但迷惑人的时候，神在那边看着，神作什么工作呢？神作的工作呀，是根据撒但所实施的诡计而作。刚开始撒但迷惑人的时候施了个什么诡计呀？神说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是必死的，撒但说不一定死，这是不是一个诡计？（嗯。）刚开始呀，它施了这么一个诡计，神说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是必死的，撒但说不一定死，但是人能不能分辨出撒但的诡计？（分辨不出来。）根据撒但所实施的诡计，神就作工了，神就让你看看你听了撒但的话会不会死，所以第一个时代叫什么时代？（律法时代。）律法时代神所发表的是什么性情？（焚烧、咒诅。）人有自由意志，可以听神的话，也可以不听神的话，神把十条诫命给人说了，人守住诫命了，就存活下来，守不住了，就得被灭。焚烧、咒诅是针对谁来的？针对撒但所说的那句话，“不一定死”，神就用律法时代让人看见一定不一定死呢！“你试试看，你看你不听我的话，该不该死！”所以就有了焚烧、咒诅。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人就经历了，敢不敢不听神的话呀？（不敢。）不敢不听。哎，这个时候就应验了神的话了，善恶树的果子敢不敢吃？（不敢吃。）不敢吃，吃了是必死的！不要说不一定，不一定是撒但和你说的话。神和你说了，你老也不一定，给你定下诫命了，不一定，因着这个不一定是不是都死了？（嗯。）听了神话就能相信神话、能守住诫命的人是不是就存活下来了？（嗯。）“哎呀，必死的，不敢吃！不能吃！”就存活下来了。

存活下来以后，撒但是不是又施行诡计了？撒但又说什么呀？撒但说："你造了人，你说你是爱人的，我看也没有爱呀，你定下律法，人都被石头砸死了，又是焚烧，又是咒诅，这哪有爱呢？这纯粹是仇恨！噢，听你话了就让他活下来，不听你话就让他死，这爱在哪儿？还说你的实质就是爱，我看实质就是恨！"撒但是不是在那儿控告呢？（嗯。）神是按着撒但的诡计而作，"好了，你说我对人没有爱，那你就看看我的实质是不是爱！"所以说，耶稣来在地上呀，为全人类钉了十字架，满了慈爱、怜悯。按着神定的律法人本来是该死的，但是因着撒但控告神，说神不爱人，"你去看看吧，即使他是该死的，我也不愿意让他死，我替他上十字架总行吧！"所以说，在撒但的控告下，耶稣上了十字架，"原则上他是该死的，今天我不让他死了，为什么不让他死了？是因为我爱他"。所以说，神的固有性情里边没有慈爱、怜悯，是因着撒但的控告，是因着神要拯救人，让人认识神、认识撒但，所以才有了慈爱、怜悯。神替人担当了罪，人才能来到神面前。那这时候撒但服不服？它这时候是不是承认神是爱了？（嗯。）它承认神是爱了，神医病赶鬼，流露出来的都是慈爱、怜悯。这是不是借着撒但的诡计而作的一步工作呢？神的作工建立在撒但的诡计之上，撒但施一个诡计呀，神作一步工作，把撒但给显明了，让人看见神的实质是爱，反过来也看见撒但的实质就是恨。

人因为什么信了神呢？是不是因着恩典？（嗯。）这里面也有撒但的诡计，借着想得恩典都来跟随神了，真信的来了，假信的也来了，想欺骗神的也来了，神的工作是不是展开了？（嗯。）神的智慧建立在撒但的诡计之上，借着它的诡计扩展了神的工作。撒但的诡计是什么呢？想搞交易得恩典。撒但哲学里边有个什么呀？无利不起早。好了，就借着无利不起早来作工，你想得恩典，神就给你点恩典，这就把神的工作扩展开了，是吧？原来是在以色列作工呢，借着你想得恩典把耶稣的工作扩展到了外邦。撒但想控告呢，结果没有控告成，反倒把工作给成就了，连外邦的不信派都开始信神了，你说撒但气不气呀？（气。）撒但还气死呢，"我本想控告你，结果没控告成，最后还让你把工作扩展开了，让更多的人跟随了你！好，既然这

么多人跟随你，那我也派一些我的差役混进去让他们去得恩典！看你还能干啥呢！”所以撒但又抓把柄、控告，它又说什么呀？“呀，你造了人，你说人都跟随你、信你，我看是假的！为什么是假的？你给他满满的恩典谁不信你？信你的都是些什么人呢？不就是那些瞎子、瘸子、聋子、傻子，他们为了得恩典才来信你的？好好的人谁信你呢？哪个将军信你呢？哪个皇帝信你呢？都是些傻子才信你！不听你话的，你是焚烧、咒诅；听你话的，你是让瞎子看见、死人复活。你用神迹奇事，让人眼睛都看见你，把恩典明明白白地给了他，你说谁不信你？我是撒但我也信你，全宇的人都信你！”信过耶稣的人都得了好多神的恩典，是吧？（嗯。）得神的恩典，撒但抓了把柄，撒但又控告了吧？神的智慧建立在撒但的诡计之上，神不理睬它，神只管作他的工作，“噢，你又控告我。行了，你说我用神迹奇事了，你说人都是为了得恩典才来信我，那我让你看看我不用神迹奇事、不用恩典人信不信我！”所以，借着撒但施行的诡计，神就作了这一步工作，这一步工作作什么了？（话语工作。）还作神迹奇事吗？（不作了。）不作神迹奇事，因为撒但抓了把柄了。“撒但，这些人呀，是我造的，我是让他荣耀我呢，我就不作神迹奇事他也得跟我！我就说两句话他就得跟我，我用话语成就一切！我用话语就能唤醒他的心、唤醒他的灵！因为他起初就是我造的，我造他的时候就给了他一个属我的灵。属我的我就能把他唤醒，属你的他就归你，下到地狱。”撒但说什么？“可能吗？你去试试。”所以说，话语时代就来了。这一步工作有多少人想看神迹奇事，但神作不作？（不作。）绝对不作神迹奇事，不让撒但再混进来，而且不让撒但抓把柄，这是神的作工、神的经营。神是怎么经营人的？神为什么不灭撒但呢？什么时候才灭撒但呢？撒但没用了，它再也不能控告了，神的性情向全宇、全人类都显明了，撒但的诡计也使完了，留下撒但还有用吗？没用了，这个时候就可以灭它了。所以这个时候，三步作工结束了，就能灭它。刚才和你交通这个主题说了什么呀？神的智慧建立在撒但的诡计之上，神的每一步工作都是根据撒但所实施的诡计而作！

咱这是从一个大的方向、从宏观的角度上来看了一下神的三步工作，那接下来咱再从微观的角度上、从神每一步工作的细节上来看一下神是怎么拯救人的，神为拯救人付了多大的心血代价，这些让你在末世都要看见。咱每一个人的活出暴露出来的都是什么？是不是撒但相呀？（嗯。）因为你被撒但苦害了。为什么让你活出撒但相来呢？神为什么不去阻止它呢？在撒但那边说，“来，我再派一个我的差役，我派两个不行，我派八个、十个！”神说什么？“你有多少来多少！”为什么？“你有十个是十个演员，你有一百个就是一百个演员，你就演吧，把你的诡计全部演出来，让神选民看看你有多大能耐！”所以每个人活出来的都是与神为敌的，要么是欺骗，要么就是忍气吞声。“你掌握着我的生命呢，我不信你能行吗？我就这么忍气吞声地瞎干吧”，欺骗、糊弄。所以刘宏就出来了，就带着你们这百万天使，“来，咱们就欺骗神吧！”神搭理不搭理？（不搭理。）撒但派上差役过来，“你们去做吧！他们这些一线的还想把教会的人都唤醒，我派上一个大差役，派上刘宏过去把这些小差役都给勾引过来，唤醒他们那个撒但的灵，让他们都与神搞交易！”哎，你说这些人愿意不愿意与神搞交易呀？（愿意。）太愿意了！“哎呀，与神搞交易一本万利呀！”给神一杯水就想要两杯牛奶的金币，献出一粒沙土就想问神要黄金万两，还想剩存下来，还想得永生，可是呢？一根毫毛也不愿意献上！知道神为什么要这么做了吗？说你就是个撒但样，就是与神为敌的，你承认吗？不承认，人都得服在事实面前，“好了，那你去演去吧！”神话早就说了二三十年了，你与神就是搞交易的心，而人呢，人是听见了神话也信不来，就一味地听撒但的话。因为什么呀？因为起初人就中了撒但的毒了，撒但告诉人什么了？“不一定死，神只是那么说了，还能真那么作呢？”所以，带着“不一定死”，就什么事情都做了。这儿有一个前提，撒但要做什么事是不是得经过神的允许呢？没有神允许它连地上的一个蚂蚁也取缔不了，是吧？所以今天这个事情能做成，不是神亲自作的，但是有神的允许，许可它这么去做。怎么许可了？撒但的诡计又来了，“神，你说你用话语唤醒全人类呢，我看啊，不行。这些人对我可是忠心耿耿，好歹他跟随我也六千年了，说背叛我就能背叛了我？就凭你那话语的威力、话语的权柄，我看在人身上不行。”神说：“不可能吧？我对刘宏说话说了二三十年了，今天还给了她个小小的位置，她就不为我说个话、作个工作？”撒但说什

么？“不信你试试，让刘宏给他们释放个观点，你看下边的人跟随谁？”神说什么呀？神会说“你不要去，你不要打岔、搅扰我的工作”吗？神不回避撒但的任何试探，神会说你去吧！神为什么说让他去呢？一个是不回避撒但的任何试探，但为什么又同意他去了呢？神的智慧建立在撒但的诡计之上，借着撒但的这个诡计来成就神的一步工作。

在人来看呀，是搅扰、打岔了神的工作了，“你看，借着一个刘宏带领着‘百万天使’下来拦阻了神的工作，让他们一线作不了工作，福音迟迟扩展不开”，在人来看神是不是败了？（嗯。）多长时间了一线连两个人都传不回来，撒但在那儿狰狞大笑，神搭理它吗？不搭理。不搭理它神就蒙羞了？（没有。）为什么神不蒙羞？神会说什么呀？“撒但不愧是撒但呀，真是我手中的玩物啊，让我玩了你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说？“撒但呀撒但，我就是要让全人类看看你是什么鬼样，你就真上当了呀！你是怎么抵挡我、怎么拆毁我的经营的，你在做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在做什么呢，这是你自己自告奋勇要去扮演一下这个角色。所以说，你去吧！这是我多年来的经营计划，现在就该你出场了，你上吧，该让他们认识一下自己了！”所以，神不搭理、不管，任由它去，在它狰狞大笑的时候神说什么？“成了！”怎么成了？用时间与事实来证明一切，刘宏跟随了神三十多年，怎么样？身量究竟如何？教会建造的时候一个比一个跑得欢，圣灵带领着你跑的，你感觉是你的自有身量。现在圣灵不作工作了，撒但施行了诡计，你跟随谁呀？你把神话当生命了？你听的依然是撒但的话！神会说“我多年来作的工作，你就根本没听我的！根本没把我当神待！”撒但呢？它高兴的是拆毁了神的经营了。神再看呀，“我眼观看宇宙全貌，正是我作工的好时机……”（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七雷巨响——预言国度的福音将扩展全宇》）什么好时机呢？开始正式审判刑罚！外边是地震、瘟疫、饥荒打着让你害怕，这边呢？抓住你的罪状，你在神家信着神又抵挡着神，搞着自己的经营，拆毁着神的经营，是该死的种类！让你认识到自己是该死的种类、是地狱之子，你恨不恨自己？（恨。）信着神又抵挡着神。嘴上说恨，心里边真的恨吗？恨不起来呀！因为

什么呢？肉体在那儿拉锯呢。我给你交通交通你说恨呢，等回了家就不恨了。回了家恨不恨？肯定恨不起来，你那个恨是在嘴上。真正有了认识，还得有良心的发现才会有恨，缺一样都不行！你没有认识不会有恨，没有良心的发现不会有恨。如果说，你真实产生了恨恶的心，能够背叛自己，那神话就在你身上发挥功用了。神话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了，你就还有希望，还是个人，还有点活人的味道。如果你麻木痴呆，像个活死人一样，那就怎么呀？神还得武力解决家庭纠纷。和你说了这些还不行，还得配合一些外边的工作，“来吧，瘟疫上！”回了家了，你孩子得了瘟疫了，这个时候你害怕不害怕？这个时候你不是良心发现、不是亏欠神，是害怕，害怕击杀你的那位神，你跪下祷告，“不敢了，不敢了！可不敢了！”这就是神作工的大好时机。审判刑罚什么呀？审判刑罚的就是你的罪、你的悖逆。当他感觉到神话扎心的时候，当这些人的良心发挥功用的时候，哎，这个时候撒但还能狰狞大笑吗？笑不起来了。撒但怎么呀？退去了。这是不是把人从撒但的权下争夺过来了呢？争夺过来的这个人就是战利品，这就是神在经营人。神经营的是人，神经营的是让人的生命长大。而人经营的是物质的东西，人是个管理。就是说你不能从外表来看，从外表看什么也没得着，但我在这儿看有收获，什么收获呀？最起码让你看见你不是个东西了。

我刚才这么交通带领你，这是在干什么呀？这叫经历神的作工。因为这个工作谁作的呢？神作的。神调动万有，摆设环境和周围的人事物，再让我过来给你揭示出来。人是个演员，神是导演，一切都是神作的。神作的目的是让你去长认识、长分辨，背叛撒但，成为一个新人类、新人种，成为宇宙新人。你沿着这个路线走，你就是活在神的经营中，如果你没有按这个路线走，那你就不是神经营中的人。如果你只是说在一线尽本分传福音呢，传两个、五个、八个，能传上传上，传不上拉倒，周围人事物和你说什么话了，你理都不理，刘宏怎么作工呢你也不看，你怎么作工呢你也不看，根本不去衡量你与神之间的关系，这属于什么人？这属于神话以外的人，跟神不沾边。从外表看着你是尽本分呢，你该跑腿跑腿了，但是你是神话以外

的人。神话以外的人意味着什么？（罗艳：意味着神的工作结束了就是灭亡的对象。）意味着被淘汰，意味着你就不是神经营中的人。我刚才这么和你交通就是带着你去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的说话，我这么看事是不是都是根据诸多方面的神话来看呢？（嗯。）哎，这就叫信神，这就活在了神的经营中，你生命长大就是活在了神的经营中。

我给你把这个谈了，那你再到教会里边给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你能不能谈谈呀？谈谈什么是教会、什么是神家，再给他谈谈什么是活在神的经营中，能不能谈？这个可以照猫画虎了吧？（嗯。）如果他不承认“……当神击打牧人的时候，羊群分散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当怎样走末了一段路》），你是不是就可以给他谈神的经营了？“……当神击打牧人的时候，羊群分散了……”神话早就和你说了，为什么羊群会分散呢？为什么父母逼迫儿女、儿女逼迫父母呢？这是不是正是神的经营呢？就像刚才交通的一样，从外边看神是不是败了？（嗯。）但从灵界看呢？神正是检验、拣选，神的工作成了，又开始转入了下一个步骤的工作。在教会建造的时候，已经混进来那么多稗子，国度建造的时候，珍珠不摆在猪前，要把这些猪踢出去，要把麦粒收入仓中。今天就是看你属于猪呢、稗子呢，还是属于麦子呢？扬场呢，就要兴起一种风。你把我今天给你交通的神的经营，神是怎么经营人的、怎么摆设人事物环境的，撒但是怎么在背后控告的，神是怎么作的都给他交通出来，这个能不能交通得了？（罗艳：这么一交通吧，就能结合一些。）神说了每一次试炼的背后都是撒但在与神打赌，是吧？你得把这个打赌交通出来。（罗艳：在打仗的时候得先把他带到神的经营中。）嗯，必须先让他知道什么是神家、什么是教会、什么样的人就能蒙拯救、什么是蒙拯救、怎么就蒙拯救了，什么是真理，今天为什么让你追求真理……这些是不是都是你和他谈的内容？（嗯。）

真理是什么？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是吧？追求真理是在干什么呢？就是追求下一个时代的生存法则。到现在你总能看清这

条路了吧？什么样的人就蒙拯救了？怎么就蒙拯救了？这条路清晰不清晰？你自己先把蒙拯救的这条路搞清楚，天天起来追求蒙拯救、追求真理呢，和人家喊了三十年了，怎么就蒙拯救了你还阐明不了，到国度建造了你还阐明不了能行啊？什么是追求真理？刚才我大概说了一下，能不能阐明了？为什么要让你追求真理？什么是真理？（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你对真理这个词怎么认识？单独说真理，怎么理解这个词？习近平开大会呢，动员大家，“都得起来追求真理啊！”看过这个视频吗？（嗯。）习近平开会还让大家追求“真理”呢。真理这两个字怎么理解？（真理能让人活，真理能让人做一个诚实人，真理能让人变化自己的性情。）咱这就是不学无术啊！真理这个词你都没揣摩过。什么是真理呢？真，理，先理解这个字面意思，真正的理那就是真理！能明白这句话吗？真正的理，把这个理能够讲真了、讲清了，它就是真理！好理解吧？（嗯。）那什么是“真正的理”呢？你有了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这是不是真正的理呢？（对。）习近平让你追求“真理”呢，他是告诉你，“你得真正地去讲理呢！”那是世界的真理。习近平那个真理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什么？（谬理。）那是人家的真理！（那是他认为的真理，其实是谬理。）这就是让你理解真理的意思。真理是指什么？真正的理。再说清楚一点就是什么呢？永远不变的理！一个理永远不会变，那这个理就是真正的理，就是真理！（嗯。）

就好比说“神是慈爱、怜悯的神”，你说这句话是不是真理？（是。）是真理吗？（不是。）不是真理吗？“神是慈爱、怜悯的神”，你说这句话不是真理，这不是让我亵渎神呢？是不是真理？（是。）是？神说过，谁要再说我是慈爱、怜悯的神就是亵渎。（得分这个时期吧？）那究竟“神是慈爱、怜悯的神”是真理吗？（那是神性情的一部分。）是神性情的一部分吗？这又亵渎了！咱刚刚交通了慈爱、怜悯这不是神的固有性情，这是因着拯救人而有的。要单独说“神是慈爱、怜悯人的神”这句话就是亵渎了，这句话得看你在什么时期说，神说：“在恩典时代，我是慈爱、怜悯，那是因着我要完成的工作，我就有了慈爱、怜悯，但在这之后就不需要什么慈爱、怜悯

（从此以后再没有），全是公义、威严、审判，这才是我的正常人性加上完全神性的完全的性情。”（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七十九篇》）在恩典时代“神是慈爱、怜悯人的神”就是真理，神在恩典时代作的就是这个工作，但到最后作工结束了，你还能说神是慈爱、怜悯呀？神是公义的！因为慈爱、怜悯和公义是打架的！这个能理解吧？（嗯。）所以说，你不能再说慈爱、怜悯。说这个就是帮助咱去理解一下什么是真理。

撒但说什么是真理呀？枪杆子底下出政权是真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真理……它这个是什么真理？这个呀，是活在撒但权下的真理。明白了吗？是活在撒但权下的真理。你活在撒但权下，这就是你的生存法则，没有这一招，你在撒但权下活不了、生存不了。在世界的国，你要没有坑蒙拐骗，你能活得了？（活不了。）诚实人在撒但的国能活得了？生存不下来。所以说，枪杆子底下出政权，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是撒但权下的真理。撒但权下的真理，换一句话说，它是什么？它是神交给撒但管理人类这六千年来的真理。（嗯。）因为神把人交给撒但了，任由撒但去败坏，神不管你，你就活在了撒但的权下，所以在这六千年当中，这就是真理。这个真理是怎么来的？这是从撒但来的，也可以说是人在生活中经历、体验总结出来的一个道理，人就把它当成了真理，他认为这个真理是永恒不变。其实是在什么情况下不变？撒但的国不摧毁，这个真理就不变，他就把这个当成一个真理。那在什么时候就不是了呢？当神的国度降临在地上，撒但的国、撒但的巢穴被摧毁，世界上的国成为神的国的时候，这个就不是真理了，因为在神这儿有真正的真理！你以前认为的那个真理，是有一个期限的，什么期限呢？六千年。在神的国度降临的时候，那就不是真理了，那是什么？那就是个谬理，因为在国度时代它就站立不住、不成立，就成了谬理了。

现在为什么要让你追求真理呢？是因为神拯救人的工作结束了，神的国马上要降临在地上了。神已经把权柄从撒但手里收回来

了，撒但的权柄没有了，你从撒但那边学到的那些生存法则不复存在了、过时了，也就是撒但对你的玩弄、苦害结束了。在撒但的国，刘宏的生存法则就是亨通的，一石二鸟，但在神作工结束的时候，不行了，那个生存法则在下一个时代将是遭咒诅、遭惩罚的，是要被摧毁的！所以说在这个时代，人不追求真理行不行？（不行。）在这个时代怎么呀？追求真正的真理。神是一切正面事物的象征，神的喜怒哀乐，神喜欢诚实人、喜欢有正义感的人。神的国度出现了，那诚实人、有正义感的人，神就让他剩存下来，让他诞生与存在到永远。诡诈人，神就让他自己中了自己的诡计，撒但把你玩弄、侵吞了也算，污鬼、邪灵把你侵吞了那也算。如果污鬼、邪灵侵吞不了你，神就直接把你击杀了，直接把你放在灾难中取缔了。那最后剩存下来的是不是都是有真理的人？（嗯。）有真理的人就是有下一个时代生存法则的人。下一个时代的生存法则是什么呢？做一个人我该做什么样的人呢？神要求我做什么人呢？神要求我做诚实人，不能再诡诈、不能再欺骗了，尽本分我得忠心耿耿，尽心、尽力、尽意，我不能再欺骗，我得理解，我再欺骗神就该死了，因为现在不是恩典时代了……

接下来传外邦的时候，你就得给人家把这个真理见证出来，为什么让人家追求真理呢？你得给他阐明，“都来关注一下全人类的命运吧！全人类为什么会遭到这样的命运呢？为什么会灾难四起呢？为什么地震、瘟疫、饥荒一天比一天大呢？是因为人弃绝了神，人满了污秽、败坏、邪恶，人把自己总结出来的道理当成了真理。现在神的国度降临了，神要把撒但的国毁灭，怎么毁灭呢？就是把撒但的那些生存法则全都取缔了，诡诈、邪恶、污秽、败坏，都让它不复存在。神今天把真正的理——真理赐给了全人类，就是你该怎样做一个人？得有什么样的正常人性？你该怎么做事？你把这些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掌握了，神的国度降临的时候，你就能剩存下来，就成为保守，最后不被神击杀。”你把这个理说清了，在世界上有点良心、理智的人，是不是就能唤醒他呀？因为什么呀？外边的灾难，他害不害怕？（害怕。）他害怕呀，他要寻求生存之道啊，他要去约瑟那边找粮吃。“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申

8：3），他要寻找下一个时代的生存法则。所以说，下次你再扩展外邦的时候，你就不是给人家见证说神来作工了，而是说什么呀？你给他见证："你得追求真理呀！习近平还让你追求'真理'呢，你不追求真理能行呀？你在习近平那个时代追求的真理在习近平掌权的时代里能生存下来，可是现在时代不同了，习近平所说的那个真理成了谬理了，它不是真理了，你得换一换真理了，得换成真正的真理才能剩存下来！"然后你就给他阐明什么是真正的真理、什么是谬理，这个福音好传吧？你不给他先说"你信神吧"，你就说真理，什么是真理？真理就是下一个时代的生存法则！你就逼着他、卡着他，告诉他没有下一个时代的生存法则就生存不了，地震、瘟疫、饥荒你就躲不了，恶人都得被惩罚，你说你想不想存活下来？

为什么咱传福音难传呢？因为你就给人家外邦人说不清什么是真理。这个人如果是信神的人呀，是宗派的，你给他传还好传。你给人家外邦人传，人家就是不相信有神的人，你告诉人家追求真理，人家就问，"什么是真理呢？你们追求真理，追求的是什么真理呢？"他就认为咱们所追求的是渺茫的、不存在的。当你真正把真理给他交通清楚的时候，他是不是就能看得见、摸得着了？（嗯。）事实临及。你把真理见证了以后再和他见证神，这是不是就好传一些？他还能直接接受，直接就能把他带到神话里边。你走了二三十年走了个什么呀？把神话当作了一种信仰，学会了欺骗神。他和你不一样了，不需要走那个弯路了，一开始信神就不允许他欺骗神，直接把他带到神话里边，神的话是不是成就了？（嗯。）人都不同程度的回归神的国，你早了三十年回神的国了，人家迟了三十年也回神的国了。借着你的经历你能把这个阐明，人家就能直接回来，直接进神话里边去经历、体验神的主宰。刚才这个我阐明了吧？能听明白吧？（嗯。）真明白还是假明白？不要装明白，装明白就把自己糊弄了。

神说过一句话，神说："那我得陪你到几时呢？让我陪你到白发苍苍那是不可能的事！"（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当怎样走末了一段

路》）神不等人到白发苍苍，是吧？（嗯。）可神又说：“所以，他不管多长时间，只要是他作的他就不惜任何代价，这是神的性情——不成不罢休，什么时候神将第二部分荣耀得着，他的工作才可结束。”（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像人想象得那么简单吗？》）神的工作不成不罢休！神还说过，不怕你拖延时间，一定要把你作成，无非就是拖延了一些时间而已。就好像出埃及一样，本来四十天就进迦南美地了，结果走了四十年，是吧？（嗯。）神还怕拖延时间呢？神不等你到白发苍苍跟神不怕你拖延时间，打架不打架？（不打架。）不打架，神只是发表完他的话语以后让人慢慢去经历，你悖逆越多你受的苦就越多，相信神一定能把你作成。

我给你交通了怎么经历神的作工，你会不会产生一种“安慰”呢？“这就是神的作工，这就对着呢，我们这个应付糊弄也对着呢，要不这样应付糊弄呀，也得不着生命。”会不会这样认为？刘宏这次有了“功”了，“要不是我这样应付糊弄欺骗神，你们能明白真理？你们能经历神的作工呢？”她是不是有理了？刘宏，有没有理？如果做了这些之后还有理，这就成犹大了！犹大不上吊了，他和你讲理呀，“神来作工就是要钉十字架呢，没有我的配合，他能钉了十字架？我也是配合神的作工呀！”他还上吊吗？（不上了。）不上吊了，他还有了资本、有了资格了，有没有这种人？肯定有！为什么说有呢？有人对付你了或者修理你了，“你看你作的什么工作呢？”你嫌不嫌丢人？（丢人。）你丢人的时候为不为自己说话？你会不会辩解表白？（嗯。）你辩解什么？“那是神的一步工作，我就是演员，神就让我来演了这一个撒但相，我不配合能行吗？不是我败坏、不是我邪恶，我不扮演你也得扮演呢！我不上十字架你上十字架呀？”你看人多“伟大”呢，还“我替人上十字架”呢，会不会这么说？绝对会！当人攻击你的时候，当你为了你的虚荣脸面争辩的时候，什么话都能说！（这就是人经常说的话，“神就这么作呢，咱从神领受”。）从神领受，从神领受就没有他的罪了，是吧？刘宏说：“咱从神领受，你不要把罪都推到我身上，这是神的作工，是为了大家都能有生命进入，你不要一直说我了！”（有的人还说，神就借我这个撒但来显明你呢。）对，这话是不

是人经常说呢？这是什么人呢？这就是什么呢？这就叫无耻了！不是内疚、亏欠，抬不起头来，反过来还振振有词！

105 三步作工是经营人类工作的内幕

1　经营人类的工作一共分为三步，也就是拯救人类的工作共分为三步，这三步作工并不包括创世的工作，而是律法时代的工作、恩典时代的工作与国度时代的工作这三步作工。创世的工作只是产生全人类的工作，并不是拯救人类的工作，与拯救人类的工作并无关系与拯救人类的工作并无关系，因为创世之时人类并未经撒但败坏，所以也就没有必要作拯救人类的工作。

2　“经营”是因着拯救工作的开始而有的，并不是随着创世的工作而有的，是人类有了败坏性情以后才有了经营工作，所以经营人类的工作只包括三部分，并不是四个步骤，也不是四个时代，这才是正确的说法这才是正确的说法。到末了的时代为止，经营工作已经全部结束，经营工作结束也就意味着拯救全人类的工作已经全部结束，人类从此便告一段落。

3　作为一个受造之物既应知道人是神造的，也应知道人类败坏的起源，更应知道人类蒙拯救的经过。三步作工是经营人类工作的内幕，是全天下福音的降临，是全人类中最大的奥秘，也是广传福音的根据。你若一心只追求明白一些与你生命有关的简单的真理，对这最

大的异象、最大的奥秘你却不知道，那你的生命不就成了只可看却不可用的残品了吗？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认识三步作工是认识神的途径》

在经历神作工的过程中才能认识神（一）

信神是在干什么呢？（认识神。）认识神那是信神最后的收获，是最后结的一个果子。就像农民种庄稼一样，你种庄稼是为啥呢？是为了收秋，收秋那是结的果子，最后的一个收获、一个果实。农民是干啥呢？农民是种地呢，一个种地就把所有的都包括了，春种秋收、施肥浇水，都是农民干的事。那信神是在干什么？咱以前交通过，信神是为了变化自己错谬的看事观点，是吧？（是。）这是最后结的一个果子，就像收秋一样。但你要收秋，要结果子，必须要有一个过程吧？这过程是什么？（体验、经历。）体验、经历。信神就是经历神的作工，你想解决自己错谬的看事观点，那你必须得经历神的作工。你在经历神的作工中才能看见神，才能认识神，才能和你错谬的看事观点有对比，你才能达到恨恶自己、背叛自己，最后才能结果子。但你信神的初衷是什么？你信神的初衷想过要经历神的作工吗？考虑过吗？（没有。）没想过、没考虑过。你信神你想的是什么？得福、得恩典。现在不是得福、得恩典的时候了，是要得啥呢？得神的赐福、称许。怜悯、恩典和神的赐福、称许有什么区别？（小林：恩典是施舍，赐福是成全。）（田宇：恩典是交易性的吧！）（小张：恩典是白白赐给的。）最起码是白白赐给你了，没有跟你搞交易，无条件地给你的，无偿地给你的，原本是不应该给你的，但现在给了你，这就是恩典。乞丐来你门上讨饭了，你应不应该给他？（不应该。）不应该，没有理由给他，无缘无故，凭什么给他？你给他这是个恩典，是恩待他、怜悯他。五饼二鱼吃饱五千人，该给这五千人吃吗？他配吃

吗？（不配。）不配吃，神只是恩待了他。咱信神就是想得个恩典，信神来到神家想当个乞丐，祈求，想白白地得来。刚才田宇说“搞交易”，你刚开始信神还想着跟神搞交易了？没有。你只想获取，只想敲诈勒索，只想“智取”。一信神了，就想“我都信神了，咋这病还不好呢？”你听这话！“我信神了，我家里怎么还遭殃了？”把罪归到了神的头上，好像问神要就应该，这叫恩典、怜悯。

神的赐福和称许是什么呢？是神承认了，“呀，你这人是个义人，配享受神造的万物。”神造了万物是给谁造了？是给人享受的。你这个人真正成为一个人了，你享受神给你的万物，这是神的称许，是神的赐福。那今天你是什么人呢？你是神的仇敌。性情不变化是不是与神为敌呢？（是。）性情不变化你就是与神为敌的！虽然你是神的仇敌，但你是不是同样也享受着万物？（是。）你享受着万物的时候，你还认为理所当然。本来给你是恩典、怜悯，可是你还理所当然的，这是不是强盗呢？一个乞丐来你门上要饭要钱来了，你给不给？你不给他，他还骂你、打你，这就是败坏人类的表现。有点人性了，就是活出神要求的人样了，你吃着神的、喝着神的，那你享受的这些就是神的一个赐福，就是神赐给你的。耶稣走的时候带走了十二个门徒，那五千人呢？搭理不搭理？（不搭理。）不搭理。咱信神呢，你刚开始什么都不懂，你是吃五饼二鱼的，你是得恩典的。可今天是末世，你信神又几十年了，你该明白点道理了，你不能再当强盗了吧？你不能当土匪了吧？不当土匪、不当强盗什么意思？该有点理智了！你得了点恩典，你应该是感谢赞美神，不应该是索求。当你的所作所为、你的活出有点人样了，有点神要求的人样了，神给你的是赐福、称许，这叫什么呢？这叫神的公义，公义的性情。所以在末世神作工结束的时候，你应该见证什么呀？见证神的恩典吗？（见证公义。）应该见证神的公义。当在末世见证神的公义的时候，就没有恩典存在了，也就没有怜悯存在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有什么事情出现呢？没有恩典、没有怜悯，也就是五饼二鱼不再给这五千人吃了，听明白了吗？没有怜悯、慈爱了，完全是什么？（公义。）公义，那就是该赏的赏，该罚的罚，没有了怜悯、慈爱。所以说你再有这样的存心，想从

神家无偿地获取，这就是对神的一种要挟、勒索。因为神已经公开显现了，就该见证神的公义了。在这个时候，你信神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你要不走，那就意味着你还想吃五饼二鱼，那就意味着你将被淘汰、将受到惩罚。因为神把所有的话都告你说了，是公开向你显现了。神的公义性情已经向人显明，你不变化你就是明知故犯，你就是有意抵挡神，最终，你就该死。和你交通这个什么意思？（不应该存着得恩典的心。）不要再奢望无偿地和神索取，你最起码得拔高一步。你说从一个乞丐拔高一步变成什么了？（交易。）最起码得有个“交易”，“我不能当乞丐无偿地要了，最起码我给你打点零工，你给我点生活费。”就像刘志，“我给你当了几天驴呀，你给我点草吃。”最起码你得有这个理智，你还不能要求要吃肉，是吧？（是。）最差的你得有这么个理智，“我活一回人，我来到这个世界，神给了我这口气息，我吃着神的、喝着神的，我不能是无偿地索取，我得为神做点什么，我能为神做点什么呢？”小林，你能做点什么呢？来，说说。为什么叫你说呢？让你说的目的是什么？（让他变化呢。）有意地让小林认识一下自己，咱交通不是白交通，都是有意义的，是要解决你对神的误解，解决你的难题。

信神都有一个难题，什么难题呢？昨天，小林一说“我是看明白了，就不让人消停一下”，都把你们的心里话给说出来了。要解决什么问题？解决“以泪洗面”的问题，是吧？尽了几天本分了？一年，两年，最多的受了三年的苦。三年什么样的苦呢？刘志那时候咋了？望望天、望望地，这得干到何年何月？以泪洗面呢！那时候说什么了？（刘志：何时能到头呢？）“何时能到头呢”是吧？你说咱尽本分才尽了几天呀？咱才尽了几天本分就问何时到头呢！你说你养个孩子，要让孩子孝顺你，让孩子一个月给你个生活费，得需要几年？（三十年。）好的情况下三十年，一般情况下我看得四十年以后。不过四十年，孩子他不知道孝顺，没有孝顺的心。世上有句话说“养儿防老”是吧？防老还得四十年才有回报呢，这四十年你还得付出多少？孩子念书得花多少钱？你得付多少心血代价以后，他才能上班挣钱？咱刚刚尽本分不到三年，就开始以泪洗面，你说羞耻不羞耻吧？（羞耻！）刚干了三

天活，小林腰疼了。是，腰疼是实际问题，可问题是小林说了个什么话？“我是看明白了，就不让人消停一下。”如果在世上上班，一个月给小林发四千块钱工资，你给老板说“就不叫人消停一下”，这话你能说出口吗？如果你上班，老板能让你消停吗？小林，如果你当个老板，我给你打工，你让我消停吗？你消停了不干活能给你工资吗？人都知道，就是打个工都不让你消停。世上有句话说“吃人的口软，拿人的手短”，你如果在世界上打工，人家让你干啥你干啥。如果你是正式工呢？是国家的一名干部，会怎么样呢？刘志，如果让你给书记“擦擦屁股”，就给你吃碗政府饭，还有退休金，你擦不擦？这是举的一个例子。你上班是在挣钱，可你来在神家你是干啥来了？你要的是什么？（生命。）生命两个字说起来简单，生命意味着什么？不用说生命了，就说一个恩典，什么恩典？忠心的效力者的恩典能活一千年，不用说让你活一千年、一百年了，就让你活五十年，你干不干？（干。）你也得干。你要说不干，今天神啥也不用做，就把你的空气断了怎么样？让你三分钟别呼吸空气，你就会说“我干，干，干”，你就不说“不让我消停一下”了。你呼吸空气的时候，你就不说“我消停一下，晚上睡觉呀，我消停一晚上不呼吸空气！”这是说咱人该有的一个理智。

咱们说到恩典、怜悯与赐福、称许了。神造人的时候，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什么是照着神的形象呢？就是让你彰显神、荣耀神，就像四活物昼夜不停地赞美神。你是一个人，神造了你，你享受着神造的万物，你该不该昼夜不停地赞美神？（该。）你要赞美神是怎么赞美？用你的嘴赞美吗？是要用你的活出、你的见证来赞美。当你什么也不明白、愚昧无知的时候，你知道你是神造的，你最起码是不是应该默默无闻、勤勤恳恳的在神家尽个本分呢？再说了，神不是为了看你怎么劳苦，而是要怎么呢？而是要证明你是不是被神话给征服了，是不是被神征服了。不给你发工资，神就给你供应生命所需，神就供应你生命，你愿不愿意活在神的权下？你能不能活在神的权下？能不能？愿不愿意？不给你发工资，就让你喂鸡，行不行？不要想着喂三天就行了，这是哄鬼呢！哪是在信神呢？神是好哄、好欺骗的？神是要熬

炼你，剥夺了才能显出你的忠心、你的真心！你想让神给你看病，神就不给你看病！小林腰疼了，神就让你腰疼，就不给你看病，不看病你干不干吧？神要给你看了病，让你腰不疼了，那还叫征服？如果让小林干活，小林的腰就好了，不用小林干活，他就腰疼，你说这是什么？这是不是征服了？（不是。）这是什么？那小林干活是在什么前提下干的活？他是在腰疼的威胁之下干的活。如果不干活就要腰疼，你说干还是不干？（干。）没办法了，如果不干活他就躺在床上“哎呀，哎呀”地叫唤，他起来干活就不疼，这是什么？威胁、恐吓。让小林尽本分是在“威胁、恐吓”下，你说小林尽不尽本分？（尽。）如果让你睡在床上起不来了，啥也干不了的时候，你说啥呀？“神呀，就不能让我消停一下，歇歇吧！”你还指望歇吗？躺在床上的那个人想着什么？“哎呀，我可不愿意在这床上躺着了呀！”躺三天后，你问他你想干活呀还是在床上躺着？（干活。）“快让我起来吧，我起来好好干活，我可不在床上躺着了。”干活的那个人想啥呢？刘志想着啥时候把我的腿碰着，我也学学李放，在床上躺两个月。这叫啥呢？这叫威胁、威逼。神威胁人吗？（不威胁。）神是来征服人的，是用话语来征服人、成全人的，而不是用神迹奇事征服人、成全人。我刚才说的那是不是神迹奇事呢？（是。）也属于神迹奇事。神迹奇事只能让你对神产生一种惧怕，但不能使你对神有认识。谁才用这种手段呢？撒但。被迫的神不要，神要的是自发的爱，神要的是人有良心、理智还报的爱。你是有良心、理智还报的爱，还是被迫的，拿什么来证明呢？让小林在腰疼的前提下再干活，就是干活了也不让你腰好，你还能去尽本分，这是什么？这是良心、理智起了作用！“我是个受造之物，我是个人，我就该被神利用！”

咱今天就不用说得着得不着生命了，就说你该不该被神利用吧？神造了你，该不该让神利用你？（该。）你没有生那个狗，你仅仅是喂了一下狗，你还用那个狗看家护院呢。神造了你，供应着你的一切，你不应该被神利用吗？咱得有这个理智、有这个良心。当你有这个理智、有这个良心的时候，你就不会把腰疼、有病挂在嘴上，成为咱难以尽本分的一个借口。咱腰疼到一定程度时，只能说“哎呀，我腰疼得

连本分也尽不上了”，感觉到亏欠、内疚，腰疼不是成为一种理由，“我腰疼了，还让我尽本分！”有良心、有理智的怎么说？“呀，你说我吃着神的、喝着神的，我还给神什么了？人家刘志也是吃两个馒头，我也是吃两个馒头，我这腰自己就不作主，腰疼得连本分也尽不上，愧对于神啊！”尽不上本分的时候，产生的是一种内疚与亏欠，这是什么发挥功用了？（良心、理智。）良心、理智发挥功能了。良心、理智发挥功用了，那这个人是不是就有了点人的模样了？（是。）所以说，神征服人不是看你干了多少活儿，不是看你干出多大的成绩，而是要看你的观点、看你的态度、看你的存心。

在神来说治你这个腰疼好治不好治？（好治。）不是治不了，而是神不治，这个疾病临到是神的爱！怎么说是爱呀？为什么说它是爱？是要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是要你站个见证。站个什么见证呢？“让撒但看见，神就是让我腰疼，我也要给神家尽本分，神今天就是不给我治病，我依然要跟随神，因为我是受造之物，我不是你撒但的孝子贤孙。你撒但想挑拨离间，你想让我跟神搞交易，你想借着一个腰疼让我撂挑子，我不能那么做，我得有点人的模样，我吃着神的、喝着神的，我就该被神利用。就不用说搞交易了、蒙神赐福了、得恩典了、一千年了、一万年了、永生了，不说这些，就单单让我呼吸着神给的这口气息，神没有收走这口气，我就该为神献上！”这是不是良心、理智？这能听懂了吧？（能。）当你良心、理智发挥功用的时候，当你良心、理智能支配你行为的时候，就拔高了一步，就不再与神搞交易了。良心、理智发挥功用了，被神利用就是应该的！也就是说你有人样了，在神那边看这个人恢复了起初人原有的模样，这个人配称为人了，可以活在神前，可以见神的面了，可以剩存下来了。什么意思？得永生了！得永生是什么？这是神的一个赐福，是神的公义性情。

小林，你说说我刚才交通的，我看你听懂了吗。（小林：就我这么败坏不应该存活在这个世上，在这个世上本就是对神的一种羞辱。可是

因着神的怜悯、恩典，目前我还能活着，呼吸着神赐给的空气，吃着神赐给的食物。但是我还有自己的要求，不能完全顺服在神的权下，没有点良心、理智，还能说出如此悖逆的话！人不应该这样，这样是没有良心、理智。如果有一点人的模样，有点人的良心、理智，人就应该想一想，怎么能够还报神的爱，为神做些什么，不应该一直跟神索取，因为人现在的败坏不配活着。）这是对自己的一个认识，是吧！（嗯。）感到对自己的一种恨恶了没有？（小林：这种恨恶我以前也有，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有时候因着这个腰疼啥也干不了，就恨得不行，有时候因着腰疼软弱得就不行，就有这两方面的情形。恨恶自己的腰疼，还没干几下，就疼得受不了，立马就想走，恨自己是干不成活。）我说的恨和你说的恨一样不一样？你恨到哪儿了？恨到你的这个腰上边了。我说的是你应该有个什么样的恨呀？有了认识以后产生的恨，这是个拔高。什么恨？（小林：不能满足神而对自己的恨。）不能满足神对自己的恨，进深一步呢？（良心发现。）“什么都能成为我背叛神的理由呢？我怎么仅仅因为个腰疼就能说这样无理智的话呢？我怎么是这么个混蛋呢？”你说混不混？（混。）当你恨恶自己的时候，你就能背叛自己；恨恶自己的时候，那就是弃绝撒但的时候；下一步再实行真理，就是见证神的时候；当你见证神的时候，就是让神得荣耀的时候。当神得着荣耀的时候，你还用腰疼吗？这个环境就挪去了，这是神的一个作工。

刚才看见了什么？神不用神迹奇事成全人，也不用神迹奇事来征服人，而是用话语来征服人。你在小林身上看见什么了？作神迹奇事了没有？（没有。）他腰疼还继续腰疼，没给他治吧？（没。）他服了没有？（现在服了。）他是怎么服下来的？话语，通过交通服下来的，是用话语把他征服的。他服了，认识到自己没有良心、没有理智，不配称为人，不配活在神前，怎么能说出这样的浑话呢！征服，用话语征服，不用神迹奇事。神一直说不作神迹奇事的工作，为什么不作神迹奇事的工作？如果一旦作了神迹奇事，即使把你征服回来，那也不叫征服，那叫“武力征服”。“武力征服”回来的那是谁呀？保罗。即使俯伏在神面前，他也只是相信能击杀他的那位神，不是信耶

稣，神要不要？（不要。）对神有敬畏吗？（没有。）没有敬畏，只有畏，没有敬，只有恐惧、战兢！那神是要什么？神是要人对神有敬畏，有敬、有畏。什么是敬？最简单的是尊敬，神是造物的主，是当尊敬的，当尊重的；畏，是有惧怕的，不是空洞的惧怕、无畏的惧怕，是有认识的惧怕。什么惧怕？神是狮子的性情，你是谁呀？如果你是抵挡神的人，如果你是恶人，那就是被吞吃的对象，被毁灭的对象。如果你是但以理，是一个义人，是真正的人，狮子能吃你吗？所以，用神迹奇事作人，人会产生恐惧、战兢，不会有敬畏，不会有认识，这样能不能唤醒人的良心？不能。不能唤醒人的良心，他是在被迫无奈、害怕的情况下有点“顺服”，“我不能做，我做了意味着我要死，意味着我要失去生命，我不敢这样做。”他并不是对你尊重、认识，这就不是神作的了，就成了撒但作的了。撒但是不是这样作的？撒但所作的一切就是为了让你害怕它、惧怕它，让你顺服在它的权下。而神是让你敬畏，这就是神为什么不作神迹奇事的工作的原因，这个你得清楚。神只是用话语来征服人，用话语来唤醒你的心、你的灵，用话语也是在洁净人，也是在各从其类。为什么这样说呢？话语能征服人，话语能不能征服畜生？没有良心、理智能不能征服？（不能。）同样的一句话就把一些诡诈人、滑石蛋、没有良心的人显明了，他不害怕，用话语唤不醒他的良心、理智，这正好是在淘汰他、显明他。而有那么一点良心、理智的人，“呀，神这么一说，原来是这么回事，我怎么能这么做人呢！”有那么点良心、理智的人做不出来这事了，这就唤醒他的心、他的灵了，这样是不是就把两类人分开了？有心的人和没心的人分开了，各从其类了！这就是话语的威力！神智慧不智慧？（智慧。）神作的这些工作，你经历了以后，从你的嘴里再说出来，“呀，神是智慧的神！呀，神是全能的神！呀，神是用话语来成全人！”这是什么话？这是你经历的话语，是你经历过后发自内心的话，这个见证，神是悦纳的。如果你没有经历、没有认识就没有这个体尝，你再说多少空洞的话，神垂听吗？撒但不蒙羞，神也不垂听，你说的也不是见证，你是学话呢。

咱刚才说了神的恩典和神的称许，意思就是让咱放下恩典，追求活出神要求的人样，得着神的称许、神的赐福，这就是得了一个果实。你想得这个果实，得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叫什么呢？体验、经历。体验、经历什么？你得体验、经历神的作工。刚才我跟你交通了什么内容？是不是神的作工？（是。）神怎么作工的呢？神在小林身上怎么作的呢？（让他腰疼。）让他腰疼，摆设了这样的一个环境，引狼出洞、引虎下山，把他那个邪恶的东西引出来，让它发作。就像医生看病，得先让他的病症发出来，抓住证据来解剖他，“看，你这是什么人呢？神作的是什么？你做的是什么事呢？”神给你摆的这个环境，这是不是神的精密计划呢？（是。）神为了拯救你，精密计划，给你摆设了周围的人事物，这时间段卡得是不是相当的好？如果你小林背着我说这句话，不要让我听到不就好了吗？可是就让我听到了。神就是给你摆设环境，让你团团转，消停不下来。当时，我不叫小林干活不行，因为人家每个人都有事干，就小林在那站着呢，你说我叫小林不叫小林？你说这边如果再有三个人、五个人在那站着，刘志在那站着，小张在那站着，我可能就叫刘志不叫小林了，因为啥呢？因为小林接受的时间短，我不可能叫他。可当时没人，我只能叫小林，这是不是神精心安排的？（是。）神为了拯救一个人，精心安排，从他嘴里挤出这句话来，让我听见。我听见以后，神还得开启引导我，让我看见这个话里边的实质是什么，这是什么人性。我有了认识之后，还得摆设一个合适的环境，让我给他交通释放出来。昨天聚会的时候，神还让他再把这句话说出来，如果他不说出来，这个是不是就放过去了？神为拯救人精密地计划！神摆布的人事物，咱就去体验、经历，这些人事物不是恰巧、不是谁跟谁过不去，不是我和你小林过不去，是神和你小林“过不去”，为什么这么说？是神抓住你小林不放！要救你！能体会到吗？（能。）当你体会到这个的时候，你就看见了，这是谁作的呀？（神作的。）神作的这些让你明白了真理，当你看到这一切都是神作的时候，你会有什么认识？对神的主宰安排、神的权柄有了一些认识，你会产生一个真实的信，会看到神作在人身上的爱。为什么说是爱呢？小林，为什么说是爱呀？能不能看到爱？（能。）“呀，这么腰疼，玩弄我，让我不能消停，最后还说是神的爱，就这么爱人呢？”（小林：神要赐给你真理，就要给你摆设环境。让你把你的观念说出来，让你看见你之前的认为就不是真理，从而让

你得到真正的真理。）让你去认识它、去看清它，看清它才能弃绝它、背叛它。为什么叫你得着真理呢？真理是什么？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为什么非得让人有这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因为人没有真理的话，还活在撒但的权下。）还活在撒但的权下就怎么了？（就意味着被神毁灭。）哎，就意味着毁灭，就意味着下地狱。神作工结束了，神是公义的，你污秽败坏就该死。那这时候看见神的爱了没有？神是不想让你死，神惋惜每一个灵魂，最大限度地拯救人。神不仅造了人，还主宰、掌管着人，还爱惜着人。父母爱你，他看到你不懂事的时候也骂过你，也打过你，父母的目的是什么？让你成人。那神呢？修理也好，对付也好，解剖也好，摆设不合你观念的环境来磨练你也好，最终目的是什么？（拯救。）是想拯救你。拯救你是不想让你落在灾难里，不想让狼虫虎豹临及你，不想让撒但把你吞吃，当你真看到这个的时候，你是不是看见神的爱了？当你看见神的爱的时候，对神有认识了，和神是不是又亲近了？你看见了神的爱，你才能还报神的爱，你才能爱神，跟神才能有劲，你才有力量背叛撒但。

我带你这么去经历神的作工，周围兴起的环境你该怎么去认识。小张，借着他这个经历，你从中能有什么体会？你能不能看见神的爱？小张，你说神爱你不爱你吧？（小张：哎呀，我这是爱不上。）看不见，是吧？小林，你经历过来了，应该看出点神的爱了吧？神爱他吗？（小林：神爱他。）揭露解剖是神的爱，是吧？之所以他能得着揭露解剖，是因为神在小张跟前摆设了好多小张最讨厌的人事物。这些讨厌的人事物就是神的爱！摆设了个刘志，两眼盯着小张，他就不放！刘志说啥呢？刘志说“人家别人开个车回来，自己开门就进来了，可小张就不行，离家老远就打个电话，‘开门，回来啦！’进门的时候，没人给他开门他就按喇叭！”你说别人也看见了，别人也听见了，别人咋呀？“哎，包容、忍耐吧！”可小张遇了个刘志，刘志就是不包容、不忍耐小张！不忍耐、不包容就算了，还要露小张的丑，还得把小张放在光中，让每个人都看见。如果小张活在撒但性情里边，这是不是一种仇恨？（是。）人常说冤家路窄，是吧？冤家路窄，这俩冤

家就住一个家里边了！如果你站在神的一边，经历神的作工的时候，你就会寻求为什么要临到这样的人事物？临到的人事物，根据果效来说话，根据果效来看事，“哎，刘志这一揭露我，把我不可告人的这一面给揭露出来了。我倒想说你看人家保罗，该打的仗打完了，有冠冕存留。我今天该干的活儿也干完了，我凯旋回归的时候，你们应不应该敲锣打鼓赞美我呢？在门口迎接我呢？该迎接了吧？我回来的时候，你们不迎接就算了，最起码赶紧给开门，看看我小张回来了！你们不仅不迎接，还把我的美梦打乱了！”活在败坏性情里边，这不是小张回来了，这应该是“先锋官”回来了，是吧？应该回来得“赏赐”了！就像SJ去那边作工处理了问题之后，回来是想得赏赐了，结果回来得了个“保罗来世”。那小张呢？凯旋而归的时候，叫人开门了，就让刘志给看见了，这不能凯旋而归了，这又成了啥了？不是“保罗来世”了，这成谁了？

小张和刘志是不是一样的？只不过是表现出来的不一样，是吧？刘志想用话语直接见证自己，小张是不是用行动让你看见？“我用事实来给你证明”，把冠冕戴到自己头上，这叫张扬，是吧？以前解剖这是什么东西呀？（膨大素。）膨大素典型的表现就是为了做给人看，就是撒但的张狂性情。神摆设这个环境，让你表演出来，再有个点炮的点出来，炸了，不处理还不行。这些处理了以后，让他们都看见了，你才有知觉了，“呀，当着这么多人我就这样做了，我怎么是个这人呢！”感觉到了羞耻。羞耻的同时，你是不是看见了神的态度？神是不是厌憎？神厌憎的同时，你是不是感觉到害怕？这样下去是神所厌憎的，是神要毁灭的，感到害怕。羞耻、害怕，最后产生了什么果子？你只有有羞耻感、有惧怕感，你这个人才有蒙拯救的机会。有羞耻感就咋呀？“我不能这么做了，丢人败兴。”有害怕，“我不敢做了，神要管教、神要惩罚，那我就不能再学撒但，这样狂妄地去做了。”逐渐的是不是就改变的有点人模人样了？（是。）有了点人样，也就是活出个真正人的样式时，你才能够彰显神、荣耀神。帮助、扶持人的时候，就再没有厌烦，发自内心的是同情、是可怜、是诚心。所以，神摆设的环境，人家对你的不满、反抗、指责，这是什么？刚才说这是

什么？神的大爱临到，是神的爱！不是刘志爱你，是神爱你！这个爱能领受吧？（能。）当你看到神的爱的时候，你就不会以泪洗面了，也不会埋怨了，对神没有埋怨，反而是对神产生了认识，产生了爱。还产生了什么？（敬畏。）为什么产生敬畏呢？这个敬畏是怎么来的？看见了神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处处就监工着小张，“呀，我就不能干点什么小事，干点小事神就把我给显明了。”神爱你不爱你？（小张：爱！）

刘志，小张在教会揭露你，这是不是对你的爱？（刘志：是，这就是神对我的爱，还得感谢小张。）认识神的爱，主要是让你认识神的主宰与安排。神把这些人安排在你身边，这是神的主宰与安排。主宰与安排这属于神的什么呀？神的权柄。你看见了什么？你看见了神的权柄。怎么看见的？你经历了神的主宰与安排以后，看见了神的权柄。你又怎么确定是看见了神的权柄呢？怎么确定的？神发表了话，先有话后有事，神话发表出来了，圣灵就要作事，也就是说你看了神的话之后，神就会给你摆设环境，让你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的话，让你确定这一切都是神作的。神说什么了？“神在人身上作的工作确实是不少，有时试炼，有时兴起环境来磨炼人，有时说话发声来引导人，纠正人的缺欠，有时圣灵引导人进入神为人预备的环境之中，不知不觉人发现了许多人身上无有的东西，借着人的说人的做、人的为人处事，不知不觉圣灵开启了人许多以往不明白的东西，使人对许多事或人看得更透，不知不觉人看透了许多以往没有知觉的事。”（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关乎经历》）这是不是先有的话？这些话是不是在你身上应验了？（是。）是不是成就了？（是。）修理对付、审判刑罚、揭露解剖都是爱，这是不是一一对号入座了？谁能说出来这话？谁说的？（基督。）基督，神，神说的这话。那摆布万有是基督摆布的吗？是谁摆布的？（圣灵。）圣灵摆布的，那你又产生个什么认识？“呀，基督说了这话，怎么就代表灵说的呀？怎么基督这样说，灵就这样摆布万有呀？这不就是一位灵吗？这不就是一位神吗？”最后，你在经历之中看见什么了？基督就是神，就是天上的那位灵，就是一。话、基督、灵就是一，使你不再把基督、话、灵分割。从此以

后，你会对基督的话产生敬畏，你会把基督的话当神话对待。以前，你说基督的话就是神话呀，这是一句话，什么话？你说了一句话，这不是事实，你并没有把基督的话当神话待，你也当不了神话待，为什么？（没有经历。）没有经历，没有看见，没有认识，因为这句话不是在天上发声的。所以，只有这样的经历、体验才能让你看见这是一位神作的。“经历之中定真神”，是不是把这句话给体验出来了？（是。）越经历越看见，“哎呀，就是一位神作的，确实是一位神作的，确实是神的主宰！”所以，这些事你经历过了，你就这么去揣摩揣摩，多问个为什么，问个因果关系。把因果关系找出来了，然后再结合神给自己摆设的环境，看哪些神话在你身上显现了，这叫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的说话，这才是信神。你尽本分是与神的一个配合，作工是与神的配合，生命进入与作工是同步的，咱不要分开。在作工中，揣摩、寻求最关键，寻求什么？我给你说的寻求搞清楚了啊！寻求神的作工、神的说话。你只作工，不揣摩、不寻求，那你什么也得不着，你的生命进入就等于是零，那你就是个效力的。

刚才交通了寻求、揣摩神的作工、神的说话，咱昨天交通了生活经历和生命经历。其实，在生活经历里边还能分两个，一个单纯的就是个生活经历，什么是生活经历？没心没肺，他的生活经历是什么经历？也就是说粗心的人，他学会了做饭、学会了穿衣，人的思维几乎没有，对神的信他没有，也不知道因果关系。能听懂这个话吗？好比说你跟邻居家吵架了，有心思的人就会想，“他为啥和我吵架呢？他吵架的前提是有啥目的呢？他为啥和我过不去？他存心目的是想干啥呢？他吵架的结果是想达到一个什么果效呢？后果是什么呢？”这是有思维的人，有心思的人。粗心的人，也可以说成是没有思维的人，没有思维的人想这些不想？（不想。）他不想结果，不想后果，也不想这个缘由。粗心的人，他只是做事，“你吵就吵了，骂就骂了，过就过了。”这叫没心没肺，没有思维。他有经历没有？他也有经历，他的经历完完全全就是生活经历。他经历过后，顶多就是说“我跟谁打架了，跟谁吵架了，跟谁骂嘴了，我在哪做饭了”，就是这个。另一个人呢，就像刘志昨天的经历一样，那个经历是经历啥了？经历的是撒但的作

工，经历的是撒但的一些谬论。刘志的活出受什么支配呢？受撒但的谬论支配，他在做这些事上，他要寻求什么？寻求那个撒但的哲学法则。这样一分的话，就可以分成三种经历，一种经历是什么？完全的生活经历。他就没有思维，只是个生活经历，今天下雨了，明天刮风了，你问他知道不知道？（知道。）他知道因为啥刮风，因为啥下雨了吗？（不知道。）刮风就是刮风了，下雨就是下雨了，这就是粗心的人，他只是经历了刮风下雨，他不管这个前因后果。今天瘟疫了，今天地震了，他知道不知道？他知道，他经历了，他没有寻求其中的因为所以，他只是有个生活的经历。外邦人、不信派，或者说经历撒但哲学法则的人，他经历刮风，就会说“哪儿出现了股热带气流，造成一种厄尔尼诺现象、拉尼娜现象。网上现在在发布，什么灾难是因着什么原因形成的。”有大脑思维的人，就会用大脑思维研究、想象，产生一套理论性的说法来给你解释，什么灾是什么原因，这是用大脑思维产生一种撒但哲学法则的经历。这种人是研究科学，凭着科学、凭着撒但哲学来看事的。这是一种经历，是吧？咱信神的人还能不能有这两种经历呢？（不能。）信神的人得怎么看？这是神对人的惩罚开始了，地震不是因为地球引力发生变化了，不是地壳发生变化了，那是神的刑杖开始发挥功用了。所以，就分为这三种经历法。

在经历神作工的过程中才能认识神（二）

信神你得经历什么？经历神的作工。地震了、瘟疫了、水灾了，你经历什么呀？“哎呀，神的刑杖发挥功用了！”你就在神的刑杖发挥功用的时候看，哪发生灾难了，谁落在灾难中了，你就想想他为什么落在灾难中了，他为什么遭惩罚了。不信派呢？他寻求什么？“哎呀，这儿地壳运动呢，那儿挨着个火山呢，该搬家了。”这是说了两种经历，还有一种是经历撒但的生存法则。

举个例子啊，咱昨天说刘志经历的是什么？（小张：处世哲学。）刘志的那种生存法则是什么呢？拿拳头说话，枪杆子底下出政权，是吧？（嗯。）而咱信神的人在经历的时候，要经历什么呢？神说谁与神同掌王权呀？（有真理的人。）有真理的、有正义感的、诚实人、实行真理的人。你现在经历了以后呀，你看谁掌了王权了，你要是真心信神的人、真心寻求神的人，你看见的就是诚实人在教会掌权。拳头能不能在教会掌权？（不能。）那你的经历证明是什么掌权？（刘志：真理掌权。）来，你谈谈，怎么说是真理掌权？（刘志：哪一个人没有真理都尽不了本分，都是吃喝神话达到的果效，话语在人身上产生了力量。）神说神已经把撒但的国砸得粉碎，神要建立他的国度，神在地上要作王掌权，你看见神在地上作王掌权了没有？（刘志：看见了，话语掌权了。）神在地掌权了没有？（刘志：掌权了，话语掌权就是神掌权。）你怎么看见的呢？（刘志：话语把人控制了，就像我，多少次想跑跑不了，想背叛也背叛不了。）我看你刘志现在是耍嘴皮子呢，实实在在地说，你觉得谁掌权呀？（刘志：现在？就是基督掌权了嘛，话语掌权了嘛。）基督掌权了吗？那你还回家过满月吗？过不过？（刘志：哈哈……）你先说过还是不过？我就看话语掌权了没有？话就是话，事就是事，你不能把话跟事分开，我就来给你证明一下你的活出是什么，是谁在你身上掌权呢？是神的话在你身上掌权吗？是不是？（刘志：只能说是这个……）不要“只能说”，实在点！（刘志：这个不稳定。）刘志，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假如说你杀人了，你杀了人以后，法官判你是个杀人犯，你会怎么说？“我不承认我是杀人犯，我是不稳定！我不是一直杀人，我不是天天杀人呢，我是偶尔杀了一个人，我是不稳定地杀人！”能不能这么说？你是活在了撒但的权下，还是活在了神的权下？你是活在了哲学法则的权下，还是活在了神话语的权下？你是相信拳头掌权，还是相信诚实人掌权？咱现在不说教会，一说教会你就容易混淆，咱就说整个世界谁掌权？现在整个世界是神主宰、神掌管，你信不信神掌权？（刘志：信。）怎么信的？（刘志：恶人也在神的手中。）就说不管你是恶人、好人、诚实人，都在神的手中，超不出神的主宰、掌管。虽然都超不出神的主宰、掌管，但是人的经历法不一样。恶人经历的是什么？撒但的处世哲学。咱说得大一点，刘志是拿拳头说话，老毛是拿什么说话呢？（枪杆子。）拿枪杆子说话，刘志承认不承认这句

话？（刘志：我不主张拳头说话。）不是拳头说话，是拳头决定胜负。（刘志：不是不是，我不是那种，我是以恶制恶，一般的好人我不治，但是谁要是恶我就治谁。）不管你用哪种说法，我是要告诉你该怎么去体验、经历。

咱就说以恶制恶这是你的观点吧？那你说恶能不能制住恶呀？（不能。）我给你说这个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刚才说了三种人是吧？一种是粗心、没有思维的人，这一种人属于什么呢？属于畜生。说畜生好像是骂人，事实上他就是畜生，因为他没有思维。没有思维的这种人在神家有两种结果，一种是直接受惩罚，把他打回原形，成了畜生；另一种虽然他不明白真理，但他能忠心效力，那神给他一点恩典，他可以活一千年，这叫恩典不叫赐福。因为他不追求真理，所以他只能得点恩典得不着赐福。他不追求真理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思维，他就不揣摩、就不想，他不作恶、也不行善、也不行义，他就没有思维，就是一头驴、一只猪、一只狗，“你给我吃的，我给你干活”，就是个这。这一种人，如果他能效力到最终的话，那就让他活一千年。还有两种人，这两种人如何区分主要是看他怎么去思维，他的思维往哪个方向走。在遇到一件事的情况下，如果他的心思是在神的经营计划中，他是在神的经营计划中的人，那这个人就是蒙拯救的人。在神经营计划以外的人，那就是在神话以外的人，那就不在神拯救的范围之内，他就不可能蒙拯救。也就是说，你的思维必须在神的经营计划的这个圈圈里，你才有蒙拯救的机会。什么是在神的经营计划以外呢？你活在撒但的性情、撒但的看事观点里边，就比如刘志说的以恶制恶，他是以他的恶来制恶，这是谁掌权？是不是还是恶掌权？（嗯。）谁恶谁掌权，谁更恶谁更掌权。而在神家呢？在神家谁掌权？（神话掌权。）神话掌权这个让人有点糊，为了让人好理解，准确地说就是正义掌权、诚实人掌权。可要说正义掌权、诚实人掌权，你信吗？谁相信呢？谁相信天下还有正义呢？有没有相信诚实人能掌权的？就即使说你信神了，你也没相信诚实人能掌权，也没相信有正义感的人能掌权、实行真理的人能掌权。现在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是什么人？（老好人。）老好人，诡诈人。诚实人掌权是谁说的话？

基督说的。有几个人相信基督说的这话是真理？有几个相信的？刘志相信吗？刘志现在是被迫无奈地说他相信，我让他说句心里话，直接说，他相信吗？（刘志：诚实人必在地上居住。）咱就别说那个话，用事实来说话，你看见了？你经历了？（刘志：我还没看见呢。）没看见、没经历，你说的是不是空话？（刘志：嗯。）所以说，即使是教会建造，即使跟随了神三十年了，有几个人追求做诚实人了？有几个人追求实行真理了？什么原因？就因为人对这句话信不来！只要你信不来，你就不往这方面走，不往这方面想，不考虑，也就没有这方面的思维，这条路是堵着的。你思维的是什么？以恶制恶、枪杆子底下出政权。（刘志：哎呀，不要说我是以恶制恶，我也不是以恶制恶。）我不说你了！（刘志：我也有尊严。）今天还没有直接把你打到地狱呢，刚才我说了多少呀？百分之八九十的是吧？还有这么多人陪伴你了。

神已经把教会里的人揭露了、解剖了，假带领、敌基督、滑石蛋，是吧？这些人属于什么人？他相信诚实人掌权吗？（不相信。）他相信的是什么？他相信谁掌权呀？诡诈人掌权。“你要没有点儿手段你能掌了权？你不厉害一点你能掌了权？你不恶一点你能制住恶？”教会里边的敌基督怎么产生的？你说敌基督恶不恶？还记得什么是敌基督吗？敌基督和假带领的区别在哪儿？敌基督他能有意地整人治人，一说有意的，那就是敌基督！假带领有没有整人治人呢？他做出来的事情和敌基督一样不一样？（一样。）做出来的事情是一样的，只不过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不是有意地安排下去的，他不是存心的，他是随帮唱柳的。假带领的特征是什么？一种是没有作工的能力，另一种是有能力不作这个工作。敌基督和假带领有一个区别，敌基督是有意的，假带领虽然从外表上看，他和敌基督做的是一样的，但他仅仅就是无意地作了恶。但不管是有意无意的恶，他们里边有一个共同的生存法则是什么？是诚实人掌权吗？（诡诈人掌权。）诡诈人掌权，有点手段的掌权，狠一点的掌权！敌基督、假带领打压人狠不狠？说话冲不冲？嘴上说是修理对付，那是修理对付吗？（不是。）他们在生活之中体验、经历的是什么？经历的是你恶一点、你狠一点、你耍点

诡诈，怎么样？你就可以往上头爬，世界上叫作黑厚学，学得黑一点、狠一点、不要脸一点，你这个人就能当官，要有点尊严的人能当官吗？而且他不仅是这样去思维、寻思的，他还是这么去做的，他看事观点是这么看，他经历的也是这样的。他是怎么看的？“你看，谁谁谁做带领，人家把谁谁谁那个老实人、那个揭发检举的人打压、开除了以后，人家稳稳地做了三年带领，人家升职了。人家欺骗神，‘三天黑暗’传进了多少人，人家是有功之臣，人家提拔了。”他们是不是看见这个了？（嗯。）他们看见这个了，诚实人、老实人在教会里边就怎么了？就被打压、开除了。他看见什么了？谁掌权了？（恶人、敌基督掌权了。）他经历的是恶掌权，看见的是诡诈掌权，看不见真理掌权。他嘴上说的是真理掌权，可实际上他在经历之中看见的是诡诈掌权、邪恶掌权。

再看大的方向，再看大的世界，老毛、蒋介石，他两个人谁恶呢？（老毛恶。）他们是不是以恶制恶呢？（嗯。）你看见谁掌权了？是不是恶人掌权了？是不是诡诈人掌权了？这是不是枪杆子底下出政权？你是不是看见这话是真实的？（嗯。）是不是枪杆子说了算？现在你看见世界是不是谁拿着枪谁有权？这是不是事实？这是不是你经历出来的？（是。）你活在撒但性情里边，撒但是怎么熏陶感染你的，撒但告诉你说枪杆子底下出政权、以恶才能制住恶，你活在这个圈圈里边，你从来没有听过真理、没有接触过真理，你能走出这个圈圈吗？你眼睛是这样看见的，事情是这样经历的，在你心目中形成什么了？生命！撒但先给你一句话，“枪杆底下出政权”，然后根据这句话再看天下发生的一切事，哪个国家侵略哪个国家，哪个不是打出来的？从古至今，哪个国家的政权是谁给谁转让的？是给了诚实人了？是说好话得来的？江山是打下来的！那社会上的地位、权势是怎么来的呢？是因着人诚实而有的？（打下来的。）打下来的。今天你在教会建造时期看见了，做个带领要没有点手段能做下来吗？做不下来。你看见神话应验了吗？你看不见神话应验。是因为什么？你的看事观点不对，你看的是什么呀？你看的是他的成就，你看的是他的地位、名誉、钱财，是吧？（嗯。）你是根据对人肉体有利的衡量标准去衡

量的，所以你就看见这世界是谁作王掌权呢？恶人掌权，枪杆子底下出政权，是因为你看的是钱财、地位、名誉。可是钱财、地位、名誉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吗？是腐朽的，是过眼浮云，是不值得一提的，它不是生命，神看不看它？世上人看老毛是不是活得最有价值？（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你听这话。咱在这儿信神了，你就要看啥呢？不能看过眼浮云，缥缈的、虚无的、不存在的，而要看什么呢？永恒的、有生命的，看最终的结果、果效！你在外边看见的是枪杆底下出政权，老毛抓住政权了吗？（老毛死了。）老毛死了，是吧？（刘志：人家就是正常死亡嘛。）看看，这已经给老毛说话了！正常死亡，你说的死亡是什么？你知道他那个死亡意味着什么？他的死亡和你的死亡一样不一样呢？

咱今天根据神话来看事，你看老毛他们是不是得胜的将军。和珅，你仰望不仰望？（小林：仰望嘛，那地位高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你说如果和珅转世重来的话，他会是谁呢？还是个大贪官？（小林：一样的，他本性就在那儿放着呢。）这叫无知！神主宰着全人类的命运，是不是枪杆子底下出政权？神给了他一辈子的荣华，他是个和珅，他可以搞欺骗，他可以当贪官，那下了地狱里边他还可以当贪官？（不可能了。）那下一辈子他是什么？他有还不完的债。神说：“这不同程度的惩罚包括哪些呢？有的是用时间来制定他受惩罚的程度，有的用不同的惩罚方式来制定他受惩罚的程度，还有的就是用他投胎轮回的去处来制定他受惩罚的程度。比如，有些人嘴不好，‘嘴不好’指什么说的？就是常常骂人，语言恶毒，带有咒诅性质。语言恶毒代表什么？代表这个人心里恶毒。带有咒诅性质的恶毒的语言常常从这样的人嘴里出来，而且因着他恶毒的语言带来了很严重的后果，这样的人死了以后，受了相应的惩罚之后，再次投胎有可能就是哑巴。有的人在世的时候精心算计，常常占别人的便宜，小算盘打得特别精，做了很多坑人的事，再次投胎的时候，也可能就是一个傻子、白痴。有的人常常偷窥别人的隐私，就是他的眼睛看到了太多不该看到的东西，知道了太多不该知道的东西，再次投胎也可能就变成了一个瞎子。有的人在世的时候腿脚灵活，经常打架斗殴，做了很多恶

事，那再次投胎的时候也可能就变成了残疾人，瘸腿或者是少胳膊，或者是驼背，或者歪脖子，或者走路踮脚，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等等，这是根据他生前作恶的程度而受到的不同的惩罚。”（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独一无二的神自己 十》）你要知道前世与今生是有因果关系的，这一辈子你要是当了和珅的话，你下一辈子呀，就不要说转个畜生了，就算让你转一个人，你说这个人将会是什么样的人？（不好过。）什么样的不好过呢？就是最高、最好的他也就是一个乞丐，没有居所的乞丐、讨不上饭的乞丐！你说要是李小龙再有来世的话，他会是什么？他可能没腿、没胳膊，这叫公义！再让你经历一下，再看一件事情，你看世上那个眼斜、歪脖子、瘸子、拐子，他们统一有个什么特征呢？人性不好。神家传福音有一条要求是什么呢？残疾人不传，是吧？为什么残疾人不传呢？这里边是不是就有这个原因呢？（受了咒诅了。）不单是受了咒诅，受咒诅不是主要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无论今生来世，他的性情是不会变的。上辈子他是邪恶的，这辈子他还是邪恶的；上辈子他是枪杆子底下出政权，他下辈子来了是不是还想枪杆子底下出政权？（嗯。）所以说，你观察，凡是这些残疾人呀，他们的那个性情都是邪恶的，而且他们的心相当的毒辣，有没有观察过？（刘志：以前说过“五官不全必定可恨”。）你仔细去观察一下残疾人说出的话、做出的事，他们比正常人就毒辣、就狠。（嗯。）你这么去观察，这叫体验、这叫经历，体验什么呢？这是不是神的主宰？（嗯。）看神的公义。神告诉你了，你上一辈做了什么，下一辈就会是什么，是有前因后果的，当你看见前因后果的时候，你还羡慕和珅吗？（不羡慕。）你还说枪杆子底下出政权吗？（今生是，来生就不是了。）如果老毛再来世的话呀，你说老毛会是什么人呢？（最后连乞丐都不如。）你就知道乞丐。老毛用咱的话来说，他是个什么人呀？魔鬼吧？（嗯。）魔鬼，残害了多少人。神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创 9：6）老毛流了多少人的血？那你说老毛再来世的话，是不是该千刀万剐呢？（是。）当你有这一个经历、有这一个认识的时候，你还羡慕老毛吗？你还说枪杆子底下出政权吗？所以说，这是一句谬论！枪杆子底下能不能出来政权？（出不来。）出不来政权。你靠枪杆子以恶制恶只能给自己带来一种厄运，这就是神的公义。

如果你用撒但的哲学法则来看事，你就看你眼前的，那就是一种什么派啊？那叫信实派，只相信眼见。“看人家喝酒、吃肉呢，看人家和珅，看人家老毛”，还有刘志，“看，我拿拳头把他制服了吧！排队了，他要插队，我喊我们哥们儿几个一去，他敢吗？”（刘志：我哥可不插队，我制止插队，有的时候你就把我当成那个最终要横行霸道的恶人了。）我就冤枉你一回行不行？（刘志：以后啊，不能把我跟恶人扯到一块儿，老把我跟恶扯到一块儿，哎呀，这个弄得我就……）那你说，不是恶就是义，我给你扯到哪一边？你告诉我，给我个参考。刘志，你说不要把你与恶沾边？（刘志：噢。）那你说这是我的过还是你的过？（刘志：我刚才跟大伙儿也澄清了一下，我一般呀就是伸张正义，一般我不去欺负人。）人家老毛可不是一般的时候才伸张正义，人家一直就是“伸张正义”呢。（刘志：咱在社会上，咱不做坏事，一不偷，二不抢，咱不做欺负人的事。）老毛人家说“我一直做的是善事”！（刘志：我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你不犯我，咱们就没事儿，和平相处；你如果要犯我的话，咱们就闹！）你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刘志：那也是撒但哲学。）那是不是恶呢？你自己说你是恶，我有什么办法？这话神是不是交通过？神说那个恶人说什么？他说：“我这个人呀，不轻易犯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神是不是这样交通了？交通过没有？（刘志：有这话？）（有！）呀，刘志，你是来提醒我神说过这句话，来当演员配合一下？（刘志：我没看过这个话。）那更有证据了，那是不是恶人？（刘志：哎呀，你这……）不是我说你，是你自己报名呢，你告诉我说你不是恶人，你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刘志：先别说是不是这样吧，他只能惹我两次，惹我两次我忍耐着，到第三次我就要跟他说：“你以为我怕你呀？你厉害呀？”）看，怎么样？拳头快出来了吧？呀，刘志！越表演越恶！你还要欺世盗名呢？欺骗弟兄姊妹，盗一个“义”的名？（刘志：反正跟恶人挂钩不行。）你不只是要挂钩，你快成挂牌啦！知道吗？你要挂钩还是要挂牌？我给你挂牌是好事还是坏事？（刘志：好事。）是不是神的爱呢？你该不该赞美神呢？你应该感谢，“哎呀，给我挂牌了，我是个恶人！”（小张：挂牌就是证实啦，挂钩就还没证实呢！）挂钩是有一点关系了，挂牌就是确定

了，盖章了！（刘志：就不能跟恶挂钩，一跟恶挂钩就不好。）你看，你这一个性情呀，这就是一种恶。神来拯救人了，刘志说，“不要把我和恶挂钩啊。”神说：“‘世上无义人，义人非在世’，这是一句真话。”（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恶人必被惩罚》）刘志来了一句，“你不要把我和这个恶挂钩啊”，意思就是“你不要把我打到世上人这一类里啊！”刘志，你是非人类？你说你恶不恶？你说了这句话，下一句话就该说什么了？“不要把我和恶挂钩，我应该和义挂钩。我不是彼得，也是约伯！”呀，你真无耻呀！我问你，你无耻不无耻？刘志这越描越黑了！（刘志：嗨呀，这个话题进行不下去了。你解剖解剖他，不要解剖我，解剖解剖他。）你在这儿表演呢，不是我要解剖你呢，你说你在这儿说说说，我说你无耻不无耻，对不对？给你一点爱，你都不赞美神。

刚才说经历神的作工，你要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的说话，看神是怎么作的，不要经历撒但的哲学。你说老毛掌权了吗？你说刘志掌权了吗？你说刘志今天要是不争这个面子，他是不是丢不了这个面子？（嗯。）他要不争这个面子，“你不要把我和恶挂钩啊”，他就挂不了牌。他这么一争，结果挂牌了。一挂牌了，他就反抗，“你不要解剖我啊，你解剖他吧”，这又成什么了？最后得来了你真无耻！就是说经历神的作工，看神是怎么主宰万有的，看神是怎么对待恶人的，看神作的是什么，撒但作的是什么。撒但告诉你说枪杆子底下出政权，为什么说这句话是苦害人的谬论？就是说枪杆子底下呀，出不了政权，枪杆子底下出来的是什么？惩罚！这是不是撒但在玩弄人呢？（是。）它是不是把黑的说成白的，把白的说成黑的呢？（嗯。）因为是神主宰着万有，神要把政权交给诚实人，最终结果是诚实人掌权，并不是枪杆子底下出政权。枪杆子底下出政权，那只是你看见的一时的，撒但用这个一时的假象迷惑了人，人活在这种性情里边，与神为敌，自己还感觉不到。得来的仅仅是个地位、名誉，暂时的享受。可这个暂时的享受换来的是什么？永久性的惩罚！刘志受着这个谬论的熏陶感染，然后来了个，“我以恶制恶，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他活在这个情形里边，最后有什么结果？你说如果刘志性情不变化，继续按他这种

说法做人、行事的话，那他下一世是什么人？（今生欺负人，来生转畜生。）（刘志：看你这话说的。）你看，人家那么说是让你去认识，刘志，你听懂了吧？（刘志：嗯。）让你认识，让你感觉到害怕。刚才我说小林了，说他是什么什么人，人家能从里边去认识、去体验。我和你说这个你能不能去认识、体验一下，去感受一下？感受了以后，看到后果你才会害怕，才会产生敬畏！人家拿个镜子，“来，给你个镜子，看你脸上有块儿黑”，你心里这么一堵了以后，你不看，“你看你这人！让我看什么看啊，你不告诉我，我能知道有黑啊？”你还能看见自己的黑吗？人家是在帮你洁净。以刘志这样的生存法则下去，他下一辈子是个什么人？咱就不要他说转畜生，刘志下一辈子是个什么人？（挨打的。）你要想让刘志挨打，他还得是什么人？（残疾人。）残疾人！因为他的腿和胳膊用得太多了。（刘志：哎呀，这话说的。）不是这话说的，我是让你根据神话看事，你该不该用神话看事？（刘志：我哪打人了？）刘志，你理解我给你说这个话的意思吗？我说这个话是咒诅你吗？彼得拿刀把那个人的耳朵割了以后，耶稣怎么说的？“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太 26：52）那彼得怎么没说，“我哪是这人呢？”我说这个话呀，是为了救你，你不愿意接受拯救，那是你的事。

借着这个例子，就是让刘志看到，你还持守原来的那个生存法则将会带来什么后果。我刚才说了老毛了，又说你下一辈子会遇到什么事，刚才说了，你这一辈子用拳头说话，下一辈子就必须让你用拳头说不了话！这才叫经历，这里面还有神的公义。你的拳头用得多了，你这个拳头必须得剁了，你的脚踢人踢得多了，你这个脚必须得剁了，这才叫神的公义！所以说如果你性情不变化，你还用拳头说话，你还要强势，还要站高位，下一辈子你肯定没地位。第一，没地位；第二，手脚用得多了，肯定你是残疾；第三，你还伤害了人，下一辈子肯定人得伤害你，你说这个人的形象是不是就出来了？（嗯。）缺腿、少胳膊还没地位。社会上地位最低的是什么人？（乞丐。）不光是乞丐，还得残疾拄个棍子，残疾乞丐！只有残疾乞丐才会去了哪儿都要受人凌辱，是不是？（嗯。）小孩子们见了乞丐都要拿石头砸他一

下，下辈子的刘志倒想“我踢你一脚吧，哎，这脚哪儿呢？”上一辈子用完了！你说该不该称颂神的公义呢？如果刘志真看到了这个结果，“哎呀，我下一辈子就是这样的人！”你说他还用拳头说话吗？“我节约一点吧，不要在这一辈子把腿脚用完了，留给下一辈子走路吧！这一辈子就不要用拳头了，留着下一辈子吃饭用吧，不然下一辈子连吃饭的都没有了！”这是不是让你产生了一点惧怕、害怕的心？害怕的心能拯救你、能帮助你，这是不是经历神的话了？神给咱说了前因后果，是吧？是有因果关系的，是有报应的，是有神的公义性情的，所以刘志他就不敢再做这个事。人是怎么蒙拯救的？是服在了神的话下，你得经历、体验。刘志，我今天给你交通了以后，你出去观察观察那些乞丐，你观察观察那些缺胳膊少腿的，你去看看他那个人性怎么样。（刘志：嗯。）揣摩揣摩，寻思寻思，然后对你这个罪恶的脚步呀，就能带来一种制止，这就是一个拯救。如果你老觉着，“不要把我和恶挂钩”，那你不和恶挂钩，你和义挂钩？那你的脚还能收回来吗？腿还能收回来吗？

说这些就是让你看见活在一个撒但性情里边，你得来的是什么，让你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的说话。你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的说话得来的是真理，你经历撒但的哲学法则得来的是撒但的玩弄、撒但的吞吃！为什么是玩弄呢？刚才跟你说了，撒但骗你枪杆子底下出政权，然后你用它这种法则做完事以后，你得到的是惩罚！你得到的是个残疾的乞丐！得着政权了？没有！更严重的你下一辈子可能就是猪狗不如、千刀万剐！这是不是撒但的玩弄？神告诉你说，凡在世享受地位之福的，神都要给他相应的报应。看过这话吧？你相信神要把这事作成吗？以前呀，神是用今生来世给你个报应，现在作工结束了，神要让你亲眼看见，还没有来世就让他遭到报应，现在是不是看见一些了？（嗯。）如果你活在撒但性情里边，如果你用撒但的看事观点去看，看他的得失，看他的因果，你根据撒但的哲学法则去衡量，你是永远得不着真理的。你得着的是什么？你得着的还是撒但的果实，还是善恶树的果子，你得着的还是枪杆子底下出政权。听懂这个意思了吧？我交通这些的意思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改变你的看事观点，给

你一个信神该有的路途。你得在神的作工中去看事，看神怎么说呢，说话、看事得有神话的依据，再一个就是看结果、看果效。神说枪杆子底下出政权是谬论，你搞不清楚，它怎么就是谬论了呢？你去经历、去体验，你看他的后果、结果是什么，是不是撒但的玩弄。为什么刚才我说你去看看那些残疾人呢？你看残疾人，那就是让你去经历、体验，看一下、印证一下，看神话说的是不是真的。只要印证了以后，你就是实实在在地、真实地体验了、经历了。你要是按着撒但的哲学法则去寻求、去思维，你追求钱财、地位、名誉，那你得来的就是撒但的果子。就像假带领，“你看，我做的是带领”，他追求的是地位、名誉。

神说诚实人掌权，神恩待诚实人，你看见这句话了没有？教会里的假带领、敌基督能不能看见这句话呀？他能不能看见神恩待诚实人？（看不见。）为什么看不见？因为他看的是什么？他看的是你的地位、名誉，他是用撒但的哲学法则衡量的。而你看见了诚实人掌权，神恩待诚实人，你是怎么看见的呢？你看见诚实人得着的是什么？（真理。）诡诈人、恶人、敌基督得着的是地位、权势，而诚实人得着的是真理，得着的是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他追求的方向、目标不一样，他看到的这个果实也不一样。所以说，诡诈人依然做诡诈人，诚实人依然做诚实人，两条路，分开了。诡诈人一看，“哎呀，你看，我要是不耍点诡诈，我这个带领能做成吗？现在我还在教会里边，我还在三级机构，我还是神承认的！”诚实人呢？他怎么看事？“如果我不诚实的话，如果我做诡诈人不说实话的话，我能被开除了吗？要是不被开除，要是假带领、敌基督不打压我，我能认清他的邪恶吗？能逼着我进入神话里边，按神话来看事吗？我不按神话来看事，我能得着真理吗？我能知道神是怎么拯救人的吗？我能得着那些异象吗？我能知道神是怎么作工的吗？我能得着神的开启、光照吗？这些什么也得不着！”所以诚实人看见自己是果实累累。那诡诈人用撒但的哲学法则，他看见的是什么？地位、权势稳握在手！他看见诚实人怎么样了？“看你被开除了吧，规规矩矩了吧！看你还能干什么？”两极分化了。诚实人看到自己得着了这些，看到自己果实累累的

时候，他看见的是不是神的爱呢？（是。）在作工结束的时候呀，神的公义性情向人显明，现在看见神是不是一直在揭露解剖敌基督、假带领呀？教会建造时期，没有狠狠解剖过敌基督、假带领吧？（没有。）到了作工结束的时候了，神把敌基督、假带领一一揭露出来，让他暴露在光中！这是不是神的公义性情开始显明了？（是。）让真正的带领出现，让正义掌权，这是不是最终的结果？（嗯。）这是不是就是刚才和你说的，在教会建造时期呀，就像“老毛在世”，那国度建造以后呢？那就是“老毛来世”。你要看清楚老毛来世是什么，刘志来世是什么，那你该走什么样的路？然后你真看清楚他的最终结果以后，从你嘴里是不是喊出神的公义来了？（是。）你可不敢和那个老毛来世混淆了，那个老毛来世是说他的那个性情和老毛是一样的，今天说的这个老毛来世是怎么呀？是说老毛下一辈子的报应，是神公义性情的临到。

再给你举个例子，让你去认识神的主宰、安排，知道你该怎么去经历。你看我一路走过来，神是怎么作在我身上的，我是怎么去经历这些话的呢？就是说不管那些假带领、敌基督打压我也好、开除我也好，你看不见我的消极软弱，是因为我的看事观点是在神的经营之中去看事，就是去经历神的作工。人家打压了我、陷害了我，神说了，“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太 10：39）“越是诚实的人，越是听我话、顺服我的，你越是欺压……”（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零五篇》）这些话对我是什么？安慰。我被人家踩在脚底下、被人家打压，我是高兴、喜乐，我为什么高兴、喜乐？因为印证了！原来我还不知道我在神眼中的地位、位置是什么，经过人家一打压，这是一个证据，证明了！我跟你说这个话能听懂什么意思吗？我说刘志是个恶人，刘志应该有什么经历？“呀，我经历了，神是爱我的”，该不该有这个体验？不能说“不要把我和恶挂钩”，应该是“哎呀，弟兄说我是恶人，这是神的爱的临到！”刚刚小林说出什么话来了？“就不能让人消停消停？”环境临到，这是什么？神的爱临到了。我是怎么看的呢？人家把我开除、打压了，咒诅我全家死绝了，我是高兴、喜乐，为什么我高兴、喜乐呢？我看见神的爱临到了。那

时候剥夺约伯他的万贯家产，为什么他不能高兴而你能高兴呢？是因为约伯那时候经历的是个试炼。而你现在经历的是什么？神话直接告诉你了，你是经历、你是体验、你是印证，经历神的主宰。

再看约瑟，约瑟是个什么人？在约瑟的经历中，在他没有去收粮的时候，在他被扔在井底的时候，你看见他是神喜悦的人吗？看见看不见？（看不见。）你看见的是什么？（他是个被嫌弃的人。）我跟你说这个是让你明白怎么去经历这个事，在神作过的工作中，你看看约瑟，然后再看看你走的路，我是根据约瑟走的路呀，给你带一个路途。你说神喜悦不喜悦约瑟？（喜悦。）你怎么看见神喜悦呢？有个证据，约瑟在小的时候啊，神就给了约瑟一个梦，什么梦？（梦见十一个星星向他下拜。）十一个星星向约瑟下拜呢，是吧？约瑟这么一说，约瑟的兄弟们就能知道这十一个星星是说他们呢，因为约瑟正好有十一个兄弟是吧？而且约瑟的兄弟都能反应过来是在说他们呢，说他们要跪下敬拜约瑟，所以他们对约瑟产生一种恨恶。然后呢？约瑟父亲又偏爱约瑟，给约瑟做了一身彩衣服，这种嫉妒、恨恶是不是神的主宰安排？（是。）不是无缘无故的，是神的主宰安排，为什么有这样的主宰安排？（刘志：不这么安排就卖不到埃及，卖不到埃及就收不到粮嘛。）你看他的时候呀，好像很亮堂，你看自己的时候呀，就在迷雾中了。能有这种安排也可以说是因着神的作工、因着神的经营计划，是吧？（嗯。）神计划要干什么呢？神的计划就像约瑟的梦一样，太阳、月亮、十一颗星星向约瑟跪拜，神就要让这个事实成就。怎么成就呢？那就按着神的计划来安排，让他掌握整个埃及的粮食，也就是命脉。不仅是整个埃及，还有埃及周边的几个国家，神把这些国家的命脉都要交给约瑟。怎么交给约瑟呢？神作个神迹奇事？神是实实际际地带领人，我给你交通这个就是让你看见神是怎么主宰安排的，你该怎么去经历。

神先给约瑟一个梦，为什么要先给他一个梦呢？神是先有话后有事，只有这样你才能定真这是神作的，如果神不给他这个梦，你看到这件

事就会怎么说呀？“那是人家约瑟的能耐！那是人家命运的巧合！”你会说这是神作的？（不会。）只有先给了这个梦，最后借着这个梦的成就，你才会说：“这是神作的，只有神能作成这事！神主宰万有！”所以说，这个梦就是个关键，是让约瑟怎么呀？让约瑟去体验、去经历。为什么约瑟他最敬拜神呢？因为神先给了他这个梦，再借着这个梦一步一步成就，约瑟是不是看见了？（嗯。）体验到神实实际际作在他身上了。还借着父亲对他的偏爱，如果父亲不对他偏爱的话，也激不起那十一个兄弟对他的仇恨，那他能被卖到埃及吗？他被卖到埃及以后直接就去主管国家的命脉了吗？（没有。）先要当啥呢？奴隶，下监。坐监当奴隶，这是他应该受的苦，这个苦是要干啥呢？是要磨练他、操练他。他的命运是怎么转折的？（会解梦了。）从这一个解梦你就看见了什么呀？神要作成的事无人能拦阻，神要作成的事在一瞬之间，所以说你不要为神担心，怕神作不成。你看约瑟被卖到埃及，下在监狱，怎么能和主管国家命脉挂了钩呢？不可能！可就是让你看见这是不是一个神迹奇事？（是。）“太奇妙了吧！”敢不敢说这话？“太奇妙了！太神迹了！怎么就让君王做了一个梦？就因着一个梦让他主管了一个埃及的命脉？”给你交通这个就是让你看见神作的，让你去经历神的作工，让你看见神是怎么作的，神是怎么主宰安排的，神的经营计划是怎么得以成就的。就在约瑟刚出世的时候就预定着他将来要成为什么。（这是命定好的。）命定好的，人只是一个演员，也就是神常说的，在人经历的时候啊，其实在神那边这个事早就怎么了呀？（成就了。）已经计划好了，早就成就了！约瑟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在神那边已经是成就了，今天呢？神说诚实人要掌权，诚实人、有正义感的人神就让他怎么呀？“果实累累，粮食满仓。”在神那边，经营计划几千年，是不是早已成就了呢？（是。）今天只是让人去当个演员去演出来，然后你再经历。

咱看我现在走的路，神所给我摆设的。约瑟该坐监，你说我是不是也得坐监？约瑟被贩卖，我是不是也被贩卖了？刘志，我被贩卖了没有？（刘志：贩卖了。）我因着什么被贩卖的？是不是就因着做诚实人，揭发检举假带领、敌基督？祭司弟兄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得

罪了人家带领，是吧？得罪了带领，带领说什么？“呀，你还让我向你下拜呢，还说你是诚实人，你要揭发、检举说我是假的，我是假的那证明你是真的？你来这儿寄居还想做官呀？”是不是就该贩卖了？因着祭司弟兄给我穿了个彩衣服，什么彩衣服？揭发检举。所以恨恶就产生了，就该被贩卖，扔到井底下，开除！贩卖到哪了？贩卖到“敌基督团伙”，贩卖到埃及了。到了“敌基督团伙”里，在“团伙”里边才能做团伙的事，在“团伙”里边最后才能有“团体”的出现吧？这是不是就预示着要出现呢？（是。）神还要把埃及的命脉交给我。那是不是把命脉交给我了？（嗯。）那要交给我就得预备合适的环境，预备好以后就得把小张找回来、把田宇找回来、把刘志找回来，让他们含着眼泪也得不止休地干，只有这样才能满仓。小林已经不想干了，不想干打着也得干！什么时候满仓什么时候为止。粮食满仓，还得果实累累。怎么果实累累？还得让人家假带领、敌基督时不时地打压你一下，让你走投无路；还得让祭司弟兄说你是个敌基督，你才能认识自己，不然的话你还不认识自己。这是不是为了让你粮食满仓、果实累累？这是不是把基本条件预备了？那剩下就是神的带领，你的配合。神开启、引导你，把神作工的异象告诉你，然后借着你的配合，借着你的寻求，借着你的素质，让你表达出来。

为什么要表达出来呢？神说因着这个人呀，最后要有大批的人蒙拯救！怎么蒙拯救呢？把蒙拯救的这条路途展现在你眼前，让你明白你该怎么走这条路。这条路，我走过来了，你没有走过来，你没有那个素质，你领受不了，那就需要怎么呀？给你掰开了说，揉碎了说，让你看见前人走过的路，让你看见原子弹，看见原子弹的路是怎么走的。今天我又告诉你，我怎么经历神的作工，怎么经历神的说话，怎么看见神的作为，我怎么信靠神的，我怎么越来越胆大的，这些是不是经历、体验得来的？（嗯。）我怎么敢让刘志上了场呢？等他上了场以后，我怎么还敢公开出现呢？什么原因？因为我经历了这些以后呀，我看到这一切都是神作的，都是神计划好的，人呢？你扭转不了，人只是个配合，只是来见证一下神的作为。神说什么了？神说：“……他定意要作的一切的事都会按着他的计划按时完成、得以成

就，他的工作是没有人能拦阻的。”（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 二》）神定意要作成的事呀，无人能拦阻！不管他是什么人，他就是君王也拦阻不了！没有神的允许，谁也打岔不了！所以说在这个前提下，我认识了以后我就胆大了，就是坐监也好，判刑也好，就敢直接去面对，这是什么呢？任神摆布、任神安排！单独就是渺茫地任神摆布、任神安排吗？（不是。）因为还得果实累累，粮食满仓。这里边有一个信念，什么呀？你粮食满不了仓，果实累累不了，你能走开吗？（走不了。）走不了，任务没完成，神能打岔他的经营吗？（不能。）所以说，你就大胆地往前走，看神怎么做！结果事实是不是让咱们看见了呀？（嗯。）神不让他动你一根毫毛，他就动不了你，这就让你看见这是谁的作为？神的作为，让你经历以后能定真，越走越能定真。我这么经历、这么体验了，今天给你交通出来，是让你也这么去经历、这么去看，不要再用那个撒但哲学法则去衡量人事物。你们总是陷于人和人之间的争斗，到现在了咱还在互相争斗呢，一天天消极了、软弱了，“他说这了、他说那了、我心里难受了”，你不是寻求神的心意，老是寻求你难受呢，你是谁呀？你是撒但的孝子贤孙。那神要把撒但打败，就是向谁发起了总攻？就是向你的肉体发起了总攻。肉体不难受、肉体不受苦，撒但怎么呀？（不蒙羞。）你想不想让撒但蒙羞？（想。）可是一到事情里边就是“我难受”，所以说这就是个路途。就这吧，祷告一下！

471　神的话语是永不改变的真理

1　神的话语是永不改变的真理，神是人生命生命的供应，是人类唯一的引路人是人类唯一的引路人；神话语的价值与意义不是根据人类是否承认是否承认与接受而确定，而是根据话语本身的实质而确定的，即使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领受神的话语，但神话语的价值与对人类的帮助是没有一个人能估计出来的。

2　所以，面对许多悖逆神话语的人，面对许多反驳神话语的人，或是根本就对神的话语不屑一顾的人，神的态度只有一个：让时间与事实作神的见证作神的见证，证实神的话语就是真理、就是道路、就是生命，证实神所说的一切都是对的，都是人该具备的，更是人该接受的。

3　神要让所有跟随神的人都知道这样一个事实：不能完全接受神话语的人，不能实行神话语的人，不能在神的话语中找到目标的人，不能因神的话语而得到救恩的人，都是被神的话语定罪的人，更是失去神救恩的人，神的刑杖将永不离开。让时间与事实作神的见证作神的见证，证实神的话语就是真理、就是道路、就是生命。啊……让时间与事实作神的见证作神的见证，证实神的话语就是真理、就是道路、就是生命。就是真理、就是道路、就是生命。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们当思想自己的所作所为》

因“跟随”人而背叛神

（晓嘉：我感觉刘志跟李放那个事儿对我影响挺大的，当时我就在跟前站着呢，老师也在呢，他们因为一点儿小意见，还动手呢，我就感觉弟兄姊妹之间不该那样，他们的做法不对，应该和谐地商量。）嗯，他们的做法怎么影响到你了？（晓嘉：就是看人的行为不舒服，也知道他们俩那样是争呢，是败坏性情，反正就感觉挺不舒服的。）你感觉不舒服以后导致了什么后果？对你影响挺大是指什么说的？影响你什么了？是不是怀疑“这就是神家？神家还有这种人存在？”对神家产生了一种怀疑、疑惑，“这到底是不是神家呢？神家怎么还能有这种人存在？”是不是这个意思？（晓嘉：倒是有点儿那个想法。）有点

儿这个想法，开始怀疑神家，再接着就怀疑，“我走这个路对不对？我和他划为等号，我和他划在一起，鱼龙混杂！”最后就是怀疑，“我走这个路对不对？没日没夜地干活，流汗，最后得来的是个什么？”给自己的前程打出个大大的问号，所以就消极，所以就烦躁。烦躁什么呢？“同样是年轻小孩子，人家出去上班挣钱了，人家出去耍了，你说我钱也没挣，耍也没耍，游戏还得偷着耍，偷着耍也罢，每天还得没日没夜、加班加点地干活，甚至感冒了还得干，人家‘朝廷还不用病人呢’，这是咋回事呢？”一系列的疑问都出来了，最后导致自己的无名火就出来了，无名火出来以后和谁发呢？没处发，所以就烦躁，看见什么都不如意，想逃避，是吧？是不是啊？（晓嘉：不是。）那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晓嘉：没有。）

还有什么伤心事呢？直接说出来就行了。人家念大学呢，考清华呢，我在这扛玉米秆子，前程毁于一旦，是不是受这个苦？在你心里最让你困惑、难受的是什么？难走的路是什么？除了我说的这个，还有没有其它？（晓嘉：之前最大的想法就是自己啥也不会、啥也不懂，和他们说话也没法说。）没有共同语言？（晓嘉：嗯。）（吴雯：反正是也不跟我沟通，我一跟他说个啥他就冲我，也不让我跟他说话。他病了，我说不行了咱拔个罐儿。“不，你出去！麻烦死了！别在这儿扰我了，我在那边儿就够扰的了！”我说：“那你跟老师这么长时间，应该听得也多了，在人性活出上也应该有点儿变化了，可你老跟我这样，老把我当作仇人，连一句话都完整地说不下去就把我给撵出来了。”人家就说：“变化啥呢？变化啥呢？那些人一个一个都是斗、争、打，变了吗？”反正是就冲得不行，不知道这个火气从哪儿来的。）他是年轻人，看事观点和大人不一样，就是神说的人性不成熟，你要求他不能完全和大人、成人一样要求。他有他的想法，还有个天真，和成人在一起就把他原来那种天真的思路全部打破了。就像念书的孩子从学校出来进入社会的时候才感觉自己进了狼穴，在学校里边那些东西都是不实用的。神交通过“人生的六大关口”，各个转折点，小时候你的想法是什么、青年时候你的想法是什么、成家以后你的想法是什么。神说过了三十岁才怎么呀？（吴雯：人性成熟。）人

性成熟。所以在三十岁以前人性就不成熟，他处于人性不成熟阶段、波动时期。年轻人和年老人在一起要和谐配搭，神怎么说的呀？神说："年轻的弟兄姊妹不小看年老的弟兄姊妹，年老的弟兄姊妹也不自是，这不是和谐的配搭吗？"（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关乎各尽功用》）年轻人不要嫌年老人自是，年老人不要嫌年轻人年少轻狂。年龄阶段不一样，你跟他们在一起肯定就有不一样的观点、不一样的看法。年龄大了有一个什么缺陷？年龄大了观念多、规条多，虽说人性成熟了但有些观念加深了，想扭转一个观念不容易，性情变化不容易；年轻人的观念好扭转，但他不稳定，这就是一个不同之处。刘志、李放，他年龄大了、老了，转变一个观念不是容易的事，神拯救人不是容易的事。年轻人接受得快，还在成长的路上，阶段不同，领受不一样，走的步伐也不一样，没有共同语言，衣食住行都有区别，只有和年轻人在一起才有共同的语言，所以就处在那种惆怅、孤独状态，是吧？（晓嘉：嗯。）孤苦、独立。

刘志和李放都是争强好胜的人，以前交通叫他们"驴总、驴总"，为什么叫"驴总"？你看见他俩的活出你产生了消极，你说你看的是啥呢？刘志是点了名的"驴总"，什么叫"驴总"？还记得吗？驴算不算子民？（晓嘉：不算。）叫个"驴总"就是刺激他的意思，是让他变呢！他变不变在于他，他走的道路是他的道路，和你没有相干呀！每个人走的道路都不一样，神定人的结局是根据他的实质、根据他的性情而定，驴总、李放怎么样了和你有没有直接关系？（晓嘉：没有。）没有直接关系，那有什么关系？借周围人、事、物让你长认识、长分辨，让你看见败坏的人类邪恶至极，跟随着神又抵挡着神，跟随着神又不注重生命、不走正道。但神是最大限度拯救人，神的包容、忍耐从哪看得见呢？神最大限度拯救人是怎么看见的呢？人都把神钉在十字架上了这是不是事实？神作工就用事实说话呢，那你怎么会消极呢？神已经告诉你了，神作的就是这个工作。人就是神的仇敌，让你看见了，这是不是事实？争强好胜、唯利是图，是让他俩表演出来让你去看，你得会看事，看了去认识，看撒但把人败坏到什么程度了。为了自己的一丝利益、为一丝面子就争得面红耳赤，还要动起手来呢。你看见

这个事是好事还是坏事？你说让你看看“动物世界”是好事还是坏事？在“动物世界”看看狼、老虎吃羊了，打架了，你说你看见了好还是看不见好？（晓嘉：看见好。）为什么说看见好？（晓嘉：让我知道他们是干啥呢。）你看他们，认识他们，认识各类“动物”的本性是什么，他的实质是什么，让你去了解，让你去认识。你不能说你看见狼吃了个羊，然后你就消极得不想活了，“这活的是个什么呀？不知道哪天狼就把我吃了！”你消极不消极？不能消极吧？那你为啥看见他们还能消极了呢？神说了要各从其类，不是说所有人都要蒙拯救，多数人都得受惩罚。在神家还划分类别，你不能说“因为他们邪恶败坏导致我消极走不动”，你说这是什么理论？这是不是一个悖逆呢？（晓嘉：嗯。）都是个受造之物，咱是个受造之物，他也是个受造之物，“因为他尽不到受造之物的本分，因为他不能顺服神，所以说我也不行了，我也背叛呀，我走不动了，我消极软弱了”，这在理不在理？（晓嘉：不在理。）

那你说你现在烦躁了，因为他俩打架、吵架你烦躁起来了，烦躁是不是血气？为什么烦躁？烦躁是不是因着埋怨而产生？埋怨什么？埋怨神摆设的环境不好。还有咱自己的观点，“神家还能有这种人？神家还有这些事情存在？”“神家还有这些事情存在”，这话怎么说？这是不是对神的作工提出了疑问？这是不是对神的作工有看法？有疑问、有看法想干啥？晓嘉，想干啥？这是不是想和神提意见呢？“神家应该是一片净土才对”，是不是？“神家应该都是和我一样的美美善善的好人”，是不是这种想法？咱是不是把神的作工给定规了？是不是论断神的作工？神作的什么工作知道不知道？神家有什么人？有敌基督，有假带领，还有滑石蛋，还有狐狸，神家有没有这些？有！有你就消极吗？为什么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神家处理不处理？那你的消极是不是就在这儿呢？“为什么不处理？为什么他那么放肆？”你说该不该处理？一方面是让你去认识，更主要的是神给你摆设一个环境是要显明你，每个人都有败坏，神摆设环境是要显明咱自己，咱自己的进入是什么？哎，在你面前给你摆设了一个敌基督、假带领，然后你就怎么呀？你就不干了？“神家怎么能有敌基督、假带领？这是神家吗？”有

这种想法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性质？刚才我是不是说了？（吴雯：论断神的作工。）论断神的作工，对神的作工、对神的主宰安排服不服？满不满？不服、不满，还有意见，还要给神指手画脚。神怎么说的呀？神说："假如约伯为神作完见证，神把他灭了，神也是公义的……"（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怎样认识神的公义性情》）约伯站住见证以后神把他灭了，神公义不公义？（公义。）那大红龙呢？大红龙抵挡神，神不灭它，神公义不公义？（公义。）字句道理得知道是吧？（嗯。）今天又听神话说什么了呀？让你宝爱神的话，什么是宝爱神的话？神和你说了，你是不是就得按着这个话去做、按着这个话去实行呢？（嗯。）那你说神不处理刘志公义不公义？（公义。）不处理李放，他们打架不处理，公义不公义？（公义。）字句道理上咱也得明白，神怎么作都公义！

在咱不明白的情况下，最起码知道神主宰安排，神怎么作都公义，咱一个受造之物不应该有任何想法，不应该有任何意见！咱有了这些态度，你能够敬畏神、远离恶，对恶有一种恨恶，神是要看你的态度与观点。你看见李放，能有这样的态度、观点，你能够恨恶他、厌憎他、远离他，但不能因为有了他俩就消极了、软弱了、站立不住了、不愿意跟了，这个一样不一样？（不一样。）这个能听明白吗？如果你因着他软弱、消极、退去这叫什么呢？这叫背叛！这就是什么呀？你对神的主宰、掌管不服不满，你有你的意见，神没按着你的意思来，没按着你的意见来，你就不干了，你就叫嚣，你就对抗！这是灵界的一个实情。你更应该去认识神的作为，神有什么作为？神说要拔出稗子还得不能带出麦子，神还要怎么呢？还要利用大红龙效力，这才能显出神的智慧，才能蒙羞撒但。你就说刘志，不管他最终能不能蒙拯救，他现在是个悖逆的，人都看见他不像话、不合标准、不是个人，那你说神怎么看他呢？还有大红龙，神该不该灭它？该不该处理它？神要处理它、灭它那有神的时候，咱只是认识、分辨，神要看咱的态度。远离恶，远离他，这个可以，敬畏神，远离恶，但你不能说远离神，这个能分清吧？（晓嘉：嗯。）如果你愿意给他俩交通，就和他俩说说，"我给你俩交通交通你俩做的什么事是神厌憎、恨恶的

事，我烦，我看见你俩就烦，不愿意搭理你”，表明咱的态度、观点，神要的就是这个态度、观点，这是远离恶。你要是因着周围的环境你就能远离神，这就是背叛神，什么原因也能引起你背叛神。你远离神家和远离他是不是两码事？（晓嘉：嗯。）这是两个不同的路，一个是顺服神的，一个是背叛神的，能区分清楚吧？（晓嘉：嗯。）那你就应该有个路途，你就更应该认识了，神把他俩摆在你面前是什么意思呢？神用事实来说话，你是不是真实跟随神的人？你是不是敬畏神的人？是不是根据这一点事实就显明了？你是不是真实跟随神的人？是不是？不敢说了？是不是敬畏神的人、是不是顺服神的人？这是不是都打折扣了？有敬畏没有？有顺服没有？有跟随没有？你要是跟随神，“我不管他俩什么样，我是不能离开神！不管他俩之间怎么样我是不会消极软弱的，他俩影响不了我！你不是我爹不是我妈，我不是信你的，我信的是神，我信的是真理！你俩就是个演员，既然是演员，那就什么样的演员都有。人就是魔鬼撒但，我从你那儿看见你就是魔鬼、就是撒但，不能因为你是魔鬼、撒但我就退去！”那这是不是神的智慧呢？

神供应你生命是怎么供应的？这就是扒开嘴喂你吃点儿人参果，借着周围的环境显明你，让你认识，认识你与神之间的关系如何。咱自己感觉自己信神已经不错了，可是临到环境一看，如何？咱信神怎么样？刘志信得不好，李放信得不好，咱信得好不好？（晓嘉：不好。）怎么个不好法儿呢？因着周围一个人、事、物就影响你信神了。你说王谦那么悖逆，王谦走了，人家刘志和李放两人走了没有？消极了没有？“人家两个还没有因为这个消极，那我比人家强在哪儿呢？”虽然说从外表看着刘志和李放人性不好，可是人家最起码没能因为王谦而消极。李放一天天干活了，人家就没说过“王谦退去了，我就消极软弱走不动了，不走了。”或者是“王谦和老师对着干呢，我看不惯，我消极软弱了”，人家没有这个背叛。这么一对比才看到“哎呀，我怎么是这人呢？”能认识到自己没信，“我信的不是神，我信的是李放，我信的是刘志。李放、刘志情形好了、表现好了，我就有劲，我跟随得就紧。他俩表现不好了，我就软弱，我就没劲。”那最终咱是信

神呢？信的不是神，跟随的不是神，你跟随的是刘志。能听懂吗？你看神话，让你不受任何人、事、物的辖制，让神话掌管着，神说：“现在你受苦还少，以后临到大的试炼，有的地方整个教会的人都退去了，跟你关系挺好的人都退去不信了，那时你能不能站立住？”（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当持守住你对神的忠心》）这是不是神提前告诉你了？神要检验工程，神用事实和你说话，你究竟站住站不住？你究竟是不是跟随神的？摆一个险恶的环境，看你跟随不跟随？给你周围放一些风，还能站立住吗？神要拯救你必须得先显明你，怎么显明你？借着周围的环境显明你，而不是像大红龙一样屈打成招。神不动一枪一炮，就在周围给你摆设一些不合你观念的人、事、物环境，看你流露出来什么态度、什么观点，你这个态度、观点就代表了你的性情，显明了你是什么人，就证实了、印证了咱与神之间的关系和咱对待神的态度。咱对神没有信，更没有爱！如果你有爱的话，有责任心的话，应该怎么？看见他们厌憎，看见他们恨恶！“我和他们交通，交通不来，我解剖、分辨他们！”这是不是正面的、正义的？咱是逃跑、逃脱、背叛，这就看见什么了？这是不是神的奇妙作为？是不是神拯救人的方式？（嗯。）这既然是神的奇妙作为，是神拯救人的方式，那这是不是神的爱？是不是神的爱临到你了？神怎么爱你？神赐给你真理，怎么赐给呢？就兴起周围人、事、物环境让你产生观念，然后显明你，让你在神话里边认识神、认识自己。信神就是认识神、认识自己两大功课，对吧？认识自己什么？认识自己对神的悖逆。认识神，认识神的性情，认识神的所有所是，认识神的作为，这里边是不是都谈到了？在神的主宰与掌管中去领受、去体验神的主宰，现在看见这一切是不是都是神作的？神为了拯救你调用周围人、事、物，让他俩打架、吵架，还让你看见他们当着我的面打架、吵架，他们要不当着我的面吧，你的心可能还不倒呢，他们当着我的面，你里面就开始有想法了，“弟兄看着了也不处理，弟兄也未必是个敬畏神、远离恶的人，那我跟随的谁呢？”消极软弱了。可是你知道我的作工原则吗？你说你站立不起来的时候我能处理他吗？能不能？拔了稗子带出麦子？我今天还让人家干活呢，我把人家处理了，你说国度谁建造呀？你说我让你去，你感冒了，那咱国度建造是不是停滞不前了？咱该不该要效力的呀？

保罗是敌基督，因为他是敌基督，神就不用他了吗？耶稣不是不认识他，耶稣在的时候，他对耶稣就是追杀，是吧？耶稣走了以后他继续追杀，耶稣击杀他了吗？没有。只是用大光照了他，让他感觉害怕，从此让他效力。在效力的过程中，他是不是到处写信高举自己、见证自己？那因为他高举自己、见证自己神就取缔他的效力资格了吗？没有。还让他作工，因为不影响当时的作工。那现在刘志和李放在那儿打架呢，他影响我这些活了吗？影响不影响？（不影响。）不影响。那影响的是什么？影响的只是他们自己的生命进入，只能是影响他们自己，再大不了就是影响个晓嘉。（SJ：谁也影响不了。）他能影响谁？影响晓嘉也得看晓嘉是什么人呢，晓嘉要是追求信刘志的话，这一下可就倒了，晓嘉要没信的话，这就显明了。如果晓嘉是信神的，他相信神的主宰、相信神的智慧、相信神的奇妙作为，如果晓嘉存着一颗顺服的心，你说会不会影响到晓嘉？（不会。）那就不会影响到晓嘉，那你说我还处理他干嘛？我不处理他，最终的后果要么是把晓嘉显明了，要么就影响不了晓嘉，所以我大可不必处理他。这么一来，我不处理他呀，把你给显明了，“看，弟兄也不处理他，一天天说弟兄公义，公义在哪儿呢？”借着不处理就把你给显明了。显明了是不是就认识自己了？认识自己是好事还是坏事？信神是在干什么呢？信神就是在扭转你错谬的观点！那刚才给你指出来的是不是你的错谬观点？（晓嘉：嗯。）那怎么扭转呢？你要扭转你的错谬观点，首先得把你的观点拿出来，你的观点拿出来以后，你得看到它是错谬的，你才能扭转，你看不见它是错谬的，能扭转吗？你看不见错谬，那你就会以为那是真理。所以必须摆设环境显明你，你认识不到，借着周围人给你一交通，你这个是什么呀？背叛、叫嚣、对抗，是吧？这是不是错谬的看事观点？你信的不是神！（嗯。）给你指出来以后认识到自己，“哎呀，我怎么是这呀？”认识了错谬的观点，然后扭转，拿实行真理代替自己的过犯，根据神话来看事。神摆设人、事、物，给大卫摆设狮子、熊是干啥呢？就是吃他的羊呢？是干啥呢？是不是要训练他呢？那这是不是筵席？（是。）那今天给咱摆设的，这是不是筵席？操练、训练，显明了以后，神要把真理赐给你，神要拯救你首先得让你认识，摆设环境是让你认识你是谁、你是什么东西。咱每个人

都感觉自己信神是最好的，感觉自己是与神相合的，只有借着一个环境一显明，“哎，我怎么是个这呢？”才偶然发现“自己不是个人啊，这走的路不对呀！”这是不是神作的？（是。）神摆设的环境，神借着周围人、事、物告诉给你，神用话语揭示出来，这一切是不是神作的？你看见了你的错谬观点，从这儿看见这一切都是神作的，又发现什么了？神把你的错谬的观点显明出来，神要把正确的路给你显明出来，这是不是拯救？神作的刑罚审判也好、修理对付也好，这都是什么？都是神的爱，都是拯救，让你看见了神的爱，看见了神作在人身上的是拯救。

你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是什么？做人，神摆设了一个环境，“哎呀，我消极了，我无名火出来了，烦躁得不行”，你的烦躁从哪儿来的？是不是你的错谬观点导致的？（嗯。）神摆设这个环境让你的错谬观点流露出来，让你做出来，显明了你，再拯救你。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做人，你怎么做了呢？你看见刘志以后你做什么人了？逃避，看不起，这就是你的做人；行事，消极了，软弱了，不愿意跟了，“跟的是啥了”；敬拜神，你是怎么敬拜神的？就因为这一个小事，因为周围的人、事、物你就走不动了。你的做人、行事、敬拜神是什么呢？这是不是都是败坏呢？没有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得真理得什么？就是得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那借着这一个事，再经过刚才的交通，你是不是知道该怎么去做人了？刘志、李放今天做了这个事，晓嘉要是追求做一个真正的人，有正义感！就会和刘志、李放交通，“你两个人啊，是给我当师爷了，你们多大了？我多大了？你俩在我面前给我立的什么标杆？我都看不惯了，不要说神看你俩了！你说神看见什么滋味呢？”晓嘉，你说你这样说他们两个，他们两个敢不敢和你动手？敢不敢？（晓嘉：不能。）他不能！他不敢！因为什么呢？第一个你没有伤害他的面子，你把他称为啥了？“你是我的师爷！我是谁？我是三岁的小孩子，我是跟你来学了，我是拜你为师了！可是你给我立了个什么标杆呢？”第一句话把他抬得高高的，第二句话怎么了？把他踩下去了，“踩下去不是我踩你，是怎么了？是你违背了神的话，你抵挡神了，你是罪魁，你自己把事做到那

个份上了！”你用神话来压倒他，“你这是跟随神呢？你这是尽本分呢？”你打了他，他还不敢吭气，那这个时候刘志和李放是不是最蒙羞的？（嗯。）你这时候是不是站了见证了？你是不是维护了正义了？你是不是不允许狼和狐狸在教会里边打闹了？那你说这个时候神会怎么看晓嘉？那晓嘉就不是晓嘉了，那是谁了？那是大嘉！你能把刘志、李放管住，你说还能是晓嘉？这就是有正义感，这是你该走的路。

扭转你错谬的看事观点，那你原来的错谬观点就要退去。你软弱这是因着你里面有错谬的观点，我刚才给你交通的这个才是什么？这是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胜过我的性命！不要看你刘志厉害，不要看你李放怎么样，不要看你要给我当祖师爷，我不理睬你，我只看你有无真理，我就看你站在哪一边说话！我不管你对待我怎么样，我就看你对待神怎么样，就看你对待真理怎么样，你是恨恶真理的，那我就是恨恶你的！”把态度亮明给他，让他俩蒙羞，你维护了见证。当你维护见证的时候，他们谁也不敢动你，为什么呢？因为你就是大卫！大卫为什么敢与三米多高的巨人打仗去？为什么？因为他有信心，因为他维护正义。大卫直接把心里话说出来了吧？他说什么了？“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的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撒上 17：45-46）“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你的生命就在我手里。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触犯了我的神！触犯了耶和华的灵！”那今天晓嘉该说啥？“刘志、李放别看你是祖师爷，在教会里边你连正常人性都没有，你给人立了一种什么标杆？羞辱的标杆！羞辱了神，成了撒但的差役，神已经把你交在了我手中！我就敢说你、敢教训你！”他敢反抗吗？敢不敢？不敢。就神的那句话，神要让他们在你面前不能站立！不能站立是因着什么呢？谁实行真理，谁手里就拿着铁杖，还记得这句话吧？（嗯。）神还说：“借着人实行神的话与神同掌王权。”（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国度时代就是话语时代》）怎么掌王权呢？是让你追求那个地位呢？你实行神话你就掌王权，神就是你的后盾。晓嘉，说到这儿

了，你说这个有意思没意思？这个和你噼里啪啦拿手机打游戏哪个有意思？两句话把刘志、李放打倒，你说有意思没意思？用话能把他管住，你把他打上两回以后刘志叫你什么呀？他叫你师爷。刘志他还敢乱吗？他在你面前还敢捣蛋？这就是说，咱信神，神给你摆这个环境你该怎么做。咱刚才说信神是在干什么呢？扭转你错谬的看事观点。从你的看事观点上来变，从根源上来变，看事观点一改变，这个人的精神面貌就变了。

晓嘉，咱为什么要信神？信神就是为了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什么是有意义呢？一生中我挣上两千个亿？挣几百万？一生中我当个大官？带多少多少号人？哪个有意义？晓嘉，什么是有意义的人生？什么样的人生叫有意义的？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真正的人！能给后人立标杆的人！记入史册的人！记入什么史册？记入圣灵作工的史册，记入神作工的史册。历代使徒，彼得、约伯、亚伯拉罕，几千年了，后人还得怎么呀？以他们为标杆，拿他们的事迹来传扬，这叫什么？知名度。六千年了，你能不能告诉我最有钱的是谁、地位最高的是谁？你知道是谁吗？历史有记载吗？我跟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呢？你就是有权、有势、有地位，那也是一时的肉体享受，是腐朽的。什么是腐朽的呢？就是它有保质期，过眼浮云，过了就啥也不是。钱财、地位、名誉，当时在的时候就是个享受，过了还有啥？过了啥也不是。所以人所追求的那个人生意义，并没有任何意义，都是过眼浮云。什么才是有意义的？做一个真正有价值的人，做一个神称许的人。因为人是神造的，神要称许你就意味着什么？你立了个标杆，记入了史册，后人就要以你为标杆，就要效仿、传扬。如果你享受地位、名誉呢，那只是一时的享受，最后反回来神要跟你算账，怎么算账呢？神要根据你在地的肉体享受、根据你的地位来给你相应的惩罚、报应。如果你是敬拜神，你是事奉神的人，那就记入了史册。咱就说古代伺候皇上的一个大臣，记入史册了，他下来五代、八代的人还天天吹牛、炫耀，“我八辈的老祖宗在哪哪哪了”，你呢？你事奉的是皇上？你事奉的是造物的主！最后还能记入史册，你愿意做个什么呢？

祭司弟兄讲道里边常说，“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立牌坊知道什么意思吗？牌坊就是人死了以后立的那个牌位。立牌位的时候，人家有个正的有个副的，是不是不一样？你既然是婊子，那你就不是那个正位上的，就是靠边站的。可是为什么说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她为什么要当婊子呢？当家的他是喜欢正的呢，还是喜欢婊子呢？喜欢谁呀？一个人在外边找了一个小三，你说他是喜欢小三还是喜欢他老婆？（喜欢小三。）他喜欢老婆还找不找小三？（不找。）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她想当小三是想怎么呢？想得着宠爱。当正的能得着宠爱吗？得不着。那就怎么呀？就得当小三。当了小三得着宠了，还想立个牌坊。当你立了牌坊成了正的了，那你还能得着宠吗？也就是说这个人不正干还想留个好的名声。就像刘志，在那边尽本分了想给自己立个旗杆，咱常看电视上那个土匪、强盗，人家是不是也想立旗杆呢？人家是不是也想给后代、给后人作标杆呢？你根本不懂得人生意义，还要追求有意义的人生，可能吗？就是说你首先得明白真正的人生意义是什么。神说了，跟随神多年最终才发现了人生的真谛。人生的真谛是什么？人生的真谛是不是就是人生的意义？（嗯。）晓嘉，听懂了吗？你发现人生的真谛了吗？咱今天要发现人生真谛，人生真谛是什么？（晓嘉：就是做真正的人。）做真正的人、做神称许的人，发现了神称许的是什么人就是发现了人生的真谛、发现了人生的意义，这样你才活得有价值、活得有意义。当你发现这些的时候，刘志和李放还能干扰你吗？现在什么感觉？我刚才交通的你听懂了没有？我给你交通这些是在干什么？是不是解决你对神的一种误解？（晓嘉：嗯。）信神就得解决对神的误解，要顺服神的主宰、安排，信神操练的就是什么？操练的就是一个顺服。

你年轻，想的是年轻人的生活，跟他们在一起没有共同语言，生活琐事上受到了辖制。你看人家彼得追求的是什么呢？彼得多大进的圣殿呢？（十七岁。）十七岁进的圣殿。圣殿里边是什么人？牧师、长老。牧师、长老和他差下多少岁？那这样一说，彼得是不是一个小孩子？但是他就能和长老谈圣经、谈道，还带有小孩子的那种气质？我记得神说过，当彼得从圣殿出来以后怎么了呀？更加沉着稳重了是

吧？神说：“十八岁的彼得经受了一次挫折之后，变得成熟、老练多了，年轻人所有的稚气在他身上已经消失了，年轻人所具备的天真、烂漫被他所受的挫折而无情地掩盖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关于彼得的人生》）看你怎么说了，对于和他同龄的人来说，他变得沉着稳重了，和个大人一样了，就和人家长老、牧师一样了。如果他和人家不一样，和人家没有共同语言，他怎么能跟人家说话呢？可是在耶稣那边呢？在耶稣带他的时候说他还是个耍孩子呢，面对的对象不一样，级别不一样。那今天你妈嫌没给你吃上，嫌我没有给你吃小锅饭呢，那怎么给你吃呢？你先得干啥呢？你先得和人家长老、牧师打成一片吧，先得有共同语言吧，你先得去“圣殿”吧，你得怎么呀？听懂这话意思了吗？你先得和人家刘志、李放打成一片呀，毕竟人家字句道理比你懂得多呀，是吧？你先得把字句道理装备上、把原理装备上你才有实际呀，你没有原理哪来的实际，你再有实际那也是凭空想象啊。让你接触他们，目的是干啥呢？是不是让你成熟？如果你不接触社会你永远是个学生，你只有接触了社会才能适应社会，没有那么幼稚，做什么事情就有实际了，不是凭理论、不是凭想象了。生命是经历出来的，而不是直接来这儿两句话就能得着的。那神怎么说了呀？神说人的一生有多少时间来经历神的主宰呢？正常人从人性成熟三十岁开始一般都是到六十岁，一般就是三十多年体验、经历神的主宰，信神就是体验神的主宰。神交通的那个“小女孩”的一生，她体验神的主宰了没有？（没有。）她没有体验那就是白白浪费掉了，白来世上活了一回，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价值，咱不能做那个小女孩呀。体验，什么是体验？小女孩那不叫体验是吧？为什么说不叫体验？她一直就是用自己的想象、观念来衡量、来做事。体验是建立在神话的基础上，还记得那几个词是怎么说的呀？根源与真相，根源，你从哪来的；真相，你得找对，你不能信了菩萨；认知与体验，神话告诉你了，体验就是你的经历。程度与深度，在于时间，根据你寻求体验的深度。就说今天刘志、李放和你在一起了，这是不是给你增加了一个程度呢？如果你不和人家在一起配搭、干活，还存在程度吗？还存在体验吗？有没有了？没有了。真理是一步步得来的，这是一个过程，你没有这一步什么也得不着。人要得着真理不可能不去经历，必须去经历。人不想经历就想得生命、就想得真理，可能吗？咱听了神的最新交通让你更加有认识，怎么呀？一项真理得经历多少？五

年、十年你才会明白、才会认识，所以说需要漫长的经历、体验。信神就是让你得着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如果回归世界你得来的是什么？得来的无非就是地位、钱财、名誉，全是浮云。必须得有苦难的经历，你才能成熟、老练，温室里边长不出参天树，必须得经风吹、雨打才行。你妈看着你、管着你，你能成了才？“不经风霜不成材”，能听懂吧？（晓嘉：能听懂。）这就是让你去体验、去经历。

（吴雯：那你那会儿为啥哭呢？）哭就是发现不了人生真谛，人生真谛和过眼浮云还在打架呢，在混淆，所以就哭开了，我说得对不对？痛苦难受的时候，“你看看人家在哪个大公司当经理、当会计呢，人家出来开个车，人家找对象了，买房了，准备结婚了，我在这儿搞的是啥呢？”“人家跟的是哪个大企业，我跟的是国度建造，跟上国度建造后边还有‘追兵’每天逼着，还没事儿就得搬砖、搬瓦，跟的师父还是刘志、李放，这建造的是什么国度呢？”每每想起来都难受、痛苦，就不能作对比呀，一作对比心里就流泪。“以后怎么见我同学呢？见了同学人家拿出来的是什么手机？人家不用和爸妈要钱，人家一个月发了五千块钱工资，想怎么耍就怎么耍。人家正学车呢，等明年驾照一下来，人家开的是什么车，人家买什么房了，人家要结婚了，我呢？就算我不结婚了、不要钱财了，我追求真理跟上国度建造了，可是我一看，跟了刘志、李放，这前途在哪儿？归宿在哪儿？关键的是他俩在哪儿打架呢？弟兄看见了都不吭气，弟兄都没办法，那你说我还有啥办法？你说这家在哪儿？这前途在哪儿？这什么时候是个头？你说我该怎么走？没法走！我不走吧，你们告我说：‘得走呢，这是人生正道’，你说走吧，我又看不着，前途渺茫，不实在。人家上一个班三千块钱拿到手了，我在这儿‘打了一年工’，啥都没有”，晓嘉，是不是？观看一下、体验一下，你看看历史，看看新闻，看看那些明星，有钱吧？有名吧？现在怎么样？成了被追捕的罪犯、逃兵了，惶惶不可终日。看看赵本山、赵薇，当年都是人眼中的红人，呼风唤雨，现在怎么样？还不到时候呢，那得来的是啥？信神的人虽然看不见那些、没有享受那些，看上去只有正常的一个生活，甚至比世界上的人都贫寒，可得来的是什么？“……饥荒瘟疫都不能临近你，狼虫虎豹都不能

伤害你……”（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十五篇》）眼看地震、瘟疫、饥荒四起，外邦人惶惶不可终日。你跟随神你知道神主宰，神把天书赐给你了，把各类人的命运给你说了，你心安、踏实。到作工结束的那一日，你是在黑暗之中哀哭切齿呢，还是在那儿高歌、跳舞赞美神呢？谁是赢家？这么一对比你还软弱、消极吗？你在心目中仰望你哪个同学呢，看看人家……，你看他是比赵薇强呢，还是比赵本山厉害呢？你看他们开的好车、买的好房，他们追求的到最后能保得住吗？去年过年的时候有人一百万买的房子现在卖三十万，把那些人气死了。一辈子辛辛苦苦买了个房子，最后就卖三十万，这还没有到后边呢。他卖三十万意味着什么？他那七十万都去哪了？打了水漂了，是不是白干了？你现在没有去干，你没有买房，也没有赔那七十万。原来你看他是大款，可现在呢？负债。咱现在不是大款，没有好的享受，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平民，咱现在尽本分，也没有享受，但是神给你带来什么损失了？到时候神一个地震把他的楼剥夺了，而你就没楼，同样都在地震之中，他跌倒爬不起来了，你呢？（晓嘉：没有损失。）你现在羡慕他呢，那时候呢？不羡慕他了，你心里头平衡了。一个地震他成了负债，你呢？你得想后果。这下没啥了吧？

年轻人有抱负、有志向、有野心。（吴雯：就看见他啥都没有，一天天软的。）啥都没有？啥也和你说？在心里边想呢，得不到心里就难受。（吴雯：他软的，一天天也没个目标。）可不是？自己的心志达不到你说软不软？“我要是跟我的同学一样，去单位里边给人家当个什么大厅经理，我现在出来就是昂首挺胸的”，是吧？“我一个月挣五千块钱，不比你给我的那一百块钱多？我有这五千块钱，打游戏花上二百，那不就是毛毛雨？有了这五千，我吃啥喝啥穿啥，我出了外头，人们都是两只眼高看我呢！”你说那时候是什么心情？他要想那种生活，然后再看这种生活，心里就难免会产生一种失落。就像我年轻的时候，“人家老年人才信神呢，走不动的、瘸的、拐的才信神呢，你胳膊、腿都好好的，年纪轻轻的，你信啥神呢？”我拿这个话问他，他是不是也在问自己？（吴雯：嗯。）“我妈信神吧，人家吃低保呢、吃工

资呢，人家也不用担心，人家也不用再想什么发展了，人家任务完成了，有孩子了，我的人生才开始呀，你说我得靠谁？我才开始成家立业呀。我这家不成、业不立，见了人家们怎么抬这个头呢？见不了人啊！”（吴雯：嗯，是。）“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可我妈每天见了我就是，‘我给你交通交通，我给你交通交通’，你跟我交通啥呢交通？”（吴雯：就不想理我。）不想理你的同时还不是在恨你？“还不是因为你啊，要不是因为你，我现在还不是哪个公司的老板、老总了？跟上你可把我害惨了！”（吴雯：嗯，是的，应该是有这种想法。）人看钱财特别重，晓嘉，神看钱财吗？神衡量人的时候衡量不衡量人的钱财？耶稣来了，撒但拿上天下的荣华富贵给耶稣看，“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什么？“撒但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太 4：10）天下的荣华富贵是谁的荣华富贵？神造了万物，神稀罕一个万物了？神今天征服的是人的心，物质好得，钱好得，人心难得！

590 与神的关系正常与人的关系就正常了

1　要想和神建立正常的关系，必须达到心归向神，在此基础上，你与人也有正常关系了。若你与神没有正常关系，不管你怎么维护与人的关系，你再努力，再用劲，也是属于人的处世哲学，你是以人的观点、人的哲学来维护你在人中间的地位，让人都夸你，而不是根据神话来建立与人的正常关系。若你不注重与人的关系，而是维护与神的正常关系，愿意把心交给神，学会顺服神，自然而然地你与所有人的关系也会正常的。

2　这样，你与人的关系不是建立在肉体之上，而是建立在神爱的基础上，几乎没有肉体来往，但是在灵里有交通，彼此地相爱，彼此地安慰，彼此地供应，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在心满足神的基础上做的，不是

靠着人的处世哲学来维护，而是靠着对神的负担而自然而然地形成，不需要你人为的努力，而依神话原则实行。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建立与神的正常关系很重要》

作工需要具体、系统

（雨桦：给老赵交通以后，老赵走了，我就问他们，你们今天下午是怎么领受的？我交通的达到果效没有？大部分人都说达到果效了，秋莲说我觉得没有达到果效。我说今天揭露解剖了，就是没有解剖，在神那儿已经有果效了，是你想要的果效没有达到。你想的是给老赵交通以后让他能出来尽上本分，这是你想达到的果效，你消极也是消极到这了。）秋莲是说没有达到她盼望的那个果效。（雨桦：对。我说我把弟兄走的路、SJ走的路，人怎么攻击，都谈出来了，这在神那边是不是已经达到果效了？就成了。我在问秋莲的时候，她还是说没有达到果效。然后我就和秋莲说，“你说这个话的存心是不是在为你自己呢？没有考虑神的工作。在神那儿已经达到果效了，神不是看人外表的做法、说法，而是看人的心”。）

这里边可能还有个误解。秋莲说的那个果效是想让老赵能够出来尽本分，今天还没有达到这个果效，而你说的这个果效是你打败老赵了，让他有认识了，这个果效达到了。你们没说到一个点上，你们是岔开的。咱作工的时候也得注意，第一个，作工得操练全面；第二个，咱作工的时候得坐一个低凳子；第三个，得寻求。在作工的时候，弟兄姊妹再流露出什么了，咱不要一下子把人家定规，得寻求。秋莲说没有达到果效，“我说达到果效了，你就说没有达到果效，你说没有达到果效是什么是什么”，不要定规，你让她说说哪里没有达到果

效，让她把这个话给你阐明、说完，咱不要一来就论断。（雨桦：嗯。）你先去寻求一下，人家这么说还有什么原因，不要产生误解。不然你一产生误解，别人和你就合不来了。就好比刚才你们说的这个果效，你想的是，“一年级升二年级呢，升上来了”，达到果效了。而秋莲想的是，“我要升初中呢”。一年级是毕业了，但是达到升初中了没有？（雨桦：没有。）神作工是以拯救人为目的，给他交通是要让他怎么呀？是让他性情变化，是让神话在他身上作王掌权，然后让他起来能为神站见证，而站见证是在尽本分中体现出来的。也就是说，最终要达到的果效是让他出来尽本分。雨桦作工这方面的一个问题，就是作工给人带来一种辖制。雨桦，我说这方面能听懂吧！（雨桦：嗯，能听懂。）

你认为达到果效了，不一定就是达到果效了。你给他交通了，你感觉是透亮了，但听的那个人是否听透亮了，是不是还不能确定呢？（嗯。）有没有达到果效不是根据你交通得透亮了没有，而是看对方是否听明白了。对方听明白了，这才是达到果效了。好比说，你们三个带领在一起作工呢，你们三个带领听明白了，但下边的人听明白了没有，是不是个未知数？（嗯。）听明白还是听不明白是根据他的身量来的，他跟你是一个身量，那你说什么他就能听懂。如果差了个台阶，你说的这个他就听不懂。你觉得你交通到位了，你觉得你交通得实在是够清晰了，你们三个当带领的都觉得交通清晰了，但他在那边接受不了，他吸收不了，所以你交通的得和他的身量接上轨道才行。你交通得是不是透亮了、是不是清晰了，是根据你作工的对象是否听明白而决定的，你交通的与对方的这个轨道接轨了，对方听明白了、听懂了，在他这达到果效了，才能算是有果效，不是你认为自己交通清楚了就是有果效。这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就是说话的时候不能直接给人家一个拒绝、定规。人家说出一句话了，你不能说，“不是你这个意思，不是……”。雨桦经常爱说这个“不是、不是”，你这个“不是、不是”就给你们之间堵了

堵墙。秋莲说出这个话，你不直接给她说“不是”，你得看她说出的话和你的认识之间有什么误解，然后再把你要交通的建立在她的那个思想基础上再去给她交通扭转过来。如果你直接说“不是”，那就完了，你把她的那个观点直接否认了，然后直接讲你的观点，在她那边是什么感觉？这就有点强行灌输的意思了。咱是给人交通真理呢，咱说出来的话不是真理。如果是真理，就可以“强行灌输”。为什么呢？如果是真理，那活的就该接受，有耳的就当听，真理不需要你去分辨、认识，直接接受就行了。咱今天是败坏的人，咱交通出一件事、说出一句话来，就相当于是经过咱的撒但败坏性情加工了，或者经过咱的思想、思维给修改了，这就可以说咱交通出来的是经过咱“咀嚼”了之后的东西。经过你的嘴“咀嚼”了之后给人交通，也就有了你个人的意思，这就相当于是把你“咀嚼”过的食物喂给别人吃了。你个人的意思与你个人对神话的认识程度有关，你不敢保证说你交通的就是真理，你交通的只是你的一个“土产”。你把这个“土产”又供应给了别人，别人能不能理解得了？或者说你对神话的认识有没有偏差？所以咱不敢直接给人家强行灌输。如果咱直接给人强行灌输，一方面人会有反抗；再一方面就是如果你总给人强行灌输的话，会成为一种习惯，如果你给弟兄姊妹交通的有这个偏差，对于听你话的人，他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什么都是“雨桦说了……”，雨桦一说“不是”，他就不敢说了，他就按着雨桦的“是”来实行了，最后雨桦的话就成了“真理”了。对于不听你话的人，“雨桦说出话来，我想反驳又反驳不了她，她还站在一个位置上，我该怎么办呢？”他接受不了，难过，想反抗。他这一反抗就对神产生了一个误解，“神就这么作工呢？神就是这个意思？”所以，雨桦，你和弟兄姊妹之间不能有一堵墙，不能完全为了作工而作工，强行把你所认为的“真理”直接灌输给他，而是得把你所认为的“真理”交通给他，看他是什么反应。他认同了，说明你们之间没有这堵墙了，通了，他认识了。如果人家还有反应，还要过来反问你，说明人家这里不通，你就不能说“不是”。这个时候，你就得根据他所反映过来的这个问题看他的偏差在哪儿，和你还有哪些不合，这个不合的东西，你要想办法去给人解决。你看我给你交通的时候，有时候怕你听不懂，我就怎么呀？给你讲个小故事、小例子，一听这个例子你一下就理解了。就是咱说话站的这个位置、口气得注意，咱得坐个低凳子，不管做什么要有一种寻求的态度。你看，不管我和谁说

话，不管说的是对还是错，我是不是都是用心地听、专心地听呢？可咱呢，有时候人家跟你说话的时候，话还没有听人家说完呢，你就直接给人家来个“不是”，堵了。就好比刚才，你说达到果效了，而秋莲说没达到果效，那你去寻求寻求，“我认为达到果效了，秋莲，你怎么说没达到果效呢？你给我说说，哪里没达到果效呢？我听听你的意思。”人家一说，“我的目的是让他来这里尽本分呢。”你是不是就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咱要是带着一个寻求的态度，“哦，你是想让他尽本分呢，我所说的达到果效是说什么呢？我是揭露解剖他，打了他了，是说达到这个果效了。那我达到这个果效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什么服务呢？是为了让他去尽本分。”

第三方面，就像我和SJ配搭的时候，SJ当时是作工呢，是让人用人的肢体去作工呢。我是解决人的看事观点呢，扭转人那个心态，是让人用心去作工，让人学着去操心，用心去支配人的言行举止，这样作工作出来的效果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嗯。）而且这样作出来的工才有价值、有意义，所以说作工和进入得结合起来。秋莲想让老赵的肢体出来作工，雨桦在这儿想让老赵生命有进入。作工与进入是同步的，你要让他整体进入。雨桦，你在这儿光是让他生命进入了，他明白了，认识了，这个还没结束。“老赵，我把你打醒，用神话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是让你怎么呀？是让你为神来献上，不是让你说‘我醒了’就完了，结束了，不是这样的。就是说，我打醒你的目的是让你出来作工。”我聚会的时候，我解决了你内心那个错谬的看事观点以后，我就立马交给SJ，“你安排工作去吧”，剩下的就让SJ安排去了，我就不管了，这就是各尽的功用不同。虽然各尽的功用不同，但是这个路线你得知道。就好比说你们两个配搭呢，你是揭露解剖，他是抓工作，功用不同，但是这个路线你得清楚，你们是配搭，配合作工，最终要达到什么果效？最终要让他用心来支配他作工。你这么一寻求，“人家秋莲说得也对啊，确实是没有达到果效。我说的达到果效这是半成品果效，只是让他心里动了，但他还没有去尽本分，这还没有完工，还不到说‘成了’的时候”。耶稣作了三年工的时候，在他未钉十字架以前，耶稣能不能说“成了”？不能。耶稣虽然作了那么多神迹

奇事，虽然有那么多人跟随他，但他没有说“成了”，最后耶稣钉十字架了才说“成了”！咱今天给老赵交通完了，他心里边对自己有认识了，承认自己的污秽、败坏、邪恶了，这只是在他生命进入这方面的工作作完了。但老赵还没有作工呢，所以还不能说“成了”，还没有达到这个果效。那你就还得继续往前走，看他是在什么地方还通不过呢？还是他心服了口还不服？如果是他心服了，口还不服，“我心承认了，但是你让我去作工，我当下丢不下这个面子，我不能去！”那就放一放，这个火候已经到了，已经成了。秋莲看着这个还不成，还没有达到秋莲要的果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给秋莲交通了，“这个人的生命还没有长，今天只是给他吃上了、喝上了，你还得让他消化消化。过两天你再过来一作工，这不就成了吗？这就达到果效了”。（嗯。）这需要你和秋莲沟通，你们之间有了沟通了，对作工有了认识了，对这个果效也就有了认识了。咱不能单单说，“我出来作工呢，我就是作工的；我出来谈进入呢，我就是谈进入的；我谈生命进入，我这个揭露解剖完工了，就是完工了；我在这儿让他出来作工，他出来作工了就完了”，咱得会配合、会配搭，得整体性地、系统性地去作工。这个能理解吧？（嗯。）雨桦，你和SJ配搭的时候，SJ说你什么呀？“雨桦就是只管进入，不管作工。”你在这方面是个缺少，这就是让你去操练呢。咱得作工、进入两方面抓，不然的话，你在这儿就把下边的人也带偏了。那边的人为什么都坐在家谈进入、谈认识，不往出走，不出去作工呢？这都有你的“功劳”。SJ带着人，不谈进入，只是出来做做做，两个人配合起来，不就成了？

咱说了几点？总结一下。第一，你交通的得让对方听明白了、听懂了，与对方的轨道接轨了。第二，坐个低凳子。你说话的时候让他们听着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你把自己放在了一个位置上。这个“位置”不是字面上说的那个位置，而是说别人和你说什么的时候，你不要一句话就定规，把人家拒之千里之外，你这样做人家就不愿意再和你说了。对方说的话你要寻求、沟通，不要强行灌输，咱自己交通出来的是“咀嚼”过的食物，不是真理。第三个，作工得系统、全面，作工与进入结合起来，学会配合、配搭。

咱刚开始作工是什么呀？是“打仗”呢，把对方打倒，让他爬不起来，让他不敢反抗。这个作工是逐步拔高的，现在拔高是要怎么呀？是要蒙羞他。不仅是要打倒他，更主要的是蒙羞他。打倒他和蒙羞他有什么区别？打倒他是怎么呀？打倒他是他驳不倒你了，没办法了，但他心服不服？（不服。）他心不服，他还在找“武器”要把你驳倒，他是找不到“武器”了，你把他打倒了。所以刚开始作工就是一种正邪之战，是一种较量，“我把你打倒！”作工逐步拔高以后，咱还得彰显神、荣耀神，“我主要是蒙羞你，让你心服、口服加眼服！我不但要把你打倒，我还要彰显神、荣耀神！”怎么彰显神、荣耀神呢？“我得活出个圣徒体统，让你看见神作在人身上的都是爱，让你看见神的卑微隐藏。”如果你仅仅是把他打倒，能不能让他看见神的卑微隐藏？（不行。）你坐一个低凳子，你说话温柔、体贴，让他看不见你的厉害，然后他还得规规矩矩的，不敢反抗，这是不是更让他蒙羞呢？（嗯。）也就是说，让你一个“弱女子”能够把一个“壮汉”打倒，这才能体现出你的厉害，才能体现出神加给你的权力、权柄，才更能让神得荣耀。神用一个放羊的大卫把三米多高的巨人打倒，这才能体现出神的荣耀。小信的基甸，神让他去打仗呢，他选了几万人，到神那边神不要，神一个一个拣选，最后几万人拣选成了三百人。为什么呀？神用三百人把他打下来才更能蒙羞他，才更能体现出这是神的作为。神话本来就有威力，如果你出去作工再用一种气势、用一种强硬的口气、态度，他是不是不服也得服了？（嗯。）虽然他服了，但人家反过来会说：“虽然你说的是神话，但你这个口气吓死人了呀！我不敢反抗了，我不完全是服在真理下，真理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服在你的血气、你的作工方式下边了。”人家不是心服、口服，人家最后还要抓把柄，神那边不能得荣耀，所以说，咱作工得拔高一步。

刚开始作工的时候，我打不过你呀，我就用尽浑身力量，又瞪眼、又吼，在阵势上先把你压倒。咱打了三年仗了，你还吼呢？你这么一吼，别人一看，“为什么这么吼呢？吓唬人呢！”那个真正有功夫的人一上场，摆不摆架式、亮不亮相呀？看着你温温柔柔的，别人就

看不起，你再去打“三米多高的巨人”时，他吼了半天了，这个时候，你还和他吼吗？不吼了，也没有架势了，你在这温温柔柔地说了两句神话，他不敢再说了。就像神交通的：“我一看他在那儿还表演上了，带点炫耀的意思，就炫耀自己曾经的‘辉煌历史’，想让人羡慕。我一看他这样就乐了，紧接着我就说，‘那你这人性情不好啊。’我就面带微笑说这么一句话，就不再说什么了。他的脸当时就耷拉下来了，动作立马就收回去了，也不吱声了。从那以后，他那点‘辉煌历史’就再也不说了。”（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十六）》）“那你这人性情不好啊。”够温柔吧？神没有说，“你这人太恶了吧！”如果说成，“你太恶了”，一个是他难以接受，再一个是你说他是恶人，他有什么反应？“你都发了脾气了，你说我还敢说什么呢？”神温温柔柔地说了一句，“那你这人性情不好啊。”就已经蒙羞他了，所以咱作工要逐步地拔高。

咱刚开始打仗的时候，进去气势汹汹的，是吧？（嗯。）把人打得都喘不过气来，人还晕晕乎乎的呢，就把他打过来了。他一看，“你们好怕呀！进来就站高位！”现在咱打仗就不那样了，温温柔柔在那儿坐下，两句话就把他谈过来了，这样是不是更让他蒙羞？（嗯。）他们没把柄可抓了。他不再说，“人家那些人可厉害呢，一进门像强盗、土匪一样！”而是说，“呀，人家那些人说出来的那话才厉害呢呀！看着人家温温柔柔的，也不动火，可人家温温柔柔两句话就说得我干瞪眼！”这是不是把神话的荣耀彰显出来了？所以咱作工逐步地拔高了，操练让他们在咱身上看见神作工的卑微隐藏、不张扬。这个卑微隐藏、不张扬和坚持正义不打架，不要到时候雨桦又说，“呀，弟兄和我说了，我还得‘软弱’点呢！”人家邪恶起来了，“我不张扬，算了吧！”这两个打不打架？（雨桦：不打架。）坚持正义，态度是坚决的！这个态度坚决用不用你的言行举止把它表达出来呀？（雨桦：不用。）不用，态度坚决。和别人有一个沟通、寻求，这也是生命进入的一个路途。就好比说秋莲和雨桦说这些话了，如果咱带着一个寻求、沟通的态度，这就能够使咱的生命有进入，“哦，人家秋莲考虑的是让他出来尽本分呢。呀，我这个才走了一半，我怎么能说‘成

了’呢？我这个任务还没完呢，我还得再交通。虽然他心服了，但他口还不服，我还得让他口服，还得让他出来尽本分。”咱还有工作可作，还有路可走，还有见证要站。如果你一下把她堵回去了，人家再不和你说了。这样的话，第一，人与人产生了一个误解，第二，你在这方面没有进入。你以为把这个工作已经完善了、结束了，其实呢，还是个半成品。神要的是成品活儿，不是要半成品。

869　神为拯救人受尽痛苦

1　神早已来在人世与人同受人间苦难，与人同居多年人也未曾发现神的存在，而神只是在默默地忍受着人间的寒酸之苦，作着他自己带来的工作，为着父神的旨意，为着人类的需要他忍耐着，受着人所未体尝过的苦，在人前悄悄地悄悄地伺候着人，在人前降卑下来降卑下来，为着父神的旨意，也为着人类的需要。

2　因为神的工作必须得神自己亲自作神自己亲自作、亲自说，人无从插手，所以神忍受了极大痛苦来在地上亲自作工，人代表不了神作的工作，因此神冒着高于恩典时代几千倍的危险降在大红龙群居的地方来作他自己的工作，费尽心思，救赎这班贫苦之民，救赎这班在粪堆里的人。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作工与进入 七》

为什么不让你礼尚往来（一）

见证神不是让你用嘴去说呢，你得用心，就你刚才说上礼是为了借东西方便，真的吗？你说你诡诈不诡诈？（肖羽：当时我是这样想的，如果说我就在这儿不出去了，哪里都不去，就和啥人也不来往了，与世隔绝，我就在我的这个圈圈里，我就不会给他上礼了，这方面也就脱了。可现在的人，你要不给他上点儿礼，要借东西的时候，他的态度就变了，就不搭理你，咱也不好意思和他借了，没法张这个口。）你的意思是什么？（肖羽：把礼上了，借东西就方便。）每一个人的言行举止都有他的存心目的，你和我说这个话有没有存心目的？存心目的是什么？你是为了寻求一条路还是另有存心目的？（肖羽：没有，我只是寻求这方面该怎么实行，又得借东西，又不让上礼，该怎么实行呢？我这方面没路，就是这个意思，也没什么存心目的。）他有没有存心目的？（SJ：他的意思就是，我要维护神家利益，我要借东西，那我就得给人家上礼，可是你又不让我上礼，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存心目的就是你给我说一句话，答应我去上礼。）（肖羽：也不是说答应我去上礼，我是说除了上礼以外，还有更好的路吗？）你问话主要不是想解答问题，你主要是想达到你的目的。刚才SJ不是跟你说了？你的目的就是啥呢？“我上礼得找个理由，我现在去上礼啊，你说我是违背天规诫命了，可是我不违背天规诫命，这东西就借不上，你说我是该违背还是不该违背？如果不借东西，我就彻底与人不接触，与世隔绝，那也行。”不给人家上礼和与世隔绝，这两个有没有必然关系？（肖羽：要这样说就有。）你是拿借东西作为一个理由、借口来敲诈、勒索神，来要挟神。“神，你说你恨恶上礼呢，可我如果不和人家礼尚往来的话，别人又怎么能和我礼尚往来呢？你让我和人家断绝了关系，就不要让我和人家借东西了。你让我和人家断绝了关系，你还要让我去借东西，那你去借去！那你说，你是让我上礼还是不让我上礼？你说吧！”这是不是要挟？（肖羽：嗯，是。）你说你信着神还要挟着神，这是什么意思？（肖羽：不知道嘛，我要是知道这是要挟神那就不敢要挟了。）

那你说，什么是信神呢？到底“信”的含义是什么？（相信。）信里边有相信、有信赖、有跟随、有爱。你理解信神的含义吗？信还代表什么？信还代表着信靠、信赖、交托、依靠、依托，那你这个信呢？你每天起来在信神呢，什么是信神？信靠、信赖、交托，你得相信，得把你的命也交给神，这才叫信神。约伯信神成功了，约伯成功在哪？约伯最后临死之时，神让他死，他没有话说，他的表现是“我满足！”满足而死，让他死都满足。肖羽呢？神说你不要去上礼，仅仅是不让你去上礼，你都不满足，“你不让我上礼，那你就不要让我借东西！”你没有说，“神不让我上礼，我满足！”这就是咱和约伯的差距。（肖羽：嗯。）约伯是坦然面对，满足；彼得是为神倒钉十字架，自己走回去钉了十字架；亚伯拉罕是把以撒献在了祭坛上。我说：“肖羽，去借个东西。”肖羽说什么？“你要不拦阻我上礼，我就给你借东西。你拦阻我上礼，我跟人家断了关系了，你又让我去借东西，你去借去！”反打回来。“什么事情不是由你说呢？你让我信你、跟随你，我跟随了你了，你是让我不要去上礼，我不上礼了，跟人家断了关系了，你又让我和人家拉扯关系，神，你是耍我呢？”这就看到了咱与历代使徒的差距有多大，发现差距了没有？（肖羽：嗯。）这个差距你自己看看有多大？（肖羽：没法比。）没法比，人家亚伯拉罕能把以撒献上，能把自家孩子献上，咱自己连一个礼尚往来都放不下。神让亚伯拉罕献上以撒的时候，他没有说，“这孩子可是我把他养活大的呀，你要让我把孩子献给你，谁继承我的产业呢？你把孩子交给我、赐给我，又要把孩子收走，那我的产业给谁？”他问了没有？没有问，这叫信！信靠、信赖、交托了！约伯是怎么信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是神没有向他显现以前，他的一个收获。他是怎么信的神？风闻有神，是听见有神，神是造物的主就信了。当神向他显现以后，临死之时，满足而死，没有什么要求了。（肖羽：我在这一方面也不知道该怎么实行，原来我还想着把所有的电话都设成黑名单，他们不用给我打电话我就不用上礼了，只是在道理上实行了。）其实这不叫实行，这是什么呢？你本身就不愿意顺服、不愿意接受，所以你另外找了个理由过来堵住别人的嘴。举个例子，正常来说父母该不该孝顺呢？你如果是个孝顺父母的人呀，你有什么吃的，你父母就会有什么吃的，你父母绝对饿不着。可是不孝顺父母的人呢？他有足够的理由不孝顺，他有足够的理由不

给父母供应吃喝，“我有孩子还得念书呢，还没给孩子娶媳妇呢……”。刚才我说这个话的时候你怎么想的？（肖羽：这下知道了，原来不知道，原来就是自己耍了诡计也不知道是耍诡计。）这下知道了？没有其它想法？（肖羽：没有别的想法了。）

你说我是怎么看出你这个诡计的？（肖羽：我不知道。）你这个诡计没有任何隐藏。（肖羽：嗯，手段不高明。）不是手段不高明，是赤裸裸的！你这个搞交易是赤裸裸地搞交易！太明显了，你摆在桌面上了。你直接来了个什么呀？“你要是让我和人家断了关系呀，我就没法借东西！”你直接把不给人家上礼变成了借不来东西，你和他来往单单就是为了和他好借东西？你说你是不是赤裸裸的？（肖羽：也是一方面吧，还有别的原因。）一方面是吧？这就好比什么呢？你妈过年没衣服穿了，让你出去给买件新衣服，你呢？想拿这些钱给孩子上舞蹈班呢，你说你拿这些钱是干什么？是供孩子上舞蹈班呀，还是给你妈买件新衣服呀？（肖羽：得找借口嘛。）你连这个借口都不找了，你是明明白白地跟你妈说：“妈，你过年就穿件旧衣服凑合地过吧，你老也老了，也不出门了，过年还非得穿一身新衣服？你要少添一件衣服呀，让孩子上个舞蹈班，以后他能有一个好的生活，能养活我也能养活你，你说，我怎么做呢？我给你买一件衣服？买一件衣服就意味着孩子不能上舞蹈班，以后也养活不了你，养活不了我，你不让孩子上舞蹈班就是为了那一件衣服？你别买了！”是不是一个意思呀？这个能不能联系起来？我给你举这个例子能听懂吗？能对了号吧？（肖羽：嗯。）拿这一个例子就能更明显地看到咱和神搞的是赤裸裸的交易。如果你说，“呀，要是不给人家上个礼呀，以后见了人家也抬不起头来，办什么事情也不好办！”你直接说句“办什么事情也不好办”，这还不是赤裸裸地要挟，而你直接来了句“借东西不好借”，这就是赤裸裸的了。这就像什么呢？就像你给你妈说：“我可和你说清楚，要是给你买了衣服，孩子可没钱上学了，你自己看着办。”那再结合说的这个话呢？“神，你制定下这个天规诫命来了，你说不要拜偶像，你恨恶节假日，是，我也认同，我也恨恶呢，我可以和人家断绝来往，你要是不让我上礼，我也愿意顺服，可是我断绝了来往，以后你再要借东西，

你就不要再让我去借东西了啊！反正我就在这个圈圈里边，你看着办吧！你要想在这儿发展，你要想用我借东西，那你就同意我上礼吧！”等同意你上礼了，你又说啥呢？“哎呀，弟兄同意我上礼了，在天规诫命面前我走了后门了。你们不用去借东西，你们不用维护，你们就该不去上礼。我是没办法，我这是用了个智慧，给他上个礼来跟他借个东西。”嘴上是这样说的，心里是怎么想的？“你看，我礼还能上，还能和人家正常来往，同时还能借来东西，还不触犯天规诫命，一举几得，多好啊！我这么一提，弟兄给我开了个后门，如果我不提呢？这个后门就开不了。我背着人去做吧，人家别人怎么看我呢？‘你看这个人，说是信神呢，都没个信神的体统了，连礼服也不穿，连这也守不住’，我不上礼吧，你说这天天出门、天天和人家见面呢，我这个脸往哪放呢？”你真是为了给神家借东西呢？拉倒吧！说得实在点，“等我家孩子娶媳妇的时候，人家们都不来，冷冷清清的，我这个脸往哪儿放呢？”这才是中心吧！

（肖羽：那是以后的事了，这一方面我就没去想，确实我是不知道怎么实行合适。）那我问你，你是感觉借不上东西这个问题大呀，还是感觉等你家办事的时候，家里冷冷清清的，什么人也不来问题大？按正常理性来说哪个事大呢？（肖羽：那肯定是家里有事没人来问题大。）对吧？再说了，你说有几个人信神有那么忠心的？有几个人信神是时时想着神、念着神呢？我就怀疑呢，你肖羽信神就这么忠心？就连神家这么细小的事你都记在心上？“要不给人家上礼呀，我以后借东西就不好借了，给神家借东西困难。”你的心思就这么敏锐？能听懂我的意思吧？我说肖羽呀，对神并没有那么忠，什么意思呢？时时爱着神、时时为着神、时时想着神，你做到这一点了？到这儿了？（肖羽：没有。）你要真做到这儿了，一有什么问题你就会想，“周围的环境我得维护好，我得跟左邻右舍拉好关系，以防以后借个什么东西都不方便”，这些事情就压在心上，遇到什么事都想。一说这个上礼的事立马就想，“呀，得给人家上个礼，拉好关系，不然到时候借不来东西了！”是为了神家利益考虑到了这个不上礼的危害，是吧？这是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你与神的关系特别近，这是一个担当、责任、负担，

压在你肩上，没办法，迫使你得把这个关系搞好。这两个关键点是不是就不一样了？（肖羽：嗯。）就好像什么呢？你孩子是一身病，给你孩子治病的大夫脾气不好，人性也不好，虽然你不愿意搭理他，可是因着你孩子这一身病，你能不能和人家大夫把关系搞僵呀？你是不是还得经常给人家陪笑呀？还得经常来往呀？经常来往、经常陪笑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孩子。那今天，你和他礼尚往来，你是为了什么？难道就是刚才说的为了给神家借东西？这件事一直压在了心上？（肖羽：这是一方面嘛。）那不是一方面，那是借题发挥。为什么是借题发挥？我刚才跟你说了，神家的事是不是全部压在你心上了？压得你喘不过气来了？（肖羽：没有。）我为什么拿这个孩子给你举例子呢？是让你看清楚两种存心。你孩子病了，经常病，离不开医生，所以你必须得和医生把这个关系搞好，这是因着什么呢？因着孩子的病。而另一种存心是什么呢？你是有奸心，你喜欢医生媳妇呢，是和医生媳妇有染，然后借题发挥说，“人家是医生，我经常让人家给孩子看病呢，我得跟人家把这个关系搞好，搞不好呀，没人给看病。”从外表看，这两种是不是一样的呀？你都是和医生搞好关系，目的就是为了给孩子看病，但实质上一样不一样？（肖羽：不一样。）正好是反的。一个是为了孩子把这个关系搞好，另一个是为了自己的情欲，找了个借口，搞了个掩盖。把这个关系搞好以后，还告诉家里老婆，“我是为了孩子”，这就是邪恶，里边另有存心、另有目的。你是为了给神家借东西把这个关系搞好，还是把借东西当作借口来搞好这个关系？（肖羽：哪一方面也有，我就是没有实行的路。）现在不说实行的路，我给你解剖的是支配你这样去做的存心。你是为了给上礼找一条出路，而不是为了给借东西找一条出路，我给你交通的这个，你理清头绪了没有？（肖羽：理清了。）你是为了什么？你的中心是什么？（肖羽：应该是偏重肉体多一些。）我是想把你这个脸给撕下来，你是老怕我撕下来！你听懂我是什么意思了吗？我想撕下来什么？我想撕下来的就是你说你为着神家的这个幌子，让你看见你和神之间的关系是赤裸裸地搞交易，是赤裸裸地敲诈勒索和要挟。你在这儿说：“我不完全是要挟，我是一半一半啦！”（肖羽：不是说一半一半，我是说什么也有。）什么也有不就是一半一半？听懂了没有？你说什么都有，这是不是又一个诡诈呀？这是不是完全为了面子呀？

其实你不是什么都有，因为什么？你刚才和我说，“如果我不和人家礼尚往来，就和人家断绝关系了，就与世隔绝控制在这个圈圈里边了。”（肖羽：嗯。）你说你不和人家礼尚往来就断绝关系了吗？我让你断绝关系了吗？神家也没有说让你断绝关系吧？更没有说让你与世隔绝吧？（肖羽：没有。）那你是不是把不和他礼尚往来的这个结果放大化了？不礼尚往来就是和他断绝关系了吗？我说的是支配你做事的存心和你的看事观点。你不给他上礼，是不是就意味着和他的关系就完全断绝了？（肖羽：现在的人，你要不上礼，他就不怎么理你了。）你同学里边有给你上过礼的，还有因为某一种原因没给你上过礼，然后过了十年你还记得“那个谁可没给我上礼，我记住你了！”你记住谁了？谁没有给你上礼？（肖羽：哎呀，我不知道。）这不就对了？你连谁没给你上礼你都不知道，那你说人家那个没给你上礼的同学来你家借东西，你借不借？你还跟他说：“十年前那一次你就没给我上礼，你还来借我东西？”肖羽，你还记得吗？那你是不是就像我刚才说的把这个事情放大化了？（肖羽：嗯。）你把它放大、扩大，最后还给我形容了一下，“就控制在这个圈圈里边了”，你听听这话，像坐了监狱了！“控制在这个圈圈里边”，那你是不是加大了砝码？把它放大，让我看见这个严重性，你说我该同意还是不同意呢？我要不同意呀，你就让我臆想到一种结果，以后什么东西都借不来了。其实你这个“控制在圈圈里边”是说给我听着了，是你把我控制在圈圈里边了！什么东西都借不来，让我看到这个后果，让我害怕，这就是对我要挟，“我在这儿借不来东西，我看你怎么办，我看你同意不同意！”逼着让我同意！

（肖羽：呀，我哪能逼着让你同意？我可没有要挟你啊！我是说遇到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实行……不过这个实质就是要挟的实质。）我现在揭露解剖的就是你的本性、性情，你实质里的东西，这可能不是你原来计划好的、不是你预谋好的，是因着你已经被撒但败坏六千年了，人就是这么生存的。为什么说活在罪里不知罪呢？为什么神说神来在地上就像来在了猪圈？神感觉到了，但是猪它感觉不到，那猪每天就

在泥里边打滚，它觉得肮脏、污秽？它没知觉，因为它就是那个东西。它就是那个东西说谁呢？就是说咱人就是那个东西，你根本不知道、没知觉！就像我刚才给你举的例子，本身你也看见了，这实质就是敲诈勒索、就是要挟，可你知道吗？你不知道！这就是神说的：“在你的心中有一个天大的秘密是你从未觉察到的，因为你活在了没有光明照耀的世界之中。”（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全能者的叹息》）这个秘密是什么？你心里有个秘密，你心里有个“父亲”，但是你又不知道。刚才我说了，我把你心里的这些说出来了，这是不是你的“父亲”？这是不是你的秘密？（肖羽：嗯。）你的秘密你能告诉谁呢？你谁也舍不得告诉，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心中还有一个这样的秘密！“我还在搞着交易？还在要挟？”这就是你的秘密。所以说，我在述说的时候呀，肖羽感觉怎么呀？“哎呀，太冤了吧！我有这么严重的问题吗？我没有啊！我没计划要挟啊！我仅仅是和你说了一句，‘你说我咋办？你给我一条路途！’我只是让你给我一条路途，然后你就说我要挟你！”你之所以感觉冤，是因为咱对自己不认识、不了解，是因为咱六千年来就是这么活的、就是这么过来的。人和人相处、来往的时候呀，人有个自我保护意识，就像神说的：“……我对各位的秉性与嗜好摸得一清二楚，与各位打交道真是十二分的辛苦。”（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到底怎样认识地上的神》）为什么呀？因为一接触呀，人就像刺猬一样炸起来了，就把别人给堵回去了。就像今天我给你交通借东西与世上人礼尚往来没有关系的的时候，你不愿意去接受、不愿意去理解，然后你就寻思怎么就能不接受我的呢？这就想办法呀，把我说的全部都打回去，怎么能打回去怎么算！所以就找了各种办法，这些办法就构成了一种要挟。

我和你说这些，最后达到让你认识到这是要挟，是费了一番的苦功才有了这个结果，是吧？可是在你这儿呢？被败坏六千年了，那就怎么呀？手到擒来。就像开车一样，你刚开始学开车的时候，那得念口诀：一挂档，二松离合，三踩油门，你开了五年车以后，还用谁告诉你呢？刹车，踩油门，你还用想呢？一边说话一边就把这些事情做了。旁边那人问你，“你就没考虑考虑是先踩离合还是先换档呢？”你

用不用去考虑？（肖羽：不用。）这就是你刚才那么说话的缘由，已经成了习惯了，就不需要考虑了，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你的生命了，这种东西在你身上成了生命了。（肖羽：毒素太深了，这要不揭露根本就不知道是咋回事。）我现在给你交通的是，你刚才说话的时候，在灵界的一场争战、你的诡计。神问撒但："你从哪里来？"撒但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为什么神听着恶心？咱听着恶心吗？咱没知觉！你说你刚才这番话绕了多少个圈子？你就直接说："呀，我不给人家上这个礼，实在是难以实行呀！以后都是麻烦，以后可怎么弄呢？没路可走！"这两句话不就说完了？（肖羽：嗯。）然后你直接给我来了个什么？"借东西不好借"，知道问题在哪儿了吧？不是你这个话不能说，也不是这个不能问，只是你这么一说，我在这儿听着是什么感觉呢？我要是直接告诉你，"那是神说的，神说的话咱就得去实行，就得弃绝礼尚往来"，就意味着我怎么呀？我在这儿发展不下去，我就得关门了，我不敢说了，好怕呀！"我一让肖羽实行真理我就得关门！"所以我就感觉到要挟了，这就是我听到你说这些话时的感觉。

（肖羽：其实换句话说，就是我给你出了一个难题是吧？）不是难题，是你"掐我喉咙"呢！我说："肖羽，你得给我负责了啊，把所有的外围工作都给我处理了。"肖羽说："你要不让我上礼呀，你就把我控制在这个圈圈里边了！你说吧，你说让不让我上礼？"你说你这不是"掐我喉咙"呢？所以说刚才你就是要挟、逼迫，逼着我，"你说吧！让不让？让不让？你不让我上礼？不让我上礼，我就逼着你让我上礼！"你就是逼着让我答应你，"上吧，可以"！（肖羽：性质太严重了吧，说得太严重了！就这么厉害呢？）那你说是不是？（肖羽：是。）只是你感觉不到罢了，但是我感觉到了。因为什么呢？我在这儿要时时考虑神家利益呢，我要考虑我在这儿怎么发展呢。我一想，"这儿是谁负责呢？噢，肖羽在这儿呢，虽然说王超是个管理人员，王超也只是有时间了过来转转，王超只是负责管理的一个传达，实质上咱还得靠肖羽来维护呢。今天肖羽说出这个话的分量就不一样了，我不考虑王超，我得考虑肖羽呢！"所以你说出话来我就当回事

了。你说：“我在这儿没法借东西了，把我控制在这个圈圈里了！”我就想，“噢，不能把你控制在这个圈圈里，这怎么弄呢？不让你上礼我在这儿就没法发展了，我怎么出不上‘气’来了？”（这越严重了。）你说严重不严重？是你做得严重了，不是我说得严重了！（肖羽：严重、严重。）

（爱莲：先前我跟肖羽交通说别再跑亲戚了。他就问：“要亲戚是一个福音对象咱能不能去呢？”我说：“这个应该也能行呢。”他就说：“要是能行我就能上礼。”）（肖羽：要是就像爱莲说的那样，我就感觉这挺好实行的。今天见你来了，我就说再求真一下，到底是行还是不行呢？这不是就说起上礼这事儿了。）那你说，你求真的那个是不是在实行真理？你是在模仿，守了个规条，做了个形式。也就是说，耶稣为什么要来作工呢？耶稣在作工以前看到了什么？人活在律法之下呀，都守不住律法。为什么活在律法之下守不住律法呢？因为人越来越败坏。为什么越来越败坏呢？刚开始神是带领人在地上生活的，神只是给了人一个粗略的规条，就是说让你守诫命，你守住这个诫命就行了。经过多少年的发展以后，人就越来越诡诈，他在守这个规条的时候想的是什么呢？想了一些捷径，就像你刚才说的借着传福音上礼，守的只是一种做法。好比说，神让人守十条诫命呢，法利赛人守住诫命了没有？他守的是什么呀？他守的是在殿里边事奉神，守的是一些字句，但是他在背后耍小花招、搞欺骗。耶稣来了，他不是看耶稣的实质是不是神，他为了弃绝耶稣，他还要怎么呀？他还要说“我弃绝耶稣是对的，因为《圣经》里边说了弥赛亚将要来，弥赛亚是神，只要不是弥赛亚就不是神。”从外表来看，人家定真了，人家纯正吧？（嗯。）“我们这叫真实的信，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听！神说弥赛亚就是弥赛亚，你是耶稣就绝对不行！因为啥呢？神说了。”从外表看，他穿的是祭司袍，在圣殿里边事奉的是耶和华，可他真是事奉耶和华的吗？他守了个事奉耶和华的规条。他心里边在事奉谁？事奉自己。他为什么非得持守这个“弥赛亚”呢？他自己清楚不清楚？他听着耶稣讲的是不是真理？他知道，他清楚、明白，但他是为了把耶稣打倒，所以才说“你不是弥赛亚”。从外表来看，人家是实行真理，人家是正义

人士，人家是为了维护正义，是为了迎接弥赛亚，耶稣是假的，所以才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用肉眼来看，你说法利赛人做得对不对呀？应该不应该？（应该。）应该，对着呢，因为人家持守着这个律法，拿起律法来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就像刚才你俩的说话一样，爱莲告诉你说，“借着传福音，拉个关系，然后就把这个礼也上了”。肖羽说，“诶，这不错呀！呀，我上礼有了门道了，我这就可以打着传福音的旗号去上个礼！”外表看着，肖羽去干啥了？去传福音了。可实际上肖羽想啥呢？“我去上个礼，搞搞关系！一举两得，自己的目的也达到了！”外表看人家肖羽是为了扩展福音工作，人家上那个礼是用了个智慧，可神要看人的心呀！如果你打着传福音的旗号去上礼了，你说“哎呀，这个真理好实行呀，这个轻松呀！”那能不轻松吗？法利赛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轻松不轻松？他要不轻松就不会说把钉死耶稣的罪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这个真理实行起来轻松，我有足够的理由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因为《圣经》里边说了，他就不是弥赛亚，他和弥赛亚连一个字都不沾，所以坚决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没问题，没错！即使神来审问我，我和神也有话说！你们看，我是怎么敬拜神的？神说什么了？弥赛亚就是弥赛亚，不是这个绝对不行！我是为了正义！”可他说我是为了正义的时候，他心里边知道不知道？他心里知道他在做什么，所以说他是有足够的理由来欺骗神的，所以才支配他这么去做了。可他恰恰忘了，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神要的不是那个做法、说法，外表的一种规条形式，而是要看你的存心、态度。你的态度是什么？你的存心是想什么呢？你的存心是想上礼去呢，是想搞关系去呢，你的存心不是为了扩展福音。如果你真是为了传福音而去上个礼，那神鉴察着呢，神知道，不用你说。为什么神说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从外表看，做法完全都是一样的，但是神要鉴察人心肺腑，你是为了什么？你是为了上礼还是为了传福音？戴的帽子一样，“我实行真理”，都说是实行真理，可哪个是在实行真理呢？这个理清了吧？（肖羽：嗯。）我这个话是跟你说什么呢？我没有说那个做法的对与错，我只是说你的存心，用你的存心来支配你的行为，而不是看你行为如何。

你说，神恨恶节假日，神不让你上礼的目的是什么？（肖羽：不能随从世俗、潮流。）还有呢？（肖羽：和外邦人分别为圣。）是不是要把你保护起来？是不是让你活在神的臂膀底下？这是不是一个敬畏神、远离恶？（肖羽：嗯。）你愿意吗？（肖羽：愿意。）可你表现出来的愿意吗？（肖羽：咱从现在开始嘛。）这就是说你不愿意远离恶，不愿意和人家断绝关系。（肖羽：嗯，还愿意和撒但拉拉扯扯。）咱和世人的关系是什么呀？咱有时候是为了生活，和他有个正常的关系，并不需要去搞好关系。刘志孙子快满月了，因为在这儿尽本分呢，身上没钱，犯愁呢，“孙子满月没钱给人家上礼，这脸面往哪儿放呢？”正发愁的时候，他老婆说：“哎呀，闺女给拿过钱来了，闺女体贴咱们，知道咱没钱，给了一万块钱让咱们上礼去呢！”刘志高兴的，“哎呀，神知道我的身量小呀！神知道我的缺少呀，神给我开辟出路呢！”你说他这个话对不对？（肖羽：不对，神还厌憎这些呢，怎么能给他开辟这一方面出路呢？）嗯，神厌憎呢，他说神给他开辟出路呢，这就成了对神的一种亵渎了吧？（肖羽：嗯。）这是个试炼，他拿上这个说他是在见证神呢，我说你拉倒吧，你别亵渎神了！你还“见证神”呢！刘志问怎么亵渎神了？我说：“你在这儿说什么呢？明明是撒但作的，你非得说是神作的！你去给人家上礼，这是不是拜偶像呀？上礼、拜偶像没钱了，你说神还给你开辟个出路，‘噢，你没钱了，我给你些钱，你去拜偶像去吧，你要烧纸、烧香，我给你个纸火钱，你去烧香去？’神给你？你这明显就是亵渎神！这是撒但作的，是撒但的一种试探，然后你把撒但作的说成神作的，这不就是亵渎？”（肖羽：嗯。）上礼钱有了，刘志高兴地赞美神呢，我问刘志了，“你说你是在信神吗？你说神知道你身量小，体贴你，给你送过两个钱来，这是在干什么？神还体谅你拜偶像的身量小、背叛神的身量小？你在这里边感觉自己身量小，那你把自己看成什么了？你自己是不是信神的？这还属不属于信神？这是抵挡神、背叛神！你今天给撒但烧香了，因着没有烧纸钱而发愁、而痛苦，又因着有了烧纸钱而高兴、赞美，你说你处处活出的是什么形象？这是拜撒但的形象！”他和你的性质一样，我这样说他的。

咱一直说不让拜偶像，让你断绝礼尚往来，不要和外邦人拉拉扯扯。可刘志还交通什么了？刘志说他信神的历史呢，意思是：他信神痛苦啊，在没跟随这一步的时候，他已经是脱离世俗了，和人家都已经不来往了，没有礼尚往来了。等他自己家有事的时候呀，看见没人来，他心里边就痛苦、就难受。如果你家有事，没人来，你痛不痛苦、难不难受？（肖羽：还没身临其境呢，不知道。）你能想到什么？（肖羽：应该也是心里不舒服吧。）人家娶媳妇了，家里热闹的，那么多人，这个来祝贺了，那个来祝贺了，你家娶媳妇了，没人来，你什么心态？（肖羽：难受嘛。）难受，可是你知道世上的不信派都属于什么？（肖羽：魔鬼。）魔鬼撒但，这一个是不是就看见了？魔鬼撒但不来家里，心里还难受呢。神不让你和他们来往，不让你给他们上礼，是让你怎么呀？和魔鬼撒但断绝开来。因为神的作工结束了，魔鬼撒但群居之地要有神的烈怒临到，神要毁灭它，所以就让你和他们区分开。可是你这儿怎么呀？你这儿难受呢，“我怎么就和人家相处不到一起呢？我有个事魔鬼撒但怎么就不来庆贺庆贺呢？”神说让你分别为圣，神说你不要和魔鬼撒但在一起，你是就想和人家在一起。和魔鬼撒但在一起是不是活在了污鬼邪灵群居之地？（嗯。）那神今天让你断绝这个关系，是不是让你和魔鬼撒但、污鬼邪灵分别出来？（嗯。）神不让你进那个污鬼邪灵群居之地，你还痛苦得不行！你不要跟他们来往，不要让他们来给你祝贺，不要让污鬼邪灵缠绕着你，好事还是坏事？（肖羽：好事。）可是，人能接受吗？污鬼邪灵不来祝贺他还难受，“污鬼邪灵为什么就不来我家呢？”难受、痛苦。你能把这些不信派看作是污鬼邪灵吗？这是在话上知道了，事实上能看清吗？你看不清，是因为你现在还没有分别为圣，虽然你信神多年了，但是你的看事观点根本没有变化，对这个根本没有认识，根本不知道什么邪恶、什么污秽。

就刚才咱说的，你信神对神是一种敲诈、威胁，这是不是魔鬼撒但才能做出来的事啊？那也就是说，你身边要是有这么多外邦人，你要是让这么多外邦人和你在一起互相熏陶感染，你还能活吗？人是不是看

样学样呀？（嗯。）我让你去哪儿呢？我让你和他们断绝关系，然后和谁来往呢？和弟兄姊妹来往，你有什么事呀，让弟兄姊妹给你祝贺。你有什么事不是寻找弟兄姊妹帮忙，你老是嫌人家世界上的魔鬼撒但怎么就不来呢？来的都是弟兄姊妹心里就难受得不行。可你再看实质，弟兄姊妹来了，住在一起干什么呀？交通的是真理，借着交通就能认识自己、认识神，敬拜神，歌唱赞美。魔鬼撒但住在一起是干什么呢？任罪蔓延。你在他们里边熏陶感染，你还能出来吗？是不是自己找死啊？（肖羽：嗯。）在污鬼群居之地，活在黑暗里面。什么是黑暗呢？“明明我家房子这么亮，你怎么说是黑暗呢？”你说这房子黑暗不黑暗？这家黑暗不黑暗？（肖羽：不黑暗。）为什么不黑暗？因为有太阳光照着呢，是吧？（肖羽：嗯。）这就是人所认为的那个黑暗。我刚才看着你呀，你就活在了黑暗之中，因为啥？你连你自己都看不清，伸手不见五指，自己想什么了、做什么了，知道不知道？不知道，这就是在黑暗之中。活在光中是什么？什么都能看得见，这叫光。你看那是房子、那是树，这是肉眼能看见的光。你信神是要怎么呢？神是要打开你的灵眼，把灵界的事情让你看见。看见什么？看见你的言行举止流露出来的是什么，看见你与神实际的关系是什么，看见人和人之间相处的关系是什么，让你把这些看见，这就是活在光中。你看着是太阳晒着呢，世上人的家里亮堂不黑暗，可你听他那个说话、流露，听听、看看，你听见他们之间说的恶心不恶心呢？为什么说恶心呢？就是牛头不对马嘴，乱七八糟，净说些谬理，说些抵挡神的事，说些不讲理的话，说的那些让人听着恶心。为什么他说那些话、做那些事呢？因为他什么也看不见，那就是在黑暗中。虽然是在太阳底下呢，可家里边住满了那些外邦人、住满了那些不信派，那就是一个黑暗的地方。虽然咱弟兄姊妹住在这儿了，拉着窗帘聚会呢，可是咱看的是神话，神话是发光的太阳，照亮了一切黑暗面，这个被照亮的黑暗面，是你肉眼所看不见的，这个能理解了吧？（肖羽：嗯。）

所以说，不让你上礼，不让你和世人来往是什么呢？（肖羽：保护。）是保护你、是拯救你，是让你敬畏神远离恶。你知道神是为了

拯救你，那你应该怎么做呢？不仅是说，“噢，神这是保护我呢，那我就守住！”还应该看见啥呢？这是不是神的爱呢？（肖羽：嗯。）神所作的一切都是爱、都是拯救，就是不让你去上礼，让你和他断绝关系，这都是爱！神说神看中了这个人，要在这个地方降灾呢，那神就得先把这个人怎么呀？救出来。结果你和人家团聚在一起，你说这个灾降还是不降？“肖羽，出来吧！神要在这儿降灾了！”“不行，今天人家结婚呢，我得给人家上礼呢！”那你说神说什么呢？“噢，那你去拜偶像吧！我和你说话你不听，况且这些话早就和你说了你不听，你这还是跟随我吗？你不是属我的，你不跟随我！”那这个灾难是不是能降下了？（嗯。）你就是罗得他妻子。每一次降灾神都喊你吗？不现实，也不是那个时代，要在律法时代吧，神喊你，现在是什么呀？话语时代，早就把话告诉你了，神就看你自己所行的了。今天神要给你生命，要让这些话成为你的生命，让你和魔鬼撒但分开，分别为圣，怎么分别呢？不要和他们拉拉扯扯，不进入撒但的网罗里边。你听不听这句话呢？如果你理解神的话，这是让你出来呢，出来是干什么呢？是要拯救你呢，那你就不进这个网罗里边了，你听见神的呼召就出来了。可是你听不懂，你就不管神的心意是什么，你就不管这是不是神的爱、神的拯救，你也不理解，神说神的，你做你的，你就不愿意出来。“神，你说这个话我不愿意听，你让我从那个网罗里边出来，可我从那个网罗出来就没意义了呀！你说人家遇个什么事我不去，然后我遇个什么事人家也不来，冷冷清清的，你说世人怎么看我呢？我是个另类？我就不是个人？”你考虑的不是神怎么说你、怎么看你，你老要考虑世人怎么看你，你信的世人，你跟随的世人，那你还能蒙拯救吗？你就不是神拯救的人，就不是神要的人，你听不懂神话，你也不愿意听神话。那神说：“你去吧，你愿意在哪个网罗就在哪个网罗！”神该降灾就降灾，神毁灭魔鬼撒但的时候就连同你也一起毁灭了，因为你归服在了撒但的权下。如果听了神话就信的，一听神让他不要进那个撒但的网罗里边，他就揣摩，“神为什么不让我进那个撒但的网罗里边呢？为什么不让我上礼呢？噢，那是邪灵污鬼群居之地。神拯救人的方式是什么呢？神要在哪个地方降灾呀，就要提前把他看中的人救出来。噢，神是要把我救出来，神要在这个地方降灾呢！现在地震、瘟疫、饥荒到处都是，谁知道哪一天有地震、瘟疫？谁知道我在给谁上礼的时候来地震、瘟疫？噢，神是保守我，让我分别为

圣，让我和那个实行真理的人站在一起，不管我有没有洪福吧，人家是神看中的，神要保护他的时候就连我也保护了！”这就使你不得已的怎么呀？“我不能和这些外邦人站在一起，即使我再想给他上个礼，那也不行，我不能和他在一起，我要一和他们站在一起，那就随时面临着死亡！”所以就时时警戒着你，“我不敢和他们站在一起，我得时时紧跟着敬畏神远离恶的人，人家可能是‘约伯’呢、‘彼得’呢，我跟他站在一起，最起码地震、饥荒临不到。因为什么呢？神喜欢他、神爱他，瘟疫饥荒、狼虫虎豹不能临及他的帐棚，那我就跑在他的帐棚底下！”这是不是安全了？（嗯。）在神来看，“诶？我没咋看中这个人，可这个人怎么一直是跟着正义跑呢？怎么一直跟着‘约伯’‘彼得’跑呢？这肯定也不是个魔鬼撒但，不然他为什么要跟他？为什么不跟外邦人混在一起呢？这个人虽然是风闻有神，虽然没得着真理吧，但他听着神的那些话还是往神的要求上走的，虽然他生命幼小，可再幼小也是个生命！”是不是就把你保守下来了？（嗯。）

我跟你说这些话明白什么意思吗？让你了解神的作工、理解神的心意，让你明白神为什么这么说呢？为什么要这么作呢？为什么让你不要礼尚往来呢？就是要保守你、拯救你。就好像你教育孩子一样，你孩子每天起来打游戏呢，喜欢玩个刀、喜欢玩个火的，当父母的能不能让他玩？（不能。）不能让他玩。可他理解吗？他知道吗？他不知道。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呀，他最起码知道，“我爸、我妈这么说了，我爸、我妈是不会害我的，他们只会对我好。”他不理解那个东西会带来什么后果，只是知道，“父母说了我不能去，那我不去了！我虽然看着游戏喜欢，看着人家都在玩，我想玩，可是父母跟我说不能玩，那我就不玩了！”这叫听话，这叫顺服。等他再大一些了，或者父母说得多了，把这些缘由都说了，“这打游戏呀，虽然好玩，可一旦你上了瘾呀，就把时间都浪费了，你休息也休息不好，学习也学不进去了，就把你的学习给耽误了，你这一生都被耽误了，这是害人的！这刀子也不能玩，一不小心就把你的指头给割了，割破了，流了血，还得住医院！还有那火，一不小心烧着了、烫伤了，又给人家把楼房点着了，多危险呢！这个东西咱得远离，可不敢玩，这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咱

承担不起，你自己也会受到伤害！”这孩子要稍微懂事一些，你一说，他是不是听明白了？“噢，父母不让我玩这些东西呀，是对我的一个保守！”当你理解了父母给你说的这些话以后，你会有什么感觉？“哎呀，父母对我是爱呀！父母的心贴在我的身上呀，父母时时观察、引导着我呀！”当你感觉到父母爱你的时候，你有什么反应呀？（肖羽：心里激动得不行。）因着什么激动呢？“我发现了父母对我的爱了！父母在关心着我、在爱着我！”是这样吧？能够发现这些爱首先得怎么呀？得有点良心。没良心能够发现吗？没良心发现不了。那神今天来了就是唤醒人的心、唤醒人的灵，是唤醒你的良心理智来了！

361 神要拯救人脱离阴间地狱的生活

中国人历时几千年的奴役生活，将人的思想、观念、生活、言行、举止都束缚得毫无一点自由，几千年的历史将活活的、有灵的人都折磨得犹如无灵的死人一样，人都生活在撒但的屠刀下，多少人都安居在犹如动物的巢穴中，吃着牛马一样的饭食，横躺竖卧在“阴曹地府”，人的外貌犹如原始人类，人安息之地犹如地狱，周围有各种污鬼、邪灵伴随，人都在与污鬼同起居。人都生活在撒但的埋伏圈里，被困在其中无法摆脱，受着污鬼的摆布。人就在这样的阴曹地府里生活了几千年。神要改变人，神要拯救人，将人从死人的坟墓里拯救出来，脱离阴间、地狱的生活。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作工与进入　五》

为什么不让你礼尚往来（二）

神说：“做母亲的怎么样了解自己的孩子，神也是怎么样了解每一个人。”（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什么是性情变化与性情变化的路途》）了解和理解之间有什么区别？单独说这两个词，理解和了解有什么不一样？（肖羽：立场不一样。）什么立场不一样？你说说。（肖羽：理解，就比如说人和人有同样的经历，我就理解你。了解就是能从骨子里看清这个人，这是了解。）从骨子里能看清就是了解。杨光，你怎么看了解与理解？解释解释这个词。这个词应该不难解释吧？可是咱没有用心去揣摩过、去想过。了解和理解它们各自代表着什么？它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杨光：理解是体尝、感觉，了解是知道你内心所有的东西。）了解就是我把你看透了，看透了这就叫了解。理解呢？理解是在了解的上面又加深了一层意思。要想理解首先是不是得了解？我了解你了，接下来才会有理解，但是了解不等于是理解，理解绝对是建立在了解的基础上。你看神说：“做母亲的怎么样了解自己的孩子，神也是怎么样了解每一个人。”你对你的孩子了解不了解？了解，是吧？你对你孩子理解不理解？（不理解。）不理解，现在你就明白什么是了解和理解了。你孩子每天不做作业打游戏，你了解不了解他？你了解他，“我就不理解了，他为什么要天天打游戏呢？”（不理解。）理解意味着什么？理解意味着站在了一起，有共同的一个观点。共同的观点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体尝，站在一边我体尝到你的感受了，把我和你放在一起，我理解你的心情了。刚才我把肖羽放在了对立面，我根本不理解他的难处，他在那儿想“你怎么就这么不理解我呢！你天天说换位思考，你就不会换位思考一下我的感受？”为什么我就不往他的那个位置上坐理解他的难处？因为他坐的是撒但的位置。我不去理解他，我也不需要去理解他，我只了解就行了。我要理解谁呢？我要理解神，我要站在神一边，所以说我要求你理解我，但我绝对不会理解你。理解代表就得同情、就得跟随、就得支持，我要理解了你，我今天就得同情你，那我就得说，“行，那你今天就给人家上礼去吧，咱以后有事了好办些”。这叫什么？我对你的理解，我体尝到了你的难处，我作你的后盾，我帮助你，给你开这个后门，这就是理解。这个后门我不给你开，但是我对你有了解，我比你还了解你呢。把理解和了解区分开。我不理解你，但是我还要求你得理解我，你听着这话你心里会怎么想？“呀！弟兄太可恶了吧！”咱今天信神，咱为什么会与神为敌呢？为什么彼得能为神倒钉十字架呢？

彼得从监狱里逃出来的时候，耶稣对他说什么话了？耶稣说：“难道还让我为你第二次钉十字架吗？”（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人对神的要求太多》）彼得说，“不用了，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彼得返回去倒钉十字架了，这就是理解。约伯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伯 1：21）耶和华能赐给你就不能收你的？赐给你的是耶和华，你该赞美；收了你的，你也应该赞美。耶和华能给了你就不能跟你要了？他是造物的主，他赐给你与收你的有没有关联？他不管是收你的还是赐给你的，他是造物的主就是造物的主。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个不应该质疑。所以他妻子说他：“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伯 2：9）看你信的是什么神呢？人家不信的还好好的，你信了神万贯家产没了，自己顾不了自己，还痛苦得跟万箭穿心似的。约伯的妻子对约伯是不是一种了解呢？因为他们是在一个家生活。可是他妻子理解他吗？（不理解。）就因为不理解所以才说出，“你弃掉神，死了吧，你还信神呢，信的是个什么？信神信神最后信得自己什么也没了，还在炉灰中坐着用瓦片刮自己的身体！”

肖羽今天说什么？“你说吧！我信神信成什么了，让我断绝来往，东西借不来，然后把我困在这个圈圈里。你说我还活人呢？”魔鬼说，“你要是不信神，还用不上礼？还用活在这个圈圈里呢？你说，该不该弃掉神？弃掉神死了吧！你还活人呢。”约伯呢？约伯理解不理解他妻子？（不理解。）他不理解他妻子，所以他骂他妻子：“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哎！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伯 2：10）约伯对他妻子不理解，约伯对谁理解呢？（对神。）约伯对神理解。“神是造物的主，神想怎么作就怎么作，神怎么作都是对的，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最后约伯临死之时是满足而死。满足是什么意思？满足就是什么都是好的，就是让他死都感觉是好的，这是约伯对神的理解。神是造物的主，神想怎么作就怎么作，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神。信神就应该理解神，可咱今天信神呢？咱和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是赤裸裸的一层利益关系，完全是种交易。你是一个受造之物，你就该敬拜造物的主，就是神利用你了，你就该让神利用。可是实际上

呢？是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搞交易。因着搞交易才有了讨价还价。肖羽今天是不是很明显地在和神讨价还价？（嗯。）这就是讨价还价。你说你能和神讨价还价吗？神是主宰万有的造物的主，神制定了天规诫命，你在这儿和神讨价还价，你是不是要修改天规诫命？咱不去理解神，问问神，为什么要让人脱去这个礼尚往来呢？脱去这个礼尚往来是要达到什么果效呢？咱不去理解神，而是站在自己的利益上与神讨价还价。所以说，咱虽然信着神，却不知道什么是信神。信神是让你敬拜神，信神的含义就是让人敬拜神。神说："就是说，你信神就得爱神，你如果只信神不爱神，没达到认识神，从未从心里发出真实的爱去爱神，那你信神也是枉然，你信神如果不爱神就枉活一世，你的一生是最低贱的一生。"（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爱神才是真实的信神》）信神不爱神枉活一世，信神不仅是要敬拜神，还得要爱神。可是咱信神却在与神搞交易，搞交易搞到什么程度了？单单就是雇工与雇主的关系？咱超过了雇工与雇主的关系。不是说干一份工给你多少钱，而是什么？我不干活你是不是也得给我钱？因着有交易，所以讨价还价，就产生了一种争战。心里争战就出来两种情形表现。就像有的人做生意亏本了，或者是买东西钱出得高了，心里不痛快，但出于虚荣脸面不想再说了，就这吧，拉倒吧！这叫什么？这叫忍气吞声。算了吧！人家势力大，咱和人家说不成。另一个做生意的，在秤上作了手脚，缺斤少两，少放一点，还让人看见高高的，这叫什么？这叫欺骗。这是用这个例子形容一下，人在尽本分的过程中，不是忍气吞声就是欺骗。

人和神之间有三种关系，一种是理解、一种是欺骗、一种是忍气吞声。刚才肖羽表达出来的这句话，这是一种什么现象？是一种忍气吞声呢？还是种欺骗呢？（肖羽：我刚才是欺骗。）欺骗。如果是忍气吞声是什么表现？肖羽在这儿肚子憋得、胀得紧绷绷的，这边借东西借不出来，神还不让我上礼，"我不去上礼，借东西借不来，借得憋死我，还让我去借，拿我的脸皮当猪皮。我舍下这张脸，我不给人家上礼，我还借人家东西，算了吧，我忍气吞声，谁让你是神呢！我就是不要脸我也去借吧。"心里面是堵的，肚是胀的，嘴还不能说，心思意

念是对抗的，“有啥办法？有啥办法？”气得还长出气呢，这叫什么？这叫忍气吞声。有多少人在尽本分的时候不是在忍气吞声？有一个弟兄，他老婆在家打电话呢，“几点了，怎么还不回来？”这边是得加班干活儿，那边是老婆打电话催着，怎么呀？“神家再小的事也是大事呀！我家再大的事也是小事，老婆打电话骂我也是小事，我家房子塌了也是小事。我和谁说呢？我能说吗？不说了，我不说带领还要修理对付我呢，我要再说就成什么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人家你主宰着万有，我是受造之物，我有何办法呢？谁让你是神呢，没办法，只能这样忍气吞声。”不是忍气吞声就是欺骗。刚才肖羽是想用个花招来欺骗，逼着卡着让我允许他上礼。反正不管怎么做他都是赢者，“要么你允许让我上礼，要想我不上礼也行，那就意味着永远不要让我去借东西”。聪明吧？一本万利，不管我怎么回答，我怎么做，都是他得利。其实他已经把答案给我了，就这两个答案，他让我做选择题，你让我选择哪个吧？所以肖羽你太“聪明”了，你把我看得太“无能”了，两个答案都是你得利，反正我是没办法回答你。欺骗、骗取，更大的骗取是什么？他想用这个小利，最后混个不死的结局，还想剩存下来。神说：“为什么人在我向其发出要求之时，人总是从地上随手捡起一把尘土扬在我身上呢？难道这就是人的骗术吗？”（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三十六篇》）咱把尘土扬在神的身上，还说，“我是子民”，最后还想剩存下来，剩存下来还想拜着偶像、带着撒但进去。“要不我就啥本分也不尽了，为什么？因为是你不让我尽了”，讲着理、叫嚣着进入国度。就好比一个人娶媳妇，娶了个什么？娶了个泼妇，那个泼妇怎么呀？吼着、骂着就进了婆家门了，还是重金“买”回来的，三十万彩礼钱“买”回一个泼妇。肖羽，你说你就把神看得这么“无能”？你也太“能”了！神不要！这就看见咱的丑相了吧？看见咱的丑相以后，你就知道了，“神作工拯救的就是这么一茬子人？这哪是人呢？这不是魔鬼、撒但呀？”个个都是泼妇样。你说有谁不是这种情形？不是忍气吞声就是什么？敲诈、勒索。敲诈、勒索就是欺骗、骗取，要么就是一个泼妇，要么就是神说的，儿女和父母的恩情都是种欺骗，儿女拿上“三瓜两枣”像串亲戚一样打发了，这叫孝顺！特别是媳妇儿想利用她婆婆给她看孩子，给她婆婆买件衬衫，买件衣服，一件衣服就把她婆婆给哄住了。她婆婆要不给她看孩子，你看看她会怎么样？这就是欺骗。用很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神怎么说

的？神说：“你献给我的仅是沙土中的一粒，而你向我索取的竟是黄金万两，你不是无理取闹吗？”（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们的人格太卑贱！》）神说：“你们都为自己的肚腹操劳得头发斑白，却没有一个人为我的工作献上一根毫毛。”（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这些话体验了吧？不愿意为神献上一根毫毛，就是不去上礼的这点也不敢献上。在人的一生之中这算不算一根毫毛？你吃着神的、喝着神的，今年有四十多五十岁了吧？你呼吸了五十年的空气，空气虽然最不值钱了，但是你哪一分钟能不呼吸？今天让咱来干个活儿，咱才尽了几天本分，就开始要挟神了，咱的人性在哪儿？

咱再说说这个理解，神在拯救一班什么人呢？神是不是在拯救一班活死人呢？拯救一班根本就没有人性的人。神从天上来在地上，而人是怎么对待神的？这就是人对待神的一个真实画面。神在忍受着多大的屈辱作工在这些人身上呢？人是没有知觉的，但神是有体会的。就跟刚才说的那个婆婆一样，你就再聪明的媳妇，你骂骂咧咧进来了，或者你给你婆婆买衬衫了，你婆婆心里清楚不清楚？她不知道？她傻？她知道但她为了谁？“为了我的孩子、为了我的孙子，不要把我当傻子待”，她也是忍气吞声，她不傻。神在这儿呢？神这个不是忍气吞声，神是极大的包容、忍耐，给你恩典。神的爱是硕大无比，神对人是极大的拯救。咱跟随全能神多少年了？神作工三十年了，咱还是这种表现，你说神的爱有多大呢？如果媳妇就这样对待她婆婆，不是今天敲诈、勒索，就是明天欺骗，她还能和这个媳妇和睦相处三十年？不吵闹也不红一次脸，可能吗？看清楚这层关系以后，就看见神作在人身上的全部是爱、全部是拯救。因为神的实质就是爱、实质就是拯救，而人太悖逆了，你真有这种看见、真有这种体会了，你的心是不是该被打动了？“我哪还有个受造之物的形象呢？我从哪儿来的我都不知道！我跟随神呢？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受造之物，什么是造物的主，什么是信神，我还打着旗号说我信神呢，还是跟随神二、三十年的人。呼吸着神给的这口空气，光是五十年还是这一辈子？这六千年来我哪一天不呼吸这口空气能行呢？哪一天都不能挪去这口空气。神给我带来的是生命的供应，我给神带来的全部是伤害。我不配称为

人，我就是个魔鬼，我不是个人。”当认识到自己不是人的时候，能恨恶自己的时候，是不是想做一个人呢？是不是想起来“我得还报给神些什么，我能为神做点什么！”这是不是良心起作用了？良心发挥功用了？当你的良心发挥功用的时候，就是你心灵被唤醒的那一瞬间。当你的良心发挥功用的时候，还有没有今天的这个表现？你不上礼那东西真的就借不来吗？这些办法谁去想？还用不用SJ给你交通天规诫命？一句一句告你说去教你？用不用了？神造你的时候就给了你思维，肖羽有没有思维？肖羽大脑痴呆？麻木？别人说什么他就像机器人一样做什么，别人不说就考虑不到？肖羽，是不是？（肖羽：这方面还是比较缺。）呀，好谦虚呀！你不是缺，你是没有这个心。你的这个心没有为神考虑，你的心没有向着神、没有为着神！

我给你交通了这些以后，你看见自己不是人的时候，“我得为神作点什么”，当你有了这个心的时候，觉得得为神做点什么的时候，你再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路没路？路太多了！肖羽不是找不见路的人。“我还会要挟神，这个诡计我都能使出来，面对魔鬼撒但的时候，我就没有智慧了？”肖羽只要心一动，用心做这件事情就有路。如果你真是站在神一边为神作工的时候，为神说话的时候，神是不是就在你身上作工，神就赐给你智慧呢？神本身给了你思维，神再加给你智慧，你就有路。可是你拿上撒但的那些处世哲学，和神打仗的时候，神作工不作工？神不作工，是吧？你和神争战的时候，是撒但给你送的意念。你和神在打仗呢，你还有这么点“智慧”，你为神办事，神作工加给你智慧，你还怕没东西？你还会贫穷可怜？不存在了。你刚才说的那话是谦虚话，谦虚话还是为了你的面子，保护好你自己，不要让别人看见你完全是为了自己不为神，那是虚假的话。肖羽不是那个麻木痴呆，不分东南西北的神经病患者。给你交通这个是说什么呢？为什么能达到这个果效？就是你能够对神有个理解，什么理解？神怎么作工呢，神所作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谁？是为了他吗？是不是为了人？神所作的这一切还是为了人，都是为了人！神是伟大的，人是自私的。人是为人自己着想，神是为人着想。神是为了人能在地上生存，神是为了人能更好地活下去，在下一个时代能存活下去，所以神才来拯救人

的。如果神不来拯救人，那就意味着人全部都得死亡，受惩罚！神是为了让人能够剩存下来，在末世能剩存下来，是为了给人更好的归宿而来作工的，神不是为自己。哪个人能够为别人付出一切不为自己着想呢？通过这些对神的作工能理解了，“虽然说不合我观念，虽然说我的利益受到了伤害，但神所作的一切都是好的、都是拯救、都是爱！”对神有个理解。有了理解就有了什么？认同、支持、配合、顺服，这是不是都来了？那你再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没有困难了。信神就是让你能够顺服神，怎么能顺服神呢？当你能够理解神的时候，你就能顺服神了。你看各个地方降下灾难，地震、瘟疫、饥荒、虫灾好不好？（好。）好？好在哪儿？“好”就是你吃不上粮食？吃个窝窝头？（因着人的败坏就该遭神毁灭。）是，他败坏，他吃窝窝头对着呢，是神的公义，地震砸了他也是神的公义。今天这儿地震了，把你的腿砸断了，你说什么？“好，神公义！”能说出来吗？今天让你看见地震、瘟疫、饥荒，我问你说好不好？你说了个“好”，你说的这个“好”只是什么？你只是在规条字句里说，“神作的一切都是好的”，这只是一个字句。“神作的一切都是好的”，这个“好”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对神的认识？对神的理解？不是。你是理论上的一个认识“好”，神说的、神作的，你敢说不好吗？你只能说好，不好你也得说好，这是个实情。咱今天信神呢，咱真的要去了解、去理解。那你得从理解的基础上看，地震、瘟疫好不好？（好。）具体细节它好在哪？不好在哪？（就是刚才你说的，根据神的作工，字句道理上说好，神的作工就是好。如果根据肉体来说，咱肯定就不愿意临到灾难嘛，这就不好，这就是背景。谁愿意临到灾难？谁也不愿意临到灾难，临到灾难就不好嘛，伤到自己了肯定是不好。虽然字句道理上说，神作的什么都是好的，可心里就像刚开始说的忍气吞声也得说好。没办法，你就得说好嘛。）忍气吞声才能说神作得好。（肖羽：嗯。）说这个“好”的时候忍气吞声说的“好”。（肖羽：如果把你的腿砸断了，你说，“好，神作的好！”这不是忍气吞声吗？咱还没达到那个高度，你要是达到约伯那个程度，肯定不会忍气吞声。）从这里看到什么了？肖羽跟约伯差得远呢！（嗯。）约伯是风闻有神，神并没有向他显现。约伯就能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肖羽呢？“神，你赐福我我称颂你，你要让我腿断了，那不一定就是好的了。”（肖羽：现在就还没达到那个程度

呢。）到什么时候就达到那个程度了？（肖羽：达到真正对神有认识，才能说真正的好。）那怎么就有认识了呢？让你的腿断了，你就有认识了；你的腿不断，你就没认识。今天肖羽为什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是因为他活在安逸之中，是因为他刚才说的他的腿没有断。如果他这条腿一断，他今天就不是这种说话口气了，是吧？你说我今天这条腿断了，哎呀、哎呀地疼，“弟兄，你说我今天这是哪儿又做错了？是哪儿违背了神给我的使命了呢？是我哪天触犯神了？我去上礼了，和上礼有关系？怎么回事呢？”（一个一个地反省，一个一个地找。）和过筛一样，把他抵挡神的一系列表现全部筛出来，“哎呀，原来我这么污秽不堪！”他看见了，把自己认识了。认识了自己污秽不堪，反而会保守了他，腿断了他还敢敲诈神呢？“你不让我上礼，我给你借不上东西。”肖羽会说什么？“不让我上礼，我就是瘸着一条腿我也得借这个东西，我要再不借这个东西呀，我的两条腿就都得断！”你说你借不借？你说这条腿断了好不好？（肖羽：你这样说就好。）你要知道，神是用时间与事实来与你说话。所以说在人来看有好有坏，在神看都是好的，就是看你怎么看。就是刚才说的，为什么你现在没有什么知觉？是因为你的腿没有断，你的腿断了你就开始寻求了，你就开始进入正轨呀！要不断的话你还在外面飘着呢。为什么？因为临不到你，你就没知觉！

神说：“我眼观看宇宙全貌，正是我作工的好时机，我便各处奔忙，在人的身上作我新的工作。毕竟是新的时代，我又带来新的工作，将更多的新人带入新的时代，将更多的我将淘汰之人都废弃。”（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七雷巨响——预言国度的福音将扩展全宇》）现在宇宙是什么全貌？地震、瘟疫、饥荒四起。一看瘟疫四起，人都怎么呀？人都在寻求生存之道。饥荒吃不上饭了，饿了，他找不找生活之路？看哪有生活之路？这个时候，你给他去传福音了。世上有句什么话？“有病乱投医”，这儿也看不好，那儿也看不好，最后你找不找神？找神呀！最后找到哪了？“腿断了，是不是因为我给人家上礼了呢？”你治不治？不管和这个有没有关系，你都治一下，“我不能再去上礼了”，这是不是对你的一个保守？所以从外界看这是祸患，实质对你是一种

保守，是神的爱临到你了。所以说，疾病临到是神的爱，你腿断是神爱你，腿不断是神不爱你。饥荒、瘟疫临到你是对你的拯救，是神爱你。如果饥荒、瘟疫临不到你，你还在那儿追求世界呢，还追求拜撒但呢。今天咱说理解呢，因为人对神所作的不理解，人对神产生了误解。人信神是要干什么？信神就是解决人对神的误解。神作在人身上的实质就是爱，实质就是拯救。都是拯救、都是爱，可是人不认识，人不认识就对神产生了误解。就刚才说的，你腿断了，神为什么让你腿断？就因为你拜偶像去了，你跑外道去了。耶稣那时候说过什么话？“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剜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太 5：29-30）眼睛能让你下地狱你把眼睛剜掉，手让你下地狱你把手砍掉，这样你这个人就能蒙拯救，如果你舍不得，那它会把你带到地狱。你这个腿断了，你还能去上礼吗？去不了了，不能去了，反省吧，那你这个人才能蒙拯救。如果你的腿好好的，你跑外道去了，你就不能蒙拯救了。这是神作的，是吧？神说：“在地之上，我曾以海水来侵吞人，曾以饥荒来控制人，曾以虫灾来威胁人，曾以大雨来‘浇灌’人，但人未曾觉着人生的虚空，直至现在，人仍不认识在地活着的意义。”（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四十七篇》）神是用饥荒来控制人，用大雨来“浇灌”人，让人被迫寻求真道，寻求真道是在干什么呢？是让你去认识神。认识也就是了解，了解了神以后你知道了，神作在人身上的都是拯救、都是爱，是救人命了，是要拯救你了，这就开始干什么呀？就开始理解神的心了。当你对神有了理解了，那你就没有难处、没有困难了。刚才举这个例子，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神对人所要求的这些事，你不明白的，你暂且不要反抗，你不要找理由去拒绝，应该怎么？按着神的要求去做，这就叫倒栽柳。其实不是倒栽柳，倒栽柳是你的认为，是你对神作工的不了解、不认识。神那时候说，“神让你倒栽柳，你栽不栽？”“栽！”每个人口里都喊着“栽”，是吧？可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倒栽柳是什么意思。“神哪天让我倒栽柳，我肯定栽。”神可能和你说这话吗？神可能让你去倒栽柳吗？倒栽柳就是不合你观念的事。就像今天，你觉得世上的礼尚往来，你给人家上点礼，和那些人打成一片，这就是好人，这是你看的。可是神看你这是什么？就刚才说腿断了，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好事。）可是你看着是

什么？那是坏事。神说了，让他倒栽柳，把他腿砸断了！“这是干什么？你说的拯救拯救，怎么还让人腿断了？这还叫拯救？这还叫爱？”反过来就开始控告了。一控告就证明了，接受不接受倒栽柳？栽不栽？“耶稣那时候作工是让瘸子起来走路，瞎子能睁开眼，今天怎么能让好好的一条腿就给断了呢？”是不是“倒栽”了？让你倒栽柳，顺服接受。约伯被剥夺了万贯家产的时候能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的腿断了，“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我不明白的情况下，在我找不见原因的时候，“神是公义的，活该！该！我一个受造之物，神怎么对待我都合适！”

神说什么？约伯即使站住见证了，神把约伯灭了，神公义不公义？（公义。）就是字句道理上你也得知道，为什么？因为咱就是个受造之物，神想怎么作就怎么作，因为神本身就是公义。你不应该向神提出任何的要求。你一提要求这就不对了，就没理智了，神是公义的。借着这个就是说什么呀？不管你临到什么事，你不会再埋怨神，不会再与神讲理，这就活出了一个受造之物该有的形象了，这才配称为受造之物。如果一不合你的观念，然后你就反抗、叫嚣，这还是受造之物？撒但在那儿嬉笑，“怎么样？看他跟你吗？他信你吗？你给他好腿的时候，他称颂你，他的腿断了以后，立马就不认你了吧？他跟你讲理了吧？他还称颂你了？”当你腿断了的时候，“哎呀！神公义”，从心底里发出神公义，“因为我是一个受造之物，约伯站了见证，神灭了约伯，人家还满足呢。我这个腿断算什么呀？彼得为神倒钉十字架，我能为神作什么？”这时候撒但就退去了，你就站住见证了。站住见证意味着什么？你这才配活下去，蒙拯救了！因为你不是用撒但的哲学法则去看事了，也就是不在撒但的玩弄之下，不在撒但的权势之下活着了，你是活在了神的权柄之下。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掌管你了，你能根据神话看事了。怎么达到这个果效的？这就是理解。你得理解神，达到什么程度的理解？就像彼得说：“你作的事人测不透，但都有你的美意，都有公义在其中，我怎能不为你的智慧作为而发出赞美呢？”（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怎样认识神的公义性情》）你所作的这一切虽然我不明白，但我知道有你的美意在其中。我的腿断了

呀，我看不透，但我知道肯定有神的美意在其中，神不作无用的功，神作的肯定是拯救人的工作，肯定对我是拯救、对我是爱。当你看不透的时候说什么话了？“我看着就不应该，我看着就是小儿科的事情，反过来神不让我上这个礼，你说上礼这有啥呢？不就是上个礼嘛！怎么神就不让上礼呢？这和生命挂什么钩呢？感觉有点小儿科，就是他刚才说的，你既然不让我给人家上礼，不让和人家来往，反过来你让我有了事还去找人家，还要让我跟人家去借东西，这是干什么？把我当玩物玩弄我、耍我呢？”是不是有这种味道在里边？“你今天让我弃绝人家，然后你又要让我和人家拉关系借东西。借东西是不是得拉下关系？让我弃绝的是你，让我拉关系的还是你，你这是玩儿我呢？”如果把彼得放在这儿，彼得怎么说？彼得会说，“即使神把我当成玩物，我何尝不是甘心乐意。”今天我就耍耍你这个玩物，你乐意不乐意呢？你不知道不让你和他们在一起是为了什么，其实是怕你和污鬼邪灵在一起，对你是拯救。当你不明白的时候，这就是个倒栽柳，在你看就是玩弄你、是耍你呢。可最终你得知道这话是谁说的，是神说的，行了，“是我爸说的，是我妈说的，我爸我妈他不会害我，就即使我爸、我妈耍我了，我乐意不乐意？我乐意。”当父母的能不能耍耍孩子？（能。）小孩子你还不是常逗他玩呀？那是不是逗他了？咱也是，“只要神高兴就行，神只要能把撒但打败，只要能让撒但蒙羞就成了，行了，我就是配合神作工的。”这叫什么呢？这叫理解。以后尽本分不再是忍气吞声，也不要欺骗，应该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去理解神。

为什么不让你礼尚往来（三）

神话诗歌：663　你是得着刑罚审判的人吗

1　你所追求的是刑罚审判之后被征服，还是刑罚审判之后蒙洁净、得保守、得看顾？你追求的到底是哪个？你的一生是有意义的一生，还是无价值、无意义的一生？你是要肉体，还是要真理？你是要审判，还是要安逸？你经历这么多作工，看见了神的圣洁与公义，你当如何追求？你到底该怎么走这条路？你该怎么实行爱神？刑罚审判在你身上是不是达到了果效？

2　你是否对刑罚审判有认识，就看你的活出，看你爱神的程度！你嘴说爱神，你活出的却是老旧的败坏性情，没有一点敬畏神的心，更达不到有良心，就这样的人是爱神的人吗？这样的人对神是有忠心吗？是接受刑罚审判的人吗？你说爱神，你说相信神，但你还抱着自己的观念不放，在作工、在进入、在说话、在你的生活中你没有一点爱神的表现，没有敬畏神的心，这是得着刑罚审判的人吗？

3　就这样的人能是彼得吗？彼得之类的人是只有认识而没有活出的人吗？彼得是只会祷告而不行真理的人吗？你的追求到底是为了谁？你应该怎么在刑罚与审判之中让自己蒙保守，让自己得着洁净？ 刑罚与审判对人都是无益的吗？人活在安逸舒适的环境之中，没有审判的生活，人能蒙洁净吗？人想达到变化，得着洁净，该怎样接受被成全？你现在该选择哪条路呢？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彼得的经历——对刑罚、审判的认识》

你是得着审判刑罚的人吗？怎么就是得着审判刑罚了？“你所追求的是刑罚审判之后被征服，还是刑罚审判之后蒙洁净、得保守、得看顾？”被征服和蒙洁净、得保守、得看顾有什么区别？肖羽能说清楚吗？（肖羽：被征服得着的是字句道理。）就像我今天给你交通的，

我说你这种行为是欺骗，我跟你每说一句话，你道理上会说“是，确确实实是”，就是解剖了你以后你承认是。我说杨光呢，人家给你起了个羊皮的名字，是因为什么呢？（SJ：外表的行为都没有。）外边的行为都没有。杨光，你还是信神的人吗？是信神的人，流露出来的和外边的人是一模一样的，和魔鬼撒但是一样的，你披了一个信神的外皮，没有实质。这个名字对你是不是一种审判？看着你是信神的人，外表看着你是羊，可你里边是狼，这就是披羊皮。这是对人的一个审判、刑罚。刚才说肖羽，把你的这些言行举止都揭露、解剖出来了，说你这是在干什么？敲诈、勒索。还有什么呢？攻击。（SJ：要挟。）要挟。上礼给你带来的是什么？神的目的是什么？我已经给你交通了，我把这个实情给你揭露出来，你也点头了，都承认这是事实，是在要挟神，知道神是为了拯救你，可是你这个面子还是放不下来，你还要这么做，你还要给人家上礼。就好比说我给刘志交通他给他外孙过满月上礼。不管我交通多少，他都说“对，你说的是，确实就是”，他嘴上说是，可他还放不下，他还得回，还得去做。他只是知道了，他服了，神所作的都是对的，但是他没有实行。“你在家和他们聚集，你不是在和魔鬼撒但聚集吗？”他知道不知道？给他揭露出来他也知道了，那是污鬼群居之地，“可是我这个脸往哪里放呢？让全村的人怎么看我呢？让全村的人看见我是个另类？家里的人怎么说我呢？神话在那边说了，人家在这说，我是服了，你说的就是真理，可我实行不了，或者是无奈地忍气吞声，我今天不去。”是，你守了一个规条，可你心里是痛苦、难受、是争战。你难受、争战，实际是在和谁叫嚣呢？（和神叫嚣呢。）和神叫嚣呢！神话说：“……唯独不能使他们得释放的，那就是我的话语。”（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们当思想自己的所作所为》）那天解剖了卫晋以后，他心里难受了，“我不行了，走不下去了。”快爆发呀！为了安慰自己，就开始“念经”了，“弟兄说的是对的，我是错的，弟兄说的是对的，我是错的……”，心里也知道，但是里面在争战了，这就是什么？服了！你说的我服了，你服了这叫征服。

“你所追求的是刑罚审判之后被征服，还是刑罚审判之后蒙洁净”，什么是蒙洁净呢？揭露解剖、审判刑罚临到你以后，我给你交通了以后，你明白了，“我不能这么做了，我得背叛老己”，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蒙洁净了，不要掺杂。刚才你说的是什么？“我要不给人家上这个礼呀，以后借东西就不好借了。”这里边有没有你说的这个成分呢？有。但是我只是给你交通你这里边的一个掺杂，掺杂其实就是你大部分的理由。把你的这个掺杂取了，完全就是为了给神家借东西，真借不出来吗？假如说没有这个东西咱就干不了活儿，咱今天要用人家的这个东西呢，那这个关系是不是必须得搞好呢？那就不是婚丧嫁娶给人家上个礼了，而是你平时就得和人家把关系搞好了，还得和人家说点顺情话，还得让人家得点好处费，这完全就是为了神家利益，这里边没有零星的掺杂。你心里边有掺杂、有杂质，就是你刚才说的一半一半的，神允不允许一半一半的？不允许！所以说得把这一半也取了。蒙洁净，洁净意味着怎么呢？你里面的杂质洁净了，我不让你再拜偶像，你不去拜偶像了，你和污鬼、邪灵不在一起了，你是不是就蒙保守了呢？（嗯。）刚才我交通了，神要毁灭这个地方的时候，因着你实行真理，你不和他们在一起“鬼混”了，神灭鬼的时候就不会把你混淆在里边，就把你分出来了，你就蒙保守了。经历审判刑罚以后，你明白了之后，你就能够蒙洁净、蒙保守、得看顾。我刚才给你交通的这个是不是看顾、保守你？看顾、保守你了，你在大灾难里是不是就剩存下来了？那你就是蒙拯救的人了。你得着审判刑罚以后仅是服了还是计划要变化呢？你变还是不变？你变了以后你就剩存下来蒙保守了。如果你不变，你仅仅是服了，服了只是让你承认神，到灭你的那一天你说什么呀？“唉，神是公义的！神说了我多少年了，谁让我活的还是个外皮呢？神太公义了！”最后就让你喊出这句话，这就叫征服了，服了！神作工结束了，不管你是该灭的还是不该灭的，让所有人口里都得喊出神的公义。就刚才肖羽说腿断了，腿断了该不该喊神的公义呀？就是对神不认识、不了解，没有人给你交通，你糊涂，你也得说，“哎呀！神的公义呀！谁让我拜偶像去了呢！谁让我被征服了以后不变化呢！”

“你追求的到底是哪个？你的一生是有意义的一生，还是无价值、无意义的一生？”哪个有价值、有意义？就好比说先锋官，我揭露、解剖、对付了他多少，别人在他身上是不是也看见了？他仅仅是作了一个衬托物，仅仅是一个丑角的表演，让人借着他看见了。解剖了他以后，他嘴上不服心里也得服。解剖了刘志以后他服不服？他服，但是他不愿意背叛自己。我说你追求的是哪个呢？你追求的仅仅是征服？“我知道了，我明白神心意了，我知道神是拯救人呢，神的实质就是爱！”不管你看见神有多大的爱作在你身上，但就是唤不醒你那颗麻木的心。今天为了让肖羽明白这项真理，神动用了多大工程呢？肖羽，你能看到吗？首先神得把你和你爸、你妈摆布在一个家庭里，你不生在这个家庭里你也来不了这个地方，你想给这个地方借东西，你连门都不沾，是吧？（是。）你出生在什么家庭，神先把你摆布在这个家庭里边。你说神为了拯救你，神为了让你明白这项真理，动用了多大工程呢？从那个时候神就安排好你在这儿呢，还得把这个思想观点传送给你，“你得注意这个人际关系，你得礼尚往来啊！”在这个社会上得把这些给你灌输进来。在合适的时间，让咱来到这儿了，咱这儿的东西还得缺乏，如果咱这儿要什么有什么，或者是建军能借上东西还用不用肖羽了？不用了。所以“建军，你得走得远远的，就让肖羽去借东西”，逼得肖羽无路可走，难受的时候，不管是掺杂还是足够的理由，他把借东西和实行真理联系上了，“我看你还让我借不借了，你要让我借东西，你就给我开后门，反正你除了我肖羽，你找不着其他人能借上东西”，肖羽逼着让我向他低头，让我给他开后门。周围的人、事、物环境，这是不是都是神摆设的？还有今天他迟不说早不说，雨桦来了也不说，我来了他就说了，从这儿就看见，今天遇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由不由他？（不由。）这是灵界实情。这是不是神精心的安排呢？时间、地点、人物都有合适的安排。肖羽你说神为了让你明白真理，动了多大工程？精心策划、精心安排，为你付了多少代价，有多少人、事、物在为你效力呢？首先我就是为你效力的，对吧？我今天一下午苦口婆心地和你说了这么多话，是不是在为你效力呢？（肖羽：感谢神！）呀！你终于感谢神了。你说建军不想过来吗？神为了让你明白真理把建军“拨”得远远的，你说建军多痛苦？神为了爱你“伤害”了建军，让你这么去认识。你看神多爱你呀！这是神多大的拯救呀！神在咱身上付出了多少呀？对神得理解。

咱为什么要说这个有意义、无意义呢？刚才交通这些是不是要让他看见有意义呢？他说了一句什么话？感谢神！这一句感谢神证明了一点，他这个良心有一点唤醒，有一点苏醒、复苏。我一下午说了多少话他没有感谢神，一谈这个“感谢神”这句话说出来了。非得让他看见神为了拯救他动用了多么大的工程。就好比，一个父亲为了给孩子娶上一个媳妇东拼西凑，借了那么多钱，还请人敲锣打鼓的，最后他才看见，“哎呀！父亲对我是爱！”如果他父亲不给他借钱娶媳妇，不给他安排，他能看见他父亲对他的爱吗？看不见。他非得看见爱了，才能说出“哎呀！感谢神！”这些话不仅能把你征服，还能苏醒你的灵魂，能唤醒你的良心理智，有那么一点苏醒，活了，这就有果效了，这就往人的标准上走了，这就有了人生意义了。今天我给你交通的有两种结果：一个是，“你所说的一切我都服了，我服服帖帖地服在你面前了。”一个就是那个灵不活，唤不醒他的良心，他觉得，“神你再作多少，你是神，你主宰万有，你就是造物的主，那不就是你的职责、使命？那是我的责任？我想做了，但是你不让我做，我就是一个人，我作不了你的工作。我由你摆布，你都耍了我了，你还让我感谢你呢，我服在你的权下是忍气吞声，你再作多少我也是忍气吞声”，这是什么？这只是一个征服，这就是没心没肺。“我忍气吞声，默默无闻，不说了，为了能活下来，做个忠心的效力者，你让我做什么我做什么”，忠心的效力者有没有生命？（没生命。）他没生命，他就是忍气吞声，“我不说，我不得罪神，但是我想不通，我想不通但是我还不敢走，还不能走”，他就是发现不了神的爱，他就是不能还报神的爱，所以说他只能是效力，但神还给了他一千年。为什么？因为他忍气吞声也得在神家忍气吞声，他不敢发飙。他要发飙那他就是敌基督、恶人了。交通这些就是让你知道什么是征服，什么是蒙拯救、看顾、保守。你发现人生意义、人生价值了，你就蒙保守了。

“你是要肉体，还是要真理？”我刚才问肖羽，你腿断了是好事还是坏事呢？肖羽说那得看怎么说呢，要按肉体来说那就是坏事。“你是要肉体，还是要真理？”要什么？（肖羽：要真理。）为什么？（肖羽：因

为作为一个受造之物就应该有点良心理智。）你要肉体，那是短暂的，这是神的命定。就说神给了你八十年，让你活八十岁，你仅仅是八十年的肉体，或者说神仅仅是保守了你，给了你点恩典，让你四肢发达，不受什么苦难，仅此而已。可真理呢？真理是什么你知道吗？（永久的生命。）这个永久的生命你怎么看？（灵里的生命。）真理是什么？真理是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这是不是人行为的规范？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为什么它就成为真理了呢？你怎么理解这个真理？“真理”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人家习近平还追求真理了，听说过吗？在大会上人家还鼓励，“咱现在追求真理了!”知道不知道他说的这个话？（他自己自认为的真理。）那是他所认为的真理。真理是永恒不变的，永恒不变的才叫真理。大红龙提倡什么是真理呀？“枪杆子底下出政权”，在他来看这就是真理。他所说的那个真理是什么真理？是人在生活中经历以后总结出来的一个规律，他把这个规律就当作真理了。但你这个规律是在什么框架里？是在神主宰、安排的这一段时间里总结出来的一个规律。神每一个时段工作不一样，显出来的神的性情不一样，神的安排也就不一样了。律法时代、恩典时代、国度时代各显出来的是什么性情？恩典时代典型的是慈爱、怜悯，是恩典。那国度时代呢？话语成就一切。神的所有性情都要在这里显明，但是在这里最主要显明的是什么？神的公义。公义和慈爱、怜悯打架不打架？（不打架。）咱对这个公义，慈爱、怜悯不了解。什么是慈爱，什么是怜悯呢？你犯了罪了，神不定你的罪这叫怜悯、这叫慈爱。什么叫公义呢？你犯了什么罪就按什么罪治你，这叫公义。慈爱、怜悯和公义是对立的。人在不明白真理的时候因着神要拯救人，不能一来就给人一个公义，那人就都该死了。因为人吃了善恶树的果子都该死了，所以神才为人钉了十字架，替人作了赎罪祭，人才配来到神面前，才能存活下来。存活下来这是神的一个恩典，神的一个慈爱、怜悯。一说慈爱、怜悯，就不是单纯的爱了。真正的爱里不包含慈爱、怜悯。就像小孩子一样，在他什么也不懂的时候，拉到床上了、尿到床上了，你能说什么？那是你的孩子，你能说他？你能给他讲个大道理，或者打他一巴掌？恩典时代的人他就不明白什么是真理，那神流露出来的就是慈爱、怜悯。今天是国度时代，神把所有的话都告诉你了。神的性情，喜、怒、哀、乐都告诉你了，什么人该剩存下来，什么人该死，把这条路给人修通了，神给你把这个路修通

了，你走不走？审判刑罚临到，揭露解剖出来让你变，你变了就剩存下来了，变不了就灭了，这叫什么？这叫公义！该死的就死了，该剩存的就剩存下来了。

什么是真理？为什么宗教界就跟不上这步工作呢？他为什么那么悖逆呢？在人的观念里就把神定规了，定规神就是慈爱、怜悯，神就应该为人钉十字架。两千年了，他在这两千年里总结出一个规律，他认为他总结的这个规律就是“真理”了。神造了人以后把人交给撒但，整个世界都活在了撒但的权下，人总结出来的这个“真理”是什么呢？是生活在撒但权下的这个人总结出来的规律。也就是说在神允许撒但掌权的这一段时间里，撒但败坏人，神管不管呀？神要管的话那就是公义，该灭的就灭了。因为神是慈爱、怜悯，所以这个时候神只是为人钉了十字架，神把权柄给了撒但，这个时候就是撒但在管，撒但还在掌权。但作工结束了以后，神说什么呢？神已经把列国砸得粉碎，神要把权柄从撒但手里收回。这句话主要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在国度时代以前，在国度成形以前，这几千年来，人是不是都活在撒但的权下？就是活在被撒但败坏的权下，所以人才总结出这些理论、规律。这些理论、规律是属谁的？是属撒但加工过的。但人就把总结出来的这个规律当作“真理”了。在中国的历史来看，人们说中国是上下五千年，是吧？在这五千年的历史里，它是怎么发展过来的？谁拳头硬，谁有枪炮子弹，谁就有话语权，谁得胜了谁就是王。有句话怎么说呢？“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这句话就成什么了？就成“真理”了。败坏的人把它当作“真理”了，但咱信神了，再看这是什么？这是谬理、这是谬论。在神没有把撒但的权收回来以前，你是活在撒但权下的。人在生活的过程中把人体验过的这些经验、教训总结起来归纳为“真理”，就叫这些经验、教训为“真理”。你就是凭这些活着呢，所以神把人交给了撒但，就是让你去认识撒但给人带来的一种苦害。习近平在大会上让人追求真理，追求什么真理？就是人总结出来的这些东西。他说它是真理但它并不是真理。为什么不是真理呢？它只适用于在撒但掌权的这个范围里，在国度时代没有降临之前，神把权柄交给了撒但，在这个时间段你那样活着能行，但是到了国度时代呢？这些规律

就被推翻了。为什么呢？因为神选民在逐步苏醒。神选民的成熟意味着大红龙的垮台，大红龙那一套不行了，行不通了。神话在人身上作王掌权了，也就是神的国度降临在地上了，从此以后不再是撒但掌权了！也就是他原来给人灌输的那些“真理”全部都不复存在了。他说“枪杆子底下出政权”，人信神了，权柄在谁手里边？神说的是诚实人掌权，诡诈人中了自己的诡计。那国度时代开始，神就要把这个权柄交给谁呢？交给了诚实人，这才是真理。为什么这才是真理呢？因为诚实人一旦掌权以后，诚实人是永远与神同得荣耀，这个权是永远的，永远的才称为真理。世人称的那个“真理”它不是永远的，所以不能称为真理。真理是什么？真理是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你该怎样做一个人，该怎样行事，怎样敬拜神，这些准则是谁给你的？这些准则是神给你的。神告诉你该怎样去做人、怎样敬拜神，当你有了这些准则，当你按着这些准则去做人的时候，也就是神的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的时候，你活出来的才是一个真正人的模样。神造人的时候，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创 1：26）这就是正面事物，你活出来是让你去荣耀神的。当神话在人身上作王掌权的时候，就是说，你的活出是按着神当时造人的形象活出来的。根据神的性情，喜、怒、哀、乐，喜意味着什么？正面事物的诞生与存在。神高兴的是正面事物的诞生，就是新生儿的诞生，神话在人身上作王掌权了，这个人诞生了，诞生还意味着他永远的存在下去。神说存在他就永远的存在下去了，神说有就有。怒呢？是一切反面事物不复存在的象征，也就是说你所做的这件事情如果是让神发怒的，那你将意味着不复存在，毁灭、灭亡。也就是说，你按着神和你说的话去实行了，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了，你活出来的是正面事物，是神所喜悦的，你活出来的是神所高兴的，那这个人就是永远的存活下去。如果你没有按着神话去活，神话在你身上没有作王掌权，还是你的那个撒但相，那神是不是怒呢？怒就意味着灭亡，永远的灭亡！因为是永远的灭亡，所以说这就是真理。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你有了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你就可以剩存下来，这就称为真理。为什么让你追求真理呢？追求真理就是让你得着下一个时代的生存法则。你要想在这个撒但的国存活，你得随从潮流，你如果不随从潮流你在这个时代生存不下去。下一个时代是神的国度，你要想进入下一个时代，你没有神给你的生存法则

你能在下一个时代生存下去吗？不可能！神早就灭了你了，你就不存在了。所以说你要想活下来，你要想成为下一个时代的其中一员，那你就必须得让神、让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必须得活出个人样来。这个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总结起来就是真理。这个真理的意思就是永恒的，永远存在下去的。有人说，“追求真理、追求真理，信神二十年了不知道什么是真理，为什么要追求真理，追求真理怎么就能剩存下来呢？”追求真理就能剩存下来，因为你追求的这个真理是你在下一个时代的生存法则。

咱信神二十年了不知道这个真理是什么，你是追求得肉体还是追求得真理呢？如果你要追求得肉体，那你得到的无非就是肉体享受，还有一些就是你的败坏性情，整体来说都属于肉体。在这个时间段，在神作工未结束以前你可以享受，你得的就是个肉体。神作工一结束，神的公义性情就临到了，你追求享受肉体的日子就到头了，你就该灭亡了。因为你没有得着下一个时代的生存法则，你没有真理。当你得着真理了，意味着你这个肉体不再是凭着那个撒但的性情活着了，那你的这个肉体就是永远的存活下去。你要得哪个？你要追求肉体，肉体享受，还有适合你观念的肉体上的那些来往，这些整体称为肉体。就像你这个上礼，和别人来往，这也是属于肉体的，你是追求这个还是追求下一个时代的生存法则呢？让你做选择，你选择哪个呀？（要生存法则。）要下一个时代的生存法则，是吧？（嗯。）你要想追求下一个时代的生存法则，那你这条腿就必须得断。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腿不断你得不着真理。历代以来的人，给咱作了标杆，从埃及到迦南美地，出埃及，神降了十灾，还过了红海，按道理说这些人都经历过来了呀！神用火柱、云柱带领他们，看见了多少神迹奇事，他们是不是该称神为大了？是不是能看见神无所不能了？可万万没想到，到了迦南美地的门口了，在旷野里正准备要进呢，结果派了十二个探子，回来报告消息了，令人伤心，只有两个探子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民 13：27）人家是赞美。那十个探子说什么？“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衲族人，就是伟

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民 13：32-33）你说这是信神的人吗？神怎么带你们从埃及出来的？你们忘了？云柱、火柱怎么带你们的？你们怎么过红海的？那是凭你们自己过来的？那是神带领、神作的。他们把这些全忘了，所以神说什么？“你们是悖逆的，我向你们显现了多少，你们没有信，你们太悖逆了，你们不配进去，你们不要进去了，我计划让你们四十天进去变成过四十年再进吧！等你们这些发埋怨的都死了，因为你们不配进去，让你们的子孙后代，下一代进去吧！”这是不是神作过的事？（嗯。）可咱今天追求真理呢？如果咱的肉体完好无缺，你能看见神的作为吗？你能称神为大吗？你不会的。你会称自己为大的。肖羽称什么为大？“我在这个地上混的呀！怎么呢？我的命运掌握在我的手中呀！我的关系我维护呀！如果我不去上礼，这个东西借不回来，神你掌管，掌管在哪儿？这不都是我所做的？”这就是咱跟随神多年的结果。你没有过红海，如果你是从红海中过来了，经过十灾了，你还能说出这话吗？能不能说出来？（说不出来了。）你知道以色列民他们从埃及是怎么出来的吗？刚开始埃及人不让以色列民出埃及，到最后怎么出来的呢？他们不仅带着自己的金银财宝出来了，还把埃及人的金银财宝带上了，你不给我财宝我不走，埃及人最后把自己家的财宝拿出来给他们说，“快走吧！我的长子死了，你们不走，下一个次子就又得死”，这是不是实情？（嗯。）还记得吧？他们大人、小孩是不是拿着金银财宝走的？（嗯。）这是谁的作为？（神的作为。）这是人能维护的吗？（不是。）神说你们从一开始就是悖逆。摩西带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刚出来神作了一个神迹奇事，埃及法老说什么了？“看哪，这地的以色列人如今众多，你们竟叫他们歇下担子！”（出 5：5）“你们不可照常把草给百姓作砖，叫他们自己去捡草。”（出 5：7）“你们要把更重的工夫加在这些人身上，叫他们劳碌，不听虚谎的言语。”（出 5：9）那些人一看要受苦就开始怎么了？（SJ：发埋怨。）这是些什么人？从一开始就发埋怨，就是这样一茬儿悖逆之子，怎么能配合神的作工呢？怎么能出埃及呢？他们出吗？从那个时候他们就不出了。一开始埃及人苦害他们的时候他们苦苦祷告，“神啊，快来救救我们吧！我们在这里活得不是个人样。”神垂听了他们的祷告以后，派了摩西来救他们了，但是摩西来救他们了，他们就是这样。（不出、不走。）他们不走又怎么配合神的作工

呢？可以说他们没有配合神的作工。也就是说这一切的工作都是谁在作？都是神在作。如果你是以色列人，经历了这十灾，又经历了过红海，又经过了十二个探子，在旷野熬炼了四十年，没有进了迦南美地，他们的后裔进了迦南美地了，那你还会说出这些话吗？“我这个礼不送，我借不出东西”，会不会再说这话了？（不会。）你说以色列人去埃及的时候，给埃及人送礼了没有？（没有。）以色列人去埃及是怎么去的？（抓去的。）被抓去的是什么？是俘虏！监狱里的俘虏，在牢笼里坐着了，就你说的“把我放到这个圈圈里，这咋办呢？”他们就是个俘虏，俘虏到了埃及，最后怎么了？扩大了，埃及人都怕他们了，怕这些俘虏了，最后导致什么？最后以色列人走的时候还把他们的金银财宝拿走了，那个金银财宝是他们借的还是换的？肖羽今天说“我怎么跟人家借东西呀？借不出来。”以色列人去邻居家还用说，“你借给我金银财宝让我走？”他们抢着给你送了，这就是神的作为。你实行真理的时候，需不需要担心这些事情呢？（不需要。）不需要你担心这些事情，但是需要你与神配合，所以说，你在这儿对神完全没有信，是敲诈、勒索。

以色列人是这么走过来的，肖羽，你说你的这个腿该断不该断？如果你经历了这场腿断之苦，看见了你的所作所为，两个一对号一看，这叫经历、这叫体验。经历了过红海，经历了十灾的人对神就不一样了。就不用说你亲自经历了，就是那个妓女喇合，当两个探子去他们那里打探消息的时候，她一听说是以色列人的探子来了，她的心都化了，“完了完了，只要让以色列人盯上这个地方就意味着这个地方必死无疑、必丢”，人家一听心就化了。人家还是个外邦女子，还没有经历那十灾，只是“看见”了十灾，就像看电影一样，人家就有这样的信，而亲自经历的人还没有这样的信。肖羽，你跟随神了应该有体验、经历了吧？没有体验、经历你应该有看见吧？你说你经历了、看见了，到现在你还能说出这样的话？你说神是不是应该让你再体尝体尝，在旷野里再过四十年呢？这样看来这个腿还得断，这个腿断得还有意义、有价值，怎么有意义、有价值呢？这个腿一断，他就能找着人生意义了，就能跟着神走，他就不与神对抗、叫嚣了。虽然断了一条

腿，但是得着了下一个时代的生存法则，整个人活下来了，那这条腿还断不断了？

“你是要肉体，还是要真理？”现在听懂了吧？杨光，你是要肉体还是要真理呢？（要真理。）知道什么是真理了，那你的肉体是什么？你的肉体就是发威，在众人面前“啪”一发火，两眼一瞪，让你们看看我是谁！这就是活在肉体里边。你凭着真理活着呢，虽然说你没有脸面了，没有气势了，但是你蒙保守了，存活下来了。所以说，你是要肉体还是要真理？这就是你的选择了。“你是要审判，还是要安逸？”（要审判。）“这个说你不要脸，那个说你是狼”，虽然扎心，但是能够时时儆醒你，“我不能再去这样做了！”我今天下午说肖羽什么呢？“肖羽，你敲诈、勒索神、威逼神”，是吧？还说“你是骗子，你还欺骗神”，这话好听不好听？不好听，这是对你的审判，你是要审判还是要安逸？要安逸是什么呢？“你看着办吧！你想上不行了就少上一些。”肉体不受苦，就是那个姊妹给你说的话，按她说的话，那实行真理简单、轻松，那你按着她说的去做，你得着的是什么？（什么也得不着。）没有审判，你得着的是安逸。

“你经历这么多作工，看见了神的圣洁与公义”，圣洁与公义，圣洁，从外表看，你是来跟随神了，看着你也是尽心尽力了，“你看我从早晨忙到晚上，你们在那儿吃饭了，我还在那边加班加点干活呢”，心里觉得苦不苦？是不是功劳呀？可是来到这儿承认不承认你呢？在这不说这个。而是怎么呢？你把那边的活儿干了还不行，还得让你心情舒畅、高兴地去干这活儿。“腿断了也得赞美神，还不能埋怨，还不能不高兴，我出来干活我还得高兴。”为什么还得高兴呢？假如说，让你在那边干活了，一边干活一边眼泪就流出来了。为什么流泪呢？“老婆在那边打电话了，钱挣不上，在这儿干活也没有人给我一分钱，我的门市还得我开支，还得我出钱，孩子马上要娶媳妇了，你说这钱从哪里来呢？”想着走吧，不能走，忍气吞声，但是那个思想改变不了呀，所以眼泪就从眼眶里流出来了，眼泪流出来了这是不是控告啊？国度里

没有忧伤、没有眼泪。你在这儿干活了，即便你干活一分钱也挣不上，孩子娶不上媳妇，还得歌唱、还得赞美！你说能做到吗？在人来看根本做不到，是不是做不到？如果你今天了解了神的作工，能够理解神的作工，神来拯救一班什么样的人，“这是神来征服我了，征服我就是剥夺我的了。剥夺我的地位、名誉，我一天起来就是追求钱财、地位，我就是追求情感，就是活在这里边，神对人全部是爱，我要得着下一个时代的生存法则！”你能够理解神作工的艰难，“这么多人，你也不尽本分，我也不尽本分，神家的产业怎么开展？神的国度怎么降临在地上？我得带这个头，我虽然受了多少苦，但是我能有幸来到神家，我是个幸运儿，这是神对我的高抬，我怎么能不赞美神呢？人家亚伯拉罕献以撒了，我今天不要说献以撒了，我献个孩子迟娶两年媳妇，我连这也献不上？如果我连这也献不上，我就不是人！我得赞美神。”这个时候还有眼泪吗？没有眼泪了。今天在这儿腿断了，撒但控告了，“腿断了看你还跟随神吗？”然后腿断以后一寻求、揣摩，“哦！我是这么抵挡神的，原来神是这么爱人的，借着腿断我能得着什么？又看看以色列人是怎么抵挡神的，怎么到了迦南美地的？怎么得着真理的？这一切得实际地经历、实际地体验，我这腿断不是神抛弃我了，不是神不要我了。原来神是在带领着我走进国度的道路，是因着我的悖逆，是因着我不可驯服，所以才激起神的怒气，才用鞭子打我。神将天上的烈火显给我看却不忍心烧着我，这腿断了神并没有把我的心取了，并没有要了我的命，我还有这口气息，只要我有一口气息神就不放弃，我看见神作在人身上的都是爱”，这个时候还有忧伤、还有眼泪吗？（没有了。）这个忧伤、眼泪是怎么没的？是对神作工的理解，是看事观点的转变。看事观点不再是为个人的利益，不再是与神搞交易，而是建立在对神作工的理解上。看见了神的爱，要还报神的爱，成为一个真正的受造之物，得为神做点什么，做一个真正的人。用这个来看事，你就没有忧伤、没有眼泪了。你说吧，腿断了都没有忧伤、没有眼泪，还有什么能引起你的眼泪呢？神说：“在国度里是最后一次的审判，也是我彻底清理世界，从此没有不义、没有忧伤、没有眼泪、没有叹息，更没有世界，全是基督的彰显，全是基督的国度，何等荣耀，何等荣耀！”（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七十九篇》）国度里没有忧伤、没有眼泪，怎么没有忧伤、没有眼泪呢？伤心的事没有了？他每天能喝酒、吃肉了？每天是高

兴、喜乐？想过没有？想不通国度里怎么就没有忧伤、没有眼泪。现在看见了吧？国度里没有忧伤、没有眼泪。如果你要是有眼泪就代表着你这个眼泪是在干什么？埋怨、不服、不满、忍气吞声。你伪装人不知道，神知道，你忍气吞声你不愿意得真理，行，那就不用你了。如果你忍气吞声能够尽个本分，好了，你不愿意追求剩存下来，那就给你一千年，你就做一个效力者。如果你愿意走，那你就剩存下来，如果你不愿意走，有忧伤、有眼泪、有不服不满的情绪，神怎么呀？直接把你灭了。把你这个对神不满意的人，有忧伤、有眼泪对神不理解的这个人一灭，那国度里剩存下来的是什么人？真正信神的人。一碗豆子，里边有三颗坏豆子，把坏豆子一捡是不是成了一碗好豆子？杨光，你是不打算变还是计划要变呢？你要是变了那你就在里边，你要是不变，“我披着外皮，我带着埋怨，心里边流着泪，我来信神了，欺负的我就不是个人”，流着忧伤的眼泪，还说我不是个人，一直埋怨，这就该死了，该抛出去了，不要你了，神要的是没有忧伤、没有眼泪，要的都是赞美神的人。神的作工成就不成就？成就。没有一个人敢不赞美神，也没有一个人有理由不去赞美神。从这里边看见什么了？看见了神的圣洁与公义。圣洁，你来跟随神，你不要应付神，你不要仅仅是外表披着一个外皮，你里边也得变，从里到外脱胎换骨，这叫脱胎换骨！你不要忍气吞声，你忍气吞声欺骗了人欺骗不了神。神说你心里流泪了，别人看不出来，神就摆布一场瘟疫过来，把他取缔。这是一个圣洁、一个公义。

“你当如何追求？你到底该怎么走这条路？”现在知道该怎么走这条路了吧？断了腿、断了胳膊你也得赞美神，你孩子娶不上媳妇，你家里没钱，你在这里不挣钱还得干，还得赞美神。你就是在这里当驴、当马还得高兴地赞美神，你不能委屈得不得了，“我是个人，你把我当驴、当马”，你有这委屈神不要，这是人该走的路。神为什么这么作？这么一作，撒但是不是蒙羞了？这就把撒但打败了。王军有路了吗？（王军：有。）不敢忍气吞声了，再忍气吞声可就被神抛弃了。咱能处处看见神的爱、找见神的爱，你发现神的爱才能还报神的爱。“你到底该怎么走这条路？你该怎么实行爱神？”该怎么实行爱神有路了吧？

你得理解神的作工，你得把自己献上，咱们现在谈不到爱神，咱就是怎么呢？（还报神。）还报、良心。当你还报神超过你良心的标准了，这就是爱，你没有超过良心的标准只是个还报，那就不是爱。“刑罚审判在你身上是不是达到了果效？”看最终的结果。今天对你们来说是刚得到了审判刑罚，达没达到果效就得观后效，就看你后边怎么变化了。后效，就看解剖了你以后你这个效果如何，这个效果是要你活出，不是让你在嘴上赞美神，嘴在天上，脚在地上，而是要咱实际的活出。“你是否对刑罚审判有认识，就看你的活出，看你爱神的程度！你嘴说爱神，你活出的却是老旧的败坏性情，没有一点敬畏神的心，更达不到有良心，就这样的人是爱神的人吗？”咱今天下午的这些表现，这是爱神的人吗？这是不是活在败坏的旧性情里边？（嗯。）对神没有一点敬畏，不要说敬畏了，连基本的尊重都没有，还要起来“掐脖子”呢。“这样的人对神是有忠心吗？”咱这样尽本分不可能有忠心的。因为咱就没用心，做事都是应付、糊弄、欺骗。咱的本分为什么尽不好？是因为人没用心。你对神不理解，你怎么会用心？你就没有和神站在一起。“是接受刑罚审判的人吗？你说爱神，你说相信神，但你还抱着自己的观念不放，在作工、在进入、在说话、在你的生活中你没有一点爱神的表现，没有敬畏神的心，这是得着刑罚审判的人吗？就这样的人能是彼得吗？彼得之类的人是只有认识而没有活出的人吗？”今天给你交通的仅仅是个认识，你还得追求活出，活出就是用你实行真理来代替你的过犯。“彼得是只会祷告而不行真理的人吗？你的追求到底是为了谁？你应该怎么在刑罚与审判之中让自己蒙保守，让自己得着洁净？刑罚与审判对人都是无益的吗？人活在安逸舒适的环境之中，没有审判的生活，人能蒙洁净吗？人想达到变化，得着洁净，该怎样接受被成全？你现在该选择哪条路呢？”以前看这些话这就是一句话，和你自己不挂钩，没有一点联系，现在看这些话，每句话都有体验、经历，这些话都能成为你实行真理的一个路途。

663　你是得着刑罚审判的人吗

1　你所追求的是刑罚审判之后被征服，还是刑罚审判之后蒙洁净、得保守、得看顾？你追求的到底是哪个？你的一生是有意义的一生，还是无价值、无意义的一生？你是要肉体，还是要真理？你是要审判，还是要安逸？你经历这么多作工，看见了神的圣洁与公义，你当如何追求？你到底该怎么走这条路？你该怎么实行爱神？刑罚审判在你身上是不是达到了果效？

2　你是否对刑罚审判有认识，就看你的活出，看你爱神的程度！你嘴说爱神，你活出的却是老旧的败坏性情，没有一点敬畏神的心，更达不到有良心，就这样的人是爱神的人吗？这样的人对神是有忠心吗？是接受刑罚审判的人吗？你说爱神，你说相信神，但你还抱着自己的观念不放，在作工、在进入、在说话、在你的生活中你没有一点爱神的表现，没有敬畏神的心，这是得着刑罚审判的人吗？

3　就这样的人能是彼得吗？彼得之类的人是只有认识而没有活出的人吗？彼得是只会祷告而不行真理的人吗？你的追求到底是为了谁？你应该怎么在刑罚与审判之中让自己蒙保守，让自己得着洁净？ 刑罚与审判对人都是无益的吗？人活在安逸舒适的环境之中，没有审判的生活，人能蒙洁净吗？人想达到变化，得着洁净，该怎样接受被成全？你现在该选择哪条路呢？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彼得的经历——对刑罚、审判的认识》

诗歌交通《你得会经历神的作工》

662 你得会经历神的作工

1　你不经历神的作工达不到被成全。只有会经历神的作工，而且随时随地都可以经历，都可以揣摩，什么时候你们能离开牧人会独立靠神生活了，能看见神的实际作为了，这就达到神的心意了。现在多数人都不会经历，临到事不会处理，不会经历神的作工，不会过灵生活，你得把神的话与他的作工带到你的实际生活当中。

2　有时神给你一种感觉，你里面失去享受，失去神同在，活在黑暗里，这是一种熬炼。你一做事就出差，一做事就碰壁，这是神的管教。你做一件事没有什么感觉，别人谁也不知道，但神知道，他不会放过你，而且管教你。圣灵作工特别细，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个心思意念他都鉴察得清清楚楚，使人里面都有知觉。

3　你一次做事出差，两次做事出差，慢慢你对圣灵的作工就明白了。借着多次的管教，你知道怎么做合神心意，怎么做不合神心意，最终对自己里面圣灵的引导有一个准确的反应。有时候你悖逆了，神在你里面责备你，这都是出于神的管教。你对神不宝爱，忽略神的作工，神就不理睬你，你对神的话越求真，神越开启你。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被成全的人都得经受熬炼》

SJ交通：

“你不经历神的作工达不到被成全。只有会经历神的作工，而且随时随地都可以经历，都可以揣摩，什么时候你们能离开牧人会独立靠神生活了，能看见神的实际作为了，这就达到神的心意了。现在多数人都不会经历，临到事不会处理，不会经历神的作工，不会过灵生活，你得把神的话与他的作工带到你的实际生活当中。”结合咱现在临到的这件事，如果经历了以后，就和没经历一样，该干啥干啥，该睡觉睡觉，这是不是不会经历呢？“我给你交通了，该说到的都说到了，那是你的实行有问题，和我没关系啊”，你说咱这还经历什么？神说：“你如果相信神的主宰，你得相信每天发生的事，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都不是偶然发生的，不是谁有意跟你过不去或者有意针对你，而是神安排、摆布的这一切。神摆布这一切为了什么？不是亮你的相，不是显明你，显明你不是最终目的，要成全你、要拯救你这是目的。”（摘自《基督的座谈纪要·要得着真理得从身边的人事物上学功课》）神摆设的人、事、物环境，都是为了成全咱，都是为了让咱对神有认识。其实，经历神作工就是两方面：认识神，认识自己。神摆设这些环境，就是让咱达到认识神的作为。为什么神管教咱？为什么你一做事就碰壁？就像刚才我交通的我以前的经历，和你们的表现是不是一样呢，大发热心作工呢，让人家回去和不信的丈夫站见证呢，她真理也没有装备上，也没有智慧，丈夫还挺恶，结果见证没站住，还挨了打，受了重伤，连本分也尽不上了，不经历神作工怎么想啊？“我这么给她交通让她站见证，我错了？那我以后不交通了？”你是不是这么认为的？这是不是就活在这个做事里边了？是，你去作工了，但你这是凭着你自己的意思去做了，你就是做官呢，就是来做个带领，坐个地位，你并不是真正地考虑了弟兄姊妹的实际难处，她这样的家庭背景，她在这种环境下，她能做个什么。咱是搞一刀切，不管她身量在哪里，家庭背景怎么样，对谁都是让站见证呢。应该各尽其用，根据人的身量来带领人！就是借着这件事对付咱，让咱知道了咱错在哪儿。如果咱记住了，这就是经历了，在这件事上咱就看到自己这方面领受和实行都是错的。咱把自己的领受灌输给别人，这是不是根据自己的要求去带领别人呀？神说：“神对各人的要求，一方面根据素质，另一方面也根据人性，根据各人的追求，也不是一刀切的。”（摘自《基督的座谈纪要·寻求真理原则才能尽好本分》）神是让咱根据神的要求去带领人，神对各类人的要求一样不一样？愚昧人

或者不追求的人，对他们的要求也不一样。可咱是根据什么？根据自己的要求，要求所有人都是和你一样的，这是不是你的掺杂？这是不是你不会作工呀？这是你里边对神的要求不明白，你没有经历神的话。你看神话怎么说的？年老的、年少的那些人是不是都能尽上各自的所能就行了？根据他的素质，往前带着就行。对待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对待法，不是千篇一律的。咱不是根据神话去做，而是根据自己的意思，根据自己的要求，神不对付咱能行吗？你是在见证自己、高举自己，认为自己能行，把自己的要求拿出来给别人听、给别人讲，这不是事奉神，不是根据神话把人带到神面前。如果咱根据神话对待人，知道神对各类人的要求是什么，咱是不是得着一方面了？你从失败当中就得着了，“呀！这就是我做错了，这就是神的公义，我就该遭管教、该遭对付！”神为了让咱得着一方面的真理，让咱得着一方面的认识，让弟兄姊妹受了苦，咱是不是感到亏欠、难受？能看到神的作为，能看见神都是为了作成咱，为了让咱对这方面有认识，神的良苦用心、心血代价，你能看见这个了，是不是经历神的作为了？你会经历神的作工了、也看见神的爱了、也看见神的拯救了、也看见咱自己的偏差了、也看见了自己见证自己、高举自己的敌基督表现了，才看见咱们这就不叫作工，这纯属是作恶！咱还认为咱是尽本分呢，在神那看你是作恶，这是恶行。你下次再也不敢往这方面走了，再也不敢往这方面交通了，从此以后你根据每个人的身量，根据神对每个人的要求、标准来实行，只要根据他的身量在长大就行，咱就不强人所难，这是不是咱得着了？这就是你经历这个环境，最后得着一方面，不是经过，而是经历了，经历了神话了。

“而且随时随地都可以经历，都可以揣摩”，这是不是要揣摩？以前我当指挥的时候，弟兄姊妹被抓了，一晚上睡不着，我就是哭、难受、恨自己。这个时候咱是不是找自己的问题呀？“为什么我交通了这么多还要出事呢？出事是因着啥呢？”咱自己经历神作工，不找别人的问题。别人也有问题，不可能没问题，但是咱自己失败在哪里呢？交通了以后是不是哪方面还没有做到、没有尽到忠心呢？是不是哪里还有应付糊弄？咱再找自己的偏差就找着了。咱找着自己的问题的时

候，咱下次再经历神的作工就有路了。别人的失误咱还得交通，但是咱的失误咱是不是看见了？这就是担当。“担当”不是两个字，担当就是咱是带领，这就是咱的责任、义务。就像你带你弟弟妹妹是不是义务呢？这是你该带的。咱举个例子，就像以前交通的那个故事一样，父母说：“咱家里条件不好，我要出去挣钱，我得走二、三年才能回来，你把弟弟妹妹照顾好，把他们带大。”在这二、三年期间，弟弟、妹妹都是调皮的、不听话的，是吧？不让他跟狗玩儿，他就要跟狗玩儿；不让他在沟边走，他就要到沟边走，他不听话。你说：“是他不听话，跟我有啥关系呢？”这个被狗咬了，得狂犬病了；那个掉沟里了，腿摔断了、胳膊折了。三年后你父母回来了，你把断胳膊、断腿、得狂犬病的，全带到父母跟前，你说父母打谁呢？你说：“我该说的说了，该做的做了，是他有问题。”你一边打你弟弟一边说：“我没跟你说？不让你到沟边走，谁让你去的？活该！”你再说得好，在父母来看你没有尽心、尽意、尽力。如果你把大姐姐的这个责任担起来的话，你能不管吗？“不能到沟边走就不能到沟边走，我最大限度保证不能让你掉沟里，不能让你把胳膊摔断了，不能让你被狗咬了。”这是不是咱该做到的？咱不能光说“我说了呀！”光说说话能行吗？是要果效呢。父母知道咱带这些弟弟妹妹肯定有难处，不可能哪个都听咱的话，不会！就看咱怎么对待，就看咱是怎么去做的。你说：“我就能睡着呀！他就是得了狂犬病，我也能睡着，我照样睡觉。因为我可是说了，我可说了多少遍呢。”你父母回来，你把这些话跟你父母说一遍，说十几遍、二十遍，或者你说一百遍，你父母听你这话吗？他不听你说了多少遍，他是看果效呢，看你咋带的弟弟妹妹。不管你受多少苦，这是你该经历的，是让你体会父母的心呢。父母带咱是不是也是这么带的？那咱是不是也得这么去带他们？这是责任。父母能把他们交给你，这就是给咱的一个责任。能交给咱这就是信任咱，但是咱不值得信赖。神说：“许多人失去了神的信任之后便没有了神的恩典，他们不但不恨恶自己的恶行而且还大肆宣传神的道并不正确，更有悖逆的竟否认神的存在，这样的人，这样的悖逆，怎么能有资格享受神的恩典呢？”（摘自《话在肉身显现·道成肉身的神的职分与人的本分的区别》）为什么咱今天没有神的祝福呢？就是咱失去神的信任了。神给咱这个托付，给了咱这个责任，咱根本就没有尽这个责任。你说，“她

是她，我是我！”所以咱就失去了神的信任，失去神的信任，便没有了神的恩典。

“什么时候你们能离开牧人会独立靠神生活了，能看见神的实际作为了，这就达到神的心意了。现在多数人都不会经历，临到事不会处理”，咱得经历，每个环境咱都得去经历，经历过后得着一方面真理。经历一年或者经历几个月，咱的经历比以前丰富了，得着对自己的认识就越来越多，自己的偏差之处扭转得越来越多，这些偏差再没有出现过，这是不是就是经历？咱对神越来越认识，知道神摆设这个环境对付我什么，成全我什么，我缺少哪一方面，这是不是咱得着的？这就是咱经历神的作工得着的。不是说咱今天做了多少，尽了哪些本分，这个事我做好了，神看的不是这个，神看的是你经历神作工，你得着了什么？你对神的认识越来越多，变化越来越多，那你的生命越来越长大了。咱带弟兄姊妹也是这么看，我带着他看他生命长了没有？只要他长咱就是高兴的。如果咱带的弟兄姊妹生命就没长，咱是不是也难受呢？就像咱带孩子一样，越长越瘦，瘦骨嶙峋，你这当妈的是不是就得反省自己？“我带的这孩子怎么越来越瘦骨嶙峋？是不是有病了？是不是肚子里有虫了呢？还是我让孩子吃得不好，营养跟不上呢？”咱是不是得去想呀？那咱带弟兄姊妹是不是也一样？咱带弟兄姊妹也得看，“我这个月交通了哪些，我看给他交通的那些真理进入了没有？明白了没有？生命长了没有？变了没有？”这一个月交通了哪几方面的真理，看他这一个月变了没有，这一个月长了没有，如果没有，我就得反省自己，“我是不是没交通到他心上去？他哪方面没有变，是不是我自己还有哪方面没交通到位？”咱这么去经历神作工，咱看自己，也看他，这才是担当责任，不是光外表去做一下事。神看的就是咱最终能把人都带得会经历神作工了，都会独立生活了，这是不是咱的责任？“我带上你，培养你几年，到最后我就是不管你，你会独立生活了”，这是不是咱带人的一个目标？咱带的人就是没有人给他交通，但是咱把他带进神话了，他会靠着神话去自己独立生活了，这是不是咱带的有果效呀？咱一点一点的去带他，看什么时候能把他带到这个程度，看还差多远，咱是不是对自己得有个认识？……

老师交通：

你得会经历神的作工，刚才SJ谈了一下，SJ谈的这个属于作工方面，在神摆设的环境中，你得学会作工，这是作工方面的。更深层的是你得学会经历神的作工。“你不经历神的作工达不到被成全。”神说每一句话都是真理，是完整的一个真理！就是说你必须得经历神的作工，这是必须的吧？（SJ：嗯。）你要想被成全就必须得经历神的作工！经历了之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成全。这就是个公式，经历神的作工达到被成全，要想被成全，必须经历神的作工。那经历神的作工是什么？神作的是什么工作？为什么要经历神的作工呢？“你不经历神的作工达不到被成全。”这句话就告诉你答案了，让你经历神的作工就是要达到一个果效，果效就是被成全。被成全的含义是什么？什么是被成全？揣摩过没有？（胡兰：扭转人的思想观点。）扭转人的思想观点，那再进一步呢？准确一点，扭转人的什么思想观点？扭转到什么程度？被成全，怎么就是被成全呢？达到什么程度算成全？你把这个搞清楚了，你的方向、目标就准确了，你有了目标就有了奔头了。你说你每天尽本分是为了什么？人一说就是，“为了被成全”，什么是被成全？你会误认为，“我剩存下来了就被成全了”，这也算成全吧，但被成全是不是比剩存下来更高一层？剩存下来也算是被成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是按照你的意思成全了。你追求的本来不高，你追求什么？“我做个忠心效力者就行了！能够活一千年就行了”，这是不是也算成全？这也算成全。这是根据你的追求目标所说的一个成全。他的心志比你高，“我要做个子民，我得具备真理”，神就按着你的追求成全你。按着你的追求成全你，这个也算被成全。人家另一个人呢？“我要做祭司，我要事奉神，我要明白神心意”，这也是被成全，笼统地来说都是被成全。刚才SJ交通的这个，“我在作工呢，我追求在作工方面用上心”，那你在这方面用上心了，这方面也是被成全。学会作工了，能作工了，能作在神的心意上了，尽本分合格了，这也是个成全，也就是你追求什么神成全你什么。但是，在这有个准确的话语，“你不经历神的作工达不到被成全。”神所说的这个被成全是指

什么说的？都是正面的成全。刚才咱说的这个成全级别不一样，但都是一个正面的，是吧？

还有一种成全是反面的。你追求地位，行，那给你个地位。假带领、敌基督这是不是给了他一个地位？是不是让他追求地位？是不是让他享受了？骑马的，是不是骑了？那就是经历了。神为什么这样成全他呢？你要地位，最后你看地位能让你得着什么，地位给你带来的是下地狱。“好了，我按着下地狱成全你，你追求地位不悔改，最后让你下地狱。”对他来说是不是也是成全？成全他下地狱了。他下地狱了，神作工败了吗？神依然是得胜的。

你在作工的过程中，你效了一点力，你是过来送了一个礼品。神说：“因此神把有恩赐之人的事奉都说成是撒但送的礼品，因着是属撒但，所以神才说成是‘诬蔑’，这不是无根据地给人乱扣帽子，而是有根有底地作合适的解释，所以说‘我并不表现我的反感之心，而是将计就计，将人的“礼物”加添在我经营的材料之中，之后在机器加工之后，我将其中的废料全部烧尽’。”（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说话的奥秘揭示·第三十五篇》）有恩赐之人是撒但送的一个礼品，你送过来的这个礼品，神要不要呢？（SJ：要呢。）要，但是你送的这个礼品神还要怎么呢？神还要再深加工，加工成成品。怎么加工成成品呢？你追求地位、名誉呢，你在神家尽本分是应付糊弄、是欺骗、是忍气吞声。忍气吞声、欺骗，这个本分合格不合格？肯定不合格，应付糊弄怎么会合格？这就是个半成品。比如，让你保管祭物，你能把千万祭物丢失，或者丢失一半；让你带领弟兄姊妹，你带不到正道上；让你见证神，你只是扩展了一个神的名，没有把他们带到神面前；传福音，你把稗子都传进来，这就是个半成品，这也是撒但送来的一个礼品。送礼品神也要，接下来神就怎么呢？神要借着这个礼品，做成成品。做成什么成品呢？各从其类。你追求什么成全你什么，你追求下地狱的那你就下地狱，下地狱这也是个成品活，你是魔鬼撒但神成全你。你吞吃人、你残害人，行，最后显明你，让所有人

看见神怎么惩罚你，看见神的公义性情。对你是个成全，对神作工也是成全。你演戏了，你演了个丑角的表演，借着你的表演让人都看见了神的公义性情，都看见了神的不可触犯，都看见了神的性情不是绵羊，而是狮子，成就了神的话。神的作工最后结束要各从其类，这就怎么了？这就都得以成全了。半成品和成品这个理解了，是吧？成品就是有果效了，这叫成品，下地狱也是有果效了，两个果效。一个呢，各从其类，把你打发走了，第二个让人从你身上看见了神的显现，神的性情的显现，神的作工的显现。这是补充了一个反面的成全。

“你不经历神的作工达不到被成全。”这个成全是指什么说的？我给你们交通了经历神的作工，拿秋莲作了个例子。神在她身上怎么作工呢？我把神怎么主宰安排的人、事、物给你们交通出来，这是不是神安排的？是神主宰安排的。神安排的然后你得去经历，如果你不揣摩、不寻思、不想，那你仅仅是个经过，也就是说你不会有收获。你一揣摩、一寻思，根据神话看事，这是神的主宰安排，没有一人一物能超出神的主宰，神所作的都是有益的工作，无益的工作神不作，神作的都是拯救的工作，神作的就是审判刑罚的工作，根据诸多方面的神话、真理，穿针引线连起来，一件事情就“成了”。我其实是把神所作的工作都告你说了，把神的话和神作的工作连起来，这件事就“成了”。我是不是就这么连的？我连起来了，这件事“成了”，让你看在眼里了，这就是神所作的工作，让你用肉眼看见了。怎么看见的？你得有揣摩、得有寻思、得有神话，你活在神的主宰安排里边，这是不是经历神的作工呢？今天又看到了一件事，你们当带领的，下边的人让半家信的家人给打了，从这里边你应该怎么经历神的作工呢？有点头绪没有？我刚才一追问你们：“你们是怎么带领的？怎么让一个人去站见证能让人给打了呢？打成什么程度了，你们还不知道！”我正纳闷呢，后来你们说了一句什么话呢？“那是前天才打的，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哦！我一下就明白了。“为什么是前天打的，早不打迟不打，正好今天聚会呢，她那儿被打了。”你该不该揣摩一下？寻思一下？你一揣摩、一寻思，不管打也好，不打也好，世上所发生的一切事，都有

神的许可，对人有益处的事神称许，神允许它发生，是让你去经历、体验。今天在这个时间段，这个人让半家信的家人打了，为什么在这个时间段被打了呢？并且被半家信打了的这个人还不是普通的弟兄姊妹，这个人还是带领，那这个人怎么做了带领的？你们说了，她是你们从二线抽回来的，她不愿意去二线，去二线守不了家，你们从二线抽回来让她做了教会带领，然后回家被打了。我一听这话，什么感觉？你们听出什么味道了？我刚才交通的时候，简单地说了一下，这个人必须得打，应该打，这就是神的作工。神的作工必须让她被打，胡兰，为什么？（胡兰：为了显明我。）如果今天不打，过后打了我听不见，抓不住现场，显明不了你们应付糊弄。你们可以欺骗人，可以欺骗神，但是你想用欺骗来掩盖，那是万万不能的，神就要把你背后所做的事显明出来。显明出来是要干什么？是让你去认识自己的一个败坏性情，想让你认识自己。同时因着今天过来聚会了，就必须让她把这个信息传过来，你看这好吧？咱昨天晚上说，“说说，你们有啥事。”你们想还没想，神已经把环境给你摆设过来了，来，说吧，有了功课了，这就叫神的作工。从这里看到，神安排的时间、地点、人物是不是恰到好处？神所作的一切是为了什么？仍然是为了神的经营计划。借着这个让你亲身体会，让你看见你应付糊弄带来的后果，给人带来的是伤害。咱昨天晚上交通的是什么内容？第一，尽本分要怎么？尽心、尽力、尽意，想过吗？揣摩过吗？第二，爱人如己。昨天晚上交通的，今天就让你看见，这成就了神的哪句话？神说：“要时时刻刻多和我亲近，可见我的步伐一天比一天快，若有一时缺少灵里的交通，立时就有审判临到，这一点你深有体会，不是我不爱你而责打你，而是对你爱才管教你，否则你就长不大，总放荡不受圣灵的约束，这更是我智慧的一面。”（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六十一篇》）神说立时就有审判临到，这个审判来得快不快？（快。）来得快，你把这些神话连起来，这就确定了，这就是神作的，这就是神的主宰。

“你不经历神的作工达不到被成全。”这句话怎么对号？这是不是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的作工这是要成全你什么？能成全你什么？

经过我这么交通，神又这么安排，又有那么多的神话，你发现了什么？发现宝藏没有？揣摩揣摩，是不是要揣摩宝藏？什么是宝藏？信神，你把什么当作了宝贵的东西？把什么当作宝藏？咱用土话，实在一点，直接一点，什么是宝藏？直截了当。（秋莲：生命。）每一句话都流露出你的心思，你信神就是为了生命，所以说我一问你宝藏是什么？你就说生命，是，对你来说信神是为了生命。咱今天交通什么呀？被成全。你为了你的生命，那是一种自私的表现。是，你应该追求生命，但现在我给你说什么是宝藏的时候，你说得着生命，你为你自己得着生命，这是一种自私的表现。什么是宝藏？宝藏是不是最珍贵的东西？你信神最珍贵的是什么东西？你最想要的是什么？（认识神。）认识神。认识神什么呢？你是要认识神的心思，你要做神的知心人。咱昨天谈到了解、理解，你不要欺骗神，你不要糊弄神，你要理解神，理解从哪来的？你得知道他的心思。比如：你的孩子在学校被别人欺负了，他放学回来不说，你能不能发现得了？（发现不了。）你发现不了？你要说孩子父亲发现不了这有可能，父亲粗心。你要说孩子母亲发现不了儿女在学校受到欺负，那这个母亲是后妈。孩子回来一不高兴，从孩子的表情就发现不对了，再看脸色、眼神、走路，这肯定是有问题了，这就是了解、理解。这孩子平时蹦蹦跳跳的，一分钟走五步，现在五分钟走一步，我就不相信当母亲的发现不了问题。就是说看你追求的是什么，如果说，你要是忠心尽本分，一心用在神身上，你孩子、你孙子回来了，他就是五分钟走了一步，你不去留意，那你发现不了，这个我相信。有这人吗？能吗？反过来我刚才问你们话了，我说你们能不能发现宝藏，什么是宝藏呢？最珍贵的是什么东西呢？咱发现不了。为什么？因为你的心就不在这儿，你就没有寻思过、你就没有想过。你信神不是追求认识神，不是想做神的知心人，急神所急、想神所想，你想的是什么？好一点的想的是，“我得得着生命”，差一点的想的是，“我得在这里得着地位、名誉”，你说人败坏邪恶到什么程度了？

“你不经历神的作工达不到被成全。”这个被成全是指什么说的？对神有认识，能知道神的心思。你只有知道神的心思，才能急神

所急、想神所想。你知道神的心思，就知道神要怎么作。我为什么会带你去经历神的作工呢？是因为我站在了神一边，我急神所急、想神所想，我想的是什么？神急切的心意是想向人显现，让人看见他的作为，看见他的所有所是，这是神的心意。我按照神的心意这个思路去走，神是要拯救这班麻木不仁的人，神是要把真理赐给他，神是为了要显明他。所以，我就按着神的这个心思、这个思维这样去走、这样去考虑，这条线就成了。刚才说了一个宝藏，在这个宝藏里边，仅次于宝藏的是什么？（胡兰：认识神。）认识神，仅次于认识神的是什么？认识神你是为了事奉神，是吧？你事奉神，你光认识神就能事奉神了？能行吗？还缺个什么？你得脱去败坏性情。脱去败坏性情就得认识自己，所以，被成全这里面包含着的就是认识神，认识自己。你能够认识自己，看到自己污秽不堪、麻木不仁，不是个东西，这是不是也算成全了？神最近交通说什么呀？边缘性的工作。你要想事奉神，首先得把你的败坏性情脱去，得把黑暗面认识了，这也属于成全的表现。我给你们交通的这些话，你明白什么意思了吗？我是告你说，看神是怎么作工的，神作工的原则是什么？神作工的方式方法是什么？把神作工的原则给你阐述出来，让你以后能学会去经历神的作工，知道神是作什么工作，怎么作工作，神摆布人、事、物要干什么。如果你对神作工的原则不了解、不认识，你就会做出亵渎神的事。昨天晚上咱交通什么了？刘志闺女拿上钱给了他，让他上礼呢，他说什么？“神给我开辟出路呢。”明明是撒但的一种试探，是让他背叛神呢，他说是神给他开辟出路呢，神给他开辟出路让他背叛神？你说这是神作的？你不明白神的心意，你就不知道神怎么作工，你得有方向、有目标，知道神作的是什么工作，神怎么作工，神作工的原则是什么，那你就会看事了，两件事摆在你面前，你就知道这件事情是神作的，那件事情是撒但做的。当你看到一件事情是神作的，一件事情是撒但做的时候，你感觉怎么样了？是不是打开灵眼了？灵界向你显现了？这是不是说明你的身量长大了？当你看见什么是神作的，什么是撒但做的，还有你做不了的事情？你眼睛都看见这是神作的了，你能不维护？你眼睛看见了，知道这是撒但做的，你还敢再去做？你即使再做，也不敢做在桌面上了，那对自己是不是保守呢？“你不经历神的作工达不到被成全。”刚才我给你说的成全只是大概的一个方向，一个大的概括，是吧？主要为了认识神，让你知道神的心思，能认识

自己的败坏性情，当你经历了神的作工就达到被成全了。今天咱谈的经历神的这些作工，你能得着哪方面的成全呢？秋莲的那个经历，得着了什么？成全了哪些？总结一下。神作在人身上的实实在在，神作在人身上的都是拯救，都是爱，这是不是成全？你对神的认识，这个是不是成全呢？还有什么？神的实质就是爱！这个成全了没有？如果让你这样经历八次、十次、二十次的时候，你嘴里是不是能够喊出神太爱人了呢？你能喊出这个爱，是怎么喊出来的？是经历过数次这样的经历，不合观念的经历，“打我了、骂我了，审判刑罚我了。最后我能看见，神作在我身上的都是为了让我能够做一个真正的人、是为了我能够剩存下来、是为了我能够认识神、能够来到神面前、能够成为下一个时代的主人，不管神怎么作都是爱！”这是不是成全？你得着的部分是不是就成全了？你承认了、领受了，确确实实就是爱，这是不是成全？“神的主宰安排，呀！神调动万有，每个人、事、物都超不出神的主宰”，在你的经历中，这是不是成全？

今天经历了一个带领被打的事情，刚才我给你解说了，时间、地点、达到的果效，借着这个来显明你们作的是什么工作。你们对神是种欺骗，是忍气吞声。对弟兄姊妹不要说爱人如己了，根本就没爱。对神的作工就不要说尽心、尽力、尽意了，完全是种欺骗，完全是搞个人的交易。是，你让她当带领了，她回来了，她能不能当带领，你考虑过吗？她能不能出来，你考虑过吗？你让她当带领带来的后果是什么？你给她个地位是毁了她还是拯救她？你考虑过吗？显明出咱简直就不是个人，真蒙羞。这是不是收获？就仅仅是经历这么一件小小的神的作工，你能得到多少收获？挖不完。对神的主宰的认识，“呀！神就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神就是能测透人的心，神就知道我在想什么，我在做什么”，以后还敢欺骗神吗？“神就知道我在背后做了什么，每一分、每一秒都不会错过。弟兄八点交通了尽心、尽力、尽意，爱人如己，到了十二点就发过来信息了，显明我就不是爱人如己，我就没有尽忠心”，经历之中定真神。怎么定真的？经历之中，在经历神的作工中逐步地被成全，经历一件事成全一部分，经历一件事成全一部分。经历经历，越经历越看见，确确实实神就是主宰

万有的那一位，谁都超脱不出去。这个有体会了吧？这就叫经历神的作工。“你不经历神的作工达不到被成全。”这句话能理解了吧？神怎么主宰，怎么表达他的心意，也就是神怎么与你对话的，经历神的作工是不是就是经历神与你对话的过程？这就是神和你说话呢。经历之中定真神，经历之中认识神，经历之中发现了自己的邪恶败坏、污秽不堪、丑陋，这就逐步地达到了被成全！

“只有会经历神的作工，而且随时随地都可以经历，都可以揣摩”，我给你交通这些是不是随时随地呢？神是要什么呢？神的作工宗旨是什么？根据神作工的宗旨，根据神要作成的，要成就的是什么，根据这些把这个方向、目标定了，站在神一边，再看周围的人、事、物，他们要达到什么样的果效，把这条线连起来，这就看见了，这就是神的作为、这就是神的作工。你找着神的作工了，你去经历、体验看达到的所有的果效。随时随地都可以经历，为什么？每天临到的人、事、物，你都不要觉得是人的安排。就是神说的：“人每天该去哪儿，每天要做什么，碰到什么人、什么事，要说哪些话，要发生哪些事，是人能预料得到的吗？可以说，人不但不能预知这一切的发生，更不能控制事情如何发展，这些不能预料得到的事在人的生活中屡见不鲜、频频发生。这些‘生活琐事’的发生与发展方式或规律在不断地提示着人类：任何一件事情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它发展的过程与它的必然性都不以人的意愿而转移。”（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独一无二的神自己　三》）每天临到的人、事、物，谁说什么话，做什么事，不是碰巧、不是偶然，都有神的安排在里边、主宰在里边。“随时随地都可以经历，都可以揣摩”，咱一直交通说什么？你必须得有思维，神给了你思维你得用上。你得思维、你得揣摩，揣摩什么？揣摩神的作工，揣摩神是怎么作工的，揣摩神的心意是什么。可你们的这个思维没有用到正道上，你思维的是什么？揣摩的是什么？秋莲揣摩的是，“她盯着我，是不是要伤害到我的地位呢？”江梅揣摩的是什么？“弟兄来了，不敢让弟兄再说我，谁要控告我，谁要张口说我，我就先把他的嘴给封住，别说话！别说话！……”江梅，是不是我说的这话？（江梅：是。）这就是你所揣摩的，不走正道。该你揣摩的不

揣摩，你揣摩的都是怎么掩盖，怎么欺骗！“只有会经历神的作工，而且随时随地都可以经历，都可以揣摩，什么时候你们能离开牧人会独立靠神生活了，能看见神的实际作为了，这就达到神的心意了。”胡兰，听懂这话是什么意思了吗？（胡兰：就是每天经历神不合人观念的审判刑罚，能看见是神的作为，能明白神的心意，能去揣摩这是神的作工临到我了。）“只有会经历神的作工”，我今天是不是带领你经历神的作工？随时随地，今天谁说什么话了，遇到个什么事，你就得把这条线连接起来，你不要说单个的，张三说这了，李四说那了，而是得揣摩张三为什么说这话？李四为什么说那话？这不可能啊！他跟我说这个话，他跟我说那个话，这肯定是神要作什么呢。然后把这几件事连起来，揣摩，随时随地。“什么时候你们能离开牧人会独立靠神生活了”，我刚才交通的这些是经历神的作工，是吧？我是给你作了个示范，做了个练习题，是把这个公式给你。给你的目的、意义是什么？让你按着这个公式去走。当你学会用这个公式去走的时候，你就会独立靠神生活了。什么是靠神生活呢？你临到周围的人、事、物是神摆设的，你结合周围摆设的人、事、物再找着神话联合起来，找着神的心意，然后走这条路，这就是靠神生活。我刚才是怎么给你解决问题的？是不是靠着神给我摆设周围的人、事、物来解决问题的？我是不是靠神生活？也就是让你也这么去走。可是呢？咱们这样做了没有？（没有。）所以说，我这两天一直给你交通，就是让你知道神怎么主宰安排，怎么靠神生活，就是说不用牧人带你了，你也会独立靠神生活了。神说：“你们都不应满足现状，对神的工作不能三心二意，不能不当作一回事，应该处处想着神，时时念着神，事事为着神，说话做事把神家利益放到首位，这样才能符合神的心意。”（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既信神就应为真理而活》）时时、事事、处处来到神面前，寻求神的心意，人能进入正轨了，神的作工就结束了。结束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摆设周围人、事、物，你可以独立靠神生活了。怎么生活呢？刚才说了，随时揣摩，随时都可以经历神的作工，再加上时时、事事、处处，这两个结合起来，会达到什么果效？神每给你摆设一个环境，你都能在里边找着神是怎么主宰的，神是要让你得着什么。等你会这么去生活了，这个生活就叫靠神生活。靠神生活是怎么呢？能看见神实际的作为了，这是不是神的实际作为？（是。）看见神的实际作为了，这就达到神的心意了，好了，成了，这叫唤醒人的

心、唤醒人的灵了。下一步就是什么？神直接带领咱在地上生活，你会跟随神生活了才行，这样神才能带领你。

你看我出来作工，我带SJ作工，我没有带其他人作工，这是什么原因？（胡兰：因为SJ喜爱真理，追求真理。）我昨天有个什么感觉？还记得我说了一句什么伤心的话吗？“我苦口婆心嘴都快磨破了，在这些人身上，我看不见有多少收获，我都有些怎么了？快失去信心了！”我说：“秋莲，咱不能追求地位了，咱不能争战了。”说了多少次。我说：“胡兰，你不能再凭血气了，你多大年龄了，你以为你还年轻呢？摩西年轻的时候是干什么呢？他是种英雄气概，血气方刚，是吧？能把人打死，神不能用，所以神把摩西放在旷野磨练了四十年。你说你一个女流之辈就这么重的英雄气概呢？多少年了？还是二十多岁？六十多岁的人了，在旷野里走了四十年也过来了，这就没有多少收获。我解剖你的时候也说了，多长时间了就连个血气也脱不去，也背叛不了？”你说吧，你是不是伤害了我的信心了？你说我什么时候能看见头呢？我给SJ交通，我也给你们交通，我给你们苦口婆心，同样的问题重复地交通，收获甚微！我给人家SJ交通，交通一个例子，人家就能举一反三，就能揣摩寻求。我把这个例子一举，人家就能从举的例子里面找见问题，找见问题的答案，还能去在这个例子的基础上去解决其它的问题。神交通说那是什么呀？素质、寻求、追求，能举一反三。那我为什么带她，搞清了吧？我带她，我在她面前交通了这个例子，随时有意的、无意的生活当中的一个例子，她听了这些例子，她就能举一反三、她就能寻求、就能揣摩，接下来她就能拿上这个去带领别人。我和她交通一次、两次，她就能拿上这个去带领别人，我和你交通二十次，不要说你带领别人了，连你自己还走不出来，你说我带上你跑，还有什么意义呢？

“什么时候你们能离开牧人会独立靠神生活了，能看见神的实际作为了，这就达到神的心意了”，也就是说作工就结束了，大灾难就可以降下了。为什么大灾难可以降下了？现在给你降下个灾难，降临在

你身边，你会不会埋怨神？不要说埋怨神了，你会直接与神叫嚣。你明白神的心意了，能够去靠神生活了，不合你观念的一切事临到你都能化解了。你在我身上看见什么了？不管神给我摆设什么样的环境，我都能在里边找见什么？我都能找见神的美意。当你能找见神的美意的时候，你还埋怨神吗？你还能背叛神吗？这就保险了。我今天带领你经历神作工的目的意义是什么？我带领你经历神的作工是不是就是带着你去找见神的美意在其中呢？你把神的美意找见了，你就不会背叛神，你就不会发埋怨，而你只会发出什么？你只会发出赞美之声。当神给你摆设不合你观念的环境，你能够发出赞美之声，这是什么？这是见证。当你能见证神的时候，神是不是得着荣耀了？这班人是不是得着了？神的心意满足了。今天我带着你去见证神，好比说半家信的见证，不管你在半家信里边站住见证了还是没站住见证，那都不是你真实的见证。你就是站住半家信的见证了，你按我给你交通的那样说了、做了，那仅仅是你学了一个做法、说法、形式、规条、字句，神喜乐吗？神只是看着这个人有个配合神的心志，仅仅是看见你有个配合的心志。看不见什么呢？看不见你真实的见证，你不是发自内心的见证，神不满意，不能荣耀神，撒但还要控告。控告什么？“切！他那是在照猫画虎，那是他的真实行为？”所以说要满足神的心意，神必须让你怎么呢？让你学会经历神的作工。就是让你离开牧人，不让牧人带领你。为什么要击打牧人，羊群分散呢？就是让你站见证，怎么站见证？不让牧人带领你，你靠着神的作工，在神的作工中找着神的美意，让撒但们都看见，“你看！把他万贯家产剥夺了，他还能站立吗？肯定不行！他这次背叛神呀！肯定背叛了！”这也肯定，那也肯定的时候，最后你发出来“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撒但就退去了。神要的是在没有牧人带领的前提下，你能活出来，这才能成为真正的见证。约伯站见证的时候，有圣灵作工引导他吗？有没有？（没有。）圣灵是不作工的，神只是在那边看着。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神感动他了，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神感动他了没有？没有，神是要他站一个见证。也就是说，神作工完了，神要人人起来见证神，这个人人起来见证神，不再是牧人带领着见证神，不再是我告你说，你守个规条见证神，而是，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环境，就是神说的，人和人的环境都不一样，不管大小，人必须得有这些环境，因为神要检验工程，都得从你嘴里挤出

来“神是公义的”，都能起来见证神，这才能成为神的见证人，才能成为子民。你学会自己独立靠神生活，学会寻求神的作工，在神的作工中找见神的美意，得着果实。然后，赞美荣耀归给神。这个“荣耀归给神！”是你发自内心的，是在你认识、理解的基础上说出来的，所以这个神是悦纳的，撒但是蒙羞的，撒但是没有把柄可抓的，这才是你真正的见证。说到这了，咱就看到，为什么神的作工最后结束了，圣灵也不作工，也没有牧人带领了？那时候祭司弟兄交通说：“灾难临到了，没有人牧养了，光你们那教会单独在一块儿聚会，跟上面都联系不上，上面也不发工作安排，也没有讲道交通了，形势乱了……”（摘自《上面的交通讲道·68-D8-32》）大灾难临到的时候，谁也顾不上谁，谁牧你呢？哪个带领带你呢？自己走自己的路，那时候就定人结局了。

“现在多数人都不会经历，临到事不会处理，不会经历神的作工，不会过灵生活，你得把神的话与他的作工带到你的实际生活当中。”刚才咱所交通的这些话是不是都点出来了？“现在多数人都不会经历，临到事不会处理”，昨天胡兰说临到事不会处理，你知不知道处理的这个方式方法了？会不会处理是另一码事，那需要去慢慢操练、去练习，但是这方式方法你应该知道吧？胡兰，方式方法知道了没有？（胡兰：不要再动血气。）这下可是记住不动血气了。小蝴，什么方式方法？（小蝴：神借着周围的人、事、物在跟我们对话。）借着周围的人、事、物和你对话，你要学会经历神的作工。你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你要把神的作工给弟兄姊妹谈出来。我今天给你解决你的问题了，我说：“你应付糊弄，你是欺骗、你是骗子、你是忍气吞声。”我这是凭空说你呢？我必须得怎么呢？一个是把事实摆在你面前，第二个神是怎么主宰安排的？神的心意是什么？神在你身上看到了什么？你看到了什么？你把神的主宰安排谈出来，把神话交通出来，也就是把神作工的原则交通出来，让人听了以后，心服、口服加眼服。即使他心里难受，难受他也得服，跑不了。就像秋莲，秋莲心里难受不难受呢？“唉！多久才见一次弟兄，见了一次你就是打我，见了一次你就是踩我”，心里难受，难受里边还带着喜乐。秋莲，喜乐不

喜乐？（秋莲：喜乐。）她得着东西了，你说她能不喜乐吗？就和一个小偷一样，你到人家家里偷东西去了，人家说你是小偷，你把这个东西藏好了，他即使说你是小偷了，打你了，可是这些金银财宝你偷上了，小偷高兴不高兴？“打我两拳我也高兴，坐两天监我也高兴。”可是如果说，人家打了你了，你什么也没偷着，那可就不行了，那可就难受了。所以说，你即使伤了他的面子，扒了他的皮，他有收获了，他依然喜乐，他依然在跟着你走。

“现在多数人都不会经历，临到事不会处理，不会经历神的作工，不会过灵生活”，什么是灵生活？现在知道什么是灵生活了吗？就是灵界的事，根据神话来看，神是怎么主宰安排的，人肉眼看不见的，你能给他用神话联合起来，这就是灵生活。“你得把神的话与他的作工带到你的实际生活当中”，咱今天都带进去了吧？你把神的话、神的作工带到实际生活当中，这叫什么？这叫实际的生活，这叫你信神的实际！实实际际的。“有时神给你一种感觉，你里面失去享受，失去神同在，活在黑暗里，这是一种熬炼。”这个咱都临到过、都遇到过吧？你们怎么认识这个失去享受呢？当你去尽本分的时候，你尽的本分是合神心意的时候，你是不是心安理得呢？心安理得、理所当然，你没有什么难受。而且你感觉你是在尽本分，是神称许的。你这个时候是什么感觉？是不是有一种心情舒畅、喜乐的感觉？但当你在尽本分的过程中，有人伤了你的面子了，你办了一件不合原则的事，你在办这件不合原则的事的时候，你心里清楚不清楚？你心里面是清楚的，清楚之余你还喜乐吗？好比说江梅，江梅见了我就有点胆怯、害怕，怕什么？“我是不是又做错事了呢？我老怕把事情做错。”她为什么老怕把事情做错？因为她的心没有交给神，她没有用心去尽本分，她在尽本分的过程中老带着一种欺骗，带着忍气吞声，所以她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就不可能达到合神的心意。在达不到合神心意的时候，她自己心里是明白的、是清楚的，只不过如果不按她的意思办，她的肉体就受到了伤害，她胜不过去，所以最后她还是按照她的肉体去办了。办了以后，心里又不踏实，“呀！神看着呢，我信神怎么能干这事呢？可是不这样干又不行，没办法”，这就是“你里面失去享受，失去

神同在，活在黑暗里，这是一种熬炼”，熬着呢！江梅见我和董辰在一起，董辰说“这儿的这些事情该怎么做怎么做”，说这些事情做得不好，矛头还没有直接指向江梅怎么样怎么样，应该怎么怎么做。如果江梅是一个体贴神心意的人，站在神一边了，那她就要听董辰说的这是什么意思，能达到什么果效，听了之后，“就是呀！他说的这话对神家有益处，咱怎么没有这样去做呢？”可是江梅现在心里想的是什么？她想的不是神家的利益，她在想，“弟兄在这儿呢，你不能说这些话，我是什么呀？我是管理者，你在这儿说那边有点不合适，这边有点问题，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解决问题吗？你这不是告我的状吗？”江梅为什么会认为董辰是在告状呢？小蝴，你怎么揣摩这事的？（小蝴：自己的所作所为、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不能接受圣灵的鉴察。）一个是她心里有鬼，更主要的是什么？她之所以认为董辰是在告状，是因为她的地位、名誉占满了她的心灵，时时、事事、处处占有了她的心。这就和秋莲一样，被名誉地位时时、事事、处处占满了、占有了心。所以说，她的言行举止流露出来，肯定是建立在维护名誉地位的这个基础上而产生的。如果她要是把神家利益放在她心上，而且是时时、事事、处处的，那就不管什么时候，她说出来的那些话也是维护神家利益的，这个能理解吧？所以说把江梅放在那个环境下，江梅想的是，“你们来了，应该是对我工作的一种认可、称许”。可是在还没有认可、没有称许的时候，董辰在那说那个东西怎么样怎么样，江梅在那儿就开始难受了，“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要亮我的相呢？你要告我的状呢？”自然流露、自然反应、条件反射出来的就是什么？“我不能让董辰说话，你一说话我的地位就完了、名誉就完了。”就和秋莲一样，“不能让萧田说话，萧田一说话就是拆毁我的地位、名誉，怎么能让她不说话呢？”想出来的就是怎么能让她不说话呢？不是说我怎么能认识自己呢？而是想的我怎么就能不让萧田说话呢？接下来的言行举止就是堵口。怎么堵她的口？“我不能直接说呀，我得说我在作工中受到了辖制，我这辖制从哪来的？是借着萧田而产生的，你说咋办呢？”绕了个圈儿。江梅呢？她是直截了当，捂嘴，就开始攻击董辰了，“董辰，你当时怎么不说，你当时怎么样怎么样，你还办了什么什么错事”，把董辰的其它事拖出来，打一个“擦边球”。意思就是说，“董辰你谈这个了，你不要谈这个，你谈那个，你怎么样怎么样”，想堵董辰的口。当你在我面前和董辰打起来，想堵他的口，想为

自己的名誉、脸面、地位搞个人经营的时候，你心里边是什么？有享受吗？是恐惧、是难受、是逼不得已，没办法，这就失去了享受、失去了神同在。你为你肉体说话，怎么能有神同在呢？失去神的同在，活在了黑暗里。怎么活在黑暗里了？糊了。江梅经常说什么？“看别人的时候我看得可清楚呢，一临到我怎么就糊了？我就不会经历了，不会进入了呢？”这是什么？活在黑暗里边了，一为肉体说话就活在黑暗里边了，一为你父亲说话就活在黑暗里边了。还有秋莲，你说秋莲经历了几年了，怎么能说出那个话呢？按正常情况，秋莲是不会说那些话的，可是那天怎么就说了呢？因为活在黑暗里边了，不由自主了，啥也看不见了，竟然说出“她就是想让雨桦过来揭露解剖我、审判刑罚我！”秋莲能说出如此悖逆的话，把审判刑罚直接当作了对立面，直接就告我说，“我不接受她的修理对付，我不接受她的审判刑罚，我不接受神的救恩！”这就失去神的同在活在了黑暗里。一时活在黑暗里就说了这话了。那天是我交通、解剖了，我就是不解剖、不交通，随后我觉着你也不好活。为什么不好活？因为你是明明白白地直接把审判刑罚推开了，直接把神的救恩推开了，你说你能好活了？你是知道的、是清楚的，你不是新人，所以说，你受到了一个煎熬！怎么煎熬呢？“推还是不推呢？我要是不推，那就意味着我的名誉、地位要受到亏损。我要推开我还能剩存下来吗？神怎么处理我呢？这一生会不会因为这一次定我的罪呢？在记事册上有没有这个污点呢？这个污点会不会导致我下地狱呢？”煎熬！这里边还有一个侥幸心理，“神不会因为这个就淘汰我吧？”刚想到这个，“哎呀，我这又是在试探神，我这是不是最后一次呀？”怎么也不对。江梅是想，“我这是干什么呢？直接在弟兄面前要攻击董辰，董辰是谁呀？我带领着人家，我不听人家的劝解，我不听人家的意见，我直接去攻击人家。神在那边看着，弟兄在那边看着，我这追求的是什么呀？追求什么，得着什么，这不将受到惩罚吗？受到管教吗？可是那我怎么办？我封口、我闭口，我听他的？我要是听了他的，我的地位、名誉就全完了。在弟兄面前我就全完了，我就不是作工作的人，我就作不了工作，就意味着我得调动，让周围的人怎么看我？不行，我还得维护名誉、地位，不能让董辰说。”争战，正、邪在里边打架，拉锯。祭司弟兄交通：“在这种情形里的人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都有这个阶段，今天真理掌权，明天撒但掌权；今天神在心里有地位，明天撒但又有地位；今天站在神一

边，明天又站在撒但一边，这一个人就反复无常地这样拉锯呀。”（摘自《上面的交通讲道·33-A4-04》）看谁拉过谁呀！最后是正义拉过邪恶呀？还是邪恶拉过正义呀？这就是熬炼。

“你一做事就出差，一做事就碰壁，这是神的管教。”神就不让你把这件事情做成，你们把二线的人叫回去让当带领，能当成吗？一做事就出差。你就不维护神家利益，你没有尽心、尽力、尽意，你也没有爱人如己，所以做事就出差了。一做事就碰壁，神还显明，让她回来做带领，带领没做成，还反被打了，这是不是神作的？这是神的管教，让你碰壁了，这件事做不成。“你做一件事没有什么感觉，别人谁也不知道，但神知道，他不会放过你，而且管教你。圣灵作工特别细，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个心思意念他都鉴察得清清楚楚，使人里面都有知觉。”你心里边那个知觉，从你自己来感觉，是神话的一种责备，神说什么了，然后你又做什么了，神话的责备，从灵里边看，那就使人里边有一种感觉、有一种知觉，是因为神鉴察你了。“你一次做事出差，两次做事出差，慢慢你对圣灵的作工就明白了。”咱出差出了几次了？“借着多次的管教，你知道怎么做合神心意，怎么做不合神心意，最终对自己里面圣灵的引导有一个准确的反应。有时候你悖逆了，神在你里面责备你，这都是出于神的管教。”这个咱都有体验、经历了吧？“你对神不宝爱，忽略神的作工，神就不理睬你，你对神的话越求真，神越开启你。”三个级别，是吧？如果你对神不宝爱，忽略神的作工，也就是神怎么作的，你不搭理，神说话你不搭理，神就不理你。神不理你是什么后果？神不理你，你有没有责备？你就不会有责备、你就不会有知觉、你就不会有反应。所以说，即使别人修理对付、揭露解剖你了，你还是死不悔改，不会有悔改，你是没有知觉的。顶多就是这次说了这次丢脸了，下次说了下次丢脸了，从心灵上是没有什么变化的，始终没有变化，这是神不理你了。你有败坏性情，你有悖逆，但是你还有一颗要神的心，那神就要借着你做错事后责备你、管教你、对付你、使你碰壁，这是让你悔改。如果你一心是向着神、为着神，那神给你的就是开启、光照，带领你、引导你，这是不是三条路呢？那你走哪一条？现在作在你身上的还可能是管教、

修理、对付，神兴起环境，你心里边还有责备，如果你拉锯拉不过来，最后你还是被恶给侵占了，最后神对你也就失去希望了，不搭理你了，“拉倒吧，你归你的父吧”，那就完了。

生存之道

一、各种瘟疫从哪里来？

二、神为什么要降灾难？

三、什么样的人要灭亡？

四、你知道怎样蒙拯救吗？

五、你知道生存之道在哪里吗？

六、灾难毁灭什么样的人呢？

以上问题你感兴趣吗？你对你的生命负责吗？你想逃脱地震饥荒瘟疫吗？你想寻求能生存下来的道路吗？那你就赶紧用心看看下面的生存之道吧！下面的话可以回答上面你所关心的问题！

神说 ：“战火纷飞，硝烟弥漫，天气转暖，气候变迁，一场瘟疫将会蔓延，人只会死亡，难求生路。

啊！全能神实际神！你是我们的坚固台，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都伏在你的翅膀底下，灾害却不得挨近我，这是你神圣的保守和看顾。

我们无不引吭高歌，赞美歌唱，赞美的声音在整个锡安回响！全能神实际神已给我们预备好了那美好的归宿。儆醒——儆醒吧！时候为之不会太晚！ ”

（ 摘自 《 话在肉身显现 ·基督 起初的发表 · 第五篇 》 ）

神说 ：“ 现在圣灵工作实在是人难以想象的，全部进入实际，粗心实在不行。如果心思意念不对头，就没路可走。要自始至终时时儆醒，千万别疏忽。时时儆醒等候，安静在我面前的有福了！心时时仰望我，留心倾听我的声音，注重我的举动，实行我话的有福了！时间实在不容再迟延，各式各样的瘟疫将泛滥成灾，像洪水一样张开了血盆似的凶恶的口，将要吞吃你们。我儿！时候已到！没有任何考虑余地，只有回到我的面前，是你们蒙保守的唯一出路。要有男孩子的骨气，不软弱、不灰心，跟上我的脚步，不拒绝新亮光，让你们怎样吃喝就顺服下来好好吃喝。现在还有时间乱打架、乱争竞吗？不吃饱、真理不全备能打仗吗？要想战胜宗教，必须真理全备，多多吃喝我的

话，多多揣摩我的话，自己要有独立的吃喝，从亲近神入门。警告！你要留心！聪明的快醒悟！放下一切自己所不愿意放下的东西。我再次告诉你，这些东西对生命实在是害处，不是益处！我希望你都能靠我而行，不然只是死路一条，何处去求生路呢？收回你那在外面好做的心！收回你那不服人的心吧！生命长不上去，被撇弃，岂不是自己把自己绊倒了吗？现在圣灵作工，不像你所想象的那样，观念放不下，就是吃大亏。如果合乎人的观念，你的旧性、观念能显露出来吗？能认识你自己吗？可能还认为自己没有什么观念，这一次就是明显地显露自己各种各样的丑恶嘴脸。”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十四篇》）

神说 ：“我宝座前的七灵奉差遣到全地，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向众教会说话，我是公义的，我是信实的，我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圣灵向众教会说话，是我话从我儿子里面流出来的，凡是有耳的就当听！凡是活的就当接受！只管吃喝，不要疑惑。凡是顺服听话的蒙了大福！凡是真心寻求我面的，必有新亮光、新的开启、新的看见，一切一切都新鲜，我话随时向你显现，开你灵眼，你会看见灵界的一切奥秘，国度就在人间。进到避难所，一切恩典祝福都在你身上，饥荒瘟疫都不能临近你，狼虫虎豹都不能伤害你，你会与我同往同行，一同进入荣耀之中！ ”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十五篇》）

神说 ：“你当知道现在是末世，魔鬼撒但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各样的瘟疫正在发作，各种邪灵很多，只有我是真神，只有我是你的避难所。你现在只有藏在我的隐秘处，只有在我里面，灾害才不致临到你，祸患也不得挨近你的帐棚。你要多亲近我，在隐秘处和我交通，不要与别人乱交通。你要摸着我话中的意思，我不是说不让你交通，我是说你现在还没有分辨。这一段时间，邪灵作工非常厉害，借着各样的人给你交通，话还很好听，但里面有毒，是包着糖衣的炮弹，不知不觉就把毒给你放进去了。你当知道现在的人大多数不稳定，像喝醉酒似的。你有难处和别人交通，别人告诉你也是规条道理，不如你亲自和我交通，来在我面前把里面的旧东西完全倒净，心向我敞开，我心必向你显明。你的心在我面前要殷勤，不要懒惰，要常常亲近我，这样你的生命长得最快。你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里面，并且在你里面作王，支配你的一切，你就在国度里有份了。”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二十八篇》）

神说 ：“七号再次响起，是时代结束的尾声，是战胜魔鬼撒但的得胜号声，是国度在地上公开生活开始的礼炮声！这声音何等高昂，这声音在宝座回响，这号声震动天地，是我经营计划的胜利标志，也是审判撒但，宣判这个旧世界彻底死刑了，归于无底深坑！这号声意味着恩门将要关闭，国度生活就要在地上开始，名正言顺。神是拯救爱他的人，归回他的国度之后，地上的人将会面临一场饥荒、瘟疫，神的七碗、七灾陆续就要作事，天地废去我话不能废去！”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三十六篇》）

神说 ：“不是我不愿给你，而是你们不肯付代价，所以就两手空空、一无所有。你们不看看现在圣灵工作运行这么快？不看我的心急如火烧？就让你们与我配合配合都不愿意。所有一切的灾难陆续降下来，各国各方都起灾难，瘟疫、饥荒、水灾、旱灾、地震到处可见，这些已不是一处两处的地方，也不是一天、两天可以结束的，而是蔓延地带越来越广，而且灾难越来越大，在这其间，各种虫灾也要陆续发起，人吃人的现象也要到处发生，这些都是我对万国万民的审判。我儿！你们必不受其苦、受其难，我愿你们能早日长大成人，尽快地挑起我肩上的担子，为什么不明白我的心意呢？以后的工作越来越繁重，你们就忍心让我一个人忙碌操劳吗？我话再说得明白点：谁生命长大谁就进入避难所，不受苦受难；谁生命长不大，必要受苦受害。我的话点得够明白了吧！

我的名要向各方、各处扩展，让每个人都知道我的圣名，都认识我。美国、日本、加拿大、新加坡、苏联、澳门、香港各国各界的人马上要一同拥入中国寻找真道，我的名已向他们见证，只等着你们能尽快长大牧养带领他们，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以后的工作量加大。随着灾难的降临，我的名也随着广传，你们若不谨慎小心，会失去你们应得的那一份的，还不害怕吗？我的名向各宗、各界、各邦、各派扩展开来，这就是我的工作有层有次，一环紧扣一环，都是我智慧的安排，只愿你们在每一步都能紧紧随着我的脚踪前进。”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六十五篇》）

神说 ：“我以往常说‘大灾大难马上降临，大灾大难已从我手中倒下’，‘大灾大难’指什么说，‘倒下’又怎么解释？你们认为大灾大难指的是伤人灵、魂、体的灾难，是人逃脱不掉的，而且认为我说的‘地震、饥荒、瘟疫’就是大灾大难，你们不知道你们已把我的话谬解了。还认为‘倒下’就是大灾大难开始了 ，可笑！竟是这样的理解，听了你们的解释，我简直是生气。历世历代人未曾揭开的奥秘（是最隐秘的一条），但又是历世历代让人谬解得最严重的一条，而且这一奥秘是谁也没有体尝过的（因这一条只在末世执行，在末了的时代人才能看见，但人并不认识），因这一个奥秘我封闭得最严，在人不能看透一点（哪怕是最少的一点也不能）。既然我的工作运行到这一步，我就按着工作的需要启示给你们，否则，人没法明白。现在我开始交通，应人人注意，不然连长子包括在内，谁若不谨慎，都会遭我的审判的，严重的遭我手击杀（都是指取其灵、魂、体说的）。大灾大难是针对我的国度行政的每一条说的，凡是我的行政都是大灾大难的一部分（我的行政并未完全揭示给你们，但不要着急上火，有些东西你们知道得太早了对你们益处少，记住！我是智慧的神）。那么，另一部分是指什么说的？大灾大难包括我的行政和我的烈怒两部分，大灾大难倒下之时，也就是我开始发怒施行我的行政之时。我在此告诉众长子，千万不要因此而堕落，难道你忘了万事万物都在我的预定之中吗？我儿！不要害怕，我必保守你与我永享美福，与我永远在一块儿，因你是我所爱，我必不抛弃你，因我不作傻事，好不容易办成的事，我再拆掉，岂不是自己给自己打嘴巴吗？我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记住了吗？还让我怎么说呢？下面我再说大灾大难，大灾大难一倒下最使人害怕，最揭示人的丑相，各种各样的鬼相都暴露在我的面光之中，没有一点隐藏，没有一点遮蔽，完全暴露。大灾大难要达到的果效是让所有的不是我所拣选预定的人，都跪在我前求饶，哀哭切齿，这是我对撒但的审判，是我的烈怒的审判。现在我正在作这个工作，也可能有的人还想滥竽充数，想蒙混过关，越是这样，撒但越在他身上作工，到一个地步，他的原形就显露出来了。”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九十二篇》）

神说 ：“在世界各国各方，地震、饥荒、瘟疫，各种灾荒已是频繁，在我在各国各方大作工的时候，这些灾荒会比创世以来的任何时候都严重地发起的，这是我对万民开始审判的起头，但我儿放心，一切灾祸必不临及你们，我会保守你们的（指的是你们以后活在身体里，而不是在肉体里，所以不遭受各种灾难之苦），你们只管与我一同作王审判万国万民，与我在宇宙地极永享美福，这些话都要应验，而且是在眼前马上要成就的，我不耽延时日，我作事快极了，不要着急上火，我给你的福分谁也夺不走，这是我的行政。所有的人都要因我所作所为对我顺服，不仅是欢呼不止，更是跳跃不息。”

（ 摘自 《 话在肉身显现 ·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九十二篇》 ）

神说 ：“在世界当中，地震是灾难的起头，先让世界，也就是让地先有变动，接着便是瘟疫、饥荒，这是我的计划，是我的步骤，我要调动一切为我效力，为成就我的经营计划。这样，整个宇宙世界我不毁自灭。当我第一次道成肉身被钉十字架时，地便大大震动，最后也是这样，当我从肉身进入灵界的一刹那时，地震便从此开始发生，所以说，众长子便必不受灾难之苦，在众长子之外的人，便留在灾难中熬炼，所以在人来说，谁都愿意作长子。在人的预感当中，不是为享受福分，而是为逃脱灾难之苦，这是大红龙的阴谋。但我决不放过它，必让它接受我重刑的惩罚，之后，仍然起来为我效力（指作成众子、子民），让它永远中自己的诡计，永远接受我的审判，永远接受我的焚烧，这是让效力者对我赞美（指的是从其身上显明我的大能）的真意。我不会让大红龙混入我的国中，我不会让大红龙有资格对我赞美（因为它不配，永远不配！）！只让它为我效力到永远！只让它俯伏

在我面前（灭亡的比沉沦的更好受，灭亡只是一时的重刑，而作为沉沦的要永远受重刑，所以用‘俯伏’，因着这些人混入我的家中，享受了不少我的恩典，对我有所认识，所以我用重刑，而在我家以外的，可说成是不知者不遭罪），在人的观念当中，认为灭亡的比沉沦的更坏，但恰恰相反，作为沉沦的要永远受重刑，作为灭亡的永远归于乌有。”

（ 摘自 《 话在肉身显现 ·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零八篇》 ）

神说 ：“人都在睡梦中的时候，我却周游列国，将我手中的‘死亡之气’洒向人间，所有的人顿时从生机之中走出来，步入了人生的第二个台阶。在人类当中，便再也看不到生物，到处布满死尸，充满生机的活物立时不见踪影，地上散发着死尸的味道，使人透不过气来。我随即遮掩脸面离人而去，因我正在着手下一步工作，使活过来的人都有生存之地，而且使所有的人都生活在理想之地，这正是我为人预备的没有忧伤、没有叹息的美福之地：山谷泉源之水清澈见底，永流不干，人都与神和睦同居，百鸟都在鸣叫，在这风和日丽的美景之中，天地都进入了安息。如今，在这里，所有的人的尸首横躺竖卧，不知不觉之中，我将手中的瘟疫倒下，人的尸首便都腐烂，在人的身上不再有血肉相连，我便远离人而去。我不会再次与人同相聚，不会再次来在人间，因我整个经营的尾声已结束了，我不会再造人类，不会再次理睬人。在人看了我口之言后，便都失望了，因人都不愿死去，谁何尝不是为了‘活来’而‘死去’呢？当我告诉人我无有让人‘活来’的‘法术’之时，人便失声痛哭，确实，虽然我是造物的主， 但我只有‘权力’让人死去，却并无‘能力’让人活来 ，在此我向人赔礼道歉。所以我提早就告诉人‘我欠下人一笔不可奉还的债’，但人却都认为我说客套话，今天事实临及，我仍是这样说，我不会违背事实的真相说话。在人的观念当中都认为我口的话中方式太多，所以人总是捧着我

给的话却另有所盼，这不是人的不正确的‘存心’吗？就在此背景之下我才敢‘大胆地’说人并不真心爱我，我不会背着良心委屈事实的真相，因我不会把人带入人的理想境地，最终，在工作完成之时，我将人领入死地。我劝人最好还是不要埋怨我，谁叫人‘爱’我呢？谁叫人得福的心太强？若人不愿意得福怎能有此‘不幸的遭遇’呢 ？我因着人对我的‘忠心’，看在人跟随我多年的份上，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我把‘秘室的情报’向人透露一点：趁现在我的工作未进展到那一步，未把人推入火坑之中，我劝人早点离开，否则，留下的都是凶多吉少，到最终也难免一死，我为人‘广开致富门’，谁愿意离开就趁早起程，若等到刑罚临到就晚了。这不是什么挖苦之言，而是实情，我向人说的都是良心话，此时不走等待何时呢？人真能相信我的话吗？”

（ 摘自 《 话在肉身显现 ·神向全宇的说话·第四十篇》）

神说：“‘多数人不解其意，被光刺伤眼睛的，被光打倒在淤泥之中倒下的’，这一类人因着违背神的旨意（即指抵挡神），当神的话来到，人因着其悖逆而遭受了刑罚，因此说被光刺伤眼睛。这样的人已交给撒但，所以进入新的工作以后没有开启、光照，没有圣灵工作的都是被撒但侵占的，在心底深处根本没有神的地位，因此说其‘在淤泥之中倒下’。处于此状的人的光景都是杂乱无章，不能进入正轨，不能恢复正常，心里所想都相异，在全地之上的人被撒但败坏至极，没有生气，充满死尸的味道。全地之人都在瘟疫之病菌中生存，无人能逃脱掉，人不愿在地生存，但总觉着还有更大的事要发生让人亲眼目睹，所以人都强制自己生活下去。在人心中早无力量，只是将看不着的盼望当作精神支柱，从而托着自己的脑袋装人，在地上混日子，似乎所有的人都是‘混世魔王’的子孙一般 。所以神才说出这样的话：‘地之上就是狼藉遍地，惨状令人目不忍睹，仔细观瞧顿觉心酸。’因

着此状的出现，所以神才开始向全宇‘撒下我灵之种’，开始在全地开展他的拯救工作，正因着这个工作的推动，神才开始倒下各种灾难，从而拯救心地刚硬的全人类。在神作工阶段，拯救的方式仍借着各种灾难，凡在数者都难以逃脱，到最后才能达到让地上出现‘犹如三层天一样宁静，大小动物和平相处，不曾发生“口舌之战”’这样的局面。神的作工一方面借着话语来征服全人类得着选民，另一方面借着各种灾难来征服所有的悖逆之子。这是神大规模工作的一部分，只有这样，才能一点不差地达到神要的在地之国，这是神工作的精金部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说话的奥秘揭示·第十七篇》）

神说：“当秦国实现在地之时，即国度实现之时，地上不再有战役，从此不再有饥荒、瘟疫、地震，人再不制造武器，而是全部活在平定的环境之中，人与人都有了正常的来往，国与国有了正常的来往。而现在却不能与此相比，天下正处于大乱之际，各国内部都逐渐开始发动政变，随着神发声的经过人逐渐变化，各国内部逐步瓦解，坚固的巴比伦的根基开始摇动了，犹如空中的楼阁，随着神心意的变动，不知不觉中世界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各种迹象随时显明，让人看见世界的末日已到！这是神的计划，是他作工的步骤，必须将列国都四分五裂，将旧所多玛第二次毁灭，所以神说‘世界在倾倒！巴比伦在瘫痪！’这是除神自己无人完全了解的，但人知道的毕竟有限。”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说话的奥秘揭示·第二十二篇结合第二十三篇》）

神说：“一说末世，就属于另一个时代，耶稣说那时你们必遇见灾荒，那时你们必遇见地震、饥荒、瘟疫，这说明是另一个时代了，不再是旧的恩典时代了。”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作工异象 三》）

神说：“ 末世来到，各国都动荡不安，政治混乱，饥荒、瘟疫、水灾、旱灾到处出现，人间有灾难，天也降祸，这是末世的预兆。 ”

（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实行 二》 ）

神说：“ 今天你说神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神？你就说不清楚，你只能说：‘神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神，我也说不清楚。’你别因为神作了一步救赎的工作，就将神永远定规为他是一位怜悯慈爱的神，你就敢肯定神只是怜悯慈爱的神吗？他如果是怜悯慈爱的神，为什么在末世他还要结束时代呢？还要降那么多灾呢？就按你的想法，他既然怜悯慈爱人到底，而且一直到最终末了的时代，那他为什么还要从天降灾呢？他既然爱人如己，又如爱自己的独生子一样，那他为什么要从天上降下瘟疫、从天上降下冰雹呢？让人遭受饥荒、瘟疫呢？为什么让人遭受这些灾祸呢？神到底是什么样的神，你们谁也不敢说，而且谁也说不清楚，你敢说他的确就是灵吗？你敢说他就是耶稣的肉身吗？你敢说他就是永远为人钉十字架的神吗？ ”

（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两次的道成肉身完全了道成肉身的意义》 ）

神说：“ 虽然你不能听见他的说话犹如惊天动地一般，虽然你不能看见他的双眼犹如火焰，虽然你不能受到他铁杖的管制，但你能从他的说话中听见神在发怒，又知道神在怜悯人类，看见神的公义性情，看见神的智慧所在，更领略神对全人类的顾念之情。神在末后作的工作就是让人能在地上看见天上的神在人中间生活，让人能认识神、顺服

神、敬畏神、爱神，所以他才第二次重返肉身。虽然人今天所看见的是与人一样的神，人看见的是有鼻子有眼睛的神，看见的是一个很不起眼的神，但到最终神要让你们看见，没有这个人的存在天地都要巨变，没有这个人的存在天上要昏暗，地上要混沌，人类都要活在饥荒瘟疫之中。让你们看见没有末世道成肉身的神来拯救你们，那神就早已将人都毁灭在地狱之中了，没有这个肉身的存在你们将是永远的罪魁，将是永远的尸体。你们应该知道，没有这个肉身的存在整个人类都难以逃避一场大的浩劫，难以逃避末世神对人类的更重的惩罚；没有这个普通的肉身的降生你们都求生不得求死也不能；没有这个肉身的存活那你们今天就不能得着真理来到神的宝座前了，反而都因着罪孽深重而受到神的惩罚了。你们知道吗？若不是神重返肉身，那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机会蒙拯救了，而且若不是这个肉身的来到神早已将旧的时代结束了。这样，你们还能拒绝神的第二次道成肉身吗？既然这个普通的人对你们这么有益处，那你们何乐而不为呢？”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知道吗？神在人中间作了很大的事》）

神说：“我的怜悯发表在爱我而舍己的人身上，而那些恶人所受的惩罚也正是我公义性情的证据，更是我烈怒的见证。当灾难降临之时，所有抵挡我的人都落在了饥荒、瘟疫之中哀哭，那些作恶多端曾经跟随我多年的也难逃罪责，他们同样地落在了千万年稀有罕见的灾难中惶惶不可终日，而那些跟随我忠心无二的人则拍手称快，称赞我的大能，舒畅的心情难以表达，活在我从未赐予人间的欢乐之中。因为我宝贝人的善行，痛恨人的恶行。我带领人类至今巴望得着一班与我同心合意的人，而那些并不与我同心合意的人我从未忘记，从来都是将他们恨在心里，只等待机会报应其恶行，从而一睹为快，今天我的日子终于到了，我再也不必等待了！

最后的工作我不但是为了惩罚人，也是为了安排人的归宿，更是为了得到所有人对我所作所为的认可。我要让每一个人都看见我所作的一

切都是对的，我所作的一切都是我性情的发表，并不是人的作为，更不是大自然缔造了人类，而是‘我’滋养着万物中间的每一个生灵。失去我的存在，人类只有灭亡，只有灾害的侵扰，不会有人再看见美好的日月，不会有人再看见绿色的世界，人类面临的只是阴冷的黑夜与不可抗拒的死阴的幽谷。我是人类唯一的救赎，是人类唯一的希望，更是全人类生存的寄托。失去了我，人类会马上停滞不前，失去了我，人类只有遭受灭顶之灾与各种幽魂的践踏，尽管人都不在乎我。我作了无人能替代的工作，只希望人能用一些善行报答我。尽管能报答我的人很少，我仍是结束我在人间的旅途，作我下一步即将开展的工作，因为我在人中间多年的奔波已有了结果，而且我非常满意，我在乎的不是人数的多少，而是人的善行。总之，我希望你们当为自己的归宿而预备足够的善行，这样我才满足，否则你们都不可能逃脱灾难的侵袭。灾难是由我而起，当然仍由我摆布，你们若不能在我面前看为善，那你们都难逃灾难之苦。”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当为你的归宿预备足够的善行》）

神说：“从微观角度上来说，在地球上人能看得见的山川、湖泊、海洋、陆地，以及人经历的四季与在地上生存的万物，包括各种植物、动物、微生物与人类都在神的掌管与主宰之下。神的掌管与主宰让万物随着神的意念出现或消失，也让万物的生存产生了规律，万物便在这样的规律中繁衍生息，这个规律是没有任何人与物能超越的。为什么不能超越？唯一的答案就是因着神的权柄。‘因着神的权柄’可以说是因着神的意念，因着神的话语，也可以说是因着神的亲力亲为。就是说，万物的规律因着神的权柄而产生，也是因着神的意念而产生，同时也会随着神的意念而转动变化，这一切的转动变化都将为着神的计划而产生或消失。就拿瘟疫来说，它的出现是突如其来的，没有人知道它出现的源头与准确原因，而瘟疫每到一处，凡在数者都难逃厄运。从人类科学的角度上来说，‘瘟疫’是一种恶性或有害微生物的泛滥而导致的，它传播的速度与范围以及传播的方式是人类的科学

所不能预知也不能控制的。人类尽管竭尽全力地抵制各种瘟疫，但在每次瘟疫中必然涉及的人或动物都是人类不能掌控的，人类所能做到的仅仅是预防、抵制与研究，而对于每次瘟疫本身的产生与消失的根源却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能控制。面对瘟疫的到来与泛滥，人类首先采取的措施就是研制疫苗，而往往当人类的疫苗还没有研发出来的时候，瘟疫却不知不觉地消失了。它到底是怎么消失的？有的人说细菌被控制住了，有的人说是因为季节的变化而消失的……这些奇谈怪论是否成立，科学解释不清楚，也给不出准确的答案，而人类面对的除了这些奇谈怪论之外，就是人类对瘟疫的不解与恐慌。这些瘟疫到底是怎么来的，没有人知道，到底是怎么消失的，也没有人知道。因为人类只相信科学，只依赖科学，却不承认造物主的权柄，也不接受造物主的主宰，所以人类永远得不到答案。”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独一无二的神自己 三》）

神说：“人活在这样的空间，本来这个生存环境从起初开始就是神给人造的，人所饮用的水，人所呼吸的空气，人所吃的食物，植物，树木，以至于海洋，这样的一个生存环境都是神赐给人的，它是天然的，是按照神所定的一个自然规律运转的，如果没有科学，按照神的方式，神赐给人的，人能享受得到的，本来人就很幸福，人能享受到最原始的每一样东西，但是现在这一切都被撒但破坏了，糟蹋了，人基本的生存空间已经不是最原始的了。但是，这样的后果是什么导致的，这样的后果是怎么造成的，没有人能认识到，而且更多的人用撒但灌输给人的思想来领会科学，来对待科学，这是不是很可恶又很可怜呢？现在撒但把人生存的空间、生存的环境败坏成这样，人类就这样发展下去，在地球上这个人类还用神亲手来毁灭吗？人类如果就这样发展下去会走向何方呢？

在人贪婪地追求名和利的同时，人类不断地对科学进行探索，进行深入研究，然后不断地满足自己对物质的需求与欲望，给人带来的后果

是什么？首先，生态平衡没有了，与此同时，人类的五脏六腑都被这样的环境所玷污、所损害，各种传染病、瘟疫到处蔓延，这是人现在所控制不了的局面了，是不是这样？你们现在在明白这些事的基础上能不能认识到，如果人类不跟随神，一直就这样跟随撒但，用知识来不断地充实自己，用科学来不断地探索人生的未来，用这样的方式生存下去，人类自然的结局是什么？（灭亡。）就是灭亡——一步一步地走向灭亡，一步一步地走向灭亡！现在看来，科学就是撒但给人调配好的一种迷魂汤，让你们在云里雾里去分辨一种事物，怎么看也看不清，怎么摸也摸不着，但是撒但还用科学这样的名义来吊着你的胃口，来牵着你的鼻子走，让你一步一步走向深渊，走向死亡。是不是这样？（是。）这是第二项。”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独一无二的神自己 六》）

47　唯有全能神是永远复活的生命

1　山河易改，水流有向，人的生命并非地久天长，唯有全能神是永远复活的生命，世世代代永远长存！万事万物都在他的手中，撒但就在他的脚下。今天是神预定的拣选，把我们从撒但手里拯救出来，他真是我们的救赎主，永远复活的基督生命竟作在我们里面，使我们与神生命有缘，竟能和他面对面，吃他、喝他、享受他，这是神心血代价的无私奉献。

2　冬去春来，经历风霜，遭遇了多少人生的痛苦、逼迫和患难，世人的弃绝和毁谤，政府的诬陷，神的信心、意志并不减，一心为神的旨意得以通行，生命置之度外，他不辞辛苦，精心喂养、浇灌神子民。无论我们怎样愚昧、难办，只要顺服在他面前，他说话作工把我们的

旧性改变……他日夜操劳废寝忘食，多少个日日夜夜，多少个酷热严寒，他一心守望在锡安。

3　什么世界、家庭、工作完全撇弃，心甘情愿，属世的享受与他毫无关联……他口中的话竟会打进我们的里面，揭穿了我们内心深处隐藏的东西，我们怎能不心服口服？从他口中说出的每一句话，都在我们身上随时应验，当面背后，所作所为，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竟会在他面前显露出来，不由得自己的打算和安排。

4　坐在他面前，灵里有享受，舒适又坦然，总觉得里面空虚，对神实在亏欠，这是人未曾想到、人难以做到的奇事。圣灵足以印证，全能神就是独一真神！是铁证如山！我们这班人实在太有福！若不是神的恩待和怜悯，我们只会沉沦，随从撒但。唯有全能神才能拯救咱！
啊！全能神！是你打开了我们的灵眼，看见灵界的奥秘。国度的前景无限，儆醒等候，日子不会太远。

5　战火纷飞，硝烟弥漫，天气转暖，气候变迁，一场瘟疫将会蔓延，人只会死亡，难求生路。啊！全能神实际神！你是我们的坚固台，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都伏在你的翅膀底下，灾害却不得挨近我，这是你神圣的保守和看顾。我们无不引吭高歌，赞美歌唱，赞美的声音在整个锡安回响！全能神实际神已给我们预备好了那美好的归宿。儆醒——儆醒吧！时候不会太晚！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五篇》

952　因着人的悖逆激起神的怒气

1　当我的烈怒震动山河之时，我再不会因人的“胆怯”而给予不同的资助了，我要在此之际大发雷霆，不给何物留有悔改之机，而是放弃一切对人的希望给予其应有的报应。在此时，雷电犹如波涛发怒一般，犹如万山崩塌一般，人都会因着悖逆被雷电击杀而死，物都会因着雷电的鸣叫而归于乌有。

2　顿时全宇之下混乱一团，万物不能归复原有的生气，万人不能在雷鸣之时逃脱，在阵阵闪电之中，人一批一批地倒在急流之中，被山上涌流之水冲走，顿时在人的“归宿”之中又汇集了“人”的世界。海面之上，漂荡着人的死尸，所有的人都因我的烈怒而离我甚远，因为人得罪了我灵的实质，人的悖逆触犯了我。在无水之地，另外的人仍然在欢歌笑语之中，享受着我赐给的应许。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十七篇》

35　神向全宇公开的行政

1　当旧世界存在之时，我要向列国大发烈怒，颁布向全宇公开的行政，谁若触犯将遭到刑罚：我面向全宇说话之际，所有的人都听见我音，即看见我在全宇之下的所有作为，违背我意的，就是说，以人的作为与我相对的，在我的刑罚中倒下；我要将天上的众星都重新更换，太阳、月亮因我而更换，不再是往日的天，地上的万物重新更换，因我的话而成就；全宇之下的列国都重新划分，要更换我的国，使在地的国永远消失，而是敬拜我的国，凡属在地的国都要被毁灭，不存在。

2　全宇之下的人，凡属魔鬼之人都被灭没；凡敬拜撒但之人都在我的焚烧之中倒下，即除了现在流中之人将全部化为灰烬；宗教之界将在我刑罚列民之时而不同程度地回归我国，因着我的作为而被征服，因为其都看到了“驾着白云的圣者”已来到；所有的人都各从其类，因着所作所为的区别而受各种刑罚，若是抵挡我的都灭亡，而在地所作所为不涉及我的，因着其表现而存在地上，受众子、子民的管辖；我要向万国万民显现，在地发表我亲口之声，宣告我的大功告成，让所有的人都亲眼目睹。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二十六篇》

42　时间错过不会再来

1　醒吧，弟兄！醒吧，姊妹！我的日子不会耽延，时间就是生命，抓回时间就是抢救生命！时间不会太远！你们考大学考不上，可以再一再二地补习，可是我的日子不再耽延。记住！记住！这是我的良言相劝。世界的结局已展现在你们眼前，大灾难马上来临，你们的生命要紧，还是你们的睡觉、你们的吃喝穿衣重要？都是掂量的时候啦！

2　何等可怜！何等贫穷！何等眼瞎！何等残忍的人！竟把我的话当成耳旁风，难道我的话白向你们说了吗？你们还是这样疲塌，为什么？为什么？难道你们没有这样想过？我这样说是为了谁？相信我吧！我就是你们的救世主！就是你们的全能者！儆醒！儆醒！时间错过不会

再来，记住！世上从来没有卖后悔药的！让我怎样向你们说呢？难道我的话就不值得你们细细揣摩、反复揣摩吗？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三十篇》

953　神发烈怒时的景象

当神大发烈怒之时，整个世界因此而经受各种灾难，犹如火山崩裂一般。站在天空之上足可看见，在地之上各种灾害一日一日地逼近全人类。站在高处观望，地上犹如地震前的各种景象一般，火水到处窜动，岩浆到处流动，山在挪动，到处寒光闪闪，整个世界沉没在火之中，这正是神发烈怒时的景象，是神审判之时，凡属血气的都难逃脱。所以，不用国与国的争战、人与人的争战来毁灭全世界，而是让全世界“自觉地享受”在神刑罚的摇篮之中，谁也难以逃脱，一个一个地过关。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说话的奥秘揭示·第十八篇》

31　神对万国万民的审判

伴唱：我的国度已彻底实现，公开降临在人间，这更意味着我的审判已完全降临。

1　所有一切的灾难陆续降下来，各国各方都起灾难，瘟疫、饥荒、水灾、旱灾、地震到处可见，这些已不是一处两处的地方，也不是一天、两天可以结束的，而是蔓延地带越来越广，而且灾难越来越大，在这其间，各种虫灾也要陆续发起，人吃人的现象也要到处发生，这些都是我对万国万民的审判。

2　我的名要向各方、各处扩展，让每个人都知道我的圣名，都认识我。随着灾难的降临，我的名也随着广传，你们若不谨慎小心，会失去你们应得的那一份的，还不害怕吗？我的名向各宗、各界、各邦、各派扩展开来，这就是我的工作有层有次，一环紧扣一环，都是我智慧的安排，只愿你们在每一步都能紧紧随着我的脚踪前进。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六十五篇》

954　当灾难降临之时

1　我的怜悯发表在爱我而舍己的人身上，而那些恶人所受的惩罚也正是我公义性情的证据，更是我烈怒的见证。当灾难降临之时，所有抵挡我的人都落在了饥荒、瘟疫之中哀哭，那些作恶多端曾经跟随我多年的也难逃罪责，他们同样地落在了千万年稀有罕见的灾难中惶惶不可终日。

2　那些跟随我忠心无二的人则拍手称快，称赞我的大能，舒畅的心情难以表达，活在我从未赐予人间的欢乐之中。因为我宝贝人的善行，痛恨人的恶行。我带领人类至今巴望得着一班与我同心合意的人，而那些并不与我同心合意的人我从未忘记，从来都是将他们恨在心里，只等待机会报应其恶行，从而一睹为快，今天我的日子终于到了，我再也不必等待了！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当为你的归宿预备足够的善行》

23　神在国度之中执掌王权

1　我在国度之中执掌王权，更是在全宇之下执掌王权，我既是国度君王，也是宇宙之首，从此之时，我要将所有选民之外的人都召集在一起，开始我在“外邦”的工作，向全宇公开我的行政，以便顺利开展我的下一步工作。我要以刑罚的方式在外邦中扩展我的工作，即以“武力”对待所有的外邦之人，当然，这个工作与我在选民中的工作同步进行。当我民在地作王掌权之时，也正是所有的在地之人被征服之日，更是我安息之时，此时，我才能向所有的被征服之人显现。

2　我是向圣洁之国显现，向污秽之地隐藏，凡是被我征服而顺服在我前的，都能亲眼看见我的面，亲耳聆听我的音，这是在末世降生之人的福分，是我命定之福，谁也改变不了。当我正式展开书卷之时，也正是全宇之人受刑罚之时，是普天下之人受试炼之时，是我工作的高潮之时，所有的人都在无光之地生存，所有的人又都在环境的威胁之

中生存。因为我的日子已经逼近了全人类，不是在天边，而是在眼前，谁能不为此而害怕？谁能不为此而高兴呢？污秽的巴比伦城终于等来了其末日，崭新的新世界与人重逢了，天上、地下都变化更新了。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二十九篇》

弟兄交通："蒙拯救其实不是说神拯救你，是你自己在救自己，神只是说给了你蒙拯救的路，给了你条什么蒙拯救的路？神所说的话，神所发表的真理，就是神所给你的路。神所发表的话是什么？也就是真理是什么？做人、做事、敬拜神的准则，也就是你活在神的话里了，你这个人是属神的人了，你成了属神的人了，你就活在神的天规诫命里了，那你这个人不就蒙拯救了吗？难不难，不难吧？什么人不能蒙拯救？是他不能活在神的天规诫命里，是因为他不能接受神的天规诫命，也就是不能接受神给的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他不接受，他不能按神的话去做，不能按神的话去活，他活出来的就是撒但的形象。活出撒但形象神能要吗？神所厌憎、神所恨恶的是必灭的，所以就不能蒙拯救，不能蒙拯救不是说你才败坏了，是你原来就是那东西，你没有变了，所以说是你自己救自己，所以你还得死。这个死一个就是说你活在神的天规诫命以外你是该死的，是必死的，因为是神主宰万有，你超出神主宰万有条条框框范围以内，比如神告诉你说人不能离开氧气，你偏偏要离开氧气，神让人在陆地上，你偏偏进水里面，那你能活吗？你不能活。以前你活在水里面，你的悖逆是因神的慈爱怜悯保守你，你进水里面也不能淹死你，是因神的经营计划还不到头，神经营计划到头完全显明的是公义，没有慈爱怜悯，超出神的公义性情以外都得灭亡。以前你超出去了，你犯了罪了但你没死，是因神有公义性情神饶恕你，而人恰恰是活在神的慈爱怜悯里不出来，我这就能活呀。可是神现在把慈爱怜悯收回来，完全以公义说话，该

死的死，该活的活，那这时候你该死就死了。像定法律一样，你今天杀人放火神还没定是死刑，那你就还能活，哪天定了杀人放火判死刑，那你这个人就必死无疑。以前神没定这个现在定了，为什么以前能活现在不能活了呢？不是说你以前是人，现在是人变了，人没有变，是神对人的要求拔高了，以前你悖逆神神饶恕你，但现在神把很多的话都告诉你了，生存法则，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告诉你了，你还不进这框框里面，那你该死，神不保守你。神不保守，还要惩罚，神惩罚是因为你触犯了神行政非死不可，神恨恶你。神不保守你，神就不搭理你，把你交给撒但，或者不给你安排生存之道，那你就是自寻死路了。”

（摘自《什么是蒙拯救？》）

弟兄交通：“原来说信神蒙拯救了，现在呢？也是信神蒙拯救了，但是拯救和拯救不一样了。是因为啥蒙拯救了？是因为你如果不信神呀你就没有生存之道，没法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前两天交通不知你们听了那个没有？神是怎么拯救人，自己拯救自己，是吧？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国家你犯了法，以前人常说的，神说一句什么话呢？耶稣那时候说，人活着不单是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的话，什么意思？就是你这人活下来呀，不是单靠食物，还得靠什么呢？靠神口中的话。以前你是字句，人活着，人家外邦人不也活着，人家靠神口中什么话了？你今天活着了，你这一天一天活着，哪天靠神口中的话了，你这是一个字句。什么是靠神口中的话呢？前边说啥了？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是单靠，你这食物只是维持了什么呢？人肉体生存的一个根本，只是维持肉体生存的根本你能活了？就代表你能活了？代表你能生活下去？代表不代表？（不代表，肉体不代表。）就说一个人在一个国家你身体好，不得病就活八十岁，就是说从小到八十岁身体健健康康的，不要得病，不要有任何意外，我说的意外怎么

说？突然车祸？或者其它的夭折？是吧！就没有这些你能不能保证你能活到八十？（不能，不敢保证。）为什么？……就是在一个国家要你命了，除了天灾人祸，除了你生病，还有什么能要你命？你犯法了人家国家判你个死刑你能活吗？（不能。）咋呀！你在一个国家呀，要活着除了不是单靠食物，还得靠什么呢？你还得有人家法律，还得懂得法律，你不懂得法律你就容易犯法，你要犯了法你身体再健康吃得麻麻香、身体特别棒，能扛住一个子弹崩？是吧！你再健康也扛不住一个子弹崩你，是吧！也就是说你不能触犯人家国家的一个法律，你触犯人家国家法律，你二十岁触犯了人家法律判你死刑你就二十岁死，你能活到八十？四十岁判你死刑你四十岁死，你在一个国家活你首先得懂得法律，不能触犯法律，触犯了法律你就得死。

那是在世界的国，咱现在什么时代开始了，国度时代开始了，神已经把撒但的权柄收回来了，世界的国不复存在了，下一个国是什么，神的国！那你现在不在世界活了，你去神的国活着，你需要什么呀？天规诫命，你触犯了天规诫命，在一个国家你不能触犯法律，你去了神的国天规诫命你能触犯吗？（不能。）你不能触犯天规诫命，触犯了天规诫命你就是死。原来怎么说？人活着不能单靠食物，乃是要靠神口中的话，把神口中的话翻译过来是什么呢？那还得知道一个天规诫命，如果不懂得天规诫命那你就犯了啥了？犯了天条！你犯了天条，就是不信神的人会说啥 呢 ？头顶三尺有神灵， 出外面说错话了、办错事了五雷轰顶 ，是吧！你怕不怕？你怕不怕五雷轰顶呀？（怕。）你犯了那你就五雷轰顶 。 在外邦还说 呢 ，何况你还信神 呢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的话，神口里的话也就是生存法则， 也就是下一个时代——国度时代的生存法则 ，你必须在这法则里活着才行。这生存法则是什么？不能触犯天规诫命，天规诫命从哪来的，那就是神给人的什么呀！真理！神供应人生命的真理。大红龙枪决你，一个枪枪决你了，神要枪决你怎么枪决？（一个蜱虫就咬死了。）神处理你是简单的很呀！地震、瘟疫、饥荒，刚才再给你说一个蜱虫都能咬死你，还用子弹呢？你不要犯了天规诫命，你犯了天规诫命你躲了这个灾躲不了那个灾，给你交通这个是什么意思，叫你看见现在这

个地震呀，那又洪灾了，那又瘟疫起来了，你往哪跑？现在不是信神的人惶惶不可终日，外邦人也是惶惶不可终日，晚上睡着觉他都害怕得不行。你在这传福音好像没人理解，你去灾区传福音咋样？你给他一个生存法则你说他高兴不高兴，告诉给你一个逃脱地震、瘟疫、饥荒的道你要不要？（要。）

所以说从神的作工来看，现在到了什么时候啦？广传福音，大传福音的时候马上就开始了，爆炸开了。因为人都在寻求生存之道，这就是生存之道，还有一句神话怎么说呢，人被迫寻求真道，被迫！当他们都知道了地震瘟疫谁兴起的呀，在外头都传神兴起的，全能神兴起的。 全能神兴起的他们去哪信道呢，去全能神那边，那国家再捆能捆得住吗？他那边是被迫寻求真道了，你这边是赶紧在外边传福音呢，两者合一，是不是爆炸式的？是不是人会更多呢？现在带领工人你的使命、职责、责任，你就把下面的带领工人必须带到神话语里边，把他带到话语里边，怎么呢？必须叫他明白离开神话就是死亡，叫他明白神话就是天规诫命，神话就是真理、道路、生命。真理是什么呀？就是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把这一连串的给他们交通到位，叫他们都连串起来。知道我要做个人，神造了你，神是叫你做人时有形有像，是叫你彰显神，你不能羞辱神。能活出撒但形象来是羞辱神，神就怎么啦，神就不要你，神的国度就不要你，那就是地震、瘟疫、饥荒毁灭你。那现在给外邦人传福音比原来是不是更实际了？原来他信神和你讨论半天有神没神，现在和他讨论不讨论？不用讨论有神没神，一个是你看见了，我给你听一下什么人该死，什么人可以不死，就是让他懂得什么是天规诫命，什么是正面的，什么是反面的，什么是邪恶的，叫他看见你信神完全是正义的，正面的。信神是从神来的，来的是什么？真理！什么是真理？真理是永恒不变的生存法则，做人、 敬拜神的法则，你没有这些神不承认你，你是神的仇敌，你说神毁灭不毁灭你？在这个灾难的威逼，在你话语的引导下，他不相信神他也得信神的话，你不用要求他，去传他， 你相信不相信有老天爷、相不相信有神 ，你只相信你所做所行公认不公认这是恶呢？如果这个人有点良心理智了你一交通什么是恶，什么是善，他是不是就能

分辨出来。你说你作恶了你该不该死，他就知道了，他也害怕了，那他就能跟随你。如果这个人本身就是恶，他喜欢是恶，他就不喜欢正面的，你说这个他信不信？听不听？话语就把这个人抛洒出来了。”

（摘自《天国的钥匙》）

弟兄交通：“神呢？神忍耐了多少年？六千年。六千年是要把你拯救回来，逐步让你看清楚，神为什么要拯救人？神拯救你，你剩存下来，不拯救你，你就必死无疑。这个必死无疑有几个原因哪？一个天规诫命是神制定的，违背了天规诫命，神就要惩罚你。一个是神惩罚你，一个可以说是神不供应你，神不供应你，你就得死，公义不公义？(公义。)神造了你，你不能尽上自己的本分，你不能与神配合，你失去了一个人的意义价值，反过来你还敲诈神、勒索神，你是谁呀？一个受造之物，你敢敲诈神、勒索神。能不能对号了？你要想追求尽本分将来必须剩存下来，有这个欲望，我尽本分让我剩存不下来，我就不尽本分，这就是在敲诈神、勒索神。你是一个小小的受造之物，在神，独一真神面前，咱是一个蛆虫、一个粪土，你还竟敢敲诈神、勒索神，该不该死？该死，公义。神惩罚也应该，加倍惩罚也应该。因为什么？神处理人有两种办法，对外邦人是灾难，对跟随他的人是什么？一个是沉沦，一个是灭亡。对外邦人是灭亡，一次性处理不复存在。神怎么说的，因为他没有看见神，不知者不为过，让他不复存在，也就是不供应他了。不供应他了，不给他空气了，或者不给他粮食吃了。怎么不供应他了？来个虫灾。不主宰万有，如果说失去了神的掌管，各种虫害也有可能，或者是缺粮食吃了也有可能，四季变化失调了，雨水不平衡了，出现了粮灾、饥荒、瘟疫，神不供应你了，你就灭亡了，不复存在了，灵魂体不复存在了。因为什么？你就不承认神是造物的主，神也没有你这个受造之物。”

（摘自《神为什么拯救人 1》）

弟兄交通：“有病了叫你尽个本分吧，哎呀我腿疼了，哎呀我肚子难受了，尽本分尽不了，怕累死呢，本分你都能敢扔开，你顾全你自己的健康，你吃保健品，然后你把本分敢扔开，意味着什么？也就是咱把天条诫命藐视到什么程度了？谈什么敬畏呢，谈什么畏惧呢？所以就你在这个圈里边。直到你死，是为什么死的？神惩罚你是怎么惩罚你的？你犯了国家律法是用子弹把你枪毙了是吧。神家呢？违背了天规诫命呢？怎么处理你？（永远的灭亡沉沦。）沉沦，沉沦他感觉不到？他临到的是沉沦这个词，你必须给他来个细节的、实际的，你触犯了天条诫命，细节是什么？你肉眼第一眼看见的是什么？……你叫他看见，那就是神要索取你的性命，惩罚你。惩罚你你不要说一个惩罚，一个沉沦，人麻木的根本不知道沉沦、惩罚是什么意思，你还得给他一个细节，放在眼前叫他看见，什么呢？具体一点，死亡临近。哎，就看见今天这个灾明天那个灾，瘟疫、地震、饥荒。那大红龙还要拿上子弹把你枪毙了，神家呢？神呢？神不作神迹奇事，你不遵循神的天规诫命，你就不是神的子民，你不是神的子民神要怎么对待呀？首先说，别先把这罪名给神戴上，这也是人对神一个误解，什么误解了？神毁灭了他了，沉沦了，灭亡了，神击杀了，这其实也是对神的一个误解。怎么说是误解，能转过弯来吗？（不是神要惩罚人，是人触犯了神。）不是神要惩罚你，是你触犯了神，那反过来说触犯神是不是还是神把你惩罚了，你这半天说的还是谬着呢呀。实质的不同！你犯了罪了大红龙是拿子弹把你杀死的，而你触犯天规诫命了，你不要说是神把你杀死的，应该怎么说？是你不要神了神不要你了，神不要你了不等于说神要击杀你。你不要把这个给神带上，神不是击杀你。也就是说，神说过一句话，你没有直接抵挡神、没有直接拦阻神的工作，你不配神击杀，神不急着击杀你。那是咋呀，神怎么处理呢？神要咋呢？交给撒但？也不交给撒但，还用交给撒但呀？有那么麻烦吗？你忘了你是从哪来的？神造了你，神给了你一口气息，你才活在了地上，神不供应你生存，神不供应你了，你不要说神不要你

了。你家孩子你要说二十啦你不要了，他可以出外头独立生活了，是吧。三岁大孩子你把他扔出去不要他了，你用杀死他吗？用不用？（不用。）这咱就知道不用，你要说把孩子丢了，有人捡呢捡回来，没人捡呢这孩子是不是死了。那你说这父母是把这孩子杀死了吗？他是丢弃、是不要，那这看见神一个公义，对于不涉及神家工作的呀，神不击杀你，不直接击杀你，那神只是咋呀？神不要你了，你不要神神也不要你，这是神公义，这还不正常吗？是你先不要神了，神也就不要你了，神也不击杀、也不管你，就是说神不搭理你了，向你掩面就可以了。所以说先不要给神戴个帽子，说是神把人击杀了，神不击杀你，只是说啥呢？神造人以前给人预备人活着的所需，神要造你必须把你所需供应好。也就是说你只是白白呼吸着神的一口气息，你是废物，人活着只要有一口气你就应该为神献上，你不愿意为神献上那神向你掩面，神可以收回你这口气息，也可以不收，暂且不收你的，你苟且偷生还活着，你就是活死人，在神那边没有你这个人了，不要你了，你只能啥呀？你苟且偷生的，偷盗着神的东西，你背叛了神以后，你没有神的时候，但是你还呼吸着神的这口气息，还吸着他的氧气，还吃着他造的万物，那只是你一种偷窃，不属于你了。神向你掩面了，不再供应你的所需，神也不搭理你了，喊也不搭理你，直到什么时候？直到你的死亡之日。

在空气里边呀，因为在地上还有神所要拯救的人，不能说因为你把空气给改变了，就是说空气它还得有。哎， 那 就是说神要兴起各种灾难，这种灾难虽然说是神兴起的，也可以说是神怎么呢，也可以怎么说？神不掌管它，任意它发展，可不可以呀。人要想活在地上，要想剩存下来，得有水、空气、阳光，什么都得合适，都有个度，是吧，超出这个范围不行了。一年四季是神来掌管，神造了全人，造了人类又主宰掌管着人类，供应着人类，神在供应着人类，你不要神的时候神不供应你就可以了。一年四季风调雨顺是神的掌管，是神的供应，你不要神了，神不安排了，万物随着神的意念而旋转，那神不管它了，这个是不是乱套了。乱套了以后就造成什么？水要到处流，火要到处跑，山要倒塌，也可以说灾难由神兴起由神摆布，神也可以摆布

也可以不摆布它，叫它任由。就是说，为什么说你追求科学最后自己毁灭了自己了，就是神说的那个森林是吧，你砍伐树木成了泥石流，如果你不再破坏它它自动会恢复，神就不管它自动就恢复了，如果你一直在砍，神也不管它，神不动手，那你最后自己毁灭自己，这也就有了灾难。

灾难中死的什么人呢？不信派。 信的人、跟随的人神怎么办呀 ， 神把他带出来、救出来或者不降这个灾难 ，等神要的人，神把他挪走了，摆布走了，然后灾难再降下来，也就是这个地方神不供应你生命了。就是说咱正确对待一个事情，不要一说啥就是神把你击杀啦，交给撒但了，需要交给撒但吗？神向你掩面了以后，你就是个活死人，随时随地 地 等待着死亡，也就有什么了，有人说你哪天死呀？都是神命定好的，该死的。哪天死的，你在神那边了也不搭理你，神说一个人就像地上一个蚂蚁是吧，地上死一个蚂蚁在乎吗？那如果一个不信派，如果是神不要的人，神这句话怎么说的呀，神并不在乎那些不跟随他的人怎么样，而只在乎跟随神的怎么样，是什么意思呢？神一眼看的是跟随着他的人，那些不跟随他的人呢，不跟随他的人神不搭理，掩面不看他，他只是暂且在地上怎么呢？偷盗着神的供应而活着，咱这只能说一个偷盗。因为这个东西只是神供应跟随他的人，只是神不在乎你罢了。等这些人 作 成以后神还让你偷盗吗？掩面，灾难降下。那也就是告你说，你随时随地有死亡的可能，这个灾难要不了你的命，那个灾难要，神向你掩面，神不看你怎么死的，反正神不保守，神不供应你了。把这个误解必须搞清楚，不是神击杀，是什么呢？咱传福音的时候，你要把这话给说清楚，不然他们要抓把柄，你造了我了，你又毁灭我，我悖逆呢你毁灭我，孩子再不听话吧，你要杀他呢？是吧！你不要我了，我不供应你了，你能说啥？不供应你了，和大红龙枪毙你又是一码事。 ”

（摘自《国度录取通知书》）

什么是边缘性工作

神经营的是人的生命，神经营的不是产业，产业是人经营的。（王超：我看神的交通，意思是说事务性的这些工作与神的经营没有关系。看了这些话，我感觉自己都喘不过气了。心想“那我不是就白干了吗？就是再干多少也是白干。”还叹了一口气，怎么与神没有关系呢！这是我当时的反应。就觉得都干成这样了还不行，那咋弄呀？）人就是想利用出力干活来换取自己的归宿，跟神搞交易。（微微：就是我把本分尽好了，神就该留我了吧！光倾注在这个本分上、工作上，没有注重自己得着多少生命，会不会做人了，会不会做事了，自己做的到底是不是在敬拜神，这个路没有走对。）现在知不知道边缘性的工作是什么了？（微微：边缘性的工作就是外边干活那些。）（王超：咱们作的这些就是边缘性的工作。）边缘性的工作是你想得那么简单吗？边缘性的工作是什么时候产生的？是教会产生了以后才有的边缘性的工作。

你不理解神说的边缘性的工作是什么意思，神说：“除了这几项主体工作以外，是不是还有一些边缘性的工作？边缘性的工作有哪些？边缘性的工作指的是教会的存在对人的性情、观念、观点、生存价值、生存观、人生目标方向能起到作用的工作。”（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分辨假带领（二十二）》）边缘性的工作包含什么？性情变化，存心、观点的转变，以及对撒但的认识。神经营的主体、实质性的工作是什么？主体、实质是让人认识神，成为神的知心人，能顺服神。认识神、顺服神，这个工作是实质性的工作，这是神经营的主体。你认识撒但、认识这个黑暗的社会，这是一种边缘性的工作。神主要是让你去认识神，认识撒但、认识世界那是陪衬物。没有这个陪衬物，你认识不了神，也就是没有黑就衬托不出白。神的主体工作、实质性的工作是让你认识神，认识正义。可是败坏、邪恶的人活在罪中不知

罪，连什么是黑都不认识，什么是恶都不认识，所以神就附加了一个边缘性的工作。必须得让你认识什么是罪，什么是恶，这是附加，你认识了黑暗面你才能认识正面的。你要想认识神，你就得先看看撒但对你作了些什么。你要想看见神所作的都是爱，那你就得看看什么是邪恶，看看什么是撒但的玩弄，所以说这个边缘性工作跟认识神这个工作相对比，它不涉及主体工作。这个工作是让人认识撒但的邪恶，认识它是怎么玩弄人的，认识不了神，你不能直接事奉神，所以说这个就是边缘性的工作。

如果你是一个合格的、真正的人，是没有经撒但败坏的亚当、夏娃，那就不用经历边缘性的工作了，你直接经历神所作的实质性工作，认识神、事奉神，这就行了。可是你被撒但败坏了以后能用吗？（不能。）不能用，那就得先把你这些属撒但的东西都脱去，所以说这就成了边缘性的工作了，边沿上的，不占主体，不占实质。好比说盖房子呢，你要的是房子，你要根基吗？（它只是一个边缘性的东西。）你是要住房子呢，你还是要根基呢？（要房子，这是主要的。）要不要根基？（可是不要也不行呀！）是迫于无奈才扎的根基。都想住空中楼阁呢，腾空上去，盖个三层楼多好，但是没法盖！如果能盖这个空中楼阁，谁还扎根基呢？扎根基不是目的，目的是要盖房子。这个根基就成什么了呢？（边缘性的工作。）教会里实质性的工作是什么呢？见证神。福音队，直接传扬神的名；带领工人带领神选民吃喝神话、过教会生活；视频组、文字组直接见证神，这叫实质性的工作。这些人在前线打仗也好、工作也好，还得有后勤部队吧！他们的吃喝拉撒得解决吧！吃喝拉撒这不是主体，这不是神所要作的，这是什么？这是边缘性的工作。边缘性的工作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是教会建造以后才有的。教会成立以后才有性情变化。看前边的话心凉了一截，人家作的是实质性工作，而自己作的是边缘性工作。看后边这句话，这个边缘性工作也是个关键，没有这个边缘性的工作，人的性情不会变化。（这就结合上了。）你说你的心还凉不凉？

（越是边缘性的工作，性情越能变化。）你的性情得先发生了变化以后，你才配见神的面，你才能真正的见证神。现在福音队算不算是真正见证神的人？他们是传扬神名的人，是不是见证神呢？怎么才是见证神呢？是用你的活出来见证神。所以说在教会建成以后才有了边缘性的工作，才开始“盖房子”，所以说现在才开始走信神的路。看了这句话又心凉、又欣慰、又兴奋。你看到福音队在那儿直接见证神呢，看到视频组作的是实质性的工作，而你作的是边缘性的工作。（王超：所以我就叹了一口气，“哎呀！人家都是主职，我作的还是个边缘性的工作”。）无论你搞什么产业，搞什么卫生服务，你这些服务是为谁呢？是为支援他们的生活所需。就像安空调、安暖气，这是什么？这是作后勤工作的。你支援的是他们的生活所需，你侍奉的是人，而他们直接见证的是神，所以他们作的是教会实质性的工作，你作的是边缘性的工作。有的人一听就懵了，都处于半消极状态了。陆山没看，看了就趴下了，“我本来就消极了，又让我看到自己作的是一个边缘性的工作”。（陆山：我想的是，不管你作什么样的工作，目的就是自己的败坏性情得变。）不管尽什么本分，这个本分就是一个媒介、一个桥梁。你不要注重，“他尽什么本分了，她尽什么本分了”，目的是看你在尽本分的时候，在神给你摆设的人、事、物环境中你怎么去对待，你怎么去经历。经历是什么意思？体会、品尝、寻求，就是得有思维，寻求、揣摩，从这里边找着神是怎么作的呢？找着神的主宰与安排，这叫经历神作工。在神给你摆设周围的人、事、物里边体验、经历神的话，“呀！我这才明白了神的这句话，神说的这句话在这件事情里边应验了，神说的这句话成就了！”这就是经历神的话。

好比神说神喜欢诚实人，神喜欢有正义感的人，你现在是不是体尝到了、感觉到了？你能体尝到了、感觉到了，这就是你经历过来了。看神所作的工作，诡诈人怎么样了？滑石蛋怎么样了？神一步一步地抛弃了。而诚实人呢？诚实人得着的是什么？诚实人得着的是钱财、地位、名誉？（不是。）诚实人得着的是什么？神最终要得着的这个人是什么表现？粮食满仓、果实累累。你是粮食满仓、果实累累，还是花虽然开得漂亮，但最后没有果实，变成了撒但的诡计？神最后作成

的是什么？最后就看他是不是粮食满仓、果实累累。而另一个是不是看着花虽开得漂亮，最后却没有果实？（嗯。）这是怎么造成的？“哦！当时他就是欺骗神，做假账，不作实质性的工作。他不相信神的话，神和他说了多少话，他就是不听、就是不变。他什么都清楚了就是不实行，根本不把神话当神话待！”诚实人、老实人是什么表现？人家就按着神的话去做，神是怎么说的人家就怎么做，人家没有考虑自己的前途、命运，人家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虽然人家没有考虑自己的生死，也没有考虑自己的前途，但是人家最终是什么？人家没有前途了吗？没有命运了吗？人家得着的是生命！从外表看，人家舍弃了生命，人家是不要命地实行神话，你开除、隔离人家，你就是咒诅人家什么，人家根本就不搭理你，最后人家得着的是什么？得着的是生命！得着的是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人家找着人生的真谛了！这是不是果实累累呢？人家粮食满仓了。哦！神的话应验在这些人身上了！这些人说出来话，其他人还不敢反驳，还得跟随。这又应验了哪句神话了？“借着人实行神的话与神同掌王权。”（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国度时代就是话语时代》）神把权柄交给了这些人，神让所有的人在他面前不能站立。这就是让你经历神的话呢，你去体验神的话，神是先有话后有事，这些话一句一句全部应验了！你看见了、应验了，这就是什么？就像以色列民出埃及经历了十灾。你经历了、体验了、品尝了神话的威力，话语成就一切，成了！

什么是奴隶主与奴隶

（苏玲：前段时间我就是这个情形，我感觉来了这儿什么也做不了，不知道来这是干什么，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使命，我也不知道我这个使命是什么。在世上什么也做不了，来到神家还是什么也做不了，“在这儿做不了也是个死，回家也是个死，又害怕也不敢回家！”就有这些意念。）你们多长时间聚一次会？易蓉给不给你们聚会？（董辰：聚了几次，不是经常聚，偶尔也聚呢。）（SJ：最低一礼拜不聚一次吗？）（苏玲：达不到一礼拜聚一次。我刚来的时候就不聚会，都是

各忙各的，整天忙着干活呢！）（董辰：还有老师交通的新文稿，我们都没有，好几篇神话是只有音频没有文稿。那天，我说：“江梅，你把这些文稿给我们发过来”，她这才给我们发的。）江梅，这就是在你和易蓉的管辖区发生的事！你们过来就不核实、不检查？你们就不问问他们有没有吃喝神话？聚不聚会？问了没有？（江梅：我和雨桦过来的时候给他们聚了一次，完了我把群里的话全部打包给他们下发了。）你有没有问他们，你不在的时候他们的情况？不是说你过来以后，你给他们吃喝了或者你怎么样了。你要知道你是个带领，你是个负责的，不是说，“我来了给你下发点，我走了就不管了”，你是过路的？你有没有把这儿当家？你们一个个作的什么工作！姊妹进来给我说她的情形的时候，江梅一进来“啪啪啪”训了她一通，我在这儿什么味道，你知道吗？江梅，什么味道？（苏玲：我刚来的时候，什么头绪也没有，不知道该干什么，干啥也得适应一段时间吧，她们来了就把我“啪啪啪”对付一通，就把我对付得蒙了，不知道该怎么实行了，没路了。）（董辰：我发现咱家的东西出现了点问题，我就回来告诉江梅了，她就是“啪啪啪”地攻击我。我真是不想管了！我是发现了问题跟她商量呢，你看她那个样子，那个说话的态度、口气！）

就刚才的几分钟，我是什么感受？我在这儿感觉咱不是一家人，咱不是信神的，不是跟随神的，我感觉到的是一种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我怎么会有这种感觉？神说：“以前在圣经里提到‘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今天神就要作成这个工作，他要把这个事实成全在你们这些人身上。”（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国度时代就是话语时代》）人活着不单要靠食物，还得靠神口里的一切话。江梅，你过来只是告诉她怎么做事，怎么做合适，怎么做不合适，“啪啪啪”把她说一通。我没有听见你说，她与神之间的关系如何，她是怎么信神的，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刚才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让我难以接受！为什么感觉是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呢？因为从你口里没有供应给她生命，你给她带来的只是伤害。她看不见自己的缺少，她看不见她与神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她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尽本分，什么是尽本分，她不知道。你们对下边的人应该有了

解，知道每一个人的情形，知道该怎么带她。如果你今天面对的是一个信了二十年的老信徒，你“啪啪”说他两句这很正常。她什么时候信的神？江梅，你知道吗？（江梅：2012年。）2012年信神的。2012年是什么时候？那是兵荒马乱的时候！2012年信的神到现在有几年时间？九年，她虽然信了九年，但是她不是2006年、2007年那时候信的神，那个九年和2012年之后的九年是不一样的，2012年兵荒马乱，都乱了，啥也没有了。所以说，虽然她信了九年，但她真实的生命有三年、五年就不错了。一个真实生命只有三年、五年的人，你应该怎么带她？她明白生命进入的路该怎么走吗？一个小孩子在她什么事都不懂的时候，你“噼里啪啦”打她，她知道错在哪儿吗？你只是指责她，只是训斥她，你没有引导、带领、供应她。你为什么能用那样的态度、语气和她说话？有几种原因，其中一种就是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奴隶是没有地位的，奴隶是没有发言权的，而奴隶主是有地位的，有发言权的，这是一种关系。再一种关系是世界上的那种关系，为什么世界上有的人是有地位可享受，有的人却只有挨训的份儿呢？因为人家是出高工资、高奖励雇用你，你不愿意受这苦，就没有你的工资，你就挣不上钱，所以你是为了钱，是为了这一头。而在咱这儿没有这一说，这里没有工资、没有高待遇、没有奖励。她为什么能在这里受你这些气呢？她在这儿是煎熬，熬“猪食”呢，她熬的是她原有的那些东西，她在消极之时，她在熬干的时候，你不是带领她，不是扶持她，你不是对付、修理，你还是一个打！你在消极的时候谁打过你？她消极软弱了你不是帮助、扶持她，你是责打她。也就是说，不管她做了什么事，你只是一个劲儿地责打。在我这儿看信神有三种关系，一种是奴隶的关系，一种是金钱、交易的关系，一种就是对神主宰顺服的关系。人在这儿能够不为钱财、不为地位、不为名誉，没有索求，献忠心，尽心尽意地做一件事，不管别人怎么修理她、对付她、欺负她，她依然对她的本分不放松，那是因着信，那是因着她对神主宰、掌管的一种顺服，是因着圣灵的引导。可在这儿呢？我看不见你用神话来引导她，我看到的只是一种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

多长时间你们连会都不聚！她能不能吃喝上，你们不过问，你们只是让她干活，她干得不好了你们能训她，干得不合你心意了你们能训她，你们为她的生命着想了没有？在这种背景下，在我来看，我觉得就是一个做饭的，不管她做好做不好，就是做猪食的，她比你们尽本分尽得强多了！强多了！为什么那么说呢？她做饭就是应付糊弄了，她就是做猪食了，她每天三顿饭得给你做，不好好做也得做！可你们尽本分呢？“我高兴了尽尽，不高兴了不尽，想应付就应付，想糊弄就糊弄，就可以不作为！”做饭的，她应付不了，因为一顿不吃不行，刮风下雨还得吃。早晨起来你们还在睡觉，她就得起来做饭，你们都睡觉了，她还得刷锅洗碗，一顿饭也不能少。你们呢？地里边的草可以不拔，会可以不聚，谁管呀！所以你们在这儿就成什么了？自己的本分不尽，还把姊妹当作了自己的奴隶一般那样对待她！主耶稣说什么了？“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约8：7）你自己是圣洁的你就拿石头把她砸死。她做饭做不好、不会做，这是一种生活琐事，生活琐事你可以去带她、教她。她情形不好，你了解到她的情形，她缺少什么，她需要什么，她心里受什么辖制了，你们过问了没有？你们都知道她现在快干不下去了，想走，难受，“在这里是死，回家也是死，还不如回家死”，在这种状态下你们是怎么做的呢？你们和她谈过心吗？和她交过心吗？或者在一起交谈过没有？是交谈还是训话呢？有没有唠过嗑？江梅，唠过嗑吗？（江梅：我和她唠得少，她心里堵着不跟我说话，不能听我说话，我俩谈不成。后来雨桦过来了几次也给她交通了。）你不要说雨桦，我就说你，你和她唠嗑了吗？我问你的本分尽到了吗？你带她了吗？我问你作为一个母亲你做到位了吗？你说她父亲做了。（江梅：没有做到位，不会针对情形，她不听我跟她说，我就再怎么说，人家就说，“你不要谈你的”。那次她让我看神话，“我这个人不行，我就能尽一个本分，你就让我再加一个本分，神还不强要求人呢，你为什么要强要求人？你是个假带领！”给她交通了之后，她还说“你是假带领，我不会做饭……”后来就交通不成了。）你在这儿是给我诉苦呢是吧？我问你怎么带她，你告我她怎么对待你的。你是带领还是她是带领？我应该对你提出要求还是对她提出要求？（江梅：对我。）你知道我应该是对你提出要求，当我对你提出要求的时候，你是什么态度？（江梅：不接受。）你们天天在一起，这不是大好时光呀！干完活坐到一起就能

沟通，就能交心、唠嗑，弟兄姊妹之间连个唠嗑都没有，她是什么情形你们不知道，有没有互相帮助、扶持呢？你们唠嗑不唠嗑？（苏玲：不唠。看见易蓉和江梅来了我就不敢说话了。）为什么不敢说话？（苏玲：反正“噼里啪啦”就是说我不对，我就不敢说话。）（董辰：江梅对苏玲说，“你知道你来这儿是做什么了？你在这儿就是坐监来了，我高兴了就让你出监了”。）（SJ：你听见了？）（董辰：嗯，她就是这样说的，这里的人都知道。）江梅，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还说你高兴了就可以出去了！怎么坐监来了？苏玲，她是解剖你这个心理状态是坐监，还是说你在这儿就相当于是坐监，改了以后还能做带领？（苏玲：她就是说我在这儿变化了，以后还要用我呢。）

我以前交通过坐监，我是怎么交通这个坐监的？还记得吗？我说王谦坐监了，这个坐监不是说让他去那边干活就是让他坐监了。我交通的目的是什么呢？我说的是王谦的那种心态，他不变化，他在心里认为，他在那儿就是坐监呢，“我坐完监以后就可以官复原职”，他把神的作工当成了一种方式，坐监是有时间段的，你判我三年、判我五年，你让我在这干三年、五年活儿，干完以后我继续做我的带领。那他可能有变化吗？我说王谦不变，他不承认自己有过犯，不认识自己的败坏性情，不认识自己争权夺势。我说：“王谦，你这样争权夺势，你不配，你是羞辱神名的！你不能在一线，你不能当先锋官，什么时候你性情变了你什么时候再去。”可他认为坐监是一种方式。我是这样和他交通坐监的，可你们理解我的意思吗？你们把在这儿干活就当成了坐监？江梅，你交通的是什么意思呢？你和她交通坐监的时候是怎么交通的？你是告诉她在这儿就是坐监呢？各从其类、各尽其职，神家安排工作是根据自己的身量，自己能做什么在神家就做什么，能干活就干活，能做带领就做带领。而不是说做带领了有过犯了，然后去监狱里干活就是坐监，从这些话听出的味道是不是完全就是“你有过犯了就下监当两天奴隶”，下监不就是当奴隶吗？当几天奴隶完了以后就可以当奴隶主了，这是信神的理念吗？

作为带领，是让你带领他们干什么呢？带领他们干活呢？是让你带领他们来到神面前，带领他们进入信神正轨，带领他们能明白神的心意，带领他们能认识自己、认识神、认识神的作为、认识神的作工，这叫带领。咱在这儿就是贪享地位之福，她处于一种低谷，消极、背叛的情形中，她想回家，她说，“她在这儿是死，回家也是死”，你看到她这个情形以后，“我怎么能帮她呢？我怎么能把她从死亡之地拖出来呢？”你不是想怎么帮她，你是指责她这个做不好，那个做不好，这个不合你心意，那个不合你心意。神说喂你一口药还得给你块糖吃，她在奄奄一息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呢？神说人活着不单要靠食物，是靠神口里的一切话。她能来这儿尽本分，她不是为了你，她不是为了钱，她是为了得着生命，为了蒙拯救，是因着神而走到一起的！咱今天当带领是要怎么呢？是要让神话在人身上作王掌权，让神来控制、掌管这个人，而不是你去控制、掌管这个人。让神话在她身上作王掌权，让神去责备她，让神话去责备她。神说：“我早已将各类人都摆设在不同的环境之中，他们都在各自的位置上表演着自己原有的属性，没有人捆绑他们，没有人引诱他们，他们的一切都是自由的，他们的流露都是很自然的，唯独不能使他们得释放的，那就是我的话语。”（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们当思想自己的所作所为》）唯独不能使人释放的只有神的话，而不是你带领的话。今天把姊妹安排到这儿，你可以干这个活儿，你可以应付糊弄，你可以干其它活儿，你也可以不干其它活儿，你还可以走，这是自由的，谁也管不了，但是唯独不能让你释放的就是神口里的话！你不能离开神的经营计划，如果你不在神的经营计划范围内，不在神的经营中你就是死。你也不能离开神家，“我再苦再累不能离开神家，离开神家就是死。我要想得生命，我要想剩存下来，我就得尽本分。”她是受这些话掌管、控制着她不得释放，想走不能走而在这儿尽本分的，她不是来这儿当奴隶的。在这个基础上你更应该去带领她，用神话来管辖她。我带领你们这么长时间，我是怎么走路的？我是怎么带领人的？我给你作了标杆，你就不能看看我是怎么带领你的？我跟你一说话就是训你、指责你？我是不是和你谈神的心意呢？我是不是谈你的悖逆呢？我是不是和你谈神的作工呢？如果你和她谈神的作工，谈神的心意，谈神拯救人的方式，她能不听吗？她敢不接受吗？她敢再悖逆？她敢跑吗？你不是高举神，不是见证神，你是耍自己的威风，见证自己，你算谁呀！咱今

天在神家要想作王掌权，怎么作王掌权的？是因着你在实行真理、通行神旨意、实行神的话、见证神、荣耀神的过程中与神同掌王权。谈神的心意，谈神拯救人的方式，人今天来信神是为了什么？有谁是爱神至极，为神钉十字架的呢？有没有？没有！那又有谁是来完成一个受造之物的功用呢？有没有？（没有。）没有！那今天之所以能跟随神、信神是什么原因？是因着神的恩典太多，是因着人想得着恩典、想得着生命、想剩存下来、想混个不死的结局而来到神家的。所以说她走一个台阶你得带她一个台阶，你不能跨上三个台阶带她。神说："你们的领受程度能达到一步一个台阶，然后我也一步一个台阶地领着你们往上走，你们就能跟得上我，要是我一步跨四个台阶，那你们永远跟不上我。"（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解决观念才能进入信神正轨（一）》）你现在还是在与神搞交易的过程中，我能和你谈爱神至极吗？我能和你谈为神上十字架吗？我能直接训你说，"撒但你退我后边去吧！"你能接受了吗？你能认识到吗？认识不了。咱供应人要按时供量，根据人的所需、根据人的素质、根据人的身量。她现在处于这种状态，那你就得根据这个来供应她，她现在处于一种与神搞交易的关系，那你就以与神搞交易的关系来带她。为神钉十字架是能够为神去死！她现在不是说为神钉十字架，为神去死，她还想让神为她去死，"不管神受多少苦，得让我剩存下来"，那咱就谈她怎么能剩存下来，就根据她的意思来，这才能带着她走。

人怎么才能剩存下来？神拯救人的方式是什么？神要拯救的是什么人？神拯救人的标准是什么？神拯救人的步骤是什么？第一步该干什么？第二步该干什么？这些是不是得谈明白？董辰，神看的是什么？（董辰：态度。）神看人的态度与观点，而不是看你的一个做法与说法。今天不管你是做带领的还是尽其它本分的，不管你是干什么的，这儿和世界不一样，世界是一级一级地升呢。而在神家呢？神不管你的地位高低，神是看你是否是在敬拜神。亚伯拉罕是做什么的？亚伯拉罕是当官的？他有地位吗？亚伯拉罕是不是放羊的？（是。）摩西也是放羊的。在人来看，你能看得起放羊的人吗？人都是势力眼。那神呢？神是看他的心是否在敬拜神，是否在顺服神。所以说，蒙拯救

和你尽什么本分毫无一点关系，你把这个搞清楚。你不要觉得你干这个活儿就低下，觉得当带领就高尚，没有任何关系！神看的是你的态度、观点，在你尽本分的时候，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你尽本分时的态度、观点是为了顺服神，是为了满足神，是为了神的经营计划，是为了尽一个受造之物的功用，神承认你。你尽本分是为了一个地位，是为了名誉，是为了自己的私欲、肉体，那是与神为敌的，那是神要毁灭的。所以说，当带领的也有毁灭的，也有蒙拯救的；尽普通本分的也有毁灭的，也有被成全的。神成全人不是根据你尽什么本分可以被成全，什么本分都可以成全人。先把人的这个思想、观点打通，不要因着尽不同本分而受到了辖制、受了影响而消极，先把她从消极情形里带出来。

神拯救人的方式是要看人的态度、存心，首先是要取缔人搞交易的心、欺骗神的心，因为人太诡诈，不愿意强攻只愿智取，只愿骗取神，想从神那边骗得生命。所以第一步应该是什么？先让你经历效力者的试炼，你能做效力者吗？什么是效力者？就是不承认你是子民，你能默默无闻地干吗？你能勤勤恳恳地干吗？没有索求。你知道你是效力者以后，你是否还能继续干下去呢？什么是效力者？效力者没有生命，但神恩待效力者一千年。就单说这个效力者，咱今天在神家做做饭，给你一千年待遇少吗？在世界上，就是一个大总统，一个大商人，你有几百万、有几千万、有几个亿，你能多换来一年的生命吗？一年你也换不来，一秒你也换不来。今天你来到神家尽本分，只要你在神给你的本分上能够忠心耿耿、尽心尽意，神就恩待你一千年。效力者是没有生命的，没有生命意味着什么？他是没有真理的，他是不通灵的，他是听不懂神话的，但他在听不懂神话的基础上有一个信。只有一个信，神就恩待他活一千年。这个信意味着什么？有信他就有付出，“不管怎么说，我是一个受造之物”，他相信、承认他是个受造之物，神是造物的主。受造之物就应该尽上受造之物的本分、功用，我不明白归我不明白，我该做什么还得做。所以说，用效力者来试炼你，看你对神是不是真实的承认，承认神是造物的主，你是受造之物。如果你真承认了这一点，那你就能效力到最终，即使你愚昧无

知、麻木痴呆都可以效力到最终。所以说效力者可以剩存一千年，他是不通灵的、是麻木痴呆的，但是他能够默默无闻地、没有索求地尽上他的本分。神说："不通灵的这些人有一些人性挺好，甘心付出花费，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听，有顺服的心，就是在真理上没有领受能力，但是，如果能听懂一些或者是能简单地对号上一些，然后有进入，这些人就有蒙拯救的希望。从完全不通灵变成半通，然后在半通的基础上能对号入座，对照自己的情形，接受神的对付修理、试炼熬炼，接受审判，为此付代价，最终相应地能达到一些性情上的变化，这也算得上是追求真理的人了。"（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追求真理才有生命进入》）当你真正能够达到一个效力者的标准，对神没有索求、没有要求，而只是尽自己功用的时候。如果你再用点功、用点心，揣摩揣摩，认识认识自己，认识认识神，从不通灵成了半通灵，半通灵再到通灵。明白一点真理了、明白一点神话了，在神话里能得到审判刑罚了，看到自己的败坏性情了，看到自己与神敌对的这方面了，能够悔改了，这叫有真理了，这个时候就转为子民了。在转为子民的过程中，还有一步"衬托物"。什么是衬托物呢？你流露出来的悖逆，你与神对抗，然后在神话的审判下你能去背叛它、去认识它。忠心的效力者有个什么顺服？悖逆的顺服。这个悖逆的顺服有两种，一种表现出来的就是反抗，另一种就是他心里不认识、不乐意，但是他还得这么做，这就是悖逆的顺服。就好比说，"我是一个效力者，我在这干活了，我就不乐意干这个活儿，我不愿意当效力者，可我有什么办法呢？谁让我是个受造之物呀！我不尽本分不行呀！"然后流着泪，虽然心酸，但还得该干什么干什么，这叫悖逆的顺服，效力者是悖逆的顺服。当揭露出来你这个悖逆的顺服的时候，你对你悖逆的顺服认识了，认识你自己的悖逆了，你能够恨恶，最后能够背叛，最终你能够用实行真理来代替自己的过犯，代替自己的悖逆，这个时候你就有真理了，这个时候你就是子民了。你在这个时候有个转换的过程，也就是说你认识自己败坏的时候，"你看我做的是些什么事？神让我来这儿做什么呢？神让我来这儿干活儿呢，我心里一百个不乐意，让我做带领我还愿意，让我在这儿干活儿就好像是坐监一样煎熬！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谁让我是受造之物呢？干活儿我也得干，煎熬也得在这儿煎熬。经过弟兄姊妹的交通，我看到了神拯救人的方式。先做效力者、忠心效力者，然后作了衬托物，明白真理之后做了

子民。做效力者这是一个必须的过程，神是用这个来检验、来磨炼、来试炼、熬炼我，熬炼中产生真实的信心，熬炼中产生真实的爱。神所作的这一切对我都是拯救呀！我流露出来的这些都是悖逆，神作在我身上的都是拯救，我作在神身上的都是悖逆、是伤害、是埋怨、是怨言、是亵渎！我这哪配做人呢？我就不是个人，我这哪还是受造之物呢？受造之物应该荣耀神、赞美神，我做的是抵挡神的事”，这样一对比、一衡量，然后能把你的悖逆揭露出来，感觉到羞耻，用神话来代替，这就作了一个衬托物。“哦！神作工是这样作了，先做效力者，再作衬托物，然后做子民，神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拯救我！”当你看到神拯救你的时候，你心里还难受吗？还难过吗？你心里不是难受、不是难过。虽然还是尽着这个本分，还不是当带领，可心里看到这是神的爱，神是为了拯救我，心里这个疙瘩是不是解开了？对神的误解解开了。这个时候你再尽本分还有怨言吗？（没有了。）当效力者的时候尽本分眼里是含着泪的，当认识到这是神的爱的时候，认识到这是神的拯救的时候，这个时候尽本分口里是哼着歌曲的，是唱着歌尽本分的，是在赞美中尽本分的，这个时候神得着了荣耀，同时也打败了撒但！

把这个交通清楚了，我说你今天尽一个本分好像轻松点，咱那边还有个本分，你还得再多尽一个本分了啊！你在唱着歌尽本分的时候，你觉得这是你预备善行的时候，你觉得是神在检验你的时候，再让你多尽一个本分的时候，你接受不接受？接纳不接纳？（接受、接纳！）这时候你尽这个本分能尽不好吗？我今天少睡一个小时，今天五点起床，不用人给我安排，我自己五点就起来，而且还是高兴歌唱赞美神，每天都是幸福生活，你看到的是神对你的高抬、恩待。你再干什么活儿还累吗？（不累。）你高兴，你干活儿就不累。就像你对待你家孩子一样，你家就是有三个、有五个孩子，你看见都是活泼可爱的小宝贝，你自己亲生的，你干什么都是心甘情愿的，你累吗？就是早晨四点起你也不累，人家是打一份工，你打两份工也不累，心里腐朽的思想改变了。如果你当了一个后妈，带的是你丈夫的孩子，这孩子还有些小儿麻痹，走路一瘸一拐的，歪着嘴，还流着口水，你看了难

受不难受？你给他做饭、端饭你觉得累不累呀？你就觉得累死个人。一个孩子也能把你累死，亲生的十个你也累不死，所以要解决你的思想。

你为什么要信神，信神是在干什么？信神就是在扭转自己一种错谬的看事观点。简单来说信神是为了剩存下来。往高了说，信神就是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你每天尽本分知道信神是在干什么呢，“哦！信神就是要扭转我错谬的看事观点。”比如让你尽个又脏又累的本分的时候，那个脏东西都弄到你的裤腿上了，你说你难受不难受？你心里是什么感觉？什么味道？“看人家带领工人，人家是坐在那儿喝着茶水给别人交通了，我是在这儿又脏、又累、又臭。凭什么呀？凭什么就让他讲道，凭什么就让我干这个脏活儿呢？”这个思想是不是自然就出来了？当这个思想出来的时候你就揣摩，“唉！我是信神的，信神有这样的思想对不对呀？信神是在干什么呢？信神就是在扭转自己错谬的看事观点。我这个看事观点怎么错谬了？他为什么就得坐在办公室呢？我为什么就得坐在这又臭又脏的地方干活儿呢？我的看事观点怎么了？人和人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神要各从其类、划分类别呢，每个人功用不同，但都是在尽受造之物的本分。神说坐你是凳子，踩你是梯子，扔了你是垃圾。哦！扔了我就是垃圾。约伯站住了见证，神把他灭了也是神的公义。神是公义的，我是个受造之物。对！我是个受造之物，我不能有索求，我要有顺服，不管神怎么作都是公义的，扔了我，我就是个垃圾。今天神还没有扔我，我在这儿还干着活儿呢，那脏东西弄到我身上这算什么呀！我这个功用就是来干这个的，我就是个演员，或者我就是这个身量，我就能干这个活儿，我再做其它的都是奢求，都是有要求，我只要能为神的经营计划献上我的一份热就够了，就满足了。今天把我的衣服弄脏了怕什么，我洗洗就行了，我没有埋怨。”这意味着什么？一个人在这里尽这个本分，看着是没有地位的一个本分，而另一个人是坐在办公室给人讲道的，你说这两个人谁最有福呢？你看见那个坐在办公室里的人有福，干脏活儿的那个人是没福的，可我和你的看事观点恰恰是相反的，坐在办公室里喝茶交通的那个人他没福，甚至他有祸了！干脏活儿的那个人，因着

干活把身上弄脏的那个人是最有福的！为什么说是最有福的？因为他在那儿尽本分那是个试炼，也可以说是试探吧！撒但在那儿看，“你让他干那个脏活儿，你看他行吗？你把那些又臭又脏的东西弄到他身上，你看他行吗？”那些又臭又脏的东西弄到身上了，他还在那儿歌唱赞美神、荣耀神呢，“那些又臭又脏的东西弄到我身上了，我洗洗就行，因为这个本分是神给的！”那撒但是不是该退去了？（嗯。）这就站了个见证，这个见证好站不好站呢？而坐在办公室里的那个人，撒但同样在那儿控告他，“他信你呢？他真实信你呢？哎呀！他要的是地位之福。你给他个地位他能信你，他坐在办公室里喝着茶水他能信你，你不给他地位，你看他还能行吗？就算你给他个地位，你看他能荣耀你的名吗？你给他个地位，他就不知道他自己姓什么了，你试试看。”坐在办公室里的那个人的心里在想什么？他看见你在那儿干活了，“哎呀！看他脏兮兮的，脸上、腿上弄得都是脏，而我坐在办公室里喝的是茶”，他心里是不是有点喜悦的心情呢？有点宝爱地位。然后过来还训你一通，“你怎么干的活儿呢？”哎呀！真舒服！那是不是容易掉到试探里？（苏玲：是。）他的地位越高试探越大，越容易掉进试探里，那他要想胜过这个试探，他得受更多的苦。

如果让一个坐在办公室喝着茶，每天给人讲道的讲道员去干这个脏活儿，你说是不是犹如让他死一般？他就会埋怨，那他很可能就会掉进地狱里。如果让一个干脏活儿的人坐到这儿交通讲道，他是什么心情？他是发自内心地歌唱赞美！你说谁有福呢？（苏玲：干脏活儿的。）真感觉干脏活儿的有福吗？（苏玲：嗯，你这样交通了，就感觉到了。）根据神话看事。神说过，神作工结束了神要惩罚人，神惩罚人有个原则，神要根据人在世上的地位与他的享受来惩罚他。听过这话吗？以他在地的地位与享受来惩罚他，这才能证明神的公义！让你看见神的公义，咱现在也应该看见点神的公义了，你看世上的那些名人现在怎么样了？那些影星、歌星怎么样了？他们享受够了，该惩罚他们了，惶惶不可终日！你再看看在教会时期那些假带领、敌基督，那时候他们耀武扬威的，现在怎么样了呢？现在神揭露他们怎么样呢？骑马的必死在马蹄底下。你今天是愿意骑马呢？还是愿意拉马

呢？（苏玲：我拉马呀！）你干这个活儿还苦吗？（苏玲：不苦。）不苦了。你原来说，“我这个人不行，我就能尽一个本分，神还不强要求人呢，你为什么要强要求人？你是个假带领！”今天还说这个话吗？（苏玲：不敢了。）今天不说这话了。“不行，我尽一个本分不行，我怕预备的善行太少，我还要尽其它本分呢。”你是要抢着尽本分。为什么呢？神让人预备善行，神不看人以往，就看你最后时期能否为神摆上，最后时期，最后了呀！国度里的最后一次审判！你都看见了！国度的大门你都看见了，审判刑罚你都看见了，最后时期！祭司弟兄交通了，年底马上要大选举，是吧？年底大红龙马上就要垮台，你也看见大红龙处于一种什么状态了。大灾难降下了，地震你看见了，还有什么最后时期呀？屈指可数了，倒计时！你还能受几天苦日子？就连这几天的苦日子你都不想受，你就想白白得福呢？你还是人吗？这可能吗？你连人都欺骗不了，你还欺骗神呢？每每想到这儿的时候，心里边暗暗自喜，“呀！幸亏没让我当带领，神真爱我呀！让我来这儿做饭，让我五点起床，让我受苦受累，让我来干脏活儿，原来神作在我身上的对我都是拯救，都是爱呀！哎呀！神作工太奇妙了，神太爱人了。神啊！我就不认识你，今天才看见你，神的名是值得称颂的，荣耀归给神！”这个时候说出的话是不是真实的赞美？（嗯。）真实的赞美神悦纳、神承认了！如果神给你个地位让你当小区带领，你立马回去祷告，“神啊！你太爱我了，我要好好尽本分。”神听了这些话是什么感觉？你是觉得神太爱你了，还是你太爱地位了呢？（苏玲：我太爱地位了。）那神能得着荣耀吗？撒但会抓把柄。反过来你会因着这个地位而把你断送的。（苏玲：是的。）

易蓉，看见我是怎么处理问题了吗？（易蓉：看见了。）我交通了这些话以后，她尽本分还能带着泪吗？她还能说“我在这儿是死，回家也是死”吗？她再尽其它本分的时候她还能觉得苦吗？她五点起来还嫌苦吗？我给你作了多少示范？举了多少例子？你们效仿了没有？你们跟着我这个路走了没有？这个问题解决了吧？（苏玲：嗯，解决了。）你在干活儿的过程中的表现，那叫什么？那叫凭心情尽本分，你心情高兴了好好尽，心情不高兴了就瞎做，这叫凭心情尽本分，这叫悖

逆！“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今天体验到这句话了吧？（嗯。）你们不能光给人家吃碗饭就行了，你们还得给人家神的话，给人家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你们得带领人家，这才能生存下来。没有神的话无路可走！话语成就一切，这是个神迹奇事，看见这个神迹奇事了吧？

102 神注重的是人的心

当一个人接受了神托付的时候，怎么判断人行为的好坏与人是否有顺服，怎么判断人是否满足神的心意与他的所作所为是否合格，神有一个标准，神注重的是人的心，而不是人外表的行为，不是人无论怎么做，只要做了，神就应该祝福，这是人对神的误解。神并不是只看事物的结果，而是看重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人的心是如何的，人的态度是如何的，看人的心里有没有顺服，有没有体贴，有没有满足神的意愿有没有满足神的意愿。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 一》

490　神用心良苦拯救人

1　神道成肉身作工几年，说了无数的话，说了无数的话，从给人效力者试炼开始，接着又说预言，开始审判刑罚的工作，又用死熬炼熬炼人，之后把人带入信神的正轨，说话供应人所有的真理，回击各种人的观念。

2　后来又给人一点盼望，就是神与人一同进入美好的归宿，这些工作虽然都是按神的计划来的，但都是根据人类的需要来作的，不是随随便便作的，因为神有爱，才能这样用智慧、这么认真对待认真对待这些被败坏的人，丝毫没把人当玩物玩弄。

3　虽然人是受造之物，都是经撒但败坏了，人不值钱，是贱货，本性是这样，但他并没有按着人的实质去对待人，并没按着人该受的报应来对待人，话语虽严厉，但始终以忍耐、宽容、怜悯待人，对人真是用心良苦用心良苦。人慢慢细细琢磨吧细细琢磨吧！哎……

——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你认识神对人类的爱吗》

什么是生活琐事

真理就是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你说她削土豆、蒸馒头，这是属于什么事？这是不是做人？这是不是做事？削土豆，这属于什么呢？（吴雯：做事呢。）神说的那个做事和你说的那个做事一样不一样？你说的这个是不是做事？你这是在干什么？是不是在出力？这属于一种机械生活，这不是神所说的那个做事。不是做人，不是做事，那与敬拜神有关吗？（吴雯：没有关系。）神告诉你什么是真理呢？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那你说的这些和这三样有关系没关系？挂不挂钩？（吴雯：不挂钩。）不挂钩是不是与真理无关？你是削了土豆皮才洗，她是洗了才削土豆皮，这和什么有关？这就是一个做事方法，是吧？洗碗的原则是什么？干净、卫生。至于你是用手洗，还是用脚洗，管不管这个？那没胳膊、没手的人，他就得用脚洗，不管你怎么洗，以干净为准则。就像世上的人常说的，一个媳妇一个做法，是吧？这些都属于与真理无关的。

什么才与真理有关？首先涉及到做人了，什么是做人呢？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对人有基本的尊重，这是做人。行事，神说的行事是什么？比如：你要送你家孩子念书去，但你家孩子没有考上那个学校，你就是走后门也要送你孩子去这所学校。你为什么走后门也要让你孩子去这所学校？你为什么送上礼也要让他去呢？神就没有让你孩子去念这个书，你就是绕了道也非要让你孩子去这所学校，这叫什么？这叫做事、行事！你行事不是在顺服神，你想用你的方法来扭转局面。你说她削土豆呢，这削土豆就是个出力，她削土豆的时候，犯法不犯法？犯罪不犯罪？（吴雯：不犯。）削土豆不犯罪。那什么犯罪呢？她削土豆的时候，她心思意念在想什么呢？如果她在想“你不让我削，我就非给你削！”她里面有这个心思意念，这是有意与你对抗。她有意与你对抗，这不是说与神对抗，也与神没关系，她只是与你对抗，“你让不让我削，反正我都要削呢”，这只是她做人方面，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假如你说得对，她还要坚持她的，那这个人自是、刚硬，她老持守自己，这只是个做人，做人没有原则，但这和她做的这个事没有丝毫关系。她今天削了土豆了，她在削的时候，她的心思意念，“我就要削！我就要削！”或者说今天她按着你的意思来了，但心里是恨恶，“你辖制人，你压制人，一个土豆皮还不让削！”在心里还嘀嘀咕咕谩骂呢，你能听见吗？神看你的心，看你的态度。“谁让我活在你的权下了，我是给你打工的，我不屈服你能行吗？”她不分析你说的这个对与错，她只是在这和你叫板呢，她心里边流露的这个和做人、行事有关系，这个是与真理有关的。你说的那些只是一种做法，有可能你的这种做法好一些，她的那种做法差一些，但是这些东西都与真理无关。或者说，你灵巧一些，她笨一些，她做这个事就费事，你做这个事三分钟就能搞定了，这不能证明她就没真理，你就有真理，这个和有无真理毫无瓜葛。

你说“我对付她了”，能不能随便对付人呀？你一说对付人，那肯定是她违背真理了，你训她了，这才能说是对付。她做的是不是违背真理了？和真理挂钩不挂钩？和神家挂钩不挂钩？如果和这些都没有关系

就说成是对付，那位置是站错了，用词不当，你只能说“我教导她了，我教她了，她不听，她反抗”，这只是这个人不愿意屈服在你的权下，不愿意听你的，这个人自是、倔强，有点败坏性情。

神跟你说，生活琐事稀里糊涂，不求真。今天削土豆了，明天洗土豆了，这些生活琐事，可以不求真。那什么应该求真呢？这件事神交代了，神说了，那就必须得求真，规条也得守住。“把碗里的饭吃干净啊，一粒米都不能剩下啊，你们得拿嘴舔了。”如果神说了这话，你舔不舔？（吴雯：舔。）如果你舔，人家别人说：“你是狗啊？你看看你像啥呢？”你的虚荣脸面丢不丢？你不舔就是抵挡神，“神说了我就去做”，这才叫顺服，不能有自己的意思。但今天这个削土豆皮，如果神说了，“这个土豆皮不能削啊！”那这个土豆皮绝对不能削。可今天这个土豆皮削不削是你说的，是我说的，它不是真理。（吴雯：有一次你解剖他们把胡萝卜皮全削了，你还对付他们说，“怎么把皮都削了，那你削了皮你还得补皮儿上的营养，神造的这些东西，能带皮吃就带皮吃呗。”）我对付他不是对付他不听我的话，我对付他是说他不会生活。你说这么粗的胡萝卜他给你嚓嚓削上好几层，还能剩多少？我说他是因为他不珍惜东西。这胡萝卜就有这么一个小疤，剜了就行了，简单，可他不是那样剜着扔，而是干脆“擦”一刀削了半个，半个都扔了，你说可惜不可惜？（吴雯：可惜。）我不是说他的这个做法，我说的是维护神家利益，你把这当成什么了？你在你家你会不会这样做？我拿这件事情对比一下，你在你家你会不会这样做？在这儿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的这个性情是什么。（吴雯：我也是说可惜呢，就是说咱要维护神家利益。）你不能让人受了辖制，你给人家说，“咱珍惜啊！土豆皮不能削，就连着土豆皮吃”，有时候炒菜了，熬到米汤里了，你说这土豆皮又得剥出来，那土豆皮黏黏的弄上一堆，还得扔了，你说咱真可怜到那种程度了？

小张那时候干了个什么事呢？晚上去了那个家里，大家都睡觉了，外面的灯没关。小张进去训他们了，“一点都不维护神家利益，灯也不

关！”这个交通过吧？叫他什么了？膨大素！他这个维护神家利益是做给人看的，他不是真实地维护神家利益，就是演戏的！最后从他自己嘴里说出来，他当时就有那个意识，他想借题发挥来发表一下，今天他的所做所为是做给人看的，特别是做给我看的。你说在我身边的人，有几个不想作我的左膀右臂？王谦说想作我的左膀右臂，你说谁不想作我的左膀右臂？他想作我的左膀右臂，该干什么了？（吴雯：巴结讨好。）巴结讨好谁要呢？（吴雯：不要。）就说那些当官的，他们怎么才能一级一级上升呢？（吴雯：就是巴结嘛！）光巴结能行吗？得有政绩，你得拿出你的成绩来，一上了台以后，“我修建了个什么什么”，人家一说他在位的时候做了什么、做了什么，好了，可以升官。所以来到我身边的有些人十分辛苦，也不说脏，也不说累，干什么呢？把工作都作好，要让我看见。他嘴上没有说，他心里在想什么？“你看见了吧，这十个人、二十个人里有谁为你当驴、当马，有谁能给你作了这个工作？你不让我当你的左膀右臂，你让谁当？”这是什么？这就是败坏性情，这就是邪恶！他是做给人看了，但我看见他所做的是什么感觉？神看见是什么感觉？神看见难受不难受？这是什么人？神看见难受、恶心，这是个骗子。从外表看，“你把这么好的一个人说成是个骗子，那人家都不尽本分，都不搭理你就好了？”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不是让你做事，神要的是你的心，要的是你的真心，是让你为了维护神家利益而做。小张半夜四点多出来加班加点地干呢，追着他们干，把人累得都喘不过来气了。不是说他这个事做得不对，是说他里面的存心不对，他的存心里边有掺杂，他是做给人看的，他是演戏的。一方面是让你看见，我要作你的左膀右臂；第二方面，他是为什么做事呢？他是为名誉、为地位，都让人说个好，想要冠冕，他要借着这件事把冠冕戴在自己头上。刘志是什么人呢？刘志是强盗。小张是什么人呢？小张是大盗。强盗是什么意思呢？强盗是明抢、明夺。咱也听过刘志的表现，是吧？经常想要个冠冕，经常高举、见证他自己，把冠冕挂在他身上。今天是让你见证神、荣耀神呢！刘志是总想把他自己给见证出来。小张呢？按世上的话说比刘志智慧一点，按神那边说是比刘志又诡诈一点，是一种骗取，“我不说，我做给你看，你看吧，你看谁是你的左膀右臂？”可我在这里是看你的态度是什么，你的存心是什么。

强盗和大盗，你要不要？（吴雯：不要。）强盗和大盗这只是个名，那强盗和大盗的实质意味着什么？敌对的来抢夺你的了。神来在地上就是要得着荣耀，结果你要得荣耀，你跟神直接抢夺了。在世上的强盗，肯定是抢珍贵的金银财宝了，你抢了人家的东西了以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得判刑！得枪毙你了！你在世界上当一个强盗还得枪毙你，那在神家呢？在神家你还敢与神争夺荣耀，那你是不是该死了？国家的国法还不能放过你了，神家的行政能放过你？可在咱人来看，“那有个啥呀，他就是见证了一下自己，站一下地位嘛！就该死了？”人不站在神一边看事，就会有这些想法。简单来说，世上都容纳不下一个强盗。你能容纳强盗？大盗？容纳不下。神要的不是你的钱，不是你的物，神要的就是你的心，就要你的一颗敬拜神的心，就一个态度、观点。可是你呢？你老要把荣耀放在自己身上。神是要得着荣耀，让你遇事赞美神、荣耀神，让你看见神的奇妙作为，让你称神为大。可你呢？去哪边都是称自己为大，“看，看我做的，我怎么样……”你说该不该死？（吴雯：该。）该死的种类！

什么是蛆虫。刘志和我说，“哎呀！以前神说人是蛆虫蛆虫，我就不明白了，好好的一个人为什么要说成是蛆虫呢？”咱明白什么是蛆虫吗？咱自己是蛆虫吗？你自己嘴上说，“嗯！我是蛆虫”，你真承认你是蛆虫吗？（吴雯：不承认。）神为什么说你是蛆虫？为什么？是因为你长得像蛆虫？你看见那个蛆虫你是什么感觉？（恶心。）恶心、难受！神看见人呢？（也是恶心。）神看见人恶心！神为什么看着人恶心呢？神造人是让人彰显神、荣耀神，你看你做的那些事，那是人做的事？那是受造之物该做的事？撒但在那儿嬉笑！神怎么看？“我给了你吃穿，然后让你管理万物呢，结果你竟然还要和我争夺权力、还要和我争夺名誉、还要和我争夺荣耀呢！一说就是你的，一说就是你的！”神看见恶心不恶心？神说神来在地上就像来在猪圈一样，是不是？只是人感觉不到。就像这个强盗、大盗，你能感觉到强盗、大盗恶心吗？你能感觉到强盗、大盗太可恨吗？你体会不到、感觉不到。人就好像住在猪圈一样，你自己就是猪，你就不知道恶心。当你站在

神一边去看人的时候，恶心不恶心？（吴雯：恶心。）明知道神是天规诫命，谁也不可触犯，可是你把神当神待了吗？（没有。）我说小张是骗子，信神是骗取，能看清他是怎么骗取的吗？想用外边的一种做法来骗取神的恩典、骗取神的祝福，想用一时的辛苦劳累来骗取神，你能骗了神吗？

神要的是你的心。神说："就是说里面的变化才能决定你外面受的苦是否有价值。"（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爱神才是真实的信神》）什么是里面的变化？里面的变化就是你的看事观点的变化。看事观点怎么看呢？一个人说，"我就是个受造之物，我就应该敬拜神；我是一个受造之物，我就得勤勤恳恳地干活"。另一个人说，"我要站在耶稣的左边，我要站在耶稣的右边，我怎么才能站上去呢？我得表现，你们五点起，我得四点起，你们干一个活，我得干两个活。"你看着他外表劳累，可是心不对呀！神看着恶心，你再劳累神看着恶心，所以说你是蛆虫，你是骗子。在世上一个大盗是要被定罪的，那骗子招摇撞骗判不判刑？（判呢。）那世上还判刑呢！你到了神家天规诫命能饶了你？今天咱交通了两个典型例子，可在生活当中，你是不是大盗？你是不是骗子？咱今天做的这是不是大盗、骗子？你说，"我对付她呢"，这个对付是什么？（吴雯：给自己戴了个冠冕。）这是不是大盗？（吴雯：是。）耶稣说，你不要给别人当老师。咱今天要教导人，还给人当老师呢。人家卫晋在那还说，"你做了大量的与真理无关的事，这些都与真理无关"，你还在这儿纳闷，"怎么与真理无关呢？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还在那揣摩呢，"她在那儿怎么做事了，她就不听我的"！（她这个话说得太多了。）你听听这话，你是真理吗？哎呀！这就是大盗！你要得冠冕，你要站这个位置了。老天呀！你还敢让别人听你的呀！神说，"你不敢占有人的心！"你还在这儿，"她不听我的，她不听我的……"，大盗！咱家现在大盗、强盗太多了！你说让神看着恶心不恶心？神带了一批人，带了一批大盗、强盗。大盗、强盗抢谁的呢？不是抢人家外边的，而是窝里斗。一个是窝里斗，一个是抢谁的？抢神的！

92　攻克己心的实行

1　攻克己心指哪方面呢？就是放下自己肉体的奢侈欲望，不贪图地位之福，不贪图安逸，一切为着满足神，心能完全为着神。

2　要想攻克己心，必须借着亲近神，在灵里跟神有真实的交通，借着吃喝神话，明白神的心意，认识神的作为，再去满足神。

3　吃喝神话是为明白神的心意，以便人行的更准确、更合神心意。如果人攻克己心没有神话的引导，那就是人的好行为了。

4　你按着自己的意思去爱神，那你行出来的不是真理是谬理。你没有神话引导，没有神话作前提，都是凭己意做，是神不称许的，都是凭己意做，是神不称许的。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对神真实的爱是自发的》

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不堪入目

神说："神的经营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很陌生的，因为人都觉得神的经营是与人毫不相干的事，那只是神作的工作，是神自己的事，所以人类对于神的经营都不闻不问。"因为你觉得神的经营与人不相干，所以你就对神的经营不关心。现在相关了吧？（息息相关。）还有个细

节，神的经营是在干什么？神的经营用简单的一句话说就是神要打败撒但、蒙羞撒但。神怎么打败撒但？怎么蒙羞撒但？神是借着人的活出来打败撒但，而不是神直接把撒但打败。人原来活在撒但的权下，借着神话的开启、引导，神话的直接带领，人发现了人生的真谛，活出了人的模样、人的样式，弃绝了撒但，这就打败了撒但，这就是神的经营，这就是神得胜的果实。人都不关心神的工作，人不关心神的什么工作？在神与撒但打赌的时候，是神失败呀还是撒但失败呀，你搭不搭理？你不搭理。所以说，你在实际生活当中根本不关心为神站见证，你根本不关心什么是羞辱神，什么是见证神，什么是羞辱撒但，你根本不搭理这些。我说你活出的是撒但的形象，你也不害怕、你也不搭理。我说你得站见证，你得荣耀神，你好像把荣耀神当成一种任务、义务、累赘！这是不是最大的悖逆？我让你站见证，我让你活出人的模样是在干什么？是让你能蒙拯救，是让你活在神的经营中，是让你追求变化你的性情。你的性情变化了，就意味着你能蒙拯救了。再细一点信神是要干什么？信神主要是让人经历神的作工。神作的是什么工作？（变化人性情的工作。）变化人性情的工作，那是最后的一个结果、果实。神经营人类的中心工作是什么？（打败撒但。）这个你不能忘了！神经营人类的中心工作是打败撒但、蒙羞撒但、让人弃绝撒但。在实际生活当中，让你处处能彰显神。刘志这次回家临到的一系列事情，把他的种种表现都揭露出来了，他是不是在荣耀撒但呢？你如果弃绝撒但了，这就是一个见证。你愿不愿意活出来？你愿意活出来，那就是站了一个见证。神借着人把撒但打败了，那你就是彰显神、荣耀神，活出了一个真正的人的形象了。如果你坚持按着你自己的意思走，“我该尽本分的时候尽本分，我闲暇之余拜拜偶像，维护维护肉体，这有什么不可？”是，可以，但你活出的是撒但的形象，在灵界看是羞辱神的事。还有在实际生活当中，人与人之间不能和睦相处，活出的都是撒但的形象，在灵界看也是羞辱神的事。

小张，那天交通什么了？“神把刘志安排到你的身边，这是神对你的爱。”你感谢神的爱了吗？（小张：没有。）你体尝到神的爱了吗？（小张：没有。）你活出的是什么？当别人给你提出问题的时候，让

你儆醒的时候，咱应该是反省、认识自己。咱早点起来吃喝神话是好事还是坏事？（小张：好事。）嘴上说的是好事，你愿意做这个好事吗？（小张：我自己看我的嘛！）是，你自己看你的，可是你把别人给你提出来的建议当成了什么？他说出的这个话是好意还是恶意？（小张：好意。）那你得接受吧？你是怎么对待的？（小张：不搭理。）是好事但不搭理。（小张：不回击他嘛。）你就不能谢谢他的好意？“你的心意我领了”，这是不是很正常的一句话？（小张：那他的帽子就更多了，他说的话就更多了，就滔滔不绝了。）（刘志：我还需要你给我戴帽子呢，还滔滔不绝呢，你这个人口气太大，我需要你给我戴帽子呢？太可笑了，真是幼稚！）咱们临到事的时候都是人身攻击，这是一个受造之物该有的形象吗？彼得是怎么对待保罗的？咱们能走彼得的道路吗？（小张：现在不行，达不到。）现在不行，什么时候行呢？（小张：慢慢走吧。）小张，你在不在神的经营之中？（小张：不在。）其他人呢？这是不是咱性情变化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呢？人和人之间相处，做人的原则是什么？

小工有什么认识？你来了这么长时间有什么收获？你在不在神的经营中？（小工：不在。）为什么说不在神的经营中？（小工：我临到一些事情，就是我惹不起我躲得起。）他们做什么事情了你惹不起？我发现每个人在为自己说话的时候都会说，可没有一个人为神说过一句话。我惹不起我躲得起，这句话是说给谁听呢？神是怎么作工的呢？（小林：摆设环境。）神摆设环境修理对付你，让你碰得头破血流，结果小工说了一句，我惹不起我躲得起。那次小工和王杰在一起干活，小工没有做好，王杰就告诉他应该怎么做。小工在那边说，“我做不了，你做吧”，“啪嚓”往地上一扔。我当时就在场，这是小工在我眼前的一个作为。“我惹不起你，我躲得起你，给你。”小工，你这是什么表现？这是什么性情？这些我都看在眼里，我不是看不见，我都知道。咱信神谈的是什么？谈的就是在尽本分的过程中流露出人的败坏性情，追求性情变化，活在神的经营中。如果今天小工是在世上给别人家干活，别人还得给你烟、请你喝酒，是吧？好话说上求着你干，那能得着什么？小工，咱有没有基本的人性？世上的人还说“虚心使人

进步”呢，你计划进步还是计划退步呢？世上的人还常说“活到老学到老”，咱不懂的、不明白的能不能学？技术不好能不能操练？有没有甩手不干的？你甩手不干是甩什么呢？给你家干呢？给你家干活你会不会摔？小工，如果有两个人给你家帮忙干活去了，你还摔不摔？小工，你愿意得真理吗？你愿不愿意剩存下来？（小工：有时候涉及到一些东西的时候，感觉剩存不剩存都无所谓了，没意义。）是有时候呢，还是现在也是呢？（小工：现在也是。）是什么拦阻你剩存下来的意义都没有了呢？可不可以说是已经失去了活着的希望了？小工？是不是这个意思？（小工：嗯。）你怎么了，失去了活着的希望了，受了多大的打击这是，失去活着的希望，这是一个什么性情？失去活着的希望，这是不是很明显？这是不是撒但给的？神是让人活呢，撒但是让人死呢。人死了以后，世上的人说什么了？死者为大，生得伟大、死得光荣。就好比说消防队，人在没有殉职的时候，平平淡淡，一殉职了以后都是英雄，甚至还鼓励你死亡。你现在还不认识撒但的这种邪恶？这是对生命的一种践踏。尊重生命吗？注重生命吗？小工说有时候连活着的希望都没有了，你信神了，有时候却连活着的希望都没了，没法说了！

小工失去了活着的希望，我是失去什么了？小工，我失去什么了？我失去了和你们在一起的希望……我失去了和你们在一起的希望！田宇，我为什么这么说？（田宇：不知道。）不知道！田宇对我一点了解也没有，直截了当，不知道！刘志说说。（刘志：看着人麻木，唤不醒人的心。）小工说说。（小工：连生命都不要了，一种寒心。）你说我想得的是什么？我和你在一起想听的是什么？（安新：在神摆设的各种环境中，怎么认识自己的败坏，怎么性情变化了，最后能实行出来。想看到人的生命有进入，人与神的关系越来越近。你天天苦口婆心地揭露解剖、修理对付，在人身上没达到一点果效，看到人把自己的生命不当一回事，人太麻木痴呆了。）（刘志：神话说：“你们了解一个费尽心思种田而颗粒未收的人的心思吗？”（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谈归宿》）唉……你说我现在是什么感受？（小林：心寒。）我为什么心寒？（小林：你苦苦地盼望这些人能活出点人的模样，能有

点性情变化。人听了你这么长时间的交通，你辛辛苦苦交通帮助了这么长时间，却换来一句“我不想活了”。）我和你在一起，就是神说的，我看见你贫穷、可怜、可悲、可恨。我带着一种伤痛，你能不能感觉到我的伤痛？你感觉不到我的伤痛。你能不能感觉到我是站在神一边的？能不能感觉到我是在为神说话？（能感觉到。）那神的急切心意你知道吗？我的急切心意你知道吗？神的急切心意是不是想早日成就他的工作？让父与子早日团聚呢？那我的心意呢？（也是一样的。）我看着你们每天出力干活，看着刘志每天起来干活，干得胳膊都疼了还来干活；田宇说“信神就是出来干活，干完活了还是干活”；小张是在外面忙着、跑着很少回家，你说我看到这些现象以后，我心里是怎么想的？我看见你们都出力干活，可怜！为什么受这个苦呢？神要拯救人你不受这个苦不行。不受这个苦，你的这些败坏流露不出来，你就认识不到自己的败坏，所以这个苦是必须得受的。更可恨、可怜的是什么呢？人受的这些苦不是为神尽本分、尽忠心，而是为撒但献真心、尽忠心。不要看见你出力干活了，不要看见你劳累了，你省察一下你自己，你哪一分钟、哪一秒钟是为神做的？你哪件事不是为撒但献真心的？你为撒但献真心，你麻木、痴呆、愚昧、无知也就罢了！我看见你们这样我心着急如火烧！我现在想什么？我不想让你们白白受这份苦！我想让你们有所收获！让你们能得着点什么！我不愿意让你们做效力者！我想让你们蒙拯救！我想让你们得着点真理！因为人得着点真理就意味着能剩存下来！人得不着真理意味着就是被毁灭！你就是尽本分也得被毁灭！你尽好本分了，你默默无闻、勤勤恳恳，你能活一千年！可是就你的性情能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吗？有谁默默无闻、勤勤恳恳了？连一个忠心的效力者都达不到，咱还谈什么蒙拯救呢？你说我的心急不急？我想的是把我所明白的给你，把我认识到的给你，让你去经历、让你去体验。我在你们中间给你们立个标杆，让你们看见我是怎么走的，我是怎么作的，可你们搭理吗？问问咱每一个人，回想回想咱每一个的表现。田宇，我想和你交心了，可你不吭气、不谈心。我想给你，给你什么？咱敞开谈心的时候，我想听什么？我想听你对哪方面的真理不明白，不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我该怎么满足神，这个见证我该怎么站，我走的这个路对不对，我的这个思想对不对，我的这个看事观点是否合神的心意……”我想和你探讨这些话题。你吭气吗？谁问过这些呢？“我这样做人合不合标

准？我的行事有没有原则？神承认不承认？我的这个活出是荣耀神了还是彰显撒但了呢？我尽的这个本分有没有价值、有没有意义？”该不该问问呢？该不该寻求寻求呢？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圈圈里，活在自己的想象、认为里，自己信着自己的神，自己按着自己的意思去做、去盘算。对自己生命性情的变化从来不搭理，对神的主宰安排从来不寻求，对神的作工从来不搭理，而是一味地按着自己的意思去走。

刘志在这儿给咱作了个表演，是吧？你说我给刘志交通得少吗？这些你们都看见了。你说刘志悖逆到什么程度了呢？刘志，你知道你悖逆到什么程度吗？我揭露出你的恶行以后，你“哈哈”一笑而过。从不寻求，“我这个性情怎么变呢？如果这样下去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刘志，问过这句话吗？刘志根本不问！“如果我这样羞辱神、抵挡神会有什么后果？”对这些从来不想、也不问。而是抛开这个话题，你说我这样是羞辱神，我还有那件事呢，我那件事怎么样？每天、每一分钟、每一句话想尽一切办法来见证自己。咱一直说，“你能不能见证一下神呢？”刘志，这一件事跟你说过多少次，你能听进去吗？你有反应吗？还有小林，小林的火气太大了、怨气太大了，把这个火气发泄到尽本分的工具上了。咱不求长进，还不如刘志呢！刘志还说，“呀！我在尽本分的过程中，我的业务水平得提高了。”你不是在业务水平上寻思怎么提高，而是说，“哎呀！这样要求我太高，你不知道我做不到？”小林，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呢？“你不知道我无能！”听听这话。我把你当有能力的人待，你却把自己当无能力的人待，你说你这是羞辱还是见证？昨天你在那儿干活，我和你说怎么做的时候，你也没有听直接就做了，我想着你可能是没听懂，我也就没有再说什么。因为你没有听明白，这是种误解。当我过去再和你说的时候，你的火气已经上来了，满肚子的冤屈。咱的包容、忍耐在哪儿？你的业务水平提高在哪儿？你尽本分不应该再拔高你的业务水平？一说你就叹气，我看见你一叹气，我的心就像针扎了一下一样！我跟每个人说话都受到了辖制，我得揣摩该怎么说这句话呢！听听小张刚才说的话，直截了当地告你说，“我做不到”，不加寻求、不加寻思。你说我听了是什么味道？你是第一天信神？你跟随多长时间了？小工是直接

来了一句“失去了活着的希望！”你们一个个是什么表现呢？咱在作工中、在尽本分中流露出来的是没有主动进入！那也无所谓，我在苦口婆心说的时候，我说多少你们能进入吗？你们当回事吗？神是让咱站见证蒙羞撒但呢，咱活出的是什么形象？神说过什么话？神说：“全能者的叹息不再让人听得见，全能者的双手不愿再抚摸这个悲惨的人类。……或许这个守候是无期限的，又或许这个守候已到了尽头，但你应该知道，如今你的心、你的灵究竟在何处。”（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全能者的叹息》）神说不愿意再抚摸这个人类，不要让神对人失去信心，神的包容、忍耐是有期限的，神的守候是有期限的，或许这个守候已经到了尽头！什么是尽头？咱不明白的时候是咱不明白，咱明白了以后还能一直这样吗？

“神的经营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很陌生的，因为人都觉得神的经营是与人毫不相干的事，那只是神作的工作，是神自己的事，所以人类对于神的经营都不闻不问。这样，人类的蒙拯救就成了很模糊的事，成了很空洞的说辞。”“人类的蒙拯救就成了很模糊的事”，很模糊的事，刘志把尽本分与蒙拯救划等号了。这是不是成了很模糊的事？刘志，能听懂这句话吗？（刘志：能。）神今天要的是咱自己的性情变化。你尽本分是为了谁？外表上说是为了神的经营计划，说句实在的话，你尽本分是给谁尽？性情变化是给谁变化？这些变化你得着了，是不是给你自己得生命呢？信神就是追求做人、行事、敬拜神有准则，咱得知道该怎么做人，不然这些苦都是白受！咱起早贪黑地干活，可起早贪黑地尽本分与得福受祸无关。是借着这个尽本分暴露出咱的败坏性情，只有性情变化了，才是在神的经营中。神经营的是你的性情变化，神要的不是本分，神要的是你的性情变化，但是你的这个本分还必须得尽，借着你尽本分你的性情才能有变化。“这样，人类的蒙拯救就成了很模糊的事，成了很空洞的说辞。”“我尽本分了呀！尽本分就能蒙拯救。”刘志活在尽本分就能蒙拯救里，所以每天注重的就是，“我尽本分了”，尽了本分这就算是完成大事了，活在保险箱里边了，这是空洞的说辞。“虽然人跟随神是为了蒙拯救，是为了进入美好的归宿，但人却并不关心神如何作、神计划要作什么、人类怎么配合

才能达到蒙拯救，这是很可悲的事。”这是不是审判人的话？小林，这话扎心吗？这句神话在你身上有反应吗？每个人都有该受的苦，每个人都有苦楚。小林说，“哎呀！我腰疼还让我尽本分。”你说你腰疼也是尽一天本分，你顺服神也是尽一天本分，你不顺服神还是尽一天本分，你说何苦呢？陶虹起早贪黑地尽本分也是一天，她在心里争战，悖逆得痛苦难受这也是一天，单纯敞开放下自己来尽本分、追求认识自己达到性情变化也是一天，同样都是尽一天本分，可是得着的是两个结果。神说“凡属血气的无人能逃脱那忿怒的日子”，凡属血气的，什么是血气？咱说话的语气、态度，这是不是属血气的？刘志，你说你胳膊疼也得尽本分呢吧？你胳膊不疼也是尽本分呢。你“嘚！嘚！嘚！”见证一天自己也是尽本分，你默默无闻、勤勤恳恳也是尽一天本分，受的苦是不是一样的？（刘志：是。）你受的苦是一样的。可是你能不能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地尽本分呢？咱说得更高一点，咱能不能见证一下神呢？如果见证一下神，这叫生命长大，这也是一天，你见证自己是作恶，这也是一天，同样的一天过去了，人家的一天是生命长大呢，你的一天是恶行加重呢，何苦呢？你说是不是很可悲？这样实行简单不简单？（简单。）轻松、简单，但谁也不往上走。

再说小工，你就是再悖逆不也是一天一天地过呢？还说失去了活着的希望，你就是有活着的希望也是过了一天，失去活着的希望也是过了一天。你连活着的希望都失去了，你说神还拯救你吗？小工失去了活着的希望，从这句话里看到，小工的野心比刘志还强烈。撒但最大的性情是什么？狂妄，有野心。咱如果在尽本分的过程中，遇到一个技术比自己好的，咱就能失去活着的希望；遇到一个比自己强一点的人，咱就失去了活着的希望了，你说咱这个野心多怕呢！王杰告你说，“你是怎么弄的，你这样弄不对，应该怎么弄”，这仅仅是一个做法，有多大难事呢？咱就能扔下“你弄去吧”，拿本分撒气、撂挑子。你说神在那怎么看呢？什么都能成为咱背叛神的理由，别人说了你一句很正常的话，这是很正常的话吧？这有多大难处使你接受不了呢？你在世界上学习的时候，哪个老师能不敲打你两下，能不说你两下呢？如果你连虚心接受的态度都没有，那你能学会什么？你能成什么

才？还让你经历修理对付、揭露解剖呢？你能经得住吗？仅仅是这一件事就失去了活着的希望了。“虽然人跟随神是为了蒙拯救，是为了进入美好的归宿，但人却并不关心神如何作、神计划要作什么、人类怎么配合才能达到蒙拯救，这是很可悲的事。”小工，知道该怎么配合了吗？能放下自己吗？能坐个低凳子吗？能不能？怎么配合神的作工？如果你连怎么配合神的作工都不知道，那就咋了？神怎么说的？（很可悲。）“这是很可悲的事。”神摆设环境是让你认识自己的性情，如果你不去认识自己的性情，不去走这条路，这是很可悲的事。

“人类的蒙拯救离不开神的经营，更不能摆脱神的计划，但是人类却并不以神的经营为重，所以人类与神的距离越来越远，以至于越来越多的并不知道什么是受造、什么是信神、如何敬拜神等等这些与人蒙拯救息息相关的问题的人也来加入到跟随神的行列中。”“人类的蒙拯救离不开神的经营，更不能摆脱神的计划”，为什么离不开？因为你是神造的。神主宰、神掌管，神让你活下来，你才能活下来，神不让你活，你就活不下来。所以说，你离不开神的经营，离不开神的作工。为什么？你得知道你受造为何。“以至于越来越多的并不知道什么是受造、什么是信神、如何敬拜神等等这些与人蒙拯救息息相关的问题的人也来加入到跟随神的行列中。”知道什么是受造吗？不知道什么是受造、什么是信神？小林，你为什么信神？（小林：为了能得到神的称许，活下来。）你只说是为了活下来，你怎么才能活下来？在神的经营中才能活下来，你只有在神的经营中这才叫信神。“以至于越来越多的并不知道什么是受造、什么是信神、如何敬拜神等等这些与人蒙拯救息息相关的问题的人也来加入到跟随神的行列中。”这些是不是都与蒙拯救有关系？（嗯。）什么是信神，什么是受造之物，什么是敬拜神，什么是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连这些都不知道的人，也都来跟随神了。今天看见了吧？连什么是信神、什么是受造都不知道，如何敬拜神都不知道的人，都来跟随神了。小工，一个跟随神的人能够说出这样的话，你是受了多大的打击，能使你失去活着的希望？你不知道神在经营什么，不知道什么是信神，不知道如何敬拜神。作为一个受造之物，你能不能说出这话？敢不敢说出这话？

“所以，在这里我们很有必要谈谈有关于神的经营这方面的话题，以便每个跟随神的人都能很明确地知道跟随神与信神的意义，也能更准确地选择自己当走的道路，而不是仅仅为了得福、为了躲避灾难、为了出人头地而跟随神。”“以便每个跟随神的人都能很明确地知道跟随神与信神的意义”，咱今天是不是交通了跟随神、信神的意义？（嗯。）你得知道这个。“也能更准确地选择自己当走的道路，而不是仅仅为了得福、为了躲避灾难、为了出人头地而跟随神。”这句话把刘志信神的秘密给说出来了，你说刘志说哪句话不是为了得福？躲避灾难就更不用说了，他信神就是为了出人头地。（刘志：整天累死累活的哪能出人头地呢？）你每天在别人面前见证自己，这是不是出人头地？（刘志要在这些尽本分的人当中说话算数，让人听他的。）连“本王”都出来了，你还没有出人头地？（刘志：那就是开玩笑呢！）口是心的门，心里有什么东西就能流露出什么东西。你让田宇开这个玩笑，他能开出这玩笑吗？他想都想不到，他没有这词。“神的经营对人来说虽然很深奥，但并不是人不能理解的，因为神作的每一样工作都与神的经营有关，与拯救人类的工作有关，是涉及到人类的生命、生活与人类的归宿的。”咱刚才交通了以后，再看这些话就又好理解了吧？“可以说，神作在人中间的、作在人身上的工作都是很现实的，很有意义的，是人可以看得到、体会得到的，并不是很抽象。”这句话能带到实际生活当中了吧？一解剖是不是看见了？这每一句话，咱是不是都能体会得到？撒但怎么苦害人的，咱那天交通了吧？刘志活在拳头底下出政权，撒但是怎么苦害人的，你们都能体会得到。

“如果神作的所有工作对人来说都是不能接受的，那神作的还有什么意义呢？这样的经营又如何能使人蒙拯救呢？有许多人跟随神只关心自己怎样才能得福、怎样才能躲避灾难，一提到神的作工、神的经营他们就默不作声，丝毫不感兴趣。他们认为了解这些枯燥的问题并不能使自己的生命长大，也不能获得什么益处，所以他们即使是听了有关神经营的信息也只是稀里糊涂地对待，却并不当作宝贝来接受，更不当作生命中的一部分来领受。”咱是不是就是这样经历过来的？今天能

转过这个弯吗？田宇，神的经营重要不重要？（田宇：重要。）你说说为什么重要？（田宇：人不在神的经营中不能蒙拯救。）人在神的经营中才能蒙拯救。“这些人跟随神的目的很简单，那就是一个目标——得福，除此之外与他们的目标根本不相干的事他们都懒得去搭理。”这是不是所有人的表现？懒得去搭理，不关心、不搭理。我在说小林的时候，如果小林搭理一下，小林会说什么？“我敢不敢发怨言？我发怨言是什么流露？”这样是不是就警戒自己的脚步了呢？小张是直接告你说，“我懒得搭理，我不搭理，神摆设环境了，我不搭理”。（小张：不搭理也看是哪个人了嘛。）你就直接说，“看神给我摆设的是什么环境，合我口味的我搭理，不合我口味的我不搭理嘛！”（小张：目前就是这样的。）神说人实行真理都是挑着拣着的，实行的都是自己观念中的真理。你们一个比一个厉害！小张是直截了当地说，“我不搭理”。小工更厉害，不仅是不搭理，“简直是要我的命呢！”失去了活着的希望！

“他们认为信神能得福这是最正当的目的，也是他们信神的价值所在，如果不能达到这个目的，那就什么都不能打动他们的心。这是更多的当前信神之人的现状。”神三十年前就说了这话了，三十年了咱还处在这种现状。“他们的目的、存心听起来很正当，因为他们在信神的同时也在花费”，刘志不管说什么，是不是理所当然的？一说就是，“我这里还有个什么什么”，总讲他的理由。刘志是说出来了，其他人是在心里盘算盘算。“他们的目的、存心听起来很正当”，小林的理由是什么？“这不是刁难人嘛，你不知道我有什么能力吗？”“他们的目的、存心听起来很正当，因为他们在信神的同时也在花费，在奉献，在尽本分，他们在付出青春年华，也在撇家舍业，甚至长年累月地在外奔波忙碌，他们为了最终的目的改变自己的爱好，改变自己的人生观”，这是不是刘志经常谈的话呀？刘志说，“呀！你说我不爱神，我不爱神我能撇家舍业出来在这儿尽本分？改变了我信神的方向，改变了我的人生观，我在世界上一天能挣几百块钱，我挣上几百块钱买点下酒菜，和老婆喝点小酒，那是多美的生活！开除我的那个时候，我多高兴呢！”“他们为了最终的目的改变自己的爱好，改变自己的人生观”，刘

志主要的致命处就是想得地位，是吧？地位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这是不是改变了他的人生观？为了追求地位不追求钱财了。“甚至改变自己的追求方向，但他们却不能改变自己信神的目的。”刘志不能改变信神的目的，就是不能改变自己的看事观点，“我受苦能行，把孩子放下能行，把父母放下能行，心里再痛苦我也得出来尽本分，因为我是个受造之物。但是我信神的目的不能变，不能让我性情变化，不能让我放弃撒但。”你说这人邪恶不邪恶？“他们都是在为经营自己的理想而跑路”，刘志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是不是他自己的理想？“不管道路有多远，也不管途中有多少艰难险阻”，刘志一谈起来就是，“我走信神的这条路有多艰难，那时候真难！真痛苦！一分钱都拿不出来呀”，还想掉泪呢。“也不管途中有多少艰难险阻”，刘志说什么呢？“那么艰难，到今天神的作工临到我，我还得继续走”，这是不是不管途中有多少艰难险阻？“他们都坚韧不拔、视死如归。”刘志说过要为神“暴尸荒野”，这就是视死如归。他能“暴尸荒野”，但他能改变自己信神的目的吗？（改变不了。）“是什么力量能使得他们如此这样地不断付出呢？是他们的良心吗？”刘志胳膊疼也得来干活，这是你的良心吗？（刘志：那不是良心是啥呢？）你在这儿说“不是良心是啥呢？”神就来显明一下你这不是良心，刘志一临到修理对付，刘志立马就有走的意念了，那你说这还是良心吗？这是不是显明了？这就显明了，不是良心，你还是为了地位。“你给我面子怎么都行，不给我面子我就痛得不行了，不能在这干了。”小工也是，“你要不给我面子，我就失去了活着的希望了。”这句话成了“代表作”了。“是他们伟大、高尚的人格吗？是他们与邪恶势力抗衡到底的决心吗？”刘志一说就是，“哎呀，我检举了，我坚持到底了呀！”这是你与邪恶势力抗争到底的决心吗？今天让你来这儿尽本分，再苦再累还得走。这个走的存心目的不是说你怎么与邪恶势力抗衡到底。“撒但把人给苦害得有多惨，撒但迷惑了多少人，有多少人还活在黑暗之中哀哭切齿。我有使命、有责任去把他们带出来，让他们明白、认识，来到神的经营之中”，你不是凭这个力量带着你往前走，让你不背叛、不逃避。而是什么？而是为了自己能够苟且偷生。“是他们为神作见证而不求报酬的信心吗？是他们为了成就神旨意而不惜付出一切的忠心吗？还是他们从来就没有个人奢求的奉献精神呢？”这每一句话是不是对咱的一个审判？审判你是为了什

么？审判你是为了洁净你。就是说你里面有这些存心，这些话说出来就是让你取缔你的这些存心。

“对于一个从来就不知道神经营工作的人能付出如此多的心血代价，这简直是天大的神迹！”小张，刘志说你什么呢？（小张：说我六点起来不看神话。）还有什么？咱就找不着说话的重点在哪儿。刘志说小张，“一天起来不看神话，真不知道你是怎么走过来的！”这是不是天大的神迹？因为人走过来得有神话维持，是吧？（小张：所以我得“做”在人前。）小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这是跟刘志学会了刘志的强词夺理、狡辩，这就是刘志的熏陶感染。小张以前没有这个表现，是吧？小张跟刘志住了两天，被熏陶感染了。刚才我说的话听进去了吗？（小张：听进去了。）我说什么了？（小张：意思是不吃喝神话也能坚持下去这是天大的神迹。）小张，你这样能实行真理吗？审判刑罚的话临到你的时候，刘志是“一笑而过”，你是什么？你是“笑谈人生”！审判刑罚临到了，小张不感觉到惊讶！没有说“呀！怎么说是天大的神迹呢！我得寻求寻求。”这就是咱对待神话的态度。“我们姑且不论这样的人到底付出了多少，只是他们的行为很值得我们去解剖。一个从来就不了解神的人能为神付出如此多的代价，这里除了与人息息相关的利益之外，还能有其它的理由吗？”神是不是开始解剖人了，神怎么说的？“一个从来就不了解神的人能为神付出如此多的代价，这里除了与人息息相关的利益之外，还能有其它的理由吗？”人的利益，刘志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你们叫我驴总，我心里难受，难受我也得跟着”，刘志的这个表现跟什么利益有关？他是追求剩存下来的吗？（不追求。）没有追求蒙拯救、没有追求剩存下来，那刘志追求的是什么？（刘志：神解剖出来了，就是利益关系。我跟我家人、孩子们也说了，“爸在外面尽本分给你们积点德”，我是给他们积德，也是为了我的后路。这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我感觉我这样做，神肯定会恩待我的家人。最起码有这么一个奢望、愿望。）刘志很诚恳地告你说，“我在信着自己的神，跟随着自己的神”。“话说到此，我们发现一个人都从未发现的问题：人与神的关系仅仅是一个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是得福之人与赐福之人的关系。”“仅仅是一个赤裸裸的利益关

系”，完全是在搞交易。刘志刚才给你们说得很清楚，“我在这儿尽本分，为的就是给家人积点德。”他不仅是对自己有利，还得对他孩子有利。（刘志：小工你看，咱就有这个目的，所以咱就得为神花费。咱不像你，该咋死咋死吧！最起码咱的目标得明确。神话说什么呢？你离开今天的刑罚与审判，面临你的就是苦难的人生，或是难熬的日夜，不信你试试，你试试背叛了神，看看以后的日子多难熬。）这是刘志经历了几年的一个收获，比小工强了一点。小工今天是一遇到熬炼就失去了活着的希望。刘志今天是，“我不能失去活着的希望，我得具备活着的念头！还得为家里人有活着的念头！”赤裸裸的！刘志是毫不吝啬、毫不隐藏地告诉你们说他与神有赤裸裸的利益关系。“说白了，就是雇工与雇主的关系，雇工的劳碌只是为了拿到雇主赐给的赏金。”刘志的赏金就是孩子得福、他得福。

“这样的利益关系没有亲情，只有交易”，刘志，你与神的关系没有亲情，这是你自己说的，可不要再说，“谁说我不爱神呢？”你爱神吗？（刘志：我是在这种情形之下来到神家的，通过神摆设这个环境成全我，我感觉到神的爱，神对我太爱了。神摆设小张或者摆设哪个环境，使我的性情得变化，使我的人性逐渐完全，使我走上人生正道，我从心里感谢神对我的拯救。）刘志给你们表演了一番。“这样的利益关系没有亲情，只有交易；没有爱与被爱，只有施舍与怜悯”，你说的那个爱是什么？假的。你只是让神施舍给你，那是神对你的怜悯，你对神没有爱。“没有理解，只有无奈的忍气吞声与欺骗”，刘志一仰脸，嘴上呵呵地笑，眼里的泪就流出来了。为什么呀？无奈，只能忍气吞声与欺骗。为什么说欺骗呢？没有爱还说里边有爱，你要有爱还用忍气吞声吗？“没有亲密无间，只有永不能逾越的鸿沟。”刘志那天说什么话了？“我这样尽本分，神不拯救我？我不能存活下来？”是这么说的吧？（刘志：大概是这意思。）“只有永不能逾越的鸿沟。事情已到了如此地步，谁能扭转这样的趋势呢？”刚才咱谈这些话的时候，人流露出来的都是些什么？我感觉就是“笑谈人生”，都能笑得出来，都能谈得出来。为什么能笑出来？“事情已到了如此地步，谁能扭转这样的趋势呢？”事情到了如此地步、如此局面你们害怕吗？刘志害怕

吗？（没有。）没有害怕、没有恐惧感，而是还能“笑谈人生”。“事情已到了如此地步，谁能扭转这样的趋势呢？又有几个人能真正了解这种关系的危急呢？”有几个人知道这种危急呢？刚才咱都是笑着谈了，只要能笑着谈的，是不是都被这句话定罪了？这是危急，人都没觉着有危机感！危急是什么意思？（病危通知书。）（刘志：危急，如果这种局面再不扭转的话，你就很有可能堕落，最终是要遭神惩罚的。）还是“很有可能呢”？（已经确定了。）不可逾越的鸿沟，扭转不过来了，不可逾越就是死定了。“我相信，当人都沉浸在得福的喜悦气氛中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人与神的关系竟是如此的尴尬、如此的不堪入目。”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我失去了和你们在一起的信心。人与神的关系如此的尴尬、不堪入目。我不管说多少话，你们都把我的话当作笑话一样，不搭理。你没有感到危机感，但我感到了危机感。我跟你们说，“现在危险、危急”，我在这儿着急，你们在那儿干嘛？你们在那儿该唱唱、该哼哼，不搭理。把下面这段话读一下。

“人类信神的最可悲之处就在于人在神的作工之中搞着自己的经营，却置神的经营于不顾，最大失败之处就在于人在追求顺服神、敬拜神的同时也在编织着自己理想中的归宿梦，盘算着如何才能得着最大的福分、最好的归宿。即便是人都了解了自己的可悲、可恨与可怜，但又有几个人能轻易地放弃自己的理想与盼望呢？谁又能阻止自己的脚步不再为自己打算什么呢？神需要的是与他紧密配合完成他经营的人，需要的是为顺服他而全身心投入到他经营工作中的人，而不是每天伸出双手向他讨饭的人，更不是为他有点花费就等待向他讨债的人。神恨恶那些有点奉献就等着吃老本的人，恨恶那些对他的经营工作反感而只愿意谈上天得福的冷血人类，更恨恶那些借着他拯救工作的机会而投机的人。因为这些人从来就不关心神要在经营工作中成就什么，得着什么，他们只关心自己如何才能借着神作工的机会得到福分，他们根本就不体贴神的心，一心只关心自己的前途、命运。那些对神经营工作反感、对神如何拯救人类与神的心意丝毫不感兴趣的人，都在神的经营工作之外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他们的行为不被神纪念，

不被神称许，更不被神所看中。”不用说了吧？这话好理解了吧？多揣摩揣摩、多看看，祷告一下吧。

304 人与神的关系如此不堪入目

人与神的关系仅仅是一个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是得福之人与赐福之人的关系。就是雇工与雇主的关系，雇工的劳碌只是为了拿到雇主赐给的赏金。这样的利益关系没有亲情，只有交易；没有爱与被爱，只有怜悯；没有理解，只有无奈的忍气吞声与欺骗；没有亲密亲密无间，只有永不能逾越的鸿沟。事情到了如此地步，谁能扭转这样的趋势呢？又有几个人能真正了解了解这种关系的危急呢？当人都沉浸在得福的喜悦气氛中的时候，是没有人会想到人与神的关系竟是如此尴尬、不堪入目。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人在神的经营中才能蒙拯救》

你是找茬还是寻求神、见证神（一）

咱打官司是要告什么？是告地主把咱的东西扣在了他家，不让咱拉，但这不等于咱就不拉咱自己院里的东西了，咱自己院里的东西还要继续拉。打官司的目的是让地主把扣下的东西归还于咱，并且把产生的费用赔偿于咱，这和咱拉自己院里的东西打岔吗？不打岔呀。你要明白神兴起这个环境让你打官司的目的意义是什么？（卫晋：站见证。）站见证是一方面，还有什么？站见证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要人去站见证？神不作无意义的工作，站见证单单就是为了荣耀一下神

的名？为什么人迟迟地走不上这条路呢？咱把站见证这件事情当作是给神做了，是为神站见证呢，和自己的生命根本不挂钩，不认为站见证就是赐给咱生命呢！为什么要让你站见证？站见证就是让你有一个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站见证不是赌博呢，不是这一次站住见证了，这就完了，就是要借着站见证的这个过程告诉你，做人就该这么做，就得这么做，这个能转过来吗？就借着这一个事赐给人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借着这个站见证赐给人真理，让人明白真理！

神为什么要让狼虫虎豹吃大卫的羊？看从哪方面看，咱以前谈什么了呀？神是借着这个操练他呢，是吧？（嗯。）要加给他能力、加给他力量。怎么加给他呢？就借着狼虫虎豹与他“陪伴”，来训练他、培训他，这是从加给人生命的角度来看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见证！卫晋，如果狼虫虎豹来吃你的羊，你会怎么办？（卫晋：肯定要保护嘛。）肯定要保护？你说你会不会关住门，把自己关在家里边？“那是狮子、老虎，我是谁？我是人，它是羊……”是不是该做出个选择？你会不会做那个“愚蠢”的事？狮子、熊来了，卫晋，你会打开门跑出去往虎口里边送吗？（卫晋：不会。）你有自我保护意识，下意识会保全自己！“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它今天吃两个羊，吃饱了就走了吧，它还能干啥？它走了咱再把羊群建好就行了。”这是不是人的心思？（卫晋：嗯。）“羊值多少钱呀？生命第一！你不爱惜自己，谁爱惜你？你不保护自己，谁保护你呢？羊能保护了你？那是狮子、熊，那是野兽，不通人性呀，可不是你说什么，它就听什么！”卫晋是绝对不会开这个门的，就算门开着也是听见狮子、熊来了就赶紧关上了。除非怎么呀？除非有太多的“大卫”伴随着，这个门就肯定能开。也就是说，卫晋要想开这个门呀，得有谁伴随呢？律师。有律师在，这个门就能开；没有律师在，这个门绝对不能开！开了就麻烦，那可是狼虫虎豹！

（卫晋：有时候就害怕把不住自己这个嘴。）所以你就得请律师、请雇佣兵。那你请律师、请雇佣兵在神那边怎么看？如果大卫和卫晋一

样，狮子、熊来了以后他不是去保护羊，而是把他自己关在家里，先保全自己，这算什么？算见证？怎么算见证？见证的含义是什么？见证这个词该怎么解释？为神站见证，什么就是为神站见证？（羞辱撒但。）羞辱撒但其实就是什么？见证神，见证神的名，让你活出见证来，就是能把神见证出来、荣耀出来，神造了人就是让你见证神呢。用你的言行举止来见证，不是说你今天做个什么事情就是见证神了，见证神是用你的言行举止、每一个活出来见证，时时处处都能在你身上看见见证，这才是个人，而不是偶尔办一件事，“哎呀，我站见证了！”不是那个意思。什么是站见证呢？你能把神的话见证出来，你能把神要作的事在你身上活出来，这就叫见证！神造了万物，神是怎么吩咐万物的？神造了人，是怎么吩咐人的？人是万物的主人，神让人去管理万物。狮子、熊是什么？是不是被管理者？（嗯。）人是管理者，可人相信这话吗？（不相信。）你相信撒但的话，撒但说什么？“不可能吧！那可是野兽，它听不懂人话呀，他能害怕人？”这就是撒但跟你说的话，这也是你的活出，因为你被撒但加工了。大卫这样寻思吗？大卫怎么寻思的？他怎么说的？“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撒上 17：37）耶和华捆了它的爪子、封了它的口，只能我打它，它不能打我！为什么？因为神造万物时早有吩咐，它是被管理者，人是万物的主人，是管理者。神让你去管理万物，你怎么去管理万物？所有的动物见了人是不是都应该怕呢？狮子、熊见了你不怕，是因为你早已被撒但败坏了。在你心里已经认为不一定、不可能了，你已经胆怯了，你已经不承认狮子、熊是在你的管辖范围之内了，你认为它是野兽，听不懂人话，它听不懂人话它能听懂神话呀，它超出了神的主宰，“你说让我管理呢，那还不一定呢！人家熊能听懂你说这话呀？”大卫敢出来与狮子、熊来打，因为他里边有个信念，“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撒上 17：37）“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撒上 17：46）大卫的这个活出就叫见证！为什么叫见证呢？他这个活出是不是把“神创造万物，人是万物的管理者”见证出来了呢？神这些话在他身上成为一个生命，成为他做人的一个准则。

神今天来作的是拯救人的工作，神用周围人、事、物与你说话，给你摆设环境是要让你站见证，站见证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把真理赐给你，把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赐给你，让你知道该怎么做一个人。基督怎么说的？“……我们必须得懂法，学会用法律保护自己，这也是神选民该有的智慧。”（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分辨假带领（七）》）你要在一个国家活着，你就得懂得这个国家的法律。你懂得这个国家的法律吗？你不懂得，你就不懂得用法律来保护自己，你一个信神的人都不知道用法律来保护自己，那是不是极大的羞辱？外邦人人家还知道用法律保护自己，咱不会，咱认为保护不了。用法律保护不了自己，这是不是智商不健全？这能成为完全人吗？不能成为完全人。神为什么摆设这个环境？就是要加给你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让你知道做人该怎么做。你自己保护不了自己，那你首先得明白这个国家的法律吧？得活在这个法律的范围之内。那怎么才能活在这个范围之内呢？神和你说你去学学法律？神只能用事实与你说话。就即使说神让你学学法律，你也去学法律了，但最终你学到的只是字句，因为法律不能成为你的生命。为什么法律不能成为生命？因为法律不是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律师仅仅是要利用法律来做事，咱学法律也不是让法律成为咱的生命，而是用法律保护自己，借着使用法律活出一个有人格、有尊严的人。

用法律保护自己和利用法律做事有什么区别？律师是把法律当成了工具，利用法律做事，利用法律为他服务，这是律师的一个职责，也是律师的一个活出。但你作为一个人，就不是说单单利用法律为你服务，而是什么呀？法律就是你在这个国家做人的准则，你在这个国家里边生活，你就必须得在这个法律范围之内。所以对于咱信神的人来说，你在这个国家活着，除了顺服神以外，还得遵守国家的法律，这就是你作为这个国家的一个公民该做的。这里边还有一个区别，如果是利用法律，那就要算账，律师他是要算账的，“我该不该用这条法律？用这条法律能不能打赢这场官司？赢了能得多少钱，我得算这个成本。”而法律对于一个国家公民来说，是不算成本的，只要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那就是不允许的。就像你的个人利益一样，就像你的虚

荣脸面一样，“不管是多大的虚荣脸面和地位，不论大小，都不能触碰！”知道区别了吗？这就是做一个人与律师的区别。也就是不允许污秽、邪恶存在，要把颠倒了的黑白给扭转过来，必须把邪恶与正义分得一清二楚，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必须分清！但律师不是为了把正义与邪恶分清楚，他和你不一样，他是为了赚钱，是一个经济效益，他算的是打赢官司能得多少钱，值得打官司就打，不值得打官司就不打。这和做人是两码事儿！咱今天信神，要知道做人的原则，不能违背良心做事。神造了人，让你去荣耀神呢，也就是让你活出真正的人，把正义活出来！不能活成窝囊废！什么叫窝囊废？逆来顺受，这是羞辱神的！但是律师就不一样了，他算的是一个利益，“说什么窝囊废不窝囊废呢，不亏损我的经济效益就行了，我看哪头大我抓哪头，哪头赚钱我抓哪头！”这个听懂了吧？律师利用法律是干什么呢？（卫晋：他是要达到经济效益。）他算的是经济效益，他是利用法律，他把法律当成了工具。而咱做人是要用法律保护自己，这就是神说的：“……我们必须得懂法，学会用法律保护自己，这也是神选民该有的智慧。”（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分辨假带领（七）》）神还说：“所有人的思想潜意识里都觉得：只要一信神，那在这个社会、这个人类中间就是地位最低下的人，是与社会、与人类脱节了。所以这些人没有尊严、没有人权，没有自我保护的意识，愚昧、无知、没见识，人怎么欺负、怎么摆弄都行。你们就是这样一种心态，别说为神站住见证了，分分钟你就把神出卖了，分分钟就当犹大了。”（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分辨假带领（七）》）人活着得有人权、有尊严，我该做这样的一个人，一个标准的人！我让你打官司不是看这个利益大小，而是要你知道怎么做一个人，更是为了让你明白一个做人的道理，并不是把这场官司打赢或者打输，不是看这场官司的价值大小。这就是你看见我的做人和别人的做人不一样的地方。

（卫晋：我里头就想着，这要是咱打赢了，地主更气死了，咱打输了，他更嚣张，不管从哪个角度上看，地主这里的问题都没法平息。）你想的是个输赢，你想的还是个面子，你还是想利用法律来为你做一个事，所以说你的看事观点和律师一样。（卫晋：就是想着要

打赢他。）打赢他是必须的，就应该打赢他，这一次打不赢，下一次就操练你打赢他，你必须打赢他，必须得把这个颠倒了的黑白扭转过来，这是人的一个尊严，你做人得活出一个尊严来！不要说咱信神的人了，世界上有好多出名的官司就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有些根本就是不值得一提的事情，有些官司即使打赢了也得不着钱，他就讲了个理。他就要和你讲这个理，这个理就是什么？尊严！人家活出了一个尊严，你活着失去了尊严、失去了人格！神为什么要摆这样的环境？为什么要把这场官司摆到你头上呢？是因为你里边撒但给你的生存法则太严重，你的生存法则是什么？（卫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息事宁人、人活脸树活皮……）还有什么？不招惹是非，委曲求全，还有一个，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这些东西导致你做人没有原则、做人没有准则、做人没有尊严！你为了维护与别人的关系，有这么一个朋友，就怎么呀？你只能丢弃人格、丢弃尊严，“这个地主，我以后还要和他相处，我如果和他搞不好关系就多堵墙、多个冤家，难办事。”因为这些成了你的生命，所以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都是按着你的这个思想去做的，你没有想神怎么说的、神怎么要求的、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你就没有了方向、没有了目标。你去做、去打官司也是在什么背景下呀？是在我说出话以后，不得已、没办法、被动地去做，所以好多事做出来就和一个笑话一样。（卫晋：嗯。）你是被动的，不用心，交代一下，你做一下。（卫晋：就是这样的情形。）

就比如打官司这个事情，因为你不理解神的心意，你不理解这是要让你活出一个真正的人来，你只是按着你的看事观点来衡量我说的，衡量这件事，“这不值得，一个破东西用得着这样较真吗？”所以你心里就没想要起诉，“你说要起诉，我就给你起诉去吧，起诉书你说怎么写我就怎么写，你是对的，我是错的，按着你的来！你说吧！”你说这个时候你能不能找出一条路途来？找不出路途，只是被动地走，打一鞭子走一下、打一棍子走一下，不打不走。再一个就是，“你这样交代了我就得做，你让我打官司我就打官司，不然我咋办呢？我觉得不值得，我也不愿意费这个心思，你要觉得值得你去吧。你不是看得起那

些东西吗？你不是要赢呢吗？哎，行了行了，我给你找一个律师，只要律师给你打赢这个官司就行了，那算个什么事？”心里想的就是做事，“我把这个事给你做了，交代了就完了！”根本不懂得神为什么兴起这个环境，为什么让你打官司。打官司的目的意义是什么？是让你生命增长。咱现在做哪个事，都是被动地等、消极地做，为什么？都是这个原因，根本不去了解、理解，了解神为什么这么作，去理解神作的是什么。

在人心目中想的是什么呢？信神就得尽本分，预备善行就得尽本分，要想剩存下来有好的归宿，那就得尽本分，一切以尽本分来衡量，要是本分尽不好，休想有好的归宿。所以说人都尽心尽力尽本分，用心尽本分，所以教会建造的时候人都能好好尽本分，但是到了国度建造这条路就实在难走。为什么呢？因为教会建造尽本分，是让你做个事、做个预尝，而国度建造是要进入实际，是要建造你的心，神话在你身上要作王掌权，要掌管你、管理你。可是人走自己的路已经习惯了，在神的经营中，虽然是信着神、跟随着神，但又搞着个人的经营，一步不差地按着自己计划的那条路往上走。我要想把你带到神面前那是太难了，你是拉不动的，你的观念十分强烈，我和你再说多少说不动、打不动、扭转不过来。我必须得把你头脑里边认为能走到最终的那条信神的路拆毁、毁掉、打掉！也就是说让你倒掉你里面所有与神话不相符的东西，你舍不得倒，只能是我给你打掉。我怎么打的？我不止一次地和你说尽本分怎么呀？（卫晋：尽本分与得福、受祸无关。）尽本分与得福、受祸无关！我就是要把你原来走的那条路给拆了、毁了，让你行不通！行不通的目的是让你怎么呀？回头！看神让你怎么走。我再三地把这个拆了，但这个是不是很难拆呀？（卫晋：嗯。）就是说了多少次尽本分与得福、受祸无关，但人总是想把自己所尽的本分当成一个资本、想搞交易。

我给你交通尽本分与得福受祸无关，我把这条路给你断了的同时还给了你一条路，一条什么路呢？见证！神要的是见证，让你根据神话做

事，维护神家利益，见证神、荣耀神，这条路你愿意不愿意走？你从来没走过，你也不愿意走！（卫晋：嗯。）你要愿意走你就会寻求，可你没有去寻求，你要是寻求的话，“这件事我该怎么见证神呢？我这个活出是见证神吗？”是不是就会考察自己、检查自己，把自己的言行举止放在桌面上，看看能不能禁得住神的鉴察，只要禁不住神鉴察了那肯定不是见证。（卫晋：嗯。）所以说没有这个环节就证明你没有寻求，你没有寻求就证明你没有计划走这条路。你没有计划走这条路，但你原来那条路又让我给拆掉了，那这个人处在什么阶段？无路可走！所以人就处于一种消极、被动、等待的状态，等待什么？“走到哪儿算哪儿吧！神，你愿意怎么作就怎么作吧！你说我是效力者就效力者，你说我是子民就子民吧，你看着办吧，反正我就这样了！”所以一天起来就是熬日子呢。太阳出来等待太阳落，一天过去了，第二天看看新闻，“噢，这儿有瘟疫了”，再等一天，“噢，那儿地震了”，等什么时候神显明最终结局了，“我的归宿定了，成了”，就这种心态。用人的话来说，这是个什么动物呀？成了个猪了！吃了、喝了就尽本分，尽完本分你让干个啥就干个啥，最后成了田宇说的那个话了，“三点一线，吃饭、干活、睡觉”，成了一个合格的猪，等待宰杀。（卫晋：是。）我拆掉你的路呀，是想让你走条正路，结果你正路没走，原来的那条路也不走了！这就导致我给自己挖了个“坑”。教会建造的时候人家都能够红红火火地把本分尽好，等到了我在这儿国度建造，这本分它就怎么也尽不好。这本分为什么就尽不好了呢？因为人在尽本分的过程中他的思想在支配着他，一尽本分他就想尽本分与得福、受祸无关！田宇一去搬东西，腰一疼，就开始想了，“尽本分与得福、受祸无关，这么疼究竟是为啥呀，还不如回家睡觉呢！”这样想就没劲了，消极、背叛，就想退去。神给了你路，你不想走、不愿意走、不往上走，反过来还理直气壮地说，“神，是你不要我了！我这么出力，最后你告我说‘尽本分与得福、受祸无关’，无关你还让我干啥呢？”所以就导致人怎么呀？该性情变化也不变化了、该维护神的名也不维护了、该维护神家利益也不维护了、该见证神也不见证了、也不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地尽本分了。原来尽本分还有信心呢，现在让一句“尽本分与得福、受祸无关”伤了自尊了，看不着归宿了，“完了完了，我就是个效力的了，我还真的就这样默默无闻地效力？那我成了傻子了！明明都说了，尽本分和得福、受祸无关，我到最后还不知道是什么

呢。”死循环，活在死循环里边。所以就导致了消极、被动、想退去。但是又看到这是神命定好的这条路，不走，不行，走，又走不上去。所以就原地踏步，观望着，手里拿着本分眼里看着天，“苍天无眼呀，看不着我这个小生命呀！”那这个本分能尽好吗？这个本分尽不好，所以一个个尽的本分呀，简直不堪入目！对神的作工不认识、不了解，也不去寻求，也不往上走，总是用自己的一些观念来衡量，还活在这些观念的情形里边，反过来还要控告神作得不公义，埋怨神没有开辟出路，还感觉无路可走，还消极到一个地步，还想退去。咱天天说经历神的作工，活在神的经营中，你活在神的经营中了没有？给你交通了，你也听明白了，可是怎么活在神的经营中呢？临到的人事物，神和你说什么话了呢？撒但怎么看呢？每一次环境的背后都是撒但和神在打赌，能体会得到吗？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知道吗？“我该怎么做一个人？怎么是一个合格的人？”这是不是借着尽本分来操练呢？操练你成为一个合格的人，能够在下一个时代存活下去，这是你的一个功课，又是神的经营。神精心策划、安排，给你摆设了一个功课，你在功课中不学无术！不学无术本身就是畜生，咱不学无术反过来还有理了，还讲自己的理呢！

我看人家小凤说话的时候，总是嘿嘿一笑，你对付她了，也是嘿嘿一笑，消极了嘿嘿一笑，做错了嘿嘿一笑，我就说“呀，小凤可是够憨厚的呀”！在我心目中小凤是一个憨厚的人，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是个粗人，我也是真的把小凤当成了一个憨厚的粗人，你说小凤憨厚不憨厚？（卫晋：憨厚。）憨厚、粗人，为什么说是粗人呢？她不多寻求、没心思，世人说什么呀？没脑子！憨厚、粗人、没脑子，那这个人适合做什么？是不是适合做忠心的效力者啊？憨厚、没脑子、不考虑、不寻求，那就可以做个忠心效力者，她只管出力干活，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在我心中小凤是这样的一个人。可是昨天她让我对她的看法焕然一新，我总以为她没知觉、没感觉，是个粗人，我就不知道小凤还寻求呢！昨天她给我吐露了一个真情，“哎呀，我消极了，卫晋那天说想退去呢，其实我早就有了那个意念，但是我背叛自己，我不敢想、我不能做、我不能说！”我就纳闷，“这是怎么了？这么憨厚

的一个人怎么一下子就有了这心思、这想法，消极到了如此地步呢？”小凤给我吐真情呢，“看着我每天忙得风风火火的，付出了多少？够多了吧？努力算账，加班加点，最后账还是个错的。事务上还得我大包大揽，给我找了两个帮手，还找了个憨憨，什么也得我看着，哪件事让我省心了？我哪儿也没省心，可最后我得来的是什么？出力不讨好，账错了就修理对付，那儿的单子乱七八糟，这儿反映不合适，那儿反映不合适……我就作不了这个工作，我就是个痴呆，对自己失去了希望，失去了活着的希望！尽管如此，我也是一颗心地为着神家呀！可谁知道我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呀！我想得越多给自己加的负担越重，超出了我的负荷，我越担不动，最后带来的就是越多的差错，出了差错不是修理对付就是揭露解剖，你说吧，你说我是傻到什么程度了？这个时候你说小凤还是不是个粗人？临到自己利益的时候、临到自己虚荣脸面的时候，她一点都不粗。临到神的名、临到神的见证、临到自己的生命时候，就成了个粗人了。昨天我跟小凤说了事务反映的一些情况，她什么反应呀？她是第二个“卫晋”，宁受点苦也不能伤了面子，不敢流露出什么，还得装出一个模样来，假装没有受到多大打击，还得给我陪笑。在她来看，陪笑是礼节，可是在我这儿看，她这个陪笑是什么呀？是扎不动！

这一桩桩、一件件事临到我，我以前都是忍耐、包容，我是平和地跟人说、说笑着跟人说，只害怕伤了人的心，可是我害怕伤别人心的时候，别人却不考虑他伤不伤我的心。我只害怕人跌倒，所以说你流露败坏了，或者你做了打岔搅扰的事了，我总是带着笑容平和地和你去交谈、交通、揭露解剖，我知道揭露解剖你，伤痛、难受，我是这种心情。可我这么做了以后却迟迟得不着回报，反而是一次、两次、三次、五次的不理解，没效果！刘志和我越来越习惯了，看着我就是他身边的一个小弟兄，就快到拍拍我肩膀的地步了。刘志和我说的经典话是什么呀？（田宇：多年以后回想还与弟兄并肩作过战！）刘志和我是并肩作战呢！你说到了如此地步，我说出来的话还有什么尊严？还有什么人格？我说：“刘志，我说话在你这儿都没个‘屁’味！”基督说了一个话，给那个人交代好，他不做，基督说什么了？（夏彤：你

是考验我的记性呢，还是戏弄我呢？）对基督是考验、试验。我是苦口婆心和你左说右说，掰开了说、揉碎了说，一件事说了几次，你还是这样，你根本就没想过要实行真理，根本就没想过怎么荣耀神、见证神，根本就没想过自己得活出一个真正人的模样来！所以说，我说话呀，在你身上没有什么“屁”用，不起作用！咱揭露解剖过几次了，在一个本分上同样的一个差错出现几次了，你说这是什么复杂的事？没路途？是重复的，是一样的！是不是就没搭理呀？（嗯。）就没搭理！为什么没搭理？因为你自己里边的那个观念占得满满的。我给你交通了，你也听明白了，但是心里真实的想法是什么呢？“虽然说你交通得对着呢，但是我看见你做的那个呀，不行！”就神说的那个话，“人都认为我是缺乏‘大脑素质’的‘神性’……”（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三十八篇》）“你缺乏正常人性的大脑！就你这样在社会上还能生存呀？还能像你一样大脑简单？跟人家斤斤计较呀？”心里边的各种抵触就把我交通的给打回来了，你是要当教练呢，你不是寻求的态度，你就摸不着神的心意。

昨天遇到个福音对象，他给我发了一条信息，后边落款写了个“寻求者”。我以前写了一个文章，里面写了关于圣灵使用这方面的内容，还有怎么去认识圣灵使用之人，还摘取了神的行政：“七、在工作或教会的事务之中除了顺服神之外，一切应听命于被圣灵使用的人，违背一点也不行，得绝对听从，不要分析对错，或对或错都与你无关，你只管绝对顺服就是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国度时代神选民必须遵守的十条行政》）我根据这个写的。我说未被成全的圣灵使用之人呀，你就得对他有分辨、有认识，在圣灵使用他的时候，你得不管对错只管顺服，但这个顺服是有条件的，是在教会的作工和事务上，除此之外，需不需要完全顺服？（不需要。）他未被成全，里边就还有败坏性情、还有己意、还有其它不相干的事，所以说你就得有分辨、认识。我举了例子，就好比说约翰，约翰他是个大先知，谁敢不听他的话？但最后他能说出什么呀？“他来救我，他就是神的儿子。他不来救我，就不是。”这个时候他说的这个话你还能听吗？（不能。）还有一个原因，他能够带领了你就行，不需要非得把这个人成全了，再来

带领你吧？就比如对于五年级的学生来说，四年级、三年级、二年级、幼儿班的学生，他是不是都可以带？不需要非得大学毕业了才能带幼儿班。那神作工让一个人带你这个污秽败坏不堪的人，还非得把一个人成全了，成了圣人、成了义人才能带你？没必要、不需要。那保罗是不是圣灵使用？（是。）所以说在恩典时代时期，用保罗在欧洲带领他们就绰绰有余了、够了，因为那个时候并不需要他们有多少认识，主要是让他们有一个信，给人恩典，让他们能够扩展神的福音工作，让他们能认识到神能显神迹奇事、能拯救人、神是慈爱怜悯就行了，并不关乎生命进入。在神不用他的时候，他说他活着就是基督，这就是圣灵已经离弃他了，所以说对这个人你就该有分辨、认识。

他说他是寻求者，一见了面我就先让他说。他看见我摘了行政里边的这些话，“或对或错都与你无关”，就开始了，“你这是说谁呢？你这就是直接说祭司弟兄呢。明明人家祭司弟兄被成全了，你还说人家未被成全，还要人分辨、认识，还说作完工作了不能被作成，那就是敌基督，你这是定罪！”他说这些话的主要目的是想打倒我，把我的给否掉。说了这些以后，又来了一句：“祭司弟兄说的那些话呀，有好多都没有应验。”他这儿为什么又否了祭司弟兄？因为我在写这篇文稿的时候，还说祭司弟兄说神的工作转了。他必须得把祭司弟兄的交通给打倒才能打倒我，所以他就得把祭司弟兄先否掉，于是他不由自主地说祭司弟兄的话没有应验。他在否祭司弟兄的时候，还不敢直接说这一个没应验，他就给我举了一些例子，“诸如2008年啦、2014年啦，都没应验”。我根据这两个表现看见他什么了？我敢确定他不是来寻求的，他是来打擂台了。因为在他刚开始说我是贬低、否认祭司弟兄呢，反过来他又否认祭司弟兄，他的目的主要是想把我打倒，所以他一开始说我是贬低、定罪祭司弟兄，“呀，祭司弟兄已经被神成全了，神都说了‘或对或错都与你无关’，你还敢说这个话呢！”刚说了这话，他就把祭司弟兄给否掉了，由此我就可以确定呀，他不是来寻求了，他是来打擂台呢，他是个不信派！我说：“你是想来找我切磋切磋呢！”我做了一个抱拳的手势，“江湖好汉，你是天下第一剑，我是天下第一刀，

来，切磋切磋！”他感觉这话不对，想“我明明是寻求呢，怎么就成了切磋切磋了？”他就说：“我不是来切磋切磋，我是和你探讨探讨。”探讨探讨是不是就是切磋切磋？（是。）探讨探讨，你探、我讨，意思不就是咱都亮出来，看看谁厉害？我说：“你就是个不信派！你说你是寻求者，我也把你当寻求者对待，可是我一看你的表现就不是个寻求者，因为你里面有败坏性情作祟。你里面有不明白的地方，我也想把这个答案给你，可是我如果不把你里边的这个败坏性情解决了，你永远得不着答案。因为你不是来寻求的，所以你是不会明白神心意的！你也不会明白我的意思的！如果你是过来找茬的，那你找见的就是我的问题！如果你是来寻求的，你寻求的就是我说这个话的心意。你能在这里边找见这个问题，就足以证明你是来找茬的，不是来寻求的！你在看我写的这些文章的时候，你不是看能解决你的哪些观念、能得着哪方面真理，你是在里边找茬，是想着怎么能把我驳倒、怎么能把我打倒，找哪里与神话不符，你是来找茬！”他同样也是不接受、不承认。但在我给他举了诸多方面的例子以后，他不得不接受、不得不承认。

你是找茬还是寻求神、见证神（二）

寻求和找茬的表现是啥？（陆山：寻求里面有一种接受的态度。找茬是他总是有话把你说的一些话给你打回去。）你看见的只是外表的一种表现。寻求和找茬有两个区别：寻求，他是来看你交通这个话的存心是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也就是寻求你的态度、观点，要达到什么果效，要达到什么后果。也就是说对你有一个了解、认识，这叫寻求。找茬呢？找茬和寻求有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如果是找茬的话，他不管你是什么存心、你是什么观点、什么背景、你要达到什么果效，不管这个。他就看你说出的哪句话有问题，你做的哪件事有问题，你说出的每一句话他都是在找你的问题所在。找茬和寻求的观点、存心不同，是不一样的，所以得到的收获也不一样。神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太 7：

7）找茬就好像是打着手电，从门缝往里照呢，他想怎么呢？他想偷盗呢，他是为了偷，存心不正，不是来寻求，所以就不给他开门。如果你是找茬的，这个问题你永远明白不了，这也是神的智慧！你寻求，神就给你开门；你不寻求，神就不告你。神的智慧把撒但堵在了门外！神话是这么说的，神就是这么作的。还有一种说法是什么？你不寻求你就怎么也得不着。你是来找茬的，你怎么也不会理解对方的心思是什么。你是“考古学家”，你是来“考古”的，你不是来寻求、跟随的，所以说你不可能明白神的心意，神就用你找出的问题把你堵在了门外。我问那个福音对象说：“你考察了多长时间了？”“考察了四个月了。”你是考察吗？你是找茬找了四个月，终于找到这么一点茬。你不是来寻求的，你要是来寻求的话，你首先得寻求、得明白我是在什么背景下说的这话。我是谁，你得定个位吧。我不是基督，我不是来发表真理的。我给你交通真理，是想让你明白一项真理。为什么这么说呢？基督是来发表真理的，基督的每一句话就是一项真理，是没有漏洞的，你找不出来茬。但我不是发表真理的，我是和你交通呢，所以说，我达不到那个标准。你要从我交通的一段话或者一句话里边找茬，完全可以，我只是给你来阐明一项真理，并不是发表真理的，你先把我的位置放对。你要把我放到基督的位置上，这就是把我的位置放错了。你不要拿对待神话的态度来对待我，所以你得把背景搞清楚，我是谁，你对待我该怎么对待。你要寻求，你就得看我给你交通的是不是使你明白这项真理了，这是关键。第一个是搞清楚我是谁，我要作什么工作。第二个就是，我说话的存心、目的在哪儿？我为什么要说这些话？你得把我的交通和我所摘选的神话结合起来，上下贯穿起来，看我要表达的是什么内容。我要表达的是什么？我表达的是圣灵使用。因为我在作工的过程中，发现人里面有个观点，不承认中国还有圣灵使用的人，不承认得胜者就是圣灵使用，只承认祭司弟兄一个圣灵使用的人，不承认有得胜者，不承认得胜者就是将来的祭司，将来的众长子、长子。不管他是长子也好，众长子也好，他最起码必须得是圣灵使用吧？这个是必须的。所以说我不探讨他是长子还是众长子，只说圣灵使用。也就是说神在中国得着了一班得胜者，这班得胜者将来肯定是圣灵使用，这是必须的。虽然是圣灵使用，但他还在逐步被成全的过程中，还有许多不可避免的因素，有想不到的因素，还有可能因自身的因素退去、背叛，这个也说不定，因为他不是

在神的身边，不是神直接带领，他还有偏差，所以我给你在这儿说的是什么？虽然他未被成全，他依然是圣灵使用。

这个圣灵使用与带领工人是不同的。不管带领工人地位再高，即使是祭司弟兄身边的人，即使是监察员或者是牧区的办事员，也都属于带领工人，不能和圣灵使用相提并论，也就是说不能和得胜者相提并论。无论是监察员、牧区的办事员，或者是任何的带领工人，都不能和得胜者相提并论。那他们的区别在哪儿？带领工人是人选出来的，圣灵使用是圣灵拣选的。他不在神身边，他还在中国，他是不是还要作他的工作？那他能不能下发工作安排？（能。）带领工人、监察员他能不能下发工作安排？（不能。）他不能下发，这是有区别的。未被成全的圣灵使用的人下发工作安排，下边的人听不听？这是不是受到了一个拦阻？（是。）他下发这个工作安排是不是完全得根据祭司弟兄的工作安排呢？（不用。）因为本分不同、责任不同，不一样。他下发的工作安排还得让人去实行、去通行，可是又受到了拦阻，谁承认他、谁接受他？祭司弟兄是早已经被成全的使用，神已经见证出来了。我跟你说的是未被成全的使用，用保罗和约翰做了个例子，那是要说什么？就是说你该接受。也就是说神虽然没有去见证他，没有公开他，但你已经看见他所作的工作，承认了他是圣灵使用，你该不该顺服他？（该。）神的行政中说："七、在工作或教会的事务之中除了顺服神之外，一切应听命于被圣灵使用的人，违背一点也不行，得绝对听从，不要分析对错，或对或错都与你无关，你只管绝对顺服就是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国度时代神选民必须遵守的十条行政》）圣灵使用的人或对或错都与你无关，这话是对谁说的？这话是用在谁身上的？单单是祭司弟兄一个吗？是不是指所有被圣灵使用的呢？你如果了解了我当初给你交通的背景和目的、意义的话，你还能通不过吗？我在文章里写的明明是未被成全使用，而祭司弟兄是成全使用，这完全是两个人、两个概念！概念不同，你为什么不理解？是因为你就没寻求，你也不管我的目的是什么，也不管我要达到什么果效。我摘出神话交通出来，是要给我自己开辟一条出路，让我所作的工作能通行下去。我现在还没有被作成，我不能把自己说成是一个被

成全的使用，我只是一个未被成全的使用，我把自己放在保罗的位置上，我让人去分辨、让人去认识，难道错了吗？你要是寻求的话，没错，应该的。你要是找茬的话，这就是个问题，这就是个大问题！你找茬的话，一看这话就是说祭司弟兄呢。如果你寻求的话，你知道我交通的心意是什么了，就知道是为了让人明白一项真理。

我刚才举这个例子的目的是要干什么？让你去认识什么是寻求，什么是找茬，这就是让你学会去分辨找茬和寻求。有人过来他是找茬来了，有人过来是寻求的，怎么去区分？找茬和寻求达到的果效是不一样的。只寻求不找茬这也是咱现在所走的路。你所走的路为什么走不上去？是因为什么？（不是寻求。）你不是来寻求，你是个找茬的，你和他一样是来找茬的。我刚才把人现在的情形说出来了，“尽本分与得福受祸无关，我没路走了。”我给你交通了，你得寻求，给你揭露解剖出来是不是都给了你路途？有的人听懂了，有的人听不懂。就即使你听懂了，你按这个路走了没有？（没有。）没有走，为什么？因为你就没有按着我交通的去寻求。也就是说你没有寻思，你没有改变你的思维。没有改变你的思维是什么造成的？你没寻求，你不是寻求的态度，你是来找茬的。说得不好听点，你是来找茬的；说得好听点，你是来叫嚣的、来较量的。“你说那样走，我就不按你说的那样走，我就要这样走。你不按着我的意思成就，我就不走。我认为尽本分就是应该与得福受祸有关系。我这么辛苦、这么劳累，腰都快累断了，你都不说个好，还说尽本分与得福受祸无关，我怎么走？非得让我按着你的意思走。你要让我见证神、荣耀神，你怎么走也要让我按着你的心思来？我走不动。你看着办吧！我就是这。”这个和我刚才交通的那个能对号吧？能对号就能找见你自己的问题。神摆设不合人观念的环境，目的是要干什么？你带着寻求的态度，你就有路可走。你没有寻求的态度，你就无路可走。

咱刚才说卫晋了，地主扣咱东西这件事情临到你了，你得有寻求的态度，寻求神为什么摆设这个环境，神摆设这个环境是要让我干什么

呢？你按这个路走了没有？借着刚才的交通，你要知道寻求有哪几个方面，怎么走，借着你临到的这个环境来操练，你怎么走这条寻求、揣摩的路？我刚才交通的应该听清了吧？（卫晋：就是表达不来。）（SJ：你能认识到你是找茬还是寻求？）（卫晋：我是找茬。）（SJ：你哪些表现是找茬呢？你结合你的表现，这才能对上号。找茬是找弟兄的茬，这才叫找茬。“我心里想的是不打官司就能解决，而弟兄是非得让打官司解决，你说的这是什么呢，我心里就通不过，心里就难受。但是不实行吧还不行，实行吧，我的利益要受损失呢。”这个就是找茬。像昨天那个福音对象一样，他说他是寻求者。但是他说的那些话，意思就是你作的这工作是不是不对呀？他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老师在贬低祭司弟兄，见证自己。要按这个表现来说这是不是敌基督呀？可是他还说他是寻求者。他观念里边已经定义你就是敌基督，可外表还挂着是寻求者，来见了老师的意思就是：我看你怎么跟我说！这是不是找茬？其实你这个里边也是，“我本来就是这么想的，你说的这个我怎么也想不通，可是我还得扭转自己，不得已就按着你说的这么去做吧。”你里边有你定义了的一面，你自以为你这么做就是对着呢，他的就是错的，这就叫找茬。寻求呢就在这件事上去寻求，怎么去看待这件事，它和找茬是不一样的。）

我刚才交通了寻求有几个表现，寻求有个关键点，什么是寻求的关键点？咱常听见有人说我寻求寻求，他寻求什么呢？他寻求他的肉体去了，他寻求他该怎么找茬去了，那算不算寻求？在他来说，他是不是也是在寻求？先说什么是寻求，把寻求和找茬分辨看清，知道怎么才是寻求，一个正确的寻求路途是什么？把这个路途指出来。（微微：看他说这个话的心意是什么，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达到的果效是什么。）说对了几个，还缺个东西。（微微：背景。）背景，这是重要的几个关键点。寻求的目的就是为了了解、认识，那要想了解、认识，你就必须得先了解什么？先了解背景。他有什么难处，对他的这个背景你得先有个了解。对他的背景了解了，再看他说话的存心。根据他的背景就能知道他说话的存心，他说这些话是在干什么是不是就能知道了？（嗯。）先把他的背景了解了，再看他说话的存心、目

的，他说这些话流露出来的态度、观点，他的言行，最后还有他所要达到的果效，把这些都结合起来。好比说，有个人给你发表了一个态度，你把他的背景了解了，他发表出来的态度，说出这些话的时候，言行举止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是带着一种讽刺的气味，带着一种冷笑，那这个存心、观点是不是大转弯？（嗯。）如果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睛是盯着你的，让你能感觉到他说那些话是发自内心的，那就是他的真心话，那你就能相信他说出来的话。如果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是带着一种冷笑，有讽刺气味，那他所说出来的这些话，就得反着去理解。你不能根据他说出的这一句话来定他，而是要根据他的态度，你要从这些事情上找到他的态度、观点，找准他的态度、观点。你根据他言行举止的表现来看，是讽刺气味还是发自肺腑的，你准确地找着他的态度、观点，找见他的态度、观点，然后再看他最后要达到的果效，他要达到什么果效，这就对他有个了解、有个认识了。根据他所表达出来的，你对他了解、认识了，你就知道他是不是为神说话了。他是不是为正义说话？他说出来的话是不是合乎神心意的？是不是与神相合的？他说出的话是与神相合的、是合乎神心意的，那你就寻找着什么了？寻找着神带领人的路了，跟上神的脚踪了，这个脚踪是我要跟的，寻找、寻求、跟随。几个关键点了？了解背景、说话的存心、态度、观点、果效，你把这五个掌握了，你就会走寻求的这条路了。

我见的那个福音对象，他说他是寻求者，但是他不看我说话的背景，不看我的存心，也看不见我的观点、态度，我交通要达到的果效他就更不管了，他的目的就是要干什么呢？他就是要从我所交通的内容里面，看见我哪里与神话不符了，看他能不能找出这个茬。你在尽本分中为什么走不上这条路呢？就是因着你没有去寻求。你看神话的时候，你得看神在什么背景下说的这些话，神说这些话的目的是什么？要达到什么果效？你没有这样去寻求。我说的这话，你也没有去寻求。你只是听了神的话，也听了我的话了，但我说的这些话和神说的这些话都没有为你的肉体利益说话，你在那儿说什么？“都不理解我呀！”所以，“我最理解我，谁也不关心我的前途命运，我自己关心自

己吧！”你没有寻求、考察的这个过程，那最后走的是哪条路呀？最后走的还是你以前走的那条路，这样就使你走到了一条绝路上。刚才把这个回忆了一下，现在能把卫晋临到的这件事对一下号了吗？如果你是卫晋的话，你应该怎么去寻求这条路？这是不是又增加难度了？“卫晋临到的是神给他摆设的环境，你说的是人和人之间交通的时候说什么话了，背景是什么，卫晋临到的这个环境和你说的那个就不对号呀。”是不是有个难度？这个难度有个转折点，卫晋临到的这个环境是谁给他摆设的？（神。）是神给他摆设的。神摆设周围的人、事、物是在干什么？是神在与你说话！卫晋临到神给他摆设的环境，也就是神在与卫晋说话。

我刚才和你交通了什么是寻求，别人给你交通出来了，你得跟着人家的这个思路去寻求。我给你交通的这个路途你知道了，那今天应该怎么寻求神的心意呢？“神没有直接和我说话呀！”你要想让神和你说话，你这个耳朵就得听神和你说什么了。神怎么和你说话呢？神摆设周围的人、事、物与你说话，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转折点。转折过来这就相当于是神和卫晋说话了。你看大卫是怎么看见神和他说话的？狮子、熊来了以后，大卫说什么话了？“神已经捆了它的爪子、封了它的口，神把它交在了我的手中。只能我打狮子、熊，狮子、熊不能动我。”在熊没来的时候，大卫要去面对熊的时候，他就有这么个认识。他为什么会有这个认识？这个认识是不是他看见了神在与他说话？神在告他说，“你上吧，我已经把它的手脚捆了，你只能打它，它不能动你。”大卫的这个认识是不是他寻求得来的？他这里边的认识是他寻求来的。他怎么寻求来的？神怎么说的？（人是万物的主人。）对了，神是不是告你说人是万物的主人？神让你管理万物，你管理不管理？神说人是万物的主人，让我管理它呢，我是奴隶主，它是奴隶。你说有没有人高马大的奴隶？有吧？（有。）有没有小个子的奴隶主呢？（有。）小个子奴隶主站在人高马大的奴隶跟前，“好家伙，人高马大。”这还叫奴隶主吗？不看他是否人高马大。大卫怎么想的？“我是奴隶主，你是奴隶。不管你有多么高大，不管你是狮子还是熊，神说了，我是主人，神说什么就是什么！”你有这个信念吗？你敢说神说什

么就是什么？“神说我是万物的主人，我就是万物的主人，你就是万物之中的一物，不管你多凶猛，你在人的权下，因为这是神说的！今天你来了，你要吃我的羊，你要伤害到我的利益，神说让我管理你，我不允许你吃，你就不能吃，我有这个权力。我的权利是神给的，神给了我权利了，我为什么不用？神给我权利让我管理你，我就敢管理你。我管理你，神就不会让你伤害到我，神的话有权柄。”大卫有这个寻求、认识，他才能说出这样的话。他说出这样的话，代表着他有这样的认识、这样的寻思。大卫为什么有这样的寻思呢？神在带领着他，神在与他同行。

卫晋，寻思寻思，先寻思神和你怎么说话的。（卫晋：神借着地主和我说话，把他摆在我的面前，神是把地主交在我的手中了。）你首先从大的方向看，看神怎么和你说话的。刚才说什么了？你得先看背景、存心、目的，还有达到的果效。从大环境来看，咱今天活在一个什么大环境里呢？这个大环境是指什么说的？你活在哪儿？国度时代。这是不是大的环境？国度时代那就是神作工的背景。现在是国度时代，神要建造他的国度，是吧？这是大环境。神要建造他的国度，神让谁在国度里边呢？让真正的人在国度里边。那什么人才是真正的人呢？首先这个人必须得具备真理。为什么得具备真理？因为真理就是你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你有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你才配称为人，你才配在这个国度里边活着。神计划要建造国度，神计划把这些人带进他的国度里。可是这些人败坏不堪，不能进这个国度里边，所以神现在正要作这个工作，“哦，神作的就是洁净人的工作。神为什么要洁净人呢？就是因为让人进这个国度里边。”就像娶妻呢，新房子盖好了，国度建好了，让谁去呢？让人去呢。但不能穿乞丐服，得换上礼服，洗了澡，洁净了，才能进新房呢，邋里邋遢就能进新房，这是不可能的。那现在神作的是什么工作？神作的就是洁净的工作。洁净的工作就是还原人原有模样的工作，神是让人做一个真正的人，让人能够有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让你活出个人样来。“可是神让我怎么做人呢？神怎么和我说话呢？神不直接和我说呀！基督和我说的话也和这挂不上钩啊！”神和你说了，你还得怎么

呢？你得让神说的话成为你的生命。神要借着周围的人、事、物与你说话，操练你活出个人样来，这是一个大的背景。你把这个背景搞清楚了，你知道神是要作什么了，他的目的意义是在哪儿，这里面是不是带着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要告你什么？是要让你学会做人。简单不简单？现在是建造国度时期，不是恩典时代，你把这个背景搞清楚了。建造国度时期，神的心意是要干什么呢？“神是要拯救人呢，拯救人就是要赐给人真理，就要让人学会做一个真正的人。那神的作工，神所兴起的一切环境和我说话，都围绕着让我做一个真正的人！”这就理解了。这样一寻求，寻求到什么了？“哦，神主宰万有，神主宰摆设了这个环境是要干什么呢？就是要洁净我，让我做人呢！”

大的环境知道了，今天又临到一个小的环境。临到具体的人、事、物，“遇到一个不讲理的地主，这个不讲理的地主是怎么来的？是神有意安排给我的，是根据我的缺少有意安排的，最后还到了法院。为什么会到法院呢？神供应人是根据人的缺少，我在哪方面缺少了？法院是讲理的地方，我的缺少是什么？那我肯定是个不讲理的人，我不讲理神才迫使我去讲理。我怎么成了不讲理的人了，把我卫晋说成什么了？”你卫晋讲的是什么理呢？你讲的是撒但哲学法则的理。而神让你装备什么理呢？（真理。）神让你装备一个做人的理。“那我缺了什么做人的理了？”卫晋身上有个什么毒素？（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卫晋特别要脸，“但是我为了多个朋友，我可以不要脸。我特别有尊严，但是我为了多个朋友，我可以失去尊严。不管你这老头儿怎么欺负我，说什么浑话了，我可以叫你个大爷，我可以给你提箱奶，我可以给你陪笑，我付出够大了吧！我的脸都不要了，我就是为了不和你产生冲突，我不和你成为冤家，你就是再不讲理，我也不和你打官司去。”这是卫晋的一个生命活出。这个恰恰与神所要求的是打架的，因为你这一个活出没有正义感。没有正义感、没有公义，真正的理不讲，那还哪来的真理？那是羞辱神的。因着卫晋的这种生存法则，颠倒了的黑白能扭转过来吗？不可能扭转过来。如果卫晋进了国度里边，那国度里边将是一团混乱，将是没有黑白之分的，将是没有黑暗与光明之分的，没有正义与邪恶之分的。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嘿

嘿”一笑而过，都埋藏在心里边。所以说，国度里边不允许有这些存在，这些正是神要取缔的，“哦，这些正是我致命的东西，神摆设这些环境就是要挪去这些东西。”当你寻求到这些的时候，真正的寻求到神的心意是让你不凭这些撒但哲学法则活着，是让你把颠倒了的黑白扭转过来。把正与邪、黑与白分得一清二楚！而卫晋呢？“不要分了，稀里糊涂过了就行了。”这是不是他的生存法则？神这边不允许，所以神就兴起这些环境，必须得打官司。

到了我这儿呢，卫晋给我火上加了把油。那天他要不说这些东西是烂东西，我还不说什么。他一说烂东西，我就想，为了达到你的目的，你竟然把我的这些东西说成是烂东西，我再给他打回去，他就更加难受。让卫晋更加难受的目的是什么？是加重让卫晋去寻求。如果你不会认识、不会寻求，没有加重去寻求，那就加重了你与我之间的隔阂。这隔阂是怎么来的？卫晋所认为的和我说的打架。他不是来寻求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什么？我的意思是：你得把正邪分开、黑白分开，不管这些东西烂不烂，有多少，谁的就是谁的，把这个正义必须扭转过来，打110也得打过来，打官司也得打过来，我不管这些东西值多少钱，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是尊严，做人的尊严，这是做人的一个原则。卫晋没有按着我的意思去寻求，他寻求的是他的意思。他寻求他的意思，就相当于是找我的茬来了，“在弟兄眼里没有个值钱的东西，连个烂东西也能看得起。这么个小东西还能看见，记在心上，还让我第二天开上车跑那么远拉回来。”卫晋嘴上不说，心里怎么想？“真是个小气鬼。”有没有这个想法？（卫晋：有，我就是想着那东西就不值钱，值得吗？）这不就是一个意思？借着这个让咱明白什么是寻求，什么是找茬。我告你这么寻求，你会寻求了，和别人交通的时候，你能够对人有一个分辨、认识，能够跟上他的步伐。再有就是能够寻求神给你摆设的一个环境，在临到的环境里边找着神的心意，这样你是不是就能做神的知心人了？这路好走不好走？好走，简单，人就是难过自己的那个坎。（卫晋：嗯，就是过不了自己的坎。）人老想研究、分析。

（卫晋在这件事上要的是，早点把这件事了了，所以他一直在找律师，咨询了这个，咨询那个，总是要把这个事摆平。）他找律师不是要摆平，他找律师是要干什么？他是想推卸责任，把这个责任推给律师，这个官司打赢、打输是谁的责任？是律师的责任，和我无关。弄了半天我来操练律师来了？可神允不允许他推给律师？（不允许。）所以卫晋一跟我说律师我就心烦，我说："啥事也找律师！"我为什么不让找律师？是为了让你能够把黑与白分得一清二楚，让你能够去认识法律。你不懂法律，借着这个机会是不是能够认识一下法律？你让律师把这件事情做了，你还能认识法律？就像孩子们做作业呢，那个孩子做作业快，而你呢？"我还要看电视呢，你替我做作业去。"最后做作业快的那个孩子考了大学了，你呢？就在那儿玩游戏吧！啥也得不着，那神给你摆设的功课就白摆了。借着这个是让你去体验、经历、认识，装备这些东西，这就是神供应人生命的一个方式，就借着这件事把生命供应给你了。

283 神的救恩是赐给渴慕寻求的人

神要的是彼得一样的人，要的是追求被成全的人。今天的真理是赐给那些渴慕寻求的人，这救恩是赐给那些渴慕蒙神拯救的人，这救恩不仅是不仅是让你们能得着，而且是让你们让你们能被神得着，你们得着神，是为了让神得着你们。今天神跟你们说的话，你们都应按这话去实行，最终你们把这话实行出来，也就是神借着这话得着了你们，同时你们也得着了这话，就是得着了这极大的救恩。你们得着了洁净，就属于真正的人了。你们得着了洁净，就属于真正的人了。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彼得的经历——对刑罚、审判的认识》

595 神经营工作的目的

1　神的经营分为三个时代，按着时代的不同，作工内容也不相同，但每步作工都是按着人的需要作，是为了打败撒但，显明神的智慧、全能，也是为了将撒但的诡计将撒但的诡计都揭露出来，从而拯救活在撒但权下的拯救活在撒但权下的全人类。

2　是为了显明神的智慧、全能，也是为了显露撒但的丑陋不堪，更是为了让受造之物有善恶之分，认识神是万物的主宰，看清撒但是人类的仇敌，看清撒但是人类的仇敌、败类、恶者，能够把善与恶、真理与谬理、圣洁与污秽、伟大与卑鄙分得一清二楚。

3　让这些无知的人类都能够为神为神作见证：不是“神”败坏人类，只有神自己—造物的主将人类拯救，赐给人可享受之物，认识神是万物的主宰，认识神是万物的主宰万物的主宰，而撒但仅仅是一个被造的后来又背叛的受造之物。在六千年经营计划当中，神分三个步骤三个步骤，这样的作工以便达到这样的果效：让受造之物能够为神作见证，明白神的心意，认识神是真理。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救赎时代的工作内幕》

你是如何对待你的使命的？

雪梅和张绣，怎么配搭不来？（雪梅：安排工作的时候几句话就安排完了，有时候张绣她心里已经有底了，可她还要说，“你安排吧！你安排吧！”一句话的事十句话都说不清楚，一个事从早晨一直说到晚上，难缠劲儿大，说得人心里挺不舒服的，我里面就有点抵触这个事儿。你实话实说就行了嘛，怎么老是绕圈圈呢？我也没有这个心眼儿跟你在这绕圈圈，谁去合适，该怎么安排，你安排就行了，有什么分歧了再说。）张绣，你说说呀。（张绣：有时候我安排了以后吧，在她那儿总是通不过。）有几个通不过的？（张绣：比如那次，我说让夏雪和一个姊妹去配合工作，有个什么事两个人能商量，要是真谈回人来，还能在那儿牧着。后来我跟雪梅说了，雪梅说：“你和夏雪说说，看她一个人去能行吗，要是能行的话，就一个人去，因为花的都是JW。”她这个话一出来，我这里边就不舒服了，感觉我说的那个她就不考虑，在这边我就咬上这个事了，然后我就说，要不你安排吧！）你说你咬上了。（张绣：我安排不行，那她安排也行嘛！）她安排也行，那你又说咬上了？（张绣：我里边就嫌她说“那花的都是JW”，就感觉扎心了嘛，“我安排人是随便安排的呀？我还不知道花JW呀？我还不是再三考虑了以后才安排的？她总感觉我安排得不妥，好像我就是一无是处！要不然，你安排吧！”）你不仅扎心，你还记仇！你们听了什么感觉？（不在神的经营中，就像之前交通的魔鬼互相厮杀。）张绣，你是不是来尽本分的？我觉得你不是来尽本分的，你是干啥来了？来参加比武大赛了，把一线当作了一个擂台赛！你把这个当作本分了没有？你当作你的本分，还会有这些想法吗？（张绣：呀，好几次了，老是这样！）老是这样，那你的意思是告我说，“我一直以来就是把这儿当成擂台”？（张绣：不是，我也想着好好尽本分，好好把这个工作搞起来。）用真理解决了自己的问题，才能解决别人的问题，你怎么解决你自己的问题的？（张绣：我不会解决。）

今天上午我给你们交通了一下经历神的作工，活在神的经营中，我给你们交通完了以后呀，又问了一下你们各自的认识，可现在就你们的说话，我听了是什么感觉呢？人没有一点良心，良心让狗吃

了！罗艳，我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我为什么感觉到人没良心呢？（罗艳：交通了一中午，然后问了一下，检验一下工程，看我们有多少进入，结果就没有多少进入。）为什么说没有进入呢？（罗艳：都维护自己，不知道神摆设这环境是让自己进入哪方面，自己该怎么配合。）我给你交通的是活在神的经营中、怎么经历神的作工、神是怎么来经营人类的，神经营的是人类，你经营的是什么呢？你自己都不爱惜自己，让谁爱惜你呢？神为了拯救你，为了给你个生存之道，让你在下一个时代剩存下来，神为了拯救人付出了多大的心血代价，今天我给你交通了以后你看到了吗？你看到什么了？不要说从神造人的时候开始，就说从神开始有了经营计划的那一刻，到现在多长时间？（SJ：六千年。）六千年！你是个受造之物啊，在神面前就是个蛆虫、就是个粪土，神为了拯救人，作工在人身上六千年！这六千年你以为是在这儿熬时间呢？这六千年怎么过来的？每一步工作都是根据撒但的诡计而作，撒但在那边作什么，然后神接着作什么。这些工作作在人身上都是拯救、都是爱，神是实实际际地付出了心血代价。律法时代，神带领人去生活，人还报给神的是什么？埋怨。恩典时代，神为人钉了十字架，一作就是两千年。国度时代，都已经三十年了！神把灵界实情全部告诉你了，神和你说了多少话？光是说话吗？神来在地上就像来在了猪圈！你站在神一边看看你的所作所为，你是什么感觉呢？神拯救的是一帮什么人呢？猪狗不如的活畜生！活鬼！神赐给你的是什么？赐给你的是生命之道！神为了什么？是为了你有个好的归宿！神来在地上就像来在猪圈，神受了多大的苦？你那个所作所为，基督没知觉？看不见？神不知道？2012年大显明，你没有经历？一个个把神都弃绝了！怎么对待神话就是怎么对待神呢！从2012年到现在又快过去十年了，又快十年呀！这十年你又是怎么过来的？在每一次环境中，不去经历认识、不去体验，而是讲你自己的理！回忆一下2012年，不管你被开除也好，没被开除也好，在神给你摆设的环境中，你流露出来的意念哪次不是在与神叫嚣、讲理？你与神叫嚣、讲理，能站得住脚吗？神灭了你不应该吗？我就不去调查核实你做什么了，就是把你开除也好，神冤枉你了吗？不该开除吗？不该隔离吗？神只是借着一件事情试炼、熬炼了你，同时也让你儆醒、认识、悔改。可咱有认识、有悔改吗？就算咱不明白，咱愚昧、麻木、痴呆，但不等于神没知觉呀！

神来地上就像来在猪圈一样！今天我给你交通了，你经历一下神的作工，神是怎么作工的？从你呱呱坠地开始，神就安排了你周围要遇到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你有什么样的家庭、为你信神摆设什么样的前提条件、咱们什么时候相遇、什么时候又给你安排了新的工作。教会建造时期咱愚昧无知，来到国度建造我把你以前不明白的都告你说了吧？本分给你了吧？你对本分的态度是什么？你的使命感如何？有多少人在黑暗之地哀哭切齿你不知道？没知觉？你是怎么从黑暗之地过来的？没有人去作工，没有人去带领、帮助你，你能出来吗？你出来了，你明白神的作工了，你看见前边的路途了，现在还有多少人在黑暗之地哀哭切齿呢？还有多少人苦苦寻求找不见一条路呢？想过吗？想过他们在黑暗之地的煎熬吗？如果是不追求真理的人，他没有煎熬。如果是真正要神的人，他没有那个素质、不明白，他是不是在那个地方煎熬呢？是不是度日如年呢？但凡有点正义感、有点要神的人，肯定是被打压、陷害的，就算没有被打压、陷害，他也肯定是找不见路途的，那他是不是度日如年？有多少人在等着你去牧养，你想过吗？思想过吗？而神又在苦苦巴望着他们回来，这些希望寄托在谁身上？把你安排在我面前让你提前接受了，让你提前接受是干啥呢？提前进国度呢？让你尽本分呢！让你预备善行呢！让你为神作点工作！作点什么工作？让你尽本分作工作这个要求太高？那是作为一个受造之物该做的！传传福音，唤醒唤醒他们，这要求太高了？拔高了？你太没良心了！神给了你这个托付，你掉以轻心、吊儿郎当、不当回事。吊儿郎当也就罢了，还搞个人的经营、还争风吃醋、还嫉妒纷争，尽本分的过程中，还得给自己留个面子，责任感何在？有担当吗？你在你家办什么事情，还得家里人给你个面子？你给你孩子看病了，如果大夫不给你个面子，你就不让大夫给你孩子看病了？可能吗？

咱刚才交通了神经营人，神怎么经营人？神为了显明你，为了让你认识自己，让你看见撒但，让你看见你与神之间的关系如何，神付出了多少心血代价？虽然说我给你交通是让你去经历神的作工，是

让你认识自己，看见撒但呢，可同时你扮演的是谁呀？你扮演的就是撒但的角色。神为了拯救你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呢？你做了什么事情呢？你搅扰、打岔、拦阻了神的工作，站在这个位置上不作工作，你消耗了神家多少资源呢？多少人给你作后盾支持着你在前边打仗呢，结果你们在这按兵不动，在外边捡破烂，拿上破烂回来应付！神说："你们考大学考不上，可以再一再二地补习，可是我的日子不再耽延。……儆醒！儆醒！时间错过不会再来，记住！世上从来没有卖后悔药的！"（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三十篇》）考大学今年考不上可以明年考，追求真理呢？神作工等待你吗？神说："神的作工从来就不等待任何一个跟不上他步伐的人……"（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用真理来作审判的工作》）你今天也没有跟上，因为啥这样说呢？你没跟上神的经营计划，你在搞个人的经营！你的善行预备了吗？还在那儿搞个人经营？还贪玩？还争地位？搞纷争？

我给你交通这些，是让你看见神作在你身上的都是拯救、都是爱，神为了让你明白一项真理精心安排，付出了多少心血代价？等我给你交通了以后，你应该有个苏醒吧？应该有点良心发现吧？"呀，神为了让我明白一项真理，神让我来管理一线，可我把一线管理成啥了？"神交通了丢失千万祭物不知悔改！神不在乎那个千万祭物，在乎的是你悔改了没有？感觉内疚、亏欠没有？信着神本来该预备善行呢，该为神家做些什么呢，可你是占着位置不作工，这么长时间迟迟传不回人来，成了拦阻神作工的绊脚石，成了作恶的，成了罪人！不害怕？我看不到人害怕，一说就是，"弟兄给我交通了，经历神的作工，显明我，让我认识呢"。我是这么给你说的，你也认为就是显明你，可显明是让你认识，你认识了没有？悔改了没有？这一次一次的环境临到，有的是显明，有的就是定罪了，神给每个人的机会都是有限度的，神等待人悔改是否是无期限，又是否到了期限，你知道吗？那究竟哪次是最后一次呢？哪次神就把你放弃了呢？你不是抓住每一次机会悔改、认罪，赶紧抓住机会预备善行，别让落下，你倒好，把神给你的机会一次一次白白地浪费掉！我只是把神拯救人的方式告你

说，不等于你就没罪。你作了恶，如果到最后不能被作成的话，神要和你新账旧账一起算！

我给你交通了，你在这儿就认为没罪了，不冷不热的，没感觉了，你们没有一个人感觉害怕，没有一个人亏欠、内疚，“我可是欠下神的了”，不觉得该还报神爱。如果你看见了神的爱，“神作在人身上的都是爱，神的实质就是爱，我应该还报神爱。神在我身上付了多少心血代价，借着周围的人事物，修理对付了我多少次、显明了我多少次，可每给我摆设一个环境、每显明我一次，我给神带来的都是一次伤害、都是羞辱！”感觉到心痛，你有点心痛，那才有点良心。感觉不到心痛没良心！我问了一圈，“来，谈谈感受吧！”没有一个人说，“呀，我今天看见神作的都是拯救都是爱，我得立志还报神爱！我是个逆子，大逆不道！我得背叛自己。”没有一个人有点惭愧感，没有人感觉对不住神，连个内疚、亏欠感都没有，连个还报神的心志都没有，没知觉。反过来还能谈出什么来呀？“尽本分过程中，他们伤害了我的面子，我就不能那样做了，我就有了另外的做事的方式了，我就要这样，我就要那样做！”把神给的本分就扔在一边不管了，把善行就放在一边不管了，把工作也放下了，你说咱还是人吗？不配称为人！神为了拯救你付出了多少心血代价？是你给你自己得生命呢，让你追求真理呢，让你去实行真理，实行真理才能得着真理。咱不去实行真理，反过来还在这斗、打，还记仇，一还一报，人的理智太差了！一个有良心、理智的人，当我给他交通了神是怎么拯救人的，看见神苦口婆心跟人说了三十多年了，到现在神还在一直和人说，掰开了说、揉碎了说，也该动动心了吧！人的心也该化了！可咱还能笑得出来。神经营的是人，是让你明白、认识，你现在不抓紧机会悔改，预备善行，等神作工结束的时候，准备懊悔至死吗，你非得到了那一步？神让你做九十年代的彼得呢，彼得是什么样的人？为自己图谋？彼得是爱神至极！信神不爱神，妄活一世！怎么是爱神呢？还能只让神爱你？神作工结束了，神是要见证的，不是说单单把你征服，还要成全，还要让你弃绝撒但、为神站见证。现在你们在尽本分中各自经营着自己的地位，导致互相打架，本分尽不成！都交通了怎么经历神的

作工了，让你看见神爱了，咱再谈谈吧，你们口口声声谈的还是自己的理！还在这讲理呢，还把这儿当作舞台呢！

我刚才说这些话能听懂吗？刘宏，能听懂吗？（刘宏：嗯。）来，你说说呀。（刘宏：神摆设这么多环境的急切心意就为了让人能够生命长大，能够有良心、理智还报神爱，可是人还是听不懂神话，还是被撒但利用，一直在搞着自己的经营，一直在为地位争、夺，完全不顾神的一片良苦用心，确实是到了该死的地步。神这么高抬，给人尽本分的机会，人不把握，不知道让人尽本分就是为了让人生命性情得变化，活下来。通过今天的交通，感觉到内疚、亏欠，看到自己现在就是一个不通灵的败类。）

念一下诗歌《神为人类创造着更美的明天》，念的时候用心念。

169 神为人类创造着更美的明天

伴唱：神的美果赐给那殷勤迎接神归来的迦南之地的勤农。

1　神的美果赐给那殷勤迎接神归来的迦南之地的勤农。只愿天长久，更愿人不老，苍天与人永享永享安息，让那些常青常青不老的“松柏”永远陪伴着神永远陪伴着神，永远伴随着天共同迈进共同迈进理想的时代。哎……哎……共同迈进理想的时代。

2　神将人类的归宿赐给人类，将神的所有丰富都丢在人间，将神的生命洒向人间，将神的生命之种栽种在人的心田，给人留下永久的回忆，将神全部的爱都留给人类，将神的一切人所宝爱的都赐给人都赐给人。哎……哎……将神的一切人所宝爱的都赐给人。

3　神已将全部都赐给了人类，神已将生命的全部都给人留下，默默无语，为人类辛勤地耕耘着“爱的美地”，从未向人提出任何合理的要求，只是一味地顺服着人类的安排，一味地给人类创造着更美的明天更美的明天。给人类创造着更美的明天。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作工与进入 十》

“神为人类创造着更美的明天”，你现在能不能感觉到这句话有了实际？什么实际呢？就是说你能看见明天是更美好的。明天比现在更美好，你相信这话是真理吗？“神为人类创造着更美的明天”，美好的明天是神为人创造的。神经营人六千年，这六千年来把人交给撒但了，人活在了撒但的权下，受到了撒但的苦害。神作工结束的时候，国度降临在了地上，虽然在地上，但和在天上差不多，怎么差不多？国度里边没有忧伤、没有眼泪，你说美好不美好？你相信不相信没有忧伤、没有眼泪？你愿意流泪吗？（不愿意。）美好的明天能看见吗？美好的明天会不会出现？（会。）怎么就出现了？你看人现在多痛苦、多难受呢，张绣今天痛苦不痛苦？和雪梅配搭呢，配搭得难受。罗艳，尽本分呢都难受，想说不能说，话到嘴边不能说，心里难受，回家睡不着觉，为着自己的面子抵挡了神，两头不是人。弟兄姊妹面前看着不是人，在撒但面前也不算忠呀，神面前更不用说，就像神之前说的，活在了绞肉机里边。都是在世界上活了四五十岁的人了，人和人之间能和睦相处吗？每天不都是活在痛苦之中？咱这些苦难的生活还没经历够？神今天给你预备了更美好的明天，明天是什么

呢？能脱去败坏性情，有了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人做事的时候再没有狂妄自大，再不为地位名誉做事，而是互相之间都有了理解，对神的作工有了认识，对人的败坏性情有了认识。还有忧伤吗？还有眼泪吗？对神的主宰安排有了认识，在不合人观念的时候能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是让你做什么呢，活在了光中，没有忧伤、没有眼泪，是不是更好的明天呀？咱揭露解剖了人和人之间的嫉妒纷争，人的痛苦、难受，还有人遭到了神的惩罚，小女孩的命运，这些都是因着什么？你说神就不能给小女孩一个好的命运吗？因为她活在败坏性情里边，她与神叫嚣、与神对抗，那带来的就是死亡，就不可能有好的命运。神为了让你有更好的明天，神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像人想象得那么简单吗？》）这个能看见，是吧？（嗯。）"神为人类创造着更美的明天"，咱交通了，神经营的是人，是让人有更好的明天，你得看神让你明天活在什么里边。你看神现在交通得多实际呢，人有什么败坏性情，会有什么样的流露，他的言行举止代表着他心底怎样的毒辣，什么是假带领，假带领不作工作、假带领连个人都分辨不了、给人带领不出路来，什么是敌基督……把这些都给你交通透亮，是让你有分辨能力，遇到什么问题都能找见一个合适的路途。让你看见你是活在撒但的苦害、撒但的玩弄之中，等你具备了真理以后，你认识到了神作在人身上的都是爱，这就意味着更好的明天将要出现。

"神的美果赐给那殷勤迎接神归来的迦南之地的勤农。"这是一句话，神的一句话就是一个真理，那在这句话里边你看到了什么？"神的美果"，神的美果是什么？是不是真理呀？（嗯。）生命之河，生命树的果子，你吃了生命树上的果子长生命呢！神的美果赐给谁呢？赐给"殷勤迎接神归来的迦南之地的勤农"，有个"殷勤"，殷勤什么意思？这个词怎么理解？你殷勤不殷勤？（不殷勤。）世上常说的一个贬义词是献殷勤，献殷勤是不是贬义的？（嗯。）献殷勤就是看见这个人为讨好别人显得比较热情，是吧？（嗯。）借着这个献殷勤你总知道殷勤是什么意思吧？"殷勤迎接"那你在神这儿就得是真实的热

情，用真实的热情迎接。殷勤的反义词是什么？（懒惰。）又懒又恶的仆人啊！你今天看见的是什么？是殷勤？（又懒又恶的仆人。）你们哪个不是又懒又恶呢？又懒！又恶！刘宏，带领着一帮又懒又恶的仆人！懒，一个月作了多少工作呀？就谈回几个人来。恶，就谈了那几个人还是在争争吵吵之中！你说丢人不丢人呀？十来个人带了两个人，还带不过来，还得争争吵吵，这就是殷勤？这就是迎接神的到来？“神的美果赐给那殷勤迎接神归来的迦南之地的勤农。”“迦南之地”是什么地方？是神给人预备的地方，神家、教会，在神的经营范围之内的是迦南之地，你不在神的经营范围之内算不算迦南之地？不算迦南之地。“勤农”，神要的不仅是向神殷勤，还得是什么呀？还得是勤农，不是咱经常说的事奉官老爷的那种做法。殷勤迎接，还得是什么呢？勤农。咱今天做勤农了没有？都是懒农！“只愿天长久，更愿人不老，苍天与人永享安息，让那些常青不老的‘松柏’永远陪伴着神”，这个“松柏”带着引号，什么意思？（刘宏：松柏就是永存的、永远常青的。）松柏树，一年四季是绿的，大雪压不倒，冬天冻不死。你愿意做松柏吗？挪亚算不算松柏？（算。）怎么算松柏呀？因神的一句话，持守了一百二十年，算不算常青不老啊？（算。）常青不老的反义词是什么呀？（夏雪：六月的天，孩子的脸。）六月的天，孩子的脸，说变就变。张绣呢？张绣算什么？你说今天咱表演的是不是六月的天？怪不得灵名叫变化，变得太快了呀！聚会的时候呀激动呢，在实际生活当中呢？说变就变。罗艳，打仗的时候呀，说咱们要打仗呢，要作人呢，中间有人说了一句话影响了一下，咱就不管了，愿意干啥就干啥吧，就等着看笑话了，六月的天。“让那些常青不老的‘松柏’永远陪伴着神”，什么意思？是不是让那些以神话作生命的，并且能持之以恒的人能够永远陪伴着神？是不是让这些人永远存活下来？（嗯。）SJ在前边给你带了个路，SJ尽本分的时候凭心情了没有？不管她遇到什么样的环境，不管是修理对付了，还是揭露解剖了，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她放下工作了没有？（没有。）松柏，风刮不倒，大雪压不倒，这才能说是松柏呢。她能不能给你作个标杆？（能。）SJ尽本分的时候说没说过谁伤害了我的面子了，我就不愿意尽本分了？说过这话吗？（没有。）但你走SJ的路吗？“永远伴随着天共同迈进理想的时代。”那你在这个话里边能不能

找见自己的路？你尽本分不能一时热一时冷，你要做松柏，常青。要让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持守住，不能一时一时的。

“神将人类的归宿赐给人类，将神的所有丰富都丢在人间，将神的生命洒向人间，将神的生命之种栽种在人的心田，给人留下永久的回忆，将神全部的爱都留给人类，将神的一切人所宝爱的都赐给人。”我带着你去经历了一下神的作工，神怎么主宰安排，让你去经历一下神的作工、经历一下神的经营，告诉你怎么活在神的经营中，后来又补充了你怎么看到神的爱，我给你交通这些，这是在干啥呢？“将神的生命之种栽种在人的心田”，这是不是生命之种？（是。）“给人留下永久的回忆”，神怎么拯救你，你每天遇到什么样的人事物，在你生命的每一个转折点神是怎么带领你的，神在什么时间段摆设了哪些人事物、付出了多少心血代价，都给你留下了美好的回忆。看你有没有良心，有良心就能留下永久的回忆。“神已将全部都赐给了人类，神已将生命的全部都给人留下，默默无语，为人类辛勤地耕耘着‘爱的美地’”，“爱的美地”打了个引号，这个话什么意思？“爱的美地”“美地”“耕耘”，这是不是神的经营？（是。）神主宰安排着人事物，这是不是神的耕耘？耕耘什么了？“爱的美地”。神所流露出来的是不是处处是爱呢？（是。）处处都能认识到神的爱，是“爱的美地”，这是神所作的。可人呢？“从未向人提出任何合理的要求”，那今天如果提出一个合理的要求，应该怎么要求？让你做带领呢，你该不该把本分尽好？你还报给神的是什么？是不是该有见证呢？这是不是合理的要求？是不是该为神献上所有呢？“只是一味地顺服着人类的安排”，夏雪,怎么看这句话？（夏雪：神是根据人的需要摆设着环境。）根据人的需要。还有一方面，神不回避撒但的任何试探，就是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你是自由的。刘宏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是自由的。“只是一味地顺服着人类的安排”，咱不多说，就从教会建造到现在，咱经历过了什么？2012年，是不是信神的人把神赶出了国外呢？“击打牧人”，虽然是神作的一步工作，但是不是也是顺服着人类的安排呢？（嗯。）从外边看，你做的是拆毁，但神的智慧建立在撒但的诡计之上，神只是来经营人类，神不管你怎么做事，神主要的目的是让你得

着生命，让你得着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不管你刘宏怎么做，不管你们做成什么，目的是要让你得着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认识一下神的经营，你看耶稣在以色列是怎么作工的？耶稣为人钉了十字架，合不合人观念？（不合。）不合人观念。钉了十字架以后隔了几十年以后以色列才亡国的？（七十年以后。）七十年以后，是吧？为什么等七十年以后才亡国呢？耶稣钉十字架以后，人是不是跑的跑、消极的消极，是吧？（嗯。）当时跟随的人没有几个，这还得需要漫长的反复工作。随着七十年的扩展，人的生命长大，繁衍生息，当这些人都知道神的作工以后，该怎么了？是不是该击打牧人了？（嗯。）让你看见当时信神的人分散到了世界各国是要干啥呢？扩展神的福音工作。从这儿你看见神是不是也是在一味地顺服着人类的安排呢？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说什么了？“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神是不是按着他们的话去作了呢？神的智慧建立在撒但的诡计之上，就按着他们说的去作，扩展了神的福音工作。你说以色列亡国好不好？他的亡国是不是为了有更好的明天？（嗯。）2012年好不好？（好。）为了有更好的明天。

“一味地给人类创造着更美的明天”，神作在人身上的是什么？咱人作在神身上的是什么？神作在人身上处处是爱，而人还报给神的处处是伤害。刘宏，就看你以后怎么带领他们做“松柏”了啊！（刘宏：嗯。）能不能做“松柏”呢？（刘宏：能。）你说那个地位、名誉就取缔不了？有路没有？罗艳有路没有？（罗艳：有。）有什么路？（罗艳：不管临到什么环境，都得维护神的名、维护神家利益，再不维护自己。）你看见神的爱了，你得有一颗还报神的心，神话能够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你得有责任感、有使命感、有托付在，那些东西就掌管不了你了，地位、名誉在你身上就不起作用了！（罗艳：嗯。）你对神有爱的话，就好像对你孩子一样，你为了爱孩子，还能顾得上享受你的地位呢？说什么话、做什么事还得考虑考虑地位名誉会不会受亏损？没有了！就是说你不要刻意地去想，“呀，我这地位怎么脱呢？我这名誉怎么脱呢？”你只管认识神对你的爱，只管还报神的爱，做一个受造之物该做的，担起你该担的担子、责任、托付，当你

有责任的时候、有托付的时候，那些东西自然就占有不了你了。神说过一句什么话呢？负担就是祝福，是吧？当你有了负担，就得着了神的祝福。怎么祝福了？你的负担就把这一切反面的、从撒但来的都压倒了，因为你一心想的就是本分、神的名、神的见证，那些就左右不了你了。

62 你知道你的使命吗

1 你肩负的重任、你的托付、你的责任，你都知道吗？你的历史使命感何在？你将怎样做好下一个时代主人？你主人翁的感觉是否强烈？万物的主人怎么解释？真是生物与世界物质的主人吗？你对下步工作怎么打算？等着你去牧养的人该有多少？你的任务是否很重？他们贫穷、可怜、瞎眼，不知所措，落在黑暗中哀号，路在何方？

2 这苦难深重的人竟然在光划过之日仍被囚禁在黑暗的监牢里不得释放，何时不再愁苦哀号？他们苦苦巴望，日思夜想，多么渴慕光明如流星一样，突然降下驱散这将人压抑了多少年的黑暗势力。这些从未有过安息的脆弱的灵竟惨遭不幸，无情的绳索、凝固了的历史将其封锁在其中，谁曾知晓？

3 神的心何等忧伤着急，怎忍看着他亲手造的无辜的人类遭受这样的折磨？难道你就忘了你是受害中的一个？你不愿因爱神而努力将这些幸存者拯救回来吗？以自己所有力量来还报那爱人如爱自己骨肉的神？你到底是怎么认识被神使用来度过自己不平凡的一生？你有

心志、有信心活出一个有意义“虔诚的、事奉神的人”的一生吗？你有心志、有信心活出一个有意义“虔诚的、事奉神的人”的一生吗？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论到以后的使命，你当怎么对待》

经历、体验撒但的苦害（一）

神说：“茫茫宇宙穹苍，多少生灵在繁衍生息，周而复始地在遵循着生命的规律，遵循着一个不变的法则。死去的人带走活着的人的故事，而活着的人又在重复着死去之人的历史悲剧。人类不禁要问：我们为什么活着？又为什么要死去？是谁掌管着这个世界？又是谁创造了这个人类？难道真的是大自然的造化吗？人类真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吗？……千百年来人类不停地在提出这些问题，不幸的是，人类越是这样执迷于这些问题，越加增了人类对科学的渴望。科学给人的肉体带来了暂时的满足与短暂的享受，却并不能让人类摆脱灵魂深处的那一份孤独、寂寞与难以掩饰的恐惧与无助。人类只是用肉眼可以看得到、头脑可以理解的科学知识来麻醉着心灵，但是却阻挡不住人类探究奥秘的脚步。人类根本就不知道宇宙万物的主宰究竟是谁，更不知道人类的起初与将来，只是很无奈地在这个规律中活着，没有人可以摆脱，也没有人可以改变，因为在万物其间、在天宇之上有一位从亘古到永远的那一位主宰着这一切。他是人类从未目睹过的那一位，是人类从来就不曾相识的那一位，是人类从来就不相信存在的那一位，但他却是吹给人类祖先气息、给人类生命的那一位，是供给、滋养人类生存的那一位，是带领人类走到今天的那一位，更是人类唯一赖以生存的那一位。他主宰着万物，主宰着天宇中的万物生灵；他掌管着四季，调节着风霜雪雨的转换；他赐给人类阳光，也为人类带来夜幕的降临；他铺张天地，为人类带来了山河湖泊与其中的活物。他的作为无处不在，他的能力无处不在，他的智慧无处不在，他的权柄无处

不在。这一切一切的规律法则是他作为的体现，是他智慧与权柄的流露。谁能逃脱他的主宰？谁能逃脱他的安排？万物都在他的眼目中存活，更在他的主宰之下生息。他的作为与他的能力使人类不得不承认他的确实存在，不得不承认他主宰着万物这一事实。除他之外没有任何一样东西可以掌管这个宇宙，更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这样源源不断地供应着这个人类。不管你能否认识到神的作为，也不管你是否相信神的存在，你的命运毫无疑问地都是在神的命定之中，而神也毫无疑问地永远都是主宰万物的那一位。他的存在与他的权柄并不是根据人类能否认识、能否领会得了而决定的。只有他知道人类的过去、现在与将来，也只有他能决定人类的命运。不管你能否接受这一事实，然而这一切都将在不久的将来让人类亲眼目睹，这也是神即将要作成的事实。人类在神的眼目之中存活，也在神的眼目之中死去；人类为着神的经营而存活，也为着神的经营而闭上双目，周而复始地来了又走，走了又来。这些无不都是神的主宰与安排。神的经营一直在向前，并没有止步，他要让人类知道他的存在，相信他的主宰，看见他的作为，归回到他的国中。这就是他的计划，是他几千年来经营的工作。”（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人在神的经营中才能蒙拯救》）

“死去的人带走活着的人的故事，而活着的人又在重复着死去之人的历史悲剧。”这个悲剧是说什么呢？人活在神的主宰、安排中却不去认识神的主宰、安排，而是任由撒但玩弄。神交通了小女孩的命运，神给她摆设了那么多环境，让她碰得头破血流，她不来寻求问问究竟是谁主宰着她的命运。即便她信神了，即便她也尽本分了、也跑路花费了，但她尊神为大了吗？她寻求谁是主宰者了吗？她仅仅是把这个信当成了一种信仰，这是不是一个悲剧？（是。）那你今天呢？还计划重演这个历史的悲剧吗？你现在所做的一切是不是还是悲剧呢？（是。）因为你在神的经营计划中还不去认识神的主宰，还在凭自己的想象去信神，神说了那么多话，你还是按着你那个想象、观念去经历，这就是一个悲剧。因为神道成肉身了，神已经把这些话说出来了，话在肉身显现了，所以说咱不能再重演历史的悲剧了。“人类不禁要问：我们为什么活着？又为什么要死去？是谁掌管着这个世界？又

是谁创造了这个人类？”你问过自己没有？我刚才说了神给我摆设的家庭，我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是因为我揣摩了，我为什么要活着？又为什么要死去？谁主宰、掌管着我的命运？有这个疑问了，接着神要作什么，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出来了？“他的作为无处不在，他的能力无处不在，他的智慧无处不在，他的权柄无处不在。”你相信这些话吗？不相信。你信神却不相信神的话，那你还信神干嘛？所以说这就是让你在经历、体验中定真神，这些话就是对你的审判。“这一切一切的规律法则是他作为的体现，是他智慧与权柄的流露。”刚才咱谈经历神话，你是怎么经历这句话的？我刚才给你交通的这些是不是在经历神话？就像约瑟穿上花衣服，直到他十一个哥哥向他跪拜的梦成为事实，这是不是神的作为、能力、智慧、权柄？“这一切一切的规律法则是他作为的体现，是他智慧与权柄的流露。”咱看了神的这些话，再去经历，你就把这个荣耀归给神了。咱经常说把荣耀归给神，怎么就把荣耀归给神了？（SJ：不是口头而是实际的见证。）刚才我说的，我周围的人、事、物、环境，我的这些经历是谁作的？神作的，这是神的奇妙作为，这才是真正地把荣耀归给了神。

“这一切一切的规律法则是他作为的体现，是他智慧与权柄的流露。”我为什么要谈约瑟呢？就是说我每走一步的时候，我是在神以前作的工作里寻找一条出路，说得不好听点，好像是套了一个规条一样。我为什么要套这个规条呢？就是因着神说“这一切一切的规律法则是他作为的体现”，这句话里有一个重点是什么？（SJ：规律。）规律法则！从三步作工里看谁为神站住见证了、谁为神作工了、他是怎么走过来的、神是怎么带领他的，我在这里边寻找一个规律。我在这儿正好和某个人对上号了，他在前边走了十步路，我走了五步路正好和他对上了，那后边的五步路我还用担心吗？（不用。）不用担心，所以说我就走得轻松。为什么呢？因为我在这里边寻找一个什么？（规律法则。）规律，“哦！神原来是用这种方式、方法作工的，神是这样打败撒但、蒙羞撒但的”，这是规律。还有一个法则，这个法则是什么？这个法则是怎么制定的呢？是根据神的性情制定的。神的性情有喜、怒、哀、乐。喜代表着什么？代表一切正面事物的诞生与存在。

怒，代表着一切反面事物不复存在的象征。我在这里边找着一个规律、找着一个法则：抵挡神的反面事物注定是被毁灭的，最终的结局是被毁灭的。所以我就不害怕了，我只管洁净我自己，我所作的是神让我作的，是正义的，我只要把这个能认清、能看清、能确定了，我就可以大胆地往前走了。不管谁说我是敌基督，就是祭司弟兄说我是敌基督，我消极吗？（不消极。）我不需要消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找着了一个规律法则。神作工的规律是什么？神要试炼人、熬炼人。神把约瑟放到埃及，今天又把我放到了敌基督团伙里，这是什么？这是一个规律。那法则呢？法则是根据你作的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来决定神承认不承认你，以及决定你的生与死，这是一个法则。方式、方法这是一个规律。人必须得经受一个什么样的磨炼、苦难、熬炼，才能达到被神使用。就说摩西，神要用摩西，就必须得把他放到旷野里待四十年，让他经历了这些磨炼以后神才能用他，不然的话神不能用他、没法用他，这是一个规律。“这一切一切的规律法则是他作为的体现”，神在三步作工中是怎么作的，我在神的三步作工里、在神作为的体现里找见了规律与法则。这个规律与法则是你去寻找的，就像你做题一样，当你有了公式了，这个题是不是就简单了？你再答十个题、二十个题就这一个公式，这就找见了规律与法则。

“是他智慧与权柄的流露。”最后根据神作工的果效、结果来看。一开始神为什么让约瑟离开他父母呢？这里要体现什么？体现神作工的规律与法则，还有神的智慧与权柄。如果神让约瑟出生在贵族家庭，让他成为一个王的后代，他是不是也可以掌管整个粮库？如果他以这样的方式掌管了粮库，能体现出神的作为吗？（体现不出来。）神怎么说的？一切都是神在作，一切都在于神，人什么也做不了。神为了体现神的作为，所以把约瑟卖到埃及，让他脱离了他的父母，不受他父母的教育，让你看见不是他父母把他培养成这样的，让你看见完全就是神作的，完全和人无关，和他父母无关，完全是神的摆布。我看了约瑟所走的路以后，再看我走的这个路，神把我“扔”出教会了，我一开始消极了，再一看约瑟的这个经历，知道我走的这个路是必然的、是必须的！为什么？因为神要让我作一个见证。如果我是一个大带领

的徒弟，你会怎么认为？“呀！这是人家谁谁一手带出来的徒弟。”是吧？（是。）这是人的作为，所以神不那样作。打败三米多高的巨人时，神不让勇士去，就让大卫去，让一个放羊的孩子去。神还让小信的基甸打仗去呢，他招了多少人马，最后只用了三百人，神直接把用意告诉他，我不用那么多人，人要是多了就把荣耀归到人身上了，所以只用了三百人，是要体现神的作为，要把荣耀归给神。约瑟，神要用他，不仅要熬炼他，更主要的是要显明神的作为，所以他必须得脱离他的父母、脱离他的弟兄。为什么要让他脱离他的社会群体，让他成为独立体？就是要显明神的作为，约瑟能掌管整个粮库不是因着出生在贵族家庭，就是说和出生的家庭与教育背景没有任何关系，不要说找关系了、走后门了，和这些无关，完全是神作的。“是他智慧与权柄的流露。”得在神所作的里面找见神的智慧与神的权柄。为什么神来中国作工呢？为什么你周围有那么多敌基督、假带领？神要干什么呢？是要体现神智慧与权柄的流露。为什么神不去以色列作工，就是来中国作工？为了神更大的荣耀。人都认为不可能的事情作成了，这更能看见神的权柄。

“这一切一切的规律法则是他作为的体现，是他智慧与权柄的流露。”神给卫晋摆设了一个地主，这个地主肯定得是一个不简单的地主才行，如果神给卫晋摆设一个简单好说话的地主，那是谁的作为？那就是卫晋的作为了，所以神必须得让卫晋的那一套处世哲学到地主那儿行不通。所以卫晋给这个地主送礼的时候，今天送点今天高兴，但这只是一时的，明天不送就不行了。“卫晋，你不是能送礼吗？来，再送，我看你能送多少礼，要不把你所有都送上”，神让这个地主的心变得更加贪婪，这件事不能让你做成。“谁能逃脱他的主宰？谁能逃脱他的安排？”用卫晋的话来说，地主就逃脱了神的主宰了。卫晋说，“没办法，他不讲理，你和他有什么办法？”神还用和他讲理吗？神不和他讲理。卫晋信神就忘了神了，总要用你的那个处世哲学和地主解决这个问题，你不是投靠神。这句话对卫晋来说是什么话？（审判。）审判的话。我问卫晋，“卫晋，你说！谁能逃脱神的主宰？”非得用这句话逼着问你，才是审判？当你自己看这些神话的时候，你说，“哎呀！

这句话就是说我呢”，这就是在神话中得着审判刑罚了。能在神话中得着审判刑罚的人，还用不用揭露解剖这个人了？不用揭露解剖了。今天为什么“打”这个不“打”那个呢？你自己在神话里边能对号自己了，就不用揭露解剖了。如果你对不上号，那就得问，“谁能逃脱神的主宰？你说，你找出来一个！”“谁能逃脱他的安排？万物都在他的眼目中存活，更在他的主宰之下生息。”生息，是什么意思？在神的主宰之下生、死，他是怎么生的，又是怎么死的，都在神的主宰之下。“他的作为与他的能力使人类不得不承认他的确实存在，不得不承认他主宰着万物这一事实。”我是怎么走到这一天的？我是经历了那么多事以后，体验了神的主宰与安排，对神才有了这么一点信。然后我给你交通我为什么能信神，我怎么信的神，那是不是更能体现出神的主宰呢？神给我摆设了那样的环境，除了神谁还能给我摆设那样的环境呢？当我刚要走上正道的时候，我妈给我效了最后一步力，她怎么效力的？刚才说了生与息，她的“息”让我站了一个见证，让别人看我是怎么站见证的，让别人不能再小看我。她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息，她来的使命是什么，这是不是因着神的主宰？每一件事，不管大事小事你都能找见神的作为，就刚才咱说的规律与法则的体现。我妈来的使命就是把我引进门，当我作工的时候，她得怎么呢？她得给我作个铺垫，这是不是一个规律呢？这是不是一个法则呢？因着她自身的性情没有变化，不能蒙拯救，这是不是神的公义呢？在周围人来看，这是不是实实际际的呢？没有什么超然，没有什么特殊，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咱借着神话从这里就能看见这是神作工的一个规律与法则。超出法则了没有？（没有。）什么法则？你没有得着生命就是没有生命的，你该走就得走。规律呢？你来是完成神交给你的使命的，你这个使命没完你不能走，你的使命完了你就可以走了。“他的作为与他的能力使人类不得不承认他的确实存在，不得不承认他主宰着万物这一事实。”我经历过这些事以后，在我这儿不得不承认、不得不接受神主宰着万物这一事实。在你那儿呢？你承认了吗？卫晋承认了没有？（卫晋：没有。）因为你没有去经历神的作工，你没有看见“规律法则是他作为的体现，是他智慧与权柄的流露”，你没有经历神的作工，所以说你就不敢确定神主宰万物这一事实。“他的作为与他的能力使人类不得不承认他的确实存在，不得不承认他主宰着万物这一事实。”神说人一般都是在什么时候承认神主宰着万物呢？人都是在最后一口气息的时

候才承认。临死之时才知“唉！都是命啊！”为什么人在临死之时才能明白呢？因为他与命运抗争了一辈子！临死之时他还抗争什么呢？临死也没有抗争了命运的安排，这才确定了，哦，命运不是掌握在人手里的！

“除他之外没有任何一样东西可以掌管这个宇宙，更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这样源源不断地供应着这个人类。不管你能否认识到神的作为，也不管你是否相信神的存在，你的命运毫无疑问地都是在神的命定之中，而神也毫无疑问地永远都是主宰万物的那一位。”卫晋和我相处是不是有点担心呢？咱们那天去见你干妈，你总怕我把你干妈给伤了。（卫晋：有那个想法呢。）怕把你们的关系给搞砸，关系搞砸了没有？（卫晋：没砸。）是不是消极了？（卫晋：后来转过来了。）对我有什么想法？（卫晋：就想着人家不信，你揭露她，她能接受了？SJ还知道哄哄，你怎么就一直“打”？当时就是那样想的。你揭露揭露我们能行，就是新人还不能揭露呢，你说她连信都不信，你揭露人家能行吗？）我“打”她什么了？我怎么“打”她的呢？你说说。（卫晋：我记不得当时“打”什么了，当时我就是那种感觉。人家还没有信呢，揭露她，她能接受了吗？）我就没觉得“打”她，你怎么就说我“打”她了呢？SJ，我打她了吗？（SJ：咱是要扭转她那个观点了，但是对于她来说，好像就是接受不了。她是要给咱讲呢，咱是要征服她呢，这个就好像是打她了。）你作个证明，做个证人，我“打”她了没有？（SJ：没打，她就是想让咱听她的那个观点，但咱去的目的是让她听咱的，这肯定是两个观点。）我觉得没“打”她，SJ也给我作了个证明。那卫晋为什么就认为我“打”她了呢？这个问题出在哪儿了？SJ说只是观点不同，说我是在扭转她的观点。我认为我没有“打”她，我一直是在引导她、带领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事观点呢？我为什么说是引导、带领她呢？SJ说是观点不同是吧？在我这里我没有说观点不同，只是说在引领你，带领你，为什么？（陆山：各自的立场不一样。）立场不一样，就是这个观点不一样。我当时的目的是想把她作回来，让她信神，咱家要用她，想让她在这儿尽个本分。结果一看她完全就是一个外邦人，当时卫晋说她是信佛的，我说她是信佛的，那

她肯定是相信有神的，所以我的要求是在她相信有神的基础上把她引过来，我是引导她。我的意思是你不要拜那个偶像，你得拜真神。我如果说让她拜真神，那就相当于我把她信的那个“神”打成假神了，我肯定不能直接说让她来拜真神，所以我就不谈信神的事，我谈的是一个正常的礼节，正常人性。我和她谈正常人性是想唤醒她的心、唤醒她的灵，所以我这叫引领她。我说：“你拜的那个偶像是没有知觉的，你拜的那个偶像是从哪儿来的？”神让咱分辨真假基督、真假神的时候说过一句什么话？神说：“既是道成肉身就有神的实质，既是道成肉身就有神的发表。神既道成肉身就要带来他要作的工作，既是神道成肉身就要发表神的所是，既是道成肉身就能带给人真理，赐给人生命，指给人道路。若不具备神实质的肉身那就定规不是道成肉身的神了，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写在前面的话》）你既然是神，你就能作了神的工作；你既然是神，你就有神的所有所是；你既然是神，你就知道人是怎么造的。如果你不知道人是怎么来的，你还是神吗？我刚开始和她说的就是这个，你说你信的那个是神，那他知道人是怎么来的吗？我先和她交通的是人是怎么来的，他既然是神，他就知道人是怎么来的，他能开辟时代，也能结束时代，它要不是神，它就开辟不了时代，也结束不了时代，谈这些就是想把她这个先否了，她说不出来人是怎么造的。（SJ：她说是伏羲造的。）伏羲造的人那只是一句话，伏羲怎么造的人呢？有细节吗？所以我用这个来扭转，想引起她一个寻求的心，“伏羲给我说不清人是怎么造的，那你给我说说，人是怎么造的？”一个正常寻求的人，她是不是有这个态度呢？“你说人是怎么造的？人是怎么来的，他又是怎么主宰、掌管全人类的？”她是不是该寻求这个呢？她不寻求。因为她不承认咱所说的神，她只是拜那个偶像。我又在另一方面引导她，我说：“做人得有良心。”我又用良心这方面举例子说，“你既然是个孩子，不管把你卖到哪里，你得有认祖归宗的意念吧？你吃着神的、喝着神的，你连你是谁造的你都不知道，你都不寻求寻求？”我这么说是让她寻求，“人是谁造的，得有这个良心、理智”，想把她引导过来，然后我又举了几个例子。她老想把那个佛像当神待，我说：“你那个佛像什么也没有，它什么也没有做，它也没有什么作为。你说如果一个孩子连他爹干了什么都不知道，连他爹是谁都不知道，他还是他爹的孩子吗？”世上唱的戏里面有个人物叫陈世美，是吧？陈世美干什么事

了呢？（背叛了他的妻子。）我没有直接说她是陈世美，我说她不能走陈世美的路。我交通了多少，反正她就不走我引领的这个路。最后我用一个又一个的例子，来显明她就没良心。我怎么说没良心的？“你连你自己的父亲都不找，都不问问、不看看，都不对对号，都不做一下DNA。”我的意思是引领一下她，让她找找她的父亲，找找是谁造的她，她不能这样走，我这是不是在引领她？我带她去做DNA，她不去做嘛，这怎么能说我“打”她呢？（SJ：她就把她当神了，她认为她就跟救世主一样。她感觉你用你那个神对比我这个“神”，一对比我这个“神”就不对了，你们把我这个“神”贬低了，把我这个“神”全否了，她气得不行了，但她还得留个面子，还得“嘻嘻哈哈”这么应付着。）她为什么能嘻嘻哈哈呢？我要“打”她，她还能嘻嘻哈哈呢？这就是我没“打”她的证据。我给她交通的内容里是得有良心、理智，所以说她不能反抗，但她又不愿意顺迎。她为什么不愿意顺迎呢？因为她想给人当神，她自己想树立起形象呢。我是把她往正道上带，我是引领她，我是正面的，所以不能用反面词说我“打”她，我也就没“打”她。卫晋为什么说我“打”她呢？因为卫晋要面子，他的面子就是他的生命！卫晋的干妈她也要面子，所以他和他干妈站到一个轨道上了。卫晋觉得我这样说话伤了她的面子了，就认为我是“打”她。我觉得我说的就是实在话呀，他不是你爹就不是你爹呀，你怎么能认贼作父呢？我就说了这一句话，卫晋就说我“打”她，卫晋就不站在我这边说话，还站在他干妈那边说我“打”她。

“他的存在与他的权柄并不是根据人类能否认识、能否领会得了而决定的。”不根据你的认识，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那不是你父亲就不是你父亲，你要让我说成那是你的父亲，让我顺着你的来，那我不是说鬼话、假话了吗？我肯定不能说是，即使伤了你的面子我也要说实在话、真实话。而且我说的这个真实话是要告诉你谁是你的父亲，这是真心实意的，是救你的话，这不是为了我的面子和你争执。所以我坚决不承认我“打”她了。“他的存在与他的权柄并不是根据人类能否认识、能否领会得了而决定的。”不管你能不能领会了，不管你接受不接受，我坚持我的观点，那不是你的父亲。“只有他知道人类的过去、现

在与将来”，我说：“那你让你信的那个伏羲谈谈你的过去是什么？谈谈你的将来是什么？它谈不出来，那它还是神吗？”我问了她这个话显明了她的神是假的，她无话可说了以后，卫晋就说我“打”她了。“也只有他能决定人类的命运。”咱说灾难是神兴起的，神兴起灾难是要惩罚恶人的。就是不信派，他也知道灾难是神的惩罚、管教吧？（嗯。）她知道不知道？她也知道，她也承认这是神的惩罚，但是她要怎么呢？（SJ：哪里有灾去哪里，去义诊。）“哪里有灾我得救哪里吧！我得普渡众生吧！让人看见你那个神不爱人，你那个神是降灾的，我这个‘神’是普渡众生的，你说谁是神？”在她的观念里就是这样的。（SJ：她那天就已经顶上了，她意思是说，“你的神是神？卫晋这儿缺钱，你们帮他了吗？我本来是帮他来了，听你俩这么一说，我不帮了，你们帮去吧！交给你们吧！”）卫晋为什么消极呀？本来卫晋干妈过来是给他钱了，卫晋是想“你们把她带到正道上，让她走到咱这边，她能感谢卫晋，然后再拿出多一倍的钱，那么我就有更多的钱了。可是没想到弟兄你过来不是把她哄进来，你们是‘打’她呢，这下钱也没有了。”这钱是怎么没的呢？因为是我给人家直接“拆毁”的。卫晋的干妈说，“你让你那个神借给他一点钱，卫晋现在无路可走，神是普渡众生的，不救救他？”我说我的神不救，我信的是实实际际的神，是因着他的悖逆激起了神的怒气，他那钱是怎么没的？你问问他，他“吃喝嫖赌”我还得给他钱？他走的是正道？我不能给他钱。一个是他拿上钱不走正道，所以说，神不会给他钱；另一个是神还要试炼、熬炼人，神要试炼卫晋，看他是不是真心信神的人，神检验工程的时候就不给卫晋钱，在他临到苦难的时候看他跟谁！如果谁给他钱他就要跟谁，证明他就是陈世美。卫晋的干妈对卫晋说：“你信你的神吧，我也不给你钱了，这钱我收回来，我看神怎么救你！让你那些弟兄姊妹给你钱，你看谁给你！”她让我给卫晋钱呢，我说：“我没钱，我有钱也不给他，我不能拆毁神的经营。神要检验他、试炼他，我再给他个钱？我不能给他。”“卫晋，看你信的是什么神呢，见死不救！你看我，你有困难我就给你钱。卫晋，你跟谁呀？你要还信你的神，那你就信吧，这钱你还给我。”就这样把钱给收回去了。可卫晋不敢说他要背叛神呀！卫晋心里难受了，“让弟兄过来帮忙了，想让她来这能给咱投资，结果没有做成，还把原来给我的钱也没了。”你说卫晋不恨我恨谁？但是他能恨吗？不能恨。这就怎么了？消极了。“你为什么要‘打’她

呢！”卫晋，冤不冤？（卫晋：不冤。）“逼”得卫晋无路可走了。卫晋正是让骗子给骗了钱了，“我身上一分钱没有，就指望这个钱救命呢，结果你把锅给我砸了，锅砸了你还不帮我，这简直就是不让人活呀！”

“只有他知道人类的过去、现在与将来，也只有他能决定人类的命运。不管你能否接受这一事实，然而这一切都将在不久的将来让人类亲眼目睹，这也是神即将要作成的事实。”现在是不是向这一步进攻了？（是。）“人类在神的眼目之中存活，也在神的眼目之中死去；人类为着神的经营而存活，也为着神的经营而闭上双目，周而复始地来了又走，走了又来。这些无不都是神的主宰与安排。神的经营一直在向前，并没有止步，他要让人类知道他的存在，相信他的主宰，看见他的作为，归回到他的国中。这就是他的计划，是他几千年来经营的工作。”我今天给你交通这些的重点是什么？“神的经营一直在向前，并没有止步，他要让人类知道他的存在”，我一直让你去体验、经历神的作工，是让你知道神的存在。还要让你干什么呢？“相信他的主宰”，我为什么敢这么大胆地往前走呢？我看了神的三步作工以后，看了历代使徒他们是怎么走的，神是怎么带领他们的，我在这里边找见了规律，我就敢大胆地往前走了。为什么敢大胆地走了？因为神所作的工作是让你“相信他的主宰”！我这么一走，是来见证神的作为、见证神的主宰。我为什么这么胆大呢？就是大卫说的那句话，神已经把你交在了我的手中，确定无疑了，所以我连战袍也不穿，拿上一个小石头就敢上战场。为什么？因为我找见规律与法则了，所以我就敢大胆地往前走。“相信他的主宰，看见他的作为，归回到他的国中。”今天是不是就是让咱回归了？“这就是他的计划，是他几千年来经营的工作。”神兴起不合你观念的环境，让你去经历、去体验，目的是让你怎么呢？让你确定神的主宰与掌管。

“从创世以来神就开始着手他的经营工作，这个经营工作的核心就是‘人’。可以说，神创造的一切都是为了人而有的，因为他的经营工作长达几千年，不是一分一秒或眨眼之间，也不是一年两年，所以，

他必须创造更多的人类生存必需的东西，例如：太阳、月亮，各种生物以及人类的食物与人类的生活环境。这是神经营的开始。

接着神将人类交与撒但，人便活在了撒但的权下，这就逐步产生了神第一个时代的工作——律法时代的故事……几千年的律法时代，人类习惯了律法时代的带领，不以为然，逐渐远离神的看顾，所以人都在守着律法的同时而拜偶像、行恶事。他们没有了耶和华的保守，仅仅是在圣殿里守着祭坛过生活。其实，神的工作早已离开了他们，即便那些以色列民仍然死守着律法，口称耶和华的名，甚至他们自豪地认为只有他们才是耶和华的百姓、耶和华的选民，但神的荣耀却悄悄地弃他们而去……

神作工作总是从一个地方悄悄离开，同时又在另外一个地方静静地作他新开辟的工作，对于麻木的人来说，这只是天方夜谭。人从来都是守着旧的东西当至宝，看到陌生的新的东西就视作仇敌或眼中钉。所以，神无论作什么新的工作，从开头到结尾，在万物中间只有人是最后一个得知到信息。”

“神作工作总是从一个地方悄悄离开，同时又在另外一个地方静静地作他新开辟的工作，对于麻木的人来说，这只是天方夜谭。”咱是不是经历过来了呢？现在能感觉到、体验到了，是吧？（嗯。）前段时间神交通了什么是神家，又交通了什么是教会。教会的人听了这个是不是更晕了？“神作工结束了，怎么又交通什么是教会、什么是神家？”晕了，听不懂了。咱在这儿知道了，才开始进入信神的正轨了。为什么交通什么是神家、什么是教会，因为真正的教会生活才正式开始了！“人从来都是守着旧的东西当至宝，看到陌生的新的东西就视作仇敌或眼中钉。”当时给SJ谈的时候，SJ看着我，心想“这就是个敌基

督？”听了两天了，她还得再确认一下。“所以，神无论作什么新的工作，从开头到结尾，在万物中间只有人是最后一个得知到信息。”

“毫不例外的，继耶和华在律法时代作工之后，神又开始了第二部分的新工作——穿上肉身，即道成肉身成为人十年二十年之久，在信徒中间作工说话，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直到主耶稣钉十字架复活之后，才有一小部分人承认他是神的道成肉身。但令人头疼的是，竟然出了个叫保罗的，宁死不屈与神敌对到底，直到他被击杀之后做了使徒仍然旧性不改，走抵挡神的道路。他在作工期间写了许多书信，不幸的是，后人竟然把他的书信当成神的说话来享受，以至于编排到新约圣经里与神的发声说话混为一谈，这可真是人类有了经文以来的一大丑闻！这还不是因为人的糊涂透顶所犯下的错误吗？岂不知在神恩典时代的作工记载里根本就不应该有人的书信或人的灵修来冒充神作的工、说的话。这些都是题外话，我们还是书归正传。神的第二步工作一完成，即钉十字架之后，就已经成就了神将人从罪中（即从撒但手中）夺回的工作，所以，从此之后，人类只要接受了主耶稣作救主就罪得赦免。名义上讲，人的罪不再是人蒙拯救来到神前的屏障，不再是撒但控告人的把柄，因为神自己作了实际的工作，作了罪身的形像、预尝，神自己本身就是赎罪祭。这样，人类便从十字架上下来，因着神的肉身——这个罪身的形像而被赎了回来获救了。这样，人在被撒但掳走之后便更进一步地来到了神前接受神的拯救。当然，这一步工作是比律法时代更进一步、更深一层的神的经营。

神的经营就是这样：把一个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神、什么是造物主、如何敬拜神、为什么要顺服神这样一个人类交由撒但，任由撒但败坏，然后神再一步一步将人类从撒但手里夺回来，直到人类能完全敬拜神、弃绝撒但。这就是神的经营。这听起来似乎像神话故事，又似乎很令人不解。人感觉像神话故事，那是因为人并不知道这几千年来发生了多少事情在人身上，更不知道发生了多少故事在这个宇宙苍穹之间，更因为人的肉眼凡胎根本看不到在这个物质世界的背后那个更

奇妙、更可怕的世界。人感到不解，那是因为人根本不了解神拯救人类的意义与神经营工作的意义，也不了解神到底要的是什么样的人类。是根本不经撒但败坏的夏娃、亚当式的人类吗？不是！神的经营就是为了得着一班敬拜神、顺服神的人类。这个人类虽经撒但败坏，但却不再把撒但当作父亲，而是认识撒但的丑恶嘴脸，弃绝它，来到神的面前接受神的审判、刑罚，知道了什么是丑陋、什么是圣洁的对比，也认识了神的伟大与撒但的邪恶。这样的人类不会再为撒但效力，不会再去朝拜撒但、供奉撒但。因为他们是一班真正被神得着的人类。这就是神经营人类的工作的意义。在这次经营工作中，人类是撒但败坏的对象，人类同时又是神拯救的对象，也是神与撒但争夺的产物。神在作着工作的同时，一步一步地将人从撒但的手中夺回来，所以，人便离神越来越近……

进而来到了国度时代，这是一步更现实却最不容易让人接受的工作。因为人离神越近，神的刑杖就越逼近人，同时神的面目也越来越清晰地显给人看。人类被赎回来之后，便正式地回到神的家中，原以为可以好好享受一番的人类，却被神劈头盖脸地一阵‘猛击’，这是任何一个人都意想不到的：原来做神的子民还要‘享受’如此洗礼。如此的待遇不得不让人静下心来好好想想：我是神的重金买回来的那只丢失多年的羊，为什么神要这样对待我？难道神用他的方式来取笑我、显明我？……数年的经历过去了，经历了熬炼之苦、刑罚之苦的人类变得饱经风霜，虽然失去了往日的‘光彩’与‘浪漫’，但却不知不觉中懂得了做人的道理，懂得了神拯救人多年的良苦用心。慢慢地，人开始恨恶自己的野蛮，恨恶自己的难以驯服与对神的种种误解与奢求。时光不能倒流，逝去的往事成了人忏悔的记忆，神的话语与神的怜爱也成了人新生活的动力。人的伤口在一天天愈合，身体强壮了，站立起来看到了全能者的面目……原来他一直守候在我的身旁，他的笑容、他的美丽容颜还是那样动人，他的心还是那样牵挂着他造的人类，他的双手还是当初那样的温暖而有力。人似乎回到了伊甸园中的时刻，但此时的人不再听从蛇的引诱，不再躲避耶和华的面容，双膝跪拜在神的面前，迎着神的笑脸，献上最珍贵的祭物——噢！我的主，我的神！

神经营工作的点点滴滴无不在渗透着神的爱与怜悯，无论人能否理解神的良苦用心，他还是在坚持不懈地作着他要作成的工作。无论人对神的经营了解多少，然而，神作工给人带来的帮助与益处是人都能体会得到的。或许你今天并没有感受到任何的从神而来的爱与生命的供应，只要你不离开神，不放弃追求真理的决心，总有一天，神的笑脸会向你显现。因为神经营工作的宗旨就是夺回在撒但权下的人类，而不是放弃被撒但败坏、抵挡他的人类。”

我交通了以后你再看这些神话，你是不是就会经历神话了？当你体验、品尝、经历了神话，你对神就更加定真了，也能看到神作在人身上的良苦用心了，这就能够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刚才神说，“慢慢地，人开始恨恶自己的野蛮”，神作在人身上的工作得怎么呢？得慢慢的。你说卫晋野蛮不野蛮？我明明是引导她干妈呢，他非得说我是“打”她呢。卫晋，有想法了？（卫晋：嗯。）说说。（卫晋：我觉得我不行了，够不上去了。）怎么不行了？（卫晋：太败坏了，变不了了。）你说说怎么败坏了？怎么够不上去了？（卫晋：走不上去了，变不了了，虚荣脸面变不了。）

经历、体验撒但的苦害（二）

“他赐给人类阳光”，这个光是什么光？灵里的光照。灵界实情告诉你了，你看见了光，你就活在了光中。今天你看见了你的败坏性情，这是不是活在光中？看见你所做的事情，看见你与神之间完全是一种交易，是赤裸裸的利益关系，这就活在了光中。你要是没活在光中，那就是活在了黑暗之地。你要是活在了黑暗之地，黑灯瞎火的，你能看见谁脸上有个疤？谁脸上有个疮？看不见。你要不想让别人说你脸上有疮，那你只能活在黑暗之地。活在黑暗之地是什么意思？你不让别

人看见你脸上的疮，你能看见别人脸上的疮吗？（看不见。）你看不见别人脸上的疮，你能看见谁是魔鬼、撒但？你看不见谁是魔鬼、撒但。你活在了黑暗之地，你周围都是魔鬼、邪灵你知道吗？你活在魔鬼、邪灵群居之地，是什么味道？该不该哀哭切齿？活在光中，别人看见你脸上有道疤，难看、丑陋，可是你看见了魔鬼、撒但，你看见了狗、狼、豹子，看见这些就怎么了？你安全了。你活在黑暗之地，你注定是死亡。所以说，你是愿意活在光中，还是愿意活在黑暗之地呢？虚荣脸面是不是一个代表作？这个虚荣脸面代表着什么？代表着你是活在了黑暗之地。为什么？因为虚荣脸面就是“我脸上有个疤，我用个面纱把我的疤遮住，你不要看见我有疤，你也不要说我。你脸上有个疤戴上面纱，我也不说你，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你吃人了我也不说你吃人了，你是狼心狗肺，我也不说你，你也不要说我是狼心狗肺。”你想与狼共舞，你想混作一团。卫晋，你愿意活在哪儿？是活在光中，还是活在黑暗之地？

“神的经营就是这样：把一个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神、什么是造物主、如何敬拜神、为什么要顺服神这样一个人类交由撒但，任由撒但败坏，然后神再一步一步将人类从撒但手里夺回来，直到人类能完全敬拜神、弃绝撒但。这就是神的经营。这听起来似乎像神话故事，又似乎很令人不解。”咱今天一直谈神的经营是什么，神经营人的宗旨是什么，是要告诉你只有在神的经营中才能蒙拯救。神的经营是什么呢？这句神话就给咱说清了，“把一个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神、什么是造物主、如何敬拜神、为什么要顺服神这样一个人类交由撒但，任由撒但败坏，然后神再一步一步将人类从撒但手里夺回来，直到人类能完全敬拜神、弃绝撒但。这就是神的经营。”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神，咱知道什么是神吗？你是从哪儿来的你自己都不知道。神是造物的主，你是受造之物，咱在神面前是什么？蚂蚁都不如！咱在神面前有什么尊严？咱在神面前还有搞条件的余地吗？咱有什么资格？咱有什么脸面？咱是个小小的受造之物，神是创造万有的，神是造物的主。“把一个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神、什么是造物主、如何敬拜神”，咱知道该怎么敬拜神吗？看看以色列人是怎么事奉神的？咱今天是怎么事奉神

的？神说：“因人现在相信我的程度并不超过约伯，就犹太法利赛人的信都超过你们……”（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真正的“人”指什么》）咱连法利赛人都不如，今天咱对这句神话有体会了吗？法利赛人他敢说一句，“我走不动了，我走不下去了”，法利赛人敢说这话吗？（不敢说。）他不敢说咱敢说！你走与不走是你说了算？你有这个权利？你有资格跟神讲条件？你这是不是在与神叫嚣？“如何敬拜神、为什么要顺服神这样一个人类交由撒但”，就是根本不懂得怎么敬拜神、什么是神、什么是造物的主，这些什么都不知道，一无所知。把这样一个人类交由撒但，意味着什么？要把一无所知的一个人，对神根本就没有认识、根本就没有了解的一个人、无知的人交给撒但。如果对神有认识的话，还能不能交给撒但？就不能了。因为你接受了正面事物以后，你就不可能再接受邪恶事物。所以说，既然能交给撒但，那肯定是对神没有认识，所以把一个一无所知的人交给撒但，让撒但败坏。咱昨天交通了神为什么要把人交给撒但，让撒但败坏，把人交给撒但败坏的目的意义是什么？我刚开始信神的时候，就有一点纳闷，对神产生过一点埋怨。我说：“明明是你主宰着万有，你掌管你造了人，你为什么要把人交给撒但呢？你把人交给了撒但，你又要拯救人，你把人当玩物耍吗？”你们有没有这样想过？你今天是怎么认识的？神为什么要把人交给撒但？交给撒但就是让你去经历撒但的玩弄、经历撒但的苦害。让你亲自经历、体会到撒但是怎么玩弄人的，神再把你拯救回来以后，神话揭示出来，让你看到撒但给你带来的苦楚，然后你才能恨恶撒但。以后再有撒但来迷惑你，你会听它的吗？（不会了。）为什么？你经历过来了。

大卫有一个大的见证是什么？祭司弟兄说：“我们再看大卫对待那一次错误上的悔改、认识，大卫作了王之后还霸占过别的女人吗？没有，作王以后他太有权力了，多少女人没有啊，要多少有多少，他后来要一个吗？不要。最后到老年有病的时候，用一个少女给他暖被窝，他都不挨近她……”（摘自《上面的讲道交通·85-A6-06》）大卫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亲自经历、体尝、品味了一个什么？他触犯了神以后，神是怎么管教他的？刀剑不离他的家。他违背了神的旨

意，作了恶以后，让他亲自品尝、体验了刀剑不离他的家，他再也不敢了，碰都不敢碰了。以色列人进迦南美地，为什么四十天的路程走了四十年？因为那十个探子他们对神信不来，他们经历得太少，再给他们加点经历，一加就是四十年，“再让你在旷野待四十年，我看你再疑惑。你不是没经历、没体验？让你再体验体验，我在旷野再带领你们四十年，看我怎么带领你们。”必须让你经历、体验、品尝了以后，这才叫真实的认识。人常说养儿防老，有人经历过来了，说，“养儿防老，你不要有那个梦想，养儿防不了老！”养儿能防老和养儿防不了老，这两个观点，你认同哪个？在你还没有孩子的时候，在你还没有老的时候，什么观点支配着你？养儿防老。等你有了孙子的时候，你还说养儿防老吗？不说啦！这个不说从哪儿来的？（SJ：经历。）经历、体验过来了，养儿防不了老，实实在在的一句话。所以说，神要让你认识撒但的邪恶，必须让你品味、品尝、经历一下撒但的玩弄、苦害。你经历了撒但的玩弄、苦害以后，你才能对撒但有了真实的认识与恨恶。

今天再看卫晋，他是不是在经历撒但的苦害？经历撒但的苦害经历到什么程度了？撒但让他追求脸面，“人活脸树活皮”，人要没脸了就不如死了，这是谁给他的话？（撒但。）是撒但给他的话。败坏的人类就把这句话当成什么了？当成了真理。生命贵重还是虚荣脸面贵重？（生命贵重。）人一生追求名利，等到什么时候他才能惊醒呢？死的时候。你看世界上的那些大名人、有钱的人，好比有名的主持人李咏，年纪轻轻的得了癌症，去美国花了几个亿也没看好病，最后还是死了。得了癌症才明白了人生的意义，钱财、地位、名誉什么都不是。当李咏得了癌症的时候，花了几个亿也看不好的时候，你告他说，“你把你的这个名誉、冠冕放下给了我，我拿生命跟你换”，你说李咏换不换？（换。）李咏给你磕十个响头，磕一百个响头，他都愿意跟你换。就不用说虚荣脸面了，你说，“李咏你当乞丐，去外面演十天乞丐，你的病就好了”，就是让他演一年，演十年，李咏扮演不扮演这个乞丐？（扮演。）还有那个得了麻风病的将军乃缦，他去找先知以利沙看病的时候，以利沙告他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

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王下 5：10）你要是告陆山说，“你去约旦河洗个澡就好了”，陆山会迟疑吗？陆山不迟疑。可这是对谁说的话？对一个国家的将军说这话，让一个国家的将军去约旦河里面洗个澡，这个将军会怎么想呢？“你这是羞辱我，我是将军我没有洗澡的地方？让我去约旦河里面洗澡，让我赤身露体暴露在光中，让别人看到我没有洗澡的地方，跑到河里面洗澡去了？”不用说去约旦河里洗澡了，在正常情况下，一个将军洗澡是不是还得有几个人伺候？就是稍微有点钱的人在澡堂里洗澡，还得有搓背的、修脚的。你说一个将军会怎么样呢？咱在电视里都看过和珅，是吧？一个丫鬟给按摩手，一个给按摩头，一个给按摩脚，还得有个人给他扇风，和珅就是在那儿坐着还得让人这样伺候，你说他洗澡是不是更得人伺候了？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先知以利沙对得了麻风病的乃缦说，想治病就得去约旦河里面洗澡，他能接受得了吗？（接受不了。）“你这完全是玩弄我、耍我！”他洗不洗？不洗！“你这是玩弄我呢，太伤面子了！”这不是虚荣心了，“这简直就是扒我的皮、露我的丑呢！”结果他的仆人和他说，“你试一下，你无非就是丢一下面子，如果洗一下就好了呢？人家跟你说了，你试都不试，你能知道好不好？如果要是洗一下能好了，你是要命还是要面子呀？”面子和生命一对比，谁也知道要命不要那个面子了，是吧？

一个将军能去约旦河里面洗澡，约旦河那是在野外呀，不是在家里边。你说让卫晋去约旦河里洗澡，卫晋去不去？“打死我也不去！”如果是在卫晋生命危急的时候，让他去约旦河洗澡，他洗不洗？（洗。）有人说，“卫晋，你得癌症了，你去河里洗个澡就好了”，洗不洗？（洗。）卫晋是最要脸面，你让他去约旦河里洗澡，那无非就是得了绝症以后，“我肯定洗”。如果他稍微有一点希望，稍微有一点路途的话，他洗不洗？（不洗。）将军能去约旦河里面洗澡，咱为什么就不能呢？这就是撒但的玩弄。为了虚荣脸面，能和真理较劲，能和神较劲。你说撒但给你的是什么？不是死亡吗？不是玩弄吗？神说：“千万年来，它严格地守着这个界限，守着神对它的每一个吩咐、每一次命令，从来不敢越雷池一步。”（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独一无

二的神自己 一》）在灵界撒但不敢越雷池一步，撒但不敢与神对抗，所以它就利用人，让人起来与神对抗。你说撒但邪恶不邪恶？所以撒但在背后就使坏，“人活脸树活皮，你在这么多人面前丢人，你还不如死了呢！”世上有句话是怎么说的？“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把这个名利看得太重了！活在撒但的这个生存法则里，连自己的生命也不顾了。为了脸面，连他自己的主子也不认了！谁是你的主？神是你的主。咱信神几十年，每天主啊！主啊！今天呢？临到虚荣脸面受伤的时候，“走不下去了，主啊！我跟不上你了，你不是我的主了”，为什么？“你要丢我的脸面呢。”“把一个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神、什么是造物主、如何敬拜神、为什么要顺服神这样一个人类交由撒但，任由撒但败坏，然后神再一步一步将人类从撒但手里夺回来，直到人类能完全敬拜神、弃绝撒但。”这里说到一步一步，有几个步骤？能不能数清楚？你身上的败坏、污秽得一步一步地来解决。所以说，你不要想一下、两下就过去了，你得一步一步走。“一步一步将人类从撒但手里夺回来”，这里说的是夺回来，不是捡回来。夺和捡意味着什么？捡还受痛苦吗？拾起来就行了。夺呢？撒但在那边拽，神在这边拽，把你怎么样了？“真是让我五马分尸呢！”艰难得不行。撒但在那说：“你顾脸面吧！”神在这儿说：“你要命吧！”这是不是让你有个分辨能力？你是要面子还是要命呢？一步一步地把你从撒但手里争夺回来。什么时候到头呢？“直到人类能完全敬拜神、弃绝撒但。”咱今天连个脸面都放不下，可想而知后边的路还有多少呢？卫晋走不动了，确实，我也感觉到有点难以走动了。因为他连脸面都放不下，下一步路该怎么走呢？神怎么说的？“一步一步将人类从撒但手里夺回来”，直到什么时候为止？“直到人类能完全敬拜神、弃绝撒但。”离完全敬拜神、弃绝撒但还有多远？什么是完全敬拜神？在你心目中不能有偶像，不能有你所敬拜的东西，不能有占有你生命的东西。不要说虚荣脸面了，什么都不能占有你了，唯独只能让神占有你。因为你是神造的，神话要在你身上作王掌权，神要掌管你这个人。你里面一旦有个东西占有你，神就掌管不了你。因为你有了自己的意思了，神不允许你有你自己的意思。

咱看到这里想起谁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能把自己的孩子献上，你今天连一个面子都献不上，差距有多大？亚伯拉罕爱不爱他的孩子？（爱。）九十多岁才得到唯一的一个孩子，你说这个孩子在他心里是多么的珍贵！神为什么要让他献上呢？正因为他觉得这个孩子珍贵，这个孩子占有他的心，神才能检验他，看他究竟是称谁为大。在他的心目中究竟谁占有他的心呢？好了，“你把你的孩子献上”，因为这孩子最占亚伯拉罕的心。如果他能把最占有他心的这个东西献出来，就证明他这个人完全敬拜神，称神为大，他里面没有其它东西了，这是要达到的果效，这才能证明神把他夺回来了，他完全敬拜神、弃绝撒但了。亚伯拉罕能把以撒献上是怎么做到的？一开始他能献上吗？（献不上。）是因为什么？他经历了。亚伯拉罕都九十岁了，他认为不可能生育了，神说要让他有孩子，神说了以后，他等了三十多年，才有了这个孩子。亚伯拉罕经历了神说有就有，说给你就给你。再等十几年，神又让亚伯拉罕把孩子给神献上。亚伯拉罕经历了神的作工以后，他能顺服神，“神说有就有，说无就无，你是我的主、我的神，哪有我选择的权利。现在我献给神的，是神以前给我的，我现在是还给神，天经地义，应该的。”可今天临到咱的呢？今天神还没有让咱献孩子呢，没有让咱献最宝贵的，神也没有让咱献上自己的生命？（没有。）神让咱献什么呢？仅仅是让咱弃绝撒但，弃绝撒但给你的谬论、败坏性情、虚荣脸面，能放下虚荣脸面跟随神。你说放下撒但性情跟随神走的人有脸面，还是为了虚荣脸面弃绝神的拯救的人有脸面？哪个才是有脸面的人呢？（放下撒但性情跟随神的人有脸面。）放下撒但性情跟随神的人成了敬拜神的人，在神眼里成了义人，成了脱胎换骨的新人种，成了人的标杆，这是多么体面的事啊！这是不是值得庆贺的事？这是不是值得让人高兴喜乐的事？你不向往这个，你持守着自己的面子，怕丢了面子。你持守你的面子抱着撒但丢了神，丢了神就是丢了生命。

神的经营，咱今天谈的是不是就是这个？经历神的作工就是经历神是怎么把咱从撒但权下一步一步拯救出来的。要把你从撒但权下拯救出来，首先第一步得干什么？先让你认识撒但是怎么苦害人的。在认识

撒但怎么苦害你以前，先让你去经历撒但的玩弄。怎么经历撒但的玩弄？在撒但给你的意念里面苦苦挣扎。撒但给你带来的是什么东西？在你的心目中你是怎么跟随撒但的？你是怎么跟撒但紧紧相抱的？先让你去体验、品尝，然后再给你揭示出来。揭示出来让你去认识，原来自己经历的是撒但的玩弄，在里边苦苦地挣扎。揭露、解剖你的时候，你觉得难受，这个难受是什么？是不是撒但在玩弄你，你才觉得难受呢？揭露了以后，你能看见灵界实情的时候，认识到了这是撒但的苦害，当你看见神作在人身上的全部都是拯救，你懂得了什么是正、什么是反，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哦！我那时候苦苦挣扎，撒但就是专门苦害我呢，完全就是糟蹋我、践踏我、吞吃我、玩弄我，让我死去活来。”你说卫晋现在难受不难受？难受。这个难受是怎么来的？撒但给你带来的。你经历撒但的玩弄，是不是就必须是按着你的那个看事观点做出事来？借着你做出事来以后，我再给你揭露、解剖出来，也就是活在光中，神给你照出来一看，“哦，我这是受了撒但的玩弄，我这是受了撒但的苦害。”认识到这就是撒但苦害的时候，你还愿意让撒但再苦害吗？不愿意了。“我愿意活在光中，我愿意让神拯救”，脱离这种苦难的生活，开始恨恶它、背叛它，“因着这个虚荣脸面给我带来了多少祸患呢？”因着虚荣脸面，咱对自己能有认识吗？认识不了，活在了黑暗之地。人活在这个虚荣脸面里，老好人里，他有没有尊严？（没有。）特别没尊严！因为他想用这个巴结、附和来迎合别人，得到别人的认同、认可。你在迎合别人的时候，你是违背自己良心的，你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你是痛苦的，你的笑也是苦笑，你心里边痛苦还得给人家陪着笑脸。你说难受不难受？撒但把你玩弄成了这样。为了虚荣脸面你得来的有真实的朋友吗？（没有。）你看不清人，人也看不清你，你得来的没有真实的朋友，你得来的都是一些狐朋狗友，不是真正的人，这都是虚荣脸面给你带来的。如果你单纯、诚实、敞开，你直爽地做人的时候，那些诡诈人、魔鬼、邪灵他和你能合得来吗？（合不来。）为什么合不来？有些事你直爽地就给人家说出来了，你看你多不给人家面子，这样就把这些诡诈人、魔鬼、邪灵都拒之门外了，那在你身边留下来的都是什么人？留下来的都是些实实在在的人。哪个好？你是愿意让你身边鬼多，还是愿意让诚实人多？（诚实人。）这是不是虚荣脸面给你带来的祸患？得对虚荣脸面有认识，产生一种恨恶。咱今天亲自体尝了，咱和张磊在一起

对话呢，因着这个虚荣脸面带来什么后果？张磊不和你交心了，不和你来往了，这是一个例子。你周边的人又有多少人想和你交心，因着你的虚荣脸面不能和你交心。因着这个虚荣脸面你失去了多少知心朋友？这是站在人的角度说。你站在生命的角度上，你这么一做神怎么看你？神能喜欢你、神能爱你吗？虚荣脸面给你带来的是祸患；带来的是神的恨恶；带来的是神的咒诅；带来的是神兴起环境的击打。这就让你去体验、认识撒但的苦害与玩弄。在认识的时候，是让你干什么呢？让你能恨恶撒但，“呀！撒但不是个东西，害死我了！”恨恶、背叛，用实行真理来代替自己的过犯。这是不是神拯救人的整个过程？这就一步一步把人类从撒但手里夺回来了。“直到人类能完全敬拜神、弃绝撒但，这就是神的经营。”你要是活在这个过程里边，就是活在了神的经营中，你这个人就能蒙拯救。你不活在神的经营中你就不能蒙拯救。这就是约旦河，你进还是不进？卫晋，下约旦河还是不下？（卫晋：……）（雨桦：卫晋今天的表现就和那次解剖我一样，怎么也不对，那次卫晋还说呢，呀，老师真难呀，怎么交通人都不行呀，交通得重了吧，怕接受不了，交通得轻了吧不管用，那次卫晋还哭了，那次还挺好呀，是不是？其实他和我一样，就是为了面子，老师给你把这些交通出来，是你长大的时候，是不是让你走上正路呢？你这些败坏性情不脱还不行，迟早你还得这么去走。可是你今天就活在这里边，要面子、面子，其实你能听懂，就是一个面子放不下。）

“这就是神的经营。这听起来似乎像神话故事”，以前看这个的时候像神话故事吧？今天看是什么？今天看是实实际际的经历，是神实实际际的作为，不是神话故事了。“这听起来似乎像神话故事，又似乎很令人不解。”以前是令人不解，现在应该理解了吧？你经历到哪明白到哪。以前你看这些神话，真的就是看神话故事呢。今天再看这些话就不是看神话故事了，那就是一个真实的体验，神真的就是这么实实际际作的，这就是神实实际际的作为。“人感觉像神话故事，那是因为人并不知道这几千年来发生了多少事情在人身上，更不知道发生了多少故事在这个宇宙苍穹之间，更因为人的肉眼凡胎根本看不到在这个物质世界的背后那个更奇妙、更可怕的世界。”咱以前交通过什么？灵界

实情。从灵里边看事，临到这件事，撒但是怎么做的。卫晋的这件事，能不能从灵界去看？咱现在看到卫晋的这个表现，只是物质世界的一个表现。你能不能把灵界实情说出来？撒但看见咱们在这儿聚会，撒但急不急？（急。）神看中哪个人，撒但也看中哪个人，非得和神争夺不行。这段时间看见卫晋有一点变化，那就再拔高一步，那我揭露、解剖他，是不是在帮助他？我揭露、解剖卫晋的时候，撒但怎么呀？神说："撒但的阴谋一旦败露，它的本相一旦被揭穿，它便暴跳如雷、兽性大发，它残害人、吞吃人的欲望便变本加厉，因它被人的醒悟而激怒，被人向往自由、向往光明、挣脱撒但牢笼的心愿而对人产生了强烈的报复。"（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独一无二的神自己二》）在灵界看，我把卫晋的这些败坏性情揭露出来了，你说撒但听了以后，它在背后是不是暴跳如雷呢？"这是什么人呢？把我手里的人一个一个都给拖走了。卫晋对我忠心了六千年，今天你就要硬生生的从我手里给拖走呀！"撒但在那是暴跳如雷，撒但派小鬼去大量作工。怎么作工呀？撒但让那些小鬼赶紧给卫晋送意念，一个鬼、两个鬼……七个鬼，使劲给卫晋送意念，"卫晋，你要脸不要脸？在那么多人面前，弟兄怎么说你呢？他是在'玩弄'你，他根本不顾你的感受。他爱你吗？神爱你吗？神给你什么了？他给你面子吗？他毫不客气，你的干妈一来他就是'打打打'，人家还没信呢，他过来就打，他和你有亲情吗？你怎么对待他的？你对他是忠心耿耿，甚至有苦不能说。你再苦还得'嘿嘿嘿'地给他陪笑，你再不愿意你还得买上吃的给他吃。他吃了、喝了，不为你说一句话。他为你说话吗？世人常说，'吃人一口，还人一斗'，你给他吃了多少口，你给他买了多少东西，讨好了他多少次，他懂得好歹吗？你看他那个嘴有多毒，咬住就不放，比狗还毒呢！你跟随的是谁？你里外不分了。我是让你有个尊严，弟兄是让你怎么呢？弟兄是让你不要脸、让你丢脸，他是在人面前扒了你的脸面，让人看见你的鬼相。你怎么做怎么不对，你看他，你说一句话他就解剖你半天。你还跟随他、你还陪伴他，你说他是怎么对待你的？他懂得好歹吗？你把他当作贵宾对待，当作主子对待，他怎么对待你的？他把你当作玩物来玩耍。你说你就没有一点点脸了？'人活脸树活皮'，人家都那么欺负你了，你还跟他？还尊重他？"撒但在背后是不是急得都火了？赶紧伺机挑拨。咱说的是灵界撒但、小鬼送意念呢，撒但一送意念，到了卫晋这儿是不是就是他的思维，就是他的感

受呢？（嗯。）“哎呀！是啊！就是！”所以卫晋在这件事上就开始争战了。在神那儿怎么看呢？神是怎么作工呢？圣灵能感动人，神能引领人，但是现在神作不作工？神不作工。神不仅不作工，神还要摆布环境怎么呢？“来，更上一层，让撒但再使劲作，然后让弟兄再解剖他，让他的心更加刚硬，让他垂死挣扎，然后让弟兄再揭露、解剖他”，一个是让人在物质世界能看见灵界实情，另一个，能够把他打死，让他看见自己是什么东西。如果看不到自己是什么东西，人还怎么呢？人还狂妄呢，人还活在自我满足的性情里。所以神在这儿不作工、不说话，甚至还兴起环境来怎么呢？更上一层。神是要显明你，让你能看清、认清自己是谁。让你看清楚自己已经被撒但败坏到什么程度了，再让你看清楚，你忠心耿耿的是为了谁，你多年的事奉，你多年的忠心是什么？一方面是你一时的热心，一方面是圣灵的感动，不是你自身的身量。

神作工结束完了，神要各从其类，神要定规人的结局，神要让你生命进入，必须得让你看清你自身的身量。当你看到自己什么都不是的时候，你在神面前还摆老资格吗？就不摆老资格了。还讲脸面吗？在神面前没资格了，还有没有脸面可讲？地位也没了，什么也不是了。看到自己什么都不是的时候，还感觉我比谁强，自我感觉良好？想要脸、想要地位没有，怎么走？是不是该脚踏实地地走路？不能在半空中飘着、浮着了。所以说，神不管，神不搭理。现在就在那边拉锯呢，和谁拉锯呢？神不搭理，那就是撒但给他送的意念和自己的良心理智在拉锯呢。神要显明你的真实身量，真实身量就是你真实的良心理智，看谁拉过谁，看谁胜过谁。人要是有点良心理智的话，我再怎么要虚荣脸面，我也不能跟神去较劲。再说了，神作这一切是要给我生命的，我要的是什么呢？拉锯、争战，再反省认识，神话是怎么揭露撒但的，撒但让我做出来的是什么，拉锯拉锯看最后哪个拉过哪个。良心理智拽过来了，良心发现了，重新活人了。那这一次就完全没有虚荣脸面、地位了，重新做人，成了新人种。（SJ：就这一下。）良心理智拽不过来的时候，撒但拽过去了，“完了，不跟了，走不动了”。（SJ：我那个时候也是有一个意念，说我是扫罗，就明说是

利用，最后还是死。我的家庭呢？儿子要离婚，那边还有人要告我，没后路了。就是在没路的时候，我想的是什么？我就是一个受造之物，我就应当被神利用，我就是这个角色，神话就来了。还想着啥呢？神当时是要用摩西的，但是我呢？我就是衬托摩西的，我就是三岁以下都被杀光的那些小孩子，就是被杀的，是不是结合的这些呀？凡事都结合这些。我就是衬托了一下摩西，所以我就是该死的，想到这些的时候，“这就是我的使命，效完力就该死。我死我也得把我的使命完成，我走到哪儿算哪儿。”就在前头也没路，后头也没路的时候，那我就豁出去走，是死是活在神手里，神让你死让你活都在于神。）

这里还有一个什么东西？神作的是什么工作？拯救的工作，其实也是洁净的工作。卫晋现在在尽本分中有什么掺杂？致命的掺杂就是地位、名誉，“你让我尽本分可以，这本分必须得体面”，体面的工作他能尽，如果不体面的工作他能尽吗？不能尽。神要洁净他里面的掺杂，他要这个体面的工作，这就是他里面的一个掺杂。他带着掺杂尽本分，那这个掺杂就是诡计，就是说他尽本分是另有目的。另有目的的本分神要吗？站的“见证”神要吗？就是把本分尽得再响，这里面有一个掺杂，想借着这个尽本分的机会，得着名誉、地位，一心想别人会怎么看自己。神能要吗？作的这个工作神要，但这个人神不能要，所以必须得把这个掺杂取缔。所以说，这些虚荣、脸面、地位，这些破烂物，神必然是要打掉的。刚才交通说，撒但给他送意念，撒但在那边说什么？约伯他妻子跟约伯说什么了？“弃掉你的神死了吧，你还信神呢！你看你信的神给你的是什么？是在玩弄你！”约伯说什么？他把给他送意念的人骂回去，“愚顽的妇人你退去吧！”如果把约伯放到卫晋的这个位置上，下一句话会说什么？“赐福的是耶和华，给我脸面的是耶和华，不给我脸面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有什么资格去和神较劲，去和神要去呢？我就是一个小小的受造之物，我就是一块砖，神把我放在房顶最重要的地方做栋梁也是这块砖，神就是把我放在厕所里我也是这块砖，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神想怎么作就怎么作，哪有我的选择！我要什么虚荣脸面呀！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神把我当玩物耍也是应该的。我今天仅仅是才献一个虚

荣脸面呀！”撒但这时是不是就蒙羞退去了？如果你不这样回击撒但，你会迎合撒但，“哎呀！就是呀！”你一说“就是呀！”撒但怎么了？撒但会继续给你送，“还有这个，还有那个”，多送点，给你送得饱饱满满的。神说什么了？神说：“……那我说你就是一个很难蒙拯救的人，而且你是一个在黑暗中难以露出头脚的人。”（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告诫三则》）神还说什么了？神说：“你越满足肉体，它越得寸进尺，这次满足它，下次它还有要求，总这样做人就更宝爱自己的肉体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爱神才是真实的信神》）还有一句神话怎么说的？神说：“如果你很善于原谅自己，很善于宽待自己，那我说你永远是一个得不到真理的懦夫，而且你的过犯会永远不止休地缠着你，使你永远做不到真理的要求，永远都是撒但的忠实伴侣。”（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过犯会将人带入地狱》）你连胜罪的意志都没有，你连背叛撒但的一点心志都没有，那你怎么能得着神呢？

249 追求真理该有的心志

1　你得达到无论临到什么环境都不能改变你的心志，那才是真心呢，那是真喜爱真理，真想做这样的人。有点事、有点难度就退缩了，就消极了，就放弃自己的心志了，这不行。你得有豁出命的劲儿，“无论临到什么事，就是让我死我也不放弃这个心志，不放弃这个目标”，这就没有能难住你的了，神就会作事了。

2　临到什么事，你都得有这样的认识，“无论临到什么事临到什么事，这都是我达到那个目标其中的一个片段，这是神作的。我有软弱，但我不消极，我感谢神给我的爱，感谢神给我摆设这样的环境，我不能放弃，放弃等于是毁自己，我放弃等于是对撒但妥协，放弃自己的愿望、心志就等于是背叛神”，得有这样的心。

3　临到任何一个小事情都是生命长进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不能让它拦住你的去路、你前进的方向，不能让它拦阻住。你可以作稍稍休息也好或者停顿也好，但千万不要停止脚步，你得有这样的决心。无论别人说什么，无论别人怎么样，无论神怎么对待你，你的心志不能变。无论别人怎么样，无论神怎么对待你，你的心志不能变。

——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不能常常活在神面前就是不信派》

交通约伯最后的申诉（一）

约伯最后的申诉

约伯又接着说："惟愿我的景况如从前的月份，如神保守我的日子。那时他的灯照在我头上，我藉他的光行过黑暗。我愿如壮年的时候，那时我在帐棚中，神待我有密友之情；全能者仍与我同在，我的儿女都环绕我。奶多可洗我的脚，磐石为我出油成河。我出到城门，在街上设立座位；少年人见我而回避，老年人也起身站立；王子都停止说话，用手捂口；首领静默无声，舌头贴住上膛。耳朵听我的，就称我有福；眼睛看我的，便称赞我；因我拯救哀求的困苦人和无人帮助的孤儿。将要灭亡的为我祝福，我也使寡妇心中欢乐。我以公义为衣服，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我为瞎子的眼，瘸子的脚。我为穷乏人的父，素不认识的人，我查明他的案件。我打破不义之人的牙床，从他牙齿中夺了所抢的。我便说，我必死在家中(原文作"窝中")，必增添我的日子，多如尘沙。我的根长到水边，露水终夜沾在我的枝上。我的荣耀在身上增新，我的弓在手中日强。""人听见我而仰望，静默等候我的指教。我说话之后，他们就不再说；我的言语像雨露滴在他们身上。他们仰望我如仰望雨，又张开口如切慕春雨。他们不敢自

信，我就向他们含笑；他们不使我脸上的光改变。我为他们选择道路，又坐首位。我如君王在军队中居住，又如吊丧的安慰伤心的人。”“但如今，比我年少的人戏笑我，其人之父我曾藐视，不肯安在看守我羊群的狗中。他们壮年的气力既已衰败，其手之力与我何益呢？他们因穷乏饥饿，身体枯瘦，在荒废凄凉的幽暗中，啃干燥之地，在草丛之中采咸草，罗腾的根为他们的食物(“罗腾”，小树名，松类)。他们从人中被赶出，人追喊他们如贼一般，以致他们住在荒谷之间，在地洞和岩穴中，在草丛中叫唤，在荆棘下聚集。这都是愚顽下贱人的儿女，他们被鞭打，赶出境外。”“现在这些人以我为歌曲，以我为笑谈。他们厌恶我，躲在旁边站着，不住地吐唾沫在我脸上。松开他们的绳索苦待我，在我面前脱去辔头。这等下流人在我右边起来，推开我的脚，筑成战路来攻击我。这些无人帮助的，毁坏我的道，加增我的灾。他们来如同闯进大破口，在毁坏之间，滚在我身上。惊恐临到我，驱逐我的尊荣如风；我的福禄如云过去。”“现在我心极其悲伤，困苦的日子将我抓住。夜间我里面的骨头刺我，疼痛不止，好像啃我。因神的大力，我的外衣污秽不堪，又如里衣的领子将我缠住。神把我扔在淤泥中，我就像尘土和炉灰一般。主啊，我呼求你，你不应允我；我站起来，你就定睛看我。你向我变心，待我残忍，又用大能追逼我。把我提在风中，使我驾风而行，又使我消灭在烈风中。我知道要使我临到死地，到那为众生所定的阴宅。”“然而人仆倒，岂不伸手？遇灾难，岂不求救呢？人遭难，我岂不为他哭泣呢？人穷乏，我岂不为他忧愁呢？我仰望得好处，灾祸就到了；我等待光明，黑暗便来了。我心里烦扰不安，困苦的日子临到我身。我没有日光就哀哭行去(或作“我面发黑并非因日晒”)，我在会中站着求救。我与野狗为弟兄，与鸵鸟为同伴。我的皮肤黑而脱落，我的骨头因热烧焦。所以我的琴音变为悲音，我的箫声变为哭声。”“我与眼睛立约，怎能恋恋瞻望处女呢？从至上的神所得之份，从至高全能者所得之业是什么呢？岂不是祸患临到不义的，灾害临到作孽的呢？神岂不是察看我的道路，数点我的脚步呢？”“我若与虚谎同行，脚若追随诡诈；我若被公道的天平称度，使神可以知道我的纯正；我的脚步若偏离正路，我的心若随着我的眼目，若有玷污粘在我手上，就愿我所种的有别人吃；我田所产的被拔出来。”“我若受迷惑，向妇人起淫念，在邻舍的门外蹲伏，就愿我的妻子给别人推磨，别人也与她同

室。因为这是大罪，是审判官当罚的罪孽。这本是火焚烧，直到毁灭，必拔除我所有的家产。”“我的仆婢与我争辩的时候，我若藐视不听他们的情节；神兴起，我怎样行呢？他察问，我怎样回答呢？造我在腹中的，不也是造他吗？将他与我抟在腹中的，岂不是一位吗？”“我若不容贫寒人得其所愿，或叫寡妇眼中失望；或独自吃我一点食物，孤儿没有与我同吃；(从幼年时孤儿与我同长，好像父子一样；我从出母腹就扶助寡妇(“扶助”原文作“引领”)。)我若见人因无衣死亡，或见穷乏人身无遮盖；我若不使他因我羊的毛得暖，为我祝福；我若在城门口见有帮助我的，举手攻击孤儿；情愿我的肩头从缺盆骨脱落，我的膀臂从羊矢骨折断。因神降的灾祸使我恐惧；因他的威严，我不能妄为。”“我若以黄金为指望，对精金说，你是我的倚靠；我若因财物丰裕，因我手多得资财而欢喜；我若见太阳发光，明月行在空中，心就暗暗被引诱，口便亲手；这也是审判官当罚的罪孽，又是我背弃在上的神。”“我若见恨我的遭报就欢喜，见他遭灾便高兴；(我没有容口犯罪，咒诅他的生命。)若我帐棚的人未尝说，谁不以主人的食物吃饱呢？(从来我没有容客旅在街上住宿，却开门迎接行路的人。)我若像亚当(“亚当”或作“别人”)遮掩我的过犯，将罪孽藏在怀中，因惧怕大众，又因宗族藐视我使我惊恐，以致闭口无言，杜门不出，惟愿有一位肯听我，(看哪，在这里有我所画的押，愿全能者回答我。)愿那敌我者所写的状词在我这里，我必带在肩上，又绑在头上为冠冕。我必向他述说我脚步的数目，必如君王进到他面前。”“我若夺取田地，这地向我喊冤，犁沟一同哭泣；我若吃地的出产不给价值，或叫原主丧命；愿这地长蒺藜代替麦子，长恶草代替大麦。”约伯的话说完了。（伯 29：1-31：40）

约伯是个什么人？能不能有个评价？（有埋怨、讲理的意思。）从这些话语当中是不是对约伯有个认识？约伯是什么样的人？（狂妄的人。）你们所说的大概方向就是他在讲理，“我是什么样的人，让我这样的人临到了这样的试炼。如果我犯的是什么罪？就应该临到什么什么惩罚，可是我没有犯罪，这怎么能临到我呢？”你是说他说话的大概意思是在讲理，你就是习惯性地看人的缺陷，我给你交通

不是让你看他的这一面，我的意思是让你从约伯的言语中能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夏彤：约伯是有正义感，一心行善的人。他善良，就是看到没有住宿的路人，还有那些孤儿、寡妇，然后他都去照顾、去帮助。）他有正义感，是吧？（田宇：他说这话是不是在摆资格呢？）他其实不是摆资格。（夏彤：他是不明白神的心意，他是在告诉你我做了什么做了什么。）（SJ：他是在诉说，“我是怎么做的……”，意思就是我做的这些都能接受神鉴察。）意思就是，“我没有作这些恶，我敢与神讲理，耶和华怎么恩待我了，我是怎么荣耀耶和华了，所有的人我都对得起他们！我在人群中是敬畏神远离恶的，我根本不沾染恶！”而且还说了神的公义，谁犯了什么罪了，应该怎么样，约伯口里没有直接说，但他在告你说什么？“我临到这些事了，但我却没有作恶，理在哪儿呢？”讲这个理呢！现在我说的重点不是讲没讲理，我说的重点是他的人品如何，你别管他现在在讲理，咱就是了解一下这个人。

“惟愿我的景况如从前的月份，如神保守我的日子。”约伯在叙述以前的情况，我以前活在什么景况下呢？我如同活在神的手心中一样，是神手中的宝宝！“如神保守我的日子”，这句话是个总概括，约伯叙述了一下，他是神手中的小宝宝，接下来就是细节，“那时他的灯照在我头上”，神开启光照让约伯什么都明白，就是他没有遇到难事。“我藉他的光行过黑暗”，这是不是神给他的能力？所有黑暗面他都能看清并走过来，这是神带着他走的。“我愿如壮年的时候，那时我在帐棚中，神待我有密友之情”，约伯见证神，说他年轻的时候在帐篷里边，神怎么待他的？是像待密友一样待他，这还是一个总概括，下面又给你细说了。为什么说是密友呢？“全能者仍与我同在，我的儿女都环绕我”，这是不是神的密友？儿女都环绕着他，这是把上边所说的更细地叙述了一下，再给你证明一下神是怎么恩待他的。“奶多可洗我的脚”，人家洗脚是用奶洗的，你洗脸都是用水洗的。神还怎么恩待他了？“磐石为我出油成河”，人家就不用榨油，磐石里都能流出油，像河一样，这就是说他家的富裕，这是神给他的一个恩典。接下来又说什么呢？“我出到城门，在街上设立座位”，他只要一出门，只要往街

上一坐，会有什么现象发生呢？“少年人见我而回避”，少年见了约伯而回避。咱都看过电视，当皇上来了，或者县太爷来的时候，前面两个官兵一人举个牌子，还有敲锣打鼓的，“咚咚咚”一敲锣，回避回避，闲人回避。约伯是个平民呀，约伯上街却像是皇上来了，是吧？大驾光临！年轻的回避，老年人呢？“老年人也起身站立”，卫晋挺有体会，SJ来了，“唰”一下站立起来了。就像课堂上一样，老师一进来，“起立”，全部都站起来了，这是礼节问题，是吧？约伯上街年轻的赶紧回避，老年人赶紧站立起来，所有的都是这样，不是一两个人是这样，他们都是这个表现。这说明约伯是相当有名望、有地位的，是吧？（嗯。）“王子都停止说话，用手捂口”，王子是谁呀？皇上的儿子。皇上的儿子见了约伯都不敢说话，还得捂口。这是什么人？这就让你看到约伯当时是何等的地位，约伯当时就像东方的一颗明珠一样。王子，皇上的孩子见了约伯都不敢说话，是捂口呢。首领呢？首领是不是跟皇上一样呢？“首领静默无声，舌头贴住上膛”，皇上见了约伯都不敢说话！孩子见了约伯不敢说话，当爹的见了约伯也不敢说话。“耳朵听我的，就称我有福”，人们只要一听见说约伯，就说“哎呀，那是个有福的人！”现在中国人一听说习近平，“哎呀，人家是主席！”是不是相当有名呢？“眼睛看我的，便称赞我；我拯救哀求的困苦人和无人帮助的孤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尊重约伯？为什么皇上过来都不敢说话呢？这儿说的是不是原因？因为他拯救哀求的困苦人和无人帮助的孤儿，这是不是大的慈善家？因着约伯是大的慈善家，相当有名，所以人就对他尊重。约伯是有尊严、有威望的人。“将要灭亡的为我祝福，我也使寡妇心中欢乐。”将要灭亡的为约伯祝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临死的人，他都得祝福约伯，这证明什么？约伯在人心目中是何地位？临死的人一般会祝福谁？（最亲的人。）安顿最亲的人，安顿孩子。而这儿说的是临死之时的人是来祝福约伯，为什么呢？约伯是大慈善家，穷人见了他会说“这是我的救命恩人呀”，约伯是他的救命恩人，他临死之时能忘了他的救命恩人吗？“将要灭亡的为我祝福，我也使寡妇心中欢乐。”约伯也帮助寡妇了，让寡妇也欢乐，是吧？“我以公义为衣服，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约伯这个人怎么呢？（卫晋：做事公平。）公义，不是公平。“我以公义为衣服”，只有神是公义的！所以这儿说以公义为衣服的意思是以神话为准则，不以公平合理来说事。“以公平为外袍和冠

冕”，公义、公平分开了。公义是指什么呢？什么样的人该有什么样的报应，这是公义。公平呢？就是世人说的公平合理，约伯是既有公义又有公平。这和卫晋就不一样了吧？卫晋要不要公平？不要公平，“哎呀，算大帐，不要算小账”！“我为瞎子的眼，瘸子的脚。”这是不是还是帮助人呢？（嗯。）“我为穷乏人的父；素不认识的人，我查明他的案件。”这和卫晋是不是大不相同？约伯是为穷乏人的父，这说明什么？说明穷乏人得到他的资助最多，这个穷乏不单单是资金、财源，是吧？穷乏，是不是在教育上、道理上、生活上，各方面都有吧？不能局限于只说资产。卫晋是以谁为父？是不是以地主为父呢？你让着他，是不是供应着他？是不是以他为父？地主是什么？恶人。你不想沾惹他，就是以恶人为父。“素不认识的人，我查明他的案件”，两种表现，一个是为穷乏人的父，一个是对素不相识的人要查明他的案件。如果约伯不认识这个人，会随随便便帮助他吗？约伯要查明他的案件，这是不是讲原则呢？查明他的案件，该帮的帮，不该帮的不帮，这就是刚才说的以公义为衣服。

SJ那天和我耍了一个小诡诈，耍什么小诡诈呢？她儿媳妇发高烧还没好，还打针呢，孙子也在家呢。她本来是想体贴体贴肉体，想看看她儿媳妇，可是她又不好意思直接说，她怕一说出来，我说她，“你这不是情感呀！”她不愿意让我说她这是情感，反过来说，“咱现在信神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信神就是套规条、守规条，就是熬猪食呢，现在信神得有原则，做人、行事、敬拜神有准则，不能瞎做呀。我不说她是我儿媳妇，我和她没情感，就按正常人来说，她一个人在家发高烧还带着孩子，连个亲人也没有，你说我看见了就不管不问？她怎么活呀？发高烧晕倒了，不在世了，那孩子怎么办呢？我就不说她是我的儿媳妇，是我孙子，最起码得有正常人性吧？正常人性在哪儿？我看着不管不问？”她拿这个来考我来了，这是个什么性情？我说：“你要单独说你是情感，咱还考虑考虑，你拿上这个观点来说事，我考虑都不考虑了，太诡诈了、太邪恶了，不仅是诡诈，而是邪恶！”她和约伯一样不一样？约伯是“我要查明他的案件”，她发高烧了，“我要查清楚她为什么发高烧，她是不是抵挡神了？她是不是神家

的人呢？”我为什么要说SJ呢？神刚交通了什么？神说：“……教会没有任何责任接纳一切不是真心信神的人，凡不喜爱真理的、不愿读神话的都不能接纳进入教会，因为这些人神不拯救。就是吃教的不信派教会都不许接纳，何况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想到教会寻求避难，更不应该接纳。因为教会不是慈善机构，是神拯救人的作工场所，劝说那些拿屠刀的人放下屠刀不是咱们的责任与义务，不是教会的责任与义务，跟咱们没关系。”（摘自《基督的座谈纪要·分辨假带领（二十三）》）教会是慈善机构吗？帮人打官司吗？瘟疫、地震、饥荒来了，给难民赞助赞助？看谁活不了可怜给他资助资助？管不管？不管！为什么不管？那是神的公义性情！该不该惩罚他？（SJ：该。）谁让他不信神呢？如果你信神进了教会了，到了神家了神能不管你？信与不信的本就是两类人。即使你看着她发高烧了，即使看着地震把她砸了，她得瘟疫了，你去不去帮她？（不帮。）不帮，为什么不帮？“因为我查清案件了，你不通灵，你不属于神要的，你属于魔鬼邪灵，你将是神咒诅的，不能管你、不能帮你。你有难我不管你，那是神对你公义的惩罚，我要帮你，我就是与神对着干！”人家约伯在这儿是怎么做的呢？虽然说约伯为穷乏人的父，但约伯对素不认识的人是要查明他的案件！约伯是不是要按公义对待？SJ在这儿耍了个花招，想掩盖自己的情感，利用这个正常人性来“敲诈”我一把，她是不是想来个糊涂爱呢？刚才说了查明案件，后面说得就更详细了。“我打破不义之人的牙床，从他牙齿中夺了所抢的。”这一句话证明约伯是个什么人？他要干什么呢？他要打破不义之人的牙床。他打破不义之人的牙床是要干什么？从那些不义之人的牙床里夺了所抢的东西。世上有一句话怎么说的？虎口夺食！意思就是你还想从老虎嘴里夺食呀？约伯不管这肉到没到了你嘴里，就算是到了你嘴里，你咬住牙也不行，约伯就是打了你的牙床，也要把这东西抠出来。（厉害。）厉害，相当正义，查清案件，还得怎么？就是烂骨头在你嘴里，打掉你的牙床也要从你嘴里把它抠出来！这就代表他这个人正直、公义、公平！这就是约伯说“以公义为衣服，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

为什么神喜欢他呢？为什么说他敬畏神远离恶呢？“我便说，我必死在家中（注：原文作“窝中”），必增添我的日子，多如尘沙。”约伯前面说了那话，后面就说，“我必死在家中”，什么意思？如果我做不到前面说的这些事情，还不如死在家中，窝在家中不出来。“我的根长到水边，露水终夜沾在我的枝上。”“我的根长到水边”，什么意思呀？只要让约伯沾了这个边，他就要管！扶油瓶、除狗屎，只要让我看见了、听见了，那我就得管。结合到咱这儿就是，不管我是不是管理的，只要让我看见有损害神的名、神的见证、神家利益的事情，就不允许它发生！扶油瓶、除狗屎这是正义的。“我的根长到水边，露水终夜沾在我的枝上。我的荣耀在身上增新”，你说这么一个人，是不是人人都羡慕呢？（嗯。）人人都仰望。“我的荣耀在身上增新”，荣耀逐渐增加。“我的弓在手中日强”，越来越厉害吧？（嗯。）“人听见我而仰望，静默等候我的指教”，约伯现在是什么人？成了德高望重的人。“我说话之后，他们就不再说”，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神说的那话，让他们在你面前不能站立。就和我一样，今天我在这儿说了你，你敢说吗？昨天有个人过来说他是寻求者，我打了他以后，他不敢再说他是寻求者了。把他打了之后，我刚简单说了两句话，他就说，“知道了、明白了”。我问他还有观念吗？没有了没有了，再也没有观念了。他不敢谈了。“我说话之后，他们就不再说；我的言语像雨露滴在他们身上。他们仰望我如仰望雨，又张开口如切慕春雨。”这个好理解吧？他们仰望约伯仰望成什么了？（SJ：春天的雨。）仰望就相当于是求雨呢，有的地方干旱缺雨，人们烧香求雨呢。又张开口如切慕春雨，仰望春雨，春雨贵如油，不是夏天的雨，不是秋天的雨，而是春雨。这是他叙述他在人群中神是怎么恩待他的，他把这些都看作是神对他的恩待。

“他们不敢自信，我就向他们含笑；他们不使我脸上的光改变。”什么意思？他们不敢在约伯面前自信，就是不敢坚持自己的意思。（不敢持守自己。）不敢持守自己，一到约伯面前他们就没自信了、没信心了。这个和你差不多，我不在的时候你还自信呢，“就是这个，对着呢，就是，他老和我打架。”我一来这儿，你还敢打吗？不敢

打了、不敢持守自己、不敢自信了。“他们不敢自信，我就向他们含笑”，他们在约伯面前不敢持守自己了，不敢反抗了，约伯就露出笑脸了，这意味着什么？他们谁敢和约伯讲理？不敢。他们不讲理了，约伯笑了，他们要讲理，约伯就把他们打回去了。“他们不使我脸上的光改变”，这个好不好理解？什么意思？卫晋最知道了，卫晋做什么事情绝对不能使别人的脸色改变，卫晋去了地主面前，能不能让地主脸上的光改变？（不能。）不敢，不敢让地主脸上的光改变了。卫晋和弟兄姊妹相处，是不是也是这个原则？不敢不敢，看透不说透，咱还是好朋友！这是卫晋的表现。在这儿约伯说的可不是这意思，在这儿是什么意思？人们面对约伯的时候，都不敢违背约伯的意思说话，在约伯面前都得干什么呢？（溜须拍马，附和。）在这儿用这些话不太恰当，咱只是借着这个话能够去了解约伯在人面前的威望。你要是在官场上用这些话可以，可约伯是不是当官的？他不是当官的，但他们对约伯像当官的一样对待，那约伯是不是相当有地位、名誉？地位相当高吧？比你的地位高！你不要一天就是，“他们伤着我面子了！”卫晋，你的面子可不行啊！没有人家约伯高，所以说你就不要顾你的面子了。

“我为他们选择道路，又坐首位。”约伯为谁选择道路呢？是不是为所有人群呢？他们都得听约伯的，他们走什么路，都得让约伯为他们选择道路。还坐着首位，在他们中间没有领导，约伯就是他们的领导。“我如君王在军队中居住”，约伯和什么一样呢？和皇上一样了。他还不是个将军，是什么呢？是君王，将军还得听君王的话呢！“又如吊丧的安慰伤心的人”，两个比喻，一个是就如君王一样，君王在军队中是不是说一不二？有权利、有地位，是吧？一个是又如吊丧的安慰伤心的人，这是什么意思？吊丧是什么意思？人死了以后，哭丧的，那就是吊丧。从这儿看见约伯是不是坐了个低凳子？为人求祷，安慰伤心的人。你从这里看到约伯是什么人？神说神是至高无上的，但他可以卑微隐藏来到人间。约伯呢？人家像君王一样，可是人家还能如吊丧的安慰伤心的人。跪倒在地，安慰伤心的人，为他

们祈祷，他还能侍奉这些忧伤的人，约伯是不是能高能低呢？从这里看人家的人品，这是把他原来的历史说完了。

“但如今，比我年少的人戏笑我”，刚才是说了他原来的历史了，现在呢？神剥夺了他的万贯家产以后，年少人成了戏笑他的了。年少人他们原来见了约伯是闭口的呀！现在却是在戏笑。那其父亲呢？“其人之父我曾藐视”，约伯原来看起看不起他父亲？（SJ：看不起。）其父亲是约伯曾藐视的人，现在怎么了？“不肯安在看守我羊群的狗中”，他原来其实就是约伯家的那个仆人，是给约伯家看守羊群的那个“狗”，现在呢？他不肯了，不安分守己了，不愿意当那个“狗”了。世上人说什么了？墙倒众人推，约伯现在受到试炼了，小孩也戏笑他，原来的仆人也不安分守己了，也不给他看家院了。“他们壮年的气力既已衰败，其手之力与我何益呢？”就刚才说的这些人，他们的表现如何？壮年都是有力气的，是吧？他有力气，可做的是什么事呢？做的是衰败的事，做的是败坏的事。“其手之力与我何益呢？”对约伯有什么益处呢？“他们因穷乏饥饿，身体枯瘦，在荒废凄凉的幽暗中，啃干燥之地，在草丛之中采咸草，罗腾的根为他们的食物（“罗腾”，小树名，松类）。”这是叙述了一下戏笑约伯的是些什么人，都是瘦骨嶙峋，他们吃的是什么呢？草丛中的咸草和树根为他们的食物，就是这么一茬人，还要怎么呢？还要起来戏笑约伯。“他们从人中被赶出，人追喊他们如贼一般，以致他们住在荒谷之间，在地洞和岩穴中，在草丛中叫唤，在荆棘下聚集。”这是把这些人的家庭背景、社会地位说出来了。就不说那些大人物小看他了，就这些小人物还都起来嘲笑约伯。后面又说，“这都是愚顽下贱人的儿女，他们被鞭打，赶出境外。”也就是受咒诅的人，不是个好东西。“现在这些人以我为歌曲，以我为笑谈。”什么是歌曲呢？话说三遍淡如水，那歌曲呢？歌曲是唱了一遍又一遍，天天起来都能唱。约伯这话什么意思呀？这是说现在这些人每天起来就没事干了，以约伯为歌曲，就和唱歌一样了，把约伯看为笑柄了，谁家都要讨论他。你看世上，一见谁家倒霉了，全村人都知道。“以我为笑谈”，就成了谈笑话了。

“他们厌恶我，躲在旁边站着，不住地吐唾沫在我脸上。”这是约伯的熬炼期吧？他痛苦不痛苦？（痛苦。）你们呢？临到个修理对付就丢了面子了，爬也爬不起来，再没有活着的希望了。“松开他们的绳索苦待我”，原来这些人是不是都是奴隶呢？现在放开他们的绳索了，变成奴隶主了，翻了个儿了。“在我面前脱去辔头”，“辔头”就是那个缰绳，是吧？“这等下流人在我右边起来，推开我的脚，筑成战路来攻击我。”排斥、欺负。咱从教会里出来的时候，教会的人怎么对待咱呢？是不是和这是一样的？（嗯。）“这些无人帮助的，毁坏我的道，加增我的灾。他们来如同闯进大破口，在毁坏之间，滚在我身上。惊恐临到我，驱逐我的尊荣如风”，这是不是卫晋该说的话？卫晋最害怕什么？“驱逐我的尊荣如风；我的福禄如云过去”，没面子了。“现在我心极其悲伤，困苦的日子将我抓住。夜间我里面的骨头刺我，疼痛不止，好像啃我。因神的大力，我的外衣污秽不堪，又如里衣的领子将我缠住。”你从这些话里看到什么了？约伯把他这些苦楚说出来以后，最后他说了一个什么？“因神的大力”，他把这些看作是什么？看作是神的作为，有生命的没生命的，你有官位没官位，别人尊重或者不尊重，这一切都是谁作的呢？神作的，也就是说，不管神作成什么，约伯他不否认神，这就是个信心。咱呢？缺乏一个信心，一不合你观念，你就怀疑了，“是不是呀？有没有呀？”到那个时候你就不承认这是神的大能了。

“神把我扔在淤泥中，我就像尘土和炉灰一般。”这是约伯把他受试炼以前和受试炼以后的这个环境向他这三个朋友诉说了一下。“主啊，我呼求你，你不应允我；我站起来，你就定睛看我。你向我变心，待我残忍，又用大能追逼我。”这是不是田宇说的话呀？卫晋也说过，大多数人都说过这话，是吧？田宇说过没有？不怕，约伯都说了！你还不敢承认？说了没有？（田宇：应该是说了吧！）应该是。这就是咱和约伯的区别，约伯能敢于把这个实情诉说出来。“你向我变心，待我残忍，又用大能追逼我。”你看到约伯怎么了？约伯又流露出什么性情了？太胆大了吧！敢和神讲理，还和神说你向我变心，神，你变了心了，你对我不好了，你愿意爱谁你爱谁！“待我残忍”，对我

太残忍了！（微微：田宇说，“我腰疼，还要让我献腰呢”！）你向我变心，原来我尽那个本分是让我用手干活呢，现在是让我全人干活呢，最后我腰疼了还得让我把腰献上，你也太残忍了！“把我提在风中，使我驾风而行，又使我消灭在烈风中。”他之前是讲理，他现在是告状呢，不是我不对，是谁不对呢？是神不对。这还是不是敬畏神远离恶的人？（不是。）那为什么神说他是呢？神说约伯是敬畏神远离恶的人，但神没有说他不是讲理的人，神没有说他不是狂妄的人，他狂妄不狂妄？（狂妄。）他敢和神去讲理，你说狂妄不狂妄？就像今天我说：“不怕狂妄，狂妄没事，关键看他心里有没有神，他是不是敬畏神远离恶的人。”敬畏神远离恶就是什么？就是人家有公义。公义是人家的衣服，公平是外袍。卫晋有公义吗？（卫晋：没有。）没有，那你敬畏神了吗？远离恶了吗？你就不是敬畏神远离恶。人家约伯是敬畏神远离恶。你看人家做的这些事，是不是敬畏神远离恶？他为什么和神讲理？“我做到了！敬畏神远离恶我做到了！但是我做到了，这件事怎么会临到我？我做到了，你为什么离弃我？神，你讲理不讲理？我做到一个敬畏神远离恶的人了，我正直，完全，我完全做到了，反而你要离弃我，这是不是你变心了呢？”就像两口子吵架，妻子说，“我爱你够深了，我什么没做到呢？你回来就是张嘴吃饭，伸手穿衣，把你伺候得舒舒服服的，最后你给我带回个小三！我做到贤妻良母了！你为什么变心，你为什么要厌弃我？”

神说约伯是敬畏神远离恶的人，他在这里的表现是不是敬畏神远离恶？这儿说他只是和神要讲这个理，“是你变心了，待我太残忍了，又用大能追逼我！一个完了，又一个大能追逼我”，他始终承认他临到的这一切是神作的，这就是敬畏神。不管神怎么作，他都没有否认神，他没有说，“这事不是神做的，神哪能做这事呢？神还能做这事，有没有神？不可能吧？神是赐福人的神，我这么敬畏神，祸患还能临到我？”怀疑、疑惑，那就不是敬畏神远离恶了。不管约伯怎么说，他再讲理，他承认有神。我昨天给那个人交通，那个人说是要考察呢，他说：“考察清了我才跟，考察不清我不跟，不能糊涂跟随，得认清才行。”我给他举了一个例子，比如你有两个孩子，一个孩子他不

叫你爸，他等着什么呀？他要等医院出了DNA确定你是我爸，那你就是我爸。另一个孩子他不需要DNA确定，他就在日常生活中观察，你怎么安排我的生活了，怎么关心我了，通过这些，我看见这就是我爸。约伯是什么？他风闻有神，他就能称神为造物主。咱今天呢？如果你爸你妈不给你钱花，你说什么呀？“你不是我爸，你不是我妈！是我爸、是我妈能不给我钱花？我打游戏你不给我钱花，不心疼我，你们不像我爸我妈，你们那样做像我后爹后妈，不行，我得做DNA确定一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一个孩子是这样做的。另一个孩子，同样是打游戏要钱，他爸妈不给他钱，他在那讲理呢，他说什么？“你凭什么不给我钱？为什么这样对我？你是我爸、你是我妈，你就不给我钱？你们为什么还骂我、打我，对我太残忍了吧！我出来打个游戏，你们还东找西找，还逼我，你变心了，不像我妈，原来我妈是哄我，给我好吃好喝。今天我要个钱这么难呢？妈！你变了！”这个孩子是说他妈变心了。那个孩子说什么？“你就不是我妈，我妈不会做这事。”你要哪个孩子？（夏彤：第二个。）第二个他就算是讲理，但他始终承认你是他爸妈，他有个良知。第一个呢？有钱就是我爸妈，没钱就不是我爸妈。咱今天走的就是“有钱就是爹，有奶就是娘”，这就是神为什么说约伯有信的原因。你达到约伯的信心了没有？你从约伯的话里就能看见，约伯在熬炼中完全看不见神，但他持守，神依然是我的主。他讲理，这是他对神不认识，这是他的一个败坏流露。虽然他敢于讲理，但他自始至终不否认神。

交通约伯最后的申诉（二）

“把我提在风中”，咱一临到修理对付以后，神怎么能作这事呢？是不是就开始怀疑了？（嗯。）“使我驾风而行，又使我消灭在烈风中。我知道要使我临到死地，到那为众生所定的阴宅。”约伯看见什么了？是不是看见自己快临到死亡了？这是让我死呢！快入墓呀， 快到阴宅了。“然而人仆倒，岂不伸手？”什么意思？人摔倒的时候会先干什么？人一摔倒的时候手就要伸出来护自己呢，自然条件反射，怕

摔着呢。“遇灾难，岂不求救呢？”我遇到灾难了、遇到瘟疫了，我岂能不祷告、不求救呢？约伯说这句话是为上一句话说了一个理由。不然的话，你会说，“约伯，你也太厉害了，你怎么还能说神向你变心了，还说神虐待你了，神逼你了！”所以，在这里约伯又告诉你说，“你就不知道我是快死的人了，快入墓了？临死之时我还不能‘天哪！妈呀！’叫两声？谁摔倒能不伸胳膊呢？临到灾难了谁能不呼救呼救呢？”应不应该？（应该。）那约伯说：“你向我变心，待我残忍，又用大能追逼我。”这话重不重？单看这句话觉得约伯也太不自量力了，再看约伯后边说的，“人摔倒还知道伸伸手呢，在灾难里边谁能不求助呢？把我提在风中，我都快死了，快入墓了，我还不能求告求告神？还不能问问神？我临死了还不能让神给我说个长短？让我死不瞑目？我马上死了，我还不能问问神，究竟我哪里得罪神了，犯什么罪了呢？”在世上判了死刑的人，准备枪毙他的时候，最后还问他有什么遗愿，说出来给他满足遗愿。只要是合理的遗愿是不是都要答应他呢？因为都到临死之时了。那你说约伯处在这种境地，他问问神还算过犯吗？影响他的人格吗？这是约伯把他自己的难处说了以后，他又跟他的三个朋友说，“人遭难，我岂不为他哭泣呢？人穷乏，我岂不为他忧愁呢？”什么意思呢？人遭难，我不是去帮助他了吗？人穷乏，我不是为他担忧了吗？“我仰望得好处，灾祸就到了；我等待光明，黑暗便来了。我心里烦扰不安，困苦的日子临到我身。我没有日光就哀哭行去(或作“我面发黑并非因日晒”)，我在会中站着求救。”没有日光是什么意思？就是神没有告诉约伯什么原因，他活在了迷雾之中。他活在迷雾之中怎么了？哀哭去行。约伯的意思就是我刚才和你们说的那些话，我已经无路可走了，我都找不见路途在哪儿，这才和你们说的那些话。“我在会中站着求救。我与野狗为弟兄，与鸵鸟为同伴。”这话是什么意思？在约伯受到试炼的这个时期，周围的人群怎么对待他的？就连他的仆人都起来戏笑他。他的三个朋友过来干什么呢？“你悔改吧！肯定你得罪神了，谁能无缘无故受到这么大的惩罚呢？”约伯苦苦地跟他们说，“我没有，我是敬畏神远离恶的人。我和神讲理，我说神变心了，我说这些话都是有背景的。我摔倒了不能伸伸手？我快死了都不能问问神，不能搞明白神为什么要这样对我？”约伯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与野狗为弟兄啊！你们就跟野狗一样瞎咬！

你去帮助扶持人的时候，有没有人和你说过这话？“与野狗为弟兄，与鸵鸟为同伴。”昨天我去看悦悦了，悦悦为什么会变成那样呀？SJ给江梅和雨桦说，悦悦消极了，你们去看看吧。她们怎么去看的？悦悦是个新人，又消极成那样了，她们不是想着怎么引导悦悦，让她能站起来，而是一进去就先质问，“我们来看你了，你躺在床上也不起来，眼睛都不睁，连最基本的尊重、礼貌都没有！”对她们还得有礼貌、还得有尊重。你说你进门去看病人去了，还嫌病人没礼貌，还说，“你躺在床上有理了？你不告而别，你已经背叛神了还不知悔改？”你说悦悦听了这话是什么感觉？后来SJ跟她们说，“你们找个借口，问一下悦悦，那个账是怎么回事。”结果她们就问悦悦，“你那个账是怎么回事？你还有理了，那个钱现在找不见是怎么回事呢？你也不去查查？”后来悦悦就准备回来尽本分了，她们又说，“先写出认识再说！”又打了一棒子。她是个新人，她现在活在什么情形里了？她离开神痛苦，离开神不能活！她整天在家，头不梳、脸不洗，活在一种生不如死的煎熬之中。她怕的是神不要她，她不是要回归世界。可她们跟悦悦说了这些话，反而又加重了她的痛苦。这叫什么？雪上加霜！你说悦悦怎么看这些人呀？“我与野狗为弟兄”，悦悦心里是不是这样想的？“你们怎么和狗一样呢？我回来已经悲伤成这样了，我都已经站立不住了，你们每个人过来，你咬一口她咬一口的。我好不容易爬起来，你们还让我写出认识？写不出认识还不让我尽本分！”她能爬起来吗？爬不起来了。约伯还是这样的情形呢，何况悦悦呢？

“我与野狗为弟兄，与鸵鸟为同伴。我的皮肤黑而脱落，我的骨头因热烧焦。所以我的琴音变为悲音，我的箫声变为哭声。”约伯这是在干什么呢？他的三个朋友嫌他说话不好听，然后约伯就告他们说我的皮肤黑而脱落，满身长疮掉皮了，我的骨头都快热得烧焦了，在里面烧得疼呢、难受呢，所以我的琴音变为悲音。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吧？称颂是不是应该是琴声呢？现在却变为了悲音。“我的箫声变为哭声”，本来应该是歌唱赞美神的箫声，却变为了哭泣声。为什么变为哭声了？我是有原因的，

我浑身疼得难受呢！“我与眼睛立约，怎能恋恋瞻望处女呢？”约伯把他的处境说了，他那么好的条件，没有娶三妻四妾，是吧？这是说他的义。“从至上的神所得之份，从至高全能者所得之业是什么呢？岂不是祸患临到不义的，灾害临到作孽的呢？”约伯说“岂不是”的意思就是在告诉他的三个朋友，不用你劝我，我也知道，祸患临到的是什么？是不义的，灾害临到是作孽的。“神岂不是察看我的道路，数点我的脚步呢？我若与虚谎同行，脚若追随诡诈；我若被公道的天平称度，使神可以知道我的纯正；我的脚步若偏离正路，我的心若随着我的眼目，若有玷污粘在我手上，就愿我所种的有别人吃；我田所产的被拔出来。”这是约伯表白的话，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诉说了，你跟我说的这些我都知道。我要是撒谎，做虚浮之人、诡诈之人，就让神怎么怎么对待我。“脚若追随诡诈”，这话的意思是不是说跟风的、搞诡诈的？“我的脚步若偏离正路，我的心若随着我的眼目，若有玷污粘在我手上”，就是说，假如约伯做了这些恶事，“就愿我所种的有别人吃”，就让我为别人服务，我给人当奴隶，我种的地让别人收去。“我田所产的被拔出来”，我田里所产的都拔出来给别人吃，就让神这样惩罚我。“我若受迷惑，向妇人起淫念，在邻舍的门外蹲伏”，这是在干什么？古代有个习俗叫听房，就是当新人入洞房了以后，人们在门外趴墙根偷听新婚夫妻说什么话呢，这就是在门外蹲伏，太低贱了，淫乱分子，是吧？（嗯。）“我若受迷惑，向妇人起淫念，在邻舍的门外蹲伏”，这就是不怀好意了。“就愿我的妻子给别人推磨，别人也与她同室”，约伯这是不是说我要做了这事，就让神这样惩罚我？约伯的朋友一直是劝呢，“悔改吧，悔改吧！”约伯一直跟他们说，“我没有，我没有！”约伯给他们把一桩桩的事都说出来，如果我办了什么事什么事，就让神这样惩罚我，可是我没有做这些事。“因为这是大罪，是审判官当罚的罪孽。这本是火焚烧，直到毁灭，必拔除我所有的家产。”约伯说这是最大的罪，如果我要做了这些事的话，就把我的所有的财产都剥夺了。“我的仆婢与我争辩的时候，我若藐视不听他们的情节”，从这些话中看人家约伯是怎么敬畏神远离恶的，这些话听懂了吧？就像周蕊，弟兄姊妹和她说话，她就看不起，不愿意听、不想听，不要说弟兄姊妹了，就是带领和她说她都听不进去。“神兴起，我怎样行呢？他察问，我怎样回答呢？”如果仆婢和我争辩的时候，人家看见我有什么缺点了，看见我脸上有黑了，我如果不听人家的这个情节，神兴起

环境来，我怎样行呢？我怎么跟神说呢？没法和神交待。神要鉴察呢，我该怎么回答呢？就像卫晋这件事，卫晋不愿意和地主争执，就想“烂东西，不值钱，就这样稀里糊涂过去算了”。神要兴起环境，你怎么行呢？兴起什么环境呢？“卫晋，你做人有原则吗？你能把颠倒了的黑白给扭转过来吗？地主霸占了咱的东西，你就不拿了？那东西是谁的呢？你能不能把这个颠倒了的黑白给扭转过来？”“神兴起，我怎样行呢？”最后没办法了还得怎么呢？还得打官司。因为你没有寻求神的心意，你就找律师去了。这能行到神的心意上吗？你没有去寻求，你就行不在神的心意上。你要是寻求神了，能够听听别人的声音，神兴起环境是要干什么？神兴起环境就是要操练你这方面，就是陆山说的要扭转你的观点，你认为多个朋友多条路，这鸡毛蒜皮的事，不值得一提，就把这件事情给推出去了，哎呀，让律师去吧，让律师去能把地主打倒！神兴起这个环境本来是要操练你，你把这个环境推给谁了？你推给律师了。你怎么行呢？神察问，你怎么回答呢？然后约伯又说了，“造我在腹中的，不也是造他吗？”什么意思？从外边看，那个人是个奴隶，约伯是主子，是吧？实际上呢？神造我和造他不一样吗？不都是在腹里造出来的吗？我怎么能不听人家的呢？我怎么能用地位和人家说话呢？“将他与我抟在腹中的，岂不是一位吗？”别人是给约伯地位，可约伯站不站地位？不站地位，他和奴仆站在了一起了。原话怎么说的呢？“将他与我抟在腹中的，岂不是一位吗？”卫晋那天说张磊呢，“你的手别伸得太长了”，这站的位置是不是不一样呢？约伯在这说了，“造你和造我的不是一位吗？不都是从腹中出来的？哪还分什么高低？”你看约伯是怎么对待这个名誉、地位的？

“我若不容贫寒人得其所愿，或叫寡妇眼中失望”，贫寒人的愿望是什么，约伯就给他什么。面对寡妇呢？不能让寡妇失望。一般人是怎么帮助人的？我帮你是情分，不帮你是本分，人们是不是常说这样的话呢？（嗯。）可约伯在这儿说什么呢？我要满足你，我要让贫寒人得其所愿，达到你所愿意的。你跟我借五百，我就给你五百，我不给你四百九。“或独自吃我一点食物，孤儿没有与我同吃”，约伯吃食物的时候，他会和孤儿在一起吃同样的食物，是吧？（嗯。）“从幼

年时孤儿与我同长，好像父子一样；我从出母腹就扶助寡妇(“扶助”原文作“引领”)。我若见人因无衣死亡，或见穷乏人身无遮盖；我若不使他因我羊的毛得暖，为我祝福”，约伯说我若……我若……有这些条件吧？（嗯。）约伯如果看见了有人没衣服穿，就拿羊毛帮助了别人，暖和了别人，别人感谢他呢，是吧？“我若在城门口见有帮助我的，举手攻击孤儿”，这个意思就是说，约伯在城门口看见了帮助过约伯的人了，约伯应该感谢这个人吧？可是这个人干什么了？举手攻击孤儿呢。世人说这是什么人？势力派，欺软怕硬。“情愿我的肩头从缺盆骨脱落”，大概意思就是，他遇上这些人，情愿他的头掉下来，约伯这是在发誓呢。“我的膀臂从羊矢骨折断”，这是约伯对自己的一种咒诅。“因神降的灾祸使我恐惧”，这句话是说，我为什么发誓了呢？是因为神降下的灾祸使我恐惧，我以前看见过神降灾祸，我看见过神的烈怒了。“因他的威严，我不能妄为”，就像保罗那时候为什么能俯伏在地？因为他最害怕能击杀他的那一位神了，也就是他看见天上的烈火了。

“我若以黄金为指望，对精金说，你是我的倚靠”，这是又一部分内容了，前边说的是帮助扶持人，是和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地位、名誉。后边这个又说物质和钱财了。“我若以黄金为指望，对精金说，你是我的倚靠；我若因财物丰裕，因我手多得资财而欢喜”，这是说了两方面，一方面是若以黄金为指望，对精金说，你是我的倚靠；另一方面是因财物丰裕，因我手多得资财而欢喜。从约伯说的这些话去看，虽然约伯的钱多，但是约伯仰望不仰望资财？就神说的：“他既不为得赐福而做什么，也不为没有或失掉赐福而烦恼、忧伤过；他既不因着神的赐福而欣喜若狂、忘乎所以，也不因着常常享受赐福而忽略了神的道，忘了神的恩。”（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 二》）就是神赐给他，他也没有欣喜若狂，剥夺他，也没有因着失掉赐福而埋怨、忧伤。从这里就能看到，约伯并没有看重这些钱财。就人的这个败坏性情，钱财、地位、名誉，约伯在这儿都要把他对这些的态度，给他的三个朋友体现出来。“我若见太阳发光，明月行在空中，心就暗暗被引诱，口便亲手”，这是不是活在光中？

（嗯。）神开启、光照、引导我，我是明白了这件事了，可是我的心却暗暗被引诱，做了什么事情了，也就是在明知故犯的时候，口便亲手，捂口了，悄悄的，不敢说了！在暗地里做的事不能说了，说不出来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口便亲手”，约伯就捂口了。就是约伯不以口犯罪，不说话了。“我若见恨我的遭报就欢喜，见他遭灾便高兴”，这是不是邪恶之徒，见到恨我的人遭到报应了，“呀，神公义！呀，神公义！”“我没有容口犯罪，咒诅他的生命。”没有这样去说，也没有这样去做。“若我帐棚的人未尝说，谁不以主人的食物吃饱呢？(从来我没有容客旅在街上住宿，却开门迎接行路的人。)”如果遇上一个无家可归的人，约伯就怎么呀？约伯就留住他。“从来我没有容客旅在街上住宿”，“客旅”肯定不是本地人吧？外人来了这了，没有住的地方，约伯要接待他住宿。约伯从来没有让街上有过流浪的人吧？“我若像亚当(“亚当”或作“别人”)遮掩我的过犯，将罪孽藏在怀中，因惧怕大众，又因宗族藐视我使我惊恐，以致闭口无言，杜门不出，惟愿有一位肯听我，(看哪，在这里有我所画的押，愿全能者回答我。)”这是约伯的一个起誓吧！我若做了什么做了什么，愿神怎么怎么惩罚我。（卫晋：他在那种背景下回想他哪里得罪神了。）他不是回想，他是给他三个朋友的一个表白，他三个朋友一直说，“你悔改吧，肯定你得罪神了”，约伯在给他的三个朋友表白，“如果我实在做了这些事了，就让神怎么怎么惩罚我！”“愿那敌我者所写的状词在我这里，我必带在肩上，又绑在头上为冠冕。我必向他述说我脚步的数目，必如君王进到他面前。”“我若夺取田地，这地向我喊冤，犁沟一同哭泣；我若吃地的出产不给价值，或叫原主丧命；愿这地长蒺藜代替麦子，长恶草代替大麦。”“我若吃地的出产不给价值，或叫原主丧命”，就是说我如果要吃了人家的东西不给钱，就是耍赖。或叫原主丧命的，愿地里边不长麦子来惩罚我。

约伯说了几方面？从地位、名誉、钱财，最后又谈了物质，是吧？从这里看见约伯是什么人？让你重新改观了一下对约伯的印象，描述一下约伯是什么人？（卫晋：在我的概念里就觉得约伯是个很谦卑的人。）今天一看呢？（卫晋：挺狂妄的，怎么这么狂呢！还质问

神呢！）除了狂妄还有什么？“看到约伯和我大不一样，哎呀，约伯是要干什么？他还要打破人家的牙床，把东西从人家的口里边给抠出来！而我是怎么呢？我看人家要吃肉呢，我怕人家吃我的肉，我就先给他掰块馒头；怕人家要了我的地盘不让我用了，我就赶紧给人家买个西瓜、送个东西。”约伯这里边是正直、完全。神说约伯是敬畏神远离恶，怎么又说他是个完全人？以前不明白，今天了解了一下什么叫完全人。为什么说是完全？（SJ：约伯的这些表现主要是对神的敬畏。）人家是以公义为衣服，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这就是说约伯公义，他敬畏神远离恶。完全人就是各个方面，钱财、地位、名誉。（SJ：男女、情感。）各方面，全不全？全了。完全人，他从各个方面都做到了！（卫晋：这个完全人和咱领会的差别就是，咱想的完全人是不能再流露败坏了，没有一点点狂妄性情了，什么败坏也没有了，洁净了。）（SJ：这就是咱的看事观点跟神的看事观点的区别。如果咱看大卫的时候，提前没有看过神对大卫的看法，咱就认为大卫是二杆子，“你那么小，人家三米多高，别人都不敢上就你敢上，你是不是憨憨呢？”可是神不这么看，神就看中了大卫维护耶和华的名胜过自己的性命！还有神看约伯就是正直，他没有这些处世哲学，跟谁都一样，这是完全正直。而咱看一个人的时候就是，“不行不行，跟这人说不成话”，咱是凭着自己的观念想象去对待人，这完全就是颠倒的。）约伯人家是“素不认识的人，我查明他的案件”，而你对不认识的人呢？懒得搭理他，我家的事还顾不过来呢，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还有什么？对人没情感。“我查明他的案件”，约伯是为了公义。

约伯厉害不厉害？（厉害。）在人来看，“这哪像个信神之人的样子呀？没有信神的体统，一点不文雅！”完全改变了约伯在人心中的一个形象。（SJ：人家全都作到了，一身正气，完全正直，把咱以前认为的约伯的那个形象改变了。）（以前认为约伯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就是强盗抢了他的，他都不反抗，他都觉得这有神的许可。）你从这里看约伯是怎么以公义为衣服的？今天我说了卫晋做的事和约伯做的事，如果约伯遇见卫晋的这件事，他打不打官司？（卫晋：约伯肯定要打。）肯定要打，是吧？未交通以前你敢说他会打官司吗？

你肯定会说不打。约伯的万贯家产被剥夺了他都不打官司，人眼中的这一个破东西会打吗？那现在呢？现在你能不能搞清楚了？为什么约伯在卫晋的这件事上要打官司？为什么在他的万贯家产被剥夺的这件事上不打官司？什么原因？你根据他所诉说的，“我打破不义之人的牙床，从他牙齿中夺了所抢的。”约伯不和强盗去夺，他是害怕强盗吗？不是。因为在他来看万贯家产被剥夺这是神作的。而卫晋临到的这件事是神给卫晋摆设的一个环境，神要看他是不是有正义感，要看卫晋能不能打破地主的牙床，把东西抠出来。约伯被剥夺了万贯家产以后，他看见这件事不是偶然发生的，这件事不一般，不能用平常的那个看事观点来看。“把我的万贯家产剥夺了，这肯定是神作的，这不是让我去打官司。如果是让我打官司应该是怎么？应该是来了一个强盗，我打一个官司；再来一个，我再打一个官司。可现在是一天之内发生了这么多的事，这个刚过来报消息那个就也跑过来报消息，这个刚说完那个就来了。”所以，约伯看着这不是一般的事，看事观点不一样了。他不去打官司是因为什么呢？是因着他看见这是神作的，“这是神作的，神作的我就不告了”。那卫晋临到的这件事是谁做的呢？这是地主做的事，这就得怎么呢？这就得告他去，这就得把他嘴里边的东西给他抠出来，这是公义。要是神作的，该怎么呀？“就是剥夺了我的万贯家产，让我满身长疮，耶和华的名也是应当称颂的！”如果是人做的，行不行？（不行。）不行，“我打破你的牙，也得给你抠出来！”能理解吧！约伯临到这件事的时候，他在问神，“你离弃我了，你变心了。”他是在寻求，为什么临到这些？这肯定是神作的！所以不去抢不去夺了。

每日神话　选段51

约伯的本真：真实、纯朴、不虚伪

我们来看《约伯记》二章七到八节："于是撒但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这是约伯身上长毒疮之后如何表现的一段描述。此时约伯坐在炉灰中，忍受着身体的疼痛，没有人给他医治，也没有人帮他减轻身体的疼痛，而是他自己用瓦片刮去毒疮的创面。表面上来看，这只是约伯受苦期间的一个片段，与约伯本人的人性与对神的敬畏搭不上关系，因为约伯在这个期间并未说什么话来表明此时的心情与他的观点，但是约伯的举动与他的表现仍然是他人性的一个真实流露。前面我们在一章中的记述中看到"约伯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而在二章的这个片段中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在东方人中为至大的人竟然"坐在炉灰之中，而且自己拿瓦片刮身体"，这一前一后的两个描述是不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呢？这个对比让我们看到了约伯的本真面目：约伯虽然身份、地位显赫，但他从不宝爱，也不在乎他的身份与地位；他不在乎人怎么看待他的身份，也不在乎他的所做所表现能否给他的身份带来什么负面影响；他不贪恋地位之福，也不享受地位、身份给他带来的光环，他只在乎在耶和华神的眼中他的价值与活着的意义是什么。约伯的本真面目就是约伯此人的实质：他不喜爱名利，不为名利活着；他真实、纯朴，不虚伪。

约伯爱憎分明

在约伯与妻子的对话中约伯的另一方面的人性又呈现给大家："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约伯却对她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嗳！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伯 2：9-10）约伯妻子看到约伯如此受痛苦，便试图劝说约伯，以便帮助约伯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但妻子的"好意"并没有得到约伯的赞许，反而惹怒了约伯，因为她否认约伯对耶和华神的信与顺服，同时也否认了耶和华神的存在，这在约伯是不能容

忍的，因为他从来就不容许自己做出抵挡神的事，也不容许自己做出伤神心的事，更何况是他人呢？他怎么能眼看着别人说出亵渎神、对神污辱的话而无动于衷呢？所以，他才称妻子为“愚顽的妇人”。约伯对待妻子的态度带着怒气、恨恶，也带着责备、训斥，这正是他爱憎分明的人性的自然流露，也是他正直人性的真实表现。约伯是有正义感的人，他的正义感让他能恨恶邪恶的风气、潮流，恨恶、定罪、弃绝谬理邪说、奇谈怪论或荒诞之说，也让他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能依然坚守自己的正确原则与立场。

约伯的善良与真诚

既然从约伯的各种表现都能看到约伯此人的人性流露，那么在约伯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这件事上又能看到约伯怎样的人性呢？这就是以下我要交通的话题。

前面我说过了约伯为什么咒诅自己生日的根源，在这件事上你们看到了什么？如果约伯是一个心地刚硬、是一个没有爱、是一个冷酷无情没有人性的人，他会体贴神的心意吗？他会因着体贴神的心而恨恶自己的生日吗？就是说，如果约伯心地刚硬、没有人性，他会因着神的伤痛而伤心吗？会因着神为他伤痛而咒诅自己的生日吗？答案当然是：断然不会！因着约伯心地善良，他才会体贴神的心；因着约伯体贴神的心，他才会感受到神的伤痛；因着约伯心地善良，他才会因着感受到神的伤痛而更加痛苦；因着约伯感受到了神的伤痛，他才开始恨恶自己的生日，因而咒诅自己的生日。在外人来看，约伯在试炼中的所有表现都可称得上是人学习的楷模，唯独约伯咒诅自己的生日这一事让人对约伯的完全、正直画上了问号或给出了不同的评价。事实上，约伯此举才是约伯此人人性实质的最本真的流露，他的人性

实质没有掩饰，没有包装，没有经人加工，他的这一举动让人看到了他内心深处的善良与真诚，他就是一汪泉水，清澈见底，纯净透明。

了解了约伯本人的方方面面之后，相信绝大多数的人对约伯这个人的人性实质有了一个相对准确客观的评价了，同时也对神所说的“完全正直”有了深刻的、进一步的、实际的了解与领会了，希望这些了解与领会能帮助人走上“敬畏神，远离恶事”的道。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 二》

带领工人解决问题的路途

（SJ：谈谈在作工中有哪些难处或者受辖制的地方？）(对于弟兄姊妹的问题也可以点，也可以说，就是针对弟兄姊妹情形难处找相关的神话就比较难一些。)（看弟兄姊妹的问题看得不那么深，有时候就是看个表面，看不透实质，感觉自己揭露解剖的程度很浅。）（持守：我在这方面对于别人的情形也能看出来、也能发现，但是不愿意得罪人，要不就在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做老好人，点的时候不那么严肃、不那么严厉，只是简单地说你这儿不对了。）你看我作工和你们作工的区别在哪？还有刚才说看不透、看不清，是吧？你们也想看透、也想看清，想不想？（想。）做梦都想，可你就是看不透、看不清，这个是什么原因？根本原因在哪？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生在此山中。为什么我今天让你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的说话呢？你对神的作工不认识，你不去经历神的作工，不看神是怎么作工的，你不了解神的心意，不认识神话，跑出神话以外了，你还想看清人的真面目，你真狂妄自大！不可能！因为啥呢？你和他是一样的，都被撒但败坏了。你要想带领人，你得先进入真理，你先了解神的心意，你先从撒

但的网罗里边出来。你在撒但的网罗里边还想看清撒但，你说可能吗？你站在神这一边，你看你能不能看清撒但。你看我怎么看的？我是站在神一边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维护神家利益，你说我哪一句话说出来不是围绕着这三个呢？你自身就是为着地位、名誉，你怎么能维护神家利益呢？就像持守刚才说的，“我说话怕伤着人，我是老好人”，你已经站在了老好人的位置上，还怎么维护神家利益呢？老好人就是老恶人，神让你做诚实人呢，你不敢做诚实人、不愿意做诚实人，那你还想看透事，可能吗？就算看透了一点，你也点不透，因为你就不依靠神！

人家大卫为什么敢打三米多高的巨人？大卫心里边有个印证、有个信，他说什么了呀？“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的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撒上 17：45-46）人家相信神是一切正面事物的源头，相信神是维护正义事业的，邪恶事物必是被毁灭的，相信神的性情有喜、怒、哀、乐，凡是激怒神的就不可能存活，凡是见证神的，那就是义，那就代表着诞生与存在！人家对神有这个信，所以人家就敢不穿战服，就敢用一块石头和三米多高的巨人战斗，这是建立在信里边的。持守，你能说出大卫说的这个话吗？你敢说“神早已把诡诈人交到了诚实人的手中，我要做诚实人”吗？神说神要让诡诈人中了自己的诡计，还要让诡诈人在诚实人面前不能站立。刚才说经历神话，我是怎么走过来的？我就经历这句话了，我做了诚实人以后，被诡诈人打压、开除了，虽然我当下看不见神话的应验，但是我随后看见了神的作为，我看见我把诡诈人揭露解剖了以后，他寸步难行！我看见我就和大卫一样，不管他是多大的敌基督，神早已把他交在了我的手中！他跟我说他是祭司弟兄身边的人，我怕吗？我不管那个，我不管他地位多高，我依然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依然该揭露揭露、该解剖解剖！我站在一个诚实人的位置上，说我该说的，做我该做的，不考虑我个人的感受，但是我要看什么呢？看我说出的话对人的生命是否有益。

那时候，那些法利赛人试探耶稣呢，问他在律法里边哪一条诫命是最大的。哪一条诫命最大？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太 22：37-40）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不是最大的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其次就是什么呢？爱人如己。其它话不说，就这两条，最大的两条。律法时代律法中最大的两条，拿到今天难道不是最大的两条吗？打败撒但是靠什么？忠心与顺服。忠心与顺服的表现是什么？是不是尽心、尽力、尽意呢？最大的两条，首先是尽心、尽力、尽意，其次是爱人如己。如果你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尽心、尽力、尽意了，然后再加上个爱人如己，作工还有难处吗？就好比持守刚才说的这个话，“我也能看透一些，可我不敢说，我怕得罪人，怕伤着人”，这是尽心、尽力、尽意吗？尽本分尽心、尽力、尽意，就是看到多少说多少，不留后路，可不是“看透一百说八十”，“看透不说透，还是好朋友”。

（还有一个难处呢，有时候我看见这个问题了，但是不能用相应的神话针对性地解决那个问题，给人家说出来了但是解决不了，没有这个路途。）你看我给你交通的时候，是不是每一句话都得拿着神话来呢？是不是？你与他交通得通情达理，让他能理解，需不需要神话？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做人的准则用不用每个都用神话呀？（不用。）正常人性，谁还不知道该怎么活个人呀？不用神话。看见他追求地位呢，看他不接受审判刑罚、修理对付，还用神话吗？不用神话也行，不是说非得找见一句神话才能解决问题。如果你非得找见一句神话才能说话，那你就是讲字句道理，你想用字句道理、想用你的话来辖制人。神话是让你去经历、是让你去体验，而不是让你把神话当作工具、当作子弹对人扫射。刚才讲了尽心、尽力、尽意，你找不见神话就不敢谈了，尽力了没有？没有尽力。就好比说，你教孩子学1、2、3，你找不见课本就不教他了？你找不见课本也得教他，你找不见练习题了就自己给他出道题，“5加8等于几？”你非得找见课本照抄？不需要，你随便给他出个题，只要他能明白就行，不要受找不着

神话的辖制。尽心、尽力、尽意，你就把这三个尽都尽了以后，借着你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实行真理，神话再给你“穿针引线”，让你明白神话。是在你经历的时候，神引导你进入神话，不是说让你找着神话了再给他交通，那就成了法利赛人，为了作面子工程，预备好了，才给人解决。

第一条是尽心、尽力、尽意，第二条就是爱人如己。人和人之间不能和谐配搭，连个和谐配搭都没有，这还叫爱人如己呢？你看见我是怎么爱人如己的？你看见我爱人如己了没有？（看见了。）我看见你的败坏性情我都着急！我看见你的败坏性情流露出来了，我不管你能不能接受我说话的语气态度，我都尽我所能地帮助你去分辨、去认识，我要考虑在什么条件下、在什么合适的情况下，我得用哪种方式方法去向你交通、向你诉说，我给你举例子，掰开了说、揉碎了说，这是不是爱的流露？这是不是爱你的表现？但是我要把你的实质给你说出来。比如今天说秋莲了，我了解她，但我不理解她，什么意思呢？我了解她心里边追求的是地位、名誉，我了解她是想把萧田拿下，我了解她是想让我帮助她把萧田拿下，可我不理解她，我不会照着她想的办的，我会把她揭露得体无完肤，连背后的那些都让她看见。那我让她看见是要怎么呢？是要让她认识自己的邪恶败坏。我不管她愿意不愿意，我不考虑她愿意不愿意，我只管揭露解剖。因为她得病了，她得癌症了，必须给她把这个癌细胞去掉，这是爱。爱你用不用和你商量？父母爱你还用和你商量呢？哪种爱的方式都有，该骂的骂、该打的打、该送手术台还得送，能做到吗？你还怕孩子报复你？比如说你孩子病了，需要打针呢，你是不是按也按不住呀？他拿起东西就想扔，拿起棍子就敢打你，然后你就不敢给他打针了？“呀，孩子要拿棍子打我呢，我不敢给人家打针了！”你听哪个当妈的说过这样的话吗？持守当过护士，是吧？深有体会！（持守：按住也得打上。）按住也得打上，“你就是拿起棍子打我、砸我，我也得给你打了这一针！我必须给你打这一针！”那持守呢？你就应该持守住，“你就是杀了我，我也得把这句话告你说，你站在地狱边上跳舞呢！”这是不是你该做的呢？你做了才能封住狮子口，封狮子口是借着你的见证封住的，不是

你用办法给封住的，不是你做老好人，不得罪他就完了，你那是受撒但的玩弄。

你试一下，假带领、敌基督最后要遭到什么样的报应呢？祭司弟兄说那时候人家要揪你领口呢，杀你的心都有！为什么？假带领、敌基督不给人交通真理，看透不说透，看见了就用话语给你搪塞一下。神现在一直交通揭露假带领、敌基督呢，多年来你对假带领、敌基督忠心耿耿，为他卖命，结果他看见了你的问题不说，你如果真是个追求真理的人，你恨不恨恶假带领、敌基督？SJ说过什么话？“呀，我信神二三十年，虽然弟兄和我说的这些话扎心，可这二十多年来不管是哪一个带领，没有一个人用这种扎心的话和我说过我的问题呀！”她是一种感激。如果说咱今天找见蒙拯救的路了，也就不会和带领有什么仇恨了，因为什么呀？“我的利益没有受到损失，最终我是蒙拯救了。”如果说一个人因着带领的迷惑最终遭到惩罚了，并且明天就下地狱了，你说他今天是什么心？“我信了二三十年神，就是你把我迷惑了！”杀带领的心也有，这是不是报应？活该，应该！持守，就像你当护士呢，你要是因着这个孩子踢你两脚就不给他打针，这个孩子如果因着少打了一针最后成了个小儿麻痹，你说以后他会怎么对你？他一瘸一拐也要拿个刀子捅了你！“就是你这个护士害我成了小儿麻痹，你说我不杀你杀谁？”对不对？（持守：嗯。）情有可原，必然要那么做，这叫神的公义，也叫报应。你做老好人是因为你不爱他。你说你是老好人，你在你自家孩子身上做不做老好人？“我不给你打针了啊，我不伤害你了啊，你不做作业我也不说你了”，你在你孩子身上做不做老好人？（持守：不做。）那为什么在别人身上做老好人呢？归根结底是什么原因？没有爱。有爱你就不做老好人了，这叫爱人如己。你把这两条抓住了，你尽本分还有尽不好的？和弟兄姊妹还有不能和谐配搭的？实行真理还有难的？所以说这是最大的两条、最重要的两条。

你看我所走的路是不是也在经历这两句话？尽心、尽力、尽意，只要我想到的，只要我能做的，我是不是就去做了呢？爱人如己。我打听

过你从哪来的、你多大年龄、是男的还是女的呢？我不管你是谁，我对待你们是不是一律都是一样的？只要我看见你败坏、看见你走向邪恶那一边，我就给你点出来，必须让它不存在，那对你是拯救。看着是对你灵魂的一个伤害，可实质上却是赐给你生命、赐给你真理的道，是最真最实的爱。你跟我三年了，最后还追求做老好人，你说这三年不是白跟了？你得效仿我，我给你作了标杆，你这个标杆怎么作？你这还叫标杆？这就不叫标杆了。为什么说我作了标杆？你也看见，我一路走过来，我没有做老好人。虽然我说的每句话听起来都是伤人心的吧？但是我伤着哪个了？没有伤着，反而还得着了他的心，什么原因？不在乎做法怎么样、说法怎么样，谁都有一颗心，你说出这些话、做出这些事来，对他是爱、是恨还是利用，他知道不知道？他不会表达但他知道。就比如我今天说了一天秋莲，是吧？虽然秋莲心里边不高兴，但她敢说我是恨她呢？她不敢，她不能，她还得感谢我。有良心的，他还得感谢你；但你要是遇上了敌基督，他就是恨恶真理的，他怎么能感谢你呢？咱就不需要敌基督的感谢，是吧？敌基督正是要弃绝、淘汰的，这是不是也是拣选人的过程？用这个话就拣选了。所以，我说话就更不忌讳了，为什么呢？我用这个话伤害你的灵魂，更能检验了你，看你能不能分辨善恶，能分辨善恶的留下了，不能分辨善恶的、仇恨真理的，他在这儿能站立得住吗？站立不住。我把他揭露得体无完肤，让他在周围人群中站立不住、没脸了，他在我这里得不着好，就难受、恨我。但是我惋惜吗？我还说，“哎呀，这人跑了，我伤害他了？”不惋惜，是必须的、应该的！那是仇敌，不让他进家门！哎，你看我这是不是更加轻松了？我也不需要非得把他分辨成假带领、敌基督，我用不用受这个苦？我不用绞尽脑汁当带领了，“这个人开除不开除呢？开除吧，别把好的给开除了；不开除吧，他要打岔经营呢。”我用过这个心没有？你们没见过我用心开除过谁或者挽留过谁吧？我就根本不考虑！我怎么呀？我只管说、只管讲，我只管揭露解剖你。你要是一个接受真理的人，最后你就留下来。你要是恨恶真理的人，你接受不了，你今天忍耐一天，明天忍耐一天，第三天就走了。所以说，我没必要操这个心。那你当带领也是一样的，你带下边的这些人，让他每天临到审判刑罚、修理对付，你看他能不能留下来。咱天天听解剖刘志呢，是吧？刘志在我面前是不是哭了多少次了？他再痛苦、再累，敢跑吗？神说：“我早已将各类人都摆设在

不同的环境之中，他们都在各自的位置上表演着自己原有的属性，没有人捆绑他们，没有人引诱他们，他们的一切都是自由的，他们的流露都是很自然的，唯独不能使他们得释放的，那就是我的话语。”（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们当思想自己的所作所为》）想跑不能跑，唯独不能让他得释放的就是神的话语，往哪儿跑？你要不敢跑呀，说明神话在你身上还掌管着你呢、还控制着你呢！你跑了，神话不能掌管、控制你，那你就不是在神话掌管下的人，那就是魔鬼撒但，那我就不是挽留了，“你走，我不留！我一声招呼都不打！”所以说，在我这儿，轻松不轻松？（轻松。）轻松，我不考虑那些，我只管作我的工作。你也是一样，只管作你的工作，你把工作作到就可以了。

咱刚才说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生在此山中，是吧？就是说，你自己活在一个性情里边，你自己追求的就是钱财、地位、名誉，你能发现钱财、地位、名誉给你带来的坏处吗？发现不了，所以你也就认识不了。今天说秋莲，她追求地位呢，是吧？（嗯。）如果你也是个追求地位的人，你对秋莲就不是了解了，而是什么？理解。“哎呀，秋莲不容易呀！确实，维护这个地位真困难！你说这个萧田也不是个东西，她好不容易几年了才混了个带领，你非得跟雨桦说什么说，你跟雨桦一说，雨桦一解剖她，周围人一看，你说她这个带领今后还怎么做呢？体谅体谅她的难处，她好不容易才当了两天官，两把瘾还没过呢，你怎么能说出这个话来呢？”老好人会怎么呢？“可不要说啊，你就是毁坏了神家利益，也不要把人家这个地位毁了。毁坏神家利益就毁坏吧，神家利益那么多呢，这可是一个人呀，她没有那个地位怎么活呢？‘人活脸树活皮’，你说弟兄天天秋莲、秋莲……雨桦再这么一揭露她，她怎么活人、怎么抬头呢？这个人不能活了！”你是同情她、可怜她，甚至你还要怎么呢？还要为她抱打不平呢，“你看弟兄怎么是那样呢，一点人性也没有！”这是什么原因？因为你活在地位里边呢，你维护地位、你宝爱地位，你就为她说话，你就理解她。可我不理解、我想不通，我说：“真理放在这儿你不追求，你不追求生命，你偏偏追求地位，你找死呢你？”我是恨恶！所以说，你要帮助人，你首先得从那个地位、钱财、名誉的败坏性情里边走出来，你才能看见呢，

你才能帮助人。你用真理解决了自己的问题，才能解决别人的问题。你老觉得作工难，解决不了问题，找见原因了吧？是因为你不站在神一边，你不维护神家利益、不维护神的作工，对神没有爱、没有负担。当你对神有了负担、有了责任的时候，你看你看清看不清。就好像一个贪官和一个清官一样，同样都在一个单位里边，负责的，他就能看清张三、李四那几个人是什么情形，哪个人是个奸臣，哪个人每天起来就贪占单位东西呢，哪个人是维护单位、为单位说话呢，能够看清这些、能够说出这些的，肯定是负责任的领导。如果那个领导每天就是吃喝玩乐，他就不搭理这些，他能知道谁维护单位呢？他不会知道的。是不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你今天说出这个话呀，就把自己给暴露了，你就不是维护神家利益的人。那你解决别人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就把自己的问题解决了？自己先有了负担、有了责任，有路吗？（先看自己是不是维护神家利益，是为地位、名誉作工还是为神家利益作工。）

神家利益是什么？神家的最大利益是什么？人一考虑神家利益呀，就把神家的这些物质的东西看成是最大利益。咱家有活儿，董辰家有十几亩玉米，人家董辰家的玉米直到今天还没收呢，他想回家去收呢，可是江梅和易蓉说什么呀？“神家利益最大，在你家再大的事也是小事，在神家再小的事也是大事！神家还有这么多小活儿没有干，这是小活儿，在神家那也是大事，那就得维护神家利益！”你说董辰心里边难受不难受？别人家的玉米都收完了，他家的玉米收不回来，已经开始丢了，你说他敢回去收吗？（不敢。）他要收玉米那就是背叛、就是不维护神家利益！你说他不回家收玉米他在这儿干啥呢？跟你在这儿干这个小活儿？他心里顺吗？不顺、难受，还得服在你们的控制之下，一百个不情愿！气得上气不接下气！你说他会给你干活吗？“你们不干活，还让我干活，让我干活还不让我给我家干活，去你的吧！是，我是不敢跑，但你们也别想利用我！”然后钻到被窝里面睡觉去了，“我的玉米不收，你也别想得逞！”痛苦不痛苦？（痛苦。）你说什么是神家利益？这维护神家利益呢？神家利益就是那点小活儿？你把小活干完了，这就维护神家利益了？什么是神家利益？（神的名、

神的见证，还有弟兄姊妹们的生命进入。）神家最大的利益是什么？见证神的名、见证神的作工。神要的是见证，不是物质的东西！你说是维护神的名、维护神家利益呢，你这是干什么？拆毁神的经营！你没有解决人对神的误解，反而是怎么了？使人产生了、加大了对神的误解。“我这信神信成啥了？信成神经病了！”本来是要让外人竖起大拇指呢，结果呢？你让人家怎么看董辰呢？人家不知道董辰这是因着信神不收玉米，要让人家知道了，“哎呀，这董辰信神信成傻子了，在家睡觉也不去收玉米，丢了玉米也不去收玉米，这是不是成了神经病了？”是要让人竖起大拇指，“哎呀，人家信神的，不一样！”现在呢？说你是神经病，这是不是羞辱神的？你看着是说董辰呢，可人家说的是不是羞辱神的名呢？羞耻、羞辱！你嘴上说维护神家利益呢，可恰恰是毁坏了神家利益，羞辱了神的名、神的见证，拆毁了神的经营！使人与神之间的隔阂加大了！

什么是神家利益？物质的东西是一部分，更主要的是神的见证、神的名，把神见证出去，把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的说话见证出去，把神的性情、神的所有所是见证出去，能够让人性情变化、让人认识神的爱，这是更重要的！你是把这一切的神家利益全部抛开，说了一个玉米，玉米算不算神家利益？物质算不算神家利益？也算，但是呀，那是个工具，是借着这些物质利益来显明一个人，它是显明人的一个工具，但不是真正的神家利益。就好比说，神交通的丢失千万祭物不知悔改的例子，你说神主宰万有，这千万的祭物能不能不丢失？（能。）能不丢失，但是神是让它丢还是不丢呢？（丢。）为什么？为了显明人，为了让你认识撒但的败坏性情，虽然跟随着神，但根本不维护神家利益，这就不能说成是见证了，这是什么？给人立了一个反面的材料、反面的例子，让后人看见。丢失千万祭物的事儿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教会建造的时候发生的。现在神又给你交通出来，让你看见。如果教会建造的时候没有丢失这千万祭物，那神没法交通，没有这个事实，那就成了造谣。所以这个事情必须得发生，是为了抓捕人的罪状，你不能从外表看事。就好比说耶稣钉十字架，耶稣都钉了十字架了，他自己都顾不了自己，你还维护什么神家利益呀？这就是

人肉眼看到的。但在神那边看呢？成了！神来作的就是钉十字架的工作，是来救赎人的，是来抓捕法利赛人的罪状的，那丢失千万祭物也是为了抓捕人的罪状。所以说，那个物质，它就是来效力的，不能把它死定在神家利益上边，死套规条。

609 神的知己才有资格事奉神

1　事奉神的人应该是神的知己，是神所喜悦的，能够对神忠心无二能够对神忠心无二。不管在人背后做的，还是在人面前做的，都能在神前获得神喜悦，都能够站立得住，不管人对你怎么样，你总走自己该走的路，来体贴神的负担，这才是神的知己。来体贴神的负担，这才是神的知己。

2　神的知己能够直接事奉神是因着他有神的重托、有神的负担，他能以神的心为心，以神的负担为负担，不考虑前途得失，哪怕前途一无所有，但是他总以爱神的心来信神，所以说这样的人就是神的知己。

3　神的知己就是神的知心人是神的知心人，神的知心人才能急神所急，想神所想，肉体虽痛苦软弱，但能忍痛割爱去满足神，神把更多的负担加给这样的人，神要作的借着这样的人发表出来。所以说这样的人是神所喜悦的，是合神心意的事奉神的人。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如何事奉才能合神心意》

尽本分与生命进入的关系

今天交通了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的说话。我给你把前边的路铺平了，给你把前边的迷雾拨开了，让你有一条明朗的路可行。你白白得来，还得白白舍去。能把你得来的这些倒出来吗？（微微：达不到全部，能倒一半。）你不能倒一半，你得全部倒出来。你把我给你谈的谈出来，然后你自己去对号，你去经历几次神作工，经历得多了，走惯这路了，自然就交通出来了。陆山，听懂了没有？（陆山：听懂了。）那你谈谈，怎么经历神的作工。（陆山：首先路必须得先走对，先扭转自己的看事观点，然后再去经历，去获得神话的开启，然后再说工作。）怎么还有“然后再说工作”？这话说得扭曲事实了吧？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的说话和本分是什么关系？（陆山：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吗？（陆山：有间接关系。）那你说说这和尽本分是什么关系？（陆山：间接关系。）间接关系是形容了一下它们是间接关系，我再问你什么关系的时候，是想让你直接把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给描述出来，然后你答了一个间接关系。这就好比一个人带着他孙子来了，有人问我，他俩有什么关系？我说他俩有间接关系。然后他也告我说，他和他孙子有间接关系。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的说话和尽本分有什么关系？把这个关系能不能阐明？（陆山：就是经历神作工、经历神说话，这是人应该活出、应该做到的。）这种关系说不清楚，咱到现在究竟听明白了没有，还得打问号呢！

尽本分和你去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的说话之间有什么关联？是什么关系？尽本分就是一个显示器。你是怎么尽本分的，你尽本分是应付糊弄的？还是忠心尽本分的？也就是说你与神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就借着尽本分这个显示器给你显示出来了。人人都想把这个本分尽好，人人都想在这个显示器的屏幕上演好。如果你性情不变化，显示器就把你尽本分中应付糊弄都给你显示出来了。咱那天交通了三个词，一个是理解，一个是忍气吞声，还有一个是欺骗。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无非就是这三种表现，你是啥在这个显示屏上就给你演出来了。卫晋属

于哪种？（欺骗。）欺骗，是用一种诡计骗了你了，卫晋属于一种欺骗。忍气吞声是什么呢？忍气吞声是安排他做一件事，他不敢不做，他虽然去做了，但心不甘、情不愿！“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谁让你是造物的主，我是受造之物呢？谁让我没地位、没权利呢？”谁扮演的忍气吞声？小凤扮演的是忍气吞声。还有谁是忍气吞声呢？张磊，卫晋说张磊：“你的手不要伸得太长了。”“哦，我的手不要伸得太长了，我不说了，不说了还不行吗！”张磊理解吗？（不理解。）“我这样就是手伸得太长了吗？”然后也不交心了。卫晋说：“张磊，交通交通，谈谈吧！”张磊不吭气，“我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在卫晋面前，我的手还敢伸出来呀！”忍气吞声，这就是显示器显示出来的。理解呢？如果有理解的话，他不考虑个人的得失，他考虑的完全是神作工的宗旨，神家利益，自己的本分。在他心里认为：本分是神交代给我的一个责任、负担。这个责任、负担压着他这个人。因为这个人有责任、有负担，所以他也就有智慧了。他得用智慧去安排工作，和人去沟通。即便是有人伤到了他，他也没有知觉，这个没知觉不是说真正的麻木没有知觉，而是说责任、负担占满了他的心，他没有心去想个人的地位、脸面受到什么伤害了。他是有尊严的，他不是没有尊严。他所做的一切事都是为了神的旨意在地上能通行，为了神给他的这个托付能早日成就、早日作成。所以他能放下位置，从宝座上下来，忍气吞声，坐低凳子。他忍气吞声干什么呀？他忍气吞声和别人去求助。他忍气吞声是怕把这件事情搞砸，拖延了工期，影响了工作进度，最终把神托付的工作搞砸了。而另一个忍气吞声是因着什么？“我为自己说不成话了，没办法，我要再为自己说话，就把我的前途命运给搞砸了。”外表看这两种表现是不是都是忍气吞声？（嗯。）但忍气吞声的目的不一样、存心不一样。

为了完成神托付的工作、为了让神的旨意早日在地上通行而忍气吞声的人，显示器上面显示的是什么？是包容忍耐。他为什么能忍气吞声？为什么能包容忍耐？为什么能不注重他的尊严？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如果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尊严的话，这本分能尽好吗？能尽成吗？恩赐是撒但送来的礼品，比如，你想用一个有特长、有恩赐的敌基督

尽本分呢，可这个敌基督他就要个脸面，他就要显露一把，他要贬低你，你让不让他贬低？让他贬低你一下，他心情高兴，本分就能好好尽。你不让他贬低，他觉得高不过你，他心里就难受、就不舒服，他心里就不愿意尽这个本分。你怎么呀？你甘愿让人家贬低你，你自己坐个低凳子，夸夸他，把他抬得高高的。有人说夸人是给人送花圈呢，为什么还夸他呢？因为他就不是追求生命的人，你就是不夸他，他也是下地狱的。你夸他是为了利用他，是智慧，这不是害他，因为他本身就是该下地狱的。所以，当你夸这个人的时候，就会有人说话了，“夸人是给人送花圈呢，平时我看着你就不夸人嘛，怎么你就夸他呢？他要地位你就给他地位呢？你这人好像变了”，什么原因？这是受什么支配的？是因着对神的工作、对神家利益尽心尽意，因为神给了你这个托付，你要完成这个托付。

你看先知以利亚，他也做过好多神迹奇事呢，但他能喝约旦河的水、吃乌鸦叼来的肉，他能受了这个苦。“我在人家面前没有尊严了”，咱今天之所以受这些苦，是因着什么？是因着对神作工的理解。怎么理解呢？神给咱周围摆设了人、事、物，摆设的都是些什么人？你也是当带领的，你也知道，这个人也不行，那个人也不行，这个有怨言，那个也有怨言，都是些什么呀？都是些渣子。渣子你用不用呢？还得用。交通了八次、十次了还不行，那你还得包容忍耐，还得交通。这一切的流露都是因着什么呢？因着对神的理解。越摆设这些环境，对神越有理解。理解什么？看见这些人都是些活死人，都是些麻木痴呆，“呀，神作工真不容易呀！”你一开始经历这些的时候，你是种什么感觉？怎么都是这些人呢？你是看不起、是埋怨，“神让我尽本分呢，怎么给我配了这些兵呢？”经历神作工经历得时间长了，看见这些渣子以后，揣摩呀，“神为什么给我配了这些渣子呢？神是让我去认识魔鬼、撒但，让我去认识人的那种难办”。当你去理解了，当你去认识了，你怎么想？“神太智慧了，神知道我的缺少。”当你认识到这儿的时候，你还有埋怨吗？没有埋怨了。你是想办法利用这些有缺陷的人来尽本分。他有缺陷你还得怎么呀？你还得供应，你还得耐心地给他们交通，掰开了说、揉碎了说。你之所以能这么做，是因着你对神的

理解、对神作工艰难的理解，“神来在地上作工三十年了，神还没有把人抛弃说，‘你们这些畜生，我不要了，麻木痴呆，活死人，唤不醒了’，神还没说这个话呢，我怎么能说这个话呢？那我就还得包容忍耐，还得作我的工作”。你在尽本分的时候，是不是就像变了一个人？

现在能说清楚了吗？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的说话和尽本分有什么关系？刚才说了，尽本分是个显示器，能把你显示出来。你要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的说话，就能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果效？你去经历神的作工，能产生对神的认识，产生对神作工的认识。当神的作工不合你的观念的时候，因着你对神作工有了认识，是不是就解决了你里边的观念了？解决了你里边的观念，也就解决了你的难题了，你心里边不打架了。也就是说，神的旨意在你身上就能得以通行了，不受拦阻了，你这一关就过去了。你去经历神的说话，神在周围给你摆设的人、事、物上，你不断地看见神的话应验了，你会看见：今天信的这位基督就是天上的神来了，神的灵、肉身、话就是一！为什么呢？有谁能先有话，后有事呢？你对基督的话定真了，这就是真神。当你真能定真基督是真神了，又因着你经历了很多神的话，实实际际地看见了话语不断地成为事实，那你的信心是不是增加了？当你对神的信心增加的时候，你做事就没有那么多疑惑了，神怎么说你就能怎么做了，你就有了好多顺服，对神没有观念了，还增加了顺服。在这个时候你尽本分还能流露出拦阻吗？（没有了。）那你流露出来的是什么？是顺服。你对神作工的艰难有了理解的时候，你的责任、负担压得你喘不过气，在尽本分中神再给你摆设各种难题，你就没有自己的观念了，而是能顺服神摆设的环境，然后去寻求神给你摆设各种难题是要干什么？叩门就开门，你就会看见神给你摆设各种难题是要加给你智慧。操练你在各种环境下，对待各种人、事、物都有原则，这是要把智慧加给你。也就是说，经历神作工、经历神说话是要改变你的看事观点、你的思想观点，从源头、出发点去改变，改变根源的东西。当你经历神作工、经历神说话的时候，你揣摩的是神的作工，你得来的是什么？你得来的是明白了神的心意。你明白了神的心意，那你做事是

不是就胆大了？胆大了，没有疑惑了。这个时候，你就能全心全意地尽本分了。

经历神的作工，也就是体验、经历神的作工。体验、经历得有思维、有思想、得用心。当你用心去体验、经历神作工的时候，你的心是给谁的？（给神。）是给神的。当你不是去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的说话的时候，那支配你做事的是什么？败坏性情、天然的东西。那你所尽的本分就怎么了？你所尽的本分就打折扣了。在尽本分的过程中，神给你摆设的环境有点拦阻，有点伤面子，这本分还能尽吗？尽不成了。你就有了理由了，“他怎么样怎么样，他说了……”，伤害到你个人的利益，你活在了你个人的败坏性情里边，本分尽不下去了。这时候显示器是不是就显示出来了？那这个时候你就能看到这个关系了吧？如果你是建立在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的说话的基础上去尽本分，那你就是接受了神的带领、神的引导，然后去尽这个本分。如果你不是接受神的带领、神的引导，那你必然就是接受撒但的玩弄、接受撒但的苦害。两个表现显示器都给显示出来了。也就是说，尽本分和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的说话是什么关系呢？经历神作工、经历神说话就是让神在你身上作王掌权的一个过程。简单的一句话就是：尽本分就是让神带领你，从心思意念、思想观点、存心上去转变，神的话支配你尽本分，神引导、带领你尽本分。你要不寻求的话，那就是撒但带领你在尽本分。

尽本分就好像是你的一个手机，手机它可以做好事，也可以做坏事。你可以用手机打游戏，你也可以用手机看神话，是吧？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建立在经历神作工的基础上，建立在经历神话的基础上尽本分，那你就是在神话带领、引导的支配下在尽本分。如果你不去经历、不去体验的话，你是为个人肉体说话，那你就是在撒但的玩弄下尽本分，这个关系搞清了吧？这样交通能不能阐明？（微微：阐明了，但是不知道这个关系该怎么说。）现在还不知道怎么说？刚才我说的是什么关系？尽本分是个什么？（显示器。）显示器。刚才简单

地打了个比喻，尽本分就是个手机，手机里边关键看你装什么软件。如果你里边装的都是神话，那你借着这个手机能得着什么？你得着的是生命。如果你手机里边装的是游戏，那你得着的就是玩弄，得着的就是死亡。今天为什么给你讲这个关系呢？目的就是让你不要在手机里边装游戏。也就是说，你在尽本分的过程中不要凭撒但性情尽本分。尽本分要带着一种什么心呢？要带着寻求的心，带着一种经历神作工、经历神说话的心去尽本分。通过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的说话所产生出一个什么呢？一个准确的路途，不至于迷茫，明白了神的心意，得着神的带领、开启，还有就是加给你负担。这是不是就是作工与进入呢？尽本分是不是作工？在尽本分的过程中，你是去经历神的作工了，体验神的主宰了，体验神话了，这是你的一个生命进入。你没有这些东西，“尽本分就是尽本分”，那你就是没有生命进入。光是作工、光是尽本分，那你就不会有收获。如果你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只是总结了一些经验教训，那叫什么呢？生活经历。尽了几年本分怎么呀？学会作工了。陆山开了三年车，“我学会开车了，我学会保养车，我学会修车了”，这算不算得着生命了？（不算。）你嘴上说的是“不算得着生命”，可是在尽本分中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把这些当成生命一样去对待。“我今天学会修车了，省了二十块钱，哎呀！我得着了”，你认为得着了，你还要和别人去交通、讲解，“在神的带领下我把这个车修好了”，你就活在这个情形里边了。

我在那边和刘志接触比较多，刘志把这个本分就当作一种生命进入了。“我就不相信，我这么尽本分，我就不能剩存下来？我这么尽本分没生命？我没真理能在这儿待着？”发出疑问了。当他尽本分车也修好了，活儿也干好了，他说：“没真理人能把车修好？”别人听着好笑，但在他自己的思维里边，这就是他的思想观点，他把尽本分就当成了一种生命进入。这个能不成为他的资本吗？（不能。）“我尽本分，账目没有乱，车没有坏，我还修了多少车，我尽的这个本分神祝福、神认可”，他是不是活在这种自我欣赏里边了？可是把这些事都办好了和生命进入挂钩吗？不挂钩。所以说，我再三地给你唠叨这个话，就是想扭转你的这个情形。卫晋是不是有这个情形？（卫晋：就是这个情

形，就认为不停点地作工，这样最起码就能剩存下来，有这个想法。自己没有去分辨，作工与生命进入无关，生命不进入还是枉然。就是把这个混到一起了，好像最后剩存下来是与作工有直接关系。其实剩存下来剩存不下来是根据你的生命进入不进入，你有没有经历神话，有没有体验神话，主要是看这些。不是看你作了多少工，学了多少技术或者是受了多少苦，不看这个。咱一直的观点就是，“我能受苦，我能干，我能把活儿干完”，就是活在这个观念想象里了。）你看看保罗走的路，保罗跑了半个欧洲，作的工可不少吧？他活在那个情形里了，“我半个欧洲都跑了，冠冕应该为我存留”，但神不那么看，神是怎么看的？神是在你作工的过程中，借着你可取的部分，成全你不足的部分。在保罗的作工中，他没有去注重把这个不足的部分给补足，神作工结束了以后，保罗老病重犯，依然还是个天然包，所以说神依然不要，就是保罗跑了半个欧洲神也不要。咱今天也一样，不管你干了多少工作，神最终是看你性情是否有变化，你是否得着真理，得着真理不是一下子得着的，是让你在尽本分的过程中逐步得着的。

尽本分就像一辆车一样，你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就好像在开车一样，你这个车可以开到高速路上，也可以开到农村小道，还可以开到沟里边。你是开到沟里边还是开到高速路上取决于什么？取决于这个司机，取决于这个人。你尽的这个本分是抵挡神的还是在本分上能见证神，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你这个人的思想观点。你的思想观点不变，你是被撒但玩弄的，那你尽的这个本分就是破烂不堪，那就是把车开到沟里了。如果你的思想观点、性情变化了，你是为完成神托付的工作，是为了神的旨意在你身上能通行，你是尽上全力的，那这个车就开到哪了？就开到高速路上了。路正，速度还快，这是不是人都能看得见的？今天璐瑶这个车开到哪了？开到沟里边去了。如果你会经历神的作工、会经历神的说话，在经历神作工、经历神说话的过程中，你明白了神的心意，你找见了路途，你的思想跟上了，接受神的带领与引导了，神用事实与你说话，借用周围摆设的人、事、物与你说话，你能借着尽本分与神对话，和天上的卫星电台接通了，那你就跑在高速路上了。如果你从来不寻求神的心意，也就是你不经历神的作

工，你不会经历神的作工，你还要固执，那你就活在了撒但的败坏性情里边，被撒但玩弄了，那你这个车就没法开。你就是今天没下沟，明天也会下沟，今天合你观念，明天有个不合你观念的，一个不合你观念，你就开到沟里去了。这个比喻形象吧？把尽本分与生命进入之间的关系说清楚了吧？你为了尽本分而尽本分，这是不是活在撒但的败坏性情里面？你不是说神的心意是什么，你是只想着把这个事做好。你说把车开到沟里的人，哪个是主观意愿上想把车开到沟里的？没有这样想的人。都是想把车开好，想把本分尽好呢，因为只是想把这个事做好，所以就掉进沟里，把自己的前途命运给断送了。说这个是要扭转你里面的看事观点，迫使你去经历神的作工。因为人都怎么呢？神说人对神的作工不感兴趣、不搭理，这样翻来覆去地说，就是让你能够去注重，能够去寻求，认识神的作工，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的说话，让你可以这样去走。当你经历神作工的时候，你就能处处看见神的手，时时看见神所作的。

102 神注重的是人的心

当一个人接受了神托付的时候，怎么判断人行为的好坏与人是否有顺服，怎么判断人是否满足神的心意与他的所作所为是否合格，神有一个标准，神注重的是人的心，而不是人外表的行为，不是人无论怎么做，只要做了，神就应该祝福，这是人对神的误解。神并不是只看事物的结果，而是看重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人的心是如何的，人的态度是如何的，看人的心里有没有顺服，有没有体贴，有没有满足神的意愿有没有满足神的意愿。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　一》

从“不斗”到欺骗

小溪说她对你有成见了，不愿意和你说了，小溪是单纯地把这话说出来了，这叫诚实。剩下的人对你有成见，人家说不说？人家不说，人家只管做事就行了，你让我去，我不去。就像卫晋给小凤打电话一样，小凤不接，用事实来证明我对你有成见。嘴上不会说对你有成见，即使有事实了，也不会说是因着对你有成见不接你的电话，而是说啥呢？“我忙了，我没顾上接电话”，这就是诡诈。如果人家直接和你说了，“我对你有成见”，那这个时候你得怎么说？“对我有什么成见？我怎么了？我哪儿做得不合适了？”先解决了自己的问题，才能解决别人的问题。人家告你说你自己有问题了，“切，我自己有问题没事，我能解决了你的问题就行，你对我的工作不产生疑惑就行了”，你听听这话。（SJ：微微她认为我不勾心斗角了，我不是第一个台阶了，小溪跟我斗，我不跟她斗，你看我长大了。）一来就说人家跟她斗，把人家放在这个敌对的位置上，然后把自己放在高的位置上，放在那种做法上边。（SJ：她是说我长大了，我不跟你一般见识了，你要斗，我不跟你斗了。）原来你不认识自己，你跟别人是斗、是打，神告诉你说遇到环境你得先认识一下自己，可你不是往认识自己的这条路上走，而是咋呢？“你说了两个阶段，人家一看，我走的路就是在第一个阶段了，这么丢人，这个路我不能走了，我克制吧，我忍气吞声。你再怎么说，我不说了，忍气吞声。你再说我脸上有黑，再说我是敌基督，你再说我是污鬼邪灵，我忍气吞声，我不和你斗了。”但你没去认识，没有寻求“你为什么说我是魔鬼撒但呢？你为什么说我不是人呢？”信神应该走什么路？认识自己。你没有去认识自己，而是忍气吞声了，还给自己戴了一个冠冕，“我不和你斗了！”那是不斗了？那是什么？神借着周围的人事物和你说话呢。可是你怎么对待的呀？你说了一句，“我不和你斗了！”你不和谁斗了？“神，我不和你斗了！”实际上是什么呀？“我不接受你的修理对付，从神来的一切，我都当作仇视之物！”（微微：这么严重啊！）首先你得知道，周围的人事物是谁摆设的呢？（微微：神摆设的。）神摆设的，让强盗来了，是不是神摆设的呢？（是。）约伯遇到强盗的时候，还能回过头去认

识一下，“哦，剥夺了也是耶和华……”。让小溪过来说你一句不是人，就算她欺负你了，她和你斗呢，你说“我不能和你斗了”，你真是不和她斗了，你真没有放在心上，那你顶多是一个东亚病夫。可你真是东亚病夫吗？你是麻木痴呆？你心里边还要记仇呢，还伪装着呢，“我宰相肚里能撑船，我是为了让别人看一下，我进入第二个阶段了，我想披个羊皮大衣，我不能让别人看见我和小溪还斗，她跟我斗，我就也和她斗，狗咬狗两嘴毛。我得让别人看见，她咬我，我不咬她，我是人，她是狗。”你想用事实把你见证出来。你没有真实地反省认识自己，“呀，她咬我呢，因为啥咬我呢？我身上有血腥气？”没有去进入，没有进入的路，只注重于做法。

（微微：外表的做法也得有嘛，外表捆绑住了再变里面的。）外表捆绑住不做了是不是实行真理？这就是神说的那个话：“你以为你们的观念还少吗？只不过你们现在都学得相当乖巧，看不透的事不说也不露声色，但你们那敬畏的心与你们那顺服的心根本不存在，在你们来看，研究、观察、等待是你们今天最好的实行，你们学得太灵巧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对作工你们得认识，不要糊涂跟随！》）聪明一时，能拯救你一世吗？如果有人直接和你斗了，你不去攻击人、论断人了，这叫不斗了。人家别人修理对付你呢，“我不接受你的修理对付！”这叫不斗了？人家说：“我对你有成见，你这个人有问题。”你说：“我不和你斗了。”人家说：“你就是敌基督！”你说：“我不和你斗了。”那不是你不和人斗了，那是你不承认你是敌基督。微微，你聪明不聪明呀？（小凤：其实这里边更阴险了！）变得阴险了！披着羊皮了。人家一说对你有成见了，你心里就有问号了，好奇心就起来了，“嗯？怎么会对我有了成见呢？对我有成见，你说，怎么有成见了？”你就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微微：在说有成见这话的时候，有一个前提，那时候……）不管前边有什么前提，人家对你有成见是不是你眼睛所看见的？（微微：是。）这就好比你去了医院，说胃疼了，医生说给你化验一下，做个CT，“不用，我知道我胃疼呢。”他对你有成见了，你告我说，这里边有个前提，在那件事上她怎么怎么了，那是你自己看见了她对你有成见，人家看见你的问题了，

你允许人家说出来吗？（不允许说。）这就是不允许人家给你做CT。（微微：这还是自是，是吧？自己认为是什么就是什么。）不是自是，主要是走的路不对。你走的不是信神的路，你走的是啥路？“我就是来作工了，我不是来追求生命进入了，我不是来认识自己了，你不要和我说对我有成见什么的，你只要对工作忠心就行了。我作的是工作，你别告我说我生命进入的路哪儿不合适，我和生命进入没关系，我没有追求进入，我就没想过我还有生命进入，我只是作工。”你如果知道信神不仅是要作工，还得生命有进入，还得在进入中作工，在实行真理的过程中尽本分，那别人和你反映的这些话，你都要收集过来反省、省察，“我走的是什么路呢？我是不是在尽本分呢？我所做的是不是神称许的？”是不是都要核实、省察呢？来到神面前自我检查。神摆设了环境，丰富的筵席是让你在这儿吃呢，可你呢？你没有经历神的作工，你是一个劲儿地盯住别人，“你怎么不吃呢？”人家说：“你是带领，你还没吃呢。”“你别管我吃不吃，来，我给你介绍这是饭就行了，我作的就是这工作，你承认这工作就是了！”（微微：别人如果吃了我就觉得自己也吃饱了。一切顺利了，就觉得自己信得好了，不走第一个阶段的路了，还要带人家别人了，其实自己啥也没得着。那天，在那解剖我的时候，我才认识到：呀，这不是敌基督的路吗？我这样走呢，我让弟兄姊妹也这样走呢，带着弟兄姊妹也走这样错误的路。）带着弟兄姊妹走呢，告诉弟兄姊妹，别人对付你了，你不要认识自己啊！咱要的是作工。（微微：就只停留在咱不能和弟兄姊妹斗这上面了。）

（SJ：上次聚会交通了这方面，小溪说的这些问题，就没解决了，微微认为她不斗了，其实根本上的问题没解决了。我说微微你见见教会带领他们，微微说他们说没问题，我说人家说没问题就是没问题？第二天，上午凑活着见了一下，下午回来的。回来以后还说他们要操练呢……）谁操练呢？（SJ：说见见他们教会带领吧，人家就说“呀，不用了，我们操练吧！”微微就说“那操练操练吧！”我从这儿和微微说，“你去了后，他们就说他们操练吧，说这话的意思是不用你交通了，从这里边，你看不出他们的问题？”）一看微微就是个假带领，假

带领就是不作工。（SJ：微微还认为自己这是不跟人家斗了，人家说什么她挺答应的，人家说操练呢，“我还能不让人家操练？那操练吧！”就这样回来了。）“我们自己操练吧！”什么人才说这话？微微，这话是你给人家们造的谣，还是人家真的就是说这话呢？我怀疑这话是你给人家造谣呢。（微微：没造谣。）没造谣也可能是你引诱他们说的这话，他们不应该说这话。我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说这话的人他很可能是个敌基督。神怎么说的？“就是打着真理掌权的旗号，彻底把基督架空，‘……基督来了，那就是像上层领导视察工作似的，给你吃点好的、拿点好东西就完事了，你别参与我们具体的工作，说处理哪个人，哪个事怎么做，那都是我们自己家的事，跟你没关。’”（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二十二）》）你想去下面的教会看一看，你能下去吗？你来了人家带你去饭店吃上些饭，就问“你什么时候走呢，我送你去车站”。你说你走之前见见带领，人家说“不用了，你走了我们操练吧！我想起这边还有个旅游区，带你去转转吧。你要是走，我给你买个车票。”这是不是把你架空了？（架空了。）你如果是个负责任的带领，有担当、有责任，一听这个话这就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你来这个地方是有目的的，视察工作也好，下来落实工作也好，你来是要落实呢。你一落实工作时，他说“没事，没问题，你走吧，我们自己处理吧！”你一听他这个话，你就该问：“你啥意思？这是在干什么？怕我进了你家偷了宝贝？你是不是已经把这地方独霸了？你是不是怕我看见你的问题？”如果你有责任、有担当，你来之前你就有计划，计划来了之后要看什么看什么，你来了这里了，他想尽办法把你推了出去，不让你看，这里边有猫腻呀！会不会这么想？如果你来的时候，是被迫无奈来的，或者是为了欺骗神而来的，那下来会怎么办呢？你是没有责任、没有担当的，那接下来就是走马观花地看一下。来了这里以后，人家给你端茶倒水，还告诉你，“这里没啥事，有啥事人家在下边办就行了，你劳累了，你在家休息休息吧，下午就能走了！”听了这话你怎么想？“呀，这人真体贴我呀！哥们！我走了多少处教会，还没有一个人招呼让我休息休息，他们都没良心！”你会跟他成了铁哥们，他还没给你送礼呢，你就已经把他当成铁哥们了，你把他当成自己家人了。“那我就休息休息，休息好了就走了。”你不会发现问题，你也不会发现这个人有问题，你也不会对他有成见，反而，你会跟他更加亲近了。你回来以后没有自

责，为什么呢？因为你本来就是想去应付糊弄一下，“我就走个过程，哎，你让我下教会转了，我就转去了！”

这两天我看了下面人的作工以后，我的感受是啥呢？我想到了神一句话“没有理解，只有无奈的忍气吞声与欺骗”，没有理解，为什么说是没有理解呢？如果你对神的作工负责任，也就是对神有理解，“哎呀，神作工真难！这些人真是麻木痴呆！神作工三十多年了，经历到现在啥也不知道，到现在了都不知道信神得在神话里边寻找神，不知道得把神话活出来，这些带领工人连传达个话都传达不下去！我今天要把我知道的告诉他们，我要把在这黑暗里边哀哭切齿的人唤醒，我的责任感、我的使命感迫使我作这项工作，我得配合神的作工，让基督早日回归锡安，早日与父团聚，这是神急切的心意！既然是神急切的心意，那就是我的使命，就是我的心意，就是我的责任，这也是我该配合的！那我该怎么做呢？不管我跑了几个地方，我必须把这些活在黑暗之地的弟兄姊妹唤醒。神在这儿等了人多长时间了？神说过，神不会陪人到白发苍苍，本来这工作早就该结束了，但因为人麻木痴呆已经延迟了。已经延迟了，还能因为我不负责任再把这工作延迟了？不能这么干呀，我不能这么没良心呀！我得体贴神的心意，理解神的急切心情。”责任感、使命感就使你着急上火，坐不住了，就要把这些工作落实下去。那你下去作工的时候，谁敢说“这没问题，我们自己操练吧”这句话，你就能给他定罪！“你个敌基督！你还想把我和下边分隔开，断绝来往？下边多少人哀哭切齿？我得下去视察一下，究竟你们工作作得如何？我落实一下！”你还会定罪他！如果你没有使命感、没有责任感，再加上劳累了，原来也就不想出来尽本分，“我就在家附近转转就行，闺女在这里了，孩子在这里了，嘻嘻哈哈和弟兄姊妹一吃一喝一天就过去了，熬时间了，等神作工一结束，我就进迦南美地了。结果现在我得天天跑出来尽本分，天又冷，又吃不上、喝不上，图啥了？哎呀，没办法，SJ就这么安排了，谁让人家SJ带领我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忍气吞声吧！谁让人家当带领了，咱没这个权利，那就这么走吧！”不吭气，这么走吧！心里难受但还得给人家陪笑，这就是忍气吞声。或者是欺骗，“唉，吃人家一口，还人家一斗。

谁让人家是基督呢，谁让人家是神呢，谁让人家掌管全宇呢，我就是活在人家掌管之下，我如果是不听人家的话，我就得死。我要想剩存下来，那只能是让我做啥我做啥吧！”这就是刚才说的搞欺骗，“你让我转，我转了；你让我去哪，我去了；你交代的工作，我都作了。你让我去交通，人家说不用，人家说没问题，啊，没问题就好，反正我做了。”不是欺骗就是忍气吞声，没有理解。你去那边作工仅仅是让你去看看吗？“我得去看看那些人是不是活在黑暗之地哀哭切齿呢？他们是不是进入工作状态了呢？是不是找见信神的路途了呢？会不会经历神作工了呢？我明白的这些，他们明白了没有呢？这些带领工人他们尽上他们的本分责任了吗？这里的教会还有没有敌基督、假带领？他们在背后干了些什么事呢？建造神家产业，他们参与了没有呢？我落实一下，我看看。”当你有这个心情的时候，谁能拦阻呢？谁敢拦阻你呢？谁敢出来拦阻，就一脚踢出去！谁敢拦阻？对神有理解了就不一样了。

人与神之间哪里有爱？只有施舍与怜悯，只有交易，没有爱与被爱，没有爱这层关系。没有理解，只有交易！什么交易？雇主与雇工之间的交易，“你雇我，让我剩存下来，我给你跑腿，作了工了，回来给你交代，做完了，行了吧？”（SJ：那个范围早就分给微微了，但一直也没去，从她心里就没有主动要去，后来咱们聚了会以后才去的。我自己感觉她有这方面，那天问她的时候，她说“没有呀，我愿意的”，虽然说是愿意的，可是心思意念里边是不想去。）她有可能也想去，但那是一时的，是一时的热心，可能是因着她明白什么是三个台阶了，“哎呀，我今天走到第二个台阶，我得告诉他们说我走到第二个台阶了。我不能用大喇叭说，我这是走到第二个台阶了啊！不行，我得下去告他们一下，你和我打，我就不打，你看我走到第二个台阶了吧！告诉了他们以后，她急得还要回家告SJ说呢，你看我走到第二个台阶了。马不停蹄，顾不上停留，我赶紧回家告诉SJ，结果忘了作工作。”微微现在心里想啥呢？“呀，弟兄，就能丑化人呀，没有的事给我说一大堆。”微微，是不是？（微微：其实，昨天已经表演了。表演完回来，在SJ这儿表演不下去了。）也可以说神的作工一步比一步拔

高。（微微：唉……）也不要唉声叹气，真理是无止境的！因为你原来就好和人斗，爱面子，你这次前进了一步，“呀，不斗了，我不要这个面子了。”你往前走了一步了，但是我不能说“呀，微微进步了啊！站住了啊！”要是这样的话，微微坐在宝座上就不知自己是从哪儿来的了！她回来会讲“我站住见证了！”不能把你放在宝座上，还得再打一鞭子，“走了一步，再往前边走，还不到终点”，还得打。既要把你打了，还得让你看见，“啊，我也往前走了一步了”，你说人难办不难办？不然今天打了你以后，回家认识自己认识到一个地步以后又消极了。我肯定是用最高的标准来要求你，我告诉你，你往前边走，再往前，再往前，我肯定是往前引你了，我要不往前引你，你就不可能往前走。不管你怎么走，我总告你我不满足，你才能往前走。但是，我说这个不满足的时候，又怕伤到你的自尊，“完了，完了，总是达不到弟兄的要求，呀，人家都有变化，就我没变化，拉倒吧！”对自己失去信心了，消极软弱到一定地步，怎么了呀？（SJ：没有活着的希望了。）（微微：就是能效什么力，就效什么力吧！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吧！反正又不敢退。）

本来人的生命都有一点变化了，但是一用最高要求标准来要求时，就看不见自己的增长了，就活在了消极情形之中。我打了你，我还不能让你消极，我还得再鼓励鼓励，鼓励鼓励还不能让你坐在宝座上，看到我是怎么作工的了吧？（嗯。）我这么作工，也是让你去这么作工？你既要打了他，让他往前边走，你还不能让他跌倒，你说话还不能伤着他的自尊。真理是无止境的，虽然说是一件事情，但有多方面的功课，都有进入。（微微：好像对自己失去信心了，原来不解剖揭露，好像没有这么多败坏，自己也认识不到，对自己是满有信心，后来就看见了自己的败坏越来越多。特别是那次，说我不通灵嘛，连话也听不懂了。一直以为自己能领受了神话呀，就是我领受不了全部吧，最起码七七八八也能领受了吧？自己把自己看得太高。那次一打的时候，说我领受不了神话，然后，连别人说的话都听不懂，我说这成畜生了，听不懂了，这是能效什么力就效什么力吧！呀，这能干什么？这一下看见自己情形情形看不透，解决问题解决不了，自己连自

己走什么路都不知道，还不知羞耻地表演自己呢。）这就是神说的那句话，小孩走路了，跌跌撞撞、磕磕碰碰，东倒西歪。

（微微：现在看见人跟神之间不是爱，不是理解，就是一种交易，就怕受惩罚。不行，我还得站起来，心里就有这些想法，我不能倒。）原来信神是对神的一种勒索，“我信神了，神你就该让我怎么样。”后来，就是公平交易，“我跟随神受了这么多年苦，神你今天就得让我剩存下来了吧。”最后，拔高一步了，你是受造之物，你还想与神搞交易？搞交易就是没良心的东西！你是一个受造之物，理所当然就该敬拜神的，这个本分是你应尽的，该尽的！（小凤：其实，这就是对神没有理解，这方面就不会进。）一方面理解，一方面作工是一步步拔高呢。（嗯。）刚开始你是根本不承认有神的人，然后逐步你承认有神，然后就开始勒索神了，知道从神能得恩典了。“我信神就是为了得恩典，理所当然。”“你什么本分也不尽就想得个恩典了？”“那我尽个本分。”成搞交易了。开始搞交易了，再和你说话，“你是受造之物，神是造物的主，你不应该顺服？就不说这些了，父与子之间还搞交易呢？你从哪儿来的？神造了你，你为神做事，不是天经地义？”“是，我默默无闻，勤勤恳恳，不管神怎么对我，都是我该做的，是天经地义！”“天经地义就完了？你得彰显、荣耀神、赞美神，得对神有爱！神在你身上作了多大的工程，你得把神赞美出来，爱神至极！”几个台阶“咔嚓，咔嚓”走上来了，对你的要求逐步拔高。你走到第二台阶了，上边还有第三台阶，你走到第三台阶了，上边还有第四台阶了……

（小凤：那天交通完我和卫晋斗，自己也觉得自己没路了，还老认为自己对着呢，是在维护神家利益呢。这样一交通，自己就认识到，自己跟神的关系就是雇工与雇主，不是理解，不是爱神，去体贴神的心意。）神说：“要靠神先解决自己里面的难处，除掉自己堕落的性情，能真正认识自己的光景，知道自己该怎样做，有不明白的多多交通。人不认识自己不行，先治自己的病，借着多吃喝我的话，揣摩我的

话，凭我话生活、行事，无论是在家或在任何场所，都能让神在里面掌权。”（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二十二篇》）首先用真理解决了自己的问题，才能解决别人的问题。解决自己什么问题呢？解决你与神之间的问题，你与神之间的关系正常了没有？不管别人修理对付你也好怎么也好，你和神之间是交易还是爱呢？现在得达到爱神至极，当你活出爱神至极的时候，你与神之间的关系正常了，你再解决别人的问题，什么问题也都可以解决了！（是。）知道为什么吗？当你爱神的时候呀，你再遇什么人你都有合适的原则了。当你爱神的时候，你对神就有理解了，知道神的心意了，知道对待各类人该怎么对待了。他是敌基督，今天没人，敌基督我也得用！利用他效力，不能拦阻了神作工，只要对神的作工有益，我卡住他、看住他、哄住他，干活！刘志老想踩我，是吧？你看不见刘志踩我，可是我能感觉到他踩我呀！感觉到踩我，还得用他呀！对各类人有原则了，你是仇敌，我哄着你；你想要地位，我给你个地位；你想要名誉，我给你个名誉，然后，你作工；你要追求真理，我给你真理；你要追求恩典呢，我给你恩典，对各类人都有相应的原则。在作工过程中，尽你的能力去配合，配合工作中，你得着真理了，按着你得着的真理给你划分类别，得不着真理就淘汰了。

你今天再遇什么人，不管对你有什么成见，因着你的责任心，因着看见了神作工的艰难，更因着你对神作工的理解，看到这些人经撒但六千年的败坏，都太邪、太麻木、太痴呆了！那你释放出来的是什么？你释放出来的就是包容、宽容、忍耐、耐心、帮助，当你释放出这些的时候，你和谁合不来呢？是不是和谁都能合得来呢？还有什么问题是你处理不了的呢？你还和谁去斗呢？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有爱，因着爱产生了责任，产生了使命。寡妇熬儿，她为什么熬？因着有爱，有爱、有使命、有责任，什么困难她都能解决。当你没有爱的时候，就没有使命、没有责任，就成了交易。“我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就不干；合我利益的时候我做，不合我利益的时候我就不做；够本了我做，不够本了我不做。”这是不是有太多的拦阻了？与太多的人合不来了？所以，这工作作不成，没法作。用真理先解决了自己的问

题，再解决别人的问题，好解决不好解决？（好。）这话有两种含义，一种就是你与神关系正常了，你才能解决别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一种就是你在这个问题上明白真理了，你才能给他交通真理。

小凤，你现在知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没路？没路是什么原因？（小凤：没路就是持守自己对嘛！就是不理解神的心意，不明白，只考虑自己。）没路了，就是认为自己搞的这个交易不平衡了，也就是伤害到个人利益了，自己的利益受到亏损了，你愿意干吗？（小凤：不愿意干了。）不愿意干了，有路吗？（小凤：没路了。）不愿意干就是没路。“卫晋这么和我说话了，这么不把我当人待，还用这种口气和我说话呢，我这脸面往哪儿放？我怎么与你卫晋沟通？我怎么和你卫晋说话？一和你说话，你就把我踩在脚底下，一和你说话就让我坐个低凳子，你说我怎么做？”（小凤：嗯，是。）有路没路？这就没路了。那怎么就有路了？你刚才说话还戴了个冠冕，“我是为维护神家利益呢”，真维护神家利益了吗？如果真维护神家利益，有路没有路？（小凤：真维护就有路。）你自己又做了个假象，是吧？（小凤：就在这个事上，自己认为是维护神家利益呢，可自己流露出来的这个性情，它是撒但的性情。）我不说你流露出来的是什么性情，我现在考虑的是你的存心目的是什么？实情是什么？你的存心目的就是搞交易。（小凤：噢，在神这里就是搞交易。）你在这里还打了个旗号，维护神家利益呢，你要是真心就是维护神家利益呢，还算不算成本？算不算你的利益？（小凤：不算了。）不算你的利益，来维护神家利益，维护神家利益“不计成本”。你这个不计成本是带引号的，是假的。这个成本指什么说的？指的是你的虚荣脸面、地位，是在你个人的利益上不计成本。也就是说，你真维护神家利益，就不管卫晋怎么说话了，“我今天为了神家工作，为了神家利益，为了把这件事情能够顺利地安排下去，不管他怎么跟你说话，神的工作不能受到拦阻。卫晋你再呛我、再怎么，我今天得把这个事情先办了。”这才叫维护神家利益呢。（小凤：哦，是。）

维护神家利益有路没路？（小凤：有路了。）维护神家利益就不会没路！说没路了，那就是不维护神家利益。（小凤：自己当时一考虑自己脸面地位，就不吭气了，心里就想跟人家这个斗那个斗，斗得丢死人了，不斗了，也不说了，忍着吧！里面就是这想法。）那叫小凤的“聪明智慧”。（小凤：自己想了，我不在第一个台阶了，不斗了。）你说小凤是不斗了吗？小凤不是不斗了，是升级了！“原来我是和你明斗呢，我斗不过你了，我暗斗！”怎么斗？“你打电话，我不接电话，我用‘智慧’和你斗！我原来和你枪对枪、炮对炮，你有地位，我没地位，我斗不过你。我不接你的电话，我说我忙了，我用个诡计耍了你，这总行吧！谁高？还是我高！”小凤你说不斗了，这是不斗了？（小凤：这更加斗了。）这是斗里边增长了“智慧”了，用“聪明智慧”来斗，暗斗，让别人都看不出来。用诡计跟卫晋斗呢，让他还抓不住把柄，把卫晋能给气死，然后，SJ过来了还抓不住把柄，最后，在神那里你还能交差，“我不斗了”，一举三得，你太“聪明”了！（小凤：一交通这就知道了，这就是在与神搞交易，欺骗，这是在神面前的一种欺骗呀！）欺骗神，忍气吞声。一开始是忍气吞声，让做什么“嗯嗯嗯”，实在顶不住了，不接电话了，等他一问，“哎，没听见，我忙了，我去厕所了”，欺骗就来了。

帮助人的心态、态度

李娟有什么问题？（李娟：我有时候说出话来老伤害人，自己还意识不到，还认识别人呢，还感觉别人怎么这么能记仇呢。后来看了“顶头”这方面的表现，看见自己也是这样，别人说个啥就给顶回去了，只是认识到这儿了，挖不到问题的根源。他们尽本分应付糊弄了，或者我看见他们有什么问题，以前就认为把他们打回去，这就是正义的，这是在维护神家利益，可是有的时候对哪个人有看法了，就不能正确对待了，就明显的感觉到自己的矛头就对准他了，心里就认为他就有问题。而对于没有成见的人，我就能正确对待，耐心地帮他解决问题。）（SJ：她就是进入的路没找着，光是说往上配合，没有

说从神摆上的这些人事物当中学到哪些功课，自己经历了哪些，认识不到自己里边的那些东西。）（李娟：嗯，对人有看法、有成见、有贬低，觉得自己也进入了一些，但只是在行为上克制了，根源没解决，真正的路途没有找到。那天SJ问我在这些环境里怎么经历神的爱、神的拯救的，我就谈不出来，就只是知道神摆设的都是好的。）（SJ：我和雨桦刚开始一起配搭的时候，她懦弱，她脸面重，我不能说她，一说就消极，那我就不说了。但是没有认识到这个人就是我生命的需要，当我后来认识到了这个人就是我生命的需要，如果没有她我就不能变化，神这么摆就是合适的，认识到这个的时候对雨桦就没有抵触了。要学不到这个那就老是对这个人有抵触，就老是盯着对方，看不到神摆设的环境好在哪里。就是这个弯她没有转过来。）就是说不会经历神的作工，没有真实的认识到周围人事物是神主宰安排的，是吧？只是字句上知道是好的，但是没有品尝到这个美果的滋味。这里有几个原因，一个就是你自己的一个性情，没有同情心。再一个就是没有真实地认识到这是神的主宰，真认识了神主宰的时候，看到周围的人事物是神主宰安排的，那你就没有火气了，而是在里边寻求神摆设人事物的心意。为什么人经历经历就沉着、稳重了呢？因为人开始寻求了。同情心是怎么产生的？一个是自身的良心，另一个就是当你看到自己什么都不是的时候，你还顶头吗？你看着自己很高，看不起别人，“这也做不了，那也做不了”，顶头自然就出来了。当你看到他什么也做不了、他应付糊弄、他欺骗神的时候，他和神之间的关系是这种关系，这意味着什么？当你看见他什么也不知道，作恶了也不知道的时候，你是不是会同情可怜他呢？

你看我刚开始作工是怎么作的？我是打人呢，是吧？我刚开始出来作工，看到他们不实行真理，看到他们对神话那种不搭理、不接受的态度，我就直接给他们定罪。你说你是顶头，而我直接就是定罪，我比你厉害吧？（李娟：厉害。）你只是伤着人家的心了，而我是在有意刺伤他的心，甚至拿“石头”砸死他、打死他。也就是说能打醒他算打醒他，打不醒他就怎么呀？打死他，打死他也算公义。醒了就醒了，醒不来就打死了。当我逐步经历神的作工以后，你再看我现

在还那样作工吗？咱不说别人就说刘志，他那么放肆，我打他了没有？没有打他，也没有有意伤害他，什么原因？这几年呀，我周围的人事物太多了，经历得多了，我看每一个人都是什么呀？麻木痴呆，都跟活死人一样。当我经历中看到这一群人都是这样的时候，我心里边就冷了、冰冷了。我刚开始是一腔热血，就像人说的打了鸡血一样，刚开始我出去打仗的时候就像打了鸡血一样，那时就感觉神作工几年就完成了，神的国度就要降临在地上了，而这些人还是麻木痴呆，悖逆刚硬，我是出于一种着急，也可以说是一种爱，是站在神一边。可经历几年以后一看这么多人都还处于这种状态，不是说只有一个人、两个人是这样，而是大批人都是这样，这个时候我就懊悔，“我当初对个别的人是不是打得重了？神是最大限度地拯救人，那如果像我这样拯救人的话，到最后会有谁能被拯救呢？”当我看见一批人都是这种麻木痴呆的状态时，一方面我就是心冷、惆怅、愁苦，也没有当时的那种冲动了，因为啥呢？因为神说：“追求生命不能急于求成，生命长大不是一天两天的事，神作工正常实际，作工都有必要的过程。……要作成一个正常的、彰显神的人也不是容易的事，尤其生在大红龙国家的人素质又差，得需要长时间的说话、作工……”（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国度时代就是话语时代》）

好比说我刚开始揭露老赵的时候，他那种性情就是敌基督性情，然后我就等着他写认识，他迟迟写不出个认识来。在我眼里我看他就是啥呢？他什么都知道，他就是不愿意低头，能写不写的那种。我说不愿意低头就算了，那我还再说啥呢？所以说就搁置了。可是经过两年以后呀，我看见有的人经历揭露解剖以后能够听两句，有的人反抗，但有的人呢，他有个反转，看着果然和以前不一样了。这个时候我就意识到，当时我不揭露解剖他，他根本就认识不到。刚开始接触这些人的时候呀，我觉得老赵是有意的，我觉得神对人的那些基本要求、信神的基本常识他是知道的，可是经过揭露解剖多少人以后，我看见人连一些更浅显的都不知道，他就不知道他自己在犯罪，他就不知道自己那个性情是在抵挡神，这个时候我就对老赵产生了同情心，我就想，“我当初那么作工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我没有给他揭露

解剖出来，没有给他说透，他没有认识到？要是给他揭露解剖出来让他认识到的话，他会不会也有变化呀？”当经历了这些以后呀，我再看到这些人抵挡神、不接受真理的时候，你说我还有没有火了？这个时候我再看到这些人的时候就没有火了，而是什么了？唉……叹气，可怜，“你说你信神多少年了，就连这个也不明白，你还在那儿傻乎乎地叫嚣呢，你就不知道那是叫嚣？你就不知道你那么走下去是该死的？”他跟我在那儿吵呢，气势凶巴巴的，别人看着他是凶呢，可是我看着他的时候，我的感觉是什么？可怜！“哎呀，这个人完了，你说就为了一个面子争、吵得面红耳赤，一个人就这么完了呀！这个灵魂就完了，他就快死了！”当你看着这个人快死的时候，你对他有火吗？世上人有一句什么话呀？你和一个快死的人还争不争脸了？（不争了。）谁也不和一个临死的人去争斗了。所以说当我看到他快死的时候，我也就不会和他争执了，就没有火气、没有血气了，看他是瞎眼、无知，被一种同情、可怜完全替代了。就好比说一个正常人横闯马路，在路上横七竖八，瞎走呢，你火大不火大？（嗯。）“作为一个正常人你不好好走路，跟个神经病一样！”你是气的、火的。可如果是一个瞎子，车来了看不见，他走到了汽车跟前都不知道，或者是一个瘸子，走路一拐一拐的，你还和他火吗？（不火了。）是因着什么？他是个瞎子、瘸子。乞丐在外边叫唤，要饭吃呢，你说你看着他可怜不可怜？（可怜。）当你看到他做的不合真理、抵挡神的时候，本应该激起的是怒气、怒火，应该站在神一边，可这个时候你看见他是一种同情、可怜，就像耶稣说的那个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路 23：34）这是我走过来的，对你帮助吗？（李娟：有。）

卫晋打人挺厉害的，是吧？（嗯。）可他昨天说了个啥呢？他说：“呀，我现在体尝到被弟兄解剖时的那种痛苦了，体尝到和弟兄的那种拉锯，我现在才理解SJ当时的难了。”我解剖SJ的时候，SJ说她和我拉锯呢，里边难受呢，卫晋说难受啥呢？弟兄交通出来接受就行了。卫晋亲自受了这个苦以后说什么呀？“呀，经历了这个以后呀，我才知道这个痛苦，我才知道什么叫换位思考了。现在当我要对付一个

人的时候呀，我就能感觉到他那个难受，我就在考虑我这句话该说还是不该说，等话到嘴边的时候，我刹车了，我知道这个话不能说，说了他会难受。”在没有经修理对付、揭露解剖的时候，卫晋打人打得挺厉害的，为什么？他说这个话自己感觉不到痛，没经历。他就在这儿不受苦，没经历过苦，经历过来了，才会用你的经历去带人。刚才给你说的其实也是一个问题，是吧？都是经历，总体来说，经历是一个生命长大、性情变化的过程。从根源上看，我不打人和卫晋不打人有什么区别呀？我不打人了，是什么原因？可怜他，他不知道他自己做的是什么。卫晋不打人了，是因着什么？（经历、体验了。）他是同情人的痛苦呢，也可以说他是学会同情撒但了，因为人的痛苦是因着撒但的玩弄。卫晋经历了被撒但玩弄的一种苦，我在说他的时候，他放不下这个脸面、地位，在这个里边挣扎，那是撒但的玩弄。经历过这个以后，他就知道撒但玩弄的时候怎么痛苦，所以他在作工的时候就考虑到了，“那个人处在那个环境里我该怎么帮他？”当考虑到这个的时候，再给人交通，别人是不是就好接受了？卫晋那个叫换位思考。我这个叫什么呢？看清了你的归宿，对你是同情、可怜、怜悯。为什么卫晋会换位思考呢？能给人脸呢？卫晋是一个什么人呢？他是场面上的人，是给人留脸的人。那天说卫晋是为了自己有脸先给别人脸，用他的不要脸换别人给他的脸，他一说出话就知道什么话伤人的脸，所以他说话一般不伤你的脸、不伤你的面子，这是他在世上的一贯做法，他的一个处世哲学，也可以说是他的性情，是吧？（嗯。）他在作工的时候“啪啪啪”打人，他感觉不到疼，等他经历以后了，他就能感觉到这个难受，这两个条件加起来，他就开始扭转了，就开始不打人了。这两个条件是什么呢？第一个条件，卫晋说话、做事都是“看透不说透，还是好朋友”，就是说他能够考虑对方，他能够给别人脸；第二个条件，他经历了什么是痛苦，所以他就能体验到别人的痛苦，所以他就不再用那样的方式去作工了。有路了没有？（李娟：嗯。）什么路？（李娟：就是先得知道自己的性情，别把自己看得太高了，把自己看得太高就看不到别人，更不会同情别人。）嗯，还有呢？（李娟：能看到对方跟神的关系，看到他可怜才会有同情。）

还有一个，我谈我经历的时候说过，我把每一个人都当作什么呀？当作我的老师。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优点、特长，我看见人家的特长我就去效仿人家。彼得说什么呀？彼得看清了约伯的优点，人家是取长补短。咱一个败坏的人有个什么特点呀？看别人的短处可清楚、可准确呢，老要拿自己的优点和别人的缺点去对比、去打、去斗，所以说你就觉得理直气壮，你这个顶头就来了。你要拿上你的短处和人家的长处去对比，你还顶头吗？是不是就没了？好，这又找出个问题来啊，不会找人的长处，只会看人的短处。你看见他一无是处，可不就是一肚子火了？你看彼得和保罗呢？彼得看见人家保罗作工厉害吧？跑了半个欧洲，彼得是看得见的，彼得叫保罗什么？（SJ：弟兄。）“不管你保罗怎么贬低我，在我来看你为神作工还是可以的。”你看去埃及作工的时候，那些门徒谁想起去埃及作工了？谁也没有，那时候他们还起来拦阻保罗呢，“这不合神心意吧？”是人家保罗自己主动要去的！所以彼得就能叫保罗弟兄，“不管你保罗怎么对待我，我都能叫你弟兄”。

就好比说我和刘志，你看刘志猖狂吧？他最近说了个猖狂的话，说和我是并肩作战呢，厉害吧？刘志还常想羞辱我，那次因为他没有露了脸，就迟迟不忘。那一次非得用羊粪垫上把那个东西卸下来，我说：“羊粪是软的，那么一卸就把东西摔坏了，我也不在家，怕你把东西摔坏了。”他们和我说刘志要卸呢，那天还下着雨，我知道他们控制不了刘志，然后我就跟他说：“不管能不能卸下来，都坚决不卸！”我说了这话，人们都不支持他卸，最后卸不下来，刘志这一下丢了脸了。刘志要怎么呢？要把这个脸面收回来，“我得给你证明一下，用羊粪能卸下来，弟兄你是不对的！”他是迟迟不忘，一直念叨，这个话一直放在心上，到现在都不认输。所以前段时间他就怎么呀？“弟兄，我给你放上保证金，你让我重来一下，看看能不能卸下来。”他要干啥呀？（给你证实一下。）给我证实一下，“弟兄，你是错的，我是对的！你看我的能力，我能用羊粪把它卸下来！”他处处想羞辱我，你说我什么感受？你说我感觉不到？我认识不到？我看见他可怜呀，你说他每天忙忙碌碌的，重活都得他干，干了活以后还什么真理也得不

着，还是为了自己的名誉、地位在争执、挣扎。就像神说：“你的历史使命感何在？你将怎样做好下一个时代的主人？……等着你去牧养的人该有多少？你的任务是否很重？他们贫穷、可怜、瞎眼，不知所措，落在黑暗之中哀号，路在何方？”（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论到以后的使命，你当怎么对待》）你看见他就是贫穷、可怜、瞎眼，落在黑暗之中哀号。按道理说他要羞辱你，你火不火？他不追求正道，该不该打？可是看了他的处境，你又可怜他，打不起来。

咱说了几个方面？总结了没有？一个是灵里边的认识、看见，是吧？看见他贫穷、可怜，然后你对他产生一个同情；第二个是换位思考，你有经历了，受过那个苦了，能带出实际来，用实际来带他，而不是字句道理；第三个，取长补短，能看见人家的长处，不要一眼盯着人家的短处，应该看咱自己的短处，看见咱还不如人家。当看见咱不如人家的时候，他再流露出短处来你就能够接受，就能够心平气和地去和他交通、去处理这个问题，你就不会去打他；还有一个就是对神的主宰安排你得有认识了，就像约伯看见强盗、土匪抢了他的家产了，他不和强盗打官司去，他怎么呀？“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不和人去斤斤计较，而是看一切都是神作的。四个方面是吧？（嗯。）说白了就是咱不会经历神的作工，没有活在神的经营中。

晓嘉是个新人，跟他们去干活儿了，回来以后呀，就消极了。他们又让晓嘉去那边干活呢，晓嘉不想去了，可以说是走得没劲了，也可以说就是不想信了。怎么不想信了？经历了个什么事情呢？刘志、李放打斗呢，为了地位、名誉能够动血气、能够争斗，明抢明斗，还是当着我的面，晓嘉看到了什么想法呀？“这是信神呢？这言行举止比外邦人还恶，他就不是个信神的人！这还国度建造呢，国度建造就这样建造呢？就要这样的人？”再一个每天起来就是干活，“干活就是国度建造呢？干活就生命进入呢？”本身这里边就产生一种消极，然后这又去经历了一个事就更走不动了。晓嘉去那边见了那么一个老

地主，死不讲理，咱自己的东西，拦住不让咱拉，把车钥匙也拔了。就在争吵中有的人是怎么呀？离得远远的，不吭气。不吭气是因着什么呢？是为了不招惹是非，都觉着信神呢，不敢和外邦人争吵，不能发生肢体冲突，不敢打架，这是肯定的。不能发生冲突但是咱能报110吧？可咱的人不敢报110，一报110感觉咱信神了，又怕人家来把他抓了，就成了一种懦夫相了。你说让110过来处理个事情和你信神有什么关系，你害怕那些干啥呢？有的人想的是把其他人赶紧打发了，就留下一个开车的然后再报110。你说这是什么做法呢？一看这哪是正常人的做法，这是不是小偷、强盗的一贯做法呀？一说打110，一说报警，人就“哧溜”一下跑了。谁见110才跑呢？偷人家的、抢人家的才不敢见光呢。要么是不吭气、没反应，不敢和人家去争执，要么就是听见报110吓得跑呢。晓嘉看见那个老地主那么邪恶，把咱的东西说成是他的，就激起了晓嘉的怒火，气得不行，就和地主家儿子吵起来了，还想打架呢。从那里回来后，就消极软弱了，说：“咱的东西没拉回来，咱的家具都没往回拉。”反过来他们回来给我汇报说：“就剩下些烂东西和一个烂沙发了。”他们说的是就一个烂沙发，可晓嘉回来说：“沙发基本就没拉，一个都没拉！”哎，他们还把咱的东西说成是烂东西，然后我让人去看了一下，没拉的东西比咱用过的旧一些的还好呢。地主把咱的东西扣下了，拉不回来，人为了掩盖事实，为了不拉东西，站在人家地主那边说话呢。他跟我说了个烂东西，是什么意思？“烂东西干脆就不要了，值钱东西都拉了。”我说丢人呢呀，自己的东西都拉不回来，110还不敢报。这些历历在目，晓嘉全部都看在眼里，晓嘉回来以后就消极软弱了。后来才知道，咱报110一共报了两次，第一次110过来说，“你赶紧拉啊，今天赶紧拉完。我给你看着，你从后边走，不要等我们走了，他又拦住不让你拉了，就现在赶紧拉走。”咱的人竟然不拉！咱的人说啥呀？“明天再拉。”你说这是信神的人？神让人维护神家利益、维护神家财产，你维护什么了？地主拦住了，没人吭气，就一个晓嘉起来和他争吵呢；要报110了，起来要跑呢；报了110以后，110给你处理了问题，让你赶紧拉走，你不拉，你说明天再拉，等明天人家又变了主意了，那还能拉走？第一天空车回来，说是第二天拉，结果第二天就没去。为什么没去？他临走之时人家地主说，“拿铲车把路堵了！”他听见人家说了这句话，就以为人家把路堵

了，所以第二天就不去拉了。咱的东西呀、家具呀，就在那儿扔着不拉了，这就是尽本分呢。

晓嘉看到这些事情就软弱了，信不来了，让他出来干活，不想出来了，软弱无力。李娟，晓嘉为什么信不来了？看到了吗？让你看到这些你软弱不软弱？你怎么看这个事？（李娟：神摆设这些环境，人对神就信不来了，只考虑自己。）信不来，人信的是啥呀？人信的是眼见。说是信神呀，都没有走在信神的路上。信神，信的是什么？为什么要信神？信神是在干什么？咱交通了，每天交通还是扭转不过来，不知道信神是在干什么。如果你是晓嘉的话，你会怎么经历？（李娟：也是软弱。）和晓嘉一样，也是软弱了？（李娟：嗯。）也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原因？（李娟：人第一反应就是考虑自己，说是信神呢，临到事都跑了，还说神家是一家人。）晓嘉的软弱有哪些原因呢？一方面是看见人性情没有变化，比世界上的外邦人还恶呢！信神呢，国度建造呢，看着一帮人里边没有一个去维护神家利益的，神家利益就扔在那儿没人管，各管各，逃之夭夭。再一方面还遇上了那么一个地主，神是主宰万有的，是造物的主，咱来这儿建造国度呢，怎么就遇了这么一个地主呢？人信神心里边想的是什么？是不是想平安呀？是不是想要万事如意呀？（李娟：嗯。）“神，你主宰万有呢，你自己家里边都主宰不如意，你还叫什么主宰者呢？你为什么就主宰了这么一个地主呢？那么多人你就不能主宰个好地主？就主宰了这么个地痞流氓？这究竟还是不是神的主宰呢？再说了，那么多地方，咱为什么非要去老地主的那块地盘呢？这究竟是不是神的作为呢？神的智慧在哪儿呢？我看连我都不如呢。要让我去找地我也不会找这样的地，我就是找这样的地也不会找这样的地主，而且我用人也不会用这样的破烂人，雇工也不是个雇工！神是智慧的神，神是全能的神，神的智慧在哪儿？神的全能在哪儿？”是不是一堆的问号呢？“神不拯救恶人，可这些人看着一个比一个还凶！”所以说，这个时候他就怀疑、疑惑，“这到底是不是神的工作呢？”不仅是对这步工作产生了怀疑，对神都产生怀疑、疑惑了。我看到晓嘉这个表现以后啊，你说我最先想起来的是什么？不认识神的作工，不会经历神的作工，不会经历神

的主宰。神作的是什么工作？（微微：经营人类的工作，打败撒但，拯救人类。）神作的是经营人类的工作，怎么经营人？咱交通过神经营人的宗旨了，是吧？你能说清楚吗？（微微：就是把人交到撒但手里，然后让人看到撒但的邪恶、丑陋。看到这些以后人才能对它恨恶、背叛，才能对正义和邪恶有分辨，这样才不受撒但的迷惑。）嗯，这是神经营人的宗旨，是吧？神经营人是在干什么？神经营人就是在拯救人。神经营人的宗旨就是让你能够有认识、有分辨，不再是当初的亚当、夏娃，而是让你成为一个有认识、有分辨的亚当、夏娃，成为一个新人种。神经营的是人，人经营的是个事、是个产业。

我看到晓嘉这种消极软弱，我一下想起谁来了？想起十二个探子了。人看着老地主这个地方，是不是都有观念呀？“找地方，找地方，结果找了个鸟不拉屎的地方！还国度建造呢，这建造的是啥呢？”有没有这个观念？有没有这个想法？我看到晓嘉呀，我就想起了十二个探子。晓嘉就是十二个探子里的那十个探子，那十个探子回来说什么了？“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民 13：32-33 ）“神把我们带到了死亡之地”，你说晓嘉是不是这想法？“这是什么地方了？神把我们带到了死亡之地，遇到这么一个地主！”可在我看，那是什么地方？（田宇：显明人的地方。）显明人的地方是什么地方？（李娟：生命长大的地方。）生命长大的地方是什么地方？是不是流奶与蜜的地方？（嗯。）没有那些奶、那些蜜你能长大呀？那是不是生命供应呀？（嗯。）供应人生命的缺少。所以在我看呀，那是流奶与蜜的地方。不仅是我看，你也应该看到，为什么说你也应该看到呢？你信神多少年了？二三十年了。神话说了三十年了，你还不知道神作的是什么工作？神供应人生命是不择手段呀！神为了拯救人，为了让你明白真理，供应你生命是不择手段，想尽一切办法，只要能让你明白真理就行！要让你明白真理首先得怎么呢？显明你，得让你认识自己。那怎么认识自己？给你摆设环境，摆设不合你观念的环境。合你观念能不能显明你？（显明不了。）给约伯万贯家产，约伯赞美不赞美神？（赞美。）就不用说约

伯，如果给你万贯家产，你也会赞美神，是吧？谁都会赞美神。可剥夺了呢？赐给你的时候你赞美神，不等于你是赞美神的，不等于你是信神的，剥夺了你，你还能够见证神、荣耀神，这才算你是信神的人呢！你看田宇，如果他现在每天高兴地唱歌、跳舞赞美神，这才是赞美呢，是吧？（嗯。）“婚姻没有，家庭没有，地位、名誉也没有，我要一样没一样，每天还给我摆设什么样的环境，还让我腰疼，你说我混的是个什么呢？越混越不如原来了！”田宇，是不是这样想的？临到这些是不是应该高兴呢？哎，田宇赞美神了没有？（田宇：没有。）说了句实话，没有赞美神。这就显明了，田宇是不是信神的人？（不是。）不是信神的人，他是和神要福的人。所以说，那个地方是为了显明人而有的。那个地主呢？那个地主就是专门为卫晋预备的。卫晋是什么人呢？老想用讨好、换取来处理问题，所以神就给他摆设一个他讨不好的人、摆设一个赖皮，你再说好话也不算，不接受你的，不讲理，让你看见、让你经历。

什么是活在神的经营中呢？活在神的经营中第一个先得怎么呀？先得相信、承认、接受万事万物都在神的主宰之下，在相信神是万物的主宰的基础上来经历神的说话、经历神的作工。那今天这个，你首先得相信这个老地主、这个地方，还有刘志、李放，就是你周围的这些人事物都是神在主宰安排着呢，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去经历神的说话、经历神的作工。相信、承认、接受，你得接受。他们说出来的话，是神借着他们的口说出来的，是神在与你说话，是神让他们表演，这才叫经历呢。如果晓嘉会经历的话，“这是神主宰安排的，神在那边看着呢，撒但也在那边看着呢。现在是什么时代呢？话语成就一切！神摆设这个环境是要干啥呢？神要把智慧加给我，让我去认识、让我去分辨，让我去打仗，用真理把撒但打败！”那发出的就不是血气！咱刚才交通说的这里边有两类人，晓嘉代表了一种单纯、血气；其他人代表了个什么呢？诡诈、懦弱，躲在一边。但不管哪种，都不是见证神的，都不是用真理解决问题的。神的智慧建立在撒但的诡计之上，咱活在大红龙国家，大红龙既要抓捕咱、充当神作工结束各从其类扬场的那股风，还要怎么呢？还要让它在繁忙之中抽出空来为咱

效力，给咱维持秩序。它给咱维持秩序呢，那你为什么不报110呢？用智慧打败它，这需要你去经历、揣摩才会有路途。你这么经历不仅不会消极，反倒能够增加你的信心，越经历越有认识。你能够看到这是流奶与蜜的地方，这就活在了神的经营中，你要不认为这是流奶与蜜的地方，那你就是神经营以外的，你就没有经历神的作工、没有经历神的说话。

简单交通提一下这个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就是要解决你刚才说的那个问题：怎么能不再怼人、不再发血气？神交通说什么是血气呀？神说："什么叫血气呢？（我理解的就是临到事人不去寻求真理，里面天然爆发出来的东西，这叫血气。）说得对，'天然'这个词挺贴切。人经撒但败坏之后，人最天然、最原始、最根源的那个性情，就是没经过思想，没经过大脑加工、琢磨、包装就暴露出来的东西，这就是血气。"（摘自《基督的座谈纪要·寻求真理依靠神才能解决败坏性情》）遇到一件事，不经大脑加工、揣摩，就是天然的，用自己的办法去解决，那就属于血气。不经大脑加工是什么意思？就是没看到这是神的主宰安排，不考虑神的心意是什么。那临到事经过大脑一加工，"噢，这是神主宰安排的，神是让我认识什么呢？让我看见什么呢？神的目的意义是什么呢？"当你一往这方面去想、去揣摩的时候，你还有没有火了？（李娟：没有了。）没有火了，那你揣摩的就是神的心意。就好像约伯一样，强盗抢了他的东西，他没有血气，而是能揣摩寻求神的心意。

873 神的作工多么艰辛

1　神在地的工作是多么艰辛！作工的脚步是多么艰难，为人的软弱、为人的不足、为人的幼小、为人的无知、为人的所有都无不作周密计划，又无不考虑考虑周到。人都犹如“纸老虎”一样不敢招、不敢惹，轻轻一碰就会反咬一口或者会跌倒、失迷，似乎稍不注意人都会老病复发，或对神不理睬，或跑到“猪狗”爹娘身上享受其身上的污秽之物。多大的拦阻多大的拦阻！

2　神作的工作几乎一步一次试探，每次几乎是带着极大的危险作工。话虽是语重心长，并无恶意，但谁愿接受、完全归服？伤透了神的心。为人日夜操劳，为人的生命着急，又担谅着人的软弱人的软弱，作每步工、说每句话都经过多少周折，总是进退两难，日思夜想：人的软弱、人的悖逆、人的幼小、人的脆弱……翻来覆去，谁曾知道？向谁倾诉向谁倾诉？谁能理解？

3　总是恨恶人的罪，恨恶人没骨气、软骨头，又总为人的脆弱操心，总为人的前面的道路而着想总为人的前面的道路而着想，看着人的言行总是满了怜悯总是满了怜悯，又满了怒气，总是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无辜的人毕竟已麻木了，何必总与他过不去呢？脆弱的人已毫无毅力，何必总与其怒气不减呢？软弱无力的人已毫无一点生命之力，何必总教训其悖逆呢？谁能经得起天上之神的威胁呢？

4　人毕竟是软弱的，万般无奈，将怒气深埋心底，让人慢慢地反省。而苦难深重的人类却一点不领会神的意思，经受了“老魔王”的践踏却毫无一点知觉，总是与神对着来或对神不冷也不热。话语说了有多少，谁曾认真对待？话语说了有多少，谁曾认真对待？话语说了有多少，谁曾认真对待？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作工与进入 八》

293 神希望人类能继续生存下去

1　神恨恶人类，那是因为人类与神为敌，但在神心里对人类的眷顾、牵挂与怜悯始终是不变的，即便他毁灭了人类，他的这个心仍然是不变的。当人类满了败坏，悖逆神到了一个地步时，神便因着他的性情、他的实质按着他的原则不得不毁灭这个人类不得不毁灭这个人类，但因着神的实质他仍旧可怜人类，甚至想用各种方式来挽回人类，让人类继续生存下去让人类继续生存下去。

2　而人却与神对立，继续悖逆神，不接受神的拯救，就是不接受神的好意，不管神怎么呼召，怎么提醒，怎么供应、帮助、宽容，人都不理解、不领情，也不搭理。在神伤痛之余，他仍旧不忘记给人最大限度的宽容，等待人的回转，等到了极限之后，他就毫不犹豫地作自己该作的，就是说，从神计划要毁灭人类，到神毁灭人类的工作正式开始是有一段期限的，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是为人类回转而有的，是神留给人的最后机会。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　一》

5-6月

“踩雷”计划（一）

“踩雷”计划（二）

“踩雷”计划（三）

“踩雷”计划（四）

交通诗歌《我今已醒悟》

保罗二世（一）

保罗二世（二）

保罗二世（三）

背叛就是以死相逼（一）

背叛就是以死相逼（二）

交通神话诗歌《神成全的就是信心》

撒但的护卫兵

什么是昏君

什么是指鹿为马

神根据人的不同需要来安排环境

神拣选人根据人对神的观点、态度（一）

神拣选人根据人对神的观点、态度（二）

神拣选人根据人对神的观点、态度（三）

神拣选人根据人对神的观点、态度（四）

怎样认识得着真理与实行真理

怎么对待真理

真理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从物质世界看灵界争战（一）

从物质世界看灵界争战（二）

没有作工就没有进入、没有实际

缺乏理智的表现

什么是故意抵挡（一）

什么是故意抵挡（二）

什么是借刀杀人（一）

什么是借刀杀人（二）

什么是落井下石

什么是算计（一）

什么是算计（二）

什么是真正的作工（一）

什么是真正的作工（二）

神长时间观察来拣选人、定人归宿

在正常实际的作工中看见神作为（一）

在正常实际的作工中看见神作为（二）

长期的刚硬、对抗带来的后果（一）

长期的刚硬、对抗带来的后果（二）

追求真理根据神话看事

做人、行事得有标准原则（一）

做人、行事得有标准原则（二）

神国怎样降临

敌基督的嚣张、恶毒、邪门

“踩雷”计划（一）

神说：“也可能你现在与敌基督的这些表现、实质对号，说‘我只是偶尔的流露，只是一时的表现，虽然有同样的实质，但是我与敌基督的实质相比还是有差距的，因为我没有那么大的野心，我也没打算做敌基督，再说我在尽本分期间也在不断地懊悔、回转，寻求真理按着真理原则去做，目前从表面上、从这些行为上来看我还不是敌基督，也不可能成为敌基督’，但是，你能保证不久的将来你不走敌基督的道路，也不会成为敌基督吗？你没有这个保障。那怎么才能有这个保障呢？唯一的路途就是追求真理，接受与敌基督有相同表现、性情的这些事实，往自己身上对号。你现在不是敌基督，但是有一点对你来说是最致命、最危险的，就是你与敌基督有着相同的实质，所以说，你在听揭露敌基督的各种表现的同时，不要认为这些事与自己没关，这种态度是不对的。那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接受这些事实、接受这些表现呢？跟自己对号，承认自己也有，然后对照敌基督的每一条表现的实质，省察自己的哪些表现、流露甚至内心深处所感觉到的、所发现的实质是与敌基督一样的，省察到后先接受过来，别包装，再包装你就真的走上敌基督的道路了，那你最后成为敌基督就是不争的事实，是早晚的事。先接受、承认，接着就得来到神面前让神管教、约束，不要离开神的面光，不要离开神的保守，这样你做事时，一方面内心深处有理性、良心能约束住你自己，另外一方面，当理性、良心约束不住的时候，还有神帮着你约束，到时候神就提示你。怎么提示呢？神作事的方式很多，有时候就让你感觉有羞耻感，感觉做这事脸红，大家好像都知道似的，自己这么做太露骨了，一有这样的意识你就会收敛，这对你是不是保守？这是一种方式。有时候神在里面责备你，给你明确的话语告诉你这么做恶心，让神厌憎，是可咒可诅的，也就是有明确的话责备你让你对号入座。神这么责备的目的就是让你良心有感觉，你一有感觉，就顾及面子，顾及自己的廉耻，作法上就有所收敛了。这样体验得多了你就发现，这些性情虽然驻扎在人里面，但是当人有心志、有意识地付代价去配合放下它的时候是能变的，不是坚不可摧、不可改变的，它不是那么顽固。当你有这个感觉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以前可不知羞耻了，说话多么露骨、多么高举自己让人崇拜都没有羞耻感，现在就觉得那样做不好，丢脸，好像有多少只眼睛盯着似的。’更重要的是神在作，神给你一种感觉，让你感觉像是自己在责备自己似的，你自己这儿就通不过了，不知不觉你做

那个事的严重程度会一点一点地减弱，你会越来越收敛。你内心深处会越来越感觉这样活着正大光明、心里踏实，你不用再用谎言或者好听的话来为自己狡辩，来修饰自己、维护自己的脸面了，不用活得那么累、那么偷偷摸摸了，你从这里面走出来了，活得轻松、自由了，内心深处享受到了平安喜乐的感觉，这就尝到甜头了。尝到甜头的同时，人的内心世界不再是诡诈、邪恶或者是虚伪了，而是愿意来到神面前了，有事就跟神祷告，就寻求真理，就跟大家商量，不自作主张、独断专行了。你越来越觉得以前做事的方式方法卑鄙，自己不想那么做了，怎么做合乎真理、合乎理智、合乎神的心意就怎么做，你做事方式方法变了。你能达到这个，你是不是就远离敌基督的道路了？你达到远离敌基督的道路，是不是就走上蒙拯救的道路了？你走上了蒙拯救的道路，你常常来到神面前，你的态度、存心还有观点，你活着的目标、人生的方向都不是与神相敌对的了，你开始喜爱正面事物，开始喜爱公平公义、喜爱真理了，这时候人的内心深处就彻底变了。你走上蒙拯救的道路了，你还能成为敌基督吗？你还能有意识地抵挡神吗？不能了。这就远离危险了。人只有进入这样的情形，走上这样的道路与正轨，才能摆脱撒但本性、敌基督本性的困扰、控制与搅扰。现在有没有人走上这样的道路了？还没有，是吧？”（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二）》）

咱看一下刚才这段话，先给景介打个“麻药”。“你现在不是敌基督，但是有一点对你来说是最致命、最危险的，就是你与敌基督有着相同的实质”，搞清楚了，咱与敌基督有相同的实质，所以解剖你的时候，说你是敌基督，你不要破罐子破摔，每个人都有敌基督的实质！“所以说，你在听揭露敌基督的各种表现的同时，不要认为这些事与自己没关，这种态度是不对的。”神话是对所有人说的。神说要将全宇之人倒钉十字架，这说每个人都是敌基督，这是不是把全宇之人倒钉十字架？“那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接受这些事实、接受这些表现呢？跟自己对号，承认自己也有”，第一个就是先承认自己也有敌基督的实质。昨天景介承认不承认他有敌基督的实质呢？他不承认。今天，他仅仅是承认了。“然后对照敌基督的每一条表现的实质，省察自己的哪

些表现、流露甚至内心深处所感觉到的、所发现的实质是与敌基督一样的，省察到后先接受过来，别包装，再包装你就真的走上敌基督的道路了”，今天和你说这个话，属于还没有开刀，也就是说你直到现在还包装着呢。“再包装你就真的走上敌基督的道路了，那你最后成为敌基督就是不争的事实，是早晚的事。”揭露你是敌基督，你只能是承认，从里边寻找你的敌基督成分，不要为自己辩解。如果你一为自己辩解，那你将来百分之百就成为敌基督了。

“先接受、承认，接着就得来到神面前让神管教、约束，不要离开神的面光，不要离开神的保守，这样你做事时，一方面内心深处有理性、良心能约束住你自己，另外一方面，当理性、良心约束不住的时候，还有神帮着你约束，到时候神就提示你。”他这里面有没有理性、有没有良心呢？其实在他这儿，神是不是帮他约束了？（嗯。）易蓉就是神给景介摆设的，神要让这个人来提示他。借着她提示了以后，景介有反抗，再加上你们的一个不配合，今天我再次提示他。神只是给咱说，一次认识不到就两次，但是不存在三次、四次帮你约束。“怎么提示呢？神作事的方式很多，有时候就让你感觉有羞耻感，感觉做这事脸红，大家好像都知道似的，自己这么做太露骨了，一有这样的意识你就会收敛，这对你是不是保守？这是一种方式。”这是神借着易蓉、借着我提醒你。借着易蓉说你了，你看着是丢了脸面了，你还动火了，其实这是神对你的保守，这是神作在人身上的爱！“有时候神在里面责备你，给你明确的话语告诉你这么做恶心，让神厌憎，是可咒可诅的，也就是有明确的话责备你让你对号入座。”咱今天还没有完全对号。“神这么责备的目的就是让你良心有感觉，你一有感觉，就顾及面子，顾及自己的廉耻，作法上就有所收敛了。”也就是神给你摆设这些环境是让你丢脸面，让你收敛，是保守你。这些话先给你说出来，这就相当于先给你打了个麻药。给你打了麻药那就是要开始揭露解剖你。

咱昨天说了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四个地方巧合，既然有四个地方的巧合，那就不是巧合了。昨天说他那是有意预谋，是吧？既然是有意预谋，那他就有存心、目的。他的存心、目的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昨天咱给他交通了，他这个存心、目的是在变化呢，他刚开始没有这个存心、目的，是慢慢的有了一个合适的环境，是因着条件合适而产生的这个存心、目的，但实质上并不是如此。我谈到这儿，你们能不能感觉到呢？那你们能不能说出来？你们现在能感觉到，能看出来，只是你们不愿意说出来，是不是？田宇，你敢不敢说？你还看透不说透呀？（田宇：昨天说的时候，当时没有认识到这儿，没想到这儿……）这就是让你往深挖嘛，深挖才能挖到实质，实情才能出来。你想到你说说，还原一下现场。（田宇：开始做这个事的时候，景介的存心可能也对着呢，就是想着要租房子用呢，但随着环境的变化，人里边的思想和当别人都不知道景介拿着这钱的时候，也没有人过问这事的时候，也可能景介就有心把这个钱私吞了。）不到位吧？还是看透不说透。SJ呢？SJ有点同病相怜，牵连到SJ了，所以就不愿意开口了。SJ，你是不是更有话语权？考虑考虑再说？（……）SJ今天怎么了？怎么不说话呢？

这件事的真实情况是什么？景介，你自己说一下，你自己说出来是你的认识，是你的一个自我解剖。自我解剖是种亮相，如果别人给你揭露出来，就不是你的亮相了。别人揭露到哪儿，你认识到哪儿，那是怎么呢？那是你没办法的情况下，被逼无奈地承认！你自己能够省察一下，把你真实的情形招供出来，就是亮相。而且你招供也得招供，不招供也得招供，因为神说过，到时候你得一字不差都得招供出来。今天你自己能把你真实的心态，真实的流露，事情发生的真实经过说出来，这是你敞开亮相。如果要让我结合你周围的环境，分辨你的存心、目的，然后交通出来，让弟兄姊妹看见了以后，这就是解剖，哪个疼呀？（景介：当时的存心就是，我是一线指挥，自己能把这个事做了，做完了让人看，我不需要别人，我自己一个人就能够解决，就能办了，还是为了自己的脸面、地位。所以当时给那个弟兄就是这样交通的，正好房租就剩一、两个月就到期了。）你说的这个

话，昨天我承认，今天我不承认！因为咱是一步一步往深挖呢，进深了，和昨天那个不一样了。其实SJ现在心里面有点看法了，为什么她刚才不说话呢？她看到景介太伤她的心了，她把景介当作了她的得力助手，别人看到景介是仰望，SJ看着他是什么？最好的配搭，是能信任的一个人，值得信赖的一个人。当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做出这样的事来，让她无法开口说话，无法面对现实。这就是昨天她说她不能干了的原因，她陷在情感里面了。景介，你刚才说出这些话都是掩盖，不是实情。（景介：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正好说起租房子的事了，这个弟兄说："行，租房子我掏钱，我拿一万先奉献了。"后来我跟他说："咱马上要用钱呢，如果你把这一万都奉献了，你还得拿出五千掏房费。神家花哪都是一样的，现在这样分开两边都能预备上善行，两边都救急。"当时给他这样交通以后就是把这个钱分开了，奉献了五千，剩下的五千留下来。我说把剩下的给了这个弟兄，他说让我拿上就行，我说那我就拿上，因为他是一线的人员，他给了我，我肯定要给教会呢，当时我就这样存下来了。就是半个月的时间，这个时间SJ她们就回来了，等她回来我就准备跟她说呢。可是SJ还没回来，易蓉就知道这个事了，当时的实情就是这样。）

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存心、目的、观点、出发点、源头是什么？（景介：存心就是，这样事情就好办了，有人出房租的钱了，那时候就是这个存心……）这样吧，我给你推断一下吧，如果我说错了，那咱再重说，行吧？（行。）我先不给你定性，我就先像推案一样，先推一下这个理论，看你诚实不诚实啊！神说人都有贪婪的本性，谁都有，你也不例外。当你遇到一个大脑有点问题的人要奉献一万块钱的时候，你当时会有什么想法？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他进来没多长时间，超过三个月了没有？（景介：没有。）咱之前交通就说过，没超过三个月的新人不要奉献。而且国度建造一开始就取缔了施舍这一说法，不存在施舍这一说法。咱一直交通说什么？如果你要施舍，不干涉，谁对谁施舍那是你们之间自己的事，和教会没有任何关系，教会也不过问、也不管，这是两个原则。在这个背景下，你把这个钱收下了。收下以后你有一种强烈的态度，要他拿出一部分来作

为施舍。你让他施舍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有了存心、目的了。什么叫施舍？人与人之间这叫施舍，人拿这个钱用在神家，这就不叫施舍，这叫奉献。你就是拿出来租房的这个钱，那也是奉献的，你不能施舍给神家，“神家住不上房子了，我可怜你，我给你租个房子吧。”这是把神家当乞丐了，咱以前这样交通了，是吧？（嗯。）再说了，一个新人拿出一万块钱来奉献，咱不接纳，为什么呢？今天是建造国度呢，国度的祭坛是圣洁的！祭物必须是圣洁的！不能有反悔，或者有其他的存心、目的。如果有其他存心，那就是污秽了神的祭坛！如果有其他的存心、目的，那就是捣毁祭坛的人！

咱今天犯了什么罪？第一，不够三个月的新人要奉献，咱应该拦阻，“等三个月以后，你确定认准了，再奉献。”咱没有这样交通，没有拦阻，然后还接受了他的奉献。接受了他的奉献以后，你还修改了他的奉献款，把奉献款改为施舍款。也就是把奉献款分成了两半，一半是给神的，是放在祭坛上的，一半成了施舍款，这是不是就截留了？主耶稣说：“你们这瞎眼领路的，蠓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太 23：24）咱今天是吞了一半，这个时候你就有了这个观点、存心了。这个时候你不是想拿着钱去租房子，你要是想拿着它租房子，你完全可以在奉献的这一万块钱里拿出一部分去租房子。咱什么时候说租房子不能用奉献款？没说过这话吧？如果是施舍的，就是针对个人，咱从来没有说过从施舍款里边拿出来作为什么什么，所以你在交通这个施舍款的时候，那时候就有了你的存心了，“施舍款那就是针对个人的，出现什么问题，神你干涉不着了。如果我没给这个弟兄说清楚，我要是在他的奉献款里拿上一部分钱的话，出了什么问题，那我就成偷吃祭物了。但是施舍款就不一样了，神在那边鉴察了，我拿的是施舍款，我拿的不是奉献款，这样我就不是在偷吃祭物。”你是在做法上欺骗了神！但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你的心思意念神是知道的。这就是为什么你要把奉献款的一半修改为施舍款，你修改的目的是怕遭神的惩罚。虽然这里边你还有个“怕”字，但你里边贪婪的心、奢侈欲望还在驱使着你做这件事，所以你只能把这个钱分开。正好你遇到的这个人大脑还不是很清醒，然后又是个新人，你在

这里边就能做手脚！如果是一个大脑清醒的人，如果是进来四、五个月，一年的人，人人都熟悉的一个人，你能做这个事吗？你做不了，你没法下手，条件不合适，而这个人是条件最合适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你所做的事，你每说一句话都是有存心、目的的。那时候你并不是为了要租房子，这是被发现以后，你自己为了掩盖这个事实才这样说的。也可以说当时你就预备好了，“如果一旦有人发现，那我就说我是为了给神家租房子方便”，所以说在这段时间里，只有你们两个人知道，没有任何人知道，你也没有和我说。紧接着就出现了后边的几个巧合，然后其他人也都没有吭气，这就是说你有目的、有意地在实施着你的计划，一旦被人发现以后，话音一转……。神鉴察人心肺腑，你所想的、你所做的，神都看着呢！

今天是国度建造，到国度建造成型以后神要的是什么呢？神要的是以色列人的事奉。以色列人的事奉是什么呢？今天景介做的事情让易蓉看见了，这个事情她必须得说出来，如果她不说出来，她像田宇一样，看透不说透，那遭到的将会是什么？天火烧死！所以说易蓉她就是受再大的委屈，也得把这件事给说出来，这是她的使命、她的责任。景介，这是神对你的一个保守。这是不是实情？（景介：是。）你说这个“是”属于哪种情况？是因着我揭穿了你的心，你心服口服说是？还是赌气地说是？还是说受地位的辖制，“我没办法，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他们都听你的，我只能说是了”？（景介：按着你交通的这些，实质就是这个实质，但至少我没有这样做，没有想到是这样的存心。我这两个月的生活费我都没有要过、花过，你说我花神家的那个钱呢？我不可能花神家的那个钱。我就是为了房租的事，房租到期了，到时候能把这个钱赶快拿出来用。我没有想到把这个钱放那儿准备拿出来花，我当时就是没这样想。我在外面有吃有喝的我还花神家钱呢？我不可能这样想的。当时就是遇上那种情况了，这边着急用钱呢，没人出这个钱。我以前和SJ她们配搭的时候，如果有人愿意出钱就出了，就不需要神家出了，以前实行的可能不符合原则，但以前就是这样实行的，所以说我根本就没有私自花过神家的一分钱。我就是管钱管了这么多年，我也从来没有花过神家一分钱。我知道偷吃祭

物是死罪，所以在这方面我一直也操着这个心呢。虽然当时那个情况凑到那儿了，但我没有动它。现在揭露出来，我这么做的实质就是准备偷吃、挪用了。）你当时有没有那个心思意念？（景介：我没有那个心思意念，我就是为了到时候用钱不麻烦，不然要钱的时候这不好找，那不好找，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是，神摆设这个环境就是要把我里边的东西显明出来呢。就是不显明，到时候我也会跟SJ说，这钱是干什么干什么了。）你刚才说什么了？你说是为了租房子方便！咱在这儿一直交通说，你需要用钱，你直接和教会带领提钱就可以了，咱在这是不是这样交通的？（嗯。）而且在花钱方面没有给你带来任何的难处。如果说你进了教会了，这儿用钱了，那儿得一批、两批、三批，得经过谁谁同意了，或者资金周转不过来，你这个可以说得过去。但在咱这儿没有这么一说。

（夏雪：之前的时候，房租和生活费都是我管着呢，也没有上过账，后来易蓉问我要钱，说是要上账了。我还问景介了，这个房租我交了就行了，怎么还要上账呢？我也不懂。昨天你交通了之后，我才知道不管是什么钱在神家都是奉献款，都需要上账，我才知道这个原则。景介可能也是想着前面的这些例子，以为不需要这么麻烦了，他对这个原则也不明白。）乌撒扶约柜，不管你存心是什么，你扶不得！祭物，你不能随意处理，那是祭坛上的东西！人家的意愿你不能随意修改，这是一个。我看事不凭情感、不凭感觉，要用事实来说话。景介所做的这一系列的事所造成的后果，还有一系列的巧合，如果你是一个旁观者的话，你会怎么认识？你会怎么分辨？刚才景介在那儿辩驳呢，你辩驳的那个事成立不成立？（不成立。）所以你站不住脚。现在就你拿出来的那些证据，不足为据！证明不了什么，只能越描越黑。“我连生活费都不要”，为什么不要？你不要的目的、理由是什么？你把“我不要生活费”说出来是不是还是高举自己、标榜自己？（是。）你高举自己、标榜自己是不是还是为了能把这个钱私吞下去而铺路呢？我今天不是说景介怎么样，是说看见他是怎么走上这个敌基督的道路的，他一贯的行为，他的掩盖、他的诡诈，他是怎么做的？他是不是要用一些别的事情来掩盖他所做的事情？（嗯。）

（景介：刚才弟兄交通的时候我只是承认，现在这样一解剖，我现在认识到自己就是已经在中间把钱截走了，我已经感到害怕了，我已经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了。自己以前在这方面就没原则，现在一揭露，我就知道这方面了，我已经是通过自己交通，把这个奉献款让人家改成了施舍款了，这就和偷吃祭物的罪一样了，我现在已经认识到这个后果了。）你要掌握原则，最简单的一个原则就是：神是造物的主，你是受造之物！不管你再花多少资金投入到神家，这都不算多。你给神家多少都应该，你人还是从神来的，你所有的都给了神家也应该。这就是说：在神家是只能进，不能出；你只能往祭坛上放，你不能从祭坛上往下拿，这就是原则！景介现在痛苦呢，我和你说句实在话，每个人都有这个心。不知道你们听过我那个经历没有？在我刚开始出来作工的时候，有个姊妹给了一个弟兄一百块钱，意思是那个弟兄天天跑呢给他一百，我是开车过来也给我一百。后来，姊妹就把这二百全给我了，这个时候，我心里边就产生一个争战，我心里想着这个弟兄在外逃亡呢，也没有经济来源，我这二百块钱是给他还是不给他？不给他吧，他来回跑也得耗油呢，我给他吧，那我这是在这儿干什么呢，弟兄姊妹拿出这个钱是干什么的？这属于施舍还是属于奉献？我想给谁就给谁？争战了半天，最后我说："这二百块钱我不要了，我给你。"我就把这二百块钱给了这个弟兄了，他拿着这二百块钱就走了。他走了以后我的心思意念就出来了，一个就是"我给你，你就能拿呀？"再一个就是姊妹给了我二百块钱，在我心目中这二百块钱就是我的，这二百块钱就是由我支配呢。紧接着就想着我也不上班了，这二百块钱我回家能给孩子买个玩具呀，给孩子买个吃的呀，我还能加个油呀，是吧？我当时有这种心思意念的时候，我是在弟兄姊妹面前认识自己，就是认识我对钱财的这种态度，别人给我二百块钱我认为这二百块钱就是我的了，然后我拿上给弟兄的时候，我心里边又有流露，"我就这二百块钱，给了你我就没这二百块钱了。我本来要给孩子买玩具呢，给了你，不能买了；我要给孩子买吃的呢，给了你，不能买了；我要加油呢，给了你，也不能加了。"我就开始认识自己的这个败坏性情——贪婪。后来我就问弟兄，"我给你钱的时候，你心里争战了没有？你想了没有？'这二百块钱我拿还是不拿，拿就成了我的

了，不拿就成了你的了。’”他说他没有想，他什么意念都没有。我说：“你不可能没有，人都是败坏的，不可能没有这些意念，你绝对有。”从那次以后，我就意识到，在神家做什么都得有个原则，我在外边跑不是一天两天，我得天天跑呢，今天你给了我二百块钱，明天那个姊妹是不是还要给我二百？二百、四百、八百……越来越多，以后教会的人越来越多那成烂摊子了，谁想要就给谁，成了分神家的了，这是把神家祭坛上的钱分赃了。从那以后就开始立账，就是说这个钱我不能拿了，弟兄他也不能拿了，因为弟兄姊妹拿出这个钱，是为了一个共同的教会生活，这就开始有了账本了。因着我来回跑一二百公里，所以从这个钱里给我一百呀二百的加油钱，那个弟兄没有生活来源还跑，那也给他一百、二百，剩下的钱找保管家保管起来，这是神家的钱谁也不能轻易动，看以后神家的工作需要什么。就是因为我给这个弟兄二百块钱的时候，我心里产生争战了，这时才开始立账的。当你立马认识到自己贪钱财的时候，那你自己就得克制。刚开始你就是守规条也得去守，守规条也就属于是守诫命，守诫命是为了更好地实行真理，实行真理是为了更好地守住诫命！我刚才谈了，我借着这二百块钱流露的是种贪心，那你看到这些钱的时候你就没有贪心？所以说不可能没有。景介，你看到这个钱的时候你有没有贪心出现？（景介：也有。）这就对了，你没有贪心出现就不正常了。

我今天不是给你演戏，这是我那时候的实际经历。我为什么给你交通这个呢？我这相当于是坐了个低凳子，我也有贪心，我还走在这儿了。你今天有这个贪心也不属于死罪，不是让你害怕得要命，神不是说你的贪心，神主要是让你认罪悔改。所以说得再可怕也不是真的可怕，可怕的是怕你死不承认。本来你有这个贪心，你说“我没有”，你不承认你的贪心，那你就是把撒但给掩盖起来了，你保护了撒但。我是来捆绑撒但的，你是把撒但给保护起来了，那最后你就怎么了？最后你就在撒但的网罗里边难以挣脱！你有这个贪心，有这个意念，那这个意念就要支配你做事。支配你做事，那无非就是两种结果：一种是顺从你的意念做事，你想把这个东西落到你这儿。另一种支配你做事的就是站见证，“我不能做这种事，我做带领工人呢，我得

给人家立一个标杆，我该怎么对待这个钱财，我对待这个钱财是不是该有个原则？我该怎么维护神家利益。”我给你交通我当时的情形就是说，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有这个意念，我觉得这个弟兄他也有这个意念。如果这样做下去，教会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这不就乱套了？要想自己约束自己的这个意念，那你必须得把规章制度、原则先拿出来，那就先从我做起。原来他们给我一百、二百我就拿上了，后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一分不拿了，不沾染钱了，我不碰这个钱了，就是说你们带领负责管钱的管钱，负责管账的管账，你们开支了，买什么东西了，从那边拿出来钱都记上账。景介，你现在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话说？不丢人，我刚刚给你揭露了我当时的心思意念了。（景介：……）

办事有原则，合乎真理，这是一个诫命，这只是给了你一个规条，这不等于你就敬拜神了、爱神了，这只是说你远离恶了，不怕你走上歪歪道了，是有这个保守了。如果说你能够真正敬拜神、爱神的时候，就不是说办事有原则，合乎真理了，你就比这个拔高了。那咱今天呢？今天就因为咱什么都不是，所以首先办事得有原则，合乎真理，先把自己控制起来、约束起来。首先，你得学会亮相，先得承认，我把我当时的心态亮出来，那你也把你的心态亮出来。你亮出来让弟兄姊妹都知道了、认识了，都看见了，这样就防止你以后不敢再做这个事了，这就把撒但捆绑了。如果你不承认，别人再“帮”你一把，再有点情感，“他不是那种人，他是好人……”，这次一蒙混过关，下一次你会怎么做呢？你会变本加厉，你会更圆滑，你会更诡诈，你会在周围的弟兄姊妹中间怎么呢？“我在弟兄姊妹面前可以‘指鹿为马’了，我已经让他们不认识什么是‘鹿’，什么是‘马’了，他们都已经承认我、相信我了，那下一回我就可以明目张胆地‘指鹿为马’了，我这一次只是探探水。”如果今天你一探水差点要了你的命，你还探水吗？那你就远离水坑了，这是对咱的保守。景介，能明白吗？（景介：嗯。）那现在能不能谈谈咱的心态呢？就是谈咱真实的心理动态。现在先不谈路途，不要着急说“我该怎么做怎么做”，就像祭司弟兄交通的，“我发誓，我要追求真理”，管用吗？不管用！咱今

天不是让你发誓，“我以后要办事有原则……”，这些都不管用，现在不说这个话题。现在的话题就是先亮相，先认识自己就是撒但，能不能把自己的撒但相亮出来？真实地揭露出来，不掩盖，这就是实行真理的第一步。景介，那你现在能不能说说呢？咱真实的心态，再述说一下，看和你原来说的一样不一样，有没有变动？（景介：就是有那种贪心在里面，那个弟兄他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自己掌管着这个钱，生活费，买菜啊这些，就可以随意随便支配了……）你说这个话是以你真实地认识到了自己的心态而说的话，还是一种被逼无奈说的话？属于哪一种？（景介：应该就是第一种，当时就没有想到自己的存心、出发点是那样的，就是你刚才说的，先把一半的钱弄成施舍款，这样这些钱就跟祭物没关系了，所以把这个房租交了，这个钱就可以随便支配，当时就是这样想的。）那你这里边有没有变卖福音的意念？（景介：当时不知道这是变卖福音。）

我刚才给你交通我的经历了，我去作工的时候她们给我一百、二百的油钱。还有我刚开始尽本分，也就是刚开始性情变化的时候，我给别人修机器，这个机器的配件是两块钱，我就要弟兄姊妹三十块钱，我认为我来了神家有了生活出路了，我说这是神对我的恩典。当性情逐步地变化以后，最后就是免费给弟兄姊妹修理。我的这种行为是不是也属于变相地变卖福音？只不过你是去给他传福音，我这是给他修机器，性质是不是一样的？（嗯。）我是个受造之物，神摆布安排我会这个，那我的使命就是帮弟兄姊妹把机器修好，这是我的一个职责、责任。结果我把我的职责、责任尽上以后，还想要回报，其实这和变卖福音是一个性质。还有刚才交通的我去作工的时候，不管跑了多少，他们给我一百也要，给我二百也要，这是不是也是变卖福音？（嗯。）这是更准确的一个变卖福音！我走过的路，你会不会也走？不以为耻，这个不用大惊小怪，都是败坏的人，正确对待自己就行了。

“踩雷”计划（二）

神说：“下一个案例。在福音扩展的过程当中，咱们教会中有很多人到各地去传福音，传福音这个工作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人的本分，不管你是怎么对待的，不管你尽的本分好不好，总的来说这是神给人的托付。一说到神给人的托付，这就涉及到人的本分了，是人的责任，也是人的本分。既然涉及到人的本分了，那就涉及到人如何尽本分了。在尽传福音本分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人从穷地方去到一些经济比较发达或者生活比较富裕的区域，他到那儿之后，‘这下开了眼界，长了见识，小家小户的开这么大的车，住这么大的房子’，他心里羡慕、嫉妒，然后就开始贪恋。这一贪恋，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就觉得自己也立了功了，也应该享受点恩典了，结果他的传福音就成了出卖劳动力了。过了两三年，他在那儿扎下根了，传福音也得了一些人，有一些资本了，最后他荣归故里的时候那是容光焕发，简直是变成另外一个世界的人了。他回去后，村里人一看，‘打扮得这么好，是不是在哪儿发财了？’是发财了，是传福音发的。他把电饭锅拿回来了，录音机也拿回来了，照相机、微波炉也都拿回来了，身上里里外外都换了好衣服，本地的人都不认识了，以为他是在哪儿发大财了。这里是不是有事？信神这么多年了，家里原本也没有什么好东西，现在好衣服、好的家用电器都拿到家里去了，他现在是穿的也不错，用的也不错，他就认为这是神的恩典。那这些东西到底是怎么得来的？一方面是传福音劳碌换来的，就是有些人看到他信神年头多，传福音挺劳苦，就给了一些好东西。但这个给是真给吗？不一定是真给，中国人家里再富裕也不轻易给别人这些好东西，所以，说‘换’这只是一种好听的说法，其实不是换来的。另一方面，就是他在接受福音的新人面前总哭穷，明目张胆地勒索，‘你看我们传福音是神的使者，是神差派来的，你们从我们这儿得到神的福音，这是得多大的福、占多大的便宜呀，那你们是不是得表示表示啊？你们这儿都那么富裕了，享受神的恩典那么多了，是不是应该把你们剩下的或者不用的那些东西给我们分点啊？’这么三说两说的，有些人脸皮薄经不住说就给了。这一给，接的人还觉着名正言顺。给的人是不是心甘哪？不

管给的人是心甘还是不心甘，总之，这些东西是不是这些传福音人员该得的？（不是。）那有些人讲理说，‘怎么不该得？人家都劳碌成那样了，得点东西还不算是神的恩典哪！’你传福音这是在做什么？这是打工养家糊口吗？这不是卖力气，这是你的本分。你跟人索要东西，那就是跟神要，你够不着神，你不敢跟神要，那你为什么能跟人要？你觉得自己有功了，可以换这些东西了，出了些力就想兑现，直接要钱还不好，就要东西，这是不是尽本分？这性质变了，把神的福音变成产品、商品拿出去变卖了，换来电饭锅、好衣服这些东西了，这是什么行为？这是不是作恶，是不是恶行啊？（是。）为什么说这是恶行呢？你出去传福音你是去尽本分见证神，你见证神的同时把福音带给一个人，神得着这个人了你的使命就完成了，你的使命完成了你要得什么神给你，你不需要向任何人去索取，人没有任何理由或者必要给你东西去买这个福音，因为神的福音是无价的，多少钱都买不来，也不是任何东西能换来的。他索取东西，这在见证上就是失败，这是亵渎神，是羞辱神的记号；另外，你传完福音让人对你感恩戴德，这是窃取神的荣耀。神的福音、神的工作不是商品，神把这福音传给每一个人都是免费的，神不索取人任何的东西，而人却把神的福音当成商品变卖给人，向人索取物质的东西、属钱财的东西，这没有见证，这羞辱神的名。这是不是恶行？这样的尽本分合不合格？神的福音是无偿地赐给人，到他那儿他却从中谋取暴利或者谋取个人的利益，这是什么东西？强盗，恶人，这是撒但的行径！你看神说神造了天地万物，在神没有告知任何一个人之前，撒但也说是它造的人，是女娲造的人，是谁谁谁造的天地，人变卖福音这是不是跟撒但的行为一样？他的目的是为了什么？让人拜他是神，把他当成造物的主，这不是窃取神的荣耀吗？这是恶行，这不是尽本分。那有些人说了，‘就得点东西，这在世上是很平常的事，劳碌所得，哪有一点不沾的？’你沾的是什么？你窃取的是神的荣耀，你出卖的是神的福音工作，出卖的是真理，换来的是个人的利益，这就是恶行。说这是恶行定性得过不过分？（不过分。）人接受了本分，尽上了本分，尽完之后产生这么个后果，这赖谁呀？（赖自己。）这跟人不追求真理有关。有的人说：‘有些人不追求真理，但他有廉耻、有人格、有良心，他也不做这个事。’这说明能做出这事的人没有人性，他贪婪，性情凶恶，所以导致他的尽本分不但谈不到合格，反倒变性为作恶了。有些人说：‘怎么

能定性为作恶呢？他传福音得着的人也不少，就冲他得着的那些人也不能定性为作恶呀？’这话对不对？传福音是他的本分、责任，他把他的本分、责任尽完了，那他个人的那些行为是什么？他尽本分的存心、目的是什么？他尽本分的原则是什么？根据这些是不是就可以定性他这个人是恶人还是真实尽本分的人？是不是就可以定性他这个尽本分的性质？虽然他的任务完成了，但是他本人尽这个本分时的源头、出发点没有按照真理的原则，而是在尽本分的过程当中有很多表现，这些表现背后的性质是作恶，不是实行真理，这么解释对不对？这些事情在福音队里我相信少不了。这个案例应该叫什么名？（变卖福音案例。）变卖福音案例，这名字一听性质就挺严重。那每次提到这个‘变卖福音’，人是不是就应该知道是什么事，是哪些情形、哪些行为、哪些作法了？这是案例二。这个案例的性质比上一个严重。”（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什么是合格的尽本分》）

神交通的这个变卖福音的例子，只是说这个人做得很明显，他把电饭锅拿回家去了，衣服也换成好的了，这个人从外表上看见和以前不一样了。他是已经做出事实来了，很明显。而景介呢？他是不是在变卖福音的路上已经走了一半了？这是把他亮出来，卡住他了，如果不把他亮出来，如果还是没人知道，最后会发展到什么地步，这个还是个问号。你看景介对这个弟兄的说话态度、语气，“修不好车明天就不用来了！”他现在是站到什么位置上了？他还是个受造之物吗？他站在造物主的位置上了！传福音是你的本分，是你的使命，是你的责任。你把这个信息传达给他，这是你的责任，你不能让他对你感恩戴德，你不能在他那边得荣耀，你不能把他控制在你的权下。景介说这些话、做这些事的时候，他是不是让那个弟兄对他感恩戴德呢？他是不是想把人控制在他的权下呢？（景介：嗯。）景介，你对这个弟兄的态度、语气，流露出来的是什么？你站在什么位置上了？能感觉到吧？（景介：嗯。）咱是个受造之物，传福音是咱的使命，他和咱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咱早知道一天，他迟知道一天。他知道得需要你去给他传达，这是咱的一个使命。但是就因着咱给他传福音，把这个信息告了他一下，咱就给他当起“神”来了。从这个语气、态度来看，你

想让他对你感恩戴德。“修不好了你不要来了！”还得别人直接供应你车。然后在别人奉献的时候，你再把奉献款一修改。虽然你没有像神交通的变卖福音的事例一样，走到那一步，可是你已经迈出了两步，也可以说已经形成事实了，只不过是轻重不同，可不可以这么说？这是今天制止你了，如果不制止，很有可能你就会走上这条路，一旦走上这条路，就定性了，没办法了。神借着这个显明你是为了让你认识自己的败坏性情，让你去悔改。你先跟自己对了号，你的做法已经构成了变卖福音。这个变卖福音咱就不用给你对号了吧？你自己就能对号了，是吧？（景介：嗯。）咱再返回前面交通的神话，经过解剖以后再看这些话，就不一样了。

“你现在不是敌基督，但是有一点对你来说是最致命、最危险的，就是你与敌基督有着相同的实质，所以说，你在听揭露敌基督的各种表现的同时，不要认为这些事与自己没关，这种态度是不对的。那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接受这些事实、接受这些表现呢？跟自己对号，承认自己也有，然后对照敌基督的每一条表现的实质，省察自己的哪些表现、流露甚至内心深处所感觉到的、所发现的实质是与敌基督一样的，省察到后先接受过来，别包装，再包装你就真的走上敌基督的道路了，那你最后成为敌基督就是不争的事实，是早晚的事。”景介，刚才我解剖你的时候，你是不是在里边包装呢？（景介：嗯。）“再包装你就真的走上敌基督的道路了，那你最后成为敌基督就是不争的事实，是早晚的事。”所以说，咱不要包装了！“先接受、承认，接着就得来到神面前让神管教、约束，不要离开神的面光，不要离开神的保守，这样你做事时，一方面内心深处有理性、良心能约束住你自己，另外一方面，当理性、良心约束不住的时候，还有神帮着你约束，到时候神就提示你。怎么提示呢？神作事的方式很多，有时候就让你感觉有羞耻感，感觉做这事脸红，大家好像都知道似的，自己这么做太露骨了，一有这样的意识你就会收敛，这对你是不是保守？这是一种方式。有时候神在里面责备你，给你明确的话语告诉你这么做恶心，让神厌憎，是可咒可诅的，也就是有明确的话责备你让你对号入座。神这么责备的目的就是让你良心有感觉，你一有感觉，

就顾及面子，顾及自己的廉耻，作法上就有所收敛了。”这是不是一个路途？（景介：嗯。）“先接受、承认，接着就得来到神面前让神管教、约束，不要离开神的面光，不要离开神的保守，这样你做事时，一方面内心深处有理性、良心能约束住你自己”，刚才我解剖景介的时候有好多人起来干什么了？有人开始为他辩护了。SJ刚开始一直不说话，后来不得不说话了，也开始为景介辩护了。你为他辩护，你对他构成了个什么？你是在害他还是帮他？从外边看他感激你，但实际上你是害了他，你那样就让他离开了神的面光。我在这儿是让他接受、承认他所作的恶行，借着揭露解剖把他带到神面前，让神管教、约束他。可是你SJ呢？你是想包庇他，那他还能得着管教吗？这还叫约束吗？离开神的面光，那也就得不着保守了。

“这样你做事时，一方面内心深处有理性”，今天给你挖出来让你去反省自己，“奉献款可是祭物，我怎么能把祭物改成施舍款呢？我怎么能私自保管呢？”借着解剖你让你能有一个良心、理性，让你能约束住自己，“这个钱按原则得有几个人知道，我不能乱动这些钱。”你得约束住自己，神家钱财不是你说了算，不是你一个人就能随便支配的。就算是租房子、找家，也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你得和人商量一下，这个房子价格合适不合适，地方合适不合适。你就是再有聪明智慧，你是不是也得跟人商量一下呢？（对。）你要是把自己看得太聪明了，什么事都大包大揽了，那你就太高看自己了，你又站错位置了。这就是一方面有理性、良心能约束住自己。“另外一方面，当理性、良心约束不住的时候，还有神帮着你约束”，就是说你自己得有良心、理性。就像我刚才给你交通的，一开始还没有立账的时候，别人给我一百我拿，给我二百我也拿，后来和一个弟兄发生那个事情以后，我开始反省自己，我得有良心、我得有理性，约束住自己，所以自己就立了账。就算没人管理，也得立账，得让良心约束住自己。“另外一方面，当理性、良心约束不住的时候，还有神帮着你约束，到时候神就提示你。”神帮你约束，神就是借着周围的人在提示你，易蓉就是来提示你的，这就是神来帮你了。神怎么帮你呀？神直接和你说话？不可能！神就借着周围的人事物，说话的、不说话的，有生命

的、没生命的都在神的主宰中。易蓉在的时候，这个弟兄就正好打过电话来？又正好让易蓉听见，就那么碰巧？太多的巧合了。如果是让田宇听见这个话呢？田宇才不搭理呢！田宇说："这又不涉及我的事，看透不说透，还是好朋友。"要让SJ听到这个话呢？"我相信景介，这是我的得力助手，他办事我放心。"她考虑都不考虑，所以这些事情就不会发生。不仅如此，事实都摆在桌面上了，你们还不承认呢。你们不承认是受了景介的迷惑、引诱，受了他的黑暗权势的辖制。景介"啪"地一拍桌子，一瞪眼，你还敢说？不敢说了，你就委屈求全了。

"到时候神就提示你。怎么提示呢？神作事的方式很多，有时候就让你感觉有羞耻感，感觉做这事脸红"，其实易蓉刚提出来说你变卖福音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不是就让你感觉有羞耻呢？虽然你感到羞耻，感到害怕了，但你要维护你的脸面，所以你只能用血气来掩盖，"我用血气来掩盖，我'啪'地一拍桌子一发火，就把大家的注意力转移了。"弟兄姊妹一看，"这个人还发火了，信神还有信神人的形象吗？"这时候你就不考虑他是变卖福音了，就把你的思路给扭转了，这就是景介的"高明"之处。"我'啪'地一拍桌子一瞪眼，你看见我的撒但相了，你就把我的那个事给忘了，这叫声东击西，把这个事情忘了以后，让你来重视我这个发火、发脾气。好了，来解剖我吧，解剖我为什么发脾气了。""哦，你这是顶牛。"一个"顶牛"算个什么呀，这算抵挡神吗？不算。顶牛里边还有一个充足的理由，"我认为对的事，我就要顶牛！"还成了正义的了，聪明不聪明？这不叫聪明，这叫诡计。用一个发火把这件事情给掩盖过去了，景介把你们引诱得不注重那个事了，把易蓉打下去，打得她不敢吭气了，这样景介就达到他的目的了。神本来是让他感到有羞耻感，可他这样来个"高招"，还有羞耻感吗？没有了！反倒有了荣耀感，"看我，我一个声东击西，一拍桌子，你们就都'跟随'我了"，没有感到有羞耻感。"感觉做这事脸红，大家好像都知道似的，自己这么做太露骨了，一有这样的意识你就会收敛，这对你是不是保守？这是一种方式。"所以神要显明你，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那一次没显明，这一次，我还没说什么呢，景介

就先来了个表演，“我发誓……”，这个不由得你，这是神的摆布，必须得让你怎么呢？必须得让你感觉到脸红，知道自己做的事太露骨。这就是为什么得把你打到无底深坑的原因，把你打到半山腰不管用。昨天交通的那个，还不管用，因为昨天那只是给你开了个皮，试试水深，看看你有多大的反应。不然开刀开得太重了，一拍桌子给跑了，这就不行了，所以先得拴住你，先轻轻打一下，你不跑了再用重刑伺候。“有时候神在里面责备你，给你明确的话语告诉你这么做恶心，让神厌憎，是可咒可诅的”，今天有这个感觉了吧？（嗯。）“也就是有明确的话责备你让你对号入座。”今天又给你对了一下号——变卖福音，原来咱都不承认自己有这些表现，今天就是打着你让你去对号入座。“神这么责备的目的就是让你良心有感觉，你一有感觉，就顾及面子，顾及自己的廉耻，作法上就有所收敛了。”那下一次你还敢吗？把后边的再念一下吧。

“这样体验得多了你就发现，这些性情虽然驻扎在人里面，但是当人有心志、有意识地付代价去配合放下它的时候是能变的，不是坚不可摧、不可改变的，它不是那么顽固。当你有这个感觉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以前可不知羞耻了，说话多么露骨、多么高举自己让人崇拜都没有羞耻感，现在就觉得那样做不好，丢脸，好像有多少只眼睛盯着似的。’更重要的是神在作，神给你一种感觉，让你感觉像是自己在责备自己似的，你自己这儿就通不过了，不知不觉你做那个事的严重程度会一点一点地减弱，你会越来越收敛。你内心深处会越来越感觉这样活着正大光明、心里踏实，你不用再用谎言或者好听的话来为自己狡辩，来修饰自己、维护自己的脸面了，不用活得那么累、那么偷偷摸摸了，你从这里面走出来了，活得轻松、自由了，内心深处享受到了平安喜乐的感觉，这就尝到甜头了。尝到甜头的同时，人的内心世界不再是诡诈、邪恶或者是虚伪了，而是愿意来到神面前了，有事就跟神祷告，就寻求真理，就跟大家商量，不自作主张、独断专行了。你越来越觉得以前做事的方式方法卑鄙，自己不想那么做了，怎么做合乎真理、合乎理智、合乎神的心意就怎么做，你做事方式方法变了。你能达到这个，你是不是就远离敌基督的道路了？你达到远离

敌基督的道路，是不是就走上蒙拯救的道路了？你走上了蒙拯救的道路，你常常来到神面前，你的态度、存心还有观点，你活着的目标、人生的方向都不是与神相敌对的了，你开始喜爱正面事物，开始喜爱公平公义、喜爱真理了，这时候人的内心深处就彻底变了。你走上蒙拯救的道路了，你还能成为敌基督吗？你还能有意识地抵挡神吗？不能了。这就远离危险了。人只有进入这样的情形，走上这样的道路与正轨，才能摆脱撒但本性、敌基督本性的困扰、控制与搅扰。现在有没有人走上这样的道路了？还没有，是吧？”景介，最后这句话对你是不是种安慰啊？（嗯。）

神说：“有的人高举见证自己是用语言，有的人是用行为，比如外表做一些比较合人观念的，能吸引人注意力、让人看为比较高尚、比较合乎道德标准的事，让人觉得他很尊贵、有人格，而且很爱神，很敬虔，很有敬畏神的心，是追求真理的人。外表用一些所谓的好行为来迷惑人，这是不是也是高举见证自己的表现？人常常听到的高举见证自己都是用明确的话语告诉人他如何与众不同，如何比别人高，但有一些人他不是用明确的话，他是采用一种外表的作法，这种作法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带有存心，带有一定的意图，目的性比较强，是经过了包装、加工的，让人外表看到的是一些合适的、高尚的、敬虔的、合乎圣徒体统的，甚至是爱神的、敬畏神的、合乎真理的行为、作法，最终达到了高举见证自己让人高看、让人崇拜的目的。这样的事你们有没有接触过？你们自己身上有没有这些表现？我说的这个话题、这些事离现实生活远吗？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有的人到吃饭的时间不吃饭，到该睡觉的时候不睡觉，而是坚持工作，这是不是好行为？其实吃饭的时间他肯定能腾出来，但他就不按时吃，也不按时睡觉，就跟别人不是同一步调生活、作息，总是另类，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吸引别人的眼球。他的意思是：‘你们这些人都是饭桶，吃饭那么积极，对本分没负担，没出息，你看你们吃饭的时候我还在坚持工作，晚上你们都睡了，我也还在工作，还在跟人交通，你们受不了这苦吧？我就能以身作则受这个苦。’一到吃饭时间他就开始忙活，他掐时间怎么掐得那么准呢？他是不是有意的？有一些人就是

有意地做这些事，就是要特立独行、与众不同，让人看到他特别能受苦，大家就特别地心疼他、体谅他，觉得他肩上的担子重，他这是日理万机、废寝忘食，要是他不能得救，大家就得跟神说理去。他这样做就是为了博得更多人的同情，用他外表受苦付代价这些合乎人观念的好的行为、作法来蒙蔽人，来骗取人的同情与赞赏，最后达到让所有能看到他付代价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我们的带领是最称职的带领，是最能吃苦付代价的带领’。这是不是达到迷惑人的目的了？到有一天，神家说这个带领不作实际工作，胡作非为，独断专行，把神家工作搞得一塌糊涂，弟兄姊妹的生命进入也没有什么长进，他不称职，根据各方面表现得撤换他，下面这些被迷惑的人就不干了，为什么呢？被他感化了，他用外表的好行为、用好听的话把人收买、迷惑了，用这些假象把人骗了，这些人就离不开他了，都向着他说话。不仅如此，这些人因为他的迷惑都崇拜他，除了他谁也不要，甚至连神都不要了，神说这个人作不了实际工作，不适合做带领，下面这些人就能造反。这是圣灵作工达到的果效吗？这是撒但作工达到的果效，就是撒但、敌基督一作工，神、圣灵还有有真理实际的人就没法作工了，这些人就被敌基督控制了。用外表的好行为来迷惑人，这就是敌基督控制人的其中一种手段。你们是不是也这么做事？有的人吃饭的时候故意吃得很少，说自己是因为看到弟兄姊妹明白真理太浅容易受迷惑，他着急上火吃不下，弟兄姊妹听后就专门煲汤给他喝，他边喝着还边说自己不配享受神的恩典，喝完了更得熬夜尽本分。这是不是假冒？这种假冒的行为也是在变相地高举见证自己，达到的果效是让人因为他的好行为而同情他、赞赏他，然后更死心塌地地、对他不加任何分辨地追随。追随的同时，人是不是把神忘了？人心中念念不忘的是他们的好带领、好‘良人’。有的人故意制造一些假象，晚上不睡觉，白天大家吃饭的时候他去忙事，有好吃的也不吃，教会当中脏活、累活他抢着干，看到有些弟兄姊妹软弱或者做事没有原则，使神家的利益受到损失，他不对付而是哄着，三哄两哄就把人都带到他面前去了，人逐渐地被他感化，最终达到被他迷惑。当你们有这些行为、这些作法的时候，你们自己能不能意识到这里面有问题？意识到的时候，你做事的方向能不能变？当你能意识到、能省察到自己的行为、作法或者存心有问题的时候，你如果能变证明你有回转。如果意识到了还放任自流，然后就顺着自己的意图去做，越陷越深，以至于

达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这就是没有回转，这就是有意图地与神对抗，有意图地高举见证自己，有意图地背离正道，这种行为、这种性情就是敌基督的性情。这严重到什么程度了？不公开高举见证自己也能达到让人崇拜、让人追随的目的，其结果与公开高举见证自己是一样的。无论你用什么方式高举见证自己，或者是用明确的话语，或者不用话语而是用一些比较明显的好行为，其性质都是一样的，都是敌基督的性质，都是与神争夺选民的性质。无论你所表现的形式是什么，出现的方式是什么，只要你的意图不变，达到的果效是一样的，造成的后果是一样的，那这个性质就是一样的。明白了吧？”（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二）》）

这话能不能和景介对号？景介迷惑人了没有？江梅，他迷惑了谁？（江梅：迷惑了SJ了。）把SJ迷惑了。昨天选举的时候，SJ就已经显形了，是吧？不约而同，联合起来攻击，SJ，是不是？（……）今天又显明了，今天怎么显明了？SJ为景介辩解表白，她为他说话。还有谁为景介说话了？为他说话的是不是都被他迷惑了？（嗯。）咱先大概看一下。“有的人高举见证自己是用语言，有的人是用行为”，景介属于哪类？景介没有用语言迷惑人，是吧？（嗯。）他没有用语言迷惑人，他是用行为。那你感觉你周围的人，用语言高举见证自己的是谁？就你的分辨能力，你看见谁是用语言迷惑人？不敢说了？就好比雨桦，雨桦说话经常说“我怎么怎么……”，是吧？（嗯。）就好比这些类似的话。她常说“我是怎么怎么走过来的”，她只是说她怎么站住这个见证的，但她没有说她当时流露的那个败坏性情，她是怎么争战的，这个争战过程没有，她只是把这个结果告诉你。她一来就坐了个高凳子，让人看见人家这个人一来就能站住见证。我和景介是怎么交通的呢？景介处于那种状态，他觉得在众人面前丢脸了，“我没法说，这怎么见人呢，没脸见人了”，那我就给他交通我当时临到这种事是什么心态，我把弟兄姊妹给我的一百块钱给那个弟兄以后，我心思意念在想什么，“我给了他，我就没了”，我心里产生了争战。景介一看，“你还有争战呢，那我有争战算什么呢！那就很正常了呀！”所以他就敢于承认、敢于接受、敢于亮相了。如果你一来就站了一个高

位，“我当时发生什么事情了，我是怎么站住见证的，你怎么就不行呢？”两句话，你坐高凳子了。“你怎么就站不住呢？”给人一种质问、给人一种跟不上的那种感觉。你往正路上带他，往神面前带他，这叫引导帮助。如果你带他的时候还有目的，你想在弟兄姊妹面前露脸，想让弟兄姊妹认同你的观点，你有你的存心、目的在里边，你的存心、目的是邪恶的，你往邪路上带他，这叫迷惑。你的存心、目的是想帮他、扶持他，你是正义的。这个是不一样的，不敢混淆了。混淆了以后你帮助、扶持人也不敢帮助、扶持了。“有的人高举见证自己是用语言，有的人是用行为”，景介就是用行为高举见证自己。

“比如外表做一些比较合人观念的，能吸引人注意力、让人看为比较高尚、比较合乎道德标准的事，让人觉得他很尊贵、有人格，而且很爱神，很敬虔，很有敬畏神的心，是追求真理的人。”景介一直在那儿表演了，还有他们在一旁吹捧，是不是达到这个果效了？“我拿上这个钱，我是想要租房子呢，我是为了给一线租好房子，那是我对神的忠心。我不和SJ说，不和他们说，我是忙，顾不上，没时间。”他用合人观念的话来吸引人。SJ是什么观念？“我交代你个事，你只管做事，自己主张把这件事办完就行了，你不要给我提意见，不要给我找麻烦。我给田宇、景介交代个事，他们‘嚓嚓’把这个事情就办了，我就喜欢这样的人。我交代易蓉个事，她就总是给我制造一些麻烦，这个不对了，那个不对了，我不喜欢易蓉这样的人。”SJ交代个事，你也去办了，他也去办了，SJ是不是就轻松了？（嗯。）SJ就放心了。“让你去办，你能把这件事办完。可是我让易蓉去办事，事情没有给我办好，问题给我找了一大堆。认识这个了，看那个不合适了……”，SJ喜欢的是田宇、景介。这就是什么？“比较合人观念的，能吸引人注意力、让人看为比较高尚、比较合乎道德标准的事”，景介办的事在SJ眼里就认为比较高尚、比较合乎道德标准。交代给你，你就能把这件事情办完，实干家，在世界上人不就是喜欢让这样的人办事吗？（嗯。）但今天信神，不单是让你做事、不单是让你作工，还得怎么呢？还得让你有生命进入，还得维护神家利益，还得有原则，合乎真理。不单是让你把这个家租下就行了，不是说把这件事办了就行

了。“让人觉得他很尊贵、有人格，而且很爱神，很敬虔，很有敬畏神的心，是追求真理的人。”经过景介这么一说以后，在SJ心里想，“你看人家景介多负责任呢，你们什么心也不用操，他自己就把这个钱给你划分开了，他就把租房子的钱都计划好，你们都没有管，他就把这个房子租好了。”在SJ眼里觉得景介是她得力的助手，所以我再说什么，SJ她不开口，她开不了口，她觉得我对他是种打压。“我要开口你又说我是在帮他，所以我不能开口，你们说吧！你们要再说他，我就辞职，我也不干了！”这就是SJ昨天的表演和今天的表演。

“外表用一些所谓的好行为来迷惑人”，神要不要好行为？神不要好行为。“这是不是也是高举见证自己的表现？”外表的好行为就是高举见证自己的表现。咱把这个外表好行为、高举见证自己定个位，不然你到时候要说，“你让我干什么，我不干了，我不能有好行为，我不能高举见证自己了。”这就是说做什么事，根据他的存心、目的、观点、出发点、源头来看。他的这种外表的好行为，存心、出发点、观点是什么？他把这个当作就是信神了，这是不是他的出发点、观点？他是做在人前，不是做在神前。做在人前，让别人说他个好，神那边呢？考虑了没有？他不是为了神而做的，他是做给人看的。做给人看那就是做在人前的。“人常常听到的高举见证自己都是用明确的话语告诉人他如何与众不同，如何比别人高，但有一些人他不是用明确的话，他是采用一种外表的作法，这种作法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带有存心，带有一定的意图，目的性比较强，是经过了包装、加工的，让人外表看到的是一些合适的、高尚的、敬虔的、合乎圣徒体统的，甚至是爱神的、敬畏神的、合乎真理的行为、作法，最终达到了高举见证自己让人高看、让人崇拜的目的。”所以说，在人的心目中是不是都在高看景介？仰望景介？甚至他把SJ也给迷惑了。景介听了这话，“以后我不做外表的事了，我不做了。”景介，做不做啊？（景介：不做了。）对了！这里边说什么了？你不要去加工、不要去包装。你得怎么呢？你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做就行了。简单举个例子，我在揭露你的时候，你说：“我生活费都不要了，我还要这个啊？”这就是一个包装，这就是在高举、见证自己。如果说你真的不要生活费了，你是默

默无闻、勤勤恳恳，你不吭气了，那你就不是高举自己了。刚才说有的人是用做事高举、见证自己，有的人是用话语高举、见证自己。那用话语高举见证自己的人是谁呀？明显的就是王谦！王谦一说话，“我……我……”，是吧？这就是他用说话就把自己高举了。而景介呢？他是用实际的行为高举、见证自己。这就是什么演员都有，真是丰富的筵席，这个不冤吧？（王谦：合适。）

“这样的事你们有没有接触过？你们自己身上有没有这些表现？我说的这个话题、这些事离现实生活远吗？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有的人到吃饭的时间不吃饭，到该睡觉的时候不睡觉，而是坚持工作，这是不是好行为？其实吃饭的时间他肯定能腾出来，但他就不按时吃，也不按时睡觉，就跟别人不是同一步调生活、作息，总是另类，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吸引别人的眼球。他的意思是：‘你们这些人都是饭桶，吃饭那么积极，对本分没负担，没出息，你看你们吃饭的时候我还在坚持工作，晚上你们都睡了，我也还在工作，还在跟人交通，你们受不了这苦吧？我就能以身作则受这个苦。’”这儿说的“忙”是假的，他是在别人吃饭的时候他去忙了，别人吃完饭了他才去吃了，别人睡觉他干活，别人早上起来干活去了，他在那睡觉呢，他睡觉的时间减少了吗？没有！吃饭时间减少了吗？没有！什么都没有减少，他是做给人看的。他做这个事情是受这个存心、目的支配的，他是有意这么去做的。反过来还要让人高看，还要显明别人，意思是“你们就没负担，你们就没有责任心”。咱今天要对号入座呢，如果你对号入座谁怎么吃饭了，谁怎么睡觉了，那你这是把这些直接搬过去字面上对了一下，你这样对号入座就没什么意义了。你要对号入座是与神举的这个例子性质相同的事情去对号。咱今天说景介呢，那你就把景介的表现和这个例子去对一下号。“有的人到吃饭的时间不吃饭”，这话和景介怎么对呢？教会账目应该是教会管吧？（嗯。）这个奉献款和施舍款，用不用你去操这个心啊？不用，可是你去操这个心了。然后你还把你的一片“好心”跟弟兄姊妹说了，“我用这个钱是想租房子呢，我得操这个心”，SJ在这儿还要给景介作证。这证明什么？景介是不是在高举见证自己呢？他用这种做法，让你看见“我为教会忙成

什么了！”管钱和吃饭虽然是两码事，但我给你说的是什么？是说这里边有个存心。咱来的时候预先就交通了这个原则了，不是说没有交通，已经交通了原则，你在违背原则的前提下，做了这个事，你这里面是不是肯定有存心呢？你没有存心不会违背这个原则去做事。咱交通了，不是说没交通。

人家吃饭的时间卡在十二点，他有意错过这个吃饭时间。明明人家这个是奉献款，景介有意把这个奉献款分成两半，一半成了施舍款。你做在人前，“我拿这个施舍款是要租房子呢”，你这是不是做给人看呢？“你看我操心吧！他奉献多少，然后我要分出多少钱去租房子”，这用不用你去操心？他做这个事情，他有他的存心，他是做给人看的，他是做给SJ看的。“SJ，你看你交代给我的工作我作了，房子我给你租了，这个钱也不用去教会提了，我把奉献款一分两半已经办了，不用你操心。”这些用你办吗？按神交通说的就是，你的手伸得太长了，你伸到祭坛上边了，不应该！你为了让别人高看你，“我景介做事，你放心，你交代的我做了，你不交代的我也做了”，你做给人看呢。神是让人做在神前呢！你做了没有？做在神前就是让你用真理来解决问题，和弟兄姊妹发生问题的时候用真理来解决，你是遇到问题把这个问题给压缩了。他明天来不来，他有什么难处，你是不是应该用真理解决他的难处？“明天你修不好车不用来了！”你是简单粗暴两句话就解决了。该用真理解决，该下功夫的时候你不下功夫了，你把这个事压缩了。你觉得在这个事上下功夫没人能看见他呀，SJ看不见呀，“那我要用这钱把房子直接租好，这个工作SJ能看见呀！”你在做在神前的、把神选民带到神面前、自己的生命进入这些方面上没有下功夫，你的功夫下在什么上边了？你是在做在人前上下功夫了，你这么做是不是让人高看你呢？这个能听懂吧？这就是说你该吃饭的时候不吃饭，该睡觉的时候不睡觉，你错开这个点了，你把这个功夫用错地方了。你的存心、目的支配你做这些事了。景介能听懂吗？
（嗯。）

“一到吃饭时间他就开始忙活，他掐时间怎么掐得那么准呢？他是不是有意的？”关键就看他有意无意，说这个呢。如果确实就是那么忙，那就不能说是用行为来高举、见证自己。前边说，“其实吃饭的时间他肯定能腾出来，但他就不按时吃，也不按时睡觉”，就好比说你和那个弟兄交通去了，你就没时间和他多交通几句话？是不是能腾出这个时间来？（嗯。）能腾出时间来，但你就是说了那两句话。“就跟别人不是同一步调生活、作息”，别人是什么步调生活？神是让人交通真理，用真理解决问题。不是你干的事情你别干，是SJ干的事情SJ干，是教会干的事情教会干……这个你不用去干，你把别人干的事情干了，然后把自己该干的事情放下了，这就是把“作息时间”给变了。这就怎么了？“总是另类”，这是不是另类呢？你把自己该干的活儿放下不干，你去干别人的活儿，你的本职工作没干，你是到处扶油瓶、除狗屎，这是不是成另类了？你是在什么前提下扶油瓶、除狗屎呢？是在自己本职工作干好的前提下扶油瓶、除狗屎。租房子、保管钱财这些事情是在你本职工作干完的前提下，你带领弟兄姊妹，和他们交通的时候能够用真理解决问题的前提下再来做这个事。而不是和他们说两句话就结束了，然后你跑过来做这个事。所以说这就是“总是另类”！

“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吸引别人的眼球。他的意思是：‘你们这些人都是饭桶，吃饭那么积极……’”，景介的意思是：“你们一线、二线的都是些饭桶，租房子租不了，钱财也打点不了，用钱还不知道去哪拿呢！我就把这个钱放在这儿，要租房一下就拿去租房了。”“对本分没负担，没出息”，这就是SJ为什么为景介说话的原因，景介觉得他们都是饭桶，他觉得这些事情他就都能帮SJ做了。SJ有这么个“骨干”，她能不高兴吗？她能不维护吗？所以，“你要把他打下去你就别用我了”，这话就来了。“你看你们吃饭的时候我还在坚持工作，晚上你们都睡了，我也还在工作，还在跟人交通，你们受不了这苦吧？我就能以身作则受这个苦。”所以SJ告我说，“我把景介从一线带过来多少年了，他不是那种人”，她就已经定规了。“一到吃饭时间他就开始忙活，他掐时间怎么掐得那么准呢？他是不是有意

的？有一些人就是有意地做这些事，就是要特立独行、与众不同”，景介是不是与众不同呢？说话、做事与众不同。“让人看到他特别能受苦”，景介能受苦吧？他把他的本职工作作了；SJ的工作他也帮SJ作了；教会的一些事情，比如：保管钱财等等，他也给你做了；这个人是该奉献还是该施舍，他也帮你做了，你看景介作了多少工作！“大家就特别地心疼他、体谅他”，我解剖景介的时候，还有四五个人为他说话，这就达到果效了。“觉得他肩上的担子重”，他们说“弟兄，你今天太‘不尽人意’了，他付出那么多了，你就不心疼心疼他，反过来你还要说他另有存心”。“他这是日理万机、废寝忘食，要是他不能得救，大家就得跟神说理去。”这就是说SJ了，“你还要解剖景介呀！景介都不能得救，那还有谁能得救啊！景介还不能得救，那我也不行了。你不要用我了，我在这儿怎么做也没用，我还不如回家照顾孙子呢”！

“他这样做就是为了博得更多人的同情，用他外表受苦付代价这些合乎人观念的好的行为、作法来蒙蔽人，来骗取人的同情与赞赏”，“合乎人观念的好的行为”，就是说，只要你不是用真理来衡量他，他的这些行为在人观念中都是好的。这就是“合乎人观念的好的行为、作法来蒙蔽人，来骗取人的同情与赞赏”，今天景介的行为达到让人同情与赞赏的这个果效了。“最后达到让所有能看到他付代价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我们的带领是最称职的带领，是最能吃苦付代价的带领’。”我解剖人的时候，一般人都不反，是吧？可今天呢，出乎我的意料！我解剖了以后，大大地反抗，他外表的好行为欺骗了自己，也欺骗了别人。“这是不是达到迷惑人的目的了？”SJ最有感受了。“到有一天，神家说这个带领不作实际工作，胡作非为，独断专行”，咱今天解剖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嗯。）不作实际工作，胡作非为，独断专行。“把神家工作搞得一塌糊涂”，你说吧，连原则都搞不清了，连奉献款和施舍款也分不清了，咱相当于成了捣毁神祭坛的人了，这是不是把神家工作搞得一塌糊涂了呀？“弟兄姊妹的生命进入也没有什么长进”，咱不用说弟兄姊妹的生命有长进了，你都没有生命长进，弟兄姊妹的生命能有长进吗？咱在这儿一交通你倒要举起手来发誓了，你说你有什么长进呀？咱这身量是不是太小太小了？仅仅是能打仗。

“他不称职，根据各方面表现得撤换他”，按原则来说，是不是该撤换景介呀？可是现在还没有比他强的人，矬子里边拔大个，还得用他，所以还不能撤换他。按原则，根据各方面应该是撤换他，但是还不能撤换。他的配搭也一样，是吧？你说今天把两个打仗的撤换了，那谁去打仗呀？没人打仗了。所以就是矬子也还得用，用上矬子去打仗才更能羞辱撒但！“下面这些被迷惑的人就不干了，为什么呢？被他感化了”，今天你们已经被他感化了。从这儿看，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是不是都是神的主宰？本来我今天计划要吃喝这段话，结果景介先表演了，表演完以后咱再看这段话，这就是看见圣灵在主宰、安排，每一个人都扮演着各自的角色，让你去“看戏”。“他用外表的好行为、用好听的话把人收买、迷惑了，用这些假象把人骗了，这些人就离不开他了，都向着他说话。”SJ离不开他了，今天我就是再怎么说，她就是不吭气，就是不说话，她不能说话。还达到什么程度了？“今天我就是离职，我也不能离开景介。我就是不说话，我也不能说景介不对。”是不是达到这个果效了？（嗯。）

“不仅如此，这些人因为他的迷惑都崇拜他，除了他谁也不要”，景介把SJ都迷惑了，还用说其他人吗？“甚至连神都不要了”，咱刚才刚说了，SJ连本分也不尽了，“你重选人吧”，她连神都不要了！“神说这个人作不了实际工作，不适合做带领，下面这些人就能造反。”我一说景介，SJ就要造反了。“这是圣灵作工达到的果效吗？这是撒但作工达到的果效”，今天SJ又扮演了个什么呢？又扮演了个撒但作工。“就是撒但、敌基督一作工，神、圣灵还有有真理实际的人就没法作工了，这些人就被敌基督控制了。”我今天给你解剖出来了，我说景介怎么怎么，你们有四五个人立马出来为他辩护，这样就没法作工了！“你们是不是也这么做事？”咱今天就扮演了这个角色了。“有的人吃饭的时候故意吃得很少，说自己是因为看到弟兄姊妹明白真理太浅容易受迷惑，他着急上火吃不下，弟兄姊妹听后就专门煲汤给他喝，他边喝着还边说自己不配享受神的恩典，喝完了更得熬夜尽本分。这是不是假冒？这种假冒的行为也是在变相地高举见证自己”，SJ对景介

的这种重用，更让他做在人前了。别人说他“这个人真不错，能打仗”，景介立马就能撇下打仗去了。他打仗不是为着神去打仗，是因为有人说了句高看他的话。今天他看到了SJ对他的信任，他更放不下了，更是做在人前了。他跑前跑后不是跑给神的，他是为了自己的地位名誉跑在人前的，这就更得“熬夜”了。景介喝上“鸡汤”了，谁给他煲的汤？SJ给他煲的“鸡汤”！景介喝了“鸡汤”以后他更得“忠心”地尽本分了，他不是为神尽本分，他得为SJ跑腿了，所以SJ就更看重他了，这就成了恶性循环了。

“达到的果效是让人因为他的好行为而同情他、赞赏他，然后更死心塌地地、对他不加任何分辨地追随。”景介在外边打了多少仗，劳苦作工了多少，你能不能跟随他呀？神看不看你劳苦作工？（不看。）神看的是你性情是否变化。如果说他性情变化了，你去跟随他或者你仰望他，碍事不碍事？不碍事。碍事的是，你不敢仰望了一个敌基督，你不敢跟随了一个敌基督。说得不好听点，就是说，你不敢仰望跟随一个走敌基督道路的人。如果说他是有真理的人，他维护的是与神之间的关系，那你就仰望他一下、跟随他一下也无妨，关键你得看清他走的是什么路。可是咱呢，有时候被人外表的好行为一迷惑，你就不加思索，你就不加分辨了，外表的好行为就把你给欺骗了。“追随的同时，人是不是把神忘了？”SJ就是追随的同时，把神给忘了！“人心中念念不忘的是他们的好带领、好‘良人’。有的人故意制造一些假象，晚上不睡觉，白天大家吃饭的时候他去忙事，有好吃的也不吃，教会当中脏活、累活他抢着干，看到有些弟兄姊妹软弱或者做事没有原则，使神家的利益受到损失，他不对付而是哄着，三哄两哄就把人都带到他面前去了，人逐渐地被他感化，最终达到被他迷惑。当你们有这些行为、这些作法的时候，你们自己能不能意识到这里面有问题？意识到的时候，你做事的方向能不能变？当你能意识到、能省察到自己的行为、作法或者存心有问题的时候，你如果能变证明你有回转。如果意识到了还放任自流，然后就顺着自己的意图去做，越陷越深，以至于达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这就是没有回转，这就是有意图地与神对抗，有意图地高举见证自己，有意图地背离正

道，这种行为、这种性情就是敌基督的性情。这严重到什么程度了？不公开高举见证自己也能达到让人崇拜、让人追随的目的，其结果与公开高举见证自己是一样的。无论你用什么方式高举见证自己，或者是用明确的话语，或者不用话语而是用一些比较明显的好行为，其性质都是一样的，都是敌基督的性质，都是与神争夺选民的性质。无论你所表现的形式是什么，出现的方式是什么，只要你的意图不变，达到的果效是一样的，造成的后果是一样的，那这个性质就是一样的。明白了吧？”

你看这里边说到什么了？“教会当中脏活、累活他抢着干”，景介是不是这方面能干？所以说你们对他放心。“看到有些弟兄姊妹软弱或者做事没有原则”，景介看到弟兄姊妹办事没有原则的时候，他着急不着急？他不着急了！他看见脏活累活，他抢着干。外表忙活得很欢，弟兄姊妹发生原则性的问题了，遇到生命进入的问题了，他不着急。不用说他对弟兄姊妹着急了，他对他自己都不着急。“使神家的利益受到损失，他不对付而是哄着”，这说到谁了？说到SJ了，她就是哄着。“三哄两哄就把人都带到他面前去了，人逐渐地被他感化，最终达到被他迷惑。”神家利益受到了损失，一万块钱的祭物变成了五千，SJ她不管，她不对付景介，而是哄着，三哄两哄就把人都带到她面前了，姊妹都提出来了，她还要哄过去。“人逐渐地被他感化，最终达到被他迷惑。当你们有这些行为、这些作法的时候，你们自己能不能意识到这里面有问题？意识到的时候，你做事的方向能不能变？当你能意识到、能省察到自己的行为、作法或者存心有问题的时候，你如果能变证明你有回转。”省察什么呢？“当你能意识到、能省察到自己的行为、作法或者存心有问题的时候”，景介，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当时有没有意识到你的存心、做法？咱不说过去了，就是现在能不能意识到、省察到自己的行为、作法或者存心？当你意识到的时候，你就该有回转了。

“如果意识到了还放任自流，然后就顺着自己的意图去做，越陷越深，以至于达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这就是没有回转，这就是有意图地与神对抗”，当易蓉给你说出来的时候，咱就应该有个回转，但咱没有那么去做。“越陷越深，以至于达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这就是没有回转，这就是有意图地与神对抗”，易蓉给你说出来的时候，你就应该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原则了，可是那时候都没说这个施舍，是吧？咱国度建造一开始的时候就把这个施舍款给取消了，就不存在这个施舍款了。可是当这个奉献款变成施舍款的时候，你们都没有起来拦阻，雨桦也没有拦阻。你看着他正当，就说明他把你也迷惑了。你怎么能觉得他正当呢？咱早就说了不存在有这个施舍款了，怎么能正当啊？说明咱办事没有原则，不合乎真理，没有神话做依据。咱说话、办事得有原则，不能凭情感做事，不能按自己的意愿来做事。如果按原则做事，哪会发生这些事？如果你当时抠抠原则，“奉献款还得按人家的意愿，人家是什么意思呢，你怎么能改变人家的意愿呢？”这些是不是咱应该交通的？（嗯。）咱今天交通不是来判案的，是从里边去明白一个真理，让你对自己有个认识。“不公开高举见证自己也能达到让人崇拜、让人追随的目的，其结果与公开高举见证自己是一样的。无论你用什么方式高举见证自己，或者是用明确的话语，或者不用话语而是用一些比较明显的好行为，其性质都是一样的，都是敌基督的性质，都是与神争夺选民的性质。无论你所表现的形式是什么，出现的方式是什么，只要你的意图不变，达到的果效是一样的，造成的后果是一样的，那这个性质就是一样的。明白了吧？”咱不管易蓉怎么样，景介所做的是达到这个果效了，是吧？（达到了。）

“踩雷”计划（三）

那个钱是怎么回事？（夏雪：超出来了。）后来就没有再查是什么原因？（夏雪：我就查不出来，我也不知道。）你不知道谁知

道？你怎么想的？（夏雪：我想的我就是没记，也不会有这么多没记吧。我们的这几个本子和悦悦的电脑上都核对了也查不出来，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钱多账少，是吧？（田宇：嗯。）是什么东西没上账？夏雪，你把你个人的钱放里面了？（夏雪：我没有那么多钱。）出现这个事你是怎么想的？（夏雪：我也挺紧张，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问题。心里就想着，这多了肯定也是我没有尽上忠心吧。）还带个“吧”？没尽上忠心，你就这么想了想？（夏雪：那你说怎么能多这么多呢？我也纳闷呢。）你以前不是信二两面的吧？（夏雪：我没有信过二两面。）那你做的是二两面做的事。你看看你作的是什么工作，你就没有寻思过？（夏雪：想不通。）想不通？只有钱多了想不通？你的性情想通了没有？（夏雪：我的性情？没想。）你只是想这件事了，你信神的路想通了没有？你就没有考虑考虑你与神之间的关系？（夏雪：没想。）神交通说：“有些人在银行存点钱，每个月都看月结单，看一下利息，看完之后自己再加加减减，每个月自己花了多少钱，写出几张支票，为信用卡付了几次费，自己提了几次款，又存进去多少，一笔一笔账目都在脑子里。看账单的时候，发现有一笔钱没存上去，心里就咯噔一下，‘我记得是五月三号存的，到现在怎么还没入账呢？这是怎么回事啊？我得打电话问一下。另外，上个月的利息是五块三毛二，这个月的利息怎么剩五块钱了呢？’他对每一个数字那是如数家珍，心里清清楚楚，哪个地方出问题一眼就看出来了，少一分一厘都不会放过。”（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分辨假带领（十二）》）你对你自己的钱清楚不清楚？你有没有银行卡？（夏雪：有，但我的卡是空的。）你还知道你的卡是空的？你微信里边有没有钱？（夏雪：有。）有多少钱？（夏雪：一千二。）有零有整你都记着呢！你个人的什么都记得清楚，一涉及到神家你就不知道了。当初对账的时候说你这有多少钱，最后你拿出的钱是这个钱的二倍。（夏雪：嗯。）这是什么原因？（夏雪：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他们在你这查了账以后，你就没有看看你手里究竟有多少钱？（夏雪：我知道呀，因为我和微微对账的时候，微微当时查的是我和悦悦总出来的那个账，她没有查明细。我心里想，她不可能这样查一下就拿钱，等她拿钱的时候，肯定就要让她知道呢。）你不说这话，我还不害怕，你一说这话，我害怕呢。你刚才说什么话了？从你的说话里边流露出个东西。微微来查账的时候，你就知道这

里边有多少钱，是吧？（夏雪：嗯。）你就知道这个账和钱对不上号，是吧？（夏雪：嗯。）当账和钱对不上号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和微微说呢？（夏雪：因为微微没说拿钱，我也就没说。）如果微微过来和你拿钱，你准备给她拿多少钱？（夏雪：有多少拿多少。）有多少拿多少？（夏雪：嗯。）那你不是把自己卖了？微微会容忍你吗？“昨天和你算账你是多少钱？第二天你就给我翻了一倍。你这儿成了聚宝盆了，往出长钱呢？”微微能容忍吗？微微能接受吗？她前一天给SJ报过去是多少钱，第二天收账的时候翻了一倍。（微微：这钱一下多出来一倍，吓一跳。）微微说吓一跳，你呢？你吓一跳了吗？（夏雪：我当时都还出汗呢，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会多那么多呢？田宇又跟我们细细地查了两遍。）你又说鬼话了吧！你刚才为什么说假话？你刚才说的是什么？从微微过去和你算账的时候，你就知道钱和账是对不上的，刚才你是这么和我说的。后来你又说什么了？你又说你也不知道怎么多这么多。（夏雪：我光知道不对，我不知道多那么多。这不对肯定要再算一下，最后算出来一下多了那么多。当时他们都在跟前嘛，我想不到多那么多，就是多吧，多个八百、一千也算，哪能多这么多呢。）就不管多八百、一千或者是多多少，你就没有吭过气呀！

出现这件事的时候，你的心态是什么？你的态度是什么？你的观点是什么？第一次跟你对了账以后，账算出来了，你知道这个钱和账是对不上的，你没有和微微说。你没有和微微说的时候，是什么支配你不和她说的？（夏雪：我想着是没有算清楚，因为我和微微没有算明细账嘛！去年也查了嘛，我知道查明细根本就不是这样查。）没有算清楚，那你为什么不找微微把这账算清楚呢？你没吭气呀！你没有说“微微这个账不对着呢”。（SJ：你没有说，“微微你就是这么查账的？你也太糊弄了吧！”这叫查账？咱得细细地查，你怎么没说呢？）夏雪，你是知道这个账与钱是不对号的，但你却没有制止，也没有说重查，为什么？我是问你这个呢。（夏雪：我想着田宇他还要来查呢，不可能让微微一个人来查了就了事了。）你今天吃饭了，明天是不是还要吃呢？能因着明天还要吃今天就不吃饭了吗？（夏雪：我想

她查完账怎么不说拿钱呢，她没拿钱。）她没拿钱，你也没问微微，“你怎么不拿钱呢？”这话你也没说。（微微：当时我问你，你手里有账上的那么多钱吗？你光说“哦，有”，你也没有说比账上的钱还多呢。）夏雪，你不说这个话，你是清楚的，你心里面肯定有思想吧？你怎么想的？怎么会有这种事发生？（夏雪：我没有多想，我就想着这个账不清楚，他们肯定有一天要来拿，但不是微微一个人来拿，我只是想着他们拿钱的时候肯定是两个人来拿。）这跟拿不拿钱没关系。

夏雪，咱今天在这儿是干什么呢？（夏雪：尽本分呢。）你把这个当作本分了没有？你就没有把它当作本分来对待。神交通说，让一个人保管祭物呢，他就即使把这个祭物保管好了，虫没有咬，水没有泡，带领一分不差都拿上了，但是神说我不认识你，因为神没看见他的心。咱今天干了什么？人家保管钱财还知道这是祭物，不敢动、不能丢。咱连这点基本的意识都没有？夏雪，咱信神几年了？（夏雪：十几年了。）十几年了，越信越胆大了，起了老茧了，让你来保管祭物，你是任意对待，基本原则都没了，在你心里边就不当回事。平时这里边的账是多少，钱是多少，你不愿搭理，这只是说你对待本分的一种态度。不愿搭理，这是对本分掉以轻心、对祭物掉以轻心、对祭坛掉以轻心。可今天你还不止是这样，你所做的要比这个严重得多！你知道严重在哪儿吗？人家是不能让虫咬了，不能让水泡了，得管理好，不能让丈夫偷了，不能丢了一分钱。而你这里根本没有这些概念，你也不管它有没有被水泡了，你也不管它有没有被老鼠咬了，只是把它放着就行了，连最基本的对待祭物的态度都没有。你不只是对祭物掉以轻心，不愿搭理，更可怕的是什么？当你知道祭物发生问题的时候，和账对不上的时候，你依然无动于衷，不采取任何态度。咱以前给卫晋交通过什么？亡羊补牢，是吧？亡羊补牢已经迟了，咱今天信神不能亡羊补牢。应该是未亡羊就补牢，不能非得丢了羊了再补牢。可你呢？你亡羊补牢吗？夏雪，你亡羊补牢吗？你是亡羊也不补牢，丢了羊也不补牢。你作为一个信神的人，亡了羊也不补牢的时候，这就让人产生疑问了，不得不寻思了，你为什么会亡羊不补牢？

夏雪，人家是亡羊补牢，你是亡羊都不补牢，就咱做的这事，别人会怎么看你？你说神会怎么看你呢？今天如果你给别人当一个会计，你这么做的话，老板会怎么看你呢？（夏雪：不信任。）说说，怎么不信任？（夏雪：账应该是清楚的。）账应该是清楚的，仅此而已吗？悦悦，你说说。（悦悦：这个人不能用了。）怎么不能用了？（悦悦：把账和钱交给她，她都管理不好。）如果你是老板，你会怎么看呢？你会看她是打理不了、管理不了账目？就比如：一个人娶了个老婆，他是在外边挣钱的，他老婆是管家，因为是两口子，是取得信任的，他就把挣的钱都给了他老婆了。他计划要买什么东西的时候，钱不够，得问老婆要钱。他具体给了老婆多少钱记不清了，只是想起来大概有两万四千块钱，于是他问他老婆家里是不是有两万四千块钱，他老婆说“是的”。在他老婆说这个“是的”时候，他老婆知道她手里边有四万八千块钱。你说当他知道他老婆手里边有四万八千块钱这个信息以后，会怎么想呢？是说他老婆不负责任？他会不会说他老婆不会算账呢？会不会说她管不了家呢？会不会说她操持不了家务、失职呢？他会怎么想？（有二心了。）另有计划。她老公会怎么想？这肯定有外遇了，她开始搞自己的经营了，她开始为自己盘算了。如果她不是为自己盘算的话，他老公在那儿记错账的时候，问她：“我要买什么呢，还差四、五万，这家里是不是就有两万四千块钱呀？”她会怎么说？他老婆明知道她这里有四万八千块钱，他要急着处理事呢，加上这四万八千块钱可能就够了，但她还能在她老公问是不是有两万四千块钱的时候，说“嗯，是。”如果他老婆没有这些存心的话，她会不会说这样的话？（不会。）夏雪，你说他老婆会怎么说？（夏雪：他老婆会毫不犹豫地跟他说有多少钱。）为什么会这样说？（夏雪：因为他们是一家人。）因为他们是一家人，她老公要用钱呢，就即使是她老公记错账了，她也会说：“不对吧，我看那钱厚厚一沓，不是两万多，肯定不止这点，我看见多呢，我估计怎么也有四、五万呢。”是不是脱口而出？夏雪，你能脱口而出吗？（夏雪：没有。）为什么没有？是什么东西拦阻了你脱口而出？（夏雪：自己在想着，怎么这么多呢？）自己在想怎么这么多，但是不能脱口而出。正常的老婆跟老公之间，都能脱口而出，把实情说出来。咱今天信神呢？上边来查账

的时候，看看你手里有多少祭物的时候，你知道你手里的祭物多，比账上多，但你却不能脱口而出。你不仅没有脱口而出，你也没有结结巴巴或者是勉强说出两个字来，你是毫不犹豫地保留下来了，一声不吭。

即便是这样，过后你也没有说，“我犯了死罪了！那天我就没有和你说清楚，其实我这儿还有钱呢。”他们是过了几天又查账的？有没有一个星期？（夏雪：没有。）有多长时间？（第三天就过来了。）给了你三天的考虑机会，够不够让你想起这件事？这三天，你晚上睡觉想不想这件事？想不想？（夏雪：想。）晚上在想，想了三天都没有个结果。（SJ：这三天里你知道这钱多了，是吧？）（夏雪：我知道。）她刚才还告你说，她不仅知道多，这三天她还都在想这件事，晚上睡觉她也在想这件事，她是睡不着的。（SJ：可是在我们来算账之前你没说，中间也没说，当时我们算的时候你也没说，最后是我问你要，然后你拿出来，我们这才知道的。）（夏雪：你们算出来不是问钱多了少了？我说多了。你说多多少？我说多得多呢。）（SJ：什么时候说的这话呢？）（微微：咱要的时候她才说的。）这个没必要纠结了。我和你谈事情，我从来不谈这些过程，不谈你说什么了、做什么了，我就看你的这个存心、态度、观点是什么。你和他们的对话我都不看，我看的是你在这三天，也就是这七十二个小时里你是怎么度过的！心里边煎熬不煎熬？难受不难受？（夏雪：那个时候不难受，因为那个时候账就没查清楚。但是当他们拿上钱了，那个时候我心里才开始难受的。）你说的这个难受和我说的难受不难受是两个概念。我说的这个难受是说什么？我是说当你骗了“丈夫”以后，你心里受不受责备的这种难受。你说的那个难受是“这个账还没有显明，我这个脸还没有丢，我为什么要难受呢？”你说的难受和我说的难受不一样。我说的是你应该有良知、有良心、有懊悔，“我作为神家人，我作为带领，神信任我，给了我这个本分让我负责、让我管理。我明知道账和钱差了这么多，然后我为什么包着不说、不吭气呢？我包着不说、不吭气，我想干什么呢？我当时不说，过后我想起来了，这么大的事情，我得和微微说说吧！”你不说，你翻来覆去是睡不着的呀！是

糟心的、是烫手的山芋！可是你能搂着这烫手的山芋搂了七十二个小时！是什么力量支持你走过来的？这个不容易呀！

夏雪，你说说，这三天你是怎么想的？这三天你睡觉睡踏实了没有？（夏雪：没有。）夏雪很诚实，这三天没有睡踏实。李娟，你说她没有睡踏实在考虑什么？（李娟：钱多了，考虑说还是不说。）七十二个小时，不管怎么煎熬，她都没说。她考虑到什么程度了？晚上连觉也睡不着。夏雪，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你自己说的吧？夏雪考虑得晚上都睡不着觉，争战了七十二个小时，即便是这样钱多了这个事还是没有说出来！那你说她在这七十二个小时里到底想了些什么？到底在争战什么？夏雪，咱能再诚实一次吗？（夏雪：什么也想，胡思乱想。）（SJ：你把你胡思乱想的说说。）（夏雪：也想贪但是不敢贪，有这个心思。可是又想这是神家祭物，就想着犹大三十块钱能卖主，我不能因着这个钱当了犹大。神话说让你保管祭物，这是你的一个本分、一个责任，就看你的态度，这些话都想过。也考虑脸面了，就想再查账的时候问起来，再把钱拿出来。这些钱肯定是勾出了我好多东西，只是不敢那么做，不是没有这个意念。）（SJ：还勾出了哪些东西？要是实在查不出来就不说了？）（夏雪：查账了，账和钱要是对合了，多出来一些，多得钱不多，给自己留着也行。可是一下多了这么多，留着不烫手呀，自己心里就是这样想的。后来又想："不行，不论多了少了都不是自己的。"啥也想，这边又有神话，又有这些东西。）你说可怕不可怕呢？（SJ：这就是咱不说的原因，是吧？）（夏雪：刚开始让我管钱的时候，我就没动过那钱。现在算账的时候，我心里就出现了这些东西。）（SJ：你就是想等到再查的时候再说，如果查不出来，那多一点就不用说了。这要是多出来的多了，到时候再说吧，成了我的也行，是不是纠结这些？里面是不是大的争战呀。）（夏雪：嗯。）

你说可怕不可怕？在微微和你算账的时候，你就知道账是不对的。再往前推，在微微和你没算账以前，这个账和钱是不对的，你知

道不知道？（夏雪：那个时候我不知道。）那个时候你不知道，也值得怀疑。（夏雪：那个时候，我们就没有细算。）有两种情况，如果说微微未和你算账以前，你不知道这个账和钱是对不上的，那么又证明一个问题，你这种贪心是种常态化的。如果微微未和你算账以前，你就知道了这个账和钱是对不上的，那你就是提前有预谋的。提前预谋就不是随后的三天睡不着，而是在微微来以前的前一个月你就睡不着觉了，你每天就盘算着、预谋着。（夏雪：微微没来查账以前我真的不知道。）好，那这件事就不是你预谋的。如果不是预谋的那就可以说已经常态化了。知道常态化是什么意思吗？（SJ：经常性的，一贯。）一贯的，习惯性的。习惯性是什么意思？已经成了你的生命了。成了你的生命，也就是一贯的、习惯性的，你这种作风就是这样的。

为什么通过这一件事情，我就说夏雪是一贯的、习惯性的呢？我这么说的依据是什么？（……）我这么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给你们交通，是让你们学会去分辨。田宇，我为什么会说是习惯性的呢？（田宇：她对这个钱就是满不在乎的那种态度。）她不是满不在乎。如果她要是满不在乎，那七十二个小时她睡觉是呼呼的，那就是满不在乎。可她七十二个小时是睡不着的，她睡不着觉就不是满不在乎，她是清醒的。微微跟她算账的时候，她就没有犹豫过，没有结巴一下，说“我这钱不对着呢”，她没有流露出丝毫的破绽。咱在这儿可以说成是一种破绽，实际上就是说，她没有犹豫了一下，说“呀！这钱好像不对的呢”，没有这个细节神态，所以成了常态化了。什么叫常态化？习惯性的，习惯了就成常态了，这就和神交通的偷东西和占便宜是一样的。小偷刚开始偷人家的东西，心跳得扑通扑通的，偷得多了他还心跳吗？你便宜占得多了，还心跳吗？习惯了。刚开始的时候，她说话还结巴呢，她的心要跳、脸要红，心里有意念，“呀！好像不对呀！”就会露上这么一半句，或者争战了一天以后，睡不着以后，“这是祭物，我哪能这样呢？不行，我得说说，‘微微，这个账和钱可是不对着呢。’”夏雪没有这些表现，并且一丝的破绽都没有流露出来。世上的人说这叫什么呢？老练了。看不出破绽，成了一种习惯了，这叫

老练。成为她的习惯，那她晚上应该是能够呼呼睡着觉的，因为她习惯了。可她现在睡不着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以前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钱，这一次的数值比较大！那这次数值这么大该怎么处理呢？她在想一切办法，她内心在争战。她心里想不想？肯定也想，这是祭物，她害怕，但是，这可是钱呀！这钱是账上没有的呀！这是谁也不知道的呀！贪心压过了这些害怕、惧怕，所以这个害怕、惧怕就都没有了。她就不知道神鉴察，就不知道神看着，就不知道神作的就是显明，就不知道神是有意地给她这个漏洞。

她现在用了一种“智慧”，叫什么“智慧”呀？静观其变！考虑了三天，静观其变是最佳的办法，是最得当的。“即便你把多出来的钱查出来了，我没有丢失、我没有失职，和我也毫无干系、我毫无罪责，谁也说不了我什么，也定不了我的罪，我也没有做成什么事实。因为钱多了，不是少了。所以她这三天睡不着，不是惭愧，也不是因着想怎么交代而睡不着，她这三天睡不着是琢磨如何使用多出来的款项，如何安置这些款项，她在想这些。她晚上睡不着并不能代表她不是一贯的，而是因为她以前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金额，所以说她睡不着。她睡不着是在盘算应该怎么处理，怎么能安全脱身，既能解脱了自己的困境，又能得着利，她在考虑这些。她考虑这些的时候，又觉着自己是信神的人，不能主动出击，“我不能先动手，只能静观其变，看事态的发展，查出来就查出来了，查不出来再另行处理。”所以就等待了七十二个小时。也就是神给了你七十二个小时的时间，让你悔改、让你反省、让你拉锯。你的贪心、野心和神的性情、神的行政拉锯，拉了七十二个小时，神就是让你在撒但性情与神的行政之间站队，你最终还是站到了肉体一边，你胜不过去。你想用“智慧”去处理这个问题，神不知鬼不觉。“你查清了与我无关，查不清我得利，一举两得！”

（小溪：既然她有意想隐瞒那一部分钱，那三天之后怎么发现的，是她自己拿出来的？）那是神的智慧。等SJ算完账以后，算出的钱已经跟她账上的钱不一样了，差下了，才让她拿的钱。如果SJ算出

的钱和她的账一样的话，那也就没有这些后话了。（夏雪：SJ算出来的和我的账差不多。）（差一些，就让她往出拿，没想到一下拿出这么多。）这也可以说是良心的一种发现、一种自责。夏雪，你在拿这个钱的时候，你的心折腾得不知道是什么味道，怎么说呢？你在拿钱的时候，这个钱是不是还留着点？都拿出来了没有？（夏雪：都拿出来了。）确认吗？（夏雪：确认。）坦诚吗？（夏雪：现在包里连那些零钱都拿出来了。）我不知道，那是你的包，我没去翻。我是说，咱今天信神呢，敞开心说诚实话，谁也骗不了谁。

（SJ：如果不让你往出拿钱，你拿不拿？）（夏雪：拿，那肯定要拿呢，你们迟早有一天要拿钱呢，那就在一块儿放着呢。）拿归拿，拿和拿是不一样的。如果那天不让你往出拿这个钱，你那七十二个小时熬什么呢？就是在熬那一瞬间。“将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算出多少，要拿多少钱，谁要用钱，要用多少多少钱……田宇以前查账，他不管现金有多少，只管对账，好了，这些钱就在这包里放着，他要提钱就提，剩下了还放着，放着放着，等时间一长……”，在这个背景下，夏雪去逛商场去了，“这件衣服不错呀！”买不买？“买吧，我的生活费是这么点，这衣服是那么贵，一下差了十倍。不买吧，心里想着这件衣服，买吧，钱又不够……”，回家纠结三天，怎么办呀？这账里还剩余点钱呢，你们说她买不买？“神是慈爱怜悯人的，神也是恩待人的，神会不会用这种方式来赐给我呢？”夏雪，你会不会买这个衣服呢？（夏雪：没有那样想过。）你没有那样想，那如果你正好用钱的时候，或者你在外边丢了钱了，这个钱是不是正好能补个窟窿呢？能不想吗？如果不想的话，那七十二个小时就可以睡着了，是不是？你把这个钱全部拿出来了，那只能证明你有这个贪心、有这个欲望，最后胆怯没做成事实而已。但是，你已经争战了七十二个小时，你的性情已经暴露在光中了。你把这个钱全部拿出来，还有就是因为你也没有想到SJ这么快就来查账了，虽然你知道钱多了，但是不知道究竟多多少，你知道不知道？你不知道。这两个原因导致你那天不得不拿出这个钱。你那天后悔了，后悔什么呢？SJ来得太早了，“我要是知道SJ来这么早的话，微微查完账我得提前看看多多少，把这个账和钱对

上，多的那个钱我另外放个地方。”当SJ一来的时候，你就后悔了，“我这三天干什么了？我怎么就这点时间也没有？我把它一分为二这多好，过来一拿账单，把这账对住了，我这七十二个小时没有白想，成了。可是我万万没想到，三天的时间，才七十二个小时就又来查账了！一般情况下，三个月、四个月都不查账。微微刚查了账，我知道你们还会再来查账，最起码还不再过三个月再来查？所以我给自己留下了充足的时间来处理这些问题。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处理这些问题，你们就来了。来了你们在那儿要钱呢，我在这儿“嚓嚓”地往出数钱，如果拿出来的钱跟账对不上，这不又暴露了？如果拿出来的钱多了，那就说明我的账少记了，我怎么说？如果拿出来的钱少了，账又多出来了，这个尺寸该怎么掌握呢？没法掌握。”无奈之举，再加上还有一点点害怕，“拉倒吧！我就都拿出来吧！”所以夏雪就把这钱放在了桌面上。夏雪也许把钱都拿出来了，也许还留着一点点，这只是我的猜测。夏雪，如果SJ说：“你明天把这个钱拿出来。”那你今天晚上会不会点这个钱去？（夏雪：不会。）不会点？（夏雪：那钱太多了，谁也不敢，就是多了、少了，我没有那样去想，我就是想着田宇肯定要来。）你刚才说你三天睡不着觉，你盘算了三天。你之所以没有做出事来，主要还是因着神给你摆设了环境，迫使你把钱拿出来了，再加上有你良心的一点点发现。

神看的就是人的态度、存心、观点。夏雪，让你来这儿负责，是对你的一个信任，咱信神十几年，能走到如此地步？就像刚才举的夫妻俩那个例子，把这个家产交给你，是对你的一个信任，可是你在这里干什么呢？这叫干什么呢？开始拜偶像、搞外遇？你说丈夫知道了，丈夫会怎么对待你呢？你知道丈夫会怎么对待这个妻子，你就知道神看待你是什么态度了。咱信神十几年了，最后就得了一个这样的收获？现在，咱还没有一个忏悔，还没有一个认识。咱做出这事了，咱拿出来和弟兄姊妹交通交通，最起码亮亮自己的相，“呀，这个钱勾起我的野心了。”你有没有这样的心思去亮相？不要说亮相，就说认识，有没有这个认识？你想掩盖，你想把这个一笔勾销，你想过没有？你那三天睡不着觉想的是多出来的钱怎么安排，这两天又开始想

什么？我怎么面对弟兄呀，和弟兄说什么呢？弟兄又会怎么对待我呢？又要和我说什么？晚上睡不着。（夏雪：我就是这么想了。）你就那么想了，那你也没有主动过来和我说："弟兄，我做错了！"你和我说过这么一句话吗？你也没有和SJ说："我做错了。我经不住撒但的引诱、经不住金钱的引诱。"承认个错！今天你只是在威逼之下承认自己的不洁。你说咱下一步路怎么走？夏雪，你现在怎么想的？没有话说？（夏雪：……）不知道说什么？小溪，如果你是夏雪，你有什么想法？你想说什么？（小溪：看见自己的这个败坏，看见自己和犹大一样偷吃祭物，看见自己让神厌憎，让人厌憎，该恨恶自己，咒诅自己。其实神最厌憎的就是偷吃祭物的和敌基督，当她刚才说她心中有想贪的意念，我突然觉得，信神十几年了，还犯这种低级的错误，明知道神最厌憎的就是偷吃祭物，怎么敢动这样的念想，真的太傻了，简直是不要自己的命了。）

（SJ：从咱拿出钱以后，我看见你脸不红、心不跳的，也没有感觉到害怕。我这两天也没有这么去说你，我要看你接下来怎么走。但是自从出了这事之后，你也没有感觉到害怕，照样无动于衷，我从这儿就看到，你心中没神了。还有之前我问你什么话，你就不吭气了，昨天问你这个安全问题，你又答得前言不搭后语，我说的是安全问题，但是你是反过来问我，我从这些细节里边看到了什么呢？你在这方面没有真正的悔改，你做了这么大的事没感到可怕。反过来，你心里边其实对我有抵触、反感，这是我的感受吧。按说从你所做的这件事情来看，你所作所行的已经触犯了神的性情。这么大的事不是你自己主动说出来的，我们算账之前你也没说，就是算账之后，我把你叫出来，让你把这些钱拿出来，也不是你主动说出来的。钱多了这么多，我也没看见你难受。第二天田宇过来又查，也没感觉你难受、懊悔。我没说你，我就看你怎么表现。但是这几天，你从没有主动地说懊悔，让人感觉到你在懊悔，也没有说自己怎么难受，我是没看见，我看见你还是抵触。没有感觉到让你把这钱拿出来，拦阻了你走犹大的路，你有感恩的心。你不但不感恩，反过来问你什么话，你是南辕北辙。你不是说："今天自己为什么能这么去做呢？我的确就是有这种

贼心。这不是SJ做的，也不是田宇这么去说的，而是神的作为、神的性情临到我了，是神的公义。不是她要说把钱拿出来，是神作的，神知道我心里有什么鬼，所以今天神摆这个环境，把我显明了。”你没有看见神的可畏、神的可敬、神的公义、神的爱在拯救你，你没看见这些，你反过来还是在反感，这是我的感受。从每次和你的对话里边就看见，我问的是什么话，你答的就不是那么回事，总是一种反过来问我的话，责问我的话。我从这里边感受到，你丝毫没有悔改的心，没有认识到你在神面前做的这些事是恶行，没有一点感觉，照样该怎么做怎么做。按说这是可怕的事，咱信神多年，不是为了这些，可是当你在有这种贼心的时候，你没有感觉到神在看着你，神在检验你，是神的手及时临到了你。神兴起了周围的人、事、物，这不是哪个人的问题，这是神的作为。咱心中没神了，什么都不怕了，没感觉了。按咱这些表现，还能不能用？敢不敢信任？那天，就你那些动作，就你那些表现，我就感到可怕，不值得信任。

神说：“许多人失去了神的信任之后便没有了神的恩典，他们不但不恨恶自己的恶行而且还大肆宣传神的道并不正确，更有悖逆的竟否认神的存在，这样的人，这样的悖逆，怎么能有资格享受神的恩典呢？”(摘自《话在肉身显现·道成肉身的神的职分与人的本分的区别》)失去神的信任之后便没有了神的恩典，咱不知道这个可怕性。你刚才看见微微哭了，她为什么哭呢？如果她求真求细地算账，就不会给别人留下当犹大的机会。如果她应付糊弄，带来的后果就这么大，这个罪责谁也难逃。在人看是维护人际关系呢，在神那儿神是厌憎的。像那天，我看见咱查账就是应付糊弄呢，她们的账目下边加上个总数，咱从总的上边一加这就行了，这就叫查账！这是我看见的。这就是糊弄，糊弄谁呢？这是糊弄弟兄姊妹的生命呢！夏雪，如果她求真求细对你是一个保守，拦阻你做犹大呢，你没看见这一点。如果你真看见神的爱，你不会再说这是人的行为，你会从灵里看事，站在神一边看事。你看见这是神的爱、神的拯救，你是及时地把钱拿出来了，但这不是你主动拿出来的呀，不是你主动说出来的呀，夏雪，从这里你看见神的爱了吗？人如果做了什么亏心事，他自责、他难熬，他里边有

责备，别人就能看得到，可在你身上我没看到。我看到的是，你反感，反感把你查出来，你没看见什么是神的爱。）

夏雪，现在看不见你的忧伤，看不见你的痛苦，看不见你对自己的恨恶，看不见你的懊悔！你有懊悔吗？我问你有什么话说，你说没有话说，现在有话说了吗？夏雪，有没有？如果你真没话说，那你夏雪就是狼心狗肺！你的良心让狗吃了，简直不是人！夏雪，神怎么对待你的？想过吗？你来到国度建造以后是怎么对待你的？你感恩戴德吗？你还报神爱吗？弟兄怎么对待你的？你对得起弟兄吗？今天已经给你阐明了，到现在你都没有话说，似乎是应该的。（夏雪：不想说。）你就没有愧疚？你就没有觉得对不起神？对不起弟兄？就连这句话都没有？我不知道你以前的信神经历，咱国度建造了，把你带回了神家，在带你回神家之前，你是被开除出教会的，是吧？（夏雪：嗯。）咱是山坡上的羊，是流离失所的，来到国度建造相当于是给你找了个家。你在世界上是漂流着的，是没有归宿的，你忘了吗？你记不记得？你的丈夫是怎么对待你的？你有家吗？有爱吗？咱就单说你从教会里边被开除出来，从教会建造你有幸来到了国度建造，这是不是神极大的高抬与恩待？你有感激之情吗？你有悔过之心吗？你有还报神爱的一点心志吗？有没有？（夏雪：……）今天国度建造里有多少人都盼望来到我跟前？今天你能来到我跟前是多么的幸运！你感恩吗？我怎么对待你的？我对你是信任。我把这个“伊甸园”交给你，让你去管理，你是怎么管理的？让你去负责，你是怎么做的？建造国度了，我告你说，现在是我的患难期，你在我患难的时候做了什么？咱还不如个外邦的仇敌呢！外邦的仇敌他虽然仇恨我，但他只能去举报我，想方设法地扣我的钱，但他不能直接拿我的钱。夏雪，你呢？神供应着你的吃、喝、拉、撒，这些都给你解决了，没有你的后顾之忧。你愁什么呢？吃、穿、住、行都给你解决了，就是你用的卫生纸都给你包含了，另外还给了咱生活费，更重要的是咱还在换取着空气。人家是放着宝马不挣，挣空气，而你呢？你挣什么了，就这样还计划要剩存下来！我得把你的吃、穿、住、行都预备好，不仅是预备现在的吃、穿、住、行，就将来的吃、穿、住、行也得预备，要让你

度过饥荒、瘟疫这些灾难，我把你的后路都想了。更重要的是还给你安排了本分，让你当了个负责人，我把你当谁待了？是不是一个“丈夫”与“妻子”的关系呢？我把家产交给你了，你是怎么对待我的？你以什么来还报我呢？难道还需要人过来查账不成？这是一个受造之物做的？这是一个跟随神之人做的？这是一个跟随弟兄之人做的？

你就不要说来这儿挣空气了，你细算一下，难道神给你的单单是空气吗？单单是个宝马吗？你一年要吃多少食物呢？可在灾难中这些食物我要卖多少钱呢？（悦悦：不能用金钱衡量。）无法衡量！五十万、五百万都值！是无价之宝！我把无价之宝给你，为你的生存之本，白白地赐给你。光管你肉体的生存吗？还得负责你生命上的进入，还得供应你的生命进入，我把你肉体生存，灵里生存“全包”了，你给我的是什么？让你效力，让你尽本分，你给谁尽呢？不要说预备善行了，咱就谈不上预备善行，就说为咱自己预备一口灾中的吃的，你预备了吗？给你自己预备了，还用给你发生活费吗？教会里边我给他们发生活费了吗？十分之一还没有让你奉献！教会的人呢？奉献十分之一。他还得怎么？他们还得预备善行。他们不光给自己预备，还得给弟兄姊妹预备！教会里边的人不光给他自己预备，他还得给你夏雪预备，还得给全职尽本分的预备，你们预备了吗？他们除了十分之一该奉献的，还得预备足够的善行！你在这儿你奉献十分之一了没有？迫使你奉献了？迫使你预备善行了？什么都没有！你们没有预备，那这些又从哪儿来？是不是都得我为你预备？耶稣那时候怎么说的？“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约 14：2-3）当我在给你预备灾难来了你能去的地方时，夏雪，你做了什么？我在给你建方舟的时候，你在干什么？我建方舟是要干什么？我建方舟是让你住呢呀！可你干的是什么呀？你不仅不搬歌斐木，你还给我拆开了！你说咱还是人吗？是不是狼心狗肺，是不是农夫与蛇？我在你身上付出的是什么？你付出的是什么？你为你自己担忧了吗？我每天盼望着你能蒙拯救，即便是不能蒙拯救至少也能剩存下来，你想剩存下来吗？你想剩存下来，为什么要拆毁呢？你知不知道现在的艰难？患

难时期，人都献不上真心，人都贪婪！我作工就已经够难了，你还给我后院起火？我钱袋子里边没钱，你还给我漏袋子，让我往出漏钱，你于心何忍？

这三天的争战，你是怎么争战的？你这三天就没有考虑到一点点？我在做什么？你在做什么？我为了什么？你为了什么？你就不考虑考虑生存之道？你就不看外面瘟疫开始了？洪水也开始了？庄稼全部淹了，你吃什么、喝什么？在我开足马力建方舟的时候，你给我放气！你给我“卸轮胎”！你给我搞拆毁！如果你是我的仇敌，那你搞拆毁这正常。但你是谁呀？我把你当“儿”待，你把我当冤家待！夏雪，我没有亏待过你吧？咱们是一路这么走过来的，可结果，你今天给我这样的答案！夏雪，你做了这事了，咱得有个态度吧？得和弟兄说个“对不起”吧！给弟兄说个“我要悔改”吧！得认识一下自己的邪恶吧！得认识一下自己没良心，狼心狗肺，不是个东西吧！你认识吗？你能知错吗？到现在你连个知错的态度都没有！恨恶的态度都没有！回转的态度都没有！实行真理的心志都没有！我在这边冒着什么风险？大红龙在那边是虎视眈眈，我是东躲西藏，冒着生命危险，还得应对着外边的仇敌。外邦人与咱为敌，拆毁，我还得和他们去较量，还得打官司，反过来我还得解决教会带领工人争夺地位的问题，解决之后，还得解决后院里的问题。咱争夺地位、争夺名誉也就罢了，咱怎么敢直接在祭坛上动起手脚？敢有这样的野心欲望？有这样的野心欲望出来，你该亡羊补牢！你亡羊补牢了吗？今天给你交通都指出你的问题了，咱都没有一点恨恶、悔改的心！夏雪，我哪里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吗？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在我患难的时候，你能做出这样的事来；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能给耶稣脸上吐唾沫，夏雪，现在有什么话说？（夏雪：……）还没话说？夏雪，你现在怎么看？说说你的态度、说说你的观点。（夏雪：……）能不能说说？你的做法让人都惊讶呀！就是小溪说的，“信神十几年了，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做出这种事了，还看不到你有悔改、恨恶的态度，咱的良心就麻木到这种程度，成了活死人一样，没有一点知觉！夏雪，到现在你也只是觉得丢了你的脸面了。良心自责吗？有内疚、亏欠的感觉吗？夏

雪，看不到你那种内疚、亏欠、恨恶自己的表现。只是看见你感觉自己丢了脸了，有抬不起头的一种“知觉”。

37 谁能与神相合

1 神发表了许多言语，同时神也发表了神的心意、发表了神的性情，但就是这样人仍是不能认识神，仍是不能相信神，仍是不能顺服神。活在圣经中的人，活在律法中的人，活在十字架上的人，活在规条中的人，活在神今天的作工之中的人，有谁是与神相合呢？有谁是与神相合呢？

2 你们只想着得到得到什么福气，只想得到什么得到什么赏赐，可是你们从来没有想过究竟怎么做能与神相合，怎么做不与神为敌，怎么做不与神为敌。神对你们的失望太大了，因为神赐给赐给你们的太多了，但神从你们得到的太少了。你们的所有悖逆怎能逃出神的眼睛呢？

3 你们的奢侈欲望、贪心、不服、狂妄，你们的背叛哪一样能逃出神的眼睛呢？你们应付神，你们欺哄神，你们羞辱神，你们敲诈神，你们勒索神的祭物，这些恶行怎能逃出神的惩罚呢？这些恶行都是你们与神为敌的证据，这些恶行都是你们与神为敌的证据，这些恶行都是你们与神不相合的证据。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当寻求与基督相合之道》

2021年9月

“踩雷”计划（四）

SJ交通：

（宝丽：咱们拿了人家那边的东西，收回来的钱，都在小凤手里拿着呢。四月二十一号就把钱给小凤了，四月二十五让她上账，她不让上，非得让我去人家那边查单子。）（小凤：钱都在我手里呢，宝丽说：“你把钱收到你包里了，这钱要是丽花那边没单子，这钱你不就贪污到你包里了”？）是呀，人家说的也对呀。（小凤：对呀，可钱都在我身上呀，那几份没上账的钱也都在我身上呢呀。）你收一份账肯定得有记录吧！（小凤：有呀。）收一份账记一下，每天晚上再汇总一下。（微微：宝丽她的意思是，你在账上签个字，你收了多少钱，账上边有记录，不是就证实了钱在你包里呢。）（小凤：她的意思是要给那边结算钱呢。）（宝丽：不是结算钱，就说是上账呢，上账呢，我是说每一笔账，人家给了咱钱咱就得上，她不上，你非得说给人家结算钱呢，让我去那边和人家对单子去，跟人家那边的单子有什么关系呢？）宝丽她说的意思就是来一笔钱，你记上，上一下账。咱要支出的话，根据咱得的这个钱，再给人家那边出账。我听的就是宝丽让

你上账，你不上，你非得让她先去那边核对单子，这不是把人搅糊了吗？人家说东，你非说西。你这回听懂了吗？她跟你求真是不是神的爱？你听听你说的啥话呀！我这会儿谈的是什么，现在这账差下这么多，不管是你掉到哪，或者你藏到哪去了，这方面你怎么想啊？神家的钱能跟自己的钱混了吗？或者你当神家的钱藏，或者是当你自己的钱藏，是不是你藏了，这不假吧，这是事实吧，现在你是找不见。你把神家的钱藏了肯定你得有个数啊，可是你现在藏在哪了你也不知道。从这里边看你就不愿意把这些账整理清楚，按理说咱做总管呢，是宝丽跟你求真求细，让你把账管理得清清楚楚的，别触犯神的性情，能够合神心意好呀，还是你把她搅糊，谁也抓不住你的对错，谁也抓不住你的问题，这个好呢？那天我就说了，你不是一次了，人家说东，你非要说西，你非要把人搅糊。

就和那天咱说那个油一样，你当时和宝丽说你家的十几斤核桃，是吧？（小凤：不是，是十四斤核桃仁。）十四斤核桃仁就榨那么多油啊？（小凤：十四斤核桃仁，还买的葵花籽，配上榨了二十七斤油。）你确定那一大桶油是你自己的？还是有神家的呢？（小凤：没有神家的油，武洁灌了十斤的一壶油，里边有掺的葵花籽油。）葵花籽全是你掏的钱？还是还有人家掏的呢？（小凤：她掏她的，我掏我的，神家掏神家的，拿这个平分的……）你想想，你确定我那会儿跟你说过，把这个油给你吗？（小凤：没有说过，当时和宝丽说核桃油卖三十，葵花籽油才七块钱，那几十斤核桃仁配葵花籽能配两袋子多，可我一下配了三麻袋葵花籽，葵花籽出油率高。）你当时榨油的时候，是跟咱家里一起榨的，还是另外榨的？（小凤：都在一起榨的，少了不能压。）意思是咱家的和你的，还有武洁的，总共在一起，配了三袋子葵花籽。意思你还是拿的咱家的葵花籽油？（小凤：不是，各掏各的嘛。）这三袋葵花籽，是咱家掏的钱，还是谁掏的？（小凤：一起掏的。）怎么一起掏的？（小凤：一斤油是核桃仁和葵花籽配的，当时董辰说两袋就够了，我说三袋都弄了吧。）三袋子葵花籽钱是谁掏的？（小凤：神家掏的，七百多块钱。）这三袋葵花籽钱全是咱神家掏的？但是你和武洁没有掏葵花籽钱吧？（小凤：人家

武洁掏了葵花籽钱嘛，人家掏了加工费嘛，我掏了加工费，我也掏了葵花籽钱嘛，就是按我的核桃仁配比这样掏的嘛。）你掏的这葵花籽钱也在这三袋里边呢？还是额外加的呢？（小凤：就是掺在三袋子里边，按出油率配的……）你十四斤核桃仁，配了多少葵花籽呢？（小凤：总共算下来能配两袋多葵花籽，后来我说葵花籽不零售，就把这三袋全配上吧。）意思多配了些葵花籽？你掏了多少葵花籽钱呢？（小凤：葵花籽钱当时我也没掏葵花籽钱。没有掏葵花籽钱当时一起出的嘛……）怎么一起出的呢？（小凤：一起出了七百多嘛，神家出的。神家拿了有二百多斤油，我拿了二十七斤，能多出三四斤。多出来的，是我占了人家武洁的便宜了。当时人家武洁掏了加工费，我掏了加工费。另外说占什么便宜了，当时不是压下的油饼了，全给神家拉回来了。要是当时把榨油压下的油饼给了油坊，就不用掏加工费了，但这油饼咱神家拿回来了。她掏的她的加工费，我掏的我的加工费，总的掏了四百多块钱的加工费。）意思是油饼给了人家就不掏加工费了？（小凤：嗯。）意思咱把油饼全拉回来了，是你们俩掏的加工费？咱神家没掏加工费？（小凤：咱神家掏了四百三十多呢嘛……）咱家也掏加工费了？（小凤：嗯，人家武洁的油饼给神家了，她又掏的加工费了，我的油饼也给神家了，我也掏了加工费了嘛。因为神家的油饼贵、多。）意思是神家拿了你的油饼，拿了武洁的油饼。十四斤油饼能有多少钱？（小凤：要是人家收油饼，就按一斤八毛钱收走了，你要是卖人家的一斤就得一块多。）按说你没掏加工费，全是咱神家掏的加工费，神家掏的葵花籽钱，你没掏吧？（小凤：嗯。）意思是神家讨了你和武洁的油饼的一点便宜，是吧？后来你是十四斤核桃仁，你拿了二十七斤油，对吧？（小凤：配的葵花籽，当时是那么算下来的。）嗯，是按那么算，但是你刚才说你没掏钱啊。葵花籽钱你没掏，加工费你没掏，全是咱神家掏的钱，对吧？（小凤：当时跟宝丽算下来，掏了五十多块钱吧。）按什么算的呢？（小凤：就是按出油率……）可是按出油率，葵花籽你没掏。（小凤：葵花籽我没掏，但是我把油饼给神家了，我应该给神家掏五十多块钱。）这是掏的什么钱？（小凤：当时宝丽说我多拿的几斤油算下来的油钱。）葵花籽是神家掏的钱，你没掏，加工费也是神家掏的钱，你也没掏。你怎么能多拿了几斤油呢？（小凤：我拿油饼换了几斤油。）十四斤核桃仁能有多少油饼换一壶油呢？

小凤，你看见你的问题了吗？这几天一直说这个事，你都说不清楚，这是今天才这么说的。你根据什么算的呢？是不是你和宝丽说我跟你说按七块钱算呢？（小凤：不是，你没说。）你说清楚，是你自己认为这葵花籽多，剩下的就能多出一些油，然后你拿回去了，还是怎么来的呢？（小凤：当时算下来就是多那几斤，宝丽说葵花籽多，按葵花籽油的价格算。因为葵花籽油七块，当时说不行就按七块钱算。当时说不能多拿神家的，就按七块钱的葵花籽油掏的钱……）意思你是十四斤核桃仁，你多拿了一些油，你拿了二十七斤油。十四斤核桃仁，能弄多少油呢？（小凤：十四斤里边加了葵花籽。）加了葵花籽你没掏钱呀！（小凤：油饼下来的钱，葵花籽钱就出来了。油饼神家拿走了。）我知道，意思是武洁的油饼钱你也讨了便宜了？（小凤：没有，武洁的油饼我没讨便宜。）可是就算你把她的算上，你也不可能多这么多油啊！十四斤核桃仁，你拿了二十七斤油。十四斤核桃仁怎么能弄下二十七斤油呢？（田宇：十四斤核桃仁，只能榨七斤油。）（小凤：不知道当时宝丽怎么算的。）（宝丽：她一共拿了三十三斤油。）十四斤核桃仁就拿了这么多油啊？（宝丽：人家把武洁的油也拿了，因为武洁十六斤核桃仁，人家只拿了九斤油，然后武洁这里边还配葵花籽了，她把武洁配的葵花籽出的油也拿了。）武洁也没掏葵花籽钱，是吧？（小凤：油饼比葵花籽钱还贵呢。）油饼比葵花籽钱还贵呢？（田宇：外边油饼才一块一斤。）小凤，你这会儿谈的是武洁的油饼和你的油饼加起来，就顶了这葵花籽钱了？你那会是这么想的吧？（小凤：不是，我的核桃仁和葵花籽配下来的油饼，神家拿走了，我加工费也掏了。）你那会谈的是神家掏葵花籽钱，神家掏加工费四百多，你没有掏，你只掏了十四斤的核桃仁，最后还拿了这么多油。按这么说的话这就不是多七斤油了，这还多二十斤油呢。你们当时是怎么算的呢？这十四斤核桃仁在这儿放着呢，怎么能算下这么多油呢？（宝丽：十四斤核桃仁加十四斤葵花籽……）哪来的葵花籽？她又没掏钱。（宝丽：她当时就是这么算的，加上十四斤葵花籽，再加上武洁的十六斤葵花籽算下来的。就按这比例算下来，她还多了七斤。）

小凤，这下问题出来了吧？这可是你刚才说的。（小凤：当时就按这么算的……）不管怎么算，你刚才说葵花籽你没掏钱，但是你那天和我说，葵花籽全是你掏的。（小凤：一起压的，一起掏的。）一起压的，你就没掏葵花籽钱。你那天和我说，葵花籽全是你掏的，所以你就能拿那么多油，但是今天你和我说葵花籽你没掏钱，全是咱神家掏的。所以为啥咱今天要做在神面前呢，咱是信神的，小凤！我这会儿感到为你难受，咱是信神的，可你做的这事你心里还有神吗？你就没神啊，就没法相信你，你自己说的话都前后不搭。你说这个事，你掏了多少？咱这还是跟神家一起做呢，这更加得算清楚，咱是面向神去做的，就是没人监督，是不是也应该清清楚楚的？那天在那你说你二十七斤仁弄了那么多油，但今天又成了十四斤核桃仁。你那天和我说葵花籽是你掏的，但今天你说葵花籽你没掏。今天你说的是实话吧？小凤？葵花籽你没掏，加工费都是咱家掏，你只拿了十四斤核桃仁，就弄了一大壶油。你还冠冕堂皇地说，我和你说按七块钱算。咱信神得有神，咱忽悠来忽悠去，忽悠了你自己了，这可是你今天亲自说出来的。你榨油你知道，你这十四斤核桃仁配多少葵花籽，你肯定是清楚的吧？咱神家那么多油你都能算出来，十几斤仁配多少葵花籽，你背也背出来了，这是大生意吗？这就是你在神面前做的。你是信神的？你连人都没信，你说哪个人是傻子？你就是信人，也能想到人家是能算出来的吧？可是你连人都没信，就别说信神了。神让咱这么做了？咱对得起神对咱的信任吗？小凤？信任你让你做总管，可是你做的这事，值得信赖吗？你骗人！我的确没有跟你说，让你按七块钱拿那么多油，但是你在宝丽面前说，“SJ跟我说，让我七块钱拿这个油”。宝丽这两年了，都没和我说，这是那天才说出来。我现在都在想，可能吗？我什么时候说的？怎么能从你嘴里说出来，是我跟你说让你七块钱拿呢？（小凤：我也没说，是她宝丽自己说的。）咱接受神鉴察，小凤。（小凤：没说。）这句话能接受神鉴察吗？（小凤：能。）真能？（小凤：嗯。我没有说SJ跟我说的。）那就是你自己根据你的算法算的，“反正我这十四斤核桃仁，配了葵花籽，我就能拿这么多油，我不管我葵花籽掏钱没掏钱。”你按你的核桃仁和神家的葵花籽仁的配比，算出来你能分这么多油。你是和宝丽这么算的，今

天是不是就水落石出了，对吗，宝丽？根据她的仁，根据咱家的葵花籽，合起来得分多少油，她根据这个分了些油，拿回去了，她跟你说为啥拿这么多油了吗？（宝丽：她和我说葵花籽钱她掏了，“武洁没掏钱，我把武洁的葵花籽钱也掏了，我拿她的油抵了”，她当时是这么说的。）知道了，这不就清楚了。

这就是咱信神失败的根源，咱信神每件事都不能糊弄，你这是糊弄自己呢。咱要做在神面前的，可你做的连人都骗不了。世界上都有一句话，只要咱没鬼，是不是不怕鬼敲门？为啥老说你独裁，不跟人配搭。那时候你是和秀英配搭的，你要是和秀英和谐配搭的话，能有这事？咱就是自己独来独往，“我就这么做了”。而且还老要根据你自己的算法来，为啥每次算账都说“我按我这个算，他按他那个算”，不管别人怎么算，账本都错不了，可是你总按你的那个来。就像刚才这个，这就是按你的算，“我这十四斤核桃仁我就该得这么多油，不管这葵花籽是谁掏的钱，神家掏的我也敢。”这下看见了吗？这就是犹大！就这么可怕！而且今天一直就是人家说东，你就非要说西。你看见今天是宝丽要跟你说话呢，还是神兴起宝丽和你说话呢？就因着咱一直忽悠，一直忽悠，神看咱可怜，才兴起宝丽来和你求真。这么走下去就完了，小凤，不管咱付多少代价，最后结局是什么呀？完了。那天说的那个白杨，他为什么现在死了？他在原教会时抢了咱的书，把一个弟兄按住拿电棍打呢，打的那个弟兄“嗷嗷”地惨叫呢。后来把他传进来，现在他把罪状都写出来了，什么证据都有了，什么都水落石出了，他死了！如果不水落石出还不死，神就不让他死，因为没水落石出，事情是怎么样的还不清楚，还不能让他死。你看神全能不全能？咱信神得认识神的性情。那天一和我说白杨死了，我说他老婆怎么想的呀？他老婆什么也没说，就说神是公义的，他做的事神知道，他老婆还没怨言。如果这个事不是真相大白的话，你说他老婆会不会埋怨？他做了那样的事，他把本村的弟兄那样揍了，回来不和老婆说，当啥事也没有，还骗她。他表姐问他，“没有啊，根本没有这事，他们胡说八道，没有”，他老婆都不知道。就这一次咱把他作回来以后，他把罪状全写出来了，真相大白了，证据都有了。全写出来以

后，二十来天，还没一个月呢，他就死了！我从这里就看到了神的全能，谁能骗了神啊，就算是骗人，还有四面不透风的墙啊？人也骗不了，何况咱今天信神呢，神是全能的。为什么今天宝丽说了你一下，你就和宝丽成仇人了？“我不能看她了，我心寒呢。”为啥心寒呢？嫌她把你的事抖出来呢，可这事是不是事实？而且今天这事是你抖出来的，可不是光她说的吧？你说由得你吗？今天你说这话不由你呀，小凤。你那天和我说的话和今天说的就不一样，这由得你吗？这个意念是神给你的，你得说实话，今天把实话说出来这就水落石出了，这就是神的全能。不是你今天懵了、糊了，你就说出来了，由得你？白杨也是，他什么时候能接受这步工作，什么时候把他打回来，什么时候他能说句实话，那是神主宰、安排、命定的。当他把这事全说出来了，他老婆没有丝毫怨言，埋就埋了他了，什么也没有。如果不是白杨把他干过的事说出来了，他老婆是不是还喊冤呢？“信的好好的怎么能成这样呢？”

所以咱今天做事做在神面前，这就是咱自然的，不由自己的。几千年来，犹大不就是这样吗，长期偷取神钱袋里的钱花。所以最后神就说，这个角色让他做吧。看见了吧，这就是不干不净，就咱这件事上做的，这就是不干不净。咱自己记账就没用上心，人家说咱，“收了多少钱，就赶快记上别错了，错了咱是犹大。”人家着急地让你赶快记上，你是“我就不记，我就不上账”，你说咱是不是有意的呢？你看看神全能吗？“我就有意地不上账，我就有意地不记，我就先糊弄一下，蒙混过关。”但你蒙混过关了吗？过不了，这就是神的全能。神让咱信神是让咱得着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可咱怎么做的？看不见神每次给你摆设的环境都是在盯着你、监督着你，你看不见神的爱。如果不是临到这些事，咱能看到咱自己怎么做的呀？那是神的手不放过你，不是宝丽不放过你，不是这些人盯着你不放，都和你有仇。神巴不得你能按原则做，按着神的要求做，按着神话做人、成人，最后蒙拯救活下来，神的心意不是这个吗？可这就是你的一贯表现，你看看你做的这些，一贯就是账目不清，哪次都是不清。给了你多少次机会啊？我给你谈过多少次啊？“小凤，这次可要清呢。”就这

些说过多少遍？“反正我就是你说你的我干我的，我就有我的老主意”，就认为别人都是傻子，你能把人都骗了，今天说的话明天就不是了，还说“我就是认识自己了，你说我的，我都认识了”，认识了可咱怎么做的呀？你说这些事，咱良心能安吗？拿了十四斤核桃仁，什么也没掏，就拿了二十七斤油，是吧？你的十四斤仁拿了二十七斤油，咱本应是良心不安，可是你特别安然。什么人安然呀？恶人做了那些事，他就安然，他里边不难受，不知道害怕。你说犹大他偷取神家的钱花，他知道害怕吗？他不害怕。你感觉可怕吗？咱信神就这么划句号呀？就咱的这些表现，小凤，不用你做负责人了，有没有想法？

说这方面犹大，你怎么想？别人是就怕账不清楚，就怕说自己钱财有问题，钱财不清，这是个大问题，你是“谁越让我清，我恨谁，我就不清”，这是咱的表现？你说这一次一次的哪个人不是想让你清清楚楚的，别钱财不清，别给你带来杀身之祸。你在这方面就变不过来，就看不见神的爱，黑白不分。谁说你，你告谁的状，谁让你把账弄清楚，你告谁的状，就说谁有问题，咱就能够胡说，就能够一会这样说，一会那样去说。你那天说你把葵花籽钱掏了，今天说就没掏，这么大的欺骗不是更加可恶！而且说葵花籽钱你掏了的时候斩钉截铁，就敢说“我掏的葵花籽钱”。你说咱自己那么做了，还敢这么去说！

看看这段话，神说：“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是涉及到记账、报账的事。有一个人负责记账，一份对外，一份对内。结果，对内的账单上有二百块钱对不上。之后，负责人来对账时一看对不上，就说：‘把内账撕掉，就留一个外账，让谁也对不上，谁也没证据。’其中一个人不同意，说：‘这是神的祭物，不管多少钱，这是神的钱，你不能这么做。’负责人没说什么，另外一个人说：‘二百块钱算什么啊？敌基督一贪就是几万。’这事就这么了结了。但过后有一个人就觉得这么做不对，就向上反映。反映到决策组，决策组说二百块钱不算什么，他们忙，没工夫处理，反映给教会带领也不给处理，都不搭理

这事。有一天，我去他们那里，他就跟我反映这事，说记账这个人在记账时丢三落四，把账记得乱七八糟，最终对不上了。虽然事不算太大，但每个人的态度都不一样，这些所谓的负责人、带领谁也不给处理，而且记账的人不但没打发走，还找了个借口给保护起来了。反映问题的人一个劲儿地反映，结果还因为这事受到了很多人的排斥。你们说，这个反映的人是带着怎样的一种心态反映这事的？如果他也像其中一个人说的‘二百块钱你纠缠什么？敌基督一贪就是几万’这样的态度，他还能不能反映了？他就不反映了。如果他说‘这钱又不是我的，谁愿贪谁贪，谁贪谁有责任，反正我没贪，我也不用负这个责任’，或者说‘往上反映的都是决策组，上层带领，教会带领，这些人都不搭理，那我也尽到责任了，就不用管了’，他如果抱着这样一种态度，还能不能一直坚持不懈地反映？肯定不能，一般人顶多反映到决策组之后就不再管了。但是这个人反映到决策组的时候，正好听到我交通挪亚和亚伯拉罕的故事，他听完之后内心受感动了，‘挪亚听了神的话能坚守那么多年不反悔，我遇到这么点难处就不能坚持了，这也不是人该做的呀’，所以他就坚持一直反映，最后反映到上面，上面把这事处理了。你们说，就这样的人在人中间多不多？如果让你们碰到这种情况，有几个人能像他这么坚持的？你们是不是也会认为二百块钱不多，不算什么事，所以不用那么坚持原则，不用那么认真，等差的钱多的时候再反映？你们会不会认为，‘反正我尽到责任了，处不处理是带领的事，我就是个普通信徒，我也就这么大能量，就能发挥这么点功用，我反映了，我的义务尽到了，剩下的不关我的事了’？你们是不是会这么想？那有人要是打压你，你是不是就不敢反映了？这个人在反映的过程当中就受到打压了，有些人就指着他的鼻子说他，就总想治他，你说这些人得多恶毒吧。这几个人我记住了，为什么记住了呢？一个如此对待祭物的人，吃着神家的饭，享受着神所供应的一切真理，对待神的祭物居然能有如此的态度，他能不能算是神家的人？他不配。不要求你站住见证，你也没那个人品，你自己该做的都做不到，你还配在神家呆着吗？这样的人是不是该记住？你们喜不喜欢这样的人？（不喜欢。）那你们喜欢什么样的人？（坚持原则的人，坚持到最后也要维护神家利益的人。）我就恶心那些窝囊废，一看见厉害的就怕了，看见老实人他就挺起腰板了，我也恶心那些吃里爬外的人，恶心那些听了多少道一丁点儿变化都没有的人，恶心那些

信神多年内心深处对神还是抵触、防备的人。这样的人如果没有明显的作恶的事例，可以不被定为敌基督，但是，我恶心这样的人。恶心到什么程度？就跟恶心敌基督是一样的。为什么呢？敌基督把神的话当作商品贩售、交易、买卖，从中获取利益，而这一类人虽然没有从中牟取什么利益，但是他们对待神话的态度就可见一斑，是与敌基督一模一样的，不遵行神的道，就连一个简单的、最基本的对待神祭物该有的态度他都不具备，都能吃里爬外。这是什么东西？这就是卖主卖友的犹大。

你们听完这个故事有什么感想？你们碰到这类情况能不能坚持原则站住立场啊？你如果是窝囊废，总退缩，总害怕敌基督的势力，害怕敌基督整你、治你，害怕自己受不了敌基督的权势，你总害怕，也没有智慧应对，总向敌基督妥协，不敢反映，不敢揭露，不敢找人合起伙来弃绝他，那你就不是能站住神见证的人，你就是窝囊废，就是吃里爬外的东西。敌基督把神的话当作商品，利用神的话来牟取自己的暴利，来威胁你，断你的粮，这种情况下你都不能弃绝他，你是不是一个得胜者？配不配做基督的跟随者？连神白白赐给你的话、赐给你的灵粮你自己都没有能力能拿得到，能够吃喝享受得到，你得窝囊到什么程度？被敌基督控制了，窝囊到什么程度了！”（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二十七）》）

神举的例子就与你和宝丽俩人一样，一个负责的，一个和你配搭的。她监督你在账单上求真，这是神兴起的。以前安排的佳佳，什么事也不管，丽花更是什么事也不管，神为了救你，今天安排宝丽来跟你求真，一样一样跟你求真，这就是神的爱。你看这话里边就说二百块钱对不上，负责人说对不上把内账撕了，就留一个外账。就像今天一样，宝丽说你这单子就没上账，你说“不上账主要是宝丽容易糊，怕把账上重复了。”你就没有从这里边看到，没有上账是咱自己的问题，以前就说过，每天出了哪些单子，晚上都上一下总账，就不会错。有的人他为了自己不出错，他特别留心求真他自己的账，就怕错

了。你这还有人监督，咱为什么没有和她天天晚上汇总一下账呢？她监督你上账，你是在这账上找理由，意思就是“我没错”，不光是这一次吧？多次了，多次都是账目不清，不是下边给你返回来问题，就是咱这边出现了错误。从这里边就看见神早就在显明你了，显明你是为了拯救你，显明你是为了让你悔改，为了让你变化，可是在你身上看不到变化，这事闹得是越来越大，以前还是几十、几百，现在都上万了。“负责人来对账时一看对不上，就说：‘把内账撕掉，就留一个外账，让谁也对不上，谁也没证据。’其中一个人不同意，说：‘这是神的祭物，不管多少钱，这是神的钱，你不能这么做。’”看看你和宝丽的角色，不管多少，先记上。她盯着你让你先记上，你说“我就不上，你先对单子去”，跟这是两码事。你上账最准确，因为你收钱了，她怕你成了犹大，一分也怕跑到你兜里去，这是不是神的爱？可是你说“你别管我这个钱，你先到那边对单子去”，你跟她绕，这就是你里边的诡诈，你就不允许人监督你，不允许人提醒你，就想独来独往，“我就是独裁，我就是想干啥就干啥”。“其中一个人不同意，说：‘这是神的祭物，不管多少钱，这是神的钱，你不能这么做。’负责人没说什么，另外一个人说：‘二百块钱算什么啊？敌基督一贪就是几万。’”人家别人尽本分是越来越求真，到最后是越来越忠心，各个方面越来越不错，你是犯的错越来越大。你的生命不但不长，而且还越来越变本加厉，因为你平常就认为这不算什么。

还有上次给你妈弄的一些东西，昨天宝丽说这东西是给你妈弄的，让李娟给你捎呢，几天了就没捎上去，最后李娟来把这些东西的钱出了，是这回事吗？（小凤：是。）不是给李娟买的，是吧？是给你妈捎的吧？但是你账上没有，是最后李娟来了把这个钱掏了以后，你才上的账，是吗？是这回事吗？（小凤：嗯。）你说咱是不是就习惯这么做了呢？人家别人是越是给家里拿，越要上账，是什么价钱就是什么价钱，他怕在这方面触犯神的性情，越是自己的亲人，越要按原则算清楚，自己还要在这方面以身作则。“我给亲人拿的，我该掏多少钱就掏多少。”昨天宝丽还说你给我买了六块钱的菜，记到神家账上了，有吗？宝丽，哪一次？（宝丽：去年。）是我让你买的菜，你记

到神家账上了呢？还是你自己给我买的呢？我不知道，小凤？（小凤：不知道。）你说实话，是我让你买的，还是我让你从咱家里给我拿菜呢？我忘了。你想想是怎么回事呢？怎么能记到别的地方的账上？（小凤：不知道。）你忘了？你想想，是你出去我让你捎菜呢，没给你钱？有这回事吗？（小凤：没有，不知道。）不知道，可是她说你给我买的菜，你记到神家账上了，这个事我确实忘了。有时候我还想的是，你给我在咱家里拿过来菜，我以为是从生活费里扣，我不知道，问问你这件事你是怎么做的。这六块钱你就是给我记到生活费里，也不能记到别的地方的账上啊。（宝丽：我记得清清楚楚，她不知道买的韭菜和什么，说“把这六块钱记到那个地方的上边”，我说还能记到人家这里啊，哪怕单独记呢，一份是一份，但她说就记到这里，然后我就总在这上了。）看见了吗，你就这么胡做，就证明你在这方面根本不求真。就比方说我让你给我拿菜，也是让你从咱家拿菜，我生活费里也能记啊，或者咱家没有，你从外边给我买的，我掏钱是不是也行啊？（小凤：这都是支出账，是吧？）（宝丽：嗯，就是支出账，你掏的现金，然后给你把六块钱从支出账里支出去了。）看见了吗？从这些事上，虽然是小事上，就看见你做事心中就没有神。小凤，宝丽说得清清楚楚的，你把给我买的记到别的地方的账上去了，对于我这儿我是不清楚的，还认为是你从咱家给我拿的记到生活费里了。

其实这事她早就在心里了，我谈的是什么意思呀，就是不管你做什么事，咱得有原则、有标准。你就是给我买下了，也许你有存心，给我买了点菜，你自己花钱了，这是不是你的爱心？可是你挂在神家账上了，这是不是就有问题了？你这个能听明白吗？（小凤：嗯。）或者你没有这些，你嫌我没菜，你给我买的，我掏钱也行，可咱做的事是什么呀？根本就不接受神的鉴察，而且还是“就记到那上边”。因为你这些所作所为，失去了神对咱的信任。神家能用咱，是神家对咱的信任，可是咱做每一件事，根本就没有原则，根本就没有神。这原则标准，咱说了多少次了？可是你每一次错、每一次错都没有感觉，也不知道害怕。就刚才油这件事最大吧？可从那天到这几天

到今天，你所说的话不停地在变。你今天说的这是实话，那天你说全是你掏的，加工费你掏的，什么都是你掏的。咱这段时间一直交通，在每件事上神看的是咱的态度，就你这态度，咱作为负责人能拿到神面前吗？咱天天要过钱呢，神让咱尽这方面本分是为了让咱能蒙拯救，并不是为了让咱显明淘汰，就借着这个管理钱财，神要在这方面成全咱呢。就是天天过钱，你天天在钱财上清洁，一点没有触犯神性情，那你就在管理钱财上成全了，咱这就蒙拯救了。如果咱在管理钱财上越来越胆大，敢打祭物的主意，这就成犹大了。为啥说尽本分是咱蒙拯救的工具，就是借着尽本分让咱走蒙拯救的路呢，借着尽本分才能显明咱的败坏呢。咱在这方面败坏上就没寻求变化，像这油那就不是咱的败坏流露了，这油就是有意的了，心里就根本没神。小凤，你心里根本没神，“我就敢做”，一般的人他不敢，你给他个胆子他也不敢，可是你这大事做绝了，就敢！为什么犹大敢偷神钱袋里的钱花，他谁的钱也不偷，他敢偷神钱袋里的钱花。今天这些不都是咱神家的吗？你说偷了什么不是偷神家的呢？这就是偷神家的。耶稣作工的时候犹大是不是也一样啊？犹大他就敢拿神家的钱。那些油多少钱？为啥给咱点地位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给咱个负责人的本分就不知道怎么做人了，就成了世上的贪官污吏了，就这么去做呢！以前人家早就说你，一说给自己家拿，总是这么不求真。越是咱负责越得按原则，拿每一件东西的时候让对方看看，这是不是最基本的呀？周围的人都看着你呢，可是咱自己就不这么实行，“我就这么大胆地去做，因为我是负责人”，咱跟世上的官一样了，有了权力就这么胡作非为呢。

因为你的所作所为的确是欺骗了神、欺骗了人，我都伤心、难过，你说神伤心不伤心？我都为你难过，你欺骗了我，你的哪一样所作所为都是欺骗，你说神怎么看？人都难受，你说神怎么看？你看不见神在你身上的良苦用心和心血代价，是为了你成人，让你尽这个本分是为了让你在这个本分上会做人，可是你借着这个本分为自己谋方便呢，咱就这么去做呢，你家真是没钱？有的穷光蛋他都不这么做，咱不是穷得没有，可由得咱吗？这就是咱的性情，太狂妄自大，神就

是显明咱，“谁说我就是不听，我就是这，我就凭我这三寸不烂之舌，把人人都打败，把人人都打服，谁都不能说我”，你最后成了天王老子，最后呢？害了自己。谁说你，你都能在我这说别人有问题，你能说得天花乱坠，我也还相信了你。这就是我今天难受的原因，因为我信任了你，因为你说的一字一句都是斩钉截铁，而且脸不红心不跳，看着是真实的。看见了吗？犹大要是耶稣不信任他，他能在耶稣跟前吗？是不是也是信任他？那他配被信任吗？他值得被信任吗？他不值得信任。就像弟兄能把这总管的职务给了你，一直做了二三年，这不是对你的信任吗？可是你做的呢？完全是欺骗，别说是信神了，连神都没有，你说咱叫信神呀？这是在世上啊？显露自己是好事？这是一时的。

这段时间宝丽一直反映这个事情，以前李立也反映你，人家一说你，你就不让人家在这了，你就不要了，让人家回家，这就是咱走的敌基督道路。宝丽这又说你的时候，你又开始不能看宝丽了，就气地说宝丽不是人了，你就是走的这敌基督道路。“谁反映我，我打压谁，我跟他过不去”，就不走正道，就不想“人家提醒我在钱财上求真，是为了我，这是好事，是怕我成犹大”，这是不是好人呢？你把好人当坏人待，你把好人打的全都听了你的话，你做了王，这就行了。就像上次算账，你和我说“微微就非要按她的算，我按我这个算账就对着呢，她按她那个算就算不对”，不管怎么算，账本不会错，最后我过来咱算了以后，还是你的错，你说每次不都是咱的失败吗？咱就是告状告到最后还是你失败。你说就这一次又一次，我不是没看见你的过犯，神是最大限度地拯救人，我给你的也是最大限度的机会，一次一次让咱转变呢，可是你把这机会给糟蹋完了，你自己把自己的机会糟蹋完了，把耶稣的宝血流完了，没了！赎罪祭没了！神看的不是咱天天这么跑，这么干，事干得不少，白天、黑夜还加班呢。神看见了，看见咱受苦付代价了，可是神看的不是这个，神看的是你对这件事的态度是什么，你对祭物的态度是什么，你对咱这个本分的态度是什么。神看态度呢，你的态度就是这，“我心中就没神，我的态度就是应付糊弄，想怎么干我就怎么干，我就这么去做呢，我想怎么说我就怎

么说。我把白的说成黑的，只要我嘴快，只要我能多说几遍，就像大红龙一样，谬理说上一百遍就是真理，只要我不松口，我的理我就要成真理。”你走的就是大红龙的道路，“谁要说我把你牙掰了”，大红龙最后走到底就是死亡，咱今天就这个性情，就这么一直走，不变化，一样没路。你这就走到头了，你走到最后就是这，因为你放不下自己，下不来。

“一个如此对待祭物的人，吃着神家的饭，享受着神所供应的一切真理，对待神的祭物居然能有如此的态度，他能不能算是神家的人？他不配。不要求你站住见证，你也没那个人品，你自己该做的都做不到，你还配在神家呆着吗？这样的人是不是该记住？你们喜不喜欢这样的人？（不喜欢。）那你们喜欢什么样的人？（坚持原则的人，坚持到最后也要维护神家利益的人。）”宝丽虽然说话也是颠三倒四的，但这件事上，看见她能维护神家利益，这就是你俩的一正一反，神看的是她的态度，她在维护神家利益上的态度。一次一次的账她都记得特别清楚，就像刚才说的，一件一件的她都能给你拿出来，但你都忘了，拿不出来。神看的就是她对待祭物的态度，“不管多少人反对我，但是我今天非要这么去做，维护神家利益”。你的态度是“不允许你维护神家利益，你得维护我的利益，你要伤着我，我跟你宝丽就过不去”。同样的干活，同样的做事，这就是你和她的两个态度。神说两个人推磨撇弃一个提取一个，神看的是你的态度，不是你作工多少，跟随左右，名望顶天，不根据你是不是带领，你是什么地位，不根据这个，神看的是人的心。从这件事上我看见了，我看见她的心和你的心。你们俩的心相比之下，你也看见了，不管她说多少，不管她有多少难处，她存心是维护神家利益，态度是维护神家利益。昨天她跟我说这些，其实我也不相信她，但是不相信她的时候，她还能坚持，还能这么去做，这就是神喜欢的。神看的是这个，不是做多少。你是在这儿遮盖，你的态度就是“不允许你这么做，谁这么做我把他赶回去，谁这么做我就不要他，不要他在我跟前，我要个不监督我的人在我跟前，这里边是我独揽大权，还是我做主。”这就是你和她所走的不同的路。

“敌基督把神的话当作商品贩售、交易、买卖，从中获取利益，而这一类人虽然没有从中牟取什么利益，但是他们对待神话的态度就可见一斑，是与敌基督一模一样的，不遵行神的道，就连一个简单的、最基本的对待神祭物该有的态度他都不具备，都能吃里爬外。这是什么东西？这就是卖主卖友的犹大。”神不作无用功，神作的事都是让人服气的，不让人服气的事神不作。因为多少次对付修理在你身上看不到果效，所以神就让你继续走，走到现在，这下看见了吧，最后走到头这就是你的所作所为，不撞南墙不回头。给你摆设多少环境，那是神的爱和神的拯救，在拦阻你前行，不让你这么走了，让你往回返，来到神面前寻求神心意，到底这个路我该怎么走。你看不见神的爱，你看不见哪个人都在帮你。你看你配搭的所有人，从铭铭，到秀英，到现在和宝丽，你一直在排斥配搭，这就是你所走的路，这就是你所走的抵挡神的路。

神怎么救你呢？神每一次给你派的配搭都是紧盯你不放，这就是神的爱。盯着你就不放，两眼就盯着你，这是不是神的爱？可是你没有把它当成神的爱，你把它当作仇敌的攻击，哪个人都是仇敌，都是你要打败的对象，这就是不走正道、不学无术，这就是不会进入。你天天说“我就不会进入，让弟兄给我交通交通，你们给我交通交通，我咋进入呀？”其实这个路咱交通了多少呀，该怎么进入呢？大卫借亚扪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子，行了神看为恶的事，神打发先知拿单跟他说话的时候，这是不是神的爱？拿单跟大卫说话的时候，大卫是王都没杀他，咱还不是什么大王。他认为“这是神兴起拿单跟我说话，是为了救我”，他不能杀拿单，他心里有神，他知道这是神打发来的。“拿单他没有这么大能力，他没有这么大胆儿跟我说，他有这个胆儿跟我说，那肯定是神让他跟我说话的。”可是你看不见神的手，你看见的都是仇敌的攻击，都是这些人和你对着干、不听话，你总想让别人都听你的话。多亏了宝丽，当所有人都听了你的话的时候你就报废了，这还是最大的拯救。虽然今天这么给你谈，就看你以后的悔改，并不是说今天就完了。但是你能看到就你这些所作所为，的

确这就是你所做的，你就是想把你这个谎圆过来，圆不过来了。你只有悔改，不用圆了，你圆也没人听了，神给你摆设这些，显明这些事实，就是让咱披麻蒙灰悔改，真正看见自己“我该怎么做人”。重新做人，这就是死里复活。

就像那会儿弟兄打我一样，就说我是扫罗，那我成了扫罗该怎么走呢？扫罗是被利用的，人家大卫是被使用的，我是被利用的。就像今天我说你是犹大，说你犹大你该怎么走呢？你是回家休息，还是“我就从今往后重新做人，我要让所有人看见，我小凤是彻底披麻蒙灰悔改，彻底改头换面重新做人”，看你怎么走呢，这就是神最大的爱。弟兄说我就是扫罗，我该怎么走呢，这才开始死里复活。如果你死了、不走了，那就彻底淘汰了，小凤。如果你通过这次解剖能够重新改头换面，“我重新做人，谁说我，我都能听”，这就是一个最大的改变，那你还能有个机会。所有人都能看见，弟兄就是这么说我的，我就是效力的，我就是这么走的。扫罗就是效力的，那就利用你，你不是能作工吗，不就是能作个工吗，利用你作，而且这个工作也需要人作呀。我不是不知道就是利用我作，但利用我作的时候，我该怎么做呢？弟兄说我就是扫罗，那个时候我就认识，“我是一个受造之物，我今天能作，这也不是我的，这也是神多年培养给我的，神早二十年前就给了我，培养了我那么多年，那是神给我的，不是我的。我该怎么做呢？效力我也得效，我效力我也不能为魔鬼效力，我得为神家效力，那我就效。说我是扫罗，为什么说我是扫罗呢？因为我光作工不进入，光想把事做好。”就像你一样，你是事也没做好，光想着做事，就不想着性情怎么变化，你不管这些，就是光作个工，为了显露自己，让别人高看，让别人仰望，走的就是敌基督、天使长的道路。所以就不用弟兄说你该死，说你是效力的，就是不说咱也是该死的，就咱走的这路，你不是该死的吗？就算不说你是效力的，你这二十年不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敌基督不就是该死的吗？是咱自己不知道自己走的是死路。当弟兄揭露我，让我看见我走的是死路，是该死的路的时候，这才开始重新做人。我向神祷告：“我就是效力我也得在神家效，我不能因着我是个效力者，我回去就不出来了。”我还有病，我还怕家

里人也不管我了呢，我有这想法，但是我也不能退去。不管我前途是什么，以后是死是活，我今天也得为神效力。说我是扫罗得死，那是必死的，就是被利用的，后路还没有，就这才能变呢，人到这种地步他才变呢。所以我那个时候才立下心志，前头只有一条路——变化，后头就没路，就把我卡在这，这个时候我才死里复活，这才能活呢。

这就是人的败坏，如果不把他打到这种地步他不变，他认为自己有路，路多着呢。那个时候才向神祷告："神啊，从心里就没想着活，我就是效力的，我就是死，哪天死哪天算，我就是效力，但我不死之前，神还没让我死之前，我也不能走这么个路，我得进入，我得走性情变化的路。"可这个路该怎么走呢？这才开始冷静下来寻求这条路呢，才能跟人合得来呢，才能和雨桦配搭得来。像我以前就不愿意跟雨桦配搭，别说她不跟我配搭，我还不跟人家配搭呢，就看不上人家。那就是狂妄，不可一世，看不起人。把我揭露出来打死了，这才能和雨桦配搭得来，才能人家前头走，我在后头跟，听了人家这么交通，你才能在后头学。这就是人的败坏，人的败坏性情变化就这么难，是不得已，不得已不把你打死，不把你打死不行。所以那个时候我才立下一个心志，在死之前我得走一条正路，我再也不走那个路了，这才对弟兄在我身上所做的有点感恩，要不然以前是恨，"你就是对我不利，你老说她好，就对我是这样的。"那个时候才看见这是天大的救恩，是父教子般的深沉爱，谁能这么对待我，正常来说你死死去吧，你走保罗的路，你死死吧，谁管你呢？谁能这么对你？他是怕你死，不忍心你死，把你的旧性情打死，你才能活。那个时候我才看见神的爱，这才反过来走这条路，"是呢，这是神的爱，不是要打我，是因为我不是人，是因为我是天使长"。自己本身走的是错误的路，还要带领别人往前行，你说这不是魔鬼吗？不打死能行吗？是我该死。你这个时候才没有误解了，才除去与神之间的误解了，才不说人家别人对待我不好，都是人家别人有问题。打死我了，后来不管别人怎么对我，我才不跟人家一般见识了，这才不跟人家打了，这才能接受下来了，这就是神的爱。才看见我走的就是该死的路，不是弟兄今天说我该死我才该死的。是因为我不认识自己走的路，如果没人跟我说，我

还认为我走的是该活的路，就是因为弟兄这么说了我，才让我看清我走的这是该死的路。清楚了以后再看这是不是一份救恩呢？

就像今天宝丽一样，宝丽跟你说了这么多，虽然今天把你揭露出来了，把你这些事实全部给你说出来了，这是不是一份救恩呢？小凤，能看清吗？是吧？不是仇敌吧？（小凤：不是。）这是一份救恩，这就是为啥咱的看事观点只有彻底地改变了，才能认识到这是一份救恩，这是恩人。所以在我来看，弟兄就是我的恩人，我要还报这个恩情。二十年来就没有人把我打死过，都夸我“你看你SJ多好呀”，只有弟兄把我打死，说“你是效力的，你是扫罗，你该死了”。这就是审判刑罚是最真最实的爱，当看见的时候你才能接受下来，才能愿意顺服，才能愿意走这个路。当真正看到这份救恩的时候，你才能老老实实地走信神的道路，你以前走的信神的道路，那就是飘着呢，就不是实实在在走信神的路，就不认为自己是个败坏的人，就把自己看成是圣洁的人。“不需要别人提醒，也不需要别人说我，我自己走我自己的路”，这就是大红龙毒素。你就不是来蒙拯救的，神救你是你有败坏、你有病需要救，你就认为你没病。就像你现在一样，你认为你有病？所有人都说你有病，你就说你没病，其实咱本身就是个神经病。就像我那会就是个神经病，但我自己没把自己放在神经病的位置上，就认为自己没病，不需要别人给我说，也不需要别人给我提缺陷，所有人都不需要，我说什么就是什么，这就是天使长下凡，就是敌基督。神与这样的人为敌，神就让咱能够真正认识自己，认识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走的什么样的道路，自己是该死的还是该灭的，真正看见了以后，才走活路呢。要不咱认为神家离不了咱，离了咱这家就不转了，就不行了，这就是咱里边的思想。为啥你现在能走到这个地步呢？也是认为这个本分离了你就不行了，不由得你呀，咱人的性情不由你呀！这是神的一份救恩，咱如果真能会做人了，这是一个大的变化，这才开始起步呀。就这两条道路，你往前走，那就是重新做人，披麻蒙灰悔改，就刚才我给你指的我的路，就这么走的。只不过你是三年以后的今天才开始走这个路呀，我是三个月就走这个路了。如果你今天能像我当时那么走，这就是一个机会，如果你不能那么走嫌丢

人，“呀，把我说得一文不值，我是犹大，别人都知道我是犹大，我还怎么活，我不跟了。”这不正好显明了你啊？正好显明咱。我那个时候如果想“我就是扫罗？我这么多年我就是扫罗？从来没人说过，我就是这？”那我就不跟了，这是不是就完了？一样的道路，就看你怎么走。有心志往前走吗，小凤？（小凤：有。）有就行。完了抽空把你的认识写写。

318　人的言行岂能逃脱神的鉴察

1　你们的信心甚是佳美，说什么为了我的工作甘愿花费自己的一生，肝脑涂地，但你们的性情却并没有多少变化，只是言语高傲，而你们的实际行动却是狼狈不堪，犹如人的舌唇虽然在天之上，而人的双腿却远远地落在了地上，因此人的言行与人的名声仍是破烂不堪。你们的名声败亡，你们的举止下贱，你们的谈吐低下，你们的生活卑鄙，甚至你们所有的人性都是低下。

2　你们的为人小肚鸡肠，对事总是斤斤计较，为自己的名誉、地位争争吵吵，甚至情愿下地狱、进火湖。就你们今天的言行，足可让我定你们为罪的，你们对我的工作的态度足可让我定你们为不义之人的，你们的所有性情足可说是满了可憎之物的肮脏的灵魂，你们所表现、流露的足可说你们是喝足了污鬼之血的人。

3　谈到进天国，你们却都不露声色，你们以为就你们今天这样足可进入我天国之门吗？你们以为你们的言行不经我检验就可获释进

入我作工、说话的圣地吗？谁能骗得了我的双眼呢？你们那卑鄙下贱的举止与谈吐岂能逃脱我的眼睛呢？我的双目鉴察万人的心，因我造人类以先早已将人的心都掌握在我的手中了，我早将人的心测透了，人心中的思想岂能逃脱我眼呢？又怎能来得及躲避我灵的焚烧呢？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们的人格太卑贱！》

神说："旧约时代，以扫用长子的名分换了一碗红豆汤，他不知道什么重要，什么有价值。现在，有的人就为了一瓶止咳糖浆液最后被淘汰了，换得被毁灭的结局，太不可思议了。这事看着是一个小事，如果发生在民间、在人中间都不算什么事，但现在是那么简单吗？（不是。）为什么说这事不简单？为什么这事值得拿来讲一讲？咱们先从最简单的说起，也就是先从这个东西说起。这一瓶止咳糖浆液它的实质是什么？其实这点物质的东西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献给了神，它的实质就变了，变成祭物了。什么是祭物？祭物就是人奉献给神的，它是属神的，就不属于人的了。奉献给神的无论是钱财还是物质的东西，也不管它的价值如何，完全是属于神的了，不归人支配，也不归人使用。神的祭物是什么概念？属于神的只有神能支配，在没经神允许之前谁也别动，谁也别打主意。有的人说：'如果神不用还不许我们用啊，时间长了要是坏了不就可惜了吗？'那也不行，这是原则。祭物不是属人的东西，而是属神的，不管这个东西是大是小、有没有价值，人把这个东西献给神了，不管神要不要，这个东西的实质就变了，这个东西一变成祭物，那就是归造物主所有，归造物主支配。对待祭物这涉及到什么了？涉及到人对待神的态度了。人对待神的态度如果是轻慢的、不屑的，是漫不经心的，那他对待神所拥有的东西的态度肯定也是一样的。有的人说：'有的祭物没有人管，那是不是到谁手里就归谁拥有？不管有没有人知道，反

正到谁手里就归谁了，谁就是这个东西的主人了。’这种说法怎么样？很显然是不对的。对于祭物，神的态度是什么？不管人献上的东西是什么，不管神是否接受，这个东西一旦被定性为祭物，人如果再打它的主意，那可能就要‘踩雷’了。这话是什么意思？（触犯神的性情了。）这个概念你们都有，所以，这个事告诉人什么？神的性情不容人触犯，神的东西人不能乱动，就像神的祭物，人如果归为己有或挥霍浪费，就容易触犯神的性情遭受惩罚。但神的发怒是有原则的，不是像人想象的看见哪个人犯了错误就发火。在对待神的祭物上人必须得谨慎，存着敬畏神的心才能保证不触犯神的性情？有的人他信神有信心，能花费，也能付代价，各方面表现都好，就是有一样不好，一看神家，‘神家这物资丰富啊，有捐粮食的，有捐服装的，还有捐各种药材的，当然钱也多，那神一个人也用不了啊，虽然扩展福音要用一部分，但也用不完哪，那咱们是不是得分担点儿啊？’他就上火了，这一上火就产生‘负担’了，就开始琢磨道儿了，‘这钱怎么花呢？这东西怎么分配、怎么用呢？要不我来点儿吧，不然这么多用不完，到时候这个世界一毁灭不就浪费了吗？这么多东西咱们大伙分担点儿，这不是神的公义性情嘛，在神家人人平等，神的东西也是咱们的，咱们的也是神的，我什么都给神了，神给我点儿也不算什么，反正神也要祝福人，祝福别的也是一样，那这个事就不用神祝福了，咱们就直接用吧！’动心了，开始打主意了。他的欲望一点点膨胀，然后总接触就该伸手了，伸手也没有责备，他认为谁也不知道，还觉着‘我一直都没少做事，神应该能原谅，先偷点儿吧！’这一偷不要紧，触犯神性情了。外表看，他凭自己的那些想象为自己找了一些借口，比如‘这东西时间长了不吃就坏了，这么多东西一个人也用不完，平均分配人又太多，也不够分，要不我自己管理管理吧！’‘这么多钱到了世界末日花不完怎么办？咱们一人分担点儿吧，这也体现神的爱、神的恩典哪！虽然神没说，神也没给这个原则，但咱们自己主动点不就行了吗？这是按原则办事！’他找出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然后就开始行动了，这一行动一发不可收拾，并且心里还越来越没有责备，这就该出事了，是吧？

现在，你们说这事是大还是小？这事算不算严重？（严重。）为什么说严重呢？（这事涉及到神的性情，还涉及到人的结局归宿了。）这事挺大，那现在我该警告你们的是什么呢？千万别打祭物的主意，对不对？有些人说：‘那不对呀，弟兄姊妹捐的东西是捐给神家的，捐给教会的。’这话对不对？这话是怎么产生的？人有贪心，他就制造出这么一种理论。这事还涉及到什么？这里面有一点咱们还没说到，就是有些人认为：神家是一个大家庭，为了能体现这是一个好的大家庭，这个大家庭就应该有爱、有包容，所有的人在一起同吃、同喝、同用，分配的所有东西都是平等的，比如说每一个人都有鞋穿，有衣服穿，都是平均分配的，神不会偏待哪一个人，如果有的人光着脚连袜子都穿不上，神那儿如果多，神就应该救济他们。人是不是有这个观念？人认为：神你得的那些东西是弟兄姊妹捐给你的，你已经有那么多了，是不是应该分配点给穷人哪？这么做是不是能体现神的爱呀？穷人也说：‘神你都得那么多了，我现在还光着脚，你是不是得给我一双啊？我全人都献给你了，我享受你一点儿东西是不是应当应分的？’人是不是会有这样的想法？人强行地占有神的东西，还美其名曰：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的赐福，这是神的大爱。人总要与神搞平均分配，什么东西都要平摊，说：‘神你的东西太多了，用不了，价值也太高，我们享受得太低了，你应该把你的档次往下降一降，跟我们的拉齐。’他总要搞平均主义，他认为这是世界大同、人类和谐、美满生活的一种象征，是应该出现的一种景象。这是不是人的观念？尤其是在神家，人觉得不能有吃不上饭的，如果有吃不上饭的那神就应该用神的祭物救济他，神不应该看不见。人所认为的‘应该’是不是观念？是不是人对神的要求？有些人信神后，说：‘我信神这么多年什么都没得着，家里还贫困，这也不是应该出现的现象啊，神应该赐福，这样好荣耀神！’这是人的观念，是人的要求。人认为，当人有一些不正当的想法或者是做法要触犯神行政、触犯神性情的时候，神应该出面阻止，这是拯救，这是神的爱。但是，神是这样作的吗？很多时候神不作这个事。那神靠什么拯救人，靠什么变化人呢？（发表真理。）发表真理这是其中一项，除了神发表的真理之外，还有一样在神那儿看是比这个更重要的东西，那是什么呢？就是人的良心与人性更重要。如果在你的人性里没有良心，没有人格，没有理智，就是不具备良心与理智这两样东西，也就是在临到事的时候，你的良心与你

的理性都不能正常发挥作用，都不能约束你的行为，不能规范或者矫正你的存心、观点，那神绝对不会作任何事情。神要改变你，他先让你的良心与你的理性发挥作用，当你的良心受到责备时，你就会思考：‘我这么做不对，神会怎样看我？’并且你会有进一步的寻求与积极正面的进入。但是，人如果连这第一步都没有，不具备良心、理性，心里面根本就没有责备，那临到事的时候神会作什么？神什么都不作。所以说，神说的话，神教导人的所有的这些要求与真理，都是在人有良心、有理性的基础上作的。那咱们刚刚所讲的这位老兄，他如果有良心，具备一定的理性，临到这个事之后他会有哪些举动？会有哪些表现？‘这东西不错啊，这是给神的，给神的东西估计错不了，那不让神喝了，我给它喝了吧’，当他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他如果有良心，他会不会打开瓶子喝第一口？（不会。）他有良心控制着，这个事就不能有下一步，就不会喝第一口，这个事的结果就完全翻转过来了，结局就完全不一样了。但恰恰相反，他不具备良心、理性，百分之百不具备，结果导致什么？他从产生这样的想法之后，他没有良心的约束，然后就肆无忌惮地、大胆地打开了瓶盖喝下了第一口，之后他不但没有责备、没有控告，而且觉得享受，觉得得逞了，‘你看我多聪明，我多会抓时机，你们就傻，你们不懂这些事，姜还是老的辣呀！’他觉得占便宜了，他心里得满足，‘你看我就多说那么一句话，就得了这么一瓶东西，这是偏得呀，这是神恩待！’这错他是一犯再犯，一发不可收拾，一直到最后喝完良心也没有控告，也没有责备。他的良心、理性不会告诉他说，‘这东西不归你，就是神不喝，神扔了，给狗、给猫，只要没说给你你就不应该用，这不是你应该享用的东西’，他的良心不会这么告诉他，因为他没有良心。没有良心的东西是什么？是畜生，就这么定义。人没有良心就这么做事，从开始产生这样的思想，一直到最后一丁点儿良心责备都没有。事到如今，这事也可能人早忘了，记性好的话可能还记着，还觉着当时做得对，从来不觉得这事做错了，没认识到这个事的严重性，没认识到做这个事的性质是什么，人认识不到。”

（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解决观念才能进入信神正轨（三）》）

交通诗歌《我今已醒悟》

237 我今已醒悟

1 信主多年我把得救想象得很简单，认为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罪就得赦免，只注重劳苦作工却不实行主的话，还以为自己是爱主忠于主的人。我常向主认罪却并不认识自己，聚会常讲解圣经知识却并不认识主，患难试炼临到还能误解埋怨主，如此悖逆抵挡还幻想被提进天国。

2 经历全能神的话语审判我才醒悟，外表虽有好行为不代表性情有变化，空讲道理不代表明白真理有实际，对神不认识还是没有真理生命。信神还能与神搞交易欺骗抵挡神，我与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有什么区别？若不是神审判拯救我定规沉沦灭亡，接受神的审判刑罚实在是神的祝福。

3 神的审判使我看见自己的败坏真相，我心懊悔已极仆倒在神的面前，信神几年竟然不知自己败坏多深，多亏神审判拯救我才活出点人模样。经历审判刑罚使我明白许多真理，看透撒但恶魔怎样迷惑败坏人类，撒但是世界黑暗邪恶的根源，只有神是公义圣洁的能拯救人类，我愿赞美神敬拜神直到永远！

——摘自《教会生活诗歌》

咱写文章可以根据《我今已醒悟》这首诗歌来写。“信主多年我把得救想象得很简单，认为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罪就得赦免”，信神二三十年了，我把信神想得很简单，嘴上承认心里相信就行了。你和人家交通的时候必须和人家接了轨，不要高高在上，“我进入国度建造了，我进入生命了！”人家看你这种表现就不愿意和你说了。应该是让人家看到你和他一样，一个台阶，他才能和你对话。“信主多年我把得救想象得很简单，认为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罪就得赦免，只注重劳苦作工却不实行主的话，还以为自己是爱主忠于主的人。”这是不是咱的心声？（嗯。）“我常向主认罪却并不认识自己，聚会常讲解圣经知识却并不认识主”，咱现在不讲解圣经了，但你讲的是什么？你讲的是字句，你讲的是自己的生活琐事，讲的是这些理由。“患难试炼临到还能误解埋怨主，如此悖逆抵挡还幻想被提进天国。”原来是认为信神很简单，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行了，还幻想被提进天国，后来是认识。“我常向主认罪却并不认识自己，聚会常讲解圣经知识却并不认识主”，这是不是教会建造时期？到2012年教会建造结束的时候，击打牧人，羊群分散，转入国度建造的时候，这是不是“患难试炼临到还能误解埋怨主”？这是不是所有的人对神的一种误解埋怨？你们传福音、打仗的时候，能不能把他对神的误解埋怨给他阐明？我当时怎么能把SJ打回来的呢？什么原因？是不是因为解决了她对神的误解与埋怨？（嗯。）那每个人对神是不是都是误解埋怨？（嗯。）“如此悖逆抵挡还幻想被提进天国。”得把这个表达清楚。

你写文章是写你当时的悖逆，写你是怎么信神的，你当时信神是在你的想象中信的，是你的一厢情愿。你认为信神就是心里相信，嘴上说说，跟随教会就行了，等2012年神作工一结束，就进国度了。结果呢？事实临及，外边一有风声，大红龙一抓捕，假带领、敌基督一出现，这些环境一临到，你什么埋怨都来了。埋怨神给你摆设的环境，埋怨身边连个真带领也没有。教会里边把正义人士隔离了、开除了；一说有环境，有些人跟上带领把书埋在地下、放在梁上，不看神话了；人家要收你的书，你就乖乖地把书交给了人家了；人家说你不配看神话，你就连神话也不看了，闭门思过！你在自己的想象中信神，到最后对神都是埋怨误解。有的人在教会里不敢与假带领、敌基督反抗，还想被提进天国呢！你呢？被开除了，心情是不是也是一样的？我去给你传国度建造，你立马就跟上了，还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全能神来了之后说“我儿，我儿”，一个“我儿”把人都吸引过来了。教会把你开除了，最后来到国度建造，“呀，这才是进国度了！这才是被提了！”立马想着被提了，所以你就奋不顾身往前冲。（江梅：开始的时候对神就是误解，一切的愿望都破灭了，后来你过来说击打牧人，羊群分散，“哦，原来咱是羊，咱不是狼”，那股劲大得呀！高兴的呀！）今天经历揭露解剖的时候，又怎么想呀？“那会儿说我是羊，今天又劈头盖脸地揭露解剖、修理对付，结果又成狼了！”（还不配称为狼。）原来是狼，今天是连狼也不配了，连狼都不是了。这就是必须把你打到无底深坑，再从无底深坑里拖出来放到硫磺火湖里边。

“经历全能神的话语审判我才醒悟”，你写文章可以以这些话为思路去写，你得把“经历全能神的话语审判我才醒悟”的这个经历写出来。哪些神话审判你，才使你醒悟的？以前在原教会的时候，跟随带领，人家那时候给你交通说“你顺服啊……”，“嗯，我顺服！”人家要收书，然后你把书也给了人家了，或者是把书给埋起来了；人家不让你出门，你就不出门了；人家不让你接待陌生人，你就不接待了。我去了用神话揭露解剖你，那时候才叫审判，是吧？（嗯。）“经历全能神的话语审判我才醒悟”，“原来我那个不叫顺服，那叫跟随撒但、背

叛神！我在原教会的时候跟上敌基督，人家把我迷惑了！人家过来收书，我就把书给了人家；人家说是为了安全，我就把书放到梁上不看了；门也不敢出，陌生人也不敢接待，弟兄姊妹来传国度建造的时候，我还把人家赶出去，我这是作了多少恶呢！我那时候感觉把他们骂出去、把他们打出去是见证。我就不听不看，他想迷惑也迷惑不了我。‘死不承认，最高智慧’！”这是什么？这是被撒但迷惑、引诱。当我用神话给你揭露解剖以后，这才醒悟过来，原来这不是顺服，不是见证，恰恰相反，这是羞辱神的记号！是抵挡神的罪证！是背叛神的罪证！借着写这个就把“经历全能神的话语审判我才醒悟”的这个经历写出来了。

“外表虽有好行为不代表性情有变化”，“不管带领工人说什么，我不吭气，我接受、顺服，这不是性情变化。在整个教会建造的时候，跑断腿、累断腰，作了多少工作，我说我的性情已经有变化了，可结果呢？我连敌基督、假带领还分辨不了，还受了他们的迷惑。我们的带领‘温柔体贴’，说话‘和蔼可亲’……”你把外表的好行为当成什么了？当成性情变化了。“我觉得从这个带领的言行举止来看，这个带领可是个真带领呢！人家说什么我就听什么。”结果呢？经过几年的吃喝神话才明白，那是伪装，那是假冒为善，那是欺骗人的，那是性格变化，不是性情变化。性格变化不等于性情变化。“空讲道理不代表明白真理有实际，对神不认识还是没有真理生命。”把你在教会建造时被敌基督迷惑的过程写出来，在这个过程中，你对神没有认识，对神的性情——喜怒哀乐没有认识，哪来的性情变化？哪来的真理生命呢？“对神不认识还是没有真理生命。”每天吃喝神话，看神的喜怒哀乐，结果教会建造三十年了，现在竟然不知道神的喜怒哀乐。神喜什么？神的喜是因为有正义的存在与诞生，是一切正面事物存在的象征。可是教会的人过来收书了，敲锣打鼓传三天黑暗了，各种邪恶事物出现的时候，你就不知道那是恶行，就不知道该怎么对待，不知道神喜欢什么、恨恶什么。经过神话的审判刑罚以后才知道了，外表的好行为不等于有真理。“对神不认识还是没有真理生命。”这个能表达清了吧？

你写文章的时候就以这首歌为时间轴来写。时间轴就是顺序的意思，以这个顺序来写。也就是说根据神的话来写你性情变化的过程。你原来流露出来的是什么败坏性情，“经历全能神的话语审判我才醒悟”，神话怎么审判你的、怎么揭露你的，经历过后，你才认识到，外表的好行为不代表性情变化。回想你原来的外表好行为，或者是回想你带领的外表好行为是什么，从外表看似乎是一个真正信神的人，但实际上呢？并没有性情变化。根据这个为一个时间轴去写。“空讲道理不代表明白真理有实际，对神不认识还是没有真理生命。”带领工人给你讲解一些字句道理，想迷惑你，不管用！那不是真理实际，没有路途。“信神还能与神搞交易欺骗抵挡神，我与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有什么区别？”这句话是不是让你作衬托物呢？你是怎么充当法利赛人的？把你充当法利赛人的表现写出来、列出来，和法利赛人对号。“若不是神审判拯救我定规沉沦灭亡，接受神的审判刑罚实在是神的祝福。”咱交通了三个步骤：第一个，你得把你的败坏流露和你所作的恶表达出来、说出来；第二个，根据神话来揭示，在神话的揭示下，你看到了你丑陋的行为，这是一个认识；第三个，在神话里边找着神的心意。你明白神的心意得到神的拯救了，当你得着神的拯救了，是不是就得着神的祝福了？就以这个为时间轴来写。

“神的审判使我看见自己的败坏真相，我心懊悔已极仆倒在神的面前”，就是我刚才给你说的这个时间轴，刚开始你要把你的败坏写出来。首先你要写你怎么成为一个法利赛人的。你的言行举止，活出来的就是一个法利赛人，然后再拿神话去对号。神话说法利赛人最后的结局就是死亡，就是沉沦。你看了这个神话以后，神话审判刑罚了你，你在审判刑罚中看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就是死亡，就是沉沦，然后在神话里找着实行的路。找着实行的路以后，这是一个认识，接下来就是实行。“神的审判使我看见自己的败坏真相”，也就是看见了自己的魔鬼样。“我心懊悔已极仆倒在神的面前”，这是不是一步步走过来的？（嗯。）“信神几年竟然不知自己败坏多深”，咱信神几十年了，不知道自己败坏有多深。“多亏神审判拯救我才活出点人模样。”多亏

现在神的审判刑罚正式开始，还有弟兄的揭露解剖。“经历审判刑罚使我明白许多真理”，这些真理都是你在审判刑罚、揭露解剖以后，你才有认识，你才明白的。不是说你看了神话就能明白，你必须得有经历。“看透撒但恶魔怎样迷惑败坏人类，撒但是世界黑暗邪恶的根源，只有神是公义圣洁的能拯救人类，我愿赞美神敬拜神直到永远！”文章最后就是对神的一个赞美。

按时间轴去写，文章的第一段，也就是第一个时间轴，就写你原来怎么信神的，你信神多年都活在自己的想象中，把得救想得很简单，认为嘴里承认，心里相信就行了。一厢情愿地信神，还有野心欲望，还想进国度，这些是不是都得写出来呢？也就是把你的信神历程写出来。第二段呢？经历了审判刑罚的话语才醒悟，看到自己根本不认识自己，是吧？不认识自己是因着不认识神，对神的喜怒哀乐没有认识，就这样，信神还有野心欲望，还想进国度，这是不可能的！这个时候才醒悟，什么是信神呢？外表的好行为不等于性情变化，“我天天起来这样跑，不等于我是性情变化！”不能空讲字句道理，内在的变化才有价值，才有意义。当你看到自己该走的路以后，该怎么呢？这就开始认识自己了吧！“我信神还能与神搞交易，欺骗神……”，认识自己就得和法利赛人对号，和保罗对号。你走不上彼得的路，走的肯定是保罗的路。你和法利赛人、保罗对号，看到自己和他们没有区别。你对了号以后，神话再揭示出来，审判刑罚，审判，拯救，让你在审判中看见，只有接受了神的审判才能找着路，才能认识自己的败坏，才有可能蒙拯救。不接受审判，不可能认识自己！把这些写出来。最后，第三段，“神的审判使我看见自己的败坏真相，我心懊悔已极仆倒在神的面前”，在神的审判下能够认清自己的败坏性情，这是不是就仆倒在神面前了？认识到自己信神几十年来没有什么变化！不用说变化了，就说几十年来竟然不知道自己败坏多深！竟然不知道自己败坏到什么程度！在两年前，你只是口里说你是败坏的人，你知道你的败坏吗？你认识你的败坏吗？你根本不认识什么是败坏，你只是嘴上说自己败坏。直到现在，也就是通过这两年的经历，你才真实地看到自己是一个败坏的人，这才开始认识了自己的败坏。信神多年不知

自己败坏有多深，在审判刑罚中才看见了自己不是个人模样，这才开始有了追求，活出个人样来。只有在审判刑罚中能够明白真理，认识透撒但的邪恶。撒但是怎么败坏人的，把撒但的这个黑暗世界揭露出来，把神的公义性情见证出来，最后再来个赞美，生命经历文章就写完了。就以这个为时间轴来写。

按这三段话来看，第一段是什么？第一段是回想以往，你的信不是真正的信，你把信神想得太简单。回想你以往是怎么信神的，怎么实行的，都是应付糊弄、欺骗。你应付糊弄、欺骗神，还想进天国，还想蒙拯救。写的时候要把你的野心欲望、一厢情愿给表达出来。一厢情愿实际上是想象，是在做梦，做美梦！第二段呢？在梦里才开始醒来，是神的审判刑罚把你打醒的，这才知道什么叫信神。信神是在干什么？信神是在变化你的性情。如果你性情不变化就得死，所以不能再做梦了。审判刑罚是最真最实的爱，你要想性情变化、要想剩存下来，那就得在神话里接受审判刑罚。那什么是性情？性情它不是性格，不是外表行为。把这个性情认识了，也就看见自己就是个保罗、就是个法利赛人。把自己和保罗、法利赛人一对号以后，这不就认识自己了？认识到自己这样走下去就是被灭亡的。当你看到自己什么都不是的时候，看到自己该灭亡的时候，这才开始重新走信神的路，也就是走蒙拯救的路，走上了神赐福的路！知道信神的路途了，进入实际了，这就开始信上实际的神了。第三段，写你开始在神话里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自己的撒但相，开始悔恨、恨恶自己，在神话里边知道了人的模样，找到了做人的路途，知道该怎么做人，你活出一个人样来了。你把撒但的邪恶世界认识了，黑暗的总根源你也认识了，最后你得着真理了，活出人模样了。这些是谁给你的？神给你的。最后你把荣耀归给神，你的生命长大了！这三段话，第一段话把你原来的一厢情愿，你的想象，你的败坏性情表达出来；第二段是对理论、对实际与实情的认识，什么是信神，你信的是实际的神，你得进入实际。实情就是你在神话的审判刑罚中看见了自己就是保罗、就是法利赛人，这样走下去的后果就是沉沦、灭亡；第三段是你的实

行，实行就是你的活出，活出人模样。写生命经历文章把这三个层次表达清楚。

保罗二世（一）

卖家没有说计划怎么处理，是吧？（卫晋：他根本不知道卖假货是要判刑的，而且要判三到七年，我拿法律和他谈了：“你是要公了还是私了，你自己看着办吧，私了的话赔十倍，保底五倍以上，要是不私了的话，我就直接把你送公了，判你三到七年，你就等着企业倒闭吧！”他说：“等我回去给你解释。”我说：“不需要解释，你跟我说是原厂的货，结果你给我拿的是你自己的货！还是假的！”这次不把钱赔够，这事处理不了！）你不要一直坚持这个法律怎么怎么，你这样做，一个是和他成仇人了；第二个是咱也得不着多少。你还得看他有多少资产呢，你提的要求不要超过他的资产，你超过他的资产，他拿不出那么多钱来，“那你去报警吧，我去坐监呀！”死猪不怕开水烫了，那最后你什么也得不着，人也惹下了，咱犯不着这样。咱只是说拿法律压住他，给他个压力，让他尽力去妥善处理这件事情。（卫晋：今天他骗人骗得有点过分了！这次他必须得拿出十万块钱来！）（陆山：现在咱先别意气用事……）（卫晋：这就不是意气用事的问题，明明他就是把我骗了，怎么是意气用事呢？我肯定是咽不下这口气啊！你说得倒挺轻松，这事不在你身上！）卫晋，他把你骗了，你在这儿火呢。那你把我骗了，我是不是也火呢？你罚他多少钱，我是不是得双倍罚你？（卫晋：你罚我多少钱我甘心！）你甘心，你掏不起啊！（卫晋：掏不起我卖房子去呀。）咱自己心里有个底，咱拿这个去给他施压是为了让他给咱更好地去处理问题，咱也不是靠这个赚他的钱，最起码的底线是咱不亏本。这个不亏本是指神家的人力、物力、财力，这些钱得收回来。

（SJ：我今天说了你一下，堵住了？）（卫晋：就是堵了！堵得厉害呢！我今天就是来辞职的，我不干了，弄不了了！）（小凤：卫晋，你还安慰我呢，“小凤不敢消极啊！”怎么你现在……）（卫晋：关键是SJ说的那个话我接受不了，真接受不了！）SJ说什么了？（卫晋：SJ说：“你把我们都耍了！”我冤得不行，我耍什么呢，意思就是我故意弄的呗！）（SJ：卫晋，把你的冤情说说，让弟兄给你交通交通。）（卫晋：没有冤情，自作的！）今天不腰疼了？（卫晋：咋不疼了，硬顶着呢！就是觉得冤呢！）（SJ：说说吧，把你的冤情说说。）（卫晋：不说了，陆山能干就让陆山干！）你说都是一个败坏的人，败坏的人和败坏的人之间犯得着生这个气吗？有必要吗？SJ说“你把我们耍了”，她也是在气头上说的这话，你说她说的这个话能代表神说的吗？你是信神还是信她？（卫晋：我信神啊！我不干这个了还不行啊！）你不干是不给谁干？是不给SJ干还是不给神干？（卫晋：反正尽一次这个本分出一次问题，到最后都是自己的问题，还不如不尽这个本分了，让陆山尽去吧！）那你说什么本分舒服？你和刘志换一下，当“驴总”？（卫晋：我就在家搞接待！）（SJ：咱也没提到陆山啊！怎么今天口口声声说陆山呢？）陆山刚刚点了把火嘛！说卫晋意气用事。陆山主要是不知道内情，他还不知道SJ说了卫晋什么话。

在我心目中，我看SJ对卫晋是最好的一个，也可以说是关系最好的一个。SJ敢把最重要的活儿给了你，把这个重担交托给你，她不敢交给别人，这是她对你的一个承认与放心。她交给你，她在你身上有寄托、有希望。寄托越大，希望越大，如果有个闪失，她就恨恶越大，这就是一个爱！这就好比你最爱的一个人做了一件对不起你的事，这事在其他人来看并不是多大的事，但对你来说是至重的伤痕。就像神说：“……神最关心的是什么？不是那些根本不跟随他或者是本来就与他作对的人怎么对待他、怎么与他对抗，或者是人类怎么毁谤他，而只是关心跟随他的人、关心在他经营计划中他的拯救对象是否被他作成了，是否达到他满意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

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 一》）那些不跟随神的人亵渎神、谩骂神，大红龙还抓捕神，给神造谣，苦害神选民，神搭不搭理他们？（不搭理。）你看法利赛人，神搭理都不搭理。而神在乎的是谁？神在乎的是跟随他的人怎么样。你看法利赛人再说什么，耶稣没有多说过什么。但耶稣对待彼得呢？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彼得拦阻了一下，耶稣说："撒但，退我后边去吧！"（太 16：23）耶稣直接说彼得是撒但，你说哪个重呢？耶稣说的这话厉害不厉害？当犹大带人来抓耶稣时，彼得拔刀削掉大祭司仆人的耳朵时，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太 26：52）在人来看，这是不是咒诅？是不是定罪？（是。）那时候还不是真理作人生命的时候。现在呢？现在是话语成就一切，话语带有权柄，神是用话语来供应人的。咱跟随神几年了？咱应该有所体尝，在神家就是用话语来掌管一切。你说罚你款？打你两拳？用神迹奇事管教、惩罚你？不是。一切都是用话语来作。今天临到你的仅是一些话语，随后再临到人的就是事实临及。话语对人来说，是有点刺激，是有点伤害，是有点伤面子，可这个伤面子的话，对咱来说能起到什么作用呢？能损坏了你的前程吗？（不能。）它只能成就了你的前程，对你的生命只能是供应，它不是伤害。即使这件事情给它说大了，咱里边顶多是有点难受，有点冤屈，受了冤屈以后只能是让咱更加小心谨慎，那有什么害处呢？对咱人来说没有什么害处，只是伤了你的自尊心而已。你说是咱的自尊心重要呢，还是咱的生命重要呢？

神是造物的主，神摆设环境和人说话，那就是神的精心安排。神说："……当发现他的缺点时，说话轻了怕他不听，改变不了，说话太重了又怕伤小孩的自尊心，怕他受不了，所以这都是在爱的支配之下做的，都下了很大的功夫。"（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你认识神对人类的爱吗》）那只有神才能做到！那是神才能考虑到的！就是今天被成全的祭司弟兄现在还做不到呢，祭司弟兄说他有时候还动火呢，动火了还要骂人呢！那你说你对SJ能要求多高呢？你说SJ第一时间听到你们买上假货的这个声音的时候，她心里难受不难受？我为什么让卫晋出来尽这个本分？一个是让卫晋当门面，因为卫晋有这个素

质、有这个能力，人能看得起，对咱有个信任。虽然败坏人类不值得信任，但不值得信任还得在矬子里边拔大个呢，相对来说卫晋还算是个值得信任的人。用你是信任你、是看上了你，就是因为看上你、相信你，所以才用你。可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咱在这些事上是不是应该求真呀！让小凤和你一起去尽这个本分，她什么也不懂，那小凤肯定是靠你卫晋呀。那卫晋你就是把关的呀，你就是检查质量的呀，你是门头呀，小凤就是个跑腿的，她肯定不能和你比呀！天塌下来是谁来顶？肯定是大个子顶！那这个任务肯定就是你卫晋的。从外表来看，这件事好像是小凤操办的，但是各有各的责任，质量这关是你卫晋把守呢，因为你是把关的，你是门头，是门面，那天塌下来肯定是由你来负责。如果是事务环节出问题了，那就是小凤的问题了，因为这些具体事项是他们下边人该去做的。就是说这件事和你相不相干，你都得担！这叫担当！从哪一条来说你都应该担当！从信任的角度上说，这是交给你的托付、你的使命、你的责任。神给你摆布安排，让你懂得打假，然后再让你尽这个本分是白摆布的吗？是不是有你的责任和使命呢？（嗯。）从这几点来看，你肯定是个担担子的，你必须得担当起来。如果你能看到神加给你的这些使命和责任的时候，咱还能推卸责任吗？天塌下来还不该咱顶吗？就不用说SJ说你耍了他们了，就是再说什么你该不该承担呢？就说卖假货的那两口子，现在是不是正在家吵架呢？她老公是不是骂她呢？“你这个傻婆娘，你不看人家是谁？你就能随便卖给人家？你就能随便欺骗人家？”她家天塌下来由谁顶？傻婆娘她能顶了吗？她有多少钱？她有多少资产？是不是还得她老公来顶？你去查她，罚她款呢，她能给你顶多少？你是不是冲着她的企业来罚她的款呢？是不是冲着她老公来罚她款呢？可是这件事情是她老婆做的，这和你这个是不是一个性质呀？当SJ第一时间听到买上假货的这个声音的时候，你说她有没有被吓了一跳？她被吓了一跳，她害怕，还又上火，“我让卫晋去把关了，怎么给咱买了个假货？左看右看，怎么还能买上假货呢？怎么还能让人家骗了咱呢？咱出来作工是要维护神的名胜过自己的性命！今天却被外邦人给骗了，简直是羞辱神！”她在这儿卡着呢！而你在这儿觉得别人说你“耍了我们了！”你难受呢，是吧？那你说SJ在那边给神交差，她能不能交了差呀？那神是不是说她是个骗子呢？神把使命、责任给了她的时候，她该怎么做？她选择用人的时候，她翻箱倒柜找出了一个卫晋，没有找

出其他人，这是谁的责任？是不是SJ的问题？她在神那边没法交差，没有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

你送过去这些假货给弟兄姊妹，人家一看是假的，人家会说什么？“神家还欺骗人呀！”这件事是卫晋做的，卫晋是SJ找的人，可最后这些人会说谁呢？他们会把帽子戴到谁头上了？说你卫晋呢？还是说你SJ呢？说的是神家！神是让人高举神、见证神，让人荣耀神、赞美神呢！可反过来，因着咱对待本分不求真求细，造成什么了？造成了人对神的亵渎、埋怨，毁坏了神的名这样一个后果。神说作工结束以后，大人、小孩都得竖起大拇指，这大拇指怎么竖呢？SJ她在这儿有她的担子，她要担当，她和神怎么交差呢？你交差是和人交差呢，她交差是要和神交差呢！她交不了差。神给了她五千两，她就必须拿这五千两再挣回五千两。如果她不是看中你卫晋有这个素质、有这个能力，而是因着和你的关系不错，拿上这五千两，凭关系找你去办事，来了个“大姐大”，最后把这件事情做成了，你说神会怎么对待她？神是怎么对待“大姐大”的？是不是把她赶出家门了？（嗯。）赶出家门她还得赔偿。你说SJ难受不难受？她面临的不仅仅是这个损失，她还面临信神几十年了，最后把她打成“大姐大”，赶出神家门外。那个“大姐大”为什么被赶出去了？还记得神是怎么交通的吗？是因为“大姐大”用的那个人和她有私人关系，买了贵重东西，把神家的钱财浪费了、花了，那是不是也是和你尽的是一样的本分呢？那是不是就是“大姐大”没有尽到责任？没有卡住？最后犯下了大罪，把自己的前程毁了，把自己的生命毁了，被赶出了神家之外！神看人不仅要看你做的这件事的结果如何，而且要看这件事情在发展的过程中，你的态度与观点是什么。SJ选了卫晋，我不管你当时是因着情感还是就是看中人才了，或者说你看走眼了，这虽然也是一方面，但不是最主要的，更重要的是在事态发展的过程中，你SJ的态度、观点是什么。你用卫晋作工了，那卫晋在作工的过程中，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卫晋在这儿不小心把事情搞错了，你SJ的态度是什么呢？你是严加管教还是放纵呢？今天咱已经把这个假货拿给弟兄姊妹了，已经造成了

不好的影响，羞辱了神的名。假如SJ在这儿看见了也当作看不见，不搭理这件事情，你说神怎么看SJ？神会不会说SJ是个白眼狼？

咱这两天一直交通哪段话了？还记得吗？说咱没良心，说咱是狼心狗肺，说咱是披着羊皮的狼，是吧？神作工在逐步地拔高，拔高到今天的时候，如果说SJ凭情感办事的话，她找了你尽这个本分，出现问题了她还不说你，你再说SJ是个披着羊皮的狼就不贴切了、不实际了，是不是披着羊皮的狼？那是什么？神说那是魔鬼！因为她太邪恶了。怎么邪恶呢？邪，邪门，邪门歪道，不走正道，歪了！神把本分给了你，托付你让你办一件事情，结果你凭情感找人办了，办了以后你找的这人犯错了，你还不管教他，还不纠正错误，邪门不邪门？你在这儿信神，本是为了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结果有人损害了神的名，损害了神的见证，你不去维护，反过来你还包庇！你在这儿信神，你是为了神的工作？还是为了你个人的经营？还是为了你们的私人情感？神会不会有个定论呢？神会评价，会有个定论。如果SJ这样做了，那她就太邪门了！邪门、邪恶，邪是不走正道，恶是恶毒。怎么恶毒呢？我用你SJ是干什么的？用你SJ是来维护神家利益，配合神的工作，扩展神的工作，是让人都进入神话实际，是要用神话来掌管、控制这个人，是要建造国度，要让神的国度建立在地上，让神话执掌王权，让人人都能高举神、见证神，让人人都能因着你的活出，看见了神的“话”已成了“肉身”！借着你这个人的活出，让人看见了神！借着这个团体看见人人都已脱胎换骨，神的国度实际地降临在了地上，天不再是以往的天，地不再是以往的地，这是她的使命与她的责任。如果她忘了她的使命与责任，她对卫晋网开一面，对这件事能轻易地放过，不搭理、不处理，或者轻易地处理、宽大地处理，那神就要定她的罪。如果她这么做了，神怎么看她这个人呢？神说会：“你这个人太恶了，不配做我的子民，不要说标杆了，连子民都不配！”为什么呢？因为你是个受造之物，你本就应该敬拜造物的主，就应该见证造物的主，就应该为神作工作，就应该为神做事！你吃着神的、喝着神的，神给了你一个地位，给了你一个职务，你不为神作工负责任，反过来你是为个人图谋，在神的经营中搞自己的经营，想让

别人心目中有你的地位、有你的位置，你想造反！所以神说你太恶了！所以SJ她绝对不能这么做，她要这么做了，那她就是敌基督，太邪恶了！虽然她和卫晋关系不错，虽然在她心目中高看卫晋，但如果你卫晋犯错了，SJ在这会说："咱们虽然有个人情感，如果是你个人有什么问题咱都好说，但如果你毁坏了神家利益，我是一个也不放过。"世上的人还说什么呀？"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正因为SJ能够站在神一边为神作工，正因为她有这样的正义、公义，所以我才用她，所以她才能担得起这份工作。这个能理解吗？（卫晋：能。）

你还记得祭司弟兄的交通中说，神让人制作视频呢，就是《国度降临在人间》标题的特效效果，神要求将标题带着气势有力度地从上到下重重地砸下来。那个人做了没有？（没有。）神怎么评价的？神说："你记没记住啊？现在你们做的这个跟我当时说的那个一样吗？一不一样？不一样那你们做出来让我看什么呢？你逗我呢？还是考验我的记忆呢？什么意思，说说。你知道不一样，那为什么还让我看呢？"（摘自《上面的讲道交通·208-A-1》）制作视频的这个工作是神直接交代给他让他去作的，而今天临到咱的每一个本分不是神直接交代的，但是周围的人、事、物临到，是不是神兴起来的？临到你的本分是不是神给你的托付呢？虽然神没有直接和你说，但神是借着给你摆布安排周围的人、事、物环境来与你说话，这是不是和神亲自跟你说是一样的？性质是一样的！当这个环境临到你的时候，当让你当门面的时候，让你去采买东西的时候，你没有注重、没有操心这些事，这是不是和神说的那句话一样呢？"你逗我呢？还是考验我的记忆呢？"咱刚开始在那边尽本分的时候就没操心，在这边尽本分的时候也没操上心，你说咱这次尽这个本分，还不操心吗？该不该站立起来？可是咱还没有操上心。你说这是让咱当"驴总"呢？你腰疼了，让你干苦力活呢？只是让咱在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去尽好咱的本分，咱就是多辨别辨别真假，网上多查一查，多了解了解业务知识，用心！神检验的就是咱的心。咱如果用心的话，多去咨询咨询业务知识，这个东西究竟是怎么辨别真假，和别人去商量商量，你说这个事情是不是就可以避免？（卫晋：可以。）只要可以避免，就证明是咱的漏洞，

是咱的本分没有尽到位，没有做到尽心、尽力、尽意尽好自己的本分，那就是在应付糊弄！咱应付糊弄了，该不该受到神的刑罚审判？神的刑罚审判非得神直接和咱说吗？神借着周围的人、事、物和咱说行不行呀？神借着周围人、事、物和你说，有时候别人说的话不标准、不准确，你能不能接受？（卫晋：就是接受不了！）

那你说怎么才能接受了呢？神让约拿去尼尼微城传达一下神的话，“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约拿只是把这个话给尼尼微城的人传达了，但是真实的含义他传达了吗？能不能传达了？他去尼尼微城传达这个话的时候，是不是仅此一句话啊？（嗯。）“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神的心意有多少？他并不知道。约拿还是一个先知，但他还不如个尼尼微城的人呢！尼尼微城的人还知道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他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他不管约拿过来说什么话，约拿就是说得再难听，他只要能存活下来就行了，只要有一线希望，他都不放过。就算约拿说尼尼微城再有四十天就倾覆了，人家也没有在这四十天倾覆不倾覆的话上来纠缠约拿，尼尼微城的人没有说，“呀，你这是在咒诅我呀！你说我作恶了呀！你论断我、定罪我呀！”他们没有这些反抗，而是要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他们纠缠这个传话的人了没有？传话的人仅说了这一句话而已，根本没有传达了神的意思。当尼尼微城的人悔改以后，神的心意是不是回转了？（嗯。）但是约拿知道吗？（不知道。）约拿不知道，约拿只是说，“神说再过四十天要灭尼尼微城呢，我就看看神怎么灭呢！”结果神没有灭这座城。从这儿就能看到，约拿去传达神话的时候，那个话是强硬的，就是咒诅、就是定罪，丝毫没有一点软话，没有给人一点悔改的机会。尼尼微城的人听到的就是这个果效，但尼尼微城的人并没有因着约拿传的话刺耳、扎心而停止悔改，反而是王都从宝座上下来，披麻蒙灰悔改，这就是尼尼微城。因着尼尼微城的人的悔改，神收回了他的成命。神在作工中，记载了两个典型的事件让人去了解神的性情。神的性情是广施怜悯、深发怒气。神喜悦的是什么呢？神喜悦的是人的悔改。神不看你做了什么

事，神要的是人的悔改。一个败坏的人，你作恶了，神要的是你的悔改，只要你能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神对你就是怜悯、慈爱。

所多玛城的人呢？从记载上没有看见那两个天使和所多玛城的人说什么话，是吧？只是记载了天使和罗得说话了。那你说，这两个天使和所多玛城的人究竟对话了没有？卫晋，你说说你的理解，他们对话了没有？（卫晋：没有。）陆山，他们对话了没有？（陆山：没有。）没有，是吧？（嗯。）在你的印象中，圣经没有记载，你就说天使没和所多玛城的人说话。咱得会看事，所多玛城的人说什么话了？“所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呼叫罗得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创 19：4-5）他们来这里不仅是寄居，还想作官啊！你说如果这两个天使和这些人没有任何的对话，所多玛城的人会说这个话吗？（不会。）所多玛城的人肯定不会说这个话。天使来了肯定是说了一些带有权柄的话，带有刺激性的话，就好比约拿说的那个话，“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圣经没有记载不等于没说，你得根据后边发生的事，来推断这两个天使和所多玛城的人说话了没有。天使要没说话，所多玛城的人就说不出这样的话来，怎么凭空就能说人家要来作官？人家的亲戚来了，他们就说人家是来作官呢？怎么可能？只有像约拿宣告尼尼微城一样的话临到所多玛城的人，“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他们一听，才会想：“这是谁呀？这么厉害，说话这么有权柄，再过四十天他就要把这儿倾覆了？他想来这干什么？他是不是想来这作官，他是不是要侵略我们的地盘？”那所多玛城的王听见了是不是想：“是你要来攻打我呢！你在这儿寄居一天喊喊话就行了，你还想在这儿作官呢！我该不该把你给打死？”约拿宣告尼尼微城“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尼尼微城的人没有说这话，所多玛城的人呢？虽然没有记载，但从他们的回话中可以推断出来，天使肯定说话了，肯定说让他们悔改以及定罪他们的话了，所以他们才能说出这样的话。再根据神话来看，神说什么了？说所多玛城的人是死不悔改，是吧？（嗯。）神说他们死不悔改，那肯定是神给了他们悔改的机会，肯定是告诉他们有罪了，他们不悔改，所以神才说他们死不悔

改。如果不告诉他们有罪，还能说他们死不悔改吗？所以说这两个天使肯定和他们对话了，这个你得确定一下。虽然说没有记载，但是从神话、从神的性情、从所多玛城的人的表现来说，天使肯定说话了。他说了什么话？肯定不是说赞美的话，肯定不是说："呀！所多玛城真好呀！所多玛城再过二十年如何如何发展。"如果天使这样说的话，那所多玛城的王会说什么？会不会请他们来做客？（会。）会请他们来做客，他愿意要给他送花圈的人，他不愿意要说实话的人。两个天使来说实话了，"你们淫乱成性，你们该死了，该受咒诅了，该惩罚你们了，你们再不悔改就该惩罚了。"所多玛城的人听着这些话是不是记在心上了？（嗯。）"你还来这咒诅我，你居然在大街上就这么喊……"，当所多玛城的王听见了，当这座城的人听见了，"呀，罗得的家里来了两个客人，这两个客人在大街上喊了，说咱要灭亡了，你说这是什么人，他来这要作王了，咱该怎么办？有这个人在咱就不得安生，他就是咱的仇敌。"张三找李四，李四找王五，"咱去看看他究竟是谁呢！来这儿寄居就算了，还想作官呢，拖出来让我们残害他，看看究竟谁在谁的权下。"他们是不是说这话呢？咱给他还原一下现场。还原现场是为了什么？就是让你看到尼尼微城和所多玛城，临到同样的环境，他们是不同的表现。临到他们的都不是好听的话语，都是咒诅，都是定罪的话，但神就是要看看他们的态度。那时候去所多玛城的是两个天使，去尼尼微城的是一个先知，不管是天使也好还是先知也好，是不是神直接给了他们话，让他们传达呢？（嗯。）直接给他们话，让他们去传达，这个话相对来说是不是要准确一些？（嗯。）但今天呢？基督直接把话说出来，揭露解剖人的败坏性情，兴起环境就是让人与人之间互相效力，彼此之间有认识，彼此有揭露解剖、修理对付，所以神兴起SJ说这些话。SJ她也不是被成全的人，她说的话也不是那么准确，也不能完全代表神的意思。就这个"不能完全代表神的意思"的话临到你，你能不能接受呢？她说的话有千分之一合乎真理，你该不该寻求一下呢？不要说SJ了，神说三岁大的小孩说出一句合乎真理的话来，咱能不能接受啊？这是不是正是检验人对待真理的态度呢？

今天这件事摆在桌面上了，这个东西确实是有问题，卖家已经承认了。这个事确实是咱做出来的，不管你的存心是什么，从外表来说，你是不是把上边的人给欺骗了？是不是把SJ给欺骗了？对于下边的弟兄姊妹来说，他们会说什么？他们会不会说是神家欺骗了他们呢？他们不会说卖假货的这个人欺骗了他，而是会说是神家的人欺骗了他，那这个话重不重？“欺骗了、耍了”这个话虽然听着扎心、难受，但它是合乎事实的。合乎事实的话咱是不是就该接受呢？咱只能说这句话是合乎事实的，但咱的存心不是这样的，这就是咱的一个败坏性情，因着咱对神的不忠心而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后果。你说咱已经造成这样的后果了，别人说这么一句话，咱就起来反抗，就要做所多玛城的人？“你来这儿寄居还想作官呀！还想当我的家呀！”咱今天就是让神话来作王掌权，让神话掌管咱这个人呢！因为咱经撒但败坏以后不成人样了，“站没站相、坐没坐相”，做出一个事来丑陋不堪，让撒但抓把柄。所以必须让神话作王掌权，当神话掌管了这个人以后，那这个人的活出就有点人样了。当你有点人样的时候，这个人就怎么了？这个人就蒙拯救了！

咱是做尼尼微城的人呢？还是做所多玛城的人呢？老赵为什么服不下来？是不是就是觉得伤了面子了？他不承认他是背叛，你说咱看到他那个表现是不是背叛呢？他都从尽本分的地方出来了，不去了，他说是别人把他赶出去了。是他自己背叛神了，还是别人把他赶出去了？神要检验工程，肯定得兴起一股风来，如果没有一点风，能显明谁背叛呀？神要看他自有的那个东西。说到背叛了，神举例子说小偷偷东西，你这次没偷东西，能不能代表你不是小偷呢？（不能。）是因着什么？（陆山：条件不允许，环境不合适。）条件不允许，环境不合适、不许可，或者是你对这个东西不感兴趣，这个东西对你来说没用，所以你没偷，但不能代表你的本性不是小偷。用这个来举例说明，就是让你认识这个背叛。神说背叛是人的天性、本性，人随时随地都能背叛，什么都有可能引起你背叛神，只要这个场合合适、条件合适你就会背叛。咱今天的场合、条件是什么呢？在别人不说伤你面子的话的时候，你就能跟随，你就能尽所能；当有人说了伤

害你面子的话了，咱就不行了，咱就要背叛，这是不是显明？显明是不是让咱认识自己呢？认识自己是不是就是生命长大的过程？咱还敢撂挑子、还敢背叛？让你效仿SJ呢，SJ是怎么走的？SJ作工回来，和我领奖赏了，她和咱这个是不是一样呢？当时给她定了个什么罪呢？保罗来世。保罗来世什么感觉？还有归宿吗？（没有了。）你说是“保罗来世”罪大呢，还是“你把我们耍了”这个罪大呢？“你把我们耍了”这话还是SJ说的，仅仅是你和SJ之间发生的，而“保罗来世”是针对谁的？是针对神的。卫晋，哪个罪大？你是做保罗来世还是做什么呀？我这个话你能听懂吗？（……）就是我刚开始给你说的，基本是事实咱就接受。

退一步说，即使SJ说得不对，就不是那么回事，但她说了这个话了，给你戴帽子了，咱就能不干呀？就能撂挑子呀？她只是说了个你把我耍了，你说我当时戴着“敌基督”帽子，我是怎么走过来的？我能因为他们说我是“敌基督”，就不干了？我就不检举了？我就听从他们的？即便是他们跪下咒诅了我，我照样该干啥干啥，不受他们影响，因为我信的是神，不是信他们。他们说我是“大邪灵”，我就是“大邪灵”呀？即使我就是“大邪灵”，我也得把我该做的做了吧！即使SJ说你把我耍了，你也得把你该做的做了吧？卫晋，该不该做？你敢来这撂挑子，说“我不干了”？这是多么悖逆的话呀！这样的话居然能从卫晋的嘴里说出来！有多少人想说卫晋是大卫的灵来了，可是这个“冠冕”怎么就戴也戴不上呢？人家大卫是什么表现呢？大卫要不要冠冕？（不要。）大卫是个放羊的孩子，而他哥是当兵的，他去看他哥的时候，正好看见三米高的巨人骂阵了，他就敢接上去应战。他哥说：“快回去，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啊？你逞什么能呢？回去放你的羊去。”大卫听他哥的话吗？（不听。）他不听他哥的话呀！那三米多高的巨人和他有关系吗？和他没关系！就因为三米高的巨人在战场上骂阵，羞辱了耶和华，大卫就不放过他。“你要是没有羞辱耶和华我的神，那确实和我无关，但你谩骂了耶和华，所以不能放过你！”卫晋，人家大卫是把他哥的担子担了起来。而你呢？你就是大卫他哥，这个本分是你自己的，这个仗本来是该你打的，结果你不打了，你要回家搞接待呢，

你丢死个人了！人家大卫上战场是不穿战袍，卫晋呢？脱下战袍，穿上盔甲回家搞接待，成缩头乌龟了，缩回家去了，你说多丢人呢！这是不是羞辱、是不是羞耻呢？咱应该效仿大卫，不能做他哥。正因着大卫有担当，维护神的名能胜过自己的性命，所以说大卫是神所喜悦的人。咱看大卫要脸面吗？他当了王，在打了胜仗歌唱赞美神的时候跳舞呢，怎么跳舞呢？大卫不注重自己的形象，穿着细麻衣就出来跳舞了，他媳妇说什么？“以色列王今日在臣仆的婢女眼前露体，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露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啊！”（撒下 6：20）他媳妇嗤笑他，没有个王的样子，然后他媳妇遭受咒诅了。卫晋，你呢？非得要个面子。你什么时候能成为大卫呀！多少人在期待着卫晋一天天长大能成为大卫。（卫晋：我感觉我往回缩了。）所以说呀，你这么一缩，神是不是得给你吃一些小锅饭呀？补充补充营养呀？该不该？（……）你说你这么一缩，是不是该给你把狮子和熊摆在面前陪练陪练？这狮子、熊还没来呢，只是SJ来了一下，家里人来了一下，说得不好听点，就说让“狗”来陪练了你一下，就把你吓得爬回去了！（卫晋：那一句话对我的刺激可大了，刺激得特别厉害。）就是刺激了你才管用呀！不刺激能管用吗？如果轻声细语地说你两句能管用吗？就像教会建造一样，祭司弟兄平和的话语说了多少？三十年了，起到作用了吗？三十年了，人连个门都没摸着！你说咱今天能走到这儿，灵里面能有知觉，知道这条路该怎么走，这是不是因着一句句扎心的话走过来的？没有扎心的话能走过来吗？审判刑罚是更真更实的爱。神是有意刺伤你的心，有意刺伤你的灵。

你这样耍赖皮，我就想起我孩子了。（卫晋：我没有耍赖皮。）你没有耍赖皮，我跟你说说我孩子是怎么耍赖皮的啊！我孩子不听话的时候，我跟他说什么话他都不听，我就该干什么呢？我就该打他了。有一次我打他的时候，人家也不哭，就跟我对着上呢，我拿着鞭子打人家，人家也找了个棍子要和我打呢，我抓住棍子让他放开，人家抓住就不放。我拿着鞭子“啪啪”打人家的手，人家的眼睛瞪着我就不放手。他越不放我打得越重，最后疼得不行了，心里防线倒塌了，“哇哇”一哭，棍子也放下了，也听话了。我说：“上去！”跟上

我就上楼去了。我说：“给我站在这儿。”他规矩地站在那儿了，这是第二天。第一天是我打了人家后，人家站到那，不让动就不动，最后尿到裤子里了。第二天的时候，我说：“你什么时候说‘我听话呀！’你就可以玩，可以坐了。”人家站在那就不说话。我问：“听话不听话？”人家不搭理我，我也有点瞌睡了，他在那站着不动，我在那闭着眼睛都快睡着了，我听见“咯吱咯吱”的声音，睁开眼睛一看，人家蹲下了，我说：“起来！”他又站起来了。等到晚上人家上厕所了，有人去厕所给他擦屁股的时候，人家裤子里边都是大便！我说：“呀，你什么时候拉在裤子里的？”人家说：“爸爸打我，让我站着，不让我去厕所！”等擦的时候都干了，屁股上都是屎。第一天打了人家，人家是尿在裤子里了，第二天就拉裤子里。“你打我，我就整你”，真是让人哭笑不得，搞得我以后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说了人家，人家也不听、也不做；打，人家还有对策，你上有政策他下有对策，能气死你！还有一次，我带上人家去外边了，我说：“你听话了我带你去外面玩，不听话就不带你。”走到半路我问他：“你听话不听话？”人家就像听不懂话一样，还反问我呢，“听话不听话？”我又问：“你听话不听话？”人家又反问我：“听话不听话？”他还得思考思考，一会又和我说：“我想一想呀！”人家还要想一想呢！我停下车说：“等你想好了再说。”人家说：“我还没想好呢！”“你没想好的话，我把你锁在车上，你就不要下车了，等你什么时候想好了，我再给你开门，你再下车。”其实我当时是逗他玩呢，等到了地方我已经忘了这个话了，可人家还记着呢！等去了一停车，人家赶紧开门“呲溜”往下跑，他跑得快，一着急摔倒了，滚了一身土。我说：“你怎么滚一身土呢？”人家说跌倒了，弄了一身土。还没走了两步远，人家说：“爸爸，我还没想好呢，但是我下了车了！”人家还耍我呢！（卫晋：你说我是耍你啊？）我刚才看你的这个表演，我就想起我孩子了，我想起我孩子的表现就和你这个有点相符！是吧？你说卫晋是不是要往裤子里尿、往裤子里拉？“我回家搞接待呀！你看他们谁能干谁干吧！”最后还要看我的笑话。现在没有让他回家搞接待去，如果让他回家搞了接待，如果咱二次再买上了假货，卫晋就会说：“又买上假货了吧！”卫晋是不是想说：“你看我这个把关的不中用，你没有我这个把关的你试试！有我这个把关的，最起码还能把买假货的钱追回来。哼，你让我回家，你看看、你试试，你连追也追不回来！”是不是？（卫晋：我没这样想。）你是没这样想，

可是你做出来的就是这样的事啊！你是不是和我耍赖呢？我问我孩子：“听话不听话？”他不回答我，而是说：“我还没想好啊，我没想好啊。”今天SJ说“你耍我呢”，你回答的什么？是不是跟我家孩子说的“我还没想好呢”这话一样？我这孩子不管我是打还是哄，人家从小到大就没有说过“我听话”。我说：“你听话，爸爸就不打你了。”但人家从来不说这句话，就不跟你说。人家还能想出办法来，“你不让我动？行，我不动，我就给你拉到裤子里，最后让你给我擦！”卫晋，你说我敢不敢说你是个浑人呀？我敢不敢说你耍我呀？“你要是敢说我耍你，好，我不耍你，我就拉在裤子里，尿在裤子里！”卫晋怎么拉裤子里呢？“我不往前走了，我回家搞接待呀，我让你和神交差去。你是要把人带到神面前呢，我就不走，我不走，我看你能把我带到神面前嘛？你把我带不到神面前，你和神交差去吧，我看你怎么交差。等神说‘你带了半天连个卫晋都没作过来！’你是不是作了恶了？”让神和我算账。（卫晋：我真没这样想。）你真没这样想，可你做的就是这样的事呀！你说你做的是不是这样的事呢？不管怎么说，今天卫晋还是来了，这还算好一点。但是来了以后气得听也听不进去了，“我回呀，不干了，回家搞接待去呀”！（卫晋：我就是不想来了。）是啊！如果你真不来，你真的回家搞接待了，那你是不是拉在裤子里了？你让我无法交差！你让SJ无法交差！

（SJ：我为什么那么说你呢？我的存心就是让你记住这个教训……）你还给他解释解释，你让他生命进入进入不行吗？你非得给他解释清楚，不让他进入？就是要专门刺伤他的心、刺伤他的灵呢！给他伤口上撒点盐，让他永远地记住。你是在这给他解释，不要痛、不要痛……你总要给他抓点止痛药！卫晋，神为什么要摆设环境来刺激你呢？咱一路走过来没有这些刺激的话能行吗？就你说的，原来你尽那个本分的时候特别求真求细，那是刚修理对付了以后，在那个前提、背景下，你是一股热劲，这个真正成为你的生命了没有？没有成为你的生命！过了半年以后，神又继续给你摆设环境，检验一下，结果怎么样？这些就没成为你的生命，那你说该不该打？（该。）只有再一再二，还能有再三再四啊？打得越重才能记住呢！不然你不长记

性！打你是为了让神话、让做人做事的准则在你里面能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卫晋：打得难受的。）“你耍我了？”这就是神摆设SJ说的，要让我说，我还没有这个话说呢。

保罗二世（二）

神说：“刚才交通、解剖的是敌基督性情实质的第一条——邪恶。咱们是先从敌基督的思想观点，他整日所思想的事物以及应对各种事物的方式方法来解剖敌基督的邪恶性情，同时从敌基督思想里所存在的这些东西来解剖他所流露的，还有他在各种思想支配之下所做的各种事情的性质与性情实质。刚才举了一些事例，在这些事例当中，你们有没有看见有这些行为、有这些性情流露的人中有人性比较好的？有这些流露、表现的人，他们的人性品质里具不具备诚实、善良、单纯、真诚、正直等等这些品质？很明显，不具备这些。相反，这些人的人性品质是阴险毒辣，撒谎成性，自私卑鄙，少廉寡耻，这些人性品质特征是相当的明显。可以准确地说，思想里整天想的都是这些事的人，在这些思想支配之下产生各种行为的这些人，人性品质是特别的差，都是人性极差的人。差到什么程度了呢？没有良心，没有人格，更没有正常的理性。这几样东西都没有，能不能说这一类人是人呢？可以确切地说，不具备这些人性品质的人不是人，只不过是披着一个有人模样的外衣而已。有些人说：‘是不是披着羊皮的狼啊？’这只不过是个比喻。披着羊皮的狼是什么东西？实质就是狼。狼跟魔鬼、敌基督在实质上有没有区别？狼捕猎，吃牛、吃羊那不是贪婪，而是神命定的天性。但狼有一点是敌基督这类人不具备的，狼如果有人收养它，把它养大，或者曾经救过它的命，狼永远不会伤害他，还知道报恩。但是敌基督这一类人享受着神的恩典，享受着神的带领，享受着神话语的供应，却处处算计神，处处与神为敌、与神对抗，神作什么事他都不能顺服也不能阿们，就要唱反调。那说敌基督这一类人是披着羊皮的狼，这话合不合适？这个比喻准不准确？（不准确。）以前在宗教里的时候，说谁是敌基督、谁是恶人，那就是披

着羊皮的狼，这只不过是人在不明白真理，不明白各类人人性实质、性情的情况下打的一个比方，但真理讲到这个程度，再打这个比方就不太贴切了。魔鬼就是魔鬼，敌基督就等同魔鬼，他都不配与神造的万物生灵相提并论。神所造的万物，比如狼等等一些食肉动物，它对神有没有抵挡？有没有悖逆？它会不会与神叫嚣、对抗？神说一句话它会不会背后论断、定罪、攻击啊？它不会，它不做这事，它就是按照神给它命定好的本能、生存环境去生活，神造它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它不伪装。而敌基督就不同了，他专门针对正面事物、真理做事。”（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三十五）》）

“刚才交通、解剖的是敌基督性情实质的第一条——邪恶。”邪恶，一说这个邪，就是不正，邪门歪道！为了让咱能认识这个邪恶，咱来举个例子，一个亲妈和一个后妈例子。咱先说后妈是怎么产生的呢？是因为这个男人没有老婆了，他又找了个老婆，也就相当于给他孩子找了个妈，这个妈就是后妈。这个女人是因着爱这个老公，才给他孩子当了后妈，她爱这个老公是不是就得爱这个孩子？你既然是真的爱你老公，是不是就得真的爱他的孩子？（嗯。）应该是这样吧？（应该。）如果你爱你的老公，就即使给孩子当了后妈，你也是真的爱这个孩子，那这个人就是一个有正常人性的人，是吧？（嗯。）如果她对这个孩子没有爱，这个人人性正常不正常？（不正常。）这就带着邪恶了。你要么就不要嫁人家，你嫁给人家了，人家有孩子你就该接受人家的孩子，是吧？（嗯。）一个亲妈和一个后妈，她们有什么不同表现？比如：孩子在学校要颁奖呢，或者在学校里过什么节日呢，当妈的要给孩子去搭配一套衣服，或者是给孩子做个衣服，亲妈是不是会尽心尽力地把这个衣服给孩子搭配好？是不是想把最好的给了孩子？让孩子在众人面前有脸面，脸上光彩些？（嗯。）亲妈尽她所能给孩子搭配好衣服以后，她是不是还要问问其他人的意见？如果在她身边有个服装师，她是不是还要问一下服装师，“你看我给我孩子搭配的这个衣服如何呀？”她既然问人家了，那人家就得给她指点一下，是吧？（嗯。）“呀，你说你怎么给孩子搭配了这么土的颜色呢？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你都跟不上潮流了，看你把孩子打扮成啥样了，你还当妈呢，简直是给孩子丢人呢！一点都不负责任，你孩子去了学校别人怎么评价你孩子呢！人家评价你孩子不就是评价你这个当妈的吗？”她问服装师的存心是想把孩子打扮得更好，但这个服装师在给她评价的时候，相当于是对她进行了批评、教育一样，“你看你搭配的是什么呀……”，同时还要给她指点，“你该怎么做，该搭配什么样的衣服，衣服上该绣一个什么样的花，怎么搭配一下是最好的”。这个服装师既告诉她应该怎么做，还又训了她，说她啥也做不了。这个服装师在训孩子的亲妈的时候，孩子的亲妈心里是什么感受？她的态度、观点是什么？（亲妈接受，后妈肯定不接受。）亲妈接受，后妈不接受。你说遇到同样的情况，后妈会不会去问这个服装设计师？（不会。）你敢确定她不会问吗？（SJ：也会问，就是应付地问一下吧。）如果是不要脸的后妈，她不会管、不会问，“我就是后妈，我懒得搭理这些”。如果是要点虚荣脸面的人，如果是想做给人看的诡诈人，“我当这个妈不是真的要给他孩子当妈，而是要让别人看着我不是个后妈。我要做给我老公看，让我老公看见我对他孩子好，让我老公看见我一心为着他这个孩子。”所以说这个后妈也要问这个服装师，但她的目的是让她老公看，“我为了让你孩子去学校颁奖的时候能够穿得好看一点、漂亮一点，我不仅给他搭配了，我还要问问服装师，怎么才能达到最佳果效。”她老公看了以后，心里是不是舒坦呀？（嗯。）这个后妈去问服装师的时候，她是什么心？（为了面子。）她里边有诡诈，她是做给人看的。

当服装师用同样的话语对待这两个人，数落、训话，“你简直不配当妈，你是怎么照顾孩子的？把孩子打扮得像个乞丐一样，还颁奖呢，丢死人了！还能给孩子配这么个衣服呀？给孩子买个好一点的重新搭配一下。”她们的反应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亲妈的反应是什么？后妈的反应是什么？她们流露出来的是什么？她们的观点是什么？她们的态度是什么？（小凤：后妈的反应肯定是：跟上你这累赘还丢人呢，跟着你还受训呢！亲妈的反应是：确实是我给孩子搭配得不好，我再搭配搭配。她能接受服装设计师的建议。）卫晋？（卫

晋：亲妈是接受。后妈是觉得冤枉呢，“我已经这样做了，还让我怎么做”？）这就完了？还有什么？我主要是说这个服装师和这两个妈产生对话以后，她们会产生什么样的态度、观点？亲妈是接受，是吧？（嗯。）接受只是外表的一个做法，更重要的是什么？她心里的态度、观点是什么？首先产生的是内疚、惭愧，“就是呀，我怎么是这种人呢？我怎么把自己的孩子打扮成乞丐样了？我怎么就晓不得给自己的孩子买个漂亮的衣服，那穿上多好看呢！”当服装师说了这些话以后，她对自己是一种自责，看到自己对孩子的不负责任，自己的缺少，看到自己不是个东西，她感觉自己不配当妈，这是亲妈接受了别人的训话以后的一种反应。后妈呢？后妈会有自责吗？（陆山：不会。）后妈是什么？（卫晋：我做得已经够可以的了。）她会说吗？（不会。）服装设计师和她说了那些话以后，她对服装设计师是什么态度？（恨。）仇恨！“你不要觉得你了不起，你不过就是会个服装搭配嘛。我问你是为了什么？我问你是做给我老公看呢，你以为我真把你当服装师啊！问你那是看得起你，你还数落我呢！”她对服装师产生了仇恨、厌烦，“什么东西！还说我没爱心，还说我对孩子没责任心，还说我对不起孩子，还说我不配当母亲！”她是不是和所多玛城的人一样，“你来这儿寄居，还想来作官呢！我不过是抬举抬举你，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她是仇恨，即使她接受过来了，她也是硬着头皮接受的，从此以后她对这个服装师是什么态度呢？成仇人了。而亲妈是把这个服装师当作了什么？“你可真是我的恩人呀！在你的指点下，我把孩子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她感觉自己受惠了，她和服装师的关系是更加亲近了。同样的对话，她们产生的结果是不同的，亲妈产生的是自责、内疚；而后妈产生的是仇恨、远离、背叛。“我给他穿成这样够可以了吧，你还要让我给他穿什么？我已经把我的什么什么都付出了……”，她当下还要回击呢。亲妈和后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截然不同的态度、观点、流露呢？根源在哪儿？根源就是一个亲，一个不亲。亲，那就是有爱。一个有爱，一个没有爱；一个是发自内心的，一个是演给人看的；一个人是真诚的，一个人是演戏的。因着她们的根源不一样，所以表达出来的就不一样，流露出来的也不一样。

这是用一个亲妈和一个后妈的例子，让咱看看咱和神之间的关系。你和神之间有爱吗？你是不是觉得你是最爱神的人呢？（嗯。）哪个人都觉得自己对神付出的是最多的，自己是最爱神的，可当事实摆在面前呢？你爱谁？你爱的是你的虚荣脸面、地位，爱的是你的肉体，爱的是你自己的名誉，你什么时候爱过神？什么时候想起过神？你向着谁、为着谁？根据你表现出来的态度，就看出你是向着谁、为着谁了。所以亲妈做出来的就是真实的流露，后妈做出来的就是什么？邪恶，邪！恶！为什么邪呢？你是当妈的，你就是后妈你也应该真心对待孩子吧？谁让你到了这个家呢，你就是后妈你也应该这么做。要么你就干脆做个后妈，你不管孩子也算，可你还要虚情假意地问问服装师，做给人看，邪不邪？邪！恶，你问了服装师，他就要把真实情况告诉你，“你问我了，我告诉你，不对呀？”这个服装师不会察言观色，只能把实情告诉你，他把实情告诉你了，这个事情的性质就变了，这个后妈和服装师就有了仇了、有了隔阂了。根据这个例子咱再跟自己对对号，SJ就是那个服装师，卫晋就是那个后妈，所以你们就产生隔阂了，卫晋对SJ就产生仇恨了。（卫晋：原来举这个例子是要让我知道我是后妈，说我是邪恶啊！）看清了吧？（卫晋：嗯。）用这个亲妈、后妈的例子，你好去理解，看见自己向着谁、为着谁。如果你真是为着神的名，为着神家利益，那你就是受再大的伤害也不会撂挑子。SJ说：“你耍我呢！”你心里会想，“呀，就是，面对神家利益我什么都不管了，我就是耍了神家了，我怎么是这种人呢！”你是自责、内疚，你不会产生仇恨。但你的心里是向着谁呢？你是向着你的虚荣脸面、地位、名誉，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假的，不是真实的，你在神家尽本分完全是无奈的、是假的、是做给人看的，不是做在神前的，不是真诚的，是经不住考验的！一临到个环境，SJ一说你就不行了！

“咱们是先从敌基督的思想观点，他整日所思想的事物以及应对各种事物的方式方法来解剖敌基督的邪恶性情”，敌基督的什么思想观点？咱再结合上面交通的亲妈、后妈这个例子来说，亲妈的思想观点是什么？“我的孩子，我就要把他打扮得怎么样怎么样，让他心里舒

服”，她一心是为着孩子、向着孩子。如果你是真心向着神、为着神来尽本分的，你是真把你当作一个受造之物了，你是来荣耀神的，那想着神、为着神就是你的思想观点。后妈想的是什么？她想的是，“我做给我老公看，做给外人看”。咱今天尽本分是做给谁看呢？你是为着神的经营吗？你是搞自己的经营，是搞交易，是想做个不亏本的买卖，你有这样的思想观点。“他整日所思想的事物”，就是你平日里所思想的，就是作你主导的。后妈对待孩子，整日主导她思想的就是把这个孩子当后孩子。那咱在尽本分的过程中，整天所思想的是什么？（小凤：脸面、地位。）具体一点，咱整日所思想的是什么？（小凤：在我这就是多挣点钱。）（卫晋：为名、为利，为地位、脸面，让别人说我好。）真实的思想就是神说的，什么好处也想得！“我既要当后妈，我还不能让别人看见我是后妈，不想有一个不称职的名声。我要戴着‘亲妈’的这个名誉，可我又不愿意付出‘亲妈’的代价。”这是不是她整日所思想的？你每天尽本分想什么呢？“大灾难来了，不要把我放到大灾难里边，得让我能蒙拯救啊！在尽本分的时候，我怎么能偷会儿懒；在尽本分的时候，怎么才能把我给彰显出来；在尽本分的时候，不要让我丢脸；在尽本分的时候，让别人都高看我。”这是不是你整日所思想的？（是。）

“他整日所思想的事物以及应对各种事物的方式方法”，有的人想尽本分呢，想把本分尽好呢，但总是尽不好，为什么呀？就像刚才说的那个后妈，她总想把这个孩子打扮漂亮，可是她总也打扮不漂亮，为什么呢？因为她在搞这个经营的时候，她有她自己的经营。别人给她提一点意见，还必须得顺着她的意思。别人给她提一点意见还不能高于她的看见，高于她的看见她就觉得，“呀！你比我强，显得我什么也不是。比我低的我吸收，比我高的我拒绝。”那你说就她这种态度，这个本分能尽成吗？（尽不成。）所以她这个本分尽得只能是比她原有的差，不会比她原有的好。这个后妈打扮孩子，只能是在她原有的基础上来打扮，即便她“尽心”了也是如此，不会超过她的这个台阶。为什么？因为她不可能接受别人给她的建议，别人跟她一说，她会怎么呀？她会觉得丢面子，她不能接受，所以说这就注定了她尽不

好本分。虽然你总想尽本分，但你总也尽不好这个本分。“他整日所思想的事物以及应对各种事物的方式方法来解剖敌基督的邪恶性情”，亲妈和后妈给孩子穿什么衣服，怎么给孩子搭配衣服，这就是各种事物，是吧？亲妈对待这件事的方式方法是真心地去询问答案呢，而后妈是演给人看的，她们对待事物的方式方法不同。

咱尽本分呢，你对待这件事物的方式方法是什么？你是真心想把这件事情做好吗？你是真心想把本分尽好吗？你如果是真心想把这件事做好，你会卡着去做。小凤那天给我演了个什么戏呢？第一天说这个货的时候，微微她们可能就发现小凤的这个货有问题了，想再看看其他家的货。小凤听到后，第二天早晨就想见见我，小凤心里在想什么呢？“我都和人家约定好了，你们又说他家的货不好，让换一家，这多伤面子啊！”（小凤：嗯，有这东西。）她是怕伤面子，那个时候，还没有证实这个货是真的还是假的，她们和小凤一说，小凤心里觉得难受，小凤怕她们把事做成，怕那个声音传到我这儿，或者说怕再选了其他家的货怎么办，小凤觉得她对不住卖货的这个人，所以她来找我，和我说这个事呢。我知道她的意思，那我就顺水推舟，我说：“就是，都和人家搞好价了，说好了，就要他家的就行了。如果质量一样、价钱一样就没必要换，换它干嘛呀！”她听到这句话心里高兴吧？（小凤：高兴。）高兴！也就是这个“种子”就种在她里面了，“弟兄都说了！”她有这个靠山了。她的重点是“我的面子往哪放”，她始终没有说这货究竟好不好，没有买上几家的货去对比对比，看究竟谁家的好，谁家的好就用谁家的，她没有这么做，她完全是为了自己的面子，然后就开始为面子跑断腿、累断腰。她找我的意思是让我站出来给她说句话。因为这个货她们吵得不可开交，我说看看到底是什么产品，我查一查什么牌子。我在网上查了以后，一看最新的货里没有，然后查它所有的品牌里都没有，那时我就提醒她这个货可能是假的。等中午我去了那边，正好微微她们都在，她们正说这个货是什么什么情况。我说：“你说人家的这个货好与不好，你不要光嘴说，你拿出具体的来。你找一个同等规格、同等型号、同等价位的对比对比，你去看一下，考察一下市场，拿回来做个试验，看究竟哪个好，不要光是

嘴说，争执个没完。”那个时候我觉得她们之间正在打架，小凤在打微微，微微也在打小凤。等晚上结果出来了，她们过来跟我说这个事了。刘荣在我面前说微微呢：“微微，我当时就说你了，就你嘴长。”刘荣说这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不让你说你非要说，你不说今天下午还需要出来跑啊？还得考察市场，还得检验这东西好坏。”你看这败坏的人，都已经验出真假了，她还在这嫌微微说这事呢。（SJ：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小凤：这件事在我心里就是觉得不能斗，不能跟人家斗。）你是嘴上说不跟人家斗，但实际上还是得斗！

说这些就是让你看见你整日所思想的事物，你对待这个本分、对待这个货的态度，以及对待这些事物的方式方法来解剖敌基督的性情。人家给你提出说这个货有问题的时候，值得怀疑的时候，你该反思了吧？（嗯。）你该去化验化验，“我究竟怎么选择这货的好坏，我用事实来给他证明这货是真的、是合格的”，你不是用事实来给他证明这个货是合格的，你是来走后门的，“弟兄给我说句话吧，他们欺负我呢”！（卫晋：弟兄，你给我把这事压一下！）你来这儿和我说的时候，我随意去网上一查，就能查出它是假的，对吧？（小凤：嗯。）我费多大劲了？没有！我在网上一搜就出来了，一搜它的品牌、它的宣传单，就看见了这个货就有问题。小凤和卫晋，你们两个人去看这个货的时候，什么资料都没有，什么参数都没有，什么介绍都没有，你们竟然就能定了这个货！小凤和我说的时候，我还没让她们去市场上考察呢，但我一看网上搜索的这个结果，我就大概猜到这个货百分之五十是假的了。所以我去了那边和微微她们说，让她们实际地去考核一下。那时候你们都是为了自己的面子在争，但没有一个人去问问该怎么辨别真假，拿上同款的去对比一下，拿事实来说话。你们完全是在这个擂台上比不出高低了，没办法了，“来，用事实说话吧”，这才去市场上考察的。

“他整日所思想的事物以及应对各种事物的方式方法来解剖敌基督的邪恶性情”，你对这个事情的方式方法是什么？出现这个问题了，

你不是去找问题的根源，你不是去解决这个问题，而是先为自己的肉体利益说话，就像后妈和服装师，成仇人了，这就是你对待这个事情的方式方法。他们找出这个货有问题的时候，小凤和卫晋，你俩的心是最不是滋味的，是最没面子的，是最想反抗的。（小凤：嗯。）你说这个“后妈”的内心的感觉是多么强烈吧，没有自责：“神给了我个本分，我怎么就买了个假货呢？幸亏微微拦住了，如果你们不在这拦住，我不知道得做多大的恶呢！”微微是不是那个服装师？（是。）对微微应该是感谢吧？可是你对服装师的话是什么态度？仇恨、恨恶，看着她就是眼中钉！“一天天不干正事，就是盯着我看！”（卫晋：我当时没这么想。）你没这么想，心思里边少不了这东西。（小凤：我里边有呢。）（卫晋：我那会是咋想的？我那会已经觉得确实是人家说的这样，不对了，自己确实有问题了。）你那时是已经看见事实了，因为人家已经化验出结果了。（卫晋：我那会想的是哪个环节出问题了，也没有查一下这个货的批号。）你什么都没做，就连简单的“我在网页上看看有什么货”都没做。咱买货呢，网页上有十几类的货呢，咱就不能从这里边选择一类？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咱是不是消费者呢？有没有自主选择权呢？人家给你什么就是什么，人家给你两样就是两样，网站里边有几十种你都没有选一种。他家货的介绍你没看，营业执照你没看，质检报告你没看，质量好坏也没有拿出来对比，你说吧，这是几个步骤呢？四、五个步骤，咱是一个步骤都没去做！这就是你对待事物的方式方法。根据你的这个方式方法来解剖敌基督的邪恶性情。现在看见了吧？这就是一个邪恶性情！你对待事物的方式方法是“后妈”，是带着邪恶的！怎么说邪呢？不走正道！

你是个受造之物，你信神，你应该是向着神、为着神，你的活出得能荣耀神、见证神。可咱呢？不是向着神、为着神，不是要尽好咱的本分，见证神的名，而是处处为着自己的虚荣脸面、地位。当自己的虚荣脸面、地位得不着的时候，就要怎么呢？就要撂挑子，就要对抗、叫嚣，不管神家利益，而是想尽一切办法维护自己的虚荣脸面。小凤，你在这个货出现问题的时候，你没有说“我看看这货究竟是真是假，你们对这个货有怀疑，那我得拿出证据来证实它的真假。”你

不是来证实一下这个货没有什么问题，从源头抓起，而是来走后门，“看我这假货能走后门进去吗？”你说你邪恶不邪恶？你不去打假货，而是因着前门进不去了，就来我这儿想让我给你把后门打开，想走后门，所以太邪了！不管货是好是坏，只管把这个货给神家，你说这是不是恶呀？邪恶！还记得神交通说有人给神送礼呢，送什么礼呢？送了个“鸟蛋”。那是鸟蛋还是蛇蛋？还是别的什么蛋呢？他管不管？（不管。）他不管，直接就把“珍贵”的“祭物”献上了，“你吃吧！”那你呢？这个货不管它的真假，直接献上。献不上了就干什么呀？“弟兄，走走后门吧！”你还想试探试探我，看我负不负责任，想把我拉下水，给我来了个试探。幸亏我没有上了这个当，我要一时马虎大意就上当了！中午小凤和我说完，我要是不去网上查一查，我也没怀疑，就上当了！人家卫晋都和卖家说好了，我要对卫晋有个信任，而且卫晋是专门打假的，我还怕什么？不用担心，有卫晋在，谁敢捉弄卫晋这个专门打假的呢！而且卫晋也是长大的人了，也是经历了风雨走过来的人。（SJ：我就是这么考虑的呀！所以才气得说“你耍我呀”！）神给卫晋摆设了那么多环境，他是从风雨之中走过来的，不再是小孩子了，是将军了，他应该是可以独当一面的，不应该让我怀疑，所以我没有去怀疑这些。只是小凤说了这个问题以后我随手查了一下网页，发现就是有问题。但当时我也没有把它看成是个假的，我只是怀疑，百分之五十是假的。因着我对卫晋是一个信赖、信任，所以我是在信任的程度上说它百分之五十是假的。中午她们再去问我的时候，我说你们去市场查一查。我那时候还没有确定它就是假的，我只是有百分之五十的怀疑。我要怎么呢？我要考核到最佳果效，这个货是不是最佳的？是不是买上最好的了？我要给神家性价比最高的，我只考虑神家利益是不是得着益处了，我不考虑谁的虚荣脸面。可是我差点上了当！我在这件事情上稍微小心了一下，我要是大意一下，“就这个吧”，这一下是不是闯下了塌天大祸了？我要不说查，我要不说去找，刘荣去找吗？微微去找吗？刘荣在那还发怨言呢，“微微嘴可长呢！非得说……”，你说我听着这个话，我难受不难受啊？这就是咱对待事物的方式方法，根据这个来解剖，“呀，这敌基督性情真是邪恶”。咱今天走的是什么道路？走的是敌基督道路。什么是敌基督？与基督为敌，与神的作工为敌就是敌基督！神是让你去荣耀神、见证神呢，让你高举神呢，咱高举的是谁？咱高举的是自己的名，咱的活

出是羞辱神的！咱是做了撒但的差役！试探神的尊严！所以说咱是敌基督的性情——邪恶！

“同时从敌基督思想里所存在的这些东西来解剖他所流露的”，刚才咱解剖的这个过程是不是就是从你的思想里解剖你所流露出来的？（嗯。）“还有他在各种思想支配之下所做的各种事情的性质与性情实质。”各种事情的性质，SJ说“你耍我呢？”这是不是一个事情的性质？（嗯。）虽然话不好听，但这是事实。就像神对那个做视频的人说：“你是逗我呢？还是考验我的记性呢？”他肯定不是那个存心，但是他实际做出来的就是这样的事，做出来的就是耍人，这就是事情的性质。就像小凤来找我走后门，从外表看，事情的性质是要走后门，想从我这找个后门来把假货给到神家。我呢，没有“成全”了她，这是事情的性质。性情的实质呢？你想拆毁神家，打岔、搅扰、拆毁，想羞辱神的名！神就是怕人产生误解，而咱所做的是专让弟兄姊妹产生误解！不管你做什么事情，咱一做出来就代表神家，而咱所做的这个事情就是给神脸上抹黑，那咱不是见证神，而是羞辱神的名，这就是咱的性情就是敌基督的性情。在神的经营计划当中搞着个人的经营，神是用话语来掌管、控制人，可是你想用什么掌管人？你想用人际关系来掌管，想用虚荣脸面、地位来掌管。你根本不是根据神话看事，不是根据神话做事，所以说这就是流露出来一个性情的实质。咱性情的实质就不是为着神，不是向着神，完全是“陈世美”！你从哪里来的你都不知道，你该为谁说话，你也不知道。你为了自己的脸面、地位竟然能够站在骗子一边说话、做事，这就是敌基督性情！

保罗二世（三）

“刚才举了一些事例”，咱就不用举一些事例了，咱是经历了一些事例。“在这些事例当中，你们有没有看见有这些行为、有这些性情

流露的人中有人性比较好的？有这些流露、表现的人，他们的人性品质里具不具备诚实、善良、单纯、真诚、正直等等这些品质？”咱有没有诚实？（没有。）诚实：一就是一，二就是二。SJ说：“你耍了我了呀！”如果是一个诚实人听到这话，他会怎么想？“神说：‘我民应时时防备撒但的诡计，为我把守我家中之门……’（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发声·第三篇》）而我却是引狼入室！这是不是耍了神家、耍了SJ了？”这是不是诚实人的所思所想啊？诚实人想的是：“就是啊，我这尽的是啥本分呢？SJ说的话虽然听着扎心、难受，可是这就是我做的事情，我还往哪推卸责任呢！”咱能不能尊重事实呢？小凤，你能不能有个诚实？能不能尊重事实？人家试验的结果都已经出来了，证明这个货就是假的，你还要和小林在那争执呢，这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呢！颠倒黑白、扭曲事实、强行灌输！硬要把黑的说成白的，这就是不具备诚实的品质。善良呢？善，什么是善？对待别人有包容、忍耐、理解，这是不是善的表现？（嗯。）可咱做出来的是什么？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我问我孩子听话不听话，他心里想的是“我就不说，你要是再打我，我就往裤子里拉、就往裤子里尿！”这样的表现善良不善良？（卫晋：不善良。）咱在神家尽本分呢，别人说咱尽的本分不合格，“我就是这样，你要说我，我就不干了。你让不让我干？让我干我就是这样干，你们不要说我！你要是说我，我就是拉，我就是尿！”这就是不善良。你看神摆设得好啊！我家孩子也得为神作工献上一份，没有他这个例子，人还不太清楚这方面，用这个例子让咱更能看见，咱自己是如此的不可造化，如此的刁蛮！这算刁蛮吧？（嗯。）如此的刁蛮！

“诚实、善良、单纯”，咱单不单纯？（小凤：不单纯。）今天我算是看见了，小凤是一点都不单纯呀！有自己的图谋，在我面前走后门是面不改色。我都已经给她说出来了，网上搜出来的这些货就没有他家这款的，这是不是个骗子，他的这个货是不是假的？我都已经给你指出来了，你都没有去市场上核实，而是被动地等。如果微微她们没有查出来这个是假货，这个事情你就做成了。你是盼她们不要去查，你不查，你也不想让她们去查，这是不是你心里所想的？（小

凤：也有吧。）（SJ：小凤整天想着微微搅和得我就做不成这件事！）微微搅和得我连恶也作不成，搅和得我打岔搅扰都作不成，你说这个微微……（小凤：这个微微，人家给你交代了，你不配合，别人一配合你就找茬，里边就有这个东西。所以就想着“这回我不问你微微了，我要找弟兄去”，就跑弟兄那去走后门了。）“他们的人性品质里具不具备诚实、善良、单纯、真诚、正直等等这些品质？”咱里边不具备这些东西。从这里能看到，在神那边看真正的人应该具备什么品质？诚实、善良、单纯、真诚、正直。从这里再看，SJ的表现和你的表现有什么区别呀？SJ看见什么她就能直接给你说出来，这是不是单纯、诚实呢？这里边有没有善良？（有。）善良，不能给神家带来一点问题，有一点祸患都不行。正直，那就更不用说了！

“很明显，不具备这些。相反，这些人的人性品质是阴险毒辣，撒谎成性，自私卑鄙，少廉寡耻，这些人性品质特征是相当的明显。”阴险不阴险？（阴险。）怎么个阴险法？阴！耍阴的！小凤，你太阴险了啊！你说我交代给你一个本分，结果你买了假货，你还不承担责任，反过来还要把责任推在我身上。“弟兄，我谁也不问，我就问你，你说吧。我把我这张老脸放在你面前，让你给我走个后门，我都跟卖家说好了，你给不给我脸面？”我想着人都不容易，如果我不给小凤留个脸面，小凤要是真疯了，到时候她就真成了你们说的“疯子”了。你看她苦巴巴的，微微打得她连个活路都没有，像个孤儿一样来找我了，你说我能不给她点“待遇”？得给她说说话吧。小凤，可是你呢？你是在背后捅我刀子。我可以给你做后盾呀，你给我拿个好货呗！你检验一下这个货到底是真是假，你把这个证件给我看一下，那我可以给你做这个主，我可以把微微给你打倒。可是你呢？拿上假货还要来走后门，还是要卖给我，最后还不担责任，太阴险了吧？这是几招？说说。（小凤：走后门、拿假货……）还利用我走后门，还要把假货卖给我，最后还不担责任，你太聪明了呀！（SJ：这样挖一挖实质是不是“耍”呢？）（小凤：嗯。它就是自然地就流露出来了。）真阴险呀！竟然在我背后给我捅刀子呀！阴险、毒辣！怎么毒辣呢？你是信神、跟随神呢！现在也相当于是你跟着我，我带着你信神呢，

可是你做的是什么事啊？你还要玩弄我，最后还要把“假货”给了我，你说你毒辣不毒辣？你这样做最后还会造成什么？我带领弟兄姊妹是要解决他们对神的误解，反过来你还要怎么呢？让我给你打开后门，让弟兄姊妹都对神产生误解。你想带领着“众天使”起来反抗！还要让我给你个“尚方宝剑”，还要让我给你个权柄，“天使长”来了！咱本来就是一个受造之物，反过来还要造反！邪恶、恶毒！

卫晋，你恶毒不恶毒？你邪恶不邪恶？（卫晋：恶毒，我怎么对不上呢？）你说那个后妈恶毒不恶毒？（卫晋：恶毒。）她对孩子好，本来就不是真为了这个孩子，她是为了自己的名誉，但她要说成是为了孩子。当别人给她提意见的时候，她把别人当成了仇人。就像SJ把本分交给你的时候，你没有用心去做，当产生严重后果的时候，SJ问你的时候，你没有“亲妈”的表现，你没有自责、难过、悔改，“呀，我怎么是这人呢！”反过来是“你怎么能说我呢？”你不考虑神家利益、不维护神家利益，也不考虑自己的生命，只考虑你的脸面、地位，反过来还抓起一把尘土扬在神的脸上，还要背叛、还要叫嚣！这是几方面了？有背叛、有欺骗，还打着信神的旗号说是尽本分呢，咱是在尽本分吗？咱是在拆毁！拆毁了还不能让别人说出来，还得让人高看，还得要脸。吃着神的、喝着神的，咱做的却是拆毁神经营的事！就是刚才说小凤的那些话，她这样做会让弟兄姊妹对神产生误解。弟兄姊妹对神产生误解，咱竟然看不到危险，不觉得害怕。不觉得害怕也就是没有知觉。咱要把假货拿给弟兄姊妹，幸亏这件事没做成，如果这件事情一旦做成，弟兄姊妹都用上这个假货，到时候咱得坑害多少弟兄姊妹？咱把弟兄姊妹坑害了，把神的名也毁了！神是让咱维护神的名胜过自己的性命！咱反过来是维护自己的名胜过了自己的性命！毒辣不毒辣？（毒辣。）咱是个受造之物，应该是把荣耀归给神的，而咱总要争夺神的名、争夺神的荣耀。咱作为受造之物应该顺服神的主宰安排，咱就不用说“倒栽柳”了，就今天临到这个符合事实的话，你能不能接受呢？你难以接受！那“倒栽柳”就更难了！把你当玩物耍你更难接受了！这还能当玩物耍呀？今天是事实摆在这儿了，SJ说“你是耍我了”，你连这一句话都接受不了，那神要把你当玩

物耍，你还能接受得了呀？就这你还要讲理呢，更不用说把你当玩物耍了。这是不是能看见咱里边的毒辣了？（嗯。）“阴险毒辣，撒谎成性”，刚才卫晋说什么了？“这些我一贯都考虑了呀！我就是没有怎么怎么……”，可是仔细去看，咱只是一关没过吗？是不是好几关都没过？这是不是撒谎成性？（是。）你就没尽上忠心！“自私卑鄙，少廉寡耻”，这些就不用说了吧？（嗯。）“这些人性品质特征是相当的明显。”经过这件事把咱的人性品质特征都显明出来了，是不是相当明显呢？（嗯。）相当明显！

“可以准确地说，思想里整天想的都是这些事的人，在这些思想支配之下产生各种行为的这些人，人性品质是特别的差，都是人性极差的人。”你流露出来的、表现出来的是不是就是你整日所思想的这些东西呢？（是。）就是神说的，你整日所思想的都是恶。你是个受造之物，你应该处处想着神、念着神、为着神。因为你是信神的人，你要是不信神的人，就不说了。今天神给了你这个托付，你占着这个位置可你却不作这个作工，还跑外道，还做了撒但的差役、帮凶，形成了拆毁，让人对神产生了误解！“在这些思想支配之下产生各种行为的这些人，人性品质是特别的差，都是人性极差的人。”这是神话对咱的审判刑罚，看到咱的人品了吧？正好能结合这段时间神交通的《什么是追求真理》，外表好行为不代表你追求真理，外表好行为不代表你有好人性。衡量一个人人性的好坏，是根据神话看事，根据神怎么说的来看。“人性品质是特别的差，都是人性极差的人。差到什么程度了呢？没有良心，没有人格，更没有正常的理性。”咱有没有良心？（小凤：没良心。）这个良心从哪来说呀？这个良心有个底线，衡量人有没有良心的最低底线是你最起码得知道你是从哪儿来的。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是从哪来的，那这个人肯定是没良心的人。不管他信神不信神，他肯定得知道他是从哪来的。不信神的人，他是从哪来的？（SJ：从父母来的。）他是从他妈肚子里爬出来的，是他妈生的。也就是说，衡量这个人有没有良心，第一个就是看他对父母的态度。如果他对他父母的态度不好，他在外边表现得再好，人都会说：“这个人根本没良心，他连生他养他的父母都不认，他就是个陈世美！”陈世美

是一个典型的没良心的人，是吧？（嗯。）作为一个人，你最起码得知道你是从哪来的。一个信神的人是从哪来的呢？从神来的。不信的人知道他是从父母来的，他要孝顺父母。那你信神，你得知道你是从神来的，那你就得忠于神，你就应该为神献上。

世上人还知道得为父母做点什么，那信神的人也应该为神做点什么，这是不是有点良心了？（嗯。）可是咱信神，咱为神做了点什么呢？咱没有为神献上一根毫毛，咱要想为神做点什么，得怎么呢？总得做一个不赔本的买卖。“我可以为神做点什么，但我得得着益处，我得有个地位、得有个名誉、得有个冠冕，得得着人的赞赏，我才能为神做点什么，要得不着这些，我就不做。”完全是种交易，是种欺骗，有没有良心啊？谈不到良心。如果有良心的话，他就不会有这个搞交易的前提条件。神说：“所谓的‘爱’是指纯真无暇的感情，用心来爱，用心去感觉、去体贴；‘爱’里没有条件，没有隔阂，没有距离；‘爱’里没有猜疑，没有欺骗，没有狡诈；‘爱’里没有交易，没有任何掺杂。”（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这才叫纯真无瑕的爱呢！咱的这种爱是种欺骗、假的！信神不爱神枉活一世，信神就得爱神，可咱这爱里边完全是种欺骗，一点爱的成分都没有，一点良心都没有，咱是为了混个不死的结局才来信神的。你并不是真正为了还报神爱，或者说并不是为了尽一个受造之物该尽的功用而做的。“没有良心，没有人格，更没有正常的理性。”什么是人格呢？怎么看这个人格呢？简单来看，世上的人常说德高望重，德高望重的人是不是就是有人格的人呢？人家那个有人格的人说一不二，人家说什么就能做什么。如果哪个人找他办事，中间的介绍人会说：“那个人只要他给你承接下事情，肯定能给你做到，人家说出来绝对能够做到。”人家有那个人格在那放着呢！“那个人油嘴滑舌的，是个骗子，你听他的？他一天净胡吹！”那这个人就没人格，不值得人尊重！你要想有人格，首先你得有诚信，如果你不讲诚信，那就不存在有人格，你不配、不值得人尊重！咱今天有没有人格？（没有。）你自己说的话你做不到，你自己说你要尽心、尽力、尽意尽好本分呢，要为神献上呢，你献上什么了？什么也献不上！为神做什么了？骗神了！

咱在神面前就是个骗子！如果真为神献上的话，做这些事就不会出现这些差错。即使是出差错了，别人说你什么了，你也不会消极，不会背叛，而是怎么呢？而是指责自己、恨恶自己。“没有良心，没有人格，更没有正常的理性。”正常的理性是什么？良心、理智。咱没有良心、没有理智。什么理智呢？你最起码得真正知道你是从哪儿来的，不要和世上的人一样只知道自己是父母生的。他不信神，他就没有这个理性，就不知道人的总根源在哪儿。你今天信神了，神要唤醒你的良心、理智，你要知道你是从哪里来的。你之所以能活在这个世上，是神的主宰安排，你的生命来源于神，是神手托着你，是神的生命力支撑着你活在这个世上，所以咱得有这个理性。

“这几样东西都没有，能不能说这一类人是人呢？可以确切地说，不具备这些人性品质的人不是人，只不过是披着一个有人模样的外衣而已。”说到人了，那什么是人呢？人的定义是什么？卫晋，在你的理解中，人的定义是什么？（卫晋：能荣耀神、能彰显神、能活出神话。）陆山，你呢？（陆山：说到得做到。）人的定义，怎么是说到做到呢？说到做到那是诚信。人的定义，人是从哪儿来的？人是神造的，是吧？神造人的目的意义，是不是就是人的定义？（陆山：彰显神、荣耀神。）神造人是让人彰显神、荣耀神。能够彰显神、荣耀神的人才配称为人！神造人的时候还说了一句什么话呀？神说：“当神从他的睡榻之上起来的时候，神便有了第一个意念：创造一个活人，一个活生生的人，与他生活在一起，做他的伴侣，陪伴他左右；这个活人能够听他说话，听他倾诉，也能够与他对话。”（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　三》）人和其他动物有什么区别？人是能够听神倾诉的对象，动物是不能的。在神看什么是真正的人？能够彰显神、荣耀神，是神倾诉的对象，能够听懂神的声音，这才配称为人，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人，这也就是人的一个定义。因为神造人的时候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是吧？就是说，神是什么样，神造的人就是什么样，这就是神的性情，让你彰显神、荣耀神，能够听神倾诉，这样一个人才算是人！如果达不到这个他就不配称为人！咱今天哪块儿能达到呀？你的活出彰显的是什么呀？（撒但。）你是彰显

撒但的，你活出的是撒但样，所以说你不配称为人！你能听神的倾诉吗？不用说听神的倾诉了，就是SJ说了一句“你耍我呀！”你就准备回家了，还听神倾诉呢！神作的是什么工作？神作的是审判刑罚的工作。神说人是畜生，人能不能接受呀？人接受不了！神说什么？虽然话难听，但这是实情，你能听神倾诉这才是个人。咱得知道人的定义，一说人你就得意识到，作为人应该怎么呢？活出得能见证神、荣耀神，能听神的倾诉，这才配称为一个人！

“可以确切地说，不具备这些人性品质的人不是人，只不过是披着一个有人模样的外衣而已。”神给咱交通过了，不信神的人都是与畜生循环投胎，你这一辈子做好人了下次投胎还当人，你这一辈子做不好人下次投胎就当畜生。也有可能你上一辈子就是个畜生！所以说在座的哪个人，有可能就是牛头马面的人，是吧？（嗯。）实质就不是人！咱衡量人，就根据他的活出来看他的实质，根据实质来定他是人还是畜生，还是魔鬼。“有些人说：‘是不是披着羊皮的狼啊？’这只不过是个比喻。披着羊皮的狼是什么东西？实质就是狼。狼跟魔鬼、敌基督在实质上有没有区别？狼捕猎，吃牛、吃羊那不是贪婪，而是神命定的天性。”你看着狼吃牛、吃羊可恨，看着它可怕，但那是神给它命定的生存法则，是吧？（嗯。）它吃饱了以后还吃不吃？不吃了，狼不贪婪。人呢？（人贪婪。）人的贪婪从哪些地方能看出来？人贪婪到什么程度呢？什么好处也想得，这就是人贪婪的一个大的表现。神来拯救人了，他想存活下来，他想存活下来就得尽本分，他尽本分了，但他还想挣钱。神作的是审判刑罚的工作,审判人的罪、刑罚人的悖逆，可是他还想要脸面，还想要地位，还想与神争夺名誉，什么好处也想得。就像那个后妈，她既想得着一个“亲妈”的名誉，还不想付出“亲妈”的代价，还留着一个后妈的诡计。（卫晋：既想当婊子还想立牌坊。）这就是吊死鬼擦胭粉——死不要脸！你说那个后妈是不是吊死鬼擦胭粉——死不要脸？（是。）刚才说了人的一个贪婪，什么好处也想得，这就是咱和狼的一个区别，咱不配称为狼！

“但狼有一点是敌基督这类人不具备的，狼如果有人收养它，把它养大，或者曾经救过它的命，狼永远不会伤害他，还知道报恩。”我小时候我姥姥常给我讲故事，说有个人特别胆大，他半夜听到狼在外边“嗷嗷”地叫呢，然后他就把灯打开和狼说：“你想干什么呢？”刚说完一会，狼从窗户上伸进来一只爪子，那时候还都是纸糊的窗户，他看见狼爪子上扎了根刺，他就给狼把刺拔了。这个狼也通灵，知道这家人胆大不胆大，敢不敢做这事，就把狼爪子伸进纸窗户，让人给它拔刺。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在院子里发现有根羊腿，这是狼给他叼的羊腿。狼为什么给他羊腿呢？因为狼自己拔不了刺难受呢，这个人给它把刺拔了，救了它，所以它就能给这个人叼羊腿，它就知道报恩。这是我听我姥姥给我讲的，咱看视频也能看到，是吧？与狼共舞，然后再有神话印证。神给咱交通得特别详细：“狼如果有人收养它，把它养大，或者曾经救过它的命，狼永远不会伤害他，还知道报恩。”狼还知道报恩！咱今天是怎么走过来的？教会建造到国度建造这个过渡时期，你处在什么地步呢？无底深坑，伸手不见五指啊！这是不是你最痛苦的时候？（嗯。）人最痛苦的是什么？最痛苦的就是前方无路，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如果是个不信派，人家干脆就回归世界挣钱去了，他还痛苦不痛苦？（陆山：不痛苦。）人家不痛苦。痛苦的是什么人？想信还又找不见路的人。教会里边的人弃绝了你、隔离了你、开除了你，然后你还又不敢离开神，离开神怕遭到惩罚，在神家又在不得，前方无路可走，而且你对你所作的是不是恶也不知道。你是否还有蒙拯救的机会，你是否还能活下来，是否将要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你一概不知，内心恐慌不已。你是不是在黑暗之地哀哭切齿呢？（嗯。）在这个时候咱们相逢了，是吧？相逢的时候我给你拨开了云雾，让你看见了前边该走的路，重新点燃了你心中扑灭的灯火，让你重新有了活着的希望，而且充满了信心，这是不是活了？我是不是救了你一条命？（嗯。）我不但救了你的命，我还给你把异象打开了，把你以前走的这个路，还有将要走的路，还有把你不解的一些人、事、物都告诉你，把灵界实情都告诉你，把你的难处、想不通的都解开了。使你轻松上阵，救活了你，救了你的命。我不单是救了你吧？我还收留了你，国度建造成了一个团体，弟兄姊妹之间有了互相帮助、互相扶持，有了共同的生活，还供应着你的生活所需，还供应

着你灵里边的生命所需。也就是说，不仅救了你的命，还收养了你，不仅收养了你，还把你养大。

你看卫晋比以前长大了没有？（SJ：长大了。）收养了你，救了你的命，把你养大，你拿什么还报神呢？你拿什么还报我呢？今天你做了这么一件事，该不该受修理对付？就不用说惩罚了，按神的性情，惩罚你都应该，是吧？今天临到你的仅是个话语，仅是个指责的话语，还不是定罪、咒诅的话语，还没有说“你这个畜生”呢！还没有定你的归宿呢！只是说“你耍我呢”，仅仅是说了一句不好听的话语而已，你听到这句话要干什么呀？回家呀，不干了，背叛呀！你说有良心没良心？（没良心。）没良心，狼都不如！让你尽个本分，你是在尽本分中应付糊弄。应付糊弄以后，知道咱有问题，悔改就行了，而你没有悔改还强烈地为自己辩解、表白，这就是咱没良心，都不如个狼！“狼如果有人收养它，把它养大，或者曾经救过它的命，狼永远不会伤害他，还知道报恩。”可是人呢？因着败坏性情，即使有人救了你的命，即使说供应着你，即使把你养大成人，但你随时有可能会背叛，随时都能反咬一口。卫晋的表现算不算反咬一口啊？（算。）就像农夫与蛇一样。今天你要是真回去、退去，你说SJ心里面难不难熬？这‘咬’得不轻呀！SJ在那边怎么说呀？“这下我在神面前交不了账了呀！”

“但是敌基督这一类人享受着神的恩典，享受着神的带领，享受着神话语的供应，却处处算计神”，咱是不是算计神呢？“处处与神为敌、与神对抗”，这个咱就不用说了吧？能对号吧？（嗯。）“神作什么事他都不能顺服也不能阿们，就要唱反调。那说敌基督这一类人是披着羊皮的狼，这话合不合适？这个比喻准不准确？（不准确。）以前在宗教里的时候，说谁是敌基督、谁是恶人，那就是披着羊皮的狼，这只不过是人在不明白真理，不明白各类人人性实质、性情的情况下打的一个比方，但真理讲到这个程度，再打这个比方就不太贴切了。”现在咱成了什么了？（魔鬼。）为什么说成是魔鬼呀？是因为神

作工拔高了。还记得咱在逐步拔高的过程中用过哪些词呀？咱走上这条路，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最后怎么成了魔鬼的？刚开始揭露解剖咱是个败类，是吧？败类后来是蛆虫、粪土、大盗、强盗、骗子……这些卫晋都尝试过了，今天又成什么了？（魔鬼。）魔鬼！卫晋快到无底深坑了吧？（卫晋：就是快了。那次你说拉东西的这些人都是一群败类的时候，我听了以后浑身软的，往床上一躺，“呀，我信神信成了个败类！”我就熬得爬不起床了。端着饭跑到餐厅，餐厅又跑到厨房，就吃不下去饭，消极了两天。当时还是SJ过去和我谈，我才转过来，要不那一次就趴下了。）等你什么时候走到地狱之子了，信神就正式开始了！信神难不难？所以必须把你打到火湖里边，让你把这些杂质都熬完，焚烧尽净，这样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魔鬼就是魔鬼，敌基督就等同魔鬼，他都不配与神造的万物生灵相提并论。神所造的万物，比如狼等等一些食肉动物，它对神有没有抵挡？有没有悖逆？它会不会与神叫嚣、对抗？”抵挡、悖逆、叫嚣、对抗这些咱都做了，是吧？（嗯。）“神说一句话它会不会背后论断、定罪、攻击啊？它不会，它不做这事，它就是按照神给它命定好的本能、生存环境去生活，神造它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它不伪装。而敌基督就不同了，他专门针对正面事物、真理做事。”咱把咱所做的一切，把这些画面，转化成亲妈和后妈的这个画面的时候，你就好理解这个邪恶了，好理解这个“专门针对正面事物”了。这里主要有个什么？“神造它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它不伪装”，关键是它不伪装，亲妈她不伪装。后妈呢？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伪装，她所做的都是背后见不了人的，阴险毒辣！卫晋看了这个心里怎么想的？什么感受？（卫晋：我成魔鬼、敌基督了。）看到自己成了魔鬼、敌基督了，心里是什么感受？（卫晋：不好受，以往这话对不上。）比起你刚进来门的时候，哪个好受一些？各是什么味道？刚进来临到修理对付的时候，你说不干了，那时候什么味道？（卫晋：怎么说呢，刚开始是撒泼打滚。以往看这话，怎么就对不上呢？就感觉邪恶、恶毒对不上，魔鬼也对不上，我还能是个魔鬼？这会儿是服下来了，觉得这话是事实，这样一揭露，就是魔鬼，就是敌基督。自己的流露，自己的性情……

说不上来了，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反正不是个滋味。（卫晋：嗯，不是个滋味，不知道是怎么了，你说让我具体形容我这会儿有啥想法，我也形容不了。反正就是感觉以往对不上号，现在看这个话就感觉还真是不如狼呢！）咱现在就是要把下边所有的人都打成魔鬼！所有人的所作所为都脱离不了神话，他现在肯定是魔鬼样，每个人都和魔鬼去对号。当人都能看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就是个魔鬼样的时候，是不是就接近地狱之子了？那时候就好作了！

（SJ：那会我说你耍了我的时候，是看到你小卫这件事情的实质、达到的果效就是耍了我们了。但是我只是给了你一个结果，没有把里边细节解剖开。今天弟兄给你再一谈，比那天说你耍了我们的这个话厉害吗？厉害吧！就不光是耍了，而是纯属魔鬼、敌基督的表现。结合神交通的《什么是追求真理》，就是你的撇弃，你的花费，你的搞交易，这些都是外表行为，不是真正的追求真理。你为什么那些火呢？火的根源就是没有得着赏，“我天天没白天没黑夜的，做了这么多，花费了这么多，你还说我的不好，还让我这么做？我这么做图了啥？为了啥？”还干吗？不行了，不干了！所以就你这个表现，我就看见你走的这个路就是我之前走的那个路。我是保罗一世，你是保罗二世。神现在交通什么是追求真理，就是告诉咱撇弃花费都不是性情变化。干个活儿、出个力，这就和性情变化不挂钩。什么是性情变化呢？经历神话语的审判刑罚、揭露解剖，对自己所作的恶有真实的认识，最后产生了悔改，这才叫性情变化。如果你真的看见了自己是怎么阴险的，怎么毒辣的，看见自己的存心就不是为了尽本分，这是不是就看见了你与神之间的真实关系了？你与神之间就是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没有一点利益关系你还干不干了？这是不是就显明了？当你真认识到这些的时候，你才能看见在神那儿，神是这么看你的，你才能恨恶自己。当你站在个人的角度来看，就感觉没啥，当你站在神一边来看的时候，你就看见自己是魔鬼了，这就该死了，这就不能活！当你看见自己就是一个地狱之子的时候，我愿意改变，我愿意重新改变，重新做一个人，不再做地狱之子了，不做魔鬼了，这是不是一个新的变化？这样的变化才是性情变化。）

553　你认识彼得与保罗所走的路吗

1　虽然你没打算走保罗的路，但你的本性就这么支配的，你也是身不由己是身不由己正是这么往前走的，虽然你心里愿意愿意走彼得的路，但你不清楚彼得的路到底怎么走，你不知不觉走的还是保罗的路，事实就是这么回事。你们现在到底该怎么走彼得的路？你如果对彼得和保罗的路分不清或根本不认识，你再说走彼得的路也是空话。

2　你得在心里先分清楚彼得与保罗的路是怎么回事是怎么回事。你真认识到彼得的路是生命的路，是唯一达到被成全的路，你才能知道并掌握走彼得的路该具备的真理与具体走法具体走法，你如果不认识彼得的路，你走的肯定是保罗的路，因为你没有别的路可走，别无选择。没有真理再没有心志不容易走上彼得的路，没有真理没心志不容易走彼得的路。

3　可以说，今天神将蒙拯救的路、被成全的路显明给你们，这是神的恩待，是神的高抬，是神在带领你们走彼得这条路，如果没有神的开启引导，谁也走不上彼得的路，都只能走保罗的路，步保罗的后尘导致沉沦。保罗走他的路当时并不觉得错，还满以为正确，他没有真理更没有性情的变化，太相信自己了，他认为这样走没丝毫差错，满有信心把握走下去，到最终他也没有幡然醒悟，还以为他活着是基督。就这样一直走到最终，到最终受惩罚的时候一切都晚了。

4　保罗的路里没有认识自己，更没有性情变化的追求，他从来没有解剖过自己的本性，根本不知自己是什么东西，他只知道他是逼迫逼迫耶稣的罪魁祸首，他对自己的本性丝毫没认识丝毫没有认识，作完工之后觉得他是基督该领奖赏了，保罗的作工是为神效了一步力，就他个人来说，虽然他得一些圣灵启示，但他根本没有真理、生命，他没有蒙神拯救反而受神惩罚。

5　为什么说彼得的路是被成全的路？因他的实行是特别注重生命，注重认识自己，注重追求认识神，注重认识自己、追求认识神，他在经历神的作工中对自己有了认识，对人败坏情形也有了认识，他知道自己的缺少，他知道人该追求什么追求什么最有价值，他能真心爱神，知道怎样还报神，他得着一些真理，具备了神所要求的实际，具备了神所要求的实际，他从神话里明白明白这么多真理，使他的路越走越光明，越来越合神心意。

——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怎样走彼得的路》

背叛就是以死相逼（一）

咱现在就处于一种危险时期，就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情。在这个时候大红龙给你打个电话，你害怕不害怕？害怕，是吧？（嗯。）你害怕的同时寻求神了没有？这环境是神给你摆设的，是吧？（嗯。）当神给你摆设了环境以后，神是不是更要看你的态度呢？你看见了神摆设的环境是害怕，那你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后边有追兵，前边是红海，怕不怕？没有退路！前边是红海，进去就

是死，后面是追兵，不进红海也是死，不是让淹死，就是让追兵杀死，所以以色列人才说什么呀？神把我们带到了死亡之地。每一次试炼临到，是不是都有一批人要发怨言呢？（嗯。）神是不是就是要看他的态度、观点呢？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去迦南美地呢，派出的十二个探子探回来两个信息，一个是说“神把我们带到了死亡之地”，一个是说“神把我们带到了迦南美地”。神就专门摆设环境看你的态度、观点，这就是扬场的一场风。你的信在哪儿呢？你相信神的主宰吗？你相信神是万物的主宰者吗？你相信神的主宰，能不能怕到一种程度呢？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咱是该灵巧？还是该顺服呢？基督在地上，有时候一夜都睡不了安稳觉，从这儿跑到那儿，那神作工受这个辖制了吗？（没有。）没有受这个辖制。所以说该怎么应对怎么应对，咱不能活在这个情形里边。你活在这个情形里边的表现是什么？对神没有信，不相信神的主宰，不相信神的权柄，没有交托给神，不敢交托给神。你今天既然信神，神就是看你有没有顺服的态度、观点。今天临到环境了，危险了，该注重的注重，该注意的注意，该做的事就是你该做的，该配合的配合，咱不去人为地制造环境。可如果环境真临到了呢？能逃避吗？不能逃避，要敢于面对、敢于担当。也就是说临到这个危险环境，咱想办法，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但本分上该怎么做还得怎么做。如果该配合的你配合上去了，该处理的处理了，但这个事情还是出现了，这是什么？命中注定，神就是要你站这个见证呢。咱今天信神就是寻求神的心意呢，那这个时候，神让人干什么？神就是看你的态度。什么态度呢？环境来了，你看到有环境了，咱该躲的躲，该注意注意，该做的做，但你不能惊慌失措，你得沉着稳重。

怎么就沉着稳重了？惊慌失措、沉着稳重具体的表现是什么？约伯临死时是满足而死，是吧？（嗯。）他慌不慌？（不慌，坦然面对。）坦然面对，满足而死。彼得呢？顺服至死。神摆设什么环境，要交托给神，不管神今天作什么工作，咱不应该惊慌失措，应该寻求、揣摩，应该沉着稳重，这是不是咱该有的态度？如果你的态度、观点表现出来的就没有信，你不相信神，那你相信的是谁？一看这环

境来了，大红龙打过来电话了，你就惊慌失措，这证明你信的是谁？（大红龙。）你信的是大红龙。没有神的允许，它连地上一只蚂蚁都动不了，你相信这话吗？（不相信。）此人勿动你承认吗？（不承认。）咱跟随神、信神，却不承认神的主宰，却不敢交托给神。那你还是跟随神的人吗？你不是信神的，不是跟随神的。神就看你的这个态度呢，你不承认神的主宰。今天就是发生了这个事情了，人家不是打电话了，而是直接到你家把你抓了，你怎么办呀？强盗把约伯抢了，约伯的态度是什么？神的名是该称颂的，那是神作的，没有神的允许地上的蚂蚁都动不了，咱得有这样的信。

再过来就是寻求神的心意，为什么能临到这个环境？胆怯的人不能进国度，神要拣选人，是不是要兴起一场风来扬场？得检验哪些人是信他的，哪些人是不信的。同时神要让你站个见证，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神来在地上没有枕头之地，让你去体验一下、感受一下。你体验一下、感受一下，你才能对神有认识，对神的爱有认识，你才能对神有爱。你看神为人做了什么，神为人做的不仅仅是说了一句话，让你亲自体验一下。每天受着抓捕、追捕，没有一个安定的家，你感受到这个是不是增加了对大红龙的恨恶？对神增加了一些认识，增加了爱？是让你看见神的可爱，不是让你看见了以后，逃跑、逃避、躲藏、逃命，这是不是背叛？（嗯。）陶虹，我说你的那种表现是神经兮兮，这是什么话？这是不是一个审判的话？可咱对审判的话是什么态度？寻求了没有？“为什么说我神经兮兮？”那天交通了耶稣钉十字架，你揣摩神的心意了没有？耶稣来就是作这个工作的，你说万万不能临到你，这就成了拦阻神的工作。从这里面不是去揣摩、认识，看到自己没有信、没有交托，而是用自己的眼光去看，活在撒但的权下，活在大红龙权下。你把大红龙看得那么全能，它想要做什么就能做成什么吗？瘟疫为什么会四起？咱已经看见神所作的了。在经历之中定真神，咱在那边经历的事还看不出来？村里的那个恶霸想把咱送进监，能去了吗？一切手续都办好了，第二天去了人家说监狱里人满了放不下了，谁能想到？就和彼得一样，坐监了，第二天就要杀他呢，半夜就让他从监里出来了，你说今天是不是让你看见

了？是不是神向你显现呢？经历之中定真神，每一次经历，你都有看见、认识，把荣耀归给神，这是神作的，不是碰巧。如果是碰巧的话，那现在呢？现在又有瘟疫，还能坐监吗？人家不让你去了。年前是住满了，年后倒想把咱送进去呢，可是年后咱正忙呢，一去住上十五天，什么事情都误了，你看现在工作这么多，哪还有时间，一天都不能错过，这十五天能去耽误？不行。所以马上瘟疫又来了，这是不是神的行政开始发挥它的功用了？狼虫虎豹不能临及你的帐篷。经历这些事情就是让你去体验、看见、认识。亚伯拉罕已经九十多了，神还能让他有个孩子，神已经把不可能的事情在他身上作成了，他是不是看见神的全能了？（嗯。）那你经历了这些事情是不是看见了神的全能？此人勿动，是不是经历到了？（嗯。）能动吗？刚开始那个恶霸想讹咱多少呢？想讹咱十五万呢，后来是六七万，最后三万，现在要一万，他想把咱送进监狱里关十五天，现在一天也关不了，这不都是咱看见的事实？（嗯。）可咱没有把荣耀归给神。神拣选人，就是给你摆设这些人事物，看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看你的态度、观点是站在哪一边，有信没有。那什么态度、观点算是神要的？听话、顺服。你相信他的话了，听他的话了，这叫征服，这样神就把你征服了。我说你神经兮兮的，你该不该去反省、认识一下？你不去反省、认识，你走的还是信神的路吗？神看见你的态度是反抗，是叫嚣。

陶虹，那天晚上是你提出咱们可以做个小生意，大家觉得也行，那咱就开始办。结果做了多长时间没反应，我一直在追追追，我给田宇分配了任务，让他和微微过来负责赶紧配合把这个事做起来。结果人家过来了，怎么又说不做了？陶虹，你说说。（陶虹：我说什么？）在这件事上你得着了什么，学到了什么？（陶虹：没有得着。）你这是什么态度？你刚才说你这里边有怨言，“一会做呢，一会不做！”什么都是咱的理由，这个做与不做，弟兄姊妹都看着呢！微微和你说话呢，你把微微顶得喘不上气来，田宇在你面前也说不成，田宇找SJ去了，SJ和你说呢，你在微信上把SJ气得喘不上气来，你说你厉害不厉害？你拉个脸子，微微有话不能说，田宇不能说，SJ不能说，吴雯不能说，为什么？就因为你是我家人？就有特殊身份？你就

可以说了算？你就可以想怎么胡来就怎么胡来？（陶虹：我不是什么胡来、胡来！他们要让我那样办理证件呢，相关证件不能那样办……）你和别人说了没有？沟通了没有？你没有和别人说是不是胡来？是不是想干啥干啥？那你是不是制造误解？（陶虹：我怎么胡来了？）你说的这些事和微微说了没有？和吴雯说了没有？（陶虹：我没有和她说！）那你是看笑话呢，是吧？（陶虹：嗯。）看神家笑话了？（陶虹：嗯。）那你说你恶不恶？（陶虹：恶，我什么都懂，我什么都知道，我就是恶，我就是在那看呢！）那你在这儿就这样拆毁？（陶虹：嗯。我知道里边的内幕，我没说，她一直催我，所以我就火了，我就看呢，我就看笑话呢。）这是家天下？（陶虹：我这怎么成了家天下了？）你说他们不敢和你说话什么原因？不就是因为你是我的家人，他们不敢说话啊！你那么胡来，还不是因为你是我家人啊！（陶虹：我就不知道我怎么胡来了？我怎么胡来了？）你看见谁说话、做事敢像你一样，敢这么冲？“我就是这么恶！我就是看笑话呢！”有谁敢说这话？我的天哪！谁给你的这胆子呢？看了神家的笑话，人家是懊悔，“呀，我怎么这么邪恶，我怎么敢看神家笑话呢。”而你呢？“我就是看神家笑话呢！”挑明了要与神对着干啊！不要说他们了，他们受什么辖制呢？还不是因为怕你跑了？什么都能成为你背叛神的理由！以死相逼，这就叫以死相逼。

什么是以死相逼呢？“我不信了，我背叛了，我跑了。”（陶虹：我没有说我不信。）你是没说，可你以前做的就是这样的啊，你和我也是这样的呀，一说什么就是我回家呀，什么意思？你回家不就是意味着背叛？你背叛的意思不就是说“我死也不顺服”，以死相逼，以自己的生命来相逼？（陶虹：我没有那样认识，我认识不到，我没有认为我回家就是背叛。）神是根据你认识到哪就是哪？神是根据你的实质来看呢，还是根据你认识到哪算哪看呢？根据人的认识，两千年来，教会应该是有两千多个派别，最后为什么神要九九归一呢？你怎么了？你还要再分出两千个派别来？信天上的那位神，由你摆布？由你玩弄？你在神家算什么呢？你怎么对待弟兄姊妹的？弟兄姊妹都得看着你的眼色去办事，你作王掌权了！根本不维护神家利益，维护

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你做出来的处处是羞辱、耻辱。让你给他们作个标杆呢，结果让人家一看这是家天下，别人在你跟前说句话都受辖制，不敢说，揭露解剖不敢说，修理对付不敢说，沟通不敢说，你拉个脸人家口都不敢开了，你把人家都吓成啥了！人家真是害怕你呢？这怕里边意味着什么？人家怕是为你的生命担忧，是害怕你触犯神的性情，是怕你做出更激怒神的事来，不可挽回。怕你什么？你就借着这个以死相逼来威胁周围人，威胁我，什么事情都有个范围吧？神拯救人是有期限的，不是无止境的，忍耐包容是有限度的，耶稣的宝血是会流完的！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是以死相逼，和你能说成话吗？一说话就是讲自己那不是理的理，什么都能拿出来讲？说你和微微怎么说话的，你就扯这个事，扯那个事，你扯的这些事，你和人说了吗？沟通了吗？让谁猜你的心思呢？咱活的还有个人样没有？你连对的话都听不进去，正常的话都不能沟通。

刚和你交通了半天，神拣选人，要看人的态度、观点。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是藐视？小瞧？看笑话？（陶虹：我没有说要看笑话。）刚才谁说的？（陶虹：那你要那么说呢，那我只能承认呀！我没有看笑话呀！）你那是承认？你刚才说“我就是看笑话呢”！（陶虹：我里头不服！我就没有看笑话，你要说我是看笑话，我只能那样承认啊，我没有说看神家笑话。）那是承认的口气吗？揭露解剖以后的承认是认识到“哎呀，这是看神家笑话呢，我可不敢了，我可不能了”，你是不能了？你是“我就是呀！我就是呀！我就要看呢！”你认识到了你是看神家笑话呢？你没有认识到，你刚才为什么说你看神家笑话呢？（陶虹：那你那样说，我只能承认。）得有惧怕感和羞耻感，人才能蒙拯救。神是让人敬畏的，不是让人去与神叫嚣的。

神给每个人摆设的环境都不一样，每个人需要站的见证都不一样，受的苦都不一样。给你摆设了这样的一个环境，就是今天说的，神给了你极大的恩典。你得了多大的恩典呢？你感恩戴德吗？因为咱们在一个家，因为这个最容易绊倒人，最难，所以因着难，神给了你

那么多的机会，你有知觉吗？神是广施怜悯，深发烈怒，在你身上的怜悯够多的了！周围人怎么看我？说我情感太重。可在你这儿有知觉吗？到现在还是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都敢做。因着神的公义，因为你的路难走，所以给了你怜悯。可是什么都有个限啊！教会里边有谁敢这样？有谁能这样？这样能让他存留吗？不是见证神，是羞辱神，羞辱神的名。不是做我的内助，急神所急，想神所想，急我所急，想我所想，是在背后拆台，我说东，你就往西。我在这儿是急得想解决人与神之间的误解，你是在这儿有意让人产生对神的误解。我是把神的性情，把正义的一面，正面的一面活出来给人立标杆，你在这里是给我抹黑。

教会早就说家天下、家天下，你在这儿就是在成就这个家天下。（陶虹：我还是理解不了，我没有说家天下。）夏彤，什么是家天下？（夏彤：就是一家人在教会里掌权。比如说一个教会里边，带领、管钱的、执事都是一家子，然后这一家子就形成了一个势力，一个群体，谁都得听他们的，不服他们的就不行，他们就要把别人打下去。这个势力就是家天下，不是神话作王掌权。）陶虹，你是给我出难题呢，还是协助我工作呢？（陶虹：我没有出难题呀，我就不懂，我怎么出难题了？）不懂我给你交通你该不该听懂？能不能听懂？（陶虹：你说我出难题了，我不知道我怎么出难题了。）你说我是不是在处处维护神家利益？你配合我去维护神家利益了吗？我处处见证神的名，你配合我见证神的名了没有？你和安新是那样，你维护神家利益吗？别人怎么看呢？我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你和安新丈夫，一个帮忙的外邦人还能搞起矛盾来，你维护神家利益吗？根本不管神家利益、神的名，只管你自己任意妄为。我为什么在这儿一直忍着、让着，忍耐着？人家说我情感太重，在我这儿不承认是情感，我这是什么？是最大程度拯救，在我这儿看到的是神的公义。我给夏彤交通得少，是因为夏彤在这方面没有拦路虎、难处。陶虹毕竟是和我在一个家天天生活呢，对我的人性呀，生活习惯呀，什么都了解，她看着我明明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人，她仍旧用夫妻之间的关系来维持。夫妻之间咱都知道，老婆想管着老公，老公想管着老婆，是吧？（嗯。）

家里边谁都想作王掌权，败坏人的性情里边就是这东西。我和夏彤离得那么远，她只是听我的话，听我的道，能够跟随，能够信，如果要是天天在一起，在一家生活，行不行？她有不服、不满，因为人被撒但败坏以后有狂妄自大。就像耶稣，在他出生的村里边能不能作工呀？耶稣在他本地就不能作工，因为村里的人是看着耶稣从小长大的，他看见耶稣就是木匠的儿子，“你好狂妄呀，你还说、说！”他就不能在本地作工，他只能在外边作工。所以我在夏彤这儿就能作工，我在陶虹这儿就不能作工，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的出生，她太了解我了。

陶虹，我在这儿一再地宽容，一再给你放宽限度，忍耐着，耐心地还在等待着你的苏醒，什么原因？我是实行了神的一个公义的性情，就是赐给你的越多，神收取的越多，你受的苦越多，神给你的恩待也越多。你在这儿受的苦是别人没有受的苦，你所得的恩待，也是别人没有的恩待。你要是在教会里边谁能得着这样的恩待？谁能够三番五次走了回来，走了回来？这是种公义。我在夏彤这说得少，是因为她的拦路虎也少，她也好跟随。陶虹在这儿的拦路虎比较多一些，不好跟随，她受的苦也多一点，给她的机会也就多一点，我在这儿实行的是一个公义。可别人看见的是什么？“你情感太重，对你家人就能如此如此对待。”陶虹你作为家人，你理解我的心吗？理解神的良苦用心吗？你总认为“我这么亏，把我放在这个家庭里边，让我做你的家人，不会让夏彤做你的家人啊？”人还要叫嚣、对抗！如果说你在教会里是这样的，你在教会里边还能跟随吗？可能吗？（早开除了。）急神所急，想神所想，我在这儿见证神的名呢，维护神家利益呢，那你能不能跟着我往这条路上走呢？能不能不让别人抓这个把柄呢？教会里边人家说你是家天下，是吧？咱能不能不要做家天下呢？为什么他们说家天下呢？家天下就是邪恶掌权，就是你一家人说了算。那今天咱和弟兄姊妹之间发生的这个事，能不能不动血气？“我不能羞辱神，我得见证神，我再受委屈，我克制也好，忍耐也好，我也不能动血气，不能叫嚣，我不能让别人看我脸色做事。”人家微微看着你拉下个脸来，不敢说话了，周围人看见你的脸色都不敢说话了，受了你的辖

制。人家怎么看呢？咱家里的人说我是情感太重，外边的人说是家天下。这是不是拆毁了工作？（嗯。）咱就不说讲理了，就即使说你做的是对的，你说的是对的，你为真理能受点屈辱吗？能为真理受点委屈吗？能为神付出一点代价吗？能为神献上根毫毛吗？咱不是为神付出一点代价，而是每天起来你争我夺。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不认为咱是在尽本分呢，信神呢，在这儿是要寻求得着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该怎么做人，该怎么看事，完全处于一种过家家，成了处理两口子的事情了，“你听不听我的？你不听我的咱俩就离婚，不听我的我就回家！”以死相逼，就拿着这个威胁、要挟，咱这是信神的？把这个挂在嘴上，人人皆知，谁也不敢和你说话。“我要是把人家伤着了，人家不痛快就跑了，跑了我和弟兄怎么交代啊，弟兄又给我穿小鞋呀。”弟兄要给他穿小鞋，他这个心思意念从哪来的？还不就是家天下在他里边种下了根呀？还不就是平时我对你太宽容了？我对你宽容谁理解？正常人看就是情感。难道神就一直这样等待着？神等待一个没有答案的回答？到作工结束了还等待着没有答案的回答？得有个答案吧？今天和你说这个话，你还能说出这么放肆的话来。神是让人去敬畏的呀！咱连基本的尊重都没有。咱交通了什么是追求真理，可你尽讲自己不是理的理。

信就是跟随，亚伯拉罕人家把以撒献上了，人家是让往东走，不能往西走，让往西走不能往东走。你这什么都是理由，说你和微微争执甩脸色了，昨天你和我说嫌不挂门帘呢，又说那样办证明不合适呢，又说嫌这做生意一阵儿说做一阵儿又不做呢。（陶虹：那都在里边呢呀！）都在里边呢，是吧？（陶虹：嗯。）你说咱的理由借口是不是足够足够的多？可哪个理由借口能站立得住？（陶虹：不懂。我知道我的性情是不好，败坏太深，知道我是恶人。在神家的工作上我也是看笑话呢，没有尽到责任，这些我都认识，我就不知道还让我认识啥呢。）不是让你从外表冠冕堂皇地说“我就是撒但，我就是有败坏”，是要你的细节，你得对你所做的有认识。刚才说的这个和你说的理由挂钩不挂钩？不挂钩是不是撒但的败坏性情？你给神家带来的是不是拆毁？让你维护神家利益，你维护了没有？该不该有个懊悔的

心？该不该有个认识？神要的是什么？听话、顺服，神要的是你的态度、观点，就你这个态度、观点你说能不能做呢？你的态度是什么呢？让人家过来帮你忙呢，你把微微给怼回去了，你把田宇也怼回去了，你这种情形，这样的态度，你说这个事还能做吗？还敢交给你做吗？就是神说，神为什么要道成肉身？神道成肉身是不是为了征服人？（嗯。）神可以用话语来征服人，还可以用什么方法征服人？神迹奇事。神在空中和你说话，打个雷，全人类是不是全部被征服了？（嗯。）神要这样的服吗？（不要。）不要这样的服，神是要人发自内心的服，要的是人的顺服，要的是人的感激。

背叛就是以死相逼（二）

陶虹现在有什么样的心思？夏彤说说。（夏彤：要是我站在她那个角度我会想，“神为什么给我摆上这个家庭、这个环境？为什么让我是这样的命运？”听她说话她经常会想起以前的事，昨天晚上还说了一点，“你看我生孩子的时候，弟兄天天跑，不在身边，也没有人照顾，医院里的米汤贵，让他熬米汤也熬不成……”，意思就是挺委屈的，因着信神她受了很多苦。也说过以前信神的时候，你是打她、逼迫她呢，把你传过来了，你可是跑的不着家，跟着你还得东奔西跑，没有安宁的生活，也不知道当时传你干啥呢。她情形不好的时候，想的就全是这些东西，全是反面的。所以她为什么发飙呢，为什么老发火，老生气，老不高兴，心里边老是这种惆怅、压抑的情形呢，她一想起这些东西的时候就觉得别人不是这种命运，为什么我就是这种命运啊？为什么就给我一个这样的丈夫？为什么就不能像世人一样，家庭美满幸福，一家过世人的那种生活，一辈子这样倒拉倒了。她走这条路还不能是弟兄姊妹那个信，自己的丈夫还是这样的身份，你还要天天说她，不理解她，“你看你一天神经兮兮的，一天就是瞎操心。”平时有什么直接就说她，说这说那，也不去体谅她的软弱，没有哄啊，让她心里边暖啊，反正就是“打”。之前是在肉体上打，现在是打她的心、刺她的心、伤她的脸。她说的这些，我就想如果我是她的

话，我也是这种表现。）你也是这种表现？（夏彤：嗯，如果我是她的话，我也顺服不下来，觉得苦的时候，跟神就是一种较量、抗衡、对抗。不是说对哪个人有意见，和人有意见就是一些败坏性情，主要是跟神之间的一种敌对。）对神主宰的这个命运不服，是吧？（夏彤：嗯。对命运的一种不服，无法接受、无法顺服、无法理解，就是一种压抑，心里有火不能说，心里难受、痛苦不能说。就像那天我说："有什么办法呢，神是神呀，神主宰一切呢呀。"她心里也是，"神给我摆设的这个环境呀，神给我主宰的这个命运呀，我胳膊能拧过大腿？我拧不过呀，神就是这么摆的呀，然后还得信神，还得走这个路，走这个路还得面临这些苦，面临揭露解剖、修理对付。人家都能不带孩子，我天天还得带个孩子，我还得跟着丈夫，丈夫还得说着我、打着我，哪有爱啊，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有什么意思呢？"就感觉痛苦、压抑得不行。刚才说她的苦跟我们的苦还不一样，因为她最大的精神支柱就是这些，人在世上的精神支柱就是家人、就是孩子，当把这些都推倒的时候，当得不着这些的时候，那人就是一种崩溃的状态。崩溃的时候，对待周围的人事物表现出来的那就是一种敌对、对抗，就是转不过那个弯，所以她表现出来的比别人都厉害、强烈。）她用这个来发泄自己心中不满的情绪。（夏彤：所以就看见其实没有真正走上信神的路，要真正是信神的话，你应该从这些当中去认识，看见神的爱，看见神为了拯救人所作的。神摆上这样的命运，是针对你的性情，是你的需要。这只是一个背景，一个命运的一个背景，但是显明出来的正是你真实的性情、你的实质，这些就是需要你去改变的东西。借着显明，你说自己人性好不好？显明出来就是人性不好，就是人性恶，就是跟人不能和谐配搭，就是地位心太强，这些性情就是需要去变的。然后就是该顺服神的主宰，听话顺服。怎么能像亚伯拉罕一样走那个路，看见人家那是真正的见证。看见每一个人，每一个标杆都不是轻而易举的那么简单的，不是那么容易的，是需要一个过程的，然后让你跟着这个去走。现在我能体会到一些她那个感受吧。但是如果神一次又一次给你机会你都不变，那耶稣的宝血流完了，那最后是啥？最后是神公义的刑罚，也是惩罚，因为咱就是败坏人类，就是受造之物，今天神家就是真理掌权，你要是不悔改，一直在这个道路上不回头，就跟张茹一样，她多长时间了，一直就是别人给她说，她就往回打，就不接受，"我不懂，你说呀，你跟我说"，说

完了她还是，“我不懂，我不明白，我不接受”，张茹也是这个表现，长期的一个表现。）刚硬地对抗。（夏彤：嗯，其实她心里知道吗？我感觉人心里都知道，不能说透亮吧，但她多少知道神要干什么，可她就是硬着对抗，“我就不听，我就不接受，我就装糊涂，我就把你们往回打。你跟我说呀，你说你要干啥呀，你说你要怎么样，你说呀”，一直是这样。一次、两次、三次，一年、两年、三年，神最后怎么作呀？神最后只能是用武力解决问题，只能是事实临及。神不看你跟谁是一家，神看你就是一个受造之物。所以看陶虹她里边就是这些心思吧，一遇到事就能让她爆发一连串，一有一个事触碰，就能回想起一大堆以往所受的苦，所受的委屈，所以她的反应就比别人强烈。我们想只是想想我受了多少苦，我干什么了，但她就是多加一些，所以说她就爆炸得厉害。）

不会经历神的作工，人来到世间是干什么呢？（经历、体验神的主宰。）在经历、体验神的主宰的过程中去认识神、认识自己，脱去自己错谬的看事观点。你说陶虹一回想就回想起以前的痛苦，是吧？（嗯。）那她想不想以前的痛苦是怎么来的？她把造成她痛苦的这一切罪过都推到了神的头上，“神给我安排了这么一个痛苦的命运”，这痛苦的命运怎么来的？知道不知道？咱今天信神，有的人在监狱里边签了悔过书了，是吧？为什么签悔过书呢？大红龙逼的，你签了悔过书就自由了，你再信神就判你刑，就剥夺你的一些权利，低保不能吃，孩子不能上大学，孩子报考学校都不能报考，你要坐飞机都不能坐，各方面受到了制约，这是谁给你带来的祸患？这是不是大红龙在残害你？可是最终你要把矛头对向谁？（神。）“要是不信神，这不就好了，都是信神的过。”这是不是邪恶呢？人是个受造之物，本就应该敬拜造物的主，人来敬拜造物的主，有罪吗？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可是人要去敬拜造物的主，撒但它同意吗？撒但不同意。撒但就是大红龙，它不同意，它就要残害你。它残害你，你应该恨谁？（恨撒但。）应该恨撒但，应该恨大红龙。可实际上你不恨撒但，不恨大红龙，恨谁？（恨神。）恨神，“我要不信你，我不是就没事了。”这是不是太谬了！太恶了！就好比一个孩子，你父母把你从小养活大不

容易，供你念大学，给你买车买房，娶媳妇，当父母老了，干不动了，你该不该养活他们？（该。）该你养活了，你说："过年过节我得回家看看我爸，看看我妈。他们老了，我得给他们点零花钱，买点肉。"可你媳妇说什么了？你媳妇让不让你去？"你敢去，你爸就生了你一个儿子？你兄弟姐妹四个，老大去了没有？老二去了没有？老四去了没有？凭什么都让你管？不公平，不能去，你要再去，你就不要回这个家了。"他要是再去他老婆就要审问他，是吧？就和他干架，你说这老公怎么办？他还管不管他爸他妈？有的人他就不管他爸他妈了，还听信他老婆的，还要指教他爸他妈，"你只养了我一个人？养了四个，只养我了？要办事也应该他老大先吧，先养的他呀，他得带头吧？"你看，孝敬父母老大得带头。家里一般享福的孩子都是谁呢？老小吧？老小是不是得的太多了？（嗯。）一般是老小得的多。要是带头，应该是老大带头率先去孝敬父母，给父母治病。要是说谁得的多，老小得的最多，最爱老小，父母都老了，惯的就是老小，是吧？（嗯。）"你偏爱老小，老小管你了没有？你偏爱的没管你，走在前边的没管你，凭什么让我老二、老三管你？"他还理直气壮，你说说这占理不占理？（不占理。）"不管人家是老大还是老小，你是不是一碗饭一碗饭、一天一天长大的？因为有老大有老小，我没有供你念书？因为有老大有老小，我缺下你一顿饭了？没给你娶媳妇？该给你的我都给你了吧？"他讲这个理不讲？（不讲。）他不讲理，反过来说什么，"我的父母就是不公平，偏心，偏老大、偏老小。"他谈起来还咬牙切齿。他怎么恨起来他父母的？因着谁恨起来的？是不是因着他老婆恨起来的？如果没有他老婆在后边挑拨他能恨吗？他老婆在后边迷惑着、引诱着、逼迫着他，他和他父母成了仇人了。这是不是善恶不分？（嗯。）

今天你是个受造之物，神供应着你的生活所需，你本应该敬拜神。信神是理所当然的，天经地义的，不信神就是罪。但大红龙就要控制你、逼迫你，不允许你信，你要信，就抓你坐监。"我是受造之物，我信神，敬拜造物的主，天经地义的事，你管制我，你太恶毒了，太邪恶了！"你不是恨大红龙，不恨它邪恶，你恨的是谁呢？你恨

的是造物的主。恨造物主和你过不去，恨造物的主对你的要求，“一个礼拜还要让我聚两天会，我聚完会还不行，还得让我尽本分，尽本分不行，还得让我忠心。”你说你在这儿是怎么想呀？有没有埋怨？你说信神难不难？“神对我太苛刻了！”陶虹怎么想？你能来到世上，赤身而来，是不是神对你的高抬？神给你穿了个肉身，你有幸来到世上，你该不该感谢、赞美？一只小鸟，神给它什么了？给它房了？给它娶媳妇了？（没有。）仅仅给了它天空，它就能歌唱，赞美神、荣耀神，你看它愁苦了吗？（没有。）每天起来愁苦、难受的唯独是谁呢？是人。好像神欠下他一笔不可奉还的债一样。如果不要让他转人，让他转猪，他痛苦吗？（不痛苦。）转个狗也不痛苦，转个猫也不痛苦，一转成人就痛苦得不行了。一来在世上就抱怨，“你怎么不把我放在富人家庭呢？你怎么让我爸得了这个病呢？你怎么让我娶了这么个媳妇呢？你怎么让我当光棍呢？”吃不上都是怨言，什么都是愁苦、怨言、不满足。神话原话怎么说的？“我以天上飞翔的小鸟为观赏之物，虽然其在我前并未立心志，也并无话语来‘供应’我，但其能因着我给予其的‘天地’而得以享受，但人却做不到这一点，人都是满面愁容，难道是我欠下人一笔不可奉还的债吗？为什么人总是泪痕满面呢？我以山间开放的百合花为欣赏之物，花草漫山遍野，但它能在春未到之前为我在地的荣耀增光添彩，人能做到这一步吗？能在我未归回以先为我在地上作见证吗？能在大红龙国家之中为我的名而献上自己吗？”（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三十四篇》）你要是愁苦，那就是有怨言、埋怨，那就是说神不公，那就是人的悖逆。

咱实在点说，陶虹，你碰到了我，我逼迫你，不让你信神，我打你了、骂你了，你该恨谁？（……）有话不敢说了。我打人家了，我逼迫人家了，是不是应该恨我？（该。）“我信神走正道呢，你不信也就罢了，你还逼迫我，还用武力打我”，陶虹，应该是恨我、弃绝我，是吧？（嗯。）可是她恨吗？有那么一点恨，是吧？真的恨吗？恨不恨？（不恨。）弃绝吗？要是弃绝就不在这儿了，是吧？那个时候，她该不该和我离婚？该不该把我一脚踢出去？该还是不该？（该，但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情感。）你太邪恶，你不喜欢

正面事物，你不是真信，你有情感，你有家庭，你有自己的所求，你离不开你丈夫。真理摆在你面前，家庭摆在你面前，丈夫摆在你面前，你选择哪个？你选择的不是真理。神是不是看见你的态度、观点了？神看见了，你也应该看见了吧？这个时候你不放弃家庭，你想两手抓，是吧？想两手抓的时候带来了一些痛苦，你说这怪谁？（自己。）该不该恨恶自己？（该。）你要选择两手抓呢。那你在信神的过程中受着家庭的逼迫、挨打，是不是活该？（嗯。）这是神的过？神让你不信的家人打你了？可是反过来人的邪恶思想想什么？“我的命真苦啊，神给了我个半家信，给了我个不信的丈夫来残害我，还谩骂我，还逼迫我”，一回想起来两眼流泪痛哭。痛哭流泪的时候她恨谁？恨神给她制定的命运不堪，是神的过吗？（不是。）是你不恨恶罪，不喜欢正面事物，不喜欢真理。那时候，我不信，我逼迫你，我打你是为了打醒你的心，那你说神是不是要借着我打你刺激你呢？“你不是爱你老公吗？就让他打你、骂你，让你再爱。”可打了、骂了管用吗？（不管用。）不管用，你还要爱你老公，你说神有什么办法？神没办法呀，那你就继续爱吧，看他能给你带来什么。最后你不是恨你自己，你反过来是嫌神给你安排的命运不堪、不好。这是不是人太邪恶了？（嗯。）如果我逼迫你，我打你的时候，打醒了你，你选择了离婚，选择了离弃，选择了“我不要孩子，不要家庭，我要神”，那你说还有今天的痛苦吗？（没有。）没有了。那命运在你手里边，按着神给你指引的路线去走，那就没有痛苦了，你早就解脱出来了。

有人说：“有人也离婚了呀！后来又结婚了，那是什么原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那是对自己的婚姻不服、不满，他并不是真心为了神的作工想献上所有。或者说他是为了地位，为了名誉，是为了混个不死的结局，想欺骗神，一时的热心“我离婚”。是欺骗的心，是保罗，想用劳苦作工来换取，到作工结束，什么也得不着，那怪谁？是谁的问题？是你太诡诈，你不按着神的话实行，做一个诚实人，有正义感的人，让神话作你的生命，你老要信着神，搞着个人的经营，你最后什么也得不着，你怪谁？最后成了敌基督、假带领，被淘汰了，怪自己吗？（不。）他怪谁？（怪神。）“神，你骗我，你让

我撇弃吧、撇弃吧，我把家庭撇弃了，我把孩子撇弃了，我把工作撇弃了，一心为着你跑了半个欧洲，最后你告我说我是保罗、敌基督。你告我说你要的不是作工，还要我性情变化，还告诉我外边受的苦是否有价值，还得取决于内在的变化。”他恨谁？一开始神没有向他揭开这些的时候，他恨的是神，等神把这些阐明以后，他认识到了，恨谁啊？（自己。）认识到就恨自己了。神早就把这个话说出来了，让你内在有变化，内在有变化了外在才有价值，你老想用欺骗来骗取，可能吗？神说“你今天所贪享的正是那断送你前途的，你今天所忍受的痛苦正是那保护你自身的，这些你应明知，免得陷入试探中难以自拔，误入迷雾之中再也找不着日头，当迷雾消失的时候，你便在大日的审判中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扩展福音的工作也是拯救人的工作》）审判是什么意思？就是把你的罪揭露出来了，你知道你犯了什么罪了，虽然口不服，但是心也服了，这就叫征服。

咱回到刚才的话题，你恨不恨撒但？你恨恶大红龙吗？你真的恨恶吗？为什么一回想起来就痛哭流泪呢？她恨的是谁？她恨的是神，恨神主宰她的命运，给她的这命运不好。恨的是谁？恨的是老公，老公没良心，“我当时受什么苦了，现在又受什么苦了。”她恨恶她自己吗？该恨的不恨，不该恨的她恨了，真正该恨的是她自己，是吧？（嗯。）陶虹受了苦，但神是不是也恩待了她呀？神知道她是什么样的性情，神就给她安排了什么样的家庭。神就知道陶虹就处处想逃，陶虹也不是那个能为神抛头颅、洒热血的人，所以说神就借用她正好来尽这个本分。你们说能不能用抛头颅、洒热血的人代替陶虹？（不能。）抛头颅、洒热血的这个人如果和我在一个家，早就逃了、早就跑了，离婚了，是吧？（嗯。）那我还能信神吗？（不能了。）这不就打岔了神的作工？神的奇妙作为，神就知道陶虹她是什么样的人，她就爱家庭，爱她丈夫，她为她丈夫能够舍去。神要拯救我，我这么一个固执的人、顽固的人，要从抵挡到顺服、到接受、到征服、到爱神，这个转变的过程是一个相当艰难的过程。你说如果一个老婆不爱她的丈夫，她这个丈夫能作过来吗？能感化吗？（不能。）所以说必须拿一个爱丈夫胜过爱神的人，才能来作这个工作。你说能用

谁？陶虹是最佳人选。这是神的奇妙安排，是吧？最佳搭档，必须是这样的。所以你就是打她、骂她，她还得爱她老公，她还得回来。她爱她老公也好，她家里边的环境所逼也好，她跑不了，神知道她跑不了，这就叫神的主宰。主宰了什么呢？神知道她太爱家庭了，所以神给她摆设了环境，把她老公作过来以后，让她老公还是个追求真理的人。你说追求真理的人又碰了个不追求真理的人，这是不是又翻了个儿了？（嗯。）当初神借着她去拯救一个人，她是不是受了太多的苦？她受了太多的苦，神也是公义的，把一个追求真理的人放到了她身边，再来极力地拯救她，这是不是神的公义？（嗯。）夏彤你没有受这个苦，你也得不着这个，是吧？（嗯。）这就是神的公义，神对每一个人都是公义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你没有付出，你就没有收获。神就抓住她这个爱老公的心来作，她老公那时候不信神，她不能离开，她老公信了以后，老公要为神花费呢，你们说陶虹她愿意不愿意为神花费？（不愿意。）她不愿意为神花费，可她老公要为神花费，她又不得已还得为神花费。就借着这个情感再去拯救她，借着这个情感她痛苦、难受，才能抓住她的心，再审判刑罚她，才能让她认识自己。如果她不爱老公，还没审判呢，一下子就跑了，小陶成了大逃了，还能作吗？不能了。（神的拯救、神的作工方式、神的爱。）太奇妙了吧？（嗯。）借着她爱家庭胜过爱神来作，刚开始看着她为神受了那么大的苦，打也不退去，骂也不退去，到现在碰一下她就要退去，但还又不敢跑。从这儿看就是多年来不冷不热没多大变化，借着这个，作了一个衬托物。同时借着这个，拯救你，显明人悖逆到了什么程度。当你按着我交通的这样去认识的时候，你还感觉命运苦吗？（不感觉。）神安排得太好了，太奇妙了，是人心太诡诈了，人心太悖逆了，人心不愿意交给神。

现在，她的心也不想交给神了，也不想交给丈夫了，她想自己掌管起来、保管起来。那时候我逼迫她不让她信，打她、骂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信神了，我接受神的主宰，在神的主宰中经历神的作工，我的这些打、骂没有了，伤人的口气也没有了。经过这几年的接触，老公不打、不骂了，是不是好老公了？（嗯。）她是不

是又觉得我可爱了？她愿意离弃吗？（不愿意。）不愿意离弃。可是当我实行正义，不允许她的邪恶出来，审判刑罚她的时候，她疼不疼，难受不难受？（难受。）难受的时候，她就开始回想呀，“我图了什么呀？为了什么呀？”把以前的事情又想起来了，一生痛苦的回忆又卷土重来了。今天你卷土重来这么一表演，一过不去，然后我再给你一揭开，这是谁给你带来的？撒但，你自己。神交通的那个小女孩的命运，从来不寻求神的主宰。小女孩有哪些性情？刚硬、执拗、固执、叫嚣、对抗、一厢情愿，这是不是都表演得淋漓尽致呢？借着这个环境对自己有了一个认识。对自己的认识，这是不是拯救？（夏彤：嗯。人从始至终信的不是神，没有真正信神，只是外表打着信神的旗号、幌子。）觉得那会受苦了，现在跟老公了该享受了吧？现在跟老公出来了，老公有荣耀了，我跟老公能同得荣耀吧，能借着这个享受一把吧。结果还没享受成呢，又打回来了。这是不是自己里边的野心欲望？（嗯。）借着这个来让你显形，显明是为了拯救。你越悖逆受的苦越大，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怎么称呼神啊？（奇妙、策士。）奇妙、策士、妙哉。并且认识到人心太诡诈了，开始恨恶自己。一让你们自己说说就是“没啥呀，没啥说的”，从我给你说出来的来看，你能说的是不是太多了？这些是不是都是你该寻思、揣摩、想的？我给你交通是让你站在神一边，做人做事、看人看事有神话依据。而你呢？你是怎么看的？歪脖子看表，站在自己一边，根据自己的利益说话，自己的利益不能受到伤害。连个正常人性、正常的理智都没有。

借着这个环境要显明陶虹对我的爱，是真爱吗？（夏彤：不是，是对自己肉体的爱，不是对你真正的爱。）也不是对我的爱，也不是对神的爱。名义上是对我的爱，实际上对我有爱吗？什么是爱？爱里边没有要求，没有条件，没有隔阂，没有距离。她对我的“爱”呢？既有距离又有隔阂，又有条件，什么都有，这爱在哪？说明这就没有爱，只是一个利用，为了满足自己的肉体、名誉、地位。说她对我没有爱，你说她心里是不是觉得冤啊？（嗯。）“我一直为你安全负责、着想，你说我不爱？不爱我在这儿干什么？”说你对我没有

爱是根据什么？不能急我所急，想我所想。世上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是吧？（嗯。）咱就不用谈信神了，你连个随都没有，你就没有随你丈夫，就没有尊重你丈夫的意见，你丈夫说东你说西。到现在你还是想的是夫妻之间争权，想掌权，想自己说了算。

607　神要将可拯救的人都拯救回来

伴唱：神拯救每个人都给人最大限度宽容，只要人能迷途知返就让其得着救恩。

1　在话语作工期间，要有许多人暴露出悖逆、抵挡，对肉身的神不顺不服，但神并不因此而将这些人都一一惩罚，而只将那些败坏至极的不可挽救的人弃绝，将其肉体交给撒但，个别的将肉体取缔。

2　其余那些人仍继续跟随经历对付修理对付修理，若是在跟随期间仍不能接受对付修理不能接受对付修理，而且越来越堕落，这样的人就已失去蒙拯救的机会了。每个接受话语征服的人都有好几次机会蒙拯救，神拯救每个人都给其放松到放松到最大限度，最大限度宽容，只要人能迷途知返，只要人能悔改能悔改，神就给其机会让其得着救恩，神就给其机会让其得着救恩。

3　在人起初悖逆神时，神并没有意思要将人击杀，而是尽量地拯救尽量地拯救，若是人真的没有拯救余地了那就会被神弃绝。之所以不轻易惩罚一个人就是因为神要将所有可拯救的人都拯救回来，他只是用话语用话语来审判，用话语来开启、话语引导，不是用刑杖来击杀。用话语来拯救人是最后一步最后一步工作的目的、意义。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当放下地位之福，明白神拯救人的心意》

879　只有神最爱人

1　神今天能道成肉身作工拯救人，就是他的经营计划作到这个地步了，他爱人类他才拯救人类，他是在爱的带动下、爱的前提下才能这样作。神为拯救这班败坏的人类而道成肉身受尽天大屈辱，这就充分证明了他的爱太大了，这就充分证明了他的爱太大了。在神说话的字里行间有劝勉，有安慰，有鼓励，有包容，有忍耐，更有审判，有刑罚，有咒诅，有公开的揭露，有美好的应许……无论什么方式都是受爱支配的，这是他作工的实质。

2　现在多数人为什么跟得这么紧，为什么跟得这么紧又这么有劲儿？就是对神的爱有认识了，看见神的作工就是拯救人。神的作工就在一个时间上安排得都特别精密，一环紧扣一环，一点也不耽误，他不耽误还是为了人。他不愿意牺牲一个灵魂，不愿意多流失一个灵魂，所以说，世界上谁最爱你？你自己都不爱自己，你自己都不在乎自己的命运，你对自己的生命都不知道珍惜，不知道宝贵，只有神最爱人。如果没有神道成肉身这么面对面地作工带领，朝夕与人相处，与人生活在一起，人真要认识神的爱也是不容易的事。

——摘自《基督的座谈纪要·你认识神对人类的爱吗》

交通神话诗歌《神成全的就是信心》

99 神成全的就是信心

末世的工作需我们极大的信心，需我们极大的爱心，稍不小心就会失脚，因为这步工作不同以往的任何一步工作，神成全的就是人的信心，既看不见又摸不着，神作的就是话语成为信心，话语成为爱心，话语成为生命。达到人都百经熬炼，具备高于约伯的信心，需要人都受极大痛苦，百般的折磨，不论何时都不离开神，当人都顺服至死，对神有极大的信心，神的这一步工作就算结束了。神的工作不像你们想象得那么简单，作得越不符合人的观念意义越深刻，越符合人的观念越无价值、无实在意义，这话你们都应仔细想想。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路…… 八》

“末世的工作需我们极大的信心，需我们极大的爱心，稍不小心就会失脚，因为这步工作不同以往的任何一步工作，神成全的就是人的信心，既看不见又摸不着，神作的就是话语成为信心，话语成为爱心，话语成为生命。”昨天咱交通了神拣选人，是吧？让咱说，咱一时间也说不出神拣选的是什么人，用哪些话来衡量，神的这些话是不是把神拣选什么样的人给咱说清楚了？（嗯。）“因为这步工作不同以往的任何一步工作，神成全的就是人的信心，既看不见又摸不着，神作

的就是话语成为信心，话语成为爱心，话语成为生命。”神拣选人的时候，就是在看不见、摸不着的时候拣选。“神作的就是话语成为信心，话语成为爱心，话语成为生命。”临到你的都是话语，你看不见、摸不着，这就是说，神拣选人的时候，神就要看你是不是有这个信心。工作安排下来的时候告诉你说让你揭发检举，告诉你神喜欢正义的人、事、物，神喜欢有正义感的人，神喜欢诚实人，神对诚实人十分照顾。临到你的是不是都是话语？（嗯。）可是你看见神话实际了没有？你是既看不见，又摸不着。不仅是看不见，反而看到的是与神话相反的。有正义感的诚实人，因着揭发检举得罪了带领以后，被带领打压。打压以后，还没有把歪曲的事实扭转过来呢，基督又出国了。基督离开以后带领工人胆子更大了，可以“大显身手”了，你看见什么了？你什么也看不见。所以说你既看不见，又摸不着。2012年的时候，你能看见神喜欢有正义感的人吗？你看不见。“神喜欢诚实人”，你看见的只是神说了这么一句话。而诚实人怎么样了？诚实人说了几句实话，结果被开除了吧！你看不见，还摸不着。摸不着就体尝不到，你体尝到的是什么？你体尝到的是滑石蛋才能在教会存留，滑石蛋才能得以亨通。外界的环境让你感觉神还是喜欢谁呀？你感觉到的神是不是喜欢滑石蛋呀？（嗯。）“呀，这还和世界一样，还是人家会说话的人、聪明人能吃得开，人家不乱说话，不惹是非。你看人家还在教会，人家还是带领。你看那个谁谁谁，说了一句实话，怎么样？被开除了吧！连神家人都不是了，连信神的机会都没有了，你说傻不傻？还是得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啊！虽然神说不要考虑自己的后路，但是不考虑自己的后路能行吗？不行啊！神，你是那么说呢，但事实还不是这样呀。我按神话揭发检举了，结果被他们隔离、开除了，我在这喊冤叫屈的时候，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正需要你的时候，你出国了！”

“既看不见又摸不着，神作的就是话语成为信心”，神就是要借着这个环境让话语成为你的信心。神要的是诚实人，神要的是有正义感的人，这个话能不能成为你的信心？“神说了，神要诚实人，那我就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环境，不管神做什么事，我都确信神要的就是这样

的人，那我就至死也要做这样的人，我要做一个诚实人，我要做一个有正义感的人，我要做一个对神作工有负担的人。因为神说了，神要的就是这样的人，神要的就是能为神尽心、尽力、尽意的人，那我就这样做。”这就是对神的话语有信心的人，是相信神话的人。神说：“……当神击打牧人的时候，羊群分散了，那时你们就没有真实的带领人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当怎样走末了一段路》）这句话你信不信呀？如果你对这句话有信心，那神就成全你。“神作的就是话语成为信心，话语成为爱心”，因着这些话你对神有了信，对神有了爱。怎么有爱呢？不管神给你摆设什么样的环境，不管周围人弃绝你也好、咒诅你也好，你依然能按着神的话去做，依然能够不离开神，不管神怎么作，你不离开神，这是不是爱心？（嗯。）咱再看亚伯拉罕、约伯，临到约伯的是强盗抢了他的万贯家产，神试炼约伯的时候，神向他掩面，他是看不见神的。临到亚伯拉罕的是“把你的儿子给我献上”，临到亚伯拉罕的就是这句话，神也向他掩面了，他不知道这是神在试炼他。“神作的就是话语成为信心，话语成为爱心，话语成为生命。”怎么成为生命呢？你得有信心，你得有爱心，还不能是一时的，还得持守住，让话语成为你的生命。SJ当初是因为什么跌倒的？是不是因为神话没有成为她的生命呢？神喜欢诚实人，你对这话有信心吗？“神作的就是话语成为信心，话语成为爱心，话语成为生命。”因为话语没有成为你的生命，所以你就能消极，就能退后。

“达到人都百经熬炼，具备高于约伯的信心，需要人都受极大痛苦，百般的折磨，不论何时都不离开神，当人都顺服至死，对神有极大的信心，神的这一步工作就算结束了。”“达到人都百经熬炼”，这里有个“都”。我走在前边，我给你立了个标杆，接下来SJ又立了个标杆，那下一回你也跑不了。这就是说“达到人都百经熬炼，具备高于约伯的信心”，都得高于约伯的信心，不光是一两个人高于约伯的信心，而是都得高于约伯的信心！“需要人都受极大痛苦，百般的折磨”，昨天交通，神拣选我和拣选SJ是不一样的。神拣选我的时候，神是不是把我放在了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地方？（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站住了见证，神话成为我的信心，神话成为我的生命，我

凭神话活着，我能按着神的话去走，能够坚持走下来，与敌基督、假带领抗争到底，这就是话语成为了我的生命！但这个时候，SJ是不是退去了？她退去了，而我在这儿是不是被神拣选了？做人做事、看人看事都根据神话去看。昨天咱看的那篇神话是怎么说的？说神拣选亚伯拉罕了，是吧？神是怎么拣选亚伯拉罕的？神试炼了亚伯拉罕几次？就是说神让他把以撒献上，献了几次？（一次。）再后来神还试炼他了没有？（没有。）没有了。耶稣出来作工的时候，撒但试探了耶稣几次？（三次。）最后撒但退去了，是吧？（嗯。）神要用你就要拣选你，拣选你是要经过检验、经过试炼的。在拣选得胜者的时候，2012年的时候，我在患难里边经住了检验，就是我站住了见证。我站了个什么见证呢？人家说："你再检举就开除你！"我把自己的前途命运献上了，而且我是举起了刀，开除通告下来了，事实临及了，不仅仅是说了一句话。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亚伯拉罕砍好了柴，拉着孩子，亲手把孩子放在祭坛上，举起刀准备杀他孩子，是他亲自把孩子送上去的。那你看我，我是怎么被开除的？是被人揭发检举而开除的？（不是。）是我自己"背上柴，捆着手"上去的。（嗯。）我是为了维护一个正义，就算你告诉我要开除我，我还要这么做，我不能因着我自己的前途命运，而不维护神家利益，不维护神的名。那时候我已经辞职了，没工作了。我没工作了，我一心就是信神，也就是我把所有的心血代价、一生的命运像赌注一样全部压在了信神这条路上。也就是我的心血代价、我所爱的、我所走的路就是在这条路上。结果呢，人家把我开除了，是不是像亚伯拉罕献上以撒一样？举起刀来，献上了你所爱的，献上了你的所有？

"达到人都百经熬炼，具备高于约伯的信心"，我相信神是公义的，我相信神看着呢，神要的是见证，我相信神是喜欢正面事物的，相信神是喜欢有正义感的人，所以我就敢那样去做！我不怕你弃绝、我不怕你开除、我不怕你人数多、我不怕你咒诅。神给我摆设的仅是这个环境吗？仅是开除就完了吗？当时我的家人因着这样的环境也退去了，信的也不信了，而且走到了快离婚的地步。母亲是信神的，母亲也去世了，而且我还病痛缠身，卧床不起。人信神都是为了得福，

是吧？我这是得的什么呢？我这是前途命运没有了、家庭破裂、母亲离世、病痛缠身，这一系列的事都是在2012、2013年一两年的时间以内所发生的。我是一心走信神的这条路，可最后换来的是“敌基督”“假基督”“超级敌基督”“超级邪灵”，都是“超级”的，把所有的“冠冕”都戴上了。即便是这样我停止我的本分了没有？没停止，没停止我的信，不管戴什么，即使我就是一个邪灵，我也要尽上我该尽的本分与责任！当我站住了这个见证以后，撒但是不是退去了？就是说，我的这颗心，神看见了。神拣选人的时候看见了我的心，所以在那个时候神就拣选了我。拣选了以后还用不用再试炼我呢？也就是说神拣选了以后，就不再试炼了。神说：“在这个时候，就是亚伯拉罕能顺服神的要求——将以撒献上的时候，神对人类，就是对他所选的亚伯拉罕此人才真正地放心了，真正地有一个认可了，神确定了他自己选的这个人物是可以担当他应许、担当他接下来的经营计划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领头人物。”（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二》）亚伯拉罕可以担当一个领头人物，经得住神的检验了。神让你献“以撒”，把你放在黑暗之中，让你看不见、摸不着，不是要玩弄你，神是要怎么呢？神是要拣选你。神是要检验工程，看你是不是神所要的人，神是检验你。神是在检验你，并不是要玩弄你，神是要赐给你！

借着每一个人的经历，看见神作在每一个人身上的，看见了神的公义性情，又看到神作工的原则，神作工的原则是不变的。不管你有多大的身量，每个人都要经历试炼，人人都得过关。秋莲呢？再看秋莲，神给秋莲预备了个什么？秋莲，你自己谈谈吧。（秋莲：情感，放不下姑娘。）神给秋莲预备了个闺女，闺女当时已经十八岁了，是吧？（嗯。）我说：“秋莲，矬子里面拔大个，我看你的领受能力在这里还算不错的，你出来作个工作吧。”“哎呀，不行，我闺女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我闺女，我们母女俩相依为命！”闺女都十八岁了！在外国，十八岁就成人了，就得赶出家门让她独立生活了。你闺女十八岁了还离不开你，你连在教会尽个本分都不行，这是事实吧？当时是让你离家尽本分了，是吧？（对。）让你出来尽本分，你就不

出，你说你离不开家庭。SJ家孩子当时才三岁，她就能放下孩子出来作工，那时候SJ没有说“我孩子还不成人”吧？她还不是在本地，她是出省，游走全国，而且一出来就是十来年。而你呢？只是让你出来一下，还没有让你出省、出县。你那时候只是能在村里作作工，是吧？中午回家，晚上回家，陪同你的宝贝女儿。你献上什么了？你不出来就是为了陪伴你的女儿，这属于情感，你连一个情感都献不上。神在这儿看不见你的信心，看不见你对神话的信，那对你的检验能结束吗？不能结束。那撒但对你的围攻，撒但对你的捆绑也就不断，所以面临你的就是环境不断。即使走到现在，你也不是站住见证出来的，你不是经得住神的检验了，是什么呀？是你女儿搞对象了，人家有了对象不要你了，把你踢出来了，没办法了，“现在我没有可以爱的人了”。神说什么了？你的心交给谁了？神说：“为了你们所忠于的东西你们从未觉得疲乏，从未烦恼过，而是越来越渴求自己能更多更好地拥有自己所忠于的东西，而且从未放弃。对于我，对于我说的话，你们从来都是将其放在你们所有热衷的东西的最后，而且是不得不将其排在最后一位，甚至有的人连最后一个位子都留给自己未发现的要忠于的东西，他们的心中从未有我的一点一滴。”（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到底是忠于谁的人呢？》）你把神排在了第几位？最后一位。甚至最后一位都留给自己未发现的要忠于的东西了，你把你的家全部安排好了，这才想起了神。闺女搞对象了，这才想起来，“我现在可以去尽本分了，可以出门了”。那你想想，神可能会赐福你吗？能不能赐福你？

所以就让你看见了，人家雨桦的“子孙”比你多吧？（嗯。）这里说的“子孙”咱得理解一下，不是说世上那个子孙。看SJ这儿，看雨桦这儿，她们所带领的、所跟随她们的、所听从她们的有多少，你跟从谁就属于谁。神说：“秋天，落叶归根，你归回你‘父’的家中，我归回我父的身旁……”（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落叶归根之时，你会后悔你所行的一切恶行的》）为什么说你归回你父的家中？你听从撒但你就跟随撒但，这就是跟随你的父；你听从神的你就跟随神；你站在摩西这一边你就是属神的。咱借着交通神对亚伯拉罕的赐福，就是让你

看到，你要是站在正义一边，神就赐福你，神就让你作王掌权，就让你做千夫长、百夫长，就让你做带领，带领他们。雨桦在这儿，她能带领一些人，SJ在这边可以独当一面，她可以带领更多的人，能引导、带领他们，她们就有了“子孙”。咱今天把教会攻打下来了，你就能看见，神把敌人的城门赐给了她们的“子孙”。可秋莲这边呢？你没有站住见证，是吧？神能不能赐给你“子孙”呢？（不能。）不能。那敌人的城门能不能赐给你呢？更不能。所以这就让你看见了，秋莲有没有“子孙”？萧田有没有“子孙”？没有“子孙”你俩着急不着急啊？（着急。）还有江梅，都着急想要有“子孙”。你着急想要“子孙”的时候，该怎么办呀？“我有些话不敢说，有些工作不敢作”，话也不敢说，怕伤着人，怕人家不听你的，你还得寻找“子孙”，所以说你的作工就受到了辖制。你用撒但的诡计来维护你的政权，你能维护得住吗？秋莲在这边有几个“子孙”呢？我看见秋莲找了两个“子孙”，是吧？找了谁呀？（老赵、珊珊。）这就是“你归回你‘父’的家中，我归回我父的身旁”，神赐给你这两个“子孙”。神赐福给亚伯拉罕的时候说什么？神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创 22：17-18）神让亚伯拉罕的后裔占领仇敌的城门。秋莲，你的“子孙”能占领谁的城门呢？你的这两个“子孙”怎么了？你的“子孙”跑了，现在他连自己都顾不了，还得你去护你的“子孙”，这是不是看见神的作为了？看见神的作为，看见神的性情，看见了神作工的原则。你什么都没献上，到现在还为自己的地位、名誉，在打、在抢、在斗。如果说你现在能够献上，把你的地位、名誉献上，不再为自己说话，不再为自己做事，站在神一边看事，做人做事、看人看事根据神话，当你站住这个见证的时候，经得住这个检验的时候，那神是不是就可以赐福你了？（嗯。）必须得站住这个见证。可是你言行举止出来的就是为自己说话，就是为自己的脸面、地位说话，你不是献上，你是争、抢、夺，正好和人家献上的是相反的。亚伯拉罕人家是自己把孩子放在祭坛上，劈好柴，就献以撒去了。而你呢？你是与神在抢、夺，所以你得不着神的赐福。你看珊珊她也出来占领了吧？老赵也出来占领了吧？他们占领了谁的城门了？他们谁的城门也占领不了，反而是让人家把

他们的城门给占领了，这就是你的“子孙”。这个话能理解吧？（嗯。）就是借着这个话让你认识神作工的原则。

“达到人都百经熬炼，具备高于约伯的信心，需要人都受极大痛苦，百般的折磨，不论何时都不离开神，当人都顺服至死，对神有极大的信心，神的这一步工作就算结束了。”神的工作什么时候结束呢？“达到人都百经熬炼，具备高于约伯的信心”，你什么时候能让神话成为你的信心，成为你的爱心，成为你的生命，神的工作什么时候就结束了。如果成不了，那你就得经受百般熬炼，具备高于约伯的信心。必须得高于约伯的信心！约伯是什么信心呢？“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你必须得高于这个信心。不是让你经历约伯的那个熬炼，你不配！是让你高于约伯的信心。神的话要在你身上达到什么程度的果效呢？赐福你的是神，剥夺你的还是神，主宰者就是那一位——独一真神，你最起码得有这个信心，得高于这个信心。就像雨桦，神拣选雨桦呢，雨桦对神的作工有认识吗？有所认识了。有负担吗？没有负担。她有什么？就有一个信，就是高于约伯的信心，“一切都是神主宰着，我是个受造之物，今天是死是活，我信神是信定了，你今天就是杀了我，打死我我也要信，我不会说不信的话，我依然还要走这条路！”这就是高于约伯的信心。那你呢？你能够和弟兄姊妹打斗，能够为自己说话，为自己的虚荣、脸面说话，连这个地位、名誉都放不下，作工不想作，还想偷懒，还应付糊弄、欺骗，那这叫什么？神看见看不见？咱总害怕丢了这个地位，总害怕不能成为带领。约伯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当称颂的。”你把你交出来了吗？你自己能维护了你的名誉吗？为什么人家揭露解剖你，你要逃避、辩解、表白呢？如果你真相信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你还表白不表白？你就不表白了。“今天就把我当垃圾扔了，就是再羞辱我的名，神的名是当称颂的，我就是个受造之物，我就是个尘土，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当你真正认识到这儿的时候，你不会再去表白，你不会再为着自己的前途命运去打斗，这就是说，得具备高于约伯的信心。

“达到人都百经熬炼，具备高于约伯的信心”，这个高于约伯的信心是怎么来的？百经熬炼！你说雨桦那个时候是一次走出来的吗？是多次！你越不愿意往上走，你所受的苦就越大，所以说众子民是在灾难中作成，你不是不相信神的话吗？行，神让你体验体验，让你品尝品尝。你不是能争夺地位吗？那你去争夺地位，你看能不能改变了你的命运，神定义要作成的事，无人能拦阻！神定义诚实人一定掌权，你不相信，你说：“不是，诚实人一事无成，诡诈人吃得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不为自己的地位、名誉作工，我能站立得住啊？还要受到别人的打压、欺负。我闺女十七八岁了，我得看着，我不看着，她一个人活不了。在我眼前她是安全的，离开我眼前是不安全的，容易受到伤害，所以说我得看着她。”你把信神当成了一种信仰，“究竟有神没神还未定两可，我闺女的命运，究竟是不是神主宰的呢？究竟是在我手中，还是在神手中呢？”她是不是在与神争夺？是不是怀疑、疑惑？她敢交给神吗？不敢交给神，所以说这里边没有一个信。神话没有成为信心、没有成为爱心，那就需要再受熬炼。“达到人都百经熬炼，具备高于约伯的信心，需要人都受极大痛苦”，你越悖逆，受的痛苦越大。为什么？因为你太悖逆了，熬炼一次、两次不行，今天咱就体尝到了吧？现在是话语成就一切，现在就告诉你下一步工作要作什么，“教会就是战场”，你对这句话信还是不信呢？你要是相信教会就是战场，那你该怎么打赢这场仗呢？拿起神给你的一把两刃利剑来行使神的权柄，站在神一边。如果你相信教会就是战场，你站在神这一边，打赢这场战役，你这么去做了，你看神会怎么对待你。如果你是滑石蛋，“教会是战场？明明教会是神家，是神的心脏，怎么就成战场了？胡说八道。而且‘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宁可得罪十个君子，不可得罪一个小人’‘为人一条路，惹人一堵墙’‘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仇人多堵墙’”这是不是撒但哲学？（嗯。）撒但哲学法则在你里边困扰着你，你去不去作战？你去与敌基督、假带领争战不争战？你揭发检举他不？你把不把他放在光中暴晒？咱现在只是起步，才开始收集敌基督的所作所为的材料，收集完材料还要干什么呢？还要出去发传单宣传。这个传单不是给外邦人发，而是专门给敌基督发，专门给墙头草、老好人发，专门给他们的傀儡、走狗发。人家那

个傀儡、走狗会不会起来打你、会不会放出狗来咬你呢？会不会？那你敢不敢去啊？还去不去啊？如果你是滑石蛋，你还不去，你在等待着神作工结束的那一日，一步跨入国度，那你就等吧！如果你把自己一切交出来了，提前把撒但捆绑起来了，那你就活在神的保守之中，他不敢怎么对待你。如果你是滑石蛋，你谁也不得罪，你想做个老好人，好了，到大红龙垮台的时候，政府没人管的时候，你说敌基督会怎么对待你？可想而知，他会扒了你的皮，杀了你都不为过！那时候扒你的皮也是你活该，谁让你对神话信不来呢！这就是，“需要人都受极大痛苦，百般的折磨，不论何时都不离开神”。

我给你举了几个例子？我的经历、SJ的经历、雨桦的经历，是不是让你看见“不论何时都不离开神”。可咱呢？一涉及到个人利益，需要你做出选择的时候，你立马就离开了神。这个“离开神”咱知道是什么意思吧？就是不能站在神一边说话，不能维护神家利益，不能维护神的名，这就是背叛。“当人都顺服至死，对神有极大的信心”，极大的信心，顺服至死，什么是顺服至死呢？就是让你死，你都能顺服，你都没有怨言，都没有想法，都没有用自己的办法去解决问题。“当人都顺服至死，对神有极大的信心”，你相信只要你有一口气，神就不会让你死。你就是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就是看到别人都弃绝你，都定罪你，你都相信神是公义的，相信神的日子迟早会到来的，公义的日头会出现的，神的国度是降临在地上的，大红龙必然是要垮台的，恶人、诡诈人必定是沉沦的，你有这个信吗？为自己说话的，必定中了自己的诡计，必定是死在自己刀下的，得有这样的信心。“神的工作不像你们想象得那么简单，作得越不符合人的观念意义越深刻，越符合人的观念越无价值、无实在意义，这话你们都应仔细想想。”这个话结合咱昨天交通的，经历神的作工，认识神，在神的作工步骤中看见神的奇妙作为。从这儿就看见什么了？咱一直说拣选，不同时期，神拣选了不同的人种，各从其类了。那时候拣选的是得胜者，就是看神话是不是能成为你的信心、成为你的爱心、成为你的生命。神话能直接成为生命的这必定是有素质，能明白神话的人，不明白神话的人不能成为生命。接下来拣选的虽然素质达不到得胜者那个

素质，但他明白了神的心意之后就能去实行，明白异象以后他就能为神献上。这两个拣选完了，第三个再拣选什么人？再拣选的是看见了就信的人。第三个拣选的就是信心，得具备高于约伯的信心，高于约伯的信心就是至死顺服神。现在就是让你看见，让你看见神的作为，看见神的性情，看见神的喜怒哀乐，看见神作工的原则了，看见神是怎么赐福于人的，看见神是怎么作在人身上的，这些都让你看见了，现在就是要把看见了才信的这部分人拣选出来。当拣选出来以后，不是说你就比别人有真理了，不是！拣选出来你，是你可以担当了，神可以在你身上作工了。接下来就是神在灾中把你作成，这就是神拯救人的全过程。

撒但的护卫兵

（温婧：我之前在教会的时候，负责的是教会的辅导员，有两个姊妹她俩不作工，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是好好地跟她们说，“你们是教会的辅导员，你们先去教会，把文章收上来。不管你们有没有生命进入，最起码得作工嘛。这就像老师给学生布置作业一样，老师让你做多少页卷子，你就做多少卷子，第二天你交上来就行了。教会辅导员的工作就是下去跑教会，把那些老姊妹手写的文章收起来转换成文档，交上来。”我跟她说完了之后，她表面上答应了，下去不作工作，反倒去跟带领告状，说我怎么怎么了。然后带领就过来说我了，说我辖制人家。我就想：“我怎么辖制她了？”我说我是好好跟她说的，我是耐心地跟她说的，我也省察自己，我说话的语气也没有怎么怎么样。再说了我的存心不也是为了工作嘛？而且我和她说话的口气、方式也没有那种指责，我怎么辖制她了？在这个事情上我就不接受，接受不了。但是人家说我狂妄，我也能认识到自己性情狂妄、贬低人了，但是就接受不了她说我辖制她。我从两方面想，我也没觉得有什么地方让她受我辖制的。）最后解决了没有？（温婧：没有。我没有包容、忍耐，我爱不起来，但是我好歹忍气吞声了，我退了一步了，我不说了、我不闹了、我不吭声了，我好歹和忍字挂钩了。带领你能

把她扶持起来就扶持起来，我不去打压人家，我不说了，我就觉得我好歹忍了呀，你还说我不够忍耐，我就不知道怎么就是忍耐了。）（夏彤：她说的那两个姊妹都是年轻的，一个是去年年底刚毕业，她还没有尽过什么本分，什么也不懂。另一个也是才尽本分，没有多少经历。）（SJ：意思是温婧这么要求那两个姊妹，人家就受辖制了，是吧？）（夏彤：嗯。因为她是新人，没什么根基，什么身量也没有，刚不上学了。另一个姊妹是带着孩子还上着班，也没有尽过太多的本分或者是经历。这两个姊妹是新人，是这种背景，但是温婧对她俩的要求就是，“尽本分你就应该这么做，你就应该把这些工作作到位。让你弄文章，你就得把这些文章都给我整理上来，都给我弄上来，你弄不上来，你就是不负责任，你就是应付糊弄。”虽然这个话是对的，但是这个要求对她们两个人来说，就有点达不到。）（温婧：不管做好、做坏，最起码文章要收上来吧，三个人一篇文章都收不上来。）（夏彤：她的矛盾就在这儿。她觉得我也是对的呀，我也是为了神家工作，我也是按照这个要求去要求她们的，可是她们就是不作工。）

现在对这些问题还有点困惑是吧？（她就接受不了。）温婧主要是接受不了带领说她。（温婧：带领说我辖制人家呢，我就接受不了。）（夏彤：带领说她是敌基督。）说谁是敌基督？（温婧：说我是敌基督。）你是带不起“敌基督”这个帽子，是吧？（温婧：我也能认识到自己有敌基督性情，但在这件事情上，我就不承认我对她们是辖制。）那你怎么说你认识到你有敌基督性情了呢？（温婧：那肯定是以前有别的流露，跟神话对号看到了嘛。看神话的时候，神话说有的人怎么样怎么样，心想这不是我嘛，哦！这就是敌基督性情，我是有敌基督性情。）我是有敌基督性情，可你怎么能说我呢？（SJ：我有是有，我自己承认能行，但是你不能说。）我脸上有个疤，我照照镜子看看就行了，你不要说我脸上有疤。（温婧：有你说的那个感觉。我是有敌基督性情，但是在这个事情上我理解不了。）也就是说，你们都不要做诚实人，你们都骗我。（温婧：什么意思？）你喜欢诚实人还是喜欢诡诈人？（温婧：喜欢诚实人。）你这是在撒谎。

（温婧：是吗？）大家说说，她喜欢什么人？（温婧：因为我不喜欢别人对我说实话，所以说我喜欢诡诈人。）也说不上是诚实人，就是说你不喜欢说实话的人。（温婧：行，可以，我接受，别人和我说了句诚实话。）谁也不愿意让别人说自己是猪八戒它二姨。本身你长得就是猪八戒它二姨，你还不愿意让别人说。

你连个镜子都不敢照，也不敢让别人和你说实话，那你说信神是在干什么呀？（温婧：认识神、认识自己。）你连镜子都不敢照，还认识自己呢？别人给你说一句实话，你还接受不了，你只愿意让别人对你说鬼话。漂亮的那个人就喜欢照镜子，猪八戒它二姨照不照镜子？（SJ：不照。）不能照镜子，掩耳盗铃！咱今天信神就是照镜子，就是认识自己呢。你照了一下镜子委屈得不行，“这是什么镜子呀，竟然把我的真实面目给照出来了。”所以说你喜欢看画，不喜欢照镜子。你在墙上挂一张美女照片，你每天就看美女，不照镜子，你说这个人傻不傻？（傻。）自己能看到自己傻得可爱。看着墙上的美女照片，还乐呵呵的，“我就是她”，墙上不敢挂任何一面镜子，你说别人会怎么看你？你这些痛苦是谁加给的？（温婧：撒但。）这就是撒但的玩弄。这才是让人真正地认识一下什么是正宗的自欺欺人！自己欺骗自己。人家不想照镜子是怎么呢？卸妆的时候不照镜子，化妆的时候可得好好照照镜子，一边照镜子，一边化妆呢。你就连妆也不化。化妆是在干什么呀？（温婧：伪装。）你一点也不伪装，还不让别人给你照照镜子。你要是化一下妆，他们能看出来呀？（温婧：人家说我连装都不装一下。）说你装都不装一下，意思就是说你没有化妆吧？（温婧：嗯。）你要是化妆了，带领工人还能对你说出这些话呀？（温婧：那应该化妆？）你稍微化妆一下，带领工人也给你做不了这个镜子。带领工人就是做了这个镜子，画龙画虎难画骨，你一化妆，你脸上原来是什么颜色，谁还能看见呀？（温婧：那化妆了不就遮掩起来了吗？）对呀！你为了让别人说你个好，你为什么不遮掩起来呢？（温婧：那遮掩起来了，不就是假冒为善了吗？）那你说，你自己不想假冒为善，你还想让别人说你是假冒为善。这就好比你披了一个狼皮，你和别人说你为什么不说我披了一个羊皮呢，你说这是谁

的过？（温婧：我不是披着羊皮，我是披着狼皮。）就说你是彻头彻尾的一个狼，可是你不愿意听别人说你是狼，你说什么呀？你最起码说我是个披着羊皮的狼呀！你自己不披羊皮，你还想指鹿为马，你还想把人家的眼睛改变一下，把人家的思想改变一下，“你看着我是狼，你也不能说我是狼啊，你要说我是羊，或者说我是披着羊皮啊！”这是不是指鹿为马呀！（温婧：嗯。）

指鹿为马是什么意思？指鹿为马主要是说人说话的时候有存心，有个大臣想篡位，于是故意把鹿说成马，颠倒黑白，是想试探一下、试验一下，看下面的人有多少人跟他。那你在这儿是不是相当于指鹿为马了？（温婧：我没有意识我是在指鹿为马，但是做出来的事是指鹿为马。）我不是说你做的这个事。我是说你是那个鹿，但你要求别人说你是马，听懂这个意思了吧？（温婧：嗯。）指鹿为马的鹿算不算中心、算不算重点？（不算重点。）它只是一个棋子，是大臣试探下边的人所利用的棋子。所以说你在这儿也是一个棋子，你是谁的棋子？（温婧：撒但。）撒但在那边说：“我指着这个鹿就说这是一匹马，看有几个人能说句诚实话。”这是不是撒但与神在打赌呢？（温婧：嗯。）那你扮演的是谁？（温婧：我扮演的是撒但。）从你嘴里说出你自己是马而不是鹿，你是不是扮演了撒但？（温婧：嗯。）你扮演了撒但，这是不是撒但在玩弄你？你是不是在自欺欺人？你是不是自己玩弄自己？（温婧：嗯。）现在能转过弯来了吗？（温婧：嗯。）

人是无能的，灵界的事情你是看不见的。你今天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都是受灵界的支配。你这个思想让撒但败坏了六千年了，你就成了撒但的出口。也就是说，你自己中了自己的诡计。你明知道自己是一头鹿，还想在别人面前当一匹马，“我可是一匹马，不要说我是鹿”。更可气的是，跟随着神，说自己是信神的，要做诚实人的同时，还不让别人和你说实话，明知自己就是个鹿，还把自己说成是马。说自己是匹马，还不穿这个马皮，还是一头彻头彻尾的鹿，你说这是谁

拗呢？（温婧：我。）用神话来揭示撒但，撒但是丑陋不堪、不堪一击。这样一看咱是不是丑陋不堪、不堪一击呢？“我怎么傻到这个程度了呢？”你说咱傻不傻？（温婧：傻。）这就是让撒但给迷惑成什么样子了呢？就像喝醉酒的那个人似的东倒西歪。神怎么说了呀？神说：“你是遵行我旨意的人吗？多多问问自己，多多揣摩。撒但的礼物装在你的里面，是怨你自己不认识人，不认识撒但的毒素，自己找死。被撒但迷惑得实在不轻，简直都糊涂了，喝醉了淫乱之酒，东倒西晃，站不住立场，没有实行的路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十三篇》）你说喝醉酒的那个人还知道自己是自己吗？就好比说欣怡，一个人在那儿说“此地甚好……此地甚好……”，欣怡说的这个此地甚好，是专给你说的。你说喝了酒的那个人呢？别人都不知道他说的什么，他一个人给自己说话，自己给自己敬酒、罚酒。现在给你照了一个相，给了你一个画面，显示出来的你就是喝醉酒的那个醉翁。世上有句话怎么说了？醉翁之意不在酒。以后就叫你醉翁，也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你说你这个难受、痛苦来源于哪儿呢？你的痛苦就是，“我本来是头鹿，你们为什么要把我当鹿待呢？为什么不把我当成马待呢？”这就是醉翁。醉翁的意思在哪儿呢？不在于酒。你说你走到哪儿和人家能说清楚呢？你和带领能说清楚？还是你和下边的人能说清楚？你在这儿还痛苦难受，还熬不过。

现在还痛苦吗？点开头了，点头是痛苦还是不痛苦？（温婧：感觉痛苦，要是不痛苦的话，怎么还会流泪呢？）你痛苦在哪儿呀？（温婧：不知道。）这个痛苦是因为：“带领这么欺骗我、欺负我呢，带领欺负了我，你们没有一个人起来给我说句公道话，给我打打带领，你们反过来还说我有问题？”（温婧：我的痛苦就是，没有人给我说句公道话。）“我现在痛苦的是没有人出来给我说句公道话”，你说的这句话还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你说我在这儿给你说的，是不是都是公道话呢？可是你在这儿却说，没有人给你说句公道话。其实你在心里边想，“你们怎么就不能歪着嘴为我说句话呢？”你也知道歪着嘴的这个话弟兄姊妹不能说呀，所以你就得给歪着嘴说的话戴个冠冕，把歪着嘴说的话说成是公道话，你在心里是想让别人为你说话，这就是

撒但的谎话。说了一句谎话，就得用一百句谎话来掩盖。怎么掩盖呢？掩盖也掩盖不了，说不通了，可是还想戴个冠冕。大红龙国家是什么呢？是假大空、伟光正，都是假的，可他还想让别人歌颂他。你是不是典型的代表？弟兄姊妹给你说的明明就是公道话，你还说："你们为什么不给我说句公道话呢？"这就是被撒但欺骗的言语所蒙蔽了，也是被撒但玩弄了，借着这个要让你看见撒但把人玩弄成啥了，成了一个醉翁了。这个能完全理解了吧？（温婧：能。）能理解、能认识到了，慢慢你就能找到你的问题在哪儿了。你就认识到是你的问题，不是别人的问题了。以后，你要是想让别人给你说句公道话，那你最起码得"伪装"一下，你穿个羊皮，"你看我是不是个羊呢？"你穿上个马皮，"你看我是不是个马呢"？（温婧：我还得伪装一下？）（夏彤：是说你先得有外表的好行为。）对，这就是一个步骤。

神要不要人的伪装呢？（温婧：不要。）神不要人的伪装，神是让你变呢。（温婧：克制不住，纸包不住火呀！）现在不用克制了，我已经给你交通了，你以后不要当醉翁就行了。最起码临到事的时候，你先反省一下，"我究竟是什么呢？我是鹿呢还是马呢？我自己先看看，看清楚了，再听别人说的，人家别人说的是公道话，还是违背事实说话呢，还是人家就是按着事实说话呢？如果人家是用事实说话，我为什么不能接受呢？虽然人家说我脸上有个疤，难看，虽然我心里难受，但是我得变，我得把这个疤去掉，那我伪装也得伪装一下，让别人说个好。"你一伪装穿上个羊皮，别人说你的时候，你心里边还舒坦一点，你不伪装还想让别人说你个好，你说这是什么人？你自己是猪八戒它二姨，你遇到一茬瞎子，你告诉他们，"我是仙女"，他们说仙女来了，你心里就舒畅。有个睁眼的人过来给你说了句实话，你说啥？"你这个睁眼瞎，你看着我是猪八戒它二姨，你不说我是仙女下凡，你说我是猪八戒它二姨，你真是睁眼瞎！"你看这话，这是不是一个事实呀？（温婧：嗯。）临到事之后，你用这么一个简单的例子一反思、一对号，"呀，我怎么是这么一个浑人呢？"看到自己浑了，看到了自己这么拗，一个不通的事情，非要弄成一个通的事情，这就找见自己的问题了。你找见自己的问题了，你对别人还有没有成

见了？你对别人就没有成见了。也不会一块石头在心里绊住，多长时间过不去了。

再回到刚才的话题上，刚才说咱今天先得伪装一下，可是神要不要伪装呀？（温婧：不要伪装。）不要伪装，可是你也得伪装一下，这是一个步伐、一个台阶，一步一步的。就和孩子们走路一样，孩子小时候在床上拉了、尿了，躺在床上还不会动，只会翻个身。当孩子刚学会翻身的时候，你要求不要求孩子“起来，给我走路”？（不要求。）那你要求什么呀？“来，先学爬，过来，先爬过来，这条腿伸，那条腿蹬，那个胳膊往前伸”，这是教你往前爬呢。父母最终要的不是你会爬，要的是什么？要的是你会走。但是你不会爬就能会走吗？（不能。）这是一个台阶。现在你就相当于在床上睡的那个孩子，你现在爬都不会爬，翻身也不会翻呢，你还在坐井观天呢，“天就这么大，你们为什么说天那么大呢？都是他们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还处在这个童年期。神喜欢诚实人，但是神不要求你做诚实人，因为你现在就做不到、达不到。他躺在床上连身也不会翻了，你就让他起来走路、跑，那可能吗？这就是谬种了。真正的父母是让孩子先会翻身、先会坐，学会坐了再学爬，小孩会爬了，这才怎么呀？（SJ：站了。）来，站起来走路。

你看教会建造的时候，神说：“你选人还有标准，何况是神呢？有些人说：‘神选择人到底是什么标准？神就那么难靠近吗？人来到神的面前、进神家的门就那么难吗？’其实也不难，这个门槛不高，但是有个标准：首先，人得有一个敬虔的态度，有一个安分守己的心态；另外，对待神人得有一份诚实向上的心；再一个，外表的言行举止得合乎圣徒体统，最起码外表得具备一些好的言行、规矩或者教养。你要是连这些最起码的都不具备，说实话神都不会搭理你。”（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要尽好本分明白真理最关键》）神让你们有个圣徒的体统是吧？（SJ：外表的好行为。）你得让人家一看你就是信神的，神也不交通这里边有欺骗、披羊皮，是吧？（嗯。）等到2012

年、2013年教会建造一结束，国度建造开始的时候，神交通什么呀？神说：“比如说，有些岁数大一点的人对信神之后要做什么样的人有一种想象，他认为自己这么大岁数了，信神也这么多年了，说话、做事得给年轻人作个表率，不能蹦蹦跶跶的，让人看着为老不尊，得让年轻人看着端庄正派，有儒雅绅士的风度，所以他跟年轻人说话时就一本正经的。到聚会的时候，年轻姊妹跳舞赞美神，他就约束自己不去看，他认为眼目的情欲得控制，非礼勿视，但心里还嘀咕，‘这些年轻人活得多滋润哪，我怎么活得这么憋屈呢？不过信神了就得憋屈点，谁让自己这么大岁数了呢。’他认为不能看，但有时还偷着看，这分明是在伪装。”（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解决观念才能进入信神正轨（一）》）看见你每天坐得板正，那是在干什么呢？（伪装。）有的人说我已经是老年人了，我不看年轻小女孩跳舞，还用手捂住自己的眼睛，然后在手指缝隙里偷看了，你说这个偷看、坐正好不好呀？（好。）在你幼小的时候，在你不会走路的时候，你得有个外表的好行为，“你看，人家就有圣徒的体统，从外表一看，人家就是信神的。不管人家在家怎么样，就算回到家了家里像个猪窝，但人家一出来看见就像个人。”那时候管不管这些呀？（不管。）教会建造的时候不管那些。一到了国度建造以后，神交通什么呀？别看你外表有个人样，但你的心是邪恶的。审判刑罚就开始说你的这个心了，你那是伪装。神交通伪装了，那你说伪装好还是不伪装好呢？（不伪装好。）教会建造刚开始的时候，神不说伪装不伪装吧？意思是让你有外表的好行为，也就是让你伪装了吧？（嗯。）但到了国度建造为什么又不让你伪装了呢？因为教会建造是要让你扩展福音工作呢，先得把人给招回来，你是门面。你看招生的那些门面上的人是不是都得有个圣徒体统样呢？（嗯。）歪瓜裂枣的人能去招生吗？（不能。）人家一看，就招生的这两个人，就知道他那学校啥样了，去都不用去了。教会建造就是在招生呢，等把人招进来一上课的时候，是不是什么人也有？（嗯。）

咱就不说招生了，咱就说国度建造和教会建造的区别是什么？国度建造就是进入实际了。神说，审判刑罚正式开始了。神要审判

你，得抓住你的现状呢呀，你外表装得好好的，就有圣徒的体统，你说神怎么审判你呢？神说你就是个狼，“我就是羊皮，你怎么说我是个狼呢？左看右看怎么也不是狼，神，你胡说！”神是用事实说话，不然人不服，那神就引狼出洞、引虎下山，这个时候神就得把你的这个羊皮给你扒一扒。神怎么扒你身上的羊皮呢？扒的时候你让扒吗？你不让扒，所以神只能让你自己扒。神给你交通神要的是诚实人，你做什么事情，得把你真实的一面露出来，就是你不要去伪装，你外表装得好好的那是诡诈、那是伪装。好了，经过神交通以后，人是不是都放松了？（嗯。）这是从神交通的话来看。再从咱经历过的事来看，在教会建造的时候谁敢放荡？你在教会建造的时候，即使说你心里难受，你也只能是回到家里边，在被窝里哭，你敢去教会里边和带领说你打压我、你辖制我？（不敢。）你不敢说。你心里就是再难受，你也是回家难受去了，你不敢在教会里边说。那你说温婧在教会建造时期好不好呀？（好。）“你看人家温婧多顺服呢，人家接受带领的修理对付，不管带领怎么说，温婧都是说‘嗯嗯嗯’”，人家伪装，人家穿的是羊皮，人家穿的就是马皮，不需要指鹿为马。等到了国度建造的时候，咱首先说的什么？神家不作开除的工作，神家作的是成全与淘汰的工作。一说不作开除的工作，人还害怕吗？（不怕了。）不怕了，也就放开了，好了，天气热了，把羊皮一脱，狼皮就暴露出来了。神就是要让你自然流露，让你自己把自己显明出来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显明出来，审判刑罚就开始了。

刚才咱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神的交通伪装，一个是教会建造和国度建造的区别。再看神作的大的一个工作是什么呢？教会建造的时候，神要卡着你、看着你，神卡着带领，带领卡着你，一级一级卡着，你往哪儿跑？教会建造结束以后，神要让他们显出原形来，怎么呀？那好说，神一走就行了。神一出国，神说三个月不见，带领工人成什么了？（响马。）响马、土匪都出来了。带领工人不是羊了，他们显明出来了，那下边的人呢？（一样的。）一个一个也都显明出来了，这是不是神整个作工的一个转折？这就能看见，从原来的伪装时期转到一个显明时期。显明时期释放、自由，谁都释放了，污鬼、邪

灵都释放了，谬论也释放了，这就是神把七碗灾祸倒下了。神说：“七碗灾祸按人的头脑想象，是针对世界各国、各民说的，其实并非如此，七碗灾祸指的是撒但魔鬼的权势，是大红龙（我利用效力的对象）的阴谋。”（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九十四篇》）七碗灾祸是什么？那就是撒但的诡计。撒但的诡计都出来了，你有什么诡计也都暴露出来了。暴露出来，放在光中，神不搭理、不吭气，让你们都表演。表演完了以后，神才说你的罪状都显明出来了，行了，所有人都显明了，抓住你的罪状了，这就开始审判刑罚了。

这一段时间神交通什么了？（追求真理。）什么是追求真理。前一段时间针对羊皮这个事情交通的，那时候神交通说那是诡诈。神还交通什么了，没有一点圣徒的体统。神为什么这样交通呢？因为跑断腿、累断腰，作了多年的工作，还穿了几十年羊皮，如果不让他脱下这个羊皮，神直接交通什么是追求真理，那个羊皮就成了他自己的皮了，那就把所有人都迷惑了，所以就来了这么一个转折期。神说让人做诚实人，就是让人脱下羊皮呢。诚实人还没有做成了，刚把人显明了以后，神又说什么了？你得有点圣徒的体统，就是说这个羊皮还得穿上。什么意思？那是因为教会建造结束了，你们迷惑了那么多人，“来，把羊皮给我脱下来”，你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假带领、敌基督都显明了，神又给咱解剖了什么是假带领、敌基督，让弟兄姊妹都认识了假带领、敌基督的表现。抓住了罪证以后，“好了，你们知道谁是狼、谁是羊了吧？行了，知道就行了。来，给我穿上羊皮。”让人继续再穿上羊皮。穿上羊皮一方面是还要继续作工，另一方面是因为你认识你自己了，揭露解剖了你了，你知道你是狼还是羊了。别看你穿着羊皮，你穿的那个羊皮现在迷惑不了人了，因为你已经脱过一次羊皮了，别人已经看见你脱了羊皮赤身露体的样子，都看见你是人还是鬼了，你再穿什么皮也不管用了，你那就是伪装。可即便是伪装，你在弟兄姊妹面前也得伪装，这就是神话先把你捆绑、控制住了。用这个羊皮先把你控制住，你不能当狼了，但是人人都知道你是狼，还把你当狼待，那你进入哪里了？这就到了火湖里边了，开始烧了。“我

是个狼，我不能发狼性，我还得穿着羊皮”，这就得从外到里地烧，最后把那些杂质烧完，剩下的就是精金之品。让你脱胎换骨，把你这个狼换成一个羊。把你的那些杂质烧尽了，就换成羊了。你刚开始是克制了，随后怎么呢？从神话里边认识到了，然后从里到外有一个变化，用里边的心思、意念转变支配你外边的一个行为活出。当你里边变了以后，你外边所做的一切就有意义、有价值。如果你里边不变，只是有外边的好行为，那你依然还是披着一个羊皮的狼。这个时候虽然你披了一个羊皮，从外边看你是羊，但是人人都知道你是谁。（不是羊是狼。）那这个时候就可以惩罚你了，不会因着惩罚你把别人绊倒了。所以说等到神作工结束的时候，如果你还不能改变，在火湖里边还不能把你的这些杂质烧完，你还要与神去较劲，那神的作工结束了，就把你放在了撒但一边，这就把两类人分开了。变化了的，站在神一边，不变化的和撒但放在一起，一起毁灭了，神的工作就结束了。这是不是神的奇妙作为、神的智慧呢？让撒但中了自己的诡计。他想伪装进国度呢，“你伪装就伪装吧，借着你的伪装，还能给我扩展一下福音工作。”等你伪装完了，不用神作什么工作，神走出厨房，让你大显身手就行了。你大显身手，把羊皮一脱，狼性都露出来了，好了，抓住罪状了，神智慧吧？（嗯。）神太智慧、太全能了。给你交通这个意思就是得跟上神拯救人的步伐。

再看咱今天走的这个路线，也是一步一步的。今天让你伪装一下，先让你有个好的行为。但是走在前边的人、走过来的人不要因为我说伪装一下，就开始伪装了，“弟兄说的让我伪装一下”。我今天是让谁伪装呢？我是让温婧伪装了，我没有让夏彤伪装。夏彤听了这句话，“我学会了，我得伪装一下”，她去伪装去了、欺骗人去了。我今天是让睡觉的孩子起来给我爬，我不是让会走路的人给我爬，这个你要搞清楚。神对什么样的人都有要求，是让你逐步地往前走，不是一棍子把人打死。在你那儿你不要往后看，你要学着往前看。对于温婧来说，“哦，我父亲对我要求不高，我会爬就是个进步，爬好说，我会爬就行了。”一步一步来，她不至于消极。就是神交通：“你们的领受程度能达到一步一个台阶，然后我也一步一个台阶地领着你们往上

走，你们就能跟得上我，要是我一步跨四个台阶，那你们永远跟不上我。”（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解决观念才能进入信神正轨（一）》）我能一步走五个台阶，但我不能那样带你吧！我带夏彤那样带呢，但我不能也那样带温婧吧，那样就把温婧绊倒了。如果我今天对温婧审判、刑罚、责打，那温婧直接就回家了。（夏彤：我上次还跟温婧说了，我说温婧，你快进鱼肚河里呀你，你和约拿一样，太悖逆了。）温婧，太悖逆了，你不是伪装，你还抢着让别人跟着你的观念转了，你非要把白的说成黑的，把黑的说成白的，你这是赤裸裸地颠倒黑白。别人是伪装、迷惑、引诱，你没有一点隐藏，是赤裸裸的强行占有。

还记得那个时候，神交通的撒但就是强行占有人吗？（嗯。）神说：“强行灌输是在人有选择的情况下吗？人是同意还是不同意？（不同意。）你不同意也没办法，就是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它就给你灌进去了，灌输了撒但的思想、撒但的生存法则与撒但的实质。”（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独一无二的神自己（六）》）它就在你身边转悠，它不经过你同意，就要强行占有你。那个成语怎么说的？就是害怕得汗毛都立起来了，打冷颤呢。（不寒而栗。）你听听温婧说的这些话，要是让温婧当个带领，完了完了，是不是就全完了？纯粹是颠倒黑白，整个教会就该被吞吃了，这就成了完完全全的一个敌基督。今天要是夏彤做了这个事，那就不是这样了。（SJ：那就得回家了。）“夏彤，你这个敌基督！”就得定罪她了，但是温婧做了这个事，还不能说她是敌基督。这是因着人的一个败坏性情，她走的是敌基督道路，不等于说她就是敌基督性情，她才刚开始起步。今天你看见她走的就是敌基督道路，你还得带着她。因为什么呢？小孩子他往床上拉、尿都是正常的。我能把你当小孩子对待，但是你可不能把自己当小孩子对待呀！你不要认为“我是一个小孩子，我可以在床上拉、尿了”，那就不对了，这话能理解吧？（温婧：能。）我带你的同时你也有路途了，你有路途但还不受辖制了，反过来对自己还有一个真实的认识“原来我颠倒了黑白！哎呀，我还以为我比夏彤强呢，原来我还是一个在床上拉屎撒尿的小娃娃呢。”这才看到自己的一个身量，才看

到自己可怜。当你看见自己可怜的时候，看见自己身量小的时候，真理才能进来，你才能够走上蒙拯救的道路。如果你把自己放在高高的位置上，真理能进来吗？

温婧就是典型的狂妄，是吧？（嗯。）她自己都能感觉到她狂妄，今天再看还狂不狂了？神说，神对待狂妄的人是有办法的，这个办法好吧？赤裸裸的狂妄，把自己放在天台上边，一下下到了地下室，还是负二层，还狂不狂了？狂不起来了。这个能完全理解了吧？（温婧：能。）你看我带人是怎么带的？根据我给你交通的，我带人的这个方式、方法和你带人的方式、方法一对比，这是不是就看清你了？我对待你，你可以怎么呢？你往床上拉屎、拉尿，可以，行。温婧，你允许你下边那两个人拉屎、拉尿吗？你还拉屎、拉尿呢，你还要求他们，“你们给我站立起来”，这是不是小孩玩家家呀？刚满三岁大的小孩就说你当妈妈，我当爸爸，说这话的人其实就是个往床上拉屎、拉尿的小孩，可爱不可爱？这就是神说的左右手不分。我带你的时候，我给你作了个标杆，你再看你自己做的事。小孩玩家家还生气了，还要闹离婚呢！这是不是等于闹离婚呢？小孩子玩家家不存在结婚，也不存在离婚是吧，所以说你心里就不存在难受了。你心里一难受，难受好几个月，还气得喘不过气来，还嫌带领打你呢。你还向我告状：“带领说我辖制她们了。”你何止是辖制她们，你那是吞吃，今天这个罪名又大了。

咱交通了，带人不要做后妈，要做亲妈。亲妈和后妈的区别在哪儿？亲妈对孩子有爱，她把一颗心都用在孩子身上了。后妈就不一样了，后妈是不是常嫌小孩不听话，老嫌小孩做不了大事呢？是吧？回来还跟她老公告状呢，她老公说你就是一个后妈，一个彻头彻尾的后妈，她在这儿还不服。今天你在这儿作的是什么工作呀？你作的是后后妈作的工作。你强行让一个婴儿站起来，这就是后后妈做的事。你那个带领就是你老公，老公说你是彻头彻尾的后妈。你明明做的就是后妈做的事，你还不愿意让老公说你是后妈，还要让老公说你是亲

妈。去了外边，你还和人家邻居说了，“我老公说我是后妈，他家那个婴儿半夜就不下地尿，还得人把尿，我不把尿，他就拉到床上、尿到床上了，我训他两句，我老公还说我是后妈，你说我委屈不委屈？”你说邻居该怎么说你这个媳妇呀？你说丢人不丢人？这就是自欺欺人。可怜吧！还有什么？有也不敢说了。敢不敢说？（SJ：温婧想着，这么长时间了我跟谁也说不成，这下你来了，想着和弟兄能说成了，没想到和弟兄又说不成了。）这不仅是说不成，这说的是啥呢？“我让你捆绑撒但了，你把我给捆绑起来了。我早就等着你给我解决问题了，他们都给我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让你给我解决解决问题吧，你把我给解决了”。

30　什么叫诚实人

1　所谓诚实就是能把心交给神，凡事都不对他作假，凡事都向他敞开，不隐瞒事实啊，不欺上瞒下，不做仅仅是讨好神的事，做事、说话不掺水分。若你的说话有哇很多辩解与无用的表白，那神说你是一个很不甘心实行真理的人。

2　若你有很多隐私难以启齿，不愿意将自己的秘密也就是难处与人敞开来寻求光明之道，那神说你就是一个很难蒙拯救的人，而且你是一个在黑暗中难以露出头脚的人。若你很喜欢哪寻求真理之道，你就是一个在光明中常活着的人在光明中常活着的人。

3　若你很愿意呀做一个效力者，默默无闻，勤勤恳恳，没有索取，只有贡献，那神说你是一个忠心的圣徒，因为你呀不求报酬，只做诚实的人。若你肯坦白呀、肯花费你的全人，能为神牺牲性命站住见证，你就是在光中得到滋润的人。若你诚实得呀只知道满足神不知为自己着想、索取什么，你就是国度中永存的人。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告诫三则》

什么是昏君

陆山有个表现我见过两次，一次是和卫晋谈话，一次是和夏彤谈话。陆山还记不记得？你和夏彤谈什么话呢？（陆山：好像是说张茹呢，因为张茹得了肾病了。）你还记忆犹新，来谈谈。夏彤说什么了，你说什么了。（陆山：夏彤说张茹是在追求做菩萨，把外表的好行为当成了实行真理，成为了资本，但是不追求性情变化，导致人性情狂妄到一个地步，对待给她交通真理、揭露性情时，一直不接受，不悔改，这就是敌基督性情。我说的是你从张茹外表的行为上来看的，而不是反省咱交通的是不是合适。）你对张茹了解不了解？你不了解，是吧？（陆山：嗯。）你对夏彤了解不了解？（陆山：也不了解。）可是夏彤说了三句话，你就开始发言了，你发什么言了？（陆山：我说是不是咱自己交通的不合适呢，咱应该反省咱的存心，咱对弟兄姊妹有没有理解，有没有爱呢。）你说的是夏彤交通的有问题。（陆山：嗯。）你对这两个人都不了解，你就能给夏彤下个判断、下个断案。（陆山：太武断了。）那你究竟下断案了没有？（陆山：我也不敢完全确定是谁的问题。如果把我放到那个环境当中，我会先从自身的角度去想，我的交通是不是对人有造就。）你对两个人都不了解，什么背景你都不了解，然后你就能给她们评价一番。这算不算评价一番？（陆山：算。）你给她们评价一番，还要带她们走路。你怎

么带夏彤的？“你有爱没有？你是怎么帮助、扶持人的？你得认识认识自己。神摆设这个环境不是让你认识别人，是让你认识自己。”大概意思就是这个吧？（陆山：嗯。）那你说，你的矛头对准了谁？（陆山：夏彤。）你对夏彤没有了解、没有认识，你为什么把矛头对准了夏彤呢？（陆山：我觉得在那个环境当中就是那么个进入方向。）你觉得进入的方向就是该这么进入是吧？（陆山：嗯。）你进入的方向就是：我就和你打，你说东我就说西，我得显明我比你强！（陆山：我不是要打她。）你把人家表达出来的观点全部打翻、否认了，让她按着你的意思来，你说这算不算打？那天我要是不在那儿，你会不会说她？（陆山：也会。）我不在那儿你也会说她，你真是个昏君呀！你说你是不是昏君？你对夏彤也不了解，你对张茹也不了解，夏彤在述说张茹这些情形的时候，你没有根据夏彤谈张茹的情形来看张茹属于什么人，你没有听她说，你只是把夏彤给打回去了，那你说你是不是昏君？你该不该调查、核实、了解一下？（陆山：该。）你看我解决问题以前，我总是先当一个垃圾桶，听听听，听上一会儿，听出个东西来，我才开始发言呢。你呢？什么也不了解，还没有听出什么呢，就开始上讲台了。上讲台就开始教导人，你怎么样、怎么样。

我在想那天是不是因着我在，你才那样说话，我要是不在的话，是不是又不一样一点了？（陆山：你不在我也是那样交通呢。）那你这就是个斗字派呀！意思就是：我不管你是谁，只要你说出来我就要驳倒你，我就要打倒你！（陆山：我还以为那样是在交通呢。）那你这种表现是不是一种习惯性的呢？（陆山：嗯，是，我就是这样。）你见了谁也是一样的，那就是说，你把斗当成了一个交通。为什么我说你是斗呢？因为你也不分场合，反正对方说出来你就给对方驳回去了。你为什么要驳回去呢？你驳回去就是要显明你的能耐。动物的名字是谁起的？（亚当。）亚当给动物起了名字之后，神说好的。陆山，神给你把环境摆上了之后，你说的啥呀？“我绝对不能说你是好的，我要说你是好的，就显明不了我是能的。我要显明我比你能，我必须把你打回去，我绝对不能说：‘哎呦！你还有这个认识。好的、可以。’我绝对不能跟随你，我绝对要否认了你，要把你打回

去。”习惯性的。也可以说，你对对方没有认识、没有了解，你就能把她打回去。你对她没有认识、没有了解，还要把她打回去，你讲理不讲理？（不讲理。）昏君！这是不是完全就是一个斗呢？（嗯。）

你说斗狗它见了别的狗认识不认识？有仇没有仇？（没有仇。）它见了其它狗就想斗一斗。这就是电视里边经常演的那个人，“听说你是天下第一剑，来，我和你切磋切磋。”他见了谁都想切磋切磋。那切磋切磋的存心、目的是什么？他是为了帮助你？他是为了见证神？（显露自己。）他是为了见证自己，是为了告诉你，我比你强，我比你有能耐。所以说，他做事就不会有原则。没有原则、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没有路途，反正就是一个方向，斗！给人的感觉就是你不讲理了。如果说你不见我，也是这个斗，那就证明你就是一个昏君，你就是爱斗的人。如果你见了我，就想和别人斗一下，那就又不一样了，那你就是表演。证明你想在我面前露一把、露一手。（陆山：就是你不在，我也是那么说的，就是习惯了，我还以为这是交通呢。）那是肯定的。喜欢斗的人，去了哪里都想上讲台。你必须把别人压下去你才能上讲台，压不下去你能上讲台呀？你是为了上讲台而斗，是为了上讲台而交通，而不是为了交通而交通。那你嘴上说要和他们交通的时候，你心里边有没有一个方向、目标？你要给人家交通，你是不是得有方向、目标、路途，你才给人家交通呢？（嗯。）可是现在你给他们交通的时候，你本身是没有路途的。你没有方向、没有路途，倒要给他们交通个路途，你说这能不能给别人带出路来？带不出路来，那给人带来的是不是打击？是不是伤害？你要帮助、扶持人，首先你得有路，你才能给人带出路来。你有路你才能帮助、扶持人，你没有路途还要帮助、扶持人，这是什么？打岔、搅扰、显露。

夏彤对张茹有一个评价，是因为夏彤和张茹有多年地相处，在日常生活中能看到张茹的一种流露。夏彤帮助张茹几次了，你不知道，夏彤是怎么帮助张茹的，你也不知道，你就能给人家交通：“你没

有爱心。”对什么人得有爱心呢？你衡量过了吗？你知道人家超过七十个七次了没有，人家都已经超过七十个七次了，你还告诉人家没有爱心，你想干什么呢？你想当活菩萨？你完全就是为了把她驳倒而驳倒。张茹是什么人，她是不是该帮助的对象，是不是应该凭爱心帮助的对象，你并不知道，你就要求夏彤凭爱心帮助人。爱神所爱、恨神所恨！你首先得看清楚，张茹她做的是不是神称许的，神对她是不是还有怜悯呢，这个时候你才能决定夏彤该怎么做，是吧？你没有了解，你也没有标准，你糊里糊涂就把夏彤说的给驳回去了。你这么说夏彤，夏彤听你的不听你的？如果夏彤听你的，那你就把她迷惑了，把她控制了，她看着你不敢说话了，那她对待人的时候就都得糊涂爱了，对魔鬼撒但都得爱了，都得帮助、扶持了。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后果？因为你不去调查、核实。你也不管夏彤交通的存心是什么，她想表达什么。你对她所表达的和想说的话就不搭理，那你能不能了解夏彤的心声？你不了解她的心声，你能了解她呀？你能认识、分辨了她呀？你不仅对张茹没有认识，你对夏彤也没有认识，神给了你一个机会，你还把她给堵了。你对她们没有认识还想评价一番，你这不仅是背后论断人，你是当面论断还要定罪人！你活得有没有原则呢？得着真理也就是说追求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做人做事、看人看事得根据神话，你所根据的神话在哪儿？你信口开河，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你不管这些话对人有造就没有造就、是对是错，只要你能堵住她的嘴，只要你有话说就行，所以说你活得没有原则。我第一次解剖你的时候是说什么呢？（陆山：说我是软柿子。）这个不是第一次。你在教会的时候，你能捕风捉影，和一个姊妹斗呢。来了一个白车你给人家说是警车，有个警车你就说这个姊妹有环境了，你说你这个昏官挺会判昏案的呀！捕风捉影、颠倒黑白，你的想象一个接一个就构成了一个故事，可把这个姊妹给气死了，你把人家冤枉死了。

那天夏彤说那些话的时候，我就在跟前了，你把夏彤打得喘不上气来了，你让夏彤给你说什么呢？“我本来是想给你把张茹的情形述说一下，现在她已经有了病了，你看这是神的管教呢？是神的惩罚呢？还是她自己在生活上不注意呢？还是因着愚昧造成的呢？”她想把

张茹平时的情形拿出来给你交通一下。她正在那儿述说呢，我还在那儿听着呢，我还没有发言呢，你先把她打回去了，你说我在那儿怎么看呢？你把我放在眼里了没有？要打也该是我打呢，也轮不上你打吧？你要打也得我说："陆山，上！"我还没有让你上呢，我还没有吭气呢，你就已经把夏彤打得喘不上来气了，你说咱成了什么了？咱成了疯狗了。家狗还听主人的呢，主人说让它上它才上，主人说停它才停。你不站在我这一边，不站在神这一边，你跟随的是谁呢？你这是站在你一边，任你所为！咱为了一个地位，为了一个名誉，为了在人群之中有一个地位，咱就能胡乱说话，不讲理，可不可以这么说你呢？（陆山：可以，这是我一贯的表现，我就没有那个意识。那天有人说，咱家多了一条疯狗，我心里边还抵触，你怎么能说我是疯狗呢？现在看到这就是我一贯性的表现，我就意识不到，我还以为这是交通真理呢。神对待这个事的看法是什么，我还那样套着去交通呢。）（SJ：咱其实是在守规条呢。可能是因着你是带领，解剖你的时候，就这么去说了，不管怎么样咱先自己进入，你就把这个规条套到那儿去了。咱主要是对别人没有了解，就没有理解，你就开始交通了。就像上一次你说卫晋的那个话，是，对，你是维护神家利益呢，但是你说的话里边让人感觉有一种压人，所以卫晋在那儿就说，我不干了，就达到这个果效了，你看见了吗？你说你是维护神家利益了，但是达到的果效就不是维护神家利益，这就是那个斗。你把斗掺杂到里边去了，让人感觉到不纯正，不是那个意思。）你现在不是在事奉神，不是在敬拜神，你是在干什么呢？你是狐假虎威，就和世上的那些当官的一样。世界上有句话，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我现在在这个位置上呢，我不训训你，哪天我没有这个位置了我训谁？"这就是撒但的生存法则。你拿上撒但的生存法则，想让别人拥护你，你该干什么呢？你是不是先得给人一个下马威，把对方给打下来？

108 神所得着的是有真理实际的人

1　神是实际的神，他的一切作工也都是实际的，神所说的一切话都是实际的，神所发表的真理都是实际，除了神的话以外都是虚空，都是无有，都是站立不住的。除了神的话以外都是虚空，都是无有，都是站立不住的。现在圣灵要带领人进入神的话，人要追求进入实际，就得寻求实际，认识实际，之后经历实际，活出实际。

2　对实际越有认识，越能分辨出别人所说的是不是实际；对实际越有认识，人的观念越少，人的观念越少；越经历实际，对实际神的对实际神的作为越有认识，越容易脱离撒但的败坏性情，脱离撒但的败坏性情；越有实际就对神越有认识，这样就越厌憎肉体，越喜爱真理；人越有实际，离神要求的标准越近。

3　神所得着的人就是有实际的人，是对实际有认识的人，是通过经历实际对神的实际作为有认识的人。你越实际地与神配合，攻克己身，越能获得圣灵的作工，越能得着实际，越能得着神的开启，从而对神的实际作为更有认识。你能活在圣灵现时的亮光里，对现时实行的路就越透亮，越能脱离以往的宗教观念宗教观念、老旧作法。现在就谈现实，人越有实际，对真理认识得越透亮，对神的心意越明白，对神的心意越明白，对神的心意越明白。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对“实际”当如何认识》

什么是指鹿为马

（吴雯：……自己在作工中，没有掌握好原则，不知道该怎么实行，作工走的路线不对。SJ交通以后，看见自己就是个魔鬼相、撒但相，走的是敌基督道路。）你们说吴雯刚才诉说得诚恳不诚恳？（思颖：不诚恳。刚才听了她说的那些话，就感觉她只是把外表一些“对”的理论往自己身上对了对号。其实应该是从自己的表现、自己的心思意念，以及做在其他人身上的是什么，然后看到自己的恶毒，看到自己的敌基督性情，你才会从心里恨恶自己。）吴雯，你只是把一个大的冠冕往自己身上套了一下，“SJ交通以后，我看见自己就是个魔鬼相、撒但相，走的是敌基督道路”，用的词是挺大的，但是经过你的嘴说出来却是轻描淡写的，这证明什么？你对自己有没有真实的认识？就跟以前聚会一样，一聚会就是，“哎呀，我是魔鬼，我是撒但，我对不起神呀，我怎么……怎么……”，你只是外表的一个承认，承认不等于认识。如果你真认识到了就不是这样的表现了。吴雯刚才谈的这里边有没有认识？（没有。）能看出来吧？（嗯。）没有认识。什么是认识呢？就是具体事项里有内容，“我说的哪句话，做的哪件事，流露出来什么性情，给人带来了什么伤害，在神面前做的是什么事”，感到羞耻，见不了人。而你谈出来的没有具体的内容，没有具体的认识。她还说了句什么话？“在作工中，没有掌握好实行的原则，作工走的路线不对”，她是这么说的吧？（嗯。）你说这是什么话呢？你从这句话里听见了什么？她刚才说了几次这话？不下五次吧？（嗯。）

（吴雯：这一段时间就是尽本分的原则不是太清楚。）咱以前常说原则、原则，把原则挂在了嘴上。什么是原则？上次给你们交通也告诉你们具体怎么做了，怎么做这是不是就是一个规条、做法呢？（嗯。）这是不是死的呢？那你们说的是规条还是原则？（SJ：做法、标准。）你是定了个标准，能不能说成是原则？标准和原则挂不挂钩？标准是根据原则而来的，但不能说标准就是原则。你只是交通了个标准，你找出来个规条，找出来个形式，然后你就说你找出来个原则。洗碗的原则是什么？（干净卫生。）洗碗的原则有没有规定必须挤二两洗洁精，用半斤水，超过了这就是违背了原则？（没有。）

咱得搞清楚什么是原则，什么是你找出来的规条。如果这是在你家做生意，你怎么做？有没有原则？洗碗都有原则，那你在你家做生意有什么原则？（以盈利为主。）盈利为主，是吧？比如你家是开理发店的，“我今天定原则了，我洗一个头是五块钱，少一块不行，多一块也不行。”这叫不叫原则？（不叫。）那是个方式、规条。你只是根据原则制定了个标准，根据市场行情制定了个收费标准。你得搞清楚，原则是个大的方向与目标。你尽本分当中的衡量标准，具体怎么做，有哪些方式方法，得根据大的方向、目标来定。你洗碗呢，洗碗的原则是干净卫生，有个碗本来就是干净的，已经洗过了，只是在外边放了一下，拿水冲一下就行了，你说：“不行，得按原则来，原则是用二两洗洁精，不放洗洁精不行。”另一个碗是已经有几年不用了，碗上面的污垢厚得都洗不掉，你又说：“不行，得按原则，超过二两洗洁精不行。”这是什么做法？如果你给人染头发呢，“那个人头发少，用了多少染膏；她的头发长，用了多少染膏。她的头发长，用的染膏多，超过原则了。”你说这是不是浑话呢？（嗯。）

现在能不能搞清楚了？这是不是规条把你卡住了？自己给自己捆了个绳索。为什么会捆这个绳索呢？你自己不知道？知不知道？你们常说维护神家利益，真是维护神家利益吗？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呢？你说“要坚持原则”，这是不是打了个旗号？这是个假的！是虚假的！是借题发挥！是借着这个另搞自己的经营！“我打个原则的旗号，借着这个我来踩你两脚。”谁敢与原则抗衡？（SJ：谁也不敢。）“我说其它的话你要和我争辩呢，我一说你不维护神家利益你还要和我狡辩，还要和我顶嘴。我一说原则呢？就把你捆住了。”她用一个“原则”，用一个属灵术语把人给捆住了。这是不是属灵术语？（嗯。）曹玥，那你也不想想什么是原则？人家用一个属灵术语就把你给捆住了。你刚才说晕了，现在还晕不晕？咱以前交通过这个话题吧？（曹玥：嗯，不晕，就是人家一说原则，自己就觉得，“是呢，得进入原则。”就是这儿不清楚。）我刚才说的原则是什么？原则是整体的一个方向与目标。假如你是要开店营业呢，那你就以盈利为准则。这一次顾客过来了，没让他掏钱，没让他掏钱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让他下一次还来，

他下一次一来消费，那上一次没掏钱的那部分是不是就都回来了？（嗯。）整体的方向、目标是维护神家利益的。

……

刚才你说的这个话，证明了个什么问题？吴雯，你究竟明不明白原则？刚才我问曹玥明白了没有，她说明白了、知道了。你说："在那边的时候你说你不知道，来了这儿你又说你知道，你究竟知道不知道？"吴雯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嗯。）那你说，究竟是曹玥不知道，还是你不知道？（吴雯：是我糊涂了。）（曹玥：有时候我看她就不是按着原则，她就说原则是活的，她这一套原则一说出来的时候，我也就不知道了……）（吴雯：过后我知道实行错了，后来不就按着原则实行了嘛！）吴雯，不是这一件事吧？这只是其中一件吧？你说你忘了，可是你和曹玥说什么了？"得根据原则。"你忘了没有？现在和这些不挂钩。你先说你究竟是忘了还是没有？（吴雯：忘了。）如果说你是忘了的话，你是不是会问："曹玥，咱那个标准是什么呀？"如果忘了应该是有这样的问话呢吧？可是从你的说话里边，我听不出你有忘了的意思。我听不见你忘了，我听见的是什么？你记得很清楚、很明白，而且是确定无疑！为什么说是确定无疑呢？"曹玥，你忘了吧？咱原则规定的是什么？"吴雯一说按原则应该是多少，曹玥："啊？"懵了！"是我忘了？"曹玥为什么晕了呢？是因为吴雯拿出"原则"了，把曹玥给晕了，"我也分不清东南西北了"。你说吴雯究竟是忘了还是没有？（吴雯：当时确实是忘了。）当时确实是忘了，可当时你说的确实是"原则"。

偶尔忘了一次还说得过去。如果你说，"呀，中午一着急忘了吃饭了"，我相信，因为忙。如果你说，"哎呀，我一着急，一天忘了吃饭了"，谁相信呢？你说你忘了原则了，但口里还说"得按原则实行"，你刚说你一天都忘了吃饭了，扭脸却在那说："呀，这饺子就是好

吃！”吴雯，你说你究竟忘了没有？（吴雯：脑子里还是没原则。）这个时候还用不用说有原则没有原则？吴雯脑袋里边是不是没有原则呢？吴雯脑袋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你们都没有找见，她有一个做事的原则。就是昨天SJ找的那段神话里边说的，利益！“不管损害神家利益也好，还是其他人的利益也好，都不能伤害到我个人的利益，我的个人利益建立在一切神家利益的基础之上。”吴雯，你为什么能一下把原则标准都忘了呢？因为在你这儿就没有原则。原则是什么？“我今天是在神家尽本分呢，我得尽心、尽力、尽意，尽好自己的本分”，你有这个原则吗？你没有这个原则。之前因为怕你掌握不了原则，所以给了你个规条，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结果你把给你的标准、规条全部忘了，反过来还要反问守住标准的人，“你那是原则吗？”吴雯，这是什么支配你这样做的？（吴雯：自己的己意，独断专行。）我看到的不是独断专行、己意，这个独断专行、己意是你的一个表现。我看到的是什么？（吴雯：天使长的本性。）这些都是人能看见的，我看到的是人看不见的那个东西，我看到的是背后支配你做事的那个东西。（吴雯：地位。）地位、个人利益。吴雯，你现在做事有原则吗？你的“原则”是什么？“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我说了算！”哪还有神家利益呢？还有这些原则吗？口里喊的是原则、原则，但你心里根本不管神家利益，把神家利益踢到一边。

你就是想在这儿来个指鹿为马。“我试验一下，看看我说出这个话能不能算原则呢？我告你说是原则，你接受不接受呢？你能不能顺服呢？”这就是指鹿为马。咱以前说指鹿为马是干什么呢？篡位！（吴雯：天呀！）这算不算篡位？（吴雯：不知道，既然弟兄解剖出来了，那就应该是吧！）你看吴雯多会说话呢！吴雯说什么？“弟兄说出来的话是真理，我接不接受都得接受，我顺不顺服都得顺服，你让我去污河里喝水，我也得喝，你让我倒栽柳，我就倒栽柳！”（吴雯：我不知道是这个意思，我没认识到，但点出来那就应该是。）我说这话的时候吴雯听懂了没有？（没有认识到是指鹿为马。）（吴雯：就是认识不到，如果认识到了就反省到了。）指鹿为马，本来是鹿，她说成是马。本来曹玥说的这个对着呢，人家是不是已经把咱一开始说的

标准拿出来了？（嗯。）曹玥已经拿出来了，吴雯应该说：“哦，是这个标准，你看我给忘了。”吴雯说这句话了没有？（曹玥：没有。）吴雯没说！那吴雯说她忘了，这话成立不成立？不成立！她就没忘，因着什么说她没忘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表现，如果她真是忘了，当别人一说出来，她应该是：“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给记错了，忘了。”她不但没承认她是忘了，而且是要持守她自己的，是吧？（嗯。）也就是说，这本来是个鹿，然后你告诉曹玥，“曹玥，这是个马，我就是要把这个鹿说成是马，我主要是看看你心里有没有这个原则，我试探一下。第二个，我看一下你是不是个持守原则的人，看我能不能管了你，你能不能服在我的话下。你现在是服在神话下，你服在弟兄的话下了，弟兄说它是鹿，你就说它是鹿，我说它是马，你能不能跟随我说是马呢？”所以吴雯就坚持说这是个马。然后她看见她说服不了曹玥了，“你得按原则！”吴雯一说原则，曹玥咋了？曹玥晕了。“究竟是鹿还是马呢？”（曹玥：她跟我说原则是活的。）“原则是活的”，这越把吴雯的丑相给露出来了！“这鹿是活的，它可以称为鹿也可以称为马。不要光听弟兄说它是鹿就是鹿，原则是活的！所以你就可以称她为‘马’！”这是不是开始迷惑、引诱了？为什么要迷惑、引诱呢？因为她说出来的话在曹玥身上不能作王掌权。吴雯心里想什么？“弟兄的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了，弟兄说鹿就是鹿，弟兄定了个原则就是原则，就不能动了？我今天就给你动一动，告诉你能动！我动一个还不行，不然你不长记性。弟兄说这样做，我就告你说那样做，我就看你通行不通行。”“如果我也说它是鹿的话，哪能知道你是不是跟随我呢？哪能知道我的话在你身上能不能掌权啊？我要证明一下，我的话在你身上到底能不能掌管你、控制你，所以我必须先把这两条坚持下来，我看你曹玥是什么反应。”曹玥晕了，晕了以后是不是觉得达到了初步的果效了？她晕了，开始疑惑了。那第二次指鹿为马之后呢？人被撒但败坏以后，“谎话说上一百次就成真理了”，这个毒素在人里面根深蒂固，那你说曹玥还能清醒吗？（曹玥：就觉得是糊的，究竟这方面的原则是啥呢？那天才问了卫晋。）你去问卫晋去了，吴雯在那想啥呢？“哎呀，曹玥，你要把我气死呀，我跟你说那是马！是马！你还不信，你还去问问卫晋。”卫晋还没有和你说了，是吧？（曹玥：卫晋就是简单说了一下，说先就这样，等老师回来再……）你说

用不用我回来处理呀？其实这都是咱以前交通过的，是吧？就不用我回来，这是专门给我出了个考题！

吴雯，我刚才交通的你听懂了没有？刚才我说你指鹿为马是干什么呢？（吴雯：篡位。）我是怕你认识不到篡位，所以我又给你这样说了一下。你篡位了没有？（吴雯：篡位了。）这是因为我说了你，你必须承认，还是你真认识到了？（吴雯：认识到了。）篡位了，你的话在曹玥身上起作用了，我的话被架空了，不起作用了。但你还打着我的旗号，说“得按原则”，而且还说原则是活的。原则是不是活的？原则是活的还是死的？应该怎么理解呢？你要单说原则，那原则就是死的。为什么说原则是死的呢？如果原则是活的话，那还有没有原则？你要说原则是活的，那就是没原则，怎么做都行。洗碗的原则是什么呢？（SJ：干净卫生。）如果说原则是活的呢？（SJ：不干净也行，不卫生也行。）不干净也行，不卫生也行，还非得干净卫生吗？原则是活的还是死的？（死的。）原则是一个方向、目标，方向、目标不能变，所以原则是死的。但人又常说原则是活的，这是什么原因？说原则是活的，是因为有前提条件，原则是一个方向、目标，它不是具体的做法，所以它不是规条，不是死的。你守住规条不等于是守住原则，因为原则不是给你一些具体的做法让你死守规条，所以你只要在原则里边，不超出这个活动范围就行。你洗碗可以用洗洁精还可以用其他的东西，是吧？（嗯。）宗旨是干净卫生就行了。这个干净卫生是死的，洗碗的方式方法是活的。在吴雯这儿，原则是死的还是活的？（活的。）原则是活的，怎么是活的呢？她为谁说话？（为自己说话。）她考虑谁的利益呢？（自己的利益。）她是为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为神家利益。吴雯一开始说什么呢？“在作工中我没掌握好实行原则”，这句话成立不成立？（不成立。）为什么不成立？你就没有原则，你就没有按神家原则去做，你是按你的原则做的。你维护你的利益、你的名，你就没有原则，你怎么能说没掌握好原则呢？你就没有原则，所以就不存在你说的能不能掌握好原则了。第二个，她说“在作工中……”，吴雯，违背原则做事，指鹿为马，这算不算作工？算不算尽本分？（不算。）那算什么？（搞个人的经

营。）搞个人的经营不算作工，那算什么？那是打岔！是搅扰！是拆毁！那你怎么能说成是作工呢？你说你在作工中没掌握好原则，你应该是在拆毁中没按原则。

吴雯，你为什么会这样做事呢？（吴雯：本性驱使自己这样去做的。）你这不是在作工，是在打、斗、显露！你看到自己做出这些事情以后是怎么想的、怎么认识的？（吴雯：作恶了，不是在信神，信的是自己。）我看到你的表现，再看你的反应，让人伤心！因为什么伤心呢？（吴雯：没有恨恶自己，认识不到这些。）在神的经营中搞着你个人的经营，现在露丑了，你流露的是什么？神是拯救人呢！咱在神的拯救中不是寻求自己怎么才能蒙拯救，该怎么预备善行，怎么给自己找一个好的归宿。你没有这么去做，没有这么去实行，没有这么寻思，你只是搞着你个人的经营，按着你个人的喜好做事，为着自己肉体能够舒畅。你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你不是在单位上班，你是在神经营人的一个场合中。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你做了这些事以后没有知觉，但当你知道神作的是什么工作以后，你再看见自己做了什么事，你心里边会是什么滋味？就像父母对待孩子一样，作为一个父母，他的责任是什么？给孩子成家立业，这是他一生的奋斗目标。别人吃肉的时候，他吃土豆，他省吃省喝节省下来是要干什么呢？他省下钱来要给孩子成家立业。别人是吃肉呢，而他是炒菜都舍不得多放一点油！过着一种寒酸的生活。他过寒酸的生活是为了什么？为了给儿子找一个好的工作，给儿子娶个媳妇。他苦苦经营着这个家庭，从这个孩子呱呱坠地，他当父母的就开始为孩子操办了。孩子二十多岁了，父母伴随着你走过了二十多年，给你积攒了二十多年的钱，他们是怎么省吃俭用，是怎么为你攒了这些钱的，这些你是能看见的，你是能体尝到的。眼看二十多岁了，该成家立业、娶媳妇了，你父亲给你攒了几万块的彩礼钱，给你娶媳妇用的，可你不体贴父母，父母在你身上再有多少爱，你感觉不到、认识不到、不以为然，而是习惯性地挥霍。在你小的时候，你父亲给你一点零花钱，宠着你、惯着你、好吃的都归你，在给你攒钱的同时，在生活上还不能亏待了你，所以造成了一个什么结果？你不体谅父母，没知觉！你父母给你攒下这几

万块钱是给你娶媳妇的彩礼钱，媳妇都说好了，就等你给人家把彩礼钱送过去呢。你父亲正给你筹备这个家的时候，结果你拿上这个彩礼钱去外边赌博了、玩了、和酒肉朋友去喝酒吃肉了。你回来后你父亲问你钱去哪了？你嘟嘟囔囔不说，最后一查，你是拿钱出去和酒肉朋友喝酒吃肉玩了、打麻将输了、赌博赌没了。你父亲和你苦口婆心地说："孩子啊，这是我多年的心血啊！二十多年的心血积攒下来就是想给你成家立业，完成我当父母的任务。你怎么能拿上这些钱，轻而易举就挥霍了呢？那你还计划成家吗？还计划存活下去吗？还有未来的明天吗？"这些话、这些场景，能不能打动这个孩子的心？

今天神作的工作是什么？唤醒人的心、唤醒人的灵。恩典时代咱经历过了，现在是国度时代，下一个时代里就是神的公义性情，再没有慈爱、怜悯。就像小孩一样，二十岁以前，你父母宠你、惯你，二十岁以后你该成家立业了，人家外国的父母，孩子十八岁以后就不管了，你已经成人了。在你成人的这个阶段，你的父母给你成个家，完成父母的任务，就不管你这个孩子了，你就独立生活了。在给你成家立业的这个阶段，你把你父母给你成家立业的这些东西都挥霍了，那等于挥霍了你的什么？等于挥霍了你的前途！你的一生！你自己挥霍了，你自己拆毁了，你眼看别人娶媳妇、成家立业了，你心酸不心酸？你难受不难受？你心酸，你难受，怪谁呢！怪父母？（怪自己。）你怪吗？吴雯，你怪不怪自己？（吴雯：没有怪自己。）为什么说没有怪自己？（吴雯：就没有往自己身上套。）不是说往自己身上套不套，现在给你交通到这儿了，神的良苦用心你是不是都看见了？你看见了有什么体尝？（吴雯：不理解父母的心意。）咱的所作所为，给自己带来的是什么？咱以前交通了宝宝与贝贝，人和人之间的打斗，咱今天不交通这些了。神已经和你说了，神会因为蛆虫和蛆虫翻动了粪土而大动肝火吗？咱一直在交通怎么进入正轨，时时、事事、处处来到神面前。可咱现在呢？流露出来的是时时、事事、处处为了自己的地位、名誉存活着，不在神的经营中！

921 凡受造之物都得归在神的权下

1 神造了万物，就让一切的受造之物都归到他的权下，都顺服在他的权下，他要掌管万有，让万有都在他的手中，凡是受造之物，包括动物、植物、人类、山河、湖泊都得归在他的权下，天上的万物，地上的万物，都得归在他的权下，不能有任何选择，都得顺服他的摆布，这是神定规的，也是神的权柄。

2 神掌管着一切，使万物都有层有次，都按着神的意思各从其类、各居其位，再大的物也不能超越神，都为神所造的人类而服务，没有一物敢叛逆神或向神提出别的要求的。所以说，作为一个受造的人也得尽到人的本分，不管人是万物当中的主人也好，或是万物的管理者也好，人在万物中的地位再高也是在神权下的小小的人，仅仅是一个小小的人，一个受造之物，人永远不能高于神。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成功与否在于人所走的路》

神根据人的不同需要来安排环境

小林，咱该怎么做一个人呢？该怎么去看待临到的事呢？“呀！咱也是个人，人家‘驴总’也是个人。人家‘驴总’为什么就能像当驴似的去献上，去做事呢？我怎么就不能呢？哦，我不能像“驴总”一样是因

为我腰疼呢。”你真是因为腰疼才做不了“驴总”吗？假如你的腰不疼，你能不能做“驴总”？（小林：能。）真的吗？（小林：我在这干活呢，我的腰都疼到那种程度了，不干还不行……）小林，如果你不腰疼，你能不能当“驴总”？（小林：不停地干活？）就是干苦力活。如果你不腰疼，能不能干苦力活？（小林：呀！不好说。）刚才还说能，现在又不好说了？（嗯。）如果你不腰疼，让你去试试干苦力活，到太阳底下去酷晒，能行吗？（……）咱干活还得怎么呢？还得干点简单点的活儿，是吧？（嗯。）在人群里边，为什么你腰疼、卫晋腰疼、田宇腰疼？为什么不能让‘驴总’腰疼呢？这里边是不是有原因？（小林：原因肯定是有，但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你说能不能让‘驴总’腰疼？（小林：不能。）如果驴要腰疼，那这个驴还能干活吗？（小林：不能。）那让谁腰疼呀？（小林：我。）猫！猫可以腰疼。因为猫就是什么呢？猫就在床上卧着呢，它就是不腰疼也是在床上卧着，腰疼它也在床上卧着呢！因为它的腰疼不疼不碍事呀！它就是不腰疼，它也不去当驴呀！所以这个腰得让谁疼？（小林：让猫疼。）神公义不公义？（小林：公义。）

咱得从经历中看见神作工，神是公义的，咱的腰疼不疼，这都是神的公义。听明白了吗？（嗯。）神就是给你治好这个腰也没用呀！神就是给你治好这个腰，你也不去搬砖，你也不去干苦力活，你顶多就是拧个螺丝。所以，你这个腰疼不影响神的工作呀！神为什么要给你把这个腰疼挪去呢？（小林：那腰好了不更好吗？）如果这个人不腰疼了，他还会在这儿拧螺丝吗？他可能就不在这儿拧螺丝了。（小林：为啥呢？）如果他的腰不疼了，他就跑了，他就要为他的前途命运而奔波，他就感觉不到神的所在了。如果保罗身上没有那根刺，他会不会跑半个欧洲？保罗之所以能跑半个欧洲，是因为他身上有根刺，所以他不敢跑，他感觉怎么呢？（小林：他害怕呢。）他害怕！你呢？你不怕腰废了？你怕不怕？（小林：就像用一根链子套在狗身上，把它往那一拴，跑不了了。）这是神对你的保守！这是神的爱！你别看被链子拴住了，链子栓住是神对你的爱，是把你当家狗待。如果不拴你的话，那就把你当野狗待了，你是做家狗还是做野

狗？（小林：家狗。）咱就是做狗，那也是神的爱！你要懂得、你得明白。神就这么栓着你，让你腰疼，这是神对你的保守，咱还能说出不知足的话，你说咱悖逆不悖逆？

咱腰疼的时候应该怎么想？“我就是搞交易，为了自己的腰能好，为了自己能有个好的归宿，我得好好献上。信心就是一根独木桥，舍去生命才能得着生命。”正因为咱腰疼，所以咱更得出力干活，更得卖命！卖命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想换取。或者咱良心发现，“我这口气是神给的，不要说腰疼了，就是把我这个腰废了，躺在床上卧床不起了，那也是神的主宰！在我还未躺在床上的时候，神看顾保守着我，我该不该为神献上，为神花费？”这是不是一种态度、观点？神就看你这个态度、观点呢！这种态度、观点是顺服的态度、观点。小林，你的这个态度、观点是什么？你是悖逆的态度、观点！同样都是腰疼呢，同样不合人的观念。但流露出来的是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良心的发现，是种亏欠，是种内疚，是想为神献上；另一种观点是被迫无奈，是有怨言。所以我说你不知足，神对你已经是十分地照顾了！你说哪一点不是神对你的照顾呢？你腰疼也是神对你的照顾。（小林：不是神的惩罚？）疾病临到是神的爱！你能懂得吗？就像保罗身上的那根刺一样，一直栓着他，他才能跑半个欧洲。而你是腰疼栓着你，如果不是腰疼栓着你，你早跑了！这是不是神对你的爱？腰疼是神对你的爱。今天就是让你拧个螺丝，也是神对你的爱，在我来看，处处能看见神对你的爱。可在你来看，你看见的是什么？你看见的是神处处对你不公平的对待，这就是两种不同的看事观点。

神拣选人根据人对神的观点、态度（一）

神拯救的是什么人呢？（拯救寻求真理，厉害要神的人。）不是吧！神的要求标准有这么高吗？（没有。）你说的那是追求真理的

人。神拯救什么人呢？神拯救人的要求不高呀！神造人的时候给了人手、脚、嘴、眼睛、鼻子，嘴就是让说话呢，就是让吃饭呢，鼻子就是让呼吸空气呢，眼睛就是让看东西呢，脚就是让走路呢，如果这些功能都没有发生变化，它们还在发挥着各自的功用，那这个人正是神要拯救的人。神的要求高不高？（不高。）神给了你腿，你每天起来用这个腿打架、打人呢，你说这个人神拯救不拯救？（不拯救。）这就违背了它的功能了，就不再起原有的作用了。神给人的大脑思维是让它发挥正常的人性思维呢，结果你每天起来用大脑算计怎么害人呢，尽搞歪门邪道，你说神拯救不拯救这个人？（冬雁：不拯救。）神给了你一个嘴，让你和人说话呢，让你和人沟通呢，可是你这个嘴说话不说话？（冬雁：我不想跟她说话。）神给了你一个嘴，你说："我这个嘴不想用，我这个嘴不想和她说话。"你不想用这个嘴说话，这是不是失去了嘴的功能了？（冬雁：嗯。）失去了没有？（冬雁：失去了。）神给你造了一个嘴，你只是用这个嘴吃饭，你不说话，那你还要这个嘴干什么呀？那神应该说什么呀？冬雁这个嘴只吃饭，不说话，说话的这个功能她就没有用，她不用那就把这个功能收回了，变哑巴吧，这就成了残疾人了。成了残疾人，那是羞辱神了，还不能变成哑巴，那应该变什么呢？变成猪、变成狗、变成猫，它们的嘴的功能就只是吃饭，用不用说话？（冬雁：不用。）它们就不需要说话，所以说，这就各从其类了。你归你的父、我归我的父。神给了你各项功能，如果各项功能都发挥着各自的功用，那这就是神要拯救的对象。神给了你这个嘴，你不是用这个嘴说话，你是用这个嘴来骂人的，神能要不能要？（冬雁：不能要。）

神说："人类的本能没有变，人类依然靠着双目观看，靠着双耳聆听，靠着大脑思考，靠着心灵来体悟，靠着双腿、双足行走，靠着双手劳作，等等神所赐给人能接收从神来的供应的本能都没有变，人类与神配合的器官没有变，人类能尽到受造之物本分的器官没有变，人类心灵的需要没有变，人类认祖归宗的愿望没有变，人类企盼得到造物主拯救的愿望没有变，这就是在神权柄之下存活而经受了撒但血雨腥风摧残之下的人类的现状。"（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独一无二的

神自己 一》）神造人时给人造的各项功用没有变，依然在发挥着各自的功用，那这个人就是神拯救的人。听懂神拯救的对象是什么样的了吧？（冬雁：嗯。）那你这个嘴说话不说话？（冬雁：说。）说什么话？（冬雁：说该说的话。）说骂人的话？（冬雁：不是。）作假见证？（冬雁：不是。）人家刚进门，你就说了一句“她太恶毒了”，能不能对着人这样说呀？得有事实吧？神的最新交通你看了吧？（冬雁：还没有看完呢。）神交通，说什么话、做什么事对人得有什么呢？（冬雁：造就。）那你说这句话对秀英有没有造就？你说的这句话对她是不是一种攻击？是不是谩骂？从咱的嘴里说出来的话对别人是攻击，你说神要吗？（冬雁：不要。）让你这个嘴说正面的话，你不说，你要攻击人，神会怎么做？神会封了你的口。现在不是以前，现在是各从其类的时候，是永远的，神要封你的口就是永远封你的口！国度里边有没有骂人的嘴？（冬雁：没有。）没有攻击、没有论断！只有赞美、只有见证神！咱不能作假见证，咱不能胡编乱说。咱胡编乱说了没有？（冬雁：没有。）说实话。（冬雁：没有。）没有作假见证，是吧？（冬雁：没有。）你说的这话里边没有假话？（冬雁：没有。）就算你没有作假见证，但是你攻击人了，这个嘴是不是就不正常了？神要拯救的是能改变、能变化的人。你这个嘴能变化了，神就让它依然存在。这个嘴不能变化，这个嘴还能存在吗？

你的生存法则是什么？刚才说了，你记仇呢，你只讲自己的理，根本不讲真理。我刚才给你交通的时候你说什么了？“她以前怎么了，她做的哪件事情伤害我了”，是吧？（冬雁：嗯。）那我问的是什么？我想说的是什么？我问的是冬雁你做人做事、看人看事有准则吗？你和神的关系正常吗？这是不是我问的呢？这是不是你应该追求的？（冬雁：是。）可是你给我说的是什么？（冬雁：我天天看着她在那儿显露自己，我说你这么恶的人还在那儿显露自己，天天高谈阔论，所以我就感觉这个人真恶。）如果她是高谈阔论、见证自己，咱可以去揭露解剖她，可以去分辨她，能不能背后论断她？能不能在背后记仇呀？就因为她高谈阔论了，所以你就不搭理她了？她高谈阔论和你不搭理她有瓜葛吗？我和刘志在一起，你说刘志见证不见证他自

己？（冬雁：见证。）我不搭理他了吗？我是怎么做的呢？我是不是揭露他呢？那你能不能揭露解剖秀英呀？那你能不能背着人家说“她就是猪八戒她二姨”？这是什么？（冬雁：我没有背后说秀英，我只是听见了别人背后说她了。）我在这儿关键说的是你做人是怎么做的，就说你听见了也好、你认为的也好，你能不能来个报复？来个不搭理？根据你刚才述说的这个情况，你是不是在报复人？（冬雁：我就是讨厌她，不想也没有给她搭话。）你都不搭理人家了，还不是报复人？你这是对人的一种严重的侮辱。

冬雁，如果你和我说话了，我不搭理你，你追着我和我说五句话，我都不搭理你，你以后还理不理我？还跟随不跟随？（冬雁：跟随呢。）假如我和谁也能说成话，就是你和我说话的时候，我就不搭理你，我扭扭脸就走了，你还搭理不搭理我？你要是觉得这样正常，以后我就这样对待你。我让周围的人都这样对待你，你和谁说话，谁也不和你说话，扭扭脸就走了，行不行？这对你有没有造就？对你有没有帮助？你感觉舒服不舒服？（冬雁：不舒服。）你感觉不舒服，你怎么能做在别人身上呀？这是不是恶行？你承认不承认这是恶行？（冬雁：我没有认识到。我没有和她争、没有和她高声地吵，我怎么就成了作恶了呢？）咱以前交通过短韩信，他路过一片树林的时候，小孩子在他身上撒了一泡尿。“你不能给人身上尿啊！”他没有这样教训这个孩子，他说：“你是勇敢的孩子，如果你给后边那个人身上撒一泡尿，那你就是英雄。”小孩子听了这话，就相信了。小孩不知道后边的人是谁，但韩信知道后边那个人是武将、二杆子。所以，这个小孩子往这个二杆子身上一尿，二杆子立马就把这个小孩给杀了！那短韩信在这个小孩子身上做了什么事？是不是仅仅说了一句夸奖的话呀？（冬雁：嗯。）那这个夸奖的话给这个小孩带来的是什么？（冬雁：灾难。）那你呢？你随便说一句伤人的话，对人没有造就的话，会带来什么？你不搭理人，给人带来了什么？这是做在了秀英身上，如果要是做在一个新人身上呢？新人知道冬雁信神多年，把冬雁当成了一个标杆，可冬雁的活出让新人一看，“信神的人怎么是个这呢？我怎么就体尝不到神的爱呢？这神家怎么就冷冰冰的，还不如社会呢？社会

上的人还知道互相帮助、扶持，来到神家怎么连正常的礼貌都不懂了？信神最后就信成个这？拉倒吧！”这个新人还信不信了？让你活出真理，让你用你的活出来见证神，结果你羞辱神，你把一个新人给绊倒了，你是不是在作恶？（冬雁：嗯。）

神让人互相帮助、扶持呢，你这个不搭理是帮助、扶持吗？做在弟兄姊妹身上就是做在神身上，你不搭理弟兄姊妹是不是就是不搭理神呢？虽然说弟兄姊妹不是神，但是你的这种方式、方法给人带来的是什么？神交代你该怎么对待弟兄姊妹？信与不信的本是两类人，信的是一家人，做在弟兄姊妹身上就是做在神身上，这是神交代咱的，这句话咱持守住了没有？（冬雁：我对别人都是好的，就是对秀英不好呀。）神和你说的话，你实行的时候能不能有选择？今天是让秀英来和你配搭了，你说这句话了，明天我让安新来，你和安新能不能和睦相处？你和桂芝能不能和睦相处？（冬雁：不知道。）咱经历过来了还不知道？忘了？我和你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咱做人做事、看人看事的时候，总是维护自己的利益，根据自己的喜好，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对人有没有造就，你考虑过没有？你给别人带来了一种伤害，给别人带来了一种误解，“这就是信神的呀？”在世上人家还结伴而行，要去哪儿相跟上，一同走一同回。咱作为一个信神的人呢？和弟兄姊妹相处的时候，你只管你自己走了，把她放下了。你只管你自己走了，你也没有问问姊妹回到家了没有。问问姊妹，这是不是一个关心？这是不是你应该做的？是不是一个责任呀？你和她一块出来了，你回到家了，她没有回家，或者在半路上有什么事了，问问，这是不是咱应该尽的一个责任？可你怎么理解的？你把人想得那么邪、那么恶，人家反过来询问你的安危都感化不了你这颗心。你没有说“我不搭理姊妹们，我走了，我也没有和姊妹说，结果姊妹还担心我在路上的安危呢，怎么人家流露出来的就是爱，我流露出来的就是恨呢？”这是不是你应该流露出来的态度？是不是？（冬雁：我觉得她就是好显露她自己。）她显露也好，不显露也好，我现在是说你呢，不是说她呢。她显露了，你就该把她踩在脚底下？用不用？我是问你该怎样做一个人，你告诉我她显露了。她显露

了，咱就不能做人了？（冬雁：不是。）因为中国人太败坏了，所以我就这么邪恶，这是什么道理？

冬雁，你想蒙拯救吗？（冬雁：想。）想蒙拯救，你承认自己的邪恶、败坏吗？（冬雁：承认。）我一说你的问题，你就说她太显露自己了，这叫不叫承认？你承认的表现在哪儿？认识在哪儿？悔改在哪儿？咱连个外表的好行为也没有，你说咱怎么蒙拯救？为什么别人叫咱二百五呢？刚才我问你什么叫信神，信神是在干什么，你说信神是在追求做人做事、看人看事的准则，做人做事得有神话依据，这是你给我说的话吧？（冬雁：嗯。）那你说了这么多的话，有一句神话依据吗？有什么依据？是不是句句都是撒但给你的依据？撒但是不是就让人争强好胜、唯利是图呢？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这是不是在为你自己呢？争强好胜！你说她显露自己了，所以说你就必须把她踩下去，“在这儿应该是我显露呢，怎么能让你显露啊”，所以说，你今天必须把显露自己的那个人打下去，才能更加显露出自己。你说她爱显露这句话，就说明你太爱显露自己了。（冬雁：我没有显露。）你要把天下第一剑给打倒，那你说谁是天下第一剑？你把天下第一剑给打倒了，你说你不是天下第一剑，你说的是不是假话？你太虚伪了吧？你为什么要把天下第一剑打倒？你把天下第一剑打倒，是不是告诉我你才是天下第一剑？你是用事实说话。咱天天看电视剧呢，那些想争当天下第一剑的武林侠士，是不是每天在找敢说自己是天下第一剑的人呢？找见之后，是不是非要把说是天下第一剑的那个人给打倒呢？切磋切磋，什么意思？能把自称是天下第一剑给打倒的人才是真正的天下第一剑！被打倒的那个人他顶多是天下第二剑，对吧？你说，她显露自己了，你想一脚把她踩在脚底下，你想把她打倒，那你说这是谁想显露呢？（冬雁：我只不过是看不惯她那个样。）对呀！她爱显露自己，你看不惯她那个样，你征服不了她征服谁呀？等你把她打倒之后，显露出谁来了？石头、剪刀、布，她赢了你之后，“你好厉害呀，我非要把你打倒”，你把她打倒了，显露出谁来了？显出我厉害了？（冬雁：不是。）显出谁厉害了？（冬雁：我厉害。）那你说是谁在显露呢？（冬雁：是我显露。）神说邪恶的人，他自己是什么

人，他就以为别人也是什么样的人。他显露，他还说人家别人显露呢，所以他必须把别人打倒。谁显露？听明白了吗？做人做事、看人看事是以神话为根据，你的做人做事是什么？你的做人做事是撒但的生存法则，没有神话依据。

神话告诉你怎么做人呢？你看保罗和彼得。保罗说话是怎么呢？是攻击彼得呢，而彼得呢，彼得称他是弟兄。你走谁的路呢？你是走保罗的路还是走彼得的路呢？（冬雁：走彼得的路。）你嘴上是那么说的，实际上你走的是谁的路呢？你称姊妹为姊妹了吗？你称姊妹是什么？你能不能称她为姊妹？称了没有？（冬雁：现在没有称。）现在没有称，什么时候称？（冬雁：以前称了。）以前我称了，现在我不称了；我以前顺服神了，现在我不顺服神了。（冬雁：不是的。）那你是什么意思？“以前称她是姊妹，现在不称了”，你听这话，能看见自己的邪恶吗？我和你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我想让你找着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你做人做事、看人看事要有神话依据。神让人做什么样的人呢？做有正义感的人、诚实人。什么是有正义感的人？什么叫维护神家利益？你做了没有？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这句话咱活出来了没有？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咱怎么维护神的名呢？咱和弟兄姊妹之间连个和谐配搭都没有。

《目前的异象与该实行的路》咱看了没有？在经历神的作工中认识神。现在的工作任务是把敌基督、假带领做的恶行揭露出来，把他放在光中，这个话看了吗？（冬雁：这段话我看了。）认识神的奇妙作为，里边还说了神怎么拣选人。你知道神怎么拣选人吗？得胜者都已经拣选过了，是吧？（冬雁：嗯。）拣选得胜者的时候是看你有没有那个素质、看你有没有正义感、看你是不是诚实人、看你敢不敢与敌基督争辩、看你敢不敢把敌基督打倒。神看见你有正义感，敢为神说话，神就有意走出厨房去了国外，就让敌基督、假带领起来残害你，即使残害你你也敢与他战到底。教会就是战场，就是不论我的生死如何，不论你怎么攻击我，或者说怎么打压我，不管我是不是邪

灵，不管我是不是敌基督，我一定站在神一边，你就是说我是大邪灵，我也得站在神一边，把我该做的做了，这时，神是不是看见你的态度了？（冬雁：嗯。）神看见你的态度了，看见你不是为了前途、命运，不是为了归宿。就是没有前途、命运，没有归宿，你也得持守你的正义，站在神一边。神看见你的态度，看见你的心，所以这个时候就拣选你了。拣选只是神看中你这个人了，而不是直接就被成全了，这仅仅是拣选了。拣选也就是在这些人群中神要看‘谁是我所要的人，谁适合我在他身上作工”，谁能相信神的话，神怎么说话他就能相信，神怎么说他就能怎么行。神说：“……当神击打牧人的时候，羊群分散了，那时你们就没有真实的带领人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当怎样走末了一段路》）神一说这个话，你就能承认，这就是神拣选的一个对象。能把神话当神话待，接下来明白了异象的时候就能往前走、就能跟随。

现在神拣选的是什么人？（冬雁：子民。）子民是什么表现？（冬雁：对神有认识。）拣选得胜者的时候，是在患难中把他作成的。从患难里边走出来了，这算得胜者。那什么叫患难呢？看不见、摸不着的时候就是患难。接下来再看是怎么拣选SJ的呢？把异象一交通出来，人家就能跟着去走，就能撇下一切继续往前走，咱能行吗？行不行？现在拣选的是什么？神现在交通，神把敌基督、假带领的所作所为、具体表现、言行举止、流露是不是都揭露解剖出来了？而且神是不是都不要这些人啊？一脚把他踢出去。神要的是什么人？神交通了什么是神家、什么是教会、什么是子民、什么是忠心效力者，是不是都告诉你了？你是不是看见神的作工了？（冬雁：嗯。）然后你又看见了什么是得胜者、什么是三级机构、什么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有什么表现、敌基督有什么表现、得胜者有什么表现，神在那边给你交通出来了，事实又摆在了你的面前，什么样的表现得着的是什么，这些你都看见了。你看见我得着的是什么？我得着神的祝福了没有？与神同掌王权了没有？就不要说其他的，就说我说冬雁是二百五。二百五的这个名字我喊了三年了，二百五这个名字好听不好听？（冬雁：不好听。）不好听、不愿意听，她还得听。我不给她发工

资，叫她二百五，她还不能跑，这是不是空前盛况？这些在教会里边也达不到！一个是与神同掌王权了，一个是她看见神了，所以她不能跑、不敢跑。我在这儿叫她二百五，她不敢走；世界上给她发工资，她也不去；教会里边不叫她二百五，她也不跟，这是你都看见了的，你看见了神的奇妙作为。冬雁，我叫你二百五，你之所以不跑，是因为你看到你做的就是二百五。我对你没有屈打成招，如果我对你屈打成招的话，你会跟吗？你是看见了神的公义，看见了神的智慧，看见了神的眼睛是火眼金睛，神能看清你的实质，所以你在这儿不敢跑。你是不是看见神的公义性情了？（冬雁：是。）

神把赐福给了谁了？诚实人、有正义感的人。现在，神把诡诈人、滑石蛋的具体表现和神对他们的态度都交通出来了，这是不是一脚把他踢出去了？（冬雁：是。）这些你都看见了！看见了，该信还是不该信呢？（冬雁：该信。）看见了就信的，没有看不见就信的人有福，但是比看见了还不信的人有福了。你是什么也看见了，你计划做什么人？你的信高于多马了吗？多马是摸着耶稣手上的钉痕以后他信了，他摸不着耶稣的钉痕，他不承认耶稣复活了。神怎么向人显现呢？耶稣在半空中向你显现？可能不可能？（冬雁：不可能。）你怎么看见神的本体的？你看见了神的所有所是，看见了神的性情，看见了神的喜怒哀乐，现在是不是有知觉了？（冬雁：嗯。）那你就是看见神了，敢不敢确认？（冬雁：敢。）敢确认，那你该不该做多马？你是不是摸着耶稣的钉痕了？（冬雁：是。）你该不该服在神话下？（冬雁：该。）该服在神话下咱还敢这样？神说你作为一个人做事、说话对人得有造就，这句话在你身上管不管用？（冬雁：管用。）真管用吗？你笑了，这就证明神话在你身上没有起作用。神话在你身上没有作王掌权，那就还等于是零，你还是按着你的撒但生存法则去生活，那必定是惩罚的对象，神是不要的。神说国度里边没有污秽，是圣洁的。你现在看见了，你最起码做个多马，“我摸着耶稣的钉痕了，哎呀！神的性情就是一切正面事物的象征，神的怒就是一切邪恶事物不复存在的象征。”你看原来的教会，三级机构，2012年敲锣打鼓，一看他们就没有圣灵作工，再看现在神的话直接弃绝了他们，什么是神

家、什么是教会，给咱交通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神要的是什么样人，不是要外表的好行为，不是要外表的跑断腿、累断腰。跑断腿、累断腰神不纪念。神说："所有温室里的花，虽然多如繁星数点不清，而且吸引着所有的游人，但花谢之后，便如撒但的诡计破烂不堪，无人问津。"（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三篇》）在作工结束时期，虽然花开得漂亮，可是并无果实，最后变成了撒但的诡计，自己中了自己的诡计！（冬雁：是。）

教会里边的敌基督、假带领，最后是怎么走到那一步的呢？因为他跑断腿、累断腰，他觉得他有了资格了、他觉得他有资本了，神就应该赏赐于他。神要的是性情变化，他看的是他外表的好行为，所以他接受不了，最后变成了撒但的诡计。为什么变成了撒但的诡计了呢？因为他一直在与神搞交易，他觉得"我给你跑腿了，我给你作工了，你就应该赏赐我"，可是，神要的是你的性情变化，不是要你外表的好行为。你和他们有区别没有？你看见了他所走的路就是法利赛人的路，把神钉在了十字架上。而你呢？你走的路和他一样不一样？（冬雁：一样。）今天，你虽然跟随了国度建造，但你只是跟随了这么一个名，你那实质和教会建造里边的带领工人有区别吗？（冬雁：没有。）你注重的依然是你所作的工作，你认为你已经跑了半个欧洲！咱说话语气为什么这么强硬？为什么敢这样对待弟兄姊妹呢？因为什么？是因为你在心里想："我在国度建造里最起码应该是半个元老吧？你们算什么？你们什么时候进来的？我来国度建造的时候，你们还穿开裆裤呢！"（冬雁：我没有这样想。）你没有这样想？不可能。我说的话虽然有点夸张，但是事实上，你所流露出来的性质是一样的。"我跟随弟兄的时候你在哪儿？我为弟兄打前战的时候，我为弟兄效力的时候，你们在干什么呢？那几十个人的饭是谁做的？"这是不是有点资格、有点资本了？（冬雁：我没有这种想法。）你没有这么想？如果你没有这些资格、资本，如果你做饭做不了，扫地扫不了，喂猪喂不了，而且又是才来的新人，你敢不敢和秀英这么说话？秀英和你说话的时候，你敢不敢不搭理？（冬雁：没有这样想过。）如果你是新人，如果你没有这些资本，你没有恩赐，什么也做不了，什么

也拿不下来，没有一点成绩，你怎么给神交差呢？有归宿没有？在你的心目中没有归宿，还敢撂挑子呀？没有归宿怎么办？那你见了秀英了是不是还得巴结她？“秀英，你在弟兄姊妹面前给我美言两句，给我走走后门”，还得巴结秀英，给秀英送点礼，会不会？看见卫晋来了，“快，卫晋，你在弟兄姊妹面前给我美言两句啊，给我走走后门，在国度里边给我开个后门啊”。（冬雁：是，我看见他们就是这样对秀英了，天天巴结秀英。）你如果没有这些资本，你会不会这样做？（冬雁：是。）你恰恰把你所做的这些当成了资本了，“做饭，做十个人的饭你们拿不下来，二十个人的饭我都能拿下来，你看，哪里需要我，我到哪儿”。（冬雁：我没有这样想。）“你看你们把我放在前线，我有了资本、有了资格，我就有了话语权”，你就把这个东西当成了国度的通行证。

以前你说过什么话呢？“弟兄说我是子民”，还记得这句话吗？（冬雁：嗯。）我说过这句话没有？我是问你追求做子民还是追求做效力者，我什么时候说谁是子民呢？冬雁，我没有说过谁是子民吧？我就是说过雨桦，我说雨桦追求性情变化，人家追求走子民的道路呢，我说过这话。我还有没有说过第二个人？我没有说过，你怎么会这么想呢？还不是因为你自己有点资本了？这是不是你和弟兄姊妹说的话呢？（冬雁：是。）你是不是自居在这个子民里边了？（冬雁：不是，你在那边和我这样说了一句。）我说，人家冬雁现在要追求性情变化了，这样走的就是子民的道路，我是这么说的吧？我没有说你就是子民吧？我可能不可能说谁是子民、谁是效力者？你说我可能说这个话吗？你看，神今天是不是宣布了各类人的命运了呢？（冬雁：嗯。）神宣布各类人的命运的时候，神说过张三是子民，李四是效力者吗？神说这话了吗？神只是把什么人是什么表现说出来了，这样的表现是效力者，这样的表现是子民，这样的表现是众子，这样的表现是带领，是让你根据你自己的表现去对号，去认识谁是子民、谁是效力者。神不说这样的话，你说我可能说吗？我如果说了的话，可能是举了一个例子，有可能是这样说：“神不是看人有多败坏，而是看谁有变化，如果你们不变化，人家冬雁变化了，人家冬雁不做二百五了，

人家能做一个有良心、有理智的人，这样是不是就蒙拯救了？这是不是就成了子民了？”可你倒好，一句话“弟兄说我是子民”，你倒开始在这以子民自居了。（冬雁：没有。）不管话有没有说出来，我现在和你说的是从你这里边流露出你的一个思想观点。

咱听了神的交通了，咱应该把神话带入实际生活当中。神交通了什么是追求真理呀？神先把那个错谬的追求真理的三方面告诉人了。你还记得是哪几条吗？有三条，哪三条呢？第一，人把他认为对的事、对的话当成了真理，这是不是就是错的呢？你是信神的，神话才是真理，你是什么呀？你是撒但的后裔，你思想出来的都是谬论，怎么能成了真理呢？可他就把自己认为的好行为当成了真理了。冬雁把什么当成真理了？“我能把二十个人的饭做下来，我能把这个工作拿下来，我能把卫生打扫了，别人尽一个本分，我能尽两个本分，别人只能喂个猪，我既能喂了猪还能给人做了饭，还能打扫了卫生。”这是不是好的行为？在你来看，是不是达到一个基本的标准了？这是不是就有了资本了？“你们什么也做不了！”你注重的是做！再说得好听点，你注重的是作工，你把你所作的工作当成了一个真理来对待。我当时解剖SJ是保罗来世的时候怎么说的？SJ出去打了一场仗，回来向我邀功了，然后我把SJ打了，我说你是保罗来世，你是作工的，你没有生命。我第一次打SJ的时候说她是谁？扫罗，是该死的种类。即使大卫把扫罗杀了，神也不会定大卫的罪，因为扫罗是被神定罪了的。在人来看，保罗跑了大半个欧洲，应该得着赏赐了吧？可神告诉你了，神看吗？神不看他作了多少工、不看他的好行为，而是看他是否在顺服神。神连保罗所作的工都不看，你说神会看冬雁吗？可是，你管这些吗？你搭理这些吗？你不搭理这些。你只是一厢情愿地认为：我比她强，我能做了这个，我能做了那个，她什么也做不了！桂芝她能做个什么，连五个人的饭也做不了！我做了饭，打扫了卫生，还能把狗给喂了，神不赏赐我赏赐谁？（冬雁：我没有这些想法。）没有？可能吗？因为你有这个资本了，所以你说话语气才敢这么强硬，才敢和他们发脾气，才敢耍二百五劲。如果你没有这个资本，你还敢耍二百五劲吗？

世上有句什么话？财大气粗！财大了气就粗了，就敢说话了。家里边的两口子过日子呢，如果家里的所有收入是老公挣来的，老公在家里说话肯定有权威，你信不信？如果老公是个吃软饭的，老婆还在外边有收入，老公回到家算什么？那是老婆说了算。人家有资格、资本了，人家的资本、资格在这儿了。冬雁在这儿说话为什么敢这么强硬呢？因为她的资本、资格在这儿了！“弟兄你不用我冬雁你用他们，你让桂芝做饭，她能拿下来呀？你让秀英做饭去，你看秀英能做下二十个人的饭来？她还得找一个配搭，看我冬雁，我能做下来。”所以说有了炫耀的东西，就有了与神讲理的资本了。可是神看这些东西吗？（冬雁：不看。）神看的是你对待神的态度，你是不是把神当神待了，这是不是错谬的思想观点呢？（冬雁：是。）第一条就错谬了。第二条呢，你还把错谬的思想观点当成真理来待，把这个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上实行了。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上实行了以后怎么了？这就有资本了，这就有资格了，就敢和神讲条件了，就该要赏赐了。

小杨，你认识吗？小杨刚过来的时候话也不敢说，可是后来呢？后来你知道变成什么情形吗？（冬雁：可厉害了。）他和老赵还要打架呢，为什么？有资本了，他能放了两只羊了，能给羊看了病了。你说你的这个厉害是凭空来的？（冬雁：我不知道。）是有依据的。你觉得什么呀？“我有资本了，我有资格了，我可以炫耀了，我可以和神搞条件了，我可以和神领奖赏了，神你该赏赐我了。”你还记得那一次，你和安新耍厉害，和我耍厉害，还要挟我呢，还要撂挑子呢，“弟兄，我走了，我不干了，我回家呀”。（冬雁：我没有要挟呀！）你嘴上没有说要挟，实际上做出来的事是不是要挟？你说，那儿有二十个人要吃饭呢，你告诉我你要回家了，你说这不是要挟是什么？你和安新生了气以后，我说你了，我对付你了，在那种情况下，你就给我说了这么一句话，这不是要挟是什么？是你要挟了我你不知道，你不认为那是要挟。（冬雁：那回不是和安新生气了。）不管你和谁生气，或者是有什么原因，咱先按你心情不高兴了来说，是心情不高兴了吧？（冬雁：嗯。）难道真是你家里需要你回家了？就是需

要你回家，这边二十个人要吃饭，你能回了家吗？你好意思说出口啊？你能说出口吗？你作为一个受造之物就没有尽上本分，你还能说出这个话？好意思这样说？能不能？不管怎么你不能说这个话吧？可是最终你还是说出来了。不管你是心情不好还是家里需要你回去，你不要在我对付完、修理完以后说这个话呀。我正好对付完、修理完你了，你起来要走了，这不是要挟、撂挑子？你要挟谁，你和谁撂挑子呢？不是和神撂挑子？认识到了吗？没有一点资本、一点资格谁能做出这个事？

刚才跟你说了，根据小杨的表现来看，是不是这样？不要说小杨了，还有谁呀？小贾。小贾相当懦弱吧？现在怎么样？听说了吧，相当相当的厉害呀！（冬雁：她就是可厉害呢，是你们都没有看出来，那时候治得我跟啥一样。）那么多人看着呢，你在那儿，她吃饭的时候就和一个乞丐一样，她连门都不敢进。（冬雁：我不是那样的。）大家都看着了。弟兄姊妹说什么呢？只要冬雁在，没有一个人敢耍威的，冬雁一走，都厉害起来了。（冬雁：都成了二百五了。）只要你在，他们就不是二百五。你在的时候桂芝厉害吗？桂芝还可怜呢。你一走，桂芝也厉害了，就是你说的，都成了二百五了。（冬雁：那个小贾比我厉害多了，我一个人在那儿干活，人家在那儿呼呼睡了。）咱不说这个厉害不厉害了，我给你说的是因为什么厉害呢？厉害的根源在哪儿？刚才咱说了两个，一个是把自己的认为当成真理了，再一个是还按着认为去做了、去实行了，觉得自己实行真理了，有资格、有资本了，就敢炫耀、就敢卖弄。这么一卖弄，这么一实行，还怎么了？“拍拍胸口，我对得起天、对得起地。我冬雁吃了神多少？我给神家作了多少贡献？你们几点起床呢，我几点起来做饭呢？你们还睡得呼呼的，我就起来给你们做饭呢。等你们吃完饭走了，我还要收拾锅呢。刚开始的时候，晚上你们干活干到十点多十一点才吃饭呢，等你们都吃了饭走了，我还得收拾锅碗，我哪一天晚上不是十二点睡觉？”冬雁，你哪一天不是十二点睡觉，不正是因为这些吗？这是不是凭良心做呢？“我现在不挣工资呀，在世界上就是挣工资的，有几个人能够早上五点起，晚上十二点睡觉呢？这加班费要给多少呢？

我在神家没有要过一分钱的加班费呀！就这样每天起来还叫我二百五。在不挣钱的前提下，还叫我二百五，还得加班加点。”这是不是对得起良心了？对得起良心，心里是不是平安了？“这下谁进不了国度，我绝对是进了！”因为你是根据你作工的功劳大小来衡量的，所以你去了哪里都敢说话，都敢作王掌权，这是咱实际表现出来的，看到了吗？这个能听懂吗？（冬雁：能听懂。）这是你一厢情愿去衡量的，但是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我交通过，神拣选的是什么人？神拣选人的时候看的是什么？神要看你的态度、观点、存心，看你是否顺服神，就是说看神话在你身上是不是管用！

神拣选人根据人对神的观点、态度（二）

咱从历史上来看，历代以来神做了哪些事？神第一个检验的人是谁？挪亚，是吧？（嗯。）神怎么检验挪亚的呢？神告诉他要建方舟，神对挪亚就说了一句话，神就看这一句话在挪亚身上管用不管用。当时撒但是怎么败坏人的呢？神说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是必死的，撒但过来说什么了？（不一定死。）这个不一定就是背叛了，不一定死就是把神话给否了，就因为人听信了撒但说的不一定死这句话，背叛神了，所以神让挪亚造方舟了。挪亚造方舟的时候，撒但会不会过来控告？会不会过来引诱呀？咱也看神话了吧？挪亚造方舟造了多少年？一百二十年。这一百二十年会有多少撒但过来说：“你看哪一天下过这么大的雨，你建了那么大的方舟，你不是神经呀？是不是让神把你耍了呀？”挪亚老婆说不说他？（说。）周围人戏弄、攻击他，他在乎吗？他不在乎。他相信神的一句话就相信了一百二十年，他这一百二十年是怎么过来的？不是说他口头相信就完了，而是天天起来就是造方舟。神交通过挪亚造方舟，方舟是人造呢，不是神造，是人造就需要人去跟进，是人去造就要去试验。神造人是一次，那是因为是神在造人，但是人造方舟的时候，不是一次成型的，还有一个不足之处，就是人有时候考虑得不周到，所以有的时候造了一个不合适，就得再造一次。咱不要说挪亚造方舟造了几次造成的，咱就说造

方舟的时候，预备这些材料得预备多少。首先挪亚要找歌斐木，他要到哪里找歌斐木呢？在地上能长出歌斐木来吗？歌斐木是不是在山上长着呢？所以挪亚要到山上去找歌斐木。胳膊那么粗的歌斐木能造方舟吗？你以为那时候的方舟都是拿现成的木头板往上拼的？是不是还得找大树呢？找到大树以后，还得把树砍下来，砍下来以后还得把树皮剥了，树皮剥了还得扛下山，那时候什么工具都没有，还得人工呀。不光是没有电锯，有挖机吗？有铲车吗？有吊车吗？什么都没有。神说不要说让你去建方舟了，就让你去扛扛木头，你能扛多长时间？你能扛一个月，还是能扛一个礼拜？还是能扛三天？有的时候一不小心从山坡上滚下来了，胳膊受伤了，腿也受伤了。你说挪亚有没有从山上滚下来的时候？有没有摔伤胳膊的时候？（有。）虽然神没有说这些细节，但是咱想一下，挪亚造方舟造了一百二十年，把木头从山上扛下来扛了一百二十年。扛着木头还有跌倒的时候呢，挪亚跌倒了以后他后悔了没有？他停止了没有？你能行吗？你在那儿扛上两根木头，太阳晒着你，汗流满面，那时候你心里想什么呀？“会不会？可能不可能？可能下雨吗？”第一天，相信神说的话，第二天，就开始怀疑了，可能不可能？第三天，不可能吧！第四天，我是不是发傻呀？第五天就不去了！神拣选一个人的时候，提前就已经看准了这个人。神知道挪亚是什么样的人，所以神才交代让他建方舟，才检验他。预先神就看准他了，神看准之后，让他把这个方舟造出来，让人都看见挪亚是怎么顺服神的。神告诉他建方舟，他就能持守一百二十年。

神拣选了挪亚之后，第二个拣选的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什么样的人？在当初的人群中亚伯拉罕是不是算好的人？（嗯。）可是，在神赐给他一个孩子的时候，他是什么态度呢？（喜笑。）证明他对神话有信吗？信不来。他和你是一样的，当初说你信神吧，神能把你拯救了，神能让你得着永生，你相信这句话吗？神有奇妙作为，神无所不能，神主宰着全人类的命运，神是公平公义的，你相信吗？你不相信。你是在大脑里边相信有神，但是你没有真实的信。就和亚伯拉罕一样，你看见他跪下来了，俯伏在那儿了，但是神说的话他信不

来，他想：“撒拉已经九十岁了，月经都没有了，还能怀孩子吗？”咱今天呢？“几千年来就没有一个人能够得永生，我实行神话就能得永生了？”疑惑、怀疑、猜疑！神说：“那亚伯拉罕这个人在神眼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义人。）哪个地方说他是义人了？你们认为凡是神所呼召的都是义人、都是完全人、都是与神同行的人。尽守规条！”（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 二》）神什么时候说他是义人了？神和他说话，他还能喜笑，就这样的人还能说他是义人？虽然亚伯拉罕喜笑了，但是神搭理他吗？神不搭理他，神只是作他该作的事。神定义要作成的事无人能拦阻！当神给了亚伯拉罕一个孩子以后，神又说了什么话？“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创 22：2）神为什么要让亚伯拉罕献以撒呢？神要检验这个人，是吧？目的就是要检验他、就是要试炼他。神要检验这个人是不是听神话的人，该怎么检验呢？就看他能不能为神献上他最宝贵的东西。神检验你的时候，只要你能把你最宝贵的东西献给神，这就说明神话在你身上起作用了，这就再不用试炼了。就像你家里边有珠宝、土豆，还有一些不值钱的东西，电视、电视柜，神要让你奉献会让你献哪个？或者大人在孩子三五岁的时候教育他，不能让他吃独食，总要让他把他手里边的东西拿出来。你想检验他是不是听你话的人，你会怎么做？他面前摆放着他最喜欢的一个玩具、一些好吃的，还有一些不值钱、他根本不在乎的东西，你问他要哪个？你是不是要他最喜欢的那个东西？（嗯。）他喜欢什么你就会要什么。如果他能把他最喜欢的东西顺利地给了你，说明什么？这个孩子对你说的话绝对是听从的。只要他能把最喜欢的东西给了你，就不用再说其他的了，剩下那些不喜欢的东西就不用问，绝对能给你。所以说神要检验人，这是不是一个原则？（是。）神要检验亚伯拉罕，就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你把以撒给我献上。神说了这句话以后，就要看亚伯拉罕的表现。亚伯拉罕怎么献以撒的？亚伯拉罕说我是返还、还给神。是亚伯拉罕亲自把孩子带到现场，并且是他自己拿起了刀，不是让哪个人去杀以撒，是他自己拿起了刀，神在这个时候看到了他的心，就是要把以撒献给神的。当他定义要给神的时候，神说行了，我看见你的心了，停手吧！神要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了吗？（没有。）神就是要看看他的态度，看他能不能把以撒献给神。约伯呢？约伯是敬畏神

远离恶的人，也是因着撒但要控告他，所以神要检验他。神给了亚伯拉罕一个儿子，他已经经历了、看见了、体验了，所以他能把儿子献上。约伯呢？神和约伯说什么话了吗？约伯仅仅是风闻有神，就和咱一样，仅仅是听说有神。他听说了就能信，他听了就相信万物是神主宰的，万物之中只有一位真神。当神给了他万贯家产的时候，他能够赞美神，这是神给予他的。所以神要检验他的时候，神就把他的万贯家产剥夺了，看他说什么，看他还承认不承认有神，如果这个时候他还承认有神，就说明他是真信神的人。如果剥夺了他的，他不承认有神，就说明他信神是假的、是哄人的。所以说，临到他的就是剥夺万贯家产，还得让他浑身长疮。如果他的信成了他的生命了，那神剥夺了他以后，他就能说："赐给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不管神给我也好，剥夺我也好，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神永远是神，神的名是应当见证的。""今天给我了你就是神，不给我你就不是神了"，这是什么人才说的话呢？撒但、魔鬼。一个没良心的孩子，要钱了，他爸给他钱了，他妈给他钱了，他说这是我爸、我妈。一次没有给他钱，或者是不让他耍游戏，他说什么？你不是我妈，我妈做不出这个事来，我妈不可能不给我钱，我妈应该心疼我，应该给我钱，让我玩游戏，让我耍游戏，这是不是没有良心、没有理智呢？

你看神拣选的人，挪亚、亚伯拉罕、约伯，神都是在看什么呢？神要他们的什么呢？你说神是要他们的万贯家产吗？不是，那是强盗要的。神借着强盗抢了约伯的儿女、家产，主要是看他的态度、看他的观点。你说神造了万有，还造不了一个方舟，还非得让挪亚去造？有这个必要吗？神让挪亚去造这个方舟的目的不是为了方舟，目的是为了看挪亚能不能持守神的话一百二十年，就看人的这个态度、观点呢。还有彼得，神让彼得去钉十字架了没有？没有。神只是和他说了一句话，"难道还让我为你第二次钉十字架吗？"因为彼得是爱神的，彼得一听这句话，心想："还能让你再去钉一次十字架？我去吧，我知道该怎么做了。"神看的就是他的态度、观点。咱今天的态度、观点是什么呢？神就是根据你的态度、观点拣选你。因为挪亚实行了神

的话了，一百二十年以后，神是不是拣选他了？一开始神赐给亚伯拉罕一个孩子，当他站住见证以后，还是不是一个孩子了？神让他的后裔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还要让他的后裔得着仇敌的城门。亚伯拉罕仅仅是听从了神的话，就这么一个见证，他就得着了神这么大的祝福。他做什么事了？他跑了半个欧洲了？他什么也没有做，就是神告诉他，你把以撒给我献上，他就把以撒为神献上了，就这么个事，神就赐福他这么多。因为神看见他把心给了神了，其实也就是他能把神当神待了。咱今天是不把神当神待，没有把神话当神话待，没有把正面事物当神待，给你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让你看清楚，人家走的是什么路，咱走的是什么路，神所要求的是什么。在神检验约伯的时候，他老婆对他是攻击、是勾引："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约伯只是说了一句话："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嗳！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愚顽的妇人！对她是谩骂。约伯不仅不接受她的话，还弃绝她、还谩骂她是愚顽的妇人！"你就是一个蠢人、蠢猪，赐福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就不应当称颂？收取也好、赐福也好，这和耶和华的名有什么关系？这和他是造物的主，我是受造之物有什么关系？"就和打游戏的那个孩子一样，给你钱了就是你爸，不给你钱了就是仇人？你有没有良心？不管他给你钱不给你钱，他都是你爸，不管你妈富裕不富裕，她都是你妈，这是事实，那和这个是两码事。神看见了约伯至死不否认神，这就是一个信的见证。你从这里边看到什么了？神要求人高不高？（不高。）为什么说不高？神只要求咱听话！就因为你听了他的话，神就万分地激动。神看到亚伯拉罕献上以撒以后，神说了一句什么话呀？神说："在没有人能够听明白神说什么、没有人能理解神心的时代，亚伯拉罕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让神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也让神感觉到了得着一个能顺服他话语之人的愉悦，这个'满足'与'愉悦'是来自于神亲手造的受造之物，这也是人类受造以来献给神的第一份在神来看最珍贵的'祭物'。"（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 二》）你说这件事惊天动地吗？是不是惊天动地的事？惊天动地在引号里边引着呢，在神来看，一个败坏的人能做出这事，那就是惊天动地的事。为什么这么说？"孩子是我生的，是我养的，凭什么你要我就给你呢？不应该呀！你是玩弄我呀！"一个败坏的人类是不可能这么做的，所以神把这几个字用引号引住说，亚伯拉罕做了一

件惊天动地的事。实际上这件事算不算惊天动地的事？（不算。）这个不算惊天动地的事，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是理所应当的事。因为你是神造的，你是一个受造之物，神是造物的主，神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不管你受了多大的委屈，不管你再喜欢或者你再爱的东西、再珍惜的东西，只要神说出来，你立马就得接受，这才叫受造之物。在那个时代，亚伯拉罕做的是惊天动地的事，但在今天，再做这个事，就不能说是惊天动地了，因为什么呢？神已经把所有的话都告诉你了，你都知道了，你知道了什么是受造之物，什么是造物的主，神把灵界的实情都告诉你了，你就应该把以撒还给神。就是说在神来看，那是应该的，但对于败坏人类来说，那是惊天动地的事。当人洁净了以后，成为真正的人以后，还给神那就是应该的，因为那本来就是神的，最起码得有这个认识。神看到亚伯拉罕这个动作以后，神的心是什么呢？神是激动的，神是喜悦，那句话是怎么说的？愉悦！就是喜欢、悦纳。愉悦，还带着一种沉重，为什么沉重呢？因为路途还遥远，人距离神的知心人还遥远。怎么说遥远呢？神要的不仅仅是你的一个听话，不是让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就行了，因为神想要让人做神的知心人。可是，这个时候的亚伯拉罕和神能不能对话？不能对话。因为他并不知道神为什么让他献以撒，神让他献以撒的目的、意义是什么，神作的是什么工作，神作工的宗旨是什么，亚伯拉罕什么都不知道。他只知道神说了，我听了就去做，仅仅是个顺服，他不能和神对话，不能和神交心。神要的是什么？要的是知心人，要的是能和他谈心的人，能和他对话的人，所以，神在这个时候看着“惊天动地”，神喜悦、高兴，可是神的心情还沉重，“什么时候我才能和你对话呢？”这就和你养孩子一样，孩子虽然从婴儿时期，在床上拉了尿了，到不在床上拉了，不在床上尿了，会走路了，还能独立行走了，你高兴不高兴？（高兴。）高兴、喜乐，可是他还不开口说话，不会说话，你说话他也听不懂，你说你着急不着急？已经会走路了还不会说话，或者七八岁了还不会说话，你着急不着急？（着急。）神造了人六千年了，人不会与神说话，你说神心着急不着急？所以这个时候神心是沉重的，神从那时候就开始走上了拯救人的道路。如果你孩子六七岁了还不会说话，你早就带着孩子去医院检查了，从今以后，你就走上了救这个孩子的路。什么时候他能和你说话，你就知足了。开口说话以后，还得能正常沟通，有正常的对话。如果你说东他就说西，

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话，乱七八糟的，这个时候他就是神经有问题了。光会说话还不行，还得把神经这个问题给他解决了，让他和人能有正常的对话。那你现在会不会说话？你会说话，可咱能对话吗？能交心吗？你就和那个孩子说神经病话一样，不能有正常的对话。我看见你在这儿该干什么也干了，这是不是相当于献上了？可就是不能说话呀！对不了话呀！咱以前说过，我看见你撇下一切出来了，也付出了，也受苦了，我看着你可怜、可悲，还怎么呢？（可恨。）你也知道还可恨！恨你什么？我恨你没法说话，恨你和弟兄姊妹没法相处，没有正常人性，该受的苦也受了，最后来个惩罚？你说我看见你可怜不可怜？

神就从亚伯拉罕身上开始了拯救的工作，今天，你有约伯的顺服吗？有亚伯拉罕的听话吗？神今天作的是什么工作呢？征服的工作。征服了以后就像亚伯拉罕一样，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征服就是让你顺服，你什么时候能顺服在神的话下了，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了，神的工作就结束了。（是。）神的要求高不高？（冬雁：不高。）就要求你能听话，可是，难不难呀？（冬雁：不难。）按说不难吧？造物主和一个受造之物说一句话，受造之物顺服神的一句话，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吧？应该是必需的吧？可是对于一个受造之物，对于一个败坏人类来说太难了！我说二百五，咱以后不要耍这个二百五，咱和弟兄姊妹和睦相处行不行？你说难不难呀？三年了，你和弟兄姊妹还是打、斗。一开始你和弟兄姊妹在一起，“我就是二百五，我就是马王爷，我就是和他们明打明战！”三年后的二百五不那样了，变得“柔和”了，怎么呀？“我不和你明打明战了，我就不搭理你！虽然咱两个人一块来了，但走的时候，我不管你死活，我只管我走。”独来独往！我看见你这三年来没有生命进入，反倒学会耍诡诈了！看不透的事不说了，不搭理了，等待、研究、分析成了你最好的实行。学得诡诈了，原来是二百五，现在加了一个诡诈，成了诡诈二百五。你不往正道上走，要往邪道上走。你说神拯救一个人难不难？

我说冬雁，你有什么问题说说，咱解决解决。你为什么不听话？为什么不把以撒献上？神和你说了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你的做人做事、看人看事的根据是什么呀？你给我谈谈。你给我谈的是什么呀？你给我谈的是：秀英显露自己，秀英她不是人，秀英去年、前年怎么对待我了……。你说你浑不浑？我说："进国度了啊，快，脱下旧衣服，换上一身干净衣服，咱外表得有个好行为，有个信神的体统。咱能洗澡了洗洗澡，不能洗澡了，咱最起码换一身新衣服，先进到筵席里边吃喝着，咱吃上以后，把这些杂质去了，成为一个新人种。"你听话吗？你不听话。你站在外边不换衣服，也不进来，你说："秀英穿的是个乞丐衣服，她那个衣服比我穿的衣服还脏呢。"你说你混蛋不混蛋？（冬雁：混蛋。）你把我的一片良心、一片好心、一片诚心扔进沟里，反过来你告诉我，外边还有多少人不信，外边还有多少人不进国度呢，你的意思是我把他们都带进国度里边你再进去？你太"仁慈"了！（冬雁：不是。）你做的不就是这些吗？在生命进入的事情上，你该不该自私一点？认识神、认识自己是信神最大的两门功课，得变化自己的性情，不是让你一天起来看见人家张三不对、李四不对。你就把他们解剖了，或者真地认识清楚了，能不能等于你就圣洁了？咱如果整天起来抓人家的把柄，这不是作恶吗？这不是打岔搅扰吗？我这么帮助你、引导你，可是你给我带来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冬雁：知道。）你给我带来的是什么？（冬雁：羞辱。）羞辱，还带来了什么？让你在这儿给他们立标杆呢，你给他们立了一个二百五的标杆。我让你当"师姐"呢，你当的什么"师姐"呢？今天下午我本来想去其他地方呢，可是人家说你们在这儿打开架了，本分不能尽了，你说我该怎么办？该不该处理？我今天下午不能正常去尽我的本分，我给你来解决问题了，这是谁造成的？这些属于什么？这是不是打岔搅扰？这是不是拆毁？（冬雁：是。）回想一下，咱打岔搅扰、拆毁了多少次了？还能这么做吗？（冬雁：不能了。）从你嘴里说出来了，神听着了。秀英在这儿也看着呢，秀英是证人，要是再打岔搅扰怎么办？（冬雁：让神惩罚。）怎么惩罚？（冬雁：……）

前两天文字组的张茹住院了，你知道吗？（冬雁：不知道。）张茹得了肾病，肾病是慢性病，好治不好治呀？（冬雁：不好治。）咱以前解剖过张茹，大概也听过吧？张茹是不是相当刚硬？你要是解剖别人，她能和你说两句，要是一说她、一解剖她，闭口不谈，不让说，还对抗，背着我还要和弟兄姊妹耍厉害，还要耍二百五。她和你这个二百五不一样。她的外表做法也是勤快，但是你们不要和我交通真理的事，不交通能行，咱在肉体上边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一交通灵里边的事，闭口不谈。要是一说她，她找个理由起来就走了，笑脸相送。如果你要是再和她说，她就和你呛上两句，不听你说，不搭理你，这是什么态度？不接受。不接受那个毒素能排出去吗？（冬雁：不能。）所以说她就得了个肾病。肾的功能是什么呢？肾就是排毒素的，毒素排不了，刚开始是腿肿了，那两天脸也肿了，眼睛也肿了，整个人都肿了，腿肿得走路也走不成了。临走的时候我说，疾病临到是神的爱，神和你说话了，天上的烈火显给你看了。你不是包在心里边什么也不说呀？不让解剖、不让揭露呀？不让解剖、不让揭露就排不了毒素。今天神就是借着实际环境和你说话呢，那个肾功能就是排毒的，你不排毒，毒素在你身上就发挥功用了，毒素在人身上排不出来，就憋在人身上了，最后就把人憋死了。肾排的是你肉体里的毒素，今天我和你说什么，你灵里边就不认识自己，就不去背叛自己，你不把自己抵挡神的那些毒素排出去，那你最后是不是就该死了？（冬雁：是。）张茹在医院住了半个月出来了，医生给她说了那个病的严重性，她也知道了，有点难受了，现在再谈，这才听进去了。我在那儿解剖了她的一些毒素，她这才流出泪来了，这才能说是了，承认了。她为什么会得病？没有这个病能行吗？你非得临到病了再悔改？死亡临到之时才知悔改，晚矣！趁神的惩罚还没有临到的时候，你提前悔改不好呀？冬雁也有病吧？那你为什么不在病里找找问题呢？疾病临到都是神的爱，如果张茹没有临到这个病，她会反省吗？那你今天不在病里边找找自己的原因？神把天上的烈火显给你看还不够吗？你还等实际的烈火降临在你身上？你敢体尝一下神的怒气吗？（冬雁：不敢。）知道不敢你还敢这样做呀？神是广施怜悯、深发怒气，神一旦深发起怒气来，那就会不可收拾。你知道不可收拾是什么意思吗？停不下来的意思。咱就不要说其他的，就说约伯。神还告诉撒但不可伤害约伯的性命，就有那样的事临到了约伯。可想而

知，神要说不管你了，把你交给了撒但，让撒但随意处理你，你说会有什么事临到呢？临到约伯的是什么？万贯家产没有了，一会儿报信的人对约伯说驴没有了，仆人也死了，几千头羊没有了，几千头牛也没有了，一会儿又有人告诉他，十个孩子在一天之间没有了，你能经得住吗？接着再来一个满身长疮，拿瓦片刮身体，像万箭穿心，这还是神在那儿保守着约伯呢。要是神不保守，把你交给撒但，可想而知，那邪灵将会上身！邪灵上身那是什么概念？让你嘴巴啃泥，大白天赤身露体让你到外面吃粪去，让你和狗生活在一起，和猪生活在一起，那是什么？你敢吗？（冬雁：我不敢。）咱每一次发威的时候就得想一下，有点惧怕神的心。

本来你在这儿，把这个东西一调就好了，就能工作了，可是她不知道，那她过来维护神家利益的时候，你能不能去恨她呀？（冬雁：我不是恨她，是她让陆山或者小张过来调呢。小张过来说这个东西你最熟悉了，你不会呀？我说她不让我调。昨天她又说了，她不让我调。）你说的是这件事，我说的是在这件事情里边，你流露出来的态度、观点是什么。咱今天不说这件事，就说从这件事情里边，你流露出来的态度、观点是什么。你是说把这个东西弄好了，咱这边就能工作了，你也是维护神家利益呢，她也是维护神家利益，当两个人维护神家利益的时候，你理解不理解她的心情？她理解你的心情，弄好以后咱就能工作了，可是一旦弄错呢？这个东西要是毁了呢？（冬雁：就是螺丝松了，把它弄紧了，弄平了就好了。）你知道，可是她不知道呀！（冬雁：那就等他们过来。）咱不是说这个事，不是等他们过来不过来，是说发生了这个事情，她也是维护神家利益了，你也是维护神家利益了，这里边该不该有个理解？你理解她的心情吗？你该不该理解？（冬雁：该。）咱交通神看一切的事都是看你流露出来的态度、观点、存心是什么。如果她是为了偷懒呢，“不要给我修好，修好的话，我今天还得干活”，如果她是这个存心，那你是不是该揭露她？是不是该打她？如果她的存心是，“可不敢动，这个东西不便宜呢，这个东西毁了就毁了。你会不会我不知道，你给我说的这些话，我大脑理解不了，咱一会儿叫两个人过来，商量商量看怎么办。哪怕

咱慢一点，今天耽误了一天，咱这个东西保证不要坏了。”她的心里想的是这些，可是在这个时候，你是怎么对待的呢？她这么一说，相当于对你的技术产生了怀疑、疑惑，这是不是伤害到你的利益了？（冬雁：嗯。）你为什么对她有成见，你为什么能把这件事情拿出来，你之所以能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说给我听，就说明这件事情伤害到你的心了。为什么伤害到你的心了？就是因为她伤害了你的虚荣脸面了。“我以前弄过，这些我都知道，我调一下，你不让我调，你是什么意思？你把我当个小孩子看待了呀？我什么也不懂呀？我可是个成人，我可是弄过这个东西，我可是个有技术的人呀！”你拿出的处理方案和她拿出的处理方案不一样的时候，你感觉你的技术受到了她的质疑，“我就能弄了，你还要让陆山、小张弄呢！”是不是受到了伤害？你的自尊心是不是受到了伤害？（冬雁：是。）你心里为什么不舒服？就是因为别人小瞧你了、伤害了你了，你才不舒服的嘛！如果她说你弄吧，小张还不如你呢，你对她还有成见吗？肯定没有成见了。这个是确定的吧？她要是说你不要弄，让小张来弄，“你什么意思？你的意思不就是说，我不如小张吗？你说这一句话是不是把我贬低了？”所以说你才对她有了成见，我说的是你心思、意念里边的态度、观点。你的态度、观点就有一种讨厌她的感觉。（冬雁：嗯，是。）你对她有一种讨厌，这些事你就记在了心里，所以你今天就能和我说这个话，我就知道你对她是一种讨厌。你讨厌她，是在维护谁的利益呢？就是说，你讨厌她是为了谁？向着谁？为着谁？（冬雁：为着自己的虚荣脸面。）找见根源了吧！你不是为着神家利益，你不是为着神的名，你是为了你自己的虚荣脸面，才与她产生争执的，你说你邪恶不邪恶？（冬雁：邪恶。）

信神应该为着谁？（冬雁：为神。）为着神的名、为着神的见证、为着神家利益，可是你为了自己的虚荣脸面地位，就能和她产生争执。神今天是让你为神献上，那你能不能把这个虚荣脸面献上？（冬雁：能。）能献上吧？怎么献上呢？（冬雁：背叛自己。）“我不为自己说话了，我谦虚一点，你说我不行，我就认为自己不行，让小张来。”或者是你给她解释一下，“我当时也学过一些，我也知道一

些，这个一紧，这个一松，就好了。”她不懂，你可以和她讲解。你和她解释清楚，她理解了这个事情，是不是就认同你的了？这是不是让你去带领她呀？（冬雁：我解释过了，给她说不通。）你那个解释是怎么解释的？你解释的时候，需要不需要耐心？需要不需要细节？你看，神带领人的时候，不仅掰开了说，还得揉碎了说。你和她有掰开了说、揉碎了说的这个过程没有？（冬雁：我给她说了，说不通。）就说咱跟她说不通了，能不能协商一下，咱能不能叫一个会的人过来看一下？（冬雁：是呀！我跟小张说了，小张说哪里不平了你就调一调。）你和我说的是这个事，我和你说的是你从这件事情里边流露出来的态度、观点。这个时候，你能不能不对她有成见？能不能不和她发飙？（冬雁：知道了。）做人做事、看人看事，这是不是做人做事？当你明白了以后，你能和父母交待孩子一样耐心地说，掰开了、揉碎了和她说，我不相信这样还能产生成见。当你耐心地跟她说的时候，你是为了什么？今天下午这个工作要赶紧赶出来呢，如果不赶出来，神家利益就会受损。如果你一心为了把这个东西赶出来，你就不会把自己看得太重，你就会降卑下来，你就会细心地给她交通，带有包容、忍耐和她把这个情况说清楚。你说话里边有没有包容、忍耐？（冬雁：没有。）为什么你没有包容、忍耐？因为你是为着你的虚荣脸面做事，你的虚荣脸面受到了伤害，你要挽回你的虚荣脸面，所以你必须用一种血气来说话。你如果是为着神家利益，那流露出来的是什么态度？“我现在不管你怎么说，我今天为了维护神家利益，我得把这个事情做成，我怎么能和你商量好就怎么商量。我不是说要打你，我是说咱的这个本分怎么能尽好，我心里清楚了，我也得让你清楚。”最终目的是为了今天下午这个事情能做好。

就像给孩子看病一样，咱以前交通过，当你家孩子病了，你这个仇人就是医生。你平时就不和这个医生说话，今天当你要求这个医生给你孩子看病的时候，你求不求他？其他人还看不了这个病，就是这个医生能看了这个病，如果你不求他，你的孩子有可能就要死，你和人家发飙呀？还是和人家好好说话呀？（冬雁：好好说话。）你和这个医生能好好说话，那你和秀英能不能好好说话？（冬雁：嗯。）

秀英也不是医生，她也不知道这个技术，就说她是一个带领，咱在带领的眼皮底下干活呢，咱是不是得通过带领的同意？咱得和人家协商，协商以后，如果人家不同意，咱得把这方面技术和人家说清楚，咱不要用血气去说。你为什么能这样做呢？因为你一心是为了神家利益，神看的就是这个。冬雁，如果你真这样做了，神看着你的这个态度、观点了，你为了尽好本分把你个人的利益、伤害放下了，把以撒献上了，最致命的东西不要了。不要这些东西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听神的话，把这个本分尽好，能把神荣耀出来，让他们看见，“你看人家信神就是变了”！冬雁，你这么一做，周围人这么一看，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了，“人家就是和以前不一样了，人家现在能够维护神家利益了，别人再和她有什么成见，她避开成见不说，她只管维护神家利益”，这样神是不是得荣耀了？（冬雁：嗯。）你要是这样实行的时候，秀英还能和你生气呀？她还告你的状呀？这是不是和谐配搭了？你和秀英能和谐配搭了，神看着是不是喜乐、高兴呢？如果你为了自己的虚荣脸面，“你说我不行，我就给你演示一下，看看我行不行！你不让我演示，你干吧，我不管你了，你让小张过来看，你看小张过来说什么呢！”你和她吵一架，撒但会怎么看？撒但是不是嗤笑了？（冬雁：嗯。）“怎么样！我说冬雁她是个不信派，你还说她能蒙拯救，你还说她会变化，她的变化在哪儿？她的实行在哪儿？”（冬雁：嗯，知道了。）

如果你的观点是为了神家利益，为了神的名，不是为了自己，那你做出来的、表现出来的就不一样。表现出来的就有包容、有忍耐、有爱心。当你这个存心是为自己说话，是因为自己的虚荣脸面受到伤害了，你是为了争夺回这个名誉来，你就得和她打、就得和她吵、就得和她闹。根据你的吵闹，神就看到了你的态度，这个人是死不悔改。如果你能和她和谐配搭，把这个事情处理了，神看见了，“这个人不听从她父亲的话了，她站在神一边了，这个人属于我的了”，那你就蒙拯救了。这是你该实行的一个路途。神要看你临到这个事情的态度、观点是什么，看你站在谁一边，看你为谁说话。我今天来的时候，你的态度是什么？你是辩解、表白。辩解、表白就是一种态度。

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态度呢？因为你的观点就是为你说话，“她怎么伤害我了、她怎么伤害我了……”，你说的话和态度里边根本没有一点信神的味道，根本没有说神话说什么了，根据神话看事。做人做事、看人看事的原则在哪儿，根据哪一句神话，所以我说她了，没有这些。（冬雁：我知道了。）你明白了，我看你怎么实行。真听明白了吧？（冬雁：明白了，真的明白了。）你和她相处难不难，我觉得不难吧！

神拣选人根据人对神的观点、态度（三）

每日神话 选段37

神要毁灭所多玛

创18:26　耶和华说：“我若在所多玛城里见有五十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

创18:29　亚伯拉罕又对他说：“假若在那里见有四十个怎么样呢？”神说：“我也不作这事。”

创18:30　亚伯拉罕说：“假若在那里见有三十个怎么样呢？”神说：“我也不作这事。”

创18:31　亚伯拉罕说：“假若在那里见有二十个怎么样呢？”神说：“我也不毁灭那城。”

创18:32　亚伯拉罕说：“假若在那里见有十个呢？”神说：“我也不毁灭那城。”

神广施怜悯给他顾念的人，深发怒气于他厌弃的人

在圣经的记载中，在所多玛城中有没有十个神的仆人呢？没有！这座城值不值得让神留下来呢？城中只有罗得一个人接待了神的使者，言外之意城中只有一个神的仆人，所以神只能将罗得救出，而毁掉所多玛城。神与亚伯拉罕的这些对话看似简单，但却说明了一个很深刻的问题：神的作事是很有原则的，在作出一个决定之前他会经过长期地鉴察与考虑，时机未到他断然不会作出任何决定与断案。亚伯拉罕与神的一番对话，让我们看见了神要毁灭所多玛城这一决定是没有丝毫误差的，因为神早已知道城中没有四十个义人、没有三十个义人，也没有二十个义人，甚至连十个都没有，城里唯一的义人是罗得。城里所发生的事与城里的情况在神眼中鉴察，神了如指掌，所以他的决定是不会错的。相比之下，在神的全能衬托之下的人却是如此麻木、如此愚昧无知、如此目光短浅，这就是在亚伯拉罕与神的对话中我们所看到的。神的性情从起初到现在一直在发表着，同样在这里又有我们所应该看到的神的性情。数字很简单，不说明什么问题，但是这里有很重要的神的性情发表出来。神因着有五十个义人不灭那城，这里是不是因着神的怜悯呢？是不是因着神的爱、神的宽容呢？你们有没有看到神这方面的性情？以至于只有十个义人的时候，神因着这十个义人也不灭那城，这是不是神的宽容、是不是神的爱呢？神因着怜悯、宽容与牵挂这些义人而不灭那城，这是神的宽容。我们最

后看到的结果是什么呢？当亚伯拉罕说“假若在那里见有十个呢”，神说“我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后来再没说什么，因为那城里没有他所说的十个义人，他就无言了，此时他明白了神为什么定意要灭所多玛城。这里看到了神的什么性情呢？在神那儿有一个什么样的定意呢？就是这座城如果没有十个义人，神就不容许这座城存在，神就必然要灭这座城，这是不是神的怒气呢？这“怒气”是不是代表神的性情呢？这性情是不是神圣洁的实质的流露呢？是不是神不容人触犯的公义实质的流露呢？在神那儿确定没有十个义人，神就必然要灭那座城，而且要重重地惩罚那座城里的人，因着他们抵挡神，因着他们太污秽败坏了。

为什么这样分析这几段对话呢？因为在这简单的几句话当中，神广施怜悯、深发怒气的性情完整地表达出来了，他在宝爱义人的同时，在怜悯、宽容、牵挂着义人的同时，心里在深深地恨恶着那座城里的所有的被败坏的人。这是不是广施怜悯、深发怒气呢？神用什么样的方式灭了那座城呢？用火烧。神为什么用火烧这样的方式灭掉那座城呢？当你看到一个东西被火焚烧的时候，或者当你要烧掉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对那个东西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你为什么要烧它呢？带不带有不再需要、不想再看到那个东西的意思？带不带有放弃的意思？神用火烧的方式带有放弃的意思，带有恨恶的意思，带有不想再见到的意思，这就是神为什么用火灭掉所多玛城的心情。火烧的方式就代表神怒气的程度。神的怜悯、神的宽容是确确实实存在的，但同时神的圣洁、神的公义在神发怒气的时候也让人看见了神不可触犯的一面。当人完全能够听从神的吩咐按神的要求去做的时候，神对人是广施怜悯；当人满了败坏，对神满了仇视，对神满了敌对的时候，神会深发怒气，而且这个怒气发到什么程度呢？一直到他的抵挡、他的恶行不再让神看得见，不再存在神的眼前，这个时候神的怒气才会消失。这就是说，无论任何一个人，如果他的心已经远离神了，已经背离神了，不可挽回了，无论他的身体或者他的思想在外表来看、在主观意愿上多么想敬拜神、想跟随神、想顺服神，但是他的心一旦背离了神，神的怒气会不断地发出来，甚至于当神深发怒气的

时候，当神给了人足够机会的时候，神的怒气会一发不可收拾，而且永远不会再施给这样的人怜悯、宽容！这就是神的性情不可触犯的一面。在这里当神要毁灭一座城的时候，这个事在人看很正常，因为满了罪恶的一座城在神眼中是不能存活的，是不能继续存留的，神毁灭它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是在神毁灭所多玛城前前后后所发生的事情中让我们看到了神性情的全部。他对于善的、美的、好的东西是宽容的，是怜悯的；对于恶的、属罪的东西、邪恶的东西他会深发怒气，以至于怒气不断。这是关于神性情最主要也是最突出更是神从始到终一直在流露的主要两个方面：广施怜悯，深发怒气。你们大多数人都体会到一些神的怜悯，但是很少有人能体会到神的怒气。神的怜悯慈爱在每一个人身上都能看得见，就是说神对每一个人都曾经广施怜悯，但是神很少甚至可以说还没有对你们中间的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部分人去深发怒气，不要着急！神的怒气早晚会让每一个人都看得见、领略得到，现在还不是时候。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当神对一个人怒气不断的时候，也就是神对一个人深发怒气的时候，这就意味着神已厌弃这个人许久，神恨恶他的存在，不再忍耐他的存在，神的怒气一旦临到就意味着这个人的消失。现在神的工作还没有作到那个程度，一旦神深发怒气的时候，你们这些人没有一个人可以承受得住。可见神在这个时代对你们所有的人仅仅是广施怜悯，还未见深发怒气。有些人如果不服气，可以要求神的怒气临到，好去体验体验神的怒气与神不容人触犯的性情到底存不存在，你们敢不敢哪？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　二》）

每日神话　选段38

末世的人只在神的话中看到神的怒气，并未真正体尝到神的怒气

从创世到如今，最后的这一班人是享受神恩典、享受神怜悯慈爱最多的一班人，神虽然在最后一步作了审判刑罚的工作，带着威严、带着烈怒作他的工作，但是神大部分时间仅仅是用话语来成就他的工作，用话语教导，用话语浇灌、供应、喂养，但神的怒气一直在隐藏着，人除了在神的话语中能体会到神的烈怒性情以外，几乎很少有人曾经亲身体尝神的烈怒。就是说，在审判刑罚的工作中神在话语中流露的怒气虽然让人体尝到了神的威严不可触犯，但神的怒气还是仅仅限制在神话语的范围里。就是神用话语责备人、揭示人、审判人、刑罚人，甚至给人定罪，但是神还未向人深发怒气，还几乎未在话语以外向人发怒，所以说，在这个时代人所体尝到的怜悯慈爱是神真性情的流露，而人体尝到的神的烈怒只不过是神说话的语气与气氛所带来的果效罢了，好多人错误地把这个果效当成是对神怒气的真实体验与对神烈怒的真实认识。所以多数人都认为在神话中看到了神的怜悯慈爱，也看到了神的不容人触犯，甚至多数人也体会到了神对人类的怜悯、宽容。但是无论人的行为有多么糟糕，或者是人的性情有多么败坏，在神那儿一直在忍耐着。他忍耐的目的就是在等待他所说的这些话语与他所付出的心血代价在他所要得的人身上所达到的果效这样一个结果。等待这样一个结果需要时间，也需要给人摆设不同的环境，就像一个人不是生下来就可以成为一个成年人，也得需要十八九年的时间，甚至有些人需要二三十年的时间才能成熟成为真正的成年人。神就是在等待这样一个过程的结束，等待这样一个期限的到来，也等待这样一个结果的到来，在这个等待的期间神一直在广施怜悯。不过，在神作工期间，还是有极个别人被击杀了，也有些人因严重抵挡神而受惩罚了，这些事例更证实了神的不容人触犯的性情，也充分证实了神对选民的宽容与忍耐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当然在这些典型事例中，在这些人身上显明的一部分神的性情并不影响神整体的经营计划。事实上最后这一步作工，在神等待的期间，神一直在忍耐着，他用他的忍耐与他的生命作代价来换取跟随他的人蒙拯救这样一个结果，这个你们看到了吧？神不会无缘无故打乱自己的计划，他能发怒气，他也能施怜悯，这是神主要两部分性情的流露。这是不是很明显？就是说在神那儿，对与错、正义与非正义、正面事物与反面事

物都很清晰地显给人看，他要作什么，他喜欢什么，他恨恶什么，在神的性情里都能够直接体现出来，在神的作工当中也能够让人很明显、很清楚地看得到，并不是很模糊的，也不是很笼统的，而是特别具体、特别真实、特别切合实际地让每一个人看到神的性情、神的所有所是，这就是真实的神自己。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　二》）

现在看这两段话是不是能看懂了？能不能看懂？冬雁，说说你看到的。（冬雁：看到了神对人还是广施怜悯，还没有对哪个人深发怒气。如果神对人深发怒气，人的肉体是承受不了的。）还看到什么了？前面的标题说什么了？“神广施怜悯给他顾念的人，深发怒气于他厌弃的人”，冬雁，你得着神的怜悯了没有？（冬雁：得着了。）什么是怜悯？耶和华和亚伯拉罕对话说什么了？耶和华说：“我若在所多玛城里见有五十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亚伯拉罕说什么呢？四十个呢？三十个呢？二十个呢？十个呢？这就看见什么了？这就看见人的目光短浅！亚伯拉罕根本就不知道所多玛城连十个义人都没有，神知道就是有罗得一个义人。神不是在乎这个数据，不是说这座城有五十个义人神就不灭它，四十个义人就灭它，不是这个数据，而是这里面根本就没有十个义人。神能够因着所多玛城有十个义人就可以不灭这座城，但如果就有一个义人那这座城就留不住了，那就得把这个义人带出来，灭了这座城。

现在神交通什么是神家，什么是教会，什么是三级机构，什么是宗教场所。咱现在都听清楚了吧？你再根据神交通的什么是滑石蛋，什么是敌基督去衡量，你看原教会的这些人，神是不是把他们一脚踢出去了？（冬雁：是。）神怜悯他们吗？（冬雁：不怜悯。）不怜悯！他们活在什么里边了？他们活在了黑暗之中。黑暗之中也就是

无底深坑，他们什么都不知道。现在虽然神话说出来了，但他们只是看到他们不是神所要的人了，他们能看见他们是处在黑暗之中吗？他们知道什么是光明吗？（冬雁：不知道。）他们活在黑暗之中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光明！他们活在了无底深坑，而且神离弃了他们。一离弃，是离弃两个人吗？是整个教会都离弃了！为什么？因为里面没有义人了。而咱这边呢？咱这边是国度建造，国度建造不是说你圣洁了，不是说你怎么样，和你无关，而是说什么？而是说你跟上了国度建造了，你是沾了这边义人的光。就像所多玛城，如果所多玛城有十个义人那就不用灭这座城了。所以说你是沾光，你是得着了神的怜悯，不是你怎么样。如果今天按着咱的这个性情来说，咱和原教会里的人的那个性情有什么区别？（冬雁：没有。）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因着你跟上了国度建造，我把异象给你打开以后，你看清了前边的道路，你活在了光中。你只是比他们清楚了什么是蒙拯救，什么是信神，但你的性情并没有变化。你只是对你自己有了点认识，对神的作工逐步有了些认识，可是你的生命、性情还没变，还是二百五。虽然你还是二百五，但神的惩罚没临到你，为什么呀？因为这边有义人，你是沾了这边义人的光，这是神对咱的怜悯！

“神与亚伯拉罕的这些对话看似简单，但却说明了一个很深刻的问题：神的作事是很有原则的，在作出一个决定之前他会经过长期地鉴察与考虑，时机未到他断然不会作出任何决定与断案。”这是一个原则，要把这个记住。“神的作事是很有原则的，在作出一个决定之前他会经过长期地鉴察与考虑，时机未到他断然不会作出任何决定与断案。”就像我解剖你，说你是二百五，不是说了你以后，你不悔改，神的管教、惩罚就立马临到你。是要怎么呢？是要长时间地鉴察。鉴察发现你的问题以后，还要给你摆设环境。在我解剖了你以后，神还要给你摆设环境来显明你，显明你也就是神要看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就像亚伯拉罕、约伯，神就看你能不能献上。如果你流露败坏，你争夺地位了，你能不能把地位献上？“我不要地位了！我实行一次真理，我为实行真理受一回屈辱，我就是对，我也不讲理了，我不做二百五了，亚伯拉罕能献上以撒，我还献不上个败坏呀？我还献不上个

不讲理呀？”冬雁，这个难不难？如果你连这个都献不上，你说你听神的话吗？（冬雁：不听。）你不听神的话，你就不是信神的人，神就不承认你。神不承认你，那你就是神话以外的人，那还再说什么？那你就该受惩罚了。现在神不惩罚你是因为什么？“神的作事是很有原则的，在作出一个决定之前他会经过长期地鉴察与考虑”，因为人被撒但败坏了不是一天两天，而是败坏了六千年了！败坏太深了！得给你长时间地摆设环境，在环境里显明你。几次显明、几次交通，让你去反省、让你去认识。借着弟兄姊妹的口和你说，给你摆设一个又一个的环境。

神说过什么？“很多时候有的人说：我已经献上这个了，我已经舍弃那个了，为什么神对我还不满意呢？还在不断地试炼我呢？还在不断地考验我呢？这就说明一个事实：神没有看到你的心，没有得到你的心，就是没有看到你如同亚伯拉罕一样能够拿刀要亲手杀他的儿子来献给神这样的真心，神没有看到你对神无条件的顺服，神在你身上得不着安慰，当然神对你的试炼就不断。”（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 二》）还记得这话吧？神一直都是要看你的态度、观点，看你的态度、观点是不是信神的。所以说神就一直给你摆设这样的环境，就允许你做一个二百五，在你面前给你摆上人、事、物，让你去表演。表演出来看你认识不认识，悔改不悔改，看你是怎么寻思的，是不是恨恶自己的这个狂妄？有没有去认识自己的这个野蛮？有没有感觉丑陋、害怕？当你认识到自己的丑陋，当你感到害怕的时候，神就看到你的态度、看到你的观点了，神要看这个。“在作出一个决定之前他会经过长期地鉴察与考虑”，咱体尝到了吧？是不是长期地鉴察与考虑？（冬雁：是。）“时机未到他断然不会作出任何决定与断案。”就像我刚才和你说的张茹，是吧？多长时间了。现在灾难降下了，神的作工马上就要结束了，神用事实与你说话，如果你一直不变化，神就给你一点颜色看看。冬雁，如果咱一直还是二百五，咱是不是也快事实临及了呢？（冬雁：嗯。）给你点颜色看看，这是对你的管教？还是显明你，要惩罚你呢？这能说定吗？说不定！所以说，你是愿意让管教你还是惩罚你呢？如果神惩罚你，

神就再不搭理你了！你不害怕吗？（冬雁：怕。）怕，那你还敢“赌博”吗？（冬雁：不敢。）

“时机未到他断然不会作出任何决定与断案。”这个“时机未到”是说什么？就是不到神作工结束的时候，神不会瞎作。为什么？神一旦作了神迹奇事了，人都看见了，那些不信派也会信神的。他不是因着审判刑罚而信神的，他是因着这个神迹奇事而信神的，他不敢抵挡了，他伪装起来了，人能分辨清吗？分辨不清！所以神让你看见，抵挡了神的人仍然没有受到刑罚。神要拯救的是什么人？神要你从内心去改变，发自内心的去认识，“我不能再做这个恶事了，我要听神的话，让神话在我身上作王掌权”，这是神要的。你不能因着看见谁被惩罚了，“呀，我不敢这样做了，再这样做就要被惩罚了！”那是伪装、那是克制，神不要！因为你里边没有认识。就像保罗一样，保罗信的是谁呀？他信的是能击杀他的那一位神。你是因着害怕而不作恶了，就不用说你了，就是全世界的那些外邦不信派，神没作神迹奇事的时候，他们都敢抵挡，神一作神迹奇事，所有人都不敢抵挡了，所有人从此以后是不是都信神呀？（嗯。）他就是再信神，不还是捆绑、控制、强行占有的信吗？神没享受，神要的是人发自内心、自愿的去信，不是让你做个木偶。你的孩子要是个机器人，每天给你跪下磕头，你当妈了，他叫你一声妈，你高兴吗？你有喜悦感吗？（没有。）如果是个懂事的孩子，他就是不给你磕头，他过来叫你一声妈，你心里也是舒服的，为什么？因为他是在有自由意志的支配下而去做的，他是发自内心这样去做的，而不是一个固定的程序、模式。

“亚伯拉罕与神的一番对话，让我们看见了神要毁灭所多玛城这一决定是没有丝毫误差的，因为神早已知道城中没有四十个义人、没有三十个义人，也没有二十个义人，甚至连十个都没有，城里唯一的义人是罗得。”咱是不是看见全球的瘟疫四起了？神的刑杖是不是开始发挥作用了？（是。）审判从神家起首是不是快临到咱了？今年咱家发生的事情最多，张茹住院了，那边有一个姊妹干活把手给绞了，你

说她是不是做什么事情了？这个还未定两可，是管教还是她不操心，她自己知道。还有李放的脚被绞骨折了，冬雁，你知道吧？（冬雁：嗯。）他和你一样不听话吧？（冬雁：嗯。）我以前跟他说“你走的路不对……”，他变吗？他不变化，他的脚该不该压？但神把天上的烈火显给他看的同时还不忍心烧着他。李放的脚被压成那样，我去看他的时候，跟他在一个病房里的那个外邦人，被玉米机把手给绞了，这个人在医院已经住了十几天了，他还疼得“哎呀哎呀”的，他过来和李放说，“哎呀，你今天打了麻醉针了，等这个药效过了以后，第二天你可疼吧，疼得你连觉都睡不成！”可是李放从始至终就没有感觉有多疼，该睡觉睡觉，该说话说话，什么都不影响。还有咱的这个姊妹，机器拽住她手上的肉，硬生生地把手上的神经都给拽断了呀！骨头都给压骨折了，手还打了钢针。在同一个病房有一个男的，也是让机器把手给压了，疼得满头大汗，手抖得在那叫呢。咱的姊妹没什么动静，感觉不到有多疼，这是什么原因？神已经把她的神经给她“切断”了，所以她感觉不到疼。以前咱只是从别人的见证里听说大红龙把弟兄姊妹往墙上碰呢，但碰的时候他感觉是往棉花上碰呢，并没有感觉到疼。现在就让咱亲自看见了，一个李放，一个姊妹，这些伤看着都怕呢呀！但神摆设环境，周围还有跟他们一样，都是受了同样的伤。那个外邦的男人在那是疼得直叫，咱的姊妹在这是吭都不吭一声，人们一看，“一个男子汉还在那儿疼得直叫，人家是个女的却叫都不叫一声，甚至脸色都不变”，这是不是神的怜悯？（冬雁：是。）

“城里所发生的事与城里的情况在神眼中鉴察，神了如指掌，所以他的决定是不会错的。”咱再看现在是不是灾难四起？（冬雁：嗯。）神说过，众子民越成熟大红龙越垮台，你现在是不是有所感觉了？弟兄姊妹是不是有所苏醒？说你最悖逆、你最抵挡，这是你自己不愿意实行吧？（冬雁：嗯。）难道你还不明白、不知道路该怎么走？现在摆在你前面的路，你知道该怎么走了，你知道什么是败坏，什么是邪恶了吧？（冬雁：嗯。）咱现在不是和以前在教会时期那么糊涂了，你已经看见了，所以你现在是知道了不愿意去实行。你知道信神是在干什么了，众子民都在苏醒的过程中。再加上外面的灾难逼

着你，你本来还想耍二百五的劲儿呢，一看瘟疫临到了、地震临到了，你不害怕吗？你还敢吗？借着惩罚外边的人，让你看见神的怒气，神所做的都是为了供应你的生命。咱今天在这个生命的路上看见前边的异象，看见这条路该怎么走了，对生命有所认识了。在对生命有所认识的这个过程中，你逐渐感觉到什么是信神，走向正轨的时候，就在这个感觉的过程中，外边灾难四起，这是不是神在作？（是。）就是神话说的："城里所发生的事与城里的情况在神眼中鉴察，神了如指掌，所以他的决定是不会错的。""了如指掌"就是神知道。过完年以后，我第一站去了老赵那边，让老赵出来干活呢，结果他不出来！我从这个地方走了以后，过了第十四天，我的行程码没有老赵那边地方的标识了，那个地方出现瘟疫了，给封控了。正好那边有个姊妹是瘟疫前的五、六天出来的，她说那边地方的人说什么？说那边的人恨死老赵了。为什么恨老赵？他们说是老赵惹神发怒了，所以瘟疫才降到了那边。因为我得在外边跑呢，所以我这个行程码上面是不是不能有那个地方呀？如果我的行程码显示那个地方，人家就要控制、隔离我呢，所以正好就在我的行程码不显示这个地方的时候，瘟疫临到了，这就能看见神是"了如指掌"，都在神的眼中鉴察，"所以他的决定是不会错的"。

"相比之下，在神的全能衬托之下的人却是如此麻木、如此愚昧无知、如此目光短浅，这就是在亚伯拉罕与神的对话中我们所看到的。"这是在说什么？亚伯拉罕就不知道所多玛城连二十个、十个义人都没有。反过来说，他根本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他只是拿上数据来说呢，没有五十个，那四十个行不行？三十个行不行？二十个行不行？十个行不行？他在跟神"搞价"呢！他根本不知道神是广施怜悯，深发怒气。"神的性情从起初到现在一直在发表着，同样在这里又有我们所应该看到的神的性情。数字很简单，不说明什么问题，但是这里有很重要的神的性情发表出来。神因着有五十个义人不灭那城，这里是不是因着神的怜悯呢？是不是因着神的爱、神的宽容呢？你们有没有看到神这方面的性情？以至于只有十个义人的时候，神因着这十个义人也不灭那城，这是不是神的宽容、是不是神的爱呢？神因着怜

悯、宽容与牵挂这些义人而不灭那城，这是神的宽容。”还记得神说过，在国度的门口有块大石头，是吧？神说：“我在锡安放一块大石头，这石头对信的人来说是建造的根基，对不信的人来说是绊人的磐石，对那些魔鬼之子来说，又是砸死人的石头……”（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一十八篇》）冬雁，那你今天是信还是不信？（冬雁：信。）你的嘴说信呢，那什么是信？对信的人来说就是建造的根基，就是说他说出来的话你能够去相信、能够去跟随。对不信的人来说，也就是教会里的那些人，这石头就是绊人的磐石。对那些魔鬼来说，又是砸死人的石头。“神因着怜悯、宽容与牵挂这些义人而不灭那城，这是神的宽容。”神说所有的人都是为了成全众长子而效力的，是吧？那咱是不是借着神成全得胜者、成全众长子，得了个偏得、偏爱呀？（嗯。）和你交通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咱在这是偏得、偏爱，咱还有什么资格、资本叫嚣呢？咱为什么还敢发飙呢？为什么还敢当二百五呢？能听懂这个意思吗？（冬雁：知道了。）

“我们最后看到的结果是什么呢？当亚伯拉罕说‘假若在那里见有十个呢’，神说‘我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后来再没说什么，因为那城里没有他所说的十个义人，他就无言了，此时他明白了神为什么定意要灭所多玛城。”神说：“在每一个转折点，也就是在我经营计划的每一个过渡阶段，都要淘汰一些人，是按着我工作的顺序来淘汰，这才是我的整个经营计划的工作方式。当把我要淘汰的人一个一个地扔出去之后，我就开始下一步工作。但这一次的淘汰是最后的一次（是指在中国的众教会之中），也是创世以来在过渡阶段淘汰人最多的一次。历代以来，每次淘汰人都是留下一部分为以后的工作效力，但这一次不同以往，是干净利索，是最严重、最彻底的一次。”（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零五篇》）为什么干净利索？因为这是各从其类的时候了，是定人结局的时候了，是淘汰最多的一次，利索不利索？（利索。）跟随上的又有多少呢？要淘汰多少呢？那你有幸跟随上了，你再不悔改，你说到时候定了你的结局，你后悔不后悔？（冬雁：后悔。）人家是在无底深坑后悔呢，你是跟在身边了，你还走不上去，还在为了享受自己的地位之福，发一下飙，抓住

血气不放，最后导致竹篮打水一场空，受到了重刑“伺候”，那时候后悔还能来得及吗？“因为那城里没有他所说的十个义人，他就无言了，此时他明白了神为什么定意要灭所多玛城。”上海是世界大城市，是吧？（嗯。）咱看新闻了吧？上海怎么样？瘟疫发展得特别快，一天死多少人，反过来还不能封锁。“这‘怒气’是不是代表神的性情呢？这性情是不是神圣洁的实质的流露呢？是不是神不容人触犯的公义实质的流露呢？在神那儿确定没有十个义人，神就必然要灭那座城，而且要重重地惩罚那座城里的人，因着他们抵挡神，因着他们太污秽败坏了。为什么这样分析这几段对话呢？因为在这简单的几句话当中，神广施怜悯、深发怒气的性情完整地表达出来了，他在宝爱义人的同时，在怜悯、宽容、牵挂着义人的同时，心里在深深地恨恶着那座城里的所有的被败坏的人。”你看神交通《分辨假带领》的时候，神的心情、态度是什么？有没有体会？在神身边的那些人，神是怎么说的？神说：“所以，很多时候我一看这些假带领就没心情跟你们交通了，但是一想到那些尽本分有忠心、能真心花费的人所吃的苦、所付的代价，我就改变主意了。不为别的，能真心花费的，尽本分能忠心的，愿意追求做听话顺服的人，哪怕只有三个五个、十个八个，哪怕只有三十个五十个，我说这些话都值。……你们这些人听这些话其实是偏得。你看看教会当中谁尽本分能真实地付代价，有忠心，有负担，肯实行真理，那你就是跟谁沾光，这些话是说给他们听的，你们听见了是偏得。”（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分辨假带领 四》）这是神直接说出来的。神借着毁灭所多玛城，让你看见了神的性情，神的两方面性情：广施怜悯、深发怒气。这个广施怜悯，施到什么程度呢？因着这个义人存在，这些人不能毁灭。神广施怜悯、深发怒气，神交通假带领、敌基督的时候，你听见神的怒气了吗？你要从神的话里看见神广施怜悯，神就是为了给那些追求真理的人交通，不是给那些不追求真理的人交通，神说这个话是不是把在座的都包括了？（嗯。）那么多人没有一个是追求真理的，追求真理的人是屈指可数，神是为了屈指可数的那几个人而交通真理的，所以神对这些人是广施怜悯。在这咱看见什么了？在这儿不追求真理的人有多少？虽然说你跟随了国度建造，但你跟教会里的人没有什么区别，你仅仅是能够接受神话。一开始给你交通没有一个真正的带领工人，所有的带领工人都是假的时，你能够接受这些话，我跟你说的话，你能够接受一些，但不是完

全接受，是吧？虽然你只是能接受一些，但就因着你能接受一点，你就得着了怜悯。如果你能完全接受那就好了。“神广施怜悯、深发怒气的性情完整地表达出来了，他在宝爱义人的同时，在怜悯、宽容、牵挂着义人的同时，心里在深深地恨恶着那座城里的所有的被败坏的人。”在神交通《分辨假带领》的时候，你就能听到神是不是宝爱跟随他的人，对假带领、敌基督是不是恨之入骨？（是。）

“这是不是广施怜悯、深发怒气呢？神用什么样的方式灭了那座城呢？用火烧。神为什么用火烧这样的方式灭掉那座城呢？当你看到一个东西被火焚烧的时候，或者当你要烧掉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对那个东西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你为什么要烧它呢？带不带有不再需要、不想再看到那个东西的意思？”我一再地说你二百五，你说神愿不愿意看这二百五？（冬雁：不愿意。）那我一直说你二百五是什么意思？是不让你做二百五。神说你是浑人是不让你做浑人，说这些话对你是不是拯救？（冬雁：是。）神击杀保罗的时候，保罗说：“主啊，你是谁？”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那时候神见保罗是因为要让他去作工呢，在他作工的过程中神要引导、带领他。最后他作完工了能说他活着就是基督，神还能要他吗？（冬雁：不能。）这里神说了“带不带有不再需要”，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需要你在的时候，神不灭你，在让你跑半个欧洲的时候，神不灭你。你作完这个工作的时候，如果你能够明白真理了，你不敢说你活着就是基督了，那你这个人就蒙拯救了。如果你作完这个工作了，你还是这副德性，那就该灭了！冬雁，你知道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吗？（冬雁：知道。）什么意思？（冬雁：现在还有神的怜悯……）现在是国度建造，还需要你做饭呢，等国度建造成型了，等外邦人都进来的时候，做饭的人太多了，不需要你做饭的时候，那你就没用了，怎么呀？用你说过的悖逆的话来说，该卸磨杀驴了，其实是卸磨杀驴吗？是不需要你了，因为你的性情不变化。在使用你的时候，为什么天天叫你二百五呢？叫你二百五就是要刺激你的心，让你不再做二百五。哪天神作工结束了，你也不做二百五了，那你这个人也就蒙拯救了，这是一方面。一方面是不再需要了，另一方面也就是不想再看见这个东西的意思。咱见面

都三年了，你还是二百五的这个样子，如果你再作两年工作还是这样子，那还想不想见了？不想见了。

冬雁，你还记得咱有过什么波折呀？你从那边出来的时候回家了，是吧？回家住了两天有没有反省？（冬雁：反省了。）反省什么了？有没有感觉到我不想要你的意思？（……）我举棋难定，你说我应该把你放哪里呢？如果把你放在家里不管了，我舍不得呀！我惋惜每一个人的灵魂，这个二百五，我急得想救，可是我再说多少，你总觉得我是跟你对着干似的，总觉得我只听别人的，不听你的，你总觉得我是偏心、偏待别人，你就不去认识你自己。我没办法，怎么呢？只好把你带出来放到了这儿。可以说你把咱家的地方都跑遍了吧？（冬雁：嗯。）我感觉我是最照顾你的呀！咱得的爱是最多的呀！有谁能把咱家的所有地方全部都跑遍呢！我感觉你是第一个！你能感恩吗？我为什么要让你转这么多地方呢？按道理你是不应该转的，为什么？我跟你说你是二百五，神家能不能让一个二百五把所有的地方都跑遍？能不能？（冬雁：不能。）应该是把二百五给捆绑起来！神交通什么？要让敌基督尽本分应该怎么办？把他捆绑起来，不让他说话。他不打岔搅扰可以让他效力，他要是打岔搅扰，效力都不让他效力！其实本应该是把你捆绑起来，神家的地方哪能让你都知道！可是我为了把你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冒险让你把咱家的所有地方都转了个遍，就因为给你找不下合适的地方，在你来看已经没有什么不知道的地方了。如果把你放到家里，又怕你陷到家里面消极得出不来，本来这个人还能蒙拯救，因为我一时大意，让你回到世界，我不忍心！后来说让你去这个地方吧，去那个地方吧，想各种办法安顿你，你的二百五性情改了没有？没有。虽然我不在你身边，可是你做什么事情、说什么话我都知道呀！你说跟你配搭的这个人不合适，那个人不合适，那就给你换个人，我时常想着，多磨炼磨炼你、多显明显明你，当众人都觉得你是二百五的时候，咱是不是该蒙羞了？该悔改了？再让你能看见，“弟兄为了帮助我、为了救我，付出了多少？给了我多少次机会，在我身上下了多大的赌注！”你能理解这个下赌注吗？（冬雁：嗯。）为什么说是下赌注呀？神家的不该让人知道的地方我

都让你去了，这是不是赌注？（嗯。）一旦你就是二百五呢？一旦你翻脸不认人变成毒蛇呢？我是不是完蛋了？（嗯。）我是在冒着危险呀！可是你理解我的心吗？我不想损失一个灵魂，我尽我所能，我该做的我做了。这个地方不行去那个地方，看哪个地方合适咱去哪个地方，可是到现在了，你还敢耍你的二百五劲儿，你说我心里难受不难受？

神拣选人根据人对神的观点、态度（四）

“你为什么要烧它呢？带不带有不再需要、不想再看到那个东西的意思？带不带有放弃的意思？神用火烧的方式带有放弃的意思，带有恨恶的意思，带有不想再见到的意思，这就是神为什么用火灭掉所多玛城的心情。”神不想再看见他了，所以神用火烧的方式灭掉他。咱今天所做的事是神所厌憎的事，属撒但的都要归于乌有，如果咱不悔改，神不想再看见，将来让神用天火把咱灭了？“火烧的方式就代表神怒气的程度。神的怜悯、神的宽容是确确实实存在的，但同时神的圣洁、神的公义在神发怒气的时候也让人看见了神不可触犯的一面。”神发怒的时候是让你看见神不可触犯的一面，可咱现在呢？神怜悯咱的时候，咱把神当作了绵羊。神的性情是狮子，你看不见，为什么呀？是因为神有怜悯。但是如果你把耶稣的宝血熬完了以后，那就到头了！“当人完全能够听从神的吩咐按神的要求去做的时候，神对人是广施怜悯”，当人听从神吩咐的时候，神对人是广施怜悯。冬雁，神在你身上作的这是不是怜悯呀？是因着什么怜悯你呢？是因着你能听从神的吩咐。怎么听从呢？咱跟上国度建造了，咱就能献上，就能为国度建造献出一部分，按着神家的需要去做，需要做饭了还是需要做什么，咱就能去做。我为什么在你身上是这样的态度呢？为什么在刘志身上是那样的态度呢？不管咱的性情怎么样，神拯救的都是败坏的人，只是败坏的深浅程度不同，但他能够为神献上，能够作一部分工

作，这是不是一个首选呢？这就是我所要首选的。你性情不好，但最起码你能为神家作一部分工作。如果你性情不好，还不能为神家做事，那要你有何用？就不要了！但是借着用你的时候，你得赶紧脱去你的败坏性情。在用你的时候，你不脱去败坏性情，等到用完你的时候，你还是污秽不堪，那就不行了，不能蒙拯救了！如果咱外表行为还差不多，但没有得着多少真理，那咱还能成为忠心效力者；如果咱连外表行为也没有，那咱连忠心的效力者都不是！

“当人满了败坏，对神满了仇视，对神满了敌对的时候，神会深发怒气，而且这个怒气发到什么程度呢？一直到他的抵挡、他的恶行不再让神看得见，不再存在神的眼前，这个时候神的怒气才会消失。”神的怒气什么时候消失？“一直到他的抵挡、他的恶行不再让神看得见，不再存在神的眼前，这个时候神的怒气才会消失。”这个消失有两种，一种是因着你能变啦，原来你是个二百五，现在你不做二百五了，你的这个抵挡是不是在神面前消失了？你不抵挡了，恶行也不在神面前了，那神的怒气也就消失了。就是祭司弟兄说的：“神不记念人的过犯，只要你真心悔改了，既往不咎。”（摘自《上面的讲道交通·168-B》神要的是你的悔改，神不看你这个人怎么败坏，而是要看你悔改了没有，悔改了以前的既往不咎。第二种是死不悔改的人，那就是新账、旧账一起算！怎么算呢？如果你不变，神就要把你处理掉。怎么处理？用火烧的方式，把你烧成灰。人算啥？人刚进火里就能被烧成灰，而硫磺火湖能把人的灵魂都烧没了，不复存在！也就是灭亡和沉沦，灭亡是什么意思？就是连灵魂都不存在了！这是两种消失。第一种，就是你主动的，借着审判刑罚，把你身上的撒但给捆绑了，你站在神一边了，你不再听从你“父亲”的了，你就是属神的人了，你就是剩存下来的人了，你身上的撒但性情没了，在你身上属撒但的那些东西已经消失了，所以神的怒气也消失了。第二种，你拽着你“父亲”的衣衫死死不放，你就是要站在撒但一边，那没办法，那就连同你与撒但一同毁灭。这是不是神的性情？（是。）这是神的性情，这是神作工的原则。那你该怎么让神的怒气消失呢？二百五性情，你要是主动的，也就是靠着你自己去背叛，把老己钉在十字架上，一切听从

神的意思、听从神的话，那神的怒气就消失了。如果你做不到这个，神要干什么呢？神用武力解决家庭纠纷。外邦的人，神把他的肉体与灵魂一起毁灭。信神的人呢？信神的人是沉沦，你的灵魂还得受惩罚，还得让你转成猪、转成狗……这个时候神的怒气才算消失。

“这就是说，无论任何一个人，如果他的心已经远离神了，已经背离神了，不可挽回了，无论他的身体或者他的思想在外表来看、在主观意愿上多么想敬拜神、想跟随神、想顺服神，但是他的心一旦背离了神，神的怒气会不断地发出来，甚至于当神深发怒气的时候，当神给了人足够机会的时候，神的怒气会一发不可收拾，而且永远不会再施给这样的人怜悯、宽容！”这里神用了一个词，“一旦”，神和人不一样呀！两个人生气了，过两天又好了，就像夫妻俩离婚了，离婚了又后悔了，想怎么呢？想复婚了，人是这种表现。那神呢？神一旦要定了你的结局，还会给你悔改的机会吗？（不会了。）“这就是神的性情不可触犯的一面。”什么叫“不可触犯的一面”呢？就是触犯就得死。如果说你打游戏了，输了以后可以再来一把；你考大学了，今年考不上，明年可以再考一次。信神呢？神的性情不可触犯，就和电一样，你一触电就把你电死了，死了就别想活，别想着“我被电死了，我再重来一次。”没有！这就像考试一样，不能重来一次，没有这个机会！就像在世界上的人，有的时候你做了啥事或者是伤害了别人，在人家心里就已经把你定性了，你就是个恶人，那你再做什么人家都不会搭理你了，在人来说好像是记仇一样。神是忌邪的神！你触犯了神，在神心中就把你给定性了。“在这里当神要毁灭一座城的时候，这个事在人看很正常，因为满了罪恶的一座城在神眼中是不能存活的，是不能继续存留的，神毁灭它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是在神毁灭所多玛城前前后后所发生的事情中让我们看到了神性情的全部。”神给咱交通毁灭所多玛城的时候，咱应该怎么去看这件事？就是让咱看见神毁灭所多玛城是应该的，是吧？（嗯。）因为他们要残害神的使者，这是必须要毁灭的，是理所当然的！可重点神是要让咱看神毁灭所多玛城前前后后，神流露出来的是什么性情。就现在来看，神作工的原则始终是不会变的，神的性情是始终不会变的，是吧？（嗯。）当时神对所多玛

城流露出的性情和现在对大红龙国家所流露出的性情是不是一样的？（嗯。）咱从周围的环境去看，外边瘟疫四起，再看教会里边的现状，根据神的交通你可以看到，在原教会里边有假带领、敌基督，还有不信派、滑石蛋……有几个是真信的？几乎没有！那你说灾难降到他身上，应该不应该？大红龙抓他，应该不应该？环境越来越恶劣，应该不应该？他们活在黑暗中，应该不应该？（应该。）应该！神不给他们说明真相，让撒但中了自己的诡计，这是不是活该？（是！）神先有话后有事，因为他们活在了自己的自是里边，他们一厢情愿，他们把他们跑断腿、累断腰当成了资本来要挟神，与神搞交易，好像神欠了他一笔不可奉还的债一样，神该不该搭理他？不该搭理他！反过来神的性情应该临到他，所以他活在了黑暗之中，这是理所当然的。

神以前说过，宗教界要血流成河，神在国度的门口放了块大石头……神的性情是不是都让你看见了？神的性情不可触犯。从外边来看，他就该死，他就该坐监，因为他拦阻了神的作工！主要是让咱从教会建造到国度建造前前后后看见什么？一个是看见了神的性情，一个是看见了神作工的步骤。在神的作工步骤中认识了神的作为，看到了神的性情，看到了神的性情不可触犯。怎么不可触犯呢？你看看2012年、2013年的时候，假带领、敌基督猖狂不猖狂？（猖狂。）谁得罪他，他就定罪谁是敌基督，然后他就能随意做，直到现在他还不知悔改，那神不开启他、不引导他，这是不是神的公义？（是。）应不应该？（应该。）大红龙再起来残害他，理所当然、情理之中！这前前后后你看见什么了？神作工是不是广施怜悯、深发怒气呢？（是。）冬雁，今天给你交通这么多，如果你还是不去变，跟王谦当时一样，承认都不承认，死不承认，就更不用说接受了，不承认就没有接受、就没有认识、就没有恨恶、更没有背叛，所以到最终只能是受惩罚，因为神的性情不可触犯！“但是在神毁灭所多玛城前前后后所发生的事情中让我们看到了神性情的全部。”2012年到现在过了多长时间了？我有时候一交通是不是就给你交通2012年怎么怎么，是吧？

（嗯。）这件事情是发生过了，但这件事情的前前后后你看到了什么？这是不是咱所要经历的、认识的？（嗯。）

“他对于善的、美的、好的东西是宽容的，是怜悯的；对于恶的、属罪的东西、邪恶的东西他会深发怒气，以至于怒气不断。”你说冬雁还不知道属血气是什么吗？咱做在弟兄姊妹身上的应该是帮助、扶持，做出来的事应该都是对弟兄姊妹有造就的事，说出来的话应该都是对弟兄姊妹有造就的话。可咱做的是什么？尽做一些对弟兄姊妹没造就的事，甚至还做二百五的事。这是不是就是神所厌憎的？这是不是属恶的东西？能认识到这是恶吗？（冬雁：知道。）不是说知道了，能认识到吧？（冬雁：能认识到。）这话不是在应付我吧？“你说我恶就恶吧，我有什么办法呢！谁让你有权力，谁让你地位高呢！”（冬雁：不是。）要对自己有个真实的认识，真有认识才有悔改。“他对于善的、美的、好的东西是宽容的，是怜悯的”，咱今天是不是看到了？（冬雁：嗯。）在我身上你看到了，我当时做的是不是善的、美的、好的？（冬雁：是。）那你看到神对我的怜悯了吗？虽然说被开除了，神少给我什么了吗？（没有。）你再看SJ，她不愿意和原教会的人走在一起，虽然他们让她敲锣打鼓了，她不愿意，然后自己回来了，但她做的这些善的、美的、好的工作，神是怎么对待的呢？神是不是要把她带回来呢？（是。）“他对于善的、美的、好的东西是宽容的，是怜悯的”，神在SJ身上是怎么怜悯的？那时候她对异象不透亮，她看不清现在所走的路，她活在一种消极状态里边。神摆设人、事、物，把她和我摆设在一起，我给她解开了她对神的误解，解开了这个迷团，这是不是神对她的怜悯？（是。）这就是神对她的怜悯。而你呢？借着你对神话的一个态度，仅仅承认神话是真理，能够有那么一点承认，神就怜悯你。神定人结局就是根据人对待神话的态度来定的。而教会的人是什么呢？手里捧的是神的话，但心里根本不承认神的话，手里捧的是神的话，结果他说他的带领不让他接待陌生人，“不听、不看、不接触、要弃绝……”。神说教会是战场，就是让你出来争战呢，就是让你辨别呢，他就说是不听、不看、不接触，这就是手里捧的是神话，他跟随的却是他的带领——敌基督。“对于恶

的、属罪的东西、邪恶的东西他会深发怒气，以至于怒气不断。”那这是不是就是属恶、就是属罪的？那他临到的就是神深发怒气。“以至于怒气不断。”什么怒气呢？活在黑暗里边，神不搭理他，神不开启、不引导他，直到现在他还活在黑暗之中，活在无底深坑里边。现在咱的工作安排下来了，是吧？让咱干什么呢？把原教会的那些敌基督、假带领所作的那些恶都给他揭露出来，放在光中，看他能经得住烈日的酷晒吗？让他的所作所为都曝在光中，让他的民众都起来反叛他，到那时候临到他的是什么？那是不是神的怒气临到了他？（是。）现在临到他的仅仅是个话语，还没有事实临及呢！如果这些话语临到他了，他还能够悔改，说明他是接受审判刑罚的人，那神等待他的悔改，他还能再回来。如果他不悔改，还要对着干，那神的手是不是就该直接做事了？（是。）

“对于恶的、属罪的东西、邪恶的东西他会深发怒气，以至于怒气不断。”怒气是不会断的。“这是关于神性情最主要也是最突出更是神从始到终一直在流露的主要两个方面：广施怜悯，深发怒气。”咱今天主要交通了“广施怜悯，深发怒气”，今天咱能对这两个词有所认识，以前看广施怜悯，不知道怎么个广施怜悯法，不知道怎么深发怒气。“你们大多数人都体会到一些神的怜悯，但是很少有人能体会到神的怒气。神的怜悯慈爱在每一个人身上都能看得见，就是说神对每一个人都曾经广施怜悯，但是神很少甚至可以说还没有对你们中间的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部分人去深发怒气，不要着急！”神告你说神还没有深发怒气，但不要着急！“神的怒气早晚会让每一个人都看得见、领略得到，现在还不是时候。”神让你看见了，现在临到每一个人的都是什么？都是神的慈爱、怜悯！人都能体会得到。像冬雁，你应该更能体会得到，就刚才我跟你说的，我作在你身上的是什么，我作在你身上的是不是就是神作在你身上的？（是。）那神作在你身上的慈爱、怜悯你该怎么对待？“但是神很少甚至可以说还没有对你们中间的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部分人去深发怒气”，“深发怒气”就是说神的惩罚。“不要着急！神的怒气早晚会让每一个人都看得见、领略得到，现在还不是时候。”现在下发了一些抵挡案例、惩罚案例，都看见了吧？

（嗯。）这只是一些，是很少的，但真正的重刑还没有，为什么呢？因为那个重刑在神作工结束完了才能看见。神说什么？神说：“当灾难降临之时，所有抵挡我的人都落在了饥荒、瘟疫之中哀哭，那些作恶多端曾经跟随我多年的也难逃罪责，他们同样地落在了千万年稀有罕见的灾难中惶惶不可终日……”（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当为你的归宿预备足够的善行》）

“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当神对一个人怒气不断的时候，也就是神对一个人深发怒气的时候，这就意味着神已厌弃这个人许久，神恨恶他的存在，不再忍耐他的存在，神的怒气一旦临到就意味着这个人的消失。”听到这话了吧？你不要等着神哪天开始厌憎你了，你再开始悔改，那就迟了！“也就是神对一个人深发怒气的时候，这就意味着神已厌弃这个人许久，神恨恶他的存在”，你说我叫你二百五叫了多长时间了？是不是快许久了？（冬雁：嗯。）咱得赶紧儆醒！要有惧怕的心、要有害怕的心，叫你二百五，一直叫到神作工结束了，还叫你二百五？那就完了！“神恨恶他的存在”，就像教会建造的那些敌基督、假带领，不是一说他是敌基督、假带领就是定了他的结局了，神说你是敌基督、假带领，是不让你做敌基督、假带领，是让你悔改，是不是给了你足够的机会？（是。）从2012年到现在，神揭露出来，那些不信派、滑石蛋是不是该俯伏下来了？（是。）如果他俯伏下来了，那还算小事，如果他还在那儿较劲，那就等着大灾难降下、等大红龙抓他，给他判刑了，那是不是神的怒气临到他了？（是。）就像约翰最后下监了，他为什么下监了？他是不是拦阻神的工作呢？还要试探神，所以他该掉脑袋了！“也就是神对一个人深发怒气的时候，这就意味着神已厌弃这个人许久”，神厌弃这个人好长时间了，“神恨恶他的存在，不再忍耐他的存在”，神已经不再忍耐了，已经作出结果了，神给了你悔改机会，你不悔改，那神就不给你悔改机会了！“神的怒气一旦临到就意味着这个人的消失。”消失也就是完了，为什么神说人一得了癌症就是判了死刑了？神是不是已经鉴察你许久了？神是不是恨恶你到一个程度了？（嗯。）

“现在神的工作还没有作到那个程度，一旦神深发怒气的时候，你们这些人没有一个人可以承受得住。可见神在这个时代对你们所有的人仅仅是广施怜悯，还未见深发怒气。”冬雁，就咱这个性情，抵挡神多久了？咱现在还在平安世界里边活着呢，你看看外国的战争，和这个国家打完，和那个国家打，活在那个战火里边是什么感觉？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炮弹就打到你家门口了。“有些人如果不服气，可以要求神的怒气临到，好去体验体验神的怒气与神不容人触犯的性情到底存不存在，你们敢不敢哪？”冬雁，你敢不敢？（冬雁：不敢。）我看你敢不敢啊！你要是再耍你那二百五劲儿，那就是敢，你嘴上说的是不敢，实际上你敢。还敢不敢抓别人的把柄？（……）不管别人怎么样，今天是变化你自己的性情，不是变化别人呢。时常清醒一点，不要一来就是讲理，你和我说的那些话，那是不是在讲理呢？咱说的尽是些不是理的理，我说你耍二百五的劲儿了，你就告我说她怎么样怎么样……她怎么样和你是二百五有关系吗？这就是不是理的理。

“末世的人只在神的话中看到神的怒气，并未真正体尝到神的怒气”，冬雁，你为什么这么胆大？就因为今天所有临到你的都是些话语，所以你才这么胆大！这里有句话，“所以多数人都认为在神话中看到了神的怜悯慈爱，也看到了神的不容人触犯，甚至多数人也体会到了神对人类的怜悯、宽容。但是无论人的行为有多么糟糕，或者是人的性情有多么败坏，在神那儿一直在忍耐着。”人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神有忍耐，所以人好像感觉不到神有怒气，感觉不到神对人的恨恶。“但是无论人的行为有多么糟糕”，冬雁，你说你的这种行为糟糕不糟糕？（冬雁：嗯。）咱在这儿是敬拜神呢，是让咱与弟兄姊妹和睦相处呢，咱的和睦相处在哪儿？维护神的利益在哪儿？维护神的名在哪儿？这是不是都让你表现得破烂不堪了？这是不是到了一种糟糕的地步了？“但是无论人的行为有多么糟糕，或者是人的性情有多么败坏，在神那儿一直在忍耐着。”神一直在忍耐着！在你身上，神没有给你大的管教，刑罚没有临到你，神没有用事实与你说话，这是不是忍耐？（冬雁：是。）“他忍耐的目的就是在等待他所说的这些话语与他所付出的心血代价在他所要得的人身上所达到的果效这样一个结

果。”神为什么要忍耐呢？“他忍耐的目的就是在等待他所说的这些话语与他所付出的心血代价在他所要得的人身上所达到的果效这样一个结果。”冬雁，我和你交通了多少次了？让你悔改，我所说的话和我所付的心血代价，是不是要等待一个结果？我刚才也和你说，我该把你往哪放呢，东南西北全部都放了，没地方放。今天为什么还让你在这儿呢？我是不是想在你身上得着要达到的那个果效呢？我的言行举止是做在你面前的，你能看见我是怎么安排的，今天我又把心里话直接告你说了，我的真心给你亮出来了，你不能说你不明白吧？（冬雁：嗯。）我这样做了，在这个前提下，如果你还要做二百五，那就没办法了！“他所说的这些话语与他所付出的心血代价”，我在背后给你安排去哪儿去哪儿，这是我给你安排的，还有我说的话、所付的心血代价在你身上达到的果效是什么？我要这个结果呢！

“等待这样一个结果需要时间，也需要给人摆设不同的环境，就像一个人不是生下来就可以成为一个成年人，也得需要十八九年的时间，甚至有些人需要二三十年的时间才能成熟成为真正的成年人。”我把你带过来，我给了你多长时间让你悔改？我不是昨天给你交通了，后天就要成果的，是不是给了你悔改机会？（冬雁：嗯。）给了你十年、十八年，二三十年，看你能不能成为人，如果你依然还是个二百五，那就证明你的实质就是个二杆子，你的实质就是个二百五，作不过来，那就是你的结果！如果我这样去做了，也这样和你说了，你能认识到，你不再做二百五，你活出个真正的人了，那就是怎么呢？那就是成熟了！成为一个真正的成年人了。“神就是在等待这样一个过程的结束，等待这样一个期限的到来，也等待这样一个结果的到来，在这个等待的期间神一直在广施怜悯。”神的这些话能体会到了吧？我在等待一个结果，等待冬雁能不能转化成为一个人，我的说话、我的作工能不能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让你成为一个有良心、有理智的人，我在等待这样一个结果！在等待这样的结果的这个时期，神一直是广施怜悯，为什么是广施怜悯呢？神没有按神的性情来对待你，我也没有按你的表现来定你的结局、定你的归宿，所以神一直是广施怜

悯。可到了那个时间以后，你还不变，那就怎么呢？那神就深发怒气了！广施怜悯直接换为深发怒气，新账、旧账一起算！

“不过，在神作工期间，还是有极个别人被击杀了”，这是说那些特殊的、抵挡神的人物。“也有些人因严重抵挡神而受惩罚了”，就是咱国度建造的时候，那些抵挡的案例。“这些事例更证实了神的不容人触犯的性情，也充分证实了神对选民的宽容与忍耐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当然在这些典型事例中，在这些人身上显明的一部分神的性情并不影响神整体的经营计划。”意思是神不作神迹奇事，是吧？现在不到惩罚的时候，神不作神迹奇事。如果这个人是直接影响到神的作工了，不得不毁灭他了，那神就要作事了。所以说这是极个别的事情，而且这些人不是说他是悖逆神，而是他是直接起来与神对抗的，很明显的他就是一个敌基督，很明显他作恶了，那就怎么了？那就当场取缔、击杀他了。这个不影响神整体的经营计划。“事实上最后这一步作工，在神等待的期间，神一直在忍耐着”，咱以前交通过，神为什么要忍耐呢？神心里知道，人达不到，神看见你难受，还没办法，还得等待，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忍耐。就像神说的，神来到地上就像人来到猪圈一样，对于神来说，就相当于人在猪圈里站着一样，那是不是就是在忍耐呀？（嗯。）一个败坏的人，他在猪圈里能感觉到肮脏吗？感觉不到！所以如果是一个这样的人面对着败坏的人，就不是忍耐了，因为这样的人没知觉，那就是等待而不是忍耐。如果是一个有知觉的人面对着败坏的人呢，就是忍耐。也就是说，我和冬雁在一起我就是在忍耐，我不是在等待。你要理解这个意思，你就能看见我看见人心里的这个肮脏、污秽与邪恶，但我还得与你同处。就像刘志，刘志每天起来想踩我，是吧？他想踩我，他还说是我要踩他，你说我难受不难受？他还想在背后拆我的台，冬雁也想在背后拆我的台，你说我没知觉吗？我有知觉！但为着神的工作、为着神的经营，为着人的性情变化，我只能忍耐、等待。“神一直在忍耐着，他用他的忍耐与他的生命作代价来换取跟随他的人蒙拯救这样一个结果，这个你们看到了吧？”神用他的忍耐与生命作代价。我一天天这样度过，我看得见你们的败坏性情，我就像神说的在猪圈里一样。你说我相处的是些什

么人呢？我一解剖以后，一个个都是什么？狼都不是！那是什么？是魔鬼！从外表看，看不见是魔鬼。人常说什么？关了灯是鬼，开了灯是人，是吧？如果是人和人之间相处那还好点，最起码还是正常的，如果你就知道他是魔鬼，你说你痛苦不痛苦？难受不难受？他是个魔鬼你还得怎么呀？你还得去忍耐，还得去帮助扶持他，那是不是最痛苦的事？（冬雁：是。）你知道了我的感受，那也就知道了神的感受，那就看你接下来该怎么做。

“他用他的忍耐与他的生命作代价来换取跟随他的人蒙拯救这样一个结果”，这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你，不是为了我，是为了你能蒙拯救这样的一个结果。“这个你们看到了吧？”如果你看到了，你就应该看见神太爱人了！人太悖逆了！神爱人是实实在在，神实在太可爱了！你用心感觉，就能看到神太可爱了！“神不会无缘无故打乱自己的计划，他能发怒气，他也能施怜悯，这是神主要两部分性情的流露。”我在打仗的时候，对于那些根本就不承认神话的人，我是什么态度？我是什么观点？你也看见了，是吧？虽然临到人的是一些话语，但你能够感觉得到、体尝得到我的态度、观点。但我作在你身上的呢？即使你就是个二百五，但仅仅因为你不否认神话，我对你的态度、观点就不一样了。那些外表有好行为的人，一进门他们就端茶倒水，他们外表行为再好，但对神话是那种不承认的态度，那临到他的依然是种怒气！不是看他外表的好行为，而是根据他对神的态度如何去对待他。“这是神主要两部分性情的流露。这是不是很明显？就是说在神那儿，对与错、正义与非正义、正面事物与反面事物都很清晰地显给人看，他要作什么，他喜欢什么，他恨恶什么，在神的性情里都能够直接体现出来，在神的作工当中也能够让人很明显、很清楚地看得到，并不是很模糊的，也不是很笼统的，而是特别具体、特别真实、特别切合实际地让每一个人看到神的性情、神的所有所是，这就是真实的神自己。”神是让你在经历之中定真神，越经历越定真，“呀！就是神、真是神、确实是神！”就得着这么个果效。当你得着这个果效的时候，那你该怎么对待神所说的话？怎么对待神对你的要求呢？神告你说，凡属血气的无人能逃脱那忿怒的日子。这句话咱

该怎么对待？亚伯拉罕能把以撒献上。冬雁，你呢？你能把血气献上吗？你能以后不发血气了吗？（冬雁：能。）“我要做一个真正的人，因为我看到了神，看到了神喜爱一切正面事物，看到了一切反面事物是将毁灭的、是将要受到惩罚的，我不能再与撒但站在一起，我不能与二百五十个首领站在一起！”咱说话、做事得对人有造就，什么样的话能说，什么样的话不能说，咱得三思，考虑考虑这句话该不该说。“人家姊妹和我说话呢，我该不该搭理？我不搭理，人家会怎么看我？神会怎么看我？我这还有没有正常人性？我把他当弟兄姊妹了没有？我为什么不搭理人家？我比谁高大？人家是败坏的人，我也是败坏的人，人家和我好好说话，我怎么能不搭理人家呢？”冬雁，难不难？不难吧？（冬雁：不难。）这是你说的，我再相信你一次，你别再欺骗我了！你再欺骗我，可就没时间了！

942　神广施怜悯也深发怒气

伴唱：神的怜悯、神的宽容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同时神的圣洁、神的公义在神发怒气的时候也让人看见了神不可触犯的一面。

1　当人完全能够听从神的吩咐按神的要求去做的时候，神对人是广施怜悯；当人满了败坏，对神满了仇视，对神满了敌对的时候，神会深发怒气，这个怒气发到什么程度呢？一直到人的抵挡、人的恶行不再让神看得见，不再存在神的眼前，这个时候神的怒气才会消失。

2　无论任何一个人，如果他的心已经远离神了，已经背离神了，不可挽回了，无论他的身体或者他的思想在外表来看、在主观意愿上多么想敬拜神、想跟随神、想顺服神，但是他的心一旦背离了神，神的怒气会不断地发出来，甚至于当神深发怒气的时候，当神给人足够机会的时候，神的怒气会一发不可收拾，而且永远不会再施给这样的人怜悯、宽容！

3　这就是神的性情不可触犯的一面。他对于善的、美的、好的东西是宽容的，是怜悯的；对于恶的、属罪的东西、邪恶的东西他会深发怒气，以至于怒气不断。这是神性情最主要也是最突出更是神从始到终一直在流露的主要两方面：广施怜悯，深发怒气。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　二》

怎样认识得着真理与实行真理

周蕊，我给你交通了，你强调说你已经扭转了，我给你交通和你扭转挂钩不挂钩？我给你交通的目的、意义是什么呢？聚会交通的时候常有人说："我已经走出来了、我已经扭转了、我已经放下了。"这是什么话？这是搪塞、敷衍，意思是：不要说了，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你说出这些话都代表着什么？都代表着你根本没有用心去揣摩这个事，没有把它当作是一门功课，也可以说你根本没从这件事情里走出来。你说"我从里边走出来了，我放下了"，其实是你把这个事压下来了，你压下来就是在丰富的筵席上闹饥荒。周蕊刚才说这是以前的事，一再强调，"这是以前的事，我已经扭转了"，这都是一种说辞，不管多少个说辞，实际上都是把它压下去了、掩盖了，或者是自我安慰了。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我说的解决代表着什么？你寻求

着真理了没有？你寻求着神的心意了没有？在这件事情上你得着真理了没有？在这个筵席上你吃了没有？你没有。如果你在筵席上吃了、享受了、得着了，那你就有话可说，“经历了这一件事情，我明白了哪项真理了，我学会怎样做人了，我在这件事上明白了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了。”给你摆设一个环境是让你在这上边学会一个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不是让你说“我放下了，我扭转了”。你那个扭转是怎么扭转？自我消化，那是外邦人说的话，是一个不信派说的话。不信派的两家人打架呢，过了一段时间，不打了、不吵了、平和了，怎么了？扭转了、放下了。咱信神不应该是这个态度。信神，神是借着周围的人、事、物和你对话，既然神借着周围的人、事、物和你说话了，那你就必须在这件事上得着神和你说什么了。神说的就是真理，那你明白什么真理了？虽然今天说的是以前的事，在你这里说“我已经扭转了”，扭转了就是说“我不把它放在心上了”，但你没有得着真理。今天再把这个事拿出来和你交通，是让你能知道怎么做人，怎么行事，让你不要算计自己的得失，能为真理受屈辱，知道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当我给你交通这个的时候，你没有仔细去听、去进入，从这里边得着该怎么做人，你在这儿是辩解，“不是那个意思，那已经过去了”，随后又抛出来一个话题，“我不会帮人”，你这是为了扭转局面，你不想让我在这件事上再纠缠、再说了。你给我抛出一个话题，我说了这个新话题以后，就和那个没关系了。周蕊，能听懂吗？

我说你没得着真理，你觉得你得着了，是得着什么了呢？（周蕊：以前就是防备呢，现在不防了，有什么就放在桌面上去交通，错了我就去认识、去变。这不是扭转啊？）我说你是根据你说的“我扭转了，我走出来了”，扭转和得着，是两回事。实行真理到明白真理、得着真理有个过程，在什么时候明白真理呢？是在实行真理以后，才能明白真理呢，而不是明白真理以后去实行的。你说你扭转了，或者你走出来了，说得好听点是你实行真理了，但不等于你是明白真理了，你实行真理以后才能明白真理。就像神说的话：“……实行真理才能守好诫命，守好诫命是为了实行真理，在守诫命中实行更多的真理，在

实行真理时更明白诫命的实际含义。”（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守诫命与实行真理》）守诫命是为了更好的实行真理，实行真理是为了更好的守住诫命，它们是互相关联的。你在实行真理的时候并不明白真理，就刚才你说的，“我扭转了，我敢放在桌面上和你去交通了、做了、说了。”这是个说法、做法。你是有了这个说法、做法了，可你思想上扭转了没有？神的心意你明白了没有？神为什么要摆设这样的环境？你在这些环境里得着哪方面真理了呢？你得着真理了，明白神的心意了，认识自己了，有路了，你能够阿们，能够称颂神了，能够发现神的奇妙作为了，这叫得着了，这就是得着真理了。你那个只是说你实行真理了。

（周蕊：我一开始不愿意和那个姊妹配合，后来看见神是借着她这样和我说话，借着她求真求细让我看见我还有很多不足，我还有很多不明白，神是借着她补足我的缺少，而不是借着她故意刁难我。这不是得着了？）神借着这个环境让你看见你愚昧无知、贫穷可怜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算是得着了还是没有呢？那要从你对待这个事情的态度来看。当你看见借着环境显明你一无所有的时候，你流露出来的是什么呢？你是掩盖，“我不能让你看见我一无所有，我要伪装，我要找理由、找借口，不是那么回事。”那你说你得着真理了没有？明白了没有？不明白。虽然说你看见了自己贫穷，但你还要去伪装，还要给人假象。你是看见了，但是不等于说你得着真理了。真理是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如果你真的得着真理了，那你就有路了，有了方向目标了。“原来神是这样作工的，让我看见自己什么都不是，我才开始得真理呀，借着这个环境让我认识自己，这是神的奇妙作为。”当你从这里寻找到一条路途的时候，当你看见神的奇妙作为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该干什么呀？你是说：“我的神啊，我的主啊，你太智慧、太奇妙了！”你这个时候是不是该阿们了，是不是该发出赞美了？（嗯。）这时候你发出赞美是真正的赞美，是你确认、认识、看见了神的爱而发出的，这个赞美神是悦纳的。

（周蕊：对啊，就是感觉神的作工奇妙。以往当带领就是上边抓下边，可是现在神摆设的环境是反过来的，虽然你是带领，但是下边弟兄姊妹是“你这块不对，你那块不对”，显明了自己就是不会，就是不明白。不明白那就是放在桌面上，那我就学这方面、得这方面。看见神是借着这个环境来补足我呢。）这是神的一个摆布安排，让你看见现在就是这样的路，那个时候带领工人是怎么做的，是从上到下，但现在是从下边往上边反，你看的是一个做法，就以为是得着了，你真正看到神的美意在其中了没有？你明白神的心意了没有？（周蕊：神就是不让人站在带领的位置上，就像神的交通说：“如果你不想坐在火上烤，你把这个冠冕、头衔，弟兄姊妹对你的高看、信任，所有的这些你都放下，把心里的真相告诉弟兄姊妹，别让弟兄姊妹再高看你了，你应该承认自己对业务一窍不通，还不如弟兄姊妹，但心里总怕弟兄姊妹知道实情，所以就一直伪装，现在把自己的真实情形都敞开亮相，这心里是不是踏实多了、轻松多了？何必背着那么重的包袱来走路呢？你把自己的实底交出来，弟兄姊妹就真能小看你吗？就真能弃绝你吗？绝对不会，反而还会赞成你、佩服你敢说心里话，是诚实人，这样对你做带领工作就没有一点难处，弟兄姊妹如果真看见你有难处，还会主动帮你，跟你配搭，你们说是不是这样？”（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宝爱神话是信神的基础》）虽然我是带他们的，但是我在这上边有不明白的，我还有很多缺少，然后在大家这儿补足，能够从别人这儿得、学，别老是高高在上。当时这个话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路途呀！我看了这个神话没过两天，环境就摆上了，哦，神摆设环境是让我进入这个神话呢。你刚刚说的那种情形也有，之前我问夏彤问题，我就觉得丢脸呢，可是现在我标点符号不会就是不会，我这个上边不明白就是不明白，那我跟夏彤说，让她给我交通，夏彤给我一交通，比我自己在那空想、空琢磨就是省事、就是轻松，承认自己不会好像也没有损失什么。我感觉这样挺轻松，这不是得？我也糊涂了。）

你感觉到的是轻松，什么是得呢？就是神说的，“你们哪一个人从我说的这些话当中无论是明白了一些真理也好，还是明白做人的道

理也好，是不是都得着了不少？”（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二十一）》）当你在不知不觉中，明白了做人的道理，这就是得了，你现在明白做人的道理了吗？你刚才说：“我有问题问别人了，轻松了。”这个算不算明白了做人的道理？这是有了一个做人的方式、方法，而且看见这样做了以后不受苦了，是吧？做人的道理是什么？“我就应该这样做人，这就是个真正的人，我这样做能彰显神、荣耀神，我这样做人与人之间能和睦相处了，没有争吵了，没有打斗了。国度里没有忧伤，没有眼泪了。”（周蕊：当时心里就是这样想的。）这种想最后能成为一种生命，成为一种活出，这是不是得着真理了？这就得着真理了。你得着真理的时候，也就是你知道怎么做人了，发现了人生的真谛，走上了一个有意义的人生的道路。认识到就应该是这样做人，这才能够彰显神、荣耀神，你这样走的时候是喜乐，而不单是轻松了。你刚才说：“这样做我不就轻松了呀！我不用研究、判断，我问两句话答案一下就出来了，这多轻松啊！”找到了作工的捷径，这是为了谁？还是为自己的肉体利益而核算，“我轻松”。你的言行举止流露出来的，就是你的存心、你的态度。你的态度不是说“我这样做出来以后，是一个人的形象，我那时候就不愿意问她，一问她就感觉丢脸了，我就高高在上，我不能低头。借着实行真理，我低下头来问问她，三分钟就把这件事情解决了，要我自己研究的话，得研究三天。现在三分钟就做完了，这三天轻松了，解决了。”你的目的还是为了自己的肉体，这就属于看事观点。

你的那个看事观点就是“我肉体轻松了”，如果你不单是看肉体轻松了，而是“我作为一个人，我根本就不受这些人事物的辖制，我不要这个虚荣、脸面，平易近人、不耻下问，有什么不明白的我要问你，我还要把我所有的给你。”神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人，就是要咱把神的话活出来，彰显神、荣耀神。当你活出来的时候，你是喜乐的，看到了一个真正人的模样，“哦，这就是一个真正的人”，态度、观点不一样。这个能听懂吗？当你有这样的态度、观点的时候，那你就明白真理了。当你只是看到“这不是很轻松吗？这不是肉体得益处吗？”那你还是核算自己的利益。虽然外表看着是一样的，但是实质不

一样。就和神交通说，两个人保管钱财，一个人仅仅是做了个事，神说我就不认识他；另一个人能寻求“撒但看着呢，神看着呢”，他有这么个心思意念，这就是敬畏神远离恶的开端。外表虽然一样，但心思意念不一样，在神那边看就是截然不同，这个能理解了吗？这就是我刚才和你交通的，你说你扭转了，可以放在桌面上去交通，这是你的一个做法。从思想观点来看，从里边来看，你的看事观点是不是扭转了？“……里面的变化才能决定你外面受的苦是否有价值。”（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爱神才是真实的信神》）你内在的心思意念应该是：这是我作为一个人该做的，是彰显神的。

你说：“我原来是防着呢，现在我不防了，我放在桌面上了。”这是一个过程，你先是守了一个规条，你并没有得到益处。等你敞开的时候，放在桌面上做人的时候，也就是当你能够做一个诚实人的时候，周围的人是不是维护你啊？当你做一个诚实人的时候，你是不是就有了尊严了？别人也对你尊重了，也愿意和你一同寻求，都和你能和睦相处了，你那时候感受到的是什么？你实行真理以后给你带来的优越感。用准确的话说就是优越感，也可以说是好处。就像你今天看见我在这儿交通，他们一个是愿意听，一个是尊重我，各方面的优越感是怎么来的呢？实行真理得来的。他们为什么这样的尊重我呢？实行真理得来的。他们为什么能这样仰望你呢？这就是让你看见了一个标杆，这就是做人，这就是人生的意义、人生的真谛，这就是神给你的使命和责任，这就是一个真正的人，这就是国度里边没有忧伤、没有眼泪的原因。当这些真理你都明白的时候，你心里边是什么滋味？你心里是喜悦、坦然。可是当你不明白这些真理的时候，你只是守了一个规条，“我摊开和你说”，那是守规条，心里边痛苦不痛苦？第一次实行真理的时候心里痛苦不痛苦？你不愿意说的话放在桌面上说了，“我不愿意让你揭露我背后的事情，原来我不让你说，但我得实行真理，你说吧”，你说痛苦不痛苦？那是痛苦的。等你明白真理的时候是没有痛苦的，国度里是没有忧伤、没有眼泪的。就是这么一个差别，能听懂吗？（周蕊：懂了。）

我说你没有得着是说你没有得着真理，不是说你没有实行真理，得着真理和实行真理又是一个层次。神交通说：“以前在宗教里的时候，说谁是敌基督、谁是恶人，那就是披着羊皮的狼，这只不过是人在不明白真理，不明白各类人人性实质、性情的情况下打的一个比方，但真理讲到这个程度，再打这个比方就不太贴切了。魔鬼就是魔鬼，敌基督就等同魔鬼，他都不配与神造的万物生灵相提并论。”（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三十五）》）神的作工逐步拔高了，以前说人没良心的时候爱说“你就是披着羊皮的狼”，现在神交通说，这个话不恰当，不能说他是狼，他不配。现在拔高了，说话就得准确一点，虽然人常说狼心狗肺，但狼还知道报恩呢，这种人呢，他连报恩都不知道，反过来还要咬人，所以说这种人他是魔鬼。神交通的逐步拔高了，咱走的路也是逐步拔高的。在你不实行真理的时候，铁嘴铜牙纪晓岚与人打仗的时候，我说你得实行真理；当你实行真理的时候，我说你实行的只是字句；当你说我实行真理，我得着了的时候，我说还没得着呢，让你再往前面走。就像我今天交通的，一个小孩从开始爬到摔跤，再到站起来，然后走，最后跑。你要是真得着的话，今天就不是死羊羔子。你看我走的路，如果我仅仅是实行真理，但没得着真理，那祭司弟兄说我是个敌基督的时候，我怎么做啊，我还能作工吗？我即使就是作，也是带着痛苦去作，带着辖制去作。当你明白神心意的时候，得着真理的时候就没有忧伤，也没有眼泪了。

刚才你说的那个难处，带人带不了，什么时候才能带了人？你表达不出来，就证明真理你还不明白。你就是明白了，也不能说是透亮了，因为你阐明不了。给你摆设这个环境，你可以去实行真理了，你也有路可走了，在外表看你是明白真理了，但让你把真理给他表达出来，甚至把真理阐明，你达不到。你只是看见这个人走的路不对，你知道他是怎么走的，但是你该用什么话语组合到一起，把他走的路给表达出来？你表达不了，这就是真理不透亮，还不到那个地步。所以说你要想带领人必须自己先经历过。为什么让你带领呢？你带领就是要把自己有的给了他，你给他的过程，就是让你更好地、更清楚地

明白这个真理，你搞明白、搞清楚了你才能带给别人路。你看我刚开始经历，走这条揭发检举、揭露解剖假带领、敌基督道路的时候，我明白不明白神作工的意义呀？（不明白。）不明白，我只是跟着神话去作、作、作，作完以后回过头一看，这才明白神作工是怎样作的，当我明白神作工的意义的时候，我就能用文字表达出来吗？还不行呢，还得更深层次地加深经历，透亮了以后，神还要借着周围的人事物表演让我看，借着这些表演和我的经历组合，才能把这些真理给表达出来，那不是容易的事。就好比今天周蕊说“恩将仇报”的时候，我在想怎么让你明白这方面的真理时，想起了神在那边给我摆设的一个环境，两个人去开门了，一个人把另一个人的手一甩，意思是：我来开，你歇会吧！但没有把话说出来，就是一个甩手的动作，结果给人带来一种误解，“你嫌弃我呢！”最终人家不愿意和他配搭了。就借着神给我摆设的这个环境，让我看到了一个后果，然后今天又借着你说的这个话，我就能借着这个事明白这个真理了。明白真理以后我就能借着这个例子给你述说了。可是我不是现在才学会这样做人的，那是在很早以前，我就在考虑，我的言行举止不能给人带来不好的后果。我是这么去做的，但我不会给你表达，我表达不出来，我也不知道这样做了以后会带来什么结果，这样做能针对解决什么人的问题、什么样的问题，那时是不知道的。你实行了不一定能说出来，你要想把它表达出来，你得有许多经历、体验，以及神话的印证，神话在里面穿针引线。

（夏彤：得着真理，是不是也是有一个程度的。有时候你刚开始经历这个环境的时候，好像得着的只是明白了一点神的心意，并不是完全透亮，但是感觉也有一些收获，只是收获得少一点，程度不同。等再经历别的环境，再回头想这些事的时候，认识得就更深一些了，理解得就更透一些了，这也是一个得着。从刚开始小的、浅的、一点点的，到后来越反省越寻求得的越多。）对，得着真理它是有一个深浅程度上的区别。就像刚才说的得着真理和实行真理是两码事，实行真理是你做出来的，是你去实行了，这是有动作的。你得着了，明白真理了有没有动作？（没有。）没有动作，所以说这是两码事。

（夏彤：得着真理就是明白了？）打个比方，你实行真理，就相当于你带孩子，你把孩子从小娃娃带大了，带的这个过程就叫实行。你在带孩子的过程中懂得了、明白了孩子需要什么东西，需要怎么照顾他，你的这个认识叫什么？这就叫得着了。你把孩子养大以后，就得着了什么？知道怎么养孩子了。所以，你得先去实际地带一个孩子。当你照顾孩子的时候，你能培养一个月嫂吗？你自己还在这带孩子呢，你能不能培训别人当月嫂？不行，你只是在这实行怎么做月嫂呢，就跟学习的过程一样。当你学习完了，回想这整个过程，才开始总结经验、教训，等经验、教训有了，思路有了，你才能带别人走这个路。

神是既说必算，既算必成，既成必到永远，是完美的，人能做到做不到？人做不到，人经常得更新，更新换代，今天这个方式，明天还有更好的方式。你照顾孩子，第一天换尿布怎么换的，第二天怎么换的，第三天又是怎么换的，最后换上了尿不湿。你把孩子带大了，以后再让你照顾孩子是不是简单了？（嗯。）不仅简单了，而且当你家孩子到了要照顾孩子的时候，你是不是还要培训他呀？（嗯。）“你得准备尿不湿”，这是不是也能带他了，也能把这个过程给他讲解出来了？首先你得实行真理，你实行了以后得着真理了，你才能带别人。你要培训人家当月嫂，你得先当个月嫂，你得先会带孩子，你才能去带人。我带你是我总结了我一路走过来的经验、教训，再从里边看我得着了什么，总结了以后我才能再供应你。我供应你的并不是我目前才得的东西，目前我所得的和我现在所实行的不一定是我供应你们的。因为我还在实行，我还在摸索、探索，在我探索完以后，我总结了，搞明白、弄清楚了，有了准确答案了，我才来带你呢！我一开始进入神话，神话带我往前走是什么时候，我开始出来作工是什么时候，这是一个过渡。你听我的交通，我给你交通的也是逐步地在拔高。一开始是个异象、方向、轮廓，后来就有了初步的路途，然后逐步又有了细节，最后就是你的心思意念。

（夏彤：先实行真理，在实行真理的过程中，明白真理、得着真理，在得着真理的过程中还不断地更新，然后得着更深的真理，它是螺旋式上升的过程，越来越高。）真理它是有连串性的，有时候你解决一个问题，就会涉及到诸多方面的真理。（夏彤：在实行当中才能明白真理。）为什么今天要让你效力呢，你连什么叫效力者都不知道，什么叫顺服都不知道。那边有个木匠，在老家的时候老觉得自己还可以，“我是个追求的，我是个信的。”让他出来尽本分了，“可以，我去尽。”“来吧，给咱干干脏活、累活吧。”这一下落差太大了，“怎么让我干脏活呢？实行真理和干脏活有什么关系呢？”干活干了两天、三天……干了三个月，“怎么还让我干活呢？”心里开始想：这就是信神？信神就是干这个？我这一生就是个这了？没意思了，我得着什么了？最后我就是学了个怎么干活？我回家不能干活？非得在这儿干活？他干活可不像小宋在办公室坐着一样，他得受着冷冻，闻着臭味，夏天太阳晒着，“这是在干什么？”背叛的心是不是随时就出来了？（嗯。）他这个时候才知道什么叫背叛了，“背叛的时候我不能背叛，不能背叛那就得继续干，继续干就得顺服，哦，这叫顺服”，这个时候他才能体尝到顺服的难，才能体尝到什么叫背叛。如果让你在教会，“我绝对不会背叛，我绝对顺服。做犹大？我绝对不会做犹大。保罗？我可不做保罗，我还能说‘活着就是基督’？说成什么我也不能说‘活着就是基督’，我还要和神争夺冠冕？不可能！”给你摆设个环境显明显明，怎么样？“不要觉得挪亚是义人，我也是义人，你告诉我让我造方舟，你看我造不造，我绝对造！”不用说造方舟了，简单的，让你干三个月脏活、苦力活，你试试。

那时候造方舟扛歌斐木，有什么工具呢，是不是都是人工从山顶上扛下来呢？神交通说：“有些人说：‘我也不认识歌斐木，我也不会伐木头，伐木头的时候树往哪个方向倒我都不知道，万一砸到我怎么办？再说，伐完木头之后，我顶多能扛一两根，扛多了我的肩膀和腰不就完了吗？’半个月都坚持不了，那你们能做什么？”（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二十三）》）你能扛三个月？一个月？一个礼拜？不用扛一个礼拜了，扛一天你的观点

就出来了。所以说你得先实行。当你去扛木头的时候，当你去尽本分的时候，当你消极软弱的时候，你才能感觉到方舟的不好建，这才叫经历、体验。所以说你得先实行，不实行你永远明白不了。你说约伯的见证好站不好站？（不好站。）不好站吗？你刚开始信神的时候，觉得约伯的见证好站不好站？“不就是剥夺万贯家产嘛！剥夺了以后神还要赐福呢，你担心什么呀！”担心不担心？不担心，现在剥夺的和神后来赐给的比起来，只是一点点，并且神还交代撒但说，不能伤害他的性命，性命都不伤害，而且万贯家产随后就来，那你还怕什么？“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青山神都留下了，急什么急？是不是都想得很轻松啊？你丢了两块钱，“赏赐的是神，剥夺的也是神，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你的家产虽然不多，但要是真把你的家产剥夺了，那时候你说什么呀？称颂神的名？那时候你会说：“神也没和我说要试炼我呀。”神说神主宰万有，每天的人事物都是神的摆布安排。我给他们交通的时候，他们老钻在事里出不来，我就总是交通神的主宰，合你观念的，不合你观念的都是神的主宰。但当人一临到不合人观念的事的时候，他愿不愿意让神主宰啊？（不愿意。）不愿意让神主宰，然后你一说神的主宰他就烦，“什么也是神的主宰，连这也是神的主宰。”没有神的允许，连一个蚂蚁都动不了，你说什么事不在神的主宰之中？可是临到不合你观念的事时，你能承认是神的主宰吗？（承认不了。）承认不下来。既然承认不来，那当剥夺你万贯家产的时候，当强盗临到你的时候，你能承认？你能接受？你能顺服？

实行真理、明白真理、得着真理，你得先实行。你说小宋刚来了几天就要和神算账，“我得着什么了？”挪亚造方舟一百二十年了，得着了什么呢？就得着个方舟，还是他自己盖的。神就是看你能不能持守神的话呢，能不能持守一百二十年呢。神和亚当夏娃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摘自《神三步作工的纪实精选》）可他守不住。所以神检验人的时候，就要检验神和你说一句话，你能不能守得住呢？不用多，就一句话，让你造方舟，你能守几天？一百二十年能不能守住？能守住是义人，守不住就不是。今天小宋你在这儿

刚开始尽本分，倒想得什么了，得着子民的称号？得着众子的称号？得着什么？你得着忠心效力者也不错了吧？问题是一来就能得着个忠心效力者？什么叫忠心效力者？从字面上来看忠心的效力者最起码得怎么呢？得忠心、得效力。你还没有尽了几天本分呢，你就想得个什么。从这个环境里看到什么了？人要和神算账，斤斤计较。肉眼看着是没有得着，实际上你得着了没有？（得着了。）得着了吧？说没得着、没得着，就得着了，得着什么了？（对自己的认识。）三天就看到自己的丑态了。你信神、你来这尽本分计划要得着什么呀？咱以前常交通，你计划得着什么，得钱财、得地位、得名誉？来这儿得不着这些，来这儿能得着什么？（得着审判刑罚。）审判刑罚你想得就能得吗？（不行。）得怎么呢？得先显明你，你才能得着审判刑罚，不是想得着就能得着。你一来就是想得生命呢，生命从哪儿来的？从审判刑罚中得来的。那审判刑罚从哪来的？还得先显明呢。显明是从哪来的？你得尽本分呢。你才尽了三天，就问“我得着什么了呢？”你得着一个显明，这就是得着了。当你说出这一句“我得着什么了”的时候，就得着了。你才尽了三天就要得着什么呢？“我得着什么了？”倒要与神算账呢。

一尽本分你就得着了，显明了你是什么东西了，审判刑罚立马就来了。你没有站在一个受造之物的位置上，你还要搞交易，一来就想算账，你献给神的仅是沙土中的一粒，就要向神索取黄金万两，多厉害呢！借着尽本分显明，来认识自己做了什么，这就是得着了审判刑罚。得着审判刑罚，看清自己是什么东西，最后在审判刑罚中找着自己该走的路。你们说这真理好得不好得呀？（不好得。）交通还交通了半天呢！（夏彤：感觉他们现在得，比我那时候在教会好得多了，我那时候实在是不好得，就是摸索、摸索。）你们比教会人得的太多了，教会三十年来就是个教会建造。SJ在那得了几十年了，来这儿又几年，最后得了一个“保罗来世”，这“保罗来世”来之不易呀！不是容易的。（夏彤：他们太幸福了！）太幸福了！刚来三天就看见自己用沙土中的一粒来和神换取黄金万两。神作工就是要唤醒人的心，唤醒人的灵。

465　你越实行真理生命长进越快

1　神的话里面都是人该具备的真理，都是对人最有益处、最有帮助的，是你们身体里需要的滋补品，是你们身体里需要的营养品，是帮助人恢复正常人性，是人该装备的真理。你们越实行神话，生命长进越快；越实行神的话，真理越透亮。你身量长大了，对灵界的事就看得越透，得胜撒但就越有力。许多你们不明白的真理都是借着你实行神话时透亮的。

2　多数人都满足于明白神话的字面，都注重在道理上在道理上装备，却不注重在实行上经历进深，这不是法利赛人的作法吗？就这样做能有“神的话作生命”这话的实际吗？人的生命是实行神的话是实行神话之后才长出来的，不是人看完神的话后就可以长出来的，若你只认为只要明白神话就有生命、有身量，那你的认识就偏了。真正明白神话是在实行真理的时候达到的，“明白真理是借着实行真理才达到的”这话你应明白你应明白你应明白。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明白真理就当去实行》

怎么对待真理

小宋，你觉得最终发下来的文稿，不如你一开始整理的，其实这里边没有原则性的错误，它就是一些小问题，是吧？（小宋：也有原则性的错误，就像《作工需要具体、系统》里边有一句话，“真理不需要你去分辨、认识”，真理不需要分辨对，但是真理不需要认识这不就错了吗？）（夏彤：那篇里说：“如果是真理，就可以‘强行灌输’。为什么呢？如果是真理，那活的就该接受，有耳的就当听，真理不需要你去分辨、认识，直接接受就行了。”他说的这个我们没有考虑到。后来想，“真理可以认识，但是不能分析、研究”，用“分析、研究”的话，可能更合适一点、更严谨一点。但是小宋之前整理的时候标着呢，她们没改。）（小宋：最后发下来就是“真理不需要你去分辨、认识”，我觉得这是大问题。）

准确地说真理用不用分辨、认识？你如果确定了这是真理，你就不用分辨、认识了，因为前边有话在前，真理不需要你去分辨、认识。基督说出来的话，从神嘴里说出来的话，它就是真理，用不用你去分辨、认识？（不用。）准确地说就不需要分辨、认识。分辨、认识这是个正面的词。你要确定它是真理，是基督说的话，这个话就不需要你去分辨、认识。什么时候需要去分辨、认识呢？你不知道这是不是基督说的话，你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理，那就需要你去分辨、认识它是不是真理。是分辨、认识它是不是真理，而不是去分辨、认识真理。真理不需要你去分辨、认识，你说的那个分辨认识是你对真理的理解、认识。如果你确定了这是基督说的话，你就不需要去分辨、认识，那你去分辨、认识就是种多余。为什么这么说？你要分辨、认识是怎么分辨、认识呢？你是根据神的话去分辨、认识神的话，需要吗？（不需要。）是神的话你直接接受、顺服就行了。如果你不知道这是基督的话，你不知道这是神话，那你就得分辨、认识。你要是明知道那是真理，你还要分辨、认识，那其实就是在分析、研究。实质是个分析、研究，只是换了个说法。因为分辨、认识是正面的，分析、研究是反面的，你是用了一个正面的词，做了一个反面的事。（小宋：那这个发下去会不会让别人抓把柄？）他会产生观念，产生观念更需要你去解决。你要准确地表达就是：真理不是让你去分辨、

认识的，你也不能去分辨、认识，真理是让你接受的，是让你吃喝，当作生命的。这就好比今天给了你饭是让你吃呢，不是让你去研究、分辨它是不是碗饭，就是这个意思。你明知道它是真理，你还要去研究、分辨它，那就是分析、判断。分析、判断就是分析、研究。你把这个给他阐明，是不是就把他的观念扭转了？（小宋：整理的时候需要把这个再具体阐明一下。）你整理的时候，在这句话的基础上再多加几句，把这个阐明。不要用她的那个“分辨、认识”，也不要用你的那个“分析、研究”。你们虽然争执了一下，但是借着这个争执能把这句话阐明，让人都能够正确对待真理，能够去理解。

借着你们争论的这个点，咱举个例子，神说“吃完饭，你把碗舔干净”，你听了这句话，需要去分辨、认识吗？“把碗舔干净，这是不是真理？”明明是基督告诉你的，你还分辨不分辨？（不分辨。）不能去分辨、认识。基督和你说把柳树倒栽起来，栽还是不栽？（栽。）“我分辨、认识一下，这柳树倒栽进去，长得出来长不出来？”这是不是分辨了？“我没有研究神话，我是说这柳树倒栽进去能不能长得出来。”这是不是普通的分辨、认识？用话来表达这是分辨、认识，其实你不就是在研究神的话？神说倒栽柳，“倒栽柳？能长出来吗？”实质上是一样的。神和你说吃完饭把碗舔干净，神说了，你舔干净就行了，这就叫接受顺服。神交通了舔碗以后，又怕人守了规条，就说：“我就是随口举这么个例子，是为了便于你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咱们所交通的话题，并不是真让你们吃完饭把碗舔干净，我也并没有定义说这么舔碗才是讲卫生，才是不浪费粮食，不需要你们这么做，你们可别误会，别吃完饭都舔碗，这不麻烦了嘛。”（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二十七）》）神说这话的意思是给人再阐明一下：我只是给你随口举了个例子、打了个比喻，我可没说让你吃完饭真的舔碗，别到时候有的人吃完饭真舔碗去了，还说是基督说的。如果神不说“我就是随口举这么个例子”这话，那到时候人吃完饭是不是就得舔碗呢？那就是神话，那就该舔碗了。（嗯。）这就是你对待真理的一个态度，只要是真理，你就不能去分辨、认识。有的人说了“神说出话来，我得去分辨、认识吧？”你分

辨、认识什么？你不就是怕神话把你“迷惑”了？你不就是怕神话把你掌管了？虽然你话说得好听，你是用“分辨、认识”几个字来说，但实际上你不就是不想接受真理吗？神说出话了，你不是跟随。

（夏彤：那直接改成“分析、研究”不就行了吗？直接说“真理不需要你去分析、研究”。）你要说，“真理不需要你去分析、研究”，那所有人都没有观念了，所有人都能接受，但所有人能明白这条真理吗？（不能明白。）不能明白。你要让他明白这条真理，你就非得和他说“真理不用你去分辨、认识”，是不是直接给他把后路堵了？如果你说“真理不需要你去分析、研究”，那之后就会有人说：“真理不用你分析、研究，不让你分辨、认识了吗？你不应该分辨分辨、认识认识？”你怎么说呀？你还能打回去吗？（打不回去。）你打不回去了。让他产生观念，还得把这个观念给他解决了，让撒但没有可乘之机，撒但它就没法说话了。我原来说的是“真理不能去分辨、认识”，在这个基础上你再加上一句，什么是“分辨、认识”，“真理不应该去分辨、认识，你的‘分辨、认识’其实就是‘分析、研究’，你是打了一个旗号。”你把这个解释说明一下就好了。你用“分析、研究”，免得人有观念，更好接受了，可是他对这方面真理还是不认同。你们在这儿打架了，下面看的人是不是更要打架呢？（嗯。）

我原来说的是什么话？（夏彤：原来你说的就是真理不需要你去分辨、认识。）（小宋：我的意思是真理不需要你去分辨，但你得去认识。）你的意思是真理不需要你去分辨，需要你去认识。只要确定是真理，接受顺服就行了，就不需要你去分辨、认识，不需要有这个过程。你在这儿说真理需要去认识，得怎么呢？得有一个前提：你没有看过这个神话，你能说它是真理吗？你没看过，你也没有听基督直接说过，这个时候你就得认识一下，认识一下这是不是神的话，这句话是不是基督说的？假如别人给你说，“基督说了吃完饭得舔碗呢，你把这个碗舔干净！”“你让我舔碗呢，你说的这句话我得认识一下，这句话是真理吗？神说过这句话没有？”你得确定一下，这是真理吗？

你确认了，神说过让人舔碗这话，“神是说过吃完饭舔碗，可是你只听了半句话啊！神只是随口说了一个例子，神可没有说让你这样实行。加上前，加上后，这才是一句完整的话，这就是真理，你说的那半句话，就不成为真理。”那现在说的这个认识和前面交通的认识就不一样了，现在说的认识是让你去认识一下，是不是基督说的话，是不是真理，让你确定它是不是神说的话。那个是你已知它就是真理，就不需要你去分辨、认识。咱现在说的真理需要你去认识，是让你确定它是不是真理，是不是神说的话。简单来说，你知道是真理，那就是接受顺服，不需要你去分辨、认识；如果你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理，那就需要你去分辨、认识。这样这个话就完全阐明了。（嗯。）这个理解了吧？（小宋：理解了。）多争辩两次，多说一点就能阐明了。

（夏彤：还有一个认识是说，你知道它是真理，但有的真理神说得特别直白，你一看就明白了，就知道了，而有些你虽然知道它是真理，但你看了也不明白、不懂是什么意思，那是不是就需要去认识这方面的真理。）那就不叫认识了，你只是说你知道了这个神话的字句了，但你并不明白真理。（夏彤：那不还得去认识？）你得去寻求，这个时候的认识就又不一样了。刚才说的那个认识是去认识它是不是基督说的话，是不是真理，你有没有听过神说这个话。当你确定是神话的时候，这个认识是指什么呢？这是说你经历神话之后的认识，你需要去认识它更深层的意义，它的灵意是什么。不是让你去认识这些字句，是让你去认识灵意。虽然说都是认识这两个字，不同的环境它就不一样了，含义不一样了。（夏彤：小宋为啥要改呢，他说的那个认识，是说你要去明白真理、认识真理，他是说经历的认识。但是咱们说的认识，是说你得知道这是神说的，还是撒但说的，认识它是从神来的还是从撒但来的。认识和认识不一样。）首先你要确定它是真理，就不需要分辨、认识了，直接接受顺服就行。你就是不明白真理，守规条你是不是也得守住？（嗯。）“我不明白真理，我就明白字句，就是明白字句，我也得守住，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不去分辨、认识。我就是不会走路，我也得爬吧。”虽然是认识，但认识也有“爬”的过程，也有“走”的过程，这都叫认识。（夏彤：认识跟认识

不一样，所以说这个冲突就是在这呢。因为咱平常就这样说，“真理不需要你去分辨、认识”，一听就过去了，就没有感觉。）说明咱平时就是在字句上打架呢，就没有深入去理解。

（SJ：小宋他只是利用这个字句上的认识来说事，他是借着这个咬文嚼字，要打架呢，其实是两个人里边有隔阂了。）那是败坏性情的问题，当时他们都没有要寻求的心。咱今天为什么能得着这个“果实”呢？就因为人有一个寻求的心，这就能得着。当人不去寻求的时候，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好自己，“我说这是白的，你不能说成是黄的，它就是偏点黄，那我也说它是白中之黄，你不能说是黄中之白”。神交通过，动物的名字是亚当起的，神说好的，但是败坏的人是绝对做不到的，你要叫张三，他偏要叫李四。其实那个白不白黄不黄的颜色，可以说成是白的，也可以说成是黄的，但人总要用自己这个压倒别人那个。因为你里边有争战，有败坏性情在里边支配着你，互相之间不服，不服的时候，互相就没有寻求，没有寻求的时候这个问题就解决不了，就开始打架了。

603　是谁把神重钉十字架的

1　你们有许多观念没说出来，有许多看法闷在心里，只是随着大流走，你的观念还少吗？只不过你们不说罢了不说罢了！

2　其实，你们只是应付着跟随，并不是来寻求寻求真道，也不是有意来得着生命，只是为了看个究竟，因为你们的许多旧观念并没有放下，所以，你们没有一个人能把自己完全交出来，就走到这个地步还为个人命运日思夜想没放下。你以为神说的法利赛人是指宗教里的老先生吗？你们不是当代最先进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的代表吗？你

以为神说的拿圣经来与神对号的就单指宗教宗教界的那些圣经专家吗？你以为神说把神重钉十字架上的是说宗教界的领袖吗？你们不是担任这个角色的最佳演员吗？

3　你以为凡是神说的回击人观念的言语都是讽刺宗教里的牧师、长老吗？这些事你不也参与了吗？你的观念还少吗？只不过你们现在都学得相当乖巧，看不透的事不说也不露声色也不露声色，但你那敬畏的心与你那顺服的心根本不存在，在你们来看，研究、观察、等待是你们今天最好的实行。但你们知不知道这是一种狡猾的心理，你们以为一时聪明能救你们脱离永远的刑罚吗？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对作工你们得认识，不要糊涂跟随！》

416　神的羊会听神的声音

1　日子就要结束，世界一切都要归于乌有，一切一切都要“卷土重来”，你们切记！切记！不能含糊！天地废去，神话不能废去！再次劝导你们，别奔跑归于徒劳！醒悟！回头是岸！神在你们中间已经显现，神的声音已经出现。

2　神的声音已经出现在你们面前，天天面对面，天天都新鲜，你看见了神，神也看见了你，神时时都在向你说话，和你面对面。但是你就是拒绝神，不认识神，神的羊会听神的声音，但你们还是迟疑！迟疑！油蒙了心窍，被撒但蒙蔽了眼睛，看不见神的“荣颜”，何等可怜！何等可怜！

3　神宝座前的七灵奉差遣到全地，神要差遣神的使者向众教会说话，神是公义的，神是信实的，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圣灵向众教会说话，凡是有耳的就当听！凡是活的就当接受！只管吃喝，不要疑惑。凡是顺服听话的蒙了大福！

4　凡是真心寻求神面的，必有新亮光、新的开启、新的看见，一切一切都新鲜，神话随时向你显现，开你灵眼，你会看见灵界的一切奥秘，国度就在人间。进到避难所，一切恩典祝福都在你身上，饥荒瘟疫都不能临近你，狼虫虎豹都不能伤害你，你会与神同往同行，一同进入荣耀之中！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十五篇》

真理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负担就是神的祝福，小林，你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小林：就是让人进入原则。）这就是祝福？有了原则就是祝福吗？咱那天晚上在这儿交通什么了？神是怎么拣选人的，你们听了吧？（嗯。）神是怎么拣选人的呢？（刘志：神看人的态度呢。）神要看人的存心、态度、观点是什么。神不是看你把这件事情做得怎么样了，而是看这件事情临到以后，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负担就是神的祝福！当这个环境临到你的时候，你对这件事有负担的时候，你流露出来的就是你有负担的那个态度观点。神看到你的态度、观点是向着神、为着神的，你就是神所要拣选的人。今天李刚和杜鑫打架了，杜鑫敢站出来说这一句话，这一句话是什么支配他说出来的？杜鑫知

不知道李刚是第二个刘志呢？（嗯。）你说杜鑫受不受这个辖制呀？（嗯。）在他心里受辖制，他心里想："人家是要那么干呢，我是去拦阻人家呢，人家不高兴了，人家会不会和我发火呀？人家会不会和我打架呀？"他会不会想这个后果呢？（会。）他会想！"但这件事情涉及到神家利益了，我该不该做呢？"在以前杜鑫是不做的，今天他这样去做了，这就是有一个变化。因为之前在那边遇到外邦人损害咱家利益的事的时候，有好多人都不吭气。你不吭气就代表着神没有看到你的任何态度。

咱经常举例子说，车撞死一个人，你对被撞死的这个人是什么态度，这就说明你与他是什么关系。今天在这儿的一群人都看见他干这个活儿危险了，但是没有人吭气，这属于什么人？老好人！没有态度、不搭理、置之不理，"我不管，那就是坏了也不是我的，和我不相干"，你看到问题了，应该去维护神家利益，但是你没有去维护，神就看你这个态度了。你要是维护神家利益，你就有担当，你就有付出。当你有付出的时候，就可能有环境临到你，你配合到哪儿，神作工作到哪儿。如果你在没有任何辖制的背景下去维护神家利益，能不能看到你的真心呢？那是顺手牵羊，顺手就来，神看不见你的真心。所以，神必须给你摆设一个不合你观念的环境。如果你去做这一件事情，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神必须让你想到这个后果。在你想到这个后果以后，你还要去做，这就证明了你这里边有一个态度。"我想到了这个后果，我得去制止"，你去制止了，这就证明你有正义感，你敢于去做，敢于去制止，我看见有问题，我敢于去拦阻。就是说，"虽然我还没有想到更好的处理办法，但是你这个办法不合适，我先不能让你做"。就和刘志那次干活一样，有人敢于去制止，这就是一个胆量、胆识，他是出于维护神家利益才去制止的，这是从哪儿来的？这是不是因着负担、因着责任而来的？（是。）因为负担就是神的祝福。你有这个负担、有这个责任，证明了你是向着神、为着神的。神看见了你的态度，看见了你的观点了，神说："呀！这个人是敬畏神远离恶的人。既然你有这样的态度、观点，那我就拔高你，给你摆设功课。"所以杜鑫就临到这个环境了。本来李刚还不火呢，但神让李刚的心更加

刚硬，“来，打杜鑫，你看杜鑫还坚持不坚持！”这个时候，灵界发生的事就像约伯受试炼一样，神对撒但说：“约伯是敬畏神远离恶的人。”撒但回答说：“你说约伯是敬畏神远离恶的人，你去剥夺他的万贯家产，你看他还敬拜你吗？”接下来，神所摆的功课会不会更加拔高？负担就是神的祝福，当你有了负担以后，当你有了担当以后，从你做的这些事当中，神就看到了你的态度、观点，看到了你的心时时向着神、为着神，你是在维护神家利益，你是属神的人。但是，你总怕担当，总怕担责任，你总怕为神说话，你一有什么事情躲得远远的，人都能看见，你说神看不见呀？

就像在那边遇到老地主要霸占咱的东西，这件事是不是就把每个人都给显明了？咱平时看见方勇挺绵绵善善的，文质彬彬的，是吧？但你去了那边，见了老地主也是文质彬彬的，一声也不吭？这证明什么？证明你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人。你是这个家的人吗？神看见你的态度、观点了。小嘉，虽然看着他年龄不大，但他敢起来与老地主去对抗，这是什么？这是有正义感的人。神是不是看到了小嘉的一个态度、观点了？小林，今天神摆设一个环境卡住你，你流露的是什么态度、观点呢？“呀！你对我不信任！”这是什么观点呀？你一个败坏的人还值得信任？还有埋怨呢，还嫌我对你不信任。是咱身上满了败坏性情不值得信任，不是说神不信任你！再往后说啥了？“什么，他们浪费了咱家东西，你还让我担当？你还让我来赔？冤！”你说这是什么人？这个事情立马证明了个什么？咱值不值得信赖？（不值得。）小林，你一开始还说你是值得信赖的，说我冤枉了你了，后来你又告诉我，你是不值得信赖的，“即便是浪费了那也不是浪费我的东西，和我无关。”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了，这个个儿能翻清了吧？

负担就是神的祝福，你有了负担，能时时向着神、为着神，神看到了你的心，你就是神要拣选的对象。神现在就正在拣选，神摆上所有的人、事、物，神把李刚摆上，那就要看杜鑫的态度、观点了。神不仅仅是看杜鑫一个人的态度、观点，是要看所有人的态度、观

点。如果没有人看见这个问题，这是人愚昧、麻木或者是看事观点一样，没有看见，这个可以先放在一边。那你看见这样做有危险，看见有可能出现差错，你说话了没有？神就在看这个。你要是没有说话，证明你对神家的工作不搭理、不维护，你不为神说话，神也不为你说话，你看不起神家利益，神也不看你。你在这儿等着想跨入下一个时代呢，这可能吗？神看你是个骗子，你不是这家的人，你没有把这儿当成你的家，所以神也不看你。都有功课学，杜鑫这边有杜鑫当学的功课，李刚也有李刚当学的功课。李刚在那边学什么功课呢？今天李刚要打架呢，李刚厉害吧？（嗯。）李刚是不是相当于出了一口气呢？是不是应该高兴、喜乐呀？（嗯。）可是李刚高兴起来了吗？（没有。）没有高兴起来，今天下午我看见李刚闷闷不乐，眼眶里边好像有泪珠都快流出来了，他都把人打了，他怎么还流泪呢？这个事想不通啊！小林，你能想通吗？（小林：想不通。）百思不得其解！神给每一个人都摆上了功课，让每一个人都有进入。李刚在那边怎么看呢？“我在这儿是搞技术的，我是个领头的”，领头的意味着什么？天塌下来由谁顶着？（领头的顶。）领头的顶。“炒豆大家吃，炸了锅是一个人的事。”时间紧任务重，眼看这个活迟迟完不了，他着急不着急？他想了这么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周全不周全他不知道，但是这是他想出来的唯一一个办法。他既然要用这个办法，那在他的思想里边是不是认为这是一个最好的办法？（是。）他不可能有好的办法不用，非要用这个不好的办法。这个办法虽然在人群中不是最好的办法，但是在他的思维里边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了。他用他认为最好的办法去做的时候，你不维护、不支持他一把，你还要怎么呢？你还要拦阻，他怎么想？“你们这群老撒但还想联合起来拆毁神的作工！”他是不是还觉得自己是站在神一边说话呢？（是。）他心里着急，他觉得冤。杜鑫在这儿拦阻他的时候，一个败坏的人，他要维护神家利益，他会用真理去维护吗？（不会。）他会用什么去维护呀？（武力、血气。）他就要用武力、用血气去维护。他没东西，他只能拿出他的“看家本领”，那就是用血气、用武力来维护。那要是这样说的话，他这个就是正义？就是应该的？李刚也是正义的，杜鑫也是正义的，两个人打起来是不是更“正义”呢？李刚这样做算不算正义？（陆山：应该是有掺杂，不是正义。）虽然说他自己的思维是这样的，但在他的心中有一个秘密，他在尽本分的过程中，搞着个人的经营。他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火气、这么大的血气呢？他不单单是为了维护神家利益，不单单是因着神的托付而发火的。他如果真是因着神的托付，真是李刚所说的他害怕耽误工期，耽误了神的工作，他着急、上火、忧愁，他会不会跟杜鑫打架？（不会。）他会不会跟杜鑫吵嘴？（不会。）那有人去制止他的时候，他会是什么态度呢？（陆山：去寻求、去商量。）当有人来制止他的时候，他不是着急、上火，他会说："呀！我这个办法还不是最佳的办法，那你说还有什么好办法呢？"正是他在寻找路途的时候，正好有人过来说了，他会听取听取别人的意见。"我这个办法是不是最好的？"他会根据人家的办法来印证一下。杜鑫过来说："我没有什么好办法，但是我知道你的这个办法不合适。"虽然他没有好办法，但是杜鑫能说出这个方法里边有问题，那咱是不是就应该采纳一下人家的意见？李刚采纳不进去，就说明他里边有了自己的掺杂了，就不是纯粹的。

打个比喻，好比说你孩子病了，要打磷霉素了，这个磷霉素可以治感冒，也可以杀菌，意思就是打上这个药以后，这个孩子的病立马就能好。但是杜鑫突然间过来告诉你，"这个药不能打，要是给孩子打上三针这个药，孩子的耳朵就聋了。"磷霉素有这个后遗症，这个百分之八十的人都知道。当别人跟你这么说的时候，你能在你孩子身上做实验吗？或许你会说，我给孩子打进去就完了，他的病就好了。是，这个药给孩子打上，孩子的病能好，这个谁也不否认，但是这个药是有后遗症的。当你意识到这个药有后遗症，意识到这个药会给孩子带来严重后果的时候，你还做不做这个事情了？（不做了。）你绝对不做了！你还会问："除了你说的这些还有什么药？"即使人家说："我不是医生，我给你推荐不了药，但是我知道这个药打了以后会有什么后果。"那你就不会逼着他："你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你跟我说什么说！"你不会拿上这个话把人家的嘴堵住。"那我就得自己找，我另请高明，我另请高医，我看一下还有没有更好的药能治这个孩子的病。"在孩子身上你就能去这样做，但你在这儿还能不能这样做呢？（不能。）什么原因，是不是就显明了？（嗯。）你对孩子是真正的爱，单纯的就是爱，单纯的就是为了救这个孩子。但是你在这儿尽本

分就不是了，你是怎么呢？你尽本分打的是为了神家利益的这个旗号，是为了赶紧把这件事情做好，从外表看，你这是负担，看着你着急上火，或者打架了、吵嘴了，“我是为着神家利益！”旗号打得再好，这里边埋藏着一个掺杂。什么掺杂？你为什么能用血气去处理这个问题？这里有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方式方法是谁说的？是李刚说的，重点就在这儿了，是自己想到的方式方法。

动物的名字是谁起的？亚当起的，是吧？（嗯。）神说：“如果作为人，作为一个败坏的人或者撒但，会不会容许他人在自己的眼皮底下代表自己做事呢？一定不会！会不会与另外的人或者另外的与他不同的势力去争夺这个地位呢？一定会！在这个时候，如果是败坏的人或撒但与亚当同在的话，他肯定会否认亚当所做的。为了要证实他有独立的思考能力、他有独到的见解，他会否定亚当所做的一切：你说要叫这个我偏不叫，我就要叫那个；你说叫张三，我偏叫李四，我就要显示我的高明。”（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　一》）既然神说出这句话来了，那谁也跑不了。李刚在这儿也是一样的。“我想出来的办法，你给我说个不好！那你给我说出个好的办法来，你给我说不出好的办法来，你还说我的办法不好，你说气人不气人？我想在人群中给他们立个威信，让他们看看，我李刚是领袖，我李刚是领导，我李刚是技术员，就这活儿你们能拿得下来？我拿出事实来给你证明我比你们都强！我刚刚要拿起证明竖起旗杆的时候，你告诉我不能竖，你说你可恶不可恶？可恨不可恨？”李刚心里边有地位、有名誉掺杂着，在尽本分的同时搞着个人的经营。杜鑫为了维护神家利益，这么一拦阻，在李刚那儿是什么感觉？“你拦阻可以，维护神家利益可以，但你也不能伤害我个人的脸面呀？我的这个地位、脸面往哪儿搁呀？你这么一拦阻、一否认，你让这十几、二十个人怎么看我呀？‘呀，李刚想了半个月的办法，最后杜鑫一句话给他驳倒了。李刚，你这可不行。’”就像刘志那次要按着他的意思干活，我拦住了，你说刘志能活吗？死去活来，非得到我面前说：“弟兄，我给你把钱放这儿，要是按我的办法来，坏了，我承担损失。弟兄，你就让我试一下吧，让我给他们证实一下我比你强！”李刚这个和刘志是不

是一个性质？（嗯。）刘志那个时候为什么能和小张争执起来，还想打架了呢？因为小张伤害到他个人的利益了。人这一生追求的就是什么呢？名利、地位，这就是撒但的一个生存法则，就是这些东西在你心里作怪呢！当你没有这些地位、名利了，你一心是向着神、为着神，这个时候别人给你提意见，你就能采纳别人的意见了，你和人就可以和谐配搭了。刚开始，我见李刚的眼泪快流出来了。我说他："你这就不是在事奉神，你就不是在尽本分，你是在搞个人的经营，你是在欺骗神！"当我一解剖他以后，这时候他还有眼泪吗？没有眼泪了。他不流眼泪了，小林今天晚上又得流眼泪呀。（小林：我不流。）你们都感觉神太能冤枉人了，每个人都感觉自己是冤枉的，可是冤枉你了吗？冤枉哪个人了呢？

我今天上午来了这边，我在这儿忙地安排这个活儿该怎么干呢，我和李刚他们在这儿说话呢，你说杜鑫在那儿看着心里难受不难受呢？杜鑫在想，"给你打电话，就是因为打架的事情让你过来了，结果你来了一声不吭，好像没有发生过这件事一样，反过来你还和李刚在那儿比划上了，你还和他在那儿心平气和地谈呢，我杜鑫算个啥？呀！我这也太渺小了吧，我在你面前还不如一根葱！"心里边难受、别扭。"我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让你过来安慰我一下，我最起码是为了神家利益说了句话，我是正义之举，你不该高抬高抬我？你不该在弟兄们面前称许我一下？让人人都向我学习，鼓舞我一下？你不鼓舞我一下，不夸奖我一下，你还不承认我一下？你还不过来安慰安慰我？'呀！你受苦了啊，为正义受累了啊，再接再厉啊，下一次再支持你啊'，该不该有这么一句话呀？"可是神全能，神知道每一个人的缺少。按正常情况来说，我来了，应该先去安慰他，是吧？（嗯。）可是神就把我的心给遮蔽了，我一心想的是怎么把这个活儿安排好，我和李刚商量怎么干这个活儿去了，我就把杜鑫给"冷落"了。你说杜鑫在那边冤枉不冤枉啊？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觉得冤得不行。我把这个事情给忘了，谁让我忘了的？神让我忘了！如果我不把这件事情忘了，我要是主动和杜鑫说了，你说还能把杜鑫显明了呀？（显明不了。）所以神就让我把这件事情忘了。我把这件事情忘了，但杜鑫忘

不了呀！杜鑫就和小林一样的心理，“我不能就这么冤下去，我算看透这个世界了，哪有公平？哪有公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如果我不站出来为我自己说一句话，我看没有人为我说话。我受了这么大委屈，弟兄都不为我说一句话，谁还能为我说话呢？”杜鑫在心里边翻腾了半天以后，“不行，我得鼓足勇气问问弟兄。”杜鑫跟我说：“弟兄，李刚还要打我呢！”他过来提醒了我一下，他要看我有什么态度、观点。他想让我夸一下他，安慰一下他，就像小孩子在外边受别人的欺负了，回到家了父母得安慰他一下、鼓舞他一下，给他鼓鼓勇气，是吧？（嗯。）

刚才说了杜鑫是不是有正义感呀？（嗯。）人家敢起来拦阻，就是不要给神家带来一点危害，这得超脱撒但的辖制，超脱李刚拳头的辖制，敢于说“不”。你连李刚的辖制都超脱不出来，你怎么下狮子坑呀？你怎么去打三米多高的巨人呀！是吧？这个是你必须去超脱的。就像小张刚开始说“我不说了……”，他不说是什么表现？逃避了。今天杜鑫拔高了一步，“原来是不说，今天我说了。可我说了，你又不搭理我。”神的作工是逐步拔高的，你配合到哪儿，神作工就作到哪儿。原来杜鑫在那个地方看见问题不说的时候，神显明他，连一个正义感都没有，看见问题也不说。所以这次杜鑫看见问题说了之后，心里怎么想呢？“今天我看见问题可是说了啊！我听你的话我说了，可我说了你还不搭理我。”不搭理你是要怎么呢？不搭理你是要显明你这里边还有掺杂、还有要求。你想要求什么？你不也是想戴个冠冕？跑了半个欧洲，你想怎么呢？你想戴个冠冕，活着就是基督。你认为，“我说了这句话，我就是有正义感了，你就应该称许我、应该承认我、应该高看我！”这是不是咱自己的野心？是不是败坏？是不是狂妄啊？神对你的要求拔高了，神就要给你摆设环境，就把我的眼睛遮盖了，就让我把这件事情给忘了，神逼着、卡着让你主动出击。你主动说出来了，好了，你这么一说，把你显明了、暴露了。暴露出来了，抓住你的罪状了。什么罪状？我还以为你是真有正义感了，原来你这里边还有存心，还有一点小私心。你出来办点正义的事，维护一下神家利益，你还想要个神的称许，还想让神给你挂个奖状。神不给你挂

这个奖状，你就不能默默无闻、勤勤恳恳了！如果我今天真不吭气，杜鑫憋在肚子里也不说，那下一回杜鑫再遇上同样的事还说不说？（不说。）绝对不说了啊！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绝对不吭气了。

我抓住他这个现状以后，我不是夸他，“不错！奖励！下一次再继续这么做”，如果我一夸他，下一次他会怎么呀？（越狂了。）他就敢和李刚打架了。他更有一种野心了，他所做出来的，想要得着的是神的称许，得让神高捧，得让人人高看，人越高看他，他越有劲，那个狂妄的心就越膨胀了。可是在我这儿，他没有得着这些，得着的反而是解剖，“呀，你这里边还有掺杂”，就和保罗一样，你在这儿还想要个冠冕。你看保罗来世，她办完事回来了，到我面前“哗啦哗啦”说了一通，想得着我的称许，最后我给她起了个保罗来世。你在这儿又表演了一个保罗来世，你说了这一句话，就想要个冠冕。咱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受造之物，应该怎么做？默默无闻、勤勤恳恳，没有所求。什么是没有所求呢？你说杜鑫这些表现是不是有所求呀？（是。）咱应该是没有所求。“今天就不要说李刚还没有打我呢，就是李刚今天打了我了，我也应该维护神家利益，我还要继续维护神家利益，我也不需要神站出来给我称许，那是我一个受造之物该做的，是我务必得做到的！”如果有这样的态度观点，这才配称为一个受造之物。如果说你每做一件正义的事，每做一件神称许的事，你就想让神给你一个回报、给你一个称许，这是什么？这就是一个交易！一有了交易，就不是正面的了，这是什么？这就有点邪恶了。为什么是邪恶呢？或许你会问：“本来我站的是正义，为什么成了邪恶的了？”（有自己的目的。）有你自己的目的、有掺杂。你不是为着神，不是向着神，你对神不是爱，你是有条件在里面。神满足了你的条件你才做，神不满足你的条件你就不做，这就不是一个受造之物。今天神是让你做一个受造之物，还原作为一个人本该有的。你是一个受造之物，神造了你，你就该为神献上。“今天我在背后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做了，不管弟兄承认不承认，弟兄姊妹看见看不见，神看见也好，看不见也好，这是我作为一个人该做的！”当你持守住这个原则去做的时候，你就没有所求了。就像约伯他老婆说他：“看神对你怎么样呢？你还活人

呢，你弃掉你的神死了吧。”神向约伯掩面了，他已经看不见神了，约伯是不是就可以背叛神了？“神已经看不见你了，你还持守你的纯正干什么？你不用守了。”可约伯说什么？（愚顽的妇人。）“赐给的是神，收取的也是神，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神看见我还是看不见我，耶和华的名都是应当称颂的，因为我就是一个受造之物，这是我该做的。这是每一个人该走的路，做人做事、看人看事都有神话作依据。

李刚该怎么做人、做事呢？“我真正的能把真心献给神，我对神是纯真无暇的爱，我就是为了把这个工作作好。”纯真无暇的爱！就像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如果你对待本分的态度是你对待孩子的那种态度，那你就能听取别人的意见。别人就是有什么问题，你也不会和他去发火，或者是你会和他耐心地去交通、去说，“我这样做是因为我着急呢……”，你可以把你着急的心情和他表达一下，就不存在有火了。你不存在有火了，你们是不是就可以和睦相处了？（嗯。）那如果杜鑫真是为了神家利益，他和李刚这么说没有什么目的，也没有要得着什么称许，他心里边是不是也就没有什么冤情了？（嗯。）他和神之间也没有隔阂了，在神面前也不觉得冤了，也没有闷闷不乐了。今天李刚和杜鑫两个人吵呢，两个人是不是都是闷闷不乐呢？（嗯。）就好像神说：“难道是我欠下人一笔不可奉还的债吗？为什么人总是泪痕满面呢？”（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三十四篇》）他们这个闷闷不乐是谁造成的？（撒但造成的。）是撒但、是你的生存法则造成的。神让你看人看事、做人做事以神话为根据，这周围的一切人、事、物是谁摆设的？（神摆设的。）是建立在神主宰万有的基础上。神和你说话不是直接和你说话，神是借着周围的人、事、物和你说话，他和你说的话你能够理解到、意识到：哎呀！这是神借着他向我说话了。今天我在树立自己的时候，虽然临到的是杜鑫的话、小张的话，但他们两个人的嘴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是不是在神手里掌管着？他要说什么话也不由他自己啊。李刚，神借着他们给你传达这个话，行不行？能不能？如果你真意识到这是神主宰的话，神派一个人过来和你说话，你敢和他吵、你敢和他闹，那你是不是就该死

了？（嗯。）当你有这个敬畏神的心，当你意识到这是神主宰的时候，你就能控制你这个血气，这对你就是一个拯救、保守，然后人和人之间就可以和睦相处了。

对于杜鑫来说，“我今天给人家说这个话，人家把我反打回来了，人家为什么能把我反打回来，神给我摆设这个环境是让我干什么呢？”咱反过来能够寻求、认识一下，“我为正义应该不应该？”神说你越爱神环境越恶劣。为什么环境恶劣？神今天就是要检验，看你所做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你是在平安之中能爱神还是在危险之中也能爱神呢？这是不是就看出你的真心了？“哦，神这是在检验我呢，检验我是不是把真心献给神了。信心就是一根独木桥，我该怎么走这条路呢？”这叫信神。咱每天起来不管作什么工作，就算你做得再好，也是做了个事。就和刘志常说的，“我把这个房子盖好了，把这个本分尽好了……”，和你信神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都是应该的。）这和你信神得生命是没有关系的，这只是你效了一个力，尽了一个本分，和你的生命没有关系。生命是什么？是在你作工的过程中，你流露出来的这个态度、观点，你是不是在向着神、为着神，你是不是有了责任、使命，你的使命感何在？你看人看事、做人做事的观点是不是和原来一样呢？神是要扭转你这个错误的看事观点，当你的观点扭转了，你这个人就有人的模样了，这才能配称为人。这就是作工与进入是两码事。这个能听懂吧？（能。）

神告诉你神在中国作的是什么工作？征服的工作。神在中国主要作的就是征服的工作，把你征服了，让你服了，让你知道这都是神作的就行了。拯救你是附加，你愿意往上够你就够，你不愿意往上够，那你自己愿意放弃就放弃，那是附加。什么是征服呢？就是神给你摆设环境，神和你说话，最后怎么呢？“我服了！”你说刘志服了没有？服了。就是借着这件事情，让你认识什么是征服，什么是拯救。服了就是我给你交通了这些，还有神给你摆设的这些环境，还有神说的这些话，都和你对上号了，你都看见了，你不敢反抗了，这就怎么

了？“我算是服了！”这叫把你征服了。征服不等于拯救。如果你扭转了你的看事观点，拿实行真理来代替你错谬的看事观点，拿实行真理来代替你的过犯，代替你以前所做的，这就是性情变化，这就叫拯救。今天我给杜鑫交通了，我给李刚交通了，他们两个听懂了没有？听懂了，是吧？也知道神作的是什么工作了，听懂了，也看见了，这叫什么？（征服了。）征服了，这是服了，但是被拯救了吗？（没有。）为什么说没有被拯救呀？在他们心目中，计划不计划实行真理还是两码事，李刚下次变不变还是两码事。就和刘志一样，你说刘志服不服？刘志服了，但他变不变呢？刘志早就告诉我，“我计划实行真理呀”，但是什么时候实行真理了，什么时候才算被拯救了。拯救你是附加，也就是说，你自己看你该走什么路。

今天小林刚开始也是不服，后来也服了，是吧？你能够认识到自己的一种邪恶败坏，认识到自己不是个人，不配称为一个人，认识到自己就是一个魔鬼，这就怎么了？这就被征服了。可是你认识到自己是魔鬼了，并不等于你就恨恶魔鬼，不等于你就能恨恶自己，不等于你就能背叛自己。你没有去背叛自己，那你就还没有蒙拯救。（只是征服。）你只是被征服了。今天给你交通了这个，就是让你先明白什么是征服，什么是蒙拯救。你蒙拯救了，你就剩存下来了。征服了是指什么呢？征服就是让你看见了神的权柄，你服在神的权下了，服在神话下了，你对神服了。是借着把你征服来打败撒但，撒但蒙羞了，撒但退去了，神就已经得着荣耀了。神得着荣耀了，神的作工就完了、结束了。至于你能不能蒙拯救，神不管你了。就是说李刚你变不变，不管你了，在我这儿只要你服了就行了，只要你规规矩矩地干活就行了。至于你性情变化不变化，那是你自己的事，你想进国度就进，不想进国度就不进，没有人卡你。就和刘志一样，我对待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在作工时期，在我用你的时候，我只是不断地供应你、不断地卡着你，神作工一结束，“咔嚓”每个人的结局定了。你平时操练进入了，到神作工结束了，你就成为一个新人；平时你不进入，不往前走，你只处于征服，那到时候你就是保罗，怎么呀？“我活着就是基督”，完蛋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平时就没有把这个当作生命进

入，到时候神不作工了，神不与你同在的时候，你就显明了，你立马就反了，你什么事情也能干得出来。这个能听懂吧？（能。）

我给你说这个话的目的是什么？你不要再误解了神，“呀！神太可恨了，神就是让我效力呢，我效完力了，我能不能蒙拯救是附加。现在是卡住让我尽本分，能不能蒙拯救就不管我了，你看这公平不公平？”有没有怨言？（没有怨言。）我给你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我说这些话就是要刺激你，能不能蒙拯救是你自己的事，谁也没有办法。神打着你实行真理有意思吗？（神要人自发的爱。）在神作工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在神征服人的过程中，我提前就告诉你，什么是蒙拯救，让你搞清楚了，你自己走上蒙拯救的路了，自己救自己。我告诉你“抽烟有害健康”就行了，我还强制实行，你不要抽烟？你抽烟的时候，我把烟给你夺了，那你要恨死我！我告诉你“抽烟有害健康”，你要再抽烟，那你就该死了，你知道抽烟有害健康，你还要抽烟，你要自杀，那我也没办法呀！那我只是卡着你，你把这个工作作了就行了。我这样给你们一说，你应该意识到，“哦，神不是逼着我非得实行真理，神是逼着我非得效了这个力。可是我要是不实行真理，我就没命了，效完力我就没用了。”这就成了什么了？卸磨杀驴了。“卸了磨了你就可以杀我这个驴了！”你要不想让神杀你这个驴，那你就得赶紧怎么呢？（赶紧性情变化。）那你就赶紧性情变化。这就是什么呢？迫使你不要靠，不要依赖。我给你交通的这个，是让你主动地去进入，主动地去变化！就像小张说，“我不说了！”你不说了，你尽管效力吧。你白天跑，晚上跑，最后跑完以后，你不说了，神也不说了。咱不能不说了，你得自己主动地去扭转，你自己主动地发自内心地去做，这个叫什么？这叫爱！如果神逼着、卡着你做这个事，这不叫爱，这叫规条，这叫形式，这叫欺骗！神不逼你、不卡你，你主动去做，这才叫爱。你这个爱出来以后证明什么呀？你的良心发挥功用了。你有了良心了，这才是个人，你没有良心，你就不是个人。神说你没有良心，你连狼都不是。你就不是披着羊皮的狼了，你就成了什么了？你就纯粹成了魔鬼了。所以说，咱要想走上信神的道路，要想成为人，第一个必须得先认识到自己纯纯粹粹就是一个魔鬼，能明白

这个意思吗？接下来，每一个人都写一篇文章，《我就是魔鬼》，就是这个题目。也就是说，当你真正认识到自己是魔鬼的时候，这也是对你自己的一个认识，你真正认识到自己是魔鬼的时候，神在那边会说什么话呀？“这个人被我征服了”，神话把你征服了。为什么这么说？就像我今天上午说小林，人不值得信赖，你服不服？你要是承认“我就是不值得信赖，我就是魔鬼样！”这就说明你服在了神的话下，服在了神的权下。如果我说：“小林，你不值得人信赖。”“啥？我不值得你信赖？你不把我当家人？”你说这个人被征服了没有？（没有。）这就是没有被征服的表现。神说你是魔鬼，你能看到你真是个魔鬼，这就是被神话征服了，你今天能真实地认识到自己是个魔鬼，这就是说你已经是被征服的人了。如果你还认识不到自己是个魔鬼，你就是还没有被征服的人。你还认为自己是谁呢？你还认为自己是天使呢，就等待着当天使长了。

今天小林说：“你就不把我当家人，还说我不值得信赖，我干什么了，你就说我不值得信赖？”你什么也没有干，我什么也没有看见，我是根据什么看事呢？我是根据神话看事。因为神说人不值得信赖。就好像神说：“……当神击打牧人的时候，羊群分散了，那时你们就没有真实的带领人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当怎样走末了一段路》）我用不用去调查谁是真实的带领人？（不用。）我不去调查，我是根据神话看事，神说是那就是。（神说没有就是没有。）神说人不值得信赖，小林你看自己就是再好，或者你就是真实的再好，那我也说你是不值得信赖。我说了这话，你觉得“你太小看人了，你不把我当家人！”这是一句什么话？这句话狂妄不狂妄？（狂妄。）这就是一句狂妄的话。“被征服”和“狂妄”这两个意思是不是相反的？（是。）被征服了，跪下了，服了。狂妄是怎么了？不服、不满，这就是狂妄性情的一个代表。咱就根据每个人写的《我就是魔鬼》这个文章来确定你是不是被神话征服了。看了你写出的文章，就知道你是不是被神话征服了。然后再根据你的所作所为，看你脱去这个魔鬼样了没有，如果你的所作所为脱去魔鬼样了，就证明你被拯救了。如果你的所作所为还没有脱去魔鬼样，你只是承认你是魔鬼，那证明你仍然还是愿

意做魔鬼。就是神说过的话，假带领、敌基督常说我什么也明白，就是实行不出来，那就报废了。今天交通的这个听懂了吧？李放，听懂了吗？（李放：听懂了。）大概说说，主体有几个内容。（李放：说人不值得信赖。从神摆设的这些环境中，能够认识自己信神有什么掺杂，人都是打着正义的旗号，其实里边有掺杂。神摆设周围的人、事、物跟你对话的时候，看你能不能从神领受。再一个是什么是征服，什么是蒙拯救。）神话是让人和睦相处呢，撒但是让人你争我夺呢。这就是说为什么让你追求真理呢？追求真理活出来的是人样，不追求真理你活出来的就是鬼样。人和人无法相处，各说各有理，杜鑫说杜鑫有理，李刚说李刚有理，这就让你看见，不追求真理人和人没法相处。

238 神注重的是人的心

当一个人接受了神托付的时候，怎么判断人行为的好坏与人是否有顺服，怎么判断人是否满足神的心意与他的所作所为是否合格，神有一个标准，神注重的是人的心，而不是人外表的行为，不是人无论怎么做，只要做了，神就应该祝福，这是人对神的误解。神并不是只看事物的结果，而是看重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人的心是如何的，人的态度是如何的，看人的心里有没有顺服，有没有体贴，有没有满足神的意愿，有没有满足神的意愿。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　一》

从物质世界看灵界争战（一）

每日神话

撒但首次试探约伯（牲畜被掳，儿女遭灾）

1．神说的话

伯1:8　耶和华问撒但说：“你曾用心察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

伯1:12　耶和华对撒但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但从耶和华面前退去。

2．撒但的回答

伯1:9-11　撒但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

神允许撒但试探约伯是为了完全约伯的信

《约伯记》一章八节这段话是我们看到的记载在圣经中的第一次耶和华神与撒但的对话。神是怎么说的呢？原文这样记载：耶和华问撒但说："你曾用心察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是神在撒但面前对约伯的评价，神说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在神与撒但的此番对话以先，神就定意要利用撒但对约伯进行试探，就是将约伯交给撒但，这样一方面证实神对约伯的鉴察与评价是准确无误的，让撒但因着约伯的见证而蒙羞；另一方面可以完全约伯对神的信与敬畏。所以当撒但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便"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问撒但："你曾用心察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在神的问话中包含有这样的意思：神知道撒但到处游荡，常常窥视神的仆人约伯，也常常试探他、攻击他，它试图用一种方式摧垮约伯，证实约伯的信心与约伯对神的敬畏是站立不住的，它也肆意寻找机会残害约伯，使他弃掉神，从而从神手里夺走约伯，但神鉴察约伯的内心，看到他的完全正直，也看到约伯敬畏神远离恶事。神用问话的方式告诉撒但约伯是完全正直的人，是敬畏神、远离恶的人，他永远不可能弃掉神跟随撒但。听了神对约伯的评价，撒但越发恼羞成怒，它越发迫不及待地想夺走约伯，因为撒但从来就不相信人能做到"完全正直"，也不相信人能"敬畏神，远离恶事"，同时它也恨恶人的完全正直，恨恶能"敬畏神远离恶"的人，正如《约伯记》一章九到十一节撒但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神熟知撒但的恶毒本性，也深知撒但残害约伯的想法蓄谋已久，所以，在此神想借着再次告诉撒但约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来让撒但乖乖就范——露出它的本来面目——攻击、试探约伯。就是说，神有意识强调约伯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用这种方式达到让撒但因着恨恶、恼火约伯的"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而对约伯发起攻击，从而达到让约伯的"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羞辱

撒但，使撒但彻底蒙羞、失败，从此不再怀疑、控告约伯的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样，一场来自神的试炼与一场来自撒但的试探在所难免，而能担得起神的试炼、经得住撒但试探的人选唯有约伯。在此对话之后，撒但便获准去试探约伯，这是撒但发起的第一轮攻击。这次攻击的目标是约伯的家产，因着撒但如此控告约伯："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所以，神便准许撒但夺走约伯所有的，这就是神与撒但对话的用意所在，只是神对撒但有一个要求：《约伯记》一章十二节"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这是神允许撒但试探约伯把约伯交在撒但手里之后提出的条件，也就是神给撒但的底线，命令它不许加害约伯。因为神对约伯的完全正直是认可的，他相信约伯在他面前的正直、完全是经得住考验的、是不可置疑的，所以神许可撒但去试探约伯，但是神给了撒但一个范围：只许夺走约伯的任何财产，但不可伸手加害于他。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此时神不把约伯完全交给撒但，它怎么试探约伯、用什么方式都可以，但是不能伤害到约伯本人，就连一根头发都不可以，因为人的一切都是由神来掌管，人或死或活是由神来决定的，撒但没有这个资格。神对撒但说完这话，撒但就迫不及待地去了，它用各种手段去试探约伯，很快地约伯失去了满山的牛羊，失去了神赐给他的所有家产……神的试炼就这样临到了约伯。

虽然我们在圣经中得知约伯所经受的试探的由来，但作为"当事人"的约伯知不知道这些事呢？约伯只是凡人，对于在他背后发生的故事他当然不知道，只是他对神的敬畏、他的完全正直让他意识到这是神的试炼临到了他。他不知道灵界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在这次试炼背后神的心意是什么，但他知道无论临到什么事他都当持守住他的完全正直，持守住"敬畏神，远离恶事"的道。约伯对待这些事的态度与反应在神那儿看得清清楚楚，神看到的是什么？神看到的是约伯敬畏神的心，因为从开始一直到约伯接受试炼为止，他的心一直向神是敞开的，是摆在神面前的，他没有放弃他的完全、正直，也没有丢掉、背离"敬畏神，远离恶事"的道，这是神最欣慰的地方。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　二》）

从这几段神话里边是要咱看什么呢？咱前一段时间一直交通神怎么拣选人，是吧？（嗯。）神拣选人是要看人的什么呢？（态度。）看人的态度、观点。在神拣选人以前，神早已经对人有了解了，所以神是观察了约伯许久以后，试炼才临到了约伯。那神为什么要试炼约伯呢？神在这里边怎么说的？“神允许撒但试探约伯是为了完全约伯的信”，完全是什么意思？完成、成全。神是来成全约伯的这个信的，因为约伯是个完全人，神是来成全一下、完全一下约伯的信，他这个信就完整了。这就确定了，神是为了完全约伯的信的，神是借着撒但来作成约伯的。让你看这些，就是想让你了解一下什么呢？在人世间所发生的一切事，都受着灵界的支配，物质世界是受灵界的支配，每一件事情都是一样的，就是神说的：“神在人身上所作的每一步工作，在外表看到的好像是人在与人接触，好像是出于人的安排，或出于人的搅扰，但是背后每一步工作、每一件事都是撒但在神面前打的赌，都需要人为神站住见证。就像约伯受试炼的时候，背后是撒但与神在打赌，而临到约伯的是人的作为，是人的搅扰。在你们身上神所作的每一步工作，背后都是撒但与神在打赌，背后都有争战。”（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爱神才是真实的信神》）神与撒但打什么赌呢？神说这个人是信神的，撒但说这个人不是信神的，就是为了证实这个事，神与撒但打赌了。如果你像约伯一样站住见证了，这就是神看到了你的信，神没看错你这个人，借着撒但完全你的信了，完成了、成全了，这个人就是信神的，这就是被神拣选上了。如果你站不住这个试炼，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掉到试探里边了。你掉到试探里边就证实了一个什么问题？证实了撒但说的是对的，你这个人不是信神的，你是骗神的，这就把你显明了、淘汰了。其实也就是一个显明，试炼、试探就是显明，也是神的一个拣选。如果在神拯救人的过程中，你还在神拯救的这个时间段里边，那神所作的一切不管是试炼也好、试探也罢，你站住这个见证也好，站不住这个见证也罢，神对你都是拯救。你如果站住这个见证了，就说明你被成全了，以后神就把这个环

境挪去了。如果你站不住这个见证，神会继续给你摆设环境，让你去认识、让你去经历、让你去背叛，因为神现在作的是拯救的工作，就是为了让你站住这个见证。如果到神作工结束的时候，你还是站立不住，那就是说，你依然活在撒但的权下，神怎么呀？神也无能为力了。神说“但我只有‘权力’让人死去，却并无‘能力’让人活来”，神只有让人死的权力，没有让人活的法术。为什么呢？因为你就不走正道，你自始至终不走正道。神给你摆设环境，显明了你，告诉你该怎么走，如果你还不走正道，神没办法了。在神拯救人的过程中，神显明了你，试炼、试探是为了熬炼你，是为了作成你，在神作工结束完的时候，显明你是为了拣选你、淘汰你，神作的是成全与淘汰的工作。

你知道神是怎么作工的，神是怎么拣选人的，再看每天临到的人、事、物。每天临到的人、事、物，你要退到灵里边去看事。退到灵里边看事，就是要看人的心思意念，再看神的主宰与安排。现在咱看见陶虹和吴雯两个人有个共同之处，就是地位、权势占满了她们的整个心灵，她们的地位心相当严重，都有想掌管人、控制人的野心欲望。神为什么能把她们摆设到这儿呢？这就是根据每个人的需要。神作的工作是让人去认识自己，怎么认识呢？就是让人互相效力、互相照镜子、互相看。如果说让一个地位心特别强的人和一个懦夫在一起，你说他们会不会有认识？不会有认识。因为懦夫就甘愿当奴隶，而地位心强的人就不一样了，他认为神摆设的这个人是个懦夫正合他意，他们还可以和睦相处，是吧？（嗯。）那神所到之处都撒下了各种“灾种”，这个“灾种”是什么呢？教会就是战场，神就是有意让你们斗起来。斗起来以后神让咱认识什么呢？让咱认识撒但给咱带来的是什么，实际上就是让咱认识撒但。撒但就是让人你争我夺，让人去打斗。明白了神作工的原则以后，就可以看到陶虹和吴雯的相遇是来之不易的，这是千年等一回！这就是让你看见神的主宰了。

一开始吴雯在这儿没有靠山，是吧？所以就让她先入为主，让她在这儿先扎下“根基”。陶虹原来在那边尽本分呢，那边和这边比起

来相当于是乔家大院，她想在乔家大院作王掌权呢，她能不能掌了权？（掌不了。）她在那边掌不了权，来到吴雯这儿了，这里不是乔家大院了，这儿就是个三间房，陶虹想“在这三间房里我还不能作王掌权呀？”陶虹想不想作王掌权？（想。）“我不在这大院里边作王掌权了，我去三间房里边作王掌权去，我退居山林总行了吧！”可神作工是要怎么呢？神作工不可能让你满意，神专门要显明你，这可以说神就是要试炼你，也可以说这是撒但的试探。在神那边看，她们两个人虽然说性情都狂妄，虽然说都有败坏，但是她们的眼睛、鼻子、耳朵都还在发挥着各自的功用。神怎么说的？这个人还是拯救的对象。撒但听了神说的话服不服气？（不服气。）撒但会说：“什么？她们还是拯救的对象？她们的心早已经被地位、权利占满了，早已经是瞎眼、无知的人了。你不要看她们是信你的、跟随你的，其实她们是在欺骗你，她们是在搞着个人的经营，她们是想借着你的经营搞她自己的经营。”神说：“不可能吧，她们能够放下前途命运，能够放下钱财，放下家庭，放下肉体不去追求，来这儿尽本分。而且在这儿尽本分还不挣钱，难道她们就是为了个地位、权势就能放下这一切？不可能吧！”撒但说啥？“可能，绝对是这样的！”神说：“那你去试试她们吧，你可以任意摆布，只要不伤害她们的性命就行。”所以，神就把这个摆布她们的权力交给了谁了？交给撒但了，神就在这儿看。神说：“没有神的许可，地上的一滴水、一粒沙它都不能轻易触碰；没有神的许可，连地上的蚂蚁它都不能随意乱动，更何况是神所造的人类呢？”（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独一无二的神自己 一》）没有神的允许，撒但连地上的蚂蚁都动不了。就是说，这个环境是撒但的摆布，但有神的允许。

怎么摆布呢？先让吴雯在这里打下一片天，立稳脚跟，紧接着陶虹就过来了，陶虹是后来者。只有两个争夺地位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她们才能感觉到自己受到了辖制，才能感觉到对方是想掌管人、控制人的，奴隶他是感觉不到的，所以只有她们两个人能感觉到对方的地位心和控制人的欲望特别强。陶虹感觉到吴雯想控制人，吴雯感觉到陶虹想控制人。陶虹刚刚经历了那些揭露解剖之后，她也不敢有

什么想法，不敢有什么野心，她只能是怎么呢？只能是控制、逃避。但是再逃避、再控制也逃避、控制不了她的野心和欲望，因为她里边有自己经营的小天地。从这儿也能看到，这个环境是神对她们的一个试炼，也是撒但的一个试探，还看到一个什么呢？看到了千年等一回的一个根据。神摆设这个功课，让人看到陶虹和吴雯太有缘分了！这个缘分在哪儿呢？这个缘分是她们两个人不能分离。吴雯在这儿负责这个工作，正好陶虹就是会干这个活儿，其它的活儿她也干不了，那陶虹来这儿是不是最佳人选呢？（嗯。）最佳搭档。也可以说，她俩是最佳搭档。神让吴雯在这边找其他人也找不上，不管陶虹是来帮忙也好，当正式工也罢，这就是千年等一回。就是在你出生的时候、在你学这一门技术的时候，神已经注定了你将要经历什么，神都安排好了，这就是让你认识神的主宰与安排。神安排好的这一切都是为这一天而预备的，神就知道撒但要干什么，神就知道撒但要试探什么，所以神对撒但说“去吧”，所以这个环境就来了。那你们两个人就到一起切磋切磋，看看谁是天下第一剑呢！刚开始的时候，是不是都挺热心，都挺好的？你忍我让的，时间一长了以后就不行了。人常说一个桌子坐不下俩先生，坐不下俩先生的时候，互相在心里对对方都有了成见、隔阂以后，这个矛头就产生了。当这个矛头产生的时候，还有想退缩的，在吴雯这儿是“拉倒吧，人家‘后台’大，不要让人家给我穿小鞋”。陶虹在这边是，“我刚打过败仗，拉倒吧”。她们把这些心思都压制在各自的心里了。刚开始她们和平相处的时候，神不摆设环境，当她们之间矛盾上升的时候，她们还想压制、克制、退缩，神让不让她们压制呢？神是走出“厨房”，让她们的心更加刚硬，“来吧，你们打吧、斗吧”，神就开始作事了。神开始怎么作事呢？首先就是让咱这个工作不好做，本来这两项工作可以同时进行，现在其中一项不好做，为什么不好做呢？因为神要在这边作工了，撒但要试探了，所以这个工作就作不成，这样才能有后面的事。如果这个工作作成了，而且还作好了，你俩的这个矛盾就上升不了了，咱就得改作其它的工作。左思右想改什么呢？撒但就给了陶虹一个意念，“一个桌子上坐不下俩先生，我和吴雯正好相处不来，我以前做过另一项工作，我独立一行，我不和吴雯坐一起了，咱坐两个桌子，各坐各的，这总行了吧？我不和你争了，我在这三间房子里不能作王掌权，我在这一间房子里总行吧？”左思右想，“哎呀！就是，我做另一项工作合算！”这些意念不是

计划好的，不是有意的，它是在下意识、潜意识里的，所以在潜意识的推动之下，她就在策划着怎么作另一项工作。她在有意策划的时候，她是不是就把作这项工作的所有优越性都说出来了？就好比找对象了，媒人想把这个女人介绍给你的时候，就会把这个女人身上所有的优点全部给你说出来。所以陶虹就把这个优越性都说出来了，而且她又具备这个经验，她把这些说出来，让你放心大胆地用她作这项工作。这个时候，她在想“从此以后我有了一个独立生活的空间了，我不需要再和你吴雯争夺权利、打斗去了，我可以释放自由了”。在她觉得能释放自由的时候，这就是神把这个火拨旺了、烧大了。烧大以后，神要让这个火苗烧得更旺，正好那边的家也收拾开了，与此同时神要再加把火，“来，让吴雯手机上的行程码变成红码”。从外表看这一切都是正常的，一切都是自然流露。吴雯觉得借着一个红码就把她显明了。陶虹觉得吴雯手机上显示的是红码，她就应该和吴雯远离，正好安排陶虹就去新家住了。

去新家住了以后，陶虹心里豁然开朗，怎么开朗了呢？“如果要是在吴雯那边作工作，虽然是另一项工作，但和吴雯还是邻居，还得和吴雯搭伴生活，还是一个屋檐底下，这还得打架，还得争这个权势”，陶虹心里还不舒畅。当她在新家住了三天以后，感觉在新家当个小诸侯还是挺好的。在朝廷里边，大臣和皇上不合的时候，他心里边顶多是个埋怨，他不敢背叛皇上吧？（嗯。）如果让他去了边疆，让他带了兵，会怎么样？那就不是有埋怨的心了，那就有什么心了？（野心。）什么野心？（造反的野心。）那就造反呀！他在朝廷里边和皇上是不合，“凭什么你当皇帝，凭什么我不能当皇帝，凭什么我就得活在你的权下呢？”他只是在心里埋怨，凭什么凭什么，不愿意活在皇帝的权下，可是他没有资本、没有资格造反，只能是委曲求全。等到了边疆有了自己的军权的时候，他就可以造反了。他即便是不造反，最起码也可以怎么呢？天高皇帝远，他可以搞个小诸侯，那他就有了什么了？他就有了权了。离朝廷远了以后，手里还有军队，这就有小诸侯出现了。为什么会出现小诸侯？（皇帝管不着了。）皇帝管不着了，他就自由释放了。“我在这儿当个小诸侯，我就是王，我就

是‘皇上’。我要是到了皇宫里，我就是一个哈巴狗。”咱看过电视剧里的和珅，是吧？（嗯。）和珅到了皇上面前，他为了讨皇上喜欢，还得学狗叫、学狗爬，做狗呢。等回了他家里，在他自己的府上呢？好家伙，下边有七八个人伺候，他成了“皇帝”了。你说他愿意去皇上跟前吗？他愿意去皇宫吗？（不愿意。）他不愿意去皇宫，打死他也不愿意去皇宫，去皇宫那是没有办法，他只愿意远远的在外边当个小诸侯。陶虹去了那个家以后，心里怎么想？“我是不是可以做小诸侯了？如果在这个家搞个工作的话，我就和吴雯隔得远远的了。”当陶虹有了这个心思、欲望的时候，你再想让她回来，她回来不回来？（不回来。）也就是说，这个环境是神给陶虹摆设的。吴雯的行程码是红码，正常情况下红码也得一段时间呢，可吴雯的红码当天就成了黄码了，黄码还没有过了三天，就又成了绿码了。要是一直是红码，不回去是理所当然的，可现在变成了绿码了，陶虹愿不愿意回去？不愿意回去。可是这边的工作已经说好了要作，所以田宇那天就去那边找陶虹说这个事去了，让陶虹回去了，这个时候事也就成了。

神作工就是借着这些环境，让你的这种野心、欲望先爆发起来，你有了什么想法以后，接下来神再摆设环境。当她看着她在新家可以当小诸侯的时候，这边的工作已经准备了十几天二十天了，我在那边给他们下任务了，我让他们分开负责，我说：“陆山顾不上管这边，陆山不管这边了，田宇和微微负责管理这边，你们赶紧把这个工作配合起来。”他们俩就得安排相关事项了。我从外边回来以后，陶虹就开始给我说配合这个工作的缺点弊端。我说：“这些你怎么不早说，今天了才给我说这个话？”陶虹的理由充足，“我得把这个好处、坏处都给你说清楚，不然到时候出了问题怪谁呀？”可是我不理解的是刚开始的时候，陶虹怎么没有跟我说这些呀。当时我想不通，今天我突然间才明朗了，我才知道陶虹为什么和我说这个话了。这就好比两个人搞对象了，刚开始一个男人想娶这个女人当媳妇的时候，就说这个女人多么多么好，后来他不想娶这个女人当媳妇了，又说她是猪八戒它二姨。这就是说，你的言行举止流露出来的有你的存心、有你的掺杂。就是说你不是纯粹的，有你的掺杂在里边。你的掺杂是什么呢？

这个时候你已经不想作这个工作了。你虽然嘴上没有明说，但从你说话、流露体现出来了，你的话让我听了以后，在我这儿达到的果效就是这个工作不能做了，不能干了。当我说这个工作不做了的时候，对陶虹来说是不是正合她意呢？（嗯。）“我可没说不做啊，说做的也是你，说不做的也是你，我仅仅是给你提了一个‘建议’，你听了我的‘建议’，你说你要做呢，今天我又给你提了一个‘建议’，你又说不做了。好了，这个工作做与不做都是你说的，和我无关，我所说的一切都是‘好意’。”这样来说，她没有罪吧？（嗯。）在神那边她敢不敢说“我经得住神鉴察”？（敢。）她敢说这个话，“我经得住神鉴察，我是诚心的，我的存心都是好的”，你跟她讲理你能讲过她吗？（讲不过。）咱不是和她讲这个理，就是说，你从这个里边能看到，人里边的这个心思意念都在发生着变化。是什么支配她的心思意念发生变化的呢？她不是为着神的经营计划，不是为着神家利益，不是在尊神为大，她是为着自己的肉体，考虑着自己的地位、权势是不是得以施展，自己心里是不是舒畅，她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有的这些行为。

刚开始说让陶虹配合，陶虹心里想了：“你说让我配合，这个工作的名应该是挂在我的头上，现在怎么还得挂在吴雯的头上，你说憋屈不憋屈？我和她就是水火不容！”就像周瑜说的话，“既生瑜，何生亮”，既然有我周瑜在世，为什么老天还要一个诸葛亮出现？你既然要用我，为什么还要把名挂在吴雯头上呢？把名挂在吴雯头上了，还要让我作工作，“催催催，催死了催！”这个话就来了。这下所有的谜团就都解开了。“你非得让我活在吴雯的权下不行，让我给她打工，我在这儿出力流汗，最后她领奖赏，我还是给她干呢！”陶虹心里边难受。这些话她能说吗？（不能说。）不能说，她只能用一种言行举止表达出来。她嘴上不能说，可是在心里边是愤怒的。所以说，这个怨气、怒气都憋在一起了，她把这个气给谁发呢？只能是谁给她交通，她给谁发，微微给她交通了，是吧？（嗯。）微微给她交通，她给微微发火了。本来在吴雯的名下，陶虹心里边就有一种怨气、有一种不乐意，第二天田宇过来对她说：“你不要在这边住了，你赶紧到吴雯那边去吧。”陶虹去不去？（不去。）不去。田宇说这话，陶虹愿不愿意

听？（不愿意听。）不愿意听。陶虹想的是什么？“你们就是逼着、卡着让我活在吴雯的权下，哎呀！你们这是逼我死呢呀！你们让我作的工作扣上她的名，活在她的权下，现在还得让我的人也活在她的权下，我就不能不活在她的权下？”这些话她能说吗？她不能说，她只能说什么？“你们去收拾吧，你们把什么都弄好了我就过去了。”田宇一听这话，心里是什么味道？“这是让你做主人呢，是让你去办理这些事情呢，我田宇仅仅是个管理的，我是来帮忙的，你怎么能说让我给你弄好以后你再过来呢？”田宇从她说的这话当中是不是感觉到陶虹就不愿意做呢？她不愿意做。田宇和她说了几句话，她不愿意搭理田宇，田宇觉得失去了尊严，就返回来了。

再借着我那天晚上说，“不行了就不做了，拉倒吧”，达到她要的结果了，她心里边有点暗喜，不能说全喜，只能说是一种暗喜。那天田宇看见陶虹也不愿意做，再加上晚上我和田宇说：“不行，不做了！”后来就决定不做了。但我们说的这些SJ不知道，微微、田宇过来说不开的时候，SJ发信息说开，“这个说做，那个说不做”，这也成了陶虹的一个说辞了，所以她就可以发飙了。“是你们一阵说做一阵说不做，可不是我一阵说做一阵说不做”，这个飙一旦发出去，人都看见了，还能收回来吗？收不回来了。“收不回来了，我能说什么？我能告诉弟兄，我在这儿没有地位权势？吴雯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这个时候，陶虹还不愿意伤害到吴雯，还不愿意因着这个，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搞僵。为了处理好人际关系，陶虹不能说吴雯，她心里边难受，难受也不能说，只能是什么？只能是找个借口，找个发泄口，这个时候陶虹把我当成了什么？把我当成了炮筒，陶虹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在我的身上了。她说她生气是因着我说她神经兮兮了，一个神经兮兮就能激起她各样的怒火？不可能。借着这个她把这些话题都给你推开了，她把这个重担推在了家人身上，你说作为家人该不该担当？（该。）人有一种什么想法呀？“我在外边受了苦了、受了委屈了，回到家里，家人就得怎么呢？家人就得安慰我一把，或者让我在你身上发泄发泄，释放释放这种火气、怒气，平和一下我心里边的这种怨恨。你当丈夫的就应该担当，就应该给我支起这片天，就要给我个肩

膀靠。”所以说，她就把责任推到了我的头上了，我成了炮灰。这就是陶虹的思维里边发生的一个事。也就是说，每件事情临到都是撒但与神在打赌，这个结果是不是就出来了？什么结果呀？（工作作不成了。）你看到的是工作作不成了，神在那边看的不是这个，撒但在那边看的也不是这个。神看的是什么呢？神看的是人的态度、人的观点、人的心思、人的思想。

物质世界受灵界支配，撒但在神面前控告什么？撒但说：“她是信你的？她是跟你的？她是为了自己的肉体能得逞，她是为着自己的地位、名誉，她是在借着你的经营搞她个人的经营。”神说：“不可能吧，地震、瘟疫、饥荒那么大，我交通了那么多篇做带领工人该走的路，她还不儆醒？她还能够追求地位、权势？不行的话，你给她摆个环境试试她，你看她追求什么！”所以这一系列环境也就临到了。在神那边看，神怕不怕你跌倒呀？不怕。所以，神对撒但说：“那你就大胆地去试探她吧！”神的智慧建立在撒但的诡计之上，借着撒但的一个试探，成全了神的一步工作。成全什么工作了呢？如果你站立住了，这叫见证，也就是说成全了你的信了。如果你站立不住，这就把你给显明了。这个显明是叫什么呢？引狼出洞、引虎下山，是吧？让你看见，你与神之间是什么关系，看见你性情的邪恶，看见你在神的经营计划中，你并不是向着神，并不是为着神，并不是考虑神家利益，并不是称神为大！在这几天演变的过程中，你看到了什么？你的心目中还是唯我主义，以自己的地位、名誉为大，时时刻刻考虑的还是你的地位、名誉，你没有称神为大，没有维护神家利益，没有一个正常人性的活出，为了一时的小利，为了一个肉体的地位、名誉，你就能弃神而去，弃正义而去，你就敢把本分扔下，神的名你不顾了。借着显明让咱看见什么了？原来咱信神只是个嘴皮，是欺骗神的，咱对神根本就没有信，尽本分根本没有“忠心”二字。神说：“你应知道，我打败撒但的见证在于人的忠心与顺服，我将人彻底征服的见证也在于人的忠心与顺服。”（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论到“信”，你怎么认识》）咱对神的顺服在哪儿？咱对神没有顺服、没有忠心！这就显明了咱与神之间的关系是赤裸裸的利益关系，这个利益关系还不是为了你的归

宿，这个利益完全是为了满足你的私人欲望。这个结果出来了，撒但在那边高兴不高兴？撒但嗤笑了："怎么样，你看她还是我的孝子贤孙吧？"神在那边看："虽然说她没有站住见证，但是我借着撒但的试探把她显明了，让她看见了她是什么东西了，让她看见她对我就是一种欺骗。"让她看见自己是什么东西以后，神要的是什么呢？神要的是她的悔改。人只有认识了自己，才有可能悔改，看见了自己所做的，看到自己与神之间的关系，才可以去变化，如果看不见这些，就不存在有变化。所以，在神那边没有输，都是赢。在撒但看来，它这次赢了，它以为这些人都活在了它的权下。可是神怎么看呀？那是神借着撒但效的力，"你不要看着你赢了，那是因为我要抓捕她的罪状，我要审判她，我要刑罚她。"现在审判刑罚正式开始了，是吧？（嗯。）审判刑罚是要抓捕她的罪状，不然的话她不会承认的。

神当时审判了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把耶稣钉在了十字架上，神说中国人也是罪人，中国人承认吗？中国人说："我没有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呀，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是法利赛人呀，和我无关呀，我可绝对不会当法利赛人的！"你说今天谁承认他是法利赛人呢？谁都不承认。所以神来到中国还得作一步工作，就是什么呢？就是来显明，必须得抓捕你的罪状，抓住你的罪状了，有了证据了，你不得不服在神的权下，不然的话你根本不承认你有败坏、你是罪魁，你根本不承认你会把神钉在十字架上。借着这个事来证实，让你看见，你就是罪魁。所以说，在神这儿步步得胜，撒但在那边看见是它得胜了，实际上它是为神效了一步力。如果陶虹是个追求真理的人，她还有一点良心的话，她就不敢了。因为她看见了自己的丑陋不堪，看到了她在神家尽本分还能搞个人经营，这就是敌基督，这就是与神为敌，这就是搞拆毁！她仅仅是为了自己一时的名利、地位，就能置神家利益于不顾，最后给神家带来了祸患。她给神家带来了什么祸患？搞了二十天什么都没有做成，还给弟兄姊妹带来了一种搅扰、困惑，还亏损了神家那么多祭物，还羞辱了神的名，给神家带来了一系列的打岔、祸患、麻烦，自己能感到内疚、痛苦。因着这个内疚、痛苦唤醒了人的心、唤醒了人的灵，从而有一颗回转的心。唤醒她的心、唤

醒她的灵以后，这个人的良心是不是就开始发挥功用了？那就可以说，这是她走上人生正道的一个开端。如果陶虹完全就是一个魔鬼，就是个活死人，她就看不到、感觉不到，她就没有知觉，你就是点到她的鼻子尖给她指出来还不行，她明白了还不行，那这个显明就成了淘汰。那就一脚把她踢出去了，她就不属于神家人了。不管她是什么表现，不管她是什么结局，对神这步工作都是有益的，都是成就。因为神作的就是成全与淘汰的工作，要么成全、要么淘汰，没有什么拦阻，从这儿看到神作工的奇妙了吧？（嗯。）我刻画的这个画面能看清楚了吧？（嗯。）我和你说的是人潜意识里边的——心思意念，你心中的秘密你自己都不知道，你依然拽着你父亲的衣衫死死不放，到这个时候了你还不追求走正道。什么是正道？就是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

咱看一下撒但试探约伯的时候，约伯是什么表现呢？“神允许撒但试探约伯是为了完全约伯的信”，刚才咱交通完全了吧？（嗯。）神是为了成全约伯的信，才允许撒但试探约伯的。每一次的试炼背后都是撒但与神在打赌，那今天临到这个环境也是一样的。这是不是要完全陶虹的信呢？这是来完全她的信的。这是神允许撒但试探约伯的一个试炼，也就是说，神摆设这个环境，摆设周围的人、事、物，这一切都是为陶虹服务的。正好就在这个时间段，新家收拾开了，吴雯手机上也出现红码了，从这一系列的事情当中你看到了什么？这就让你看到神的手了。信神得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在相信神是万物的主宰的基础上来经历神的说话，经历神的作工。这是不是神主宰万有呢？每个人说话、做事都在神的主宰之中。“《约伯记》一章八节这段话是我们看到的记载在圣经中的第一次耶和华神与撒但的对话。神是怎么说的呢？原文这样记载：耶和华问撒但说：‘你曾用心察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咱今天信神了，所有信神的人都要经历撒但的试探，也就是要经历神的试炼，也就是说撒但在看着咱，神也在看着咱呢。耶和华说什么了？“你曾用心察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就是说，你曾用心察看跟随我的这些人没有？你曾用心察看过国度建造的这些人没有？神不只是试炼约

伯，就是所有的这些人神都要试炼。神那个时候只是拣选约伯，现在是拣选什么呢？现在是拣选众子民的。神作工、拯救人的方式是不变的，借着检验约伯、试炼约伯来看神是怎么试炼咱的，把这些话变一下那就是：你曾用心察看国度建造的这些人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地上的人也就是这些人能建造国度，他们宁愿为神效力也不离去。“这是神在撒但面前对约伯的评价，神说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咱今天是跟随神的众子民，还谈不到敬畏神、远离恶，只能说这些人追求敬畏神、远离恶，他们追求把神话当神待，追求活出神话。“这是神在撒但面前对约伯的评价”，神在那边说：“你看国度建造的这些人，他们是在干什么？他们没有地位，没有权势，祭司弟兄在讲道里说不称许，但是这些人还在持守着神的话，这些人是敬畏神远离恶的人。”

“在神与撒但的此番对话以先，神就定意要利用撒但对约伯进行试探，就是将约伯交给撒但，这样一方面证实神对约伯的鉴察与评价是准确无误的，让撒但因着约伯的见证而蒙羞”，神为什么要和撒但说这些话？神是要干什么呢？神是要羞辱撒但。“在神与撒但的此番对话以先，神就定意要利用撒但对约伯进行试探”，神是为了利用撒但才与撒但对话的，才让撒但去试探约伯的，是吧？（嗯。）也就是说，在人的思想观念里边认为，咱建造国度了，既然是配合神的工作，神就应该祝福，就应该一帆风顺。可是神作的工作是不是这样的呢？不是这样的。那是人的观念想象。神今天经营的是“人”，而不是经营“物”。人是看事情的一个结果，而神是要看这个事态发展的过程中，人流露出来的这个态度、观点、存心，神是看你的这个变化。“在神与撒但的此番对话以先，神就定意要利用撒但对约伯进行试探”，也就是说，今天神给她们摆设的环境，是神早就定意要给她们摆设这个环境。刚才说什么了？吴雯和陶虹她们俩之所以能够都学了这个技术，都能在这个地方相遇，这就是千里来相会，这就是神早已定意好的。神定义要把这两个特别喜欢作王掌权的人，特别喜欢追求地位的人安排在一起，让她们互相效力，也就是让她们互相作为撒但的试探，这就是把她们交给了撒但。“这样一方面证实神对约伯的鉴察与评

价是准确无误的”，根据神说的这个话来看，神早已预备好这两个人，摆设这些环境让她们相遇，是因为神对吴雯、陶虹她们的评价绝对是准确无误的。

“让撒但因着约伯的见证而蒙羞”，咱在这件事上没有站住见证，这就成了撒但的试探了，这就不是让撒但蒙羞了，只能让她自己认识自己，引狼出洞、引虎下山。我刚才把这个灵界的实情，人的思维里边、心思意念里边的东西解剖出来的时候，两个人是不是都蒙羞了？（嗯。）审判刑罚一揭露，两个人都蒙羞了，让她们蒙羞的目的是什么？一方面是让她去认识、恨恶、变化；另一方面也就是完全人的信。这就是说，神是为了完全陶虹和吴雯的一个信，因为神看到她们的信不是真实的。“所以当撒但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便‘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问撒但：‘你曾用心察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在灵界神“开门见山”地向撒但提出了问话，咱在这儿看到的是神给陶虹和吴雯“开门见山”直接摆设了一个环境，很简单，是吧？陶虹过来没有多长时间吧？这个没有多长时间证明了什么？是不是开门见山？神给你摆设这个环境就是要显明你。“在神的问话中包含有这样的意思：神知道撒但到处游荡，常常窥视神的仆人约伯，也常常试探他、攻击他，它试图用一种方式摧垮约伯，证实约伯的信心与约伯对神的敬畏是站立不住的，它也肆意寻找机会残害约伯，使他弃掉神，从而从神手里夺走约伯，但神鉴察约伯的内心，看到他的完全正直，也看到约伯敬畏神远离恶事。”刚才咱交通了，神给咱摆设这个环境是让咱从灵里看事，神给咱摆设的这一系列环境，和约伯相比，约伯是站住了见证，咱没有站住见证，咱在这儿是掉进试探里边了。

从物质世界看灵界争战（二）

“神用问话的方式告诉撒但约伯是完全正直的人，是敬畏神、远离恶的人，他永远不可能弃掉神跟随撒但。”当时临到约伯的是一种问话，咱今天临到的是什么？神是用周围的人、事、物与你说话，神摆设这个环境就是要看你是不是敬畏神、远离恶的人。但咱每一次临到环境时说的话、流露的态度，所表现出来的是什么？表现出来的就是已经离弃神、弃掉神跟随了撒但，咱和约伯正好相反。这个能不能理解了呢？（夏彤：站住见证了就是试炼，站不住见证就是试探。约伯是站住见证了。）站住见证这是作为一个人该走什么样的路，现在她们所走的是什么路？现在她们所走的就是弃绝神的一条路，这就是人的跌倒、失败，这是人该背叛的，这就分成了两条路。神把约伯走的路告诉咱了，然后刚才我把人内心的世界给你刻画出来了，把败坏性情给解剖出来了，也就是咱现在所走的路你也看见了。应该走什么路，应该弃绝什么，这就是两条路，一个是该背叛的路，一个是该实行的路，不是说无路可走。当时是神与撒但的一种对话，物质世界受灵界支配，转换过来以后，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人与周围人、事、物的一种对话。（夏彤：就是能看到撒但要做什么，神的心意又是什么，能认识到这个。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是约伯呀。）不是约伯，但是约伯所走的路，正是每一个人该走的路。你不去走这个路，你也得走这个路。现在是要把神与撒但的这个对话转换为一个什么呢？转换为咱对待神摆设这个环境的一种态度、表现，这个不好转换。（夏彤：那这个人他得走这个路才好转换。）如果说你走的是约伯走的这个路，你就能对号。如果你走的不是约伯走的路，你走的路是和约伯相反的路，那就正好用与约伯相反的一个态度、表现去对号。

“听了神对约伯的评价，撒但越发恼羞成怒”，咱看见国度建造的这些人都是什么呢？这些人撇下家庭、撇下工作出来尽本分了，在神那里对咱的评价是不是相当于这些人是‘完全正直’的人？是‘敬畏神、远离恶’的人呀？（嗯。）咱自己认为神对咱是这种评价。“撒但越发恼羞成怒”，你能够放下家庭，一个人出来在外边尽本分不回去，

你越这么做，撒但是不是恼羞成怒？（嗯。）“它越发迫不及待地想夺走约伯”，转换到咱身上，就是撒但想把你夺回来。“因为撒但从来就不相信人能做到‘完全正直’”，从外表来看，你看陶虹早就出来尽本分了，是吧？人家带上孩子出来也要尽本分呢。你看吴雯把家庭放下，也出来尽本分了。撒但不相信，它恼羞成怒，它要把陶虹夺回来，它要把吴雯夺回来，撒但不相信她们“撇下家庭出来尽本分”是真心的，所以神必须摆设环境来显明。“也不相信人能‘敬畏神，远离恶事’，同时它也恨恶人的完全正直，恨恶能‘敬畏神远离恶’的人，正如《约伯记》一章九到十一节撒但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咱今天能看见什么？撒但在那边说什么呀？“吴雯和陶虹她们敬畏神，她们撇下家庭出来尽本分岂是无故的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围护她和她的家。你让吴雯在这儿尽本分呢，你给她身边安排几个人，让她当个负责人，她有地位、有权势，你满足了她的欲望了，她可不就愿意出来尽本分？你让陶虹出来尽本分了，她岂是无故的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围护她和她的家，你让她带上孩子过来，这个见了也维护，那个见了也阿谀奉承，那个把她称为老大，谁过来都尊重她，她可不就乐意了？她岂是无故的？她平白无故就来给你尽本分了？陶虹和吴雯有什么区别？她们都是为了地位、权势，都是为了在这儿能够获得一点地位、权势。”神交通过，人都想作王掌权，在人群中作不了王，他就是养一群狗，他也要在狗群中当个‘狗王’呢！何况陶虹在这儿还有一群人维护，吴雯在这儿还有一群人维护，“你如果不是维护她们，你试试剥夺了她们的这些地位、权势，你看她们还尽本分吗？”这是不是就是撒但说的话呢？（是。）结果环境临到了，怎么样？让吴雯手机上的行程码变成了红码，让人都远离她，剥夺了她的地位、权势了，吴雯就要回家了！给陶虹的地位、权势也剥夺了，她怎么呀？她也要回家！她们没有地位、权势能行吗？

“正如《约伯记》一章九到十一节撒但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撒但说的这个话正是什么呢？撒但说的话正是你的那

些生存法则。撒但说：“吴雯之所以能在这儿尽本分，是因为她能在这儿作王掌权，她的孩子还能在她身边，她的家里还能得平安，你试着让她家里不平安，你试着让她的孩子不要在她身边，你试着让这儿的人都不听她的，你看她还在这儿尽本分吗？”这些环境不用全临到，就让吴雯临到其中任意一个环境，你说吴雯烦躁不烦躁？（烦躁。）她就开始烦躁了，她就想弃绝，是吧？（嗯。）这还用不用试验呀？（不用。）不用试验了，这就让撒但说准了。“陶虹呢？你说陶虹尽本分忠心吗？你试着给她摆设一个不合她观念的环境，你试着在这儿给她安排一个吴雯，你看她心里服不服？她还对你忠心、顺服？可能吗？你给她再安排一个好的地方，你看她还回不回来！”陶虹去那边住了几天，叫她过来，她过不过来？她不过来了。“你给她一个本分，你让她配合，你还是让她活在吴雯的权下，你看她愿不愿意！”实际的环境临到之后，“催催催，催死呢催”，陶虹就能说出这话。“你不给她这个地位、权势的时候，她就不能服下来，她就不行了，这就是说她敬畏神、远离恶是有条件的。她的地位得着享受的时候，她才能尽一点本分，她尽本分不是无条件的。她对你不是敬畏，不是爱，是一种利用，是一种欺骗，神你还在那儿傻高兴呢！”这是不是一个控告？（嗯。）这就是说：“陶虹、吴雯敬畏神岂是无故的？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她和她的家，保护她的肉体，保护她的地位、权势，并她一切所有的吗？”一切所有的！你说伤害到哪个能行？吴雯，你说伤害到小嘉行不行？（吴雯：不行！）伤害到你的地位也不行，伤害到你的什么都不行。“并他一切所有的吗？”约伯呢？人家是被剥夺了一切所有的都行。你呢？不要说伤害到一切所有的了，就是伤害到一点都不行。还有陶虹，人家微微和你说话了，你连正常人性都没有了，为什么？因为她伤害到你了。微微和你说句话，人家惹着你了？有没有惹你呢？没有惹你。那你为什么能和人家发火呢？因为你得不着地位、权势的时候就不行了。看着你是和人发火呢，实际上你是和谁发火呢？你是和本分发火呢，你是撂挑子呢。你是不维护神家利益，不维护神的名，你是与神作对呢，就是说，你不能称神为大，不能尊神为大，不能荣耀神的名，不能维护神家利益，这是不是就不能敬畏神了？（嗯。）所以撒但说：“她敬畏神是有缘故的。”

“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如果吴雯在这儿做什么事情，神都祝福她，如果周围人都听吴雯的话啊，把小嘉也安排好，这个时候吴雯心里还烦躁不烦躁？（不烦躁了。）她绝对不烦躁了！你要是让陶虹在那边作王，陶虹也不会烦躁，她也不会和微微那样去说话了，也不会和SJ那样去说话了。“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这就是撒但所控告的。为什么说她们是掉进撒但的试探里边了呢？这就是让撒但给说中了。撒但说：“吴雯她忠心耿耿、心甘情愿尽本分？你且把她的地位一剥夺，你给她摆设一个陶虹，让陶虹把吴雯在厨房里的权利剥夺了，你看她烦躁不烦躁！”就一个厨房里的权利剥夺了吴雯就已经烦躁开了。陶虹呢？“你把这个工作安在吴雯的名下，你看陶虹烦躁不烦躁！”“催催催，催死呢催”，陶虹立马就把本分撂下了，就把这个忠心也撂下了，还能说成把她催死了。“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现在还没有毁她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这是不是当面弃掉了？（嗯。）也就是说，撒但就小看你了。撒但说什么了呀？当别人不给她们留情面的时候，她们就没有一丝的隐藏了。人常说什么话呢？你做什么事给人留点面子，是吧？你们说陶虹给吴雯留不留面子？在吴雯那里，争夺地位的人除非把她举得高高的，否则在吴雯那里是感觉不到的。我感觉陶虹给吴雯的面子已经给得足足的了！为什么这么说呢？陶虹的这个火本来应该跟吴雯发，但她不跟吴雯发，她是跟我发火去了，这是不是给吴雯留面子了？（是。）“我惹不起你我还躲不起你？我躲到我那小家里边配合去，这总行了吧！我惹不起你，我躲得远远的，我给你足够的面子了吧！”人和人相处都是看透不说透，还怎么呢？还给你点面子。人和人之间她能给点面子，她给不给神面子？（不给。）她是当面弃绝，绝对不给神面子。今天我跟陶虹说，“这是给你的一个托付，这是给你的一个本分。”你说陶虹知不知道这是她的本分？知道吧？（嗯。）田宇和她说几句话，她不搭理，这是不是已经弃绝了？（嗯。）微微和她说了几句话，她竟然直接能说出来“催催催，催死呢催”，这不是当面弃绝，而是当面把人骂出去了，这就是咱与神之间的关系。吴雯呢？吴雯当面弃绝了没有？今天早晨吴雯就表演了一个当面弃绝，而且是立马当面弃绝！周蕊点了吴雯一下，吴雯立马当面弃绝，立马把神拒之门外，这就让撒但给说准了，她们不能受到一点伤害！“他必当面弃掉你。”这么一对比以后，你想一下，你和彼得、你和约伯差了多少？

差了十万八千里呀！人家彼得是说，神把他当玩物耍，何不乐意呢？而你是只要触碰到你一点点利益，你就当面弃绝，还谩骂，所以神恨恶。让你看见，你恨恶不恨恶呢？

“神熟知撒但的恶毒本性，也深知撒但残害约伯的想法蓄谋已久，所以，在此神想借着再次告诉撒但约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来让撒但乖乖就范——露出它的本来面目——攻击、试探约伯。”神就是要借着约伯来显明撒但，把撒但蓄谋已久的想法，撒但想攻击约伯的这些东西暴露出来，让它乖乖就范。同时也借着撒但的恶毒本性把约伯见证出来了，神再次告诉撒但，约伯是完全正直的，是敬畏神、远离恶的人，让它心服口服。你从这里边又能看见什么呢？你没有站住见证，你看见人家微微在这边是不是站住见证了？陶虹第一天怼了微微，怼得微微说不出话了，微微气得喘不过气来了，因为人都要面子呢。第二天不管你什么表现，人家微微还要和你交通，这是不是表现出微微为了维护神家利益，正直，人家不受你辖制，神就是借着微微来显明你的一个撒但本性，从你这儿又能把微微给衬托出来，衬托出人家微微对正义、对正面事物的一种向往，为真理能受屈辱。“我不管你怎么攻击我，不管你怎么伤害我，我依然能够为着神的名、为着神的见证，我再继续给你交通。”你第二天就是再给她脸色看，人家还受不受你这个脸色的辖制、影响呢？人家不受影响，人家还能与你沟通，这就是微微站住了一个见证。这就是实行真理的人把不实行真理的人给定罪了，也就是把不实行真理的人给显明了。约伯是敬畏神、远离恶的人，神让撒但再一次试探约伯以后，约伯站住了这个见证，这就把撒但给定罪了。“就是说，神有意识强调约伯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用这种方式达到让撒但因着恨恶、恼火约伯的‘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而对约伯发起攻击，从而达到让约伯的‘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羞辱撒但，使撒但彻底蒙羞、失败，从此不再怀疑、控告约伯的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昨天我说陶虹是“以死相逼”，是吧？我今天能够把这件事再交通出来，从这儿你就能看见，我和陶虹是不是一个明显的对比呀？我在这儿是不是站了一个见证呢？什么见证？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吴

雯在这儿是不是控告我呢？（嗯。）吴雯只是个控告的代表，是吧？吴雯认为我这里边有情感，认为我是陶虹的保护伞，还有什么？（吴雯：不公义。）不公义。所以说，在我这儿我能够公平地处理一件事情，能够揭露解剖、修理对付，这就是我在这儿给你站了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见证，以此和你作了一个相反地对比，把你定罪了。

“而对约伯发起攻击，从而达到让约伯的‘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羞辱撒但”，其实，我昨天不想交通这个事，我看到陶虹的那种痛苦，我想让她慢慢地去苏醒，想等待她能够慢慢地去苏醒。可是，这次陶虹捅的马蜂窝太大了，她伤害的人太多了，她把SJ伤害了，把微微也伤害了，把田宇也伤害了，今天把吴雯也给伤害了，你说我还能等待吗？我本来是想延缓、等待，让她慢慢苏醒，我也不愿意让陶虹受痛苦，你还怕她跑呢，你说我怕不怕她跑？我更怕她跑！你再说她什么，她一般不会跑的，但是我要说她什么，她就会跑，她就会以死相逼！所以，首先我昨天先拿上以死相逼来卡住她，我说她以死相逼的时候，她还能不能跑？我先拿上以死相逼这四个字拴住她，让她没法跑，然后我再来解剖她，再往回拉她。本来我是不想处理这些事情，我想让她慢慢苏醒，可是今天她一下伤害到四、五个人，我不得不处理！这个“不得不处理”是因着什么呢？是因着有吴雯的控告提醒了我，让我能意识到不得不处理了。陶虹怼了微微之后，微微心里边会怎么想？微微为什么当天不敢和陶虹再去交通、再去说？田宇为什么不敢再和陶虹说？他们活在了什么里边？他们活在了一种地位、权势之下，对我产生了一种误解，他们认为我也是不讲理的，认为我也是凭情感办事，认为我也会给他们穿小鞋，所以他们小心、谨慎地做事，也不敢和我说，也不能和我说，他们心里有这种成分在里边，这对我是不是一种控告呢？对我就是一种控告。这里边说什么呢？“从而达到让约伯的‘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羞辱撒但，使撒但彻底蒙羞、失败，从此不再怀疑、控告约伯的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我做这个事，也就是让你不再疑惑，也不要再控告我。

咱看看那句神话，“就是说，神有意识强调约伯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咱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呢？现在神作的是什么工作呢？神作的是对众长子的一个见证。见证是怎么见证呢？需要衬托物来见证。就是用你的不义来衬托我的义。为什么这件事情发生在我的眼前，让我看见了呢？“就是说，神有意识强调约伯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神是有意识的，神有意识地让我在这里立一个标杆，神要看我究竟是不是敬畏神、远离恶。我还得立一个标杆，还得让你看得见，就是说，神给我摆设这个环境是有意识的。“用这种方式达到让撒但因着恨恶、恼火约伯的‘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而对约伯发起攻击，从而达到让约伯的‘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羞辱撒但”，我今天为什么会做这个事呢？因为我也受到了这个攻击，在这个攻击下我不得不做，我做出来了，也就是说，我站了一个敬畏神、远离恶事的见证。“从而达到让约伯的‘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羞辱撒但，使撒但彻底蒙羞、失败，从此不再怀疑、控告约伯的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我做了这个事以后，陶虹再有什么问题，你们就敢给她提意见了，你们就敢与她交通了。如果今天我不和你交通，会出现什么现象呢？一个是你会认为我是家天下，你就会对我误解、对神误解。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这对陶虹来说是种祸患。她以为自己有了靠山了，助长了她的一种撒但性情——作王掌权。她给周围人带来的是一种打压、辖制。周围人见了她也是躲、藏，用人的一种撒但生存法则来对待。我这样做，就相当于把陶虹拉到哪儿了？拉到了地狱，拦阻了神的作工。“从此不再怀疑、控告约伯的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也就是，借着这件事让你从此以后不要再控告我、不要再对我有疑惑，也不要把我当成是邪恶事物的保护伞，你可以正确地去处理一些事。“这样，一场来自神的试炼与一场来自撒但的试探在所难免，而能担得起神的试炼、经得住撒但试探的人选唯有约伯。”一看到这儿的时候，这个好像就又好理解了。从这里看到，你作了一个衬托物。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见证，我成了“约伯”了。这就让你看到我是怎么走约伯的道路的，你是怎么控告我的。“这样，一场来自神的试炼与一场来自撒但的试探在所难免”，也就是说，咱们之间都在所难免。“而能担得起神的试炼、经得住撒但试探的人选唯有约

伯。”“而能担得起神的试炼”，在我这儿看，神是给了我一个试炼，你那边就是一个试探了，因为你掉入试探里边了。

“在此对话之后，撒但便获准去试探约伯，这是撒但发起的第一轮攻击。”从这儿又能看出神作工的奇妙，怎么奇妙呢？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在陶虹身上呢？因为只有发生在陶虹身上才能试炼我，是吧？（嗯。）要是发生在曹玥身上就试炼不了我，所以说神摆设的这个环境，真的是太奇妙了啊！今天要是周蕊和吴雯争夺起地位、权势，这对我没有任何进入，也没有任何见证，是吧？（周蕊：也控告不了你。）也控告不了我，也达不到见证的果效，也给别人立不了标杆。也就是说，争夺权势的这件事情必须发生在陶虹身上，这是什么呢？这是神注定好的，这才有意义、有价值，从而看到神作工太奇妙了吧！神作工奇妙、妙哉，恰到好处！就是说，神不浪费一个棋子。“这次攻击的目标是约伯的家产，因着撒但如此控告约伯：‘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刚才没有把这句话往我身上对，从这儿和我对上就好理解了，是吧？他们在下边攻击我，“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原教会里边的人说：“他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看他带着老婆、孩子出来传福音了，他老婆在教会里作王掌权了，孩子来了，这个给买吃的，那个给买喝的，你说他不敬畏你能行吗？”“岂是无故呢？”因着灵界里边有这样的控告，那环境就要临到，那陶虹的心思、意念由不由她？（不由。）不由她了。撒但在这边给陶虹送意念，同时又在那边给吴雯送意念，在肉体里边你看见她们两个人在打架、斗殴呢，是吧？（嗯。）在灵界里边是什么呢？一个是撒但抓把柄控告呢，一个是人活在撒但的败坏性情里边了，其实她们俩之间都是什么呢？都是在给我摆功课呢。神要在这儿看我的表现是什么，看我的态度、观点是什么，看我是维护什么呀，是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还是维护自己的家产呀。“所以，神便准许撒但夺走约伯所有的，这就是神与撒但对话的用意所在”，今天神就是要借着吴雯夺去陶虹的所有，夺去陶虹的所有就是夺去我的所有，这就看见了神作工的奇妙之处。

“这就是神与撒但对话的用意所在，只是神对撒但有一个要求：《约伯记》一章十二节‘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这是神允许撒但试探约伯把约伯交在撒但手里之后提出的条件，也就是神给撒但的底线，命令它不许加害约伯。”神在第一次试炼约伯的时候，神不允许撒但苦害约伯，是吧？（嗯。）撒但只能在他的家产上、他的家人身上去剥夺，来看他是不是真心的。也可以说，神交代撒但了，撒但能不能动我呀？它不能动我，只能动我的所有。也就是说，只能在陶虹身上动手，这是第一轮试探。约伯临到第二轮试探的时候，撒但是不是就在他身上动手了呢？撒但说什么了？“撒但回答耶和华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伯 2：4-5）所以说约伯就临到疾病了，让他受皮肉之苦。那神下一回是不是会在我身上动刀呢？撒但说：“陶虹是他的身外之物，一个媳妇就好像一件衣服，你动她，他当然能站立得住，你试着动一动他的皮肉，你看他是不是当场背叛你？”下一回神是不是要动我的皮肉，要是动了我的皮肉，那不仅是我的试炼临到了，你的试炼也临到了。“你看看弟兄他都自身难保了，我还跟随他干嘛？”这个试炼会不会临到呢？不能不想啊！因为现在环境已经在头上顶着了，撒但的试探随时可以临到，也就是说，大红龙的试探随时可以临到。大红龙的试探临到的时候，那就是神与撒但在那边打赌：“你伤害他的家人，剥夺了他家人的地位能行，你试试让大红龙临到他，你看他还行吗？你让他坐了监，你让他受点皮肉之苦，你看他还行吗？”神说“此人勿动”并不等于撒但不能临及你，只是不能伤害你的性命。就像约伯，神对撒但说，“你不能动约伯”，不能动是不能要约伯的命，但是可以让撒但伤害他的肉体，让约伯受皮肉之苦。神在那边说：“去吧，你把他抓到监狱里边，让他受受皮肉之苦，你再看看，这时候还有没有跟随他的人？”这是不是更是检验人的时候呢？（嗯。）这个不得不想。

“因为神对约伯的完全正直是认可的，他相信约伯在他面前的正直、完全是经得住考验的、是不可置疑的，所以神许可撒但去试探约伯，但是神给了撒但一个范围：只许夺走约伯的任何财产，但不可伸

手加害于他。”这是神第一次试炼约伯，是吧？（嗯。）神试炼人也是根据人的身量走呢，现在对我来说，撒但只可以动我的家产，只可以剥夺我家人的地位。“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此时神不把约伯完全交给撒但，它怎么试探约伯、用什么方式都可以，但是不能伤害到约伯本人，就连一根头发都不可以，因为人的一切都是由神来掌管，人或死或活是由神来决定的，撒但没有这个资格。”根据约伯的试炼来看，神给了撒但话以后，撒但才敢试探约伯，没有神的话它不敢越雷池一步。从这儿你就能看见，为什么我说陶虹神经兮兮呢？我说她神经兮兮是因为她对神没有信，没有神的允许它是不能动的。今天再看，在陶虹身上的试探还没有收回，还没有剥夺我的所有，怎么能伤害到我的肉体呢？要试炼我也是先把我的所有先剥夺了，是吧？把我的万贯家产剥夺了以后，才能临及我的身体。因为神对人的试炼是借着撒但的控告而逐步地升级。“神对撒但说完这话，撒但就迫不及待地去了，它用各种手段去试探约伯，很快地约伯失去了满山的牛羊，失去了神赐给他的所有家产……神的试炼就这样临到了约伯。”这件事情发生得快不快？从陶虹过来到现在，这件事情也就几个月的时间，是吧？几个月的时间一个检验、试炼就临到了，

“虽然我们在圣经中得知约伯所经受的试探的由来，但作为‘当事人’的约伯知不知道这些事呢？约伯只是凡人，对于在他背后发生的故事他当然不知道，只是他对神的敬畏、他的完全正直让他意识到这是神的试炼临到了他。”这句话告诉咱什么了？神试炼约伯的时候，约伯知不知道是神的试炼？不知道。约伯是个什么人？凡人。灵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不知道。“虽然我们在圣经中得知约伯所经受的试探的由来，但作为‘当事人’的约伯知不知道这些事呢？”约伯作为“当事人”是不知道的。今天我给你交通了灵里边的这个事，当我给你交通出来以后，你写出这个文章以后，在别人看的时候，可不可以说成是圣经的记载呢？这是不是就成了圣经了？这是不是就记载在圣经里边了？（嗯。）你记载的这些事情，当事人知道不知道？陶虹知道不知道？（不知道。）那是事后我给她交通出来了，她才知道了，当时她是不知道的。“约伯只是凡人，对于在他背后发生的故事他当然不知

道”，也就是说，撒但给了陶虹心思意念，她能不能分辨出这是撒但给她的心思意念呢？她是不知道的，她分辨不出来，“你们俩快去斗、斗、上”，她知道这是撒但给她送的意念吗？陶虹只知道这正合她的意，所以她和吴雯就能斗起来，就能把神托付给她的本分放在了一边，是吧？（嗯。）“约伯只是凡人，对于在他背后发生的故事他当然不知道”，就是说，神摆设这个环境，让陶虹到这边配合工作，然后这个工作配合不成，再让她去那边住，还有吴雯手机上的行程码什么时候出现红码，当事人知不知道背后所发生的这些事？不知道。从这儿就能看见，吴雯什么时候取这个快递，这个快递什么时候会出现瘟疫，这些事神是不是都安排好了？也可以说，神在后边摆布着呢，都有神的美意在里边，但是当事人是不知道的。今天只是我给你交通了以后，你知道这一切是灵界在后边操作着，而物质的世界是受灵界的支配，什么时候该临到什么环境，什么时候该做什么，当事人不知道。你要是知道了，你还在那儿住呀？你要是知道了，就不是神的试炼了，你要是知道了还那样做，那就成了表演了，那就成了假冒了，所以说，神不可能让你知道的。（周蕊：那么大的瘟疫，几百号人感染，最后出现了一个红码，原来就是为这儿效力的。）这就让你看见了吧？有生命的、没生命的，都在为着神的这步工作而效力，就一个行程码都在为神的作工效力。如果一开始吴雯手机上就是个黄码，人还不会那么紧张，就借着一个红码，神就把这个火焰拨得更旺了。

“约伯只是凡人”，从这儿就想到谁了呢？想到彼得了。彼得是不是凡人呢？（是。）彼得不是凡人了。为什么彼得不是凡人呢？因为人家彼得对灵界的实情略知一二，所以彼得在事奉神的过程中，基本是合神心意的。咱今天呢？神已经把灵界的实情都告诉咱了，因为经历了三步作工，经历了神给咱交通的神作工的原则，再经过我给你交通的，这是不是相当于把灵界的实情让你看见了？（嗯。）约伯只是个凡人，彼得对灵界的实情略知一二，人家就能做到那一步。咱今天是事后给你交通出来了，咱才知道了灵界实情，才对灵界实情有了一个了解。“对于在他背后发生的故事他当然不知道，只是他对神的敬畏、他的完全正直让他意识到这是神的试炼临到了他。”因为约伯敬畏

神、完全正直，所以他能意识到这是神的试炼临到了他。可你呢？如果你没有敬畏神的心、没有正直，你就意识不到这是神的试炼临到了你。神的什么试炼临到了呢？就是说每一个环境临到、试炼临到，你都能意识到神看着呢、撒但看着呢。如果陶虹那个时候能有敬畏神的心，“呀，我做什么事情神看着呢”，如果她意识到神看着呢，她还敢不敢和微微发飙？（不敢了。）她就不敢说催催催，催死呢催。她看见神看着她了，她还能说出这话吗？她不能说这话了。这是因着什么？因着她没有敬畏神的心，没有完全正直，没有这个生命，所以说她就活在撒但的性情里边了，她就能做出这样的事来。人家约伯就能意识到，这是神的试炼临到了，你没有敬畏神的心，你就没有想这回事，你就意识不到这是神的试炼临到了。“他不知道灵界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在这次试炼背后神的心意是什么，但他知道无论临到什么事他都当持守住他的完全正直，持守住‘敬畏神，远离恶事’的道。”咱今天虽然不知道灵界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应该意识到，每一件事临到都是一场试炼，你只要有敬畏神的心，你就能意识到，这是一场试炼，你能意识到这是一场试炼，你就会考虑怎么维护神家利益、维护神的名。你既然没有敬畏神的心、没有正义，意识不到这是神的试炼临到了，但是你最起码得知道你是个信神的人，你得有一个基督徒的形象，能意识到你的言行举止，你的活出得有正常人性。咱有没有正常人性呢？咱都没有意识到咱没有正常人性。“但他知道无论临到什么事他都当持守住他的完全正直”，咱就不要说临到什么事都能持守正直了，就是不管临到什么事，咱都持守住一个正常人性、正常理智。因为咱缺乏正常人性、缺乏理智。现在神就是要恢复人的正常人性、恢复人的正常理智。

“约伯对待这些事的态度与反应在神那儿看得清清楚楚，神看到的是什么？神看到的是约伯敬畏神的心，因为从开始一直到约伯接受试炼为止，他的心一直向神是敞开的，是摆在神面前的，他没有放弃他的完全、正直，也没有丢掉、背离‘敬畏神，远离恶事’的道，这是神最欣慰的地方。”这是咱该走的路。咱现在走的是什么路呢？“约伯对待这些事的态度与反应在神那儿看得清清楚楚”，咱一直说神拣选

人，神看的是什么呢？看的就是你的态度，看的就是你对待这件事情的反应。咱以前交通过，一个人被车撞死了，从你的态度、观点，就看见你是什么人了。神给你摆设这么一个环境，就是要看你的态度、观点，看你的反应是什么，你是为了神的名、为了神家利益去作工、说话呢？还是为了你的地位、权势说话呢？这就很明显了。神看得清清楚楚的，你就是为了地位、名誉说话，你丝毫不考虑神家利益，你丝毫不考虑神的名，不考虑神的见证，还用不用听你在这儿讲理，“这个说这了，那个说那了”，你再讲什么理，那都是些理由、借口，是不成理的理、不是理的理，你说人冤吗？一点不冤。神看的就是你的态度、观点，看你临到事的这个反应。神看到什么了？神看到的是约伯敬畏神的心。神在陶虹身上看到什么心了？神看到她追求地位、名誉、脸面的心了，她是要地位不要命的人，要名誉不要命的人。人常说什么呢？“我死也得争这口气！”你是要位置、要面子，不要命。你自己都不爱惜自己，让谁爱惜你呢？神在那边看到的就是这，你有这样的一颗心。“我要面子，我不要本分，我不要为神忠心，我不要这个。什么是顺服，什么是忠心，我不考虑那些。我在这儿，你给我面子了我尽本分，你不给我面子，我回家不能尽本分吗？我不能调换个本分？我回家尽本分去！”她考不考虑神的心意呀？她不考虑神的心意。她只考虑，“有我的面子在就行”，我字当头，称谁为大呢？称自己为大，狂妄自大、自尊为高。神看到陶虹就是这样的性情，还跟原来的天使长是一样的，想自己说了算，她不仅想掌管自己，她还想掌管别人，“你们都得听我的”。“在神那儿看得清清楚楚，神看到的是什么？神看到的是约伯敬畏神的心”，神看到的是你追求地位、名誉的心，这就是你和约伯的差距。

“因为从开始一直到约伯接受试炼为止，他的心一直向神是敞开的，是摆在神面前的”，吴雯和陶虹到一起尽本分，从一开始摆在她们面前的是什么？她们对谁是敞开的？她们对自己的败坏性情是敞开的，对自己的地位、名誉是敞开的。她们的心摆在神面前了没有？（没有。）人家约伯的心一直是向神敞开的。咱呢？咱向神一直是隐蔽的，你敢不敢让神鉴察你的心呢？你连外表的好行为都没有，你还

敢让神鉴察你的心呀？约伯的心是能摆在神面前的，你是摆不在桌面上的。就不要说摆在神面前了，桌面上你都摆不上，你能把你的理由说清楚吗？你敢说出来吗？你敢说我就是为了地位、名誉？你摆不出来，你还嫌丢丑了？“他没有放弃他的完全、正直也没有丢掉、背离‘敬畏神，远离恶事’的道，这是神最欣慰的地方。”咱是没有丢弃什么呢？咱是从始至终都没有丢弃咱的地位、名誉，没有丢弃咱掌管人、控制人的野心。约伯的见证是让神最欣慰的地方，而你让神看到的是什么呢？是让神最恨恶的地方。（周蕊：刚才谈的这个敞开是不是说，约伯能寻求神的心意、摸神的心意呢？）敞开心是要把自己里边的心思、意念，也就是刚才我交通的这些，你能够敞开说，对神敞开，寻求神的心意。

刘志也能敞开，是吧？（嗯。）他敞开的是什么呢？他能把他里边邪恶的东西给敞开，最起码他敢于亮相。而咱今天是把咱里边的这些邪恶的东西掩盖起来了。刘志那个思维和你这个思维不一样，刘志敢于把他那些邪恶的心思说出来亮相，他认为“我这是敞开，我这是亮相，这就是生命进入”。这就相当于是住院呢，刘志是只透视不治病，他能给你说“我里边有个什么肿瘤”，把那个病情能透视出来，他能够把他邪恶的心思、意念给表达出来。他敢于给你表达，但他也不是为了认识自己而表达，他是为了什么？（显露自己。）他是为了迷惑你，“你看我多认识自己，你看我多追求真理”，他是为了这个而认识，他并不是真正地去认识自己，他是想利用这个来假冒他是认识自己的人。如果他真是认识自己的人，他对自己是种恨恶，他恨恶自己，我怎么能流露出这东西呢！而刘志是怎么呢？“我这边有个什么什么东西”，他那个言行、举止流露出来的不是一种恨恶，而是对自己的一种欣赏。他是只化验、只透视，不吃药、不治疗。而你是什么呢？你是不去透视，你是包裹住，“可不敢啊，我得离那个透视机远远的，可不敢靠近医生，如果我靠得医生近了，医生一下看出我的病了，让他们都看见我是个有病的人了。我是要怎么呢？我要化妆起来，我要让别人看见我怎么怎么好”，你想给人一种假相，所以你不去透视。这是两种表现，从外表看，刘志好像是敞开的，实际上野心是一样的，

都想给人一种假相。刘志想给人一种假相，“你看我多认识自己”，而你想给人一种什么假相呢？“你看我多完美！让你看见我完美，我才能享受地位。我才不能像刘志那么傻，你把你的心思意念都放在桌面上，人家都看出你是个啥了，谁还高看你呢？”可刘志的心思是什么？“你看你丝毫不认识自己，你看我多认识自己，你说他们高看谁？”都聪明吧？（聪明。）神的智慧建立在撒但的诡计之上，都中了撒但的诡计！神让人敞开的是什么？神让人敞开认识自己，神是让你敞开亮你的相。亮出相来是让你看见你的这个邪恶性情，你能去恨恶它，不是让你利用你的败坏性情高举自己、见证自己。你就按着你自己的意思去做了，做了一件坏事以后你再去“认识”一下，让人觉得你多会认识自己。就像张怡，在众人面前“亮肌肉”呢，恶毒不恶毒？都是邪恶的，所以咱在神那边看，这是让神最恨恶的地方。祷告一下吧！

279　每件事临到都需要人为神站住见证

1　神在人身上所作的每步工作，在外表看到的好像是人在与人接触，好像是出于人的安排，或出于人的搅扰，但背后每步工作都是撒但与神在打赌，都需要人为神站住见证。就像约伯受试炼的时候，背后是撒但与神在打赌，而临到约伯的是人的作为、人的搅扰，背后都有争战。

2　你对弟兄姊妹产生成见，你想说一些话，觉得神不喜悦，但里面还难受，这时就开始争战了，是说呢，还是不说？这就是争战。所以说每件事都有一场争战，借着你实际地受苦，神就作工在你身

上，最后你里面就能放下这件事，自然而然火就消了，这也是你与神配合的果效。做每件事，都要付一定的心血代价，没有实际的受苦，达不到满足神。每件事临到对你都是大的试炼，都是神需要你需要你作见证的时候。

3　每临到一件事，都是神要见证的时候，别看现在你没临到什么大事，但在日常生活中都关乎到神的见证。让周围人都佩服，让家里人佩服，等到有一天外邦人进来，对你的所做所行都佩服，看见神作得实在太好了，在你身上就是一个就是一个见证一个见证。虽然你没有见识，素质又差，但通过神的成全，你能满足神，看见神在这素质最差的人身上作了这么大作了这么大的工作，人都认识了神，都成了在撒但面前的得胜者得胜者。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爱神才是真实的信神》

091　试炼中站住见证神就向你显现

1　你经历约伯的试炼，同时也是经历彼得的试炼。约伯受试炼时站住了见证，最终耶和华向他显现，他站住见证才有资格见神的面。

2　你如果像约伯一样，虽在试炼中咒诅自己肉体，但他不埋怨神，能恨恶自己肉体，从不发怨言，不以口犯罪，那就站住了见证。

3　当你受熬炼到一个地步也能像约伯像约伯一样，在神面前百依百顺，对神没有别的要求了，也没有观念了，那时神就向你显现神就向你显现。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被成全的人都得经受熬炼》

没有作工就没有进入、没有实际

（小凤：这一段时间我也在反省自己，发生了这一件一件的事，自己就感觉自己用不上心。遇到难事的时候，还是考虑自己，有时候消极得就想撂挑子。知道这种情形不对，想往上够也够不上去，感觉挺难的，看到自己给神家带来这么大的麻烦，让弟兄姊妹都误解神，一天做的就是打岔搅扰神的工作，就活到这种情形里了。外表看着尽本分呢，其实心里就获得不了圣灵作工。想的就是“我还不如去干个体力活呢”，感觉这个本分我就尽不上似的。）（SJ：意思就是干个单项的本分，干个力气活，利索，让我干啥我干啥，我不愿操这心，也操不了。）就想简单出个力，是吧？小凤，现在工作量大不大？（小凤：说大有时候也不大。有时候是在神摆设的环境当中老想讲理，也想着不讲理，忍气吞声，但有时候憋在心里不说了，就想往后退呀，不积极了，就想应付糊弄，就是有很堕落的那种思想。）（SJ：她是没有从这每一件事情当中走进入的路，她只是在这个事里边讲理。她想讲理，弟兄你又不让讲，又把她打回来。“讲理不让讲，进入又不会，我不讲理，憋死了”，就活在这里边了。）（小凤：我就是在这方面不会进。）（SJ：人家因为这些事对付你，那你下次把这些事安排好了，这是不是就是进入啊？在作工当中是不是就进入了？其实不难。但你就不进入这个，你就是要讲理，或者说“我还有个什么什么事”，你就不听人家说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小凤：我前两年就是有什么事自己就干，也不考虑别人的脸面，什么也不考虑，现在我

感觉就是自己考虑的东西太多了，有时候就不知道自己怎么做才对。）

咱没把作工和进入挂钩，把作工抛在一边，光想着怎么进入。你在作工的时候，老想搞个人的经营，按着自己的意思来。你按着你个人的意思作了以后，“怎么都说我不进入呢？我怎么进入呢？我怎么就没进入呢？”你在搞着个人经营的同时，生命还想进入，你说可能吗？你认为生命进入和作工是两码事，“我作工是作工，进入是进入，我这边作着工作，那边进入就行了”，所以你根本不在你的作工上下功夫，根本没把作工和进入挂钩。“弟兄，作工我知道了，我就是不会进入。你给我交通交通，怎么进入，你直接告诉我进入的路怎么走。”是不是在这里边糊着呢？（小凤：嗯，就是这里边糊着呢。）我说：“小凤，你作的是什么工作呀？我一样一样都给你说出来了，你看看你作的是什么工作呀！”你在那嘻嘻一笑，“嗯，知道了，你不要和我说这个作工了，你直接给我说进入，怎么进入呢。”可能吗？什么是进入？作工和进入是相互配合的，不能分割开。生命进入就是在作工的过程中改变了你原来的思想观念，作工不再是为了作工而作工，而是能用心了。“信神就是追求做人做事、看人看事根据神话，我对待工作、本分以及弟兄交代过的事情是怎么看的，我是怎么做的，有没有神话根据？”这就是追求真理，这就是生命进入。你把生命进入放在了另一个世界里，而把作工放在了现实的物质世界里，“我这边本分尽了，弟兄，你该告诉我怎么进入了吧？我该进入了吧？”就是说你把作工和进入完全切割开了。你来尽本分是在搞交易呢，“我来这作工，我是投资商，我要下赌注呢，我作了这些工作，弟兄你就应该告诉我生命怎么进入”。没有作工就没有进入！咱以前交通过什么？尽本分是生命进入的桥梁，是解决你和神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的桥梁。你如果不尽本分，你与神就不会发生关系，那你和神不发生关系怎么能有了桥梁？有这个桥梁了就说明你与神发生关系了。你在家里边干什么、做什么，和神家无关，也就不涉及你与神之间的关系。你在世界上就是做得再好，世上人都说你是善人，只要你不信神，神称你什么？神说你

依然是恶人。只要你做的和神作的工作不相干，只要你没有做在神的心意上，在神那边都不承认、不说好。

什么是本分呢？神称许的才是本分，神不称许的就是祸。你在你家，或者在世上，或者在尽本分上，你做的事情神称许不称许？神要称许了这就是福，神不称许那就是祸。那你在尽本分的时候，你做神家这些事情的时候，有原则吗？你在这些上怎么进入呢？你在这些上不进入，想的全是“秀英怎么和我说话了，对我就不尊重！还有微微，我在这尽本分了，可她老要作王掌权，我还算不算人呀？”在做事的时候，老把自己放在首位，老根据自己的心思意念来衡量。在作工的时候，因着自己的心情影响了本分，这个已经作恶了。可你呢？你不承认，“这只是一个作工，我作工的时候把我该作的作了就行了。他和我说话，我不搭理他，她和我说话，我也不搭理她，我只管作，我只管尽上我的本分就行了。我信的是神，我信的又不是他们！”你按着这个去走了，把你的本分尽完了，然后过来问呢，“我的进入呢？”另外找进入的路呢。“弟兄，你给我交通交通进入”，我能交通什么？我交通：“你太败坏了，太邪恶了，你凭心情尽本分！”可我再交通多少，你都觉得这不是生命进入的路，你想的是：“你告诉我的只是人与人之间怎么和睦相处，这本分该怎么尽，这事情该怎么做。”你的心思并不在这个上边，你的心思一直是想从我这儿得着生命进入的路在哪儿，你支起耳朵想听进入的路在哪儿。我在这儿一直说的是你尽本分该怎么样，该怎么做，我跟你说话，你根本听不进去，你都是“嘿嘿”一笑，用一个笑脸来相送。怎么笑脸相送呢？“这算个什么事呢，我知道，我知道……”，就满足于知道。我给你交通出来了，你说：“嗯，就是，就是，我当初就是这样做的，嗯，是。”你不搭理我说出来的话，把它放在一边，然后想听我说下一句话。在你那儿，你想听我下一句说出什么话？“怎么进入呢？怎么进入呢？”我下一句话告诉你，你得按着神话的要求去做事，你尽本分得维护神家利益，得维护神的名，得一心为着神。你听了我的这话，心里怎么想？“我知道了，尽本分就得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这是应该的，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我知道，这个不用和我说，你和我说说怎么进入，怎么进

入呢？”我在这一直给你交通在作工中怎么生命进入，可你根本没有把作工和我交通的生命进入挂钩，所以导致你在我这儿什么也得不着，你始终都找不见进入的路。“弟兄给别人都交通了，给别人都带入生命进入的路了，怎么就不给我一条路呢？”还给我发了好几回信息，“弟兄，你给我交通交通，我没路……”，我给你交通的你就不当作路，你怎么能有路呢？所以我再给你交通多少，你都认为“那是让我做事呢，那不是我生命进入的路，我要的是生命进入的路，我不是要做事的路。”你把作工和进入分割开来了。你越这样走，心里越矛盾，“弟兄怎么就这么偏心呢，给我交通的一直就是让我做做做，嫌我这个没有做好，嫌我那个没有做好，给别人都交通生命该怎么进入，就不给我交通生命该怎么进入！”不是感谢我了，而是开始仇恨了。所以再尽本分的时候，我所说的话，你还能记在心上吗？记不在心上了。在尽本分上没有心思了，没有心劲儿了，还想着：“弟兄怎么对我这么冷淡呢？”（SJ：不在作工中求进入，而是另寻进入的路。）嫌我不给你路，对我有了成见。

（SJ：她心里想我作这个工作又忙又累，还没进入，别人又不忙又不累，还有进入。就活在这里边了，有吧？有没有？）“有也不能和你说，都放在桌面上，我脸面往哪放呀？”有了这种思想以后，她心里就不平衡了，“弟兄作得不公义、不公平，人家是文字组呢，是教会带领呢，他们尽本分是直接涉及真理呢，直接就能生命进入。我这个呢？我这今天不是葱，明天就是蒜，后天就是鸡蛋，我这是什么呀？”她这么一寻思，这个心思就占有了她的心了，这个东西在心里边就生根发芽了，就开始产生矛盾了，也就抵触起来了。（嗯。）所以我所交代她的这些东西呢，她看着就心烦，“这实在是鸡蛋，要是个皮球，真想一脚踢开，真想踹它两脚，是它影响我的生命不能进入，如果没有这些鸡蛋，没有这些葱的话，那我静下心来，好好研究研究，我是不是就进去了呀。就因为这些弄得我手忙脚乱。再加上微微在那捣点乱，提点意见，弄得我乱七八糟，心慌意乱的。我这条路还没有找着呢？那儿又有事出来了。猪毛事件、羊毛事件上还没有处理完呢，又出来鸡蛋事件、葱事件……”，流露出来的尽是埋怨，心里边堵

了一堆东西，“我和谁去诉说？我说吧，还不让我讲理！”神家不让你讲理，是不让你讲什么理？是不让你讲自己的理。不让你讲对的理？不讲理了？哪次过来不是让你讲理呢？让你说说你的理。可是一让你说理，你就说起什么理了？说起你自己的理了，“我认为、我感觉，我的面子伤了，他不尊重我……”，你说的那是什么？我说咱不要讲自己的理，“看，弟兄连理都不让我说，要憋死我呀。让我受了这么多委屈，还不让我讲理，然后也不给我个生命进入的路，你说公平在哪里？公义在哪里？”想起来一肚子怒火。怒火给谁发呢？想发不能发，就在本分上撒气呀，消极了，撂挑子了，表现出来的就变本加厉了，最后就连鸡蛋也不会处理了，葱也不会处理了，通知别人来拿也通知不了了，卧床不起了。小凤？我所说的是不是你的情形？（小凤：是，有时候就是自己不会进入，讲的就是自己的理。很多时候点出来的就是我自己该实行的路，我自己不做，反而是埋怨、抵触，就讲自己的理了，就讲这些难处了，感觉自己活在这些事里了。）（SJ：心里不平衡，就跟那个姊妹做饭一样，三顿剩下的饭放到一起就是今天的饭，就那么做呢！）就像有个姊妹说：“你也是受造之物，我也是受造之物，一样样的受造之物，凭什么就让我给你做饭呢？”这些咱之前都交通过吧？神今天交通得够清楚了！小凤，什么是真理？（小凤：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做人、行事，我该怎么做个人呢？我该怎么做这个事呢？我该怎么敬拜神呢？这就是真理。你追求一个做人、行事的准则，你追求这个就叫追求真理。神今天交通的是不是更清楚了？告诉你追求什么？做人做事、看人看事有没有神话依据、根据，你有神话作依据、根据，这就是真理。那什么是追求真理呢？你在这儿尽本分能不能追求真理？追求真理和尽本分有什么关系？能分割开吗？（小凤：分割不开。）是拿追求真理的这个态度、观点使用在你的作工里边，它支配了你的做事，这就是追求真理。我交代你怎么做的时候，交代你对神忠心的时候，也就是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的时候，这是不是就是告诉你追求真理的路呢？（是。）可是你不按着我说的去做，你还是“我该怎么追求真理？”你是让我给你另外开辟个出路。

小凤，那次买了假货之后，我过来给你交通、解剖，我说你连狼都不是，是魔鬼，是吧？在交通这个的时候，你表现的就很无所谓。当时主要就是给你和卫晋交通呢，我在说卫晋的时候，我看见你不进入，我还专门点你，我说“说他就是说你呢，你和他是一样样的”，可你是什么表现呀？你认为你是魔鬼了没有？（小凤：当时没有认识。）我知道你没有认识，你说你做的那事是不是魔鬼？（小凤：现在认识到是魔鬼、撒但了，拆毁神的工作。）为什么当时不认识，现在能认识？（小凤：当时就是怨在卫晋身上，没有认识到自己。）因为你当时就把生命进入当作一条路，作工就是另一条路。我过来给你交通呢，你坐在这儿，你的心情是高兴、喜悦的，“多长时间没有听弟兄讲道了，今天我能听弟兄讲个道”，你是来听道的，你根本不听我交通的是什么内容，也不是从这里边认识自己的性情，自己与神之间的关系如何，你没心情听这些，你没心情管这些，所以我在给卫晋交通的时候，你能笑起来。你那么一笑我就知道了，你根本不管、不搭理自己所做的，自己的言行举止，自己的做人做事、看人看事里边的观点、态度。你注重的是什么？一个就是气氛，一个就是“我在这儿听了，弟兄给我交通了，在这儿能寻求一个追求真理的路”。你只想在这儿寻找一个追求真理的路，你根本不认识自己。事情已经做出来了，也给你对号入座了，也让你看清了你与神之间的关系如何了，但你没有因为你所做的事情而感觉到惭愧、蒙羞，你根本没有这些，神话在你身上没有达到果效！你一门心思就是“我得找一个追求真理的路”，这个话说出来，给人一种什么感觉？笑话、不可能，让人听不懂。明明她在这儿就是听道的，怎么还要寻找追求真理的路呢？

教会建造二十多年了，人人都看神话，是吧？（嗯。）在尽本分、聚会的时候，要解决什么问题，他也是要先吃喝一段神话，再去处理这些问题。可是谁拿上神话去与实际生活对号了？谁把神话带到实际生活当中了？既没有把神话带到实际生活当中，也没有拿神话去要求自己的言行举止，没有去要求自己的做法，在教会里只是把“追求真理、追求真理”挂在嘴上，还认为只要出力干活就叫尽本分了。在你的观念里认为，追求真理的方式就是坐下来听，坐下来认真听这就是

对待讲道的一种态度、观点，或者是一种作工的方式、方法，“弟兄在这交通讲道呢，我得听，我得迎合”。你回想一下，在教会建造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这种场景？（嗯。）每天聚会聚得好，话说得好，神说的这些话你都知道，可是在实际生活中，你想神说的这些话吗？就像神说：“当神击打牧人的时候，羊群分散了，那时你们就没有真实的带领人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当怎样走末了一段路》）今天我直接和你说这句话了，你相信没有真带领吗？你搭理这句话吗？你不搭理！你不搭理这句话，每天还唱这首诗歌，“当神击打牧人的时候，羊群分散了，那时你们就没有没有真实的带领人……”，是不是唱了一遍又一遍？（嗯。）可是这话在你心里过了一下了吗？“没有真实的带领？”揣摩了一下，想了一下了吗？过而不留。话是话，事是事，作工是作工，进入是进入，我在这儿尽本分了，我就作我该作的工，你告诉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至于你说的话，那是你说的话，这是两码事，互不干涉。你从教会建造过来，到国度建造了还是这个模式。国度建造是要让神话掌管你的心，是要你做人做事、看人看事寻求神话作根据，让神话来掌管你，把你带到神话里边，这个你始终没有去变，你还用以往这种模式。你跟随的只是名称上的变化，“当时我是在教会建造，现在我是国度建造”，虽然名称变了，但你在这儿依然是“你说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你说让我跑我就跑，我不仅能跑，我还能干更多的活儿呢，你看我多忠心呀！”你在乎的是这种行为，是这种做法，给人一种外表的假象。在你这儿认为“我已经尽本分了，我已经尽上全心全意了，我已经跑断腿、累断腰了，有谁比我作的工作多？”在你这儿还有了个资本，“我不仅能干这个活儿，我还能干那个活儿，谁能和我抗衡？我在弟兄心目中应该是个佼佼者了吧？”你不仅不去认识自己里面的东西，反过来还享受，活在你那个性情里边沾沾自喜，自居，自己自居了，已经原地踏步了，还认为自己是功臣。“我作工作了，弟兄在这讲道我也听了，我没有落下任何一节讲道，我也没有落下哪次聚会”，你注重的还是外表的好行为，认为这就是信神。

神最近交通什么是追求真理，交通了人为什么不能走上追求真理的道路，第一个就是因为你把一些好的行为、好的做法、说法当成

了真理，第二个是你不仅是把好行为当成真理，你还去把这些好行为当成资本与神搞交易，第三个是凭良心尽本分。你在作工的时候，心里怎么想的呢？“你看我作了多大的工作，他们这些事务性工作都得从我这儿过，他们都得从我这儿算账，我在神家算什么？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弟兄对我的重用，我得到了神的重托！”心里边沾沾自喜，总有一种享受。“我不仅是站这个位置，我是实实际际就是作了这么多工作，我是实行真理了吧？应该是神所喜悦的人了吧？”你自己把自己定规在这里边。第一个就是你把你所认为对的事、好的事当成了真理。这第一步是不是就已经走错了？那第二步路呢？你还持守你的，就建立在第一步错路的基础上，然后继续走这条路。“我继续作更大的工作，一开始我干一样活儿，我现在干两样活儿，不管你安排不安排，我都去主动干活儿，你看我给神家创造了多大的利益呀！”你把你自认为对的事当成真理了，然后你做了这些以后，心里开始想什么了？是不是想着该得赏赐了？（嗯。）“我做的事神应该是喜悦的呀，谁有我小凤的付出多？谁有我小凤给神家带来的利益大？”这成了你和人炫耀的一种资本。你有了这种炫耀的资本，下一步怎么了？“神该赐福我了吧？”你就该和神要了，你就认为神应该是赏赐你的。你认为神应该是赏赐你的，然后呢？“弟兄就应该给我一条进国度的路了！”你认为神应该赐给你一条路，“该让我进国度了，弟兄应该给我小凤另外开辟一条进国度的专用通道、高速路！”该不该？“虽然我不能说我活着是基督吧，但我起码是一个有价值的大人物吧，不管你给我开后门也好，还是开前门也好，这条路你都应该给我开辟出来。”所以你不是主动从这里边寻求性情变化，寻求追求真理这条路，你想靠我给你开辟一条路，直接把你带入国度。可是神怎么说的呀？神说：“当我告诉人我无有让人‘活来’的‘法术”之时，人便失声痛哭，确实，虽然我是造物的主，但我只有‘权力’让人死去，却并无‘能力’让人活来……”（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四十篇》）这些话你都没印象，你就知道你有这个资本了。这是两条了，是吧？（嗯。）

第三条呢？你按着你这个观点去做了，“我作为一个受造之物，我做到了吧，凭良心说我献上了吧。你SJ说你献上你的儿女了，你撇

下了，我没撇弃吗？我没撇下吗？我每天像上班一样，按时就来了，下班了我还没回呢，你SJ已经回去了。你SJ每天在这儿吃完在那儿说，在那儿说完在这儿吃，我是实实际际地干活儿，我不是在这儿干体力活儿，我就是去那边跑路去了，你说谁功劳大呀？凭良心说我对得起神了吧？”你是用良心标准来衡量了。衡量了没有？那是百分之百衡量了，如果不衡量你就不会有眼泪。衡量以后，“我已经做到了，是谁没做到？是神没做到，神给的太不公平，太不公义了，我凭良心做到了，神却没有给我赏赐。”这是不是就委屈死了？委屈的眼泪就来了。“我凭良心做到了，可神的公义在哪儿呢？”神的那句话怎么说的？他把凭良心做事当成了实行真理，是吧？把凭良心做事当成了实行真理！小凤在这儿要衡量呢，“弟兄，我这也够可以了吧？我一分钱不挣，大清早的就来了，晚上才回去。你们来了以后，我不仅要完成我的工作，我还要给你们当厨师，给你们做饭。他们下边作工，我还要给他们当事务长，我忙得不可开交，忙得连我记账的时间都没了，我已经尽上我的所能了吧？尽心、尽意了吧？还要我怎么呢？来，弟兄你给我交通交通什么是进入！我凭良心已经做到了，还要我怎么呢？让我加班到十二点不要睡觉？干通宵？你怎么就不知足呢？”这又要干什么呀？因着凭良心的标准做到了，和神开始算账呀，要赏赐呀。你根本不说你尽的本分怎么样，你给神家带来的是什么。你给神家带来了搅扰，带来了祸患，带来了损失，你不提，你提的是什么？“我做了呀，我干了呀！”这是不是实际的情形？（小凤：是的，就有这种情形。）那你说神会不会根据你的想象而办事？（小凤：不会。）这是不是你的一厢情愿？是你来跟随神了，不是你建造国度。你跟随神就得听从神的安排，你要进国度神家有天规诫命，天规诫命是神来制定的，顺服的留下来，不顺服的就铲除，神不大包大揽。所以刚才和你说，神说“但我只有‘权力’让人死去，却并无‘能力’让人活来”，为什么和你说这句神话？“给你交代了，你小凤做不出一个人该做的事来，我有权力让你死！”这是不是这句神话的意思？（嗯。）神造人，神还没有权力让你死呀？神供应着人的所需，神不供应你，你肯定得死。“但我只有‘权力’让人死去，却并无‘能力’让人活来”，为什么？天规诫命是神在制定，这些条条框框神是不是已经规定了？你要想进国度，是不是就得在这框框里边？你不在神的这些条条框框里边，你能在神的国度里边生存吗？神话都给咱掰开了说、揉碎了说，

再加上我在这儿给你翻译成土产，你不往这条路上走，神有什么办法呢？神从来不赶鸭子上架，所以神说“却并无‘能力’让人活来”。

咱都知道人离不开空气、鱼儿离不开水，是吧？（嗯。）那人进水里边能不能生存？（不行。）这水里就好比国度，神把空气放进水里边了，你想进水里，是不是必须得能在水里呼吸呢？你必须得能从水里提取出氧气，你才能在水里边生存呀。那神就给人个条件，也就是颁布一些天规诫命，你要想进水里边，就得换个肺，和鱼一样有鳃，能在水里呼吸，或者你得加个辅助工具，你才能进水里边。可你小凤说什么呀？“我什么本分都尽了，我所做的你应该满意了，我就不带工具，我就要进水里边。”你说神有什么办法？是神把你弄死的？（小凤：是自己找死的。）神想让你活，可是你是在水里，你还没有鱼一样的肺，怎么让你活？神没办法啊！那你就必须把你的肺换成鱼的腮，用鱼的腮呼吸，你才能在水里边生存呀！这个过程就是用神话取代你原来的看事观点的过程，也就是说你得实行真理呀。国度里不允许有污秽存在，不允许你欺骗神，你带着满身污秽想进来，那是不可能的。你用现在的肺呼吸，进水里一下就把你淹死了，那换成腮或者是带上辅助呼吸的工具，这是不是你该做的？你要是听从了神的话，你性情变化了，带上氧气罐了，或者是你换了个腮，那你进水里边是不是就能自由自在地生活了？所以神才说“但我只有‘权力’让人死去，却并无‘能力’让人活来”，没办法，因为你不变。现在能翻过个儿来吗？（小凤：能。）神跟你说了多少话，你不按着神的话走，可是你还想进国度，那不可能，条件不允许。

现在知道什么是追求真理的路了吗？（小凤：追求真理是按神话、按原则实行，不按自己的意思去做。）你走的是什么路呢？神说，你这个浑人，你这个恶人，国度里边不要。“你说我是浑人，我就是浑人；你说我是恶人，我就是而恶人”，你是对抗呢、叫嚣呢。神为什么说你是浑人？是不让你做浑人，是让你变呢。你在这尽本分呢，我说你尽本分不要争地位、名誉，你把心思用在维护神家利益上，这

个东西得赶紧发下去，不要让坏了。你心里怎么想的？“这是作工，这不是生命进入。”如果你做人做事、看人看事根据神话、根据原则，“哎呀，这是神家的东西，不能放在外面，不能让坏了，我得加班加点把这些东西送下去。”神看见了什么？看见了你的态度，看见了你的观点，看见你在维护神家利益、维护神的名，这是不是就是观点的转变？（嗯。）你原来在这儿是享受地位之福呢，“放着吧，也不用给他们发，等他们聚完会了自己过来拿，或者是等有人过来串门的时候拿上，五天拿完算五天，八天拿完算八天。剩下的那些，我也没时间给他们发信息通知他们过来拿，我也不想搭理他们。上一次我跟他说话，他还给我脸色看，有东西也不让他吃上，我就不搭理他。不是我不给他，我都给他准备好了，就在那里放着呢，他有时间了就来拿，没时间就放着！”你就是想起来他还没拿，你也不给他拿过去。在神那边怎么看呀？“小凤好恶毒呀，就因为你个人的一点利益，你就给我把气撒在本分上边。”“我有点空闲时间还不如坐坐呢，我有点空闲时间还不如寻思寻思神话呢。”这是不是两个态度？神不是看你做了什么活儿，神看的就是你的态度。就像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神怎么拣选的亚伯拉罕？神怎么赐给他个孩子，又让他把孩子献上的？神不是为了要他的孩子，而是要看他的态度。他把刀举起来的时候，神看到他诚心就是顺服，没有别的想法。他不是要试探，也不是想着“拿起刀我看看”，他就是真心要献上，神看见了他的心。可小凤呢？神看见你的心了吗？你“举起刀”了吗？看不见。所以神要拣选一个人的时候，神就要给人摆设不合人观念的环境，是吧？神就是要看你的观点、态度。神给你摆设个秀英，“秀英不合你观念，秀英怎么怎么，弄得我本分不能尽。”在神那怎么看你？你心里边有神的地位吗？心里维护神家利益吗？维护神的名吗？有没有？一个都没有。你有谁？你有自己，有自己的地位、名誉，“她伤害我了，影响我情绪了，我不能尽本分了……”，神没看见你的态度，那神只能是继续给你摆设环境，继续显明你。再给你摆设个微微，你和微微行吗？今天又给你摆设个刘荣，行吗？给你摆设一次又一次的环境，神看不见你的态度、观点的时候，神说环境不挪去。直到神作工结束为止，如果始终看不到你有一个顺服的态度，看不到你的态度、存心就是为了顺服神，那时候就完了，彻底完了！怎么完了？在神那儿看，你不是跟随神的人，你是自始至终要拽住你“父亲”的衣衫死死不放。神没办法了，作工结束了，

神说“秋天，落叶归根，你归回你‘父’的家中，我归回我父的身旁”，分手了。

神不再试炼人了，那直接就把你放在惩罚之中了。趁今天神作工还没结束，在你还能尽这个本分，还没取缔你本分以前，你还有这么一个机会，也就是说神还在看着你，还在拣选你，只是一茬一茬地拣选。就是祭司弟兄那时候说的先捡大鱼再捡小鱼，捡了小鱼捡虾米，是吧？（嗯。）那第一批拣选的就是在人看不见神的作为的时候，神就看谁有正义感，谁能为神说话。好了，这一批拣选完以后，没有正义感的，他看到神的作工了没有？给他交通异象，告诉他神怎么作工，看他走不走。人家SJ一看到这些异象后就能撇下一切往前走，人家听清了、明白了人家就能往前走。这是不是又一个拣选？（嗯。）第一批拣选的是有素质、有认识，在神话里边能够找见路途的，诚实的、有正义感的人。第二批拣选的虽然素质差一点，但是“只要神借着一个人告诉我、传达给我了，告诉我尼尼微城再过四十天就颠覆了，我就赶紧回转，我就能走这条路”。再下来拣选什么人？诡诈人，他相信不相信神的话？（不相信。）对神的话信不来，他相信眼见的。多马，他摸不着耶稣钉痕就不信，他们告诉他耶稣复活了，他说：“不可能！”耶稣跟他说：“你摸摸看，是不是？”他眼见了，摸着了，“就是啊”，信了，诡诈人需要眼见。好了，那接下来神交通：什么是滑石蛋、什么是敌基督、什么是神家、什么是殿、什么是教会、什么是宗教场所、什么是神所恨恶的、什么是神所喜悦的……都告诉你了。神交通得特别细，滑石蛋、敌基督、假带领有什么表现，甚至一个动作都交通出来了。那边神告诉你了，在你眼前又给你立了个标杆，立了个原子弹。诚实人，神对待他们是怎么作的，你是不是看见了？（嗯。）你看见神所作的了，你看见那个滑石蛋被神一脚踢出去了。教会建造的时候，跑断腿、累断腰的这些人去哪儿了？是不是神一脚踢出去了？（嗯。）当时花开得是不是漂亮？（嗯。）神说：“所有温室里的花，虽然多如繁星数点不清，而且吸引着所有的游人，但花谢之后，便如撒但的诡计破烂不堪，无人问津。而经受风吹日晒的所有的为我作见证之人，虽然花并不美丽，但花凋谢之后，便有果

实，因这是我所要求达到的。”（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三篇》）神这么一揭露以后，这些敌基督、假带领所做的是不是都是撒但的诡计啊？当时他们是不是都是跑断腿、累断腰的？看着能为神花费吧？（嗯。）为什么能花费？他是为了与神搞交易，是个骗子，这就变成诡计了。人家花虽然开得不漂亮，但是到时候人家果实累累，明白了神的心意，这是不是让你看见了？你看见了，那你现在该信不该信？你看见了以后是不是能够相信神的话就是真理？

之前交通过，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是吧？怎么看见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呢？食物只是可以维持着你的肉体，可是神下一步要作什么工作你不知道，下一步什么样的人存活你不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单靠食物可不行，靠什么呢？得靠神口中的话。“你看人家弟兄怎么走过来的，人家也吃饭呢，咱也吃饭呢，人家在敌基督、假带领的打压下，人家能从患难中走出来，走出来人家还得着了权柄，与神同掌王权。人家说出话来那么多人听他的，人家说出话来那么有权柄，人家说出话来，那么多人尊重他。现在有多少人，弟兄说他们是走狗、傀儡、畜生，说他们是恶人，人家还能跟随，还能尽本分。”那天交通了“马王爷”，叫你“马王爷”你愿意听不愿意听？叫你“哮天犬”你愿意听不愿意听？扎心、难受！今天又说你是魔鬼，都不愿意听。不愿意听那你躲开！不行，还得听，还得带着笑脸听，脸色还不能变。在社会上你这么随便说一个人，这是骂人的话，人家不和你干起来才怪呢。可这儿呢？打了你、骂了你，你还得规规矩矩地干。看看刘志，刘志说什么呢？“哎呀，我就不能说话，弟兄一天起来把我踩在脚底下，踩得我喘不过气来。”就那么踩他，他还得在那规规矩矩干，还不用你卡着他，因为话语在他身上作王掌权了。看见什么了？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你看见神话的威力了，你看见神话的权柄了，该服下来了吧？人人都向神靠拢，人人都向神敬拜，你看见了吗？神话一一在应验，你服不服？这就把你征服了。“原来我诡诈，对神话信不来，经过国度建造，经过这五六年、十来年，这么一看，神的国度就要建立了，这团体宇宙新人就要出现了！”你是不是应该高举神了？是不是该

走多马的路了？神说过，看不见就信的有福了，你看见才信的就不如看不见就信的有福。那你再对比一下，你看是我有福，还是SJ有福，还是你有福？是不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出来了？（嗯。）为什么你没有人家有福呢？就因为你的诡诈，就因为神话没有成为你的信心、没有成为你的爱心、没有成为你的生命。神作工还没有截止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能够追求，那你就算是一个多马。到现在你都看见了，神公开显现了，怎么公开显现？难道是耶稣驾着白云降临？你能看见耶稣吗？你看见神的性情了，你看见神的喜怒哀乐了，那你就是看见神的本体了，那就是看见神了，那就是神向你显现了。现在是不是正是在作这一步工作？（嗯。）当神向你显现的时候，你连一个多马都不是，那就是你下地狱的时候。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想让你把神话当真理待呢？什么是追求真理呢？在神话里得着做人做事、看人看事的准则，这就是追求真理，这就是生命进入。当你做人做事、看人看事有神话作为根据了，你就是有真理的人，你就是蒙拯救的人。你看我和你交通这一切，我脱离神话了没有？（没有。）因为我做人做事，看人看事是以神话为依据的，这就叫追求真理。你追求找这个原则，找这个准则，追求找神话作依据，这就是追求真理。小凤，现在搞清楚什么是追求真理了吗？（小凤：就是做人做事、看人看事根据神话，不是根据自己的意思去做。）

什么是追求真理？就是喂猪也能成全人，喂猪也能追求真理，讲道的也能追求真理。喂猪怎么追求真理？你怎么喂这个猪，神怎么交代的。祭司弟兄交通，叫一个人喂个鹅，他是点了个灯泡给它取暖呢，你说这是什么？喂羊去了，铺了那么厚的草，这是维护神家利益吗？（不维护。）神说你做什么事情要三思，交代给你本分的时候，你对你的这项业务得精通，你得去查资料。为什么要这样呢？你查资料的过程是什么呢？是你对本分的态度、观点，神就看见你了。让你去喂猪呢，“我该怎么把这个猪喂好，这猪一天吃什么，今天这猪病了，不敢让死了，不敢让猪病倒了，我得在网上查查，看该抓什么药。”你在你家专心地喂猪，是为了赚钱，你来神家专心地喂猪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赚钱吗？（不是。）是为了什么？你是为了尽本分，你

在尽本分的时候用心，把你的特长，把你的优点用在这里边，你把特长当成工具来使用，来尽本分，然后你再用心去查找资料，你用心的态度、观点，神在那儿看见了。你想把这个猪养好，你是在尽本分，你不是为了地位，你不是为了搞交易。同样两个人喂猪，都是查阅资料呢，都是那么用心，能不能说他们都是忠于神的人？（不能。）为什么？得看他的心，他的态度、观点是什么？虽然他们都去查资料了，都是做同样的事情，而且达到了同样的果效，一个人人家是想什么呢，维护神家利益，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我活着是个受造之物，我就该为神献上我的所有。既然神看我能够喂个猪，那我就不当带领，我就当个喂猪的，我就把这猪喂好。”他是站在一个受造之物的位置去看待这个问题。而另一个人呢？他也是喂猪呢，“我得做出一点成绩来，我不比小凤差，我不比微微差，SJ你用微微不用我，我就给你做出个成绩让你看看，我就喂两天猪给你看看，我就把这些猪养好给你看看！我要把这猪养得肥于他的猪，我要让你看我这猪养得多肥、多胖。我要把这个猪卖个好价格，我不允许这个猪有病，我要让他们看见，他的猪有病，我的猪没病，看见这是我养的猪，这样我就有地位、名誉、冠冕了。”他是为着地位、名誉、冠冕搞着交易。“当我把这个猪养好以后，神的作工一结束，你说谁进国度？除了我还有谁？”他为着什么？为着交易，诡诈、欺骗。同样都是喂猪的，同样找资料，同样用心，态度都是一样的，可他的观点、存心不一样。一个人是搞交易、欺骗，一个人是坐在受造之物的位置上尽他的本分。两个人推磨，提取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尽本分，提取一个撇下一个。

神不看你的外表行为好坏，只看你的存心。这个要求对小凤就有点高了，小凤现在是连外表行为都没了。刚开始还有点外表行为，等时间长了以后，“靠弟兄，弟兄也不搭理我，弟兄也不管我，弟兄好像看不见我似的”，尽本分就没劲儿了。“拉倒吧，人家弟兄也不管我，也不看我，我就是再多干几样活儿，弟兄也没有赏赐我，我还费这个劲儿干什么呢？拉倒吧！就这样干吧，这活儿今天能干完就干，干不完拉倒，弟兄也不看。那东西在院子里放得坏了，管它呢，又不是我的，我就是维护好，弟兄会说我个好？弟兄也看不到我，国度里

边也没有我的脚印，我干也是白干，我还不如享受享受呢。东西坏了，我管它呢，我操心也是白操心，谁能看着呢？我想做在人前，人就是不看，SJ也不说个好，弟兄也不说个好，拉倒吧！”消极、软弱，成了泄了气的皮球了，愿意咋地咋地吧！所以你再说这个东西得及时发下去的时候，小凤在那想什么呢？小凤早就没心思管这些事了，“因为买上假货这事，现在这件事情都和我没关系了，你愿意让谁来谁来吧，你愿意咋地咋地吧，反正你也不赏赐我。我就是安排了，谁能说我好？能改变了我这个归宿？能扭转乾坤？我即使把这些东西安排了，当下给分配下去了，哪怕是半夜十二点以前分配下去，弟兄能给我扭转了乾坤？能改变了我的命运？如果能行的话，我今天不睡觉了，我立马把东西给他们送了，哪怕半夜敲门，我也给送下去！可是没用呀，别说半夜了，我就是两天处理了，弟兄也不会改变对我的看法，拉倒吧，休息休息吧！”我给你交通的是路，我告诉你该怎么做、该怎么做，你没有按着我这个做人做事、看人看事去做，反过来按着你的意思，“拉倒吧，烂泥扶不上墙，我不算了，谁也不赏赐我，我做它干什么。神的十一条要求轮不到我。神不赏赐我，我就没劲儿。”咱连个效力者都不是！因为在小凤这儿“我就不是想效力，我来是想作王掌权的，你非得让我效力呢，我怎么能有心劲儿呢？”所以你就是一次又一次有意地犯错。刚开始是无心，到中间是不操心，到最后是有意地撂挑子，“愿意咋地咋地，和我无关”，下一步就成王谦了。王谦见了狗要打狗，见了狗盆子也要一脚踢了，嘟嘟囔囔的，见了什么都不如意，都扎他的心。

给你指出路来，你不是按着这个路去走，反过来成了你背叛的根本。小凤，能听懂了吗？（小凤：听懂了。）那追求真理的路是什么？（小凤：就是看人看事、做人做事根据神话，不是根据自己的意思去做。）追求真理的路是什么？（微微：就是在尽本分的过程当中遇到的这些人事物，还有在本分当中，能够学会做人，学会根据真理去做这个事，扭转自己错误的观点，不凭着自己。）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实行真理，在实行真理的过程中尽本分。小凤，你尽本分是尽本分，实行真理是实行真理，尽本分和实行真理不挂钩，反过来“弟兄，

你告诉我怎么实行真理？”我告诉你了，你是在那想，“这是告诉我怎么尽本分呢，这是实行真理？”你现在能转过来了吗？（小凤：嗯，能转过来了。）实行真理就是在你尽本分的过程中扭转你的态度、观点、存心。这条路好走不好走？（小凤：顺服就好走。）不顺服就不好走，是吧？

511　怎样进入神话的实际

1　真实为神花费的人就是将全人摆在神面前，真心顺服神的一切说话，能够实行神的话，将神的话作为你的生存根基，在神的话上能够真心寻求实行的部分，这是实际地活在神面前的人。你做的对你的生命有益处，借着吃喝神的话语，能满足你里面的需要和缺少，使你的生命性情有变化，这就满足神的心意了。

2　你按神的要求去做，不满足肉体，乃是满足神的心意，这就进入神话的实际了。谈更实际地进入神话的实际就是指你能尽上你的本分，满足神的需要，这样的实际行动才是进入神话的实际，你如果能进入这个实际，那你就有真理了，这是进入实际的开端，你得先做这个操练，之后才能进入更深的实际。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对神的“实际”能绝对顺服的人是真心爱神的人》

缺乏理智的表现

（吴雯：那天我在手机上收到一条信息，太忙就没在意。后来才看到信息上说，我收了一个快递，所以手机上的行程码是红码，当时我这心里熬得就不行，我想着："坏了，我给神家带来祸患了，这可咋整呀！"当时我就没吭气。后来听说有人因着拿快递成红码了，还被隔离了，就想着：要是不去报备吧，万一人家过来查，那可怎么办呢？去报备吧，人家把我隔离了怎么办？后来陶虹问我："你手机上的行程码是红码？"我说："不是红码了，现在是黄码。"我就给陶虹打开手机让她看，我说："你看，我这是黄码。"人家把孩子往她怀里一搂："你别往我跟前走啊，你别跟我说话，你别跟我说话，你现在该隔离了！"从那以后，我心里就想：陶虹呀！我看别人也没有这些反应呀，怎么你的反应这么大呢，我又不去你跟前，我只是让你看一下我手机上是黄码，你就是这种态度！我顿时感觉到心凉、心寒。难道这就是弟兄姊妹？这就是墙倒众人推！这一下子就成了大难临头各自飞！我想着算了吧，我先赶快离开吧，我得赶快做核酸去。我在去做核酸的路上，心里也在想呢，陶虹这行为把我的心刺得可难受了、可伤心了，就想说，"你们不用走了，我走，要不我到外头找个旅馆住上两天！"又一想，不行，我的行程码是黄码，人家不接收我。然后又想着，"要不我做完核酸坐车回家吧！"坐车回家也不行，因为我是黄码，人家不让我坐车。"要么打个私家车算了"，但一想这也不行，人家也不拉我呀，而且回去又给家人带来一些祸患怎么办？不行，我还得回这个家，所以做完核酸，我就又回来了。我回来人家都走了，就剩下一个姊妹了。当自己情形不好的时候，就想着自己的肉体，感觉自己成"瘟疫"了。后来一想，不对，这一切的祸端、苦楚是自己造成的，是自己带来的，就因为在网上买了一双破鞋，让神家利益受亏损了，工作作不成了，都走了，这不是自己造成的呀！是自己不维护神家利益，自己把这个托付当成啥了，开玩笑呢？耍呢？明明知道瘟疫来了，还要在网上买鞋，这不是给神家带来祸患了？人家怎么对我都对、都好，这就是神成全我的信心和忠心呢。你看就因着这一点小事，我就要背叛神，就要回家呢。当时就想：我不干了，你们谁能干

谁干去吧，我回家呀，就成这样了。看到我背叛神的可能是百分之百，这就是显明我了。显明我没有信心、没有忠心、没有顺服，就一件小事临到就想撂挑子，不想干了，就把我显明得淋漓尽致。看见自己怎么这么可怜、可悲、可恨呢，就感觉到自己真的是没有良心，就不相信神的主宰与安排。你说神摆设这个环境不是要成全我呀？）

刚才我问吴雯的问题是什么呢？我问的是：陶虹心里应该有哪些话说，是吧？（嗯。）吴雯回答的是什么？她和我说的是：我这里也有话说！她说她冤得不行，她觉得她实在是太冤了，怎么冤呢？因为陶虹说“你离我远点，不要和我说话”，是吧？你们说她冤不冤？（吴雯：不冤。我这儿会认识到了。）你为什么说你不冤？（吴雯：因为是自己带来的祸患。）（夏彤：正常情况，如果你是黄码，你确实应该隔离，考虑弟兄姊妹的安全，但是你在这儿是考虑自己……）吴雯，你在这儿有一个错误的理解，你说了一句墙倒众人推，你这个和墙倒众人推有关系吗？（吴雯：这是我流露出来的。）这个和墙倒众人推一样不一样？（吴雯：没有，这是我自己推自己了。这是我自己不会进入的时候，这么胡思乱想了。）我的意思是给你把这个分一下类，你不要瞎套。（吴雯：哦。）墙倒众人推是什么意思？比如说，今天我说陶虹了，我揭露解剖她了，然后你又揭露她，又打她了，这个就能说是墙倒众人推了，是吧？（嗯。）可你这是什么呀？你说的这个和我说的挂不挂钩？（不挂钩。）不管你是红码还是黄码，这是一场瘟疫来了，是吧？（嗯。）瘟疫来了，你这红码属于定时炸弹，是危险品！你说人远离一下危险品对不对？（对。）可你在这儿说，墙倒众人推。

神摆设的环境正好，我记得那个时候小嘉去了其它地方干活去了，是吧？（嗯。）那个时候我记得小嘉说他先不回来。（吴雯：那是他自己说的。）那小嘉对你也是墙倒众人推？你就没感觉到这是墙倒众人推？（吴雯：没有。）你儿子做出来了，就感觉不到是墙倒众人推了！（吴雯：第二天我才知道他要回来。人家说：“妈，我能回去

了吗？”我说：“能回来呀！因为我的行程码已经变成绿码了。”）你看，说出这话了吧！“我的手机已经变成绿码了，你可以回来了，我是红码、黄码的时候你可不要回来。”你是不是已经把这话露出来了？虽然我没有听见你说出这句话来，但是我已经听见小嘉说出这话来了，他说他在那边暂时先不回来。（吴雯：是他自己说的，我没有跟他说。）你那个时候虽然没有跟他说，但是你刚才把这句话补上了，你说，回来吧，我的行程码已经成了绿码了。（曹玥：要是黄码的话就不要回来。）吴雯已经说出来了，是吧？（嗯。）（吴雯：因为我的行程码是黄码，大家都出去了，等我变成绿码了，大家又都回来了。）你说你对你孩子和你对陶虹的态度是不是两种态度？（吴雯：嗯。）这是什么原因？（吴雯：我的行程码是黄码，他想回来也能回来，我就让他回来呢。）如果你的行程码是红码呢？（吴雯：红码的话，我得听神家的安排呀！）你让不让小嘉回来？（吴雯：回来呗，我就知道我没事。）你还在这儿犟呢！刚才你还说我的行程码是绿码了，你回来吧！（吴雯：因为他问我的时候，我的手机已经是绿码了，要是黄码的话，我说你听神家安排，神家不让你回来，你就不要回来。）

这是发生在你自己身上的事，你没法说了，那咱不说你了，我给你举个例子：一个孩子放假回来了，当妈的行程码是红码，孩子站在门口敲门了。这个时候你是一个旁观者，假如说你是那个当妈的，你让不让孩子进家门？（吴雯：……）呀！吴雯在这儿难住了。（吴雯：那得听人家的安排。）你看看，还得转个圈圈，还得听人家的安排。这个时候我觉得不需要听人家的安排吧？一个当妈的，行程码成红码或者是传染上瘟疫了，成了危险品的时候，她孩子还小，想回家和她团圆，或者想让她抱呢，她抱不抱她孩子？（吴雯：肯定不抱了。）你是远离他还是靠近他？（吴雯：远离。）你知道你见了孩子得远离。（吴雯：弟兄说的意思我懂了。）这时候你就不说墙倒众人推了，你不但不说孩子推你，反过来是你推孩子呀，是吧？（吴雯：嗯。）你传染上瘟疫了，你为了孩子的安全，你会把孩子推出去。你为了你孩子的安全，你就能把孩子推出去。今天你在这儿成红码了，

你成危险品了，别人远离一下，你还说别人推你了，那是推吗？（吴雯：后来转过来了。）你这个“转过来了”和我说的那是两码事。你那个“转过来了”是什么？“这是我自找的，是我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怪谁呀？怪我！活该！就该让人家推。”我给你说的这个，和你说的这个转过来了一样不一样？（不一样。）这是本质上的一个区别。

（吴雯：看事观点错了。）那是一个理智，咱这个理智得正常。那天是你自己跟SJ说你是红码，你说了之后，SJ这才告我说你的行程码是红码。我说：“要是红码的话，给这边带来的都是麻烦。即便是大红龙不查，咱自己在家里也得防范。”然后我给陶虹打了一个电话，我说：“你看看吴雯的行程码是不是红码呢？如果是红码的话，就相当危险了，你赶紧去安排一下。”是我让陶虹那样做的，我说：“你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在外边人家还保持一米的距离了，你看看是不是红码就行了，不要多说话，面对面说话怕飞沫传染。”我的意思是让人警惕一下，这叫预防。神也说了，“第十项，应急方案。有时教会会下达一些应急的措施，比如瘟疫出现了，教会采取相应的隔离制度，等等这都属于应急方面的工作。”（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分辨假带领（八）》）可你把陶虹的这种行为当成了一种“推”，这就是缺乏理智的表现，咱这个理智得正常。

你说瘟疫来了，你戴不戴口罩？（戴。）神说：“好比说，告诉你们‘瘟疫来了，外面都传染开了，你们当紧的一件事情是赶紧买粮食、买口罩，就这几样事你们去办吧！’听出什么意思了吗？这件事情急不急切啊？（急切。）那等到什么时候办啊？用不用等到明年后年大后年哪？不用，这是当务之急，这是一件大事，什么事都先别办，先把这件事情料理好了。是不是听出这个意思来了？（是。）那对神有顺服的人应该怎么做呢？就是赶紧放下手中的活计，什么事都不重要，神刚刚吩咐的这件事情是神着急的，神心里着急的、神挂记的这件事情我们赶紧去落实，赶紧去做，手中什么活儿都不重要，吃喝这些事都不重要，先把这件事情落实、做好之后再忙别的活儿，这叫顺

服。你要是分析呢，‘瘟疫来了？要传染了？什么时候的事啊？那还早着呢！传染就传染呗，管那些事呢，又不传染我们，等传染到再说。要买口罩、粮食？口罩什么时候都有，着什么急呀？戴不戴能怎样？不戴不照样活着吗？粮食地里产了不就能吃嘛，着什么急啊？现在有吃的，管那些干嘛，过两天再说，等事临到了再说，手里的活儿还忙着呢’，这是不是顺服？（不是。）这叫什么？统称悖逆，具体说就是漫不经心，还有抗拒、分析、研究，在心里加以藐视，觉得这不可能，就不相信这事是真的，‘你着急我们不着急，管你那些事呢，等我们着急了再说’，这是不是顺服？这样的态度是不是有真实的信心？（不是。）”（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二十四）》）这是神交通了，要是神不交通，你戴不戴口罩？（不戴。）很可能就不戴了。你会说“我信神了，那个瘟疫是长眼睛的，该你得瘟疫的时候你才能得了瘟疫，不该你得瘟疫的时候你就得不了”，所以你就不戴口罩了，你还要站这个“见证”呢。可神交通什么了？你就该戴口罩，你还得躲避瘟疫，哪里有瘟疫，你还去不去？（不去。）神没有说“我要在这儿降灾，你不用戴口罩啊，我就给你把这个家保护起来了”，神说什么？神把你带出这个瘟疫区，神才在这儿降灾。神作工是不是实实际际的呢？（嗯。）神作工是实实际际的。那你在这儿能说，因为你是信神的，他们就不应该按红码对待你？你的行程码都已经成红码了，而且是你自己告诉人家你的行程码是红码，人家是不是就该把你当红码对待呢？（嗯。）神兴起的每一个环境都是检验人呢，就让你的红码转换成黄码，这就把人都显明了。

什么是故意抵挡（一）

（周蕊：这段时间，我来他们这儿带他们进整理文稿的原则，可是现在李慧连最简单的标点符号该怎么用都进不了，这些问题她总是重复地犯，交通多少次就不进入。我再给她交通，或者问她，最后我看到她气得都有点想哭的那种感觉，我也不知道临到这个环境自己应该怎么去配合了。还有一件事，这边没有冰箱，馒头第二天就坏

了，后来我就给王晴点了点，意思就是在这方面得计划，得合理地安排，得操心，我给王晴找了一段神话让她看，王晴看了以后就挺抵触的，手机往旁边一扔，“我现在觉得麻烦得不行”！后来我又给王晴交通了，王晴也认识自己了，我以为没什么了，就去干别的去了。晚上回来的时候思颖跟我说王晴在她们面前说，“你看周蕊说话的那个口气、态度好像就是怎么怎么……”，从我这是觉得，今天我这个活出在三个姊妹身上达到的都是这个果效，自己也不想作恶了，但达到的就是这个果效。我自己也疑惑呢，你说配合这个本分，有的时候不问不沟通，不知道她心里怎么想的，也不知道她难在哪儿，怎么去带，就达不到果效。我问她是希望她能把她心里边的东西说出来，我能掌握她心里边是怎么想的，看她掌握了多少原则，然后再去配合。可是有的时候感觉跟李慧在沟通上特别困难。）

李慧说说。（李慧：就是文稿里边的标点符号整错的时候，周蕊对付我：“为什么这儿能整理错呢？”一开始我心里还在为自己辩解、找理由，“这个标点符号错了好像也正常，那我下一次改了就行了嘛！”就这一个问题她在那儿就问半天。然后眼睛一直盯着我，一直就不离开我这个视线。那天下午周蕊也跟我交通了，后来看了弟兄交通的《神用行政辖管万民》，就交通你知道张绣她儿子为什么会变成那样吗？我心里就想：“我这才刚开始尽本分，你就这样要求我，你来这儿一个礼拜了，我还没有进入原则，就交通神的行政，如果你在这儿待上一个月我还进不了原则，神的刑杖是不是就要临到我了？”然后周蕊就谈到神击杀长子的话，我就感觉到害怕。我当时心里就想：“你谈什么也不要谈这个击杀长子。你们尽本分多长时间了，我才尽了几天本分，我也不敢跟你们比，你们三个字、五个字一看就能组合成一个句子，我在那儿还得想半天。”每一次尽本分的时候我也是在神面前祷告立心志，让自己也能用心，就是尽量能进入各方面原则。）思颖呢？你和周蕊也发生冲突了？（思颖：没啥冲突，就是她问我问题的时候涉及到自己脸面什么的。）有点抵触？（思颖：嗯。但是我自己在里边也调整过来了。我没有像李慧对周蕊这么抵触。）（周蕊：我来了之后对付了李慧三次。）思颖，这个基本是事实？（思颖：

嗯。）你怎么看这件事？你站在哪一边？（思颖：周蕊这边。这段时间周蕊跟李慧交通的比较多，包括她对待本分的态度、业务这些方面。）都是苦口婆心还是像管教儿子一样？（思颖：这一段时间周蕊辅导李慧的时候，就是一篇文稿先听音频，听完以后一句一句的这样去带。）

王晴，你给谁当拉拉队？（王晴：不是我给谁当拉拉队的问题。）你先当个拉拉队，我看你站在哪一边？你的立场是什么？你先表个态，你认为周蕊是打压还是帮助扶持呢？（王晴：是帮助扶持，也是为了维护神家的工作，也是着急想让李慧赶紧往前赶，就是她这个态度、这种说话语气像老师问学生。那天她在这儿问我的时候我也是觉得，怎么总是有站地位的这种表现呢？总是有教训人的这种口气呢？那天坏了的馒头是第一天晚上蒸的，第二天早上、中午也是吃的馒头。晚上我说咱都吃了一天馒头了，给你们做面吃，留着几个馒头明天早上你们可以吃。结果周蕊来了找了一篇神话给我交通，说我糟蹋粮食，还说自己家的粮食也是神赐给的，意思是浪费了也不行。当时我挺抵触的，其实就是抵触周蕊交通的那个态度。后来我就想，神摆设不合我观念的环境我就顺服不下来，我这里边有对抗、叫嚣的这种态度。当时也反省到了，不管周蕊对我是什么态度，但是在我这儿已经抵触了，我已经对神摆设的这个环境不进入了，现在你就是再给我交通什么我不想见你这个人了，你跟我说话的这种语气、口气我已经不想接受了，当时心里就有这种想法。）你的意思是站在李慧一边，你为李慧当个拉拉队，“我不能直接说，你自己听着，你看着办”。王晴，你是不是在背后给李慧交通过？（王晴：没有。人家干人家的，我干我的，互不干涉。）我刚才问王晴站在哪一边，王晴不直接说她站在哪一边，她先告诉我，“周蕊怎么对待我了，你说我该站在哪一边呢？我不是要站在哪一边，是周蕊迫使我站在了她的对立面”。王晴，我好像没有问你周蕊对付你什么了吧？我没有说这话吧？（王晴：没有。）我只是问你站在哪一边，你没回答我的问题，你告诉我，“周蕊修理对付我了，我才体尝到李慧的难处，周蕊不修理对付我的时候，我还体尝不到，我还不给李慧当拉拉队呢”，你自告奋勇告诉

我说周蕊怎么欺负你了。（周蕊：那天交通李慧对待本分的态度的时候，王晴的意思就是让我先认识自己。后来我说老师说我给别人动手术着呢，你让我先看看自己身上的问题，把他剖开不管了？你要说我的话，等我先把李慧的问题说完了，你再说我。那天她拦着就说不成。）（王晴：我当时说的是带领工人要学会用自己的经历带领弟兄姊妹，因为周蕊一说话就是对付修理，自己就觉得对付修理在这达到的果效不是太好。反正她多数时候不谈自己的经历。）

王晴当了李慧的拉拉队，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是同一种想法。王晴对修理对付是什么态度？王晴，你信神几年了？（王晴：十几年了。）十几年了？听你说话不像十几年呀！你这十几年是怎么过来的？你和李慧一谈起修理对付就好像见了狼一样，都和修理对付有仇似的。王晴，你对修理对付怎么看？我看见你不是对周蕊怎么样，不是对周蕊有什么成见，而是你们对修理对付有成见。王晴，你理解修理对付这两个词吗？咱们一临到修理对付，还不知道要说什么，汗毛就竖起来了。王晴，你对修理对付这两个词怎么看？你为什么能和李慧站在一起？刚才你很坦白地把你的态度立场表明了：周蕊修理对付我了，周蕊如果不修理对付我，我未必和李慧站在一起，她一修理对付让我体尝到了修理对付之苦，让我同情李慧。是吧？刚才王晴说："你一修理对付我，我就烦，我就不想见你这个人。"王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你没有分辨周蕊是修理对付你还是打压你，还是欺负你，你没有分辨她说的话是不是修理对付，你是明明白白直接亮开了话："你修理对付我，我就讨厌你，我就不愿意搭理你，我就不愿意和你说话；你修理对付我，你就是我的仇敌！"你是和哪个人有仇吗？你是和修理对付有仇！王晴，你是哪年信的全能神？（王晴：2003年。）2003年信的神，神一来作的就是审判刑罚、修理对付的工作，神是不是提前告诉你了？审判刑罚、修理对付是神极大的爱，咱道理上也得明白呀。你从2003年到现在多少年了？十七、十八年了，是吧？（中间出去一段时间，跑了有三、四年。）不管你跑了几年，在你跑之前你已经接触信神了呀？就好像孩子一样，你虽然到世界上游荡去了，不管你是当乞丐还是当老板去了，你离开家五年也算、八年

也算，但是年龄不饶人呀，你信神的年龄到了呀！你是哪一年跑回来的？（王晴：2012年才正式回来。）2012年到现在也九年了呀！以前不算，那你跟随神也九年了，你对修理对付是仇恨，你这九年是怎么过来的？那你为什么还要跟随神呢？你跟随神就是接受修理对付、审判刑罚，你明明是仇恨修理对付，见不得修理对付，那你为什么还要跟呢？就像世上人说的那句话，你自己犯贱？仇恨什么就跟什么？见不得谁就跟谁？王晴，这是一种矛盾的心情呀！

王晴，你信神是为了什么？（王晴：剩存下来。）为了剩存下来。王晴很诚恳，单纯敞开啊！“我信神就是为了剩存下来，但我从来没有计划要接受修理对付，我不计划接受修理对付。你不要修理对付我，但你还得让我剩存下来。神，你赐给我生命不要修理对付我，不要给我真理，我只要剩存下来！”这是在干什么？“神啊，我不认你为主，但你得把家产给我”，你不认神为主你又想把家产得到，这属于什么人？（强盗。）强盗就是“我不承认我是你家的人，但你这些东西得归我，我看准的是你的家产，但是我不归你”。神说我就是真理、道路、生命，我来作的工作就是修理对付、审判刑罚。王晴说我要的是生命，我不要真理，我也不要道路，我要的是结果，我要的是你的家产，你凭什么要修理对付我呢？王晴来神家当强盗来了。九年了，你这个强盗抢了个什么没有？九年了什么也没有抢到。王晴，你这个强盗不行呀！你这个强盗失败呀！九年了什么也没抢到，你这个强盗也该反省反省了吧？以后不能叫你王晴了，叫你“江洋大盗”！王晴，听到这话是什么感觉？（王晴：听你这样一揭露解剖才认识到自己本性实质里的东西，虽然自己信神，但是却不能接受神的这种作工方式。）信神想剩存下来，想混个不死的结局，那怎么才能剩存下来？你得有真理。你要真理吗？神怎么赐给你真理呢？李慧，神赐给你真理的路途是什么呢？（李慧：修理对付。）修理对付、审判刑罚是赐给你真理的一个过程，是赐给你真理的一条路途。也就是说审判刑罚、修理对付是得真理的必经之路，你不想走这条路，你只想要真理，“审判刑罚、修理对付这条路我不走，但是你得把真理给我，我只

想吃饭，但是我不想张嘴，我不张嘴，但你得把饭给我放到肚子里边”，你说王晴这是什么意思？

咱一听到审判刑罚、修理对付就反感，你反感的不是修理对付你的那个人，你反感的是谁？你反感的是神，你反感的是正义，你反感的是正面事物，你反感的是真理，你反感的是生命。你反感生命你不要生命就行了，那你还追求生命干什么？你今天不是说“周蕊不是修理对付我，也不是揭露解剖我，她是打压。她怎么打压我了，怎么欺负我了”，这也是一句话。可是你在这儿没有说她是打压你，你直接告诉我，“她修理对付我了，我就受不了了”，你说的这是什么浑话？你就直接告我说，“她‘赐给’我真理我不要，我就弃绝真理、我就恨恶真理、我就接受不了真理”，和这话一样不一样？这是不是划等号呢？（嗯。）那你信神干什么呀？“周蕊修理对付我了，我就同情李慧了，我说李慧为什么要和你对着干，原来你是对付她了、修理她了，原来你是‘赐给’她生命了。”周蕊和你交通不要浪费粮食，要活出一个正常的人性，这是不是一个正常人该有的活出？不管周蕊交通的这个“道”高与不高，交通得是不是完全合适，你应该考虑这件事对你有没有进入，可你不去考虑、不去寻求，你把她放在了对立面，咱就不是一个追求真理、寻求真理的人，就不是一个接受真理的人。听懂我说话的意思了吗？（王晴：听懂了。）有路吗？（王晴：有。）王晴，有什么路？（王晴：神今天来在地上作工就是借着刑罚审判来洁净人里边的罪，我里边就是对神的作工不能接受。）王晴，你临到这个环境我还羡慕你呢，我羡慕什么？你今天碰上周蕊了，这对你是不是极大的洪福？今天你蒸馒头了，这个馒头坏了，周蕊还给你交通，除了周蕊给你交通，谁还给你交通？谁和你说这些话呀？谁和你说这些事？思颖，这是为什么？（思颖：周蕊对她的爱。）为什么周蕊对王晴是爱，其他人就没有爱？这是一个什么事呢？这个事情是不是有点太小了？一个鸡毛蒜皮的事，一个生活琐事，是吧？这个事要是让我碰着我管不管呀？要是放在五年前、八年前我管，放到现在我不会管，为什么？正事我还管不过来呢，大事我还管不过来呢，对吧？就是SJ也顾不上管你，她就是碰上了也不会管你，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

的本分，自己的本分还操心不过来呢，还操你的这些心？周蕊今天看见了和你说是对你的一种帮助、扶持，是对你的一种关爱。也可以说周蕊今天的本分不是很大，没有把她压得喘不过气来，她在闲暇之余来帮助帮助你。如果她今天有那么多音频要处理，要检查文稿的话，她没时间，她也发现不了这些问题。她有点空闲时间，她发现问题了，她去给你交通交通，那你说你是不是一个幸运儿？真可以说你是幸运儿，可是你这个幸运儿不感恩戴德，反过来你还把这当作仇视之物，反过来你还给李慧当了个拉拉队。你说李慧的心为什么这么刚硬呢？为什么她敢跟周蕊对着干呢？（王晴：因为我做了撒但的帮凶。）李慧在这儿感觉什么？“我后边还有一个后盾呢，还有一个支持我的，还有一个东家，人家东家还没有说什么，你就把我赶出这个家门，可能吗？周蕊，你太小儿科了吧！”李慧找见了知音、找见了后盾、找见了助手，她着急悔改吗？她不着急，所以她敢起来反抗。如果那么多人都能接受修理对付，让她们都看见李慧的表现，无人去同情她，她还能站立得住吗？她自己在心里边就垮了。现在呢？还没等她垮呢，王晴在那，“别倒别倒，我支持你一下，她修理对付你不对着，我也恨恶修理对付，咱们团结起来抗议她。神说了，两三个人为了同一件事祷告，可以把一座山挪去，咱们联合起来祷告一下，让神把周蕊挪去，把修理对付挪去”，咱流露出来的是不是这种性情呢？（嗯。）王晴，你比李慧大吧？大多少？（王晴：大六、七岁。）你比她大六、七岁，你当大姐姐了，她想依靠你，让你拉她一把。你不是把她往正道上带，你是把她往地狱里边拉，就这她还得对你感恩戴德，还得把你当成近亲。

今天遇到这个事我没有说李慧，我先把你说了一通，为什么？因为你年龄大了，你又是东家，你又是带头起哄的。我说带头起哄是不是有点重呀？重不重？（王晴：不重，能接受。）我为什么说你是带头起哄呢？你能直接起来反抗修理对付，对抗审判刑罚，还说什么了？“你看周蕊对李慧就是那种说话口气”，王晴，你这是在干什么？（王晴：拉帮结伙。）拉帮结伙、煽风点火。煽风点火的同时属于什么？是不是迷惑人？神说：“他不行真理也不让别人行真理，他宝爱

罪，不恨恶自己，他不认识自己也拦阻别人认识自己，拦阻别人渴慕真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对不行真理之人的警告》）“我不接受修理对付，李慧，你也不要接受修理对付。”煽风点火、拉帮结伙，联合起来与神对抗、叫嚣。只要确定了周蕊是修理对付，你管她语气好坏呢？祭司弟兄修理对付人考虑语气吗？你看见我说话语气好不好？咱要求人不能太高，我没有去求证、没有去调查，只要确定了她是修理对付，她就是语气再重，她就像教训小孩子，这些都无所谓，这些都是小事，神看的是什么？看人的态度，看人的存心，看人是为了什么，看的是果效。而且她这个作工完善是根据她作工的时间长短，经验、教训逐渐地拔高，生命长大是逐渐拔高的，有谁作工一下就能够一步作到位呢？祭司弟兄交通了，“哎呀！我的忍耐也不行，你看神遇到一些事还不动火，我不行，我急了就不行了，就拍了桌子了”，祭司弟兄交通过吧？（嗯。）祭司弟兄还交通他有时候说话气得不行。那你要让周蕊怎么样呢？她修理对付你的语气重些，就像教训小孩子，在我这儿看，在神那边看那不是事，你只要确定她是修理对付，不是打压、不是欺压、不是玩弄就行，至于她说话的语气、态度，在作工中能够逐渐变得完善。当然，现在她的作工肯定有不完善的部分，就好比神说：“你看给小孩吃药的时候，都是先把他叫过来，控制住他，给他一点糖，给他一点好吃的东西哄住他，然后趁他不注意的时候给他灌一口药，等他明白了已经咽肚子里了。”（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追求真理的重要性和追求真理的路途》）带小孩吃药的时候，你先给他糖吃，再给他药，小孩子吃药不要卡着他。这是她作工需要的一个完善，这是她作工的一个方式方法。但她就是没有给你喂糖，直接喂你药了，难道你就要拒绝吃药了？这就成了你拒绝吃药的理由了？我修理对付你的口气不对了，你就能直接起来抗议了？这是不是你抗议的理由？你去做手术了，医生呛了你两句，“你是什么服务态度？我不治了，我回家等死去呀！”王晴，你说这是什么人？人家的刀下得狠一些，或者人家骂你两句，只要人家能给你看好病就行了。

我刚开始作工的时候，“打仗”你们都听过，是吧？我那个作工方式是什么？有时候你们不敢评价我的作工方式，是吧？思颖，评价

评价我的作工方式，刚开始我那是怎么作工的？（思颖：就是“打”呢。）就是“打仗”了，你在我的作工里边看见了什么？你看见我有理智吗？去人家家里像强盗一样，说话是一种霸道，去了人家家里还说，这是你的家？（思颖：刚开始听录音心里想，弟兄还真厉害。）真厉害，因此还绊倒许多人，有许多人站立不住，也因此有些人跟着我学“坏”了，是吧？为什么他们想当先锋官？照猫画虎，“呀，原来打人这么舒服啊！”借此机会享受享受地位之福。那你说我当时那个作工方式对不对？（王晴：对着呢。）王晴，我那样作工对，那你为什么还要说周蕊那样作工有问题呢？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呀？夏彤，对不对？（夏彤：对着呢。）思颖呢？（思颖：……）“人家都说对着呢，我还敢说不对？你作的工作我怎么能说不对呢？”这个作工呀，不去评价对与错，没有对与错。为什么说没有对与错呢？一个是你自身的身量，你就能这样作工，你就作不了那样的工作，那你说怎么呀？等你具备了真理再去作工？那就耽误事了。你不具备那个身量你能作了那个工作吗？伪装、模仿、仿造吗？那不是羞辱神吗？这个事情是在逐步地操练中，逐步有一个拔高，但没有对错之分，只不过是对生命有益就行。

我那时候作工虽然在外表上看着有些不雅观，让撒但能抓个把柄，但是对人的生命是有益的，让他们看见神的怒气临到了他们，让他们感到了惧怕，让他们产生了敬畏，同时让撒但抓了把柄，他抓把柄正好把他的撒但相给暴露出来了，这是不是好事呀？能达到果效是好事，但你不一定就作得完全，你不一定就作得完美，工作是逐步作得完美的。随后你再看还有打吗？就不打了。因为这个打会让有些人模仿，让撒但抓把柄，不是完全的神的彰显。我当时为什么要打呀？为什么会打呀？（周蕊：因为他们不听。）一方面是他们不听。咱现在不看他们的那个原因，要找自己的原因。“初生牛犊不怕虎”，刚开始有没有包容、忍耐呢？没有。当神话开启、引导、带领你明白了以后，或者说你能实行一些真理的时候，你看见那些人是什么？是火、是怒。不由自主地就升起了火、怒，所以就要打。经过长时间作工以后才发现，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是这样，是整个败坏人类就是这样

的，神拯救一个人艰难，人的性情变化不是一时就能改变的，还打吗？不打了，得给他们时间。同时，自己在经历的过程中，在神话里边是不是也得着审判刑罚、修理对付了呀？自己不完全的地方自己是不是也看到了呀？自己看到了，“原来我也不是什么圣洁的，我也没好到哪里去，我只不过比他们强一点罢了”，这个时候你还能理直气壮地去打人吗？所以火也就小了，理直气壮也少了，相对来说包容、忍耐增加了，理解增加了，所以作工的时候，苦口婆心地交通反而多了、包容忍耐多了。这个是因着在作工中、在性情变化的过程中逐步长大的一个过程，不是一刀切。你看我刚开始作工能像现在一样给他们那么大的耐心、那么长时间地帮助、扶持吗？给五个小时就够多了，你接受就接受，不接受拉倒，哪还能像今天呢？你看见我是这么走过来的，那今天不管周蕊说话口气强硬也好，再怎么也好，她的存心是对的。即使她说话有些不合适，口气有些强硬了，说话就像教训小孩子，语气中带点指责，她不还是为了你的进入？只不过她还没有看见她自己的缺少，对自己的败坏性情还没有认识到位。当她什么时候认识到自己是蛆虫、粪土的时候，你让她狂她也狂不起来了。相对来说，你再看今天的周蕊和去年的周蕊一样吗？（不一样。）这不就是变化吗？都在变化之中，人家在变化之中给咱立了一个标杆，人家在变化之中已经逐步有了一个进展，咱为什么不给人家一个机会呢？为什么要拿上周蕊和我衡量呢？为什么要拿上我与基督衡量呢？这都是谁的问题？（自己。）是你自己的问题。所以你只要确定是修理对付，你就不要找任何理由、借口，认为修理对付太苛刻了，修理对付的口气不对了。说话的口气越不对，对你来说越是最好不过了。为什么？因为越给你强硬的口气、强硬的态度在你心里边才越能受到刺激，才能起作用。

就像门诊聘请医生看病，如果聘请一个医生看病就不疼不痒，没有效果，如果同时聘请了两个医生看病就有效果了，什么原因？“我要是再不拿出点果效，人家就不用我了，换人了！”有了竞争对手了。这个医生看病平时下的是什么药呢？他下的是中性的药，不下凉性的药，不能让你吃坏。有一种药，他说这个药太凉，怕吃了以后胃寒，

他就不敢开这个凉药，就不开，所以进上这个药就在那放着不用，坏了也不用。为什么不用呢？“呀，这个药性太凉！”有人说：“有些病就需要这种凉药下火。”医生说：“怕伤着胃。”然后就开了一个中性的药，虽然效果慢一点，但他能保证吃不坏你的身体，就是给你开上十副药也吃不坏你的身体。他要考虑后路，所以他开的是中性的药，他也免得担责任，少担这个风险。一旦给你开个药性大的药，一不小心吃得太凉了或者吃得太火了，一旦出现问题是谁的责任？医生的责任。他能担当吗？他不愿意担当，他就保守治疗，所以不给你开药性大的药。结果又来了一个医生，原来的医生怎么呀？“我要保守治疗人家就把我淘汰了，为了不能淘汰我，那我就得拿出我的杀手锏、绝招，下这个药的时候‘心狠手辣’，一招就能让你见了效果”，所以喝药的那个人就感觉这一次的药还算有点果效。他不是说不承担责任了，他要让你见了果效，让病人自己说话，他才能保险，保住现在的位置，不被淘汰。就是说必须让他受了刺激，不受刺激行不行？（不行。）今天我笑盈盈地修理对付你管用吗？我笑盈盈地修理对付你，你会感觉怎么呢？那是笑话，那是开玩笑，一笑而过，什么作用也不起。周蕊和你说话态度不好，气得你三天喘不过气来，你这一生中算是记住了啊，下一次你还做吗？如果周蕊和你开玩笑地说一句话，你搭理都不搭理，你晚上就忘了，为什么？没有刺激到你的心，没有刺激到你的“穴位”。她的态度不好、语气不好，外表看见是坏事其实是好事。至于周蕊她该进入的那是她的进入，但是你在这儿抓周蕊的把柄是站不住脚的。她即使说得重一点、夸张一点，无妨。周蕊说话的口气夸张一点、重一点只能是把你的病治好，让你见效快一点，对你没有坏处。从外表看两个人的关系好像是搞僵了，或者是互相之间有点争执，看见有点缺乏爱，让你流出泪来了，但是果效达到了。

什么是故意抵挡（二）

李慧，怎么想的？这段时间是不是想回家了？周蕊没来以前是不是就想着回家了？周蕊的修理对付对你来说只是一个借口。（王

晴：之前她说想借着打疫苗回去看看她爸妈。）借着打疫苗没有回家，这个目的没有达到，又想借着打这个“对付针”回家，是不是有这个想法？（李慧：嗯。）为什么呀？李慧，谈谈你的心里话。你的难处在哪儿？你难过在哪儿？因着什么事情让你纠结的？因着什么事情让你难过的？你痛苦的眼泪是什么？（李慧：我想我自己是不是情感这一方面重呢？）怎么了情感重？（李慧：想起我家孩子了。想到好长时间没看我爸妈了，也没见我孩子，有时候早上起来就在手机上看时间，看自己多长时间没回家了，什么时候能回家看看。）你家里是什么情况呀？谁看孩子呢？（李慧：孩子跟他爸呢，一直就是他爸带着呢。）那你这是轻松上阵呀！（李慧：我也在发愁呢！）为什么发愁？（李慧：就是我什么时候才能不让神操心。）你有这个意念这是好事呀！什么时候能不让神操心，这是多大的动力呀！李慧，你再往下谈，你这个动力最后怎么能转化成一个对抗的力呢？你对抗了没有？（李慧：对抗了。）你说说这是怎么转化过来的？

把你心里所想的都谈出来。现在是你谈心里话的最好时机、最佳时期，过了这个时期不一定再有这么好的机会了。你知道我为什么说这个话吗？（李慧：神给人的机会是有限的。）周蕊，我为什么说这是李慧谈心里话的最好时期，也是最佳时期？（周蕊：神摆设这个环境是让李慧得真理呢！你主动地把它谈出来说明你能往上配合，说明你是要得真理的人！如果一旦解剖出来你里面的这些东西，那时候你就不得不承认了，主动和被动在神那儿来看是两种不一样的情形，神看的是人的态度。）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什么？你心里边的那些苦楚、难处、难受是什么东西呢？（撒但的东西。）你那个撒但的东西是与神对抗、叫嚣的，是跟神打架的。正因为你与神在对抗、叫嚣、打架，所以你心里边才难受。你与神对抗、叫嚣、打架的这些东西你能说吗？你和谁去诉说呢？你找张茹去诉说？找夏彤去诉说？能不能和她们诉说？（李慧：不能。）为什么不能？（思颖：跟别人说是在释放消极呢！）释放消极、散布死亡。为什么呢？因为她心里边有与神对抗的那个东西。就好比王晴说“我就听不惯修理对付，一听修理对付我就火大了，我就把修理对付我的人放在了对立面”，这是什

么？这是反面的事物，是吧？（嗯。）她心里边是难受的，她心里边有心思，但她能说出口吗？不能和弟兄姊妹说。如果和弟兄姊妹说了，弟兄姊妹听了以后，“对呀！你说的是，我也有同感，就是这么回事”。她和张三说一下，和李四说一下，“是吧？是吧？”“就是！就是！”都是这么回事，那是不是就开始同情撒但呀？她在那儿还理直气壮，“看来不是我一个人是这样看的，原来你们也是这样看的”，好，达到目的了，这叫拉帮结伙、散布死亡。你们统一了意见以后，统一战线联合起来与谁对抗？与真理对抗，与神对抗、叫嚣，有了资本了，“神，你不是说有百分之八十的人通过就行吗？这儿有十个人，我们八个都通过了，这不是百分之八十的人都通过了吗？”在王晴这儿，“我这个拉拉队再拉一个就够了，神你应该开始‘动摇’了吧？”这就叫作恶、这就叫拆毁。

神说：“有一些是你在人前不可启齿、说不出口的话，你别对人说，别搅扰人、坑害人，你来到神面前跟神说。为什么跟神说呢？有一些消极软弱的话能绊倒人，你必须跟神说。有些人说：‘跟神说神不定罪吗？’你做的抵挡神、让神定罪的事还少吗？还在乎这一件吗？不在乎这一件。所以你怎么想的，你说出口了神知道，你不说出口神也知道。”（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分辨假带领（十七）》）你有什么软弱不要和弟兄姊妹去说，你不要散布，你可以祷告和神说。就像王晴说的：“我就不能听修理对付，一听修理对付我就难受。”你说她能跟我说，她能跟神说、跟神祷告：“神啊，这个修理对付我不能接受，这个审判刑罚我不能接受，我拒绝!”她能不能和神说？（不能说。）那神说能不能和神说？（能说。）为什么能和神说？她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还要讲她的理由，还要讲她的痛苦：“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周蕊要对付我？神啊，你为什么要兴起这个环境修理对付我？我无非就是偷了一下懒，我无非就是流露了一下情感，谁没有情感？谁愿意挨修理对付？”就是王晴说的：“一修理对付我，我才体会到李慧的那种痛苦、难受，所以我不能接受修理对付。”她这种祷告是不是一种犯罪呢？她这种祷告也是犯罪，确认了吧？（嗯。）你祷告也是犯罪，你和弟兄姊妹说也是犯罪，那该怎么办？神说什么？神说：“你

做的抵挡神、让神定罪的事还少吗？还在乎这一件吗？不在乎这一件。”你犯的罪太多太多了，就在乎在神面前祷告这一次吗？这就好像你偷父母的钱了，父母不在的时候你不知道偷了多少钱了，当父母在家的时候，你计划和父母要钱打游戏的时候，想“我打游戏了，怎么能和父母要钱呢，我还是偷吧！”你是要钱还是偷钱？虽然打游戏要钱不对、不好，但是偷钱是在犯罪，要钱总比偷钱强吧？你父母说：“你就直接和我要吧，你为了打游戏在背后偷了我多少钱了？还在乎这一次和我要钱吗？你问我要钱最起码你还把我当父母待了，你在我背后偷钱呢，你把我当什么待了？你把我当你的对立面待了。”你问父母要钱是为了打游戏，即使说你是悖逆，那你也敢和父母说。也就是说你敢来到神面前，你敢把你的罪放到神面前，这总比你背后给神“捅刀子”强吧！你得把这个弯转过来，神给你当了个什么？神给你当了个垃圾桶，让你把你的苦楚倒倒。“神啊，接受这刑罚审判太苦、太难受了。”神说“你把你的苦楚倒倒吧，你给神倒，不要给弟兄姊妹倒”，为什么呢？你给神倒，你拉帮结伙不了神、你迷惑不了神，你要给弟兄姊妹倒，这就造成什么了？这就造成打岔、搅扰、拆毁，这就作了太大的恶了。你在这儿祷告祷告，神想听就听听，不想听了，你无非就是多说了两句话，有多大罪过吗？神保守你没有多大的罪过。虽然说你是犯罪，但你能和神祷告、能和神去说，这证明一点，你心里边还是有神的。你知道有事还得和神说，你知道你犯罪了，你不能和人说，这对你是不是个保守？这是不是你该有的一个理智？既然是痛苦那肯定是你与神对抗、叫嚣了，不是与神对抗、叫嚣你不会痛苦。所以说你有什么痛苦、难受，你和神去祷告、和神去说。

今天咱聚在一起了，我说你有什么痛苦、难受你直接说出来，我没有说要定你的罪，神也没有说要定你的罪。为什么说今天是你谈心里话的大好机会呢？因为你说出来我立马就能给你解决，我把你这癌症毒瘤拿出来，把你这传染病拿出来，我是要给你想办法制止它蔓延，我是要给你治疗。如果我不在场，那你这个就是“传染病”，这个“传染病”是要蔓延的。我现在就在场，那这个时候你是谈还是不谈呢？给你交通这个的目的是要告诉你，与神对抗、叫嚣的这些东西什

么时候不能谈，什么时候能谈。你有败坏，你有邪恶，你和我说，最起码你感染不了我、传染不了我、迷惑不了我，你不但迷惑不了我，反过来我能抓住你的“二股筋”。我在弟兄姊妹面前抓住你的“二股筋”以后，弟兄姊妹看了还能都得益处，让他们看到是怎么解决问题的，怎么处理问题的。你不但迷惑不了我，反过来我把你的“二股筋”捎带解决了，这是不是最好的益处啊？如果你现在不和我说心里话，心里边有什么话憋着，“我不让弟兄听着，等弟兄走了以后，我和你说……”，神看着了，这就是一个活鬼！神派了个人过来给你看病了，你什么态度？“我不让你看，我就是有‘传染病’我也不让你看。医生一走，我的传染病给她传染一些，给他传染一些”，你说你邪恶不邪恶？神说：“他不行真理也不让别人行真理，他宝爱罪，不恨恶自己，他不认识自己也拦阻别人认识自己，拦阻别人渴慕真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对不行真理之人的警告》）你有病，你就盼着他们都有病，和你一同下地狱，神是不是都看见了？那你是恶上加恶，罪加一等。如果你不说，你憋在肚里怎么呀？憋出大肚病来了，是吧？爆炸了就成了犹大了。你说你苦不苦？（苦。）

（李慧：……我小时候就在想，为什么我的父母会是这样呢？我为什么没有出生在那个富裕的家庭呢？那样我不是就不用受苦了？当工作起不来的时候，我也在想：因着我家穷，我爸也挣不下钱，初中毕业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去上学。如果当时我上学了，我脑子里不就亮堂了？也不用人家给我提出一个问题我还得在那儿想半天还是想不起来了，自己就是埋怨。到现在自己想看娃又看不上，不看心里还总是不停地要想，自己就钻到这个肉体当中了，留给神的时间、尽本分的时间很少。还有就是说我这个素质达不到，神就给了我这么一个素质，我也没有办法，要不你们给我调个其它本分也行，给我安排一个我能力范围的本分也行，心里就是想着别再受这个修理对付的苦了。）

你们听明白了没有？（SJ：她说她素质差，怪她父母没有让她上学。她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应付糊弄，没有求真求细，而是怪到自己素质差这方面了。）（夏彤：李慧在这儿是，“我刚进来，我就没有你们这个操练的过程，神也没有给我摆设这个过程呀！神让你操练呢也没有让我操练呀！你们上高中了，上大学了，神也没有让我上高中、上大学，神主宰我家里没钱，也上不起学，神给你们素质了也没有给我素质”，意思就是神不公义，她在埋怨神，控告神呢。）李慧，你控告神了没有？实际上你尽的这个本分超过你的负荷了没有？（李慧：没有。）对你的要求超过你的能力标准了吗？（李慧：没有。）那你刚才说的这些理由能站立住吗？（李慧：不能。）既然站立不住，而且没有超过这个标准，那为什么在你这儿就成了你的拦阻了呢？为什么？（李慧：……）

根本原因在哪儿？你们说李慧的心强不强？（SJ：强。）（周蕊：特别强。）特别强，是吧？（嗯。）李慧，出乎我的意料啊！装得唯唯诺诺的，心特别强，保罗家妹妹。保罗是什么性情呀？（争强好胜。）争强好胜、唯利是图。当她看到夏彤，“呀，夏彤是这样的”，又看到周蕊，“呀，周蕊是那样的”，你说一个争强好胜的人看见周蕊、看见夏彤心里是什么滋味？保罗看到彼得以后，保罗心里是什么味道？（嫉妒。）嫉妒加什么？（恨。）嫉妒加恨，要干什么呢？保罗是不是要攻击彼得呀？（嗯。）保罗攻击彼得，但彼得依然叫保罗弟兄。李慧今天能不能攻击周蕊和夏彤呀？（不能。）她不能攻击，李慧还是有“自知之明”的，“我在你们中间怎么争强呢？我实在争不过你们了，凭自己的能力不行，凭什么呀？先天性不足，天不助我也。既生瑜何生亮，神你既然要用她俩那还用我干什么？你让我回家吧，我爸多长时间没有见我了！”她就开始算时间呀，她不是看本分，她要看时间。她一心想的是回家，什么时候该回家，什么时候看孩子、看爸妈，她不考虑本分了。为什么？因为你们两个人挡住她，显不出她来了，忍辱负重，“我在这儿混的是个啥，再混也混不出个名堂来。在你们俩面前我什么都不是，夏彤说说我、周蕊也说说我，甚至思颖还想说说我，除了王晴同情我一点，再没有人同情我了。我的助

手实在太少，所以我在这儿站立不住了。拉倒吧，我还是回家让我爸妈助我一臂之力，让他们帮助我一把吧。我得找个借口、理由，要不然我怎么回家呀？我得找个理由，什么理由？在我离开神以前，我必须要找个理由，是神你离开了我，是神你对不起我，我才对不起神的。不然的话，我这个本分怎么放下？我不能放下这个本分，我一个受造之物怎么能背叛神呢？所以我必须得拿出一个证据，是神对不住我，不是我对不住神！”所以李慧怎么呀？“神啊，不是我对不住你，是你太不够义气，你既然要用我为什么不给我先天加入素质呢？你让她们念大学了，最起码你也让我上个高中呗！你给我摆了一个什么父母？竟然连高中也不让我上！你既然不让我上高中，你就不要让我尽这个文字本分，你让我干体力活儿去。你给我调个本分，我不干了，是你神对不住我。你觉得她们两个能用，她们两个都是大学生，那你用大学生不要用我这个初中生。你看不起我，你就不要用我，要用我你就得把我当回事。你不把我当人待，念书的时候你不管我，成了人了，能拿起个笔来了，你就让我效力，这纯粹就是利用。搞交易也没有交易，你就没有抚养我，你为什么要使用我呢？”这个话和神说好像也不对，是吧？不敢说，可是心里边也放不下，在心里边就形成了一个搅扰、争战，想背叛。“我离开神不对呀，我背叛神不对呀”，咬咬牙，“是我自己的问题，不能走，在吧！我刚说在吧，周蕊又来对付我了，‘你是怎么尽本分的，你初中毕业了没有？逗号也不会用、句号也不会用，这也不会，那也不会？’”一听这话，“对我是一种羞辱，唉！拉倒吧，你说我不会就不会吧，反正我就是会了，在这里也翻不了天。我会用逗号、会用句号，我就是按着你说的去实行了我就超过你了？我就戴上冠冕了？我还得在你们的手下受你们的凌辱。今天这个对付我一下、明天那个对付我一下，你说我受这苦干什么呢？我何苦呢？你说我这样不能蒙拯救，那样不能蒙拯救，既然不能蒙拯救我还在这儿干什么，我还整理文稿干什么呢？我也整理不好，我也整理不了，我整理好整理不好你也不要我，我还不如回家看看孩子、看看父母。”有这些思想在她里边还能尽成本分吗？尽不成了。“你给我再说什么我心早就回家了，因为我在心里早就抵触起来了。你再说我素质差，说我干不了，我早就承认了，是神不公平、不公义，你再刺激我，拉倒吧，我回家呀！”所以就开始对抗了。“你不是说我不行嘛，你觉得我不行你就不要用我呀！你不要和我说这些了，我就是不

行！”所以当周蕊三番五次告诉她逗号怎么用、句号怎么用，你、我、他怎么用，双引号里边的单引号怎么用的时候，她能听进去吗？你说她真的不知道？真的记不住？她知道不知道？（知道。）弟兄姊妹都能看见她不是不知道，她是怎么呀？她是有意地对抗、叫嚣。

李慧，你有意地对抗、叫嚣的时候，心里有没有知觉？（李慧：……）就是她们告诉你说你没有整理好，给你说的这些在你身上不起作用时，你知道不知道？（李慧：不知道。）你这个不知道是有意做错的还是无意做错的？（李慧：无意当中。）无意当中做错了。错了以后知道不知道？（李慧：指出来就知道了。）这证明一个什么问题？今天在那边交通了一个问题——犯低级错误。一个初中生竟然能把二乘二等于几、二加二等于几算错，你们说有没有算错的时候？（有。）那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算错？（没用心。）没用心和粗心是不是两回事呀？（嗯。）粗心是这个人一贯的粗心，不用心、没在意，没当回事。没用心呢，“二乘二它愿意等于几等于几，与我不相干”，那这个答案肯定是错的。一个原因是不在意，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先不和这个事挂钩，就说这个人为什么会做错这个题？为什么会犯这个低级错误？在什么情况下会犯错？刚才说了一种情况是他根本就不在意，还有一个是什么情况？（夏彤：有意的，就想让它错。）有意的。还有没有其他原因了？没有了，是吧？（嗯。）一种是不在乎，一种是太在乎，有意地错。

我记得我跟你们交通过我家孩子的那种倔强。在孩子五、六岁的时候我邻居问他：“你爸打不打你？”我孩子说：“打呢，一直不听话了就不打了！”我是在什么情况下打他的？在他不听话的时候打他呢，打得他听话了是不是就不打了？（嗯。）还有一种不打的方式就是打死他他也不听，你说怎么办呀？你非要把他打死呀？一直不听话，你就对他失去信心了，你还管他吗？（不管了。）你还打他吗？（不打了。）所以说一直不听话了，你也就不打了。别人问他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回答的，这就是他的看事观点。人家做数学作业呢，八道题就

有六道题做的是错的，你说该不该挨打？（该。）该挨打了。眼看着他就把几加几、几乘几有意算错，算错了就打，打了又给你写错，然后一边哭一边往错写，你说你火大不火大？他真就没有那个智商吗？他心里怎么想的？“这道题我一旦改对，那下一道题是不是还得改？今天改对了，今天做对了，我明天是不是还得做呢？所以今天我这道题做不对，下一道题还做不对，我就不会做题，你今天打我熬到十二点，明天熬到十二点，后天熬到十二点，大后天你还能熬到十二点吗？你一个礼拜天天让我熬到十二点，我晚上睡不好觉，第二天去了学校趴桌子上呼呼一睡。老师问我在家干什么了？怎么十二点才睡觉？因为什么？因为我爸打我了，不让我睡觉。”你还能打他吗？不能打。所以说这道题他绝对不能给你算对。就因为这个狠狠地打了一个多月才把他调教过来，从那以后才好好做作业了，数学成绩也起来了。他是什么理念呢？“我不需要做，我把答案随便一填，到了第二天老师就在课上讲了，老师一讲我把答案一写就行了，为什么非得让我费那个脑筋做呢？”他就是这样想的。“你要知道我会做这道题了，我下一道题做错了你又说我，‘你看你会做，你是专门把题做错了’。八道题我做错六道题，你打了我以后我还是做错题，这样在你的印象里我就不会做题，我就是那个智商，你怎么？你还要赶鸭子上架呢？你就不赶鸭子上架了。”不赶鸭子上架了还用打他吗？他一直不听话了，你也就不打他了，所以说他是有意把这道题算错了。

那李慧呢？你这道题是有意做错的还是无意做错的？只有你李慧知道。按这个情况来说，我觉得李慧很有可能还是有意做错的。李慧在你们面前已经把她的思想暴露出来了，是吧？“你给我调个本分，我想回家。”你在什么情况下才能给李慧调本分，才能让她回家呢？（什么也做不了的时候。）什么也做不了的时候，你让她在这里吃闲饭呀？“不用我说，你们也让我回家了。所以这个问题你就是告诉我三次、十次、二十次我也坚决不能改对，让你们看见我就是朽木不可雕也，你们就再也不雕我了。你们不雕我了，我就可以轻松回家了。到时候神来质问我，我就说不是我不尽本分，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周蕊把我‘赶尽杀绝’、夏彤把我‘赶尽杀绝’，是她们不要我了，是她们嫌弃

我”，自己有责任吗？（没有。）没有责任。还有借口、还有理由，“我背叛神是有理由的，是神给我摆设的人、事、物打压得我不行了，所以导致的就是我素质不行”。她给你表现出来的是素质不行，再告诉你说“我素质确实不行，我也没有多念过书，我一下都给你摊牌了，我都告诉你了，你看着办。我已经告诉你们了，你们就‘麻木痴呆’不理解我的心，该让我走了，该打发我走了，你们不打发我走，反过来你们还给我交通的是撂挑子、又击杀长子，你们这是什么人呢？根本不理解我的心。”李慧心里这么想的，所以只能让李慧的心更加刚硬。“神我尽不上本分，因为你没有加给我素质，你还要把这两个人安排在我面前”，所以在她有意做错题的时候，她承认她是有意的吗？（不承认。）她不会承认的，她有足够的理由“是我素质不行”，她不会承认她是有意的。在她不承认的情况下，她把这个罪责推到了谁身上呀？（神身上。）“是神你给我摆设这样的环境，反过来你还让她们这样对付我。我做不了对付我，我要走她们还不让我走，还说我撂挑子，这个本分我尽不了你还要交通击杀我的长子，神你不是‘无理取闹’呀？”李慧的心是不是更加刚硬了呢？（嗯。）神让人尽本分是怎么呢？求真求细，是让人用心，在尽本分的过程中逐步完善，能够逐步有原则，尽本分逐步能合格。她的方向、目标早就定好了，她就是向着她这个方向、目标而走的。李慧在心里怎么想的？“你们这两个负责人太‘麻木痴呆’了，竟然不知道我的心思是什么，我这么给你表现出来就是告诉你我想走了，你们连这个也看不出来？还告诉我尽本分得求真求细。我都告诉你我要走了，你还要让我求真求细，什么事情还得我明说吗？我就告诉你我想走，你不要跟我求真求细了。”李慧，你悖逆不悖逆？（李慧：悖逆。）我说的这个算不算实情？（李慧：……）

我在那边碰见一个弟兄在那儿干活，按他的那个方法干就浪费了东西，我上次过去的时候我就告诉那边那个姊妹怎么干不浪费。当这个弟兄去干活的时候，姊妹就告诉他让他按着那个方法去干，这样就不浪费了。这个弟兄听不听她的话？（不听。）为什么呢？因为弟兄心里想那个话是姊妹你说的，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话呢？（得你说才

听。）我说的话也不一定听。这就是神说的，动物的名字是谁起的呢？（亚当起的。）亚当起什么名字，神就说“是”，这是任何人绝对做不到的。而这个弟兄心里是怎么想的？“这个办法是你想出来的，你一个小小的女流之辈，在我面前还显你能了？我就连一个女流之辈都不如？我就连这个也看不懂呀？还用你来指点我，你让我这样干，我非得那样干！”为什么？“我要按你的来，那我就听信了你的了，就等于我是甘拜下风，就等于我不如你，我以后怎么抬头呀？为了面子，我不能听你的。”他在讲理由，“我一直就是这样干的，没事，按你的方法太浪费时间了，没必要”，他要坚持他的做法。姊妹看着这个情况人家是不听了，如果按他的方法干就会浪费，这个东西多贵呀，姊妹要维护神家利益，所以就对他说，“不行，你得按这个方法来”，但人家不听，姊妹看见他这个样子，感觉她说出的话是不管用了，姊妹就说“这是弟兄说的让这样干呢”，她拿上我这个“尚方宝剑”去压这个弟兄了。这个弟兄在那儿就犯难了，你说你拿上“弟兄说了”来压我了，那我现在该听还是不该听呢？（听。）听？要说听，我不是把我的意见全否了呀？我就这么无能呀？可是我不听吧，是弟兄说的。听也不对，不听也不对，在这儿犯难了。等我去了那边了，这个弟兄就给我提了一个问题，“弟兄，你说我该怎么实行呢？我现在无路可走，你说我该听还是不听呢？我如果说不听吧，人家说弟兄说出话来你也敢违背呀？可是我听吧，那就完全没有必要，按我那个方法就行，为什么要按你那个方法，那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在他来看，“弟兄平常也不在咱跟前，他又不知道什么情况，凭什么要听弟兄说的那个方法呢？弟兄又不知道”，用不用听弟兄的？（不用。）“按实际情况就不需要听弟兄的，弟兄那就是守规条。”听还是不听？（王晴：不听。）“我要不听的话，人家要攻击我：‘弟兄说出来的话你也不听？’”他想让我怎么呢？他想让我把姊妹说一通，把原则说一下，是吧？“就按我那个方法干就行了，为什么要听你的话呢？”他是不是想把我的话也给否掉呢？从这儿看见什么了？我说究竟该不该听这个话，你自己心里应该有一个标准，该怎么做你心里有没有标准？（有。）什么标准？（不浪费。）在我问这个话的时候他说什么？按实际情况来，什么意思呢？只要不浪费就行，以这个为准则。你说他知道不知道怎么做？（知道。）第一句话他知道，“按你说的来和按我说的来都无所谓，只要不浪费就行，这是目的，这是准则”，他把这句

话说完以后，下一句话是什么？“那我该怎么实行呢？”这个弟兄是不是和李慧今天的表现一样，二乘二不知道是几。（嗯。）他心里清楚不清楚？（清楚。）他清楚该按实际情况来，二乘二就等于四，可是他能不能和你说二乘二等于四呢？他不能说。也就是什么呢？“你得告我说，这话我该听还是不该听呢？”一开始还会实行，还有路途走，紧接着就没路走了。没路走的目的是什么？他的意思是让我跟他说“姊妹的话不能听”，反过来就是说“弟兄的话不能听”。弟兄的话不能听，姊妹的话也不能听，应该是让人家自己看着办，谁在现场听谁的，他想让我说这一句话，这是他的存心、目的。他还是要他的面子，他要把我的话否掉，以后他在弟兄姊妹面前就又有了权威了。“你看上次弟兄说那样干，我说这样干，最后弟兄没有说非得按他的吧？不需要听吧？”那下次再有事还用听我的话吗？还用听姊妹的话吗？（不用了。）不需要了，没必要了，他达到他的果效了。所以说他在那边装疯卖傻，明明知道这条路该怎么走，以不浪费为准则，最后他还过来跟我说“你给我交通交通，我没路走，我不知道该怎么走”。

今天看李慧的表现，是不是和这个弟兄的表现是一样的呢？（嗯。）李慧写过文章吧？（嗯。）知不知道标点符号怎么用呢？知不知道双引号里边应该是单引号呢？（李慧：知道。）可是这个事情能改了吗？（李慧：能。）她有可能是不在乎，为什么不在乎？这个本分她早就不想尽了，想换一个本分，“我应付着来，看见装作看不见，你们发现我没有改过来，你们就不用我了”，她有这个存心，她就是看见了她也不会改，看见了也装作看不见。或者她是有意的，她看见了她就不改，你告诉她三次，告诉她八次她也不改，她不改的原因是什么？“你看见我愚昧、麻木痴呆就不用我了，反正我在这儿也戴不上冠冕，反正神作工结束以后你也给我戴不上冠冕，不给我冠冕，我还在这儿干什么呢？不干了！”就和保罗一样。如果神提前告诉保罗最后他没有冠冕，他还干吗？不干了，因为他要的是冠冕。你在这儿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神有没有看着？神看着了。你在尽本分的时候流露出来的是什么性情呢？李慧，看见了吗？（……）你信神是为了什么？（李慧：为了能蒙拯救。）李慧，刚才你说出那么多心思来，想回家

看看父母、看看孩子，每天起来看时间，这是怎么造成的？（……）在你心里边你早就定意了要离开，一天也不想在这儿待了。你们说，她不想在这儿待的时候，你还给她本分，她搭理你吗？不搭理你。（王晴：应付了事。）值得应付吗？理都不想理你。所以说你再说出什么话来她还是那样的态度，你说两回、三回、五回她也还是那样的态度，因为她已经定意了。在她定意的情况下，周蕊给她交通了一个击杀长子，她心里边难受。人定意了要离弃神，与神叫嚣，但又怕神的怒气临到的时候，处于一种矛盾心情，走也不对，在也不对。（倒了霉了。）成了倒了霉了，深有体会？现在怎么想的？（李慧：我以前那个想法是错误的。）我给你交通的这个是不是你的实际情形？（李慧：是。）现在有什么想法？（李慧：神话里谈的回顾过去你做的那些合不合神心意，如果不合神心意你就得重新选择一条道路，你得真实的走这个信神的路，把神当作你的第一位，本分第一，其他的事都不重要，应该有这样一个态度、一个心态。）

（周蕊：我看到的李慧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她不怕神，因为我和她交通了几次之后，她说得挺好，“我得变，我得怎么怎么”，一到实行的时候就不往这儿走了。昨天我俩在尽本分之前就祷告了，她说要怎么尽好本分，祷告完之后一到做事的时候她还是那样做的，后来我就跟她说：“李慧，咱在神面前祷告就相当于在神面前立誓呢，神就要按着你祷告的看你呢，咱立了誓说要好好尽本分，可是你尽本分的时候又是说没想，又是说不愿意听，你说咱在神面前说的这些话、做的这些事，神会怎么看呢？”我昨天看见她那个情形我都着急，但看见她好像就没感觉。）再一个就是帮助扶持人得根据她的情形，根据她的需要，不是一刀切，就是你刚才说的她不害怕，她不害怕的时候，你给她交通击杀长子管不管用呢？不管用。你给她交通击杀长子不管用，反而还激起她的反感。针对什么人，针对她是什么性情，针对她有什么需要你给她交通什么内容。今天在那边给两个弟兄交通了，不同的情形交通不同的内容。陆山过去交通他在尽本分的过程中，感觉精疲力尽、提拉不起来的时候他就问自己：“为什么？信神这条路该怎么走呢？这就是信神呢？这就是走信神的路吗？”他在寻求

为什么，他在寻求这条路该怎么走，对这条路产生了怀疑、疑惑，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缺乏信心。那就得给他交通这个信心是怎么来的，怎么产生对神的相信，那你就交通神的权柄、神的主宰，在这个环境里边你怎么去认识、怎么去看见神的作工、神的性情，怎么去看见你的败坏，你去引导他生命进入。在他寻求的前提下、消极的前提下让他看见神的手、看见神的权柄，看见神怎么供应人、扶持人，让他跟上走这条路，他寻求就给他开门。另一个人呢，他刚去那边就连本分都不想尽，干活都不想干，而且信了神没有多长时间就去了社会上，这一次才又回来了，这属于什么信？这就是没有真实的信，他不存在有信。他这个性质在神那边属于极大的背叛，神话里边怎么说的？神说："从他定意离开神的那一刻开始，神就对他彻底放弃了，神在心里已经定规好了这个人的结局。什么结局呢？就是把这个人与仓鼠划在一起，让其与仓鼠一同灭亡。"（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怎样认识神的性情与神作工要达到的果效》）他不打招呼就走了，那他平时还会吃喝神话、寻求神吗？他不会寻求、不会认识。那你要给他交通寻求神的心意他也听不懂，他也走不上来，也没用。他主要是想得一些恩典，那你就给他交通恩典，给他交通怎么才能得着恩典。他害怕，你就击打；他和神搞交易，那你就给他来个赏钱，他要什么你给他什么。他背叛过一次了，在神那边已经把他和仓鼠划在了一边。在神那边看，划在仓鼠一边的人是不是不值钱了？在神那边看已经不值钱了。不值钱了，神在他身上会作大的工作吗？不会作了。所以说他要想蒙拯救很难，因为在神那边他不值钱了，他已经背叛过神了。神交通说："就像夫妻俩在一起产生摩擦，等摩擦到一定程度，终于有一天忍不住了，过不下去了，双方都巴不得赶紧离婚，那离了之后还能复婚吗？破镜不可能重圆，一旦有了裂口，它再重圆的时候那个裂口也在，既成事实了，那个关系就不可能恢复如初。"（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分辨假带领（十七）》）所以说这个恢复如初很难，那就怎么呢？给他交通恩典，让他看清楚他在神那边已经不值钱了，让他看到了自己的身量，再让他看见现在的情景，饥荒、瘟疫让他看见了。他如果不想灭亡，想剩存下来，想大难不死，那现在能干什么呀？（性情变化。）追求性情变化，这个对他来说属于什么话？大话，属于道理，说得实在一点是什么呀？（多预备善行。）预备足够的善行！那就得默默无闻、勤勤恳恳，能干什么就尽心、尽力干什么就行

了。就神说了，你能喂个猪就按喂猪来待你，你能喂个狗就按喂个狗来待你，你能尽几样本分就尽几样本分。不对他求真，对这种人不是高要求、高标准，你得根据这个对象是谁决定交通什么。如果看着这个人就是走敌基督道路的人，但他在这儿还有点用，你怎么交通呀？就是敌基督也得给他一条路，如果敌基督在这儿能默默无闻、勤勤恳恳，神也不处理。什么意思呢？你还可以在这儿尽本分，这就意味着什么呢？你只要尽本分，就是敌基督是不是也能成为忠心效力者呢？（嗯。）你知道你是走敌基督道路了，你不要去拆毁、打岔、搅扰，不要作这些恶，你就在这儿效力，忠心效力，只要你能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地去尽本分，好了，你可以剩存一千年，这叫恩典！这是神给你的恩典！蒙拯救的、追求生命、得着真理的，这叫什么呢？这叫成全，这就是赐福。神赐福你，你愿意要那就是永生。神赐福你，你接受不了修理对付、审判刑罚，你觉得受苦，你不愿意要，那你是个效力的。神公义不公义？（公义。）对那些不追求真理的人来说，对那些没有多大信的人来说，对于搞交易的人来说，不管付出多少，能给他一千年，可以了吧？去哪里干活能给一千年，不要说一千年了，他能不能给你十年？（不能。）

有一个弟兄在那边尽本分呢，让他干活儿了，那个活儿有一些危险，他说不安全，所以他就不干。还让他上房顶干了个什么活，他是气得不行，把干活工具给扔了。他为什么把干活工具扔了？因为让他去干那个危险活儿了。他给另一个人交通说："我为什么不干呢？我不干是有原因的，这个活儿太危险，没有安全感，这个不能干。"他这是不是散布呀？（嗯。）我说你今天来这儿是尽本分来了，你这个不干那个不干，那如果我今天给你五百块钱你干不干呢？他说他不干。一千呢？不干。人家要和我打赌呢！最后我说你干了这个活儿我给你一个宝马，你干不干？（干。）舍了命他也得干，是吧？他不可能不干。一有钱、一有利益的时候他就能干，但是在神家尽个本分不给你钱的时候你干不干？（不干。）人愚昧到什么程度了呢？你在神家尽本分，神给你的有多贵重，你知道吗？你呼吸的空气从哪儿来的？是不是神给的？（嗯。）一年四季的风调雨顺是谁给你的？（神。）离

开神你能活吗？（不能。）神今天不给你钱，你不追求真理，神也不给你真理，神给你三样东西就行了。神说你今天要是干这个活儿了，我给你一个呼吸的空气，你要不要？在人来看最不值钱的是什么？（空气。）有人问你你信神挣不挣钱？你说我不挣钱，我挣了一个空气，谁搭理你呀？谁也不搭理你。但是今天我就给你做这个交易了，你干了这个活儿，就给你呼吸空气的资格。如果你不干这个活儿，不要说一天的空气了，神收你十分钟的空气，不多吧？（那不行。）行不行？（不行。）十分钟的空气，不值钱吧？你要宝马还是要十分钟的空气呀？（十分钟的空气。）十分钟的空气。可是不和你说的话，你要吗？（不说肯定不要。）

咱从网络上看到外国的高温了，说最高温度达到了七十度，他们可能说得有点夸张，咱就不要说达到七十度了，达到五十度怎么样？（热死了。）（美国有五十多度的高温。）五十度的高温是常见的，今天外国是到了七十度的高温，天气热的时候达到了七十度，冷的时候达到了零下四十五度。这个温度谁控制呢？（神。）好了，你要不干这个活儿，神就不管你所处环境的温度了，行吗？（不行。）这个温度是神在掌管着，神不管了、不供应了，愿意冷就冷，愿意热就热，冷到零下四十五度神也不管，热到七十度神也不管，你愿意跟谁跟谁去。人家能给你宝马，你给他干活去吧，我这儿给不了你宝马，就给你一个空气、给你一个温度，你干还是不干？神说在中国信神，脑袋别在了裤腰带上，今天让你尽这个本分，你还觉得干这个活儿危险，你不干，神不给你空气了危险不危险？（危险。）不管温度你能不能活？（不能。）可是人宝爱吗？人不宝爱！你默默无闻、勤勤恳恳了，神是给你一天的空气，给你一天的温度吗？（不是。）给你多少？（一千年。）一千年仅仅是给你一些空气、温度吗？仅仅是给了人一个基本的生存条件吗？（不是。）神还要供应你的一口气息，让你活着，你活着才能享受这一切，你不能活再给你空气你能享受了呀？连空气都呼吸不上还说什么开宝马呢？你说人傻不傻呀？（傻。）

李慧，你今天要什么呀？你去外边挣钱，一天挣一个宝马，来这儿尽本分，打个字我也给不了你宝马，给不了你钱，我就给你一个呼吸的空气和温度你要不要？（李慧：要。）咱人不会算账，等到什么时候才会算账呢？临死之时。等把你放到洪水里漂着走的时候，你说什么呀？你是要宝马还是让神掌管一下这个雨露呀？（让神掌管一下雨露。）神啊，把四季的水调节一下吧！河南四个小时降了多少雨？（降了北京一年的雨。）一年的雨用四个小时降下，这是什么概念？神为什么这么做？神就是让你经历、体验一下你离开神的主宰、掌管能不能活。今天你之所以能活在世上那是神的主宰、掌管，是神在托着这个人类。一天、一个月、一年下多少雨，都是有神控制的，神一不控制，也可以说一不小心把一年的雨给你降下来了，让你体尝体尝。李慧，需不需要体尝体尝？（李慧：不需要。）当三米多高的洪水临到你的时候，你整理不整理文稿？（李慧：整理。）这个时候还用周蕊告诉你这个用句号，那个用引号……用不用周蕊教你？（李慧：不用。）还用上学吗？（李慧：不用。）不需要上学就能怎么呀？无师自通！用不用请教老师？（李慧：不用。）完全不需要请教老师，自己就学会了。为什么？你不学尽不了本分，你尽不了本分你就没有空气可吸，你尽还是不尽？（李慧：尽。）不和你多说其它的，就说这些恩典，这恩典大不大？（大。）给你个空气这也大？人家问你了，你信神最后得着了什么？你说我得着了空气！让人都笑掉大牙了。（思颖：有了空气才有生命，才能活下去。）可是他们不听。（SJ：人家还说是骗了憨憨了。）信神信成憨憨了。你给我宝马我也不要，我要的是空气，我要的是人生存的基本条件，这就是信神所得的，这是神的一个恩典。

神还给了你个什么恩典？当你信神以后，你这个人就不在撒但的权下了，撒但就不敢来苦害你。你今天做什么还用挑日子吗？（不用。）外邦人呢？搬家还得看看日子，娶媳妇还得选日子，如果不看就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将会临到什么什么。不管你追求真理还是不追求真理，只要你戴了一个信神的名，撒但在背后就不敢玩弄你。一旦你从这个信神的圈圈里走出来以后，那你就归到撒但的权下了，可

想而知临到你的是什么？撒但在背后说什么？“想当年我让你跟随我你不跟，你还要跟随神。你跟随了神你还把我下边那些人拉拢进去，你拆了我的台。今天神不要你了吧？好，这下你回来了，该我报复你了！”撒但会让你好死吗？（不会。）神说什么？你随意处理。撒但会说“你终于归到我权下了，这回让你好好‘享受享受’，谁让你当时狐假虎威，仗着信神的名欺负我了呢！”撒但会不会说这话？（会。）撒但让你想死死不了，它让你怎么呢？让七个鬼上你的身，“来，欺负欺负他，糟蹋糟蹋他”。为什么说七个鬼呢？在神那边这个“七”是个完全数，是吧？说是七个鬼实际上就是说所有的鬼，谁都可以上你的身，怎么呀？是公用的，去吧！谁都可以去。你想一下这个人将会成为什么？（神经病。）比神经病还神经病！（生不如死。）你敢从神家出去吗？（不敢。）“我就是效力我也得在神家效力，我就是当牛做马我也不能离开神”，这就是神的权柄。李慧，你还敢回家吗？还敢回家看看你不信的父母吗？（李慧：不敢了。）你说的那是气话，我知道你说的那是气话，可是你这个气话流露出来的是你的败坏性情，流露出来的是羞辱神的记号，是背叛。咱信神的人敢说这些气话吗？敢和神赌气吗？敢和本分撒气吗？李慧，听懂了吗？（李慧：听懂了。）害怕吗？（李慧：害怕。）

咱不求什么，就为了挣神给的一口空气，这边没有给你工资，没有给你奖金，只给你水、给你空气、给你温度，少给你一样，我看你都受不了。这下又盘算呀，我信神几年得了个什么？最后得了一个空气！（神话说过，神六千年来，作的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保护你的人身安全，不被撒但残害、吞吃。）今天你在这儿，撒但还没有上你的身，神还没有放弃你，趁着这个机会你不赶紧悔改，等待何时呢？等到神说我不要你了？神说不要你的时候你再求告神还管用吗？（不管用了。）神和你做游戏呢？开玩笑呢？不存在！现在什么时候了？今天临到你的是什么？临到你的是爱的责打。虽然看到的是责打，看到的是修理对付，虽然说你难以接受，你不愿意接受，但是那是爱的责打。就像父母一样，你家小孩在外边打架了，闯祸了，父母回来打你一顿，那是因为什么？爱的责打。虽然打了你了，但是你闯

下的祸要你承担了没有？（没有。）父母替你承担了。神说：“今天临到你们的只是爱的责打，绝不是无情的审判，对这一点若认识不透，那是太可怜了，简直是不可救药了。若不愿意接受爱的责打，那只有无情的审判临到你们，那时你们不要怨我没告诉，也不是我推脱责任，而是你们没听我话、不行我话的后果。现在把话都说明了，免得以后有人埋怨我。”（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四十五篇》）以往、以后呢？临到你的审判还是话语吗？（不是。）明天就是无情的审判。无情的审判是指什么说的？还是话语吗？（不是话语，是事实临及。）事实临及！那你就是抵挡就死。现在灾难已经来了，你说事实临及与你还差几步远？神的日子到了，就在眼前！

452　什么叫接受真理

什么叫接受真理？就是你无论有什么败坏性情，或者在你的本性里有哪些大红龙的毒素，神话揭示出来就承认、顺服，没有别的说的，根据神话认识自己，这就是能接受神话，神无论怎么说，说得多扎心，不管用什么词语，只要是真理就能接受，只要合乎事实真相就能承认，凡是神的话不管明白几分都能顺服，就是弟兄姊妹能交通出圣灵开启的亮光也能接受顺服，这样的人追求到追求到一个地步就能得着真理达到性情变化。神无论怎么说，说得多扎心，不管用什么词语，只要是真理就能接受，只要合乎事实真相就能承认，凡是神的话不管明白几分都能顺服，就是弟兄姊妹能交通出圣灵开启的亮光也能接受顺服。

——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怎样认识人的本性》

什么是借刀杀人（一）

SJ交通：

语思，谈谈你的心声。（语思：江梅说我把她说得消极了，还说我踩她了，我一听她说我踩她，我就不会认识了，我就觉得我存心不是想踩她。那次我们去一个地方作工，江梅不在跟前，刘茜在一边就问我了："你们这次交通的啥？交通得人都消极了，这个也消极了，那个也消极了。"后来我跟江梅就说刘茜问我的这些话了，我说："人家反映弟兄姊妹消极了，咱是不是得反省自己呢，看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了，交通的怎么都消极了，这肯定跟咱有关，咱是不是又用地位、权势作工把人家给打下去了，这是不是他们消极的总根源呢？"江梅就说："哪个消极了！"后来她就说我是审问、质问她了，她说她也消极了，我就不明白到底我怎么把她弄得消极了，我的存心又不是想打你，解剖你，我就是给你提醒让你反省一下呀，我就找不见我把她弄消极的原因在哪儿。我是着急上火呢，咱是带领，弟兄解剖了咱几次了，怎么一次一次就变不了呢！我这是在劝她呢，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是那种性情就不变呢？我心里面就嫌弃她了，从心里就不想和江梅配搭。不想和她配搭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原因是她不好接受真理，你看见她的问题给她点吧，她是接受不了，在这方面我就感觉她难接触。第二方面是不好跟她沟通，你和她说话，你说的是这，她就给你说成那了，我省察到的是这两方面原因。）

语思，昨天我跟江梅谈的时候没说你，但这不代表你就没有问题，这个能明白吧？我跟江梅谈的目的是，神给她摆的这个环境她该怎么进入，她该怎么走这条路。每个人的本性不一样，神给每个人摆设的环境也不一样，江梅的性情就需要这个环境去改变她，这是江梅

该进入的一个路途。但是今天神给你摆设的这个环境呢？你从这里边该怎么进入呢？为什么江梅能消极成那样呢？说白了也有你的“功劳”，这个功劳是带引号的。对于江梅来说，给她找了一个配搭，但这个配搭是个不愿意和她配搭的人。你们刚才也听见了，语思愿意和江梅配搭吗？（不愿意。）你刚才说“我本身就不愿意和江梅配搭”，那你和江梅在一起配搭能不互相拆台吗？（不能。）但是语思刚才的意思是：我感觉我没有拆江梅的台呀！她能看到她是在拆台吗？（看不到。）语思从内心深处就不想和江梅配搭。她为什么不想和江梅配搭呢？因为语思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好人，把江梅看作是一个坏人。你看江梅的外表行为，一看她就不是真实信神的人。你一看你自己的外表行为，“你看我这个人温温柔柔、懦懦弱弱的，你看我多文雅，说话稳稳当当的，能跟别人去沟通，你看我多像个信神的人！你看你有个信神的样儿吗？就凭这一点我就看不起你”。语思从心底里就看不起江梅，从心灵深处就是藐视、贬低江梅，你说江梅说什么话，语思能听进去吗？江梅说的话到底对工作有没有益，她不管了，她已经完全定规江梅就是一个不对的人。说白了就是“我是好人，江梅是恶人；我是羊，她是狼。”你一直认为你身边有只狼，你从心里就防备着怕这只狼要吃你，你说你跟江梅能不能处得来？你跟她相处，你从心里并没有把江梅看成和你是一样，也是一只羊，你把她看成是一只狼。羊和狼在一起的时候，羊时时想着“狼要吃我，狼要吃我，不能让它吃我”，她是不是有这种心态呀？就你这种心态，你说你没有拆江梅的台，可能不可能？（她已经拆了，这两天就看见她们安排工作，一个人在这边说，一个人在那边说。）你们的工作为什么能搞成这乱摊子呢？从这里边就能看见问题所在了？我昨天给江梅交通肯定是说江梅的问题了，今天给你谈，那就是说你的问题了，如果你就这么走下去，这个恶也能作大了。你并没有进入神话，你没有从神话里边认识自己，你只是根据你个人的看事观点、你自己的想象观念，你以你的外表这些去衡量，认为你自己就是一个好人，所以你从心底里就不愿意和江梅配搭，这就已经不顺服神的主宰、不顺服神的安排了，你更不会在神主宰、安排的这个环境里边学到你该学的功课。神的心意是什么呢？为什么让你和江梅配搭呢？本来你俩在一起配搭，就是黄金配搭、黄金搭档，可是你在这个环境里边抵触你的黄金配搭，你说“我就不愿意和她配搭”，你在神摆设的这个环境里面就没有学到功课。你们说作工

方面江梅是不是比语思强？（是。）你在这个环境当中，不是学江梅比你强的地方，而是一直盯着她的败坏怎么还不变。性情变化不是一下就能变了的，败坏性情不是一下就能够取掉的，性情变化是一生之久的事、是一辈子的事。你让江梅一下变成和你一样的性格能行吗？（不行。）神变的不是她的性格，你要求她太高，你要求她变成你这个样，温温柔柔、懦懦弱弱的，“你看我这个样多好啊”。神改变的是人的性情，神不是改变人的性格，因为江梅就是那样的性格。神要的是人的性情变化，但是你要求的是让江梅变成你这个样子，你把你这个表现当成真理了，当成了一个标准了。所以你认为凡是和你性格不一样的人都是有问题的人。外表看着咱不狂妄，其实咱里边也是狂妄自大。所以你从心底就想着“我不愿意和江梅在一起，我和江梅配搭不来”，你这个起步就是错的，所以你走的路完全就是错的。就像当时雨桦和我在一起配搭的时候，弟兄就跟雨桦说：“雨桦，我给你找了一个配搭，就是她。”这是我俩第一次见面，雨桦看了看我说，“我不想和她配搭”，你说雨桦有没有想这句话会不会刺伤我？我又没说话，她就说不想和我配搭，雨桦为什么不想和我配搭？她一看我这外表就比她厉害，“我能和你配搭得来？”雨桦是不是根据这个外表看的呀？（嗯。）就这一个起步就是错的。她就没有想神给她摆设这个环境，是让我俩互相学功课呢。语思也承认，江梅作工方面比她强，那咱就共同起来配合，她在这方面做，你在这方面和江梅配搭上，这是不是黄金配搭？（是。）咱在这方面是“我就不想和江梅配搭”，你不想和她配搭，把她撤掉，这个工作还能不能作成？你让大家说能不能作成？（作不成。）作不成。你说咱非要让江梅走上这条路，咱是不是打岔、搅扰神的工作呢？（语思：是。）你不是打岔江梅，你是什么呢？你是抵挡神。神给你摆设的这个环境，是为了让你把这个工作作好。就像我和雨桦一样，我作工，雨桦进入，大方向是不是得我去掌舵呢？进入方面雨桦强，那你交通，这是不是黄金配搭呀？雨桦心里就不想和我配搭，看不起、藐视、贬低，觉得你不行，我就是进入你是作工，非要把你打下去、非要把你压下去，这是不是走错路了？（是。）你走的这个路就是拦阻神工作的路，你走的这个路就是错的，你不是跟哪个人过不去。

语思，刚才你说刘茜跟你说：“上次江梅来说得我们都消极了。”语思，你就知道江梅谈了些什么，或者做了些什么，你就知道刘茜因为啥消极，你是不是应该给刘茜解决问题？为啥消极？审判刑罚是不是最真最实的爱？就是修理对付、审判刑罚了你，但对你的生命有没有益处？你该不该接受呢？（语思：我也跟刘茜交通了。刘茜说江梅有一个问题，说江梅是拔苗助长了，意思是江梅要求人高，她是怎么样也要求别人怎么样，我说你看到她这一方面你可以和她当面提……）咱不是说这些事，是说咱思想上、心思意念、存心里边的东西。刚才你谈了，你就不愿意和江梅在一起配搭，你本身对江梅就有看法，这个时候别人在你面前一说江梅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你心思、意念里头是不是高兴、幸灾乐祸呀？你一有这个心态的时候，你说出的话对别人能达到好的果效吗？刚才你说“我跟刘茜交通了……”，不在乎你外表说什么话，你的存心、心思意念里边流露的就是这些东西，她们都能看出来，是吧？（语思：嗯，我里面肯定有这个病了。）你本身就对江梅有这个看法，刘茜说的这个话正好印证了你对江梅的这个看法。（秋莲：就和弟兄那天解剖我一样，无形之中就和老赵形成了一种拉帮结伙。）你结合上了吗？我一听就能听出来秋莲和老赵的那个思想是一样的，现在从你的这个话里边就能听出来，你和秋莲所流露出来的是一样的，别人是有感受的。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那时候我和雨桦是配搭，刘翠是小区带领。刚开始雨桦对我的看法和刚才语思谈的这个是不是一模一样？（嗯。）她看见我就不愿意和我配搭，因为她一看就是我厉害，她弱，是不是这个思想？雨桦不愿意和我配搭的根儿就在这儿。刚开始的时候，我有事不去刘翠那边，我就让雨桦去了。雨桦一去，刘翠就对雨桦说，“我对SJ有看法，你看看SJ说话的那个口气……”，刘翠不说我交通的是工作，我是为了维护神家利益，而是说我的口气怎么、说话怎么，正好那个时候雨桦对我的说话、口气就有看法，她们俩的看法是不是一样的？对上号了吧？（嗯。）正好印证了，“我没有看错，我看见SJ就是这问题，刘翠看的也是我说的这个”，雨桦听了刘翠这些话以后，她们俩是不是说到一块了？所以雨桦一听心里是不是高

兴呢？（嗯。）这个时候她们俩心里还有工作吗？没有了。雨桦正高兴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我该怎么做才能让刘翠对我更有好感？对SJ更没好感呢？”人心里是不是有这个想法？（嗯。）这下雨桦更会“谈心”了，是不是更会和人拉关系了？她认为这下工作就作好了。等我下次去刘翠那边的时候，我说那个工作落实了没有呢？“忘了”，刘翠说雨桦根本就没有提。按说雨桦跟我是配搭，她去了以后该把我上次跟说的那些工作迎合上去吧？是不是该配合一下，把这个工作作好？（嗯。）结果我去一了解，她什么工作也没有作。我说刘翠怎么越憨了，怎么我说的那些工作她什么也没有作呢？原因在哪儿呢？我找着了，就在这儿了。雨桦就没有和我配搭，我当时跟雨桦说的那些工作，雨桦去了以后根本就没有说，雨桦只是组建她的啦啦队了。这下把刘翠他们拉了一堆，“这是我的人马，你不是能说嘛，看你下次来能说什么。”我说什么雨桦根本就听不进去，她作的就是这工作，这工作能上去吗？我说了多少工作上的事情，雨桦什么工作都没有作，工作没有进展，什么也没有作好，就是有了个啦啦队，她的人马是有了。

那次我把教会带领全约到一起聚会，我问刘翠有什么问题吗？刘翠说有，我说有什么问题呢？她第一个问题就说的是，下边那个福音执事现在不信了。我说因着什么原因不信了？刘翠说就是因为我。我说因为我的什么原因导致她不信了呢？刘翠说人家说你不是真心信神的人，所以就不信了，前两天雨桦也是这样和我说的，说福音执事不好好信了，原因就是因为我。雨桦是不是也是说原因是因为我？（嗯。）人与人之间不能和谐配搭的时候，这个问题大不大？（大。）她根本不是为了工作，她把一切的矛头都对准你，她为的就是把你斗下去，不管你说什么，她的这个目的是得把你打败。后来我问了一下其他人，原由找见了。之前他家里放着咱的钱，我过去拿钱的时候数了一下差一百元。罗艳念了三遍单子，我在这儿加了三遍，都是差一百元。那天晚上我、罗艳、刘翠和雨桦都在那儿了，祭物差一百，那个人就得把这一百元给补上吧？当时人家不想给，他们也看了一下单子就是差一百元，后来补上了。等到第二天人家打过电话来了说这个钱就不差。我说：“单子还在，你再看一遍。”再检查的时候

发现是罗艳看错单子了，她念错了，我就算错了，我说不该让人家赔这一百元，后来第二天我就让刘翠她们把钱给人家送过去了。刘翠当时就在场，她是不是都知道啊？这个事雨桦也知道，我们都很清楚，是罗艳把单子看错了，我算错了，所以就把这一百元要下了。这是不是很平常的一个失误呢？不是有意要讹她一百元吧？但人家就说“SJ不是真心信神的人，存心问我多要一百元”，还不好好信了。如果那天晚上就是真的差一百，我不问那个人要下这一百元，我就是个真心信神的人吗？你们说是问他要下这钱是真心信神的人呢，还是不要这钱是真心信神的人呢？如果他差下一百元，我说算了，不要了，你说我这叫真心信神吗？是个好人吗？这才不是真心信神的人！什么是真心信神，什么不是真心信神，这是根据什么说的呀？对你好就是真心信神的人，不对你好就不是真心信神的人，你就是根据这个衡量呀？你信神的标准就是这种衡量法？所以我说她不跟了，正好不要她了，她就是颠倒黑白，她就不知道什么是真心信神的。如果就是少一百，那天晚上我不问他要这一百元我叫真心信神吗？能这样说证明她是瞎眼，她不配跟随神，她是胡说八道，她还说她不信了，就是她信都不要她！按说这事还不好解决呀？在她们来看这事就解决不了了，这事就是大问题。我说刘翠这个问题还不好解决？还原事情的真相就是罗艳没有看清楚，当时你就在跟前，是罗艳念的我算的，事情的真相是这个吧？咱发现算错了以后把这一百元给人家送回去了，我还让你们给人家说，是罗艳没有把单子看清楚给人家算错了。就这还能因着这个事说到我头上去，这是谁的问题？就是福音执事说的这个事，刘翠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按说好解决吧？（嗯。）这个问题谁也能解决了。就这个问题你们能不能解决了？如果观点不对的话能解决了吗？心不对的话能解决了吗？事实摆在桌面上她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我说这不是福音执事的问题，这是刘翠的问题。从这儿看，你说雨桦有没有问题？这问题不好解决？她心对了是不是就能解决得了啊？不是她这个人有问题，是心不对了，这么好解决的问题解决不了，成了大问题了。但是那次聚会，我没有说雨桦，我说的是刘翠，我说刘翠你连这个问题也解决不了？你心里就认为福音执事说的对，“我看SJ也是那样的人”。你看什么呀？你看的就是外表的做法，你不是看我的心、不是看我作的工作，因为你心里没有神，你不是为着神的工作，不是为了通行神旨意，你只是看外表的行为。你的心是歪的，所以这

个问题你就不好解决。她们合起来说这就是个大问题，把这个“大问题”摆在我面前，“我看你怎么做？我看你怎么解决？你不是能行嘛？你不是能做嘛？”这个问题是不是就出来了？你心思、意念里头流露的是这个东西，自然而然这个问题就解决不了了。如果你心对了，你就能解决了这个问题。

现在雨桦说“现在我想让你对付我，你都不对付我了”，你的心不对的时候我才对付修理你，当你的心对了的时候，你走在一条正路上，我还对付你什么呀？你只管生命长大就行了，哪一个人的生命不是这样长的？主要是心不对了什么也做不了。本来你做的就是打岔神的作工，你还要怎么打岔呢？那个时候我说雨桦是在打岔神的作工，她是不是觉得冤枉？“我哪儿打岔呀？”就像语思刚才说的：“我可真没有打岔呀！”她就给你表白呀，“她怎么说的我怎么说的”，你就是打岔了你知道吗？就像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你看到雨桦打岔了没有？你们也能看出她打岔了。我把这个例子摆到你们面前，你们看见语思是不是打岔了？（是。）这个事情做出来就是打岔。你在这儿说，“她说什么，我没有说”，你不是在这一方面去变化你的性情，如果你用心去给她提问题，这才是真正地帮助人，而不是我就嫌弃你、藐视你、贬低你，你还说你是去帮助她，那就不可能。（语思：其实我心里对江梅就是一种嫌弃。）这不就对了，你本身就嫌弃她、贬低她、藐视她。因为咱不是为着神的工作，如果你为了神的工作的话，咱还能流露这样的性情吗？如果你为了大局，你只能说咱俩是一家人，咱们应该同心合意把工作作好，能够体贴神心意，你也进入我也进入，咱互相帮助、互相进入，这是不是一条路途呢？不是说你自然就能走上这条路。我昨天跟你谈的就是，江梅的身量有限，你不能要求她太高。我给你谈我那个时候是不是也是“死里复活”这么走出来的？我是豁出去才走出来的。如果我没有那样豁出去，我也走不出来。那是神怜悯我，给了我这个意念，让我有一个心志，我有这个心志我就走出来了，要是身量小的人他能起来吗？他起不来。那咱在这一方面应该怎么去走呢？咱走好自己的路，不要走打岔、搅扰的路。不是说你有意地去这样做，而是自然就做了这个事情了。就像秋莲和萧田一样，她

们两个人合不来的时候，一说出话来，别人就能听出来，就有感觉。秋莲一说话就能说到萧田身上，这个感觉是不是就听出来了？昨天谈的时候我没有说语思，我说的是江梅，我给江梅指了一条路，但是语思身上的问题也挺大，如果你走不上正路，你就走上报废的路了，而且你报废的比江梅还快，因为你是打岔、搅扰神的作工。江梅无论怎么样，她就是一个心思为了作工而作工也算，她性情没有变化只能败坏她自己，但是她对工作是不是还能效点力呀？（嗯。）她还是个礼品。但是你呢？你连作工都不作工，还在这儿拆毁神的作工，所以那个时候我对付雨桦说："你每天口口声声说跟着弟兄，但是你却拆着弟兄的台，你以为你拆的是我的台呀？"你看神拯救一个人容易不容易？你们把那边的工作放在那儿不作，工作受到了拦阻。你在这儿谈，她在那儿打岔，配搭之间是打岔呢。你想把工作往起提，她就往下拽，你说这工作能不能起来？（不能。）大家也都看出来了，语思在这儿就是拽呢。其实弟兄姊妹不是看不出来，弟兄姊妹的眼睛也是亮的。江梅虽然有她的败坏，但是以大局来说你走的就是这个路，咱没有走一条正道，咱在工作方面本来就差，江梅能做百分之六十，咱做上百分之四十，赶紧配合上、迎合上。咱不是在这儿配合工作，而是觉得别人更加认可你了，你是喜的。咱不要走雨桦的那个拐弯路。雨桦走了三年，今年才走上这个正路。雨桦说我现在怎么也不对付她了，我说你的路走对了，这是我能看见的，我能感受到的，我还对付你什么呀？我打的是你非要往歪路上走，我是嫌你打岔，人都有败坏性情，哪个人都在变，这就行了。主要是你的存心得对，你的存心是为了谁？你如果是为了自己的面子、自己的地位、为了自己的脸面，那你走的路就是错的。你就是再弱，你再素质差但是你是为了神的，这就行了。（语思：嗯，我现在明白了。）而咱现在走的就是一条错误的道路，雨桦拐了几年才走上正路，咱现在吸取雨桦的失败教训，是不是就走上了一条正路了呢？（嗯。）咱能配合多少就配合多少，如果从大局来说江梅还能作点工作，咱就共同去配合，为着神的工作、为了通行神旨意，咱共同配合。而咱里面的这个观点是"我就不愿意和江梅配搭"，咱就不经历神的作工。这段时间咱谈的是经历神作工、经历神说话，你怎么经历神作工呢？就是改变咱的看事观点。你是为着神，这就是在经历神的作工。咱这一段时间落实工作安排的三个阶段，从三个阶段里边看到咱现在还在打斗里边。咱还在打斗里边，这

是不是还是敌基督呀？敌基督就是在争名夺利。其实语思现在和江梅就是在争名夺利，你要把你的“好”落实到弟兄姊妹心里，让弟兄姊妹说你好，你在走这个路，这就是敌基督所走的路。神看的不是咱的外表，你把你自己看成是羊，外表温柔、善良，神看的是这个吗？神不看这个。神看的是你是受造之物理当敬拜神，理当为神的工作而献上你自己，你是为着神、为了通行神旨意、为了神的作工、为了完成神的托付，这是正面的。

弟兄交通：

刚才从语思表现出来的，发现她里边有什么性情上的问题？（争强好胜。）有争强好胜的一部分。还有什么？人类被败坏以后，本性可以说是一个毛病、一个性情。语思和昨天咱解剖的秋莲，还有前天解剖的景介，都是一个性质。昨天解剖秋莲是什么性质？（萧田：自私卑鄙、狂妄、诡诈。）在作工中用诡诈这叫什么？诡诈再往深挖是什么？阴险、恶毒。为什么是阴险、恶毒？阴险、恶毒用一个什么词来形容？借刀杀人！用借刀杀人这个词一说你们就明朗一点了。语思，你感觉到自己借刀杀人了没有？我给你说出来了，你一看也能和自己对上号，是吧？（嗯。）借刀杀人、拉帮结伙、造反，这就是人被撒但败坏以后的邪恶性情。还有什么？你有了这些性情，你就只顾你自己，然后你就连神的工作也不顾了。你为了自己的名誉，你能借刀杀人、拉帮结伙。你这个事情不是做在世界，你是做在哪儿了？你是做在神家了。你把这些做在神家，你利用这些阴谋诡计，在神的作工中造成了打岔、搅扰，可想而知，这个后果是什么？敌基督是怎么来的？（SJ：搞个人的经营。）神和祭司弟兄交通了多少，敌基督悔改不悔改？（不悔改。）撒但起初是怎么败坏人的？撒但怎么邪恶、怎么玩弄人，你能阐述清楚吗？撒但怕不怕神呢？（怕。）它在灵界不敢越雷池一步，而人是麻木痴呆，根本什么也不懂，所以它就借着一个麻木痴呆的人当作了它的傀儡，当作它的走狗、出口来向神进行攻击，这就是借刀杀人，所以说它阴险、邪恶。人被撒但败坏

以后成了撒但的后裔，撒但能利用人去攻击神，那你说它的后裔是不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呢？（嗯。）那跟随神的人害不害怕神呢？（不怕。）他们不害怕神吗？他们害不害怕我呢？他们害不害怕SJ呢？昨天解剖秋莲了，秋莲厉害，是吧？（嗯。）秋莲在我面前敢不敢耍厉害呀？（不敢。）她不敢。她在我面前不敢耍厉害，那她怎么办呢？（找弟兄姊妹。）她要借刀杀人呀！她得借上谁呢？她得借上老赵，让老赵出面。老赵出面的时候，她还吭气不吭气呀？老赵在那儿不停地说，秋莲就不吭气了，这就达到果效了。雨桦那个时候敢直接说我吗？敢直接说SJ吗？（不敢。）她就干什么呀？她就借着刘翠、借着下边的人团结起来一致对外，那最后造成了什么？最后造成的就是对我工作的拆毁。

江梅厉害不厉害？（厉害。）语思能惹得起吗？（惹不起。）惹不起。那只能是怎么呢？只能是利用杠杆力量，发动群众。她用去主动发动群众吗？（不用。）这个“智慧”不知道从哪儿就来了。因为人都有背叛的心、悖逆的心，江梅去下边作工的过程中，她肯定要抠问一些工作，为了工作说话语气伤害了一些人的虚荣脸面、地位，伤害到一些人的利益了，所以说语思需不需要去外边招兵买马呀？（不需要。）那些自告奋勇的人多的是。你说和珅还用出来招兵买马呢？不用。那些人自己就找和珅送礼去了，和珅连送礼的人还不认识呢，礼就送来了。和珅看着这个礼品好，这才问这礼品是谁送来的，这才找这个人呀！这个动作叫什么？（不谋而合、志同道合。）一致对外，语思和刘茜共同的敌人是江梅。昨天说秋莲了，秋莲和老赵共同的敌人是谁呢？（萧田。）秋莲和老赵自然而然就把矛头对准了萧田。老毛打不过日本人的时候就怎么呀？国共合作，他喊的口号是一致对外。你说敌人还分家敌、外敌呢？他能和国民党合得来吗？他和国民党也是仇敌，他是要利用国民党把日本人赶出去，你说老毛“聪明”不“聪明”？你看《三国演义》里面的诸葛亮有聪明、有智慧吧？（嗯。）他一个小国家敌不过大国家，所以他利用两个小国家来敌一个大国家，先把这个大国家给治住，最后再来收拾这个小国家。你看老毛国共合作的时候，他是先把日本人赶出中国以后，然后反过来再

把枪口对准国民党。世上人说这叫一种聪明智慧，是吧？用实在话来说这叫什么？阴谋诡计、阴险，这就是邪恶败坏。神说人被撒但败坏了，怎么被撒但败坏了？自己办不了的事情、自己不敢办的事情，利用别人去做，把别人推到前边，需要他出手的时候他出一下手，不需要他出手的时候，那个傀儡在前边就给他把整个事情都解决了，他在后边就拍手称快。如果上边查下来了，把这个傀儡一脚踢开，他又是圣洁的，你说他邪不邪？（邪。）咱之前在教会建造的时候，经历过一些敌基督的那些做事方式，他借用你做个什么事把他的眼中钉搞下去、搞臭，最后上边查下来把你给处理了，他依然是个“清官”。

神造了人以后撒但就想来掌管人，神把它打到半空中以后，它还想来管理人，所以它才来迷惑人的。当初神和亚当、夏娃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撒但刚开始就告诉夏娃说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不一定死了？没有吧？（嗯。）撒但在灵界是不是怕神？（是。）刚开始撒但说什么话了？撒但是不是先是个问话呢？（嗯。）“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撒但先来了个问话。这个问话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试探。就看亚当、夏娃对神话的态度是什么，是不是坚决的？是不是认可的？这就是人常说的，先试试水的深浅。撒但试着问了一下夏娃，夏娃说：“神说了……。”“哦，夏娃说的是神说了。看来夏娃还没有成了这种观点，神的话还没有成为夏娃的生命。”撒但一听这就有了可乘之机了，所以撒但就在那儿说：“不一定吧！”撒但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方式迷惑夏娃，给夏娃一个可疑的、疑惑的态度，让亚当、夏娃去意会，然后就让亚当、夏娃在意会的过程中否认神的话，对神的话产生怀疑、疑惑，这个时候亚当、夏娃就开始背叛了。然后它再引诱一下：“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亚当、夏娃听了撒但的话一想，“这对我有好处、有益处啊！值得一试。”从此亚当、夏娃就走上了背叛神的这条道了。所以撒但在背后虎视眈眈地盯着人，它挑拨离间，借刀杀人，引诱人背叛神，它利用人背叛神以此来达到羞辱神、打败神的目的。

咱被撒但败坏以后，每个人都有一个狂妄的心，有理也狂妄，没理也狂妄，都是把自己放在最高的位置上，都是看着自己好，都是欣赏自己，那是一种自我欣赏。也就是自是，自以为是，自己认为的那个理就是理，自己认为是真理那就是真理。人在没有真理的情况下，就把人的好行为，把外表性格美善当成了一个义，当成是正义的了。慢性子的、内向的人就把一些急性子、性格外向的人当成了反面的了。其实神是让人性情变化呢，不是让人性格变化，性情变化和性格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人信神就容易用自己的一些观点、观念来衡量，把神让人走的路自己加工一下，成了人自己所要走的信神的道路。你去衡量人的时候，总要把人的性格当成人的性情来对待，把人的言行举止和外表的行为当成性情、当成看事观点来对待，所以，你就开始自我欣赏。当你看不起别人的时候，当你自我欣赏的时候，你就没有对错之分了、没有善恶之分了，你就信成了自己，你就按着自己的一些观点来了，你把你自己的观点就当成是一个对的事。在实际生活当中，当你看到一个与你性格相符的人，你就认为他是好的；当你看到一个与你性格相反的人，你就感觉他是错的、不对的，自然而然就有了这种看事观点。因着你有一个错谬的看事观点，就容易形成拉帮结伙，自然而然就不谋而合了。所以说当有人和你在一起说话的时候，合你观念的话就成了是实行“真理”的，不合你观念的就成了你的对立派，这是一方面的败坏。再加上人有野心、欲望，想要地位，你和一个人在配搭的过程中，你总有野心，总想让人心目中有你的位置，你要想让别人心目中有你的位置，那你就必须把对方给踩下去。

世人常说一个桌子上坐不下俩先生，你想把对方搞下去，但你是信神的，你又不敢、又不能，这就迫使你该用一些“智慧”了。当你看见别人作工有点成就的时候，看见别人会作工的时候，你心里边发出来的是什么？先是羡慕，由羡慕转换成嫉妒，最后转换成对这个人产生仇恨，你说人邪恶不邪恶呢？羡慕、嫉妒、仇恨，有了仇恨以后就有了什么了？就产生了报复。虽然咱是信神的人，你不敢报复，但你本性里、潜意识里边有这个毒素、这个根。这个邪恶的种子已经种

在你里边了，随时都有发芽的可能，一遇阳光、遇水分它就发芽、它就成长。如果你和一个不如你的人配搭，你就是“艺高人胆大”，那就不在你的话下，你瞟都不瞟他一眼，那这个桌子上就不是坐着两个先生，一看这个桌子上就是你在作王掌权了，就是你一个先生，所以你就不待搭理他。如果说你有工作能力，你有一技之长，这些人都能看到你是个旗杆，你就不会去搭理旁边的这个人，你也不会和他去较真，不会用一些计谋和他争夺权势。那你遇上谁才会去争夺权势呢？当你自己都能感觉到自己势单力薄，只身一人站在一个巨人面前、强人面前的时候，“我得有自我保护意识，我没有自我保护意识，我就得想办法，得为自己的前途、命运着想，‘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得为自己考虑一下”。所以，如果你是“强壮”的人，你就不会有这个想法；如果你是懦弱的人，对方是比你强的人、是你抵不过的人，那你肯定就会有这些想法。在你的心里边不由自主的就有这些东西了，就会想尽一切办法踩他的脚后跟，或者把他踩下去。但是这个争战你不能自己做呀，“一方面我斗不过人家、我打不过人家；另一方面我要直接和他打起来、斗起来别人会怎么看我呢？人家会说我拆毁神经营了，这个罪名我背不起呀！”你知道就你这种性情，在神家，你是拆毁神的经营；在世界上，人家看你这个人人性不好，你就是喜欢和人斗！所以你觉得：“我得有点‘聪明、智慧’，我得有诸葛亮的一些计谋才行！”世上有句话是怎么说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所以你想的是“我得招兵买马”，在你心里也不用有意地去盘算怎么招兵买马，你只是说什么呢？“我孤单、我孤独、我想要找个知心人。”你不敢说要找一个并肩作战的人，你是想要个什么人呢？你想找一个相依相靠的人。虽然说法不一样，但是做法是一样的、性情是一样的。你把神的工作放在了一边，你不考虑神家利益，不考虑弟兄姊妹的生命进入如何，不考虑作工果效。自己的地位、名誉占满了你整个人的心灵，所以你做出事来的时候，就看不到你的心里还有神的位置。

昨天我说秋莲心里边就没神，就看不见有一点为神的地方，她的言行、举止流露出来的都是为她自己说话。咱给秋莲起名为马王爷，一说马王爷这个名字，大家都知道。而且经过多次解剖以后，秋

莲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是不是受损？秋莲就想了，“我的形象怎么才能树立起来呢？得我自己树立呀！”所以她得想尽办法往起树立。今天老赵看见这些人打得秋莲在这儿就作不成工作、没法作工，老赵好不容易能过来帮她一把，秋莲心里高兴不高兴？“有人当我的出口，替我说话了。”咱各自都对一下号，其实人和人都一样，都有这个败坏性情。你现在没有临到这个环境，你要是临到这个环境和她们也是一样的，也要寻找同伴了。你自己就在寻找，只是你没有说出来，你不直接用笔圈出来说“我今天应该去寻找一下谁，明天再去寻找一下谁”，你不去策划，自然就有人报名来找你了。老赵和秋莲两个人是不是互相利用？每个人都是势单力薄，老赵给秋莲点力量，秋莲给老赵点力量，老赵想给秋莲把前边的道路铺平，秋莲想给老赵把前边的阻碍给推开，其实他们都是为了自己。

还有那天交通的李立，还有景介，他们把神家利益都抛到一边了。景介为什么把神家利益抛到一边了？景介一回来配合的时候，看见人家辛慕能作个工作，看见人家的成绩在那儿放着呢，再加上辛慕有些显摆，显摆是什么意思？就是显露。本来她作了二分的工作，一显露成了三分的工作了，别人对她就更产生了羡慕，羡慕产生了嫉妒，嫉妒产生了仇恨，仇恨带来的就是杀戮。景介刚背叛回来，“你说我哪还有脸、哪有势力呀？我一个人势单力薄，那我就得找一个帮手。”刘娇看着景介也需要这么一个帮手，就给景介当了一个出口，刘娇就成了景介和刘宏的出口。三个人不谋而合，他们就能给辛慕造谣。你们也听说了，是吧？（嗯。）本来辛慕和那个弟兄是把一个玉米掰成两半，一人一半分开吃了，这有什么呀？可他们说：“他们俩你一口我一口地吃玉米，看着还恶心呢。”竟然能说出这么严重的话来。景介你作为负责的，你的同事出现这个问题，你不用调查、核实吗？如果辛慕真有这个问题，景介和刘宏你能这样放过吗？你是不是应该把这个事情调查清楚？可结果他们说忘了，“刘娇还说这个话了？”他们能忘了。为什么能忘了？因为这个事情本来就是造的一股风，经不住推敲。如果他俩真的是你一口我一口吃这个玉米的话，他们能在众人面前吃吗？傻了呀？所以一听这个话就是假的！作为信神的人，如

果能当着四五个人的面你一口我一口地吃玉米，要么这两个人是神经病，脑子有问题了，如果这两个人没有神经病，那这个事情就是假的，不存在。这个事情经不住推敲，所以说也就不能去深挖，只是说造成一股风，给他俩脸上一抹黑这就行了、够了、成了。就像大红龙要给神家抹黑一样，它给你造一点谣，把你说成是邪教，行了，它的目的达到了。

咱刚才说语思是势单力薄，她考虑的是给自己留个立足之地。语思刚上任，她想什么呢？“我刚上任人生地不熟的，人家是官官相护呢，我和谁认识呢？我再不照顾自己一点，我再不考虑考虑自己的处境，我随时都有可能掉到沟里边！你说我能不为自己考虑考虑？”这是她心里的想法，在加上人本性自是、狂妄，她把自己自认为的一些外表的好行为，还有性格当成了正面的，然后就把她自己这个定规成好的，用不好听的话来形容就是，她想用说话柔和呀、温善呀、不伤人呀来迷惑人。教会里那些糊涂没分辨的人，他不管你说的这个话是不是站到了神一边，是为神说话还是为肉体说话，只要你说的这个话是美善的，只要你说的这个话不伤人，他就愿意听，就愿意站在你这一边，所以他们自然而然就站在了语思这一边。这个时候语思心里是不是高兴的呀？“我也没有作什么工作，我也没有去勾引他们，他们自己就站到了我这一边。有人在维护我，这不是极大的好事吗？”这就拉成了帮派了。拉成帮派的时候，他们就对语思靠近乎，拉近乎，成了亲人了，能说心里话了，所以背后肯定少不了有议论、论断，这就成了互相搀扶着走路了。“咱都有软弱，团结起来就是力量，咱得互相搀扶着走路”，当他们和语思搀扶着走路的时候，勇气是不是就大了？就能把原来在背后说的一些论断的话、议论的话逐步地能放在桌面上了。因为在人还有一个撒但给的生存法则就是“谎言说上一百遍就成了真理了”，“我一个人认为的事，我不敢确定，我是这个认识，你们也是这个认识，少数服从多数，我看见你们都一致同意我的这个认识，我才敢确定！”行了，你给他点勇气，他给你点勇气，这个勇气就上来了，就成帮派了，就敢做事了。

就和雨桦和SJ两个人配搭的时候，雨桦和刘翠互相给了一点勇气，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互相给了一点勇气，互相支持一下，然后就能说SJ就不是个信神的人。她说SJ不是个信神的人的时候，她不去衡量究竟什么是信神，什么不是信神，只要对方说的这个话是针对SJ的，那对自己就是有利的，这话就有可使用的价值。就像老毛要用蒋介石呢，“不管你蒋介石对我如何，只要你对我有益，只要你能帮我把日本人打出去，那我就要利用你，那我就要和你合作。不管你是正是反，我都要和你亲近！”所以雨桦和刘翠把颠倒黑白的话，也就是把别人论断SJ的这些话不假思索、不加分辨地当成了一个正面的话，当成了真理。同时，这话在雨桦和刘翠之间互相成为一个支撑点，一个旗杆，一个论调来针对SJ。她们自认为这是一个论调，她们可以怎么呢？可以有把柄抓了，“我抓住你的把柄了”。在雨桦这儿“我不敢惹SJ”，刘翠她敢惹SJ？刘翠也不敢惹SJ呀，“SJ过来一解剖我，一打我，我自己翻不过这个身来”。那谁敢惹SJ呀？（SJ：福音执事。）“我看不见SJ我什么不敢说呀？我什么也敢说！”福音执事说出这个话来，刘翠借上这个“刀”就能杀人了，刘翠就有胆量了，“这话不是我说的啊，是下边的谁谁说的”。雨桦过来说什么呢？“不是我说的，是下边那个谁说的，还有刘翠说的”，都互相壮了胆了。这叫什么？这叫聚众闹事，造成了打岔搅扰、造成了拆毁，不务正业！刚才交通了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后果？这就是两种性情。一个是自以为是，自是，自我欣赏，把自我欣赏当成了一个真理，当成了正面事物来持守，不加分辨，信的是自己。再一个因着自己势单力薄，必然要寻找合作伙伴，这两个原因就迫使他们走上了借刀杀人的这条路，这就造成了一个打岔搅扰、拉帮结伙，为邪恶势力保驾护航的后果！为什么原教会里边的敌基督就能办出那些事来呢？人常说官官相护，为什么他们会官官相护呢？因为他们还有所盼。

现在你能搞清这个邪恶的性情与人的性格了吗？性情就是你的看事观点，性格是你表达你观点的一种方式。从根源上去理解，性格是表达你的观点，也就是表达你性情的一种方式。急性子、慢性子这只是表达你性情的不同方式罢了。你是急性子还是慢性子，你是内向

的还是外向的只是说表达的方式不同，并不代表你的性情不同。性情就是你对待一个事物的态度与观点。好比说，刘志经常高举的是什么呀？高举他的武力。他干什么事情也想用武力来解决问题，他见证的是武力，这就是一个性情。怎么说是性情呢？他吹捧的、高举的、见证的是武力，也就是他把这个武力当成了一个什么呢？正义的，当成了人该追求的方向目标，这就是一个性情。他觉得武力简单，他就想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你看我是怎么解决问题的呢？我是要把这个理给你讲清楚，是用话语。就像在那边发生的那件事情，刘志看见你们做的这件事就是一个笑话，“那些烂家具把它拉回来就行了，还用和老地主来来回回讲理，打官司啊，这是多大的事情啊？”刘志想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像完成任务一样，用武力把它抢回来。在我这儿是什么？我是要蒙羞他，我要把这个理给他讲清楚，以理服人、以理治人，也就是说，我讲的是真理，我在这儿高举的是“用话语来成就一切”，刘志在那边高举的是“用武力成就一切”，这就是一个性情。这个能理解了吧？（嗯。）这就把一个性格和性情分开了。

今天神是让你性情变化，神说你的性情是邪恶的，就是说你的看事观点是邪恶的，你性格内向还是外向、急性子还是慢性子不代表你的性情，不代表你的看事观点。秋莲和萧田就是两个对比的例子，一个爱表达、爱说，一个隐藏在里边不愿意说、不吭气，但不等于说哪个人就是正面的，哪个人就是反面的。只能说败坏的人都是撒但的孝子贤孙，有可能你们都是一样的，只不过一个是在外边明斗，一个是在里头暗斗；一个是明说，一个是暗说；一个是人前说，一个是人后说，但是他们的看事观点是一样的、斗是一样的、不维护神家利益是一样的、一致对外，跟神对着干是一样的。这么一看，邪恶的人和人能统一了——鬼和鬼都一样，是吧？（嗯。）只不过是神没有给你摆上那个合适的环境，如果神给你摆上合适的环境，你表演出来的和她们一样。

什么是借刀杀人（二）

（语思：前一段时间我和王羽配搭的时候，自己出去好像能解决点问题了，然后就狂得不得了了，就开始贬低江梅了。工作安排下来，让对号，我一对号的时候，才看见自己狂得不得了了，说别人不好，意思就是自己好，这才看见自己如果没有这些事实显明的话，我也不会认识自己。昨天晚上我还想呢，我有什么问题呢？我也想说呢就是不会说，借着SJ问我的时候，我这才把这个话说出来了。）（SJ：这就是一个路途。我能看出你身上的问题，只能大概简单地跟你说一说，弟兄刚才已经把细节给你阐明了，是吧？你为什么能走到这种地步呢？你说："我就没有你说的那些东西呀！"但是弟兄这么一阐明，你说有没有呀？）（语思：有。老师解剖我是借刀杀人，然后我就跟自己对号了，原来这就是拉帮结伙，人家说的那些话我里面也有，有时候你不是专门要拉帮结伙，但从心思意念里形成的就是一种拉帮结伙，"江梅就是这种人，她就是怎么怎么，这就是事实"。）

（江梅说语思会谈心，她不会谈心，语思下去谈心，一谈心就是把自己树立起来了，江梅看见自己就是和谁也配搭不来。）外表说的是谈心，实际上不是谈心，是收拢人心，笼络人心！什么是谈心？你谈的是什么心？谈心是谈自己在进入方面有什么路途，自己和神之间的关系怎么样，谈的都是自己心里的动态。你那个谈心实际上是背后议论人。我就是不在现场，我也知道你们之间谈的是什么，"张三怎么样，李四怎么样，他那天说什么了，她那天说什么了。江梅说话可冲了，根本不考虑人的软弱，她从家庭走出来了，她就要求别人也得达到，就好像别人没有儿女、没有家庭一样，还能都按着她说的来呀？""嗯，就是！就是这么回事！"你们谈的是不是这些东西？（是。嘴上虽然没有说，但是最后达到的果效就是这样的。）你虽然嘴里边没有说"就是"，但是你心里想的是"我也有这种感觉"，你有这种感觉不就是认同了？你认同了不就相当于说"就是"了。（秋莲：自己就被自己外表的行为迷惑了，我还以为我直来直去，心里有啥说啥，我没有那么阴险诡诈。）你认为什么呢？"我没有萧田那么邪恶、阴险诡诈，她在那边什么也不说，只是在心里默默地做事。"萧田在那儿想什

么了？“我没有秋莲那么狂妄，没理智。秋莲连个圣徒的体统都没有，秋莲连个外表的行为都没有。我就是性情没有变化，我也有个圣徒的体统，我坐有坐相、站有站相，我看透不说透，等待、研究、分析是我最好的实行，我总比你强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九九，哪个不诡诈、不邪恶呢？一个比一个邪恶！萧田，你说秋莲呢，你是不是更邪恶呀？“我用外表的好行为让别人都来崇拜我。你在那儿说，我就不说，你越说，我越不说，让他们看看，一看你就是‘马王爷’，一看我就是‘进入’，我生命进入了。”秋莲在那边怎么看？“萧田，你不说，我就越说，我越说，越让他们看见我是‘赤露敞开’的，让他们越看见你萧田就是包裹！包裹！看见你这个人阴险！阴险！”每个人都在欣赏自己，在秋莲这儿看：“神喜欢我，神喜欢单纯敞开，像小孩子一样，你看，我都快被作成了，萧田还是老谋深算！我都进国度了，她还在地狱里边钻着呢！”在萧田这儿又怎么看呢？“你看，我最起码还有外表的好行为，谁也不敢说我什么，你看她们一直都说秋莲怎么怎么，谁敢说我呀？我就没有流露，她们也看不出来我有什么。我心里在想什么谁知道？我即便是披着羊皮的狼，那我还披着个羊皮呢呀，我怎么也比你不披羊皮的强吧！你秋莲就是赤裸裸的狼，就是闯进家里的狼，人家是拿着棍棒要打你。”每个人都欣赏自己，都觉得自己是最好的，别人是最不好的。正因为他欣赏自己，他才持守自己，他不否认自己，而且还变本加厉，其实这都是一种任罪蔓延。阴险的变得更加阴险，明目张胆地抵挡变得更加明目张胆地抵挡了，他认为“神，你让我成为小孩子，我成了小孩子了呀，我听从神话了呀”，他还理直气壮的。撒但把亚当和夏娃的两只眼睛蒙蔽了以后，撒但还说什么？“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是，你们眼睛是明亮了都看见了，看见什么了？自己把自己都迷惑了。

（王羽：我和秋莲的那个表演也是一样的，别人不行的时候我就更行。）人家彼得是看清了约伯的长处，也看清了他自己的缺点，人家取长补短。咱是怎么呢？“我用我的长处打你的缺陷，把你踩得扁扁的”，你把他踩得扁扁的你就进国度了？你以为这是外邦考试呢，你

把他们都赶出去，这个学校里边就剩你一个人了，你就考上学校了？神怎么说的？神说：“我要的是什么样的人你得知道，国度里不容许有污秽的人进去，不容许污秽的人玷污圣地，你虽然作了许多工作，你虽作工多年，但到头来仍是污秽不堪，你想进我的国度，那是天理难容的事！从创世到如今我未曾对任何一个献私情的人开过这样的方便之门，这是天规，谁也打不破！”（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成功与否在于人所走的路》）国度里就是一个人也没有，也不容许污秽的人进去。你在这儿是“我把所有人都踩下去，把我放在最前边，我就带着一点污秽，神你总得要我吧？你不要我，国度里边就空了，你总不能让国度里边没有人吧！”在那儿和神叫嚣呢。今天就能看见人都是一个祖先，都让撒但给败坏了，这就是撒但“遗传”下来的“基因”。

我刚才交通的内容你们大概也听清楚了，你们能不能叙述一下有几方面？是哪几方面造成你走这条路的呢？（……）听了就忘了，是吧？把自己认为好的就定为是对的、是正义的，就变得自是了。自我欣赏、自以为是，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什么呢？（势单力薄。）认为自己势单力薄，总考虑自己的地位、前途命运，所以就要为自己图谋、为自己谋福利。为自己图谋、为自己谋福利，就要借刀杀人。他想借刀杀人，但是他不敢借刀杀人，可是又因着他自认为对、自以为是，他自以为借刀杀人是在实行真理，所以当他借刀杀人的时候就感觉不到是在借刀杀人，他在借刀杀人的时候他就没有知觉，他还理直气壮，敢把借刀杀人放在桌面上。就像秋莲一样，昨天她就敢把这些话放在桌面上来说。大的方向就是这两个，一个是自是，第二个是势单力薄。自是是怎么产生的？自我欣赏。他把欣赏自己当成是对的了。势单力薄也就是孤军作战。他为什么会认为他势单力薄、孤军作战呢？他这个势单力薄、孤军作战又是怎么产生的？由哪些因素产生的？一个是地位、名誉，因着争夺地位、名誉产生了羡慕，羡慕产生了嫉妒，嫉妒产生了仇恨，仇恨产生了报复，报复的时候就产生了什么？产生孤军作战了。当他感觉到了孤军作战的时候，他就要借刀杀人。他借刀杀人的时候，又因着他自私，然后把这一系列的邪恶就包裹起来了，他认为他是正义之士，这就敢放到桌面上

了。你说撒但邪恶不邪恶？这就是又邪又恶！这是说处于弱势的人在这种背景下就会借刀杀人。强势的人呢？强势的人就不需要这些，因为他觉得他占据的就是高位，所以他就感觉不到自己是孤军作战，他就不用借刀杀人。

咱看看每日神话，神说："现在的征服工作就是为了显明人结局的工作，为什么说现在的刑罚与审判就是末日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呢？这你还看不透吗？为什么末了一步工作是征服的工作，不就是为了显明各类人的结局吗？不就是为了让人都能在刑罚、审判的征服工作中显出原形之后而各从其类吗？与其说是征服人类，倒不如说是显明各类人的结局，就是审判人的罪之后来显明各类的人，从而以此来定人是恶或义。征服工作之后便是赏善罚恶的工作，完全顺服的人即彻底被征服的人放在下步扩展全宇的工作中，没被征服的人放在黑暗之中有灾祸临到。这样，人便各从其类了，恶人归于恶，再没有日头光照，义人归于善，得到了光明，活在了永远的光中。万物的结局都近了，人的结局也都显在眼前了，万物都要各从其类，人怎么能逃脱各从其类之苦呢？显明各类人的结局是在万物的结局近了的时候而显明的，也是在作全宇的征服工作（包括从现在的工作开始的所有征服的工作）中而显明的。显明所有人类的结局是在审判台前，是在刑罚中，是在末世的征服工作中。各从其类并非是恢复人原有的类别，因为创世造人时人只有一类，那就是男人、女人，并没有许多的类别，只是经过几千年的败坏人才有了类别，有的归在污鬼的权下，有的归在恶鬼的权下，有的追求生命之道而归在全能者的权下。这样，人才逐渐有了类别，在'人'的大家族中就分门别类了，人都有了不同的'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完全归在全能者的权下，因为人的悖逆太多了。公义的审判将各种人的原形都揭示出来，没有一点隐藏，人都在光中显出了原有的面目。其时，人已不是起初的模样了，人的祖先的原样早已消失了，因为亚当、夏娃的后代不知有多少人早被撒但掳去不知天日了，人里面装满了撒但的各种各样的毒素，这样，人就有了合适的归宿，而且都是按着其不同的毒素而各从其类的，也就是按着今天被征服以后的程度而各从其类的。人的结局并不是从创世以来

就命定好的，因为起初人只有一类，统称为‘人类’，人起初并没有经撒但败坏，人都活在神的光中，并没有黑暗临到。但是人被撒但败坏以后，全地之上都遍及了各种各样的人，也就是从男人、女人这个统称为‘人类’的大家族中分出来的各种各样的人，他们都被其祖先带领离开了他们最老的祖先——男人、女人这个人类（就是起初的亚当、夏娃，他们的最老的祖宗）。当时，被耶和华带领在地上生活的只有以色列民，从以色列全地（即起初的大家族）分出来的各类人便失去了耶和华的带领，这些初生的人类对人世间的事一概不知，便随从其祖先在他们所占之地上生活，一直到现在，以至于他们离开了耶和华被各种污鬼、邪灵败坏到今天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到现在那些败坏中毒至深的，也就是到最终也挽救不了的，也就只好归从他的祖先——败坏他的污鬼；那些到最终可以挽救的归从于人类的合适的归宿中，即被拯救、被征服之人的结局。凡是可拯救的都将尽力拯救，但是那些麻木得不可救药的人便只好随从其祖先落入刑罚人的无底深坑里了。你别以为你的结局起初就命定好了，到今天才显明出来，那你忘了起初造人类并没有造撒但一样的人类，而是只造了亚当、夏娃他们两个（即只造男、造女）这样一个人类吗？若你起初就是撒但的后裔，那耶和华造人时还能把撒但一类的人也造在其中吗？他能这样作吗？他造人是为了他的见证，造人是为了他的荣耀，他还能有意造一类撒但的子孙来故意抵挡他吗？耶和华能这样作吗？若是这样，谁还能说他是公义的神呢？现在说你们有的人到最终要归撒但，并不是你起初就归撒但，而是你堕落得太深了，即使拯救你你也得不着这救恩，无奈，才把你归入撒但的类别之中，只是因为你不可挽救，并不是因为神对你不公义，有意把你命定成撒但的化身，之后再把你归给撒但，有意让你受苦，这并不是征服工作的内幕，你若这样认为，那你的认识法就太片面了！末了的征服是为了拯救，也是为了显明人的结局，以审判来揭示人的堕落，从而让人悔改，让人奋起，能追求生命、追求人生的正道，是为了唤醒那些麻木痴呆的人的心，以审判来显明人里面的悖逆，但人若仍不能悔改，仍不能追求人生的正道，不能摆脱这些败坏，这样的人便是不可挽救的撒但的可吞之物了。这就是征服的意义，是为了拯救，也是为了显明结局，好的结局、坏的结局都是因着征服工作来显明的。人得着了拯救或是受到了咒诅，都是

在征服的工作中显明的。”（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征服工作的内幕一》）

“现在的征服工作就是为了显明人结局的工作，为什么说现在的刑罚与审判就是末日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呢？这你还看不透吗？”刚才我给你们这么一交通，你也看见了，你是不是就是这么败坏呢？（嗯。）你就是这么败坏的。神怎么显明人的结局呢？你看见你就是这么败坏、就是这么邪恶，就是从你的心里已经把你征服了。“为什么说现在的刑罚与审判就是末日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呢？”征服工作，征服，就是把人的邪恶败坏揭露出来。在揭露解剖的时候，你是不是就看到了被揭露解剖的这类人的归宿了？揭露解剖出他的邪恶败坏以后，你就能看见他与神之间不合，不合到什么程度了。神是喜呢？怒呢？还是哀愁呢？根据他流露出来的这个败坏，再根据他悔改的这个表现，把他划分类别，是划分在神喜悦的人里边还是神的怒气里边。你根据揭露解剖出来的和自己对号，就知道你的归宿了，也就是宣布了你的归宿、宣布了你的结局了。“万物都要各从其类，人怎么能逃脱各从其类之苦呢？显明各类人的结局是在万物的结局近了的时候而显明的，也是在作全宇的征服工作（包括从现在的工作开始的所有征服的工作）中而显明的。”现在是不是正在开展全宇的工作呢？全宇的征服工作一完，就全完了。“显明所有人类的结局是在审判台前，是在刑罚中，是在末世的征服工作中。”就像今天一样，我揭露解剖你，揭露解剖出你的罪了，你就知道原来你的父是谁了。如果不揭露解剖你，你还认为你是跟随神的人呢，还是跟上神步伐的人。揭露解剖出来一看，你根本就不属于“人”这一类别里边，你就看到你的归宿了。神揭露出来以后，告诉你尼尼微城还有“四十天”就要颠覆了，那就看你在这“四十天”里怎么做了。

“各从其类并非是恢复人原有的类别，因为创世造人时人只有一类，那就是男人、女人，并没有许多的类别，只是经过几千年的败坏人才有了类别，有的归在污鬼的权下，有的归在恶鬼的权下，有的追

求生命之道而归在全能者的权下。”这一句话把神征服人类的一个步骤、画面说出来了。神造人的时候就造了一类人，男人、女人，并不分类别。这个类别是怎么产生的？这个类别是因着人被撒但败坏以后产生的。有的人就放荡不受约束，越来越邪恶、越来越败坏；有的人能受点约束；有的人就恨恶邪恶，不走那个邪恶的路，虽然他被撒但败坏了，虽然他没有真理，但是他不愿意走那个道，这就有了不同的类别。在咱周围的人群中你也能看到，人的追求不一样，有的人你告诉他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真理，他就能往这方面走；有的人你就告诉他，他也不走；还有的人就仇恨、仇视，就不让你开口，你一说神话、一说神，他就和你反了。“各从其类并非是恢复人原有的类别”，这个和神说的“恢复人原有的良心理智”一样不一样？神造人的时候是让你彰显神、荣耀神，恢复人原有的良心理智，是要恢复人的理性。这里说的是“各从其类并非是恢复人原有的类别”，类别就是人被撒但败坏后，所有的这些受造之物，有了各种各样的类别，有的败坏太深，有的败坏浅一些，有的特别恶，有的特别邪，有的还有点正义感，有了不同的类别。而恢复人原有的理性，恢复人原有的良心理智，就得有一个前提条件，首先他得是人，是人他就能恢复理性，不能恢复理性的他就不能称为人了。一个是可以恢复的，一个是不可以恢复的，可以恢复的就归在了神的权下，不可恢复的就归在了污鬼的权下，这就有了一个类别。

“因为创世造人时人只有一类，那就是男人、女人，并没有许多的类别，只是经过几千年的败坏人才有了类别”，这个类别就是，有的人败坏得深，有的人败坏得浅。“有的归在污鬼的权下，有的归在恶鬼的权下”，污鬼和恶鬼有什么区别？污鬼是不干净、污秽不堪，一般的正常人都属于污鬼。恶鬼就加深了，成了恶了，常想着要害人、杀人，特别阴险，这个就属于恶鬼了。污鬼就是被污秽了的鬼；恶鬼是让人看见就发怵，看见就害怕。刘志一瞪眼的时候，你看见谁了？（SJ：看见恶鬼了。）刘志解决问题就是用武力给你解决了，太恶了！污鬼，他只是在背后做点事，说话绕来绕去，这就是污鬼。污鬼是不干净、不正常；恶鬼，他里边就要作恶呢，就要害人呢，明显就

是害人的。咱今天交通语思的这个表现，她是污鬼还是恶鬼？（恶鬼。）应该是污鬼，因为污鬼是干了这件坏事了，自己还不知道。恶鬼呢？他就是明目张胆地作恶的。污鬼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把人给害了；恶鬼他就是明目张胆地害人呢。“有的归在污鬼的权下”，什么是归在污鬼的权下？今天我揭露解剖你了，说你活出来的就是污鬼样，你不做这个污鬼，你要做人呢，经过“四十天”的变化，你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了，你不这样做了，那你就算从污鬼的权下走出来了。如果你依旧我行我素，那就归在了污鬼的权下。“有的归在恶鬼的权下”，恶鬼，如果交通了这些以后，你认识到这是恶，“不行，我要变”，这就从恶鬼的权下走出来了；如果不变，那就依然是活在恶鬼的权下。分了三类：一类是污鬼；一类是恶鬼；还有一类是追求生命之道的归在了全能者的权下。关键是看什么呢？关键是看揭露解剖以后你悔改的态度。不管你是哪一类，你悔改了以后，你就归在了全能者的权下，如果你不悔改，你就归在你“父”的权下了。“这样，人才逐渐有了类别”，这就是说，看你活出来的是什么样。假如说你活出来的是污鬼样，那你就活在了污鬼的权下；你活出来的是恶鬼样，那你就活在了恶鬼的权下；你是追求正道的，那你就活在了全能者的权下。

“这样，人才逐渐有了类别，在‘人’的大家族中就分门别类了，人都有了不同的‘父’”，这个父是带引号的，为什么带引号呢？这个父不是他的亲生父亲，这个父是什么？是他的义父，是他背叛了神以后才有了父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完全归在全能者的权下，因为人的悖逆太多了。公义的审判将各种人的原形都揭示出来，没有一点隐藏，人都在光中显出了原有的面目。”怎么就是在光中显出了原有的面目呢？咱今天是不是活在了光中？神话给你揭露解剖出来了，把灵界的实情给你揭露出来，把你灵里边的实情揭露出来，那你就活在了光中。“人都在光中显出了原有的面目。”现在是审判刑罚的时候，这就是人都活在了光中，魔鬼也活在了光中。他活在了光中是怎么了？是显出了他原有的面目。如果显出了他原有的面目，他看见了他的丑陋，有惧怕感和羞耻感，那还有机会。因为神说人要想蒙拯救，必须得有惧怕感和羞耻感。把你的丑相显露在光中，让人都看见了，你有

那种羞耻感、惧怕感，有这两个“感”你就能对自己产生一种恨恶、背叛、克制、控制，你就不敢再犯罪了，所以你这个人就能够蒙拯救。如果没有这个羞耻感、惧怕感，你就不会有变化。“人都在光中显出了原有的面目。其时，人已不是起初的模样了，人的祖先的原样早已消失了，因为亚当、夏娃的后代不知有多少人早被撒但掳去不知天日了”，咱今天解剖的这个就能看见咱比当初的亚当、夏娃是不是邪恶败坏呢？（嗯。）邪恶败坏得够深了吧？（嗯。）这就是开花、结果了，根扎得深了。不再是当初蛇引诱夏娃吃善恶树上的果子时说“不一定死”了，而是根扎得深了，更加恶毒了、更加阴险了。

“人里面装满了撒但的各种各样的毒素，这样，人就有了合适的归宿，而且都是按着其不同的毒素而各从其类的，也就是按着今天被征服以后的程度而各从其类的。”从这里看到了什么？今天揭示出来是不是就按着这个罪来定你了？（不是。）不是。是征服你以后，你心服口服以后，看你的变化。有的人心服口服了，但是他变不变呢？有的人他就是不变，就是服了他也不变，他就那么刚硬，因为他没有惧怕感、没有羞耻感，所以他还能那么做。在这里边说按征服以后的程度来各从其类，并不是说征服你，就定了你的归宿了，是征服以后看你的悔改，征服以后看你能不能弃绝撒但，能不能弃绝那些邪恶的东西。我说SJ是保罗来世，她是不是心服口服了？她心服口服了，这就是征服了，征服了以后就看她走什么路了，如果征服她以后，她还是走保罗的路，那就定了她的归宿了。让她看到她走的是保罗的道路，她不再走保罗的路了，能走上彼得的路了，那这个命运就变了，就修改了命运了，那就不属于保罗来世了。

“也就是按着今天被征服以后的程度而各从其类的。”秋莲，你听了这句话，知道我想说什么吗？今天我给你揭露出来了，等待着看什么呢？看你被征服以后的程度。就是我揭露解剖你以后，看你回转的程度是什么。根据这个程度来各从其类，也就是根据你恢复原有的程度来定你的归宿。“人的结局并不是从创世以来就命定好的，因为起

初人只有一类，统称为‘人类’，人起初并没有经撒但败坏，人都活在神的光中，并没有黑暗临到。但是人被撒但败坏以后，全地之上都遍及了各种各样的人，也就是从男人、女人这个统称为‘人类’的大家族中分出来的各种各样的人，他们都被其祖先带领离开了他们最老的祖先——男人、女人这个人类（就是起初的亚当、夏娃，他们的最老的祖宗）。”中国人是从哪里来的？祖先是谁呢？（摩押。）从淫乱而来。他的祖先带领他们来到了中国，最后他们成了一个什么？最后成了一个无神论国家——大红龙的巢穴、盘卧之地。“他们都被其祖先带领离开了他们最老的祖先——男人、女人这个人类（就是起初的亚当、夏娃，他们的最老的祖宗）。”共产党、大红龙、无神论，带领人离开了他的祖先，成了一个无神论国家，成了一个不承认有神的国家，成了一个不承认有神的人的一个类别。

“当时，被耶和华带领在地上生活的只有以色列民，从以色列全地（即起初的大家族）分出来的各类人便失去了耶和华的带领，这些初生的人类对人世间的事一概不知，便随从其祖先在他们所占之地上生活，一直到现在，以至于他们离开了耶和华被各种污鬼、邪灵败坏到今天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咱今天被撒但败坏到什么程度了呢？都到了借刀杀人的程度了，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认为自己是标杆，还认为自己有基督徒的形象呢，还认为自己是正义的。“到现在那些败坏中毒至深的，也就是到最终也挽救不了的，也就只好归从他的祖先——败坏他的污鬼；那些到最终可以挽救的归从于人类的合适的归宿中，即被拯救、被征服之人的结局。凡是可拯救的都将尽力拯救，但是那些麻木得不可救药的人便只好随从其祖先落入刑罚人的无底深坑里了。”你看咱一再地揭露解剖，又举例子说明，这是不是极力拯救你呢？如果这样极力拯救你，你还不悔改，那你最后只能落入无底深坑。“你别以为你的结局起初就命定好了，到今天才显明出来，那你忘了起初造人类并没有造撒但一样的人类，而是只造了亚当、夏娃他们两个（即只造男、造女）这样一个人类吗？若你起初就是撒但的后裔，那耶和华造人时还能把撒但一类的人也造在其中吗？他能这样作吗？他造人是为了他的见证，造人是为了他的荣耀，他还能有意造一

类撒但的子孙来故意抵挡他吗？耶和华能这样作吗？若是这样，谁还能说他是公义的神呢？现在说你们有的人到最终要归撒但，并不是你起初就归撒但，而是你堕落得太深了，即使拯救你你也得不着这救恩，无奈，才把你归入撒但的类别之中，只是因为你不可挽救，并不是因为神对你不公义，有意把你命定成撒但的化身，之后再把你归给撒但，有意让你受苦，这并不是征服工作的内幕，你若这样认为，那你的认识法就太片面了！末了的征服是为了拯救，也是为了显明人的结局，以审判来揭示人的堕落，从而让人悔改，让人奋起，能追求生命、追求人生的正道，是为了唤醒那些麻木痴呆的人的心，以审判来显明人里面的悖逆，但人若仍不能悔改，仍不能追求人生的正道，不能摆脱这些败坏，这样的人便是不可挽救的撒但的可吞之物了。这就是征服的意义，是为了拯救，也是为了显明结局，好的结局、坏的结局都是因着征服工作来显明的。人得着了拯救或是受到了咒诅，都是在征服的工作中显明的。”这些你们看了以后知道就行了。

106　性情变化主要是指本性上的变化

1　性情变化主要是指你本性上的变化，本性的东西不是在外表作法上就能看得出来的，本性的东西直接涉及到人生存的价值，涉及到人生存的意义、人生的价值观，涉及到灵魂深处的东西，涉及到人的实质。

2　如果人不能接受真理，这些方面就不会起变化，只有经历神作工的人完全进入真理了，人的价值观，人的生存观、人生观都起了

变化，看事观点与神一致了，能绝对顺服神，能绝对顺服神、忠于神了，这叫性情变化了。

3　什么时候无论周围人、事、物怎么变化，哪怕天翻地覆，你有真理作主导，真理在你里面扎根了，神的话引导你的生活，引导你的喜好，引导你的经历，引导你的生存，你才真有变化了，引导你的经历，引导你的生存，你才真有变化了。

——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对性情变化该有的认识》

什么是落井下石

你刚才说的是一个小区带领带着你们找接待家呢，结果从三点找到五点还找不到，等找到以后，她就对付教会带领了，是吧？（嗯。最后找到五点多了，才联系上教会带领，才出来把我们接回去。接回去的时候，小区带领和教会带领就在那打口水仗呢，小区带领嫌教会带领不管我们。后来教会带领就说："你来过三次了，如果你只来过一次、两次，你不记得路也就算了，可你都来过三次了。"两个人打了一阵口水仗，后来聚会的时候，小区带领就拿着工作安排给人家交通。）给教会带领交通？（嗯，一开始没有拿工作安排，但是后来聚会的时候她拿着工作安排交通了，意思是让安全接待、安全送走。当时我觉得小区带领说得对着呢。但后来雨桦就交通她的经历了，她也是去过一个接待家三次了，还是没有找到路，她就着急地返回来，怕对付修理呢，结果没有对付修理她，她就反省认识自己的问题了。听了雨桦的经历以后，就觉得我们的所做所行差得太远了。临到同样的环境，人家找不到接待家，是反省认识自己，人家是那样经历的，我们找不到接待家，是拿工作安排去打人家呢！）（SJ：你的

意思是小区带领给教会带领这么交通对着呢？是这个意思吧？）她当时觉得小区带领给教会带领这么交通对着呢，教会带领就应该为她们的安全负责任。可随后听了雨桦的交通，遇事得认识自己，不能只是把矛头都针对别人时，她又觉得小区带领那么交通不对了。（后来看到我们的偏差太大了，而且雨桦给小区带领交通了好多，但她只是“嗯嗯嗯、是是是、对对对”，我看小区带领就没有扭过来，我就举了个例子给她又交通了一下。）（SJ：你的意思是你又说一下小区带领，“你不要老说人家教会带领，你就没认识到，你应该去认识自己。”让小区带领从雨桦交通的这个认识上去认识自己，是这个意思吧？）（嗯。）她里边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你做的就有问题，你没有认识自己，你是说人家教会带领，这本来就是你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她想给小区带领指一条路，你看雨桦是怎么走的？人家认识自己，你就不认识自己，在这个事上，你就应该认识一下你自己。

（雨桦：当时给这个小区带领交通了以后，看到小区带领有点认识了，然后她又接上还说小区带领呢。我说已经把小区带领揭露解剖了，你再继续揭露解剖这是不是墙倒众人推呢，是不是落井下石呢？如果是解剖你的话，咱是不是承受不了呢？我是这么给她交通的。所以她现在的情形是“我是帮助她，我的存心是对的，雨桦说了这个话，我懵了，不知道该怎么实行了，我是落井下石吗？我没这个存心”，她是想让老师给交通这个，她说现在没有路就是在这呢。）（嗯。）其实这里边的存心都是对的，但这里有个什么呢？就是你作工得有智慧，你得考虑火候。就是神交通的，说得轻了管不管用？（不管用。）不管用。说得重了又怕伤了小孩子的自尊心。没有经历过揭露解剖的人，就没有那个体尝。揭露解剖过多次的人有体尝，感觉到痛苦、难忍，人是难以吃得消的。你能体会到他吃不消，所以你就得等等，让他消化消化，不要一棒子把他打死，不要把他打趴下、打消极。人随时随地都有背叛神的心，主要是怕他背叛，不是说你给他交通的话不对，是说你掌握的火候是不是恰到时候。是不是落井下石得看你解剖的对方是个什么人，当你揭露解剖以后，他处于什么态度。如果这个人是狂妄的，是个不接受的，当你揭露解剖他的时候，

别人都能听明白，他就是不接受、就是不承认，那该咋办？那就该打，继续打、继续揭露！那就不是墙倒众人推了，那是必须都得推，必须得把他推倒，必须让众人拿石头把他砸死，这是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是你揭露解剖他了，他已经认识到了，或者说他是个新人，又或者他不是新人，但他心里脆弱，虽然对他是小小的揭露解剖，但他就难受、难忍，那你现在还能给他再加把火吗？（不行。）不行啦，那你就得放一放，等待时机，现在就不能再说了，再说你就成落井下石了。这就是说，你里边得有爱，你有爱就有方式，有爱你就有路途，你没有爱，你就是老后妈。老后妈她还管这孩子能不能接受了吗？她不管你对错，你要是做错了她更是要打你。所以说你得观察，你得看他的状态。就好比，我第一次揭露解剖冬雁的时候，她正和安新在那争、吵的时候，我怎么呀？我揭露也不揭露了，我只能说其它的，我避开这个事不说了，揭露都不揭露了。等第二天人少了，静下心来了，再和她谈。她才能够有所认识，才能进入。第一次你直接打她，她就要反、背叛、跑，所以你得掌握火候。

那会儿打SJ的时候，SJ从外边作工刚回来的时候，我就先揭露她，“你这么作工不合适，你走的路不对”。她本来是想回来领奖赏呢，结果她回来我一解剖，说她作得不合适，作错了。她那时候就难受了，雨桦还在那边笑呢。雨桦一笑她更难受了，“雨桦你不作工，我去作工了，我作错了，你还在那笑话我呢！”雨桦不作工，她一个人作工心里痛苦难受，她回来了，我还又说她作得不对，你说她那个时候能不能喘过气来？她对雨桦是一肚子的火，为什么火呢？是因为我说她作工作错了。她本身就觉得这是白受苦了，最后弟兄还说她作错了，雨桦还又说了个“就是啊！”她一说就是啊，意味着雨桦承认了SJ做的事不对，雨桦再一笑，这就相当于给SJ伤口上撒盐了，“你还嗤笑我呢？你连工作也不作还嗤笑我呢！我在弟兄跟前成什么了？我作工的有过了，我作工作错了，你不作工作的还笑呢！你还有功了，我以后不作了！我回家呀，我妈老了，我妈还看病呢，我得回去照顾我妈。”你说这个时候我能说什么？再打？不能再打了，不用说让她反省了，还得哄呢。到第二天才敢交通，“你其实是保罗，你是想来要冠冕

的。”一揭露她的本性，她还跑不跑了？她不敢跑了。那时候揭露她是保罗，只是说她走的是保罗的路，即便是这样，她回家能睡得着觉吗？“信神信了二三十年了，不作工还没事，结果一作工我成保罗了。我还不如雨桦呢，人家雨桦走的是被成全的路！”消极得爬不起来了，再熬炼熬炼，再熬炼三天，把我解剖她的音频拿回去，她再一听以后，听到自己的问题了，问我音频起什么名字呀？我再给她来个刺激的，我说保罗来世！还是走保罗的路吗？不是走保罗的路了，你就是保罗！是不是更扎心了？一步一步地加深。她往前走一步，然后我再带一步，她再走一步，我再带一步。一下把她带过去，这叫什么？这叫拔苗助长，就不是长了，你就拔死她了。

你说我给雨桦解剖的时候，一次就给她解剖透了吗？是不是解剖先让她疼一疼，然后再解剖，“雨桦，你就不是在认识自己。”认识自己认识自己还不是认识自己，然后再解剖再认识认识，认识两个月了还不认识自己，最后给她来个死去活来。你如果一下给她解剖透了，雨桦还能吃得消啊？那就死在手术台上了。咱做手术的时候还得把身体养好才能做。有的人出车祸了，腿骨折了，胳膊骨折了，肋骨骨折了，你说要做手术一下能都做吗？你得做了一个，再做一个。你如果一下都做，那不是把人就做死了？你把关键要命的地方先做了，这个月做这个，下个月做那个，排开。你解剖他、揭露他也是一样的，能够一次性处理，就一次性处理，处理不了那就分开处理，有计划地进行。这个事情里边没有对错，只是看对方是啥人，如果说他就是死不承认，说了他，他还认识不到，你再给他来个揭露解剖，这完全没错。如果解剖了他，他处于一种软弱时期、正难受的时候，你还再给他来一个揭露解剖，不行了，跌倒了，那你就成了作恶的人了。不是说你做得不对，是说你不会观察火候。

雨桦说你墙倒众人推，这是让咱认识咱自己里面有没有这个性情。你今天看到雨桦解剖小区带领了，你把你认识到她里面的那些东西，都给她罗列出来，“你就是那个东西，你就是那个人。”你考虑的

是什么？你考虑的是“今天终于有人来解决小区带领的问题了，趁着雨桦在，把你这些东西都彻底认识认识，不然过了以后我们又不敢解剖你了，又处理不了你的问题了”，你只管处理问题，你不管她的死活，这就是什么？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你要考虑她的生命进入，你要换位思考，了解、理解。你了解她的这种情形，理解她的这种情形，看看还该不该说。这是操练咱的一个作工方式，观察火候，没有规条，这个能理解吧？能听懂吧？（嗯，能理解。本来雨桦解剖了她了，我又给烧了把火，也就是雨桦说的那个性质。）雨桦跟你交通的意思，不是说你给小区带领交通的这个事情对与错，是说这个时候不是交通的时候，所以才说你是落井下石。（姊妹：嗯，错过那个时间也能给她交通。）对，你得看火候，如果小区带领死不承认、不接受，雨桦还要说你是落井下石，那你就得把雨桦给打回去，“什么落井下石？她就没下井，我得帮你把她推下井去”，这个是灵活的，不是死规条。

什么是算计（一）

（刘荣：今天早上我过去给她们把饭做好，等人家回来的时候我问吃了饭了吗？人家说吃过了。那会儿才十一点，小凤就说：“刘荣，赶快做饭！”我说：“你们都吃了早饭了，中午饭还早呢，这就做饭呢？”再说还有早上的饼和菜没吃，都在那放着呢。小凤说不吃那，要吃汤面呢，我就做去了。还有昨天我和小凤说咱把账算一下，小凤说她要跟肖文算呢，人家不跟我算，人家说跟肖文算清就行了，不用我管。昨天我跟肖文说让她把账算完再走，她就急着要走呢，我就给她交通，我说：“你看咱今天是尽本分呢，你着急忙慌的，账也弄不好，你是光想着往家里跑呢，不行咱就住在这儿。”一说住在这儿，她里头就堵得不行。后来我说弟兄揭露卫晋，他还在那边干活呢，急得就要往回跑呢，因为他放不下他的那几只狗，弟兄说，狗就成了他的主子了，咱在这儿尽本分就得把这儿当回事。然后肖文就说：“你把我家孩子说成狗了。”在那吵得不行，就说不成话。然后她就开始抓我的

把柄了，“那个箱子，让拿过来给微微，她说能拆的话才让拆呢，你在这儿自己就拆开了，做事就没原则。”就在那吵得不行，我就没吭气。）什么时候吵的？今天上午吵的？（刘荣：就是今天早上她们回来后。）（SJ：她吵啥了？怎么吵的？是说呢还是吵呢？）（刘荣：吵呢，一个事接着一个事吵呢，她那大嗓门就在那吵呢。）（SJ：你还不了解肖文啊，她就是那个大嗓门，她说话就是那样。她是跟你吵架呢，还是她说话就是那样呢？）（刘荣：她就是嫌我说她了。她说我跟她交通的，把她家娃就说成是狗了，说：“你这是交通呢？”还让李娟评理呢。还说我做事就没原则，昨天那个箱子就不让动，得跟微微说呢，我直接就拆开了。我说我就不知道，当时要装东西没箱子，都着急得要走呢，也没有说清楚，我也没看，就拿剪刀剪开了。等拆开一看这不是箱子，心里想“坏了”，然后我就赶快封住。给陆山说了，陆山说一会就有人去拿了，我说我都给弄开了，人家说我的手可快了。完了肖文就吵我呢，说我做事就没原则，在那吵得我头疼的。还有让她买这个东西，人家就把其它东西也都拉回来了，买的时候也不吭气，这儿还没拿钱呢，那就拉回来了。我去了那边，我又跟小凤说，咱把账先结了，人家说：“我跟肖文算就行了，不用跟你算。”我说这能弄成啊，自己就觉得弄不成了，就气得哭了。）

你一会说小凤，一会说肖文，家里总共有几个人？（刘荣：三个。）家里边总共加上你三个人，你就说了两个人，就缺一个没有说。你要说哪个人怎么样，办什么事情怎么样，她是搅事呢，或者是她性情不好，这是说一个人呢。可你说的不是一个人，你说的是两个人。你不是单独先说一件事，这一件事她处理不当，或者这一件事她是怎么办的，你说的不是一件事，你说的是几件事、几个人，那你说我该怎么说呢？你去了法院，人家还说你起诉哪个说哪个，与本案无关的不说。你东一个西一个凑在一起，你说我该从何说起？刘荣，你一直说肖文吵得不行、吵得不行，什么是吵？你刚才说了有几分钟，这几分钟里我没有听到肖文具体说什么，她的存心、目的、观点是什么，她吵什么呢，她想达到什么目的呢，这些你一个没有说，你只是给我说了一个具体的细节：你拿那个纸箱子是要放东西呢，所以你就

打开了，打开又坏事了，你这说的是什么呀？你是说她呢，还是说你呢？是说拆箱子呢，还是说这里边有问题呢？你捋一下，你总共说了多少事？能不能数清？肖文说你拆了箱子了；又说你把她的孩子比喻成狗了；小凤让你做饭呢，你做好了人家不吃让你重做呢；你让她们买东西呢，她们是买回来其它东西了；你和人家说，人家不听你的；你要跟小凤算账呢，小凤说她跟肖文算就行了，不让你跟她结算。你说吧，咱刚刚一上午时间，你就总结出了六个问题。（刘荣：所以就气得哭了。）你说，是让你去那边处理问题呢，还是让你去那捞鱼捉虾呢？是让你在那儿独当一面呢，你是干什么去了？你是给我当了个反光镜。刘荣，你是要干什么呢？你说的这些是什么？她们的存心、目的你没有说出来，她们的观点，她们的主要意向你没有说出来。你说肖文和你产生了争执，为什么产生了争执？她是想干什么呢？（刘荣：我没吵，我也没说。）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呢？我没有说你吵没吵，我问的是什么？我问你吵了没有？你把这个吵与不吵作为中心、作为重点，你今天主要是想告诉我："她们两个和我吵了，我没和她们吵。"这是不是你要表达的重点？（嗯。）"我没吵，我说话很温柔、柔和"，刘荣，你把没吵当成了什么？是不是当成了真理？你把"我不和她一般见识"，当成了美的，当成了善的，当成了美与善，当成了伟大，那你这个不吵算不算美与善呢？（不算。）那算什么？刘荣，你看咱交通了多长时间，不管是神交通也好，哪个交通也好，讨没讨论过吵与不吵？（刘荣：没有。）咱讨论什么？谈的是什么？（态度、观点、存心。）态度、观点、存心。信神要求的是性情变化，不是性格变化，不是说让所有的外向的都变成内向的，把肖文变成刘荣，说话温柔、柔和，遇事不能吵，遇事是去哭，软弱、无能，摆出一副可怜相，神这样要求过吗？神要求什么呢？不要说摆出一副可怜相了，东亚病夫神都不要。今天即使说她俩欺负你了，你这样的言行举止神也不称许，神不承认，神不接受。你不吵不等于是神认可的，不等于是神称许的，不用说神认可、称许了，连神对你的哀愁都不是，不沾边。你谈的始终只是人的一个行为，人的行为怎么样怎么样了。你谈的重点就是她吵了，你没吵，你始终没有和我说谁的态度、观点是什么，也就是说，谁的看事观点怎么样。更准确地说是：谁维护神家利益了呢，谁维护神的名了呢，谁维护神的见证了，谁维持正义了，谁有正常人性，谁没正常人性了，这些你都没谈，你只是给我说了一个

吵与不吵。你把不吵当成了实行真理，把吵就当成了一种恶毒，咱信神多年了，就这么一个认识！

神交通的三方面看了吧？一方面，你把好的行为当成了真理。一方面，你在这个基础上实行了，就把这当成了资本、资格，当成了与神要挟的资本。第三个就是把凭良心尽本分当成了实行真理。那你现在是不是走的这条路呢？这三方面咱交通过多次了吧？你所认为的好行为并不等于是真正的好行为，你把你所认为的好行为当成了真理。当成真理也就罢了，你这样实行了以后，你就觉得有资本、有资格了，所以你今天才敢理直气壮地哭，敢放在桌面上来说这些事。说什么呢？“她吵了，我没吵”，也就是说“她没实行真理，我实行真理了，你得给我做主”，这是你的一厢情愿，这是你的观念想象，在神家不成立。你把说话温柔、柔和、不慌不忙当成了沉着稳重，当成了实行真理，这都是错谬的想象，错谬的实行，所以你才感觉到委屈，你才能哭出来。你感觉委屈你才敢来告状，你才敢来让神给你做主。可你的言行举止流露出来的是什么呀？你信的是谁？你信神吗？刘荣，你信不信神？你信的是你自己，并不是信神。你称谁为大呢？你遵行谁的旨意了？咱信神不能搞自己的经营，咱是不是在搞个人的经营？个人经营什么？你刚才提的这一系列问题是些什么问题呢？也可以说是生活琐事吧？这些都是正常人性范畴以内可以处理的，这不是疑难杂症，不是解决一个人的性情问题，分辨不了，认识不了，进入不了。可是这个咱处理不了以后，还觉得委屈呢。正常人性生活你活不出来，反过来是怎么呀？告了个状。你刚才所说的那些，也可以说是告了个状，是吧？这个状，占不占理呀？

咱今天就先不要讲真理，咱就讲讲道理。刘荣，你今天告的状占不占理？你说了些什么呀？第一件事是什么？（肖文说刘荣把她的孩子比喻成狗了。）人和人之间有没有碰撞啊？敢不敢有个碰撞啊？在你这儿不敢有个碰撞，有个碰撞就当成一个事了。第二件事是什么呀？（SJ：刘荣着急放东西呢，就把人家的纸箱子给划开了。）你既

然在说小凤呢，那你就说她什么问题就行了，然后你又在这纸箱子上诉说了一分钟。你叙述的是这纸箱子怎么样了，你是什么原因打开的，打开以后心思意念怎么变化的，你说需要不需要说得这么细呢？你说这么细证明了什么？（SJ：我不是故意要打开的。）这是在干什么？就打开个纸箱子你都能表白，来告别人的状。谁追究你打开纸箱子的责任了？就算她说你了，她说你私自打开纸箱子了，没有原则，不管她说的话合乎不合乎真理，咱可以寻求一下，或者和她交通一下，可以一来一回，你争我辩把这个真理辩清呀！（刘荣：我昨天跟她说了，是我弄错了，她今天又抓我把柄。）你说你错了，是吧？（刘荣：嗯。）那既然是咱弄错了，还怕人说呢？（刘荣：她揪着就不放了，今天又说我。）那你认为这件事你究竟是错了还是没错呢？“我都说是我弄错了，我错就错了，你揪住把柄还不放了！我是个小偷，我偷东西了，你非得叫我个小偷，你昨天叫我小偷，今天还叫我小偷！”那犹大咋说呀，“我偷吃了祭物，两千年了还叫我‘犹大’，就不能叫我个基督，抓住我的把柄不放了”！世上还有一句话是“好汉做事好汉当”，你这是不是好汉？敢做不敢当！还没有人定你这样做是罪呢，要定你是罪你怎么办呀？你还敢承认这纸箱是你打开的？没有说你打开纸箱是罪，你就已经如此了，咱敢担当吗？敢认识自己吗？别人敢说你是猪八戒它二姨吗？不要说猪八戒它二姨了，就说你私自打开纸箱子没原则，你就难受、痛苦了。从这些话里边一听，刘荣是不是“圣洁”了呀？这一件事情没原则刘荣就哭了，就不接受了，那刘荣是不是做每件事情都合乎原则呀？刘荣，你做每件事是不是都合乎原则？（……）不能让别人触碰，一触碰就像刺猬一样，不允许别人说你有任何的问题，那你能看到自己脸上的黑吗？

今天来信神了，信神是来干什么呢？是要洁净自己呢，但你不允许任何人说你身上有污秽，那你是圣者？你是来拯救人的？还是被神拯救的？你是哪一个？你是义人还是恶人、罪人？今天不要说能接受审判刑罚了，这可不可以说成是随意啊？就是弟兄姊妹随意的一句话咱都接受不了！（嗯。）就连一句“你该做饭了”都是问题，刚才说什么时候让做饭呢？（十一点。）十一点该不该做饭呢？刘荣告我说

才十一点！不是说已经十一点了，是说的才十一点，从这里边还暴露了一个什么问题？别人让你做饭也能是问题。要说时间早，刚九点，刚十点也算早点，可你又说十一点刚吃了早饭，她就让我做中午饭，我没有来你这儿检查你的工作，那你们在这儿是几点吃早饭呢？几点上班呢？十一点了才吃了早饭，那你的午饭要吃到几点呢？他们说你打开纸箱也是问题；说你该做饭了也是问题；肖文说话声音大了也是问题，你说这暴露了一个什么问题？他们能不能和你说话呀？敢不敢和你来往呀？再说得重一点，他们敢不敢让你做一件事情呀？敢不敢？（……）咱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呀！刚来到这边尽本分，咱上任不是先考虑怎么作工，咱上任先想的就是该怎么享受。你之所以委屈、之所以哭，还不就是因为让你做饭？“今天该谁做饭？我今天是来负责的，我是做带领的，好家伙，你没大没小的让带领做饭呢，这成何体统？还支配我呢！”这是不是一个心理动态？是不是个看事观点？信神就是看你的看事观点、看你的存心、看你的态度，你维护神家利益了没有？维护神的名了没有？你觉得这个带领就是那么好当的？

什么是带领？（服侍人的。）服侍人的。耶稣给他的门徒洗脚呢！神来在地上是给人当奴仆的！你是来做什么的？你是来作王的。小凤让你做饭有失尊严，“我让她买这个，她买这个就行了，她竟然一声不吭就给我买回来了其它东西！”刘荣，你说你这暴露出一个什么问题？你是不是要“话语成就一切”呢？你是不是得“说一不二”呢？她买的东西是不是正缺的东西？你究竟问她们了没有？刘荣，现在这个东西还有多少，到底缺不缺你知道不知道？（刘荣：不知道。）你不知道，那她今天已经买回来了，现在该不该了解一下？原来这东西有多少知道不知道？（刘荣：不知道。）那你连原来缺不缺都不知道，她买回来了这也能成为问题？这证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动物的名字是谁起的？亚当起的，是吧？（嗯。）神说“好的”，神说败坏的人绝对做不到这一点。那到了刘荣这儿是什么？“我让你买这个东西，你不能带回其它的东西，带回其它的东西就是问题。我不管你家里有没有这个东西，反正我不放话你就不能买。”这多亏只是个买东西，要是在吃饭上也这样可就麻烦了，“我没有让你放盐，你要是放了盐，这就是犯

罪！”刘荣，只有谁才能说这话呢？基督——神。神怎么说的？神说神口里说出来的话就是真理，神说吃完饭你得把碗舔干净，神说了这句话以后你该怎么办呢？那你吃完饭必须把这个碗舔干净，这就叫实行真理。如果你吃完饭不舔这个碗，你就是不实行真理，为什么？因为这是神说的话，这是基督说的话。神说你得把以撒献上，那你就得把以撒献上，你献不上那就是你的悖逆。咱今天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上了？人是你造的？由你使唤？由你摆布？由你安排？由你玩弄？如果是你造的，你可以这样对待，可是神说，到现在撒但连任何一个有生命的东西都没造出来。咱今天造出什么了？咱今天是个受造之物！当敬拜的是神，不应该让任何人敬拜你，不应该让任何人心目中有你的地位。今天如果你看见这个东西家里还有不少，已经积压了，你没安排她买，她私自就买回来了,这个就是违背了原则，违背了真理的事情。因为她不考虑神家利益，把这些东西买回来吃不了，坏了，过期了，算谁的呢？可是我问你这个东西家里还有多少，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还怪罪她买回来。你不知道家里有没有这个东西，如果她知道这东西不多了，她就买回来了，她买回来了反过来你还要拿她是问，你说这是不是磨道里骑驴呢？

你说把这事放在一个正常生活的家庭里边，丈夫给了妻子钱让她买烟呢，但是今天中午家里没醋了，她就把买烟剩下的钱买成醋了，她丈夫回来就把她打了一顿，“让你买烟呢，谁让你买醋呢？你要买醋和我说了？”他妻子说什么？“家里没醋了。”“没醋，我没让你买呀！”妻子回来以后，他连青红皂白都不问，就先把妻子揍一顿，你说这是什么人呢？你今天不看她所做的是不是违背原则，甚至连她买这个东西的原因都没查一下。她买这个东西是违背原则了？还是她负责任的态度？还是为了玩弄钱财？还是为了陷害你，给你出难题？“刘荣上任了，刘荣原来怎么苦待我了，今天我得搞死她！我家里边囤了一堆这个东西，我今天再买一堆，然后让弟兄来了一看，什么也没有，就堆了一堆这个东西。谁弄的？刘荣弄的！就这事就够她刘荣‘喝一壶’了！”如果你查出来她是这个存心了，你急得哭了，“呀，下边的人造反呢，陷害我呢！人家要残害我呢，人家要给我挖坑呢，我管不了

人家呀，我无路可走呀！”那你哭还情有可原。可是你家里边究竟有没有这个东西，你不知道；她是不是给你挖坑了，你不知道，你就记到心里来告状了。她是不是个贤妻良母呢？如果她买这个东西单纯的就是因着人家能观察到每一个细节，就是细小的事情都能操到心，不用你安排，人家看见少什么该买什么就能买回来，那人家这是考虑周全，无微不至，是会打理的人，有负担的人，有责任的人。刘荣，如果你下边有这么一个有负担、有责任的人，那是你的福分！在我来看，有一个尽心尽意帮自己的人，我认为那真是来之不易，我是珍惜！哪个人在我没给他安排事情的背景之下，他自己主动把一些事情做了，我急得哭得不行了？或者我打他一顿了？有过这样的事吗？因为我没有安排SJ去传福音，SJ传回来两个人，所以我就气得不行了？有过这事没有？（没有。）你说咱办的是什么事呢？邪恶不邪恶？咱不要说讲真理了，基本的道理都不讲，是真正的善恶不分、利害不分。如果肖文真是考虑周全，在你不安排的情况下，她就给你把这件事情做了，成了你的左膀右臂，你轻松多少？你不管她做得好与坏，在你眼里都成为什么了？都成了一个罪犯。你说这是不是大红龙的孝子贤孙？大红龙是个什么样的？它允许它的手下比它干得好吗？它手下有个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干的人，能得到它的提拔吗？它要的是拍马屁的，它要的不是实干家。谁会说话，谁会讨好它、溜须它，谁不骂它，谁温柔、体贴，会拍它的马屁，这个人肯定能得到重用。刘荣，今天让你做这个负责人，如果有两个会拍马屁的，我看这肯定是你重用的人。因为他肯定不会和你吵，可是这样下去，神家是不是让你给害惨了？咱一上任就想享受地位之福，就想得荣耀，让别人心里有你。你想说了算，你想作王掌权，你不能作王掌权你就急得哭，你把神家当成了什么？拿上伺候官老爷的那一套来这儿能行得通吗？刘荣，听懂我说的是什么了吗？你说说。（刘荣：我的问题。）你的问题？屈打成招？怎么说是你的问题？今天我给你交通还是跟你讲理呢，是吧？我交通一般是只讲真理。我只看人的存心、目的，看人的观点、态度。刘荣，听懂了吗？（刘荣：做人做事没原则。）就一句做人做事没原则？

咱一上来就是和人打、斗，就为地位、名誉而斗，斗个你死我活！有谁为神的经营上火呢？你为自己的生命进入上火了没有？信神就认识神、认识自己两门功课，咱在哪门功课上用心、尽心了？之前在小凤身上就没有学到功课，现在还不学？卫晋，刘荣和你有什么区别没有？（卫晋：一样。）谈谈，怎么一样了？（卫晋：争的不是工作，不是神家利益，争的就是脸面、名誉、事情的对错。）有没有细节？（卫晋：人里边追求的观点就是非要争个你对我错，不考虑神的工作、神的旨意，就是要争这个事儿的对错。）说得好听点是想争个对错呢，实际上是不是在争个对错呢？（不是。）田宇，这是在争什么？（田宇：争名夺利。）实际上是争名夺利，不是在争对错，要真是争个对错那还好说一点。咱这一段时间一直交通什么？（田宇：观点、态度、存心。）不管你做什么事情，首先你得找出你的观点、态度、存心是什么，在这件事上你流露出来的观点是什么，先找出观点，然后看你对这件事的态度是什么，最后找出你的存心。就拿刘荣这个事来说，刘荣今天的这个观点是什么？（微微：我的行为比你的行为好。）这是一方面。“我比你美善，我说话温柔，我贤惠，我这就代表着实行真理，你那个不是实行真理。”这是一个观点，还有什么？还有更大的一个观点，如果刘荣今天在这儿是个普通的弟兄姊妹，她会不会哭呀？会不会生气呀？（不会。）不会生气。那这是个什么观点？“这是上下级别的区分，有地位就是有地位，没地位就是没地位，当领导的就是领导，当带领的就是带领，上下级得分明，不能乱窜位置。如果我就是个小小的弟兄姊妹的话，那十一点了你训我该做饭了，我觉得应该，因为我就是个做饭的奴隶，你就是带领，你就是骑马的。”她会不会去哭呀？不会去哭。“昨天刚让我当了带领，我今天刚坐第一次交把椅，就给我来了个指鹿为马，还和以前一样对待我，我还是以前的我？老虎不发威，你以为我是病猫呢！做饭还得让我做，十一点了不是你去做饭，你是让我去做饭！”你说她难受不难受？“眼里就没我，心里就没有我这个位置，就没有我这个带领，就没有我这个负责人。你跟谁发火不行呢？你还敢跟我发火？咱就不说大吵大闹了，就是这样吵吵闹闹的，你对我有点尊重没有？在我面前就能那样吵我，我好歹也是这边的负责人吧！你眼里边有什么？你眼里边什么都没有，我在这边什么都不是。我给你交通一下吧，你还给我反打回来，你这不是以下犯上吗？”心里难过不难过？难过、难

受。“我要是不坐这个位置，我还感觉不到难受，我一坐这个位置，你这么不尊重我，人家别人怎么看我呢？好歹我也是个负责人，下边的人吵吵闹闹这么对待我，可真是丢死个人了，没脸见人了！”她不是说神怎么看，她看的是去了外边别人怎么看她，怎么评论她，这就气得不行了，气得哭出来了。气得哭出来了，怎么办呀，想起“妈”了，得找找后盾了。“SJ，你给了我个交把椅，人家不承认我，你说我该怎么办呢？”就像孩子在外面打架了，不管他有理没理，他回来非得告状吧？他知道他闯下祸了，但他还要说，“别人欺负我呢！这个交把椅是你给我的，是你让我做负责人的，那我就得和你说说。我让人家买这个东西，人家就买回来其它东西了。你让我当带领，十一点了人家不做饭，让我做饭呢，你说我这个带领当的是什么呢？人家进门就是吵吵闹闹的！我以前不是负责人的时候，这样对我，是人与人之间吵吵闹闹，是蛆虫和蛆虫之间翻动了粪土。可今天我大大小小起码也是个带领、负责人吧？没大没小的这是什么呢？对我一点尊重都没有！你说这第一天就是这样呢，那以后让我怎么抬头活个人呢？我以后怎么作这个工作呢？”左思右想不是个滋味。这要是卫晋的话，紧接着怎么想？这还不如死了，这活的是个啥？（卫晋：你这会儿说了，我就想起了我在那边的时候，周蕊不听我的，我就想：这还弄啥呢这，人家都不听，这怎么管理？而且弟兄一来了还打我，每次都是打我，这还弄啥呢？）她想的就是坐这个位置，怎么能把人管住，怎么能让你听我的。“你为什么不听我的？”人家不听她的就把她气死了！她不管别人说出来的是对还是错，她不分对错，只看别人听不听她的。世上的人常说气急败坏，火一上来她还分对错吗？“不管怎么样，就是死我也得出了这口气”，舍上命了。

（刘荣：早上她们就说要去买东西呢，我早早的过去给她们把饭弄好，那笼屉上都是饼，菜也弄好了，人家说不吃这个，要吃面呢，我心里就想呢，你这不是糟蹋了吗？后来我在那泡着吃呢，人家说把那个倒了吃面，我心里就难受呢，就像卫晋说的，这还能弄成啊！）新官上任三把火，这火还就烧不起来了。她没有接受神给她的托付，她只是把这个地位接受过来了，“工作作了作不了，我先享受一

下地位”，你说人邪恶不邪恶啊？这是不是在神家尽本分搞着自己的经营呢？神的经营不管，神的托付不管，神家利益不管，就连最基本的家里有没有这个东西你都不知道，肖文主动买回来了，在你这儿都能成为问题，你把这些谈出来，这不都是让人笑话呀？被地位、权势冲昏了头脑，失去了理智！因为我是做带领的，就应该怎么样怎么样……这就是她的一个观点。遇什么事，你认识自己也好，认识别人也好，首先你得把观点、态度拿出来。观点、态度拿出来以后再去认识，那就把这个人认识、分辨了。这样对你自己也有认识了，对别人也有分辨了。

什么是算计（二）

刘荣流露出来的这个观点，这是不是很邪恶呢？有了这个观点就有了态度了，是吧？（嗯。）有的人他的观点出来了他是要背叛呢；有一种人的观点是等待；有一种人的观点是得不到不罢休。他有了得不到不罢休的这个观点，就流露出来一种态度了，他流露的态度是什么呢？得不着誓不罢休。追求地位、冠冕的野心欲望，这是不是人人都有呢？（是。）人人都有，但有的人得不着地位，心里边难受、别扭，“算了吧，谁让我怎么样怎么样了”，他虽然难受，但他还能忍气吞声继续干着，还能默默无闻地干着，“不说了，放下了，拉倒吧，咱惹不过人家”，并不是说他心里不想要地位。刚才说的是观点，是吧？现在说的是态度，就是说他对待这件事的态度是什么？他的态度就是“委屈求全吧，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是不是一个态度？（嗯。）还有的人是什么呢？“我得给他一个下马威，我得来个杀鸡给猴看”，一上任就得来个三把火，这就是一个态度。刘荣对待这件事情的态度是，“我要让她们心里都有我，我不这样去告状，不让SJ给我做主把她们‘打’一下，我以后怎么树立这个威信？”她的观点一出来就表现出了这样的态度。

那什么样的态度是神所要的呢？什么样的态度是神称许的呢？神看的是人的观点、态度、存心，是吧？（嗯。）那神要什么样的态度呢？作为一个人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呢？（微微：顺服神的摆布。）不要说官话，说说细节，顺服神的摆布，你怎么顺服？我听听。人家欺负我就欺负我吧，我就当个东亚病夫算了，顺服神的摆布。（微微：不是那样的顺服，是从神摆布的环境来认识自己流露的是什么。）这个态度是什么？是你的观点出来以后才有的态度，没有观点有没有态度？（没有。）先有观点后有态度，没有观点就没有态度。有了这样的观点，在这个基础上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卫晋说说。（卫晋：我这会儿对观点和态度还是弄不清楚，怎么感觉观点和态度就是一样的呢？）观点就是你对这一件事产生的一种想法、思想。态度就是临到这件事情你准备怎么去做，这就是态度。好比刘荣这个态度是什么态度呢？“我要和她吵，有失自己的尊严。我和她吵，别人说我没真理。我得保证让别人看我是高姿态，所以我不和她吵”，这是不是一个态度？（嗯。）她处理这件事的方式是，我不和她吵，哪怕我就是哭，我也不和她吵，让别人看见我善良。哪怕事后我去找后台，我也不和她吵，不和她争辩。“好男不跟女斗，好猫不跟狗斗”，我和你肖文斗起来那不丢人呀？让人说“你和肖文斗，你说你是什么人呀？”这是什么呀？（态度。）

神要看你的态度呢，是吧？神要看你是什么样的态度，神想看到什么样的态度？亚伯拉罕是什么态度？约伯是什么态度？当神告诉亚伯拉罕说，在他一百岁的时候，神要给他个孩子的时候，他是喜笑，是吧？喜笑是不是亚伯拉罕流露出来的态度呢？他的观点是什么？“我老婆月经都没了，可能有孩子吗？你不是耍我吗？”所以就喜笑了，态度就出来了。最后他老婆给他找了一个侍女，让这个侍女给他生了一个孩子，是吧？亚伯拉罕的态度是不是就出来了？（嗯。）那刚才刘荣哭呢，告状呢，这是不是就是她的态度？（嗯。）那神要看见你的什么态度呢？神试炼约伯的时候，约伯的态度是什么？“愚顽的妇人”，这是不是他的态度？（嗯。）那你的态度是什么？如果你是

刘荣你该有什么样的态度？（田宇：人家买回东西来了，得根据你家里有没有这个东西来看，人家是因为家里没有这个东西了才买回来的，还是怎么呢，你得把这个事情先弄清楚。最重要的是看怎么把本分尽好，得把这个放在第一位。）你说的这还不是态度吧？这是你的一个心思，是吧？你说的是你临到这件事应该怎么做。（田宇：对。）如果她还没有观点，属于一种新生儿的时候，你可以告她该怎么做。可她现在是有了观点了呀！神告诉咱有了观点以后要怎么呢？（微微：扭转错谬的观点。）怎么扭转？（……）神告诉你把老己钉在十字架上，先否认自己，神这样交通过吧？（嗯。）临到什么事情不要先按你的思想去做，不要急着去做，要等待，先看看自己的这个观点对不对。一看自己，这是什么观点啊，这个观点能不能放在桌面上？能不能拿得出手？（拿不出手。）“我和弟兄去说说，我想要个地位，人家别人都不尊重我，你说我该怎么办？”拿不出手，这是不是就是神所说的难以启齿？（嗯。）难以启齿的东西不能往出拿，可你的思想你是知道的，你的观点你是可以找得见的，那你拿出这个观点以后，你先看看你的这些东西能不能经得住神鉴察。经得住经不住？经不住神鉴察。我讲的这个很实际吧？这个路可以走上去吧？（嗯。）这个不空洞，这个可以走上去。你把你的观点拿出来一观察，“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邪恶思想啊！这哪能让神鉴察呢？不能。那该怎么办呢？神说要把老己钉在十字架上，那我该怎么走这个路呢？该实行真理，可是怎么是实行真理呢？神让人怎么走呢？神给人的是一条什么路呢？”首先自己的观点出来了，把老己先钉在十字架上，是吧？然后怎么呢？爱神所爱、恨神所恨、急神所急、想神所想，神是让我站在神一边看事，那站在神一边怎么看这个事呢？“神今天让我来尽这个本分，让我来当负责人，是让我接受这个托付，是让我独当一面，让我把这个托付担起来，是让我来作工的，不是让我来享受地位的。我得维护神家利益、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我怎么维护呢？在弟兄姊妹面前我是带领，我怎么做这个带领呢？我得活出个人样来，让人家一看我是个做带领的，我得为他们的生命负责，我得为神家利益负责任，担当责任。首先第一个就是我得背叛自己，不能任由撒但的性子来，我得把老己钉在十字架上！”可是你把老己钉在十字架上容易不容易？不容易。这是一个最困难的问题。

怎么才能把老己钉在十字架上呢？这儿有个根本原因就是你心里究竟有没有神？你有神，你才能把老己钉在十字架上。从哪儿来看你心里有没有神？就是根据神话来看，敬畏神、远离恶，这两个词是连锁的，你怎么才能远离恶呢？这句话是不是说清楚了？（嗯。）你对神必须有敬畏，你才会远离恶。如果你对神没有敬畏，你是绝对不可能远离恶的，那你绝对是活在罪中。敬畏神、远离恶，你不敬畏神，就不会远离恶。为什么这么说？敬畏，什么是敬畏呢？田宇，在你认识的这些词里边，敬畏里边包含些什么词？（田宇：尊敬、畏惧、惧怕。）怎么才能达到敬畏？就是你刚才说的尊敬，尊、敬，怎么才能达到尊敬呢？在尊敬的前边还有个词——尊重。你说刘荣今天对我有没有尊重呀？（刘荣：没有。）说说怎么没有尊重？（刘荣：你安排让我去这儿干呢，可我临到这事的时候就要按自己的来，一临到事，心里就说“干不了了”。）我把这个本分交给你，我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把神家工作搞好，是吧？是让你把这个账理好，这是我给你的本分吧？（嗯。）可你接受了这个本分以后怎么样呢？你今天反过来和我是说什么？你说的是不是我交代给你的？是不是我让你配合的？咱简单举个例子，祭司弟兄讲道交通中说，神让视频组的人在制作视频的时候把《国度礼歌》的标题带着气势有力度地从上到下重重地砸下来。视频组的人就没有这样去做，神说：“你逗我呢？还是考验我的记忆呢？”那我该不该问刘荣，“你是逗我呢？还是考验我的记忆呢？我给你这个本分，给你这个地位是让你干什么呢？可你反过来告我的是什么呢？你是告诉我你没有享受到地位，她们不尊重你，她们不听你的，她们不给你做饭，反过来还让你给她们做饭”，这是不是我要听的？这是不是我要的结果？刘荣，我想要的你给我了没有？（没有。）我想要的是什么？我想要你把下边安排得井井有条，是吧？能拿得起来，能独当一面。可我看到这个了吗？看不到。我和你说的明明是让你把本分尽好，把弟兄姊妹带到神面前，把工作抓好，可你过来和我说“他们不把我当带领待……”，你是不是在考验我的记忆呢？是不是在戏弄我呢？你对我有尊重吗？（没有。）

那这个没有尊重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没有尊重哪来的敬畏？什么原因造成的？（没有把你说的话放在心上。）没把我的话放在心上，换一句话应该怎么说？她不理解我，她不知道我让她尽这个本分的目的、意义是什么。安排你尽一个本分的时候，用不用我特意地告诉你该怎么尽本分，特意地去交代一下？用不用像神安排那个人说“你把这个标题重重地砸在地上”？用不用这样特意地去和你说？需要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让你当一线指挥了，我还用特意地告你说一线指挥就得去传福音，就得去把人作进来，用不用我这样去安排？（不用。）不需要。所以安排你让你尽一个本分的时候，我跟你说出这句话来，你是不是就应该知道我是让你去做什么呢？你理解我这句话吗？你了解吗？你理解吗？你不了解，你不理解，你只管你的地位，你把你的工作扔下，你只管他们之间怎么打架了，怎么伤害你的地位、脸面了，你就消极了，你就软弱了，可以说你根本就没把我的话当回事！说得再细一点就是你根本不了解我，也可以说你不理解我。不了解、不理解就不存在有尊重，不存在有尊重就不存在有敬畏。

咱以前交通过，你有了解、理解以后才有什么？才有尊重，因为你了解了、理解了，你知道我的意思了，你按着我的意思去走了，这就是对我说的话的一个尊重。你不了解我，或者你了解但不理解我，没按着我的意思走，那就和神说的一样，你是逗我呢？还是考验我呢？所以这里边连基本的尊重都没有，更谈不上什么敬畏了。敬畏的畏里边有畏惧、恐惧。畏惧是什么意思？在理解的基础上产生了畏惧。敬畏，畏，害怕。怎么害怕呢？咱今天是信神的，神是主宰者，一切生死都在神手中掌管着，你信吗？你怕吗？以色列人对神的态度是什么？约伯是敬畏神远离恶的人，约伯是怎么敬畏神的？为什么说他是敬畏神、远离恶呢？如果是一个强盗来抢了约伯的东西，你说约伯会不会放过这个强盗呢？（不会。）他是不会放过的。不要说强盗抢了约伯的东西，约伯不会放过了，就是强盗抢了约伯邻居的东西，约伯会不会放过？（不会。）这是约伯的正义。根据圣经记载来看，约伯是绝对不会放过这些强盗的，约伯要打破不义之人的牙床，从他

的牙齿中夺了所抢的。但如果说这个强盗和神有关系了，那他还去讲理吗？理都不讲了，而是俯伏下来，还要怎么呢？咒诅自己的生日。约伯不讲理到什么程度了呢？万贯家产没了都不去讲理了，为什么不去讲理呢？因为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再严重的是什么？约伯的十个孩子都没了，他的十个孩子不是出差去了，是直接没了！他不讲理，不说“这个孩子是我的，我辛辛苦苦把他们养大，我和他们有情感……”。约伯爱不爱他孩子？（爱。）你怎么知道他爱他孩子的？（刘荣：约伯为他的孩子献祭。）在他孩子们举办完筵席以后，约伯经常让他的孩子们献燔祭，他总怕他的孩子们得罪了神，所以从这个话里边就能看出来他对孩子是爱的！咱把以前对约伯的错谬的认识扭转一下，什么错谬的认识呢？你以前认为约伯是冷酷无情的，为什么？因为他的十个孩子死了，他都没有掉泪，所以你觉得他的心太硬了。现在看是什么？他对他的孩子是有爱的，他不流泪是因为他知道这是神作的，他不能有泪，不应该有泪。万贯家产没了，孩子没了，都不应该有泪，即使他像万箭穿心一样痛苦，即使他老婆再过来引诱他，他上不上钩？就算到了这个程度，约伯都没有一句埋怨的话。不用说埋怨了，她妻子说了那样的话以后，他都没有默认，也没有不吭气，反过来是说“愚顽的妇人！”他把他老婆给怼回去了。这证明什么？约伯怕谁？（怕神。）约伯谁都不怕就怕神！这个怕不单单是恐惧、害怕，他是敬畏、是畏惧。

咱今天信神，神用话语来把你作成，为什么用话语把你作成呢？用话语作成就是让你产生一个敬畏神的心，这个敬畏和世上的人怕神不一样。世人的怕是怕什么？是惧怕、恐惧，不属于敬畏。他是恐惧，是种盲目的怕；是没有头绪的怕；是不理解的怕；是对未知的一种恐惧，什么也不知道的怕。神要的不单是人外表的俯伏，不是人的惧怕，神要的是敬畏。如果神作一个神迹奇事，那所有的人外表都会俯伏，都会惧怕，但那只是一个单独的惧怕，没有敬畏。所以神在末世不作神迹奇事，而是用话语来把你作成，让你产生一个敬畏神的心。刚才说敬畏里边有什么？理解。你知道神要的是什么，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怕。当你对神有敬畏、有惧怕你才能远离恶。刚才咱提到

这个敬畏了，敬畏里边有了解、理解，但了解和理解还有个区别。了解只是说你知道了神的喜怒哀乐，好比，神说凡属血气也好，属情感的也好，都属于神的仇敌，是吧？（嗯。）你了解了这个你还敢不敢有情感呢？你是不是不敢了？（嗯。）你有情感会激起神的怒气，你追求地位会激起神的怒气，你这只是个了解。如果了解里边没有理解，你是委屈求全活在神的权下，你会哀苦、愁苦。虽然你也能顺服，但你是在愁苦中顺服。外邦人的顺服是什么顺服呢？是怕死了才顺服，他盲目，不知道神要的是什么，不知道神的喜怒哀乐。就像大灾难来了，饥荒、瘟疫来了，是不是人人都怕死？（嗯。）外邦人是种恐惧。为什么恐惧呢？因为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无路可走。你比他们知道的多一些，你了解了神的喜怒哀乐，你知道神喜欢什么、恨恶什么。神恨恶的事情你不敢做了，神喜欢的事情你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你心里边有气，心里别扭，“胳膊拧不过大腿，我有什么办法呢？”只能是无奈地去做、流着泪去做。就是驴总说的那句话，一边流着泪，一边擦着泪，还得干着“驴”的活儿。这叫什么？这叫了解。这里边有没有敬畏？（没有。）因为他不理解，他只是个了解。他只是知道了神要什么人，不要什么人，他只是能外表守这个规条去做，但他心里是苦的，眼睛是流着泪的，是埋怨的。国度里边没有眼泪，没有忧伤，但他是忧伤的。所以你必须从了解的基础上进深到理解。当你理解了神为什么要这样做，理解了神这样做的目的、意义是什么了，看见了神作这一切都是为了人，或者说你就是受造之物，神怎么做都应该，当你完全理解了，你才能没有忧伤、没有眼泪。

刚才刘荣的观念出来了，看事观点出来了，“我的利益受到了伤害以后，我应该为自己的利益去说话、去做事，可是这个放不到桌面上，该怎么办呢？”当你对神有了解的情况下，你敢不敢做？你不敢做了。“我不能做了，不要说告状了，我还不能让她们知道，我还得掩盖起来，去厕所里边哭去。我就是哭，我也得背叛自己，该怎么做我还得怎么做。”就像SJ那时候一样，“弟兄说我是保罗来世，我有路没路？没路，没路我还得做，我只能是哭，带着忧伤去做”，这只是说你

了解了神的性情，但你并不理解。这又分了三种，第一种是不了解，不了解你就怎么呀？你就由着你的观点、态度去做，那你做出来的完全就是抵挡。第二种是如果你了解了，你是悖逆地顺服，心里边埋怨、不服，还得这么做。第三种是当你理解了，知道神为什么这么作了，你心中发出的是赞美，即使不是赞美你也是没有忧伤，没有眼泪的。当你的观点出来的时候，想要的得不着的时候，你对神有了解了，你是控制；当你对神有理解的时候，你就能认识到："……神成全人、作成人、得着人给人的肉体带来的都是刀剑与击打，带来的本是不尽的苦难，是火的焚烧，是无情的审判、刑罚、咒诅和漫无边际的试炼，这就是经营人的工作的内幕、实情。"（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经营人的宗旨》）虽然神给人的肉体带来的都是刀剑的击打，都是审判刑罚、修理对付，但神作的一切都是为了拯救人，都是为了捆绑撒但，把人从罪中拯救出来。这个时候，你把里面的这些观点拿出来放在桌面上，一看，这是黑暗的，这怎么见人呢？这时候你不仅是了解，而是理解，理解的时候你就把老己钉在十字架上了，你不搭理这些了。一看"我怎么是这东西呢？这不是撒但送来的意念吗？这不是撒但的孝子贤孙吗？我不能这么做，我不能任着性子这么做，我得把老己钉在十字架上，我得按着神的旨意去做。神的托付是什么？神给我的本分是什么？我该怎么尽？原则是什么？"你开始找原则，找神的托付了，你去这么实施的时候，这是不是就在实行真理了？做人做事、看人看事该怎么做，这是怎么达到这个果效的？是因着你对神有了解、有理解、有惧怕。怎么惧怕呢？"我如果不这么做，带来的就是祸患，就不用说是追求剩存下来了，就怕连年都过不了！"所以你还敢吗？你因着敬畏、因着害怕而不敢做了，所以这样一来是不是就因着敬畏而远离了恶了？（嗯。）

前两天听说咱作过来一个之前抢咱家东西、和咱打架的人，刚作过来两个月就死了。为什么会让他刚过来两个月就死了呢？因为他把原教会怎么给他交通的，怎么指使他与国度建造对着干的，以及他是怎么做的都写了出来，他把这个情报给咱报回来以后，他的使命才能完，他才能死。如果当时他去抢咱东西的时候，他心里有一点神的

位置，有一点敬畏的话，能不能干出这事来？（不能。）干不出来。外表的好行为得有吧？最起码得有刘荣的这个行为吧，“我就是关起门来哭，我也不能去抢啊”，这个人最起码和刘荣一样，有一点惧怕、害怕，他就不去做这个事情了，那在这个事情上就蒙保守了，因着敬畏而远离了恶。还有带着咱去看地方的那个人，明知道那个地方就是扔垃圾的地方，还带着咱去看，还想让咱当成个地方用呢，那不完全就是欺哄、玩弄、耍弄吗？如果她有点畏惧、敬畏的心，还能做出这事来吗？她不知道她带的这个地方是个什么地方？她要是有点敬畏神的心，她就不敢了，她不能、也不会去做这件事了，那这件事也就不会成。这件事不会成，她就不能成为耍弄咱的代表，那她也就不会第二天死亡。因着没有敬畏，第一天耍弄了咱，第二天她就死了。还有那个医生，去年让她出来尽个本分她还不耐烦呢，秀英一给她打电话她就不耐烦，她就不愿意出来尽个本分。你不是不愿意出来尽个本分吗？两个月前得脑梗了，原来精精干干的一个人，现在憨憨的、呆呆的，还流口水呢，让你不得不服！神能让你聪明，神也能让你变傻；神能让你正常，神也能让你不正常。你现在看着卫晋精精干干的，卫晋要是敢抵挡神，以后就是谁家里的那个哥，一天天哈哈哈，成了个憨憨，是吧？所以说当你看到这些人所走的路的时候，你产生一种害怕，因为你对神有了解、理解而产生的一种惧怕、害怕。这个害怕是在理解的基础之上，你看到他们一个个都是因为抵挡神遭到了神的管教、惩罚，你有了这个敬畏以后你就不敢了，你就能敬畏神而远离恶，这个恶你不作了。你要想远离恶你必须得怎么？你必须得敬畏神！为什么今天要让你认识神、认识自己呢？认识神，你才能对神有敬畏，有敬畏你才能远离恶，才能背叛自己。如果你不敬畏神，你是不可能背叛自己的。你不认识神，你是不可能背叛自己的，因为你没有惧怕。即使说神把整个世界灭了，你知道神是什么原因灭的吗？你就不知道原因，你也没有路途。你只有了解了，理解了，知道路该怎么走了，知道该怎么做个人了，才能停止你罪恶的手。

咱回顾一下，你看见你现在所走的路害怕不害怕？你现在走的是什么路？（卫晋：灭亡的路。）为什么是灭亡的路？（卫晋：因为

对神不理解，不怕。）说细节，准确一点。每个人！每个人都在干什么？有谁在考虑神家利益呢？有谁在考虑神的名、神的见证、神的荣耀呢？都是在背后算计神，想从神那边得着更多的。你说刘荣在这儿是不是算计神？卫晋在这儿算不算算计神？什么叫算计神？能不能理解？卫晋，算计和斤斤计较怎么区分？（卫晋：算计是不是就是有目的、有存心，我就是要在这儿捞一把油水。斤斤计较好像比算计又轻一点。）斤斤计较是做交易呢，和你算账呢。算计就带着阴谋性质了，“我怎么能得着更多的……”。昨天小凤的那个表现算不算算计？（算。）她拿十四斤核桃就能榨出二十七斤油来，你说这是计算出来的还是算计出来的？（SJ：算计出来的。）斤斤计较是什么？斤斤计较就是一个一个算呢，“我的这十四斤核桃能弄出多少油，加了什么什么又能多出多少……”，把这个都算得清清楚楚，这叫斤斤计较。你要是拿十四斤核桃就能榨出二十四斤油来，这就成什么了？成算计了。保罗，他想用劳苦作工来换取一个不死的结局，这叫什么？这叫搞交易，这也可以说是斤斤计较，只不过他算的是一个大的交易，“我付出了多少，我就要得着多少”。保罗要是算计的话，就不一样了。你来效力神本就给了你恩典，神给了你足够的恩典让你来享受，可是你在你享受的这个恩典以外还想要得什么什么，你还想用各种途径来得，这就是一个算计了。刘荣今天就是来算计的，认识到了吗？（嗯。）微微，看到什么是算计了吗？（嗯。）她想得着的不仅仅是能够剩存下来，“我还得有个恩典，你还得让我享受到地位，别人还得尊重我”，这是不是额外的要求？（嗯。）还得让她的撒但性情得以释放，这就是算计！卫晋，你算计了没有？算计、要挟，“你不给我，我就要死要活的”。（卫晋：嗯，就是，但是没想到这么厉害。那犹大是属于算计，是吧？他那就属于在耶稣身上算计，是吧？）想得好处。神给了你恩典，你还想要额外的，这就成算计了，就是神说的你什么好处也想得。

有了敬畏神才能远离恶，没有敬畏你什么都敢干，你比撒但还厉害。撒但和人的区别在哪儿？（撒但不敢越雷池一步。）它不敢越雷池一步，神允许的它才敢做，神不允许的它不敢做。但是人呢？人

什么也敢做，这就是人。刚才说到了解与理解，是吧？你说为什么撒但就不敢做呢？（SJ：了解。）它了解神，因为它知道它做了以后会有什么后果，所以它不敢越雷池一步。但是人呢？为什么人什么也敢做呢？因为人连最基本的了解都没有，所以就什么都敢干，什么都敢说。咱今天不能单单做一个了解神的人，应该做一个理解神的人。能理解神就是做神的知心人，能明白神的心意。现在让你看见什么了？人在尽本分的过程中都在盘算着自己的得失，“我得着了多少，失去了多少”。在盘算自己得失的过程中，不仅是得肉体上得着，还得能享受到地位，别人还得尊重我，别人还得合我的观念，不合我的观念就不行，就不能活了。咱跟约伯差下多少？（卫晋：我那天的情形就属于算计神，是吗？）对。为什么会算计神呢？你对神没有敬畏，没有理解，连最基本的了解都没有。了解什么呢？现在咱交通这个是让你了解什么？神每天在干什么？（观察。）观察什么呢？就看你的观点、态度、存心。刚才交通了什么是观点，什么是态度，这个搞清楚了吧？（嗯。）存心呢？存心是不是简单了？（嗯。）你做什么你有你的存心、目的。就像刘荣今天告状来了，她的存心、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让SJ起来为她说话，为她做事，给她前边开辟出路，让她得着地位？这就是她的存心。刘荣，你一直说“肖文吵得不行”，肖文说什么了？具体内容是什么？你一直说肖文吵，你的存心是什么？不就是告诉他们，“肖文是属血气的，我没吵，我没有血气”，这就是你所诉说的存心。你所诉说的那些细节，比如，你为什么把你打开纸箱子的动作，心思意念全部给我说得清清楚楚的？你今天是来干什么的？我让你说这个了吗？你和我说这个事，告这个状和我要听的有关系吗？（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你还详详细细地给我说出来，这里边是不是带着存心？你的存心是什么？你想告诉我，你是一个寻求真理的人，你是个敬畏神的人，你想给我个误导！

神的发表

首先来看每个人信神的初衷有谁不是带着目的、带着存心、带着野心？即便有一部分人相信神的存在，看见了神的存在，人仍然带着这样的存心来信神，信神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从神那儿得着祝福、得着自己想要的东西。在人的生命经历当中，人常常这样想：我为神撇家舍业，神给了我什么？我得数算一下，检查检查，在这段时间我得着什么祝福没有？我这段时间花费不小，跑了很多路也受了很多苦，神对我这段时间的表现有没有什么应许啊？神是不是纪念我的善行了呢？我的结局到底是什么呢？能不能得着福呢？……每一个人心里都时时地、常常地这么盘算，带着存心，带着野心，也带着交易向神索取。就是说人的心在不断地试探神，不断地算计神，也不断地与神“据理力争”自己的结局，向神讨要口供，看看神到底能不能给人想要的东西。在人那儿，在追求神的同时却并没有把神当神待，始终是在跟神搞着交易，不断地向神索取，甚至步步紧逼，得寸进尺。在人与神搞交易的同时，又与神争辩，甚至有些人临到试炼或者临到环境，常常软弱，消极怠工，对神满了埋怨。从人开始信神人就把神当成了聚宝盆、万用箱，而人把自己当成了神最大的债主，从神手里索要祝福、应许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与职责，而神保守人、看顾人、供应人是神应尽的责任，这是每个信神之人对于“信神”这两个字最基本的领会，也是每个信神之人对“信神”概念的最深刻的理解。从人的本性实质到人主观上的追求，没有一样东西是与“敬畏神”有关的，人信神的目的根本不可能与“敬拜神”扯上关系，就是说，人从来就不打算也不懂得信神要敬畏神、要敬拜神。就人这样的情形来说，人的实质是显而易见的，这个实质是什么呢？那就是人心地恶毒、阴险诡诈、不喜爱公平公义、不喜欢正面事物，而且卑鄙贪婪；人的心对神极其封闭，根本就不交给神，神从来看不见人的真心，也得不到人的敬拜。神无论花多大代价、作多少工作、给人多少供应，人都视而不见、无动于衷，人的心始终不交给神，就想自己管着，自己说了算，言外之意就是人不想走“敬畏神，远离恶事”的道，不想顺服神的主宰安排，也不想把神当神来敬拜。这是现在人的情形。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　二》

什么是真正的作工（一）

（SJ：雨桦，谈谈咱个人有什么问题。）（雨桦：这段时间我感觉走到这儿不会走了，看着教会乱的，那边教会没有一个合适的人做带领，有时候选上的人不合适，不合适的时候，让做吧，我看着就做不成，不让做吧，弟兄姊妹选上了，在这方面就是有困惑。那天我去了一个地方选举了，王博对我也有看法，人家说，“上层带领打压我呢”，自己在这一方面也有困惑。这个困惑是什么呢？到底我是用地位辖制人了还是真正为了维护教会的工作呢？选举二线指挥的时候，第一次是他们选举的，选上王博和语柔了，人家语柔哭得不做，后来说重选举一下吧，重选举的时候王博就没有被选上，因为他在各方面没有负担、没有责任心。我看到王博就没有作工作，我当时问王博，你有什么想法，要有你就说，他说“没有，人家谁谁有负担，人家当过二线指挥，我没有当过指挥，我也没有负担”，但过后他检举我了，从外表看好像是我变相地把王博弄下去，让刘霖上去了，我就想我是不是该反省一下自己了？所以我在这里头有困惑，到底我是在维护神家利益还是凭自己做呢？当时我就觉得王博做不了指挥，“给了你几次机会了，跟你说你把福音工作担起来、抓起来，你不作这个工作，而是老在家里坐着”。刘霖最起码当过二线指挥，她能作了这个工作，这下才又重新选举的。选举的时候，我说这下得按原则选举，当过指挥的，有基础的才能作了工作，我就这么交通了。王博就说她从原教会一直被打压，到现在还是这样，现在还是和教会建造是一样的，选带领还是不进入原则，我听了人家这一句话，我就反省我自己，这是不是我的问题。就是这些问题发生以后，神摆设的这些环境，我该进入哪方面？怎么走才能走得正，才不羞辱神的名，作工作最起码不能羞辱神的名，出去作工不能打压人，这是一方面。还有那个李寻，她不作工

作，大家反而还选上她当带领了，而且选了三次都选的是她，我是没有办法了才用她。我看见了她作不了工作，应该是换了她合适，可换了她以后，弟兄姊妹就不服了，人家就是非要用她。她和弟兄姊妹能走在一起，有什么也不说，体贴人的肉体，弟兄姊妹觉得也不用出去，就在本地这么跑跑，只出来聚聚会多好。她这是对弟兄姊妹好？她这是为了肉体，可是弟兄姊妹就要选她，我看见的就是这个。她自己作不了这个工作，也不说让其他人作，人家非要做带领呢，在这儿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做。而且弟兄姊妹选了三次都选的是她，这是不是神的心意？这是不是神摆布安排的？我就非把人家拉下来？我就困惑。还有就是，这两天我就看见江梅说这个李寻还是不作工作，你说还能让她做带领吗？）（SJ：你计划怎么做呀？把她拉下来？）（雨桦：给她交通调换合适的本分，她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她作不了带领的工作，弟兄姊妹的生命进入，工作方面就都受拦阻了，是这样交通的，交通了以后，人家还是这，我就不知道咋弄了。）

（SJ：雨桦，我看到你的问题就是你总怕人说你，你还是想要个地位、脸面，这是根源问题。就像那会儿说王博或者说李寻这些事情，其实，你这边是不敢当家、不敢做主，你感觉到了吗？咱就是老为自己，这是最大的根。你不是真正的为着神家利益。所以一问你有什么问题，“你看我就是害怕……”，你就把这个谈出来了。你明明看见李寻就是一个老好人，弟兄姊妹选她之前，你肯定就没有解剖李寻，你就没有从她外表的行为这一方面去解剖。神看的是人的心，不是看人的外表行为，但是下边的人都被她这个外表行为给迷惑了。她就是为着自己，她不是为了神的工作，这方面就需要咱去揭露、解剖。李寻的存心是什么？神话里说的，外表都是一些掩盖、伪装，人被外表的这些假象迷惑了，这些你没有去解剖，你不敢明确地点出来，所以他们三番五次地还是选她。把这方面的真理交通明白，他们清楚了这方面，就不会再选她了。你说的李寻这个事和王博这个事，其实根源都是一个，根源问题还是在为自己。王博，咱又不是不了解他，不管王博说多少，他就是检举你也好，揭发你也好，他的目的还不是要在本地做个带领呀？他不想做二线指挥，不想出来，根源是不

是这个呀？他就是想在本地做个带领，从头到尾一直不就是这个问题呀！他不想干，还想有个地位，还不想在二线跑，所以他肯定要找你的问题。只要咱看准了，“李博，我看到你的存心目的主要不是为了维护神家利益，你就是为了一个地位”，你把他这个揭露出来，他再检举、揭发咱，咱知道就不是他说的那回事，还怕啥。但我看见他们检举你了，你就陷进去了，进到这里边又开始认识自己呀！我看见的是这个。）（雨桦：就是有这个。一个是怕丢脸面，还有一个是怕什么呢？弟兄上一次说我总站地位说话，我就想这是不是又站地位辖制人了？我的生命进入方面跟作工方面就打架了，说是出来见证神，这是出来羞辱神的名了。那时候是拆毁神作工了，现在又成了辖制人了。）（SJ：不是忽左就是忽右，不管你说什么，根源还是一个，还是怕人说，还是为了脸面、地位，为自己。一说你辖制人，这下就什么也不说了，这下不辖制人了。其实，你的出发点就是怎么能让别人不说你不好，这就是根。你看清了也不敢那么去做，因为你怕人说你，你就在这儿卡住了。你不是说，“我今天是为着神，我存心对，我不管你怎么说我，我看清她这方面的问题，的确不能做，她做带领会给弟兄姊妹带来灾难、带来危害，不能做就是不能做，我不管你怎么看”，但你里边有怕人说你的这方面，所以你就走不出去。弟兄以前给咱交通国度里的生存法则，时时想着神、事事为着神、处处向着神，你是为着谁说话，这就是大的方向，这就是根。你不是为着神的工作，不是为着神家利益，你是为着自己，所以，这些细节你就想不到，你也不问，你也不做。不是因为你素质差，而是你的心就不是为着神家利益。）

其实雨桦在信神方面没有路了，她没路了就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刚才SJ听出来她是为自己的虚荣、脸面说话了，我听着好像有这么回事。在我的心里边，我想听的是你在那边作什么工作了，听着你好像是在汇报工作了，可是我听不出你汇报的是什么工作。你们能不能听出来，雨桦作的是什么工作呢？她作工作了没有？（没有。）没有。那她作的是什么工作？什么是作工作呢？咱现在就讨论讨论这个问题，究竟什么是作工？你们有没有具体的项目、有没有具体的细

节？（已经看出问题了，可是不去做。所以以后看到问题，就要实际地去解决，弟兄姊妹选上这个人了，但是这个人不符合原则，不能用，那就得去跟弟兄姊妹交通，让他们学会分辨，弟兄姊妹会分辨了，咱再重选，这就是作具体的工作了。）你这是在谈具体的一件事。笼统地说，从宏观来说，你们作为带领工人，下去作工了，那作的主要就是个工作，是吧？（嗯。）从大的方向、范围来说，雨桦现在作了一个什么工作？为什么称你们是带领工人，雨桦，你有没有方向？（雨桦：没有方向。）刚才雨桦说去那边选举带领呢，雨桦说："人家要选她做带领呢，我也没有办法呀！"她这是不是在作工作？（不是。）你们都说她不是在作工作，是吧？（嗯。）为什么说她不是在作工作呢？她不是作工作，那她作的是什么？这是不是带领所作的工作？你们在下边做带领了，什么是带领所作的工作？（体贴神心意，唤醒人的灵，把弟兄姊妹带进神话、原则里边。）大概有个方向，是吧？（嗯。）把神话带到实际生活当中，把弟兄姊妹带到神面前，这是你该作的工作，这是咱整体的一个方向。可是让雨桦谈工作的时候，雨桦谈的是什么？说选带领了，弟兄姊妹选的就是这个结果，这作的是什么工作？这算不算作工作？（不算。）不算。这不算作工作，这只是做了一件事，你只是作了一项事务性的工作，你是个监督，你是个顾问，你不是作工作的人。

那怎么才能说是作工作呢？同样还是这件事，你去了给他们选举，不是说你给他们选出来个带领就行了，不是说选了三次、五次，哪个带领合适，哪个带领不合适，我来主持一个公道，证明我这里边没有暗箱操作啊！祭司弟兄那个时候下发工作安排是告诉咱怎么维护教会生活、怎么能够选举一个合适的带领，是吧？祭司弟兄带领咱，是让咱去维持一个教会生活。那现在是让咱维持一个教会生活吗？现在维持的是什么？国度建造了，让人生命进入了，是祭司弟兄那时候工作的一个拔高。现在不单单是"你下去维持一下这次选举"，"这次选举没有阴暗面，我监督着呢，我卡着呢"，这算不算作工？（不算。）这就是守了一个规条，做了一件事，这不算作工。那什么是作工呢？你把神话带到实际生活里边，给每一个弟兄姊妹带出个路途来。什么

路途呢？信神的路途。现在信神的路途主要是谈什么？刚才雨桦谈的时候，SJ说她只是在认识自己，是吧？（嗯。）你在作工的时候谈认识自己，“我这里边有没有狂妄呢？弟兄说我站地位说话了，我现在有没有呢？”这算什么呢？这和你作事务性的工作，和你做这件事挂不挂钩？（不挂钩。）作工作，作的是什么工作呢？把弟兄姊妹带到神面前，把你自己带到神面前，这才算作工作了。你作的如果不是这个工作，就不是带领工人所作的工作，那就不叫带领。带领带领，就是带着弟兄姊妹往神面前走呢，这才叫带领。你作的那个工作谁都能作了，你交待给谁，谁都会作，谁都可以监督一下。

那现在带领工人下去主要是作什么工作呢？这段时间咱交通了没有？（交通了，传福音、揭发检举原教会作的那些恶行。）这些都是一些事项，是你下去作工作的一个方向，也就是这一个月作的工作有哪些项目。当你作工有了项目以后，也就是有了这些事以后，你这个工作该怎么作，这就需要你作工了。你作工的时候，你的存心、态度、观点你自己得清楚，你清楚了，你才能带领弟兄姊妹，你才能把他们的态度、观点扭转过来。你不清楚你的态度、观点，你怎么扭转他们的态度、观点呢？分辨人也是一样的，处理事情一切从观点、存心、态度说起。你临到选举的这件事了，你去做这件事了，神说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实行真理，在实行真理的过程中尽本分，是吧？（嗯。）那什么是实行真理呢？做人做事、看人看事以神话为准则。那做人做事、看人看事这就涉及到观点、态度、存心了。你作工了，你过来选举了，弟兄姊妹选举了这个人的观点、态度是什么？你对这件事的态度、观点是什么？你能把你的态度、观点拿出来，把每一个人选举的态度、观点拿出来，这才是作工。说这个态度、观点的时候，其实是不是也是一个揭露、解剖呢？（嗯。）把他的心理动态亮出来，也就是让他看清楚了他与神之间的关系，看清了实际的路途，也就是借着这个，把他的存心、态度、观点暴露出来了。神衡量一个人的实质，定规一个人的结局是根据什么呢？是根据长时间地观察，人一贯性的态度、观点、存心。神给你摆设任何一件事情，都是要看

你在这件事情当中的态度、观点是什么，神看的是这个。你能把这个交通出来，这就是带领所要作的工作。

你在教会选举带领呢，你选举带领的态度、观点是什么？该不该拿出来放在桌面上？亮给神看、亮给人看？首先说观点，你选举带领的时候，你的观点是什么？能不能说清楚观点是什么？（对一件事情的看法。）对这件事的看法、观点，就是你对这件事的所思、所想、思维。有思维、有思想才有观点。态度呢？你有了思维、思想紧接着出来的就是态度，那神看的就是你这个态度。存心，咱都知道，是吧？你做这件事情，你想要得着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是不是你的存心？（是。）咱交通了观点、态度、存心，再说雨桦下去选举的这件事。咱应该先从哪儿说起呢？应该从观点说起，是吧？就是从思维、思想开始说起。雨桦谈这件事的时候，雨桦对这个选举带领的思想、思维是什么？她是不是在完成神的旨意？她是不是急神所急、想神所想？她有没有为着神、向着神？（没有。）那她对选举带领的这个思维是什么？也就是说观点、态度是什么？（SJ：反正我选了，走一走过程。）你们看的是个后果，我让你们看的是前期。思维肯定是在前期的，你说的是结果，那是有了态度以后才有了结果。思维、思想，就是说雨桦对选举带领工人的思维是什么？咱刚才说了，她不是为了神家，她不是通行神的旨意，为什么呢？因为她在选举带领的时候，她没有考虑神家一切的利益，没有维护神的名、没有维护神的见证、没有维护神的作工。因为她没有这些，所以我可以断定，她这个里边就没有考虑神家，她的思维里边没有神家，她的心里边没有神家。那雨桦信神呢，雨桦在这儿选举带领呢，雨桦心里没有神家，那她心里有什么？她只是把选举带领当成了一件事来做，她是来做事，不是来作工。“我信神了，你给我安排工作了，你给我安排的这些，就是我的工作，就是我下来配合的事项，就是我该做的，你让我选举带领我就选举带领……”，这就完了，你仅仅是去做这件事了。你心里没有神，没有思维、没有思想，这也可以说，神给你摆上环境以后，神没有看见你的态度。没有看见你的什么态度呢？让你来做带领了，让你来维护这个教会了，让你来管理了，这边没有合适的带领工

人，神给你安排一个环境，让你去处理这件事情。雨桦去了，她只是去做了一件事，“哦，你让我去了，我就给你做一件事，你让我选举带领，我就给你选举带领，我选举带领的时候没有暗箱操作，我没有犯罪”，仅此而已。她是个办事的，跟神的托付挂不挂钩？（不挂钩。）

就好比说，你儿子今年二十八岁了，还没有娶媳妇呢，你邻居要去哪儿串门了，或者是要去哪儿赶集去了，你会跟你邻居说，“你给我留心注意一下，看哪里有合适的姑娘，给我孩子介绍一个”，邻居满口答应。去了那边了，邻居看见一个姑娘，回来就给你汇报了，谁谁家的姑娘，多大年龄了，长什么样什么样……这是一个邻居去做的事。如果是你去了同样的地方，你做的事和这个邻居做的事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了。怎么了？有了态度了。你要给自己的儿子找一个媳妇，你会考虑这个媳妇孝顺不孝顺呢？实在不实在呢？各个方面都得考虑周到。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用上心了。那邻居呢？“我给你找的这个媳妇家有钱，人家有后门，我要给你把这个媳妇说成了，我能得着什么利益呢？”他考虑的是他能从中得着什么利益。他如果能得着利益，他就会用上浑身的力量去做这件事情。那你这个当妈的考虑的是什么？考虑的是这个媳妇和我的孩子能不能过成日子，我家孩子娶了这个媳妇以后，这个家是不是能和谐。考虑得不一样代表着什么？代表着思想、观点、态度的不一样。站的立场不一样，思想就不一样。为什么说让你站在神一边看事呢？你站在神一边看事，你这个思想对了，这个态度就对了，最后才能出来这个态度了。邻居家过来是给你说媒去了，他就是媒人，媒人的态度、观点是什么？做媒人的宗旨是什么？我只要把你们两家撮合成了，我就可以挣媒人费了，这就是他的宗旨。你的宗旨是什么？我这一家子能过成了，一家人美满幸福为宗旨。思想不一样，流露出来的态度、观点就不一样。你邻居的态度、观点就是：我能得什么利呢？而你的态度、观点是：这个家怎么能过成呢？态度不一样，结果能一样吗？不一样。

你看雨桦去作工的时候，她考虑的是什么？她是说媒去了还是给自家孩子找媳妇去了？（说媒去了。）这不就能看出来了，是吧？（嗯。）如果你是给自己家孩子找媳妇，你就要考虑什么呢？站在你孩子的利益上来看这件事。你今天信神了，你是来事奉神的，事奉神的原则是什么？维护神家利益，见证神、荣耀神，把神选民带到神面前，带到神话里边，让神话在人身上作王掌权，这是作为一个人该做的。可是，你是个说媒的，你的态度、观点就不一样了，你的思维是为了自己得利，是交易。雨桦在那边做事呢，“你让我选带领，我把这个事情做了就行了，你让我给你孩子说媒呢，我给你把这个媳妇找过来就行了”，她不考虑你这个结果如何，她考虑的是什么？“你说我不作工，我可作工了啊，我可是主持这个会议了啊，我可主持选举这个带领工人了啊，我可不仅仅是选举了两次啊。你不是说我站地位说话呢，我现在可不站地位说话了，我可得坐个低凳子，弟兄姊妹选上谁我用谁，我可没有态度啊，不要再说我是怎么了怎么了。”刚才SJ说雨桦是为自己说话，也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媒人，她就要考虑自己的利益，她没时间去考虑神家利益。如果是去作工的话，第一个她不考虑自己的利益，然后，她选举带领的时候，心里应该想什么？（考虑神家利益。）怎么做才算是考虑神家利益？“我不管弟兄姊妹选的是哪个带领，我首先得去考核，这个人是不是适合当带领？他是不是能把神选民带到神面前？他是不是一个对的人？首先我得用我自己的这个分辨、认识能力，去看、去分辨，看他的实质是什么。我先有个正确的态度、观点，我先对这个人有个了解了，然后我再让弟兄姊妹选。选的时候我不是完全听弟兄姊妹的，我要看弟兄姊妹对他是否有分辨、认识。弟兄姊妹如果没有分辨认识，还选了他，那我就要看谁选的他。我看见他就不适合当带领，你为什么要选他？你选他的存心、观点、态度是什么？你和他是亲家？是不是你闺女想嫁到他家去？还是说，你能看见他是个实行真理的人呢？”这是不是你应该考虑的？当每一个人选了一个不适合做带领的人让他去做带领的时候，你把每一个人的存心、观点、态度给他罗列出来了，你是不是对下边人的情形也就了解了？你了解了每一个人的情形，你才能把弟兄姊妹带到神面前，这个事情你考虑了没有？（没有。）你没有考虑。你考虑的是什么？你考虑的是人家怎么看我，人家再去弟兄跟前汇报我一下，弟兄又会怎么说我？把老己、名誉、地位常挂在第一位，把神的托付抛在

了脑后，这是做在人前，你不敢拿出来，不敢拿到神面前，不敢在灵前让圣灵鉴察。

刚才说的是思想，是吧？（嗯。）就是说，你先有了这个思想，随后又产生了一个态度。有思想就有态度，这个思想和态度是不是一致的呢？（是。）不一定啊，实行真理的人和不实行真理的人，就在这儿分开了。都是一个败坏的人，都有虚荣、脸面、地位，神说有的人因着有一个羞耻感、一个惧怕感就可以蒙拯救，也就是说，你只有敬畏神才能远离恶。神说："要想在神面前被成全为圣者或义人就那么容易吗？'世上无义人，义人非在世'，这是一句真话。"（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恶人必被惩罚》）世上无义人，你不要说谁就是圣洁的，不存在。我今天不是说雨桦一个人怎么样，就是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混蛋！他是为自己说话呢，你也是为自己说话呢，这是刚才说的这个思维、观点，是吧？（嗯。）这是一个观点。因为你是败坏的人，你让撒但败坏了以后，你就是为自己，自私、卑鄙、无耻！可是当你信神以后呢？神告诉你什么是真理了，你是从哪儿来的，你是谁，你能知道自己的自私、卑鄙了，就看见了神话才是真理！敬畏神远离恶，对神有敬畏了，你才能远离恶。怎么对神有敬畏呢？神说败坏的人不能代表神。败坏的人不能代表神指什么说的？不是说你这个人不能当基督，是说你这个人的言行、举止不能代表真理。你的言行、举止不能代表真理，就是说你的言行举止不能成为一个人的活出。撒但的言行举止是你的活出，你成了撒但的出口、撒但的发表，你就是个魔鬼，所以说，败坏的人类不能代表神。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神造人的时候说什么呢？神说我是照着我的形象造的人，就是说，你本应该活出神造你的形象，你活出来的应该是荣耀神。可是你被撒但败坏以后，你活出来的就是个撒但相了。你原来不信神的时候，你在世界上就凭这些活着呢，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活着，你在这个思想、观点里边活着，你就觉得这样活着都正常。可是，一旦信了神之后，你要站在神一边看事，这就不正常了。怎么了？我信神了，我就要尊神为大。什么是尊神为大呢？神说了算，这就是尊神为大。神

怎么说，我怎么做，这叫信神，这叫跟随神。神说把老己钉在十字架上。什么是老己呢？老己就是你的思想、思维。

什么是真正的作工（二）

神说把老己钉在十字架上，可不是让你把你这个肉体钉在十字架上，要是把你的肉体钉在十字架上，那你还能活呀！老己就是自己的这个认为，临到事第一个出来的观念、思想这就是你的老己，所以你必须把你的老己钉在十字架上。把老己钉在十字架上，神说了这句话了，你就要弃绝老己、弃绝撒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得为自己说话，不然的话，这些人会怎么看我呢？”当你这个思想观点一出来的时候，你就得寻思，“可是神说把老己钉在十字架上，那我这是在干什么呢？我想的是为我的地位说话，为我的名誉说话呢，可神是让我信神，让我实行真理呢。什么是实行真理呢？信神就得为神说话，就得为神作工。什么是为神作工？维护神家利益。怎么就是维护神家利益呢？”在心里考虑了。其实这些事情你知道不知道？你心里是不是很清楚、很明白？（嗯。）你知道，不需要像我给你叙述的那样，那么啰嗦地去寻求。这一系列的事情临到，你就知道什么是正与反，这就好像跷跷板一样，只不过怎么呀？你的地位、名誉总是胜过真理。这边是真理，这边是地位、名誉，你是实行真理还是满足你的地位、名誉呢？这就需要你考虑，选择了。如果你对神有个敬畏，就是对神有了解、有理解了，在了解、理解的基础上就产生了害怕、畏惧。咱现在对神是不是有所了解了？有所了解了。有所理解了没有？应该有一点理解了吧？（嗯。）你那个理解是指什么呢？你知道神的心意了，神想什么，你是知道的。神是想让你实行真理呢，想让你把弟兄姊妹带到神面前，神是想让你把老己钉在十字架上，你不要持守自己，不要总为自己说话，不要总维护自己的地位、名誉，注重别人怎么看你，你要有正义感……这些事情你是知道的。可是，你想的是“如果我不为自己说话，谁为我说话？这边真理是让我做诚实人呢，我选举上人家了，不合适，我说你不行、不合适，我又把人家拉下来了。人家那边

一个检举信上去了，给了SJ了，给了弟兄了，弟兄来一句‘这个雨桦呀，又是为地位作工’”，你说雨桦心里难受不难受？这个时候她应该站在哪一边？雨桦在那边想“弟兄理解我吗？弟兄知道我在这选举的难处吗？我看见了，弟兄能看见吗？”她站在哪一边？做还是不做？“你们选举上这个带领了，我用这个带领，那我是什么呢？神兴起周围人、事、物向我说话了，我尊重神的主宰”，还有理由呢。“我看着这个带领工人不合适，不合适我也用他当带领，我坐了个低凳子，我不能一个人说了算，我不能自作主张，我得学得‘谦卑’一点。”什么叫谦卑呢？谦卑就是谦虚一点。谦卑、谦虚是什么？是不是就是诡诈？（嗯。）诡诈就是看不透的事不做了，怎么呀？等待、研究、分析是最好的实行，这样一来，还实行不实行真理了？（不实行了。）不能实行真理了，那这个时候你就按着你自己的意思去做去了。“如果我这么做了，别人也说不出什么话来，还能说‘你看人家这个人多实行真理呢，人家选举上谁当带领，谁就当带领，你看人家多公义呢，人家根本不是一手遮天’，这样我在众人面前还能得着众人的拥护。”可是另一个人呢？人家对神有一个敬畏、畏惧，“是，我这么做了，别人能称许我，弟兄也不说我是凭地位作工，也不说我说话口气强硬了，这不是一举两得呀？可是又想，我这么一做，神看着呢呀，我的良心呢？如果我选上这个人做带领了，他这么一做事，影响弟兄姊妹的生命进入了。他的态度、观点、存心是什么？我用他的态度、观点、存心是什么？”这一反问自己的时候，“呀！我这不是维护神家利益，我这是为自己的名誉。头顶三尺有神灵，神看着我呢，我还能做不能做？还敢不敢做了？不敢这样做了。神喜欢诚实人，我还是做个诚实人吧”！这就像压跷跷板一样，做还是不做？不做还是做？最后你是因着一个害怕、惧怕，“我信着神，又搞着个人的经营，神会怎么对待我呢？我信着神，又事奉着撒但，神又会怎么对待我呢？”他在这儿拷问自己的良心，又感觉到害怕，“我不能这么做，今天不管弟兄说我什么，我要维持我的正义，我要做事有原则，我要有正义感，我不怕人说我什么，我是来信神了，我做什么事情不是交代哪个人，我不是交代SJ，也不是交代弟兄，我敢拿出来让神鉴察，敢说敢做。这个时候就是你们都反我，我也不管，我只要看清了、认准了，我要给你把这件事情说清楚、交通清楚。你不要看这么多人都选他做带领了，经过我的调查、分析，这么多人都选他做带领这里边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

有人是他亲家，另一个原因是有人是他表妹，另一个原因是他平时给一些人送了点小恩小惠。我不但不支持他，还要揭露、解剖、瓦解，让弟兄姊妹都认识这个人，看到神的公义！”虽然说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得罪了人，但是神在那边看见你什么了？神看见了你的一个态度，什么态度呢？敬畏神远离恶的态度。人都有败坏性情，都想为自己说话，按着大众的意思办了以后，我就回家该干什么干什么，该睡觉睡觉，办我的事情去了。如果按着实行真理来，那需要做的事情太多、太麻烦了。我还得调查，还得分析每一个人的态度、观点，我还得再给他交通，有这个时间我还不如回家睡觉呢。这些思想在你里面打架，这就是压跷跷板呢，最后出来的就是两种人。刚开始的思想、思维是一样的，但是最后流露出来的态度一样不一样？思想是一样的，态度不一样了。态度本来应该是一样的，但是因着有的人追求走敬畏神远离恶的这条路，“我不能那样做，我得背叛”，这叫什么呢？这就叫变化。你一次是这么做的，两次是这么做的，慢慢的就养成了一种习惯。

约伯呢？约伯敬畏神远离恶是不是一次两次呀？他的孩子们每次过完宴席以后，他都要为他的几个孩子们献上几个燔祭，是吧？（嗯。）他是常常这么做。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害怕他的孩子犯了罪。咱今天在尽本分的时候，每做一件事的时候你就问问自己，我自己是不是在犯罪？我自己是不是实行真理了？你如果常常这么做的话，那神是不是就看见你是敬畏神远离恶的人了？（嗯。）你这个远离恶是怎么远离的呢？只有敬畏神才能远离恶，你没有敬畏神是不可能远离恶的。你说哪个人不愿意为自己的肉体利益说话呢？有时候是神逼着、卡着，人不敢。为什么说，疾病临到是神的爱呢？如果你身上有疾病的话，你痛苦难忍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还能顾上为你的利益说话吗？你肯定是说，我要好好尽本分，我要用心尽本分，我要为神说话，那个时候你绝对能做个追求真理的人。就像张茹，张茹平时有什么问题不说，对付她的时候，她在那边不吭气、不搭理你。等一有了病以后呢？你对付她，她也不躲了，你交通什么，她还得回应你，还得和你交心。为什么她能和你交心呢？是因着病在那儿逼住她了。

这叫什么呢？害怕、惧怕！所以整体来说，咱作为带领工人没有方向、没有目标，不知道什么是作工。一天起来就是“我转教会了呀，我聚会了呀”，以为这就是作工。可是神看什么呢？神不承认。神说：“……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太 24：40-41）“是，你也去作工了，但你事奉的不是我，你事奉的是撒但，你搞的是你个人的经营”，神不承认。这个能听懂吧？（嗯。）

咱这段时间一直交通的就是观点、存心、态度，神要看你最终的态度，为什么神要看你最终的态度呢？因为人让撒但败坏以后，都是为自己说话，到最后，神就看神话能不能在你身上作王掌权。神话能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你能把老己钉在十字架上了，神看的就是你这个态度。你有了这个态度了，神看着你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是一个实行真理的人，那神就要在你身上作工。神要在你身上作工，意味着什么？神定意要作成的事无人能拦阻！也就是说，只要你往这条路上走了，神就带领你。现在你虽然没有真理，但最后必定能成全，因为什么呢？神选上你了，神看中你了。咱上回交通了神怎么拣选人，都知道这个了吧？（嗯。）神就是长时间在观察，观察什么呢？就是观察神给你摆上这些人、事、物的时候，你的态度、观点、存心是什么。你的态度、观点、存心是有意识地去满足神，是有意识地去敬拜神，是因着惧怕而做的，那你就是神拣选的对象。神对大卫称许不称许？（称许。）为什么称许呢？神一开始就称许他吗？（不称许。）一开始神不称许他。最后因着什么神称许大卫了？祭司弟兄怎么说的？他刚开始是什么人？他为了占有别人的媳妇，能够把人家的丈夫害死。先知过去告诉他的时候，他还不知道他犯了什么罪，他还说，这个人就该杀，结果他没有想到，先知说这个人就是你！然后，神让刀剑不离他的家，最后达到什么果效呢？圣经记载：“大卫王年纪老迈，虽用被遮盖，仍不觉暖。所以臣仆对他说：‘不如为我主我王寻找一个处女，使她伺候王，奉养王，睡在王的怀中，好叫我主我王得暖。’于是，在以色列全境寻找美貌的童女，寻得书念的一个童女亚比煞，就带到王那里。这童女极其美貌，她奉养王，伺候王，王却没有

与她亲近。”（王上　1：1-4）最后把一个童女放到他被窝里边，给他暖身体，他都不碰她一下，这是怎么得来的果效？经历之中产生了敬畏、惧怕。他经历了什么？他经历了刀剑不离他的家，所以他对神产生了敬畏、惧怕，他不敢了，也不能了。

亚伯拉罕献以撒，你说亚伯拉罕愿意献以撒吗？（不愿意。）亚伯拉罕就一个独生子可能愿意吗？“但是神说让我把以撒献上了，那我不能不献”，神就看人的这个态度。他本身是不愿意的，但是因着神这样说了，那就必须得愿意，神看见他的态度了。神看见亚伯拉罕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在神灭所多玛城的时候，神把这一件事告诉了亚伯拉罕。在告诉亚伯拉罕的时候说了一句话，神说什么了？“我所要作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创 18：17）意思是我有什么事能不告诉亚伯拉罕呢，这是一句什么话？他把亚伯拉罕当成了什么人？（知己、知心人。）知己。“我有什么事不告诉别人，我有什么事能不告诉亚伯拉罕？我不告诉亚伯拉罕我不能做！”你什么时候能让神说，我有什么事能不告诉你的时候，你想想，你心里是什么味道？神对人家亚伯拉罕是：我有什么事能不告诉亚伯拉罕呢？而你呢？神是向你怎么呢？（掩面。）掩面，不愿意搭理你，这就是一个级别。你敬畏神，神就纪念你，你任意妄为，神就不愿意搭理你。不愿意搭理你就意味着什么？那就是神弃绝你了。神弃绝你了，你还想剩存下来？你做美梦去吧！

神对亚伯拉罕说：“我所要作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假如你是亚伯拉罕，大红龙过来抓你来了，你说这个事神告不告诉你？（告诉。）那你还害怕吗？（不怕。）大红龙抓你，你也不害怕了，是吧？你要临到什么灾了，或者是撒但要来害你了，神能不告诉你吗？亚伯拉罕问神，假若城里有四十个义人怎么样呢？有三十个义人怎么样呢？有二十个义人怎么样呢？有十个义人呢？有谁敢对神这样说话呢？你不要说其他人了，就说摩西，神对摩西说，你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去，摩西说什么呢？“呀！你另找人吧，我拙口笨舌的，我不

会说话。”他说了这句话以后，神怎么了？神就发怒了，想起来了吧？他说了这一句话神就发怒了。咱看见这是一句什么话呀？“就是呀，我不会说话，我和神不能商量一下呀？”能不能和神商量？（不能。）人家亚伯拉罕就能和神商量？这就是说人家亚伯拉罕说的话里边有了分量了，在神那边，他和神说话，神就能和他商量，神就能把他当成他的亲人。亚伯拉罕和神商量，这城里有五十个义人，有四十个义人你能不灭这城吗？神说可以。三十个呢？可以。十个人呢？可以。咱听了这话是什么感觉？这就像在那些单位一样，和领导关系好的人，在领导面前是不是就能和领导商量着说句话呀？你一个打扫卫生的，一个看门房的人，你和人家领导说句话试试，人家搭理也不搭理你。这就是说，看你计划做谁呢，看你计划走哪条路呢。

再反过来说乌撒，人人都知道乌撒是因着什么原因死的？（乌撒扶约柜被神击杀了。）你还听说乌撒还做过什么事吗？乌撒扶约柜就被神击杀了。为什么会被神击杀？在圣经的记载里，乌撒作过什么大的工作没有？（没有。）简单来说，他没有为神作过什么大的工作，可以这样理解一下，他是不是一个普通的信徒？（嗯。）也可以这样理解，把他放在一个普通的信徒里边，因为在历史记载里边，没有看见他作过什么大的工作。咱先把他的位置确定一下。乌撒扶约柜被神击杀了，你说，要是你扶约柜，神击杀不击杀？（击杀。）乌撒扶约柜神击杀，你扶约柜神也击杀，那谁扶约柜神就不击杀了？那约柜倒了你说不要去扶？就让倒？谁能扶呢？（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扶，这就成了亚伯拉罕扶了，你得有根据，你不能去蒙。刚才我说了个亚伯拉罕，你就说亚伯拉罕能扶，说话得有神话依据。咱得去揣摩，做什么事得有依据，我给你交通，都是有神话依据才和你交通的。谁能扶约柜呢？摩西能扶。你说摩西扶约柜会不会被神击杀？（不会。）约柜是个什么东西？约柜是个柜，什么柜呢？放约的柜子。那什么是约呢？法版就是神和人立的约。放神和人立的约的这个柜叫不叫约柜？（嗯。）这个柜里边放的就是法版。那你说，摩西能不能扶约柜？（能。）有的人解释了，约柜是什么？是圣洁的，那就是“高压电”，谁扶就击杀谁，你说这话对不对？能不能这么说？（不

能。）为什么？（神喜悦的人就能扶。）说话得有神话依据。因为什么不能扶约柜呢？因为约柜是圣洁的，是吧？为什么约柜是圣洁的呢？是因为这个柜子里边放的“约”，这个柜子才值钱。你家的书柜不值钱，对吧？（嗯。）是因为这个柜子里边放的是约，放的是法版。那这个法版怎么到了约柜里边的？（摩西放到里边的。）摩西放到里边的，那这个柜摩西能不能动一下？（能。）咱得用事实说话，简单不简单？（简单。）这就是得用心去揣摩。

法版是人家摩西放到约柜里边的，法版都能动，这个约柜为什么不能动呢？我跟你交通这话是什么意思呢？神说：“我是向圣洁之国显现，向污秽之地隐藏……。”（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二十九篇》）神向圣洁之国显现，向污秽之地隐藏，神不允许圣洁之地有污秽存在。乌撒扶约柜被神击杀了，是因为乌撒是污秽的，所以他必须得死。神向摩西显现了，而且摩西是在什么时候拿的法版？是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了，他经历了神的带领，也看见了神的作为，他已经到那个程度了，他可以拿着法版了，他可以扶约柜了。可摩西带领的是一茬什么人呢？是看了神迹奇事都还跟不上的人。摩西把他们带到了迦南美地了，他们还说摩西把他们带到了死亡之地，这是什么浑人？摩西带的就是这么一茬人，这一茬人还能去扶约柜？所以必须得被神击杀。这个扶约柜就等于是什么呢？今天咱看了神话了，神告诉你说，神做什么事你不要参与神的经营，你不要在神的话语里边添油加醋，添字添句，是吧？（嗯。）你不要参与神的经营，你参与了神的经营，你是不是就该杀？（嗯。）那就等于是扶约柜。祭司弟兄看神的交通哪个字、哪个词错了，或者做什么事了，祭司弟兄可以做，你不能做。再一个，在生活当中，事奉神的人才能进圣殿，你能不能进圣殿？你进圣殿就应该被神击杀了。谁能进圣殿呢？（祭司。）只有祭司才能进圣殿。祭司能进圣殿，你进圣殿就被神击杀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比人家污秽。

咱在实际生活当中，你去帮助人、扶持人了，该怎么做呢？假如说，你来帮助我了，你帮助我的诚心、存心是对的，你是维护神家利益的，维护神的见证，维护神的名的，那你和我是不是有共同的话题？（嗯。）你和我有共同的话，那你说什么话，神是称许的，这是应该的，一心一意！如果说你做什么事还带着存心，你是为肉体说话了，或者是你和我说话有其它动机，那你说我要不要？（不要。）有好多人一见了我，就在我面前来个好大的表现，是吧？最明显的是一个地方的一个人，叫天使长，我过来的第一天，他就在我面前把那些带领一个个“咔咔”地数落了一番，我在那儿听着、看着呢，你说这能要吗？他是一种表演，从外表看，你看人家多负责任呢，看人家的责任心比那些带领都强，可是他的存心、观点、态度是什么？就像雨桦今天在那边尽本分作工了，你说雨桦作的这个工作，我悦纳不悦纳？该不该要这个工作？不能要。在我这儿是不是就相当于给毁了？是不是也相当于被击杀了？不要，神要的是你的真心，神要的是你能一心一意向着神、为着神。知道我给你交通这个的目的、意义了吗？我给你交通的目的、意义是告诉你只有敬畏神了才能远离恶。咱对神得有敬畏，如果你不敬畏神，你就很容易触怒神。如果你不是敬畏神远离恶的人，你就不要事奉神，你事奉神遭到的就是什么？祸患！你事奉神有个人的存心，是在欺骗神，神不会要的。神说：“人都把侍候官家老爷的套路拿到神家来发挥，妄想运用自如，结果万万没有想到神的性情不像绵羊，而像狮子，所以初次与神交往的人都不能与神‘沟通’，因为神的心不同于人的心。”（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告诫三则》）你把事奉官老爷的那一套拿到神家，万万行不通，这是一个好听的话，这是给你留脸面的了。正确来说，就你这种实行法来到神家，那是将要遭到神击杀的，就像乌撒扶约柜一样。

你听了我的这个交通，是不是感到有点害怕？（害怕。）以前在教会里边的人说过什么话呢？事奉神好像是在刀尖上走一样，说过这话，是吧？（嗯。）说这话是对神的一种不认识，是对神的一种误解。（SJ：意思是：不是福就是祸。）（不是荣耀就是耻辱。）你看，人想的就是荣耀，还想要个荣耀了，不是福就是祸就不错了。在

原教会里的人说事奉神就像在刀尖上行走，得谨慎小心，一不小心就出了差错了。他们还说了一句亵渎神的话是什么呢？伴君如伴虎！听没听过这句话？（听过。）特别是敌基督、假带领给你说这句话，这是不是对神的亵渎？（嗯。）真的是伴君如伴虎吗？我今天给你交通的这个，你是不是觉得好像又是伴君如伴虎呢？你看乌撒，伴到最后被神击杀了，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今天你得把这个分清楚。伴君如伴虎，那是世上的话，那是世人的说法、做法，那是说皇上的脸是什么？是狗脸，是吧？（嗯。）他做事没有原则，他也是败坏的人，他没有正常人性，那神是什么？神说，我做什么事都有原则。世上的一个君臣，他有原则吗？（没有。）没有原则，他就是玩弄人。那你拿上世上的一个昏君和神放在一起比喻，这就是对神的一种亵渎！今天我给你说的这个，你是不是感觉到有点害怕？（嗯。）从外表看好像是“伴君如伴虎”，让你感觉到害怕，可我说的这个里边是不是有原则？（嗯。）如果你是向着神、为着神，那你还有这些祸患吗？（没有了。）没有了。如果你对神有真实的认识，你对神就能产生敬畏。神说：“‘敬畏神’不是莫名的惊悚与惧怕，不是躲避，不是远离，不是崇拜，不是迷信，而是仰慕，是崇敬，是信任，是理解，是体贴，是顺服，是奉献，是爱，是无条件、无怨言的敬拜、还报与归服。”（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认识神是达到敬畏神远离恶的途径》）世上有没有敬畏呢？世上的人是惧怕、是恐惧，他是盲目的恐惧。

如果现在在你家门口“啪”响一声雷，你害怕不害怕？（害怕。）你惊慌失措！你害怕的时候心里想什么呀？雨桦在那边想：“昨天我选举带领的时候违背了良心，我明明就看见他是什么东西，我就没有制止，为了自己的脸面，我就那么用上了。”“啪”又响一声雷，“哎呀！昨天我做了一件什么事”，心里是不是有这种感觉？有感觉。但是外邦不信神的人有没有这种感觉？“啪”响一声雷，“好家伙……”，他只知道惧怕。就像是保罗，保罗信的是谁呢？他信的是能击杀他的那位神。你说世界上的人害不害怕灾难？害怕不害怕神？害怕什么？害怕击杀他。他知道神因为什么击杀他吗？（不知道。）不知道！他不知道神因为什么击杀他，也不知道他因为什么能活下来，

所以他一看见地震、瘟疫、饥荒临到他了，他也是惶惶不可终日。他惶惶不可终日是因着什么？死临到了。他害怕，受捆绑，缩手缩脚，不知道该做什么，不知道能做什么。可是你呢，你看了神的话以后，明白了神的心意，你是有路的。“啪”响一声雷，如果你是亚伯拉罕，你是约伯，你害怕吗？你慌吗？你也害怕，但是不慌。是因为什么你害怕呢？那是因为神向你显现了。圣经记载：“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出3：2-6）如果说你做了亏心事了，你知道你做哪些事抵挡神了，你睡不着觉了。如果你平时就是个敬畏神远离恶的人，就和约伯一样，你害怕吗？不害怕。你看见的是什么？看见的是神的刑杖开始发挥功用了，你看见神的日子到了，你开始歌唱、赞美神呀，你害怕吗？你不害怕。你看见的是什么？虽然看见了这么大的灾难，但这灾难是无缘无故就临到的吗？那是神的公义，活该！因为咱平时就已经看见了，他们当初是怎么抵挡神的，就是说跟随神的人，他们当初是怎么欺骗神的，打着事奉神的旗号搞着个人的经营。那些敌基督、假带领、滑石蛋，他们做的是些什么？今天看见神把他们放在灾难里边了，“神公义呀！”你是不是能说出这句话了呢？（嗯。）你掉到灾难里边了，你也能喊出，“神公义呀”！临死之时，得让你喊出神的公义来。当你对神有了解、有理解了，你看见这些人受惩罚以后，再看见神做过的一些事，你自然而然就对神产生了一种敬畏！神没有让你看见这些神迹奇事，或者没有让你看见这些大灾大难的话，你不会对神产生敬畏，因为你没有感觉到害怕。可是为什么神这步工作一直不作神迹奇事的工作呢？因为神是来拣选人的。神拣选的是什么人？拣选的是能听懂他话的人、诚实人，不要滑石蛋。如果神作上一个神迹奇事，你说世界上还有滑石蛋吗？（没有了。）那滑石蛋都成了“诚实人”了。在神迹奇事下，没有一个人不敬拜神的，那还怎么淘汰人呢？所以说，神绝对不能作神迹奇事。在你想的是这件事一定该神作了，但神就是不作，那就是回击你的观念，看你究竟是不是信神的人。所以神就是迟迟不让你看见神

迹奇事，什么时候你才能看见神迹奇事呢？神说：“当末世神要结束时代的时候人被作成了，那时人就有资格看神迹奇事了。你对神有认识了，不管神怎么作你都能顺服，那时你再看见神迹奇事，对神就再没有任何观念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话语成就一切》）当神把你完全征服了，你对神百依百顺了，这个时候你才配看见神迹奇事。这个百依百顺，是在你未看见神迹奇事以前，你对神是百依百顺了，你对神是有敬畏的，这个时候神就可以向你显现了。你就是“亚伯拉罕”，神就可以向你显现了。但是你连个地位、名誉都献不上，你是欺骗神的人，你是滑石蛋，神能向你显现吗？如果你还有点良心的话，神在等待，神在唤醒你的心，还会摆设环境等待你苏醒，如果等待一段时间，你始终苏醒不了，那神就把你划分类别了，最终你也看不见神。

咱重点交通的是什么？（什么是作工作。）我告诉你什么是作工作了，是吧？时时为着神、向着神。告诉你什么是作工作的时候，人都不愿意作这个工作，因为你作这个工作必然是要受苦的，必然是要把老己钉在十字架上的，谁也不愿意。在你不愿意的时候，我告诉你乌撒扶约柜是要遭到击杀的，这就是打着你、卡着你往神面前走。如果你有点惧怕的心，有羞耻感，你就能蒙拯救。你怕和乌撒一样被击杀了，那你以后就不敢了、不能搞欺骗了，那你就走上了正道，这就是神对你的一个拯救。我这么给你交通了，你也这么去经历了，你把我给你交通的这些东西，再给弟兄姊妹交通下去，那你就是预备善行了。我用神话来带领你，你用神话再带领他，圣灵就会在你身上作工。我带领你这么去作工，你带领他也这么去作工，从这里边能看到什么？在咱这儿就是给你交通，就是话语成就一切。你看我给你交通的一切都是话吧？（嗯。）可就是这些话，让你害怕，你还不能跑，你还不敢跑。就是说你有一颗敬畏神的心，你有一点惧怕神的心，就不能跑，就跑不了。那个滑石蛋，什么都不怕的人，能拴住他吗？拴不住，他就跑了，这就把两类人分开了。所以说，你看神作得智慧不智慧？（智慧。）我是这么做的，你下去也这么做，神的国度就建成了，稗子就出去了，麦子就留下了，这就是神的作工。让你下去就是

作这个工作呢，可不是让你在那儿人为地作工，按人眼见的来作工。“我聚会了呀，我选带领了呀，SJ你安排的工作我作了呀”，神看不看你作的工作？（不看。）你告诉我说，我推磨了呀，为什么就提取他，不要我呢？今天看明白了吧？你也作工了，人家也跑教会了，人家的存心观点是什么，你的存心观点是什么，虽然说，都是败坏的人，当时所思所想都是一样的，但是人家能因着敬畏神而弃绝恶，走上了正道，而你走不上，就交通这些吧！

609　神的知己才有资格事奉神

1　事奉神的人应该是神的知己，是神所喜悦的，能够对神忠心无二。不管在人背后做的，还是在人面前做的，都能在神前获得神喜悦，都能够站立得住，不管人对你怎么样，你总走自己该走的路，来体贴神的负担，这才是神的知己。

2　神的知己能够直接事奉神是因着他有神的重托、有神的负担，他能以神的心为心，以神的负担为负担，不考虑前途得失，哪怕前途一无所有，但是他总以爱神的心来信神，所以说这样的人就是神的知己。

3　神的知己就是神的知心人，神的知心人才能急神所急，想神所想，肉体虽痛苦软弱，但能忍痛割爱去满足神，神把更多的负担加给这样的人，神要作的借着这样的人见证出来。所以说这样的人是神所喜悦的，是合神心意的事奉神的人。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如何事奉才能合神心意》

神长时间观察来拣选人、定人归宿

每日神话　选段41

撒但首次试探约伯（牲畜被掳，儿女遭灾）

1．神说的话

伯1:8　耶和华问撒但说：“你曾用心察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

伯1:12　耶和华对撒但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但从耶和华面前退去。

2．撒但的回答

伯1:9-11　撒但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

神允许撒但试探约伯是为了完全约伯的信

《约伯记》一章八节这段话是我们看到的记载在圣经中的第一次耶和华神与撒但的对话。神是怎么说的呢？原文这样记载：耶和华问撒但说：“你曾用心察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是神在撒但面前对约伯的评价，神说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在神与撒但的此番对话以先，神就定意要利用撒但对约伯进行试探，就是将约伯交给撒但，这样一方面证实神对约伯的鉴察与评价是准确无误的，让撒但因着约伯的见证而蒙羞；另一方面可以完全约伯对神的信与敬畏。所以当撒但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便“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问撒但：“你曾用心察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在神的问话中包含有这样的意思：神知道撒但到处游荡，常常窥视神的仆人约伯，也常常试探他、攻击他，它试图用一种方式摧垮约伯，证实约伯的信心与约伯对神的敬畏是站立不住的，它也肆意寻找机会残害约伯，使他弃掉神，从而从神手里夺走约伯，但神鉴察约伯的内心，看到他的完全正直，也看到约伯敬畏神远离恶事。神用问话的方式告诉撒但约伯是完全正直的人，是敬畏神、远离恶的人，他永远不可能弃掉神跟随撒但。听了神对约伯的评价，撒但越发恼羞成怒，它越发迫不及待地想夺走约伯，因为撒但从来就不相信人能做到“完全正直”，也不相信人能“敬畏神，远离恶事”，同时它也恨恶人的完全正直，恨恶能“敬畏神远离恶”的人，正如《约伯记》一章九到十一节撒但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神

熟知撒但的恶毒本性，也深知撒但残害约伯的想法蓄谋已久，所以，在此神想借着再次告诉撒但约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来让撒但乖乖就范——露出它的本来面目——攻击、试探约伯。就是说，神有意识强调约伯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用这种方式达到让撒但因着恨恶、恼火约伯的“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而对约伯发起攻击，从而达到让约伯的“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羞辱撒但，使撒但彻底蒙羞、失败，从此不再怀疑、控告约伯的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样，一场来自神的试炼与一场来自撒但的试探在所难免，而能担得起神的试炼、经得住撒但试探的人选唯有约伯。在此对话之后，撒但便获准去试探约伯，这是撒但发起的第一轮攻击。这次攻击的目标是约伯的家产，因着撒但如此控告约伯：“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所以，神便准许撒但夺走约伯所有的，这就是神与撒但对话的用意所在，只是神对撒但有一个要求：《约伯记》一章十二节“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这是神允许撒但试探约伯把约伯交在撒但手里之后提出的条件，也就是神给撒但的底线，命令它不许加害约伯。因为神对约伯的完全正直是认可的，他相信约伯在他面前的正直、完全是经得住考验的、是不可置疑的，所以神许可撒但去试探约伯，但是神给了撒但一个范围：只许夺走约伯的任何财产，但不可伸手加害于他。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此时神不把约伯完全交给撒但，它怎么试探约伯、用什么方式都可以，但是不能伤害到约伯本人，就连一根头发都不可以，因为人的一切都是由神来掌管，人或死或活是由神来决定的，撒但没有这个资格。神对撒但说完这话，撒但就迫不及待地去了，它用各种手段去试探约伯，很快地约伯失去了满山的牛羊，失去了神赐给他的所有家产……神的试炼就这样临到了约伯。

虽然我们在圣经中得知约伯所经受的试探的由来，但作为“当事人”的约伯知不知道这些事呢？约伯只是凡人，对于在他背后发生的故事他当然不知道，只是他对神的敬畏、他的完全正直让他意识到这是神的试炼临到了他。他不知道灵界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在这次试

炼背后神的心意是什么，但他知道无论临到什么事他都当持守住他的完全正直，持守住“敬畏神，远离恶事”的道。约伯对待这些事的态度与反应在神那儿看得清清楚楚，神看到的是什么？神看到的是约伯敬畏神的心，因为从开始一直到约伯接受试炼为止，他的心一直向神是敞开的，是摆在神面前的，他没有放弃他的完全、正直，也没有丢掉、背离“敬畏神，远离恶事”的道，这是神最欣慰的地方。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　二》）

每日神话　选段42

约伯的反应

伯1:20-21　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约伯能主动归还他所拥有的一切源于他对神的敬畏

在神对撒但说了“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这话之后，撒但便退去，紧接着约伯便临到了突如其来的猛烈攻击：先是牛和驴被掳，仆人被杀害；接下来是群羊和仆人被火烧灭；然后是骆驼被掳去，仆人被杀；最后他的儿女们也被夺去性命。这一系列的攻击是约伯初受试探所遭受的痛苦，在这次的攻击中撒但按着

神的吩咐只是针对约伯的家产与儿女，并未加害约伯本人，但是约伯却从一个拥有万贯家产的富翁顷刻间变成了一个一无所有的人，这如晴天霹雳般的打击是任何人都承受不了都不能正确面对的，而约伯却表现出他超凡的一面，经文中这样描述："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这是约伯听到了失去各样家产与儿女的第一反应，首先，他并不表示惊讶，也未表示慌张，更未表示愤怒或恨恶，可见在他心里已经确认这一切祸患并非偶然，并非出自于人手，更不是报应或惩罚临到，而是耶和华的试炼临到了他，是耶和华要夺取他的财产与儿女。此时的约伯心里很平静，也很清醒，他完全正直的人性让他理性地、自然地对他所临到的祸患作出准确的判断与决定，所以，他表现得异乎寻常的冷静：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撕裂外袍"意指他赤身露体、一无所有；"剃了头"意指他如新生的婴儿归到神的面前；"伏在地上下拜"意指他赤身露体来到世上，如今仍是一无所有，如新生的婴儿归还给神。约伯如此对待临到他的这一切事的态度是任何一个受造之物都做不到的，他对耶和华的信超出了相信的范围，这就是他对神的敬畏与他对神的顺服，他不但能感谢神对他的赏赐，而且还能感谢神对他的夺取，更能主动归还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包括他的性命。

约伯对神的敬畏与顺服是人类中的典范，他的完全正直达到了人该具备的人性的巅峰。他虽然没有看到神，但他却体会到神的真实存在，他因着自己的体会而敬畏神，又因着对神的敬畏而能顺服神，任由神夺去他的所有却没有任何怨言，而且俯伏在地告诉神此时此刻哪怕夺去他的肉体他也心甘情愿，没有任何怨言，他的这一切表现都是因着他完全正直的人性。就是说，因着约伯此人单纯、诚实、善良，所以对于他体会、感受到的神的存在他坚信不移，在此基础上他按着神所引导他的或他在万物中看到的神的作为而要求自己、规范自己在神面前的心思、行为、表现与行事原则，久而久之，他便因着他的经历对神有了真实的、实际的敬畏，同时，也达到了远离恶事，这就是约伯所持守的"纯正"的由来。约伯具备了诚实、单纯、善良的人性，也具备了敬畏神、顺服神、远离恶事的实际经历与"赏赐的是耶和

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的认识，因而他才能在撒但如此恶毒的攻击中站住见证，也能在神的试炼临到时不让神失望，给神满意的答复。虽然在第一次的试探中，约伯表现得很“简单”，但是后人付诸一生的心血都未必能做到约伯的“简单”，也未必能具备约伯以上的表现。如今面对约伯这“简单”的表现，再对照今天所有口称信神、跟随神之人对神所表示的“绝对顺服，至死忠心”的口号与决心，你们是否感到汗颜呢？

当你看到经上记载的约伯家里遭受到的这一切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是不是浮想联翩？是不是很惊讶？约伯所临到的试炼能不能用“触目惊心”这个词来形容呢？那就是说，当约伯临到试炼的时候，那个场景通过文字的描述都已经让人惨不忍睹了，更何况是真实的场面呢？可见临到约伯的并不是一场“演习”，而是一场“真枪实弹的正规战”。他临到的这个试炼到底是谁亲手操作的呢？当然是撒但作的，是撒但亲自下手作的，但是神许可的。神有没有对撒但说用什么方式去试探约伯呢？神没有说，神只是给了它一个条件，这个试探就临到约伯了。这个试探临到约伯的时候让人感觉到了撒但的邪恶丑陋、撒但的恶毒与对人的恨恶，还有对神的仇视，由此可见，此次试探残忍的程度是用文字无法形容的。可以说撒但残害人的恶毒本性与撒但的丑陋面目在此时暴露无遗！它借着这样的机会，借着神许可它的机会，对约伯毫不留情地疯狂地残害，残害的手段与残忍程度是现在的人都想象不到，也是现在的人根本承受不了的。与其说约伯经受了撒但的试探，在试探中站住见证，还不如说约伯在神给他的试炼中与撒但展开了一场维护他的完全正直，维护“敬畏神，远离恶事”的道的较量。在这场较量中约伯失去了满山的牛羊，失去了所有的家产，也失去了他的儿女，但他没有丢弃他的完全正直与他对神的敬畏，就是他在与撒但的较量中他宁可失去他的家产与他的儿女，也要守住他的完全正直与他对神的敬畏，守住他做人的根本。在经文中简要地记述了约伯失去家产的全过程，也记述了约伯的表现与态度，简明扼要的文字记述让人感觉到约伯似乎很“轻松”地面对这场试探，但真要还原事实的真实场面再结合撒但的恶毒本性，那就不是像这几句话描述

得这么简单、这么轻松了，真正的场面远比这惨得多，这就是撒但对待人类、对待神所称许的人的残害与恨恶程度。如果不是神要求撒但不可加害于约伯，那它肯定会毫不留情地把约伯置于死地。撒但不希望有人敬拜神，也不希望在神眼中的义人、完全正直的人能够继续敬畏神远离恶。人敬畏神远离恶就意味着远离撒但、背叛撒但，所以说撒但借着神许可它的这个机会去毫不留情地把所有的愤怒与恨恶都施加给了约伯，可见约伯从身心上到肉体上，从外界到内里受到的痛苦是多么多么的重！我们现在看不到当时的场面，只能从圣经的记载中稍微体会到一些当时约伯受痛苦时的心情。

约伯所持守的纯正让撒但抱愧蒙羞、惊慌逃窜

当约伯受这些痛苦的时候神在作什么呢？神在鉴察，神在观看，神也在等待结果。神在鉴察在观看的时候，神的感觉是如何的呢？当然是心痛不已。神会因为心痛而后悔自己允许撒但试探约伯吗？答案是：他不后悔。因为他确信约伯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他只不过是给了撒但一个机会，让它去证实约伯在神面前的义，也给了撒但一个机会去显露它的邪恶，显露它的卑鄙，更给了约伯一个向世人、向撒但以至于向所有跟随神的人见证他的义，见证他敬畏神远离恶的机会。最终的结果是不是证明神对约伯的评价是准确无误的？事实上是不是约伯已经得胜撒但了？这里有一句约伯说的最经典的话，就是约伯得胜撒但的证据。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这是约伯顺服神的态度，接着他又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约伯所说的这些话证实了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能看到人的心，证实了神的称许是没有错的，神所称许的这个人是一个义人。"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句话就是约伯为神作的见证。正是这样一句普通的话让撒但闻风丧胆，抱愧蒙羞，惊慌逃窜，更让撒但束手无策，也正是约伯的这一句话让撒但感到了耶和华神作为的奇妙威力，也让撒但见识到了一个有神的道在心中掌权的人的超凡魅力，

更让撒但看到了在一个小小的人身上为了持守“敬畏神，远离恶事”的道而表现出来的强大的生命力。在初次的较量中，撒但就这样败下阵来，虽然它“长了见识”，但它并不打算对约伯放手，它的恶毒本性也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它试图继续对约伯的攻击，随之它又来到神面前……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　二》）

小嵩，你看了这两段话，从这里面能不能找着路途？根据这两段话，你是怎么认识你的经历的？（小嵩：就是看到了灵界动态，撒但要跟神打赌呢。我刚开始是怀着一个梦想来到神家的，当我看到这些邪恶事物在我面前发生的时候，看我还能不能继续呆在这儿，看我还有没有信心跟随。借着不合我观念的事，来检验我的信心，看我会不会消极、软弱，会不会没劲儿跟随了，会不会对神失去信心。）

刘昊，你和约伯有什么区别？（刘昊：约伯临到事的时候，他是敬畏神远离恶的。而自己临到事的时候没有敬畏神远离恶，光是活在了自己的想象、愿望当中，觉得自己对，不能从神领受，所以活在了埋怨当中。当神给我摆设这些人、事、物处处都不合己意的时候，自己就消极走不动了，没路走、没方向了。）约伯临到事的时候，他是怎么考虑的？你临到事又是怎么考虑的？约伯遇上强盗了，约伯是怎么考虑的？（小张：约伯认为这些事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约伯不管遇到什么事，他觉得“我得敬畏神远离恶”，是吧？（嗯。）更关键的一个是什么呢？不管约伯遇到什么事，他不是随便给神身上扣。约伯遇到强盗是这样的态度，你说如果你遇到强盗，你会怎么看呢？（小嵩：我信神，神为什么不保守我，怎么还让我临到强盗呢？）“我来到神家，怎么能遇上刘志、遇上李刚呢？神你是主宰者，你是圣洁的、无污秽的，你怎么能允许强盗在世间呢？你怎么允许刘志、李

刚、冬雁存在呢？”你是不是这样想的？（嗯。）约伯遇到强盗，他没有研究这个强盗该不该存在，该不该抢他的东西，而是认为“不管强盗有没有抢了我的财产，我是信神的，我是个受造之物。强盗抢我的也好，不抢我的也好，神我是应该敬拜的”。约伯没有和神去讲理，没有去研究神，他只是风闻有神，听说有神，是吧？（嗯。）他仅仅是听说有神，他就已经能做到这一点，不管强盗怎么对待他，或者强盗存不存在，根本不影响他心中的神。影响不影响？（不影响。）不影响。从哪里能看出来呀？从他的态度、观点就能看出来，是吧？（嗯。）他是什么态度呢？“赐给我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难道耶和华能赐给就不能收取了？就是耶和华剥夺了我的，让强盗抢了我的，耶和华的名是当称颂的。”而咱今天呢？临到神摆设的环境，咱还能流出泪来，还能发出火来，咱这个态度、观点代表着什么？“你神就不应该怎么怎么……”，咱对神提出要求了。还有什么？更主要的就是约伯他是在信神，你是在信谁？你是在信刘志，刘志不走正道你就不能走正道了，刘志生命不进入，你就无路可走了，你是跟随刘志的。是不是证明了这个？（嗯。）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约伯不去研究神，你是在这儿研究神，研究我。能不能看出来？这是不是种研究？“你为什么这样呢？”你这个“为什么”是不是就是在研究呢？不是单纯的顺服。约伯是简单的顺服、敬畏。他为什么不研究神呢？这叫敬畏。他不能、不敢去研究神，“我只是受造之物，我只有接受、顺服”。咱今天信神，对神所做的就是一个简单的接受、顺服，不去研究，不用自己的想象去分析、判断，而是根据神话看事。不管别人怎么样，只注重自己的生命进入。约伯能说出“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那你如果是效法约伯的人，应该说出什么话来？今天强盗还没抢你的吧？（没有。）还没抢你的，刘昊就已经发火了，要抢了你的呢？这就是你和约伯的一个区别。

咱这段时间一直交通态度、观点、存心，是吧？（嗯。）神是不是一直在看约伯的态度、观点呢？（嗯。）不管约伯遇上什么样的环境，神就在那儿看，看约伯的态度、观点是什么。撒但要试探约伯

的时候，神允许它去试探约伯，神对撒但说，“只要你不伤害他的性命就可以”，那今天神给你摆设一个环境行不行呢？神就是借着给你摆设环境来看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在你没出来尽本分的时候，你认为自己对神是有信的，现在来了这儿给你摆设这样的环境，神就在看你的态度、观点。交通这个是想让你们记住一个什么事情？就是说，神在你身上要做什么，是已经观察你许久以后才开始作工的。神试炼约伯的时候，是不是在约伯一开始信神的时候就试炼他呢？（不是。）神是已经观察了约伯许久以后才试炼的。约伯还有个表现是什么？当他的儿女们参加筵宴结束以后，他就要为他们献燔祭，他是常常做这个事，是吧？经常的、一贯的。（嗯。）神已经观察他许久，这就是说，约伯已经把这个献燔祭成为习惯性的了，也就是成为生命了，是吧？神是观察了你许久以后神才试炼你的。咱现在交通这个主要就是给你带个路途，告诉你该怎么走。前段时间一直交通神要拣选人，是吧？（嗯。）你既然信神，就想让神拣选上你。那神怎么拣选人呢？现在是不是知道了？神怎么拣选人？神拣选人有哪些条件？哪些要求？拣选人的方式方法是什么？能不能说一下？（陆山：看人对待人、事、物的态度。）第一个拣选的条件是什么？就是咱刚才说的神已经观察你好久了。你要记住，神不是你用一时的好行为就能够欺骗得了的。我记得那时候刘志和我说过一句话，“不要在这些小事上计较，在大事站住见证就行了”，这个话成立不成立？（不成立。）咱以前说过，这句话不成立。小事你没有养成这个习惯，到了大事上你肯定站不住。小事上你都站不住你谈什么大事上能站住，那纯属是欺骗，不存在。根据神作工的原则来看，你不要妄想一次性做一件什么事情来欺骗神。在世界上，你考大学或者是考什么职称的时候，你偷看了、作弊了，你只要一过这个门槛，你就释放自由了，但在神这儿不行，神不是看你一时的表现，神不要你一时的克制、控制，神拣选你的时候其实已经经过了长时间地观察。

神是这么作的，我和你们在一起也是这么作的。经过长时间的观察，人家约伯是敬畏神远离恶的人，是吧？咱每一个人都评价一下自己，先说一下经过长时间观察，小林是什么人？（微微：经常叫

嚣、埋怨。）小林，这有了代表性了，这就是已经长时间观察你了，你的这种态度、观点就是经常性地和我叫嚣、埋怨。埋怨就是觉得神给你主宰得不公平、不公义。小林每天起来唉声叹气，看见哪个也不顺眼。国度里边没有忧伤、没有眼泪，是吧？（嗯。）虽然现在是建造国度，但神不是现在才开始观察你，神在教会建造是不是就已经开始观察你了？（嗯。）教会建造到现在三十多年了，神已经观察了你三十多年了，你这三十多年来一直是唉声叹气、愁苦、不满，好像神欠下你一笔不可奉还的债，永远还不完。你只是知道神在观察你，这行不行？不行。那你该干什么呀？先让你去认识，认识了以后你不能再这样做了。神长时间地观察你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拣选你，拣选什么呢？看你是可以做个效力的呢，还是可以做个子民呢，还是能够做个得胜者呢？根据长时间地观察来定在你身上作什么工作。挪亚造方舟呢，是不是因为神长时间观察了挪亚以后才选了挪亚？（嗯。）每一个人都是经过了长时间地观察。那你说为什么叫刘志驴总呢？是不是也是经过了长时间地观察？（嗯。）刘志，神长时间地观察什么了？（刘志：不知道怎么说。）不知道怎么说了！小林，你怎么观察周围的人呢？经过你长时间观察、长时间接触，你评价一下刘志，帮助帮助刘志，因为刘志他自己不知道。我刚才给你提示了一下，我给刘志总结了一下，叫他驴总，是吧？（嗯。）这驴总是不是经过长时间观察总结出来的？（嗯。）小林，那我为什么要叫刘志驴总呢？（刘志：小林，留个情啊。）（小林：留个情？）呀！刘志，脸皮真厚呀！（微微：这不就表现出来了，刘志就是长时间给自己戴冠冕。）刘志一下就暴露了，这就是长时间地观察。直到现在了刘志还是让人给他留个情。陆山，给驴总总结一下。（陆山：他时常高举自己。）驴总的这个“总”是不是就代表他高举自己了？（嗯。）刘志总想当个“总”，是吧？高举自己。我为什么叫刘志驴总呢？人常说“你真是个驴脑袋，和你说话你就不听，你就听不懂话”，或者有时候人常说“你的脑袋被驴踢了”，是吧？（嗯。）刘志还有个什么表现？“你让我干活儿能行，但是你不要让我生命进入。你让我出力干活儿，我可以给你当驴，但是你不要给我讲真理，我听不懂。”我和刘志一交通就是，我说我的，他说他的，他只管发表他的。所以经过我长时间观察，给他总结了一个驴总。

刘志，你现在是什么感觉？（刘志：你愿意咋说咋说嘛。）你看，每一句话就流露出你的性情了，“你愿意咋说咋说”，这是不是在告诉我，你就是驴总呢？我想听的是什么？（刘志：你喜欢怎么来你就怎么来。）还是我喜欢怎么来就怎么来！（小林：刘志真“顺服”呀！）小林，你听着他这话挺顺服，你说他顺服的这里边的态度、观点是什么？（小林：他的态度、观点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你想怎么说怎么说，我就这样”。）这就是神交通的刚硬、执拗。我说刘志是驴总，其实就是说他是浑人。驴总是不是浑人？可刘志说什么？你想咋说咋说。神说你是浑人，目的是要怎么呢？目的是你不要做浑人行不行？是劝你不要做浑人！审判刑罚你、揭露解剖你、责打管教你，打的是什么？打的是你的悖逆，捆绑的是你的罪。刘志让不让捆绑？从外边看是不是挺顺服的？“你愿意咋说咋说”，其实是种无奈，“你爱咋地咋地！”这个话比较准确一点，是吧？再进深一句呢？“你愿咋咋吧！”这是不是很明显地就是对抗起来了？（嗯。）还有没有怕？这里边有没有敬畏呢？敬畏、顺服什么都没有。顺服的反义词是什么？（刘志：我记得神话里边有一句就是说，你要有顺服的心，神喜欢怎么来就怎么来。）你看刘志会给自己戴帽子吧？那你是要“顺服至死”是吧？（刘志：虽然不是心甘乐意的，但不能任着自己的性子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就是刘志的态度、观点。再加上他刚才的这一句话，他流露出来的态度、观点是什么？他把我当成是来玩弄他的，是吧？谁才玩弄人呢？（撒但。）撒但才玩弄人呢！刘志就是在控告我，“你就是撒但，你爱咋地咋地，你爱怎么怎么吧”。你说神玩不玩弄人呀？（神不玩弄人。）我刚才说你是浑人，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不让你做浑人，我说你是驴总，我是说你不要做驴总，你不要只当驴，你当人行不行？是不是让你当人呢？（嗯。）我“骂”你是让你当人呢，不让你当驴总，不让你当驴，可刘志能听进去吗？“你爱咋地咋地，你愿意把我当驴就当驴”，你的意思就是“你愿意把我当驴就当驴，我就不做人”，是不是这个意思？（嗯。）

我对你说这话是一种拯救，是一种救恩。刘志能感受到是救恩吗？刘志？刘志听不进去了。（刘志：你先说嘛，你说的肯定是对的。）我要了解你的心呢，你现在想什么呢？你能听懂这话是拯救、是救恩吗？能听懂这话是拯救、救恩的话，你是感谢、是感激，是对自己的一种恨恶，“我怎么不走正道呢？我怎么追求这无意义的东西呢？”无意义的就是抵挡神的。你把从神来的都当成了什么？当成了仇视之物。从神来的是什么？是拯救、是生命。那我和刘志说的这个算不算生命？算不算拯救？是不是给你“药”吃呢？审判刑罚是让你去认识，你不去认识，反过来还来了一个，“你爱咋地咋地”。（刘志：我什么时候这么说的呢？）你刚才说什么了？（刘志刚才说的是“你愿意咋说咋说”。）还得解释一下，“我是说你愿意咋说咋说，我不是说你想咋地咋地”，这两个词还有区别呢！然后紧接着后边一句是什么？“你把我当玩物耍呢？”刘志，这就是你流露出来的态度、观点。刘志的态度、观点是什么？（小张：你别再这样说了，我不想听。）（小林：神啊，你是邪恶的，老玩弄我。）就是拒绝从神来的一切，这是不是露出态度了？从正面事物来的他听不听？（不听。）不听，那他持守的是什么？他持守的是他那种感觉、他那种感受。他感觉到、感受到：“我好好一个人，你就要说我是驴总，这是不是玩弄我？你就是玩弄我！”刘志，你认为我玩弄你这是不是你的一种感受？可是你理解神的心意了没有？你理解不理解我的心意呢？我苦口婆心说这些为了谁？想了没有？（不想。）不想，这就是他的态度、观点。就是持守己意，持守他自己的意思，根本就不接受从神来的，这是态度。那观点呢？他那个观点刚才说出来了，他是不是认为我是来玩弄他的？（嗯。）他的观点就是我是来玩弄他的，那我还值得他信赖吗？

咱刚才交通神拣选人要观察人好久，刘志这个驴总是名不虚传。那给李刚起了个羊皮，这是不是也是观察了好久？（嗯。）观察好久以后，神才决定在谁身上作什么样的工作。就像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在未献以撒以前，他是不是义人？（不是。）不是，神说要给他个儿子的时候他还怎么呢？他还喜笑，“可能吗？”对神的话信不来，

不相信。对于这么一个人，神是不是也是观察了许久呢？因为神没有向亚伯拉罕显现，他对神是一种疑惑、猜疑、信不来。也就是说，神在拣选人的时候，不是这个人就已经怎么样了，是根据这个人能做什么，根据这个来拣选。我一直给你交通神拣选人的目的是要怎么呢？目的是要让你走这条路，看神要拣选什么样的人，你应该往哪方面实行。今天又交通了一个神拣选人是观察人许久，你把这句话放在你心上。神观察了你许久，交通这一句话是想达到什么果效呢？想达到的果效就是：你不要再想欺骗神，不要再想用一时的好行为、一时的表现、一时的克制来欺骗神，而是追求达到活出时时想着神、事事向着神、处处为着神。当你这样去走的时候，神是不是在观察你呢？那这时候神就在观察你，看你这个人能做什么，各就各位。SJ在这儿给你立了个标杆，你看她是怎么走的？神对她也是观察了许久。教会建造的时候，神给了她托付，她是不是尽了呢？来到国度建造，临到揭露解剖的时候，她的态度、观点是什么？寻求。当说她是保罗来世的时候，她能接受，她能豁出去，不走保罗的路，这是不是都是观察许久？神观察许久以后，才摆设这个环境。今天神观察你许久以后，神就要在你身上作工。和你交通举这个例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作工结束了，神要定人的归宿，谁是效力者呢？谁是子民呢？谁是得胜者呢？在大灾难降下的时候，这个位置就定了，现在是让你来明白这个异象。怎么就定了呢？在大灾难没有降下以前，经过教会建造、国度建造这么长时间以来，神观察你许久，就定了你是什么人了。在这个时候定你是什么人，不是说你就已经成什么人了，定什么人和成什么人这是两码事。

神观察亚伯拉罕许久，观察约伯许久以后，神就定了他们要为神作一个见证。在神定意要他为神作见证的时候，接下来就是神要在他身上作工。神定意要把你作成，无人能拦阻。当神拣选了你以后，也就是神定意要在你身上作工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跑不了了，在神没有拣选你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是可以跑的。也就是说决定你的归宿最根本取决于什么？取决于神是不是拣选了你。在教会建造的时候，神在你身上作工了没有？那个时候是圣灵作，完全是圣灵带领着你扩

展神的福音工作，教会建造就是人的集合，是吧？现在是国度建造，教会建造到国度建造，国度建造到建造成型是个过程，建造就是一个拣选。怎么拣选呢？就是给你摆设人、事、物、环境，就看你的态度、观点。教会建造的时候你是装备神话，让你吃喝神话，神话说什么你都知道了，但是没有人来带领你，你也不能进入实际里边。到国度建造的时候，给你带出路以后，神就看你看见前边的路以后走不走，看神话能不能带领你走前边的路，神话带领你走路是一时的，还是从此以后你要慢慢一直走呢？神要观察你对神话的态度、观点是什么。如果神观察你，看到你对神话一直是一种仇视的态度，你是无奈地尽着本分，但你又不敢离开。如果你一直是处于无奈地、埋怨地尽着本分，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一个效力的，这是效力者。你能效力到最终，你能无奈地效力到最终，这是什么？这是忠心效力者，是吧？你在效力的过程中神要观察你，观察你的人性，就是神这段时间交通的正常人性，再根据神给你摆设周围的人、事、物和你说了话以后，修理对付你以后，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如果神看着你还追求、还对正义有一种向往，并且不是一时的，不是因为受到了别人的欺压，被逼无奈地实行，而是能主动往上走，那神就拣选你，这个人可以做个子民。如果这个人还有点素质、还有点担当，那这个人就可以做个带领，这就是拣选。

在神拣选人的这个时候，人是不是都是一样的？都没有真理，神就根据你长时间的表现来拣选你。神拣选上你以后这就定意了，就像亚伯拉罕一样，神选了亚伯拉罕以后，神在亚伯拉罕九十九岁的时候应许给他一个儿子。神说要给他儿子的时候，他那个态度是不相信的，神搭理不搭理他？神不搭理他。咱打个比方，就好比小嵩，从他这个态度里看到他对正面事物的一种向往，他在这里因为看不见正面事物而愁苦、流泪，但他背叛了没有？（没有。）没有背叛。虽然说他向往正面事物，但还有一种懦弱，是吧？（嗯。）那这个人可以做什么？给他往哪个里边划分呀？（忠心效力者。）什么叫忠心效力者？忠心效力者是他确确实实地相信有神，但是他不追求真理，不追求性情变化，但他能够控制、能够克制，这个人就可以做什么？可以

做忠心效力者。如果这个人向往正面事物，那你追求什么，神就给你什么。神长时间观察你，看到你有向往正面事物的心，那神就要把真理赐给你，这就是你做子民最起码的一个标准，这也就是说，神从这个时候就拣选你做子民。做子民是要有真理的，是吧？（嗯。）但这个时候不等于说你有真理了，你和忠心效力者是一样的，你也是一无所有。还有的人是什么呢？他不仅仅是对正面事物的一种向往，他还有正义感，还有负担，敢做、敢说，这个人可以担当神的托付，我交代给他，他能帮着我把这件事情做成。你说小嵩，我敢不敢把托付交代给他呀？我交代给他，他做不了以后，他就钻到地下室哭去了，你说这能不能担当？（不能。）不能担当。但是要让他做了效力者，又有点可惜，因为他还追求、向往正义，要是让他做效力者这就不公平了。他既然追求、向往正义，那他能做个跟随者，做个子民。所以在这个时候就划分了，这是个子民。刘志，如果说长时间观察你，你就是要这么走，那你做个忠心效力者吧。但是刘志必须得有真实的信，他还得能够克制。如果说隔了两天就抡起瓶子来砸人来了，那他还能不能做忠心效力者？（不能。）那就不能做忠心效力者了。所以经过长时间观察是要看清楚你。如果你有负担、有责任心，就是神交代给你的事你能够去完成，不管前边的路多难，你能够想办法去做，你不会当个懦夫，那这个人就能做个带领。或者说你可以通行神的旨意，那就可以做个圣灵使用的人，或者做个祭司，是吧？根据你平时的表现、日常生活的表现，根据你的性情来拣选，这个时候位置就定了。也就是说众子民是在什么时候作成的？（灾前。）灾中作成，不是灾前作成。灾前就定了你的位置了，你是子民，但是是在灾中把你作成。就是定了你要做子民了，所以把你放在灾中，这个灾就是来操练你的，操练你，最后把你作成，作成子民就是把真理加在你里边了。所以选你把你定为子民不等于说你就是子民，这是两码事。

和你交通这个是告诉你不要用你的眼睛去衡量一个人，再一个就是让你去注意你每天的言行举止，你每天的言行举止就是在决定你的归宿。当神拣选上你以后，你的结局也就注定了。为什么说神拣选上你以后你的结局就注定了呢？这就像神拣选亚伯拉罕一样，神拣选

亚伯拉罕和不拣选亚伯拉罕会有什么不同的后果呢？神要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就要在他身上作工呢，作什么工作呢？作一个让你认为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亚伯拉罕九十九岁了都没有孩子，如果神不拣选亚伯拉罕，他有可能三十岁就有孩子了。神观察了亚伯拉罕以后，计划要拣选亚伯拉罕让亚伯拉罕做子民的时候，那神给不给亚伯拉罕孩子？（不给。）为什么不给亚伯拉罕孩子？如果亚伯拉罕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一直是敬畏神，神就继续观察，神一直不给亚伯拉罕孩子，看亚伯拉罕说什么。当亚伯拉罕到了九十九岁了，神还没给亚伯拉罕孩子，但亚伯拉罕还敬畏神，这是不是就被神拣选上了？（嗯。）有些人三年不给他孩子，他就找巫医去了，要不就是看病去了。十年不给他孩子，他就埋怨神了，“为什么，凭什么不给我孩子”，这个人还能要吗？不能要了。亚伯拉罕九十九岁了神没给他孩子，他还敬畏神，那神就在这个人身上作工呀。怎么作工呢？在神未作工以前是不是就已经拣选上亚伯拉罕了？（嗯。）所以神就和亚伯拉罕说“我给你个孩子”，虽然他喜笑，但神不管他。从亚伯拉罕九十九岁的时候神就说要给他一个孩子，从这个时候就给他奠定了一个基础，什么基础？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的事情，他看见了什么？他看见了神的作为。但没有被拣选的那个人他能看到吗？他看不到、经历不到。神就借着这个事来成全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最后为什么能把孩子献上呢？就因为他觉得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的事情了，他看见了神迹奇事，这孩子完完全全是神给的，而不是他自己生育的。如果在他生育年龄给了他孩子的话，他能看到神的权柄吗？看不到。所以说神借着给亚伯拉罕一个孩子，让亚伯拉罕对神有认识，最后能作出见证。这就相当于现在说的神要把真理赐给你一样，神拣选你，就是要成全你、作成你，神要在你身上给你摆设环境，直到最后你能够把你最宝爱的“孩子”献上，这就是拣选上了。这个话听懂了吧？（嗯。）

现在神还说什么话呀？你越爱神环境越大、试炼越大，为什么呢？你越爱神，神是不是越要拣选你，你要怕神拣选你，你就别爱神，那就拣选不到你了。你想不想让神拣选？（想。）你想让神拣

选，但又怕环境临到你，这就矛盾了。你要想让神拣选，那你就爱神。你追求爱神，那神就拣选你，神拣选你那就会有恶劣的环境临到你。恶劣的环境临到是为了操练你，让你在熬炼中产生信心，熬炼中产生真实的认识，神是要把对神的信与认识加给你。然后我给你立了一个标杆，你从我临到的环境来看，我是不是这么走过来的？（是。）我是这么经历走过来的，你再从SJ身上看，SJ是不是也是这么走过来的？在前边有标杆给你站着，有我这个解说员给你解说着，你这边再经历着，这是不是路途？（是。）今天神给你摆设环境了，但在这个环境里你还能流出泪来，你说这个泪该不该流啊？（不该。）当你里面的看事观点扭转了以后，你再看到这个环境的时候，你是高兴还是痛苦？应该是高兴的，因为这是神给你摆设的环境，是要操练你、是要磨炼你。我给你交通这个，一个是让你对神作工有一个认识，再一个这是不是解决了你对神的误解？（是。）你对神没有误解了，也就是你对神有了认识了，这是不是把真理就赐给你了？（是。）咱今天交通的这个话题简单，但是有路途可走。

咱一开始主要交通的是态度、观点，是吧？（嗯。）我把不同人的态度、观点交通出来，然后我又给你交通了个什么？神的拣选，是吧？神是用什么方式拣选的？长时间地观察。观察什么呢？就观察你的这个态度、观点。神要根据你的态度、观点来确定你的归宿。这一条线现在清楚了吧？（嗯。）你不要着急你没真理，也不要觉得自己了不起，只要确定了你的位置以后，剩下的是神给你摆设环境，神在作，只要神拣选上了，那神定意要作成的事无人能拦阻。所以你目前要解决的是什么？你要先找着你做每一件事的态度、观点是什么。你把每一个人他做什么事的态度、观点找出来。他的态度、观点是站在神一边，还是站在肉体一边？你根据他站在哪一边，你就能看见，他是不是神所喜悦的。他经常做的这个事，他经常流露出来的态度、观点是神所喜悦的，那这个人就不用说了，这肯定是和约伯一样。世人都说他是敬畏神远离恶的人，神会说什么？那这个人肯定是被神拣选的。他如果向往正面事物，想追求善，那这个人肯定就是追求做子民的。如果你看不见他见证神，常看见他是高举自己、高举撒但，那

就能看见他的归宿了，这就是刚才说的长时间观察。我和你说这些话，这是不是相当于把神拯救人的“考题”给你透露了？（嗯。）我把“考题”也露了，我把“考试时间”也告诉你了，你直接填写答案就行了，简单吧？（简单。）约伯做的事简单不简单？相当简单，就一个顺服与敬畏。当你每天能坚持一个顺服、敬畏，说什么话有个敬畏神的心，“呀，神看着呢，神不是看一天，不是看我一时的表现，神是长时间看我呢。我不能打人、不能骂人，我得维护神家利益，我尽本分得求真求细，但这个不能是一时的表现，昨天我求真求细了，今天神还看着我呢，后天神还看着我呢，神长时间地看着我呢……”，你心里长时间的有神，那你是不是成了敬畏神远离恶的人了？（嗯。）你长时间走这条路，那就决定了你的归宿了。我这个说得简单，你听明白了没有？你虽然说不出来，但是能领会了吧？（嗯。）有具体的路可走。

经过我长时间看建军，看见建军就在国度建造以外飘着，根本就不在地上落着。你说建军在这尽本分了没有？尽了。出来干活儿了没有？干了。但是他这个心还飘着呢，没有落在地上。建军，你知道我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吗？我是给你形象化了，就是你在尽本分的过程中你根本没有把它当本分待，就看不见你的态度、看不见你的观点，没有态度、没有观点，就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那种感觉。你们看见建军作恶了吗？没作恶。那他行善了？（没有。）这就是说飘着呢，建军能听懂吗？（建军：能。）消极不消极？“我在这尽了这么长时间本分，你说我飘着呢。”我是拿建军作了个例子，你们看看自己谁还是飘着呢？冬雁是飘着呢还是落地了呢？冬雁也没有飘着，也没有落地，好像是在二层天上站着呢，因为她觉得她有资本，有她自己的一个标准。我刚才说建军是没有态度，冬雁是相当有态度的！但这个态度是什么态度呢？你把你的态度、观点找着，把周围人的态度、观点找着。咱坐在一起交通的时候，你就不要说这个事，你把事情放下，你从这事情里边找你的态度、观点。就像今天刘昊和张磊，你俩发生争执的时候，态度、观点是什么？在刘昊想爆炸的时候，他的态度、观点是什么呢？抛开这个事来看，单说他的情形，他在这儿已经

处于消极、崩溃状态了。为什么消极？因为对神有埋怨，有不解，想不通，你得把这个态度、观点说出来。你俩在这儿尽本分发生争执的时候，我不说你们哪个对哪个错，听你们说话，谁都说得对，可是这“对”里边要看你的态度、观点。张磊，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你回来以后就把这些东西交代给刘昊，你看也不看就让人家弄去了，也可以说你放下这些东西让他做去了，交代给他了。神是要看你的态度、观点，你在本分上求真求细了没有？你给刘昊详细说了没有？他清楚了没有？哪个东西要拿走的？这个东西登记或者不登记？你给人家解释清楚了没有？你对弟兄姊妹的态度、观点是什么？有没有爱？有没有扶持？你就是走了个过程，是种规条、形式，“反正我和你说了，你听懂就听懂，听不懂拉倒！”你和我说的时候，你有没有理？你有理，是吧？“我交代给他了”，但是神看一件事情不是说你交代给他了，而是说什么？而是说你的态度、观点、存心是什么。这个能听懂吧？张磊，上一次咱交通的时候，我问你现在正在走什么路呢？你说“我在追求做一个有正义感的人”，是吧？（张磊：嗯。）你在说这一句话的时候，神要看你说出来这句话的态度、观点是什么，你是想在外表做一个有正义感的人，还是想从内心做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以后就把你们临到每件事情的态度、观点、存心拿出来谈。咱就不用说信神了，就是你在世上，有什么不顺的时候，当人家和你说话，你态度不好的时候，人家会说一句什么话？“你什么态度呢？”咱今天信神更得把这个态度、观点拿出来。

146　现在你们所过的每一天都很关键

1　现在你们所过的每一天都很关键，对你们的归宿与你们的命运都很重要，你们要珍惜拥有的这一切，珍惜度过的每一分钟，争取使自己有最大收获，以便不枉活此生。或许你们都莫名其妙，神为什

么要说这样的话，坦诚地说，对于你们每个人的行为神并不满意，因神在你们身上寄予的希望并不是你们现在的样子。

2　你们都处在危险的边缘，而你们以往的呼救之声，以往追求真理、向往光明的心声也已接近尾声。啊……这是你们最后报答神的表现，也是神从未期待过的是神从未期待过的。神并不想违背事实说话，因你们太让神失望了。啊……这是你们最后报答神的表现，也是神从未期待过的是神从未期待过的。神并不想违背事实说话，因你们太让神失望了。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到底是忠于谁的人呢？》

483　遵行神的道不分大小事

1　要想遵行神的道，就不能放过任何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周围所发生的每一件事，哪怕是枝节小事，只要临到我们只要临到我们，不管是我们认为该注重的或者不该注重的，我们都不能放过它，都应把它看成是神对我们的考验。如果你有这个态度就证实了一个事实：你的心是敬畏神的，你的心是想远离恶的。你有这个意愿想满足神，你实行出来的就离敬畏神远离恶这个标准不远了。

2　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凡是涉及到遵行神的道的事不分大小。往往有些人把人都不太注重的事、平时人总也不提的事当成小事，当成与实行真理无关的事无关的事，临到这样的事简单地想想就让它溜走了。其实这事临到的时候正是你该学习怎么敬畏神、怎么远离恶这个功课的时候，而且你更应该知道当这事临到你的时候当这事

临到你的时候神在作什么。神就在你的身边就在你的身边，在观察着你的一言一行你的一言一行，观察着你的举动、你心思的变化，这就是神的工作这就是神的工作。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怎样认识神的性情与神作工要达到的果效》

在正常实际的作工中看见神作为（一）

今天，你和我是这样说话了，如果说基督在这儿，你会不会说这些话？祭司弟兄在这儿，你会不会说这些话？会不会做这些事？卫晋，你会不会？（卫晋：要是神在这，就得考虑一下。）这就是一个原因。这是什么原因呢，你把我当谁待了？（卫晋：把你当一个普通的人待了。）你看见我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人，跟人差不多。今天，你是这样对待我的，哪天你见了基督了，刚开始你可以把他当基督待，过半个月呢，一个月呢，一年、二年呢？是不是也是一样的？你看着基督是不是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比你高不了多少呢？（嗯。）神交通说："好比说他会开车，我说：'你开几年了？''大学毕业工作两年就买车了。'我说：'那你会开挺多年了，我还不会开车。'这么说话是不是平等相处？这是不是正常人性里的交谈？（是。）他一听，'你还不会开车啊，那你会干什么？'他有正常人性吗？（没有。）"（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七）》）一个开车的弟兄和基督坐在一个车上，基督说："我还不会开车。"他一听，"你还不会开车啊，那你会干什么？"这话啥意思？"哦，原来你也不是全能的嘛！"基督说什么话了？"我不会开车，我不是也坐上车了嘛。"说这些话好像是说笑话一样的，可是从这儿看到，这个人是不是快死了？（嗯。）就和乌撒扶约柜一样，你能碰一下约柜吗？不能碰！基督你敢藐视，你敢小瞧，你就该死了！

咱看看《三步作工纪实精选》，看看摩西他和凡人有什么不同，他和凡人是不是有区别。咱以前看过《出埃及》的电影，从摩西的出生，就看见他非凡、不一般，是吧？这么不一般的人，好像一眼就能看到他的所有都是神给他命定好的、安排好的，就能看到神就在摩西身边。在咱的印象里，摩西是个不平凡的人，是吧？实际上你看他平凡不平凡？我说的平凡不平凡就是说，你看他是不是一个正常的人？是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你感觉他普通不普通？（卫晋：外观看着挺普通的。）他普通到什么程度呢？你真觉得他普通吗？如果今天摩西来了和你说什么话，你是站在二百五十个首领一边，还是站在摩西一边？（卫晋：站在摩西一边。）你为什么会站在摩西一边呢？如果你真看着摩西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人，你看着人家那边是二百五十个首领，你会站在哪一边？你能轻而易举地站在摩西一边吗？（卫晋：不会。绝对是站在二百五十个首领一边了。）（因为二百五十个首领外表看着挺高大的，挺有权势的。）所以，这就是咱今天为什么要从《三步作工纪实精选》里来看摩西的原因，就是让你看看摩西普通到什么程度。在外表，人是看不见神在他身上有什么作为的，从外表看摩西极为普通！我和你说这个的意思就是，你对我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观点，你不要想在我身上看见有什么神迹奇事，你只能从我的言行、举止看我与神之间的关系。

我为什么要看这个话呢？我翻看这些话有个背景，这个背景也就是你们的一个疑问：我呢，极其普通，我没有得着神迹奇事，我也没有神的呼召，也没有在荆棘里边听见神跟我说什么话，那我为什么要作这个工作？我敢不敢作这个工作？祭司弟兄又那样说，那我究竟是谁呢？我是敌基督呢还是事奉神的人呢？我最终会把我带到哪儿呢？我会把弟兄姊妹带到哪儿呢？敬畏神远离恶，把老己钉在十字架上，把自己的一厢情愿，也就是把我以前看的神话先放下，先倒钉了十字架，再重新寻求一下，谨慎小心，不能作了恶。我把神家的JW拿过来了，我去做了什么了？将来和神怎么交差呢？我要找一条路走，如果我自己的路走不对，那我所带领的弟兄姊妹的路也就走不对，那

要坑害多少人？我的罪名有多大？就是神说的，你不进国度，你也不让别人进国度，成了罪人。所以说，我找的这条路必须得准确，我得走对，这是对我个人的负责，也是对弟兄姊妹的负责。所以我得看一下历代以来的先知、使徒，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摩西是怎么走这条路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现在大红龙国家追捕得这么紧迫，我在这儿走投无路，你说，我该做不该做呢？眼看着神作工结束了，灾难下来了，神作工结束了是要“粮食满仓”“果实累累”，可这“粮食”怎么满仓，“果实”怎么累累呢？你在大红龙国家要“粮食满仓”，你“粮食满仓”了，外边的人看不见吗？可能不可能？（不可能看不见。）外边人还要竖起大拇指，那肯定是不可能看不见，这个事情肯定是要公布于众的。可你要在大红龙国家这么明目张胆地做，大红龙会怎么对待你？神怎么说的？神说：“在大红龙国家就是在这最落后的地方作工，不是容易的，若将工作公开了也就没法作下去了，这步工作在这地方根本行不通，若是公开作这工作它们怎能容让呢？不是担更大的风险吗？这工作如果不隐秘，还像耶稣那时轰轰烈烈地医病、赶鬼，不早就被魔鬼给‘缴获’了吗？它们还能容让神的存在吗？”（摘自《话在肉身显现·道成肉身的奥秘 二》）大红龙信都不允许你信神，还允许你这样做呢？我走投无路，我得寻求该怎么做。如果我不做，把银子埋在地下，等主回来的时候，再从地下挖出来给了主，那神的旨意在我身上不能通行，我就是又懒又恶的仆人，不能不做！如果我要做的话，就带来的是什么？这不是一点点的风险，不是一些利益得与失的问题，一旦大红龙来给你缴获，那我就闯下了大祸！我得做，但更不能让出问题。不能出问题，可神摆设的环境又这么恶劣，整天这儿抓了，那儿查了，那儿打电话了，人家还弄了一个大数据，整个大数据把你每天去哪儿了、干啥了都锁定得死死的。以前你可以不用手机，现在你不用手机能行吗？不用手机你连门都出不去，你要出门人家就把你查得死死的，无路可走啊！我是无路可走，我在寻找出路，我在这个基础上，我要找神话看。我得根据神话看我现在所做的究竟是我的一厢情愿，是我自己给自己找了个本分，自己给自己找了个说辞，来迷惑弟兄姊妹来了，还是就是神的托付呢？如果我所做的是神的托付的话，那神的托付在哪儿呢？神没有在半空中和我说话呀，更没有工作安排呀，我走投无路。那你呢？就不要说了。你嘴里边说不出口，也不能说，你更走投无路。你无奈“今天遇上你了，你这样说了，

有神话在印证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不走也得走。”所以说解决我的问题，也是在解决你的问题。

在这个背景下，我就要看看，历代以来的先知、使徒是怎么走的，看看神在他们身上是怎么作工的，看看撒但在背后是怎么与神争战的。耶稣来的时候，撒但知道不知道？（知道。）摩西来的时候，撒但知道不知道？（知道。）撒但是来缴获的，撒但是怎么来缴获的？撒但是怎么来拆毁的？具体步骤是什么呢？如果说撒但是来拆毁的，撒但是来缴获的，那神在灵界作的事，撒但是不是也是看着的呢？就是人在没有做出事的时候，撒但可以说不知道，但当一个敬畏神远离恶的人出现的时候，撒但知道不知道？（知道。）就说约伯，约伯还没有信神的时候，谁也不知道，撒但也不知道他是敬畏神远离恶的人。当人世间的人都看见他是敬畏神远离恶的人的时候，那在灵界的撒但是不是也看见了？撒但看见了，是不是就要对他虎视眈眈？撒但就要虎视眈眈地盯着他，就要迫害他。可是没有神的允许，它不敢。现在呢？现在我作工了，我是谁，撒但知不知道呢？（知道。）我不作工的时候，我不信神的时候，撒但知道不知道我是谁？（知道。）他怎么会知道呢？神说：“耶稣说他怎么走还要怎么来，他这话的真意你知道吗？难道他就告诉你们这些人了吗？你只知道他驾着白云怎么走还要怎么来，但你知道神自己到底是怎么作工的吗？如果真能让你看见，耶稣所说的那句话又怎么解释？他说：末世人子要来的时候，人子自己不知道，天使不知道，天上的使者不知道，所有的人不知道，只有父知道，就是只有灵知道。”（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作工异象 三》）人子来的时候只有父知道。那今天神差派谁来作什么工作、什么时候来，和撒但说不说？（不说。）当这个人出世的时候，撒但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它是不知道的。这个人在未作工以前，它是不知道的，但是这个人作工以后呢？（撒但就知道了。）他已经做出来了，人已经看见了，撒但怎么会没有看见呢？撒但也看见了。撒但看见了就要起来拆毁，那撒但怎么拆毁呢？如果说撒但要拆毁的话，你还能呆得住吗？呆得住呆不住？灵界的事情，你做什么事它不知道？你在哪儿它不知道？它要拆毁你，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呀？（嗯。）它给大红龙一个意念也好，或者是借着神婆子给大红龙传达一个旨意也好，撒但作一次工，直接就把你抓了，直接就拆毁了，是吧？（嗯。）可是这个事情成功不成功？（刘荣：成功不了。）为什么成功不了？（刘荣：因为神说，神这次来不是钉十字架，神这次来是要把抵挡神的人类倒钉十字架。）你只是盲目地说了一句话呀，没有准确的神话依据，没有实实际际的一个细节。撒但它虽然能看见你在哪儿，它着急、上火，它想不想害死你？（想。）但能不能害死你？（不能。）为什么？

神说："千万年来，它严格地守着这个界限，守着神对它的每一个吩咐、每一次命令，从来不敢越雷池一步。""宇宙穹苍之中，无一人一物是由它而生，因它而存，无一人一物是由它主宰的，无一人一物是由它掌管的。相反，它不但要在神的权下存在，更要顺服神的所有吩咐与命令。没有神的许可，地上的一滴水、一粒沙它都不能轻易触碰；没有神的许可，连地上的蚂蚁它都不能随意乱动，更何况是神所造的人类呢？在神的眼中，撒但不如山中的百合，不如天上的飞鸟，不如海里的鱼类，也不如地上的蛆虫，它在万物中的角色就是为万物效力，为人类效力，为神的工作、神的经营计划效力。"（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独一无二的神自己 一》）没有神的允许，它连一根头发也动不了你，就是说，它即使知道了，它也没办法。它知道有一个敬畏神远离恶的人，它恨之入骨，它恨不得害死你，可是没有神的允许它不敢、它不能。它不敢、它不能等不等于它就没动作呢？（不等于。）那它要干什么呀？（想诡计。）想什么诡计？它要借用人来作，也就是说，它不能直接给人传达信息："那个谁谁谁就是干什么的，那个谁谁谁在哪儿，你去哪儿，去哪儿，你把他抓起来吧！"它不能做这个事，因为它做这个事意味着一个后果，所以撒但不敢越雷池一步，撒但不敢做。它只能怎么做呢？它只能间接地勾引人。它不能直接给大红龙一个情报，所以它间接地给大红龙一个邪恶思想，让他的心刚硬，让他的心想方设法地迫害你，"你可以搞科学，你可以研究个监控器，研究个大数据，把他们控制起来，然后你就知道他们在哪儿了。"就是说，撒但它作不成的事，它让人来做，让大红龙来做，所

以，从这儿就把灵界的一个事排除了。原本我是怕撒但知道了，直接指派让大红龙过来抓，这不是直接缴获了吗？但有神的话在那边，它作不成！虽然它知道你是敬畏神远离恶的人，它想害你，但是没有神的允许它不敢害你，它干着急、上火，它作不成这事。它只能让人去做，因为人是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人什么也敢做，所以它只能间接地指使人这么去做。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它虽然知道你是敬畏神远离恶的人，但是它知不知道你的使命与责任呢？它不知道你的使命与责任。撒但不知道，人也不知道，他本人知道不知道？（他也不知道。）他不知道，他怎么能去作工呢？我在这个困惑之下，也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去寻求的。怎么寻求呢？我也不能给神打个电话问问，是吧？我只能在历代众使徒经历的基础上，来看他们是怎么经历神的作工的，看神是怎么在他们身上作工的，就是看他们是怎么走这条路的。就是说，人来效力也好，来作工也好，在他们一生的经历中，能看见神是怎么主宰、安排每一个人的命运的，这就看见了神的主宰与安排。我看了他们是怎么走这条路的，再看咱今天所走的路，然后从这里边去找一条路途。我在这儿看，我所作的工作和摩西大致相符，摩西作什么工作了？（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我在这儿作什么工作呢？（建造国度。）建造国度是在干什么呢？细节是什么？就是带领人从撒但的权下走出来，进入神话实际，进入神的国度里边。我和摩西当时作的工作是不是几乎是一样的？（是。）是一样的。那摩西当时是怎么作的，他这个工作怎么就能够作成呢，我作这个工作怎么就这么难呢？我这个工作应该怎么作呢？我得走在先人的路上，看看别人是怎么走的，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就看这个话。

咱现在看这个话。“到了第四代，埃及新王不再记念约瑟为埃及国立下的功劳，他对以色列这个外来民族怀有敌意。”就是说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得和咱现在的这个经历结合。中国是个不承认有神的国家，他把信神的人当成什么了？是不是对信神的人有敌意？（嗯。）“看到以色列人日益增多强大，埃及王就害怕，他担心有外敌入侵时，以色列人会联合他们的敌人反叛他们。”你说为什么大红龙恨恶信神的人呢？这是不是和埃及新王一样害怕呢？（嗯。）特别是现

在，他逼迫了你多年，外国人也开始侵略他，他就害怕你和外国人里应外合。他为什么一直监控阻止信神的人与国外联系呢？他就怕你把国内的信息给外国人发过去，怕你和外国人联合，所以他就害怕，他就要监控。他连强盗、土匪都不怕，他怕你。他害怕你什么呢？他怕你和外国人联合。这只是说了一个外界的，再说一个灵界的，我是来干什么的？从灵界的角度该怎么说？我是帮助你，把你从撒但的权下带出来的，撒但怕不怕？（怕。）撒但怕，所以撒但就要怎么呢？“以死相逼”“算计”这些都来了。“于是，他对自己的百姓说：‘看哪，以色列民比我们众多强盛。来吧，我们要用巧计对付他们，恐怕他们增多起来，一旦发生战争，他们就与我们的仇敌联合，攻击我们，并且离开这地。’于是，他们指派督工管辖他们，加重他们的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贮货城，就是比东和兰塞。但是，埃及人越苦害他们，他们就越发增多。埃及人就惧怕以色列人，于是埃及人严严地使以色列人作苦工。埃及人使他们因作苦工而觉得命苦，他们要和泥、做砖、作田间各样的工；这一切苦工，埃及人都严严地驱使以色列人去做。”从这儿看到咱和那些以色列人是不是一样啊？咱在这儿是什么情形？在中国信神，抬不起头来，大红龙还要控制你，是不是和埃及人苦害以色列人是一样的呢？（嗯。）你要信神，大红龙就不让你的儿女上学，国家有什么惠民政策，不允许你享受，他要辖制你、控制你。

“埃及王吩咐两个希伯来接生妇，一个名叫施弗拉，一个名叫普阿，说：‘你们给希伯来妇人接生的时候，要看着她们临盆；若是男孩，你们要杀死他；若是女孩，她就可以活着。’但是，接生妇却敬畏神，不照着埃及王吩咐她们的去做，竟让男孩活着。于是，埃及王把接生妇叫了来，对她们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事，让男孩活着呢？’接生妇回答法老：‘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她们很健壮，接生妇还没有来到，她们已经生产了。’神恩待接生妇；以色列民增多起来，而且非常强盛。接生妇因为敬畏神，神就为她们建立家室。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凡是希伯来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把他投在河里；凡是女孩，就让她活着。’”

这是说摩西出生之前的背景，是吧？（嗯。）你从这一段话里边看到了什么？从这里边就能看见，摩西出生的时候没有预言，没有神迹奇事，没有任何人知道，一切自然、正常，主要是让咱看这个。一切自然、正常，完全是顺其自然的。怎么顺其自然呢？当时以色列人完全是因着饥荒到了埃及，因着王纪念约瑟，所以说，高待他们。他们繁衍生息多了，到了第四代以后他的王就不再纪念他了，并且害怕以色列人篡他的位，“你们来这儿寄居还想做官呢”，所以他们就害怕，就让他们当苦工。一方面是当苦工，一方面想制约她们的生育，就和中国让你做手术一样，想制约你的生育。埃及王吩咐接生婆，以色列人如果生下男孩了，就杀死了，生下女孩了，就留下来了，这一切看着很正常，是吧？（嗯。）为什么让咱看这个呢？就是说，咱在日常生活当中，看见大红龙来追捕或者排查，你是不是担心、害怕呀？（嗯。）你看不见神迹奇事，你看不见神的作为，神怎么保护你呢，你看不到，所以你胆怯、害怕，你不敢依靠神，不敢信赖神。就是借着交通这个，让你认识神的主宰，认识神的权柄，认识神是怎么作工让你活在神的庇护底下的。这儿还说了两个接生婆，是吧？（嗯。）因着这两个接生婆敬畏神，她们害怕神，所以她们敢不敢杀死男孩？（不敢。）这是不是神的主宰？（是。）这就是神的主宰，神就让埃及王正好找了两个敬畏神的人来当接生婆。正因为这两个接生婆对神的一个敬畏，她们不敢杀死以色列的男孩，神恩待了她们。神这么一恩待，她们享受了神的恩待，她们对神是不是更加敬畏？（是。）这很正常吧？（嗯。）就是说这一切是很自然、很正常的，你看见神管教埃及人了没有？（没有。）神也没有在天上响响雷、吓唬吓唬他们说，“你们不能这么做啊，他是我的子民，你不能动”，咱没有看见这些，你看见的是很自然、很正常的，好像一切都是人的一种作为，好像是接生婆个人的一种做法，你看见的就是这些。在这里神给你说的是，神恩待了接生婆，如果神不给你说恩待接生婆，你知道吗？（不知道。）等咱再看这个话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一切都是什么呢？（是神的主宰、安排。）这些人都是演员，神是导演。这个接生婆什么时候出现的，这个接生婆有没有敬畏神的心，是不是完全取决于神？（嗯。）神都安排好了。就和拍电影一样，早已经把这个

剧本编好了，现在就是让人过来把这个电影演一下。但是剧中的人知不知道他是在演戏呢？（不知道。）不知道。这就是说，人生就像一场戏，但是谁也不认为是一场戏，都在你争我夺，抢来夺去最后就是一场戏。摩西还没有出世的时候，这个背景就先有了。在神那边看，这个背景有了，这些以色列人是不是没有出路了？没有出路了，他是不是就苦苦求告于神呢？（嗯。）苦苦求告于神，那神是不是就得安排摩西来呀？（嗯。）这是很正常、很自然的一个流程一样。在人来看，周围发生的这一切都是很正常、很自然的，如果你不去寻求的话，能不能看见神的作为？（看不见。）你看不见神的作为，你会看到这一切都是碰巧，一切都是正好。你会说“摩西出世的时候，正好遇见了这两个接生婆”，今天呢，你会认为你们碰巧正好遇到了我。再看下一段。

“摩西诞生 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去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把他藏了三个月。直到她不能把他再藏了，就拿一个蒲草箱来，涂上沥青和石漆；把孩子放在里面，把箱子放在河边的芦苇丛中。孩子的姐姐远远地站着，要知道孩子究竟怎样。那时，法老的女儿下到河边去洗澡；她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她看见了在芦苇中的箱子，就打发自己的使女去把箱子拿过来。她打开了，就看见那孩子；‘看哪，孩子哭了’，她就怜悯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从希伯来妇人中给你请一个奶妈来，为你乳养这个孩子可以吗？’法老的女儿回答：‘你去吧。’童女就去把孩子的母亲请了来。法老的女儿对她说：‘你把这孩子抱去，替我乳养他，我必给你工钱。’妇人就抱了孩子去乳养他。孩子长大了，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他就作了法老女儿的儿子。她给孩子起名叫摩西，说：‘因为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

从这里边你能看到什么？摩西的出生平凡不平凡？（平凡。）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没有什么特殊的，也没有先

知和他说什么，也没有算卦，是吧？（嗯。）那这个说明了什么？（普通。）极其普通！摩西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人，对于他父母来说，他知不知道他的孩子是摩西，将来要做什么呢？（不知道。）摩西极其普通，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孩子。这个孩子普通到什么程度呢？在家里藏了三个月，这三个月谁来保护呢？谁也没有保护，就是自家人保护了，神也没有派使者来。摩西在家里藏了三个月以后，他的家人没有办法了，怎么了？找了一个篮子，涂上沥青，把孩子放在篮子里边，再放到河里边，这个篮子随着水逐渐漂着走，是不是跟着水流的方向在走？（嗯。）看不见超然吧？（嗯。）看不见超然，可是就正好碰到谁了？（法老的女儿。）你说没有人看见神有任何的操作，就这么碰巧就碰上了，还就正好碰见了不会生孩子的法老女儿，就这么碰巧！你看我经历到的也是，我来到这儿了，就正好碰见SJ从那边回来了，就这么碰巧，“不会生孩子”，她就回来了，她就需要我的带领，我也需要她来配合工作，两者都需要。还有摩西的姐姐，中间还有一个说“媒”的，来给法老女儿介绍一下摩西的妈妈，这一切都是碰巧，是吧？让你看见，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就形成了，就那么自然、正常。给你谈这个就是说，咱的经历和摩西的经历是不是完全一样的？是不是就是一个正常的经历呢？（嗯。）人都想看见神迹奇事，“我看不见神啊，神作了什么？这一切都是你做的呀，要给他传福音是你的意思呀，是你要去哪儿传福音了，人家谁让你去的呢？是你去找他了，人家谁跟你说了？工作安排上边也没有这安排呀！”用不用找工作安排？（不用。）一切看着就是顺其自然的，没有什么特殊。让你看这个，找见他的自然，看见他的自然，来和你生活当中的这个自然对号，以此来取消你的一个观念想象。在你的观念想象中，你把一切的正常的、自然的都当成了碰巧，你看见我也是一个普通的、正常的人了，根据这个正常来把我定成一个普通的人。或许你是看着我从小长大的，你看着我一天天就是这么长大的；或者你是和我在一起过日子的，过了三十年了，你看着我一天天就是这么过来的，没有什么特殊，该长胡子长胡子了，该刮胡子刮胡子了，一日三餐少吃一顿也不行，“就这么正正常常的一个人，你怎么就说你不正常呢？”你和我接触的时候，第一天你觉得我“不正常”，因着“不正常”，你有“接受”，你有“顺服”。我揭露了你三年以后，你看着我一切都正常，所以说你就开始“不正常”了，你就开始敢算计我，你就开始敢对我不礼

貌。你第一次见我的时候，或者我给你交通了神的工作以后，见证众长子以后，你肯定不会和我说这些话，是吧？（嗯。）这都是因着你看见了我的正常。

咱再接着往下看，“她打开了，就看见那孩子；‘看哪，孩子哭了’，她就怜悯他”，摩西没有看见法老王女儿的时候，还不哭呢，在河沟里悄悄地漂着，看见法老王的女儿了，就开始哭了，就这么碰巧。这是不是神在安排、主宰着？（是。）孩子后边跟着他的姐姐，他姐姐知道这个孩子会漂到哪儿呀？（不知道。）是不是生死未卜？（嗯。）和你说摩西所经历的一切正常的意思，一方面是让你看到咱现在的经历中一切正常，第二方面是什么呢，这个正常不单要和咱以前的正常对号，这个正常还要成为咱的路。不要要求神给你作神迹奇事！不要对神有特殊要求！不要过分地想象，就是说不要追求超然！也就是说，今天大红龙来抓捕你了，这是一切都正常，在这种正常的情况下，你才能体验到神的主宰呢。你看，今天在这儿抓你了，在那儿追你了，这都正常。他们还追耶稣呢，基督来了他们还追呢，今天你看见他们来追我了，是不是更是正常？（嗯。）今天你再看摩西他就坐在一个木篮子里边，让水漂着他走，无人管，看着这是不是更自然？看着自然，他有损失了吗？（没有。）他没有损失。那你今天所作的一切如果是因着神给你的使命，你有神的托付在，那你还担心什么呢？你还担心这个“篮子”去不了法老王女儿的手里边吗？

你再看神作的工作，你说今天追求神的人，作成的有众子民，有带领，还有祭司，是吧！那这些人的灵魂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不是都是历代以来的那些好使徒呢？（嗯。）那这些使徒的灵魂在哪儿呢？他们原来就在中国呢？是不是从以色列来的？（嗯。）从以色列来的。是不是以色列民到了“埃及之地”，“埃及王”要追杀他们，能追杀得了吗？他追杀摩西追杀不了，他来这儿追杀神选民，你也看见了，大红龙追杀了三十年追杀了吗？越追杀越兴旺。这个你是看在眼里的。那今天你再看见他追杀你，你应该是胆怯害怕，还是应该为神

作刚强响亮的见证？应该是信靠神、信赖神。一切都是神在背后支配着、主宰着，你应该把你的一切交托给神。到现在，咱也没有看见摩西经历的有一点点的神奇，是吧？他从小也是吃奶长大的，他没有什么特殊，他虽然到了法老女儿那儿，但还是他妈把他奶大的。咱今天是什么呢，虽然说你在中国长大，你吃着中国的饭，喝着中国的水，可是你吃着谁的“奶”呢，基督的“奶”，神还在带领着你，看着这一切又都是正常的。这就和以色列人到了埃及一样，和摩西一样。

“摩西逃往米甸 过了些日子，摩西长大了，有一次，他出去到他的同胞那里去，看见他们的重担，又看见一个埃及人打他的一个同胞希伯来人。摩西左右观望，见没有人，就把那埃及人打死了，埋藏在沙土里。第二天他又出去，看见两个希伯来人彼此争斗着，就对那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那人回答：‘谁立了你作我们的领袖和审判官呢？难道你想杀我，好像杀那个埃及人一样吗？’摩西就惧怕起来，心里想：‘这事必定给人知道了！’法老听见这事，就设法要杀摩西；摩西躲避法老，就往米甸地去居住；有一天他坐在井旁。米甸的祭司有七个女儿，她们来打水，打满了水槽，要给父亲的羊群喝。有些牧人来了，把她们赶走；摩西却起来，救了她们，也给她们的羊群喝水。她们回到父亲流珥那里，父亲问：‘今天你们为什么赶着回来呢？’她们说：‘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了牧羊人的手，而且还为我们打水给羊群喝。’父亲对众女儿说：‘他在哪里？你们为什么撇下那人呢？去请他来吃饭。’摩西乐意和那人同住；那人把自己的女儿西坡拉给了摩西作妻子。西坡拉生了一个儿子，摩西给他起名叫革舜，因为他说：‘我在异地作了客旅。’过了很久，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在捆锁中叹息，他们就呼求，在捆锁中的呼求达到神那里。神听见他们的呼声，就记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关注他们。”

这里说了一个摩西的逃亡生活，是吧！（嗯。）从这里又能看到，摩西的一个什么正常呢？摩西有血气没有？（有。）也就是他有

没有败坏呀？（有。）你要让刘荣说：“摩西这人能用吗？呀，他还杀人了呀！他们骂我的时候，我都觉得他们是属血气的，超乎我的想象了，摩西还杀人呢，这人还能用？这人不能用了。”摩西完全正常，在人来看他是一个杀人犯，神看不看他杀过人？（不看。）因为什么神不看他杀过人呢？按正常情况来说，杀人是犯罪，是吧？（嗯。）神不允许人杀人，是吧？（嗯。）你杀人了，神不允许你这样的人存在。可是，摩西杀人了，神说这个话了没有？（没有。）神只是说他血气方刚，还不能使用，是吧？（嗯。）“血气方刚，不能使用”，从这一句话里边你听到了什么？摩西来的时候，神就计划要用他了，是吧？提前就计划好要用他了，并不是说到了这个时候了，以色列人在那儿苦苦哀求神，他们哀求神的时候，神想“用谁呢，正好摩西在呢，碰巧，用摩西吧！”是不是呀？（不是。）是神听到了人的哀求以后，神才派摩西来的，摩西才来降生的。降生以后，神就安排他这么活着，在长大的过程中，神在看着他、观察他，给他摆设一些环境，看他血气方刚，还不能用，神要把他打发、安排到旷野里边。神这么安排了他的生活，神作神迹奇事了没有？（没有。）摩西知道不知道神在磨炼他、熬炼他，神要大用、使用他？（不知道。）不知道，他是一无所知的。那摩西看着他是什么呀？摩西苦不苦？（苦。）哀愁不哀愁？（哀愁。）“我的命运好苦啊，生下来以后，有亲妈不能认，我还得认贼作父。我好不容易长大了，懂了一点事，一不小心杀了一个人，最后成了一个逃犯。你说我敬畏神远离恶错了？”他那个时候信神不信神？（应该信了。）咱不需要说应该，那是必然要信神的！以色列人哪能不信神呢？特别是当他活在别人权下的时候，他不信也得信是不是？（嗯。）我为什么说他是信神的，就是因为他是信神的才要寻找神呢，他才纳闷呢：“神就给我这个命运？神就这么恩待我？神恩待我就是，有亲妈不能认？还得认贼作父，最后完了，我还得过逃亡的生活？”我当时说我的命运坎坷的时候，还想自杀了是吧？（嗯。）命运坎坷的连个家都没有，前途命运都打破了，都没有了。摩西从小到大有什么？（苦难。）苦难的人生，是吧？从神使用他以前，你看他的命运，坎坷不坎坷？他有家不能回，因为不小心杀了一个人最后过上了流亡的生活，逃到了旷野里边。他的家庭生活美满不美满？（不美满。）摩西和我一样的苦啊，怎么个苦法？米甸祭司家有七个女儿，是不是和招到人家家里是一样的？（嗯。）（属于招亲。）你

一看这个细节，你说他心里苦不苦？他看着神就是这么“恩待”他的，有什么神迹奇事伴随着他？有什么恩待伴随着他？他有名誉吗？地位没有，名誉没有，最后从皇宫里边出来，进到了旷野里边成了个放羊汉，平凡，是吧？（嗯。）就是完全普通，普通得再不能普通了，主要是给你证明一个普通得再不能普通了。那个人攻击摩西说，你想像杀那个埃及人一样杀死我吗？如果摩西有什么特殊的话，这些人敢不敢对摩西说这些话？（不敢。）就不敢对摩西说这些话了。

“神向摩西显现 那时，摩西正在牧放他岳父米甸祭司叶忒罗的羊群。有一次，他把羊群领到旷野的尽头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丛里的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看见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到那边去，看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什么烧不掉？’耶和华见摩西要到那边去观看，神就从荆棘丛里呼叫他，说：‘摩西，摩西。’摩西说：‘我在这里。’耶和华说：‘不可过到这里来；要把你脚上的鞋脱掉，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因为怕见神，就把自己的脸蒙住了。耶和华说：‘我的子民在埃及所受的痛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呼声，我也听见了；他们的痛苦，我是知道的。所以我下来，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脱离那地，到美好宽阔之地，到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未人和耶布斯人的地方。现在以色列人的呼声已经达到我的面前，我也看见了埃及人对他们所施的压迫。所以现在你来，我要派你到法老那里去，使你可以把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摩西对神说：‘我是谁，竟能到法老那里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回答：‘我必与你同在；你把百姓从埃及领出来的时候，你们要在这山上事奉神；这就是我派你去的凭据。’”

神向摩西显现，摩西是什么态度？（吴雯：他说他是谁。）他说：“我是谁，我敢见法老王吗？”这个时候看见摩西的身份、位置了

吧？（嗯。）他的身份、位置是什么？（放羊的。）就是个放羊的，“我只是一个老百姓，怎么能去见法老王呢？”法老王在他心目中是不是太高大了？（嗯。）主要就是还原一下，摩西当时的一个心思意念，他的一种情形。摩西当时的情形和咱现在的情形一样不一样？和我现在的情形一样不一样？还有和你对我的态度、观点是什么，你怎么看？如果说今天不是我带你，今天是摩西在这儿带你了，你还怕不怕？陶虹还怕大红龙吗？SJ还怕大红龙吗？还有高血压吗？我觉得她不应该有高血压了。你想想看，她为什么没有高血压了？（田宇：摩西能带领人过红海，这些知道了。）已经作了这么大的神迹奇事，还有什么担心的呢，是吧？（嗯。）今天你看见的不是以前看到的摩西，你看到的是一个极其普通的我，你没有看见什么神迹奇事，没有看见神在我身上作了什么工作。你没有看见我经历什么，我做的是什么，你只是用你的眼睛去看、去分辨，所以你看见我极其普通。所以说你看见大红龙就害怕。你听到任何一个信息以后就惊慌失措，我看到你惊慌失措的时候，我说你神经兮兮的，这个神经兮兮就种在里边了，你还嫌我说你神经兮兮的，这个神经兮兮该不该说啊？（该。）小信的人，是吧！今天是干什么呢？虽然说今天我不是摩西，但是你该怎么对待呢？这个时候神是不是正要看你的信心呢？你的信心是什么？现在不是我刚开始作工，我刚开始作工的时候，看不见什么神的作为，经过几年的作工，你应该看见点神的作为了。而且你也看到了神对抵挡这步工作的人的惩罚，你看到了咱们出现一些事情的时候，几次三番都是有惊无险。你都看见了神是怎么带领我走过来的，也就相当于看见了：摩西就是一个小婴儿，他都能进入皇宫里边，当了王子；他由被追杀的仇敌变成了一个王子；摩西就是杀了埃及人，还能再从埃及出来，照样还活着！你看得清清楚楚，看到了神的主宰。那你再看我的这个经历，你从我的经历当中是不是能看见这些作为？这是不是让你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的作为，让你看见了神？

“摩西对神说：‘我是谁，竟能到法老那里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这个话是带问号的是吧？（嗯。）摩西说我是谁，怎么能从埃及法老王那里把以色列民领出来呢？这是刚开始神向他显现

的时候，他对神说的话。我好像比摩西狂妄一点，我什么都敢做，我现在做的是什么呀？现在你看到了什么？现在的我不是刚开始的摩西，是吧？你是不是已经看见了，我从撒但的权下把你拯救出来，你是不是有了体尝？把人从撒但的权下拯救出来，神今天作的就是这个工作，我正作的就是这个工作，这是不是神给我的一个本分与托付呢？（嗯。）当你看到这个的时候，是不是就心安了？（嗯。）那我在这儿看到我能够把你带出来，你能够承认、能够接受、能够有路途，那我也就心安了，我就敢继续往前走了。我看不到这些，我不敢往前走。就像摩西说，让我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可能吗？我是谁？“神回答：‘我必与你同在；你把百姓从埃及领出来的时候，你们要在这山上事奉神；这就是我派你去的凭据。’”什么凭据呢？就是让他们在这山上事奉神。今天我的凭据是什么呢？（把这些人带出来。）把你从撒但权下带出来，让你敬拜神，也就是说让你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维护神的工作，把荣耀归于神，不要来神家争夺权利，争夺地位、权势是吧？这就是神派我来的一个凭据，我有了凭据了啊。主要是让你拿上这个凭据，在经历之中定真神。就是说让你来跟随我，不是让你来跟随我这个位置，跟随这个名称，而是让你有一个真实的认识来跟随。

在正常实际的作工中看见神作为（二）

“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必问我：“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回答摩西：‘我是“自有永有者”。’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永有者派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永久的名字，也是世世代代中我被记念的名字。”你去召集以色列的长老，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我显现，说：‘我实在眷顾了你们，和鉴察了你们在埃及所遭遇

的。’我也曾说：‘我要把你们从埃及的痛苦中领出来，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之地去，就是到流奶与蜜之地去。’”他们必听你的话；你和以色列的长老要到埃及王那里去，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让我们走三天的路程到旷野去，好献祭给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也知道，如果不施行大能的手，埃及王绝不会让你们走的。因此，我要伸手，用我在埃及快要施行的一切异能，击打埃及；然后他才会让你们离去。我必叫这民在埃及人的眼前蒙恩。因此你们离去的时候，就不至于空手而去。但每个妇女要向她邻居和寄居在她家中的女人索取银器、金器和衣服，要给你们的儿女穿戴；这样，你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掠夺了。’”

这个咱是不是已经经历过来了？（嗯。）田宇，你是怎么经历的？（田宇：神跟摩西说你要到埃及妇女那里要金器和银器，还有衣服。这是不是和咱接受了国度建造以后，去教会里拿书还有物品等这些是一样的呢？）咱做的就像摩西与神说的话，然后神又对摩西说的话，是吧？（嗯。）“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必问我：“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这是不是我刚出来作工的时候，我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这是不是我作工的一个难处呢？我刚开始出来作工的时候，我在神话里找到一个答案，是吧？（嗯。）找到一个什么答案？众长子要显现，众长子是来作成众子民的，是吧？（嗯。）这是神话里边说的。咱去传福音的时候，人家是不是问：“你们这是第几步呢？”你该说什么呢？“我信的是你们的‘祖宗’信的那个神，也是你们的带领信的那个神，只不过这次是有众长子出现了。”那时候我是根据神话这么走过来的，是神的话语把我带过来的。神话把我带到这儿了，可是人还要进入，我也得进入。那时候是话语的带入，那现在呢？现在我就不和你提这个长子、众长子了，是吧？（嗯。）为什么不提这个呢？我不让你活在这个名称之下、这个地位之下。神说的是有长子、有众长子，是吧？（嗯。）但不能就把我定在那个位置上呀，那应该怎么呀？让你去认识、分辨，让你去看见我的实质。也就

是说你看我的所作所为、我的言行举止是什么，是让你对我有个分辨、认识，根据我的实质来定我，这就是比原来的一个拔高。你原来是借着神话里的一个名——众长子走到这一步，现在是让你分辨他的实质来定这一步。

就是刚才咱说的，刚开始建造国度的时候，刚开始打仗的时候，经历到的是不是就像神和摩西说的这些话一样呢？“他们必听你的话”，咱是不是经历到这个了？（嗯。）“你和以色列的长老要到埃及王那里去，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让我们走三天的路程到旷野去，好献祭给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也知道，如果不施行大能的手，埃及王绝不会让你们走的。”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说什么话了？“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就像咱到教会里边给他们传国度建造的时候，要有神话的印证，咱让他们看什么？让他们看基督起初的发表，是吧？（嗯。）就是让他们看基督说的国度建造这部分话呢，让他们来听这个话。那对于世界呢？对于埃及人呢？对埃及人还能不能说这个话？就即便和埃及人说了这个话，“我要带他们去敬拜神”，他们允许不允许你带他们去敬拜神？（不允许。）大红龙知道不知道你是敬拜神的人？（知道。）他不允许你敬拜神，所以他要极力拦阻。那摩西怎么才能把以色列人带出来呢？神怎么说的？“如果不施行大能的手，埃及王绝不会让你们走的。”这就是神要作工了。那咱今天从“埃及”出来，咱是不是看见神已经实行大能的手了？（嗯。）从各种灾情来看，神已经把灾难降下了。“因此，我要伸手”，从这儿看见什么了？你看着我在这儿给你交通了，或者你看见我交通的是极其普通的话语，但又看见，现在神是不是已经施行大能的手了？（嗯。）神施行大能的时候，就让你看见神现在作工作到哪儿了，作到外邦了！神不仅是让跟随的人归回来，神还要让外邦人怎么呢？神一直让人敬拜神，他还要拦阻，神知道他要拦阻，但还得和他说，是吧？“因此，我要伸手，用我在埃及快要施行的一切异能，击打埃及；然后他才会让你们离去。我必叫这民在埃及人的眼前蒙恩。因此你们离去的时候，就不至于空手而去。”咱从教会里边把人争夺过来了，也不至于

空手。而咱从“埃及王”手里出来的时候，也就是从大红龙手里出来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不空手呢？（是。）再看下一段话。

“摩西的神迹 摩西回答：‘看哪，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因为他们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耶和华问摩西：‘那在你手里的是什么？’他说：‘是手杖。’耶和华说：‘把它丢在地上。’摩西把它一丢在地上，它就变了蛇；摩西就逃跑，离开了它。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你的手来，捉住蛇的尾巴。’摩西就伸出手来，紧握着它，它在摩西的掌中又变回了手杖。‘这样就使他们相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曾向你显现了。’

耶和华又再对摩西说：‘现在把你的手放进怀里。’摩西就把手放进怀里；等他把手抽出来的时候，手就长满了麻风，像雪那样白。耶和华说：‘把你的手再放进怀里。’摩西就把手再放进怀里；等他把手从怀里抽出来的时候，手就恢复过来，像身上别处的肉一样。耶和华又说：‘如果他们不信你，也不听从头一个神迹的话，他们必信随后来的神迹。如果连这两个神迹他们也不信，也不听你的话，你就从河里取些水，倒在旱地上；你从河里取来的水就必在旱地上变成血。’

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不是个会说话的人；以前不是，自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不是；因为我本是拙口笨舌的。’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眼明、眼瞎呢？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当说的。’摩西说：‘主啊，请你差派你愿意差派的人。’耶和华向摩西发怒，说：‘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有口才的；他现在出来要迎接你。他看见了你，心里就快乐。你要对他说话，把你要说的话放在他的口里；我必与你的口同在，也与他的口同在；我必指教你们当行的事。他要

替你向百姓说话，他要作你的口，你要作他的神。这手杖你要拿在手里，用来行神迹。’”

从这里看见摩西是不是极其普通呢？（嗯。）极其普通到什么程度了呢？首先说，摩西当时和我现在是不是有个同样的想法？谁信我呢？我和人家说话谁信我呢？“摩西回答：‘看哪，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因为他们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耶和华问摩西：‘那在你手里的是什么？’”人们都要看什么呢？他们要抓证据呢吧？（嗯。）“你说你是谁？把证据拿出来，就是人常说的‘是驴是马拉出来遛遛’，你说你是圣灵使用的人，你有什么证据呢？你有工作安排吗？”SJ那个时候是要看什么呢？“来，我再看看你……”，意思是要证据呢，是吧？（嗯。）每一个人都要看看。现在你是不是还要看看呢？刘荣是不是要再看看呢？刘荣没有看。为什么刘荣没有看呢？因为刘荣今天不是来寻求道的，所以她就不用看。刘荣今天是来要什么的？刘荣是来要地位的。卫晋，你看了没有？（卫晋：看了。我那时候是看了起初的发表。）那时候你看了，到现在你还要再看。（卫晋：现在不看了。）前两天你不是还要看吗？（卫晋：是，那两天我是看了。）如果那两天我在你面前拿上个手杖，让它变成蛇，你说你还会在那儿说拉倒吧，死了算了？（卫晋：那个时候我感觉，见了你，见了SJ，就像见了亲爹亲妈一样，只有跟你俩人说了，那会儿就是那种感觉。）你连聚会也不聚了，还亲爹亲妈呢！（卫晋：那时候就想“死就死吧，就这样了”。）

人都想看见个神迹奇事，都想证实一下，“摩西，是不是神让你来这儿的？你有什么证据呢？”都想要个证据、要个证明。神说什么？“耶和华说：‘把它丢在地上。’摩西把它一丢在地上，它就变了蛇；摩西就逃跑，离开了它。”摩西看见手杖变成蛇了，赶紧就逃跑了，这个正常吧？因为他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神迹奇事。“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你的手来，捉住蛇的尾巴。’摩西就伸出手来，紧握着它，它在摩西的掌中又变回了手杖。‘这样就使他们相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

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曾向你显现了。’”你看摩西作了这么一个神迹奇事，他们就相信了这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个神迹奇事你看见了没有？先回忆一下，什么神迹奇事呢？我不解剖刘荣的时候，她这个杖就变成蛇了，紧握住它的尾巴，它就变成杖了，看见了没有？（看见了。）我每天都在作这个“神迹奇事”呀！我不“抓”的时候，你看看个个都是蛇，当我紧紧“抓”住你的尾巴的时候，你就变成了什么？（变成杖了。）变成手杖了，不敢再说话了。每个人都是蛇，你不仅亲自看见了，你也亲自怎么了？你也亲自体验了。（卫晋：我最近有种什么感觉呢？感觉三天不打就得上房揭瓦。）隔上三天非得紧住尾巴。（卫晋：不知怎么就得打一下，打一下这就能清醒一段时间，过一段时间又得打，打一下又打回原形了。）（刘荣：弟兄上次解剖了我以后，我就想着这可要好好追求了，可是过后再临到环境，怎么就又成这样了？）（SJ：因为你本身在地上就是蛇，抓住尾巴就成了杖了。）这个“神迹奇事”你们看见了吧？（嗯。）都看见了。人家以色列人看见这个就信了，你们看见这个以后信了没有？（没有。）当下可能是信了。“有谁能作成这事呢？有谁能紧抓蛇的尾巴，让蛇变成杖呢？这可能就是神显现了”，这就看见神显现了，过后可能你就忘了，你就忘了你是蛇了。今天神是用话语成就一切，是吧？（嗯。）话语的工作大于显神迹奇事的工作。

“耶和华又再对摩西说：‘现在把你的手放进怀里。’摩西就把手放进怀里；等他把手抽出来的时候，手就长满了麻风，像雪那样白。耶和华说：‘把你的手再放进怀里。’摩西就把手再放进怀里；等他把手从怀里抽出来的时候，手就恢复过来，像身上别处的肉一样。耶和华又说：‘如果他们不信你，也不听从头一个神迹的话，他们必信随后来的神迹。如果连这两个神迹他们也不信，也不听你的话，你就从河里取些水，倒在旱地上；你从河里取来的水就必在旱地上变成血。’”你们看见这两个神迹奇事了没有？（看见了。）摩西把手伸进怀里，再拿出来手上就长了白癜风，白白的和雪一样洁白，再伸进去拿出来，手就和原来的皮肤一样。看见了没有？你们敢和我谈心吗？

你们敢拍住胸口和我说话吗？你们不能和我谈心、交心，不能和我说话，因为你一拍住胸口说话，出来就是“白癜风”，再把手放进去伸出来手就好了。但是你们从这里边看见，有谁能猜中你的心思呢？也就是你的存心、观点，都被我一点不差地给揭露出来了。像耶稣那个时候去一个地方，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耶稣说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是吧？（嗯。）她一下就看出来这个人不一般，她说这是主来了。第三个神迹奇事是什么？取来的河水在旱地上变成了血水。咱举了一些例子，不接受的或者抵挡严重的是不是都遭到了神的击杀？是不是看到取来的河水在旱地里边变成了血水？这些咱是不是也都看见了？该信了吧？（嗯。）

“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不是个会说话的人；以前不是，自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不是；因为我本是拙口笨舌的。’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眼明、眼瞎呢？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当说的。’”咱家有一个医生，去年让她出来尽本分的时候，她发埋怨了，不愿意出来，说话还硬邦邦的，再看现在怎么样了？成了半身不遂了，看着就是痴呆样。就是神说的，“谁使人口哑、耳聋、眼明、眼瞎呢？”现在的人都是什么呢？都是天使长的后裔。天使长的一大本性是什么呢？狂妄！谁也看不起。老觉得自己聪明，老觉得自己能干，谁都贬低，谁都小瞧！你谁都可以贬低、小瞧，你最好不要贬低、小瞧我，这个对你不好。就即使说，你有哪方面特长，那是谁给你的？神给你的。你没必要宣扬，没必要骄傲，没有必要去和别人对比。就是说你不要小看别人，不要小看任何一个人。你小看任何一个人是你的一个败坏性情，可是你小看我，你就是犯罪。神说：“因为你抵挡的不是一个人，你弃绝的不是一个小小的人，而是基督，这样的后果你知道吗？你做的事不是犯了一个小错误，而是犯了弥天大罪。”（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只有末后的基督才能赐给人永生的道》）因着我和摩西一样的正常、一样的普通，和你一样的同吃、同住、同生活，所以你看见我就小瞧我、藐视我。有些技术方面的活儿，或者每个人特长方面的活儿，我不可能都会干，这就是我的正常、普通，但你不要因着这个看不起我。就

像前两天，刘志在那边干活了，打电话问我那个活那样干行吗，我说好好的东西，别给人家破坏了。刘志大概的意思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你要觉得我干不了，那你来干吧！我赶紧给人家说："我不懂，我不懂，我只是让你小心一点，不要出了错。"刘志就开始了："我干了多少年了，我还不知道个这！"我说："是，我没有干过这个活，我不知道该怎么干。"你不要看不起我这个，看不起我那个。我来这儿是干什么的呢？我主要是把你从撒但的权下拯救出来，让人人都能认识自己的败坏性情，都能来敬拜神，这是我的本分，建造国度是我的本分。我不是全能，我不是什么也会，就像神说神不会开车，你不要笑话基督不会开车。还有，基督在不到二十岁的时候，把弟兄姊妹落下的一些笔和本子收拾起来，等着以后留着还能用呢，可是人怎么看基督的这一行为呢？小瞧！藐视！你作在一个人身上，那是你的败坏，你作在神身上那就是滔天大罪！所以，不能根据咱自己的眼见去衡量人。神说过什么？我不需要具备那些东西，具备那些东西也没有多大用处，主要是不影响我的工作就行了，不影响我的职责、使命就行了。在日常生活中，因着我事情多，也可以说是我正常人性方面的一种缺陷吧，你们也不需要在我的那些缺陷上边来抓我的把柄，抓我的缺陷，成为你小瞧我的理由、借口。如果你小瞧我的话，神就让你和医生一样，口哑！耳聋！眼瞎！因为一切都是在于神的。如果你每天起来小瞧人，看不起人，你高高在上，那神会怎么对待你？你看医生之前正常的时候，打扮得精精干干的，现在呢？一副痴呆相。"你不是笑话人，你不是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吗？你到这个时候了，你还能再看不起人吗？"神对付人自信的办法还是有的。

"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当说的。"今天就让你看见我所说的话，是不是我自有的？神必赐给你当说的话。"摩西说：'主啊，请你差派你愿意差派的人。'"从这里能看到什么？直到现在，神和摩西说话，摩西认识到他的使命了没有？认识到他的不凡了没有？（没有。）没有，他还在推脱。就是说，虽然我在这儿带着你，虽然我给你交通，虽然我揭露、解剖你，你知道我在背后有多少时间在寻求、等待吗？在你面前我不能那么去做，我还得把你带到神面前，这

是我的责任，前边的这个路我得保证走对，我得揣摩我这样做有没有得到神的认可，是不是神所称许的。“耶和华向摩西发怒，说：‘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摩西推脱的时候耶和华怎么样？耶和华发怒了！那两天SJ说什么话了？“我身体不好，我给你找个人，培养好……”，然后还说什么了？（SJ：因为我岁数越来越大，就想着能培养个年轻的在前面支撑着，我能够在背后做做，因为迟早得培养。）我说你太悖逆了、太邪恶了，你还要挟神呢！我承认不承认、接受不接受她说的这个“培养”？不承认、不接受。她说什么了？“我这是为神家考虑”，这和摩西说的话一样不一样？“摩西说：‘主啊，请你差派你愿意差派的人。’耶和华向摩西发怒，说：‘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有口才的；他现在出来要迎接你。他看见了你，心里就快乐。你要对他说话，把你要说的话放在他的口里；我必与你的口同在，也与他的口同在；我必指教你们当行的事。他要替你向百姓说话，他要作你的口，你要作他的神。这手杖你要拿在手里，用来行神迹。’”这里边有句话，咱以前没有注意过。“你要作他的神”，在人心目中觉得人怎么能做别人的神呢？这不是犯罪吗？神在这里为什么要说，“我必指教你们当行的事。他要替你向百姓说话，他要作你的口，你要作他的神。”我今天为什么要用SJ呢？为什么要见证她？因为我要让她作我的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神观察人的观点、态度、存心不是观察了一天两天，而是长时间观察。神根据长时间观察来看你的人性，根据你长时间的态度、观点来看你的性情，看你的实质。SJ长时间在外边是怎么工作的，咱是可以看得见的，在这步工作里边更是能看得见的。她的言行举止里边有一个原则，她怎么呢？她把我当成了她的神。你能吗？在卫晋的嘴里边常说一句话，“你愿意爱谁爱谁”，可你就没有问问自己，你把他当你的神了吗？再念下一段。

“摩西返回埃及 于是，摩西起程回到他岳父叶忒罗那里，对他说：‘请你容我离开这里，回到我在埃及的同胞那里，看看他们是否还在。’叶忒罗对摩西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去吧。’耶和华在米甸对摩西说：‘你要起程，回到埃及去，因为那些寻索你命的人都死了。’摩西就带着他的妻子和孩子，让他们骑在驴上，向着埃及地回去了；摩

西手里拿着神的杖。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起程回到埃及去的时候，要留意我交在你手里的一切奇事，把它们行在法老面前；我却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就不让百姓离开。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长子。我曾对你说，要让我的儿子离开这里，好叫他事奉我。你还是拒绝让他离开，看哪！我必杀你的长子。”’

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到旷野去迎接摩西。’他就去了；他在神的山遇见了摩西，就和他亲嘴。摩西把耶和华派他所说的一切话，和吩咐他所行的一切神迹都告诉了亚伦。摩西和亚伦就去召集以色列人的长老。亚伦把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一切话都说了一遍，并且在百姓的眼前行了这些神迹。百姓就相信了；他们听见耶和华眷顾以色列人，也鉴察了他们的痛苦，就俯伏敬拜。”

摩西什么时候返回埃及的？法老王死了以后，是吧？（嗯。）也就是说，摩西回埃及作工的时候，是法老王死了以后他才回去的。咱今天呢？咱来作工的时候，“法老王”也该死了。现在“法老王”是不是已经死了？神把列国砸得粉碎，这是不是也看见了？（嗯。）现在瘟疫四处蔓延，咱应该都看见了。在这里还有一个什么呢？摩西回埃及的时候，是带着谁呢？（带着他的妻子和孩子。）这个合不合你的观念？摩西出来是干什么来了？（作工来了。）作工来了，让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了，他怎么还带老婆、带孩子呢？还让他们骑上驴去埃及地去。为什么会有这些事？为什么不是摩西一个人去埃及？摩西去埃及不是上班去了，他是带领人出埃及，他不是去完成一个任务就完了。这不仅仅是做一件事，神是让你去经历神的作工，让你去认识神。当时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走了多长时间？（四十年。）那是在旷野里边走了四十年吧，他与法老王在那儿争战，还不知道是多长时间呢，是吧？（嗯。）摩西到了旷野里边有没有再出来？（没有。）他没有出来，那这意味着什么？一生之久！没有一个人愿意用一生之久来敬拜神。为什么要一生之久呢？因为神话要作人的生命呢。生命进入的事是漫长的，不是出来把这个工作作完以后就回去

了。所以说，他去的时候是带着老婆、带着孩子去的。那今天我出来作工呢？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嗯。）咱想的是什么呢？大灾难一降下，就可以回家团圆了，就完工了。可能吗？不可能！这才开始走信神的道路，这是咱经历神作工的一个步骤，是让咱体验、经历神的作工，不是作几天就能完了、结束了的，所以他出来的时候带着妻子、孩子。带着妻子、孩子，这意味着什么？他是不是还有肉体生活呀？（是。）是正常的一个生活。虽然说摩西带领人出埃及了，但是不是在正常人性生活的基础上，来带领人出埃及的呢？（嗯。）没有什么超然，没有打破人的正常生活。咱今天也是一样的，今天神要拯救你从撒但的权下走出来，活在神的话下，和你的肉体生活打架不打架？不打架。而且你看到还极其正常、自然，这个合不合你观念？不合你观念，这是一个方面。

还有一个方面，是什么呢？你说摩西带着他老婆出来有什么好处呢？神说，吃穿住行都不由得你自己，是吧？（嗯。）神解决了你的吃穿住行。神还说："在你们身上除去一切泥土的成分，完全是圣洁无污点的灵体，走遍宇宙地极，那些烦人的洗洗涮涮从此也除去，只让你们尽情地享受。……在不久的将来，你们必不遭日晒，必不受炎热之苦，也不受寒冷之罪，雨、雪、风也不临及你们，因我爱你们，完全是我爱的世界，凡你们所要，我必赐给，凡你们所需我都给预备，谁敢说我不公义？"（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八十四篇》）雨淋不着你、风也吹不着你，洗洗涮涮这些都给你挪去了。以后的挪去咱不知道，可现在我看着就是挪去了。以前陶虹还发埋怨了，有时候还训两句，说不这了不那了，现在怎么样？她还敢训吗？能训吗？现在成了她的本分了，成了她的职业了，"这是我应该做的"。以后的事咱先不说了，就说现在我能看得见的。"雨、雪、风也不临及你们"，你说风霜雨雪能临到我吗？（临不到。）为什么临不到我呢？因为雪还没有下下来呢，我这棉衣已经到了，哪里缺少我吃的了，哪里缺少我穿的了？我觉得你没有住的地方，都有我住的地方。

“摩西就带着他的妻子和孩子，让他们骑在驴上，向着埃及地回去了；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起程回到埃及去的时候，要留意我交在你手里的一切奇事，把它们行在法老面前；我却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就不让百姓离开。’”这是神已经把话直接和摩西说明了，是吧？（嗯。）神给你说明什么呢？借着作神迹奇事，让法老看见，为了让法老把百姓放出来敬拜神，同时是神又让他的心更加刚硬，不让他把百姓放出来敬拜神。咱上次交通什么呢？神就是点火呢，就是把火拨得更旺，让人打呢，可咱每次做事情，总想着把这件事情一次做成，是吧？（嗯。）就像那次打了架了，你想怎么呢？“人家要多少钱给他多少钱，赶紧解决了吧，不要再和他沟通了”，为什么呢？因为人家一直给你出难题，这儿投诉你，那儿投诉你，你在这儿是惊慌失措。在人来看这是坏事，在神来看呢？（好事。）为什么说是好事呢？神要借着这个事逐步地去操练你，一个是让你看见神的手，一个是操练你对神的信心。你对神的信心有多大，你把心交给神了没有？神一次、两次、三次给咱摆设环境，就是让咱看见神的手。咱已经临到坐监了，人都已经去了，一切已经都准备好了，结果谁都没有想到，人家说监狱里人满了。咱举起刀了，停了！如果没有这些环境临到的话，咱能看见神吗？看不见、领受不了。神让这个人的心更加刚硬，可咱老是想什么呢？不要让他的心刚硬，想办法讨好讨好他也算，或者给他送点礼也好，说点好话也行，“你不要和我作对了，我不嫌你怕，我是嫌大红龙怕呢，你不要吵得让人家查出我有什么问题来。一旦让我进了狮子坑里了，狮子把我吃了怎么办呢？”你是怕什么呢？你是怕进狮子坑。所以说，你想让环境安稳一些。可神呢，神是专门兴起环境专让你下狮子坑，因为神要看看你下狮子坑的时候，你的态度、观点、存心是什么。“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长子。我曾对你说，要让我的儿子离开这里，好叫他事奉我。你还是拒绝让他离开，看哪！我必杀你的长子。’”从摩西和神的对话里边，从摩西的这个经历中，也就看到了咱们的经历，看到了我的经历。你是从大红龙的手里边走出来的，这是你眼能看见的。还有一个就是灵界实情，你活在撒但的性情里边，我怎么把你从撒但的手里边带出来的，你是怎么争战的。“我曾对你说，要让我的儿子离开这里，好叫他事奉我。你还是拒绝让他离开，看哪！我必杀你的长子。”今天，刘荣是不是体验了一下，我“杀”她“长子”的这个感觉？什

么是长子呢？（卫晋：心里最重要的。）心里边最重要的，第一个生下的孩子叫长子。也就是说，刘荣心里想出来的第一个心思意念就是她的“长子”。我让你敬拜神来了，你是要怎么呢？你是要地位呢。好了，我击杀你的“长子”。

“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到旷野去迎接摩西。’他就去了；他在神的山遇见了摩西，就和他亲嘴。摩西把耶和华派他所说的一切话，和吩咐他所行的一切神迹都告诉了亚伦。摩西和亚伦就去召集以色列人的长老。亚伦把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一切话都说了一遍，并且在百姓的眼前行了这些神迹。百姓就相信了；他们听见耶和华眷顾以色列人，也鉴察了他们的痛苦，就俯伏敬拜。”我今天找见了SJ，就像摩西找见了亚伦一样。我给你交通这个，也就让你看见，我走这个路的时候是怎么走的呢？是不是凭想象、观念走的呢？我得等待、我得寻求，看历代以来他们是怎么走的，从他们身上看神是怎么作工的，怎么带领人的，我该怎么去走这条路。我给你交通了这个，一个是给你解决了你的难处，再一个就是要把神的三步作工见证出来。咱以前都看过神的三步作工，是吧？我以前看过摩西的这个电影，我看见这个人就好像是一个木偶，神在那边摆布他怎么怎么，他就怎么怎么，就是没有看到他们具体的这个难处，与这个恐惧、害怕。只有自己经历到这儿了，身临其境的时候，看到自己的难处，才看到他们的难处。大红龙抓人了，是吧？大红龙一打电话，陶虹就心惊肉跳的。人家在那边跟我说话的时候，我本身就有一种压力，因为大红龙在抓我呢。对我来说是一种压力，但我还不能胆怯，我还得正确面对，即使今天把我放在十字架上，我是不是也应该面对呢？（嗯。）我不能惊慌失措，我得沉着稳重，还有一个是什么呢？神说胆怯的人不能进国度。神要的是什么人？神要的是有男孩子的气概，是吧？（嗯。）我不能惊慌失措。一惊慌失措，对神就是一种羞辱、耻辱，惊慌失措就失去了见证，因为你惧怕的是大红龙，你惧怕的是撒但，你没有惧怕神。

509　神所得着的是有真理实际的人

1　神是实际的神，他的一切作工也都是实际的，神所说的一切话都是实际的，神所发表的真理都是实际，除了神的话以外都是虚空，都是无有，都是站立不住的。现在圣灵要带领人进入神的话，人要追求进入实际，就得寻求实际，认识实际，之后经历实际，活出实际。

2　对实际越有认识，越能分辨出别人所说的是不是实际；对实际越有认识，人的观念越少；越经历实际，对实际神的作为越有认识，越容易脱离撒但的败坏性情；越有实际就对神越有认识，这样就越厌憎肉体，越喜爱真理；人越有实际，离神要求的标准越近。

3　神所得着的人就是有实际的人，是对实际有认识的人，是通过经历实际对神的实际作为有认识的人。你越实际地与神配合，攻克己身，越能获得圣灵的作工，越能得着实际，越能得着神的开启，从而对神的实际作为更有认识。你能活在圣灵现时的亮光里，对现时实行的路就越透亮，越能脱离以往的宗教观念、老旧作法。现在就谈现实，人越有实际，对真理认识得越透亮，对神的心意越明白。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对“实际”当如何认识》

长期的刚硬、对抗带来的后果（一）

张茹根本就不开口说话，一和你说话“张茹张茹……”，你就封了口了。说别人问题的时候你还能说点话，一说到你自己，你不管是好话、坏话都不说了。你把“阀门”关了，毒素排不出来，你的身体能不肿吗？身体的病得看，灵里边的病也得看。能感觉到吗？咱跟随的这几年你看别人是怎么经历的？是不是有什么都得说出来？说出来才有进入。身上的那些毒素倒不尽，真理进不来。肉体里边的那些毒素排不出去，那身体就是肿的。心里边有什么学着交通、学着表达，心里面有什么也不说，都憋在里边，越憋越多。

张茹，有什么说出来寻求、交通、解决，有什么难以启齿的？都是败坏的人，怕谁笑话谁呢？包着、装着累不累？装高大上呢？你包着不说代表着你就圣洁了？神交通解剖文质彬彬，你的好行为能代表你实行真理吗？原来说性格不代表性情，你也不知道性情是什么，是吧？（嗯。）现在才清楚了，性情和性格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性格有内向的、有外向的，有开朗的、保守的。你从外表来看，内向的是不是要比敞开的好一些？“看人家能包容忍耐，有什么不说”，这是人的一个性格。有的人是急性子，有的人是慢性子，有的人是当面给你说出来了，有的人是背后给你说出来了，这就是性格，和性情没关系。性情主要是你的看事观点，一个败坏的人不管你是什么性格，你的看事观点都是一样的，都是为自己说话，都是为自己辩解，都是自私、卑鄙、无耻的，没有一样是正义的。性格内向的人只是把败坏性情伪装起来了，但不等于是没有，所以性格内向的人不等于就是善的。或者说有的人是聪明一点，生存法则多一点，“我不说，我不得罪人”。有的人是傻乎乎的，张口就来，啥也说，啥也敢说。不管你是装着不说还是你啥也说，性情是不是还是一样？（嗯。）本性是一样的。如果你是信神的，你包住不说的话，有一点好处就是能够少以口犯罪。但你要是啥也包住不说的话，那你就把撒但性情全部包裹起来了，别人也看不透你，你成了老谋深算，你自己对自己就不会有认

识，那你对撒但也不会有认识，你和神之间的误解就永远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你包住不说是一种诡诈，从外边看是好的，从灵里边看，你那是种诡诈、是种欺骗，看不透的事不说了，研究、分析、等待，依然是种诡诈的表现。（嗯。）你看刘志，虽然说他悖逆、刚硬，容易以口犯罪，但是因着他的敞开，因着他什么都能说，能够把他内心的东西全部亮出来，能够得着解剖，能够从解剖中得着对自己的一个认识，这是不是福气呀？你们也因着他得了不少，没有他那样的表演，你们也得不着。但他比你得的更多，因为他是亲身体验、亲身经历。他有的，他说出来了，他没有的呢？你不说，也没人替你说，那要命的是你。信神应该是主动往上够，主动地去寻求、去揣摩，而不是让人去猜你的心思。如果揣摩你的心思的话，也没有那个时间、精力、能力。如果是单作你一个人，和你在一起相处呢，那可以去揣摩你的心思，但去揣摩也只是能揣摩到一些，能看到你的底吗？神这么大的工作，要面对多少人呢？你愿意够就够，够不上就拉倒。咱在神的心目中算什么呢？耶稣说人在神的心目中连个蚂蚁都不是，咱是个啥啊？那神会不会动用工程去揣摩你的那个心思呢？这是不可能的！你一个蛆虫、一个粪土，神是把你当成了亲人，但你自己不能把自己看得太高了。

咱一开始不懂什么是审判刑罚，什么是拯救。咱走到这儿基本上是把前边的路都看清了，知道这条路该怎么走了，只不过是因着自己有悖逆的心，不愿意走罢了，并不是说在迷雾之中找不到方向。都知道自己是败坏至深的人，而且也知道什么是败坏，什么是邪恶，什么是与神为敌。因为咱有这些东西，所以不能与神相合，不能来到神家，不能进入国度。神就是要把人的这些东西给取缔，把它毁灭，只有你圣洁了、干净了，才能来到神面前，才能存活下来。咱知道了，为什么还要这样宝爱自己的邪恶性情呢？为什么不恨恶？为什么不拿出来、亮出来？就好像阴天下雨，被子再潮那没办法，你就是盖着不舒服也没办法。但今天神作工作到这儿了，你知道外面阳光明媚，被子晒出来盖着就干燥舒服，那你为什么不晒晒呢？你身上的那种难受，不拿出来亮亮，何苦呢？你拿出来一亮相，撒但就不敢再到此处

游玩了，那你身上是不是就洁净了？是不是就舒服了？是不是就轻松加愉快了？（嗯。）这是多少人经历、体验过来的，这些你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张茹，能不能看到？（……）看到有多少人是经历了亮相、揭露解剖以后，能够坦诚做人，坦坦荡荡，心里感到一种轻松加愉快。你看雨桦，在没有解剖她以前，她郁闷不郁闷？（郁闷。）活得多痛苦，揭露解剖以后“死而复生”，她虽然难受，但是活过来以后多么轻松呢！（嗯。）你看SJ是不是很轻松呢？就不用说别人了，你看秀英，开始解剖她是“老毛”的时候，她难受不难受？（难受。）难受得死去活来，简直是没有活下来的希望了！但是过几年当她再一遇事，一揣摩、一寻求当时解剖她的那些话，“呀，就是……”，真正认识了自己的邪恶败坏。你看短短几年时间，现在的秀英和以前的秀英还一样吗？说话、做事都不一样了。为什么说你实行真理，得着真理以后，你就永不背叛呢？因为你尝到甜头了！要学会和弟兄姊妹沟通、交心。在教会建造的时候，你能亮出来让别人看见你里面有什么东西以后，带领工人顶多是打压、定罪、误解你，把你开除出来。从外界看开除出来是坏事，可实际上开除出来是坏事吗？神不是借此熬炼人，让人得以圣洁吗？你看着是坏事，但借着开除出来，人对自己的狂妄、野心都有了一些认识。如果你不亮出来，谁也不知道你有什么败坏性情，虽然说你在教会里边，但你成了一个滑石蛋，成了一个老油条，你自己把自己坑害了。在国度建造那就更不用说了，你的败坏亮出来，得来的就是审判刑罚、揭露解剖，最后得来的直接就是洁净。你看咱家有几个是冤枉的呢？在你愚昧的时候，什么都不懂的时候，你自己认为是冤枉了你了，你如果站在一个寻求真理的角度上来看，神作的哪个不好呢？

疾病临到是神的爱，咱怎么体验这个爱呢？疾病是因着咱的悖逆而兴起。国度建造这么长时间了，如果你还不主动去寻求、去配合，去挖掘你身上的那些毒汁，你能够混过去吗？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呀！你怎么想的我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但神知道呀！所以神用武力解决家庭纠纷，给你点颜色看看，给你个病，当你难受的时候，你不得不反省、不得不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这是逼着你让你来

寻求真道。你不愿意吐露你的败坏，那你肉体里的那些毒素就逼不出来，所以就让你的肾功能不起作用，从尿里排不出这些毒素来，你的身体就会水肿，所以你的身体就难受，这是你肉体能感觉到的。但你不从灵里边揣摩，你灵里边没有知觉，你灵里边不也是一样的吗？你不把它倒出来，你能感觉轻松吗？平时张茹笑起来够甜蜜的了吧？一笑多甜蜜呢。（嗯。）可是你笑得再甜蜜，能掩盖了你心灵中的空虚吗？就和你水肿一样，你那个肿能代替你吃胖了吗？你外表的水肿不代表你的这个肥胖是健康的；你外表甜蜜地笑不等于你内心是平安、喜乐、踏实的。你是外表的一种流露、一种掩盖，这话能听懂吧？（张茹：能。）有什么心思跟弟兄姊妹说，不愿意和弟兄说和姊妹说，不愿意和姊妹说和我说，不愿意和我说和姊妹说，总有一个人是你可以诉说的吧？咱刚开始不会走寻求真理的路，哪怕就是一个生活琐事呢，咱从生活琐事开始学着唠嗑，学着谈心，逐渐地变为一个寻求真理的人。（张茹：嗯。）

……

张茹，这个病主要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你知道不知道？（张茹：住院的前一天晚上SJ给我交通了一会儿。）听出什么了？（张茹：SJ说我不接受别人的修理对付，她那天给我谈了以后，我就想自己确实是有这个表现。还有就是说我抵挡神，意思就是说我不悔改，一直刚硬地对抗。）不要说她交通什么了，说说你是怎么认识的？谈你的认识，不要谈她说什么了，谈她说什么不管用呀。别人问你“善恶树的果子能不能吃”，你不要告人家说“神说了不能吃”，是让你自己说能吃不能吃，是问你呢，你不要说别人怎么怎么。你总说这个人说这了，那个人说那了，SJ说你了，SJ说的能不能等于是你的认识？SJ说的能不能等于是你的进入？（张茹：不能。）那你谈她说的有什么用呢？说说你的认识，你这几天有什么认识？（张茹：我觉得我就是活该。昨天看了最新下发的文稿，说神击杀保罗，然后他身上就有一根刺，这根刺是神对他的惩罚，神惩罚他以后他才能效力。我看完以后

就觉得我得这病对我也是一种惩罚。）没有了？没有细节？你不能笼统地说呀，你说这是对你的惩罚也好，对你的管教也好，那就不用你说，谁也会说。你看见外邦人落入灾难里了，“呀，老天有眼，老天管教人了，老天惩罚人了……”，这只是外表的一种说法，有没有细节？（张茹：就是狂妄自是，不接受别人的修理对付，不跟人谈心。）还有没有了？你现在心里怎么想的？（张茹：我不知道了。）自己不知道自己怎么想的？你自己的路，你得寻找该怎么走，敢于面对事实。神是让人把神话带到实际生活当中，神话不是让人去看的，是要作人的生命的。你现在还不愿意说，没有寻思，没有路途。你有没有计划以后的路怎么走？你计划怎么安排你以后的路呢？（张茹：安排什么路呢？）信神的路，生活出路，这都是路啊！（夏彤：信神怎么走？以后的生活怎么面对，怎么往前走？）有什么疑问？有什么想不开的？（……）也没有疑问，也没有想不开的，也没有路，咱不成植物人了？你不可能没有思想吧？有没有思想？（张茹：一下说不上来了。）

张茹，你这个事算不算大事呀？（张茹：我觉得算。）算大事你是不是更应该有个态度、有个观点呢？要是小事，你不愿搭理它，你没有寻思、没有观点、没有态度也就算了，你说临到大事，也没有观点、也没有态度？（张茹：就是想回家养一段时间，然后再过来尽本分。）这是一个生活安排，其他的呢？（张茹：别人说的对的，要学着去接受，不能和之前一样狂妄，别人说的时候不听，要么就是不搭理。）这是你的计划，当别人说话的时候得听，别人说的时候不能不听了，是吧？（嗯。）这是你的计划，这是你的愿望，愿望能不能成为现实？愿望仅仅是个愿望。过去的是否就过去了？你在过去的经历中有什么认识？你怎么看你自己的人生？你的人生意义是什么？你有没有想过你的人生意义？你有什么思想？你有没有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你计划怎么做人，做什么样的人，怎样行事，这些准则是什么？原来是什么，现在是什么？以后的计划是什么？这是不是你该走的路呢？这是不是你的态度、观点呢？你对你的人生没有态度、没有观点、没有计划、没有目标，随风飘荡，飘到哪儿算哪儿，走到

哪儿算哪儿，对自己所做的也没有一个反思，也没有说，我在哪件事上做的是些什么事情呢？哪件事情做得能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神呢？约伯遇到试炼还说“神不向我显现，神要向我显现，我敢和神讲理，我是敬畏神远离恶的，我怎么为人的，人怎么对待我，我怎么对待人，什么人对我什么态度……我所做的都敢拿到神面前。”人家就是讲理也算回事啊，或者你不敢讲理，又或者你偷别人的了，抢别人的了，不敢见神了，逃避起来也算。“呀，我不敢说。我得了这个病，受了这么大的熬炼，我成约拿了，神让我办的事，我没有办，无颜面对神。”像亚当夏娃一样躲到树林里也算一回事，你总得有个态度、观点吧？有没有？对你自己所走过的路得有个评价吧？

人走完一生以后总结出一句话，“一切都是命啊！”临死之时才知晚矣。张茹，你呢？你知道不知道你的命？你是什么命？说说。（张茹：不知道。）不知道？装糊涂了吧？你不知道你将来的命，你走过的路还不知道啊？不要说你灵里边的命，就你眼见的命，能不能看见？“我这一生命运苦短呀！神给我摆设的什么样的家庭啊，老天没眼啊，老天太苛刻了呀……”或者说“神对我太好了呀，给我摆设了什么什么，我怎么怎么……”，这是不是你的命？没有这些思想？（张茹：有，有这个想法。）你对神的认识有多少，你对神的误解有多少，你对你自己命运坎坷怎么看？这是不是让你谈你的心里话呢？是不是让你谈灵里边的事呢？我和你谈的时候你是目瞪口呆，“啊？啊？”没思想，没有任何知觉！（张茹：没听懂你说的那个人生意义。）“我十五岁的时候计划以后当个科学家，我十五岁的时候计划以后当个什么导演，或者做个演员。结果命运苦楚，神给我安排一个什么样的家庭，我在苦命中挣扎，最后怎么怎么……”，神给你安排了什么样的命运，从始至终你又是怎么与命运较量、对抗的，最后走到了这一步。或者说你是怎么顺服神的，你觉得你有见证了，“神应该赏赐我，结果神没有赏赐我，给了我个病，这是神给我的‘约伯的试炼’，我要站住这个见证”，或者说“这是神对我的惩罚，对我的管教”，这是不是该有的？你都没有寻思过？不可能吧？（张茹：想了，那两天的时候还在想了，我怎么得了这个病。）你只是想你怎么得了这个病，

你就没想你得这个病是神给你的约伯的试炼呢？还是神对你的惩罚呢？还是管教你呢？还是你自己不小心造成的？（张茹：这个我弄不清。）不用你弄清，你自己怎么寻思的？这是不是你的态度、观点？做人做事、看人看事，你对你这个事情怎么看，你对你这个人怎么评价呢？“我这个人是个老好人，我这个人是个活鬼，我这个人是世上有正义感的人……”，这是不是你对你自己人生的一个评价？你自己给自己评价一下。没有评价过？（张茹：自己还给自己评价呢？）咱信神呢，自己对自己的人生价值观都没有评价，那你是怎么信神的？夏彤，你有没有评价过？（夏彤：评价过。）自己有个尺码，衡量一下，“我这个人是个什么人，我这个人是活鬼，我也知道自己是个活鬼，可在世界上不诡诈活不了。你们看着我诡诈，但我能适应了这个社会，我在社会上怎么怎么亨通。我为什么是活鬼？我成为活鬼是我的智慧！”他还欣赏自己呢，每个人都欣赏自己，但他不叫自己活鬼，他认为那叫“聪明”，对吧？（嗯。）这是人家对自己的评价、认识。没有一个人评价自己邪恶不堪，他就是邪恶，他也会认为什么呢？他是只占便宜不吃亏，“我怎么这么聪明，我把他卖了，他还得帮我数钱”，那是不是也是邪恶的本性？（是。）

谈心就是你把你心里面的所思所想谈出来，今天得了这个病了，你有没有回忆起来，“我那时候享受地位之福了，我当带领的时候我欺负张三了、欺负李四了，我开除这个了、开除那个了，还让他们给我端尿盆了……”，你病了以后躺在床上你不想这些？作在弟兄姊妹身上就是作在神身上，你想不想？人家约伯临到病痛的时候他寻思了，“我没有欺负人呀，神交代的事情我都做了呀，神让我有正义感，我打破不义之人的牙床，从他牙齿中夺了所抢的。你说我没有敬畏神远离恶，我怎么没有敬畏神远离恶了？我觉得我做得都对呀！为什么神这样管教我呢？为什么神能作在我身上呢？”所以他就敢和神去讲理。他的三个朋友说他，“这是神管教你，你反省反省吧”，约伯承认不承认这是神管教他？（夏彤：不承认。）不承认！“我是敬畏神远离恶的，这灾祸怎么能临到我呢？”张茹，那你呢？你应不应该寻思寻思？“这病痛怎么能临到我呢？我是敬畏神远离恶的，这个病怎么能临

到我呢？这就不应该是管教了，那这是不是‘约伯的试炼’呢？神在看我呢，撒但在看我呢！”张茹，这么大的事情临到你，你是不是该有个反思？就好比有个人出了车祸了，他会有个反应，“哎呀，我以后走路可得看红绿灯呢，我可得离这个大车远远的！”有没有这回事？出车祸以后，别人一过来，你是不是都要把当时的场景说一下？“我可得怎么样怎么样，我可不该怎么样”，是吧？（嗯。）那你从病床上起来了，你见了我是不是应该说，“呀，弟兄，我以前真不该欺骗神，我也不该骗你，我以前怎么怎么……”，该不该有这个表现？这是不是一个反思？这是一个条件反射，有没有这个条件反射？应该有吧？（张茹：我就感觉我昏昏的就过来了。）那你就是在混日子吧。你这些天在病床上昏昏的就过去了？你不昏吧，我记得你还清醒过一次，“你还和看望你的人说了，以后记住，可得交医保。”你说你昏不昏？你不昏呀！你还知道“我得交医保，住院得花钱呢！”你说你昏不昏？你不昏呀！对你肉体的事，你一点都不昏，灵里边的事一说你就昏。

……

（张茹：之前看弟兄的文稿里边说，揭露解剖了这个人，他不说话，想逃跑，但是想跑又跑不了，我就想我想跑也跑不了。）（周蕊：弟兄以前交通过，神要用你别想逃，临到这个你就是效力也得在这效力。是不是有这个想法？）（张茹：嗯，有这个想法。然后我就想“想跑你也跑不了，让你尽啥本分你就尽啥本分吧，让你干啥你就干点啥吧”，我就是这样想的。）（夏彤：她总是满足于能干点啥就干点啥，但是就不说“从这些环境当中我进入哪些，流露哪些，有哪些败坏性情，神要的是什么”。）（周蕊：意思是你里边有想跑的意念呢？你没跟人说，但你心里有这个意念，然后临到这个病了，你就想起“想跑也跑不了”，还得在这儿效力。是这个吗？）你们不了解她的前因，SJ给她交通了以后，她脸皮太薄，不愿意说，所以她只给你说了一半，你听不懂。（周蕊：嗯，听不懂。）她的意思是说，“我得这个病，我想跑也跑不了，神用这个病把我拴住了，不让我跑”，这是其一。再一

个就是神说了你想跑也跑不了，所以她就敢大胆地跑。就因为她大胆地跑，所以这个病就临到了，想跑也跑不了，又把她抓住了。张茹，你听懂了吗？就像你搞对象呢，你搞对象的时候是不是想跑？（张茹：嗯。）你想跑，然后你还要安慰自己呢，神说了你想跑也跑不了。我说："张茹，你在这儿尽本分不能搞对象，搞对象影响工作，要不你就回教会去，你回教会里，成为普通信徒，那神就不管你了。"我说了这些话她心里边抵触了，"你说出来的话算话啊！我信神呢，我信你呢？神说：'现在都是身不由己，我没看中的人，想爱我也爱不起来，但我预定拣选的人，想跑也跑不了，走到哪儿都逃不出我的手心，是我的威严，更是我的审判。'"（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七十二篇》）她把这句话作了她的根基了，神说了"你想跑也跑不了"，所以她就敢大胆地往前走，"你不让我搞对象我就不搞啊？我不能明着搞，我不能暗着搞啊？神说了想跑也跑不了，我想走也走不了，那是你说了算？"所以她就跟我说的这个话对抗上了，"你说出来的话又不是真理，我可以一边搞对象，我还可以跟随神呀，我怎么就不能跟随了？神还没说呢，你就说。神还说我想跑也跑不了，你还让我退去呢，你和神是对着干的。"她不相信我的话，她相信的是她自己的认为，所以她就跟我对抗，较起劲来了，越对抗越有劲。"你看，我就要搞对象，怎么样？我既要搞对象，你还得让我尽本分，你也不能让我走吧？"事实就是这样做的吧？（张茹：嗯。）所以说她理所当然就按着她的意思去做，她越来越悖逆，悖逆得越来越劲大。为什么呢？她持守住神说的"但我预定拣选的人，想跑也跑不了"这句话，她把自己认定为"我是神拣选的，神定意要成全我，我想跑也跑不了，我就是搞对象我也跑不了"，她就拗在这里边了，所以她就敢大胆地按自己的意思去做了。她不单是搞对象，搞对象只是一方面，"你说什么我不接受，我不听你的，我听你的有什么用，你又不是神。我信神呢，神说了，'但我预定拣选的人，想跑也跑不了'，我跑不了，我肯定是能蒙拯救的，我还担心什么！"就因为这句话她觉得她就和进了保险箱一样，所以你说得再对，我也不搭理你，她的心思始终不和你说，她就活在"我想跑也跑不了"这个话里边了。

她按着她这个心思往前走的时候，神怎么作？既然你说神拣选了你，你想跑也跑不了，那神就要用事实和你说话。神不可能直接和你对话吧，神不会直接给你打个电话，“你得悔改啊！”不可能。神是借着周围的人、事、物给你交通，和你说你不听，那神只能用武力解决家庭纠纷。神就地取材，什么是就地取材呢？你不是愿意吃垃圾食品吗？你不是不愿意好好吃饭吗？神说：“有些人说‘我想健康，我想活得没有病痛，我最讲养生了’，结果见到肉猛吃，找各种借口吃，总吃油炸的，一天一个鸡腿，一天一罐可乐，渴了再喝点啤酒，然后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床，还不锻炼，口口声声说一种理论、一种论调，所做所行与所追求的那个论调脱节，最后怎么样？几年之后到医院一查，高血压，高血脂，还骨质疏松，养生讲了好多年，结果得了一身病，讲的有用吗？你所行所做不是你实行养生的见证、活出，这就给你自己定罪了，最后人家送你两个字，什么字？（活该。）这就是咎由自取，自作自受，就是活该。”（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信神最重要的是实行真理》）你只讲养生学，但不等于你是个实行的。你天天给别人讲怎么养生，人家别人能去养生了，你不一定去养生，你就不持守。今天看见这个菜不好吃就不吃了，看见好吃的菜了，那就吃一口、两口。你给别人讲了，你自己呢？还是该怎么怎么。所以你知道吃零食是坏事，伤身体，但你还要吃。神看到你是这么倔强、这么刚硬的一个人，你说不让你得病能行吗？就地取材，那就得让你得这个病了。就和犹大一样，因为犹大偷钱袋里边的钱花，神就地取材，那就让他花吧。张茹喜欢吃，那就让她吃吧，给她点生活费，她就买的吃吧，顺水推舟。本来年纪轻轻，肾还能抵御二年，但怎么呢？现在神作工到此了，不能让你再抵御了，该收场了，“去吧，赶紧提前去医院吧”。从外边看，你的这个病是很顺其自然的，是吧？你们看张茹得这个病顺其自然吧？（嗯。）特别顺其自然，你不好好吃饭，那你就得这个病。得了这个病以后，她持守的是“但我预定拣选的人，想跑也跑不了，走到哪儿都逃不出我的手心”，“你看我想跑也跑不了吧？我倒想跑了，疾病临到了，神的手还拉着我、还拽着我”。你虽然是有病了，但你心里边还带着喜乐，“神管教我，神还拉着我、拽着我”，所以你不反思。你进了那句话里边了，“神说了想跑也跑不了，你说我现在还能跑吗？我没病还跑不了呢，我有病了，能跑吗？我更跑不了了”。借着这一句话你不就认为神肯定要拯救你了？

你没有去认识神是怎么拯救你的，没有认识神拯救人的良苦用心，反过来这些成了什么了？成了你的资本了。就好比，神说你是浑人，是不让你做浑人，而你是“你说我是浑人，我就是浑人”，与神对抗、叫嚣。

张茹现在心里边就是站在撒但一边，怎么都有理、怎么都能说。给了她病了，她就要起来背叛，“神就是要用我效力呢，用我效力还用病卡着我”，她还效不效力啊？不愿意效力了，心里抵触了。反过来是不是要告神的状呢？“我尽本分了呀，怎么就让我得了这个病了呢？凭什么呀！为什么呀？”是不是要和神打官司、讲理去呢？“神是拽着我、拉着我”，拽着你、拉着你是不是有个条件呢？什么样的人神才拽着你、拉着你？什么是管教？什么是惩罚？你自己不去揣摩、不去寻思，没有去认识神，看神的态度是什么，神的观点是什么。你只是一厢情愿，自己想着它是惩罚就是惩罚，自己想着是管教就是管教，没有任何依据。不管是惩罚也好，管教也好，临到你了你应该怎么做？临到你，正确的路是不是该反思、该反省？咱顾不上反省，咱是“神在管教我呢、神在惩罚我呢，我还能再说什么呢”！或者说，“神还拽着我，我想走还走不了，我也不能走”，站在撒但一边的这些心思都是反面的，那你生命不会有进入的。张茹，我说的这个是不是实情？（张茹：嗯。）你心思出来的都是一种控告、都是一种讲理。如果神作在你身上的是一种惩罚，而你说疾病临到是神的爱，你误解了神的意思，这就成什么了？这是不是就成了对神的亵渎了？究竟作在你身上的是怜悯、是爱？还是管教、试炼？还是惩罚？你是不是该有个正确的认识？你没有正确的认识，带来的就是误解，误解那就是亵渎！

遇什么事不能特别自是，把自己认为的当成真理还持守着，谁说也听不进去，那你就固步自封了。（吴雯：其实有些病也是自己人为造成的，是吗？）不管是不是人为造成的，人都得有个正确的观点，在神那边主要是看你的态度、观点。神不管你是人为造成的，还

是神给你摆设的，这就是说，神要看你的态度、观点。就和你带孩子一样，孩子自己在外边玩的不小心摔倒，把头碰破了，这是谁造成的？自己造成的，是吧？还有可能是你在那边放了个什么东西，你没有放好，碰着孩子了，同样都是碰着孩子了，你孩子流露出来的态度就不一样了。他要是自己不小心摔倒了，他自己就能爬起来，要是你放了东西使他摔倒，他就不会往起爬，他觉得是你的因素把他弄倒了，你说这个孩子懂事不懂事？（不懂。）神主要是看你的态度，不管是你自己的原因，还是父母的原因，还是其他原因，你摔倒能够自己爬起来，自己去处理，你妈会说“这孩子长大了、懂事了”。如果你不管是你妈的原因，还是你自己的原因，只要你摔倒，只要你碰着，你就蛮不讲理了，你就撒泼打滚，那是什么？那就是混蛋了。（嗯。）神主要是看你的态度，就和你的父母一样，看你的态度、观点，通过你的态度、观点，就暴露出你这个人的人性来了。如果你要走保罗的路，保罗说什么？“凭什么？为什么？”或者硬着颈项，“要是那样的话我就不干了，我没有冠冕我就不干了”，就要撂挑子了。彼得呢？彼得是什么态度？“你把我当玩物耍，我何不甘心乐意呢？”临到一件事情你可以不去研究它，这是我人为造成的，还是管教呢，还是试炼呢，你可以来个糊涂。这个糊涂该怎么做呢？就是说，“神为什么把我当玩物耍，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对我是惩罚还是管教，还是我自己造成的，但不管怎么样，神就是把我当玩物耍，我何不乐意呢？我不去找这个原因，我找不见这个原因，但我得有个态度，我的态度是顺服的。不管这个病是我自己不小心造成的，还是我吃东西吃成这样的，还是说这是神对我的管教呢，还是神试炼我呢？我都有一个顺服、寻求的态度”。

这个病有几种原因呢？一种是自己造成的、一种是惩罚、一种是管教、还有一种是试炼，四种，是吧？（嗯。）四种表现出来的是不一样的。如果是你自己造成的，那就不说了，你自己注意你的生活习惯就行了；要是惩罚，那就是显明你了；要是管教就是对你的拯救；对于试炼来说那就是拣选。这四种你能分清就分清，你分清了是你的认识，你要是分不清，你可以囫囵吞枣，你可以来个糊涂，“我愚

昧，我无知，不管怎么说，就是神把我当玩物耍，我何不甘心乐意呢”？就好比人家打压我、开除我，把我打成“大邪灵”的时候，从外表看这是人为的，明明就是带领工人在这儿陷害，但到底是人为的，还是神摆设的环境，还是我做了什么错事，人家看见我是邪灵了，我不知道。我当时就处于一种分不清的状态，我就想着，即使人家说我是邪灵，或者说我不是邪灵，我也得站住见证。我站住见证也好，我是邪灵也罢，不管怎么说，就是把我抬得高高的，我也得尽本分，我也得见证神；就是把我踩在地狱，我也得见证神，我也得完成我的使命、责任，这是不是一个态度？（嗯。）这就是说，你的态度、观点代表着你对神的顺服。

长期的刚硬、对抗带来的后果（二）

约伯被剥夺了万贯家财，是谁临到他了？强盗。和神有关系吗？（没有。）没关系。强盗抢了他的家产，约伯说什么？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他在里边一直寻求原因呢，“神为什么要收取我的呢？为什么呢？”所以当他的三个朋友说他的时候，他说“我敢说我是敬畏神远离恶的人，我敢把我做过的事在神面前拿出来”。他一直认为是神作的这件事，是神剥夺了他的。他的意思是，“就是神剥夺了我的，我也该见证神啊！神的名是当称颂的呀！”他妻子那么攻击他，他也觉得应该呀，“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不应该称颂吗？我不应该承认耶和华是造物主吗？我不依然还是受造之物？因为他剥夺了我的家产，我就不是受造之物了？说不过去呀！”他有这么个良心，神就看他的这个态度。他并不知道灵界发生了什么，神说：“彼得一直注重摸灵中感觉，一直注重‘观察’灵界动态，所以不仅我的心意他能略有体察，而且撒但的诡计他也略知一二……。”（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八篇》）人家彼得对灵界略知一二，但约伯对灵界不认识，神定他的罪吗？（不定。）神不定他的罪。神关键是看你的态度，看你面临这个事你的态度，你是向着谁、为着谁，你是不是称神为大的。临到这

个病了，如果你说“究竟是我吃东西吃坏了？还是神管教我呢？”自己省察了三天，不行，问问姊妹：“你看看我这个情形，我这是临到神的管教了，还是对付呢？还是惩罚呢？”问了张三问李四，问SJ，问弟兄，就算你问清楚了，他们都一致说你这是惩罚或者是管教，这对你生命有没有意义？（没有。）虽然你问清楚这是什么原因了，但在神那儿，神始终没有看见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你把这个彻底调查清楚了，你去医院里检查了，医生说因为你吃垃圾食品了，垃圾食品里边有什么成分，这些成分是直接导致你得什么病，直接导致癌症，直接导致尿毒症，导致你得病的各种原因确认了、对症了，“因为我天天吃垃圾食品”，这是谁造成的？自己造成的，自己的生活因素造成的。你即使找到原因了，神看见你是在干什么了？“这和神无关，是我吃成这样的”，神没有看见你来到神面前。神看见你只是个考古学家，你只是个研究神的。你是研究“神是管教我呢？还是试炼我呢？还是撒但的试探临到我了？”你是研究神，但神始终没有看见你的观点、态度。（嗯。）

就好像你有三个孩子，三个孩子都孝顺你呢，过年都给了你一万块钱。一个孩子他给你一万块钱是觉得：我是你的孩子，我就应该给你一万块钱孝顺你，这是我的责任、使命。另一个是：我在外边混呢，别人都看着呢，如果我拿不出一万块钱多丢人现眼，别人会怎么看我？他是为了面子。最后一个是：我实在是不想给父母拿这一万块钱。可是我爸那还有三间房，我要是不拿，到时候分家产的时候给我分不分？没我的份。我爸还有多少存款，不行，我不比你们多拿，你们拿一万我也得拿一万，最起码我爸分家产的时候不能没我的份。三个人的盘算一样不一样？（不一样。）父亲看的就是孩子们的这个态度、观点。每个人“孝顺”的心都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凭良心去做事的，一个是为了面子做事的，一个完全是为了敲诈勒索，是种骗取、换取。虽然从外表看是一样的，都是给了父母一万块钱，公平、公义，可是作为父母的，他们喜欢哪一个孩子？哪个有良心？这和咱与神之间的关系是不是一样的？（一样。）环境摆在你面前了，三个人都在尽本分呢，一个人尽本分觉得是应该的，“这是受造之物该尽的本

分”；一个人是作给人看的，“我把这本分尽好了，让弟兄姊妹看我对神家多忠心，让带领能看重我，重视我，能提拔我”；一个尽本分是在搞交易，“我没办法才尽的本分，我要是不尽本分有可能就把我灭了”，这是他的态度、观点；还有一个人他尽本分的时候，不好好尽本分，“我是神手中的小宝宝，我是神造的，神和人的关系就和亲人一样，他能舍得伤害我呀，他能舍得杀我呀。他是那样说话呢，他能那样做啊？怎么说我也是神造的呀，人就好像是神的亲骨肉一样……”，他尽本分还好好尽不尽？（不好好尽。）他心里有这样一句话，“神是爱人的，神是慈爱怜悯的，神不可能也不能那么作，临到人的只是一个话语，就是和人说话呢！”这样他尽本分就不会忠心，他不会好好尽本分，他就应付着来，过去就行了。所以说前三个人虽然尽本分的态度不一样，但这三个人起码能尽本分，但第四个人他就连本分都尽不好，即使说尽好了，也是怎么呢？也得四周的环境平息，他的心情高兴、愉快，还得他喜好这个本分，因为他是凭喜好尽的本分，“我喜欢做这方面”，这方面的本分他就能尽上，不喜欢的本分他能尽上吗？他就尽不上了。或者外界有什么环境，外边有个风吹草动，他就跑到外边去了。关键是他还敢跑，而其他人不敢跑。你说他信不信？他信。他信还敢往出跑，因为什么原因呢？他认为神是爱人的，神说一定能把你作成，“神都说一定能把我作成，我着急什么呢”！

我记得小时候我妈为了让我好好学习，常给我讲故事，有个算卦的给两个孩子算卦了，算卦的和一个孩子说你以后是状元，和另一个孩子说你以后是农民。说以后是农民的这个孩子就气得不行，“凭什么呀，你说我是农民的命，我就不相信，我可不做农民，我要好好学习。”说以后是状元的那个孩子呢？“命中注定，人的命天注定，不在乎你这么拼搏”，所以他就不好好学习，他该玩玩，该干嘛干嘛。最后说以后是农民的孩子考上学校了，说是状元的孩子没考上学校种地去了，他就找算卦的去了，“你不是说我能考上吗”？从这个故事里就看到咱不能误解神的话，神话是真理，但你要理解神话的意思。理解神话的意思，不是理解神话的字句。神说了神定意要把你作成，你想跑也跑不了。神定意能把你作成是说什么呢？不怕你愚昧、无知，你只

管往上够，神定意能把你作成，这是完整的意思。你往上够神才能把你作成，你不往上够，神能把你作成吗？（不能。）你想跑也跑不掉，这是指什么说的？让你效力，你跑不了。神要作成的工作，无人能拦阻，更无人能逃跑。神兴起各种环境让你走不了，在神家效力。神说你想跑也跑不了，不是说“你想跑也跑不了，你必须进国度。”这是两个意思，两个概念，你不要误认为是神非要让你进国度。你要单单是为了效力，可以呀，当你效完力以后怎么了？（一脚把你踢出去。）不用说你想跑了，不用你跑，一脚把你踢出去。可你信神难道就是为了过来效力呢？想效力，你好好效力也算啊，你做个忠心效力者，神还给你一千年的恩典啊。忠心效力者想跑也跑不了？跑得了跑不了？（能。）谁想跑都能跑了，是神要你效力你想跑也跑不了。就像约拿，想跑了吧？跑到鱼肚子里了，你再跑。张茹今天想跑呢，你跑得了跑不了？你跑到医院了，你再跑，你跑不动了，腿肿了，你再跑。神让你效力你肯定跑不了，保罗跑得比你厉害吧？他跑了半个欧洲，他跑出去了吗？（没跑出去。）最后什么时候跑出去了？最后作完工作了你可以跑出去了，“我活着就是基督”，一句话就跑了。神还管教他，不让他说吗？在作工时期，圣灵作工维护，想跑也跑不了，作完工作神就不作工了，开始显明你，跑吧。教会建造作完工了，神就走出厨房，出国了，“快快快，我不在你们该大显身手了，该干啥干啥。”好了，大显身手做了事了。神说：“如今我在你们中间作工你们尚且如此，若到有一天你们无人关问的时候，那你们不都成了占山为王的响马了吗？到那时你们闯下塌天大祸，残局又由谁来收拾呢？”（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背叛　一》）“所有温室里的花，虽然多如繁星数点不清，而且吸引着所有的游人，但花谢之后，便如撒但的诡计破烂不堪，无人问津。”（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三篇》）神早就把话告诉咱了。为什么说是诡计呢？神说出话了，他不是神怎么说，我怎么接受，怎么去领受，怎么去做，而是和神转圈圈呢。“你不是说‘但我预定拣选的人，想跑也跑不了’吗？我记着这句话，控告你。你说你公义，你让人看看你作得公义吗？你说我跑到哪也跑不了。今天我只要从教会一走，我一不信神了，你神的名丢尽了吧？你不是说跑也跑不了吗？怎么没有捆住我呢？还是让我跑了吧！”他还要控告呢。他认为神怎么也不能让他走呀，他要走了，就是羞辱神呢。“不用说羞辱神了，这多丢人呢，说捆

着一个也跑不了，结果一个个都跑了！”你活在这个性情里边，处处与神对抗、对着干，那你还有出路吗？这些东西在你里边成了你的主导，成了你的生命，你自私、自是，你觉得这就是真理，你都把它划在真理里边了，然后以此自居，不动了。你们再说什么，影响不影响他？不影响，反过来他还看不上你呢，“这人怎么这么傻呢？信神需要这么累吗？神都说了你想跑跑不了，那你那么累干什么？神已经把你放在这圈圈里了，想跑跑不了，这就是国度。你还在那死守着，勤勤恳恳地尽本分干嘛呢？还不如活动活动。”他还说你愚昧、无知，最后自己中了自己的诡计了。因着他这样寻思，所以就灵里麻木。他灵里面怎么麻木的呢？因为他里边有“但我预定拣选的人，想跑也跑不了”这句话，在这儿自居了，所以神要什么样的人，国度里要什么样的人他想不想？（不想。）他就不想了，不思考了，也不寻思了。因为他觉得他已经拿到通行证了，他就是国度里边的人，他就是神所要的人，他就进了保险箱了。所以他也不寻思神的心意，他也不寻思自己的败坏流露，也不寻思神同意不同意，什么都和他无关了。你就看教会有多少人是这种信法呢？你再说什么，都打动不了他。张茹，你里面是不是有这情形？（张茹：嗯，有呢。这两天就有一种被摧垮的感觉。）摧垮，就把你原来的思想给摧垮了，是这个意思吧？（张茹：嗯。）垮塌了，神必须把你原来的那些思想摧垮，也就是列国已经倒塌，神的国要建立。不把你原来的那些思想摧垮，你还继续把它当作真理。所以你这个病该不该临到啊？该临到，必须得临到。不临到你，谁说话你也听不进去，因为你觉得“我有神话作根基了，神不是要求让神话作人的根基吗？我已经有神话作根基了！神的一句话就让人实行一辈子呢，我就实行这句话一辈子”！这就是神说的，合你观念的话，你就把它当真理对待，不合你观念的话，就不是真理。所以说，你们再说什么，她都听不进去了，不起任何作用了。所以张茹她表现出来的就是，你们说什么她也不搭理，你要是再说什么，她就是起来走开、躲开。为什么呀？掩耳盗铃。“你这样说我假装听不见，我假装听不懂，神会怪罪吗？神不会怪罪，不知者无罪。”所以你说什么，她都无动于衷。在她还能控制住自己的时候，她还能和你笑脸相迎，找个理由跑了，着了急了她就说“不要和我说，不要和我说”，是吧？（张茹：嗯。）从审判台前逃跑了。你看到她是从审判台前逃跑了，她看自己呢？“我找个理由站起来走了，只要我听不见，我心不服，口

不服，神能定我的罪吗？神能算完吗？不算完。神要让撒但不控告，要让它心服口服呢，我不服，我就没听见，我不懂得，我不知道，神的作工能完吗？神的工作就完不了。那我能临到危险吗？不会，临不到。我就不知道，神能惩罚我吗？神不能惩罚我呀！”所以她不能听你说，她得找理由躲开。按理说正常情况下，你一和她交通，她越听越透亮，她越愿意听你的。但现在她活在自居里边，她就知道你说的这句话是对的，她也是躲呢，“你不要和我说！你不说，我也不说，我就假装不知道。可你这么一说，就把我害惨了，我是想装不知道也不能装不知道了。因为你给我点透了、说清了。神看着呢，周围人看着呢，你说你说出来了，我是该实行还是不实行？我要是实行，我肉体得受苦；我要是不实行，弟兄姊妹说我是个不实行真理的人，神说我是不要神的人。你太可恶了，你太可恨了，把我的路给断了。因着你让我信不成神，你把我赶出了神家门。神没有赶我，是你把我赶出去的。”所以，谁和她讲真理，她和谁有仇；谁交通点透她里边的情形，她恨谁。看透不说透咱还是好朋友，是吧？“你这么一说，弄得我没法做人了，在人面前没法做人，在神面前也没办法了。搞得我实行也不对，不实行也不对。不实行我不是人，我实行吧，我得付多大的代价呢。你说得轻松，这不是你自己，不在你身上。”她怎么都有理，怎么都有话说，这就是人的悖逆、邪恶。是你的情形吧？（张茹：嗯。）

（张茹：这是什么观点导致的？）这一段时间，咱一直交通神交通的那三个要点，还记得吗？第一个是把人的好行为、好表现当成了真理。他把这个就当成了真理。你说张茹勤快不勤快？（勤快。）她欣赏不欣赏她的勤快啊？（欣赏。）“神要赏赐的话，赏赐的肯定是我张茹，肯定不是周蕊，周蕊懒得连饭也不做，人都看在眼里了。”她就欣赏自己的勤快，她把这个就当成了真理。世上的人说贤妻良母，是吧？（嗯。）“我还没有成家呢，就我这么勤快，我要是成家了，我还算不上个贤妻良母啊？”你只要不和张茹说灵里的话，只要不说信神的话，你说张茹好说话不好说话？（好说。）热情、热心、爱帮助人，用世上那句好听的话是乐于助人。你看着她是个小姑娘，做出事来根本不是个小姑娘。（夏彤：能感觉到姐姐的温暖，感觉到妈妈的

温暖，会照顾人，心细。）你看看达到的这个果效。她把这个当成了人的好行为，她认为这就是作为一个人该做的，作为一个人就应该帮助、扶持人，人人献出一点爱，世界将是美好的，是吧？（嗯。）她觉得你没有，她有，这种看事观点就导致她恶性循环。“你没有我有，我越持守，我越热心，我越能帮助、扶持人。”她帮助的是肉体里边的，是吧？（嗯。）让你们心里边都有她，心里边称许她。“人人都称许我的时候，神也看着呢，神不称许我吗？神也不敢不称许我呀！神要不称许我，神要把我管教了、惩罚了，周围人怎么看呀，‘神的公义在哪儿？神的公平合理在哪儿？这么好的张茹，虽然是个小姑娘，但做出来事像母亲一样，还能受到惩罚、受到管教？’别人会怎么看呢？撒但会控告、抓把柄的，神不能这么作。”张茹这么一寻思、一想，你说张茹是不是会越来越勤快？（嗯。）越来越勤快。她就把这些东西当成了真理。她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去实行。也就是说她把她的这些好行为当成了是在实行真理，把外表的行为当成了是在实行真理。当她这样“实行真理”以后，她又有什么心思了？“我是实行真理的人！”神喜欢不喜欢？（喜欢。）神光喜欢就完了吗？该不该赏赐？（该。）“神该赏赐了，赏赐的应该是我，不应该是你周蕊。因为我有资本了，我有资格了。”每天三顿饭谁做的呀？相对来说张茹做得多，是吧？张茹勤快。“我就是做饭做得少，我家务没少干吧？贤妻良母，我应该差不多吧？够合格了吧？”（嗯。）她这样做了，“SJ看见了，弟兄看见了，弟兄姊妹都看见了，那神更看见了！该不该赏赐我了？应该有冠冕为我存留吧！”（嗯。）该赏赐的时候，这是不是就是跟神要赏赐呢？跟神要得福呢？（嗯。）开始感觉有资本了、有资格了，可以讲理了。所以有些事情她就敢耍脾气，敢甩脸色，为什么呀？有资本、有资格了，可以甩了。“我甩了脸色你也不能说我什么，因为神赏赐我了，我有这个资格、资本了，应该了，可以了！”如果是刚出来尽本分的新人，谁敢啊？没资格的谁敢啊？

神交通的第三个要点呢？凭良心尽本分，是吧？（嗯。）凭良心尽本分以后，把这些自居了。你说张茹在这儿我给她发工资了？没有吧？（没有。）“一个月给我一百五十块钱生活费能干什么呢？在外

边干活一个月是一百五吗？人家好的一万五，不好的人家还三五千呢，是这生活费的几倍呢！我在神家尽本分一分钱不挣，起早贪黑，谁做到了？不要说人家不信派了，就信的，有几个能做到？在教会有多少人跟随，谁做到了？就是今天在外全职尽本分的，有几个人有我勤快？有几个人能和我一样做到如此地步？”就像有个姊妹说SJ了，“都是个受造之物，凭什么就是我做饭，你吃饭呢？”她讲这个呢，凭什么呢，她心里边就有个衡量。所以她觉得她这样尽本分良心过得去了。“你SJ又怎么样，你不过就是东跑跑、西跑跑，然后坐在家里边指挥工作，那我还在灶台边做饭洗碗呢。你天天跑的讲道呢，我还在文字组写字呢，我哪里差下了？所以我良心过得去，我再做什么你也应该包容，你也应该忍耐。”所以她就敢大胆地想做什么做什么，修理对付听不进去了，已经自居了，不害怕了。为什么呢？“我有了后盾了，我有十足的把握了，神是需要我的，你说话不管用。”张茹，有没有这个？（张茹：没意识到有这个。）反思反思吧。这些东西都是拦路虎，这些都是挡在你与神之间的一个帕子。因为你把你认为、想象的当成了真理，真正的神你是看不见的，神的公义你是看不见的，神的性情你是看不见的，神的所有所是你是看不见的，你是看不见神的，所以这些东西就是你和神之间挡着的一个帕子。你只有把自己的观念、想象、认为全部都弃掉，这些东西不存在了，单纯的，神怎么说你怎么做，这才能走进神的所有所是里边，才能看见神。你持守自己的了，把你自己的定为真理，你都已经把你自己认为的定为真理了，就相当于你把真理给弃掉了，把真理给否掉了。这个能听懂吧？（张茹：能，刚才说的就感觉有一种摧垮了我的思想的感觉。）当你的思想真正摧垮了，垮台了，那就是你的信神之路开始了。你的思想不垮，那神在你身上没法作工。你什么时候觉得你垮台了，信神才能开始。

我刚开始作工的时候，人家说我就是个“大邪灵”，一下把我摧垮了，我不再想着当什么有正义感的人、诚实人、神所喜悦的人了，我不再想着当人心中的“英雄”了，我就做我该做的。大邪灵是要遭神惩罚的，就算我是个“大邪灵”，在我临近惩罚的时候，临死之时也得

发出香气来呀。即使神今天惩罚我，说我是“大邪灵”，我也得把我手头该作的工作作了。就像祭司弟兄交通说的那个人，要调动他工作呢，他说他手头还有工作没作呢，他得把这个事情做了，就算是要调动他、打发他，他也要把手头的事情做了，祭司弟兄说这才像个有良心的人。今天即使我是“大邪灵”，我也得把神交代给我的使命、责任完成。当你看见你是“大邪灵”的时候，你还能把神交代给你的使命、责任完成，这是不是已经洁净了你了？（嗯。）这样，神是不是看见你的态度了？（嗯。）神拣选人就是看你的态度。亚伯拉罕能够把以撒献上，神就看到他的态度了。就是他再心爱的、心疼的东西，只要神说出话来，他就能献上，也就是说神话在他身上已经起到作用了，还用不用再试炼他啊？不需要了。因为神已经用他的宝贝试炼了他了。人信神就是想要个好的归宿，就想让神高看你，可是当你看到神看你连个效力者都不是，就是个“大邪灵”，就是该死的种类，该受惩罚了，就即使是这样，那你也得做你该做的，神看见你的心了。当神看见你的心的时候，神就可以把这个环境给你挪去了。如果神始终看不见你的心，始终看不见你的态度，那这个环境不会退去。就和张茹一样，这个环境不会退去。因为你有这样的心思，你总要硬着颈项和神对抗，神是有办法的，神只好用这种病痛来与你对话。如果给她来个发烧感冒，管不管用？（不管用。）不管用，必须是让你临到这个病，必须是让你住院，让医生给你说这个病如何如何。你得听了这病如何如何，感到害怕，“呀，不行，还是神大！”把你心里的东西摧垮，不敢再把你的心思当成真理了。

（张茹：我就是感觉没劲儿，提不起劲儿，但是又不知道为什么提不起劲儿，但是还得撑着往前走。我就感觉啥也没有了，把前边的全部给否了。又一想，不能误解神，还得往前走，可是怎么走呢？就硬撑着吧！）现在就是要把你的通行证扔到硫磺火湖，这段时间，咱天天看神揭露解剖假带领、敌基督了，神把假带领、敌基督的通行证都扔到硫磺火湖了，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就是献上性命的都不算啥呢，你做的那些算啥呀？神就是要看你的态度，看你对神的态度。而且咱做出来的和人家带领工人差了多少呀？更要给你放在硫磺

火湖焚烧了，不要想着凭这个能混进国度。神要的是神话在你身上是不是能作王掌权，神说的话管不管用。神让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他就没有一点偏差地去做，是他自己捆住以撒，拿起刀的，他不是让别人去的，没有一点是被逼无奈的感觉，是他自愿的，神看见他的态度了，所以神就能祝福他。今天神为什么不能祝福你？因为神没有看见你的态度、观点，没看见你是听神话的人，没有看见你把神当神待，神就没有拣选上你，所以在你身上环境就不能断了。什么时候神看见你的心了，看见你的态度了，你承认神话就是神话，服了，“我可算服了，我心服口服，我不敢再跑了！”神看见你这个态度了，这就差不多。就像管教孩子一样，“你听不听话？听不听话？”你打也好，哄也好，什么时候孩子听话了，这个环境还有没有？（没有了。）你不听话，这个环境就不完。约伯也好，亚伯拉罕也好，哪个不是？咱今天也是一样的。你看见现在我身上没环境了，看见SJ身上也没有环境了，但在你身上的环境却是源源不断的，越悖逆的人身上环境是不是越恶劣？人家有的人就不需要进医院，人家就能把这个东西扔掉，但有的人不进医院就是不行。如果说你进了医院还不行，那就没办法了。就是神说的，你有点羞耻感、惧怕感，就能蒙拯救。如果神用事实和你说话，你也不觉得羞耻，也不害怕，那你就没救了。

（张茹：外表看着怕，其实是不怕。）不相信神的话，只有你到了医院里边，医生和你说了你才相信了。你看见才信，人都是凭眼见。神这步工作就是要拣选，拣选的最低档次是什么？就是把你征服，征服就是让你听话。但听话并不等于你就明白神的心意了，最终果效神是让你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神要的是知心的人，不是要听话的人。但是仅仅是个听话，人都难以达到啊，这样的人都难找呀！神给你立了几个标杆，挪亚听话吧？一句话听了多少年？（一百二十年。）约伯，约伯怎么听话的？风闻有神，他就是死，他也不能否认神，这是不是听话？（嗯。）只要约伯听见有神，他就信，“就是剥夺了我，那神的名也是应该称颂的！”亚伯拉罕呢？刚开始神和他说“给你一个以撒”，他还喜笑呢，他相信吗？不相信。可是经历了以后，神真的给了他以后，他相信以后怎么了？神说把以撒给我献上，那他就

能献上，只要神说出来了，他就能献上。咱今天呢？神就看这个，只要这个拣选你过了，你被神拣选上了，那环境就挪去了，这就开始走信神的路了。尼尼微城和所多玛城有什么区别？所多玛，两个使者去给所多玛人传神的话去了，结果所多玛人都不接待，只有罗得一个人接待了，所以只有罗得一个人能活着。他老婆倒是跟出来了，不让她回头看，她还回头看，这是不是不听话？（嗯。）一个不听话回头看就是死！一句话不听你也该死，因为那是神话。有一句话不听就等于你不听神话。那亚伯拉罕为什么献上一个以撒就行了呢？在你最心疼的，最不合你观念的事情上能通过了，那合你观念的还用再说吗？稍微不合点你的观念还能拦住你吗？

刘志跟随了几年以后，昨天和我说了，“这两天我终于悟清了一个真理，以前一天说顺服神、顺服神，我就认为我已经顺服了啊，为什么还说我不顺服呢？原来不合观念的顺服那才算顺服，原来我一天顺服合我观念的就不算啊。我出来能撇，能干活，这不算顺服。原来是你说出来的和我的观念正好是相反的时候，我能跟着你走，这才算顺服！”原来我让他这样做，他就不，他非得按他的想法去做。以前我告他这个车不能这么卸，他非要这么卸，到最后还要和我打赌，“咱放下五百块钱，咱卸一下试试”，他还非要试。“悟清楚了，原来你说的不合我观念，我还能跟随，那才叫顺服。你说卸不下，你说不能卸，那就坚决不能卸，我就是想卸也不能卸，这才叫顺服。”昨天和我说悟清楚了，这才叫顺服神。你说他悟清楚这个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那他必须是配合神的作工，作了四五年以后，每天被我踩、踩，每天痛苦难受、痛苦难受，神给他开启了一下，解决了。明白一项真理，不借着你实际的配合能行啊？就像张茹，你不让她去医院，能行啊？在她去医院以前，是不是还必须得把她抵挡的那么多事实抓住才行？（嗯。）如果说没有以前抵挡的事实，糊里糊涂的就让她进了医院，她服吗？（不服。）必须让她做出来，然后去了医院，走投无路的时候再和她一说，这个时候她服不服？就像“浪子回头金不换”一样，当他爹、他哥告他说你可不要出去啊，现在骗子太多，他听

吗？（不听。）他必须拿着钱，去外边被骗，把钱都挥霍完了，返回来，这才能行，所以必须得人去经历。

我说张茹你谈谈你的心声，她谈不出来，就没思想。她的思想什么呀？“我做得对着呢呀，我谈什么？神作得不对呀，神为什么要让这病临到我啊？神说了想跑也跑不掉，是神说的啊，我还想什么呢？”这句话你是这么看的，她是那样看的。神说：“精明的人、真正有素质通灵的人是寻求真理的人，临到十次事也可能在八次事当中得着一些启示，得着一些教训，得着一些开启，有些长进。不通灵的愚昧人临到十次失败、十次跌倒也醒悟不过来，也不会寻求真理找到问题的根源，这样的人怎么听讲道交通也不会明白真理的，这就完了。”（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糊涂人不可挽救》）人家在十次事中有八次能得着一些启示，粗心的人什么也得不着，为什么？粗心的人不寻思、不揣摩，没有思想、没有心思。或者说你的思想、心思就是邪的，你站在了个人肉体利益的一边，那你就是歪脖子看表。你始终是歪脖子看表，你什么也得不着，所以，你得站在神一边看事。你茅塞顿开了没？（有一点吧。）人人都在苏醒的过程中。（神拯救人太不容易了。）为什么说神是精心策划呢？这就让你看见了，给你周围摆设什么样的人，什么时候和你说什么样的话，都有时候。你看这些时候错开能行吗？环境错开能行吗？少一步都不行。神是根据人的需要而供应，张茹在这方面就需要这样的供应，卫晋在那方面就需要那样的供应，必须得把他的万贯家产剥夺了，他这才能过来，不剥夺他的万贯家产他能过来吗？张茹呢，你不把她打到医院，她不过来。人硬不硬？太刚硬了。张茹，听懂了吧？（张茹：听懂了。）能看见自己悖逆在哪儿了吧？（张茹：嗯。）

你看见挪亚、亚伯拉罕、约伯，你佩服不佩服？（佩服。）你觉得他们到位不到位？（夏彤：不到位。）为什么？（夏彤：神说了。）神说什么了？（夏彤：神说，你们称亚伯拉罕为义人，但他不是义人。当他听到神要赐福他，他还喜笑呢，他还不相信。他只是把

以撒献上了，只是听话顺服的见证，但是他不明白神的心意，不认识神，不是神的知心人。所以说神心里沉重，还等待着人能理解神的心意，做神的知心人。）对，你得搞清楚历代使徒是怎么走的，他们表现得再好，就是个顺服。今天，你能够达到历代使徒的顺服，能够顺服听话，这就是神把人征服了，这样你就配剩存下来了、就能剩存下来了。为什么说你能剩存下来了？因为神说什么话，你能听话了，这就是把你征服了，“我可算服了，你说什么，我听什么”，这样这个人才能够剩存下来。如果神说一你就说二，神说五你就说七，那这个人不配剩存下来。历代使徒顶多是能听神的话了，但能不能听懂呢？他还不知道神说的是什么意思。他只是听神话，神让他把以撒献上，他就把以撒献上，就是和规条性的事一样，告他说怎么做，他就怎么做，他仅仅是一个能听神话，按神话所说去做的人。神要的是什么人？能通行他旨意的人，能够听话，还得明白神的意思。彼得是不是比约伯强呢？（嗯。）神说：“彼得一直注重摸灵中感觉，一直注重‘观察’灵界动态，所以不仅我的心意他能略有体察，而且撒但的诡计他也略知一二……。”（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八篇》）这是不是能知道一点神的意思了？今天神把他的所有所是都用话给你说出来了，他的心思是什么，他的性情是什么，都明明白白告诉你了，所以神说你比历代以来的使徒都得的多，你比亚伯拉罕都得的多，神赐给你的比赐给亚伯拉罕的多，你是最有福的，这是实实在在的。历代以来的使徒为神抛头颅、洒热血，神怎么说的？神说他们都是为这一步效力的，你听着他们可怜不可怜？（可怜。）他仅仅是效力的，因为他不知道神的心意，作工宗旨是什么。今天你明白了，你知道了，你是得福的，你是受益者！你说咱该不该把自己为神献上？咱今天走到哪一步了？咱现在连个听话都达不到，连征服都不是。你离神越近，神的性情越显明，感觉离神越远。原来你离神远的时候，你感觉信神太简单了，相信有神就完了。可是走到今天的时候，“啥？我信神听话还不行？亚伯拉罕、约伯神还不满意啊？原来他们只是听话啊，原来只是听话还不行啊，我还得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听话顺服还没达到呢，后边的路还遥远着呢”！（周蕊：我刚刚有一个感觉，我就感觉神作工太细了，就是解决人里边心思意念里流露的东西呢，就是要洁净人这些心思意念里的掺杂，不是看人外表的做法、好行为。）对，现在就是洁净、洁净，从根源上来洁净，所以为

什么说这是拯救人呢，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后再不拯救了，这次就洁净了，人里边被撒但败坏了的东西就没有了。

你感觉离神远了，感觉前边有路可走了，这才是你走上正轨了。你原来感觉信神简单，只要相信有神，就成了，你哪还有路呢，不用走，“我每天传传福音，告诉人们，神来了，信神吧，信神了大灾难来了就不死”，这就完事了。咱现在得先操练能够把神当神待。本身神是造物的主，你把神当神待是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就这一件事，你看难不难？人悖逆到什么程度了？今天让张茹再看看她所走的路，张茹，你说你把神当神待了吗？你把神话当神话待了吗？经历了教会建造还不行，还得经历国度建造，经历了国度建造这么长时间以来，神和你说什么，你心动过吗？没有动过。心什么时候动呀？必须把你打到地狱，打到无底深坑，让你看到自己是地狱之子该死的时候，你才清醒了！进了医院里边一看，这要命呢，这才想起来了，神可是造物的主啊！再一看，自己和造物的主之间的关系竟是如此的尴尬，能看见自己的真实情形。（夏彤：越经历越感觉神真是太智慧了，精密摆布、精密计划，太深奥了。刚才我听给张茹交通的，就想怎么这么深奥呢，就感觉人这个思想，这些过程太复杂了，好像都难以理解，好像跟奥秘一样。）神说人的心灵深处就像深海中的奥秘一样探测不透，今天就让你探一探。（夏彤：神作工拯救人就是这么复杂，人就是这么败坏、这么悖逆。神爱人，但人太坏了，太败坏、太悖逆、太抵挡了。越感觉人就不是个人，神真的是神，就是感觉到离神真的是越来越远了。）这就是说让你从心里边有一个真实的认识，你对神有认识，对撒但有认识，对你自己所做的有认识了，那神的作工是不是就成了？（嗯。）这是不是加给你智慧？加给你理智？咱没有良心、理智，瞎眼无珠。

382　你的结局到底如何

1　万物的结局都近了，整个天地都到了结束的时候了，人怎么能逃脱人生存的结束之日呢？那些敬畏神、渴慕神显现的人怎能不看见神公义的显现之日呢？怎能不得着最终善的赏赐呢？你是行善的一类人呢？还是作恶的人呢？你是接受公义审判而顺服的人呢？还是接受公义的审判而被咒诅的人呢？你是活在了光明之中的审判台前，还是活在黑暗之中的阴间呢？你的结局到底是赏还是罚，你自己不是最清楚的吗？你不是最清楚、最了解神是公义的吗？你的行为、你的心到底如何呢？你为我舍弃了多少呢？你敬拜我有多深呢？你对我如何不都是你自己最清楚的事吗？你的结局到底如何你应该最清楚！

2　我实在告诉你，我只造了人类，我也造了你，但我并没有把你们交在撒但手中，也不是我有意叫你们悖逆抵挡我，从而接受我的惩罚，这些祸患不都是你们自己的心太刚硬、你们的行为太卑鄙而换来的吗？那你们的结局不也是你们自己可以决定的吗？你们的结局不都是你们自己心里最清楚的吗？我征服人是为了显明人，也是为了更好地使你蒙拯救，并不是让你来作恶，也不是有意让你走入灭亡的地狱中，到那时，你受苦至深，你哀哭切齿，不都是因为你的罪吗？这样，你自己的善或恶不是你最好的审判吗？不是最好的能显明你结局的证据吗？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征服工作的内幕　一》

追求真理根据神话看事

（苏梦：祭司弟兄说不要放过每天临到的事，无论大事小事都不要放过，往神话上够，看神是让咱学哪一方面功课呢。有些事虽然不大，但对我也是一个警醒，感觉这是神在向我说话。可又想我也不能瞎扣、乱套，那我应该怎么去理解呢？很多时候临到的人事物、环境是神作的，但人偏偏误认为是撒但作的，有时候是撒但作的，但咱们说是神作的，我对这方面模糊不清，不知道是让我学哪一方面。）其实你不是想学哪一方面，你是在找合适你口味的。（苏梦：合适我口味的？怎么讲呢？）你说约伯临到试炼的时候，临到他的是谁呢？是撒但。那你说这件事情是谁作的呢？要说是神作的，算不算乱扣？（苏梦：不清楚，不敢乱扣。）撒但在神的手中，没有神允许的事，是发生不了的。既然发生了肯定是有神的允许，但是撒但作的。（苏梦：哦，是撒但作的，是神允许的。）神说你不要乱扣，主要说的是你的观点。不要乱扣，什么是乱扣呢？主要是说你的认识。你要是从正面领受，从神话看事那叫认识，反面领受，不从神话领受就叫乱扣。约伯的老婆说："你还信神呢，信神能信成了这样，你弃掉你的神死了吧。"他老婆是不是乱扣呢？（嗯。）约伯是怎么说的？"愚顽的妇人，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那这个算不算扣？这算什么？这算他的认识，算他的信。从规条上来看，他们两个人的认识方向是不是一样的？是一样的，都认为是神作的。约伯的老婆说："你还信神呢，信神，神就是这样对待你？你弃掉你的神死了吧！"约伯说："信神怎么了？赐福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不也是耶和华吗？耶和华的名不当称颂吗？"（苏梦：两个观点，一个正面的，一个反面的。）是不是神作的呢？不是神亲自作的。关键看你的观点，你站在哪一边，你为谁说话。（苏梦：哦，就检验我呢，看我是站在哪边，为谁说话。）对，就看你站在哪一边，为谁说话。

人一生下来，命运是不是就注定了？（嗯。）就像小女孩的命运一样，小女孩一生下来，就注定了她的父亲肯定是要早死的。（嗯。）为什么注定了呢？神把你送在世上就是让你来体验神的主宰的，神知道你的性情，所以你的父亲就必须得早死，这就是要看你的

态度、观点。如果是寻求的、信神的人，“哎呀，我一直是要靠父亲呢，神不让我靠，靠丈夫，神也不让我靠，看来我的命运是神主宰的，是不由我的，不是我能打算的。”这是一个什么态度？是顺服、寻求的态度。那你看见这是谁作的？这是神作的。如果换一个角度，“神是爱人的？八岁就让我的父亲死了，想靠父亲靠不上了。我刚成家，丈夫外出打工不在家，想靠丈夫也靠不上。年老的时候丈夫回来了，以为能靠得上了，结果没感情，和丈夫不合。神啊，你耍我呢，玩弄我呢！”这算什么？（苏梦：反面的，这就是撒但送的意念。）这就叫乱扣，乱扣帽子！神是耍弄你吗？“老天无眼啊，我的天哪！世上那个坏人怎么还活着？我这么大个好人，怎么就看不见我呢？”是不是常有人说这话，这是在干什么？这是不是在乱扣呢？（嗯。）神作的事情都是公义的，你首先得确认都是公义的，如果你看见这件事情是公义的，看见这是神的爱，是正面的，那是你的认识。因为神是圣洁的，是正面事物的象征，不可能有反面的。如果你的认识成了反面的，那就是乱扣、乱扣帽子。听懂这个意思了吧？（苏梦：嗯。）这件事情是谁作的，你也不需要去调查、去核实，关键是看你的态度、观点，看你是向着哪一边。你从这一件事情中是看见神的作为了，还是对神产生误解了？如果你是对神有正确的认识，那就不叫乱扣了，误解了神那就叫乱扣。这个明白了吗？（苏梦：明白点儿。）

和人的实际生活结合就是：在自己的角度上，肉体得益处了、得恩典了，“这就是神作的”，这个你能承认。当你肉体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你会说什么呢？“这不会是神作的，神不会作这事，神不能作这事，神是公义的，哪能作这事呢？”这是不是就是乱扣呢？宗教界的人认为，“神哪能说这样的话呢，神是爱人的，神是慈爱怜悯的。”这是不是乱扣呢？（嗯。）你根据你认为的好听的、你认为对的去理解，那就叫乱扣，有神话依据的才是认识。（苏梦：得有神话依据，有真理原则。）有神话依据，是正面事物，那就是你对神的认识。（苏梦：没有神话依据的这就叫乱扣。）没有神话依据是你想象观念出来的，那不就是乱扣？（苏梦：都是从自己大脑想出来的，这就是乱扣。）是认识还是乱扣，是根据你的认识、你的态度而决定。如果

你父母骂了你几句、打了你两下，不认识父母的，会认为：“你就是个魔鬼，你就是个母老虎，你就不是我妈，我妈不会做这事。”认识了就是：“这是我妈对我的爱，我妈是为了我以后，我妈是怕我考不上大学！”这就叫认识，那个埋怨的就叫乱扣。同样是你妈做的，但有两个认识法。父母打你，你是能看见的，那如果你在学校，你父母给你寄了个东西，或者给你传达了个话，你虽然看不见他们，但根据你对父母的认识，你知道他们会做什么事，“呀，这是我父母做的”。又或者“呀，这不是我父母做的，我父母不会做这事”。你虽然看不见你父母做什么，但是你知道你父母能做什么，这是因着你对父母的了解。你知道你妈是爱你的，你妈从外边给你寄东西，或者在外边给你宣扬，“我闺女怎么样、怎么样……”。“我就知道我妈愿意夸我，一听这话，这就是我妈说的话。”或者是“一看这就不是我喜欢的东西，我妈知道我喜欢穿什么东西，这肯定不是我妈给我寄的东西。这个话尽是训我、批评我的，说我这个闺女不好，不咋地，一听这话，这就不是我妈说的”。如果你对你妈真了解的话，你有准确的认识，那你的评价是正确的；如果你对你妈不了解，你就会对她产生误解，你误解的那些话就都叫乱扣。根据你的了解、认识说出来的话，那叫认识，也准确，所以神和你说不要乱扣。神和你说不要乱扣，目的是让你不要误解神。（苏梦：对，平时乱扣和认识分不清楚、弄不明白。）

要严格说，约伯临到这样的环境，是撒但临到了他，能不能说这是神作的？严格地说是撒但作的，准确的话就是撒但的试探。但是约伯他没有那个认识，认识不到，他仅仅是有个信，他确信是神主宰着万有。所以说即使这件事情不是神直接作的，但因着他的信，他相信是神主宰万有，那这是他对神的认识，这就不叫乱扣了，这只能说是他认识的程度不同罢了。保罗为什么能跑半个欧洲？是因着什么？身上有一根刺，他认为是神在管教他呢，其实是一个后遗症，但用不用追究它是后遗症还是管教？（不用追究。）不需要，只要能得益处就行。就刚才说的小女孩的命运，她的命运是神主宰的，她父亲什么时候去世，神早就命定好了，因为神了解她是什么人，神就专门给她摆布这样的命运，让她来体验神的主宰与安排。在体验中，因着她的

固执、幼稚、执拗、一厢情愿，神了解她的情形，就给她摆设这样的家庭，让她在这样的环境中体验、经历，这是神作的，让她去认识。如果小女孩她往这方面认识的话，“呀，就是啊，一次两次，我凭我自己就是做不成，一切都是神主宰的，不是我说了算。”她开始扭转、认识、不再执拗、不再一厢情愿的时候，她就能看到这一切是神作的，是神的安排。但她要是执拗，不这样去看的话，她觉得这是什么？“我爸死的时候，不是神命定的，是因着病死的。”和神有关无关？（无关。）“我丈夫是因着工作原因和我分居两地的。这是神让他去外地工作的？不是！”与神无关。“丈夫和我感情不和，年轻时候没有在一起，没有感情，年老了也没有共同语言，这是神作的？还不是！”她把一切人事物都与神的主宰分开了，这就是乱扣。她什么都能找个理由，找什么理由呢？“不是神作的！”或者她知道是神作的，但她产生了误解，这就是乱扣。（苏梦：误解就是乱扣，误解神的心意，是吧？你得看神给你摆设这个环境是让你从中明白什么。）神交通说：“洗完头头发没干，大冬天就出门了，跑出去了，你说‘没事，神保守’，这做法怎么样啊？这就愚昧，傻呀！你说神保守，结果最后还是感冒了，这一感冒就是重感冒。冻大劲儿了，脑袋一冻，那寒进去就是重感冒。……你说‘我不怕，我靠神，神保守’，结果脑袋、头发一冻，脑袋受凉了，感冒了，最后你心里还得埋怨，说‘神也没保守我啊’，你这对神是不是误解？”（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常常存着寻求顺服的态度才能进入真理实际》）大冬天你洗完头出去没注意感冒了，你说是神作的，是神管教呢，这是不是乱扣啊？（是。）人的这个身体素质，你大冬天洗了头出去外边，这生理反应就要感冒呢，这是神给人制定的生活规律。你超出了这个范围，感冒了，还说这是神管教呢，这是不是你对神给你命定的生活常识不了解，然后产生了误解？你按着误解这么去认识，这不就是乱扣？

（苏梦：上次你交通，病痛可以从四个方面去认识，有的病痛是神命定的、有的就是自找的、有的是无知导致的、有的是神让你站见证。那我的胳膊疼从哪一方面进？是让我作见证，还是让我去体验？）你不需要非得把它分得准确，你只管正面进入。就像你胳膊疼

呢，那你是不是得多方面考虑呀？比如：“我今天干什么事情了，我干的这活儿，是不是超过了人身体承受的范围了？”你超过了神给你制定的身体承受范围，这就是愚昧，所以这件事情就不是神作的，是你自找的。是你自找的，那这是不是你的愚昧呢？做人、行事、敬拜神得有准则，你怎么做人，怎么做事，是不是得有个范围？那你就得认识“我这胳膊该怎么用？该在什么范围内用呢？我这个胳膊能承受多大的拉力、压力？”这是不是一个正常的理智呢？这是不是该有的？（嗯。）借着这个事让你有正常人该有的理智。（苏梦：我为什么问这个呢，因为我这个胳膊疼的时候，我回去反省、认识孝敬父母这一方面，一天半就不疼了。另一个胳膊疼的时候，卫晋给我交通了以后，当我反省认识到的时候，第二天又不疼了，我就感觉很奇妙。可是我又想我这么一认识就好了，就这么奇妙啊？是我神经过敏还是咋回事呢？还是正面的？还是我瞎胡套呢？这个我不清楚。）你不需要去细追究。既然你能够说“我的胳膊是因为什么、什么疼呢”，那你是不是真找到原因了？是不是找到你抵挡神的地方了？不管你的这个胳膊疼是管教，还是你自找的，因着这个能让你警醒，那这是不是对你的保守？（苏梦：是啊。）那你在让你警醒的这方面是不是该实行真理了？（苏梦：是，对着呢。）那你因着这个实行真理了，这对你是不是有益处的？（苏梦：嗯。）对你有益处了那就行了。（苏梦：嗯，我就是在想怎么我一认识就好了呢？就这么奇妙？这是神在我身上作的奇妙作工？还是自己神经兮兮地瞎想呢？）要说是神作的，不应该是神作的。你还没实行真理呢，神就给你把病痛挪去了？就因为你有一个意念有问题了，神就管教你？你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苏梦：是啊，我就想我又没那个身量，怎么就在我身上有这个环境呢？我就搞不明白。）不用你搞明白，你只管得益处。（苏梦：嗯。）你说是吃鸡蛋营养高，还是吃肉营养高？你非要去研究清楚吃肉还是吃鸡蛋好，用不用？该吃吃、该喝喝，自然而然身体就壮实了，这是根本原因，是吧？“我得研究清再吃，研究不清楚就不吃。”那你就要饿死呀！所以不需要你去研究。你老要去研究那你这就属于什么？你不是在信神，你是在研究神，你是在试探神。

（吴雯：她那天要跟卫晋请三个月假，回去伺候她爸去，她的心在这个本分上老是安静不下来。卫晋说我不给你请假，也不给你规条，我把你往真理上带，卫晋就给她交通在本分和个人的事情临到时，该怎么选择。交通完卫晋说，真理也给你交通了，接下来不知道神咋作呢，也许管教、也许……就临到你了。就看见她在那抵触得不行，心里就接受不了。）就像我刚刚交通的小女孩的命运，她家什么条件、什么环境，神给她命定好了。那你说她爹死了，是神管教她吗？是因着你生命的缺少，神根据你的缺少来供应你，不需要你去研究。你疼了、难受了，有一个惧怕的心，有一个羞耻感，就能蒙拯救。“哎呀，胳膊疼，这是不是神作的？”你能够往神这边去考虑、寻求，这就是一个好事，但不需要非得追究清楚是不是神作的。其实你是想要一个答案，“这要是神作的，哦，我知道了，不敢了，我一天假也不敢请了！”这要不是神作的，“好了，我可以大胆地做了，问问弟兄，确认一下，神要是不这样作的话，我就可以请三个月、六个月假！”你是想得着这样一个结果，得不着结果不跟、不走，这是不是就是试探呢？所以说你不可能试探到结果。我不会具体告诉你，哪个是神作的，哪个不是神作的。我也没有那么超然，我只是根据神话行事，根据神话看事。信神就是追求得着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做人，应该怎样做一个人，时时事事处处想着神、为着神，有惧怕的心。不管这个疼是不是因着这件事，都能够这么有意识地去认识、去寻求，这是人该走的路。你不要想着弟兄说了，神一般不作这个事，好了，抓住了，弟兄说了神不作这个事，那卫晋再说什么话也不管用了，“不要吓唬我了，弟兄说了……”，然后你也就胆大了，什么也敢做了，那你就把自己给“卖”了。你不要想着神有没有管教，你也不要想着神在你身上作神迹奇事，你也不要想着神作得那么超然，不然别人都眼红你，“呀，神这么管教你，我怎么就没有呢？”结果人都不寻找神话来作为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了，都去注重摸超然了。“我今天试试不听话，我看胳膊疼不疼。”就和李慧一样，“我和带领对着干了三个月，我也没有胳膊疼啊！有神没神？”好了，以后胆大了。李慧她幸亏没有这样走，这样走的话，那李慧就更加胆大了。

神说：“你们要想被神成全，得学会在凡事上都会经历，在临到的事上都能得着开启，每临到一件事，不管是好事或坏事都能使你得益处，不能使你消极，不管如何你都能站在神的一边看事，不能站在人的角度上分析、研究（这是经历的偏差）。”（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对被成全之人的应许》）不管好事坏事得益处，只要对生命有益，能得真理就行了。你这种情况就好像“不见兔子不撒鹰”，你带着老鹰去抓兔子，看不见兔子，你就不放老鹰。你是怎么呢？“我看不见益处，我就不实行真理，我看不见神是救我命的，我就不搭理，我先得看看，神究竟管教我不管教我。神管教我了，我就得实行，我就得做，神不管教我我就不做了。”不做亏本买卖，为了自己不做亏本买卖可是下了一番苦功，把神话也找着了，把祭司弟兄的话也找着了。“我怎么走呢？该怎么走路呢？”（说到她的心坎上了。）这是你的真实情形，大家都能看得见，是吧？（是了。）在你自己心里觉得你是最聪明的，“你们家庭也撇了，婚姻也撇了，什么也不做了，你们究竟能得着什么呢？最后能不能剩存下来呀？你看我，我看见能得利，我才上，看不见得利，那就是赔本、亏本！”你在神面前没有这个私心？（苏梦：既然说出来了，就肯定有，不敢说没有。）单纯地承认就行了，不要说给你说出来了就肯定有。你的言行举止，再根据你询问的这些事情，你就把你自己给出卖了。这个问题解决了吧？（苏梦：解决了。）这下神话、祭司弟兄的话都能听懂了吧？（苏梦：嗯。）

什么是追求真理？神话说什么是追求真理？（苏梦：神给你摆设的环境，神要的是你对这个事的观点与态度，神的心意是什么，神为什么给你摆设这个环境。）你的观点、态度是属于你的一个流露，你要追求真理，得明白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神的话。你要追求真理，那你就得在神话上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神交通说孝敬父母不是真理，神说这句话，你该不该揣摩？（该。）你揣摩了没有？孝敬父母不是真理，为什么不是真理呢？“我是神造的，父母和我没有任何关系，父母只是生了我，是神给了他们一个功能而已，我是谁家的孩子，谁是我家孩子，那完全是神的主宰，人和人之间就是弟兄姊妹的关系，实际上在灵魂里面没有什么父母，我也没有亏欠谁的，我亏欠

的只有造物的主。那我成为他的孩子，我来到这个家，他就有责任、就有使命，就应该把我养活大。我能够孝敬父母是因为他对我有养育之恩，我得尽我所能还报他，但是我不欠他的。也可以说我有我的使命，也有我的责任，他老了动不了了，我该给他养老，但我不亏欠他，因为他和我没什么关系。”这是根据神告诉咱的灵界的实情来看待和父母的关系，就看清楚为什么神说孝敬父母不是实行真理了。“我再孝敬父母那属于情感，那是我自己一厢情愿，我亏欠他吗？根据神话看，我不亏欠他”，看人、看事都得根据神话。你看见这个事，你觉得你亏欠你父母，在我这儿看这个事，你不亏欠你父母，他今天就是说遭遇灾祸了，或者说不在了，你亏欠他不亏欠？难受不难受？难受，但那是他的命，是神摆布安排的，神是公义的，没有忧伤、没有眼泪。而你能没有忧伤、没有眼泪吗？当你妈突然临到一个疾病，“呀，我妈为我们辛苦了一辈子，我家条件才好转一点，刚想伺候她让她好吃好喝两天，结果突然来了个疾病不在了”，内疚、亏欠，永远放不下，这是什么？这个看人、看事，和我刚才说的是绝然不同的。我那个看人、看事是根据神说的人和人之间什么关系，那你这个看事是从哪来的？是根据你所认为的，“我是我妈生的，我妈把我从小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让我成人”。我是根据神话这么看，然后我这个看事观点就扭转了，我不亏欠你的。我认为是不亏欠的，而你认为你是亏欠的，我认为我的使命、责任仅仅是善待她，这是我该做的，从良心上说我对她没有亏欠，而你是“呀，妈呀，我现在手头实在是没有呀，我孩子还得上学，家里边怎么、怎么，我实在是亏欠你，但我没钱养活你……”，听懂什么意思了吗？（听懂了。）

什么是追求真理？就是追求根据神话看事，站在神一边看事，神怎么看，我就怎么看，就追求这个、认识这个，这就叫追求真理。你所说的那些是个做法、说法，是外表的，过后你还想再搞交易，是一种欺骗。我根据神话看事以后，我对我父母没有什么亏欠、内疚。神家的本分临到我了，我不是放下父母来到神家尽本分的，我对父母没有什么亏欠的，他们的命运有神主宰、安排。我没本分的时候，有点时间的时候，我可以去伺候她，帮她干活，这是我当孩子的责任，

仅仅是善待而已。当我的本分临到的时候，神呼唤我的时候，神是造物的主，我是个受造之物，我没有什么敢要求的，神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没有什么可说的，那是必须的，那我就能把父母放下，做神要我做的事，这是我一个受造之物该做的、必须做的。不仅是我该做，就是我父母他们也该做，他们也该敬拜神。是从我的思想里边转变了，不是说外表做了就行了。外表做了思想不转变，那叫欺骗。思想转变以后，用自己的思想去支配做这件事，而不是克制去做这件事。“哎呀，难受，我妈让我回去伺候呢，神家在这是要我尽本分呢，举棋不定，我该去哪边呢？你说神在这儿召唤我呢，我去伺候父母吧，神在那看着呢，心里难受，放下父母尽本分吧，我妈病了，举棋不定，难受。如果我回去伺候父母了，神怎么看呀，他们怎么看我呀，‘本分不尽回家伺候父母去了，丢人败兴，这还信神呢！’还是把父母撇下，来尽本分吧，没办法，他们都看我呢，神也在那看我，硬着头皮尽两天本分吧。”你的尽本分是硬着头皮尽的，不是心甘情愿尽的，神要不要？（不要。）不要，你那是个做法，是做给人看的，做给神看的，不是用心，不是神话支配、控制了你这个人。神话并没有控制了你，你是因着虚荣、脸面、地位，或者“为了剩存下来，我不得不去尽本分，如果不是这灾难卡着，我可不尽本分”，这和你心甘情愿尽本分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实质不一样。）从外表看都是放下父母出来尽本分了，我也放下父母出来尽本分了，你也放下父母出来尽本分了，但思想不一样，看事观点不一样。我看的是，我是个受造之物，我吃着神的、喝着神的，神给我的使命就是见证神的作为，就是来献上我的所有，这是必须的，是应该的，是天经地义的。可你在这儿是难舍难分，舍不得放下撒但，心里还煎熬、难熬，“神啊，是你逼我的，说是给我开辟出路，我的路在何方？”没路。

我和你说的这个就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走的路，你那个就是保罗走的路。你走不上彼得的路，那你走的一定是保罗的路。保罗他信谁？他就是信他自己，信的是他自己认知范围内的真理。他为什么能跑半个欧洲呢？就是搞交易，“我跑断腿、累断腰，作了这么大的工作，神能不认可？神肯定认可，肯定有冠冕为我存留。而彼得你作了

多少工作？你能进去天国啊？”他用自己的一种想象观念来衡量、来看事。你信神不是根据神怎么衡量，而是根据你自己的想象观念去衡量，那你说会有结果吗？这就是一厢情愿。神要的是见证，神是要得着人的心，看谁能爱神，彼得人家是寻求神是什么心意，这就是在爱的支配下所做的。保罗不管再作多大的工作，是因着爱神吗？保罗是为着他的名誉、地位、冠冕去作工作的，他想活着成为基督。而彼得呢？彼得是爱神，“我只有信、只有爱，我没有什么给神的，只有信和爱，我愿把生命献上。”他钉十字架神是怎么说的？神说按你的要求成全，去吧。是他要求的，为神倒钉十字架。保罗可能吗？神说如果告诉保罗他的归宿，保罗会不干了。回想教会建造时期人跑断腿、累断腰，你看人跑得劲儿多大，是不是为了追求真理呢？（不是。）这样一看就看出来了，所以教会建造都不属于是追求真理的，人都是实行着他认为的对的真理，在这个基础上搞交易，跑着跑着都在寻思着，“神作工结束以后，自己就可以剩存下来了，别人的楼房成了我的，别人的车成了我的，那些不信派都该死了”，不都寻思这些吗？等福音传完了以后，他回家坐等神的赏赐了。为什么他们能成了敌基督，为什么他啥也敢做？因为他感觉有资本了、有资格了。他寻求神心意吗？今天咱经历到这儿的时候，让你接受审判刑罚，把神的心意告诉你的时候，让你站在神一边看事的时候，你才发现国度建造和教会建造截然不同。教会建造追求什么？做法。就是神交通的，把人认为的好行为当真理来实行。你说传福音是不是好行为？（嗯。）为什么说是好行为呢？保罗他跑半个欧洲去传福音是什么支配他的呢？这是个关键点，支配他的是：他想得一个好的归宿，让别人高看他，有个地位、名誉，他为了这些与神搞交易。他与神搞交易以后还说“你看我凭良心作了多大的工作”，他凭良心、理智尽了个本分，他就认为他实行真理了。所以教会建造带领工人他就固步自封不往前走。

什么是追求真理？追求真理不是看他的外表怎么做。你看我走的路管不管外表啊？（不管。）我只管神怎么说，神的心意是什么。神说教会里不能有敌基督，那我就要揭发检举，简单跟随，神怎么说我怎么做。你就是打压我，我也要按着神话做，我不管你人对我怎么

样，我看的是神怎么说的，怎么对教会有益。即使你打压我，说我是污鬼邪灵，我也得揭发检举，不能让撒但、敌基督在教会里猖狂，我有我的使命。我不考虑自己的归宿，只考虑神的旨意是否能在地上通行。我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是不是说我敌基督，就是祭司弟兄说我是敌基督，我管不管啊？我不管。我只管把你带到神话里边，让你能明白神的话、明白神的心意。只要把你能带到神面前，让你能走上这条路，我就心满意足了，你看见我是不是就是这么做的？（嗯。）哪个是彼得的路，哪个是保罗的路，放在你面前让你看。你走不上彼得的路，走的一定是保罗的路！你仔细看一下，是不是所有人走的都是保罗的路？（对。）神给你交通了什么是追求真理，你才逐渐地苏醒，“哦，原来这是追求真理”。做一个真正的人，不要伪装，不用外表来欺骗人，“我坐正一点，我说一句好听的话”。神把世上的人认为的那些好人的表现、好的行为都给你解剖出来了吧？说话文质彬彬，里边再有什么诡诈、邪恶，能露出来露不出来？（露不出来。）在人看，人家这可是个好人，在神那边看不是，污秽不堪！什么才是好人呢？由心支配他去做这件事的时候，那才算是好人。这个能理解了吧？（嗯。）真理解了假理解了？（苏梦：你这么一讲，就能进入一些，知道点路途了。以前临到环境的时候经常说，要站在神的一边，但是怎么才是站在神一边看事呢？之前理解得就特别浅。）因为你就没这么实行过，没有走过这条路，因为你不解决你的心思。“你告诉我怎么做，我不孝敬父母，行，我把父母放下，我尽本分，行了吧？做几个月、做几年？”（苏梦：不情愿的，是克制、压制的那种。）是从你的思想观念里边扭转，从事物的根源、源头解决问题才彻底。

在教会建造的时候，你守了个规条，只不过是保守你没有犯罪，但那只是你的一个好行为，好行为好不好？如果说今天你没有走到国度建造这一步，你没有走彼得的路，而是走了保罗的路，那就是条好路。因为你要是不走保罗的路，你就连保罗都不如，你连好的行为都没有。一边是父母，一边是本分，你选哪个呀？（苏梦：走保罗的路？）走保罗的路你也得放下你爸、你妈，你得去尽本分。虽然是搞欺骗，但你所做的事，在神家算是尽本分吧？（嗯。）这是不是好

的行为？（苏梦：嗯，但心里不舒服。）心里不舒服，但人家看见你外表做的事情好啊，献上了。这比那些教会里的外邦人、不信派是不是好些？你看不信派尽本分吗？不用说不让他孝敬父母了，就是让他孝敬父母，捎带来尽个本分，愿意尽吗？还不尽。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你现在停留在外表的好行为。神和你交通说外表的好行为不等于实行真理，但外表的好行为用不用有呢？“神说了，那不是追求真理，那外表的好行为也不需要有了，我赤裸裸的，我单纯敞开，我就不是个追求真理的，我不尽本分了，我就愿意孝敬父母，理所当然！”连外表的行为都没有了，外边的“礼服”都没有了。今天说，外表的好行为不是真的追求真理、不是神所喜悦的、不是神所要的，是被定罪的，但不是让你没有外表好行为，而是让你有一个从里到外的变化。（嗯。）咱现在就像有的苹果，外边看着好好的，里边是烂的。这样的一个苹果和一个里里外外都是烂的苹果，你要哪个？咱现在不仅外表得好看，还得追求里里外外都好的。

咱败坏人刚开始里外都是烂的，等跟随了神以后，开始搞交易的时候，伪装起来了，外边是个好的，但里边是烂的。最终神告诉你，神要的是从里到外都是好的。里边就是你的那个思想，你把思想转了，看事观点转了，完全站在神一边看事，而不是站在自己肉体一边看事了，那你就是神所要的、蒙拯救的。这个简单了吧？在话语时代，神话带领着你走，带领你怎样做一个真正的人。原来人在恩典时代，是赤裸裸地与神要挟、要求，赤裸裸地要。跟上这一步的时候，不能赤裸裸地要了，该干什么呀？“我该换取、我该骗取、该应付糊弄、该有个好行为。”宗教界有没有好的行为？（有。）和这一步比起来他就连个好的行为都没有，他是赤裸裸的，一说就是“神是慈爱怜悯的神，神是给人恩典的神”，他们站见证站的是什么？“神给我什么了，给我什么了。”（嗯。）等跟上这一步还说神给你什么了？不能说神给你什么了，应该是你跑断腿、累断腰为神做什么了。到现在是要洁净心里边根源上的东西，从心思意念里改变，这就是脱胎换骨的变化。

335　你应学会根据神话看事

你们要想被神成全，得学会在凡事上都会经历，找着被神成全的机会，在临到的事上都能得着开启，不管是好事或是坏事都能使你得益处，不能使你消极，你都能站在神一边看事，不能站在人角度上分析、研究。若按这个方法去经历，你心就会被个人的生命负担占有，时时活在神的面光之中，不容易实行偏差，这样的人大有前途。

你们要想被神成全，得学会在凡事上都会经历，找着被神成全的机会，在临到的事上都能得着开启，不管是好事或是坏事都能使你得益处，不能使你消极，你都能站在神一边看事，不能站在人角度上分析、研究。若按这个方法去经历，你心就会被个人的生命负担占有，时时活在神的面光之中，不容易实行偏差，这样的人大有前途。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对被成全之人的应许》

做人、行事得有标准原则（一）

（SJ：小凤，这会儿怎么想的？说说你哭的原因，是气的还是冤枉的？）（小凤：不是气，就是感觉挺难的，这阵子事务上尽是事儿，有时候就觉得压力挺大。）（SJ：累的吧？刚才说你在这个工作上应付糊弄，你心里怎么想的？是不是感觉不是你做的，是他们做成

这样的，你只是过了一下手，主要原因不在你？）（小凤：就是我自己没检查，没怎么看就让他们送过去了。送过去以后出了问题，陆山对付我那个话、那个口气，我里头就接受不了。我说："临到这些环境，哪一次来你都是发一次血气、发一次唠叨，也不说这个问题临到了，咱商议着解决，有时候我就没看到，我也不是有意的。"他说那些话我里头就特别难受，有时候就操不了那么多心呀。还有让那个弟兄帮忙加工东西呢，拿回来的时候我就看到咱的东西少了，我里头也流露，"呀，咱的东西怎么少了？是不是他们偷拿了？"我里头就流露这些，但是也不知道实际情况。我和肖文说了一下，后来肖文嘴快，就说"我也感觉是偷拿了"，把这话说出来了，我说："肖文，不管咋样，咱不能这么说，说了怕人家弟兄消极了。"陆山看到这事儿也不考虑，马上就给人家打电话，打了电话人家说了说才知道是咋回事。我就觉着要说咱商议着怎么说能不让人家消极。那天陆山说人家弟兄消极了，好像这一切都是我自己造成的。我这两天就说肖文呢，你这嘴太快了！）（SJ：小凤，你就没听明白我这会儿谈的是你的什么问题呀，不是说肖文的问题，就是你也在流露！人家那个弟兄把东西拿过来的时候，已经说清楚原因了，东西没有少，这样就不差的。人家已经跟你说清楚了，你还该不该流露这个？可是你把你流露的这个又跟肖文一说，肖文是不是就和我说了？肖文认为你也认可这个观点、看法。这会儿谈的是你从这里边流露出啥呢，是你跟肖文释放上这些东西了，所以肖文才说的，你别老认为是肖文嘴快，说的是你自己这方面的问题，谈的是你！你没有认识自己里边的东西，所以你刚才就冤枉得不行。和刚才说陆山对付你一样，陆山主要是对付你没有仔细检查这个事儿呢，可你反过来对付他你咋不解决呢？）

我看见你们在这儿一辩一答，这是在干什么呢？（对抗、叫嚣。）这是不是在信神？小凤这是在干什么？小凤是为撒但而吊丧！为什么这么说？小凤一直在说"我流露了……我当时的一种流露……一种流露……"，流露出什么东西来了？（败坏的、撒但的东西。）什么败坏的东西？别笼统地说，说细节、实质。小凤，你告我说你当时流露出来了，我就听听看流露了什么，你自己表达了半天不知道你流露

了什么？究竟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微微，她流露了什么？她刚才说的那些话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她是在干什么？（卫晋：喊冤叫屈。）咱一天起来忙活，却做了大量与真理无关的事！小凤，你既然知道你这个东西流露出来了，该怎么解决？流露出来你得认识呢，是吧？你得认识你这个流露带来了什么后果。（小凤：嗯。）既然说你流露出来了，因着你所流露出来的带来了一个后果，那你是不是理当担当、承担你所带来的这个后果呢？咱没有去担当，反过来还干什么了呢？找原因、找借口。（SJ：虽然我流露出来了，但是我没说。是肖文嘴快，是肖文说的。）你没说肖文能说出来吗？肖文能鉴察人心肺腑啊？她能知道你心里想啥呀，是吧？是你说了她才说出来的。世上人说祸从口出，是吧？（嗯。）神说什么呀？神说："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吗？惟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证、谤讟（dú），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太 15：16-20）入口的不污秽呀，出口的污秽。你就是吃了些不干净的东西，到时候还可以拉出来，但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这个东西，会给别人造成一种熏陶感染、一种散布，所以说你要说什么话，就得考虑说出这话会带来什么后果。但现在因着咱已经出口了，引起这个环境了，带来了后果，显明了，这是不是该咱进入的一部分呢？该咱认识了，该咱进入了，该咱担当、承认、承担了。可反过来咱没有这一个部分，而是怎么呀？在那边委屈得不得了，"明明是肖文说的话，肖文把这个事说出去的，陆山打的电话，你在这儿说是我的问题，和我有多大关系呢？"杀人是谁杀的？肖文杀的。"肖文杀人了，我就是造了个刀，你说你判案呢你不找杀人犯，你找了个造刀的，你说我冤不冤？我造刀了，我让她杀人了？"就因为这，冤呢、哭呢、流泪呢。

SJ看见你流泪呢、哭呢、冤屈呢，想着"别让高血压再发作了，来吧，说说，冤屈啥呢？哭啥呢？"在我这儿想着小凤在哭什么呢？（SJ：懊悔呢。）"呀，上一回是在那个事上应付糊弄了，这一回是在这个事上应付糊弄了，下一回又在哪方面显明我的应付糊弄呀？这多

长时间了，在我身上怎么就不间断地发生这些事情呢呀？哎呀，懊悔难受！我尽这个本分为什么就不能尽心、尽意呢？”我以为小凤是懊悔呢，可是从咱的说话当中看见小凤懊悔吗？不懊悔。你说人家外邦人干啥还讲诚信，保证质量呢，咱今天信神尽本分呢，最起码得达到外邦人所说的基本的要求吧，这个出格不出格？不出格，是吧？（嗯。）不越格，而且也不是给你增加了多少负担，你多检查检查就行。为什么要这么特意地说一下呢？就是说这个事情完全可以避免，不存在给个人增加多大的负担。小凤，是不是？只要看看就行，或者咱多个嘴，“让他们看着点儿啊，这回咱可得吃一堑长一智啊！这一回咱过手的时候都得仔细检查一遍，不敢再出差错！咱站见证呢，不能羞辱神！”幸亏现在这是和撒但打仗、站见证的操练时期，你要和日本人打仗的话，上战场的时候呀，你把枪给拿错了，拿了个玩具枪、半成品枪，你说你会承担什么责任？部队上打头阵的送了命了，后勤呢？提供这个枪的人是什么罪？是不是该军法处置呢？该军法处置。你在世界打一场战役还是这样的，你在神家呢？和撒但打仗呢，撒但在那是嗤笑呢。虽然说用肉眼看不见有什么人员伤亡，看不见有什么损失，但这一场战役要比人和人之间打仗更残酷、更激烈。这个激烈在哪呢？你看见人和人之间的那个打仗呀，仅仅是肉体在那儿打仗，现在是灵里边打仗，灵里边的打仗意味着什么？涉及到神的名、神家利益，涉及到一个人的归宿。这个归宿不是暂时的，不是一百年、二百年，不是一千年，是永远！是你记事册上的一个污点！你就是出外边和日本人在肉体上打一仗、打两仗，算不算有污点呀？（不算。）不算污点。但这个是一个污点，是记事册上的污点，是你在事奉神上边的一个污点！看着是小事，其实是大事，因为这是涉及到神家的事、涉及到神的名的事。咱以前交通说维护神的名胜过自己的性命，我以为这事一出来，小凤会看见自己可怜，“哎呀，我信神多年了，最后我怎么就连一个事务性工作也作不好呢？”每每想起来是不是应该痛苦、流泪、难受呢？我想着呀，小凤这回应该是因着这个难受呢，哎呀，这回这个事情应该不用再说了，简单点一点她就行了，别一直说了。我还想劝勉劝勉，别说了，她已经认识到了，难受了。可是从小凤嘴里说出来的和我想象中的截然不同！不同在哪？我所理解到的、我所想到的是什么呀？神拯救人，人应该跟随神、听神话，然后悔改，是按这个路线走，她应该有这个表现，应该是这样的表现，我是

这么带她的，我想着她应该也是这么走的。可是呢，我这只眼呀，看错了、走神了，她所活出来的，她所做的、所哭的、所流露的，不是我看见的这个泪。她的泪是什么呀？不是懊悔的眼泪，不是自己没担当责任的眼泪，不是自责的眼泪，而是委屈的眼泪。为谁委屈呢？（撒但。）撒但、肉体。

小凤，委屈你什么了？怎么就委屈了？人人都想露脸，人人都想要个面子，人人都想在人面前有个冠冕，可是呢？因着这一个事呢，丢了冠冕，丢人现眼！你只是说，“我怎么能说人家偷拿了呢？”没有说，“哎呀，我说人家偷拿给人家带来了多大的伤害！”在心里边没有感觉到难受、自责。反而是感觉到什么？“这个人不是我杀的，我只是一个背后的谋士、背后的凶手。”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还不太恰当，我刚才举了个什么例子呀？（造刀的和杀人的。）刚才举的那个造刀就不太恰当了，为什么呢？因为造刀的那个人造刀可不一定就是让你拿上刀去杀人的，是吧？（嗯。）造刀的不一定就是让你杀人的，他造的可能是菜刀，可能是手术刀，可能是帮人的、救人的，但你拿这个刀出去干什么了，这不知道。就是说刚才那个例子还不太恰当，其实实质上是什么呢？你是背后的半个谋士。肖文做了个什么？她做了个枪口。肖文做了小凤的枪口，小凤在后边应该是暗自高兴。小凤，应该高兴吧？（小凤：怎么能高兴呢？）我说的是应该暗自高兴，你说有一个人能当你的枪口，你说你高兴不高兴吧？我每天在想着什么？我想着每一个人都能成为我的枪口。枪口是什么？枪口也就是出口。神在想着什么？神想着人都能成为神的出口、成为神打败撒但的枪口。神说：“我儿要留心，多在我面前花费时间，我会给你做主，不要怕，拿出我那一把两刃利剑，按着我的心意——与撒但争战到底，我会保守你，不要有顾虑，一切隐藏的东西会公开显明，我是发光的太阳，照亮一切黑暗面，决不留情。”（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四十四篇》）你拿上神那一把两刃利剑起来行使神的权柄，在教会里边把颠倒的黑白全部扭转过来，你说神高兴不高兴？（高兴。）高兴、喜乐。正面的有枪口了高兴，那反面的有枪口高兴不高兴？他也高兴。撒但派它的差役来了，你给撒但当个枪口、

当个出口，撒但高兴不高兴？（高兴。）所以呀，人才成了神与撒但争夺的对象！因为就是让人当一个枪口、出口。说得不好听些，办了坏事了就是枪口，就成了贬义词了；说成中性词呀，是个出口、活出；说成褒义词、正面的词呀，就是什么呢？荣耀、见证。只是用的这个词不一样，但所作的这个工作是一样的。刚才说了几个词？荣耀、见证、活出、出口、枪口，几个呀？（五个。）还有个什么词呀？傀儡。你说小凤多了个傀儡，她高兴不高兴？（高兴。）小凤高兴不起来，为什么高兴不起来呀？“你今天打了我了，我怎么高兴呀？”如果没人打她呢？如果今天没人打她，也许她还高兴不起来，但下一回呀，她绝对高兴！为什么呢？因为有所收获，她发现还有这么一个人可以利用呀！还有这么一个出口！等下一回遇上对谁有成见的时候了，你说小凤会怎么办吧，小凤会不会利用人？小凤会不会在枪口后边来个煽风点火？小凤，会不会？（会。）谁都会！

哎，咱理清楚这个关系啊，刚才说的是肖文“杀人”了，小凤是“造刀”的，咱再深挖就看见这祸的根源在哪？（小凤。）这又到了小凤这儿，也就是说她是幕后的黑手，肖文是傀儡。这就好比说今天的敌基督、假带领，你说神应该恨恶敌基督、假带领呢，还是应该恨恶撒但呢？这个败坏的人类抵挡了神六千年，神恨不恨？（恨。）你说神是恨人呢，还是恨撒但呢？（恨撒但。）那你说我得恨小凤呢，还是恨肖文呢？（恨小凤。）抓事物的总根源，这相当于是小凤把人家肖文给败坏了。小凤当了个什么呀？（SJ：黑手。）当了个黑手，当了个撒但，也就是说充当了蛇的引诱这个角色。肖文呢？她做了谁呀？夏娃。（嗯。）夏娃不把神话当神话待，神怎么说的呀？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是必死的！这话夏娃就听不进去。神还说什么话了呀？让人做诚实人，让人说话考虑后果，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先考虑考虑。肖文，作为一个跟随神的人，她应该怎么做呢？就得有分辨、有认识。咱今天交通了伊甸园，那小凤今天就充当了伊甸园的善恶树。肖文看见善恶树的果子了，是该分辨呢，还是该吃呢？（分辨。）那肖文呢？（吃了。）她不仅自己吃，她还给了“亚当”，也就是把这个话传给了那个弟兄，把“亚当”给害死了，你说这个“亚当”冤

不冤呢？这么一说呀，小凤就不会哭了，为什么不哭了？还冤不冤？（不冤。）这冤枉啥呀？货真价实！你成了祸的总根源，你成了毒汁的一个种子，肖文只是受了你的引诱，肖文成了你的出口、成了你的傀儡。肖文她只是没有头脑，没有把神话当神话待，没有持守住神话。如果肖文是有分辨、有认识的人，那听到小凤这一句话的时候会说什么？能成她的傀儡？立马给她打回去！“吃了善恶树的果子必定死，你这个果子不是生命树的果子！你怎么能背后论断人呢？你见人家偷拿了？你在这儿给人造谣！”不能随便说、不能随便做！今天，小凤做了善恶树的果子，小凤在这儿还委屈呢，要是肖文在这儿，肖文才更委屈呢！“我把你当带领，你就这样带领我呢？开始你把我当傀儡，结果出了问题了，你把傀儡一脚踢出去，让我替你担当、顶罪！呀，你引诱了我，你不担当，反过来还让我替你担当罪名！我没给你担当罪名，你还急得哭，还流泪呢！你说你无耻不无耻？你讲理不讲理呀？”

神交代咱什么话不说呀？（对人没有造就的不说。）第一，没造就的话不要说，说出话来你要考虑后果，会造成什么，对人有没有伤害。第二，神还告诉咱要做一个诚实人，诚实人怎么做呀？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诚实人还得有智慧！没有智慧那叫老实人，不叫诚实人。那小凤现在算什么人？算诚实人？算老实人？算什么？诡诈人？怎么个诡诈法？猜疑、疑惑，你是什么人，就怀疑人家别人是什么人。这把小凤说成啥了？把小凤说成是爱偷吃祭物的人了。小凤是不是爱偷吃？你没有偷吃你怎么怀疑人家偷吃了呀？咱不能去猜测、怀疑、疑惑，这些东西没有根据，这是撒但给你遗传下来的，你应该去背叛，用实行神话来代替它。说话对人有造就和做诚实人，这两个重复不重复？不重复。诚实人这里边有个什么呀？就即使说你看见了是真的，还得看说出来对人有没有造就。假如说，有一项工作只有这个人能做，咱就这么一个人才，除了他再没有别人，即使人家就是偷拿你三瓜俩枣，你怎么对待？他就不追求真理，如果说你把这个事情说出去以后，那他还干不干？（不干了。）不干了，那怎么办呀？你要利用他，在这次只能是装糊涂，“我以后拿

过去东西的时候卡住，往拿回的时候也卡住，或者安排人跟着、监视着、监控着他去做。我知道他不追求真理，我不能告诉他，我要是告诉他，他就会反叛，就连力也不会效了”，这就是一个诚实人。不要认为诚实人就是有什么说什么，诚实人是有智慧的。他考虑了以后，该说、能说、对人有造就才说，没有造就的话不能说，就即使是事实也不能说！这是说了两方面，一方面是说话得对人有造就，一方面是咱得做诚实人，作工有智慧，有智慧和诚实人是一回事。

第三，败坏性情流露的时候，你得找着相应的真理，拿实行真理来代替自己的过犯。

第四，咱做人没有看见事实就不要随意论断。不要背后论断人，这个论断是犯罪！（是。）背后论断人，然后在没有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再把这个话说出来，就叫假见证！外邦人人家打官司还讲究个有理有据，你得有理还得有据。人家偷拿了？有证据吗？有理吗？这个理在哪儿？今天都是信神的，有几个犹大呀？有几个敢明目张胆地偷吃祭物呀？敢不敢？（不敢。）敢的仅仅是“千里挑一”，因为偷吃这个和偷吃其它的还不一样，这是很明显的，还是不值钱的，而且是在神交通了那么多的前提背景下。就即使是他偷拿了，咱也怀疑、猜测，但没有依据，你敢不敢随便说话呀？（不敢。）看着咱的东西少了，你就说人家偷了，你没有依据、没有证据，这就说明你作了个假见证。在律法里边有一条：“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申 5：20）

第五，神让你多一点包容、多一点忍耐、多一点怜悯人的心。今天即便是你怀疑他偷了，你知道肖文那个嘴是什么嘴，你敢不敢说呀？就是真偷了你也不能说。而是应该怎么呀？多一点包容、多一点忍耐，“那个弟兄信多长时间了？我是不是该帮帮他？我得讲究点方式，肖文这个人嘴快，不敢让她知道，她那嘴这样说出去，就能把一

个人给毁了。我得背着肖文想个什么办法去帮帮他，既能帮了他还不能伤害了他，为什么呢？有他的身量在那儿卡着呢。说得轻了，不管用；说得重了，怕伤了小孩的自尊心”，这都是因着用心而产生的。

第六，有心才有爱，爱是因着有心而产生的，你有心了就对弟兄姊妹有爱，你作在弟兄姊妹身上就是作在神身上，这是不是又一方面呀？（嗯。）

第七，咱得预备善行。

几条了？（七条。）有这七条是不是足可以控制你那个罪恶的手伸出来了？（嗯。）找着相应的真理解决你的问题，成为你实行的路途。刚才这是给你交通了个什么呀？实行路途，是吧？（嗯。）我刚才给你交通的，一个是你前边该有的表现，就是说你哭该是懊悔的，另一个就是实行的路途。刚才说你是哭什么呢？你是给撒但吊丧呢。该走的路你没走，该哭的你没哭，你是为撒但、为肉体哭的，你还能再去辩解、表白，在这个事里边去找茬、找出入，想扭转，在神给你摆设的这个环境里边能够去找原因、找茬，这是个什么表现呢？（田宇：不顺服神摆设的环境。）那临到这些事儿，小凤该怎么做呢？怎么算顺服神摆设的环境呢？小凤刚才的表现里边有两个悖逆：第一，没有顺服，不顺服神的主宰；第二，SJ给她交通的时候，给她揭露出来的时候，她没有在里边去寻求、认识。不仅没有顺服，还反抗，这是什么呀？这就是不顺服神的主宰安排，更不是顺服神，更没有走神给她安排的路。

什么是顺服神的主宰安排？什么是顺服神？顺服神的主宰安排和顺服神是有区别的，夏彤，你认为顺服神的主宰安排和顺服神的区

别在哪？（夏彤：顺服神的主宰安排就是他不明白神的心意，只是知道这是神摆设的环境，里面有神的心意，然后不管这是神对他的显明也好、试炼也好，他能够先接受过来，先有这样的一个态度。顺服神就是他从这个环境里头明白神心意了，寻求到神心意了，知道神为什么要这样做，自己的问题在哪。）大概方向差不多。顺服神的主宰是他不明白神的心意，但是不管神给他摆设什么样的环境，第一个，他心里没有埋怨！第二个，他还依然做着他该做的！有这两个条件就够了，这就证明顺服了神的主宰安排了。没有埋怨、没有想法、没有抗拒，还做着自己该做的，不能因为这个环境来了，就停下了手中的活计。有人常说："我不埋怨，神家开除我我不埋怨，神说不要我就不要我了，那我就回世界了。"这顺服不顺服？这顺服神的安排了？神安排他去世界了吗？（没有。）他本来就是背叛，还给自己戴了个帽子。你不能放下你手中的活计，你原来该干什么还是得干什么，你原来是信神的还是得信神呢。约伯的见证，那就是顺服神的主宰安排。不管神怎么主宰安排，就是给他万贯家产也好，剥夺他的万贯家产也好，约伯是个什么表现？（不埋怨、不否认。）他没有埋怨。这个不埋怨是指什么说的？不是说他就愿意接受这个祸患，而是说他不去质问，"凭什么、为什么会临到我？我信的如果是神这事就不会临到我，临到我了，他就不是神！"虽然不是质问，但他有没有想法？（有。）有想法，不是说没想法。他再有什么想法，他要守住了两方面：一个是我不能埋怨神，也就是我不能质问神，不能与神打官司；第二个是什么呢？我得持守住我的信。这就是刚才说的，不放下手中的活计，信不变，从口中依然能说出"神的名是当称颂的"，这就证明你顺服神的主宰安排了。

什么是顺服神呢？顺服神比顺服神的主宰又多了个内容。你要想顺服神，你就先得怎么呢？你得对神有认识，你认识了神才能顺服神，你不认识神就不可能顺服神。约伯只是顺服了神的主宰，他是不是顺服神的人？（不是。）因为他不明白神的心意，他怎么会顺服神呢？神的心意是什么？是让约伯站个见证。约伯明白不明白？不明白，他并不知道灵界发生了什么，他不知道撒但与神在打赌，所以他不明白、

不认识。他不可能顺服神，他只是顺服神的主宰，神只是借着这个检验他的信，不管神怎么作，他对神的信不变。而彼得呢？彼得能顺服至死。他为什么能顺服至死？（卫晋：他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的心意，也就是对神有认识了。神话怎么说的呀？神说："彼得在我面前尽忠多少年，不曾发过怨言，不曾有过埋怨的心，就是约伯也不及他，而且历代圣徒都远远落后于他，他不仅追求认识我，而且是在撒但施行诡计之时来认识我。这样，就使他多少年的事奉都是合我心意的，因而不曾被撒但利用。他吸取约伯的信心，但看清了他的短处，约伯信心虽大，但在灵界的事他缺乏认识，所以说出了许多不合实际的话，说明他的认识仍然是肤浅，仍然是不能达到完美。所以，彼得一直注重摸灵中感觉，一直注重'观察'灵界动态，所以不仅我的心意他能略有体察，而且撒但的诡计他也略知一二，从而是历代以来对我最有认识的人。"（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八篇》）彼得是对神最有认识的人，对灵界的事略知一二，所以使得他多年的事奉都是合神心意的，这就叫顺服神。咱就简单地把顺服神的主宰与顺服神了解一下。

小凤，那这个事情临到你了，你该怎么顺服？怎么算顺服神的主宰呢？神摆设环境，显明你应付糊弄了，怎么就是顺服神的主宰？该怎么做呀？首先不埋怨，不埋怨就是不质问。怎么就是不质问？"这是我应付糊弄了？这是下面的人应付糊弄了，到底这是谁应付糊弄了？谁的责任？卫晋，这个事情你也参与了，你就没有求真求细？还过谁的手了？你们就没有检查了一下？"好像就和自己没关系一样。顺服神摆设的环境是怎么呀？看事观点转变了，"卫晋没有求真求细，呀，这是神摆设的、神主宰的！"卫晋的那个心思意念在不在神手里边？（在。）哎，神让他忘了，还有中间送东西的人也没有检查了一下，"呀，神就借着周围的环境，借着卫晋给我效力呢，就借着这个事儿来检验我，看我对工作认真不认真。神借着这个环境，显明了卫晋是不负责任的，中间送东西的人也是不负责任的，我也是个不负责任的，神借着这个环境显明了所有的人。噢，这是神在显明我！"临到这个环境了，在小凤这儿就发现他们尽本分应付糊弄的地方了，还没有

带来损失，那在这个背景下，怎么就是顺服呢？“我也不质问，我也不讲理，我得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去做，挽回损失。我自己一个人能求真做好就做，一个人不行就找人帮忙。或者说工作量太大，我也弄不好，我就返给第一经手的人来做。”如果说你有了这个顺服的态度，那你与人说话、沟通的时候，还有没有火气？（没了。）没有火气、没有血气，但不等于你没有责任心。（嗯。）你给他返回去以后还要怎么呢？抠他的工作，“这工作怎么还有这么多问题，你是怎么尽本分的？”这时你再与他交通，你流露出来的是什么？（责任。）责任与负担，而不是一种质问、拷问、训话。咱好多时候呀，流露出来的是什么呢？质问、训话。你拍拍良心问问你自己，我觉得你在质问、训话的时候，心里边是很清楚、亮堂的，你那个口气、那个行事动作是你考虑好演出来的！信不信？你是考虑好演出来的，你是一种模仿，你并不是发自内心的，不是对他的一种负担、一种负责任的心！就好像后妈管孩子呢，她是因着爱孩子才管呢？（不是。）亲妈、后妈管孩子都是打呢，但不一样。（嗯。）人看的是人的外表行为，神看的是人的存心。虽然说你给他退回去，又去抠他的工作，但你抠工作的时候就有两种存心，是吧？（嗯。）一种是什么呢？质问、责备。另一种呢？是一种责任与负担，是一种担当，这就不一样了。

如果你没有顺服，只是指责、训话，没有路途，那你给人带来的就只有伤害。当你有了顺服，有了担当、责任、负担的时候，你再和别人沟通的这个语言就不是过多的指责，而是给他带出一条路途。就好比说你看到他们尽本分应付糊弄了，你给他退回去，你顺服了神的主宰以后啊，你对他就不是质问、训话，而是交通、指导了，这个技术还有哪些不足，怎么就能达到果效，你就会耐心地去帮助、扶持他，这个时候，你就没有过多地指责对付了，而是在交通，“呀，咱是信神呢呀，信神就是这样交代神的？你们这工作是怎么作的？”你是用真理来解决他的问题，来揭露解剖他与神之间的关系。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个担当、负担，你看见这个人的生命幼小、可怜，你就对他有了包容、有了忍耐，更是带领他给了他一条实际的路途，你是在帮他，虽然他说不清、道不明，但每个人他都能感觉得到、体会得到。

就像我交通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到我的心，我就是说的话再扎心，你能跑？能伤你的心？你感觉伤你的心、伤你的魂是因为伤到你的脸面了，但你能体尝到、感觉到我是在帮你，我是为了你的生命，我是为你的生命而担心，是一种爱的流露！可是你去做在别人身上的时候就不是这个味道了，而是一种伤害。就像陆山，陆山做在小凤身上的是一种什么？（伤害。）陆山，能感觉到吗？（陆山：我当时就是指责她不负责任，就是那种心态。）你这里边没有路途，没有包容、忍耐。你要是有包容、忍耐了，你要是能看见她可怜、可悲了，那个话你就说不出来，就不是那个语气了。你知道她生命幼小，就不去刺激她，而是怎么呀？引导她，“我该怎么把她带出来？”你就要想办法，你说这个话之前就要寻思，“这话对人有造就吗？这个话该怎么和她说？”你得考虑三番以后才会和她说的。你要是不负责任呢？“这个人就得多对付呢！多对付上几次、多打上几次就好了！不打不行！”你那个打、那个对付一方面是你败坏性情的一种显露，是血气；另一方面是你想借题发挥，想表演。虽然这个话你没说，但你做出这个事来，人就能体尝得到、能感受得到。

陆山现在呢，也有他自身的身量，生命还没长到那一步，这有一个过程，所以刚开始他不是效仿，效仿以前是什么？（模仿。）模仿、仿造。“你是这么对付她的，你对付她了之后，好一点了，那我也这么对付她！”这么对付她的同时，自己的虚荣脸面也得到满足了，“你看，人家陆山对付人那是‘咔咔’的，负责任！”同时，他自己心里边高兴不高兴？“诶？骑马的感觉就是不一样啊！”他训人话的时候，感觉舒畅不舒畅？（舒畅。）人都有败坏性情，“我只愿意站在人的头上管辖他，我不愿意让别人管辖我！”所以他心情舒畅。这么模仿一下，能戴个冠冕，“你看，我管她，对她怎么怎么负责任”，同时心里边还能美滋滋的，“我欺负了人了，揍了她一拳！”那你说败坏人类何乐而不为呢？理直气壮，别人还找不出把柄来，所以他就走在这个路上回头不回头？（不回头。）那怎么才能回头呢？当你对自己有认识的时候，当神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当你看到你给别人带来的是伤害，在神那边看你不是在见证神、不是在荣耀神，你才会回头。

神说话还怕伤了小孩的自尊心呢，你说话会考虑伤不伤小孩的自尊心吗？你不考虑。因为啥呀？因为你要是考虑着说话就发不了威了。

做人、行事得有标准原则（二）

简单来说，顺服神的主宰就是在遇到不合你观念的环境的时候，你依然能够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做你该做的。当你默默无闻、勤勤恳恳的时候，这就已经是顺服神的主宰了。在神给你摆设的环境不合你观念的时候呀，你讲理、叫嚣，这就是不顺服神的主宰。那顺服神呢？顺服神就比顺服神的主宰多了个内容，多了一个寻求。“神给我摆设环境了，为什么这么摆设呀？神摆设这个环境在我面前是要怎么呢？噢，神是要显明我。一个，神是看我能不能发现他们在这个工作上应付糊弄了，神看我对工作负不负责任、有没有用心；再一个，当我发现了他们确实应付糊弄了，神要看我对弟兄姊妹有没有爱，看我发现他们在那儿杀人放火、应付糊弄的时候，我管不管？有没有担当，有没有责任？当我发现他们应付糊弄的时候，有没有急神所急、想神所想，‘走在国度的路上还能做这样的事呢？这是什么人呢？’”顺服神就是要去寻求神的心意。可你看见他们应付糊弄带来了后果和少了东西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你把这个事踢回去，指责别人，让他们处理。少了东西了，你又在背后论断了人家，只顾你心里舒畅了。你自己把自己放在一个高高在上的位置上，这是一个败坏性情，是神给你摆设这个环境把你的问题显明出来了。“噢，神给我摆设这个环境是显明我呢呀！呀，神为了拯救一个人，真难呀！”借着神摆设的这个环境，你能够去寻求、去揣摩，在神话里边找神的心意，找着神的心意以后，按着神的心意、按着神的意思去做，这就叫顺服神。（嗯。）你看人家彼得，彼得从监狱里边出来准备逃跑呢，半路上耶稣向他显现了，是吧？神说：“彼得在最后最危险的时候曾逃跑

过……后来耶稣就向他显现，耶稣说：‘难道还让我为你第二次钉十字架吗？’他就赶紧顺服了。”（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人对神的要求太多》）彼得说“我知道了，不用说了”，就赶紧顺服了。那今天神话明明白白告咱说了，神说“你得追求真理呢，你得背叛肉体，你得放下你自己的观念”，你走不走呀？小凤走不走？（小凤：走！）嘴是走啊，嘴在天上，脚在地下。刚才SJ给你交通的时候呀，你流下了委屈的眼泪，委屈得有多少话要说呀，“明明如何如何，明明如何如何，那么多‘明明’的事情，SJ你就看不见？你就颠倒黑白！明明不是我说的，你非得把罪栽在我身上！”就开始讲理了，不去认识自己，这就是不顺服。

小凤听懂了没有？（小凤：听懂了。）（SJ：听懂了，说说。）（小凤：那段时间我心里就想：“好像这都是我自己的事！”里头就有怨言呢。）（SJ：那现在是你的事儿吗？）（小凤：是，我里头流露的就是猜疑，邪恶的东西，不应该论断。）这就是你不走正道！神交通的那个小女孩为什么是那个悲惨的命运呢？是因着什么呢？因着她不走正道。什么是走正道呢？按着神给你指引的这条路走。小凤是在谁的指引下呢？为着自己的肉体享受，在撒但的指引下，拽着她“父亲”的衣衫，放不放？死死不放！你已经随从你的撒但“父亲”做了那么多事了，今天SJ再给你交通了，还不放！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还能把你的“父亲”揪出来！还要讲理呢！还要“明明……”呢！还要说是人家肖文的问题呢，是肖文嘴快！（小凤：就是对自己里头的这种东西不明白，就感觉这种东西把我压得受不了，就想讲这个理，讲出来又觉得不对，所以里头就开始苦啊苦，里头委屈得、憋屈得不行。）正因为你不走正道才委屈呢，才委屈得哭呢。国度里边没有忧伤、没有眼泪，为什么呢？国度里边寻求的是真理、得着的是生命。可是国度以外的呢？寻求的就是钱财、地位、名誉、肉体。国度外边就是与神争、抢、夺。小女孩一辈子了还夺不过呢，你能夺过吗？你能抢过吗？夺不过来了你就怎么呀？痛苦、难受。“来了神家，SJ还在这儿拦阻我，还不让我抢、不让我夺，委屈死我了！”这是在伊甸园里边干什么呢？非要吃善恶树的果子，不走正道！这个不

走正道领受了吧？你走正道了没有？（小凤：没有。我就没有寻求、没有接受，没有在信神的路上走，还是活在事里，活在肉体里头。）

小凤，如果你就是一个粗心的人，不寻求，是不是也好办呀？你不寻求顶多就是得不着真理。不寻求得罪不得罪神呢？（不得罪。）也不得罪神。粗心的人，是不寻求神的意思，也不寻求“父亲”的意思，那个蛇过来引诱你，你也不听它的，听不懂，就不想它说的话，所以就一味地蒙头干！用得着你了，你就干活，那即便是下面的人应付糊弄了，到了你这儿你也蒙头干把这个应付糊弄的漏洞补上了，他应付糊弄你补！那别人再怎么应付糊弄也显明不了小凤，因为啥呀？粗心的人呀，什么也得不着，真理也得不着，善恶树的果子也得不着，这就是忠心的效力者。可是小凤她不行啊，她要寻求她“父亲”的意思，她要揣摩她“父亲”的意思。（小凤：昨天晚上说这个事应付糊弄所带来的后果，我也知道错了嘛，可是陆山在这儿发火，我里头就不行了，就接受不了，所以就给他怼回去了。我说你担当一点，你好好说不行呀！）你看，你是要求人家担当你、体谅你。你犯了罪呀，不是认识自己，还得要求法官，“你担当担当我，我杀人是有原因的，是因为他得罪了我了”。（小凤：我里头就想我没检查，这是我的过，你看你这还一句接着一句的。你这样抱怨，那我怎么呀？我也去抱怨别人去啊？我就给他怼回去了。我错了就是错了，你这……）错就错了吧，一直说这干什么呢！（小凤：嗯，有这东西。）善恶树的果子，我吃了就吃了吧，一直说！一直说！说了六千年还说！说到什么时候就不说了？把你扔到硫磺火湖焚烧净尽，烧完了，这就不说了。只要有，就得烧！今天就借着陆山这火，把硫磺火湖里的这火拨大，烧！可在你这儿不是把你烧尽了，是越烧越旺了，这就是你不走正道！你要走正道的话，就没有这些。你要是寻求神的心意、寻求神的作工，哪还能顾得了这些呀？你要不寻求真理呀，还不如就当一个麻木痴呆的人呢，麻木痴呆的也能做个效力者。神给了你个聪明的脑袋，给了你一些智商吧，你不走正道，用在反面上边了，成了保罗了，聪明智慧用在抵挡神上边了，成了罪魁了。小凤，这个智慧是给你好呢，还是剥夺了好呢？你不走正道，把你这个智慧剥夺了还是个

保守，不剥夺你的，反而害了你了。神给了你聪明智慧了，你不是利用聪明智慧去追求生命、追求真理，反而去追求你“父亲”给你的那些东西。这个话你能听懂吧？（小凤：能听懂。）有路没有？（小凤：有路了。）噢，有路就行，不要交通了半天最后来了个没听懂、没路，那就麻烦了。

看下诗歌《神注重的是人的心》，念一下，揣摩揣摩。

238 神注重的是人的心

当一个人接受了神托付的时候，怎么判断人行为的好坏与人是否有顺服，怎么判断人是否满足神的心意与他的所作所为是否合格，神有一个标准，神注重的是人的心，而不是人外表的行为，不是人无论怎么做，只要做了，神就应该祝福，这是人对神的误解。神并不是只看事物的结果，而是看重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人的心是如何的，人的态度是如何的，看人的心里有没有顺服，有没有体贴，有没有满足神的意愿。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　一》

哎，交通了以后再看这个话，有没有感动？能不能交通出来？在这个话里边，有没有路途？（小凤：有，神看人的心能不能顺服。）“神注重的是人的心”，神注重的是人的心，而小凤注重的是什么？注重的是做。“当一个人接受了神托付的时候，怎么判断人行为的好坏与人是否有顺服”，从这里看见神是怎么检验人的？给你一个托付，也就是给你一个本分。咱以前交通本分是个什么呀？是你与神之

间的一个桥梁。给你那个本分的目的是要怎么呢？借着在尽本分的过程中，来显明你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小凤，你是好人还是坏人呢？（小凤：坏人。）怎么是坏人呢？“怎么判断人行为的好坏与人是否有顺服”，神要借着这个本分看你是不是顺服神的人。神第一个要判断的就是你的行为是好还是坏，也就是看你对神的主宰安排所流露出的态度、观点是什么。第二个，“怎么判断人是否满足神的心意与他的所作所为是否合格”，今天就进深了，神就看你存心、观点、出发点、源头是不是为了满足神的心意，你的所作所为是不是合格。“神有一个标准，神注重的是人的心，而不是人外表的行为，不是人无论怎么做，只要做了，神就应该祝福，这是人对神的误解。”神要检验，看你的行为是好是坏、是否有顺服，怎么来衡量呢？一个衡量标准就是看你的心，神看的是你的心，而不是你外表的行为。

神给你把他们应付糊弄的事情摆上了，过了你的手之后，人家给你返过来了，小凤你的心在哪呀？小凤的心要是说：“哎呀，我又给神家脸上抹黑了！得把这个事情赶紧处理了，我看着都脸红呢！神要求人维护神的名胜过自己的性命呢，我这是干的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羞辱神的名，没法见人！”这是不是也是一颗心，是吧？可小凤是不是这样的？小凤一看到陆山对付她，第一反应是什么？“你怎么不解决呢？”看，这话来得挺快吧？她没有问问自己，“诶？我怎么就没有发现这个事情呢？”她连发现都没发现，都没有问问自己，更不要说处理这些问题了。反过来还倒打一耙，怎么呀？“你顺便就处理了这个问题了，你怎么不处理了呀？还和我说！”还有一句什么呢？“认识一下你的性情！”哎呀，看看小凤，小凤是相当相当的厉害！人家反映过问题来了，她没有去反省、认识自己失职，给神家带来了祸患，没感觉惭愧难忍，反过来还怎么呀？理直气壮的，“你就不能处理了呀？这还和我说呀！”哎，完全是个领导样儿吧？“认识一下你的性情！”认识什么性情呢？“你在外边发现问题你处理了就行了，你还要和我这当领导的汇报！就一个应付糊弄的事儿还要和我当领导的汇报？你就不知道我是骑马的，你是干活的？我在这儿安排工作就行了！”这就是小凤的心。小凤的这颗心就是“我只是坐这个位置，我是这儿的负责人，我是

负责！你不知道啊？认识一下你的性情！连个基本的礼貌都不懂，就这样对待一个负责人！”这流露出的是她那颗真实的心。这个时候的心还有神的托付吗？还有本分吗？还有神吗？有没有了？啥也没有了。只有什么？只有地位，只有名誉，只有耍性子。那神看你这个人是好是坏？（坏的。）你自己的问题你发现不了，别人发现了告你一声，你还怎么呀？反打回去。这个人相当相当的恶呀！性质相当恶劣！那以后再出现问题还反映不反映呀？下一回陆山坚决不反映了，“我的天呀！给你反映回来，你在那儿反过来，‘认识认识你的性情吧！’你看，我还得认识我的性情。”反映问题还得先认识性情呢！

小凤要是做了带领的话，这就是一个什么？（敌基督。）谁要揭发检举小凤呀，临到的就是认识你的性情！看谁敢不顺服“神的主宰”！（小凤：我里头流露的是：哎呀，你说了，我知道错了，你回家里说，你在外头一直对付，周围四五个人看着，我多丢脸呢！）“多丢脸呢！”那些敌基督、假带领为什么开除揭发检举他的人呢？“你有什么事情咱关住门说，家丑不可外扬，不知道啊！”你就是在家里和他说，他能接受？撒但是得寸进尺的呀！揭发检举的时候，哪个不是先和他说了，他不听，才揭发检举的？（嗯。）你揭发检举了，他还告你说：“你不能先说呀？”那小凤呢，你把问题给她反映回来了，她让你说吗？她让你回家再说。你说：“好，我和你回家里说。”你回家里和她说了，她处理不处理？她要处理的话就又丢了她的面子，她还不能处理。她不能处理，没办法，只能怎么呢？只能是谁反映把谁“处理”了。她让陆山回家反映，回家反映能行？在外头反映，她是“陆山，认识一下你的性情！”回家反映是不是还是“认识一下你的性情？”回家也得认识性情呀！哎呀，不解剖呀，不敢想啊，我就不知道小凤还能干出这样的事来呀！看着每天笑呵呵的，成了笑面虎了，吃人呢！厉害了，这要当了带领的话，绝对是个敌基督，为邪恶保驾护航！（嗯。）这个应付糊弄的事儿是下边谁干的呢？（肖文、张婳。）陆山反映问题来了，小凤给她们撑腰呢，“我不为她们负责任谁负责任呢？我要不说两句，不把陆山打下去，他回来还要欺负她们呢！”为她们保驾护航！你说小凤这样为她们保驾护航，她们下去还有

变化吗？所以应付糊弄的事情一个接着一个，还有完没完？不会有完。陆山要是走上我的道路，检举到底，“不管你让不让我认识自己的性情，我就是要你先认识你！”那就非得和小凤干到底不行！小凤为了保护她的下属，她就能干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来，这是个什么？这是个坏人，行为太坏了！

这个行为坏是不是顺服神呢？顺服神摆设的环境了没有？（没有。）神给你摆设环境，让陆山给你打回来呀，是让你认识自己，是让你认识一下你的性情，结果你不认识，给他反打回去，不顺服神的主宰。人家打回来了，你没有说，“哎呀，怎么能弄成这了呀！来，把这个事情给处理好，下一回不敢再出这个事了！”就算不寻求神的意思，起码以后也能做一个对的事了，不允许这个错事再发生，这次出现了应付糊弄的事儿，以后不允许再出现，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顺服了神的主宰了。虽然说你没有寻求更深层的神的心意、神的意思，但你的作工逐步地完善了，神说什么呀？虽然说你在多年的作工中生命没有长进，但是你总结了一个个作工的经验。小凤连作工的经验都增长不了，怎么增长不了呢？来一个，打回去，又来一个，又打回去了，导致你多年的作工都长不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人太坏了，顺服不了神的主宰。“怎么判断人是否满足神的心意与他的所作所为是否合格”，神摆设这个环境了，刚开始是说顺服这个环境，接下来怎么呀？你得寻求满足神的心意。“为什么这样的环境会临到？为什么这样的环境迟迟不退去呢？”神话怎么说的呀？“而且你在哪方面缺乏就在哪方面供应你”，你在哪方面缺少，神就给你摆设哪方面的环境，是吧？神是这么说的，其实实质上是你在哪方面缺少，你在哪方面就不完善，自然流露得就多。你在哪方面要命，你就在哪方面总过不去，比如你喜欢地位、喜欢名誉，那你就在地位、名誉这方面过不了关。不是神给你摆设的怎么样，是你就在这儿与神争、与神抢、与神夺，所以就过不去。“神有一个标准，神注重的是人的心”，从这个话里也能看见你与神的距离，神不注重你的行为，而是注重你的心。但能不能没有好行为？（不能。）小凤现在连一个好行为都没有。

记得神刚出国的时候呀，交通了一篇话，里面说甩鼻涕的、打呼噜的，是吧？神说什么呀？神说："临到这类事，就得互相适应，这都不是什么毛病。……如果你实在嫌弃得不行，影响尽本分了，那你就离他远点，别多事。什么叫多事呢？'我得把他那毛病改改，不把他那毛病改掉我不姓马！'这样做人怎么样？张狂，嚣张，无知，别做这样的人。"（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进入信神正轨进入的五方面情形》）那个时候你听了神的话什么感觉？神不注重人的外表，是吧？（嗯。）神还交通什么了呀？你年龄大了，人家在那儿跳舞呢，你还捂住眼偷看呢，是吧？这是什么呢？诡诈。今天神又交通什么了？神说："有些人初信两三年，说话、用词、表情、举止，思想观点，谈笑风生的方式，走路的方式，吃饭、睡觉的方式，甚至与人交谈的坐姿、站姿，一看简直就是一个外邦人、不信派，让人看不下眼。对这些人就得管制，就得对付修理，给他立规矩，让他知道什么是正常人性，什么是圣徒的体统，什么是基督徒的样式，让他学习做人，学会有人样。"（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二十九）》）你就是克制也得克制，伪装也得伪装呢吧？是这个意思吧？（嗯。）那究竟是该克制、该伪装，还是不克制、不伪装呢？神交通的两篇话打架不打架？（不打架。）你因着不能说神话打架所以说不打架，还是说你真认识到不打架了？你把这个不打架的原因搞清楚了没有？（SJ：外表看打架，其实根据身量来说就不打架了。）从外表来看，他是不是打架的？（嗯。）但说不打架，是因为神交通的目的意义不一样。以前那个交通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你去认识什么是伪装，是带领你去认识那是个伪装，神不要，神不要伪装。今天给你交通的是什么呢？交通的是在教会里边的一个正常的活出，在外表上你得先有个好行为，就是克制你也得克制，伪装你也得伪装。以前给你交通的是让你这么去认识，是你生命的一个进入，现在让你伪装一下，这是什么？这是一个作工，作工和进入是两回事。你能去认识清这是个伪装，以后你怎么呀？"我不再伪装，我实实在在活出来。"你实实在在地活不出来那就得先怎么呀？"伪装我也得先伪装，克制也得先克制"，所以说他不打架。

小凤呢？小凤伪装了没有？（没有。）没有伪装。神为什么在这儿说“神注重的是人的心，而不是人外表的行为”，但神还要求你在外表上得有一个好的行为呢？内在的变化呀，是拯救你的人；外表有个好的行为呀，是因为要让你去彰显神、荣耀神，是要让你成为神的出口。你的活出代表着一个教会、影响到了神的名，所以呢，你就得有一个外表的好的活出。你效力也得这么效力，伪装也得这么伪装，因为这涉及到神的名了。如果说你不伪装一下，那就是给神的名上抹黑呢。那小凤的那种行为，就是给神的名上抹黑呢。从这儿看到咱还差多少呢？又差下一截吧，连外表的好行为都还没有呢！就即使你没有实实在在的活出，那你也先得有个外表的好行为。所以说，你就是克制也得克制，就算你心里边有一百个不情愿，有一百个想指责陆山，想和陆山说“认识你的性情吧”的冲动，话到嘴边也得怎么呢？（咽回去。）咽回去吧！你憋在肚里边，哪怕你骂他两句，也得在肚里边骂，不能说出来！为了让你不能说出来，所以神还在你跟前放了个谁呢？肖文。肖文就是“监控”你呢，你要说出来，她就拿“喇叭”给你扩出来，“小凤说了……小凤说了……”，所以说，就用肖文卡住小凤，“你克制一点啊，你控制一点啊”，你要不克制、不控制，好了，肖文都给你亮活出来。所以安排肖文跟你配搭挺好的啊，是根据你生命的缺少。因为你现在还谈不到性情变化，你连克制都没有，所以让肖文来卡住一些，帮你克制一下，先有了外表的行为。

有了外表的行为、好的变化，接下来怎么呀？“神注重的是人的心”，从这一句话里边听到什么了？这是个台阶，不是说神不看你的行为，是神注重你的心。神看不看你的言行举止？（看。）神看你的言行举止，但更重要的、更注重的是你的心，这是个台阶。外表行为关键不关键呢？（关键。）也关键，但更关键的是人的心！就好比说，你这个腿、胳膊、手、脚，重要不重要？（重要。）就不要说腿和胳膊了，缺颗牙你都不舒服。（嗯。）但更重要的是什么？（SJ：心脏。）你那个心得在。剁了胳膊你还能活，剁了腿你还能活，你的心不在可就完了，这就是说，神注重的是你的心！所以说，你有外表的好行为你能效力，如果你有了一颗心，那就蒙拯救了、活了。“神注重

的是人的心，而不是人外表的行为，不是人无论怎么做，只要做了，神就应该祝福”，为什么小凤在那儿哭呢？和这个有关系呀。本来小凤想什么呢？“我外边该做的都做了，只要我做了呀，神就该祝福了。可结果怎么了？SJ把我所做的都给推翻了！我所做的还管用不管用了？说成反面的，不管用了，把我所做的否了，那我的祝福还有吗？没有了，完了！”所以她就哭起来了。神说“这是人对神的误解”，显明你，修理对付、刑罚你，是不是要定你的罪呀？（不是。）哎，你看小凤像谁呢？就像神说的那个小鸡仔，掂起来看看它是公是母啊，它就吓死了，小凤是在那儿哭了，“吓死”了。“这是人对神的误解”，这个“误解”指什么？小凤听明白了吗？外表的好行为不能代表你有真理，外表的好行为不能代表你是顺服神，这是人对神的误解。也就是说，什么是蒙拯救呢？不是说你有外表好行为了，你会伪装了，或者说他们在你的行为上看不出你有什么问题了，你就蒙拯救了，神不是看这个。而是看什么呢？看你的心呢。

“神并不是只看事物的结果”，咱不要误认为神不只看结果，然后来个神不看结果，最后尽本分怎么应付糊弄了也无所谓，神不看，神主要是看在这个过程中你管没管。“神并不是只看事物的结果”，就是说你光把这事情处理好还不行，过程也要看，这就是你所作的一个见证。就好比说，今天咱交通了建造国度，是吧？建造国度有些人有点特长，但是不追求真理，咱还得忍着，还得卡着，还得用他，是吧？（嗯。）神说这是什么呀？这是撒但送来的礼品。撒但送来的礼品，神要不要？（要。）这里边有个“矛盾”得注意，撒但送来的礼品神要，但是神不要死人的见证。这个怎么区分？什么是死人的见证？虽然他站了个见证，但人是死的，就是说他是伪装的，他的心没有变，他是一个做法，是外表的模仿、仿造。“神注重的是人的心”，从这一句话里边看，有的人是想用外表的好行为来欺骗神。从外表来看，他很敬虔，他很付出，但是在他心里边有存心，他的心不是敬拜神的，他心里边想搞交易，那这个人是活人还是死人？（死人。）他是死人。他再说出什么见证的话来，或者是做出见证的事来，这个也属于死人的见证。也就是神说：“……里面的变化才能决定你外面受的

苦是否有价值。”（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爱神才是真实信神》）你里面发生变化了，这是一个活人的见证，你里面没有发生变化，这就是一个死人的见证，神不要死人的见证。神还说：“所有温室里的花，虽然多如繁星数点不清，而且吸引着所有的游人，但花谢之后，便如撒但的诡计破烂不堪，无人问津。”（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三篇》）虽然花开得那么漂亮，吸引了那么多游客，但作工结束了以后啊，没有果实，都成了撒但的诡计。也就是没有生命，没有性情变化，他所作的工作就都是做法、伪装，神不要，也可以说成这是一个死人的见证。“神并不是只看事物的结果”，如果神只看事物的结果，也就是说只看你尽的那个本分而不看你的心，那你这个本分很可能就是一个死人的见证。你这个事物的结果是挺好的，把事情做好了，就像刘志，人家干活求真求细，比他们谁都求真、都付出，在外表来看，活儿他是做出来了，可是他心里边是在想什么？他这样做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他的面子，虚荣脸面，是让别人能羡慕他。陆山今天对付小凤呢，他是为了什么呀？他也是为了面子，他不是发自内心的为了神家利益。虽然他对付了小凤，把小凤对付过来了，借着他的对付让小凤改变了，但他这个见证也不是活人的见证。（嗯。）这个“不是活人的见证”是说谁呢？说陆山呢。他不是用心去做的，他是为了地位、名誉，而神只是利用他作了一个见证。虽然说他的话是对的，但他的存心不对。（嗯。）“神并不是只看事物的结果”，事物的结果是一方面，事物的结果是好的，但是这个见证呢，神不悦纳，也就是神不要，神不要死人的见证。

“而是看重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人的心是如何的，人的态度是如何的”，就在这件事发展的过程中，你这颗心是不是在不断地寻求神的心意，在不断地苏醒呢？还是保持着一个刚硬的态度，在与神叫嚣、讲理，为撒但喊冤叫屈呢？神看的是这个。“人的心是如何的，人的态度是如何的”，态度就是什么呢？你站在哪一边了？你是为谁说话呢？你是为肉体办事了，还是为神办事了呢？同样是对付了小凤，你这个话是对的，但你这个态度是从哪来的？（陆山：是为了维护神家利益，还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你是为了耍一把，显露一下，还是

说你是出于一种负担、责任、托付，这就是一个态度。“看人的心里有没有顺服，有没有体贴”，神摆设这个环境了，神要看你有没有怨言，在这个环境里边有没有埋怨。“信神呢，在神家呢，这教会里边神主宰的是什么呢？拣选的是什么人呢？”埋怨的话太多，这就对神的主宰没有顺服。如果你在神主宰安排的不合你观念的环境中，都能寻求着神的奇妙作为，这是不是就寻求着神的心意了？（嗯。）你寻求着神的心意了，那你对神的作工就有了了解了，你对神的作工了解了，那你就能体贴神的心意了，再下一步就是什么了？那就是满足神心意了，这就是说，“有没有满足神的意愿”。小凤，这个路清晰不清晰？（小凤：清晰了。）

“神注重的是人的心”，在这个事态发展的过程中，这个结果神是要看的。谁去处理的，你是默默无闻地处理了，还是怎么处理了，这个结果神肯定是要看的，这个不能否认。但这个不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你的心、你的态度、你的观点。就像尼尼微城，神是看在这四十天的发展的过程中，在告诉你这个城再过四十天必要倾覆了的时候，你的心是什么。所多玛在临到神的使者时，是什么态度呢？“哎呀，你来这儿寄居，还想作官呢呀！”尼尼微是什么态度呢？披麻蒙灰。小凤，就你和陆山之间的这个关系，你走的是谁的路？所多玛吧？（小凤：嗯。）小凤说什么呀？“哎呀，陆山你厉害了！你是谁呀？你来这儿是寄居的。我是这儿的负责人！你在这儿寄居就行了，你还想来作官，还安排我怎么样呢，认识认识你的性情吧！你管你的，我管我的就行了，你手伸得太长了！你还管我这的活儿呢，你干你的活儿吧，认识认识你的性情！”小凤就给他打回去了，“你来这儿还想作我的官呢？不要来指挥我！”她不是人家尼尼微城的人。陆山说她什么了？（SJ：陆山说上次应付糊弄的事儿还没长记性？）意思就是“再过四十天就要倾覆了，你忘了？”这个时候如果小凤是尼尼微城的人应该怎么呀？（披麻蒙灰。）“噢，再过四十天就倾覆了！哎呀，真就是忘了呀！”一听这句话，胆战心惊，“哎呀，再过几天就四十天了，就倾覆了！”赶紧披麻蒙灰，悔改。“蒙灰”，什么意思？拿上灰往脸上擦呢。你见谁蒙灰过？（没有。）我见人都是擦

粉的没有蒙灰的，是吧？吊死鬼擦胭粉，死了人家还擦胭粉呢，更不要说活着了。这个“蒙灰”就是不要脸了！小凤，要脸不要脸？（小凤：不要脸了。）不要脸了，认识自己不能要脸了！可你还怎么呀？你还想擦胭粉呢。一次次地应付糊弄，作出来的工作羞辱神的名，你说吧，你这是不是就该倾覆了？告你四十天就倾覆了，你还让人家认识一下自己的性情吧，完全成了所多玛的人了！要是尼尼微城的人就应该从宝座上下来，小凤，从你那个“宝座”上下来，披麻蒙灰，往脸上抹点灰。抹什么灰呢？“哎呀，我就是个败类啊！我就是个善恶树的果子啊！我就是个疯狗啊！”这个够蒙灰了吧？（嗯。）来神面前跪下祷告：“自从陆山对付了我以后，我一直就站在肉体一边，我白天干活想的是他给我说的这个话，晚上睡觉想的也是这个话，今天SJ给我说了，我想的还是这个话！我咬牙切齿！没人给我做主啊，SJ还要对付我，我还得打破牙往肚里边咽，我这泪珠子还止不住地往出流。神哪，我现在才看见我日思夜想都是恶，我做了善恶树的果子！我做了疯狗，我就不是个人！我要披麻蒙灰，悔改，我再不敢了，我要求真求细，我要站在神这边，我再不敢不走正道了。”

497　实行真理要实际地付代价

1　遇到一些难处，赶紧向神祷告：“神啊！我愿意满足你，愿意受尽最后苦来满足你的心，不管遭遇多大挫折，豁出性命也得满足你！”你有这个心志，这样一祷告，你就能站住见证了。每次实行真理，每次熬炼、试炼，每次神的工作临到，人都得受极大痛苦，这些对人都是考验，所以每个人里面都有争战，这就是实际的付代价。

2　如果在一个环境中你想说一些话，但里面感觉不行，这话说出来对弟兄姊妹没有造就，会伤着别人，那你就不说，宁可自己里面难受，因为这话不能满足神心意。这时里面有争战，但你愿意忍痛割爱，愿意受这苦来满足神，虽然里面受着痛苦，但你没体贴肉体，神心得满足了，所以你里面也得安慰了，这就是真实的付代价，神要的是这个代价。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爱神才是真实的信神》

386　人信神该有的目的

1　信神就是接受神的话语作你的生命实际，从神的话中来认识他，来达到真实地爱他。说得明白一点：信神就是为了让你这个人能顺服神，能够爱神，尽到一个受造之物该尽的本分，这是信神的目的。必须达到认识神的可爱，认识神的可敬，认识神在受造之物身上作的工作是拯救、是成全，这是信神起码该具备的。

2　信神主要是从肉体的生活之中转入爱神的生活当中，从活在败坏里转到活在神的话语生命里，从撒但权下走出来活在神的看顾保守之下，能够达到顺服神不顺服肉体，让神得着你的全心，让神成全你，脱离撒但的败坏性情。信神主要是为了让神的大能、让神的荣耀在你身上显明，来遵行神的旨意，成就神的计划，在撒但面前能够为神作见证。

副歌：信神不应该是为了看神迹奇事，也不应该是为了个人肉体，乃是为了追求认识神，能够顺服神，像彼得一样顺服至死，主要

是为了达到这个。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话语成就一切》

神国怎样降临

当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时候，那时候中国还存在不存在？（不存在了。）是不是不复存在了？（嗯。）这个不复存在意味着什么？是中国人不存在了？（不是。）人还在，是这个国家不存在了。一个“国”里边不仅仅是有人，它得有它的人民，它的子民。那就是说，一个国家是由它的人民、它的子民组成。这个国家有它的人民存在，那这个国家就存在；这个国家没有它的人民存在，那这个国家就不存在。中国存在，那肯定得有中国的人民。那怎么才算中国的人民呢？你是中国人，或者你有中国国籍就算中国人民？算不算？（不算。）大红龙承认不承认你是中国人民？什么人就被取消做中国人民的资格了？虽然你是中国人，但是你当了犹大了，你是汉奸，中国还承认你是中国人民吗？（不承认。）不承认了。你当了汉奸你就不是中国人民了，你为美国跑腿，那你属于美国的人民，你不属于中国的人民。那美国人为中国去做汉奸呢？这个人是中国的什么？（走狗。）这就不是中国的走狗了，那就是中国的“亲家”了，那就属于中国的“子民”了。（嗯。）所以让你先真正去理解一个国是什么，要想成立一个国，必须得有它的人民，如果没有它的人民存在，这个国就不复存在。神已经把撒但的国摧毁，也就是把撒但的子民给它摧毁。大红龙的国不复存在了，大红龙的国怎么就不复存在了呢？撒但的国怎么就不复存在了呢？撒但要想让它的国存在，大红龙要想让它的国存在，那大红龙每天要给它的人民灌输什么思想？我给你交通到这儿了，你就应该反应过来了，大红龙每天担心的是什么？它给你灌输的是什

么？大红龙怕不怕自己亡国？（怕。）所以它必须给你灌输什么样的思想？（爱国。）你得爱国、保国、卫国，这就行了，那你就是良民，就是它的人民，它的子民。你要不爱国、不保国、不卫国，你就不是中国人民，你就不是撒但的子民。好了，咱现在把这个“国”理解清楚了。共产党要建立共产党的国呢，共产党一建国就要求你得爱国，你不爱国你就是反革命，就要处死你，把你开除出去。共产党是这么建国的，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就好理解什么是撒但的国了？（嗯。）

神已经把撒但的国砸得粉碎，撒但的国意味着什么？怎么就成了撒但的国了？撒但的国在哪儿？地上所有的国家——败坏人类组成的国家都属于撒但的国，是吧？（嗯。）为什么说属于撒但的国呢？这些人凭着什么活着呀？（撒但哲学。）凭着撒但的看事观点，撒但的生存法则活着，这些成为他的生命了，他宝爱的就是这些东西，他就是为了撒但的国，他就是属撒但的国的。所以为什么说你性情不变化就该死了？你性情不变化你就是宝爱撒但的生存法则，你就是属撒但的国的，你就是撒但的孝子贤孙，你就是该死的种类！为什么？因为你当了叛徒。这个理解了吧？（嗯。）你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以后，你就跟随了撒但，结果神来拯救你的时候你还置之不理。怎么置之不理呢？你对待神话的态度就是对待神的态度，你不爱神、你不为神、你不彰显神、你不荣耀神，你的看事观点不是根据神话去看事，那你就不属于神国之人，也就是说你不属于神的子民，这个理解了吧？（嗯。）你要想进国度，那你找到进国度的路了没有？（找着了。）不是你每天起来干什么活儿就等于你进国度了，因为你还不属于神的子民，不属于神国子民，因为你不保“国”，不保哪个国呢？不保神的国、不卫神的国，你不是听从神的话。大红龙有一句什么典型的话呢？“听从党中央号召，听从党的指挥”，从灵界看，就是撒但让你听从撒但的生存法则，所以你是属撒但的，你还是属大红龙子孙的，你还是属神的，这是不是一目了然了？（嗯。）自己就看到自己的归宿了，那你就知道自己所走的是什么路了。

神要建立他的国度，听过这个话吧？（嗯。）神要建立他的国度，神对他国度里的子民的要求是什么？要求人得完全顺服于神，得爱神，得宝爱神的话。当初你成为大红龙的孝子贤孙，你成为中国子民的时候，共产党怎么号召你的？你又是怎么响应共产党的号召的？那你今天最起码的该不该响应神的号召呢？（该。）这是一个大的方向，大的认识。共产党要成立、要建国的时候，你跟人家建国呢。那神今天来建立神的国呢，你就得干什么呢？（建立神的国。）你就得跟随神建立神的国了。共产党建国的时候你不仅仅是跟人家打打仗、种种地，不是打打仗、种种地这就算建国了，这不算建国。你得怎么呢？你得和人家的思想统一了，听从党中央的号召，这样你才属于跟随党中央的人民，这些人都能听从党中央的号召了，这才是建国了。就和咱今天所做的一样，咱在这儿建造国度呢，什么是建造国度呢？你在这儿出力干活了，就说明你建造国度了吗？（不是。）沈平，你今天属于建造吗？（沈平：不属于。）你是应付糊弄的，是支差的，这不属于建造，这属于什么呀？（送礼品的。）还属于什么？撒但派来的差役。

一个在大红龙国家做事的人，从外表看这个人做的是好的、是在为大红龙做事，其实他是来做探子的，这种人叫什么？叫间谍，是吧？（嗯。）一个间谍，你从他的外表能不能看出他是个间谍？（看不出来。）人家伪装得很好，其实那是美国派来的间谍。咱今天来建造国度了，撒但又派来了差役，这个差役来干活的时候积极不积极？（积极。）不能说人家不积极，人家起码有外表的好行为。外表有好行为这是什么？比如说你就是探子，你想来骗取神家，骗取“神子民”这个称号，最起码你外表是不是得有个好行为——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嗯。）这就是人家伪装得好，外表有好行为的人从外表看起来勤勤恳恳，但他思想里边是怎么争战的咱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什么人才不积极呢？探子、卧底里边也有一种傻帽，也就是二杆子，他不会伪装自己，他总要露出个狐狸尾巴。在神家他这狐狸尾巴是怎么露出来的？你看到他来这儿就是来应付糊弄的，那他这个探子就不是一个好探子，他伪装不起来，人家都能看出来他就不是这国的人民，

他的说话，他的行动，一看他就是为美国说话呢，一看他就是个卖国贼。卖国贼没有基本的伪装，外表的好行为都没有，所以都够不上一个合格的探子、卧底。

就像今天咱来尽本分了，你是怎么尽本分的呢？咱们用的东西，放置得不合适，放得不平，底下垫着一块砖，成了斜的了，还硬顶着另一个东西，顶出一个坑来。两个东西这样用，互相损耗，时间长了就报废了。我就说沈平呢："沈平，你在这儿是尽本分吗？你是怎么放那个东西的？"沈平和我说了个什么话，"我知道放得不对着"。我说怎么咱家买的新东西用不了两天全部坏！全部坏！我问沈平呢，我以为沈平不知道放得不合适，结果沈平说："我知道放得不合适。"也就是说，沈平懂得、知道这个东西该怎么放。我说："你懂得、知道，为什么还要这样放呢？"沈平给我来了一句："我说了不算，人家说了算。"你听这个话，别人不让你把这个东西放好？这就是咱尽本分呢，你知道那样放东西不合适，你知道那样放这个东西可能坏，在知道的情况下你不去处理、不去管，现在还有理由了，"人家说了算"，好像说这个东西人家不让他处理一样，好像人家控制着他不让他放好。咱说你的三轮车放这儿了，万一咱要拉个什么东西你人不在，把你的钥匙放下，咱要拉个东西也方便些。沈平放不放？沈平不放。"不敢让你们动我的车，你们不会保养，怕你们动坏我的车。"他的车他知道怕动坏，但咱家的东西，沈平知道会坏他都不会去管。沈平，这是不是事实？（沈平：是。）是事实。这就是咱刚才说的，你连卧底都不是！什么是卧底呢？你得隐藏得好一点，你得表演得好一点，伪装得好一点。你没有伪装、没有隐藏，你赤裸裸的就是一个卖国贼、撒但的差役，你连一个好的行为都没有，就是来打岔搅扰的，所以说你连尽本分都不是。就像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时候，把中国人抓上当俘虏呢，让俘虏干活的时候，那些俘虏怎么干活呢？有句土话就是说，"伺候日本人呢"，意思就是应付糊弄地干活，就是说："伺候日本人呢！"为什么说"伺候日本人"呢？你说俘虏恨不恨日本人？（恨。）他恨。但他还在人家的枪杆子底下，所以他还不得不伺候日本人，他在伺候日本人的过程中又想害日本人，他是带着恨的，所以人们就说，"你伺候日本

人呢”。就是说，你尽本分不好好尽，你帮助人不是好好去帮助，你里边有诡计、有仇恨，那就是“伺候日本人呢”。看看咱家刚买的崭新的东西，就没有一样能够用得住，买回来用不了几天就都坏了，什么原因呢？这就是“伺候日本人”呢！有仇、有恨！这个人是什么呀？这就是汉奸、叛徒、犹大。

刚才说你在这出力干活儿尽本分，这个算不算建造国度，这个和建造国度有没有关系？（没关系。）这仅仅是一个征服的见证。为什么说是征服呢？如果今天你是默默无闻、勤勤恳恳，你是一心一意地来干这个活儿的，你没有所求了，那你就是忠心的效力者。你达到忠心的效力者这个程度了，这叫什么呢？这叫征服的见证。“我服了，我算是服了，我可不敢‘伺候日本人’了。”你说沈平现在服了没有？（没有。）不服。一让你尽个本分，一让你做个什么事，你里边就有怨言，你就有反抗，你就有许多不愿意，这证明什么？不服、不满，这就是还没有征服。你没有被征服，哪来的建造啊？你干活儿就是应付糊弄也好，你就是再勤勤恳恳地干也好，和建造国度没关系，你顶多就是一个效力者，最大程度就是一个忠心的效力者。忠心的效力者，你得尽心、尽意、尽力，这才是忠心的效力者。

那什么才是建造国度呢？刚才咱交通的是不是听明白了？沈鑫说说。（沈鑫：尽心、尽意、尽力。）尽心、尽意、尽力只是说征服你了，咱刚开始是怎么交通这个“国”的？你要想成为这个国家的人民，你该怎么表现你才算是这个国家的人民？世上有一句话是什么？“爱国——人人有责，匹夫有责。”世界的国是这样，那神的国呢？是不是更应该是这样呢？（是。）那这个时候应该搞清楚了，什么就是建造国度呢？刚才说共产党说什么话呀？“听从党中央的号召，要爱国、卫国，要当英雄、为国牺牲。”你为建造国度，你为神家舍上性命了没有？（没有。）你如果舍上性命地去尽本分，这叫什么？这叫爱，这叫建造。共产党是让人“听从党中央号召”，那咱呢？咱听从神话引导了没有？不要说听从神话引导了，神颁布的诫命你守住了没

有？你该尽的本分你尽了没有？神的要求你做到了没有？这是不是你该听从的？（是。）那现在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明白了，什么是建造国度呢？就是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的这个过程就叫建造国度，当神话在你身上可以作王掌权了，这就得以建造了。当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了，神话可以掌管、控制你了，一临到神家的事以后，就和国家的法律临到你一样，你一不听神的话，那你就触犯了行政。对一个国家来说，你这是触犯法律了，你敢不敢触犯法律？（不敢。）你不敢。你在大红龙国家你不敢触犯法律，可是你进了神国呢？你敢不敢呢？（敢。）你还敢任意妄为，这就说明你不是神国的子民。当你能够敬畏神、远离恶，对神产生敬畏、惧怕，神的性情在你这儿最起码像国家的法律一样，你感到害怕、畏惧，这个时候是不是相当于起点作用了？（嗯。）这也就是得以建造了，神话在你身上可以作王掌权了，可以掌管、控制你了，你就属于神国之人了，神也就可以掌管你了，神国就降临在了地上。

神国是怎么降临在地上的呢？神所说的一切话，人能按这个话去生活、去活出了，人人所流露出来的，所表现出来的是神对人的一种要求，是人该有的一种活出，还和以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了。）脱胎换骨了。这就是说，神的国降临在了地上，撒但的国不复存在了。怎么不复存在呢？跟随神的人，因着神的发声，人开始对撒但有了认识，对撒但有了恨恶。就好比神最近交通的人的德行表现——传统文化，是吧？从外表看，以前你是凭这个活着，它成为了你的生命，而且人听着还怪有理，可根据神交通以后，才明白它就是谬理，不存在，这是统治者为了统治他的人民而编造的一种邪说谬论，就是一种控制、捆绑，你明白了以后还听从他吗？（不了。）不听从他了，你也不按那个邪说谬论活了，也就是说你从撒但的权下走出来，活在了神话的权下。你一活在神话的权下，你就属于神国子民，你就活在了神的保守之中，神就要看顾保守你。而那些没有活在神话下的人，依然活在撒但权下的人，神要怎么呢？神要兴起环境，让他的民众起来反叛他，神要兴起灾难来毁灭他们，让他们不复存在。这段时间网上的那些新闻你也看见了，是吧？（嗯。）那个唐山事件就

是个典型的事例，唐山事件比唐山地震还可怕，这就是让它的民众起来反叛它。当这个事件发酵了以后，发酵到什么程度了？人排着队在公安局门口上访，公安局都不敢开门。这个视频放在网上，别人怎么看这个事呢？这就是让它的民众起来反叛它，你也看见了，它的民众开始起来反叛它了，它快控制不住了，神已经把它的国砸得粉碎，也就是神已经把它的权柄收回了，它掌管不了了，把魔鬼都放出来了，不怕死的也出来了。活在撒但权下，你们就互相厮杀；活在神话下呢？神话就把你唤醒了，你就来到神的国了，这个得区分开。该毁灭的还是该留下的，是不是咱都看在眼里了？（是。）很现实吧？（嗯。）很实际。你是不是属于神国子民？你是不是进了神的国度了？咱就有了一个衡量标准了。

现在有路了没有？想不想成为神国子民？（想。）说说这个路该怎么走？刚才在咱前边摆了几条路，是吧？沈平走了一条什么路？沈平走了一条卖国贼的路，是吧？如果你不寻求只干活，那就是来效力的。你说沈月走的是什么路？沈月辛苦不辛苦呢？（辛苦。）做饭也挺辛苦，那她走的是什么路呢？沈月，你走的是什么路呢？（沈月：不知道。）你是装糊涂呢，还是真不知道呢？（……）沈鑫，她走的是什么路呢？（沈鑫：效力的。）效力的，但她和沈平还又不一样，是吧？（嗯。）那她属于哪种效力？默默无闻、勤勤恳恳？（不是。）那是什么？我看见沈平效力是带着仇恨效力的，就是说你不维护神家利益，你看见那个东西那样放着会损坏，但你没有去处理，好像和你有仇一样。沈月呢？我还没有看见沈月有这种表现，但是我看见沈月是什么呢？沈月是埋怨、不服，有没有？（沈月：没有。）没有？沈鑫，怎么说她是埋怨？（……）咱刚才交通了，要想得以建造，怎么建造呢？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是吧？（嗯。）听从“党中央”的号召，最简单的一句话，你听从神的话了没有？神让你做个诚实人，能不能做？（沈月：能啊。）你做了吗？对的意见能听进去吗？（……）对的意见都听不进去，别人给你提个建议你还和人家瞪眼，要么就是不承认，这是什么？这就是尽本分还有埋怨，还有不服。本分也尽了，但是你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发埋怨、发怨言、不甘心、不乐

意。咱每天能看见沈铭唉声叹气的，是吧？你说神要不要他这样的态度尽本分？（不要。）他被征服了没有？（没有。）没有被征服，他的那种尽本分是种无奈、委曲求全，“唉、唉……”，每天唉声叹气的！

一个人代表一类人，沈平代表一类人，沈铭又代表一类人，沈月又代表一类人。这属于什么呢？这就是不追求真理，不寻求神的心意，简单地来说就是不听从“党中央”的号召。这个得带个引号啊，可不敢再误解我，不要说的时候成了我让你听从党中央的号召，这就麻烦了。我是为了让你好理解，我才说“听从党中央号召”，你要想成为神的子民，你就要听神的声音，按神话行事。不追求听神的话的，国度不能得以建造。怎么才能得以建造呢？神交通过一个例子，让两个人保管钱财，是吧？一个人是，“我把这个活儿干了，只要保护好没损失就行了”，神说，“我没看见你的心”。另一个人是，“哎呀，神看着我呢，神检验我呢”，所以遇什么事他能想起神，神检验他呢，神说这是敬畏神的开端。你有敬畏神的开端了，你能想起神了，那你这个表现就是一个能听从“党中央”号召的表现。就像沈平今天在这儿干活，想懒惰的时候，“哎呀，神看着我呢。不行，这东西要这么放着就坏了，我眼睁睁地看着它坏了，那记事册上就给我记上了。我还是麻烦一点把它重放好吧。”他有这么一颗心，神话压住他了，“你尽本分尽心、尽意、尽力了吗？”“我还没有尽心、尽意、尽力，我要尽心、尽意、尽力尽好本分。”你凭着这个尽心、尽意、尽力改变了你原来的作工的方式，用这个方式来支配着你做事，这是在干什么？这是不是在建造？（嗯。）这就叫建造，这就叫建造国度。你干什么事都是神话在指引着你，你按着神的话去做一切的事，这就叫建造。你做什么事不寻求神话，那就是没有建造，就不属于神国子民。沈瀚，听懂了没有？（沈瀚：嗯。）来说说。（沈瀚：就是得凭神话看事。）我刚才交通的这些你会不会消极？“我出力流汗干了半天不算建造，白干了。”信神操练的就是一个忠心与顺服，这是打败撒但的最好的武器，如果说沈平今天对神忠心、顺服，那你把神家这个东西安置好，放

好，维护好，你是不是就站住见证了？（嗯。）你还能成了卖国贼？还能成了探子、汉奸？

我给你们再重说一下，你们记一下。“什么是建造国度？为神家效力是征服你打败撒但的一个见证”，就是说你能够来这儿效力，默默无闻、勤勤恳恳，不为赚钱，不为地位、名誉，这仅仅是打败撒但了，把你征服了，“我算是服了”，这么一个见证——征服的见证。你明不明白真理？（不明白。）通不通灵？（不通灵。）不通灵、不明白，你仅仅就是服了，“我算是服了”，仅此而已。“出力干活就是出力干活，与建造国度没有任何关系”，搞清楚了，出力干活与建造国度没有任何关系。也就是说出力干活与子民没有任何关系。“只是摧毁撒但之国建造神国度的一个工具”，这是一个工具。咱今天尽本分呢，所做的这一切事情，这是什么？这是摧毁撒但、建造国度的一个工具，这仅仅是个工具，借着这个来显明你，借着这个来打败撒但，让撒但蒙羞，征服撒但。怎么把它征服？怎么把它打败呢？世上的人是追求什么？追求钱财、地位、名誉。在这儿呢？没有钱财、没有地位、没有名誉，然后你还继续忠心于神，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地干着。它那边给你钱财、地位、名誉你不去，这边不给你这些东西你还要去，这就是借着这个工具，同时来把撒但给打败了。“是借着这个工具得以建造。怎么建造呢？就是操练你，让你认识你在出力干活效力时的态度、观点、存心。”咱再去干活儿的时候不能去空干活了，干活的时候你要干什么？你要去认识你干活儿的时候你的态度是什么，你的观点、存心是什么。就像沈平尽本分，他的态度是什么？他的态度、他的观点是不是能指出来了？什么态度？“这个东西不是我的，坏了它不是坏我的，它是坏神家的，是坏公共的呢”，这是他的一个态度，是吧？（嗯。）观点呢？“这不是我的，如果是我的三轮车，我拿着钥匙谁也别想动。”沈平和沈军一样，沈军用咱家东西的时候，他心疼吗？（不心疼。）那天晚上我说：“沈军，你累了，你让沈皓开着你的三轮车去拉下东西吧，你就不用去了。”沈军说：“不用，不用，我在车上就能睡。”什么意思？“我就是累死也得我来开，我不能让别人开，特别是不能让沈皓开，让沈皓开我害怕呢。”害怕什么？他害怕把他的三

轮车给献上。“沈皓你开沈强的三轮车，把沈强的三轮车给报废了，你再开我的，把我的也报废了呀，那可不行。”临到自己的东西，他就是这样的态度，给神家办事，他就是人累死也不能让车损坏。看看沈军，再看看今天的沈平，沈平也一样，这个车从来没有给谁开过，不能献上。但是对于咱家的东西，他明明知道这样会坏，但他管不管？（不管。）你的这些态度、存心，你和神之间的关系就这样赤裸裸地流露出来了，你在这儿洗一个碗就打一个锅，而且你还是有意的，可不可以说是有意的？（可以。）我给你交通的是什么呀？你出力干活的时候，你要检查你的态度、存心、观点，借着这个来认识自己，“也就是借着这个过程去发现、认识自己的错谬思想观念以及观点，然后去体验、经历神说的话，然后定真神话就是真理、道路、生命，也就是人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我给你说的这是不是一个路途呀？（是。）怎么做呀？现在你们说一下。在你尽本分、出力流汗干活的时候，你不要就是干活、干活。干活的时候你要省察你那个时候的存心、观点是什么，当你流汗的时候，当你不想动的时候，当太阳晒得热的时候，当你肚子饿的时候你想干什么？（休息。）单单是想休息休息吗？（不是。）埋怨来了，“在这儿干什么呢，钱不挣，还得受着委屈，干好了不奖赏，干不好还数落一通。这东西我受苦受累地安置好了、维护好了谁能看见我呢？”你得检查你这个时候的观点、态度、存心，你自己能检查出来，你说神看见看不见？（看得见。）这个时候你也看见了，神也看见了，撒但也看见了，这是不是就好办了？（嗯。）因为你看见了你就知道害怕了，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认识自己，认识神。寻求一下神让你怎么尽本分呢？尽心、尽意、尽力，你尽了没有？

这一段时间有些人应该是消极、软弱了，肯定有消极、软弱，有什么消极、软弱呢？沈皓，有没有消极、软弱？（沈皓：没有消极，只是没有之前的那股劲儿了。）没有以前那股劲儿了，为什么没有以前那股劲儿了？（沈皓：感觉天天有这么多活儿。）天天就是出来干活。我说的这个消极，就是当咱看到这个活儿要重新返工的时候，你是不是特别消极？特别软弱？（沈皓：嗯。）这个特别消极、

特别软弱的背后还有个东西，发现了没有？为什么会消极、软弱？这是什么思想导致的呢？“在弟兄的带领下还需要返工吗？如果在弟兄的带领下需要返工，那弟兄是不是有问题呀？弟兄都需要返工，那还能干成什么？那建造国度是不是也得返工呢？别人可能有错，弟兄你也有错？别人看不透，弟兄你也看不透？你就是不超然吧，你还没有个正常人性？连这也干不了？”不由自主的你就要有所心思，当这些心思出来以后你的观念随时就产生了，产生什么观念了？你就开始省察了，开始注意弟兄了，“我看弟兄也太正常了吧！不只是太正常了，也太平凡了吧！也太无能了吧！”有没有？（没有那样想。）那我给你说出来了，这些东西会不会影响你？会不会？（不会。）为什么不会影响？那有没有解决了？怎么解决的？基督会不会开车呀？（不会。）“基督还不会开车呢”，是吧？基督旁边的人就笑话基督不会开车，这是不是正常实际呢？就是神说的：“既说必算，既算必成，既成必到永远。”（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独一无二的神自己 一》）神作的事一成，那就是好的、完美的，存在不存在返工？（不存在。）只有人才有不断地更新，逐步地改善。那我在这儿是不是也是个正常人性啊？（是。）这个正常人性有可能就会影响到你。如果说我做什么都是一气呵成、合你口味，那你会怎么样？你会坚定不移地跟随。你不要把我放在众长子的那个位置上来跟随，你得去认识、去分辨，根据我的实质对待我。基督还说什么？不怕你认识，就怕你误解。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就即使说我是众长子，众长子是不是也是让败坏了的呢？（嗯。）败坏以后又被作成，他有个过程，我今天只是来尽这个本分。我越走越看见我也不敢、我也不配、我也不愿意去要这个名誉，我只想怎么呢？我只想尽好这个本分，尽好这个责任。为什么呢？因为你越走越看见自己的一种渺小、无能，什么都不是。你再看见自己有败坏，你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抵挡神，有时候你抵挡了神还不知道。我跟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第一个你不要把我放在那个位置上来跟随，而是在我尽的这个本分中去认识，看我是不是把你带到神话里边，看我是不是把你带到了神的国，你是不是进了神的国度里边，你是不是成为神的子民。你看见我走的是这条路，那你大胆地跟着往前走；你看见我走的不是这条路，那我就不是作这个工作的，就不是在建造国度。也就是你看我是不是在建造国度，是建造国度你就跟着走，不是建造国度你就不要跟着走，不要去膜拜、不要糊涂跟

随。第二个就是你不要崇拜我，我也可能有败坏，也有可能在哪块跌倒。就像摩西，摩西跌倒了没有？（跌倒了。）摩西跌倒了他影响不影响后人？（不影响。）所以我在这儿和你说什么呢？就是说你在我身上看见我有什么问题了，看见我有什么毛病了，看见我有什么败坏了，你需要不需要担心？（不需要。）不需要担心，不要因着这些成为你跟随的拦路虎，你要纯正对待，怎么纯正对待呢？我或对或错那是我与神之间的关系，那只与我的归宿有关系，和你无关，把这个搞清楚。就即使说我是摩西，我做了违背神旨意的事了，我不能进迦南美地，但你可以进去呀。当时是谁进去了？约书亚，是吧？（嗯。）约书亚可以进去，妇女、儿童可以进去。你就不要说摩西了，就说保罗，保罗是敌基督，但你能从保罗身上得着开启、光照就行了，你不要听从他的那个邪恶思想，“我活着就是基督”，你得对他有认识、有分辨，你只从他身上得圣灵的引导、开启。你在我身上只管得怎么建造国度，怎么能进入神话里边，怎么能进入神话的实际里边，怎么能使你性情变化来到神面前，怎么能让神话掌管你，只要对你生命有利你往前走就行了。即使哪一天你看见我有败坏了，或者看见我有什么问题了，也不影响你正常往前走了。一个是不影响你了，一个是你对我也不产生观念了，也不会成为你的拦路虎了。

“也就是借着这个过程去发现、认识自己错谬的思想观念以及观点，然后去体验、经历神的话，然后定真神话就是真理、道路、生命，也就是人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看见这个过程了吧？就是说在你出力流汗的时候，在你尽本分的过程中，你得发现、认识自己错谬的思想、观点。这两天沈平给咱作了个表演，沈平说什么话了？“杀人不过头点地”，这是沈平说的话，是吧？（嗯。）你听了神的交通以后你发现这句话的邪恶了没有？（发现了。）什么邪恶，能不能说清楚？当沈平说出这一句话来，你能不能反驳了他？（……）把你愣住了，“沈平说的也是啊，杀人不过头点地，这有多大个事呀”，你就无话可说了。这句话邪恶在哪儿？为什么说邪恶？神交通这个话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呢？你从这句话里边看到沈平的邪恶之处了吗？神在交通这句话的时候说什么了？神说：“这些所谓的社会教育

家、思想家、道德家就提出了‘杀人不过头点地，得饶人处且饶人’这样一条说法来劝勉人、开导人，让人在遭到任何不公平待遇或者任何歧视、侮辱甚至糟蹋、践踏的时候，无论人的心灵、肉体受到多大痛苦，都先不要想着报复，而是要想到‘杀人不过头点地，得饶人处且饶人’这一条道德经，让人都不自觉地接受传统文化这些道德说法的约束，从而达到约束人的思想、行为，化解人思想里对他人、对人类、对国家、对社会的仇恨。”（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什么是追求真理（九）》）统治阶级为了控制人，他杀了人了还叫你包容忍耐他，他杀了人了还叫你饶恕他，你说邪不邪。就像沈平把人家的车撞了，他有理没理？他把人家的车撞了，他是不是该赔人家呢？反过来他还说撞得太轻了，“杀了人不过就是脑袋掉下来了，有多大个事啊，不就是十来万吗？有多大个事啊，得饶人处且饶人！”他还要怎么呢？“我撞了你，你还得饶恕我，不要跟我要钱，不要怪罪我啊！”他杀了人还让你包容、忍耐他，他杀了人还让你饶恕他，你说邪恶不邪恶？（邪。）意思是“杀人不过头点地，得饶人处且饶人，有多大个事呢！”你这样奉劝别人呢，那你能做到做不到？（做不到。）你沈平的车谁给你用坏一下，行不行？（不行。）沈平连车钥匙都不能给别人，让别人开一开都不乐意，还得紧跟着。沈平不敢把他的车交给你用一下，他对自己的车是如此的爱惜，对别人的车呢？不用说对别人的车了，就是别人的命他都是，“我就是杀了你了，不过就是脑袋掉到地上了，有多大个事啊！得饶人处且饶人，你不要和我计较这些了。”你看沈平说话多“慷慨”呀，他说话和你一本正经的。神交通说统治者为了控制人，他就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沈平在这儿把这个话表演得淋漓尽致，“允许我杀人放火，不允许你点灯；允许我撞你的车，你不要和我说话，不允许你碰我的车，不要碰我的钥匙。”这就是一个邪恶。说的话还振振有词，说得你还答不上来。神把这个话给你揭露解剖以后，你才看到了这句话的邪恶之处，这就是神让你把真理与道理分得一清二楚。

刚才交通“就是借着这个过程去发现、认识自己错谬的思想观念以及观点”，借着神交通出来，我再给你对了号，借着这个事去发现你

的邪恶的思想、观点、观念。发现以后怎么呢？“然后去体验、经历神说的话，然后定真神话就是真理、道路、生命”，怎么体验神的话呢？神把这个揭露出来以后，神这么说了，然后你把神话带入实际生活当中，你再来看沈平的这个表现是不是这种邪恶呢？（是。）沈平那天把人家的那个公示牌给撞烂了，沈平一本正经地说：“店里边那个妇女就不是个东西，没有正常人性，我在外边倒车呢，她就不出来给看看，也不看看有没有东西就让我撞到上面。”你说他邪恶不邪恶？他把人家的公示牌撞了，他不承认是他自己把车倒到上边，他是说人家店里边的那个妇女有问题。沈平还给我举了个例子说什么了，“就比如说，你带了你老婆在外面了，你在倒车的时候，你说你老婆该不该给你看看路况？如果她不给你看，你说她有没有责任心？”这是谁的问题呢？这是他老婆的问题。沈平把公示牌撞了以后，他有没有问题？他没问题，谁的问题？那是店里边的那个妇女的问题。我说：“你撞了人家的公示牌了，你怎么不把这件事情处理了呢？你只管你跑呢，事后人家知道了就要报警呢。”沈平说：“不是我要跑的，是店里边的那个妇女就不是个东西，我撞了人家的牌子了，她让我快走、快走，你说她是什么人？她让我快走、快走，最后好了吧，人家报警了。”沈平和沈强在路上了，沈强开着车怕前面的那个路过不去，沈平说“来我开”，沈强一给他让开，那个姊妹说：“别过了，不能过，过不去。”沈平说什么了？“这还能出了事啊，不是我技术不行，只要姊妹拦住不让我走，这不就不出事了吗？”这是沈平的思想，这就是借着这个事情让人去认识人的邪恶的思想、观点、态度，他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别人的身上，而不是从自己身上去认识自己的问题、责任。

这里主要是要交通什么呢？就是神给咱交通出来“杀人不过头点地，得饶人处且饶人”，神交通说这句话是谬理以后，神就要派上一个演员给咱表演，这是不是就让咱经历、体验呢？（嗯。）体验以后你看清楚谁的话是真理？（神的话。）神话是真理，你的那个思想观点是谬理。用事实来证明了，“然后定真神话就是真理、道路、生命，也就是人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接着再按着神话的引导与劝勉，接受神审判、刑罚、咒诅，体验、领略神的主宰。”接受了神话是真理

了，你是不是该实行神话呀？（嗯。）你按着神话去实行，神让你做个诚实人，神让你做个有担当的人、有责任的人，这是不是沈平该走的路啊？（是。）如果沈平敢于担当了、敢于承担责任了，那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和弟兄姊妹是不是能正常相处了？（是。）就他现在这样的做事风格，你说他和谁能相处呢？和谁都没法相处。所以让你去体验、领略神的主宰。你看神刚交通了“杀人不过头点地，得饶人处且饶人”，好像神就告诉沈平，“现在交通什么什么，沈平，快，上台立马来表演一下”，神交通以后就有演员上场，这就让咱看见有生命的、没生命的都在神的主宰之中，按着神的意念而转动。

“以此来接受神的掌管带领，活在神的话语的权下，以此成为他的子民，进入他的国中”，这个关系搞清了，今天我主要给你交通的就是把这个方向、路让你搞清楚了，你怎么就成了神国子民了，不是说你出力流汗就行了，不是说你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就行了，而是什么呢？而是神话能掌管了你，你能听从“党中央”的号召，那你就进入这个国中了。“接受神话掌管你的过程就是把你带到神话里，你进入神国度的过程。”就是把你带到神话里，“要神话掌管你的过程，就是建造的过程。人都能有意识地去寻求神话、实行神话了，国度也就得以建造了。”建造国度简单不简单？建造国度不是让你看见一个物质的世界怎么样，这个物质世界只是一个工具，而是借着这个来操练你，让你去体验、经历，然后再让你实际活出来，活出一个什么呢？神话能够掌管你了，神的国就得以建造了。“征服你是主题，拯救你是附加，所以说你配合到哪儿神就作到哪儿，所以奉劝大家在尽本分的过程中不仅要用心，还需要揣摩神的心意，认识自己不对的存心。这是根基、也是初步。”沈聪，听懂了没有？（沈聪：嗯。）能不能说出来？（沈聪：现在走这条路不能只满足于自己外表的撇弃、花费，还得省察自己做事的存心、目的。怎样使自己的撇弃、花费有价值、有意义，是靠着神的话去做、去行，所做的每件事都有神话依据。）主要是操练你能够让神话掌管、控制了你。你对待神话的态度就是对待神的态度，神话在你身上起作用了，你和神有关系了，你才与神的国有关系。神话在你身上不起作用，与你没有任何关系，什么事情都是任着

你的性子，凭着你的想象，那你就不是神国的人。那时候沈强常说的一句话是，“我这里边有个什么什么……”，一开口就是“我”字当头，今天有了沈平了，显不出沈强了，沈平一说话就是，“我感觉……”，是吧？你一说“我感觉……”，好了，这属于谁的子民？（撒但的。）撒但的子民。你说“神说了，神怎么要求了，我按神说的这么去做了……”，这就是神的子民了。简单吧？（简单。）

教会诗歌：

8　基督国度降临在人间

伴唱：基督国度降临在人间，神话语在全地掌王权！

1　基督国度降临在人间，神的话语征服全地，在全地掌王权，在全地掌王权，一切因神的话而立而成，让我们都亲眼看见，让我们都亲眼看见。我们欢呼，我们歌唱，歌唱基督国度已降在地上；我们欢呼，我们歌唱，歌唱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神话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同生活，伴随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一个心思意念。

2　自有永有的全能独一真神，你的话在肉身显现，让人看见活灵活现，你在万世以前到今天说的话都一一成就，一一成就一一应验。我们欢呼，我们歌唱，歌唱神的话显示权柄威力；我们欢呼，我

们歌唱，歌唱神话在地上掌权，全能神的话语是活水泉源，永流不干供人享受，供人享受滋补心田。

3　我们经历了神的审判刑罚，败坏性情得着洁净，得以变化，我们对神有了敬畏与顺服，活出了人的样式，我们感谢神的拯救。我们欢呼，我们歌唱，歌唱赞美神的公义圣洁；我们欢呼，我们歌唱，歌唱神已将我们洁净拯救，我们蒙神拯救活在光中得着神的爱，永远向神俯伏敬拜，永远向神赞美歌唱。

4　国度美景光明更无限，全地上的人都传颂神的话，一切的人都归服在神话下，都来朝拜神，全宇上下一片欢腾。我们欢呼，我们歌唱，歌唱赞美神的智慧全能；我们欢呼，我们歌唱，歌唱神的大功已告成；我们欢呼，我们歌唱，全能神亲自带领我们进入迦南美地，享受神的丰富。

——摘自《跟随羔羊唱新歌》

敌基督的嚣张、恶毒、邪门

HN跟随、先锋（他们跟随的是HN进入一伙人）写的：

对肖红文章的认识："我又一次和弟兄争执，弟兄坚持要去自首说清，我说：'绝对不能去，这么做没原则，这么做不是自投罗网吗？那不是傻了吗？'想想这次我得维护弟兄们的安危，不能让人出了问

题。我不能依着弟兄们，如果弟兄出了问题，我们怎么办？这是我的责任呀，如果我也同意这么做，这不等于把弟兄们交给魔鬼了吗？涉及一连串的弟兄们的安危问题与后果占据了我的心，使我再也听不进弟兄的话，只是一个劲儿地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而弟兄根本没搭理我的话，一直跟我交通，如果自首说清的话，不但不能成为通缉犯，还能自由，还能在神前尽上忠心，更能实际维护神家利益。如果不说清，后果就是咱得逃亡，还得成为通缉犯，本分更尽不上了，更不能达到维护神家利益了，这不是完全为了自己吗？我听了也是这么回事，也知道维护神家利益第一，但是我心里也不敢让弟兄迈出这一步，就怕进去出不来。在与弟兄不断争执时，弟兄说：‘你的信太小了，简直没有一个芥菜籽大，对神一点信都没有，你对神没信呀！’听到这句话感到很难过、很委屈，不愿意接受这样的话语，嘴上不说，心里讲理，‘我信神半辈子都在外边尽本分，我是没信吗？这是没信的表现吗？我这么维护神家的利益和大家的安危，不是真信吗？在这个时候不是我在拦阻吗？谁在担心着神家这些事？不还是我吗？就是出了大事还不是我担当吗？你就没考虑过我的感受吗？’心里越想越难受，我这么好心不但不领情，反而说我对神没信，简直是不理解我的心。在弟兄的再三交通下，最后我无奈答应了他们去自首。等他们走后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时时打听去了的消息，晚上久久不能入睡。”从以上这段文章中我们发现几个问题：

一、肖红文章说“我又一次和弟兄有了争执”，作为一个被弟兄重用的原子弹标杆，竟敢与弟兄不止一次发生争执，这对弟兄有丝毫的敬畏与顺服吗？神对人的要求是达到忠心与顺服、爱心与见证，这个标杆与神的要求有多远？又能把神选民带向何方？

二、弟兄坚持要去自首说清，肖红说绝对不能去，说这句话是受造之物对弟兄该说的话吗？只有神要求人绝对顺服，哪有人要求神绝对顺服？说这话不是胆大包天、大言不惭、不知羞耻吗？连自己从

哪来的都不知道，还有什么资格做神选民的标杆呢？若有自知之明就应该迷途知返，赶紧从“王位”上下来，兴许还有悔改机会。

三、肖红说弟兄这么做没原则，这句话说明了什么？说明肖红比弟兄还有原则，这么说来不正是“学生高过先生，仆人高过主人”了吗？

四、肖红说弟兄这么做不是自投罗网吗？那不是傻了吗？说这句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对弟兄的亵渎、藐视、贬低、教训、羞辱，这就是肖红对待弟兄的态度。

五、肖红说“我得维护弟兄们的安危”，难道弟兄的安危还需受造之物来维护吗？而神就没有这个能力吗？说这话真是大言不惭、不知天高地厚，正如彼得说“主啊，这事万不可临到你”，耶稣又定罪，又咒诅，对彼得毫不客气地斥责说‘撒但退我后边去吧’。肖红跟随弟兄听了这么多的真理，能表演彼得第二形象，实在太羞辱神了。

六、“不能让人出了问题”，说这句话是什么性质？出不出问题都是在神手中主宰，肖红说了能算吗？受造之物只能站在自己的位置上来接受、顺服、配合神的作工，经历神的说话，认识神的作为，没有资格口出狂言、大逆不道。

七、“我不能依着弟兄去”，说这句话说明肖红根本没有把弟兄放在眼里。弟兄在“大标杆”的指挥下，没有丝毫自由，这样喧宾夺主你不是吃了豹子胆了吗？

八、“如果弟兄出了问题我们怎么办”，这句话和上面“我不能让人出了问题”这话不是前后矛盾吗？驴唇不对马嘴，像这堂堂“大标杆”怎么眨眼之间变成无能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真的不通灵，还是被地位冲昏了头脑了？我奉劝威风凛凛的“大标杆”赶紧清醒清醒头脑吧，未免太危险了。

九、“这是我的责任呀，如果我也同意支持这么做，这不等于把弟兄们交给魔鬼了吗？一连串的弟兄们的安危问题与后果已占据了我的心，使我再也听不进弟兄的话，就是一个劲儿地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从肖红这几句话中，已很清晰地显明肖红已把弟兄当她眼中的傀儡，无能，她早已凌驾于弟兄之上，把弟兄干涉得没有一点自由，还炫耀自己最爱神，最体贴神心意。正是名利双收、狡猾至极、卑鄙无耻。

十、“弟兄说：‘你的信太小了，简直没有一个芥菜籽大，对神一点信都没有，你对神没信呀。’听到这句话感到很难过、很委屈，不愿意接受这样的话语，嘴上不说，心里讲理，‘我信半辈子都在外边尽本分，我是没信吗？这是没信的表现吗？我这么维护神家的利益和大家的安危，不是真信吗？在这个时候不是我在拦阻吗？谁在担心着神家这些事？不还是我吗？就是出了大事还不是我担当吗？你就没考虑过我的感受吗？’心里越想越难受，我这么好心不但不领情，反而说我对神没信，简直是不理解我的心。”文章中这段话真实显明了肖红就是个地地道道的活保罗，一个受造之物尽自己的本分，竟敢向神邀功请赏，甚至不许弟兄说真话，这样武断、霸道的土匪强盗，还无理要求众长子理解她，这不是已把神欺负到一个地步了吗？结局已定，狮子不容。

十一、“在弟兄的再三交通下，最后我无奈答应了他们去自首”，这句话说明什么问题？弟兄为维护神的名、神的作工、神的见证与神家利益，献上性命尽自己的功用，还得再三求得肖红的答应，若肖红不答应弟兄怎敢乱动。原来肖红威逼老师，而且蓄谋已久，完全为了独揽大权、一手遮天、野心勃勃，精彩表演的一场白脸戏终于唱完了。

十二、当初天使长想与神平起平坐，表露出五个老我，被神打到半空成了魔鬼，今天“活保罗”肖红表露出四个老我，虽然比天使长少一个老我，但实质比天使长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神六千年作工即将结束之际，她打着跟随弟兄的旗号，直接拆毁国度建造，下发假安排，坑害神选民，写出假文章，迷惑糊涂虫，欺骗、威逼、藐视、贬低、羞辱、亵渎弟兄，黑白颠倒。嘴上说事奉神，拿着弟兄给的尚方宝剑，却仗势欺人，威逼神选民写弃绝进入的悔过书，向她缴械投降，否则一同被开除出教会，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打击、排斥异己，对跟随进入的弟兄姊妹毫不手软，采取打压、控制、定罪、断粮、赶尽杀绝，丧尽天良、罪恶滔天、血债血偿。根据以上对肖红文章的认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标杆”肖红，竟然对众长子所作的工作一点不认识，在喊着让人认识自己的同时，自己却骑在众长子的头上，欺负、教训、拦阻、贬低、亵渎着众长子，在喊着事奉弟兄的同时却在打压、定罪、开除真正有圣灵作工、跟随众长子效仿配合能作实际工作的真带领，还有跟随进入的一班人，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作为一个被众长子高抬、重用的大管家，竟然对自己的职责毫不认识。不但不见证众长子，还欺压、贬低、羞辱众长子，这不是触犯众长子狮子性情吗？根据神话肖红的所作所为不正是在抵挡、触犯众长子吗？从肖红“大标杆”的口里，不早该把众长子公开见证出来吗？可事实相反，从肖红的口里，张口弟兄合口弟兄，根本不见证众长子，这不是严重的失职吗？难怪她处处打岔、拆毁、拦阻、搅扰、贬低、教训、藐视众长子，她根本不承认众长子的身份、地位，甚至不让众长子作自己的工作，而是想以自己的身份自居，取而代之，把神选民带到她面前，遵守她的命令，通行她的旨意。把自己下的安排当成弟兄的安

排让人顺服，否则就打压、定罪、咒诅、断粮、开除，这样的事实，罪恶累累，完全证实了大名鼎鼎的“大标杆”“原子弹”——肖红不正是打岔、拆毁、抵挡、拦阻众长子国度建造的标杆吗？张大嘴喊着让别人认识自己，而自己却逍遥法外。

今在这篇文章里面，我们这不起眼却有圣灵作工的神选民，就能发现这么多严重的问题，而她自己仅仅认识到“我确实不是真实的信”，这样没有丝毫价值的认识，神能称许吗？这样羞辱神、抵挡神的“大标杆”，神选民能服气吗？赶紧从王位上下来，接受神的公义审判吧！

弟兄交通：

现在不管说什么都是让你认识、分辨是吧？你要认识一个人、分辨一个人是根据什么？（肖红：态度、观点。）态度、观点、存心，你们今天谈他们的态度、观点了没有？是不是没有谈？他的态度、观点是什么？（肖叶：态度、观点就是为了地位，他想把肖红拉下去，作你的左膀右臂。）先说这题目“对肖红文章的认识”，他对肖红的认识是对肖红的一个解剖认识，还是从文章里去认识的？题目说什么？他是从文章里认识的，是吧？肖红说和我发生争执了，肖红在谈她和弟兄产生争执的时候，她是以什么态度谈出来的？肖红写这篇文章，她的出发点、源头是什么？（何青：她的出发点就是认识自己。）是认识自己，她感觉到自己和弟兄产生争执了，是不是认识到了一点东西呢？意思是不是“我怎么能和弟兄产生争执呢？”她是带着一种自责、惭愧，感觉到自己是犯错了，是不是这种态度？她和弟兄

发生争执，写出文章来，还放在桌面上。你与弟兄有没有争执？谁与弟兄没有争执？有没有一个人？有没有一个人和神没有争执的？（没有。）人就是神的仇敌，怎么可能没有争执呢？不是争执，那是对抗、是叫嚣。对抗、叫嚣是高于争执，大于争执的。你对神是这么个态度、观点，那你与弟兄没有争执？弟兄和你说什么话，你都是顺服、接受了吗？写检举信的这个人，他顺服不顺服？（不顺服。）怎么感觉到他不顺服的？（何青：从标题上看他就不顺服。）一口一个“大标杆”，是吧？（嗯。）说肖红是大标杆是谁说的？（何青：你说的。）我说的，可他承认肖红是大标杆吗？（不承认。）那对我是顺服、是听话吗？是产生争执吗？是什么？是对抗、是定罪。他对我说的话直接是种定罪、指责，还能写出检举信来。我说肖红是大标杆、是原子弹，他说什么？他说肖红是敌基督，拆毁呢、搅扰呢。那和我不是简单争执，而是和我打官司，他写的“起诉书”已经上来了，他写的检举信是不是“起诉书”啊？（是。）告我呢，这是我所作下的孽、罪证。“你说你是众长子，你干的什么工作？你让一个敌基督作了一个大标杆，我该怎么说你呢？我说你吧，你是众长子，我不说你吧，你所做的也太可恶了，你让一个敌基督作大标杆。我只能把我的认识、我的分辨写成一个检举信。”厉害不厉害？恶毒不恶毒？（何丹：恶毒、邪恶。）肖红和我发生一个争执是放在桌面上的，是谈论工作的争执，就一个争执她能够放在桌面上去认识，写出文章来，这是对自己的认识，是种忏悔，是种悔改。你在别人的认识、忏悔、悔改中去说一件事，这是不是抓把柄？这不是你的认识呀。人家肖红说出来了“我与弟兄有争执”，你抓住这一句话了，“原来你与弟兄有争执呀！”抓把柄！不是你的眼睛雪亮，不是你有正义感，你就是抓把柄的，专门抓把柄的。你这样抓把柄，以后谁还敢认识自己？这是不是他的一个观点、态度？（嗯。）

肖红和我产生争执了，争执什么呢？（何青：有环境，怕弟兄出环境，为了弟兄的安危。）他很清楚，肖红和我发生争执，她是对我的安危着想。他还直接写出彼得来，彼得拦阻主耶稣呢，是吧？彼得拦阻主耶稣的话，他也能拿出来，谁敢指责彼得？彼得，是历代以

来对神最有认识的人，是最爱神的人，是人的标杆。他今天不只是抓肖红的把柄，还抓彼得的把柄，还说“彼得你还拦阻耶稣上十字架呢！”他看得起彼得看不起？（看不起。）彼得他都看不起，他能看得起谁来？他能看得起保罗？看不起。他能看得起他自己。他感觉他自己高尚，他自己不会去拦阻。神不是看人的外表行为，你也不要看彼得外表行为去拦阻去了，神对彼得是斥责，斥责其实是一个审判吧？（嗯。）旁边还有人拦阻了没有？（没有人拦阻。）神对他们有斥责吗？没有。没有斥责就没有审判。审判是什么？审判是爱，没有审判那就是没有爱。你说他在这儿扮演了个什么人？那时候你看见这个画面是彼得在这儿拦阻耶稣说，“不能去，万万不能临到你，你不能去钉十字架去。”而其他十个门徒坐着看没吭气，是吧？今天你又看见了一个新的“门徒”，进入这一伙，是吧？肖红在这儿说“你不能去，万万不能去”，进入这一伙人干了个什么？把肖红拖下来一脚踢出去，“滚、滚”，是不是这话？（是。）“你敢拦阻‘耶稣’上十字架，我和你没完！”这是什么人？他要把拦阻耶稣上十字架的彼得打倒。这是不是他的态度、观点？他把彼得打下来，他是在顺服神吗？（不是。）首先说他拦阻彼得是种恨恶，是吧？今天他们说这话是种恨恶，他的这种恨、这种仇恨从哪来的？（嫉妒。）嫉妒，是吧？嫉妒什么？嫉妒耶稣爱彼得。当你看见耶稣爱彼得的时候，人会产生一种羡慕，羡慕而产生一种嫉妒，嫉妒而产生一种恨恶。“有你彼得就没有我的出头之日”，人想什么？“你彼得就是我来到神面前的绊脚石、拦路虎，只要把你彼得干掉，那我就是神身边的人”，是不是有这想法？当有一天耶稣对彼得说了一句：“撒但，退我后边去吧！”你说对彼得有嫉妒的人听见这话会怎么办？会不会为神出头露面呢？（会。）他会替神出头露面。耶稣对彼得说：“撒但，退我后边去吧！”其他门徒如果对彼得有嫉妒、有恨恶的时候，“终于抓住你的把柄了！”你说现在是不是要狠狠地揍一顿彼得？（嗯，他们就是要替神出头。）他要借此机会让神看看，“神，你说彼得是撒但，我就弃绝他，我是与你站在一边的，我把他打倒”。可神是看人的存心，看人的态度、观点！你之所以说把彼得打倒，是因为你明白神的心意？你是神的知心人？你和神站在了一起？你看见他流露出撒但性情了？不是。你的态度、观点是他拦阻了你的地位，所以你要借此机会借题发挥。这是不是可以说是一种邪恶呢？邪、恶、毒。你说耶稣会对他说什么？耶稣会怎么看待他？

神交通了助人为乐，助人为乐好不好？（不好。）为什么不好？（它不是实行真理。）在你不追求真理的时候，在你不跟随神的时候，你感觉助人为乐的这个人在世界上是不是人性好的？也就说你看见一个人是助人为乐，一个人他没有助人为乐的这个行为，你喜欢哪个人？（喜欢助人为乐的这个人。）与助人为乐相反的是什么？是见死不救，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两个人你喜欢哪个人？（助人为乐的人。）助人为乐，首先说它是个好的行为，助人为乐的人，这是一种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不关我事，这是一种人；还有一种人是在别人临到一些挫折、患难时，他是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趁虚而入，这是不是又是一种人？（是。）几种人了？（三种。）三种人了。哪种最次？（何青：第三种人最次。）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就是世界上的人常说的，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它与助人为乐正好是相反的，是吧？这是三种人。神交通说在中国有个传统文化是助人为乐，那在中国有没有法律规定得助人为乐呢？没有。你就是不帮助这个人你也不算违法，但是你在其他国家，如果你看到一个人有难，你不去帮的话就要定你的罪，用法律来制裁你，用法律强行制裁你必须得做好事，这是外国的法律。不管是外国的法律也好，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好，只是让你外表有一个好的行为，也就是说让你有一个基本人性。助人为乐的好行为，让人去学习，让人去标榜，在中国来说这叫传统文化。但在外国他们有个法律，作为一个人就必须得帮助人，你不帮助人就制裁你。不管怎么说，助人为乐的是一种人，能去陷害人的是一种人，见事不管的是一种人，这是三种人，但这三种人都不属于正常人性。

还有一种是什么人？还有一种是神所要的人，有真理的人，实行真理的人，也可以说是有人性的人。那你说，如果一个人是真正有人性的人，那会有什么样的活出？把帮助人当成一种职责、责任、使命，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人。你在我身上看见什么了？你看我去帮助一个人的时候，态度、观点是什么，我是不是助人为乐？（不是。）就是刚才说的，一种人的态度是遇事不搭理，一种人是落井下石，一种

人是助人为乐，我属于哪种人？（你是为了满足神。）我在不在这里边的其中一种？（不在，你是第四种。）第四种是哪种？（神喜悦的人。）咱先不说神喜悦，因为神喜悦这里边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你得把这个标准说出来，你看见什么了，把你的看见说出来。你看见我是不是在帮助人？（是。）首先说我没有落井下石吧？（没有。）那我帮助人的态度、观点是什么？这是不是就是我所做的？（何青：你帮助人是看到人在黑暗中危险，把人从黑暗中往出拉的时候是发自内心，不是外表的这些东西。）嗯，肖叶呢？（肖叶：你帮助人是一种爱人如己的那一种，从心底里发出来的，救人。）肖红呢？（肖红：按着神的要求，神所要求的。）就刚才我说的这四种人，定义这四种人是根据什么？根据你对待这件事的态度、观点是什么？就根据你的态度、观点来定你是哪种人，是吧？最次的人是什么人？（落井下石。）落井下石，这种人是一种什么态度啊？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这是一种什么态度？玩弄、欺压人，幸灾乐祸，是吧？这是不是一种态度呢？（嗯。）他对人的态度、观点就是玩弄、欺压。比他稍好一点的是什么？（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与我无关，我也不欺负你，我也不帮助你，咱们井水不犯河水，没态度、没观点。第三种呢？（助人为乐。）他帮助人是为了自己帮助人之后能感到快乐，快乐以后自己的利益得益处了，心里舒服，“我帮助人了，让别人看见能给我竖起大拇指，让人夸一下‘那个人见义勇为’”，是不是想要个奖状啊，想让人夸啊？（嗯。）这就是神说的自私，他帮助人不是无私的，他帮助人是为了得到一点好处，是有条件的，是交换，他不是说无偿地去帮助人，是有目的的。这个帮助人是带着一种诡计、诡诈，虽然从外表来看他是帮助人了，但是他里边有存心、有目的，这是他对待事物的态度。第四种呢？第四种人是把帮助人当成一种责任、使命。当成责任与使命与前三种有什么不同呀？当成一种责任、使命就是必须的、应该的，是作为一个人该做的、必须做的事。不管你能不能得到好处，你必须得这么做，这是你的使命，这是你的责任！就和你养活孩子、养活父母一样，你生下孩子，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这孩子，你不管他是不是能光宗耀祖，你是不是都得去养活他呀？（嗯。）不管你父母怎么样，你都得去养活他，这是一种责任，是一种使命。所以第四种人是把帮助人当成责任与使命。你看神来在地上作工呢，这么多人都被撒但败坏得污秽不

堪、无路可走，可是庄稼多工人少，看到人在黑暗之处哀哭切齿，你的使命感何在？发自内心的，就刚才说的，你做一切事都认为是该做的、是必须的，是一种使命、是一种责任。这是不是一个有良心的人，有理智的人？这就叫真正的人，有人性的人。前三种那都是属于没有人性的人。助人为乐它是一种交易形式的行为，是外表好行为，是披着羊皮的；井水不犯河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是滑石蛋，是诡诈；玩弄人的是种恶人，分清了吧？（嗯。）恶人，滑石蛋，假冒伪善，还有一种真正的人，四个台阶。你在哪一个台阶？你分辨人的时候，是不是能给他们划分出这四个台阶？

那写这个检举的人属于哪个台阶？（落井下石。）落井下石，最次的人，是种恶人！那肖红她与我发生争执，是拦阻我不陷于危险之中，那这是个什么人性？（这是一种责任，好人性。）彼得是什么人性？彼得是不是拦阻主耶稣上十字架，是吧？他拦阻主耶稣上十字架，他的态度、观点是什么？（肖花：这是他的责任。）他是不是感觉到这是他的责任、使命呢？（嗯。）“耶稣来在地上作了那么多的工作，还能让别人给残害了？我每天跟随你呢，我不保护你让谁保护你呀？”他是种责任、是种使命，他把这个当作一种责任与使命。耶稣说他“撒但，退我后边去吧”，是说他灵里边的事，他对灵里边的事，灵界实情不明白，但他的存心是好的，出发点是好的，人性是好的，只不过他对神的工作不认识而已。亚伯拉罕，神说亚伯拉罕是义人吗？神说赐给他孩子的时候，他在背后喜笑，你说他这个喜笑是属于哪类人啊？恶人？(不是。)是对神信不来，是小信。他仅仅是对神信不来，神搭理他不搭理？不搭理他。神只管作他该作的工作。对神信不来那不是恶行，什么才是恶行呢？落井下石、抓把柄，这才是恶行。分辨一个人根据什么？观点、态度、存心，根据他的观点、态度、存心，把他分个层次，属于哪个层次。因为神看的就是你的态度，而不是看你外表的行为怎么样。你从外表的行为看，肖红和我发生争执，你看人家还为我说话呢，还要把肖红打倒，是吧？(嗯。)根据他的存心、态度、观点就能分辨出来，他们这是不是严重的假冒为善？

耶稣来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恩典时代虽然废去了律法，但是又成全了律法，是吧？(嗯。)怎么说这句话呢？就是神交通的，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律法时代只知道过安息日，他明白过安息日的意思吗？礼拜六、礼拜天休息，什么也不能干，这是律法时代规定的吧？(嗯。)耶稣来了就废去了，废去了反而说是成全了，这个怎么理解？当时为什么要有安息日呢？律法时代神是带领人在地上生活，人就像刚出生的婴儿什么都不懂，神带领人生活，大概让人知道个方向，最起码知道神是让人去敬拜的。那怎么去敬拜呢？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说不能吃就不能吃，神给你规定下的不能动，安息日什么也不能干，神告你不能干就不能干，是不是看你听话不听话呀？在这儿人子比殿大，耶稣来了，把律法时代废去了但又成全了，怎么成全了？耶稣来了直接说出话来了，那神看你是不是顺服神话，是不是听他的话，把这件事成全了。法利赛人外表表现得再好，伪装得再好，只是守了个规条，没有听神话，依然是抵挡神的。以前只是一种画面，灵界实情你不知道，你不理解内情，但随着后期时代的发展，神告诉你内情以后，你去明白、去顺服，你就更能够理解当时的内涵之意。就是刚才说的，礼拜六、礼拜日神要求人什么事情都不能干，不让你干你就不能干，主要是操练让你听话，是让你感觉到、让你能够认识到是神在主宰着万有，让你顺服下来。耶稣来了就把话直接告诉你了，人子来了，在这人子比殿大，人子说出话来，你不能守那个殿了，看看你究竟是不是顺服神呢。今天呢，神把准确的话语告诉你，是不是也是看你能否顺服神话呢？乌撒扶约柜，你知道了大概，乌撒为什么会被击杀呀？（何丹：因为约柜只有祭司才能扶。)因为乌撒不是祭司，他超越了神给他的界限，该不该死？(该死。)圣殿除了祭司能进入还有谁能进入？(何青：就祭司能进。)其他人进了就得死。更何况约柜，你超过了神给你的界限你就得死。今天神又给了人一句话，说在神的作工中，你不要支配神，做神的参谋，给神出谋划策，不要改动神的话。这和乌撒扶约柜的意思一样不一样？性质是一样的。今天神准确地和你说了，你不能给神做参谋，你要守住神给你的界限，不能超越神给你的界限。根据今天的话你再看乌撒，他为什么会被击杀？是不是他超越了神给他划分的界限？你不是祭司，你做了祭司能做但你不能做的事情，你超越了神给你的界限。你看摩西，神向他显现的时候，让他止步，他就得止步，让他脱下鞋来，他就得脱下来，

因为这是圣地。二百五十个首领第一天还说，“神和你说话不也和我们说话吗？”第二天让他们去的时候他们还去不去？不敢去了。他能去不能去？去了就是死，那不是他去的地方。从外边看是一个画面，但今天你更应该知道，乌撒为什么会被击杀、二百五十个首领为什么被地吞了，就刚才说的那句话，一个是你超越了界限；第二个呢？你违背了神和你说的话，也就是说你在给神出谋划策。神是圣洁的，你不是祭司你说你可以做祭司，你可以去扶约柜，这是不是你给神提了一个意见？超越了界限？

今天再来看这个事，肖红和我发生争执的时候，这是不是也是给了我个建议呀？是吧？(嗯。)在肖红给我这个建议的时候，我击杀她了没有？(没有。)为什么没有击杀？摩西他能去拿法版，能去圣地，是因为他得到了神的呼召，他就可以去，可以和神对话。因为他可以和神对话，所以他也可以向神提出他的疑惑。就像亚伯拉罕，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准备要毁灭所多玛的时候，还记得神怎么说的吗？神说了句什么话？“我做什么事怎么能不和亚伯拉罕说呢？”记得这话吗？“我做什么事能瞒着亚伯拉罕呢？”什么意思？“我做什么事不能不告诉亚伯拉罕”，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做了“惊天动地”的事，他把他的儿子献给了神，他完全能听命于神！他把他的儿子能献给神，让神感动，所以神把他当作知己了，当作家人了，是不是？“我要做什么事能不和亚伯拉罕说呢？”就像一个父亲和他孩子，当父亲要盖房子要干什么事情的时候，是不是要和他儿子说呢？“我什么事情能不和我儿子说呢？”他做什么事情用不用和管家说？不用和管家说。用不用和邻居说？不用说，“但是我得和儿子说”。“我做什么事情怎么能不和亚伯拉罕说呢？”就即使亚伯拉罕说五十个呢？四十个呢？三十个呢？十个呢？向神提了好几次，按说你一个小小的受造之物你能提吗？他一再地提。可是神和他动火了吗？（没有。）没有动火。从这看见什么了？神把他看作了家人，看成了神要作工的对象，神爱惜。那你再看我和肖红是什么关系？我是不是一种爱惜？（是。）现在也可以说是知心人，她和我说一句话，我就听。按神的话说就是，什么人的祷告神垂听，什么人的祷告神不垂听，是不是一个意思？（嗯。）你是我

的家人，你是我的知心人，那你说出话来我就听。你不是我家人，你是外边人，我听不见，不搭理，就是这个意思。从外表来看是这样的，我说我选了肖红，但你从内部实情、实质来看呢？她提出来说“你不能自己送进虎口去”，她的存心、观点是什么？是为了你的安危，是为了国度建造，这是她的存心，有没有掺杂？没有掺杂，是爱的流露。你说我能不听吗？她与我产生争执是因为爱而产生了争执，我不能不听，我只能和她商量、协商、交通。就像亚伯拉罕说五十个不行吗？四十个不行吗？三十个不行吗？我也没有和她动火的意思。用不用动火？需要不需要动火？能不能动火？如果亚伯拉罕说了这句话以后，神和他发怒了，你说亚伯拉罕以后还能和神说话吗？（不能。）不能说话了。那如果肖红和我说话了，我和肖红发怒了，我把她打下去了，“你打岔搅扰了”，以后再遇到事肖红还管不管？还说不说？（不说。）“井水不犯河水，你走你的，我走我的”，那叫知己？所以说肖红说话我必须得听，如果有问题我必须耐心地交通。

但是乌撒呢？乌撒是谁呀？乌撒不是祭司，不是亚伯拉罕，不是神所喜悦的，不是喜悦的那就是恨恶的，神听不听？（不听。）就和二百五十个首领一样，不管你多少人，不听你的。不要说神听不听你的，你只要有这种野心的时候，就已经被定罪了。然后你再做出来了，那就已经写在记事册上了，有了罪状了。从外表看好像是不讲理，“你这情感太重，就听你的亲信”，是不是听亲信的？“在你身边的人你听，不在你身边的人你就不听”，你就会误解这个。你得从实质去看，就刚才说的根据存心来看。就好比进入给你提的这个话，你能不能听呀？（不能。）不仅是不能听，还得遭到击杀！为什么遭到击杀呢？太污秽了、太邪恶了、太恶毒了，该不该击杀？（该。）如果你乌撒是好的，神能不让你做祭司吗？如果进入你是追求真理的，你是为神花费的，你能在家里出不来吗？拿出你的见证来，拿出你的认识来，你不要在她的文章里边抓把柄。她文章写出来了，她认识什么什么，你抓住这把柄不放了，那叫你的认识？你认识是在她流露出来没有写出来的时候，在她言行举止里边揭露出来了，那才叫认识。“我揭露出她的实质来，揭露出她与神作对的依据、证据，揭露出她的邪恶

毒素”，这叫认识。你没有任何凭据，你只是抓人的把柄还过来告状，污秽、邪恶，不允许你撒但再到此处游玩，所以必须得击杀、封杀。这是不是我不听？（不是。）不是我不听，而是不能听。

跟随、先锋他们跟随的进入，他们写的这个检举肖红的信，你跟乌撒扶约柜去对号，乌撒扶约柜你看见了画面，这个他是给我提了个建议，他的意思是不是让我赶紧把肖红撤了？是不是在告诉我，“这个大敌基督拆毁、搅扰得下边的人连路途都没有了”，他给我的建议能听吗？（不能听。）不能听，还得处理、击杀。这个和那个画面是不是一样的？这是不是成全了律法时代？那时候是让你看见了画面，这时候是让你看见了实情。借着这一件事给你个警醒，什么警醒呢？即使说你摸不着神的心意，但肖红说出一句话来，做出一件事来，你不能轻易地去论断、定罪！下边人再听到什么好听的话，能不能信？能不能站在他一边？（不能。）借着这个事有个警醒。你有分辨了你可以分辨认识，你没有分辨认识，最起码诫命你得守住。就像神立了一条诫命一样，对于圣灵使用之人只管顺服，工作上或对或错都与你无关，你只管接受、顺服就行了。就像我用肖红，或对或错都与你无关，和你有什么关系呢？不用你给我提这个建议，我知道该怎么做。这就是说你把神的行政只是当成了一句话、一个字句。或对或错都与你无关，只管顺服，这句话怎么带到实际生活当中？用这一件事是不是来考验、检验？你能不能带到实际生活中？她的问题那是她与神之间的关系，她能不能进国度，和你无关，她闯下塌天大祸那是她闯下的塌天大祸，你急什么急？你不要为了不让她闯下塌天大祸，你来闯塌天大祸。因为肖红是我直接任命的，我交通了的，点名了的，这个能听明白吧？（嗯。）你们心里搞清楚才能下去给他们交通。这个事怎么和乌撒扶约柜去对号，什么是乌撒？什么是二百五十个首领？二百五十个首领说“你与摩西说话不是也与我说话吗？”他今天说这个话是不是也是这个意思？“你与肖红说话不是也与我们说话吗？”我听不听二百五的？（不听。）在外边看是不听，经过解剖一看能不能听？（不能听。）因为什么？二百五十个首领是干什么的？树立偶像，弃绝摩西。他们在教会所做的是不是也是这样？

什么是敬畏呢？你看大卫，扫罗追杀大卫追杀了六七次，但是每一次大卫抓住扫罗的时候，都有机会杀扫罗，但都没杀。甚至扫罗死了以后还为扫罗写了个哀歌，什么原因？（何青：因为他敬畏神。）他敬畏神为什么是给扫罗写哀歌？（何青：因为扫罗是神膏立的。）对，这个咱得搞清了。是因为大卫不敢动扫罗，即使他是杀大卫的，大卫也不敢动，因为什么？当时扫罗是神膏立的。可今天肖红是我用的，我直接在这里说给你立个标杆，可你呢？你不但没把她当成标杆，你还当成了个攻击的对象，拆毁的对象，你是和她有仇还是与我有仇？就和祭司弟兄交通的一样，神说下边的敌基督、假带领恨不恨祭司弟兄呀？（恨。）恨，是吧？把假带领、敌基督一处理以后恨祭司弟兄。祭司弟兄跟神说，神怎么说的？“恨你以前早就恨我了”，就是恨肖红以前早就恨我了，是不是一样的？何青，这个事能看清吧？（何青：能看清。）看清了就看你以后还能不能和进入再混在一起了，要是再混在一起那可就麻烦了。

我以前常听神说一句话，“他就是那个东西”，今天我一下明白什么意思了。咱出外边看见有一个臭水沟里都是猪粪，苍蝇“嗡嗡嗡”围着臭烘烘的猪粪转，就不离开。咱觉得臭烘烘的恶心的时候，苍蝇是觉得香得不行，越臭的地方苍蝇越多。我一下就明白了，神说“他就是那东西”，他就是把这臭东西当成了他认为的好东西，他就往那个场所里边钻，他就喜欢那东西。你说咱信神怎么这么难呢？是因为人被撒但败坏得就成了那邪恶的东西了，他就那么邪！神给他生命他不要，他就是两只眼看着别人，而且就是搅在事里边攻击、毁谤、论断、拆毁，这些事没有出来的时候他没动静，一旦出来的时候，他就站在那一边起哄。他起哄了，能不能感觉到自己是在起哄？他还感觉是正义之举，为什么？神说他就是那东西。在他心目中他本身向往、喜欢的就是邪恶的东西。我常交通，刘志一说话就是他的那些东西，刘志常说的是什么话？刘志的一贯作为是什么？他所倡导的是什么？（拳头。）这就是他的生命。只要有拳头说话的地方，刘志是最兴奋的。为什么？举了个例子，他就喜欢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成了他的生

命。喜欢打嘴官司的人，哪边越挑事，哪边越有他，是吧？他就是那东西，他一听他就喜欢那东西。你在这恨恶、心烦、难受、没意思的时候，他觉得有意思。你说肖红写的这个文章里边有个什么事？多长时间了？你不从她写的文章里边看人家是怎么去认识的，怎么能够放下自己，怎么能从官场上下来，披麻蒙灰。你不是看人家披麻蒙灰，你是在笑话人家，“哎呀，你原来是这东西呀！”落井下石，这就把人的实质给显明了。

神定人的结局是根据人的实质来定，那什么是实质呢？（何青：实质就是变不了，性情就是这样。）在我眼里看，我不说什么实质不实质，要说是这个人的实质，其实是什么？其实是他不变。他不想变，那就是他的实质，变了还叫不叫实质？（不叫。）那这个人究竟是什么实质还重要不重要？（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肖红：变化。）你变与不变。所以有人说“哎呀，我就是这实质”，你是用实质来为你不变化来搪塞，是你与神作对的一种搪塞，性情变化真那么难吗？就是神交通的，让你出钱出力你能行，或者就是让你舍上性命都行，但是要扭转你的一个观点就是不行，你说人难办不难办？扭转你的一个看事观点是不是太难了？以前说的话你听不懂，现在能听懂吧？你看进入这一帮人多长时间了？扭转这个观点难不难？比要他的命还难，他死死不扭转那就是他的实质。实质，今天给你交通清楚了啊，不要死在这实质里边，一说就“弟兄说我了，我就是这实质”，还变不变？（不变了。）我没有把你说成是这实质，是你不变，你就是这实质。就像神来在地上来拯救人的时候，你说地上人的实质是不是就是魔鬼呢？神有没有说人就是魔鬼、实质就是魔鬼？神是说你做的这些事实质就是魔鬼，但这等不等于就是说你永远是魔鬼呢？（不等于。）是你做的这个事流露出来的就是魔鬼，那实质就是个魔鬼。还记得神说过一句话，神来在地上拯救人，如果多数人能够被拯救，神是高兴的，是吧？如果说得着一班人，或者最后就是得着一个人，或者一个得不着，神的工作仍旧结束。神为什么说这话？从这一句话里边看见了，神定哪一个人的实质了没有？定了没有？（没有。）如果说定了实质的话，那应该是什么呀？那神来在地上的时候就是计划安

排好了，五万个人是蒙拯救的，五万个人是毁灭的，谁谁谁就是毁灭的，谁谁谁就是拯救的，该不该有这话？（该。）谁的实质就是人的实质，谁的实质就是魔鬼的实质，有这具体的说法没有？（没有。）（有个数字是十四万四千。）神话里边明确解释了，那个不是预表意义，也不是数据，也不是个数字，十四万四千代表从锡安来又回到了锡安，所以人听不懂就都死在这个数据里边了。你不要用数据来说话，刚才说神说了，他就作这一个人，也成了，就是一个人也作不成他也要结束他的工作。从这句话里边你可以看见，神没有具体说他要把多少人作成，或者他就是来惩罚多少人的。

还有神说拣选，拣选重要不重要？（不重要。）不要把预定、拣选看那么重要，预定、拣选并不重要。就比如说预定拣选何青要做子民呢，何青活在那个预定拣选里了，“我都是子民了，预定拣选了”，她也不追求，她也不变化，甚至还要和进入混在一起，还要拆毁，你说还能让你做子民吗？这预定拣选还起作用吗？（不起作用。）而没有预定拣选的那个人，“我就不是个子民，那算了吧，我就做个忠心效力者，默默无闻、勤勤恳恳，我能明白多少追求得多少”，那这个人神看见看不见？神说只要有一口气息神都不让人死，这口气息是什么气息？不是说你呼吸的这口气，是说追求正义，向往正面事物的那口气。只要你愿意活过来，那个良心理智苏醒过来，神就不会让你死。但如果你没有丝毫的良心理智，那就没办法了。所以说，这里边没有绝对的就是什么。人常说“我的实质就是这个，实质就是那个”，我觉着这个不成立，因为这个实质可以变，这个变与不变是不是你的权力啊？你和人打斗不打斗，这个你自己掌握不了？你只管追求你的，认识自己，满足神心意，不和人打斗，这条路走与不走，是不是由你选择啊？脚是不是长在你的身上啊？咱每天起来攻击人、论断人，说这句话不说这句话是不是在于自己啊？说还是不说，有好多时候，咱心里是清楚的。你不说的时候心里难受，说出来了，得罪神了，有的人说“我舍上命也得出了这口恶气”，不要命了！我刚才交通这些的目的意义是什么？（目的意义就是让人追求真理，往正路上走，不要活在现在的这种情形里。）不要去定规人，也不要定规自

己。我当初用肖红了，我说肖红什么了？我说肖红被成全了？我说这句话了没有？我说的是她走的这条路。在大灾难降下的时候，谁是子民，谁是效力的，是不是就定位了啊？那等定位的时候，你就成了？就成子民了？被作成了没有？（没有。）是在灾中被作成的。在大灾难降下以前，神一直在观察着你的言行举止，神长时间观察你，看你是不是追求真理的人，看你有没有追求正义、向往正义的气息。如果你有这口气息，神就把你划在了追求真理的那个行列里，划在子民的行列里。如果你平时就不追求真理，你就注重个出力流汗，“我也不通灵，我就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做个忠心的效力者”，你就不追求真理，你的思想里想的是“我就这吧，我不追求，我也不反”，那神就把你划在了忠心效力者的行列里。作工几十年了，你始终就是为了地位、名誉厮杀，拆毁了神经营也不管，搅扰，做了多少恶，神给了你多少机会，死不悔改，死不回头，那神就给你划分到该毁灭的行列里了。在这个时候，子民作成了没有？子民还没有作成，他仅仅是往这个路上走了，他的这个方向是对的。方向对了，神定义就要把你作成，在神眼中你就是子民。这个子民是将来的子民，不是说你已经成了子民了。神只是把你放在了做子民的这个环境里、范围里、氛围里了，这就是世上人说的那个熏陶感染。神给你摆设环境，让你去认识，最终把你作成。神说，相信神一定能把你作成，你在这个范围里，神就能把你作成，你不在这个范围里，那肯定作不成。我和你说肖红走的是原子弹的路，她是标杆，她能给你当标杆就行了。就不要说肖红了，我成了没有？我说过我成了没有？我没有说过吧？如果我要是成了的话，作工是不是就结束了。未成，都在成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我可以带你就行了。就像当老师，一个有初中文化的人是不是就可以带小学生，在他带小学生的过程中，是不是还可以继续深造，上大学、考研究生啊？那我在带你小学生的时候，就能否认我不是研究生了？因为我没有考上研究生，我就不能带领小学生了吗？有这说法吗？所以你不要抓肖红和我发生了什么争执了，就即使她有什么争执，有什么败坏性情了，那也正常，因为一个败坏的人流露这个应该，没有败坏流露就不正常，不需要你抓把柄。她并不是什么义人，并不是什么完全人，并不是被成全了。

572　神选民必须遵守的十条行政

1　人不得妄自称大，不得自尊为高，当敬拜神。当行一切对神的工作对神工作有益的事有益的事，不该做毁坏不该做毁坏神工作利益的事神工作利益的事，当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当维护神的名、神的见证，维护神的工作。

2　神家的钱财、物质，包括一切的财产都是人当纳的祭物，这祭物除了祭司和神可以享用之外，任何人不得享用，因为人所献的祭（包括钱财、物质）都是献给神的，是供神享用的，而神只把祭物而神只把祭物赐给祭司分享，其余的任何人都没有资格、没有权利享用任何一点。若人享受这些东西就属于偷吃祭物。凡属这样的人都是犹大。

3　人有败坏性情，更有情感，所以配搭事奉一律禁止禁止异性单独配搭，若发现一律开除，谁也不行。不可随意议论神的事，不可论断神，当做人该做的，说人该说的，不要超越范围，不要越过界限，警戒自己的口舌，保守自己的脚步，以免做出触犯神性情的事。

4　当做人该做的事，当尽你的义务、履行你的职责，当守住本分，你既信神就当为神的工作献出你该献的一份，否则，你不配吃喝神的话，不配寄存在神的家中。

5　在工作或教会的事务之中除了顺服神之外，一切应听命于被圣灵使用的人，违背一点也不行，得绝对听从，不要分析对错，或对或错都与你无关，你只管绝对顺服。

6　人信神应该顺服、敬拜神，不应该高举人、仰望人，不应该把神看为老大，你所仰望的人看为老二，你是老三，在你心中不应该你心中不应该有任何人的地位有任何人的地位，不应该把人尤其你所崇拜的人与神划为等号与神划为等号，看为平等，这是神所不能容忍的。

7　当为教会的工作着想，当放下自己肉体的前途，对家庭的事应当机立断，应全心全人投入神的工作之中，应以神工作为主、自己生活为次，这才是圣徒该具备的体统。

8　对每一个不信的亲属（你的儿女、丈夫、妻子，你的姐妹或你的父母）都不要生拉硬拽，神家不缺人口，不需要无用的不需要无用的人来充数人来充数，凡不甘心信的凡不甘心信的都不要领进教会。这条是针对所有人说的，你们应互相制约、监督、提醒。

9　即使不信的亲属勉强进入教会，也不得发给书、起新名，这样的人不是神家的人，无论如何都要杜绝这类人进入教会。若是因着魔鬼侵入教会而给教会带来了麻烦，那就将你本人那就将你本人开除或限制起来，总之对于这件事，人人都该有责任执行，但不能乱来，不得报私仇。你们应互相制约、监督、提醒，谁也不得触犯。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国度时代神选民必须遵守的十条行政》

7-12月

为什么要追求真理（十）

为什么要追求真理（九）

为什么要追求真理（八）

为什么要追求真理（七）

为什么要追求真理（六）

为什么要追求真理（五）

为什么要追求真理（四）

为什么要追求真理（三）

受造之物的价值意义是什么

因不是觉醒者就弃绝得胜者的问题回复

预防瘟疫的中药问题回复

为原教办事的问题回复

不接受揭露解剖、修理对付还骂阵的问题回复

为什么要追求真理（一）

为什么要追求真理（二）

情绪能影响人蒙拯救（一）

情绪能影响人蒙拯救（二）

情绪能影响人蒙拯救（三）

神的性情活灵活现（一）

神的性情活灵活现（二）

神的性情活灵活现（三）

试炼与熬炼的区别

怎样经历神的拯救与爱

深怕别人看不见的“先锋”

什么是邪恶

为地位名誉用心良苦地策划表演

不要做息事宁人的人

强行灌输、强行占有的表现

不自爱还仇视背叛（一）

不自爱还仇视背叛（二）

临到不合观念的环境时得认识人的态度、观点（一）

临到不合观念的环境时得认识人的态度、观点（二）

信神能得着什么（一）

信神能得着什么（二）

交通写铁证文章的原则（一）

交通写铁证文章的原则（二）

解剖不可触碰的根源

什么是真正的前途命运（一）

什么是真正的前途命运（二）

半家信靠欺骗过日子的根源

观念把人带入地狱

解剖人错缪的思想观点（一）

解剖人错缪的思想观点（二）

试炼与熬炼的区别

什么是活死人与行尸走肉（一）

什么是活死人与行尸走肉（二）

什么是活死人与行尸走肉（三）

什么是贼商（一）

什么是贼商（二）

英雄气概与正义感的区别

补发铁证细节原则

环境方面的安排

交通诗歌《神祝福诚实的人》（一）

交通诗歌《神祝福诚实的人》（二）

工作上得分轻重缓急

交通诗歌《神定罪人的根据》（一）

交通诗歌《神定罪人的根据》（二）

交通诗歌《神定罪人的根据》（三）

你是先锋队不是拦路虎

什么是建造国度

看见救恩却不追求是最愚拙的人

对重大疾病、绝症、死亡该有正确的看事观点

纠缠个人利益而不经历神作工

担当与心志用在正道上

崇尚地位权势是撒但的孝子贤孙

有目标方向才能不跌倒

交通神怎么拣选人的目的意义

无路可走就是神拯救你的路（一）

无路可走就是神拯救你的路（二）

对祸患的四种分辨认识与该站的见证

为什么夸赞“少年犯”

为面子舍弃一切真理（一）

为面子舍弃一切真理（二）

为面子舍弃一切真理（三）

问题回复

为原教办事的问题回复

问题：我们教会的人被抓放出来后，原教人打发认识咱被抓之人的咱的人，让她去找被抓之人，让被抓之人写出自己在里边出卖了原教哪些人或者事情，咱的人竟然真的给原教去办事去了，去了被抓之人家里，被抓之人还真写出来给原教送去，说这是正常人性的表现，如果不写就没有正常人性，这问题该怎么解决？

回复：这件事涉及看事观点的问题，你是站在哪一边看事与说话的？这段时间咱们的人被抓大部分都是原教出卖的，从这里看到这是一场灵界争战，这段时间原教大规模被抓，他们不知道这是神的作工，是神要宗教界血流成河，是他们拦阻了神的作工前行才有这样的祸患临到，更是神要检验工程的时候到了，可他们进去之后出卖的都是咱们的人，他们把我们当作仇敌，尽管大红龙不要被开除的人，但他们还是一个劲地给大红龙提供我们的人，这是所有人都看得见的事实，难道我们教会里所有人都看不见吗？怎么还能有这样的人为之奔跑呢？还能说出如果不给原教说实话的话那就是没有正常人性了，这是什么谬论！请问：如果我打发你去原教会去，让你去原教会被抓的人家里去，让他们写出在被抓期间出卖了我们的哪些人和事情你去吗？你们去他们家，他们会热情款待吗？会把在里边出卖我们的名单给你吗？打发你去办这件事情去，你去吗？在这件事情上你是恨我让你去呢？还是恨他们不给你写呢？此时你的态度是什么？不就一目了然了吗？连这个事都看不透的负责人能为神家看家护院吗？能站在神一边维护神家利益吗？人信神是为得着真理，凭真理做人，也就是最终成为做人、行事、敬拜神有准则的人，也就是看人看事、做人做事，都以神话真理以及神家利益为准则的人，可是我们的看人看事、做人做事是以什么为准则呢？不就是怕原教心中不承认你了吗？如果不写不更是怕原教对你自身利益有威胁吗？你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不惜出卖神家利益，这不是撒但的忠实走狗吗？神看的就是我们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观点和结果。

不接受揭露解剖、修理对付还骂阵的问题回复

问题：有人不接受揭露解剖、修理对付，无法辩解表白，又觉得丢人现眼，没脸了，便会恼羞成怒就失去了理智，与神对抗、叫嚣、

叫骂、骂阵。但又怕别人看出来，然后他就开始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以此来迷惑人，给人强行灌输，想强行占有人，要人站在他一边为他说话。他就不是按着揭露解剖和给他交通的去认识，认识他败坏性情的根源是什么，而是害怕别人得知他的败坏后看不起他，不能高看、仰望、崇拜、跟随他，失去在别人心目中的地位名誉，为了堵人的嘴拦阻人的交通，于是赶紧抢话说："我悖逆，我抵挡，我就是魔鬼撒但，我就是该死的种类。神灭了我是神的公义，神的名是当称颂的，我赞美荣耀神。"要不就是"我这么败坏活着没用，还不如去死。"听着这话似乎是对自己的认识，对神的一种赞美，但实质是一种不接受真理，弃绝厌烦真理的表现，是一种逃避、躲藏、掩盖事实、迷惑人的一种手段。是想用说自己是魔鬼、撒但来阻止、打断别人揭露他的话。如果说话再带着一种态度、血气，那就太邪恶了。那就是强行灌输、强行占有的表现。最后还再来一句，"神是公义的，称颂赞美神。"似乎是在见证神，称颂赞美神，但实质是在与神骂阵。

回复：你不能因为一个人的做法怎么样，某某带领的做法怎么样，你就不接受神的救恩，放弃神对你的拯救，离神而去，成为你不实行真理背叛神的理由借口，你信的不是哪个人，你信的是神。你更不应该因为那个人得罪你了，你就与神对抗、叫嚣，甚至还与神骂阵。别以为是给你扣帽子，给你讲个人与人对骂的例子你就明白了。人在互相吵架谩骂时经常说的一句话："有本事你再动我一下，敢把我杀了算你厉害、有种，打不死我你就是孬种。"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你敢打我，甚至把我杀了，我就称你为大，我就把赞美荣耀归给你，称颂你的大名。如果你不敢动我，更杀不了我，那我就藐视、贬低、羞辱、讽刺、挖苦、小瞧你无能，你就是一个孬种。"也就在是说："我小瞧你，量死你没有那个胆量、权柄、能力，奈何不了我。我就悖逆了、抵挡了，与你叫嚣、对抗了，我就不承认、不悔改，你能把我怎么样！如果你真有权柄把我给灭了，我就把荣耀冠冕送给你"。

为什么要追求真理（十）

“不知道面对种种繁杂的人事物的时候应该怎样处理、怎样解决、怎样摆脱、怎样看透识破这一切事，让自己活得快乐、活得轻松”，我刚才给你谈了我的过去、我的家庭，交通了我看了神话以后，看事观点是怎么扭转的，怎么从痛苦中走出来，活得快乐、活得轻松的，是吧？这就是在这繁杂的环境里边怎么对待人事物、怎样处理、怎样解决、怎样摆脱、怎样看透识破这一切的事。你活在败坏性情里边的时候，是不是解决、摆脱呀？（不是。）你不是摆脱，你是怎么呀？你是对抗、较劲、变本加厉。“让自己活在造物主的主宰摆布之下，人类没有这个能力。”我那时候为什么活得痛苦呀？因为我当时想当个能者，我想把家庭纠纷解决了，我想让我妈说我个好，我想让我媳妇说我个好，就像世上说的“忠孝难两全”，我是不是想“忠孝两全”呀？（嗯。）但是我有没有那个能力？（没有。）神说：“人类没有这个能力。”神说了，咱就得承认咱没有这个能力，不要去争、去抢。“在神没有发表真理，在神没有告诉人应该怎样做人、怎样做事、怎样看人、怎样看事的情况之下，人类凭着自己的努力，凭着自己所学到的知识、所掌握的生活技能、所明白的游戏规则，还有做人的法则或者是处世的哲学，凭着人的生活经验、生活阅历，甚至在书本上学到的东西，在面对现实生活中所临到的种种难处时依然是无能为力。”就刚才我交通了，我和家里人发生争执的时候实在是无能为力，就是神所说的：“人类凭着自己的努力，凭着自己所学到的知识、所掌握的生活技能、所明白的游戏规则，还有做人的法则或者是处世的哲学，凭着人的生活经验、生活阅历，甚至在书本上学到的东西，在面对现实生活中所临到的种种难处时依然是无能为力。”人在世上、书本上学到的哪个能解决得了呢？哪个也解决不了。神给我摆设了环境，随后神话就发下来了，我正在那个环境里难受的时候，神话正好发下来了，交通的全是神独一无二的权柄、神的主宰，从神的那几篇话里边我看到了神要告诉给人的真理，看到了“面对种种繁杂的人事物的时候应该怎

样处理、怎样解决、怎样摆脱、怎样看透识破这一切事，让自己活得快乐、活得轻松”，说到这儿的时候应该明白这段话了吧？这段话刚开始说的是什么呀？一方面是从神而看，一方面是从人而看。从人而看，知道为什么让你追求真理了吗？（知道了。）为什么让你追求真理呀？你要是追求真理就感觉不到痛苦了。（就轻松了。）轻松了，没有忧伤、没有眼泪。你要是不追求真理，就活到了苦闷里边，虚空、抑郁、压抑。下边说的是人想解决虚空、无聊的问题就出去旅游旅游、上上月球、吃好喝好，但无论人怎么做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神说：“总之，人的总体感觉就是空虚、无聊。有的人因为无聊、空虚就想尝遍全世界美食，到哪儿就是一个劲儿吃，有的人到哪儿就是一个劲儿玩，尽情地玩、尽情地吃、尽情地欢乐，但吃喝玩乐之后更空虚了。这怎么办呢？这个感觉怎么挥之不去呢？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有的人就开始吸毒了，吸食大烟、吃摇头丸，还用各种物质的东西刺激自己。结果怎么样？有没有一个方式能达到果效的？有没有一个方式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的？（没有。）没有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人类凭感觉活着，他不明白真理，不知道人类的虚空、不安、迷茫等等这些问题是怎么产生的，也不知道用什么方式解决，他就以为肉体享受好了，肉体的精神世界得以满足了、充实了，心灵里那些空虚的感觉就没了。事实上是不是这么回事？（不是。）事实上不是。如果你听完这些道当成道理来接受，丝毫不追求、不实行，不把这些话当成看人看事、做人做事的根据、准则，那你的生存方式、你的人生观永远不会改变，这些不会改变就意味着你的生命、生命的形式、生命存在的价值永远不会改变。生命存在的形式与价值永远不会改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一天你所明白的这些道理早晚会被你认为是一种精神支柱，早晚会被你当成是一种口号、一种理论，一种在恰当的时候成为填补你内心世界空虚感觉的东西。如果你的追求方向、目标没有变，你会与那些根本没听过神话语的人一样，你的追求方向、目标依然会是寻找娱乐、寻找肉体安逸，用周游世界、探索奥秘这样的方式来解决你的空虚、解决你的迷茫，那无疑你所走的道路与那些人是一样的。他们在尝遍了世界美食、享受了世界的荣华富贵之后感觉

空虚，你也一样。你守着真道、守着神的话语，如果不追求、不实行，那最终你也会与他们一样，常常感觉空虚、不安、愤怒、压抑，没有真正的喜乐，没有真正的幸福，没有真正的自由，更没有真正的平安，那最终你的结局与他们是一样的。”这是说什么呢？神是不是把做人做事、看人看事方方面面的真理都告诉给你了？（嗯。）告诉给你以后，你不能把这些真理神话当成一种口号，当成一种道理去宣讲，你应该怎么？（实行。）实行。让这些话成为你的生命，占有你的心、占有你的灵，不然的话，这些话在你身上就成了一种口号、一种理论了，成为你的精神支柱了，最后你就会和外邦人完全一样。张硕，听了这个话以后怕不怕？（张硕：嗯。）怕什么呢？怎么个怕法？我听听。（张硕：失去神保守，跟外邦人一样，永远的活在痛苦之中。）小嵩，你看张硕走的路怕不怕？（小嵩：如果一直不追求、不实行就会像外邦人一样，追求肉体的快感，这样下去就会离神越来越远，最后没有神了，背叛，不跟了。）张硕，你走的什么路呢？（张硕：……）小嵩，他走的什么路？（小嵩：把真理当成口号、道理，只是在嘴上说一说，认同一下，听一下，但是不追求也不实行，看不到态度。）小嵩看见张硕没有把神话当作自己该有的生命，而是把神话当成了道理、当成了理论、当成了精神支柱，不实行。（小嵩：我看见我妈完全就是把神话当成精神支柱了，然后她现在就是追求肉体，完全就是个外邦人。）你是先看到了你妈，然后又从张硕身上看到了你妈，是吧？（小嵩：张硕还没有达到我妈那种境界，张硕最起码还出来尽本分了，我妈是完全追求肉体了。）最起码张硕现在还没有成了外邦人，你妈已经成了外邦人了，你说这话是给张硕留了一个脸面。（小嵩：我妈她嘴上说自己信神，其实跟外邦人没什么区别。）信神是改变你的看事观点，做人做事、看人看事，不是让你说说而已。神说神喜欢诚实人，咱应该敞开亮相，敞开与神交通，神还说神对诚实人十分照顾，你相信这些话吗？什么人难以露出头脚呀？还记得吗？“若你有很多隐私难以启齿，若你很不愿意将自己的秘密也就是难处与人敞开来寻求光明之道，那我说你是一个很难蒙拯救的人，而且你是一个在黑暗中难以露出头脚的人。”（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告诫三则》）张硕是有太多的隐私了，是隐私不是隐私他都当成了隐私，不能敞开，这就影响了生命进入了。张硕，能听懂这话吗？（张硕：嗯。）这话是警醒、劝勉、警告。如果你再不实行就成了洗

洁精了，成了犹大了，最终你就和外邦人一样了。说张硕了，沈聪是不是也是一样？不能把这些话当作口号。从人而论这个搞清了没有？小嵩说一下，从人而论，为什么要追求真理。（小嵩：因为人不追求真理就不知道该怎么活着，不知道自己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更不知道人活着的价值意义是什么，只会一味地追求肉体的快感，浪费着神赐给的生命，这样活着，带来的只有空虚、痛苦、压抑，轻则会浑浑噩噩的活一生，重则就会变成抑郁症或者用极端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信神的人如果不能把神的话当作追求目标，不去追求也不去实行，只是当作道理、口号，在嘴上说一说，最后也会跟外邦人一样追求肉体的快感，最后把神话当成精神支柱，走上外邦人的道路，最后跟外邦人的结局是一模一样的。）你说的是不追求真理是什么样的表现，但你没有说为什么要追求真理，追求真理能达到什么果效，要达到什么果效。（小嵩：追求真理能让人活得轻松愉快。）追求真理就是让人活得轻松愉快。（小嵩：而且让人知道什么是真理，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怎么活着就有意义、有价值。）知道自己是从哪儿来的、要到哪儿去，就能顺服在神的权下，不再与神争夺权柄，不再与神争、夺、抢。有了真理做人做事、看人看事就有了一个正确的观点，在面对种种繁杂的人事物的时候，就知道怎样处理、怎样解决、怎样摆脱、怎样看透识破这一切事，让自己活得快乐、活得轻松，让自己活在造物主的主宰摆布之下，这就是追求真理要达到的果效。追求真理要达到什么果效，你得搞清楚。你不追求真理是种什么状态？你追求真理又是种什么状态？怎么就是追求真理呢？追求真理就是拿神的话改变你的看事观点，以此来解决你的难处。解决什么难处？在繁杂的人事物关系中，能解决、能摆脱、能看透、能看破、能让自己轻松快乐起来、能顺服神的主宰、能活在神的权下、活在神的摆布之下，你看我的经历是不是这样的？（是。）我揭发检举敌基督、假带领，人家打压我、咒诅我，我是不是拿神话来解决我的这些难处呀？（是。）我这是解决了什么难处呢？（小嵩：繁杂的人事物。）解决、摆脱、识破看透，看透什么呢？我认识、看透了，敌基督、假带领它就是魔鬼撒但，魔鬼撒但它就是打击正义的，就是要起来与神对抗。就像神说过的一句话，“若不是我提拔、我见证，你们仍然把我儿压在你们下面，仍然冷眼相待，仍然是把我儿当你们的仆人看待。这帮畜生！我一个一个地收拾你！谁也不放过！你们说，和一个有正常

人性的人合不来，这些东西会是什么货？一点不假就是畜生！我简直一点看不下眼，若等着你们见证，早把我的工作耽误了！这帮畜类！简直没有一点人性！我不需你为我效力！赶紧给我滚出去！欺压我儿这么长时间，我一脚把你踩成肉泥！”（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一十六篇》）这些话种在我里边了，我还痛苦吗？（不痛苦了。）不痛苦了也就快乐起来了。“让自己活在造物主的主宰摆布之下”，祭司弟兄说我是敌基督，我怎么办呀？用真理解决、摆脱、看透识破。怎么看透呢？祭司弟兄说的这话是不是在熬炼我呀，神还说过：“1．如果你真是一个效力者，那你能不能为我忠心效力，不掺有一点糊弄与消极成分？2．如果你得知我从来就不赏识你，那你能不能留下来为我效力一生？3．如果你出了很多力，但我仍是对你很冷淡，那你能不能继续为我默默无闻地做事？4．如果你为我付出了一些东西之后，而你的一点要求我并未满足你，你能不能对我灰心失望，甚至怨气冲冲、破口大骂？5．如果你一直很忠心，你对我一直很有爱，但你却遭受到病痛的折磨、生活的拮据，而且亲友的离弃或者任何生活上的不幸，那你对我的忠心与爱是否还能继续呢？6．如果你心里想象的与我所作的都不相合，那你该如何走以后的路呢？7．如果你希望能得到的都没能得到，那你能不能继续做我的跟随者呢？8．如果你从来就不明白我作工的目的与我作工的意义，那你能不能做一个顺服的人，不随意论断、下结论呢？9．你能不能把我与人在一起时的说话与作工都宝爱呢？10．你能不能做我忠实的跟随者，宁可一无所获也要为我受苦一生呢？11．你能为我而不去考虑、打算、筹备自己以后的生存道路吗？这些问题是我对你们提出的最后的要求，希望你们都能答复我。”（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背叛　二》）看透识破，怎么识破呢？祭司弟兄看见的那些说我是敌基督的资料是哪里来的呢？是谁汇报的呢？（教会里的敌基督、假带领。）识破，敌基督、假带领汇报的时候，能实话实说，汇报我有圣灵作工呀？他为了作王掌权，只会捏造一些事情，汇报我有邪灵作工，是吧？（嗯。）所以说，我识破了以后还痛苦吗？没有了。今天交通这个的目的就是想借着我看了神话以后，在繁杂的人事物里走出来的一个成功的例子，给你带个路。从神而论，从人而论，咱是不是都应该追求真理呀？（嗯。）

神说：“对于人的结局，神怎么看？神不看神曾经给了你多少，也不看你曾经听过多少，神不看这些，神看你追求了多少，神看你在日常生活中是否有看人看事、做人做事以神话语为根据、以真理为准则的实证，有没有这些见证。如果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在你跟随神的过程中没有丝毫这样的见证，没有丝毫这些实证，那么神就会将你与外邦人一样看待。这样看待就完事了？不是，远远不是这样看待一下就完事了，而是要因此定你的结局。因着你所走的道路，神来定规你的结局。因着你的追求、你的目标、你对待真理的态度、你是否追求真理、你走上了什么样的道路这一系列的表现来定规你的结局。为什么这么定规？一个根本不追求真理的人在读了神的话、在听了大量的神的话之后，依然不能以神的话语为准则来看人看事、做人做事，这样的一个人最终除了不能蒙拯救以外，最重要的一条是，这样的人留下来又能怎样呢？能不能作为万物的主人？能不能代替神管理万物？值不值得托付？值不值得信赖？神把万物交给你，你会不会像现在的人类一样任意地杀戮神所造的生灵，任意地挥霍神所造的万物，任意地糟蹋神所赐给人类的万物？你一定会。那如果把这个世界交给你、把万物交给你，最终万物面临的是什么？没有真正的管理者，万物被撒但败坏的人类糟蹋、挥霍殆尽，最终，万物与万物的生灵还有被撒但败坏的人类要遭受一样的命运，将被神毁灭，这是神不愿意看到的。所以，这样一个人听了神的话，明白了大量的神话中的道理之后，依然不能尽到万物的主人这样的本分，依然不能按照神的话看人看事、做人做事，那这样的人神绝对不会托付他做任何的事，因为他不配。神不想第二次看到神辛辛苦苦所创造的万物被撒但败坏的人类挥霍、糟蹋殆尽，神也不想看到神六千年经营的人类毁于这样的人类之手，神唯独要看到的是神辛辛苦苦创造的万物在得着神拯救的一班人的管理之下得以继续生存，得以在神的看顾、保守、带领之下，按照万物的规律、按照神所制定的法则生存下去。那什么样的人能担得起这样的重任呢？只有一类人，这一类人就是我所说的追求真理的人，也就是看人看事、做人做事能严格地根据神的话语、以真理为准则的一类人。这一类人值得信赖，他们生存的方式已经完全从撒但败坏人类的方式中走出来了，他们追求的目标、方式，看人看事、做人做事能够

完全依照神的话，能够完全以真理为准则，这类人是真正配继续生存下去的人，也是配让神将万物交与其手中的一类人，这类人才担得起神的托付这样的重任。神绝对不会把万物交在一类不追求真理的人手里，绝对不会将万物交在一个根本不听神话语的人手里，也绝对不会托付这类人做任何的事，他们连自己的本分都尽不好，更何况是神的托付了。如果神将万物托付给他们之后，他们没有任何的忠心，也不按照神的话语去做事，高兴了做点事，不高兴就吃喝玩乐去了，常常内心空虚不安、无所适从，对神的托付没有任何的忠心，这类人绝对不是神要的人。所以，你如果明白神的心意，如果知道败坏人类的缺少，知道败坏人类应该选择怎样的道路，你就应该从追求真理做起，听神的话，从看人看事、做人做事都以神的话语为根据、以真理为准则这个方向做起，朝着这个目标、朝着这个方向去追求，这样早晚有一天，神会纪念、悦纳你的付出、你的代价，那你这个人活着就有价值了，就有神称许了，就不是一般人了。不要求你像挪亚造方舟一样坚持那么长时间，但是你起码得坚持这一生。你能活到一百二十岁吗？谁也不知道，反正现代的人类是没有那个寿命了。现在追求真理比造方舟容易多了，造方舟难度多大啊，那时候没有现代化工具，全凭人力，而且周围的环境还不好，需要的时间还长，帮手还少。现在你们追求真理比造方舟容易得多，无论从大环境还是从自身生活的小环境上来看，对你们追求真理来说都太有利了，太方便了。”

这段话围绕的中心还是为什么要追求真理。是站在哪一边交通为什么让人追求真理呢？是从人自身来说的，是吧？（嗯。）你要是追求真理就意味着你是听神话的人，能接受神话带领的人，能顺服神的人，能按照神的旨意去行事的人，那神就能托付你去办一些事，就可以把万物交在你手里边让你去管理，这就是追求真理的人。是因为你具备了这些条件，所以神就可以把万物交给你，让你成为万物的主人，成为下一个时代的主人翁。但如果你不追求真理，也就是说你就不接受神的带领，那你就不能活在神的权下，不能按着神的意思去管理万物。那如果再把这个万物交给你去管理的话，那就会继续维持现状，你就会和上一个败坏的人类一样，践踏万物、残害万物、挥霍万

物，最后就把神的万物毁于一旦。所以，神绝对不会把万物交给一个不追求真理的人去管理，绝对不会让你管理万物的，相反还要让你受到相应的惩罚。追求真理的人将是得着神信任的人，是神信得过的人，不追求真理的人，是神不承认的人，也就是说你不配接受神给的祝福，不配管理神的万物，神不会把万物给你。就因为这个，所以作为一个人你必须追求真理，这就是站在人这一边来说、从自身来说你是必须追求真理。咱现在目前的带领工人，就好比说张硕，你说我想不想让他做带领呢？（想。）但如果他继续不敞开、不交通、不交心，那还能不能完成神的旨意？能不能按着神的心意走？张硕？（张硕：不能。）那万物还能不能交给你？（张硕：不能。）那意味着不能把万物交给你，就得从你手里边收回。你想让神把万物交给你，你就必须得追求真理。那什么是真理呀？根据神说的做人做事、看人看事的方式去做人做事、看人看事，这些做人做事、看人看事能成为你的生命，成为你做人的根本。实行神话不是说今天神给你交通了，今天你就按着神话来做，明天呢？后天呢？实行神话不能是心血来潮，不能是一时的，得经得住考验，违背一点也不行。如果你能实行出神话，所说所做没有个人的意思，都有神话为根据，那你这个人就值得信赖了，那神必定要把万物交给你去管理。沈聪也郁闷了，是吧？（沈聪：嗯。）“我跟随你好几年了，连个带领都做不上，我就做了个文字组负责人，最后还卸了我的‘帽子’。”沈聪，郁闷不郁闷？要想改变这个郁闷的命运该怎么办呀？（沈聪：就得追求真理。）追求真理从做人做事、看人看事以神话为根据开始。沈聪想做带领呢，你说沈伟想不想做带领啊？沈伟的野心更大，想带领更多的人，还想主宰掌管人。（沈伟：不想。）不想？每句话、每个眼神都流露出来了，都带着那个味道呢，是吧？（嗯。）你要是真想管理万物，那你就必须咋呢？必须追求真理，简单不简单？只要你站在神一边与神同心合意，神就把万物交给你让你去管理，简单轻松吧？为什么追求真理？从神而论、从人而论这两方面都谈了，追求真理不单单是剩存下来那么简单，更主要的是神要让你去管理万物，这是站在人一边，从人而论。站在神那边呢？从神而论，神六千年的经营计划，带着神的期盼、神的恨恶、神的不忍目睹，这些都应该是你追求真理的根源。六千年来，神付出了心血代价，神期盼着，等待着，想把万物交给你，想得着一班有真理的人管理万物。

神说：“今天交通为什么要追求真理这个话题，主要交通了两方面。一方面，这个问题要从神而论，简单地交通了一下神的经营计划、神的愿望、神的心愿，另一方面从人自身而论，解剖了人自身的问题，来说明追求真理的必要性与追求真理的重要性。不管这两方面从哪方面而论，追求真理对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刻不容缓的。不管从哪方面来看，追求真理是每一个跟随神的人、每一个听到神话语的人应该选择的人生道路与目标，不应该把它当成是一种理想、愿望，也不应该把所有追求真理的这些说法当成是一种精神安慰，而是要实实际际地把神所说的话、神对人的要求变成自己现实生活中所实行的原则、根据，从而让自己的人生目标、生存方式得以改变，当然也让自己活着更有价值。这样，你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从小的方面来说，你所走的道路对了，你的选择对了；从大的方面来说，因着追求真理，最终你的败坏性情得以脱去，你也得以蒙拯救了。得以蒙拯救的人在神那儿看，那就不仅仅是神眼中的瞳人、神手中的至宝了，更不是简单的国度中的栋梁而已，以后你这个人类中的一员福气可就大了，那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好事一样接一样，那就不是你头脑能想来的了。不管怎么说，现在首先要确定追求真理这个目标。确定这个目标不是来解决你精神世界的空虚，不是解决你内心深处的压抑、愤懑或者彷徨、迷茫，不是为了这个，而是要朝着一个实实在在的目标做人做事，就这么简单。你们说，这简不简单？你们不敢说简单，其实挺简单的，就看人有没有追求真理的心志。如果你真有那个心志，实行哪一项真理没有具体的实行路？哪一项都有，是吧？（是。）实行哪一方面真理都有具体的根据，作哪一项工作都有具体的实行原则，真有心志的人就能达到这个果效。有些人说：‘那我临到事的时候还是不知道怎么实行。’那是你没有寻求，你寻求就有路途。不是有那句话吗，‘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太7:7）你寻求了吗？你叩门了吗？你读神的话揣摩真理了吗？你如果下功夫揣摩，都能明白。真理都在神的话里，需要你去读、去揣摩，不能懒惰，得殷勤，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还要祷告神，还得寻求真理一段时间，有时候还需要忍耐，等候神的时候。神给你摆设环境，在环境中神显明一切，在环境中神开启你一段神的话，让

你心里亮堂，有了具体的实行原则，这样你不就明白了吗？所以，追求真理不是那么的抽象，也不是那么的难。无论从个人的日常生活，还是从你尽本分，还是从教会工作，还是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上来看，不论从哪方面来看，都可以寻求真理来指导你的实行方向、指导你的实行准则，一点儿也不难。现在人信神比以前容易多了，因为神的话太多了，你们听的道太多了，如果是通灵的人、具备素质的人，早就听得明明白白了，只有不通灵的人、素质太差的人，总说这个不明白、那个不明白，总看不透事，一临到事就蒙头，交通完真理就亮堂，过一段时间又蒙头了，都是因为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人太懒惰，也不寻求。你要是寻求的话，你多读读相关的神的话就容易明白，因为这些话都是白话文，通俗易懂，除了弱智，正常人都能明白。这些话把很多事都说明白了，都告诉你了，除非你自己不把追求真理当回事，如果你心里真渴慕得着真理，真把追求真理当成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那就没有什么事能难倒你，能拦阻你明白真理、实行真理。

追求真理最简单的一条就是什么事都得从神领受，得有顺服，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对自己的本分、分内的事，还有大一点的就是神给的托付、你的职责，你本分以外还有些重要的工作需要你去作，是安排给你的，是指名道姓让你作的，你就应该付上代价，不管多难，哪怕是头拱地，哪怕是有迫害临到，甚至能让你有性命之忧，你也在所不惜，能够献上忠心、顺服至死。这就是追求真理的实际表现、实际付出与真实的实行。这难不难？（不难。）不难。我喜欢说不难的人，因为他心里对追求真理有渴慕的心、有决心，心里有这股劲，那什么事临到都不是难事，就怕人没有信心，就像人常说的没有自信，这就完了。如果人就像一堆烂泥扶不上墙，办什么正事都没劲，临到吃喝玩乐的事就来精神了，临到难处、交通真理就没劲了，三分精神都没有，这是什么人？这是不喜爱真理的人。如果是在恩典时代或者律法时代要求人追求真理，那有点难为人，不容易，因为那时候人类的背景不一样，神对人的要求标准也不一样，所以在过去的时代里，除了挪亚、亚伯拉罕还有约伯、彼得这些有名的人以外，能

达到听神的话顺服神的人不多。但神也没有责怪那两个时代的人，因为神在那个时候没有告诉人怎样做是达到蒙拯救的标准。最终末了时代这一步工作，神明确地告诉人方方面面要实行的真理，人再不实行，再达不到神的要求，那就不是神没说的问题了，就是人不喜爱真理、厌烦真理的问题了。所以，在现在追求真理这个时期，让人追求真理不是难为人，而是人能达到的，一方面是恰到好处，另一方面人也有足够的条件与基础追求真理了，人最终再得不着真理，那就是这个人的问题太严重了。这样的人不管受什么惩罚，不管有怎样的结局，不管是怎样死的，那都活该，不值得可怜。在神那儿没有可怜人、同情人这样的说法，神就是根据他对人的要求、他的性情还有他制定的规律法则来评判一个人应该有怎样的结局，因着怎样的表现有怎样的结局来定规一个人的今生来世是怎样的，就这么简单。不管最终剩下的人多少，不管最终受惩罚的人多少，神不在乎这个。从这话中你们听明白什么了？这话传递给你们一个什么信息？知不知道？我看你们够不够聪明、够不够机智。你们回答不上来，对你们的评价就一个字——傻。为什么说你们傻？我给你们说说。我说神不在乎剩存下来的人多少，神也不在乎最终被毁灭、受惩罚的人多少，这告诉你们什么了？就是告诉你们神没有命定人数，你可以争取，你、他，你们、他们，最终是能剩存下来还是受惩罚，不是在神已定的人数范围里。神就这样作工作，就这样说话，公平地对待每一个人，给每一个人足够的机会，给你足够的机会，给你足够的恩典，给你足够的神的说话、神的作工、神的怜悯、神的宽容，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你走上来了，你能追求真理了，不管你受了多大苦，不管有多为难，你最终达到蒙拯救脱去败坏性情了，你为神作见证了，你成为一个合格的受造之物了，成为合格的万物的主人了。你能剩存下来了不是你命好，而是因着你个人的付出努力、你个人的追求得着的，这是你应得的，这是你该得的，不需要神的加持。不需要加持是什么意思？神不在你身上额外地带领你、培养你，额外地对你多说话、给你吃小灶，神不作这事。就跟自然界一样，优胜劣汰。各种动物生下后代，不管生多少，不管死多少，就按神已制定好的规律法则，能剩下的就剩下了，活不成的就死，然后再生，生完之后能剩多少算多少，遇到不好的年头就一个也不剩，遇到好年头就多剩，万物最终就持续平衡了。那对待神造的人类呢？神有一样的态度，神就这样公平地给每一个人

机会，就这样公开地、无偿地面对每一个人说话，恩待每一个人、提拔每一个人，引导、看顾、保守每一个人，最终你因着追求真理剩存下来了，达到神所要求的标准了，那你就得着了。但你要是浑浑噩噩地总混日子，总觉得自己命不好，总好高骛远，不知道该做什么，总凭感觉活着，不追求真理、不走正道，最终你什么也得不着。你总想混日子，神在你身上作工你也不搭理，神引导你，给你机会、给你管教、给你开启、给你扶持，你都丝毫不搭理，神看到你是个木头、傻蛋，神就不搭理你了。你哪天追求真理了，神就在你身上作工，你不追求神也不搭理你；你追求神也不淘汰你，神也不记念你的过犯，你不追求神也不督促你、不刺激你；你追求你就走上来了，你不追求神也不生拉硬拽，随你自己。到神工作结束的时候，神跟你要答卷，你没有丝毫的见证，神用真理的标准衡量你，你就得被淘汰，剩存不下来。你说：‘我尽了很多本分，我效了很多力，我花费很多、我付出很多啊！’神说：‘那你追求真理了吗？’你琢磨琢磨，自己信神二三十年、四五十年，好像也没追求真理，神说：‘你自己都说你没追求，那你就走吧，该上哪儿上哪儿去。’你说：‘那少一个应该得着的人没得着，少一个万物的主人，神可不可惜啊？’到了这种程度神还可惜吗？神忍耐够久了，等待够久了，神在你身上的期望已经到头了，神在你身上已经失望了，不再用心了，他不会为你掉任何一滴眼泪，也不会为你再有任何的心伤、痛苦。因为什么？因为万物的结局到了尽头，神的工作要结束，神的经营计划也要告终，神要安息了。神不会为任何一个人而高兴，也不会为任何一个人而伤心、而哭泣、而流泪，当然，神也不会为任何一个人剩存下来、任何一个人能作为万物的主人而欢喜快乐。为什么？神为这个人类付出的太多了、太久了，神需要安息，神需要将他六千年的经营计划打上封印，不再用任何的心思，不再计划什么，不再在人身上说任何的话、作任何的工作，未来的工作、以后的日子交给下一个时代的主人。那我告诉你们的是什么呢？就是既然你们知道了最终剩下多少人、最终谁能剩下，每一个人都可以争取，争取的唯一路途就是要追求真理，别混日子，浑浑噩噩的不行。到有一天，如果神不再纪念你的任何付出，不再在乎你走怎样的道路、你的结局是怎样的时候，那你的结局就真的定下来了。现在你们要做的是什么？就是趁现在神的心还在为人类操劳，还在为人类计划，还在为人类的一举一动而忧伤、牵挂的时候，人得尽早地作出选

择，确定追求目标、方向，不要等到神安息的日子来到的时候再作打算。如果到那个时候才真正地感觉到惋惜、后悔、痛心疾首，那就一切都晚了，没有任何人能救得了你，神也救不了你。因为到那个时候，神的计划真正结束的那一刻，画上句号的那一刻，神的计划打上封印的那一刻，神不再作什么，神需要安息，神需要享受他这六千年经营计划所带来的成果，享受剩存下来的人类为他管理万物，神所要享受的是看到剩存下来的人类按照他所制定的法则、规律，按照他所创造的四季、万物、人类的规律有条不紊地管理着万物，不违背神的任何意思，也不违背神的任何意愿，神要享受安息，神要享受安慰，不再为人类操心了，也不再为人类作什么了。明白了吧？（明白了。）这个日子很快就到了。如果按亚当、夏娃那个时候的寿命而论，人可能还有几百年的岁数，时间还算挺长，如果按挪亚造方舟的时间来说，我看现在人的年龄活到一百二十岁的人太少了，就算你能活到九十岁、一百岁，你还有几十年的光阴？不多了。就算现在你二十来岁，你能活到九十岁，还能活七十年，这还没有挪亚造方舟的时间长呢。在神那儿，六千年就是眨眼的工夫，在人这儿六十年、八十年、一百年，在神那儿看就是几秒钟，顶多几分钟的时间，眨眼即逝。你看人不走正道，不追求真理，还常常说‘人生苦短啊，眨眼工夫人就老了，眨眼工夫儿孙满堂了，眨眼工夫活到头了’，那你要是追求真理呢？时间就更不够用了。不追求真理的人、活在虚空世界之下的人，他是混日子，都觉得日子过得挺快的，你要是追求真理呢？神所摆设的任何一样环境、人事物都够你经历一段时间的，多长时间你才能得着那么一点儿认识、看见与体会，不容易啊。你真有那个认识、体会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哎呀，人这一辈子追求真理得的不多呀！’现在很多人在写经历见证文章，我看有些信二十年、三十年的人写的都是十年前、二十年前失败跌倒的经历，他想写点近几年的、现在的生命进入的经历都没有，他的经历少得可怜。有的人写经历见证文章，还得回顾以前失败跌倒的事，记性不好的还得让别人帮着回忆。信神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他就得着那么一点儿东西，写着还费劲，有的还是七拼八凑、牵强附会硬凑出来的，其实根本就算不上生命经历，和生命没有关系。不追求真理人就这么可怜，是不是这么回事？（是。）就是这么回事。我就希望你们谁也别走到那一天，到神工作结束了，你向神忏悔，跪地求饶，说‘我认识自己了，我

知道该怎么追求真理了’，晚了！神都不搭理你，神不再关心你是不是追求真理的人，神不再关心你有怎样的败坏性情，神不再关心你对神有怎样的态度，神也不再关心你被撒但败坏多深、你是怎样的人。那时，你是不是就凉透心了？（是。）你现在预想一下，真到了那一刻，你难不难过？（难过。）为什么难过啊？那就意味着你再也没有机会了，你再也听不到神的话了，神再也不为你操心了，你再不是神牵挂的人了，你再不是神的受造之物了，你跟神没有任何关系了，想想都可怕。你现在如果能够想到，要是有一天真走到那个地步，你说你是不是就傻眼了？那就如圣经记载的，到那时候人就捶胸捣背、哀哭切齿，都能哭死过去了。哭死也没用，一切都晚了！神不再是你的神，你不再是神的受造之物，你跟神没有任何的关系，神不要你了，你是怎样的与神没有任何关系了。神心里没有你了，不牵挂你了，那你信神这条路是不是就走到头了？（是。）所以说，要是预想到能有被神厌弃的时候，那你就应该珍惜现在，神对你的刑罚也好、审判也好、对付修理也好，甚至咒诅你、骂你一顿，都是值得你珍惜的，起码神承认你是他的受造之物，起码神在你身上还有期望，起码神心里还有你，神还愿意骂你、愿意咒诅你，证明神心里还牵挂你。这份牵挂人是用生命换不来的。你们别傻啊，明白了吧？（明白了。）明白了那你们就不是真傻，是装傻，是吧？但愿你们不是真傻。这些事听明白了就别混日子了，追求真理这是人生大事，什么事也没有追求真理这件事重要，什么事都比不上得着真理这件事有价值。跟随神走到现在容易吗？你赶紧把追求真理当成一回事吧！末世这步工作是神六千年经营计划作在人身上最重要的一步工作，追求真理是神对神所拣选的人所寄予的最高期待，神希望人走上正道，这个正道就是要追求真理。别辜负神，别让神对你失望，别让神到最后一刻把你从他的心里移除，不再牵挂你，连恨都没有了，别走到那一步。明白了吧？（明白了。）

今天交通了什么话题？（为什么要追求真理。）为什么要追求真理，这个话题有点沉重，是吧？为什么沉重？因为它很重要，对每一个人的未来、每一个人的生命，还有每一个人在下一个时代存在的形

式都至关重要。所以，今天说的话题希望你们再多听两遍，留下点深刻印象。不管你以前是否追求真理，也不管你是否愿意追求真理，争取从今天交通‘为什么要追求真理’这个题目以后，都要下定决心、立下心志选择追求真理，这是最好的选择。能不能做到？（能。）那挺好。今天交通了为什么要追求真理，下一个话题交通怎样追求真理，这个话题先告诉你们了，你们自己揣摩揣摩，看看在你们心里对这个话题有哪些认识，你们先预习一下。今天就交通到这儿吧。”刚才神交通的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流露出来的是什么心思？（沈皓：神为人担忧。）是不是最后的警告？（嗯。）最后的警告、劝勉、牵挂！这话都能看懂，就不需要交通了，多看两遍就看懂了。

104　被神得着的人类将享受永远的福分

1　我的作工仅是六千年，我应许那恶者掌握整个人类也仅是六千年，所以，时候已到，我不愿再持续下去，也不愿再耽延时间，我要在末世大胜撒但，将我的全部荣耀都夺回，将我所有的在地上的属我的灵魂都收回，使这些忧伤的灵魂脱离苦海，以便结束我在地的全部工作。从此以后，我不会在地上再道成肉身，我的主宰万有的灵也不会在地上作工，我只是在地上重新造一个人类，是属圣洁的人类，也是我在地上的忠信的城邑。

2　你们当晓得，我并不是将世界全部毁灭，也不是将人类全部毁灭，而是留下那剩余的三分之一的被我彻底征服的爱我之人，使其在地上生养众多，犹如律法下的以色列民一样，使其在地得着我滋补众多的牛羊与所有的地上的丰富。这样的人类将与我永存，但并不是现

在的这样污秽不堪的人类，而是已被我得着的所有人的集合。这样的人类并没有撒但的破坏、搅扰与围攻，是我打败撒但以后在地唯一生存下来的人类，就是现今被征服得应许的人类。

3　末世被征服的人类也是存留下来的得永远福分的人类，是我打败撒但以后的唯一的证据，也是唯一的战利品。这些“战利品”都是从撒但权下被我拯救出来的，都是我六千年经营计划中唯一的结晶与硕果。他们来自各邦、各派，来自全宇之下的各方、各国，有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言语、不同的风俗、不同的肤色，分布在全地之上的各邦、各派，以至于每个角落，最终又聚集在一起，组合成一个完整的人类，组合成一个没有撒但势力能达到的人的集合。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凡属血气的无人能逃脱那忿怒的日子》

为什么要追求真理（九）

“你说神还能亏待你吗？肯定不会，是吧？就算最终结果不如人意，那作为受造之物应该怎么对待这事？”“就算最终结果不如人意”，沈伟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后，结果不如人意会怎么样？神对尼尼

微城的人只是收回了什么呢？（沈聪：收回了烈怒不惩罚了。）那结果如人意不如人意呢？尼尼微城的人会不会想："我都放下手中的强暴了，还不让我管理万物？我还不算是以色列人？"你说沈伟要是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后，会想什么呢？"我都已经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了，我是不是就应该成为神的子民了？你既然把我载入史册了，你还不让我成为管理者，管理管理？"沈伟，有没有这想法？沈伟有这种想法。神还没有说不会亏待他，沈伟自己就不会亏待他自己，他一来了咱这儿就想当个管理者吧？（嗯。）自己就想当管理者了，你说还用神再说不会亏待他啊？沈伟一来咱这儿就以管理者自居，如果神再说不会亏待他，你说沈伟会当什么？那最起码应该是在管理者上边吧？（嗯。）按他的想象他想要的更高，但神给人的是什么？神说："你说神还能亏待你吗？肯定不会，是吧？"这是根据神的公义性情来说的。按着你回转的态度，再根据神的公义性情，给你一个合适的归宿。"就算最终结果不如人，那作为受造之物应该怎么对待这事？一切顺服神的摆布安排，没有个人的打算。"人信神操练什么呢？就操练这个顺服。"一切顺服神的摆布安排，没有个人的打算。这是不是受造之物应该站的角度？（是。）有这个心就对了。为什么要追求真理，从大的方向上就交通到这儿。"念下一段吧。

神说："刚才主要是从神的经营计划说起，从神而论，人为什么要追求真理，那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就相对简单一些了。另外一方面，从人自身来看，就是从人而论，为什么要追求真理？最简单的，人如果活在律法之下，在不明白真理的情况之下，人只追求遵守律法，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人守不住律法，被律法定罪而告终。再来到恩典时代，恩典时代尽管人明白了很多，人从神也得知了很多关乎人的信息，做人方面的规矩、诫命，在道理上人是收获了不少，但是，人在不明白真理的情况下依然希望得着神更多的保守、恩待、祝福、恩典，人的观点依然是向神索取，向神索取的同时追求的目标、方向依然是为了肉体的生活、为了肉体的安逸、为了肉体活得更好，追求的目标依然是与真理相悖，背道而驰，依然不能达到追求真理，就是不能进入真理作为人生存的依据这样的现实生活中。这是

在人明白了律法或者是恩典时代的诫命与条条框框的基础之上，在人依然不能明白真理的基础上，人活着的现实情况。人活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之下，人会不自觉地常常迷失方向，就如人所说的‘我迷茫了，我彷徨了’。人在这样不断迷茫的现实情况之下，人又会常常陷入虚空，无所适从，不知道人为什么活着、人的未来怎样，更不知道人在现实生活中临到种种人事物时应该怎样面对，应该用怎样的正确的方式面对。甚至不少跟随神的人、信徒在守着诫命的同时，在享受神大量恩典祝福的同时，还追求地位、追求钱财、追求前途、追求美好的婚姻、追求家庭美满幸福、追求出人头地，到了现代社会，追求住豪宅、开豪车，追求环游世界，追求探索人类的奥秘、探索人类的未来，追求享受肉体、享受生活、享受安逸。人类在接受了大量的律法、大量的行为准则的规范、约束之下，依然不能摆脱探索未来、探索人类奥秘、探索人类所有未知的事情这样的状态，同时人也常常感觉空虚、抑郁、愤懑、烦恼、不安、恐惧，甚至临到很多事情的时候难以控制自己的血气、情绪。有些人在临到不顺的工作环境，临到家庭破裂、家庭变故、婚姻变故、社会歧视等等一切不顺遂的环境之后陷入了消沉，陷入了抑郁、压抑等等，甚至有些人陷入了一些极端的情绪之中，更甚至有些人选择用极端的手法结束自己的生命。当然也有一些人选择自闭、孤独，这样在社会当中就产生了什么？宅男宅女、抑郁症等等，这些现象在现代基督徒的生活中也不乏常常出现。究其原因，归根结底就是因为人类不明白什么是真理，不明白人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人为什么活着、人应该怎样活着，不知道面对种种繁杂的人事物的时候应该怎样处理、怎样解决、怎样摆脱、怎样看透识破这一切事，让自己活得快乐、活得轻松，让自己活在造物主的主宰摆布之下，人类没有这个能力。在神没有发表真理，在神没有告诉人应该怎样做人、怎样做事、怎样看人、怎样看事的情况之下，人类凭着自己的努力，凭着自己所学到的知识、所掌握的生活技能、所明白的游戏规则，还有做人的法则或者是处世的哲学，凭着人的生活经验、生活阅历，甚至在书本上学到的东西，在面对现实生活中所临到的种种难处时依然是无能为力。活在这样的现实生活环境之下的人，看圣经也无济于事，甚至祷告主耶稣也无济于事，祷告耶和华更是无济于事，看看古代先知的预言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有的人就去环游世界，就上月球、上火星探索，或者找可以预知未来的先知，与

这样的人对对话。但是做完这些事之后，人的内心依然不能安定，没有喜乐、没有安慰，依然感觉前行的方向、目标是那么的渺茫，是那么的空洞。整体来说，人类依然活得是那样的空虚。因为人类活在这样的现状之下，所以人类就发明了很多种娱乐的方式，比如现代电子游戏、蹦极，西方人喜欢玩的冲浪、登山、跳伞，中国人喜欢的各种戏剧、歌舞，还有东南亚的人妖表演，甚至看一些满足人精神世界、满足人肉体情欲的东西。但是，无论怎么玩、怎么看，人内心深处依然对未来充满了迷茫，无论环游世界多少遍，即使去过月球、火星，回来之后往那儿一坐，全人都是瘫软的，与去之前没什么两样，甚至去了比不去还难过、还不安。人类以为人类这样空虚、这样无助、这样迷茫不安，对未来、对未知的事情有探索的欲望，是因为人不会娱乐、不会生活，人不会享受生活、不会享受当下，人的兴趣爱好太简单，不够广泛，但是不管人培养了多少种兴趣，不管人体验过多少种娱乐方式，不管人去了世界多少地方，人类对人怎样活着、人生存的目标方向依然是感觉不如人意。总之，人的总体感觉就是空虚、无聊。有的人因为无聊、空虚就想尝遍全世界美食，到哪儿就是一个劲儿吃，有的人到哪儿就是一个劲儿玩，尽情地玩、尽情地吃、尽情地欢乐，但吃喝玩乐之后更空虚了。这怎么办呢？这个感觉怎么挥之不去呢？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有的人就开始吸毒了，吸食大烟、吃摇头丸，还用各种物质的东西刺激自己。结果怎么样？有没有一个方式能达到果效的？有没有一个方式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的？（没有。）没有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人类凭感觉活着，他不明白真理，不知道人类的虚空、不安、迷茫等等这些问题是怎么产生的，也不知道用什么方式解决，他就以为肉体享受好了，肉体的精神世界得以满足了、充实了，心灵里那些空虚的感觉就没了。事实上是不是这么回事？（不是。）事实上不是。如果你听完这些道当成道理来接受，丝毫不追求、不实行，不把这些话当成看人看事、做人做事的根据、准则，那你的生存方式、你的人生观永远不会改变，这些不会改变就意味着你的生命、生命的形式、生命存在的价值永远不会改变。生命存在的形式与价值永远不会改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一天你所明白的这些道理早晚会被你认为是一种精神支柱，早晚会被你当成是一种口号、一种理论，一种在恰当的时候成为填补你内心世界空虚感觉的东西。如果你的追求方向、目标没有变，你会与那些根本没听过神话语

的人一样，你的追求方向、目标依然会是寻找娱乐、寻找肉体安逸，用周游世界、探索奥秘这样的方式来解决你的空虚、解决你的迷茫，那无疑你所走的道路与那些人是一样的。他们在尝遍了世界美食、享受了世界的荣华富贵之后感觉空虚，你也一样。你守着真道、守着神的话语，如果不追求、不实行，那最终你也会与他们一样，常常感觉空虚、不安、愤怒、压抑，没有真正的喜乐，没有真正的幸福，没有真正的自由，更没有真正的平安，那最终你的结局与他们是一样的。”（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什么是追求真理（十七）》）

张硕，交通交通。（张硕：人为什么要追求呢？人是从神来的，人真正需要的就是神生命的供应，没有了神以后人心里就感觉空虚了，那时人就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空虚了，用吃喝玩乐这些东西解决人心里的空虚，最终当肉体都得到满足的时候，人心里还是空虚。人真正需要的就是生命的供应，神口中发表的真理，或者得有个正确的人生观。没有正确的人生观去追求其他一些物质的东西也是空虚。）“另外一方面，从人自身来看，就是从人而论”，从神而论咱看清楚了，是吧？（嗯。）接下来再看从人而论，“为什么要追求真理？最简单的，人如果活在律法之下，在不明白真理的情况之下，人只追求遵守律法，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人守不住律法，被律法定罪而告终。”为什么会这样？在律法时代那个时候就是让人守个规条，是吧？（嗯。）神给了人规条让人去守，时间长了就怎么了呢？（沈聪：守不住了。）为什么就守不住了呢？就像你小的时候，你妈告你说这个刀不能碰啊、那个电不能碰啊，你两年、三年不碰，这个能达到是吧？（嗯。）如果不让你真正地了解、认识电和刀的话，你会不会去碰它？（沈皓：会。因为人有好奇心。）时间长了必然要碰，就像当初的亚当、夏娃，神说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是必死的，他们经不住撒但的引诱，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了，但如果是在今天，神告他们说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是必死的以后，撒但再来引诱，他们还会不会经不住引诱呢？（……）咱今天刚交通了真理，当下你是不是有劲的、有路的？等到了明天还有路吗？（不一定。）不一定了是吧？（嗯。）人在守诫命的时候，并不明白守诫命真实的根源在哪儿，只

是像守规条一样守着呢，时间一长就守不住了，因为人有个好奇心，还有个探索奥秘的野心。在你小的时候，父母告诉你不能动刀，你听爸爸妈妈的话，你就不动刀。等你长大一些的时候呢，你是不是就要动呀？（嗯。）你不由自主地就要动它。甚至在你妈不让你动刀的时候，你还感到好奇，就偏偏要动！时间长了，连个规条也守不住了，因为你不知道为什么不让你动刀。电是危险品，你妈不让你动电管不管用？（不管用。）怎么就管用了？（被电打了就管用了。）被电打了以后你才知道电是危险品。“人如果活在律法之下，在不明白真理的情况之下，人只追求遵守律法，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人守不住律法，被律法定罪而告终。”人守不住律法，到最后就都被律法定罪了，那也就是说这律法在人心目中好像不起作用一样，是吧？（嗯。）那你说神既然知道人都守不住律法，为什么还来个律法时代呢？（沈聪：因为那个时候人根本就够不上更高的标准。）够不上。神颁布了律法，但是人最终守不住律法，被律法定罪了，那步工作以守不住律法而告终，这话的意思是不是以失败告终呢？这个以失败告终是不是就是说白作了呢？律法颁布失败了呢？（没有失败。）没有失败怎么看这个事？（拔高了。）怎么又拔高了呢？（沈聪：在那个阶段带领人一段时间，神的工作还继续向前迈进。）（沈皓：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律法已经不适合。）这就是看你从哪个角度上来看事了，站在人的角度上来看事，这律法就是失败了。因为什么呢？因为神颁布这个律法是让人守这个律法了，是吧？（嗯。）最后人守不住律法，被律法定罪了，给击杀了，失败了，没起到作用嘛。但是在神那边不这么看，在神那边是怎么看的呢？（小嵩：人类知道了诫命。）对了，神是在经营人类，神是要告诫人类。这就像你小的时候，你妈不让你动电一样，不让你碰，你就要碰，结果被电打了，打了你了，你就记住了，再不碰电了。（嗯。）这个例子用在这儿好像不挂钩，其实挂不挂钩啊？在律法时代人触犯了律法，被定罪了，被石头砸死了，是吧？（嗯。）人都被石头砸死了，和你有关系没关系？（小嵩：和人类有关系。）和你没关系，和人类有关系，你不知道，但人类知道。这就好比说家里有仨弟兄，在律法时代，老大触犯了“电”，被打死了。打死老大了，当弟弟的就记住了，再也不敢碰“电”了。到了恩典时代，老二守规条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了，抵挡了神是不是该死了？（嗯。）老二受惩罚也死了，那老三呢？（既

不敢碰“电”，也不敢守规条了。）这就是神在经营人类，而人在繁衍生息。咱看这段话的时候，从外边看好像是白作了，但从神六千年的经营计划来看，神的性情借着他的作工步骤逐步地都向人显现了，人看见了神的性情，对神有了认识，这就已经达到初步要达到的果效了。

“在不明白真理的情况之下，人只追求遵守律法，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人守不住律法，被律法定罪而告终。再来到恩典时代，恩典时代尽管人明白了很多，人从神也得知了很多关乎人的信息，做人方面的规矩、诫命，在道理上人是收获了不少，但是，人在不明白真理的情况下依然希望得着神更多的保守、恩待、祝福、恩典，人的观点依然是向神索取，向神索取的同时追求的目标、方向依然是为了肉体的生活、为了肉体的安逸、为了肉体活得更好，追求的目标依然是与真理相悖，背道而驰，依然不能达到追求真理，就是不能进入真理作为人生存的依据这样的现实生活中。这是在人明白了律法或者是恩典时代的诫命与条条框框的基础之上，在人依然不能明白真理的基础上，人活着的现实情况。人活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之下，人会不自觉地常常迷失方向，就如人所说的‘我迷茫了，我彷徨了’。人在这样不断迷茫的现实情况之下，人又会常常陷入虚空，无所适从，不知道人为什么活着、人的未来怎样，更不知道人在现实生活中临到种种人事物时应该怎样面对，应该用怎样的正确的方式面对。甚至不少跟随神的人、信徒在守着诫命的同时，在享受神大量恩典祝福的同时，还追求地位、追求钱财、追求前途、追求美好的婚姻、追求家庭美满幸福、追求出人头地，到了现代社会，追求住豪宅、开豪车，追求环游世界，追求探索人类的奥秘、探索人类的未来，追求享受肉体、享受生活、享受安逸。人类在接受了大量的律法、大量的行为准则的规范、约束之下，依然不能摆脱探索未来、探索人类奥秘、探索人类所有未知的事情这样的状态，同时人也常常感觉空虚、抑郁、愤懑、烦恼、不安、恐惧，甚至临到很多事情的时候难以控制自己的血气、情绪。有些人在临到不顺的工作环境，临到家庭破裂、家庭变故、婚姻变故、社会歧视等等一切不顺遂的环境之后陷入了消沉，陷

入了抑郁、压抑等等，甚至有些人陷入了一些极端的情绪之中，更甚至有些人选择用极端的手法结束自己的生命。当然也有一些人选择自闭、孤独，这样在社会当中就产生了什么？宅男宅女、抑郁症等等，这些现象在现代基督徒的生活中也不乏常常出现。究其原因，归根结底就是因为人类不明白什么是真理，不明白人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人为什么活着、人应该怎样活着，不知道面对种种繁杂的人事物的时候应该怎样处理、怎样解决、怎样摆脱、怎样看透识破这一切事，让自己活得快乐、活得轻松，让自己活在造物主的主宰摆布之下，人类没有这个能力。在神没有发表真理，在神没有告诉人应该怎样做人、怎样做事、怎样看人、怎样看事的情况之下，人类凭着自己的努力，凭着自己所学到的知识、所掌握的生活技能、所明白的游戏规则，还有做人的法则或者是处世的哲学，凭着人的生活经验、生活阅历，甚至在书本上学到的东西，在面对现实生活中所临到的种种难处时依然是无能为力。”

刚才神举了一些例子主要是说什么呢？人活在世上怎么呢？（沈聪：虚空。）虚空、抑郁、愤懑、烦恼、不安、恐惧、血气，这都是人痛苦的一种表现，这个痛苦好不好？（不好。）这些痛苦是怎么产生的？（沈聪：人没有真理准则，没有正当的追求目标。）你知道什么是官话吗？“人没有真理，有真理就不痛苦啦”，咱不要说那些官话、大话，说说这个痛苦是怎么产生的。这个痛苦是怎么产生的？你看神给咱总结了，“究其原因，归根结底就是因为人类不明白什么是真理”，人类不明白什么是真理，咱以前说过，真理是什么呢？（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这是神对人的要求，这是真理，是吧？（嗯。）那真理是什么和什么是真理一样不一样？真理是什么？（小嵩：真理是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肖红：真理是真正的理。）（沈皓：真理是神话，是人活着必须遵守的法则法规。）真理是永恒不变的，是吧？（嗯。）（张硕：有段神话说真理是神对人的要求，也是人赖以生存的真谛。）真理是什么呢？咱用土话来说真理就是真正的理。那什么是真正的理呢？永恒不变的那个理就是真正的理。过了二年变了，又过了二年变了，那不是

真理。世界上的名人、科学家说了话以后，过了二年否了、变了，为什么呀？因为那不是真理。神是永生的，真理只能从神来，从神来的生存法则就都是真理。那你这个人怎么才能活下来呢？怎么才能永远的活下来呢？神在《什么是追求真理（四）》这篇神话里说："神的话既说必算，既算必成，既成必到永远，就是神的话永远不废去。为什么不废去啊？因为神的话无论说了多少，无论是在什么时候说的，都是真理，永远不废去，即使时代变了，神的话语也不会变，也不会废去。"所以，你有真理了就能永远的活下来了。"人类不明白什么是真理"，那人把什么当成了真理？（沈皓：把从撒但来的处世哲学当成了真理。）把撒但的处世哲学、生存法则当成了真理，把钱财、地位、名誉当成了真理。他把这些当成了真理，把谬理当成了真理，是不是就走上了歧途？（嗯。）走上了歧途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死亡。它不是真理，也就不是永存的，所以必将是死亡的。不是真理就意味着是腐朽的，所以你在世界上再追求什么，到最后也都是腐朽的，过眼浮云。你不知道什么是真理，你就把什么当真理呀？你散散心、周游世界、吃喝玩乐，你把这些当真理，能解决心灵里的空虚吗？（解决不了。）你再追求心里也是空虚。世上人让你怎么呢？"人生在世，吃喝二字"，是吧？（嗯。）是不是把这些当真理了？（嗯。）可当你真按这个"真理"去做的时候，事实真是那样吗？当你吃好了、喝好了、玩好了就完了吗？心灵照样是空虚。因着心灵空虚产生了什么？抑郁、愤懑再到血气。所以，什么是真理和真理是什么分开了。"究其原因，归根结底就是因为人类不明白什么是真理，不明白人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人为什么活着、人应该怎样活着"，人知道不知道自己是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不知道。）人不知道自己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神说过，人死了以后不知道即将要到哪儿去的时候，人是种什么心情呀？（恐惧。）恐惧，他不知道要去哪儿，也害怕去那个黑洞洞的地方，所以迷茫。你说约伯知道不知道自己要到哪儿去？（知道。）彼得也知道自己要到哪儿去，是吧？（嗯。）当他知道了以后呢？他是不是就坦然面对了？（嗯。）满足而死，没有痛苦，没有忧伤了。

“究其原因，归根结底就是因为人类不明白什么是真理，不明白人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人为什么活着”，“人为什么活着”，从小你妈教给你让你为着什么活着呀？人活脸树活皮，你活着就得有脸面、得有地位、得有名誉、得有钱财，这些是不是就把人给捆绑死了？（嗯。）“人为什么活着、人应该怎样活着”，现在你应该知道人为什么活着了吧？因为人是受造之物，所以人活着就应该见证神、彰显神、荣耀神，受造之物就应该这样活着。“不知道面对种种繁杂的人事物的时候应该怎样处理、怎样解决、怎样摆脱、怎样看透识破这一切事，让自己活得快乐、活得轻松”，神来拯救人是拯救人去什么地方呀？（去国度。）国度是什么的象征？（没有忧伤、没有眼泪。）没有忧伤、没有眼泪，是吧？（嗯。）世上的人活着尽是忧伤、眼泪、痛苦，是吧？（嗯。）正因为这个，所以神才来拯救人。神不愿意看着人活在这种忧伤、痛苦里边，所以神要带你去一个没有忧伤、没有眼泪、没有痛苦的地方。那怎么就没有忧伤、没有眼泪了呢？忧伤、眼泪从哪儿而来？（从撒但的败坏性情而来。）咱说的这个话太大了。这个痛苦怎么来的呢？直接一点。（达不到自己的目的就痛苦嘛。）这个话实在啊，达不到自己的目的就痛苦，究其原因，这是不是就是神说的“不知道面对种种繁杂的人事物的时候应该怎样处理、怎样解决、怎样摆脱、怎样看透识破这一切事，让自己活得快乐、活得轻松”？你不知道怎样让你快乐。刚才说的是“达不到自己的目的就痛苦”是吧？（嗯。）那你有什么目的呢？你想不想快乐呢？（想快乐呀，但有时候想要钱财，得不到钱财就痛苦，有时候又想要地位，得不到地位就又痛苦了，想要什么得不到的时候就痛苦了。）得不到就痛苦，那你说你这个痛苦从哪儿而来？是不是因为你太贪婪了？这是谁的过？（自己的过。）说到这里就谈到了做人做事、看人看事了。你的痛苦是从哪儿而来？你站在自己的一边看，考虑的是你个人的利益，你就痛苦，我站在神一边看，我看见的是神作的一切都是好的，是神太爱我了，这就是看事观点的不同。

以前我给你们谈过，我以前也是相当痛苦的，是吧？（嗯。）让我痛苦的事情多了，今天我再给你们说说我的痛苦。我从小就有关节

病，我妈说我是小的时候不听话玩水，或者是玩得出汗了以后不注意，又出去玩儿中风了，就得风湿了，可我一点也不承认，我说我从小是听话的，我没有那么干。但不管怎么说，我是得了这个病了。我一直找病因找不见，看了多少医生看不好，也吃了多少药就是吃不好，但我还是尽力去找，因为这个病让我太烦恼了。小时候上体育课时，一说跑步，大家都跑了，只有我跑不了，因为我从走突然变换成跑步时，肌肉就变成硬的了，第一步迈出去了，第二步就迈不出去了，腿就像被按了暂停键一样，紧接着“啪”整个人就摔地上了。所以上体育课的时候，人家别人都在跑步，我不能跑。在走的过程中如果一点一点地走快，把速度提起来，最后达到跑步的状态，这能行，但如果走着走着突然跑起来，这肯定就要磕一下。因为这个病，我就苦闷得不行，那个时候我就埋怨家里边不给我吃药。我念小学时吃的是活络丹，那时候药也贵，一盒就六七块钱，划下来一颗就一块多钱，吃上两三盒吃不起了就停下了，吃药也吃不起。因为这个病我苦闷，那时候我觉得我可能要苦闷一生。我八岁的时候就没有爸了，所以就总受到别人的欺负。又因为有这个病我更是苦不堪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病影响到什么了？人家别人欺负我的时候，我想不想还手？（想。）我想还手，但我能不能还手？我打人家一拳，第二下准备再出手的时候，腿上肌肉就定住了，还没有把人家打倒呢，我就先倒在地上了，等着人家打我吧，这个病制约了我出手的速度与次数，让我不能和人打架。那时候我胳膊上可是有力量，我也会使用胳膊上的力量，一些技巧性的体操运动我也能灵活地做下来，小时候的那些单杠、双杠也能玩儿，但是就是腿不行，不能突然行动，一突然行动就不行了，所以胳膊再有力量也发挥不出来，这就导致了什么结果？在别人欺负我的时候，我只能是委曲求全。在那种环境下，我本身是有力量的，应该能自己保护得了自己，可那个时候偏偏就因为这个病我没能保护了自己，只能让人家欺负我。我在这种受欺负的情况下，就会觉得是命运太苦。那时候不知道有神，也不说神，是说“老天爷，你没有给我一个父亲保护我就算了，你给我的这个身体也不行，给了我这样的身体还给了我这个病，我这个病是我生活不注意导致的？即便是这样，我一直吃药也吃不好啊。”然后我就寻找着病因，后来我发现我姥姥她也是这个病，而且这个病好像还是遗传，这个时候我就认识到了，我的这种病不是我自己造成的，而是一种命运，这个命运就

是这样待我的，苦不苦？（苦。）那个时候感觉到命运太苦，等我信神以后呢？我看了神话以后再看我这个病，你说这个病好不好？（好。）如果没有这个病，我会是什么样的？我想我不会比沈伟好，因为我本身就有力量，再加上腿脚麻利，那在这种背景下被别人欺压，是不是要报复呀？是不是要报仇？（嗯。）那我要报复、报仇，就和什么人走在了一起？十几岁的年纪正是心智不成熟、思想不成熟，没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时候，最怕熏陶感染。那我要报复、报仇肯定就会和那些用拳头说话的人走到一起，那和那些用拳头说话的人在一起熏陶感染后，会怎么样呢？刚开始挥拳头的时候是害怕，等到用拳头尝到两次甜头之后呢？确定了，拳头就是厉害，成为校霸了。为什么能成为校霸？因为没人敢惹了。被熏陶感染了之后，自然就会觉得拳头管用，最后很自然地就承认了大红龙的那句什么话呀？“枪杆底下出政权”！就像沈强一样，沈强到现在都是用拳头说了算！因为他亲身体验了，拳头就是说了算，所以他还和你讲理不讲理呀？（不讲理了。）一有事就是用拳头说话。（沈皓：能动手解决的尽量不动嘴。）要是那样的话，我就走上了歧途。可神把我这手脚一捆绑以后，我怎么了呢？（委曲求全。）委曲求全，人家欺负我的时候，我不能动手了，那该干什么呀？（肖红：动嘴。）动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必须讲理，我得跟他去讲理了，“你为什么打我？”我要是能用拳头说话，还会问问他“你为什么打我”？我要是能用拳头说话，就直接用拳头跟他说话了。但是神摆设的是我不能用拳头说话，所以我就只能用嘴和他说话。当我和别人讲理的时候，人家和我讲理不讲理？（不讲理。）那我该怎么呢？是不是该包容、忍耐了？不忍耐也没办法呀，所以这就开始操练包容忍耐了，同时还得想清楚他为什么要打我，他是在什么情况下打的我，我对谁说了什么话以后，谁会打我，我对谁说了什么话以后，谁不会打我，这就得动脑子寻思、揣摩、省察。我看人家那个人戴个眼镜文质彬彬的，我和他说话，他应该不会打人吧？从那时候我就学会了揣摩人的心思。我看人家这个人头脑反应快，四肢还发达，我往人家跟前一站，人家那么高的个子，我敢说什么话呀？（不敢说。）所以，我从小就学会了观察人的一举一动，同时也操练了我的思维，操练了我怎么正确、客观地看待问题。如果我能用拳头说话还操练这些吗？（不操练。）不需要操练了。今天你看到了，我的忍耐、包容够大了吧？（嗯。）那是因为神

提前就摆设了环境团打了我。你今天看到我的这个包容、忍耐，你羡慕不羡慕？（羡慕。）羡慕，但在你小的时候，神没有把你的手脚给捆绑起来呀，所以说，是你的命好还是我的命好？（你的命好。）这么来看就是我的命好。不信神的时候我的命不好，信神以后，再回过头来一看，是我的命好。当我看到我的命好的时候，还有没有怨言？（没有。）还有没有痛苦？（没有。）咱说这个的目的就是让你看清，你的痛苦是从哪儿来的，是从你的看事观点而来的。

等我结婚了以后，我媳妇和我妈生气了，我夹在了中间，世上人常说什么呀？儿子就是两块石板中间夹着的一块肉，是吧？（嗯。）清官难断家务事，婆媳之间的矛盾，去哪儿能说得清呢？说不清。我媳妇回来是说我妈这呢我妈那呢，我妈在我面前又说我媳妇这呢我媳妇那呢，你说该听谁的呢？（沈皓：听谁的也不是。）听谁的也不是。我知道我媳妇欺负了我妈，我是不是该站在我妈一边了呀？我妈给我诉苦呢，给我说我媳妇怎么怎么了，说了两天看我没有什么反应的时候，我妈说什么呀？“人不急病急呀，我心慌呢，冠心病发作了。”因为什么发作的？（气的。）谁气的？“你媳妇气的，你媳妇欺负我了、气我了，你该咋办？你该不该帮妈出一下气呢？”我媳妇回来了，我敢不敢质问“你欺负我妈了”？我要是把我妈给我说的话直接给我媳妇说一下，你说我这个家还能过不能过？（不能过。）你说我媳妇听了我妈说的话会怎么办？（对质去。）揪住我去找我妈对质去，“你说什么呀？你说！那天怎么呢！”你说我妈有啥还能不能和我说了？（沈聪：不说了，再不说了。）我妈不能说了，她要是再在我面前说，她俩一对质，一个说是，一个说不是，是不是又要起争执呀？矛盾是不是更大了呀？（嗯。）我知道人家欺负我妈呢，但我又该咋办呢？生气？要是在家天天生气，那要媳妇干啥？离婚吧？（不离。）不离婚，“娶下媳妇不要娘，把娘挂在枣树上”，这个名背得起背不起？（背不起。）背不起这个名，痛苦啊！我要是不管我妈，我妈在那儿是气得病发作了，我要是管，媳妇就要闹，我妈的病更要发作，最后媳妇一闹还得离婚，所以我不能硬管、不能直接点透只能是暗示。我媳妇做的事情她自己知道不知道？（知道。）我就是这么一

暗示，媳妇都会说：“你妈又在你面前说我什么了？你就知道听你妈的话。”是不是这话？（嗯。）暗示了媳妇也要闹事，闹完事了这个事情还是解决不了。我在这儿不和媳妇闹，当妈的冠心病就要发作。我要是和媳妇闹了，我妈的心就平衡了。我跟我妈走得近，和媳妇闹事，我妈的心是平衡了，但媳妇的心不平衡了，“你要是不说一下你妈，离婚，这家过不成了。”媳妇又要跟我闹事。我要是听我媳妇的把我妈撇下不管，又是个逆子，我作为儿子的义务、责任又尽不到了，反之，我和媳妇闹事，最后的结果就是离婚。离婚了以后孩子又怎么办呀？离婚意味着又得给孩子找后妈，这就是最后酿成的后果，你说我该咋办呀？无路可走，我活在痛苦之中。这个时候神话就下来了，正好神交通的是权柄，神的主宰与安排，每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家庭，命中注定了，有什么样的妈、有什么样的妻子，命中注定了，既然是命中注定那由我摆布吗？那是谁说了算？（神说了算。）正是在我痛苦的时候，我看了神的权柄，这是神的安排，如果我要去扭转，特意去扭转，就过不成日子了，得离婚，这是不是也是违背了神的意思？因为有什么样的媳妇那是神给人安排的，人扭转不了。神话发下来后，我看了神的权柄以后，一下子轻松了。为什么轻松了呀？因为神让人放下吧、放下吧，还让人站在人的位置上，做人该做的，我把这个罪推到了神身上了，“原来如此，不是我能力差，不是我处理不了这个问题”，就轻松了。

世上人常说“忠孝难两全”，是吧？（嗯。）我是既想忠又想孝。神话说了，这是神的权柄、神的主宰与掌管，这既然是神的主宰与掌管，我还有什么话要说？那我又该怎么面对呢？只能接受与顺服。接受什么？接受神给我摆设的环境，接受神给我摆设的这样的妈、这样的媳妇。接受下来之后应该怎么办呀？神给人摆设这些事物是要干什么呢？是让我去认识、让我去分辨。认识、分辨什么？神交通说把敌基督放在你面前是让你干什么呢？是让你分辨、认识，不是让你去为神出头、出气。看了神的话以后，我解决了我的问题的同时，我又解决了我妈的问题，我就开始解剖她，“妈，你为什么这么做？你说人不急病急，什么存心？什么目的？你有爱吗？你真的爱我吗？爱我应该

是怎么呢？没有条件、没有隔阂、没有要求。那你这里边有什么？你爱你孩子，你为孩子付出什么了？你爱你孩子应该不应该祝你孩子幸福？你给我说这些话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拉帮结伙，你是不是想把我拉到你这边为你出头、出口气呀？存心是不是这样呢？我没有站在你这边为你出这口气的时候，你的病就发作了。我站在你这边跟媳妇打一架你就高兴了？你病就不发作了？我跟媳妇打一架，这事能完吗？媳妇是不是该和我离婚呀？我离婚了你就高兴了？这是爱吗？这就是你的母爱？你爱你的孩子，你付出什么了？孩子娶媳妇的时候，你为孩子成家立业付出了多少？现在你又付出了多少？你为你孩子承受了多少？忍耐了多少呢？”我妈那时候常说我姥姥偏心我舅舅,说我姥姥天天在外边夸我舅舅孝顺，我舅舅怎么孝顺了呢？我舅舅每次回来都把我姥姥家里的水缸担得满满的，她总有水吃。她没有说她家里有面吃、有菜吃、有肉吃，是说水缸里的水常是满满的。我妈就揭她的短了，“我拿上多少东西看望你，你也从来没有说过一句闺女的好，你抱养的孩子，人家就给你担了两次水，你就常挂在嘴上，就记得他给你把水缸担得满满的了。”我妈遇到一个这么不讲理、这么不知好赖的妈，苦不苦？“人家给你担了个水，你都能看见，我给你买什么东西，你都看不见。”我姥姥说：“你是亲生的，人家是抱养的，你说我说什么？我说人家不孝顺，没给我买吃的，没给我买喝的，人家以后还管我不管我？人家还给我担水不担水？人家走了我一个老太婆吃啥、喝啥呀？我敢不敢？”（不敢。）我拿我姥姥和我妈对比了一下，我说：“我姥姥是怎么做人的？人家是哄着我舅舅，让我舅舅给她担上水，我姥姥是不敢触碰我舅舅，怕惹翻了我舅舅，人家不给她担水吃，你呢？你是个亲生的，为什么要夸你呢？我姥姥就不夸你，你就是买上蛋糕，她也不会说你好。我舅舅担回来水了，我姥姥夸人家了，看人家多孝顺。你在质问我姥姥的时候，我姥姥给你解释了，你可以理解我姥姥了。那我姥姥这是什么呢？这是不是一种智慧、一种爱？我姥姥这样做，人家就是给我姥姥担上十回水，人家也高兴、也满意。我姥姥是怎么对待我舅舅的？你是怎么对待你孩子的？”你说，我说了这话以后，我妈还有病吗？（没了。）因为什么没病了？（沈伟：想开了。）不是想开了，而是一下看清了，“原来我做在孩子身上的都是拆毁，不是爱，我根本不管孩子的幸福，根本不管孩子能不能生活，根本不管孩子的感受是什么，根本不管孩子和媳妇打起来以

后，孙子怎么办，这是自己的罪、是自己的过！”认识到这儿的时候，没有痛苦了，她的病没有吃药，好了，她也不难受了。

那时候我媳妇处于一种背叛状态，不信了，所以我也没有给我媳妇交通什么，我只是跟我妈交通了。后来，我看到神说：“我们地位低下，在世上没得着什么，没人看得起我们这低贱的人，家庭环境逼迫，丈夫弃绝，妻子辱骂，孩子也瞧不起，到年老儿媳妇还虐待，我们实在是没少受苦，今天得享神的大爱真是太幸福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拯救摩押后代的意义》）我一看这句神话就想起了我妈，原来这不是我妈一个人啊，既然神都说“到年老儿媳妇还虐待”，就说明我家就不是个例呀，那我心里边是不是就更轻松、平安一些呀？这是神的作为、神的权柄，虽然这事是撒但做的，但是撒但还活在神的权下。既然是神所安排的，我还有什么话说？所以自此以后，我妈和我媳妇之间的矛盾，我就处于一种不搭理，不管了，不过问了。我孝顺我妈不受我媳妇的影响，我不可能和沈军一样听媳妇的，不管老妈了，而是得把我作为一个儿子该尽的责任与义务都做到，但同时又作为一个丈夫的我，该不该听我妈的？不该听我妈的。不受人事物辖制，我把我该做的，该尽的责任与义务尽到，就行了。所以，我看了神话以后，一下子就轻松了，不存在痛苦了，不存在左右为难了，她们去打，她们去骂，我不管了！我为什么不管了呀？因为她们打也好、骂也好，都是她们各自的败坏性情导致的，那是她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和我无关。从外边看我这个人冷酷无情是吧？是不是冷酷无情？（不是。）这是什么？交托，交给神了，是对神主宰安排的一种顺服，没有个人的选择与意见。今天举的这两个例子是想说明什么呢？人的痛苦从哪儿来啊？（沈皓：人的看事观点。）因着你的看事观点，所以你才有的痛苦。神说：“究其原因，归根结底就是因为人类不明白什么是真理，不明白人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人为什么活着、人应该怎样活着，不知道面对种种繁杂的人事物的时候应该怎样处理、怎样解决、怎样摆脱、怎样看透识破这一切事，让自己活得快乐、活得轻松，让自己活在造物主的主宰摆布之下，人类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人来信神以后，神给了人真理，神给人真理就是来改变人的

看事观点的。原来我觉得我的命太苦了，这也不好，那也不好，我给你说了我的过去以后，你看见我的命运是不是真的苦啊？（嗯。）没有一样好的。可走到今天以后，回过头来再来看我的命运，就看见神太爱我了。如果没有小时候的那些苦、如果没有这样的命运能有今天的我吗？我那天又看了一篇神话，神说："在今生得福的，在永世必受苦，在今生受苦的，在永世必得福，这是我命定的……"（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九十七篇》）在世享福的，你说习近平享不享福啊？就不要说习近平了，哪个省长、哪个市长不比你有福啊？但他在永世里边呢？（沈皓：他们是受苦的。）肯定是受苦的。那跟随神的这些人，有哪个是在今生享福的呢？（哪个也不享福。）一方面是生活条件，一方面是还得受着大红龙的追捕迫害，你在今生受的罪越大、受的苦越大，那你永世里边肯定是享福的，这也可以说是神的公义吧。而且神说："现在我公布我的国度行政：一切都在我的审判之中，一切又都在我的公义之中，一切又都在我的威严之中，对谁都实行公义。嘴上说相信我，但心里对我抵触，或者是心里对我已弃绝的，我一脚踢出去，但都有我的时候……那些没经过操练的，就是缺乏智慧、缺乏见识的诚实人，在我的国度中掌权，但也经过对付破碎，没经过操练并不是绝对的，而是要通过这些让所有的人看见我的全能，看见我的智慧……在国度里是最后一次的审判，也是我彻底清理世界，从此没有不义、没有忧伤、没有眼泪、没有叹息，更没有世界，全是基督的彰显，全是基督的国度，何等荣耀，何等荣耀！"（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七十九篇》）神要的成全之人的生命中还必须是受过波折、经过对付破碎的，这是不是很说明问题呀？

为什么要追求真理（八）

“人类也远远完不成神要求人类所要做的事情、所要尽到的职责与本分，根本就做不到、够不上神对万物的主人还有下一个时代的主人这样的要求标准。所以，在最后一步作工中，神将所有人类需要的真理、需要的方方面面的实行原则发表出来，告诉给人，让人知道什么是神所要求的标准，人应该怎样对待万物，应该怎样看待万物，应该怎样管理万物，应该以怎样的方式生存，应该以怎样的方式活在神面前，做一个真正的造物主权下的受造之物，明白了这些之后，人也就知道了神对人的要求是什么，人达到了这些之后，也就达到了神所要求人的标准。”（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什么是追求真理（十七）》）前面交通了什么呢？经过了律法时代、恩典时代，人就把神给定规了是吧？（嗯。）神作到哪儿，人只能跟随到哪儿，你经历了律法时代、恩典时代，你也只能用这些方式去看待生活中的人、事、物，去对待处理生活中的人、事、物。律法时代守规条、搞仪式的方式和恩典时代赐人恩典的方式是种什么管理方式？用这个能不能管理万物？这些只是管理万物的方式，里面没有神的公义、没有神的心意，也就是说没有神的性情。要是用律法的方式和赐人恩典的方式去管理万物的话，那万物就活在了什么里边了？正因为这样，神才发表真理，告诉人应该怎么管理万物，怎么看事，怎么做事。“所以，在最后一步作工中，神将所有人类需要的真理、需要的方方面面的实行原则发表出来”，这是不是千年国度啊？（嗯。）千年国度是什么时代呀？（话语时代。）话语成就一切，神用话语带领人在地上生活。因为人不懂得生活，“所以，在最后一步作工中，神将所有人类需要的真理、需要的方方面面的实行原则发表出来，告诉给人，让人知道什么是神所要求的标准，人应该怎样对待万物”。神为什么要让你知道神要求的标准呢？什么原因？为什么非得让你知道这些？因为神是造物的主，神是主宰者，所以这个标准肯定是神来定，也只能是神来定。神来定，神就只能告诉给你，让你去遵守、遵循。如果神不告诉给你，那人去管理万物的时候就是“我认为”“我感觉”，那是不是就乱套了？（嗯。）乱套了再去管理万物还能管理成吗？神给了人自由意志，神不强行控制人，人因着有自由意志，管理万物的时候就会根据自己的认为、感觉去乱管理，那就乱套了，所以必须“让人知道什么是神所要求的标准，人应该怎样对待万物，应该怎样看待万物，应该怎样管理万物，应该以怎样的方式生存”。人应该以怎样的方式生存？用一句话

来概括总结一下，精辟一些。（稀里糊涂。）你说的这是生活方面。神给了人自由意志是吧？（嗯。）在生活方面，神给了你自由意志，给你自由选择，那就是按着你自由选择的去活，在生活方面稀里糊涂。这个稀里糊涂指哪方面还知道吧？（吃。）吃啥、穿啥，一个人一个性格，这些稀里糊涂。在这儿，咱说的是人应该以怎样的方式生存。人是受造之物，受造之物应该怎样生存？既然是受造之物，你该不该活在造物主的权下？（应该。）应该活在造物主的权下，因为你是神造的，这是最根本的一点。用一句话来概括总结怎么说？人应该活在神的权下，活在神话语的权柄下，不应该有自己的选择，不应该有自己的要求，这才叫受造之物,是吧？（嗯。）

“应该以怎样的方式活在神面前，做一个真正的造物主权下的受造之物”，你能不能看见你没有做到哪些呢？“所以，在最后一步作工中，神将所有人类需要的真理、需要的方方面面的实行原则发表出来，告诉给人，让人知道什么是神所要求的标准”，神要求的标准是什么呢？（沈皓：起码得有人性。）人性包括什么？（沈皓：良心、理智。）这个范围太大了，把细节说一下。“让人知道什么是神所要求的标准”，大的方向就是良心、理智，那细节呢？神要求人做人有个标准，要求人做个什么人？做一个诚实人吧？（嗯，诚实人。）诚实人这是不是一个标准？（嗯。）能不能做沈聪这样的人呢？（沈皓：不能。）那沈皓的表现属于什么呀？自是、狂妄。不仅不能做诡诈人、老好人，而且还不能狂妄、不能自是，是吧？（嗯。）得做诚实人，这些标准神告诉咱了吧？（沈皓：嗯。）“让人知道什么是神所要求的标准，人应该怎样对待万物”，咱就不要说怎样对待万物了，就说你知道不知道应该怎样对待弟兄姊妹？（互相尊重。）（沈皓：有帮助、有扶持、有理解、有忍耐、有包容。）咱就先不要说对待万物了，就先说对待弟兄姊妹，你是怎么对待的？咱们在一起尽本分是互相配搭了，你是怎样对待你的配搭的？（嫌弃。）沈伟是怎样对待弟兄姊妹的？指责、训斥。里面有没有帮助、忍耐、扶持？（没有。）没有个人样。沈聪是怎样对待弟兄姊妹的？那天沈聪给我说：“呀，我今天得罪人了。”沈聪从来没有得罪过人，那天竟然得罪了人了。沈聪得罪了

人以后，为什么赶紧给我说呀？因为他心里不平安。老好人得罪了一个人，你说他能睡着觉吗？他睡不着。沈聪和我说："我得罪沈军了，沈军要去下面干活了，我是让人家在上面干活了，我说这上边的活儿还没有干完了，你走了这上边的活儿怎么干呀？你就在这儿干。我说完之后，人家不乐意，不搭理我，下去了。"在上边干活是扛东西累呀，在下边干活就是扫扫地轻松呀，所以沈军没有搭理他，跑下来了。沈聪跟人家说话，人家没有搭理他，沈聪舒服不舒服？（不舒服。）不舒服。沈聪是老好人，他谁也不想得罪，所以他每次跟你们说话的时候都是面带笑容，为什么呀？就怕得罪了你，就怕你对他有了成见。这下沈军不搭理他了，沈聪心里边怎么想呀？"呀！为人一条路，惹人一堵墙啊，这以后怎么办呀！"接下来，沈聪让沈军拿东西了，沈军是怎么对待沈聪的？（沈聪：我喊了四五声，沈军头一扭，就不搭理。）再喊多少声人家也不搭理沈聪了，这一件事在沈聪头脑里形成了什么？呀，确认了，我就是得罪下这个人了。他因着什么得罪的人？他是不是在维护神家利益呢？（嗯。）你说该不该维护吧？（该。）他该维护，但他不知道应该维护神家利益！好不容易维护了一下神家利益，这还得罪下人了，害怕了，见了我赶紧给我说："我得罪下沈军了，我跟人家说话，人家不搭理我了"。沈聪，你得罪了神之后有没有这种感觉？神说你得做诚实人，你做了没有？神让你维护神家利益，你维护了没有？你应该怎样对待万物？怎样对待弟兄姊妹？有没有正义感？在这儿能不能看到神所要求人的是什么呢？这里边有没有路？（沈聪：有。）什么路？（沈聪：凡事以神家利益为重，涉及神家利益得站出来维护。）面对正义不屈不挠，是吧？（嗯。）你做到了没有？该不该维护正义？（沈聪：该。）我给你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要告诉你人应该怎样对待万物？我直接把你的"活出"给你说出来以后，你是不是应该认识一下自己呢？是不是应该寻求一下你和神所要求的有多少差距？重新找着你该走的路，同时对神的这个话有个认识。

沈聪的这个表现跟沈伟的那个表现，是不是鲜明的两个对比？（嗯。）一个是想掌管、控制，一个是想讨好、卖弄。沈聪是想讨

好、卖弄谁呢？他是想讨好人，哪怕是神家受了亏损，神家利益受了亏损，他的生命受了亏损，那也得讨好人，那也不能得罪人。这两个极端，哪个实行真理了？（哪个也没实行。）人应该怎样对待万物？咱对待万物有没有原则、有没有标准？沈聪，他们看到你对待万物的方式了，那你看见他们对待万物的方式了没？你看张硕对待万物的方式是什么？张硕有没有原则？（沈聪：他对待一件事，仅仅是汇报一下，不去解决。那天发生了一件事，他仅仅是第一时间给你汇报了，给肖红说了一下，但是自己该安排的、该解决的没有去解决、没有去做。就是临到事没有去处理，仅仅是汇报。我记得那次就交通解剖过一次，临到一些事不是让人只汇报，让你们知道一下，而是得马上去处理解决这些事，纠正偏差。）张硕，你自己说说。（张硕：说不来。）小嵩，你看见了什么？（小嵩：我觉得张硕挺友善的，对谁都挺友善的。）挺友善的，这个挺友善怎么解释？对谁都挺友善的，他对沈伟是不是也挺友善的？友善不友善？（友善。）这跟沈聪有点相同之处了是吧？沈聪是老好人，不得罪人，这就是他的生存法则。（沈皓：看透不说透。）看透不说透。还有就是小嵩刚才说张硕的啥呀？（友善。）让别人看着挺友善的。下一回要是选举带领的话，你说小嵩选举谁呀？哎，张硕挺有一套的啊！张硕，你这叫有一手啊！张硕和沈聪一样，对神家利益搭理不搭理？看见邪恶势力出来制止不制止？看见弟兄姊妹走到邪恶的道路上制止不制止？作光了没有？作盐了没有？张硕这个应该比沈聪那个更高一筹是吧？（沈皓：计高一筹。）这个计是哪个计呢？（计谋的计。）计策的计跟计谋的计一样不一样？（沈皓：一样。）那沈聪和张硕就有了区别了啊，不是一个台阶上的人了。张硕，说说这个台阶是什么台阶？（张硕：……）张硕这个属于计高一筹，“计”怎么体现出来的呢？张硕这里边有对策，说得不好听点的就是有计策。张硕才来了几天就把小嵩给迷惑走了，这个迷惑劲儿挺大的啊。小嵩，沈聪没有把你迷惑走吧？（小嵩：没有。）小嵩一看沈聪，就是个老好人；小嵩一看张硕，给了张硕一个什么评价？（沈聪：挺友善。）挺友善的，张硕这葫芦里边卖了个药。张硕，葫芦里卖药了没有？（张硕：不知道。）你卖的这个药是迷魂药，把人都迷惑倒了，迷惑了别人也迷惑了自己。这个迷魂药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外表的一种好行为，他把外表的这种好行为当成了真理，这就拦阻了他追求真理、实行真理，他也就不往前走了，别人对

他的这种好行为也是种欣赏。今天张硕听小嵩这么一说，心里边什么味道？是指责、难受还是美滋滋的？（美滋滋的。）应该是美滋滋的。（心里边是喜的。）肯定是喜的嘛。咱今天是揭露呢，如果不揭露的话，张硕听到小嵩这么一说，你说他心里是不是美滋滋的？那是确定无疑的吧？（嗯。）他心里美滋滋的话，那下一步会怎么做？会不会发扬光大？那他发扬光大的话，你还能看到他真实的一面吗？不仅看不见他真实的一面，反而是更会伪装、更会掩盖、更不会和你交心。就是张硕说的那个话，“我说了呀，该干那个活儿，我和你说了吧，该干这个活儿了，我和你说了吧。”张硕看见沈月流露的性情，他和你说不说？张硕看见沈伟在背后干的事情，他和你说不说？张硕看见了沈聪的情形，和你说不说？（沈皓：不说。）“我不干那事，我不干那小人的勾当！”英雄气概出来了，那别人就都愿意和张硕在一起，为什么呀？“最起码张硕不告我的状去。”随后，张硕身后就会有一帮人，是吧？张硕身后是不是已经有人了？（张硕：不知道。）这是不是计高一筹，比沈聪又高了一招？活在这种情形里边，还准备发扬光大，那他还追求真理不追求呀？（不追求。）咱点了几个人的情形，说了他们对待弟兄姊妹的一种方式、态度，这是简单地举了几个例子吧。

“人应该怎样对待万物，应该怎样看待万物”，刚才交通的是对待万物，我说的是你们对待万物的一种态度是吧？（嗯。）而我在这儿能把你这里边的情形、心思给揭开，说出来，这是什么？这就是看待万物。小嵩看张硕挺友善的，那我看张硕呢？我看张硕友善不友善？（不友善。）太不友善了！沈聪友善不友善？（沈皓：不友善。）沈聪不友善，张硕比沈聪还不友善。怎么不友善呢？（张硕：不知道。）小嵩，你看见的是他挺友善的，我看见的他怎么？（小嵩：有计谋。）有计谋。张硕，这是小嵩说的啊，好的是小嵩说的，不好的也是小嵩说的啊。刚才说了，张硕好的一面是什么呀？（友善。）他让你看到他很友善，能把你迷惑住，咱刚才分析了一下，因着他不得罪人，随后他身后还会有更多的人，是吧？（嗯。）那把“有计谋”这句话完善一下应该怎么说？张硕现在年龄还小呢，要是他一直不变

化，再过十年以后成了啥了？（小嵩：老谋深算。）小嵩，这也是你说的啊。老谋深算，这就是说张硕比沈聪要计高一筹的地方。张硕，如果你再不实行真理的话，你就是老谋深算。你再老谋深算，你在神家能不能算计过神？（不能。）只能把你自己算计了。“人应该怎样对待万物，应该怎样看待万物”，对待万物，看待万物，你看见张硕是往友善上边走了，我看见张硕就是往老谋深算的路上走了。中国人看日本人是什么呀？老谋深算是吧？（嗯。）俄罗斯看中国是什么呢？是不是友善的？（嗯。）可中国人的实质是什么呀？（沈皓：老谋深算。）说这个就是让你实际地体验一下看待万物。看待万物是你的一个观点，对待万物是你做出来的，是吧？（沈皓：嗯。）“人应该怎样对待万物，应该怎样看待万物，应该怎样管理万物”，你看待万物的方式不对，对待万物的方式不对，那你能不能管理得了万物啊？（不能。）张硕用那种“友善”的管理方式管理万物，最后能管理到什么程度？注意一下，咱这里说的友善是带着引号的。张硕，你用“友善”的方式管理你所带领的人，最后会是什么结果？（沈皓：把人都拉到张硕的身边了。）拉到张硕的身边了，拆毁了神的经营了，人都活在了谁的权下？（活在了张硕的权下。）人都活在了张硕的计谋之下。“人应该怎样对待万物，应该怎样看待万物，应该怎样管理万物，应该以怎样的方式生存，应该以怎样的方式活在神面前”，这个是不是应该清楚了？反面的说出来了，正面的神话告咱说了，该做诚实人，坦然面对。神说你做每一件事情都得能放在桌面上、都得能拿到神面前接受神的鉴察，你敢不敢让神鉴察？沈聪做了一件正义的事，他不是拿到我面前让我鉴察，而是赶紧让我救助一下他，“人家不理我了，人家生我气了！”是不是？沈聪？（……）不应该为了自己怎么才能不得罪人而忧虑，应该为自己是否够得上神的要求标准而着急上火，“鉴察一下我，看我这是不是正义，我该不该这样说，这样的人该不该打、该不该揭露”。“做一个真正的造物主权下的受造之物”，这个话好理解不好理解？今天咱每一个人都是受造之物，是吧？（嗯。）你是受造之物，你活在神的权下了，但你真正的活在神权下了没有？就刚才咱点出来的这些，真正的活在神权下了没有？（没有。）“做一个真正的造物主权下的受造之物”，你是一个受造之物，你是神造的，造物主造的，你就应该活在神的权下。但这里边有一个“真正的权下”，“真正的

权下”也就是说你按神要求的去活出了，这才是真正的活在了神的权下。你没有按着神的要求去活出，那就说明你没有活在神的权下。

神说：“做一个真正的造物主权下的受造之物，明白了这些之后，人也就知道了神对人的要求是什么，人达到了这些之后，也就达到了神所要求人的标准。因为律法、诫命、简单的行为准则代替不了真理，所以神在末世发表了大量的有关于人的实行、做人做事、看人看事的话语、真理，告诉人该怎样看人、怎样看事、怎样做人、怎样做事。神告诉人这一切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神要求你按照神所说的这一切看人看事、做人做事，生活在天地间。无论你尽什么样的本分，无论接受神什么样的托付，神对你的要求不变。明白了神的要求之后，无论神是否陪伴在你身边、神是否鉴察你，你都能按照自己明白的神的要求去实行、去尽你的本分，完成神给你的托付，这样，你才能真正地成为一个神所放心的、合格的、值得神托付的万物的主人。这是不是涉及到为什么要追求真理这个话题了？（是。）现在你们是不是明白了？这些就是神要作成的事实。所以，追求真理不是简单地为了脱去败坏性情、为了达到不抵挡神而已，这里所说的追求真理有更重要的意义、有更重要的价值，这真正地涉及到人的归宿、人的命运了。明白了吧？（明白了。）”（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什么是追求真理（十七）》）“所以，追求真理不是简单地为了脱去败坏性情、为了达到不抵挡神而已，这里所说的追求真理有更重要的意义、有更重要的价值，这真正地涉及到人的归宿、人的命运了。”涉及到什么归宿、什么命运了？追求真理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在哪儿？（沈皓：追求真理能在下一个时代剩存下来，获得神的称许。）实在一点。（沈皓：追求真理就是个人了。）就是个人了，还有没有实在的？（……）这里说“追求真理不是简单地为了脱去败坏性情、为了达到不抵挡神而已，这里所说的追求真理有更重要的意义、有更重要的价值”，不抵挡神、脱去败坏性情和人生意义、人生价值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区别？（小嵩：不抵挡神不代表能够敬畏神、不代表能够认识神，仅仅是能做到不抵挡神。不抵挡神、脱去败坏性情只能说是活出一个正常人的样式了，配活下来了。然后真正的人生意义是能够认识

神，越认识神活得越有价值、越有意义。）为了好理解咱再打个比喻，不抵挡神、脱去败坏性情和人生意义、人生价值的关系就好比正数与负数的关系。地面就像是个水平面，有抵挡、有败坏性情的这个人属于地狱之子，这个人是活在哪儿呢？这个人是活在地狱里的，是吧？（嗯。）是活在地下、地狱里的。如果说你有抵挡、有悖逆，那神就把你怎么呀？（打到地狱。）打到地狱那就是在负数里，在十八层地狱那就是在负的十八层。那相对来说，没有败坏性情、没有抵挡的人，就应该活在哪儿呢？（地上。）就应该活在地上。你不抵挡了，你活出来一个人样了，好了，你就在地上活着吧，你活出人样来了，你活着就可以是个人。那人生有了意义的人应该活在哪儿呢？要知道这个还得先知道人生怎么就有了意义了，一个人不仅是不抵挡神，没有败坏性情，而且活出能够见证神、彰显神、荣耀神，这个人的人生是不是就有意义了？（嗯。）如果一个人能见证神、彰显神、荣耀神了，那这个人就活在哪儿呢？还在不在地上呢？（沈皓：在地上。）还能在地上？要想见证神、彰显神、荣耀神是不是就得带领人啊？人家能够带领人了，是不是得站在高处呢？（嗯。）人家能够带领人了，就把人家放在那高台上作光作盐。那在高台上得在多高的高处呢？你有抵挡、有悖逆在十八层地狱，而那个能够彰显神、荣耀神的人最起码也在十八层楼上吧？给你举这个例子不是让你想象真正的活在地下、地上、天上，而是让你明白：追求真理不仅仅是简单地为了脱去败坏性情、为了达到不抵挡神而已，追求真理有更重要的意义、有更重要的价值。人家是住在十八层楼上，你是住在十八层地狱，你愿意去哪儿？（沈皓：楼上。）你想上楼该怎么呢？神说“追求真理不是简单地为了脱去败坏性情、为了达到不抵挡神而已”，不抵挡神脱去败坏性情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剩存下来。）为了剩存下来，但你活着还得有意义、有价值。要想活出有意义的人生，你就得明白神的心意。当你明白了神的心意以后，能够活出有意义的人生了，你就能带领人了。你能带领人，神就把万物交给你，让你去管理。交通这个就是要给你一个追求的方向、目标，不要每天起来就是满足于认识自己的败坏性情。“哎呀，我有这个败坏，哎呀，我有那个败坏……”还经常说：“我把这方面败坏脱去就完事了。”这是不是人常有的一个情形？就满足于这种情形之中，不往前走了。如果你只满足于这种情形之中，你就很难站立得住，很难剩存下来，为什么呢？因为

你不明白神的心意，你就容易抵挡神，而且你走这条路就艰难、痛苦。你明白神的心意了，你知道神的心意了，你做一个人就好做了。你明白神的心意了，你脱去败坏性情是不是就很简单了？你明白我说话的意思了吗？（嗯。）所以，你每天不能仅是简单地认识自己的败坏性情，“我有什么败坏，得解决败坏的问题”，更主要的是什么？（认识神。）得追求认识神，认识神的心意，换位思考，站在神一边看事，做神的知心人。不能单是“我有哪方面败坏，把败坏性情解决了就完事了”。想住十八层楼就得追求真理，不追求真理，你顶多就是住在地面上。

“这里所说的追求真理有更重要的意义、有更重要的价值，这真正地涉及到人的归宿、人的命运了。”刚才说的是不是归宿命运？（嗯。）以后有做带领的、有做祭司的、有做忠心效力者的。忠心效力者还有没有抵挡？还有没有悖逆？怎么就是忠心的效力者呢？默默无闻、勤勤恳恳。所以，你是做一个忠心效力者呀？还是做子民、众子呀？下一个时代神要让众子、子民来管理万物呢，是吧？（嗯。）你是想做子民呀，还是做效力者呢？让你干点活儿的时候，你是老怕做效力者，让你追求真理的时候，“呀，我还是做个效力者吧，简单一点”，你说让你实行真理难不难？“这真正地涉及到人的归宿、人的命运了。明白了吧？（明白了。）为什么要追求真理，从小的方面来看，就是人所明白的那些最基本的道理，从大的方面来看，最主要的一条就是从神而论”，咱前两次聚会谈的都是从神而论吧？（嗯。）谈神的经营就是谈从神而论。“涉及到神的经营，涉及到神对人类的期待，涉及到神在人类身上所寄托的希望，这是神经营计划的一部分。从这点上来看，无论哪一个人，无论你信神多久，如果你不追求真理，你也不喜爱真理，那到最终必然是被淘汰的对象，这是显而易见的事。”“从这点上来看，无论哪一个人，无论你信神多久，如果你不追求真理，你也不喜爱真理，那到最终必然是被淘汰的对象，这是显而易见的事。”不追求真理必然被淘汰！为什么不追求真理必然被淘汰？因为不追求真理你就不能活在神的权下，你不能活在神的权下就活在哪儿了呢？（沈皓：撒但的权下。）活在了撒但的权下，就活在

了神的咒诅之中，被惩罚。要想活在神的权下，就得根据神话做人做事、看人看事。“神作三步工作，神从创造人类开始有了经营计划，然后将这一步步的经营计划实施在人类身上，神又一步一步带领人类走到现在，神付出了多少心血代价，神忍耐了多久，最终的目的就是将他所发表的真理、将他所告诉人类的方方面面的要求准则作在人身上成为生命、成为实际。在神来看，这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神是多么看重这件事情。神发表了这么多话语，发表这些话语之前作了大量预备的工作，最终发表了这些话语之后你不追求也不进入，那神怎么看你？神会给你怎样的定规？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不管你的素质高低，也不管你的年龄大小、信神年头多少，都应该朝着追求真理这一条路去努力，不应该强调客观理由，应该无条件地追求真理，别混日子。你把追求真理当成一生中的大事去追求、去努力了，也可能最终你追求得着的真理并不是如你所愿，但是如果神说，神看在你追求真理的态度、看在你真心的份上，神给你合适的归宿，这多好啊！现在，你别注重什么归宿、什么结局，以后怎样、未来怎样，能不能躲过灾难、能不能不死，这些都别想，也别求，只管在神的话语上、在神的要求上达到追求真理满足神的心愿，不辜负神六千年的等待，也不辜负神六千年的期盼，给神点安慰，让神在你身上看到希望，让神的愿望在你身上得以实现，你说神还能亏待你吗？肯定不会，是吧？就算最终结果不如人意，那作为受造之物应该怎么对待这事？一切顺服神的摆布安排，没有个人的打算。这是不是受造之物应该站的角度？（是。）有这个心就对了。为什么要追求真理，从大的方向上就交通到这儿。”（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什么是追求真理（十七）》）

这后边说的是什么？说的是人该有的态度、是人该走的路吧？（嗯。）路是什么呢？把路找出来。（小嵩：无条件地追求真理。）怎么说的呢？（小嵩：所以，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不管你的素质高低，也不管你的年龄大小、信神年头多少，都应该朝着追求真理这一条路去努力，不应该强调客观理由，应该无条件地追求真理，别混日子。你把追求真理当成一生中的大事去追求、去努力了。）这是给了

你一个方向，不管年龄大小，不管信神年头多少，都包括在内了吧？（嗯。）这是神的公义性情。刚才说的那是方向，具体的路是什么呢？（小嵩：别注重归宿、别注重结局。）“现在，你别注重什么归宿、什么结局，以后怎样、未来怎样，能不能躲过灾难、能不能不死，这些都别想，也别求”，现在，还给咱强调说了一下“现在”，强调“现在”的目的就是告诉咱目前该怎么走。“现在，你别注重什么归宿、什么结局”，神的每一句话里都有含义啊，神为什么说现在别注重什么归宿呢？你说如果神作工结束了以后，还是这个话吗？（不是。）所以说神这里说的是现在，意思就是不要等神作工结束定人归宿的时候，你拿上神的这句话说：“神话是真理，神说了让我现在不要注重归宿、不要注重结局。”那时候就定了你的结局归宿了！定人结局归宿的时候是什么现象呢？定人结局归宿的时候还是这个原则吗？（不是。）定人结局归宿的时候是什么现象、什么原则呢？那个时候神还看不看你的态度呢？（不看了。）不看你的态度了，不看你的观点了，不看你的追求了。你说：“我要好好追求呀！”你好好表现，你的态度再好，那个时候神说什么呀？神说我安息了，我休息了，我不作了。到那个时候，人捶胸捣背还管不管用？（不管用。）到那个时候张硕说：“我做你的知心人呀，我敞开，我和你交心！”还听不听了？（张硕：……）张硕，到那个时候再敞开？（张硕：……）张硕的小名叫小凯，小凯小凯，一点都不敞开，应该给你起个名字叫“不开”。“现在，你别注重什么归宿、什么结局”，现在，神就明明地告诉你是现在，为什么要强调说一下是现在呢？因为现在正是作人的阶段，正是成全人的阶段，正是检验人的阶段。“现在，你别注重什么归宿、什么结局”，这就好像念书一样，你正在念书的时期，你考虑考试能考多少分数、什么时候毕业有用吗？你只管好好学习就行了，是吧？（嗯。）“现在，你别注重什么归宿、什么结局，以后怎样、未来怎样，能不能躲过灾难、能不能不死，这些都别想，也别求，只管在神的话语上、在神的要求上达到追求真理满足神的心愿，不辜负神六千年的等待，也不辜负神六千年的期盼，给神点安慰，让神在你身上看到希望，让神的愿望在你身上得以实现”，满足神的心愿，不辜负神六千年的等待、期盼，这个话重不重？（重。）为什么说这个话重呀？从这一句话就能看到人类为什么会临到千万年来稀有罕见的灾难。这稀有罕见的灾难是因为什么临到的？是因为人辜负了神六千年

的期待。神六千年的期待是让你来追求真理的，给了你大好时光，结果你辜负了，所以说惩罚就该临到了。“给神点安慰”，神在这里说的是给神点儿安慰，是一点儿！神要的多不多？（不多，要一点儿。）现在看到这一点儿了吗？神等待了六千年，然后让你给神点儿安慰。“让神在你身上看到希望”，神在你身上有多高的要求呢？有点希望就行了。小凯啊小凯，你不要不敞开，你给咱来个小敞开就行，你给咱来个小小的敞开就行，让神在你身上看到希望。

“让神的愿望在你身上得以实现，你说神还能亏待你吗？”沈伟，看了这话怎么领受的？说说。（沈伟：不亏待。）沈伟这一段时间什么情形呢？心里怎么想的？谈谈。（沈伟：没怎么想。）“呀，在这么多人面前，弟兄每天这么说我，把我说得一文不值。”想了没有？（沈伟：没有这么想。）我说了这么一大堆话，人家沈伟就没这么想，就没有搭理我说的话，你说我该怎么想？我该怎么理解呢？“你说话我不搭理你，我连想都没想”，沈伟不搭理我的话，看不起我吧？一开始我想的是：“我交通了，沈伟都没有起来反抗、辩解、表白！”原来，是我误解沈伟了，人家沈伟心里想的是：“不值得我一驳！”我一说沈强什么，沈强就起来辩解、表白，只怕我把他说得一文不值。沈伟在这儿是什么呢？“不值得一驳，不值得我开口！”沈伟是不是？你究竟想了没想？真的想都没想？我那么说，你就没任何感想？（沈伟：……）沈伟要是能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你们说会不会载入史册？（会。）像尼尼微人一样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就载入史册了。如果沈伟一“出马”，你们都得“下台”，为什么？因为你们的见证不值得一提，在你身上神得不着更大的荣耀，所以不能载入史册。神为什么来中国作工？就因为中国人要败坏有败坏，要邪恶有邪恶，把中国人作成了就代表着什么？就代表着把全人类都作成了。今天要是把沈伟征服了、把沈伟作成了就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所有的人全部都能作过来了。那还用再说沈聪怎么样、张硕怎么样？史册里边就没有他们两个人的名字了，那就只有谁呢？（沈伟。）只有沈伟了。你说沈伟有多大的福气呢！沈伟想不想载入史册？（沈伟：……）我看沈伟是只能载入史册了！还是必须的啊！刚才说的是可能载入史册，

现在说的是必须的。不管沈伟变不变、实行不实行，都得载入史册，为什么呢？（沈皓：一个正，一个反。）要么就是尼尼微城的人，要么就是所多玛城的人。“你来这儿寄居还想作我的官，你出来，让我来任意残害你。”沈伟这个话对谁说的？（对你。）对我说的是吧？（嗯。）“我实在是没地方混饭吃了才来到了你这儿，你在我心上只是寄居，你还想作我的官呀？”沈伟，我能不能在你身上作官？（沈伟：能。）咱看我在你身上是作官呀，还是让你残害呀。不管沈伟实行不实行，都得载入史册，咱就看沈伟是做尼尼微城的人，还是做所多玛城的人呀。“不辜负神六千年的等待，也不辜负神六千年的期盼，给神点安慰，让神在你身上看到希望，让神的愿望在你身上得以实现”，刚才说沈伟了，让神的愿望能在沈伟身上得以实现，是吧？（嗯。）但这仅仅是愿望。张硕，为什么神说是愿望呢？（张硕：还没作成就是愿望。）这是个未知数是吧？（嗯。）神是这么希望的，但沈伟怎么走，还得是沈伟说了算，是吧？（嗯。）神说了不算，神说沈伟是尼尼微城的人，不算，那还得沈伟配合了。沈伟做不做尼尼微城的人呢？那是沈伟说了算，所以神只能是愿望，希望这个愿望在沈伟身上能得以实现。神愿意让人做他的子民是吧？（嗯。）如果做不了子民那就只能作衬托物了。

为什么要追求真理（七）

神说：“第三方面是不忍目睹。从神创造人类的初衷来看，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父母与孩子的关系、亲人的关系。这一层关系虽然没有像人类一样的血缘关系，但是在神看，这一层关系超出了人类肉体的血缘关系。从起始神造的人类的样式到末了神看到的人类的样式是完全不同的。起初，人的样式是简单、稚嫩，虽然一无所知，但是内

心深处是纯洁的、干净的，从双眼就能看得到人内心深处的清澈、透明，没有现在人所具备的种种败坏性情，没有刚硬、没有狂妄、没有邪恶、没有诡诈，当然也没有厌烦真理的性情。从人的举止言谈、从人的双眼、从人的表情就能看得到，这样的人类是神初始所造的、神所看好的人类。但是到了最终，当神再次面对这个人类的时候，人的内心深处不再是那么清澈，人的双眼也不再是那么清澈，人的内心充满了撒但败坏性情，人面对神时的表情、举止、言谈让神厌憎。但是，有一个事实谁也否认不了，因着这个事实，所以神说这样的人类在神眼中不忍目睹。哪个事实呢？就是谁也否认不了的是，这个再次来到神面前的人类是神亲手造的，但是这个人类不再是起初的那个人类，从人的双眼到人的思想，再到人的内心深处，充满了对神的抵触、背叛，从人的双眼到人的思想，再到人的内心深处，撒但的性情一点不差地在人身上流露出来。无论是从人的眼神还是从人的表情上，人的刚硬、狂妄、诡诈、邪恶、厌烦真理这些撒但性情毫无掩饰地、很自然地流露出来，甚至当人面对神话语的时候，当人与神面对面的时候，人的撒但败坏性情、撒但所败坏的人的实质毫无掩饰地就这样流露着。这个事实的出现让神感觉到的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不忍目睹’。”（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什么是追求真理（十七）》）为了好理解这个“不忍目睹”，咱可以看一下陈世美，陈世美是一个典型的没良心的人，是吧？（嗯。）陈世美本来是一个穷书生，但是他娶了一个贤惠的妻子，他妻子在家穷耕苦织，上奉养公婆，下抚育儿女，支持陈世美读书考取功名，后来陈世美高中状元，能带着老婆孩子一起享福，但陈世美为了娶到公主竟然谎称自己无父无母是单身，把糟糠之妻抛之脑后。陈世美远在他乡的妻子见陈世美三年杳无音信，又遇灾荒，公婆都饿死了，就带着儿女万里寻夫。当找到陈世美时，陈世美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不但不认，反而还派人追杀，赶尽杀绝！再次来到神面前的这个人类跟陈世美是不是差不多呀？（嗯。）神和人之间的关系本是受造之物和造物主是吧？（嗯。）虽然说名义上有等级的不同，但实际上神并没有把你当成一个受造之物，而是当成了什么呀？（沈聪：亲人。）亲人，就是父母跟孩子之间的关系。父母在孩子小的时候看见孩子是稚嫩，是吧？（嗯。）从小孩子的眼睛里边就能看见他的心思。小孩子能不能欺骗得了你啊？（沈聪：欺骗不了。）为什么欺骗不了？（沈聪：他稚

嫩、简单。）他眼睛怎么呢？（沈聪：清澈、透明。）小孩子眼睛清澈、透明，从他眼神里就能看到他的心思、思想是什么。

我现在严重看不懂的就是沈聪，你从沈聪的眼神里能看到什么呢？小嵩，你从沈聪的眼神里能看到什么？你能不能看懂他？（小嵩：看不懂。）那你最能看懂谁？（小嵩：我谁也看不懂。）沈皓，你能看懂谁？（沈皓：在沈伟身上看得比较清晰一点儿。）沈伟的眼睛清澈、透明？（沈皓：不是，是他抵触、反抗得厉害。）你说的抵触、反抗得厉害，是他不加任何掩饰直接起来反抗，那是你眼睛能看见的，我和你说的是人眼睛看不见的内心世界。你和我说的这个是啥呀？你回答的是不是我要问你的？（沈皓：不是问我能看见啥呀？）我跟你说的是人里边的诚实、单纯，他心里想什么，言行举止、眼睛里流露出来的就是什么，没有欺骗、没有诡诈。就是说你和一个人接触的时候，能不能看到他的心思？能不能看到他的心声？（看不见。）你最看不透的是谁？你们一个个的都眼巴巴地看沈聪了，为什么看不透沈聪呢？（小嵩：伪装着呢。）伪装，狐狸尾巴就是露不出来。你从沈聪的言行举止里能看到他痛苦吗？能看到他消极吗？能看到他埋怨吗？（看不到。）用世上那句话说，沈聪应该是阳光灿烂，有没有这种感觉？沈聪不管再遇到什么事，给你表露出来的都是那么的积极、正面，除了那天因着找不见我说的那个尺度而发火、发脾气，我就再没有看到过了是吧？（嗯。）他心里边再痛苦再难受，他说的时候也是跟你赔笑。我从他的眼睛里看不到他的痛苦、看不到他难受、看不到他消极，看到他常是阳光灿烂。沈聪，你在干活的时候，有没有累的时候呀？有没有不想干的时候？（沈聪：有，咋没有。）你们从他表现出来的能看到他不想干吗？看到的是什么？再苦再累，你看到沈聪就是往上冲了。从沈聪说话的那个口气、语气上是不是就能感觉到？那天我说沈聪是什么呀？（文体委员。）我说沈聪能搞文体委员的这个工作，我这么说不是让他去当文体委员，而是说沈聪做出来的就是文体委员。你看沈聪说话的时候，那语气多有气势，给人能鼓足信心，不管沈聪有没有信心吧，他能给你鼓足信心。沈聪，为什么说这个事？我说这个是想说什么呢？“起初，人的样式是

简单、稚嫩，虽然一无所知，但是内心深处是纯洁的、干净的，从双眼就能看得到人内心深处的清澈、透明”，我想说的就是我看不见沈聪的心思。我要帮助人首先得了解人的情形，沈聪在这儿有什么情形呢？我就怎么也理解不了沈聪的情形是什么。张硕不说话，虽然我了解不了他的内心世界，但我也能了解到他是什么情形。可沈聪这个比张硕还更高一筹！让人难以了解到沈聪的情形。

“没有现在人所具备的种种败坏性情，没有刚硬、没有狂妄、没有邪恶、没有诡诈”，我在张硕的身上看见了他的刚硬了。张硕，你硬不硬？（张硕：不硬。）就他说这个不硬的时候，就证明他相当相当的刚硬。（张硕：那我就说硬吧。）他如果是说硬，证明他已经认识到自己的硬了，已经看见自己硬得达到一定的高度了，是吧？（嗯。）可张硕现在硬到这个高度的时候，还说自己不硬，那意思就是还不硬，还不够硬就还得往上走，这就是相当的刚硬！就张硕说自己不硬，还达不到我说的那个刚硬的程度时，我就看见了张硕的刚硬。我看见沈伟是狂妄，沈伟太狂妄了，沈伟身上还带着邪恶。我在沈聪身上看到的是一种诡诈。（沈聪：我也感觉到了自己诡诈。）你的意思是你达到了诡诈的程度了是吧？（沈聪：你刚才说我干活喊的那种气势，让人感觉不到我的累，其实也累，怎么能感觉不累呀？是感觉累也没办法，不能说出去。）你是“不能让别人看见我感觉累，不能让别人看见我厌烦干活，不能让别人看见我消极软弱，我应该把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我不应该把反面的给展现出来”，就这个心思是不是就是反面的啊？（沈聪：是。）你应该把真实的一面表现出来，不应该是掩饰、诡诈。“起初，人的样式是简单、稚嫩，虽然一无所知，但是内心深处是纯洁的、干净的，从双眼就能看得到人内心深处的清澈、透明，没有现在人所具备的种种败坏性情，没有刚硬、没有狂妄、没有邪恶、没有诡诈，当然也没有厌烦真理的性情。”这是当初的人类。不忍目睹是神看现在的人类的感受，因为现在的人是满了刚硬、狂妄、邪恶、诡诈、厌烦真理。（沈聪：我那个表现就是厌烦真理。当神作到人身上显明人的时候，人里边有厌烦真理，也有刚硬的一面，就是不接受。因为一段时间了，感觉干活累，这里边压抑，存在种种的想

法但又不能说，就憋了一肚子火。）（沈皓：沈聪，那天你流露出来的时候，我心想：哎呀，这终于憋不住了，我第一次见沈聪这样。虽然人不说，但神能把人显明。）沈聪终于爆发出来了。为什么这么累呢？大家这么累都是因着沈聪，沈聪，都是你惹的祸。因为什么这么说呢？神作工是引狼出洞、引虎下山，必须给你逼出来，让你流露出来，不然的话，你掩盖住，谁也不知道。（沈聪：我就想起神话说神显明人那是分分秒秒的事。我就想不通，一个尺度，人家别人都找见了，我就找不见弟兄说的那个尺度？在那儿自己一个人气得不行。）流露出来以后，你才能看见。而人想的是千万不能流露出来，就像神说的克制、控制、掩盖，整体就是欺骗，神不要这个。你能克制、控制一时，你能控制一世吗？不可能！今天神要的是什么呀？从内心里边、从思想观点上开始变化，那就不是克制、控制了，那是真实的一个流露，是让你从心底里有一个改变。（嗯。）

“从人的举止言谈、从人的双眼、从人的表情就能看得到，这样的人类是神初始所造的、神所看好的人类。但是到了最终，当神再次面对这个人类的时候，人的内心深处不再是那么清澈，人的双眼也不再是那么清澈，人的内心充满了撒但败坏性情，人面对神时的表情、举止、言谈让神厌憎。”沈聪，用咱的话简单说说这个“不忍目睹”。（沈聪：起初神对待人的态度就像父母对孩子一样，在人身上寄托着神的期望，但是当神对人有要求的时候，要求人活出正常人性的时候，人就不接受从神来的正面要求。）你进了你个人的这个事里了，咱先从这里边出来，咱只说刚才举的这几个例子。咱说人的言谈举止，这种流露，这种表现，主要是用这个让你来明白神说的这个不忍目睹，神现在看见这个人类就是这样的。我和你交通这个是让你明白神的心思、神的感受。神现在感受到的不忍目睹是因为什么不忍目睹呢？你得理解吧？（嗯。）因为什么不忍目睹呢？这个不忍目睹在哪儿啊？你得把这个原因搞清楚。人是神造的，人是不是本应该敬拜神啊？（是。）神造人是照着神的形像造的，人本应该是活出神的形像来吧？（嗯。）神把人当做了亲人，神与人之间就是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当初的人类是什么表现呢？眼睛清澈、透明，神说亚当亚当、夏

娃夏娃，你们去哪儿了？亚当、夏娃躲起来了，不敢见神了，“我偷吃善恶树的果子了”。神一叫他们就能看到他们偷吃了善恶树的果子，神问他们什么他们都能说，从他们的眼神、言谈举止就能看到他们的心底，就能看见他们没有什么隐藏的，清澈透明。如果说是现在的人偷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以后，你能不能看出来？（看不出来。）就我刚才举的例子，沈聪在心里边发埋怨的时候，你能看出来吗？（看不出来。）沈伟在说假话的时候，你能看出来吗？沈伟说纯净水可以治痔疮、皮肤病的时候，你能看出他在说假话骗你吗？（沈聪：看不出来。他的态度挺诚实、挺诚恳的。）还有沈平，沈平是什么表现？（小嵩：一本正经的。）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这就是现在的人。这就是说让你体验一下、感受一下，现在的人不再是当初的亚当夏娃。当初的亚当夏娃从眼睛里边一下就能看见他们的心思，透明、清澈到底。他们吃了神不让吃的果子了，感觉到一种害怕。那时候的亚当夏娃还谈不上敬畏神，只是感觉到一种害怕，可现在的人呢？有害怕吗？理所当然、明目张胆地欺骗，说假话，让神不忍目睹，不能看、没法看。当初神造人的时候是照着神的形像造的人，结果人活出来的全部是什么？全部是撒但相。举个例子，当父母的照顾孩子的时候，对孩子们是不是都是一颗心呀？（嗯。）都是一颗心，等把孩子养大以后，他去外边念书，吃住都在学校里边，脱离了家，二年、三年才回来，回来以后他和父母是不是生疏了？（嗯。）一方面是生疏了，另一方面是在学校里边学到了一些坏毛病，打游戏，自私卑鄙，父母一看，能看得下去吗？（看不下去。）父母在地里干活忙得喘不过气来，他在那儿打游戏了。父母在这儿挣钱还挣不够生活费呢，他是偷上钱打游戏了，父母不给钱，孩子还抢呢，还逼迫着要钱呢，你说父母看着孩子这个样，会想什么？“我就纳闷了，这还是不是我当初生的这个孩子？”会不会这么想？（会。）当初的小孩子是什么孩子呀？（小嵩：单纯。）看见他喜欢的东西了，“妈妈，我要这个了，爸爸，我要那个了。”当父母不给他买的时候或者是他不高兴的时候，他看着那个东西不走，就是不走，父母是不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嗯。）都能看得出来，没有什么隐瞒，没有什么隐藏。你小的时候也是一样，“妈妈我想要这个，妈妈我想要那个……”你有什么心思都和你妈说，长大了以后呢？二三十年后你还和你妈说吗？（沈皓：不想说了。）而且你要做什么向你妈要钱，你跟她说真话吗？（不说。）欺

骗，你说谎话的时候脸红不红？（不红。）脸不红，心不跳，一本正经地就开始胡说八道了。你妈知不知道你在胡说八道呢？因为一天天看着你长大，看着你变成这样了，是不是什么都知道呀？（嗯。）“我这个孩子就是个诡诈人！”沈聪，你爸妈知不知道你诡诈呢？（沈聪：知道。）知道是吧？（沈聪：嗯。）沈聪还是个不得罪人的老好人。你妈把你从小养活大，她是看着你长大的，看着你一天天变成这样的，所以你妈知道你是在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沈平说他爸是怎么死的呀？是被他给气死的。他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才能把他爸给气死，他爸眼看着他长大成了这样，他爸气死了！不忍目睹，没法看，看不下去！我给你再三举例子交通的目的是要干什么呢？是让你体验神的心思，体验神的感受，站在神一边去理解，去了解、去体验、去感觉。咱这是回顾了一下什么是不忍目睹，现在再接着上次交通的神话往下交通。

神说：“回到我们要讲的‘为什么要追求真理’这个话题上来看，神在人类中间的经营计划分为三步工作，以前那两步工作已经作完了。从那两步工作一直作到现在来看，不管是律法还是诫命，在人身上所能起到的作用无非就是让人守住律法、守住诫命、守住神的名、守住自己内心深处的信仰、守住一些好的行为、守住一些好的信条而已，人根本就达不到神所要求的管理万物、成为万物的主人这一标准，是吧？根本就达不到这一标准。经历了律法、经历了恩典时代的人，如果让他们做神所要求他们做的事，他们只能用律法的方式或者是用恩典时代赐人恩典祝福的方式去对待万物，这样远远够不上神要求人管理万物这样的标准，人类也远远完不成神要求人类所要做的事情、所要尽到的职责与本分，根本就做不到、够不上神对万物的主人还有下一个时代的主人这样的要求标准。所以，在最后一步作工中，神将所有人类需要的真理、需要的方方面面的实行原则发表出来，告诉给人，让人知道什么是神所要求的标准，人应该怎样对待万物，应该怎样看待万物，应该怎样管理万物，应该以怎样的方式生存，应该以怎样的方式活在神面前，做一个真正的造物主权下的受造之物，明白了这些之后，人也就知道了神对人的要求是什么，人达到了这些之后，

也就达到了神所要求人的标准。因为律法、诫命、简单的行为准则代替不了真理，所以神在末世发表了大量的有关于人的实行、做人做事、看人看事的话语、真理，告诉人该怎样看人、怎样看事、怎样做人、怎样做事。神告诉人这一切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神要求你按照神所说的这一切看人看事、做人做事，生活在天地间。无论你尽什么样的本分，无论接受神什么样的托付，神对你的要求不变。明白了神的要求之后，无论神是否陪伴在你身边、神是否鉴察你，你都能按照自己明白的神的要求去实行、去尽你的本分，完成神给你的托付，这样，你才能真正地成为一个神所放心的、合格的、值得神托付的万物的主人。这是不是涉及到为什么要追求真理这个话题了？（是。）现在你们是不是明白了？这些就是神要作成的事实。所以，追求真理不是简单地为了脱去败坏性情、为了达到不抵挡神而已，这里所说的追求真理有更重要的意义、有更重要的价值，这真正地涉及到人的归宿、人的命运了。明白了吧？（明白了。）为什么要追求真理，从小的方面来看，就是人所明白的那些最基本的道理，从大的方面来看，最主要的一条就是从神而论，涉及到神的经营，涉及到神对人类的期待，涉及到神在人类身上所寄托的希望，这是神经营计划的一部分。从这点上来看，无论哪一个人，无论你信神多久，如果你不追求真理，你也不喜爱真理，那到最终必然是被淘汰的对象，这是显而易见的事。神作三步工作，神从创造人类开始有了经营计划，然后将这一步步的经营计划实施在人类身上，神又一步一步带领人类走到现在，神付出了多少心血代价，神忍耐了多久，最终的目的就是将他所发表的真理、将他所告诉人类的方方面面的要求准则作在人身上成为生命、成为实际。在神来看，这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神是多么看重这件事情。神发表了这么多话语，发表这些话语之前作了大量预备的工作，最终发表了这些话语之后你不追求也不进入，那神怎么看你？神会给你怎样的定规？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不管你的素质高低，也不管你的年龄大小、信神年头多少，都应该朝着追求真理这一条路去努力，不应该强调客观理由，应该无条件地追求真理，别混日子。你把追求真理当成一生中的大事去追求、去努力了，也可能最终你追求得着的真理并不是如你所愿，但是如果神说，神看在你追求真理的态度、看在你真心的份上，神给你合适的归宿，这多好啊！现在，你别注重什么归宿、什么结局，以后怎样、未来怎

样，能不能躲过灾难、能不能不死，这些都别想，也别求，只管在神的话语上、在神的要求上达到追求真理满足神的心愿，不辜负神六千年的等待，也不辜负神六千年的期盼，给神点安慰，让神在你身上看到希望，让神的愿望在你身上得以实现，你说神还能亏待你吗？肯定不会，是吧？就算最终结果不如人意，那作为受造之物应该怎么对待这事？一切顺服神的摆布安排，没有个人的打算。这是不是受造之物应该站的角度？（是。）有这个心就对了。为什么要追求真理，从大的方向上就交通到这儿。”（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什么是追求真理（十七）》）为什么要追求真理？这个够阐明的了吧。沈聪，你追求真理了吗？你现在明白为什么要追求真理了吗？用你的话来说说。（沈聪：神六千年经营计划在人身上寄托着盼望。）

为什么要追求真理？神是从两个大的方面来说的，一个方面是从神来说，另一个方面是从人来说。咱现在看的是从神来说，从神来说的意思就是神为什么这么做，从神来说就是神有他的经营计划，有他的心思，这是不是从神来说？（嗯。）如果神没有心思，没有经营计划，那你就不用追求真理，因为他没有计划，没有目标，没有目的，你随意。神有了心思，神有了计划，你是不是就得了解神的计划？你得知道神的计划是什么，知道神的心思是什么。为什么要知道了解呢？因为你是受造之物，神是造物的主，你知道了神的心思，知道了神的计划是什么，你才能知道你怎么才能剩存下来。你活在神的经营计划里边，就意味着你可以剩存下来。你走出了神的经营计划，在神的经营计划以外就意味着你将不复存在。那你对神的经营计划该不该有个准确的认识与了解？这是不是最根本的？（嗯。）你只有准确地明白、认识了神的经营计划，你才有可能活在神的经营计划里边，你活在神的经营计划里边了，那你就有可能剩存下来。如果你连神的经营计划都不知道、不了解，都不去搭理，那你怎么可能活在神的经营计划里边呢？那你必然是淘汰的对象，必然是受惩罚的对象。神的经营计划是什么呢？首先，神经营的是人类，是吧？（嗯。）神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的人，神造人是让人荣耀神呢，可结果呢？中间出来个撒但引诱人犯了罪，人就活在了它的权下，活出了一个撒但相。神给了

人自由意志以后，人就有了自己的选择权，人持守不住神的话，就背叛了神，跟随了撒但。不能彰显神就不应该再活在世上，不应该存在，可是因为人是受造之物，神怜悯人，神想拯救这些人，就有了经营计划。怎么拯救呢？先得找见根源，人为什么能让撒但败坏了呢？是因为人对撒但不认识，所以神就让你继续经撒但败坏，看撒但的诡计有什么，让你全部体验、感受了以后，再给你揭露出来，加给你聪明智慧，让你去认识它、背叛它，这就是神的计划。让你会分辨善恶，然后再认识清什么是正的，什么是反的，最后让你能听从神的话，活出个人模人样来，能彰显神、荣耀神，这是不是神六千年的经营计划呢？（是。）这就是神的经营计划。你要想存活下来，最起码得知道神是在作什么，神在经营什么。也就是说，因为神有了这样的经营计划，所以你要想存活下来就必须得活出人样来，是吧？（嗯。）那神要你活出人样来是要干什么呢？是要把神创造的万物交给这个人类，让这个人类去管理万物。神不去管理这个万物，神是让人类去管理万物。所以，神不让你做木偶，也不单单是让你活出人样来彰显神，这都是因为神要让你管理万物，让你去做万物的主人。因着有了这样的计划，就有了神六千年的经营。经营从懵懵不懂事的人开始，经过了几千年，人具备了些做人基本该遵守的一些律法、诫命，然后心灵里又增加了一些必备的东西，终于能够听懂神话了。你能够听神话了，神才能给你说他的心思，才能给你说他的经营计划是吧？你听不懂，或者你不理解，神再说什么也没用。所以，在这六千年的期间，人听不懂，神也没有说。现在到这个时候了，神才和你真情告白。从神来说，因着神的经营计划，你就得追求真理，你不追求真理，你活不出人样来，神不可能把万物交给你去管理，你活不出人样来，神不可能让你存在，这就是国度时代的天规诫命。所以，从神的经营计划来说你是不是必须得追求真理呀？（嗯。）你必须得追求真理！咱为什么要重点交通这篇神话呢？因为人不追求真理，因为人只想混个大难不死，所以得把这个观点扭转了。怎么扭转呢？就是你先得对神的经营计划有了解，也就是说你得知道神的经营计划和人的生死存亡有什么关联性、必然性。因着神有经营计划，涉及到了人的生死存亡，什么样的人能生存下来，什么样的人就该灭，涉及到这方面了，那你就得知道怎么能剩存下来，怎么就是神所要的，所以说你必须追求真理。因着神的经营计划，所以你得追求真理，这是一个原

因。第二个原因呢？因着神作在人身上的和神流露出来的都是爱，那你该不该追求真理呀？神让你追求真理是让你完全做效力者呢？是被神利用？（不是。）不是，是神的爱！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因为有天规诫命，神的经营计划第一是有天规诫命，天规诫命，碰触就死，所以你必须得走吧，第二就是神的爱、神的期待、神的心思、神的良苦用心等待了许久，从各方面来说你应该追求真理，必须得追求真理！这个咱就不再交通了，神交通的就已经够细了。再念一遍吧。

神说："回到我们要讲的'为什么要追求真理'这个话题上来看，神在人类中间的经营计划分为三步工作，以前那两步工作已经作完了。从那两步工作一直作到现在来看，不管是律法还是诫命，在人身上所能起到的作用无非就是让人守住律法、守住诫命、守住神的名、守住自己内心深处的信仰、守住一些好的行为、守住一些好的信条而已，人根本就达不到神所要求的管理万物、成为万物的主人这一标准，是吧？"你从这儿看到什么？神是不是给咱表达清楚了？（嗯。）虽然说经过了六千年，但人仅仅是具备了些什么？（沈皓：外表的一些做法。）神还不能把万物交给人是吧？（嗯。）你没有真理不能把万物交给你，给了你的话，你就会挥霍万物。神的心是要把万物交给你，让你做万物的主人，所以才让你追求真理。就好比说你妈让你去学校念书，让你去学校念书干什么呢？是想让你长大了以后有出息，想让你长大了以后不要像你父母一样出力流汗，去地里边干活，或者放牛、放羊是吧？（嗯。）想让你坐在办公室里就能有钱花，是为了让你有好的生活、好的前途、好的命运，所以说必须让你去学校念书，并且好好学习。你能够理解你父母的话，是不是就更能理解神的话了？你妈苦口婆心地和你唠叨，无非就是想让你有个好的前途。今天神是要把万物交给你，这是多么大的差距呢。"根本就达不到这一标准。经历了律法、经历了恩典时代的人，如果让他们做神所要求他们做的事，他们只能用律法的方式或者是用恩典时代赐人恩典祝福的方式去对待万物，这样远远够不上神要求人管理万物这样的标准，人类也远远完不成神要求人类所要做的事情、所要尽到的职责与本分，根本就做不到、够不上神对万物的主人还有下一个时代的主人这样的要

求标准。”这个话咱有没有体验？（……）咱得把这话带到实际生活当中。今天让你建方舟呢，是吧？（嗯。）你去建方舟的时候，你用哪些方式建的？（沈皓：用外表的受苦干活建的。）你说沈皓经历的是哪一个时代呢？沈皓经历的是律法时代，“我得守住，我得卖命，我得干”。沈聪呢？也是，是吧？（沈聪：嗯。）这就是经历的律法时代。沈伟经历的是哪一个时代呢？（恩典时代。）“如果让他们做神所要求他们做的事，他们只能用律法的方式去对待万物，这样远远够不上神要求人管理万物这样的标准”，律法时代就是守规条、守方式。还有张硕，张硕有个什么观念？“你让我做，我就做做做”。我说现在是话语时代了，神是让你追求真理了，咱交交心，交通交通怎么用真理处理这个事情。“那个羊怎么样了，我不是给你说了？土豆往哪儿放，我不是给你说了？”规条式的他都和我说了，但他和我交心不交心？他不和我交心，他不和我说他的心思是什么，他也不说他为什么这么做，他就不说，他走的是什么路？“我守住了呀，我守住诫命了呀，我守住律法了呀。”张硕，你守住了没有？（张硕：没有。）听懂我刚才说这话的意思了吗？（张硕：听懂了。）那天沈铭的那个事，我给张硕发了一段说沈铭是“贼商”的话，我说张硕你去给沈铭交通一下，几天以后，我问张硕去了吗？“没去，忙得顾不上，干活呢。”他就干活，守这个“诫命”，他就不知道得用话语去管理，他只知道干活，我安排去干什么就去干什么。这是不是就是用律法的方式、恩典的方式对待这个事？（嗯。）“他们只能用律法的方式或者是用恩典时代赐人恩典祝福的方式去对待万物”，韩洋和江梅合不来，不能在一块配搭了。那天芳芳过来说：“现在可以和谐配搭了。”我问怎么就能和谐配搭了？“我给她做了一顿肉菜。”还帮江梅什么了？（肖红：炖了点儿羊排，帮江梅把账捋顺了。）给江梅把账捋顺了，然后给江梅炖了点儿羊排，人家就能和谐配搭了。这是什么？这就是“用恩典时代赐人恩典祝福的方式去对待万物”。

“这样远远够不上神要求人管理万物这样的标准”，那时候肖红对他们是用对付修理来控制呢，是吧？（嗯。）我说肖红呢，肖红说：“就用你那个方式，你能作成啥？现在的这些人不管住他们、不卡

住他们能行吗？”大概意思就是这吧。她的那个方式是什么？律法时代的方式守住诫命、守住规条。今天是要话语成就一切，用话来掌管人。也就是让你实际地体验一下，体验一下这话，对这话就有认识了，不然的话你不知道神说的律法时代的方式是什么，恩典时代的方式是什么，是怎么对待万物的。“这样远远够不上神要求人管理万物这样的标准，人类也远远完不成神要求人类所要做的事情、所要尽到的职责与本分，根本就做不到、够不上神对万物的主人还有下一个时代的主人这样的要求标准。”神说什么呀？话语成就一切是吧？（嗯。）要是用肖红的那个方式，能不能话语成就一切呀？不能，因为那是克制、控制。要是都按她的那个方式做，是，这个事情也做了，那个事情也做了，但是是在控制下、监督下做的，神能不能把万物放心地交给这样的人，让这样的人当主人？不能，是吧？（嗯。）不能当主人，不能让他管理万物。“根本就做不到、够不上神对万物的主人还有下一个时代的主人这样的要求标准。”还有咱沈伟，你敢不敢让沈伟去管理万物呀？（不敢。）沈伟管理万物是用律法时代的方式去管理呢。律法时代神流露出来的是什么性情？咒诅、焚烧，让你看到就害怕。沈伟他要咒诅、焚烧人，你说谁还敢跟着他干？而且还是不管对错就咒诅、焚烧人，只要他认为自己是对的，你是错的就咒诅、焚烧你。沈伟，你说能给你万物让你管理吗？别说管理万物了，给你两个人你能管理了吗？你能带领了吗？沈伟是焚烧、咒诅。沈皓呢？沈皓是什么方式呢？（沈皓：……）沈皓一下认识不到。沈皓信的是天上的那位神，“我认为”“我我我”，那律法时代、恩典时代是不是都是这样的方式呀？神没有发表那些话语的时候，是不是由着你的信心信呀？你想怎么信就怎么信，按着你的意思信，但是今天话语临到了，有个准确的原则了，不是按着你想象的来了。沈聪呢？沈聪是什么方式呢？恩典时代的典型是什么呢？外表的好行为是吧？（嗯。）欺骗、外表的好行为。沈聪还是个老好人，老好人还能当主人？如果让老好人当了主人的话，这个家会咋呢？他还能持守住这个家吗？这个家咋办呀？都送给强盗土匪了。所以都不能做主人。“所以，在最后一步作工中，神将所有人类需要的真理、需要的方方面面的实行原则发表出来，告诉给人，让人知道什么是神所要求的标准，人应该怎样对待万物，应该怎样看待万物，应该怎样管理万物，应该以怎样的方式生存，应该以怎样的方式活在神面前，做一个真正的造物主权下的受

造之物，明白了这些之后，人也就知道了神对人的要求是什么，人达到了这些之后，也就达到了神所要求人的标准。”这就是为什么让你追求真理的根源，是吧？（嗯。）你不能按着神的心意去做，没有活在神的权下，就超出了天规诫命，不能剩存下来。追求真理就是让你做人做事、看人看事根据神话。现在临到的每件事应该怎么做、怎么看，你不知道根源就没有标准。神是造物的主，一切都源于神，找见事物的总根源就有路了。

为什么要追求真理（六）

上一次聚会咱交通的主题是什么？（小嵩：为什么要追求真理，唤醒人的心、唤醒人的灵。）这是大的方向吧？交通的细节有什么？爱莲记不记得？（爱莲：说沈皓尽本分极端，卖命干活不是尽心、尽力、尽意，还有神的期盼、恨恶、不忍目睹。）解决个人情形的时候，说沈皓走了个极端，超出了神给人肉体承受的范围，这是关于个人情形的问题。咱上次交通的主要就是唤醒人的心、唤醒人的灵，恢复人的良心理智。神是用什么方式唤醒人的？（沈伟：苦口婆心。）怎么苦口婆心？（沈伟：一次一次……）还不如爱莲呢，爱莲刚才说什么了？（沈聪：说的是神在人身上的期待、恨恶、不忍目睹。）怎么唤醒人的心、唤醒人的灵呢？唤醒人的心、唤醒人的灵的方式方法是什么？（沈皓：在神的话中去揣摩神的心意，感受神的良苦用心，在实际生活中体验。）（沈聪：借着尽本分去体验。）张硕谈谈。（张硕：神的作工一步一步带领人走到现在。）带领人走到现在怎么了？（张硕：是让人在神的三步作工当中看，神是怎么一点一点拯救人把人带出去的。）我还特意举了个例子，还知道举的什么例子吗？（说了你的家庭环境。）对呀，我举了个什么例子，还记得吗？（小

嵩：父母给孩子讲述孩子从小到大的历史。）他们讲历史的目的是什么？（沈聪：让人明白父母在人身上的期望，在人身上的心意。）沈皓，父母和你讲你的历史、过去，讲他的历史、过去，对你有什么影响？（沈皓：让人能明白父母的心。）父母讲述这些的目的是什么？（沈皓：能明白他的心意，能去体谅他，明白他在人身上所付的代价，去用心地感受，去还报。）父母说没说让孩子还报？（没有说。）没有说，那你说了个什么？能不能把昨天聚会交通的整体轮廓简单地叙述一下？（……）

寡妇熬儿，当她的儿子长大以后，寡妇是不是要告诉给他一些历史？（嗯。）“你爸什么时候不在的，我一年一年是怎么把你养活大的，我是在外边捡了破烂，在外边借了多少钱，才把你拉扯大。但不管再借多少钱，再捡多少破烂，我也要供你去念书，让你以后能有一个好的工作。如果不供你去念书的话，我也不需要受这么大的苦，但就为了你能够念书，你能有个好的工作，你能出人头地，你能成家立业，我操碎了心，我为了你想尽了一切办法。我一个寡妇，在你身上，我已经是尽心、尽力、尽意了。”你妈给你诉说这些事是不是给你诉说她的尽心、尽力、尽意呢？寡妇熬儿，孩子长大以后寡妇是不是要和她儿子说她的尽心、尽力、尽意呢？她一个寡妇，是怎么把她儿子送到学校的，“当你考不上学校的时候，为了让你上学，我还得给人家送礼，还得走后门。咱没钱，还得我捡破烂，我拿上捡破烂钱给你去送礼，我在你身上是期盼、是爱。”现在说爱，人听不懂，所以说的是期盼、期待。“就是说我无论付出多大的心血代价，都是期盼着你能有一个好的工作。你成家立业了，我的责任使命完了。当你怎么怎么样的时候，我就熬出头来了。”她要和她孩子诉说这些，在诉说这些期盼的过程中，还要诉说什么？“我是怎么给你尽心、尽力、尽意的，可你呢？你小时候不懂话，调皮捣蛋，在学校里边你不好好学习，或者和人家闹得打架，我为了你不仅在学习上边操碎了心，还得给你解决你在外边闯的这些祸端。你和人家在外边打了架了，罚了款了，我就得承担，我不仅要给你交学费，还得交罚款，还得去医院给人家看病，最后还让别人小看。”说不说这些话？（说。）“寡妇熬儿，我活

得不容易。为了生活，为了你我委曲求全，我找了个不喜欢的丈夫，把他当成一个机器人，让他来挣钱，让他来养活你。”她找这个丈夫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你，是为了把你养大成人，是为了让你能成家立业，可是你理解你父母的心吗？“你理解我找个老公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吗？我寡妇熬儿熬不动，我找个老公的目的是为了我的生活？还是为了你？”父母说不说这个？说呢吧？（嗯。）父母为什么说这个呢？是因为孩子不理解父母，在外边调皮捣蛋，不好好学习，打架了，搞对象了，不走正道了。当你不走正道的时候，你妈是不是要给你说这些呀？（嗯。）“父母为了你付了这么大的心血代价，你怎么在学校里干这个事呢？怎么还能拿着我捡破烂的钱去打游戏呢？”父母恨恶不恨恶？（恨恶。）父母和你说了这些，你就听话了吗？那时候你能听懂父母的意思吗？父母是再三地和你说，反复唠叨地和你说，你听了父母说的这些话之后反过来是怎么？你知道父母在学习上边不卡你，在打游戏上要卡你，所以你就欺骗父母，“妈妈，我没有本了；妈妈，我没有笔了。”你妈就赶紧东借西借借些钱给你，你拿上你妈借的钱你是买本买笔去了吗？买什么了？买玩具去了，打游戏去了，去网吧了，你妈什么心情？（寒心。）寒心，除了寒心还有什么？不忍目睹。让你理解一下神的不忍目睹，让你理解一下神的恨恶。你去养活一个孩子的时候，把孩子养大成人的时候，你在他身上是不是有这三方面的心情呀？（嗯。）有期盼，期待。期盼着他，等待着他，你用尽了你的心血代价，你付出了，然后你孩子给你表现出来的竟然是这样的。当孩子小的时候，十二三岁不懂事的时候，你和他说，他能不能听懂呀？（听不懂。）当他不好好学习、不听话的时候，你唠叨他，他也听不懂的时候，你打两下，骂两句，让他好好学习。等孩子上了大学的时候，你才开始唠叨他呀，“你去外边打游戏，你对得起我吗？你打游戏的这两个钱怎么来的？是我捡破烂捡的。你后爸喝个酒就打我，我还不敢离婚，我委曲求全还不是为了骗取他手里的两个钱？骗人家的钱是供你念书呢，给你拿上钱，你去外边是打游戏。”刚开始你听不懂的时候父母对你是教育、管教，当你长大逐渐懂事以后，你妈是不是就开始和你唠叨这些呀？你听了你妈的唠叨以后，“我妈给我这个钱是让我念书的，不是让我打游戏的。”这是不是听懂了？（嗯。）但听明白了没有？（没明白。）你只是知道你妈给你的这个钱是让你念书，不是让你打游戏的，这个你听懂了，但你不明白你妈在你身上下

的苦心是什么，和你唠叨这些话又是什么意思。她和你唠叨这些话是不是想唤醒你的良心理智呢？她想唤醒你的理智，“孩子，你得理解妈，妈不容易，妈所做的一切完全都是为了你”，你妈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什么意思？爱的流露，一切都是爱。当你能听懂一点的时候，你妈就开始和你唠叨这些了，而且还是重复地在说，每年都在说，说得你耳朵都起了茧了，你都不愿意听了，有没有这个情况？（有。）当你再大一点的时候呢？你就不是能听懂了，你是能听明白了。什么时候更明白呀？就是人常说的那一句老话，“养儿才知父母恩”，那时候就是实际地去体验了。

昨天聚会的时候，我给你举例子，还说了我的一个经历，绕了这么大的一个圈圈，主题是想说明一个什么事呢？（让我们知道神的心思是什么。）是想让你们知道神的心思、明白神的心意。那让你们知道神的心思、明白神的心意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达到什么？（让人能爱神。）你知道神的心思、明白神的心意，你才能去感恩，才能去爱神，你才能去还报神爱，你才能为神做点什么。要想爱神你先得认识神的爱。给你举这个例子，是让你明白神交通这些话的目的意义是什么，交通三步作工的心意是什么。我给你阐明是让你理解，让你能站在神一边，理解神说话的意思，让你不仅能听懂，还能听明白。你说什么人听不懂神话，什么人能听懂神话，什么人才能听明白神话呢？这个能不能分得清？有人性的人他就能听得懂神话，没人性的人他就听不懂神话。什么叫没人性？自私、卑鄙，毫无良心理智可言。咱经常举例子说一家有两个孩子，一个是有良心理智的孩子，一个是没有良心理智的孩子。没有良心理智的孩子他只考虑他的感受，他只管“我我我”“我要打游戏了”“我不舒服”“我不痛快”，他管父母的感受是什么吗？（不管。）不管父母的心思是什么，不搭理父母的心思，天生就没心没肺，天生就是狼性，就是神说的魔鬼，他就不知道感恩。不知道感恩的人，你再和他说多少“你得有良心”，他能有良心吗？他本身就是没心没肺，所以不管父母再说多少，都是对牛弹琴，听不懂，他只知道他妈因为他念书付出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这些还都是他妈告诉他的。不管他妈再怎么做、再怎么说，他都没有感恩的心，他不

知道该还报，他只知道应该，“你当父母的就应该，理所当然！谁让你生我呢？谁让你养我呢？你没有经济来源、没有能力就不要养我，就不要生我，生我干嘛？”这样的人是不是多的是？（嗯。）那就是没心没肺的人，没心没肺的人他就能做出这个事，没心没肺这就是魔鬼。那这么一来，魔鬼和人是不是就分开了？（嗯。）就这样魔鬼和人类就分开了，各从其类了。神的话语成就一切，有这个话那事就这样成了。如果你还有一点气息，有神呼给你的气息，你是有气息的人，那就能听得懂，就能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如果你完全就是死人，就没有气息，那就是魔鬼，就听不懂，不管神再说什么你都听不懂，听不明白，没知觉。神话唤醒人的时候，唤醒了的是人，唤不醒的就是鬼了。还有一种人醒不过来是因为父母的问题，就是人们常说的家教的问题。父母对待孩子就没有一个合适的方式方法，就不懂得教育，他就不懂得教孩子感恩，也可以说是弱智、傻子，他教育不了孩子，他只知道给他孩子做什么做什么，但是他不知道把做在这个孩子身上的这些讲诉给孩子，让孩子看见他的爱。如果当父母的不诉说自己做在孩子身上的这些爱，孩子能懂得什么是爱吗？（不懂得。）为什么富人家的孩子一般都不懂事呢？是不是有这个原因？（嗯。）这就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没灵的活死人，也就是魔鬼，一种情况是当父母的没有做到，当孩子的自然就分不清，那他走的肯定就是没良心、没理智的路。当父母的没和孩子说这些，孩子走上了没良心、没理智这条路的时候，这是谁的过错呢？是父母的过错，是没家教的原因，是吧？（嗯。）不能怪罪孩子。可以借着这个去理解神的作工，理解活在律法时代、恩典时代之下的人。律法时代、恩典时代神没有作供应真理的工作，是吧？（嗯。）神也没有在这方面要求过人，没有定罪过人。那个时期不管你再没良心、再悖逆，神只是什么？神只是忍耐、等待。这忍耐、等待是不是一种痛苦？（嗯。）两个时代六千年了，律法时代、恩典时代神感受到的是种痛苦，用咱能感觉到的话说就是煎熬，在等待、痛苦中煎熬。为什么以前律法时代、恩典时代人就不用“死”，而到了国度时代了，神发表话语了，人就该“死”了呢？因为那时候神没作这工作，所以神没定你的罪，现在神该说的都说了，神六千年的经营计划要画上句号了，有点良心的人，有点神气息的人他就能听得懂，他知道该怎么做，没有神气息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做，每个人都显明了，各从其类了。所以不是说神没有和你说，不

是父母没有和你说，都和你说了，是你自己的选择决定了你的结局归宿。明白我给你交通这个是什么意思了吧？是让你用心地去体验神的心思，你只有体验神的心思，你的灵才能得以复苏，才能去看见神的爱。

神给咱说了神心思的三个方面，第一个是什么？（期待。）第二个呢？（恨恶。）期待是期待什么呢？（期盼人能成人。）（期待人能理解。）（神六千年经营计划，期待人能按神的要求做万物的主人，这心愿一直达不成。）咱上次聚会刚交通了期待，神期待什么？（期待人能够做万物的主人，能够听懂神的话。）（期待人的心能苏醒。）你还不如说期待人能够蒙拯救，得有细节，咱听了神的话了不能还是说那么大的一个笼统的话。张硕，神期待什么？（张硕：期待人能听懂神的话，能明白神的心意。）神说了那么多话，咱得把中心给搞清楚，上次咱主要交通了三个方面，一个期待，一个恨恶，一个不忍目睹，最起码神的这三个心思你得了解吧？咱上次还专交通了“期待”是什么意思，时间不长了，有期限的，等待着了，这就是期待的基本意思。那神等待什么呢？神怎么说的？“神期待的是什么？是这样一个人类，历经了律法，又历经了救赎，终于在明白了一些基本的人所应该遵守的律法、诫命的基础上走到了今天”，为什么终于走到了今天呢？经过律法时代、恩典时代之后，心灵里增加了一些必要的东西，人才能够听懂神的话了。神在等待人能听懂神话的这个时间，等待了多久？很久，很久。一直在等待，在等待的过程中神的心思是痛苦的，为什么痛苦呢？因为人给神带来的是种等待、是种痛苦、是种煎熬。神等待了六千年了，就是期盼着人终于可以听听神的声音，听听神的心思，这是不是期盼？（是。）那恨恶呢？看看神的原话是怎么说的，咱看了神话就要揣摩呢。“神期待的是什么？是这样一个人类，历经了律法，又历经了救赎，终于在明白了一些基本的人所应该遵守的律法、诫命的基础上走到了今天，不再是那么简单的、内心深处一片空白的亚当、夏娃一样的人类，乃是心灵里有了一部分新的东西，这是神所期待的人类所拥有的东西。”从每一个用词上边能体尝到什么呢？这里边说的什么呀？“终于”，这个“终于”意味着什么？你能感觉

到什么？（就是等待很久了。）感觉很久了。一个时代多长时间？（几千年。）一个时代几千年，经历了律法时代，经历了恩典时代，经历了六千年，“终于在明白了一些基本的人所应该遵守的律法、诫命的基础上走到了今天，不再是那么简单的、内心深处一片空白的亚当、夏娃一样的人类，乃是心灵里有了一部分新的东西，这是神所期待的人类所拥有的东西。”一个寡妇熬儿，熬了十几年，经过了幼儿期、青年期、青春期，终于熬出来了。寡妇和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诉说了这十几年的过往辛酸苦楚，寡妇说出来的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能听懂多少？明白多少？“终于在明白了一些基本的人所应该遵守的律法、诫命的基础上走到了今天”，这几千年来得到了多少收获呢？“终于在明白了一些基本的人所应该遵守的律法、诫命的基础上走到了今天”，这“基本的”就是几千年来得到的这么一点点收获。“终于在明白了一些基本的人所应该遵守的律法、诫命的基础上走到了今天”，应该把这些话牢记在心，摘录下来，背下来，去揣摩这些话。

“终于在明白了一些基本的人所应该遵守的律法、诫命的基础上走到了今天，不再是那么简单的、内心深处一片空白的亚当、夏娃一样的人类，乃是心灵里有了一部分新的东西，这是神所期待的人类所拥有的东西。”沈聪，神期待什么？不看神话，用你自己的话说一下。（沈聪：就是在这期限里等待人的回转。）张硕，谈谈。（张硕：从律法时代到恩典时代经历了六千年，神供应着人的生活，现在的人能听懂神的话，能明白神的心意。）现在的人能明白神的心意了？你说得太夸张了吧。（张硕：有点正常人性了。）有正常人性了？沈皓，补充补充。（沈皓：明白了人应该明白的常识，能够分辨善恶，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小嵩，谈谈。（小嵩：明白了律法，明白了神所颁布的诫命。）“明白”的前面得加上一个“基本的”，这是关键。明白基本的了，并没有明白了多高。基本的是什么？基本的人所应该遵守的律法、诫命，也就是做人基本该知道的吧？“基本的人所应该遵守的律法、诫命的基础上走到了今天”，沈聪再说一次。（沈聪：这六千年的等待，人仅仅是明白了最基本的该明白的一些，人该遵守的一

些律法、诫命，仅仅是明白了这些。）不能说是“仅仅明白了一些”，你这话的意思就变了，“仅仅明白了一些”你这话里边就带着你的心思，带着埋怨。神怎么说的啊？（肖红：神说的是“终于明白”。）是“终于明白了！”“呀，孩子你终于会了，终于明白了。”是种期盼，然后你说的是“你仅仅明白了一些”，这是对神多大的误解？神对人的要求高吗？（不高。）不高，你这一句话就是在控告神。张硕，说说。（张硕：经历了律法时代、恩典时代几千年的作工，人终于明白了基本的做人的常识。）“神期待的是什么？是这样一个人类，历经了律法，又历经了救赎，终于在明白了一些基本的人所应该遵守的律法、诫命的基础上走到了今天，不再是那么简单的、内心深处一片空白的亚当、夏娃一样的人类。”沈皓，谈谈，我看看你怎么“控告“神呀。（沈皓：人终于明白了一些最起码做人应该遵守的律法。）你说的时候不能站在你的位置上，你得站在神一边去理解神所说的期盼，在这个基础上去看。神期待什么呢？（小嵩：这样的一个人类。）首先期待的是这样的一个人类，神不是期待一个动物，神期待的是这样一个人类怎么呢？（小嵩：“是这样一个人类，历经了律法，又历经了救赎，终于在明白了一些基本的人所应该遵守的律法、诫命的基础上走到了今天，不再是那么简单的、内心深处一片空白的亚当、夏娃一样的人类。”）你要想有这种体验、感觉，就不能站在你的位置上去看，你得站在神的一边体验一下。神期待的是什么呢？期待的是这样一个人类。神经营的是什么？经营的是这个人类。“神期待的是什么？是这样一个人类，历经了律法，又历经了救赎，终于在明白了一些基本的人所应该遵守的律法、诫命的基础上走到了今天，不再是那么简单的、内心深处一片空白的亚当、夏娃一样的人类，乃是心灵里有了一部分新的东西，这是神所期待的人类所拥有的东西。”

“但同时，人类又是神所恨恶的人类。那神所恨恶的是什么？这是不是都知道？（人的悖逆、抵挡。）人类充满了撒但败坏性情，活着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不再是经不起蛇的引诱那么简单而已。人类虽有自己的思想观点、有自己的主见、有自己看待万事万物的方式，但人类做人做事、看人看事没有丝毫神所要的东西。”神恨恶什么？这个

好理解，你想一下，你妈养育你的时候期待的是什么，然后你妈恨恶你的是什么。沈聪，你妈恨恶过你没有？骂过你没有？（骂过。）打过你没有？（沈聪：没有打过，但骂过。）打骂是不是恨恶你呢？（沈聪：是。）恨恶你什么呢？（沈聪：不听话，不理解父母的心，不知道他的心。）父母为什么要恨恶呢？如果你按着当初你妈所期盼的那个方向往前走，你妈恨不恨恶你？（不恨。）寡妇熬儿，付了这么大的心血代价，你从幼儿期走过来了，从幼儿班上了小学一年级，你妈给你把学校也找好了，让你上一年级学习了，结果你去打游戏了，你妈恨不恨？因着什么你让她产生了恨恶？（没有按照妈所期盼的那个方向去走。）你妈在你身上的期待是什么？期待你快点长大。当你小的时候，在床上爬的时候，你妈想的是你什么时候就学会下地了；当你下地的时候，你妈盼着你什么时候就学会走路了；当你学会走路的时候，你妈又盼着你什么时候就学会说话了；当你学会说话了的时候，你妈又盼着你上了幼儿园就好了；当你上了幼儿园了，你妈又想着上了一年级就好了，这样她就能抽出身去打工赚钱贴补家用了。在孩子逐步长大的过程中，当妈的感觉到孩子怎么了？随着孩子长大的同时，他选择的自由意志更加明显、更加强烈，孩子小的时候你能训他、能说他，到大了点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有了自己的爱好、自己的喜好，不听你的，“我要这个呢，我要那个呢，我要打游戏了，我要看电视了……”你期盼的是他长大，结果他长大了以后呢？随着长大的同时他开始学着悖逆了，不再像以前那么听你的话了。以前你说不敢动那个刀、不敢动电，他动不动？他就不动了。等到了一年级以后呢？你不让他动，他就非要和你反着来，你不让他打游戏，他就要打游戏，甚至还顶撞你！这恨恶是怎么来的？（不听话。）不能简单的一句“不听话”没下文了。张硕，恨恶从哪儿来的？（张硕：恨恶不走正道。）恨恶孩子在逐渐长大的过程中没有往正确的方向去发展，这个正确的方向就是咱说的正道，或者说哪怕守住正常的这一点，他都守不住。他没有走正路，反而走了邪门歪道。“你去了学校哪怕是不好好学习，也不要调皮捣蛋，不要去外面打游戏”，这是父母的最低要求标准。孩子去了学校里边，没有好好学习，或者说不专心，这属于什么呢？这是孩子没有往正确的方向发展，是吧？这应该不应该恨恶呢？产生不了恨恶，因为最起码正常，没有往反方向发展。产生恨恶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往反的方向走了，变本加厉了，不再是以前

了，所以你才能产生恨恶。你看神所说的恨恶是什么？“人类充满了撒但败坏性情”，充满了撒但败坏性情，才产生恨恶的。当初的亚当、夏娃，蛇和他们说了一句话，他们是对神的话产生了疑惑、产生了怀疑，可现在的人不仅仅是对神的话产生疑惑、怀疑，而是相信撒但的话，彻底否认了神的话。这就好像你养育孩子，孩子不听话的时候，你为了让他听话，说了句“再不听话就不要你了”，或者是说“你就不是我生的，我在马路上捡的你”，孩子这个时候说什么呀？“不是，我就是你生的！”孩子会不会这样说啊？（嗯。）等孩子大了，你不让他打游戏的时候，孩子说什么？（我是不是不是你生的？）就开始研究了，问问奶奶，问问姥姥，“我是不是我妈生的？既然我是她生的她为什么不让我打游戏？”他就开始研究了，他就开始寻找他的亲生父亲去了，你说当父母的看见孩子这个表现恨不恨恶？“这么不懂事呢！这么不听话呢！我那时候是气得开玩笑和你说了一句话，或者是别人挑拨离间和你说了一句话，你当一句话说说就行了，你怀疑怀疑就行了，呀，你现在开始研究了！你去东家问西家寻，你去找你‘亲妈’去了，恨恶！从小到大我怎么带大你的？带了你十来年，你活了十几年了，我不让你打游戏，你就说：‘我现在才看清，你就不是我亲妈，我找我亲妈去呀’！”当妈的这才恨恶你。

“人类充满了撒但败坏性情，活着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不再是经不起蛇的引诱那么简单而已。人类虽有自己的思想观点、有自己的主见、有自己看待万事万物的方式，但人类做人做事、看人看事没有丝毫神所要的东西。”听蛇的引诱这是不是已经背叛神了？（嗯。）再严重一点，不仅仅是听蛇的引诱，蛇的话还成了你的生命，你还要守住蛇的话，活出来，跟上撒但走。再给你举个例子，前两天，沈伟说：“纯净水可以治痔疮、可以治皮肤病。”我说：“沈伟，你这话是哪儿来的呀？你把神给人自我恢复的这荣耀归到了净水机上边了。”我纳闷，我也想不通，我说：“沈伟，你洗脸、洗澡、吃饭用的都是纯净水，就从来不用咱这个水，你就愚蠢到这个程度吗？”我实在想不通，我说，沈伟就这么谬？你们说他是不是就这么谬？（嗯。）是吗？那天沈铭过来才给我揭开了这个谜底，不是这个净水机它怎么好，而是

沈伟必须把这个净水机说得这么好，沈伟是用这个水治好痔疮的吗？我现在敢确定，不是纯净水治好了痔疮，皮肤病也不是纯净水治好的。一开始沈伟理直气壮地说这个水治好了他的痔疮、治好了他的皮肤病，在我感觉可能是个碰巧，可能是正好沈伟喝了这个水的同时好了，沈伟就误认为是喝了这个水治好了他的痔疮。结果沈铭过来一说，我才确认了，这不是碰巧，而是有意安排。为什么是有意安排呢？原来这个净水机它来头不一般！它不是一般的净水机！这个不一般不是它有个特殊功能不一般，而是这个净水机属于传销产品，听懂这个意思了吧？（嗯。）什么是传销？传销是不是和亚当、夏娃吃的善恶树果子一样呢？（嗯。）可以说是它引诱了你，为了销售开始引诱你，引诱得你进了传销道里了，你就开始怎么呢？你就开始忠于它，推销产品了。刚开始别人传销你的时候，你是疑问，“是不是啊？可能不可能？”当人家告你说这个产品还可以赚钱，“那咱就试试”。当你买了这个产品以后，吃了这个产品以后，用了这个东西以后，你这个病好了没有？就是没好你也得说好了，是你“命定”“安排”你这个病必须得好，是不是所有的传销人员都是这样做的？（嗯。）所以，刚开始是你被诱惑、引诱，到最后呢？这东西成了你的生命，你不仅是受害者，你还是迷惑者。它成为你生命了，你还要出来迷惑人。所以当他们说这是个传销产品的时候，我才恍然大悟。沈伟这是不是传销产品？（沈伟：……）沈伟，咋了？（沈伟：……）沈伟？（沈伟：嗯。）咋不说话了？（沈伟：……）这是不是传销产品？（沈伟：……）正好沈铭之前接触过这些东西，我这才解开了这个谜底。从这儿看，沈伟已不再是当初的沈伟，当时传销临到沈伟的时候，沈伟只是疑惑，“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不一定死吧？”到最后呢？“吃了善恶树的果子绝对不死！”举这个例子就是让你好理解神话，好去认识神话。

神恨恶什么呢？恨恶人不再是当初的亚当、夏娃经不起蛇的引诱那么简单，而是已经深信不疑地把它当成了父亲，你已经深深地背叛神，直接把神钉在十字架上，不再是怀疑、疑惑，而是确认。“人类充满了撒但败坏性情，活着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不再是经不起蛇的引诱那么简单而已。”这就是神的恨恶。这是说沈伟了，在咱自己身上能

不能找见神恨恶的地方呀？沈铭前段时间过来做了个表演，是吧？（嗯。）你们知道他做了个什么表演呢？（说他是贼商，他想不通。）和这个怎么对号？“完了完了，大红龙国家不承认我是它的子民了，完了完了玩完了。”他觉得大红龙国家不承认他是子民他就完了。神说你离开神话就完了，你抵挡就死，尽不上本分就是废物，他听了神的这些话以后说完了没有？（没有。）没有说完了，这也就看到人不再是当初的亚当、夏娃，在蛇引诱了之后，仅仅是怀疑、疑惑了，而是直接就是背叛神，把神钉在了十字架上。不是那么简单了，所以神恨恶。你再看看建军（洗洁精）的背叛，是不是当初对神话怀疑、疑惑那么简单？（不是。）再看咱沈皓，沈皓当谬种的时候，“我感觉”“我认为”“我那时候就是……就是……”我已经给他说了几次，他还是“我就是”，他说神说什么了没有？（没有。）不再是当初蛇引诱的时候，对神话怀疑、疑惑那么简单了。如果把沈皓放在当初的那个阶段，就是亚当、夏娃的那个阶段，沈皓应该说什么话？“神说的不一定对吧？我感觉神说的这个不一定吧，神说的尽心、尽意、尽力不一定是说这个吧？”仅仅是怀疑、疑惑，可是沈皓现在说的话是什么呢？“那就是”“那绝对是”他就定了。他定了，“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不能死！”，他不是疑惑“不一定死”，而是种确定“不能死”！是把神话拒之门外，接受不了，对神审判刑罚人的话，接受不了。如果那个时候呢？好不好接受？好接受，因为那时候的人简单。在那个时候，如果神再强调一下，“吃了必定死啊，就是必定死！”那你还听撒但的话吗？（不听了。）但现在这个时候神话明明地告诉了你以后，你是：“不是啊，不是啊”“我经历出来了”“我我我”，还要对抗半天。举这个例子就是让你体验一下、感觉一下神恨恶你什么。当初神话不能成为你的生命，所以说你是背叛。现在神是恨恶什么呢？你把撒但的话当成了生命，而不相信神话是真理，更甚的是：现在你还不仅仅是不相信神话是真理，而是一点怀疑都没有，斩钉截铁，“我这个就是对的！斩钉截铁！神话是不对的！”这是不是神所恨恶的？人刚硬、执拗是不是就是执拗在这儿了？沈伟刚开始是被引诱，是疑惑、是怀疑，但因为它是传销产品，所以沈伟就斩钉截铁地说：“我这个痔疮就是纯净水给治好的，我这皮肤就是纯净水给治好的。”神那时候交通了好几个例子，一个例子是骗，刚开始你骗人的时候感觉心里不安，心里亏欠、慌。骗了几次以后呢？骗习惯了，认为骗人是正常的，到最后反

而感觉不骗人不正常，你不骗他就好像他欠了你点什么。那沈伟今天能这样斩钉截铁地说，这是不是也是有个过程的呀？沈伟刚开始用这个水的时候是不是怀疑？“可能是，是，就是”，最后斩钉截铁，“就必然是”，而且在说的时候还一本正经。

我给你举这个例子目的是要干什么呢？（沈聪：让人能百分之百地相信神的话。）小嵩，我说这个例子的目的是什么呢？（小嵩：明白神恨恶什么。）是让你去理解、明白神恨恶的是什么。（嗯。）神恨恶什么呢？（恨恶人把撒但的话当成生命。）人不再是当初的亚当、夏娃经不起蛇引诱那么简单，是严重了，严重到把撒但当成了父亲。他把撒但当成父亲了，活出来的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神话怎么说的呀？“活着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不再是经不起蛇的引诱那么简单而已”，神说，审判刑罚是最真最实的爱，是真实的爱呀！你相信不相信？相信吗？张硕相信不相信？（张硕：不相信。）这是实在话，来，说说，怎么不相信呢？（张硕：神说对人是好的，但人感觉到不是好的。）你说个实际例子，怎么体验出来的呢？神说审判刑罚是最真最实的爱，可人在体验审判刑罚的时候是什么感觉？“感觉不到神的爱，感觉到的是恨，是神在恨我。”人是不是有这感觉？为什么揭露揭剖、修理对付、审判刑罚以后，人就背叛、反抗、叫嚣？是不是都是这些东西？（嗯。）这就是不再是当初的亚当、夏娃经不起蛇的引诱那么简单，而是已经把撒但的话当成生命了，把神的话钉在了十字架上。神告你说审判刑罚是神的爱，就是让你体验，让你去经历神的心意。有时候揭露揭剖、修理对付你，你也听懂了、知道了，可知道了也不行，因为伤了你的面子了，“你伤了我的自尊了，在众人面前你给我丢脸了”。在实际生活当中你所活出来的就是这样的表现，神让你做诚实人，你做不做？（不做。）张硕，咱敞开一点吧，说说心里话，敞开不敞开？（张硕：敞开。）敞开了？大门紧闭，敞开了个后门，这都是一个原因是吧？所以神才说人活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人类虽有自己的思想观点、有自己的主见、有自己看待万事万物的方式，但人类做人做事、看人看事没有丝毫神所要的东西。”这是不是把刚才交通的就阐明了？（嗯。）再念一下，神恨恶什么？“人类充满了撒但

败坏性情，活着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不再是经不起蛇的引诱那么简单而已。人类虽有自己的思想观点、有自己的主见、有自己看待万事万物的方式，但人类做人做事、看人看事没有丝毫神所要的东西。”“人类虽有自己的思想观点、有自己的主见、有自己看待万事万物的方式，但人类做人做事、看人看事没有丝毫神所要的东西。”经过了六千年，人类虽然明白了一些基本的人所应该遵守的律法、诫命，但是人类因为有了自己的思想观点、有自己的主见、有自己看待万事万物的方式，所以人类做人做事、看人看事没有丝毫神所要的东西，这就是神所恨恶的。咱说沈皓了，沈皓那时候所流露出来的是不是没有丝毫神所要的东西？（沈皓：嗯，都是自己的认为。）所以神让你站在神一边看事。

为什么要追求真理（五）

“但同时，人类又是神所恨恶的人类。这是不是都知道？（人的悖逆、抵挡。）人类充满了撒但败坏性情，活着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不再是经不起蛇的引诱那么简单而已。”你说沈伟那天和小嵩说的那些话是不是人话？（不是。）沈伟,不管是什么话，在这儿你不尊重人，但人都尊重你呀！要是在世上，有人和你说话，你这样的表现，但凡是个正常人都会怎么说？（沈默：有的人要是发火了就能打起架来，因为沈伟的态度太恶劣。）咱先不说打架，先说正常人会说什么话，会有什么态度、观点呢？是不是会说：“我今天遇了个疯狗，乱咬人！”是不是这话？（是。）他不说你是人，他说你不是人，是狗！狗还不是一般的正经狗，是疯狗。因为什么这么说你呢？因为“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是个疯狗。咱今天信神呢，竟然让外邦人评论这么一句话。当时我在那个场合下，什么话都不能说，我说什么呢？今天咱是因着本分聚在这儿干活了，现在还干不干呢？停下？我心里难受、恨恶，但还得忍耐。这就是神说的话：“人类充满了撒但败坏性情，活着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不再是经不起蛇的引诱那么简单而已。”不是那么简单而已，人和人互相厮杀，什么都能导致人和人互相

厮杀起来。“人类虽有自己的思想观点、有自己的主见、有自己看待万事万物的方式，但人类做人做事、看人看事没有丝毫神所要的东西。”“人类虽有自己的思想观点”，沈皓，你有什么思想观点？（沈皓觉得自己什么时候干到累得爬不起来了那才叫累了。）（沈皓：我觉得我那个就对着呢，固执。）（持守自己。）“我那样干就是忠心，累得爬不起来了那才是叫尽心、尽意、尽力。”这就是有了自己的思想观点。那什么是“有自己的主见”呢？“我认为”就是他的主见。昨天晚上咱交通了，人不能我字当头，如果人一直是“我我我”“我认为”，那就是谬。沈皓，昨天我和你说了，到今天你还是“我我我”，我说“你家门就是六尺宽”，还点不醒你，你还是“我我我”，你说我心里难受不难受啊？我一直和你说的是你得知道你是从哪儿来的，你是受造之物，你得从神看、从神领受，看神是怎么要求的，你不能一直是“我我我”，沈皓能听懂吗？（沈皓：当时听不懂。）因为什么听不懂呢？因为他有了自己的思想观点，有了自己的主见。什么是自己的主见？自己的意思在身上做了主就是有了自己的主见。“人类虽有自己的思想观点、有自己的主见、有自己看待万事万物的方式”，沈皓刚才那个表现，就是他的主见，是他看待万事万物的方式。你说神恨恶不恨恶？（恨恶。）你们也看见了，我给他交通他听不进去了，他心里堵着听不进去的同时有什么东西？（沈皓：反抗。）反抗，“弟兄就是蛮不讲理，我怎么也不对，就和我过不去，就是找我的刺儿”。（沈皓：我就想那我和他们一样能干的时候不干，这就是尽力了？）你们看,我和他说什么话他都听不进去了，这还能听懂我话吗？还能听明白吗？有了自己的主见就听不懂，也听不明白。所以神恨恶。

那沈伟有什么主见呢？咱以前交通过，沈伟他想干什么呢？（用声势先把人压倒。）用声势先把人压倒，争强好胜。你说一般人的争强好胜正常不正常？争强好胜一点还可以说他是正常的，但是怎么就不正常了？争强好胜后面加上个唯利是图就不正常了。你争强好胜可以，但你得凭你的真本事，就像沈皓一样有真本事，“我就是干，干得他们都趴下了我趴不下，我就是干过一轮还能再干，我用事实说话，我就是卖命。”这是不是争强好胜？（嗯。）这个是争强好胜。那沈伟

是不是也是争强好胜？（嗯。）但这个争强好胜后面加了唯利是图。唯利是图，为了自己的一些利益，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他管不管别人怎么看他？（不管。）不管别人怎么看，那他还要不要脸哪？（不要脸。）脸不要了，尊严也不要了，不管神怎么看了，也不管能不能蒙拯救了，什么也不管了，这就叫唯利是图。这就是人有了自己的主见，有了自己的观点。沈伟的观点刚才说了，他在人群中想鹤立鸡群，事事都让你们看见："我比你们强"！用气势把你压倒，"我的认为就都是对的、都是真理。不管是不是我先把你们打得都不说话了，那不是真理也成了真理了。"这就是有了自己的思想、有了自己的主见。"有自己看待万事万物的方式"，这就是看待万事万物的方式。咱以前交通过，他的这个思想怎么来的，是不是和他小时候的家庭背景有关？（嗯。）他爸就是这么得胜的，只要这么蛮不讲理就能得胜，所以他就学了这么一招。他父母是他的启蒙老师，是吧？（嗯。）刚才说了我为什么成了这样，那时候我那样的家庭造就了这样的我，他那样的家庭造成了那样的他。"但人类做人做事、看人看事没有丝毫神所要的东西。"沈伟这个很明显就不说了，沈皓这个思想观点也是，没有丝毫神所要的东西。神要的是什么东西？神要的是人能根据神话看事。沈皓，你根据神话看事行不行？沈皓说："不行，我小时候就是这么做的，我一直就是这么认为的。"我和他说："你从哪儿来的？""你家门就是六尺宽！"都唤不醒他。咱得根据神话看事，站在神一边看事，这是根本。

"人类会思考，有观点，做事有立场、有方式、有态度，但是人类所拥有的这一切都是来源于撒但的败坏，都是根据撒但的观点、撒但的哲学。当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人的内心对神没有丝毫的顺服，也没有任何的真心，人被撒但所浸透，被撒但的思想教育、被撒但的败坏性情充满，这就意味着什么？神需要说大量的话、作大量的工作在人身上来改变人的生存方式、改变人对待神的态度，当然更具体的就是改变人看人看事、做人做事的准则、方式。"咱今天交通了沈皓和张硕的做人做事、看人看事，是吧？（嗯。）所以"神需要说大量的话、作大量的工作在人身上来改变人的生存方式、改变人对待神的态

度”。“在这一切还没有达到果效之前，人类在神眼中就是神所恨恶的对象。”今天达到果效了没有？（没有。）借着咱这儿的这几个演员体会一下，“在这一切还没有达到果效之前，人类在神眼中就是神所恨恶的对象。”就你们这些行为我看着都恨恶，更不用说神了。今天沈伟做在小嵩身上的，小嵩恨恶不恨恶？小嵩恨恶又不敢。这就是让你亲自体验一下，人有了败坏性情以后给人带来的是什么。我给沈皓交通的时候，你恨不恨沈皓？（张硕：感觉跟沈皓就说不通。）“怎么是这么一个谬种呢？”是不是这种感觉？（张硕：嗯。）（小嵩：有这个感觉。）“怎么是这么一个谬种！”我再三和沈皓说你从哪儿来的，你家门六尺宽，我是不是一再地提醒、劝勉沈皓呢？可沈皓还要说：“我小时候就是这么干的，我和我爸干的时候也是这么干的，我就是这么认为的。”他还要把他身上的那些破烂物拿着过来，“看我，看我……”，还要“我”字当头。沈皓高举的是谁？高举的是“我”，没有高举神，没有说“神说什么了”。沈皓，我在这儿一直和你说：“你从哪儿来的？”我说这话的目的就是要提醒你，是神造了你，你这身体能吃得消多少，是神知道还是你知道？就这你还要说：“我从小就体验出来了。”你这体验就是谬种的体验。为什么说是谬种的体验呢？你的背已经累得驼了，你还说：“我体验出来了，我这人还能吃得消。”你这背是不是因为超过人的极限以后驼背的？（嗯。）所以我看着这么一个谬种难受不难受？我不止一次和他说，是再三地和他说，再三地交通，昨天沈皓就是“我我我”，昨天说到今天了，今天沈皓还是“我我我”，还是这么谬种，你说你难受不难受？恨恶不恨恶？（恨恶。）你恨恶呢，可是沈皓气得不行了，“我都这么干了，你还叫我谬种”。（沈皓：我知道谬到哪儿了。）现在知道谬到哪儿了吧？（沈皓：嗯。）还有沈伟，咱一天到晚喊他“羊皮、羊皮”，到今天了沈伟还是“羊皮”，你说你恨恶不恨恶？你信神就是来寻找做人做事、看人看事的准则呢，可你寻找的是你的意思，你一开口说话就是“我认为”“我我我”，你的认为、你的看事观点还用寻找吗？（沈皓：不用。）追求真理、追求真理，追求的就是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你每天说“我追求真理了，我追求真理了”，就是这样追求的？追求的就是“我认为”？这就是一个谬种的表现，嘴上挂的是“我追求、我揣摩、我寻求”，可结果是“我认为”。

“人类在神眼中就是神所恨恶的对象。”首先来看看神为什么恨恶人类。“神要拯救一个他所恨恶的对象的时候，他需要的是什么？内心深处有没有幸福？”（没有。）人家站那儿脊背都是挺得直直的，沈皓年纪轻轻的就驼着背，你说我看见沈皓驼着背我心里难受不难受？沈皓，你因为什么成了驼背的？你该不该吸取一下教训啊？“我那时候不懂事，什么常识都不懂就乱糟蹋肉体，给自己带来了这个病，我该悔改、该反省，我不能糟蹋肉体了，我不能超过神给人肉体的这个极限了。”该不该有这个认识与看见呀？（该。）可是谬种他不会这样认识。（沈皓：我里边有个观点就是我能干得动却不干，我这就是偷懒。）神一直和你说神要的是人的心，挪亚造了方舟，那约伯干什么了？他为神的托付累弯了腰了？（沈皓：没有。）约伯驼背了吗？（沈皓：没有。）约伯没有为神累得趴下，是吧？（嗯。）约伯不只是没有累得趴下，他还雇了那么多佣人，就这样神还赏赐他。从这些里边是不是看得更加清楚，神不是要你出力干活，不是要你当驴。要是神让人当驴的话，神就不拯救你了，神应该拯救一批牛，牛不是更能干呀？我看见你那样干，驼着个背，我心难受、心痛。我问你的腰，又提起你的家庭，提起你的往事，我还多次和你说你得会照顾自己，不能糟蹋肉体，你这腰已经成了这样了，以后你可不能这样干了，因为这样干就是谬种。可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依然是“我感觉、我认为、我以前就是这样的”，沈皓你说我心里什么味道？我感觉幸福吗？我和一个谬种说话，幸福不幸福？（不幸福。）我让你去做什么事用心，不是让你去卖命。“内心深处有没有幸福？有没有快乐？有没有安慰？（没有。）没有丝毫的安慰，没有丝毫的快乐，心里充满了厌恶。”你说就沈皓的这个表现，我敢不敢给他个托付呢？我敢不敢让他去造方舟？（不敢。）我要的是你五天的活儿三天干完的那个心志，不是逼着让你五天的活儿必须三天干完。假设我把工作交给你，你是三天必须干完五天的活儿，那等我来验收工作的时候，这方舟不一定能建成，人已经累得趴下了，也已经累得吐血了，你说我敢把这个工作交给你吗？神拯救人类，我是来配合神的工作的，我把工作交给了沈皓，等神来拯救人、来接人了（众子民是在灾中被作成的，灾难降下的时候，就是神公开显现的时候，也是弟兄向神交差的时

候），人都已经累得趴那儿吐血了，并且还在地上躺着呢，这我怎么与神交差呀？咱不能再谬了啊！（沈皓：嗯。）咱交通这些，其实是跑了点题，知道怎么跑题了吗？咱交通的是神经营人类，神是对整个人类说话呢，让你了解律法时代、恩典时代是让你去认识神的心思，看见神说这些话是在真情表白，而我刚才说的好像是单对沈皓说一样，就是这么个小小的跑题。回归正题，咱们要从神的整个经营计划、从神对整个人类说的话来认识神的心思，神不是只对沈皓这么一个人说话，也不是只对沈伟这么一个人说话，神说话的对象有多少人呢？是整个人类。今天在咱这儿沈伟是鹤立鸡群，如果去了世界上他还属于鹤吗？（不属于。）属于野鸡了，不属于鹤立鸡群，是野鸡立在了鸡群里边，因为有太多的人这样活着，而且甚至比他还恶的人还活着！我说这个话意味着什么？神对这些人的态度是什么？厌恶、怒。在怒的同时，又供应着他们的生存。对于不信派，神怎么说的？是不是也在恩待着这类人？（是。）恩待着人类是为了神经营整个人类而存在的，在经营整个人类的过程中，人这么悖逆、这么邪恶、这么不是人，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地活在这个世上，你每活一天，神看着都是厌恶、恨恶。

“在这种背景之下，神唯独要作的一件事情，除了说话之外，除了不厌其烦地说话之外，就是忍耐。这是在神眼中所看到的人类，神的感觉的第二方面——恨恶。”几个方面了？两个了吧？（嗯。）第一个是什么？（期待。）期待。这个期待神高兴不高兴？（高兴。）为什么是高兴呀？（因为马上就看见成果了。一个是马上要看见成果了，还有一个是什么原因？多年的付出有了一个结果，有了一个收获。这就像你把一个孩子养育到二十五六了，大学终于毕业出来了。你说当小嵩父母看到小嵩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什么感觉？高兴，高兴的同时他们还在流着泪。什么泪？（小嵩：喜极而泣。）只是喜极而泣吗？还有什么？这个喜是从哪儿来的？不回想吗？我刚才给你交通了我的一生，我虽然没有小嵩研究生的文凭，但是在父母心里孩子没有贵贱之分，当她看见你长大成人的时候，她要把你从小到大的事情都诉说给你，这时候父母是什么心情？除了马上要应验的这个事，

还有什么？在高兴之余还要回想过去的那些寒酸，“你去学校的时候没有生活费，没钱，人家要学费的时候我得捡破烂，我得投亲靠友，低三下四地东借西借给你凑钱。你早晨六点起来上早自习，我五点就得起来给你做饭，我上班回来还得赶紧给你做中午饭，你寒窗苦读了几年我就陪了你几年呀，你二十年的寒窗苦读，我二十年的寒酸辛苦熬到了结果，好不容易到了今天了，终于到头了，熬到这一天不是容易的呀！”回想起来泪流满面。这是在说什么呢？这是在说期待吧？（嗯。）神为什么在交通期待的时候，交通了律法时代、恩典时代？是不是让你看见这一路走过来不容易？（嗯。）不容易。

六千年了，一个是期待，一个是恨恶，这两个心情在里边有没有冲突？期待的同时带着恨恶，又在恨恶的同时带着期待，这是什么？这就是忍耐。你看见沈伟这个表现恨恶不恨恶？（恨恶。）可我在这儿还要等待什么呢？经过修理对付、揭露解剖，如果沈伟能够回转，能够真正成为一个人，那我心里将会是什么感觉？（高兴。）高兴、喜悦，我可以拿着这个去神那边交差了。神也借着我所配合作的工作得着了更大的荣耀，同时对撒但是极大的一个羞辱。为什么是极大的羞辱呢？是因为沈伟已经把撒但当成了他的亲生父亲，这里的父亲前面还得加个“亲生”，为什么要加“亲生”？因为沈伟他已经把撒但给他的东西当成了他的生命。就是这样一个人，能把他征服，甚至还能把他拯救回来，你说撒但该不该气死？（该气死。）“我养活了你二十多年，你卧在我权下活了二十多年了，我供应着你的吃喝，你在我的阴曹地府里横躺竖卧了六千年，结果你跟神走了！”撒但气不气？（气。）“我培育你多少年，让你做我大红龙的孝子贤孙呢，结果你跑了！”撒但败了没有？（败了。）所以，神在大红龙国家作工有他的意义存在，能得着荣耀。这就看沈伟了，是吧？（嗯。）如果，沈伟愿意配合神的作工，为了成就神的作工，下定决心要重新做人，那神就得着这份荣耀了。如果沈伟和他的撒但父亲承诺生死，离不开他父亲，依然要拽着他父亲的衣衫死死不放，就是要对抗到底，神的工作也不受亏损。为什么不受亏损呢？虽然神在沈伟身上没有得着荣耀，但沈伟作了个衬托物，对追求真理的人来说，借着沈伟，他们有了分

辨、有了认识。就好像你养了一群羊，在你养的这群羊里边，是全部身强体壮、没病没灾好，还是有几个有病有灾好呢？（小嵩：如果有几个有病的就知道让没病的怎样预防这个病。）让小嵩去经营一群羊，如果这一群羊受神的祝福、神的恩典，一个个都是膘肥体壮、身体健康，小嵩养了三年羊以后，他的羊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小嵩高兴不高兴？（高兴。）可小嵩得着什么了？（什么也没得着。）可如果养上几个有病有灾的羊呢？小嵩学会给它医治了，学会看病了。三年以后，小嵩从一个放羊孩子就成了羊倌，变成羊医了，变成兽医了。虽然死了几只羊，损失了几只羊，但是你这个人的人生意义发生变化了。原来是个放羊孩子，现在成了到处被人请去看病的兽医了，高升了，这几个病羊它就没有白死。沈伟来这儿要是配合神的工作，神多得着一个人，多了一份荣耀，打败撒但的时候，撒但多了一份羞辱。如果沈伟不配合神的工作，就做了那只得病被淘汰的羊，但是对于其他“非羊”的人来说那就是福。为什么说是福啊？我就好像是那个羊倌，我借着沈伟这个羊学会了下药、学会了看病，我就能给沈皓看病了，我就能给小嵩看病了，那我养的这群羊就能健壮起来，健康地繁衍下去了。那其他的小羊看见这只羊是偷吃玉米撑死了，那只羊是吃了拌了药的玉米中毒死亡了，以后会怎么呀？最起码沈皓这只羊是“我不能偷吃粮食，我不能偷吃祭物，偷吃祭物就要被击杀，拌了撒但毒素的这个玉米我不能吃，我不能自是，我不能偏谬，我再偏谬就是死，我也不能学沈伟……”借着这几只羊其他的羊蒙保守了！虽然说损失了几头羊，但是整体的群羊健壮了起来。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好事。）“在这种背景之下，神唯独要作的一件事情，除了说话之外，除了不厌其烦地说话之外，就是忍耐。这是在神眼中所看到的人类，神的感觉的第二方面——恨恶。”你说我现在恨恶不恨恶啊？我恨恶，但我恨恶还要忍耐，我的忍耐不是白白忍耐，我的忍耐是有意义的，是有期待的。神在那儿忍耐是让撒但有多少东西都使出来，神的智慧建立在撒但的诡计之上，神来拯救人的时候，借着撒但使的这些诡计，让人看见了神的作为，看见了神的全能，对神有了真实的认识，对神的作工有了真实的体验，这是不是好事？神为了得着这些人，为了让这些人能够有分辨、有认识，神只能是忍耐着、忍受着。这就和你与你的父母之间的关系一样，你小时候对待你父母的时候有没有和沈伟一样的表现？你呛没呛过你爸妈？（经常的。）你去同学

们面前你敢呛人家吗？你不敢，你谁也不敢呛，就是敢呛你爸妈，为什么呢？你怕被打，怕被人家欺负。你去了老师面前更不能呛老师，所以你只能是回家和你妈发发牢骚，和你妈撒撒娇、耍耍无赖，耍完以后你妈还得哄哄你，还得给你买个糖吃。咱现在交通的这是期待和恨恶，谈这两方面是让你明白什么呢？让你明白神的心意，是让你做神的知心人。神里边有这些心思，你得了解神的心思。为什么要举这些实际生活中的例子呢？就是让你去实际地体验、感受一下神的这些心思，你站在神这一边，你就能感觉到神的那种感觉，你有了神的那个感觉，你就能站在神这一边。你有了这个思想，有了这个感觉，你就能和神同心。

“第三方面是不忍目睹。从神创造人类的初衷来看，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父母与孩子的关系、亲人的关系。”你看我和你讲的这些例子，是不是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例子？（是。）很贴切。“这一层关系虽然没有像人类一样的血缘关系，但是在神看，这一层关系超出了人类肉体的血缘关系。”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超出了血缘关系，为什么说超出了血缘关系？就说你亲生父母他们有多大的忍耐呢？他们的包容、忍耐能不能达到这个程度？（不能。）他们对你的期待能不能达到这个程度？不要说六千年了，就让你父母在你身上期待五十年怎么样？你妈能不能持守住？好比说，你妈就期盼你念个大学、念个研究生，可是你考大学的时候左也考不上右也考不上，复习了三年考不上，复习了五年还考不上。寡妇熬儿呢，本来人家二十就考上了，结果你三十了还在那儿考呢，你说这寡妇心酸不心酸？（心酸。）还熬不熬呢？（不熬了。）前两天我听说有人七十多岁了才考上大学毕业了，听过这话吧？（嗯。）以前考状元的，考了一辈子，七八十了终于考上状元了，你说他父母的心能得以安慰吗？孩子一直想考个研究生、博士后，四五十、五六十了还在考，但是因着自己的素质，或者是某种条件，一直没有得偿所愿，他一直坚持，他有这个心愿就要去考个研究生、博士后，但是他的父母熬得住熬不住？熬不住。不要说六千年了，六十年他都熬不住，所以说神与人的这一层关系胜过了血缘关系。就连亲生父母都不行，那丈夫、妻子能行吗？（不行。）两年都

熬不住就分道扬镳了，“离婚吧，不等你了”，忍耐不住了。“从神创造人类的初衷来看，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父母与孩子的关系、亲人的关系。这一层关系虽然没有像人类一样的血缘关系，但是在神看，这一层关系超出了人类肉体的血缘关系。”神的每一句话你都得去体验，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就是让你去实际地体验，神与人的这一层关系确确实实超出了血缘关系。你得把神话带到实际生活当中，在实际生活当中实际地去对照、去体验、去经历。

“从起始神造的人类的样式到末了神看到的人类的样式是完全不同的。起初，人的样式是简单、稚嫩，虽然一无所知，但是内心深处是纯洁的、干净的，从双眼就能看得到人内心深处的清澈、透明，没有现在人所具备的种种败坏性情，没有刚硬、没有狂妄、没有邪恶、没有诡诈，当然也没有厌烦真理的性情。从人的举止言谈、从人的双眼、从人的表情就能看得到，这样的人类是神初始所造的、神所看好的人类。但是到了最终，当神再次面对这个人类的时候，人的内心深处不再是那么清澈，人的双眼也不再是那么清澈，人的内心充满了撒但败坏性情，人面对神时的表情、举止、言谈让神厌憎。”第三方面，不忍目睹，为什么不忍目睹呢？咱再举个例子，沈伟，你说你妈看着你是什么感受？（沈伟：心痛。）为什么心痛？说说。（沈伟：……）小嵩说一下不忍目睹这个词的意思。（小嵩：不忍心看。）不忍心看，看不下去了，是不是看不下去了？（嗯。）不忍目睹，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就好比说沈伟他妈，他爸如此残忍地对待他妈，他妈离婚了没有？（没有。）他妈为什么没离婚呢？为了她丈夫吗？（为了她儿子。）是不是为了沈伟？（嗯。）“我要是离了婚，这个孩子要不就是没妈的孩子，要不就是没爹的孩子，就成了单亲家庭的孩子。”你说沈伟他妈刚生下沈伟的时候沈伟是不是现在这样？刚出生的沈伟是什么样的？（小嵩：清澈、透明。）当妈的对待刚生下的孩子是不是一样的心情、一样的期盼呢？（是。）是不是期待着：“我家孩子长大了是个省长，还是个市长？”看着孩子这五官，方方的脸有官相，又带着稚嫩的眼光，父母心里是满满的期待。小孩笑的时候可爱不可爱？沈伟小的时候笑起来可爱不可爱？（可爱。）沈伟小时候和

他妈耍不耍赖？他妈对他的感情是不是和天下所有父母亲是一样的？世上人说儿不嫌母丑，那母有没有嫌儿丑的？（没有。）都是一个心情，谁看着自己家的孩子都可爱。沈伟他妈看着沈伟一天一天在长大成人，心里带着期待，不管沈伟他爸再怎么无赖，不管沈伟他爸再怎么打她，她为了沈伟不能离开这个家，不能让沈伟没有一个家，她是为着沈伟而活着。可沈伟看见这个家以后，他理解不理解他妈的一片苦心啊？（不理解。）他不去理解他妈的苦心，他只是想为他妈出口恶气，把他爸给打一顿，“宰杀”了他。他妈愿意让他打他爸吗？（不愿意。）他打他爸的时候问他妈了没有？没有。沈伟他爸就是再有问题，最起码还是沈伟的爸吧？最后沈伟他爸得病了卧床不起的时候，想见见沈伟，沈伟回不回去？沈伟不回去，他妈那时候心里是怎么想的？沈伟他爸要去世的时候他妈是怎么想的？“沈伟，他就是再不好，他也是你爸，你怎么能做这事呢？你打了他，你还不知悔改？你做的这是什么事呢？当儿子的还能打爸呢？你现在已经打了，你该不该悔改？该不该认错？当妈的、当爹的也不追究你什么了，你爸快不行了，你得送送终！你爸快死的时候你都不来送终，那我死的时候你会不会来送终呢？”他妈想不想这些事？他爸临死的时候他都不主动回去，还得他妈主动地去找他，叫他回去，他妈心酸不心酸？（心酸。）他妈愿意看见这个场面吗？愿不愿意看见她儿子和孩子爸是仇人，仇到了老死不相往来？（不愿意。）“死，我也不和你来往！”他妈看到这个场面，能不能看得下去？不忍心，看不下去了，可就是看不下去了还得看，“哎呀，不行呀，沈伟，我实在看不下去你这种行为了，可是我也没办法，谁叫我是你妈呢，谁叫他是你爹呢，你爸放不下你呀，沈伟你回来吧，回来看看吧。”不忍目睹还得忍。看着沈伟，他妈心里舒服不舒服？你说人要是不舒服会怎么样呢？会不会生出病来？（会。）沈伟体贴不体贴他妈？知不知道他妈的心声？沈伟不会揣摩他妈的心声，沈伟只会揣摩他的心声，他和沈皓一样，谬种，把他的看事观点、他认为对的事就当作了真理。沈伟认为：“我活着得有尊严，他打了我妈，我就打他，我是关羽，我这是正义，我是英雄”，沈伟把这个事情当成了荣耀，出去还和人宣讲、宣谈，他管不管他妈的感受？（不管。）他不管他妈的感受。

给你交通这个例子主要是让你理解什么是不忍目睹。不忍目睹就是看不下去了，当母亲的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咱去理解一下神现在的心思，神造了人，起初的人是什么？（清澈、透明。）清澈、透明，没有诡诈。圣经记载："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作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创世记3：8-13）神问亚当和夏娃，他们就一五一十都说出来了，是吧？（嗯。）没有诡诈、没有欺骗，可现在的人呢？不仅仅是诡诈了，而是明目张胆地和神对着干！神明明地告诉你神有烈怒，神有焚烧、咒诅，人害怕吗？人不害怕。神说神恨恶人的败坏性情，你活得是人没人样鬼没鬼样，人听见这句话了没有？听见了。变不变？对神说的话不搭理，处于一种麻木状态，就是活死人一样，惨不忍睹，让神不忍目睹。神作在人身上的是拯救，而人做在神身上的是什么？（悖逆、抵挡。）悖逆、抵挡你看不见。人做在神身上的是什么？是弃绝。还有什么？人给神带来的是什么？是伤痛。"从起始神造的人类的样式到末了神看到的人类的样式是完全不同的。"完全不同！就我刚才讲的沈伟的例子，咱体验一下。你怀胎十月生下孩子容易不容易？（不容易。）人常说"孩子是我身上掉下的一块肉"，你看见你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可爱不可爱？特别是刚开始牙牙学语的时候看着都可爱，这就是神刚开始创造人的那种心情。可到现在神看见的是什么？"从起始神造的人类的样式到末了神看到的人类的样式是完全不同的"，"我刚开始抱着你的时候，想着你以后是个什么什么，等到二三十年以后，到你成人以后，你是个什么样？不忍目睹！"沈伟他妈在他爸的权下活了一辈子，他妈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背景下期盼着什么？她想不想有一个美好、和睦的家？（想。）她想不想有个说话温柔、体贴的丈夫？（想。）她想不想有个能听她心声、体贴她、能正常沟通的一个丈夫？（想。）可是没有，在这方面她失望了。但她想不想沈伟走他爸的路啊？"我的儿子沈伟你以后可是不能走你爸的那个道路，你可得做一个有正常人性的人"，这是不是她所盼望的、期

待的？（是。）沈伟知道不知道这些？她所期待的是一个样，但是她看到的却是另一个样，不忍目睹。

从父母开始生下孩子，父母是期待的，等到了末了，也就是临近当父母要走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什么？神说："起初，人的样式是简单、稚嫩，虽然一无所知，但是内心深处是纯洁的、干净的，从双眼就能看得到人内心深处的清澈、透明，没有现在人所具备的种种败坏性情，没有刚硬、没有狂妄、没有邪恶、没有诡诈，当然也没有厌烦真理的性情。从人的举止言谈、从人的双眼、从人的表情就能看得到，这样的人类是神初始所造的、神所看好的人类。但是到了最终，当神再次面对这个人类的时候，人的内心深处不再是那么清澈，人的双眼也不再是那么清澈，人的内心充满了撒但败坏性情，人面对神时的表情、举止、言谈让神厌憎。"这个咱有体会了吧？举沈伟这个例子就是让你体会一下。"但是，有一个事实谁也否认不了，因着这个事实，所以神说这样的人类在神眼中不忍目睹。哪个事实呢？就是谁也否认不了的是，这个再次来到神面前的人类是神亲手造的，但是这个人类不再是起初的那个人类，从人的双眼到人的思想，再到人的内心深处，充满了对神的抵触、背叛，从人的双眼到人的思想，再到人的内心深处，撒但的性情一点不差地在人身上流露出来。"你说在我心里边沈皓的印象怎么样？（勤快。）勤快、顺服，是吧？世上还有一句话是一开口说话就是带着笑脸，不笑不说话，这说的就是沈皓。我小时候记得常有人说你看那个人说话嘴有多甜呢，多有礼貌呢，见了人就叫叔叔、阿姨，人家不管和谁说话都是笑脸，不管心里边再苦给人的都是笑脸。给人笑脸相对的反义词是什么呢？和人家说话的时候常是拉个脸，好像人家欠下你几斤黑豆似的，是吧？你看沈伟一说话就是这样，人家谁也没有惹他，也没怎么着他，平白无故突然来个晴天霹雳，突然间乌云就来了。沈伟，谁惹你了？一说话好像每个人都是你的仇人一样，你好像就是在和仇敌说话一样，人喜欢不喜欢这样？（不喜欢。）人不愿意和你说话就不和你说话了。世上人常说，看那个人说话多懂礼貌，人家不笑不开口，只要开口人家就是笑脸，不管人家心里怎么想，人家一笑一开口，你看见人家这样心里是不是美的

呢？（嗯。）人家对你一微笑说明人家对你是尊重。就像沈皓，不管他心里边再怎么堵着、再怎么累、再怎么不想干、再怎么想退去，他还得笑着和你说，还得陪笑，他们两个就是鲜明的一个对比。“就是谁也否认不了的是，这个再次来到神面前的人类是神亲手造的，但是这个人类不再是起初的那个人类”，咱举个近处的例子，咱们来到一起了，你是来干什么的呢？你是来尽本分的，你是来寻求真理的。你是从哪儿来的？你说你是信神的，你是跟随我的，是我带领着你，这是不是就好像神说的你再次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再次见面的时候？再次见面的时候你是谁呀？你是神亲手造的。我在这儿没有说你是我亲手造的，是你口口声声说你是跟随我的，是吧？（嗯。）你说你是听从我带领的，可是你对我说话的语气、态度怎么样呢？咱们刚见面的时候，国度建造的时候你高兴不高兴？（高兴。）我说：“咱可说好了啊，国度建造咱招的是牛、马，可不是让你做主人的。你要是愿意当牛、马你进来，你要是不愿意当牛、马就不要进来，我可不是来这儿招主人的，不是招来给我当主的，我是招你来当牛做马的。”可是进来以后呢？有几个是愿意当牛、当马的？（没有。）没有人愿意当牛、当马，反而还把我当成了一个出气筒，有什么怨气就对着我发，有的是言语流露出来了，有的是在暗地里流露出来了。

“但是这个人类不再是起初的那个人类，从人的双眼到人的思想，再到人的内心深处，充满了对神的抵触、背叛，从人的双眼到人的思想，再到人的内心深处，撒但的性情一点不差地在人身上流露出来”。你看沈皓，虽然他啥时候都是笑着和你说话，但你和他对话的同时，能看见他流露出来的什么？对神的什么？（抵触。）抵触、背叛。“无论是从人的眼神还是从人的表情上，人的刚硬、狂妄、诡诈、邪恶、厌烦真理这些撒但性情毫无掩饰地、很自然地流露出来，甚至当人面对神话语的时候，当人与神面对面的时候，人的撒但败坏性情、撒但所败坏的人的实质毫无掩饰地就这样流露着。”咱体验到了吧？（嗯。）感受到了。“这个事实的出现让神感觉到的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不忍目睹’。”我给你举了沈伟的例子，那在你自己身上能不能看见不忍目睹的事例？沈聪能不能看见？（沈聪：能看见。）看

见了什么？（沈聪：就是人……）不要说人，就说你。（沈聪：在临到对付修理的时候，人流露的是：暴跳如雷。也反问自己：这不是你该尽的本分吗？你不是甘心乐意的吗？怎么你今天还发脾气、还暴跳如雷，还流露畜生一样的性情？）每个人流露出来的有哪些性情呀？狂妄，刚硬。“无论是从人的眼神还是从人的表情上，人的刚硬、狂妄、诡诈、邪恶、厌烦真理这些撒但性情毫无掩饰地、很自然地流露出来”。沈聪是老好人，人家对谁都是一种好的表现，那天沈聪得罪了沈军，见了我就赶紧和我说：“呀，我得罪沈军了。”沈聪一般是不得罪人的呀，是吧？（嗯。）那他得罪不得罪我？人他不敢得罪，但他敢得罪神，敢得罪我。沈聪，你说你尽忠心呢，那天我吩咐了你一天让你找一个尺度做个标记，可是沈聪就是没找到我说的那个尺度，我说：“沈聪你干的这是什么？”沈聪还在那发火呢，“一天了，我就找不到你说的那个尺度！”还发脾气、发火呢！你和谁发火呢？神话怎么说的啊？“人的刚硬、狂妄、诡诈、邪恶、厌烦真理这些撒但性情毫无掩饰地、很自然地流露出来”。沈皓，那天你这个表现是第一次表露出来，那叫显形了，是吧？（嗯。）今天是第二次了，又显形了，毫无掩饰地流露。张硕呢？张硕的撒但性情有没有毫无掩饰地流露出来？（张硕：……）张硕不高兴的时候，感觉到三点一线的时候，心里还有没有我呢？眼里还有没有我呢？那时候临走了也没有说“弟兄，我走呀，我回呀”，从那边走的时候招呼也不打了，毫无掩饰的。我为什么要点出这个点呢？你知道我点这个是什么意义吗？点住这个就是点住你的鼻子尖了，我点住你、抓住事实与你说话，你还在辩解表白呢，如果我只是把这些话和你说了，说你毫无掩饰地、很自然地流露出来的就是刚硬、就是狂妄、就是诡诈、就是邪恶，你和你对号吗？（不对号。）所以你即便是看了一遍神话也还是什么都没有留下。“甚至当人面对神话语的时候，当人与神面对面的时候，人的撒但败坏性情、撒但所败坏的人的实质毫无掩饰地就这样流露着。这个事实的出现让神感觉到的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不忍目睹’。”知道不忍目睹是怎么回事了吗？为什么说不忍目睹？这个不忍目睹主要是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什么？当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人是神造的，是神亲手造的。另一个原因是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流露的竟然是什么？毫无掩饰地流露着诡诈、狂妄、邪恶、厌烦真理，毫无掩饰地流露着这些东西，这就是不忍目睹。

“尽管走到现在的人类，走到这个时期的人类，不管是从大环境来看，还是从人自身方方面面的实际情况与条件上来看，已经符合了神最终要作的第三步拯救人类工作的要求程度了，但是神依然在现有的这样的情况之下对人类充满了期待，同时对人类也充满了恨恶，当然，看到人类败坏的一幕幕，神依然是感觉不忍目睹。但值得庆幸的是，神不需要再在人身上作无谓的忍耐、作无谓的等待，神需要作的是他等待了六千年、期待了六千年、盼望了六千年要作的发表他话语、发表他性情、发表所有的真理的工作。”值得庆幸的是什么？“但值得庆幸的是，神不需要再在人身上作无谓的忍耐、作无谓的等待”，这个怎么去体验呢？怎么认识呢？这“庆幸”是什么含义？幸亏、庆幸，也就是在有不好的一面的情况下还有好的一面，是吧？（嗯。）现在神的心情里有三个点，分别是什么呢？（期待、恨恶、不忍目睹。）这三个点够让神痛心的吧？（嗯。）够让神难受的。所以在这儿就有了，“但值得庆幸的是，神不需要再在人身上作无谓的忍耐、作无谓的等待”，为什么呢？你能感觉到这话的意思是什么吗？你从这个话里听到神的心思了吗？神的心思是什么？寡妇熬儿，熬到他三十了，终于大学毕业了，寡妇说什么话呢？“不管你这大学考得好与坏，值得庆幸的是你终于成功了”，这流露出来的有什么内涵？神的心思是什么？神苦苦等待、忍受了六千年，有了结果了，终于到了！“值得庆幸的是，我不需要再作无谓的忍耐、无谓的等待了！”“无谓”是什么意思？（没有希望，看不到头。）没有任何意义。律法时代、恩典时代在神心里边看有没有意义？（没有意义。）没有任何意义。为什么呀？律法时代、恩典时代就像你养育一个孩子的前期一样，你把月子里的娃娃养大成人了，现在能听懂人话了，这个过程有什么意义？你养育孩子无非就是让他长大能听懂你的话，能听你的话，能按你的话去走，你是不是想要这个时候呢？（嗯。）所以，以前相对来说都是没意义的，值得庆幸的是有了结果了。“神不需要再在人身上作无谓的忍耐、作无谓的等待”，能不能体验到？“神需要作的是他等待了六千年、期待了六千年、盼望了六千年要作的发表他话语、发表他性情、发表所有的真理的工作。”这六千年，神作律法时代、恩典时代的工作主要是干什么呢？经营人。神在等待这个人类能够听懂他的话，能明

白他的话，因为人明白了神话以后，神要向人表白，真情告白。没有这六千年人能听懂听不懂神的话？达不到这个标准。这个六千年还不能没有。刚才说寡妇熬儿，她知道不知道你能考上大学？知道不知道你大学出来有什么结果？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她依然还得这么做。寡妇熬儿，不管再有什么，不管再有多大的困难她都忍受着、忍耐着。当孩子成人的时候，寡妇说“值得庆幸的是我的任务算完成了”。“但值得庆幸的是，神不需要再在人身上作无谓的忍耐、作无谓的等待，神需要作的是他等待了六千年、期待了六千年、盼望了六千年要作的发表他话语、发表他性情、发表所有的真理的工作。当然，这也就意味着，神所拣选的这个人类中即将产生神盼望已久的管理万物、成为万物的主人这样的一班人。”快看见了，是吧？“虽然从整体情况上来看，每一件事情都是那么不如人意，每一件事情都是那么让人痛心、伤感，但是因着时间的推移，因着时代的不同，最值得神高兴的一件事情就是人类历经撒但败坏的日子已经结束了。人类经过律法的洗礼，又经过神的救赎，终于来到了神要作的最后一步工作——接受神的刑罚审判、接受神的征服最终达到蒙拯救这样的一个步骤。”“人类经过律法的洗礼”，这个“洗礼”怎么理解？还记得神说的那句话吗？神说：“人类被赎回来之后，便正式地回到神的家中，原以为可以好好享受一番的人类，却被神劈头盖脸地一阵‘猛击’，这是任何一个人都意想不到的：原来做神的子民还要‘享受’如此洗礼。如此的待遇不得不让人静下心来好好想想：我是神的重金买回来的那只丢失多年的羊，为什么神要这样对待我？难道神用他的方式来取笑我、显明我？”（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人在神的经营中才能蒙拯救》）这个“洗礼”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教育你、管教你呢？律法时代神是什么性情呀？焚烧、咒诅，是吧？（嗯。）抵挡就死，害怕不害怕？在律法时代神流露的性情是咒诅、焚烧，神所作的这步工作就是让人看见神就是焚烧、咒诅，就是让人记住他当时的性情是什么，所以在那个时代的人是不是能够体尝到抵挡就死的感觉？（嗯。）那是不是洗礼呀？（嗯。）当人被撒但败坏了以后，神对待人就像你养活小孩子一样，小孩子不懂事的时候，办了坏事的时候，你干什么呀？你和他讲大道理吗？（讲了他也听不懂。）听不懂，该怎么呢？训斥一下，或者打两下，不和他讲理，因为你和他讲不清，他听不懂，所以你只是简单地告诉他该做哪个，不该做哪个。“开水不要碰，火不要碰，刀不要去动”，他要

动刀的时候，你说什么呀？“这刀是铁做的，你的手是肉，你碰不过它，你要碰它就把你的手割破了”，你和他讲这些大道理吗？（不讲。）只是说“你不要碰啊”，他要是超出规定的界限了，不听话，“啪”地打一下，这就是给他洗礼。洗礼就是不允许你触碰的东西，不能碰，要是不听话碰了就直接管教，不和你讲这个理。律法时代神颁布了诫命，让你知道怎么就该死，怎么才能存留下来，让你懂得了该怎么在地上生活，这就是律法时代的洗礼。

为什么要追求真理（四）

昨天咱主要交通了一个重点是什么？（唤醒人的心、唤醒人的灵。）怎么唤醒人的心、唤醒人的灵？神给咱交通了一个路途，什么路途呢？让你去认识神。怎么认识神呢？认识神的路途是什么？你认识神得从神的作工中去认识。神话《什么是追求真理（十七）》给咱交通什么了？交通了律法时代、恩典时代直到现在，这一路神是怎么作工的，作了哪些工作，神交通这些是不是让你来认识他？（是。）神让你认识神的目的是什么？（沈聪：让人了解神的心思，了解神在人身上付出的心血代价。）让你知道神付出的心血代价是什么意思？（沈皓：让人能体贴神的心意，还报神爱。）往深地说，你认识神要认识什么呢？（认识神的心意、心思。）你认识神心思的目的是要认识什么？（沈皓：认识了神的心思就知道神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神的性情是活灵活现的，可咱信神不是“活灵活现”，咱信神是“死搬教条”！你认识神不就是想认识神的爱吗？你信神不就是想爱神吗？信神不爱神不是枉活一世吗？是不是？（是。）认识神的作工是为了认识神，认识神是为了认识神的爱，认识了神的爱你才能去爱神，也就是说你认识神爱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你能去爱神！你能够去爱

神了，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成了！因为有了爱你就能理解神了。有了爱仅仅只是有理解吗？有了爱你就能做神的知心人，有了爱你就能与神相合，一切来自于爱！所以，神说这些话都是为了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唤醒你的心与灵是要干什么？是让你去发现神的爱，让你去爱神。你发现了神的爱，你才能去爱神。那你怎么发现神的爱呢？昨天咱交通了神是怎么作工的，律法时代神是怎么带领人的，恩典时代神是怎么带领人的，人给神带来的是什么？神给人带来的是什么？这是不是神爱的流露？

为了好理解，咱举个例子。你父母喜欢不喜欢和你讲他们的历史？（喜欢讲。）你父母和你讲不讲你的历史？（讲。）你父母给你讲你的历史，讲你从小到大遇到了什么事，同时还讲他们自己的历史，讲这些话的目的是什么？会达到什么果效？你们在世上看到类似沈伟这种言行举止的人会说什么话？（没家教。）没家教、没教养。什么是家教？家里边的教育。什么是没教养？教养主要就是说父母的教和管，没教养就是父母没教、没管。你父母是怎么教、怎么管你的呢？我给你们讲一下我的经历，你们也回想一下你们的经历。你们看见我有包容、忍耐吧？（嗯。）我能换位思考，我能感受到你的心思，我说话能感觉到你的反应，我说话知道这话该怎么说，知道这话该说还是不该说，我不愿意伤了你的心、伤了你的自尊，所以谁也愿意和我交通、和我来往。其实这都跟我小时候的经历、我的家教息息相关。以前我常说我的命不好，可是咱看了神的交通了，有命好不好这一说吗？（没有。）不仅没有命不好一说，反过来还看见神给人安排的命运实在是太好了。为什么说好呢？这就涉及到了人的看事观点了。是因着这个在人来看不好的命运把我教育成人了，这么看，我的命运好不好？（好。）如果没有以前人认为的那个痛苦的命运，就没有今天的我。你说我现在还能想起我小时候的事是什么原因？（沈默：一些伤害了你的事让你印象深刻。）光是伤害了你，你就印象深刻了？就单单是这一个原因吗？也不一定，不可能，为什么呀？印象深刻是因为你的父母常常要唠叨，所以加重了你的记忆，影响了你的一生。我的家庭兄弟姐妹几个，我爸是工程师，一年在外不回家。四

五十年前，一个女人在家，丈夫一年四季在单位不在家，偶尔才能回一趟家，你说这个女人她在村里的地位怎么样？（会被人看不起，会被欺负。）会被欺负，因为她丈夫不是在外边当官的。要是当官的，或者家里边特别富有，人不但不会欺负，还会仰望。虽然我爸在单位是个工程师，但在外边人眼里他无非就是个工人。一个工人的家眷，谁高看搭理呀？所以村里的人就看不起，我们在村里边就受到了欺负。那时候土地还没有下户，人们还是集体劳动吃“大锅饭”，打下的粮食由公社、生产队掌管，农民的口粮都是按人头分到一家一户。每年分口粮的时候，人家是先给家里有干部的分，之后是给在村里有地位的分，最后是给家里有男人、有劳力的分，给这些人全部分完以后，天就黑了，黑灯瞎火的人家就拿铁锹铲了一些最后剩下的粮食底子，也就是混着土块的粮食，“这是你的”，每年分口粮就是那样分的，你说吃啥呢？我妈带着我们兄弟姐妹几个，怀里抱着一个，手里拉着一个，后边一个大的还带着一个小的，你说那是什么生活？村里的人你不如他了他小瞧、欺负你，你比他高了他嫉妒你、背后陷害你，所以我们在那个村里是有人看不起、欺负，还有人嫉妒。不管怎么说我爸是个工人，比农民强，但也恰恰是因为我爸是个工人常年不在家，所以我这个有爹的孩子也被村里人当没爹的孩子欺负。平常的时候村里人欺负的是我个人，分粮的时候又是给我们这样分的，欺负的是我们一家人。我们家邻居喜欢看戏，我奶奶串门了，人家和我奶奶说你儿媳妇怎么怎么了，我奶奶也愿意去听这些闲话，我爸一回来，然后邻居又给我爸汇报呢，你媳妇怎么怎么了。我奶奶和我爸一说，邻居再一说，一对号，我爸和我妈生气了。我爸要么是常年不回来，要么一回来就和我妈生气、不和。他生气了，我妈气得说我奶奶，我奶奶气得又说我爸呢。我爸虽然不是打人骂人的人，但他也是有尊严的，也生气呢。我家邻居在我爸面前是挑唆，我爸生气了回来以后和我妈就是仇人，这是个什么家庭？我妈带上几个孩子怎么生活？家里能是什么样的生活条件？家里边能收拾干净吗？衣服能洗得过来吗？脱了衣服身上就是满满的虱子、跳蚤。后来在村里生活不成，我爸出去上班的时候把我们带出去过了几年。过了几年回来以后更甚了，环境加大了，我家隔壁的邻居换成了全家都是偷盗的小偷，单单是小偷也还无所谓，但人家还是强盗，就是人常说的在全村是出了名的“畜生”，每天就是欺负人。我记得邻居家的孩子比我小四五

岁，有一次我和他不知道因为啥吵起来了，他妈过来就打了我两个耳光。当时我妈不在家，我姥爷给我家看门呢，我姥爷耳朵也不好，人家在那骂我呢，我回了家我姥爷是训我呢，嫌我招惹是非了，你说去哪儿诉苦呢？一个人趴床上哭去了。去了学校那就更不用说了，为什么我能成了“无声电影”？你说我和人家同学们在一起能说什么呢？要是一直是这样，也就罢了，可在我八岁的时候，连这么一个父亲都没了。父亲没了，奶奶也就和我们不亲了，相当于也就没奶奶了。当妈的带上几个孩子怎么过？难不难？（难。）当时的我知道她的难吗？她和我说难的时候我能听懂吗？听不懂，所以她的难和我说吗？（不说。）

生活不了，怎么办呀？只能找一个、碰一个。后来碰到了一个当教师的，人家身边也有一个孩子，比我们兄弟姐妹都大。我妈为什么要碰一个啊？为了什么？为了生活。说白了找丈夫的目的就是为了找一个挣钱的机器人呗！不就是为了这个吗？人就是互相利用，我妈为了我们这一家能生活下去碰了一个。两个人碰到一起就像人常说的，一个馒头掰开了，再碰到一起就不是很合适、很入贴了。而且两家还都有孩子，我们这边是有好几个孩子，人家那边虽然是一个但还是老大。这样的两家人走到一起的时候，经济上是不是依然是困难的呀？（嗯。）一个人挣钱要养活好几个人，生活就紧张。生活紧张意味着有什么事发生？经济战争。我爸身边的老大念书去了，那时候念书的时候人家要住校，住校就存在伙食费等一切的开支，你不能不让人家念书吧，可是下边还有好几个要念书，都要花钱呀，所以生活就紧张。老大他在外边也没有啥好吃的，等他过年过节回来了，就改善伙食吃个好的，所以在吃饺子的时候，他就多吃了几个。一多吃就吃得撑着了，晚上吐得“哇哇”的睡不着，撑着了，吃坏了。吃的时候我妈肯定是说吃吧、吃吧，当后妈的不能说“别吃太多”，等吃完了我妈背后说：“就没吃过饺子！”什么难听话都能说。这些话她当然不会和我爸说，只能是背后说。有次我妈翻开老大的书本，看见里边有一沓包糖果的纸，你说我妈看到会有什么想法？（生气。）为什么生气？“老大真是你亲孩子呀，我在家吃不上饭，老大还有糖果吃。”我爸能说自

己偷偷地给老大钱了？究竟我爸有没有偷给咱不知道，但是有包糖果的纸。我妈说老大吃糖了，我爸就说："那是孩子在外边捡的攒下来的糖纸吧！"我妈能信吗？（不信。）包糖果的纸都能成为争战的原因！父母争战的时候，孩子在中间难受不难受？说什么？该听还是不该听呢？老大念书毕业了，该老二念书了，老二也就是我家的老大，我亲哥。等到我亲哥去学校也要花钱的时候，我爸说："去学校就不能买两个窝窝头吃？"学校有没有卖窝窝头的？（没有。）学校里边哪有卖窝窝头的？我妈听着这话伤心不伤心啊？"你孩子那时候上学包糖果的纸都攒下一沓，我孩子上学你就让他买窝窝头吃？"你说这不吵架、不打架能行吗？等再大点了，老大毕业了要娶媳妇结婚呢，你说我爸有什么心思呢？"你家四个我家就一个，我还不得体体面面给他娶个媳妇？"可是那个时候家里边可能攒下钱吗？（不可能。）我爸那时的心思是什么？竭尽全力、集中火力、勒紧裤腰带给老大娶媳妇。我爸就一句话"集中火力"！你说我妈可能集中火力吗？（不可能。）我妈说："集中火力还让不让这些人活呢？你今天集中火力给他娶媳妇了，下边还有好几个呢，都看样儿学样儿吧。"我爸听了这话心里平衡吗？（不平衡。）"你几个孩子，我就这一个孩子，然后你还不能给我集中火力。这也就罢了！我一个孩子，你几个孩子，钱还得我挣，你还要平均分配。"你说这气一天能生完吗？从哪儿能得来家庭和睦呢？要娶人家姑娘当媳妇呢，没有彩礼钱，一进家什么也没有，人家姑娘娘家能过关吗？不过关，当爹的能好活吗？本来想着两个人搭伙过日子能好过一些，结果一个人赚钱好几个人花，你说我爸后悔不后悔？后悔、痛苦、难受和谁说？后悔、痛苦、难受还不能说。他难受，我妈难受不难受？（难受。）我妈肯定难受。我爸我妈碰到一起，两个人就是经常在"战场"上争战呢，我妈赢了以后悄悄地暗自高兴。在这种环境下我学会了什么？包容、忍耐，在那个情况下能不能成了沈伟？（成不了。）成不了。那得来的就是多包容、多忍耐、多忍让、多体贴、多理解。我看到他们生气我就累，我嫌他们生气，我和我妈说："你争什么争？他想干什么就让他干吧。"我妈和我说呢，"我不争你吃什么？你还活不活了？你还上不上学？你还娶不娶媳妇？我为谁争？不都是为你？我难道就愿意生气？我难道不想好好过两天？谁给我惹的祸呢？"所以我从小学会了体谅人、理解人，还学会了什么？勤

俭节约。在生活方面你也可以看得见我勤俭节约，没有这个环境我不会勤俭节约。

小时候发生的这些事为什么我都知道，并且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啊？因为我妈要和我说呢。我小的时候，什么也不懂的时候，我妈和我说了我也记不住，她也就不和我说，等到我能听懂话了，她就想在我跟前诉苦。不管我能不能听明白，她是想有一个能倾听她话的人，诉苦呢。诉什么苦呢？她的历史，她的一生，她小时候是怎么长大的，遇到了什么样的环境，她是怎么嫁给我爸的。那时候我爸在村里边名声不错，我爸就没有进过学校念书，但是考上了那时候的专业大学。我爷爷可能也不是亲的，所以人家不供他念书，就让他放羊呢。他去放羊的时候抽时间趴在教室窗外听人家上课呢，有的孩子放学回来不愿意做作业，就找我爸做呢，我爸没本子、没笔，人家给他拿过来本子、笔让他做，托他写作业。白天他们在教室里听课，他就在教室外边听，等考试的时候，就没做过作业的孩子能去考试吗？不能，所以我爸就替他去考试了。我爸替人家考试拿了第一，学校就把那个孩子给录取上了。那个孩子去了学校以后，人家一提问，结果他什么都不会，“你这第一从哪儿来的呢？”后来学校那边就直接录取了我爸。我爸就没有念过小学、初中，就直接被专业大学录取了。你说我怎么知道我爸的这些事情啊？（你妈说的。）我妈为什么要和我说这些事呢？因为我不好好学习，她要教育我，她要唠叨，所以就要和我说这些历史，“你不好好学习，你看你爸是怎么学习的。”这些事情是不是都是我妈给我灌输的呀？（嗯。）我妈天天在我跟前唠叨和我说呢。她和我说这些一方面是想给我倒倒她的苦水，另一方面是当妈的、当父母的，怕孩子成为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就要常唠叨这些，“看妈是怎么对待你的，你以后可不能娶了老婆不要娘，成了没良心的人。”是吧？（嗯。）她和你唠叨这些，一方面是当妈的有了一个能听她说话的人、诉苦的人，另一方面，当母亲的她不仅要再三提醒你，还要说什么呢？“现在邻居家欺负咱呢，你可得好好学习，出人头地，不然人家都看不起咱。你小时候人家怎么欺负咱了，分粮食呢，人家给咱分的是粮食底子，土堆里混着的粮食。这个邻居这么骂了，那个

邻居指桑骂槐地说了，你爸也不在家，咱们低三下四的……”我小的时候，家里的院墙塌了没有去垒，我家邻居垒墙直接就进我家院子里垒，隔一年占上一尺，隔一年又占上一尺，我妈敢不敢和人家生气？不敢，只能告诉给我：“咱的院墙原来是在那里呢，我是没这能力了，靠你了，你以后得出人头地，到时候你还得把‘台湾’收复回来，就靠你们这下一代的花朵了。”我那时候也一直在想这些事，对那家邻居就是仇恨。父母和我说了这些话以后，我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一定要收回来，一定要出人头地。）重点还有什么思想？咱说这些有个主题是什么呢？是想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当妈的常和孩子说：“你可记住啊，谁是你的仇人，谁是你的恩人。你八岁的时候谁干了什么，九岁的时候谁干了什么，谁欺负你了，谁恩待你了……”父母再三地唠叨，在你心里边记住了。你小时候不明白，她也不说，等你能听懂话的时候，她和你说这个话是在诉她的苦，是吧？你再大点的时候她是不是还要和你说啊？再大点的时候，她和你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刚开始你能听懂点话了，但你能听明白她什么意思吗？你听不明白，听也是糊里糊涂地听呢。当你能听明白了，父母还要和你说，这时候和你说是什么意思？就有了希望在里边，并且等你能去找仇人报仇雪恨、去找恩人报恩。

借着父母的唠叨，你知道了你的过去，了解到了你不懂事的童年，如果没有父母经常在你耳边唠叨，你能记起你的童年吗？你能记起童年往事？（不能。）根本不可能。我妈经常在我耳边唠叨，我才记起了童年往事，想起了痛苦的经历，看见了我妈在我身上付出了多大的心血代价，为了我和我继父争战了多少次，这个时候我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我妈含辛茹苦地把我拉扯大不容易。）不要说我妈了，就是我的继父，在我身上也付出了很多。我八岁没了爹以后，一两年就有了继父，我继父不管再怎么，他得保障我们的生活吧，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也比较尊重他。我从那个家庭出来以后就有个什么心？不仅是觉得我妈不容易，我继父容易不容易？（也不容易。）不容易。他虽然是继父，但在我身上也付出了很多。那时候我想的是：我妈为我操劳了一辈子，我继父也为我操劳了一辈子，不容易啊，我不

能让他们再吃苦了，我要尽我所能地去孝敬他们，让他们安享晚年，有良心的人心里是不是都有这个心思？（嗯。）可我刚刚学校毕业参加了工作，我不花钱了，能挣钱了，我继父就得了肺癌。我上班回来看看人家吧，他倒已经是卧床不起了。从这儿看到了什么？从这儿转了一个话题，就是昨天晚上咱交通的，历代所有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徒劳是什么意思？白干，是吧？（嗯。）我刚刚参加了工作我继父就走了，那他是来干什么的？他是为我效力的。他把我养育成人以后，他的使命就完了，他就走了。我妈和我妻子配搭着把我引进神家门以后，我妈也走了，她的使命也完成了。回想一下，他们这一辈子对他们本人来说都是什么？都是徒劳。都是为了谁？我父亲是为了我的生活，我妈是为了把我带到神家，他们的使命完了，他们一生的生活也结束了。

我和你说这些话题的目的是想说什么呢？我是想说明一个什么问题？神说什么呢？神说没人关心神的作工，没人搭理神的作工，人都不愿意搭理。一谈以后的归宿，人都竖起耳朵听呢，人就愿意听，一谈神的作工呢？人就打哈欠，就要睡觉，不愿意听、不愿意搭理，事实是不是也证明了？（是。）神一谈作工你就不愿意听，不用心听。可是你不听神的作工你能知道神的心思吗？我之所以有这样的性格、有这样的人性，从哪儿而来？（小时候家里边的环境影响。）是受家里边的环境、条件、父母教育的影响。父母怎么教育的？是不是父母经常唠叨，经常给我讲过去的一些实际的经历？借着实际的经历，借着父母不断地提醒，让我去认识，才有了这样的结果。我和你说这个事，就是提醒你得注重神的作工。神现在谈什么呢？谈神的经营计划，谈神的三步作工。神和咱谈神的三步作工就是在告诉咱，人类是怎么走到今天的，神在给你谈你的历史，谈神是怎么作在人身上的，这就好像你父母是怎样做在你身上的一样。你这一生是怎么走过来的，你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你只有借着神话才能看见，当你知道了你的历史，知道了你所经历的是什么，知道了神作在你身上的是什么，你才能看见神的爱、认识神的爱。爱神必须得先看见神的爱，体验、感觉到神的爱，你才能够爱神，所以神再三地和咱交通神的三步

作工，交通神作了哪些工作。我谈了我的经历，我交通我的经历是想让你明白神和你交通这些的心意在哪儿，要达到的果效是什么，搞清楚了吧？（嗯。）你得学着去揣摩神的心思，我以后问你神话说什么了，你不能再谈那些规条形式的字句了。

咱接着昨天的开始交通。“终于，人类在享受了神足够的、丰富的恩典之后，这个世界、这个人类无论从哪方面角度上来看，都已经达到了神要作真正拯救人类的工作的程度了，已经到了神要征服人类、刑罚审判人类，神要发表他的话语，以他发表的话语来成全人、来得着一批能够在万物中管理万物的人类这个时期了。”刚才我和你举例子谈了我的经历，我妈和我说这些话是不是都是在我能听明白话的时候、在她要让我支撑这个家的时候才说的这些话？（嗯。）你看神的三步作工，到现在这个时候了，人能达到神作拯救工作的程度了，神才发表他的话语。就像父母养育你，从你不懂事到懂事，到能听懂他们的话，再到能听明白他们的话，最后到你能够承担一些了，你父母才把这些历史和在你身上的寄托都向你诉说。神说：“到了这个时期，神就不需要再忍耐、再继续带领恩典时代的人类活在恩典之下，不需要再继续供应、牧养、看顾、保守恩典之下的人类，不需要再继续不厌其烦地、无条件地供应人类恩典祝福，不需要再无条件地忍耐在恩典之下的人类贪婪地、没有廉耻地向他索取恩典却根本不敬拜他，取而代之的，神要作的是发表他的心意、发表他的性情、发表他的真实心声、发表他的实质。在这个期间，神一方面供应人类需要的方方面面的真理、话语，另一方面，神也流露出、发表了他真实的性情——公义的性情。在发表他公义性情的同时，神不是空洞地说几句审判、定罪的话就完事了，而是用事实来揭露人类的败坏、人类的实质、人类的撒但丑相，揭露人类对神的悖逆、抵挡、弃绝，还有人类对神的种种观念、背叛。在此期间，神作在人类身上的除了怜悯慈爱之外，更多的神发表的是他对人类的憎恨、厌恶、反感、定罪，这一突如其来的神的性情还有神的身份的三百六十度大转弯、改变让人类措手不及，也让人类接受不过来。神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表着他的性情、发表着他的话语，当然，神也以极大的忍耐、极大的包容供应着人类

的所需，以不同的方式、以不同的角度，站在造物主的角度上，用对待受造之物最合适、最恰当、最具体、最直接的方式向人类说话，发表他的性情。这种方式，无论是说话、无论是作工，都是神六千年以来盼望已久的。六千年的盼望，六千年的等待，也就意味着神六千年的忍耐，寄托着神六千年的期待。虽然人类还是神所造的人类，但是经过六千年不断地斗转星移、沧海桑田的变化，人类不再是神起初所造的、拥有一样实质的人类。所以，到今天神开始作工作的时候，神所看到的人类，既是神所期待的，也是神恨恶的，当然也是神不忍目睹的。这里我说了三样事情，你们记没记住？这样一个人类，既是神期待的，也是神恨恶的，还有一样是什么？（是神不忍目睹的。）也是神不忍目睹的。这三样在人身上都同时存在。神期待的是什么？是这样一个人类，历经了律法，又历经了救赎，终于在明白了一些基本的人所应该遵守的律法、诫命的基础上走到了今天，不再是那么简单的、内心深处一片空白的亚当、夏娃一样的人类，乃是心灵里有了一部分新的东西，这是神所期待的人类所拥有的东西。但同时，人类又是神所恨恶的人类。那神所恨恶的是什么？这是不是都知道？（人的悖逆、抵挡。）人类充满了撒但败坏性情，活着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不再是经不起蛇的引诱那么简单而已。人类虽有自己的思想观点、有自己的主见、有自己看待万事万物的方式，但人类做人做事、看人看事没有丝毫神所要的东西。人类会思考，有观点，做事有立场、有方式、有态度，但是人类所拥有的这一切都是来源于撒但的败坏，都是根据撒但的观点、撒但的哲学。当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人的内心对神没有丝毫的顺服，也没有任何的真心，人被撒但所浸透，被撒但的思想教育、被撒但的败坏性情充满，这就意味着什么？神需要说大量的话、作大量的工作在人身上来改变人的生存方式、改变人对待神的态度，当然更具体的就是改变人看人看事、做人做事的准则、方式。在这一切还没有达到果效之前，人类在神眼中就是神所恨恶的对象。神要拯救一个他所恨恶的对象的时候，他需要的是什么？内心深处有没有幸福？有没有快乐？有没有安慰？（没有。）没有丝毫的安慰，没有丝毫的快乐，心里充满了厌恶。在这种背景之下，神唯独要作的一件事情，除了说话之外，除了不厌其烦地说话之外，就是忍耐。这是在神眼中所看到的人类，神的感觉的第二方面——恨恶。第三方面是不忍目睹。从神创造人类的初衷来看，神与人之间的

关系就是父母与孩子的关系、亲人的关系。这一层关系虽然没有像人类一样的血缘关系，但是在神看，这一层关系超出了人类肉体的血缘关系。从起始神造的人类的样式到末了神看到的人类的样式是完全不同的。起初，人的样式是简单、稚嫩，虽然一无所知，但是内心深处是纯洁的、干净的，从双眼就能看得到人内心深处的清澈、透明，没有现在人所具备的种种败坏性情，没有刚硬、没有狂妄、没有邪恶、没有诡诈，当然也没有厌烦真理的性情。从人的举止言谈、从人的双眼、从人的表情就能看得到，这样的人类是神初始所造的、神所看好的人类。但是到了最终，当神再次面对这个人类的时候，人的内心深处不再是那么清澈，人的双眼也不再是那么清澈，人的内心充满了撒但败坏性情，人面对神时的表情、举止、言谈让神厌憎。但是，有一个事实谁也否认不了，因着这个事实，所以神说这样的人类在神眼中不忍目睹。哪个事实呢？就是谁也否认不了的是，这个再次来到神面前的人类是神亲手造的，但是这个人类不再是起初的那个人类，从人的双眼到人的思想，再到人的内心深处，充满了对神的抵触、背叛，从人的双眼到人的思想，再到人的内心深处，撒但的性情一点不差地在人身上流露出来。无论是从人的眼神还是从人的表情上，人的刚硬、狂妄、诡诈、邪恶、厌烦真理这些撒但性情毫无掩饰地、很自然地流露出来，甚至当人面对神话语的时候，当人与神面对面的时候，人的撒但败坏性情、撒但所败坏的人的实质毫无掩饰地就这样流露着。这个事实的出现让神感觉到的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不忍目睹’。尽管走到现在的人类，走到这个时期的人类，不管是从大环境来看，还是从人自身方方面面的实际情况与条件上来看，已经符合了神最终要作的第三步拯救人类工作的要求程度了，但是神依然在现有的这样的情况之下对人类充满了期待，同时对人类也充满了恨恶，当然，看到人类败坏的一幕幕，神依然是感觉不忍目睹。但值得庆幸的是，神不需要再在人身上作无谓的忍耐、作无谓的等待，神需要作的是他等待了六千年、期待了六千年、盼望了六千年要作的发表他话语、发表他性情、发表所有的真理的工作。当然，这也就意味着，神所拣选的这个人类中即将产生神盼望已久的管理万物、成为万物的主人这样的一班人。虽然从整体情况上来看，每一件事情都是那么不如人意，每一件事情都是那么让人痛心、伤感，但是因着时间的推移，因着时代的不同，最值得神高兴的一件事情就是人类历经撒但败坏的

日子已经结束了。人类经过律法的洗礼，又经过神的救赎，终于来到了神要作的最后一步工作——接受神的刑罚审判、接受神的征服最终达到蒙拯救这样的一个步骤。这对人类来说无疑是一大福音，对神来说当然也是一件期待已久的事情。不管从哪方面来看，这都是全人类中最好的时期来到了。无论从哪方面来看，从人类的败坏、潮流、社会的结构、人类的政治、整个世界的资源，还有从现在的灾难上来看，人类的结局近了，这个人类走到尽头了，但是却是神工作最高潮的时候，也是神的工作最值得人纪念、庆幸的时候，当然也是神六千年经营计划工作最重要的、最关键的决定人类命运的时候到来了。所以，无论之前人类发生了什么，神等待多久、忍耐多久，这些都是值得的。”（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什么是追求真理（十七）》）

这里边有一句中心话，神说：“所以，到今天神开始作工作的时候，神所看到的人类，既是神所期待的，也是神恨恶的，当然也是神不忍目睹的。”神对人类为什么是期待的？又为什么是恨恶的？不忍目睹的？张硕，说说神对人类为什么是期待的。（张硕：神期待最终能得着一班能明白神心意的人，现在好不容易到了这个时候了，人能听懂、能知道一点神的心意了，神好不容易能跟人说个话了。）神说：“神期待的是什么？是这样一个人类，历经了律法，又历经了救赎，终于在明白了一些基本的人所应该遵守的律法、诫命的基础上走到了今天，不再是那么简单的、内心深处一片空白的亚当、夏娃一样的人类，乃是心灵里有了一部分新的东西，这是神所期待的人类所拥有的东西。”神期待的有哪些东西？父母养育孩子有什么期待？作为一个母亲，她的期待是什么？（期待儿子能孝顺，期待儿子成家立业。）期待和盼望一样不一样？期待，期，是有时间性的；待，等待，结合起来就是有时间性的等待，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呀？当孩子还在你怀里的时候，你的期待是什么？（期待他长大。）长大的含义太大了。当孩子还在你怀里的时候，你期待的是他什么时候就会走路了，什么时候就不在床上拉、尿了，期待他什么时候就学会说话了，是一步一步的，是吧？（嗯。）期待是短期内的等待。当你怀里抱着个小娃娃，你期待他考什么大学吗？（没有。）那不能说是期待。首

先你得理解了期待的含义，期待就是短期内要发生什么事情，短期内你将要得到什么，这叫期待，它和盼望不太一样。期待的意思是等待，等待肯定时间短，就像你等车，肯定是车快到了你才出去等，如果车三天以后才来，你不可能今天就去等车，是吧？咱先把这个词理解一下。当父母的对孩子的期待最厉害、最严重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也就是说在孩子的一生之中你最期待的是的哪个时间段？（小嵩：孩子即将步入社会的时候。）即将步入社会的时候，再往前说一点，应该是考上研究生的时候，那时候是父母的期待最厉害的时候。考上研究生之后期待什么？期待孩子成家立业、光宗耀祖。常有人形容当妈的辛苦是说，“她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她是不是就盼望着你成家立业，光宗耀祖那一天？（嗯。）晚上抱着孩子睡觉想的也是：“我的孩子从哪个大学毕业以后，进入哪个单位，带着城里的媳妇一回村，人们的眼光‘唰’地一看，‘这是人家谁家的儿子’。”她是不是有这个盼望啊？她的期待在什么时候最厉害？就是在孩子研究生毕业即将要步入社会，即将要成家立业的时候，那是她最期待的时候，也是将她一生的理想、抱负转移到她孩子身上的时候，“你爹可是没做到什么什么啊，下一步就看你了。我照顾了你二三十年，就看你现在了！”她期待着你成家立业、光宗耀祖。从怀胎的时候就想着“我这孩子将来得当个省长”，照顾孩子拉屎、撒尿的时候就盼着“我这孩子将来是省长”，今天你长大了，就等着你去做省长呢。当父母期待的时候，只是有一个期待的心吗？他要把他的抱负交代给你，当你长大成人了，能操持家务的时候，开始管理家的时候，他就想着到了他交权的时候了，他指着家产和你说：“这座山的那几百亩地，是我什么时候给你攒下的，现在该你接手的时候到了；我那个市里还有个房子该你接手了；我在那边还有个厂子……”这些是不是都要给你交代呢？他要让你去管理呢，是吧？（嗯。）期待，期待什么呢？“今天我终于能够把这些家产给你了，你能听懂话了，能够替我管理这些产业了！”咱先得把期待的含义理解了。

“神期待的是什么？是这样一个人类，历经了律法，又历经了救赎，终于在明白了一些基本的人所应该遵守的律法、诫命的基础上走

到了今天”，神期待的是什么？期待的是这样一个人类。是不是期待一个沈月呢？是不是期待一个小嵩呢？是不是期待某一个人呢？（不是。）神经营的是人类。那天晚上小嵩看到神话以后震撼，还有害怕，害怕什么呢？（害怕跟不上神的步伐。）还有什么呢？还有优胜劣汰。“神太不近人意了吧？我原来以为我在神手中是个小宝宝，是神眼中的瞳人。”神怎么说的？神不管你，不搭理你，神只管说话，你愿意走就走，你不愿意走就不走。神经营的是人类，不是经营你一个人，而且神经营的不是以色列，也不是哪个民族，神经营的是整个人类。一谈到这儿是要提醒你什么事呢？你不要把自己看成神手中的小宝宝，更不要把你看成是神所拣选的对象，清醒清醒吧！不要认为“我是神拣选的对象，今天这个环境是神给我摆设的，明天那个环境是神给我摆设的，神就是让我赶紧悔改呢。”神搭理你不搭理你？（不搭理。）神经营的是人类，不是经营你这个人。神经营人类从律法时代、恩典时代再到国度时代，经营了六千年。这就好像你经营一个羊场一样，刚开始你买了三只母羊，两只公羊，你经营羊是为了干什么呀？（挣钱、盈利。）你是为了盈利，为了卖钱，为了宰杀卖肉。可是你刚开始经营这几只羊的时候，你会卖它吗？（不会。）你会杀它吗？（不会。）那你会干什么呀？（让它繁殖。）咱都知道，得让它繁衍生息，就像律法时代一样繁衍生息。你经营羊场，你得学会养羊，知道羊吃什么、喝什么，给它供应上让它繁衍生息。繁衍生息多了以后才开始经营吧？（嗯。）该怎么经营呢？刚开始是五只羊，繁衍生息一年以后成了五十只羊，两三年以后成了二百只羊，在这二百只羊里边你要干什么？优胜劣汰。你看这只公羊不干活，或者这只公羊调皮捣蛋，今天不是顶了那只羊，就是顶了那个人，那这只羊还能要不能要？（不能了。）不能要，杀了、卖了。这就像沈伟一样，沈伟今天顶了这个人了，明天顶了那个人了，沈伟能要不能要？（不能。）该处理呀，该杀了！那只羊它虽然不顶人，但是它不好好吃料，或者是只吃不长膘。（该卖了。）你是根据什么来优胜劣汰的？你根据不根据羊的样貌？“我看见这只羊好看，这只羊留下、那只羊留下，我在这只羊身上作工，在那只羊身上作工，其他那几只羊我不管，就把那几只羊扔了，不要它了。”会不会？（不会。）我给你举这个例子是让你的头脑清醒清醒。为什么呢？因为你总要感觉你是受造之物，神是造物的主，神是慈爱、怜悯的，“神拣选了我，我今天从教

会建造来到了国度建造，我就是神家人，我就可以耀武扬威，我就可以撂挑子，我就应该比世人好，我就应该比世人强……”让你清醒清醒，去掉你的侥幸心理。去掉你的侥幸心理是要干什么呢？是让你不要在丰富的筵席上闹饥荒了。你吃饱了神就留下你，你不吃神就不要你，不存在神拣选了你，你是神选上的。那什么时候才能被神选上呢？是你好好吃，长膘了、长成了，神看上了，这才选上了。不是先选上了你才培养你，而是看见你是个能成才的才培养你。咱刚才说了养羊，再说种树，你种了一批树苗，哪个树该砍，哪个树该修，是不是都有你的想法？那个树它长得又快又直你会砍它吗？（不会。）有个树生长的地方就不对，长在房顶上了，要是让树长起来了，房顶长期被树的根部钻附，房顶就会逐渐出现裂纹，然后漏水，严重的情况下甚至有塌的后果，你能留着它让它长吗？你要是留着它让它长，你就是败家子，你就是沈默！如果你是个尽心、尽力的，你立马就得把它砍了，不能留着它，因为它生长的地方就不对。树就该生长在你给它规划的地方，也就是适合树生长并且能生长的这个范围里边。虽然树在庄稼地里也能生长，但是不能遮盖了庄稼呀。所以树要是长得遮盖了庄稼或者长在房顶上，就是长得再好也得取缔了它。也就是说你的素质再好，你站的不是人的位置，你站了神的位置，那一样取缔你。虽然你是个小树苗，虽然你没有他高大，没有他的素质，没有他的恩赐，但是你长对了地方，那你就还能长。我说的长对了地方和什么对照呢？和你站对了位置对照。你站在一个受造之物的位置上了，那你就有蒙拯救的机会。你长得不是横枝竖杈、枯枝败叶、叶疏枝稀、树小苗黄，那你就能继续长下去。还有的树它委屈得每天起来哭，“我每天就是三点一线，就是吃、干活、睡，太阳出来我就光合作用，出力干活，利用光能把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和水合成有机物和氧气释放出来，一天到晚我不停点地干，直到太阳落山我才休息睡觉，第二天，天一亮我就又开始了光合作用，天天如此，我这活的是什么？”它里边有忧伤、有眼泪，还要不要它？（不要。）国度里边没有忧伤、没有眼泪。每天起来就是太阳照着你，你也得高兴、喜乐！该不该啊？你是受造之物，神造了你，不允许你有忧伤、眼泪。为什么不允许呢？这一段时间神交通了人的命运，你老觉得你的命运苦，你有忧伤、眼泪。你的命运是神安排的，你为什么还要选择呢？你要说：“神安排的我为什么就不能选择？为什么给他安排那个命运？为什

么给我安排这个命运呢？”这又该如何解释？因为你是受造之物，神是造物的主，神想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神怎么安排都公义！神就是安排你转猪，神公义不公义？（公义。）转猪你也得高兴地唱歌，你看见哪个猪生下来不是“哈哈哈”，你看见哪个猪生下来是哭着流泪呢？猪都不哭着流泪，你要是哭、流泪，那你就连猪都转不成。这就是说你得站对位置。

“神期待的是什么？是这样一个人类”，沈皓，“人类”就不是说你一个人，所以你不要每天起来就等着神管教管教你，神不管教你，你就说：“我做了什么事，神没管教我啊！神没和我说话啊！”神和你说吗？神经营的是人类！你经营一个羊场，你经营一片树林，你是怎么经营的？你给它优胜劣汰的时候有你的原则。你经营的羊，一年又一年繁衍生息，神经营的人类也是一样，优胜劣汰，繁衍生息。我给你交通这个，让你知道了神期待的是什么，是要让你清醒一下，神期待的不是某一个人、不是某一类人、不是某一个族、不是某一群人，而是人类！“神期待的是什么？是这样一个人类，历经了律法，又历经了救赎，终于在明白了一些基本的人所应该遵守的律法、诫命的基础上走到了今天”，刚才咱说父母在什么时候对孩子最期待呢？在孩子即将要成家立业的时候最期待。孩子从小到成家立业经历了哪些阶段？（经历了婴儿期、幼儿期、少年期、青春期。）从青少年到成年转折的时候，这是不是父母最期待的时候？（嗯。）当你经历了婴儿期、幼儿期、少年期、青春期以后你就明白一些做人的道理了，明白一些事情了，能够听懂你妈的话了，能够知道你妈说的是啥了。“终于在明白了一些基本的人所应该遵守的律法、诫命的基础上走到了今天，不再是那么简单的、内心深处一片空白的亚当、夏娃一样的人类，乃是心灵里有了一部分新的东西，这是神所期待的人类所拥有的东西。但同时，人类又是神所恨恶的人类。”刚才给你们交通了期待，神期待什么，咱翻来覆去地交通这个，就是要你必须把这个搞清楚。首先说神经营的是这个人类，不是经营那一群羊，不是经营一个人，神期待的是整个人类。“是这样一个人类，历经了律法，又历经了救赎，终于在明白了一些基本的人所应该遵守的律法、诫命的基础上走到了今天，

不再是那么简单的、内心深处一片空白的亚当、夏娃一样的人类，乃是心灵里有了一部分新的东西，这是神所期待的人类所拥有的东西。”当初的亚当、夏娃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神，神能作什么，神作了什么，神和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他们什么都不知道，而咱现在是明白了新的一点东西。就像你养育孩子，刚开始他不会走路，当他学会走路了，你高兴不高兴？刚开始他不会说话，后来牙牙学语，当他学了两句话的时候，你高兴不高兴？你笑呵呵地抱着他“哎呀，学会说话了，好乖呀，好亲呀”！“乃是心灵里有了一部分新的东西，这是神所期待的人类所拥有的东西。”期待是高兴的吧？（嗯。）神的期待和你的期待有什么区别？你的期待经历了多少年呢？顶多经历了二十来年，神的期待呢？（六千年。）六千年！

“但同时，人类又是神所恨恶的人类。”期待还又恨。“那神所恨恶的是什么？这是不是都知道？（人的悖逆、抵挡。）人类充满了撒但败坏性情，活着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不再是经不起蛇的引诱那么简单而已。”当初神把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是因为什么？（因为被蛇引诱，吃了分辨善恶树的果子。）被蛇引诱了，蛇仅仅是说了一句“不一定吧”，就这一句话，他们经不住撒但的引诱，可现在的人呢？“不再是经不起蛇的引诱那么简单而已。”人的悖逆、抵挡和经不住撒但的引诱区别在哪儿？当初的亚当、夏娃，他们持守不住神话，就因为他们持守不住神的话，蛇说了一句话引诱他们，他们就能相信，就跟着这句话跑了，所以神就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是吧？（嗯。）可如今的你呢？今天在一起干活儿的时候，沈伟一说话我心就难受，沈伟记得你说什么了吗？（沈伟：……）沈伟一开口说话就是指责、就是谩骂，不管和谁，开口就是这样的。这个就是已经不再是经不起引诱那么简单而已，不再是别人说一句话就不相信神的话，而是把神的话放弃了，是厮杀。小嵩，当时沈伟那么和你说话你心里难受了没有？（小嵩：难受了。）沈伟你听到了吧？（沈伟：嗯。）你说话伤人。沈伟，你和沈皓说话也是指责、训斥。你不管别人对错，一开口就是指责、训斥。你说你是谁啊？你有什么权利训斥别人呢？就算别人错了，你就应该训斥别人吗？你就应该指责别人吗？你开口就是指责、

训斥？你站在什么位置上了？这样还有没有人和你说话呢？你就愿意当个孤家寡人？在那个场合，尤其是我在那边的情况下，你当着我的面训斥、指责别人的时候，别人心里怎么想？小嵩心里怎么想？“弟兄你看到了吗？这是建造国度呢？这是神家？公义在哪儿？人性在哪儿？弟兄你就不说话？”小嵩想了没有？（小嵩：没这么想。）那你怎么想的？（小嵩：体验包容、忍耐。）今天让你体验什么呢？神摆设环境让你看见人没有正常的喜怒哀乐，让你体验神为什么恨恶人类。人是在什么情况下发怒啊？自己个人的利益受到损失的时候就发怒了，没有个正常的喜怒哀乐，什么都能引起他乱发火，什么都能指责。就像咱今天干的那个活儿，能这么干还是不能这么干，本来就是很小的一个问题，你说：“不能那么干，那么干可能会出问题，可能会有什么后果。”这是不是很普通的一句话？很正常的一句话？（嗯。）你操心也好，或者是你真有这个认识也好，普通的一句话，很正常地说清楚就行了，可是从沈伟嘴里是怎么说这句话的？主要是说他的那种语气、态度，一种强势，一种训斥，“你不知道？不知道这么做会造成什么后果？我和你说了啊，出了问题你负责！”虽然话不是原话，但大概意思是这样，主要是说他说话的气势就是这么压人，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人与人之间就没有正常的沟通、协商，做事更没有商量、没有协商。沈伟，你说你是对的，结果事实是不是让你蒙羞了啊？（嗯。）

为什么要追求真理（三）

“有了这个计划之后，神就开始按着他的计划在人类身上寄托着希望，希望有一天人类按照他所制定的方式、法则、规律有条不紊地管理这个人类，管理这个世界中所存在的万物，管理万物中所生存的种种生物。”刚才给你打了个比喻，你养活一个孩子，在孩子小的时候你就在孩子身上寄托着希望，要把自己所有的家产交给他。这里神对

人的希望也是一样的，希望人能按神制定的方式、法则、规律有条不紊地管理这个人类，管理万物。“神的计划虽然产生了，神的期望也产生了，但是神要达到这个最终目标需要很久，不是十年、二十年，也不是一百年、两百年，更不是一千年、两千年，而是需要六千年。”寡妇熬儿苦不苦？不要说寡妇熬儿了，就说你熬儿苦不苦？从坐月子开始就数日子呢，这几斤几两的小娃娃什么时候就长大了，什么时候就学会走路了，等学会走路了又想什么时候就学会说话了，什么时候就开始上学了，什么时候就能给我考个第一了，这个过程多长时间？你抚养孩子长大成人的那十年、二十年难熬不难熬？寡妇熬儿的这二十年是什么心情？期待、期盼、期望。是吧？寡妇熬儿二十年，孩子学校毕业出来了，然后考上研究生了，不去上了，去哪儿了？打游戏不回家了，你说寡妇气不气？（气。）是不是气得吐血了啊？寡妇熬儿这二十年怎么过来的？这二十年，支撑寡妇的唯一信念就是孩子有朝一日能出人头地，结果孩子考上研究生了是不去，而是去打游戏了，这个时候寡妇的心情是不是被激怒了的心情啊？她会把多年的心血代价积成怒火爆发在孩子身上。那可想而知，神经营了六千年，就是想把他的万物交给你让你去管理，可是你偏偏就不听，即便是你听懂神的话了，你也是就不按着神的话来，你说神会是什么心情？神骂骂你？该不该把你放在千万年来稀有罕见的灾难之中？该不该惩罚你？该不该重刑伺候你？（该。）六千年！神一等就是六千年！“在这个过程中，人类需要经历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纪元、不同的神的作工步骤，需要经历斗转星移，需要经历海枯石烂，也需要经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类从最初的人类、最少的人类，经历了风风雨雨，经历了世间的各种沧桑、变幻之后，人类的数量逐渐地增多，人类的阅历逐步地增多，人类的农业、经济、生存方式、生活方式逐渐地有了改变，逐渐地发生变化，逐渐地产生了不同的方式。到了一定的时期，到了一定的时代，这个人类才能达到神要审判刑罚、神要征服的程度，同时也达到了神要发表真理、发表他的话语、发表他的心意的程度。”这一天的来到容易不容易？（不容易。）怎么不容易呢？（几千年的心血代价。）只是心血代价吗？还有哪些不容易？现在让你看到了，神得着这一班人、拯救这一班人不仅仅是付出了心血代价，而且还付出了什么？律法时代，恩典时代，直到现在，在这个过程中神的心情是等待、忍耐，这是神的心情。从神拯救人类直到现

在，人是怎么走到这儿的？经过了多少年的繁衍生息？经过了六千年的繁衍生息。我想和你说的是咱人今天能坐到这儿的这个不容易。你们看到什么不容易了？咱都看过圣经，你能从圣经记载的那些事里面看到什么？（神拯救人的艰难。）（撒但无时无刻不在吞吃人。）律法时代以色列人出埃及，到迦南美地所发生的那些事，以色列亡国了又重建，重建了又亡，神赐给了剥夺，剥夺了又赐给，还有恩典时代耶稣钉十字架，以色列人把耶稣钉在了十字架上以后，以色列发生了什么？（灭国。）祭司弟兄说："以色列人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什么结果？以色列亡国，神把他们都交给列国，到别的国家做奴隶，比在埃及更痛苦，就这个结果，遭报应了。"（摘自《上面的讲道交通·207-A-8》）这六千年来繁衍生息，走了又来，来了又走，他们都做了一个什么？演员。是要借着他们这些演员表演出各种各样的角色让你看见神的性情。还有什么？神的经营计划、神的作为、神的所有所是，是不是都容纳在这三步作工里边？历代以来的这一些人他们在神六千年的经营计划里扮演了一个演员，但对于咱们的生命进入来说，是不是都相当于一个牺牲品？为什么说他们是牺牲品呀？就像挪亚造方舟，如果没有挪亚你能有那几方面的认识吗？（没有。）如果没有出埃及你能有那几方面的认识吗？没有这些演员，没有这几千年的繁衍生息和神主宰全人类这六千年的变化，你对神不会有这样的认识，所以他们都是一种铺路石，是来供应你生命进入的一个教材，可不可以这么说？（可以。）因为神作工六千年的重点在哪儿啊？就在末世，因为这些人能够听懂神的说话了、能听明白神的说话了，重点在这儿了。就像你养活孩子一样，孩子小的时候你看见他小、可爱，但是你看着他的时候，盼望的是他能长大成人，重点在这儿了。所以以前和过去都是铺垫，都是为这一步工作作铺垫。以前和过去都是为了你的今天，为了你成家立业，成为一个人。这六千年来，神付出了多少啊？从人少到人多，从这儿看到了神经营人类的一个方式。神在这篇话里还说了一个优胜劣汰，说到优胜劣汰咱能想到哪句神的话？神说："……历代以来的先知、使徒都是为今天的这一步效力的，都不是合我心意的，都不是从我来的（虽然多数的都为我尽忠心，但都不是属我的，因此，他们的奔跑为我作了最后这一步的根基，但对其本人来说，都归于徒劳）……"（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一十三篇》）历代以来的使徒他们跑断腿、累断腰所做的一切对

他本人来说都是徒劳。徒劳是什么意思？（白忙活。）对，白忙活、白搭工。为什么说是白搭工呢？因为他们来只是完成了他们的使命。你知道我给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吗？我给你说这话是想说什么？我是说你不要总认为自己倒霉，你要珍惜这份时光。今天让你尽个本分你就认为倒霉，倒霉不倒霉？这么有幸来到末世，这么有幸赶上了神这步作工的关键时期，并且还接受了神的这步作工，太幸运了，这是神极大的高抬！所有的历代使徒，不管是以利亚还是摩西他们所做的一切对他本人来说都是一种徒劳。为什么说是徒劳？因为那时候神没有作这个工作，因为他没有得着真理，没有得着下一个时代的生存法则，仅仅是在当时那个年代说他是使徒而已。咱在交通这篇话的时候又和神话“……历代以来的先知、使徒都是为今天的这一步效力的，都不是合我心意的，都不是从我来的（虽然多数的都为我尽忠心，但都不是属我的，因此，他们的奔跑为我作了最后这一步的根基，但对其本人来说，都归于徒劳）……”连起来交通，这样交通主要是让你干什么呢？主要就是让你能珍惜、宝爱。

“这一系列的变化都在随着神的经营逐渐地发生、逐渐地出现。人类要达到来到神面前接受神的征服、接受神的刑罚审判、接受神话语的供应的程度需要很久很久。没关系，神可以等，因为这是神的计划，因为这是神的愿望。为了这个计划，为了神的这个愿望，神需要等待很久。直到今天，神已经真正地等待了好久好久。”你听了这句话什么感觉？“神已经真正地等待了好久好久”。六千年了，神等待了好久好久，神等待什么呢？（等待这一班人的苏醒。）（期盼有真理的人出现。）神等待了好久好久，神等待着人能够听他的话、能接受他的审判刑罚，神是不是等待着这个？“神已经真正地等待了好久好久”，你看了这些话以后受不受感动？就像你养育你家孩子呢，等待了好久好久，“你终于二十岁了，终于可以娶媳妇了，我也熬了一身病了，也躺下快不能动了。我等待你娶媳妇、等待带孙子这一天，等待了好久好久”。特别是寡妇，“我等待这一天等待了好久好久”。寡妇熬儿，你看到你妈一个人把你供到了大学毕业，又熬到了给你娶媳妇儿的时候，你什么感觉？（泪流满面。）咱得有良心理智。等待了好久

好久是要干什么呢？等待好久不是利用你，等待好久是想把他的家产给你。可咱在接受着神的拯救，接受着神的恩待、高抬的同时，反过来还经常埋怨神，和神对抗、叫嚣。我和你说这些话什么意思？如果你真正地体会到神真正地等待了好久好久，神要把这些万物交给你，你在干活的时候还消极吗？还对抗吗？你看到的是神的爱，这些是不是就解决了？（嗯。）

神说："人类在经历了初始的无知、虚妄、迷茫的阶段之后，神带领人类进入了律法时代。虽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进入了在神的计划当中的一个时代，人类不再像群羊一样过着自由散漫的生活，而是进入了一个有律法引导、有律法教导、有律法规定的生活环境之下，但是人类仅仅是知道了一些简单的关于律法所告知、晓谕、教导人的，在人的生活范围内所已知的东西。比如，什么是偷盗，什么是奸淫，什么是杀人，杀人要负怎样的责任，怎样与邻居相处，做了哪类事情要负怎样的责任，等等这些。人类从最起初的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懂的情况下，知道了一些简单的做人必须知道的神所告知人的律法。在神颁布了律法的情况下，活在律法下的人知道守规矩了，知道遵守律法了，在人的思想与人的内心世界里多了律法作为约束、作为行为准则，人类有了最起初的人的模样。这样的人类懂得守住一些规矩，懂得守住一些律法，不管人守得怎么样，不管人守得是否严格，总之，这样的人类已经比律法以前的人类有了些许人的模样。从行为上、从人的生活上来看，人的活出、人的做事有了一定的规范，受到了一定的约束，不再是那么的茫然，也不再活得那么的没有目标。神的律法、神所晓谕人类的方方面面的说法在人的内心深处扎下了根，占据了一定的位置，让人类不再无所适从，不再活着没有目标、没有方向、没有约束。但是尽管如此，这样的人类还远远够不上神的计划、神的愿望中想要的人类，远远够不上万物的主人这样的人类，神依然需要等待，神依然需要忍耐。活在律法之下的人虽然知道敬拜神，但只是在形式上朝拜神，他们内心深处的神的位置、神的形像与神真实的身份实质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所以，这样的人类依然不是神所要的受造的人类，依然不是神心目中能够管理万物的人类。在

这样的人类的内心深处，神的实质、神的身份与地位仅仅是人类的管理者，而人类是这一管理者的服从者或者受惠者，仅此而已。所以，神还需要继续带领这样一个活在律法之下、仅仅知道律法的人类继续往前走。这样的一个人类除了律法什么都不懂，他们不知道怎样管理万物，不知道神是谁，不知道怎样正确地生存，不知道怎样按照神的要求做人、活着，不知道怎样活着更有意义、人生应该有怎样的追求，等等这些在律法之下的人类是一无所知。律法之下的人类除了知道律法以外，关于神所要求的，一切涉及真理的、涉及神话语的一概不知。因着事实是如此，所以神必须继续忍耐这样一班在律法之下生存的人类。尽管这样的人类比在律法之前的人类有了很大的进步，起码他们懂得什么是犯罪，起码他们懂得应该遵守律法，起码他们懂得应该按照律法、在律法的框架之下活着，尽管如此，神的心依然在急切地盼望着、等待着。”这里边叙说了一个律法时代，律法时代的人懂得了些什么？仅仅是知道了守规条，知道了什么是杀人、什么是奸淫、该怎么生活。他把神当成什么了？当成了管理者。人是个什么呢？人是被管理的顺服者是吧？（嗯。）“这样的一个人类除了律法什么都不懂，他们不知道怎样管理万物，不知道神是谁，不知道怎样正确地生存，不知道怎样按照神的要求做人、活着，不知道怎样活着更有意义、人生应该有怎样的追求，等等这些在律法之下的人类是一无所知。”我在这儿看见了一个什么呀？我看见沈伟活在了什么时代。沈伟是不是活在了律法时代之下？活在律法下的人和沈伟有什么区别？（张硕：活在律法下的人有了些许人的模样，受一些约束。）沈伟在这儿受不受约束？神给咱把沈伟安排在这儿就是让咱经历一下为什么会有律法时代。

律法时代下的人是什么情形？“这样的人类懂得守住一些规矩，懂得守住一些律法，不管人守得怎么样，不管人守得是否严格，总之，这样的人类已经比律法以前的人类有了些许人的模样。”沈伟这话能听懂吗？（沈伟：……）沈伟，咱该有一个什么人样呢？（肖红：受律法的约束。）“人类仅仅是知道了一些简单的关于律法所告知、晓谕、教导人的，在人的生活范围内所已知的东西。比如，什么是偷盗，什

么是奸淫，什么是杀人，杀人要负怎样的责任，怎样与邻居相处，做了哪类事情要负怎样的责任，等等这些。”这里说到了怎样和邻居相处，沈伟，你与弟兄姊妹该怎样相处呢？神在律法时代是急切地盼望着、等待着，因为律法时代人不知道什么是神，只是把神当成了一个管理者，人是一个被管理者。沈伟这一点能做到吗？最起码做到一个被管理者。“活在律法之下的人虽然知道敬拜神，但只是在形式上朝拜神，他们内心深处的神的位置、神的形像与神真实的身份实质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我在和沈伟相处的时候体尝到什么了？你看见我和沈伟相处的时候，我里边有什么？是不是有极大的忍耐？（嗯。）等待、期盼，还盼望着沈伟有活出、有悔改。我再三地和他交通这些，你看见难受不难受？这是不是让你体尝呢？沈伟，咱在这儿尽本分就没有尽本分的样子，你两手插裤兜，两腿一稍息，看着人家别人干活。人家别人都在干活呢，你是在那儿看呢，看看这个，看看那个。看着这个干得不合适了，过去“咔咔咔”给人家当老师教导人家半天，教导完这个了，去那边再教导那个半天。从外边看你是个领导，你是带领，你是负责人。既然你是带领、负责人，你是不是应该把工作负责起来带领他们干呢？或者你不干也行，你给咱操心，把工作安排好，每个人干什么干什么安排好也算。可我看见你活出的是个什么形象呢？你两手插着裤兜，两腿一稍息看着他们，然后看着他们干了活儿以后再评论一番，我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就想起什么了呢？在农村里干活的时候是不是有好多看热闹的？（嗯。）看热闹的是什么姿态？是不是两手插到裤兜，两腿一稍息就站在那里看呢？看打架也好、吵架也好，或者干活也好，看完以后不管对错，他在背后是不是都要评论一番？他最后评论一番的时候管不管你们能不能干完、干成这个活儿？干成还是干不成他不管，他只管评论他的观点、发表他的意见。沈伟，你把你自己当成咱家里的人了没有？你自己就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就是来看热闹的人。我不是没有知觉，我是有知觉的。我有知觉，我在这儿是忍耐着、等待着。你说这个忍耐、等待痛苦不痛苦？（痛苦。）这是给你交通了一下我忍耐着、等待着的那种痛苦，交通这个是要干什么呀？是想让你从眼前看见的这些环境里有一个感同身受的感觉，我能体尝到的，你也能体尝得到，想让你体尝到是让你来看神的作工，看看律法时代下的人。

咱之前交通说有人动了土就要烧香献祭，拿面团捏个猪头代替真猪头，就是献祭了。当献祭的人按着他自己的意思去把这些献上的时候，你说他能感觉到痛苦吗？他献祭他感觉不到，他觉得自己是聪明的。谁能感觉到？接受他献祭的能看见他的欺骗，能感觉到痛苦。那在律法时代下的人献祭是不是都是守了个规条形式？到最后守不住律法了就有了欺骗。偷盗了，守个规条献个祭；杀人放火了，守个规条献个祭；犯奸淫了，守个规条献个祭。不管献什么祭，看着形式上是敬拜神的，是把神称为大了，可是献的是什么祭啊？是不是把头生的羔羊献上了呢？不是。记得该隐和亚伯吗？圣经记载："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创世纪4：3-4）该隐给神献祭拿的是土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神看见了人的欺骗。当献祭成了一种欺骗，并且常态化时，便从律法时代过渡到了恩典时代，白天犯罪，晚上认罪，第二天继续再犯罪。到了恩典时代，神替人类钉了十字架以后，人享受着神的恩典，反过来还要欺骗神。怎么欺骗神了呢？在献祭的时候献土豆、献面团捏的猪头这是肉眼能看见的欺骗，但白天犯罪，晚上认罪这是不是也是一种欺骗呢？都是欺骗神，性质是一样的。所以神一直是在忍受着、等待着。今天借着这个例子让你看见沈伟的所作所为停留在哪个时代，让你体尝一下神的等待、忍耐、忍受，神在忍受着！你忍受的还仅仅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而神忍受了六千年。

你说我亏待沈伟了没有？按理说，一开始建造国度，人都是打进来的，我打进来的人都得达到一定的标准，你要是不能高举神话、不能实行神话都不让你进来。沈伟，就你的这种行为，连个正常人性都没有，可能让你进来吗？是因着下面的人守不住原则让你进来了。在我来看，你进来了这也是神的主宰安排，神作的是成全与淘汰的工作，都有神的美意在其中，所以我只是顺服神的主宰安排，我没有去做其他的。沈伟，去年你来了这儿的时候，没有什么活儿需要干，你把这儿当成了什么？养老院？收留所？吃饭还得别人叫着你吃？后来干活的时候，几天了干不完一个活儿，这一切我都没有追究，我只是

想看见人有一颗回转的心，我想看到人悔改，可作在沈伟身上得不着神的荣耀。沈伟你给别人造成了什么影响？我忍受了多少？有多少人因为你沈伟消极软弱？有多少人因为你沈伟想退去？一个姊妹的丈夫是个外邦人不信派，那段时间过来帮忙了在这儿待了三天，你说你是信神的，人家是不信派，人家过来帮忙了，你看着人家干活，你不干。“沈伟什么也不干……”让人家嘴上都把话说出来了！人家在外边说干得没心劲了，“拉倒吧，不去干了！”人家怎么不来帮忙了呢？“那是什么人呢？都不是人。那还信神呢？信神不都是要好人吗？好人就是那啊？说话和外邦人一样，吵架吵得“哇哇”的，到了干活的时候是不干活，我去了就卡着我干、看着我干。”人家不愿意来帮忙了。说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呢？交通这个是把我体尝到的、感受到的给你叙说出来，是想提醒你，让你也去体验、感受。我感受到了，你也感受到了，你更应该认识谁？更应该去认识神。神的感受是什么呢？这六千年来神是什么感受？律法时代下人的那些所作所为延续到了现在，几千年了，神等待了好久好久，那是什么感受？我做在沈伟身上是这样的，沈伟做在我身上的是什么？

神说：“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人类的发展，随着万物的运转，也随着神手的摆布、神的主宰、神的引导与带领，人类与万物，还有这个宇宙，一直在前行着。律法之下的人类，在被律法约束了几千年之后，终以不能再守住律法而随着神的作工进入了神所开辟的下一个时代——恩典时代。恩典时代的到来是在神差派先知说预言的前提下而开展工作的，这一步工作并不像人观念中想象得那么温馨、如人意，或者让人感觉那么美好，而是一切事情从外表看似乎都是与预言相违背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产生了一个人意想不到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神所道成的肉身——主耶稣被钉十字架。这一切都是出乎人预料的。在外表看，这一切事情的发生是那么的残酷、血腥、目不忍睹，但它却是神结束律法时代、开辟新的时代的一个开端，这个新的时代就是现在你们所有人都知道的恩典时代。恩典时代似乎是在违背了律法时代神的预言的情况之下而来到的，当然也是以神所道成的肉身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来到的。这一切事情发生得是那么的突然，也是那么的

自然，水到渠成。神就是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旧的时代，开展了一个新的时代，带来了一个新的时代。虽然这个时代一开始所发生的一切是那么的残酷、血腥，让人不可思议，甚至突如其来，一切都不像人想象得那么美好、温馨，虽然恩典时代起始的这个画面让人目不忍睹、让人痛心，但是值得庆幸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律法时代的结束意味着神不需要再忍耐在律法之下的人类的种种表现，意味着人类随着神的作工、随着神的计划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迈进了下一个新的时代，当然也意味着神的等待日期已经缩短了。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新的纪元，意味着神的作工向前迈进一大步，也意味着神的愿望即将随着神作工的前行而达到逐步地实现。恩典时代的到来，即使它的开始不是那么的美好，但是对神来说，即将要产生的神所要的人类离神的要求目标越来越近，这是可喜可贺的，这是值得庆祝的。即使人类将神钉在十字架上，在人来看这件事情是伤痛的，但是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就意味着神的下一个时代——恩典时代已经到来了，当然也意味着神这个时代的工作即将开展了，更意味着神此次道成肉身的大功已经告成了，神是以得胜的方式，也是以一个新的名、新的形像面向世人，以新的作工内容向人类打开，向人类公开。而对于人类来说，人类不再因着常常触犯律法而继续烦恼，也不会再因为不能守住律法而受到律法的惩处，恩典时代的来到让人类从神以前的作工当中走出来，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作工环境当中、新的作工步骤当中、新的作工方式当中，让人类有了新的进入、新的生活，当然，也让人类与神之间产生了更进一步的关系。因着神的道成肉身，人能与神面对面，听到了神的实实际际的声音、说话，看到了神的作工方式还有神的性情等等，方方面面人类都亲耳聆听、亲眼目睹，真切地体会到了神确确实实来在了人间，确确实实与人面对面，确确实实活在了人类中间。尽管时间不是很长，但是让当时的人类扎扎实实地体会到了人与神生活在一起的真实感受。虽然说体会到这些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此次道成肉身神说了很多话，话语很具体，也作了很多工作，跟随他的人也有很多，人类彻底结束了旧时代的律法之下的生活，来到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恩典时代。”沈皓说说，这段神话说了个什么？（沈皓：神是怎么开展恩典时代的，这个详细的过程。）神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呢？（沈皓：神为人类钉了十字架，为人流血。）“这一步工作并不像人观念中想象得那么温馨、如人意，或者

让人感觉那么美好，而是一切事情从外表看似乎都是与预言相违背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产生了一个人意想不到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神所道成的肉身——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不像预言里一样那么美好，人想象的都是那么美好的，结果却是那么残忍。神为了拯救人道成肉身，人反而是把耶稣钉了十字架。你说耶稣来在地上作了什么？（沈皓：给人的全都是救赎，恩典。）那是恩典时代呀，不是审判刑罚时代。恩典时代作的是神迹奇事，医病赶鬼、瞎子睁眼、瘸子走路，是给你恩典，不是审判刑罚你，你接受不了，所以你说人邪恶到什么程度了呢？你说神在哪个时代感受到的不是种痛苦？不是种煎熬？不是种等待？这么一个时代一个时代走过来，一个世纪一个世纪走过来，这六千年神是怎么过来的？明白我给你交通这个是什么意思了吗？是想让你去揣摩神的心思，神作在人身上的受了多大的苦，付出了多大的代价，让你身临其境体会一下、感受一下、想一下神的感受，是想打动你的心，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让你去做神的知心人。神实实在在，说付代价就付代价，没有一点虚假，你是能体尝得到，能看得到的。但是神不这么交通，我不这么说，你能看到吗？你能体验得到吗？现在把这些交通出来让你看到、让你体验得到，目的就是要唤醒你，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神在这儿摆设了这么一个环境，也是让你体验一下。

神说：“进入了新时代之后，人类不再活在律法的约束之下，而是活在神新的要求、新的说话之下。人类因着神新的说话、新的要求而产生了新的生活，产生了不同形式的新的生活，产生了不同形式的、不同内容的信神的生活。这个生活比之前律法之下的生活更进一步地达到了神所要求人的标准。神为人类制定了新的诫命，为人类制定了新的、更准确的、更符合人类当下的行为准则，看人看事、做人做事的准则、原则。尽管当时说的话不是像现在这样具体，或者不像现在这样有大量的篇幅，但是就刚刚从律法之下走出来的人而言，这些话、这些要求已经足够了，就是当时人的身量，当时人所具备的，当时人能够达到的、能够得上的也就只有这些了。比如说，告诉人要谦卑、要忍耐、要包容、要背十字架，等等这些都是在继律法之后神对

人提出来的更具体的涉及人性活出的一些要求。除此之外，人类享受到了神所赐给人类的大量的恩典。当然，活在律法之下的人也因着恩典时代的到来享受了大量的从神而来的源源不断的恩典、祝福、偏待等等。那个时代的人类简直就是生活在安乐窝里，人人都是幸福的，人人都是神眼中的瞳人、神手中的小宝宝。除了守住诫命以外，再加上有一些合人观念想象的好行为，人类更多的享受的是神的恩典。比如，人的病得医治，人身上的污鬼邪灵被驱赶出去，人有难处、有缺乏的时候神会破例地显一些神迹奇事，让人的肉体得以饱足，衣食无忧，更多的是人的肉体病痛得医治。那个时代，人所享受的恩典祝福太多了。除了简单的守住诫命之外，人类顶多就是做到忍耐、包容、献爱心等等这些，更多的涉及真理、涉及神对人的要求人是一无所知。因着人一心只想享受恩典、享受神的祝福，再加上主耶稣当时对人的应许，所以人就习惯性地享受起神的恩典没完没了。人认为信神就应该享受神的恩典，这是应该应分的，却不懂得敬拜造物的主，做好受造之物，站好受造之物的地位，尽到受造之物的本分，还有怎样顺服神，怎样做到忠心，怎样接受神的话语，以神的话语为根据看人看事、做人做事，等等这些人是一无所知。人除了理所应当地享受神的恩典之外，还要理所当然地死后进入天堂与主同享美福，更甚者，活在恩典时代的人类，活在恩典祝福之下的人类，错误地认为神就是怜悯慈爱的神，神的实质就是怜悯慈爱，没有其他，怜悯慈爱就是神身份、地位、实质的象征，真理、道路、生命指的就是神的恩典、祝福，或者简单的背十字架、走十字架道路这样的道。恩典时代的人类对神的认识、对神的定位，还有对人类、对人自己的定位、认识仅此而已。那究其原因，归根结底，到底是因为什么造成了这样的局面？谁也不怨，不能怨神没作工作，没把话语说得更具体、更完整，也不能把这个责任推卸到人的头上。为什么？人是受造人类、受造之物，从律法之下走出来到恩典时代，不管随着神的作工经历了多少年，神赐给人什么、神作了什么，那人就能得什么，人就能知道什么，除此以外，神不作的、神没说的、神没有揭晓的，人类没有这个能力去明白、去知晓。但是从客观环境来看，从大背景来看，发展了几千年的人类走到恩典时代这个地步、这个时期，人类也只能明白到这儿，神也只能作这样的工作。因为从律法之下走出来的人类需要的不是刑罚审判、不是征服，当然更不是成全，人类在这个时候需要的只有一

样，是什么？赎罪祭，神的宝血。神的宝血——赎罪祭是从律法之下走出来的人类唯一需要的东西。所以，在这个时期，因着人类的需要，因着人类的现实情况，神要作的工作只有是把自己道成肉身的宝血献出来作为赎罪祭，才能把律法之下的人类救赎出来，以神的宝血作为代价、作为赎罪祭将人的罪免除。人的罪免除之后，人才能有资格以无罪的身份来到神面前，接受神的恩典，接受神的继续带领。神的宝血献给了这个人类，为这个人类而献出，人类得以被救赎。刚刚被救赎的人类能明白什么？刚刚被救赎的人类需要什么？如果马上征服、马上审判、马上刑罚，人类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去接受，没有这个接受能力，人类也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明白这一切。所以，当下的人类，除了神的赎罪祭，神的恩典、祝福、宽容、忍耐、怜悯、慈爱以外，人类也就仅仅能够接受一些简单的神对人行为上的要求，仅此而已。至于人类有哪些不对的思想观点，人类有哪些败坏性情，人类悖逆神的实质有哪些，还有最近讲的人类所持守的传统文化的实质是什么、撒但是怎样败坏人类的，等等这一切涉及更深的人蒙拯救的真理，在当下的人类根本就听不懂。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神只能用最简单的方式、用最直白的方式、用最粗浅的做人的要求来告诫人类、要求人类。所以，恩典时代的人类也就只能享受恩典，无止境地享受神的宝血作为赎罪祭。但是，最大的一件事情在恩典时代已经完成了，这件事情是什么呢？是神要拯救的人类的罪因着神的宝血得以赦免，这件事情是值得庆幸的，这件事情是神在恩典时代作的最大的一件事情。虽然人的罪得以赦免了，人类不再以罪身的形象或者不再以罪人的身份来到神面前，而是因着赎罪祭罪得赦免，有资格来到神面前了，但是人类与神之间的关系依然达不到受造之物与造物主的关系，依然不是受造人类与造物主的关系，恩典之下的人类依然离神要求的管理万物的主人这样的角色相差好远好远，所以，神还需要等待，神还需要忍耐。神的等待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人类要继续活在神的恩典之下，继续活在神在恩典之下所产生的种种作工方式之中。神要拯救的人类远远不止一小撮、一个种族，远远不是仅仅限制在一个种族、一个派别里，所以恩典时代就如律法时代一样，同样需要历经上千年。人类需要不断地活在相同的、神所带领的新的时代之下，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这样，人类需要历经多少个时代，又需要历经多少个斗转星移、海枯石烂、沧海桑田，历经人类在各个时

期的不同变化，历经这个地球的万物发生了不同的变化。在历经这一切的过程中，神的说话、神的作工、恩典时代主耶稣救赎人类的事实传遍了地极，传遍了大街小巷，达到家喻户晓、传到每一个角落的时候，这个时代——继律法时代之后的恩典时代意味着要告一段落了。在这个期间，神作的工作不仅仅是静静地等待，而是在等待的同时以不同的方式作工在生活在恩典时代之下的人类身上，继续他以恩典为主的作工，赐恩典、赐祝福于这个时代的人类身上，让他的作为，让他在恩典时代的作工、说话还有他所作的事实、他的心意达到每一个他要拣选的人的耳中，让每一个他要拣选的人都能得到他的赎罪祭，不再以罪身的形象、不再以罪人的身份来到他的面前。虽然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律法时代的人与神之间素未谋面的那种关系，是更进一步的信徒与主、基督徒与基督之间的关系，但是这样的一层关系依然不是神所要的最终的人类与神、受造之物与造物主之间的关系。当然，这一层关系依然和受造之物与造物的主这样一层关系相差好远，但是比律法时代的人类与神之间的关系已经进步了一大步，这是可喜可贺的。但是不管怎样，神还需要继续带领人类，带领这个内心深处对神充满了观念、充满了想象、充满了索取、充满了要求、充满了悖逆抵挡的人类往前走。为什么？因为这样一个人类除了知道享受神的恩典之外，除了知道神是怜悯慈爱之外，对神的真实身份、地位、实质是一无所知。因着这样的人类历经撒但的败坏，虽然享受了神的恩典，但是人的实质、人内心深处的种种观念、思想依然与神是背道而驰、是对立的。人不知怎样顺服神，不知怎样尽到受造之物的本分，更不知道怎样做一个合格的受造之物，当然更没有人知道怎样敬拜造物的主。人类已经败坏到这种程度，如果把这个世界万物交到这个败坏人类的手上，就等于把世界万物交在撒但手上，完全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所以，神还要继续他的作工，继续带领人类进入下一步神所要作的工作。这一步工作是神期待已久的，是神盼望已久的，也是神之前忍耐已久而为此付出的。”

神交通了律法时代、恩典时代，神把在这两个时代是怎么作的和神的心思是什么作了个缩影，简短地给你交通了一下。为什么要交通

这个呢？咱今天讨论的是什么呀？讨论的是神的心思、神的经营计划。以前说过这话没有？历代以来没有说过，是吧？（没有。）这是开天辟地地表白！神在向你表白！这是在干什么呢？看见这个表白你想到了什么呢？你随后可以再慢慢地看看这段神话、揣摩揣摩这段神话，现在我把我看了这个话的心思给你说说。我记得在我十三四岁的时候，我妈就给我回忆往事，这也可以说是诉苦吧。我妈和我说："在你小的时候，五岁的时候，谁欺负你了，你爸不在家，你姐怎么了，你哥怎么了，周围人欺负你的时候说你什么了……"我有一个邻居，我经常和他在一起玩耍了，我妈就怕人家欺负我，我妈告我说："当初你怎么怎么，他怎么怎么欺负你了，他和你是仇人，当时他干了些什么事情……"你家人和你说过这些话吗？（说过。）"你多少岁的时候得了一场大病，家里没什么什么，我怎么带你去医院的，到了医院谁怎么救你了，你妈和人家是怎么怎么周旋的，怎么没有钱了，怎么借钱了，你那姑姑不管，你奶奶也不管……"这是在干嘛？在你七八岁的时候，你妈和你说不说这些事？（不说。）等到什么时候才说啊？（懂事，成年的时候。）懂事了，你成年了，你可以处理一些事了，你妈就会把这些历史：你怎么长大，你怎么成人，你小时候发生的这些事都告诉给你。"什么人是你的恩人，什么人是你的仇人，你不要看着你姑姑现在对你这么好，你小的时候你姑姑对待你可残忍了，她怎么怎么了，可不要让她欺骗了你。"然后再把你小时候念书的时候，你五岁的时候怎么怎么，六岁的时候怎么怎么，七岁的时候怎么怎么，八岁的时候怎么怎么，遇到些什么样的人事物，你妈是怎样给你处理的，你爸怎么处理的，是不是都要和你述说？（嗯。）特别是寡妇熬儿，如果孩子到了十七八岁，他妈什么也不说，他知道寡妇熬儿的那个艰难吗？（不知道。）等到了十七八岁的时候，他妈要把所有寡妇熬儿的这一摊子苦水全部要告诉给他，什么意思？表白！你得明白你妈的心思，你不能做一个没良心的人。你听了你妈这些叙述以后什么感觉？"呀，我妈在我身上可是付出了不少！"你妈的这一番话唤醒了你的心。是不是等于唤醒了你的心、你的灵？你和你妈更亲近了，你才懂得了孝顺你妈。如果你妈是一声不吭，什么也不说，你会孝顺你妈吗？你会认为你从小是靠着墙长大的。

今天就交通到这吧，祷告一下。

受造之物的价值意义是什么

人活着得有意义、得有价值是吧？（嗯。）那这个价值、意义是从哪儿来的？这个价值意义从哪儿说起？（敬拜神。）敬拜神就有意义、有价值？我的意思是先从这个理论上来跟你说，你不要规条性地回答问题。咱要交通人活着得有意义、得有价值，就得先知道什么是有意义、有价值，这个意义、价值是怎么来的。在世上来说什么样的人活着有意义、有价值？这个人在世上怎么就有价值了？（有钱、有权。）有钱、有权、有地位，是吧？看人家活得有滋有味，人家的人生有价值、有意义。或者说人家在消防队因公殉职了，当了勇士了，当了烈士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看人家活得多有意义呀，人家死也死到好地方了，这是在世界上说的有意义、有价值。虽然在世界上说这样活着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但是这个意义、价值是骗人的。我只是告你说什么样是有意义、有价值，你怎么去理解这个意义、价值。好比说你买了一个灯，这个灯怎么就是有意义、有价值了？（给人照明。）（它得亮。）它得亮，它得给人照明，这样它就有价值了。这个灯为什么有意义、有价值呢？就是因为它能够照明，能发挥它的功用。一个东西发挥着自己该有的功用，这就是有意义、有价值，咱先记住有意义、有价值的这个基本意思。你拿了个灯，就是让它照明呢，可它不能照明，它还有价值吗？（没有。）它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价值了。它给你家里照明了这就有价值，但如果是大白天也亮了一天灯，那就没价值、没意义了。虽然这个灯也亮了，但白天本身就亮，根本就不需要额外开灯，那这个灯发光与不发光都没价值、没意义。你知道什么意思了吗？就是说灯发光了之后给人带来了益处，这才能说有它的价值了。你造了个凳子，你坐了它了，它就有价值、有意义，你把它扔到厕所里，虽然它也是个新的物件，但是能

派上用场吗？它的存在有价值、有意义吗？（没有。）你做了个被子，你每天盖它了，它就有价值、有意义。那个被子在那放了五年，它发挥被子的功用了吗？这个被子的存在有价值吗？（没有。）好了，通过上面说的这几样东西咱就能知道：你造了一个东西，它干了它该干的事了，这就怎么呢？（有意义、有价值。）这就是它存在的意义、价值。你发明了灯，就是让它照明呢，它发挥了这个功用了，这就是它发挥了它的价值、意义。那你知道不知道你怎么就有价值了呢？（好好干活。）开始胡说八道了。

神造了人，人是个受造之物，神在造受造之物时就对受造之物有个要求，你既然是受造之物就该发挥你一个受造之物该有的功用，当你这个受造之物发挥你该有的功用的时候，那你这个受造之物就是有意义、有价值的。通过上面的交通，明白有意义、有价值的来源了吧？（嗯。）那你的人生意义、价值观是不是就明确了？（嗯。）那怎么就有价值了呢？能够有良心、有理智，这是个基础，你怎么就发挥受造之物的价值了？发挥受造之物的价值就是你能够接受神的一切安排，顺服在神的权下，顺服神、见证神、荣耀神，这就是你的一个价值、意义。你能达到以上说的这几点，神看着你这个人就有价值、有意义了。神看着你这个人有价值、有意义了，神就要让你存在下去。这就好比你看着这个灯能给你照明，你就要想办法让这个灯存在下去。如果灯口坏了，你要换个灯口，如果这个灯的电路坏了，你要修一下，得让它存在下去。如果它大白天亮，晚上暗，没有发挥功用，哪天坏了你都不知道，是不是？（嗯。）那你还修它吗？还搭理它吗？你一天起来发挥了什么功用呢？你一天起来是为撒但服务的，你一天起来是为肉体说话，你一天起来见证的是肉体，你一天起来是为自己盘算，“我的得失、我的地位、我的名誉、我的钱财”，你发挥你的功用了吗？（没有。）你没有发挥你的功用，你失去了受造之物的意义，那神让你存在下去还有何意义？那就不需要让你存在下去了。神造了人是让人管理万物，你能按着神的意思去管理万物的时候，那你就是合格的管理者，那就能存在下去。你不能按着神的意思去管理，违背了神的意思去管理，那让你管理了万物以后，是不是全

部违背了神原来的意思？（嗯。）那就不是管理万物了，那是挥霍万物、践踏万物，那你就是罪人、就是恶人、就是该死的种类！所以说你只有接受神话，顺服神、荣耀神、见证神，这是唯一的一条活路。如果你不能按着这个走，你是按着你的己意来走，只能是自讨苦吃，找死！给你说这一切话的目的就是让你不要再为自己的得失而盘算什么，你得一心寻找着人生意义，“我该怎么见证神，我该怎么发挥着一个受造之物该有的功用”，你往这个路上走，神看着你这个人活着就是有意义的。虽然说灯不亮，但它还是给人带来了光明，还发挥着功用，这个灯就还能存在下去，知道这个意思了吧？（知道了。）

今天咱交通了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交通的目的是让你苏醒，得有良心、理智。这个良心、理智是怎么产生的呢？我给你交通这个良心、理智是怎么产生的时候，说了沈伟的家庭，说了我的家庭，他们为什么没有良心？为什么我有良心？这个良心是怎么产生的呢？根据我的经历，从我小的时候就操练我能体尝父母的感受，能从父母的话语中听到父母在我身上所付出的一切，然后今天让你操练能从神的话里边、从神的经营计划里边看神在人身上所付出的一切，就是让你的良心复活，你的心应该有所苏醒。为什么要给你重点交通这个呢？我给你举的例子好像父母教育孩子一样，我苦口婆心地给你说父母是怎么带大你的，是想让你知道父母是怎么养活你的，养活你是多么艰难、艰辛。我今天让你听神的话，是让你看神这六千年是怎么经营的、怎么带你走到今天的，神有什么感受，神在期盼中恨恶，恨恶里边还有什么？（目不忍睹。）目不忍睹。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神还在作着他的工作，你说神对人付出了多少！交通这个就是让你多去体会、感受，以此来唤醒你的良心，让你的良心发挥功用，这样就能让你的良心、理智苏醒，成为一个活人。这就是我给你交通的目的，我给你交通就是想达到这个果效。

238　顺服神、爱神是人信神该有的目的

1　信神就是为了让你能顺服神，就是为了让你能爱神，尽到受造之物该尽的本分，这才是信神的目的。必须达到认识神的可敬、可爱，认识神在你们身上所作的工作是拯救、是成全。这是信神起码该具备的。

2　信神主要是从肉体的生活之中转入爱神的生活当中，从天然里转到活在神的所是里，从撒但权下走出来，活在神的看顾保守下，达到顺服神，让神成全你，得着你的心，脱离撒但的败坏性情。

3　信神主要是为了让神的大能、让神的荣耀在你身上显明，来通行神的旨意，成就神计划，在撒但面前能为神作见证。信神不该是为了看神迹，也不该为了个人肉体，该追求认识神，能够顺服神，像彼得一样顺服至死，信神就是为达到这个目的。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话语成就一切》

因不是觉醒者就弃绝得胜者的问题回复

问题：2015年下发觉醒者文章中写自己是宗派的，2011年外出打工，回来后听原宗派和他好的弟兄说大帮轰的热烈场面，觉醒者说你们这样做不合神心意，那个弟兄生气得走了，文章中的觉醒者好像一直就没有进入教会。可听弟兄姊妹说觉醒者就是xx，就是得胜者。说xx是外邦的，2012年大帮轰时拿着工作安排一直拦阻教会的人，后来被教会打压，后来就不断检举2013年2月14被开除。新人说这就对不上号，产生观念，现不跟了，我们想寻求一下。

回复：不管前边的觉醒者和后边的得胜者是否对号，这无关紧要，主要的是我们只见证神的作工，神已作成一班得胜者了，不需要谈那些小道消息。虽然我们为了果效急于求成，存心是好的，但是这样的小道消息会给别人带来不必要的看法与观念。认识得胜者不是根据他的实际表现是否与那年的字句能否对号，而是今天的得胜者的表现是否是你该寻求的那一位？今天的得胜者的表现是否能跟神所说的得胜者表现对上号？是否是能带领你生命长大的那一位？是否是从大患难中走出来的那一位？是否能用他得胜的经历带领你？他是否是在成就神经营计划的那一位？这是根本。

肖红

自己要敢于承认错误，面对现实，还要对他揭露解剖。他信的不是道，跟随的不是神，相信的不是真理，仅仅是挂了一个信神的名，是一种精神安慰，把信神当成了一种精神支柱。他寻找的不是有圣灵作工、接受神托付完成神旨意来带领众子民的得胜者，他寻找的是祭

司弟兄口里所说的“觉醒者”，他寻找的是一个灵名叫“觉醒者”的一个人。就和两千年前的法利赛人一样，他们寻找、等待的是圣经里预言的弥赛亚，“只要你不叫弥赛亚，与圣经里预言的不一样，那我就不接受，就弃绝，就定罪。”他们根本不管耶稣的实质是什么！不管耶稣是不是来通行神旨意的！也不管耶稣口里说的是不是真理！更不管耶稣是不是神的爱子！他们不管这些也不寻求考察，只是一味地拿圣经来与耶稣对号，拿自己的观念想象来衡量耶稣的作为，他们以自己的观念想象作为依据，成为衡量事物的根据，成为衡量事物的一个总根源，也就是把自己的观念想象当成了真理，把自己当神待了，丝毫没有一点寻求神的思想意识，就把耶稣定罪了。今天的你何尝不是呢！感觉他与觉醒者格格不入时，就直接弃绝他的带领与拯救，反过来说一些违背事实的话，你寻求了吗！怎么就能随口乱说呢！这不是把他钉上十字架了吗！如果他正是接受神托付的那一位，那你不是把神钉十字架了吗！也许你不会这样认为，更不会这样承认，那你看看二百五十个首领抵挡摩西，不接受摩西的带领时，神是怎么看这事的呢？这个想必不用我说了吧！

敬畏

预防瘟疫的中药问题回复

问题：现在神家卖的那个预防流行感冒与瘟疫的中药，我心里就有东西，瘟疫是神兴起的,是神的作工，人只管生命进入追求真理就行，中药还能预防瘟疫？如果这样的话那人是不是就在这个环境中不寻求神心意，而是依靠中药呢？还是说咱生命进入是生命进入，看病吃药只是配合，是两码事呢？神是用灾难一方面惊醒人，一方面惩罚人，而人是要摆脱，再一方面我就不相信中药能把疫情摆脱，人要是凭中药把疫情摆脱不就把功劳归给中药了？

回复：中草药是神赐给人调节身体功能的一个工具，要学会正常合理地使用，如果连神造的中草药配合预防都用不了就不配称为人。一个动物还知道身体不适的时候专去吃一种草，这是神赐给动物的一个生存技能，是赖以生存的一种技能。作为一个人，神已经给了人正常的大脑思维，可以独立思考一下问题，具备了独立思考的生存能力，那就应该去独立地处理一些事，不要什么事都要神为你去做。神要的是有理智能彰显荣耀他的人，而不是要木偶、机器人，更不是要活死人。再一方面，我们信的是实际的神，不是渺茫的并不存在的那位任人摆布的神！这种病是神降下的瘟疫，还是一种流感呢！又或者是大红龙的阴谋论呢！你敢确定吗！就算是神降下的一场瘟疫，你计划怎么在这场瘟疫中存活下来呢？直接在瘟疫中等待神用神迹奇事把你罩住救出来吗！你配吗？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时还需要在门框上抹羊血以此来配合神的工作。就是今天的基督还要人预备口罩预防瘟疫感染呢！而你竟然连预防性中草药都不喝，就要直接等待神来拯救。这不是威胁、强迫要神这么做那么做吗！人应该实际地吃药，配合治疗。实际地配合是人该做的，好与不好那是神的事。

神说：“有些人信神年头多了，凭着信神的经验，凭着自己这些年的想象，或者凭着之前读一些属灵书籍得来的一些经验、经历或者范例，他们总结了一些关于信神怎么能够达到属灵，或者信神怎么是在实行真理这样的一些关于实行方面的实行法，他们认为这样是在实行真理，这样能达到满足神的心意。说一个实例，比如说，有的人临到

病痛了，临到病痛需要寻求神的心意，需要寻求真理，这是信神最基本该知道的，但是这个有病的人他怎么实行？他说：‘有病这事是神所摆布的，我得凭信心活着，一不吃药，二不打针，三不上医院，你看我的信心怎么样？’不错吧？有没有信心？认为是有信心的人举手。就是说你们认同这样的观点，而且你们自己也是这么实行的，是吧？‘不打针、不吃药、不上医院看医生这是在实行真理’，也可以说有病不打针、不吃药、不去看医生等于在实行真理，满足神的心意，可不可以这么说？（可以。）你们是根据什么说这是在实行真理呢？有根据吗？（我有病的时候要是想去吃一些药和一些偏方，我就认为我是在挣脱神给我摆布的环境，我要是不吃药就是顺服神摆布的环境。）你是这么领受的。对这个观点持守的人不少，这么认为、这么实行的人不少，那这么实行到底准确不准确呢？依据是什么？得没得到印证？知不知道？还不太清楚，是吧？这就是无果，不知道这么做到底是对还是错。那你们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实行呢？有病不打针，不吃药，不看医生，也不作任何的处理，然后就耗着，唯一的实行的办法、解决的办法就是祷告神，让神挪去，或者任神摆布，这种实行法准不准确？（不准确。）你们是现在才认为不准确的，还是之前就认为不准确的？还是也不清楚到底怎么实行好？（如果看医生或者吃药，就觉得这样实行属于一个外面的作法，没有凭着真理从病当中走出来，是借着外界的力量把这个病挪去了。）那你们的言外之意是不是就是，如果神给你一个病痛，你把它处理了，把这个病挪掉了，那你就是背叛神，不顺服神给你的安排？（是有这样的观点。）是害怕有这样的观点不对，还是疑疑惑惑的，还是根本就不清楚到底这样做对不对，反正一直以来就是这么做的，也没有什么不同意见，更没有什么不良反应，也没有什么责备，然后就一直这样行下去？（就是一直这样，没有什么感觉。）那你们说这么做是不是有一点抱蒙啊？抱蒙的事就不可靠，如果是抱蒙，咱先不说它对错，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最起码这样做就不是合真理的。因为如果是合真理的，他肯定知道这么做是守住了哪条原则，是在哪个原则范围里做的，是不是最起码是这样的？但是现在看，人这样做有时候是出于自己的一种想象，自我约束这么做，另外，自己给自己定了一个标准，必须这么做，但是你自己不清楚到底神是怎么要求你的、神的意思是什么，你是按着自己的意图，或者是按着自己给自己制定的一个途径去这么做，结果到底如何

你也不清楚，这种情形就是凭什么活着呢？（想象。）想象是不是带着一种观念哪？那这种观念是什么？（如果这样去实行了，就能够蒙神称许。）这就是观念。那这么做的路途、这样的领受法是不是不纯正的？（是。）这就对了，有定义了，有结果了，凭着这样的想象观念活着，这就不是在实行真理。类似这样的情形还有没有？”（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人到底凭什么活着》）

注：回复此问题只是为了扭转你的思想，改变你的看事观点，但买中药喝采取自愿，不强迫任何人必须喝。

为什么要追求真理（一）

神说：“今天交通为什么要追求真理这个话题，主要交通了两方面。一方面，这个问题要从神而论，简单地交通了一下神的经营计划、神的愿望、神的心愿，另一方面从人自身而论，解剖了人自身的问题，来说明追求真理的必要性与追求真理的重要性。不管这两方面从哪方面而论，追求真理对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刻不容缓的。不管从哪方面来看，追求真理是每一个跟随神的人、每一个听到神话语的人应该选择的人生道路与目标，不应该把它当成是一种理想、愿望，也不应该把所有追求真理的这些说法当成是一种精神安慰，而是要实实际际地把神所说的话、神对人的要求变成自己现实生活中所实行的原则、根据，从而让自己的人生目标、生存方式得以改变，当然也让自己活着更有价值。这样，你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从

小的方面来说，你所走的道路对了，你的选择对了；从大的方面来说，因着追求真理，最终你的败坏性情得以脱去，你也得以蒙拯救了。得以蒙拯救的人在神那儿看，那就不仅仅是神眼中的瞳人、神手中的至宝了，更不是简单的国度中的栋梁而已，以后你这个人类中的一员福气可就大了，那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好事一样接一样，那就不是你头脑能想来的了。不管怎么说，现在首先要确定追求真理这个目标。确定这个目标不是来解决你精神世界的空虚，不是解决你内心深处的压抑、愤懑或者彷徨、迷茫，不是为了这个，而是要朝着一个实实在在的目标做人做事，就这么简单。你们说，这简不简单？你们不敢说简单，其实挺简单的，就看人有没有追求真理的心志。如果你真有那个心志，实行哪一项真理没有具体的实行路？哪一项都有，是吧？（是。）实行哪一方面真理都有具体的根据，作哪一项工作都有具体的实行原则，真有心志的人就能达到这个果效。有些人说：‘那我临到事的时候还是不知道怎么实行。’那是你没有寻求，你寻求就有路途。不是有那句话吗，‘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太7:7）你寻求了吗？你叩门了吗？你读神的话揣摩真理了吗？你如果下功夫揣摩，都能明白。真理都在神的话里，需要你去读、去揣摩，不能懒惰，得殷勤，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还要祷告神，还得寻求真理一段时间，有时候还需要忍耐，等候神的时候。神给你摆设环境，在环境中神显明一切，在环境中神开启你一段神的话，让你心里亮堂，有了具体的实行原则，这样你不就明白了吗？所以，追求真理不是那么的抽象，也不是那么的难。无论从个人的日常生活，还是从你尽本分，还是从教会工作，还是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上来看，不论从哪方面来看，都可以寻求真理来指导你的实行方向、指导你的实行准则，一点儿也不难。现在人信神比以前容易多了，因为神的话太多了，你们听的道太多了，如果是通灵的人、具备素质的人，早就听得明明白白了，只有不通灵的人、素质太差的人，总说这个不明白、那个不明白，总看不透事，一临到事就蒙头，交通完真理就亮堂，过一段时间又蒙头了，都是因为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人太懒惰，也不寻求。你要是寻求的话，你多读读相关的神的话就容易明白，因为这些话都是白话文，通俗易懂，除了弱智，正常人都能明白。这些话把很多事都说明白了，都告诉你了，除非你自己不把追求真理当回事，如果你心里真渴慕得着真理，真把追求真理当成生命中

最重要的一件事，那就没有什么事能难倒你，能拦阻你明白真理、实行真理。

追求真理最简单的一条就是什么事都得从神领受，得有顺服，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对自己的本分、分内的事，还有大一点的就是神给的托付、你的职责，你本分以外还有些重要的工作需要你去作，是安排给你的，是指名道姓让你作的，你就应该付上代价，不管多难，哪怕是头拱地，哪怕是有迫害临到，甚至能让你有性命之忧，你也在所不惜，能够献上忠心、顺服至死。这就是追求真理的实际表现、实际付出与真实的实行。这难不难？（不难。）不难。我喜欢说不难的人，因为他心里对追求真理有渴慕的心、有决心，心里有这股劲，那什么事临到都不是难事，就怕人没有信心，就像人常说的没有自信，这就完了。如果人就像一堆烂泥扶不上墙，办什么正事都没劲，临到吃喝玩乐的事就来精神了，临到难处、交通真理就没劲了，三分精神都没有，这是什么人？这是不喜爱真理的人。如果是在恩典时代或者律法时代要求人追求真理，那有点难为人，不容易，因为那时候人类的背景不一样，神对人的要求标准也不一样，所以在过去的时代里，除了挪亚、亚伯拉罕还有约伯、彼得这些有名的人以外，能达到听神的话顺服神的人不多。但神也没有责怪那两个时代的人，因为神在那个时候没有告诉人怎样做是达到蒙拯救的标准。最终末了时代这一步工作，神明确地告诉人方方面面要实行的真理，人再不实行，再达不到神的要求，那就不是神没说的问题了，就是人不喜爱真理、厌烦真理的问题了。所以，在现在追求真理这个时期，让人追求真理不是难为人，而是人能达到的，一方面是恰到好处，另一方面人也有足够的条件与基础追求真理了，人最终再得不着真理，那就是这个人的问题太严重了。这样的人不管受什么惩罚，不管有怎样的结局，不管是怎样死的，那都活该，不值得可怜。在神那儿没有可怜人、同情人这样的说法，神就是根据他对人的要求、他的性情还有他制定的规律法则来评判一个人应该有怎样的结局，因着怎样的表现有怎样的结局来定规一个人的今生来世是怎样的，就这么简单。不管最终剩下的人多少，不管最终受惩罚的人多少，神不在乎这个。从这话

中你们听明白什么了？这话传递给你们一个什么信息？知不知道？我看你们够不够聪明、够不够机智。你们回答不上来，对你们的评价就一个字——傻。为什么说你们傻？我给你们说说。我说神不在乎剩存下来的人多少，神也不在乎最终被毁灭、受惩罚的人多少，这告诉你们什么了？就是告诉你们神没有命定人数，你可以争取，你、他，你们、他们，最终是能剩存下来还是受惩罚，不是在神已定的人数范围里。神就这样作工作，就这样说话，公平地对待每一个人，给每一个人足够的机会，给你足够的机会，给你足够的恩典，给你足够的神的说话、神的作工、神的怜悯、神的宽容，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你走上来了，你能追求真理了，不管你受了多大苦，不管有多为难，你最终达到蒙拯救脱去败坏性情了，你为神作见证了，你成为一个合格的受造之物了，成为合格的万物的主人了。你能剩存下来了不是你命好，而是因着你个人的付出努力、你个人的追求得着的，这是你应得的，这是你该得的，不需要神的加持。不需要加持是什么意思？神不在你身上额外地带领你、培养你，额外地对你多说话、给你吃小灶，神不作这事。就跟自然界一样，优胜劣汰。各种动物生下后代，不管生多少，不管死多少，就按神已制定好的规律法则，能剩下的就剩下了，活不成的就死，然后再生，生完之后能剩多少算多少，遇到不好的年头就一个也不剩，遇到好年头就多剩，万物最终就持续平衡了。那对待神造的人类呢？神有一样的态度，神就这样公平地给每一个人机会，就这样公开地、无偿地面对每一个人说话，恩待每一个人、提拔每一个人，引导、看顾、保守每一个人，最终你因着追求真理剩存下来了，达到神所要求的标准了，那你就得着了。但你要是浑浑噩噩地总混日子，总觉得自己命不好，总好高骛远，不知道该做什么，总凭感觉活着，不追求真理、不走正道，最终你什么也得不着。你总想混日子，神在你身上作工你也不搭理，神引导你，给你机会、给你管教、给你开启、给你扶持，你都丝毫不搭理，神看到你是个木头、傻蛋，神就不搭理你了。你哪天追求真理了，神就在你身上作工，你不追求神也不搭理你；你追求神也不淘汰你，神也不记念你的过犯，你不追求神也不督促你、不刺激你；你追求你就走上来了，你不追求神也不生拉硬拽，随你自己。到神工作结束的时候，神跟你要答卷，你没有丝毫的见证，神用真理的标准衡量你，你就得被淘汰，剩存不下来。你说：‘我尽了很多本分，我效了很多力，我花费很多、我付出很

多啊！’神说：‘那你追求真理了吗？’你琢磨琢磨，自己信神二三十年、四五十年，好像也没追求真理，神说：‘你自己都说你没追求，那你就走吧，该上哪儿上哪儿去。’你说：‘那少一个应该得着的人没得着，少一个万物的主人，神可不可惜啊？’到了这种程度神还可惜吗？神忍耐够久了，等待够久了，神在你身上的期望已经到头了，神在你身上已经失望了，不再用心了，他不会为你掉任何一滴眼泪，也不会为你再有任何的心伤、痛苦。因为什么？因为万物的结局到了尽头，神的工作要结束，神的经营计划也要告终，神要安息了。神不会为任何一个人而高兴，也不会为任何一个人而伤心、而哭泣、而流泪，当然，神也不会为任何一个人剩存下来、任何一个人能作为万物的主人而欢喜快乐。为什么？神为这个人类付出的太多了、太久了，神需要安息，神需要将他六千年的经营计划打上封印，不再用任何的心思，不再计划什么，不再在人身上说任何的话、作任何的工作，未来的工作、以后的日子交给下一个时代的主人。那我告诉你们的是什么呢？就是既然你们知道了最终剩下多少人、最终谁能剩下，每一个人都可以争取，争取的唯一路途就是要追求真理，别混日子，浑浑噩噩的不行。到有一天，如果神不再纪念你的任何付出，不再在乎你走怎样的道路、你的结局是怎样的时候，那你的结局就真的定下来了。现在你们要做的是什么？就是趁现在神的心还在为人类操劳，还在为人类计划，还在为人类的一举一动而忧伤、牵挂的时候，人得尽早地作出选择，确定追求目标、方向，不要等到神安息的日子来到的时候再作打算。如果到那个时候才真正地感觉到惋惜、后悔、痛心疾首，那就一切都晚了，没有任何人能救得了你，神也救不了你。因为到那个时候，神的计划真正结束的那一刻，画上句号的那一刻，神的计划打上封印的那一刻，神不再作什么，神需要安息，神需要享受他这六千年经营计划所带来的成果，享受剩存下来的人类为他管理万物，神所要享受的是看到剩存下来的人类按照他所制定的法则、规律，按照他所创造的四季、万物、人类的规律有条不紊地管理着万物，不违背神的任何意思，也不违背神的任何意愿，神要享受安息，神要享受安慰，不再为人类操心了，也不再为人类作什么了。明白了吧？（明白了。）这个日子很快就到了。如果按亚当、夏娃那个时候的寿命而论，人可能还有几百年的岁数，时间还算挺长，如果按挪亚造方舟的时间来说，我看现在人的年龄活到一百二十岁的人太少了，就算你能

活到九十岁、一百岁，你还有几十年的光阴？不多了。就算现在你二十来岁，你能活到九十岁，还能活七十年，这还没有挪亚造方舟的时间长呢。在神那儿，六千年就是眨眼的工夫，在人这儿六十年、八十年、一百年，在神那儿看就是几秒钟，顶多几分钟的时间，眨眼即逝。你看人不走正道，不追求真理，还常常说‘人生苦短啊，眨眼工夫人就老了，眨眼工夫儿孙满堂了，眨眼工夫活到头了’，那你要是追求真理呢？时间就更不够用了。不追求真理的人、活在虚空世界之下的人，他是混日子，都觉得日子过得挺快的，你要是追求真理呢？神所摆设的任何一样环境、人事物都够你经历一段时间的，多长时间你才能得着那么一点儿认识、看见与体会，不容易啊。你真有那个认识、体会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哎呀，人这一辈子追求真理得的不多呀！’现在很多人在写经历见证文章，我看有些信二十年、三十年的人写的都是十年前、二十年前失败跌倒的经历，他想写点近几年的、现在的生命进入的经历都没有，他的经历少得可怜。有的人写经历见证文章，还得回顾以前失败跌倒的事，记性不好的还得让别人帮着回忆。信神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他就得着那么一点儿东西，写着还费劲，有的还是七拼八凑、牵强附会硬凑出来的，其实根本就算不上生命经历，和生命没有关系。不追求真理人就这么可怜，是不是这么回事？（是。）就是这么回事。我就希望你们谁也别走到那一天，到神工作结束了，你向神忏悔，跪地求饶，说‘我认识自己了，我知道该怎么追求真理了’，晚了！神都不搭理你，神不再关心你是不是追求真理的人，神不再关心你有怎样的败坏性情，神不再关心你对神有怎样的态度，神也不再关心你被撒但败坏多深、你是怎样的人。那时，你是不是就凉透心了？（是。）你现在预想一下，真到了那一刻，你难不难过？（难过。）为什么难过啊？那就意味着你再也没有机会了，你再也听不到神的话了，神再也不为你操心了，你再不是神牵挂的人了，你再不是神的受造之物了，你跟神没有任何关系了，想想都可怕。你现在如果能够想到，要是有一天真走到那个地步，你说你是不是就傻眼了？那就如圣经记载的，到那时候人就捶胸捣背、哀哭切齿，都能哭死过去了。哭死也没用，一切都晚了！神不再是你的神，你不再是神的受造之物，你跟神没有任何的关系，神不要你了，你是怎样的与神没有任何关系了。神心里没有你了，不牵挂你了，那你信神这条路是不是就走到头了？（是。）所以说，要是预想到能有

被神厌弃的时候，那你就应该珍惜现在，神对你的刑罚也好、审判也好、对付修理也好，甚至咒诅你、骂你一顿，都是值得你珍惜的，起码神承认你是他的受造之物，起码神在你身上还有期望，起码神心里还有你，神还愿意骂你、愿意咒诅你，证明神心里还牵挂你。这份牵挂人是用生命换不来的。你们别傻啊，明白了吧？（明白了。）明白了那你们就不是真傻，是装傻，是吧？但愿你们不是真傻。这些事听明白了就别混日子了，追求真理这是人生大事，什么事也没有追求真理这件事重要，什么事都比不上得着真理这件事有价值。跟随神走到现在容易吗？你赶紧把追求真理当成一回事吧！末世这步工作是神六千年经营计划作在人身上最重要的一步工作，追求真理是神对神所拣选的人所寄予的最高期待，神希望人走上正道，这个正道就是要追求真理。别辜负神，别让神对你失望，别让神到最后一刻把你从他的心里移除，不再牵挂你，连恨都没有了，别走到那一步。明白了吧？（明白了。）

今天交通了什么话题？（为什么要追求真理。）为什么要追求真理，这个话题有点沉重，是吧？为什么沉重？因为它很重要，对每一个人的未来、每一个人的生命，还有每一个人在下一个时代存在的形式都至关重要。所以，今天说的话题希望你们再多听两遍，留下点深刻印象。不管你以前是否追求真理，也不管你是否愿意追求真理，争取从今天交通‘为什么要追求真理’这个题目以后，都要下定决心、立下心志选择追求真理，这是最好的选择。能不能做到？（能。）那挺好。今天交通了为什么要追求真理，下一个话题交通怎样追求真理，这个话题先告诉你们了，你们自己揣摩揣摩，看看在你们心里对这个话题有哪些认识，你们先预习一下。今天就交通到这儿吧。”（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什么是追求真理（十七）》）

昨天专门让你们看这篇神话呢，你们看了没有？看了以后揣摩了没有？（沈聪：嗯，揣摩了。）为什么要追求真理？（沈聪：因为人有败坏性情，人要是不追求真理的话，就会做打岔搅扰的事，甚至会

背叛神，触犯神的性情，人要是不追求真理在神面前活不出正常人性，追求真理与人的结局有关系。这一次神交通了人为什么要追求真理，追求真理和神的经营计划有关，神六千年的经营计划等到现在就是要唤醒人的心，恢复人的良心理智，作成一班人。）沈皓，你说说。（沈皓：为什么要追求真理，因为追求真理不光涉及到了蒙拯救，还涉及到了神的经营，追求真理应该是人信神的追求目标。神要把万物交给人，交给看人看事、做人做事处处以神话为原则，能达到神要求的、有正常人样式的人管理。要是不追求真理，人就凭着撒但处世哲学、撒但毒素活着，神要是把万物交给这样的人管理，万物就被毁坏了。追求真理不是人嘴上说的一句空话，应该是人的追求目标，应该达到在现实生活中说话、做事、看人看事处处都能以真理原则为依据，能达到这个标准，这就是神要求的人的样式。）现在神交通的都是白话文，神交通的大概内容你都知道了，不需要你揣摩，是让你说你看了神话以后触动你神经的有哪些话，这些内容打动你的心了没有，你看了神的话以后有没有感动，你心里有没有新的认识、新的想法，用自己的语言把神交通的内容说出来。不要规条式地背书，神说了一句什么话，后来又说了一句什么话，咱最起码得有感情地朗读、有感情地背诵，背诵得不通畅也无所谓。现在咱是干巴巴地把神说的这几句话说出来了，这证明了什么呢？证明你只是看了一个字句，你根本没有领受了这些神话的含义，所以你说出来的话就是干干巴巴的。（沈皓：我感觉到的是心里有一种向往。）看了神话有一种向往。（沈皓：看了有了一个追求目标，就是我应该去追求真理，应该把追求真理定为我信神的方向目标。现在我一天就是干、干、干，糊里糊涂的，心里想着见活儿就干吧，也没有和神话挂钩。好长时间不吃喝神话，心里边什么也没有，空的，今天听了两遍，才知道信神怎么样才能达到神的要求。信神不光是干活儿，在干活儿的过程中自己流露出不想干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担起来这个担子，我就琢磨着我看见的活儿我得干，我知道怎么干了……）先不说这个干活儿，我是说这篇话对你的影响力有多大，难道影响力就是干与不干？（沈皓：影响力？）影响力就是这篇话触动了你的什么，你得把你的触动、感触说出来。（沈皓：就是临到人事物，得达到看人看事根据神话看。）我说的是这一段话，不是笼统地说所有都根据神话。（沈皓：看了以后，心里就想在现实生活之中，看人看事、做人做事，与

人接触都得操练根据神话去看事，凭神话活着，就达到这个果效。）小嵩，昨天看完了吧？把你的感触说说。（小嵩：感觉震撼。）把你震撼的地方说说。（小嵩：就感觉神话快说到尽头了，感觉神就是恨铁不成钢的那种心思，尤其看了倒数第二段的那些话，就感觉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再不追求就是傻子。看了之后就感觉那些话说得可扎心了。）哪些话扎心呢？说说。（小嵩：神说："神要享受安息，神要享受安慰，不再为人类操心了，也不再为人类作什么了。"就类似这样的话扎心，说明神的心已经伤透了。）这不是神的心伤透了，这是神的作工到头了。（小嵩：对，前面神交通什么是追求真理的时候，神和跟前的弟兄姊妹说你们听明白了吗？弟兄姊妹说听明白了，然后神说听明白了就好，我用人类的语言已经说到这个程度了，就是说用人类的语言没法再详细、再具体了。）意思就是说人都能听得懂了，如果再听不懂那除非是弱智听不懂。（小嵩：除非就是畜生。）嗯，到头了。（小嵩：我感觉这一次听到神的交通也是这样的感觉，就感觉神的作工真的快结束了，神的话真的也快说到尽头了。）你看了一段神话以后有感觉、感触，证明了什么？证明神话在你身上起作用了。如果你看了一段神话以后，只是"神说什么什么了，神说什么什么了"，有没有感触？没有感触。你只是说神说什么什么了，就像没有感情地朗读一样，好像神说什么和你没关系，是两码事，那你和神有关系吗？

神话说出来了，你听了神话以后，最起码得有个感觉、有个体验、有个反应。神告你说："神的作工结束了啊，大灾难降下了啊。"你听了神话以后，过来给我传达了个话，"神说了作工结束了，大灾难就要降下呀。"你说你是不是就是一个传话的？（嗯。）世上有句话说什么呢？（赠人玫瑰，手留余香。）你看了神话以后最起码有个余香，有个味道吧。你只是干干巴巴地和我说，"神今天交通什么了，说什么了"，干干巴巴的，没有任何味道，没有任何感觉，没有任何体验，也就是说神话在你身上没有起到任何果效。神话在小嵩这儿达到了什么果效？（肖红：震撼。）你说这个震撼对生命进入有没有起作用？（沈皓：有，起码清醒了。）震撼，他看见神的工作结束

了，“呀，就是要结束了，神话说到了尽头了”，他还敢打游戏吗？让他干什么的时候他还敢推辞吗？不敢推辞了。还敢不敢不实行真理了？从此他有了生命进入起步的一个感觉与体验。但是我一问你，你是“嗯，神说这了，神说那了”，你说你可能有变化吗？不可能，那绝对不可能。因为你说“神说这了，神说那了”的时候，里面没有感情色彩，你没有感情色彩意味着你就没有进戏，你没有进戏就意味着神话和你无关，神话是说给人类的，不是说给你的，所以在你这儿是不起任何反应的。神说了多少话，人信神光看神话就看了二三十年了，为什么没有变化呢？就是因为你对待神说的每一句话的态度都是“嗯，神说了，我知道”，说起神的每一句话来你都知道，都是“嗯”了之后就完了，所以说你就是再信上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还是一样的。神的话是来供应你生命的，你得在神话里边找着神的心思，有知觉。如果你对神的这段话没有任何知觉的话，那可想而知你现在的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了！

为什么要追求真理告你说了，说得够直白了吧？（嗯。）但是你还没有任何知觉。昨天专门让你们预习，专门让你们看这篇神话，就是要聚会让你交通了，结果你看了之后忘了，想不起来了，连个感觉都没有。（沈皓：感觉到的是就剩这点时间了，再不追求就没时间了，再不追求就没有机会了。）除了震撼，没时间了，还有什么？张硕，你看了这段话有什么感觉？（张硕：该交通的各方面真理都给人交通了，面面俱到，最后能不能蒙拯救取决于自己了，意思就是得把握机会。该供应的都给人供应上了，要是走不上来就是自己的问题了。）还有什么？（张硕：还有就是人的追求，有的人就追求吃好的，穿好的，享受好的，但还是虚空的，人活着没有赖以生存的东西，心里就是虚空的，人就用物质的东西来填补空虚、代替空虚，但也解决不了虚空。其实人真正需要的是真理，真理才是人赖以生存的根基，但是人不追求真理，就是追求肉体享受的这些来代替。）你说的这些都是看了这段话以后的只言片语，知道什么意思吗？只言片语的意思就是又复习了一下。（嗯。）我为什么说你谈的只是只言片语呢？这个只言片语的意思是你连神交通的这段话的中心都不知道，你

没说出中心，只是说神说了个什么事、举了个什么例子，说了个只言片语。你看了这段话以后，最起码有个心思，知道神交通的中心思想是围绕什么交通的。咱现在说的这个和小嵩说的震撼还不一样，震撼是看了神话之后的感受，咱现在说的是这段话的中心是什么，主题是什么，这个能不能找出来？中心、主题就是神交通这个话题想要达到的果效是什么，也就是神交通这话的心意是什么。你得把神要表达的大概叙述出来吧？张硕还有补充吗？（张硕：真理是下一个时代生存的根本，不把握这个机会就没有了，神这样苦口婆心地和你说就是让你意识到追求真理的重要性，错过这个机会再也没有……）都忘了，照抄了半道题！沈伟谈谈？（沈伟：……）咱昨天晚上没有加班，专门让你们去听、去揣摩，一天了，咱谈的这是些什么？这就是咱对真理的态度、对神话的态度。神让咱宝爱神话了，神的话发表出来让咱看，昨天晚上还专门安排让你们看这篇神话，揣摩揣摩，现在咱连神表达的意思都说不出来。

肖红说说，我听听。（肖红：我看了以后就感觉到真理就是天规诫命，它不变，神是根据真理法则，根据这个天规诫命的标准来要求每个人，现在就看每个人怎么追求了。就像神话里边说的“优胜劣汰”，就这个话最抓人心，“优胜劣汰”就像世界上的考场一样，人家分数录取线就在那儿放着呢，五百分、六百分这是大学录取你的标准，你够上这个标准那就录取了，你要是够不上这个标准那就得淘汰，这个就和上考场是一样的。人从上学到考上理想中的学校，这是不是人一生的心愿呀？父母一切的期望、自己一生的盼望就是能考上理想中的学校。咱信神一辈子，或者半辈子了，到最终神看的是你到底明白多少真理，你到底按神话去做了没有，这就是一个标准。追求真理就是看人看事，做人做事有一个标准，你是不是会做人了？是不是会敬拜神了？真理就是天规诫命，神对人的要求标准是不变的，神是公义的，神不额外地给哪个人开个小灶偏待偏待，不会的，就是把标准放在那儿，公正的，你追求真理追求上了，你就蒙拯救，你追求不上，那你就淘汰。从“优胜劣汰“这几个字就看见神是公义的，人类就和动物一样，不管剩多少，剩下来就剩下来了，死了就死了，因为神是公

义的，针对每一个人，主要是看你怎么追求。你追求上你就活下来，你追求不上那你就死，你是追求还是浑浑噩噩地混最后受惩罚，就这两条路。神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都是公义的，就看你怎么去追求了。看了这个以后就感觉什么最为主要呀？神六千年的盼望就是得着一班人，现在就是让你看见自己喜爱不喜爱真理，以前没作到这个地步，最后这步工作就作到这儿了。在彼得、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神就没有发表这么多真理，也没有作这个工作，现在发表了这么多真理，真理放在这儿，今天如果再追求不上，那就是活该了，最后得不着怨不了任何人，是自己不喜爱真理，也不追求，就是浑浑噩噩地混日子。从这里就看见神把话就说到这儿了。神和咱掏心窝地说话了，就是优胜劣汰，最后是死是活自己定，这是我看了这段话的认识。咱以前有个观点就是：我以后能不能蒙拯救？我这么多问题、这么败坏神要不要我？是不是看神呀？这个观点就是不正的。今天就是看你怎么去追求呢，你追求得好那你就能剩存下来，你追求不上那你就淘汰，这是神的公义。最后这步工作话说到这个份上再追求不上，那就是活该！是你自己的追求，也是你自己所作下的后果。看了这些话扭转咱一个观点，就是得自己看自己，和自己对号，你不是给别人信，是给自己追求了，每个人的结局归宿是看咱自己怎么去追求，自己怎么下功夫了，再浑水摸鱼那就是愚昧，那就是傻子。）为什么要追求真理？我以前交通过这个话题吧？张硕，我交通什么了呢？（张硕：追求真理才能不死……还有活着……咋说呢？）（沈默：真理是下一个时代的生存法则。）嗯，一句话概括了，这就是中心。张硕还不如沈默呢。为什么要你追求真理？因为真理是下一个时代的生存法则。如果你没有真理，那就是没有下一个时代的生存法则，你没有生存法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无法生存下去，死亡。今天神交通的这个和我交通的有什么区别？（沈聪：你交通的是“真理是下一个时代的生存法则”，神交通的是“看人看事、做人做事都以神话为根据、以真理为准则”，这个是一致的。）真理是下一个时代的生存法则，这个和神交通的有什么区别？区别和出入在哪儿？（沈皓：这个交通的是一个路途，神交通的是一个目标和方向，如果达不到的话会怎么样。）我给你交通的真理是下一个时代的生存法则，你没有这个生存法则，你就没法生存下去，神说你没有真理，也就是没有神话，神就不让你活。神要把万物交给有真理的人、蒙拯救的人，让他去管理万物，所以，

你要是没有真理就不能交给你，因为交给你只能毁坏万物，这是不是一样的？（嗯。）

你们看了这段话都没有领受了主题，重新看一下这段话吧。现在咱又看了一遍，看完以后有没有感触？沈默，神为什么这样说话呀，谈谈你的感触。（沈默：我的感触是神累了，神作的工作太多了，是人太麻木了神才这样说呢。）张硕呢？（张硕：人太麻木、太悖逆了，神该说的都说了，可是人还是不追求。）说说你的感触，让你印象比较深的话是哪些？哪些话打动你的心了？（张硕：神说："就是趁现在神的心还在为人类操劳，还在为人类计划，还在为人类的一举一动而忧伤、牵挂的时候，人得尽早地作出选择，确定追求目标、方向，不要等到神安息的日子来到的时候再作打算。如果到那个时候才真正地感觉到惋惜、后悔、痛心疾首，那就一切都晚了，没有任何人能救得了你，神也救不了你。"）嗯，谈谈。（张硕：就是在神作工的时候，人如果不把握这个机会，到神的工作结束的时候，就什么也迟了。人能想到以后是什么结局的时候，如果能苏醒过来，就好好追求，不然真到那时候神不作工了，一切都晚了。）还是劝勉的话语？小嵩，除了震撼还有没有其他的？（小嵩：害怕，神说的你和神再也没有关系了，神不再是你的神了，你也不再是神的受造之物了，神不要你了，感觉害怕。还有时间紧迫，有种危机感。）"今天交通为什么要追求真理这个话题，主要交通了两方面。一方面，这个问题要从神而论，简单地交通了一下神的经营计划、神的愿望、神的心愿，另一方面从人自身而论，解剖了人自身的问题，来说明追求真理的必要性与追求真理的重要性。"为什么要让你追求真理呢？神从两个角度来看，交通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从神而论，就是站在神这一角度来看，追求真理的重要性在哪儿，另一方面从人自身而论，追求真理的重要性在哪儿。从神而论谈了些什么？能不能回忆起来？（沈聪：谈了神六千年的经营计划，律法时代、恩典时代、国度时代，步步带领人的过程。）这一篇话咱看过了，刚才让你们谈的时候，我说你们什么呢？一个是没有抓住中心，更主要的是没有感触。仅仅是小嵩谈出来一个震撼，看见神的工作结束了，害怕，不追求真理就完了，震

撼，仅此而已。那更重要的是你应该看到什么？（沈皓：神在人身上的良苦用心。）你看了神和人交心说的这些话感觉不到神的良苦用心？你感觉不到神的感觉？能不能感觉到？（沈聪：能感觉到。）能感觉到神的感觉，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能说出神的感觉呢？（……）你说你能感觉到神的感觉，那你感觉感觉神的感觉是什么。（沈聪：忧伤、着急。）（沈皓：不忍心看人错过这个机会，再次提醒人。）神交通说从神而论是不是站在神的角度上、站在神的这边说的？也就是相当于和你说神的心思呢吧？一个从神而论，一个从人而论，从神而论是什么意思？从神而论就是你从神这边看，从人而论就是你从人这边看，从两个方面看。神在交通从神而论的时候谈的什么？是不是在谈神的心思？为什么你说神谈的是他的经营计划，而我说神谈的是他的心思呢？神的心思与神的经营计划有什么区别？（沈皓：经营计划是神的作工，心思是神在人类身上的寄托。）我一听见你说“神谈的是神的经营计划”的时候，我就觉得你是没心没肺，有没有这种感觉？因为神和你说了神的心思之后打动不了你的心，你没有知觉、没感觉，你怎么做神的知心人？

神要的是知心人，神和你谈了他六千年的经营计划了，你该知道神的心思了吧？从神说的“从神而论”，我看见了神在和咱谈他的心思呢！谈他的心思也可以说成是谈的他的经营计划，虽然这两个话题都可以说，但是我从你说话的过程中，看不到你的良心有知觉，也就是说神和你谈了他的心思以后，你无动于衷。为什么无动于衷？你仅仅是活在一个字句里，神说了个经营计划，你就只知道个神的经营计划，你就不知道神的经营计划里有神的心思？神谈的是从神而论，不是谈神的经营计划，对吧？（嗯。）是因为神有了这个心思之后，才有了经营计划，那神的心思是什么？经营计划是什么？（沈皓：告诉人神要得到的是什么样的人，人应该做什么样的人。）咱今天主要谈神的心思，不主谈神的经营计划，我为什么说这个话，能理解吗？（沈聪：能理解。）为什么这样谈？（沈皓：希望我们用心地去感受。）我谈神的心思是让你去用心去看事，让你用你的良心去看事，不要像木偶、机器人一样看事，神说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一句话，就

不揣摩神的心思。为什么有了经营计划？（沈聪：因为神的心思、神的心意没有达成。）实际一点，是因为神造了人以后，人被撒但败坏了，神失去了人，神忧伤才有了经营计划的，对吧？（沈聪：是。）先有的心思后有的经营计划，那神的经营计划是什么？这个经营计划就是计划六千年把你作成？就是分三步作工？（不是。）经营计划怎么来的？（是根据人败坏的程度一步一步带领人的。）是根据撒但所做的而有了拯救人的经营计划，是吧？（嗯。）神是边作边看，当时神造了人以后，神知道不知道撒但要去败坏人？（……）不敢说了。神造人的时候并没有计划造撒但让它去把人败坏了，那是神预料之外的。你说撒但能把人败坏到什么程度，神知道不知道？（知道。）（不知道，神是随作随看了。）准确地说是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呢？因为神是一切正面事物的象征，神有没有邪恶？（没有。）神没有邪恶，他知道不知道人能邪恶到什么程度？（不知道。）诚实人为什么会上当？他不知道诡诈人能诡诈到什么程度。那诡诈人知不知道诚实人诚实到什么程度？（不知道。）不知道，撒但不知道神正义到什么程度，神不知道撒但邪恶到什么程度，所以神在这儿是边作边看。边作边看要看到什么程度呢？要让撒但把所有的诡计都使出来。为什么要让撒但把所有的诡计都使出来？因为神是要让人长智慧，神要借着撒但的诡计来把人作成，这也就是神为什么不灭撒但的原因。要是灭了撒但，人依然不会认识什么是邪恶，邪恶能邪恶到什么程度，那以后再出来一个撒但，人是不是依然会上当呀？（嗯。）所以神允许撒但把人败坏到一个程度，撒但你有什么，把你的看家本领、宝贝全部都拿出来，不管人再怎么上当，神都有全能把人给拯救回来，以此来证实一下神的智慧建立在撒但的诡计之上。

神的经营计划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刚造了人以后，人是不是什么都不懂？那个时候神能不能发表真理呀？（不能。）你知不知道那时候的人无知到什么程度？那时候的人不知道在地上该怎么生活，所以神带领人得先带领人在地上生活。第一个是律法时代，律法时代是要干什么呢？（让人守律法。）在神没有颁布诫命的时候，人知道不知道打人、骂人是不应该的？知道不知道杀人是反面事物？（不知

道。）那个时候的人什么也不懂，就像初生的孩子一样，什么也不懂，所以神才颁布了十条诫命，有了律法时代。这十条诫命是怎么颁布的？是那时候的人什么都不懂，神才颁布了诫命让人守诫命。诫命用不用你去理解、去认识？你理解不了、认识不了，所以神只给你个规条让你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让你知道你做了不能做的事以后意味着什么。刚开始的人就连杀人是不应该的都不知道，这个咱是不是想象不到呀？（嗯。）你想象不到律法时代下的人竟然不知道杀人是罪！你说他们究竟知道不知道杀人是罪？（不知道。）那你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他们是不知道的呢？就从神颁布了诫命就可以证明他们不知道杀人是罪。如果人知道杀人是罪的话，还用不用颁布诫命呢？不用颁布诫命了。神交通说："神从颁布诫命、律法开始，就开始了他的经营，在人类身上开始作救赎、拯救人类的工作。一开始颁布诫命就是先规范人的行为，晓谕、教导人应该怎样活着，要不人就是有一个简单的小私心，有一些本能能做到的，这些本能就是为了从事正常人的吃喝拉撒睡这些事，其余的，思想里基本上是空的。哪些是正面事物，哪些是反面事物，人应该怎样做是守住人的本分，是人该做的，是正常理性该具备的，人都不知道，人没有标准，做什么事都没有原则，没有依据。做这个事有没有道德，是不是抵挡神，是不是人该做的，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些人都不知道，反正想做就做。你看这是个啥东西啊？跟动物有没有区别？动物在一起打架，想打就打，抢吃的时候自己抢到就行，自己吃上就行，自己占上风就行，就以这个为原则，没有什么道理可讲，没有什么理性可言。那时候的人做事一切就是根据自己的利益，根据自己的喜好、意愿，没什么依据，这样一个人类活着，能敬拜神吗？（不能。）能不能达到荣耀神呢？就更不能了。这样的人类没有什么理性，没有是非判断的能力、良心的底线与做人的标准，怎么做人是好人，哪些事是坏人做的，坏人有哪些表现，好人有哪些表现，人该遵守哪些规定、原则、诫条，那时候的人不知道。所以，这些规矩、规条、诫律，包括法令之类的，比如邻里之间怎么相处，人与人之间怎么相处，儿女该怎么对待父母，父母应该怎么对待儿女，做哪些事是坏事，应该受到诫命的惩处，人都不知道。这样的一个人类来到神面前，能不能俯伏敬拜神？能不能把神当成造物的主来顺服啊？（不能。）因着这个起初的人类最起初的表现，所以说，神要开始他的经

营计划，开始他救赎、拯救人类的工作，就是先从规范人类的行为开始。怎么规范哪？那就是神在律法时期颁布的这些诫命、法令、规定，这里面细节特别多。包括怎么吃东西，生病的时候吃哪些食物，避免吃哪些食物，什么节气吃什么东西，不要吃什么东西，这就是现在人的养生学，那时候人不懂。还有，得什么病了抹什么药，什么时节采什么药，哪些植物对哪些病是有益的，人知不知道？（不知道。）那诫命里有没有告诉？（有。）还有一些细节，比如一户人家在一个地方住，做哪些防范措施来防贼，诫命里连这些都有，规定得多细吧。神连这些都顾到，都交代给人，这就证实了一个事，在神眼中，初造的这个人类就是什么都不懂。现在人知道一些了，那不是从那时候过渡过来的吗？

这些诫命你们有机会都细看看，这些能让人对神起初带领人类都作了哪些事，对这些事实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光了解这些事就完事了吗？不是，了解这些是为了更清楚地认识神是怎样带领这个人类的，在神的心中，在神的眼中怎么看待这个初造的人类，初造的人类在神眼中都缺乏哪些东西，神又是怎样一步一步把这些东西灌输给人，教导给人，晓谕给人，让人一点一点明白应该怎么做人，怎么活着。从所有的神颁布的这些诫命当中就看到，起初那个人类就连怎么在地上生存、生活都不知道，怎么保养身体，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常识，一律都不懂，都得神告诉。就是少说一句话，人自己几百年、几千年也总结不出来，摸索不出来，得神直接告诉。就包括不可杀人，杀人是犯罪的事，奸淫不是好事，那时候人都不知道。拿到现在一看，这不是很明显就不是好事吗？偷、抢、奸淫、杀人都不是好事，那时候人就不知道，那现在的人怎么就知道了呢？（神颁布的诫命告诉人的。）对了，神要是不告诉人，现在这个人类就更乱套了，就没有现在这些法律。现在人受教育，无论家庭教育还是社会教育都有一个道德准则，这个道德准则是从那时候延续下来的，所以现在的人就很清楚地意识到杀人是犯罪，触犯法律了，得负法律责任。如果没有法律的制裁，没有法律规定告诉给人，让人知道这个事不能做，那杀人的事是不是就常见了？就像是杀鸡、杀狗、杀猪一样，就那么司空见

惯。你看哪个朝代法律严明，刑事犯罪这些事就少，哪个朝代不以法治国，哪个朝代就乱，刑事案件就多。通过神颁布的律法，神一点一点地告诉、晓谕、教导，明文地通知、告诫所有的人类，人类从那时候就开始对各种反面的事物、犯罪的事或者不道德的事、不合法的事有了最起初的概念与意识。从那以后，人有这样的意识了，对什么是犯罪、不要犯罪、做了什么事是犯罪，在人心里就有一个标准，有一个界限了，‘不要做这类事，做了这类事要负法律责任，做这类事有后果，千万千万不要碰触这个底线，一旦做了，那就要被石头砸死，有被什么什么处死的危险’。一定得承担这样的后果，比如，犯奸淫罪的、安息日不守安息的就被石头砸死了，偷人东西的也有相应的惩罚。因为这样，人类的行为越来越规范了，什么叫规范了？就是做事比较有理性了，有界限、有范围了，能按照原则做事。他要做哪个事的时候，思想里已经想做那个事的时候，他马上想到‘这个事此处不能越界，不能碰触，否则要被石头砸死，要受到惩处’，他就不敢了，这是不是有约束了？这样一约束，人的行为是不是就规范了？通过人所表现出来的规范的行为，或者人对诫命、律例、诫条的戒备或者胆怯、惧怕，是不是就看到人规矩了？什么叫规矩了？就是人懂事了，知道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不胡乱做事了，不为所欲为想什么就做什么了，他心里有界限了，这就是理性的一种表现。这样，神的诫命在人的心里是不是扎下根了？不论神是用什么形式晓谕人，让人明白这样的道理、具备这样的理性的，总之，神要作的这个果效已经达到了，神的诫命已经深深地刻在人的心里了，也深深地影响着最起初的人类。这就是神作的。”（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对待神话该有的态度》）现在的法律依据是从哪儿来的，好多东西都是从律法时代神颁布的诫命而来的，美国的法庭上边还有十条诫命的法版，这是律法时代。

律法时代神是什么性情？烈怒、咒诅。那个时候的人心里知道什么是神、什么是人吗？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神、什么是人，根本不知道神是应该敬拜的。在律法时代下的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那个时候的人看见的神就是焚烧、咒诅，因为那时候神流露出来的性情

就是这样的，那人看到了神的这种性情对神是不是就是这样的认识呢？人对神的认识只是一种惧怕、害怕。律法时代神所作的就是让人害怕，目的是让人知道什么是该敬拜的、什么是该弃绝的，也就是说最起码让人知道什么会带来祸患、什么会带来咒诅，人就活在一种害怕、惧怕里边，人不敢犯罪。可如果犯了罪以后得干什么呢？得献祭，是吧？（嗯。）以前的人是献祭了，现在的人不信神了，是拜偶像呢是吧？（嗯。）那些不信神的人动土的时候得干什么呢？得献猪头三牲祭是吧？（嗯。）以前的人献祭的时候得杀个猪，用猪头献祭，现在呢？拿上白面团捏上个猪头，这就是猪头，这是什么表现呀？这就是哄鬼了。为什么要谈这个呢？谈这个是要说明什么呢？就是说你根据人现在的活出回想一下律法时代下的人是什么样的，现在的人他还知道欺哄，律法时代下的人呢？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呢？现在的人拿上面团捏个猪头献祭的时候，他心里是怎么想的？你看他献祭时的那严肃样，他能给它下跪磕头，他觉得他就是真心敬拜了。他持守了个什么？规条形式，人活在了这个规条形式之下。虽然现在的人献祭的时候用面团捏的猪头代替了宰猪杀羊，但是献祭、下跪、磕头的这个形式代替不了，外表的这个做法代替不了。外表的规条形式守住了，但献的不是真正的祭，这是什么？这就是欺骗。他欺骗了他的“主”，也就是说他欺骗了他所拜的这个偶像。不信派外邦人他能去欺骗他所拜的偶像，那你能不能去欺骗你的主？你能不能欺骗你的神？（能。）咱在尽本分的过程中是不是尽是欺骗，事实是不是证实了？（嗯。）所以有了律法时代之后，又有了恩典时代。

为什么要追求真理（二）

“今天咱们要交通的‘为什么要追求真理’这个问题只说几个关键部分，最基本的那几方面内容以前都交通过了，人在道理上都已经明白了，也能认识到，所以今天要交通的就不是那些基础的、简单的问题了，只交通主要的几方面就够了。”这是说之前交通的传统文化告一段落了。传统文化属于什么？属于基础的、简单的问题。“那为什么要交通追求真理这个话题呢？当然，这里面有一些更重要的，人看不透、人不知道、人不了解的问题需要人了解，需要人明白。”这就是咱交通“为什么要追求真理”这个话题的重要性。有关传统文化的那些神点出来以后，咱就都知道了是吧？（嗯。）重要的是追求真理的重要性，人看不透、不知道、不了解这个问题。“为什么要追求真理？咱们不从人能了解、明白的基本的那些方面说起，也不从人已知的那些道理上讲起，从哪方面说起呢？这还得从神的经营计划、从神的心意说起，就是从根源上说起。”咱昨天晚上交通的内容不多，但有个中心，还记得交通了什么吗？咱交通了神的经营和神的心思有个区别是吧？（嗯。）你看这里说的，“这还得从神的经营计划、从神的心意说起，就是从根源上说起。”我给你交通的重点主要是让你明白神的心意，而神交通的是从三个点上说起，第一个点是神的经营计划，第二个点是神的心意，第三个点是根源。咱昨天交通了神的心意和神的经营计划它俩之间的关系，我交通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呢？（沈聪：是让人去明白神的心思，去明白神的心意究竟在哪儿，不是只让人明白个道理。）我昨天看出什么问题了？我一和你交通，你就只谈了一个神的经营计划，期间始终没有一个人谈神的心意，就根据这个我看到了什么？（沈聪：人没心没肺，不去揣摩神的心意。）人没有良心！怎么看到人没有良心的呢？我说人没有良心你能不能看出来呢？（能。）咱信神主要是有个分辨认识，是吧？（嗯。）这个分辨认识就是看你有没有良心，我在和你交谈的过程中就能看见你有没有良心理智。就咱刚才说的，神和你说了神的经营计划了，经过你的嘴说出来的是“神的经营计划是什么什么”，好了，我看见你没有良心了。举个例子啊，一家人有两个孩子，当爸的给两个孩子说了今天的计划、今年一年的计划以及以后的计划：“我今天得去那儿上班了，你妈去那儿干什么了，你在家得负责做饭，我早上得几点走，晚上几点才能回来。我今年前半年下班之后去那边干什么活儿，后半年下班之后在这边干什么活儿。你今天几点到那儿干什么活儿，你今年前半年还没毕业，你就

去今天去的地方打个小时工挣钱，你去打小时工是做什么、负责什么的，另外你在学校不能捣乱、不能给我闯祸，等你后半年毕业之后就去那里上班挣钱。孩子，早在前十年，我就计划让你去什么学校，过十年你从学校毕业以后再上个什么大学，上这个大学需要多少钱，为了你能上这个好的大学，我得去那儿上个什么班，下班之后还得再打两份工，你妈也得出去打一份工，你也得再在外边打个小时工，这个时候就够你大学几年的开销了。等你大学毕业之后，你去什么地方上班，挣上几年钱，就这几年的时间我们一家几口挣的钱就能给你娶个媳妇，还能买个车……”当爸的说了这一堆话的时候，两个孩子听到的是什么？听到的是父亲对这一天的生活、这一年的生活以及以后的生活的一个安排，这个安排是不是一个计划？（嗯。）有良心的孩子和没良心的孩子听了这话之后就是两个味道，没良心的人听见的是什么？（沈聪：爸说了，咱爸交代了这个要干、那个要干，但是没去做。）现在主要说的不是做与不做，而是说没良心的人听到父母的这一番计划安排之后的反应、感受、感触。其实没良心就是没心没肺，他爸给他安排什么，他只是“嗯，知道了，我爸给我安排什么什么了”，他去做这个事情了，不是说他没做，他只是按他爸说的把一天需要干的活儿给干完了，只是做了这个事了，他心里也不揣摩，也不想，也不寻思。有良心的孩子听了以后会有什么反应？（体尝父母的不易。）有良心的孩子他有思维、有心思，听了父母的这一番计划安排以后，他在心里边就揣摩了：“呀，我爸把这一年的生活都安排了，甚至还把我这一辈子也给我安排好了。”他能看到他爸妈为他付出、为他操劳，为他能有一个好的生活而把所有都计划安排满了，这些计划都是为了谁？为了他，为了给他成家立业，他爸去外面打两份工，还得提前把一天的生活安排好。有良心的孩子看见这些后，就不单单是做一个事了，而是为了自己成家立业去做，这是他的奋斗目标。父母和孩子说的只是自己的安排计划，说他的心思了没有？（没有。）只是给孩子安排：你今天几点几点干什么，到那儿打小时工，等你毕业之后就去那里上班挣钱，你什么时候娶媳妇，你什么时候结婚……这是不是直接就是一种安排？（是。）有良心的他就能感觉到“父母为我操劳，吃不好、睡不好”。没良心的呢？他只是按这个安排去做了，或者说不做，这个能分辨清了吧？（能。）这个很好分辨是吧？（嗯。）所以，你时常一说就说神的经营计划怎么怎么，我就看见你

没有良心。有良心的话就能从神交通的经营计划中体尝神的心思，心里有感受。神时刻想把你拯救回来，想让你成为一个人，想让你剩存下来，不想让你下地狱，你应该从神的经营计划中体尝到神的心意。你体尝到神的心意了，你就是有良心的人，你体尝不到神的心意，证明你没良心。你就是一个没良心的人，狼心狗肺，我这样的交通是要干什么呢？我是要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神说：“虽然人类饱受撒但的蹂躏，不再是初造的亚当、夏娃，而是满了知识、想象、观念等等与神敌对的东西，满了撒但败坏性情的人类，但在神的眼中，人类依然是神所造的人类。因为人类依然在神的主宰、摆布之下，人类依然在神所制定的轨迹中存活，所以，在神眼中被撒但败坏之后的人类，只不过是外表满了污垢、饥肠辘辘、反应有点迟钝、记忆有点衰退、年纪稍微大了些罢了，而人的各项功能与本能却完好无损，这就是神要拯救的人类。”（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独一无二的神自己一》）今天我要把你唤醒，让你看见有良心的人和没良心的人有什么表现。

谈到没良心的人，我再给你举个实际的例子。这两天我看见沈伟没良心，我怎么看见他没良心的呢？不管我作在他身上的是什么，沈伟能不能感觉到爱呢？（感觉不到。）能不能感觉到是对他的帮助、对他的拯救、对他的爱？（感觉不到。）沈伟感觉不到，我对他的饶恕他也感觉不到。今年马岩没来，沈伟我把你当成了什么呢？当成了工程师。沈伟，我是以对待工程师的待遇来待你的，有什么事我是和你商量协商，我交代给你、托付给你事情，我是信赖你，让你去做，结果你给我做的是什么？你给自己买东西的时候你知道在实体店买，你给神家买东西的时候你在平台上买，你在平台上买也不货比三家考察好，最后被人家骗了，亏了钱了，你有没有内疚？有没有感觉亏欠？我没有去追究这个责任，但是我给你提出来了吧？我提出来什么了？你给神家带来了损失！你给神家带来了损失，你该有良知，最起码得有颗还报的心。你看沈瀚，沈瀚刚来的时候是临时工，他刚来的时候想的是“我赶紧帮忙干完活儿就回家了”，结果神给他摆设了环境，出了车祸，他能承担得了吗？他承担不了，我给他承担了，这个

时候他想回家但开不了口。一个帮忙的临时工变成了正式工，为什么？什么原因？并不是因为他良心发现，认识到自己是个受造之物，出来尽本分得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并不是，他心里边在争战，但是有一个良心标准在里边支撑着，“我闯了这个祸，人家给我承担了，我得还报呀，最起码我得还报呀”。他心里的这些东西开不了口，但是人都能看得见。沈伟闯祸了，我直接说出来了，我没有看见沈伟觉得亏欠、内疚，“我得还报”。如果沈伟觉得亏欠、内疚的话，会是什么表现？如果沈伟觉得亏欠、内疚的话，沈伟干活就不是让我张嘴给他说：“沈伟，干这个，沈伟，干那个。”如果沈伟觉得亏欠、内疚的话，他干活就不用别人说了，而是要还报，主动地去干，“在这儿我不仅得自己干，还要带领他们干，我得负起这个责任来！弟兄把我当成工程师了，我得有个工程师的样子。我不能成了‘指挥官’，一天尽是和他们打架，搞拆毁”。沈伟你闯了祸，如果你有个还报的心是不是该低下头了？弟兄姊妹他们再有什么过错，把什么东西坏了以后，你还能不能理直气壮地说话？还能不能训斥他们“你把这个坏了！把那个坏了！看你这干的是什么呢！”？如果沈伟看见自己给神家带来了祸患，有个还报的心，再看见他们把那些东西弄坏以后，心里边是自责，“哎呀，怎么你也是这样呢？我犯大错，你犯小错，我对神家不负责任让神家亏损了大钱，你对神家不负责任让神家亏损了小钱”。可是沈伟认识自己吗？神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太7：3）沈伟自己给神家带来几万块钱的亏损他看不见，但是别人给他自己带来的损失、给神家带来几块钱的亏损他都能看得见，而且还能理直气壮地训斥别人一顿。我要是沈伟的话就开不了口，蒙羞，就像圣经记载有人要拿石头把一个犯了淫乱的女人砸死时，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约8：7）耶稣说了这话以后谁还敢砸？（没人敢砸。）但如果那个时候沈伟在场的话，你说他敢不敢砸？（敢。）事实上，沈伟是不是也已经把这边的人“砸死”了？沈伟已经把这边的人“砸死”了。我这么苦口婆心地和沈伟说，而且把沈伟的问题给点出来了，沈伟要是有点良心的话，在做事的时候，就会有还报的心，就会主动地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了。

还有，沈伟把我说的话当成什么了呢？当话听了没有？我说话他搭理不搭理？就好比那天，沈伟说纯净水治好了他的痔疮和皮肤病，他把纯净水当成了活水泉源，当成了万能药，真的是那样吗？（不是。）虽然我和他说话温和，但当我给他摆出事实的时候，沈伟是不是该揣摩揣摩、寻思寻思呀？我说这些话的目的是什么？我是不是说人不能拜偶像呀？（嗯。）神是一切生命的源头，你皮肤病好了，真正让皮肤病好了的原因是什么？你的痔疮好了，你得看让你的痔疮好了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这纯净水就真有这么神奇的果效？从来没有听说过，也不可能，是吧？（嗯。）那只是你给纯净水封了一个治百病的冠冕。沈伟，我给你交通出来了，事实摆在你面前了，你是不是该反思？可你反思不反思？你不反思。你只是一个心思，就是神所说的鹤立鸡群，你总要在人群中来个特殊，“让你们看见我与众不同，我是寡人”。沈伟，听没听懂我说话的意思？沈伟，我说你没良心是有根据的，就从你小时候生活的环境和你所流露出来的就能看出来，你有没有良心。如果你是一个有良心的人，你爸打了你妈了，你该怎么做？沈伟说他爸死的时候，还是他妈叫他回去他才回去的，沈伟把这一件事当成了什么？当成了荣耀。“看我沈伟，我这个人是相当有尊严的人，我爸他做了什么，就是在他临死的时候我也不饶恕他。”他把这个当成了尊严。这是不是一种报复？（嗯。)这是种报复。沈伟，就即便你爸打你妈了，他也是你爸吧？他养活你了没有？你报恩了没有？不管是他打你妈了还是他打你了，最后是你打了他了。作为一个孩子却打了自己的父亲，不管对错，能不能打？（不能打。）就凭他养活了你，你也不能打！沈伟你打了自己的父亲，认错吗？没有认错，反过来还当英雄好汉，还把这个当成了荣耀，“看我……”还宣讲！我要是沈伟的话，我感觉到的是耻辱，抬不起头。世上还有句话“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咱信了神了更应该有一个正确的看事观点，“好赖他是我爸，就算他有什么败坏性情或者有些不够格的，他也是我爸，他把我养活大了也不容易，我得把我该做的做了、该尽的义务尽了。我信了神了，更加知道他养活我是他的责任、是他的使命，但是我作为儿子，孝敬父母是我的职责，更是做一个人应该有的”。咱在这儿，没有看见你做在你父亲身上的有些过分，对不住，反而还能起来宣讲，所以你从小体现、流露出来的就看不见你有良心理智。现在你来到咱家更是看不见你有良心理智，你说你洗个脚、洗个脸、洗个头用

的都是纯净水，那喝的水就更不要说了，一天用的水都是纯净水，与众不同。“你们所有人用的都是柴火烧的水，但我就是洗个脚也得用电热水壶烧壶水。”热水壶工作的时候最起码也是一两千瓦吧？咱家为什么一直都是用柴火烧水呢？要是都和你一样用电的话，那要耗多少电呢？你想了没有？咱都知道用电磁炉做饭更省事，但为什么用柴火做饭呢？用柴火能省多少钱？如果都像咱一样，柴火烧的一锅水不用，都用电烧水洗脚、洗澡，那一年下来的电费得花多少钱呀？这个电费是谁出啊？你给神家创造了多大的经济效益呀？想过没有？揣摩过没有？“呀，弟兄都和我说清楚了，是我自己太自是了，太渺茫了，把纯净水当成什么了，还给它封了个治百病的冠冕，这怎么能治百病呢，这完全是为了肉体的享受找了个理由借口。弟兄已经说出来了，我还能这么做吗？我是不是该收手了呢？”沈伟收手了没有？（没有。）该怎么做还怎么做，该怎样洗脚还怎样洗脚，他把我的话当什么了？搭理我说的话吗？不搭理。我说我的，他做他的，和他无关。沈伟，虽然我和你说话温柔，但是你不能把这些温柔的话当成耳旁风。神今天作在人身上的还带着慈爱怜悯呢，神今天没有把烈怒降在你身上，你就认为神的性情是绵羊，神的性情不是绵羊，神的性情是狮子，神一旦发怒，后果是什么呢？

咱这是说有良心和没良心是怎么体现出来的，你该怎样分辨认识，然后做一个有良心的人。你知道我给你交通这些是什么意思吗？就是让你知道怎么做一个有良心理智的人。当你和一个人接触的时候，你应该从他的言行举止、说话看见他流露的是什么心思。神作的是什么工作？神的心思是什么？心意是什么？你得根据神作的工作来看神的心思，看见神的爱。你父母把你的一生都规划安排好了、计划好了，你应该从父母的计划里看到父母对你的爱、对你的付出，看不到这些就是没良心。咱今天交通的良心理智就是要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咱看了沈伟的这个表现，然后再回忆一下耶稣身边的门徒，对照一下。耶稣身边的门徒有彼得，还有谁？（保罗。）咱今天不说保罗了，咱说说犹大。为什么说犹大呢？（因为他没良心。）你怎么看见他没良心的？耶稣对他所有的门徒说什么了啊？是不是把三天复

活这件事说给他所有的门徒听了？（嗯，说了。）听了即将要发生的这个事以后，彼得是什么表现？彼得是拉着耶稣，劝耶稣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太16：22）他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当神说："撒但，退我后边去吧！"（太16：23）之后，彼得还是继续准备了刀，"谁过来抓耶稣，我就和谁拼命！我要和他干，不允许他们这样对待耶稣！"他手里的刀不是平时就带在身上的，而是耶稣说了这个话以后他预备的，他要保护耶稣！他为神能舍命！耶稣说了这个话以后，彼得是准备保护耶稣，而犹大是什么表现呢？耶稣是怎么说的？（你们其中有一人要出卖我。）是说的其中一人吗？耶稣是说："同我蘸手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出卖我。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太26：23 - 24）犹大还问耶稣说："拉比，是我吗？"（太26：25）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说的是。"（太26：25）而且耶稣是说了一次吗？三次！耶稣说了三次！犹大跟随耶稣多年了，当犹大听了耶稣说的这些话时，你说犹大是不是应该想到什么了吧？犹大心里是不是在想："为什么神要说我要出卖他呢？而且还是出卖了他，让他上了十字架！"那时候耶稣谈到他要被人出卖，还必然要被人害，三天后要复活，有没有谈到死？（谈到了。）因为谈到了复活，这就肯定谈到了死亡。耶稣说这些话也就是告犹大了，"你要出卖我了，出卖我以后他们要把我钉上十字架，钉了十字架以后，三天要复活"。犹大知道了，彼得知道了，彼得是去准备刀去了，犹大呢？犹大是准备联系人出卖耶稣去了。而且耶稣和犹大说了三次，唤醒犹大的心了没有？唤醒犹大的灵了没有？（没有。）耶稣为什么要和他说这三次呢？耶稣是不是想拦阻这件事呀？耶稣想不想把犹大救下？（想。）但是耶稣可能去强行地制止吗？"你不能出卖我啊！"强行地指责他？没有。耶稣只是说话，人看到的只是耶稣的正常人性，就像现在神说话一样，你看见的都是神的话。为什么人不害怕？因为你看见的只是神的话，神没有直接训斥你。

这就好像那天我说沈伟一样，我说那些话的时候就简单两句话说了说沈伟的问题，我说你把纯净水当成了活水泉源，你信着神却拜着

偶像，你怎么能把它当成生命的活水泉源呢？虽然我说的这话有点夸大，但事实是不是这样的？（是的。）事实就是这样的。你没有从这里边去认识，“弟兄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哦，这就是拜偶像啊”。那天我还专门交通了皮肤受伤之后是怎么好的，是因为神造人的时候就给了人自动恢复的能力。我记得我还举了个例子，我养了只兔子，家里的猫把兔子的一块皮给咬得吃了，几天以后兔子的皮自动恢复了，皮上还长出毛了。而且神说：“神让人类管理万物，做万物的主人，人做得好不好啊？人类尽搞破坏，不但不能维护好神给人类造的万物的原样，反倒把神造的万物都破坏了，山也挪了，海也填了，平原也变成沙漠了，沙漠也没法居住人，在沙漠上又搞工业，又搞核基地，到处破坏，现在河不是河、海也不是海了……人类一旦破坏了这个平衡、这个规律，人类的灾难、人类灭亡的日子就不远了，这是必然的。当灾难来的时候，人类就知道神为人类创造的这一切的可贵，知道神为人类创造的这一切对人类是多么的重要。人生在这个风调雨顺的环境里，像世外桃源一样，人不觉得是幸福，一旦失去这一切的时候，人就觉得这一切太难得了。那要把这一切挽回该怎么办呢？假如说神不想重新创造，那用人的办法该怎么做？你们有没有办法？（没有。）其实有一个办法很简单，我告诉你们，你们一听就知道我这个办法的可行性了。人类之所以生活在现在这样一个生存状态之下是因为什么？是不是因为人类的贪婪与破坏呀？那人类停止这样的破坏，这个生存环境是不是逐渐就好起来了呢？如果神不作任何事，在神不想为人类再作什么的情况下，就是说神不插手这事，人类能用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停止这一切的破坏，回归自然。停止这一切的破坏，就是停止对神所创造的万有的掠夺与残害，人类的生存环境就会逐渐地好起来了，不然的话，这个生存环境会越来越恶劣，破坏得越来越严重。”（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独一无二的神自己 七》）只要人停止不破坏自然环境，自然环境会自动恢复，那你今天有这个病了，你不要有意地瞎折腾、有意地残害，它会自动恢复，它有自动恢复功能。你听了我给你交通的，你不是赞美神：“弟兄和我说了，这是自动恢复了，这是神对我的一种恩待，是神造人的时候给人的一种功能，根本不是纯净水给我治好的，纯净水没有我想象的那种渺茫功效。”而是根本不搭理我给你交通的，依旧我行我素。纯净水仅仅是普通的水过滤了一下，过滤什么了？顶多是把细菌过滤了、把杂质过滤了，这过滤

了的水就能成了活水泉源？就能把你的皮肤病、痔疮治好？那医院里的蒸馏水比纯净水更干净吧？蒸馏水干净只是有一定的杀菌效果，但还没有听说过蒸馏水能治病，可到你这儿就变了味了。你没有从我给你交通的话里去认识一下，“呀，我就是谬啊”。耶稣和犹大说了三次，如果犹大能认识一下自己，他还能去出卖吗？“呀，耶稣和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耶稣直接把这话告诉我了，这是耶稣对我的挽救。他知道我现在缺钱花，也知道我想出卖他，呀，耶稣真是神啊，我心里想什么，想要做什么，耶稣就都知道了，真是神啊！”犹大该不该有这样的认识？（该。）那沈伟该有什么认识？该不该说：“呀，弟兄把我心里想的和我所做的都给我解剖得透透的，这一般不一般？弟兄给我说了纯净水不是活水泉源，还给我说了什么才是治好我病的‘活水泉源’，并且还都和神话一一对了号，这是不是神向我显现了啊？我是一个信神的我还能这样做吗？我该不该止步？”是不是应该自己去寻思、去揣摩？是不是应该看到对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拯救？犹大，没有这样去揣摩,他没有看见神的心思，犹大看到的只是什么？只是看到：“我要出卖耶稣了，耶稣要来钉十字架了，耶稣就是来作这步工作的，那是神计划好的，是神计划让我去卖的，又不是我要去卖的。”是不是还讲这种理由呢？“神，你只是和我说我要出卖你了，你又没说不让我去卖你呀。”沈伟在这儿是：“你又没说让我停止用纯净水，你没说纯净水不能用。”这话用不用我说啊？不需要。

今天临到你的只是一些话，临到你的这些话你可以听，可以接受，可以去顺服，可以把它当生命，你也可以不听。就像咱前面交通的神话“从神而论、从人而论”和“优胜劣汰”，神只是把这些话发表出来，只是看你自己的良心，看你自己的追求，看你走什么路。你实行了神的话，神不会高兴得得意忘形，你就是不实行神话、就是当了犹大，神也不会因为这个掉泪，神更不会因为你不实行神话就兴起环境咒诅你、惩罚你、管教你。有的人办了件坏事，想的是：“神没管教我呀，没搭理我呀”，他就敢继续干坏事了，是吧？（嗯。）神管教的是什么？神管教的是儿子，是儿子神才管教。也就是说追求真理的人，往上走的人神才管教。你就不是追求真理的人，神就不搭理你，神怎

么对待你是根据你自己走的路决定的。神为什么这样作呢？神给了人自由意志，你有选择的权利，神让你自己去选择，你自己选择走正道证明你才是真正的人，才是要神的人。如果说给你个条件逼迫着你走这条路，那你还是不是人？（不是。）神要逼迫你走的话，那魔鬼也能走上，是不是？神给你显个神迹奇事，用大光照你、击杀你一次怎么样？不要说击杀了，就是看了神迹奇事的人都了不得了，都顺服在神的权下了，可是神要不要这样的顺服啊？神不要。因为神要让你做下一个时代的主人呢，因为神要把万物交给你呢，因为神要安息，所以神不强制性地作什么。如果强制性地追着沈伟干活，明着给沈伟说出来："沈伟，你不能干这个事情啊，得去干那个事情，这个能干，这个不能干啊"，强行地要求你做，是，这件事你是做了，那下一件事呢？是不是还得强行要求？（嗯。）那你说我能不能休息？我能不能安息？我让你在后边干活，我想过来休息一下，我能不能休息？不能休息。神六千年经营计划就是要得着一班能管理万物、能够接受这个托付、能够担当这个责任的人。你能管理得了万物了，神就开始安息了。神已经操劳了六千年了，你还要让神操劳多长时间？跟着你操劳一辈子？那你就不是受造之物，你不配，神不要你。所以，神只把接受他话的人拯救过来，能接受他话的人存留下来，神把万物给了接受他话的人。不接受他话的人，根据程度，一部分人交给下一个时代的主人管理，或者直接让他转成畜生，下一个时代按畜生来管理他，或者直接惩罚去阴间了，各种结局归宿都有。交通这个是要说什么呢？还原到主题，良心理智。交通这个就是教你分辨一个人有没有良心。如果我给你说了一个计划，你仅仅是看到了这个计划，去完成这个计划，那就成了木偶了，没良心。今天，神让咱建方舟了，神单单就是要咱建方舟？就像木偶一样做这个事？你得明白神为什么要让人建方舟，"建这个方舟是为了拯救人，是为了拯救我，神流露出来的都是爱！"你得能看见神的心思，你看见了神的心思，再去完成这个计划，才能更准确地走上这条路，不容易出偏差。虽然神再没有说其他话，但因着你知道了神的心思，你还能走偏出偏差吗？这就走不偏了。如果神告你什么，你只是做个什么，告你个计划，你就只做这个计划，那就容易走偏出偏差。因为你不知道神的心意，你就做不了神的知心人。

咱接着交通，“为什么要追求真理？咱们不从人能了解、明白的基本的那些方面说起，也不从人已知的那些道理上讲起，从哪方面说起呢？这还得从神的经营计划、从神的心意说起，就是从根源上说起。”神的经营计划已经和你说了，是吧？（嗯。）为什么让你做神的知心人呢？原因在哪儿？（沈皓：让人用心去接触神。）神的心思就是根源，那万事万物所发展、所存在的根源是什么？（神的心思。）对了，神的心思。你再回想回想神所说的话，一切的万物是不是因着神的心思而来的？什么时候造的人？是不是神感到孤单以后，有了这个心思以后才造的人。（是。）什么时候才开始了拯救人？因为神看见了亚伯拉罕的表现，神才下决心要把这些人拯救回来。神有了心思以后才有了经营计划。为什么让你做神的知心人？你做了神的知心人，你就知道什么了？你就知道根源了。神的知心人就能知道神的心意，知道神的心思了也就知道了事物的总根源。你愿意不愿意知道事物的总根源？你知道事物的总根源再做什么事就不会有偏差。神说：“从根源上说起是指什么呢？就是指从神的经营计划、从神创造人类开始说起。从有了人类，有了接受神气息的活物——受造人类开始，神就有计划想在人类中间得着一班人，这班人能听得懂神的话，能听明白神的话，能遵守神的话，能按照神的话去管理万物，管理神所造的植物、动物，管理神所造的森林、海洋、江河湖泊、山川河流、大山、平原等等。有了这个计划之后，神就开始按着他的计划在人类身上寄托着希望，希望有一天人类按照他所制定的方式、法则、规律有条不紊地管理这个人类，管理这个世界中所存在的万物，管理万物中所生存的种种生物。神的计划虽然产生了，神的期望也产生了，但是神要达到这个最终目标需要很久，不是十年、二十年，也不是一百年、两百年，更不是一千年、两千年，而是需要六千年。在这个过程中，人类需要经历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纪元、不同的神的作工步骤，需要经历斗转星移，需要经历海枯石烂，也需要经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类从最初的人类、最少的人类，经历了风风雨雨，经历了世间的各种沧桑、变幻之后，人类的数量逐渐地增多，人类的阅历逐步地增多，人类的农业、经济、生存方式、生活方式逐渐地有了改变，逐渐地发生变化，逐渐地产生了不同的方式。到了一

定的时期，到了一定的时代，这个人类才能达到神要审判刑罚、神要征服的程度，同时也达到了神要发表真理、发表他的话语、发表他的心意的程度。要达到这个程度，人类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世间万物也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然，宇宙星空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一系列的变化都在随着神的经营逐渐地发生、逐渐地出现。人类要达到来到神面前接受神的征服、接受神的刑罚审判、接受神话语的供应的程度需要很久很久。没关系，神可以等，因为这是神的计划，因为这是神的愿望。为了这个计划，为了神的这个愿望，神需要等待很久。直到今天，神已经真正地等待了好久好久。”

说说你看完这段话的感受。（张硕：神的愿望是能够得着管理万物、遵守他所制定的法规的人，神制定的时候也知道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也知道拯救人类有多难，不是十年、二十年、一千年、两千年，可能要海枯石烂，但是神为了这个愿望，不管多大难处都要得着一班人。）这里说了一个神的经营计划，神计划什么呢？（得着一班人。）得着一班什么人？（沈聪：神说：“这班人能听得懂神的话，能听明白神的话，能遵守神的话，能按照神的话去管理万物……”）不用念神话，用你自己的话说。（沈聪：起码是具备真理的一班人。）前边说了句什么话？“这还得从神的经营计划、从神的心意说起，就是从根源上说起。”神是不是要告你这个总根源呢？（沈聪：嗯。）总根源是神的心思、神的计划。神计划什么呢？得把这计划和计划的中心找出来。“从有了人类，有了接受神气息的活物”，接受神气息的活物是什么？是狗？是猪？是什么？（是人。）是人，人称为什么？受造之物。“从有了人类，有了接受神气息的活物——受造人类开始，神就有计划想在人类中间得着一班人”，在神造人的时候先造的什么？造天、造地、造了万物以后才造的人。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彰显神、荣耀神。）还有就是让人管理万物。神造人是让人管理万物，那人懂不懂得怎么管理万物？（不懂。）那不懂又该怎么办呢？得教人怎么管理万物是吧？那神要教人怎么管理万物，人该具备什么？最起码得能听懂神的话，对吧？这就把当初神为什么要造人和造了人之后的心思是什么给咱说清楚了。神造了万物以后，神心想：“再造一个能够听我

话的人，按照我给他制定的这个法则去管理这些万物”。神造了万物，将万物交给人让人去管理以后，神还插手不插手了？神就不插手了。一开始神本是不插手的，可是后来出来了个撒但引诱人背叛了神。人背叛了神之后是个什么表现？不相信神的话，就是不能按着神的话来。人被撒但败坏以后就不相信神的话，不能按着神的话来，那他还能按着神的话去管理万物吗？（不能。）当他不能按着神的话去管理万物的时候，他能不能听懂神的话？就听不懂神的话了。所以这个时候神就有了经营计划，神就计划得着一班人，而且这一班人不能再是当初的亚当、夏娃了。当初的亚当、夏娃也就是没有被败坏以前的亚当、夏娃和蒙拯救以后的亚当、夏娃有什么区别？蒙拯救以后的亚当、夏娃有真理、有人性，会分辨了，他会分辨善恶，能够听懂神的话，这样的人才能管理万物，这就是神的一个计划。你明白了神的心思、神的计划，你是不是就知道你该走的路了？（是。）你不明白神的计划、神的心思，你就无路可走。你信神二十年了、三十年了，为什么不追求真理呀？这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你不明白神的经营计划，不明白神的心意，不明白神要得着一班能够听他话的人，把万物交给他，让他管理。如果你早就明白的话，你是不是就要听神的话，看看怎么就能管理得了万物呢，那你是不是就在真理上用功了呀。

“从根源上说起是指什么呢？就是指从神的经营计划、从神创造人类开始说起。从有了人类，有了接受神气息的活物——受造人类开始，神就有计划想在人类中间得着一班人，这班人能听得懂神的话，能听明白神的话，能遵守神的话，能按照神的话去管理万物，管理神所造的植物、动物，管理神所造的森林、海洋、江河湖泊、山川河流、大山、平原等等。”万物，多不多？神的要求有哪些？光是能听懂神的话吗？“能听明白神的话”完了没有？能听懂神的话还得“能听明白神的话”，听懂和明白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你说沈伟听懂我说的话了没有？（听懂了。）他明白我说的话了没有？（没有。）他听懂我说的话了，但他不明白我说的话。“能听得懂神的话，能听明白神的话”，还得“能遵守神的话”，一步比一步拔高吧？（嗯。）第一个，你得先听懂；第二个，你得明白；第三个，你得遵守。还得怎么呢？“能

按照神的话去管理万物”，几个步骤？再说一下，温习一下。（“能听得懂神的话，能听明白神的话，能遵守神的话，能按照神的话去管理万物”。）咱每个人都是一个演员，沈伟在这儿演了个什么？听懂神的话了，但不明白神的话。沈皓在这儿演了个什么呢？听懂神的话了，但明白不明白神的话？（沈皓：明白。）明白神的话了，遵守神的话了没有？（沈皓：没有。）我给沈皓交通说他偏谬、过激，是吧？（嗯。）沈皓听懂了没有？（沈皓：我认为我只是这么做的，也没造成多大的后果、影响，就没达到偏谬，后来说我是个谬人……）今天听懂了没有？（沈皓：听懂了。）也听明白了是吧？（沈皓：嗯。）听懂了、明白了但不等于遵守。刚才交通的时候，我看见沈皓听懂我说的话了，听懂了但沈皓还给我来了个反驳。怎么反驳的？沈皓说了个“我认为”，是吧？（嗯。）“我认为”是不是反抗、逃跑呀？那他出来个“我认为”还遵守不遵守？他就不遵守了。所以这里不能有你的认为。如果沈伟没有“我认为”，不认为纯净水能治百病的话，那他实行的时候是不是就好实行了？（嗯。）“我认为”自以为是，太自是了！自以为是就把“我认为”当成真理了。神要你把你的这些认为、垃圾扔掉，不能再有“我认为”。不要说我给你说出来你的问题了，我就是不给你说，你该不该把“我认为”放在嘴边、放在心上？（不能。）越是你认为对的越有真理可寻求，还可以怎么说？越是你认为对的事情你越得背叛，“这里边有什么问题呢？我得寻求下真理”。沈皓以后越说“我认为”越应该寻求，“我不能认为，我看看真理，我得寻求寻求神的心意是什么”。沈皓，神造人就是让人当驴呢？把你累死为止、为准则？神有这个意思吗？这是不是你得寻求的？听懂，听明白，还得遵守，遵守以后还得按神的话去管理万物。

“有了这个计划之后，神就开始按着他的计划在人类身上寄托着希望，希望有一天人类按照他所制定的方式、法则、规律有条不紊地管理这个人类，管理这个世界中所存在的万物，管理万物中所生存的种种生物。”你看了这些话以后什么感觉？你有没有想起我刚才举的例子？（两个孩子。）两个孩子的爸那么出力干活是为了谁？为了孩子是吧？（嗯。）念书要花钱了，他得打两份工，每天得几点起、几点

走，一年得打几份工，他给孩子去叙述自己的计划。父母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当这个孩子娶上媳妇了，成家立业以后，做父母的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什么？“我的任务算完成了啊！”是不是有这句话？（嗯。）“我的任务算完成了，剩下就靠你自己了。”任务完成了，当父母的是不是安息了？（嗯。）他把你养育成人给你成家立业当成了他的任务，如果你没良心的话，“那就是你的任务！你不给我娶媳妇，你是什么人呢，什么父母呢！”还要质问父母呢。有良心的孩子呢？“父母为了我付出了多少！”今天，你看到神的经营计划以后，怎么认识？（沈皓：神为了拯救我付了这么大的代价！）神的这个经营计划是什么计划呀？（沈皓：得着一班与神同心合意的人。）小嵩，说说。（小嵩：让人管理万物。）只是让你管理万物？给了你个任务？一看就是一个没良心的人。你就只知道神给你任务，你就只知道神给你压力，这是不是逆子？这就是没良心。当父母的给孩子说自己的计划，怎么给他娶媳妇，怎么给他成家立业，他两个孩子听了之后是什么反应？没有良心的孩子说什么？“我父母给我娶媳妇是让我给他生孙子，让我传宗接代。太自私了，养活我就是为了给他传宗接代，就是为了能光宗耀祖。自私、卑鄙，为了他有个孙子，还得让我娶媳妇了。”有良心的那个孩子说什么呢？“呀，我父母那么劳累，一直安排是让我成家立业、是让我成人，一切是为了我而安排的，都是为了我的生活、为了我的幸福”。刚才我问你神的经营计划是什么，你连神的经营计划都说不来，然后小嵩说了个什么？“神让我管理万物”，就是“神让我建方舟”。有良心的应该怎么认识？（沈皓：神要的是能体尝他心意、明白他心意的人。）还是没良心，“体尝他的心意，还是为了给他服务”哎呀！（张硕：为了让人更好地生活。）怎么更好地生活，没有具体内容，单单为了让你活着就行了？要说让你活着，那让你当狗也行呀，狗不就能活着？（沈默，摆脱撒但的控制。）哎呀！太没良心了啊！神把万物交给你是让你做万物的主人，你的父母要把万贯家产交托给你，你该不该成个家？你没有个家能给你万贯家产吗？你没有个儿子，你爹着急不着急？“我这万贯家产给谁呀，在你这儿就断子绝孙了，我给谁？”他急得想给你。有良心的人看到的是别人给了他多少，没良心的人看到的是什么？“他就是让我干什么，就是要利用我，他利用我管理万物！”没良心，没心没肺。我和你说这些话是要唤醒的心、唤醒你的灵，神的经营计划是为了他吗？（不是。）为

了谁？他造了万物想给你！你爸妈挣了那么多钱想给你！可你看到的是“他就是让我给他管钱”！

神的经营计划是什么？（小嵩：让人类做万物的主人。）从今以后得改变自己的看事观点，神是要把万物交给你！他要把他造的万物送给你！他要让他造的万物活在你的权下，成为你的私有财产！神再也不干涉这个人类了！什么意思？“这个东西成了你的了，你说了算啊！这个家你做主啊，我安息了！”当父母的，临死的时候给你交代呢，“那个柜子里还有多少钱啊，谁还欠我多少钱。”为什么要交代给你啊？他不管你了，把所有家当全部都给了你了，他安息呀。在他临死的时候他有没有隐藏？没有了，都给你了。你看到神说的神安息了是害怕，“神不管我了，神走呀，神安息呀”；我从神的每一句话里看到的是“神对人的祝福，神对人是种爱，神把什么都给了咱了，神什么都不管了，让咱去管理，让咱做主人，做万物的主人”。这两个感觉一样不一样？我说出来的和你说出来的截然不同是吧？（嗯。）虽然这是一件事，但是看事观点不一样。我说出来的这个得能在你身上成为生命。我说出来的这是什么？这是神的心思，这是神的经营计划。说到神的经营计划了，神的经营计划是什么？神六千年的经营计划就是想把神造的这万物交给你，你管理啊，给你了啊！六千年了就等着你长大成人然后给你。做父母的生下孩子了，看着孩子会想什么、说什么呢？看着这个孩子想的是：“你长大了我要供你上什么学校，我们没有好好学，你可得好好学，得给我脸上争光啊”。因为有了孩子，做父母的是不是就开始出力流汗了？干活也有了劲了，所有的都是为了他的孩子，他孩子才十二、三岁就开始观察有没有合适的人，想着给他孩子找一个好的对象呢。现在刚生下的孩子就开始接受早教，甚至有的孩子还在肚子里就开始听音乐，就开始了胎教，心都操碎了为了谁？（孩子。）他想把更多的给了孩子，可那个还在襁褓中的孩子他知道吗？父母能和他说清楚吗？（说不清。）那你说，在恩典时代、律法时代神和你说这些话有用吗？（没用。）什么时候说？你得长大成人了才能说这些话。到了国度时代，你能听懂神的话了，神才和你说。神说：“神的计划虽然产生了，神的期望也产生了，但是神要达到

这个最终目标需要很久，不是十年、二十年，也不是一百年、两百年，更不是一千年、两千年，而是需要六千年。在这个过程中，人类需要经历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纪元、不同的神的作工步骤，需要经历斗转星移，需要经历海枯石烂，也需要经历天翻地覆的变化。”几百年、几千年，让你一辈辈经历、体验、认识了以后，长大了，就是世上人说的那个话“一代比一代聪明了”是吧？（嗯。）一代比一代聪明了，达到这个以后，人能听懂神的话了，神才和你说这个话，才让你做人去呀。当你能听懂神的话了，神把他的心思全部告你说了，这就好比当父母的拿着家里的所有积蓄告你说：“这是存款单子啊，可不是卫生纸。”可在你五岁的时候，告你说：“这是存折啊，可不敢撕了。”你撕不撕？你拿起来就撕得擦了鼻涕了是吧？（嗯。）最起码你得懂得这是个存折、这是宝贝、这是钱以后，当父母的才能和你说。可当你能听懂、能听明白以后，神和你说神的经营计划的时候，你是把神的话当耳旁风。神的经营计划一切是为了谁？为了人。神要把他造的万物赐给你，而不是给你个任务让你管理万物，记住这些话！别再当耳旁风！

情绪能影响人蒙拯救（一）

神说：“在我说这些事的过程中，你们心里琢磨不琢磨路途啊？‘哎呀，我有没有负面情绪啊？有没有能控制我的负面情绪啊？我的岁数还小，也没经过什么创伤，也没经过什么挫折、失败，人生阅历尚浅，那我有什么负面情绪啊？’是人就有，人都会临到许多难处，容易产生负面情绪。比如，这个时代因为社会潮流的问题，很多孩子在单亲家庭中长大，有的没有母爱伴随，有的没有父爱伴随。没有母爱或者父爱伴随，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这也算是一种缺失。不管你在什么年龄段失去了父爱或者母爱，站在正常人性这个角度上来说，对你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影响。有的人会变得自闭，有的人会变得自卑，有的人会变得烦躁，有的人会变得不安，没有安全感，有的人会变得歧视异性、躲避异性。总之，在这种特殊环境之下长大的人，正

常人性里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不正常，用现代的语言说，是有一些扭曲。比如，女孩如果没有父爱的陪伴，她们对男性就相对陌生一些，从小就要学会自己料理自己的吃穿住行，甚至从小就要与母亲一样担负起家庭的经济来源与各种事务的重担，不自觉地很早就学会操心、管事，或者保护自己、保护母亲、保护家庭，自保意识特别强，同时也特别地自卑。不知不觉，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长大之后，她内心深处总会下意识地觉得自己似乎是有缺彩的部分，有这样的一种情绪，不管这种情绪是否曾经严重地影响过她判断什么事情。总之，人在成年之后，一些能主导人思想的负面情绪的产生都是由来已久的，也都是有缘由的。比如，有一些男孩在单亲家庭中长大，他们如果没有父亲只有母亲，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与母亲一起承担家务，性格变得相对母性一些，喜欢照顾女孩子，喜欢同情女孩子，喜欢包容女孩子，也喜欢袒护女性，对男性就相对有一些成见，甚至有些人在内心深处对男性有一种隐隐约约的不喜欢，反感、歧视，认为男性都是不负责任的、都是没有担当的，男性都是不务正业的。当然，这些人中有些人比较正常，但是不可避免的，有一部分人对男性或女性有一些特殊的、不切合实际或者不太恰当的想法，这些都是人性的一些缺陷、毛病。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问题，有人发现了你这方面毛病，给你指点出来，或者你自己省察发现了、认识到了你有这方面严重的情绪，如果这方面情绪影响到了你正常人性的做人做事、看人看事，那你就应该在这方面认识，争取摆脱这方面的情绪对你的捆绑、对你的控制还有对你的影响，争取达到人性的喜怒哀乐、人性的思维、人性的判断、人性的良心理智都能不扭曲、不偏激、不极端。还有什么？争取达到这几个‘不’之后，能够在正常人性的良心理智，还有神赐给人的正常人性的本能、正常人性的自由意志里正常地生活，就是你争取自己的思想、本能，还有自由意志、判断能力、良心理智，都是在神所要求的正常人性范围里。但凡有哪种负面情绪控制着你，你那方面的正常人性就有问题。明白了吧？（明白了。）

人追求真理都是在正常人性的良心、理智、本能、自由意志都正常，有正常的喜怒哀乐这个范围的基础上达到的，你看在神所给人的

正常人性范围里，这里面没有极端、没有偏激、没有扭曲，没有人格分裂、变态。偏激有哪些表现？总觉得自己什么也不行、什么也不是，这是不是偏激啊？是不是不切合实际呀？（是。）一味地高看男人，认为男人就是好，男人就是比女人有能耐，女人就是窝囊，女人就是不行，女人的能力就是比男人差，整体上就是不如男人，这是不是偏激啊？（是。）极端有哪些表现？就是总要冲破自己本能能达到的，总要挑战极限。有的人看见别人晚上睡三个小时就能一天正常地工作，他非要睡一个小时，甚至不睡，看看自己能撑几天，有的人看见别人一天吃两顿饭精力就特别旺盛，能支撑一天的工作，他非要一天吃一顿饭，这不是残害肉体吗？你总逞强干什么？你跟肉体较什么劲啊？有些人五十来岁牙齿松了，啃骨头也啃不动了，咬甘蔗也咬不动了，他说，‘不怕，掉一颗两颗牙算什么，我就啃。这难处得克服，不克服那就是没志气，是窝囊废！’这是不是极端啊？（是。）自己达不到的非要达到，自己人性本能够不上的，自己的才能、智慧、身量，还有所学的知识，加上年龄、性别都够不上，够不上也非得够。还有的女性逞强说，‘男人能做的我们女人一样能做，男人搞建筑我们也能搞，男人开飞机我们也能开，男人打拳击我们也能打，男人扛麻袋能扛二百斤，我们也能扛’，结果压得吐血了，还逞不逞能了？这是不是极端？这是不是偏激啊？（是。）这些表现都是偏激。谬妄的人往往就会这么思考问题，这么看待人事物，也这么对待问题、解决问题。所以，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对那些极端的东西必须得除掉、放下。这些极端的东西最严重的就是人内心深处各种极端的情绪，它往往会让人在一定的环境之下产生极端的想法、极端的做法，从而导致人走弯路。它不是只让人看着愚昧、无知、愚蠢，而是让人走弯路，受亏损。神要的是一个正常的人来追求真理，而不是一个谬妄、偏激、极端的人来追求真理。因为什么？极端的人、谬妄的人不可能有正确的领受，更不能纯正地领受真理，极端、偏谬的人也会用极端的方式领受真理、对待真理、实行真理，这是很危险的事，也是很麻烦的事。一方面，对人来说是极大的亏损；另一方面，这是严重的羞辱神。神不需要你挑战极限，不需要你用极端、激进的方式去实行真理，而是让你在你人性各方面都正常的情况下，在你能领受到的、能做到的人性范围里实行神的话、实行真理，满足神的要求即可。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变化你的败坏性情，让你的各种思想观点逐渐地得到

矫正、得到改变，让你对神的认识越来越加深、对人的败坏性情认识得越来越深，从而对神的顺服越来越具体、实际，达到蒙拯救。

交通放下各种负面情绪，这是不是有意义啊？（是。）目的是为了什么？让人对不管是很久以前产生的各种负面情绪，还是在当下、眼前产生的各种负面情绪，都能够正确对待，能够用对的方式去化解它、去解决它，从这些不对的、负面的情绪里走出来，逐步地达到无论临到什么事都不再陷在这些负面的情绪里。当再次产生各种负面情绪的时候，自己能有意识，能认识到它对你的危害是什么，当然，同时也要逐步地放下这些负面情绪。当这些情绪产生的时候，你能够有克制、有智慧，放下也好，或者是寻求真理去解决、处理也好，总之，不要影响到你用正确的方式、正确的态度、正确的立场看人看事、做人做事。这样，你在追求真理的路途上障碍就会越来越少，拦阻会越来越少，你会逐步地在神所要求的正常人性的范围里没有任何干扰地或者是干扰越来越少地来追求真理，解决在各种环境之下自己流露的败坏性情。那解决各种负面情绪是不是有路途了？（是。）首先，在自己的流露上省察自己，看看自己里面有没有这些负面的情绪在影响自己，自己有没有带着这些负面的情绪在做人做事、看人看事；另外，在自己内心深处记忆深刻的事上省察省察，看看在自己身上曾经发生过的各种人事物有没有给自己留下任何的伤疤、烙印，这些事是不是在时时地左右着你看人看事、做人做事的正确方法与方式。这样，以往临到伤害产生的各种负面情绪被挖掘出来之后，那接下来该做的就是根据真理逐一地解剖、分辨、解决。比如，有些人曾经数次被提拔做带领，但是又数次被撤换、被调整本分，对他来说，一种很负面的情绪就产生了。他在这数次被提拔又数次被撤换、被调整的过程中丝毫没有认识到是因为什么，所以也丝毫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缺少、自己的败坏、自己的不足，还有自己所犯下的过犯的根源到底是什么，这些问题始终没有解决，那在他内心深处就留下了一种印象，‘神家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跟世界差不多，用你的时候就提起来，用不着你的时候就一脚踢出去，能踢多远踢多远’。人有这样的情绪，在社会上可能有地方发泄，但是在神家你认为没处发泄，没有发

泄的方式，也没有发泄的环境，所以只能自己消化，这个消化不是说真正地放下了，而是把它埋藏在心底。或者有的人想着有朝一日如果自己本分尽得好了，有人看见了能再次提拔自己，为自己正言。或者有的人就想这样安安静静地尽本分，不想再做什么带领，还说，‘不管谁提拔我也不做带领了，我丢不起那个人，也受不起那种痛苦。谁做带领都跟我没有关系，谁被撤换也跟我没有关系，我再也不做带领，那我就再也不用经受被撤换这样的打击、伤害了。我把自己这一摊工作作好就完事了，尽到责任就行了，至于以后什么归宿、什么结局交在神手中’。这是一种什么情绪？要说自卑不太准确，要说消沉我看倒挺贴切。消沉、抑郁、自闭、压抑，觉得，‘神家是能够伸张正义的地方，但是我屡次被提拔，屡次被撤换，心里一肚子委屈，没处说理去，顺服吧！这是神家，还能上哪儿说理去？自己已经习惯这样的生活了，在世界上就没人瞧得起，在神家也是这样，至于以后怎么样也不想了’，整天郁郁寡欢，对什么事也提不起兴趣，做什么事都是应付着，能做就做点儿，不能做就不做，也不学，也不下功夫，也不花心思，不愿意付任何代价，心没劲了，当初那种火热的态度没了，什么事都跟自己无关了，以前那个自己已经死了。这是不是抑郁啊？（是。）别人问他怎么想的，他说：‘嗐，咱素质差啊，还能咋想？自己也认识不透。’‘如果再次提拔你做带领，还想不想做了？’‘唉，想那干什么啊，那都不实际！我素质差啊，不能满足神的心意。’说他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吧，也不太切合实际，就是总有一种郁郁寡欢的情绪，消沉、自闭、抑郁，不愿意跟任何人说心里话，也不愿意敞开自己，也不愿意解决自己的问题、难处，自己的败坏情形、败坏性情，就这么强撑着。这是一种什么情绪？（消沉。）他还抱着一种观点，‘神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教会安排我作什么工作我好好完成，完不成也不怨我，谁让我素质差呢！’其实，他这个人信神也是真心的，也是有心志的，到什么时候也不离开神，到什么时候也不放弃尽本分，到什么时候也跟随神，但就是不注重生命进入，也不注重反省自己、解决自己的败坏性情，这是什么问题？这样信神能得着真理吗？这是不是很麻烦？（是。）要从他嘴里说不信神绝对不可能，打死他都不可能，就是因为一些特殊的事情，经过一些特殊的环境、特殊的场合，有一些特殊的人对他说了一些特殊的话，就把他打蔫了，就再也站不起来了，心里提不起劲了，这是不是有情绪？（是。）有

情绪就证明有问题，有问题就应该解决，应该解决的问题都有办法、都有途径解决，不是没有办法，就看你能不能正视这个问题，就看你想不想解决，你如果想解决，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你来到神面前，在神话里寻求真理，就能解决你一切的难处。但是，你的自暴自弃、消沉、抑郁、压抑，不但不能帮助你解决你的问题，反而会使你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会使你的问题愈演愈烈。你们相不相信？（相信。）所以，不管你现在抱有什么样的情绪，不管你现在陷在什么样的情绪里，我希望你从这些不对的情绪里走出来。不管你有任何的理由、有任何的说辞，你只要陷在一种不正常的情绪里面，那你就是陷在一种极端的情绪里了。当你陷在这种极端的情绪里时，这种情绪势必会左右你的追求，左右你的心志、意愿，当然也左右你追求人生的目标。

最后，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不要因为一种小小的情绪或者一个简单的、不值得一提的情绪缠绕你一生，影响你的蒙拯救，断送你蒙拯救的希望。明白了吧？（明白了。）你那种情绪不但不是正面的，更准确地说，那是与神对抗、与真理对抗的东西。在你那儿看，它是正常人性里的一种情绪，在神看，它不是简单的情绪问题，而是人与神对抗的一种方式，是人采取一种负面情绪的方式在与神、与神的话、与真理对抗。所以，我希望你在想追求真理的前提之下，先好好省察自己到底有没有持守这些负面的情绪在顽固地、愚蠢地与神对抗、与神较量。如果省察到了，如果意识到了，如果已经清楚地知道了，那麻烦你先放下这些情绪，不要宝贝它，也不要持守它，因为它会断送你，断送你的归宿，断送你追求真理得到蒙拯救的希望。”（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怎样追求真理（一）》）

刚才听了一遍听出来啥了？听神交通的这个情绪了吧？（嗯，情绪和负面情绪。）咱对这情绪了解不了解？情绪和追求真理有什么关系？现在神交通追求真理，你对追求真理怎么看？想不想追求真理？（想。）真的想？（嗯。）小嵩，想不想追求真理？（小嵩：……）

怎么啦？不敢说？问得太突然了还是走神了？怎么想的？（小嵩：不能说不想。）不能说不想，但实际上又是不想的，是不是这个意思？沈皓，你呢？（沈皓：想追求。）真的想追求？真想追求还是和小嵩一样？小嵩一看就是个年轻人，心里想啥说啥。（沈皓：真想追求。）张硕呢？（张硕：现在每天就是这么个情况，就这么个生活，就这么走就行了，其它没啥。）你说的这是自己的情形，我是问你自己的一个态度，你想不想追求真理？是这个意思。（肖红：张硕的意思是：想追求，但就这生活能追求上吗？天天干活能追求真理吗？张硕，我替你说出来了吧？你是不是这样想的？）（张硕：也有吧。）张硕心里想："有心思不能说，你自己揣摩吧。你这样带着我，怎么追求真理呀？"张硕把一个"锅"甩到我头上了。"神交通让人追求真理呢，就是弟兄在这儿当了个拦路虎，我们在这天天干的是啥呢，没法追求真理！"小嵩在这里也想呢，"不能说不想追求真理吧，可是我跟上你天天干活，我怎么追求真理呢？"小嵩，是不是这样想的？（小嵩：我倒不是因为干活干的，我是没心志。）什么原因导致你没有心志的？（小嵩：我也说不清。）追求真理和不追求真理有什么区别？（小嵩：蒙拯救和不能蒙拯救的区别。）蒙拯救和不能蒙拯救有什么区别？（小嵩：生与死的区别。）生与死的区别。生，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生，生还有好多区别是吧？生有什么区别？有一种生是生不如死的生，还有一种生是幸福的生是吧？区别太多了。神说咱连生与死的意义都不知道、不明白，现在的生意味着什么生？现在的死又意味着什么死？对追求真理咱是什么态度呢？可不可以说是冷漠呢？如果你对于追求真理是一种冷漠态度，那你说还可能有结果吗？处于冷漠的态度将会有什么结果？小嵩，会有什么结果？（小嵩：死。）死？仅仅是一个死字？就这么简单？张硕，会有什么结果？（张硕：应该是神就不搭理了、厌弃了。）对人来说，神不搭理了、厌弃了，我感觉有点不疼不痒啊！沈伟每天不听话，你不搭理他、厌弃他，沈伟少块肉没有？（没有。）所以说沈伟有知觉吗？"我现在是名落孙山了，但在世上照样该生活生活。名落孙山和状元有多大区别？无非就是享受的物质条件不同，你是抓笔杆呢，我是抓锄头呢，撇开这个不说，你是过一天我也是过一天，区别大不大？"从我与张硕对话的过程中你能听出什么来？不疼不痒、不冷不热，感觉不到危险、感觉不到害怕，没有危机感。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从你说的这些话里边感觉不到害

怕，神不搭理了、厌弃了，意味着什么？等于什么？淘汰了意味着什么？等于什么？（完全活在撒但权下。）完全活在撒但权下等于什么？（没有结局。）没有结局等于什么？（人活在神的诅咒之下。）神咒诅等于什么？把神话带到实际生活当中，说得现实一点，让人听了之后有知觉。（痛苦。）怎么个痛苦法？（生不如死。）你得把这生不如死说出来，单是生不如死吗？（邪灵的折磨。）神离弃、神弃绝、神淘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死亡，意味着被神惩罚！惩罚，怎么惩罚？有哪些惩罚？（失去神的看顾保守，神话中说……）咱就不要说神话中说，就说现实生活当中发生的，实际点，你肉眼能看到的、有知觉的。（祸患临及。）什么祸患呢？你试着想想，神淘汰了你以后是什么生活，你有可能转猪，有可能转狗，这个得认识到、意识到，你不能只是说神不搭理你就完了、神弃绝你就完了、淘汰了你就完了，你得想想实际降在你身上的是什么。现在瘟疫来了，意味着你有可能被瘟疫感染。被瘟疫感染意味着什么？看不好可能死亡，就别说死亡，就说看好了的后遗症是什么？咱看过新闻，21岁的孩子得了瘟疫以后什么结果？坐在轮椅上，走路都喘气儿，路都不能走，什么生活？（生不如死。）被咒诅的生活，这是活着的人，死了以后是什么？神刚交通了，神造了万物是要交给谁呢？让人来管理。可是人配不配管理万物呢？人不配管理万物。因为你管理不了万物，不能管理万物，所以你必须得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以后，神才能把万物交给你管理。那你怎么就成为人了呢？神造了你，神对人有要求，你必须达到神的要求以后，你才配称为人，神才能把万物交给你，你才能来管理万物。那现在是干什么呢？现在神就是在训练你，把你训练成人。把你训练成人了，你可以管理万物了，神就把万物给你，如果把你训练不成人，神不可能把万物交给你，因为什么？因为把万物交给你，你会践踏万物，你会毁坏万物。羞辱神是一方面，主要的是神要是把万物交给你，你就把这万物毁坏了，完了。神造了万物不能让万物毁在你的手中，神造了万物不能让万物毁了，所以说如果把你作不成人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必须得死，你必须得转猪转狗，不能让你成为人！神要是让你成为人以后，你就有了思维，让你管理万物，你有败坏性情，你不能对神百依百顺，神让你这样管理万物，你就要那样管理万物，神的话在地上不能得以通行，你说神要你干嘛？所以说，你必须得死，那是必须得死！

现在为什么要追求真理？追求真理就是追求做人，追求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这不是让你学习念大学呢，这是教你做人呢，教你成为一个真正的受造之物。你不能成为受造之物，你就不能剩存下来，不允许你剩存下来。所以说作为一个人你是必须得追求真理，你追求也得追求你不追求也得追求，迫于无奈也得追求。咱以前交通过真理是什么？（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神交通的真理是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我以前是怎么交通的，沈聪还记得吗？（……）张硕、沈月，我是怎么交通的？（……）我说的话你们一句都记不住。“真理是下一个时代的生存法则”，这话我交通了一年了吧？（有了。）我交通了一年了，今天神又交通出来了，告诉你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然后又具体地告你，神为什么要拯救人，为什么要人追求真理，神让人追求真理是神想把万物交在你的手里边，如果你不成为人，神不能把万物交在你手里边。这和我交通的是不是相合的？（嗯。）听懂这些话了吗？神一直交通什么是追求真理，为什么要交通这个啊？神交通追求真理这是在干嘛？咱今天有幸走到这里，实在是太有福了！为什么说太有福了呢？教会建造是干啥呢？教会建造是扩展福音了。现在是国度建造，神话要在人身上作王掌权，而且你也看见了，神的交通像台阶似的一步一步，很明显的，能不能感觉到？假带领、敌基督交通了一年多，为什么交通这个？交通假带领、敌基督就是让假带领、敌基督看清自己走的路，是敌基督该退去就让他退去，洁净了教会以后，神才开始供应生命。真理不摆在猪前，咱今天有幸能在这听道，神在带领着人在地上生活，千年国度，这是不是神要带领咱进入的？（是。）神现在告你说什么是追求真理，可现在咱对追求真理还是不感兴趣、不感冒，没有什么知觉。为什么要追求真理，这个最起码的认知得有呀！沈伟能听懂吗？为什么要追求真理？你先认识到追求真理的重要性，不然的话，让你追求真理好像是赶鸭子上架一样，好像逼你干什么似的，追求真理是给你自己追求，是为了让你在下一个时代里能生存下来，是为了做一个人，成为真正的一个人，这一项明白了以后，你对追求真理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正确的观点，那你对追求真理就有了一个向往、憧憬，你就不是带搭不理了，你自己就会往追求真理这个方向上够，就是说怎么就能追求真

理，你就开始找路呀。神现在是不是交通这个呀？（嗯。）神交通告诉你说真理是什么，为什么让你追求真理，追求真理是神要把万物交给你让你去管理，神把神的心意是不是直接告你说了？目标告你说了，接下来神又把到达这个目标的拦路虎一个个给你处理了吧？处理的时候神交通的什么？神交通的什么是追求真理。在追求真理的中间拦路虎是什么？这次交通了个什么？（情绪。）情绪，神交通的情绪和咱们认知里的情绪有点区别，神交通的情绪有点深，是带有影响人生命性情变化的这一种性质的情绪，不是咱说的那种情绪。咱说的那种情绪只是哪天遇到不高兴的事了，闹情绪呢，是一个短暂的，而神交通的这个情绪影响你的正常人性，是影响你生命的一个情绪。情绪虽然不是败坏性情，但它能引起你败坏性情的发作，是助燃物。神交通的这个情绪里边有哪些情绪呢？（偏激、极端。）偏激、极端。（消沉。）消沉是一种表现吧？沈聪，有没有影响你一生的负面情绪？（沈聪：信神尽本分是关键的、最重要的，但是因着信神让左邻右舍亲朋好友骂自己是不孝子，爸妈年龄大了应该孝顺老人了，老人这还能活几天呢？就和这个冲突了。）咱说的情绪不是说一两天的情绪，不是说一段时间的情绪，是说影响你生命进入、影响你一生的情绪。就是说这个情绪影响到你性格，有好多人的性格是因着这个情绪带来的。沈皓有没有？（沈皓：我现在还理解不透这个情绪。）神说每个人都有情绪，你们都有。（沈皓：有时候累的时候感觉心里就有一种消沉，啥也不想干，也不愿意说话，就想躺着。）咱谁也是，累了谁想说话？累了谁不想躺呀？你说的不是情绪啊。张硕，我觉着你的情绪是大的，说说你的情绪。（张硕：不知道从哪说呢。）从哪头说也行嘛。（张硕：……）

按神的话说每个人都有情绪，都有影响生命进入的负面情绪。按神话说张硕有什么情形？神给咱举了几个例子，在单亲家庭里，如果孩子跟妈，孩子会有什么样的情绪？如果孩子跟爸，孩子会有什么样的情绪？这个情绪影响他的看事观点，影响他正确看待事物，影响他一生。咱这儿就有典型的，你看看沈伟，看看张硕，张硕现在什么情形？张硕，来，配合一下。（张硕：不知道。）刚才还是不知道从哪

儿说起，这又不知道了，诚实一点。（张硕：就不知道。）咱把这表现再说一下，张硕表现出来的是什么？神刚才说出来的表现有一个消沉，张硕消沉不消沉？张硕是严重的消沉。还有什么？消沉、抑郁、孤僻、压抑，这是张硕表现出来的，能不能看见这些表现？小嵩也有一点这些表现。沈皓呢？偏激，还有过激、偏激、极端。沈伟呢？你说沈伟的实质究竟恶不恶？在世上来说恶是指什么说的？什么为恶呢？你见过哪些恶？背后捅刀子的、煽风点火的、害人的，这些都是恶人。你说沈伟恶不恶，目前来说沈伟是不是还没有作什么恶，明显的作恶有没有？我好像还没有发现。他虽然没有作出什么恶来，但是看见他是不是挺恶的？（嗯。）就是说不管这个人实质是不是恶，他这种行为表现让人感觉这个人实在是太恶，有这种感觉吧？（嗯。）有的人你看见他是善人，但笑里藏刀，心里边太黑太狠。（城府深的那种。）那沈伟这种恶是从哪儿来的？从情绪来的。他为什么这么恶呢？主要是受家庭的影响，他爸打他妈，沈伟从小看在眼里。人常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第一任老师给沈伟上了一课：人要恶！要狠！不然就会被人欺！马善被人骑人善狗也欺，所以要狠、要恶。沈伟一开始学的就是要狠、要恶！“不管心恶不恶，我得学着恶，我得学着狠！”所以沈伟和你们说话时，不管什么，得先让你们看见他恶、恨，让你们看见他是一个恶人、狠人，你们就怕了。“我是刺猬、我是老虎，你们谁也不要碰我！”不管他是不是老虎，他炸起毛来，假装老虎，纸老虎。你看老虎斗起来的时候都是脊背上炸起毛毛，让你看见它厉害。沈伟也是，恶不恶、狠不狠首先把自己打扮成个恶人，伪装成恶人。从沈伟这些表现来看，沈伟他爸和他妈生气的时候，不用说，他爸在家肯定是恶狠狠的，肯定是把他妈吓得跑，不敢说话。而且还看见啥？他爸讲理不讲理？根据沈伟这种表现来看，他爸肯定不讲理，如果他爸讲理不可能教育出来一个不讲理的，对吧？人常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从小的家庭教育沈伟就学成了“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不管我有理没理，我就是强词夺理，我也得先把你震住”。世上人说有理不在声高，沈伟说啥呢？“恰恰相反，可不是你说的那样，在我家里边谁声音大谁有理，我爸那‘啪’一声雷响，我妈就悄悄的，有理也没理了。”所以沈伟从小就有自我保护意识，“我要不保护自己我就是我妈，到社会上吃不开，到社会上让人欺压，所以我从小就要学会自力更生。”怎么自力更生呢？装刺猬扎人、

刺人、刺激人，先下手为强，不能让别人先下了手。所以说，沈伟他不和你讲理，只要他看见你有一点问题，就先把你踩在脚底下让你永不翻身，“不然的话你一旦翻了身我可不知道又怎么遭殃呀。一开始我妈就是因为没有先下手为强遭了殃，如果我妈一进家把我爸管理得死死的，如果我妈是个母老虎，他能厉害起来？”沈伟从小就有这种情绪，负面情绪，就没有一个正常的看事观点，就没有正常的人性，失去了一个正常的人性，我说的对不对？（沈伟：对，你把我三代都看穿了。）它还没有成为你的生命，如果你能够认识到，主动去背叛，你还能成为一个人，如果你不背叛它，任其发展最后成为你的生命，被撒但吞吃，那你就彻底完了。（沈伟：这个东西怎么背叛呀？）听神话，神让你怎么做你怎么做，简单不简单？这一段时间我跟你说了那么多话，你看见我跟你说话温柔，但是你不能因为我和你说话温柔你就不当回事。

沈伟，我和你说了话，你没有想过要走这条路，反而告我说“我这人可是个懒人啊”，给我亮了一下肌肉。沈伟来的时候咱们交通了“不是勤农就滚蛋”，沈伟听见这个话了没有？（听到了。）听到了，沈伟也知道，是吧？（嗯。）那你既然知道这是国度，知道这里边要的是勤农，不是勤农就滚蛋，那你要想在这儿待着就得当勤农，这是不是必须的？这个是应该的，这是你应该走的路。沈伟不想走这条路，沈伟看见我好欺负，看见我对他说话温柔，看见我“沈伟，沈伟”地叫他呢，沈伟是不是有资格、有资本了？（有了。）所以说他就没有计划要变，他想来我这儿走个后门，看弟兄对我不错，我在弟兄这儿走个后门，我告弟兄说“我可告你说了啊，我是个懒人”，说了以后，沈伟心里想：“哎，我和弟兄说我是个懒人以后，弟兄也没有让我走，呀，弟兄允许我存在下去了，允许我懒。”你是不是和我亮肌肉呀？神家不要懒人，不是勤农就滚蛋，我在这边说了话了，你知道你是个懒人该怎么办呢？（就得做勤农。）你就得做勤农，应该感觉到蒙羞、感觉到害怕，“我要想在这儿，我就得变化自己，我不能做懒人了，我得做勤农”。沈伟，你又不是不知道自己懒，你知道自己懒，那你这懒和勤快好不好办？这个好办，他这个和刚才说的那情绪也有关系。虽然我

也没看见沈伟家里的情况，但根据神话来看沈伟，沈伟他妈肯定勤快，他爸肯定懒，所以沈伟学了一招："我只要狠，我只要把他们打住、压住我就可以懒"。沈伟，你妈是不是比你爸勤快？你妈干的活是不是比你爸要多？（沈伟：应该是。）环境熏陶感染，他也看样学样了，来了这儿了，还想来这一招。沈伟问该怎么走这个路、该怎么变，刚才说了懒变勤快，好办吧？（沈伟：嗯。）这个好做。沈伟这里还有个问题，沈伟，我和你说话就像父母和孩子说话一样，说得轻了管用不管用？（不管用。）沈伟把我当成什么了啊？他在这儿把我当成哥们、伙伴了，什么话也能说，什么话都敢说。主要是我和他说话他不当回事，他觉得我会对他网开一面，"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虽然话是这样说的，但我沈伟可不是这样"。沈伟看见我解剖他、说他的时候，态度是那么柔和，解剖了他，他没变之后，"也没有啥呀"，他还变不变？（不变了。）不变了，这就是说得轻了不起作用，说得重了呢？伤了自尊心了。前两天我才和他严厉地说了一两句话，沈伟倒得了抑郁症了，两眼发呆，手插裤兜，人家们在那干活了，他就在那站着了，当干部就当干部吧，他还两眼发呆，都在那看着他呢，我说："沈伟，你在那干什么呢？当领导了？""让我干什么了？我不知道我干什么了啊？"那么一堆活儿，他说不知道要干什么，那时候他想什么？那时候是不是想"我该去哪儿？我该怎么走呢？该怎么说呢？"是不是盘算这个呢？"我去世界就是干半天活儿，不够我吃？不够我喝？我还委屈求全在这儿混口饭吃？我在这就是吃了你口饭，我要了你多少钱了？一分钱也不给，你还在这儿不高兴，今天解剖我了，明天说我懒了，我去哪用受这个罪呢？"一直问自己了，这个情绪出来怕不怕？解剖了几次，不变，我走了以后，他看见什么又开始发怨言，一直发脾气。我拉回些东西，没地方放，就放在偏房了，人家说什么呢？"弟兄干个事和小孩子一样，能把他拉回来的东西放在偏房。"还说了一个事办得和小孩一样。（那是开玩笑了。）人家说"办事和小孩一样"，意思是大脑不够用吧，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就我做的这两件事是不是就是为了显明他？（嗯。）这么一件事就显明了，说明平时他心里边就看不起弟兄、就藐视弟兄。人对弟兄不是去认识，连个基本的尊重都没有，那最后能带来什么结果？沈伟那天说我什么了？你应该记得吧？"你难道不知道神经断了手指就不能动吗？"质问我了，"你难道不知道吗？"这话随口就说，随口就来了，习惯了。虽然我说话温

柔或者我不吭气，有些事我没有去处理，但是圣灵会怎么作呢？我不定你的罪，圣灵会不会定你的罪呢？（会。）你藐视我，你攻击我，我可以不搭理，我可以忍耐，圣灵允许吗？（不允许。）不能不当回事。

情绪能影响人蒙拯救（二）

为什么要交通情绪呢？因为情绪影响你走追求真理的道路，它辖制你，影响你追求真理。就好比沈伟，让他追求真理是让他追求有一个正常人性，和弟兄姊妹有一个正常的沟通，或者是和弟兄姊妹之间有爱、有帮助、有扶持、有包容、有忍耐。而沈伟能不能有包容、忍耐？（沈皓：不能有。）为什么不能有？（沈皓：他里边的情绪就把他辖制了。）他有这个情绪，“我要是包容、忍耐了他，下一回就没有我的好果子吃了，我这次不发威他会认为我是个病猫，不把我当虎。所以说我不能容忍，我不能包容、忍耐。我是虎不是虎我得先装一只虎，总之你不能把我当病猫，这样一来就能保证以后你不再招惹我、不再欺负我。”就是神话说的他心里时刻有一种防备。沈伟这个防备和别人的防备不一样，别人的防备是有个预防，沈伟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他是以攻为守，不是以守为攻，是吧？（嗯。）而且沈伟的这种情绪不是一天、两天了，几十年了，手到擒来。就像沈伟说的神经系统一样，只要你一触碰他这根神经，自然反应就来了，不用大脑指挥、不用考虑、不用揣摩。他一看到比他强的，或者一看到你做的什么有点差错的时候，他立马就要显他的威风。他就没有包容、忍

耐这一说，就没有真实的帮助、扶持这一说。他就是帮助、扶持你也是建立在先把你践踏在脚底下的基础上才能帮助你，把你踩不在脚底下不能帮你。“一旦帮了你，你就不知道我是谁了”，他受这种情绪影响还能实行真理吗？（不能。）不能实行真理了，连一个正常人都不能做了。沈伟这种情况得怎么实行呢？你做什么事不能受这个情绪的搅扰、不能受情绪的控制，沈伟，能听懂吗？当情绪要控制你的时候，你得看到这个情绪是什么东西，从哪来的、怎么来的，咱的正常人性应该是什么，不应该有这种情绪。这个情绪影响了你实行真理，影响了你活出正常人性，连个正常人性都没有了！世人常说“一看那个人就没家教”，是吧？（嗯。）别人一看到他的言行举止，一瘪嘴就会说“什么家教！”就这一句话“什么家教！”和神现在交通的情绪是不是一样的？（嗯。）你是什么样的家庭教育出来的就是什么样的人。

张硕，根据神话自我认识一下。（张硕：不会认识。）沈皓，你认识认识张硕，在他身上练练手。（沈皓：……）没事今天晚上这么多人看着他，他不敢反抗，有什么“刀”都拿出来。刚才说张硕现在有什么情绪？（沈皓：消沉、压抑、抑郁、自卑。）他为什么会有这些情绪？首先这些情绪他是有的吧？（嗯。）如果把张硕和沈默换一下，让他来沈伟家生活，你说张硕还会不会有这种情绪？（不会。）谈谈张硕的心思，张硕心里在想什么？张硕为什么会抑郁？为什么会自卑？他的这种情绪和沈伟正好是相反的，是吧？（嗯。）张硕，你有没有自卑？（张硕：没有。）张硕你自卑不自卑你还不知道？你有没有抑郁？（张硕：……）张硕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包得可严实呢！如果沈伟去了张硕家也不会抑郁，为什么呢？因为沈伟不要脸，他不受虚荣、脸面影响，所以说他不会抑郁。但是张硕他会抑郁，因为他总觉得自己和这个家庭不匹配，心里边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楚，也就是埋怨、不服、不满，“我怎么就出生在这个家庭呢？怎么就让他俩做了我的父母呢？我的父母怎么就把我放在这么个地方呢？可是我又有何办法呢？”张硕，想过没有？（张硕：怎么说呢，没这么想过吧。）张硕照照镜子，“看我这身材，把我放在这个家庭里、放在这个环境里是不是有点屈才？”张硕，屈不屈？（张硕：不屈。）不屈？人

对地位、名誉都有一种向往，如果把张硕放在一个县长家里边，不用太大的官，就一个普通的县长家里边，家庭条件好一点，你说张硕能抑郁吗？（不能。）咱不说抑郁了，咱说得好听点，从外边看张硕的性格是有点内向，是吧？内向代表着什么？内向代表着自卑、自闭。人都有势利眼，简单举个例子，如果你有两家邻居，一家邻居是张硕家，一家邻居是县长家，你和这两家说话的语气、态度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你对张硕爸妈的说话语气和对县长家的说话语气不一样，你说张硕有知觉没知觉？（有。）那张硕自卑不自卑？（自卑。）如果张硕是个残疾人，他还自卑不自卑？（不自卑。）他就不自卑了。张硕，有没有？（张硕：有。）从小就有一种自闭、自卑的情绪，自闭、自卑时间一长成什么了？（抑郁。）他在世界是这样的，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信了神以后他想着神家应该是公义掌权，来这儿张硕应该是有盼头了，是吧？（嗯。）可是他信神以后来到这儿有没有盼头？张硕本来活在一种自卑、自闭、抑郁里边，处于一种内向以后，看事观点扭曲，当他遇到一件不顺心的事的时候，当别人对他说话不尊重的时候，只要是有不痛快的事，他会通通归在“因着我出生不好、地位低下，因着我生活环境不怎么样，他们都看不起我、藐视我”。再有个事让张硕出来说话、做事的时候，张硕有底气没底气？没底气、没资格、没资本，成了有气无力，压得张硕喘不过气来。来到神家，人家肖晋出来一说话、一作工，弟兄姊妹对肖晋是一个什么态度？张硕出来一说话、一作工，弟兄姊妹对张硕是什么态度？张硕想不想这个？张硕不能说想，也没人敢说自己不想，每个人都要想呢。想了会是什么结果？“就是呀，就是不一样呀！”越这么想，越是活在里边自闭、自卑，越是看不到“日头”。张硕到了神家尽本分呢，尽的是什么本分？张硕尽的就是些事务性的、出力的本分，干的就是出力的活儿，看不见“日头”，“干得自己都累死累活的了，也没有人看得见，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句话”，张硕心里难受不难受？“就三点一线啊，就是这命啊，命苦啊！”可这“命苦啊”是谁给的？（神给的。）神的安排，你说张硕敢反抗不敢反抗？（不敢。）不敢反抗。你说张硕敢不敢说“我不信了”？（不敢。）张硕不敢说不信，那只能怎么呢？（忍气吞声。）忍气吞声，跟着吧、干着吧，所以就到了这种情形里边，“就这样吧，你让我干什么我干、我干！”我说张硕你和我交交心，“我没心！再说我谈了啊，我怎么没和你谈呢？

那个活儿怎么干我和你谈了，这个活儿怎么干我和你谈了，我哪个不和你谈？我都和你谈，就是家里杀个羊、杀个鸡我也和你说了，怎么还没和你谈心？”前天聚会的时候我让张硕谈谈他的心思，张硕说他没有心思，问张硕现在怎么经历的，张硕就是那个话，“有事干，没事站”，意思就是也没有什么想法，对生活失去了希望，失去了活着的希望，用这句话形容比较准确一点。“失去了活着的希望，可是我又不能自杀，也不能跑，但是要是让我来全身心尽本分我不甘心，要让我学沈伟我也做不了，所以说我只能是干。”张硕活在抑郁里边不高兴，干完活以后，脸也不想洗了“死的心都有了，还洗什么洗？睡吧！”躺床上就睡了，是吧？（那天我还说你怎么不洗就睡了？他说睡吧！）他不想洗漱是不是也跟情绪有关？（是。）在他正搞对象的时候、情绪高涨的时候，你说他洗不洗？（洗。）他还得擦雪花膏呢，但现在是“我失去活着的希望了，这话实在是不能说，我就是打了牙咽到肚子里我也不能说，我不能释放消极”。张硕，你说你痛苦不痛苦？难受不难受？现在我说的这话和你对号了没有？（张硕：对上了。）张硕，既然能对上号，就能看清楚吧？（张硕：嗯。）能看清楚就有路走吧？（张硕：嗯。）

你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你家庭贫穷、富贵与你在神那边的位置有关系吗？（没有。）那应该不应该受这些辖制？这是不是你自己给自己加的？自己受这种败坏性情的影响，或者说小时候受到了歧视，别人不尊重你，环境熏陶感染，给你带来了一种负面的情绪。这种负面的情绪影响了你活着的信心、影响了你追求真理、影响了你的正常看事。在张硕心里感觉就像失去了尊严一样，像没脸见人一样，所以心情低落，和人走在一起都没有了说话的勇气，所以好多时候让张硕给弟兄姊妹交通交通聚聚会，张硕连话都不愿意说。不交通是不是也是受这个情绪的影响？他和肖晋坐在一起，我让张硕给肖晋交通交通吧，张硕就受到辖制了，“我这什么身份，给人家肖晋交通呢”，有没有这想法？（张硕：没有。）没有这想法但是受到了辖制。（张硕：没有。）没有？（张硕：嗯。）那你为什么不敢交通？（张硕：有人交通了就行，目的是为了交通，不在乎是谁交通，他不在的时候还不

是我交通啊。）“他不在的时候”，张硕为什么这样说？这里有个背景，咱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县长开大会呢，县长不在的时候下边是不是“哄哄”地吵？县长不在的时候谁都能讲话，县长一来他们还讲话不讲话？（不讲了。）不讲话了。咱就不用说其他的，就刚才说的两家邻居，一个张硕家，一个县长家，几个人分别和这两家人在一起说话，感觉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就不用说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了，就是人家特别有钱的人过来，你是不是也是尊重人家？你说话就得注意，就得尊重人家。如果说你是一个没钱的、没势的，你和人家说话是不是还得左考虑右考虑呢？和普通人说话还考虑吗？（不考虑。）世上穷人和富人人际往来、送礼的时候，穷人去富人家就得拿上上好的蛋糕，不然怕人家看不起。但是去和他地位平等的人家，严格来说还是他的亲人，他考虑这个不考虑？（不考虑。）他是拿上馒头就去了。但富人走亲戚呢？人家是“给他拿个什么就行了”，这是不是一样的？张硕说没有，因为什么没有呢？神今天交通出来了，神如果不交通谁知道呢？这就是你心中的秘密、你的“父亲”，神交通出来你得去揣摩、去寻思，看你是不是受这些情绪影响。

不用说其他的了，就说说我的家庭。其实我和张硕差不多，我也是内向不说话。张硕，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比你自卑啊！我为什么自卑？为什么内向不说话呢？在我上学的时候，我的老师给我起名字叫“无声电影”，全村都知道，老师一给我起这个名字，孩子们回家哪个不说呢？“谁家孩子叫‘无声电影’！”这个声音传到我妈耳朵里了，我妈能行啊？我妈气得不行。那时候实行的是把老师派到学生家里轮流吃饭，给我起了“无声电影”的这个老师就被派到我家吃饭了，我妈借着这顿饭耍了人家一顿，因为我当时因着这个很自卑，我妈记仇呢报复他呢。我都忘了这些事了，后来我妈和我说起来了，说我的老师叫我是“无声电影”，作为一个老师竟然能说出这话来！张硕失去活着的希望是一种思想、是一种想法，是吧？张硕，还记得我自卑到什么程度吗？我曾经已经采取行动了，都自杀了，抑郁到那种程度了。张硕，交通这个的目的是要说什么呢？（张硕：负面情绪带给人的危害。）负面情绪影响你追求真理，最后导致什么？导致你不开口

交通，自卑、自闭、抑郁，抑郁到最后成什么了？（神经病。）成神经病了。影响你不能追求真理，最后你就成神经病了，这就是一个负面情绪带来的危害。怎么扭转这个情绪呢？不要受这些控制，我给你在前边立了一个标杆，这些环境对我来说是从小的一种团打、操练，我小的时候神就给我摆设这些环境把我操练出来了，现在我对虚荣、脸面好像有了免疫力了。那时候大家叫我“无声电影”，到了成家的时候不能成家，人都看不起、藐视，失去了尊严，这个经历过来以后就死猪不怕开水烫了，反正已经成这样了，所以也就不再受它影响了。等到了神家，人家再说我什么，好像没知觉了，其实是不受它辖制了，做事不受它控制了，自己心思意念掌握在自己手里边了，张硕能听懂吗？（张硕：能。）有路没有？（张硕：嗯。）把神交通的这个多听一听，多在这里边挖一挖，看看自己里边的这个情绪。情绪影响情形，因着你带有情绪，你的整个情形就不正常了。

神交通还有一种情绪是带有报复性的，是吧？（肖红：仇恨、报复、愤怒、烦躁。）这就是说沈伟呢，是吧？沈伟他爸给他带来烦躁、愤怒、报复的情绪，沈伟报复不了他爸，结果把每个人都当成了他报复的对象，说话、行动都带有一种报复性。沈皓呢？轮到沈皓了。（沈皓：我意识不到我偏激、极端。）意识不到你就说偏激、极端？（什么是偏激呢？）偏激，不是偏左就是偏右，过激了，就好像沈伟和沈皓就是两类偏激的人。沈伟是偏激的懒，超出了正常人的一种懒；沈皓呢？他勤快也好、忠心也好，偏激了，超过了正常的忠心。干活儿不休息，中午不休息，晚上也不休息了，他一生之中就是这个情绪，在他年轻干活儿的时候他就能连续几个小时一直干活儿，二十多岁就能把腰给驼了，这是不是就是偏激？神交通过偏激的人，他看人家扛多少面，他就要扛更多的面，超出正常人的极限了，最后扛得吐血了。沈皓他就是想要做个超人，开车他也偏激，一个三轮和人家半挂车赛跑呢，你说偏激不偏激？（嗯。）他里边有种斗气，有种竞赛，不是一种正常的观点。他自己交通说有一次开三轮的时候看见前边有沟呢，心里就想：“敢过不敢过？能过不能过？看着挺危险的，可是我要是不过的话，张三怎么看？李四怎么看？‘连个沟也过不

了’，我要是过了的话，别人又会怎么看？”你说过那个沟是玩儿呢，那是带着多大的风险、危险呢？看见不能过还得过，“我不能让他们小看我，慢慢地过我也得过，过、过、过、过来了，他们不敢小看我了，‘看人家沈皓，人家开车是翻山越岭！’”他不能输，他为了这个名，为了面子拿上命去赌，太偏了！那次沈强说沈皓表演呢，“不要看着中午别人都休息，他中午不休息，他在那干呢，半下午人家干活儿呢，他睡觉去了。”沈强让人们看呢，结果沈皓两个下午都没有去睡觉，结果把沈强给羞辱了，“明明我就是‘驴’，结果今天出来个比我还‘驴’的！”沈强服不服？沈强不服啊，实在是不服又不行。过了两天看见沈皓没有休息，你们吃饭的时候人家还干呢，也没有看见别人干活儿的时候人家休息，沈强蒙羞得不行，在这个上面没话说了，就又说：“沈皓他这样干，过两天就把自己累垮了，他对自己太残忍了，简直是残害自己呢！”沈强他就盼着沈皓垮呢、倒呢，沈皓实在是没有倒下，沈皓要是倒下了，沈强就高兴了，“看看看，我说对了吧！”不要偏激，神要的是人的心，尽心、尽意、尽力，尽你能力做就行了。

昨天沈皓把一个活儿干错了，我说你刚刚干得还对着呢，这么一会儿就忘了，弄错了？沈皓说：“呀，我怕你再过来说几天了干不完这个活儿，一着急给忘了。”沈皓，你是怕，怕我看见，怕我说，你尽心尽力做了，你自己还不知道？尽心、尽意、尽力是尽本分呢，你尽本分得做在神前，不是做在我前，不是做给我看的，也不需要做给我看，我也不需要你去卖命。你和沈伟是两个偏激，沈伟偏激的表现是懒，一去找沈伟，他就不在岗位上，“沈伟？沈伟？去哪了？”人家去厕所了；“沈伟？沈伟？去哪了？”喝了口水；一会再去找沈伟，沈伟又不在岗位了，去哪了？“人家建军叫我帮忙呢”，他就待不到岗位上，也干不了两天活。那两天好好干了两天，还是在他情绪低落的时候把任务加给他，好好干了两天。偏激就是没有一个正常人的活出，另一个主要还是说你带有一种情绪，你看待问题就都扭曲了。沈皓你这样看待问题的话，你还能活在灵前吗？神要求你超过肉体的极限了吗？让你做超人吗？不需要，没有让你做超人。我什么时候要求你多长时间把活儿干完呢？我因为你没有干完活儿指责过你？没有吧？

（沈皓：没有。）那你心里边怕我去看你，怕我过去说你就是有鬼，你这个心思就不对。（沈皓：有时候就是自己逼自己呢。）你要分清，如果你是向着神、为着神着急，有一种急切的心，五天的活儿三天干完，有这个心是正常的、是应该的，但是你不能是“弟兄过来说我呀，弟兄看见我几天还没有干完”，这可就不对了，第二个就是你超过了人的极限，挑战极限。（沈皓：这和我十七八岁那会儿干活儿有关系，我都不知道这是偏激。那时候三十七八度、三十九度的天气不穿衣服在外边干活儿，就那样我爸还嫌我干得不好。我就不服气，就不愿意让人说，我就不让你说我不好。）逞能呢。（沈皓：我爸干活儿本身狠，也不顾死活，那会儿我就说他不顾我的死活，我和我爸较劲就较了十年，我就不让他说。）你和沈伟就是两个偏激，你在这儿是“我就不让我爸说”，沈伟在这儿是“我就让你说，气死你我也不好好干”，偏谬、偏激。（沈皓：那时候装车，我六个小时装满一车，手上全是泡，背上都晒伤了，就那样我爸还说干得不行。那会儿别人都说你不敢这么干，你这么干以后身体要出毛病的，回了家我妈也没有体谅我说：“你十七八岁岁数小，你累成这样了，明天别去了。”没有说！我咬一口馍吃着我就睡着了，回来睡到床上也是趴着睡，回的时候也不见太阳，到第二天走的时候不见太阳，就这样干了半年，我里边的压抑就出来了，然后就跟他们较劲儿呢。我的偏激可能就是那时候开始的，但我不知道这是偏激。）你是在挑战极限。（沈皓：后来在社会上干活儿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让人说过我干得不行，干啥活儿都没人说我干得不行，我也就不让他们说。）这就是逞能呢！不敢让弟兄说出话来。（沈皓：我干就要干好，来到神家以后说要尽心、尽意、尽力呢，我就尽我所能往好了干。我就想着姬昌给姜子牙拉车的时候，本来他还能走呢，可他不走了，最后他走的步数就是他稳坐江山的年数，自己坑了自己。有时候也累呢，想歇一会儿，我就问自己我真的使完劲儿了吗？我还能干吗？我真的还能干，那我就再干。在我认为我躺在那儿动不了了，这叫累了，哪怕说我身上乏了，只要我还能动我不轻易把它说成是累，我身上疼得实在是动不了了，那才叫累呢。）你要是再不知道累，你就是邪灵。（沈皓：嗯，是，邪灵作工不知道累。）神给了人正常生活范围，让你尽心、尽意、尽力就够了，而不是让你卖命。我那时候说张硕“你能不能把你的腰献上？”那

是句话，不是真的让他把腰献上，献上腰还能活吗？神要的是你的态度、观点。

小嵩不说话，也不谈，我现在还看不透小嵩呢，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小嵩绝对有情绪。小嵩，我刚才交通的这些听懂了吧？（小嵩：说张硕的那个没听懂。）你是哪一块没有听懂？（小嵩：感觉乱。）你听听神的交通再和张硕对一下号。神说："首先，在自己的流露上省察自己，看看自己里面有没有这些负面的情绪在影响自己，自己有没有带着这些负面的情绪在做人做事、看人看事；另外，在自己内心深处记忆深刻的事上省察省察，看看在自己身上曾经发生过的各种人事物有没有给自己留下任何的伤疤、烙印，这些事是不是在时时地左右着你看人看事、做人做事的正确方法与方式。"（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怎样追求真理（一）》）你听听神交通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回忆一下你小时候记忆犹新的、特别明显的、时刻记在心上的事，这件事肯定就是影响你情绪的东西。张硕，回忆一下，最让你难忘的是什么？（张硕：从我记事起我们家就搬到那个村里住了，人家村里人觉得你是搬过去的，对你是一种欺负、歧视。小时候就是生活在那种环境里，再加上后来我家那么多亲戚都看不起我们，那时候就给我留下了心理阴影。）感觉和人家在一起就抬不起头来，没脸面，所以导致自己不愿意说话、内向。小嵩，这个能听懂吗？（小嵩：能。）每个人都想一下自己小时候记忆犹新的事情，就像沈皓回忆他小时候经历过的事，导致他现在很偏激，影响他的一生。还有沈伟，从他记忆开始就是他爸打他妈，那可想而知沈伟怎么就成了现在这样了。（肖红：小嵩也是自卑、压抑。）小嵩自己不愿意谈。（沈皓：压抑是小嵩心里对沈伟有看法，觉得沈伟说话冲，不能好好说。）这是沈伟给他带来的一种压抑，带来的一种痛苦。（肖红：他的家庭对他也有影响，也导致他压抑、自卑。）家庭导致的自卑是一方面，他现在还有的是："我考上研究生了没去念，然后我糊里糊涂来到了这儿信神了，本来对信神是美好的一个向往，结果最后来了是当驴、当马，每天起来干活儿、出力。这跟真理哪里沾边呢？真理在哪儿？这和真理有什么关系？这就是人生意义？我放弃了研究生到这儿给沈伟打下手，我

成了沈伟的助手，沈伟好歹还是技术人员，弟兄每天就是‘沈伟、沈伟’，我小嵩算什么？‘小嵩、小嵩’叫小嵩就是打杂呢。我要是在世界，我要是在学校里边我是什么？我是研究生。我研究生念出来以后我拿着文凭，文质彬彬的，去了单位，哪个单位敢小看我？结果来到了这儿我没有文凭，我啥也没有，来这儿成啥了？成了沈伟手下的一个小将。沈伟是什么人？他都能骑在我的头上。”你说他压抑不压抑？小嵩，有没有这个？（小嵩：没有，我去世界上工作我也干不了，别说考上研究生了，就是研究生出去我也找不下个好工作，我就觉得我没有那个能力，考上研究生也是碰巧考上了。虽然是付出了，但那是神给的恩典。我自己就不会跟人相处，在世界上也没有个啥朋友，话也不会说，出去也干不了活儿。）那你怎么自卑的？（小嵩：家里穷。）跟张硕一样？（小嵩：嗯，跟身边的同学差距太大了，就没法比，简直是天上地下的差距，人家接触到的东西、知道的事我就根本听也没听说过，话也谈不到一起，就没法谈。有的人人家天生就自信，玩得又好，学得又好，我去学习的时候，得拼了命地学才能学个差不多，然后玩也不会玩，啥也不行。自卑，比不过，和人家之间的差距就没法比。人家那个气质，从内到外流露出来的就是自信，人家上台下台的步伐都流露着自信。我最怕的就是上台演讲，上台跟老师打交道、说话，我最怕的就是这个。）自己看不起自己。不能自高，但也不自卑，正确对待就行了，这个应该好解决，怎么就好解决呢？你把这个责任全部推到神头上就好解决了。（小嵩：哪能那样呢？）你不是不会说话吗？你不是感觉你素质差吗？“人家玩也能玩好，不用好好学也能学好，我使劲儿学才能学过人家”，是吧？（小嵩：嗯。）这不是素质差？（小嵩：那我也不觉得我脑子不好。）你刚才说了两个方面，我听你说一个是人家就没有好好学就能学到那个程度，你得使劲儿学才能学到那个程度，这是你自身的一个素质条件，第二个就是家庭条件，人家玩的东西你见都没见过，人家家里边的条件好，人家吃的、喝的你都没见过，没法比，见了人家就好像穷人和富人到了一起一样。（小嵩：就没有共同语言。）你自己就把自己看得低人一等，是个下等人、是个下贱的人，是吧？（小嵩：嗯。）这个好解决，我想的是你把这个责任全部推到神头上就好解决了，你就没压抑了。知道什么意思吗？（小嵩：神命定的。）你是个受造之物，神是造物的主，造物主把你造成什么你就是什么，你认命了，你还压抑

吗？（这就解决了。）你就是个癞蛤蟆，你总想“虽然我是癞蛤蟆，但我也得抹点雪花膏，做做手术”，你痛苦不痛苦啊？“神造的我就是这个样子，神给我的就是这个素质，给我的就是这个家庭，神造了我神说‘好的’，我就是个癞蛤蟆神都说‘好的’。”那你还有什么想法？别人看见你怎么样，你管别人怎么看干嘛呀？神造的是好的，你就不用在乎别人说什么了。而且自己也就不会自卑了，“我的素质差，我的能力差，谁给的？神给的。”就是张硕说的那句话“没办法”，不要争、不要抢、不要夺，然后你往后看素质高、条件好的那个人他面临的将是什么？（灭亡。）

我的一个同学，他每次考试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我就是偏科，只有数学和他能打个平手，或者偶尔比他高点，那时候我也不是很上进的，我只是爱学数学而已，我的数学成绩比他高过一次，剩下一般都是他考得高。那时候我的继父是老师，我同学他的父亲也是老师，就在同一所学校，他父亲还是事务长，他的伙食还用操心吗？不用管了。而我呢，我爸是继父，我在家吃饭，吃完饭骑着车子去学校。学校那时候要存车费三块钱，我爸是学校老师，我爸说：“你不用出三块钱存车，把车放在学校就行。”但是我进学校要先进大门呀，大门口体育老师就卡着，要存车子就得花三块钱，我差三块钱就不允许我进。我爸是正式老师，人家是刚调过来的临时老师，人家和学校的老师根本不入格，又是年轻人，根本不搭理我是哪个老师的孩子，就不给那个面子，我也没法和我爸说，我爸也不会因为三块钱和年轻人去说，我在中间夹住了。我和我爸要三块钱，我爸说：“你为什么偏要花这三块钱？不用和我解释那么多，不给你钱。”就给我一句话，可这一句话那年轻老师就不搭理，车就推不进去。把车放在大门口又怕丢，有次老师给我推大路上去了我找都找不见车，最后自行车没法骑，我就走着上下学，来回四里地。就中午放学的两个来小时，来回走四里地，还有多长时间吃饭？你说我那时候什么心情？人家爸也是当老师，我爸也是当老师，但那不是一个爸呀！一个是继父，一个是亲爸呀！后来因为我同学用功，他转到县里最好的学校，成绩也还不错，最后去了铁路学校，毕业出来分配的时候可能受到了排挤，没有分配个好工

作，他一生的努力，付了那么大的代价，再加上他的素质，结果被人排挤了，你说他心里边受到了什么？（刺激、憋屈。）而且追求名利、地位的人，和人相处经常想占上风，就像沈伟一样，他有朋友吗？（没有。）他在学习的过程中把精力全部投入到了学习上，和人之间几乎没有相处，即便是有人和他相处，他还总想占个上风，所以和他亲近的人少，和他交心的人少，他没有朋友，他就是活在这个冠冕、地位里边了，他以这个地位、名誉为享受。等享受完这些从学校里边出来了，进入社会实际生活的时候，人家有关系的把他一排挤，名誉、地位没了，自尊心受挫，对象都不好找了，因为他的人性已经有点扭曲了。出来工作的时候没有好的工作，还被排挤了，你说人家哪个姑娘找你？因为被排挤了，找对象再找不上，双重打击最后成什么了？（神经病。）成神经病了。那时候才二十七八，学校里边再差的学生人家都已经成家立业了，都有孩子了，结果他呢？成神经病了。念书的时候，我是生活在那个环境下，他是优等生，老师、学生都喜欢，就好像小嵩看待他那个同学一样，就没法比。可是到最后呢？我跟上了神的作工，我同学他成了神经病，这是多大的区别？

小嵩，刚才你说你和他没法比，就这一句话，可想而知你眼里还看重什么？（肖红：地位。）还看重地位。（小嵩：我可能是你的神经病同学那一类，我虽然和城里的学生没法比，但是我在村里的时候也是班里的前几名，也是被老师夸的。我的世界也是只有学习，没有朋友，没有交际，导致我去了高中、去了大学就不会交际。小学的时候身边没几个人，也没感觉，后来搬到那个村里学生风气不好，都是瞎混呢，我妈就说他们都是些坏孩子别跟他们玩，我就记住了不玩，就到了只顾自己学习的世界里，跟他们没有关系。那时候不感觉孤独，到了初中的时候就感觉连个朋友也没有，孤独得不行，经常觉得自己一个人好没意思，找个朋友也找不到，全班四十多个同学，下课人家都是这个相跟那个相跟着出去了，我是就自己一个人形单影只的，那时候开始感觉到孤独了，但还是找不到出路。到了高中的时候还是那感觉，到了大学以后发现身边都是有钱人，更没有共同语言了，沟通不了，相处不来，就自闭了。我在学校参加了社团、学生

会，人家出去聚会吃饭我基本就没参加过，同学聚会基本不去、不参加。）你说的这些好多和我一样，不需要感觉自卑，也不用自闭。同学聚会我也从来没有参加过，我小的时候我妈对我是严加管教，根本不允许我跟孩子们在一起玩，一放假就是做作业，我妈也是把我关成自闭了。有一次我想去外边玩呢，我妈不让我去，那时候我六七岁、七八岁刚学着说世上的话呢，我就说我妈管得我不让我有个人际来往，搞得我不会做人了。我妈记住了，“我不让你出去和孩子们鬼混，你就说不让你有人际来往？”后来我妈给我戴了个帽子，说谁怎么怎么带上我干什么干什么了，说了个不存在的坏话，我气，但我没办法，我就说了我妈一句话，我说：“妈，你血口喷人。”我妈可是把我教育了一顿，和我哥、我姐说：“我说不让人家出去鬼混，人家就说我是血口喷人。”那时候我妈对我管教得比较严格，抓学习抓得比较紧，只是让我学、学、学，我想去外边玩，不让玩，等再大了点和人家也说不到一起，也是各走各的就自闭了。我那种家庭条件，你说我和谁玩？我感觉我不是和人家玩，我感觉人家都是耍我呢。怎么耍我呢？说我是“没爹孩子”“无声电影”。去了初中，社会上的混混还欺负我，因为一个人自闭、抑郁的时候，从行为上就能看出来，人家自信的人说话、行为都不一样，社会上的混混去了学校里不欺负那些自信的人，人家欺负谁呢？（肖红：自闭的。）就是欺负自闭的、抑郁的、胆小的。那些社会上的混混去了学校里跟我要钱呢，吓得我连初中都不敢去，我去学校还得叫“保护伞”呢，还得让我姐送我去学校，让我姐找关系，看和哪个混社会的混混有关系，给我找找关系撑撑腰，别再欺负我了。学校放假了、开学了都让我姐去送我，去了学校下午有二十分钟活动时间，人家跑到学校里边来找我要钱，我害怕躲到老师门口，还得老师出来保护。一般初中老师谁管啊，老师是出来应付应付，把那些人吓跑。有一次我姐没时间，我自己骑车去学校，那时候我是住校，家里离学校四十里地，我一路看见没人，快到学校也就是个三里地的时候，社会上的混混跟上我了，“你往哪儿走呢？”问我呢，我骑上车骂了一句就赶紧往前跑，那时候快冬天了，天冷了，我骑着车使劲儿往前跑，不要命了，前面有个拖拉机拐弯呢，我绕过拖拉机就跑，社会上的混混在后边使劲儿追着我要钱，我看见他们追过来了，我甩了一下车，车尾巴一甩把他甩在路上，那时候是冬天，那么快的速度把他摔疼了。等我去了学校天黑了，不敢吃饭、不敢睡

觉，把人家甩路上怕人家来报复我，结果从那天以后他们再不敢找我了。我把他甩了一跤，反抗了他，他就不敢了，不然可跟我没完。自卑的人从眼神、行为上就能看出来，人家就会欺负你。跟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小嵩：自卑影响人生命进入。）刚才和你说的什么路呢？（沈皓：把一切责任都推到神身上。）这路好走不好走？你的素质是神给的，你今天是这样的，你明天还不知道是啥样的呢，你不知道神怎么作呢，所以你把自己交给神就行了。这又谈到了熬炼，这也是个熬炼。

情绪能影响人蒙拯救（三）

咱那天交通了熬炼和试炼的区别是吧？（是。）还记得什么是熬炼吗？你有方向有目标，你一直是朝着神给你的方向目标去追求、去走呢，但是这个方向目标迟迟不能出现，这个期间就是个熬炼。你必须得有这个方向目标，你是有方向目标的前提下，方向目标迟迟不能出现，这就是熬炼。就像你考大学一样，迟迟考不上，熬炼呢。可如果说你的心跑了，就不是为了考大学，你就是为了熬一个毕业证，那个也叫熬，但熬和熬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你说张硕现在熬不熬？（张硕：走到哪儿算哪儿。）当你走到哪儿算哪儿的时候那是不是熬？但是这个熬不是神说的熬炼的那个熬，这是什么熬呢？（熬猪食了。）熬猪食了。好比你要去一个县城买东西，在这一路上你的方向目标就是县城的某个商场，你数着走了多远了，数着走了二里地了，哎呀还有三里地，哎呀还有二里地，还有一里地，你一边走一边想哪个车过来能捎我一截，坐个马车也行，坐个公交车也行，一直盘算着近了快到终点了。虽然你心里一直想的是这个方向目标，但是这漫长的路得一步一步地走，难熬不难熬？这就叫熬。一个人同样

也是去县城买东西，可是他一路上边走边玩，看看东看看西，看看那边出来一只兔子了，看看那边出来一只狗。一路上他不是玩就是想他家孩子怎么了、他姑姑家怎么了，走到半路上见了一个卖西瓜的都能和人家唠一会儿嗑，这是不是三心二意？（嗯。）不能一门心思地往前走，他心里想的不是神给他的方向目标，所以他就容易走神、开小差。两个人都是去县城买东西呢，一个人想的是怎么去县城，什么时候能到。一个人想的是“我这最小的孩子一个人在家早晨没有吃奶。”“呀，快到中午了，谁去接我这大孩子呢？”“要是下午回不了家，老二一个人能不能做得了作业？”他并不是想着去城里边买东西，而是一直想他的家里边。借着这个例子来看什么是熬炼，你为着一个方向目标去做的时候，但是又迟迟看不见这个目标，这就形成了一个熬炼，这才叫真正的熬炼。如果你走在这条路上开了小差，那叫啥呢，那叫熬猪食，你虽然一直在进县城的路上，但你一直熬的是孩子在家没人带，虽然熬得痛苦，但有用吗？没价值、没意义。过来了一辆车，人家要去县城就能捎你一程，可是你心不在焉，你能坐上这个车吗？你走了一下神，车就从你身边过去了。心里没有神给你的方向目标，你这个熬就是在熬猪食呢。通过这个来看，张硕在这里熬不熬？你说那些自闭的、抑郁的为什么会抑郁？为什么会自闭？是不是熬猪食的结果？是因为他开小差了，是因为他想的不是神给他的这个方向目标。神给咱的方向目标是要咱追求真理呢，追求做一个真正的人，如果按这个方向去走的话，还会自闭吗？还受这个情绪的影响吗？咱不说别的，就说沈伟，如果沈伟追求做一个真正的人的话，他还有这个表现吗？张硕现在的这种表现就是走到哪儿算哪儿，你让我干什么我就机械性地干个什么，是一种消沉，这是不是开小差？并没有向追求真理这个方向去进军，并没有想怎么能得着真理、怎么能进入国度、怎么能得到神的称许，张硕想了吗？没想，这就是熬猪食，不是熬炼。那熬猪食得来的结果是什么？熬猪食得来的结果就是埋怨、叫嚣、对抗，最后直至背叛。熬猪食是没有朝着神给人的这个方向目标去追求，熬炼的时候呢？熬炼是寻求、寻找，追求。你寻找就能找见，追求什么就得着什么，在追求的过程中你是朝着这个方向追求、寻求，你就能看见神的作为、看见神的作工。你在走的过程当中看见了神，认识了神，你是越走越有劲儿，所以说在熬炼之中看见了神，在熬炼之中成全人的信心、成全人的爱心，可咱人都经不住熬

啊。小嵩在这是不是也感觉熬呢？（小嵩：嗯。）有这种感觉是吧？（小嵩：熬猪食呢，我是不愿意放下。）你不用追求怎么往下放，你只需要追求怎么往前走，神要求什么了，只满足神就行了。你在满足神的时候，自然就把手上的东西放下了。因为你去抓这个东西了，所以你这手肯定要疼呢。圣灵不作工，没引导，摸不着，看不见，这个时候就需要熬炼。熬猪食是怎么导致的？对神信不来，对神没有信心，经不住熬，经不住试炼。

（小嵩：有时候碰见点儿难处就不想往上走了。）你说说碰见什么难处了。（小嵩：我前段时间弄文章了，看见交上来的文章里边乱七八糟的，就没法改，连个像样的都没有。）你看见他们不像样你就失去了信心？（小嵩：这是在垃圾堆里面挑东西呢，这工作怎么作呀。）你看见他们垃圾，你应该兴奋。（小嵩：咋兴奋呢？那能兴奋了？）呀，他们都是差生了，你就是头等生。（小嵩：都是抄神话，我愁得不行，这咋能挑出来好的呢。）你是因为你修改不了文章愁得不行，还是看见他们写文章差劲你愁得不行？（小嵩：我修改文章，修不成。）是你修不了还是他们写不了？（小嵩：他们写不了，也没法修，越看越难受，半天挑不出一篇来，感觉就是煎熬呢。）沙里淘不出金来。那来到这儿呢？来到这儿不要说沙里淘金了，沙里淘出个沈伟来。（小嵩：来到这儿也是，遇到难的工作就不愿意往上配合了。）缺乏心志、信心。（小嵩：缺乏耐心。）得有心志、信心，神成全人成全的就是人的信心。我昨天看了看亚伯拉罕的经历，你今天信神才信了几天呀，你在这儿熬呢，熬得不行，神是在亚伯拉罕七、八十岁的时候告诉他要给他孩子呢，在神说了这话二十来年以后，他才有的以撒，他想这孩子想了二十来年！神就是要熬炼人的信心、熬炼人的心志、成全人的心志、成全人的信心，他老婆是不是熬不住了？（嗯。）“拉倒吧，借腹生子吧”，熬不住了才有的这个吧？（嗯。）所以说神说他没信心。对神话信不来还能说是义？我说这话的意思是对神话要有信心，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神的话一出必定成！但什么时候成不是凭你的想象。神在亚伯拉罕一百岁的时候给了他一个以撒，当亚伯拉罕站住这个见证以后，神又说什么呢？神说：“我指

着自己起誓，你既然作了这事，没有留下你的独生子，我必定赐福给你，必使你的后裔繁多，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后裔必占领仇敌的城门。地上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摘自《神三步作工的纪实精选》）你说亚伯拉罕想不想这个事？（想了。）亚伯拉罕想这个事呢，亚伯拉罕是一百岁得的孩子，亚伯拉罕的孩子以撒是多少岁得的孩子？（不知道。）在六十岁的时候得的孩子。我昨天看了这个记载以后，我特别理解张硕，张硕郁闷是因为他看不见神的祝福、看不见希望，所以张硕特别特别的郁闷。亚伯拉罕献了以撒以后，可想而知亚伯拉罕对神的信是多大呢！神又对他有多少称许呢！神说赐亚伯拉罕子孙如天上的星，亚伯拉罕给以撒找媳妇的时候，怎么找的？《神三步作工的纪实精选》里记载：“亚伯拉罕老迈了，年事已高，耶和华在一切事上都赐福给他。亚伯拉罕对他家中，管理所有产业的老仆人说：‘请把你的手放在我的大腿底下。我要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神起誓，不可从我现在居住的迦南人中，为我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子为妻。你却要到我的故乡、我的亲族那里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妻。’仆人问亚伯拉罕：‘如果那女子不愿跟我到这地方来，我必须把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出之地去吗？’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谨慎，切不可带我的儿子回到那里去。耶和华天上的神，就是领我离开我的父家和我亲族之地，曾经对我说话，又向我起誓的那位说：“我必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必在你前面差派他的使者，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的儿子娶妻。如果那女子不愿跟你来，我叫你所起的这誓就与你无关了。只是不可带我的儿子回到那里去。’于是，仆人把手放在他主人亚伯拉罕的大腿下，为这事向亚伯拉罕起誓。那仆人从他主人的骆驼里取了十匹骆驼，带着主人各样的美物，起程往两河之间的亚兰去，到了拿鹤的城。黄昏时分，女人出来打水的时候，那仆人就叫骆驼跪在城外的水井旁边，然后祷告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今日使我遇见好机会，施慈爱给我的主人亚伯拉罕。我现在站在水泉旁边，城内居民的女儿正出来打水。我对哪一个少女说：“请你放下水瓶来，让我喝点水。”如果她回答：“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少女就作你选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子。这样，我就知道你施慈爱给我的主人了。’话还没有说完，不料，利百加肩头上扛着水瓶出来了。利百加是彼土利所生的。彼土利是亚伯拉罕兄弟拿鹤的妻子密迦的儿子。那少女容貌非常美丽，还是个处女，没有男人

亲近过她。她下到水泉那里，打满了水瓶，又上来。仆人就跑去迎着她，说：‘请你把瓶里的水给我喝一点。’那少女回答：‘我主请喝。’就急忙把水瓶拿下来，托在手上给他喝。他喝足了，少女就说：‘我也要为你的骆驼打水，直到它们都喝足了。’于是急忙把水瓶里的水倒在槽里，又跑到井旁去打水，给他所有的骆驼打上水来。那人一句话也不说，只注视着她，要知道耶和华使他的道路亨通不亨通。骆驼喝足了，那人就拿出一个重近六克的金鼻环，戴在她的鼻子上，又拿出两个重一百一十四克的金手镯，套在她的手上，然后问她：‘请你告诉我，你是谁的女儿？你父亲的家里有地方给我们住宿没有？’她回答：‘我是密迦给拿鹤所生的儿子彼土利的女儿。’她又说：‘我们有很多粮草和饲料，也有住宿的地方。’那人就跪下敬拜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不断以慈爱和信实待我的主人；耶和华也一路引导我，到了我主人的兄弟家里。’那少女就跑回去，把这些事都告诉了她母亲家里的人。利百加有一个哥哥，名叫拉班。他看见了妹妹的鼻环和手上的手镯，又听见了妹妹利百加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就跑去见外面水泉旁边的那人。他来到那人跟前的时候，见他仍然站在骆驼旁边的水泉那里。拉班说：‘你这蒙耶和华赐福的，请进来吧，为什么站在外面呢？我已经收拾好了房间，也为骆驼预备了地方。’那人就进了拉班的家。拉班卸了骆驼，拿粮草和饲料给骆驼吃，又拿水给那人和与他同来的人洗脚。然后在他面前摆上食物，但那人说：‘我不吃，等我说明白我的事情再吃。’拉班说：‘请说。’于是，仆人便把亚伯拉罕的吩咐和耶和华如何引导他见到利百加的经过一一说了出来。拉班和彼土利说：‘这事既然出于耶和华，我们就不能对你说好说歹。看哪，利百加就在你面前，你可以把她带去，照着耶和华所说的，作你主人儿子的妻子。’亚伯拉罕的仆人听到了他们这些话，就俯伏在地敬拜耶和华。那仆人拿出金器、银器和衣服送给利百加，又把贵重的礼物送给她的哥哥和她的母亲。然后，仆人和与他同来的人才吃喝，并且住了一夜。他们早晨起来，仆人就说：‘请打发我回到我主人那里去吧！’利百加的哥哥和母亲说：‘让这女孩子和我们同住多几天，或是十天，然后她可以离去。’仆人回答他们：‘你们不要挽留我，耶和华既然使我的道路亨通，就请打发我回到我主人那里去。’他们说：‘我们可以把那女孩子叫来，问问她的意思。’他们把利百加叫了来，问她：‘你愿意与这人同去吗？’她回

答：‘我愿意去。’于是，他们把自己的妹妹利百加，她的乳母和亚伯拉罕的仆人，以及同来的人，都打发走了。他们给利百加祝福，对她说：‘我们的妹妹啊，愿你作千万人之母；愿你的后裔，占领仇敌的城门。’利百加和她的众使女就起来，骑上骆驼，跟着那人走；那仆人就带着利百加走了。那时，以撒刚从庇耳拉海莱回来，他原本是住在南地的。黄昏的时候，以撒出来田间默想。他举目观看，忽然看见来了些骆驼。利百加举目观看，看见了以撒，就下了骆驼，问那仆人：‘在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这人是谁？’仆人回答：‘他是我的主人。’利百加就拿面纱蒙在面上。仆人把所作的一切事，都告诉以撒。以撒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棚，并且娶了她。利百加就作了以撒的妻子。以撒爱利百加。以撒自从他母亲去世后，这才得了安慰。”亚伯拉罕的仆人经历过后一看这媒人是谁呀？是神，神是媒人，这完全是神作的。

给你说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人家找这个媳妇完全是顺其自然，没有人选择的任何余地。人家找这个媳妇还是让仆人去办的，仆人去也是顺其自然，可想而知这一切是神作的，这个里边没有人意！虽然是神作的，可是娶回来的这个媳妇出现了一个大事，人想不到的大事，这个媳妇不能怀孕，你说亚伯拉罕急不急？神赐给他多少子孙呀？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亚伯拉罕急，以撒难道不知道这个事吗？知道，以撒也急。不能怀孕，你说是多大了不能怀孕？二十、二十五、三十不能怀孕？是六十了还不能怀孕。他妈是九十多不能怀孕，他媳妇是六十不能怀孕。六十快绝经呀还不能怀孕，你说这六十年是怎么过来的？“明明神说我的后代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多，神给我说了呀，神说话算不算话？”亚伯拉罕不想？以撒不想？一想就是六十年，亚伯拉罕活了一百七十五岁，撒拉活了一百二十七岁，以撒娶了媳妇六十年了还不能怀孕，以撒娶的媳妇利百加六十岁了她想不想孩子？（想。）哎呀，五十岁她也想，四十岁她也想，她切切地祷告神，神垂听了她的祷告就赐给她一个孩子。她刚怀孕几个月的时候肚子就疼呢，难受了她和神说呢，神说：“两国在你肚里，两族从你腹中要分出来；将来这族必强过那族，大的要服事小的。”（摘

自《神三步作工的纪实精选》）结果生下就是个双胞胎，以扫和雅各。在怀胎的时候神就给他说，大的要服事小的，可是生下来以后以撒喜欢以扫，他媳妇儿喜欢的是雅各。神明明给他说大的要服事小的，以撒为什么还喜欢以扫？因为老大经常打猎，以撒喜欢吃，他吃了人家的嘴软就偏向于大的，他就想赐福于大的，可是能由你随意更改吗？神已经命定了！雅各用红豆汤换了一个长子的名分，然后以撒祷告求神赐福的时候又来了一个狸猫换太子，由人吗？（不由人。）看见这是自然的，但实际上是神的主宰、神的命定。

以撒的婚姻是神命定的吧？（嗯。）神主宰安排的，他孩子的婚姻是神的命定，那你说沈伟的婚姻神命定不命定？（命定。）揣摩揣摩，这个可不一定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以撒结婚娶妻生子是神的命定，是因为神和亚伯拉罕有约才能这么说，你说你结婚娶妻生子也有神的命定，谁和你有约啊？既然有约，神就给你命定安排好了，就是说要发生什么事都是神一手计划安排好的，就要发生什么什么，就要让两个国家从你这儿起，就要让两个国家在这儿发生战争，就要让大的服事小的，这丝毫不差。因为他是以撒，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因为神与他有约，天地废去神的话不能废去，这个约不能废去。但是沈伟和这个有什么关系？太高看自己了！能看清这个事吗？（沈皓：那人走上这条路不是神命定的呀？）人走上这条路是神命定的，可是你走上这条路不一定是神命定的！因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是不是个人还是个问号呢，神说走上这条路的人是指成全的人，子民是不是这个范围里的呀？神来在地上是带着众长子、带着天使来的，不能多也不能少。神是来拯救人的、成全人的，这一茬人是神命定的，是神定义要把你作成的，这是神的大能，但不能等于说神和你立约一定把你作成。你在造物主面前是个啥？蚂蚁都不是，你别把你自己看得太高了。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呀？就是说不要总把自己看得太高，和亚伯拉罕去比，和以撒去比。神和你立约了？神没和你立约。意思就是说你得追求真理，你不追求真理剩存不下来。人家亚伯拉罕有儿子这是神和他说的，他就是喜笑，神也给他儿子，那你呢？你背叛就得死！亚伯拉罕一百岁的时候有了儿子，以撒六十岁了才有了儿

子，为什么人家就是六十岁了也能有儿子呀？熬炼产生信心，熬炼产生真实的爱。越有真实的熬炼才有真实的爱。就和神现在交通的一样，你恨恶大红龙吗？真的恨恶吗？恨恶敌基督吗？对敌基督有认识吗？必须得有长时间地经历、分辨、认识。

我为什么在交通神成全的就是人心志与信心的时候说这个事呢？因为我怕你又走了极端。走了哪个极端呢？“神是命定好的，神六千年经营计划是命定好的，神定义要作成我！”你就不追求了，也不性情变化了，就张硕说的那个话，该做的我做了，走到哪儿算哪儿，神你看着办吧。（剩下的就是神的事了。）“那是你神的事了，神你说了早在六千年前就定好我生死了，你给我就是这样的性情，你让我追求真理呢，那我能追求上去呀？”还理直气壮呢。所以说你得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能偏谬。就是神话说的，你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大卫的子孙，你是哪儿的人？你是摩押的后代，你还和神有什么约呢？因着神这步作工咱得着了偏得，有这个机会，咱来追求真理然后蒙拯救，自己拯救自己。这和我刚才交通的神和亚伯拉罕有约挂钩不挂钩？（不挂钩。）不挂钩可是还不能说没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呢？虽然神没有给你立约，但是神说出来的话要应验，神在地上要得着一批人，神要把你作成，神定义能把你作成，你信吗？有这信心吗？有这心志吗？小嵩，信神这条路你走了几年？（一年。）刚走了一年就抑郁了，还没走六十年呢！神告亚伯拉罕说他的子孙如天上的星地上的沙，结果以撒媳妇六十岁了还不能怀孕，他离神而去了吗？他没有找那些神婆子、巫师吧？（没有。）后来他媳妇和神祷告恳求神，神给了她孩子。神的话应验了，但还得借着你的配合，你还得祷告，和神要。你说神全能不全能？今天神说定义要把你作成，你该不该追求呢？如果说以撒六十岁了还没有孩子，他就在那等，“神啊，你不是说我的子孙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吗？现在我六十岁了还没有孩子，我倒要看看你说的这话如何……”你说那时候神还给不给？（不给。）他那时候还不给呢，现在让你追求真理，让你性情变化呢，你要开小差，那可能给你生命吗？可能让你剩存下来吗？神让你正常地活一个人，你为什么

带着情绪呢？你带着情绪看事就是带着一个有色眼镜，把事给扭曲了，受辖制了。

“另外，在自己内心深处记忆深刻的事上省察省察，看看在自己身上曾经发生过的各种人事物有没有给自己留下任何的伤疤、烙印，这些事是不是在时时地左右着你看人看事、做人做事的正确方法与方式。这样，以往临到伤害产生的各种负面情绪被挖掘出来之后，那接下来该做的就是根据真理逐一地解剖、分辨、解决。”左右你说话看事做事，得逐一地解剖、解决。张硕，能不能挖掘出来呢？你得去挖掘，你不挖掘出来你就不会认识、不会知道。我跟你说的时候你可能不会马上就认识到，所以你说没有，但是你得去挖掘，当你去办事的时候，当你不想说话的时候，你得去挖掘因为什么不想说话？因为什么不想交通？受哪些人事物辖制、压制？“比如，有些人曾经数次被提拔做带领，但是又数次被撤换、被调整本分”，神的这话张硕是深有体会呀，张硕在教会就是提拔起来被放下，来到这儿又是提起来放下提起来放下又提起来，拉倒吧，失去希望了。（张硕：在教会我没有被放下，我一直都是提起来。）一步登天？（张硕：嗯。）一步登天然后一下子就甩到“地狱”里——开除。“对他来说，一种很负面的情绪就产生了。”张硕在这儿尽本分的时候心里想的是：“当时我在教会里当小区带领的时候是一步登天，我怎么一下就进入‘地狱’里了？是不是我说人家哪个带领不对了？是不是人家交通的时候，我给人家提意见了？是不是祸从口出呢？这次我可不能再这样了，我和带领说话的时候，我只说事，这个活儿能干了，那个活儿怎么怎么样了，其它话你就别听了，不然的话到时候又说我控告这个姊妹了、论断那个弟兄呢，不管你们再怎么打斗没有我的事”。你听着这个人和人打斗呢，那个人和人打斗呢，你听见过张硕和人打斗吗？张硕现在变得“聪明”了，比以前“乖巧”多了，看不透的事根本不说了，呀，这不是诡诈的一种吗？呀，学得太诡诈了！尽了多年本分没有学会怎么做人、怎么做带领，学会了怎么作工欺哄人，变得更加诡诈了。张硕，我说的这个不能当成笑话啊。（张硕：嗯。）得当成什么？（张硕：解决问题的路途。）下去揣摩揣摩，你应该看成是严重的问题，不能像沈伟

一样当成笑话，当成我跟他开玩笑时说的一句话。有可能我和你会严厉地说，有可能我不和你严厉地说，那一切都是圣灵做事。就是说也许你就是来效力的，那你如果真是来效力的，还用不用我和你严厉地说？（不用。）不用，那就是神说的，敌基督还让他效力呢。就像耶稣来钉十字架之前就提醒犹大了，耶稣和犹大说了三次，如果那时候耶稣严厉地和犹大说，那犹大还出卖不出卖了？（不出卖了，他害怕了。）严厉地说就不出卖了，可是严厉地说就拦阻了神的作工了。如果说人家沈伟就是不追求真理，人家沈伟就是要和神对着干呢，我和沈伟严厉地说，沈伟是不是就跑了？沈伟跑了那谁效这个力呀？我不能打岔神的工作呀！所以在我这儿只是该说的我都说到了，那就是看你自己的心了，看你自己对神的敬畏、惧怕的心和羞耻感有多少了。

“他在这数次被提拔又数次被撤换、被调整的过程中丝毫没有认识到是因为什么，所以也丝毫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缺少、自己的败坏、自己的不足，还有自己所犯下的过犯的根源到底是什么，这些问题始终没有解决，那在他内心深处就留下了一种印象，‘神家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跟世界差不多，用你的时候就提起来，用不着你的时候就一脚踢出去，能踢多远踢多远’。”“神家用的时候提起来用一下，用完拉倒，所以我只是做事儿，什么也不说。你建造国度与我无关，我就是个出力的，干完活拉倒。”张硕心底里边有没有这种情绪？（张硕：没有这个。）沈聪，你有没有这种情绪呢？这里说的“神家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跟世界差不多，用你的时候就提起来，用不着你的时候就一脚踢出去，能踢多远踢多远”，听了这话有什么感觉？沈聪在这里也是争战了一段时间了吧？“想当年我沈聪可是负责人，后来我成了普通组员，呀，再下来这就成了干活的了，干活还不是领导，而是沈伟的助手呀，我就连沈伟都比不上，呀，我这是直接从房顶上的一块儿砖就被搬到了……”（厕所。）搬到了厕所，和沈伟陪伴！沈聪，你有啥不说，但是你的言行举止告诉大家了。那天你说：“干了半天了，我就不知道你说的那尺度在哪！”沈聪，那时候是什么情绪？（沈聪：今天也是神显明了，那段时间是没日没夜地干，心里就想呢，“这干到啥时候呢？”其实那段时间想：“这样下去人就支撑不住了，这怎么往后走

呢，这究竟怎么就是对了呢！”当时嘴上不敢说，心里是这些东西。那天弟兄让我找尺度做个标记，可我一直就找不见弟兄说的那个尺度，我心里就想呢,“这么简单的事，怎么就不知道这尺度在哪儿呢？怪气了，怎么就找不见呢？”）神把你的眼睛给遮蔽了，一上午的时间你怎么也找不见那尺度，神显明人呢。（沈聪：我也知道这环境专门显明我里头的抵触情绪，虽然我不往出流露，但是神鉴察呢，神就摆设环境好好地显明一下。）沈聪的这个滑石蛋是受家里边的什么影响？什么情绪带来的？（他爸。）他爸怎么了？（他爸就是滑石蛋。）沈聪，你爸把你教育成这样的了，做人得做老好人，不做老好人不能存活。

“人有这样的情绪，在社会上可能有地方发泄，但是在神家你认为没处发泄，没有发泄的方式，也没有发泄的环境，所以只能自己消化，这个消化不是说真正地放下了，而是把它埋藏在心底。或者有的人想着有朝一日如果自己本分尽得好了，有人看见了能再次提拔自己，为自己正言。或者有的人就想这样安安静静地尽本分，不想再做什么带领，还说，‘不管谁提拔我也不做带领了，我丢不起那个人，也受不起那种痛苦。谁做带领都跟我没有关系，谁被撤换也跟我没有关系，我再也不做带领，那我就再也不用经受被撤换这样的打击、伤害了。我把自己这一摊工作作好就完事了，尽到责任就行了，至于以后什么归宿、什么结局交在神手中’。这是一种什么情绪？要说自卑不太准确，要说消沉我看倒挺贴切。”神说的这些张硕都有了，张硕自己挖一挖，写一篇文章啊。沈聪里边也有这些东西，但沈聪伪装得太厉害，比张硕还会伪装，伪装得几乎看不见沈聪里边也有这些东西，沈聪，是不是？（沈聪：刚才说多次提拔多次放下，虽然没有神说的那个伤，但是总觉着这样也挺好，不用操心。）自我安慰一下。“消沉、抑郁、自闭、压抑，觉得，‘神家是能够伸张正义的地方，但是我屡次被提拔，屡次被撤换，心里一肚子委屈，没处说理去，顺服吧！这是神家，还能上哪儿说理去？自己已经习惯这样的生活了，在世界上就没人瞧得起，在神家也是这样，至于以后怎么样也不想了’”，这个话句句都能和张硕对上。你问张硕个啥，张硕都是不想了，我还以为他

说的是鬼话呢，神话揭示出来了，原来张硕说的是真话啊。“整天郁郁寡欢，对什么事也提不起兴趣，做什么事都是应付着，能做就做点儿，不能做就不做”，郁郁寡欢，不想了。小嵩现在是步张硕的后尘了，外表看着都是文质彬彬的，弟兄俩。“也不学，也不下功夫，也不花心思，不愿意付任何代价，心没劲了，当初那种火热的态度没了，什么事都跟自己无关了，以前那个自己已经死了。这是不是抑郁啊？”以前的张硕也已经死了。小嵩也是，当时是老师夸、学生夸，以前的那个小嵩已经死了，这现在成了一个抑郁小嵩了。“别人问他怎么想的，他说：‘嗐，咱素质差啊，还能咋想？自己也认识不透。’‘如果再次提拔你做带领，还想不想做了？’‘唉，想那干什么啊，那都不实际！我素质差啊，不能满足神的心意。’”张硕前天还说这话了，“想啥不实际，没啥想的”，张硕这是不是你说的话？（张硕：嗯。）“说他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吧，也不太切合实际，就是总有一种郁郁寡欢的情绪，消沉、自闭、抑郁，不愿意跟任何人说心里话，也不愿意敞开自己，也不愿意解决自己的问题、难处，自己的败坏情形、败坏性情，就这么强撑着。”主要是不愿意解决，还这么强撑着。“这是一种什么情绪？（消沉。）他还抱着一种观点，‘神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教会安排我作什么工作我好好完成，完不成也不怨我，谁让我素质差呢！’”每一句话都是张硕说过的，张硕这个演员演得好，就知道神下回交通啥呀。神每一次交通呀，都有演员配合，这是神安排的。“其实，他这个人信神也是真心的，也是有心志的，到什么时候也不离开神，到什么时候也不放弃尽本分，到什么时候也跟随神，但就是不注重生命进入，也不注重反省自己、解决自己的败坏性情，这是什么问题？这样信神能得着真理吗？这是不是很麻烦？（是。）”就是不解决自己的败坏性情，张硕去年就是这个情形。“要从他嘴里说不信神绝对不可能，打死他都不可能”，去年张硕腰难受了，可就是腰难受得断了也不能说不信。“就是因为一些特殊的事情，经过一些特殊的环境、特殊的场合，有一些特殊的人对他说了一些特殊的话，就把他打蔫了，就再也站不起来了，心里提不起劲了，这是不是有情绪？”小嵩也得抑郁了，沈伟，你不敢再打人家小嵩了啊，你把人家小嵩打蔫儿了、打趴下了，看你能承担得起吗！“有情绪就证明有问题，有问题就应该解决，应该解决的问题都有办法、都有途径解决，不是没有办法，就看你能不能正视这个问题，就看你想不想解决，你如果想解

决，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你来到神面前，在神话里寻求真理，就能解决你一切的难处。但是，你的自暴自弃、消沉、抑郁、压抑，不但不能帮助你解决你的问题，反而会使你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会使你的问题愈演愈烈。你们相不相信？（相信。）所以，不管你现在抱有什么样的情绪，不管你现在陷在什么样的情绪里，我希望你从这些不对的情绪里走出来。不管你有任何的理由、有任何的说辞，你只要陷在一种不正常的情绪里面，那你就是陷在一种极端的情绪里了。当你陷在这种极端的情绪里时，这种情绪势必会左右你的追求，左右你的心志、意愿，当然也左右你追求人生的目标。最后，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不要因为一种小小的情绪或者一个简单的、不值得一提的情绪缠绕你一生，影响你的蒙拯救，断送你蒙拯救的希望。明白了吧？（明白了。）你那种情绪不但不是正面的，更准确地说，那是与神对抗、与真理对抗的东西。在你那儿看，它是正常人性里的一种情绪，在神看，它不是简单的情绪问题，而是人与神对抗的一种方式，是人采取一种负面情绪的方式在与神、与神的话、与真理对抗。”张硕，这句话怎么说的？（张硕：与正确的道路对抗。）不要持守这种情绪，如果持守这种情绪就是与神对抗、与神话对抗。“在神看，它不是简单的情绪问题，而是人与神对抗的一种方式，是人采取一种负面情绪的方式在与神、与神的话、与真理对抗。”这罪小不小？罪大着呢！在人看是小小的情绪，闹情绪呢，但在神那边看，你是用一种极端的方式与神对抗。“所以，我希望你在想追求真理的前提之下，先好好省察自己到底有没有持守这些负面的情绪在顽固地、愚蠢地与神对抗、与神较量。如果省察到了，如果意识到了，如果已经清楚地知道了，那麻烦你先放下这些情绪，不要宝贝它，也不要持守它，因为它会断送你，断送你的归宿，断送你追求真理得到蒙拯救的希望。”神说不要宝爱它，谁会宝爱这种东西？沈皓会宝爱它，沈伟会宝爱它，张硕不会宝爱，但他会持守，他从那消极的情绪里面走不出来。沈伟宝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从里边得着效益了，得着收获了，得着果实了，所以他宝爱。它就像一种撒但生存法则一样，他利用这个就没人敢和沈伟反抗，所以说他会宝爱这个东西，他会持守这个东西。沈皓会宝爱这个东西，沈皓会把它当成一种正面事物，英雄气概，所以就要持守、要宝爱。神说：“如果省察到了，如果意识到了，如果已经清楚地知道了，那麻烦你先放下这些情绪，不要宝贝它，也不要持守它，因为它

会断送你，断送你的归宿，断送你追求真理得到蒙拯救的希望。”你得放下情绪，你不能宝爱它，得宝爱神话。神给你的是个普通的肉体，不要做超人，不要走极端。

268　你应追求在凡事上都被神成全

1　你越追求在凡事上都被神成全，在凡事上越能看见神的手看见神的手，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事上积极追求进入进入神话的所是里，进入神话的实际里。

2　不能满足于不犯罪、无观念、无处世哲学、无有人的意思这些消极情形里。神成全人的方式多种多样，在每件事上都可能让你因此被成全让你因此被成全。

3　不仅仅在积极方面，就是在消极方面也能成全你能成全你，使你更丰富。你得学会在凡事上在凡事上都会经历，在每天都有被成全的机会，有被神得着的时间。

4　这样经历一段时间，你就会大大变化，会有许多以往不明白的事现在自然就看透了，不用人教训，不知不觉不知不觉神便开启你，使你在凡事上都有开启，进入经历的细节，神必会带领你不偏左右走上成全的路。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对被成全之人的应许》

645　经历失败挫折是神的祝福

1　神让你经历各种风雨，经历各种坎坷、困难，还有很多失败、挫折，最后让你在经历的过程当中发现神所说的是对的，你自己的认为、观念、想象、知识是错误的，是不能引导你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不能引导你明白真理来到神面前的，你所走的道路是失败的道路。这对你来说是必须走的过程，也是你经历蒙拯救的过程当中应该得到的，但是在神那儿看也是让神痛心的，因为人有悖逆，人有败坏性情，人必须得走这个过程，必须得经历这些挫折。

2　神怎么作都是希望人好，不管他摆设什么环境，他都希望看到一个最好的结果。你临到挫折失败了，神不愿意看到你失败了就一蹶不振，消沉下去了，神愿意看到你能寻求真理，找到失败的原因，知道这么做不对，按神的话做才是对的，通过这次挫折、失败你懂事了，长大了，这是神要看到的。神作事用心良苦，这都是隐藏的爱。经历失败对人来说是好事，但同时也是受苦的事，它对人是一种磨炼。但这种磨炼如果使你最终能回到神面前，能够接受神的话，能看见神的话是真理，这个磨炼、挫折、失败对人就有益处了。

——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怎样分辨保罗的本性实质》

神的性情活灵活现（一）

每日神话　选段115

拿3章　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或作：披上麻布）。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他又使人遍告尼尼微通城，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各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致灭亡，也未可知。”于是神察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

尼尼微人内心真实的悔改赢得神的怜悯，改变了自己的结局

神的回转与他的烈怒有没有矛盾呢？当然没有！因为神此刻的宽容是有原因的，什么原因呢？那就是经文中所说的“各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与“丢弃手中的强暴”。

“恶道”不是指一两件恶事，而是人行事的源头是邪恶的。“离开了恶道”就是不再那样做事了，就是不再以恶的方式行事了，就是做事的方式、源头、出发点、存心、原则都变了，心中不再以那些方式与原则为享受、为快乐了。“丢弃手中的强暴”中的“丢弃”就是放下、弃掉，与过去彻底决裂，不再走回头路的意思。尼尼微人丢弃手中的强

暴这一现象证实了也代表了他们真实地悔改了。神观看人的外表，也察看人的内心，当神确实察看到了尼尼微人内心真实悔改的同时，也观看到了尼尼微人离开了所行的恶道、丢弃了手中的强暴的时候，神才回心转意。就是说，人的行为、人的表现、人的各种作法与人内心真实认罪悔改的态度，让神回心转意，让神改变了神的意思，收回了神的决定，不再惩罚毁灭他们，从而尼尼微人的结局得到了改变，他们自己挽回了自己的性命，同时再次赢得神的怜悯与宽容，神的怒气也随之收回。

神的怜悯与宽容并不难得，难得的是人真正的悔改

无论神当时对尼尼微人的怒气有多大，但当尼尼微城的人宣告禁食、披麻蒙灰的那一刻，神的心渐渐地软化了，开始回心转意了。在神向他们宣告要毁灭这座城的前一刻，也就是他们认罪悔改的前一刻，神还在对他们发怒，而当他们有了一系列的悔改之后，神对尼尼微人的怒气便逐渐转为对尼尼微人的宽容与怜悯。神的这两方面性情同时在一件事上流露出来这并不矛盾，这里的不矛盾人应该怎么来理解与认识呢？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实质，在尼尼微人悔改先后在神身上表现出来、流露出来，让人看见神实质的真实与神实质的不容人触犯。神在用他的态度告诉人：并不是神不宽容人，不是神不愿意怜悯人，而是人难得向神真正地悔改，难得真正地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也就是说，当神向人发怒的时候，神希望人能有真实的悔改，希望能看到人真实的悔改，这样，神会毫不吝惜地继续施于人怜悯、宽容。这就是说，人的恶行招来神的烈怒，而神的怜悯、宽容则赐予听神的话、在神面前真实悔改的人，赐予能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之人。在神对待尼尼微人这件事上，神的态度很明确地流露出来：神的怜悯、宽容并不难得，神需要人真正的悔改；只要人离开恶道、丢弃强暴，神便会回心转意，改变对人的态度。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独一无二的神自己　二》

每日神话　选段116

造物主的公义性情活灵活现

当神对尼尼微人回心转意的时候，他的怜悯与宽容是不是假象呢？当然不是！那么神这两方面性情在同一件事情上的转换让你看到了什么？神的性情是完整的，并不是分裂的，他无论是发怒还是怜悯宽容人，都是他公义性情的发表。神的性情是活灵活现的，他根据事物的发展而改变他的心思与态度，他对尼尼微人态度的转变告诉人类他有心思、有意念，他不是机器人、不是泥像，他是活生生的神自己，他可以向尼尼微人发怒，也可以因着他们的态度而饶恕他们的过去，他可以决定降灾祸于尼尼微人，也可以因着他们的悔改而改变他的决定。人喜欢套用规条，也喜欢用规条来定规神、定义神，人也喜欢用公式来认识神的性情，所以，在人的思想领域里认为神不会思想，神没有实质性的意念。事实上，因着事物的变化，因着环境的变化，神的心思也在不断地转换，在转换的同时，神的实质会流露出不同的方面来。在转换的过程当中，在神回心转意的那一刹那，神向人类展示的是神生命的确实存在，展示的是神公义性情的活灵活现，同时神用自己真实的流露在向人类证实他的烈怒、他的怜悯慈爱、他的宽容是的的确确存在的。他的实质将会因着事物的发展而随时随地地流露出来，他有雄狮般的烈怒，他也有慈母一样的怜悯与宽容，他的公义性情不容任何人置疑，不容任何人侵犯，也不容任何人改变、曲解。在万事万物之中，神的公义性情也就是神的烈怒与神的怜悯随时随地都能流露出来，他活生生地发表在万物的每一个角落，活生生地施行在每一个时刻。神的公义性情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也就是说，神的公义性情不是按着时间或者空间的限制机械性地发表出来、

流露出来，而是游刃有余，随时随地。当你看到神回心转意，不再发烈怒，也不再毁灭尼尼微城的时候，你能说神就是怜悯慈爱吗？你能说神的烈怒就是一句空话吗？当神大发烈怒收回他怜悯的时候，你能说神对人类没有真实的爱吗？因着人的恶行神大发烈怒，神的烈怒是没有瑕疵的；神的心因人的悔改而感动，因人的悔改而回心转意，他的感动、他的回心转意及他对人的宽容对人的怜悯都是没有任何瑕疵的，是干干净净的，是纯粹的、纯洁的，没有任何掺杂。神的宽容就是宽容，怜悯就是怜悯。因着人的悔改，因着人的种种表现，他的性情流露出烈怒，也发表怜悯与宽容，无论他流露发表的是什么，都是纯洁的，都是直接的，都不同于任何受造之物的实质。在神发表的作事原则、神的心思意念或神的任何一个决定，以及神的任何一样举动中，都看不到任何的瑕疵与任何的污点。神既这样决定了，既这样作了，他就这样成就，这样的结果都是准确无误的，因为它的源头是无瑕疵、无污点的。神的烈怒是无瑕疵的，同样，神的怜悯、宽容也是受造之物不具备的，是圣洁无瑕的，也是经得住推敲与体验的。

在了解了尼尼微城的故事之后，你们是不是又看到了神公义性情中另外一方面的实质呢？是不是又看到了神独一无二的公义性情的另外一方面呢？在人类中有没有任何人具备这样的性情呢？有没有任何人具备神这样的烈怒呢？有没有任何人具备神这样的怜悯与宽容呢？在受造之物中有谁能大发烈怒决定毁灭或降灾祸于人类？又有谁能有资格施怜悯宽容人类、赦免人类，而改变灭掉人类的决定？造物主以他独有的方式与原则发表着他的公义性情，他不受任何人事物的左右与限制。在他独有的性情里，没有人能改变他的心思与意念，也没有人能说服他、改变他的任何一个决断。受造之物的一切行为与心思都在他公义性情的判决之下，是发出烈怒，还是施下怜悯，没有人能掌控得了，只有造物主的实质也就是造物主的公义性情来决定，这就是造物主公义性情的独一无二！

通过解读神对尼尼微人态度的先后转变，你们能不能用“独一无二”这个词来形容神公义性情中的怜悯呢？之前我们说了神的烈怒是神独一无二的公义性情中的一方面实质，现在我把神的烈怒与神的怜悯这两方面定义为神的公义性情。神的公义性情是圣洁的，是不容人触犯的，也是不容任何人置疑的，是任何受造之物与非受造之物所不具备的，是神特有的，也是神独有的，这就是说神的烈怒是圣洁的，是不容人触犯的；同样，神公义性情的另外一方面，也就是神的怜悯也是圣洁的、不容人触犯的。任何受造之物或者非受造之物都不能代替或者代表神作神要作的事情，也不能代替或者代表神毁灭所多玛，或者拯救尼尼微，这就是神独一无二的公义性情的真实发表。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独一无二的神自己　二》

每日神话　选段117

造物主对人类的真情实意

人常说认识神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说认识神并非是一件难事，因为神的作为常常显给人看，神也从未停止与人类的对话，神从未向人类隐秘，也从未躲藏，他的心思、他的意念、他的语言与他的作为对人类都是公开的，所以，只要人类想认识神便可通过各种途径与方式达到了解神、认识神。人类之所以一味地认为神有意回避人类，认为神有意向人类隐藏，认为神并不想让人了解、认识，那是因为人类不知道谁为神，也不想了解神，更不关心造物主在想什么，造物主说了什么、作了什么……其实，如果人只把闲暇空出来的时间用在关心、了解造物主的说话或作为之上，对造物主的心思与他的心声稍作留意，便不难发现造物主所思所想、所说所作都是公开的、透明

的，也不难发现造物主时刻都在人类中间，时刻与万物与人类对话，天天都有新的作为。他的实质、他的性情在他与人类对话的同时发表出来，他的心思与意念在他的作为中表露无遗，他时刻都陪伴观看着人类，他用他无声的语言静静地告诉万物告诉人类：我在天宇之上，我在万物其间，我在守候，我在等待，我就在你的身边……他的双手温暖有力，他的脚步轻轻，他的声音柔美，他的身影千回百转，环绕在人类身旁，他的容颜佳美柔和，他不曾离去，不曾消失，他一直与人类朝夕相伴，形影相随。他对人类的悉心照料与他对人类的特殊“情感”，以及他对人类真实的牵挂与爱，在他拯救尼尼微城的过程中一点一点地表达出来，尤其是耶和华神与约拿的几句对话，更将造物主对他亲手造的人类的怜惜之情完全流露出来，在此你便会深刻地体会到神对人类的真情实意……

《约拿书》四章十至十一节这样记述：“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这段话是耶和华神说的原话，是他与约拿的一段对话。虽然是一段简短的对话，但其中充满了造物主对人类的不舍与顾念之情。这句话表达出来的是神心中对受造之物的真实态度与感情，也是人类难得听到的神以明确的语言表达出来的神对人类的真实心意。这一段对话代表了神对尼尼微人的一个态度，一个什么态度呢？就是对待尼尼微城的人悔改先后的态度，这个态度也是神对待人类的一个态度，这里有神的心思，也有神的性情在其中。

在这段话里流露出来的神的心思是什么呢？仔细阅读不难发现，在这里神用了“爱惜”这个词，用这个词来说明神对人类的真实态度。

“爱惜”这个词从字面上理解人都有不同的解读：首先，它有爱护、怜惜的意思；其次，它有疼爱的意思；再者，它也有舍不得不忍伤害的意思。总之，它表达的是爱怜、疼惜与难以割舍的意思，这个意思就是神对人类的怜悯与宽容。虽然神用了人经常说到的一个词语，但是神的心声、神对人类的态度在神说这话的时候已经表露无遗了。

虽然尼尼微满城的人都犹如所多玛人一样败坏、邪恶、充满暴力，但是因着他们的悔改，神就回心转意，不再毁灭他们了。因着他们对待神的话、神的指示与所多玛城的人有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他们在神面前真实的诚服与真实的悔改，以及他们方方面面真实恳切的表现，让神对他们的爱惜又一次从神的心底里发出来，赏赐给他们。神的赏赐与神对人类的爱惜是任何人都做不到的，神的怜悯与宽容是任何人都不具备的，神对人类的真情实意是任何人都不具备的。有没有一个你认为的伟人或者你认为的超人能站在一个高度，站在一个伟人的角度上、一个至高点来对人类或者受造之物作出一番这样的表述呢？人类中有谁能对人类的生存状况了如指掌？有谁能对人类的生存有负担、有责任？有谁有资格说毁灭一座城呢？又有谁有资格赦免一座城呢？谁能说爱惜他所造的万物这话呢？只有造物主！只有造物主疼惜这个人类，只有造物主爱怜这个人类，只有造物主与这个人类有难以割舍的真情真意，也只有造物主能施怜悯于这个人类，只有造物主爱惜所有的受造之物。他的心被人类的一举一动所牵引：他为人类的邪恶败坏而怒而忧而伤；他为人类的悔改与信服而喜而乐而回转而庆贺；他的每一个心思、每一个意念都为人类而有而转动；他的所是所有都为人类而发表；他的喜怒哀乐都与人类的生存息息相关。他为着人类游走奔忙，为着人类静静地付出他生命的点点滴滴，为着人类奉献他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他不曾懂得如何怜惜自己的生命，但他却一直爱惜着他所亲手造的人类……他把他的一切都给了这个人类……他无条件地、无偿地施下他的怜悯与宽容，为的只是人类能继续存活在他的眼目之下，存活在他生命的供应之下，为的只是有朝一

日人类能归服在他的面前，认得出他就是滋养人类生存、供应万物生命的那一位。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独一无二的神自己　二》

每日神话　选段118

拿4章　这事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施去。耶和华啊，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耶和华神安排一棵蓖麻，使其发生高过约拿，影儿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棵蓖麻大大喜乐。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这蓖麻，以致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曝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神对约拿说："你因这棵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

造物主对人类的真情告白

耶和华神与约拿的这段对话无疑就是造物主对人类的真情告白。一方面告知人造物主对他所主宰的万物的了解，就如耶和华神说的“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这就是说，神对尼尼微城的了解并不是大概，他不仅知道城中有多少活物（包括人与牲畜），并且他也知道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即孩童或还未成年的人有多少，这就是神对人类了如指掌的具体实证。另一方面告知人造物主对待人类的态度，也就是人类在造物主心里的分量，正如耶和华神说的“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我岂能不爱惜呢？”这话是耶和华神责备约拿的话，但全是实情。

约拿虽受托去宣告耶和华神对尼尼微人的说话，但他并不了解耶和华神的心意，也不了解耶和华神对城中之人的牵挂与期待。神对他的这番责备意在告诉他，人类是神亲手造的，神在每一个人身上都付出了心血，在每一个人身上都寄托着神的期望，每一个人都享受着神生命的供应，每一个人都是神心血代价换来的，告诉约拿神对他亲手造的人类就如约拿爱惜这棵蓖麻一样，不到最后一刻神绝对不会轻言放弃，何况这城中还有如此多的孩童与无辜的牲畜。对于这些还不能分辨左右手、处于懵懂年龄的受造人类，神更不可能轻易就这样了结他们的生命，定他们的结局。神希望看着他们长大，不再走先人的道路，不再被耶和华神警告，希望他们能见证尼尼微的过去，神更希望看到悔改之后的尼尼微，看到悔改之后的尼尼微的未来，更看到再次活在神怜悯之下的尼尼微。所以，在神看，尼尼微城中这些还不能分辨左右手的受造人类就是尼尼微的未来，他们将背负尼尼微不齿的过去，也将担负起见证在耶和华神带领之下尼尼微的过去和将来的重任。耶和华神的这番真情告白将造物主对人类的怜悯完整地呈现出来，它呈现给人类的是“造物主的怜悯”不是一个空洞的词汇，不是一个口头承诺，而是有具体的原则、方式与目标，他实实在在，真真切切，没有虚假，没有伪装，他的怜悯就这样源源不断地在各个时期、每一个时代施于人类，但迄今为止与约拿的一番对话是造物主用言语表达的他为何怜悯人类、如何怜悯人类、施于人类多少宽容与他对人

类之真情的仅有的、唯一的一段表述。耶和华神的简短对话表达的是他对人类完整的心思，是他心里对人类的态度的实情表达，也是他对人类广施怜悯的具体实证。他的怜悯不仅赐于人类的先辈们，也一如既往地施于人类的后辈们，一代又一代。尽管神的烈怒常常临到人类的某个角落、某个时代，但神的怜悯却从未停止过，他以他的怜悯带领、引导一代又一代的受造人类，供应、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受造人类，因为他对人类的真情永不改变，就如耶和华神说的“我岂能不爱惜呢？”一样，他一直在爱惜着他亲手造的万物，这就是造物主公义性情中的怜悯，这也就是造物主不折不扣的独一无二！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独一无二的神自己　二》

“尼尼微人内心真实的悔改赢得神的怜悯，改变了自己的结局”“神的怜悯与宽容并不难得，难得的是人真正的悔改”“造物主的公义性情活灵活现”“造物主对人类的真情实意”“造物主对人类的真情告白”，每一段都有一个小标题作为一段的总结。“尼尼微人内心真实的悔改赢得神的怜悯，改变了自己的结局”，神的怜悯是不是乱施的？（不是。）神是广施怜悯、深发怒气，那神施怜悯是不是有原则的？（嗯。）神对人的怜悯不是乱施的，不和人一样乱施爱，对什么人也能乱施爱，神广施怜悯是有原则的。“尼尼微人内心真实的悔改赢得神的怜悯，改变了自己的结局”，咱今天信神想剩存下来、想改变自己的结局，是吧？但是该怎么改变？是不是得用内心真实的悔改来赢得神的怜悯？必须是内心真实的悔改！为什么说尼尼微人是内心真实的悔改呢？你有没有内心真实的悔改？沈皓，你有没有内心真实的悔改？那天给你交通什么了？（沈皓：说我演戏，表现的不是真实的一面。）你现在能认识到吗？（沈皓：认识不到。我现在是能不按自己的意思行了，就像昨天，一个弟兄说出来的话就是可呛人呢，我本来想顶回去、打回去的，可是不行，我不能顶回去、打回去，我要是顶回去、打回去就是打架呢，没有正常人性，所以我当时就不吭气了，没说话。等后来我再和他说话的时候又是很正常地和他说话，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转

变后的变化，真实的悔改和好行为区分不清了。）内心真实的悔改和外表的好行为有什么区别？（沈皓：说不清。）内心真实的悔改是发自内心的、是真实的，是根源上、观点上、思想上的转变。而外表的做法是什么？是控制、克制，也可以说成是伪装，“我不能这样做了”，控制住了。控制、克制和伪装有没有区别？控制、克制和伪装还有区别，他们的思想、目的、存心不一样。伪装是什么？伪装的存心是想掩盖事实，不想让人看见。伪装里边带有什么东西？带有存心、带有思想，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掩盖事实而伪装。控制、克制呢？控制、克制是种行为，行为是一种做法，这种做法代表不了他的内心，所以控制、克制这只代表他的行为，从控制、克制这个行为上看不见他的思想，看不见他的内心是什么，就是说这个控制、克制是中性词。控制、克制在两种人身上有这个行为，一种人就是为了伪装，为了给人假象，为了不被别人看穿他，“我得控制、克制”，这叫欺骗；另一种人他是为了实行真理，“不明白真理的时候我就得控制、克制，我得背叛自己”，他内心虽然痛苦难受，但他是为了背叛自己而控制、克制。这两种人都有控制、克制这个行为，但这两种控制、克制的区别是什么呢？性质不同，其性质取决于你的内心、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存心、观点是什么？你是怕别人看见你的黑暗面，然后你控制、克制，这就变成什么了？这就变成了欺骗、伪装。如果在你不明白真理的时候，你听了神话说这件事不能做，你控制、克制，这是你为了实行真理而迈出的第一步，是吧？（嗯。）就是神说的：“实行真理才能守好诫命，守好诫命是为了实行真理，在守诫命中实行更多的真理，在实行真理时更明白诫命的实际含义。”（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守诫命与实行真理》）你控制、克制是为了不触犯神的性情而控制、克制，是有意识地去背叛自己，“虽然我不明白，但我得背叛自己”。存心、目的不一样，那外表表现出来的一样不一样呢？（一样。）外表看是一样的，你要看他是为了伪装、为了欺骗而控制、克制，还是为了实行真理而控制、克制，那就需要去挖根源。

沈皓这个属于什么？他是控制、克制，这是确定的，是吧？（嗯。）那再往里边挖呢？他是为了伪装还是为了实行真理？（沈

皓：我想的是要是我怼回去和他吵的话这就是打架呢，不是正常人的样式。）嗯，在你来看这就是你为了实行真理迈出第一步了，是吧？（沈皓：嗯。）那天咱交通了，你把你接受不来的、不愿意接受的、不合乎你观念的当成了倒栽柳，这是不是为了实行真理而控制、克制？神说："我恨恶的反对的而你却与其相合，仍然对其讲爱，或讲私人情感，那你不是悖逆吗？你不是故意抵挡吗？这样的人到底有无真理呢？对仇敌讲良心，跟魔鬼还讲爱心，跟撒但还讲怜悯，这不都是故意打岔神工作的人吗？"（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与人将一同进入安息之中》）神喜欢的东西你恨恶，神恨恶的东西你喜欢，就好比地位、名誉、情感是神所恨恶的，但神所恨恶的恰恰是你喜悦的，你所喜悦的神是恨恶的，你知道不知道这个呢？（沈皓：知道。）你知道地位是神恨恶的，但你还为了要这个地位去控制、去克制，这就变成什么了？（沈皓：伪装。）这就变成伪装了。还有不合你观念的环境临到时，你难以接受，但是你还不愿意暴露出来你的难以接受，这是不是也得控制、克制？（沈皓：嗯。）你这样控制、克制了以后你还要给人去宣讲你实行的方式、路途是倒栽柳，你在宣讲你实行的这条路时，这就又构成什么了？这是不是又是欺骗呢？（嗯。）因为并不是倒栽柳。（沈皓：不是真的倒栽柳，是为了掩盖表现出来的一种假象，在给人说的时候那就是迷惑人，是种欺骗。）不需要你倒栽柳的时候你倒栽柳，这就是一个欺骗，神给了你正常思维，是让你们两个人在互相配搭的时候有一个正常的交流，把对的事情能够接受过来，如果对的事情你接受不过来，那你还怎么接受真理呢？是吧？可当你把对的事情接受过来的时候，是不是伤害了自己的虚荣、脸面了？有这个虚荣、脸面影响着你，你该接受还是不接受呢？是不是要争战？你要反抗，不接受，这就成了恶人了，是吧？因为对的事情都不接受了。沈皓能不能做恶人？不能做恶人，就是你刚才说的，"我得控制、克制着"。当你控制、克制住了，这是不是实行真理？你控制、克制住了，这算不算实行真理？不算实行真理。为什么不算实行真理呢？因为对的事你就该接受过来，你连正常的、对的事物你都接受不过来，你还怎么接受真理？是吧？（嗯。）这个不是神的心意你明白不了，不是神的奇妙作为你看不透，没法顺服，神给了你大脑思维你是可以正常处理这件事情的，可你没有处理这件事情，然后你来了个倒栽柳，还宣讲，这就成了欺骗、掩盖。掩盖什么呢？掩盖你真实的情

形。你真实的情形是什么？是不愿意丢了这个地位、名誉，在神面前还想保留个冠冕，所以你来了个倒栽柳，同样，在别人看这是不是还是实行真理的人？“看人家还能倒栽柳”，这就形成了欺骗、掩盖。

“尼尼微人内心真实的悔改赢得神的怜悯，改变了自己的结局”，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是人内心真实的悔改。“尼尼微人内心真实的悔改赢得神的怜悯，改变了自己的结局”。张硕，你内心有没有真实的悔改？（张硕：……）把张硕问晕了，“我犯什么错了，让我悔改什么呢？”咱每个人里边是不是都有强暴、都有恶道啊？（嗯。）既然有强暴、有恶道那是不是就该远离？该放下？你放下了这才算远离，是吧？（嗯。）恶道是什么道？为什么叫恶道呢？神是善，是吧？（嗯。）神是善的象征，善的反面就是恶，善恶是正反两面，也就是说神要求你走的这条路，这叫什么？这叫善、美，是吧？（嗯。）如果你不按神要求的这条路走，你另辟蹊径，这是不是恶道？（是。）每个人是不是都有恶道呢？（有。）沈皓说的倒栽柳是不是恶道呢？（是。）那就是个恶道。张硕，你走的恶道是什么？（张硕：不知道。）不知道？你有没有恶道呢？（张硕：有，肯定有。）你没有走神要求人走的那条路，那所走的路是不是就是恶道？（嗯。）那神要求你怎么走的？你是怎么走的？对比过没有？这是不是该对比的？（嗯。）那你说说你按神要求的路走了吗？(张硕：……)敢不敢说？(张硕：……)不敢说。神要求的哪一条路你没走呢？（张硕：不知道。）首先说神要的是什么人？神对人有什么要求？神要求人走什么路？神要求你做什么样的人？（沈皓：有良心、有理智的正常人。）神要什么样的人，咱不知道？咱信神几年不知道神要什么样的人？（诚实人。）诚实人里面包含了什么？（没有伪装、欺骗。）没有伪装、没有欺骗，还有什么？（把心交给神。）怎么就把心交给神了？（凡事都不对神作假。）还有什么？（向神敞开。）这是不是都是路？张硕是一点都不敞开。神对人的要求还有什么？（不欺上瞒下，不做欺骗神、讨好神的事。）还有什么？张硕，这么多条都是路，这个路你哪条走了？哪条没走？（张硕：哪条都没走。）哪条都没走，那你说你是不是步步走的都是恶道呢？（张硕：嗯。）

神要的是什么人？神要的是他的知心人，是吧？（嗯。）那什么叫知心人呢？你想不想要个知心人？你在娶媳妇的时候想不想要个知心的媳妇呢？（想。）那什么叫知心的媳妇呢？很实际的一个问题，是吧？（沈皓：知道你的冷暖，知道照顾人，知道你什么时候需要什么。）这叫知心？按你这个标准，你娶个服务员就行了。知心人，知心、知心首先得干什么呢？首先得交心。知心是不是先从交心开始呢？你光想知道他的心，但你的心却不想交给他，你不交心能叫知心吗？（不能。）刚才神话里有一句“造物主对人类的真情实意”“造物主对人类的真情告白”，神作的是什么？真情实意地告白。当时神宽恕尼尼微人以后，神告诉了约拿神为什么这么作，可是人理解不了，或者说人就不去追求知道神的心意。人不想知道神的心意，人不想知道那么多，人不想做神的知心人，所以几千年以后还得神真情实意地告白。神把他当时的心情，当时怎么想的、怎么说的是不是都告诉你了？（嗯。）你是个受造之物，神是造物的主，神能对你这样真情实意地告白，那你呢？你对神呢？（小嵩：欺骗。）欺哄、隐瞒、欺骗，这是不是恶道？（嗯。）张硕，你走这个恶道了没有？（张硕：嗯。）不要“嗯”，你这个“嗯”就是个恶道！我说什么你不表任何态，你就一个字“嗯”，“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呀，真是狡猾的狐狸，这就是恶道。这个恶道你走了就是走了，没有走就是没有走，单纯敞开地说出来。张硕，我是不是在和你交心？我和你说的话是不是真情实意的告白？（张硕：嗯。）我把神的心意真情实意地告诉你，我也不怕伤你什么，我对你真情实意地告白，把我的真心告诉你了，你该不该把你的真心告白出来？（张硕：嗯。）可你刚才一句“嗯”告白你的真心了没有？刚才咱说找个知心人，是吧？假如你媳妇问你：“昨天跟哪个男的吃饭了？”“嗯。”“你跟哪个女的吃饭了？”“嗯。”“去歌厅了？”“嗯。”这就是真情实意地告白？（张硕：问吃饭了吗？我就说嗯，简单地表达了就行了。）你看当下倒又伪装了，我说你跟哪个女的吃饭了，你就把“女的”去了，这就是恶道。

咱得把神话带入实际生活当中，让神话成为你生存的根基，成为你的生命。“尼尼微人内心真实的悔改赢得神的怜悯，改变了自己的结局”，神要的是真情实意，咱有没有真情实意？连个真情实意都没有，那还有悔改吗？就刚才的那一瞬间张硕悔改了没有？（没有。）为什么说没有悔改呢？（应付糊弄。）应付，他还在辩解表白，还反抗，是吧？还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这是不是都是恶道？为什么说你反抗呢？我向你真情实意告白的时候，把神的心意告诉你了，把神要什么样的人告诉你了，什么样的人能得怜悯，什么样的人能改变自己的结局，这是不是真情实意地告诉你这条路呢？（嗯。）张硕，我告诉你你走了一条恶道，我说你这条恶道不能再走了，然后我告诉你得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得根据神话看事，得走正道。什么是正道呢？正道就是与神敞开、交心。现在神没有和你说话，我和你说话，我配不配让你交心？你能不能和我交心？（张硕：能。）这次说了个“能”，刚才说了个“嗯”，“嗯”里边代表什么？代表“不能”。你们听见他说“不能”了吗？我说张硕你得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张硕说“不能”！他这个“不能”怎么说的？我给他举了个例子，你娶个了媳妇得和媳妇交心，媳妇怀疑你有外遇，媳妇问你，你应该坦诚地说：“不是，那是我的客户，我和人家说了一会儿话，你听错了，误会了。”可是张硕说“不能”，“你问我，我就告诉你我中午吃饭了，你管我和哪个女的吃饭呢？我只需要回答你我吃过饭了，或者没吃过饭，你不要问我和哪个女的吃饭了。”他能不能和你交心？（不能。）张硕不仅不能交心，还得用具体的语言实际地告诉你说：“我吃饭了，我不能和你说我和谁吃饭了，我不能和你交心。”里边有没有这些东西？我刚才举了这个例子，说神和人真情实意地告白，给张硕摆出来两条路，一条诚实人、一条知心人，张硕看我给他交通的这些路了没有？（张硕：没有。）我向你真情告白，我给你摆了两条路，你根本没有看，这是能交心还是不能交心？这就是个恶道。我刚才交通的这些能听懂吗？（张硕：嗯。）那你说说。（张硕：离开所行的恶道有几种表现，先得知道神的要求是啥，如果与神的要求不符，不是朝这个方向走的，那所走的就是恶道。）神要求什么了？（张硕：神要求做诚实人。）什么是诚实人？（张硕：能与神交心。）能交心，首先得有正常的一个交通，就像人和人之间正常的交通，然后才能交心。你和我有正常的交通没有？（张硕：有。）什么交通？你和我“交通”今天

干这个活儿呢，明天干那个活儿呢，“我和你说了呀，我怎么没和你交通？”你是不是就是这么“交通”的？你和我交通什么了？你把你和我交心的东西拿出来，亮一亮。（张硕：我和你说的是那边的屋顶漏了该怎么弄呢。）看到了吗？和我刚才说的是不是一样的？（嗯。）这就是你对我的“真情告白”！这就是你“内心真实的告白”，你“内心真实的告白”证明了个什么？（……）你们看见张硕是个什么呀？他是不是受造之物？（……）你们不敢说，我看见的张硕是个机器人，我看见的张硕是个木偶，这算不算受造之物？（不算。）这是死物，不是活物，不是受造之物。受造之物是有思想的，而你只是规条形式性地做了一件事，你是在做事。这和你的内心有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张硕，你有没有心？（张硕：有。）那既然有心就有内心世界，是吧？（张硕：嗯。）那你的内心世界能不能敞开？（张硕：能。）能敞开？你以前和我敞开过没有？（张硕：敞开过。）敞开过，你和我敞开说的什么？屋顶漏了？（小嵩：敞开过“三点一线”。）（张硕：你看大家都知道。）“三点一线”算不算敞开呢？（不算。）这是什么？（抗议。）这就是抗议、是反抗神，不是在交心。外邦人常说“兔子急了也会咬人”，兔子是性格温顺的动物，一般不会咬人，如果人把它逼急了，它就要咬人。刚才张硕说他谈心了，说了一句话“三点一线”，这句话是怎么来的？是逼到了一个份上才爆发出来的，这算不算交心？（……）沈皓，在他不明白真理的时候，沈皓做了个什么？沈皓做了个倒栽柳。张硕，那你呢？你该不该倒栽柳呢？应该不应该有反抗？你反抗是不是不接受神摆设的环境？不能倒栽柳？你不接受神摆设的环境、不能倒栽柳是不是个罪？张硕，能听懂吗？（张硕：嗯。）你说你不知道什么是恶道，刚才给你交通了什么是恶道了，你是不是走这个恶道了？刚才还承认走这个恶道了，现在还承认不承认？你走的这个恶道是什么？（张硕：不与神交心。）证明你还是有心的，是没交，你是知道的。（张硕：嗯。）咱就是看你放不放这个恶道。

张硕不交心是什么原因？这是不是受一种辖制？他想不想交心？（想。）他想交心，但是他有一种矛盾的心理，“我不能交心”。败坏

的人要交心的话，他谈的是一些什么东西？一个败坏的人谈出来的肯定是站在他个人利益上谈的，谈他自己的理，是吧？（嗯。）他知道他围绕个人的利益，他也知道站在个人的角度上谈个人的利益与神交通，那神看见这个人是什么人？这个人是不是太自私、太卑鄙了啊？（嗯。）你说张硕该说还是不该说？该谈不该谈？“我要是谈出来了，那我这个人就是自私卑鄙的人，就是个败类，就是与神为敌，就是与神对抗。”他出来的心思意念都是与神不相合的，你说张硕还谈不谈？张硕他不能谈。刚才说他受辖制是受什么辖制呢？谈出来以后虚荣、脸面、地位就没了，因为大家看见了，“原来张硕你还是这样的，你还有这样的败坏呢！”他怕别人不高看他，所以他受辖制。张硕，你不谈、你不说这是不是又是伪装？（嗯。）伪装。就是神说的：“若你有很多隐私难以启齿，若你很不愿意将自己的秘密也就是自己的难处与人敞开来寻求光明之道，那我说你是一个很难蒙拯救的人，而且你是一个在黑暗中难以露出头脚的人。”（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告诫三则》）之所以让你谈是为了让你寻找一个光明之道。你不谈一个是受辖制，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和沈皓一样的，把控制、克制这个行为当成了实行真理。自己有这个悖逆的心思，但我不能把它流露出来。在他心里边想的是“我不能任罪蔓延，我得倒栽柳，所以说得控制、克制，我不说”。神说：“你以为我说的法利赛人是指宗教里的老先生吗？你们不是当代最先进的法利赛人的代表吗？你以为我说的拿圣经来与我对号的就单指宗教界那些圣经专家吗？你以为我说的把神重钉在十字架上的是说宗教界的领袖们吗？你们不是担任这个角色的最佳演员吗？你以为凡是我说的回击人观念的言语都是讽刺宗教里的牧师、长老吗？这些事你们不也都参与了吗？你以为你们的观念还少吗？只不过你们现在都学得相当乖巧，看不透的事不说也不露声色，但你们那敬畏的心与你们那顺服的心根本不存在，在你们来看，研究、观察、等待是你们今天最好的实行，你们学得太灵巧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对作工你们得认识，不要糊涂跟随！》）从这个话里边能看到什么？你把自己的这一种外表的好行为当成了是实行真理，当成了是实行真理然后自居了。就和神交通的传统文化一样，你们说按传统文化来衡量张硕，张硕是什么人？算不算好人？（算。）不伤人、不打人、不骂人，只是默默地干着，是不是世上的好人？（嗯。）和沈伟比起来你们要谁啊？（要张硕。）一致认同，是吧？

（嗯。）就不要和沈伟比了，就是和沈皓比起来你们要谁啊？（张硕。）还是张硕。这么多人认同张硕，张硕心里边美不美？（张硕：不美。）他嘴上说不美，这是不是假话？其实他心里边美滋滋的，“你看，这么多人都说要我！”为什么要他呢？他外边的这个行为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他在伪装着，虽然他心里边受到了一定的痛苦，但是比起沈月、沈伟、沈皓来说，更让别人看见这是多么好的良民，人人喜欢。他要的是人喜欢，他把人人喜欢还有外表的好行为当成了什么？（实行真理。）当成实行真理以后会带来什么后果？他就不再追求真理、不再改变自己，那最后就会导致什么结果？他的做人做事、看人看事会有变化吗？（没有。）没有变化。从外边看这是克制、控制，是吧？（嗯。）神说什么了？你的克制、控制只能是一时的，你总有爆发的时候。为什么张硕最后出来了一句“三点一线”？这是爆发出来了吧？最后终于爆发出来了。张硕，为什么那个环境要临到你呢？就因为神要让你看你能控制多长时间、你能克制多长时间，“哎呀，克制不住了，我的腰快完蛋了”，完蛋了还得干，走到“绝路”上了，上“十字架”呀，你说这还能控制住吗？上“十字架”的时候是不是该说实话了？（嗯。）人到什么时候说实话呢？（临死之前。）张硕在“临死”之前才说了实话。因为他活在了外表好行为里自居，所以说他停止了追求真理的步伐。刚才我问他“你走恶道了没有？”他心里边想的是“我哪有恶道？”但是能说“我没走恶道”吗？（不能说。）“我一个败坏的人，我能保证不走恶道？”所以当我问“走了没有？”“走了，肯定走了。”“走了哪个恶道？”“不知道。”这就是恶道！这就是神交通的传统文化在里边自居，拦阻了你实行真理，你不往前走了，所以说你没有变化。“尼尼微人内心真实的悔改赢得神的怜悯”，那张硕你这个行为能不能赢得神的怜悯？张硕你这个行为不能赢得神的怜悯，也改变不了你的结局，你只有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真实地来到神面前，来到造物主面前，与神敞开交心，用内心真实的悔改来赢得神的怜悯，这样才能改变了你的结局。

神的性情活灵活现（二）

“神的怜悯与宽容并不难得，难得的是人真正的悔改”，这两天可能是沈伟最难过、最痛苦的时候，那是掩盖不住的。沈伟说说，怎么难过呢？（沈伟：没有难过。）学张硕呢？（沈伟：没有。）谁都不愿意坦诚。你说按沈伟平常的那种说话是不是应该能谈心呢？（嗯。）他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考虑，也不管你们对他的评价是什么、感受是什么，也不管你说什么，按道理他可以把心里话说出来了吧？（嗯。）可他现在说心里话吗？他心里难受能说难受吗？他说不难受，真不难受？他的每一句话、每个行动流露出来的代表着什么？刚才就因为没给他手机，他说了一句什么话？“肖红拿着我的手机呢！”这一句话的语气、态度流露出来的是什么？（不服、不满。）不服、不满，有埋怨在里边，“你们都拿着手机就卡着我，你们都能用手机就不让我用”。（沈伟：我就是实话实说呀，就说的肖红拿着我的手机。）是，我没有说你说假话，但是在你说这一句话的时候就暴露出了你的问题。难道你不是这个思想？（沈伟：没有想。）你能掩盖住吗？（沈伟：没有掩盖。）吃饭的时候，有人和沈伟说：“看一下你的健康码是红码还是绿码。”沈伟说：“啥也没有怎么看？我看什么？我看什么？”一句“我看什么？”就出来了。虽然说你解剖不了他这句话，但你是有知觉的，是吧？“我看什么？”这句话里边带有气、带有埋怨。“我看什么？”一下把我问懵了，“看什么？”我想的是沈伟没有听懂，“你们让我看什么呢？”我就不知道是你们拿了他的手机，他看不上手机，“不给我手机我能看？我看什么？”把人都呛了一下。沈伟，你的言行举止就代表着你的心思，你说话总是把人顶回去这是不是恶道？

“神的怜悯与宽容并不难得”，你们说沈伟好不好得神的怜悯？沈伟，你这两天怎么难受呢？（沈伟：……）弟兄姊妹都能看见你的难受、痛苦，你自己看不到？（沈伟：……）小嵩，你能看见他难受吗？（小嵩：能。）说说。（小嵩：一个人生闷气。）怎么生闷气

的？操练着解剖，给他提一下。（小嵩：除了红码就是干活的时候“我一个人咋干呢？我啥也没有我咋干呢？没人和我干我咋干？”）沈伟，你为什么痛苦呢？（沈伟：说不来。）说不来，你没有痛苦？（沈伟：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想的。）小嵩，他的痛苦从哪而来？他的难受、埋怨从哪而来？什么原因导致的？（小嵩：不愿意放下地位，不愿意放下自己好好说话，好像跟别人正常沟通丢了脸、丢了地位了，就不能正常地沟通。）前两天可能是沈伟最痛苦的时候，是吧？从哪天痛苦的？就是和沈军打架了以后是最痛苦的，沈军最有体尝。沈军，你对沈伟怎么评价呢？（沈军：……）沈聪，你对沈伟怎么评价呢？（沈聪：……）拉倒吧，你一贯就是个老好人也说不出来，今天我看你还走不走这个恶道。（沈聪：不走。）不走，我看你对沈伟怎么评价呢？（沈聪：刚开始来这儿的时候，有什么事还让他做呢，后来你揭露解剖了他几次，他觉得他在人心中的地位、脸面没有了，“干脆就是你说我一下我动一下，你不说我就不动了”，责任也没了。你一有啥就喊沈皓，把他撂到一边了，他这里边的地位放不下。）嗯。小嵩你谈谈，你说沈伟恶不恶？（小嵩：恶。）嗯，你比沈聪强，沈聪放不下，说了半天，也没有说沈伟一个“恶”。沈聪，沈伟恶不恶？（沈聪：恶。）怎么个恶法？（沈聪：不走正道，没有责任心，凡事一没有了地位就对工作不负责任了，就撂挑子不干了。他不是外表撂挑子，他是心里对本分、对现在应该着急干的这些活儿不着急了，也不搭理了，就是说一说动一动，这就是恶道。）沈伟恶是心里恶，还是外表行为恶？还是里外都恶？恶到什么程度？（沈聪：里外都恶。他因着放不下脸面、地位，因着在人心中没有了地位，就开始对本分不负责任了，这是人里边的恶。外边的恶是他跟人说话就没有正常的交流，带着血气，说话挺刺耳的，让人难以接受。）沈强恶？还是沈伟恶？（沈皓：我看着沈伟比沈强厉害。）是恶还是厉害？厉害指什么？厉害和恶有没有区别？（有区别。）厉害看不到性情，恶那就直接涉及到性情了。厉害得看背景，看他属于什么厉害，就像追求真理的人有厉害要神的心，这能不能用“厉害”形容呀？（能。）那抵挡神能不能用“厉害”形容呀？（沈皓：就是沈伟比沈强恶的程度还厉害。）沈强、王谦、沈伟，恶的程度不一样，是吧？沈伟愿意听人说他恶这句话不愿意？（不愿意。）沈伟听了头疼得睡不着了。

为什么说沈伟比沈强恶呢？（你对付了沈伟，第二天尽本分的时候说他他才动呢，说一说动一动，沈强不存在这一点，就是把沈强对付得哭了，他也是该干什么干什么。）这是对待本分的一个态度。沈强他不管怎么，他始终不敢放下本分，不敢撂挑子，这是一个方面。这个跟人的信有关系，是吧？最起码沈强有对神的信在里边控制着他，他不能撂挑子，不敢在本分上边玩忽职守。还有一个根本原因，沈强和沈伟有一个根本上的区别是什么？是恶的区别，说沈强恶，是因为他想用拳头说话，是吧？（嗯。）他要高举撒但的生存法则，高举自己。沈强主要是见证自己太厉害，而沈伟呢？沈伟是不是在见证自己呢？沈强见证自己是用巧妙的一种方式，绕弯弯地见证自己，而沈伟怎么见证自己呢？（小嵩：站神的位置。）不能说他是站神的位置，因为什么不能说他是站神的位置呢？站神的位置是想掌管人、控制人的那种表现。他这种是什么呢，沈伟见证自己是把你踩在他的脚底下贬低你、攻击你，以此来见证自己，所以说你们感觉他更恶，感觉到他比沈强还恶。他的更恶之处在哪呢？他和弟兄姊妹说话就是攻击、毁谤、贬低，这是说他做事里边的恶。更恶的是什么？是拆毁了神的经营。他的这种恶给你带来了什么思想？你有没有观念？当时沈强在的时候，是不是有好多人有观念，软弱、消极、走不动了？（嗯。）他们有什么观念呢？（神家还有这人呢？）神家是圣洁的，是吧？可沈伟让人看着他比世人都恶，他的言行举止比世人都恶。神说："信神的人如果与不信神的人的言谈、举止都是一样的随便不受约束，那这人比外邦人还邪恶，是典型的恶魔。"（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对不行真理之人的警告》）在神家的弟兄姊妹之间是互相有爱的，而沈伟你和弟兄姊妹像有仇一样，你对弟兄姊妹是一种贬低、攻击，这是你的一方面恶，另一方面，也是更为主要的是你的恶是你在拆毁神的经营，你甚至把恶作在我身上。你不管你会让弟兄姊妹对神家产生什么观念、想象，你只管你这么做。弟兄姊妹看着沈强还消极、软弱呢，看着沈伟是不是更消极、软弱？弟兄姊妹对神家是不是更有误解？"神要的是什么人？这是建造国度呢？还是捡垃圾呢？"这是沈伟做的导致弟兄姊妹对神家产生了误解。反过来咱认识一下神的作工，神为什么要让沈伟进来？沈伟进来这里边有没有神的允许？（有。）

就像犹大一样，是吧？（嗯。）神是就地取材，当时犹大进来的时候就是让他当犹大的吗？（不是。）神造尼尼微城的人就是让他们走恶道的吗？（不是。）没有。悔改之前的尼尼微人是不是该死的？（嗯。）那你沈伟不悔改的话在这个家里边能待下去吗？是不是该逐出家门？是不是该走？（嗯。）那你要想留下来该怎么呢？（真正的悔改。）“神的怜悯与宽容并不难得，难得的是人真正的悔改”，神话让你看见神的怜悯好得不好得？并不难得。难得的是人真正的悔改。你看到沈伟的悔改了吗？看到张硕的悔改了吗？看到沈皓的悔改了吗？看到沈聪的悔改了吗？这个悔改难不难得？太难得了了！

“神的怜悯与宽容并不难得，难得的是人真正的悔改”，你说神给沈伟的宽容够不够大呢？（够大。）这就是为什么要让沈伟在神家的缘故，这是神的智慧作为。你对沈伟怎么会进来神家有观念，我也有心思，我也有想法，包括肖红在内都有想法。就不用说沈伟了，这段时间在尽本分过程中咱所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咱以前写文章让写《我是魔鬼》，是吧？（嗯。）尽本分没有一点责任心，尽不上该尽的本分、尽不上该尽的功用，你说我什么感受？“神拣选的就是这样的人？”眼看着一个一个带领是假带领，可是找不出来一个真带领，看见这个人不行又找不出来个替换的，因此而愁苦、发愁。发愁的时候是不是要问神呢？（嗯。）问神的时候是不是对这步工作产生了怀疑、疑惑？“究竟这是不是国度建造？神是不是为国度建造预备了足够的人才呢？神说预备得丰丰富富的，这丰丰富富在哪呢？这人在哪呢？为什么就没有一个人能用心呢？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能尽心、尽意、尽力呢？为什么就找不到一个可以辅助的助手呢？”我在询问的时候也有消极、软弱，在事实面前也消极、软弱。消极、软弱的时候该怎么办呢？神给摆设的就是这样的环境，这是能看见的吧？（嗯。）看见的时候是不是该与神交心了？是不是该问问神了？临到的环境有神的美意在其中，问问神，这美意在哪呢？你是在与神交心而不能来指责、不能来质问神，“为什么、凭什么摆设这些人呢？你让我配合你神的工作呢，我来配合了，你给我摆设的这么一些兵，我这个将军怎么当？我当将军，我招兵买马得招年轻的吧？得招力大气壮的吧？可你给我

招的是什么？老弱病残。我怎么打这个仗呢？我怎么建造呢？”纳闷，所以我在这里找神的奇妙作为在哪，我在寻找。寻找的时候，那天神的一句话点醒了我，神说：“就在这危难之际神还是将‘爱子’交给了污秽淫乱之地的人将其‘抚养成人’。”（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作工与进入　六》）“抚养成人”带了个引号，基督来在地上还让污秽淫乱之地的人将其“抚养成人”，那神给我摆设的环境又怎么了呢？我就揣摩神为什么说“抚养成人”呢？在这一篇神话里边，我看到神要把他的所有所是加给人、神要成全人。怎么成全人？成全到最终神要把你作成，与神同心合意，是吧？（嗯。）让你明白真理，也就是说把神的所有所是都加在你身上。那怎么加呢？用神迹奇事？（不是。）真实的环境，让你经历、体验，实实在在、实实际际地让你体验、经历过来，这就加给你了。神要把真理加给我，怎么加给我？神要把真理加给你，该怎么加给你？必须摆设实际的环境让你去认识。你看神交通的敌基督、大红龙，是不是让你经历上一两次就完了呢？不是。是让你长时间地经历、体验，直到成为你的生命。我心里边寻思，神怎么把我抚养成人呢？原来我刚信神的时候是不是一无所知呢？连什么是信神都不知道，更不用说认识什么败坏性情了，在经历了几年以后才略微知道这就是个败坏、这就是个邪恶，是不是现在才有个知觉了？（嗯。）这知觉从哪来的呢？是不是从神给我摆设的这些实际环境中得来的？好比说撒但太恶，恶，什么是恶呢？不摆设环境能认识吗？如果没有王谦、没有沈强、没有沈伟，对外表这个恶能不能有真实的认识？（不能。）所以我必须得体验、经历神给我摆设的环境。“抚养成人”，怎么成人呢？就把这真理赐给我，让我成了一个真正的人。怎么才能成为真正的人？必须得有这些环境。那这些环境，这些人事物都成什么了？都成为我长大成人的“营养品”了。这个能扭转过来吧？（能。）所以说“抚养成人”。那边神在交通，这边给你摆设实际的环境，再加上神话在里边给你穿针引线，告诉你什么是恶、什么是善、什么是攻击人、什么是控制人、什么是捆绑人、什么是撒但的迷惑、什么是撒但的引诱，这是不是就是真实的体验、经历呢？真实的体验、经历最后在你身上成为生命，让你有了真实的认识、体验，你这个人是不是就长大了？

你知道我现在给你交通这些是什么意思、什么目的吗？我和你交通这个是解决你心里边的什么？解决你里边的观念。那时候晓嘉和沈强在一起干活儿时看到沈强的表现就消极、软弱了，看不到希望了，不愿意信了，走不动了。我要给你扭转的是：神家有这样的人这是神的作为、神的作工，是神有意这么安排的，是为了我的生命进入，也是为了你的生命进入。还记得神说："告诉你实话，今天征服你作见证是作工中心，拯救你是附加，你能否蒙拯救在乎你个人的追求，与我无关，但我得把你征服，你别想总牵着我走，今天是我作工拯救你，不是你作工拯救我！"（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实行　三》）今天你看见拯救人是附加了吗？神作工重点作在什么人身上？作在追求真理的人身上，作在神的知心人身上，作在神所喜欢的人身上。子民喜爱不喜爱真理？追求不追求真理？不追求真理，不喜爱真理。子民是被逼无奈实行真理，最后走上实行真理的道路，他并不是追求真理的人。所以说神是为了成全一部分人而征服一部分人，在征服一部分人的过程中成全一部分人。先征服后成全，先把一部分人征服回来，征服回来是为了成全一部分人，再借着成全这一部分人来征服一部分人，这个征服（众子、子民）过程的同时是在成全先行者（长子），是互相来效力的。就像我和你一样，神要把神的所有所是加在我身上，怎么加呢？就借着你所流露出来的败坏性情，我和神话去对号，我才有分辨、才有认识，我的生命才会长大。我有分辨、有认识，神再借着我的分辨、认识把神话的实际发表出来，这是不是就把你的邪恶、罪恶都解剖出来了？（嗯。）解剖出来以后对你是不是拯救？（是。）对你是征服、拯救，对我是成全，这是不是互相效力？我和你交通这个是想让你明白神的作工，解决取消你心里边对神的误解、对神的观念，也就是说你不要对沈伟存在于神家产生一种误解、观念。神为什么来到中国作工，来在最污秽的国家作工？神作工的目的、意义是什么？神是深发怒气、广施怜悯，你在沈伟身上看到神广施怜悯了吗？（看到了。）沈伟能感觉到吗？沈伟没知觉。小嵩，你有知觉是吧？你在沈伟身上有没有看到神的怜悯？（小嵩：有。一直对他是包容、忍耐。）沈伟来这儿多长时间了？（一年多了。）一年多了。沈伟现在还这样，可想而知，刚来的时候就更不用说了，是吧？（嗯。）我之前对沈伟没有说过任何揭露解剖的话吧？到了那边的工作场地我还是没有说什么话吧？（没有。）我根本没有触碰过沈伟一下，而且你

看到我对他是什么态度？（沈聪：信任，不光是普通的工作交给他干，把大活儿也都交给他干了。）嗯。沈伟，一年多的相处，我没有去触碰你，不光是没有触碰你，而且你看见我的言行举止冷落你了吗？（沈皓：没有。）不仅没有，反而还是什么？（沈皓：器重。）器重其实就是高抬，是吧？（嗯。）你说我这样对沈伟，沈皓有没有观念？（沈皓：有。）“神的公义在哪？公平在哪？神要的是诚实人，要的是善，那弟兄怎么用的是沈伟呢？为什么要高抬他呢？再没人了？”还有沈屹为什么要发脾气啊？咱交通过吧？“我心里实在是通不过，我跟随你弟兄多年，我就不如沈伟？我和沈伟打起架来，你打的还是我。”一说要干什么事情“沈伟、沈伟”，我一叫沈伟，沈皓在那心就痛，沈屹在那心就痛。痛不痛？（……）他不说他心痛，但我知道不知道？（知道。）那为什么还要那么做呢？其实也不是我要那么做，是神就带领着那么做。为什么呢？沈皓，理解神的心意吗？（沈皓：一方面是显明我，一方面是让沈伟能从这里边得到操练。）

你要学会去揣摩神作工的智慧。沈皓来这儿挺长时间了，是吧？沈屹来了有多长时间了？（也挺长时间的。）你对神应该有所了解与认识了，你该进入什么了？该进入熬炼了，该认识自己的性情了。认识自己的什么性情呢？认识自己里边有地位心、有名誉心，是吧？怎么才能显明了你有地位、名誉呢？给你地位的时候你追求，高抬你的时候你追求，不给你地位的时候你追求不追求？你干不干？这是不是很显明人的事？还有神的奇妙作为、神的智慧在其中，什么智慧呢？显明人、熬炼人、成全人，成全人的信心。沈皓在那“弟兄就是看不见我，我怎么表演也看不见，你们中午都休息，我一中午一中午不休息地干活，连沈强都看见了，弟兄就是看不见，不管怎么说就是把工作交给沈伟，让沈伟干了。”这对你来说是种熬炼，也是对你地位心的显明，对沈伟呢？（宽容、怜悯。）也算一种怜悯，有怜悯在里边。还有什么？给了沈伟一个高凳子坐，高抬他。高抬他是为了什么？对于沈伟，你说不给他个高凳子坐，他干不干？（不干。）给个高凳子还想干不想干呢，不给他高凳子他能干吗？不能干。在咱缺乏人的时候还得用他干，是吧？不用他能行吗？用他你就得给他个高凳子。他和

弟兄姊妹打架了以后我还得敲打别人，还不能说沈伟，是吧？可我再怎么高抬沈伟，他有没有感觉？（没有。）没有感觉、没有知觉。神作工是什么呢？引狼出洞，引虎下山。沈伟在那边坐了这个位置以后，有这个享受以后，性情是不是就开始出来了？（嗯。）等他再来这儿的时候这就有了资本、有了资格了，有了资本、有了资格是不是更是理直气壮呢？（嗯。）所以今天就有这样的表现。为什么要这样作工呢？根据神话看事，神作工有一个原则是什么呀？抓捕人的罪状，是吧？引狼出洞、引虎下山，引诱出来你的性情以后来抓捕你的罪状，所以就让你这样去做，不然的话你不承认、不蒙羞。咱刚刚说对沈伟有怜悯，其实准确地说那时候对沈伟不叫怜悯，那是叫恩待，就是神说的恩待了全人类。虽然全人类抵挡神，不承认神，但是不是也活在神的恩待之中？（嗯。）沈伟活在了恩待之中。得了神的恩待，是不是更应该得审判刑罚呢？当时沈伟在那边的时候对弟兄姊妹是不是也是一种践踏、踩？一年多了，来了这儿还是涛声依旧，有没有变化？没有变化。来这儿以后，我说了一次沈伟，沈伟就消极了、不动了、失去活着的希望了，两眼发呆，待在那边什么也不干了。前两天又是对弟兄姊妹的一种踩、压，胆子是越来越大，越来越不受约束。还有沈伟手指受伤了，不到一个月就把手指上的护具全取了，伤筋动骨一百天，得休养三个月呢，是吧？结果他受伤还不到一个月就把手指上的护具全部取了，取了他就用这个手指干活儿呢。我说："现在你这手指还敢用啊，再用这手指废了呀，手指拉了筋人家刚给你缝起来，用护具绑着是让长呢，你现在把护具全部取了，来回再一拉还能长得住？拉开了就长不住了。时间太短还没长好呢，你一直动它还能长好？不可能长好，你这手指非废不行。"我的意思是人家给你把筋缝好了，你来回不能动，不能用这个手指，一用就白缝了，以后好了就不能动了，我这是不是好意啊？（嗯。）这话不难理解吧？沈伟听不听？（不听。）沈伟说什么？"活动手指不是靠筋，手指来回动是靠神经呢。"你们说手指来回动是靠神经还是靠筋呢？（筋。）靠筋，那神经起不起作用？（不起作用。）神经起什么作用？神经它仅是个知觉，神经它不起指挥作用，这个手指能动它是靠着筋，筋能动是靠什么呢？靠肌肉。你胳膊动的时候摸摸肌肉是不是在动，你的手指在动的时候，肌肉膨胀带动筋，筋再带动手指动，这是不是基本的原理，是吧？你的肌肉在动，谁在控制肌肉？大脑在控制，神经只有感觉、

知觉，是吧？你有什么知觉，它把信息给你传送到大脑然后大脑再指挥、再控制，是吧？（嗯。）我说你这个手指再动就坏了，他说这不是靠筋是靠神经的。你说这个基本的原理沈伟他知道不知道？（知道。）应该是知道的，沈伟他不是低能儿，不是他不知道，他知道，但是我一说这个，在别人面前他能阿们这句话吗？（不能。）他要阿们了这句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承认了你是对的。

沈伟有个什么性情，就是不管你说的是对的、错的，“任何事情我都得给你推翻，我不能阿们，我坚决不能阿们”！不是说你说一句话他不能阿们，就是我说一句话他也不能阿们，他非得给推翻！我说这件事情是为了谁好？我是为了保护他的手指吧？（嗯。）他没有感恩，也没有阿们，他只知道他的名誉、地位不能丢，“我在众人面前不能丢了我的地位，我始终是对的，我怎么做都是对的，我就是三天把护具取了也是对的，你怎么都不是对的”。我给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我说你这个筋不能来回动，筋要长呢，他不去寻思我为什么说这个话，我的好意在哪，他不寻思我的心，他只追求他的名誉、地位，他也不考虑他的手指能不能动，他只是想办法怎么能把我打倒。他说了一句什么话呢？“手指动是靠神经呢，我这个神经都割断了，没知觉了，不能动了。”最后给我来一句什么话：“难道你不知道这是靠神经的吗？”沈伟直接给了我这么一句话，“难道你不知道这个手指是靠神经动的吗？”后边还带了个“吗”，两只眼睛看着我，“难道你不知道吗？”你说我还有后话没有？（没有了。）我无话可说了，我还再说什么呢？我还再给他讲一讲这个神经？神经管什么，筋管什么，讲不讲？（你讲了他也不听。）不管他听不听，他已经把你打倒了，他明明就是要打你，你还再和他说什么？能说成话吗？不能说话。他不管你的好意，他不领情，他也不揣摩你的心思，他只管他的名、地位，只管践踏你。沈伟和我说话还是这样呢，和沈军说话呢？沈伟和沈军一说话就是不管沈军对与错，首先是把他踩一下。昨天晚上在那干活，沈军放东西的时候，我在这边呢他们在那边呢，我知道沈军要放东西呢，我就过来说你放吧，沈军的脚绊了一下那东西，“啪”一下就放倒了。沈军放的这个方法好不好呢？（不好。）不好，那沈伟允许这个事情发

生吗？（不允许。）为什么不允许呢？他是真的不允许吗？我以前说过沈伟什么呢？沈伟是有个机会就要上纲上线、显露一番，他能放过这个机会吗？（不能。）沈伟一干活儿就咋呼，沈伟说的话比干的活要多得多，不是默默无闻，而是话大过一切。沈军放倒这个东西了，沈伟又开始大声指责了，指责我还是那样指责的，指责沈军不更是吗？那会儿我因为有个工作没作好心烦、难受、着急，我一直在想怎么能弄好。还有有的地方都下雪了，咱计划在下雪之前要干的活儿还没干呢，我心里难受、难过。本来工作环境就吵，然后你们又在那吵吵吵，我脑子里都“嗡嗡”地响，我愿意不愿意听你们吵？我不愿意听。我说沈伟：“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干就行了。”沈伟说：“那好，那就这样干！”这样的话就给我顶过来了，他根本不寻求我为什么这样和他说话，不寻求我不让他说话的目的是什么。我是说沈军他干活儿的路数不对，干得不合适，你作为一个正常的人是不是应该帮助他、告诉他这件事情怎么做？应该引导他该怎么做，或者告诉他怎么做。可是呢？你没有引导他、没有告诉他、没有指导他，只有什么？指责、谩骂。你和我都是这样，更何况是和沈军呢。昨天在那边，沈伟和沈军又吵了，我说了一句立马又惹下了，我说“你知道我说话的意思吗？”“嗯，知道。”刚才交通了神在沈伟身上作的是什么？（恩待。）恩待，而且沈伟是清楚的，你为什么能得到这个恩待呢？因为你信神时间短，所以给了你足够的悔改机会，让你去认识这条路。不管你去年来了这儿是怎么表现的、怎么走的，我一律都不看，去了那边我也不看，我只管作我该作的，让你去认识，看看弟兄姊妹他们是怎么走的，可到了这儿你也没有看见别人是怎么走的，你不看我直接告诉你该怎么走，我是不是做到仁至义尽了？（嗯。）该做的我做了，也给了你足够的机会。

“神的怜悯与宽容并不难得，难得的是人真正的悔改”，真正的悔改，难得的是人真正的悔改。神和人要什么呢？要的就是人内心真正的悔改。神的广施怜悯好得不好得？人好不好蒙拯救？好不好剩存下来？（……）张硕，这条件高不高？（张硕：不高。）难的是什么？（人真正悔改的心。）真正的悔改，难得的是人真正的悔改，一个悔

改的心。咱说沈伟信神时间短，张硕信神多年了，到现在走的还是恶道。我这样说，张硕心里边难受不难受？“你怎么还说我走的是恶道呢？”张硕，难受不难受？（张硕：不难受。）不难受？不难受证明你走的是恶道还是什么呢？放下恶道了没有？（张硕：没有。）哎呀！你和沈伟“杠”起来了，看谁刚硬呢？神说：“神在用他的态度告诉人：并不是神不宽容人，不是神不愿意怜悯人，而是人难得向神真正地悔改，难得真正地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也就是说，当神向人发怒的时候，神希望人能有真实的悔改，希望能看到人真实的悔改，这样，神会毫不吝惜地继续施于人怜悯、宽容。这就是说，人的恶行招来神的烈怒，而神的怜悯、宽容则赐予听神的话、在神面前真实悔改的人，赐予能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之人。”这是不是神给咱的路呢？继续往下看，“造物主的公义性情活灵活现”，沈皓说说你是怎么认识这句话的。（沈皓：不守规条，不要把神的性情定规在自己的观念想象当中。）神可以向人发怒，是吧？（嗯。）神可以向人发怒，也可以向人施怜悯，这个性情是实实在在的，但不是死的，它是可以转换的，是活灵活现的。它转换的条件是什么？（悔改。）在于人的悔改。就是说你从神那边得来的是神的烈怒，还是得来了神的宽容与怜悯，取决于你的悔改，这个不是死的，神的性情是活灵活现的。

你在肖红的经历中看到了什么？当时说她是什么呢？说她是扫罗，是吧？大卫可以杀扫罗，那是不是神的怒呢？（嗯。）神的公义性情活灵活现，只要你不走扫罗的那条路、不走保罗的路走彼得的路，那就不仅仅是怜悯了，那是神对人的应许、赐福。咱重点看看“造物主对人类的真情实意”，能不能说清楚造物主对人类的真情实意是什么？怎么个真情实意？怎么认识这句话？神说过一句什么话，神说：“他就在你的身边守候，等待着你的回转，等待着你突然恢复记忆的那一天：知道你是从神那里走出来的，不知什么时候迷失了方向，不知什么时候昏迷在路中，又不知什么时候有了‘父亲’，更知道全能者一直都守候在那里等待着你的归来已经很久很久。他苦苦巴望，等待着一个没有答案的回答。”（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全能者的叹

息》）今天借着沈伟的表现，借着你周围的人的表现，你能不能感觉到神苦苦巴望？有没有这种感觉？神苦苦巴望，等待着人的悔改，这个苦苦巴望你现在有知觉了没有？就像张硕，神是不是苦苦巴望他能和神交个心呢？（嗯。）咱那时候给易蓉交通说："你什么时候能交心啊？用一种虚假来欺骗，你能得来什么？"这是不是苦苦巴望，等待着人的悔改？真情实意，什么是真情？真实的，让你去体验、让你去经历。神所作的哪个不是真实的？今天你再看沈伟，我作在沈伟身上是怎么真实的？是以诚相待，是吧？（嗯。）以诚相待、真情实意。对沈伟可以说就像对小孩一样的，一开始没有什么指责，也没有要求，只是让他看弟兄姊妹怎么进入，他该怎么走这条路呢。神为了拯救人付出了多大的心血代价，在他身上付出了多大的心血代价？看看神在沈伟身上作的，再看看沈伟给咱神家带来的祸患多不多？什么祸患？沈伟刚开始过来给弟兄姊妹带来一种观念、埋怨，让弟兄姊妹处于一种消极、被动的情形里边。因为沈伟让弟兄姊妹处于一种消极、被动的状态，你说我知道不知道？消极、被动的情况下尽本分能不能尽好？（不能。）那这是不是给神家带来的一种损失？（嗯。）可沈伟没知觉。沈伟，你带来的错，你闯下的祸谁给你背着？这是不是真心实意？（嗯。）你给咱买的几万块钱的东西，是在网上买的，不是在实体店里买的，而且也没有货比三家，现在连售后都无法做，而且事后还不悔改，没有去跟进，没有赶紧挽回。没有跟进、没有挽回，被卖家骗了，卖家现在连电话也不接了，直到现在你有没有悔恨的心？有没有自责？丢失千万祭物，你有没有懊悔的心？沈伟？有没有？（沈伟：……）你说这样说你冤不冤？（沈伟：……）小嵩，你看见他有没有懊悔？（小嵩：没有。）你怎么看出来的？（小嵩：从他尽本分的态度上。）从他尽本分的态度上就能看出来，从他的言行举止上就能看出来。正常一个人神家这么恩待他，他该不该还报？（该。）该还报。在神家闯下这么大的祸患，该不该弥补？蒙不蒙羞？感觉不感觉亏欠、内疚？你能在沈伟身上看见他亏欠、内疚吗？如果有亏欠、内疚的话，他说话的语气、态度还能是这样吗？如果有亏欠、内疚的话他就不会发声了，是默默无闻、是自责。还有心劲儿说张三、李四呢？还每天起来说沈军长了短了？说沈聪长了短了？还有心劲儿与人争战、厮杀？你给神家带来祸患，构成了打岔搅扰、拆毁，你就感觉不到？就不用说有多大的悔改了，连蒙羞感都没有。

神说人有惧怕感和羞耻感才能蒙拯救，神作在人身上的真情实意，你看神作在沈伟身上的，是不是实实在在都是为了拯救呢？（嗯。）不仅是给他预备了环境，还实际地揭露解剖，还有引导、耐心帮助，对沈伟都是这样的耐心帮助，那在其他人身上呢？那你说为什么这个事情要作在沈伟身上？没有作在沈聪身上？没有作在沈皓身上？这是什么原因？沈皓，能看明白吗？（沈皓：神是要唤醒沈伟的良心。）是神为了显明他的性情，以点带面。神说："在这最末了的时代，让我的名能在外邦中被称为大，使我的作为被外邦中的人看见，且因我的作为而称我为全能者，让我口之言早日得着成就。我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不仅是以色列人的神，我也是外邦各族之人的神，哪怕是我咒诅的邦族。"（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扩展福音的工作也是拯救人的工作》）神为什么要来中国作工呢？为什么要在最污秽、最败坏的人身上作工？（沈皓：以点带面，把中国人作成了，神的工作就作成了。）神对沈伟都是这种态度，都是这样的心意，那神对其他人呢？（一样。）那沈伟他在这儿的使命是什么呢？见证神的作为。见证神的什么作为？见证神的真情实意，神拯救人是动真格的，为神作衬托物。"在这最末了的时代，让神的名能在外邦中被称为大"，就是最败坏、最邪恶的人都被征服了，是不是就代表这个世界的人都能被征服了？（嗯。）沈伟都被征服了，就代表着什么？就代表着人类都能被征服了。神的真情实意是什么？神要的是人的悔改，这是实实在在的真情实意，没有一点虚假。一个是"造物主对人类的真情实意"，一个是"造物主对人类的真情告白"，再看看选段118。

每日神话　选段118

拿4章　这事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

我急速逃往他施去。耶和华啊，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耶和华神安排一棵蓖麻，使其发生高过约拿，影儿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棵蓖麻大大喜乐。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这蓖麻，以致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曝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神对约拿说：“你因这棵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

造物主对人类的真情告白

耶和华神与约拿的这段对话无疑就是造物主对人类的真情告白。一方面告知人造物主对他所主宰的万物的了解，就如耶和华神说的“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这就是说，神对尼尼微城的了解并不是大概，他不仅知道城中有多少活物（包括人与牲畜），并且他也知道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即孩童或还未成年的人有多少，这就是神对人类了如指掌的具体实证。另一方面告知人造物主对待人类的态度，也就是人类在造物主心里的分量，正如耶和华神说的“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我岂能不爱惜呢？”这话是耶和华神责备约拿的话，但全是实情。

约拿虽受托去宣告耶和华神对尼尼微人的说话，但他并不了解耶和华神的心意，也不了解耶和华神对城中之人的牵挂与期待。神对他

的这番责备意在告诉他，人类是神亲手造的，神在每一个人身上都付出了心血，在每一个人身上都寄托着神的期望，每一个人都享受着神生命的供应，每一个人都是神心血代价换来的，告诉约拿神对他亲手造的人类就如约拿爱惜这棵蓖麻一样，不到最后一刻神绝对不会轻言放弃，何况这城中还有如此多的孩童与无辜的牲畜。对于这些还不能分辨左右手、处于懵懂年龄的受造人类，神更不可能轻易就这样了结他们的生命，定他们的结局。神希望看着他们长大，不再走先人的道路，不再被耶和华神警告，希望他们能见证尼尼微的过去，神更希望看到悔改之后的尼尼微，看到悔改之后的尼尼微的未来，更看到再次活在神怜悯之下的尼尼微。所以，在神看，尼尼微城中这些还不能分辨左右手的受造人类就是尼尼微的未来，他们将背负尼尼微不齿的过去，也将担负起见证在耶和华神带领之下尼尼微的过去和将来的重任。耶和华神的这番真情告白将造物主对人类的怜悯完整地呈现出来，它呈现给人类的是“造物主的怜悯”不是一个空洞的词汇，不是一个口头承诺，而是有具体的原则、方式与目标，他实实在在，真真切切，没有虚假，没有伪装，他的怜悯就这样源源不断地在各个时期、每一个时代施于人类，但迄今为止与约拿的一番对话是造物主用言语表达的他为何怜悯人类、如何怜悯人类、施于人类多少宽容与他对人类之真情的仅有的、唯一的一段表述。耶和华神的简短对话表达的是他对人类完整的心思，是他心里对人类的态度的实情表达，也是他对人类广施怜悯的具体实证。他的怜悯不仅赐于人类的先辈们，也一如既往地施于人类的后辈们，一代又一代。尽管神的烈怒常常临到人类的某个角落、某个时代，但神的怜悯却从未停止过，他以他的怜悯带领、引导一代又一代的受造人类，供应、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受造人类，因为他对人类的真情永不改变，就如耶和华神说的“我岂能不爱惜呢？”一样，他一直在爱惜着他亲手造的万物，这就是造物主公义性情中的怜悯，这也就是造物主不折不扣的独一无二！”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独一无二的神自己　二》

张硕，你看到约拿是个什么人了没有？（张硕：不讲理。）怎么不讲理？解剖解剖约拿。（张硕：看见神不毁灭尼尼微城了，他就不高兴了。）（肖红：看到约拿是抓神把柄，“你说要灭呢，我就看你灭不灭”。）“这事约拿大大不悦”，还不是普通的不悦，是吧？是大大的不愉快。“且甚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施去。耶和华啊，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你回想一下，你说过这话没有？（肖红：干活儿干得累得不行了，就会说“还不如死去呢！”）说说还有什么时候说过，不只是干活儿的时候吧？（小嵩：和信神倒了霉了是一个性质。）这和信神倒了霉了不一样吧？你们心里边有过这个心思没有？如果你不了解的话，你可以看看沈伟，沈伟是个放大镜，把这个“细菌”放大你总看见了吧？你看到的是什么？沈伟和约拿有什么区别？能不能对号？在沈伟眼里沈军是个什么东西？（沈聪：不值一提。）不值一提？沈军，你在沈伟眼里你是什么？（沈军：不是东西。）不仅仅是沈军，所有人在沈伟眼里那都是该神毁灭的，沈军就更是了，是重点该毁灭的，所以惹沈伟大大发怒！只要沈伟看见沈军干活儿干得不合他观念、干错，或者看到任何人干得有问题、干错以后，沈伟干什么呀？（发怒。）是不是大大发怒啊？（嗯。）为什么发怒呢？（不合他的意思。）不是不合他的意思，是干得不合“神”的意思，“这还当神选民呢？这还当子民呢？连这也干不了，神还能要这人呢？”是吧？你用完工具没有放到原来的位置，你说你这个行为对不对？（不对。）行为是有问题吧？（嗯。）这行为是有问题，但至不至于该死呢？（不至于。）用不用人大发烈怒呢？沈伟会不会大发烈怒？（会。）沈伟立马大发烈怒。大发烈怒意味着什么？是不是血气？神说：“……凡属血气的无人能逃脱那忿怒的日子……”（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凡属血气的无人能逃脱那忿怒的日子》）沈伟知道不知道这句神话？是不是知道发血气该死？知道吧？（知道。）他知道他还要发血气。这两天一解剖他以后你看他那个劲儿，是不是失去活着的希望了？失去活着的希望是不是就是约拿说的这话啊？“我活着还不如死了呢！我看着沈军这样的人还能在神家，还不灭了，我还不如死了呢！”是不是这话？听见了吧？从这个上面就能看出来他和约拿说了一样的话，是吧？用放大镜看了，

用显微镜看了，沈皓你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性情。（沈皓：也有。）举个例子。（沈皓：当时放东西的时候，沈军说放的时候，手一撒就放开了，根本不顾别人，我就说："你这么大岁数了干活不考虑别人，别人还敢跟你一块干活吗？"昨天晚上我还和小嵩和沈聪说"你俩跟沈军干活操心点，他只顾自己"。）这是个正常的生活吧，这没有涉及到你的性情。（沈皓：还没到那个活着还不如死了的程度，还没暴露出来。）

张硕说这个话了没有？张硕刚开始评价约拿说什么了？说约拿是什么？（不讲理。）你们说张硕讲理不讲理？（张硕：不讲理。）怎么不讲理？（张硕：约拿都不讲理我能成讲理的啊！）这张硕聪明啊！一来就把撒但的帽子戴在自己头上，"让你再说我，我看你还说什么！"那你自己说说，你哪里不讲理呢，哪件事情使你失去活着的希望了？（张硕：不知道。）咱今天交通说张硕什么了？张硕不交心，他不但不和你交心，他也不和我交心，他也不和肖红交心。不但不交心还要远离，离得我远远的，吃饭也躲得远远的，他过来这儿这么长时间就和我在一个桌子上吃过一顿饭，还是因为那边坐满了，坐不下了无奈地过来这边，因为他感觉坐近了没好事。张硕，我给你点了点，说吧。（张硕：没有，不知道。）张硕为什么不愿意和我交心？为什么不交心呢？就刚才说的咱们这里边有好多好多沈伟，你说张硕看不起沈伟，他能看得起沈皓吗？能看得起沈军吗？（张硕：能。）怎么看得起呢？（张硕：怎么看不起呢？）张硕这话的意思是："你给我拿出证据来，我怎么看不起来了？不要胡说我。"张硕，我给你拿证据，如果张硕要是真能看得起他们的话，当他看见别人都合适，自己不行的时候，那张硕是急得想赶紧寻求生存之道，是吧？（嗯。）他是不是要在我这寻求一条路，急得交通呢？但他没有这么做。张硕，你现在软弱不软弱？消极不消极？（张硕：不消极。）张硕，你看见沈伟你消极不消极？（张硕：不消极。）你没有正义感？（张硕：不是没有正义感。）你说说。（张硕：一个是神作工就要摆设各种各样的人，再一方面就是神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长，神是借着人可用的部分来成全人不可用的部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用处，每个人有每个

人的特长。）那神使用你哪方面可用的地方？成全你哪方面不足的地方呢？（张硕：我没啥可使用的地方。）没啥可使用的地方为啥要用你呢？（张硕：实在是没合适的人了吧。）（小嵩：真会说话。）让你见识一下张硕！神说神预备的人才是丰丰富富的，要什么有什么，你怎么就说是没人可用了只能用你？（张硕：我是说凑合用呢。）为什么就只能凑合用你，不能凑合用别人呢？（张硕：这不知道。）你不知道，那你就没有寻思过？（张硕：没有。）你不寻思、不揣摩，你想剩存下来吗？（张硕：想。）怎么就剩存下来了？不寻思、不揣摩就剩存下来了？我看你这里边都是假的，都是假话。你们说张硕是个没有思想、没有心思的人吗？是不是？（不是。）为什么不是？越是不说话的人越可以证明他是什么？（肖红：城府太深。）“城府太深”，为什么要说得这么难听？越是不说话的人越是有思想的人。本来人家就消极了，你又打了一棒子。越是嘴快的人，敞开说话的人，越是头脑简单。这样来说的话，张硕应该是头脑不简单，应该是有思想的人，所以张硕说他是没有思想的人这是假话。如果张硕他是没有思想的人，那张硕可能就是弱智了，弱智那就是没有话说，也没有什么思想，可张硕也不像个弱智啊，是吧？他有思想。

神的性情活灵活现（三）

沈伟怎么和约拿对号呢？约拿说什么了？（死了比活着好。）他为什么会说这句话呢？（沈聪：因为他对神作的不满。）神让他去尼尼微传话的时候他不去，原因是什么呢？“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是因为神你有这样的性情，神你是慈爱、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所以我

才不去的。结果你非要让我去，我不去你还让我进鱼肚子里边。我去了以后告诉尼尼微人这城再过四十天就颠覆了，可四十天以后这城颠覆了没有？你又不颠覆了，我怎么见人呢？你让我丢了我的虚荣、脸面，我活着还不如死了呢！”约拿他追求什么？脸面、地位、名誉，“我丢了命我也不能丢了这个脸”。沈伟呢？沈伟追求什么？沈伟为什么看见沈军干活儿的时候不操心就要发火？咱都知道沈军是一个典型的不操心，我说：“沈军，给你个操心费，你给咱操点心吧。”沈军说：“我不领，我也不操心，我就不是那操心的人。”你说不操心的这种人能要不能要？该不该打？该不该杀？是不是该灭了？是吧？（嗯。）那为什么沈伟看见沈军干活儿的时候不操心，要向沈军发怒呢？“弟兄你每天说这个人不忠心，那个人不操心，我知道你是让人操心呢，我知道你是让人好好尽本分呢，正因为我知道，所以我才对沈军踩、打，抓住他不放。可是在我抓住他不放的时候、在我说他该杀的时候，你又在弟兄姊妹面前解剖我的不是。你不说沈军，你是说我人性不好，你说我恶，我活着还不如死了呢！他不好好尽本分，我打他、指责他，我为你说话，结果你说我是恶，我这脸该往哪放呢？”“我活着还不如死了”这句话他说得出口说不出口？说不出来。那他用哪句话代替啊？“不说了，那以后就让他那样干。”尽本分没心劲儿了，本分也不尽了，撂挑子了，这是不是失去活着的希望了？（嗯。）“耶和华啊，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当把沈伟的地位取了以后，沈伟本分也不尽了，你让他干什么他干什么，甚至你叫他，他也听不见，他还要命不要命呢？那两天沈伟两只眼睛痴痴发呆，你们在尽本分他却找不到干的，那时候他心里在想什么呢？“是留，是存，还是走？该去世界上大干一番？还是在这儿等待着末日的到来？”他是不是在冥思苦想呢？那是不是就是死了比活着还好受呢？用显微镜看了沈伟，再看看张硕，张硕看到沈伟这个人还能在这儿存留，我还那么高抬他，“你说话算话不算话啊？这是不是国度建造啊？是不是要诚实人啊？是不是要神的知心人啊？”张硕是不是产生疑问了？（张硕：没有。）没有那为什么能影响到你不交心了？（张硕：我不交心跟人家没关系，跟人家有啥关系呢？）人喜欢不喜欢有个交心的人？（张硕：喜欢。）你愿意和人交心，愿意找个知心的人，是吧？（张硕：嗯。）你喜欢不喜欢和我交心？（张硕：喜欢。）那你和我交心了没有？（张硕：我认为是有事了才说呢，有

事说事就行了，没事说啥呢。）那是交心吗？那是交事，不是交心，你把交事当交心来欺骗。交事和交心一样不一样？神是要得着人的心，不是要得着你做的一件事。我看见你在这儿不追求往上够，也不追求做神的知心人，只是做事。只追求做事里边是不是有消极的成分？是不是因为看到这些事、看到沈伟？（张硕：没有，这些都没有，这些我都能想通。）

“‘……耶和华啊，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耶和华神安排一棵蓖麻，使其发生高过约拿，影儿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棵蓖麻大大喜乐。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这蓖麻，以致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曝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这是约拿第二次说这话了吧？第一次说他是为了自己的虚荣、脸面，这一次呢？（肉体享受。）为了肉体享受。“神对约拿说：‘你因这棵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这个能不能和沈伟对上号？小嵩，你会不会交通？揣摩揣摩怎么交通，学着把神话带入实际生活当中，操练一下。（小嵩：你揭露解剖沈伟的时候，沈伟那个神态，目光呆滞，失去了活着的希望，他的这种表现就跟约拿一样，死了比活着还好。）那再看看沈军是谁啊？沈军就是蓖麻，能不能对号？神给沈伟摆设了这么一个环境，沈伟就是约拿，是吧？让沈军给他当助手呢，他一看到沈军干错个什么就起来发怨言，发怨言是不是就该死了啊？沈伟和沈军说话就像把他恨死了一样，是不是就好像约拿对待尼尼微城一样？“神你应该把他灭了才对”，在沈伟那边应该是灭了沈军才对，“我抓住了你的把柄，神就应该灭你，不灭你神就不公义，神要不灭你，我就失去了活着的希望，尽本分也不想尽了，说话也有气无力了。”那两天就因为他踩沈军，我说了一下正常人性和人应

该走一条正道，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沈伟就失去活着的希望了，本分也不尽了。

“造物主对人类的真情告白

耶和华神与约拿的这段对话无疑就是造物主对人类的真情告白。一方面告知人造物主对他所主宰的万物的了解，就如耶和华神说的‘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这就是说，神对尼尼微城的了解并不是大概，他不仅知道城中有多少活物（包括人与牲畜），并且他也知道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即孩童或还未成年的人有多少，这就是神对人类了如指掌的具体实证。”你说我了解不了解沈军是什么人？（了解。）我知道，沈军是个不操心的人，是吧？（嗯。）“另一方面告知人造物主对待人类的态度，也就是人类在造物主心里的分量，正如耶和华神说的‘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我岂能不爱惜呢？’这话是耶和华神责备约拿的话，但全是实情。”沈军把一个东西放错位置了，沈伟都能大发雷霆。沈伟，你对沈军做的这些事大发雷霆，和这里怎么对号呢？（张硕：就像父母说两个孩子手心手背都是肉，当父母的是站在这个角度看呢，可在孩子那儿是你损害了他的利益了，或者是不合他意了，他就发火，他是站在那个角度上说的。神说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就有十二万多，这些人、这个城里的所有都是神经营的，是神看重的，但是对于约拿来说，他是为了他的面子，他的面子没满足，他就要发火。）沈军放一个东西的时候没放好沈伟都大发雷霆，那要是坏沈伟一个东西他是不是更要大发雷霆呢？指责谁给他用坏了。沈伟，你的一个东西你都怜惜，那一个人的灵魂我是不是更得怜惜呢？你这样对待一个人，这样欺压一个人，不分对错就能攻击、就能贬低，我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存在吗？我不允许这样的事存在，你就像约拿一样大大不悦，活着不如死了啊？蓖麻不是约拿种的，约拿尚且那样爱惜它；你的一个工具不是一个生命，你尚且那样爱惜它，那一个人的灵魂呢？

这句话前边的小标题是：“造物主对人类的真情告白”，告白什么呢？“约拿虽受托去宣告耶和华神对尼尼微人的说话，但他并不了解耶和华神的心意，也不了解耶和华神对城中之人的牵挂与期待。”我说沈伟你干什么去，我就是把这个托付交给沈伟了，是吧？“约拿虽受托去宣告耶和华神对尼尼微人的说话”，沈伟你去做这件事是不是受我所托？（嗯。）“但他并不了解耶和华神的心意”，沈伟他并不揣摩我的心思。“也不了解耶和华神对城中之人的牵挂与期待”，我给你一个本分让你去尽，是让你把本分赶紧干完，赶时间、赶工程，你了解我的心情了没有？你不管我的心思是什么。昨天晚上我说咱的工作一开始没弄好，所以后面就有这么多的麻烦事，现在这个工作得赶紧完呢，不能拖了，因为留给咱的时间不多，但工作又都耗时间、耗精力，人又都累，我心烦躁，你了解我的心了没有？你不去做我的知心人，不去体贴我的心思，不是想着怎么配合能够把这件事情赶紧做好、赶紧完工，你是在搞自己的经营。“也不了解耶和华神对城中之人的牵挂与期待”，你也不去了解我的心思，也不去了解这件事的重要性，眼看着饥荒、瘟疫来了，咱还有多长时间作预备工作？神说：“正如神说的‘自己造的苦杯自己喝’，内乱之时正是神离地之时，神不会在大红龙的国家中‘呆’下去了，随即结束在地的工作。”（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说话的奥秘揭示·第二十四篇结合第二十五篇》）你怕不怕这一日的到来？（怕。）你盼不盼这一日的到来？（又盼又怕。）你盼的是什么？你怕的是什么？你怕神的日子来到的时候，粮仓没满，果实没结上，你的性情没有变化了，你没有蒙拯救的机会，完了，这是不是你所怕的？（嗯。）你盼的是什么？（大红龙赶紧被灭。）大红龙赶紧被灭，能轻松一点。可是你真有这个心思吗？你真的怕吗？现在饥荒到了、瘟疫也到了、地震也到了，你看见离大灾难降下有多远？离神离地还有多远？离大红龙垮台还有多远？那现在有没有达到粮食满仓、果实累累？你着急不着急？你有这个心吗？你有这个心的话，你能在那边待着不作工吗？你没有这个心，你也不去了解。你不了解神的心思，神不仅仅是让你去尽本分，更重要的是让你学会做人，到最后还得果实累累、粮食满仓。果实累累什么意思？人都有生命进入，是吧？（嗯。）把人都带到神面前，那你对待弟兄姊妹们的

生命进入是什么态度？本分你不管，神的心意你不管，什么时候能粮食满仓你也不管，你是“追着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不追我就不干了”，弟兄姊妹的生命进入就更不用说了，这些你都不了解。你不去理解、了解，你只知道什么？只知道自己的面子、地位。“也不了解耶和华神对城中之人的牵挂与期待”，我对弟兄姊妹的期待是什么？牵挂是什么？我期待的是他们能够操心，能够追求生命，能够好好做一个人，可你不去了解这些。如果你真是了解了这些、理解了这些了，那你看到弟兄姊妹的问题时，你该怎么办？你更多的是不是应该帮助、扶持？应该不应该是指责、谩骂？指责、谩骂只是为了站地位，只是为了站在别人的肩膀上。世上有一句话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更高，是吧？（嗯。）沈伟站在沈军的肩膀上还不是很高，所以他不仅是站在沈军的肩膀上，而是最后还要站在我的肩上，沈伟不仅是对沈军是一种指责，他对我也是一种指责。

“神对他的这番责备意在告诉他，人类是神亲手造的，神在每一个人身上都付出了心血，在每一个人身上都寄托着神的期望，每一个人都享受着神生命的供应，每一个人都是神心血代价换来的，告诉约拿神对他亲手造的人类就如约拿爱惜这棵蓖麻一样，不到最后一刻神绝对不会轻言放弃，何况这城中还有如此多的孩童与无辜的牲畜。”真情的告白，那我在这儿对你们是不是也是种真情的告白？（嗯。）“神在每一个人身上都付出了心血”，我今天给你们举了个例子，我在沈伟身上是不是付出了心血？我只是在沈伟身上付出了心血吗？你们身上有没有？（有。）每个人身上都有，在每个人身上都寄托着神的期望。“每一个人都享受着神生命的供应，每一个人都是神心血代价换来的，告诉约拿神对他亲手造的人类就如约拿爱惜这棵蓖麻一样，不到最后一刻神绝对不会轻言放弃”，我作在你们身上的和作在沈伟身上的是不是一样的？（嗯。）“不到最后一刻”，什么是最后一刻？（实在不可救药了。）不可救药了。“不到最后一刻神绝对不会轻言放弃，何况这城中还有如此多的孩童与无辜的牲畜。”城中不仅有不能分辨左右手啥也不懂的孩童，还有什么？（牲畜。）还有无辜的牲畜。那谁是牲畜？沈伟是不是就是牲畜？可以这么去对一下号，对吧？连正常的

人性都没有，是不是牲畜？（嗯。）可是这牲畜是不是无辜的？为什么说他是无辜的呢？他被撒但败坏以后，撒但占有了他的心、占有了他的灵，他的言行举止都是为撒但说话，都是为撒但作工，被撒但玩弄，这是不是无辜？（是。）所以没有到了不得已的情况下不灭他。“对于这些还不能分辨左右手、处于懵懂年龄的受造人类，神更不可能轻易就这样了结他们的生命，定他们的结局。神希望看着他们长大，神更希望看到悔改之后的尼尼微，看到悔改之后的尼尼微的未来，更看到再次活在神怜悯之下的尼尼微。”这是不是神真情的告白？（嗯。）在我这儿我是不是不轻易定罪人啊？（嗯。）也没有轻易地指责人吧？（嗯。）我一般不指责人，一般都是引导人，实在是多次引导了都没变化，那没办法，不指责你不行了，但即便是指责你也都是实情。“神希望看着他们长大，不再走先人的道路，不再被耶和华神警告”，那你今天看到什么了？我是不是希望沈伟能长大？（嗯。）“不再走先人的道路，不再被耶和华神警告，希望他们能见证尼尼微的过去”，前边说希望他们能长大，不被神警告，更主要的是什么？“希望他们能见证尼尼微的过去”。什么是见证尼尼微的过去？尼尼微的过去是什么？手中拿的是强暴、走的是恶道，但经过他们披麻蒙灰，真心的悔改以后，赢得了神的怜悯，这是不是一个见证？“神更希望看到悔改之后的尼尼微，看到悔改之后的尼尼微的未来，更看到再次活在神怜悯之下的尼尼微。”看了这个话结合咱现在的经历，能不能看到我现在的心思是什么？小嵩能看见吗？（小嵩：能。）沈伟踩我的时候，你说我心里边有没有知觉？（有知觉。）他踩你，你难受，那他踩我的时候，我是不是更难受？我这是不是为真理受屈辱？（嗯。）“神希望看着他们长大，不再走先人的道路，不再被耶和华神警告，希望他们能见证尼尼微的过去”，神来中国作工的目的、意义是什么？中国人是最败坏、最邪恶的，只要把中国人征服了，就代表着把全人类都征服了，就代表着神的整个工作就结束了。如果沈伟他能够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这是不是成了？（嗯。）咱是说如果，因为沈伟能不能变，能变到什么程度咱不知道，所以只能说如果。如果沈伟他能够放下的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那他就得干什么呢？就得见证“尼尼微的过去”，他能够见证撒但是怎么玩弄他的，他被撒但败坏到一个什么程度，只有神话，只有在揭露解剖下、在神真情实意告白下能把这个人变化了，这是不是大的见证？（嗯。）要是把张硕给

变化了那是什么呀？那是个小的见证，因为从外表来看，张硕绵绵善善的都接近于成全的人了，而沈伟是尼尼微城的人，手中满是强暴与恶道，把他作过来，更能见证神的大能。这就是为什么神作工不在美国，也不在英国，也不在以色列，而是在中国，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神的荣耀，是为了神的见证。如果今天能够把败坏的人带进来，能够把败坏至深的人作过来，这是大的见证。如果作不过来，那就是他过来做了个演员，扮演了一个撒但的差役，所效的力是撒但送来的礼品。摆上这样的人，对于神选民来说让你去认识、让你去分辨，这是不是生命的供应啊？（嗯。）

“希望他们能见证尼尼微的过去”，这个里边是希望，为什么是希望呢？因为这里带着一种不确定因素，神作工是边作边看，是吧？（嗯。）那今天我在这儿交通是要解决你的观念，你也不要定规“弟兄作在沈伟身上的有价值、有意义吗？沈伟能被神作成吗？”在我这儿是什么？是希望。我没有确定、没有定规，我是希望。“希望他们能见证尼尼微的过去”，我希望你能够性情变化，希望你能够重新做人，希望你能产生惧怕感、羞耻感，这样的话你才能蒙拯救。“神更希望看到悔改之后的尼尼微”，“更希望”，是不是能看见神的心意？不仅是要把你征服，还让你悔改、变化，和尼尼微人一样。被征服有两种，一种是外表的征服，心里有反抗但又觉得不能，是否有点克制的感觉，但又不是克制伪装，是因着里面有一点认识了，不敢了；另一种是真正的征服，心里没有反抗了，能真正的顺服下来了。张硕的这个表现属于那种？张硕在这儿好像是被征服了，是吧？从外表看张硕默默无闻、勤勤恳恳，“我不说了，心里边争战我也不说了。”“不说了”这叫什么？（征服。）“我算是服了，心里边难受、痛苦我也服了，我不敢了、不能了”，征服了。要是敢说出来、敢流露出来那就是什么？不服、不满。这是不是两个表现？（嗯。）一个是不服、不满，一个是征服了。但这个征服只是一个外表的征服，还不是真正的征服。比征服再高一些呢？明白神心意了，能见证神了，成全了、作成了，成为一个受造之物了，成为神的知心人了。这是不是几类人就分开了？“神更希望看到悔改之后的尼尼微，看到悔改之后的尼尼微的未来，更看

到再次活在神怜悯之下的尼尼微。”为什么是“再次”呢？原来你手中拿着强暴、走恶道的时候，你能在世间活着，这是不是活在神的怜悯之下？（嗯。）人能够活到今天这是不是神的怜悯？（是。）神来作工，来拯救人，神作工结束以后一部分人被毁灭了，一部分人存留下来了，存留下来的这部分人属于什么？再次活在了神怜悯之下。那今天揭露解剖你也好，审判刑罚也好，目的是不是要让你再次活在神怜悯之下？（嗯。）让你借着你的悔改来赢得神的怜悯，再次活在神的怜悯之下。你不悔改呢？那就终止了，耶稣的宝血流完了。

“所以，在神看，尼尼微城中这些还不能分辨左右手的受造人类就是尼尼微的未来，他们将背负尼尼微不齿的过去，也将担负起见证在耶和华神带领之下尼尼微的过去和将来的重任。”还是重任，沈伟听懂什么意思了吗？沈伟能够作过来更好，能够见证“尼尼微的过去和将来”，是吧？怎么见证呢？你能悔改过来，流传一代又一代，或者你出去见证的时候，你把你的经历见证出来，“我当时是什么魔鬼样，我当时被撒但怎么玩弄的，神是怎么作工的，还有神真情的告白，经过了多长时间的熬炼、试炼、揭露解剖、责打，才有了点人的模样。后来遇到了什么样的灾难，在瘟疫、饥荒中，不信派都灭亡了，什么样的人都倒下了，就我这个该死的种类本应该死在灾中的，结果因着我的悔改而存活下来了。”这是不是见证？（是。）咱上次交通了接待以利亚的寡妇，那时候她的孩子是不是就该死呀？如果先知不来的话，那个孩子是不是死也就死了？（嗯。）可先知来了，她接待了先知，后来她孩子死了，先知给她孩子祷告以后，孩子又活了，随后她是不是要见证啊？（嗯。）“我接待了先知，我不仅是有了米、面、油，我孩子死了以后还活过来。”她出去外边到处见证，把神的工作传扬开来。你说如果能够把沈伟作过来披了个人皮，他出去别人一看，“沈伟原来披的是羊皮，怎么现在成了人皮了？怎么作成的？话语成就一切，神的全能竟然让一个披着羊皮的披上了人皮”。“他们将背负尼尼微不齿的过去”，“我当时怎么怎么了，我在神家搞拆毁，我作在神身上的处处都是伤害，与神对抗、与神叫嚣，因为我的手伸得太长了，得到了神的管教，指头也据了、筋也断了，在得着神的警告以后，我才放下

了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披上了人皮。因着披上了人皮，我才存活了下来。”是不是让你追求这个有意义的人生呢？（嗯。）把神作在人身上的见证出来，这是不是你的重任？重任可不是把这个活儿干完、干好，干活儿是生命进入、性情变化的工具，借着这个工具让你学会做人，让你做人做事、看人看事都能根据神的话，以神话语为根据、以真理为准则。“所以，在神看，尼尼微城中这些还不能分辨左右手的受造人类就是未来，他们将背负尼尼微不齿的过去，也将担负起见证在耶和华神带领之下尼尼微的过去和将来的重任。”外国人拥入中国了，应该干什么？（见证。）该见证了，见证你不齿的过去，见证我是怎么带领你的，怎么把你带领到神话里边的，神话是怎么在你身上作王掌权的，你是走的哪个过程过来的，神给你摆设了什么环境，你把神见证出来，让外国人看见神的奇妙作为。人家外国人来了让你见证呢，你不能说：“神就是慈爱、就是怜悯”，一句话完了。应该说什么？“神作工太奇妙了，借着一个沈伟，借着一个效力者的试炼显明了我，让我认识了神的告白，认识了神是怎么与人说话的”。

“耶和华神的这番真情告白将造物主对人类的怜悯完整地呈现出来，它呈现给人类的是‘造物主的怜悯’不是一个空洞的词汇，不是一个口头承诺，而是有具体的原则、方式与目标，他实实在在，真真切切，没有虚假，没有伪装，他的怜悯就这样源源不断地在各个时期、每一个时代施于人类，但迄今为止与约拿的一番对话是造物主用言语表达的他为何怜悯人类、如何怜悯人类、施于人类多少宽容与他对人类之真情的仅有的、唯一的一段表述。”原来你对造物主的怜悯是怎么认识的？（……）我看你们走这条路都不寻思神的心意，顶多就是该尽本分尽本分，就是个规条、形式，根本不管神的心意是什么。今天和你交通这个是要让你看到什么？“它呈现给人类的是‘造物主的怜悯’不是一个空洞的词汇”，咱今天走不出来，没有走上正轨，是因为什么？因为你把神的怜悯当成了空洞的词汇一样，就是讲字句道理，“神是怜悯的，我活在了神的怜悯之中”。你是活在了怜悯之中，但这是空的、死的，没有具体的细节，你没有经历。今天和你交通就是说“它呈现给人类的是‘造物主的怜悯’不是一个空洞的词汇，不是一

个口头承诺”，神的怜悯不是喊喊口号，不是承诺。什么是口号、承诺？口号只是你喊了个话，说了一句话。承诺呢？承诺是什么？承诺是你看不见的、摸不着的，还不知道在哪呢。“我承诺过了年给你还钱，我承诺把我闺女嫁给你孩子。”口号、承诺，真的能嫁给你吗？（不知道。）不知道，它仅仅是个承诺。而今天信神呢？神的怜悯不是一个口号、一个承诺，是什么？是实实在在的实际，让你看见、体会到就是这么回事，不是承诺，神就是这么作的，尼尼微城那时候神就是这么作的，直到现在也是这么作的，所以它不是口号、不是承诺，而是神的性情。“而是有具体的原则、方式与目标”，今天看到具体原则了吧？（嗯。）小嵩，神施怜悯的具体的原则是什么？（小嵩：不随意施于人，而是给真心悔改的人。）神不是轻易施给人怜悯，是施给有悔改的人，有悔改才有怜悯，这就是原则吧？（嗯。）方式就是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他实实在在，真真切切，没有虚假，没有伪装，他的怜悯就这样源源不断地在各个时期、每一个时代施于人类”，咱就不说看见太远的时代了，你就把神作在你眼前的看见就可以了。“但迄今为止与约拿的一番对话是造物主用言语表达的他为何怜悯人类、如何怜悯人类、施于人类多少宽容与他对人类之真情的仅有的、唯一的一段表述。”现在能真实的理解神真情的告白了吧？神的真情告白是实实在在的，真真切切的。“耶和华神的简短对话表达的是他对人类完整的心思，是他心里对人类的态度的实情表达，也是他对人类广施怜悯的具体实证。”原来你看这些话仅仅是把它当作一句话，当作字句，你现在看这句话是什么？还是不是字句呢？我就是个演员，你是个什么？你是体验的，你是看戏的。咱们之间相处，天天同吃、同住、同行，你在我身上看到了什么？你有没有体验、感受到一个程度、一个深度？“耶和华神的简短对话表达的是他对人类完整的心思，是他心里对人类的态度的实情表达”，咱们的相处，这一段时间的经历，你能不能体验到？有没有体验？（有。）借着今天给你交通了这些，更让你有了真实的体验。也就是神把话说出来，再摆设环境，然后再让我给你解说出来，你用心去揣摩、寻思，你就有感觉；如果你不寻思、不揣摩什么也得不着。“是他心里对人类的态度的实情表达”，我作在你身上的，你能不能感觉到是真情实意？（能感觉到。）“也是他对人类广施怜悯的具体实证。他的怜悯不仅赐于人类的先辈们，也一如既往地施于人类的后辈们，一代又一代。”你看了圣经

记载的这些事，再看你的体验、经历，结合神话把神话带入实际。“尽管神的烈怒常常临到人类的某个角落、某个时代，但神的怜悯却从未停止过，他以他的怜悯带领、引导一代又一代的受造人类，供应、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受造人类，因为他对人类的真情永不改变，就如耶和华神说的‘我岂能不爱惜呢？’一样，他一直在爱惜着他亲手造的万物，这就是造物主公义性情中的怜悯，这也就是造物主不折不扣的独一无二！”

沈皓，咱今天交通了这些，谈谈你吸收了哪些。（沈皓：人得学会从实际生活中体验神作在人身上的怜悯，神的怜悯不是随意施给人，而是看人有没有真实悔改的态度和心。）每个人都谈谈自己的收获。（沈聪：神不是随意施怜悯给人，神施怜悯的前提就是人必须有真正的悔改。还有就是我现在停留在了干活儿上，追求把活儿干好，但是刚才交通说，人今天所担负的不仅仅是把这些活儿干好，更重要的是完成粮食满仓、果实累累，把神今天作在人身上的揭露解剖带入神话实际，生命进入。人得把神的作为见证出去，把神作工的果效给见证出去，把神的作为见证出去。之前交通国度建造是建造人的心，我只听了个道理、理论，但是今天看到建造人的心就是把人真正地带进神话的实际，顺服神到最终，能把神的作为见证出去。还有神交通的人为什么追求真理，以前觉得追求真理就是为了解决人的败坏性情，但是神说解决人的败坏性情只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这和神的经营计划有关。神起初造人是让人做万物的主人，恢复人的良心、理智，今天我看见神今天的工作就是要把神话落实在人的身上。）张硕，谈谈你的收获。（张硕：神的广施怜悯是有原则的，人只有能按着神的要求、按着神的心意去追求，离开所行的恶道，然后才有神的怜悯。神的怜悯、慈爱不是人想象的对人的一种忍耐，好像你犯错之后就不追究了。神的慈爱、怜悯是活灵活现的，不是人想的特别死板的、规条性的、道理性的。当人走在正确的路上，离开所行的恶道的时候，才有神的怜悯。神要的不是人守个规条，克制一下、忍耐一下，不是要人外表的一些做法，神看的是人真实的内心和人走的道路的问题，人只有真正的悔改之后才能得到神的怜悯。）我问了你们三

个人，根据你们所说的来看你们的收获不是很大。我从你们说的这些里发现一个问题，咱只是站在个人的角度上，还是考虑自己的前途命运，始终是站在自己的前途命运上考虑一切问题。张硕刚开始谈的这些是什么？他是围绕着怎么能够得怜悯，怎么能够剩存下来，围绕着这个路而走的，是吧？（嗯。）这是不是还是为自己说话呢？（嗯。）沈聪谈的也差不多。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神说的人都不搭理神的作工、不搭理神的心意。咱今天交通了一上午，主要交通的是什么？目的是要干什么？目的是要告诉你神的心、神的期望。是不是想让你了解神的心思呢？是吧？（嗯。）我交通的内容是神真情实意的告白，你听到神的真情告白以后，你看到的是什么？神如此作在人身上，神如此恩待人类，神如此宽待人，神六千年来一直怜悯着人，苦苦等待、苦苦巴望，神就等待着人的悔改，可人悔改就这么难，神付出了多大的心血代价？你该不该站在神一边看事？（该。）你不站在神一边看事你怎么了解神的心思？怎么了解？怎么理解？

咱刚才念的小标题，第一句是什么？（“尼尼微人内心真实的悔改赢得神的怜悯，改变了自己的结局”。）你得让这些话成为你的生命。遇到什么事情先问问自己的悔改是种外表做法、克制，还是真实的悔改。再遇到和地位发生冲突的事时你悔改了没有？你是不是真心的？只有真实的悔改才能赢得神的怜悯，才能改变你的结局。第二句是什么？（“神的怜悯与宽容并不难得，难得的是人真正的悔改”。）沈伟能记住这句话吗？沈伟再说一下。（沈伟：“神的怜悯与宽容并不难得，难得的是人真正的悔改”。）为什么让沈伟记这句话呢？（张硕：希望沈伟能够有真实的悔改。）是不是要让他悔改呢？（嗯。）沈伟这一段时间难受什么呢？“弟兄这两天盯上我了，我就不能开口说话，我一开口说话就有问题，弟兄你对我太苛刻、太刻薄了！沈皓发脾气说什么你不说，沈军说什么、做错什么你也不说。人家说错的你不说，做错的你也不说，你就是看着我怎么也不顺眼！”在沈伟那里是不是认为对他没有宽容了？宽的反义词是什么？窄，容不下。“此处不留人了啊，容不下了，弟兄不要我了。回想当初在那边弟兄是怎么对待我的，在这儿怎么就这么对待我呢？弟兄这性情也不稳定啊！那会儿

就能宽容我，在这儿就这么恨我？呀，人心难测啊！”他想的是不是这些东西？（嗯。）实际上就是他没有悔改，他没有悔改那还能换来宽容吗？没有悔改就没有宽容了，就是你说的容不下你了。容不下了是真的，但是是容不下你这个人了？还是容不下什么了？（容不下他的性情。）是容不下你这种性情，不允许你在这儿再撒泼打滚了。你小的时候两三岁可以在床上拉、尿，是吧？一年了，你还要在床上拉、尿呢？容不下你了，所以你得悔改，你悔改才能赢得宽容、怜悯，不悔改没有了。经过今天交通的，你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哦，原来这是神不再宽容我了，是因为我没悔改”。神的宽容和怜悯好得不好得？（好得。）好得，但沈伟心里是难受的，“弟兄你为什么就能宽容沈军？沈军干活儿就那样‘叮铃桄榔’地把东西撂下了，弟兄不说，我说了说沈军，弟兄反倒打的是我。弟兄对沈军的宽容就是六米宽，对我就是六公分，这太不公平、不公义了！”我还没有解剖揭露他，可我揭露解剖你沈伟了呀，你为什么不悔改？因为你不悔改，所以对你的宽容就是六公分，这是不是个原则啊？这里边不讲公平合理，是吧？（嗯。）可不是我对谁多宽容，我对你也是多宽容，那可不一定。就像沈皓，他干活儿多苦？可还是一样，该解剖解剖，还说他是骗子。不管那个，神要的是你的悔改，你不悔改就不能赢得神的怜悯。神的宽容与怜悯好得不好得？（好得。）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是人真实的悔改。）说到怜悯你又想到了什么？神给你怜悯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就能存活下来。所以你不要单单是想“弟兄在这儿说话刻薄我呢”，不要只记这几句话，而是明白我的心意，然后能有真实的悔改赢得神的怜悯，因为赢得神的怜悯就意味着你能生存下来。如果失去神的怜悯呢？死亡。那就是死亡，别无选择。不要以为神的宽容、怜悯仅仅就是我宽容你、包容忍耐你说的这几句话，是不一样的。第三句话呢？（“造物主的公义性情活灵活现”。）神是不让你把神信成木偶，可现在的人是不是都是把神信成了木偶？就像沈聪说的，就好像干活出力、干活出力，就完了，就是这。张硕不交心是不是也是在这里打架呢？把神信成了木偶。（张硕：没有。我觉得有点冲突的是一个人干活儿，他每天脑子里想的就是干活儿，其他的就顾不上想，想什么呢？每天干活儿从白天干到晚上，晚上休息，都是这样的，还能想啥呢，能顾上想啥呢，就是想干活儿呢！）干活儿是个工具，借着这个工具体现你在干活儿的过程中流露出来的败坏性情，这个不打架

吧？是要让你交心。“造物主的公义性情活灵活现”，让你看见神的性情活灵活现，你手中有强暴、恶道的时候，意味着神将要惩罚；当你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的时候，你能背叛这些的时候，能顺服神的时候，意味着神将再次怜悯你，神的性情活灵活现不是死的。第四句“造物主对人类的真情实意”，真情实意是什么内容？就是上边所说的这些，神把他的真情实意告诉你：拯救人是指什么说的、什么人能剩存下来、什么人不能剩存下来、什么样的人能赢得神的怜悯，这些神都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了，是吧？（嗯。）真情实意，人能不能剩存下来这可不是和世上的人一样，借着走关系、走后门在考试时走走过场，是真情实意的，里边没有虚假。最后一句呢？（“造物主对人类的真情告白”。）一个是真情实意，一个是真情告白，有什么区别？真情实意是一个态度，“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把真心话告诉你”；真情的告白是把一个结果告诉你了，“你要是不悔改，就是死亡；悔改就意味着蒙拯救、剩存下来”。今天和你交通的是一些话语，让你回想一下尼尼微城和所多玛城的历史，这是不是都是把事实告诉你了？（嗯。）

856　神对人类的爱惜

朗诵：《约拿书》四章十至十一节这样记述：“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

1　“爱惜”这个词从字面上理解人都有不同的解读：首先，它有爱护、怜惜的意思；其次，它有疼爱的意思；再者，它也有舍不得不忍

伤害的意思。总之，它表达的是爱怜、疼惜与难以割舍的意思，这个意思就是神对人类的怜悯与宽容。虽然神用了人常说到的一个词语，但是神的心声、神对人的态度在神说话的时候已经表露无遗了。

2　虽然尼尼微满城的人都犹如所多玛人一样败坏、邪恶、充满暴力，但是因着他们的悔改，神就回心转意，不再毁灭他们了。因着他们对待神的话、神的指示与所多玛城的人有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他们在神面前真实的诚服与真实的悔改，以及他们方方面面真实恳切的表现，让神对他们的爱惜又一次从神心底里发出来，赏赐给他们。

3　神的赏赐与神对人类的爱惜是任何人都做不到的，神的怜悯与宽容是任何人都不具备的，神对人类的真情实意是任何人都不具备的。只有造物主疼惜这个人类，只有造物主爱怜这个人类，只有造物主与这个人类有难以割舍的真情真意，也只有造物主能施怜悯于这个人类，只有造物主爱惜所有的受造之物。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独一无二的神自己　二》

293　神希望人类能继续生存下去

1　神恨恶人类，那是因为人类与神为敌，但在神心里对人类的眷顾、牵挂与怜悯始终是不变的，即便他毁灭了人类，他的这个心仍然是不变的。当人类满了败坏，悖逆神到了一个地步时，神便因着他的性情、他的实质按着他的原则不得不毁灭这个人类，但因着神的实质他仍旧可怜人类，甚至想用各种方式来挽回人类，让人类继续生存下去。

2　而人却与神对立，继续悖逆神，不接受神的拯救，就是不接受神的好意，不管神怎么呼召，怎么提醒，怎么供应、帮助、宽容，人都不理解、不领情，也不搭理。在神伤痛之余，他仍旧不忘记给人最大限度的宽容，等待人的回转，等到了极限之后，他就毫不犹豫地作自己该作的，就是说，从神计划要毁灭人类，到神毁灭人类的工作正式开始是有一段期限的，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是为人类回转而有的，是神留给人的最后机会。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　一》

试炼与熬炼的区别

一说到试炼就是看你的对错呢，看你站队的时候站在了哪一边。（站在神一边就是试炼，站在撒但一边就是试探。）对，从字面上来看，试炼就是看你跟随哪一边，跟随谁，神就是看你的一个态度、观点。熬炼就不是看你的观点、态度了，熬炼就是要把你熬成精金之品，熬炼就是作你呢，熬炼就是成全你呢。熬炼是让你成长呢，所以熬炼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熬炼之中产生信心、熬炼之中产生真实的爱，而试炼之中不产生信心。（有熬炼才有信心。）嗯，试炼只是给你一个合适的环境，撒但故意引诱你，浅显地检验一下，看你怎么做，看你站在哪一边，你的态度出来了，神看见了，“哦，原来你是跟撒但的”，这就是检验、试炼。沈伟在那儿干活呢，可是就没人喊沈伟干活，这个没人喊沈伟干活就是神摆设的环境，摆设这个环境就是要看沈伟究竟是忘了，还是就是不干呢？没有人喊沈伟干活，他自己有没有这个心干活呢？给他摆设环境，检验一下，“哦，沈伟原来就是懒

得干活，就是逃避干活，不愿意干活，原来他干活都是有人逼着干呢，让干一下就干一下，就和神说的蛆虫一样，捅一下动一下，哦，原来是这样的”，神看见了他的态度、观点。试炼就是浅显地检验一下，不需要受多大的苦。熬炼的时间就拖长了，一说熬炼受的苦就大了。为什么说熬炼受的苦就大了？因为熬炼时没有圣灵作工、没有圣灵开启、没有圣灵带领，你看不见神、摸不着神，流露的都是你自有的身量，这就是熬炼。但这个熬炼和咱平常说的那个熬炼是两码事。咱平常说的熬炼是说让人难过、难以决策的环境，好比说大红龙抓你了，人陷到了熬炼里边了，这个和神说的熬炼一样不一样呢？（不一样。）在外边尽本分呢，回不了家，想孩子呢、想孙子呢、想家呢，熬炼呢，这算不算熬炼？（熬猪食。）熬猪食还算熬炼？人家熬炼是熬精金之品呢。熬炼之中产生真实的信心、真实的爱心，就证明在熬炼之中他是有信心、他有爱心的，只不过他这个信心和爱心是有限的。在合适的条件下是可以的，在不合适的条件下不行，所以才需要熬炼。想孩子、想孙子、想肉体、想家庭，这称不上是熬炼，不叫熬炼，这叫撒但的愚弄，是掉到了试探里边。站住见证了叫试炼，站不住见证了叫试探，掉到撒但的试探里边那就叫撒但的玩弄。哎呀，想孙子了、想孩子了、想家庭了，这叫什么？神说有的人在外边尽本分尽了二三十年，熬了二三十年，熬猪食呢，熬猪食还算熬炼啊？那是被撒但玩弄了二三十年！

什么叫熬炼？什么是熬炼？神要熬炼的是你的信心，神说这步工作神一定要作成，你相信吗？神说：“为你们的祝福你们可曾接受？为你们的应许你们可曾去追求？你们必在我光的引领之下而冲破黑暗势力的压制，必在黑暗之中不失去光的引领，必在万物之中做主人，必在撒但之前做得胜者，必在大红龙的国垮台之际，而站立在万人之中作我的得胜之证据，在秦国之地你们必坚强不动摇，因着所受之苦而承受在我之福，必在全宇之下闪现出我的荣光。”（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十九篇》）你相信这句话吗？（信。）那神就给你摆设环境，在实际的环境中，你站在神一边，神看见了“哦，你还有这么点信心”，因着你有信心而受到了熬炼，你要是没有信心就不存在

熬炼。你在外边尽本分时你想孩子呢，神告你说神恨恶情感，情感是神的仇敌，让你放下情感，你相信这话吗？神说当你脱去情感什么都不想的时候，痛苦减轻一半，你相信吗？你对这句话信不来，你真活在这句话里面，你就不为情感所困了。神说相信神一定能把你作成，神说大红龙就是纸老虎，神还说："进到避难所，一切恩典祝福都在你身上，饥荒瘟疫都不能临近你，狼虫虎豹都不能伤害你，你会与我同往同行，一同进入荣耀之中！"（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十五篇》）你相信吗？大红龙今天抓呢、明天抓呢，你怕不怕？如果你怕，你是想办法躲藏，一直是想办法去躲藏，用人为的办法去扭转。你只是盼，什么时候灾难就下来了，搞得大红龙手忙脚乱，就管不住了，什么时候就不抓了……你盼望的是自己想象的，但在你来看这些还是美好的。你的心里没有神话位置，也就是正面事物在你身上没有位置，你没有真实的信心。神说神定意要作成的事无人能拦阻，如果你对神有信心，就因着这句神话，你受到了熬炼，因为你就看不见神话应验，你看见的是大红龙抓捕人的时候把整个城市都封锁了，无处可逃、插翅难逃，你看不见神话应验。看不见不是一天两天看不见，是今天看不见，明天也看不见，很长时间都看不见。对神有信的人，当他看不见神话应验的时候，他是思念神，他相信神一定能作成，他在相信这句话，但是等了一天也不成，等了两天也不成；等人家大红龙倒呢，等了一年不倒，等了两年不倒；等这些诚实人掌权，可诚实人一天不掌权，两天不掌权，一年了不掌权，两年还不掌权，三年五年以后熬不住了，拉倒吧，神话还不知道应验不应验呢，回归世界吧！一部分人在熬炼之中产生真实的信心，"哦，原来神是在试炼，借着剥夺检验工程"。挪亚造方舟用了一百二十年，在这一百二十年的期间，神没有向他显任何的神迹奇事。神把人放在试炼之中，不向人显现，检验、熬炼，就看你是真信假信。

熬炼，因着什么受熬炼？是因着神的话受到了熬炼；是因着神的作工受到了熬炼；因着你相信神能作成这件事受到了熬炼；因着相信神是公义的，敌势力全部都得倒下受到了熬炼；因着你相信狼虫虎豹不能临近你的帐篷受到了熬炼。明明人家就一直都在抓人，明明人家

就在你旁边，而神却说不能临近你的帐篷。当周围的弟兄姊妹都被抓了，还是不能临近你的帐篷？究竟临近了没有？被熬得死去活来，在这个事情上看不见神，你跌入熬炼之中。在熬炼之中又产生真实的信心，神话不引导你，圣灵不引导你，就是要作成啥事呢？神的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神说啥就是啥！你看见好多人都被大红龙抓了，看见教会被摧毁了，你受到了熬炼。教会虽然被摧毁了，但神的国降临在地上了！熬炼得你不再用人的想象观念看事，一切根据神话看事，神说什么就是什么，动摇不了！所以熬炼的目的意义就是为了当撒但再次过来引诱你“不一定吧、不可能吧”时，动摇不了了！圣灵不作工，圣灵不引导，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了，谁也动摇不了你了。就像约伯万贯家产被剥夺了，儿女都死了，他老婆过来又来了个“弃掉你的神死了吧”，约伯弃绝的是他老婆，约伯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大患难里走出来的就是得胜者，神说：“以前说过，从东方得着一班得胜者，是从大患难里出来的，这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些被得着的人曾经过审判、刑罚，经过对付、修理，而且经过百般的熬炼，才有了真实的顺服，这些人的信不是渺茫而是实际，没看见什么神迹奇事，也没看见过什么异能，谈不出多高的字句道理来，谈不出多高的看见，而是有实际，有神的话语，有对神实际的真实认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话语成就一切》）大患难指什么说的？就是指中国这些人看到的只是神的话，没有看到神迹奇事，所以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里面走出来的。要看见了神迹奇事就不属于从大患难里走出来的了，因为他看见了神的作为、看见了神的权柄了，也就是说他是因着看见了神迹奇事而服在了神的权下，并不是在熬炼中产生了信心、爱心，以此达到神话在他身上作王掌权。

神说的熬炼和咱说的熬炼你要区分开，咱说的熬炼是为了什么受熬炼呢？（肉体。）为着肉体利益受到了熬炼，因为咱想的是自己的肉体。神说的熬炼是啥呢？是在神的话上受到了熬炼，神话怎么还不应验呢？是因着期待着神话的应验、等待着神的降临而受到了熬炼。而咱常说的熬着呢、熬着呢，熬的是什么呢？（熬猪食。）时刻等待

着回家、等待着平安的生活、等待着享受神的祝福。灾难怎么还不来呢？大红龙怎么还不倒呢？咱以往在教会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熬炼，一说熬炼就是“啊！我离家尽本分二十年，我可受了熬炼了”，别人一听还佩服呢，“人家在外面作工二十年了，人家作工二十年想了二十年家、熬了二十年，可不容易呀；人家被大红龙追捕得东躲西藏，可不容易呢，现在人家从大患难里面走出来了。”他给你说的是他怎么躲呢、怎么藏呢，大红龙是怎么紧追的，经过几个人配合，他是怎么逃脱了大红龙的层层围堵的，见证的是他怎么逃跑的，他没有见证神在地上要作的事无人能拦阻。（神说的熬炼是受神话的熬炼。）真正的熬炼是因着神话没有应验受到的一种熬炼，是没有圣灵作工受到的一种熬炼，不是说人受肉体的苦而受到的一种熬炼。

咱看一下神话语诗歌《患难中站住见证的才是得胜者》患难之中，什么是患难？患难是指神不说话、神不作工，圣灵作工都收回来了，完全是靠着你自有的身量去走。在你的认知中，对神话有多少信呢？你持守多少？你有多大的恒心、你有多大的心志、你有多大的毅力尽管地发挥出来，考试了。

123　患难中站住见证的才是得胜者

1　在国度时代期间要将人彻底作成。征服工作之后人便进入熬炼之中，进入患难之中，在患难之中得胜的站住见证的就是最终被作成的，这些人就是得胜者。在患难之中对人的要求就是能接受此次熬炼，这熬炼是最后一次工作，是在全部经营工作结束之前的最后一次熬炼，凡是跟随神的人都得接受这最终的检验，都得接受这最后一次的熬炼。

2　患难中间的人都是没有圣灵作工、没有神引导的，但是那些真正被征服的、真正追求神的人最终都能站立住，这些人都是有人性的人，都是真心爱神的人，无论神怎么作这些得胜的人不失去异象，仍旧实行真理不失去见证，他们就是最终从大患难中走出来的人。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与人的实行》

从2012年到现在，对于大陆教会的假带领、敌基督随意打压人、开除人、清理人的问题，神始终没说话、没作工、没有引导，神只是在交通正常人性，交通剩存下来的都是有人性的人，没人性的人活不下来。敌基督随意打压人乱开除人、清理人，有人性没人性？有人性的人能起来乱开除人？有人性的人能办敌基督的事？不管你站在哪一边，神不说话，你检举了神不说话，你受打压了神不说话，你随意打压人神不说话，你乱开除人、清理人神也不说话，你就作吧、作吧，神不说话。人家说你是敌基督，你还能继续信你的神，继续尽你的本分；人家说咱是敌基督团伙，不管他说什么，神话说了，神要的是有人性的人、有良心有理智的人，无论神怎么作都不失去这个异象，只管恢复自己的正常人性。人家说我是敌基督，我不管是祭司弟兄说的还是教会带领说的，我不管谁说，不管那么多，我只管恢复我的正常人性、恢复我的正常理智、良心。虽然咱不受这个话的辖制，但是他们说出来的话临到你是不是都是一种熬炼、试炼？多长时间神一直不和你说，就形成了一种熬炼。试炼相对来说就简单一点，神给你摆设下环境，你态度一出来，神看见了，“哦，知道了，试炼出来了”，试炼出来了，你还持守你自己，继续那样走，神就继续给你摆设环境，试炼加大了，神不向你显现了，这就掉入熬炼里面了。

675　神试炼熬炼人的意义

1　熬炼的工作主要是成全人的信心，最后达到你要离开但又离不开，达到有些人在一丝希望也没有的时候还能有信心，达到人对自己的前途一点希望也没有了，这时神的熬炼才结束了，人还没达到死去活来那个地步，没尝到死味，这熬炼不结束。就效力者那步也没熬炼到尽头，约伯经受熬炼到了尽头，没有一点依靠，人必须都熬炼到那个地步，没有一点希望，没有一点依靠，这时才是真实的熬炼。

2　你经历约伯的试炼，同时也是经历彼得的试炼。约伯受试炼的时候站住了见证，最终耶和华向他显现，他站住见证才有资格见神的面。为什么说“我向污秽之地隐藏，向圣洁之国显现”？就是说，你这个人圣洁了，站住见证了，才有脸见神的面，站不住见证就没脸见神的面。在熬炼之中退去了，或在熬炼之中发怨言了，没站住见证，让撒但嗤笑你，那你就得不着神的显现。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被成全的人都得经受熬炼》

263　神的试炼熬炼都是为成全人

1　你信神就得顺服神，信神就得实行真理，将你本分都尽上，不仅如此，你对你该经历的也得明白。你若只经历对付、管教、审判，只会享受神，但你感觉不到神什么时候管教你、对付你，这不行。也许你在这次熬炼中站住了立场，这也不行，还得往前走，爱神的功课是无尽无休的，什么时候也到不了尽头。

2　神作工熬炼人，人就受苦，人受的熬炼越大，爱神的心越大，神的大能在人身上显明得越多；人受的熬炼越小，爱神的心越小，神的大能在人身上显明得也小。受的熬炼越大，受的痛苦越大，受的折磨越多，产生对神真实的爱越深，对神越有真实的信心，对神的认识也越深。

3　在经历中你会看见，那些受熬炼痛苦大的、受对付管教多的人，对神的爱就深，对神的认识也越深，越透彻。没经过一次对付的，他所认识的就肤浅，若经过对付、管教之后，就能谈出对神真实的认识，所以说，神在人身上作的工越是奇妙就越有价值、有意义，越是令你测不透，越不符合你的观念，越能征服你、得着你、成全你。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被成全的人都得经受熬炼》

怎样经历神的拯救与爱

夏雪，回忆一下，丢了的这壶油和你有没有关系？（夏雪：我不知道这壶油是怎么丢的。我从来没有在这半壶油或者一壶油上去打主意。）（肖红：不是说你偷了，意思是说你拿到哪里去了。）（夏雪：我从来没有往哪儿拿过油，我就是怕菜和面坏了，就往那边拿过一点。）（肖红：那个油还有多少呢？多半壶还是有少半壶油呢？）（夏雪：是多半壶还是少半壶我也忘了，反正不是一壶。）王晴说的就不是一壶，她说的是差一点就满了，也就是多半壶。（夏雪：她说

差一点就满了，那肯定是买了一壶，那我就更不知道了。我记得这个油就没有多半壶，吃了那么长时间，我也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买的了，而且那么多人吃呢。）从有油到没油也就十天的时间，而且平时就没人住，那更谈不上有人吃了。再一个就是连油壶都不见了，所以就不存在是吃完了，这肯定是有人拿走了。前提是如果王晴说的不是假话，那这个油肯定是有人拿走了。（夏雪：如果连壶都不见了，那肯定是别人拿走了，谁拿走了我也不知道。再说了那边有油，这边也有油，你说我往哪儿拿那油呢？我拿上又往哪儿放呢？）这个油要是“画龙点睛”一下就有意思了，这个油可以怎么处理呢？“我从这儿拿上半壶油放在这一家，然后把这一家的多半壶油拿出来。从这一家拿上这多半壶油再放到另一家，把另一家的整壶玉米油拿走，另一家虽然发现家里的油不是玉米油了，但起码也是有油，他还能吃。这个时候，我拿上这个玉米油就能去人家那些有活动的地方兑换自己想要的东西了。”一壶油这是个不值钱的东西，如果是在世上，这个事情就不足挂齿，就不提了。不管你是拿了还是没拿，这件事肯定就按压住，不说了。人活脸树活皮，为了给人留一个面子，你就是偷也好不偷也好，肯定是不说了。可今天呢？咱不是说留个面子，主要是得学会做人，追求达到做人、行事、敬拜神有准则。你不从小事抓起，大事你能站住吗？

犹大为什么出卖主耶稣？就因为他平时偷耶稣钱袋里的钱花呢。她们说你拿油了，虽然这个事情不大，但得处理。她们说油丢了是有人拿了，这是拿了的问题，但如果这个油没有丢，是有人胡说话呢，那就是有人有意要陷害呢，这是不是也是有问题？（夏雪：王晴说丢了十几天了，这十几天我就不在那儿住了，这个就和我没有关系，怎么就赖上我了呢！）（肖红：夏雪进到事里了，咱问的是你是不是也确定有油，你也确定有油，但是现在没有了，你也感觉确实有问题，是说这个呢，没有怀疑你。）现在不是追究这个油的问题，夏雪，刚才我跟你说了，咱是要操练做人呢，如果咱有问题，咱应该重新做人。（肖红：夏雪，我给你说的意思是如果那边确实有半壶油或者是多半壶油，然后你发现其它地方没油了，你就把它拿到其它地方

去了，这个就不是什么问题，这又不叫偷，只不过是拿了一下。她们的意思不是怀疑你拿回家了，她们是说你是不是放到张三家、李四家用去了。）（夏雪：我也没有拿到哪儿去。人家个人有个人的地方，人家都有油和面。）要是真没有拿，那更轻松呀！咱不需要跟她们说什么。咱信神呢，人能定了人的罪吗？今天丢了油了，咱只是有嫌疑的对象，就不要说是有嫌疑了，就说她们直接定罪你，她们说你偷了、拿了，你就偷了、拿了？她们说你是犹大你就成犹大了？咱担心这些干什么呀？这无非就是别人毁坏了你的名誉问题，但时间与事实会证明一切的。你相信神的话吗？如果咱是清白的，咱是受冤枉的，那你就等待，看神怎么显明人，看神怎么显明你，最终都有个结果。神肯定是要显明人，神就是要抓捕人的罪状，就是要显明人。对初犯的人是拯救，对惯犯、对本性是这样的人是淘汰，这就是神作工的一个方式。夏雪，这个能听懂吗？（夏雪：能。）她们冤枉你了也好，是事实也罢，关键是神看着呢！神定人的罪不参考人的意见，神鉴察人心肺腑，神看着呢，如果是有人陷害你了或者是有人冤枉你了，神看见了。

夏雪，神是给什么人伸冤呢？神给什么人洗清冤屈呢？（夏雪：……）神给诚实人伸冤！神说："神为那些专心爱他而又受苦受难的人伸冤，不是为那些专爱自己而遭受撒但蒙蔽的人伸冤。"（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被成全的人才能活出有意义的人生》）什么是专爱自己而遭受撒但蒙蔽的人呢？你只顾虑自己的名誉，你只觉得自己被冤枉，你不考虑神的作工、不考虑神的经营计划、不考虑神是怎么作人的，你不能站在神一边看事。如果你在这件事情里边纠缠，"她就是要陷害我呢，她就是要给我扣帽子呢，我以后怎么见人呢？"讲自己的理，你站在哪一边？你是不是为你的地位、名誉说话呢？你是不是专爱你自己呢？那神怎么给你伸冤呢？即使你是被冤枉的，神也不会给你伸冤的。如果你不是被冤枉的，这就是事实，你就是拿走一壶油了，那就更不用说了，神不仅不给你伸冤，神还要显明你。神不在乎你现在怎么说、不在乎你怎么表现、不在乎你可怜的程度，神都不会给你撑腰。咱得做一个诚实人，做一个性情有变化的人，做一个看事

观点有扭转的人。怎么就是看事观点有扭转？不管好事坏事都能得益处。外表上你看着这件事是坏事，但你能看见这件事里好事的那一面吗？夏雪，你能不能看见这件事里好事的那一面？（夏雪：我看不出来，光看到是别人在故意陷害我。）神还没有剥夺你的万贯家产呢，你就觉得自己冤枉了。你说约伯冤不冤？（夏雪：……）约伯指责那些强盗了吗？（没有。）约伯是怎么对待这件事的？约伯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咱今天在神家呢，"神给我子民这个名誉，我称颂神。今天即便是她们如强盗一样对待我，就是冤枉我了，就是陷害我了，那是神的主宰，神许可。别说她们冤枉我、陷害我了，神就是把我当垃圾扔了，我有何话可说呢？我是信神的，我不是信人的。神鉴察人心肺腑呢，我做什么事情了神知道，我担心什么？我怕什么？"约伯的三个朋友劝约伯说"你悔改吧，你受惩罚了"，约伯说什么？我实在告你们说，我没有得罪神，我是敬畏神远离恶的人，神不在，神要是在，我敢和神讲理。约伯敢和神讲理，但他没有发埋怨，他说神的名是当称颂的。夏雪，咱有约伯的这个信吗？（夏雪：……）这是说约伯了，彼得呢？神说："他吸取约伯的信心，但看清了他的短处，约伯信心虽大，但在灵界的事他缺乏认识，所以说出了许多不合实际的话，说明他的认识仍然是肤浅，仍然是不能达到完美。所以，彼得一直注重摸灵中感觉，一直注重'观察'灵界动态，所以不仅我的心意他能略有体察，而且撒但的诡计他也略知一二，从而是历代以来对我最有认识的人。"（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八篇》）彼得看清了约伯的短处。什么短处？约伯对灵界的事缺乏认识，而彼得对灵界实情略知一二。略知一二就怎么呢？神说："彼得在我面前尽忠多少年，不曾发过怨言，不曾有过埋怨的心，就是约伯也不及他，而且历代圣徒都远远落后于他，他不仅追求认识我，而且是在撒但施行诡计之时来认识我。这样，就使他多少年的事奉都是合我心意的，因而不曾被撒但利用。"（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八篇》）彼得对灵界实情略知一二，所以彼得不曾被撒但利用，他多年的事奉都是合神心意的。夏雪，咱对灵界实情该不该有认识？神兴起周围的这些人、事、物是来干什么呢？今天这个油你拿了还是没拿你心里最清楚。神兴起这个环境对你来说是什么？如果你没有拿，你站住了，这对你就是试炼，你站不住对你就是试探。怎么就是站不住呢？你进到事里边了，"我没

拿，她就是要陷害我呢，神家就没有讲理的地方，没有证据就说我把油拿走了，对我就是猜测、疑惑”，你就要讲理。

刚才我说什么了？好事坏事都得益处，是吧？（嗯。）就说她们冤枉你了，你怎么看？我刚才怎么说的？（夏雪：你说临到这个事神看人的一个态度。如果不进到事里边就是一个试炼，如果进到事里边就是一个试探。）咱刚才说了试炼和试探，你站住见证了就是试炼，站不住见证就是试探。如果你进到这个事里边了，只揪着这个事，和某某较起劲来了，对神产生埋怨了，这是不是掉到试探里边了？那怎么就是试炼呢？你站住见证了就是一个试炼。怎么就站住见证了？“神兴起环境，借着周围人、事、物来检验我，我就没拿，他们就给我扣了一个帽子说我拿了。那神作的是什么工作呢？神作的是征服的工作。征服就是剥夺，神剥夺了我的所有要看我的真心。神剥夺了我的所有看我的表现才能看见我是不是真心跟随神的人。神剥夺了约伯的万贯家产，我没有约伯的那个身量，那就剥夺我的一个名誉看我是什么态度、观点。神要看我没有这个名誉了，还能不能默默无闻地跟随神，我还能不能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地做我该做的，看我相不相信神是主宰万有的那一位，看我相不相信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那一位，相不相信神是公义的……不管人怎么说，神不会听你们的，因为神只有公义！”当你真认识到这儿的时候，你还搭理不搭理这些事？你不搭理这些事了，这是不是就站住见证了？撒但是不是就退去了？（是。）这是说你没有拿的情况下，对你是一种试炼、也是一种试探。如果真是你拿了，那是什么呢？（夏雪：显明。）你应该看到神对你的爱！为什么说你应该看到神对你的爱呢？如果在犹大刚开始偷耶稣钱袋里的钱花的时候，就有人制止他、告诉他，他还能不能偷耶稣钱袋里的钱花？他还能不能出卖耶稣？（不能。）为什么不能？（夏雪：因为警戒他了。）警戒、拦阻、制止了他作恶的步伐、犯罪的步伐，他就成不了犹大。神作工是就地取材，耶稣来就是来钉十字架救赎全人类的，那步工作就需要这么一个人，这个人正好来了，那神还制止吗？神就不制止了。他想偷耶稣钱袋里的钱花，那就花吧；他要出卖耶稣，那就出卖吧。可今天神作的这个工作不一样了，今天

神作的是什么工作？今天神作的是拯救、征服的工作。不管你是犹大也好，不管你是什么人也好，神要看人的什么？神是要看人有无悔改的心。今天神是要拯救你，是要显明神的公义，显明出来对你是一个警戒、制止。如果人有一点羞耻感、有一点惧怕感，这个事情还敢不敢做了？不敢做了、不能做了，那这个人是不是蒙拯救了？（是。）这是神对人的拯救，这是不是就看到神对人的爱了？如果在犹大一开始偷耶稣钱袋里的钱花的时候，就制止他，那他也成不了犹大。今天给你制止住，这对你是一个拯救。如果你不会认识、不会经历，你只是在这儿搅事的话，你没有羞耻感、没有惧怕感，心里边对神没有信，不在乎，那神的话对你还起作用吗？如果你没有惧怕感、没有羞耻感，你就不能蒙拯救。同样是把神的救恩赐给你了，但你不珍惜、不学功课、不学无术，你把耶稣的宝血流完了。不学无术就是畜生，那你什么也得不着！细心的人临到十次环境，人家能得着八次、九次；粗心的人呢？粗心的人临到十次得不着一次。因为神作在她身上的爱她体会不到、认识不到，反过来还有一种怨恨，“我只不过是拿了一点油，你就这么对待我，神太苛刻、太小气、太抠门了”，还要讲理。她看不见神的爱、看不见神的救恩，而是只讲自己的理、讲自己的谬理！那最后得来的是什么？最后得来的是对神作工的一种论断、亵渎。刚硬、执拗、一厢情愿，就要一条路走到黑！最后带来的是什么？最后带来的是受神的惩罚。原来神作在你身上的是拯救，现在成了惩罚，这都是人不走正道带来的。神惩罚你，你就成了一个演员，你扮演了一个被惩罚的对象，借着惩罚你让后人得益处、让后人对神产生敬畏神的心，“哎呀！可不敢了啊，那个某某某因为偷了一桶油，不但不悔改，还埋怨神，最后背叛神，让神惩罚了，神让她嘴巴啃泥……”人一看她受到神的惩罚，谁还敢再那样做？不敢做了，这就成了一个反面教材。你是想成为一个反面教材还是想成为一个被神拯救的对象，是不是取决于你自己走的路呢？（是。）神怎么作都是对的、都是好的，你要会经历、会认识，那对你就是拯救。

在犹大出卖耶稣之前，不能说神完全没有给他机会，他做这件事的时候神虽然没有制止他，但是当他要出卖耶稣的时候，神是不是

也向他发怜悯之心了？夏雪，耶稣向他发怜悯之心了没有？（夏雪：……）圣经上记载：“……到了晚上，耶稣和十二个门徒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他们就甚忧愁，一个一个地问他说：‘主，是我吗？’耶稣回答说：‘同我蘸手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太：26:17-25）耶稣告诉犹大三次说他要出卖耶稣呢。耶稣告诉犹大的意思是什么呢？耶稣是不是要点醒犹大呢？耶稣明明地告诉犹大三次“你要出卖我呢”，要是一个有敬畏神的心的人会怎么做？你看圣经中记载，“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约：4:17-20）“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约：4:28-29）耶稣对那个妇人就说了这一句话，那个妇人就能说“耶稣能看透我有几个丈夫，一般人谁能看透？他不是一般人，耶稣是神的儿子来了！”所以她就去外边喊人去了，传福音去了，见证耶稣去了。她能借着耶稣说的这一句话看见耶稣不一般，可犹大他能看见吗？（看不见。）他太刚硬了！他对耶稣说的话不搭理。耶稣对他说那些话的时候是不是想告诫他，“你可是要出卖我了啊”，如果有羞耻感、有惧怕感的人听了这话他还出卖不出卖耶稣了？（不出卖了。）如果犹大在这个时候刹车，“呀！我刚跟法利赛人联系好，我刚计划要出卖主耶稣，耶稣就已经知道了！我和谁也没有说呀，这是暗地里做的事呀，耶稣怎么就立马已经知道了？神奇不神奇呀？这是不是神作的呀？”这个时候他还敢不敢做这事了？（不敢了。）不敢了！这个时候他如果有警戒的心的话，如果他不敢做这件事的话，犹大是不是就成不了出卖耶稣的犹大了？（是。）他就不用去上吊自杀了。他的心太麻木、太刚硬了，为了三十块钱，油蒙了心窍。耶稣给了犹大三次机会，也就是耶稣向他发出了三次怜悯，他都没有知觉。

神是广施怜悯，深发怒气，就像所多玛城和尼尼微城，神光是救尼尼微城的人了吗？神没有去救所多玛城的人吗？神同样都给他们悔改的机会了，但他们的表现不一样。当神派两个天使到所多玛城的时候，所多玛城的人说“你来这儿寄居还想作官呀”。今天神给你摆设一个环境告诉你说，人家这边的油不见了，你是不是拿了人家的油了？如果咱在这儿不去反省认识，“我是不是忘了？”而是和她们讲起理来了，“呀！你是谁呀？你来这儿寄居还要作官了呀，你还想管住我呀？还想监控我呀？”这是不是就成了所多玛城的人了？（嗯。）神看的是人临到事的态度、观点，而不是看你临到了什么事。如果今天这个事临到尼尼微城的人，人家会怎么认识？“神既然给我摆上这个环境，别人说是我拿了，那我是不是拿了忘了？我要是拿了我得悔改，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约拿去尼尼微城的时候，他告诉尼尼微城的人让他们悔改了吗？（没有。）没有说让他们悔改。尼尼微城的人听到约拿喊的话以后，他们是怎么说的、怎么做的？圣经记载说：“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或作‘披上麻布’)。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他又使人遍告尼尼微通城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各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于是神察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拿：3:4-10）“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也未可知！只要有一线希望尼尼微城的人都不放过，这是不是咱该走的路？“今天这个油不管是不是我拿了，这对我是一个警戒，就算是我拿了，我忘了，这对我是一个提醒。”夏雪，你心里想的神是不是都在鉴察着呢？你以前做过什么神是不是鉴察着呢？（嗯。）那你这个人是不是就展示在神面前了？你是尼尼微城的人还是所多玛城的人？夏雪，从这件事情里边你得能看见神作的就是拯救、神作的就是爱，这个能听懂吗？（夏雪：能。）听懂我说什么了？（夏雪：……）不管你拿了还是没有拿，神作在人身上的都是爱、都是拯救，你能看到这一点，那你就是会经历神作工的人，这就是丰富的宴席。神交通说不合你观念的事情才有真理可寻求，越不合

你的观念，越有真理可寻求。越是神的作工，越不合你的观念。借着不合你观念的事才能显明你，你才能有进入，而且将来不合你观念的事情是不是越来越多呀？（嗯。）合你观念的事是什么呢？“哎呀！咱都是弟兄姊妹，互相有爱，我有什么问题你能包容，你有什么问题我能忍耐。你看到我做什么了，你不要说；我偷了什么你不要说；我贪婪你也不要说；你也不要对付我，也不要说我不能蒙拯救……你不说我，我也不说你，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好像别人不说神就看不见一样！符合你观念的话是不是就把你自己给害了？（嗯。）好事坏事得益处。这个事你做了没有，不需要去调查核实，神拯救人类是让人得益处。

夏雪，你从这里边学到功课了没有？你是怎么去经历的？你的态度、观点、出发点、源头是什么？当你站在神一边了，不为自己了，别人是不是也能看见？（嗯。）国度里边没有忧伤、没有眼泪。怎么没有忧伤？怎么没有眼泪？这是不是都得人实际地活出来？让别人在你身上看到，“人家夏雪就没有拿，她们就是陷害人家呢！她们就是陷害人家，人家也没有背叛，人家也没有去讲理，人家只管经历神的作工，只管认识自己，只管看神的奇妙作为。”你们看到我这一路是不是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我刚开始经历的时候，不知道怎么走的时候，教会的人说我什么什么了，我还要和他们讲理去呢，还要去告祭司弟兄呢，后来我还有这些表现吗？你看我还搭理他们吗？还管他们怎么说吗？我只管洁净我自己，环境越恶劣越能洁净自己。如果是自己做了这事了，那就更不用说了，那是神的刑罚临到了、管教临到了，应该！活该！不受撒但的苦害、不受疼痛，你就背叛不了撒但。不让你受点制约，你这手太长，你这个贪婪的心就制止不住，还必须得神借着周围的环境人、事、物来卡着你、保守着你，“要不是神这样卡着我、保守着我，我早就颓废了，神太爱惜我了，神作在人身上的都是拯救。”不管什么样的环境临到，你流露出来的话都是赞美、都是荣耀。这个受造之物是不是就活得有意义、有价值了，活得有人样了？这是不是咱该走的路？（是。）这个油是你拿的也有路，不是你拿的也有路，这个路都是诚实人所该走的路，但诚实人不是老实人。

王晴，你该学什么功课呢？咱以后做事得有原则，你要和人家对质，你得先把事情调查、核实清楚，核实清楚，直接显明她，看她有没有悔改，看她有没有认罪的心。如果说你今天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调查、核实清楚了，今天这件事情是不是就真相大白了？这时候夏雪是不是冤枉的，就清晰了。可因着咱前期工作就没有做到位，证据不清，所以现在这件事没法处理。如果证实这件事就是夏雪做的，那就得看夏雪接下来怎么走，这是第几次了？还有没有悔改机会？没有悔改机会该处理就处理，有悔改给悔改，这件事情就解决了。可现在怎么样呢？本来可以一次解决的问题，因着你这边没有核实清楚，一次解决不了，还得两次。构成两次的话这是不是成了打岔了？遇事要求真求细。夏雪，如果有人拿出证据了，咱再去悔改，那还叫悔改吗？那就不叫悔改了！这个能听明白吗？（夏雪：能。）我说的这些话不是要定罪你，你能听懂吗？（夏雪：能。）我只是给你指了一条路，就看你怎么去走了。当耶稣钉了十字架以后，犹大懊悔不懊悔？（懊悔。）他拿起铜板给法利赛人，法利赛人都不要，他后悔都来不及了。夏雪，如果你没有做这件事的话，你心里是坦荡荡的。临到这个事是让你以后有个儆醒，“我以后做事要求真求细，下一次做什么事情得有条有据”。

0140 神的爱最实在

1　神把征服的工作作在你们身上是对你们极大的拯救。你们都活在罪恶淫乱之地，都属于淫乱罪恶的人，今天你们不仅能看见神，更重要的是让你们得着了刑罚审判，得着了这样最深的拯救，就是得着了神最大的爱。他所作的对你们都是真实的爱，并没有恶意，他是

因着你们的罪恶而审判你们，以此让你们反省，得到这极大的拯救。这一切的工作都是为了作人，从始到终神一直在竭力地拯救人，他根本不愿把他亲手造的人把他亲手造的人完全毁灭，现在又来到你们中间作工，这不更是拯救吗拯救吗？

2　神对你们并不是恨，也没有一点恶意，你们该知道神的爱是最实在的，神的爱是最实在的，只不过因着人的悖逆，务必得用审判来拯救人，否则还是不能把人拯救出来，否则还是不能把人拯救出来。因你们不会生活，也不知怎么活着，你们活在这淫乱罪恶之地，属于淫乱污秽之鬼，他不忍心让你们再堕落下去，也不忍心看着你们这样活在污秽之地，让撒但任意践踏，不忍心让你们坠落阴间，只愿意把这班人得着，把你们彻底拯救回来，这是征服工作作在你们身上作在你们身上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拯救。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征服工作的内幕　四》

954　当灾难降临之时

1　我的怜悯发表在爱我而舍己的人身上，而那些恶人所受的惩罚也正是我公义性情的证据，更是我烈怒的见证。当灾难降临之时，所有抵挡我的人都落在了饥荒、瘟疫之中哀哭，那些作恶多端曾经跟随我多年的也难逃罪责，他们同样地落在了千万年稀有罕见的灾难中惶惶不可终日。

2　那些跟随我忠心无二的人则拍手称快，称赞我的大能，舒畅的心情难以表达，活在我从未赐予人间的欢乐之中。因为我宝贝人的

善行，痛恨人的恶行。我带领人类至今巴望得着一班与我同心合意的人，而那些并不与我同心合意的人我从未忘记，从来都是将他们恨在心里，只等待机会报应其恶行，从而一睹为快，今天我的日子终于到了，我再也不必等待了！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当为你的归宿预备足够的善行》

深怕别人看不见的“先锋”

（江梅：这一星期我和韩洋在一起配搭，我就没有见过这样信神的人，闹腾得我昨天晚上回来就软得不行了，所以我现在不想和韩洋在一起配搭了，我还想多活几年呢。）江梅，别人和你配搭的时候，别人是不是也想多活几年？能让江梅低头的人，这人不简单啊！（江梅：是呢。早上吃饭的时候，韩洋蒸了三颗鸡蛋，说：“这也是生活费里的，要是超了咱就得贴。”一吃饭她就说这也得贴，那也得贴，一天天听到这个声音，我心里就想：“我还不如自己买的吃呢！”这家里什么都得她发话。）（肖红：江梅，你说这话有掺杂吗？张硕，你给咱说说实话。）（张硕：今天早晨韩洋蒸了三颗鸡蛋，江梅说这话的意思应该是，平时韩洋在江梅耳边老说吃这超了、吃那超了，结果韩洋却蒸了三颗鸡蛋。江梅就想呢，你不是说怕超呢？你怎么蒸了三颗鸡蛋呢？）（肖红：江梅的意思是我要吃就超了，韩洋你要吃就不超了！）（江梅：我要吃我就吃我自己买的鸡蛋。）你的意思是你是自己买上鸡蛋吃呢，她是拿上生活费买的鸡蛋吃呢，还说你把生活费吃得超了。（肖红：张硕，你跟韩洋在一块接触这么长时间了，你说说你对韩洋的评价，江梅刚才说的是不是事实？）（张硕：韩洋就是有点搅事，临到什么事她总得跟你论个对错，有好多事其实过去了就没必要再提了，没啥意思，但是在她那儿就过不了。）她主要是要用自己把别人“衬托”出来，显得别人什么都不是。（张硕：不管是什么事

她总得给你搅一下事。比如上次沈皓去了把洗脸水倒在洗菜池里了，然后韩洋就过不去了，她就说：“你这是洗脸的水，怎么还能往洗菜池里倒啊……”沈皓他已经倒了那就算了，可在她这儿就过不去。）（肖红：怎么过不去呢？）（张硕：她见了沈皓就跟沈皓说这事呢，她一说沈皓，沈皓也火了，他俩就吵了一通。过后韩洋又和我说这个事呢，一件不值得一提的事，过了就不说了，她就不行，就过不去。）（江梅：这几天我感觉她不对劲了，一说就是“肖红给我打电话让我出去呢，我忙呢”。那天我已经做好饭了，人家要走呢，我说你干啥活儿呢？人家说你没必要知道，我又问她，人家就说跟我说不清，我说就是嘴边的话“我要干什么活儿去”这怎么就说不清呢？人家说干苦力活了，到后来她才说她干什么去了。她一天天把生活费挂到嘴上，我一做个啥饭，韩洋就是“你能吃完？那不是钱！”我说：“韩洋，那咱不吃饭了？”“这不掏钱啊？你掏呢？”我说：“那我掏了算了。”动不动就是钱，干什么都是掏钱，那你说咱能不吃饭吗？我真的活在这些里边了！）

（肖红：韩洋，你说说跟江梅配搭怎么样呢？江梅刚才谈的那些你是怎么想的？）（韩洋：刚才心里想的就是，人有时候就能胡说八道！她刚才说我说你天天给我打电话，什么时候天天打电话呀？说我神神秘秘的不跟她说，我哪天都跟她说呀！还有那天，早上做好饭了我不吃，那是因为肖红打电话说让我赶快往那边走呢，你说我能坐下吃饭吗？）（肖红：不吃是不吃，但是江梅问你干啥去，你跟她不能说说啊？）（韩洋：说了！我回来就跟她说干什么去了。）（江梅：回来说的，早晨走的时候就不说。）（韩洋：我说干苦力活儿呢，那是我开玩笑呢。等回来的时候我不是跟你说干什么去了？从我心里边还觉得江梅做了多年带领了，应该好配搭，结果我说一句话、一件小事人家就刻到心里了。还有就是，她说话能给你颠倒过来去说。）（江梅：韩洋一怎么就是气汹汹的，昨天晚上又凶了我两次。今天早上人家不吃饭，筷子一摔就走了。）（韩洋：江梅，说话要面向神，我摔筷子了吗？）（江梅：你刚才做的那个样子不就是早晨摔筷子的

样子？）（韩洋：是，因为你早上那样说，过来你又这样说，我那会儿心里就火了，我不想再听那些了。）

张硕，来给韩洋把把脉。（张硕：韩洋就是老纠缠一些不必要的事情，而且总觉得自己委屈，觉得自己冤得不行。那天早上韩洋说韩静不让她喝水，然后江梅说了韩洋几句，韩洋就哭去了。她总把一些不值得一提的事情就当成个事了，本来有些事情过去就没事了，可她就过不去。）张琦，你怎么认识？（张琦：韩洋有个特别突出的问题就是她入戏特别深，你觉得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可在她那还没开始呢，然后就跟你没完没了。一点小事情，她就入戏很深，而且她进去不出来，泪汪汪的在那儿哭半天。韩洋临到一件事情，她不是为了解决这个事情，她背后有个性情，就是要和人干仗呢。就像有一次他们整理一些东西呢，发现少了一个东西，韩静让韩洋赔呢，她气得不行，她就跑思颖那边质问思颖去了，“给你这儿放了多少多少东西，怎么少了一个，那一个哪儿去了？遭贼了？”你看看她这话多厉害呢，这哪是去解决问题呢，这是吵架去了……人家思颖反过来问她呢，“你把话说清楚，谁是贼呢？”两个人就吵起来了，就感觉她跟人干仗特别严重。）张琦，你说韩洋入了戏了，你也入了戏了。咱不说这件事，是说她这个人，谈你对她的认识。你们看到韩洋的什么性情了？（肖红：她走的是沈屹的路。就是神话说的，“……充当急先锋，他们只想冲在队伍的最前列，深怕不被我看到，做他们认为是对的事情，说他们认为是对的话语……”（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们当思想自己的所作所为》）她做的这些事外表上看是维护神家利益呢，也看到她各个方面就是维护神家工作了，但她里边有掺杂，目的是为了把自己“见证”出去。就像你说沈屹是膨大素一样，她是为了做在人前，而不是做在神前。她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让人看见她有多忠心、多付出、多维护神家利益；目的就是为了让神看在眼里；目的就是要做在人前，让人都说她怎么怎么好。可她这么过激地去做就不太正常了，让人感觉到她特别维护神家利益。就刚才江梅谈的在这个吃上，她也得维护神家利益，各方面好像对神家都特别忠心，其实这里边就是为了显露自己，有这个掺杂。）

过度显露自己的那个词叫什么词？（标榜自己。）标榜自己。标榜自己还入耳一点，还有一个不入耳的词是什么词？卖弄！过度地标榜自己就形成一种卖弄了，所以她让人感觉到的就是张琦刚才说的“入戏了”。她本身就是在演戏，她怎么能不入戏呢？她的言行举止主要是做给你看的，让你听、让你看，她要做在人前，做在神前，而不是做在灵前。她想让你看见她的忠心程度，让你看她做什么事求真求细，第一步该怎么办？就像世上当官的一样，你要想有高的地位，你先得干什么？（张硕：先得表现。）是，得表现，但表现是一方面，得两条腿走路，不能单是表现呀。当官的，他不单单要做出业绩来，他还要干什么呢？他还要打倒所有的竞争对手，这才是两条腿走路。“这边我是标榜自己，那边我是把竞争对手打倒”，两条腿走路。她怎么才能把别人贬低了呢？那就得找一些可以贬低别人的事。所以江梅就感觉到不能让韩洋抓住一点事，抓住一点事那是绝对不会放过的，那绝对是“求真求细”，绝对是搞得你臭名远扬，她才罢休。把你搞得臭名远扬，目的是要怎么呢？目的就是要把你打倒，让别人看见你什么都不是，你什么都做不了。“看你和我韩洋差得多远，我韩洋是‘求真求细’，遇事不放过，我是大事小事‘忠心’，你看他，你看她……”韩洋里边带有这种存心，她就按着她这个存心，按着她这个思路去表演了。所以说她对每一个竞争对手都要去观察，对方的言行举止以及做出来的，她就要去“分辨”，看对方的毛病在哪儿，她找见对方的毛病，好了，这就该入戏了。

入戏以后，让你们看见韩洋说的这些也对呀、也是啊，可是再仔细一看，这是些什么事呢？她说的是一些不是事的事、鸡毛蒜皮的事，还有些事是已经过了的事，过了的事她还能给你翻出来搅个稀巴烂。她遇到张三也说、遇到李四也说，她说的目的是要干什么呢？像搞选举一样，拉选票呢，是吧？（嗯。）她做这些事的时候还得伴随着什么呢？还得伴随着一个态度问题，她想让你知道她的态度，怎么才能让你知道她的态度呢？用什么手段？（张硕：血气。）血气，火气，发脾气，跟你动一动火，让你看见她和这个也动火、和那个也动

火，这个也是事、那个也是事，“看人家好大的火气呀”。她发火的目的是让你看见她的态度、观点——“我是维护神家利益的！”让人人都能看见她恨恶你们这些邪恶的人。而我在这里看见了她的两面性，在我这儿，我没有看见韩洋发过火，我常看见韩洋是软绵绵的，说个话和病人一样，我说韩洋这么柔弱，可得有个监护人看顾好啊，不要让别人欺负她，这是在我心目中的韩洋。可在我背后的韩洋，竟然能够让江梅发了愁！让江梅说出了“我还想多活两天呢”！江梅相当于是武则天呀，不管见了谁她都想斗，而韩洋能把一个好斗的人给斗下去，这不简单。而且还让韩瑶在那儿“哎呀……”。（韩瑶：怕呢，就是怕呢！）这就是我看到的两面人。这是人的一个表现，从这个表现出来的就能看见人的性情、存心是什么。她的存心就是想用外表的一种做法、说法博得神的欢心，博得我的欢心。

昨天，韩洋拿过来一个东西给我呢，我一看弄的这些东西都是在做些无用功。我当时以为韩洋去我那儿是有事要做，捎带的给我拿过去了，结果江梅又说的是韩洋专门给我送过去的。韩洋，你是专门给我送的？（韩洋：那是他们弄的，我说他们弄的这个东西就不行，江梅就说肖红让这样弄的，我的意思是拿过去让你看一下。）你的意思还是要用这个来告江梅的状了吧？“江梅说肖红让这样弄呢，你看看这能行吗？”你给我拿就是想让我看一下，“这能行？”那无非就是告状呢。你跑那么远就是为了去告一下状，你把大量的时间都用在这上面了。如果江梅没有说那句话，韩洋也不用辛辛苦苦跑到那边去，这就是韩洋背后的存心、观点。韩洋，你一天所做的都是恶！恶在哪儿？你就是想告状。你看着他们弄的那个东西不行，看着是那个效果，不给我看能行吗？这就是刚才张琦说的话，这件事能不能放过？（张琦：不能。）绝对不能放过，这个绝对、必须得给弟兄看看，这才是实情！如果他们弄的东西还可以，你还去不去找我？你要是找我去，那就是打自己的脸了，明明今天是要告江梅的状呢，一看这东西能行，没把柄可抓，那你去干什么？韩洋，咱不走正道，信神是让你得生命呢，你不是追求怎么得生命，你追求的就是一个斗，就是想着怎么能把江梅斗下去，怎么能站着这个位置，怎么能让人高看你，怎么

能让我用你。你说我用人，用的是什么人？我用的就是能表演的人？谁在我面前表演，我就用谁？（江梅：我第一次见韩洋根本不是这个样子，那个印象可让人高看呢。）怎么让你高看呢？（江梅：她过去就和我说："姊妹，咱怎么怎么做……"那一次我感觉韩洋这个人可是实行真理呢，也会实行、也会交通、也大度。可我这一次回来跟她一配搭，怎么一下子三百六十度的大转弯呢？）你就纳闷了？（江梅：嗯。）不对啊！你是"闯荡江湖"多年的人，连个这也分不清？江梅，这根本不像你啊！你今天怎么这么"麻木"、这么"迟钝"呢？（江梅：就是迟钝得厉害呢。）你原来在"江湖"上可不迟钝呀！（肖红：你原来可是庞涓啊！）那现在找到原因了没有？（江梅：……）韩洋还不是走的你的路啊？不是你带领的啊？（江梅：知道。）你知道？原来你又装糊涂呢！我又看见庞涓了！庞涓是什么人？挖坑的人。你明明都看清她走的路了，刚才你还说看不清，"哎呀，韩洋把我搞得好累，我还想多活两天呢！"江梅，你是过来人，你还不知道韩洋走的是什么路？你也看见了，当时她刚跟你接触的时候你对她是高看呢，现在怎么样了？现在韩洋就像换了个人，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当时她过去是监督你工作去了，你是她的下属，上司有没有嫌弃下属的？（没有。）今天你和她来到一个桌子上了，一个桌子上能坐下俩先生吗？（不能。）难道你不懂吗？还得考考我，还假装不知道。

沈屹，今天又给你找了个"表姐"，韩洋和你一样，到处发火，看见他们哪哪儿都是问题。在我面前温柔得好像"林黛玉"一样，在我背后却像"王熙凤"一样，完全是两个人。你们看见的是她的嘴厉害，今天看见的是韩洋的心厉害。你做了什么事情，就即使你认识到了她也不放过，对别人是求真求细，和张三说、和李四说，她说的目的就是非得让别人看见这个人不是个东西，这个人什么也做不了、什么也干不了，借着这个来贬低人，来显露自己能干、忠心、诚恳。（沈屹：以此来掌控别人。）她还没有到你说的这个程度呢。她是先表演让你们看，做在人前，做在我前让我看，"你看着办吧"。沈屹，她和你是不是有点像？（沈屹：我觉得一样。）刚才张硕说沈皓把洗了脸的水倒洗菜池里了，韩洋跟沈皓说清楚，这件事情是不是就过了？

（嗯。）可韩洋就抓住这件事了，她还要翻来覆去地说，而且还要和其他人说。她说的目的并不是因为这件事怎么样，她是想利用这件事借题发挥，让你看清楚，“你看他们干什么都不负责，什么心都不操。你看我什么心都操到了，我不仅是操工作上的心、个人生活方面的心我也操到了，我什么心都操到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你看他们都不行吧？你交给我吧！”在她心里边隐藏了这么多东西，她肯说吗？舍不得说，这就是在黑暗中难以露出头脚。信神是让你认识神的作工、神的奇妙作为、神的性情，让你认识自己的败坏，如果你走正道的话，你还有时间去琢磨这些事吗？（没有。）而你整天忙的就是这些事，那你还去认识自己的败坏性情吗？这就是不走正道！所以你只能活在黑暗之中难以露出头脚。怎么难以露出头脚呢？你看不到自己的败坏性情，回来一边说一边哭，还觉得自己受苦了，“他们怎么怎么对待我了，你也不为我说句话”。刚才张琦说韩洋因为一件事把思颖训得跟个什么似的，韩洋训思颖就像沈屹训他们一样。如果你真的把你自己当成一个信神的人，你就训不出口，你心里边寻思的是什么？你看见他们做不了，你是帮助、是扶持、是可怜，甚至再加点可恨，这个可恨不是让你用血气表演出来。韩洋，你里面没有任何的同情心，你只是在里边找茬。如果说你真的是本分压身，这个也顾不上，那个也顾不上，你哪还有时间考虑那些不值钱的事呢？哪还考虑你个人的事呢？不用说考虑了，就是别人说伤你的话了，你能感觉到吗？你感觉不到、意识不到。张琦说韩洋入戏太深，人都能看到一些，只是说不透而已，都知道她是在演戏，她想用外表演戏的这个“活出”来给你证明，证明什么呢？证明她多有负担，证明她多维护神家利益。

沈屹那时候看他们睡了觉了都没关灯，进去就把他们训了一通，“不知道节约用电？”然后聚会的时候我揭露他，他认识到了，“呀，就是，我那时候就是演戏呢，心里边清清楚楚的，就是演给你看的。”今天韩洋又在这儿演戏呢，韩洋，你演戏的时候心里边清楚不清楚？（韩洋：……）韩洋是“打死我也不能说，我要说了就承认我是演戏了”，韩洋，说实在话。（韩洋：……）（肖红：韩洋这会儿想的是，不说了，不说了，我啥也不说了。）“弟兄不识好赖人，我给你

把这消息报告过去，你不奖赏也就罢了，你反过来还踩我，你有眼无珠！”韩洋，是不是想的这个？韩洋，你心里想什么呢？（韩洋：就是肖红刚才说的，啥也不说了。）（张硕：你有啥就说啥，你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你这问题得解决呢。你为啥不说呢？早上你俩在家还争执呢，现在又啥也不说了。这会儿就是让你说呢，你说出来解决了就没事了，不然到时候你还是没路，还在这儿堵着呢，那你图啥呢？）她啥也不说是什么意思呢？“你就听不懂我说的是啥意思，你就不讲理，你就连个正反都分不清，我说得不对吗？我说的不是事实吗？”可是我这个人就“不讲理”，你和我说这个事我就不说这个事，我就抛开这个事，我就借着这个事来说你的性情，说你做这个事的总根源。你今天是来干什么的？你是来追求真理的，什么是真理？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做人，如果你真看见江梅就是铺张浪费，她真的就是不维护神家利益，她真的就是一个邪恶的人，她就是一个败坏至深的人，你该怎么对待？这个路该怎么走？（韩洋：……）韩洋现在为什么不说了？是因为她感觉和你说不清，她还没路走，所以“我不说了”，堵住了。今天得给她一条路走呀！这路就是首先你得知道你是来干什么的，你是来信神的，信神就是得真理，得真理就是得着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

（韩洋：你揭露了我以后我才意识到，当触及到我的利益的时候，当韩静说让我赔偿的时候，我里边的那个恶毒的东西就全出来了，我说家里遭了贼了，就是光说这个事呢，而不是去寻求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那你找到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了吗？该怎么做人？（韩洋：应该先从做人开始，先和人家好好地说……）我一谈到做人你是不是就有路了？（韩洋：嗯。）今天你看到江梅不如你的意了，你看到她有什么问题了，你是不是不能谩骂？不能指责？你该怎么呢？你该帮助、引导、扶持。咱是不是该这样做人呢？（嗯。）而不是借题发挥。借着这个把江梅贬下去，把你抬高，这是不是撒但的邪恶？（嗯。）行事，“我今天看见江梅做得不合神心意的时候，我得拦阻、制止，我得维护神家利益”，目的是维护神家利益，不是借题发挥，也不是借着这件事情来卖弄，更不是借着这个事件造

成一种舆论，把她踩在脚底下，显露你自己。你应该借着这个看见她的缺少，你把你有的、明白的供应给她，把你放在灯台上边，作光作盐，用你的活出荣耀神、照耀她，这才是人该走的路。韩洋，这个有路了吧？不要一解剖，你就“不说了不说了”，你讲的那个不是理，我不让你说了，是不让你讲你的那个理了。我给了你路途，你愿不愿意走那是你的事了。

咱在这儿尽本分呢，你也看见了，咱的本分尽得怎么样呢？就像神说的，你是洗一个锅打一个碗，都是赔本的，但即便是这样咱还得尽这个本分。这就像小孩儿一样，小孩儿包饺子呢，他能给你包成吗？包一个扔在地上了，包两个捏破了，你靠他包饺子能吃上饭吗？（不能。）你要损耗多少成本？现在不说损耗多少成本，主要是要把你这个人作成。最起码你得看见神在你身上付了多大的心血代价。为了把你作成，在你身上损耗了多少？造成的这些损失能不能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你看看在肖晋身上损失了多少？虽然损失了这些，但能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这件事就做得有价值、有意义。能把你唤醒，那我做这件事就有价值、有意义，那我去神那边也能交差。如果作不成，那我去神面前怎么交差呢？在神面前，我和你一样，我把这些作成了，神既往不咎，作不成那就是新账、旧账一起算，你也是，我也是。我为什么能苦口婆心地和你说呢？如果我不苦口婆心地和你说，那我去神那边神就要和我新账、旧账一起算，我能吃得消啊？我吃不消，所以我就得苦口婆心地去做、去付出。那你也一样，如果说你现在不追求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到有一天神就要和你算账。新账、旧账，以前的、现在的，神在你身上付出的心血代价你都得偿还。

81　神在暗中观察着人的言行

1　神的日子临到人的时候，人再也发现不了神的丰富，也找不着神早已说给人的逆耳之言，人便嚎啕大哭，因人失去了光的照明而落在了黑暗之中。你们今天所看到的仅是神口中的利剑，并未看见神手中的刑杖与神焚烧人的焰火，所以你们在神前仍是骄蛮放纵，在神家中仍与神争斗，以人之舌还神之口。人并不惧怕神，与神敌对至今。

2　你们口中含着不义之人的舌头与牙齿，你们的言行犹如那引诱夏娃犯罪的毒蛇，互相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在神前争夺自己的地位，争夺自己的名利，却并不知神在暗中观察着你们的言行，在你们未来神眼前以先，神早已将你心摸透。人总想逃出神手，总想避开神鉴察，但神却从未躲开人的言行，而是有意叫人的言行都触及神的双目，以便神能刑罚人的不义，能审判人的悖逆。所以，人背后的言行却总在神的审判台前，而且从未离开人，因为人的悖逆太多。神的工作就是将人的所有在神灵之前的言行都焚烧、洁净，当神离地之时，人仍能对神忠心，对神的工作仍能像神的圣仆事奉神一样，使神在地上的工作能持续到神工作结束之日。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扩展福音的工作也是拯救人的工作》

什么是邪恶

（沈强：我回家以后该怎么跟家里人说呢？）你就说你立了“功”了！（肖红：你回去实话实说，你说你回来灵修两天，就像当

带领的被撤换了一样得灵修反省。沈强，上一次你把那个弟兄差点掐死，那会儿就跟你说过，就你这表现，弟兄姊妹会怎么说呢？你一直这么走，你说咱羞辱神名吗？那天给你交通了那么多，你得有寻求的心，可你临到这个事，你一点都不去寻求。这次你又开始打人了，你说咱羞辱不羞辱神名呢？不管沈军怎么样，你还能打人呀？你把人家沈军打成那样，地上都滴了那么多血，怎么和人家沈军说呢？你说咋说你呀？你都把路走绝了。你回去就实话实说，要不然到时候你家姊妹还要有怨言了，“怎么好好的就让回来灵修反省了？”你回去就实话实说，你家姊妹还没怨言呢，她会说“你就该灵修反省！”她还帮你呢。沈强，这就看你怎么认识、怎么悔改了，就看你能不能记住这血的教训，看你能不能效法尼尼微人彻底披麻蒙灰、认罪悔改。沈强，咱信神呢，咱该怎么做人呢？咱是随便乱说话，乱说还不行，还要乱做，还乱打人！你说神家能要这样的人吗？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神家更有行政，这就是天规诫命。这对你也是一个显明，就看你怎么认识、怎么悔改。你看看咱做的这些事，这是血的教训！）（沈强：神给我摆设的环境，我都防不胜防。当时我肚子难受呢，我说我睡一会儿，睡了一会儿轻快了我就过去吃饭了。刚过去沈军就说“还给你留了一碗肉呢”，然后人家就给我端过来骨头了，我看了一下连一块肉都没有。）（肖红：我刚才问了一下，人家今天炖的就是大骨头汤！）（沈强：当时我心里想：这家伙又在戏弄我呢，就是耍我呢。）（肖红：他平时就戏弄你呢？）（沈强：一点肉都没有，他说的那话我就听不下去了。）（肖红：沈强，神话是怎么说的？当你遇到这些环境的时候，是说你自己该怎么做，而不是说他该怎么做。假如说他就是戏弄你了，你该怎么做呢？“你就是戏弄我、笑话我，我照样活出一个正常人性”，蒙羞他，这是不是一个见证？这就是打败撒但了。你现在是用拳头打人呢，你说这是不是羞辱神名？给你交通了那么多，你就不走正道，你就不走这个路。沈强，你走这个路吗？给你交通的还少吗？神给你摆设的环境是检验你呢，不管别人怎么对待你，神是看你怎么做人，你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是什么。）

沈强，你太邪恶了！我还想着我回来你会过来负荆请罪，认罪、认错，结果出乎我的意料。你不仅没有认罪，不仅没有负荆请罪，反过来你还是我字当头，还说是沈军的问题。你来这儿是尽本分来了还是让他们都把你“供奉”起来，来这儿当主子来了？我去哪儿吃饭我都没有因着谁没有给我留饭而拍桌子瞪眼睛，可你呢？你还说沈军戏弄你了。（沈强：他就是在戏弄我了。）沈强，沈军把菜给你端过来就是戏弄你了？根本原因就不是人家戏弄你，是你的这个心态就不对。你过去吃饭的时候，你看见别人都吃了饭了，你看见没人把你当主子，别人没有给你留下饭，“我还没过来你们就把饭都吃了？”你心里不平衡、难受，所以你就把火发泄到沈军身上了。大家都是在这儿尽本分呢，谁先过来谁先吃饭就行了，凭什么就得等你吃饭，把你“供奉”起来呢？（沈强：我没有说让他们把我供奉起来。）你嘴上没有说，你和沈军发火实际上不就是因为他没有把你供奉起来？没有把你当主子？你在我面前还想当主子，可想而知你在他们面前是什么样子！沈军给你把菜端过去，你能说他是戏弄你了，你说你邪恶不邪恶？（沈强：他端的明明是骨头，他却说这儿还有一盘肉呢。）你说的是胡话，那盘骨头是谁端过去的？是沈月端过去的，不是沈军端过去的。（肖红：我刚才还问他们了，那是沈月端过去让你吃的，不是沈军端过去的。）沈强，你现在还在这儿撒谎了。你过去看见是骨头你就生气了，你心里就有火了，这个时候没有人和你说话，正好沈军过去和你说话了，你就把火发到沈军身上了，还说什么沈军戏弄你了！人家都快吃完饭了，你没有吃饭，沈军看见你还没有吃饭，正好他看见那边还有一些菜，还有辣椒，给你端过去让你吃。这是沈军的一个正常的好行为，这是人家对你的一个体贴、对你的一个关心，你好赖不分，还说沈军是戏弄你了。你说你邪恶不邪恶？人家都快吃完饭了，你过去坐到饭桌上没有人搭理你，那就是对你的尊重？（沈强：沈月给我端了一碗米汤，有辣椒，我拿了点馍就着辣椒吃呢。）沈月自己说她端的是肉！你还说什么呢？你别再找理由了！（肖红：我问沈月是怎么回事呢，沈月说那是她端过去的，不是沈军端过去的。）（沈强：是沈军端的，我见沈军给我端过来两盘骨头。）就算这是沈军给你端过去的，沈军对你也是爱，不是戏弄。沈强，你这样做以后谁还和你来往？谁还关怀你？你把人家的好心当成了驴肝肺。人家沈军还给你端饭呢，沈屹可能给你端吗？你不是不知好歹吗？你

打了沈军，沈军以后还会给你端饭吗？就是饿死你，人家也不会再给你端了。沈强，你做的事绝不绝？

（沈强：沈军是好心给我端呢？）沈军不是好心给你端的吗？你太邪恶了！你邪恶就把所有人都当成邪恶之人。如果他看见你过来吃饭了，那边放着新的饭菜，他不给你端，他专门把剩下的菜端过去让你吃，这就是戏弄你了。可那会儿确确实实就是还有那些菜了，不给你吃那你吃什么呀？（沈强：我这边有辣椒吃。）吃饭的时候不都是在一个桌子上共同吃呢？吃得最后还有几块肉那就是剩饭剩菜了？（沈强：沈军说这儿有一盘肉，他端过来我用筷子一挑，结果就是两块骨头，剩下全是汤。我心里想：这家伙，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我又没有说要吃肉，我又没有问你要着吃，我就是正常地吃着饭呢……）就算给你个骨头啃啃怎么了？给错了？你说你邪不邪？人都别搭理你，都别和你说话，你在那儿饿着，能不能吃上饭，没有人搭理你，这就对了？这就好了？把你孤立出来这就对了？这就是对你的尊重？你真是好赖不分！别说人家沈军还不是戏弄你呢，就算沈军戏弄你了、耍你了，弟兄姊妹在一起戏弄一下、耍你一下这有什么呢，要你命呢？沈强，开个玩笑要你命呢？再说沈军戏弄你什么呢？咒诅你了还是打压你了？直到现在你不是认识自己的这种所作所为，不是认识自己的可恨之处，你还感觉是别人把你逼到这条路上的。我把你当作一个可拯救的对象中的一员来对待，可你把我当作什么了？你把我当作你的仇敌，你在背后拆我的台，挑战我的尊严！我告你说我来是建造国度的，国度里不允许污秽存在，你就是挑战我的尊严！你和我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你看见我吃剩饭剩菜了没有？我吃了没有？（沈强：……）他们吃的菜剩下不多了，我是不是都吃干净了？我说谁戏弄我了？（沈强：我正吃着那个菜呢。）那你委屈什么？（沈强：我正吃着呢，他就把那个骨头端过来了。）端过来就委屈你了？（沈强：……）

陶虹在这儿做饭的时候，陶虹让我把你们吃剩下的剩饭剩菜先吃了，没有吃的那个饭菜先放着，沈强，你看见过没有？那是羞辱我呢？我跟陶虹生气了？你去吃饭的时候，他们还在饭桌上吃着呢，怎么就成剩饭剩菜了？就算吃剩饭剩菜又怎么了？你们吃剩下的菜底子，陶虹拿过来让我吃了把碗刷了，这是对我的羞辱？我觉得羞辱了吗？我觉得这没什么。你也在这个桌子上吃，他也在这个桌子上吃，大家吃的都是一个盘子里的菜，你吃一口我也吃一口，剩下的菜没有吃完，那就成了剩饭剩菜了？那就不能吃了？人刚开始吃饭的时候这饭菜就能吃，人吃过的饭菜剩下就不能吃了？这是什么理由？沈强，就即使是沈军戏弄你了，你就能动手打人了？你打人的这个邪恶思想，和你交通过多少遍了，你就是不听、就是鼓吹、就是实施，走到哪里都是高举！我一不在这里，你就能做出这事？你就能拿上骨头打到人家的头上？你做得太过分了！（沈强：哎呦！把我气得呼呼的。）直到现在你不说你多么邪恶，你还说把你气得呼呼的！我跟你说了这么多了，你还说把你气得呼呼的。你今天就非得把你的思想举得高高的？就得让你心里舒畅呢？凭什么别人就得尊重你？凭什么别人做什么都得考虑你的感受？沈强，你在众人面前说我是昏君，我该不该拿盘子给你怼过去？你说我是昏君的时候，我心里“舒服”得很！（沈强：我说我是冒死觐见，我哪说你是昏君呢？那是你说的，不是我说的。）有那么多人在场呢，还有录音呢，放放录音？沈强，你每天起来不是寻求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你寻求的是什么？你寻求的是你自己的胡作非为、任意妄为，不受任何的一点点约束。今天你来到这儿都不受一点点约束，把你放到外边你就能受约束了？行政在你面前就不起作用！

为地位名誉用心良苦地策划表演

（肖红：唐萍，你有什么问题？）（唐萍：感觉自己人性不好，对人根本就没爱，就跟冷血动物一样不会爱。）（肖红：你是说你不会爱唐珍？爱不了唐珍？）（唐萍：我不会爱任何人，我就感觉自己

里面没爱，我自己也看到自己恶毒、人性不好，都是为了自己，可是我就是不知道怎么爱人。其实自己就是那种恶毒的本性，就想让人家听我的，不听我的我里面流露的就是“有我没她，有她没我”的那种性情。我不知道该怎么爱，好像我一直就是这样，好像我就不会爱，就感觉自己就是冷血动物，从心里就没有爱。我对儿女都没有那样的爱，所以我就怀疑自己的灵，是不是就没有人性呢。）（肖红：唐萍，你现在哭的原因是什么呢？你是因着认识自己了，懊悔自己是冷血动物，没有良心，不能爱别人而哭呢？）（唐萍：自己也想爱别人呢，但是不知道咋爱。）唐萍是“用心良苦”！我说唐萍是“用心良苦”什么意思？唐萍一边说一边哭，她哭什么呢？（嫌自己没有爱，对别人爱不起来。）你们有没有见过因着自己爱不起别人而痛哭流泪的人？（没有。）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所以这是假的，这是一个假象，不存在的！唐萍认识到自己对别人没爱，还恨恶自己，哭着说：“我怎么是这东西？我怎么就没爱呢？”你说如果一个人真认识到自己对别人没爱的话，用不用去恨恶自己呢？用不用去痛哭流涕呢？（不用。）很简单，你去爱就行了，谁拦阻你了、谁拉你了？你都认识到自己没爱了，那你还产生不出爱吗？就像你刚才说认识到你对自己的孩子没爱，你都认识到自己对孩子没爱了，那你是不是就要产生对孩子的爱呢？如果你本来就不爱这个孩子，那你还会说你认识到自己没爱吗？会不会？（唐萍：……）神供应人真理的时候，在伊甸园里边还得放个善恶树，放善恶树是让你怎么呢？（分辨善恶。）神是让你去分辨它。如果只有正面事物没有反面事物的衬托，你能认识清什么是正？什么是反呀？没有撒但的扮演、表演，你看不见神的奇妙作为，你更不会认识神。所以还得有个对比、还得有个参照。唐萍，刚才你说“我认识自己了”，你是根据什么认识的？如果你身上没有爱，你就不会认识爱，你就不知道什么是爱。你不知道什么是爱，那你是怎么知道你对人没爱的呢？所以你刚才说你没爱，这个是假的，你只是演了一场戏。

神说：“若你有很多隐私难以启齿，若你很不愿意将自己的秘密也就是自己的难处与人敞开来寻求光明之道，那我说你是一个很难蒙拯

救的人，而且你是一个在黑暗中难以露出头脚的人。”（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告诫三则》）你心里有个秘密，那些难以启齿的话，你能说出口吗？没法说。“我没法说，但还得让你们看见我有所认识”，心里想的是一个，嘴上说的又是一个。嘴上说的是“我认识到自己没爱了”，实际上心里痛苦的是什么？（唐真：唐萍心里边想的是“我的地位、名誉没了，前途也没了，啥也做不了了。”唐萍看到唐珍比她强了，嫉妒呢。）这个泪水是在这儿呢，是吧？（嗯。）但她为什么要说看到自己没爱呢？这只不过是找了个借口。她恨恶的不是自己没有爱，她恨恶的是因着自己没爱得不着地位。如果自己有爱的话，不和他们打、斗，对他们有包容、有忍耐、有扶持、有理解，就像弟兄一样能帮助扶持人，他们谁不得仰望自己啊，谁不得高看自己啊。如果那样的话，那是什么场景？有地位、有名誉！这一下可好，因着自己没爱，就没有地位、就没有名誉。因着没有地位、名誉，自己就活不了了，这还怎么见人呢？她的痛苦在这儿呢！这时候是不是就该哭了？（嗯。）唐萍有个出了名的性情，什么性情呢？她谁都看不起，是吧？（嗯。）“我谁都看不起，我看他们都不咋地”，可这么一路走来，成了“谁都看不起我了，我怎么见人呢？唐真、唐北看不起我也就算了，今天又来了一个新人，她也看不起我，我再不如人家……可是我这个话不能这样说呀，我这痛苦怎么说呢？为什么会成这样呢？我就发愁我这人怎么就没有爱呢？我要是有爱的话，我做出来了，他们谁还敢小看我？”她把这些原因归结到自己没爱这上面了。因为没爱而没有地位、没有名誉，你说她难受不难受？（难受。）唐萍，我说的对不对呀？（唐萍：……）

狂妄是唐萍的本性，谁都看不起，这个本性是难以取缔的，所以唐萍你说话、做事能跑出这个圈圈吗？你口口声声地说“我没有爱，我认识到自己就没爱”了，谁要求你去爱所有的人了？没有吧？（没有。）神让你爱谁呢？（爱神。）我没有听见唐萍说“我不爱神”，我没有看见她因着不爱神而痛哭流泪。唐萍，你怎么想起说“我认识到自己就没爱”这话呢？怎么想起自己不能爱弟兄姊妹，还恨恶起自己了呢？（唐萍：就是从上次聚会回去后才认识到的。）上次聚会说什么

了？（唐萍：就是说我嫌弃唐珍，对她没有包容、忍耐，我就想着怎么去包容、忍耐呢。好像我活了这么大就没有包容、忍耐过别人，我就不知道怎么包容、忍耐。）（唐珍：我的手有皮肤病，所以做饭少，她多做了两顿饭心里就不舒服了，然后她说这就是没爱。）（肖红：上次聚会是我给她交通的……）肖红，你交通的让唐萍“受辖制”了？（肖红：可能是因为这个吧，唐萍，是吗？）（唐萍：嗯。）其实唐萍的这个哭里边有一种控告，“你逼着我让我爱呢，我怎么能爱得起来呢？”心里难受，所以就哭了。肖红，这是你闯的“祸”，是吧？（肖红：嗯。）那人家这个哭可能和我交通的有点区别，我给人家有点“扭曲”了，人家这个哭是有目的、有意义的，不是瞎哭。唐萍这个哭是来控告肖红的，“明明就是我做饭多，她做饭少，还嫌我没爱，还让我怎么爱呢！”所以她这里边就成了爱不起来了。唐萍，你怎么就活在这个情形里了呢？肖红就是说了这么几句话，就刺激到你了，你就哭着说自己没爱，神说了那么多话，我也没有看见你因为神的一句话而痛哭流泪。唐萍，没有吧？（唐萍：……）你里边难以启齿的话太多，没法说，“我夹枪带棒给你说点，你知道点就行了，要不然你还要抠我呢，或者说多了怕你对我有误解”。

唐萍，你这不说还罢，一说把自己暴露了，暴露了你这里边有太多的隐私、有太多的秘密让人费解。要想露出头脚来，那必须得怎么呢？得把你心里的隐私、秘密都说出来。（唐萍：那天肖红给我们聚完会以后，自己也看到自己里面的缺少了。其实那天聚会选负责人的时候，心里就想着不管选谁都不要选上我，一方面是我不想当，另一方面是让你们也过来看看、经历经历唐珍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当时聚会的时候我就是这个存心。后来自己回去才反省，我怎么那样恶毒呢？自己流露出来的就是，“你听我的，我就能和你和平相处；你不听我的，我就想把你压下去”，流露出来的就是那种恶毒的性情，就没有爱。神是给人爱呢，可是我怎么这么恶呢？那天虽然认识到了，可是并没有变。过了两天唐珍去看病回来得晚了，我就想着“这可抓住事实了”，就在我要给唐真发信息的时候，结果唐珍回来了。这时候我才意识到，“呀，我这流露的又是恶，我怎么这么恶毒呢？”后来一下想到

2012年肖红从一线指挥撤下来的时候，当她看见弟兄姊妹被抓的时候，她心里是痛苦，流露出来的是那种态度、那种爱，而当时我们这边有人被抓的时候，我流露出来的就没有痛苦的感觉，我是怨他们了，我就觉得自己没有爱。回想到这些，我就又想，“我就没爱，是不是我的灵不对？是不是我的本性实质里就没有爱呢？是不是我就是恶魔的灵呢？将来我还能剩存下来吗？最终走下去是不是也没希望了？”一想到自己的前途、命运、归宿的时候，自己里面就是消沉的。后来在批改文章的时候连原则也掌握不了了，自己也写不出文章了，越来越感觉自己完了，还不如去干出力的活儿，效两天力算了，就是这种情形。）

唐萍，你的这个问题我给你解剖过几次了，你始终就是不变！什么不变呢？唐真，你看到她里边的什么不变？（唐真：我看到她的地位心太强，她里边追求地位的这个心不变。）她不知道信神是在干什么，到现在她都不知道信神是在干什么，好像信神就是欺哄神呢。唐萍一直是在演戏，在众人面前演戏，实行真理还是演戏，能不能感觉到她有点虚假、有点演戏的成分？（嗯。）神是让你敞开心说真心话、实在话，但不需要你说虚假、假冒、欺骗的话。唐萍，你刚才说的这些话就是一种欺骗。唐萍刚才说“临到这些环境显明我了”，她说的这个事情大不大？（唐真：不大。）不大，是吧？（嗯。）但唐萍给你叙述起来大不大？（唐真：大。）为什么听着大呢？人家认识自己恶毒，这个认识太大了！就她说的这个事来看，能不能够得上恶毒？我听着她说自己恶毒，还以为她拆毁神的经营呢，和神争夺地位呢。再一个就是，唐萍你说“我认识到了，这是恶毒”，你真正认识到自己恶毒了吗？没有。你用这个话，你用这个恶毒来堵我的口，用这个恶毒来告诉弟兄姊妹你有认识了，你性情变化了，唐萍，你自己把自己欺骗了。这就好像有的人说，“我老公就是个魔鬼，我就是个魔鬼撒但”，她说自己是魔鬼撒但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堵你的口，“你别再说了”，也是告你一下，“我认识自己了，我是实行真理的人”。自己不实行真理，但还要给你营造一种假象，“我是实行真理的人”。就是因为做饭，心里有小九九，她都能认识到她太恶毒了，这个恶毒里

边还有个“太”呢，太恶毒了。你们刚才听唐萍谈的，多么认识自己呀，认识自己是不是达到一个“深度”了？是不是达到一个“程度”了？

（肖红：唐萍，你是不是想说唐珍的问题？她还有哪些问题你实话实说嘛，你不要老说你爱不起来，你肯定是要说她的问题，不然你为什么说让她们去经历经历、体验体验、看看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她有什么问题呢？哪些问题让你难受得不行，实在爱不起来？你把这个实话说出来，这就是要你说的实话。）（唐萍：她刚才说我嫌她做饭少，其实我不怕做饭，我天天做、顿顿做也行。主要是早晨我蒸了两颗鸡蛋，唐珍就说“我的这个鸡蛋你吃了，我不吃，我吃的鸡蛋多了怎么怎么”，第二天也是，“这是你的，你蒸上你吃”，第三天还是，然后我就悄悄地吃了，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做。还有我们吃了一段时间黑馒头，人家说：“这黑馒头吃得我糟心呢”，她就想吃白馒头、包子呢，可冰箱里冻着十个黑馒头，人家动都没动。后来我去买菜了，人家又说“一夏天都没吃豆角，这豆角就是贵点也得吃呀”，我调个凉菜，她说这个菜塞牙呢，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也不敢说，一说又是我的问题。）“想说不敢说，要说不能说，说出来还不能让弟兄有说法，我该怎么说？”所以她只能告我，她爱不起来。“我不说，你感觉我心里好像是痛快的，所以我只能给你哭出来。”唐珍，你训她了没有？（唐珍：没有。我说这一段时间总吃黑馍，吃得我心里烦躁的，我说能不能买点白馍。还有吃那个菜的时候，我说我的牙得补呢，吃这个塞牙呢，我就是这样正常跟她说呢，我又没有训她。做饭的时候，我也做她也做，我训人家干啥呢，她做什么饭我都吃呢。）现在就你们两个人在一起，是吧？（唐珍：嗯，之前沈聪也在呢。）（唐萍：之前沈聪在的那段时间，沈聪买回来什么，唐珍都悄悄的。后来沈聪不在这儿了，从我开始买这些东西以后，她就开始了。）开始什么了？她和你耍态度了没有？耍脾气了没有？（唐萍：这就不用耍脾气，那黑馍一个都没吃，人家就又重新买上了，好像我……）（唐珍：我就没见有十个啊，我不知道有那么多，我就是说买个白馍跟黑馍调换着吃。）（唐萍：后来就是她吃包子，我吃黑馍。）

唐北，你夸唐珍了？（唐北：没有。可能是因为下发的文章里边有唐珍的没有唐萍的吧。）你肯定是高抬唐珍，刺激到唐萍了。（唐北：没有，真没有！）你们是不是对唐珍热情，对唐萍冷淡了？（唐真：她们两个人每人写了一篇文章，看着唐珍写的这个思路还可以，起码是一条线清晰的，看着唐萍写的这个就不好、不行。）你们说人家不好了，是吧？（唐真：我没当着她的面说，我跟唐北说的。）（肖红：是我昨天给唐萍发了个信息，我说你写的文章怎么乱七八糟的。）肖红，导火索在你这儿呢！（肖红：嗯。）你要是说唐萍的文章写得好，唐珍的文章写得不好，那唐萍肯定没事了。（唐北：我感觉她们俩有点斗的感觉，前几天我去她们那边住了两天。唐萍她有什么不明说，但是唐珍一有个啥，唐萍就好像微信里“两手一摊，一耸肩”的那种表情包一样，然后一脸无奈、无辜的表情看着我，仿佛在说“你看吧，就是我说的那样吧”。而唐珍是有点不服输，你说个什么，她总要给你解释，“不是我的问题，怎么怎么……”唐萍是不说，唐珍是辩解表白、我行我素，但是只有唐珍一有个啥，唐萍就那样地看着我。她俩之间不是正常的相处。）唐萍把心都用在哪儿了？该用心的地方没用心，不该用心的地方她特别用心，把心用错地方了。唐珍也没有耍脾气，也没有怪罪、指责你，你在这儿却这么敏感，感觉你特别维护神家利益。（肖红：她里边的根源是“我在维护神家利益”。）唐萍是在借题发挥，说得不好听点就是找茬，“我该说唐珍什么呢？人家肖红说她文章比我强，我还能再说文章上的问题吗？”能不能从文章上说问题？（唐真：不能，得从别的地方下手。）那该说什么呢？（唐真：那就在吃喝拉撒上面找问题。）总得找个说辞，这就好比什么呢？假如你和唐丫产生矛盾了，唐丫就是干了一件不妨碍你的事情，你看着她是不是也是碍你的眼？（嗯。）她做什么都不对，她做的本来是和你无关的事，你都觉得她不对。当你对她没有成见，和她要好的时候，你看她做什么都仁义。因着嫉妒产生了一种恨恶，别说她这里边有爱了，她里边是有恨。恨，她能说吗？（不能说。）不能说，因着恨就把你看成了眼中钉、肉中刺。当她看你是眼中钉、肉中刺的时候，你的每一个动作，她都能分解出问题来，你的心思意念她都能知道，为什么？因为她准备要控告你、要告你的状。

唐萍，信神是让你干什么呢？神是让你揣摩神心意，让你认识神、认识自己，你哪还有时间揣摩她怎么怎么呀？你蒸了两颗鸡蛋，你说唐珍没吃鸡蛋，如果是我的话，工作这么忙，我就顾不上管人家有没有吃这个鸡蛋，人家也可能吃，也可能扔，也可能不知道有鸡蛋。就算她看见了、知道有鸡蛋，那她吃不吃鸡蛋和我有什么关系？如果她是你的孩子，你是她的监护人，她要是吃不好，没几天瘦了，你交代不了，那是你的责任。但肖红好像也没有给你下达这个任务吧？“唐萍，你可不能让唐珍瘦了啊，瘦了是你的责任”，肖红没有让你去看顾她呀！所以你不用照顾人家，“你吃个鸡蛋啊，你几天不吃鸡蛋你就消瘦了，你的身体就虚弱了，到时候我就没办法向肖红交代了”。唐萍，你真是为唐珍的身体着想呢？你真是为了满足她？你们说唐萍愿不愿意吃白面馒头？愿不愿意吃包子？（愿意。）可这个时候唐萍能不能吃？（不能吃。）不能吃，“我只能吃黑面馒头，只有这样才能把你唐珍衬托出来”。所以说唐萍是用心良苦，她把这些心思全部用在争斗、打斗上边了。进了皇宫了，妃子之间斗开了！进了皇宫的妃子，她们的每一个动作、每说一句话，是不是都得小心谨慎呢？（嗯。）你得有礼节，不管你高兴不高兴，你对人家脸色得好、眼色得好，你稍微差一点，人家会说“你是不是冲我来的？”是不是要治你的罪啊？（嗯。）

唐萍，那时候我给你交通说什么了？我说你太能演戏，说这个话了吧？（嗯。）我说：“你不要演戏了，咱做个实在人，你能欺骗了谁？”距离我说这话几年了？你说你今天，一会儿哭呢，一会儿笑呢，一会儿又说自己没爱了，一会儿是自己多难做呢，你这些是不是都是在表演？说实在话，我说的是不是实情？（唐萍：……）你说你为了一个虚荣脸面、地位去斗，你能够想尽一切办法，用心良苦、绞尽脑汁、精心策划，“什么背景下，我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什么话，我该不该哭，以什么理由哭……”这些是不是都经过了揣摩、经过了想呢？“呀，弟兄早就把我揭露了，我还能继续再走老路吗？可是不说不行，我早就看唐珍为眼中钉了，逼得我没办法，我还得把这个话说出来。我为什么看她是眼中钉？因为她吃饭不正常，吃不惯这个，吃不

惯那个，我得让大家看看她是什么东西！”你难受你可以直接把唐珍的这些问题说出来，“她就是那么挑剔”，是不是很简单呀？（嗯。）可你为了吸引人的眼球，为了让人能够用心去听，所以你装出一副很难受的样子，让人看见你的一副可怜相，就好像唐珍刁难你了，好像她怎么折磨你似的，我还以为唐珍作王掌权指责你了，把你当奴隶使了。可是我问她她说没有，问你你也说没有，那你从哪来的这么多难受呢？唐萍，神审判刑罚人的话那么扎心，你看了几年了，我没看见你在神审判刑罚的话里难受呀！神要求人与神相合，要求人做神的知心人，是吧？（嗯。）这是你的本职工作，是你生命该有的。今天一下午我没有听见你说了一句“呀，神的心意是什么”，你没有揣摩，你没有寻思，你也没有想，你也没有揣摩我交通的，你也没有揣摩肖红交通的，你揣摩的全是唐珍的所思所想，你揣摩的全是唐珍的心里动态，你说你走的这是什么道路呢？你还假谦卑，还认识自己说自己太恶毒了，是魔鬼的灵，你这是认识吗？你想用这一句话让人看见，“看我多会认识自己，看我认识自己多么深！”你想用这个把你自己抬高，把姊妹压下去。认识自己需要用那么专业的、刺激的词吗？真认识到自己邪恶、恶毒了，那好办不好办？如果你真认识自己，你真恨恶自己，那你早就背叛自己了。

唐萍说因为她要告唐珍的状了，所以说自己太恶毒了，是吧？（嗯。）唐萍，就算你告的这个状是真事，唐珍就是回来晚了，或者她做了什么错事了，你专门告了她一状，你告她一状这就太恶毒了吗？恶毒不恶毒？（唐萍：……）什么是恶毒？（唐圆：恶毒就是要治人于死地。）唐萍，你告一状就治她于死地了？（唐珍：她的意思是告了状，带领觉得我不好，把我打发回去不能尽本分了，然后把神家的工作耽误了，她说这个是恶毒。）唐萍，你告一状就把她撤回去了？你这话太有“权柄”了吧！什么是恶毒？栽赃陷害，杀人不见血，这是恶毒。你给自己戴了这么大的一个“冠冕”，让别人看见你怎么怎么认识自己，可我不那么看，我看见你太虚伪、太假冒、太能演戏了！神让你做诚实人呢，你做的是什么呢？不管是你说你太恶毒，还是你在这儿哭，弟兄姊妹不会跟着你说的这个去想吧？没有一个去想

的，弟兄姊妹是一眼就看穿了，“唐萍太能争夺地位、权势了，她是因着失去地位、权势而哭泣的！”这不是我说的啊，弟兄姊妹都看见了。唐萍，你说你连弟兄姊妹都骗不过去，你说你演的还有什么意义呢？就刚才你说你要去告唐珍的状了，你说你太恶毒了，就这一句话让人最恨恶、最厌憎了！主耶稣说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是把蠓虫滤出来，把骆驼吞下去，唐萍，你这是不是也是把蠓虫滤出来骆驼吞下去？你那么欺骗神，尽本分不走正道，你在这儿争夺地位、权势，这是不是恶道？你在这儿搞自己的经营，为了自己的地位，表演，伪装，制造一种假象，用这种假象栽赃陷害，这邪恶不邪恶？（邪恶。）你不去揣摩神的心思，你是揣摩你对头的心思，你去找她的话柄、找她的茬。你有时间、有精力去找一个人的茬，和她打斗，但你没心思去揣摩神的话，没心思去揣摩神的心意，这个恶毒不恶毒？（唐萍：……）这些恶毒的事你不谈，你也不去认识，还继续这样走，反过来谈了一个你想告人的状，仅仅是一个想法，你就给自己冠了一个恶毒的冠冕，这是不是蠓虫呢？你把这蠓虫滤出来了。

唐萍，你就这么想一下就太恶毒了？神怎么说的？神说：“……神定人的罪是根据人的存心与人做出的事，他不根据人的心思意念来定罪于人，若是根据人的心思意念来定人的罪，那就没有一个人能逃出神忿怒的双手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不认识神的人都是抵挡神的人》）神惩罚人会不会根据你的一个心思意念来定你的罪？（不会。）如果根据你的心思意念定你的罪，那没有一个人能逃出神忿怒的双手。唐萍告诉我，“我的心思意念太恶毒了，我有这个想法太恶毒了”，你说你能定她的罪吗？你说你能揭露解剖她吗？唐萍是不是太聪明了？（嗯。）自己把自己看得太聪明了，“我用我的一个心思意念把自己定罪了，‘我这心思意念太邪恶了’，看我多么会认识自己！我连我的一个心思意念都不放过，而且一个心思意念还挖得这么深，弟兄高看不高看我？你看我变了没有？”你是抱着一个演戏的态度，演给我看的。唐萍，神是根据你的心思意念定你的罪吗？你说你太恶毒了，恶毒一般是作在谁身上？作在神身上。我在寻思你怎么恶毒呢，我左思右想你到底怎么就恶毒了呢？我没看见你作在神身上啊，你和神就

没挂钩，从哪来的恶毒？再一琢磨你说的这个恶毒怎么就是一个心思意念呢？你的心思意念用不用拿“恶毒”来形容？这也太虚了、也太假了！难道你身上都圣洁了？就没有其他东西了？圣洁得就剩下一个心思意念了？你成彼得了？心思意念都不放过？就是彼得他也仅仅只是心思意念不放过呀！那唐萍呢？好家伙，心思意念都把它看得相当恶毒，演戏演到家了，你把“微生物”都演出来了！

咱不是说往认识神、认识自己，体贴神心意这方面走，你走的始终是表演的路，你把这个就当成了信神。信神是要人实际的变化，要人看事观点的扭转，而不是让你用一种说法、一种做法来欺骗神，这叫欺骗。你从始至终一直是想用一种做法、说法来骗取神、来讨好神。沈屹那么“能干”，他能哄得了一时，能哄得了一世吗？他哄了三年，这三年来我看不透他。我一直解剖人家沈强呢，我解剖谁是不是谁得供应啊？（嗯。）我看着沈屹是“真心”“诚心”地在那儿干呢，我看他那么苦、那么累，我一心想解剖他，我一直想帮助、扶持他，让他生命有进入。可是我迟迟看不见他的问题，和人家说人家也不多说，人家也没有多少流露，好像人家没有败坏似的，而且看见人家还挺积极。你说人家好好的我解剖什么呢？说人家什么呢？想帮助下不了手！三年我下不了手，这三年的时间就这样白白浪费了，他这三年就活在了黑暗之中露不出头脚来。在这三年中他的手做什么了、他的脚做什么了，他自己都不知道，这就是露不出头脚。敞开心的人，能说出心里话的人呢？人家做什么和你说了，心里想什么和你说了，手在干什么和你说了，脚在干什么和你说了，人家就能露出头脚来，别人就能知道他手中的强暴放下了没有，手中的恶道放下了没有。而沈屹不吭气，包住不说，我看不见他的手在做什么、脚在做什么。在物质世界你看见的是他的手在尽本分、脚在尽本分，他把好的一面展现给了你，在灵里边他的手在干什么、脚在干什么，你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欺骗了人、欺骗了自己，活在了黑暗之中不能露出头脚来。不能露出头脚来就认识不到，脱不了，放不下手中的强暴。直到今天，沈屹才从脸色上演出来了、从行为上演出来了，我从他三年来常说的一句话看见了他的病根，这才开始解剖他。神用时间

与事实来证明一切！证明你是诡诈人，你是有谋略的人，你欺骗了你自己。神一直要求你把神话带入实际生活当中，神要的是人的实际，实实际际地能让神话来掌管你，神要的是你实际的活出，而你一直是想用一种表演来欺骗神。你表演得再好，它也是假的，也不是实际！你欺骗得了一时，你欺骗不了一世。就你今天的表演，按正常的进入、正常的逻辑去推理就推不下去，你能推下去吗？根本说不通，说不过去。一看就是表演，就是假象。你制造出一个假象还能流出泪来，因为你这个泪里边肯定有后文、有东西，所以一开始我就说你用心良苦。你用流泪先开了一个前奏，你先让周围的人看见你的可怜相，同情你、可怜你。世人常说什么话？“恶人先告状”，你要先告状你得先装出一副可怜相，先获得人的同情。先下手为强，你想告别人的状，你摆出一副可怜相的时候，结果把你自己给告了。虽然我不知道你里边想的是什么，你要告的状是什么，但我已经认定你肯定是来告状的，你是来表演的。

唐萍，你和我接触这么长时间了，你还不知道我是什么人？我就能让你这么轻而易举地骗过去？你还用花言巧语来欺骗我呢？别人和你说的话你记住了，我和你说的话你记住了没有？去年我就和你说你太能演戏了，这句话你是不是得记在心里边？是不是该恨恶自己的这个演戏？你在下边演戏，你还敢在我面前演戏吗？神的话你当作了耳旁风，我的话你当作了耳旁风。神让你认识神、认识自己，让你做神的知心人，揣摩神的心意，这些你都当作耳旁风，你都不搭理。今天来了个唐珍，你就是要在她身上揣摩她的心思，在她身上下功夫了，唐萍，你可是认定她是你的主了！她吃个鸡蛋你都能瞎扯蛋，这可真是瞎扯蛋！她不吃黑馒头，你都能和她玩起馒头“游戏”来，这是不是鸡毛蒜皮的事啊？（嗯。）你在生活方面、在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上能大做文章！你不是实事求是，而是大做文章！对生命进入的事毫不搭理，一点惧怕的心都没有。去年咱们接触了一下，你应该也领教了，也丢了脸了，今年你在我面前还能演戏吗？你这个演戏相当于是什么？相当于是告假状。古代去衙门告状，去了是先击鼓鸣冤，谁告状先打谁五十大板，是吧？（嗯。）你要是敲了冤鼓让县官来审这个

案子，你就得先挨五十大板。为什么谁告状先打谁五十大板？如果谁也来随便告状，那家庭琐事谁能判完？（判不完。）如果唐萍来告状，把县官还要累死呢！衙门为了不让老百姓耍弄县官，也就是说为了预防唐萍这类人告状，所以衙门就有一个规定，谁来告状先打五十大板，先过了这一关，你再谈你的冤情。衙门制定这个规定的目的是要干什么？（看你是不是真有冤情。）你没有冤情你不会受这五十大板。如果不这样的话，那喊冤的人太多了，有冤没冤都去喊冤去了，那县官怎么来分辨真冤假冤呢？所以先打五十大板以后再来说话，这样绝对不会有人来告假状了。如果告诉唐萍，“你要告状先打五十大板”，唐萍还告吗？（不告了。）是吧？唐萍应该是不告了。去年这五十大板打了没有？（打了。）可她今年又来告状了，你说她疼不疼？没感觉到疼。可以说是没感觉到疼，也可以说她的地位、名誉太占她的心了，地位、名誉就是她的生命。“为了我的地位、名誉，不用说打五十大板了，就是再打一百大板我也得去，我这个‘冤’必须得喊。”为了自己的虚荣脸面、地位，她就是宁愿打五十大板，她也要喊一喊冤，也要试一试。

唐萍去年演的是什么戏？亮肌肉呢，是吧？（嗯。）今年唐萍是“在哪里跌倒我得从哪里再爬起来，我得总结上一次的经验、教训，这一次我可不和你亮肌肉了，这一次我要和你亮可怜”，唐萍也是“用心良苦”啊！你在生命进入上不是在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来，你是在争夺地位、权势的时候，在欺骗我的时候，在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来。那一招不行你来这一招，你想的是这一招可是把我治住了，“你不是要求我爱吗？我就和你谈爱，我就和你说我缺乏爱，我已经痛哭流泪了，你还要我怎么呢？”唐萍，该榨出真“油”了吧？说说你的内心世界。（唐萍：……）唐北刚才模仿唐萍的那个动作——两手一摊一耸肩，你们看着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理解不理解？（唐园：意思是不用我说了，你自己看吧。）对了。（唐北：她那个动作虽然没有做那么明显，但是面部表情就是特别无辜的那种样子。）给你使一下眼色就行了，已经达到果效了。唐萍现在心里争战呢，“弟兄肯定是瞄上我了，抓住我不放了，我怎么做都不对。去年我认识自己，你说我是亮

肌肉呢；今年我认识自己，你说我是别有用心；我认识我太恶毒了，你说我是太假冒了。我怎么也不对，这公平在哪里？这公义在哪里？”唐萍，有没有公义？（唐萍：有。）公义在哪儿？（唐萍：……）你对我刚才交通的这些怎么看？（唐萍：有时候自己就把自己欺骗了，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演戏，可是一直以来就是这样。去年弟兄说我的时候，自己也想呢，其实自己这一路走来，不管是信神，还是没信神都是为自己的脸面、地位在演戏。就不要说跟别人，就是跟我丈夫，我也是在演戏呢，好像自己演惯了，遇到什么事，身不由己的就又成那样了。）

唐萍，首先我说你这个演戏你承认不承认？（唐萍：承认。如果弟兄不这样说，有时候自己演戏了都认识不到，还以为自己是实话实说，我就是这样进入的。弟兄说出来的时候，自己才认识到，其实自己就是为了自己的脸面在演戏呢。）你说做一个人就这么难？什么是真理？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做人，该怎么做人？做诚实人，基本诚实人，不欺骗神、不欺骗人。一说演戏是不是都是欺骗呢？（嗯。）咱刚刚吃喝了神话，交通了什么是诚实人，咱立马就开始欺骗了。神说：“所谓诚实就是能把心交给神，凡事都不对他作假，凡事都向他敞开，不隐瞒事实，不做欺上瞒下的人，不做仅仅是讨好神的事。总之，诚实就是做事、说话不掺水分，不欺骗神，不欺骗人。”（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告诫三则》）怎么就能看到你把心交给神了？你说的每一句话，时时处处流露出来的是什么呢？让人感觉到你是处处向着神、事事为着神、时时念着神。这个人的心在哪儿？（在神那里。）时时事事处处这个人的心交给神了。唐萍，你呢？你时时事事处处把心交给谁了？（地位、名誉。）交给地位、名誉了。不管弟兄交通多少，在什么背景下说了什么，你时时事事处处都是为了你的地位、名誉。你在下边和他们争战是为了地位、名誉，你来聚会了你还是为了地位、名誉。你为了你的地位、名誉不受任何辖制，我在这儿都没有压住你，都没有压得你退缩了，“我今天可不敢表演了、不敢演戏了”，你连这个害怕的心都没有。“所谓诚实就是能把心交给神，凡事都不对他作假，凡事都向他敞开，不隐瞒事实，不做欺

上瞒下的人，不做仅仅是讨好神的事。总之，诚实就是做事、说话不掺水分，不欺骗神，不欺骗人。”唐萍怎么样？是不是欺上瞒下了？瞒的是下边，欺的是我。“说话不掺水分”，唐萍这是不掺水分吗？全是水分！这是借着这么多人，你一句她一句，这才把一件事情连贯起来。如果你们不这样连贯，我就是想破脑袋我也想不出来人家这又是为了地位、权势，所以说唐萍说话全是水分！“不欺骗神，不欺骗人。”她都欺骗了。神说：“若你的说话有很多辩解与无用的表白，那我说你是一个很不甘心实行真理的人。若你有很多隐私难以启齿，若你很不愿意将自己的秘密也就是自己的难处与人敞开来寻求光明之道，那我说你是一个很难蒙拯救的人，而且你是一个在黑暗中难以露出头脚的人。若你很喜欢寻求真理之道，那你是一个在光明中常活着的人。”（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告诫三则》）“很难蒙拯救”神说话是不是够婉转了？什么人不能蒙拯救？神交通说：“如果你没按着神话这么去实行，你也从来不解剖你自己的秘密，不解剖自己的难处，或者这些隐私你从来不向人说，不向人敞开、交通、解剖来亮自己的相，那你就不可能蒙拯救。”（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做诚实人最基本的实行》）如果你是这样的人就不可能蒙拯救了。“若你很喜欢寻求真理之道，那你是一个在光明中常活着的人。”唐萍，让你效法原子弹走肖红走的路呢，人家走的是什么路呢？你走的又是什么路呢？

185　人的情形太可怜

1　你们的悖逆太多，抵挡太严重，歧视神太低，对神太冷淡，爱神太少，恨神太多，对神的作工太轻视，你们太藐视神的作为。你们的顺服何在？你们的人格何在？你们的爱何在爱何在？

2　你们爱的成份何时表现？对神作工何时认真对待？你们可曾知晓你们今天所行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尔虞我诈、欺骗隐瞒、横行于世、勾心斗角、阿谀奉承、自是、自高、狂妄、野蛮、不认识真理，哪有人模样？

3　从未将神的说话当作珍宝，而是采取轻蔑的态度。就这样，真正的人生、美好的盼望从何而来？奢侈的想象真能将你从虎口中救出来吗？真能将你从火的焚烧之中救出来吗救出来吗？

4　你真能对神作工视如无价之宝，你能落到如此地步吗？难道你的命运就真不能改变了吗真的不能改变了吗？你就甘心这样冤屈着死去吗甘心这样死去吗？难道你的你的命运真的不能改变了吗不能改变了吗？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人的实质与人的身份》

不要做息事宁人的人

神说："揣摩揣摩神话，祷读祷读，省察省察自己这一段时间所做所行的，拿到神面前让神鉴察……"（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

常常揣摩真理才能有路行》）你们的所做所行能不能拿出来让神鉴察呢？人都看不下去了，那神呢？你看看你们做的那是什么呢？你们不感到羞耻、害怕、惧怕吗？上一次交通就说你们一线太乱，没有一个规章制度，自由散漫，跟解散了一样。尽本分太不负责任，出去打仗的时候，所做的不是将军而是乞丐，捡垃圾了，这个交通了有两个月了吧？（嗯。）两个月了你们都没有振作起来，没有任何反应，还是涛声依旧！到国度建造了，结果你们做的事是教会建造都不做了的事！这就是你们在最后时期为神献上的？你们连帮忙的都不是！一线是最次的！没有羞耻感、没有惧怕感，每天就是打斗第一名！那件事情还没解决，你们就又打斗起来了。陆夏，你和陆艳因为什么打斗呢？（陆夏：也没有打，是我自己里边有东西。）里边有什么东西？（陆夏：这段时间，信的信的就退回来了，不知道生命怎么进入，没法进入，最后就不想进入了，自己把自己拦阻了。）你们一线太安逸了！（肖红：说说实话，你们之间到底有什么问题？你是为了解决问题，还是为了逃避问题？你说的话里边明明就是你俩有问题，具体是什么问题呢？）（陆夏：最近活在什么情形里了，就是不想和陆艳去沟通。聚会或者和她配搭的时候，什么话也不想说，就成这样了。）（肖红：什么原因导致的？你把原因说说。）（陆夏：就像那天我们聚会呢，前一场聚会我说，工作安排里的内容教会里都看了、知道了，教会的弟兄姊妹肯定要配合传福音呢，等他们传下来以后，咱紧接着在他们传下来的基础上再传。结果陆艳在另一场聚会中说："有的人说，这工作安排是面对教会说的，意思是他们传了咱再传，是这样吗？"她让大家说呢。她给我的感觉就是，我交通出来以后，好像她就拿着我说的这个话做文章去了，就是非得把我踩下去。然后聚会的时候我也不聚了，我去做饭去，你愿意怎么聚怎么聚去。你说你聚就聚吧，还要说"有的人说……"，我真想从厨房里出来说："这是我说的，你批判吧！你就拆台吧！"感觉自己就没法说话，没法作工。这只是最近的一个例子，之前就更多更多更多了！我也在想，该怎么解决呢，可是说还说不到一块去，就觉得没法说话，也不想说，因为说了以后肯定又是一阵吵吵闹闹，所以一直就是这样的，不说了，说啥呢。心里也想着突破这个，这是神给我摆的环境，那我该怎么进入呢？觉得没法进入，还没找到合适的路途，就想逃避，就想往后退。这次让找家，就想着我俩要是住一块怎么相处呢，既然没有让着急找家，那就

这样吧，拉倒吧，过一天算一天，也不考虑神家利益了。有时候看到弟兄姊妹争先恐后地配合尽本分，自己这一天天是在干啥呢，自己也想往上够，可这也只是想一想，一面对现实就还是这种情形，再加上身体一熬夜就难受，心里就想着爱咋咋吧，就破罐子破摔往后退呢，就是这种情形。）

（肖红：陆艳说说。）（陆艳：我今天也是要说这个问题呢，我俩真的就配搭不成。陆夏整天心里想什么我根本不知道，你说你心里有啥咱都说出来，可人家就不跟你谈心，跟她配搭可累呢。一直就是她说啥就是啥，就跟这次找家一样，肖红说不让咱老往回跑，咱的确是不能老往回跑，结果她说："那你这不是守规条啊"。其实我心里也不愿意搬家，我也不愿意跑，正好她说的也合我的意，所以在这个找家上边就没有注重去找。还有一次去远的地方聚会，我说去了咱呆上两三天，咱把新人都见一见……）她不去，是吧？（陆艳：去了。）你说"咱去了那边，就多呆两三天"，我问你"她不去？"你说"去了"，那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是陆夏不让你去？（陆艳：她没有说不让我去，我们两个人相跟上去了。）陆杰，刚才陆艳说"那边远，咱去了那边呆上两三天"，这话是什么意思？（陆杰：陆艳的意思是陆夏去了不愿意多呆，转一圈就回来了。）陆艳说这话的意思是：不是她要每天回家，是陆夏每天拖着她往家跑。陆艳，是不是这意思？（陆艳：是。）陆夏，是你把人家拖回家去了？人家说"咱这么远去了呆上两三天"，你就不行。（陆夏：所以说嘛！这就是我不想和她在一块配搭的原因。）你这个"所以说嘛"就是承认了她所说的话了。（陆夏：我是承认她说话经常就是这样颠倒黑白，老是这样，所以我没法和她说话，刚才又是颠倒黑白。）你就没有告诉我她是怎么颠倒黑白的。（陆夏：刚才她说的去那边作工，去了她就说："咱俩分开作。"我说："先别分，咱先把那个人见了，了解了，明天咱再作那边的。"她说："今天咱分开，分开作完咱就回。"到底是谁要回呢？结果在这里她就说成是我要回……）（陆艳：行了，不说了，都是我的问题，不说了。我这是有名气的敌基督，我就是撒谎专家！）陆艳，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这是不是撒泼打滚呢？（陆艳：是。）那你为什么要撒

泼打滚呢？（陆夏：你害怕说出真话呀？还是咋呢？咱就说真话，你说这有啥意思？老是这样，下去配搭还是这样，我就累得不行。还有去了另一个地方，我说咱见一下新人，她又想回，我说咱不能回，咱今天得把新人全见一下，这就成了我要回了。你喜欢颠倒黑白那你就颠倒黑白去吧，这就是我们说话说不成的原因，一到了桌面上就是这话，真会颠倒黑白！你这么颠倒黑白要干嘛呢？）

陆艳说“咱去了多呆两三天”，这是不是已经把陆艳的态度、观点表明了？“明明就是陆夏把工作拦阻了，她就是要回家，不让我在那待。”陆艳，你是不是给我传递这个意思呢？你没有给我具体事项，你只是给我传达了一个意思，然后我就问陆夏呢，陆夏说什么了？“所以说嘛”，陆夏，你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是要多呆两天了，我是在这儿呆不下去，所以说咱干不成。”陆夏刚给我说出个内容来，然后陆艳立马就说“我就是敌基督，我就是胡搅蛮缠”。陆艳，你让不让陆夏说话？我能不能问她话？当我问陆夏话的时候，你抢过话来说“我就是敌基督”，这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按住这个锅不让我往开揭呀？你怕我看见什么？你赶紧说“我就是撒但”，你这样说了别人就不说了？想搪塞？你愿不愿意解决问题？你愿不愿意找出问题来？就根据你们说的这几句话，我不知道你们谁有问题。陆艳，你只是给了我一个宏观的意思，没具体的内容，陆夏还给我说出个内容来了，她刚说出个内容，我在这儿听这个内容的时候，你立马把我拉回来，立马说你是敌基督，你不让陆夏说话。你说你是敌基督啥意思啊？“你不就是说我是敌基督吗？我承认不就行了，不要说了，我承认，不用你给我加刑了，不用你给我找罪证了。”陆艳，你是被征服了？你承认你的罪状了？你是想干嘛？你在这儿是干什么呢？刚才给你们交通的时候，我说你们拦阻了神的工作，后来我和你交通说，我在这儿为了把工作作成，我是怎么付出的时候，我看见你两眼还流着泪，我想着“呀，陆艳还有点良心啊，还知道神作工的一种艰难，还知道因着你们没有好好尽本分，给神家带来了祸患，还有点良心知觉”，在我的心目中觉得你有点良心知觉的时候，还没有三分钟你就反了。陆艳，还没有三分钟！在谈到工作的时候，别人说了一句话伤到你的地位、名誉了，你

为了你的地位、为了你的名誉，你就能叫板。陆艳，你忠于的是谁？你信的是谁？你究竟维护不维护神家利益？你究竟为神献上一根毫毛了没有？你能不能为真理受一点委屈？

你还当着我的面就撒泼打滚！你撒泼打滚这是在干什么呢？（陆艳：叫嚣。）叫嚣是什么意思？就是要把这个聚会现场给搅乱。世上人说这是什么？搅屎棍！怎么是搅屎棍呢？咱今天交通是要看你们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是谁的性情问题，还是谁贪享肉体的问题，还是有犹大在里边？我在这里边找问题、判案的时候，“我就是敌基督！”这算不算搅屎棍？（陆艳：算。）陆艳，你拿出个“搅屎棍”一搅，你想干嘛？你去了公堂上你能这样做吗？敢这样做吗？你真认为你是个敌基督？你真认为你有罪了？你有罪你伏罪了吗？你真认为你有罪，那你悔改，说一下你犯的罪呀！你没有这样做，而是在这儿说“我就是敌基督！”拿这个话将了一军，你什么意思？你无非就是在我找问题的时候、判案的时候、找这个罪犯罪证的时候，赶紧拿了个“搅屎棍”，赶紧把这个破案现场搅乱、打乱，这是不是大红龙的做法？咱刚刚交通了大红龙做什么事情了？有几个年轻人把四个小女孩打死、打残了，这是不是得办案呢？看看这四个小女孩究竟还在不在了呢？究竟打成什么样了？这现场得保护好呢，可大红龙是赶紧把店拆了，毁灭证据。你也想和大红龙一样破坏第一现场？把店铺赶紧拆了？重装修一下？咱今天信神是认识神、认识自己呢，结果我刚说看看你们谁是狐狸，谁是敌基督呢，你赶紧来搅了一下，陆艳，你说你恶毒不恶毒？这是你对生命的爱惜？这是一个信神之人该做的？这是一个有正常人性的人该做的？你把我当什么了？对我有没有尊重？连基本的尊重都没有，哪儿来的尊严呢？你就是去了法庭上，你能随意胡搅蛮缠呀？你要这么做，人家是不是要定你的罪呢？是不是要治你的罪呢？（是。）那你就这么胆大呀？神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时刻鉴察人的心呢，更何况今天是在聚会点上你就能这样放肆！你的羞耻感、你的惧怕感在哪儿呢？信神多年了，在聚会点上就连这样的一点羞耻感、惧怕感都没有？你尊神为大了没有？你尊谁为大了？你让神在你心里作王掌权了吗？让神话作王掌权了吗？你让不让神作你的

主？神把你安排在世上，让你体验神的主宰、体验神的安排，让你去操练接受、顺服，你的顺服在哪儿呢？你的忠心在哪儿呢？为了自己一时的利益，为了自己一时的虚荣、脸面、地位，能舍上性命去斗！却不能为了神的作工而献上一根毫毛！咱配称为人吗？配穿这个肉身吗？

陆艳，你说她不和你交心，她今天开了口了、说了话了，你应该是高兴、喜乐，还是应该封她的口呢？你封陆夏的口干嘛？你在背后是不是做了见不得人的事了？怕她把你供出来，你封她的口舌想杀人灭口？你这是什么性情？（陆艳：我是说陆夏说话得符合事实，别违背事实说话嘛，一天说我撒谎、撒谎，到底是谁撒谎呢？我一听她说的话，心里边就抵触上了。好像她就是一只羊，一只无辜的羊。）她撒谎你就抵触上了？她说她是只羊，和你有什么关系？她是狼，她说她是羊，然后你就自曝出来当只狼？因为她不追求真理，你就起来与神对抗？这是什么道理？这是什么逻辑啊？就因为她诡诈你就与神叫嚣？这是你叫嚣的理由？这是你抵挡神的本钱？（陆艳：那会儿心里就没神了，只顾着维护自己了。）陆艳，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是对自己的一个认识？还是给自己找的一个理由？“我得维护自己的利益吧？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在这儿解剖我，陆夏也在那儿说我，我再不维护自己，我还活不活呀？”陆艳，是这个意思？信神几十年了就信成个这？就是处处维护自己的利益、处处维护自己的名誉？奉行的还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家是借着周围的人事物去认识神、认识自己呢，人家是吃丰富的宴席呢。你呢？允许别人给你提个意见吗？允许吗？就这样还谈何进入呢？别人话都不能说，不允许别人谈，不允许别人说你的一点问题！别人不说你的问题你就没问题了？犹大是因为别人说他是卖耶稣的犹大，他才成为卖耶稣的犹大的？法老王是因为别人说他刚硬他才成了刚硬的法老王的？保罗是别人说他是敌基督，他才成了敌基督的？神是根据人说的来定罪人，而不是根据人的实质来定罪人，是吧？（陆艳：……）你可以欺骗人，你就觉得你也可以欺骗神？陆艳，你能欺骗了谁？你在这儿谁都欺骗不了！两句话就暴露了你的所作所为了，你在这儿还想欺骗谁呢？你是不是把神看

得太渺小了？你觉得神没有你“聪明”、没有你有“智慧”，神就这么好欺骗？陆艳，你就是这么信神的？你就是这么忠于神的？这就是你的人性？这就是你的理智？

让你效仿肖红，你是怎么效仿的呢？肖红和肖花配搭的时候是怎么走这条路的？我说肖红是保罗来世的时候，肖红撒泼打滚了没有？我和别人交通人家就能够回过头来去认识自己的所作所为。你呢？陆艳，你还不如驴总呢，驴总每天干着最苦的活儿、最累的活儿，挨打的还是驴总。驴总掉着眼泪在说“弟兄吃饭也踩我、干活也踩我”，虽然他说的是我踩他，但他不敢跑，他最后还得把赞美还回来。你呢？你总觉得是委屈你了，总觉得是别人在欺负你，总觉得我不公。（陆艳：我就有这个观点。）说说，我怎么不公？“每次解剖的就是我，打的就是我，踩的就是我”，是这个意思吧？还痛苦得不行呢！（陆艳：其实自己也知道这是谬妄的观点，可是事情一出来我这个观点就又想到那儿了。）（肖红：想到什么了？）（陆艳：觉得你们就是喜欢说话温温柔柔、软绵绵的。我就有这个观点……）陆艳，我告你说我喜欢这样的人了？我的所作所为就是喜欢这样的人吗？你给我戴的这个帽子太大了吧！（陆艳：反正这事一出来，我的这个观点就出来了。）（肖红：太邪恶了！）（陆艳：刚才陆夏这么一说，然后肖红一看我，我就感觉……）（肖红：我看你的眼神都不对了？）（陆艳：嗯，然后我这个观点就出来了，所以我就顶不住了。）（肖红：上次陆艳就说过我总偏向陆夏，她的意思是之前我跟陆夏原来在一个院住过。）这幸亏不是一个娘生的。（陆艳：也知道这个观点不对，也知道得背叛，可是环境一摆到这儿，我里边一句神话都没了，我就爆发了。之前还说人家别人打斗呢，我想的是看着我外表没打，可是我是在里面打得厉害，我就是不服，我里面就有这个观点。还说人家陆夏累呢，我也累得不行。以前跟别人配搭不管打不打，里边都没有这么累。现在就好像神把我捆得不知道该怎么走了。）陆艳，你说神捆着你不让你走？你无路可走了吗？到底谁捆着你不让你走？陆艳是不是个混蛋呀？（嗯。）太混账了！不要说知恩图报了，简直是善恶不分！

（陆艳：自己邪恶把别人看得也邪恶。）自己邪恶把别人看得也邪恶，这也无妨，关键是你为什么能把神看成是邪恶的呢？你来这儿是干什么呢？把从神来的一切都当作是仇视之物，那你能得到什么？（陆艳：里边老有讲理的这个东西。）你讲的是什么理？你是讲理吗？（陆艳：为自己讲理呢。）不管为谁，你得讲理吧！你讲的是哪门子理？你真的讲理吗？你太邪恶了！你嫌弟兄不公呢，嫌弟兄不爱你呢，那你说让弟兄爱谁呢？让弟兄爱邪恶？让弟兄喜欢邪恶？你想让弟兄爱你，那你为什么不做让弟兄喜欢的事呢？圣经记载："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约在酉初雇的人来了，各人得了一钱银子。及至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一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作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有古卷在此有'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太：20:8-16）你进来打一年的工和打一个月、一个小时的工的工价一样，你服不服？（陆艳：……）你干了一年给你一年的工钱，别人干一个小时，也给了人家一年的工钱，你在这儿就不服了。你为什么不服呢？那是神的钱，神想给谁就给谁，还要经过你同意吗？神没亏待你就行了，这是不是咱该有的理智呢？那我爱谁不爱谁和你有关系吗？我只要没有亏待你就行了。那时候肖晋和唐北打斗呢，我和肖晋说什么了？我直接和肖晋说："我爱唐北行吗？"我还没有和你说这话呢。你说你做的是什么事情呢？你嫌我不公，还说我喜欢说话软绵绵的，咱就不说别的了，咱就说你说的这句话。陆艳，你说是说话软绵绵的好呢？还是说话像钉子一样、像刺猬一样扎人好呢？陆艳，你喜欢哪个？（陆艳：……）

这一段时间神一直在交通撒但的那些谬论，神为什么说它是谬论呢？总体来说就是它自己做不到的事，不可能做到的事，已经超出了人性范围以内的事，它定了一个标准让人去做，所以说这就是谬论。这就跟陆艳刚才的表现一样，你说陆艳喜欢说话像刺猬一样的人，还是喜欢说话软绵绵的人呢？陆艳，你喜欢什么样的？你喜欢和你说话软绵绵的人，还是喜欢和你说话带刺的人呢？（陆艳：……）陆艳，这是你自己说出来的话，我听听你喜欢哪个？（陆艳：……）你喜欢武则天还是喜欢太监？（陆艳：……）不说话了，陆杰，陆艳是喜欢太监还是喜欢武则天？（陆杰：正常人都喜欢太监。）如果让陆艳和武则天配搭，她喜欢不喜欢？（不喜欢。）那陆艳必须治死她，她要求人必须做太监，因为她喜欢太监。陆艳，你喜欢太监，你不喜欢武则天，可是你却要求我得喜欢武则天，不能喜欢太监。陆艳，你说这是什么谬理？你还做不到呢，凭什么让我做到呢？陆艳，你说说。（陆艳：这叫谬理。）你是不是太无耻、太可恶了？（陆艳：……）这叫统治阶级！这谬论、这谬理为什么能行得通呢？为什么能让它存在呢？为什么人能把这些谬论留传下来，为什么还能永垂不朽？而且还成了传统文化，让人去传扬？为什么？因为这些谬论对这个统治者有利，它是为了统治人民、为了控制人民，所以它把这些话发扬光大了。陆艳，你是不是也要把你的这些发扬光大？怎么发扬光大呢？你告我说："弟兄，你不要看着她软绵绵的，其实软绵绵的背后是蛇蝎心肠，都是毒辣的；你不要看着我说话如刀子，其实我是刀子嘴豆腐心，你应该喜欢我这刀子嘴，你不应该喜欢那个软绵绵。"这是你陆艳对我的要求。陆艳，你能做到吗？（陆艳：……）你做到了以后你再告诉我，你都做不到，你怎么能让我做到呢？陆艳，这话能听懂吗？你想当统治者，统治、掌管人，还要把我也给统治了，我接受不了，我不听你的统治、不听你的迷惑。陆艳，能听懂吗？（陆艳：能。）

神现在交通了传统文化，交通了德行，咱不拿传统文化和真理去比，咱就单说这些传统文化、这些德行。你说这些德行好不好？（好。）有德行好，还是没德行好？（有德行好。）那按陆艳说的话

是有德行好，还是没德行好？（没德行好。）神今天交通这些德行不是真理，把这些德行给你交通出来，让你看见这些德行里边有欺骗。神交通解剖这些德行是因为它里边有欺骗，但这并不等于说有德行就不好。德行好不好？德行好，但你不能欺骗，这是神作工的一个拔高。现在神交通的给人带来的是生命，以前是教会建造，现在是国度建造，现在是给你一个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教你怎么做人。神来在地上拯救的是什么人？神拯救土匪、拯救流氓吗？（不拯救。）所以说神不对流氓说话、不对土匪说话、不对杀人犯说话。神不对土匪、流氓说话，他们不是神拯救的对象，神拯救的是什么对象？最起码得有点德行，对自己能有所制约、能有所控制的人。对自己没有任何制约、没有任何控制的人，他能服在神话下吗？在人认为对的事他都接受不下来，你说在人认为不是对的事他能接受吗？神拯救人，拯救的是有德行的人。所以说，神说话的对象是谁呢？神说话的对象是有德行的人，不是对那些没德行的人说话。没德行的人他已经失去了一个做人的标准，不在神拯救的范围里边了。他想干啥干啥，不受任何制约、不受任何辖制，那不就是土匪、流氓？为什么说他们是土匪、流氓呢？因为他们做什么事情都是由着自己的性子，随便、自由，想干什么干什么，完全是为着自己的利益，这就是土匪、流氓。你有德行，从外边看你是个好人，神怕你自己欣赏自己的德行，怕你把德行当成真理来对待。如果你把德行当成真理来对待，那当你有一个好德行的时候，你就会感觉自己有真理了，那你还追求真理吗？就像陆夏，因着她把自己的这个温柔当成真理对待了，所以她就把自己当成了一个有真理的人。她还追求真理吗？不追求了。她自己就欣赏她自己的所作所为——美善、温柔了，这个就成了她的一个拦路虎，使她不能再前进。陆夏为什么迟迟走不上来呢？就因为她太欣赏自己了。今天神作的是洁净人的工作，是要把这种欺骗告诉你，告诉你是让你做什么人呢？是不是依然让你做一个有德行的人？但这个德行得是真正地改变了你的思想，从里到外活出来的，是用心去做，而不是表演，不是做给神看，不是做给人看。这是说正常的一个好行为，这个不是谬理里边的那个“好行为”，神解剖的那个谬理，人就达不到，因为它超出了正常人性能达到的范围了。

陆艳，我说了这些话你怎么想的？就像刚才你那个表现，你说我和你过不去，到底是谁和谁过不去呢？（陆艳：我和你过不去。）那你为什么能把帽子戴在我头上，说我和你过不去、说我不喜欢你呢？你还能撒泼打滚，直接说出那些话来。你要想让神喜欢，那你是不是得做神喜悦的事呢？你知不知道神喜悦什么事呢？陆艳，神的性情是什么？（陆艳：……）神要求咱爱神所爱、恨神所恨，神喜欢什么，人就得喜欢什么；神恨恶什么，人就得恨恶什么，那神的喜怒哀乐就是你的喜怒哀乐！神的喜是什么？神的怒是什么？神说："神的'喜'是因为有正义的存在与诞生，是因着有光明的存在与诞生，是因为黑暗与邪恶的毁灭；他的'喜'是因着他为人类带来了光明，是因为他给人类带来了美好的生活；他的'喜'是正义的，是一切正面事物存在的象征，更是吉祥的象征。神的'怒'是因为非正义事物的存在与搅扰在侵害着他的人类，是因为邪恶与黑暗的存在，是因为有驱逐真理的事情存在，更是因为有抵触美善事物的存在；他的'怒'是一切反面事物不复存在的象征，更是他本圣洁的象征。"（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了解神的性情很重要》）陆艳，你今天说我和你成了死对头，说我不公，你说出来的每句话是什么？是不是邪恶？（陆艳：我知道这个也不对，可是不说出来我这里边也是这东西，这个观点就扭转不过来。）你知道是邪恶还放不下，是吧？（陆艳：嗯。）你拽着你父亲的衣衫死死不放！你为什么知道还放不下呢？这是不是更加邪恶呢？（陆艳：嗯。）你知道神作的就是拯救的工作，神作的就是审判刑罚的工作，就是把你邪恶、黑暗、抵挡神的那一面揭露出来审判刑罚，让你感觉到丑、害怕，让你背叛它，可你是抓住它死死不放，与神叫嚣对抗！你说你是人吗？配称为人吗？明明知道是谬论，明明知道不对，"反正我是不放"！承认自己是邪恶的，那你为什么不去认识一下呢？在揭露解剖以后你认识了，你也知道它是邪恶的，是抵挡神的、是谬论，你恨恶不恨恶？为什么不恨恶呢？陆艳，你恨恶不起来？你喜欢邪恶？虽然没有几个人喜爱真理，但你得有惧怕，能够控制你的邪恶欲望吧？陆艳，你能控制吗？让你去认识、恨恶、背叛、咒诅它，这是不是一条路？（嗯。）是不是拯救你的路？是不是给你生命的路？你走吗？我苦口婆心地给你说、给你阐明，这是不是在救你、是不是在爱你？你感恩戴德吗？你不感恩戴德你还仇视我！你说弟兄

恨恶你，弟兄是恨恶你吗？作在你身上的是什么？是拯救，是爱的流露！什么叫爱的流露？如果没有爱，我苦口婆心和你说这些干嘛？

陆艳，你在一线呆过，你也看过我以前的作工，我以前是怎么作工的？我出去打仗的时候是怎么打的？像你这样的我要不要？（陆艳：不要。）为什么？（陆艳：……）因为你太邪恶了！你也能看出来，我以前性情是狂妄的，也可以说以前我的爱是小的，我只是看到正面事物的爱，我捡到篮子里边，我看见那个邪恶事物我一脚踢开，不要了！可是我走在这路上一看，都是垃圾、都是魔鬼。神要把神的所有所是作在我里边，神要把魔鬼一个个显明，让我体验一下，神来在地上就像来在猪圈一样，每个人都是神的仇敌！可我当时不相信，所以我在这堆人里边翻箱倒柜地找。我碰见那样的土匪我踢开，踩在脚底下，我一边走一边看，我走了一路，找不见几个好的，没几个好的。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我产生了怜悯之心，让我看见了人的可怜。怎么可怜呢？跟随神多年，什么也得不着，可怜不可怜？（可怜。）不管你有什么存心，不管你多么邪恶，你是付出了，我看见你可怜。信神二、三十年了，虽然说没有为神抛头颅、洒热血，但因着信神也付出了不少，神要把爱作在我里边，让我看见了人的可怜，同时对人产生了同情，更主要的是看见了人的一种无辜，什么原因？人被撒但玩弄成什么了？神让你来到世上，让你经历神的作工，神要按着你最后是否能为神献上来定你的归宿，永久性地定你的归宿！原本我看见你的那个魔鬼样，应该是踩在脚底下，应该是恨恶你，把你踢出去，不要了！可是我感觉人可怜，不由自主地产生了怜悯，因着可怜、怜悯流露出来了爱。这个爱是什么爱呢？怎么爱呢？我爱你无非就是来救你，给你做手术，把毒瘤给你割掉，把要你命的东西取缔！陆艳，你让给你取吗？你看见了，你知道我是帮助你，我是在拯救你，我是为了你的命，可你呢？你感恩戴德吗？你明明知道我流露出来的是爱，你没有说看到神的可爱了，看到弟兄的可爱了，看到弟兄的心血代价了而感到内疚、感到亏欠、感到对不住，反过来说的是什么？“弟兄就看不惯我，弟兄就和我作对。”陆夏，你说这是不是太邪门了？魔鬼上身了？怎么能这么歪曲事实说话呢？你说人家颠倒黑白呢，这是谁颠

倒黑白呢？能把我流露出来的爱说成是恨，说成是见不得你，你说你讲理吗？你说你讲理呢，你讲的是什么理？不通事理！四六不分！你今天要是不尽这个本分哪来的这些啊？如果你不尽这个本分，我不会揭露你、也不会解剖你，就是看见你，我也不会管你、不会搭理你的。就是因为看见你付出了，看着你可怜，才和你说这些话呢，可你却不知好歹！就像农夫与蛇，农夫看见蛇快冻死了，他把蛇放到他怀里想把蛇暖过来……我看见你走敌基督的道路，我说你不要走了，我想把你救过来，我好心把你走的哪些路是敌基督道路、你的哪些表现是敌基督的表现都告诉你，让你去背叛它。我说："你是猪八戒它二姨，你那个鼻子太大、耳朵太大"，你不是说把鼻子缩回去、把耳朵收回去，变好一点，而是说，"你就见不得我、你就欺负我，你为什么不说我是天女下凡？你说我是猪八戒它二姨，我就是猪八戒它二姨，我就不变，我的鼻子就在外边、耳朵就在外边！"陆艳，你说你谬到什么程度了？

陆艳，叫你"武则天"叫了多少年了，你还是做武则天，好坏不分！你看唐山打人事件，你说大红龙恶不恶？公安应该是为人民服务的，明明看见那些人把那几个小女孩打死、打残，打成那样了，它还要去保护那几个罪魁呢！它保护也就罢了，中央调查组下来也不说话，你说邪恶不邪恶？邪门不邪门？陆艳，你呢？你和它有什么区别？它颠倒黑白、混淆视听，你是不是也是颠倒黑白、混淆视听？你讲你的那个邪理、恶理，我明明作在你身上的是拯救、是爱，你非要说我是欺负你、见不得你。你看见肖红看你的眼神不对，还记仇。你没有去报恩，你是记仇呢！就像大红龙做的这件事，反映这件事的人说哪几个人是贪官，它是不是应该把这几个贪官处理了呀？这是不是洁净它的队伍呢？对这个统治者来说是不是帮助啊？它承认吗？它接受吗？它反过来是把报案的人给抓捕起来关到监狱里边，劳改犯反而成了它的骨干。陆艳，你所做的和它有区别吗？我来救你了，你把我当仇敌；撒但在那边迷惑你、引诱你，你却把它当成你的父亲一样抱着不放，把撒但的毒素当作你的生命来持守。陆艳，你恶毒不恶毒？（陆艳：恶毒。）你认识到了？我苦口婆心换来的就是你"弟兄不

公”这句话！你没有说“弟兄太照顾我了，陆夏‘绵绵善善’的，弟兄没有给她揭露揭露、解剖解剖让她赶紧悔改，让她赶紧走上正道。弟兄一直是给我做‘手术’，解剖我，弟兄一直是拯救我呢，弟兄对我太偏爱了，我偏得的东西太多了。这次聚会弟兄没有解剖其他人，弟兄把我这个猪八戒的鼻子、耳朵揪出来，给我这么一修整，鼻子一换、耳朵一换，我这猪八戒成了人了！”陆艳，你对救你命的人是怎么看呢？是和你过不去？害你呢？（陆艳：……）

陆夏，陆艳说我做的不公。你呢？你说我做的公不公？（陆夏：公。）怎么公呢？（陆夏：虽然刚才弟兄是要解剖我呢，结果解剖陆艳了，但我也得呢，在哪个人身上都能得。）人都是悖逆神的，人都是在解剖别人的时候得一点，都是“不要解剖我”。给别人治病的时候，“我知道我这个癌瘤在哪个部位长着呢，我这个高血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知道了。但我的病你不要给我看”。陆夏，说说你的问题，你和陆艳两个人合不来，你刚才不是说弟兄来了、肖红来了，正好抓住这个机会把合不来的这些东西拿出来，看看怎么解决，看看怎么能和谐配搭，怎么把这个工作作好，而是不说，现在说吧。（陆夏：神特意给我摆设了这么一个人，我觉得信神应该能解决这问题，可是每次就是摸爬滚打，怎么也觉得没路。我们在一起聚会或者干什么，陆艳就是拆台，拆得可彪了。有一次我就说她了，我说：“你拆得挺多的，你一直在拆你不知道，那次聚会，我刚开口交通以往是怎么怎么面对的，我还没交通完，你直接就说这是谈恩典呢，在座那么多人，你就说这不是国度建造的事，国度建造是刑罚审判，一下就把我给否了，当众就这么一弄。”我当场没说，过后在路上一直纠结我是说不说，说吧，后来我就跟她说了。她说：“这是拆啊？我的意思是说别把弟兄姊妹带到恩典里边。”我说你听肖红交通她和肖花的那个经历嘛，她说：“那就是拆台啊？”“这不是拆台？”人家说：“哦，这是拆台、拆台。”承认了，可是说完又说：“肖花斗呢，我又不斗。”“我现在不说斗不斗，就说是不是拆台？”这下不说话了，一路上都不说话了。之后也是这样，前两天也是就那样拆，没有路途。其实我是要求神给我摆一个好的环境，最起码能说说话，理是理、非是非，别一说

什么就胡搅蛮缠说不成话。如果老是这样胡搅蛮缠的话，后边就不用说了，还说啥呀，没法沟通，我也突破不了这个，然后就不想和她配搭了，你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去吧！）陆夏，你是温室里的花朵。（陆夏：就是经不起试炼，也想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没有路途，这下就开始后退了，就不说了。）你想息事宁人，息事宁人好不好？神让你做息事宁人的人吗？神让你做什么人呢？你说你没路途，神交通了那么多，没给你路途？（陆夏：她也不去找路了。）“她也不去找路了”，这个“她”是谁呢？（陆夏：我。）陆杰，陆夏说她没路，她到底有路没路？（陆杰：有路，她不走。）

咱人总要歪着嘴说话，为什么说是歪着嘴说话呢？神明明给了人路途，人偏偏说神没有给他路途；神没给他的路，他偏偏说这是神给他的路。神给人的是什么路？神给你的路是一条蒙拯救的路，神没给你路吗？（陆艳：给了。）神不给你什么路？神不给你下地狱的路，使你下地狱的路那是你自找的，是你自己闯的。神是要堵你下地狱的后路，你不让堵，神给了你路，你说神没给你路，这是不是颠倒黑白、胡说八道？陆夏，神给你路了没有？给你什么路了？神说你不要做息事宁人的人，这是不是给你的路？（嗯。）神说你得做一个有正义感的人，给你路了没有？（给了。）如果神没有道成肉身，没有给人说这些话，对人没有提出要求，你能说没给你路。可神明明把真理告诉你了，明明把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告诉你了。神告诉你神喜欢正面事物，你按着这个去实行，那就意味着你能剩存下来。如果你不按这条路走，那就是死亡，那你就是神要惩罚的对象。神是不是不让你走死亡的路？（嗯。）你不要伪装，你不要走外表绵善欺骗人的路，你不要宝爱自己的肉体，告了你几个“不要”了？神告诉你不要走，你还继续走，你非要走！神让你走的路你就不走，神让你做什么事情都问问神，你要有一个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这就是真理。你做人、行事、敬拜神的时候，你在神话里边找着你可实行的路，按这个去走，你就能剩存下来，这就是生命，这就是道路，给你说得清清楚楚的了吧？（嗯。）陆夏，给你路了没有？（陆夏：

……）给了你路了！给了你路了，你告我说你没路走，你说咱是不是胡说八道、颠倒黑白？陆夏，你是不是胡说八道？（陆夏：是。）

726　受造之物理应任神摆布

1　不管神怎么要求，只要能尽上你的全力，望你在神面前最后为神尽忠，只要能看见神在宝座之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哪怕在此之时正是你的死期，你也应在合目之时发出笑声、露出笑脸的。你要在自己的有生之日中为神尽自己最后的本分。

2　以往的彼得是为神倒钉十字架，但你应在最后满足神，为神耗尽你所有的能量，受造之物能为神做什么呢？所以你应提前将自己摆上任神摆布，只要神高兴、乐意就任着他作，人有何资格发怨言呢？人有何资格发怨言呢？人有何资格发怨言呢？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说话的奥秘揭示·第四十一篇》

884　神的爱最实在

1　神把征服的工作作在你们身上是对你们极大的拯救。你们都活在罪恶淫乱之地，都属于淫乱罪恶的人，今天你们不仅能看见神，更重要的是让你们得着了刑罚审判，得着了这样最深的拯救，就是得着了神最大的爱。他所作的对你们都是真实的爱，并没有恶意，他是因着你们的罪恶而审判你们，以此让你们反省，得到这极大的拯救。这一切的工作都是为了作人，从始到终神一直在竭力地拯救人，他根本不愿把他亲手造的人把他亲手造的人完全毁灭，现在又来到你们中间作工，这不更是拯救吗？拯救吗？

2　神对你们并不是恨，也没有一点恶意，你们该知道神的爱是最实在的，神的爱是最实在的，只不过因着人的悖逆，务必得用审判来拯救人，否则还是不能把人拯救出来，否则还是不能把人拯救出来。因你们不会生活，也不知怎么活着，你们活在这淫乱罪恶之地，属于淫乱污秽之鬼，他不忍心让你们再堕落下去，也不忍心看着你们这样活在污秽之地，让撒但任意践踏，不忍心让你们坠落阴间，只愿意把这班人得着，把你们彻底拯救回来，这是征服工作作在你们身上作在你们身上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拯救。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征服工作的内幕　四》

强行灌输、强行占有的表现

何青，这回对何进一伙人真有认识了？（何青：最起码实质是认识到了。）以前没有认识到？（何青：以前没有认识到。）我觉得你今天会有认识，还有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不用何熙了，所以你今天就有了真实的认识了。因为之前一直说何熙是个新人，她单纯有正义感，有培养价值，让她抓全盘工作，这个时候你就不行了，你说你也

能抓全盘工作，就活在用她不用你的情形之中一直对抗叫嚣。如果现在还是用何熙，你说你会不会有认识？（何青：这个不敢肯定。上次聚会，你跟何丹和何送交通的时候，她们说看见我身上没圣灵作工了，坐着话也不会说，你就说一会邪灵都该上身了，都该附了，然后这句话装我心里了，我就记住这句话了。我说弟兄都说我再这样下去邪灵就该附了，看来以后就没希望了，灵里也下沉了，也没有那么积极的劲儿了。后来又想其实这也没啥，祭司弟兄还交通说弟兄是敌基督呢，虽然我这不能跟你比，但是我想不管我心里服不服，我以后不能受这句话的辖制，该往前走还得往前走。但是这句话就扎在我的心上，我就记住这句话，不会忘了。）卧薪尝胆，有没有这个意思？（何青：没有，没有这个意思。）那你记住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肖红：记下仇了，所以跟你分庭对抗，“何进到哪儿我到哪儿”。）（何青：因为这句话心里和弟兄有隔阂了。）这不就是记下仇了，这就是卧薪尝胆。你说你有理智没理智？我跟你说这句话是好事还是坏事？（何青：好事。）是好事吗？你是当着我的面说是好事。你刚才告我说，你听了这句话受到辖制了，你说你是受到辖制好还是不受辖制好？（何青：受辖制好。）那究竟受到辖制了没有？（何青：每天流露这些的时候，心里就想到这个话了，但要真的受到辖制了，就不去做神不喜悦的事了，那自己还是没有受到这个话的辖制。）

何丹怎么认识这个事呢？你刚才听到她说这些话，有什么感觉？（何丹：我觉得她还没有真实认识到。）谈谈你的分辨。（何丹：她要是真认识到自己里面的东西，真看见她作恶了，或者哪方面与神敌对了，与弟兄敌对了，她在弟兄姊妹面前就会把自己这个丑相一条一条地亮出来。“我怎么作恶了，我当时抱着一个什么样的存心，我就想跟哪个带领对着干，想把哪个带领打下去，里面有什么心思意念，我跟随何进是怎么想的，是哪种存心，我怎么恶毒，怎么邪恶……”这个东西敢于亮出来，这才是真正的认识，而不是光字面上的认识。今天交通了一下午，她都没有认识到她跟随何进这属于背叛，就是跟随着弟兄却在跟弟兄唱对台戏，就是跟弟兄对着干。从我这儿，我说何青是叛徒，因为何青对一线没有一个相中的，我们解决她

的问题时，她一直说何琳怎么怎么，表现出来的就是保护伞。何青和何飞说何琳不作为，让我们撤了何琳。何静就说何青还是走以前的老路，还是当保护伞。当时我说我只见了何琳一面，还没有具体地了解，我还没有做到尽心、尽意、尽力地去帮助她。弟兄交通说，在神面前不亏欠，不欠人的灵魂债，我必须得先做到这一点，尽心、尽意、尽力帮助过她了，她不变，我才能去把她撤换了。我现在刚上任做这个办事员，而且就见了她一回，怎么能直接就把人家撤了呢！当时何飞就说："何丹，我听你这话可恶心了！你作为带领就是不作为，你还说你得再尽心、尽意、尽力去帮助、扶持了。"我拿着一篇弟兄的文稿给何飞念，念了以后何飞没有说话。我说我得尽心、尽意、尽力去帮助人、扶持人，咱不能欠灵魂债，这样咱在神面前能交了差，所以从内心来说我得对她做到这一点，我才能把这个工作给作了。我说我看了弟兄的文稿，就是抱着这个态度，就是这样实行的，所以我现在不能作这个工作。）（肖红：何飞说这话何青在场吗？）（何丹：在呢，她在场。）（肖红：何青，你在场了，何飞说何丹你说这话还恶心呢，你就没说话？）（何青：我没有。）（何丹：她跟何飞是一个立场。那天我说何琳一直没有撤换是不是也有神的心意，是不是成全咱呢？何飞当时就说："何琳要是不撤换，我的本分也不尽了。"我说何飞你今天是不是逼着我跟何静做决定，就是让我把何琳给撤了？）（何青：不是你说的那样，是因为我们跟何琳配搭不成，到现在都没法在一块配搭。你要是实在不撤换的话，那工作该作也得作，该往前走还要往前走，只是不再跟她商量了，因为跟她商量过，根本不行。）（肖红：何青和何飞，你俩是非要把何琳撤了。你们三个人做指挥，看谁说的话符合原则咱就听，不符合原则，俩人揭露她让她明白呀。可你俩人的存心、目的是不能要她，因为她和你们不是一心，你们要这么去走呢！你们俩当初不就是这个目的？）（何青：也是吧，因为没法配搭，配搭不成。和何琳就交通不成、沟通不成，没法正常沟通。）

（何丹：那天何琳过来反映说何桦是个探子，你当时说何桦不是探子。然后你说："何琳，你说何桦是探子，你从他的哪几方面表现

看出来他是个探子的？”人家说清楚了，何青维护何桦，说何桦不是探子，可最后东拉西扯也没说清楚何桦怎么不是探子。最后还是因为何琳反映何桦是探子，才把何桦给清理了。）（肖红：那何桦是不是探子？）（何丹：就是探子，她是跟随何进的，她跟何进她们聚会去了，去了好长时间，咱的东西全部都到何进手里了，人家把咱的工作安排都拷贝上了。我们就排查了，何进怎么能有了工作安排？何进底下的那些人，没有一个是带领，肯定不会有。何桦是一线人员，弟兄的工作安排肯定是从这里漏出去的。后来我们去那边交通说，工作安排只下发到一线指挥这儿，底下不发，何桦已经是探子，不能再下发了。）（肖红：这次何桦被抓了，是吧？）（何丹：嗯，何桦又出卖了一个人，何宝他们也被抓了，而且把一线的接待家也给卖了。）（肖红：何青，咱看最终结果，最终何桦还是个探子，所以咱说的那些理由没用。何桦是你们一线人员，他把咱的东西全给了何进，这是不是探子啊？最终确定他就是探子，你还说他不是。你每次都是这样，一旦有这些撒但搅扰的时候，你总是站在撒但一边。就刚才谈的，何丹她说的时候，你一直是不服气，何丹说的时候，你心里就觉得“看，又开始说我了”，你看看你刚才的表现，我也看得清清楚楚的。何丹说的是不是事实？最后证实何桦就是探子，把咱的东西给了何进那一伙人了，你还在这儿辩护，那你是不是何桦的保护伞？人家说何桦是探子，你说他不是探子，最后确定就是探子，这还不该承认？这还不该认识自己？）（何丹：每次临到一些大事让你站队的时候，你总是站在非正义一边，是让你认识这个性情呢。现在何桦拿不到新的工作安排了，何进他们就没有任何新东西了，从这儿看探子这个事已经解决了。截止了，他只有咱以前的东西，再没有咱的新东西了。）

（肖红：何青，就这会儿谈的，一样一样给你摆出来，这不都是事实吗？为啥何丹说你做了何桦的保护伞？人家说何桦是探子，咱不是赶快看看何桦到底是不是探子，咱就非要定规何桦就不是探子，达到的果效是啥呀？你说你跟何进不是一伙的，就你做的这些让别人一看，你跟何进到底是不是一伙？是别人没事找事说咱呢？别人说咱

一点也不冤。咱就看不到弟兄姊妹都比咱有分辨。）（何丹：当时几个人都怀疑何桦是个探子，何青你心里有没有想想，“那既然你们都怀疑他是探子，那他是不是真是探子呢？这是不是神显明他呢？”你心里边连这个谱都没有，连这个想法都没有，直接就说何桦不是探子。你看人家何琳身上是不是有长处？咱是眼光非盯在人家身上。）（肖红：这就不是长处的问题了。何青，怪不得你和何飞非要把何琳换掉，还嫌何丹不撤换，“你不撤换她，我听你说话就是恶心，你做带领的不作为”。什么是作为啊？你是指挥，何琳给你汇报何桦是探子的时候，你是什么态度？为啥当时他们不撤换何琳呢？就是因为你和何飞你们一伙和何进总是站得近，何琳看出这些问题了，她说何桦是个探子，你就说不是，你又站在了何进一边。你没看见大家为啥都这么说呢？人家看见你就歪着呢，你是站在何进一边去说这个事呢，所以你说何琳能撤吗？你说你跟何琳沟通不成，这个事能沟通成？人家都说何桦是个探子，是对神家不利的人，如果你是维护神家利益的人，那都能沟通成；如果你不维护神家利益，你就跟她沟通不成。你还说你跟她沟通不成，这能沟通成？要是这样的话，你跟我沟通也沟通不成。何桦明明是个探子，别人一说何桦是探子都去检查检查看看是不是探子，而你在这儿一句话“不是”，非要打住这个事，你说不是那就不是？最后确定了就是，那咱该不该服气？就咱那会儿谈的时候，你还不服气呢，咱该不该承认咱自己就是有问题？你是不是何进的保护伞？为啥别人不信任你，说你就是内奸、叛徒？这越说越清楚了！你说你俩都是跟何琳配搭不来，何琳不听话，和何琳沟通不成，你看是在什么上面沟通不成呢？你还怨何丹不撤何琳，说她不作为，还说何丹说的话听着恶心。“我们跟何琳沟通不成，你把何琳撤了不就行了？”把何琳撤了，这下就没人说有内奸、有探子了。这下都不说了，你不就和何进又成一伙了？把人全拉了。咱就不反省人家说的话是啥意思，你总是找你的各种理由、借口。你那会谈的跟何琳配搭不来，这事儿越说越暴露出来了吧？你和她不是在工作上配搭不成，原来是在这事上配搭不成，这能配搭成吗？这不是败坏性情，这是正邪之战，那就配搭不成。）

神看人、拣选人就是看人的态度、观点。何青，我从你说的两句话上看见了你的问题，看见了你的态度、观点。一个就是我说的话让你受辖制了，你是又受辖制又不受辖制；一个是你一直说和何琳配搭不来，沟通不成，但我始终没有听见你说是因着什么配搭不来。她是打岔搅扰、拆毁神的经营工作，你是维护神家利益，所以你们配搭不来？还是她维护神家利益，她不听你的所以配搭不来？虽然你没说什么原因配搭不来，但是你接下来的话把答案告诉我了，因为你和何飞站在了一起。在你这儿流露出一个坚决的态度、观点就是“何琳必须得取缔”，你就是这个意思。你和何飞达成了共识，“何丹，你要不取缔何琳，你就不是带领，你当带领就不称职，你就是不作为”，你俩相当于“绑架”了何丹，让何丹必须得听你的，“何丹，如果你不听我的，我听着你说话就恶心！”这就是你的态度、观点。何飞为什么说何丹恶心？在何丹说了什么话的前提下何飞说恶心的？何丹说要尽心、尽意、尽力去帮助何琳以后，何飞才说的恶心，是这样吧？（是。）如果一个人能够尽心、尽意、尽力做一件事的话，这个人是什么人？有谁能做到尽心、尽意、尽力呢？她和你说她要尽心、尽意、尽力做一件事，咱暂且先不管她能不能做到，就说当她说她有这个向往，她有这个心志的时候，何飞听见这一句话恶心，你想一下这是多么严重的事？何青，当何飞说出“何丹，我听见你说的话就恶心”这句话的时候，你听了是什么感觉？你没有态度、观点，反而还站在何飞一边。

她尽心、尽意、尽力是要干什么呢？是要挽救一个的灵魂，不想丢弃一个灵魂。神交通了助人为乐，助人为乐好不好呀？(何青：好。)那你该不该助人为乐？(何青：该。)你帮助人了没有？(何青：没有。)你做什么了？（何青：……）助人为乐不是实行真理，助人为乐是诡诈、是邪恶、是自私。助人为乐本身就不是个好的表现，但是要看它和谁比，助人为乐和作恶比，和置之不理比，在世上它也是个好的行为。神今天要的是什么？神要的是从内心里边改变，从里到外整体的一个变化，焕然一新，而不是欺骗，不是外表的好行为。以这个看事观点来看，这个助人为乐就不是好的，但是你现在连助人为乐的标准都没有达到。你是助人为乐吗？你是以把人打死为乐，非让人把

她处理掉，处理不掉不罢休。你说你和她沟通不成，别人和你能沟通成吗？能不能沟通成？耶稣说什么了？如果你是圣洁的，你就拿石头把他砸死。你圣洁吗？咱不圣洁，咱又有什么权力审判人、定罪人呢？在何丹说要尽心、尽意、尽力帮助、扶持人的时候，在你们听了何丹的态度、观点以后，何飞说听着这话恶心，这是不是在与神对着干啊？而你却与一个跟神对着干的人站在一起，也就是站在了反面事物的一边。

对于何丹来说，你们对她做了什么事？强行占有、强行灌输！完全就是要控制、掌管何丹！掌管不了的时候，就能说出“恶心”这样的话，你说咱这个地位心有多强吧！你说咱家人谁做过这事？我做过这事？我有没有强制一个人做过一件事？何丹是你们的带领，你们强制带领、强制你的上级去做一件事，在世上来说这成何体统？有没有基本的尊重？连基本的尊重都没有。别说她是你的带领了，就按配搭来说，咱最起码也应该有个协商，但咱没有协商、没有商量，咱只有什么？咱只有命令、强制。神交通说：“好比说，你不喜欢吃油腻的，胃口不好，容易拉肚子，他说：‘油多的营养好，你得吃啊，你不吃没劲，你就瘦。’紧接着，他端上一碗油来让你喝。你说：‘我喝不下，我喝完拉肚子，求求你别让我喝了。喝一半行不行？或者明天再喝行不行？兑点菜汤行不行？’‘不行，就这么喝，我说了算，必须喝！你不喝我给你灌。’给你灌下去了，‘这不喝了吗？这不挺好嘛，拉肚子了吗？我就这么喝，你也这么喝。’不管喝完以后什么结果，你感觉怎么样？你感觉被摆布了，被愚弄了，被控制了，是吧？这是不是撒但的行为？撒但就这么愚弄人，就这么想掌控人，所以在人身上表现出来的撒但性情就是总想控制、摆布别人。”（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认识性情是性情变化的基础》）咱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做事方式？咱做的是什么事呢？最后神向咱显明了，你所维护的那个人是什么人？是探子。直到现在咱还没有认识！你见何丹强行控制过人没有？要求人必须怎么做了没有？人是自由的，神都不强制人。神用话语掌管人、控制人是在你自愿的情况下，你可以选择活在神的权下，你也可以选择活在撒但的权下，神不管你，只不过是你归你的父，我归我的

父。在咱家也是，咱现在说没有开除是因为神只作成全与淘汰的工作。再一个就是让弟兄姊妹都认识清楚、看清楚谁是稗子、谁是麦子，拔出稗子的时候不能带出麦子。所以从诸多方面就不存在有强制性要怎么做这一说。除非你直接来打岔、搅扰、拆毁，管束不了你，想让你效力，预备善行，但是得不偿失，那就没办法，那只能一脚把你踢出去。你打岔、搅扰了就要把你踩在脚底下，也就是捆绑撒但，不允许任何撒但性情发作。如果你愿意配合，那就把你的撒但性情捆绑了，重新做一个新人，这就是拯救人的过程。如果人就是要死死拽着他父亲的衣衫不放，与神对抗到底，神也就不管了。

刚才我看到你的这个态度让我惊讶呀！咱在神家，咱对待一个上层的带领，还能够强行灌输、恐吓、要求她做一件事情——处理一个人，咱是不是指鹿为马？何飞说听见何丹说的话就恶心，你听见她说这句话你心里不难受？关键是何飞说这话是因着何丹交通要尽心、尽意、尽力地帮助、扶持人！她的帮助、扶持人是来自一种责任、负担，不是助人为乐，她不是为了自己的喜乐。就像我帮助你一样，我帮助你是助人为乐吗？（何青：不是。）我为什么要帮助你？我为什么要帮助每一个人？这是什么？这是一种责任，这是一种负担，这是一种托付！不是交易，不是欺骗！所以说，我说话的时候，不管你愿意听不愿意听，我只管果效。就好像你说的，我说出话来你受辖制，如果说你真受辖制了，这就是个好事。为什么呢？我说话你受辖制了，有些事情你就不敢做了，你就胆怯、害怕。因着这句话能够扎你的心，因着这句话能使你产生敬畏、畏惧、害怕，因着畏惧、害怕你有了羞耻感，你这个人就能蒙拯救。如果没有害怕、没有畏惧，那也就是你不受这句话辖制，那你就报废了，那你就不可能在罪恶的路上止步。准确地来说，不是受我的话辖制，应该是在我的话里边看到了天上的烈火显给你看了，感觉到害怕、恐惧、战兢，不敢再这样做事，而不是因为这句话与我产生了隔阂。何青，我说你再不走正道邪灵就上身的目的、意义是什么？（何青：不知道。）有意刺伤你的心，有意刺伤你的灵，把你这样走下去的路展现在你面边。如果你再不走正道就是那样的结果，这是事实，不是和你开玩笑，不是恐吓

你，也不是吓唬你。我说的是不是实话？这是不是事实？（是。）神话都要一一应验，因为你不接受神的带领，最后神肯定要把你交给魔鬼撒但，这是注定了的事。

（何青家弟兄：我们平时在一块，她从来不交通认识自己，也不见证神的作工。她总是见证自己，见证自己对福音工作怎么有负担。）总把自己作过的工作当成一个资格、资本，那只能把你送上断头台。咱一直交通，神不看人的资格大大，不看资本，不看你作工大小，神就看你的态度、观点，就看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不管神摆设多少环境，神就看你的态度、观点，你向着谁、为着谁，你站在哪一边，这是不是很清晰呀？何青，每一件事临到你的时候，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你为着谁、向着谁？你是为谁说话？（何青：总是站在神的对立面了。）那你说咱该不该反省？（何青：该。）如果我和你说了那句话以后，你真是受辖制了，那你还能不能站在神的对立面？能不能？（何青：真受辖制就不能。）不能了，做不到了。为什么呢？如果你真记住这句话了，你一遇到事就要考问一下自己了，“这个事能不能做，这个话能不能说，我站在哪一边呢？”你就会害怕。而且你站在哪一边，为谁说话，你知道不知道？（何青：……）可以说当时那一刹那你是不知道的，但你说完这些话之后你是清楚的。何青，清楚不清楚？（何青：清楚，也认识到了。）如果你受这句话辖制了，你会把这句话放在心上，这句话会警醒你，也就是警钟长鸣，是吧？（嗯。）你再遇什么事就不敢，也不能这样做了，你习惯了，那就走上这条路了。因为咱一贯就是为自己说话、做事，已经成了习惯了，所以身不由己就走上现在的这条路了。所以，你就得有意识地去省察一下，“临到一件事情以后，我的态度、观点是什么？”当你有意识地省察了，这是不是就蒙保守了？（是。）你没有把我的话当作是一种保守你的话，你感觉我和你有仇似的，你说咱讲理不讲理啊？就像小孩子们一样，因为你不听话，父母打你，告诉你别干这个事啊，你就会记住“我不能做这个事了，我要做这个事父母要打我，或者会有更严重的管教”。你不是记住“我以后不能做这个事了”，你是记住“好啊！你打我了，妈，我小时候你打我呢，等哪天你老了我再和你

算账啊！”是不是这个意思？何青，这个个儿能翻清吗？（何青：能。）你把我这话记住了，很可能你的心里想的是：我记着呢，哪天条件合适了咱再算账，等你老了，等我强壮的时候……这就是刚才从你的两句话，我看到了你的一个态度、观点。

何丹跟你说你的问题时，你没有从这件事情里边看到你自己的所作所为，对自己有个认识，你和她还在这儿讲理呢。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也不去调查核实，我是说你这件事情流露出来的态度、观点是什么，神看的就是你的态度、观点。（何青：我知道你对付我哪一方面了。何琳能发现何桦是探子，这是何琳一方面的长处。然后就是对于何桦是探子，并不是……）何青，你听懂我和你交通什么话了吗？我和你交通的话，和以前发生的事情有没有关系？（何青：有。）何丹，有没有关系？（何丹：你和她交通这话是让她去认识她的性情，跟这个事没有啥关系。）没有任何关系。你以前和他们去争对错，我从来不去调查、核实，这事情是真是假我也不管，我和你交通的是当下、现在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我交通的是这个。从你的态度、观点来看，你站在了哪边？你为谁说话？我是抓现场，和你说的那个事没关系。你刚才又和我说那个事呢，你就是和我说一晚上也说不清，你再说什么，你肯定还是为你自己说话呢。我要是再调查，我还得取证呢，我取不了证，就即使我取了证，做了调查也没意义。有意义的是什么？就是此时此刻你心里在想什么？你为谁说话？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是让你去认识这个呢。(何青：为自己。)为自己是一个大的方向，你要看看你的态度、观点流露出来的是什么东西。你的态度、观点为着神了吗？向着神了吗？咱维护神的名了没有？维护神的见证了没有？你是维护什么？你维护的是自己。你向撒但敞开，任撒但肆意妄为！神交通的单纯敞开是让你干什么呢？是让你单纯敞开寻求，是让你与神交通，说心里话。但人往往是“我心里边想什么我就说什么，我有什么心思意念，我就要干什么”，这叫不叫单纯敞开？(不叫。)这叫什么？肆无忌惮，你就任着你的性子想怎么来就怎么来，让撒但性情在你里边不受任何的控制。咱今天捆绑撒但，就是让你能够控制住你里面的撒但性情。

什么是实行真理呢？第一个你得守诫命。守诫命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更好地实行真理，实行真理是为了能守住诫命。什么是守诫命？守诫命就跟守规条一样。你的撒但性情出来了，咱应该控制住，把老己钉在十字架上。祭司弟兄那时候说过，老婆是什么样，得问老公。刚刚何青家弟兄一说何青，就说何青在家高举自己呢，神是让咱见证神呢，出口就是要见证神的作为、见证神的作工。现在最起码知道什么叫见证自己，什么叫见证神了吧？这个总能搞清楚了吧？（何青：能。）或者说你见证我，能不能见证我呀？(何青：能。)那你也没见证我呀！什么是见证我呢？“弟兄立了个什么标杆，你看弟兄和咱交通的时候，说实在话、说心里话，弟兄是怎么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的，咱又是怎么维护的”，你见证我的时候能见证我是怎么实行神话的，又是怎么活出的。

582　神对保罗本性的解剖

有些人特别崇拜保罗，就喜欢在外面演讲、作工，喜欢聚会，喜欢讲，喜欢让人听他的，喜欢让人崇拜他，喜欢让人围着他，喜欢在人心里有地位，让人都注重他的形象。我们从他这些表现发现他本性里什么东西了？解剖他的本性，就足以说明这个人狂妄自大、不敬拜神，他追求的是站高位，他想辖管人，他想占有人，想在人心里有地位，这是典型的撒但形象。他的本性特别突出的是狂妄自大、不敬拜神、让人都敬拜他，他追求的是站高位，他想辖管人、占有人，他想在人心里有地位，这是典型的撒但形象。

——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怎样认识人的本性》

不自爱还仇视背叛（一）

唐丫，说说吧，怎么了？（唐丫：……）不愿意说话？唐丫，咋了？话也不能说了？说说你的苦楚、你的理由，人们都抢着讲理了，给你讲理的时间你也不讲？（唐丫：没啥讲的。）没啥讲的？意思是你没理？（唐丫：嗯。）你没理心里还难受，那是怎么了？你没理心里还不舒服？（唐丫：想不明白。）你想不明白的是不是就是理？你把你想不明白的理说一说。如果你连你想不明白的理都说不清、不愿意说，那也就是说，没有想不明白的理，是什么也能想通，就是接受不了，那就是明知故犯，就是有意的，属于哪一种？是想不通还是能想通了，就是逗人玩了，就是找事儿干了，属于哪个？（唐丫：没有找事。）没有找事，那就把你的理说说，我听听。（唐丫：就是昨天聚会的时候，说我尽本分应付糊弄、没有负担，就这些。）谁说你了？（唐丫：唐真说的。）你继续说，怎么想不通呢？（唐丫：她总是用高要求、高标准去要求我，这是我想不通的。）她对你怎么高要求、高标准了？我听听。（唐丫：昨天聚会，交通的什么是负担那首歌和224辑B6，就是说尽本分使了几分力嘛，里面说有的十分力使了八分力、有的只使了五分。然后我心里想，自己尽本分也没有使上那么多劲。通过看那个话，就觉得这下得赶紧扭转、好好配合。说完了以后，她又说那天看见我在那边，意思是说我晃悠了嘛。她一说这个，我心里面就抵触，就想讲理，我去那边是有事呢，而且我去的时候也带着电脑呢，我又不是没带电脑，又不是没干活，就让你看见一回，然后你就抓着这个了，昨天说了，今天又说。聚会的时候已经交通了，已经认识了，然后还说，心里面就有看法了，然后她再说的时候，我就不说话了。我心里想也想不明白，想不明白那就先放放吧，先不说了。后来聚会她又说：“你那个本分具体是怎么尽的

呢？”那会儿我心里面已经抵触了，我就说：“你说让我怎么尽我就怎么尽嘛！”说这话的时候心里想反正我说什么，你都要把我说一顿，那你说怎么尽我就怎么尽就行了。后来，我说：“你别说了，我这会儿有观念，想不明白，你别说了！”就这样吵了几句。吵的时候，我就说：“你觉得谁能干了，你就让谁干去吧！”心里本来想回去，但后来又想，先把这个本分配合上再说，然后她那么一说，我心里就想着，我一会儿就回家，你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上一次再加上这一次，我就觉得她老要求我那么高。你尽的是你那个本分，我尽的是我这个本分，你为什么老按你那个要求标准去要求我呀？就有点想不明白。后来想，尽本分应付糊弄有吗？我也有这方面；说没有使上全身的劲，我也有这方面。）

唐真，就是这些，是吧？（唐真：就是两个事，一个就是魔剧集，那个得赶紧下发，我说这个着急那咱就赶紧把这个整出来，整出来底下就能看，要不然只知道让分辨呢，都不知道说的啥，具体是分辨啥呢也不知道。这个着急整呢，然后就给唐丫让唐丫整，我说：“你能行吗？你这两天加加班，赶紧把这整出来啊。”唐丫说：“行！”这就让她整呀。那天聚会呢，正好停水了，我就去那边拿了两桶水，我去了就碰上唐丫了，那已经是把魔剧集给唐丫的第二天了，我心想：让你赶紧着急整魔剧集呢，你怎么在这儿呢？我就问：“你们有啥事呢？”那个姊妹是叫思颖有事呢，没有叫唐丫，没有啥重要的事嘛，我一听是这，就说：“你不赶紧整魔剧集，你跑这儿干啥来了？这路上来回几个小时过去了，有那时间把魔剧集整出来了。”她说她拿着电脑呢，“你拿着电脑，你这个心能静下来？也整不好嘛。”针对这个说的。如果是平时，你没负担或者你干啥那行，但这个是着急要呢，你得赶紧把这个整出来，你想拿个东西或买个啥的，那你就后续再买也行嘛，昨天说的就这个事。前面先交通的负担是神的祝福，然后就是结合讲道交通，尽本分你使了几分劲，先交通了这些，后来才说的唐丫。一说她，她没有说话就跑那边边上去了，就不愿意听了，我没想到她那么顶，就没有太注意，我想着交通完了你自己慢慢接受、慢慢消化。然后，下午的时候，我问问她具体咋尽的，想看看里面有什么

偏差，为啥别人能整三个出来，她能整一个出来，她工作的效率为什么慢，就是这个效率慢在哪儿。我问了一下，然后唐丫就说：“你问这要干啥呢？你说咋整我咋整！”我说：“我就是问问，看看你里面有什么偏差，咱们发现，共同去扭转、去解决嘛。”她给我打回来了，“和你无法沟通，没办法说！”就是这样的态度。我说：“怎么没法沟通？就是问问你，看看有什么偏差，咱解决嘛。”“你别说了，你别说了，我听不进去。”然后我就说她，“怎么听不进去呢，我这是了解工作当中的问题呢，你就不听。”然后后来就要回家呢，就这两个事。就是不能问、不敢提，一提就要崩呢。再就是不能说她身上的问题，往高了要求一点就要反呢。）唐丫，刚才我问你的时候，你说想不通，现在有什么认识呢？现在还是想不通？（唐丫：现在能，昨天晚上我想呢，自己就是不接受修理对付。然后后来听224辑讲道，里面说你不知道神借着什么样的人来成全你。后来就想，为什么两次都是老打回去，这就是神借着这些人来显明自己不接受修理对付这方面，不能让人碰，我现在就是这个认识。）就这些？还有什么？（唐丫：还有就是她说的那个了解工作。她问这些的时候，我心里已经抵触了，然后再说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想“反正我说什么你都要说了，那你说怎么干我就怎么干”，就是不能有个正常的沟通。）你自己看到自己没有一个正常沟通？（唐丫：嗯，人家正常了解工作，自己没有去配合，然后心里边就是抵触，心里想着反正说什么你总要说我呢，那我还说啥呢，你说怎么干就怎么干吧。）你刚才说想不通，那现在呢？现在是想通还是想不通？（唐丫：现在这个能想通了，我想不通的是，她为什么老想让我按她那个要求来做呢？这是我想不明白的。就感觉对别人就能包容，到我这就不行了。）到你这就没包容忍耐了？（唐丫：到我这就是有什么也不能说，一说出来，她就啪啪啪给打回来了，就感觉想不明白。）

咱以前交通过，为什么要信神，信神是为了什么，还记得吗？（唐丫：忘了。）忘了？为什么信神，你忘了？信神是为了什么，你也忘了？信神是在干什么？为什么要信神？为什么要尽本分？三个问题，能不能说清楚？（唐丫：说不清。）思颖，能说清吗？（思颖：

信神就是为了能蒙拯救、能活下来。怎么能蒙拯救、能活下来？就是得改变自己的看事观点，从自己思想上去变化，就是时时事事处处能想着神，想着神家的工作，改变自己的那个思想观点，然后达到性情变化。）唐真说说。（唐真：为什么要信神？就是为了逃脱灾难之苦，然后怎么才能逃脱灾难之苦呀？那就得追求性情变化。什么是性情变化？性情变化就是看事观点的转变。什么是看事观点的转变？就是你的心思、意念、观点能站在神一边去看事，做神喜悦的事。神喜欢什么，就去做什么，神厌憎什么，那就不去做什么。就是能时时事事处处来到神面前，寻求神的心意，寻求神的要求，然后按着神的要求去做。认识神的性情，认识神的喜、怒、哀、乐，让神喜的事就是正面事物，就是真理，是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按神说的真理去做、去行，这是让神喜的事。让神怒的事就是反面事物，撒但给人带来的这些东西，那就是神怒的，按着败坏性情去做那就是让神怒的。也就是时时、事事、处处来到神面前，按着真理原则去做，最后才能活下来。）唐丫，你现在是怎么理解的？把你的理解说一说。（唐丫：能剩存下来，还有就是看事观点的转变。）

咱刚才提了三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信神是在干什么？能不能用一句简单的话说清楚？（唐真：经历神话、实行神话的过程。）你为什么要实行神的话？实行神话的这个过程叫什么？用人好理解的话来说，信神是性情变化的一个过程。信神是在干什么呢？咱一说就是："我传福音了呀，我尽本分了呀，我跑腿了呀！"这些是什么？是一些外表的行为，那不叫信神。信神是你性情变化的一个过程，这叫信神。原来你被撒但败坏了，神来发表真理拯救你，让你来跟随神、来信神了。神发表真理就是给了你一个标准，告诉你做人该怎么做，让你看见你原来活出来的是撒但相。你跟随神的历程，信神的过程，就是从撒但的权下走到了神话的权下，这个过程叫信神。原来活出的是撒但的性情，后来活出的是什么？活出的是神的彰显，这就是信神的过程、信神的历程，这个过程又叫什么？又叫性情变化的过程。你信神是在干什么？就是干这个了。你原来是让撒但败坏得污秽不堪，里面撒但的东西满满登登，活出的就是撒但相，最后你得处处活出一

个彰显神、荣耀神的形象，言行举止流露出来的全部是正义的，这个过程就叫性情变化的过程。你什么时候蒙拯救？什么时候被成全？性情完全变了，这就蒙拯救了，被成全了，你信神就成功了。如果你的性情没有发生变化，你在外面再跑多少，你也不是在信神，神就不承认你。你最终的性情没有发生变化，你和信神没关系，所以神说我从来不认识你，听过这话吧？因为你的性情没有发生变化，你就不是在信神。保罗跟随神多年，神承认他吗？神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给你的开启光照，你从来没有实行，反而去“讲课”，成了荣耀自己的一种工具。你没有让神话和从神来的开启光照成为你变化性情的一个根基、一种生存法则，你没有把性情变化看成是你一生之中的人生意义与价值。你为什么要信神？你的人生意义是什么？神把你派来是让你干什么？以前交通过探子，神打发你来世界当探子，就是让你去体尝、去感受、去经历，然后神话再把一切告你说，你回到神面前，按神给你规划的这个轨迹去运行的这个过程，这就是一个有意义的人生。神的计划是把你放在撒但权下，让你做探子，结果你活在了撒但的权势之下，听不见神的声音，你的双耳被撒但欺骗的言语堵塞，听不见耶和华打雷般的声音，不搭理，或者是你就是来到神面前，你也是应付糊弄，不愿搭理。不管神说什么，“神，你有你说的，我有我做的，你有你的要求，我有我的观点”，和神挂钩吗？不挂钩。你虽然是到了神家的这个名下了，但你没有走上有意义的人生，没有走上正确的人生历程，你现在所做的不是神所要的。你没有追求性情变化，你追求的是肉体，追求的是撒但让你追求的那些东西，所以神不承认你，这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你要知道信神是在干什么，得把你以前的想法全部推翻，你想的那个不存在、不成立。信神是在干什么，现在说清了吧？（唐丫：嗯。）是在干什么？（唐丫：就是从一个撒但败坏的人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叫什么？（性情变化。）性情变化的过程，这是在说“信神是在干什么”这个话题。

咱刚才还说了“你为什么要信神？”这个话题咱以前交通过，是吧？为什么要信神？对于你自己来说，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混个不

死，想剩存下来。那现在怎么才能混个不死的结局呢？神现在在建造他的国度，当他的国度建造成功以后，神就把世界的国砸得粉碎，就要毁灭世界，把跟随他的人留下来。那在毁灭世界这个期间，神要拣选什么样的人呢？要毁灭什么样的人呢？咱心里必须清楚。毁灭的是什么人？（性情不变化与神为敌的人。）性情不变化与神为敌的人，属撒但的都得毁灭！咱被撒但败坏了六千年，没有神话的拯救你是不可能合神心意的。你所活出来的不是合神心意的，一定是被神毁灭的。你想剩存下来，那你的活出就必须合神心意。神来在地上是建造国度来了，你要进神的国度，就必须得合神的心意，你不合神心意，国度里面就不要你。神以前交通过，国度里要什么样的人呢？要的是绝对顺服他的人，这里面没有丝毫含糊，绝对顺服他的人，敬拜、荣耀他的人，跟随他的人，这是绝对的。国度里不允许污秽存在，你带着败坏性情神是不会要的，这是神的性情。神是圣洁的，什么叫圣洁？干脆的、纯粹的，什么就是什么，没有掺杂。说爱，那就是爱，你带有任何掺杂不行，不叫爱，神不承认。带着搞交易、带着私心，不行，神不要。因着神有这样的性情，因着神要作这样的工作，因着神是独一无二的神，因着他是主宰万有的神，所以如果你不能绝对顺服他，你就绝对进不了他的国度；你抵挡了神，神肯定是让你必死无疑，最起码得有这样的信、这样的认识。你要想剩存下来，那你别无选择，只有寻找与神相合之道，这是你的唯一出路。你想在下一个时代生存下来，你就得寻找与神相合之道的生存法则，那这个“道”在哪儿？“道”就在神的话里边，神的话就是道、就是真理、就是生命。

神的话是什么？是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也就是说，神已经把他对人的要求明确地告诉给你了。该做什么样的人？做人的标准是什么？律法时代做什么样的人？恩典时代做什么样的人？国度时代做什么样的人？这是不是神明确的要求？律法时代神对人的要求有十条诫命，如果你违反了十条诫命，死刑，必死无疑！就不用神做什么，跟随神的选民、合神心意的人、神对他有要求的人、执行神权柄的人，就得用石头把你砸死，人就替神把这件事情做了。如果你不替神做这件事，神连你惩罚了，这就是律法时代，活在律法之下的人。

那时候神只是在哪儿作工？只是在以色列作工。对外邦人，神没搭理。以点带面，只是作了个标杆。借着这个标杆，把律法颁布下去，然后就是恩典时代。恩典时代是耶稣为人钉了十字架，作了赎罪祭，把人救了回来，是作外邦。耶稣作了赎罪祭，人才能够因着信而来到了神面前，神把你的罪给免了，因为耶稣替你上了十字架。咱一直说耶稣钉了十字架，作了人的赎罪祭，你用心去揣摩这个赎罪祭了吗？你的心动过吗？什么叫“祭”？什么叫“赎罪”？说耶稣是爱人的，怎么爱人呢？你只是知道他给你医病赶鬼了，他作了赎罪祭的工作你不认识！咱每天起来喊赎罪祭了，什么是“祭”呢？过鬼节，烧香磕头，摆点东西放在上面，如果是吃的喝的那就直接放在上边了，如果要献动物呢？你得干什么？是不是得把它宰杀？一说“祭”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死，死了才能成为“祭”。为什么要死呢？“赎罪祭”是为了赎你的罪才死的。咱以前听说过那些迷信，动了土了，动着哪个山神爷了，干什么呀？献猪头三牲祭。以前是献猪头了，现在的人是拿面捏个猪头，这个都听过吧？这就算是个祭了，就把你的罪就赎了，这就是个交易。搞交易了，腿疼了，给献上个祭呀，就把这个罪赎了，然后一烧香、一磕头，回家腿就不疼了。没听说过？（没经历过，是听人说过。）肚子疼、腿疼难受了，去问个神婆子，“你动着土了，你去哪儿，对着哪儿，几点几分把猪头三牲祭献上，烧香，许下愿”，这柱香烧完了，就好了。看过这样的电视剧吧？大概意思你知道，可能也听说过。他为什么好了？因为赎罪了。好比说两个人打架了，一个被打成残疾了，打人的就面临着坐监，判五年，打人的就拿钱走走后门送点礼，或者是给人家那个被打的赔了多少钱，私了了，不用坐监了。那这钱是不是就赎了他罪了呢？拿钱买回来的，这叫赎罪。

按神的性情来，人吃了善恶树的果子就该死，应该是死的人，但神没有让你死，只是咒诅了你，让你依然活下来。但不能一直这样活呀，因为撒但要控告“你说话不算数，他吃了善恶树的果子就该死！你说必死，必死，你为什么不让他死？”人是神造的，让人死让人活，那还不是神的意念呀？因着神爱了人，不愿意让人死，可撒但要抓把柄，撒但要控告，神不可能让撒但抓把柄控告，“我爱了人，虽然说他

是个受造之物，是一把泥捏的，但是是我所爱”，神说了爱，就要爱到底，纯粹的、圣洁的，“我能造他，你能败坏，我就能拯救回来，我就拿拯救来打败你”。神要来救人，撒但要控告、不服，“你走私情，人家就不承认你，你还去救人？”所以先得让人来到神面前，承认了神，神才能拯救人。所以说神只能先作了赎罪祭，赎了这个罪。该死的是人，但耶稣替人上了十字架。上十字架的该是人，而不是基督！这就好像，你去外边玩刀剑了，你把人家邻居家的孩子给捅伤了、捅死了，又或者是玩火给人家烧坏了什么东西了，你啥也不懂，你不承担，谁负这个责任呢？（父母。）因为你父母养育了你，所以他就得负这个责任。你是神造的，撒但就要控告神，神就要负这个责任。神是无罪的，可无罪的神替你上了十字架。败坏的人为什么不能替人上十字架呢？因为你本身就是该死的，你还能替人赎罪？就像你杀人了，你说把你父母关到监里，让他替你，他就已经犯了死罪了，他能替了你的罪呀？所以必须是耶稣来钉十字架，才能替了人的罪。你犯了死罪，你吃了善恶树的果子，然后让神道成肉身来替你钉了十字架，耶稣成为肉身作了赎罪祭，让你存活下来，这是多大的爱！可人能感觉得到吗？耶稣能替人去钉十字架，你今天能干什么？今天只是让你实行个真理，还让你干什么了？你难过，“不符合我的观念，不符合我肉体！”让你干什么了？让你替神干什么了？或者是你替谁干什么了？你没有替谁干什么，你是为了预备足够的善行，你是为了从中得着真理，寻找与神相合之道，你是来寻道的、取经的，你是为了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你是为了从中得着剩存下来的生存法则，你是为了你以后的命运而去付出的，你没有为谁付出。你就再实行真理，你就再尽本分，你也是自私的！因为是为你自己做的，没有一样是为神做的。但是，即使是为自己做的，你做吗？所以神说，你自己都不爱惜自己，让谁爱惜你呢？咱为什么要交通这个赎罪祭呢？是让你知道灵界发生的事情。让你知道神是怎么拯救人的。

三个时代，律法时代作的什么工作？只是颁布诫命。那时候为什么神不道成肉身呢？因为神刚造了人，人连最基本的怎么生活都不懂，所以神是带领人在地上生活，不需要神道成肉身。神直接把一个

大框的怎么生活告你说就行，把诫命告你，让你去做去。对外邦人来说，他们对神根本就没有一点认识。随着年龄长大，就必须让你知道，神和你之间的关系不是交易、不是管制。所以那时候流露的性情是什么呀？主要是焚烧、咒诅，就是让你知道什么是该死的，怎么能剩存下来。人对神根本谈不上有认识，这里边有没有爱？没有，里面谈不到爱。神为全人类钉了十字架，耶稣作了赎罪祭，这就是一个最大的爱。今天你能存活在地上，是因为耶稣替你钉了十字架，你才存活在地上。这就好比你犯了罪本来应该判你个无期，你应该是在监狱度过或者是应该枪毙了，可你妈替你上了“十字架”，或者是你妈用钱把你给赎回来了，所以你现在还在外边自由自在的，没有判成死刑、没有判成无期。现在你能在家，你可以来到父母面前，这个不代表你就不再犯罪了，只能说是你妈替你把这个罪赎回来了，人家不找你了。你把张三家的房子给烧了，你妈给人家赔钱了，你没罪了，你还能在家；你把李四家房子烧了，你妈又给人家赔钱了，你还能在家，这就是父母给你赎罪了。耶稣钉十字架两千年了，你这两千年是怎么过来的？你就是烧了东家烧西家，烧了西家烧北家，你在外面是为所欲为，但不管你做什么，耶稣都为你赎罪担当了。两千年来你犯了多少的罪？神都为你担当了。你知道神替你赎罪了，可是你懂得还报吗？你不懂得还报，那就成什么了？白天犯罪，晚上认罪。你也知道那是罪，但你不能自拔。就像今天的唐丫一样，怎么了？“想不通，我想不通就不能听你的。”这叫什么？不能自拔。不能自拔就是不能自己从那个罪里面拔出来，不能背叛自己。你认识不到，即使认识到了也胜不过去。现在你依然可以在这个家，你不用坐监，也没有判你死刑，可以说你这个人是没罪了，因为把罪都归在了谁身上了？都归在了耶稣身上了。你的罪归了神身上了，和你没关系了，你是自由的。两千年过去了，你说如果神要是不作工，就这样一直下去吗？耶稣的宝血流完了之后呢？

神要拯救人，不能一直给你赎罪，所以得你自己认识什么是罪，然后你不再去犯罪。就和两岁的孩子什么也不懂，拿起碗扔地上，摔坏了，你还得笑着、说着，这个时候不能说也不能打。等七、

八岁呢？你是不是得在他屁股上打一下？等十二、三呢？你是不是把他踢出门外了？两千年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逐步长大了，那就该接受教育了，所以就有了话语的时代。神要亲自和你说话，神要告你：什么是罪，你现在所做的是在干什么，你在外面点火、玩火会有什么后果，你会把人家的房子烧了，如果家里有人就把人烧死了，就闯祸了！神要告诉你：去外面碰到狼、狗、鸡、猪，应该怎么对待，碰着狼了，远离，如果狼来偷吃羊了，咱要凭信心团结起来把这个狼赶出去。临到什么样的环境，你该做什么，你该怎么做人，这就是做人、行事的一个原则。神要告诉你：猪跑出来了，做为一个人，你该不该把它拽回去呀？还用让父母去拽吗？神要让你知道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刚才说了做人、行事的准则，还有敬拜神的准则，也就是说，你在外面什么都做了，但你得知道谁是你的父亲，谁是你的母亲吧？外边人说你什么都好，结果你不承认你的父母，这是大逆不道！就是说你必须得知道什么是造物的主，什么是受造之物，你该怎么与神来往，该怎么敬拜造物的主。所以，神来到地上就发表了这些话语、这些真理，这些真理就是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神话就是真理，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永恒不变的，就是必须的，就是道路，也就是你所实行的路，这是你必须走的，这就是话语时代。话语时代也叫末了时代。什么叫末了？神拯救人的三步作工完了、结束了。审判你就是让你把你所有的罪行都认识了，什么是黑？什么是白？什么是污秽？什么是圣洁？什么是卑鄙无耻？什么是伟大？都让你分得一清二楚，更让你知道败坏你的不是神，是撒但！神给你供应的都是你生存的必需品，是该你吃喝的。当你能做到一个受造之物该做的事了，也就是你对自己有个真实的认识，神是造物的主，你是受造之物，之间的这个关系搞清了，你能站在一个受造之物的位置上说话、行事了，这个人就还原到原有的了。因为神刚开始造人的时候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的人。他的形象指什么？指他的性情，不是指他的模样。神有喜、怒、哀、乐，神造人是为了让人的活出彰显神、荣耀神，是让人做神的知心人。在人还没有长大的时候，在神还没有把智慧给人的时候，人就被撒但败坏了。神在伊甸园里放了分辨善恶的果子，善恶树的果子是让你干什么呢？善恶善恶，就是让你去分辨、让你去认识，是借着这个东西让你长分辨、长认识，结果你把它给吃了。它就不是吃的东西，你把它吃了，所以说，这就坏事了。这就像

一个小孩吃上毒品了，是不是得赶紧去医院急救呀？拯救你的过程也就是神作工的过程。要救你就得把你肚子里的毒品给挖出来，可你愿意上手术台吗？不愿意。那就得告诉你后果，“如果不拿出来就会病死，你同意也得去，不同意也得去，所以你再受多大的苦，也得把这东西拿出来”，还得一边给你做手术一边给你解释。把这个后果给你道清楚、听明白，你愿意配合了，把毒品一拿，伤口一缝合，只有你的伤口长好了，身体健康了，这时候你才能懂得神作在你身上的意义与爱。唐丫，今天的这个过程就是这个过程，这就是神拯救人的过程。

639 神要恢复他造人的意义

1　神造了人类，把人类放到地上带领到今天，后来又拯救了人类，作了人类的赎罪祭，到末了他还得征服人类，彻底把人类拯救出来，恢复人原有的模样，原有的模样，他从始到终作的就是这个工作，恢复人原有的形象，人原有的模样。他要建立他的国度，要恢复人原有的模样，恢复人原有的模样，就是恢复他在地的权柄，恢复他在所有受造之物中间的权柄。

2　人被撒但败坏之后就失去了敬畏神的心，失去了受造之物该有的功能，都成了悖逆神的仇敌，人都活在了撒但的权下，都受撒但的摆布，受撒但的摆布，因而神在受造之物中间就没法作工，更不能获得受造之物的敬畏。人是神造的，本是应该敬拜神的，本是应该敬拜神的，而人却与神背道而驰去敬拜撒但，撒但成了人心中的偶像，这样，神在人心中就失去了地位，也就是失去了造人的意义，所以神要恢复他造人的意义就得恢复人原有的模样，脱去人的败坏性情。

3　将人从撒但手中夺回来务必得将人从罪中拯救出来，这样才能逐步恢复人原有的模样，恢复人原有的功能，最终才能恢复神的国度。最终将那些悖逆之子彻底毁灭也是为了人能更好地敬拜神，为了人能更好地更好地敬拜神，更好地在地上生存。最终将那些悖逆之子彻底毁灭也是为了人能更好地敬拜神，为了人能更好地更好地敬拜神，更好地在地上生存，更好地在地上生存。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与人将一同进入安息之中》

不自爱还仇视背叛（二）

咱刚才交通的是神三步作工的一个背景，咱再接着交通你为什么要信神？你信神是在干什么？交通这个就是让你知道，你自己是在干什么、该干什么，有个方向、有个目标。咱刚才交通了，信神是为了性情变化。性情变化就是看事观点的一个转变，这个看事观点是什么东西？看事观点就是你心思里思维出来的那个态度、观点。心思、思维从哪儿来的？咱之前只是交通了思想，是吧？（嗯。）这个思想从哪儿来的？神给你造了眼睛、耳朵，你能看见、听见了，那就产生什么了？产生了对一件事的态度、观点。这个思想分为三种，一种属于没思想。咱交通过，在路上碰到撞死人了，你回来之后说："哎呀，刚才在路上碰了个死人。"一句话完了，还有下文吗？再有下文也顶多是说："好怕呀，这生命真脆弱呀！"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这件事直接就过去了。这就是什么？只是你的眼睛看到了，耳朵听人说了怎么碰着的这个过程，最后出来了一个结果，顶多就是大脑思维了一下，这件事情就结束了，这就叫没思想。如果被碰死的人是你孩子，会不

会没下文呢？你会表现出什么？气愤、愤怒，愤怒之余心慌、着急，赶紧去医院，是吧？但如果是你仇人家的孩子被碰死了，你会有什么反应？赶紧去医院？（唐丫：不会。）“某某那样对待我，活该！报应！”暗地里喜笑，是吧？因为那是你的仇敌。仇敌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了，你在那拍手称快、歌唱赞美，“气死你、气死你！”他在那气得不行了，你是在这儿“气死你！”这流露出来的是什么？流露出来的是行为。借着你的行为暴露出你的态度，暴露出你的一个观点，你对这件事的一个观点。如果是你的孩子，你流露出来的是爱的观点；如果是你仇敌的孩子，你流露出来的就是恨的观点。两个完全不同的观点，流露出来的肯定是两个不一样的表情。如果这个孩子你不认识，那就是看了出戏，就和看电视里面的戏一样，没观点，就只是看了一件事。临到环境无非就是这三种情况、三种思想，是吧？（嗯。）神今天来是改变你的看事观点，改变人的什么看事观点？就是这个观点，就这个东西，这就叫源头。你眼睛看见了、耳朵听见了、思维也想了，为什么出来的是三个不同的观点呢？一个是置之不理；一个是着急，流露出来的是爱；一个流露出来的是恨，为什么？因为你的心。你对他有心，你把心用在他身上了，你流露出来的是什么？是爱；你对他有恨，你流露出来的就是恨，仇敌。所以这个观点是怎么产生的？借着你的心产生的。神问人还报神的爱高过良心的标准了吗？也就是让你用你的心衡量一下，超过良心的标准了没有。神来就是要逐渐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其实也就是要作你这个心。所以这个心就是一个标准，衡量事物的一个标准。你的心是衡量事物的标准，你的眼睛、鼻子、耳朵几个器官给你反馈回信息，经过大脑思维，你再用心里的那杆秤衡量一下，你做出来的是什么？你是一个旁观者？还是把本分当成自己的事情？还是站在了神的对立面的仇敌？你是神造的，受造之物理当敬拜造物的主，理当被神利用，这是不是该有的观点？（嗯。）你是神造的，你就应该还报神，这是不是良心标准？（嗯。）神来拯救人了，律法时代、恩典时代、国度时代，神能从天上来在地上成为肉身，受了多大的苦来拯救你？咱今天对神的救恩是什么态度呢？置之不理，甚至弃绝、不接受，你说咱还是个人吗？配称为人吗？这时候就需要你的心起作用了，如果你是有良心的人，你会说什么？“我是受造之物，神是用把泥造的我，造了我以后，我听从了撒但的诱惑，吃了善恶树的果子背叛了神。我背叛了神之

后，神又作了赎罪祭，替我上了十字架，把我救活，让我在地上还能继续生存下去。今天神为了彻底把我从罪中拯救出来，不再让我死，而是来拯救我的灵、魂、体。神不仅饶恕我的罪，还要把我从这个死亡之中带出来，成为永生……”神的用心、神的经营计划是为了谁？虽然说，神的经营计划是神的经营计划，但对于你来说，得着了什么？得着了极大的洪福，看到神对人的爱，那你应该怎么还报呢？你应该怎么配合呢？今天神作在你身上，是来拯救你的，你与神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旁观者？对立面？还是迎合？（迎合。）咱知道得迎合，可实际上咱做的是什么？咱是在神的对立面。神来拯救你了，“来来来”，神拉着你走呢，你不是与神配合，而是“不去”！眼看你就快被水淹死了，你是坚决不跟神走！咱以前听过洪水来了的故事吧？大水把牧师淹了，神给他派了个木头过来救他，他走不走？不走，轮船过来不走，飞机过来也不走，“我要神亲自过来救我”，你说人有多么的悖逆？你说你都是已经快死的人了，你不是赶紧逃离这死亡之地来跟随神，而是还在倔强地搞着自己的经营！他心里的那个标准在哪儿？他站在了哪儿？他的心流露出来的是什么？就刚才说的这个观点，他的心在哪儿？他考虑神家利益了没有？心里有没有神？有没有你自己的生命？你对你自己负责不负责？

咱以前给了你个公式，根据你的言行举止就能看到你的心，你的心在哪儿？（唐丫：在肉体上。）肉体属什么？根据你外表的行为来看你的心，你的心是在想什么？（唐丫：脸面。）“我要脸面、我要地位、我要你尊重我。今天你就是救我也得尊重我，你救我也不能用这种口气救我，救我你得和我说好话吧！”这就好比你掉河里了，岸上的那个人给你扔了个游泳圈、给了你根竹杆，着急地说：“快！来来来！上来吧！上来！你抓住杆！上来！”在河里的你听到这话什么反应？“什么口气？还这样跟我说话了，我就不抓！”你说这是个什么人？掉河里眼看快死了，一般的人只要给个救命稻草都是抓住不放，就不用说人家还让快抓了。人家过路的人是救你呢，别说人家口气不好了，人家就是骂你了，就是拿根搅屎棍给你，你都抓住不放，这是不是聪明智慧？他如果说话严厉一些，骂你几句，这是不是对你的一

种负责？是不是对你的一种责备？是不是对你一种爱的流露？（心是好的。）如果一个人拿根竹杆戏弄你，笑盈盈地说：“呀，赶紧上来吧，看你掉池子里成啥了。”看着他和你笑盈盈的，脸不变色，你心里什么味道？什么滋味？（唐丫：听着不好受，感觉是一种讽刺。）玩弄、玩耍，如果今天唐真过来不是训你，“怎么尽的本分呢，应付糊弄，你自己都不负责任！”而是过来耍笑地说：“你怎么应付糊弄了呀？你应付糊弄别让我看着，你背着来，别对着这么多人，不然多难看呢。咱想睡觉的时候，关住门休息休息，别做在人前。”你听了心里是不是舒服一些？（唐丫：嗯。）或者说：“没事没事，你就在那玩吧。这工作五天做不完，三个月做完就行了。没事，该休息就休息，别累着。”心里舒服吧？舒不舒服？（唐丫：嗯。）“唐真，你太爱我了！”你会感谢唐真，你会和唐真抱成一团。如果唐真真这样做了，那给你带来的是什么？给你带来的是不是死亡？给你带来的是死亡！如果她用那种口气跟你说，你说唐真是个什么人？（唐丫：恶人。）她让你肉体舒服呀，你为什么说她是恶人？（唐丫：……）（思颖：对人的生命不负责任。）还有什么？（思颖：对神家工作没有责任心。）对你个人来说，是对你的生命不负责任，你在这尽本分是预备善行，可她跟你说“预备什么善行？善行什么时候能预备完？十年、二十年还不知道神的工作能不能结束了，时候还早，快去睡觉去吧，不要被刀枪戳伤你的眼睛”，你在那酣酣入睡，你还称她为“父亲”，说她是最爱你的。唐真她没有那么做，她是用棍棒打你“几点了？还睡呢？起吧！”你说啥？“你是我的后爹，我亲爹不会这样对待我。在我观念中，我没有这样的爹。”她对你的生命负责，这流露出来的是什么？让你去预备善行，是不是一种爱？逼着你、卡着你是不是让你走正道？逼着你、卡着你是不是让你活出一个人？是不是让你做人有原则？是不是让你尽本分有原则？行事有原则、有准则？她卡着你，看着是些条条框框，但实际上是不是不让你掉到河里边？是不是给你做了个护栏？你看有的护栏是保护人不掉入危险的境地，不掉入河里，这种护栏人的手是可以抓的。有的护栏它的里面是极其危险的，这种护栏就不是让手抓的那种护栏了，是什么东西？电网，听过吧？一触碰，“啪”就把你打回去了，目的是让你远离，远离恶、远离危险区。有的是做的电网，有的做不起电网，做的是铁丝勾的那种网，是吧？那么长的齿，总的来说目的就是不让你靠近危险。不要这个护栏，你

是自由的，但是你随时能触碰危险，甚至有可能丧命，有这个护栏的话，虽然不太自由，但是你是安全的，这个护栏你要还是不要？你说是有这个护栏合适还是没有这个护栏合适？（唐丫：有合适。）有合适，是吧？（唐丫：嗯。）特别是对咱唐丫，要是没有这个电网、没有这个铁丝网，唐丫你是不是进了狗熊笼里边了？那早就死了。虽然电网、铁丝网对咱是击打，是扎人的，可是对咱是有利的，对咱生命是有益的，咱得会看问题，得站在神一边看问题，你得看果效，看最后达到的果效是什么。如果听了唐真的，被这个电网电击了一下，不合你观念、不合你心思，让你痛了一下，扎得流出血来了，可是你记住了，你再也不触碰它了，你走在了一个正道上。如果没有这个刺扎着你，你会怎么样？你会继续往泥潭里面陷，因为你周围没有界限。肉体是没有止境的，你越满足它，它越得寸进尺，最后就慢慢地、一步一步地走入泥潭，不能自拔，落入无底深坑报废了。那唐真做在你身上的是什么？是拯救、是帮助、是扶持。你应该是感激，所以站在神一边看事，流露出来的是感激之情，这就是个什么？这就是一个态度，这就是你的一个看事观点。站在神一边，用良心，用你的心去看看，出来的是这个观点。如果你是站在撒但一边呢？站在肉体一边呢？你看的是什么？“那么多人，你就看着我了，就和我过不去，我就去消遣消遣咋了？我就应付糊弄咋了？一天的活儿我就三天做完咋了？”看着你是这样对待唐真了，其实神也在那边看着了，因为神是把这个本分加给你了，她只是个监管。她就是不监管你，你也应该是求真求细的。（唐丫：嗯。）神在那边看着你自己站立不住就堕落了，神兴起一种环境来，“唐真，她站立不住，你过去看看她去。她是个小丫头，她还没有成为大姐，她还小了，不懂事，不能独立生活，你还得拉着她、托着她走，不拉、不托她跌倒爬不起来就走不动了。”唐真心里怎么想呀？“我是大姐姐，我去吧，我去帮她一下。”她是带着神的托付去的，当她去帮你的时候，你对她是什么态度？咱是反抗、讲理由，“我还有这个了呀，我还有那个了呀”，在泥潭里不上来，你说唐真该咋办？唐丫，你说该不该打你？唐真拿鞭子打了你两下，上！一打你你就不行了，“你为什么打我？凭什么打我？再打我，我就死给你看！”这叫什么？这叫撒泼打滚，一哭二闹三上吊。那你这一哭二闹三上吊是给谁哭呢？你是跟谁撒泼呢？你不是跟唐真撒泼了，因为你做这件事情不是给唐真干的。假如说你今天给唐真买衣服了，唐真

说："你给我买的是啥衣服呢？"领导训职工了，你给她个人干事情了，那这个神不管，因为你针对的是唐真。可今天你针对的是本分，人在做神在看，神在那边看着了。二百五十个首领做了什么事？没做什么事，他们只是对神用的摩西不服。从外表来看他们针对的就是摩西，和神没关系，可实质上他们是冲着神去，但在他们嘴里还振振有词，"我不是和你争夺了，我就是说摩西，他怎么怎么……"而你是"我就是说唐真怎么怎么……"神不听你怎么说，神看的是你对本分的态度是什么，你对待神的托付的态度什么，也就是说你对待神的态度是什么。

神拯救人的原则是什么？（唐丫：试炼人的次数与结果。）次数与结果，昨天那就是一个画面，神看着那个画面了，这就是神给人的一个什么？次数，拯救你的次数，你把这个次数白白推开了。甚至你在这个次数里扮演了什么？神的仇敌的角色，与神对抗，与神叫嚣、背叛！什么都能成为咱背叛的理由！人家带领工人来抓抓咱的工作，让咱好好尽本分、让咱好好追求一下真理，咱都能撅起屁股踢人一脚，这就和农夫与蛇一样，能认识到吗？（唐丫：能。）谁是蛇？（唐丫：我。）我还以为唐真是蛇呢！这就是一个观点，你站在撒但一边，看见的都是什么？"我想不通，凭什么、为什么？我明明就没有休息，我是拿着电脑去的，你为什么这样冤枉我？"你就要讲理。就即使是你在那儿玩了，你也不能承认。如果是站在神一边呢？即使在那儿没玩，你也不会这样看这个问题。就即使是唐真冤枉你了，你没有放荡，确实抓紧时间了，唐真还过来这样说你，站在神一边，咱应该怎么看这件事呀？（唐丫：作为一个警告。）作为一个警告？还有什么？不单单是一个警告吧？站在神一边看事，假设自己是一个有良心、有理智的人怎么去看事。（唐丫：反省自己有没有这个表现。）其实警告和反省就是一回事，还有什么？"唐真她过来训我了，或者指责我了、打我了，她为了什么？我尽本分是给她尽了？我尽本分她生命长大了？和她有啥干系？她不就是为了我吗？她是为了我不应付糊弄；她是为了我能与神的关系正常；她是为了我能得着生存之道。今天即使说她冤枉我了，那唐真又不是神，她又不能鉴察人心肺腑，我

每时每刻、每天在干什么，唐真又不知道，她冤枉我是正常的，这个我不能怪她，只能说我的进度太慢了。”不是说看见她怎么，而是能反过来认识自己。如果自己已经做到了，已经尽心尽意了，经过良心的衡量了，那你看到了什么？一个是唐真流露出来的是为了你的生命进入，这是一个爱。第二个，即使真的是冤枉你了，她说的这个不对，不是这么回事，能辩解辩解，不能辩解就不辩解，为真理受一点屈辱有什么不可？神来到地上就像来到了猪圈一样，咱人和人相处，她就冤枉你了，或者她就是假带领打压你了，你还和她较量一番？你不说她怎么样，得和神的关系正常吧？得活出一个正常人性吧？不能让撒但嗤笑吧？不管怎么说，神主宰她，让她和你说了，你看见了神的爱，看见了神的主宰安排，神作在你身上的都是拯救，不管她做在你身上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这也是她作为一个带领工人的职责、责任。今天你就再受冤枉，你能从这个冤枉里看到唐真对待工作的一种负责、认真。唐丫，你应不应该学习她？即使你受冤枉了，你应该向她学习，看到她有责任心，敬佩人家。从这一点来看，唐真不是假带领，因为假带领什么表现？（肖红：不作工作。）不作工作，不得罪人、老好人。唐真既然来抠你工作，能盯着你、卡着你，说明她不是假带领，那你应该怎么对待？她不是假带领，她冤枉你了，你该不该听从、顺服？该不该省察自己？就说你今天作不了工作，你说“唐真，我素质太差，就是神交通的，我的素质就是能喂个鸡的那个人，你要让我再喂个狗、喂个猪，我就顾不过来。我素质有限，理智不健全，别人五天的时间能搞十天的工作，我五天的时间就是能搞两天的工作，唐真，你看我就是这个理智不健全的人，你说我能干个什么呢？你让我去喂个鸡，我就只能喂个鸡，我尽心、尽意、尽力了，神知道”，你说唐真还能说什么？这是不是一个正常的沟通？但如果你是为了贪享肉体，你说“我就是只能喂鸡的那个人，我不能喂狗，再喂狗我就顾不过来，然后剩下的时间都在干什么？梳妆打扮、擦粉抹胭脂得三个小时，那这叫什么人呢？那就是不想尽本分的人了。你想不想尽本分，你究竟是什么素质，神知不知道？那就是你与神之间的关系了，你说这些话，你是站在哪一边？你心在想什么？心给了谁？这是不是就显明了？如果你感觉你是个受造之物，就应该为神献上，那你为神献上什么了？人家抛头颅洒热血，咱献上了什么？人家献所有，咱献上了什么？献上根毫毛没有？问问咱，咱一天献了几个小时？如

果你站在肉体一边，你问这些吗？你不问，你要是站在肉体一边，你会质问神，“神呀，我一天起来为了尽本分，我饭吃不好，觉睡不香，我出来溜达溜达，唐真还卡着我！”你看看姗姗写的文章，“我回了家了，水管冻了，两个小时化不开，二十四个小时吃不上饭，神啊，给我摆上这个环境让我认识什么？我要求高吗？水管冻着，二十四小时吃不上饭，要是这样，还不如把我的灵魂取缔了呢！”她说这些话代表着什么？你刚开始和唐真生气是不是也和她一样呢？你说的什么呀？“神啊，你让我一天上几个小时班呀？八个小时、十二个小时还不行？你还派了个监工，唐真还盯着我！神啊，我实在受不了了！我一个受造之物就这样对待我了？我的自由在哪儿？我的人权在哪儿？我不干了！我过来尽本分不挣钱，你还让监工卡着我，卡着也就算了吧，还责打我，这哪还有人性？咋活人呢？还不如我回家呢，我走，不干了！”你这还不是说要走，你是说“你取缔我灵魂吧！你取缔我的肉体吧！”我为什么说你是在说这些话呢？因为你是在与神对抗、与神叫嚣。你不尽本分是不是就是“我不要这个命了”？不要命是不是就是“你取缔我的灵魂吧！你取缔我的肉体吧！我就这，谁叫你是造物的主，我是受造之物了，我有什么办法？我胳膊能扭过大腿呀？”咱是不是走了姗姗的路？你说人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做出这样的事来，这是什么人呀？这是不是超级敌基督？敢不敢想呀？（唐丫：……）唐丫，走神了？没听进去？（唐丫：我是超级敌基督？）有谁敢与神去叫嚣、对抗、公开叫板？人本应该是顺服于神的，可你站在肉体一边，就是站在了撒但一边。为什么说你成了撒但的出口？这是不是就成了撒但的出口？与神在较量、叫嚣？所以说，神恨恶这样的人。为什么恨恶？神造了你，最后你能站在撒但一边与神叫嚣，你说神能不恨吗？神能不灭你？不灭你能解神心头之恨吗？所以神说，你归你的父，我归我的父。神要把你划在撒但一边，与撒但一同灭亡。你说到时候你捶胸捣背又能管什么用呢？这个能认识到吗？我没有打压吧？（唐丫：没有。）这就是两个观点，是吧？

咱刚刚交通说有三个观点，还有一种是没观点，没观点就是老好人。那老好人表现出来的是什么？伤着他肉体了，他还笑脸相送，

说他不负责任，指责他了，他也是笑脸相送，在他身上感觉不到他的反抗，也感觉不到他的接受，这就是老好人。你的心本来是神的殿，可你把你的心给了谁？给了撒但。你能不能蒙拯救、能不能剩存下来，看什么呢？看的就是你这个性情有无变化。看事观点的变化就是你的性情变化。那什么是性情变化？原来你是什么性情？原来你活出的是撒但的性情。看事观点扭转了，那叫敬拜神的性情，那叫跟随神的性情，那叫顺服的性情。信神其实就是什么？就是接受神的主宰，顺服神，无条件地接受、无条件地顺服，就把这个观点一扭转，扭转过来就成属神的人了，扭转不过来你就是属撒但的人。属神的人将是剩存下来的人，扭转过来就剩存下来了，扭转不过来，将是神要毁灭的对象，听明白了吗？（唐丫：嗯。）扭转不扭转？（唐丫：扭转。）这就是咱信神的过程，信神的过程就是扭转看事观点的过程。看事观点扭转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听明白了吗？（唐丫：听明白了。）还回家吗？还走吗？（唐丫：……）直截了当，让撒但蒙羞，“还能跟随撒但啊？不能走！不走！”咱不能羞答答的，对撒但应该是刚强响亮，走不走？（唐丫：不走。）对嘛！不能跟撒但走，得背叛自己，把老己钉在十字架上，恨恶自己。怎么恨恶自己？就恨恶自己邪恶的性情，我吃喝着神的，享受着神供应人的所有，怎么能跟随撒但呢？咱呼吸着神给的这口气息，如果不尽本分也不背叛是什么？是在白白地消耗着神呼给你的气息，成了废物了。神家要废物吗？神家不要废物，咱最起码应该还报。咱能归服到神的权下，这个过程叫什么过程？这叫征服。原来你在撒但权下了，现在活在神权下了，这叫征服，这还不叫成全。成全什么？你对神所作的工作完全认识了，对你自己有认识了，你完全认识到你就是个受造之物了，你要把所有的还报于神。彼得说什么了？“神啊，我没什么了，就是一个信，一个爱能给你。”这才叫爱神至极，这就成全了。咱现在呢？连征服的标准都没有达到，所以先得征服。听懂什么叫征服了吧？征服，不敢反抗了，服了，“我算是服了，老天，我为了剩存下来，我服了，我只能听从你的。神！我不敢反抗了，我不能再任意妄为了，你派上唐真过来打我了，我心里一肚子火，我不能火了，我可是服了。我一旦火了，我就得死，我为了不死，我不能火，我得背叛。”咱不喜爱真理呀，咱可以追求真理；咱没真理，咱可以操练着实行真理，要求高不高？要求不高。

咱交通了三个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尽本分，尽本分是为了什么？第一个，尽本分就是为了显明人，神要抓你的罪状，抓住你的罪状，你才能承认，不然的话神要定你的罪，你服吗？你不服。如果你在家，你不尽本分，你能发现了你与神之间的关系吗？如果你在家不尽本分，你觉着你信神是最好的，你就是谁呀？你就是吴芸，看吴芸写的那个文章，她认为她就是长子了，她不可能认识到她的罪的，不可能认识她身上有什么悖逆的，因为她和神就不挂钩。人常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两个货往一块一放就看见差距了。为什么要尽本分呢？神把尽本分的要求拿出来，然后让你去做、去实行，看看你能实行多少，这是不是比呀？把神对你的要求放这儿，把你还给神的放这儿，两个都放这儿，就显明你是什么样的人了，这就是为什么要尽本分的原因。人为什么要尽本分？第一个，尽本分就是为了显明你，抓捕你的罪状。为什么会有教会建造？教会建造二十多年就是让你尽本分，在教会尽本分期间，就看你作了什么工作，神用事实与你说话。敲锣打鼓、三天黑暗，你们做了什么？你们那是信神吗？你们信神的话吗？你们信的是人，你们不去分辨、不去认识、不去寻求神的心意，名义上跟随的是神，实际跟随的是人，跟随的是你自己。虽然说你信的是全能神，但实际上你信的是天上那位渺茫的、并不存在的、任你摆布的神，抓住你的这个罪状了，所以在国度建造的时候，神才说审判刑罚才正式开始，听过这话吧？抓住你的罪状了，这就是为什么要尽本分的原因。咱来尽本分了，你和唐真发生冲突了，我来解决这个问题，好了，拿出你尽的本分来看看，拿出神对你的要求来看看，一看就看见差距在哪儿了，这差距就是你与神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今天把这鸿沟放在你面前了，你过还是不过？借着这个本分，你看见了你和神之间的距离，你看见了这个不可逾越的鸿沟，同时神要告你该怎么尽本分，什么才是合格的尽本分，什么才是合格的受造之物。也就是说，在这个不可逾越的鸿沟面前，神给你搭了一座桥，咱以前交通过这个吧？如果你按神所要求的去做了，这就是你通过这个桥梁了，你和神不可逾越的鸿沟越过去了，这就是你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实行真理，在实行真理的过程中尽本分，你和神的鸿

沟就没了，是怎么没的？是借着你寻求与神相合之道没的，而不是让神寻求与你相合之道没的，这个不能颠倒了。

唐丫来了第一句话就是让神寻求与她相合之道，“我不理解啊，我想不通呀！你说吧，咋办吧？你得让我想通吧？”这就是咱的愚昧，这就是咱的抵挡，这就是咱的悖逆。认识自己得认识什么呢？就认识背后的这个邪恶思想、观点，就是认识这些东西。你只有认识它了，你才能去背叛它、恨恶它，如果你不认识它，你怎么会恨恶呢？怎么会背叛呢？不存在，这个是借着什么达到的？这就是借着尽本分达到的。刚开始借着尽本分显明出来了，你不是个实行真理的人，你不是个追求真理的人。在你尽本分的过程中，带领工人要抓工作，只能对你刑罚审判、修理对付，你接受了，你跟着走；你接受不了，回家，借着这个就把你显明了。回了家了，是不是哀哭切齿去了？这就是放在火湖里边了，熬炼去了。如果接受审判刑罚跟着往上走了，这就寻求着与神相合之道了，那就能继续尽本分了。当你继续尽本分的时候，这个本分是不是越来越合格？当你尽本分越来越合格的时候，这就是个见证。虽然被撒但败坏，但临到人的仅仅是一些话语，神没有作神迹奇事，神只是用话语引导你，你就能跟着神的话走，就能跟着神话把这个本分尽好，即使说肉体受到了伤害、受到了击打，不合你的意，你想不通，但是你还能放下你的意愿，去顺迎神的引导、神家的需要，然后去尽这个本分，这是不是一个受苦？你所受的这个苦，正是在神面前所站的一个见证。什么是见证？这就是个见证。你看人家唐丫，多长时间也不出去，在家憋闷的了，去那边转了一圈还得背着电脑尽本分了，够劳累的吧？你看人家出去换换心情都得背着电脑，你说本分是不是不放下呀？人家背着“十字架”走了，太辛苦了、太累了，在这个前提下还怎么呢？还让带领工人看着了，“哎呀！带领工人看着我背着包，不说我这么辛苦，累得快背不动，替我背背，反过来还一阵击打”。在被带领工人击打的时候，唐丫说了，“快马加鞭，看着我这么劳累还又打一鞭，神作在我身上太爱我了，临到人的都是拯救，不行，原来我是干八个小时，现在我得干十个小时。唐真都说出话来了，可想而知，神是不是在那看见了？我怎么弥补这个过

失呢？明天少睡两个点，得把这个补起来，我要求真求细，我更得悔改，我还得怎么？我不是痛苦，我还得感谢”。

撒但在那边看着，神在那边看着，环境在这摆着，撒但原来跟神说，“你试试，你让唐丫离开主人的击打，离开唐真的眼皮范围，你看她能不能尽本分？你试试。”神说，“行呀，那你试试，那就兴起环境，唐真，你去那边尽本分去，唐丫你在这边尽本分。”在灵界是撒但与神在打赌，在物质世界就借着人与人的一个来往，环境临到了。“行了，不在眼皮底下了，让唐真去那边尽本分去，给唐丫个释放自由，给唐丫放在花花世界，你看唐丫想不想世界！”神说“那你去吧”。神要试炼人，还怕耽误本分吗？不怕，“你去吧，我正想看看唐丫跟随了几年有没有变化了”，唐丫跟随神多年也不是白跟的吧？出去的时候背着电脑包，有点时间赶紧办办公。撒但在那蒙羞了，“诶，就是不一样了，我勾引她让她去世界转转，看看花花世界，结果她还背着神给她的使命了，人家心里边有了神了。”神在那边看着是喜的，有点果效了，这麻木痴呆的灵终于有了点苏醒了，心里有了点神的位置了，还知道去那换心情的时候不能忘了神给的本分、使命、责任，神在那边是喜乐，撒但在那是蒙羞，没话说了，“让我说啥呢？”到这个地步撒但彻底服气了没？撒但还不服，它说什么？“看着电脑包背上了，神你不要着急，继续往下看，你看她去了那是干什么呀，她是披羊皮的狼，她是那个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披了张羊皮。”神说：“你看你看，唐丫在没有人管的时候，人家继续尽人家的本分去了。”撒但说什么？撒但没话说了，蒙羞了，可撒但服吗？不服，继续，“你不要看她现在能达到这个，她现在能这样是因为合她观念，你告她现在建造国度了，她要剩存下来了，她可不就努力地尽本分了！尽完本分她就能剩存下来，谁不愿意呀？要是我我也愿意！你现在是把我放到半空中了，你让我做个什么事，然后就让我回天空，你看我做不做！你让我造方舟都行，你让唐丫做个事那有啥不行的呀？做个事谁不会做呀？你试试给她个不合她观念的环境，当涉及到她虚荣、脸面、地位的时候，你看看唐丫她还能站立住吗？”神说“你去试试看吧”，接着就得派个唐真，“唐真，去！”唐丫和唐真狭路相逢，唐丫就摆在唐真面前

了。为什么是让唐真看见了，不是让思颖看见？要是让思颖看见，思颖能说你个啥呀？一个是思颖没有那个使命，一个是她也没有责任，她就不会管你。唐丫和唐真还真是冤家路窄，就让唐真看着了。当唐真说唐丫的时候，如果唐丫不是昨天那个话，唐丫是说“是是是……”对自己是一种认识、一种悔改，是种内疚、是种亏欠，当唐真对她责打的时候，她感觉到的是唐真对她的责任心，那这个时候撒但是不是该跑了？还再试什么呀？是不是所有都试完了？

那时候撒但试探耶稣，试了最后一次以后，撒但怎么了？是不是灰溜溜地跑了？它跑了以后，从此以后天使过来事奉了。唐丫，你没有站住见证，可惜你错过了这个机会。你没有站住见证，撒但就在那喜笑，“看，怎么样？终于露丑了吧！最后一关没过去吧！她的生存法则还是我给她的法宝，她还得凭脸面活着，她还得为我说话。你不是说你来拯救她了嘛，你替她上了十字架了嘛，你用话语来拯救人了嘛，她理你？我败坏的人，那是我的成果，你看你的拯救厉害还是我的败坏厉害？”谁蒙羞了？神没法说了，神没话说了，神说啥呀？事实摆在这了，由它撒但怎么说。撒但说了这话以后，撒但走吗？不走。“我左看右看唐丫，老觉得唐丫是我的孝子贤孙，哪还有可乘之机？是不是能去唐丫里边再居住居住？”七个鬼始终在盯着谁呀？盯着唐丫。七个鬼再给唐丫送些意念，撒但就开始作工了。耶稣站住见证以后，撒但退去，天使过来事奉耶稣了，是吧？唐丫没有站住见证，撒但不退去，天使能不能来？神不住污秽的殿，你配合到哪神作到哪，你也没有配合，殿你也没有腾出来，那依然是撒但在你身上作工，所以，你就舍上命了，不干了，背叛呀！这个时候，撒但是不是要火上浇油？撒但说“走吧，你说你还在这儿干啥呢，带领工人都不称许你，神能要你？你信神信了个啥？婚也不结，钱也不挣，你傻呀你，大好时光你不会去好好地活两天？”想了没有？（唐丫：前段时间有，这段时间没有。）你看撒但就不放过你，时时盯着你，因为你这里边有可乘之机。撒但为什么要和夏娃说神岂是真说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是必死的？就是要试探夏娃对神话的态度，当夏娃说“神说了……”的时候，撒但一听这句话“哦，他们对神的话还信不来”，所以

撒但就继续试探，“吃了不一定死啊”。你看咱现在虽然尽着本分，跟上了国度建造，在圣灵作工的这个圈圈里边，可你的这个心没有给神，撒但在你身上就有可乘之机，有空隙可钻，那鬼就盯着你不放，所以你只能左想右想，怎么也想不通。你怎么可能想得通呢？凭你你能胜过撒但吗？人是最无能的，不可能胜过撒但的。所以说，你怎么也想不通，流露出来的就是悖逆。你还不愿意背叛自己，因为你老觉着持守你的虚荣、脸面、地位这是好事，你放不下。你凭这个活着，始终不能背叛自己、不能伤害自己，老觉着这是好的，你这就是拽着你父亲的衣衫死死不放。耶和华打雷般的声音你根本听不见！今天临到这件事，是要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

我来了以后呀，撒但吓得跑了。那我走了以后呢？撒但是不是又来了？所以咱得背叛自己，实行真理，站在神一边看事。咱听过七个鬼的故事吧？（唐丫：嗯。）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鬼，那鬼就是败坏你的。你信了神，实行真理的时候，那鬼就吓得仓皇逃跑了，你身上就成空座了，所以你就处于两边摇摆。神话怎么说了，撒但怎么说了，我怎么感觉了，这就叫左右不定，拉据了。从你身上走了的那个鬼，去了外边又没个合适的地方，没有找上家，但它始终想着之前在某某某身上住了，那某某某就是它的老家，它会放弃吗？不会放弃。它想住进来，可是因为你在拉据，一会儿你又来在神面前了，它又害怕，所以它就联合了七个鬼，“我看看哪天合适，好，瞅好时期我继续住进去！我一个鬼掌控不了你，七个鬼还掌控不了你？”等你最消极软弱的时候，七个鬼住进去了，等到那个时候你再想跟随神，不可能了。为什么？七个鬼进来以后，它就把你的良心全部给吞吃了。你看神说过什么呀？当神不作工以后，撒但就把你的异象全部吞吃了，有这话吧？异象被吞吃就是把你以前所有的东西都吞吃了、没了，让你背叛神了。一方面是撒但把你迷惑了，另一方面也就是神不作工了，就是神话说的，把你原有的也剥夺了。你不跟随了，算了，就把你交给撒但了，撒但就把你里面的异象吞吃了，所以不是剥夺，实际上是把你交给撒但了。神定人的结局是根据神试炼人的次数与结果，神在那看，撒但也在那看了，“你说唐丫一次又一次这样把我推开，100次

了，150次了，还有50次……好了，这次我再看着你，我再卡着你，等到了最后一次了，唐丫还是这样做了，拉倒吧，不行了，她的性情太刚硬了，太持守自己了！”这叫什么？放弃了。神一放弃，撒但就上身，七个鬼上去，你再想翻身，不可能，听不懂神话了！七个鬼上身是什么概念？邪灵上身了，成神经病了。咱见过邪灵上身，是吧？（唐丫：嗯。）可怕不可怕？七个鬼残害你，你的肉体是吃不消的。

你为什么尽本分？尽本分就是神要把托付交给你。托付是什么呀？神的托付就是祝福。为什么说是祝福呢？你身上托付越大，你的责任心越大，你越忙，你一颗心就忙在本分上边了。你那个本分是神给你的，你忙的是神的事情，你是为神做事，那神就要在你身上负责，那神就要在你身上作工，就要引导你，那你身上的引导、开启、光照就多，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你忙于本分，你就没有心思去想你发了霉的那些东西、邪恶的东西、与神作对的东西、撒但给你的肉体、前途、命运，就没有时间去想那些东西了。你没有时间想，也就是没有给撒但留下作工的机会，也就是你活在了神的臂膀之下，狼虫虎豹不能临及你的帐篷。你以为狼虫虎豹不能临及你的帐篷是真的狼来了不吃你？不是，是本分保守人！为什么说本分保守人？你一心忙于本分，没有给撒但留下作工的机会，那从撒但来的那些东西就迷惑不了你了，这是不是被本分保守了？你说老虎、狼可怕还是一个迷惑人的邪灵可怕？迷惑人的邪灵可怕，因为它把你迷惑了。狼虫虎豹不可怕，因为你眼睛看见它了，能预防，可以关住门。可是迷惑你的邪灵来了，你能有分辨关住门吗？它外面披个羊皮，你能关住门吗？就即便是你关住门了，管用吗？人家是对你好、为你好，为你的脸面地位着想，“人活脸、树活皮，看你活成什么了？那么多人，唐真谁也不说，就说你，你说多难看呀？”“就是呀！”你一个“就是”就跟上走了，你一个“就是”还要本分吗？你还想神家利益吗？这就随从撒但了。如果说，你本分多的忙得顾不上，没时间，那狼虫虎豹不能临及你的帐篷。说那些敌基督、邪灵是什么？狼、狐狸，是吧？那些狼虫虎豹都不能临及你的帐篷。你愿不愿意活在神的臂膀之下？（唐丫：愿意。）那你就得在本分上用心。HN发生的几次混乱你听见了吗？为什

么能出现混乱呀？还不就是因为没本分尽！如果她们在二线里每天好好传福音，还有那些心思和人打斗呢？还有心思去外面收集人才呢？她没事干她就想什么？她就想作王掌权，想地位、想名誉。那怎么才能有地位、名誉呢？她给人当不了带领，给谁当呀？去垃圾堆，给癞蛤蟆、给狗熊当带领，所以她们就能把吴芸的文章高举起来，这是不是祸患？（肖红：还有就是她们不愿意让带领过去扭转，她们另搞一套，带领去扭转去了，她说："你为什么要扭转我呢？不能扭转。"这就开始了。她就不知道为什么要扭转！你说为什么要扭转？扭转是不是让人性情变化呀？她不懂还埋怨带领，为什么要扭转我们？我们是好的呀，她把自己放在了真理的角度上，不允许别人说她，这是不是把自己当成真理的化身了？就这么可怕，这就是后果！后果就是成为敌基督，搞独立王国，成了神的仇敌，再不回转那就是灭亡。就像你后面所走的路也是，如果你不往回返，不真正在这里面迷途知返，走的就是她们的路。就是"为什么要扭转我呀，你唐真为什么要说我呀？"不允许说、不允许碰。她们就是不允许别人碰、不允许带领说，看不起、贬低、藐视。"我的就对着呢"，自以为是，到最终成了撒但的化身、撒但的出口，再往下走，撒但就附了，就让你说撒但的话，就这么可怕。你把这个后果认识到了，就知道该怎么走，这样才能走上信神的正轨。带领的责任就是把咱带到神的要求面前，让你达到合格尽本分。她是要往合格尽本分上带你呢，那咱就得往上够呀，不能说"你为什么这么要求我"。带领就得按神的要求去做，她不落实工作安排，她就是敌基督；她落实工作安排，那就是合神心意，那就是往这方面走呢，这是她的使命、责任！）

116　你当认识到刑罚审判就是爱

1　刑罚与审判对人来说虽然就是熬炼，是无情的揭示，是为了惩罚人的罪，惩罚人的肉体，但这一切的工作并不是要将人的肉体定罪而灭绝。话语严厉的揭示，都是为了把你带到正道上，一切都是为了让你活出正常人性，都是你的正常人性能够达到的。作每步工作都是根据你的需要，按着你的软弱，按着你的实际身量作，并不把难担的担子强压在你们身上，并不把难担的担子强压在你们身上。

2　虽然现在你看不透，觉着好像我跟你过不去，你总认为我对你天天刑罚审判、天天责备都是因为我恨你，你接受的是刑罚审判，其实对你都是爱，也是极大的保守。如果你认识不到这步工作的更深意义，你根本经历不上去。你应该因着这样的拯救而得着安慰，不要执迷不悟，走到现在，对这征服工作的意义你也该看清了，不该再有这样、那样的看法了！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征服工作的内幕　四》

临到不合观念的环境时得认识人的态度、观点（一）

（张磊：我们干活要用那个工具了，李智见我手里的那个是他用惯手的，就问我要走了，我手里没有就去找了。后来我正好看见刘昊手里有三个，我就和他说："你给我一个，我要用呢。"刘昊不给，还说要给李智了，我说："我的工具已经给李智了，李智手里一个，你手里三个，你们两个人干活用几个工具呢？你给我一个。"我跟刘昊说了两三次，他就是不给，最后我从他手里就夺过来一个，我拿上就走。刘昊跟在我后边说："你就是个强盗！"我说："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说我是强盗就是强盗。"就是这么一回事。）刘昊说说。（刘

昊：那天干活我和李智没有工具，我就去找了，我找了三个，张磊过来问我要了，我说：“你不是有呢？我的这个要给李智。”张磊说他把他的给了李智了，我不相信他说的话，就说：“我好不容易找着这个工具了，你要我就得给你呢？”他说：“你不给我，我就要抢了。”）刘昊，你手里拿着几个工具？（刘昊：三个。）你们几个人干活呢？（刘昊：两个人。）你们两个人干活也用不了三个工具呀，人家抢了一个不是正好？（刘昊：嗯。）那人家该不该抢？（刘昊：该抢。）就这两句话听着也没有什么呀，怎么听他们说你俩都快打起来了。（刘昊：没打起来。）我知道没打起来，是就快爆炸呀，是吧？（嗯。）是你快爆炸呀还是张磊快爆炸呀？还是你俩都快爆炸呀？（刘昊：我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我快爆炸呀。）你说说你怎么快爆炸呀？（刘昊：我心里想着我过去看见李智手里确实有工具，我就给张磊了，抢什么？就不能好好说？我就是有这个想法。）那怎么能说快爆炸了？就这个不应该爆炸呀。（刘昊：我快爆炸呀！我难受呢！）什么原因让你难受呢？把你这个难受说说。（刘昊：我感觉我们不能和谐相处。）这是平时积攒下来的火气，不是一下子就有的，是吧？（刘昊：嗯，一直以来就有，我对他的成见确实挺大的。）他平时老欺负你，是不是让你有一种受欺负的感觉呢？（刘昊：嗯。）你怎么感觉他是欺负你呢？他什么地方让你看不惯呢？（刘昊：我看不惯他老指挥我干这干那，而且我发现他爱耍人，所以我心里就防备着他。）你是先怀疑他耍人还是有事实根据说他就是耍人呢？（刘昊：有事实根据，但让我说我一下子也想不起来了。反正我和他在一块相处，我就防备着他呢，我心里就反感他呢！）

咱刚才谈的这些都是发生的一些事，是吧？（嗯。）咱信神呢，神借着这些事是要干什么呢？每天摆设的人、事、物是让你生命进入，什么是生命进入呢？沈屹，什么是生命进入？（沈屹：对待一件事情的态度。）对待一件事情的态度、观点、存心，是吧？（嗯。）临到每件事，人都有态度、观点，这个态度、观点是什么呢？就是神说的：“看人看事、做人做事都根据神的话，以神话语为根据，以真理为准则，这就叫追求真理。”（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

·什么是追求真理（二）》）做人做事、看人看事，做人，该怎么做一个人呢？今天遇到这个环境了，你该怎么做人呢？该怎么看事呢？你原来是怎么做人做事、看人看事的？你在这件事上暴露出来的观点、态度是什么？这个观点、态度流露出来的就是你原来的、该认识的、该背叛的做人做事。咱以前举过一个例子：路上出车祸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有的人过来是看笑话的；有的人看到这个车祸以后吓破了胆，站都站不住了；有的人是借着这场车祸，他学会了怎么谋杀、怎么掩盖；有的人看见车祸以后，想的是应该怎么帮助人、救人。同一件事，不同的人流露出来的观点、态度、存心不一样。借着这个例子就是让你知道你信神是在干什么，然后找见你的存心、态度、观点。让你找你的存心、态度、观点的目的就是让你看见自己是怎么做人，让你知道应该怎么做人。你为什么尽本分呢？你是给谁尽本分呢？咱尽本分的时候不挣钱、没有地位、没有名誉，可以说这叫献上。你献上的时候也就是剥夺你的时候，神剥夺你的时候就是看你的存心，看你原有的是什么。

刘昊刚才说想爆炸了，是吧？（嗯。）这个爆炸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想爆炸？如果刘昊是在单位上班，他想不想爆炸？（不想。）刘昊，如果单位一个月给你发一万块钱的工资，让你每天坐在办公室里，过着小康的生活，你爆炸不爆炸？你绝对不会爆炸！你爆炸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张磊抢了你的工具了你就爆炸了？就不要说张磊抢了你的工具你爆炸了，就说平时张磊对你怎么样怎么样了，你就爆炸了？这是不是根本原因？从外表看是张磊引起你爆炸了，实际上呢？实际上这个爆炸的总根源在哪儿？如果你在一个单位，一个月挣一万块钱，但是这个领导总是喜欢耍笑你，或者是为难你一下，当他耍笑你的时候，你感觉他是不是在耍笑你呢？（刘昊：不是。）那你感觉他为难你了没有？（刘昊：没有。）你会感觉什么？（刘昊：应该的。）拿了人家的钱就应该让人家耍。你在单位挣了钱了，有了一份收获了，有了名誉了，有了地位了，所以你在单位受点苦，让人耍，你也甘心乐意，你没有觉得在单位受委屈，更不用说你会爆炸了。就不要说刘昊了，你们说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里的和珅脾

气大不大？（大。）你敢不敢惹和珅？（不敢。）你惹和珅，和珅敢把你杀了。和珅回了家，他下边的那些管家是怎么对待他的？是不是和对待皇上一样对待他？（嗯。）谁敢大言不惭？谁敢轻易随便地说一句话？这是和珅的管家和仆人在和珅面前的态度，那和珅去了皇上跟前呢？他就和宠物狗一样，他还得逗着皇上乐，是吧？（嗯。）如果皇上把和珅当玩物耍的时候，你说和珅心里是高兴、喜乐还是痛苦？（高兴。）谁都知道他高兴、喜乐。但是为什么呢？“皇上之所以把我当玩物耍、当宠物耍，这是他对我的‘宠’”，如果皇上不把他当玩物耍、不搭理他，你说他心里苦闷不苦闷？（苦闷。）人家越耍他，他越觉得高兴，还觉得自己和皇上的关系拉得挺好的。你去了一个单位，聚餐的时候，你们在一个餐桌上，好多人在一起了，这个单位的领导为了炫耀他的地位、名誉是不是要拿你开涮？拿你开涮的时候你会怎么？你是“属下怎么怎么……属下怎么怎么……”是吧？（嗯。）领导在饭桌上耍你的时候，你感觉到乐，感觉这是一种恩宠，你觉得领导就应该这样对你。从外表看，人家好像是踩你了，其实你是给人家当凳子了，你是为了衬托人家呢。你衬托人家的时候，你心里是不是感觉自己有功了？（嗯。）你感觉有功了，你感觉人家和你的关系友好，那你还会爆炸吗？你不会爆炸。

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给你摆设这个环境，神是要干什么呢？神就是要看你的观点、态度、存心。你说你是一个受造之物，你来这儿尽本分了，那神就要看你做的是不是一个受造之物该做的，看你尽本分的真心是什么。神就是借着一个不合你观念的环境来看你的态度、观点。你流露出来的态度、观点就代表着你在为谁说话，你站在哪一边，你向着谁，你是属谁的。信神就是要认识自己，刘昊，你从你快要爆炸的这个情形里看到什么了？你爆炸的根本原因不是周围的人怎么样，你快要爆炸和周围的人有关系，但这仅仅是一方面的原因。根本原因是什么？根本原因就是说咱忠于的是谁，你是为着谁、向着谁？你心里边的苦闷、难受是怎么来的？是因着咱在这儿尽本分不是甘心乐意的。刘昊，我说的这个话对不对？（刘昊：对。）你心里边有许多不解，或者迫不得已、无奈，这样积攒下去爆

发出来的直接就是火气、怒气，本身就有这个火气、怒气，在这个时候再碰个火花，你就容易爆炸。刘昊，你积攒的怒气实际上就是对神的一种误解，说得好听点是对神的一种误解，说得不好听点就是与神的一种对抗、反抗。刘昊，有没有？（刘昊：有。）来说说。（刘昊：经历了这么多，看到沈强、沈伟他们做的一些事，心里就特别想反抗，就有这种观点。）你说得再清楚一点。（刘昊：就是感觉走不动了。我看到他们又是打人、又是骂人的，在自己心里就认为信神的人不应该有这些东西，最起码得有个外表的好行为，外表的好行为应该守住。）他们的好行为没守住，怎么能影响到你发火呢？（刘昊：这就是信神吗？就觉得没方向了。）你是觉得在神家怎么能有这种人存在呢？（刘昊：有这种想法。）“既然有这种人存在，那这儿还是不是神家呢？既然不能称为神家了，那我还在这儿干什么呢？在我想象中、在我理想中，神家是一块圣地、净土，我撇家舍业，我撇下工作、撇下所有来跟随神了，来了一看结果是个‘污秽之地、污秽不堪’，甚至比世界还邪恶，我是不是走错路了呢？”你起初对神仅有的一点认识、敬畏都抹平了，你对自己的人生道路产生了疑惑，对自己所走的道路产生了疑惑，产生了抱怨，又无路可走，所以你就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在，在不得；走，走不得，你正处在这种埋怨时期，然后再来一个火花，你就爆炸了。刘昊，是这个吧？（刘昊：是。还有各方面的原因。）还有什么？（刘昊：自己的血压也高，胸口也疼，憋气、难受。）吃药了没有？（刘昊：吃了。）本身血压就高，再加上这个环境，加上沈强、沈伟给你火上浇油，然后再来一个打火花的，你就开始爆炸了。

（刘昊：那天，我看见沈强和老姊妹争执了，后来沈强就拿铁锹铲土往老姊妹身上扬土了，后来我又发现小嵩在地下室哭呢，当时我心里特别难受。）你说的是做饭的那个老姊妹？（嗯。）那个老姊妹现在去哪儿了？（老姊妹现在已经回家了。这个问题一直没有交通解决，老姊妹心里想的是“我跑这么远来这儿受你的这个欺负啊”，老姊妹回家也与这个有关系。后来她二十年前就有的风湿病又犯了，她就想回去。）（沈皓：还有就是老姊妹和沈月做饭做不到一块。）

（沈月：跟我做不到一块？人家没有说呀，她没有说她和我做不到一块啊，怎么是和我做不到一块呢？）沈月，人家能不能给你提一个意见呀？真是沈强家“妹妹”！（沈月：她做饭的时候我就不在边上，我过来做饭的时候她就不做了。我见她在那儿躺着了，我说你休息我来干，这就是跟我做不到一块？）沈月来到这儿还是个二百五！沈月，你能不能认识到自己是二百五？咱今天聚会就是让你认识自己呢，认识自己是要认识什么呢？认识自己就是猪八戒它二姨。别人一说你是猪八戒它二姨，“你为什么说我是猪八戒它二姨？我都没有看见我是猪八戒它二姨，你就跟别人说我是猪八戒它二姨？”沈月，你想不想进入？咱在这儿刚交通了刘昊和小嵩他俩有这种情形、表现是因着什么造成的？是因着沈强、沈伟两个人的影响，是他们给人带来了不良反应，让人对神产生了误解，可不可以说这就是拆毁？（是。）这叫打岔、搅扰、拆毁！他两个人给人带来了一种伤害，这伤害是人生命上的伤害，是人生命进入的道路上的一个绊脚石、拦路虎。刚刚说到这儿的时候，你又给咱出来表演了一下！沈月，你是怕你和沈强他们脱离了这层关系呢？沈强每天是嫌我说他，“呀！一有什么事情弟兄就说我，一有什么事情弟兄就拖到我身上了”，沈强，这不是我拖呀，这是神摆的呀！昨天徐兵回家了，我说徐兵回家这是沈强带来的后果，沈强冤屈得不行。昨天你在那儿还觉得冤屈呢，今天就立即临到同样的环境了，沈强，神公义吧！我可没有私下和人去商量，让别人去演个戏，咱都是自由发挥啊，这都是人能看到的。

每个人过来扮演的角色都是互相效力呢，各是各的进入，你得会理解什么是互相效力。小嵩，你哭了两次，哭醒了没有？（小嵩：哭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和小嘉当时看见沈强、李放打架时的那个情形一样，对神没有信。）对神没有信，还有什么？（小嵩：就是神摆设这些人事物，摆设这些狼虫虎豹就是让我看呢，就是让我长分辨、长身量呢。其实在神家发生的这些事有神管、有神话管、有弟兄管着呢。要是去了世界上比这更邪恶，然后还没有人管，这里比世界好多了。）要学会进入。会进入的人，好事坏事得益处，不会进入的人呢？好事坏事都是坏处。沈强和沈伟，今天又加了一个沈月，这是三

个代表人物。神家允许这三个人在是让你好事坏事得益处，你在这儿怎么得益处呢？神是供应人生命的，神供应人生命是怎么供应呢？神供应人生命是不择手段。上一次咱交通教会就是战场，信与不信的本就是仇敌。你看了这些事情以后你对他们的态度是什么？恨恶不恨恶？（恨恶。）不允许邪恶事物存在，可不允许邪恶事物存在的时候你还得用智慧去处理，你不能盲目地去处理。就像神交通说："那你们该怎么对待敌基督？（弃绝。）先分辨，后弃绝，别一看差不多像敌基督就弃绝，这不行，不能盲目。通过接触，通过分辨，通过了解，逐步地认定、确认他是敌基督，那就让大家自己从心里开始弃绝，然后再联合教会当中追求真理、有正义感的人起来弃绝他。"（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三十一）》）你遇到敌基督，一个人拿不下的时候，你不能拿鸡蛋去碰石头，你得用智慧去处理，或者你去联合一些能够听明白神话的人，联合下边人弃绝他、隔离他。小嵩，你可以找谁呢？你可以找刘昊，是吧？（嗯。）你可以再找其他人，你们可以联合起来把沈强、沈伟隔离起来。能不能隔离他们呀？我以前交通过这个吧？（嗯。）沈屹，用什么办法呢？（沈屹：你交通的大概意思就是孤立他。）孤立他、不搭理他。他要见证神，咱就听他见证神；他要见证自己，咱就拍拍屁股走人，这样你还害怕他打这个、打那个，还受他的辖制呢？当他感觉到周围所有的人都不搭理他的时候，他寻思不寻思？他难受不难受？你们聚会的时候，他说"神说了、神要求……"，他一见证神，你就竖起耳朵听；他一见证自己，你就劝他，如果他不听你的劝解，就和沈月一样，她不听你的劝解，那就不用劝解了，拍拍屁股走人就行了；临到干活的时候，你就叫"驴总……"，我说的话是不是够清楚、够明白了？（嗯。）我和沈强怎么说的？是不是给他说清楚了？（嗯。）我是等待着他的悔改，但是悔改不悔改是他的事。我早已经给沈强披上了"驴皮"，是吧？（嗯。）人家沈伟披的就是"羊皮"。沈月呢？沈月披的是"二百五皮"。我已经说得清清楚楚的了，给他们披上这个皮，是不是让人一眼就能看见呢？同时我也给了他们悔改机会了。给他们悔改机会的同时又告诉你说，你该怎么对待他们，该怎么和他们相处。他们的言行举止，所说出来的、做出来的，你是不是该分辨、该认识？该有你的态度、观点？这个态度、观点是不是就证明了你的人性了？（嗯。）

刘昊在这里消极、软弱，小嵩在这里哭，这是一种什么表现？（懦弱。）他们流露出来的是一种懦弱的表现，那这里边还流露性情方面的哪种表现？（敢怒不敢言。）敢怒不敢言不是一种性情。他们性情方面有一颗善良的心，这是不是一种善良？（是。）还有一种向往正面事物的心。他向往正面事物，他相信有公义存在，但是他现在看不见，所以他才痛苦、所以他才难受、所以他才发火，“公义在哪儿？公平合理在哪儿？善在哪儿？美在哪儿？为什么在这儿还有邪恶事物存在呢？这些人为什么这么恶呢？这儿都没有善，哪儿还有善呢？这儿都没有爱，哪儿还有爱呢？这儿都是拳头说话，谁拳头大谁厉害谁就说了算，那神还能在哪儿作王掌权呢？”无路可走。这就是说，从外表看他们是一种懦弱的表现，从正面看他们是一种善良的表现。怎么说善良呢？他没有和你去比拼，没有以眼还眼、以恶制恶，“你拳头大，我比你拳头还大呢”。沈强说什么呢？“沈伟你看，我和这个吵和那个闹，他们和我说话都得考虑，他们不敢随便和我说话”，这句话流露出来的是什么？他流露出来的是一种撒但的生存法则——枪杆子底下出政权，邪恶！你虽然信神了，但你高举的还是邪恶，你向往的还是邪恶，你向往的就是恶掌权，你向往的不是善掌权，不是正义掌权，这完全就是两种表现。你从外表看，沈强消极了没有？沈强不消极，是吧？（嗯。）小嵩消极了，刘昊消极了。可是神在那边看见了他们的什么态度、观点？沈强、沈伟他们相信不相信真理的存在？相信不相信有正义掌权？他们对神话是疑惑、猜疑，不相信，没信，他们是在事奉神的同时搞着个人的经营，经营自己的地位、经营自己的名誉，打着事奉神的旗号高举撒但，在搞拆毁。在灵界看，撒但要争夺人、管理人呢；在物质世界咱看见了，沈强在这儿是不是想作王掌权呢？是不是想争夺人呢？（是。）他想用拳头说话、想用血气说话，想把人控制住，这是流露出来的一个态度。就像沈月刚才说的那几句话，是不是把沈月的性情暴露出来了？沈月接受不接受别人的意见？（不接受。）你说沈月会不会“照镜子”呀？（不会。）她绝对不会“照镜子”。沈月不“照镜子”你说她能知道自己脸上有黑吗？能知道自己是猪八戒它二姨吗？她就是“天女下凡”她也不知道她是“天女下凡”，就不要说她是猪八戒它二姨了。如果说正常的一

个人，别人给他说出他的问题来了，“呀，怎么别人对我还有这种看法呢？为什么呀，你给我说说呀。”他想怎么呢？他想去改变。当别人说他是猪八戒它二姨的时候，他是不是要问呀？“为什么你要说我是猪八戒它二姨呢？我是鼻子长？还是耳朵大？”问了以后，“呀！我得做个手术，化妆化妆，我不能当猪八戒它二姨，我得把这个耳朵割一割、鼻子割一割”，他追求向往的是想做人，不想做猪八戒它二姨。可是别人一给沈月提意见，她是什么表现呢？“谁说我呢，谁说我呢”，就是大红龙的那个手段，谁敢说实话就割了谁的舌头。沈月不是改变一下自己的形象，重新做人，而是要堵别人的嘴，不让人给她提意见，这是说外表的言行举止。外表的言行举止暴露出来的是什么？暴露出来的就是你的态度、观点。你这个态度、观点正是神所要检验的。

咱上次交通了神拣选人，是吧？（嗯。）神怎么拣选人呢？神一直在等待看你的这个态度、观点。神是在什么时候看你的态度、观点呢？神是在你临到不合你观念的环境时，神看你流露出来的态度、观点是什么。刚才说小嵩、刘昊流露出来的态度、观点是什么呀？他们流露出来的有一个懦弱，还有一个善良、向往正义的心。那神看到他们的这个态度、观点以后，神是什么心情呢？在咱来说，是说神的性情呢，但当神看到他们这个表现以后，流露出来的是一种心情。什么心情？（哀愁。）你看到神哀愁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有路途了？你能不能让神哀愁呢？（不能。）那你应该让神怎么呢？（让神喜。）怎么才能让神喜？（……）追求做有正义感的人、有负担敢于担责任的人、诚实人。你要做神所喜悦的人，你不要管人怎么看，你不要管人怎么评价你，你更不要管沈强怎么评价你。你也不要看这里边有多少是追求真理的人，有多少是不追求真理的人，你要是这样看，那你就是在研究神了。你要是根据你的看事观点来看事，你什么也得不着，只能把你自己害了。神说：“为什么总提性情得变化呢？因为性情不变化人就是神的仇敌。”（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三）》）神说人就是神的仇敌，你信吗？神说神来在地上要得着一班人，神得着的人占多少呢？寥寥无几！神说：“到有一日，我所恨恶的人都退去了，我的大功就告成了。”（摘自《话在

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零七篇》）这些话合乎你的想象吗？你想的是神得着的人会越来越多，其实是越来越少。当你明白这些的时候，你还有什么想法吗？你看到这个世道、看到人人都是魔鬼样的时候，看到人人都不追求正义、没有向往正义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寻思？“呀！这才是真正的神家”，为什么这么说呢？“真是丰富的宴席，神摆上这些人事物，让我看到这些人就是神所揭示的，个个都是魔鬼，狼都不如！人吃着神的、喝着神的，却跑外道，纯粹就是一个魔鬼！”当你看见别人都是魔鬼的时候，一个是对自己的一个警醒，再一个看到自己没有走到沈强那个程度，还不是沈伟、不是沈月。当你看到自己不是沈伟、不是沈月的时候，你应该是什么心情？是不是有一丝的安慰？你是不是越走越有劲呀？（嗯。）那你还流泪吗？

针对这个环境咱举个例子就好理解了，刘昊和小嵩好比是在同一所学校、同一个教室里边上课，刘昊和小嵩因着什么流泪、痛苦啊？“这么多人怎么就不好好学习呢？这么多人的成绩怎么就这么差呢？”你因为别人成绩差而痛苦，你因别人成绩差而对学校失去了信心，你说这人傻不傻？小嵩，你该怎么做呢？（小嵩：自己好好学习。）你看见他们个个都是这样，看见他们个个都是沈伟、个个都是沈月，你应该跳舞、歌唱，为什么呢？你被神拣选出来了呀！这还能流出泪来？还能跑到地下室流泪去？你唱歌、跳舞完了以后该怎么呀？“哦，神拣选上我了，我还得怎么呢？我不但自己得着了，我还得去帮助别人、扶持别人，现在是庄稼多工人少，我怎么能把我所得着的供应给更多的人呢？我怎么能把像我这样情形的人,像我一样活在痛苦中、活在消极背叛的过程中的这些人挽救回来呢？我怎么就不让沈强得逞了呢？我怎么能把沈强这个台给拆毁了呢？沈强老拆弟兄的台，我在这儿得帮弟兄一把。弟兄去其它地方了，我不敢踩沈强，我可以在背后踩他的脚后跟、挖他的墙角，我看谁还受沈强的影响呢？我给他交通交通。”你要是这样实行了，是不是就成了我的助手了呀？（嗯。）

我当时为什么要卡着沈强？这就是神一段时期的一种作工方式、方法。在那个时候，我和沈强是在一个地方住，我打着他、卡着他，沈强老嫌我踩他，我不踩他能行吗？神说什么了？神说："子民越成熟证明大红龙越垮台，这是让人明显能看出来的，子民的成熟是仇敌灭亡的预兆，这是'较量'的一点解释。"（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说话的奥秘揭示·第十篇》）子民越成熟大红龙越垮台，在众子民还没有成熟的时候，该怎么办呢？是不是得看着点呢？也就是把假带领、敌基督卡着点、管着点，神选民这才安全，不然就被他们给搅和了，就是说拔出稗子不能带出麦子。在这个时候对待你就像对待小孩子一样，那就得把那个危险品拿得远远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就必须得把沈强踩在脚底下，踩住他，每天卡着他，让他不能发威。他每天痛哭流泪，是吧？（嗯。）他就是痛苦还得干活，让你看见神家公义不公义？（公义。）让你看见神家公义、圣洁，让你有信心追求。可是这一段时间，我不在沈强身边，我看不见他，所以我就不踩他了，这是不是神作工的一种方式呀？带你走两天就得让你独立生活生活，看看你如何，能不能独立生活。沈强只有我不在的时候他才能发威，是吧？（嗯。）神作工的原则你得知道，神作工是怎么呢？神说："因着我太爱脸面，我不愿意因着我的缘故把别人的'铁饭碗'砸碎，所以我趁机退出'厨房'，让别人也有'出头露面'的机会，这样我的心里才踏实，我不愿让人高看我而低看别人，这样不合适。"（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四十二篇》）神要退出"厨房"，让人大显身手。你说不让沈强大显身手能行吗？让他大显身手的目的一个是让他把他原有的东西都流露出来；一个是我带了沈强两年了，我撒手看看沈强长大了没有，看看他自己能不能约束住自己的这个本性。我对沈强是一个观察，对你们同样也是一个观察，把沈强放在你们身边，你看见沈强来了、沈伟也来了、沈月也来了，"弟兄跟他们不在一个地方住了，弟兄也不管了，晚上也不踩了，他们是不是开始篡权呀？"有的人失去信心了，他是不是就跟随沈强这个势力派了？"来吧，还是沈强这个权利厉害！"张磊是不是受感染了？张磊也不和刘昊多交通了，就能直接从刘昊手里去抢东西，做出来的是强盗的行为。神今天是话语成就一切，咱是行为成就一切。张磊，你上一次告诉我，你要追求做有正义感的人，是吧？（嗯。）这个正义感和这个强盗的行为怎么区别？咱不要把这个正义感给扭曲了，一说这个正义感好像是什么呢？

好像是刀枪不入。“让他们看看我这个‘正义感’，我是刀枪不入，让他们看看我这个钢是怎么从火里边炼出来的，让他们都看看我的硬度”，张磊，正义感不是比试你的硬度。什么是正义感？为了正面事物去说话、去做事，这叫正义感。不是说你说话强势就是正义感，你不要进到迷途岔路里边。刘昊和小嵩这个表现里边有没有正义感？（没有。）没有正义感？（嗯。）你要说他一点正义感也没有的话，他也不会有这个表现，他有追求正面事物的向往，这是不是也有一点点正义感呢？（嗯。）有一点点正义感，只不过是不敢持守、不敢发表出来，在内心世界中有一种不服、不满，“神为什么让他存在呢？为什么让他这样做呢？”这是不是正义感？这个正义感有一种星星点点的感觉。

咱刚才说临到事神看人的态度、观点，是吧？（嗯。）让你从周围的人事物环境当中看见神的作为、看见神作工的一种方式方法。神供应人生命是不择手段的，这么长的时间，神专门摆设了一个环境，摆设什么样的环境呢？神摆设环境让我离沈强远远的，不卡他了、也不打他了，让他自由发挥。神给了沈强一个环境，给了刘昊、小嵩一个环境，当你临到这些环境以后，你的正义感何在？你给我反映了多少事情呢？你什么时候和下边的弟兄姊妹联合起来，把他们三个人隔离起来了呢？你做了没有？你没做！你每天做的就是什么呢？你每天就是干活，在你的观念里认为你干活就行了。咱干活有一种什么感觉？让我看见有一种“行尸走肉”的感觉。咱看过电影，行尸走肉的干活是怎么干呢？简单来说，就是打不起精神来，是吧？（嗯。）手是耷拉着的。你看看咱这些干活儿的人是不是都是这样的呢？也就是说，你的思想从你干活的时候就表露出来了。咱今天聚会交通围绕的中心就是让你从神摆设的这个环境里边知道神作工的方式、认识神作工的原则。这里边有几个原则？一个原则就是神供应人生命是不择手段，让你好事坏事得益处；一个是带着你走一段时间神就撒手，看看你有没有长进，有没有变化，能不能独立生活；再一个原则就是神给你摆设环境，借着周围的人事物来检验你。你看约伯，神给他摆设谁呀？强盗、土匪。如果沈强借着这些揭露解剖在这儿被作成了，那

他是一个衬托物；如果作不成，沈强就是强盗。咱就说得不好听点，就说沈强是强盗，你允不允许强盗来神家效力呢？不管强盗如何，神要看你在临到强盗的时候，你流露出来的态度、观点是什么。咱上一次交通了神怎么拣选人，神在拣选人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原则就是，神拣选一个人不是看你一时的表现，神是已经观察你许久以后，才定你的结局归宿。神观察你许久以后，神要看你最后时期是否能为神摆上。

临到不合观念的环境时得认识人的态度、观点（二）

咱现在对什么是态度、观点、存心能搞清楚了吧？临到每件事，你能从这件事里边看到人流露出来的态度、观点、存心是什么吗？能不能看出来？（……）人不管做什么事，对自己的这个态度、观点根本不搭理，根本不管、不过问。每件事情流露出来的态度、观点是那么明朗的，你们是看不见还是不管？（张磊：看不出来，不明白。）做一件事，根据他的言行举止、他的表现就能看到这个人的态度、观点是什么。从他的态度、观点就看到了他做人做事、看人看事的根据是什么了，这个时候这个人的看事观点是站在神一边的还是出于撒但的是不是就定了？这就是神所要看的。你对神所要看的东西根本不搭理，那你可能蒙拯救吗？临到环境，认识你的态度、观点、存心是什么，分辨别人的态度、观点、存心是什么，这是信神之人必须要学的一个功课，也是必须要进入的一个功课。每个人不管遇什么事，都有一个态度、观点，这个态度、观点就代表着你的性情。性情变化就是你的看事观点的变化，你看事观点的变化就是你对这件事情的态度、观点的一个变化。所以说，你遇一件事情必须把你的态度、观点拿出来，这是必经之路！

那天沈强跟我说，门口有个老太婆在那儿骂骂咧咧的，骂了多长时间，沈强说："我再等等，我看她还要骂到什么时候呢，她根本就不知道这儿住的是什么人！"沈强紧接着又说："看看沈伟、看看李智，她骂一下试试，去了哪儿她都想撒泼打滚胡乱骂人，我就等她再骂一下呢！她根本就不知道这儿有什么人！"你们听了这话是什么味道？（小嵩：神家像是贼窝、土匪窝。）你首先从沈强说的这句话里边把他的态度、观点找出来，他的态度、观点流露出来的是什么？（小嵩：枪杆子底下出政权。）你不能总结一句话就完了，这太直接，太笼统了，得有细节，有细节人才能结合得上，才能跟上交通的这个节奏，你走得太快了，他跟不上，他就是听了你交通的也不明白。沈强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他说第一句话的意思是他还在忍耐着呢，紧接着就说什么呀？"这个老太婆有眼无珠，有眼不识泰山，你就不看看我沈强是谁？你在我面前都敢骂，老天！你以为这儿就是我沈强一个人？你看看我们这儿有沈伟、李智……他们都是什么人，你还敢骂？你根本就不知道这儿有什么人。"沈强把这些话还拿到我面前来说，你说我听见他说的这些话，我心里是什么味道？沈强直接来挑衅我了！我在这儿是要建造什么呢？（建造国度。）建造国度是让外边人、家里人都竖起大拇指，我说咱这儿是一班什么人呢？这儿是神所拣选的、要剩存下来的、能荣耀神见证神的子民。而沈强告诉我说，"那老太婆就不知道这儿是一茬土匪、强盗，她还敢来这儿撒野！"沈强直接把我给控告上去了。这是不是与神告状去了？意思就是"弟兄，你不要每天起来欺骗神了，你带的一茬什么人？老太婆不知道，弟兄你还不知道？"他就和神说去了。"你看看我沈强，你看看沈伟，你看看沈月，你看看李智，还有张磊，多么'威武雄壮'！"李智没有做什么，但是被沈强看上了，沈强主要是看上了李智高大、勇猛，是吧？"就这茬人在这儿，你一个老太婆都敢过来试探、辱骂！"他就把我作的工作直接给否了、控告了。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从沈强的言行举止里边看到他的什么了？看到他的观点、态度、存心了。他这里边是什么态度？他的态度就是比试拳头，去了哪儿都比试拳头。他的观点是什么？拳头掌权、拳头说话。"只要有我在，只要有沈伟、张磊在，咱这儿就存在，你们在这儿就不会受人欺负。我们要是不在，那老太婆得欺负、谩骂死你们，谁过来都能欺负、谩骂。只要有我在，老太婆她骂一骂试试，她再骂两下试试！弟兄，你看你还

得靠我和沈伟、张磊来保卫你的家园！”从沈强的这个言行举止当中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沈强的态度、观点。沈强的观点是谁主宰、谁掌管呢？拳头主宰、拳头掌管。

沈强说的这个话把神话全给否了，可不可以说沈强不承认神的主宰呢？神说狼虫虎豹不能临及你的帐篷，沈强信吗？每个人的身量不一样，神对每个人的试炼也不一样。要是对别人来说就不需要用老太婆来试炼，但对沈强来说，就用老太婆来个小小的试炼就行。怎么试炼呢？撒但在灵界控告了，“让老太婆过来骂他两句，你看你所拣选的沈强是什么态度呢？”他和老太婆都能比拳头，你说羞辱不羞辱？（沈强：我没有这样说，我是说她要是再骂的话就教训教训她……）我在这儿说了半天了，沈强听我说话了没有？沈强还要教训教训她。（沈强：她骂人，她觉得她厉害，那就较量较量。）咱和她比厉害吗？咱来这儿不招惹是非。（沈强：咱是信神的人，咱得忍耐，咱得包容她，她骂几句，咱不搭理她也就算了。她要再骂咱，那就得说她呢……）这还叫包容忍耐呢？沈强，你第一句话还说咱得有包容忍耐，第二句话就是她再骂我就要怎么怎么，这叫不叫包容忍耐？沈强，你刚才听懂我说什么话了没有？（沈强：遇到什么事用真理解决，神给咱摆的环境，就是让咱忍耐呢。）遇什么事，神要看你的态度、观点、存心是什么。也就是说，遇到什么事的时候，首先你心里得有神，你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第一反应应该是什么？“神看着呢！”也就是你得给神一个答案，给神一个什么答案呢？你高举的是谁？你见证的是谁？你凭什么活着？什么是你的生命？神是不是要看这个呢？（嗯。）如果你还依然活在撒但的权下，如果你高举的依然还是撒但的生存法则，那你就不是属神的人，你必然是灭亡的对象！神就看你这个态度、观点。你临到这个事的时候，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呢？就你这个拳头高于一切的观点，咱交通了多少次了，可是你的态度、观点依旧是拳头高于一切。就不要说交通多少次了，刚刚我在这儿还交通着呢，沈强你就又是那种表现。你揣摩不揣摩我交通的是什么意思？沈强看不看自己的态度、观点是什么？沈强还在那儿辩

解呢，“我的意思只是想教训教训她”。沈强，我不和你说这个事，我说的是从这件事里边你流露出来的态度、观点、存心是什么。

我跟你们说这个事是什么意思呢？我也不是说要对沈强怎么样，我给你说的意思主要是：借着沈强这个事你怎么去看他的态度、观点、存心，你会看他的态度、观点、存心了，也可以说，你就会分辨人了。他是不是敬拜神的人？他是不是子民？还是说他是大红龙的孝子贤孙？从他的态度、观点、存心去看，是不是就一目了然了？（是。）你可以看出他的态度、观点、存心是什么了，你就可以解剖他了，你也可以和弟兄姊妹去交通，你也可以帮助他，也可以和弟兄姊妹一起去揭露解剖他、罢免他。当众子民都能达到这个程度的时候，神再去把这些人挪去的时候，众子民受不受影响呢？（不受。）如果这个时候你把沈强、沈月、沈伟踢出去了，你说别人会怎么看？后进来的新人会怎么看？如果你是刚过来三天的新人，你看见沈强带领大家干活那么积极，看见沈伟每天起来干活，而且人家还是主干，还是技术人员，他们给你的印象是什么？你是不是觉得沈强挺忠心呀？挺忠心、挺用功的，而且在神家还是个骨干呢，这个印象就会种在你里边，你会根据人外表的好行为去看人看事。这句话能理解吧？（嗯。）你说沈强有没有外表的好行为？（有。）什么外表的好行为？（张磊：干活能受苦付代价。）他能受苦付代价，你看这个是好行为，这个好行为就把你给迷惑了。所以说，现在你得把人的好行为和人的真实的行为区分开。为什么要说他是好的行为呢？因为他的心没动，只是肉体在动，那就是一个好的行为。如果他的看事观点转变了，他的心动了，因着有神话作根基、有正确的看事观点而带来了他外表活出上的变化、行为上的变化，那这个人就变了。如果不是因着有神话作根基、有正确的看事观点促使他去作这个工作，那再作这个工作，里边肯定也是交易、欺骗，是不可告人的，所以说，他作的这个工作就成了外表的好行为了。我说这个好行为的意思是怕你们误解了，把沈强举起拳头和人干仗当成好行为，还说沈强这样做是在保护神家呢。沈强在干活上边不惜力，能主动去做，这也是一个好行为，你们别被他的这个好行为给迷惑了。这是说沈强的看事观点。

咱再说说李放，你们对李放有没有认识？李放一向流露出来的是什么？李放流露出来的主要是争强好胜。他和谁都去争强好胜，这是他一贯的表现。他在一线打仗的时候也好，和弟兄姊妹相处也好，人家反映的都是什么？都是贬低别人见证自己。李放，别人给你提出一个意见，你不是听别人的意见，你是非得把别人给打回去，你养成这种习惯了，你到了我这儿，我给你说的时候你能不能听进去？我跟你说的话你不是听不进去，你是压根就不听，你只管发表着你的观点、态度。那天干活的时候，李放让按他的方法去干，我说："按你的这个方法根本没法干。"我把原因、细节给李放说了，周围的两三个人都听懂了，他不吭气。他不吭气，那我说的话他听进去了没有？（没有。）李放就没听懂我说的这个意思，在我说李放的时候，李放持守着他的观点，李放再三和我说让我采纳他的意见，说了几次以后，我说："李放，你没有听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意思。我和你说什么，你怎么就听不进去呢？你要觉得你那个方法可以，那你试试，能行的话咱就按你说的方法去做。"你说李放知不知道他的这个方法行不通？（知道。）他知道，但他觉得在人面前怎么呢？"我给你提出这个意见你不听，太丢脸了！"他就没有时间去考虑我所说的这个事情是什么，所以他也没考虑这件事情能不能做成，他只是一心扑在了他的面子上。李放为什么要持守这个办法不放？因为这个办法是李放提出来的。我说："李放，你说的这个就不切合实际，就不成立，就做不成。"我要告他做不成，把他说的这个方法给否了，你说他能接受吗？（不行。）李放坚持说了几次之后，我还是没采纳，最后李放说"你想怎么弄就怎么弄吧"，一甩脸站起来就走了。我还在那儿解释，我这么做是什么什么原因，李放看着我不听他的意见，他就走了，听不进去了，这是个什么态度？李放和我说话的时候，和我交通的时候，他的态度、观点是什么？他把我当回事了没有？（没有。）昨天又是这样，三四次了，他和我都是这样的，你说他和周围的人呢？这是说李放的这个态度、观点。李放的这个态度、观点是很明显的，就是特别持守自己，持守自己到不可理喻，就是不成立的事情他都要持守。我和别人说话的时候，我有没有强制让每个人都听我的？（没有。）我首先是把我的态度、观点给你说出来，然后我又跟你说我为什么要这么

做，我把我做这件事情的存心和这件事情的可行性都和你说了，我要听你的意见。你要是看见有不可行的地方，我会不会持守我的？（不会。）我这样做是不是给你立了一个标杆？（嗯。）

有时候，我所做出来的这个事情，我所做出来的这个决定，只要是我说的你就不吭气了，这是不是也是一个态度、观点？（嗯。）这是一个什么态度、观点？我所说出来的这个事，在你那边可能已经看出来有问题了，这个事不成立，但是这个时候你还开口说不说呢？（说。）有没有不说的？（有。）我经常听到有人说“那件事弟兄已经说了，所以我就再不吭气了”，这个话经常有人说吧？（嗯。）就像前两天干那个活儿的时候，我想出来了一个办法，我想出来的那个办法最后是不成立的，是吧？（嗯。）可是当我还没有实施那个办法的时候，你已经看见这个办法不成立、不可行了，有没有这种情况？（有。）这就借着这个事暴露出你的一个态度、观点了。当我要做这件事的时候，我是和你商量了，是吧？（嗯。）我和你商量的时候，你可能意识到这样做有个不好的后果或者里边有不成立的地方，你意识到了但是我没有意识到，这个时候你提不提意见？（提。）这是一个观点。有的人他不提，他为什么不提呢？不提的人多还是提的人多？（不提的人多。）那你说不提的人他有什么观点？（因为大多数的人他也不敢确定对不对。）他不确定是因为这个事情还没有做出来，所以谁也不确定。但是这个事情没有做出来以前，你得有一个思考啊，你得思考这个事情能不能行得通。如果你看着这件事情会有不好的后果可能行不通，那你说还是不说？（沈强：说。）沈强肯定会说，这个我相信，因为沈强根本就不把我看在眼里，所以沈强肯定会说。

遇每一件事每个人都有一个态度、观点，咱不是论这个事的对错，主要是看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不说有不说的态度、观点，说有说的态度、观点。不说的这些人，他们的观点也是不一样的；说的这些人，他们的观点也是不一样的。一般的人都是看外表的行为，看

你说还是不说，我在这儿，不是看你说与不说，你说也好，不说也罢，我关键是看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不说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就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我来这儿是追求生命的，你让我做什么我做什么，这是我的本分。我把我的本分尽了就行了，额外的事和我无关”。这是不是就把这个人的态度暴露出来了？（嗯。）另一种态度就是“事情是你做呢，你是带领，你是负责的，你说了谁还敢说呢，或对或错都与我无关，我不能扶约柜去吧”，是不是有这样的心思呢？（嗯。）这是不说的两种态度，一种是因着没有责任、没有承担、没有担当而不说；一种是带着一种敬畏不说。你这个存心、观点，你自己心里应该是清楚的。你清楚了之后不是让你一笔带过，你得找着你的这个态度、观点，你把这个不说的态度、观点找出来了，你看你的态度、观点神认可不认可，神称许不称许。神称许的你去做，神不称许的你不能做，这是不说的两种态度、观点。那说有几种态度、观点呢？一种是“我得看这件事情能不能行得通，我得深思熟虑，看这里边有什么后果，在还没有造成这个后果以前，我就得刹车。不管是谁说的，就是弟兄说的，我也得把这个后果告诉弟兄。你采纳不采纳是你的事，但是我必须得把会造成的后果给你说出来”，这是一种负责任地说。还有一种说是为了露一手而去说的，“就是弟兄说了我也不愿意听，我也得先把弟兄说的否了。我这儿有个什么观点……弟兄你得听我的”。还有什么？“只要是我做出来的，只要是我说出来的，只要是我认为对的，别人谁也不能说。我做的、我说的，那就等于是真理，谁也不能触碰，谁触碰我就和他没完！”这是不是也是一个态度、观点？（嗯。）这个说还有一个态度、观点，就好比我看见沈强做什么事了，我和沈强去说，沈强根本听不进去，沈强不听我说的，而是一味地在说着自己怎么怎么委屈，这是一种什么态度、观点？这就是没有把我当人待呀。我在这儿说话的时候他听不进去，你说我算什么呢？在他眼里我算不算人？我和你说出话来，你听了以后应该是考虑一下吧？先听听我说什么话了，但沈强听不进去。还有李放，我说什么话听都不想听，不是在这里边揣摩我给你讲的是什么理，这件事能做不能做，你的这个方法怎么不成立，我在这儿耐心地跟你说，你听不进去。神一直是要看你临到一件事流露出来的态度、观点是什么，所以咱先去分辨、认识这个态度、观点，然后从态度、观点上去转变。

0157 凭观念想象永远不能认识神

1　神的公义性情是神自己真实的实质，他不是人塑造出来的，不是人编写出来的，他的公义性情就是他的公义性情，与受造之物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任何瓜葛；神自己就是神自己，他永远不会变成受造之物，即使他成为受造之物中的一员，他原有的性情、他的实质也不会改变。

2　认识神不是认识一个事物，不是解剖一样东西，也不是了解一个人，不是了解一个人。人如果以认识一个事物或了解一个人的观点或方式去认识神，那你永远都不可能达到认识神。认识神不能靠经验，也不能靠想象，所以，你千万不要把自己的经验与想象加添在神的身上。

3　你的经验与想象再丰富也都是有限的，更何况你的想象不符合事实，更不符合真理，与神真实的性情与实质是格格不入的，与神真实的性情与实质是格格不入的。凭你的想象你永远达不到认识神的实质，唯一的途径就是接受从神来的一切，然后去慢慢地体验，慢慢地认识。总有一天，因着你的配合，因着你对真理的饥渴慕义，神会开启让你真正地了解神、认识神认识神。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独一无二的神自己　二》

0096 彼得对神最有认识

1　彼得在神面前尽忠多少年，不曾发过怨言，不曾有过埋怨的心，就是约伯也不及他，而且历代圣徒都远远落后于他，他不仅追求认识神，而且是在撒但施行诡计之时来认识神。这样，就使他多少年的事奉都是合神心意的，因而不曾被撒但利用。

2　他吸取约伯的信心约伯的信心，但看清了他的短处，约伯信心虽大，但在灵界的事他缺乏认识他缺乏认识，所以说出了许多不合实际的话，说明他的认识仍然是肤浅，仍然是不能达到完美，仍然是不能达到完美。所以，彼得一直注重摸灵中感觉，一直注重“观察”灵界动态，所以不仅神的心意他能略有体察，而且撒但的诡计他也略知一二，从而是历代以来对神最有认识的人。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八篇》

信神能得着什么？（一）

李放，之前我就和你说过让你把那边的那个活儿干一下，而且我还告诉了你细节，具体怎么做都和你说了，你也听明白我的意思了，可我昨天过去看的时候，发现你根本就没有按我说的去做，我昨天说了你之后，你怎么想呢？（李放：你一提这事，我心里就想我不能再应付糊弄了。）今天咱谈起这些个生活琐事了，李放，你是怎么做这个事的？你看见这个事大不大？（李放：不大。）“鸡毛蒜皮的一

件事，弟兄来了就不能谈一些大事？不能谈一些正事？你谈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有什么意思呢？”李放，你想不想这事？（李放：没想。）那我谈起这件事了，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是迎合？“呀，弟兄谈这个呢，我得听听”，还是说想从弟兄口中听一些奥秘呢？李放，你喜欢听什么？（李放：没有。）没有自己的喜欢，是吧？（李放：嗯。）那你来这儿就是出力干活的，什么也不听？李放，我现在就是要看你的态度、观点，你对我要谈的这件事，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你是喜欢还是厌恶？你总得有个态度吧？（李放：嗯。）你是什么态度？什么观点？（李放：喜欢。）喜欢？那你说说你喜欢的原因在哪儿？（李放：喜欢这里边有真理可寻求，涉及人性情变化……）你说说这里边涉及什么性情呢？（李放：……）沈屹，你是什么观点？（沈屹：厌烦。）你厌烦的原因是什么？（沈屹：觉得这就是些不起眼的事老说老说，提这些事的时候我是不愿意听的，但刚才你往另一方面谈的时候我听着才有点感触。）我引导了你一下，你有点感觉了。（沈屹：嗯。）沈瀚，你呢？（沈瀚：基本上和沈屹说的一样。）我就不一个一个地问了，你们自己是什么观点、态度，自己清楚，是吧？（嗯。）我为什么要问你们这个话呢？就是让你自己看看你是不是追求真理的人、是不是来信神的。神是看人什么呢？神给人摆设人事物环境，神看的就是你的态度、你的观点，神就是要看你是不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怎么来衡量你是不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呢？首先你得先清楚什么是真理，是吧？（嗯。）什么是真理？真理是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做人做事、看人看事都得有神话依据。你对一件事是怎么看的？你是怎么做事的？你是怎么做人的？你又是怎么对待别人的？你评价一个人是怎么评价的？你评价一个人的态度、观点是什么？神就看这个。就今天我和你谈你所做的这个事时，你流露出来一个态度、观点是讨厌、厌憎，这证明了一个什么问题？（不喜爱真理。）你肯定不是追求真理的人，你肯定不喜欢真理，你不喜欢正面事物。也可以说你就不知道什么是真理，你也不知道什么是信神，不知道信神是来干什么，这是肯定的。所以我让你问问你自己，看看你究竟是不是一个信神的人，这就相当于是一次考试，让你答卷呢。什么是信神呢？信神就是遇事不放过，大事小事都不放过，从这些事上寻求真理，这才叫信神。

你求真求细一直往前走，你走到哪儿、配合到哪儿，神就作工作到哪儿。什么是追求真理呢？看人看事、做人做事都根据神的话，以神话语为根据。神为什么道成肉身来拯救人呢？是因为人败坏了。怎么败坏了？人连做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人，和人之间沟通不知道该怎么沟通，对待一个人不知道该怎么对待，对一件事情他看不清、分不清，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对错，分不清好坏，所以说你得追求真理。你追求真理了，你活出来的就是个人样，你活出来的是一个受造之物的样子，神说你才能剩存下来。神造了你，是让你干什么呢？是让你彰显神、荣耀神，最起码活出来的是一个受造之物的形象，可你活出来的就不是个人样，你活出来的是个鬼样！这是不是羞辱神？（嗯。）我和你说这些事、谈论这些事是要怎么呢？就是要给你一条路。你今天走的是这条路，我给你交通的是另一条路，你的看事观点和我的看事观点是两种不同的看事观点，你看神要的是哪一种，然后你跟着神要的那一种去走。你也看见了神要的是有良心、有理智的人，要的是一个有人样的人，是吧？（嗯。）如果你都看着一个人是有人样的人了，那你说神是不是看着他有人样呢？（是。）如果解剖开以后，你看着他就没人样，就是个鬼样，你都看着他是鬼样，神能承认他是有人样的人吗？（不能。）所以你走的那条路就是一条死亡的路，是该死的种类。你信神是来干什么呢？你来信神了，你和我相处，你要知道你从我这儿能得着什么。李放，你从我这里边能得着什么？（李放：能得着和神关系正常的一条路。）沈平，你从我这儿能得着什么？（沈平：真理。）咱不要说冠冕堂皇的话，实实在在的，你从我这儿能得着什么？（沈平：我就是来得真理的。就是说在大事、小事上都不放过，这就是喜爱真理、追求真理，这才是顺服神，这就是我的愿望。）每一个人心里想的，嘴里说的，和沈平是一致的，都是这么想的。小工，你是不是这么想的？你是不是和沈平一个想法呢？（小工：嗯。）沈军，你和沈平想的一样不一样？（沈军：基本上一样。）沈平说的这一番话，你们能不能听出来是什么话呢？（冠冕堂皇的话。）这是理论、道理、属灵术语，也可以说是你的一个初衷，是吧？（嗯。）你嘴上说的是来得真理呢、来追求真理呢，实际上你知道什么是真理吗？（不知道。）你不知道什么是真理。即

使神交通了，告诉你真理是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是做人做事、看人看事的依据，你知道什么是做人做事？什么是看人看事吗？你问过吗？你搭理过吗？你不搭理！你嘴上说的让别人听着你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但实际上你对真理是不搭理、置之不理，能听懂这个话吗？沈平，你说你是不是置之不理？（沈平：有时候就是不搭理，有时候心里想着得寻求呢，不寻求不行。即使嘴里边常念叨说真理是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但……）沈平，你说的这些话，就是再说一箩筐也还是这两句话。你们能听出来是什么感觉吧？（嗯。）沈平说的这几句话，这只是一个字句，就是神说的："他们注重的并不是我的作为，并不是我的心意，并不是真理，而是字句，是让人死的字句，这样的人怎能与我相合呢？"（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当寻求与基督相合之道》）字句让人死，字句不是真理。我现在给你讲的是实在的，而你说的是些什么？你说的是些空洞的字句道理，没有实际。实际、实际，你得把神话带到实际生活当中，你怎么去实际地经历？怎么实际地去体验？怎么去追求真理？怎么去下功夫？咱来点实在的！

刚才说小工和沈平的观点是一样的，是吧？（嗯。）如果小工和沈平的观点不一样，小工会不会从家里出来呀？"撇家舍业的，一个人来到这儿，虽然有家庭，但过得和光棍一样，而且钱也不挣，在这里是干什么呢？"这些想法在小工心里，所以，小工这段时间看到什么也烦，是吧？（嗯。）这些烦是怎么来的？小工来的时候他追求什么呀？他和沈平是一样的，"我是来追求真理的，我是来追求生命的，我是来追求存活下来的，我是来追求逃脱灾难之苦的……可我来这儿待了一年了，这真理在哪儿呢？怎么逃脱灾难呢？"小工心里是不是有一个大的问号啊？（嗯。）所以现在小工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小工，是不是这种感觉？"我来这儿是追求真理呢，结果什么都没得到，来了就是干活，就是三点一线、两点一线。我干活儿还嫌我干得不好，甚至还嫌我不干呢，我来追求真理了，你给我什么了？"小工，是不是有这想法？（小工：……）这不仅是小工一个人的想法，你们每个人都要经历这个想法。沈平现在可能还感觉不到呢，因为沈平来这儿的时

间短，没有小工时间长，是吧？（沈平：嗯。）还没有“倒霉”的那种感觉呢，现在只感觉了不起，是吧？（嗯。）沈屹是不是也有小工的这种感觉？（沈屹：有。）人人走的都是这个路。今天我把话给你们挑明，就不要说你来跟随我了，你就即使来信神了，你从神那边能得着什么呢？李放，考虑过这问题没有？你先考虑一下你想从神那边得着什么，你从神那边得不着的东西，你来我这儿也得不着，那是肯定的。（李放：我是为了逃脱灾难，我就是不想死。）这是大的方向，是吧？（李放：嗯）你观念中想得着的和实际上从神那边得着的有没有差距？每个人都想从神那边得恩典、得福，是吧？（嗯。）现在多数人还是想得恩典。沈屹想不想得恩典？（沈屹：嗯。）都想从神那边得恩典，可是神怎么说的？神说：“那时候神作工跟现在作工的时代不同，有区别，不是千篇一律。那个时代也不讲真理，也不向人说话，就作一些简单的、代表性的工作，追求的人就得着了，不追求的人稀里糊涂的，就守守礼拜，献个祭，祈祷祈祷，这就不错了。”（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人是神经营计划当中最大的受益者》）所以说你来的时代不对，你应该去哪个时代信神？（恩典时代。）咱都清楚！你应该在恩典时代信神，因为恩典时代是给你一个恩典，让你享受神的恩典呢。现在是什么时代？国度时代！国度时代与恩典时代的区别在哪儿？（李放：国度时代神作的是剥夺的工作。）李放，你真是个自私卑鄙的东西，你就是知道自己缺少，就是知道神剥夺你的了。恩典时代神给人的是恩典，恩典时代过后是什么时代？（国度时代。）国度时代也叫什么时代？（话语时代。）话语成全人，话语成就一切，神给你的一切都是话。这个恩典从哪儿来？是从话来。这个祸从哪儿来？也是从话来。神用话语来成全人、来洁净人、来拯救人。这一步神作的是拯救的工作，是救你这个人的工作，是救你灵魂的工作。恩典时代你享受的仅仅是什么？你仅仅是有肉体的一点享受，神那时候没有作拯救的工作，所以你得不着生命。现在是什么呢？现在是生命的供应，你是喜欢要生命呢？你还是喜欢要恩典呢？（生命。）沈屹要什么？（沈屹：生命。）道理上咱都知道，想要生命呢，是吧？（嗯。）那生命怎么才能得来呢？生命得来的过程是什么？也就是神作什么工作才能供应你生命呢？神作的是审判刑罚、揭露解剖的工作。审判刑罚、揭露解剖是什么话语？是拯救人、供应人生命的话语，你把这个搞清楚。神今天是用话语来供应人生命的，供

应给你的是生命，对你是拯救，而不是恩典时代，不是给你恩典。你今天想来这儿得生命呢，那生命是什么？生命的实质是什么？（话。）什么话？（审判刑罚。）神给你的是审判刑罚、揭露解剖、修理对付的话。为什么说审判刑罚、揭露解剖、修理对付对你是拯救？因为你败坏到什么程度了，你根本不知道，你心中有个秘密你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你把撒但当成了你的父亲，你把神当成了你的仇敌，你与神为敌，你是该死的种类！你知道不知道？你每做一件事都是在与神对抗，你知道不知道？（不知道。）那今天告诉你了，你那样做就是与神为敌，你这样做就是与神相合，这是不是拯救？（是。）这就是拯救！这既然是拯救，那给你的是不是生命的供应？（是。）你跟着这条路走了，你得来的是与神相合，你不再与神对抗、不再与神叫嚣，这是不是对你的拯救？（是。）这才能剩存下来，这得着的就是生命，生命不是空的，不只是一个字句，那是真实的、是实实在在的。

现在搞清楚我要说的是什么了没有？今天我说的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你们不愿意在这些生活琐事里边去寻求，不愿意在生活琐事里边认识你的看事观点、你的态度，也就是说你与神之间的关系，你置之不理！你们来这儿是干什么来了？你们每天起来干活儿，力也出了，苦也受了，我看见你们的这些表现我着急上火、我难受，我更看见你们可怜、可悲、可恨、可惜！如果你是来应付糊弄的、搞欺骗的，那咱就不说了，因为你本身就是来欺骗神的，你受惩罚了，那是神的公义，应该、活该！谁让你欺骗神了。我可惜的不是说你与神对抗了、叫嚣了，或者说你应付糊弄、欺骗神了，神惩罚你了，我可惜的是什么？（沈皓：可惜有这样的机会，却没有去寻求、去追求。）我可惜的是：你什么苦也受了，该熬的时间也熬了，就像小工，有媳妇有家却撇家舍业，一个人来到这儿，像光棍一样，熬不熬？（熬呢。）人家干一天你也是干一天，你在这儿干活心情高兴也是一天，心情不高兴也是一天。同样的活儿，人家沈牛是一边唱歌一边干活，高高兴兴的，笑呵呵一天过去了，你小工愁苦也是一天过去了，你愁苦、忧伤，甚至还厌烦，看见狗也烦，看见哪个人也烦，看见什么都

烦！你们说小工烦什么？为什么烦？“我来这儿得什么呢？我来这儿是得生命了，怎么每天是干活儿呢，每天干活儿这就得着生命了？这就能在灾难中剩存下来了？这和生命有什么关系？”他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所以说难熬、痛苦。你看王谦，王谦走的前一段时间怎么了？他看见什么也烦，看见狗也烦，见了狗就打，甚至连狗食盆子都一脚踢翻了，接着会有什么结果？他还能待下去吗？（不能。）最终的结果就是再待不下去了。为什么小工什么也烦呢？我刚才举了个例子：你也干活儿呢，沈牛也干活儿呢，沈牛人家是高兴、喜乐，一天过去了，不管人家追求不追求真理，人家是以一颗平和的心过去了，而你是一种什么心情？（埋怨。）埋怨、仇恨。神说国度里边没有忧伤、没有眼泪，你是什么？你是又有忧伤、又有眼泪，可能晚上盖上被子，在被子里边还哭呢，那也说不准。为什么说不准呢？“我撇家舍业的，什么都不要了，老婆孩子在家，我一个人在这边干什么呢？活儿不好干也就算了，我干活儿累了，回来休息休息吧，沈牛看不见我干活，人家还得训训我，安新看见我还要指使我干这干那，你说我干还是不干？干吧，我累了，精疲力尽了，我不干吧，她还要说我什么也不干”，小工心里边谩骂不谩骂？（谩骂。）“弟兄来了还要说我不是人，还说我是魔鬼，你说我在这儿干的是什么呢？”你的心思意念神看见了没有？（看见了。）神看什么？神看的就是你临到一件事，你的态度、观点、你的心思意念是什么，这些是不是正是神要考验你、要看你的呢？那神怎么看你过的这一天和沈牛过的这一天呢？你是彰显神的？你是处处羞辱神！你说神还让你存在吗？

国度里边没有忧伤、没有眼泪，为什么没有忧伤、没有眼泪？因为你是一个受造之物，神想怎么作就怎么作，你只有接受、顺服。在你不明白、不懂的情况下，就这一句话“神是造物的主，我是受造之物，神想怎么作就怎么作”，神就是把你当玩物耍，该不该？（该。）在你不明白的情况下、不懂的情况下，“神就是把我当玩物耍也是应该的，因为我是一个受造之物”，得有这样的观点、态度，这是人该有的良心理智。当你明白了以后，你再看，神玩弄人吗？（不玩弄。）神不是玩弄人，那神作的是什么？（李放：神作的是拯救的工作。）怎

么拯救你呢？神拯救你的方式是什么？（每天摆设人事物环境，让人去寻求。）神要拯救你，就像一个医生给人看病一样，你去医院看病去了，医生第一项是让你干什么？（检查。）让你做检查，做个CT。为什么要检查？（李放：先得知道你得了什么病。）首先医生要看你得了什么病，对吧？（嗯。）先不说给你开什么药，先得看你得了什么病。那神来拯救你了，你是不是先得看清你犯了什么罪了？（嗯。）如果医生不给你检查，稀里糊涂给你拿了个药让你吃，你吃不吃？（不吃。）你不吃，因为你看不见你的病。那今天神要拯救你，说你犯了什么罪了，你看不见你犯了什么罪，你能承认你有罪吗？你能接受吗？（不能。）所以神要用时间与事实来证明一切。首先先显明你，抓住你的罪状，然后干什么呢？审判刑罚你！抓住你的罪状，让你看见你与神的关系究竟如何，让你看见你究竟是不是一个受造之物，让你看见你活出的是不是一个人样。你活出的是人样还是鬼样？当你看到你自己活出的就是鬼样，当你看到你自己就是与神对抗、叫嚣，就是与神为敌，就是敌基督的时候，那你会怎么呀？你会不会止步？（……）敌基督意味着什么？与神为敌意味着什么？那即将带来的就是神对你的惩罚，带来的就是神的怒气，就是死亡。当你看到死亡的时候，你会怎么办？你会停止作恶的脚步，你会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你会停止与神对抗、叫嚣，不再做敌基督，不再走敌基督的道路。那你不按着你之前走的这条道路去走的时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被拯救了！意味着你不再与神作对了，意味着你不再与神为敌了，意味着你已经告别了你的那种魔鬼样了，意味着你即将要活出一个人样了。当你活出人样的时候，神流露出来的是什么性情？（喜。）什么是喜？神说：“神的‘喜’是因为有正义的存在与诞生……”（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了解神的性情很重要》）以前有没有？（没有。）没有，今天出现了，有正义的存在与诞生，这是神的“喜”。神的“喜”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要存到永远。神的“怒”意味着什么？神说：“……他的‘怒’是一切反面事物不复存在的象征，更是他本圣洁的象征。”（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了解神的性情很重要》）你一旦激起神的“怒”，就意味着你将不复存在。我给你交通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让你知道神为什么要审判刑罚你，为什么要揭露解剖、修理对付你，神审判刑罚、修理对付你的目的、意义是什么，神是要给你检查，是要给你做手术呢，是为了让你活出一个人样来，是让你

成为一个真正的受造之物。咱就不要说神怎么看你了，就说你这个人所活出的是人样还是鬼样，这是每个人眼睛都能看出来的。你喜欢不喜欢鬼样？（不喜欢。）你自己活出来的是鬼样，你都不喜欢，“我怎么能做出这事？我怎么是这人呢？”人是不是常常问这话呢？（嗯。）神所揭露解剖出来的，经过事实一看，就是，自己就是邪恶的、丑陋的，做出来的是罪！什么是真理呢？真理就是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神告诉你该怎么做人，这是不是神带领着人在地上生活呀？（嗯。）神带领人在地上生活，这就是千年国度时代。神为什么要带领人生活呢？（……）因为你不会生活呗！你不知道该怎么生活，你不知道该怎么做人，不知道人和人之间该怎么相处，不知道该怎么敬拜神，所以神道成肉身来在地上直接用话来带领你。神把对人的要求，把作为一个人该走的路变成了话，神让你看见这些话，然后神把这些话都给你解释清楚，又把周围的人事物摆在你面前，神作的工作是不是够大了？（嗯。）神付出的心血代价太大了吧？（嗯。）可你对神所作的这一切，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沈皓：冷漠，置之不理。）你是置之不理，你是恨恶，你是厌烦。那你说你是不是犯了滔天大罪了？你信着神却又抵挡着神，你还是人吗？

我和你们说这些的目的、意义是什么？和你说的目的是让你知道你来这儿是干什么的。神给你的是什么呢？神不给你钱财、不给你地位、不给你肉体享受。神给你的是什么？神给你的是生命！什么是生命？给你审判刑罚、揭露解剖，是让你剩存下来，神最终给你的是生命。是你自己得生命呢，和别人无关，和神无关！不要觉得是神离不开你，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今天之所以让你来效力，这个目的、意义是什么，你得搞清楚。挪亚造方舟，神非得让挪亚造方舟吗？神的目的是要借着造方舟来看清挪亚是什么人，看挪亚能不能持守神的话，神是要检验一下工程。今天让你来尽本分也好、让你来效力也好，目的是什么？（沈平：目的就是为了检验工程。）目的就是要把你放在CT机上边，检查一下你的身体，看看你里边有几颗毒瘤，是为了你，不是为了神。神作的一切都是为了人，给你检查是为了给你治病，你不要总觉得“我付出什么了，我付出

什么了”，你也可以不付出！为什么要你来尽本分？只有你来尽本分才能把你显明出来，你不尽本分没法显明你，显明不了你，神也没法拯救你。所以不要一来就把我当成了“周扒皮”，就是剥削你呢、就是利用你呢。你总觉得神是在利用人呢，你总觉得我是在利用你呢，你觉得是利用你了，那你可以不被利用，这是你的权利。但我要给你说清楚，神不是来利用人的，神不是来剥削人的，反而神是给了你一个机会，借着让你来效力，显明你与神之间的关系，显明你究竟得了什么样的癌症，显明你的目的是要给你治病！那怎么显明你呢？神作征服的工作就是要显明你、就是要征服你。那怎么征服呢？就是借着剥夺你的所有来显明。神要看见你的真心，怎么才能看见你的真心？（剥夺所有之后。）剥夺你的所有以后神才能看见你的真心。为什么让你来尽本分呢？让你来尽本分的时候，你还能在家吗？（不能。）剥夺了你的家庭，剥夺了你的肉体享受了，你难受不难受？（难受。）你这么一难受，显明了吧？（嗯。）你说你还是一个受造之物吗？来了这儿以后呢？“我离开家庭了，我感觉我自己脱离肉体了，该尽的本分我也尽了……”你能欺骗得了神吗？（不能。）神说“来给咱尽个本分吧”，你尽一天、两天你还有热心，三天、五天、十天……你干上一段时间以后怎么了？（李放：神用时间与事实来证明。）神用时间与事实来证明一切，证明什么呀？（沈皓：看你来这儿到底是干什么的，是来换取呢？还是来尽受造之物的本分呢？）

人刚来这儿的时候，里边都有个交易的心，是吧？（嗯。）人信的是天上的那位神，听说神是慈爱怜悯的，听说神来供应人的生命了，可他不知道什么是生命。在他眼里边看生命是什么？生命就是能剩存下来。但生命的实质是什么，他知道吗？他不知道，更不知道怎么才能剩存下来。怎么能剩存下来就是生命的实质，但他不知道怎么才能剩存下来，他只知道得剩存下来。他有这种渺茫的追求，他再持守住他的这个观念不在神话上去认识、进深，所以最后得来的结果就是沈平刚才说的那些话——冠冕堂皇的名词。他每天起来喊的就是“我要追求剩存下来，我要追求真理，怎么追求真理呢？那我就出力干活”，这就构成什么了？这就构成了交易。他为什么能跑断腿、累断

腰？不管你是为了得恩典也好，还是为了剩存下来也好，都属于什么？（搞交易。）搞交易。当你有搞交易的心的时候，当你有这种野心、欲望的时候，神能不能让你得逞？（不能。）要让你得逞了，那还能显明你呀？所以肯定不能让你得逞，等你出力流汗地尽一段时间本分以后，“我看看这个生命在哪儿，我看见我还是以前的我啊，我的指头还是五个没有长出六个，我这汗毛也没有长长，我的生命怎么就长了呢？”他看不见自己的生命。在人的认为里是怎么看那个生命的？他是想肉眼能看见，能体尝得到。“我跟以前有什么区别？我原来肚子疼呢，现在不疼了；我六十岁了，现在看着我越活越年轻了”，这是不是他认为的生命？人想的是不是这些啊？（嗯。）当他看到这些的时候，他是不是越干越有劲？（嗯。）但当他看不见这些的时候，反而还累出病了，他怎么想？“呀，这个路对不对呀？”就是神说的：“有的人给我一碗水便伸手索取两碗牛奶的金币……”（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性情不变化就是与神为敌》）人原来是想用一碗水来换取两杯牛奶的金币，当他看到换不来的时候，他还有当初的那种热心吗？（没有了。）神说：“但我仍然说我的计划从未改变，而是人的信心与爱心一直都在变，一直都在减少，以至于每一个人都有可能由对我趋炎附势到对我冷淡过渡到将我逐出家门。”（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当为你的归宿预备足够的善行》）人对神的态度逐步地在变化，是吧？（嗯。）从刚开始的热心到趋炎附势、冷淡，最后满脸横肉把神逐出家门，这是不是都经历过了？（嗯。）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因为人在与神搞交易，因为你信的是天上那位渺茫的神。你所想象的那个神存在不存在？（不存在。）神实实在在告诉你了，你从这儿能得着的只是审判刑罚、揭露解剖，只有生命，别无所有。神现在作的就是这个工作，不给你恩典。神给你的是这些东西，那你来我这儿你能得着什么？（李放：得生命。）所以你要从我这儿得恩典，别想！你从我这儿得的是什么？（审判刑罚、揭露解剖。）只能得着揭露解剖、修理对付，只能从我眼里看到你就是个魔鬼！越看越恶心！越看越恶心！刚开始看着还是个人，到最后看着是个魔鬼，你从我这儿就能得着这个。从我这儿得着这个是好事还是坏事？（好事。）你只有从我这儿看到你是魔鬼的时候、看到你是地狱之子的时候，你信神才开始了。所以说你要从我这儿得着渺茫的那个生命、恩典，你别想！你从我这儿也得不着你所想的那个“生命”，你从我这儿得着的只有什么

呢？只有揭露解剖、审判刑罚，还有什么？还有对神的认识，对神的奇妙作工的认识，还有异象。我只能给你这些，别的我给不了你，这也算是我对你的坦白吧。所以你有别的什么想法，你死了那条心，别想，得不来。小工，听明白了没有？（小工：嗯。）沈屹呢？（沈屹：听明白了。）说了这一大圈，就是想让你真正搞清楚你来这儿是干什么的，你每天起来不是光干活儿，在干活儿的过程中你临到这些小事应该怎么去对待，怎么做才是走一个信神之人该走的路。

今天你遇到的这些事，你说的话里边流露出来的是什么态度、观点？你说话的存心是什么？你说话、做事是彰显神还是彰显撒但呢？这些是不是都得有分辨、有认识？（嗯。）我给你说的这些事情，你听着很无聊、很扯淡，但是这正是让你寻求真理，变化你性情的过程，我是带着你走这条路。李放，该明白了吧？（李放：明白了。）我一开始问你什么了？（李放：你问我心里怎么想的。）我问你心里怎么想的，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这个是不是关键？（是。）那你临到的每件事情里边是不是应该有你的态度、观点？你能不能放过它？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你心里想什么，你的心思是什么，是不是该省察呢？（嗯。）那你怎么能说你没有这些呢？怎么可能没有呢？你跟我说的那些话和最终你做的那些事实已经给我证明了，证明什么呀？你不搭理我。（就是你说你的，我做我的。）李放，你把我当成什么了？神那句话怎么说的？（李放："你考验我的记性呢？你戏弄我呢？"）李放，原来你是考验我的记性了啊！原来你就是耍弄、戏弄我呢，是吧？（李放：……）我让你把那个活儿做一下，结果你是给我埋了个定时炸弹，"呀，原来弟兄是怕出问题啊，我知道了，我得抓住这个机会。我应付着弄一下，我看看出了问题以后，弟兄说什么呀，看弟兄怎么办呀"，李放想看我的笑话。他既要看我的笑话还要给我做事，这叫什么呀？（……）李放，你从哪儿来的？不是从神那儿来的吧？从哪儿来的？（李放：撒但的差役。）这是撒但派来的差役，是想拆毁我工作的呀！李放，原来你这么险恶啊！你们能看透吗？这是撒但派来的，来拆毁神的经营的，来打岔神的经营的。沈郝在这儿看见了也不吭气！沈郝，你是装糊涂，装什么

也不懂，你真不懂吗？你说你没有听见李放要怎么做，我不相信。你没有听见，你看见他那样做了没有？（沈郝：我和他说你得怎么做怎么做。）你说这个话了，是吧？（沈郝：说了。）你说了以后他怎么做的？你跟踪不跟踪？（沈郝：……）神就是要看你所做这一切的态度、观点，你做的这个事我能看见，神看见看不见？撒但看见看不见？（能看见。）撒但在那边干什么呢？是不是在嗤笑？（嗯。）“这就是跟随你的一茬‘忠心效力者’呀！就是这么尽本分的呀！原来都是我的孝子贤孙呀！我派来的不仅是我撒但的一个差役，还有这个差役的保护伞呀！”沈平、沈郝俩个人当了李放的保护伞。李放在后边挖墙脚，你们在前边护着他，一唱一和，也没有人和我去说。我第二次过去检查、去看，结果发现李放把那个活儿弄成那样了，我不敢相信！第一次做的时候，李放你不知道、不清楚，我和你说了以后，你应该按我跟你说的这个方法去做吧？可你没有，结果你还是按着你想的那样去做了，这是什么？净是欺骗、净是应付糊弄！还不是这么简单，就是你刚才说的，你是在戏弄我呢，是吧？李放，这就是你与神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你对本分的态度，对本分掉以轻心是什么？（李放：是严重的背叛神。）是严重的背叛神，比犹大更可悲！

李放，你说你做了这个事你就没想法？我问你有想法没想法？你说你没想法。我想着李放呀李放，你搞了这么大的经营竟然没想法！沈屹，你是不是恶上也有份了？（沈屹：有。）（李放：后来我又重弄了。）你还在这儿辩解、表白呢。你这样辩解、表白只能证明什么？证明你是一个不愿意实行真理的人。我在这儿跟你说的是什么呀？我给你说得这么清楚，我的目的是什么？（李放：是为了让我和神的关系正常。）那你说，我给你说出来了，这条路你该怎么走？你今天下午告我什么了？“我以前不知羞耻，你给我说了以后，我知道羞耻了”，李放，这就是你知道羞耻了？你充当了撒但的差役，你戏弄了我、考验了我的记性，最后你告我说你没想法。就像神交通说的：“你看那个有贼性的人他不怕神，多长时间不见面，人说：‘他变好了，多长时间都不做那事了。’别着急，你跟他处上几天，他那个本性就露出来了，狐狸尾巴夹不住啊！他不占便宜他心痒痒，就像小偷似的，偷

惯了，他有钱了他还想偷，有钱不缺钱花他还想偷，成性了，‘偷’成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了，成习性了，麻烦了，不好变了。一成习性不好变了，他产生不了敬畏神的心。”（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顺服神、敬畏神人活得才有尊严》）你看李放现在成了什么了？李放一次不欺骗我，他就感觉心痒痒呢，只要欺骗了我，他心里就踏实了。我问他有什么想法？他说，“我没有什么观点、想法”。今天信神是要怎么呢？是要还原人原有的良心理智。什么是良心理智？“我是个受造之物，我今天是来尽本分、敬拜神的。神家再小的事也是大事，我竟然在这个大事上如此对待！弟兄吩咐我做了几件事呢？弟兄吩咐我做一件事，我怎么就是这样做呢？我怎么就是这样对待弟兄的话呢？今天是弟兄和我说了这些话了，要是神和我说呢？弟兄和我说一句话我都能如此对待，神和我说一句话我就能听了、就能信了吗？”你说可能不可能？（不可能。）李放，我“揪着”你的耳朵直接交代你的话你都能如此对待、都能这样做，那你说神说一句话不“揪住”你的耳朵，你能记住吗？你能实行吗？反省认识自己，得寻思自己所走的道路，“我走的是什么路呢？我怎么做的是这事呢？呀，这还能蒙拯救啊！”感觉到一种羞耻、害怕，感觉到是一种罪过，“呀，不敢了”，你该认罪、该恨恶自己。李放，当我一说出这话，你应该是脸红脖子粗，可你没有脸红脖子粗，好像很平常的一件事，好像是说笑话一样。咱那天刚交通了什么是魔鬼，你说咱是不是魔鬼呀？连个狼都不如！你说咱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呢？怎么能应付糊弄、欺骗呢？怎么能给我挖陷阱呢？李放，这是不是陷阱？（李放：是。）我把重要的本分交给你，结果你给我挖了个陷阱。咱刚才说揭露解剖、修理对付是神对人的拯救，这就是生命的供应。让你学会做人做事，你该怎么做人呢？你最起码该把我说的话当句话吧？（李放：嗯。）你对我连基本的尊重都没有。为什么？因为你把我说的话当耳旁风了，不搭理。你能够学会做人、学会做事了，那你就活出人样了。神说：“……数年的经历过去了，经历了熬炼之苦、刑罚之苦的人类变得饱经风霜，虽然失去了往日的‘光彩’与‘浪漫’，但却不知不觉中懂得了做人的道理，懂得了神拯救人多年的良苦用心。”（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人在神的经营中才能蒙拯救》）“懂得了做人的道理”，“我该怎么做一个人，我不能欺骗神，我来神家尽本分不是给人做，我不能应付糊弄，不能欺骗神。”懂得了这么一个道理。

信神能得着什么（二）

小工刚来的时候，想从我这儿得着一个奖赏，得着一个夸奖，是吧？（嗯。）能得着吗？（小工：不能。）我解剖了李放，你在李放身上学到了什么功课？小工，我对你的要求苛刻不苛刻？（小工：不苛刻。）不苛刻，那你对我的要求苛刻不苛刻？（小工：……）你要求我得给你恩典，还得让你看见有生命，还得有神迹奇事，这些你能得着吗？今天神都不作的工作我能作吗？那你对我的要求是不是太苛刻了？我作我这个工作，你就看见什么都厌烦了？小工，我对你不苛刻吧？（嗯。）那你做的呢？你做的是不是太苛刻了？小工，我刚才交通的你真的听懂是怎么回事了吧？（嗯。）那你说说信神的理论是什么？先说清楚理论再谈实际。（小工：……）刚才说的这个理论能搞清楚吗？（嗯。）能不能大概说说？（李智：就是借着这些事让人活出一个正常人性，因为人就不知道什么是正常人性。就像干活的时候，根本不求真求细，别人说什么话都不当一回事。）咱现在谈不上求真求细，现在的这种干活叫什么？这叫吊儿郎当。（李智：嗯，干活儿根本不与真理挂钩。就像这几天，我跟沈郝、沈坚配搭干活呢，沈郝干活儿就粗糙，沈坚干活儿就求真求细。其实作为一个正常人，干什么就应该求真求细。就像神的交通中说中国人的痞性，人其实都知道，可是干起活儿来就又是这种表现。这几天我也发现了，因着沈军干活儿不求真求细，导致沈瀚和沈皓在那儿返工，已经干了三天了。）这是沈军干的活儿吧？（李智：嗯。就看见干活儿不求真求细，就不配做一个人。）今天就不用说你尽本分事奉神了，就是去世界上打工，像沈军这样干活儿，把活儿干成这样，他能交了差吗？（不能。）就因为咱今天是在尽本分呢，所以都成吊儿郎当了，对工作果效根本不搭理，“你让我做什么，我大概做一下就算了，你跟我说一下，我就干一下”。那天我说咱把那边收拾一下，然后我说一下就动一下，把我说的活儿干完就觉得没事了，垃圾堆一堆没人管，工具扔

得是乱七八糟的，然后三、四个人就去后边说话去了。你说咱今天是来干什么的？做一件事情最基本得有始有终呀！还有那次沈瀚干完活儿，把东西往那儿一扔，就不管了。你从哪儿拿出来的就不能放回哪儿去？随便一扔就没事了，这是不是做人做事、看人看事呢？（嗯。）你怎么看这件事呢？就不要说信神了，就是做一个人，你能这样做事吗？你说你们做的是什么？咱在院子里搭了一个棚，下雨的时候，咱的棚里放的是什么东西？放的是垃圾，干活的工具是在外边让雨淋着，你说这是人干的事？谁都看见了，但谁去搭理呢？

咱刚才说人都不愿意在临到的事里边去寻求、去认识，看你的观点、态度。有时候我看见你们做出这些事了，我想说又不想说，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说得多了你也嫌烦，我也嫌烦，我也不想让你烦，因为人都有个脸呢，我也是尽量想尊重你呢。有时候我可能会再唠叨唠叨，让你把这件事情再做一下。可是一件事情我和你说了两次、三次以后我不吭气，你心里边是不是应该有一个羞耻感啊？（嗯。）为什么一件事情需要让我说你三次你再去做？你得有一个羞耻感，咱们互相尊重，我尊重你的脸面，你也尊重我一下呗！这个是你的本职工作，你把这件事情做了，不要让我亲自说出话来你再做。我把事情交代给你了，有时候就即使我没有看到一些问题、漏洞，但你看见了，你是不是就得把这些问题、漏洞完善了？咱得有始有终，做完以后把整个这一系列你用的东西收拾了，把“战场”收拾了，还能我说干个什么就干个什么？就像那次下雨咱家里进水了，你们就让水那样泡着，光告我说有东西坏了，也没有说把那个泡坏的东西拿出来晒一晒，这也得我去安排！用我安排吗？（……）还有给家里埋电线的时候，埋得不深，露出来了之后，这个过来踩一脚、那个车过来压一下，那么多人路过，没有一个人管一下，重埋一下，三相电被踩了之后断上一根成两相电，那连电的东西必然要烧，烧了算谁的？咱就不能给它重放一下、重处理一下？你说咱还是人吗？这个有多少人看见了呢？我问小工当时看见了没？小工说看见了，小工管了没有？他没管！小工知不知道那样下去连电的东西会烧坏？小工知道。我问沈牛看见了没有？沈牛说看见了。他看见了，但他说“我不知道那是谁的东

西……”你说咱一个个哪是人呢？咱家的哪个新东西没有坏过呢？这类事情还有很多，你说在你家用东西你就什么也不管？也不考虑这些东西怎么使用容易损坏？那天晚上沈铭过来，把那边的门坏了，我说了他以后，人家第二天自己花钱把门修了。小工损失了咱家的东西，本来应该是让他掏钱呢，我也没有吭气、也没说他，我为什么没说呢？我觉得小工过来的时间也不长，也就不想再说什么了。结果我看见小工用神家的东西是这样的态度，那这些钱就该掏了，小工，听懂了吗？（小工：嗯。）太不像话了！小工，我让你掏这个钱，你能不能看见神的爱？为什么我上一次不让你掏，今天让你掏呢？（小工：……）沈军，你看见什么了？（沈军：让人长记性、操心，如果不掏这个钱，人都不愿意操这个心。）得处处看见神的爱，让你掏钱也是神的爱，让你掏钱是为了让你长记性。小工，为什么上次弄坏东西我没让你掏钱，这次却让你掏钱了呢？因为太不像话了！如果不让你掏钱，我不知道下一次还会有什么东西要出问题，所以这个钱必须得掏。掏了你可能会长个记性，这样做对你好。我不是要你的那个钱，是让你长个记性，想让你变，想让你做个人。你不寻求做人的原则，我想让你有个做人的原则、做人的准则，让你知道该怎么做一个人。

我看见你们都挺辛苦的，在这里能吃什么？穿什么？住什么呢？你们受的苦比外边人多，你说我看见了没有？我看见了，可是能同情你吗？我看见了，我同情你、可怜你，我想给你点什么，可是我能给你什么？能给你点肉体享受？我只能给你供应生命的需要。可我供应你的恰恰又不是你所喜欢的，而是你所弃绝的、你所恨恶的。我给的你是生命的供应，我给你的是上好的！可是你反抗，你不愿意要，你对我是仇恨。你说你的理智在哪儿？修理对付、揭露解剖你，神的爱你看不见，你不是去感恩戴德，反过来是感觉有了仇了！小工，你自己的言行举止、做人做事、看人看事的活出是什么？你的看事观点、行事观点、你的邪恶，这些你看见了吗？（小工：……）你不是来这儿尽本分，你能看见自己的邪恶吗？能看见自己活出的不是个人样吗？（小工：看见了。）那你看见了是不是得感恩戴德？你去别的地方谁和你说这心里话？谁和你说能救你的话？可你还报回来的

是什么？“我今天走呀，明天走呀！我看着这个烦、我看着那个烦”，你还报回来的就是你的叫嚣、对抗、反抗？就是要挟？路是你自己选择的，我只是尽我的全力供应你，你能走到哪儿走到哪儿，那是你的自由选择。我只是有一颗同情的心，我看着你可怜，如果你这样走下去你是什么结局？我是心疼一个人的灵魂，小工，你能听懂吗？（小工：嗯。）那你现在怎么认识？（小工：……）人只有真实地看到自己的邪恶程度，认识了、恨恶了才能背叛它。为什么让你背叛它？因为你背叛它以后就不再这样做事了，背叛它也就是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了，成了尼尼微城的人了，神就收回了那个惩罚你的命令了！咱为什么不对自己所做的而担忧呢？你也看到现在的局势了，距离神作工结束的日子还长吗？

你先把这个原理搞清楚，就是说你该在什么上边下功夫。什么是生命，你该怎么追求生命，你怎么对待生活中的琐事，这个理论搞清楚了没有？沈屹，你谈谈。（沈屹：真理是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这个话人都知道，但人都不在这些话上下功夫。但是经过你这样的解剖，自己才对自己有了一点认识，有一点懊悔，有一点悔改的意思，有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对自己有了一点认识，对神也有了一些认识。以后在做事的时候，如果自己能在这方面下功夫的话，才能尽心、尽力地做好这些事情。要是没有这些揭露、解剖人不能认识自己，也不会有那种懊悔的心，如果没有揭露得体无完肤的那种痛苦，就没有悔改的意思。）沈屹，前两天你们干活儿干了一半就跑到后边聊天去了，你还记得我当时和你说什么话了吗？我说了以后你怎么想的？有没有想法？（沈屹：当时你说了那些话以后才意识到我确实没当回事，只是把你让干的活儿干了，然后就去后边看他们去了。所以当你一提到这些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干的这活儿就没干利索，撂下就不管了，心里也挺自责的。然后心里边还有一种痛苦就是，自己现在怎么成了这样了呢？原来做什么事情不能说是完全合适吧，但至少在一件事上能做到头，可是现在怎么感觉做什么事情都是做一半留一半，然后就不管了。就像昨天下午你去后边说李放的时候，当时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心想“李放干活儿的时候我就没去看了一下”，自己说

出来的话都是在为自己开脱呢，就没操心去看了一下，以前就是好奇也会过去看一下，可是现在连看都没那个心思去看一下。再加上弟兄今天这么一交通，自己就感觉这些事、这些话在心里不是滋味儿，感觉自己连最基本的人性都没有，就是那个事不关己的感觉。）我那天和你说："我让你带他们干活儿呢，怎么干了一半就跑到这儿来了？"我说"你带他们"，你听到这话了吗？（沈屹：嗯，当时就是因为这句话让我挺难受的。）我那次解剖你，我说了你的心里动态，你想让我重用你，想让我用你当负责人，沈屹，你自己看你能行吗？你干的都是面子上的工作，干了以后要的是奖赏，就和小工说的话一样，想要个奖赏，"这件事我做了"，你做的目的就是让人知道这件事是谁做的就行了，没有责任，没有担当，没有主人翁的那种感觉。我为什么让你带他们呢？他们来这儿的时间短，你来的时间长，在他们中间你应该是他们的带领，你带领他们，你得给他们带头呢！你说咱在这儿干活时间紧张，该怎么整理，该怎么收拾，是不是应该井井有条啊？你怎么还能够让我再给你去安排？你说让别人在旁边是不是看笑话呢？"哦，这就是沈屹啊，这就是每天和弟兄在一起的沈屹啊，这就是王谦那时候说的'左膀右臂'呀？这干的是什么活儿呢？"沈屹，你说你都是这样做呢，那他们会怎么做呢？是不是跟着你这样做呢？咱应该主动地担起来，就是神交通的："比如说，买一条狗对不对？买两条狗对不对？一条狗也没买，买一群羊，对不对？都是神作的，都对。你的责任、义务是什么？你得去看羊，把羊看好，你说：'要是买了狗，狗看羊，我就喂羊，喂狗，这是我的本分。没买狗，买了一群羊，那谁看羊啊？神没告诉，那这就是我的本分，我得去看羊。'你不能埋怨说'买了一群羊，怎么不买牧羊犬呢？神这么作不对，神没想到，失算了'，这是不是实行真理啊？（不是。）那实行真理的态度是什么呀？尽好自己的本分。神买了一群羊，没买牧羊犬，没说什么，你的本分是什么呀？（看羊，放羊。）放羊去，找到自己的位置了。讲不讲理啊？放羊风吹雨打的，还有狼，你害怕怎么办哪？有被狼吃的危险怎么办哪？'变成狼食我也得尽好本分'，这是不是守住本分了？守住本分怎么能达到？得有顺服，这才能尽好本分，才能守住本分。"（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顺服神是得着真理的基本功课》）神成全人不是看你尽什么本分了，放羊、喂狗都能成全人。神成全人不是看你作了多大的工作、不是看你做了多大的工程。在咱的

观念里边，总是看自己作了多大的工作量，或者是干了多大的工程、看有多大的业绩。而在神那边看的是什么？神看的是你做每一件事的时候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咱一直说你的态度、你的观点、你的源头、你的存心是什么，你是为了神家利益还是为了自己的冠冕？你是不是时时想着神、处处为着神？为着神家利益？咱如果真知道忙呢，今天去哪儿，明天去哪儿，时间安排得紧紧的，那么多活儿等着咱去干呢，咱能有时间和他们去瞎聊？你最起码得把一件事情做完吧？给你交通这些，是因为神要在那边看呢，要衡量你是不是个追求真理的人，衡量你是不是个人。

李放现在怎么想呢？（李放：光看这件事那就是一件事，今天就是遇事不放过，人就能得着真理，要不通过弟兄解剖，就不知道自己是撒但的差役，就不知道这个是与神为敌的。）借着一件事，你要把我给你交通的这个当成一种实行的路，而不是仅仅是在这一件事情里边，“我知道了，我下次不这样做了，我下次知道该怎么做了”，我给你说的意思不是让你在交通中学会做事，而是让你看见我给你交通的这是一条路途，以后做什么事要受什么支配呢？受神话语的掌管、控制。神的什么话语呢？尽心、尽意、尽力，维护神家利益。这些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了没有？现在一看这是谁在你里边作王掌权了？撒但性情在你里边作王掌权了。咱这一天的生活里边跟神就不沾边，哪天灾难下来了，你说“神啊，神啊”，神该说什么话？神认识不认识你？（不认识。）不认识你。不管你在这儿干了多少活儿神不认识你，你就是抛头颅、洒热血，神认识不认识你？（不认识。）你们说李放是不是可以说是抛头颅、洒热血呢？（嗯。）李放那次把脚伤了，是吧？（嗯。）李放，到时候神说不认识你，你怎么说？神兴起环境和你说话，你也没搭理呀！你还在那讲理说，“我干了呀，我怎么干怎么干了呀，我干了多长时间多长时间！”神说什么？“你给谁干呢？你为谁干呢？”李放，你知道你是为谁干了吗？（李放：为自己干呢。）为自己干呢，为自己的名、为自己的地位、为自己的观念想象而干呢。你干的是什么？你干活儿就图一个速度快，“我把这个工程搞定、干完”，你做的是表面工作，你要的是成绩，而不是实实在在、脚

踏实地去干一件事，不是尽心尽力地干一件事。我给你交通的这个就是说咱每天在做事的时候、干活儿的时候，和生命有没有关系？不要总觉得做事和生命就没关系了。你说挪亚造方舟的这一百二十年，每天起来是不是干活儿干活儿？他这一百二十年聚会了？神和他说话了？是不是就那一句话？所以你不要每天起来一干活儿里边就有埋怨了，嫌聚不上会了，嫌没和你说多少话了，神就是跟你再说多少话，管用吗？神要的是实际，神是看你在每一件事情里边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这个路能搞清了吧？（嗯。）我和你交通了这个路了，那你能不能举个例子？你能不能从你临到的一件事情里边看见你的性情、看见你的观念，或者你看见别人的也行，我说这个的目的就是让你学会走这条路，沈皓能听懂吗？（沈皓：嗯。）

神来在地上是解决什么？解决人对神的误解。那我是来干什么的？我也是来解决你对神的误解的。你们说小工对神的误解大不大？（大。）什么误解？这误解是怎么产生的？误解从哪儿来的？你的那个观念、想象也就是你的认为，与神所作的是不相合的，这个时候就产生了什么？产生了误解。就像你来这儿是想要恩典呢，可现在神作恩典的工作吗？（不作。）所以你对神就有误解了，你觉得神不爱人，“神爱人怎么能这样对待我呢？神是慈爱怜悯的神，神怎么能审判刑罚我呢？怎么能这样说我呢？怎么能这样对待我呢？”这就对神产生了误解，“神是话语供应人呢，天天起来就是干活，我哪有时间吃喝呢？有谁给我聚会了？一个月聚了几次会？”现在让你把神话带入实际生活当中呢，你带了没有？神让人遇事不放过，你不放过了没有？你追求的是什么？你追求的是理论，你追求实际了没有？小工，你想不想解决你对神的误解？你想不想解决你与神之间那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小工：想。）想解决该怎么解决？你该不该把你对神的误解，或者你对神的要求，或者你对神的观念谈出来？你谈出来才能解决吧？（嗯。）你说说，你为什么看到什么也厌烦？你想回家是什么意思？想走是什么意思？是想背叛？还是你在这儿谁欺负你了？什么意思？你趁我在的时候不赶紧解决，等我走了你怎么办呀？还是说你计划应付着我，等我走了以后你不告而别？（小工：……）小工，你是

自由的，神不赶鸭子上架，神不强迫你，我在这儿也不强迫你。就像祭司弟兄交通的，神家的门是敞开的。（后面的话是：出去容易，进来难。）咱得把神话带入实际生活当中，用神话来看事，神怎么说的？神说："我关心的仍是你们每一个的所作所为与所有表现，以此来定规你们的结局，不过我仍要声明的是：那些在患难中并未对我有丝毫忠心的人我是不会再施怜悯的，因为我的怜悯仅至于此，而且我也不喜欢曾经背叛我的任何一个人，我更不喜欢与出卖朋友利益的人来往，这是我的性情，无论这个人是谁。"（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当为你的归宿预备足够的善行》）你什么也不懂的时候不告而别了，给你个饶恕。一次、两次，咱还能一而再再而三地那样？小工，你要考虑清楚。（沈屹：那次小工要走的时候他说自己就不知道信神是为了什么，没有目标，我们在一块谈了一会儿。这两次谈的不管听多听少，小工应该也听明白了，就像今天弟兄说的，神就是借着这些事情的发生来显明人，你那次交通的时候我多少听了点，但是我也谈不了太多。经过你这几次的交通，对我来说也更清晰一点了。就是发生这些事情，再加上你的解剖，才认识得深一些了。我们在一起谈好像只是谈一种表面的东西，就像沈平刚才说的那些字句道理一样，听起来像那么回事，但没有细节的东西，不深入人心。他也知道神说的这些话，我也知道神说的这些话，我们只是把这些话描述了一下，但归根结底这些话在人心里面没细节，达不到对信神有明确的认识。信神是为了什么？要得什么？还是一种朦胧的状态，只是知道应该信神。小工那次也说信神是应该的，就该信，人离不了神，这是唯一的一条路，没有其他路。他好像就是那种矛盾心里，他虽然嘴上说要回家，但他还有不舍的那种感觉。）想走不敢走。（沈屹：听他说话的那个态度，他也不想离开，但是他又不知道在这儿要得什么。所以今天晚上咱们谈的这个话题对小工来说应该是更加清晰了。）（沈皓：我感受到的是小工不想受苦，还想得到自己想要的那个福分。）

小工在这儿是什么呀？他只是想用嘴来敬拜神，只是在我耳边说了好多理论、道理，可是我看不见他的所做所为。小工，你身体不太好，咱没有要求你干苦力呀，而是要求你什么了呀？你在咱这儿可

以干一些简单的活儿，看看哪里需要检查，你给检查一下，或者你看到你处理不了的事，你给咱反映一下。你是技术工，有时候用什么工具他们不太懂，你也可以去告告他们、教教他们。你不仅得教他，你是不是也得看一下、监督一下呀？“你这边注意了，得经常检查一下这个东西啊”，看一下、监督一下，你怎么能不看呢？你看见那个线露出来了，你铲上一铁锹土把它埋一下，这事做不到吗？你来我这儿说了一些你的专业理论知识，“这个怎么弄，那个怎么弄”，这些事情你不用和我说也行，你直接把这些事情做了就行了。你说得再多，你再说什么能起作用吗？你和我说得多了，在我这儿就信任你，“哎呀，人家小工什么也知道、什么也懂”，你和我说了，可是你做了吗？你只是想在我这儿得着一个奖赏，让我看见你有这个能力，你有这个素质，你有这方面特长，神要这个吗？（不要。）你看见我要这个吗？就即使说你有特长、你有能力，这仅仅是一个利用的工具，我要的不是这个。我要的是什么？每个人都在揣摩我想要的是什么，是不是都在揣摩这个事情？（嗯。）有的人给我买好吃的，有的人给我买穿的，有的人在我耳边说好听的，有的人在我眼前表演好看的……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他不知道我想要什么，他只能是把他所想象的按着他的意思做在我前。为什么会有欺骗？神说：“人都把侍候官家老爷的套路拿到神家来发挥，妄想运用自如，结果万万没有想到神的性情不像绵羊，而像狮子，所以初次与神交往的人都不能与神‘沟通’，因为神的心不同于人的心。”（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告诫三则》）官家老爷要的是什么人？溜须拍马、阿谀奉承。在神这儿却不要这些，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是人的真心。）神要的是什么，我要的就是什么。神要的是人的心，那什么能代表你的这个心呢？（沈皓：临到事的时候人对待这件事的态度和人是否寻求与神相合之道。）神要的是人的忠心与顺服，而不是要你能作多大的工作，作了多少工作，你有什么特长，你有什么技术，这个神都不看。有个姊妹过来尽本分呢，想让给她安排一个本分呢，“我有这个能力……”，她就说她在世上干什么干什么，有一种干劲儿。神要不要这个？（李放：不要，那是个工具。）那仅仅是个工具而已！你来尽本分了，只能说你身上带着这个工具而已，那我要不要这个呢？我不是要这个，那是你的一个工具，我要的是你对神的忠心与顺服。你这个人有了忠心与顺服的时候，你

这个工具就有用了；你这个人没有忠心与顺服，你这个工具就没用，神不要。

你看沈屹身上缺乏什么？（沈屹：缺乏忠心与顺服。）缺乏忠心与顺服！沈屹心里一直有个坎，“弟兄，你就是不用我”，我为什么不用你呢？因为你没有忠心与顺服。你忠于的是谁？（沈屹：自己。）你忠于的是你自己的一种观念、想象，你是用你自己的一种观念、想象来事奉神，你是按着你的意思去做。神说：“一旦我的手开始作事，这些人便蠢蠢欲动，充当急先锋，他们只想冲在队伍的最前列，深怕不被我看到，做他们认为是对的事情，说他们认为是对的话语，但他们从来就不知道，他们所作所为从来都是与真理无关的，他们的行为都是在破坏、搅扰着我的计划。”（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们当思想自己的所作所为》）神要不要这个急先锋？神不要这个。就刚才说的，有的人给你说好听的话，有的人给你买好吃的，有的人给你买穿的，有的人给你提供好的住所，这就是冲在队伍最前列的急先锋。他是按着他的观念去做，但他不寻求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是人对神的忠心与顺服。当你对神有了忠心、顺服以后我才能用你。为什么说这才能用你呢？如果李放今天有个忠心与顺服的话，还用不用我去监督呢？（不用。）如果沈屹有忠心与顺服的话还用不用我去跟踪？（不用。）所以一直说咱家没人，为什么说想用个人却没人呢？就是说没有一个忠心与顺服的人，没人能用，用你首先必须得有忠心与顺服。神交通说：“还有一类人，谈不上有什么特长或者有什么业务、技术，他作的工作也没有什么高的技术含量，就是在教会当中作一些事务性的工作，做一些教会工作以外的事。这就是从事事务性工作的一类人。对于这一类人神家主要的要求是什么？有一条最关键，就是他能维护神家的利益，胳膊肘不往外拐，别以出卖神家利益讨好外人为他工作的原则就行了。不管他人性怎么样，是交际花也好，是社会精英或者特殊的人才也好，他为神家做一些与外界有关的业务或者事务的时候，都能维护神家的利益。”（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分辨假带领（五）》）选一个事务的要求是他能维护神家利益，必须得维护神家利益。不需要你明白真理，但必须得维护神家利益，你没

有这个，不行，那你就不能用。那我今天要想让你独当一面，交代给你一件事情让你去做，如果你对神没有忠心、没有顺服，你说我敢把什么交代给你让你去做呢？干什么都得人卡着、管着，神要不要这类人？卡着、管着的是什么？是木偶、是机器人。机器人是什么意思？机器人是给它设定什么程序它就是什么程序。今天李放跟我说了一句什么话？“你说了以后我不是就改了吗？”我要的是什么人？我要的不是说我说了以后才改的人，我要的是什么人？我要的是你自己就能主动地把活儿做了。因为神造你，给了你思维，给了你能力，李放，你说这件事究竟该怎么处理，你知道不知道？（李放：知道。）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我可没有严刑逼供啊！你是知道该怎么做，而且你也能做了，但是你没有那么去做，所以你就是不忠心。不忠心也就罢了，还怎么？还不顺服。你不忠心，我给你指出来了，我都告你怎么做了，可你不听。因为你知道按我说的方法去做，比较慢，还得受苦，而你本来就是想图个快，想应付糊弄把这件事赶紧做了，所以你想欺骗。既没有忠心，也没有顺服，你说这能用吗？所以你干什么活儿我还必须得跟踪、看着。这两天咱那边还有工作要作，我急着要去那边干活儿呢，可是这边我不敢撒手啊，你说我能撒手吗？这边我要撒手了，两边都弄不成，这个活儿能不能干好？所以我就得看着、卡着。之前有个活儿，我没卡着，你们干出的活儿都出“奇观”了，闹笑话了！

咱刚才交通了忠心与顺服。小工的忠心与顺服在哪儿呢？（小工：……）没有一点忠心与顺服，反过来还要叫嚣呢，你说怕不怕？人不知道自己所干的是什么，所以他就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都敢做。沈坚，你有没有疑问？有没有想说的？（沈坚：没有。）对神有没有误解？（沈坚：……）对神有误解的说出来咱能解决。如果你对神有误解，但你还埋在心里不说，最后就是什么？最后就是一个定时炸弹，就把自己的命要了。咱得操练着去交通、去说。你看人家沈强，他有什么心思意念能够跟你去说。今天给你们交通的这些也是给你们布置了一个家庭作业，什么作业呢？你不再是张硕说的那句话了，张硕说的什么话？（三点一线。）三点一线，干活儿、吃饭、睡

觉。是让你怎么呢？是让你在干活儿的过程中去寻思、揣摩着，“做人做事、看人看事”，这就是真理，这就是神要带领着你怎么做事。你学会去做事了，学会看人看事了，你就得着真理了，你就活出个人样了，你信神就是为了活出一个正常人性、活出一个人样、活出一个受造之物的形象，那你这个人就成功了。追求真理难不难？沈屹，难不难？（沈屹：不难，这样谈了就不难。）确实不难。人觉得难是难在哪儿了呢？人的一种观念。（李智：人追求的都是高的东西。）追求高的最后追求成渺茫的、不存在的。沈瀚，你有没有什么要说的？（沈瀚：就是想着家里的玉米熟了，想回去收一下。）沈瀚，大家都笑你呢！你没有说“神家还有多少工作没有作，庄稼多，工人少”，你在这儿想的是你家玉米还没收。今天我给你交通了那么多，最后你来了这么一句话！

326　人类信神的最可悲之处

1　人类信神的最可悲之处就在于人在神的作工之中搞着自己的经营，却置神的经营于不顾，最大的失败之处就在于人在追求顺服神、敬拜神的同时也在编织着自己理想中的归宿梦，盘算着如何才能得着最大的福分、最好的归宿。即便是人都了解了自己的可悲、可恨与可怜，但又有几个人能轻易地放弃自己的理想与盼望呢？谁又能阻止自己的脚步不再为自己打算什么呢？

2　神需要的是与他紧密配合完成他经营的人，需要的是为顺服他而全身心投入到他经营工作中的人，而不是每天伸出双手向他讨饭的人，更不是为他有点花费就等待向他讨债的人。神恨恶那些有点奉

献就等着吃老本的人，恨恶那些对他的经营工作反感而只愿意谈上天得福的冷血人类，更恨恶那些借着他拯救工作的机会而投机的人。

3　因为这些人从来就不关心神要在经营工作中成就什么，得着什么，他们只关心自己如何才能借着神作工的机会得到福分，他们根本就不体贴神的心，一心只关心自己的前途、命运。那些对神经营工作反感、对神如何拯救人类与神的心意丝毫不感兴趣的人，都在神的经营工作之外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他们的行为不被神纪念，不被神称许，更不被神所看中。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人在神的经营中才能蒙拯救》

826　信神的本职工作就是为神作见证

1　你应知道，我打败撒旦的见证在于人的忠心与顺服，我将人彻底征服的见证也在于人的忠心与顺服。你信我的本职工作就是为我作见证，对我忠心无二，顺服到底。在我未开展下一步工作以先你当怎样为我作见证？你又怎样对我忠心、顺服？你是在你所尽的功用上尽忠心还是甩手不干？你是宁肯顺服我的一切安排还是中途逃走，逃避我的刑罚？我刑罚你也是为了让你为我作见证，让你对我忠心、顺服。

2　现在的刑罚是为了下一步工作的开展，为了以后工作的畅通，所以我劝你还是聪明点，别把个人的性命、把你生存的意义当作一把不值钱的沙土，你能知道我以后的工作到底是什么吗？我以后怎样作工、怎么开展工作你知道吗？你应知道你经历我作工的意义，更

应知道你信我的意义。我是来结束时代的这不假，但你更应知道我是开始时代的，我又是开展工作的，我更是扩展国度福音的。

3　所以你应知道，现在的工作只是开始时代，是为了以后扩展福音打基础的，也是为了将来结束时代打基础的。我的工作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也并非是你认为的毫无价值又无意义。所以，我仍旧告诉你：你当为我的工作献身，你更当为我的荣耀而贡献你自己，为我作见证更是我早已盼望的，将我的福音扩展出去更是我盼望已久的，你当明白我的心。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论到“信”，你怎么认识》

交通写铁证文章的原则（一）

现在让你们写铁证，那什么是铁证呢？铁证也算征服，这算什么征服呢？这个铁证里边的含义是什么？铁证包含事实征服和异象征服。先说异象征服，异象是什么？异象你能看得见吗？异象就是路，是一个方向、是一个目标，不是人的肉眼能看得见的。异象征服就是把前边的路给你说了，路你看得见了，大的方向知道了。就好像你念书呢，你父母告诉你得好好念书，给你谈了一下好好念书以后将会有什么样的美好前途，你不好好念书，长大以后将会怎么样，这是什么？这就好像是异象征服，是把你前面的这条路给你说明白了，让你看清楚了。肖红给你们说的这个铁证是说什么？（事实征服。）这个铁证是事实征服。比如父母跟家里的老二说：“你看老大，当初让他念书他不好好念，怎么样？毕业以后没有学到什么技术，去搬砖了吧！去喂猪、喂狗了吧！”异象征服和事实征服这是两个阶层。异象征服就是一个路，刚开始打仗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异象征服，现在你都经历了

几年了，该有看见了吧！就好像你刚开始念书，你妈告你说“以后得报考什么学校，这是一所好学校”，你念书的方向是冲着这个好学校去的。等你去这个学校实际念书了，你亲眼看到上一届的学生毕业了分配得怎么样了，你是不是有所接触、有所耳闻了呢？（嗯。）你体验、感觉到这个学校就是好，这个学校和那个学校就是有区别，就是不一样，这就是让你把在这个学校实际的体验给写出来，这个能理解吧？（嗯。）这两个文章就明了了。

异象征服只是把路途给你了，是把你引进门了，异象是神的话，把神话告诉你了，是这个征服。铁证里的事实征服是神的话应验了，你看见了神话就是真理，你看见这所学校跟你妈说的一样，从这所学校毕业的这些人出来就是能找到好工作，有了好工作就能找个好对象，找个好对象就能组成一个好家庭，这就是印证，你看到印证了，写铁证文章就是让你把这个印证写出来。什么印证呢？教会建造的时候你过的是什么教会生活？现在你过的教会生活是什么样的教会生活？教会建造时期你临到环境是怎么经历的？现在你临到了什么环境？你又是怎么经历的？那时候你做人是怎么做人的？现在你做人是怎么做人的？让你写铁证文章就是让你写明显的一个对比。你原来是怎么做人的，原来过的是什么样的教会生活；现在是怎么做人的，现在过的是什么样的教会生活；以前你得到的是什么，现在你得到的是什么。是不是明显的不一样啊？（嗯。）它不是说一步一步拔高，不是说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而是什么？而是截然不同的两类，现在不是像你在教会建造时期的生命进入一样，今天写个认识明天写个认识，逐渐长高的那个过程。就好像你念书一样，教会建造是一个课程一个课程地学呢，而今天的国度建造和教会建造就不是一个年级了，是小学、初中、高中的区别，学习的课程、学习的内容就不一样，完全就不一样。你把这课程不一样、内容不一样给写出来，这个铁证是不是就明了了？别人一看“果然是名不虚传，人家国度建造就是不一样，和教会建造就是有区别”，这叫铁证文章，铁证铁证就是用事实来证明。

异象征服的过程就是刚开始把异象给他们说出来，有的人听了异象以后他对神话信不来，“可能吗？是吗？”他是有疑问的。然后你再给他一个铁证“你看一下，你看人家是怎么信的”，这是一个证据。异象征服是把相信神话的人，神说什么就是什么，听了神话就能走、就能跟的这部分人筛选出来了。有的人他听了神话，“呀，话是那么说的，真的假的？”人被撒但败坏以后都成了诡诈人，根本不相信神话！他是诡诈人，他就觉得神也不说实话，所以他对这个话就信不来。中国人是什么人？被撒但败坏得就像活死人、活鬼一样，他对神话能信得来吗？他能相信神话是真理吗？他能相信神能把人作成吗？他嘴上说“神是那么说的吧，还能那么做呢？”他是用嘴来应付糊弄，他觉得神也是说说罢了。所以说跟他说什么话他信不来，他不跟你走。而铁证呢，就是来给他证明一下，神不仅是这么说的，事也是这么作的，让他看见神话的一种应验。刚开始是拣选听了神话就能信的人，耶稣走的时候是不是告他们说耶稣走了还要再来呢？（嗯。）人相信吗？多马信吗？就不要说多马了，就是彼得他完全相信吗？彼得问耶稣的原话我记不得了，大概意思是“你走了以后还来吗？你走了以后谁作这个工作？”耶稣说彼得话里带有试探，耶稣明明告诉彼得他还要复活，但是彼得对这话能信得来吗？彼得对这句话都信不来，那你说世上还有一个人能信得来吗？神一说出话来有谁就能定真呢？彼得是怎么走到路终的？彼得是靠着耶稣生前的教导和复活以后的异象而走到路终的，缺一样都不行。什么叫败坏的人呢？神还没有把你作成的时候，你就是一个败坏的人，败坏到什么程度？你对神话就信不来。彼得是那样的，多马呢？诡诈、猜疑。耶稣就是复活了，他听见耶稣的声音了，看见耶稣了，他信不信？（不信。）看见了也不行，“我得亲自摸了耶稣手上的钉痕才能信”。

咱去教会传福音的时候把能听懂神话的人征服过来一部分，这些人是听到神话就能过来的人，也就是异象能征服一部分人。还有一种人是“我就是得眼见，我眼不见就不行”，那今天就是让他眼见，让他看见你的活出。你以前是怎么敬拜神的，你以前尽本分是怎么尽的，是为了什么而尽本分的，是为了名誉？是为了神的经营计划？你

以前跑断腿累断腰是为了通行神的旨意？你就谈你以前的经历，把你的实际说出来。就像保罗来世，你不要看着她外边作了多大的工作，就看她走的是什么路。走不上彼得的路，走的肯定是保罗的路，就是搞交易，就是为了名誉、地位而作工。没有名誉、地位还作不作？（不作。）不能作了。你以前是这么走的，等到了国度建造以后，我把你以前所做的给你揭露解剖出来，你就是保罗来世，也就是神说的："因我所要的并不是艳丽、繁茂的花朵，而是要那累累的果实，并且不是变质的。明白我话的真意吗？所有温室里的花，虽然多如繁星数点不清，而且吸引着所有的游人，但花谢之后，便如撒但的诡计破烂不堪，无人问津。而经受风吹日晒的所有的为我作见证之人，虽然花并不美丽，但花凋谢之后，便有果实，因这是我所要求达到的。"（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三篇》）神作工结束以后有没有果实？没有果实。没有果实指的是什么？神说："所有温室里的花，虽然多如繁星数点不清，而且吸引着所有的游人，但花谢之后，便如撒但的诡计破烂不堪，无人问津。"你看教会建造时期的保罗来世是不是破烂不堪、无人问津啊？当她从一线回家之后，那会儿谁还把她当指挥啊？谁去她那儿寻求真道啊？这就是破烂不堪、无人问津，这就叫教会建造。现在再经历一下国度建造，国度建造就是供应人生命的，就是直接把你带到神话里边，让你根据神话来看事，你临到的就是审判刑罚。神说审判刑罚正式开始了，什么时候开始了？国度建造审判刑罚才正式开始，才正式揭露解剖、修理对付，一切根据神话来要求、根据神话来看事。再看现在的带领是怎么带领你的，以前的带领是怎么带领你的，以前的带领不管你做事的存心、目的、观点是什么，他管不管你这个？（不管。）不管。他只管让你把这个工作作好，只是为了开展工作。现在呢？现在是神要作王掌权，神要登这个宝座，这个宝座怎么登？神话得在你身上掌权，神话掌权就是神掌权。神话在你身上掌管你了，你让神话掌管你了，你听从神话了，神话就作王掌权了，神的国度就降临在地上了，你就属于神的子民了。为什么说你属于神的子民了？因为你听懂神的话了，你信靠他了、你信赖他了、相信他的话了。咱以前交通过什么是国度子民，是吧？（嗯。）把那个一结合，再和以前一对比这是不是一个铁证？这个和用异象打进来的不一样。

（肖红：这两类都能写？）这两类都能写，但是不一样，一个是异象征服，一个是事实征服。（肖红：这段时间整理的是解决他们观念的，比如原教会说“怎么对待敌基督都合适”，他刚跟上的时候是带着试探的心，当他来到国度建造以后，借着明白真理，他才定真了……）这是具体内容。（肖红：这也属于铁证？）这个是铁证，这是说国度建造就是揭露解剖、审判刑罚的工作。这就让你看到了国度建造里边是什么了，国度建造是揭露解剖，是解决人的观念，教会建造里边有没有这些？（没有。）所以你先把异象征服和事实征服区分开。（唐真：就是看了异象之后，又回想到以前临到的这些事实，然后才被征服，这属于什么征服？就是说你交通了这些异象，我们看了这些异象以后，然后看到了事实，对照上了，然后心服口服。这才明白了教会建造是什么，国度建造是什么。这属于什么征服呢？这是异象征服还是事实征服？有事实，但是当时也没有怎么打，过后也看了异象，也看了神话，然后服了，我就是这种。）这个服和那个服又不一样，你这个服只是你看见这个人是有真理的人，这个人能看见灵界实情，这个人是神的知心人，神所作的他能够知道，是对这个人的认识，但不等于这就是国度建造，这只是你对这个人的认识。（唐真：就是他把你往神话里带，带到神面前，这不是国度建造？国度建造不是把人带到神面前、带到神话里？）你刚才说的那个意思是，我给你揭露出来教会里边所做的一切的事。比如2012年所发生的一切事怎么怎么，这个见证的是神的一个奇妙作为，这个和看见的事实征服还又不一样。（唐真：现在有两类人，一类他是有经历的人，他经历过去了，但是他没有分辨，没有进入这方面真理，没有得着真理，然后借着你的交通，借着你的带领得着了这方面真理，这才有认识了，才看见了教会建造作的是什么，国度建造作的是什么，然后有一个进入了。还有一类人是他没有这个真实经历的过程，现在借着你的带领，看到这些异象他只是明白了、理解了，但是他之前没有经历这些过程。就像唐北、唐朵她们当时就没有体会2012年教会打压这个过程，然后直接进入国度建造，这又是一类人。刚才你说的异象征服是不是就是他光是看了、明白了、理解了，但是他没有事实、没有经历，只是有一个体会。）我说的异象征服就是说神的话，神告你说教会建造

完了以后是国度建造，国度建造是一个转折的过程，这个只是一条路、一个方向。（肖红：意思就是打仗的那一会儿把你征服了，这就属于异象征服。就是因着你明白了这个异象以后，你才跟上了。）我给你说的这个事实是什么呢？我给你说的这个事实就是你过了国度建造的这个教会生活以后，在这个教会生活中体验到、感觉到和原来的教会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唐真：就是在这一步的体验？）对，你来到国度建造以后，你的一种体验，铁证就是一种体验。异象也可以说是把这个奥秘给你揭开了，2012年神所作的是什么，弟兄姊妹做了什么，神没吭气，祭司弟兄也没吭气，谁也不说话，这里边是不是隐藏着奥秘？（嗯。）然后我给你把这个谜底揭开了，这些奥秘就是神是怎么作的、神是怎么征服人的、神的奇妙作为是什么，见证神的奇妙作为的，这属于异象征服。铁证征服就是你亲身体验了，国度建造的教会生活和教会建造的教会生活不一样。（唐真：那他要是没经历过教会建造这个过程，光是在这一步体验了，这也属于铁证？）这才是真正的铁证呢！（唐真：他之前没有教会的体验过程，没有这些体验、感受。）你一开始进来的时候，你所盼望的那个教会生活是什么？你所盼望的教会生活不就是教会建造的那种教会生活？（嗯。）即使你没有在教会建造里过过教会生活，你过的也还是教会建造的教会生活。就像神说的你走不上彼得的路，你走的肯定是保罗的路，你一进来就能走上彼得的路吗？这不可能！就算你跟上这步工作，你一进来也不可能走上彼得的路。你一进来走的肯定是保罗的路，你肯定也是为了名誉、地位要厮杀、要打。保罗走的是什么路？争强好胜、唯利是图、搞交易。唐北没有经历教会建造直接就进了国度建造，她能脱离教会建造这一关吗？就即使她没有经历那些，但是她里边的思想、观点，她计划要走的路，肯定是少不了教会建造时期的那种追求法。

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不一样的，你不能套模子，那就没意思了，每个人写每个人真实的经历这才有价值。（唐北：我感觉我写的就是一个过程，从一开始怎么打斗，到看见自己人性活出上还有争强好胜，看见这些之后不去打、不去斗了，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在教会

里的时候我也和别人打斗呢，但是我在和别人打斗的时候带领发现不了我的问题，他只是跟我说“你不接受真理，你厌烦真理”，或者说“你是敌基督打岔搅扰”，就扣这个大帽子呢，他挖不出来我背后的那些存心，我是怎么打的、怎么斗的，是因着什么开始打斗的，什么话、什么环境触动了我的神经，触动了我斗的那根弦，这些细节他交通不出来。我这样一对比，写完之后感觉是偏生命经历。）这个属于揭露解剖，这个你写出来只能说教会里边揭露不了你，我能揭露了你，但这个不能说成是铁证。什么是铁证？比如说你一开始计划怎么信神，是不是都是想过来得福呢？（嗯。）谁计划过来性情变化呢？就像唐北和人打斗的那个表现，给你揭露出来，你这明显的就不是正常人性的一种活出。如果把你放在教会建造，按你的这种活出人家就可以把你打成败类了，是吧？（嗯。）“这个人就不是个东西，在教会里边不是个理性正常的人，就该开除”，所以你这个就不在铁证的范围里。这个铁证是说什么呢？你正常过教会生活，从外边看你是正正常常的一个人，理性正常。你说的那个是你的理性就不正常，对吧？（嗯。）因为你是打斗。正常理性是什么呢？就是我刚刚说的你信神的观点。你说的是你和人怎么打斗了，我给你谈的是你信神的观点、存心，你的转变。你一开始信神是为了名誉、为了地位，就像保罗，他信神是为了得冠冕，在他的观念里边，他觉得神是不是看他的素质呢？他觉得神是看他作工的大小，这是正常人的一个表现、流露，这就是教会建造。刚才我说了，教会建造的时候，不管是什么存心、观点，只要作工就行了，没有揭露解剖、没有站在神一边看事、没有根据神话去做事，没有这些内容。而国度建造就不一样了，国度建造是神话作王掌权。唐北刚才提的这些事就好像神说的边缘性工作，神要用你，得先把边缘性的工作解决了，首先得把你和人家明打明斗的这些东西解决了。在教会建造最起码是一个暗打、暗斗，是为了你的名誉、为了你的地位暗打、暗斗，这是属于教会建造里边的表现。人刚开始信神是不是都是想用外表的一种好行为来骗取神的赐福呢？（是。）这就是教会建造时人的这个诡诈，想骗取，想用一碗水索取两碗牛奶的金币。唐北当时就想用她一时的表现欺哄神，欺哄我，想获得神的认可，获得我的认可，这就是教会建造里边你的这些观点。但你这个明打、明斗就不在这个范围里边了，这个能转过来吧？（嗯。）

教会建造的时候你就是这种思想、观点，“我信神的存心、目的就是要这么走呢，让弟兄看见我，弟兄就喜欢这样的人……”可以说就跟世上的人一样，神怎么说的？神说：“人都把侍候官家老爷的套路拿到神家来发挥……”（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告诫三则》）你认为我喜欢溜须拍马的，喜欢听好听的，但是经历以后你发现了什么？你看见我要不要这个？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是能站在神一边看事的人，能够为神忠心的人、能为神作工的人，我是不是要这样的人呢？（嗯。）你把这个写出来这是不是一个铁证？（嗯。）教会建造是什么？国度建造是什么？国度建造是直接带着你根据神话来看事，根据你的败坏流露来揭露解剖你，直接揭示你灵魂深处的东西。灵魂深处的东西就是别人肉眼看不见的东西，也就是你心中的秘密，你的“父亲”。唐北的那种打斗虽然他们揭露不了你，但他们的眼睛是能看得见的。眼睛能看得见的那还算不算铁证啊？那就不算了。（唐真：那这个也属于经历类的，是吧？）对，铁证肯定是经历来的，你不经历哪来的铁证？（唐真：这就不是“怎样来到神面前”的铁证。）这才是真正来到神面前。异象征服那不是来到神面前，那不是真正来到神面前。简单举个例子，异象征服就好像招生呢，你喜欢念什么大学，人家拿上招生表，招生表上边写着什么大学什么大学，人家还拿着这个学校的相片，你在相片里看“呀，人家这是什么大学什么大学”，那个人告诉你从这个学校毕业以后怎么样怎么样，你报不报名？（报。）咱出去打仗的时候，就告诉他们教会建造以后是国度建造，国度建造以后紧接着有什么美好生活，你听了以后就进国度建造了吗？你打开国度建造，看了看国度建造里边有什么内容了吗？你能看得见吗？你看不见。招生只是给你拿了个宣传单，你看见这个宣传单说，“呀，好漂亮啊！”你看着外表漂亮，国度的门你能打开吗？这只是一张纸，你不可能打开，这只是把前边的路给你说了，但里面你打不开、你看不见，你是没有体验的。人家一给了你宣传单，“呀，这学校真好呀！”你就过来了。有的人呢？“你骗人，你那只是一张宣传单，你那是假的”，就即使是神话，他也信不来，“神话也是假的，我得看见才行，我打开门进去了才算呢”，那他还报名不报名？他连名都不报。你看见的这个宣传单不是我印的，谁印的？是神说的，神说要国度建

造，不是我说的。也就是说，你对神的这句话都信不来，你觉得神印的这传单不管用，所以说你就不报名，人家那个信的人就报名了。你仅仅是报名了，不等于你就进入学校了。你报名了，去学校了，看见这个学校实际的环境了，听老师讲的课了，又看到上一届的毕业生毕业的时候，什么单位什么单位来招聘了，只有你亲自体验了，感觉这所学校就是和其它学校不一样，和当初宣传单上写的是一模一样的，这叫什么？这叫铁证。如果你去了学校一看，这个学校和宣传单上的完全不一样，老师是个骗子，教室都是租的两间黑窑洞，讲课就是在个人的小讲桌上讲，纯粹是捉弄人的，这时候你出来一个铁证“那是什么学校呀！当初那就是骗人的！”虽然你进了国度建造，但如果你就没有经历、体验，你的生命没长进，就没有生命经历，那你还和当时报名的时候一样，说明你还是当时那个东西，你还拿着那个宣传单。你跟随国度建造了吗？你说你跟随了，可你跟随的是什么呀？你跟随的还是宣传单上的这个画面，看见是那么好看、漂亮，你打开门了没有？你就没打开门，看见你在这儿坐着呢，其实你就没打开门。你能实际去体验、经历神的话的时候，进入神作工以后，有了体验、有了感觉了，这叫什么？这叫进了家门了，有体验了。当你看不见国度建造的时候，你会说什么话？“神话当时说得是美好啊，可是我没看见呀，是神话没有应验？还是神话当时就是骗人的、假的呢？”是不是产生怀疑了？（嗯。）

为什么说国度建造让你去体验、经历呢？不然的话你走着走着就跟不上了，人家有的人是越走越有劲儿，人家看见了就跟着走了，越走越有劲儿，越看见、越体验到“就是不一样，真的看见有人就是分配了、找上好工作了”。你呢？你就不学无术，你也不考虑那些，你看见这宣传单了，你认为只要报了名你就进了国度了，所以你去了学校里边，你学不学？你不学，你该打游戏还打游戏，该玩还玩，等你在学校上了几年快分配工作了，人家没人来聘用你，你会说什么？你会说这学校是真的还是假的？“骗子，说是分配呢，说是什么好的学校，我看也不咋地，我就什么也没看见”，因为你就没好好“学习”、没进入，你能看见什么？别人刚开始进学校的时候有可能不相信，但是人

家进了学校以后，人家就实际地去经历了、去体验了。就像来到国度建造，他经历、体验以后这就摸着“耶稣的钉痕”了，“哎呀，就是‘耶稣复活’了，就是和教会建造不一样。借着这个环境、借着揭露解剖、借着周围人的修理对付，就是能变化人的性情”，这是不是摸着耶稣的钉痕了？（嗯。）这个人越走越有劲儿了。就像多马，虽然他当时不相信，但是他摸着耶稣的钉痕以后呢？他是不是就信了呢？（嗯。）多马是从摸着耶稣的钉痕以后才信的。你跟上国度建造以后，看着你跑得欢，“哎呀，我相信，我相信”，你相信的是美景，你并没有实际地去担负担。也就是说虽然你也跟上了，但你没有去体验、没有去经历、没有实际地去作工。你没有作工，生命就不会有进入，生命不会有进入，那你就不会有认识、不会有看见，你还停留在异象的国度建造，那你看到的仅是一幅画面。当你再往后走，再受到修理对付，再遇到不合你观念的环境，你就站立不住，就会退去。

你们看到神现在交通什么内容了吧？生命要想长大必须经历什么？经历的都是不合你观念的，都是跟你观念相反的，处处是碰壁的。就是神说的：“这样的回击犹如一记记重重的耳光一次又一次地扇向人类……”（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独一无二的神自己　三》）当这些环境临到你的时候，你在国度建造里边没有真实的认识、没有真实的经历、没有实行的路途你能站立得住吗？肯定倒了、肯定“退学”了，不跟了，跟不上了。那你就不可能写出铁证文章证实这就是国度建造，你会写出来“假的、骗人的，国度建造里边就不是这样的，国度建造里边还能有那样的环境？不合我观念，国度建造还能不看人的大小，进门就是修理对付、打？”别人经历修理对付看见的是神的爱；你在经历修理对付、打的时候看见的是神的恨，“说什么神爱人呢，爱在哪儿呢？说什么神保守人呢，外邦人还没临到环境呢，信神的人先临到了；外邦不信派的房子还好好的，我的房子塌了。神在哪儿？肯定不对着呢！”他就退去了，当他想退去的时候，你让他写一篇文章，他会写什么文章？让他写铁证他写什么铁证？他写的铁证是这铁证不是国度建造。所以说你怎么才能站立得住呢？我为什么说现在不让你去谈众长子呢？我的意思是不让你把我放在众长子的那个位置上去

信，那样你迟早会退去的，你只是暂时的一种克制、强制、控制。你控制得了一时，控制不了一世。神是要想尽办法显明你，把你淘汰，你是想尽办法克制，你能克制得了啊！一个环境把你甩不出去，两个环境、三个环境总有一个环境会把你甩出去的。这就是说，你对我得有真实的认识，你不能把我放在那个位置上，你把我放在那个位置上跟随，到最后你走着走着就走不动了。就像念书一样，你刚开始不是一、二年级这样一级一级脚踏实地地升过去，你只是想混个毕业证，你小学念不好，你到初中能行吗？你初中念不好，你到高中能行吗？就即使混上一个毕业证，就即使走后门给你一个毕业证，你在世界上也不行呀！活不了呀！今天在国度建造，我就是不开除你，把你放在这儿，你在灾难里边能活下去吗？圣灵能保守你吗？所以你对我必须得有认识。你在我身上看见了什么？你借着我看见了神的作工、看见了神的奇妙作为、看见了神的性情、看见了神对人的爱，你是越走越踏实。如果你在我身上看不见神所作的这一切，你在我身上越看到了什么？“那不就是个普普通通的人吗？”就像那时候的人说耶稣，“那不就是拿撒勒人耶稣吗？”

现在和我天天接触的这些人对我产生了观念，产生了什么观念？“你干活儿还有返工的时候啊！”如果你和我经常接触的话，时间长了会不会有这些观念？（……）你把我放在那个宝座上边，你就把我当“神仙”待了，“神仙还有做错事的时候呀？神仙还有不会做的事啊？基督还能不会开车呀？”基督不会开车那他还是不是基督？（是。）神是既说必算，既算必成，既成必到永远，但人可能不可能做到？不可能，你只能是逐步地去更新、逐步地去完善。世上再聪明的人，他干什么都是逐步去完善的，不是一下就达到完美的，能达到完美的只有神。今天就不用说我了，就基督来了，一下能达到完美啊？咱不说其他，就说做一件事，耶稣从小到大，不管是生活技能也好，还是什么也好，是不是随着年龄逐步而增长的？（嗯。）耶稣还是那样，那你们对我的要求是不是太高了？你们对我的要求就是得有超然。当然了，有点超然你们信得更好，你们就不会跌倒了。所以越是这样，那我能不能有超然？绝对不能有。神就借用这个来显明你，

本来这个活儿是可以一次成功的，但是神要成就他的工作，神必须让你产生观念，这个活儿就得返工。如果一次成功了“呀，就是不一样啊”，你跟得越紧了，你跟得紧是对神的认识而跟得紧吗？（不是。）那是什么？你是相信你的观念而越跟得紧。那神能让你这样走吗？所以神必须打破你的观念！本来这个活儿一次是可以成的，但神来经营的是人，而不是经营事，所以这个活儿就不能成，因着你让我的这个活儿做不成。我是不是“强词夺理”呢？我自己做不了还怪在你的头上。神经营的是人，神就借着我做不成，来让你小看我，“呀，原来弟兄还不如我呢，我还能看到这个问题，他就没有看到”，是不是有这个观点？（嗯。）为什么会有这个观点？因为你有那个专业，我没有那个专业呀；你会开车我不会开车呀，我没有学过呀，所以说借着这个，人就要攀比，一攀比就看见你连个正常人性都没有，连个“羊皮”也不如，连个“驴总”也不如，让你看到这个你还跟不跟？如果你对我所作的工作，对我能不能把你带到神面前，没有体验、没有经历，你只是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来看，“呀，原来是个泥胎，就是做个样子”，你还跟随吗？你没有体验、没有认识，你是借着观念去衡量。反过来那个会经历的人会说，“什么叫正常人性？这才叫正常人性，神作工是专门要显明我，非得把我想象中的天上的那位神取缔，让我信实际的神。实际的神有正常人性，实实际际的就是正常人，一般人是什么样他就是什么样，这才是正常人，如果有一点超然那就不正常了。神专门用这个显明我的观念，神是为了作我，神为了作我下了一番苦心。这是神作工的奇妙作为，神太爱人了。神为了把人作成神受了多少苦，作了多少不必要的工作，这都是为了谁？都是为了我！”借着受了这些波折以后，你对神产生了什么？你对神产生了认识，你认识了神是怎么作工的，认识了神的奇妙作为、神是怎么精心策划的，借着你对这些有了经历以后，你的心怎么样了？该不该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啊？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这是不是正是神作的工作？神就是要把你麻木得像活死人一样的心与灵给唤醒。

会经历的人看见了神，摸着了耶稣的钉痕，认识了自己的败坏性情；不会经历的人，他不会经历，也不去经历，他更会去小瞧、藐

视，他更觉得自己了不起。他觉得自己了不起的时候他会怎么做？他会狂妄、会张狂，张狂起来还会有当初的克制吗？（没有了。）为什么没有克制了？因为他没有敬畏了。他当初还相信头顶三尺有神灵呢，他当初还相信你就是神的儿子呢，可是接触了一段时间发现怎么呢？就好像犹大看耶稣一样，犹大为什么会跟随了耶稣几年之后出卖耶稣？“当时我是把你当谁了呀？我是把你当救世主、犹太人的君王了。因为你是君王我才跟随你。可是我跟随了你几年，我看见你连圣殿也不进，法利赛人那么欺负你、那么亵渎你，我没有看见你带领人把他们打倒，我也没有看见你把政府官员怎么样，你只是在那儿说说话，我看见你就是无能，也就是长了一张嘴。你的权利在哪儿呢？你的全能在哪儿呢？你连这些人也搞不定，这还是王吗？我跟着你能走到哪儿呢？我本来想着你是君王，我跟上你以后，我就是大臣，你是万人之上，我是千人之上，我有个官、有个地位、有个钱财、有个生存之道，可是走来走去走到哪儿了？还有路没有路？什么时候是个头？没希望了，希望破灭了，拉倒吧！我还是干点实在的吧，我说一句话还能得三十块大洋呢！”所以他就把耶稣给卖了。犹大能出卖耶稣，那你呢？你绝对也能出卖我！我作的是什么工作？我高举的是谁？我见证的是谁？我把你带到了哪儿？如果你今天在经历之中去认识，你会更加地定真神，你对神会更加敬畏、害怕。如果你只是把我放在那个位置上跟随，不去经历、不去认识，那刚开始你是把我放在那个位置上，把我当神仙待，随后你信着信着就把我当成了泥胎，信着信着你就把我当成了一个小小的人，最后小小的人也不是了，不知道是个什么了，简直不值得一提，最后你就会把我弃绝。你弃绝我的时候心里惧怕吗？不惧怕。你心安理得，还觉得你做得挺正常的。交通这个主要是让你去经历认识，而不是把我放在一个位置上跟随。因为只有经历认识了，你才能写出铁证，才能更加认识这步工作，不然的话，你是走不到路终的，所以现在让你写铁证，让你写这些内容。

异象仅仅就是给你一条路，就是给你揭示一下，你以前走过的这些路，你在教会里边是什么，起码给你把这些揭示了以后，让你看见神就是这么作工的。是要扭转你、带领你，就是给你这个宣传单，

招生了。用招生这个例子你就好理解一些，再写这个文章的时候你就知道该怎么写了。在异象方面我再给你谈多少，那也只是给你叙述了一下，“这个学校里边这也好那也好”，都是我在叙述，你经历了没有？（没有。）你没有经历。所以你只是听我这么说的，你听了以后再和人家去说，人家会说什么？“你也是听说，你还来这儿和我说呢”，人家信吗？你把你的实际经历拿出来，“我去了，我去那个学校了，人家那个学校就是好，那个学校有什么样的老师，有什么样的教室……”这是你的经历、体验，这就是铁证。你不能只是把我说的再说给别人，“2012年怎么样怎么样，神作过什么工作”。或者说你有不解的，我给你解开了，那只是把过去给你解开了，和你这个经历是完全不一样的，解开了就好像我给你叙说了一个画面。再一个，当发生了一件什么事以后，我再给你去还原这件事，还原灵界实情的时候，人有一个什么说法呢？马后炮。知道马后炮是什么意思吧？事后诸葛亮。我给你解说了以后，人就会有这样的观点。“你看见事情过去了，你过来再圆场，你是不是有这个存心、动机？你是那么说的，那到底是不是神作的？”你给他说的时候，为什么他信不来？他在怀疑，怀疑你是在圆场。但是，你实际地去经历、去体验了以后，你的这个经历是实实际际，是神说过的话的应验，这就不一样了。国度建造的时候，弟兄说什么话了，几年以后这个事情成就了、作成了。这个话和那个马后炮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力度就不一样。前边说的是什么？是先有事后有话。先有了事，让你经历了以后，你再说这个话，那就是世人常说的嘴在你身上，你想说什么就是什么，“那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你才在这儿说，你这是马后炮，事后诸葛亮。2012年神出国了，人们敲锣打鼓喊三天黑了，然后那些人都被抓起来了，你现在才说这话了。你能说，别人谁也能说。如果你是在那些人没有被抓以前你说这话还差不多。”他还要控告你，这是先有事后有话，人就不接受、不承认，反过来还要控告你、还要耍笑你。而神作的是什么呢？（先有话后有事。）先有话后有事。所以说，你这个铁证里边得写，“弟兄见了我，给我见证国度里有什么样的生活，国度建造是什么样的。弟兄当时是和我这么说了，后来我过了一下教会生活，体验了一下，确实就是弟兄说的这样。”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先有话后有事。先有事后有话是为了把你带过来，这就是招生呢，那边先有事，然后我再跟你说这个事怎么怎么，把你吸引过来，吸引过来以后要让你定

真。要想让你定真，必须得先和你说了话，后有了事，你才定真了，“呀，就是真的”。就像你想去一个学校上学，你是去问招生的这个学校如何？还是问从这个学校毕业的学生，这个学校如何呢？（问从学校毕业的学生。）你问毕业的这个学生这才真实。所以今天让你写铁证文章，你必须把你当成一个从学校毕业出来的这个学生，你不能把自己当成招生的那个人。你只是道听途说，你自己还看不着呢，你还给别人介绍呢，那就成了瞎子领瞎子了。所以说你得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那就是铁证。这个搞清楚了吧？（嗯。）起码把这两类文章大概内容分清楚。虽然界限不好划分，但是大概方向你得清楚。

交通写铁证文章的原则（二）

（肖红：这是两类，这两类都能写。一类是打宗教观念，给他们把观念解决了；一类是你跟上国度建造的所见所闻。）（唐真：一个是招生的，一个是毕业的；一个是听说，一个是事实。）也可以说程度不同、深度不同。（肖红：咱写出来的铁证主要是要征服原教会呢，是要这个果效呢。）首先第一步先把他们那些观念解决了。（肖红：祭司弟兄说对待敌基督怎么做都合适，所以教会的人就敢随意地做，咱必须把这些观念给他们打回去，这也是铁证。你要是把打宗教观念和跟上国度建造的所见所闻这两类加到一篇当中你就糊了。）（唐真：那就成了又是招生的又是毕业的了。）你去招生了，他没有进来，也没有听过课，你拿上这个他也听不懂。（肖红：铁证文章第一步你肯定是先把原教会的人招进来。第二步就属于所见所闻，这就是事实征服的铁证了，分成两大类。上一次工作安排里边就说要你的所见所闻，把你的所见所闻写出来，那就不是光是异象方面。有的人他没有经历过教会建造，那就写跟上国度建造的所见所闻就行了。）有的人虽然没有经历过教会建造，直接跟上了国度建造，但走的是不是还是教会建造的路啊？（嗯。）教会建造是国度建造的一个前提，

没有教会建造就不可能有国度建造，这个过程是必须有的。只不过是什么呢？就是耶稣说的，人家打了一天的工，你打了一个小时的工，但不管怎么都得去打工。（唐真：就是这个台阶每个人都得过。）这个都得有。因为神供应人生命不是一下子就供应了的。咱就不说没经历过教会建造的人了，就是经历过教会建造的人，你虽然刚跟上国度建造，但你走的是不是还是教会建造的路呢？（嗯。）路是一样的。让你写的这个铁证文章就是写你走的这个路，而不是名义上的“我就没有过过教会生活，我就没有经历过教会建造时期”，你来到这儿过的还不是跟教会建造的教会生活一样吗？你在教会建造的时候，虽然说你跟上了基督，但你信的依然还是天上那位渺茫的神。那国度建造就是要让你把天上的神拉下来，信在地上的这位实际的神，就是这个过程。你就写你信神的那个观点、观念，你所认为的，你从信天上那位渺茫的神再到跟上国度建造信上了地上的实际神的这个过程，你把这个过程写清楚了，这是不是就是铁证呢？（嗯。）唐北，听懂了没有？（唐北：概念性的听懂了，但是跟自己去对的时候，捋的时候好像还不太清楚。）你是哪里把你绊住了？你是把你外边的打斗当成了教会建造了，然后你现在不打斗了，就把它当作了国度建造，所以你就掉在这个“幸福美满”的生活里了，“我已经进入国度生活里边了”，自己把自己欺骗了。实际上你只是把边缘性的工作解决了一下，现在才正式开始过教会生活呢。什么是边缘性的工作？就是把你与神抵挡的那一面、影响你不能正常工作的那一面取缔了。把你的那部分取缔了以后，你才能和正常人划到一个圈圈里边。这就和台阶一样，你在的那个台阶是幼儿园，你得在幼儿园里先进行培训，先融入到一个看书、写字的气氛里，然后你才能上一年级。别人没有你这么淘气，人家就不用培训，直接上一年级就可以了。就像唐真，人家用不用去少管所啊？（不用。）人家没有在外边明打明斗，人家只是暗打暗斗，是吧？（嗯。）所以人家在一年级里边。你是明打明斗，你就先去了少管所。你住完少管所以后，不明打明斗了，这才能和暗打暗斗的放在一起。可是这个时候你想的是“我拔高了，我从少管所到了一年级了，我这不就是生命进入吗？”你就活在这个情形里边了，“我拔高了，我生命进入了”，这个时候你还会前进吗？你就不前进了，因为你掉到自满自足里了。反过来你还把从少管所到一年级的这个过程当成了一种资格、资本，去了哪里都说“你看我生命有进入了”，自我享

受、自我安慰，还给别人“交通”。别人一听，“是啊，我也看见你变化了，可是我看到你变化了，对我也没有什么益处呀，你的意思是我还得跟你一样去少管所再住两天？当两天少年犯再上一年级才行？”你给人带得没路了。你自己活在这个情形里边不走了，你就把这个当成生命进入了。这不是生命进入，这相当于你才进了这个门儿了，还得继续往前走。唐北，这个话能听懂了吧？（嗯。）你从少年犯到了一年级了，到了一年级也就是到了教会建造了，说你在教会建造就是说你信神的那些存心、观点始终没有变，只不过你不明打明斗了。你以前信神的观点是什么？你走的是什么路？你走的是保罗的路，为着冠冕、地位、名誉做事。今天是怎么呢？今天是不让你为冠冕、地位、名誉做事，是为了让你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是让你继续往前走。你是一个受造之物，受造之物应该怎么敬拜造物的主，应该怎么站在神一边看事，这才是真正的一个生命进入。你从少管所升到一年级的这个过程就是边缘性的工作，你要想信神就得先把边缘性的工作作了以后，你才能走这条路。

（唐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自己心里有这些观点，我觉得明明就是两类文章，一类是经历的，一类是异象的，可是肖红交通的是所有的都可以写，然后说所有的都是铁证文章。从我这儿我就想“那所有的都是铁证文章，那生命经历也是铁证文章？不是让写怎样来到神面前的文章吗？那生命经历文章和怎样来到神面前的文章不是重复了吗？生命经历不是已经来到神面前了吗？”写生命经历就是已经来到神面前了，而这个你是怎样来到神面前的，就是你接受的过程，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了，这个属于生命经历文章。那你直接写生命经历文章就行了，还非得扣上一个铁证，我就是在这个上边卡住了。那铁证里边到底分几类呢？到底是写怎样来到神面前呢还是写经历文章呢？我自己就有这个观点，我有这个观点的时候我就认为我的对，那就得分开呀，要全是铁证那就没有类别了，就不是一项一项的了。）这个还有一个区别是什么呢？既然是铁证，它就是一个证明。既然是证明它就得有一个对比，那你必须得有教会建造时候的一个生活，拿它和国度建造的生活一对比，这就是铁证。如果你没有原来的教会生

活，只是谈了一下你个人的生命经历，没有教会建造时期的生活，那就没有对比，只要没有对比它就不是铁证。第二个区别就是，事实征服的铁证文章见证的是神的作工、神的奇妙作为，不是谈你个人的变化、不是谈你个人的认识。就即使说你生命进入了，你这谈的是什么呢？你谈的着重点不一样。你要是写生命经历，那你着重点谈的就是你性情变化的这个观点，你是怎么把这个错谬的观点扭转过来的？你是怎么站在神一边看事的？这是一个生命经历文章。铁证呢？铁证写的就不是你的认识了，而是写神的作工，主要是写神的奇妙作为。神的奇妙作为离不开神的主宰、安排，主要写神的主宰、安排，也就是神给你摆设周围的这些环境，你是怎么从这些环境当中认识神的主宰、安排的。铁证就是让你谈神的作为，而不是谈你的认识、经历。这个能分开吧？（能。）你这个铁证就是一个证明，铁证就是证明这是国度建造，和教会建造完全是不一样的。你怎么能证明它是国度建造呢？也可以说你取材取的是一样的。好比说你取材取的是生命经历文章，如果你写的是生命经历文章，那主体内容是写你这个生命怎么长大的。原来你是怎么认识的，后来经过修理对付、经过揭露解剖来扭转你的观点，然后你怎么认识的，这一条路写的是你的生命经历。如果你写的是铁证，你要怎么写呢？同样还是这件事，但是导向不一样。“在教会建造，我也遇过同类事，带领工人是怎么让我守规条，让我怎么怎么做了，我是怎么认识的。但是来到国度建造，带领工人不这么说，弟兄不这么说，弟兄反而是和我说什么说什么。神又给我摆设什么样的人、事、物，让我看到国度建造和教会建造完全不一样，形成一个对比。”这个能听懂吧？（嗯。）生命经历没有对比，生命经历是你成长的一个过程，你的这个看事观点一步一步是怎么扭转的，你写的是你的看事观点是怎么扭转的，这是生命经历文章。你这个铁证写的是教会建造是什么？国度建造是什么？国度建造是揭露解剖，“弟兄是怎么打我的，我就看不见爱，但是从这里边我得着了生命”。唐真，你以前在文字组待过，他们给你聚会是怎么聚的？和你是怎么交通的？弟兄今天是怎么给你交通的？让你看见国度建造和教会建造明显的一个区别，你一看这个区别就是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神的作工方式变了，有了刑罚审判了、有了揭露解剖了，这里重点不写你那个转变的过程，“我是怎么扭转的”，重点不写这个，重点写的是神的主宰安排。神给我摆设了一个唐北、摆设了一个肖红，你

要说什么呢？“在这个环境下，弟兄是怎么解剖我的”，把这个为突出点，“弟兄没有哄着我或者用地位卡着我去做这件事，而是给我交通真理。神话是怎么说的，我可以做饭、我可以睡觉、我可以遛街，但唯独不能让我得释放的就是神的话”，你把这个环境写出来，你见证的是什么？你见证的是神的作工。生命经历文章见证的是你怎么经历的，写的是你的生命经历，就是见证你是怎么长大的，这就是生命经历文章。而铁证见证的是神的作工，铁证是见证神是怎么拯救人的。教会建造和国度建造一对比这就是铁证，让人看见神作在人身上的都是爱，得让原教会里的人一看：“就是啊，教会里的人就是这样认识的，带领就是这样认识的。”看到你写的在国度建造里你是怎么经历、认识神摆设的人事物时，他能说出：“人家是这么看这件事的，人家的处理方式就是不一样！”在他们那儿说的是处理的方式、方法不一样，实际上神的作工方式不一样、环境不一样了，这就是从教会建造到国度建造的铁证。铁证的主体在方式方法上，生命经历文章主体是在看事观点的扭转上，怎么扭转过来的。

让人看生命经历文章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个人处在消极状态下，无路可走，借着你的经历，他一步一步是怎么跟着你的这个经历走过来的。铁证主要就是让人看见什么呢？让人看见国度建造和教会建造就是不一样，人家这就是国度建造，国度建造就是能把人带到神话里边，就是能得着生命，就是神话作王掌权，你把“神话作王掌权”这个突出来，让人不得释放的就是神的话，主要就是让你见证神的作工、神的作为、神的所有所是。生命经历文章就是见证生命长大的过程，这个体验是不一样的，主体方向是不一样的。就像我刚开始去打仗的时候，一直和他们谈的是神的作工，除非这个人谬，不接受的时候我才打他、才解剖他，这个时候涉及到的是生命进入。如果这个人不谬，我不打他，只和他谈神的作工。就像作肖红的时候，只是和她谈神的作工，让你在神的作工中跟上神的步伐。谈神的作工时没有揭露解剖、没有修理对付。（唐真：铁证里边也得谈一点经历，是吧？）有一点，这只是点缀一下，让他看见国度建造作的是什么工作，国度建造有的，教会建造是没有的，教会建造里有的，国度建造

里是没有的，只是来一个衬托、对比。选材可能都是一样的，一个背景、一件事，你是借着这件事见证了神的作工。你见证神的作工，这就是铁证。如果借着这个事见证你的生命长大、变化的过程，那就是生命经历。

刚才我说的主体是见证神的作工，是吧？（嗯。）教会建造作的和国度建造作的工作不一样。咱交通了几类了？第一类是异象征服，咱前面已经交通了。第二类是事实征服，是对神的作工的认识，是神作工的一个拔高，神作工能把你带到生命里去。教会建造神作的是什么工作？教会建造那时候不是供应你生命、不是审判刑罚、不是神话作王掌权，而是到处传福音，扩展福音工作，是借着你效力作个工作。现在福音工作扩展不开，神只是给人摆设环境：大红龙追捕、教会荒凉、饥荒降下、瘟疫、地震……这就让你看到神作工的步伐到了，这是外界的环境。国度建造才是神话掌权，神国度的降临。教会建造的时候召进来的人多，国度建造是选人呢，选上的人少。为什么说国度建造审判刑罚才正式开始？因为教会建造那些人不配听神的话、不配神直接带领他，所以只有在国度建造中审判刑罚才正式开始，正式从哪里开始？从神家开始，不是从外邦开始。现在神交通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借着交通这个把所有的稗子全部踢出了门外，那些滑石蛋、敌基督听了这些话还信不信？不信了。神才开始审判刑罚，也就是说你这个少年犯是偏得，你要是在教会人家一脚就把你踢出去了，你还能得来什么呢？你什么也得不来了。因为主耶稣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太 7：6）你看见神的作工了，你来到国度建造，你经历了这一步你得着了什么？你得着的是揭露解剖、审判刑罚、修理对付，直接用神话来掌管你，但人是自由的，看你能不能选择服在神的话下。教会建造的时候，带领工人用地位、权势压着你；现在不用地位、权势压你，你一切都是自由的，你可以自由选择，但唯独不能让你释放的就是神的话，这就是神的作工。你把神的作工给见证出来了，现在神作的就是审判刑罚的工作。比如说教会丢了东西了，教会建造的时候是让你赔、补，还有放下、隔离，到了国度建造

主要就是揭露解剖、修理对付，说你的性情，谈你与神之间的关系，让你站在神一边看事，作工步骤都不一样了。教会建造的时候是看你作了多少工，而现在是你再作多少工都不看你，不是看你作工的大小，而是看你的心是否给了神。你把这些重点突出来，根据神作工的不同方式来见证国度建造，这是第二类铁证。第三类是根据神的话，神怎么说了，结果在国度建造这步工作中应验了，应验的内容包括哪些？预言的应验、神话的应验。（唐真：预言的应验是指什么呢？）预言的应验就是国度建造前边那些话，异象。教会建造是国度建造的前提、前身，就是异象方面的话你看见了，你看见了神话的应验，神是先有话后有事。教会建造是什么教会生活，国度建造是什么教会生活，国度建造是神话应验了，“击打牧人，羊群分散，没有真实的带领”，这些都看见了、应验了。（唐北：那就是击打牧人这些也能写，是吗？）我是给你举个例子。神话的应验不单单是“击打牧人，羊群分散。”（唐北：就是神起初的发表从八十篇到一百二十篇？）对，那些神话应验了。咱去打人、作人的时候谈到一些异象。（肖红：教会建造是国度建造的前提，这不是有话吗？以前早就发出来的话，现在不是应验了吗？是写这一类文章。）神要走出厨房，这个能写，你不要直接写“击打牧人”，就是“击打牧人”后边的话，以后神还要有两步工作要作，一部分人要操练被神使用，一部分人还要扩展神的福音工作，这是异象方面的。你看了这些话，然后再看事实应验了，神去国外作工了，在中国得着一批得胜者，这些神都交通了。这些异象都是让你看见的，神说了，祭司弟兄说了，然后你再看见团体出现了，这是异象方面的，这个不涉及你的生命进入，完全是异象方面的。第四类是你对我的认识，是对我的一个见证，是见证我呢。原教会说我是敌基督，然后通过你在我身边和我接触，再根据神话来看事，事实证明不是，写你对我的认识其实就是直接见证我，他们说弟兄是敌基督，你说不是的，你是根据他作的什么什么工作说他不是的。见证我谈什么？谈我的言谈举止，谈我的活出，我所带领的路，谈我无话不说，我开口说的是什么话？“一说就是神家，一切围绕神家利益说话，从不为个人利益说话，也不为某一个弟兄姊妹说话，不管弟兄姊妹受多大的苦，他只管说神的心意。不管人死去活来，毫不留情，他只管打，是吧？世上哪有这种人！”你就见证世上没有这种人就行了。“看着就是非正常人性，但根据神话来看，人家才是正常人性。”这不是就

见证出来了？见证我的活出、我的作工。“遇什么事了，明明看见谁谁有理，可他是谁告状他打谁，用世人的眼光来看，这人就是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他打的不是办坏事的那个人，他打的是告状的那个人，可是人家打得还服服帖帖，神迹奇事发生了。”你把这些写得栩栩如生，让他们看了，谁不是惊讶？他们惊讶什么？本来他跟着你这个思路走的时候，“看，谁谁给弟兄出难题了啊，弟兄解决不了。结果弟兄把他们打得服服帖帖，明明看见就是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可这样一看，不对啊，人家这是生命的供应，是神的爱”，一下来了个天翻地覆地扭转，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这样你就把我见证出来了。让他们看了这些文章以后，谁有什么观念想不通了，“明明就是神作的不对，明明就是神作得太过分了”，在他无路可走的时候他寻求谁？寻找弟兄去了，“人家能解决”，所以说他就坐上“轮船”来了。如果他们在无路可走的时候，找谁谁也寻求不着、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再写不出文章来，那他们去哪儿？只能在这黑暗之地哀哭切齿，这时候你的使命感何在呢？你们见证我的时候，见证我里边有个什么？独到的见解。你把我独到的见解见证出来，这个独到的见解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别人想不通的事，我有个独到的见解，你认为是张三有理，你让我说出来就是李四有理；你认为神作工太苛刻了，可是在我看来，神太爱你了。就像唐真，在她看来她是谁啊？她是后娘生的，是捡来的。可是经过交通以后她是谁啊？她才是真正的亲娘生的。后娘是得哄着这个孩子，而唐北才是后娘生的。这就是独到的见解，你把这些给见证出来，他们看了你写的文章是不是惊讶呢？他们看了你写的文章感到惊讶。惊讶以后他在你写的这二十篇文章里没有和他对了号，你写的和他临到的环境都不一样，他想找到答案，但又找不到答案，没办法他只能找约瑟去取粮吃，这一下人是不是都来了？（嗯。）这里说了四方面，越交通越分得清吧？（嗯。）

（唐真：有的人是对神的作工有认识了，但是这个人还没怎么变。）哪个人？（唐真：就是写文章的这个人。）那不可能立马就有变化，他先是发现了神的爱、看见了神的爱、体尝了神的爱，这才能有一点认识，良心才开始发现了，原来神是爱我的呀，我不能再这么

做呀，我再这么做对不住神啊！（肖红：先有认识，把他的认识先写出来，然后再实行去做。）他不可能先爱神的，他必须先看见神作在人身上的都是爱，看到自己所做的都是抵挡、都是悖逆、都是拆毁，他才恨恶自己。看见自己做的什么都不是，这个时候才开始寻求真道，才开始寻求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不管是你还是唐北，如果看不见这个，你们看见自己做的都是最好的，“我做的是世界上最好的，我做的神应该是称许的，就即使我做得不好，神是慈爱怜悯的神，神还能就因为这一个过犯就不要我了啊！”你还要原谅自己。那你还能有变吗？不可能。你只是把神的要求告诉他、把神的行政告诉他，他就能变吗？可不可能变？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变？因为人要变得从良心上，从心里去变。如果你给他说了一下神的行政、神的要求，这个人就变了，这是一个什么变？这是一个假变。这是一个做法的变，这是一个暂时的变，是一种欺骗，是一种克制，这个神要不要？（不要。）所以说，你要爱神你必须得认识神，你不认识神，你爱神是假的，你口头说爱神那是一时的，是欺骗。你对神真有认识了，你真实地发现神的爱了，你再爱神，这才是真实的。

所以说唐真现在正是做定时炸弹的那一个，你把定时炸弹做好了，到时“啪”一爆，寻求的人就都来了。唐真，看你怎么带领她们做呀，做个约书亚。（唐真：约书亚？）带领他们进迦南美地，带领他们能去见证神的作为、见证神的作工，把我的作为给见证出去，这不是让你做约书亚呢！前两天没信心了，今天看着约书亚了，这信心就起来了。

解剖不可触碰的根源

肖红，今天你说了一个不可触碰，咱能不能持守自己呢？（肖红：不能，我已经蒙羞了。）那天蒙羞了，今天蒙羞不蒙羞？（肖

红：我现在也蒙羞。）那这个时候别人能不能触碰你呢？你跌倒一次、两次，第三次是不是就有认识了？（肖红：嗯。）“呀，我看的这个对可不一定对，因为这个还没有经过神的检验，没有神话依据。今天这个人来了不是来触碰我的，神是要借着周围的人事物、环境来给我传达个什么信息呢？”你是带着一种寻求的态度。你带着这个态度去寻求，圣灵就能在你身上作工。而你说了一个不能触碰，不能触碰这就拒绝了，那你说圣灵能不能作工呀？圣灵想引导你、开启你，能在你身上作工吗？有作工的机会吗？你这个不能触碰已经把圣灵作工的这条路给堵死了。神兴起周围的人事物说什么话、做什么事的时候，你有一个态度就是不能触碰。不能触碰从外表来看你是与人对抗，在灵界来看你是在与神对抗。一方面是说神主宰安排这些人事物你没有去寻求，所以你不能触碰；另一方面从灵里边看事，你把你自己的认为当成了真理，你把你自己看为对的事当成了真理。你自己认为对的事它能是真理吗？当你把这个看清的时候，你说你不可触碰，这是不是一个谬论呢？能不能不可触碰呢？你不可触碰的时候谁还敢和你接触？为什么人家在下边说你是站神的位置了呢？为什么说你是用地位作工呢？这是不是原因？这是不是找见问题的所在了？（肖红：嗯。）因为你不可触碰，因为你决定了的事情、你认为对的事情，别人再说什么你也听不进去，不仅是听不进去还不可触碰、不能改变，这是不是咱的败坏性情？（肖红：嗯。）你不能拿上一个不可触碰来掩盖事实。如果你这个事情是坚持正义，有神话依据，根据诸多方面的真理确认了，这个能说不可触碰，因为你是在维护神家利益，触碰一点都不行。这个不可触碰和你说的那个不可触碰不一样。（肖红：我说的也是这个，我以为我一切都是维护神家利益，是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触碰。）你这个前提里边有什么？有“以为”。所有人都是在“以为”之中生活着，一个“以为”把多少人都给捉弄了。咱不能“以为”，到底是不是？确认不确认？咱必须得求真。（肖红：但是我尽上我所能了，以我的身量来说我尽上最大能力了。）是，你尽上所能了，你尽上所能做这件事的时候，这是不是你不可触碰的一个理由呢？能不能成为你不可触碰的理由？（肖红：不能。）

你尽所能做这件事情了，神不怪罪你了。神没有过高要求你，神没有超出你的身量来要求你，神不指责你、不定你的罪、不记你的过，但是神没有说你尽所能了，你就可以不可触碰了，这是不是两个性质？（肖红：是。我也经历那个话了，神说："人虽然在未受熬炼之前明白了许多真理，但人并不能将这些真理都实行出来，当人在熬炼之中时，才能明白这些真理的真意，才能真正体会到这些真理的内涵之意，这时人再实行这些真理就准确了，也合神心意了，这时的实行中个人的意思就少了，人的败坏也少了，人的情感也少了，这时的实行才是真正的爱神的表现。"（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经历熬炼才有真实的爱》）我没有别的存心、目的，没有有意识地要伤害任何人，我认为我所做的，的确就是一切为神家利益，谁打岔都不行，我里边就是这个，这是我自己以为的。虽然我是那么去做的，但拿到神面前还不是那回事。）咱现在说的是什么呀？你里边有个不可触碰，我是针对你这个不可触碰说的。咱还能不能有不可触碰？你得先认识这不可触碰，你认识了它，你才能恨恶这个不可触碰。你认识、恨恶它才能背叛它。你现在得先背叛你这个不可触碰。首先你这个不可触碰就是世人说的"得理不饶人"。（肖红：我里边主要是想：事实就是事实，我要是真错了，我自己看到我的确就是有问题，那你咋说都行，我也能接受，我尊重事实。要是你说的不是事实，那就不行，那就不能碰了，非要打回去。）可是你说的这个事实是什么？祭司弟兄说："因为眼睛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的，心里体尝到的才真实。"（摘自《上面的讲道交通·30-A-7》）肖红，你眼睛看见的事是什么？（肖红：我昨天看到神说，生命进入从哪里开始呢？首先得承认自己是个错的，这样才会有进入。如果认为自己都对，就没进入了。）你总持守你是对的，这个就把你堵死了。所以说你持守着这个不可触碰，这就是拒绝接受真理了。（肖红：是。）你不能有不可触碰，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不可触碰。神的性情才不可触碰，咱是一个败坏的人，咱怎么能有不可触碰这一说呢？就像乌撒扶约柜，这个是不可触碰，但咱不能有不可触碰。当你里面有不可触碰的时候，你得先认识你这个不可触碰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肖红，这个看到了吧？（肖红：嗯。）不可触碰会把圣灵的作工给拒绝，会把神的摆布安排给拒绝，会与神对立，这就是你与神对立、刚硬的一个原因，也是给自己找理由、找借口预备了一个说辞，这就是不可触碰给你带来的。这个不可触碰是怎

么产生的？不可触碰就是你在自认为是对的前提下才不可触碰的。任何人在不可触碰的时候，他会认为自己不对吗？他要认为自己不对就不可能有不可触碰。他既然不可触碰那他就是认为他是对的，一个不可触碰给你带来多少祸患呢？你也听见别人在下边说的那句话“肖红把她当神了”，别人为什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是不是因着咱这个不可触碰带来的？别人对你不理解，别人不愿意和你说真心话，为什么？因为别人不知道和你说什么话的时候就触碰了你不可触碰的这根神经了。

你不可触碰的时候，你就自认为是对的，人被自己的眼睛给欺骗了，因为人看不到灵界的事实，灵界才是事实。彼得和约伯之间有什么区别？神说：“彼得在我面前尽忠多少年，不曾发过怨言，不曾有过埋怨的心，就是约伯也不及他，而且历代圣徒都远远落后于他，他不仅追求认识我，而且是在撒但施行诡计之时来认识我。这样，就使他多少年的事奉都是合我心意的，因而不曾被撒但利用。他吸取约伯的信心，但看清了他的短处，约伯信心虽大，但在灵界的事他缺乏认识，所以说出了许多不合实际的话，说明他的认识仍然是肤浅，仍然是不能达到完美。所以，彼得一直注重摸灵中感觉，一直注重‘观察’灵界动态，所以不仅我的心意他能略有体察，而且撒但的诡计他也略知一二，从而是历代以来对我最有认识的人。”（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八篇》）彼得看清了约伯的缺陷，约伯对灵界实情不知道，所以他当时说出那些愚昧的话。彼得对灵界实情略知一二，仅仅是略知一二，就免去了许多撒但的试探。咱今天要从灵界看事，而不是根据你的眼睛来看事情的对与错。如果你用眼睛来看事，彼得拦阻主耶稣钉十字架，那彼得对耶稣是不是完全都是爱呢？是不是完全都是正面的？（嗯。）可是耶稣不称许，反过来说他：“撒但，退我后边去吧！”又因为彼得对灵界的实情仅是略知一二，所以彼得到后来跟随耶稣的时候怎么呢？免去了撒但的许多试探。同时他还有好多过不了的坎，因为他对灵界实情只是略知一二，所以他对好多灵界实情还不知道，但彼得没有不可触碰的那个性情，他不明白神心意的时候他能够说：“即使神把人当作玩具一样玩弄，人又有什么怨言可发

呢？”神把他当玩物耍怎么耍呢？神和他直接说话吗？是借着周围的人事物，借着摆设的环境，用环境和他说话，最后人得达到像被玩物耍一样都没有怨言才能行。

肖红，刚才说你这个不可触碰是怎么产生的？（肖红：狂妄。）你这个不可触碰就是自以为是、自认为是、自认为对，自己眼睛看着对就确认了，就把自己认为对的事情确认为是真理了，认为自己忠心了，认为自己尽所能了神就称许了。自己尽了所能和有神的称许是两码事，你尽所能是人站在人的位置上尽了人的全身力量了，就像约伯，约伯见证神的时候他是不是尽所能了？因为他对灵界实情不知道，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伯1:20-21）在他来说他是尽所能了，可是神称许吗？约伯完全达到神的心意了没有？剥夺约伯的是谁？是撒但，不是神剥夺的。约伯把撒但的剥夺说成是神剥夺了，他对灵界的实情不知道，他还要和神讲理由。神说约伯是信心的见证，尽所能了，因为神在那个时候没有和他说太多的话，更没有和他说灵界的一些事情，所以说在那个情况下，约伯能说出这话，他是尽所能了，但不能说神就称许了。神说：“你曾进入雪库，或见过雹仓吗？”（伯 38:22）这是不是神对约伯的一种审判啊？约伯听了耶和华说的就捂口了，没话说了，因为他不知道灵界的事。那咱呢，咱不知道的时候就不要断定哪个对哪个错，只能去寻求，根据神话去判断这个事的对与错。现在神把什么话都告诉咱了，咱要从神话里边找答案，从诸多方面来找答案，通过神话确认了这件事了，这才敢说这件事情是对的，学会从灵界看事。从灵界怎么看事呢？神给咱交通了直穿灵界，怎么直穿灵界？神说：“你看灵界的事复杂吧？不管怎么复杂，要是明白真理了，这些事凭着肉眼，凭着神给的真理、神交通的让人明白的这些话，人都能有分辨，这叫直穿灵界。”（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五）》）你直穿灵界了，那也就是说，你是用灵眼去看的，你用灵眼看见的这才是事实。这个时候你就不是维护你个人的利益了，这是维护神家利益、这是维护圣灵的意思，这个不可触碰是神的性情不可触碰，这就不是说你不

可触碰了。交通的时候，你给人的感觉有不可触碰的成分，我这里也有不可触碰的成分，我不可触碰是因为我把神的心意谈出来了，是神的心意不可触碰，他不敢起来背叛、不敢起来反抗，人人都得心服口服。你那个不可触碰呢？你只是说“我尽所能了，我认识到这儿了，我认识到哪儿就实行到哪儿”，所以你这个不可触碰就拦阻了你的生命进入了。你是尽所能达到这个地步了，神说“好了，你已经尽所能了，我再带你一步吧，我再给你个引导吧”，神借着周围的人事物、环境把你往前引导，或者借着周围人事物和你说话，可是在你这儿你已经锁死了，“我这个对着呢，你们不能触碰”，这时候谁的话你都听不进去了，这是不是就把自己封闭起来了？你自己就把自己封闭起来了，原地踏步不动了，不往前走了，自认为这就达到神的要求了，尽所能了。在尽本分的时候，咱是尽所能了，在寻求生命进入的时候那是无止境的，这是两个概念。这不可触碰是怎么产生的？咱自认为对的时候这里边又流露出来一个什么败坏性情？这个时候才能谈败坏性情，你之所以认为对，之所以不往前走，这是怎么造成的？你把你的观念、想象、认为当成了什么？你把这些当成真理了，把别人跟你说的话都拒之门外了，那你是不是就站错位置了？把自己所认为、想象的当成真理待，高举的是你自己的观点、认为。你这样会给别人一种什么感觉呢？你就是“神”了。为什么别人感觉你就是“神”了？你所认为的那些事情是对的那就是对，别人再说什么都不可触碰，“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你是高高在上，谁也不能触碰”，这就是他们说你站神的位置的原因。

如果咱不自以为是了，不把自己的观念、想象、认为放在真理一边，就很容易接受真理，“我现在认为对，这是我力所能及的，可是一寻求神话答案出来了，那我就得把自己认为对的给否掉。”就像我以前交通过我的一个经历，我刚开始走教会的时候，开的那个车是几年没有审的车，那个时候我的认识是一切都在神的手中，能不能碰上交警、能不能被罚款也在神的手中，神要借着这个让我看见一切都在神的手中，加给我信心。一段时间以后，我在看《神三步作工的纪实精选》时看见：“他们来到迦百农，收殿税的人前来对彼得说：‘你们的

老师不纳税吗？’他说：‘纳。’他进到屋子里，耶稣先问他：‘西门，你认为怎样？地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和丁税？向自己的儿子还是外人呢？’他回答：‘外人。’耶稣对他说：‘这样，儿子就可以免税了。但为了避免触犯他们，你要到海边去钓鱼；把第一条钓上来的鱼拿起来，打开鱼的嘴，你就会找到一个大银币。你可以拿去交给他们作你我的税银。’”看了这个以后，我认识到神的作工是实际的，不超然，也没有神迹奇事，需要人实际地配合，所以为了不招惹是非，这个车还得审。从我的经历可以看见，审车还是不审车是不是有两个答案？一开始根据我的身量，我就认为神要的是我的信心，那我就要对神有信心，我就不审车，因为那时候我就能认识到那一步。当我接着再往前认识，我还不能招惹是非，那我就还得审。咱这个认识是会变化的，是根据咱这个身量逐步增长而变化的。真理是不变的，神是让你先有信心，你没有信心什么也做不成，你先有了信心，在有了信心的基础上，然后再对神产生认识，这个路就走下去了。如果你自己把自己封闭在一个信心上边，那这条路就没法走了，因为你自以为成了、自以为行了、自认为自己信神信到家了，所以导致不往前走，导致不可触碰。肖红，这个能认识到了吧？（肖红：嗯。）

再一个就是，这里边的主要问题不在肖花，主要是你这边的问题。你这里边主要是这个责任的问题，咱担当的是不是首要责任啊？肖花对你来说是不是配搭啊？肖花是你的配搭。本来就是让你来立标杆呢，那你就应该担当这个责任，应该不应该？（肖红：……）肖红，这个弯转不过来？肖花出来尽本分没有作过多少工，没东西，她得看你怎么走，她得跟着你学，也就是让你带她、帮助她、扶持她，让她去配合你，她仅是配合，她不能作主导，方向盘不能两个人同时握，让你来握方向盘呢，所以你这边还应该有个责任、有个担当。神交通让咱敢于担当，就不用说给你摆肖花了，就是给你一个疾病，疾病临到你的时候，你该怎么做呀？人们都是一有疾病就寻求，“神管教我了、神惩罚我了”，或者让神给他看病吧，人都有这种想法。可神给你看吗？神不给你看，神不给你看的时候神还有要求，神说什么了？给你这个疾病就是让你站一个见证，就是让你敢于担当这份苦，让你

立这个标杆，让你来掌握这个方向盘，出了问题你也敢于担当，神并没有怪罪你，但你得有敢于担当的心。耶稣来的时候谁与耶稣担当了？他上十字架的时候谁和他同时上的？没有人与耶稣同时上十字架。那彼得呢？彼得上十字架的时候谁与他担当了？那今天我在你面前，谁与我担当了？没有，是不是？这个决策权压在我一个人的肩上，我得从神话里边寻求出路。出了什么事，那是我的责任，是我该担当的。耶稣这么走了，彼得这么走了，今天呢？神这么走了，祭司弟兄这么走了，我也这么走了，那接下来是不是该你走了？这是不是得敢于担当？肖红，这个能听懂吧？（肖红：嗯。）所以说你这个是不敢担当，这叫推卸责任。你说肖花怎么怎么了，这句话是一种推卸责任，你不能怪肖花。是，她有问题，今天我先不说肖花的问题，我就单单说你，你就应该把这些事情全部担当起来。肖花就是推卸责任，你也不应该推给肖花让她给你担当一半责任，或者说你还想逃避，怪罪肖花怎么怎么。这是今天出现这个事了，你怪肖花呢，如果不出现这个事呢？如果咱不交通，没有否认咱这个工作作错了呢？那你和肖花还有矛盾吗？没有了。你的这个矛盾从哪儿来的？就是不愿意担当而来的，领奖赏的时候想一个人领，上讲台的时候想一个人上，但是下地狱的时候，受苦的时候能不能一个人呢？不能了，那就得拖个垫背的，这是所有人的一个败坏性情，你在这儿也不例外，肖红，你能感觉到吗？（肖红：……）当我说你这件事情做错的时候，你不敢接受，你觉得自己在众人面前丢脸了，“这个事又做错了”，做错了以后你不愿意自己一个人担，还得拖着一个人。你不需要拖，要敢于担当，敢于把责任揽过来。肖红，这个能感觉到吧？能理解吗？（肖红：……）神把荣耀赐给谁就要和谁索取，这里边你得的最多，那你担的责任就最大，这是必须的。你担的责任最大那你得的也就最多，因为托付是神的恩待、是神给你的偏得，咱应该是喜乐，不应该有忧伤。

什么是真正的前途命运（一）

你的态度、观点决定了你追求的方向，你追求的方向又决定了你的前途命运。虽然真正的前途命运和你所认为的前途命运都统称为前途命运，但你要细抓的时候就能发现它们是不一样的。从宏观来说，人被撒但败坏以后不走正道了，是吧？（嗯。）人追求什么？（肉体享受。）人追求的是肉体享受。有了什么败坏性情了？地位、钱财、名誉，这就是从宏观来说他所认为的整体的前途命运。人被撒但败坏了以后，在败坏性情里边看事的时候，这个前途命运是什么？这个前途命运就像小偷一样，“我要把别人的财产都占为己有，我多偷一点，别让警察抓住”，所以人都活在败坏性情里边，被这个前途命运所捆绑、控制得出不来，垂死挣扎，最后因着他的前途命运而丧失了性命。彼得有没有前途命运？（有。）彼得的前途命运是什么？（满足神。）他想留在神身边满足神，想为神做点什么。彼得所追求的前途命运和人所追求的前途命运不一样了吧？（嗯。）人被撒但败坏以后，追求的就是一个地位、钱财、名誉。当人被神得着以后，就不再追求地位、钱财、名誉了，追求的是“我怎么能满足神，我怎么能顺服神，我怎么能爱神”。

作为一个子民，作为一个效力者，他的前途命运是什么？能剩存下来这是他的一个前途命运。单说能剩存下来这话有点像说规条，是吧？（嗯。）有点干，有点死板，只是规条性的一句话，你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身临其境、亲身体验的那种感觉。如果你经历了毁灭性的大灾难之后剩存下来了，你是不是有感觉、有知觉？（嗯。）这就好比你犯了死罪，法院本来判你是死刑，结果又把死刑改为了无期徒刑，你剩存下来了没有？（剩存下来了。）你有没有感觉？有没有知觉？（有。）那种感觉、知觉好不好？（比死了好。）至少剩存下来了，是吧？（嗯。）那如果不是在监狱里而是在迦南美地呢？你是一个自由人，释放自由，这是不是也叫剩存下来了？（嗯。）这个剩存下来和那个剩存下来都叫剩存下来。虽然说都叫剩存下来，但体验、感受是不一样的吧？（嗯。）你要哪个剩存下来？（自由的。）你绝对不会想在监狱里边剩存下来，是吧？（嗯。）但要是让你选择判你死刑还是在监狱里剩存下来，那你宁愿选择坐监狱，是吧？

（嗯。）这是有选择性的。你选择剩存下来，这是作为一个人根本的生活所求。就是作为一个效力者、一个出力的你得追求什么呀？只要不落入大灾难里，能剩存下来就行。这是什么呢？这就是生活的一种追求指标，也就是一种幸福指标，是吧？（嗯。）幸福指标不一样、追求指标不一样。人家剩存下来不只是说在大灾难中剩存下来，人家还得有生活向往、有追求指标，这是不是都是前途命运？（嗯。）

咱刚才说剩存下来这话有点干，有点规条形式，有点死板，没有一种知觉、没有一种感受。用一种有感受、有知觉的话应该怎么说？刚才我给你们阐述清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要在监狱里边坐牢还是出来过自由的生活呢？这是不是有感觉了？（嗯。）这种感觉用一句什么话能说清楚呢？用一句概括性的话来说就是美好的，美好的加上剩存下来这叫什么？叫美好的归宿。你想要的是什么？你稀里糊涂地说想要一个归宿，你剩存下来这叫归宿，把你打到地狱这还是一个归宿，你要什么归宿呢？笼统地来说就是要美好的归宿。听了我交通的这个以后，现在能搞清楚了吧？前途命运是不是统一的呀？神说让你放下你的前途命运，那究竟你是该拿起前途命运，还是该放下前途命运呢？美好的归宿这个前途命运你应不应该要？（应该。）你能不能放下？（不能。）那神说让你放下你的前途命运，这句话是不是说错了？（沈屹：神说的放下前途命运是指放下人肉体的前途命运，和这个不一样。）神让你放下你的前途命运是指什么说的呢？神说：“人的最大难处就是命运、前途总挂在心上成了偶像，人都是为着命运、前途而追求神，并不是因着对神的爱而敬拜神，所以，征服人务必把人的私心、把人的贪心、把人那些最拦阻敬拜神的东西给对付掉，这就达到了征服人的果效。”（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恢复人的正常生活将人带入美好的归宿之中》）神说这话是对谁说的？是对败坏的人说的。败坏的人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前途命运，就活在了一种错误的看事观点里边，就把地位、钱财、名誉当成了该追求的目标、方向、人生意义、前途命运。在神没发表真理以前，没有作人以前，每个人的前途命运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嗯。）人被撒但败坏以后都是围绕着这个在生存着，所以神说这句话有错没错？（没错。）放下你的前途

命运，你的前途命运总占满你的心，拦阻你前行的路，是吧？（嗯。）因为你活在了败坏性情里边，你根本不懂得真正的人生意义，你也没有真正的前途命运。但当你明白真理以后，当你认识了、知道了人生意义的时候，这个前途命运还一样不一样了？（不一样了。）这是一种死里复活，把你的老己打死，老己死了你新的生命才能活过来，你的撒但性情死了新的生命才能活过来。也就是说，必须把你的那个前途命运给你毁了，重新给你一个新的前途命运，给你一个新的人生观、价值观，让你不要再追求这些地位、钱财、名誉。你应该追求什么？你应该追求美好的归宿。这个美好的归宿是什么？美好的归宿首先得有一个归宿，是吧？（嗯。）首先是得剩存下来，“我没有知觉，我就是坐牢我也得剩存下来，把命先保住”，保住命以后还得有一个美好的归宿，那什么是美好的归宿呢？在你心里边你认为的美好的是什么？你活在你那个前途命运里边美好不美好？（沈瀚：不美好。）不美好在哪儿？你活在你的前途命运里边怎么不美好？（对家人是一种牵挂、煎熬。）（你把儿女安排好了还有孙子呢，永远都安排不完。）

刚才咱总结出人追求的前途命运有几个呢？地位、钱财、名誉、情感，有四个。李放追求的前途是什么？“我得有地位，不管做什么我得有地位”，他把地位总挂在心上，“我说话不能是排第二，我不能占下风”。沈瀚刚才说了一个情感，他把情感总挂在心上。谁都有情感，这都体验过，你说把情感总挂在心上好不好？（不好。）怎么不好？咱不要就是规条式地答一句，用你的体验、用你的经历来说。你说沈瀚晚上能不能睡着觉？（不能，他是日思夜想……）想想老婆、想想孩子、想想孙子，一夜睡不着。他睡不着的同时他在干什么呢？他还要跟神打架，在神面前还要告状，告什么状呢？“我出来干的是什么呢？我是受造之物，本分这是我该尽的，可是神你也说了作为一个男人该养活儿女啊，该养活家人啊，我拿什么养活他们呢？孩子娶不上媳妇，孙子看不上，不能和家人团聚……”，沈瀚，难受不难受？（沈瀚：不是这一方面的问题。）那是哪方面的问题？（沈瀚：我是觉得在这儿一年一年的这干的是什么呢，家里有什么事也没办，就是

有这想法。）什么事没办？说具体一点，让人听明白一点，具体才实际。（沈瀚：总的一句话就是我的脸面的问题，人家别人该办的事办了……）别人办什么事了你没办？说说。（李智：人家的儿子娶了媳妇了，自己儿子还没娶媳妇。）沈瀚，是这个吧？（沈瀚：嗯。）还有什么？（沈瀚：顾不上家。）你心里边在盘算这个的同时你在干着什么事情？（抵挡神。）抵挡、埋怨，对神主宰安排的是一种不服不满，这还配称为受造之物吗？这是其一。如果神满足了你的要求，给你儿子娶一个媳妇，让你儿孙满堂，当你儿孙满堂以后，你高兴不高兴？（沈瀚：……）沈瀚刚才又说一个什么？沈瀚说“我还得有面子”，现在情感得着了，虚荣脸面有了，去了外边还有一个面子。这个面子是什么？面子是地位，在别人心目中有地位，“看看人家沈瀚，儿孙满堂、光宗耀祖，咱这一片儿就出了这么一个沈瀚，你看人家把家里弄得……”，人人都仰慕，“哎呀……看人家沈瀚……”，沈瀚，你心里是什么味道？这些就即使你都得着了，最后有什么结果？当你老了，临死之时会说哪句话呢？（遗憾。）遗憾什么？在人看你是有钱财了、有地位了、有名誉了，但你满足吗？幸福吗？直到你死的时候你满足吗？（不满足。）你临死的时候在想什么？（儿孙还没有安排好呢。）更贪婪的是儿孙还没有安排好呢，死不瞑目。“呀，我孙子娶下媳妇了，我重孙还没成人呢……”，死不瞑目，难过了吧？（嗯。）这是肉体的这些奢侈欲望没得到满足的人有这种遗憾，还有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肉体的奢侈欲望都得到满足的人有没有遗憾呢？咱找一个肉体的奢侈欲望都享受到的人来看看钱财、地位、肉体享受给人带来的是什么。圣经中记载谁最有钱、最有地位、最有名誉？（所罗门。）所罗门是不是最富有的？（嗯。）所罗门手里拿的是什么酒杯？他的酒杯是金子做的，吃饭用的碗是金碗，是吧？（嗯。）那他满足不满足？（不满足。）享受的是金杯、金碗，钱财有了、地位有了，情感有了没有？（有。）他有几个媳妇呢？多到怕你数不清，是吧？（嗯。）这些他都得着的情况下，他说了句什么话？圣经中记载：“我见日光之下所作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传1：4）你说他痛苦不痛苦？（痛苦。）所罗门为什么说都是虚空？什么为虚空？你怎么认识这个虚空？人在形容虚空的时候怎么形容呢？虚的、空的，也就是不存在的、没有的。追求了一世，虚空！这个用什么话来形容呢？人世间常说一句什么话呢？昙花一现。昙花一现的含

义是什么？（瞬间的享受。）瞬间就没了。还有什么词？（过眼浮云。）昙花一现，过眼浮云，很短暂的。短暂的东西有意义没意义？（没意义。）昙花一现你得着什么了？所以说它是虚空，空的、假的。它为什么能变成空的、假的呢？在现实生活当中你怎么看那个空的、假的呢？空的、假的还有刚才说的昙花一现，还可以用什么词来代替？腐朽的，它会烂的，最后成为不存在的。你看皇宫里边的人活着的时候打呢，杀呢，争夺江山呢，是吧？（嗯。）等死了以后呢？腐朽了，烂得骨头都不见了。他腐朽了，那你看到他得着什么了？（辛辛苦苦地打斗。）拼命地打斗，原本神给他命定的是八十岁的寿命，但因为打斗只活了五十、六十岁就死了，哪个划算？肉体所享受的钱财、地位、情感都是腐朽的，昙花一现，也就是短暂的、不存在的，是一瞬间的。

你说人活一世，时间长不长？（不长也不短。）怎么说不长？怎么说不短？（如果人在监狱里边，度日如年就不短。）就是再有多长时间，回忆起来是不是转眼间？坐过监的人，他在监狱里是痛苦呢，他从监狱里出来以后是不是转眼间？（嗯。）通过这些事情，你看到什么了？昙花一现，转眼间，过眼浮云，这是不是一种空虚呢？（嗯。）这就是让你理解当时所罗门说的那句话，“日光之下全是虚空”，虚空、假的、不存在的、转眼间，当人什么都得着的时候，心里边是虚空的，该完蛋了，也该下地狱了。所罗门说的这个虚空是指什么呢？一个是物质的虚空，还有一个是什么虚空？还有一个是灵里边的。物质的虚空刚才说了，灵里边的虚空呢？所罗门他主要是说灵里虚空还是物质虚空？（灵里虚空。）那怎么看灵里虚空呢？你看没看见过一个灵里虚空的人和灵里边充实的人的区别？咱先不管一个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就说灵里充实和灵里虚空从外表上你能不能看出来？（李放：能看出来，灵里充实的人有奔头、有追求目标。）有奔头的人，有追求目标的人，这叫什么？叫充实，他活得充实。用刚才那句话怎么说呢？他虚空不虚空？（不虚空。）这是说了不虚空，那虚空又是什么表现呢？（李放：灵里虚空的人就像行尸走肉，活一天算一天。）你怎么形容这个行尸走肉呢？行尸走肉的表现是什么？

（没有目标，走到哪儿算哪儿，跟无头苍蝇一样。）行尸走肉整体来说就是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咱没有见过行尸走肉，但咱看过电影，是吧？（嗯。）电影里的行尸走肉是什么样的？耷拉着身体，拖着两条腿，有方向吗？（没有。）走到哪儿算哪儿，走到悬崖掉悬崖，走到墙上撞墙上，这就是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所以这就是行尸走肉。现在明白神为什么说人是行尸走肉了吗？就是说你没有方向、没有目标、盲目地走着。就像今天来这儿干活、尽本分的时候，你能看见什么现象？有的人尽本分是不是就是行尸走肉的一种做法？为什么说他是行尸走肉呢？（李放：没目标。）没有目标、没有方向。小工好像有体会啊，前两天就扮演了一个行尸走肉的形象。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没有方向、没有目标，他不知道他在追求什么。他所追求的得不到，神让他追求的他还不愿意往上够，也就是说神给人的人不要，人想要的够不着，这个时候就成什么了呢？这就变成行尸走肉了。你做什么都无精打采，你做什么都感觉烦，这就变成了一个行尸走肉。用这个行尸走肉和刚才说的有奔头作一个对比，有奔头的人，他有方向、有目标。用一个明显有奔头的人来对比一下，咱以前看过《杨门女将》这个电影，你看佘太君如何？佘太君多大了还上战场呢？（七、八十岁。）她为什么能这么做呢？因为她有奔头、她有方向，她要维护她的国、维护她的民。如果佘太君没有这个奔头，就是皇上让她上战场，她上吗？别说上战场了，就说上战马也上不去，即便是上去战马了也得掉下来。没有方向、没有目标，那就是一切都是虚空。一个是行尸走肉，一个是有奔头的人，你说这两个人哪个心里边舒畅一些？（有奔头的人。）佘太君舍上性命上了战场，还有可能临到死，而且她这样做还不是为自己，即便是这样她干得还有劲儿、还有精神，她活得是不是充实呀？（嗯。）她活得还充实，但是行尸走肉的人呢？熬时间，熬日子，今天熬明天，明天熬后天，熬什么时候神作工结束，熬地震什么时候降临，熬瘟疫什么时候降临，这叫什么？这叫等死。熬日子就叫混日子、等死，这就是行尸走肉。

给你交通这个是让你先认识什么是虚空。说这个虚空的时候，咱谈了一个腐朽、昙花一现。在这个基础上想让你明白行尸走肉和有

奔头的区别是什么，它们的根源是什么，一个是心里边有方向、有目标、有路途；一个就是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没有路途。小工走的是行尸走肉这条路，沈瀚是不是也向这方面发展呢？走着走着就没劲儿了，走着走着就成行尸走肉了。刚开始人都向往美好的归宿，结果在这条路上走着走着就没劲儿了，就成了行尸走肉了。为什么呢？因为咱心里边没有方向了、没有目标了，迷路了。你有没有奔头或者你是不是行尸走肉取决于你有没有方向、有没有目标。咱在这儿谈到方向、目标了，这是不是一个重点啊？（是。）人的方向、目标就是人所认为的那个人生意义。现在先不能定它为真正的人生意义，只能说是你所认为的人生意义，你所追求的方向，同时，这还是你活着的一种精神支柱，这种精神维持着你这样活着，这就成了你的精神支柱了。也就是说你的方向、目标就成了你的精神支柱了。败坏之人的精神支柱是什么？（李放：地位、名誉、前途。）这就又返回来了，其实你的前途命运就是你的精神支柱。你为着你的前途命运活着，所以你活得就有精神，是吧？（嗯。）你没有前途命运那就是行尸走肉。所以说当你为着你的前途命运活着的时候，你就干得热火朝天。当你没有前途命运的时候呢？你就是一个活死人。

你这个前途命运是什么？你这个前途命运属于什么性质？你这个前途命运能不能握在自己手中？（不能。）就是刚才咱说的，你这个前途命运属于什么？属于昙花一现，转眼之间，都是腐朽的、不存在的。是，你得着点地位、得着点名誉了，但都是空的，都是假的，都是过眼浮云。用简单的话语总结一下，你每天所追求的这个前途命运是什么？你所追求的是腐朽的、是不存在的、是昙花一现。有没有价值？有没有意义？（没有。）你为了追求这些腐朽的、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东西，然后与神在叫嚣、在对抗，这就是罪大恶极，这就是你得来的结果，这就是你所走的路。你追求什么就得着什么，你追求的是死亡，得着的就是死亡，这就是你所追求的前途命运。那你的前途命运归根结底是什么？是腐朽的。是腐朽的又属于什么？属于神所咒诅的、被神定罪的、被神毁灭的，这就是你所追求的。首先你先把你所追求的看清楚，你先看清楚你所追求的是什么东西，是昙花一

现、过眼浮云，一切都是虚空、假的、不存在的。你追求它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呢？你追求的这个属于虚空的、腐朽的，从这个话里边你应该体会到、感觉到你该追求什么，你追求什么才是明智的呢？也就是说，聪明人追求什么呢？聪明人追求永远存在的东西，追求真理，因为神说过，万物都要废去，唯独神的话不废去。而傻人追求的是什么？傻人追求的是瞬间的一种享受。就像吸毒，那只是瞬间的一种享受，还有当演员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他追求的是一个瞬间的享受。你看世界冠军有名气吧？（嗯。）但在网上却看到世界冠军拿着金牌在外边当乞丐，他前半生为某一项运动得了一个金牌，他是不是把自己前半生的精力给消耗了？（嗯。）他用全部的精力得了一个金牌，一个世界有名的奖，但来到现实生活当中，他得实实际际生活啊！人在实际生活当中需要什么？需要有生存能力。他之前每天就是锻炼、比赛，但在现实生活中能靠这个维持生计、靠这个维持吃喝吗？靠这个连娶媳妇都娶不上。人这一生的精力是有限的，他一生的精力已经全部为那个付出了，他还能换来什么？人家别人用一生的经历换来的是房子、车、媳妇。他换来的是什么？他是撇下一切换来一个金牌，他拿着金牌能遮风避雨吗？能繁衍后代吗？（不能。）他后悔不后悔？（后悔。）用这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让你明白你现在所追求的是什么？昙花一现，追求的不现实。咱今天借着这些例子看到咱所追求的是什么？转眼之间、昙花一现。更重要的是你追求的是神所咒诅的、神所厌憎的、神所要毁灭的东西。你知道神要毁灭这些东西呢，眼看神就要毁灭呢，但你还在追求它。比如：神要打破家庭，你要追求家庭；神恨恶情感，你要追求情感；神说要有地震、瘟疫，你是要买房子、建造家园，你建起来神给毁灭了，你说怪谁呢？神是不是提前和你说了？你说你是聪明还是傻呢？（傻。）可你自己认为自己聪明，“这是我的前途命运”，你追求的这些都是虚空。

世界冠军他从小就追求“我要参加什么比赛，我要得冠军”，所以他每天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去训练，通过他的一番努力，最后他得了一个冠军。你看了他的这一生之后，你走不走他这条路？（不走。）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应该知道你该追求什么了？知道你要走什么

路呢？“我要好好学习，我以后要凭我的能力去生存”，你想的比同样有冠军梦的那个孩子实在，有冠军梦的那个孩子他在那边训练的时候，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勤奋好学的人，没有他那么出色，虽然你只是在默默地学习，但是多年以后你在社会上能生存，他却生存不下来，被淘汰了，你说哪个聪明？（勤奋好学的聪明。）为什么说训练的人愚蠢，勤奋好学的人聪明呢？区别在哪儿？愚蠢的人追求的是昙花一现，聪明的人追求的是今生。你们说现在的孩子累不累？（累。）为什么这么累？在他小的时候，父母是怎么教育他的？“你得好好学习，得考好大学啊。你学习必须得出众，这样你将来就能吃香的喝辣的。你不好好学习就会影响你的一生，一生之久！”在人来说最长的时间是什么？就是一生之久，是吧？（嗯。）当他毕业以后因着学习好，分配了一个好的工作，然后就有了好的事业，有了好的事业就有了好的媳妇，有了好的媳妇就有了好的家庭，展望未来，这是不是都已经看到前边的这个前途命运了？（嗯。）他就为着这个方向去奔，他考虑的是他一生之久的命运，而追求得冠军的那个人，他考虑的是瞬间的冠冕，哪个失败了？（得冠军的这个人失败。）勤奋好学的人考虑得比较长远，考虑长远的人这叫聪明人。那借着这个例子你发现什么了？你知道该走什么路了吗？沈屹，你要追求什么呢？（沈屹：字面上还是追求有意义的人生，能得着真理。）实在一点，现在就是让你实在一点。借着这个例子你要追求什么？简单来说就是得追求长远的，是吧？（嗯。）这个长远应该怎么说呀？最长远的是什么？永远存在。那就是说，最聪明的人追求的是什么？他追求的是永远的东西，这就是人生的方向、目标。我刚才给你举的这几个例子，一个人他追求的是在比赛场上得着一个奖牌，另一个人追求的是一生之久，刚才李放说他要追求一个长远，这个长远是多长、多远呢？还是有限的，是吧？（嗯。）那有没有比长远更长远的东西？比长远再远的东西叫什么？叫无限，无限的就是永远。假如你追求一个东西，你追求的这个东西再好、再漂亮也是一瞬间，昙花一现，因为你追求的就是花开的那一瞬间，看见好看，但不是永远存在。你应该追求什么？实在一点，你不要追求像花那么好看的东西。人家追求奇珍异宝、追求花呢，你追求什么呀？“我不追求花，我就追求一块铁”，为什么？因为这个铁永远存在，花却已经凋谢了。也就是说，你是追求种花呢？还是追求炼铁呢？举这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让你知道你得定一个方向、

目标，你得追求做一个聪明人，“我要追求永远的东西，属于永远的我就追求，属于昙花一现的我不费那个力，不操那个心”。这是不是三个台阶？（嗯。）一个是瞬间的，一个是长远的，一个是永远的，这是三个台阶。

那什么才是永远的呢？（李放：真理，与神相合。）李放，你净说一些字句，你得跟着我给你交通的这个真正地去理解，什么才是永远的呢？（神的话是永远的。）神话是永远的！为什么说神话是永远的呢？根源是什么？根源是神是造物的主宰者，这是总根源。因为神是造物的主，是永生的造物的主，他说出来的话，他制定的天规诫命，那就是永远存在的。简单来说，就像一个皇帝说一句话，那就是圣旨，你敢违背吗？造物主说的话，造物主的性情是不是永远的？（嗯。）神的话是永远的！神说：“天地废去，我话不能废去！”（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十五篇》）为什么说不能废去呢？（因为神是造物的主。）这个话可以理解了吧？（嗯。）“天地废去，我话不能废去！”天地废去是指什么说的？人们形容一个人高大的时候，形容的界限比较大的时候会说什么？上到天下到地——顶天立地。什么意思？最高的是天，最低的是地，还有什么地方？（没有了。）再没有了，那你听神说的这个话，“天地废去”，就是你所认为的再高的、再低的都可以废去，但是神的话不能废去！明白这个意思了吧？（嗯。）“我话不能废去！”神的什么话不能废去呢？神来在地上说话发表真理，神说的是什么话呢？神说的是让人去认识他，认识他的性情，认识人生意义的话。神造人的时候，神要的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才是神所要的，什么样的人是神所不要的，是不是都告诉你了？（嗯。）既然是神要的，那神跟你说的这些话是不是要存到永远了？（是。）既然是神要的，那神对人就有要求，神造人的时候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既然你是一个人，那你必须得活出神所制定的人的模样、样式来，这样你才能彰显神，一看这就是神造的。如果你活出一个撒但相，能说你是神造的吗？这叫亵渎！你活在神给你制定的天规诫命里边，你按着神所说的形象活出来，按着神的性情，在神的性情范围里边活，那你是不是就能永远存活下去？（嗯。）那你

追求的就是什么？那你追求的就是永生。你为了永远地存活下去，所以说你不得不活在神话里边，因为神话是永远存在的。你必须拿神话作你的生命，你才能永生。如果神话作不了你的生命，也就是你活不出神话来，那你不可能永生。

人被撒但败坏以后那就是腐朽的，那就是该灭亡的。你今天之所以能活着是因为神给了它一个界限，什么界限？全人类都活在了撒但的权下，神允许撒但败坏人类多少年，到了这个期限的时候，神就要把撒但毁灭。如果你活出的还是撒但相，那就连同你也一起毁灭，不复存在！和你交通了这么多的目的是什么？你得清楚你要追求什么，你得追求把神话活出来。神话是什么呢？神话就是真理。真理是什么呢？（李放：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简单不简单？（简单。）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受造之物，你怎么才配称为一个受造之物？怎么才配称为一个人？那你做人、行事、敬拜神都得有一个准则、都得有一个原则。你做人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做事应该怎么去做事，你该怎么敬拜神，你把这个掌握了，你就具备真理了。你具备真理了，你也就具备永生之道了，你就能永远地存活下去了。这个好理解吧？（嗯。）就像一个当父亲的，在他临死之时他想把他一生的家产全部留给他儿子，他有三个儿子，你说他想留给哪一个啊？（留给听话的。）留给听话、顺服的孩子，留给与他相合的、和他一心一意的孩子。如果这个孩子每天打游戏，每天起来和他父亲叫嚣，还老埋怨他父亲不公平，“你当父亲的给我置办下什么了？”他老对抗叫嚣，他父亲还给他吗？如果你是五六岁、十来岁，那你是不懂事，你二十、三十……五十岁了你还不懂事？你还要和你父亲叫嚣，父亲还给你吗？不存在了，不给了，你得不着了。交通这个就是说你的追求方向、目标得遵行神的道，让它成为你的人生意义、人生价值，成为你的追求方向、追求目标。当你有了这个追求方向、追求目标的时候，这就有了一个有意义的人生。这个有意义的人生是什么？就是咱刚开始说的，你有了前途命运了，有了一个好的归宿。

前途命运，咱把前途命运分开，先说前途是什么？你念书的前途是什么？你念书是为了找一个好的工作，一生能够吃香的喝辣的，是吧？（嗯。）那我今天给你交通让你追求真理的这个前途是什么？（神赐给人的应许。）神赐给人的应许是什么？神应许你活到永远，这就是神赐给你的应许。你的追求方向、目标，也就是你的前途是你能永远地活下去，你要不要这个前途？（要，都想要。）都想要吗？真的吗？你是想这个前途命运呢，你是想永远活下来呢，可是你追求了吗？你不追求管什么用呢？就像李放追求地位一样，李放仅仅是想一想这个地位吗？他不是想，他是实实际际去做了，他为了追求这个地位，他去占领、去厮杀，那他为了追求能永存下来、永远活下来去打了没有？去厮杀了没有？（没有。）他没有实际去做呀！只是耍一耍嘴皮子欺哄人、欺哄神。你要想追求永生的前途，就是得有实际去做的态度。前途命运，那命运是什么？（存活下来。）仅仅是存活下来吗？一开始交通存活下来有几种？一种是在监狱里边存活下来，一种是在迦南美地存活下来。你是想在迦南美地还是想在监狱里边？（迦南美地。）所以说你的命运不仅是存活下来，还有一个美好的归宿。什么美好的归宿？进入国度。这个归宿怎么就美好了呢？首先当你有一个方向、目标的时候，有一个奔头的时候，你说你幸福不幸福？人有奔头的时候幸福不幸福？（幸福。）你说佘太君幸福还是所罗门幸福呢？所罗门拿着金酒杯说“空虚啊、空虚”，谁幸福？你看见的是拿金酒杯的人幸福，是吧？（嗯。）李放，人家的说话，人家的地位不比你高啊？虽然高但还是“空虚啊、空虚”，李放，你还追求这个呢？你再追求你也就是他，追求了地位以后“虚空啊、虚空”。而佘太君呢？佘太君是“充实啊、充实”！从外表你看见的是所罗门幸福，实际上是佘太君幸福。但为什么你看见的是所罗门幸福呢？因为你是根据你的看事观点来衡量一个人是不是幸福。你说现在那些当官的人、有钱的人有多少人是吸毒的？他们吃香的喝辣的，有多少车，有多少房，身边还有多少人拍马屁，这是不是你所追求的？你羡慕不羡慕？你看见他活得幸福不幸福？（不幸福。）不幸福？真不幸福吗？你要真觉得不幸福你就不追求了！可实际上你现在是不是还在追求呢？（嗯。）你看见他是幸福的，实际上他是痛苦的，他活着要么是行尸走肉，要么就是在绞肉机里难受着呢！

你们说小工幸福不幸福？沈瀚，你向不向往小工的这种生活？（沈瀚：……）我觉得沈瀚向往。为什么这么说呢？“小工是技术工，在这儿干活自由轻松，也没人管着，也没人卡着，也不用早晨六点起来就当驴当马地干活，干到晚上十一、二点，有时还没有休息两分钟那边就又叫干活呢，更不用每天起来两点一线”，沈瀚，你心里是不是这么想的，你说你这么想痛苦不痛苦？（沈瀚：……）沈瀚不说话，那是心里有苦嘴难开呀，沈瀚现在心里想的是“你说的这是啥话呢？痛苦我也不能说呀！”沈瀚，从外表来看，你觉得小工是幸福的。你看见他在这儿饭也不用做，干活还自由，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想睡觉就睡觉，想躺就躺，多随便、多自由，而你在那儿干活是做驴做马，任人宰杀，有话还不能说，“我说两句就说我是反抗不服”，你是这样看的。可是在小工这儿还感觉痛苦得不行，他虽然说没有拿起金杯，但是他拿起玻璃杯了，“虚空……”，他这活的是什么呢？成了行尸走肉了，失去活着的希望了。假如时间就定格在这一瞬间，你说是沈瀚归宿好还是小工归宿好？（沈屹：从表面的现象来看是小工的归宿好。）你看见的是小工有美好的归宿。（沈屹：在实际当中有经历、有体尝的是沈瀚，应该是沈瀚的归宿好。）有体尝的、有经历的应该是沈瀚，这个美好的归宿应该是沈瀚而不是小工，但你外表看到的是小工的归宿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小工是行尸走肉，是虚空，但沈瀚有了方向、有了目标、有了追求，更主要的是，这里边还有心灵里的一个经历与体尝。人心灵里边虚空也好，心灵里边踏实也好，这是从哪儿来的？这是从神来的。在你不明白真理以前有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开启，这是你不明白真理的时候。当你明白真理以后，有神话在里边引导你，有神话在里边作你的生命。神话作了你的生命以后，你有了追求的方向、目标，这个就成为你生命的根基了，它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消耗。在你身量幼小的时候，圣灵在引导你、开启你、光照你，还有圣灵的感动，所以说刚开始你信神的时候也是积极向往的。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神感动了你以后，你是不是得跟着往上走啊？（嗯。）就像保罗，圣灵开启他呢，他不往前边走，而是按自己认为的去追求，违背了圣灵对他内在的开启、引导，他是不是逐步地就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了？

（嗯。）这个时候神还作不作？（不作。）神不再开启了、不再引导了，这个时候也可以说是神在显明人的时候，人心灵里边就开始虚空，这个时候人心里边痛苦不痛苦？你说行尸走肉痛苦不痛苦？（痛苦。）痛苦、难受，简直是度日如年！

咱今天的主要话题是说前途命运，你在你的败坏性情里边所看的那个前途命运是什么？那是腐朽的。那个不能去追求，追求那个前途命运你得来的都是咒诅、都是惩罚。你应该追求真正的前途命运，真正的前途命运是什么？真正的前途命运是得着神的称许，得着永生，得着神的看顾、保守。也就是说，你幸福不幸福，生活充实不充实，取决于谁？（取决于人的追求。）一方面是人的追求，更主要的是什么？更主要的是神给你的感觉、神给你的感受，还有圣灵开启。诡诈人、与神搞交易的人，圣灵不开启他，不仅不开启他还蒙蔽了他的心。神说蒙蔽了他其实就是油蒙心窍不开启他，把他的心窍关闭了。神不开启他他能开窍吗？永远开不了窍。所以说追求真正前途命运的人的归宿是美好的，这个“美好的”是什么？就是说你进入国度里边的美好的归宿，还有就是你的心情、你的幸福，那是谁给你的？那是圣灵给你的，是神话的引导。所以说你活在这个里边没有痛苦、没有忧伤、没有眼泪，这就是美好的归宿。咱以前所想的美好的归宿是什么？大红龙灭了，人与人之间没有忧伤、痛苦，可以和睦相处了，家庭里边没有争吵了，这就是你认为的美好的归宿。可今天再看什么是美好的归宿？美好的归宿是指什么说的？你看见美好的归宿了没有？（看见了。）那你说说你看见的这个美好的归宿是什么？（永生。）神说过一句什么话呢？神说：“秋天，落叶归根，你归回你‘父’的家中，我归回我父的身旁……”（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落叶归根之时，你会后悔你所行的一切恶行的》）这是不是两个归宿？（嗯。）今天就把你心里所想的归宿给扑灭了，你所想的那个归宿是不存在的。神所说的安息是说什么呢？什么时候就安息了呀？撒但灭了，不存在搅扰了、不存在打岔了，是不是就安息了？安息了是不是就进入归宿里边了？（嗯。）美好的归宿，什么美好的归宿呢？就是你的思想、你的前途命运变了，原来你是追求什么呢？原来你是追求

地位、钱财、名誉，你追求的是昙花一现，你追求的都是神所咒诅的，你追求这些最终都是让你懊悔的，就是神不作最后你也是懊悔的。为什么呀？因为你追求的这些都是虚空、不存在的，就是神不作你也得不着。你追求家庭和睦，你追求有一个美好的家庭，就是神不管你，一辈子，几十年过去了，这些东西还有吗？腐朽了、烂了，你的骨头烂了，你老婆的骨头也都烂了，你还追求什么？这就是腐朽的、不存在的，你所追求的到最后就是这个结果，这是你原来走的一条路。当你明白真理以后，你走一条什么路？你走一条追求真理的路、追求永生的路。当你有了这个方向、目标的时候，当你走向正轨的时候，当你活在神话的权下，让神话来掌管、控制你这个人的时候，也就是神借着他的话得着了你，你借着神的话而得着了神，你就属于神了，你就归给神了。这就是“你归回你‘父’的家中，我归回我父的身旁”。

归宿指什么，现在明白了吗？美好的归宿，说得简单一点，就是你活在了神应许给人的这个前途命运之下，也就是说你的奔头不一样了，你活在神话的权下了，这就是一个美好的归宿。你要是活在撒但的权下，那撒但给你的东西是什么？首先肯定是昙花一现，其次是让你们互相厮杀、互相打斗，然后让你残害你的人生。神给了你一生是让你体验、感受神的主宰，让你认识神。而撒但是迷惑你，让你追求肉体、追求享受。神给了你一生之久你没有认识了神，没有认识了自己，只是在贪图肉体的享受，虚度一生，最后还进了绞肉机。这个绞肉机是什么？你是为孩子、为家庭付出呢，可你的孩子感谢你不感谢你啊？（不感谢。）不感谢你。因为人与人之间都是自私、卑鄙，都是嫉妒、纷争、仇杀。可你要是活在神的权下还有这些东西吗？没有了。那你这个归宿是不是美好的？（嗯。）今天咱得明白，你追求美好的归宿，不再是空头支票、不再是空的想象，不再是那个物质世界。我今天就是把你原来所想象的那个归宿，也就是你认为的进入国度就像进入物质世界的那种国度一样给你打破了，让你看到什么是真实的归宿。你归在了神话下、归在了神的权下，这就是你的归宿，这

就是你美好的归宿。你得着这个就有美好的归宿，你得不着这个那你依然活在撒但的权下。

神说：“神的话语能成就一切，也能改变一切，同时，神的话语在人身上还有一样果效是人应该能看到的——‘万物一切都要废去，唯独神的话语永远不会废去，神的话语将会与神一样长存’。从这一点上看到什么了？看到了神的权柄、神的智慧，看到了神话语显明的能力。因为神的话语代表神的生命、代表神的实质，也代表神的性情，所以这些话语能与神一样长存。这话告诉人什么呢？就是神的话语对人类来说是多么重要。无论你得着什么都不是宝贝，不管是得着金元宝还是得着世上的奇珍异宝都不是宝贝，就算你得着长生不老药那也不值钱，即使你修行成功了飞天了那也不一定能长存，因为你是受造之物，一切都在神的命定之下，谁也逃脱不了神的主宰，唯独神的话永远不会废去，神的话与神一样永远长存。人知道这些有什么用呢？如果你不追求真理、不喜爱真理、不喜爱神的公平公义，你可能对这句话不感兴趣，对这个事实也不感兴趣，但是，如果你喜爱神的公平公义、喜爱真理、喜爱正面事物，你就会对这句话产生浓厚的兴趣，从而将这个事实、这句话深深地铭记在自己心里。这句话怎么说的？‘万物一切都要废去，唯独神的话语永远不会废去，神的话语将会与神一样长存。’这话你们要记在心里，没事就揣摩揣摩。这话太重要了，你们从这话里得着什么了？你们说说。（临到难处消极、软弱的时候，想到神这句话，想到神对我们的应许、神要得着一班与神同心合意的人，心里就会有力量、有信心，就愿意按照神话去实行，不会再受外界环境的搅扰了。）这话告诉你们一条实行的路，什么样的实行路呢？就是物质世界的任何东西你都别追求、别宝爱，这是虚空，名利地位、眼前的物质享受、女人的美丽容颜、男人的身份地位，等等这一切都是暂时的，转眼即逝，宝爱这些都没用。都没用指什么说的？就是这些东西只能满足你肉体一时的需要、喜好、欲望或者心情、情感等等，但是并不能满足你心灵的需要。当你心灵饥渴、空虚的时候，物质世界的任何东西都不能满足你心灵的需要，都填补不了你内心深处的虚空，所以你追求这些东西没有用。那什么能满足你，

能填补你内心深处的虚空呢？当你读神的话时，你明白真理了，内心深处得到了充实，也享受到了平安与喜乐，心里感到满足、踏实，如果你一直这样追求下去，当神的话成为你生命的时候，你这个生命就没有人能夺去了，没有人能破坏了。这个生命没有人能夺去、能破坏，在人身上感觉到的是什么？你不会再感觉到空虚，不会再感觉到在人世间活着茫然、惶恐、不安，因为你有神的话语内住，有神的话语在引导你、供应你，使你活得有目标、有方向，每一天活得都有意义、有价值，这是人实际感受到的。那人实际感受到的这个正面果效是怎么达到的？就是接受了神的话语作生命之后，这个果效在人身上就达到了，人的生命改变了，人的活法改变了，人看人看事的观点不一样了，看人看事的方式方法不一样了，人的追求就不一样了，不再追求那些肉体的享受、物质的待遇还有名利地位了。追求肉体喜好的那些东西只能让人感觉越来越无趣、虚空、不安与痛苦，而当神的话占有了人的内心以后，人里面有真理作生命了，人内里的实质、生命变了，人的感觉就不一样了，人的情感、喜好、喜怒哀乐、人生目标、追求方向、生存的法则就完全不同了，人的追求就变了，能追求真理、追求认识神了，就能达到按神所要求的方式活着，这样的人面临的不是腐朽、死亡、被毁灭，而是有了真正的生命，这个生命不会腐朽。不会腐朽是什么意思？就是这样的生命在人里面不会消失、不会退去，它不会褪色、不会变质，人不会像之前一样面临被毁灭。这样，人生存的现状、生存的前景是不是就改变了？很明显，人生存的前景就发生改变了。人的生命之所以会褪色、枯萎、腐朽，会有尽头，会被毁灭，那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人没有神的话语作生命，不管人活一百年、二百年、三百年还是一千年，人的生存法则不变、人的生存观不变、人生存的意义不变。那人这样生存到底是为了什么？完全是为了满足人的肉体。人的肉体都追求什么？金钱、名利、物质享受这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在神看恰恰是与真理相违背的，是神所厌憎的东西，所以神允许这些东西在人身上是有期限的。人的一生六七十年或者八九十年就活到尽头了，每到一个尽头就有一个新的轮回，这样人的寿命就产生了。如果神不命定这个期限，人活得时间长了自己是不是也不耐烦啊？人二十来岁的时候，每天都觉得那么新鲜、那么美好、那么幸福；活到四十来岁就觉得每天一日三餐，三个饱一个倒，这样活着没意思；活到六十来岁觉得什么都看透了，有些福也享

过了，有些罪也受过了，感觉什么都没意思，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眨眼工夫一天就过去了，身体各方面功能都开始下降了，与二十来岁完全不同了，这个时候人的尽头就要到了。人的尽头要到了，不等于这个灵魂到尽头了，而是这个肉体的尽头快到了，人活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寿命长的顶多活到一百多岁就到头了。有句话说，‘老寿星上吊——活腻了’，人活得岁数太大，就活得不耐烦了，活得都不想活了，觉得没意思。为什么觉得没意思？这里有一个实情，就是人活在肉体中，一日三餐、生活琐事，每天都重复过同样的日子、做同样的事、过同样的生活，人活到一定程度就把这些事看透了，他觉得该看的看过了，该尝的也尝过了，该体验的也体验过了，人生就这样了，没什么盼头、没什么指望了，觉得人活着就是虚空，人的日子也快到头了，就是这么回事。”（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什么是追求真理（十六）》）

这段话都看了吧？（嗯。）看了以后揣摩了没有？你的寿命不管是七十年、八十年还是一百年、三百年，这个日子是谁给你的？是神给了你一个期限。神为什么给你这个期限呢？给你这个期限，一个是因为你没有真理，一个是神要救你，两个原因。如果你没真理，神又不救你，还用不用你活呀？不用你活了，那就不存在有期限了，直接灭了你就行了。但是神既然造了人类就要拯救这个人类，神要拯救这个人类就不能让你死，神不让你死还要救你，那就要让你去感受、让你去体验，所以神给了你一个时间，也就是给了你一个期限。给你十年、二十年时间太短，给你二百年、三百年又太长，你活得时间长了你也嫌烦，因为你该吃的也吃过了，该享受的也享受过了，就是“老寿星上吊——活腻了”，是吧？（嗯。）所以神给不给你二百年、三百年呢？不需要给你二百年、三百年，给你七十年、八十年就够了，再多也是浪费，你也活腻了。神让你体验什么呢？神让你先体验什么是腐朽的，什么是无意义的。从小你父母给你灌输的就是让你好好念书，你念书得念多少年啊？以前常说“十年寒窗”，现在还是不是十年？咱就从五岁上幼儿园开始算起，你再考个研究生、博士出来差不多得三十年。你要想成为一个成功人士，你大学得四年吧？（嗯。）

研究生出来才是博士、博士后吧？（嗯。研究生最少得三年，有的还得四年，博士又得三、四年。如果再补考……）咱就说正常的也得差不多三十年时间，你这三十年好好学习，追求、奋斗的这个目标是为了什么？（为了以后。）为了你的后半生，为了你以后的生活。按人平均的最大岁数八十年算，你这三十年是为了你以后五十年的生活，你下的成本大不大？（大。）你辛辛苦苦追求了三十年，这三十年好过不好过？（不好过。）念书是最痛苦的、最累的，咱都念过书，家长逼迫孩子念书，最后跳楼自杀的有多少？疯了的有多少？你这三十年的血汗就是为了以后五十年的生活，这是什么？交换、交易。老百姓常说的，鸡蛋是粮食换来的，你后边这几十年的命运是你前边三十年的劳苦换来的，你说你是聪明还是傻呢？（傻。）我给你说这个是让你懂得人生意义，神有句话怎么说的？神说："……数年的经历过去了，经历了熬炼之苦、刑罚之苦的人类变得饱经风霜，虽然失去了往日的'光彩'与'浪漫'，但却不知不觉中懂得了做人的道理，懂得了神拯救人多年的良苦用心。"（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人在神的经营中才能蒙拯救》）信神是干什么呢？让你懂得一个做人的道理，做人的什么道理？"我既然是一个人，我就得活得像一个人"，你懂得了做人的道理了，你就能做人了。刚才说了，那个人辛辛苦苦三十年，为了以后的五十年，他懂不懂得做人的道理？（不懂。）他用三十年去追求什么？追求撒但的哲学法则、生存法则。而咱是用一生之久来追求什么？追求永生之道。他花费了三十年为以后的生活奋斗。你呢？就说得大一点，你是用一生之久，你比他多了五十年。你比他多了五十年，你追求的是什么？（李放：永生之道。）你追求的是永生之道，永远地存活下来。而他用三十年追求的是什么？他追求的是五十年的生存之道。

什么是真正的前途命运（二）

神说："对现在的工作或以后的工作人都明白一些，但对以后人类到底进入什么归宿人却不明白。作为受造之物该尽到受造之物的本

分，神怎么作人就怎么跟，我告诉你们怎么走你们就怎么走，你没法自己摆弄自己，你掌握不了自己，一切任神摆布，都掌握在神的手中。若神作工作提早给人一个结局，给人一个美好的归宿，以此来吸引人，让人来跟随他，与人搞交易，这就不叫征服，也不是作人的生命。用一个结局控制人来换取人的心，这并不是成全人，并不能得着人，乃是用归宿来控制人。人最关心的就是以后的结局，最终的归宿，到底有没有好的盼望。若是征服人的工作中给人一个美好的盼望，在征服人以前先给人一个合适的归宿来让人追求，这样不但达不到征服人的果效，反而影响征服工作的果效。就是说，征服工作是借着夺去人的命运前途与审判、刑罚人的悖逆性情而达到果效的，并不是与人搞交易，即给人祝福、恩典而达到的，乃是借着剥夺人的‘自由’、取缔人的前途从而看人的忠心而达到的，这才是征服工作的实质。若是起初就给人一个美好的盼望，之后再作刑罚、审判的工作，这样，人接受刑罚、审判是在有前途的基础上而接受的，到最终也达不到所有的受造之物无条件地顺服、敬拜造物的主，只是一味地愚昧顺服，或是一味地索取，并不能将人的心完全征服。所以，这样的征服工作并不能将人得着，更不能为神作见证，这样的受造之物并不能尽自己的本分，只能讲条件，这就不叫征服，而是怜悯与赐福。人的最大难处就是命运、前途总挂在心上成了偶像，人都是为着命运、前途而追求神，并不是因着对神的爱而敬拜神，所以，征服人务必把人的私心、把人的贪心、把人那些最拦阻敬拜神的东西给对付掉，这就达到了征服人的果效。所以，最起初征服人时务必得先将人的野心、将人最致命的东西给取缔，以此来发现人爱神的心，来改变人对人生的认识，改变人对神的看法，改变人生存的意义，这样，人爱神的心就纯洁了，就是人的心被征服了。但神对所有的受造之物的态度并不是单为了征服而征服，而是为了得着而征服，为了他的荣耀而征服，为了恢复起初人原有的模样而征服，若单是为了征服而征服，这就失去征服工作的意义了。就是说，若只是把人征服，之后对人置之不理，把人的生死置之度外，这就不是经营人类了，也不是为了拯救人类了，只有将人征服之后再得着，最终将人类都带入美好的归宿之中，这才是所有的拯救工作的中心，才达到拯救人的目的，即将人带入人类美好的归宿之中进入安息，这才是所有受造之物该有的前途，也是造物的主该作的工作。若是人作工作就太有限了，只能将人作到

一个地步，但并不能将人带入永远的归宿之中，人不能决定人的命运，更不能保障人的前途与以后的归宿，而神作的工作就不同于人作的工作了，他既造人就带领人，既拯救人就把人拯救得彻底，将人完全得着，既带领人就能将人带入合适的归宿之中，他既造人、既经营人就要对人的命运前途负责，这才是造物的主作的工作。虽然征服工作是借着取缔人的前途而达到的，但人到最终还得被带入神为人预备好的合适的归宿中。正因为是神作人，所以人才有归宿，人的命运才有着落。这里提到的合适的归宿并不是以往取缔的人的前途盼望，这是两码事。人自己所盼望的、所追求的是人在追求肉体奢侈欲望时所盼望的，并不是人该有的归宿，而神给人预备的则是人被洁净之后所该得的祝福、应许，是神在创世后就给人预备好的，不掺有人的选择、人的观念、人的想象、人的肉体。这归宿不是为某一个人而预备的，而是所有人类的安息之地。所以，这归宿是人类最合适的归宿。”（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恢复人的正常生活将人带入美好的归宿之中》）

你们现在看了这段话是怎么领受的？这是不是看到神的作工了？（嗯。）你信神二、三十年了，你知道这个美好的归宿是什么吗？你只知道每天念叨“美好的归宿、美好的归宿”，这美好的归宿是什么，还是一个问号。这一段是不是就说清楚了？“对现在的工作或以后的工作人都明白一些，但对以后人类到底进入什么归宿人却不明白。”通过我刚刚的交通你们明白了没有？人进入的是什么归宿？（李智：活在神的话下。）活在神的话下。现在就相当于是把这个奥秘给你们打开了，是吧？（嗯。）咱以前交通过什么是子民，是吧？一个国家的老百姓叫什么？叫人民，是吧？（嗯。）神家的人呢？（子民。）叫子民。你是神国之人还是属世界的人怎么区分呢？如果你是中国人，人家怎么就承认你是中国人了？你有什么样的表现人家才承认你是中国的人民呢？（你得拥护这个国家。）你得拥护这个国家，你得爱这个国家。如果你出卖了这个国家了，这个国家还承认不承认你是这个国的人？（不承认。）人家说你是卖国贼，你就不是这个国的人民。那美好的归宿是什么呢？美好的归宿就是进入神给人规划的

国度，是吧？（嗯。）那能得着这个归宿的人是什么人？必须得是忠于神话的人。忠于神话的人就是活在神话下的人，活在神话语权下的人也就是让神话来掌管、控制你这个人。当你这个人被神话掌管了、控制了，你可以按神话去行了，那你就属于什么人了？那你就是属于神的人了，是属于神国的人了，是吧？（嗯。）那不能活在神话下的人是不是属世界的、属撒但的人呢？（嗯。）那这两类人是不是就分开了？这两类人分开了，他们的归宿是不是就分开了？（嗯。）是不是你归你的父，我归我的父了？（嗯。）分国了，两国分开了，归宿也分开了。

再看这个归宿，归宿是不是用肉眼能看见的？活在神话权下的和活在撒但权下的两个人坐在一起，这两个人的归宿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要觉得咱在一起生活就认为咱是一样的归宿。这个归宿怎么区分？主要看你是不是在遵行神的道，你要是遵行神的道，那你就进入神给你制定的归宿之中了。刚才说的这个归宿是什么呢？就是人的看事观点，你能站在神一边了，你追求的方向、目标是永生之道，你追求的是神话、追求的是真理、追求的是有意义的人生，那你就是属神的人，那你就进入这个归宿里边了，这就是你的归宿。咱谈归宿的时候不谈你所认为的那个渺茫的归宿了，这一句话就打破了你盼日子的心，就是要解决你这个盼日子的心。你的心什么时候能归给神？你什么时候能进入神的国度？怎么进国度呢？进国度不是说物质世界的一个行为，不是一个外在的表现，而是看你的看事观点是不是扭转了，是不是与神站在一起，是不是神话掌管你了，神话是不是在你身上作生命了，这就决定了你是否能进国度了。

“作为受造之物该尽到受造之物的本分，神怎么作人就怎么跟，我告诉你们怎么走你们就怎么走，你没法自己摆弄自己，你掌握不了自己，一切任神摆布，都掌握在神的手中。若神作工作提早给人一个结局，给人一个美好的归宿，以此来吸引人，让人来跟随他，与人搞交易，这就不叫征服，也不是作人的生命。”我刚才说的这个归宿和神

说的“给人一个美好的归宿”，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沈屹：神说的这个“给人一个美好的归宿”是合人意的。）“给人一个美好的归宿”，这个归宿就涉及到物质世界了，是你肉眼能看得见的归宿。我给你说的这个归宿是什么呀？我给你说的这个是一个路，是灵里边的，这个灵里边的就决定了你最后的归宿。“若神作工作提早给人一个结局，给人一个美好的归宿，以此来吸引人，让人来跟随他，与人搞交易，这就不叫征服，也不是作人的生命。”怎么不是作人的生命呢？如果提前给你一个归宿，你是搞交易呢。如果把物质世界摆在你面前，先答应了你想象中归宿的这个要求，并告诉你怎么做怎么做，然后你就可以剩存下来了，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了，这是不是提前把你的归宿告诉你了？（嗯。）那人就是外表的一种做事了。好比说咱在教会建造时期跑断腿、累断腰，就以为自己有好的归宿了，咱是不是就掉到这里边了？（嗯。）其实咱信的是天上渺茫的、并不存在的那位神。“若神作工作提早给人一个结局，给人一个美好的归宿，以此来吸引人，让人来跟随他，与人搞交易，这就不叫征服，也不是作人的生命。”这就很明确了吧？（嗯。）与神搞交易的人，这是不是诡诈人来了？（是。）“这就不叫征服，也不是作人的生命。”什么是征服呢？什么是作人的生命？这里边有几个词，搞交易、征服、作人生命。什么是搞交易？（李放：搞交易是讲条件换取。）搞交易就是换取、交换，我给你做了什么你就得给我什么。征服呢？这就好比父子之间，有的孩子孝顺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得他父亲的家产，是在搞交易。有的孩子孝顺和他父亲在一起生活，是因为他父亲对他的爱把他征服了。怎么征服他的呢？他看到他父亲在他身上付出了多少心血代价，他有良心理智，他认为就应该来还报，是吧？（嗯。）这是不是就被征服了？（是。）他小时候生病了，他爸没钱，但是他爸为了给他看病，然后他爸怎么怎么付出了，当他爸老了的时候，他就是吃不上喝不上，他也得把他爸伺候好，这叫什么？这是不是征服了？（嗯。）服了与搞交易完全是两码事。如果父亲提前告诉孩子们自己有一大笔家产要给他们，这些孩子是不是都孝顺啊？（是。）这个时候谁是真心的谁是搞交易的显明不了。就跟咱一样，神要是提前把人的归宿告诉给人，人对神是真心的还是搞交易的就显明不了，所以神就必须得先作征服的工作。

征服工作怎么作呢？征服就是剥夺，不给你前途命运，不给你归宿，让你看不到希望的时候，看你对神是不是真心，用这个来显明你。小工是不是有这个感受呢？（小工：嗯。）谈谈什么是征服呢？（小工：没有前途命运。）剥夺了你的前途命运，看你的真心。神为什么剥夺了你以后来显明你呢？因为显明你是让你看见你自己的身量，看见你今天所追求的是腐朽的、是神要毁灭的，显明你是为了作你，为了让神话取代你那些腐朽的追求，是为了让神话作你的生命。“用一个结局控制人来换取人的心，这并不是成全人，并不能得着人，乃是用归宿来控制人。”这个话好理解了吧？（嗯。）跟你搞交易只是来控制你，你只是迫于无奈地“顺服”。就像小工在这儿尽本分，这是不是用结局来控制住你呢？走，走不得；在，在不得，这是用归宿来控制人。我今天给你揭露出来你的这个表现，让你看见你自己所做的，然后再让你看见神说的什么是归宿，这就叫征服。征服你的过程是不是就是让神话作你生命的过程？（嗯。）征服你的过程就是让神话作你生命的过程。为什么说征服你的过程是让神话作你生命的过程呢？因为你有了这个生命以后，还会不会反弹？（不会了。）就不会有反弹了。

“人最关心的就是以后的结局，最终的归宿，到底有没有好的盼望。若是征服人的工作中给人一个美好的盼望，在征服人以前先给人一个合适的归宿来让人追求，这样不但达不到征服人的果效，反而影响征服工作的果效。”这个有体会吧？（嗯。）你怎么体验的呢？怎么把神话带到实际生活当中呢？咱刚开始建造国度的时候你兴奋不兴奋？（兴奋。）这是不是有一个好的归宿？（嗯。）给你好的归宿以后，你是什么表现啊？刚开始是热心的、是伪装的、是做给人看的，这就达不到征服的果效。就像小工刚来的时候是不是信心十足呢？沈平来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信心十足？（是。）来的时候不计划回去了，可借着环境一显明，成什么了？成行尸走肉了。这就是没有被征服，达不到征服工作的果效。小工，如果你被征服了是什么表现？（小工：不是行尸走肉了。）征服了人就不再是行尸走肉了。征服了以后

就是不管神怎么作，不管有没有前途命运，依然是一个受造之物，尤其是在尽本分的时候，会把这个本分看成是作为一个人该做的。这个时候，不管神把人当梯子踩也好，还是当凳子坐也好，还是当垃圾扔了也好，这些影响不影响人尽本分？（不影响。）就是神说的那句话，不凭心情尽本分了。你的心情不管好与不好，不影响你尽本分，这就说明你这个人被征服了。沈皓那时候说“谁都把我当软柿子捏”，就是把他当软柿子捏，他是不是还得尽本分呀？那就是征服了、服了。沈强说“弟兄每天起来踩我”，就是踩他，他敢不敢跑啊？（不敢。）踩也不敢跑，羞辱他他也不敢跑，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征服了。小工呢？还没有踩小工呢小工就想跑，想跑又不敢跑，最后尽本分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就成了行尸走肉了，这就是没有被征服的表现。经过这几个月的交通，小工现在又想什么呢？又想走呢？（安新：小工现在还是走不出来，还是熬呢，自己也不吃喝神话，也不往出走，还是熬一天算一天。）还没有被征服呢，是吧？（嗯。）还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边。小工，你愿不愿意被神征服？（小工：……）虽然说没有完全被征服，但是不是也征服了？（嗯。）小工原来是什么表现呢？他原来走的时候和你商量不商量？（不商量。）背起包就走了。那他现在还敢不敢跑？“你说我行尸走肉也好，我说我自己是行尸走肉也好，就是行尸走肉我也不能跑！”这个时候能不能说小工完全是行尸走肉了呢？（有点知觉了。）如果是行尸走肉，他会不会走出这个门呢？（会！）他现在没有走出这个门，说明什么？说明他还不完全是行尸走肉，他里边还有那么一点点方向、还有一点点目标在指引着他前行的方向，他还没有完全迷失了。这是一个征服的过程，也是生命长大的过程，是神话作人的生命的过程。生命长大是漫长的，虽然说小工还走不出来，但他是能听得懂的，是吧？（嗯。）小工，能听懂吧？（小工：嗯。）只是说不愿意背叛自己而已。

“若是征服人的工作中给人一个美好的盼望，在征服人以前先给人一个合适的归宿来让人追求，这样不但达不到征服人的果效，反而影响征服工作的果效。”为什么会影响征服的果效？如果先给人一个合适的归宿，人就开始怎么呀？是不是就开始欺骗呀？就开始搞交易、

伪装了。从外边看见都是好好的，就像沈屹，你们说沈屹被征服了没有？（征服了。）征服了吗？沈屹里边有没有交易？应该是有的！李放有没有交易？（有。）还有交易呢，你说征服了没有？（没有。）只要有交易，就证明没有被征服。所以说不能先给你一个归宿，不能让你有交易的心，不能让你先看到归宿。如果让你先看到归宿，你就要搞交易、就要欺骗，那你做出来的就是假的，而不是真实的，是膨大素，是做给人看。因为看不到你真实的一面，所以就构成了欺哄。我记得我说过："我给沈屹的修理对付有点太迟了！"为什么迟呀？（李放：因为看着他的身量不怎么长。）他来了好几年了，是吧？（嗯。）他来了好几年了，你说他的表现如何？（李放：他老是注重在外面干活儿，不注重自己的生命进入。）你从外表看见他干活怎么样？（李放：差不多。）膨大素，你看见他外表干得挺积极，是吧？（嗯。）这是不是欺骗了你们的眼睛？（嗯。）这就证明他在搞交易。沈屹他有交易的心，这个交易的心是不是也是有方向、有目标的？他的这个方向、目标不是追求永生之道，他的方向、目标是想换取，想得着一个他所认为的美好的归宿。他想骗取、欺骗，这时候他还实行真理吗？他不实行真理，他实行的是什么？他实行的是撒但的生存法则，"我怎么能博得弟兄的欢心"，做讨好人、欺骗人的事，这样就影响了征服的果效。因着沈屹有交易的心，因着他想用外表的好行为来换取一个美好的归宿，所以他流露了什么不和你谈，他只是注重外表的好行为。沈强有什么能和你说，是吧？（嗯。）但沈屹不说，他为什么不说？因为他怕你看见他黑暗的一面，他跟你说了怕毁坏了他所认为的美好的归宿，可是却恰恰因着他不说自己的流露而毁坏了他的归宿。为什么？因为他不说他的黑暗面，他包庇的时间太长，影响了自己的生命进入，影响了他被征服的果效，拉长了神征服他的过程。

"就是说，征服工作是借着夺去人的命运前途与审判、刑罚人的悖逆性情而达到果效的，并不是与人搞交易"，小工，这话你深有体会，交通交通。（小工：一开始来信神就是为了前途命运，结果来了一看，自己所追求的前途命运和神给人的前途命运是不相符的。）小

工来的时候是带着包袱来的，什么包袱呢？小工来的时候想搞一番事业，想做给你们看，让你们心中有他，“让你们看看我小工是谁”！他想用他的知识、用他的恩赐来给大家证明自己，以此来换取归宿。可来了以后怎么样？（安新：失望了。）怎么失望了？你们说我欣赏不欣赏小工？（安新：你不欣赏，就连沈牛也不欣赏他。沈牛训他：“你不会我干的这个活儿，你来干什么了？”最后小工就说：“我在世上最看不起的就是你干的这个活儿，就你干的这个活儿还来小看我呢！”）这就把小工给显明了。小工来了这儿有他的资本、有他的资格，“我有什么什么专业的证书，我有这个技术”，结果在我这儿得不到认可，小工做出来的一些小创造、小发明也没有人认可，于是心灰意冷。“征服工作是借着夺去人的命运前途与审判、刑罚人的悖逆性情而达到果效的”，小工过来也是追求地位、名誉的，他是在神的经营中搞着个人的经营，结果小工在这儿的经营不但没得着成果，反而得到了揭露解剖、审判，最后还得了一个行尸走肉，这个时候小工就灰心失望了。“征服工作是借着夺去人的命运前途与审判、刑罚人的悖逆性情而达到果效的，并不是与人搞交易，即给人祝福、恩典而达到的，乃是借着剥夺人的‘自由’、取缔人的前途从而看人的忠心而达到的，这才是征服工作的实质。”你们借着小工的这个事看到了什么？看到了神的作工。人信神就是要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的说话，在经历神作工的过程中才逐渐看见了神！人怎么才能看见神呢？只有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的说话才能看见神！小工，你来了这么长时间，你经历了，也看见了，神是步步显明人，可显明了之后，你是什么态度？“弟兄在我身上作的是什么？没有同情，没有安慰的话语，没有看见我是怎么来这儿尽本分的。我是一个残疾人，我来了得不着你的照顾、关爱，反过来你是指责我。”这是在干什么呢？你还是一个受造之物吗？你是来尽本分的吗？你是来搞交易的，你是来搞你的经营的，你是来追求你的名誉、地位的，你是打着尽本分的旗号搞着个人的经营，借着这个把你显明了。显明出来让你看见什么？让你看见你与神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你在神面前究竟是什么？你配不配称为人？借着这个把你征服，这才是征服工作的实质。就像沈屹，沈屹现在有点服了的味道了，是吧？（沈屹：有了。）

“就是说，征服工作是借着夺去人的命运前途与审判、刑罚人的悖逆性情而达到果效的，并不是与人搞交易，即给人祝福、恩典而达到的，乃是借着剥夺人的‘自由’、取缔人的前途从而看人的忠心而达到的，这才是征服工作的实质。”为什么要取缔人的前途？咱以前交通过一个故事：一个小孩，他爸让他挣钱去呢，他妈心疼他就把钱偷偷给了他，结果他爸知道以后就把这钱扔到火里烧了。钱被烧了，小孩一点反应都没有，他爸就又让这个小孩挣钱去了。这次小孩自己挣钱了，等小孩辛辛苦苦挣来钱交给他爸了之后，他爸又把钱给烧了，这次小孩又哭又闹，他爸说“现在我敢肯定这个钱是你自己辛苦挣的了”。这个小孩他爸为什么要把钱烧了呢？这是不是要取缔呢？取缔了就是要看看这钱是不是小孩自己挣来的。就像你在这儿尽本分呢，看着你外表上尽得热火朝天的，可实际上你是搞交易呢？还是为了完成一个受造之物的功用呢？神要想看到这个真相，是不是就得取缔了你的前途命运呢？（嗯。）也就是取缔了你所追求的，看你还做不做，这就看到你到底有没有忠心了，也看到了你真正是为了什么。神的作工不合人的观念，“神是祝福人的，为什么神要取缔了我的前途命运？”神取缔你的前途命运是为了要显明你，神要看到你的真心、看到你的忠心，这才是征服人的工作。如果神取缔了你的前途命运以后，你还能踏踏实实地尽本分，这证明了什么？证明你不是为了搞交易，你就是为了完成受造之物的功用。就像小工，我不给他冠冕，在这儿也看不到我对他的赏识，周围人也不欣赏他，就连他看不起的沈牛都看不起他，在这一系列的环境临到他的时候，在周围人都看不起他的时候，他如果依然能默默地作着他该作的工作，这证明什么？“我就是一个受造之物，神就是把我当梯子踩，把我当凳子坐，把我当垃圾扔，我有何怨言呢？”这是不是有人样了？（嗯。）神对人的第一条要求是什么？神说：“如果你真是一个效力者，那你能不能为我忠心效力，不掺有一点糊弄与消极成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背叛 二》）当你知道你是一个效力者的时候，你该如何走这条路呢？如果你连第一条都达不到的话，还有没有第二条、第三条呢？（没有了。）没有了。如果你达到第一条了，你继续追求达到第二条、第三条，这就有希望。所以说要想达到第一条，那你必须得有做效力者的意愿，甘愿做一个效力者。如果你不甘愿做效力者，那你是不是就是在跟神搞交易呢？（嗯。）你这个搞交易的心不死，你

不可能蒙拯救。所以说当神剥夺你的所有以后，你依然能做一个效力者，证明你能服下来了，你没有所求了，神在你身上才能作工。

“若是起初就给人一个美好的盼望，之后再作刑罚、审判的工作，这样，人接受刑罚、审判是在有前途的基础上而接受的，到最终也达不到所有的受造之物无条件地顺服、敬拜造物的主，只是一味地愚昧顺服，或是一味地索取，并不能将人的心完全征服。”刚才说沈屹呢，沈屹是不是一味地顺服？这次安排活儿的时候，我说：“沈屹，你去那个地方。”结果沈屹听成了去另一个地方，在去另一个地方的路上，他觉得不对劲，纳闷，但是沈屹不去揣摩、不去想，而是“弟兄让去，我就去，我顺服”，直接去了他听错的那个地方，这叫愚昧地顺服。神给了你思维，你就必须得思维，因为你已经意识到不对劲了。你应该了解、询问、沟通，把问题了解清楚再去做，你不能“弟兄说倒栽柳，我就得倒栽柳”，这个能搞清楚吧？（嗯。）神拯救的是什么人呢？神说：“从起初到现在，唯独能与神对话的是人类，就是在所有的活物当中，在受造之物当中，能够与神对话的只有人类。人有耳朵能听、有眼睛能看，人有语言、有思想、有自由意志，人具备了能听得见神说话、能明白神心意、能接受神托付的所有条件，所以，神把他的心愿都寄托在了人身上，他想把人作成能够与他同心合意、能够与他同行的伴侣。”（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 二》）如果神给人的各个功能都还在发挥着功用，没有乱套了，那这个人就是可拯救的对象。如果神给了你思维，你没去思维，给了你手，你不干手该干的事，那你就不是神拯救的对象了。“所以，这样的征服工作并不能将人得着，更不能为神作见证”，咱看到是不是处处有见证可站啊？（嗯。）如果这一次就是我说错了，沈屹能用神给他的思维纠正过来，去走一条正确的路线，这证明了什么？撒但是不是蒙羞了？“呀，人家这个人尽本分还用心了呀！人家把神给他的东西全用上了，不仅用手、脚尽本分，还用思维呢，还寻思神的意思呢，还寻思该怎么做呢！”处处是见证。

“这样的受造之物并不能尽自己的本分，只能讲条件，这就不叫征服，而是怜悯与赐福。人的最大难处就是命运、前途总挂在心上成了偶像，人都是为着命运、前途而追求神，并不是因着对神的爱而敬拜神，所以，征服人务必把人的私心、把人的贪心、把人那些最拦阻敬拜神的东西给对付掉，这就达到了征服人的果效。”从这儿看，现在在小工身上作的是什么工作呢？这是不是得把他的这些私心、贪心，拦阻他敬拜神的这些东西都给他对付掉？（嗯。）还有沈屹尽本分不用心、大大咧咧，这是不是沈屹的毛病？他是不是就这个问题突出？（嗯。）借着这个事能给他这个问题对付掉，让他遇什么事的时候能多寻思、多思维，这就是收获。“这就达到了征服人的果效。所以，最起初征服人时务必得先将人的野心、将人最致命的东西给取缔”，小工刚来这里尽本分的野心就是想要得到我的赏识，这是不是他的野心啊？（是。）小工，得先把你的野心对付掉！小工，你恨不恨我？（小工：恨。）你不用恨我，我是在完成神的旨意，你恨我我也得把你的野心对付掉、取缔。如果说我不取缔你的野心，我满足你的野心，我再鼓励鼓励你、夸奖夸奖你，会有什么结果？神说把你放在一个宝座上你就不知道你是从哪里来的了，那你的撒但性情是不是更要发作了呢？（嗯。）那别人和你说话的时候，你还能和别人有正常的沟通吗？就这样你见了沈牛还说“我最看不起的就是这个活儿”。小工，如果我要把你抬得高高的，你高高在上的话，你还能看得起谁？你就谁也看不起来了，那样给你带来的是死亡，那是给你送花圈，送花圈给你带来的就是死亡！那我只能剥夺你的野心，取缔你的前途。“最起初征服人时务必得先将人的野心、将人最致命的东西给取缔”，沈屹最致命的东西是什么呢？沈屹只注重外表去做，不用心去寻思。现在要把你最致命的东西取缔了，让你多揣摩、多寻思。“以此来发现人爱神的心，来改变人对人生的认识”，咱以往不去注重这句话，现在看到归宿的时候，咱是不是该注重这话了？神怎么说的呢？“所以，最起初征服人时务必得先将人的野心、将人最致命的东西给取缔，以此来发现人爱神的心”，神先将人的野心、将人最致命的东西给取缔，取缔的目的是要干什么呢？“以此来发现人爱神的心”，人爱神的心大不大？不大，就像芥菜的种子那么大，是吧？（嗯。）什么原因导致你爱神的心不大的呢？这时候你联想到哪一句神话了？神说：“就是说，你信神就得爱神，你如果只信神不爱神，没达到认识

神，从未从心里发出真实的爱去爱神，那你信神也是枉然，你信神如果不爱神就枉活一世，你的一生是最低贱的一生。”（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爱神才是真实的信神》）神为什么说你信神不爱神就枉活一世呢？因为你是受造之物，你是神造的，神不仅造了你还供应你生命的所需，那你该不该爱神？（该。）如果神造了你，供应着你、供应着你的生存所需，反过来你不爱神你爱撒但，那你这个人该不该死？（该死。）

今天给你扭转一个观点，我和你交通“你得去爱神”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你知道，你爱神才能存活下来，你不爱神就意味着你得死。因为你是受造之物，所以说你得爱神，你爱撒但就该死！就不要说真理了，基本道理你也得清楚。一说让你爱神，你愿不愿意听？在你心目中“我有孩子、我有家庭我还爱不过来呢，你让我爱神呢！神在哪儿呢？爱什么神呢？”你和爱神这个话题离得太远太远，今天你得把观点给扭转过来，因为你是从神来的，所以你就得爱神。如果说你不爱神，神还爱你吗？（不爱。）就像你父母养活了你，你不爱你父母，那你父母要你吗？（不要。）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所以说神要求你爱神，是为了让你能得着永生。如果你不爱神，你还想活在神的国度里边，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你一个逆子还想得着父亲的资产，可能不可能？（不可能。）我记得有人说过，有个人在外边没钱赌博了，回家和他爸要钱呢，他爸说没钱，他就拿起火枪对准他爸，“你给不给钱？”你说他爸怎么做呢？把资产给他？可不可能给他？（不可能。）今天咱每一个不爱神的人，是不是都在拿着枪指着神呢？（是。）是不是都是和神在叫嚣、在控告、索取？是不是在讲你的理，说神不公义？（是。）这是什么原因导致你能做这些事情的呢？是不是就因为你不爱神呢？爱神关键不关键？（关键。）你不爱神，神能爱你吗？所以说你信神不爱神枉活一世。怎么说是枉活一世呢？因为你不爱神，你追求的都是撒但给你的那些东西，那你得到的是咒诅、是惩罚。

“以此来发现人爱神的心”，就是说，你与神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你做哪件事情是为了神？这是不是就发现了你有没有爱神的心？（嗯。）你所做的都是为了自己，就像小工，当你看不见前途命运的时候你就是行尸走肉，你就要暴跳如雷，你就要去大街上谩骂，你就要背叛，这就看见了你的心！你和神的关系竟然是如此的尴尬！看见以后怎么呀？看见以后就完了吗？看见以后是让你改变这种僵局。“来改变人对人生的认识”，什么是对人生的认识？人生是不是就是人的一生？（嗯。）人对人生的认识是不是你对一生的认识？（嗯。）怎么认识一生呢？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呢？人活着的意义是不是就是对人生的认识？（是。）也就是改变你活着的意义。原来咱活着是为了地位、钱财、名利，是吧？（嗯。）咱要改变这些，不能为这些活着，咱应该为造物主而活，说白了就是为自己活一回。神说：“所以说，世界上谁最爱你？你自己都不爱自己，你自己都不在乎自己的命运，你对自己的生命都不知道珍惜，不知道宝贵，只有神最爱人。”（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你认识神对人类的爱吗》）你要想爱惜自己该怎么爱惜自己？你要想爱惜自己，你要想得着生命，你是不是得爱神？（是。）虽然你爱神不是主动的，你是被迫的，但你为了爱自己是不是也得爱神？（嗯。）你为了爱自己你也得爱神，别的无路可走。

“来改变人对人生的认识”,今天咱交通的是要改变什么呢？改变人的归宿，是吧？改变你原来的那个人生，现在是改变你对人生的什么认识呢？直接一点，让你追求永生之道，不是追求今生的命运，让你放弃今生的命运而追求永生之道，这是不是对人生的一个认识？（是。）“改变人对神的看法”，你说小工对神有什么看法？“神主宰周围的人、事、物，把我摆布在这个环境里边，让我看见个个都和狼一样，都欺负我，都看不起我，神也太狠心了，把我放在狼窝里边！”小工，神狠心不狠心？（小工：嗯。）“神作的是不是太苛刻了？是不是太不尽人意了？是不是对我下手太狠了？”这是小工原来的看法，是吧？（嗯。）那怎么改变这种看法呢？小工，能不能改变了你对神的看法？（小工：好像改变了点。）神把你放在狼窝里是要干什么

呢？“把我放在这儿，连沈牛都看不起我，就不用说沈屹了，沈屹更看不起我！”小工，把你放在这个环境里是不是神的爱呢？（小工：嗯。）神是为了拯救你，神是为了显明你，神是为了取缔你的野心、前途命运，神是为了让你能活出一个人样来，所以给你摆设了这个丰富的宴席。更重要的是神还把弟兄摆在你面前，还能给你把你心底看不见的这些东西揭露出来，还把你说成一个活死人，这是不是神的爱？小工，你活了五十年了，你看到自己是什么人了吗？你看到自己原来是一个活死人了吗？你看到自己与神之间的关系竟然如此的尴尬了吗？（小工：没有。）那现在是怎么看见的？是不是神摆设的环境，再借着弟兄的交通得着了？（小工：是。）小工，你得着的是不是太多了！小工，当我把你说成是活死人的时候，你该不该感谢、赞美神？（小工：……）应该从你嘴里边说出感谢、赞美神的话，发自内心地感谢、赞美：“我看到神作的处处都是拯救，处处都是爱，神是值得人爱的，神是可爱的！”这些应该是你经历、体验出来的。如果真能从小工嘴里发出赞美之声来，这是不是神作工达到的果效？这是不是一个见证？这是不是从撒但的权下征服过来了？这是不是死里复活了？（是。）小工，你愿不愿意死里复活？愿不愿意活在神的话下？（小工：愿意。）让神话来掌管你、控制你，而不是让撒但来控制你，如果你能这样走出来那就有见证了，就让撒但退去了。“来改变人对人生的认识，改变人对神的看法，改变人生存的意义”，“改变人生存的意义”，这就更好理解了吧？你来在地上存活的意义是什么？不是为了享受肉体，而是为了什么？神为什么让你活八十年？为什么让你活一百年？（李放：让人经历。）人生意义就是体验、经历神的主宰。借着体验、经历神的主宰，达到一个程度、深度以此来认识神。只有认识神才能达到爱神、敬拜神，这才是你的人生意义。你的人生意义不只是出来干活儿，不是为了地位、名誉，不是为了和谁比高低，你的人生意义是什么？（体验、经历神的主宰。）体验、经历神的主宰，从神的主宰中去认识神的全能、认识神的权柄、认识神的爱、认识神的所有所是，这就是你的人生意义。神为什么把你安排到世间？把你安排到世间就是让你去经历、体验。就像小女孩的命运，神是不是给她机会了？神给她机会了，但她没有掌握住。

“这样，人爱神的心就纯洁了，就是人的心被征服了。但神对所有的受造之物的态度并不是单为了征服而征服，而是为了得着而征服，为了他的荣耀而征服，为了恢复起初人原有的模样而征服，若单是为了征服而征服，这就失去征服工作的意义了。”“但神对所有的受造之物的态度并不是单为了征服而征服”，你说小工现在被征服了没有？没有被征服，是吧？（嗯。）你说单单把他征服过来的表现是什么？征服过来的表现就是他能默默无闻、勤勤恳恳，然后没有什么话说了，在他心里边想着“哎呀，不说了，胳膊扭不过大腿啊！哎呀，神是造物的主啊，我就是再扑腾也是一个受造之物，我就是再扑腾也是活在神的权下”，他这个顺服是无奈的，是没办法的，这就是征服。从外表看，他顺服不顺服？（顺服。）顺服、听话，但他的心里边是无奈的，没办法了，这就叫征服了。就像沈强在这儿干活，你说他心甘情愿吗？（不是心甘情愿。）可是他能跑吗？（不能跑。）他不能跑。这次因为他打人把他送回家的时候，他回家有了理由了，你说他心里边高兴不高兴？（高兴。）高兴，但也高兴不起来，是吧？有合他心意的地方，“我终于能回家了”，可是他再一想，他这事做得对吗？（不对。）这意味着什么，他不害怕吗？（害怕。）他害怕呢，他在争战，这就叫征服了。“但神对所有的受造之物的态度并不是单为了征服而征服”，单是征服了，就是没有办法的、无可奈何的顺服。“而是为了得着而征服”，那什么是得着呢？如果说把沈强送回家的时候，他痛哭流涕，难受得非要过来，这是不是得着了？（嗯。）今天和小工交通了以后，他认识了，被征服了，刚开始他是无奈的，可体验了之后看见“神作在我身上的都是爱，今天弟兄给我交通让我追求永生之道，神是让我永远地存活下来，我再追求脸面、地位，做得再好也是腐朽的、是昙花一现！”当他真正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他是不是就看见了神作的都是爱、都是拯救？（嗯。）那这个时候他再顺服、再敬拜，同时有一个追求方向、目标，“我要追求永远地存活下来，追求这个有意义的人生”，这是什么？这就不仅是征服了，这是被神得着了。因为这个人活在神话的权下了，神话掌管他了，他能荣耀神了，这就叫被神得着了。神是借着他的话得着了人，人是借着神的话得着了神，这句话是不是成就了？（嗯。）这样你就看见，神说的：“天地废去，我话不能废去！”（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

发表·第十五篇》）天地废去，神的话不能废去，而是一一成就、永存。

“而是为了得着而征服，为了他的荣耀而征服”，一旦神得着了你，你得着了神，你所做的这一切是不是一个见证？（是。）神得荣耀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神作工在一茬活死人身上有成果了！什么叫活死人呢？就是这些人好像死人一样，这工作实在太难作了。在人来看，这些事情能不能做到？（做不到。）根本做不到，撒但性情在人身上太顽固不化了，已经根深蒂固了。撒但做的是什么事呢？它是先入为主，在人空白的心灵里边，撒但已经把毒素给你灌输到里边了。而神要把这些毒素给你取缔了重新灌入神的话，这个容易不容易？（不容易。）撒但给你灌输的都是似是而非的道理，什么似是而非的道理呢？在你的这个体验、感受中感觉，“为人一条路，惹人一堵墙，撒但说的也对呀，也是这么回事啊！”在实际生活中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嗯。）在你的实际生活中，你是不是看到朋友比较广的人，人家做什么事情就比较亨通、比较顺利啊？（嗯。）可是按神话来说这话对不对？（不对。）这话不对，你能扭转了你的这个观点吗？神说每个人的心思意念、每个人的命运都是神在主宰、神在掌管，你说你在世上再有后门、再有关系，你能绕过神的主宰吗？能胜过神的权柄吗？（不能。）绕不过去呀！你话是这么说呢，你在实际生活当中真相信绕不过去吗？真相信一切是神主宰吗？这是不是就把你显明出来了？（嗯。）好比说咱遇到邻居找茬的事了，而且找茬的这人还是有名的恶霸，在这种背景下，如果你信奉的是“为人一条路，惹人一堵墙”，你还敢不敢惹人家？那就不能惹了，因为你怕惹下就是一堵墙，是吧？所以你得怎么呀？你得找关系，你得用世上的那种生存法则去处理。世上的生存法则是什么？黑厚学，溜须拍马，对吧？（嗯。）但在神话里边呢？神的性情有喜怒哀乐，神的“喜”是什么？神说：“神的‘喜’是因为有正义的存在与诞生……”（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了解神的性情很重要》）神的“怒”是什么？神说：“……他的‘怒’是一切反面事物不复存在的象征，更是他本圣洁的象征。”（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了解神的性情很重要》）神的“怒”是让这些邪恶的事情不复存在的，

你怕他什么呀？咱那时候看了末底改和哈曼的故事，哈曼陷害末底改,还给末底改建了绞刑架，最后哈曼自己却上了绞刑架。在实际经历中咱又看见找咱茬的那个人，他给咱做了绞刑架，结果他自己现在变成了诈骗犯，人家法院还要给他定罪、判刑。（沈屹：他正好要了咱三千元。）你说他多不要少不要正好要了三千块钱，人家法律规定低于三千块钱构不成诈骗，达到三千元就构成诈骗了，他正好到了这个范围，这就是让你来体验、经历、感受神的主宰！借着这个环境你看见什么了？每个人的心思意念，就是他要做什么事情，他要多少钱，都在神的主宰之中，他能超出这个范围吗？我举的这个例子和这个话能不能对上号？（能。）

“为了他的荣耀而征服”，原来你的那个看事观点是“为人一条路，惹人一堵墙”，而神话怎么说的呢？神说：“你跟神的关系正常了一好百好……。如果你跟神的关系不正常了，信神的观点偏了，那你就一了百了，信来信去什么也得不着。”（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与神的关系如何》）“我信靠的是神，神说人跟神的关系正常了一好百好，跟神的关系不正常了一了百了。我不考虑我和人之间的关系怎么样，我只考虑我与神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我只考虑我办的是不是神所称许的事。我办的是神所称许的事，那这个事必定赢、必定成。就是神说的，一个大国攻打一个小国必定是要胜的，但是它是有一个过程的。我不再用撒但的生存法则，我不再用‘为人一条路，惹人一堵墙’那个处事哲学去生存了，而是要按着神的话去生存，我得看这件事是不是正义事业来决定我做还是不做，这证明了什么？我活在了神话的权下，我不依靠撒但的生存法则了。”这是不是让神得着荣耀了？（嗯。）最后这件事还成了，这就是“为了他的荣耀而征服”。在人看这件事情能做成吗？（做不成。）咱再看小工在这儿的这件事情，你说人能不能把他留住？（留不住。）不可能留住。但是神说：“……唯独不能使他们得释放的，那就是我的话语。”（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们当思想自己的所作所为》）小工他想走不能走、不敢走，想背叛不能背叛。“为了他的荣耀而征服，为了恢复起初人原有的模样而征服”，这是不是最终的目的呢？这是不是人的一个归宿呢？

（嗯。）“为了恢复起初人原有的模样而征服”，起初人原有的模样是什么？神造人的时候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人，是吧？（嗯。）神是让你彰显神、荣耀神呢，现在要恢复人原有的模样，也就是让你去见证神，活出神给你制定的人样来，这就是“为了恢复起初人原有的模样而征服”。人原有的模样是什么呢？神现在给咱交通了什么是真理，那什么是真理呢？（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怎么做人做事，怎么看人看事，把这些给你，让你去追求。如果你按着神给你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去活，那你这个人活出来的是什么？是不是就是恢复了人原有的模样了？（嗯。）这就是“为了恢复起初人原有的模样而征服”。你把神话一连串地联系起来，这条路途是不是就更加清晰了？（嗯。）

“若单是为了征服而征服，这就失去征服工作的意义了。”神为什么这么说呢？单单把你征服过来，让你服服帖帖的就完了，不接着作工了，这就没意义了。神把你征服是为了什么？是不是要拯救你？（是。）是为了拯救你，是为了让你剩存下来。所以神说这个话是不让你失去希望，因为神征服你的时候是要剥夺呢。就像小工，现在是要把他打死呢，往死打他的时候，你说他高兴不高兴？（不高兴。）不仅是不高兴，他还要反抗，这是要他“命”呢，要他“命”的时候你得告诉他什么？“我打死你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救你！”就像华佗要给曹操做开颅手术，“我开你头颅是为了什么？看着是把你的头颅开了，其实是把你的毒瘤取了，是让你剩存下来，是想让你存活下来。”曹操不理解，小工你也不理解？征服你是为了拯救你！如果征服你不是为了救你，不是为了让你活出人样来，那我在这儿和你说这些话还有什么意义呢？我说你行尸走肉，我是想占你便宜吗？“骂”你两句我心里舒服？小工，这算不算骂？（小工：不算。）为什么说不算骂？神交通说那个人就是畜生，这是骂人吗？（事实。）这是实情、实话。我所说的是实情、实话。因为人都能看见你做出来的就是一个行尸走肉所做的事，我只是把这个大实话告诉你，说你是行尸走肉是不让你做行尸走肉，是吧？（嗯。）是让你做一个活人。所以说征服的意义是拯

救，如果不拯救你单单就是征服你，那就没意义了！如果我单单说你是一个行尸走肉，这又有什么意义呢？有什么用呢？

“就是说，若只是把人征服，之后对人置之不理，把人的生死置之度外，这就不是经营人类了，也不是为了拯救人类了，只有将人征服之后再得着，最终将人类都带入美好的归宿之中，这才是所有的拯救工作的中心”，这句话好理解了吧？（嗯。）“只有将人征服之后再得着，最终将人类都带入美好的归宿之中”，我今天给你交通的这个，从理论上来说，是不是把你带入了美好的归宿之中？这个方向是不是看见了？（嗯。）回忆一下，美好的归宿是什么？一个是正确的人生方向、目标；一个是永远地存活下来；还有一个是明白了人生意义，懂得了做人的道理，这是不是美好的归宿？（是。）“只有将人征服之后再得着，最终将人类都带入美好的归宿之中，这才是所有的拯救工作的中心，才达到拯救人的目的，即将人带入人类美好的归宿之中进入安息”，现在理解这个安息了吧？怎么叫安息呢？你能让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了，你按着神话去做了，你有了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了，那还用不用我来督促你啊？（不用。）不用我督促你了，我安息了、我休息了。你呢？撒但不再搅扰你了，你不为面子去做事了，你不为地位去做事了，你心里边不去争战了，你能一心一意去做事了，撒但在你身上没有作工的机会了，你心里边是不是就不争战了？就不难受了？那你是不是安息了？（是。）你想不想安息？（想。）你想安息就是不走安息的路！进入归宿里边就安息了，撒但灭了，没什么再搅扰你了，撒但也不给你送意念了，你尽管享受美好生活就行了！没有争战就没有痛苦了，也就安息了。

“即将人带入人类美好的归宿之中进入安息，这才是所有受造之物该有的前途，也是造物的主该作的工作。若是人作工作就太有限了，只能将人作到一个地步”，我今天把你现在走的路告诉你，也就是把你显明、把你征服，最后我是不是还给你指了一条路？（嗯。）给了你一个方向，给了你一个美好的归宿。这个归宿、这个路、这个做

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是谁给你的？是神给你的。所以神说“若是人作工作就太有限了”，人作工只能是看出你有什么问题了给你说说，但是他没有原则呀，他没有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呀，这个只能是神作。“若是人作工作就太有限了，只能将人作到一个地步，但并不能将人带入永远的归宿之中”，人为什么不能把你带入美好的归宿之中呢？因为只有神才是真理，神话是真理，天地废去神的话不能废去，只有你活在神的话下你才能进入美好的归宿之中。每个人说得再好，他说出来的不是真理，它不是永恒的，所以说人只能作到一个地步，但他并不能将人带入永远的归宿之中，只有神的话才能将人带入永远的归宿之中。你活在神的话里边才是有了永远的归宿，你不活在神的话里边就没有永远的归宿，这个能搞清楚吧？（嗯。）“人不能决定人的命运，更不能保障人的前途与以后的归宿，而神作的工作就不同于人作的工作了，他既造人就带领人，既拯救人就把人拯救得彻底，将人完全得着，既带领人就能将人带入合适的归宿之中，他既造人、既经营人就要对人的命运前途负责，这才是造物的主作的工作。”今天咱谈了前途命运，还记得李放刚开始说什么了吗？在李放眼里还有没有前途命运？（没有了。）那神说的这个前途命运你要不要？（要呢。）咱要的是神给人的前途命运，而不是要你想象的那个前途命运。“他既造人、既经营人就要对人的命运前途负责，这才是造物的主作的工作。虽然征服工作是借着取缔人的前途而达到的，但人到最终还得被带入神为人预备好的合适的归宿中。正因为是神作人，所以人才有归宿，人的命运才有着落。”神为什么说“正因为是神作人，所以人才有归宿，人的命运才有着落。”因为神是造物的主。“这里提到的合适的归宿并不是以往取缔的人的前途盼望，这是两码事。”今天你要搞清楚，你自己的想象观念与意念里边的那个前途命运、归宿和神给你的前途命运、归宿是两码事。你那个前途命运就是钱财、地位、名誉、情感，而神给你的归宿是永生之道。“人自己所盼望的、所追求的是人在追求肉体奢侈欲望时所盼望的，并不是人该有的归宿，而神给人预备的则是人被洁净之后所该得的祝福、应许，是神在创世后就给人预备好的，不掺有人的选择、人的观念、人的想象、人的肉体。”这就说清楚了，神说话和你商量吗？（不商量。）神制定做人的原则，敬拜神的准则不和人商量。“不掺有人的选择、人的观念、人的想象、人的肉体。”不掺有人的选择，你的观念不行，你的想象不行，你的肉体不

行，把你的一切都打消。所以说，必须得把你打死，死去才能复活。为什么要让你死去？这句话是不是把答案告诉你了？因为“是神在创世后就给人预备好的，不掺有人的选择、人的观念、人的想象、人的肉体。”你所追求的前途命运是不是都是你自己的观念、想象、肉体？（是。）这些神都不要，这就是说必须得把你打死，打不死这个就成了你信神的拦路虎。“这归宿不是为某一个人而预备的，而是所有人类的安息之地。所以，这归宿是人类最合适的归宿。”人类最合适的归宿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服在神的话下，服在神的权下。

527　征服工作的实质

1　征服工作是借着夺去人的命运前途与审判、刑罚人的悖逆性情而达到果效的，并不是与人搞交易，给人祝福、恩典达到的，乃是借着剥夺人的自由、取缔人的前途从而看人的忠心而达到的，这才是征服工作征服工作的实质。借着剥夺人的自由、取缔人的前途从而看人的忠心而达到的，这才是征服工作的实质。

2　人的最大难处就是命运、前途总挂在心上，成了偶像，成了偶像，人都是为命运、为前途而追求神，并不是因着对神的爱而敬拜神，所以，征服人务必把人的私心、贪心，把人那些最拦阻敬拜神的东西给对付掉，这就达到了征服征服人的果效，这就达到了征服人征服人的果效。

3　所以，最起初征服人时务必得先将人的野心、将人最致命的东西给取缔，以此来发现发现人爱神的心，来改变人对人生对人生的认识，改变人对神的看法，改变人生存的意义，这样，人爱神的心就纯洁了，就是人的心被征服了。所以，起初征服人务必先将人的野心、将人最致命的东西给取缔，来发现人爱神的心。将人最致命的东西给取缔，来发现人爱神的心。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恢复人的正常生活将人带入美好的归宿之中》

4　唯有全能神是永远复活的生命

1　山河易改，水流有向，人的生命并非地久天长，唯有道成肉身实际的神是永远复活的生命，世世代代永远长存！万事万物都在他手中，撒但就在他脚下。今天是神预定的拣选预定的拣选，把我们从撒但手里拯救出来，他真是我们的救赎主，永远复活的基督生命竟作在我们里面，使我们与神生命有缘，竟能和他面对面，吃他、喝他、享受他，这是神心血代价的无私奉献无私奉献。

2　冬去春来，经历风霜，遭遇了多少人生痛苦、逼迫和患难，世人的弃绝、毁谤，政府的诬陷，神的信心、意志并不减，一心为他的旨意，一心为他的经营、计划得以成全，生命置之度外，为了他的众子民，他不辞辛苦，精心喂养和浇灌。无论我们怎样愚昧，怎么难办，只要顺服在他面前，复活的基督生命把我们的旧性改变……为了这些众子民，他日夜操劳废寝忘食，多少个日日夜夜，多少个酷热严寒，他一心守望在锡安守望在锡安。

3　穿上肉身卑微隐藏作工在我们中间，属世的享受与他毫无关联……他口中的话竟会打进我们打进我们里面，揭穿了我们内心深处隐藏的东西，我们怎能不心服口服心服口服？他口中的每一句话，都在我们身上随时应验，当面背后，所作所为，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竟会在他面前在他面前显露出来，不由得自己的打算和安排。坐在他面前，灵里有享受，舒适又坦然，总觉得里面空虚，对神实在亏欠。

4　这是人未曾想到、人难以做到的奇事。你的作工足以证明，你是道成肉身实际的神！我们这班人实在太有福实在太有福！若不是神的恩待和怜悯，我们只会沉沦，随从撒但。唯有全能神才能拯救咱！啊！全能神实际神！是你打开了我们灵眼，给我们看见灵界的奥秘。国度的前景无限，儆醒等候，儆醒等候，儆醒等候，日子不会不会太远不会太远。

5　战火纷飞，硝烟弥漫，天气转暖，气候变迁，一场瘟疫将会蔓延，人只会死亡，难求生路，难求生路。啊！全能神实际神！你是我们坚固台，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都伏在你的翅膀底下，灾害却不得挨近我，这是你神圣的保守和看顾。我们无不引吭高歌，赞美歌唱，赞美的声音在整个锡安回响！全能神实际神已给我们预备好了美好的归宿。儆醒儆醒——儆醒吧！时候为之不会太晚！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五篇》

半家信靠欺骗过日子的根源

（沈二：我媳妇一见我从家里出去，就说你又给人家干活去呀？我说不干活，干什么活呢，我是去聚会呀，或者说给我爸干活了，我只能这样说。）说尽本分就行了，你就说："我虽然是出去尽本分了，但是去哪里我不能和你说。你也信过两天，也知道神家有天规诫命，我不能和你说去哪里尽本分。"别的就不说了。（沈二：最近我有点想去挣钱的想法，主要是我媳妇让我去挣钱呢。我媳妇一说啥就说我挣不下钱，还说天天出去又不给你发工资，你一天天干什么呢？）你要解决别人的问题先得解决了你的问题。你说的这个问题就好比两个人要偷一个东西，一个是主犯大偷，他就是要偷这个东西呢，另一个人是小偷，他虽然喜欢这个东西，但是还没有动很大的偷念。但当大偷说让小偷帮忙偷的时候，他俩是不是达成一致了？这个事情就做成了，他俩就去偷东西了。如果小偷根本就没有偷的这个意念，大偷要偷的时候让他搭伙去偷，能不能搭成？他没有这个想法、没有这个意念就偷不成，这个事情就做不成。你刚才说什么呢？"我也有这么一点想挣钱，主要是我媳妇让我挣钱。"既然你们达成一致了，那不管你是有一点还是两点，这就是一个态度、观点。你的态度、观点和你媳妇是一致的。就和偷东西一样，两个人一个大偷一个小偷，加在一起就把这个东西偷上了。如果一个大偷加上一个不偷的、不敢偷的，或者是加上一个警察，他能和这个大偷达成一致吗？（沈二：不能。）达不成一致。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了吧？就是说，你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要解决人家别人的问题，而是先解决自己的问题。你一说就是你媳妇怎么了，你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和你说的是先解决你的问题。为什么要解决你的问题？因为你就是那个小偷。（沈二：你是说我站的立场有问题？）对了。（沈二：我的立场没法站，我怎么站呢？）对，就是这个问题。别人给你说咱去偷那个东西吧？你心里想的是："我这个立场没法站！"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见那个东西也好，你也想得到手，所以你这个立场没法站。如果你说："那个东西绝对不能偷，那是我爸的，你敢破坏我家的东西呀？"他找都不敢找你。

（沈二：你指的是哪一件事呢？）我现在不和你说事，我给你说的是一件事情做成做不成取决于什么，和你说这个是因为我看见你在这儿干什么事情都为难。（沈二：你说的哪一件事情呢？）哪一件事情也难，出来尽本分和媳妇说实话难，和你妈交通也难，你的这个难在哪儿，我是要和你说这个呢。（沈二：你是说尽本分这件事呀？）对，你走不出来，你也没有办法，这个原因在哪儿？我给你说的就是这个观点、立场。信与不信的走的本是两条路，可是你并没有看到信与不信的走的是两条路，你老是把一个信的和一个不信的划在一条路上。你告诉我说“我媳妇她走的道路主要就是一个不信派，我是在不信派的边缘上走着呢”，你跟一个不信派走在一起，那会是什么结果？虽然你说你现在走在不信派的边缘上，但最终你跟她走的是不是也是一条路呢？（沈二：嗯。）神说：“看不透自己就看不透别人，别人发生什么问题了跟你无关，情形是相通的，但是与你的情形挂不上钩，你解决不了他的问题，同时也解决不了你自己的问题。你把自己的问题解决了，他的问题你一看就清楚了，马上就给他解决了，不管他能不能接受，反正你能解决。”（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怎样分辨保罗的本性实质》）你要想解决别人的问题首先得解决自己的问题，你怎么去理解这句话？就和这个偷东西一样，你要解决别人不偷东西的问题，先得解决自己的问题。你怎么就不偷东西了？你不偷东西了再解决这个问题，这就好办了。（沈二：那就不用说了，肯定是我自己还要享受肉体呢，肯定是这个问题，我自己享受肉体就往这边走呢。）所以说这就是得先得解决你自己的问题。出现什么问题，你不要拿其他问题当理由、借口，说你媳妇说什么了、你媳妇怎么怎么了，你把这些理由都推到别人身上，所以说我问你，你是什么意思。你告诉我说，你这儿不主要，是有那么一点意思，主要是你媳妇让你挣钱呢，你出门的时候说给你爸干活去，她说不出任何话来，但你要说你去尽本分了，人家就要翻脸，“你一天不挣钱干什么呢？一天起来连个人影也见不上，你是干什么呢？”你是不是怕你媳妇问这句话？（嗯。）你怕人家追问你，怕人家说你的不是，“你不是正经人，你一天起来不干正事，你不去上班挣钱，你去尽本分”，你不就是怕她说这个吗？因为你怕才不敢说这个话、不能说这个话，你只能说聚聚会。

你只能说聚会不能说尽本分，因为什么呢？因为她也知道聚会就是坐在那儿吃喝神话，这个可以，你要说尽本分，那肯定是出力流汗呀，哪个人尽本分是坐在那儿尽本分呢，所以这个尽本分你说不出口。（沈二：尽本分包括的太多了。）对，尽本分包括的太多了，其实聚会也是尽本分。（沈二：是。）但是你只能告诉她你去聚会，不能说你去尽本分。（沈二：嗯。）在你心目中就形成了这个规条，所以你里边受辖制，你始终不敢说你是尽本分，也始终不敢说给神家做点事。（我以前就和她说过。）我不是和你说这个事，我说的不是这个，我只是让你去理解。信神解决的是人错谬的观点、态度，你这种观点错误在哪儿知道不知道？因为不信派看咱信神的就是有点邪门，“你撇下孩子不管，撇下名誉、地位不管，钱也不挣了，也不管别好人说的话听不好听了，这么大一个男人还聚会呢？还信神呢？”所以你信神尽本分就不敢让人看着，是不是有这个？这是在不信派的眼里看，这些信神的人就是不正干，可以这么说吧？（嗯。）但是在咱这儿呢，你扭转这个观点了没有？在你心目中也始终感觉信神就是不正干，嘴里没有说出来，但在心底里也是那样认为的，你没有看到这是一个最正义的事业，没有看到这是人最应该做的事，所以说你做什么事就胆怯，就好像偷了人家的东西一样，不能和人说。比如说今天你要去哪儿上班去了，你能理直气壮和这些人说你去哪儿上班去了，但如果你今天要去哪儿偷一个东西，你能和谁说？你绝对不能说你去偷东西去了，你只能说“我给我爸干一下活，我去聚一下会”，你不能说“我今天去偷一个东西”，说不出口，感觉到羞耻，感觉不正道，所以造成了咱不敢说，这就是说人的败坏性情是邪恶的根源。为什么说人的败坏性情是邪恶的呢？因为人没有把正面事物当成正面事物待，而是把邪恶事物当成正面事物待了。本来一个人就应该敬拜造物的主，人本来就应该尽本分，信神、尽本分不是说跟随神的人该有的，而是作为一个人就应该来敬拜造物的主，敬拜造物的主、尽本分是天经地义的事，这是不是一个正常人应该做的？这是咱作为一个人该有的理智。（嗯。）可是人被撒但败坏以后没有这个理智了，感觉信神在别人眼里有点看不起来、不正干，而自己这个立场也站不住，所以不敢和人说。

我刚开始信神的时候不敢去外边传福音，我怕什么呢？在我心目中认为信神的人都是老的、傻的，世上没有人要了，那些人没事干了才信神呢。好好的一个人，腿不拐胳膊不残眼睛不瞎人家谁信神呢？因为那时候是恩典时代，一说信神都是残疾人或者是有病的人这才信神呢，好人就不信神，所以在我心目中就有这么一个意念，信神的人就不是好人。虽然我信神了，但这个意念没有解决了，老觉得信神的人在人面前是低人一等，所以我信神了也不敢说，在我的同学们跟前、同事跟前不敢说。信神该给人传福音，你说我该不该去跟他们传一下福音？该，可是我张不开嘴，我害怕人家笑话，害怕一说信神人家就撇嘴，“哎呀，还信神呢？你那么年轻，你怎么了？残疾了？”所以说我自己传福音的时候就没法传，张不开嘴。后来我这才问自己，“人家传福音呢我为什么不敢去传？哦，我不传福音就是因为我害怕，我害怕丢人现眼。我为什么怕丢人现眼呢？因为我看不起信神的人。自己就是信神的人，自己还看不起信神的人。”不信神的人看不起信神的人，不信神的人追求钱财、地位、名誉，以这个为荣耀，可是信了神了，还是以这个败坏性情为荣耀，还以为追求钱财、地位、名誉是正事，不认为敬拜造物的主是正事，不认为尽本分是正事，不认为预备善行是正事，不认为追求真理是正事，不认为追求剩存下来是正事，你说这人傻不傻？被撒但败坏了的人善恶不分、好坏不分、理智不清。信了神以后根据事实来看，哪个才是最正义的事业呢？神话是真理，是最正义的事业。你在世上追求钱财、地位、名誉哪个不是腐朽的？转眼浮云，转眼间还有什么？你再赚上多少钱是身外之物，你再赚上多少钱管什么用？你吃点好的、喝点好的，肉体享受得再好的，顶多如此，能改变你的命运吗？能把不好的媳妇换成好的媳妇吗？能把不好的父母换成好的父母吗？你八十岁的寿命能成了九十岁吗？你四十岁的寿命能成了五十岁吗？一年也增加不了。钱财、地位、名誉给人带来的是什么？祸患。没有任何实际的价值与意义，所以说是过眼浮云。人追求这些过眼浮云的时候特别有劲，特别有精神，还特别正义，还特别能拿到桌面上，但追求活出一个正常人性来，谈不出口，感觉到的是羞耻，你说这是不是最大的耻辱？最后我鼓足勇气来才和我的那些同学们去说，说了以后就是如此，那时候才感觉到人太邪了，被撒但败坏以后太邪了，都是歪脖子看表——观点不对，明明是正义的事情让撒但败坏以后就成了一个拿不到桌面上的

事情，明明是邪恶的事情就看见是正义的，善恶不分，那时候观点才开始逐步地扭转，“哦，信神是最正义的事业、是最有意义的事，信神能得着永生、能剩存下来，预备这个善行这有多大的意义呢”！

（沈二：有时候我也这样想呢。）你先得把自己的观点扭转了，你得真正地看见生与死的意义在哪儿，看见你跟随的是主宰万物的那一位。而他们所追求、跟随的是什么？追求钱财、地位，跟随共产党、大红龙得着的是什么？结果是什么？你今天跟上大红龙做个什么事情你理直气壮、光明正大，这是不是人的观点呢？信神就是扭转人错谬的看事观点，追求达到做人做事、看人看事都有神话依据。咱作为一个信神的人，怎样做人才是真正的人？这就是真理，这就是追求下一个时代的生存法则。咱这个观点扭转不过来，在你这儿，你都看不起信神的人，你都不把这个看成是最有福的，你都不把这个看成是最有正义感的事情，那你怎么帮助、扶持一个邪恶的人呢？所以说你帮不了她，她只能把你带入地狱之中。信与不信的走的本是两条路，一个是往南走，一个是往北走，你要是认准了你的路，你可能把她带过来。如果你都是方向不定，甚至是信了神以后，你还是朝着原来的方向往南走，你看着周围的人都是往南走，你还是愿意往南走，随从大流，进入地狱。你得有自己的主见、认识，根据神话看事。如果你里边还有这么一点点想挣钱的观点，那你在家人那边就胜不过去，扭转不过来，没法扭转。所以你必须把自己的观点先扭转过来。要解决问题只能从根源上解决，根源上解决了，你看清尽本分这是最正义的事业，是人最应该去做的，这个观点就对了。你跟随世界，你跟随习近平，你混得再好，顶多是给你好的饭吃，给你高工资、好名誉，人人崇拜，但你该死的时候不还得死呀？你该得什么病还得得呀？有何意义？你今天跟随的是造物的主，你应该感到荣耀。在世界上，你事奉的这个官再大，即便你是在习近平手下干活，习近平他也只是一个国家的主席，也是个人，也是一个败坏的人，你事奉一个败坏的人都感觉到如此幸福、如此荣耀，那你今天跟随造物的主是何等的荣耀？咱为什么感觉到难以启齿呢？

（沈二：心里还是感觉到神看不见、摸不着。）这是不是不信派？（沈二：嗯。）你得解决根源的问题。神成全的就是人的信心，怎么才能产生信心？熬炼中产生信心，熬炼中产生真实的爱。就是借着这些环境显明你、熬炼你，在你看不见神的时候才需要你的信心。你相信神的话吗？你喜欢正面事物吗？你喜欢正义掌权吗？这是不是都是熬炼、认识？当你的观点对了谁能拦阻呢？谁也拦阻不了你，这就是看你站在哪一边说话。你信神了，神就要你站在神一边看事。我和你交通的时候，你看见我是站在哪一边？（沈二：神一边。）很明显吧？（沈二：嗯。）不管什么事临到，源头得对，得站在神一边看事，考虑神的名、神的见证、考虑人的生命。咱考虑问题只是站在自己的肉体利益这一边，站在撒但败坏性情这一边。神拯救人是怎么拯救呢？怎么就把你拯救了？你站在神一边了，这就说明你成为神的人了。你老是站在自己的一边看事，站在肉体一边来看事那你依然还活在撒但的权下，那神说你不是一个受造之物，因为你没有高举神。什么人蒙拯救了？很明显的，神话能掌管这个人了，这个人能活在神话下了、能荣耀神了、能分辨善恶了，这个人就蒙拯救了，这个人配称为受造之物了，这就是神要拯救的人，不然的话不配称为受造之物。这样来看事，你能看见自己的邪恶了吧？（沈二：我一直就知道我邪恶。）你能看到吧？（沈二：能。）你信着神却不能站在神一边看事，不能为神说话，不能向着神、为着神，时时是向着你的肉体，向着你的钱财、地位、名誉，时刻是用自己的观点去看事，而没有从神话里找答案，这是不是一个邪恶的表现？

咱作为一个受造之物，咱为什么不能站在神一边说话、看事呢？你把这个根源解决了一切的问题都解决了。你再和你媳妇说话还难以启齿吗？“我尽本分去了！”她能说什么？她敢说你，你站在神一边，审判刑罚的话就来了，“人人都应该敬拜神，你不敬拜神你就是罪、你就是恶。我敬拜神天经地义，是我的使命、责任。要是我不敬拜神，我就失去了一个受造之物的本分了，神就要取缔我呢，你是让我死还是让我活？家有家规、国有国法，神家是有天规诫命的。地震、瘟疫、饥荒来了，你不让我预备点善行，你让我在这儿等死呀？

你不敬拜神，你也不让我敬拜神呀？你不珍惜生命，你也不让我珍惜生命呀？你是爱我还是想害我呢？”这是不是随口的话呀？她还有话说吗？你把她带到神面前，让她看见“就是啊，地震、瘟疫、饥荒来了，你说不投靠神投靠谁呀？投靠大红龙、投靠国家，投靠钱财、地位？大山崩塌之时能因为你的地位绕道而行吗？饥荒、瘟疫来了能因为你有钱，你出钱就能让你剩存下来吗？一切都是神在作，离开神没有生存之路，唯一的生存只有依靠神。你跟随神要换取一个不死的结局，你得尽本分呀，你不跟随神你就剩存不下来，你不尽本分神就不承认你！”她不但支持你尽本分，她还对你说，“你给我找个本分，我也得尽本分，光让你活呢，不让我活呀？”沈二你愿不愿意把你媳妇带到神面前？愿意不愿意？（沈二：……）你不想让她剩存下来？你站住这个立场了，才能救她。就和救人一样，你看见她在河里边喊“救命呀！”你也在河里边，你不上岸你怎么救她？你不能随着她走，随着她走只能是随大流，只能掉在深渊里边。你必须站住你该有的立场，根基得站稳，你才能把她拉上岸来。你一说尽本分，她没法拦阻，一个受造之物敬拜造物的主天经地义，她也知道，她不能拦阻！具体尽本分干什么呀？她也知道尽什么本分是秘密，不能说，她也不能再问了。“你也不要管我在我爸那边还是在哪里，不管我在哪里，你知道我在尽本分就行了。”这是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难不难？你媳妇也不用再说你什么了，不用再猜疑你什么了，你也不用每天再头疼了，一出门就想和老婆说什么呢？还发愁这个事吗？不发愁了，而是发愁该怎么把本分尽好，本分尽不好神会怎么看你呢？你的归宿在哪儿呢？是在地上还是在天上？这是不是咱应该考虑的？愿不愿意解决这个问题？（沈二：愿意。）这个问题好不好解决？（沈二：好解决，问题就在我这儿呢。）确定了啊？（沈二：嗯。）你不要再说你是稍微有那么一点意念，主要问题是你媳妇怎么怎么，只要你有一点意念就是你的问题。信神就是解决人的看事观点，信神第一首先得经过效力者的试炼。神说：“3．如果你出了很多力，但我仍是对你很冷淡，那你能不能继续为我默默无闻地做事？”（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背叛　二》）神给人提出了十一条要求，有一条是当你知道你是一个效力者的时候，你是不是仍能默默无闻为神做事呢？如果你胜不过效力者这一关，你就不配称为受造之物。你实行一条、两条了，神说你有希望继续往前走，如果你效力者的试炼都实行不了，

那还说什么？你看见弟兄姊妹来了，你看见他们在这儿尽本分呢，他们最起码是不是做了一个效力者呢？不管真理明白多少，得把自己的本分尽好。

0945 为尽受造之物本分活着才有意义

神让你活着，你能为神活着，为尽受造之物的本分活着，这样活着就仗义，这样活着就仗义。

神让你活着，你能为神活着，为尽受造之物的本分活着，这样活着就仗义，这样活着就仗义。如果你活着是行尸走肉，光喘气，没有灵，也不接受真理，也不明白真理，就为肉体活着，那你活着就不仗义，因为你活得没价值。现在你们每一天能为见证神、传扬神的末世福音而活着，这样活着是神称许的，神允许你们这么活着，是神给了你们这个机会。

应该珍惜这个机会，感觉到自豪，感觉到荣幸，感觉到荣幸。活在这个年龄，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能尽上这样的本分，这是难得的机会！难得的机会！神在这个人类当中精挑细选，选出你们这些人，这是你们的机会，这是最大的福气。这个福气比历世历代圣徒的福气还要大！比历世历代圣徒的福气还要大！比历世历代圣徒的福气还要大！

——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顺服神、敬畏神人活得才有尊严》

观念把人带入地狱

小嵩，他们说你心情不好，我没看出来，也没注意，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出来。（小嵩：说不出来，不说了，不想说了。）小嵩，你愿意活在光中还是愿意活在黑暗之中？说吧，心里有什么直接说就行了。（小嵩：我是对弟兄有看法。）有什么话你说吧，没事。（小嵩：也没有什么事。）信神就是解决人与神之间的误解呢，咱在一起交通了，你怕什么呢？小嵩，你有什么问题直接说就行了。（小嵩：那天我看见弟兄修那个东西的时候弄成反的了，就和弟兄说了一下，结果弟兄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看错了”，我说“明明就是反着呢”，弟兄说“你反过来看”，我说“反过来看也不对呀，这么明显我还能看错呢？”然后我就对弟兄有看法了，就想着“老师怎么这……？哎呀……！”沈皓看见了也说那个东西弄反了，然后弟兄又说沈皓看错了，沈皓临到什么环境首先是先否认自己，“哦，我错了”。后来沈伟也说是反了，弟兄还是说沈伟看反了，沈伟说“哦，我看反了，我看得不对”。我想的是：他们在弟兄面前都是否认自己，好像弟兄就是站在那个地位上……这怎么跟弟兄沟通呢？）小嵩，你后来怎么想的？有没有解决？（小嵩：跟弟兄说了，弟兄也不采纳，我还能说什么呢？算了……）在我没采纳你的意见的时候，你是不是该询问一下？我来询问你的意思了，你该不该询问一下我不采纳的意思？小嵩，你询问了没有？（小嵩：……）当时我看见那个东西不太好用了，我就过去修了一下。我修的时候没有在意外面的壳子，最后就把外面的那个壳子给安反了。我在看那个东西的时候，跟你们看的不一样，你们是看字呢，我是看它的功能呢，所以当你们一说我弄反了，我就想：这功能怎么能反了呢？你们说反了，有可能是和我站的角度不同，就像数字“6”，正着看是“6”，反着看就是“9”一样，你们在那边看是反的，是因为你和我站的角度不同，所以我直接就说：“怎么可能弄反了呢？是

你看反了吧？”一开始我认为是小嵩看反了，后来沈皓说的时候我又说沈皓看反了，等沈伟说的时候我又说沈伟看反了，其实我心里也琢磨了，“他们几个怎么都说弄反了呢？”我也在问我自己，后来沈伟说了一句话，“谁弄的这个盖子呢？”这个时候我才想起来外面的盖子，一看才发现是我弄盖子的时候给弄反了，让人产生了误解。

小嵩，当你和我产生误解的时候，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小嵩：忍气吞声，你说是啥就是啥。）（沈皓：当时弟兄说我看反了的时候，我心里想“反就反了吧，那就按反的来”。）反正能用就行，我也不去和你争辩。（小嵩：我是好较真。我心里觉得这个东西正就是正的，不能弄反了。）也就是说，你只认衣服不认人，我和你换一下衣服，你就成了弟兄了，我就成了小嵩了，你说是谁不讲理呢？你觉得弟兄是常不讲理，“弟兄弄错了也是对的，弟兄就是弄反了也没有问题，还是我们的问题。”小嵩，你怎么看这个事？（小嵩：……）做什么事你最起码要看它的实质。你们平时就不观察那个东西的原理，你们看的是上面写的字，你们习惯了看字，你们不注重它里面的构造，而我看的是它里边的构造。我和你的观点不同，然后你就产生了误解。你产生了误解，你不是去解决这个误解，你是把它放在你心中成了一个毒瘤了，“弟兄原来如此的不讲理”。刚才说了，看神的奇妙作为，这算不算是神的奇妙作为？（嗯。）你就没有多去思考、揣摩，化解这个误解。小嵩，你化解了没有？（小嵩：没有。）没有去化解，你说是谁的问题？这个能理解吗？

（沈皓：其实那天我心里也打架呢，只不过我是从神的主宰中去看的。就像咱干另一个活儿的时候，在我心里认为，这个活儿我干得多，比起小嵩和沈聪来说我相对还是有点经验的，所以当我们几个按着我说的办法去干的时候，还是挺快的。后来你让那样干的时候，我想的是估计弟兄没有干过这类活儿，所以我在心里就和你说的那个打架呢，后来我心里想：“弟兄，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我也不说了”。当我心里有这个想法的时候，突然就想起“今天让倒栽柳呢，你

能顺服吗？”我能不能顺服弟兄这种做法？我能不能放下我自己的想法去配合弟兄说的这个方法？我当时是这么领受的，然后心里对弟兄就没有观念了，不过也确实感觉我们几个和弟兄在一起干活打架呢。）沈皓，你说了顺服神主宰、倒栽柳，这跟我刚才说的是不是一码事？（沈皓：当时我是那么领会的，在我自己认为我的办法是对的时候，认为我想的这个办法可行的时候，然后弟兄要采用弟兄的那种办法，这个时候就看我能不能放下我的认为去迎合、配合弟兄，能不能心甘情愿地去配合弟兄的那个方法。今天神摆设周围的人事物环境就不合我的观点，就看我能不能放下我自己的想法，我就是这样领受的。）沈皓，我刚才交通的和你这个“不合你的观点”一样不一样？（沈皓：不知道。）首先你得分了类，咱说的这个是一个做事，但不合你的观点说的是什么？说的是你的思想。你的思想和你做的事这是两码事，你不要混淆了。你的思想就是你思考问题的思维，而这个做事有一个方式方法，这个方式方法有没有规条？（没有规条。）没有规条。不是说我说的就对，也不是说你说的就不对，没有那一说。你那个方法也行，我那个方法也行，没有持守不持守。不是说持守了我这个方法就是对的，你持守你的方法就是不顺服，你能倒栽柳了就是顺服，我说的和你说的这个完全是两码事、两个概念。

你说基督会开车吗？（不会。）你开车上坡呢，基督告诉你说你挂二档，你明明知道挂二档上不去，你还挂二档上吗？明明那边是沟，基督告诉你说打三圈方向盘然后你就打三圈？你是根据你这个车需要打几圈你才打几圈呢？还是根据基督说让你打几圈你就打几圈呢？（沈皓：根据车需要打几圈才打几圈。）这是一种做法、方式，你得把这个和倒栽柳、顺服完全分开。不是说我和你一说出话来就是“真理”，就不要说我说出的话了，就是神说的每一句话你都能把它当真理对待吗？（……）这个不敢说了，不敢说的时候你心里嘀咕了，“基督说从他口里说出来的话都是真理，然后你就说不是真理”。你说神说的生活语言、生活方面的话算不算真理？（不算。）神交通说：“我就是随口举这么个例子，是为了便于你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咱们所交通的话题，并不是真让你们吃完饭把碗舔干净，我也并没有定义

说这么舔碗才是讲卫生，才是不浪费粮食，不需要你们这么做，你们可别误会，别吃完饭都舔碗，这不麻烦了嘛。”（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二十七）》）神说吃完饭得把碗舔干净，你就舔干净吗？这是神举的一个例子，你得分清楚，这是个生活语言。神说：“比如，对于服装的颜色，神家一再要求，一再交通相关的原则，但有的人就是听不懂，听不明白，不能领受，不能在神家的这些要求当中找着原则，最后选的服装都是清一色的土灰色，这就是领受偏谬。”（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分辨假带领（五）》）神家拍视频选服装的颜色呢，结果他们都选成了土灰色。那咱今天干活呢，都用一种规条形式去干？干什么都要个标准？有没有那个标准呢？（没有，怎么能做好就怎么做。）哪个方法合适按哪个方法去做。当你的方法和我的方法打架的时候，你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你看见你和我观点不同的时候，打架呢，那你看见我和别人有不同意见、不同观点的时候我是怎么解决的？（先让别人按他的方法去做。）首先，你没有看到过我持守我的建议吧？（没有。）没有坚持吧？（嗯。）有些时候我是不得不坚持。平时遇到什么事的时候，我是不是都要和你们商量、和你们协商呢？（嗯。）咱都是在一起商量哪个合适咱就按着哪个来，我再三和你说怎么合适就怎么来，从这里边就能看到我是和你商量、协商呢，我是看着哪个合适就按着哪个来，我没有固定以哪个为标准。

沈皓刚才说干那个活儿和我打架呢，我为什么一过去要那么干呢？我说要这么干的时候，你需要有一个什么态度呢？（先寻求。）你得寻求我为什么要这么干，你要做我的知心人。你得寻求我这么做的目的意义是什么，“弟兄这么做会带来什么好处，哪些方面是我没有考虑到的。弟兄说什么是我没有考虑到的，我说什么是弟兄没有考虑到的。弟兄没有考虑到，我把我的建议说出来，我这样做是什么原因，你这样做是什么原因？”这是不是一个配搭、协商？（是。）你和我连个配搭、协商都没有，还说什么知心人呢？还有什么寻求呢？咱干什么不能是守一个规条、一个做法。咱在那儿干活的时候，你们就没有揣摩我为什么那么做，是吧？（嗯。）你们只是“既然弟兄说出来

了，那我就接受、顺服吧”，这不是一个木偶、机器人吗？就像沈皓说的那个方法，我知道他说的那个意思，但是按他的方法那样干太危险，咱不能干那个危险的事，这是不是咱应该考虑的？（嗯。）沈皓没有考虑这个。沈皓为什么没有考虑这个呢？这里边还是有地位、名誉在作怪呢，“这个是我想的办法，那个是你想的办法”，沈皓想的办法和弟兄想的办法打架呢，打架的同时沈皓心里想的是还得胜过弟兄，这个胜过不是看着哪个合理而胜过，不是先否认自己，“我是不是哪里考虑得不周全、考虑得不周到？弟兄考虑得周到，‘弟兄，咱俩沟通一下，看用哪个办法合适就按哪个办法来’”。神说：“‘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它的名字。’给各样活物起名字是谁起的？（亚当。）亚当起的，不是神起的，对吧？这里又证明了一个事实：当神造人的时候给了人智慧。这个智慧是从哪儿来的？（从神。）从神来的，这是确定无疑的，人的智慧是从神来的。……神给了人智慧，人用神所给的智慧做事，做了正面的事，在神那儿是被肯定的，是被悦纳的，是被承认的，神并不作任何的评价或者批判，这是任何一个人类或是任何的撒但、邪灵都做不到的。”（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 一》）动物的名字是亚当起的，神说这是任何一个人类或是任何的撒但、邪灵都做不到的。咱是不是败坏人类中的一员呢？（是。）你做不到，你的这种性情自然而然、不由自主地就出来了，这儿谈的是一种性情。你的这种性情出来了，“呀，我是用这种方式，你就非要用你那种方式”，你就会和我打架、和我叫板。沈伟也和我叫板了吧？我在这儿弄那个东西，他在那儿一直说“你这么干不对、你这么干不对……”然后我说什么了？（沈伟：忘了。）我说：“你在那边什么也看不见，你说什么呢，我在这儿弄了，你知道我弄什么呢？”（沈伟：后来我才知道了。）你看见结果了，你才知道了。（沈伟：嗯。）你不知道我在那边干什么，你得沉着、稳重，先了解、先寻思，我这么做的目的意义在哪儿、我想达到什么果效，然后再看我做的和你要达到的那个果效、说法有什么区别。

现在事实证明了，我这个办法比你们那个办法强，是吧？（嗯。）事实证明了，是吧？（嗯。）如果我所做出来的这个果效还不如你的那个果效，我想的这个办法不如你想的那个办法好的时候，该怎么办？沈皓陷入深思了，心里想不通了？（沈皓：我在想你刚才说的我那个办法会有危险。你说我没有考虑到安全问题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其实我考虑到了。）沈皓，我说你没有考虑到，你说你考虑到了，这是一个什么态度？（沈皓：不愿意接受，和你对抗。）不愿意否认自己。现在事实摆在这儿的时候，是不是证明了确实就是你考虑得不周全，或者说你想的这个方法不是很好？（沈皓：我心里想的是：又没按我的那个办法去做，怎么能知道我的方法不是很好呢？）不管是哪件事情，首先从理论上得说得过去吧？（沈皓：我当时第一个想的就是安全问题，第二个是还得省时间、得快。我觉得我已经想到位了。）沈皓现在心里还放不下，还难受、难过呢。（沈皓：没有难过，主要就没有试嘛！）旁观者是不是看得清楚呢？沈聪，你说沈皓考虑的那个问题周全不周全？你站在哪一边？（沈聪：我站在弟兄这边。）你看沈皓一开始说的话："弟兄说了，就是让我倒栽柳我也得顺服。"等到真让沈皓接受的时候，你看他刚才的那个难受劲儿，我说什么话他都听不进入了！这就看见沈皓刚才说"我要倒栽柳、我要顺服"，是在高抬自己、见证自己。沈皓，你那个方式方法确定和我的方式方法一样吗？确定比我那个速度快吗？你还告诉我说，比我那个速度快，结果呢？"我想的这个办法你们就没有试用，你们都不知道，我给你们见证一下"，这是不是在高抬自己呢？这些是不是都是面子？（是。）沈皓刚开始说的话有点大了，还没有二分钟呢，立马就在那儿开始深思了，我说了多长时间话，沈皓低着头悄悄的，不吭气了，沈皓在想什么呢？我还以为沈皓是认识到这个安全系数了，所以胆怯害怕，懊悔自责，"我怎么能不考虑这个呢？"可经过沈皓说的一番话才证实了，不是我说的这个，我"误解"沈皓了，原来沈皓是在那儿跟我掰手腕呢，"我怎么才能掰过弟兄呢？"这个不是真理，可以说是一个正面事物，是吧？（嗯。）这就看见咱接受一个正面事物是不是很难呢？我刚才为什么问沈聪呢？因为事情不在谁身上，谁看得就清楚，就知道哪边是正面的，哪边是反面的，一临到自己身上就混淆不清了，这就是让撒但玩弄了。

其实你们第一次干的时候，你们弄了半天都弄不好，我在下边看了半天，看见你们弄不好，我才上去的。我上去一下子是不是就把这些东西都弄好了？（嗯。）你弄了半天弄不好，我上去弄好了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应该吸取经验呢？（沈皓：我心里想的是，他们几个都没有干过，不知道怎么干，我就光看这个事了，没有往你说的那里去想。）世上有句话怎么说的？“得接受新鲜事物”，你在那儿弄了半天弄不好，你看着费劲不费劲？难不难？（沈皓：难，那时候只感觉是他们不配合。）这个活儿干完以后，咱也不看看是怎么干的？第二次干的时候，你们还是用你们的那种方式方法去干，然后我不让那样干，你们第三次干的时候这才用我说的办法去干的。刚才咱说的这只是一种做法、方式方法，是一个新鲜事物。我不是让你倒栽柳，不是说我说出来的话就是对的，你就必须得接受，我是说你去试一下我说的这个方式方法，看看有没有合理性，你去揣摩一下、去寻思一下，寻思一下我的意思。在这些事情里边，你不能太持守自己，但你也不能把我说的那个说成是倒栽柳，“必须接受、顺服”。神是让你实行真理，实行真理不是让你倒栽柳，这个是两码事。

0157 凭观念想象永远不能认识神

1　神的公义性情是神自己真实的实质，他不是人塑造出来的，不是人编写出来的，他的公义性情就是他的公义性情，与受造之物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任何瓜葛；神自己就是神自己，他永远不会变成受造之物，即使他成为受造之物中的一员，他原有的性情、他的实质也不会改变。

2　认识神不是认识一个事物，不是解剖一样东西，也不是了解一个人，不是了解一个人。人如果以认识一个事物或了解一个人的观点或方式去认识神，那你永远都不可能达到认识神。认识神不能靠经验，也不能靠想象，所以，你千万不要把自己的经验与想象加添在神的身上。

3　你的经验与想象再丰富也都是有限的，更何况你的想象不符合事实，更不符合真理，与神真实的性情与实质是格格不入的，与神真实的性情与实质是格格不入的。凭你的想象你永远达不到认识神的实质，唯一的途径就是接受从神来的一切，然后去慢慢地体验，慢慢地认识。总有一天，因着你的配合，因着你对真理的饥渴慕义，神会开启让你真正地了解神、认识神认识神。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独一无二的神自己　二》

解剖人错谬的思想观点（一）

沈默，你是要去挣钱，没钱熬着呢，是吧？（沈默：嗯。）那你现在还缺钱不缺？（沈默：现在肯定缺呢。）扭转了没有？（沈默：现在就是慢慢往过扭，慢慢脱。）脱什么？怎么脱？路途、方向是什么？（沈默：我觉得只要不出去挣钱，慢慢的，这一方面就没有了。一直不出去挣钱，我一直就这样实行着呢。）一直不出去挣钱，一直这样实行着呢？（沈默：嗯。）你感觉不去挣钱就是在实行真理？是不是这个意思？（沈默：好像是吧，就是守规条也得守。关于这挣钱方面，不挣钱没钱，人心里熬得不行，可是弟兄说神家的这些弟兄姊

妹也没钱，想想也是。可是有时候又想，弟兄也没有说不能挣钱，这个度不好掌握。尽本分和挣钱其实挺矛盾的，尽本分的时候不能挣钱，不尽本分的时候也挣不成钱，为什么呢？马上有了本分又要走呢，在哪里干活也干不成，这一方面还是比较矛盾的。你说把神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干什么事情要分清主次，神家的事重要，就得放下手中的事先干神家的，先来尽本分，所以就是基本上什么也不干，就是等着尽本分呢，就这样死守规条等着呢。就是没事也不能立马去哪挣钱去，因为不管去哪人家都是要求干八个小时、十个小时的，咱敢去？立马有人打电话让尽本分呢，就得走，就又干不成了。所以就跟死守规条似的，一直觉得不干活等本分好像就是实行真理呢，就是这个情况。这一方面真理也不清楚，比如有时候就想这是实行真理吗，自己是稀里糊涂的也不知道。说是实行真理吧，心里也不怎么痛快，不是实行真理吧，还守着呢，和守诫命一样。）小嵩，你听懂他说什么了吗？（小嵩：听懂了。）他说的是什么问题？（小嵩：分心呢，没钱想挣钱，这是生活所迫没办法，可是不尽本分不行，想尽本分还不能全身心地投入。）你对他的看事观点怎么认识？你认同不认同他的观点？他和你有什么区别？（小嵩：我跟他一样，没啥区别。）你和他怎么一样？我听听。（小嵩：总的来说就是没办法。他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我没有临到这个环境，我和他比只是没有这个缠累。）那你怎么和他一样？（小嵩：我要是临到他那样的环境我也是这么想的。）他刚才说了这些以后，你说你也是这么想的，思想、思想，你先把这个思想搞清楚，他是怎么想的？他是什么观点？他的观点你是否搞清了？（小嵩：他的观点就是："本分来了我就尽，本分不能撂下，钱抽空能挣点就挣点，挣不上就算了"。）他还有一个观点今天没说，他这两天一直熬着呢，因为这个事情熬得没方向了，不敢走了。（沈默：嗯，没办法走，不敢走。）你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首先你要看你的这个观点是什么，了解在这件事上你的态度、你的观点、你的思想。

他在这儿熬着呢，就说明他每天把这件事放在了心上，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在这儿熬着呢。（沈默：没那么严重。）没那么严

重，也差不多。你睡不着觉肯定不是一夜睡不着一直考虑这个，是说你睡觉也想这个事，吃饭也想这个事，老放在心上。（沈默：注重那件事。）小嵩，你说你和他一样，你也是和他一样熬着呢？（小嵩：嗯。）你怎么熬呢？把你的心思说说。（小嵩：我在这儿没有目标。）失去了方向、失去了目标？不知道人生在哪儿？（小嵩：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也不想知道？为什么？（小嵩：不愿意想。）你走了沈伟的路了，失去活着的希望了？怎么还能不想知道呢？（小嵩：太麻烦了，想不明白，好像追求了也得不到啥东西，每天就是干活儿，啥也看不见。）什么也看不见这是处于一种迷茫，那你原来呢？（小嵩：原来也看不见。）那你怎么走上这条路的？（小嵩：啥也没想就走上了。考完研以后人家过来传了，听了以后就不去读研了，可以说是一腔热血过来的，啥也没想就过来了。）因为什么不去读研了？你怎么走上这条路的？（小嵩：神主宰的。）你可真是扮演了个不由自主啊！现在说的是你思想里边的想法，你是怎么不由自主地走上这条路的？（小嵩：要说真实的目的吧，就是怕死，这个实在，另一个就是有那么点想追求走人生正道，找活着的意义的那点想法，就这两条。）有那么一点点？就因为这么一点点而走了这条路了。你考上研了没去，这是你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啊，如果你没有一个大的方向、目标的话，没有一个动力你怎么扭转方向呢？（小嵩：真没多想。）在人来看，你把你自己的“前途命运”给扔了，重新给自己选了一条路，也就是说你念了小二十年的书，然后你没多想就“毁”了？就这么白白扔了？（小嵩：嗯。）你没想就扔了？想不通啊。（小嵩：那会儿就没多想。）那你信神是你妈让你信的？（小嵩：从小就信的。）从小就知道有神，就应该敬拜神，从小就有这个信仰。（小嵩：嗯。）觉得应该走这条路，然后走上这条路了，出现了方向上的迷失。（小嵩：嗯。）你和他的观点还有相同之处。（沈默：我俩这观点有相同之处估计是当时我也是稀里糊涂进来的，就没有明确的目标说我进来要干什么，没有这些。）你那个稀里糊涂过来和他稀里糊涂过来又不一样，你是哪年信的神？（沈默：2010年。）你小时候就信神？（沈默：不信，我就是因为我妈每天聚会、聚会，每天在我耳朵边叨叨叨。）熏陶感染？（沈默：嗯，从小就听话，就跟着进来了。我不是和人家一样，“我就是想信神，我就是有这个坚定的目标”，我没有这一方面。）不冷不热？（沈默：嗯，属于不冷不

热。）神交通的第一个阶段是什么阶段？襁褓中的婴儿，稀里糊涂地就信神了。（沈默：进来看了神话以后，心里害怕，这以后灵魂要受惩罚呢，就害怕灵魂受到惩罚所以才一直紧跟着呢。）

沈默刚才提出来的问题：因为没钱熬着呢，然后就把不挣钱等着尽本分当作是在实行真理来持守。要治病就得找到根源在哪，咱探讨他的存心、目的、思想、观点、态度的时候，要找到他的根源在哪。他所说的只是流露出来的一种表现，是种人能看见的外表，要想知道他根源的毒素在哪，你就得先了解他的思想、态度、观点。思想、态度、观点，不能一概而论。小嵩，你刚才说你和沈默是一样的，你和他是有同样的思想？还是有同样的态度？还是有同样的观点？（小嵩：我分不清楚。）是分不清楚这几个的含义？还是分不清楚什么？（小嵩：我也不知道这思想、观点是什么，怎么能找出来，找不出来。）思想、观点、态度、存心各自指什么？怎么认识这几个词？思想、态度、观点怎么来的？你们知道不知道？（这个不清楚。）咱现在又把话题转到思想、观点、态度的基本概念上面了。就沈默刚才说的这些话，他有什么样的思想？有什么样的观点？什么样的态度？能不能分清？小嵩又有什么样的思想？有什么样的观点？什么样的态度？（……）咱先说“思想”这个词，思想是从哪来？思想，是不是先经过思维？神造人的时候是不是给了你一个思维？你能独自地思考问题。粗心的人和细心的人思考问题有什么区别？粗心的人他就没有思想，不思维；细心的人遇什么事不放过，他要抓住根源，要想、要揣摩这个事。细心的人他思考得比较多，想得比较多；粗心的人想得不多，考虑得不多，简单来说这就是思想。态度呢？一件事临到，你先有了思想，后有了态度。还记得我交通态度的时候怎么交通的吗？我交通态度的时候举了个例子：外边撞死一个人，不同的人是不是有不同的态度呢？（嗯。）一个是冷淡，一个是着急上火，一个是拍手称快，态度是不是都不一样？（不一样。）同样一件事出来，他的态度不一样。态度是由什么决定的？（思想。）思想决定态度。他看见这件事情会去思考，“不是我家孩子，他做的不是神所喜欢的事”，他怜惜他吗？不怜惜，他觉得是公义。先有的思想后有的观点，观点就是

你站在哪一边，你为谁说话。那态度是什么？态度就是你做出来的，你表达出来的，放在桌面上的。咱临到环境一说就是你的态度是什么？你的存心是什么？态度是人能看得见的吧？（嗯。）沈默刚才是什么态度？小嵩是什么态度？这是不是能看见？（嗯。）沈默刚才说他要去挣钱，昨天又说他熬着呢，这个“熬”就把他的态度表达出来了，他要什么？（要的是钱财。）他因着挣钱而熬，这下态度就明确了，他是要钱的。不挣钱就揭不开锅，活不了，生存不下来和要去追求挣钱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沈默是哪个？（第二个，追求挣钱。）追求挣钱，而不是没钱活不了，沈默这是一个明确的态度。如果你真的生存不下来，那你考虑人的正常生存，解决你自己的生存问题，那是必须的、应该的，你连你自己也养活不了，你让谁养活你啊？如果你有生活能力，但你还要追求挣钱，这就是你的思想在里边加工了。这就看见了你的追求在钱财上、你的思想在钱财上。你又说了你熬着呢，熬什么呢？在追求挣钱和尽本分之间熬着呢，打架呢，是吧？（嗯。）这时候神是不是正要看你的态度呢？（嗯。）那你的态度是什么呢？世界的人追求的是地位、钱财、名誉，你不挣钱你不是个正经人，老婆要说，周围人要说，那边是要挣钱呢，这边是让你尽本分呢，这时候你的态度就出来了，借着这个你受熬，你的态度就出来了。观点呢？“我要挣钱，这儿是让我尽本分，我不尽本分神不满意，我不挣钱肉体不满意。”观点是在这儿和神掰手腕呢，打架呢，熬着呢，是吧？（嗯。）熬是不是在掰手腕呢？（嗯。）借着这个先了解一下什么是观点、态度、思想。

你要解决一个问题，就得从根源上解决，什么是根源？刚才说的是你能看到的态度、观点、存心，那思想你能不能看见啊？（看不见。）思想看不见，那就得抓思想上的问题。小嵩的观点、态度是什么？（小嵩：态度是就这样吧，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你说小嵩和沈默有什么区别？他们两个人的观点、态度的区别在哪？沈默说他一直熬着呢，他难受不难受啊？（难受。）是不是得解决这个问题呢？（嗯。）沈默和我说这个话题，让我给他解决这个问题的存心是什么？（肖红：让你给放个假，他好去挣个钱。）沈默，有没有存心？

（沈默：有。）说说。（沈默：意思就是你能开个后门吗？就等你说抽空可以挣个钱，就等这句话呢，可是你一直没有说这个话。）想让我给你放个假，是吧？（沈默：嗯。）你们说沈默知道不知道这个心思不对？（知道不对。）为什么说他知道不对呢？他要是认为对的话他自己早就去做了，还用不用和我商量呢？（不用。）他自己知道不对，所以他不能这么去做。不能去挣钱但还想挣那该怎么办呢？他要让我给他一句准确的话，“你说了，是你说的”，他要堵我的口。“我想挣钱，神同意不同意我挣钱啊，允许不允许啊？我问弟兄，弟兄要是说了能挣钱，别人问我的时候，神审判刑罚我的时候，我就能说‘弟兄说了’。弟兄如果不说我能去挣钱，那我倒要看看他弟兄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我的难处。”他里边也是争战了多长时间以后才说的，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是他要让神知道，“我现在缺钱，神你是不是得给我点恩典？我要是不说你知道不知道啊？你不知道！”有没有这想法？（沈默：没有。）刚才说了先有思想，思想决定了观点、态度。沈默的观点出来了吧？得去挣钱，这就是沈默的观点。他要去挣钱呢，你说他偷着去挣钱？（不能。）该怎么呢？“光明正大地和弟兄说，让弟兄通融通融。同时让人知道不是我要去挣钱，我是被逼无奈，是神给我的钱不够花，生活没出路，是你神把我逼到这一步的，不是我要这么走的。”他要让他挣钱这个事在情理之中，合情合理。他有了这些思想，有了这些观点、态度以后，他才能张开嘴和我说吧？（嗯。）他没有这个思想，他不认为合情合理的话，他张不开嘴，不可能和我说，这就是他的思想。借着这件事我主要是让你去认识思想和这个观点、态度、存心是怎么连贯起来的，是怎么转化的。咱说了沈默的思想了，那小嵩的思想呢？小嵩的思想、观点、态度是什么？小嵩流露出来的观点、态度是什么？小嵩现在的思想是：“我没思想，什么也不想，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他嘴上说他没思想的同时，他又说他和沈默一样，什么一样？小嵩是从沈默的那个思想走过来的，他也想去挣钱，可是他知道这个想法不对，不能说，说不出来，无奈，我只能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因着思想产生了观点，是吧？（嗯。）最后因着观点才出来的什么？（态度。）这是这件事情发展的路线图。

你要想认识人，是不是得先认识他的思想呢？那你就得逆向地去认识，根据他对这件事的态度来看他的观点是什么，从他这个观点再看他的思想是什么。小嵩的态度是什么？迷茫，就这样吧，走到哪算哪吧，这是一个态度。从这个态度来看小嵩的观点是什么，小嵩现在没有方向了，没有路了，不考虑了。小嵩的这个观点是怎么产生的？小嵩能说清楚吗？（小嵩：想得太麻烦了，想也想不通。觉得神的要求太高、太严格了。）你说说神的要求怎么太高、太严格了？（小嵩：就是让敬畏神远离恶，跟神保持正常的关系，不常常活在神面前就是不信派，我感觉自己守不住。然后还得每天想想自己流露了哪些败坏，省察省察自己流露了哪些存心、观点……）感觉“家庭作业”太多？（小嵩：干完活儿一回到家里就想看手机，想释放压力呢，一回去就想看手机、玩会儿，然后睡觉。再想这些就觉得哪有时间想这呢，太麻烦了。我还不能自由，我觉得看手机自由，就想释放释放、犒劳犒劳自己了。没事还得看神话，还得思念神的可爱，还得从周围的人事物中发现、认识神的主宰……哎呀，要想一大堆，真难、真麻烦。就是不想约束自己里边的东西，就是想释放压力呢。）所以你就走得迷茫了。（小嵩：想得太麻烦了，干脆不想了，就这吧！我有时候也感觉到看手机时间长了不好，但是连续看习惯了，看得就出不来了。）你是说看什么呢？（肖红：抖音、快手？）（小嵩：嗯，游戏，看着看着就陷在里边出不来了。有时候觉得不行，能背叛一下，坚持个三天五天，但是一临到什么事心情不好了，搅得烦得不行了，就开始报复性地去玩、去释放压力。然后再玩成习惯以后又进入循环了，周而复始、周而复始。有时候不玩手机根本坚持不下来，就是那么硬挺着呢，挺个十来天不玩。）（沈默：其实就是感觉信神没有盼头，一直干一直干，老是这，每天都是这，没完没了，一年到头还是这，这什么时候才算完呢？没有盼头，心里慢慢就失去信心了，就是这一种思想。）（小嵩：是是是，有这种想法。）

你们两个人在思想、观点、态度上有什么距离？有什么不同之处？（沈默：距离就是我是上有老下有小，小嵩现在是光棍一个。）你们听着沈默说的这个话是什么感觉？我感觉沈默似乎是看见了点不

同之处、看见了点距离，所以沈默就赶紧扯开话题跑呀。（沈默：怎么跑呢？）我不能跟小嵩比，我是上有老下有小！（沈默：这就是不同点，我的想法和他的想法的不同点就是在这儿呢。）这不是不同点，这是环境的不同，是吧？我是说你们的距离，你说的是不同的环境。你想去用不同的环境掩盖一下你和他之间的不同之处。（沈默：我就没发现我们的不同之处。）虽然你没发现，但你肯定和他不一样吧？（沈默：不一样。）不一样在哪？你可能隐隐约约感觉到一点，因为什么这么说？你在这儿是想去挣钱，想跑是不是想背叛？（是。）你是直接就跑了，走人了，是吧？（嗯。）那小嵩呢？（沈默：不跑。）这是不是一个区别？（嗯。）小嵩他没有跑，“我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你呢，你还当不当这个和尚了？（不当。）你不当和尚了，这就是一个区别。小嵩虽然在思想里争战、难受，“我认同你的观点，我也想出去，但是我不能去”，这叫受制约。“即使我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我还得在这儿，我跑不了，我也没有敢跑。”在小嵩这儿虽然没有到了上有老下有小这个地步，但是在他心里想：“我考研了但没去，我的后半生、我的前途命运呢？”小嵩他还没老婆呢，他还没孩子呢，他的要求是不是应该比你的要求要多、要强烈呢？（嗯。）按正常来说应该是他的路比你难走吧？为什么说他的路比你难走呢？因为他年轻，而你比他年老。年老的一个是人性比较稳定了，一个是经历比较多一些，年轻的是活思想，不稳定，而且花花世界他还没有享受过，就来这当和尚撞钟了，你说他能坐下来吗？他不应该坐下来。你只是看到了你的难处，但你没有看见他的难处。

刚才说一个是要跑呢，一个是当和尚撞钟呢。沈默你想跑的时候，你考虑的是什么？你考虑的是别人怎么说。你怎么认识你的这种情形表现呢？你时刻没有考虑过你来当和尚了但你还没有把你的钟撞了，是吧？小嵩虽然说他迷茫了，不想想了、不想考虑了，但他是因为什么不想考虑了？“还得看神话，还得让我敬畏神远离恶，还得每天认识自己，累死人了！”他觉得累，“干了一天活儿就累得不得了了，坐在床上释放释放吧，还得考虑考虑认识自己。哎呀，总想释放释放，我看看手机吧。”他是感觉到任务繁重，他是感觉到任务完成不

了，感觉到压力大，感觉到累，感觉到压抑，想报复、想缓解。这是不是完全不同呢？这个能看清吧？（嗯。）这是一个态度。现在你们看见他俩的观点了没有？小嵩的观点是：我再怎么样，不能跑了，我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我也只能是在这儿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别的无路可走。沈默的观点呢？（沈聪：要为背叛找个借口。）不能说是背叛，要是背叛那就不声不响地走了，“我想挣钱，你批准一下，你批准了我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去做我的事情了。可是也不敢说，因为和你说了也怕批准不了”，然后他就在那一直争战、争战，熬、熬、熬得难受，这是一个态度吧？（嗯。）观点、态度出来了，那这里边是怎么有这个观点、态度的？他们这个观点、态度不一样是怎么产生的呢？根据他的思想，是吧？再说说他们的思想是什么？是什么思想支配的？沈默的思想是什么？沈默刚才说不去挣钱等着尽本分就是实行真理了，尽本分也就是在信神，是这样认识的吧？（沈默：也不是。）那你说说什么是信神？信神是在干什么？（沈默：信神就是看看神话，看神揭示了自己的哪些败坏性情，这是一方面，干活又是一方面。感觉信神和外邦人不一样，感觉信神和世上人的追求方向、目标不一样，这就是信神。）咱先说你对信神的这条路认识不认识？信神是在干什么？什么是信神？说得清说不清？（沈默：就是为了追求不死。）这是大的一个目标，那你怎么就不死了？（沈默：一方面干活，一方面按神话说出来的实行，就这两方面。）小嵩，你说说。（小嵩：经历、体验、认识神的主宰，成为神喜悦的人，恢复一个正常人的样式，恢复受造之物原有的模样，达到神的标准，这就是信神。）这是字句吧？用实际的语言能不能说清楚？（小嵩：在尽本分当中找自己的败坏性情，找与神不相合的地方，然后经历、背叛、解决，达到神的要求，这是信神。）那怎么就达到神的要求了？神的要求是什么？（小嵩：活出个人样，有正常人性。）活出个人样、有正常人性，这个过程叫什么呢？叫恢复人的正常人性，是吧？（嗯。）这个大的方向你是知道的，神是要恢复人原有的良心理智，那你怎么能走得迷茫了？（小嵩：里边有一种刚硬的性情，有一种厌烦真理的性情，有时候发现自己那些败坏性情了，就想“改变太难了，我就这样呀，我不想改”。）你发现什么败坏性情改变太难了？（小嵩：虚荣脸面，就像昨天找东西呢，本来就是我把东西不小心放在电动车车筐里了，晓嘉说给我了，我一直就说我没拿，没给我、没给我，为着自己

的虚荣脸面说话，最后找了半天在电动车车筐里找到了，这下显明了，一下感觉丢了脸了，没脸了，脸面就是我的命。也知道人为脸面地位活这是神厌憎的，但是里边又想："哎呀，太难了，脸面就是我的命，我咋改？"一方面没有信心去改，另一方面也不想改。还得在神话里找这些方方面面的真理，我没走过这个路。虽然知道有羞耻感、恨恶感，最后就能背叛，但是不知道怎么就产生羞耻感、恨恶感，然后对背叛败坏性情的路途也不太清楚，以前也没有成功地背叛过、实行过一回两回，就想着就这样吧。知道这个不对那个不对，知道今天流露这个、流露那个了，每天有流露也有显明，但就是刚硬性情不愿意变。神在《什么是追求真理（一）》里边就说，败坏性情里边最先要解决的就是刚硬，解决了刚硬以后其他的都好变。但我里边就有报复的态度，我今天就不变，我今天心情不好我就想发泄发泄。）

人都想追求剩存下来，但怎么才能剩存下来？每个人信神以前，都有各自的想象、观点，人就凭着自己的想象、观点来走这条路。所以当有人给你传福音的时候告诉你，神来拯救人了，信神、跟随神在灾难中能够避难，能混个不死的结局，或者能得永生。人一听信神对人有这么大的好处、益处以后，人为了得恩典、为了得享受就不由自主地走上了这条路。走上了以后，神逐步地发表真理，让你认识到怎么才能存活下来，怎么才是蒙拯救。咱现在知道不知道什么是蒙拯救呢？大概的方向有了，是吧？什么是蒙拯救呢？恢复人原有的良心理智，恢复人原有的正常人性生活，也就是恢复一个受造之物原有的模样，当你成为一个真正的受造之物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配存活下来，配接受神对你的赐福。如果你不能成为一个受造之物，你就不配接受神的赐福，如果你不能成为受造之物，你的活出就是羞辱神的，是不能见证神的。你不能见证神，你的活出就是羞辱神的，你就是与神为敌的，那神怎么可能允许一个仇敌在神的家？什么是神的仇敌呢？神是一切正面事物的象征，他的仇敌就是一切反面事物，神不允许反面事物存在。你喜欢不喜欢反面事物？就正常来说，每个人都不喜欢反面事物，对吧？（嗯。）都喜欢正面事物。人还喜欢正面事物呢，神怎么能允许反面事物存在呢？这是从情理上来说。从神的性情

来看就更不用说了，神不允许污秽存在，神的“喜”是什么？神说：“神的‘喜’是因为有正义的存在与诞生，是因着有光明的存在与诞生，是因为黑暗与邪恶的毁灭；他的‘喜’是因着他为人类带来了光明，是因为他给人类带来了美好的生活；他的‘喜’是正义的，是一切正面事物存在的象征，更是吉祥的象征。”（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了解神的性情很重要》）也就是说，只要是正面事物神就让它存在，根据这一性情来看，那就是说只要你做的是正义的事，只要你是真正的一个人，神就让你存在，那你就能存活下来。当初神造人的时候就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的，神的目的是人能听神的话，荣耀神、彰显神，神现在所作的和原来神造人的目的是不是一呢？所以说这就叫还原、恢复。现在咱怎么成了这样的呢？是因为被撒但败坏以后成了这样的，所以说叫恢复。怎么恢复呢？恢复什么呢？（良心理智。）良心理智这是整体的一个话题，这里边涉及的内容太多了。现在神交通的具体的细节是什么？良心理智体现出来的，也就是作为一个受造之物该有的活出。作为一个真正的人该有的活出是什么？就是你得有真理。有真理也就是神对一个受造之物的要求。这个要求是什么？（做人做事、看人看事根据神话。）你得知道，你还得活出来。神说得很清楚，做人做事、看人看事都根据神话。神发表真理就是对人的一个要求，你得按神话去做，按神话去活，你这样活出来了，你就活出一个受造之物的形象来了，那你这个人就配活下来了，就能剩存下来了，这是一个大的方向吧？（嗯。）你知道大的方向了，那你就知道这条路了，这就是恢复人原有的良心理智。

今天借着这个例子，来看你俩做人做事的根据是什么、看人看事的根据是什么，是不是要恢复这个呢？恢复人原有的良心和理智。你说像沈默有这种想法的人多不多？多。咱今天探讨的是什么？探讨的是这种思想，是吧？（嗯。）沈默怎么有这个思想的？（他上有老下有小，要顾家呢。在传统文化的熏陶感染下，在这种环境下生活，这样的思想不由自主就有了。）世界上追求的就是钱财、地位、名誉。人被撒但败坏以后成了什么人了？自私、卑鄙、无耻，是吧？（嗯。）什么叫自私呢？（时时处处想的是自己。）时时事事想的是

自己，这是自私。卑鄙呢？怎么叫卑鄙呢？在世上一个卑鄙的人好做什么呀？世上有一句话说“挖了眼睛不管瞎不瞎”，说的就是干什么不管不顾，卑鄙、自私。就像现在有人心脏坏了，他就想尽一切办法要弄到人家别人的心脏，如果医院快死之人的心脏和他匹配上了，他就换上快死之人的心脏。如果他的心脏已经不行了，那边找到了一个和他匹配的心脏，但是这个人是正常的人，不是处于一种临死的状态，这个时候怎么办？要是需要换心脏的那个人特别有地位、有权势会怎么办？会不会把那个正常人的心脏想方设法地弄过来？他还顾那个正常人的死活吗？（不管。）他会想尽一切办法把那个正常人的心脏拿过来。所以当世上有权有势的人病危的时候，他想存活下来，还管不管别人的死活啊？（不管。）他就找人把那个正常人弄成半死不活，然后捐献心脏，这样他自己就能存活下来，这是咱人现在看到的已经发生的事情。世上还有句话说“人心不足蛇吞象”，这个故事听过吧？一个穷书生救了一条蛇，还把蛇带回家养好了蛇的伤。一天，皇上得病了，怎么也治不好，听说得吃蛇眼睛才能好，这个人为了讨好皇上，他就去找蛇了，说他遇到难处了，蛇为了报恩，就把自己的眼睛给他了，他把蛇眼睛献给皇上，皇上吃了以后病好了，对他肯定是奖赏吧？（嗯。）给他加官进爵。后来皇上又得病了，有人说这一次得吃一点蛇心呢，他就又找蛇去了，蛇说蛇心它拿不出来，让他自己去蛇肚子里拿，他去割蛇心的时候想着“荣华富贵皆过眼云烟，何不多割些蛇心，以备日后自用，永保长生！”等真正割的时候，这个人想割下全部的蛇心，蛇疼痛难忍，用力把嘴一闭就把他给吞吃了。这就是“人心不足蛇吞象”的由来，说的就是人贪婪，最后自己就把自己给害了。咱遇到的这样的人是不是多呢？自私、卑鄙、无耻。怎么无耻呢？他顾不顾这个羞耻呢？就是神交通说，人如果没有一个惧怕的心和羞耻的心，那这个人就不能蒙拯救。怎么就是有惧怕的心和羞耻的心呢？惧怕，就好比说小嵩，在迷失了，没有方向的时候，敢不敢走？（不敢走。）“我就是出力流汗我也不敢走”，是因着什么不敢走啊？（惧怕。）这个惧怕保守了他。还有一个羞耻，羞耻就是你知道什么是反面事物，怕做了反面事人家要指责，所以不敢说、不敢做，借着这个制约了你。人没有经历揭露解剖的时候，你感觉不到羞耻，感觉不到丑陋，但揭露解剖了以后，是不是把你的丑相揭露出来了？（嗯。）人家别人都看见了，如果说你有点羞耻感的话，你还做不做这个事

了？（不做了。）你不做这个事了，这是不是就远离恶了？（嗯。）这是不是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了？（嗯。）就好像小嵩说的，“哎呀，还得远离恶呢，还得放下手中的强暴呢”，每天因为这个把小嵩给累垮了、累着了。你说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累不累呢？你说小嵩他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了没有？（没有。）没有？神说认识自己的时候你得回过头来看看，不要让实行真理把你压得喘不过气来，往往你实行真理了，已经得着一些真理了，但你总是用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最后认识自己认识得消极了。从我这儿看小嵩已经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了，只是自己没知觉，不认识。为什么这么说呢？小嵩，今天摆设这个环境，沈默和你的区别这就是两个台阶，你这个就是放下了手中的强暴远离了恶道。怎么放下手中的强暴了呢？沈默还想去外边挣钱呢，小嵩不想？小嵩年纪轻轻的，还没有媳妇，“我出去不比沈默好挣钱？沈默挣钱不能跑远，还得看家，我自己一个人广东、上海哪里不能去？背个包，拿上文凭，戴个眼镜就走了，你说是你沈默好任职还是我好任职？谁挣的工资高？”小嵩的条件在这儿放着呢。神说过，如果你的身份高或者有钱，你能放下这个来敬拜神这需要经过一番大的争战。小嵩有这个条件，有这个资本，外边还有那么大的诱惑在引诱着小嵩，小嵩还要娶妻生子，成家立业，这些东西在小嵩身上都产生了一种争战，争战过后“算了吧，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吧”，这个是不是一个进步啊？（是。）这是怎么得来的啊？这是不是放下手中的强暴了啊？这是不是远离恶道了？小嵩没有去追求世界，如果小嵩去追求世界的话，那是不是进入恶道里边了？就是进入绞肉机里边了。沈默今天手里是不是拿着强暴呢？（嗯。）沈默怎么拿着强暴？（肖红：想挣钱。）沈默，你想去挣钱，你还冠冕堂皇地把它放在桌面上，你还不是悄悄地偷着去挣钱，你为了挣钱还来我这儿写一个“申请”，而且我还专门问了你家里边缺不缺钱，你说不至于生活不了，意思是就不至于到缺钱的那种程度，但你还想放下本分去挣钱，你有这个意念、有这个思想，这就是一个恶道、强暴。在小嵩这儿，虽然把这个强暴、恶道放下了，但不能认识自己认识得消极了。今天借着沈默和小嵩作了一个对比，让你看见了两个处在不同台阶的人会有哪些思想、观点、态度。

解剖人错谬的思想观点（二）

刚才交通的时候，听小嵩说的话，他最起码知道神是来恢复人的良心理智的，他虽然不会走这个路，虽然处在迷茫中，但大概的方向他知道，这是一个转变的过程。沈默走这条路了没有？没走。沈默的观点是“我得去挣钱”，想挣钱但不敢去。小嵩的观点是“我是受造之物，虽然我的压力太大，但不管怎么样，就是累死我也不能跑，我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刚才咱说了，神来拯救人是干什么？恢复人的良心理智。神说人现在像死人一样，和死人一样是指什么呢？没反应、没理智，所以神要恢复人的良心理智。刚才说了他俩的观点，现在再从他们的这个观点来找他的思想。小嵩是站在哪一边看事呢？“我是个受造之物，不能跑。”沈默呢？沈默是在这儿争战，因着什么争战呢？一方面是一去哪儿老婆要问“去哪儿呀？”沈默能说什么？沈默说“我给我爸去干活儿”，或者说“我去聚会呀”，但是他不敢说尽本分去，为啥？因为即使来尽本分了，沈默也在这儿熬着呢。不管小嵩也好，沈默也好，在这里边你看到了什么？我看到的两个人是没良心、没理智！既没良心又没理智！根据什么看的呢？就是根据他这个思想看见的。怎么看见他的思想的？就是根据他的观点，看他是站在哪一边说话的，站在哪一边考虑的，是不是站在神一边看事呢？只要不是站在神一边看事，这个人就没理智，对吧？（嗯。）

为什么说不站在神一边看事就是没理智？为什么？（沈皓：因为人是受造之物。）因为你是受造之物，你应该知道你是从哪来的。神说：“你们连自己从哪儿来的都不知道，怎么能认识造物的主呢？”（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实行　六》）想起这句话了吧？（嗯。）沈默，你从哪来的？（沈默：从神来的。）你看，你从哪来

的你不知道吧！小嵩，你是从哪来的？（小嵩：神造的。）拿什么造的？（小嵩：尘土。）那你是从哪而来？（小嵩：尘土。）是从尘土而来，能不能说是从神来的？彼得那时候说："我尘土不如，我什么也不能做，我只有将一颗忠心献给神。"（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彼得认识"耶稣"的过程》）你中国人算什么？（小嵩：摩押的后代。）那算什么土？（粪土。）你从哪而来？（粪土。）从粪土而来，你得先找见你是从哪来的，你是从粪土而来，仅仅是神用粪土把你造成了人，你才有了个人样。是神造了你，一切是神给你的，一切是因着神的缘故。你今天能成为一个人，成为有思想的人，即便是撒但的言论也说人是动物中的"高级动物"，这一切是因着神，你得有这个理智吧？既然有了这个理智，那就得有良心，既然是神把你从粪土提拔出来的，从灰尘中提拔出来的，让你成为了一个人，那你该不该为神效力？该不该为神做点什么？咱以前交通过狗的理智，是吧？神要恢复人的良心理智，从这件事情里边看到咱没良心、没理智了没有？（小嵩：只是理论上知道，但是没有感觉。）道理上知道但是你没什么感觉，证明你没良心！你是个没良心的东西。为什么说你是没良心的东西？你知道，你不跟随、不敬拜，这是不是没良心？（嗯。）你知道你是个受造之物，神是造物的主，你该不该有这个理智？就不用说神是用尘土造了你，就是拿上灰尘造了你，你该不该背叛神，弃神而去呢？你是个受造之物就该有点良心理智。

小嵩，你的思想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是吧？（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活出来的是个什么形象？这是个木偶、机器人。神要不要木偶、机器人？（不要。）神要什么？（活物。）神要的是活人，活灵活现的一个人，神造的是活灵活现的一个人，可你做出来的是什么？是一个木偶、是一个机器人。机器人还用神造吗？（不用。）人造的那个机器人它没有思想、没有灵，人给它输入什么程序它就是什么，机械式的。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那你的这个活出属不属于机械式的？如果神要的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木偶、机器人，那神何必造你呢？造个机器人就能每天起来撞钟，是吧？（嗯。）机器人就可以周而复始地撞钟，那就不用造你了，造个机器人就行了。没有良心

理智也就是说你不知道你是从哪来的，你是受造之物，你就应该为神献上，你就应该被神使用，哪怕被神利用也好，都是应该的，你就该为神做点什么，这就是作为人该有的理智、该有的良心。神仅仅是造了你吗？（不是。）还有什么？（小嵩：还供应着生命。）还供应着你的生命。供应着你的生命，涉及几个方面啊？一个是人肉体的生活所需，神用自己的生命力托着人活着，今天神又供应你生命，这个生命是什么？是拯救，是赐给你真理让你剩存下来，这是天大的洪福。可咱呢？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就是没良心、没理智，不知道感恩。

沈默，你认识到什么了？（沈默：我也没良心理智。）你怎么没良心理智？（沈默：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给的，还不为神做事。）我刚开始信神的时候，神开启我的第二句话就是良心理智，在我真正地认识到什么是信神的时候，我想给我姐、给我哥、给我妹传一下福音。一开始是给他们大概说了两句，但是阐明不了，当我又明白一些东西了，我就想再回去和他们交通交通。我那时候还上着班，只能是在出差的路上路过家了抽点时间给他们再交通交通。一天我提前给我妹打电话，“我明天几点就回来了，咱们在家坐坐。”当时我就没和我哥说，因为人家忙也不太愿意回来听，而我妹呢比较诡诈，不愿意得罪人，不愿意直接说拒绝的话，但也不是直接地跟随，我对她还抱有希望，不想失去这个机会，就想把我明白的再和我妹说说。我给她打了电话还不到半个小时，在我开着车去出差的路上，人家我哥就给我打来电话了，训斥了我一顿，我想：我给我妹打的电话，怎么我哥打来电话了？我想了想，想明白了，我给人家打完电话以后，我妹不想来，可又不想驳我的面子，心里矛盾，怎么办呀？给老大打个电话，给老二打个电话，让他们说说我吧，所以老大就给我打电话，“你一天不干正经事，不知道忙活的是些啥！你赶紧好好上你的班吧，好不容易有个好工作，三天两头不正经干，把工作丢了，我看你吃啥喝啥呀，怎么活呀！人家都有事呢，你在那瞎叫唤啥呢？”电话里把我教训了一顿。从这儿我看到了人的一个诡诈，我心里想：“我妹怎么是这人呢？我就是和你说个话，我要你的钱了？我那么远跑上百公里跑回

来，抽点时间晚上我和你坐两三个小时你都不行，我在你家门上你都抽不出来时间？你还要动用老大？还得拿老大当挡箭牌？让老大教训我一顿？犯得上你和老大说了又和老二说？”最后三个人都去“围攻”我了，这个围攻是带引号的，是说他们给我打电话，把态度表明了一下。当他们和我表明态度的时候，我心里是什么滋味？什么心情？一阵酸、凉，鼻子一抽泪就出来了。小嵩、沈皓，什么滋味？我会怎么寻思？我会有什么样的思想？（小嵩：这些人没良心。）这些人真没良心啊！没良心还更没理智，你说我来这儿干什么了？我是来给你传福音的，就算你不明白，不知道我想让你剩存下来，但最起码你知道这是福音吧？最起码知道信神是得恩典吧？是为了你好吧？我来给你传这么大的福音，你是什么态度呢？今天我不是来给你帮忙了，我不是说人家哪哪搞活动呢，能给你便宜买辆汽车、买套房子，而是来给你传能让你剩存下来的福音！你说如果我告诉他，我能给你便宜买辆汽车、买套房子，他们高兴不高兴？（高兴。）他们高兴、喜乐、拍手称快，可是我告诉他，我来是让他进国度呢，是救他的生命呢，他却棍棒相加，把我赶出门外，“你有事的话回来，没有正经事其他事别回来！”恶毒不恶毒？没理智！我要是给他个钱财、地位他乐意要，这些腐朽的东西、不值钱的东西他愿意得。我要是让他走正道，恢复他的良心理智，给他个生命，让他能蒙拯救，他却不愿意听。就不用说其他话题了，就是给他个福音让他剩存下来，他都不搭理，拒之门外。明明告他这不是邻居的一句话，这不是哪个当官的说的话，是谁的话？（造物主的话。）造物主的话呀！你是谁？你是个受造之物，你怎么这么张狂呢？你怎么就敢把神驱赶在门外呢？你怎么就敢不搭理呢？神说：“迷茫的人世间，造就了一个又一个你——坚韧不拔、宁死不屈地填充着这个世界的不同角色，造就了一个又一个根本就不害怕死亡的‘勇士’，更造就了一批又一批麻木了的、不知道受造为何的病瘫之人。”（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全能者的叹息》）人是“勇士”啊，什么都敢干啊，这一瞬间就让我感觉到，神惩罚他是应该的、是必然的。

神造了你，你在地上活了六千年，你没有任何长进。虽然说你知道的不多，信的程度不深，但最起码你知道他是造物的主，你是受造之物。造物主差人来给你传话了，告诉你以后的生存法则，要给你一个好的归宿，然后你听都不听、搭理都不搭理，你是棍棒相加，你是把他关在门外不接受！怎么是这人呢？一瞬间我的心凉了，这时神话在里边穿针引线，借着这一件事让我明白了神说的人没良心理智，这就是个没良心理智。一个儿女不孝顺父母，人就说这个人没良心，是吧？父母给你什么了？父母仅仅是生育了你，供应你一切生存的不依然是神吗？给你安排命运的不是神吗？你不孝顺父母你都是没良心的东西，你对父母不尊重你都是没理智，而今天造物主来了，神来在地上拯救你这个败坏的人类、该死的人类，但是人类这样对待神，你说你的理智在哪？神非得让你活下来吗？神求告你了吗？神要毁灭你不是分秒之间的事吗？你有多大能耐呢？就不用说别的，就地震、瘟疫、饥荒你能胜过哪个？你敢在地上这样张狂！神把你放在地上，然后你在地上就这么张狂地对待神，让神没有枕头之地，所以说这人该死，太没良心了！太没理智了！从那以后我对神话有了一个认识，就是借着那时候的圣灵感动，我明白了什么是没良心理智。自从我明白了良心理智以后，唤醒了我的心、唤醒了我的灵，这个时候我的心灵就醒了，我就更加清楚我是个受造之物，我就应该来敬拜造物的主，我就应该为神做一切，我就应该为神付出，天经地义。因为我本就是神造的，我本就是尘土，还有什么条件可讲呢？这是咱该有的良心理智。

因为咱今天没良心理智了，所以看待问题就都是歪脖子看表，看这一切事情都是邪恶的。为什么说没良心理智看问题就是邪恶的呢？咱举个例子，一个农民家庭里有两个孩子，一个孩子有良心理智，一个孩子没良心理智，有良心的孩子看着他的父母，他感觉到的是什么呀？“我父母不容易，我该为他们做点什么。现在我得好好念书，我得对得起他们的心血代价，还有就是我不能给他们招惹是非。他们年轻的时候，因着带我们俩，供我们念书，负荷太重，他们就没有好吃好喝过，等我长大了以后挣了钱我给他们盖个房子，让他们享受享受，

让他们安享晚年。”这是一个有良心的孩子。有良心理智的孩子他能感知到父母的恩，他能感知到父母带他不容易，所以不管他是穷还是富，他会不会嫌弃父母？（不会。）他不会嫌弃父母，他还要孝敬父母。他孝敬父母考虑不考虑他的身份、利益呀？（不考虑。）不考虑他的身份、利益，只要他有吃的他就不让父母饿着，不让父母心里有一点难受，有什么事他都担当，这就能看见这是个有良心的孩子，是吧？（嗯。）那没良心的孩子呢？（不管父母。）那个没良心的孩子他怎么说？经常有孩子嫌他父母给他买不起房子、买不起车、娶不起媳妇而责怪父母说：“你养活不了我你就不要生我，生下来养活不了我生我干嘛？你生下我了，却给我买不起房子、买不起车，媳妇也给我娶不起……”他一说就是嫌他父母无能，是吧？（嗯。）如果他打游戏手里没钱花，他会把父母当成什么？债主，没钱就和他们要钱，不给钱就能拿起棍子指着他爸的头说：“给钱不给钱？”现在的大学生因着父母不给打游戏的钱，拿着刀子把父母捅了的大有人在。这就是同样的环境，同样的一个家庭，不同的两个人一个人有良心理智，一个人没良心理智，就出来截然不同的两个观点、态度，一个就是索求，一个就是付出。没良心理智的孩子索求的时候没理智到什么程度了？抢、夺、不讲理、不择手段、唯利是图，为了自己的一点利益什么都能干，这就是没良心理智。咱得会分辨这两个人的思想，有良心理智的孩子怎么想呢？“父母把我养活大不容易”，那个没良心理智的孩子呢？是责怪、是质问、是埋怨。比没良心理智的孩子好一点的孩子只不过是不和父母一味地要罢了，但他是娶了老婆就不要娘。就是神交通的，在他小时候说“我大了要好好孝顺父母”，等自己挣了第一桶金了，“我得给我自己买身衣服”；挣了第二桶金的时候，“我得给自己买个车”；挣了第三桶金的时候，“我得成家……”什么时候该孝顺父母呢？没有那个时候，自私卑鄙，这也是没有良心的表现，是吧？（嗯。）

刚才说了小嵩，沈默，你有良心没有？（沈默：没有。）挖挖，信神得认识自己，真实地认识自己，认识自己得恨恶自己，才会背叛自己。如果你不认识自己那就什么都不用说了，但如果你仅仅是认识

自己不恨恶自己，那也实行不了真理。恨恶自己得对自己有真实的认识才会恨恶，你自己认识一下，我看看你的认识有多深。（沈默：神给了我生命，给了我这么多，自己不为神的作工考虑，还老是为自己考虑。这一方面也挺痛苦的，因为实行不出真理所以痛苦呢。）这个痛苦怎么产生的？咱刚才举例子里的那两个孩子哪个痛苦？（沈皓：第二个没良心的痛苦。）他为什么痛苦呢？因为人的自私卑鄙，所以导致人有一种痛苦。因着他的自私卑鄙，他老要算账，老要从神那边得、得、得，当得不到的时候就痛苦。就像打游戏的孩子，他有知觉吗？父母给他好吃好喝，不管父母把再好吃的、再好穿的供应给他，他知道父母供应他了吗？（不知道。）他不知道，因为他没良心、没理智，他就没知觉。但是当他一时玩不上游戏的时候，一时没钱花的时候，一时和你要钱你给不了他钱的时候，他痛苦不痛苦？就因为你满足不了他，他就痛苦、就难受。那第一个孩子呢？他为什么不痛苦呢？（沈皓：他觉得那是应该的。）什么应该的？（沈皓：孝顺父母、还报神的爱。）父母没给他娶媳妇，没供应他肉体的享受，但因着他有良心，他感觉到父母太不容易了，他感觉到一种亏欠，他觉得孝顺父母是种责任，他有没有痛苦？（没有。）他没有痛苦，第二个孩子每天把娶不了媳妇、买不上车……所有责任全推卸到他父亲身上，他痛苦不痛苦？（痛苦。）每天无名火就来了，“凭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给我这样的家庭？为什么给我这样的父母？为什么他不给我弄下钱、车、房？”他活在痛苦之中难熬，这痛苦、难熬是怎么得来的？是不是人的奢侈欲望、野心？（嗯。）是因着人的没良心、没理智所导致的。刚才说沈默在挣钱这一方面痛苦呢，现在认识到这痛苦是从哪来的了吗？（沈默：就是自私这方面，没良心、没理智。）这就是思想里边的原因，因为你自己一直站在自己的肉体利益方面，一直是想从神那边得、得、得，所以得不到的时候就难受、就痛苦。你得不到的时候不由自主就要要，要的时候又不给你，这就成了痛苦、埋怨。所以当你再要的时候，还不给你的时候，你就跑，不干了，“幸福美满的生活靠着我自己的双手来创造”！信神让你来尽本分你应该考虑什么呀？考虑神家利益，考虑你实行了多少真理，解决了多少败坏性情。这些你都没考虑，你考虑的只是你的肉体，这就是没理智、没良心。今天就是恢复人原有的良心理智，这就是要把你原有的思想打掉，让咱知道作为一个受造之物该为神做点什么，当你有这样想法的

时候，当你这样认识的时候，等你再去尽本分的时候，还这样地熬吗？（沈默：认识到就没有了。）那你思想里边考虑的是什么？你就没有时间去考虑怎么去挣钱，考虑你老婆说什么，而是考虑神家工作作完了没有，神的心意满足了没有，神给你的托付完成了没有。马上饥荒、瘟疫来了，人家外国人快拥入呀，人家拥入的时候咱该预备的预备好了没有？“我拿什么向神交差呢？神要检验工程呢，我怎么和神说呢？神作工已经二十年了、三十年了，到作工结束的时候是要果实累累、粮食满仓呢，咱现在达到这个了没有呢？”当你有这些质问的时候，你是不是就有动力了？（嗯。）有了动力了你就不痛苦了，你感觉到的是亏欠、内疚，你能够去用尽浑身力量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你还有心情考虑这些肉体呢？如果你一心在这个上面的话，不仅你自己不去考虑了，而且你会看见那些考虑肉体利益的人是什么？是不是浑人？是不是只知道和神要呢？还不如保罗呢！保罗是跑断腿、累断腰，他是在与神搞交易，可你今天是不是在搞交易呢？算不算在搞交易？（算。）算吗？还够不上搞交易呢。什么叫搞交易呢？搞交易叫平等交易、平等交换。保罗说：“我要冠冕是因为我跑了半个欧洲了，这冠冕就应该给我，我的资格大大，我活着就是基督。”可咱今天呢？哪个人信神不想存活下来？（想。）想吧？（沈默：嗯。）你想存活下来的同时你还想去挣钱，还想：“我一边尽本分一边挣钱，或者我能不能放下本分去挣钱”，还有想跑的意思。（沈默：也不是说放下本分去挣钱。）（肖红：这边一只脚，那边一只脚。）（沈默：嗯。）保罗尽本分是不是全心全意呢？（嗯。）他先做出这个事来，所以他才有这样的观点，这就叫交易。

沈默，在神家，咱付出了多大代价？这算不算公平交易？（沈默：没想过搞交易，就是神最后怎么定结局都行，无所谓，这就是我的想法。）你这又暴露了个问题呀，你暴露了什么问题？你有一个什么想法，你有个太刚硬的想法，我和你交通的是神今天是要恢复人原有的良心理智，活出个受造之物的形象来，你就能存活下来，你刚才说了个什么，“神你愿意怎么定怎么定，反正我就是这么一回事，你神是公义的，你看着办吧！”是吧？（沈默：嗯。）神来拯救人了，你没

有去迎合神的拯救，你也没有去看神拯救人的要求标准是什么，你不考虑这些，最后你说“神你看着办吧”，还用不用神看呢？就好比学校里边招生呢，招生的要求学生身高多少、体重多少、分数达到多少，人家这个标准是不是告诉你了？（嗯。）给你了，可是你沈默怎么说？“人家要五百分，我就是这三百分，人家说还要交三千块钱的学费，我就拿一千块钱的学费，我放在桌子上了，你看着办吧，要不要是你学校的事！”咱有理智没有？为什么说没理智呢？神的国度是神在建造呢，有什么要求是不是神的要求呢？神对人提出要求，那只能是你去满足神的要求，你去迎合人家的标准你才能进去，而不是根据你的条件，拿过来往那一放，“你看吧、你看吧”。就像刚才说的你进学校呢，你按着不符合学校标准的来，学校要你吗？（不要。）学校不要你，那你会不会说学校，“那你看着办吧！”会不会说这句话？只有谁会说这句话呢？你能不能想到谁会说这句话呢？有后门的人、有权势的人才会说这句话。校长在这儿呢，市委书记家孩子来了，“我就是这成绩，我就是这条件”，放在桌子上，“你看着办吧啊！”你说校长该怎么办？“我要是把你放进来，我的乌纱帽就得掉；我要是不把你放进来，我的乌纱帽也得掉，反正乌纱帽是待不住。”这时候这个校长是受到什么了？（威胁。）要挟、威胁。“我就这条件，你看着办吧！”为什么说人败坏、刚硬呢？就是这句话性质厉害呢！这就是对神的要挟！因为你是知道神的要求的，你是知道神是来拯救人的，神的话一出，定意了的事是要成就的。你说：“我尽本分，如果神你不承认的话，那神你说话不算话，你没有拯救了我。”神说神定意要把人作成，“你说了啊，定意要把我作成，我就这条件，给你了，你要是不把我作成，你说话不算数！你说你话一出事就成，你不是要把我作成？作成在哪？”就开始控告了。你没有说“神家的标准是什么，我应该往这个方向去够、去变，我去迎合，达到这个标准而进国度。就像我要进这个学校一样，学校提出要求以后，人家要钱，钱不够我去借钱，人家要多少分数，我的分数不够我去复习，让这分数够了，迎合达到这个标准，然后我进了学校。”进一个学校咱还知道怎么进去，但是在进国度的时候咱就不知道了。为什么不知道？这就是因为人没良心、没理智。不仅是没良心、没理智，还刚硬、不讲理，不讲理换句话说就是撒泼打滚。你说沈默在这儿是不是撒泼打滚？（嗯。）看见了没有？你就没有计划去变、去实行。你说“我就不知道神有这个要求，不

行，我得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神喜欢什么我做什么，神恨恶什么我不这么做，我得按神的要求这么去做。按神的要求做到了，神自然就让我剩存下来了。”这是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嗯。）沈默，我的话你能听懂吗？（沈默：嗯。）

刚才沈默说以后神想怎么定他的结局就怎么定，他无所谓，沈默，你还记得神交通过一句话吗？神说：“每个人的结局都是按其所行出来的实质而定的，而且定得都合适。”（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与人将一同进入安息之中》）神已经把神的标准和国度里边是不允许污秽存在都告诉你了，如果说你想有好的结局，那你就得背叛，就不能再有污秽，就得洁净自己。（沈默：我就是一直害怕临到惩罚，所以才尽本分。）这是你原来的走法，是吧？（沈默：嗯。）现在我想要的是你听了交通以后明白了多少？有没有路途？该怎么走？咱今天交通的大的方向就是恢复人原有的良心理智，是吧？（嗯。）恢复了你原有的良心理智了，你就是个合格的受造之物了，这样你就可以剩存下来。刚才经过你的表达，说出来的话这就是没有良心理智的表现。神是要让你恢复，神不是根据现在这个就定你的结局了，是让你恢复良心理智。“我这就是没良心、没理智啊，我得恢复良心理智。怎么就是有良心了呢？我不能自私卑鄙，不能只为自己考虑，我作为一个受造之物，神造了我，可我每天考虑的是我是否吃好了、是否穿好了、是否把家庭老小照顾好了，我这哪是个受造之物，我从哪来的？我的命是神给的，不是我父母给的，我是靠着神的看顾、供应长大的，不是我靠着父母长大的，这是神的主宰，神的安排。神不仅造了我，神还把我安排到了这儿，我身上有我的使命、有我的责任。我的使命、责任是什么呢？神要求什么？神是让我活出个人样来。原来我活出来的都是彰显撒但的，都是羞辱神的，都是与神对着干的，我不能这样干了，我得活一个真正的人。既然是神造了我，那我就得为神活一回，我得考虑神家利益，我得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老婆是谁呢？老婆是我的伴侣，是神看我在地上孤单，给了我这个伴侣，我不能一心就是忠于伴侣而忘了神。”当你这样思考的时候，当你有这样的思维、这样的思想的时候，你再尽本分的时候，你的观点还打架不打

架了？这边是尽本分呢，这边是挣钱呢，还打架不打架？你现在是能生存得了还想挣钱，这和为了生存被迫挣钱是两码事。（嗯。）当你有这样的理智去走的时候，神怎么说？“哎呀，这个人良心得以苏醒了，还知道得还报神爱，还知道自己是从哪来的。”这就有了点人的味道了，是吧？（嗯。）当你奔着这个方向去做，站在神一边看事，做一个有良心、有理智的人，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的时候，神说什么呀？“这个人良心理智恢复了，可以剩存下来了”。这是说因着不同的思想产生了不同的观点，产生了不同的态度，产生了不同的做法。这个不同很显然能让你看见，哪一种是种败坏性情。以前说人有败坏性情，你是迷糊的，“好好的人怎么就败坏了？”借着这个就能让你真实地看到这就是个败坏，然后你认识到这是个败坏的同时，你还知道该怎么走这条路，这就能蒙拯救了。当你沿着这条路走的时候，这是不是就是恢复人原有的良心理智、恢复人归宿的一个路途？是吧？（嗯。）

小嵩刚开始说又得思念神，又得看神话，感觉累得不行，是吧？麻烦。其实麻烦不麻烦？思念神怎么思念神呢？思念神的可爱是看神的奇妙作为，可你为什么感觉累呢？你把这一条当作了缠累、规条的一种做法，你就感觉到累。它不是你想象的让你特意地去做什么，你大脑思考一个问题累不累？不累吧？如果你把这种东西当作一种任务去完成、当成一个考题你去解答，那就累。就像思念神，你用不用把它当成一个任务啊？什么样的人才把它当成一种任务呢？他心里边没神才把它当成一种任务。有良心的孩子他用不用考虑“呀，人家说人得有个良心，我得怎么孝顺父母呢？我得赶紧看看怎么孝顺父母。”真正有良心孝顺父母的人，他不用去考虑怎么孝顺他父母，自然流露就出来了。如果他特意地去想“我得怎么去孝顺父母，我得做一个有良心的人”，特意这么想就证明这个人肯定没良心。他没良心他就得特意地这么去做，这就让你看见你为什么思念不起神来了。你为什么不思念神？因为你心里边就没神，所以你思念不起来。（小嵩：怎么才能心里有神？）信神不爱神枉活一世，信神就得爱神，那你怎么爱神呢？首先你得先认识神的可爱，你发现了神的可爱你才能爱神，怎么看见

神的可爱呢？经历、体验。让你经历、体验这又成任务了。（小嵩：嗯。）你怎么经历、体验呢？（小嵩：我经历、体验就是干完活儿回来想一想，就是强制性地当成个任务想一想。）你把它当成了任务，当作了规条，你就感觉到累。（小嵩：嗯。）怎么就不累了呢？你得对追求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有一种兴趣，做什么事情你感兴趣了，就不累了，喜好这个了就不累。神让人追求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那什么是有意义的人生呢？神说："……数年的经历过去了，经历了熬炼之苦、刑罚之苦的人类变得饱经风霜，虽然失去了往日的'光彩'与'浪漫'，但却不知不觉中懂得了做人的道理，懂得了神拯救人多年的良苦用心。"（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人在神的经营中才能蒙拯救》）你把"懂得了做人的道理"当成你追求的方向、目标，你往这个方向、目标去走的时候，你就不苦了，你就不累了。

小嵩，刚才你说你把东西放在人家车上了，结果你说是给沈皓了，你就要硬和他们争辩，你刚才说了这是面子问题，是吧？（小嵩：嗯。）这是什么造成的？这就是一个撒但性情，为了争一个面子而造成的。体验神的主宰，"今天神给我摆设了这么一个环境，神主宰这个环境是要干什么呢？借着这个环境让我看到了我在这个鸡毛蒜皮的小事上还要面子呢！人家是争权夺势争当皇帝、争当厂长、争当科长呢，我争的这个是什么呢？他们争夺的都还是腐朽的呢，我争的这是个什么呀？也太破烂不堪了吧！也太不值钱了吧！我就是争一个这？我怎么是这人呢？神说人为了地位、虚荣脸面厮杀，舍不得放下一点，呀，神话说得真透彻，我怎么是个这东西呢？我作为一个好好的人累不累啊！如果我按神的话不争夺这个地位的时候，沈皓说：'没给我'，我不为自己说话，我考虑考虑'是不是我就没给人家？那我放在哪了？'不管想起来了或者没想起来，我不去辩解、不去表白。"你所有的辩解、表白都是为了面子吧？（嗯。）你辩解、表白本身就累，你在辩解、表白的时候还得想说些什么词，还得欺骗人家，欺骗了东还得欺骗西，你和沈皓说了，你还得和沈伟说，你累不累？这才叫累！你干脆说："给我了我忘了，我想想。"你说这个累不累？（不累。）这个反而不累，等找到东西了，证明就是你放的时候，"哦，我

想起来了，就是我放的。”这个事情是不是就完了？这是不是就不累了？这件事情解决了、完了，别人也不会说什么，反而会说“你看人家小嵩，人家就是诚实，人家没给就是没给。不像有的人就是强词夺理，明明没给，非得说是给了。”别人看他也是小看他，“这种人死不讲理，不要说良心理智了，死不讲理！”别人对你的看法也变了，以后还和你说话不说话？不和你说了。“和你说话你是死不承认，和你说话是白说话，还说什么？不说了，拉倒吧。”你周围还有人吗？没人了，也没人和你说话了。你让撒但败坏以后，为了地位、名誉，你在人面前失去了信誉，没有诚信，你是诡诈人，不诚实，没了人品，同时你说了一句谎话还得用一百句谎话掩盖，然后等水落石出的时候，丢人现眼，回家又睡不着觉，你一天活在这个痛苦里边。你说追求真理痛苦，到底哪个痛苦呀？

小嵩，你今天说累了，怎么累呢？（小嵩：还得想这，还得想那，想也想不出个啥，就是干想呢。）你光是想这件事情，没有个头绪。你借着这个事情想，周围的人事物都是神为你摆设的，这个沈皓，这个沈伟，那个东西，都是神摆设的，“就这么一件小小的鸡毛蒜皮的事，我就要争夺一个名誉？哦，这一切的事，都是神摆设的环境，为了显明我，显明我是让我认识我这个人不走正道，只追求地位、名誉，只追求在别人心目中的地位。神作工真奇妙啊，神作工就在我身边，就借着这个事显明我为了地位名誉辩解、表白，我辩解、表白了一大堆之后，最后还证实了那个东西就是我放在那边的。”神要抓捕人的罪证，抓住罪证审判刑罚你。你才能承认，才有事实证明。如果没有抓捕住你的罪证，最终你承认吗？（不承认。）你还要辩解“那肯定是沈皓拿的”，抓捕了你的罪状以后不得不承认了，那小嵩只能低下了昂贵的头。昂贵的头低下了，但是心里边痛苦，谁带来的？小嵩活在郁闷里边，为什么郁闷呢？就那一下子，在人心目中颜面扫地了，“沈伟怎么看我呢？弟兄怎么看我呢？沈皓怎么看我呢？我怎么是个这人呢？”那时候看起来灰溜溜的，是吧？你不是在里边认识自己的败坏性情，你是一味地陷在“没脸了、没脸了，这活得是个啥呀？”里面，失去活着的希望了，活在这个痛苦里边熬炼起来了。这熬

的是什么？这就是熬猪食呢！你为这个痛苦就是熬猪食呢。人家正常经历的人不这样去熬，人家是去体验、经历，“神摆设这个环境是让我认识撒但把人玩弄成什么了，经撒但玩弄以后的结果就是一种痛苦、难受、筋疲力尽”，这件事情熬得人筋疲力尽！你不是为实行神话而筋疲力尽，是为这些事情熬得筋疲力尽，对吧？你看到这一切事情是神作的，周围人事物都有神的安排，这叫什么？体验。体验了以后，“这就是神的拯救，神原来就这么拯救人啊，每个人事物都在神的手里。”这是不是看见神的手了？（嗯。）看见神作工的奇妙、妙哉，是不是看见神的作工、神的作为了？神为什么这样作呢？“神就是专为了显明我，显明我是为了让我认识我的败坏性情，然后让我放下这些虚荣、脸面、地位做个诚实人。神是用事实来和人说话，神是让人把神话带入实际生活当中，是让我活出神话。哎呀，神为了拯救我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神给我摆设了个沈伟，摆设了个沈皓，原来都是为我摆设的，摆设弟兄在这儿也是为了我，昨天遇到了事，今天就聚会，这都是为了我小嵩摆设的，神也太爱我了吧！神为我精心策划，神付出的太多了吧！”是不是能感觉到呢？（嗯。）当你这么去经历、体验，感觉到了，你看见的都是什么？你看见的是神的可爱！你该不该回报呢？你看见神的可爱，就像看到你父母的可爱一样，看到父母做在你身上的，看见了他们怎么变卖家产为你念书而付出的，你看到了他们做在你身上的，这就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你得有个还报的心，你以这个来爱神，你是看见了神而爱神，这个爱神更实际。

这就看到神的作工，看到在撒但玩弄下的人的结局了，是吧？看到撒但是怎么玩弄人的，看到神是怎么拯救人的，还看到什么？真理让人没有忧伤、没有眼泪、没有痛苦。如果你真的不是为这些东西的话，你就坦诚一下，“就是给我了”，或者你通过这个环境认识了，“原来我是这东西”，是不是一种喜乐感？认识到自己的败坏性情以后，看到做一个诚实人是多么舒坦，又看到了神的作为、神的作工，你该不该发出赞美？（该。）“还得思念神，还得……”还用不用你专门去思念神呢？你心里想的是“这就是恢复人的良心理智，国度里边没有忧伤、没有眼泪，这就没有忧伤、没有眼泪了。”这样一来慢慢就恢复了

人的良心理智了。同时，你是不是对神的作工有了认识？对神怎么拯救人有了认识？你对你前边的路途有了认识，心里还痛苦吗？还能成了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吗？还用不用你“我还得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你把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当成一种做法、形式，你在时刻想着“我该怎么放下强暴？该怎么远离恶道？”你把它当作一种做法、形式的时候，强制自己怎么去做，你就感觉到累。其实都是条线，一连串的。经过我这么一说，你说累不累？这还耽误你的时间吗？还耽误什么？你坐下来寻思一下就行了，还耽误什么？小嵩能听懂吗？（小嵩：好像听不太懂。）这个路途还没听懂？（小嵩：现在听懂了，到实际临到事的时候就忘了。）这需要慢慢走呢，习惯成自然，走惯了就好了。我刚才说的这个大概都听清了吧？（嗯。）信神就是经历神的作工，怎么经历？经历神是怎么作在你身上的，看见神的可爱，你看见了神的可爱你才能还报神的爱，当你还报神爱的时候你就感觉不到累、感觉不到痛苦，你所做的是受良心支配。神说你做什么超过良心的标准了吗？当你发自良心的时候，你就没有累、没有痛苦。就像咱常举的例子“寡妇熬儿”，你感觉她痛苦吗？你看着她痛苦，你看着她难受，她能感觉到吗？（不能。）她没有。你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你考虑问题都是站在自己肉体利益一边考虑，而不是站在正义一边，不是站在神一边。不是站在神一边，就是你没有站在正义一边。你站在正义一边那就是站在神一边。

426　你心中的秘密

1　在你的心中有个天大的秘密是你从未觉察到的，因为你活在了没光的世界中。你的心、你的灵被那恶者夺走；双目被黑暗遮蔽，看不到天上的太阳，看不到夜空中那颗闪烁着的星斗。

2　你的双耳被欺骗的言语堵塞，听不到耶和华打雷般的声音，也听不到从宝座之上流出的众水的声音。你失去了本该拥有的一切，失去全能者赐给你的一切，进入无边的苦海之中，没有救助的力量，没有生还的希望，只是在挣扎、在奔波……

3　从那一刻开始，你就注定被那恶者苦害，远离全能者的祝福，远离全能者的供应，走上一条不归路不归路。神千万声呼唤难以唤醒难以唤醒你的心、难以唤醒你的灵，你沉睡在恶者的手中，没有方向、没有路标。

4　从此，你失去了起初的天真，你开始躲避全能者的看顾。恶者在你心中指引着你的一切，成了你的生命，你开始供奉他，你与他相互承诺生死。你全然不知你到底来源于何处。

5　几千年的风雨，你与恶者一起走过来，共同“对付”曾是你生命源头的神，不知悔改，更不知自己已到了灭亡的境地。你忘了恶者曾引诱、苦害你，就这样一步步被恶者残害到了今天。

6　你的心、你的灵已麻木、腐朽，不再抱怨人世间的苦恼，不再认为人世间的不平，更不在乎全能者的存在与否。因为那恶者早已被你认为是你的生身父亲，你已经不能离开他——这就是你心中的“秘密”。

伴唱：啊……啊……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全能者的叹息》

048　神成全人有多种方式

1　圣灵在每个人身上都有该走的路，都有成全的机会，借着消极使你认识到自己败坏，再借着脱去消极，使你找着实行的路，这对你都是成全，再借积极的东西引导你、光照你，使你长见识、长分辨。你光景好的时候特别爱看神话，特别愿意祷告神，听讲道也能结合自己的情形，这时神在你里面开启、光照，使你认识到一些东西，这是在积极方面成全你。在消极情形里，你软弱，你消极，但神又光照你光照你。

2　使你找着实行的路，从消极里出来了，就在消极方面得到成全。神在积极方面或消极方面都能成全人成全人，就看你会不会经历，是不是追求被成全的人，你真追求被神成全，在消极方面也不能使你受损失，且能使你得着更实在的东西，更能认识自己的缺少，掌握自己的实在情形，看见人一无所有，不经试炼不知道，不经试炼总觉得自己比谁都高，比谁都好，通过这些你看见以前都是神作的，都是神保守神保守。

3　一进入试炼之中爱心没了，信心也没了，祷告也缺少，唱诗也唱不起来了，不知不觉你就从中认识自己了。神成全人有多种方式，

借着各种各样环境对付人的败坏性情，又借着各种各样各种各样的事来显明人，一方面对付人，一方面显明人，一方面揭示人揭示人，给人内心深处的“奥秘”都挖掘出来，都给揭示出来，通过揭示许多情形，让人看见人的本性。神成全人借着揭示、对付、熬炼、刑罚，让人认识到神就是实际，让人认识到神就是实际。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注重实行的人才能被成全》

试炼与熬炼的区别

一说到试炼就是看你的对错呢，看你站队的时候站在了哪一边。（站在神一边就是试炼，站在撒但一边就是试探。）对，从字面上来看，试炼就是看你跟随哪一边，跟随谁，神就是看你的一个态度、观点。熬炼就不是看你的观点、态度了，熬炼就是要把你熬成精金之品，熬炼就是作你呢，熬炼就是成全你呢。熬炼是让你成长呢，所以熬炼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熬炼之中产生信心、熬炼之中产生真实的爱，而试炼之中不产生信心。（有熬炼才有信心。）嗯，试炼只是给你一个合适的环境，撒但故意引诱你，浅显地检验一下，看你怎么做，看你站在哪一边，你的态度出来了，神看见了，“哦，原来你是跟撒但的”，这就是检验、试炼。沈伟在那儿干活呢，可是就没人喊沈伟干活，这个没人喊沈伟干活就是神摆设的环境，摆设这个环境就是要看沈伟究竟是忘了，还是就是不干呢？没有人喊沈伟干活，他自己有没有这个心干活呢？给他摆设环境，检验一下，“哦，沈伟原来就是懒

得干活，就是逃避干活，不愿意干活，原来他干活都是有人逼着干呢，让干一下就干一下，就和神说的蛆虫一样，捅一下动一下，哦，原来是这样的”，神看见了他的态度、观点。试炼就是浅显地检验一下，不需要受多大的苦。熬炼的时间就拖长了，一说熬炼受的苦就大了。为什么说熬炼受的苦就大了？因为熬炼时没有圣灵作工、没有圣灵开启、没有圣灵带领，你看不见神、摸不着神，流露的都是你自有的身量，这就是熬炼。但这个熬炼和咱平常说的那个熬炼是两码事。咱平常说的熬炼是说让人难过、难以决策的环境，好比说大红龙抓你了，人陷到了熬炼里边了，这个和神说的熬炼一样不一样呢？（不一样。）在外边尽本分呢，回不了家，想孩子呢、想孙子呢、想家呢，熬炼呢，这算不算熬炼？（熬猪食。）熬猪食还算熬炼？人家熬炼是熬精金之品呢。熬炼之中产生真实的信心、真实的爱心，就证明在熬炼之中他是有信心、他有爱心的，只不过他这个信心和爱心是有限的。在合适的条件下是可以的，在不合适的条件下不行，所以才需要熬炼。想孩子、想孙子、想肉体、想家庭，这称不上是熬炼，不叫熬炼，这叫撒但的愚弄，是掉到了试探里边。站住见证了叫试炼，站不住见证了叫试探，掉到撒但的试探里边那就叫撒但的玩弄。哎呀，想孙子了、想孩子了、想家庭了，这叫什么？神说有的人在外边尽本分尽了二三十年，熬了二三十年，熬猪食呢，熬猪食还算熬炼啊？那是被撒但玩弄了二三十年！

什么叫熬炼？什么是熬炼？神要熬炼的是你的信心，神说这步工作神一定要作成，你相信吗？神说：“为你们的祝福你们可曾接受？为你们的应许你们可曾去追求？你们必在我光的引领之下而冲破黑暗势力的压制，必在黑暗之中不失去光的引领，必在万物之中做主人，必在撒但之前做得胜者，必在大红龙的国垮台之际，而站立在万人之中作我的得胜之证据，在秦国之地你们必坚强不动摇，因着所受之苦而承受在我之福，必在全宇之下闪现出我的荣光。”（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十九篇》）你相信这句话吗？（信。）那神就给你摆设环境，在实际的环境中，你站在神一边，神看见了“哦，你还有这么点信心”，因着你有信心而受到了熬炼，你要是没有信心就不存在

熬炼。你在外边尽本分时你想孩子呢，神告你说神恨恶情感，情感是神的仇敌，让你放下情感，你相信这话吗？神说当你脱去情感什么都不想的时候，痛苦减轻一半，你相信吗？你对这句话信不来，你真活在这句话里面，你就不为情感所困了。神说相信神一定能把你作成，神说大红龙就是纸老虎，神还说："进到避难所，一切恩典祝福都在你身上，饥荒瘟疫都不能临近你，狼虫虎豹都不能伤害你，你会与我同往同行，一同进入荣耀之中！"（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十五篇》）你相信吗？大红龙今天抓呢、明天抓呢，你怕不怕？如果你怕，你是想办法躲藏，一直是想办法去躲藏，用人为的办法去扭转。你只是盼，什么时候灾难就下来了，搞得大红龙手忙脚乱，就管不住了，什么时候就不抓了……你盼望的是自己想象的，但在你来看这些还是美好的。你的心里没有神话位置，也就是正面事物在你身上没有位置，你没有真实的信心。神说神定意要作成的事无人能拦阻，如果你对神有信心，就因着这句神话，你受到了熬炼，因为你就看不见神话应验，你看见的是大红龙抓捕人的时候把整个城市都封锁了，无处可逃、插翅难逃，你看不见神话应验。看不见不是一天两天看不见，是今天看不见，明天也看不见，很长时间都看不见。对神有信的人，当他看不见神话应验的时候，他是思念神，他相信神一定能作成，他在相信这句话，但是等了一天也不成，等了两天也不成；等人家大红龙倒呢，等了一年不倒，等了两年不倒；等这些诚实人掌权，可诚实人一天不掌权，两天不掌权，一年了不掌权，两年还不掌权，三年五年以后熬不住了，拉倒吧，神话还不知道应验不应验呢，回归世界吧！一部分人在熬炼之中产生真实的信心，"哦，原来神是在试炼，借着剥夺检验工程"。挪亚造方舟用了一百二十年，在这一百二十年的期间，神没有向他显任何的神迹奇事。神把人放在试炼之中，不向人显现，检验、熬炼，就看你是真信假信。

熬炼，因着什么受熬炼？是因着神的话受到了熬炼；是因着神的作工受到了熬炼；因着你相信神能作成这件事受到了熬炼；因着相信神是公义的，敌势力全部都得倒下受到了熬炼；因着你相信狼虫虎豹不能临近你的帐篷受到了熬炼。明明人家就一直都在抓人，明明人家

就在你旁边，而神却说不能临近你的帐篷。当周围的弟兄姊妹都被抓了，还是不能临近你的帐篷？究竟临近了没有？被熬得死去活来，在这个事情上看不见神，你跌入熬炼之中。在熬炼之中又产生真实的信心，神话不引导你，圣灵不引导你，就是要作成啥事呢？神的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神说啥就是啥！你看见好多人都被大红龙抓了，看见教会被摧毁了，你受到了熬炼。教会虽然被摧毁了，但神的国降临在地上了！熬炼得你不再用人的想象观念看事，一切根据神话看事，神说什么就是什么，动摇不了！所以熬炼的目的意义就是为了当撒但再次过来引诱你“不一定吧、不可能吧”时，动摇不了了！圣灵不作工，圣灵不引导，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了，谁也动摇不了你了。就像约伯万贯家产被剥夺了，儿女都死了，他老婆过来又来了个“弃掉你的神死了吧”，约伯弃绝的是他老婆，约伯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大患难里走出来的就是得胜者，神说：“以前说过，从东方得着一班得胜者，是从大患难里出来的，这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些被得着的人曾经过审判、刑罚，经过对付、修理，而且经过百般的熬炼，才有了真实的顺服，这些人的信不是渺茫而是实际，没看见什么神迹奇事，也没看见过什么异能，谈不出多高的字句道理来，谈不出多高的看见，而是有实际，有神的话语，有对神实际的真实认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话语成就一切》）大患难指什么说的？就是指中国这些人看到的只是神的话，没有看到神迹奇事，所以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里面走出来的。要看见了神迹奇事就不属于从大患难里走出来的了，因为他看见了神的作为、看见了神的权柄了，也就是说他是因着看见了神迹奇事而服在了神的权下，并不是在熬炼中产生了信心、爱心，以此达到神话在他身上作王掌权。

神说的熬炼和咱说的熬炼你要区分开，咱说的熬炼是为了什么受熬炼呢？（肉体。）为着肉体利益受到了熬炼，因为咱想的是自己的肉体。神说的熬炼是啥呢？是在神的话上受到了熬炼，神话怎么还不应验呢？是因着期待着神话的应验、等待着神的降临而受到了熬炼。而咱常说的熬着呢、熬着呢，熬的是什么呢？（熬猪食。）时刻等待

着回家、等待着平安的生活、等待着享受神的祝福。灾难怎么还不来呢？大红龙怎么还不倒呢？咱以往在教会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熬炼，一说熬炼就是“啊！我离家尽本分二十年，我可受了熬炼了”，别人一听还佩服呢，“人家在外面作工二十年了，人家作工二十年想了二十年家、熬了二十年，可不容易呀；人家被大红龙追捕得东躲西藏，可不容易呢，现在人家从大患难里面走出来了。”他给你说的是他怎么躲呢、怎么藏呢，大红龙是怎么紧追的，经过几个人配合，他是怎么逃脱了大红龙的层层围堵的，见证的是他怎么逃跑的，他没有见证神在地上要作的事无人能拦阻。（神说的熬炼是受神话的熬炼。）真正的熬炼是因着神话没有应验受到的一种熬炼，是没有圣灵作工受到的一种熬炼，不是说人受肉体的苦而受到的一种熬炼。

咱看一下神话语诗歌《患难中站住见证的才是得胜者》患难之中，什么是患难？患难是指神不说话、神不作工，圣灵作工都收回来了，完全是靠着你自有的身量去走。在你的认知中，对神话有多少信呢？你持守多少？你有多大的恒心、你有多大的心志、你有多大的毅力尽管地发挥出来，考试了。

123　患难中站住见证的才是得胜者

1　在国度时代期间要将人彻底作成。征服工作之后人便进入熬炼之中，进入患难之中，在患难之中得胜的站住见证的就是最终被作成的，这些人就是得胜者。在患难之中对人的要求就是能接受此次熬炼，这熬炼是最后一次工作，是在全部经营工作结束之前的最后一次熬炼，凡是跟随神的人都得接受这最终的检验，都得接受这最后一次的熬炼。

2　患难中间的人都是没有圣灵作工、没有神引导的，但是那些真正被征服的、真正追求神的人最终都能站立住，这些人都是有人性的人，都是真心爱神的人，无论神怎么作这些得胜的人不失去异象，仍旧实行真理不失去见证，他们就是最终从大患难中走出来的人。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与人的实行》

从2012年到现在，对于大陆教会的假带领、敌基督随意打压人、开除人、清理人的问题，神始终没说话、没作工、没有引导，神只是在交通正常人性，交通剩存下来的都是有人性的人，没人性的人活不下来。敌基督随意打压人乱开除人、清理人，有人性没人性？有人性的人能起来乱开除人？有人性的人能办敌基督的事？不管你站在哪一边，神不说话，你检举了神不说话，你受打压了神不说话，你随意打压人神不说话，你乱开除人、清理人神也不说话，你就作吧、作吧，神不说话。人家说你是敌基督，你还能继续信你的神，继续尽你的本分；人家说咱是敌基督团伙，不管他说什么，神话说了，神要的是有人性的人、有良心有理智的人，无论神怎么作都不失去这个异象，只管恢复自己的正常人性。人家说我是敌基督，我不管是祭司弟兄说的还是教会带领说的，我不管谁说，不管那么多，我只管恢复我的正常人性、恢复我的正常理智、良心。虽然咱不受这个话的辖制，但是他们说出来的话临到你是不是都是一种熬炼、试炼？多长时间神一直不和你说，就形成了一种熬炼。试炼相对来说就简单一点，神给你摆设下环境，你态度一出来，神看见了，“哦，知道了，试炼出来了”，试炼出来了，你还持守你自己，继续那样走，神就继续给你摆设环境，试炼加大了，神不向你显现了，这就掉入熬炼里面了。

675　神试炼熬炼人的意义

1　熬炼的工作主要是成全人的信心，最后达到你要离开但又离不开，达到有些人在一丝希望也没有的时候还能有信心，达到人对自己的前途一点希望也没有了，这时神的熬炼才结束了，人还没达到死去活来那个地步，没尝到死味，这熬炼不结束。就效力者那步也没熬炼到尽头，约伯经受熬炼到了尽头，没有一点依靠，人必须都熬炼到那个地步，没有一点希望，没有一点依靠，这时才是真实的熬炼。

2　你经历约伯的试炼，同时也是经历彼得的试炼。约伯受试炼的时候站住了见证，最终耶和华向他显现，他站住见证才有资格见神的面。为什么说“我向污秽之地隐藏，向圣洁之国显现”？就是说，你这个人圣洁了，站住见证了，才有脸见神的面，站不住见证就没脸见神的面。在熬炼之中退去了，或在熬炼之中发怨言了，没站住见证，让撒但嗤笑你，那你就得不着神的显现。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被成全的人都得经受熬炼》

263　神的试炼熬炼都是为成全人

1　你信神就得顺服神，信神就得实行真理，将你本分都尽上，不仅如此，你对你该经历的也得明白。你若只经历对付、管教、审判，只会享受神，但你感觉不到神什么时候管教你、对付你，这不行。也许你在这次熬炼中站住了立场，这也不行，还得往前走，爱神的功课是无尽无休的，什么时候也到不了尽头。

2　神作工熬炼人，人就受苦，人受的熬炼越大，爱神的心越大，神的大能在人身上显明得越多；人受的熬炼越小，爱神的心越小，神的大能在人身上显明得也小。受的熬炼越大，受的痛苦越大，受的折磨越多，产生对神真实的爱越深，对神越有真实的信心，对神的认识也越深。

3　在经历中你会看见，那些受熬炼痛苦大的、受对付管教多的人，对神的爱就深，对神的认识也越深，越透彻。没经过一次对付的，他所认识的就肤浅，若经过对付、管教之后，就能谈出对神真实的认识，所以说，神在人身上作的工越是奇妙就越有价值、有意义，越是令你测不透，越不符合你的观念，越能征服你、得着你、成全你。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被成全的人都得经受熬炼》

什么是活死人与行尸走肉（一）

“以利亚与寡妇

耶和华又让以利亚到西顿的撒勒法去，并告诉他，在那里会有一个寡妇供养他。以利亚刚到撒勒法城门口，就见到一个穷寡妇在那里拾柴火。以利亚叫住她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也求你拿

点麦饼来给我吃吧。’她为难地答道：‘我指着耶和华神起誓，我没有麦饼。我的坛子里只有一把面粉，瓶里只有一点点油。我出来正要拾点柴火，回家给儿子做麦饼吃。这是家里仅有的一点粮食，吃完就没有啦！我们可真要饿死了。’以利亚便对她说：‘你不要怕，你只管先帮我做一块小麦饼吃，然后再做麦饼给你的儿子吃。因为耶和华说：“你家里的面粉必不会减少，你瓶里的油也必不会短缺。”’于是那寡妇就照着以利亚所说的去做了。她和以利亚以及她的家人吃了许多日子，坛子里的面粉果然没有用完，瓶里的油也没有短缺，正像耶和华借着以利亚所说的话一样。

过了不久，那寡妇的儿子生病死了。寡妇就埋怨以利亚说：‘先知啊！你为什么住到我家里来，使耶和华想起我以前所犯的罪孽并且降祸于我，使我的儿子死去呢？’以利亚把这孩子抱上楼，放到自己的床上，三次伏在孩子身上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回到他的身体里去吧！’耶和华垂听了他的祷告，孩子就活了过来。以利亚将孩子从楼上抱下来，进屋交给寡妇，说：‘你看，你的儿子活过来了！’寡妇感激地对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位神圣先知了，耶和华借你的口所说的话全是真的。’

以利亚和巴力的先知们

到了第三年，耶和华对以利亚说：‘你去见亚哈，因为我要降雨在地面上。’于是以利亚动身前往撒玛利亚。那时，撒玛利亚遭遇了一场大饥荒。亚哈王把他的管家俄巴底召来说：‘我们要巡视全国各地，到所有水泉旁或小溪旁，或许能找到一些青草，就可以救活牲畜。’于是，两人分头去以色列各地寻找牧草，亚哈单独走一路，俄巴底单独走一路。俄巴底是一个非常敬畏耶和华的人。当王后耶洗别杀害耶和华的众先知时，俄巴底曾将一百个先知分别藏在两个山洞里，拿麦饼

和水供养他们。在找水的路上，俄巴底恰巧遇到以利亚，以利亚让俄巴底回去转告亚哈王说：‘以利亚要见你。’

亚哈王出城迎接以利亚，并责怪他不该让撒玛利亚遭受如此严重的饥荒。以利亚告诉他说：‘使以色列遭遇灾祸的不是我，而是你的父亲和你自己，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力。现在你要派人去招聚以色列众百姓和事奉巴力的四百五十个先知上迦密山来见我。’

在迦密山上，以利亚对以色列民众说：‘一个人不能同时事奉两个神，如果你们认为巴力是神，就顺从他。如果你们认为耶和华是神，就应该敬拜耶和华。’以利亚又说：‘耶和华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巴力的先知却有四百五十个。现在有两只牛犊，巴力的先知可先挑选一只，把它切成块，放在柴上不要点火；我也预备一只牛犊，放在柴上不点火。我们各自求告自己信奉的神，那降火点燃柴薪的就是真神。’以色列百姓都赞同说：‘好主意！就照你说的做。’巴力的先知做好一切准备之后，便从清晨到中午，一直求告巴力的名说：‘巴力神啊！求你应允我们！’却没有任何回应。只见他们在祭坛周围狂呼乱叫，甚至用刀枪自割自刺，弄得满身血污。然而，从午后直到晚上，巴力还是没有一点回应。

而以利亚却不慌不忙，重新整理已被毁坏的耶和华的祭坛。他按以色列支派的数目找来十二块石头，并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成一座祭坛，在坛的周围挖出一条沟，然后在坛上摆好柴薪，将牛犊切成块，放在柴上。他对以色列众民说：‘你们用四个木桶盛满水，倒在燔祭和柴上，连倒三次。’如此共十二桶的水浇在祭坛上，水流到坛的四周，淌满了周围的沟渠。

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走上祭坛，祷告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啊！求你应允我！求你使这些以色列人知道你才是他们应该敬拜事奉的神。’话音未落，只见以利亚祭坛上的湿柴‘刺刺’地冒烟，‘轰’地一声变成一团火焰，木柴烧得‘劈啪’作响……火烧尽燔祭、木柴、尘土，最后连石头都烧起来，旁边沟里的水也烧干了。在场的以色列百姓看到这一切，立刻俯伏在地，同声说道：‘耶和华是真神！耶和华是真神！’以利亚对百姓说：‘拿住巴力的先知，不容一人逃脱！’百姓听从以利亚的吩咐，把所有巴力神的先知抓住，并把他们带到基顺河边处死了。看到此情此景，亚哈王已吓得魂不附体。

旱灾停止

以利亚却对他说：‘你一天没有吃东西了，现在赶快吃点东西充饥，因为暴风雨就要来了。’亚哈王坐下来吃喝，众人都散去。以利亚却带着一个仆人登上迦密山顶。他跪下来，脸伏在腿上祷告。然后他对仆人说：‘你朝海上看。’仆人向海平线上扫视一番，说：‘天上连一朵云彩也没有。’‘你再看。’以利亚说。看到第七次时，仆人叫道：‘有一块人手大小的云从海上飘过来了。’‘快去告诉亚哈王，赶快回宫去吧，不然就要挨暴雨淋了。’以利亚说。顷刻间，天空乌云翻滚、狂风大作，不一会儿便降下倾盆大雨。亚哈王跳上他的车，奋力抽马下山。这时耶和华的灵降到以利亚身上，他束紧衣服，飞身下了迦密山，竟比亚哈王先到耶斯列城。

王后听说以利亚叫人把所有拜巴力的先知都杀了，气冲冲地叫人告诉以利亚：‘明天这时候你必死！’”（摘自《神三步作工纪实精选》）

你们看了这个有什么感想？江梅，你说这里边讲的这个事重要不重要？（江梅：重要。）怎么重要呢？（江梅：是借着这个故事让人对神的权柄有认识。）“借着这个故事”，江梅，你还把它当作一个故事！这是一个历史记载，而不是故事。什么是历史记载？就是神以前作过的工作和神作为的一个记载。神说“认识三步作工是认识神的途径”，以前你是怎么看三步作工的呢？你以前是把它当故事看、当电影看呢，现在得改变你的这种认识，改变你的看事观点，你不能把它当作一个故事、电影来看。故事、电影是怎么来的？（虚构的。）故事、电影是人编出来的，是消遣、解闷的。你不能把三步作工里记载的当作故事，就像神的交通里说，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啊，神说给你讲个故事是不是就是让你们当作故事听呢？（不是。）神说你要是当故事听了，那你就当故事听吧，你不通灵没办法、你不揣摩没办法。三步作工就是神作为和神作工的一个记载，你想认识神就得从神作过的工作中去认识神，神是要改变你的这个观点。刚刚读了几段圣经，这几段圣经记载了神作了什么工作？你得找出这里边的人物所流露出来的思想，以及神是怎么作的，找出这个细节。然后根据这个细节，你再结合你自己，你是怎么做的，你这样做了，神会怎么作，这是不是能给你带个路啊？（嗯。）通过这几段圣经你能够去了解、认识神的作工原则、作工方式，认识人与神的一个配合，认识一个人走什么样的路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这对你有没有帮助呢？（有。）你看见了他所走的路，你就知道你该走什么样的路了，不要步他的后尘。所以你得先把这个圣经记载清晰地了解一下，也就是认识一下神的作工。

这是律法时代的事，是吧？（嗯。）律法时代神流露出来的是什么性情？是焚烧、咒诅。神作的是什么工作呢？神是带领人在地上生活。那时候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神，所以神只是初步让人知道有神、知道谁是神，是吧？（嗯。）人对神没有更多的认识。恩典时代呢？恩典时代神的性情是慈爱、怜悯、救赎，是吧？（嗯。）律法时代神是带领人在地上生活，恩典时代神是赎人的罪呢，国度时代呢？（对神有认识。）国度时代是让人去认识神呢。那怎么认识神呢？从神的主宰、安排中去认识，认识神的主宰、认识神的掌管。到末世

了，神要来成全你，你对神所作的工作都得有认识，你得把历代以来神所作的工作都见证出来。刚刚咱看了以利亚经历的这些事，你怎么去认识呢？刚开始以利亚没地方去，没有地方接待他，神和他说什么了呀？圣经记载：“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撒勒法’与路加福音4章26节同)，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王上 17：8-9）耶和华告不告诉以利亚接待他的这个人叫什么？（不告。）只是说让以利亚去一个地方，那里有个穷寡妇会接待他。耶和华告诉以利亚这个人是一个寡妇，这就行了，没有告诉他具体是谁谁谁。从这儿就看到什么了？神只是告诉人、交代人去某个地方找一个什么样的人，神不让人守规条。如果神给人一个具体的信息，“你去那儿，先左拐后右拐第一个胡同第二家，找一个叫什么的人”，那人就成木偶了。神没有给以利亚具体的信息，神是不是让以利亚用全力去寻找呢？（嗯。）以利亚去找的时候碰到了这个寡妇，他是不是得去分辨、认识啊？（嗯。）怎么分辨、认识呢？既然神说她是穷寡妇，那第一得看她是不是寡妇，第二就得看她是不是神所吩咐的那个穷寡妇。就像要安排江梅和韩洋尽这个本分，我得先去分辨、认识她们，看她们是不是神所拯救的人，我是不是得去分辨呢？（嗯。）我可不可能去大街上随便拖上两个人来尽个本分？（不可能。）在以利亚那儿是说以利亚遇到的人是不是神所说的那个穷寡妇。在我这儿也是一样，要让她们尽这个本分，首先她们得是信神的人吧？（嗯。）所以就得先看她们是不是信神的。信神才能有本分，不信神还能有本分吗？（不能。）我先确定她是信神的，然后她还得是接受了国度建造的人，我不可能去叫一个教会建造的人来尽这个本分，那我首先得分辨她是不是国度建造里边的人。那以利亚怎么分辨、认识、确定这个寡妇就是神吩咐的穷寡妇啊？就是这里说的“以利亚刚到撒勒法城门口，就见到一个穷寡妇在那里拾柴火。以利亚叫住她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也求你拿点麦饼来给我吃吧。’”这是以利亚见到这个寡妇说的第一句话吧？（嗯。）他和寡妇对话以后，要看这个寡妇回答他什么话。以利亚说的第一句话是不是和乞丐一样呢？（嗯。）以利亚是乞丐吗？不是，以利亚探底儿呢，要看这个寡妇是什么人。“她为难地答道：‘我指着耶和华神起誓，我没有麦饼。’”通过这一句话，以利亚确定了没有？这是谁？（穷寡妇。）这就是对暗号、对暗语呢。以利亚为什么这么看呢？刚才咱说

了，咱这一步工作是认识神的主宰。以利亚没来以前，神就给他预备好这个穷寡妇了，穷寡妇今天要干什么神是不是已经给安排摆布好了？（嗯。）你说这个穷寡妇要是在家躺着睡觉，或者大病一场出不了门，以利亚能找到这个穷寡妇吗？（找不到。）所以说，这就让你看到神的主宰了。

人现在对神的主宰信不来，神告你说每天遇到的人事物都是神的主宰安排，你每天遇到的人每说一句话都有神的美意在其中、都是神的主宰安排，你信吗？（不信。）你总觉得是人的安排，总觉得是人的所为。从这件事情就看见神已经告诉你了，去什么地方有个寡妇，神都主宰安排好了，你去吧。以利亚就是一个信，“我去了就找寡妇，找到寡妇我就对暗号，我就是乞讨、就是要饭的，我看你说什么”。寡妇一开口就是“我指着耶和华说”，这就确认了她是信神的，她信的不是巴力，她信的是耶和华神，神说的寡妇就是她了。跟你说这个就是让你知道该怎么听从神、怎么顺服神，你不要让神去告诉你每一件事的规条、细节，然后你才去做。“她为难地答道：‘我指着耶和华神起誓，我没有麦饼。我的坛子里只有一把面粉，瓶里只有一点点油。”这两句话加起来，这个人是不是确定无疑就是以利亚要找的人？（嗯。）怎么确定无疑呢？第一个，“我指着耶和华起誓”，证明她是信耶和华的；第二个，“我出来正要拾点柴火，回家给儿子做麦饼吃。这是家里仅有的一点粮食，吃完就没有啦！我们可真要饿死了。”这是不是个穷寡妇？（嗯。）从穷寡妇说的这两句话来看，以利亚就确认了这个人就是神所安排的。既然神让以利亚住在穷寡妇家了，那她家就这一点面、一点油能活了吗？肯定活不了。所以以利亚就敢说什么话呢？“你家里的面粉必不会减少，你瓶里的油也必不会短缺。”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神告他了没有？（没有。）神没有告他，这句话是他的认识。根据他的认识，确定了这个人就是神所安排的，他就敢说这话，不需要神告诉他“你去了说什么说什么”。就像神让先知约拿去尼尼微城，让他告诉尼尼微人再过四十天这城就颠覆了，神只告他喊什么话，具体细节没有，那就得他自己配合去做。

“因为耶和华说：‘你家里的面粉必不会减少，你瓶里的油也必不会短缺。’”以利亚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穷寡妇要接待他，如果吃喝短缺的话她怎么接待以利亚呀。“是因为耶和华说让你来接待我呢，这能缺了你的吗？”所以以利亚就敢那样说了。咱刚交通了，天地废去，神的话不能废去，是吧？（嗯。）就是说“神说让你来接待我呢，神这么说了，你说你家能缺了吃喝吗？”就因为这一句话，缺不了。咱今天信神了，有的人是“我上有老下有小，我得生活呢，我得上班呢，我不挣钱活不了啊。”你看看哪个真正信神的人活不了了呢？“于是那寡妇就照着以利亚所说的去做了。她和以利亚以及她的家人吃了许多日子，坛子里的面粉果然没有用完，瓶里的油也没有短缺，正像耶和华借着以利亚所说的话一样。”这个话证实了吧？证实什么了？是不是耶和华特意安排以利亚这么说的？（不是。）这里边怎么说的？“正像耶和华借着以利亚所说的话一样”，是耶和华借着以利亚说出来的。我特意给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咱做什么事的时候，得去配合，就像说沈屹的那个事情一样，神给了你大脑是让你思维呢，该你做的你就得去做，你不要做木偶，不要等待着神指挥你每一个细节。“过了不久，那寡妇的儿子生病死了。寡妇就埋怨以利亚说：‘先知啊！你为什么住到我家里来，使耶和华想起我以前所犯的罪孽并且降祸于我，使我的儿子死去呢？’”从这里边你看见什么了？这个穷寡妇在干什么呢？（发埋怨。）她有没有信？（没有。）没有信。你说神显给她看了没有？（显了，她家的面没吃完、油也没吃完。）她看见神的作为了，但是当她的肉体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当她的儿子死去的时候，她还承认这是神的作为吗？（不承认了。）她立马就翻脸了，她翻脸以后还讲不讲理？（不讲理。）为什么说不讲理？（沈皓：因为她后边说，就因为你住到我家我儿子才死的。）你说她儿子死和先知以利亚住在她家里有关系吗？（没有。）你说这寡妇够愚顽了吧？（胡搅蛮缠。）胡搅蛮缠！

今天借着看这个历史记载来对号，你们与这个寡妇有什么区别？江梅，你与这个寡妇有什么区别呢？（江梅：没区别。）说说怎么没区别？（江梅：我自己首先不会做人，不知道神现在作工到哪一

步了，还在这儿为了自己的利益争、斗。）说的都是些官话，没有细节，说说有实际意义的细节，说说有真实认识的一面。沈皓，张琦过来怎么说她俩的？（沈皓：张琦说她俩各做各的饭，谁也不吃谁的，合不来。）看到这个事的时候你们想起了谁？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在旷野里边呆了多长时间？（四十年。）为什么呆了四十年呀？（因为人的悖逆。）因为他们什么都看见了，神把他们带出埃及的时候，降了十灾，他们都经历了，神的作为、神的作工都让他们看见了，但他们还能说出如此悖逆的话！什么悖逆的话？（在埃及还能吃肉喝酒。）单是这个吗？摩西要带他们去迦南美地的时候，那十个探子说什么？圣经中记载："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衲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民 13：32-33）"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民 14：2-3）他们能说出这样如此悖逆的话来，神说什么了？"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胜。'"（民 14：11-12）神是怎么惩罚说这话的人呢？神的原话怎么说的？"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二十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起誓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惟有耶孚尼的儿子迦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但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我必把他们领进去，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至于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飘流四十年，担当你们淫行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按你们窥探那地的四十日，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四十年，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我耶和华说过，我总要这样待这一切聚集敌我的恶会众，他们必在这旷野消灭，在这里死亡。"'摩西所打发窥探那地的人

回来，报那地的恶信，叫全会众向摩西发怨言，这些报恶信的人都遭瘟疫，死在耶和华面前。”（民 14：26-37）

再看刚才说的这个寡妇，她的孩子死了和先知有什么关系呢？一个人一个命运，神主宰安排她的孩子是什么命运就是什么命运。她把这个埋怨怨在了先知的头上，把她当初所看见的神的作为都一笔勾销了，看不见了。江梅，你过来多长时间了？你看见神的作为了没有？（江梅：看见了。）韩洋看见了没有？（韩洋：看见了。）看见什么了？（韩洋：看见神的性情。）江梅看见什么了？（江梅：看见神的主宰。）你说你经历了、看见了，但你的经历看见停留在道理上，得真实地看到神的作为、神的实际。这个寡妇看见什么了？她看见她家的一点面、一点油吃不完，看见了神迹奇事。江梅你就没有看见神的具体作为？（江梅：看见了。）看见什么了？（江梅：……）你看见神话是真理了吗？你看见神话可以成就一切了吗？你看见天地废去神的话永不废去了吗？（看到了。）还看到什么了？你看到抵挡就死了吗？（江梅：没有。）你就不去经历、不去体验、不去看。你看肖红走的是什么路？你们天天起来还打斗呢，你看见王谦走的路了没有？你看见沈强走的路了没有？（韩洋：看见了。）你看见了你还在这儿厮杀呢！你不仅看见了以后还在厮杀，你还干什么呢？你还倒打一耙，把神的主宰安排说成什么了？（韩洋：……）

你看这个寡妇，她孩子死了，她就说是因为先知住在她家她孩子才死了的。你们尽本分消极、软弱的时候，是因为什么消极、软弱的？你在尽本分的过程中消极、软弱是不是和寡妇的这个表现是一样的？（嗯。）个人利益一受到损失的时候，就否认神的作工、否认神的作为，都是埋怨，“都是因为信神！要不是因为信神哪有这事呢？要不是因为信神，我韩洋吃你江梅的这个亏呢？就是因为信神，我韩洋才跟这个狗都不如的江梅在一起。”江梅是“我要不是信神，我和你韩洋在一起呢？我搭理你呢？就是因为信神我江梅才跟这个狗都不如的韩洋在一起，不是因为信神，我可不和畜生在一起！”江梅，你是不是

这么想的？“不是因为信神，我还和畜生在一起吃饭？分家，各吃各的吧！”你把神的主宰安排，把神的精心安排当成了仇视之物。神作的是拯救人的工作，神的精心安排是什么？你们把神拯救人的工作当成了什么？让你们尽本分，让你们互相配搭，让你们和谐配搭是操练什么呢？操练做人做事、看人看事。你们操练什么了？你们在神摆设的环境中，不是去认识神的奇妙作为，不是认识神摆设这个环境是让你生命得哪些益处，不是感谢、赞美神，而是站在肉体利益上肆意地亵渎神的精心安排。你们两个人在这儿打架、合不来是因着什么？是因着你们的败坏性情，你们把这个推到什么上边了？你们推到尽本分上边了。就像这个穷寡妇的孩子死与不死，这是神的命定，不能怪在先知身上。从这个记载去看神的主宰、安排，看神的奇妙作为，看神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寡妇的这个孩子该不该死？（该死。）为什么该死呢？（因为她对神信不来。）寡妇说了一句话和江梅、韩洋说的话一模一样，寡妇说什么了呢？“先知啊！你为什么住到我家里来，使耶和华想起我以前所犯的罪孽并且降祸于我，使我的儿子死去呢？”江梅、韩洋说什么了？“因为我跟了国度建造，因为我跟了弟兄，才临到了‘祸’！要不是跟了弟兄，不是跟了国度建造，哪还有审判刑罚、修理对付？要是没有国度建造，要是弟兄不来作这个工作，我和韩洋还不认识，那就没有互相配搭，我还用和韩洋打架？还用吵嘴？那不是你好、我好、大家好？那我不还是一个好信徒？因着弟兄你的作工让我们在一起配搭，让神看到了我的本来面目，让神记起了我的过去来定了我的罪。”你说混蛋不混蛋？这个寡妇本来是想蒙混过关呢，“就因为你来了我家以后，神才想起我以前做过抵挡神的事；你要是不来我家，神想不起来”。江梅要是没接受国度建造，她是不是好人呢？她要是不和我靠近，她是不是也是好人呢？结果一来靠近怎么呀？才发现她就不是个人！

咱要求每个人都写《我就是魔鬼》，你写了没有？你所活出的是不是魔鬼样呢？到现在看到自己魔鬼样了没有？韩洋，你看到自己什么魔鬼样了？（韩洋：……）江梅，为什么说你是魔鬼？（江梅：老为自己。）“魔鬼”这个词怎么定义呢？这个词是怎么来的？人常

说：“我就是个畜生。”神怎么说的？神说：“以前在宗教里的时候，说谁是敌基督、谁是恶人，那就是披着羊皮的狼，这只不过是人在不明白真理，不明白各类人人性实质、性情的情况下打的一个比方，但真理讲到这个程度，再打这个比方就不太贴切了。魔鬼就是魔鬼，敌基督就等同魔鬼，他都不配与神造的万物生灵相提并论。”（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三十五）》）你连畜生都不如，你连个狼都不是，你俩就是狼心狗肺！为什么说你俩是狼心狗肺呢？你俩吃着神的、喝着神的，神供应着你俩，结果你俩在尽本分上根本不用心！你们是尽事务本分的，可你们做什么事都是糊的，不清楚！自己的本职工作没作、作不了，那你们忙得做什么呢？（江梅：打架。）忙着打架。已经过去四、五天的事了，直到今天，我再问你们的时候，你们两个人谈起往事来，“这是谁的问题、谁的问题”，一五一十地跟我说“江梅说什么了，伤着我的心了”，“韩洋说什么了，伤着我的心了”，韩洋说的时候眼里还含着泪！韩洋，你说我看见你们这种表现我心里是什么味道？（韩洋：……）你为神的工作流一滴眼泪了吗？你为你没有尽好自己的本分流一滴眼泪了吗？

祭司弟兄交通说：“属肉体的事都是稀里糊涂，关于生命灵里的事，涉及神见证的事，涉及生命进入的事必须得认真，这就是走彼得的路必须具备的原则。”（摘自《上面的讲道交通·169-A-5》）江梅热了个馒头，她也可能没有看见、没有注意到那个馒头已经坏了、长毛了，然后就给韩洋热上让韩洋吃，韩洋这一下抓住了，“坏了的馒头让我吃，江梅，你要害死我呀”!韩洋还没吃那个坏了的馒头呢，第二天就告我说她腿上的颜色不对了，筋不对了。韩洋，你吃了个坏了的馒头就这么大的反应啊！一说起这事眼里就流着泪，韩洋，你真是“求真求细”，挺敏感的啊！对于个人肉体的事真是求真求细、一丝不苟，你的腿上有问题都能和这个馒头挂起钩来。你就没有说“我这个腿今天没有干正事，该尽的本分没有尽到。我和江梅吵架跑腿了，所以这腿有问题了。”为什么不往神的管教上边思考？为什么考虑的就是这馒头引起的？你说邪恶不邪恶？（邪恶。）我问你们之间发生什么事了，你们说解决了，我说：“你们怎么解决的？说说吧。”韩洋说着说着眼泪

就流出来了。你说这是解决了？怎么就是解决了？你应该是在这件事情当中看见了神的奇妙作为、看见了神的作工，认识了神、认识了神的爱，看到了自己的悖逆，恨恶自己了，这叫得着了，这叫解决了。我说："说说吧。"江梅说："解决了。"怎么解决的？意思是"我们放下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这就相当于是解决了。"你抵挡神了。""已经解决了。"你是抵挡就抵挡了、过去就过去了，可神和你一笔勾销了吗？（没有。）祭司弟兄讲道交通说："神忍耐人类六千年，起码象征性的数字是六千年，现在到结束时代的时候了，新账老账一起算，这叫秋后算账。"（摘自《上面的讲道交通·146-B-5》）神要和你新账旧账一起算。

江梅，让你遇事不放过是让你从这里边认识自己的悖逆、抵挡，让你去悔改，然后你是一句"解决了"就过去了。你和那个寡妇说的话一样不一样？寡妇的儿子死了，这就翻了脸了，她还接待不接待先知了？（不接待了。）埋怨，想撵先知走，成仇人了。江梅，但凡涉及一点你个人的利益，你和姊妹就成仇人了，这是解决了吗？真解决了没有？刚才咱交通魔鬼了，是吧？（嗯。）神交通说狼还知道感恩、报恩呢，江梅、韩洋，你们两个人知道报恩吗？韩洋卑鄙无耻，是刚过来的人，江梅，你呢？你过来多长时间了？修理对付、解剖了你多少次了？你能跟韩洋打起架来，丢人不丢人？再怎么说，你和韩洋在一起你也应该是个奶妈吧？（江梅：嗯。）那你流露出来的是什么？你报恩了没有？那边有多少人在干活儿呢，你们俩是在那儿打架呢，别人过来说："我不求她俩能给我帮忙，但求她们不要给我们搅扰。"江梅、韩洋，我去别的地方了，你们在那儿不是说扛起这个担子来，你们是搅扰得别人不得安生。人家每天起来除了干活还得给你们解决问题，你们成了拆毁！你们是狼吗？狼都不是！所以说成什么了？魔鬼！韩洋，为什么说你们是魔鬼呢？（韩洋：……）那次刚解剖了你们，今天下午你们过来了，我想的是给你们交通交通，把你们的问题解决了。我过来想抓住韩洋的证据，把她放到"审判台"上好好解剖解剖她吧，好家伙，今天让我真正认识了一下韩洋！韩洋把我说出来的话全部给我打回来，让我无话可说！在我无话可说的时候，我

就揣摩呢，“这是怎么回事呢？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半天我才反应过来，人常说一句话“这人就像泥鳅一样让人抓不住”，我今天就是怎么也抓不住韩洋！

张琦和我告状呢，说了韩洋的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张琦负责的那项工作，在韩洋这儿就是乱的。我想抓韩洋在那项工作上存在的问题，我就问她：“你那个工作是乱的，你是怎么做的？”韩洋说：“我那个工作是清的。”正好张琦不在场，你说我是说她这个工作乱呢，还是说她这个工作清呢？（没法说。）没法说！第二个问题：张琦说：“让她们两个人管那个东西呢，有个地方要那个东西，正好让我稍呢，我去拿的时候，她们把手里现有的一点东西给了我就完了，剩下的还得我自己去另一个地方拿，不安排也不交待，什么也不说就完了。我说：‘我自己去那边拿，那还要你干什么呢？我自己去拿自己安排了！’”我想用这个再来抓一下韩洋，韩洋说：“不是啊，我这边就这么一点，我让他自己去那边再去拿啊！”这能抓住吗？（抓不住。）第三个问题：韩洋买东西的问题。张琦说：“韩洋买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她直接拿上其它钱就买了东西了，而且韩洋买的东西还买错了。人家打来电话训她了，‘我要的是什么东西，你给我的是什么东西？’她买的就不是人家要的那个东西。”张琦去跟她要其它的钱了，她告张琦说把钱买了东西了，而且买的还不是人家要的东西，你说张琦火大不火大？（火大。）我和韩洋说：“张琦是负责这方面工作的，你和他协商了没有？韩洋，你做什么事情不和人协商、也不和人商量？”我想再抓一下她，可还是抓不住呀！韩洋说：“我没有和张琦说，但我和张硕说了，他俩是配搭，我和张硕说了不等于是和张琦说了吗？”我心想：“呀，人家和张硕说了这也对啊，怎么就不对呢？”后来我问：“你和张硕怎么说的呢？”韩洋说：“我和张硕要钱呢，张硕说没钱，车已经走了，你自己想办法去！”就这最后的一句话韩洋把自己卖了。如果她不说这个“车走了”的话，我还真以为韩洋是和张硕商量了、说了，然后张硕没有办这个事。结果她多说了一句“张硕说车已经走了”，我才醒悟了，才抓住了她这句话。她这一句话告诉我什么了？她和张硕商量了没有？（没有商量。）韩洋你自己已经定

了要买这个东西了，你今天就是要拉这个东西呢，你没有和张硕协商，而是直接跟张硕要钱呢，可你告我说“我和张硕要钱他不给我，他说没钱”。我听了这话就想这不可能啊，你买东西这是正事，你和他要钱，他就能说“没钱，不给，你自己想办法去”？这让韩洋去哪儿想办法？给咱家买东西，韩洋自己想办法就能弄上钱买去？张硕能说出这样无理智的话？不可能呀！咱家还没有这样的人呢，再说这又不是花他的钱！可是人家韩洋说张硕就是这样说的呀，张硕不在，你说我该说什么呢？没有人证对质啊！我说我真抓不住你这个泥鳅啊！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必须得怎么呢？我必须得还原现场。我根据韩洋说的这一句“车走了”，我才一下明白了。韩洋，这是你当天、当下就要和人家要钱、要车拉这个东西，张硕听了你说的那个情况才和你说“没钱，车已经走了”，这就证明你就没有提前跟张硕协商。如果你提前三天就和张硕协商，张硕不可能让车走了呀。这一下狐狸的尾巴露出来了！我抓住了这一点，我才终于抓住这个泥鳅了！原来我抓不住是因为这是个泥鳅、活鬼！韩洋，你的话太圆滑了，抓不住你的毛病，你的话让我看见：“张硕怎么是这人呢！背后怎么尽不干人事呢？还有张琦也有问题！张琦在这儿告状呢，说韩洋那方面的工作作得乱，人家韩洋的那方面工作清的了呀。还说人家让你去其它地方拿东西去，她那儿就是有那么一点，让你去其它地方拿也对呀。人家给咱家买东西，张硕怎么就能不给人家钱呢？张硕不给人家钱，人家拿上其它钱先买了怎么就不对了呢？人家做的这事也对啊。韩洋没有和你张琦商量，但人家和张硕商量了啊，人家哪里做得不对呢？韩洋做得够意思了吧？不管是对你张琦还是对张硕够包容的了吧？”韩洋，听了你前面的话，我就是这样看的，但就你说的“车走了”这一句话我算是清醒了，我说：“韩洋啊，你这泥鳅啊，我算是抓住你了！”我刚说完这句话，韩洋又给我来一招！她看着这个责任推给张硕是不行了，她又说谁呀？“我和肖晋说了”，又把肖晋拖出来了，我还想着怎么又扯出肖晋了？怎么把责任推到肖晋身上了？我说：“韩洋啊，你就丝毫没有一点责任感？你的使命、你的责任是什么？你什么责任都没有，都是他们的问题？”今天我在和韩洋的对话中算是重新认识韩洋了。这

是张琦提前和我说了一些话，我也接触过张硕，知道张硕是什么人，所以在韩洋说张硕的时候，一句话暴露了她的问题。我如果没有见张琦，我只听了韩洋的这些话，我会觉得这应该是谁的问题？我会觉得这些是肖晋的问题、张琦的问题、张硕的问题。你说和人家韩洋有什么关系啊？人家没问题！我本来想把她放在桌面上，拿个透视镜给她做个手术来解剖一下、打一下，“韩洋、江梅你们就不是个东西，你们就不是个人，不配称为人。”我借着这个话题想把韩洋说成不是个人，可韩洋怎么说怎么有理，说来说去人家也是个人，我怎么说？我没法说。

韩洋，你在我面前都是如此的圆滑，让我抓不住你的问题，那你能得着审判刑罚吗？说到圆滑，想起什么了？滑石蛋。韩洋，你这么圆滑，我抓不住你的问题，我得亏损了？（没有。）谁得亏损了？（自己。）你自己得亏损了。你来这儿想干什么呢？你这样能得着什么？你是来这儿得审判刑罚的，你来这儿得认识自己、认识神，而不是来这儿欺骗。你骗得了人，你能骗得了神吗？今天你骗得了一时，你能骗得了一世吗？你当时的两句话把我给打懵了呀，我无从下手，我说啥呢？干瞪眼没办法，可你再说什么，你蒙骗也是一时的呀，你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啊！就像刚才说的这个穷寡妇，“因为你是先知，你身上有圣灵作工，你来了就把我给显明了，就把我的黑暗面给显明出来了，所以我的孩子就该死了。”这是什么道理？说到这儿咱再返回来认识神的主宰，寡妇的这个孩子该不该死呢？你说她这个孩子是碰巧死了？还是神有意作的呢？（神有意作的。）不是碰巧，是神有意这么作的。神为什么这么作呢？（显明她里面的东西。）一个是要显明她，一个是要让她见证神的大能，要让她作衬托物，同时让你看见穷寡妇的一种悖逆。她看见了神的主宰，但她承认这个孩子的死是神的主宰吗？（不承认。）她不承认是神的主宰，她还有埋怨，有自己的要求。

什么是活死人与行尸走肉（二）

“以利亚把这孩子抱上楼，放到自己的床上，三次伏在孩子身上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回到他的身体里去吧！’耶和华垂听了他的祷告，孩子就活了过来。以利亚将孩子从楼上抱下来，进屋交给寡妇，说：‘你看，你的儿子活过来了！’寡妇感激地对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位神圣先知了，耶和华借你的口所说的话全是真的。’”这个穷寡妇说的是什么话？这就能看到穷寡妇的什么问题呢？她只信眼见，她看见了才承认说：“耶和华借你的口所说的话全是真的。”耶和华让穷寡妇看到她家的一点面、一点油吃了一段时间都没吃完，又让她看到她的孩子死了又复活，最后这个穷寡妇才说：“耶和华借你的口所说的话全是真的。”你从这个记载里边看到什么了？对你有什么益处呢？不管是先知也好，还是穷寡妇也好，都有实际的一面，什么实际呢？先知实际地与神配合的一面。在咱来看这个先知有没有路？（没路。）神只是告诉先知，那边有个寡妇会接待他。你看了这话你会怎么想？“先知去了那么大的城，人山人海的，去哪里找这个寡妇呢？就算他找到了，一个寡妇可以说就没有什么生活来源，能接待了他吗？他去了以后吃什么？喝什么呢？人家寡妇接待他呢，结果人家的孩子死了，让他和人家说什么呢？”这就好比咱家尽本分的人员去了接待家，如果接待家有祸患了，接待家是不是要埋怨尽本分的人员呢？这是不是经常会发生的事？（是。）弟兄姊妹遇到这个事，自己里边是不是也产生了怀疑、疑惑、消极、软弱？“就是啊，我来到人家家里了，我吃人家的、喝人家的，人家在这儿预备善行呢，怎么家里的孩子还能死了呢？怎么人家家里还能有了祸患呢？我信的神究竟是真是假呢？”就不用说接待家消极了，就这个作工的人员他都在消极、软弱。这证明什么了？证明你对神没信。当穷寡妇跟先知说了这些话以后，你看先知着急不着急？“以利亚把这孩子抱上楼，放到自己的床上，三次伏在孩子身上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回到他的身体里去吧！’耶和华垂听了他的祷告，孩子就活了过来。”以利亚是不是也是凭着一种信心呢？（嗯。）而不是神预先告知他的，他也不是在那儿演戏。咱看这

些事的时候，往往都当作了故事去看，感觉不到这些事里边那种真实的、实际的感受。

你在实际生活当中，是不是总想从神口中得着一句准确的话？如果神跟江梅说“你哪年哪月哪日就进国度了”，神把准确的时间告诉江梅了，你说江梅还悖逆不悖逆？（不悖逆了。）不悖逆了！那现在江梅为什么敢悖逆呢？韩洋为什么敢悖逆呢？因为她们对神的话信不来，“神说的是不是真的呢？神的权柄、神的全能，是不是真的呢？神能火烧所多玛，神能不能烧了我的家呢？我即使为我的肉体利益说句话，为我的肉体利益办件事，抵挡了神一下，神就能灭了我？”在她们心里是不是画了个大问号？（是。）江梅，在你心里是不是画了个问号？（江梅：其实我总想，自己怎么老有病呢，这个病怎么总好不了呢？里边就有否认神作工的成分。）你说这是不是人？江梅信神就是“我信神这个病就得好！我尽本分这个病就得好！我信神这个病好不了，我就疑惑、我就怀疑”。她不仅疑惑、怀疑，她还要挟神，“我信神了，我尽本分了，我这个病神你看着办吧！我信神了，我这个病不好，你说你是真神还是假神？别人可都看着呢！”江梅，你顺服神的成分在哪儿？为神献上所有的成分在哪儿？就不用说献上所有了，你为神献上的成分在哪儿？信神该不该对神有要求？有要求就是悖逆！你该不该为神献上？（该。）今天你们没病，你们能说“该”，但江梅不敢说这话。

刚才说的这个穷寡妇，即使她接待了先知，她的孩子就不应该死吗？假设穷寡妇的孩子是十三、四岁，你说世上不信神的人家十三、四岁的孩子有没有死了的？（有。）那你说别人家的孩子十三、四岁就能死，她家孩子就不能死？她家孩子一死，那就是神剥夺了？就是因着她接待了先知，神就想起她以前的罪了？神惩罚她了？江梅，你怎么看这件事呢？（江梅：……）基督来在地上还有病呢，你是谁呀？你为什么就不能有病呢？江梅，这个有病和你尽本分、和你敬拜神有没有关系？（江梅：没关系。）没关系你非得硬和它扯上关

系。你不仅和它硬扯上关系，你还非得要挟住神。咱以前交通过，人尽本分与得福受祸无关，你的使命、责任是什么？你只管完成你的使命，究竟你的病如何、你的生命如何，那是神说了算，你该不该去提要求？你该不该去掌管？（不该。）当穷寡妇的孩子活过来以后，穷寡妇说："现在我知道你是位神圣先知了，耶和华借你的口所说的话全是真的。"如果江梅尽本分身体好了，江梅就会说："呀，基督口里说的话全是真的。"所以说要想让江梅嘴里边说出这么一句话来，那神就得把江梅的这个病给治好。要是神没给江梅治好这个病，她会说什么呢？（都是假的。）你说人悖逆、可恶到什么程度了？她不仅会这么认识，而是她的本分也不好好尽了。她为什么不好好尽啊？"我都成这样了，我再尽本分，累死我呀？"江梅，有没有这想法？（江梅：有，就像那天我一个人在那儿干活儿的时候，心里就想：这样干下去干死了就，这样干下去迟早要回家！）还迟早要回家呢！你没有说"我就是这么一口气，我活一天敬拜神一天吧，我活一天尽一天本分吧，我哪时累死算哪时吧！这就是我的使命，这就是我的责任"。（江梅：后来又寻求，神是长期地观察人、拣选人呢，神肯定是要借着这个环境来显明我。我就想我里面怎么能流露这些东西呢？怎么现在连背叛的意念都出来了？看到自己还是为了自己的肉体利益。）江梅，你临到疾病的时候你和神是叫嚣，看不好病的时候你是背叛，是吧？（江梅：嗯。）可是当别人伤害你面子的时候，你还能和韩洋打起来，你就不怕把你气得血压高了要了你的命？江梅，怕不怕？你就没有背叛背叛你的这个血气？韩洋，你听懂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了吗？（韩洋：……）你们所追求的，你们所尽的本分，什么都能引起你背叛，什么都是你背叛的理由，什么都是你不追求真理的理由，什么都是你不看神话的理由，什么都是你不好好尽本分的理由，但是没有一样是你们不去打斗的理由！没有一样能拦阻了你们打斗！没有一样能拦阻你们不为肉体说话！你说你们忠于的是谁？

"到了第三年，耶和华对以利亚说：'你去见亚哈，因为我要降雨在地面上。'于是以利亚动身前往撒玛利亚。那时，撒玛利亚遭遇了一场大饥荒。亚哈王把他的管家俄巴底召来说：'我们要巡视全国各

地，到所有水泉旁或小溪旁，或许能找到一些青草，就可以救活牲畜。’于是，两人分头去以色列各地寻找牧草，亚哈单独走一路，俄巴底单独走一路。俄巴底是一个非常敬畏耶和华的人。当王后耶洗别杀害耶和华的众先知时，俄巴底曾将一百个先知分别藏在两个山洞里，拿麦饼和水供养他们。在找水的路上，俄巴底恰巧遇到以利亚，以利亚让俄巴底回去转告亚哈王说：‘以利亚要见你。’亚哈王出城迎接以利亚，并责怪他不该让撒玛利亚遭受如此严重的饥荒。”亚哈王原来是要杀害先知呢，可俄巴底转告了亚哈王说以利亚要见他时，他就去城门外迎接以利亚去了，他为什么会迎接以利亚？就好比说江梅，不管是现在还是她尽本分的时候，你看到她是消极、是背叛，但如果哪天有个人来告江梅说：“你来敬拜我，你敬拜我你的病就好了。”你说江梅会干什么？会不会去迎接这个人？（要试一试。）试一试？她会去迎接！就像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已经有三年没下过雨了，到处都是饥荒，亚哈作为这个地方的王，百姓和他要水吃呢，他要负这个责任，所以当有个先知告诉亚哈王他可以降雨的时候，亚哈王是不是求爷爷告奶奶地盼望着让这个先知降雨呢？（嗯。）假如江梅现在身体疼得、难受得厉害，有一个人说：“来吧，我给你治这个病，你敬拜我吧。”你说江梅敬拜不敬拜？（敬拜。）立马敬拜！江梅，是吧？（江梅：嗯。）江梅还“嗯”呢！但要是不给她治病，你说她跟不跟？敬拜不敬拜？（江梅：人到了那种地步，符合自己的观念了，就能做出这个事来。）江梅，你一口一个“人到了那个地步就能做出这个事来”，是你江梅到了那个地步你就会那么做，你不要给别人扣帽子啊！江梅说的这话让我想起但以理了，但以理下狮子坑的时候他背叛了吗？（没有。）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因着不去拜国王造的金像而遭到逼迫，国王说他们不拜就要把他们扔到火炉里边，那他们拜了吗？（没有。）而江梅说什么？江梅说：“人到了那个地步，他就背叛呀！”江梅，你这不是论断神的作工吗？神告诉你，在败坏的人中，有的人是可拯救的，有的人不可拯救，有的人他就是彼得，有的人他就是犹大，而江梅说什么？“都是犹大！”从这里看到江梅信神不是为了敬拜神，她信神是为了什么？（得恩典。）她想得恩典，她还想让她的病好。你说神能让她的病好了吗？如果一旦让她的病好了，这就是引狼入室，所以江梅这个病能不能好？不能好，那是绝对不能好！神要保证神家是圣洁的，神不用神迹奇事成全人，神不会先给你一个归宿让

你来敬拜神。如果先给你归宿了，那你的敬拜就是伪装、欺骗、交易。所以江梅在这儿一直想让神给她把病治好，可她的这个病就是不好。就因为她一直想让这个病好，但这个病就是一直不好，这才能确定这位神就是真神，就是话语成就一切的那位神，就是主宰一切的那一位神。如果说她想让她的病好，这个病就能好了，那她信的这个不是神，她信的是谁？她信的肯定是邪灵！为什么？因为神不作这样的工，神不用神迹奇事成全人，神也不卡着你让你敬拜他，神给了你自由意志，神是让你自由选择。

神今天作的是拯救人的工作、是成全人的工作。什么是成全？什么是拯救？神成全人怎么成全呢？先征服后成全，怎么征服呢？借着剥夺来征服，剥夺你的前途、剥夺你的命运，然后看你的真心。神不让江梅的病好，是不是就是要把她的前途、命运给她剥夺了呢？（嗯。）甚至还让她看到死亡。神剥夺了人的前途命运以后要看人的真心，如果是真心要神的人，会怎么认识这个环境？“不要说这个病不好，我就是得了绝症，那我也应该把赞美、荣耀归给神。”神是要拯救人呢，具体怎么拯救人呢？首先是显明，神借着剥夺了你以后来显明你，看你究竟敬拜的是谁，看你心里边对神究竟是爱，还是交易。借着剥夺就显明了，你做在神身上的不是爱，是交易、是交换，神不要。神不要那你该怎么做呢？人对神的爱是怎么产生的？熬炼中产生信心，熬炼中产生真实的爱。所以江梅的这个病别想一时半会就能好了，你慢慢地熬着吧！就像保罗身上的那根刺，必须得熬到尽头，到最后看你说什么呀！如果最后你还能说“哎呀，我该跑的路跑了，该打的仗打了，我活着最起码也是‘基督’！”你有了资格、有了资本了，“我腰疼，或者我有什么病了，我从始至终没有跑、没有背叛，我有资格了！”你这么一讲理怎么了呢？该死了！如果最后你不是说这个话，而是把赞美、荣耀归给神了。“我就是死，我也是个受造之物，受造之物理当敬拜造物的主。就不要说神不给我治病了，神就是把我当垃圾扔了，神也是造物的主啊！我就是个受造之物，我没有别的可求！”这样你就活在了神话下，你这个人就被神征服了。你死也不离开神了，这样撒但在你身上就没法作工了，你就胜过了死的黑暗权势的

辖制了，这就是死也不离开神了！那江梅呢？江梅在这儿说：“我只要不死我就要离开神，神，你要么让我病好了，要么我就去别处求生，看谁能让我的病好了我就敬拜谁去。你要让我敬拜你，除非你让我死了，我死了我就没办法了。”江梅，是吧？（江梅：……）江梅，你现在怎么想的？你听懂我刚才给你交通的是什么意思了吗？（江梅：能听懂，就是你说的，只要有一口气都要满足神。有时候就想着，说不定哪天就死了。那段时间在那边，晚上睡着睡着心脏难受得就醒了，醒了就睡不着了，大夫说我是中风了，后来又说我的心脏也有问题。）江梅，你既然知道你这些病的危害性、知道这些病的严重性，那你为什么还敢与韩洋争斗呢？如果一个人真是得了癌症的话，真是奄奄一息的话，他还与人相争吗？

亚哈王以前是追杀先知的，是他的管家把一百个先知保护起来的，但他这次是迎接先知的，从这儿看到什么了？看到了人的一种邪恶性情！在人不需要神的时候，人什么也敢做，在人无路可走的时候，才来求告神。沈伟每天能睡着觉，江梅能不能睡得着？（睡不着。）这就说明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沈伟现在没有什么可求的了，“我想要个老婆，神又不给我老婆，我找神有什么用呢？”这就看到人的一个悖逆了，人把神当成了拐杖，需要的时候拿过来，不需要的时候就把神踢开，你说这还是人吗？“亚哈王出城迎接以利亚，并责怪他不该让撒玛利亚遭受如此严重的饥荒。”亚哈王不止出来迎接以利亚，还责怪以利亚不该让撒玛利亚遭受如此严重的饥荒。其实亚哈王是在责怪谁呢？（责怪神。）他是在责怪神。他不信耶和华，他信的是巴力，他把耶和华的先知全部陷害了，最后他遭到旱灾的时候，他信不信耶和华？（信。）他相信耶和华了。他相信耶和华了但他不是敬拜耶和华，而是质问耶和华，“你不应该让我的老百姓遭旱灾，你是神，你应该普度众生呢，你怎么还能够让老百姓都遭受饥荒呢？”亚哈王还要质问耶和华呢，这就是被撒但败坏的人。亚哈王现在犯了什么罪了？他拜了两个主，巴力和耶和华。巴力是他老婆拜的，他主要拜的也是巴力。虽然他是两头拜，但等到了危难时期就想起耶和华神了，“耶和华神你不应该让百姓受灾”。就像沈伟现在，“我想成个家，

我想娶个媳妇”，这时候他想起了谁？他想起了巴力，他敬拜巴力去呀，他敬拜撒但去呀。假设沈伟娶了个媳妇，结婚生子了，可当老婆有病了、孩子残疾了，他就会想起耶和华神，他会说什么呀？“神啊，你不应该让我如此受苦啊！你不公平呀！我当初也尽本分了呀，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我呢？”沈伟，会不会？（沈伟：不会。）当你遭受苦难的时候，当你无路可走的时候，你想起神了。想起神之后，你不是赎罪，你是质问，“神不公平呀、神不公义呀，你为什么给我摆设这么一个环境呢？沈皓能有老婆，弟兄能有老婆，为什么不能让我有老婆呢？他有孩子，为什么不能让我有孩子呢？我有了个孩子为什么还残疾了呢？你为什么让我遭受这样的命运呢？神不公平、不公义啊！”这是不是很自然的就流露出来了？（嗯。）那是必然的。咱看这个历史记载，就是让你把它带到实际生活当中，当你遇到和他一样的事时，你会不会也和他一样会那样做呢？如果你会那样做，那你得认识你犯了什么罪。

今天说江梅、韩洋呢，她们现在心里边还有耶和华吗？（没有。）没有耶和华，她们心里有谁？韩洋眼里边只有江梅，两眼紧盯着江梅不放，“江梅怎么样怎么样”，江梅心里边只有韩洋，“韩洋怎么样怎么样”，她们心里只有“巴力”，什么时候就有耶和华了？当江梅身患绝症的时候，她趴在床上起不来的时候，“神啊……我也尽本分了呀，你不应该让我受这个罪啊！”可是她想不想她尽本分的时候不是在尽本分，她是在“战场上厮杀”，她是在争夺地位呢？她想不想她是在神的经营中搞着自己的经营呢？她想不想她是在神的作工中搞拆毁了呢？她想不想这些？（不想。）她不想这些，她要是想这些的话，这叫认识自己。可她不想这些，她是在和神算账。“以利亚告诉他说：‘使以色列遭遇灾祸的不是我，而是你的父亲和你自己，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力。’”亚哈王怪罪以利亚呢，是吧？（嗯。）那韩洋今天怪罪谁呢？（怪江梅。）怪江梅呢，怪张琦呢，“这个张琦，你什么时候捷足先登了？什么时候跟弟兄汇报的？让我在这儿想圆滑也圆滑不了，一圆滑才露馅了”。韩洋不是怪自己，她是怪张琦、怪弟兄。“弟兄怎么老抓我的把柄呢？说了我的一个问题，

我好不容易掩盖过去了，还要再说第二个；说了第二个我又掩盖过去了，结果还要再说第三个。我都告诉你了是张琦的问题，你不信，你非要说张琦没问题。我说张硕有问题，你说张硕没问题。呀！那我说肖晋有问题，结果还不行，你就是非得把我钉在十字架上才行！”“以利亚告诉他说：‘使以色列遭遇灾祸的不是我，而是你的父亲和你自己，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力。”韩洋，你哪一天受惩罚了、受灾祸了，你不要说是张硕的问题、肖晋的问题，也不要说是我的问题，这是谁的问题？这是你的“父”、是你的撒但性情和你自己给你带来的惩罚、带来的灾祸。这就是说“使以色列遭遇灾祸的不是我，而是你的父亲和你自己，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力。”江梅、韩洋你们干的是什么？你们离开了神的话，离开了神对你们的要求，离开了你们的本分、责任、使命，你们去拜谁了？（拜偶像。）拜偶像、拜撒但，你们去追求你们的地位、名誉了，你们为你们的地位、名誉去厮杀了。“现在你要派人去招聚以色列众百姓和事奉巴力的四百五十个先知上迦密山来见我。”先知和亚哈王说这个话的时候，亚哈王是不是就照办了？（是。）他为什么要照办呢？（因为他想要一场雨。）他想要一场雨。同时以利亚是不是早就计划好了呢？（嗯。）以利亚要干什么呢？要杀那四百五十个假先知，“我要杀他们，我一个人杀不了呀，那我该怎么杀呢？我要借百姓的手。”所以以利亚先和亚哈王说让那些假先知和以利亚一起献祭，看谁信的是真神，然后让亚哈王同意。亚哈王为了能让下雨，他不得不同意。

今天晚上聚会了，江梅，你愿意不愿意留下来？（江梅：愿意。）为什么愿意？（江梅：解决问题。）你不是要解决问题，你主要是想解决你身上的这个病，这是根本。你们说江梅身上要是没病，她会不会留下来呀？（不会。）江梅的这个表现就和那个亚哈王是一样的，亚哈王是为了解决下雨的问题，解决饥荒的问题，他没办法，所以他就得听从以利亚的安排。那以利亚这样做自有他的安排，是吧？（嗯。）今天我要让江梅留下来，也自有我的安排。有什么安排呢？那就是杀死江梅心里的这个“巴力”。怎么杀死呢？“在迦密山上，以利亚对以色列民众说：‘一个人不能同时事奉两个神，如果你们认为

巴力是神，就顺从他。如果你们认为耶和华是神，就应该敬拜耶和华。’”以利亚是不是就开始按他的计划行事了？（嗯。）以利亚对以色列民众说：“一个人不能同时事奉两个神，如果你们认为巴力是神，就顺从他。如果你们认为耶和华是神，就应该敬拜耶和华。”江梅、韩洋你们俩呢？咱那次交通了“神是用话语成就一切。”“天地废去，神的话不能废去！”你们看了这话是怎么领受的？为什么说天地废去呢？（……）因为这一切都是腐朽的！江梅，你能听懂腐朽是什么意思吗？（江梅：知道。）什么意思？（江梅：最后什么都没有了，都要消失呢，不存在了。）腐朽就是不存在的意思？（江梅：嗯。）怎么就不存在了？（江梅：就是你追求的名利、地位，属肉体的这些东西都是虚空的。虽然你得到这些了，但神不要你了，各从其类了。）你得真实地认识这个腐朽。（江梅：腐朽的就是不存在的东西，人里边追求的这些东西根本就不存在，到最后什么也得不着。）那你说说你追求些什么呢？（江梅：我追求的就是病能好，虽然嘴上没说，但心里总想有个好身体。）江梅，你说敢不敢给你个好身体？（江梅：不能。）为什么？（江梅：……）江梅，神没有给你个好身体，你还和韩洋配搭不来呢，要是给你个好身体，你就能和韩洋配搭得来了？江梅“半身不遂”都要打半个江山呢！都要来个争夺战呢！你说要是给她个好身体，她会怎么做呀？她就上战场厮杀去了。所以说神能给她个好身体吗？不可能给她个好身体，也不能给她好身体啊！

江梅，你想有个好身体，这个好身体是什么？（江梅：腐朽的？）还得问一问呢，“好身体是腐朽的？”韩洋，这个好身体是什么？（韩洋：……）一到关键的时候就没话了！江梅说“好身体是腐朽的？”还反问呢！江梅，你信神几十年了，竟然问出这样的话来！根据神话看事，神怎么说的？神说：“人的肉体都是属血气的，神得着人的肉体毫无用处，因为人的肉体都属于必然腐朽的，不能承受神的产业，不能承受神的祝福。”（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对被成全之人的应许》）肉体就是腐朽的东西，它本身就是腐朽的。江梅，你看不见肉体是腐朽的？能不能看见？（江梅：……）你身体好就不腐朽了？你身体好活上八十岁、活上三百岁，三百岁以后呢？江梅，三百岁以后

你就成精了？（江梅：没有神还是死。）把你埋到土里，你的肉体是不是还是腐朽的？（嗯。）你有病你是腐朽的，你没病还是腐朽的，只不过是来在世上的时间长短不同罢了。你活三十年，他活五十年，她活八十年，他活一百年，这个时间的长短是谁决定的？（神。）这个期限是神给人定的。神根据什么决定的？神是根据神的经营计划而定的，神让你来效什么力，给你什么样的责任与使命，根据这些给你制定了一个期限，或是五十年，或是八十年，或是一百年，这都是神给人制定的。给你制定的期限不管是三十年也好，一百年也好，最终都是腐朽的。跟你说这些是让你了解一下、让你认识一下，肉体是腐朽的。为什么说是腐朽的？腐朽的是不复存在的，它是褪色的、枯萎的。这些腐朽的东西算什么？是昙花一现、转眼之间。江梅，你病了几年了？（江梅：十来年。）你今年多大了？（江梅：五十多岁了。）你这五十多年感觉过得漫长吗？（江梅：没有感觉到漫长。）是不是转眼间？（江梅：嗯。）你这五十年还是转眼间呢，你这十来年的病算什么呢？转眼之间、过眼浮云。你身体好也是这五十年，你身体不好也是这五十年，最终都是一个腐朽的。你为了追求一个腐朽的东西，你付出了什么？你付出了所有！

韩洋，你追求的是什么？追求的是在人心目中有个完美形象，追求的是在我面前做一个没有错误的、没有败坏的一个形象，让我看见都是张琦的问题、张硕的问题、肖晋的问题，我看不见你韩洋有什么问题。韩洋，你追求的是什么？（韩洋：……）这是不是追求地位、名誉呢？（嗯。）你追求地位、名誉能给你带来什么？你能得着什么？这个地位、名誉的实质是什么？就算给了你地位了、给了你名誉了，人都崇拜你了，又能怎么样呢？韩洋，你追求的是什么东西？你不走正道！江梅和韩洋现在还不知道该追求什么东西呢，是吧？（嗯。）韩洋，你信神为了什么？为了名誉？（韩洋：为了剩存下来。）神交通说："天地废去，我话不能废去！"（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十五篇》）"天地废去"，怎么认识这个"天地"？意思是天要废去、地要废去？（不是。）"天地废去"是什么含义？（江梅：就是说神的话语带有权柄，以后只有神的话是永不改变的真

理。）你把这句话又给翻译了一下，我问你什么话呢？你先认识一下，神为什么说天地废去？这个“天地”是什么意思？人常说男子汉要顶天立地，这个顶天立地是什么意思？就是高到天、低到地，所有的事他都能担得起来。还有比天更高的地方吗？（没有。）天地间所有的万物都包括了，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废去，神的话不能废去。“所有”包含什么？包含韩洋的地位、名誉，还有江梅腐朽的肉体。肉体是要废去的，可江梅想的是“我这个病要是治好了，我能活一百三十岁”。江梅，给你治好病，你就是活上一百三十岁，你的肉体不也是腐朽的？你死了以后肉体埋在土里边三个月不就腐化了？所以说你再追求什么也是腐朽的。你追求地位、名誉，你和韩洋打赢了，你在弟兄面前赢了，你赢上几年又能怎么样？就算你能活一百年，你在余下的这五十年里过的都是“王”的生活，你这五十年能怎么呢？到枯萎的时候是不是该枯萎还枯萎呢？（嗯。）就像种庄稼一样，不管你的庄稼再好，高粱杆再高，草再低，到了秋天、到了冬天一样是会枯萎的。你就是活得再久，你就是再有多高的冠冕，就算让你当个总统，让你坐到韩国总统朴槿惠那个位置上又能怎么样呢？又能如何呢？国家总统可比你们之间的打仗有意思多了啊，那可是冠冕堂皇！可是又能怎么样呢？韩国总统朴槿惠最后是不是进监狱了？她的肉体还没腐朽呢，地位、名誉就已经枯萎了。就像所罗门说“日光之下全是虚空”，韩洋，所罗门不比你有地位？有多少人仰望他呢？他要什么没有呢？就这样所罗门还喊“虚空啊、虚空”，你还追求什么呢？你说什么东西存在的长久呢？在万物当中数乌龟的寿命算长的，是吧？（嗯。）它的寿命再长最终也得死啊，也是个腐朽的！

“天地废去，我话不能废去！”神的话不能废去是什么意思？江梅，神话为什么不能废去呢？（江梅：就是说神用话语创造了天地万物……）咱就是套一些属灵术语、套一些规条字句，就没有一点实际的？根据你的经历，来点实在的认识。神的话为什么不能废去呢？因为神话是真理。什么是真理？永恒不变的那才是真理呢！神是什么？神是万物的主宰者，是永远、永存的！神说出来的话、神的性情、神的所有所是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因为他是神，因为他是造物的主，所

以说他说出来的话那就是真理。就好比神的性情——喜怒哀乐，从神的三步作工来看，你看见神的喜怒哀乐变了吗？（没有。）将来会变吗？（不会。）这就是说“天地废去，我话不能废去！”神话是什么？神话是真理。真理是什么？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也就是说，这个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会变吗？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永远不能变！因为神是造物的主，神造人的时候是按着他的形象造的人，是让人去彰显神、荣耀神，是让人活出、做出彰显神、荣耀神的事。你活出、做出荣耀神的事了，你才配成为人，你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了，你成为一个复活的人了，你就可以永存，因为你成为真正的人了。如果你没有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你活出来的是撒但相，你是神的仇敌，神可能让你存在吗？不可能让你存在，就不要说永存了。所以说那必然是腐朽的，必然是要受惩罚的。那你每天起来追求的是什么？你为一些腐朽的东西在抛头颅、洒热血。那你应该怎么对待真理？怎么对待神的话呢？就像你教育你的儿女，让你的儿女好好学习呢，你让他好好学习是要干什么呢？（有个好的前途。）韩洋，你孩子是什么毕业？（韩洋：大专毕业。）你想不想让你的孩子读个博士啊？（韩洋：想。）实在是你的孩子不争气，如果你孩子争气的话，你肯定要让你的孩子读个博士。为什么呀？（脸上有光。）一个是脸上有光，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为了你孩子的前途命运，为了你孩子以后能吃香的、喝辣的，能耀武扬威，是吧？（嗯。）人为了在人群中有名誉、地位、钱财，也就是人常说的有个“幸福的生活”，他为了追求他所认为的幸福生活，他要付出多大代价？从幼儿园开始念书念到博士得用多长时间？（二、三十年。）如果这个人复习了一次又一次，补考了一次又一次才考上了博士，那就得三、四十年，人到三、四十岁了还念书呢。他为了钱财、地位、名誉，为了后半生有一个好的生活，他要付出三、四十年的代价去追求。怎么追求呢？孩子们念书累不累？（累。）特别是上初中、高中的时候，凌晨五点多，天还黑着呢，你还在睡梦中的时候，他已经起来去上早自习了。晚上十一、二点你都睡到被窝里了，他还不能睡，他还在那儿做作业呢。以前说的是寒窗苦读十年，现在何止是十年？得三十年。假如他能活八十岁，他为了他以后的五十年，他要用付出三十年的辛苦去换后五十年他所认为的“幸福生活”，这要付多大的代价呢？他换来的是什么？他换来的就是他所说的那个幸福，幸福不幸福？（不幸福。）

今天神是让你追求什么呢？神是让你追求真理呢，你追求的这些不都是腐朽的？不都是遭神咒诅的？而且你学的那些东西是不是都是撒但给你灌输的？有的是知识，有的就是撒但给你灌输的一种毒素。不管是什么，你所追求的这些东西能给你带来什么呢？给你带来的无非就是肉体享受，还带来撒但对你的残害，这些最终都是腐朽的。今天神是让人追求真理呢，江梅，什么是真理？（江梅：神话是真理，正面的……）江梅，你就是一个宗教家呀！除了这些字句就再没有一些实在点的了？什么是真理呢？真理是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是做人做事、看人看事的依据，神是让你追求这个呢！为什么让你追求这个呢？因为你让撒但败坏得不是个人了，你不配来到神面前，不配存活在这个世间，你失去了人活着的意义。神让你追求这个的目的是让你追求活出一个真正的人。因为神造人的时候是按着他的形象造的人，你追求活出个真正的人样来，那你就能够彰显神。神让你活出个人样来，怎么活出个人样来呢？你不会活人，活不出个人样，所以神发表了真理，让你按着神的话去做，让你追求这个呢。神说："……数年的经历过去了，经历了熬炼之苦、刑罚之苦的人类变得饱经风霜，虽然失去了往日的'光彩'与'浪漫'，但却不知不觉中懂得了做人的道理，懂得了神拯救人多年的良苦用心。"（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人在神的经营中才能蒙拯救》）"但却不知不觉中懂得了做人的道理"，神无非就是让你懂得一个做人的道理，就让你追求做人的道理，你一旦懂得了做人的道理，你换来的是什么？（永生。）你换来的是永生之道！这个做人的道理就是永生之道，你学会做人了，在神看你就是一个人，你就该在这个世间存活。在神来看，如果你不追求做人，你追求的是地位、名誉、钱财，是魔鬼样，神说你不应该来到人间，你应该是在地狱，因为你活出来的是畜生样、是鬼样，那你应该下地狱去做鬼，应该去做狗、做猪，这就叫各从其类。所以说你要追求活出一个人样，这就是在追求真理。你的活出配称个人了，那你就是下一个时代剩存下来的人。你要是不追求真理，也就是你不追求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你总要追求你的一些观念想象，你总要追求撒但送给你的一些意念，那你追求的就是死亡。你不追求这些还是腐朽的、还是该死的，那你要追求是不是更该死了？（嗯。）可是你

追求死亡追求得还怪有劲儿啊！神让你追求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你不感兴趣！就像韩洋，神把江梅摆在你面前，神是不是让你看看你自己是怎么做人的？韩洋，你是怎么做人的？你在江梅面前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江梅信神多年她已经成了宗教家了，你面对一个宗教家，你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你能不能多一点包容、多一点忍耐？能不能活出个人样来？能不能不做滑石蛋，做一个诚实人？“神让人做诚实人，我得做一个诚实人、做一个真正的人。我过来是想从弟兄这儿得着点审判刑罚，得着一个生存之道，得着点真理，我怎么能在这儿再耍圆滑、诡诈呢？我能不能如实地说两句话呢？”这是不是一个正常人该做的？“这一切不是谁和谁过不去，而是神摆设这个环境让我进入呢！”这是不是追求真理？每天遇到的人事物，神是要看你的态度、观点，让你追求、寻找怎么站在神一边。信神难吗？你追求做人那就是永生，你不追求，你就是属魔鬼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已经被撒但败坏至深，你不追求你可以做魔鬼、也可以做猪。

江梅，听懂我刚才说的这些话了没有？我说这些话的意义是什么？（江梅：知道大概意思。）刚才咱说世界上的人为了追求后半生有一个好的生活，他得付出三、四十年的辛苦。人家想追求后半生的“幸福生活”，人家还付出了三、四十年呢。那今天让你追求永生，你该不该付出你的一生？可神让你付出一生了吗？（没有。）信神是让你干什么呢？是让你体验、经历神的主宰，让你去认识神、认识自己。神让你来到人世间是让你干什么呢？就是让你来经历、体验神的主宰，从神的主宰中认识神、认识自己。神以这样的方式来供应人的生命，你接受神的供应吗？

什么是活死人与行尸走肉（三）

江梅，你的前途命运是什么？你的前途命运就是病能好了？（江梅：……）你们都是把前途命运总挂在心上，就丝毫没有放下过，是吧？（嗯。）那你的前途命运属于什么呢？你的前途命运是不是腐朽的？是不是枯萎的？韩洋，你信神究竟还有没有前途命运？（韩洋：没有。）你说你该不该有前途命运？（韩洋：不该。）不该有前途命运？（韩洋：嗯。）江梅，你该不该有前途命运？（江梅：不该追求那些自己认为的前途命运。真正的前途命运不是人想象的那种，神今天是让人追求生命、性情变化、接受刑罚审判呢。自己心里边就没有想要得这个刑罚审判。）神说："天地废去，我话不能废去！"神是让你追求真理呢，追求真理就是追求永生之道，那神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不是前途命运？（是。）那神究竟让不让你有前途命运？（让有前途命运呢。）刚才就说了，神给了你前途命运，是你不追求，你偏偏追求那腐朽的、死亡的、神所咒诅的。神不是不让你有前途命运，是说你一个败坏的人，你追求的那个前途命运是你个人观念想象里边的前途命运，那不是你真正该追求的前途命运。钱财、地位、名誉那是什么东西？那是过眼浮云、是一时的，那能成为前途？那能成为命运？什么才是真正的前途命运？刚才说有的人追求考博士，考博士是不是前途命运？（不是。）那什么才是真正的前途命运？神是让人追求永生之道，让人永远存活下来，这是不是前途？这是不是命运？（是。）你该不该追求这个？（该。）真正的前途命运你不要，你要的是什么？你要的是死亡。所以说你太愚昧了、太傻了！今天简单给你解答个疑问，也可以说是给你解开一个奥秘。神给你预备好了美好的归宿，这个归宿在哪儿？信神的人的归宿是什么？不信神的人的归宿是什么？江梅，你能说清楚吗？（江梅：不信神的人要下地狱，迟早都要死；信神的人追求剩存下来，不为那些腐朽的东西而活了，不追求这些了，那就能剩存下来。但如果走的路不对，那还是死。）江梅，你现在就知道一个死一个活，是吧？（江梅：嗯。）小嵩，你能不能把昨天交通的什么是美好的归宿交通出来？（小嵩：美好的归宿是神创世以后就给人预备好的人类该有的归宿，

这个归宿就是人的前途命运，是神主宰的。神预备好的前途命运不是人观念想象中的住大房子、钱财、物质这些享受，这些都是腐朽的东西。）神给人预备的这个归宿不是人肉眼能看见的，这归宿在哪儿？是不是还是在地上生活呢？（是。）神给你预备的这个归宿是什么归宿？是心灵的归宿。就是神说的："秋天，落叶归根，你归回你'父'的家中，我归回我父的身旁……"（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落叶归根之时，你会后悔你所行的一切恶行的》）你们看到韩洋归到哪儿了？（撒但那边。）韩洋归的是什么"父"？江梅归的是什么"父"？这也是一个归宿，是吧？（嗯。）借着这个让你明白神给你预备的是什么归宿。韩洋是什么归宿？今天解剖韩洋是什么呢？泥鳅、滑石蛋，抓不住，是吧？（嗯。）她活在一个什么性情里边？不承担责任，要的就是一个虚荣脸面。韩洋，你累不累呢？（韩洋：累。）韩洋今天在述说她和江梅之间的事的时候也是痛苦的，韩洋，江梅是怎么对待你的？（韩洋：……）因为搬家顾不上做饭，江梅给韩洋热了个馒头，结果馒头是坏的、长毛了，韩洋说："江梅，你想毒死我呢！"韩洋说江梅想害死她呢，江梅，你听韩洋说这话难受呢，是吧？（江梅：嗯。）韩洋，你看着江梅做的这个事你难受呢，是吧？（韩洋：嗯。）韩洋是觉得江梅想害死她呢，江梅是觉得韩洋说话想打死她呢，是吧？（嗯。）她们都活在了什么里边？（活在了痛苦里边。）什么痛苦？把你们这个痛苦再说说，除了吃馒头还有什么事？（爱莲：韩洋把江梅放到路上，过了多长时间也不管江梅，然后江梅就嫌韩洋呢。）鸡毛蒜皮的这些事，都是她们痛苦的原因。韩洋怎么把江梅放到路上不管了？（韩洋：我说我去拉东西了，让她在那儿等着呢。）（江梅：她让我在那儿等了三十分钟。）你们说的这些我听着难受，怎么难受呢？这都是生活中的一些琐事。江梅，你说你站在那儿多等了二十分钟、三十分钟都难受得不行。（韩洋：她说我是有意不过去接她。）就因为这个你们两个人产生成见，就要打斗！

咱之前交通了归宿，韩洋、江梅她们俩现在还是一头雾水，你们看见她们两个人的归宿了吗？（看见了。）你们看见她俩的归宿和我的归宿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咱刚交通了什么是真正的归宿，

这个归宿你是不是能看得见？（能看见，就是人追求的路和方向。）对于她俩来说，现在她俩还不知道什么是归宿。江梅，这个归宿是什么？（江梅：归宿就是人能实行神话，最后能剩存下来……）从江梅说的这些话当中就能听出来，她说的是些什么？是不是都是些字句啊？（嗯。）这就让你明白了，江梅讲了个字句道理。虽然你一时给她点不透，但是你知道了她多年来只是装备了个字句，她根本不知道神说的这个归宿是什么。（韩洋：得着真理人心灵里是平安、喜乐的，不管临到什么事站在神一边看事，人里边是一个安慰。我这两天跟江梅打架、表演，就是一种痛苦，我的归宿就是在撒但那边，不在神这边。）这个痛苦就是你的归宿，这个痛苦是从哪里来的？（韩洋：从撒但来的。）又归到“从撒但来的”了。神给你预备了一个美好的归宿，咱先不说这个“美好”，就说这个“归宿”，这个归宿是不是神给你预备的？（嗯。）以前咱信神就觉得神给咱预备了一个归宿，这个归宿就是“不信派的车在那里等着你开呢，人家把房子给你盖好了让你住呢，等着大灾难一降下，外邦人一灭，只留下信的人合家欢乐、歌唱赞美。你开着他的车，住着他的房，看多得意！”这是你心里边的“美好的归宿”。韩洋，这是不是你的“美好归宿”？（韩洋：嗯，之前有这个想法。）之前有，现在没有了？现在不是没有了，是不敢有这个野心、欲望了。一看自己污秽、败坏那么多，“怎么配去住神给我预备的那个新房子呢？”江梅，你有没有这种想法？（江梅：……）其实这个归宿说白了就是人的一个看事观点的转变。如果你的看事观点不转变，也就是你老站在撒但一边，站在你原有的那些看事观点里边去看事、做事，那就是你归你的“父”——撒但，因为你是靠你那个撒但的处世哲学去看事的。如果你做人做事、看人看事的观点扭转了，你是站在神一边看事的，这个结果是不同的，这就是你的一个归宿。

你站在神一边看事这就是一个美好的归宿，你只是听了字句上的“美好归宿”，所以你会说“我站在神一边看事就有美好的归宿了？”你是感觉不到、体会不到的。就好比说江梅和韩洋因为馒头打架呢，韩洋拿着这个坏了的馒头说：“呀，江梅呀，你这是要毒死我呀！咱俩配搭着作这个工作呢，就好像我占了你的位置一样，你就想独占

这个位置。你把我除掉，你一个人要独霸江山呢？你好毒辣呀！”是不是这个味道？（嗯。）所以韩洋咬牙切齿地说了一句“你就是要毒死我呢”，这就是一个败坏的人的看事观点。如果站在神一边看事呢？这是神的主宰。神怎么主宰的？我要是韩洋，我会怎么看事呢？首先我拿这个馒头吃的时候，你说我能不能看见这个馒头坏了呢？刚搬了家，有一堆事情要做，该怎么去安排这些工作？你说我的大脑思维在哪儿？（工作上。）在工作上，在这些本分上，还有乱七八糟的事上。我拿着馒头考虑的是：“这些事情怎么一团糟呢，怎么我和江梅配搭得这么不和谐呢？什么原因呢？我在尽本分的过程中怎么总是考虑自己的前途命运呢？我怎么不能忠心、不能顺服神的摆布安排呢？”在考虑这些事情的时候，拿着这个馒头咬了一口，吃着味道不对，一看这馒头坏了，这时候怎么想呀？“我配吃这个坏馒头吗？我今天是来尽本分的，是来事奉神的，人家以利亚事奉神的时候吃的是什么？他吃的是乌鸦叼来的肉，喝的是约旦河里的水。我今天能吃到这个坏馒头，是不是我做了什么不合神心意的事了呢？呀，神是借着这个坏馒头显明我、对付我呢。‘你做的那些事情就不配吃馒头，吃个坏馒头吧，活该！’这不是人家江梅故意给我热的坏馒头，这是神把天上的烈火显给我看了。呀，好害怕呀！我要是再不好好尽本分，我怕我连这个坏馒头都吃不上了。”我要是你，我认识到的是自己不配吃喝神家的东西。韩洋，你吃了以后还发现腿上不对了，你是不是更应该感觉到害怕？（嗯。）“哎呀，坏馒头我也不配吃啊，吃了也属于是偷吃了祭物。”就像神说的：“他的良心、理性不会告诉他说，‘这东西不归你，就是神不喝，神扔了，给狗、给猫，只要没说给你你就不应该用，这不是你应该享用的东西’，他的良心不会这么告诉他，因为他没有良心。”（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解决观念才能进入信神正轨（三）》）“就我做的这些事，我还有脸吃馒头呢？”借着这个馒头来认识神的主宰、安排。“你说江梅她就没有看见这个馒头坏了？就把坏馒头给蒸上了？不是她没看见，是神遮蔽了她的眼睛了。神就是专门让我吃这个坏馒头来提醒我呢，让我看见以后去认识自己。”我要是你，我认识的是什么呢？我看见的是神遮蔽了江梅的眼，神是来拯救我这个灵魂的。我借着这个坏馒头看见神的手了、看见自己所做的是什么了，这是对自己的一种认识。

我对江梅有仇、有恨吗？没有。我还要和江梅交通呢，“今天真是神显明我了，神作在我身上的就是拯救”。我对江梅没有仇、没有恨，反过来还要给江梅交通，借着我这么一交通，江梅蒙羞、羞辱了，同时江梅怎么看韩洋呢？“我专门热上坏馒头给韩洋吃，就激不起人家的火气来，人家没有去猜疑、怀疑、疑惑，人家说这是神的主宰，看人家是怎么敬拜神的。”这是不是实行真理的人把不实行真理的人给定罪了？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怀疑别人也是什么样的人。你看保罗是怎么对待彼得的呢？不管保罗怎样，彼得仍然叫保罗什么？（弟兄。）“你看人家韩洋，人家走的是彼得的路，不管我怎么对待人家，不管我在语气上怎么伤害人家，又给人家弄坏馒头吃，我腰疼得不能动就在这儿坐着，干活也让人家干，不管能不能动，我就是装也好，还是真难受也好，反正活儿是让人家干了，人家走的是彼得的路，我做的是什么呢？”韩洋，借着你的活出是不是要把江梅带到正道上？（嗯。）这就是看事观点的转变。神让人对弟兄姊妹多一点什么？多一点包容、多一点忍耐、多一点爱，让你不要猜疑人。你听神话了吗？你不仅没听神话，反过来是，“我就要猜疑人，我就是看见馒头坏了，她就是要陷害我，她就是想毒死我呢！”韩洋，你活在那个性情里边，你说你晚上睡得着觉吗？（睡不着。）“我得赶紧把门关好，我要是关不好门，江梅半夜是不是要拿上刀进来呢？”韩洋还要精神失常了呢，她可能不可能精神失常了？（可能，就抑郁了。）抑郁、精神失常。你这么一抑郁，魔鬼是不是就上身了？（是。）你就活在恐慌中了。又因着你是一个滑石蛋，你总猜疑人，神还作工吗？神不仅不作工，神还要把你交给撒但让撒但残害。撒但来残害你了，让你猜疑人的心越来越严重，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然后邪灵再一上身，你成什么了？你就成神经病了。假如江梅本来就想给你热个坏馒头，原来她心里边还得掂量掂量，“都是弟兄姊妹，我做的这个合适不合适呢？神看着呢。”现在一看这个人成神经病了，神都不要她了，江梅还管她不管她？（不管了。）到那时江梅说：“我还给你吃坏馒头呢，下次我给你吃狗食都是高抬你了。”这就是你韩洋的归宿。如果你的大脑糊涂了那咱就不说了，就说你的大脑还没有糊涂的时候，你说你痛苦不痛苦？争战，争不过；讲理，没有讲理的地方，里边还流露出一种

不服输的性情，是吧？（嗯。）憋屈，这时候高血压该不该发作了？各种疾病都来了。

如果我是你，我站在神这边怎么看呢？我看到神把天上的烈火显给我看的时候，我是不是要警戒啊？“我得赶紧把我的本职工作作好，我对弟兄姊妹不能有猜疑，即便是遮蔽了她的双眼，我也要帮助她，‘今天神让咱学会做人做事呢，你连个正常人性都没有？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你热馒头的时候看也不看就能把坏馒头热上？这坏馒头能吃？吃坏身体怎么办呀？我不能吃你能吃吗？咱都不能吃。’”我是去帮助她，即使我指责她，她看见我对她是一种帮助、带领。你们按我说的这个路去走，站在神一边这样去看事，还产生不产生怨气？（不产生。）有没有痛苦？有没有眼泪？（没有。）韩洋一谈起这些事还流着眼泪，“江梅给我吃坏馒头，她要毒死我。”同样的环境，同样的人，我这里边没有眼泪、没有忧伤，是活在了平安喜乐里，因为我是根据神话看事，根据神话去做人做事、敬拜神的。当我怎样实行了以后，圣灵会怎么作？会不会安慰？（会。）本身活在神话里边神话就会安慰我，圣灵还要感动我，所以我心灵里边是舒畅的、是踏实的、是美满的。虽然我和你坐在一起，但咱是两个不同归宿的人，这就是归宿。神给人预备了美好的归宿，所罗门说“虚空啊、虚空”，所罗门为什么虚空呢？知道他为什么虚空吗？因为他离弃了神、背叛了神，他能不虚空吗？所罗门说“日光之下都是虚空”，他缺什么了？钱财、地位、名誉，他什么都有了，什么都享受到了，他反而说虚空。你知道虚空是怎么来的吗？咱先不说信神的人，就说不信神的人有没有虚空的时候？有没有充实的时候？（有。）沈皓，什么时候是你感觉充实的时候？（沈皓：我想要的得到了，我就觉得充实。）当人有方向、有目标的时候相当充实。韩洋和江梅打斗的时候充实不充实？（充实。）充实。而且是相当有劲儿，因为她有方向、有目标，“我要把你打倒，我要把你干下去、打下去”，如果打赢了，这叫得“美果”的滋味，对她来说，这就是一种幸福。如果她失败了呢？（痛苦。）痛苦。不管是韩洋打赢了江梅，还是江梅打赢了韩洋，这个幸福能持续几天呢？（一会儿。）韩洋，你能幸福几天？能幸福三天？能幸福一

个礼拜？幸福多长时间？咱就说得长远一点，假设江梅给韩洋吃了一个坏馒头，把韩洋吃残废躺在床上了，江梅能高兴一年吗？世上有一种爱斗的人，他把身边的人都斗下去、打败以后，再去寻找对手，当他没找到对手的时候，他是不是也是虚空呢？（嗯。）当人有方向、有目标的时候，当人有什么计划的时候，人里边是充实的。就好比江梅想拿着这个坏馒头把韩洋毒倒的时候，这个时候江梅心里是充实的。一个人是不是充实，简而言之就是看他是不是幸福的。

寡妇熬儿，你看见寡妇幸福不幸福？（江梅：幸福。）为什么幸福？（江梅：儿子长大能光宗耀祖。）就刚才说的穷寡妇，她有个孩子，家里就一点面、一点油，还得在那儿拾柴，你看见她幸福不幸福？（江梅：看着不幸福，但她心里边感觉幸福。）她心里边感觉幸福，她心里边有方向、有目标，她想着孩子将来能够考个博士，能光宗耀祖，让别人都能够高看她，她就是捡破烂她心情也是美滋滋的、也是幸福的、充实的。这是因为她有方向、有目标，所以她心里是充实的。等寡妇的孩子考上博士以后，娶了媳妇以后她还充实不充实？（不充实。）她当时的充实就是腐朽的，转眼之间，过眼浮云。江梅与韩洋之间的打斗，不管谁赢了，都是过眼浮云，追求这个有意义吗？韩洋，你追求做滑石蛋，你在我面前圆滑、诡诈，非得把这件事说成都是别人的问题，没有你的问题，这有意义吗？（韩洋：没有。）这是说充实和虚空的区别。当你有追求方向、有追求目标的时候你是充实的，当你的目标达到了，或者你超过你的这个目标了，你还充实吗？咱看世界上的那些游泳冠军、跑步冠军，他为了得冠军，他得付出多少？“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那个人是追求考博士呢，所以他好好学习去了；这个人是为了得金牌，所以他从小就开始训练，甚至因着训练耽误了学习。多少年之后，那个考博士的人毕业了，分配工作的时候，分配了好工作，可得冠军的这个人他是只拿了个金牌，没工作。他拿个金牌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他去了单位会干什么呢？上班是为了生活，他每天游泳、游泳，是锻炼了个好身体，但他每天游泳能养活了他孩子吗？他能养活了他父母吗？是不是还得生存？他拿什么生存？他就是得了金牌还得去卖白菜，不然活不了。你

说他得冠军的时候充实不充实？当他站在领奖台上领奖的时候，他是充实的、是幸福的。那江梅和韩洋追求的是什么？她俩追求的是过眼浮云。那你追求真理呢？你追求真理是什么？彼得对神的认识有多少？彼得对神的认识只是海水中的一滴。追求真理是无止境的，认识神是无止境的。如果你有方向、有目标，借着你的追求再加上圣灵感动，那你是充实的、是平安、是喜乐的，这就是一个归宿。这个听懂了没有？（听懂了。）

刚才咱交通你追求的是什么，你追求的是地位、名誉，那是死亡。你今天既然来信神了，那你就不应该一人拜两个主，神要的是你的全心全意。人打败撒但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人对神的忠心与顺服。江梅、韩洋，你俩的忠心与顺服在哪儿？你们根本没有忠心与顺服可谈，你们是什么表现？你们挂着追求真理的名的同时，在各自追求着自己的前途命运，搞着自己的经营。追求自己的前途命运是不是在拜偶像？这个能搞清楚吧？（嗯。）因为你追求的那些是撒但给你的，你跟从的是撒但。就像这里说的“如果你们认为巴力是神，就顺从他。”如果你认为你的观念想象能把你拯救到国度里，那你就跟随它。“如果你们认为耶和华是神，就应该敬拜耶和华。”如果你们认为基督是神，是造物的主，你就应该敬拜造物的主，就应该敬拜基督。怎么敬拜基督呢？你对待神话的态度就是对待神的态度，神说了那些话，你是什么态度呢？打败撒但靠的是人对神的忠心与顺服，你们的忠心、顺服在哪儿？咱再接着交通，“以利亚又说：‘耶和华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巴力的先知却有四百五十个。现在有两只牛犊，巴力的先知可先挑选一只，把它切成块，放在柴上不要点火；我也预备一只牛犊，放在柴上不点火。我们各自求告自己信奉的神，那降火点燃柴薪的就是真神。’”以利亚怎么做的？亚哈王给他们预备了两只牛犊，以利亚让巴力的先知先选，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要堵他们的口，羞辱他们？神的智慧建立在撒但的诡计之上。以利亚这样做是不让他们抓把柄，不要到时候又说，“我选的这个牛犊不好，你选上好的了”。“以利亚又说：‘耶和华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巴力的先知却有四百五十个。现在有两只牛犊，巴力的先知可先挑选一只，把它切成

块，放在柴上不要点火；我也预备一只牛犊，放在柴上不点火。我们各自求告自己信奉的神，那降火点燃柴薪的就是真神。’以色列百姓都赞同说：‘好主意！就照你说的做。’”这是不是都要让人们看到神的作为呢？（嗯。）就像今天神给你们摆设这个环境，然后我给你们交通什么是腐朽的、什么是昙花一现、什么是过眼浮云，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真正的生命，让你看见你追求的到最终是什么。“巴力的先知做好一切准备之后，便从清晨到中午，一直求告巴力的名说：‘巴力神啊！求你应允我们！’却没有任何回应。只见他们在祭坛周围狂呼乱叫，甚至用刀枪自割自刺，弄得满身血污。然而，从午后直到晚上，巴力还是没有一点回应。”这是不是给了他们足够的机会？为什么要给他们足够的机会呀？因为以利亚要让信巴力的这些人都去体验一下、经历一下，让他的百姓都看一下他们信的是什么“神”。所以以利亚给他们一天的时间让他们去求雨，不然一会以利亚求来雨了，他们会说“呀，这是我请来的神降的雨”，是吧？（嗯。）所以以利亚给了他们一天的求雨时间。从早求到晚，他们左喊右喊没反应，最后这些人做什么事了？他们为表诚心，自割自刺弄得满身是血。江梅和韩洋没有自割自刺，没有流血，但流的都是眼泪。她们为表诚心，从早打到晚，打斗的时间够长了吧？（嗯。）江梅，你打了这么长时间病好了没有？也没有看到果效啊，你敬拜的这是什么“神”？“而以利亚却不慌不忙，重新整理已被毁坏的耶和华的祭坛。”他们不信耶和华，所以就把耶和华的祭坛给毁了，是吧？（嗯。）你们说江梅和韩洋是不是把“耶和华的祭坛”给毁了呢？（是。）两个人在尽本分的过程中放着本分不尽，而是在厮杀。“他按以色列支派的数目找来十二块石头，并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成一座祭坛，在坛的周围挖出一条沟，然后在坛上摆好柴薪，将牛犊切成块，放在柴上。他对以色列众民说：‘你们用四个木桶盛满水，倒在燔祭和柴上，连倒三次。’如此共十二桶的水浇在祭坛上，水流到坛的四周，淌满了周围的沟渠。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走上祭坛，祷告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啊！求你应允我！求你使这些以色列人知道你才是他们应该敬拜事奉的神。’话音未落，只见以利亚祭坛上的湿柴‘刺刺’地冒烟，‘轰’地一声变成一团火焰，木柴烧得‘劈啪’作响……火烧尽燔祭、木柴、尘土，最后连石头都烧起来，旁边沟里的水也烧干了。”百姓看见以利亚的柴火点燃了，是吧？（嗯。）百姓看见以后做什么事了？“在场的以

色列百姓看到这一切，立刻俯伏在地，同声说道：‘耶和华是真神！耶和华是真神！’”他们承认耶和华是真神，那四百五十个假先知信的是什么神？假神。先知以利亚做什么了？“以利亚对百姓说：‘拿住巴力的先知，不容一人逃脱！’”他下令让老百姓把这四百五十个假先知杀死。老百姓是不是要杀他们呀？（嗯。）那是恨之入骨，为什么恨呢？“这干旱、饥荒是怎么造成的？就是你们这些忽悠人的假神害的”，所以老百姓要杀死他们。今天江梅和韩洋来了这儿给咱报告说有了环境了，是吧？（嗯。）这环境是因着什么而来的？（江梅：因着人的悖逆、抵挡。）因着谁的悖逆呢？（江梅：因着我。）江梅，原来你什么也知道啊！咱每天不是去真正的作工，只是东跑西跑。你们认为跑腿就算作工了，你们整天干什么实际工作了？你们把咱所有的地方都跑遍了，你们作的是什么工作？你们讲了多少道？你们作的是实际工作吗？你们就是“报名”去了！你们不是真正的尽本分，而是在打斗，这是不是该死的种类？（嗯。）是不是该被揪出来的？神应不应该兴起环境？（应该。）昨天张琦给我提了个醒，说这环境临到是因为人的缺少，就该有这个环境，没有这个环境，人都不好好尽本分，都喜欢跑腿，做什么都不用心，就是应付糊弄。这一段时间各项工作都分开了，各个地方的人也不是很多了。为什么不是很多呢？为什么不让乱跑呢？因为神兴起环境了，人不能乱跑了，只能规规矩矩的。那边干活的地方还能去那么多人吗？（不能了。）就剩了那几个人怎么办呀？两个和尚抬水吃，一个和尚就得挑水吃，这一下也有人挑水吃了，活儿也有人干了，也没人偷懒了。张琦说：“呀，这环境就是好！”今天再看，若不是有这个环境能把你们“关”住？你们一天东跑跑、西跑跑，跑来跑去得着什么了呢？

咱以前交通过环境由神兴起由神摆布，是吧？（嗯。）那如果说你要再悖逆一些，我管不了你，谁管你呀？（神。）神亲自作工吗？（不作。）神给大红龙一个意念，“把江梅送进监狱里边，她不是要地位吗？”神按着江梅在地的享受来给她相应的报应、给她相应的惩罚。你追求什么就给你什么，你追求死亡、追求腐朽的东西，神就给你。我听他们一说韩洋和江梅的这些事，我说我对她俩已经失去信心

了。神家要的不是人数的多，而要的是人员的精。神作工结束之时，即使就是作成一个、两个，那神的作工也一样结束。在我这儿呢？也是一样的，我就是不要这个地方了，就是关门了，我也得把她俩打出去。为什么？因为神家不允许有污秽存在，神的性情不容人触犯，让她俩在这里我也得跟着受惩罚。江梅，我和你交通的够多了吧？（江梅：嗯。）给你的机会够多了吧？（江梅：嗯。）结果你还能做出这事来。你说咱在那儿有多大的工作量呢？咱离了“先锋官”咱的队伍停止前进了吗？（没有。）沈强走了，你看见咱的那个工作停止了吗？（没有。）如果不用你江梅和韩洋了，你们就把我的路拦阻了？（不可能。）我就是不要这个地方了，我也不能让你们在里边打岔、搅扰、拆毁呀！神说：“全能者的叹息不再让人听得见，全能者的双手不愿再抚摸这个悲惨的人类。……他苦苦巴望，等待着一个没有答案的回答。他的守候是无价的，为着人的心，为着人的灵。或许这个守候是无期限的，又或许这个守候已到了尽头，但你应该知道，如今你的心、你的灵究竟在何处。”（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全能者的叹息》）神不愿再抚摸这个人类了，你们能感觉得到吗？

你们经历过教会建造，又经历了国度建造。你们刚接受国度建造的时候是打进来的，当时是怎么打你们的？你们是有体验的吧？（嗯。）打进来是让你当牛做马的，你不愿意当牛做马就不要你。你进来以后呢？进来以后是给你自由的，是放松的。咱进来以后够放松的了吧？（嗯。）相当放松。放松是为了什么？放松是为了抓捕你的罪状，因为在国度里是最后一次审判。你不要把侍候官家老爷的套路拿到神家来发挥，你不要把神的性情当成绵羊，神的性情像狮子。你们在肖红身上看到她和你们有什么区别？神试炼肖红的时候，在人来看这是苦难临到了她，但不管神给肖红摆上什么样的环境，合她观念的，不合她观念的，有地位、名誉，没有地位、名誉，她都是顺服。虽然她有败坏性情，但她自始至终没有敢在本分上撂挑子，没有敢放下本分。她暗地里可以去哭，心里有怨言，但她不敢发出来，她不敢凭心情尽本分，这是不是神对她的试炼呢？可你俩呢？你俩就敢呀！那时候肖花打肖红，我不说肖花，我反而解剖的是她，打的也是她，

但她没有因此而撂挑子。后来在我高抬肖红的时候、见证肖红的时候，肖红得意忘形了吗？（没有。）她没有得意忘形，这是不是有点人样了？是不是给你们立了一个标杆呢？那你应该走什么样的路呢？（……）所以说，这么长时间以来，神一直在拣选人、看人。那你说我看见了什么？我看见第二个肖红了吗？对你严厉的时候，你是什么表现？对你放松的时候，你又是什么表现？揣摩了没有？想了没有？（……）在这个时候神是不是正要看你有没有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呢？（是。）在神对你严厉的时候，你能委曲求全，这是不是滑石蛋的表现？（嗯。）在神不吭气的时候，对你放松、放纵的时候，你就得意忘形了。把你放在一个位置上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让你们尽个本分，两个人厮杀得让人看了还害怕呢，你们知道你们是谁吗？知道自己是从哪儿来的吗？

“以利亚对百姓说：‘拿住巴力的先知，不容一人逃脱！’”以利亚为什么说不容一人逃脱？因为他们是拜偶像的，不能让他们跑。“百姓听从以利亚的吩咐，把所有巴力神的先知抓住，并把他们带到基顺河边处死了。看到此情此景，亚哈王已吓得魂不附体。”这个情景把亚哈王给吓坏了。你看到这些话能想到什么？审判从神家起首，你看假带领、敌基督是怎么倒下的？在他做事的时候，神搭理不搭理他？（不搭理。）不搭理。等他们做完了以后，神交通了《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是不是把这些人作的恶，把他们的结局都宣布了？是不是和这些湿柴着火一样，让你们都看见了？（嗯。）这就让人看清了什么是假带领、敌基督，这个时候人是不是都弃绝假带领、敌基督了？审判从神家起首，接着呢？接着是不是从外邦开始？神现在是不是已经开始审判大红龙了？（嗯。）借着这个历史记载你能联想到什么？神要让大红龙的民众起来反叛它，你看现在是不是灾难四起啊？（是。）灾难四起，人都想求神救他逃脱灾难之苦，当他们求神的时候，神的说话临到外邦，当你传福音的时候，让他们看见神为什么兴起灾难。灾难临到是因为他们跟从了“巴力神”，是因着他们做了悖逆神的事，所以神才兴起这些灾难来惩罚他们，到时候他们起来干什么呢？他们是不是要把大红龙、魔王都送上断头台？（嗯。）用

不用你去啊？（不用。）从这儿你就能看见神将要作什么样的工作了。反过来再说，如果你是当带领的，你作为带领不走正道，你拜了偶像，你在那儿厮杀，你还给人家聚会呢，你还带领人家呢，神能作工吗？神不作工。你影响了下边人的生命进入，最后神要借着这些环境把你俩显明。祭司弟兄交通说："你如果把神选民断送了，引到歪歪道上去，最后神选民被淘汰，他会怎样对你，知道吗？他要抓你的头发，他要抓住你的脖领子，他要把你撕碎，因为你把他断送了，是不是这么回事儿啊？（是。）"（摘自《上面的讲道交通·71-E7-39》）到最后你看会不会是这样呢！

咱为什么交通这个历史记载呢？是因为沈伟说："追求真理就能剩存下来？追求真理就能不死？不敢想。"沈伟，现在敢不敢想了？（沈伟：敢。）现在怎么认识？（沈伟：……）有些工作是神不作，不是神作不了，你别这么想。你说江梅那个病能不能好了呢？（能。）可是神作不作呢？（不作。）不作。这是你们真实的看见、认识，还是说你们守了一个字句呢？真实的认识和守字句有没有区别？（有。）守字句只是一种说法，但是真实的认识就不一样了。咱刚才交通的这个历史记载是神所作的工作，这个是人都公认了的。先知他可以从山上飞下来，你敢想吗？（不敢想。）你不敢想，可这是不是一个事实？（是。）是事实，还有哪些是不敢想的事实？（小嵩：过红海。）这些事实是不是太多了？（嗯。）不敢想。耶稣在水面上行走，彼得在水面上行走，你敢想吗？你不敢想。彼得在水面上走了几步以后就往下沉"主啊，快救我、快救我"，耶稣说他是小信的人。彼得当时的那个心理就和沈伟刚才说的话一样，彼得当时想什么了？"这水面上还能行走啊？"沈伟说什么了？"不敢想啊，追求真理就能剩存下来、就能不死？"沈伟现在不敢追求真理是因为他在坐跷跷板，"我是追求成家呢？我还是追求真理呢？我要追求成家吧，这是现实的，我就能成家。我要是追求真理就能剩存下来不死了？就能得永生？"他信不来。今天神不作神迹奇事的工作，不是神作不了，是不能用神迹奇事。因为神今天作的工作不一样，神作的工作是征服、拯救。如果现在作一个神迹奇事就成打岔了。不要说大的神迹奇事了，

就是让江梅的病好了，这么一个小小的神迹奇事作成的话，那江梅的性情还能有变化吗？（没有了。）没有变化了，那就打岔了。要磨炼她有真实的信心、真实的爱心，能有神迹奇事吗？不可能。所以神不能作神迹奇事。神什么时候才作神迹奇事呢？当你对神百依百顺的时候你才配看见神迹奇事。

542　今天的真理是赐给渴慕寻求的人

1　你经历许多作工还没达到变化、洁净，仍活在撒但的权下，仍对神没有顺服，这就是只被征服没被成全的人。不追求生命，也不追求对神的作工有认识，只贪图肉体享受，贪图一时的安逸，致使生命性情没有变化，没有恢复到神造人原有的模样，这样的人就属于行尸走肉，是没灵的死人！不追求对灵里的事有认识，不追求圣洁，不追求活出真理，只满足于消极方面被征服，不能凭神话活着成为圣洁的人类，这就是没蒙拯救的人。

2　我要的是彼得一样的人，要的是追求被成全的人。今天的真理是赐给那些渴慕寻求的人，这救恩是赐给那些渴慕蒙神拯救的人，这救恩不仅是让你们能得着，而且让你们能被神得着，你们得着神是为了让神得着你们。今天我跟你们说的话，你们都听见了，你们都应按照这话去实行，最终你们把这话实行出来，也就是我借着这话得着了你们，同时你们也得着了这话，就是得着了这极大的救恩。你们得着了洁净，就属于真正的人了。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彼得的经历——对刑罚、审判的认识》

什么是贼商（一）

弟兄给沈铭发的话，肖晋代为转告："沈铭是来帮忙的，不是来尽本分的，取消他的生活费、伙食费。生活费、伙食费这是对全职尽本分人员的补贴，半职尽本分人员没有这些待遇，这是原则。这里是团体生活，不是等价交换，不是流浪站、避难所。神要的是人的忠心与顺服，而不是人的敷衍、欺骗；神要的是有生命力且不断成长的活物，而不是要停止不前、保持现状、不愿为真理付一点代价就想混入神的国度得永生的骗子，国度哪能容让一个贼商存在！肉体没有一点为本分而受苦的迹象与见证，哪能证明你是被神话征服的人呢！享受全职的待遇，却长时间开小差搞副业，充实自己的肉体生活，零食不断还得饮料陪伴。重要的是这些肉体享受是敷衍、弃掉本分以后换来的，并不是家庭富足而自有的。该尽的本分没有尽上，却用这些精力换取了肉体享受，难道这不是在祭坛上偷走神的祭物吗？国度里的最后审判，都是抓捕了人的罪状，显明了人的真心以后，让人去认识，等待人的悔改，甚至是揭露、审判以后再看人的悔改之心。而如今明知故犯，故意与神的性情挑衅，试探神怒气的人，国度里哪能存留？"

沈铭，现在怎么想的？（沈铭：我早就想见你了，上回没见着，昨天下午肖晋过来让我看了你发的这些话，我看了之后感觉……）什么感觉？难以接受？（沈铭：……）沈铭，你找我是想说什么呢？你现在主要是难受什么？（沈铭：我现在难受得说不出来话。）卫晋把我说的那个话发给你了，是吧？（沈铭：嗯。）你感觉到的是惊讶、痛苦、误解、难以接受？（沈铭：没有误解。）没有误

解，那是什么？是认识？（沈铭：算是有一点认识吧。）我说的这个话能和自己对了号吧？（沈铭：这段时间确实放荡了不少，也没读神话，也没有看下发的文稿，陷入肉体之中了，之前放下的属肉体的那些东西，这段时间又拾起来了。所以看了你说的话之后，觉得你说得对，没错！可是看了那些话之后就感觉难受得厉害。）感觉到的是哪方面的难受？是良心的一种责备？感觉对不住？还是有一种名誉扫地的感觉？（沈铭：不是名誉扫地，名誉扫地无所谓，我的名誉早扫了地了。）是一种良心的发现？（沈铭：良心也没有那么大发现。）你感觉到的难受是从哪儿来的？（沈铭：能够感觉到的最主要的应该还是肉体的野心、欲望胜不过去，感觉没路了。我本来就没路了，就想找一条路走，可是……）是一种没路走的痛苦？（沈铭：是。）那你看我给你发的这些话是不是一条路？（沈铭：是。）咱要是按这些话去做的话，肉体就越要受苦，所以你才痛苦，是不是？（沈铭：是。）还记得神说的那句话吗？神说："在你实行跟神有正常关系的时候，多数都是借着背叛肉体达到的，是借着你与神实际地配合达到的。你应该认识'没有配合心，难得神作工；肉体不受苦，没有神祝福；灵里没争战，撒但不蒙羞'，你把这几条实行出来认识透了，你信神的观点就摆对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与神的关系如何》）肉体不受苦，没有神祝福，所以肉体必须得受苦。今天神作的是剥夺的工作，就是要剥夺你肉体的利益，剥夺了你肉体的利益以后，才能看见你的真心。看见你的真心这只是一个认识，等你认识到自己有多少真心的时候，看见神作在你身上莫大的爱的时候，唤醒了你的心，唤醒了你的灵，你有一个顺服神的心了，你能够背叛肉体了，宁愿肉体受苦也不能背叛神、不能背叛正义，这个时候神对你才能放心。

沈铭，你还记得我给你交通说我担心你什么吗？我当时给你交通的时候你有点接受不了，你还记得交通的什么吗？（沈铭：……）我想让你买东西，但是怕时间长了你成了犹大。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说吗？（沈铭：知道。）为什么？（沈铭：怕我挣了不该挣的钱，成了犹大。）这是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无所谓，关键是你得找到是什么原因会导致你走上这条路。你把这个原因找到了，然后杜绝这个原因，

你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沈铭：贪图肉体享受，钱财重。）那时候我看见你花钱大手大脚，我说你花的这个钱不管是神家的不是神家的，这种习惯不好，你爱吃零食、爱喝饮料的这个习惯不好。一方面是说零食不是什么好东西，对身体没什么好处，另一方面是你对这些东西有依赖性了，成了一种习惯了，时间长了这些东西就成为你身体的一种需要了。也就是说如果养成了富人的一种生活习惯，一旦让你当穷人的话，你无法生存。（沈铭：我理解这个，我现在不注重这些了，我知道以后这些基本上就很少吃，能不吃就不吃。饮料也是能不喝就不喝了，我也知道这些不好。我也知道以后的生活跟现在的差距会很大，或许会流离失所，或许连饭也吃不上，一想到这儿也难受，但我并没有感觉颜面扫地、吃饭受苦这些有多重要，我不在乎这些。我并不是非要追求零食的好坏、饮料的多少，我现在并不追求这些。我现在唯一追求的就是钱财，看怎么去弥补之前所欠下的信用卡欠款，怎么样去做。今天既然尽了这个本分，怎么样能不成为你上次说的耗子、这次说的贼商，怎么能避免这些词，不进入这个里边。）你说了半天还是受这些话的影响，你觉得这些话有损你的名誉，让你感觉有点羞耻、丑陋、难堪、难受。（沈铭：我以前花钱是大手大脚的，但我知道这是祭物就绝不敢沾一分，哪怕你让我买东西，我也绝不敢沾一分。可是一看到你说的这些话以后，心里就难受，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从神家的这些东西中得了多少好处呢，其实不是。）（肖红：沈铭觉得自己冤枉得不行，“我就没当贼商，神家的钱我一分都不敢花，你却说我是一个贼商”！）沈铭，是这个意思吗？（沈铭：有。）你就没理解了我说的“贼商”是指哪方面说的。我说的“贼商”是什么意思？（沈铭：我想了一会，觉得你说的贼商并不是真正的贼的意思。我刚开始第一遍看好像觉得是说贼，第二遍我都不敢看。后来我想着看吧，这条路迟早得走，早走比晚走好，早经历比晚经历好，所以就忍着又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这才慢慢发现，你说的这个贼商是说在国度里偷奸耍滑，尽本分的时候没有把这个本分当成是自己应尽的本分，然后去搞个人的经营、搞个人的交易。看着你说的这些，想着自己也确实就是这样的，这也不冤枉，这冤枉啥呢。我也不想流泪，可是就是不知道为啥，就忍不住。）这就是一种刑罚。什么是得着审判刑罚呢？这种说不清的难受就是一种刑罚，这就是得着了审判刑罚。审判是审判你的罪，说你是一个贼商，这就是审判你的罪。说你是贼

商也不是说你买东西赚什么钱了，而是说你里面的罪。神审判人是抓住你的罪状，用事实来说话，我今天并没有抓住你贪吃祭物的罪状，我不能说你是贪吃祭物的贼商，我要说你是贪吃祭物的贼商那不是屈打你了呀？就是刚才你自己说的，你来信神、来尽本分是存着一颗骗取的心，你献给神的没有一根毫毛重，但你却想从神那边换取黄金万两。什么是黄金万两？你想剩存下来，你想成为下一个时代的主人，这是不是黄金万两？（沈铭：是。）可是你付出了多少呢？（沈铭：寥寥无几。）你连自己的本分都献不上，而是搞着你个人的经营，这种偷奸耍滑就是最大的贼商、奸商，我说的贼商、奸商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贼商、奸商的帽子戴到你头上了，你一下扛不住，但这又是事实，这是对你的一种审判，你得有良心发现，“我与神在搞一笔交易，我一个受造之物和造物的主在做生意、搞交换、搞交易，我竟是贼商、奸商。人家搞交易是平等交换，就像保罗，保罗是跑了半个欧洲，跟神搞交易了，而我连半个省都没有跑了，我就要跟神搞交易。所以说我是一个贼商，我不是一个正经商人。”神要不要商人？（沈铭：不要。）神都不要商人，那贼商神怎么会要呢？贼商，神肯定不要。商人，他还有人的味道，一说贼商这就不是人了，就没有人的味道了。一说没有人的味道，一方面是感觉到名声扫地，再一方面是良心得有知觉，感觉到一种羞耻、一种害怕。为什么会害怕呢？因为你在与神搞交易，你与神搞贼商的交易，怕不怕？（沈铭：怕。）你一个受造之物，你一个无能之辈，你和造物的主偷奸耍滑，你说怕不怕？这种惧怕感、这种羞耻感让你良心受到了谴责，你心里难受，这就叫刑罚。你得着审判，经过审判以后又得着了刑罚，你有惧怕感、羞耻感，你这个人还有蒙拯救的机会。这就是神说的，如果一个人有羞耻感、有惧怕感，那这个人才能蒙拯救，如果没有羞耻感、没有惧怕感，那这个人就没救了。沈铭，我这次为什么和你说这么重的话呢？以前我是不是也和你交通过呀？交通过你有多难受啊？（沈铭：没有难受。）不能说你没有难受，但不是很明显，看不出来，你是该偷奸耍滑还偷奸耍滑，该搞自己的经营还搞自己的经营，没看见你难

受。我和你说话的时候，不可能一开始就是一种严厉的态度，有时候你看见我和你说话好像是耍笑着说话，但我耍笑着说话意味着什么？羞辱、讽刺、挖苦。你看着对你耍笑的话有羞辱，但不是很厉害、不是很刑罚，只是一句耍笑的话，你就没在意。在你来看只是一句耍笑的话，然后就是“怎么是这人呢？”再没反应了。这个可以说成是耍笑，但其实算不算耍笑？（不算。）这是事实，不是耍笑。这就是一种讽刺、刺激的话，有的人听了这个讽刺、刺激的话是一笑而过，过去了，什么也得不着。他没有羞耻感、没有惧怕感，是不是依然要这样做？（嗯。）有一种人是“我为了尊重你，给你一个笑脸相迎，我不能因为你说的这一句话就和你翻脸，那样我就不是人了”，可你在笑脸相迎的时候，我这句话在你身上生根发芽了没有？你有反应没有？你是把我说的这个话仅仅当作开玩笑的一句话？还是当作了生命供应的话？还是当作你做人的原则中的一句话？不管我和你说一句讽刺的话也好，刺激的话也好，如果你把这话当一句话了，那你就会感到羞耻、感觉惧怕，你就要开始发生变化了，“我不能再这样做了！”再这样做你就感到羞耻、感到惧怕，这时候你是不是要“刹车”呢？（嗯。）你刚才说“这个路我迟早得走，我为什么不早点走呢？为什么要迟走呢？”就从这句话来看，你走这条路了吗？你就没有走这条路。我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和你说话的时候，肯定是从轻到重，刚开始是耍笑的话，或者是讽刺的话，最后到刑罚的话、审判的话。一个是逐步加重的，一个是根据人的需要而来的。如果说你这个人脸皮薄，有自尊心，说你一句，你就能够去变化，那你就不需要再重的刑罚了。如果说再重的话就会怎么呢？就是神说的：“说话轻了怕他不听，改变不了，说话太重了又怕伤小孩的自尊心，怕他受不了，这都是在爱的支配之下做的，都下了很大的功夫。”（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你认识神对人类的爱吗》）我和你说话都是从轻到重的，因为我不愿意伤你的自尊心，所以我一开始不可能用严厉的话和你说，只是用轻的话和你说，和你交通明白了以后让你往上走。当你不走的时候，当你做出过分的事的时候，那就不得不严厉了。如果审判刑罚的话还不起作用的话，那接下来是什么？惩罚，咒诅，事实临及，这是一个过程。

沈铭，你有智商，你有头脑，就像沈伟一样，并不是榆木疙瘩，并不是木头、机器人，并不是听不懂、不明白。我跟沈伟说什么话，也是有意要刺伤他的心、刺伤他的灵，他能听得懂，能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就是不当一回事。你看沈伟现在是不是这样走的？（是。）就是说你对正面事物，你对神的话没有珍惜、没有宝爱。沈铭，刚开始给你吃药的时候，一般吃的是什么药啊？（糖衣片。）糖衣片，是吧？（嗯。）刚开始给你吃的是甜的，也不伤你的脸面，只是把这个事情给你说出来，让你自己去变。如果你不变呢？如果你不变的话就要给你打针、动手术，也就是得解剖，甚至还得动武，用武力解决家庭纠纷。这个事情总得有一个解决吧？一切话都处理不了的时候，那只能用武力解决。武力怎么解决啊？武力解决就是给你取缔。总的来说就一句话：神家不允许有污秽存在。国度——团体宇宙新人，你得成为一个新人，完完全全成为一个新人，和以前完全不一样才行。沈铭以前一遇到什么事就是唉声叹气，是吧？（嗯。）都是怨气，他怨谁呢？他觉得都是别人的问题，他自己有没有问题？他从来没有找过自己的问题，从来没有看过自己的问题，所以导致他处于一种麻木状态。沈铭，如果你今天真能看见你自己的问题了，这是个好事。当你看到自己是地狱之子的时候，才是你真正信神的开始。死去才能活来，你原来的做人、行事死去，新人才能活过来。什么叫死里复活？就是重获新生，重新得着了一个新生命，不再凭撒但的哲学法则活着，不再活在它的权下，而是活在神话语的权下。宝爱神话，什么是宝爱神话呢？不是让你每天抱着那本神话书去看、去读，而是每一句神话不能当作耳旁风，能够让神话成为你的生命一样来宝爱。

沈铭，我给你交通的这里边还有哪些不明白的？还有哪些有误解的地方？还有哪些对不了号的？（沈铭：没有误解。）有没有对不了号的？（沈铭：对不了号的就是，自认为除了自己的这个本分以外，就是哪儿缺人去哪儿干点活儿。但是有时候我去其他地方看见人挺多，有的时候就没活儿，然后我自己也没啥活儿，就想着那我就去挣两个钱，也就是出去一两个小时，最多就是两三天左右，这也不算什么吧，然后就感觉这样也不行？我现在的经济压力那么大，这该怎

么办呢？）什么压力大呀？（肖红：钱财方面。他觉得“神家没活儿的话我可以出去挣一两天钱，这也不行？咱家没事的时候我挣点钱，这就成贼商了”？）沈铭，是这个吗？（沈铭：这个有。）这个和贼商挂不挂钩？（沈铭：看着大体上不挂钩，但是好像又沾点边。）（肖红：意思在神家全职尽本分就不应该挣钱，但是他又给自己挣钱去了。）（沈铭：嗯。）这两天总体来说交通的是一个话题，沈伟还有肖羽他们是不是也想挣钱去？（是。）能不能挣钱这有个界限、有个底线。（沈铭：对，我现在就不知道这个底线。）你说你如果不挣钱能生存得了吗？生存不了？（沈铭：看怎么生存呢。）对了！所以说就看你怎么生存呢，看你的生存标准是什么。（沈铭：我的生存标准无所谓。）这又成无所谓了。你的生存标准是零食加饮料？衣服得名牌？（沈铭：现在还追求名牌呢？不追求了。）不说追求不追求，就说你的生活品味，我听听你的生活品味是什么。（沈铭：吃的就是和团体一样，但是有的东西我就是吃不下去。就比如那猪肉渣子，我闻都闻不了，羊肉再好我闻都闻不了，有时候他们就做那个。）羊肉、猪肉这不是主食啊，没有人逼着让你吃啊。（沈铭：做成饺子就是主食。）没有面了吗？没有馒头了吗？（沈铭：人家说：“呀，还得给你开小灶呢？”好吧，不用开了，我自己出去吃吧。）那你是不是爱面子呢？（沈铭：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在我信神之前有欠款，这三年来我就没挣过钱，然后欠款就一直叠加，翻倍地加，加到现在不用说利息了，就是连手续费我都拿不出来了，所以说我得维持，最起码手续费、利息我得维持呀。如果一直不交手续费、利息，就这样持续下去，那两万变四万，四万变八万，八万变十六万，十六万变三十二万那就完了。）什么完了？你把这完了说清楚。（沈铭：完了就是再也还不清了，趁能还清的时候还清，等到还不清那就完了。）还不清的结果是什么？（沈铭：首先是黑户，其次是被抓，被抓了那就完了。）（肖红：你现在有多少贷款？）（沈铭：目前已经快到五六万了，之前只有两万多，这三年加上手续费，就成这样了，我也没在乎那些东西。）沈铭，你嘴上说的是不在乎、不在乎，可事实上看见你的态度是太在乎了。（沈铭：不在乎不行啊，因为这个数额加得实在是太快了。）这是在乎还是不在乎？（沈铭：在乎，现在在乎了。）你是看到这个结果了在乎呢？（沈铭：嗯，以前没感觉有啥，就那么

一点，没想到现在就像个毒瘤一样，越来越严重。）这毒瘤是谁给你的？（沈铭：自找的。）

沈铭，神拯救人是怎么拯救呢？（沈皓：借着剥夺看人的忠心与顺服。）神是要看见你的心。神拯救人最终是要达到什么样的果效呢？达到什么样的果效人就被拯救了？（肖红：恢复人的良心理智。）那达到什么标准就算是恢复人的良心理智了？（沈铭：不知道。）沈铭，咱信神几年了不知道怎么就算是恢复人的良心理智了？你能站在神一边看事，就这个标准，简单不简单？你能够站在神一边看事，你的良心理智是不是就恢复了？（嗯。）为什么说你能站在神一边看事就是恢复了良心理智了？因为你是受造之物，神是造物的主，你是从尘土来的，你是神造的，你不站在神一边看事你就是逆子，就是背叛！沈铭，这个不难理解吧？（沈铭：嗯。）比如你养了一条狗，狼来了，结果它不站在你一边，它站在狼一边，你说这是什么？（背叛。）小偷来了，它站在小偷一边，你要它吗？（不要。）恢复人的良心理智就是说你的看事观点得站在神一边看事。沈铭刚才谈的这一系列的话，他是站在了哪一边？（肉体。）站在肉体一边看事就是站在哪一边？（撒但一边。）从外表看，他是为了他的肉体；从灵里边看，那就是站在撒但一边看事。怎么是站在撒但一边看事呢？你听他刚才说的那几句话，他说了几个“完了”？“完了，彻底完了，完了完了”。沈铭，这个“完了完了”占了你的整个心灵了。人在什么时候说的话才是真话啊？当人临死的时候说的话最真，是吧？（嗯。）什么时候说的话都不比临死的时候说的话真！一个人临死的时候他会和他孩子说“孩子，我在冰柜下边的那个角落里还有一个存折”，即使不是他孩子，就是他外甥他也要说，就是他的仇人他也要说，为什么呀？因为死不带去，完了，玩完了。人得了癌症，去了手术台了，他还要钱呢？他还要地位呢？就像圣经中记载的那个将军，他得了大麻风了，先知以利沙差使者告诉他：“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王下 5：10）你说穿上衣服能不能洗澡？（不能。）而且是让他去哪里洗澡呢？给他一个包间？是让他去约旦河洗澡，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一丝不挂地暴露在光中去洗个

澡，什么意思？（沈皓：让他放下脸面、地位。）不要脸了，不要脸面、地位了，要什么呀？要命呀！先知说了让他去约旦河洗澡，当时他是不是发火呢？（嗯。）为什么这个将军能发火呢？他怎么说的？“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大马士革的河亚罢拿和法珥法，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王下 5：11-12）他的意思是什么？“你不要羞辱我、欺辱我，能治病治病，不能治病拉倒。我一个将军，关住门洗澡的时候，我还不想让伺候的人太多呢，现在反过来你让我光天化日之下去约旦河里洗澡！哪怕你让我打盆水回家去洗也行，约旦河那么大的河你就让我去里边洗澡，这不是在众人面前羞辱我！”他为什么会发这么大的火？（沈皓：他放不下脸面、地位。）如果这个病不是要他命的话，他可能去河里洗澡吗？（不可能。）其实他实在不愿意去洗，是他的那个仆人帮了他一把，圣经上记载：“他的仆人进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作一件大事，你岂不作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王下 5：13）如果那个人说一句“太羞耻了，这是死不要脸啊，你就是死也得要个脸啊，还能一丝不挂暴露在光中？”那他还洗不洗？（不洗。）他就不洗了。在人感觉要完蛋了的时候、要玩完了的时候、无路可走的时候，他就规矩了、摊牌了、说实话了。

沈铭嘴上说“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沈铭究竟在乎不在乎？（沈铭：在乎，是因为怕，所以才在乎。）你在乎，你只是不能说你在乎！该在乎的你是不在乎，你说不在乎的却是你要在乎的，你说撒但把人败坏成什么了？是非不分。沈铭，你在乎你的生命吗？（沈铭：在乎。）真在乎吗？说句实在话，从你的言行举止来看，你在乎你的生命吗？如果真在乎你的生命，你还能顾得上这些啊，你还顾得上你玩完了呀？你会不会脱得一丝不挂去约旦河里边洗个澡？现在让你去你去吗？（沈铭：不去。）不去！咱信神呢，神就是要剥夺你的钱财、地位、名誉看你的真心，你的真心在哪儿？你并不在乎你的生命，不宝爱你的生命，你宝爱的是什么？你宝爱的、追求的是一些虚荣脸面，过眼浮云，你追求的那个是腐朽的、是转眼之间的。你在乎

的不是神怎么看、不是神怎么作，你在乎的完全是什么？你在乎的是大红龙怎么说、大红龙怎么做。沈铭，你高举的是谁？见证的是谁？你活在了谁的权下？（撒但的权下。）你活在撒但的权下，你活在大红龙的权下，你忠于的是大红龙。为什么说你忠于的是大红龙？你敬畏它、你惧怕它、你害怕它，你是不是活在了它的权下？你是不是属它的孝子贤孙？（嗯。）它说你不还贷款就没有信誉成黑户了，它说要让你坐监，你就害怕得要死，“完了完了、玩完了！”但神说了抵挡就死，你没有说了一个“完了”！沈铭，有本分不尽的该不该死？（该。）神说尽不上本分的是废物，你与神搞交易，你不尽本分就该死！“完了完了，这次本分我没尽上，这次干这个活儿我没干成，这次善行我没预备上，神在记事册上给我记上了，完了！完了！我在尽本分上偷奸耍滑了，我在尽本分的时候赚钱去了，完了！完了！本来神要给我定一个子民呢，这一下完了，没有这个资格了。国度的子民名单上没有我了，成了效力者了，完了！完了！最后连忠心的效力者也不是了，我所做的成了撒但送来的礼品了，完了！完了！”沈铭，你说这话了吗？你感觉这个“完了”吗？（沈铭：没有。）你没有感觉完，你是眼里含着泪“弟兄，我现在没路可走”！这眼泪从哪儿来的？“弟兄，我简直无路可走，神简直是逼我死呢！我不挣钱还钱，我在大红龙国家就没有中国人民的这个身份了，大红龙就不承认我这个人民了，它把我的户口取消了，成黑户了，完了！你说我不挣钱能行吗？神啊，你逼我死呢！你让我不要我的老祖宗，跟随你跟随你，那样撒但就不承认我了，我咋办呀？我就拽着‘父亲’的衣衫死死不放。神啊，你光说带我走呢，这边把我的户清了，那边还要抓我坐监呢！我这能走了吗？”沈铭，你称谁为大？看到了吗？（沈铭：……）你称大红龙为大，你称撒但为大！神话在你身上并没有作王掌权，而且你并没有把神话当神话待，你并没有看见神话就要应验，并没有看见神话就是命令，并没有看见神话的权柄。你对神是一种藐视！你的活出对神是一种羞辱！神说：“千万年来，它严格地守着这个界限，守着神对它的每一个吩咐、每一次命令，从来不敢越雷池一步。”（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独一无二的身自己 一》）沈铭你呢？你可以踏遍天涯海角，“我就不怕，我就没有害怕过，我就没有认为‘完了’过”。你对神给人制定的天规诫命是嗤之以鼻，但是对大红龙给你的东西当成了生

命，一旦触碰一点，你就会说“完了完了，玩完了”。沈铭，这个能看清吧？（沈铭：能。）

沈铭，刚才说了这些事情你再返回来看，你是站在了哪一边呢？（沈铭：撒但一边。）你站在了撒但一边，你站在了大红龙一边。大红龙说“这是一条法律！”“嗯嗯嗯，这是一条法律。”“不能越过红线！”“嗯嗯嗯，不能越过红线。”在大红龙看你是大大的良民，可在神那边看呢？“这就是一个狗奴才！”神能要你吗？你在撒但面前扮演的是狗奴才，你来了神家扮演的是什么？（沈铭：子民。）子民吗？真是子民吗？你太高抬自己了！是什么？（沈铭：……）是土匪、是强盗！什么是土匪？什么是强盗？土匪、强盗讲理不讲理？（不讲理。）土匪、强盗和你搞交易吗？（不搞交易。）他是明抢、明夺！你说沈铭来到神家是不是明抢、明夺？（是。）什么叫搞交易呢？我付出了多少，你得给我多少，这叫搞交易。没有付出就想得着，这叫土匪、强盗！沈铭刚才说他是神家的什么？（子民。）他把这个冠冕已经抢上了，这叫明抢、明夺。你在大红龙国家人家承认你是它的人民，人家给你一个身份证，人家不承认你，不给你身份证，你成黑户了，你说你是大红龙国家的人民，人家问你有身份证吗？“呀，我是黑户，完了完了！”但在神家，你即便是没好好尽本分也没有说“完了”，你反而是说“我是神家的子民”！脸不红、心不跳，这是不是太大的强盗、土匪？根本不管神家的条件是什么，也不管神给不给你，你自己就把“子民”的这个帽子戴上了。你忠于的是大红龙国家的法律，那你就属于它的子民。家有家规、国有国法，神家自有天规诫命。你要想成为神的子民，那你必须得守在这个天规诫命里边吧？（嗯。）神家这个天规诫命规定了，你做的与神家的天规诫命相合了，那你就是神家的子民。你不是与神相合的，你怎么能成为子民呢？咱之前交通了学校招生的这个例子，人家学校招生有要求标准，是吧？（嗯。）达到五百分、五百六十分才能被录取，差一分都不能进来；学费要求六千五就得是六千五，差一百都不行；校服必须统一，你缺个袜子都不行，你缺个裤子都不能要你。那你是不是得努力达到这所学校的要求？学费，我得凑够；分数，我今年不行，就是复习一年，明年我也

得达到那个分数；校服，一套不行我买两套，这是不是都是你得去办的事？（嗯。）条件是人家学校来定，你具备不具备这个条件是你自己来解决。国度呢？国度的标准是神来定，你是不是国度的子民是需要你自己努力去够，努力去迎合。你迎合上了，你够上这个标准了，好了，国度录取通知书到手了。沈铭，这个好理解吧？简单吧？（沈铭：嗯。）神作得够公平、公义的了吧？（沈铭：嗯。）

你在尽本分上得揣摩神怎么说，“神让人在尽本分上求真求细，我求真求细了没有？这一条我达到了没有？神说尽本分要尽心、尽意、尽力，我沈铭尽心、尽意、尽力了没有？我尽这个本分的时候，我尽心了没有？我干其它活儿的时候我尽心了没有？我是尽心了还是开小差了？尽本分要尽心、尽意、尽力，我尽本分尽力了没有？我是不是尽我的全力了？我是因为家里边过不下去了，为了挣个馒头钱，然后我就没有去尽本分？还是我为了多喝瓶饮料，多吃顿好饭，导致我尽不上我该尽的本分？”如果在尽本分的过程中，你吃不上、喝不上，失去了一个人生活的基本条件，你不得已去挣钱，这个叫什么？（正常生活。）这是应当的，是正常的生活，你不能把神想成蛮不讲理。神不让人活得超然，神给了你胃就是让你正常消化，让你正常吃喝拉撒的。神给了你手脚，神没有剥夺，没有说不允许你挣钱。但挣钱是为了维持你的正常生活，超出了这个正常生活的标准，那就是什么？那就是奢侈欲望。你看以色列人去迦南美地的时候，神每天给他们吃的是吗哪，吗哪虽然是普通食物，但你说吃吗哪能不能生存？（能生存。）可他们行不行？（不行。）他们说什么了？“我在埃及还吃肉呢！”他想吃肉呢。你说吃个肉要求高不高？（不高。）吃肉的这个要求不高，这里不是说这个要求高了，是说人没理智了。神供应你什么你吃什么，神没有供应你，你不要强求，你强求就是奢侈欲望。事实证明，人的要求不算高，但是吃肉的这个话不能人自己说，为什么呢？因为神知道人缺少什么，神不会缺下人的。但同时呢？神还要让你有认识。神可以满足你，你不要认为神满足不了你。神有没有让以色列民吃肉吃个够？（有。）当时他们吃鹌鹑是不是吃得厌烦了？（嗯。）神为什么这样作呢？神要让你吃得满足，让你吃个够。你要

求吃什么，神就满足你什么，这就完事了吗？（不是。）同时还有什么事要发生？对神有要求的这个人，提意见的这个人，有这个想法的这个人，被定罪了、被咒诅了，都死在了旷野里。神说什么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出16：28）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经历了十灾，他们看见神的大能了没有？他看见神的供应了没有？（看见了。）神是在什么背景下救他们出埃及的？是他们在埃及受欺辱，在他们没法活了的时候，他们每天祷告求助于神，神才施救恩于人。他们祷告求助于神，神来帮助他们走出了这个火坑，但是在神帮助他们走出火坑的时候，他们又埋怨神，说他们还不如在火坑里，你说这个人恶毒不恶毒？讲理不讲理？（不讲理。）

今天人活在撒但权下，就像活在绞肉机里，痛苦、难受。人都为了追求钱财、地位而奔波劳碌，但却被钱财、地位折腾得要死。为什么追求钱财、地位就是活在了绞肉机里？人离开钱财、地位能活吗？人离开钱财、地位都无法生存。人活在这个绞肉机里边，都为了自己肉体利益说话、做事，成了勾心斗角。人与人之间成了什么？成了鬼和鬼。人与人的社会成了人吃人的社会，鬼社会。人和人之间都不能相处，你说这样人还能活吗？人不能活！人想追求真正的人生，但真正的正义在哪儿？真正的合法权益在哪儿？神来救助于人，神来救人走出这个火坑的时候，人又说什么？"我的地位呢？我的钱财呢？我在大红龙国家人民的地位呢？这个人民的身份呢？"神是忌邪的神！神不允许人事奉两个主。沈铭，你事奉了几个主？你刚才"完了完了"的这个观点就证明你事奉的是几个主？你事奉的是两个主。你没有迎合神的话，没有迎合神的道，没有去寻求神的心意是什么，没有寻求国度里的要求标准是什么，可是你还想进国度。你想进国度还一厢情愿按着你自己的意思、标准去制定进国度的路。你还没进去呢，自己就给自己贴了个标签"我是子民"，你这又成了一个骗子、刽子手。你说咱还是不是人？咱交通这些内容是要说明一个什么话题呀？你要想蒙拯救就得恢复你的良心理智。恢复良心理智最起码、最根本的要求就是你得站在神一边看事，"神怎么说我怎么看，神说我完了我就是

完了”。神说：“你抵挡就死，你完了。”“嗯，完了。”神说：“你背叛老撒但是神所要求的，背叛撒但你才能活在神的权下。神征服人就是从撒但权下把人拯救过来，从撒但权下出来，不受撒但的辖制而活在了神话的权下，这是拯救。”沈铭，你能走这条路吗？能胜过撒但的辖制吗？耶稣那时候能胜过死亡的辖制，你能胜过大红龙孝子贤孙的辖制吗？“我不当大红龙的子孙，我实在是难受；它剥夺了我的身份，我实在是难受，完了完了！”你应该追求什么？神是不是有话在先？神怎么说的？神说：“……你们不再属于这个败亡的民族，不再属于这个罪恶滔天的大红龙，不再受它奴役，魔鬼的‘巢穴’必将被神摧毁，你们站在神的一边，是属神的人，不属于这个奴隶王国。”（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作工与进入 八》）“你们不再属于这个败亡的民族”，沈铭，你想不想让这句话在你身上成为事实？你现在是“完了完了，我一旦不是大红龙的人民我就完了！”你不能受大红龙的话的辖制，因为它就是个纸老虎。什么才是真正的完了呢？耶稣那时候说了一句什么话？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惟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太 10：28）你是该怕天规诫命，不应该惧怕一个国家的法律。神是怎么交通这一方面的？神说你作为一个人应该遵守国家的法律，神说这话是让你在人家国家的法律里边、框架里边，目的是让你不要招惹是非。那我在这儿和你说这些话什么意思？是说你不要遵守国家的法律？我说这个话了没有？不要把我又钉了十字架。我说没说让你不要遵守国家法律？（没有。）这个能理解吧？（嗯。）沈铭，你现在是不是已经招惹是非了？（沈铭：嗯。）你预先违背了人家国家的法律，你已经招惹是非了，所以你就是再完了，再怎么，这也是你自找的，因为是你先违背了人家国家的法律。脚上的泡是你自己磨出来的，这条路是你自己走出来的。沈铭，你说没路可走，是神不给你路吗？（沈铭：……）

这个路该怎么走？第一，不受大红龙的辖制，“我不受这些辖制”。第二，还得有担当。担当什么？担当就是承担，你应该为你自己闯下的祸而担当、承担。担起责任来，不应该逃避、不应该躲藏、不应该害怕，“抓我坐监就坐监，要取缔我的户口成黑户就取缔吧，谁让

我还不起人家的债呢。我不能坐飞机了，我出行受到了限制，那我就受些限制，我思考这些干嘛呀？活该！”你不能坐高铁只能坐绿皮火车，这谁造成的？自找的。用不用担心“完了完了”？“即使我坐监了，这是我自找的，谁让我当初欠下人家的了。”当你真有这个担当，去承担的时候，你还会不会说“完了”？沈铭，你还说不说这个话了？（就不受那个捆绑了。）不受那个捆绑了，不说“完了”这个话了，你认为什么呀？“人家追究我的责任那是应该的，因为我触犯了人家的法律了，人家这样对我应该”，你就不说“完了”，因为你那时候走的就是这条路。面对现在的这种情况，一个是不受它的辖制，再一个是咱的一个承担，这是说你对这件事的态度、观点。信神是让你站在神一边看事，你应该站在神一边看事，可你是站在撒但一边看事，站在自己肉体利益一边看事。站在神一边看事是恢复人良心理智的一个过程，恢复人的良心理智，也就是说你就该站在神一边看事。只要是不站在神一边看事的人，就属于什么人？就属于没良心、没理智的人。今天你能够在这儿说“完了完了”，这是对谁喊“完了”？是对你的肉体、是对你的身份、对你的信用卡，“完了完了”。当你因着信用卡在这个国家的身份受到威胁的时候，你喊这个“完了”；当神要求你尽本分的时候，告你说“你不尽本分该受惩罚了”，你没有说“完了”，这就是一个没良心的表现，没良心、没理智！怎么就是没理智呢？人得罪了谁才算完？（沈铭：神。）只有得罪了神才算完，你得罪了撒但，就是你犯罪了，你也不等于是完了。所以说你的这个看事观点，你的这个做事，没有丝毫的良心、理智。在没良心的时候还有点缺乏理智，你作为一个神的子民，你没有因为尽不上自己该尽的本分说“完了”，你触犯了神家天规诫命，你没有说“完了”。你得了神那么多的供应、帮助、扶持与爱，你还报神爱了没有？你没有还报神爱。你心里边装的尽是自己的利益，大红龙给你的身份，没有这些了你就说是“完了”。

举个例子，家里有两个孩子，一个是孝顺有良心理智的孩子，一个是不孝顺没有良心理智的孩子。沈铭，什么是孝顺有良心理智的孩子？（沈铭：首先是听话，然后就是为家里的情况考虑。）孝顺有良心理智的孩子对他的父母首先有了解、有理解，知道他父母缺少什

么、需要什么。他考虑的是他父母，他满足的是他父母。那个不孝顺没有良心理智的逆子呢？他考虑的是自己。孝顺有良心理智的孩子娶不上媳妇，他会说什么？“爸妈带我们两个孩子太辛苦了、太累了！爸妈砸锅卖铁挣了一些钱都供我们念了书了，那些钱刚刚够念书，哪还有钱给我们娶媳妇呢。为了给我俩娶媳妇，他们一个人打两份工，还得加班加点。我妈大清早就得出去打扫卫生，挣个打扫卫生的钱，我爸是加班加点地干活。”他看见的是他父母的劳累，他感觉他得为父母做点什么，他要不为父母做点什么他就感觉亏欠、内疚。他感觉他再不做点什么就把他父母累倒了，这个家就完了。他不敢让这个家完，他不敢让他的父母累倒，他只能是用尽他的全身力量来支撑起这个家。而不孝顺没有良心理智的孩子他考虑的是什么呢？“你没有这个能耐就不要养活两个孩子，你没有这个能耐就不要生我，生下我养活不了，找罪受呢？”他指责他的父母不应该生他、养他。“你生下我了，你就是再加班加点那也是应该，谁让你是当爹、当妈的？”等他念书念出来以后，娶媳妇的时候，人家要彩礼钱呢，没有彩礼钱人家嫁不嫁给他？（不嫁。）这时候这个孩子说什么话呀？“完了完了，媳妇我看是娶不上了，我要打光棍了，我这一辈子完了！”他认为他成了光棍这是父母给他造成的祸患，“父母没有多给我挣下点钱”，或者是说“你当父母的不给我挣钱也就罢了，每天成了药罐子了，今天吃这个药呢，明天吃那个药呢，不是高血压就是血糖高，我挣了两千块钱就得给你花五百，害得我几年来省不下钱；害得我还得加班加点；害得我给不了丈母娘彩礼钱，人家闺女就不嫁我。我没有老婆哪来的家？没有家哪来的孩子？完了，我算是断子绝孙了，我这下完了！我这断子绝孙是谁造成的？是父母造成的。父母害得我断子绝孙，父母害得我娶不上老婆，父母害得我不能有孩子。”你说他痛苦不痛苦？难受不难受？同样两个孩子都成不了家，都不能结婚，那个有良心的孩子痛苦不痛苦？（不痛苦。）因为他没有太多的埋怨、没有太多的指责，他只有担当、只有良心的一种还报，“我父母病了，我父母的病从哪儿来的？是因着我二十年的寒窗苦读硬生生把他们累垮了，我父母是因为我而累成这样的，我得还报，我就是打一辈子的光棍，我也得还报他们，我也得好好地照顾他们的后半生”。他里边没有多大痛苦、没有多大难受，他是轻松的，他不感觉这是多大的事，他觉得这是他的责任、义务。但是那个没良心的孩子呢？他要给丈母娘彩礼钱，还得给父母买

药钱，他自己还得喝个饮料，你说这个钱从哪儿来？就这两只手，挣下的钱自己得花，还得给丈母娘点，他爸再要点，他妈再要点，你说这个钱先从哪边省呢？不给丈母娘钱，媳妇进不了家，这个钱省不了吧？（嗯。）不买桶饮料渴死了，这个钱也省不了。“爸妈，给你们买药吃了，我也没看见有多少好转，你们再喝多少药，我觉得也是白扔了，一万、八千都扔了！你吃那些苦巴巴的药还不如让我喝了可乐呢，我喝了可乐最起码还舒服一些，你说你喝药舒服？”特别是父母年龄大了的时候，他会说什么话啊？“老不死的，害得我媳妇娶不上，害得我饮料喝不上。我不给你买药，你说我没良心，白养活我了。给你买药吧，害得我饮料喝不上，媳妇娶不上。你说你是早点死好？还是迟点死好？”他是不是要说老不死的呢？（嗯。）他就是嘴上不说，他心里边也在说“老不死的，赶紧死了吧，你死了省下买药的这笔钱，我有彩礼钱了，媳妇有了，饮料也喝了。”这就是人的一个看事观点、一个思想。同样的一个环境，不同的两个人，一个有良心的，一个没良心的，完完全全成了两种人，是吧？（嗯。）怎么成了两种人的？这就是看事观点不同导致的。你站在哪一边看事？你为谁说话？有良心的他有体贴、有责任、有担当。没良心的呢？只讲自己的理，对别人没有丝毫了解，更没有理解，更不存在有付出、担当，反而带来的是痛苦。他最痛苦了，他一生总喊自己命苦，“神不公平、神不公义，给我预备了这么一个家庭”。另一个有良心的呢？“神给了我这么一个好家庭，我的父母这么爱我，为我付出了那么多”，他有一种幸福感、美满感，他虽然没有得着钱财、地位，但他心里边是坦荡的、是幸福的。没良心的这个孩子，他爸、他妈在那吃不上药的时候，他没有说“完了完了”，当他拿不上彩礼钱的时候是“完了完了”。这个例子好明白吧？（嗯。）

今天神拯救人就是要恢复人原有的良心理智，神为什么要恢复人原有的良心理智呢？因为人让撒但败坏以后都成什么了？都是自私、卑鄙、无耻！特别特别的自私，只考虑自己。卑鄙，什么事情都是唯利是图，只要能为自己得一点利益，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什么话都能说得出来，做人做事根本没有原则，卑鄙、无耻！神说：“那

些模仿以往成功之人的人到最终是福是祸都很难预测，更何况那些踩着失败之人的脚印追求的人呢？不更是失败有余吗？他们所走的路又有何价值呢？不都是空跑一趟吗？”（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成功与否在于人所走的路》）保罗失败了，是吧？（嗯。）保罗是与神搞交易呢，沈铭，你像他一样也是和神搞交易，甚至偷奸耍滑，当一个贼商，那可想而知你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所以说咱信神得效仿成功之人的路，看历代以来人家别人是怎么信神的。就像寡妇接待先知以利亚，寡妇家里就剩一点面、一点油了，这一点面、一点油够谁吃啊？你说寡妇该不该去外边挣钱呢？她为了自己的孩子，为了自己该不该挣钱去？她要去挣钱她还能不能接待先知？咱就不说她去不去挣钱，就这一点面、一点油，还得让她接待，先给先知吃呢。以利亚怎么说的？以利亚对她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作吧！只要先为我作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作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王上 17：13-14）今天神又说：“放心大胆地来爱神，看看神能把你怎么样？看看他会不会杀你？”（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说话的奥秘揭示·第四十二篇》）神说的这个话是不是和先知当时说的这个话一样？“你看神能不能断了你的口粮，能不能没有你吃的、没有你喝的？”那个寡妇听了先知的话是怎么做的呢？她先给谁吃了？（先知。）给先知吃了，她要是给自己吃了呢？（那就完了。）因为她听了先知的话，先给先知吃了，所以她的面没有吃完、油没有吃完。而你呢？当神说：“放心大胆地来爱神，看看神能把你怎么样？”你大胆地爱神了吗？你大胆地起来尽本分了吗？你大胆地放下钱财、地位了吗？你不敢，一放下你就说“完了完了，玩完了”！人家寡妇没有说“我完了”，是吧？（嗯。）沈铭，你该不该走寡妇的这个路？（沈铭：……）

你再看以利亚，以利亚挣钱了没有？以利亚吃的是什么？喝的是什么？（吃的是乌鸦叼来的肉，喝的是约旦河里的水。）他有零食吗？人家这个也算“零食”，是吧？只有“零食”没主食。人家这个“饮料”太多了啊，约旦河里边的水都是。沈铭，约旦河里边的水你喝得下

去喝不下去？（沈铭：约旦河里是什么水？）就是咱刚才说的那个得了大麻风的将军，他在上游洗了澡流下来的这个水。（沈铭：不喝。）不喝？神要的就是人的一个忠心与顺服，你说以利亚渴死了没有？（没有。）有乌鸦给他供应，给他叼来肉，还有约旦河里的水。他喝上这个水中毒了吗？他喝了这个水生病躺倒死了吗？你该不该走这条路？你走这条路，神看见的是你的忠心、顺服，你不走这条路，“不行，我喝不下去，我要喝饮料，我不吃乌鸦叼来的肉，难吃！”这有顺服吗？沈铭，你刚才说猪肉渣渣难吃，吃不下去，是吧？（沈铭：不是难吃，是不吃。）那乌鸦叼来的肉你是难吃还是不吃呢？（沈铭：唉……）乌鸦叼来的肉和猪肉渣渣你选择吃哪个？沈铭想想就皱眉头，吃哪个呀？（沈铭：看是啥肉呢。）乌鸦叼了一块牛肉，你吃不吃？（沈铭：……）这个不是讲笑话，历代以来的使徒人家已经走过来、经历过来了，人家是怎么忠于神的？人家是怎么忠心、怎么顺服的？人家但以理是下狮子坑，现在不用你下狮子坑，就是乌鸦叼来一块牛肉你是吃还是不吃？（沈铭：……）就这个例子来看，沈铭，神是不是太高抬你了？这还没有给你吃乌鸦叼来的肉，仅仅是给你吃猪肉渣渣，咱都发愁、难受。（沈铭：不是因为肉烂而不吃，而是我就不吃肉。）那乌鸦给你叼来个饼行吗？（沈铭：行。）沈铭，这是你说的啊，你说出来神可是听着呢啊！哪天真把你困在那个境地里边，就是乌鸦给你叼个饼来了，“你不吃肉，行，给你叼个饼”。（沈铭：比肉强。）你吃呢，是吧？（沈铭：嗯。）沈铭，那你现在还需要挣钱吗？似乎不需要挣钱了吧？乌鸦叼的饼你能吃，约旦河里的水你都能喝，那你能被渴死或者是被饿死？（沈铭：以目前的环境不需要。）行，那这个问题解决了吧？还愁得头疼吗？不愁了吧？神只是要你的一个见证，神不是供应不起你。神用五饼二鱼可以供应五千人吃，乌鸦叼来的肉供应以利亚吃了好几个月，神供应不了你？还需要你愁得完了完了，不挣钱完了？神说你大胆地爱神，看神能把你怎么样，沈铭，神能把你怎么样？大不了就是让你吃吃乌鸦叼来的饼，喝喝约旦河里的水，还能把你怎么样呢？你还不了人家的钱，大不了就是把你关在监狱里关两天，关两天还得放你吧？能判你死刑？还值得你完了完了，玩完了？大不了不能坐飞机，不能坐高铁，肉体不能享受，还有什么呢？怎么还值得你消极到如此地步，完了完了，玩完了！沈铭，完不完？（沈铭：……）信神这条路就是翻

山越岭，你只想翻山不想越岭？坐坐“过山车”，这不是很好吗？只有这样生命才有进入。

沈铭，你的痛苦来自于哪儿？来自于撒但的玩弄。你说“完了完了”的这些观点、态度流露出来的是什么？你流露出来的就是我刚才举的那个逆子说的什么话呢？“我娶不上媳妇，我因着娶不上媳妇，我完了，成光棍了，我要断子绝孙了。神，你说吧，你给我安排的是什么路呢？你说让我尽本分，是我不尽本分吗？是因为我‘完了’才不尽本分的。”你是站在肉体利益上说话，与神为敌、与神敌对。如果是站在神一边呢？站在神一边应该怎么说呀？“神给了我这么一个家庭，给了我这样的父母，还能让我来到神家。神不仅供应着我的肉体生活，还把我摆布安排到信神的人群里边，让我得着了这个救恩，神给我的爱也太大了！神还给我摆设了不同的环境，甚至在我愚昧无知的时候，神还摆设了弟兄在我身边，看见我有什么问题能给我指出来，这是多大的洪福、多大的拯救啊！那我该怎么做？我该怎么还报神呢？”该不该有这个最初步的认识啊？“我能为神做点什么呢？今天既然我知道我是受造之物了，知道神今天是要还原人原有的良心理智呢。我不能再为自己的前途命运着想，我不能再为我能挣多少钱而打算、为我能开小差而打算，我不能为了一个信用卡愁得睡不着觉，我该为本分操点心，我该为通行神的旨意操点心。我的本职工作是不是作好了？我看神家现在还缺点什么，我看我能做点什么，我看哪个东西到了保养期了，我去给它保养保养，这些基本工作都作完了以后，我再看神家哪个工作还没作好呢。”咱是团体生活，团体、团体是整个团体，是一个集团，就像世人常说的“一根绳上的蚂蚱”。咱算是在一个团体里边，就好像一个轮船一样，咱是一个团体都在船上呢，你的本分是开船呢，他的本分是搞维修呢，她的本分是搞服务呢。当你尽完你的本分的时候，你该不该检查一下船体有没有漏水呢？不是你的本分你该不该检查？你会不会检查？（沈铭：……）你看着那边船板漏水的时候，你会不会一声不响地走了？会不会？（不会。）不会！因为你站在了这个船上，因为你为了这个团体。你就是为了能在这个船上生存，你也不会不管的。如果这边有个蚂蚁窟窿，水能进来，你就会去

处理。如果你处理不了，你也会及时报告，会配合处理，这就证明你在船上呢。咱再说一个情况，一个人在船上看见有个窟窿进水了，不管这个人是乘客、过客，还是小偷、强盗、土匪，不管他是什么人、人性如何，只要他是这个船上的人，只要他看见船上有个窟窿进水了，这个人就会怎么办？（要么补，要么报告。）立马报告处理，他不会视而不见。为什么？因为他在这条船上，船漏水直接威胁到了他的生命。咱今天是一个团体，那你们每一个人是不是都是这船上的一员？（嗯。）那当你看到一个人没有尽到本分，或者看见有一个漏洞你该不该去补？就像那边干活儿，你看见那边缺人，工作干不起来，你去不去干？你在这个团体里遇到问题了，你该怎么处理、怎么解决？这就好比船里边有一个漏洞，那你该不该去补？“我有这个技术，我有这个能力，那我立马就去堵了这个窟窿。我没有这个能力，那我去汇报、我去报告、我去想办法解决。”那你这么一个行动、一个动作证明了什么？（沈铭：是船上的人。）你是船上的人，证明了你是这个国的子民。如果你视而不见，证明你不是这家人，你的言行举止做出来的证明你不是这家人。不是神不要你，是你自己不进这个门，自己不承认自己是神家人，所以说在尽本分上，你不仅是得把你的本职工作作了，你还应该扶油瓶、除狗屎，这才能成为一个团体，这样才有一个正常人性。可实际上咱的表现是不是和上面谈到的这些都是背道而驰的？咱不要说扶油瓶、除狗屎了，咱就谈不到这些，就先说你的本职工作作了没有？你的本职工作尽到位了没有？你在本职工作上都是应付糊弄、欺骗、逃跑，丝毫不考虑神家利益，丝毫不考虑咱的这个团体生活，这是不是证明你不把自己当成船上的人？你的言行举止就证明你不是受造之物，不是信神的，你就是教友，来串门的，你是送礼品来了，送来了礼品你就走了。沈铭，这个听明白了吧？（沈铭：嗯。）有没有路了？（沈铭：有了。）

什么是贼商（二）

沈铭，还有什么疑难问题吗？（沈铭：有。现在除了目前固定的这个本分以外，我本想自己找一些渠道给自己挣一些钱，可是现在有的教会的人直接来找我，让我给他们买东西，目的就是为了给他们自己省钱。就像前段时间教会里的一个人托我给他买个东西，然后我把整个行业所有的品牌、所有的价钱都打听了个遍，我打听了三天，然后给他打听了一个最便宜的，然后又通过我的关系网，比市场价便宜了一千买下了，在这个基础上我在中间加了二三百块钱。后来我又把给他买好的新东西都弄好送到了约好的地方，结果我送过去了，人家不来，人家让我带上东西给他送到家里边去。我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晚上八九点给他送去了，人家说："这是你的本分。"我一听他说的这个话我的火气就上来了，但我当时也没像以前那么冲，直接怼回去，我说："我是给你帮忙呢，你不要觉得哪个人过来找我办事都叫我的本分，这不是我的本分，只能说我这是给你帮了个忙。还是就是你是让别人挣你一千块钱？还是让我挣你的二三百块钱呢？"我是这么跟他说的。其实这都不算啥，最让我想不通的是我从他家往回走的时候，人家说要送我呢，我一听这话就想：原来你有这能力啊！你有这能力那你白天直接去约定的地方拿上东西不好吗？还非得我费那么大的功夫给你送过来，然后你晚上再送我回去……我一下就生气了，但是我还不能发火，我语气还不能太重，可是我心里边特别难受，这是一个让我生气的地方。后来我心里想着我光是找资源给他送东西就弄好几天，这样下去把什么都耽误了，这要不加钱、不挣他的钱，简直说不过去！我回家之后和弟兄姊妹说了一下我心里的想法，他们说"你不要和人发生关系，你做事要面向神，做在人身上就是做在神身上"，我就想该怎么把这句话带到现实生活之中呢？怎么带到这个环境里边呢？我加了二百块钱，他们说做在人身上就是做在神身上，但不加吧，你看看这人做的这事，我心里边真是难受，实在是过不去，因为我还给他送到家里了，我认为这已经服务到家了，已经够意思了呀！所以让我不解的地方是：这二百块钱我应该加吗？还是这二百块钱归神家所有？如果归神家所有，这就成了我的本分了？我在这儿卡住了。）沈铭，你现在是怎么认识的？（沈铭：我不明白，现在我看见有人来找我办事，我就开始头疼了。有一个咱家的人要在网上买车呢，然后我告他什么牌子的能要，什么牌子的不能要，让他自己在网上看去，我不想帮他这个忙，我说："这不是我的本分。"人家说："这

不是你本分，这是你的善行啊！”还有的人说：“我给你多少利润，你帮我个忙。”如果我有这本事，这忙我能拿下的话，那你让外邦人挣两千，你还不如让我挣上五百，这很正常，是吧？但是有的时候我就不想干这事。现在我主要的问题是这钱我能挣吗？我怕我挣了不该挣的钱。）

沈铭，你还记得我刚信神的时候给弟兄姊妹修东西的经历吗？（沈铭：记得个大概。）我刚开始尽那个本分的时候，我觉得神太爱我了，为什么觉得神爱我呢？我去给弟兄姊妹修东西，一方面我觉得是神给我安排了一个本分，再一方面我那时候辞了工作了，没有经济收入，但我还得维持着家庭生活，我给弟兄姊妹把坏了的东西修好了，他们得给我钱吧？他们去外边修得花六十块钱，我还不要他三十块钱？这是神给我开辟出路了，神知道我没钱花，知道我生存不了，既给了我一个本分，还给了我一个生活出路。那时候我觉得在神家就好像上班一样，我把它当作自己的生活出路，所以刚开始是修一个东西挣三十块钱。当我还没修了三个、五个的时候，一个弟兄就说：“你在神家给弟兄姊妹修东西还挣钱呢？你尽本分还挣钱呢？你还搞交易呢？你给神一杯水，你就要两碗牛奶的金币？保罗走的是什么路？”“哦，对啊，不能搞交易，我这是做生意，做生意这就不是本分了。”后来我就开始不挣钱了，又经历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个弟兄又说：“你挣钱的时候，修一个东西最少挣三十块钱，那配件就不说了；现在你不挣钱了，修这个东西用的配件值多少钱，你该要不该要？”有的配件就是两块钱、一块钱甚至还有的五毛，所以就收个成本，也就是说修好东西用了多少配件，我就收多少钱，那段时间就是收这个弟兄三块钱、那个姊妹两块钱、那个弟兄一块钱。又一天，他拿过来一堆要修的东西给我放下以后，把上一次修东西用的配件费几块几毛钱给我都放下了，然后他又跟我说：“麻烦死了，你说人家一奉献就是几百几千，你说你这两块钱五毛钱怎么和人家要呢？人家奉献还奉献两千呢，你跟人家要两块钱？”“也是啊。”“你该不该奉献？你奉献超过十分之一了？”“没有。”弟兄和我说了之后，我就想呢，要是配件贵一点，钱多了还能说一说，张张嘴，两块钱一块钱怎么说那个话呢，怎

么开那个口呢？算了吧，就当我是预备善行呢，然后有一段时间像一块钱、两块钱我就不要了，五块钱以下的我自己掏钱贴，五块钱以上的我收费……再后来五块钱我也不要了。从收三十到两块五毛，从挣钱到不挣钱，然后到赔小钱，然后再到赔五块钱的本钱，这些钱都不要了，这是逐步的一个过程。后来挣钱赔钱我都不在乎了，我认为这都是在帮助弟兄姊妹呢，所以我不在乎那些钱，再就是靠那些钱也生活不了、生存不了，我不凭它活。那时候我在尽本分的同时也在揭发检举，因为我揭发检举，最后人家就把我的这个本分给取缔了，我买下的配件放在那儿都没用了，因为人家不用我尽本分了。在那个时候我无路可走只能在神话里边寻求出路，继续揭发检举，继续维护正义，于是我开始走上了维护正义的路，开始帮助弟兄姊妹，让他们对神话有认识、对神的作工有认识，逐步走上了帮助他们揭发检举敌基督、假带领的路。

我在揭发检举敌基督、假带领的过程中去认识：教会为什么要有假带领、敌基督存在？神为什么不处理他们？神为什么要击打牧人？在我逐步明白这些的过程中，我还要给他们去交通，我在交通的过程中逐步明白了神作工的意义，然后回过头来再一看，什么才是本分？什么才是善行？就是神交通的，你传福音你把人传进来就是善行吗？算不算善行？（不算。）你把人带到神面前才算善行，如果你把人传进来带不到神面前，而且你传进来的还是个敌基督，那是恶行！所以说你传福音不一定就是善行。当我帮助别人的时候，当我去给他们交通的时候，你要知道我面对的是些什么人，我面对的大部分都是被开除的人，而被开除的人大多数又都是狂妄的人，你说这些人服不服我？（不服。）在他不服我的情况下我还要给他交通，这就迫使我去给他交通神的作工、神的作为、神的心意，使人都服在神的话下。当我交通这些的时候他不得不服，当他服下来的时候，我再回味一下，哦，这就是神的心意，神是让他能服在神的话下，让我把他带到神话里边，这才叫善行。这个时候我也看到了有多少人在信着神的同时抵挡着神，在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本分。再反过来看我以前作的工作，跟你同样也是一样的，我那时候作的工作算不算真

正的本分呢？（不算。）为什么不算真正的本分？我做的那只是对弟兄姊妹的一个帮助，严格地来说不算本分。神称许的才算本分，神不称许的是祸。为什么说我那个时候做的是神不称许的呢？我搞交易赚的是现金，到后来不搞交易了赚的是什么？赚的是归宿。因为我想换取，想用外表的做法，外表的一个苦力劳动换取生命，能不能换取？（不能。）不能换取。但是我活在那个情形里边，我就把它当作本分了，我感觉“我把这个事情做好了，自己的本分就尽到位了，那神就应该给我一个好的归宿”，就活在自己的那个想象观念里边了。这叫什么？这叫一厢情愿！神承认不承认？（不承认。）当我从搞交易到不搞交易，再到我去帮助别人，然后面对被开除的狂妄的人迫使我高举神话、进入神话的时候，我才看到自己以前走的路都不是生命进入的路，就是守了一个规条，都是一种做法，是一厢情愿。什么才是真正的本分呢？把弟兄姊妹带到神面前，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维护神家利益！谁亵渎神了，谁高举自己不高举神了，那就是我的仇敌，我就要和他争战到底，这是我的本分，这是我的使命。谁不追求真理走了岔道了，不走正道了，这时候我看到我的使命来了、我的责任来了。我的责任、使命是要帮助他把他引到正道上来，引导他怎么信神、怎么敬畏神，让他明白怎么才是真正的信神。把人带到神面前，这才是真正的善行。当我今天看到你有这些难处的时候，我就回想起我当初，你现在的处境和我当时是一样的，这是一个路，一步一个台阶，是逐步往上走的。

沈铭，我给你交通了这个，你能听懂吗？（沈铭：我现在还迷糊着呢。）就是说你今天帮他们买这买那，这些都不算本分，这只是弟兄姊妹之间互相的帮助，准确地来说这是帮忙。（沈铭：对，我说我这是帮你呢，他说神家没有帮忙这一说。）因为他认为：“我家门口就是卖这东西的，但是我没有在我家门口买，我是让你给我买，我是在支持国度建造。你以为我非得让你给我买不行啊，我求着你啊，我还不是为了支持国度建造才这样啊！我是在给你一个预备善行的机会，你真不知好歹，让你预备善行你还冤枉我呢！”他心里边有这个想法。他就和你一样，不知道什么是善行，不知道什么是性情变化，把

一种做法，把弟兄姊妹之间互相的帮忙误认为是帮助扶持，人都把这些当成了善行，就走到这个误区里边了。所以你要搞清楚什么是帮忙，什么是帮助扶持，什么才是善行。（帮忙和帮助扶持有什么区别呢？）就像爱莲那天给沈伟剥鸡蛋吃，还跟其他人说："吃这个，吃那个，可不敢饿着了。"我是不是阻止她了？（嗯。）她这种表现叫什么？（叫帮忙。）这叫帮忙，这不是帮助扶持。（沈铭：就像我刚才说的这种事情还有好几件呢，这只是其中的一件……）不管再有多少件事，背后就是这一个思想，就这一个看事观点，你把这个帮忙当成了帮助扶持，当成了尽本分，当成了善行。（沈铭：我认为这是帮忙，所以我主动说"我是在帮你呢"，可旁边那个年龄大点的弟兄说"这是你的本分"，我说"这不是我的本分"，然后另一个又说"不是你的本分那也是你的善行"，他说这个我就模糊了，这是善行吗？如果这是善行那我还挣钱呢？我也纳闷了，这是善行吗？）这个不是善行，也不是本分，这只是人的一个正常人性。（沈铭：当下我就不承认这是我的本分，但他说这是我的善行，这是善行吗？我也不知道了，我就模糊了。）这些过程你必须得经历，这些苦你必须得受，必须是一步一步走过来。（沈铭：我就不会走这条路。）我当时和你的这个处境是一样的，神把真理作在人里面是借着实实际际的环境，人的生命是一点一点长大的，这个过程也是实实际际的，你不从这个里边走过来，你不知道什么是真理。（沈铭：对，我不知道，我早就想说这些了。）这就是说，你经历到哪儿实行到哪儿，你的认识才能到哪儿，你还没经历就有认识，这不可能。沈铭，我和你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我不是说不让你去帮忙了，也不是说这个事怎么了，而是说你得从你的思想、从你的认识里扭转一下你的看事观点，你不能把这个当成是善行，这是根本。（沈铭：我明白了。）但你不能是"哦，这不是善行，哦，这不是本分"，等再遇到教会的人让你帮忙时，不帮了，这就坏事了。别人让你帮忙了，你说："你不能占我便宜，我就那么傻呀！"这就涉及到人性了。

（沈铭的意思是说这二百块钱该不该挣。）这就涉及人性的问题了。（那怎么涉及人性好人性不好呢？挣钱就人性不好？不挣钱就

是人性好？）世上的人有没有做生意的？（有。）你说做生意的人性就不好吗？（不是根据这个说的。）那怎么就是人性好呢？你做生意最起码不能缺斤少两吧？你得公平合理。这二百块钱该不该挣？这涉及到什么问题了？沈铭，你把财宝积攒到天上了还是积攒在地上了？（沈铭：奉献到神家就是积攒到天上了。）奉献是一码事，做在弟兄姊妹身上是另一码事。这个二百块钱你可以挣也可以不挣，是吧？（沈铭：嗯。）这就根据你的人性了。如果你挣这二百块钱是为了买馒头吃，“我没活路了”，那这二百块钱该不该挣？（该。）你必须得挣，你要是不挣，那你就是自寻死路，就是痴呆、傻子。神给你开辟出路，就是让你挣这二百块钱买馒头吃，让你有个生存之本，但是你说：“不行，这二百块钱我不能挣，我就是饿死我也不挣。”你说神怎么看你呢？神给咱交通过世上捡破烂的亿万富翁，他舍不得花一分钱，全部资助给那些贫困的人念大学，神说他是好人吗？神说他是义人吗？（不是。）反而是说他是大骗子。神要看你是否有真理，而不是看你的可怜程度，不是看你挣不挣那二百块钱。“我就是不吃饭我也不挣这个钱”，这是实行真理吗？这叫谬种了。如果真到了你需要这二百块钱活命的时候，就不用说挣这二百块钱了，就是你见人家别人桌子上放了二百块钱，你也得偷。（沈铭：偷？）（沈皓：因为不偷活不了。）这是你的生存之本。（沈铭：神不定罪？）不是被神定罪，那是神给你开辟了一个出路，你得会认识。但是如果你看着这边放着二百块钱，就想着自己两年没喝饮料了，你说“呀，神给我开辟出路了，让我喝饮料呢！”这成啥了？是你的生存之本还是你的肉体享受，这个你要分清楚。在人来看，人看的是一个外表行为，他不看你的这个思想，不看你里边的这个根源是什么，只要你一拿这二百块钱，人就说你偷了这二百块钱。在神那边来看，神不看人的外表行为，神看的是人的实质，也就是你的人性。祭司弟兄那时候交通了一个人偷馒头，他在什么情况下偷的馒头呢？他偷馒头是为了卖馒头满足自己的一种喜好呢？还是在饿得快死的时候，实在是不行了，所以偷了个馒头吃呢？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沈铭：我明白了，就是说别人找我办事，看我站在什么角度上去办这个事，第一个是中间商，第二个是帮忙的。）还有一个是尽本分。（沈铭：这些不涉及到本分和善行。）如果你替弟兄姊妹买东西产生的利润是属于神家的，那就算是尽本分了。只能说算是尽本分了，但不能说是真正的尽本分。如果你替弟兄姊妹买东西产生了利益归你个人了，你个人得钱了，那就不属于本分；如果你替弟兄姊妹买东西了，但没有挣钱，那你完全就属于一个帮忙的。现在得看清楚这是个什么事，怎么区分。我那时候给人家修东西，换个五块钱的小配件，这是修好了，但要是碰上那些价格相当于一个新东西的大配件坏了，换不换？肯定不能换了，是吧？（嗯。）那时候我看这个维修和你看这个维修是不一样的，直接换大配件叫维修，修好大配件上坏了的小零件也叫维修，要按给外邦人修的一般、正常情况来说，应该是直接换一个大配件，但是那时候我要实行一句神话，就不能那样换了，因为那样成本太大，和买一个新的一样，不值得。神说人尽本分该尽心、尽意、尽力，尽心、尽意、尽力了神才称许，没有尽心、尽意、尽力就是欺骗、就是诡诈。我把给弟兄姊妹修东西当作本分了，那我尽心了没有？我尽意了没有？我尽力了没有？我在问自己。我之前交通过奉献十分之一的这个例子，对于一个穷人来说，他奉献了一个金币，这是尽心、尽意、尽力了，因为他就那一个金币。一个富翁有一百个金币、一千个金币，但他也奉献一个金币，从外表看都是一样的，公平合理，你一个我也是一个，但对于有一千个金币的富翁来说，他所做的算什么呢？（沈皓：算欺骗。）欺骗，因为他奉献的不够十分之一。在人看的是公平合理，在神看的是公义，神看的是你尽心、尽意、尽力了没有。富翁奉献十个金币，那是不是尽心？（不算。）穷人他就有一个金币，他把他的全部拿出来了，是不是尽心了？（嗯。）我在那个时候就是问自己尽心、尽意、尽力了没有，这个大配件上虽然坏了，但有可能是它上面的某个小零件坏了，这个小的零件能换，成本也不高，要是把坏了的小零件换了，这个大配件就还能接着用，你说我要是没修就放弃的话，我尽力了没有？（没有。）我就没尽力，所以我就得准确到修一个小的零件。虽然小的零件不值钱，但直接换大配件和修配件上的一个小零件下的功夫就不一样了，我在修这个的时候受到了熬炼。弟兄姊妹坏了的这个东西，一个新的、好一点的也就四五百块钱，但我要尽心、尽意、尽力地修，

多长时间能修好？那不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能修好的，有的时候得修两天、三天，有的时候遇上不会修的，我还得花钱买教材学着修，特别麻烦，我花上两天、三天，甚至四五天把这个东西修好了或者修不好，你说我那个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呢？（为修这东西花那么长时间，付了这么大的代价，值得吗？）我要算账呢，这东西新的不过就是四百块钱，同样是修，我用一天时间给外邦人修东西，我得挣多少钱？其实给外邦人修一个东西就能挣一个弟兄姊妹坏了的这个东西，可给弟兄姊妹修坏了的这个东西得用多长时间？得费多少精力？给外邦人修东西要是配件坏了直接换配件，简单还省事，很快就好了，有时候最多也就是用一天的时间，不可能花四五天，根据花费的这个时间和精力来看，花四五天修一个东西挣不到钱，反而还会赔钱。因为付出和收入是不成正比的，是成反比的。我在想哪怕我去外邦花一天的时间修个东西，挣了钱再重给弟兄姊妹买一个新的，也比这合算吧，在我来看，我花费四五天的时间去修一个配件，这是傻子才办的事、神经病才办的事，所以我就问自己是不是有问题呢？但如果弟兄姊妹再有东西坏了让我修，我去外边买个新的回来给弟兄姊妹这算什么？这算善行？我又想神在看着我呢，看我的忠心，看我尽心、尽意、尽力了没有，所以在这个环境中我受到了熬炼。不修吧，你说我的心在哪儿，神看着呢，我得尽心、尽意、尽力；修吧，我就是个傻子！可是就是傻子，我也得做这件事，为什么呢？因为我把它当成了本分，我并不认为我这是在帮弟兄姊妹修东西，我认为这是把财富积攒到了天上，我甚至认为这是善行。给弟兄姊妹修一个坏了的东西，这是我的善行，我自己安慰自己："我放着外邦人的东西不修，修这只值四百块钱的东西，我放着外邦人的几百块钱不挣了，我在这儿不挣钱免费给他们修东西，外表看着我傻，但其实我这挣的可不止四百块钱啊，我挣的是命，我挣的是四万、四十万都买不回来的命啊！"你看着我是受熬炼、受苦，可我的心是坦然的，我是幸福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的方向目标太大了，我的交易太大了。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因为我把它当成本分待了，当成本分了、当成善行了。你说我那时候算不算个贼商？我今天说你是贼商呢，我那时候也是个贼商。四百块钱的东西，经过我维修以后放大了，变成了无价之宝了。怎么说是无价之宝呢？我觉得我有善行了，国度里边有我的份了，我能剩存下来了。我为了能剩存下来，你说我是修还是不修？（修。）那你说

我傻不傻？还不傻吧？这就是一个看事观点。你说我修这个东西是做在神身上吗？我真正的帮助扶持弟兄姊妹了吗？当我开始帮助扶持人的时候，真正开始进入神话的时候，交通真理的时候，我回过头来一看，原来我走的是一条什么路？一厢情愿！我只是帮助弟兄姊妹，是互相帮助，不能称得上是善行，因为和生命进入没关系，这是骗取。沈铭，理解我说的这个意思了吗？（沈铭：理解了。）那时候的我和你今天说的那个有什么区别？你去外边给人家送东西的时候痛苦不痛苦？（沈铭：本来……）本来是不痛苦、不难受的，因为你认为这是本分，你认为这是善行。但是你在做这件事的过程中不顺，你已经帮他买东西了，但是买东西的人不来拿他自己的东西，你还得给人家送货上门，你觉得你付出太多，你想发火呢，是吧？（沈铭：不是，我并不认为这很苦。最让我生气的地方就是他能过来拿，他有这能力，但他不过来拿，就让我给他送过去，好像是我应该的。）你觉得痛苦、难受，是吧？（沈铭：嗯。）我给弟兄姊妹修东西了，那你说弟兄姊妹就没能力花四百块钱再买一个新的吗？有没有这能力？（沈铭：有。）你说先知以利亚去哪里吃不上一顿饭呢，就非得去一个剩一点面、一点油的寡妇家吃去？（沈皓：神安排的。）

沈铭，你难受是因为什么难受呢？是因为咱从心里没有把它真正的当作一个本分，你并没有尽心、尽意、尽力。（沈铭：刚才不是说这不是本分吗？）这究竟是不是本分？现在你又混淆了。你要知道神是来供应人生命的，神作的工作是什么呀？引虎下山、引狼出洞，是吧？（嗯。）每个人都是想得福，都有交易的心，不可能有一个人一来就是尽受造之物的本分，所以当你有交易的心的时候，神给你抛砖引玉，来吧，你想搞交易，就让你搞交易。你想的是“我来尽本分就能得着生命，生命就能有进入”，那你就把这个当作尽本分吧。神作工是借题发挥、就地取材，虽然这不是个本分，但就借着这个不是本分的事临到你来看你是不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看你是不是追求生命进入的人，看你是不是人性好的人，借着这个来看看你的心。就像约伯，当他的万贯家产都被强盗抢走的时候，你说约伯临到的这是什么事？这是本分？神不在乎这件事怎么样，而是要看你临到这件事的态

度、观点。台阶是一步一步走上来的，在你愚昧无知的时候就按你的愚昧无知来带你，你不懂得什么是善行，你不懂得什么是本分，那就按你能懂的来带你，你想要换取，那就按换取的基本标准来带你去认识。所以，就是换取是不是也得是同等交易啊？是不是也得尽心、尽意、尽力啊？不能骗取吧？（嗯。）借着换取的这个过程，显明了你是想一本万利，你是想骗取。沈铭，我刚才给你说了我是怎么走过来的，我当时就是把它当成了本分，我把它当成本分来对待，我要求我得尽心、尽意、尽力，即便是我不去外边上班挣那四千块钱去，我也得在家里边干这个不挣钱的活儿。神看见了我的态度、看见了我的心，神继续给我拔高，神继续开启、光照、引导、带领我。台阶是一步一步走上来的，在我往上够的时候，神就告诉我："你是有这个心，但是你走的路不对，这不是你的本分，这不是你的善行。"但在我一开始走这条路的时候，神能不能这样告我？（不能。）要告我这不是本分、不是善行，我还尽吗？神要是告诉了我，我就会卡在这儿，因为我当时就那个身量，要说真正的善行、真正的本分我够不上，但一点钱不挣，就是一个帮忙，我又不愿意去做，所以神只能在我这个身量的基础上，借着这个错误的路线一点一点往前带我。神话："你们的领受程度能达到一步一个台阶，然后我也一步一个台阶地领着你们往上走，你们就能跟得上我，要是我一步跨四个台阶，那你们永远跟不上我。"（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解决观念才能进入信神正轨（一）》）沈铭，你觉得你够不着真正的本分，那你就先把这个当成本分待行不行？神主要是拯救人的生命，神是要把生命赐给你，不是说看你做了什么事。

你就把它当成本分待，看看你能不能尽心、尽意、尽力。如果就这个你都不能达到尽心、尽意、尽力，所做的都还只是外表的做法，还有交易的心，那你在性情变化上能尽心、尽意、尽力吗？（不能。）更不可能了，所以就先给你摆设这么一个环境显明一下，你就承受不住了，"明明他就可以来拿，但他还非得让我送过去"。神就借着这件事来显明你商人也不是好商人，就是搞交易最起码你得做个同等交易，可你没有做一个同等交易的商人，你就是个贼商。怎么就是

同等交易？“骗取我也得尽心、尽意、尽力。借着这么一个懒惰的人不来，我把这个本分尽了，我算预备了一个善行。不然的话，人家出来把我的本分抢了，我没善行了。”沈铭，你说你临到的这事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个弯能转过来吗？（沈铭：唉……）又“唉”什么呢？“费力付出了，结果不是个本分，不是个本分也就算了，还成了个贼商”，后悔了？沈铭，现在有什么想法？（沈铭：现在先把本分和善行分开，事情是这样的事情，性情又是另一码事，不沾边。）搞清楚了没有？（沈铭：好像有点清了。）性情是什么？性情就是你的看事观点，看你站在哪一边。刚才我给你交通了，当时我不理解神的心意，我不明白神的心意，我把这个错当成了本分，但是我的看事观点站在了哪一边？（沈铭：神一边。）我站在神一边，站在神话一边，根据神话看事，尽心、尽意、尽力，我就是尽这个本分，我也得尽心、尽意、尽力。（沈铭：就算是做交易，做商人也得尽心、尽意、尽力。）这是一个人的人品，这是一个人的性情。但今天相当于又拔高了一步，一年级成二年级了，提高了。原来你是在做事上边追求尽心、尽意、尽力，今天拔高了，今天是让你怎么呢？今天是让你尽本分。既然是尽本分就得让神称许，神称许不称许你？你是不是维护神家利益、维护神的名？你是不是在预备善行？你是不是把他们带到了神面前？我当时所作的那个工作，算不算把人带到神面前？（不算。）所以严格来说不算善行。

前两天肖红问了我一个问题：教会建造和国度建造的区别是什么？你们说什么是教会建造呢？（肖红：神性支配下的人性作工。）国度建造呢？（肖红：神性作工。）神性直接出来作事。神的原话是怎么说的？神说：“国度建造与教会建造的不同之处是：教会建造是在神性支配下的人性里作工，是直接对付人的旧性，直接揭示人的丑相，揭穿人的本质，使人在此地步上认识自己，从而达到心服、口服。国度建造是在神性里直接作事，是让所有的人在认识我话的基础上认识我的所有、所是，最后达到认识在肉身的我，从而结束整个人类对渺茫神的追求，结束‘天上之神’在人心中的地位，即让人都在我的肉身中认识我的作为，从而结束我在地的时代。”（摘自《话在肉身

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八篇》）国度建造与教会建造的区别，从刚才交通的这件事里边，你就能看出来，教会建造是神性支配下的人性作工，是吧？（嗯。）刚才交通了我之前的经历，还有沈铭现在说的这些，这是什么表现？这些表现就是信渺茫神的表现，信的是天上并不存在的那位神。“教会建造是在神性支配下的人性里作工”，神性支配，咱回想一下在教会建造的时候，那些人的心志高不高？（高。）大不大？（大。）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心志？（肖红：圣灵大作工。）神说什么了？神说：“从创世到如今还不是我亲自作吗？以往虽说七倍加强的灵，但无人能明白其实质，即使是知道，但也不透亮。当在神性支配下的人性里作工的时候，由于是在人所认为的不超然正常工作的情况下，所以称为‘圣灵’作工。”（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说话的奥秘揭示·附加：第二篇》）一切都是神在作，七倍加强的灵在感动人的心、感动人的灵。保罗跑了半个欧洲，作了多大的工作，那是谁作的？那不是他作的，那是在神性的支配下人性作的。就是说所有的人作的这些工作都是谁作的？是神性支配下正常人性所作的。有的人在教会建造的时候跑了二三十年以后，他认为他有资格了、有功劳了，是吧？（嗯。）这是他作的工吗？他有真理吗？他没有真理。那他是怎么走过来的？是在神性的支配下，圣灵感动，在圣灵内住支配下而作的工。国度建造呢？国度建造是圣灵出来直接作事，怎么是圣灵出来呢？就是圣灵不再感动你了，你以前所作的是圣灵感动你作的，不是你自己能力如何，不是你自己性情变化了，那都是神作的。现在神不内住了，神出来以后就是要完全显明你自己是什么人性，让你看看你是个什么人，所以国度建造是圣灵直接作事，直接把你带到神话里边去，取缔你的渺茫信，不让你再信天上的那位渺茫神。当时我走的那个路就是教会建造的路，你看着我有没有心志？有没有信心？积极不积极？（积极。）再积极，再有信心，信的是天上那一位渺茫的神，是一厢情愿。神今天直接告诉你，你所做的那个不是真正的本分，不是神所称许的，也不是善行。但是不管是不是善行，不管是不是本分，这都是人成长的过程中所需要的。神交通说：“所以当教会里发生一些事的时候，有一些人要向上面反映，反映之前要通过当地的带领，这带领要是敌基督的话，他能不能让反映？带领要是敌基督，他这一关你就过不去，他说：‘你要反映的话，出了事后果自负。你要反映的话，上面要是把咱们教会谁清除了，对付咱们，我就让你

吃不了兜着走，让大家都弃绝你，那时就让你尝尝被清除的滋味。’要反映的人是不是就要受到恐吓威胁了？（是。）他说：‘神不是独一无二的吗？好，我也来个独一无二，在咱们教会我就说了算，你想干什么都得通过我，你越不过我这一关。你想越过我，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咱们教会就是我掌权，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不是魔鬼显形了？（是。）这就是魔鬼显形了，鬼相露出来了，这鬼话也说出来了。”（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十九）》）神说那个人就是个魔鬼，是魔鬼显形了。神以前说的是狼心狗肺，是吧？（嗯。）以前神为什么不说魔鬼啊？就是逐步地加深了，更加准确了。沈铭，这个能理解吗？（沈铭：嗯。）这就是过渡呢。我是熬炼了几年才走出来的，走出来之后自己回过头来看到了，有一个认识，你相当于是走了个捷径，没有走我那么大的弯路。

咱再返回来说，你不能把这个当作本分，不能当作善行，那你又该怎么做？你是不是可以随意对待了？（不是。）起码你得有一个人性上的活出。（沈铭：有时候觉得既然这不是本分，那我就不想做了，你们的钱我也不想挣了，累得不行，有时候就是这种想法。）你不想做的原因是什么？你累得不行是因为神家工作多、任务重？（沈铭：我怕的是后续的问题，这个出问题我得修，那个出问题我得去看。）沈铭，我和你交通的是什么？你说的是什么？你说的是后边有擦不完的屁股所以不想干。（沈铭：嗯，这也是我怕的。）一个正常人性的活出，有没有把处理后续问题看成是擦屁股的？（沈铭：有吧，在我手里边出去的东西，有问题了我不得给人家收拾收拾？）沈铭，我刚才和你说什么了？我跟你说什么是尽本分，什么是预备善行，什么是你的本职工作，还有你的日常生活方面该有的理智。你把帮人买东西当成了什么？如果你把这个当成是帮忙，那你还用不用管售后服务呢？（沈铭：可是心里过意不去啊，好像你不给人家处理，就没法做人，就感觉没有正常人性似的。如果是帮忙的就不用管他，如果是商人就得管管。）这不就说白了？你说得很清楚啊！这说明你做了商人了。（沈铭：我知道，但是这个商人做得窝囊呀！一出问题

就得赔呀！）这商人做得窝囊只能怪你无能。商人做了生意了，结果售后搞不起来，赔了，你说这商人是不是无能？（沈铭：……）你把自己的无能怪罪到谁头上了？（沈铭：这商人做得窝囊啊！）沈铭说这个窝囊是什么意思？“我这商人做得窝囊啊！人家卖个东西挣两千，我这个商人挣二百。人家也是售后服务，我也是售后服务，我要是售后服务跟不上，人家还要说那还是信神的人？我这商人做得窝囊啊！”沈铭，你没有说：“你看我在这边挂上一个全职尽本分的出来了，在那边我给他说我是帮忙的，他还得把我当恩人待，领我情，最关键的是最后我兜里还落下了钱，还有利润赚！我这个商人做得真够奸诈呀！”一举三得！沈铭，这是不是贼商？只愿意得，不愿意失，得了这三份了，最后还说：“你有什么问题可不要找我啊，我最发愁给别人售后了。”沈铭什么也清楚，“我要是帮忙就不用有售后，我搞了交易就得有售后，可我只想做商人，不想有售后”，沈铭，你说你是不是贼商？（沈铭：商人跟商人不一样，人家那商人是挣的，我这是赔的。我也不是不做，主要是一做就赔。）沈铭不管怎么，你每时每刻、每分每秒算的是什么？你算的是自己的利益，利益至上、金钱至上。沈铭，你说你什么时候考虑过神家？什么时候考虑过神的名？（沈铭：正因为考虑神的名，所以我得去……）贼商！（沈铭：唉，我就是再苦我也得去，赔钱我也得去。因为我不去那肯定是羞辱神的。）你去了也还是羞辱神的！（沈铭：但能好过一点。）

沈铭，我交通的你听懂了，你只是活在自己的圈圈里边了。（沈铭：回去我还得仔细再揣摩揣摩，这不是一遍、两遍能捋清的事。）在我来看，很简单，“这边有本分，我是忙不过来，所以我就连忙都不帮，就是赚钱我也不去！我现在得赚命呢，我赚什么钱呢，我得以神家利益为重”！（沈铭：我之前就是你说的这样，自己有本分的情况，别人让我挣钱我也不挣，帮忙更不会帮。后来就是有一点时间了……其实也不是有时间，是自己给自己让出来的时间……）“更主要的是那边还有一点点利益勾引着我”，所以说你不是完全的帮忙，是帮忙的商人。（沈铭：对，帮忙的商人，又不是帮忙，又不是商人。）高不成低不就，真难受！沈铭，这个路很简单吧？（沈铭：简单。）

信神怎么信呢？要信就好好信，要么就不信。神说：“放心大胆地来爱神，看看神能把你怎么样？”（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说话的奥秘揭示·第四十二篇》）沈铭，你好好揣摩揣摩这句话。那天我还和沈伟说呢，十门通不如一门精，你一门精你是专家，你要是十门通你是个什么？一瓶不满，半瓶晃荡，是吧？（嗯。）你什么也做不成，你做什么也是一事无成，也不会有人找你做什么，因为找你做什么都是半瓶子，人家都是找专家的，不找你这半瓶子的。就像看病一样，你是去专家那里挂号看病？还是找个赤脚医生看病呢？你肯定是找专家，找专科。那你信神呢？信神也要一心一意地信呢，三心二意神要你吗？（沈铭：如果是这样的话，忙能帮吗？这商人能当吗？）人和人之间如果不能帮忙的话，你说还叫人吗？这就没人性了，和弟兄姊妹之间连忙都不帮，那叫畜生了，畜生之间不帮忙，所以说咱得有人性。既然是帮忙还能不能要报酬？（帮忙就不要报酬了。）帮忙就不要报酬了，有报酬就不叫帮忙了。你是商人，还是你是帮忙的，这就得说清楚。（沈铭：我要是帮忙的话，那一切行动就是他的，不是我的。但他们现在是想把这个东西扣在我头上，那个东西也扣在我头上。）是因为你想从人家手里边要东西，你要是不要他手里边的东西的话，他能扣到你头上呀？人家觉得“你既然拿了我的，你就得给我办事”。（沈铭：我现在就是要提前跟他们说清楚，我不想过后让他找我麻烦。还有就是我得看他是能帮忙的人吗？能帮的我帮，如果帮他，他还得扣在我头上，那我就帮不了，没办法。）你只管大胆地爱神就行，不帮他的忙也行。我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的本分还压得你喘不过气来，哪还有时间帮人忙呢？你看我现在帮谁忙呀？我帮不帮别人的忙？（沈铭：不帮。）我不帮别人的忙，但我在做什么呢？我一天起来忙什么呢？沈铭，我作在你身上的是什么？（沈铭：把我往神话里边带。）你说我做的是什么？我是在帮忙呢？（沈铭：不是。）是什么？我是在预备善行！我对弟兄姊妹流露出来的是爱。沈铭，你只是帮助人肉体的生活，你为什么不去帮助扶持人？为什么不去预备善行？（沈铭：我明白了。）就像那天我说爱莲呢，“你给沈伟剥鸡蛋，把他‘伺候’好，神说你预备善行了？你让这个吃好，那个吃好，你这是预备善行了？”你把他带到神面前是善行。你得让他服在神话下，让他学会做人，主要是让他学会做人。

神说：“……数年的经历过去了，经历了熬炼之苦、刑罚之苦的人类变得饱经风霜，虽然失去了往日的‘光彩’与‘浪漫’，但却不知不觉中懂得了做人的道理，懂得了神拯救人多年的良苦用心。”（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人在神的经营中才能蒙拯救》）“但却不知不觉中懂得了做人的道理”，我今天看见沈铭还不错啊，有点懂得了做人的道理。我还想着今天沈铭过来是兴师问罪来了，会气势汹汹地和我说：“你说，为什么说我是贼商！”我还等待着这句话呢，结果沈铭没说，反而说他心里边难受。难受之余还能反省反省：“弟兄说的与事实是不是不符？呀，不是，似乎还有点相符。”这是不是长大的一个表现？（嗯。）他能够跟自己对号。以前沈铭是什么样的？沈铭以前连挂名信都不是个好挂名信的，是吧？（嗯。）沈铭初来乍到的时候和我搞生意呢，他的东西要卖给我呢，说他的这个东西多少钱，便宜多少钱，对吧？（嗯。）后来还能尽个本分了，现在走到今天，临到刑罚审判，他能做到不是来兴师问罪，他是来干什么了？他是来寻求生命之道了，这是多大的变化！咱刚才说帮助扶持人了，咱该怎么帮助扶持人？你看我做的是什么？我是在救人的命，我不是给人的肉体帮忙。我帮助的是你的生命，我不帮助你解决生活困难。我不会说：“沈铭，你看那个谁有个什么东西，你帮他卖了能挣二百块钱。”这个忙我不帮，甚至我还要拆毁。沈铭，我给你带的是什么路？我给你带的是生命上的路。我把你带到神面前，带到神话里边去，让你找着人生真谛，发现了人生意义，走上了人生正道，我把这个当成了我的使命、责任。你把我走过来的这条路成为你该走的一条路，你现在不要一门心思还想着：“我走这个路不能再挣点钱？我怎么才能在走这条路的同时合理合法地挣点钱，不要我一挣点钱就是‘贼商、贼商’的，实在是难听，我就接受不了，我怎么就成贼商了呢？难道就不让人活了？虽然我没有兴师问罪，但弟兄你得给我说句公平话吧！那你说说，我光尽本分我还活不活了呢？你说我还吃喝不吃喝？我不挣钱，你给我发工资呢？你说我该怎么做？你说吧！你给我讲个道理。”沈铭，你来见弟兄是这个存心，结果弟兄始终没有给你解决你怎么去挣两个钱，没有解决你这个吃喝拉撒的问题。沈铭，我只讲什么？我只讲你的思想问题，从思想上扭转你，从根源上来解决你的本质问题。思想上的问题解决了

就什么都解决了。（沈铭：对，这下我做事就有个原则、有个准则了，就能知道自己做的是啥了。）

沈铭，你尽本分也好、帮忙也好，你现在做的一切都是在一个圈圈里边，你还带着自己的喜好。你是带着自己的喜好来事奉神，神要不要你的喜好啊？（不要。）不要！不是让你凭自己的喜好去事奉神，而是让你根据神的需要来事奉神。沈铭，你看我走的这条路，你现在在我身上还能看见我的喜好吗？（看不见。）找不见了，我的喜好变得无影无踪了。怎么找不见的？顾不上了、没时间了、没精力了、没心情了。我以前的喜好是什么？我对于电子、机械这方面有个好奇。就像人打游戏一样，为什么人想打游戏呀？你这个手指一动，游戏里的人物在那儿就动，你要打他，他就趴下让你打，你手指能控制他，而且有的时候你还能控制一些意想不到的动作。就像开车，不会开车的人是不是想学开车呢？为什么他想开呢？因为方向盘一转，轮胎就跟着转，脚一踩油门车就往前跑，好奇不好奇？因着好奇人就要去学习，在好奇的时候去学就不累。我学修东西，一切都是因着好奇。我对电子、机械有这个好奇心，你说那我现在是不是应该对能接触到的机械类的东西都研究一下、操作一下？（对。）但我现在没有那个精力，也没有那个心思，就是神说的，心中有更大的事要做，也是祭司弟兄交通的："人得着真理了，人的喜好、追求、人生目标、看事观点完全转变了，人的生活方式、生活原则都随之转变，所以得着真理人就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了，从本性实质上到生活方式完全变了，得着真理就有这样价值呀，就有这样的果效。"（摘自《上面的讲道交通·18-A2-02》）神是要改变人的喜好，我信神这一路走来，神第一次开启我的一句话就是什么是受造之物，什么是造物的主，字不多，就这几个字。受造之物就理当敬拜神，什么都是应该的，当我明白了什么是受造之物的时候，我就解决了自己的一切问题。第二句话就是良心理智，这就是刚开始圣灵感动我的话"受造之物、良心理智"。当我知道受造之物、良心理智的时候，就知道是受造之物就更应该有受造之物的良心理智，那就应该为神献上、为神付出，这是不是受造之物该有的良心理智？（嗯。）当神开启我这八个字以后，神又

开启了我一句话，一天下午聚完会我往楼下走的时候，正好看到阳光照射在那个楼梯上边，我不由地说：“呀，这又是一天过去了。”说了这个话之后，一下就想到了“大好时光”，紧接着就想到如果哪天地震、瘟疫、饥荒来了，还有时间吗？过了这个时间还能再信吗？所以因着“大好时光”这四个字，我把工作辞了。我一路走来就是这些话。

我要做什么事就是一心一意，要么就好好信，要么就不信，你在我身上更能看见这话。我不信的时候是逼迫姊妹信神呢，我信了之后谁也拦不了，全身心的，那你在这条路上是不是更应该这样？如果你在信着神的时候，要追求世界，最后就是信神没有信好，世界追求好了吗？（没有。）以你沈铭的素质，你的付出，你在外边是不是也该挣了不少钱了？沈铭，你为什么难受呢？你想的是“这还不行啊？我都做到这个程度了还不行啊？如果我回归世界大干一番，我得挣多少钱啊？”就在这儿难受了。沈铭想回归世界又不敢回归世界，但是在神家又不甘心，你现在是脚踏两只船，这样就把自己给害了，最后是生命没得着，肉体没享受上。等大灾难下来的时候，沈铭说什么呀？“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我还不如回归世界大干一番呢！”还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我还不如在神家好好追求真理呢！”生命变化是漫长的，即使说给你交通了，即使说你听懂了，也不是一下能转过来的，这些钱财、地位、名誉在人身上已经成为人的生命了，你看沈铭现在多么痛苦！沈铭，现在有路了吧？（沈铭：嗯。）沈铭，这个钱能不能挣？（沈铭：不能。）不能挣？（沈铭：嗯。）我说不能挣了吗？（沈铭：没说。）那你说不能挣！小嵩，这个钱能不能挣？（小嵩：必要的时候就可以挣。）这不是死规条，如果这是你生活的需要，如果让你帮忙买东西的这个人家里边条件还可以，人家是个富翁，人家就不在乎这二百块钱，你是“我预备善行，我可不要”，人家领你的情吗？（沈铭：不领。）那你还不如再多赚他二百块钱，是吧？（嗯。）如果让你帮忙买东西的这个人是在外边全职尽本分呢，他就没多少钱，你还能挣这个钱吗？沈铭，这个有路了吧？（沈铭：有了。）

961　神惩罚人的日子即将来到

1　许多人都因着自己犯下的滔天大罪而忐忑不安而忐忑不安，许多人又都因着自己并未做过一件好事而自行惭愧自行惭愧，又有许多人并不因着自己的罪恶不因着自己的罪恶而蒙羞，反倒变本加厉，将并未完全暴露的丑恶嘴脸完全彻底地撕破完全彻底地撕破来试探神的性情。神并不在意也不留心关注任何一个人的行为，而是作神自己该作的事，或是掌握点什么消息，或是游游逛逛，或是作点神兴趣以内的事，关键的时候神将神的工作按原计划作在人中间，一分一秒都不差，而且很轻松很简洁。

2　不过，神每作一步工作都会就此而甩掉一些人，因为神很讨厌这些人阿谀奉承的样子，神也很讨厌这些人装模作样的奴隶相。神恶心的人当然会被神撇弃，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总之，神要让所有神讨厌的人都离神远一点。当然，那些仍在神家中的恶人神一样不会放过他们的，因为神惩罚人的日子即将来到了，所以神并不急着将所有的讨厌鬼都逐出神的家门，因为神有神自己的计划。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当为你的归宿预备足够的善行》

550　当追求剩存下来

1　神指给你们一条路，保证让你们都有路可行，那就是追求能剩存下来追求能剩存下来，别管以后什么地位、什么名分，只管追求能剩存下来你该怎么做。这个追求是人该有的，是正当的，不是奢侈欲望，因为能剩存下来的人类必定是好的人类，必定能为神作美好的见证，必定能满足神的心意，所以，追求剩存下来并不是奢侈的欲望，而是人该有的追求，这正与神拯救人的工作相吻合。

2　你们应作最低的打算——以后要剩存下来，不管是效力者、子民或者众子，或者什么高的名分，你只管想怎么做能达到被神认可之后剩存下来，因为神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剩存下来。这样，你们的追求你们的追求不就简单了吗？你们应明白：正常的追求并不是奢侈的欲望，人信神不该有奢侈的欲望，该有正常的追求。人信神不该有奢侈的欲望，该有正常的追求，该有正常的追求。

——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应追求做剩存下来的人》

英雄气概与正义感的区别

（唐凡：我发现何熙总是不等别人说完话就开始发表自己的观点了。我说咱们说的不是一个意思，但是何熙根本不理会，“咔咔

咔”一直说，都给打回来了，插话都插不上。她还不知道别人说的啥意思呢就只管表达自己的观点，直到把她所有的表达完为止。）何熙的嘴挺厉害！唐瑾怎么看？（唐瑾：我觉得她挺有担当的，我一贯做事都是唯唯诺诺，拿不定主意，不敢！但是何熙胆大，有责任心，有原则。）（唐凡：我看见人家就是有观点、有立场，能表明出来，这是人家的优点。）敢于担当，敢于表达这是她的优点，那何熙的缺点是什么？（唐凡：不等人说完话，还没有听明白别人要表达的意思，就发表自己的意思、自己的认为。根本不给你说话的机会，说两个字都加不进去。这是理智方面的问题。）是得理不饶人？（唐凡：不是，是她和我们说的不是一个点。可能我们表达得不太合适，让她误解了。）她错误理解你们的意思了，她看见你们都针对唐瑾，她是该出手的时候就出手，给唐瑾来解围了。（何熙：对，我看见唐禾和唐凡对唐瑾抠问得那么细，就觉得是不信任唐瑾，就是针对唐瑾来的。唐瑾已经在尽力了，你们这样抠问给唐瑾造成多大的压力？我看到唐瑾束手束脚的，处处小心谨慎的样子，我就给唐瑾壮胆、鼓励。）何熙的灵名叫什么？（何熙：安心，心安静在神面前的意思。）安心，为什么后来又叫小稳？（何熙：你说我不够稳重，要沉稳下来。）安心、稳重，大概一个意思吧！你安心、稳重了没有？（何熙：没有。）何熙流露出来的是什么性情？英雄气概！该出手时就出手，为朋友两肋插刀。（唐凡：还有一个画面，何熙就是躺着、闭着眼睛和我们说话。）让你们看见，一个好汉睡下了也不允许你们欺负一个懦弱的女子，这里面代表她的正义感。只不过是让撒但败坏熏陶以后，正义感缺乏原则，正义感里面掺杂了英雄气概。

英雄气概、为朋友两肋插刀该怎么认识？为什么说英雄气概、为朋友两肋插刀属于撒但的哲学法则、是谬论？为什么不属于正面事物？（唐凡：因为里边没有原则，是属情感的。）为朋友两肋插刀，该出手时就出手，为什么说这是败坏性情？（唐禾：和神不挂钩。）和神不挂钩，和正常人性该做的不挂钩。她是为朋友两肋插刀，把这个搞清楚。她和朋友什么关系？情感。那这为什么就成谬论了呢？她应该为谁两肋插刀？（为神。）应该为神两肋插刀，不应该为朋友两

肋插刀。你的朋友是谁？如果你的朋友是从神而来、是出于神的，你可以为他两肋插刀；如果你的朋友是神称许的人、是义人，你可以为他两肋插刀，那这个时候的两肋插刀就不是为朋友两肋插刀了，是为谁？是为正义，是为神，是正义感。通常，为朋友两肋插刀里的朋友都是说和你有情感的人，你要是为朋友两肋插刀，你的做事原则就不是根据神话看事，你是根据你的情感用事。是你的朋友，你就为他两肋插刀，这个做事的原则不对。你为朋友两肋插刀，你朋友是谁呢？你朋友他不是造你的，你没责任、没义务那样为他。再者说，如果你朋友是杀人犯呢？如果你朋友是敌基督呢？如果你朋友是邪灵魔鬼呢？你为他们两肋插刀，这是不是与神对着干呢？所以说，为朋友两肋插刀这不是正面事物。虽然为朋友两肋插刀这不是正面事物，但你不能说为朋友两肋插刀就是完全抵挡神的，因为你得看这个朋友是谁，这个朋友从哪儿来的。如果他是爱神所爱、恨神所恨，那性质就变了，他不是为朋友，是为神，是为正义，这属于正义。那就成谁了？成大卫了。大卫去打三米多高的巨人时，他是为什么？他是为他哥？为皇上？他是为谁？（为神。）为了神的名。为什么这么说呀？这是有依据的。他当时说什么话了？“神已经把你交在了我的手中，因为你羞辱了我万军之神耶和华的名，你羞辱了他，所以神早已经把你交在了我的手中，你早该死了！所以我必须得把你打倒。”他不是为朋友，不是为他哥，而是因为敌人羞辱了神的名。外表上看他是为朋友，其实他不是为朋友，他是正义的，正面的，他是为了神的名，为了神家利益。你从根源上找，根源是为神的，就是正面事物。

今天你要为一个人两肋插刀，你得看这个人是谁。何熙这个是为谁呢？（何熙：我看她太弱了，想叫她变得刚强起来，就是人与人之间，来自于情感，这是败坏性情。）你看她可怜，为她打抱不平。何熙，你不能只看她可怜，你得找原则，你得看她在为谁说话，她是为神说话？她还是在为肉体说话？你可怜人、同情人、帮助扶持人都得有原则，不是看谁可怜就帮助。领瞎子走路、给寡妇挑水，神承不承认？你看着她软弱，为她两肋插刀，神不承认。所以说，你得先看清楚她是谁，她和神什么关系，她是为了什么，她是不是为了维护正

义。如果唐瑾是维护神家利益的，她两个人是攻击唐瑾的，那你起来为她两肋插刀，把她两个人打倒，这就是正义。可实际情况是你就没有听明白人家说什么，你只不过是经过这几天的相处，看见她可怜，对她产生同情了。尤其是看见那两个人说话特别快，语气态度就是在逼问她，就认为她们就是在欺负人。（何熙：我就看见她们一直在抠问，就是对唐瑾不信任，她都胆怯得不敢担当了，还抠问，以后这工作还咋作？）你有这些观点出来，就是情感掩盖了你的理智。你同情、可怜她，首先得了解她。她做的是不是正面事物，是不是站在神一边说话，你先搞清楚了然后再出手。这就是她们说的，你没有听完话，没有了解清楚，就像机关枪一样“啪啪啪”说话了，问题就出在这里。

还记得那几天发生的事吗？就是我说你辩解表白的那件事，还记得吗？（何熙：肖晨和一个姊妹说话的时候，说的话题涉及到我回家的事了。）她们说的是另一件事，里面有一个你回家了的小插曲，你没有听明白她们议论的是什么事，你一听见议论的话里面有一个你回家了，就以为说你呢！这下脸面、地位丢了，“我尽本分就回了一次家，你们就记住我了。”不管她们再说什么，你都听不进去了。你都没来得及细听她们说什么，只听见“何熙回家了”这一句话，就开始辩解表白了。你就没有听清楚她们说的是谁就认为是说你了，这是活在什么里面了？并且这还是一贯性的，这是第二次了。还有一次，那个事你就没有理清楚，你就开始“啪啪啪”一番，英雄气概就出来了。英雄气概这是谁的行为？张飞！李逵！是吧？该出手时就出手，就是这种撒但性情。以往咱交通过“聪明”的“聪”字，还记得吗？（何熙：记得！“耳”字是要人多听，右上方的“两点”就是两只眼睛，中间一个“口”是嘴，下面还是一个“心”，就是说要想变聪明的话，耳朵多听，眼睛要看，嘴也要表达，下面得用心。）这就是刚才唐凡说的，好像缺理智，这就是不聪明。不聪明是啥？不聪明就是不听人说话，人家的话还没有说完，你还没有听明白人家说什么话呢，你就“啪啪啪”一番把人家打住了。所以，你得先把人家的话听明白了，了解了，你再发表不迟。

你看我作工的时候，就是先让你们说，我一直听，有时候你们都听得不耐烦了，你们感觉已经都听明白了，早就不想听了，我还不说话，我不说话就是要人把这场戏演完。张三、李四各路演员都出来了，他们的性格、性情都表演出来了，别人都看见了，我也看见了，这个时候我再交通是不是就好交通了？因为别人已经看了戏了。就像今天她们相互打的时候，我有体会没有？有体会，但是我不拦阻，你们打吧！大家都看，当把所有都表演完了，戏唱完了，我才开始下评语。你出去作工的时候，也得这样，人家正在唱戏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打，你要是出来这么一说、一打，把两个演员打得不上阵了，这场戏没法唱了，电演看不成了，这就打岔搅扰了。咱以前交通过当个垃圾桶，是吧！听他们叙述的时候，其实他们说了好多都是废话，听废话无非就是浪费点时间嘛！他说的话多了，自然就露出马脚了，我就在这垃圾桶里面找，看哪些话有价值、有意义。他说的话前后呼应，这一前后呼应存心就暴露出来了，然后就认识这个人了。这就是用眼睛看，用耳朵听，然后用心去想，最后用你的口把它表达出来，这就是聪明人了，有理智了。就像刚才说的这个事，你不要先表达，你先听，听她们议论的是什么，或者先问，先问清楚。不是凭情感看着她可怜，她们都欺负她，你就想保护她。可怜之人就有可恨之处，你敢随意保护吗？你得看她是不是有可恨之处。你看她可怜，可怜在哪？是因为邪恶势力掌权了？找见原因。她为什么软弱呢？而唐禾她们两个为什么逼问呢？如果她们两个是抠工作的，是带领抠问她了，唐瑾做下缺德事抬不起头来了，而你是可怜她、保护她，这一保护，好了！你保护“贼”了，成敌基督团伙了，所以得先听明白。本来你是出于正义感，但你这个正义感没有抓对源头，你抓了个外表的行为。源头没抓住，她的存心观点没抓住，她为谁说话、为谁做事你没有抓住。她的立场你还不知道，你就敢站在她的一边说话？这不是找死啊！不敢！你得把她的立场先找对。

243　信神之人的行事原则

1　你做每件事的时候都得检查个人的存心对不对，如果能按神的要求做，跟神的关系就正常了，这是最低标准。借着你察看自己察看自己的存心，若有不对的存心出来的时候，你能背叛它而且能够按神的话按神的话去行，这样你在神面前就成为一个对的人，就成为一个对的人，说明你和神的关系已经正常了，所做的一切都为了神，不是为自己。

2　在做每一件事的时候，在说每一句话的时候，心能摆对，行事公正，不随从情感，不随从个人意思行事，这是信神之人的行事原则。在一件小事上就能显明一个人就能显明一个人的存心，在一件小事上就能显明一个人显明一个人的身量，所以人要进入进入被神成全的路，首先解决人的存心，所以人要进入被神成全的路，首先解决人的存心、解决与神的关系。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与神的关系如何》

补发铁证细节原则

这段时间虽然交了一部分铁证，但离真正的铁证还是差得太远。有好多人说，铁证里面说的所见所闻范围太广，不知写哪些。还有的人不明白为什么要写铁证，写铁证的目的意义是什么，就把以前写的又交了上来，纯属应付糊弄。有的区带领更甚，写铁证是为了交差，认为只要我上交了就行了，根本不管自己写的是否是在见证神和见证这步工作，随便应付一下就交上来了，还能自豪地认为自己每天作工累得精疲力尽了，等着领工请赏呢！还有的人说我不写主要是因为分不清楚铁证和生命经历文章，所以还是写不成……鉴于这些种种难处，再次补发铁证细节原则，到8月10号前所有小区带领、区带领、农业部所有负责人、店长以及所有的一线指挥、一线人员都得重新上交铁证，不得有误。各片各处重新交通这次补发的更加明白的铁证细节原则以及写铁证的目的意义。这次重新交上来的铁证必须是通过交通明白《补发铁证细节原则》以后写出来的铁证才行，务必符合这四类铁证中的一类才行。

所有弟兄姊妹都有责任监督所有的各级带领和各负责人，到底每次下发的工作安排以及各项原则带领、负责人给你们交通了没有？不能落实工作安排以及不能按着工作安排实行的带领都是敌基督，所有弟兄姊妹都可以写检举信检举不负责任的带领、负责人。能真正检举的人才是真正维护神选民利益的人。

肖红

2022年8月3日

什么是铁证呢？铁证的含义是什么？铁证就是事实。刚开始咱谈的是异象，异象你能看得见吗？异象不是肉眼能看得见的。异象是什么？异象就是路，是个方向、是个目标，就是把前边的路给你了。路你看见了，大的方向知道了，这仅仅是一个异象上的征服。铁证是你看见神的话应验了，你看见了神话就是真理。异象征服就好像一个学校的招生简章，我拿上招生简章给你看了，招生简章上面有学校的照片，你在招生简章上面看见学校里面的环境好，从这个学校毕业以后分配了什么好工作，你报名不报名？一给了你招生简章，你一看“呀，好漂亮啊！这学校真好呀！”你就报名了。我传你的时候，告诉你教会建造以后是国度建造，国度建造以后紧接着有什么美好生活，你仅仅是听见了国度美景，你能打开国度建造，看见国度建造里边有什么内容吗？你能看得见吗？你看不见。你只是看见我说的都是神的话，说要国度建造的是神不是我。对神话有信的人听了异象就报名了，进来了。你报了名了，你实际地去了这个学校念书了，看见这个学校实际的环境了，听人家老师讲的课了，又看到上一届学生毕业了，有什么什么单位来招聘了，你接触到上一届的学生了，他们毕业了以后怎么分配的，你是不是有所接触、有所耳闻呢？你亲自体验了，感觉这所学校和你以前上的那所学校就是有区别，就是不一样，你看见的和当初招生简章上写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这叫什么？这叫铁证。铁证文章就是让你把这个印证写出来，也就是让你把你实际的感受给写出来。

印证什么呢？咱都过过教会生活，教会建造的时候是什么教会生活？现在是什么教会生活？教会建造时期你临到环境是怎么经历的？现在你临到了什么环境？你是怎么经历的？那时候你做人是怎么做人的？现在你做人是怎么做人的？让你写铁证文章就是让人看见一个明显的对比。你把你原来的做人，现在的做人；原来的教会生活，现在的教会生活；以前得到的是什么，现在你得到的是什么写出来，这让人一看是不是明显的就不一样啊？它不是一步一步拔高，不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区别，而是截然不同的两类。现在你的生命进入和你在教会建造时期的生命进入不一样，你在教会建造时期，今天写个

认识，明天写个认识，是逐渐长高的过程，就像念书一样，是一个课程一个课程地学呢。今天的国度建造让人一看和以前就不是一个年级，这就好比小学、初中、高中完全就不一样，课程就不一样、内容就不一样。你把这课程不一样、内容不一样写出来，这铁证是不是就明了了？别人一看果然名不虚传，“人家国度建造就是不一样，和教会建造就是有区别”，这叫铁证文章。铁证、铁证就是用事实来证明。

为什么要写铁证？咱刚开始出去谈的是异象，是异象征服，神说什么就是什么，找的是听了神话就能走、就能跟的人，只是把这部分人筛选出来了，也就是说第一批进来的是听了神话就能信的人。那现在是要征服什么人？征服看见了才信的人。有的人听了异象以后还对神话信不来，“呀，话是那么说了吧，到底真的假的？”人被撒但败坏以后都成了诡诈人，根本不相信神话，他是诡诈人，他就觉得神说的话也不是实话，所以他对这个话就信不来。中国人是什么人？被撒但败坏得就像活死人、活鬼一样，对神话信得来吗？相信神话是真理吗？相信神能把人作成吗？“神是那么说了吧，还能那么作呢？”他拿上嘴来应付糊弄，他觉得神也是说说罢了，所以说你和他谈神话他信不来，他不跟你走。耶稣走的时候是不是说走了还要再来呢？人相信吗？多马信吗？就不要说多马了，就是彼得完全相信吗？彼得问耶稣“你走了以后还来吗？你走了以后谁作这个工作？”耶稣说彼得的话里带有试探，耶稣明明告诉彼得他还要复活，但是彼得对这话信吗？就是彼得对这句话都信不来，那你说世上还有一个人能信得来吗？神一说话有谁就能定真？彼得是怎么走到路终的？靠着耶稣生前的教导和耶稣复活以后的异象而走到路终的，缺一样不行。什么叫败坏的人呢？还没有把你作成，你就是个败坏的人，败坏到什么程度？你对神话信不来。彼得是那样的，多马呢？诡诈和猜疑的代表。就是耶稣复活了，他听见耶稣的声音了，看见耶稣了，他信不信？看见了也不行，“我得亲自摸了钉痕”。现在有的人是“我就是得眼见，我眼不见就不行”，那今天就是让他眼见，让他看见你的活出。以前你是怎么敬拜神的？你以前尽本分是怎么尽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神的经营计划？是为了名誉。你以前跑断腿累断腰，是为了通行神的旨意？你把

你的实际说出来，你以前是保罗来世，就是搞交易，就是为了名誉、地位，没有名誉、地位还作不作？不作了。以前是这么走的，等到了国度建造以后，我把你以前所做的给你揭露解剖出来，你就是保罗来世，保罗作工结束以后有没有果实？没有果实。我告诉你神的话说："明白我话的真意吗？所有温室里的花，虽然多如繁星数点不清，而且吸引着所有的游人，但花谢之后，便如撒但的诡计破烂不堪，无人问津。而经受风吹日晒的所有的为我作见证之人，虽然花并不美丽，但花凋谢之后，便有果实，因这是我所要求达到的。"（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三篇》）没有果实是指什么说的？你看保罗来世当时的处境是不是破烂不堪、无人问津啊？谁还把她当指挥啊？谁来她这儿寻求真道啊？这就是破烂不堪、无人问津，这就叫教会建造。神说审判刑罚正式开始了，什么时候开始了？国度建造时期审判刑罚才正式开始，正式揭露解剖、修理对付，一切根据神话来要求，根据神话来看事。经过了教会建造之后再经历一下国度建造，国度建造就是生命供应，就是审判刑罚，就是直接把你带到神话里边，让你根据神话来看事。再看国度建造里的带领是怎么带领你的，教会建造的带领是怎么带领你的，以前不管你做事是什么存心、目的、观点，教会建造时期管不管你这个？不管，只管让你把工作作好，开展工作。现在呢，是神要作王掌权，神要登这个宝座。这个宝座怎么登？神话掌了权神就登宝座了。神话掌权就是神掌权，神话在你身上掌管你了，你让神话掌管你了，你听从神话了，神话就作王掌权了，神的国度就降临在了地上，你属于神的子民了。为什么说是神的子民？因为你听懂神的话了，你相信神的话了，信靠神了、信赖神了。让你写铁证就是让你来给那些眼见才信的人证明一下，神不仅是这么说的，事也是这么做的，让他们看见神话的应验。也就是要借着你写的铁证把那些眼见才信的人征服回来。

为什么之前一直说国度建造让你去体验、经历呢？你跟随了国度建造，但如果你生命没长进，你就没有体验、没有经历，那说明你还和当时报名的时候一样，还拿着那个招生简章，你还是当时那东西。你说你跟随了，你跟随的什么呀？你跟随国度建造了吗？你跟随

的是招生简章上的照片，看见这么好看、漂亮，你打开门了没有？你就没打开门，你在门口坐着呢。人家有的人是越走越有劲儿，因为人家看见有人分配了，就越走越有劲儿，越看见、越体验到“就是不一样，真的！”当人家实际地去体验、经历神话的时候，进入神作工以后，有了体验、有了感觉了，这就进了门了。你呢？你就不学无术，你也不考虑那些，你看见这招生简章上的照片了，你认为只要报了名就进了国度了，所以你去了学校里边学不学？你不学，你还是该打游戏就打游戏、该玩就玩，等你经历了几年，毕业了，该分配工作了，可是没单位要你，这个时候有人问你这学校怎么样？真的假的？你会说什么？“骗子，说是分配呢，说是什么好的学校，我看也不咋地，我就什么也没看见。”因为你就没进入，你能看见什么？你就没看见“耶稣的复活”。别人刚开始进来的时候有可能不相信，但是人家进来以后，人家实际地去经历了、体验了，“国度建造和教会建造就是不一样！借着这个环境、借着揭露解剖、借着修理对付就是能变化人的性情！哎呀，‘耶稣就是复活’了！”这是不是摸着耶稣的钉痕了？人家在经历体验中摸着耶稣的钉痕了，越走越有劲儿了。虽然说当时他不相信，但是他摸着耶稣的钉痕以后呢？是不是就信了呢？多马是摸着耶稣的钉痕以后才信的。听了国度建造的异象之后，你说“哎呀，我相信、我相信”，看着你跑得欢，其实你并没有实际地去担当，你就没有去体验、没有去经历、没有实际地去作工，那你就不会有进入。生命没有进入，那你就不会有认识、不会有看见，这就证明你相信的那是美景，你看到的仅是一幅画面，你还停留在那一步，停留在国度建造的异象上面。当你再往后走，临到修理对付，遇到不合你观念的环境，你就会跌倒、退去。你看现在神交通什么内容呢，生命要想长大必须经历什么？经历的都是不合你观念的，都是跟你观念相反的，处处是碰壁的，处处是重重的耳光打在你的脸上。当这些环境临到你的时候，你在国度建造里边没有真实的认识、没有真实的经历、没有路途你能站立得住吗？肯定就会跌倒，肯定会退去。不跟了跟不上了，那你就不可能写出铁证，不可能证实这就是国度建造。让你写你会写：“假的、骗人的，真正的国度建造还能不看人的大小，进门就是修理对付、就是打？真正的国度建造还能有那样的环境？一点都不合我的观念，真正的国度建造里边就不是这样的。”别人经历修理对付看见的是神的爱，你在修理对付、打里边看见的是神的恨。“什么神爱人？

爱在哪儿？什么神保守人？外邦人还没临到环境呢，信神的先临到了；外邦人和不信派的房子还好好的，我的房子塌了，神在哪儿？肯定不对！”你就退去了。那让你写铁证，你会写什么铁证？你会写这铁证不是国度建造。

现在为什么不让你去谈众长子？我的意思是不让你把我放在众长子的位置上去跟随，因为这样走下去你迟早会退去的。你所做的只是暂时的一种克制、强制、控制，你控制得了一时，控制不了一世，神是要想尽办法显明你把你淘汰，你是想尽办法克制，你能克制得了吗？一个环境把你甩不出去，两个环境、三个环境总有一个环境会把你甩出去。那你怎么才能站立得住呢？你不能把我放在那个位置上跟随，你把我放在那个位置上跟随，到最后走着走着就走不动了，所以你得有真实的认识。就像念书一样，你刚开始不是脚踏实地地念，不是一、二年级挨着念过去，你只是想混个毕业证，你小学念不好，你到初中能行吗？你初中念不好，你到高中能行吗？在世界上，你想混上个毕业证，走后门给你个毕业证，你没学下真技术在世界上也不行呀！活不了呀！你现在是跟上国度建造的名了，我不开除你，就把你放在这儿，灾难里边你能活下来吗？圣灵能保守你吗？所以你必须得对我有认识！你在我身上看见了什么？你借着我看见了神的作为、看见了神的奇妙作工、看见了神的性情、看见了神的爱，那你是越走越踏实。如果你在我身上看不见这些，你看不见神所作的一切，你对我所作的工作没有认识，对我能不能把你带到神面前，没有体验、没有经历，你只是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来跟随，那你在我身上就会看到什么？“那不就是个普普通通的人吗？”就如耶稣那时的作工一样，人家会经历的人看见了神，摸着了耶稣的钉痕，认识了自己的败坏性情。不会经历的人，他不会经历，也不去经历，他会怎么呢？他会去小瞧、藐视我，更觉得自己了不起。当他觉得自己了不起的时候，他会怎么做？他会狂妄、会张狂，张狂起来的时候还有当初的克制吗？（没有了。）为什么没有克制了？因为他没有敬畏了。就好像犹大看耶稣一样，犹大为什么会跟随了耶稣几年之后出卖耶稣？“当时我是把你当谁了呀？我是把你当救世主、犹太人的君王了。因为你是君王我

才跟随你。可是我跟随了你几年，我看见你连圣殿也不进，法利赛人那么欺负你、那么亵渎你，我没有看见你带领人把他们打倒，我也没有看见你把政府官员怎么样，你只是在那儿说说话，我看见你就是无能，也就是长了一张嘴。你的权利在哪儿呢？你的全能在哪儿呢？你连这些人也搞不定，这还是王吗？我跟着你能走到哪儿呢？我本来想着你是君王，我跟上你以后，我就是大臣，你是万人之上，我是千人之上，我有个官、有个地位、有个钱财、有个生存之道，可是走来走去走到哪儿了？还有路没有路？什么时候是个头？没希望了，希望破灭了，拉倒吧！我还是干点实在的吧，我说一句话还能得三十块大洋呢！”所以他就把耶稣给卖了。犹大能出卖耶稣，那你呢？你绝对也能出卖我！我作的是什么工作？我高举的是谁？我见证的是谁？我把你带到了哪儿？如果你今天在经历之中去认识，你会更加地定真神，你对神会更加敬畏、害怕。如果你只是把我放在那个位置上跟随，不去经历、不去认识，那刚开始你是把我放在那个位置上，把我当神仙待，随后你信着信着就把我当成了泥胎，信着信着你就把我当成了一个小小的人，最后小小的人也不是了，不知道是个什么了，简直不值得一提，你就会把我弃绝。你弃绝我的时候心里惧怕吗？不惧怕。你心安理得，还觉得你做得挺正常的。交通这个主要是让你去经历认识，而不是把我放在一个位置上跟随。因为只有经历认识了，你才能写出铁证，才能更加认识这步工作，不然的话，你是走不到路终的。神的奇妙作为可以说是无处不在，举不胜举，那你认识、了解了多少？当外国人拥入中国的时候，你能见证多少？能不能成为见证人？路途是给你了，走不走是你的事。

铁证一共有四类：

第一类铁证是异象征服。异象就是2012年神作了什么，弟兄姊妹做了什么，神没吭气，神与祭司弟兄都不说话，这里边是不是隐藏着奥秘？这个奥秘就是神是怎么作的，神的奇妙作为是什么。神和你说教会建造完了以后是国度建造，教会建造到国度建造转折的过程，

这是一条路、一个方向。我给你见证了神的奇妙作为，把这奥秘给揭开了，把这谜底揭开了，把你的观念和对神的误解解决了，把你征服了，你因着明白异象以后才跟上的，就都是属于异象征服。现在写异象征服的过程，但不写“击打牧人”“众长子”等等。写异象征服得从神的奇妙作为这方面去写，神的奇妙作为主要有：

1、神是如何遮蔽大红龙眼睛的。如：2012年兴起环境的意义，2012年下发的工作安排。

2、如何在神的奇妙作为中认识神的公义性情。如：收书的奇妙作为，哈曼为末底改做绞刑架。

3、神如何摆布大红龙为神作工效力。如：坐监该站的见证。

4、神如何把管家一脚踢出去的，又是如何把他的产业交给他的儿子的。如：走出厨房，编辑猪。

5、神是如何把稗子与麦子分开，又如何捆绑、焚烧稗子的。如：开除人的目的意义。

6、神是如何实际地摆设环境保护神选民。如：开除通告。

彼得是怎么走到路终的？彼得是靠着耶稣生前的教导和耶稣复活以后的异象而走到路终的，缺一样不行，所以第一类铁证就是异象征服。见证的是神作工的奇妙、智慧，征服的是那些听了神话就能跟的人，这就是异象征服的铁证，也是招生的铁证。

第二类铁证是直接见证神的作工，教会建造神作的什么工作，国度建造神作的什么工作，主要就是让人看见国度建造和教会建造就是不一样。国度建造就是能把人带到神话里边，就是能给人带来生命，把神话作王掌权这个点突出来。大体上根据神话看，神说“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教会建造是召人了，召进来的人多；国度建造是选人了，选上的人少。神说现在审判刑罚才正式开始，为什么审判刑罚才正式开始啊？教会建造那些人不配听神的话，不配神直接带领他，所以审判刑罚才正式开始。正式从哪儿开始？从神家开始，不是从外邦开始，所以神交通了《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借着交通这个把所有的稗子全部踢出了门，那些滑石蛋、敌基督听了这些话还信不信？不信了。不信了，神才开始审判刑罚。神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太7:6）教会建造那时候不是供应你生命，而是借着你效力，作成了工作，这个时候审判刑罚才正式开始，借着这个神话应验，你看见神的作工了。教会建造神作的什么工作？到处传福音、扩展福音工作。现在福音工作扩展不开，神摆设环境：大红龙追捕、教会荒凉、瘟疫降下、地震、饥荒……这就看到神作工的步伐到了，这是外界的环境。你经历到现在，你得着什么了？揭露解剖、审判刑罚、修理对付，直接拿上神话来掌管你。教会建造那时候，带领工人用地位权势压着你，现在不用地位权势压你，你是自由，你可以自由选择，但唯独不能使你释放的就是神话。神说：“我早已将各类人都摆设在不同的环境之中，他们都在各自的位置上表演着自己原有的属性，没有人捆绑他们，没有人引诱他们，他们的一切都是自由的，他们的流露都是很自然的，唯独不能使他们得释放的，那就是我的话语。”（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们当思想自己的所作所为》）神话在地上开始作王掌权了，这是神的作工吧？现在神作的就是审判刑罚的工作，你得把神的作工给见证出

去。教会建造时，你信神是为了名誉、为了地位，教会建造是看你作了多少工作，不管你是什么存心、观点，没有揭露解剖，没有根据神话来做事，没有站在神一边看事，没有这些内容，只要你作工就行了，这就是教会建造。国度建造就不一样了，我给你谈的是什么？谈的是你信神的观点、存心，现在不是看你作工的大小，而是看你的心是否给了神，是看神话在你身上是否作王掌权了。在教会建造的时候，教会里边出了什么事了，丢了什么东西了，采取的是赔、补、放下、隔离。到了这步呢？只是揭露解剖、修理对付，说的是你的性情，谈的是你与神之间的关系，让你站在神一边看事，路线都不一样了，作工步骤都不一样了。你把这些重点写出来，这就是神的作工，用神作工的不同来见证国度建造是教会建造拔高的工作。

神作事是先有话后有事，所以说，你这个铁证里还得有什么内容呢？“当初弟兄见了我，给我见证国度里有什么样的生活，国度建造是什么样的。当时弟兄和我是这么说了，后来我实际地过了一下教会生活，体验了一下确实就是这样的”，这就是先有话后有事。先有话后有事是为了把你带过来，这就是招生了。先把话和你说了，是为了把你吸引过来，吸引过来以后，你定真了，看见就是我说的那样，这才是铁证。就好比你想去一个学校上学了，你是去问招生的这个学校如何，还是问从这个学校毕业出来的学生这个学校如何呢？你问毕业出来的学生这才真实。我在和你谈异象的时候，我再给你谈多少，也是给你叙述了一下人家这所学校这也好那也好，你经历了没有？你没有经历。我是这么和你说的，你听了我的话之后直接和人家去说，人家会说什么？“你也是听说，你还来这儿和我说了。”人家听吗？所以你得把你跟上国度建造以后实际地看见国度建造就是比教会建造拔高了的这个经历过程拿出来，“我去人家那个学校了，人家那个学校就是好，人家有什么样的老师，有什么样的教室……”这就是铁证。所以今天让你写铁证文章，你就必须把你当成一个从这所学校毕业出来的学生，把国度建造见证出去。

既然是铁证，它就是一个证明，既然是证明它就得有一个对比，那你必须得有教会建造时候的一个生活，拿它和国度建造的生活一对比，这就是铁证。有的人虽然没有经历过教会建造，直接跟上了国度建造，但走的是不是还是教会建造的路啊？你走不上彼得的路，走的肯定是保罗的路。搞交易，为了名誉、地位，这是属于教会建造。教会建造是国度建造的一个前提，没有教会建造就不可能有国度建造，这个过程是必须有的。刚开始信神的人，是不是都是想用外表的好行为来骗取神的赐福呢？这就是教会建造的时候人的诡诈，想拿一杯白开水索取两杯牛奶的金币，想骗取。但是经历以后你发现了什么？你看见我要不要这个？我不要这个，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是能站在神一边看事的人，能够为神尽忠的人，能为神作工的人，我是不是要这样的人呢？原来在教会建造，你走的是保罗的路，为着冠冕、地位名誉做事，今天国度建造揭露解剖你，直接揭示你灵魂深处的东西，灵魂深处的东西就是人肉眼看不见的东西，是你的父亲告诉你的，是你心中的秘密，国度建造是让你不为冠冕，让你往前边走，直接带着你根据神话来看事，让你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你是一个受造之物，受造之物应该怎么敬拜造物的主？该怎么站在神一边看事？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生命进入。你把这个写出来，这是不是一个铁证？在教会建造的时候，虽然说你跟上了基督，但你信的依然还是天上那位渺茫的神。那国度建造就是要让你把天上的神拉下来，信在地上的这位实际的神，就是这个过程。你就写你信神的那个观点观念，你所认为的，你从信天上那位渺茫的神再到跟上国度建造信上了地上的实际神的这个过程，你把这个过程写清楚了，这是不是就是铁证呢？你写的这个铁证文章必须是写你跟上国度建造之后，你走的这个路变了，而不是名义上的跟随，不是从教会建造的名跟到了国度建造的名。

写这类铁证得注意一点，铁证见证的是神的作工、神的奇妙作为，不是谈你个人的变化、个人的认识。就是说铁证和经历类文章的着重点不一样。你要是写生命经历，那你着重点谈的就是你的性情变化，你原来的这个错谬的观点怎么扭转过来的，你是怎么从为个人到

站在神一边看事的，这是一个生命经历文章。铁证呢？铁证写的就不是你的认识了，铁证是写神的作工、神的奇妙作为、神的主宰安排，而不是写你生命进入的认识、经历。也可以说取材取的是一样的，如果你写的是生命经历文章，主体内容是写你这个生命是怎么长大的，就是写原来你是怎么认识的，后来经过修理对付、揭露解剖，扭转了你的观点，然后你怎么认识的，这写的是你的生命经历。如果你写的是铁证，那你要写什么呢？还是这件事，但是导向不一样了，就写在教会建造，你遇到过同样的事，带领工人是怎么给你制定规条让你怎么做的，你是怎么认识的，但是这一步，带领工人不这么说，弟兄不这么说，弟兄是给你说什么说什么，神给你周围摆设了什么人事物……主体是写你看到国度建造和教会建造完全不一样，有了一个对比。生命经历没有对比，生命经历是你生命成长的一个过程，写的是你的看事观点一步一步是怎么扭转的，这是生命经历文章。铁证写的是教会建造是什么，国度建造是什么。你以前也在教会待过，他们给你聚会是怎么聚的呢？是怎么给你交通的呢？我今天是怎么给你交通的？国度建造是揭露解剖，遇到什么事就是揭露解剖，让你明显地看见了一个区别，这个区别就是不一样。这个不一样是因着什么呢？神的作工方向变了、方式变了，有了审判刑罚了、有了揭露解剖了。铁证重点不写你是怎么扭转的，重点写的是神的安排，神给你摆设了一个姊妹和你说什么了，在这个环境下，弟兄怎么解剖你的，这是个重点。弟兄没有哄着你或者用地位卡着你，没有去做这个事，而是给你交通真理，和你交通神话是怎么说的，让你不得释放的是神话。你可以睡觉，你可以做饭，你可以遛街，唯独使你不得释放的就是神话，你见证的是什么？见证的是神的作为。铁证见证的是神的作工，生命经历文章见证的是你怎么经历的，你怎么长大的，这就是生命经历文章。铁证让人看见神作在人身上的都是爱，见证神是怎么拯救人的，和教会建造一对比就是铁证。写这类铁证的时候多少得有一点经历、认识，但这只是点缀一下。点缀一下看见国度建造作的是什么工作，国度建造里有的，教会建造里没有；教会建造里有的，国度建造里边是没有的，只是有了一个衬托、对比。

你写铁证，得让原教会里的人看到你写的在教会建造的生活以后说："就是啊，教会里的人就是这样认识的。"看到你写的在国度建造里你是怎么经历、认识神摆设的人事物时，能说出："人家是这么看这件事的，人家的处理方式就是不一样！"在他们那儿说的是处理的方式、方法不一样，其实是神的作工不一样、环境不一样了，这就是从教会建造到国度建造的铁证。这类铁证如保罗来世，在教会建造时期，花开得漂亮，工作结束时没果实，破烂不堪、无人问津，也就是肖红回到了家里之后，无人问津，国度建造开始了，审判刑罚正式开始了，神把权柄收回来了，神要作王掌权了，人人都得服在神话下，神作的是揭露解剖的工作，因着审判刑罚、揭露解剖，肖红亲身体验国度建造和教会建造的区别了，从保罗转彼得了，这个转变的过程见证的是拔高的工作，这就是事实铁证。这类铁证也就是毕业的铁证。

第三类铁证是看见预言应验、神话应验的铁证。我给你举个例子，咱去打人的时候、作人的时候是不是都谈到一些异象？现在能不能看见咱那会儿谈的异象应验了？神说："教会是国度的前提，教会建造达到一个地步才进入国度，没有一个人能直接进入国度（若不是我的应许）；教会是初步，而国度才是我经营计划的宗旨；"（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七十七篇》）不是有这话吗？以前早就发出的话，现在不是应验了吗？神说："……我不愿意因着我的缘故把别人的'铁饭碗'砸碎，所以我趁机退出'厨房'……"（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四十二篇》）这个也能写。你不要直接写击打牧人，你可以写击打牧人后边的话，"其实并不是最后的一段路，因为经历患难以后，你还要经历福音的扩展工作，而且还有一部分人要经历被使用的工作，所以，'末了的一段路'只是针对熬炼人的患难与恶劣的环境说的。"（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当怎样走末了一段路》）神话的应验不单单应验了"击打牧人，羊群分散"这一句话。你看了神话，然后再看见事实，神话应验了。神去国外作工了，在中国得着了一班得胜者，神交通了，这些异象应验都让你看见了。神说了，祭司弟兄说了，然后你再看见团体出现了，这是异象方面的，这个不涉及你的生命进入，完全是异象的。写这类铁证就是写你跟上几年后，确

实体验到、看到神话就是逐步应验了，人都活在神话下了，国度确实降临在人间了。

第四类铁证就是直接见证我的。见证我谈什么？谈我的言谈举止、谈我的活出、谈我所带领的路、谈我无话不说、谈我开口说的是什么话。“他一开口说的就是神家，一切围绕神家利益说话，从不为个人利益说话，也不为某一个弟兄姊妹说话。不管弟兄姊妹受多大的苦，他只管说神的心意。不管人的死去活来，他只管‘打’，毫不留情，世上哪有这种人？”你见证世上没有这种人就行了，是吧？“看着就是非正常人性，但根据神话来看，人家才是正常人性”，这不是就见证出去了？见证我的活出、我的作工，“遇什么事了，明明看见告状的那个人就有理，可是谁告状他打谁。要按世上的人说，这人是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因为他打的不是办坏事的人，他打的是告状的那个人。可是人家还把告状的那个人打得服服帖帖的，神迹奇事发生了！”你把这些写得栩栩如生，让他们听了、看了，谁不是惊讶？他们惊讶什么？本来他跟着你这个思路走的时候，看见你给我出难题了，还想着我解决不了，结果我一来就把他们打得服服帖帖的。你一开始看见我就是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可是借着我的交通，你一看不对啊，这是生命的供应，是神的爱，一下来了个扭转，天翻地覆，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这就把我见证出去了。见证我还可以写我有独特的见解，这个独特的见解说的是什么呢？是说别人想不通的事，我有个独特的见解。好比你认为是张三有理，可我说出来的就是李四有理；你认为是神作得太苛刻了，可是在我看来，神太爱你了，这就是独特的见解。你把这些给见证出去，那些没有跟上国度建造的人看了你写的铁证以后，他们是不是惊讶？惊讶以后谁再遇到有观念、想不通的时候，明明看见就是神作得不对，明明就是神作得太过分了，在他无路可走的时候寻求谁？你写的内容和他临到的环境不一样，他想找到答案，可是他在教会建造里就找不见答案，没办法他只能寻找弟兄，因为弟兄能解决他的问题，所以说他坐上轮船就来了。找约瑟去取“粮”吃，这下人是不是都来了？他们看不见你的铁证，找谁也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寻求不着的时候，他们无路可走的时候，他们去哪儿？只能在那黑暗

之地哀哭切齿，那你的使命感何在呢？所以说你现在正是做定时炸弹的那一个，你把定时炸弹做好了，到时“啪”一爆，人是不是都来了？原教会的人说我是敌基督，你说不是，你根据什么说的？就写对我的活出、言行举止的认识，最后认识到是从圣灵来的，“他活出的和神话是一！”也就是原教会都说我是敌基督，而经过你的经历看见我不但不是敌基督，还是圣灵使用，是得胜者。

弟兄

2022年7月31日

环境方面的安排

一、问题：现在一个地方让全村人都扫码签字拒绝参与“邪教”，让全村人都扫码填表签字，我们不想签字，我们该怎么应对？

回复：我不签字，你为什么让我签字呢？你告我说不让我信谣也不让我传谣，叫我不信、不听、不传，所以我不能随便签字呀！你叫我签字不是让我信你吗？让我传扬你吗？我能这样做吗？你说的是真还是假我敢信你吗？你说的这个我既没见过，也没接触过，更没传过，我能信谣吗？我不能信谣呀！更不能传谣呀！我怎能随便签字呢？我更不能和你站在一起成一伙啊！你说他是“邪教”我没见过更没

接触过，我不相信他，让我相信你，我也不会相信，我是中间派，我谁也不会相信，所以啥也不签，我就是谁说的我也不信。我就想做个有人性有理智的正常人，我想做个独立的人，更想做个自由的人，我不受任何人控制，所以你也别叫我签字。我得听国家的话，但我也懂法，国家法律上没有这条（让我发誓拒绝信教。）我不知哪条法律上让签字画押和保证呀？法律上说不信谣、不听谣、不传谣，我对着呀！我已经实行不听谣、不信谣、不传谣了呀！我这不是啥也不信吗？我不信你给我传的，我也不信教，我就一个小老百姓，种好我的一亩三分地，够我吃喝拉撒就行了……（可根据你的实际情况，用你自己的话说，达到我们不签字的目的就行了。）我们得知道签字了就属于我们的头上盖上了兽印，我们就属于DHL了。所以我们只能与它周旋达到不签字才是见证，用智慧玩弄了撒但、打败了撒但才是见证。从这次让每个人都要签字弃绝神来看，更能看到灵界争战达到了顶峰，神的作工就要结束了，神要的是我们每个人的见证，是神兴起各种环境来检验我们的工程。

二、再一方面：JC片一线两个人员和一个小区带领去知情人家去了解线索时，事先不了解清楚，知情人丈夫竟是个逼迫妻子信神的魔鬼，平时知情人在家里就做不了主，就是趁老公不在时可以聚会和尽本分，所以他们就趁知情人老公不在去她家了解线索了，等到10点多回家下电梯时与知情人的丈夫碰着了，知情人的丈夫就报了110把俩人都抓走了，只有一人逃了回来，而且打仗人员手机里还有很多东西。咱一直交通打仗人员出去不带任何与打仗无关的东西，指挥务必严格把关，带领也是，出去只带现在需要落实的东西，其余都不要拿，在这段恶劣环境中，每个人务必严格落实工作安排，不能按己意行！从这件事情上看到我们一线人员素质务必得提高，指挥务必做到对每个活儿分析研究，对教会提供的线索与知情人的情况务必了解清楚才能去作。如果我们求真求细的话，这次的环境就不会出现，因为我们之前交通过多次了，这是根本就不应该出现的问题呀！由此可见，作为带领的我们对每次下发的环境方面的安排根本就不重视，小区带领能带着一线人员去有隐患的家里，这不是愚昧至极吗？明知逼

迫不交通真理，让半家信怎样站见证？而且还冒险和半家信的丈夫捉迷藏，这不是我们的失职吗？并且我们的人已经从知情人的家里出来了，是在电梯上才碰到知情人她丈夫的，况且三个人呢！打他一个人也不至于被带进去俩人吧！可见我们根本没有一点反抗的精神，就能让人束手就擒！

从这件事上看到，我们各级带领还是在环境方面不注重，更不能用真理和智慧与撒但周旋，不能达到打败撒但、玩弄撒但的果效，这与我们的各级带领交通真理有直接的关系。带领不能从神话看事，也就是不能从灵界看事，再加上对托付的工作不忠心、不求真，下边的人更是麻木痴呆、愚昧无知，做每件事都是为了做事而做事，那就只能是坑人害己了。所以鉴于这段时间环境恶劣，我们各级带领吸取他们的教训，再次清理自己范围内人员的手机，不需要拿的都得放卡里藏起。这次清查手机时竟发现还有人私藏音频，所以现在再次清查，如果还有私藏音频的一律清理干净，并把私藏音频的人清理出去，因为这是死不悔改的人！指挥再次清理一二线打仗人员的手机，把关你范围内的人员出去有无拿与打仗无关的东西，如果有这样的人也同样隔离出去。还有各级带领都重新再次检查清理一下，不需要带的东西都不要带出去乱跑。

三、另一方面：虽然环境恶劣，但福音工作不能停止，这样的环境才是对我们一个更好的操练，只有这样的环境我们才能对每个工作达到求真求细，尽职尽责，不敢应付糊弄。如果我们再应付糊弄就是在糊弄自己，就是在革自己的命。所以只有临到这样的恶劣环境才是神对我们的拯救，更是让我们认识撒但的丑陋与邪恶，不然我们能恨恶DHL吗？多少时候我们临到环境恨恶的是神而不是DHL，所以我们就得体尝DHL对我们的捆绑苦害，才能达到恨恶DHL。所有带领和一二线指挥以及农业部负责人让所有人把与生命经历文章以及恶性事例都得写出来，其它作工务必在安全的基础上去做，不安全、不成熟

的工作就先暂缓不做，等待时机成熟了再做。各级带领负责人严格把关，有环境以及各种疑难问题及时上报回来。

神说：“你们真恨恶大红龙吗？是真心实意地恨恶吗？为什么我多次这样问你们呢？为什么我一再重复这样的问话呢？大红龙在你们心目中的形象到底如何了？真的除掉了吗？真的不当作‘父亲’一样看待了吗？所有的人都当从我的问话之中看出我的心意，不是为了激起民愤，不是为了让人反抗，不是为了让人‘自找出路’，而是让所有的人都从它的捆绑之中释放出来。但谁也不要着急，我话要成就一切，任何人插不上手，任何人作不了我要作的工，我要将全地之气消除干净，将地上的妖魔都消除不留痕迹，我已动工，我要在大红龙居住之处着手我刑罚的起步工作。足见我的刑罚已向全宇倒下，大红龙以及各种污鬼必不能从我的刑罚中逃脱，因我在鉴察全地。当我在地的工作完成之时，即审判时代结束之时，我正式刑罚大红龙，我民必看见我对其公义的刑罚，必因我的公义而赞不绝口，必因我的公义而永远颂扬我的圣名，从而正式尽你们的本分，正式在全地赞美我，直到永远！”（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二十八篇》）

神说：“现在你真知道为什么要信我吗？你真知道我的作工的目的、意义是什么吗？你真知道你的本分是什么吗？你真知道我的见证是什么吗？你只是信我，但却在你身上看不见我的荣耀，看不见我的见证，那你是我早已淘汰的对象。对于那些什么都明白的人更是我眼中的刺，在我的家中仅是我的绊脚石，是我作工中将要扬尽的稗子，毫无一点用处，没有一点分量，早被我厌憎。凡是那些毫无见证的人，我的忿怒常在他身上，我的刑杖永不离开他，我早将其交在了恶者手中，根本没有我的一点祝福，到那日，他们的刑罚比那愚顽的妇人的更重。现在我只是作我分内的工作，将所有的麦子都捆起来，连同那稗子也都捆在其中，这就是我现在的工作，当我扬场之时将这些稗子都扬尽，之后，将麦粒归入仓内，将那扬出来的稗子放在火里焚烧成灰。现在我的工作仅是将所有的人都打成捆儿，即彻底征服，之

后再开始扬场，以便显明所有人的结局。所以，你当知道你现在该怎么满足我，当怎样进入信我的正轨。我要的是你现在的忠心与顺服，现在的爱心与见证，即使你现在不知什么叫见证，不知什么叫爱心，但你还是应该将你的一切都交出来，将你唯一宝贝的忠心与顺服交在我的手中。你应知道，我打败撒但的见证在于人的忠心与顺服，我将人彻底征服的见证也在于人的忠心与顺服。你信我的本职工作就是为我作见证，对我忠心无二，顺服到底。在我未开展下一步工作以先你当怎样为我作见证？你又怎样对我忠心、顺服？你是在你所尽的功用上尽忠心还是甩手不干？你是宁肯顺服我的一切安排（哪怕是死，哪怕是灭亡）还是中途逃走，逃避我的刑罚？我刑罚你也是为了让你为我作见证，让你对我忠心、顺服，也可以说，现在的刑罚是为了下一步工作的开展，为了以后工作的畅通，所以我劝你还是聪明点，别把个人的性命、把你生存的意义当作一把不值钱的沙土，你能知道我以后的工作到底是什么吗？我以后怎样作工、怎么开展工作你知道吗？你应知道你经历我作工的意义，更应知道你信我的意义。我作了如此多的工作怎能像你想象的半途而废呢？我动了如此大的工程怎能拆毁呢？我是来结束时代的这不假，但你更应知道我是开始时代的，我又是开展工作的，我更是扩展国度福音的。所以你应知道，现在的工作只是开始时代，是为了以后扩展福音打基础的，也是为了将来结束时代打基础的。我的工作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也并非是你认为的毫无价值又无意义。所以，我仍旧告诉你：你当为我的工作献身，你更当为我的荣耀而贡献你自己，为我作见证更是我早已盼望的，将我的福音扩展出去更是我盼望已久的，你当明白我的心。”（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论到“信”，你怎么认识》）

2022年8月11日

交通诗歌《神祝福诚实的人》（一）

沈屹，这两天难受不难受？（沈屹：这段时间我的胳膊疼、肩膀疼，已经疼了有二十天左右了。）什么原因呢？怎么想的？（沈屹：一开始也没什么，后来就感觉两个肩膀有点困、有点疼，别的没什么。）别的没了！沈屹，我就是来看你胳膊疼不疼、肩膀疼不疼呢？咱有没有交过心？（沈屹：交过。）你和我交过心？（沈屹：嗯。）你们见沈屹和我交过心吗？（没有。）人家都说你没有和我交过心！沈屹，什么是交心？就根据咱刚才说的两句话来看，咱交心了没有？我问的是什么呀？我问你这几天难受是怎么想的，你说你这几天胳膊疼了，其他的没什么，还说这是和我交心了，沈屹，你和我交的是“心”还是交的“胳膊”？你是和我掰手腕掰得胳膊疼了吧！我问你心疼不疼？你没有告我说你心疼了或者心酸了，你是告我你的胳膊疼了，我没问你胳膊疼不疼呀！沈屹，愿不愿意交心？愿不愿意说心里话？（沈屹：……）咱看一下《神祝福诚实人》这首诗歌。

236　神祝福诚实的人

1　所谓诚实就是能把心交给神，凡事都不对他作假，凡事都向他敞开，不隐瞒事实，不做欺上瞒下的人，不做仅仅是讨好神的事。总之，诚实就是做事、说话不掺水分，不欺骗神，不欺骗人。若你的说话有很多辩解与无用的表白，那我说你是一个很不甘心实行真理的人。

2　若你有很多隐私难以启齿，若你很不愿意将自己的秘密也就是难处与人敞开来寻求光明之道，那我说你是一个很难蒙拯救的人，而且你是一个在黑暗中难以露出头脚的人。若你很喜欢寻求真理之道，那你是一个在光明中常活着的人。

3　若你很愿意做一个神家中的效力者，默默无闻，勤勤恳恳，没有索取，只有贡献，那我说你是一个忠心的圣徒，因为你不求报酬，只做诚实的人。若你肯坦白，若你肯全部花费你的全人，若你能为神牺牲性命而站住见证，若你是一个诚实得只知道满足神不知道为自己着想或索取什么的人，那我说这些人就是在光明中得到滋润的人，是在国度中永存的人。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告诫三则》

沈屹，你怎么经历这些话呢？哪句话扎你的心，哪句话能引导你呢？（沈屹：……）沈屹，你是哪一年信神的？（沈屹：2007年。）你是从哪一年开始过教会生活的？（沈屹：也是2007年。）2007年到现在有十五年了，在这十五年当中有没有人对付过你？（沈屹：有。）那你能不能承受得住对付修理？（沈屹：应该能接受吧。）如

果现在解剖你，你能不能承受得住？（沈屹：……）按道理来说该解剖沈屹了吧！能不能承受得住？做好准备了没有？跌不倒吧？（沈屹：没事儿。）沈屹到现在有点强打精神的感觉。沈屹，这些话里边哪句话能和你对上号呢？（沈屹：……）咱得操练把神话带到实际生活当中。“所谓诚实就是能把心交给神，凡事都不对他作假，凡事都向他敞开，不隐瞒事实，不做欺上瞒下的人，不做仅仅是讨好神的事。”在座的人中间有没有认为自己是诚实人的？小嘉，你诚实不诚实？（小嘉：不诚实。）为什么说你不诚实呢？（小嘉：自己不能把心交给神，总是想在人面前有一个好的行为。）沈强，你诚实不诚实？（沈强：我追求做诚实人。）沈强说这句话诡诈不诡诈？（诡诈！）沈强真是个活鬼呀！（沈强：我要说我是诚实人，你说我说狂话了，所以我说追求做诚实人。）这就和神问撒但从哪儿来的一样，撒但能不能告诉神它从哪儿来的？（不能。）“你问我是从哪儿来的，这个问题我该怎么回答呢？我要告诉你我是从哪儿来的，你要去调查我呀，我不能和你说我从哪儿来的。”呀！沈强，可以了啊！“所谓诚实就是能把心交给神”，怎么是把心交给神呢？后边补充了，“凡事都不对他作假，凡事都向他敞开”。咱先看第一句，“所谓诚实就是能把心交给神”，这一句话你怎么去经历？把心交给神的表现是什么？通过一个人的言行举止来看，有什么表现就是把心交给神了？从沈强刚才说的那句话来看，他把心交给神了没有？（没有。）他把心交给谁了？（交给他自己了。）沈强心里想的是：“我不能和你说，我得和你绕绕弯，我得考虑你想说什么，不然你又给我挖一个坑让我往进跳呀！”他不能把心交给神，他不甘心，他怕把心交给神之后神“骗”了他。

“所谓诚实就是能把心交给神”，“所谓诚实”怎么去理解？神为什么要说“所谓诚实”？“所谓诚实”就是神告诉你真正的诚实是指什么说的，诚实是有神话标准的，不是你觉得你诚实了那就是诚实了。沈强感觉自己诚实不诚实？（他感觉自己诚实。）他所说的那个诚实是带引号的，他认为他自己诚实，他那个诚实是对谁诚实？（对自己。）对自己诚实，对撒但诚实。为什么这样说呢？他把心交给了撒但、交

给了自己，要自己来掌管、自己来掌握。“所谓诚实就是能把心交给神”，衡量你是不是一个诚实人主要是看你是不是把心交给神了，你把心交给神了，才能说你是个诚实人；你的心就没给神，这就和诚实无关、不挂钩。怎么就是把心交给神呢？最简单的一个表现就是时时、事事、处处想着神、为着神、念着神。如果一个人把心交给神了，那他心里边时时、事事、处处想的都是神、神家、神家利益、神的作工、神的选民。沈强心里想的是什么？沈强心里想的始终是“我的面子不能丢”。沈强心里有没有神？（没神。）他相信神鉴察人心肺腑吗？（不相信。）他心里没神也不相信神，他相信什么呢？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他刚才为什么要说“我追求做诚实人”呀？（我说诚实吧你说我太狂了，我只能说我追求做诚实人。）“我不能说自己不是诚实人，但我又不能说自己是诚实人，我要说了自己是诚实人，弟兄又解剖我呀，还要论证一下我不是诚实人，所以我就说我要追求做诚实人。”他头脑里想的是怎么能把我说的话给打翻，怎么能让我无话可说，“我既给你答复了，还让你找不着答案，让你找不着我的茬”。我问他话，他不是简单、单纯地回答我这一句问话，他是经过大脑的思维、争战，最终出来的这个结果。他的大脑思维是为谁思维的？（为自己。）他是为自己的面子、地位而思维的。他忠于的是面子、忠于的是地位，他对他的地位是忠心耿耿，他把他的心给了地位、给了权势。“所谓诚实就是能把心交给神”，沈铭，你诚实不诚实？（沈铭：我不诚实。）你说说你怎么不诚实？举个例子。（沈铭：我是全职尽本分的，应该全人奉献给神，我在神家尽本分干活就是应该，只是最近在尽本分的半道上，自己努力联系上了一个活儿，那挣下的钱归谁呢？按理来说应该归给神家，可是我又纠结，这活儿是我自己找的，我也受苦把活儿干完了，给神家觉得不甘但自己拿也觉得不对劲，我现在在争战这个呢！）还争战呢！（沈铭：所以我说自己不诚实。）你这个离不诚实还远了啊，为什么说还远呢？神说诚实是说人把心交给了神，你现在不仅是没有把心交给神，而且你是想做神家的一个耗子，所以咱还谈不上诚实不诚实，咱离诚实还差一步。

“所谓诚实就是能把心交给神”，为什么神要说这个话呢？是因为这个人已经把行为交给神了，就差心没给神了，所以神才这样说。（沈铭：行为交给神？）从外表看，这个人的行为、做法是信神的，他是跟随神的、他是忠于神的，但是他的心没有交给神。（沈铭：那怎么就是没把心交给神？）就是说，虽然看着你人在这儿尽本分了，但你的心不在这儿，你是人在曹营心在汉！“我在这儿出力挣的钱，为什么能归到神家呢？”你还在这儿争战了。沈铭，你现在是不是来尽本分的？（沈铭：是。）即使说你把你自己联系的活儿干了，挣下的钱给了神家了，这算什么？算你出了一个力，效了一个力，你只是做了这件事了。忠心的效力者有什么表现？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如果你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地做了，那你是一个忠心的效力者，但是你现在还在这儿争战呢，“为什么这个钱不是我的呢？”这是不是耗子的心？这就好比耗子到了粮库里边想“这些东西怎么不是我的呢”？所以它就是挖一个窟窿也非得把这些东西归它所有。这就是说，你得先除去耗子的心，你得先进到家里来。你不能把自己当做耗子，你应该把自己当做这个家的人，你应该堵耗子窟窿才是！你在这儿堵耗子窟窿的时候是怎么呢？你是无奈地去堵这个耗子窟窿，“哎呀！今天又得堵那个窟窿了，我累了想休息休息，我想打打游戏，结果又来了一个窟窿，我还得再堵”，你是无奈地堵、没有办法地在堵，“神是造物的主，我是受造之物，我有什么办法呢！”你在堵这个耗子窟窿的时候是心不甘情不愿。在这个时候神要求你怎么呢？“来，把心献上”，而你现在的心在哪儿呢？你还在较劲呢，还在打耗子窟窿呢。你是打耗子窟窿的那个人，你不是堵耗子窟窿的那个人。沈铭，你现在该往哪儿走呢？你现在该堵窟窿。你得先从一个耗子变成一个堵耗子窟窿的人，这是一个台阶。你成了一个堵耗子窟窿的人以后，你再追求把心交给神。（沈铭：我明白了。）

咱所说的诚实不诚实都是从外表上来说的，而神说的诚实主要是说人的心。沈屹，你诚实不诚实？（沈屹：不诚实。）你谈一下你不诚实在哪儿？（沈屹：……）你是套规条说了一个不诚实？（沈屹：……）小嘉，沈屹诚实不诚实？（小嘉：不诚实。）他怎么不诚实？

（小嘉：他不愿意把心里话说出来。）首先没把心里话说出来，也就是没有把心交给神，对神没有信靠、信赖。沈强和沈屹比起来，谁诚实？还是都不诚实呢？（沈强诚实。）从人的眼光来看沈强是诚实人。为什么说沈强是诚实人呢？他能把他的心思说出来。但是根据神的话来看，他诚实不诚实？（不诚实。）因为他的心就没有给神。“凡事都不对他作假，凡事都向他敞开，不隐瞒事实，不做欺上瞒下的人”，沈强和沈屹两个人表演的是两种角色，都不是诚实人。沈强那种不诚实是怎么不诚实呢？沈屹那种不诚实是怎么不诚实呢？沈屹能不能看得起沈强？（沈屹：……）沈屹，现在想什么呢？能说心里话吗？（沈屹：……）沈屹不愿意和我谈心、不愿意交通。沈屹，咱来这儿是干什么呢？咱信神是为了什么？（沈屹：……）沈屹，我是先给你铺一条路呢？还是先解剖你呢？（沈屹：……）沈屹，能不能经得住解剖？（沈屹：……）沈鑫，沈屹和你交通的是不是最多？（沈鑫：嗯。）你来说说，你给沈屹当个出口。（沈鑫：他临到什么事老是说不想说了，他能发现问题就是不想说。）咱上次交通了，他不想说是什么原因呢？他发现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不是一件事的问题？（嗯。）他说不想说了，是因为什么不想说了？（沈鑫：说了也不管用，说了也不顶事。）说了也不管用，说了也不顶事，说了也没有人听，这里边是什么思想？你说了为什么就得要求别人听你的呢？咱上次解剖沈屹的时候说什么了？打破沈屹的观念了，他所追求的没有得着，失去活着的希望了，不愿意再说了，不愿意再吭气了。沈屹现在是什么情形？他看见什么也不想说了，他不想说的这个情形是什么？多长时间以来，沈屹为一直说“我不说了，我说了谁也不听”这句话？我问沈屹有什么事、有什么问题，交通交通，他就是这句话，没有其它的了，就这一句话就把他自己暴露了，他追求的是什么？他追求的就是别人能听他的，这就是不走正道！你是来干什么的呢？（信神、尽本分。）你信神是来尽本分的，你尽本分是来得什么呢？是来追求真理的，是来得生命的，是来追求认识自己、认识神的。但是从你的话里边没有听到你往这方面走，没有听到你说认识自己什么了，也没有听到你说认识神什么了。你只是说在做事的过程中，别人不听你的，“他什么事情也干不了，我和他说了他也不听，我不想说了”，这一句话暴露了你不仅是不走正道，你也没有走认识自己、认识神的这一条路。你只是追求让别人听你的，然后别人不听，你就不说了，就

处于一种消极、软弱的状态。他为什么处于这种情形呢？（沈铭：因为他认为自己有头脑。比如说他干个什么活儿，干得比别人好。他就有资格了，当他说别人的时候，别人不听他的，久而久之就不愿意再说了，就那样吧！）你想得太简单了，沈屹没有你想得那么简单。你想的只是在做事上边，他的能力强，他能做了这件事，但别人不听他的。

每个人心里边都是狂妄的，都觉得自己相当相当有素质、有能力，对神相当相当忠心，就应该得到重用，谁没有这样想？沈强想了没有？（想了。）沈强想他是最爱神的人、最追求真理的人。你说沈强能看起李放吗？（看不起。）李放，你能看起谁呢？你能看起沈强吗？你能看起沈屹吗？（李放：看不起。）这是句实在话！我记得神说过这样的话，大概意思就是：神造动物的时候，动物从森林里边走出来以后，它们谁都看不起谁，谁都不搭理谁。为什么说神造的那些都是畜生呢？因为谁都不搭理谁、谁都看不起谁、谁都不管谁。沈强看不起李放，李放看不起沈强，那沈屹能看起李放和沈强吗？（更看不起。）沈强能看起沈屹吗？（看不起。）谁都看不起谁。我经常解剖沈强，你们也都看见了，你说你能看得起沈强吗？（看不起。）沈旭，你能看起沈强吗？（沈旭：看得起。）沈旭说他能看起沈强，这句话是真话还是假话？（沈强：假话！）沈旭，你要是能看起沈强，你每天还和沈强打架呢？你说的这不是真话呀！你如果能看得起沈强，你还给沈强交通？你还嫌沈强不听你的？你给沈强交通了，沈强不认可，不听你的，你把沈强气得和你跳起来了，吓得你赶紧跑了，你说你能看起沈强吗？（看不起。）沈旭看不起沈强，可是谁又能看起沈旭呢？谁也看不起沈旭，但沈旭还看不起沈强，这就是人！这就是人被撒但败坏以后的样式，每个人都能看见别人是猪八戒它二姨，但是每个人又都看不见自己是猪八戒它二姨。

在这儿说看不起沈强，是因为沈强太野蛮、太张狂、太能高举见证自己了，一来就把自己放在真理的位置上。沈强他的心思意念谈得

多，从外表来看他把自己的心思意念全部给你说出来了，这正是沈屹看不起沈强的一点。沈屹根本看不起沈强来，沈屹为什么看不起沈强呢？“沈强傻乎乎的，什么也说，能放到桌面上的你说，见不得人的话、放不到桌面上的话你也说，怎么就不嫌丑陋呢？”你说沈强能不能看得起沈屹？（看不起。）李放，你能不能看起沈屹？（李放：看不起。）怎么看不起呢？说说。（李放：他嫌我干活不如他，还老想指挥人。）这是从言语、行为上来说看不起，是吧？（嗯。）你从他这个活出、人性、理智方面来说，从实质上来看，有哪些方面看不起？你看不起沈屹肯定有你的依据，你看不起他的依据是什么？你是根据什么看不起他？在人的眼里互相都看不起对方，看不起对方的什么呢？你得把看不起对方的这些东西认识到，这样就能够认识自己。沈强，你看不起沈屹什么呢？（沈强：我看见沈屹自以为是，他感觉自己可了不起了，感觉自己说得可正确了。有些事情就得跟人多交流，可人还没有说什么，他就说“我不搭理你了”，感觉他把自己看得可高了，有一种高不可攀的感觉。）你把自己当作真理了，他也把自己当作真理了，都高不可攀了！李放，咱今天就说说沈屹，你看不起沈屹什么呢？（李放：我看不起他光是作工，生命不会进入。那天谈到国度建造就是建造人的心呢，我说他那天聚会没有听进去，就想着帮帮他，可一说这些人家就说，“我不听了”。有的时候想帮帮他，一看到他那样我也不想说了。两年多了他一直活在这个作工当中，只注重做事，不注重自己的生命进入。）沈郝呢？（沈郝：我感觉不出来，我没有看不起任何人。）所有的人你都能看得起？（沈郝：所有人都比我强，因为我出来的时间最短。）沈郝是最诡诈的人！这一句话就暴露出来了。

沈屹，你在教会建造信神也有十来年了，你跟上国度建造了，你看得也多了、见得也多了，你心里边应该明白信神是在干什么了。你们说沈屹知不知道信神是在干什么？（不知道。）他不知道信神是在干什么！他也不想知道信神是在干什么！这就是你们看不起沈屹最根本的原因。信神就是来追求生命、追求性情变化、追求能剩存下来。沈屹，你是来追求什么来了？（沈屹：……）虽然沈屹什么也没有

说，但是从他的言行举止中已经告诉你了，上次交通了，他来这儿是追求什么呢？（地位、名誉。）他追求的是地位、名誉、光宗耀祖！犹大跟随耶稣之前，家里穷，因着受到地位、权势的压制以后，他对地位、权势就十分崇尚、向往。犹大为什么要跟随耶稣呢？是因为他听说耶稣是君王，所以犹大心里边有个什么心思意念呢？如果他跟随君王的话，最起码他就是大臣吧？（嗯。）所以他跟随耶稣的时候，他想的就是能做高官，能参与政治。结果耶稣搭理不搭理政治？（不搭理。）根本不搭理！犹大跟随耶稣多年以后根本看不到希望，他看着耶稣就不去做君王，耶稣和君王无关无分，耶稣也不走那条路，那犹大的奋斗目标也就没有了、破灭了，他跟随耶稣也就失去了信心、失去了希望，所以他就敢偷耶稣钱袋里的钱花。他敢偷耶稣钱袋里的钱花，证明一个什么问题，他相信神吗？（不相信。）他跟随耶稣完全是奔着跟随君王、奔着地位而去的，所以神就就地取材用了犹大。神不在犹大身上作工是因为犹大是为了钱财、为了地位而信神的。这就让你看见犹大为什么能走上这条路的原因了，是因为他当时信神的观点不对、存心不对，他信神是为了一个地位、名誉。那你今天信神是为了什么？如果你信神是为了一个地位、名誉，这个地位、名誉会给你带来什么？（祸患。）地位、名誉只能给你带来祸患！神说：“你们的旧性实在是根深蒂固，若将你们放到宝座上，你们就不知天高地厚了，更不知何去何从。你们连自己从哪儿来的都不知道，怎么能认识造物的主呢？没有今天及时的刑罚与咒诅，你们的末日早就临及了，更何况你们的命运不更是危在旦夕吗？”（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实行 六》）如果把这些败坏的人放在宝座上，你就不知道你是从哪儿来的，不知道从哪儿来的是指什么说的？你就不知道你是一个受造之物了。所以说没有经审判刑罚的人不能做带领，做了带领就是魔鬼显形。从教会建造来到国度建造，人人追求的是不是都是地位呢？（是。）就即使来到国度建造了，人也是追求地位、名誉，因为没有经历审判。神交通审判刑罚才正式开始！人所追求的、所走的这条路就是追求地位、追求名誉的路，实际上和世界上的人都是一样的。世界上的人追求的是地位、钱财、名誉，你追求的也是这些东西，只不过你是挂了一个“信神”的牌子，你来到神家依然是想要一个地位、名誉。当教会建造转到国度建造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什么？你看到的是机会、看到的是机遇，你看到的是可以光宗耀祖、可以时来运转，你

现在不是说要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不是追求能剩存下来。人人有的，沈屹会没有吗？一样会有的，他也是为了地位、名誉而信神。

沈屹来到咱家的时候他能看起谁呢？有没有沈屹能看起的人？（没有。）没有沈屹能看得起的人。在沈屹心里怎么想？“你说你们有什么啊？在神家，是数你大脑有聪明智慧呢？还是数你有恩赐呢？还是数你年壮有力呢？就这些，哪方面你是我沈屹的对手？”这个想法认识是不是就深深地刻在他的心里边了？（嗯。）也就是说，沈屹有这个资本、有这个资格了。沈屹一来就碰上了沈强，还跟沈强做了配搭，一配搭就是对头，沈屹最看不起的是谁？他最看不起的就是沈强。他看着沈强傻乎乎的，就是傻子一个，就是个二杆子。为什么说沈屹最看不起的就是沈强呢？因为每个人都把自己看成是最聪明的人，沈屹的聪明之处在哪儿？（不露声色。）不露声色。沈屹和沈强配搭了以后，沈屹在沈强身上越看到沈强的愚昧无知，“我在沈强跟前得显得更加聪明能干，我得怎么呢？你沈强说什么我就不说，我就干，我就做，人都是用两只眼睛看呢。我只做不说，人能看见，神能看见”，所以沈强说得越多，沈屹就越看不起沈强。沈强说得越多，沈屹怎么呢？“我不说了，我就做，我就让你们看”，所以在沈屹眼里看谁聪明呢？（沈屹聪明。）为什么呢？“你沈强傻乎乎的，每天起来啥也说，弟兄每天把你踩在脚底下；我沈屹什么也不说，你看弟兄踩过我吗？我在这儿三年过去了、四年过去了，弟兄想踩我能踩住吗？”能不能踩住？（踩不住。）为什么呀？他什么也不说，心里话根本没有与我交谈过。虽然他和我在一起也三、四年了，他和我说的话是多，但他和我说的是什么呢？（工作。）他和我说的是工作，再就是说李放怎么怎么、沈强怎么怎么、沈伟怎么怎么，自己心里的东西说不说？（不说。）家丑不可外扬。在沈屹这儿看，言多必失，这是他最聪明的地方！

在这里也暴露了他对神没有信。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说：“所以，面对许多悖逆我话语的人，反驳我话语的人，或是根本就对我的

话语不屑一顾的人，我的态度只有一个：让时间与事实作我的见证，证实我的话语就是真理、就是道路、就是生命，证实我所说的一切都是对的，都是人该具备的，更是人该接受的。”（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们当思想自己的所作所为》）神用时间与事实来证明一切。小嘉还没来这儿的时候，沈屹在这儿是最年轻的吧？（嗯。）我说年轻人撇弃了婚姻、撇弃了家庭、撇弃了事业，我总想多给沈屹点东西，可是我无从下手！我能给沈屹什么？我想给他点生存之道，我想把他带上人生正道，我想让他做个真正的人，我想让他明白人生意义，我想让他在神家做个栋梁，我想让他独当一面，这是我的心愿！可是他只是冲在前边做什么呢？做他认为对的事、说他认为对的话，做给人看、做给我看。你做给人看、做给我看这都是欺骗！为什么说都是欺骗？你把你真实的东西包在心里边，你始终不和我交通，始终不和我说你的心思，你只是冲在前边去做，你这么一做，反而把自己暴露了。四点多就起来干活了，按理说，沈屹的冲劲够大的了吧？在人来看这是正面的，这应该是值得称赞的事，值得人去效仿的，可是我为什么老要把它拿出来当成反面事物来说呢？是因为沈屹做事的动机不对、存心不对。他是用这个来充当先锋官，他想做给人看、做给神看，让人、让神看见他的忠心。沈屹的“忠心”你们也看见了吧？沈屹在人面前、在神面前有了资本、有了资格，“我为了神家我说这个说那个，我得罪过多少人”，你看沈屹说话口气硬不硬？沈屹说话口气硬的原因在哪儿？维护神家利益，“我要让你看见我的态度、观点是什么，然后我要让你看见我的能力，如果你看不见，我再告你说”。我说沈屹你有什么问题？沈屹说“我跟谁谁说了，我说了一次不行，说了两次不行，说了三次也不行，说不成，我气得不行，我不说了”，你时刻把心都操在了别人的身上，你没有把心用在自己身上，没有说“我这里有什么难处”，你这个难处始终没有和人说。

交通诗歌《神祝福诚实的人》（二）

沈屹想的是“我在这儿各方面条件都具备了，资格也有了，工龄也熬下了，该提拔我了吧？可始终看不见提拔我”，沈屹现在跌到低谷了，他跌到什么低谷里了？“不提拔我也就罢了，弟兄对我是一种冷漠的态度”，这是沈屹最痛心的事。现在我和沈屹说话，他为什么不愿意说呢？因为他心里边是痛苦的。为什么痛苦呢？因为他看见“弟兄对我是一种冷漠、不搭理”。你们看见我不搭理他了吗？（没看见。）你们看不见，但是他看见了。为什么说他看见我没有搭理他呢？（因为沈屹想的是“我那么能干，弟兄就是看不上我”。）一个是他能干，我还没有用他；第二个是这一段时间一有活儿我就叫沈伟，你说沈屹心里是什么感觉？（有种失宠的感觉。）（被冷落的感觉。）冷落、失宠。他看见他在我的心目中没有位置了，“你也不搭理我了，我还跟你说什么呢？”在沈屹那儿怎么就看到我冷落他了？“你说技术方面，还是说哪一方面，我不行呢？你要让沈伟干这个活儿，这个活儿就不是他的强项；买个什么东西，你用的是张硕，你什么时候用我呢？”再看看买回来的这一件件东西，心酸呢，买东西的这个活儿原来是谁干的呢？（沈屹。）那这些技术活儿应该是谁干呢？（沈屹。）“弟兄，你说沈伟是什么人，你就能让沈伟去干那个活儿？我在你眼里就连一个沈伟都不如啊！以前你是用沈强，沈强名声在外，沈强是个什么东西你用沈强。沈强后边又来了一个沈伟，沈伟在人群里算什么？咋咋呼呼的，外邦人都不用这样的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你用他都不用我”，沈屹心里争战不争战？（争战。）难受不难受？（难受。）他们买回来的这些东西，沈屹看不见还没事儿，一看见就怎么了？火就上来了。这个能理解吧？（嗯。）因为沈屹一直追求的是想在我心目中有他的位置，让我重用他，可是当一直都没有得到重用时，沈屹怎么想？“之前，虽然说没有让我负责哪里、没有让我做带领、没有给我这个地位，但是你做什么事情要和我商量，提前你都让我去看呀。这次买这个东西、买那个东西你应该让我去买，这些都应该是我干的，可是现在干什么都没我的份了，这是把我打入‘冷宫’了！”所以今天我让沈屹说话，沈屹说不说呢？（不说。）沈屹想着我能说吗？你让我说什么呢？

沈屹现在的情形你们了解了，是吧？（嗯。）他的这个情形是怎么造成的？（他追求的观点不对。）他追求的就是地位、名誉，追求的就是能得到重用，而不是追求活出有意义的人生，不是追求怎么满足神。就是沈鑫刚才说的话，“我拿上弟兄的交通让沈屹看，他说他看过了，知道了，不看了。”沈屹怎么了？他不想看我说的了，沈屹心里想的是“你已经把事情做到这地步了，你还让我看什么？”沈屹，我所说的是不是你的心里话？（沈屹：……）我一来就问沈屹心里边痛苦不痛苦？他不说他心里痛苦不痛苦，他说的是他的胳膊难受呢、胳膊疼呢。他为什么说这个话呢？他跟沈强一样，在说第一句话的时候先得为自己解说一下。因着沈屹现在跌到低谷了，打入“冷宫”了，他表露出来的还有以前那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吗？（没有了。）你们是不是看见了？（嗯。）你们看见了，我也看见了，他是不是得为自己解说一下？（嗯。）别人都在外边干活的时候，沈屹在哪儿呢？沈屹在家呢，打入“冷宫”了。你们在外边干活的时候，沈屹知道不知道？（知道。）他心里争战不争战？（争战。）他也想去干活，但心里又想着“我不能去，我去干什么呢！”他心里在争战，所以他心里是清楚的。我今天来了一问他，“你的心痛不痛？”他不说他的心痛不痛，而是说“我的胳膊疼了”，他的意思是“不是我不干活儿，是我的胳膊疼得不能干”。这段时间我为什么用张硕、用沈皓？为什么没有用沈屹呢？沈强刚才说了几句，在沈屹眼里沈强和他不是一个台阶的人物，你是驴总，你就是干驴的活儿，我沈屹是技术员，我就是技术工，我和你的地位不同，这就是沈屹追求的方向。所以说，沈屹现在最看不起的就是沈强。你说，就沈屹的这个追求方面，我能用沈屹吗？用他不就毁了他了？沈屹，你今天是来干什么的？可怜不可怜？你信神来这儿能得着什么？你要是为了地位、名誉你就去世界大干一番。你在神家得来的是什么？你得来的是真理，是审判刑罚、修理对付、揭露解剖，这些都是供应你生命的。

“所谓诚实就是能把心交给神，凡事都不对他作假”，沈屹你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假的，这是我看见的。“凡事都不对他作假，凡事都向他

敞开”，你偶尔和我敞开过一、两次，那是很明显的，但你始终没有和我真正地谈过心。“不隐瞒事实”，这个不隐瞒事实怎么理解？这个不隐瞒事实不是说你做了什么事了，你没有把实际情况汇报过来。沈屹隐瞒事实了没有？在你们来看，沈屹应该是没有隐瞒过事实，因为沈屹去外边办事，遇到什么事了回来都和你说了，都和你汇报了，他也没有添盐加醋地说什么话，这是不是就是你们认为的没有隐瞒事实？（嗯。）但是我说他隐瞒事实了，我说他隐瞒事实是说什么？是说他做这一件事的心思、态度是什么，他的观点是什么。沈屹，那天凌晨四点多，你要出去办事去呢，你告我说你着急走呢，你是急神所急、想神所想吗？这是真实的吗？这是不是隐瞒了事实？你心里边是想干什么呢？你是想做给人看，这就是隐瞒了事实。你今天不说话、不吭气是不是想隐瞒事实？你不交心是不是想隐瞒事实？“不做欺上瞒下的人，不做仅仅是讨好神的事。”沈屹做的就是讨好神的事。“不做欺上瞒下的人”，沈屹现在做的不是欺上瞒下的事，他做的是欺骗神的事，做的是欺骗自己的事，是在自己骗自己。沈屹，你心里想的是一个样，你和我说的又是一个样。你心里想的是在我这儿得到我对你的重用，想让我高看，你所做的一切事都是奔着这个方向、目标去做的。“总之，诚实就是做事、说话不掺水分，不欺骗神，不欺骗人。”沈屹在这儿不是有没有掺水分的问题，主要是什么呢？他是欺骗神、欺骗人。这个欺骗太大！为什么这样说呢？沈强是用话语来掩盖，沈屹呢？沈屹是闭口不谈，让人看不见、摸不着，隐藏，让人看不透，这是不是更阴险？（嗯。）沈屹，你把自己坑了！

“若你的说话有很多辩解与无用的表白，那我说你是一个很不甘心实行真理的人。”沈强和沈屹这两个人代表了两类人，沈强是哪类人？（辩解、表白。）沈强是辩解、表白太多。根据神话看，沈强属于什么人？沈强是一个很不甘心实行真理的人。这个咱是不是都看见了？（嗯。）沈强总是说“呀，我计划实行真理呀”，沈强常说他计划实行真理，可是我没有看见沈强实行真理。“若你有很多隐私难以启齿，若你很不愿意将自己的秘密也就是难处与人敞开来寻求光明之道，那我说你是一个很难蒙拯救的人，而且你是一个在黑暗中难以露出头脚的

人。”沈屹，这话能和自己对上号了吧？你现在应该有体尝了吧？沈强也有所体尝了，怎么体尝了呢？虽然说沈强不愿意实行真理，但是沈强得到什么好处了呢？沈强活在光中了。那他得着光的滋润了没有？（没有。）没有。虽然他没得着光的滋润，但是他活在光中了，他看见了自己的丑陋面目，但是沈屹呢？他活在黑暗中了。“若你有很多隐私难以启齿”，刚才我说的这些都是沈屹的隐私，他是开不了口的，是没法说的，但是他能和谁去说呢？“明明神家不让人追求地位、名誉，我能和你说呀”，所以他是有苦难言，打掉牙齿往肚子里咽吧。所以说，他现在是痛苦的。“若你有很多隐私难以启齿，若你很不愿意将自己的秘密也就是难处与人敞开来寻求光明之道”，秘密和难处，什么是秘密呢？沈屹在“出牌”的时候，是不是经过一段周折、经过一番思维才“出牌”的呢？（嗯。）这个思维叫什么呢？说得好听点叫谋略。他觉得有谋略的人才能成大事，沈屹把自己放在一个有谋略的人的位置上了，所以沈屹在这里是有计划、有谋略地经营着自己的小天地。在他来看沈强就是个二杆子，傻乎乎的什么话也说，没谋、没略，所以他看不起沈强就是这一点。沈屹有谋略、有策划、有计划，但是这个策划、计划不能和任何人说，这就是他的一个秘密。秘密和难处有什么关系？他所策划好的，神能不能让他得着？（不能。）他计划好的得不着，神给他的他又得不到，你说他痛苦不痛苦？（痛苦。）你说他难不难？（难。）他难就难在这儿了。“我在这儿跟随你左右，四年了，我得到什么了？”这就是他的难处。这些难处他不愿意说，也不能说。这是我今天说出来了，我今天要是不说，就这么下去沈屹会有什么结局？沈屹还能在这儿待下去吗？他就待不下去了。他现在是克制、控制，等有一天他就会爆发。“神作的太‘不尽人意’了，不是我对不起你，是你对不起我”，所以在沈屹崩溃以前必须得挑明。

“若你很不愿意将自己的秘密也就是难处与人敞开来寻求光明之道，那我说你是一个很难蒙拯救的人”，为什么说是很难蒙拯救呢？今天你和我在一起呢，我最终把你的秘密与难处给你揭露出来了，经过四年我才把你的秘密与难处揭露出来！如果你不和我在一起，谁揭露你呢？你的这些东西不揭露出来，你可能对自己有认识吗？不可能有

认识。那你还能蒙拯救吗？那就不存在蒙拯救。你今天和我接触，你能得着这么一个光照，也就是得着了一次拯救。这个拯救是怎么得来的？这也是经过你四年的尽本分换来的，这是你的所得，是你舍去以后所得来的。你所得来的这个是我早就想给你的，但是之前我无法给你，因为我不是鉴察人心肺腑的，你不说出来我也看不到，我也得经过长时间地观察才能看出来。神还能让你一来尽本分就给你真理，就让你进入？可能吗！神也不允许给你，这是神的公义。你得先经过效力者的试炼，在效力者的试炼里边你能站立得住这才行。“那我说你是一个很难蒙拯救的人”，借着沈屹你就看见了，如果你要这样走下去，很难蒙拯救。也就是说，沈屹给你做了一个什么？（前车之鉴。）给你做了一个教材，一个前车之鉴。你如果还要走他这条路，你还要默默地按照你的计划去走，那你很难蒙拯救。沈瀚，我现在还看不见你里面的计划呢，我一说“沈瀚，谈谈吧”，你是闭口不谈，我还不知道你的计划是什么呢。沈瀚，你有没有计划？有没有隐秘之处？有没有难处？（沈瀚：……）从沈强和沈屹这儿就让你能分辨出性格和性情完全是两码事。从外表看，不管你性格是温柔还是不温柔，你是好接触还是不好接触，这和你的性情是两码事。性情是你看事的一个观点，性格是你流露的一个方式。从这儿就能看到不管是沈强还是沈屹，他们的性情都是为了地位、名誉，只不过是流露的方式不同而已。“那我说你是一个很难蒙拯救的人，而且你是一个在黑暗中难以露出头脚的人。”沈屹这个头脚好露不好露？（不好露。）不好露，不要说你们了，就是我也是经过这三、四年和他的接触，再经过我对他的观察，从他的言行举止，从他说的那一句话点醒了我。他持守“我不说了，我再说什么谁也不听”这句话走了四年，如果不是他说出的这句话，我敢这样说他吗？我要是这样说他，他会说我是给他乱扣帽子。他这一句话已经把他的性情暴露出来了，这就应了那句话了——言多必失。

“若你很喜欢寻求真理之道，那你是一个在光明中常活着的人。”咱刚才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沈强，一个是沈屹。沈强是个什么人呢？辩解、表白，是一个很不甘愿实行真理的人。沈屹是什么人

呢？沈屹是有太多的隐私难以启齿，他是活在了黑暗中的人，这是不同的两种人。你能不能做这两种人？（不能。）不能做。神给你一条路，什么路呢？“若你很喜欢寻求真理之道，那你是一个在光明中常活着的人。”不仅是在光中，而且还是在光中常活着的人。沈强在不在光中？他在光中。但是沈强在光中活着没有？（没有。）沈强是在光中死亡的人。“若你很喜欢寻求真理之道”，神让你在光中寻求真理之道，而沈强寻求的是什么？他不是寻求真理之道，他是寻求他那个邪恶的思想之道。“若你很喜欢寻求真理之道，那你是一个在光明中常活着的人。”这就是路，这条路会走了吗？我给你带的这个路是不是就是让你寻求真理之道呢？（嗯。）怎么寻求呢？就是在神摆设的环境里，不管你是哪种背景，神都要看你的态度、观点，神要看你是不是站在神一边看事，你所做的、你所说的是不是在向着神、为着神，这个就决定了你的态度、观点。你得按着这个思路去走，你向着神、为着神，这就是第一句话说的，什么是诚实人，你得把心交给神。你把心交给神的表现是什么？就是时时、事事、处处想着神、为着神、念着神。你这么想着神、为着神、念着神的时候，你再寻求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的时候，那你就是一个在光中常活着的人。在光中常活着的人是什么意思？你活在光中了，你能找着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的路了。你找着这个路了，这是不是就活着了？（是。）你就是活人，不是死人了，你就死里复活了。肖红在这儿给你们立了一个标杆，我解剖她说她是“保罗来世”，她听到我说她是“保罗来世”，她扎心不扎心？（扎心。）虽然她扎心，但是她把我给她交通的这些话反复听了一遍又一遍，她为什么听？她听的目的是什么呢？她是在寻找真理之道。沈屹听不听？（不听。）你让他听，他也不听。他活在自己的小九九里边了，他活在自己这个地位、名誉里边了，所以我给他交通的这些扎心的事，他这么看？“你给我说的这些都不是我所要的，不是我要追求的”，他现在对我是一种仇视、仇恨，他不愿意听，不愿意搭理，可是现在又有何办法？无奈之举！我刚才给你说了一个实行的路，就是说让你走成功之人的路，不要走失败之人的路。

“若你很愿意做一个神家中的效力者，默默无闻，勤勤恳恳，没有索取，只有贡献，那我说你是一个忠心的圣徒，因为你不求报酬，只做诚实的人。”“若你很愿意做一个神家中的效力者”，你愿意不愿意做效力者？（愿意。）你愿意做效力者，能不能做到？（做不到。）那怎么就做到一个效力者了？“若你很愿意做一个神家中的效力者”，很愿意做一个效力者，不是强迫的。在什么条件下才能证明你愿意做一个效力者呢？神要的不是你的一句话，不是要你的一个说法，而是要怎么呢？神是要摆设环境检验你。沈强那个时候把他自己当成是最追求真理的人、是最爱神的人，神给他摆设环境是让他当驴总，他甘心不甘心？（不甘心。）沈强现在有一个什么体验呢？“呀，理论和实际是两码事啊！”今天你能感觉到吗？小嵩，你能体尝到什么是效力者吗？（小嵩：效力者就是白干。）你愿意白干吗？这个白干还得进深一下，我说的这个白干和你说的那个白干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你说的白干是怎么白干？你说的白干是不挣工资，也没有奖赏，这是不是就是白干？（是。）我说的白干和你说的这个白干有什么区别？我说的这个白干的意思就是，不管你干多少，最终是一无所有；再一个，白干就是在干的过程中，你不要认为你在尽本分呢，神就应该保守你，神随时都有可能取缔你。白干也就是说，不挣工资，没有奖赏，没有地位也没有名誉，更主要的是什么呢？不管你怎么干，神还不一定拯救你，神不一定能让你活下来，这才叫白干。我说的这个白干，得在你说的白干的基础上加上随时都有可能临到灾祸，或者随时都有可能取缔你的小命，这才叫白干。你干不干？（沈皓：干。）沈强干不干？（沈强：干。）没有工资、没有你的归宿，灾祸随时都有可能临到你，你还干不干？（干。）咱举个例子，就和上战场打仗一样，冲锋陷阵，得打下个高低。如果打赢了，他是什么？他是英雄。要是打输了，死在战场上了，他是败将，他是一无所有。但是打不打？（打。）他就是白干他也还要打。（成败在此一搏。）他还要再搏一下。那你呢？首先你得把这个白干先理解了，刚才说的这个白干，这叫效力者，效力者就是白干。神在这儿说的是忠心的效力者，也就是说在白干前面又加了一个什么？愿意白干。神让你白干还不让你是无奈地白干，不让你反抗、没办法地白干，你还得愿意白干。这个愿意白干得达到什么程度？让你心甘情愿地白干。神怎么检验你这个心甘情愿呢？就是看你是不是默默无闻、勤勤恳恳。默默无闻是什

么意思？（没有条件。）默默无闻是没有条件吗？默默无闻就是你做什么事情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怨言、没有什么说辞、没有什么说法、没有什么想法。沈强总说他干活是默默无闻，是吧？（嗯。）沈强默默无闻了没有？（没有。）沈强心里边翻江倒海、争战、难受。那叫默默无闻？从外表来看，沈旭在这边干什么活儿，就不需要你安排，只要他看见活儿他自己默默地就去干了。我在咱这儿就发现了一个沈旭，我没有发现第二个人。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谁都没有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谁都没有甘愿来尽本分，都是被迫的，你就是看见那边有活儿，你都没有主动去干。大的活儿干完了，剩下收尾的活儿，哪一次收尾的活儿，我都看见是沈旭在那儿干。就是别人都没事干了、都休息了，我看沈旭什么时候手里都有事干，有没有人去安排沈旭干这些活儿？（没有。）可是我在其他人身上没看见这个，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其他人心里边有没有这个愿意？（没有。）没有这个愿意。其他人之所以能在这儿干活是因为你把工作给他安排下去了，或者这个活儿就是他该干的，他没办法了才去干，干完以后连收尾的活儿都不干就走了，这是愿意做效力者的表现吗？

“默默无闻，勤勤恳恳，没有索取，只有贡献”，这里边说“没有索取，只有贡献”，不是你心里边想的“我做这件事没有索取、只有贡献了”，这个话好理解，实际环境临到神是要检验工程呢。“没有索取，只有贡献”这个不是说你想这么做就等于你实行这一句神话了，神要检验工程呢。神检验工程就要给你摆设环境，神给我摆设什么样的环境了？我以前也交通过，我刚开始作这个工作的时候，我有没有索取？（有。）我索取的是什么？我里边有希望，有希望就是我的索取。刚开始我一次一次地揭发检举，是希望神能说一句话，希望祭司弟兄能说一句公道话，把这些事处理一下。当神不说，祭司弟兄不说的时候，当我失去希望的时候，我又看到神话说“建造国度”“众长子”，我这个熄灭的灯火是不是又点燃了？（嗯。）我有了动力、有了希望了。当我再去走的时候，上面说我是大邪灵、敌基督，这是不是实际的环境临到我了？（嗯。）实际的环境临到我了，如果我在这个时候还想祭司弟兄那样说是因为他们反映的情况有误，祭司弟兄不了解实

际情况，那是不是还等着神说呀？如果我有这些想法、有这些认为，还有等待，说明我里边有什么？有索取。你得认识清楚什么是索取，你有盼头就是有索取。什么是没有索取？没有索取就是没了，什么都不想了，就是刚才说的那个白干。我交通过扫罗是怎么背叛神、抵挡神的，是吧？（嗯。）他是有意的吗？在人来看，他是无路可走，眼看着敌军打过来了，祭司还没有来，你说你献祭还是不献祭？有时候你是因无知而犯罪。神的要求有多高？人让撒但败坏到什么程度了？所以我在这儿不敢确定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神满意的，我也不能确定神不定罪人，所以说我走这条路就和摩西一样，按计划摩西应该能进迦南美地，但是最终他没有进入迦南美地，我看见了这个危险，看见了我有可能进不了迦南美地，但是这个影响我工作了没有？（没有。）在我心里想的是“不管神怎么对待我，我就站在一个受造之物的位置上，我只管尽我的本分、只管作我的工作。我只管接受这个本分，我不要这个位置，我不求我最后能不能剩存下来，我只是想着能够把弟兄姊妹带到神话里边去，让弟兄姊妹能够有路可行，让弟兄姊妹能走向信神的正轨，我的使命完了、我的责任就完了”，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没有索取，只有贡献。那你能不能走这条路呢？你看见我有没有索取？（没有。）沈强追求地位、名誉了，你看见我追求地位、名誉了没有？（没有。）我追求肉体享受了没有？（没有。）但是对你来说，我追求这个地位、名誉，我追求肉体享受是不是完全可以呀？（是。）你看见我也具备了这个条件了，是吧？（嗯。）可是你看见我追求了吗？（没有。）“没有索取，只有贡献”，我只管作我该作的工作。“那我说你是一个忠心的圣徒”，这才能成为一个忠心的圣徒。沈屹，神给你摆设环境以后你是怎么寻思的？神给你摆设环境了，这四年我就不用你，就让你做一个效力者，行不行？你愿不愿意做一个效力者？（沈屹：不愿意。）不愿意。那你们能不能做一个效力者呢？问问自己。

“因为你不求报酬，只做诚实的人。若你肯坦白，若你肯全部花费你的全人，若你能为神牺牲性命站住见证，若你是一个诚实得只知道满足神不知道为自己着想或索取什么的人，那我说这些人就是在光明

中得到滋润的人，是在国度中永存的人。”你走的路是什么路？我走的路是什么路？我是不是在这儿给你立了一个标杆？（嗯。）你得看我是怎么把神话带到实际生活当中的。“若你肯坦白，若你肯全部花费你的全人”，我和你交通的时候，你看见我有隐私吗？（没有。）“若你肯坦白，若你肯全部花费你的全人，若你能为神牺牲性命而站住见证”，今天神为什么要兴起环境让大红龙抓捕呢？神兴起这个环境就是要扬场，兴起环境就是让人站这个见证，舍去性命才能站住这个见证。咱这边是建造国度呢，得去作工，但大红龙国家又处处布满了电子眼，咱去哪里人家在监控里边都能看见，所以如果环境临到，我就是舍去性命也得站住这个见证。“若你是一个诚实得只知道满足神不知道为自己着想或索取什么的人”，如果我为自己着想一下，我该隐藏了吧？（嗯。）“若你是一个诚实得只知道满足神不知道为自己着想或索取什么的人”，我没有想为自己索取什么。“那我说这些人就是在光明中得到滋润的人，是在国度中永存的人。”咱一共说了几种人呢？活在黑暗中难以露出头脚的人、活在光中的死人、活在光中的活人、在光明中得着滋润的人，四种人。你怎么才能在光中得着滋润？怎么才能在光中成为活人？咱得找出一条路来。

沈屹，这话你能听懂吗？（沈屹：能听懂。）现在有什么想法？愿不愿意和我交心？（沈屹：愿意。）神对人提出的十一条要求，第一条要求是什么呢？“如果你真是一个效力者，那你能不能为我忠心效力，不掺有一点糊弄与消极成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背叛　二》）如果第一条你能达到的话，神说你继续追求。如果你连第一条都达不到呢？（沈屹：定规是被惩罚的。）定规是被惩罚的，就是说你连效力者都达不到，那你肯定是惩罚的对象。就咱现在的这个地步来看，你是一个效力者吗？（不是。）那定规是要被惩罚的。所以你现在必须得过效力者这一关。什么是效力者呢？效力者有地位吗？有名誉吗？有归宿吗？（没有。）神把你的一切都剥夺了，你还得是自愿的。

0236 神祝福诚实的人

1　所谓诚实就是能把心交给神，凡事都不对他作假，凡事都向他敞开，不隐瞒事实，不做欺上瞒下的人，不做仅仅是讨好神的事。总之，诚实就是做事、说话不掺水分，不欺骗神，不欺骗人。若你的说话有很多辩解与无用的表白，那神说你是一个很不甘心实行真理的人。

2　若你有很多隐私难以启齿，若你很不愿意将自己的秘密也就是难处与人敞开来寻求光明之道，那神说你是一个很难蒙拯救的人，而且你是一个在黑暗中难以露出头脚的人。若你很喜欢寻求真理之道，那你是一个在光明中常活着的人。

3　若你很愿意做一个神家中的效力者，默默无闻，勤勤恳恳，没有索取，只有贡献，没有索取，只有贡献，那神说你是忠心的圣徒，因为你不求报酬，只做诚实的人。若你肯坦白，肯花费你的全人，若你能为神牺牲性命站住见证，若你是诚实得只知道满足神不知道为自己着想或索取什么的人，那神说这些人就是在光明中在光明中得到滋润的人、在国度中永存的人。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告诫三则》

0095 神对你们的希望你们可曾摸着

茫茫世界，有谁亲自接受神检阅？有谁亲自听神灵之言？多少人在黑暗中摸索寻求，多少人都在患难中祈求，多少人在饥饿、寒冷中仰望，多少人在撒但的捆绑之中，但又有多少人不知投往何处，多少人在幸福之中背叛神，多少人忘恩负义，多少人忘恩负义，多少人在为撒但诡计尽忠心。在你们中间，谁是约伯？谁是彼得？你们中间，谁是约伯？谁是彼得？神为什么多次提起约伯？神为什么多次提起彼得？神对你们的希望你们可曾摸着？这个应多多揣摩，这个应多多揣摩。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八篇》

工作上得分轻重缓急

（张琦：我和张硕的本分是负责业务的，那天说有个活儿让张硕去干一下，后来张硕见人手不够就叫我呢，我可以去干，但是张硕

说我负责的这项业务是捎带的，我对这个话很有看法。）什么时候该稍带，什么时候该专业，你现在理解了吗？（张琦：我心里想的是不管今天忙什么了，再忙必须得把本职工作作好。所以说，这里面就有一个规则、一个原则，就是尽本分的时候主次得分清，不能本末倒置。你是什么负责人，你先把你的本职工作干好了以后再去干其它的活儿。那边的活儿很紧急，把你派去了，但是你两天回不来，你的本职工作怎么弄？干完活回来以后，不吃饭不睡觉，得先把自己的本职工作作好。我觉得我们这个工作积压两天还是可以弄清楚的，如果出去干了半个月，那就得抽出时间先把自己的本职工作作好。）（肖红：张琦的意思是：以后干活，你心里得有计划，得想着安排张硕，不能像以前一样乱调张硕，一出去就是十天八天的，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如果要去的话最多是两天。是不是这个意思？）（张琦：嗯。）（肖红：昨天我说特殊事情还得干，他说特殊事情也不能颠倒了，不能把干别的活儿当第一，本职工作是老二，你得本职工作是第一，干别的活儿是老二。总之本职工作是第一，这是关键。这个事跟弟兄有关系，因为弟兄老调张硕干别的活儿。）我老调张硕，我也没有调过几次张硕呀！（张琦：现在不用调张硕了，他自己忙别的活儿就忙得不行，走不开。）家有三件事，先捡要紧的来。（张琦：就是先捡要紧的来，也得有个标准，得知道自己的本职工作是啥，也得抽时间把自己的本职工作作好。）张琦的意思是得有责任心，不管再怎么忙，也得把自己的本职工作作完。

（张琦：我是听张硕说我负责的这项业务是捎带的，一听捎带这俩字心里就不舒服，我想着你作为配搭，对这项业务本来就不上心，你再说一个捎带，更不上心了。）其实张琦心里最主要的是“张硕说捎带这个话是对我这个职业的一种藐视，这个话伤了我的自尊，原来我张琦在你心目中就是可有可无的，在你心里就这么点份量！”人最怕伤了自尊。今天，你要是让张琦干活行不行？张琦刚才已经给你表白了，给你解释了，“干活算个什么，我能搞定！”张琦他同意不同意去干活呢，同意，没有打什么岔子，但是你说的这个捎带是什么态度？“我在你们眼里边就是一个捎带？”人都想在别人心目中有个位

置，都想起一个重要作用，所以张琦心里想“在世界上任何一个产业里边，我的这个职业都是心脏，没有我这个职业，那些个产业就完了！可我来到你这儿了，你把我负责的这项业务当成捎带的了！成扫地的了，有时间了扫一下，没有时间了拉倒不用扫了！”心里边是不是这样想的？（张琦：对。）张硕说的这个捎带对张琦是当头一棒，“想当初是你们把我请过来的，好像也是三顾茅庐请过来的吧？”（张琦：对。）“好不容易把我请过来了，最后你给我来了一句捎带！”张琦，现在心里怎么想的？（张琦：你说得对。）张硕要说什么话也不由他，那张硕说的那个话是不是也有神的美意？神作的工作就是要试炼人、熬炼人，就是专门给你摆设这些环境，就是专门刺激一下你，就是剥夺呢，剥夺了以后看你是什么态度。约伯受试炼的时候，神剥夺了他的万贯家产，神把约伯的十个孩子剥夺了，约伯说，赐给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那这个时候神剥夺了你的名誉，你能不能称颂神的名？今天仅是剥夺了你的一个名誉，你倒成这样了，这就看到了你对神没有真实的信。你这个顺服的态度在哪儿？没有真实的顺服。这是不是你该进入的一个路？（嗯。）你对神没有顺服、没有信。在神家你就是一块砖，把你放到梁上的位置，你就是顶梁的；把你放到厕所，你就是茅梁石；今天在这儿用你，那你就是负责业务的；明天让你去搬东西了，那你就是搬运工；后天让你扫地了，那你就是一个扫地的。神说：“人是受造之物，那这个受造之物都有哪些功能呢？好比说，你们跟前的板凳，你们坐的时候它是板凳，你要把它往垃圾堆里一扔，它是什么？（垃圾。）它就是垃圾。但是现在如果有人端了一锅水或者一锅汤，把这个锅放到凳子上，那这个凳子成什么了？成了锅的底座，是吧？那如果人个子矮够不着架子顶部的东西，踩着这个凳子拿，一下就够着了，这个凳子成什么了？（梯子。）又成梯子了。这个凳子它的原型是一个凳子，但是随着事情的发展或者它的用途的变化，这个凳子本身的功能在逐渐发生着变化，那你能说这凳子它不是凳子了吗？（不能。）它的原型是个凳子，随着环境的变化，或者随着你需要它的时候不同，它不同的用途就产生了，但最终它还是个凳子。那这个凳子的用途都有什么？（配合人的需要。）随着环境，随着事情的变迁，它能配合人的需要，你坐它的时候它是凳子，你踩它的时候它是个梯子，你在它上面放东西的时候它是一个架子，你把它扔到垃圾堆的时

候它是一个垃圾，这就是它的功能。那受造之物在神眼中都有什么功能呢？这就涉及到人现实生活当中的实行了。”（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寻求真理才能认识神的作为》）神的作工就是要操练你的一个顺服。

什么是生命进入？你对生命进入怎么看？本分和生命进入有什么关系？张琦说“我会这方面业务”，这个属于什么？（恩赐。）属于恩赐。你把这个恩赐当作了什么？你把这个恩赐当作了一个资本，实际上你应该把它当成什么呢？应该把它当成一个工具。（张琦：按技术来算，这就是一个工具。）这是你尽本分的一个工具，需要的时候就用它，不需要的时候就放下，就这么简单。而在咱这儿呢，咱把会这方面的业务当成了一种资本、资格，“我来了是负责这项业务的，你就这样对待我？我的这个职业应该受到人的尊重才是。在别人眼里得不到尊重就罢了，在肖红眼里也得不到尊重，甚至在张硕眼里还得不到尊重！张硕你还是个配搭呢，结果你就这样对待这个本分的？就是捎带？忍无可忍！别人能说捎带，别人不注重你，你自己都不注重自己；别人不给你位置，你自己都不给自己位置，你傻呀，有毛病呀！”这个能意识到吧？（张琦：能。）正因为你这里头有这些败坏性情，所以神给你摆设这样的环境。有生命的、没有生命的都在神的主宰之中，张硕说捎带的这句话就是引狼出动、引虎下山呢。受败坏性情支配，当下你就接受不了，等让你去干其他活儿的时候，你就要问自己，“我是来干什么的？是来负责业务的还是干活的？”今天咱追求的是被成全，这个成全不是成全你的业务，不是成全你的能力、恩赐，而是成全你的正常人性，成全你是一个受造之物，所以首先得从思想里去认识，扭转。思想就是人的看事观点，看事观点支配着你的行为，看事观点的转变就是性情的转变。刚开始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就是因为你有“负责业务的在这儿得不到人的尊重”这样的看事观点。看事观点转变了，你就是一个受造之物，你今天是来尽本分了，你会这方面的业务就是一个工具，你就是借着这个工具来尽本分，这个工具与你能不能蒙拯救、与你性情变化没有任何关系。你负

责业务也可以性情变化，你扫地也可以性情变化，有什么打架的地方吗？（没有。）

性情变化的路找见了没有？（找见了。）越是不合你观念的事越有真理可寻求，张硕说这句话的时候你得能认识到，神是借着张硕在向你说话，是神在试炼你。当你真实地看到这个试炼就是神对你的检验，那你就看见神的主宰了，你看到神的主宰就看到神的权柄了，你看到神的权柄了就经历、体验到神的确实存在了，你不再是风闻有神，而是实实际际地看见了神，这就叫体验、经历。你体验、经历得多了，在经历之中定真神了，你就能说出“就是有神，就是神作的，神就知道我身上有败坏性情，神就给我摆设这样的环境，就是为了刺激我，就是为了显明我，显明的同时还让肖红看见我，还让肖红抓住我这个把柄。后来我才明白了不是肖红抓我把柄，是神为了拯救我精心安排的！在合适的环境，合适的时间，正好那天有紧急的事了，没有安排其他人，就安排上张硕了。为什么安排张硕？因为我和张硕在一起，张硕就把我拖上了。拖我就拖我，为什么还要让肖红也在场？我露丑就露丑吧，还要让肖红看见，让我露在光中。如果肖红不在场，就我和张硕在一起，张硕看不透我，也不说我，谁能知道呢？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偏偏不由人所算，还让肖红抓了我一个把柄，劈头盖脸地对付我。当你从你的败坏性情去看的时候，你看见他们藐视你，看不起你，肖红还抓把柄，人和人之间实在无法相处，神作的也太苛刻了。从认识神的角度来说，神是来拯救人的，神是来揭露人的，神是来审判刑罚人的，是来供应人生命的。你要是站在这个角度上来看，站在神一边看事，这都是神作的，不是哪个人和你过不去，那当你临到审判刑罚的时候，你就不是看别人有什么问题了，而是能看到自己的不是，看到自己就是个败类，认识了自己，活在了光中。你认识了自己，活在了光中，看到了自己和神之间的关系是多么遥远，自己有了实行的路途，有了追求的目标，不再活在那种渺茫的、空洞的观念想象里边，你看到了神的手、神的主宰安排、神的奇妙、神的良苦用心。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看见的是什么？“神的爱太大了，神太爱我了，神拯救人实实在在！”如果没有临到这个环境，你还认为自己挺

好的，还认为自己有资本了，神应该赏赐你。可是临到这个环境一显明你，把你放在了最低处，你才看见了自己的问题、看见了自己的缺少，你在最低处的时候才有路可行，才有追求的目标。如果把你放在最高处呢，你就觉得满了、够了、好了，然后就没有所追求的，没有路可行，也就不可能有进步、不可能有进入。这时，你就看见“神供应人是根据人的需要、根据人的缺少，神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看到神作得太好了，处处都是恰到好处。反过来再一看，神给我安排的什么环境呢？给我安排的张硕，给我安排的肖红，正好让我干活，这一系列的环境都是为了谁？为了肖红？为了张硕？为了我张琦。”他俩只是个演员，神是派他俩给你传话的，你是尼尼微城的人，神是为了拯救你的，你看见了神为了拯救你差派了多少效力者！可不可以说成是效力者？他们是不是为你效力的？是不是为你传话的？（是。）你有这样的认识以后，你的心中无形之中发出了赞美，“神太全能了！神太爱我了！”这个赞美神是垂听的、是真实的，你的生命是真有长进了。今天借着这一个事，我和你这么一交通，这就找见了什么？找见了路！借着一个事，你学会走这个路了，下回再遇到什么不合你观念的事时，你正想暴跳如雷的时候，先等一等，“我得站在神一边看事，越不合自己观念的事越有真理可寻求，越认为对的事越有真理可寻求。我认为对的事是什么？我认为对的事那是根据撒但给我的看事观点所衡量的。我再寻求寻求，神说有生命的、没有生命的都在神的手中，每天遇到的人、事、物，谁说什么话都不是偶然的，是神在对我说话，神摆上这些人事物是什么意思？”学会从神摆上这些人事物中去看神的主宰安排。按着这条路走，认识了自己的败坏、悖逆，学会了顺服，懂得了什么是敬畏，生命一步一步长大。我给你带的是一条路，下一临到环境就得你自己寻求。当你走上这条生命的路了，你信神才正式开始了，这个路能摸清了吗？

当你真实地走上这条路的时候，你说话的语气就不一样了。前一段时间我听他们说，你给他们一说话就是原则、准则。你给他们说怎么配合这项业务，这是不是原则？是不是准则？这是配合业务的一个规则。什么是准则？你对准则怎么看？整体的方向目标就是原则、

就是准则。你在这儿不管是配合业务，还是干其它的活了，这里边的准则是什么？维护神家利益、维护神的名。如果今天咱忙别的活儿实在忙得不行把这个业务知识落下了，也能再学，但如果今天其他的活儿没去做，耽误了工作进度，或者是带来了损失，那就是真的形成事实了，你说咱应该做哪个？神的工作已经作到这个地步了，时间紧任务重，大家都在忙，都在往前赶时间，咱抽不出人来，你说咱该干什么？该配合某项业务？还是该忙干什么？咱得考虑神家利益，不能把自己的名誉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你的肉体利益放在第一位，这个能理解了吧？（能。）当你这样去看的时候，你就能认识到神作的都是好的。神给你摆上这个环境不合你的观念，神就要看，撒但就要看，神看什么呢？看你这个人是不是还在追求地位、名誉、钱财呢？还是一切都是站在神一边看事呢？还是为了神家利益、为了神的名、为了神的见证而舍去性命、舍去所有呢？这是不是神要看的结果？对你是一个显明也是一个拯救。

交通诗歌《神定罪人的根据》（一）

445　神定罪人的根据

1　神不道成肉身时，衡量人是否是抵挡神是根据人对天上看不见的神是否敬拜、是否仰望，那时对于“抵挡神”的定义不是那样实际的，那时对于“抵挡神”的定义不是那样实际的，因为人看不见神，也不知道神到底是什么形像，到底如何作工、如何说话，人对神没有一点没有一点观念，都是在渺茫之中信神，因着神没向人显现，所以

无论人如何在想象之中信神，神都不定人的罪，不定人的罪，也不对人有太高的要求，因为人根本看不见神，因为人根本看不见神。

2　当神道成肉身来在人中间作工时，人都看见了神，都听见了神的说话，看见了神在肉身的作为，那时人的观念都成了泡沫，但那些看见在肉身中显现的神的人，若存心顺服就不被定罪，若是故意抵挡的就被定为是抵挡神的人，这样的人就是敌基督，是故意抵挡神的仇敌。若对神有观念但仍能甘心顺服的人就不被定罪，就不被定罪，神定人的罪是根据人的存心与人做出的事做出的事，他不根据人的心思意念来定罪于人，若是根据人的心思意念来定人的罪，那就没有一个人能逃出神忿怒的双手了。

3　那些故意抵挡道成肉身的神的人都因着他们的不服而被惩罚，这些故意抵挡神的人，他们抵挡的根源都是因为对神有观念，因而做出事来搅扰神的工作。这些人都是有意识抵挡、拆毁神工作的人，他们不仅仅是对神有观念，而且做事来搅扰神的工作，所以这样的人被定为罪。那些不故意搅扰神工作的人就不被定为有罪的人了，因他们能存心顺服不做打岔搅扰的事，这样的人就不被定为罪。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不认识神的人都是抵挡神的人》

沈皓，看了这首诗歌有什么认识？（沈皓：神其实不是看一件事的结果，而是看人在做事的过程当中人的存心，根据这个来定人的罪。如果明明知道这事不合乎神的心意，还要去做，这就被定为罪了。）小嵩呢？（小嵩：信神首先得做到别抵挡神，别触犯了神的性情，少点过犯。现在神给了人一条实行的路途，给了人一个标准、根据。）什么标准、根据？（小嵩：神定罪人的根据是根据人的存心、

目的，看人是不是有意地触犯、抵挡。）这是你在神话里的认识，是吧？（小嵩：嗯。）你有没有经历？（小嵩：有，我们早上干活儿的时候，他们放了神的交通《什么是追求真理（十二）》，我听神交通说人干活儿累了得休息，要爱护自己的身体，保持身体健康。我心里就有个观念，来这儿干活，累了也不说让休息，而且尽本分的环境也不好，时间长了，这身体能承受得了啊！然后就对弟兄有观念了。而且最近我的眼睛也有问题了，反正就是那些负面情绪越积越多，怨言就越来越严重。当这些问题出来的时候，自己也没有有意识地去主动寻求、祷告神，心里边挺难受的，但是还没有操练成主动去祷告寻求的那个习惯，只不过是后来自己想想想，想开了。）想开了？你是怎么想开的？（小嵩：虽然尽本分的环境不好，但弟兄也没有不让人做防护措施。那些防护措施就是常识，自己就能考虑到。再说了自己又不是三岁大的小孩，弟兄的事儿还那么多呢，自己操心就行了。现在国度建造有好多工作得加紧去作，这就需要有人付这个代价，以后条件好了或许尽本分的环境就可以改善了。自己有这个想法之后想和他们说，但是没说出口。）想说什么呢？（小嵩：就好像是要控告弟兄，但是没说出口。如果在弟兄姊妹面前把这些话说出来，好像就成了散布观念、打岔搅扰了，后来才有这个意识，就没有说出来。）

小嵩，你刚才说你自己把这个观念消化了，是吧？（小嵩：嗯。也没有主动寻求、祷告，慢慢就想开了。）沈皓，他消化了没有？（沈皓：没有。）我常听人们说“我对神有观念或者有不解、埋怨，最后我自己解决了，没问题了”，就是刚才小嵩说的“消化了”，你自己解决了、消化了，这是不是神告知你的？神让你这样去处理呢？（不是。）你自己消化了，你就认为你已经把这件事情解决了，是吧？（嗯。）当你认为这件事情解决了的时候，你还提不提这件事情呀？（不提了。）不提了，那你从这件事情当中得着什么了？（小嵩：什么也没得着。）什么也没得着，自己还站了个高位，“我自己消化了”。消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件事情解决了！小嵩，你是拿什么解决的？（小嵩：道理。）什么道理？（小嵩：就是把自己强行说服了。）怎么强行说服的？你把你强行说服自己的依据、根据说一下。

（沈聪：他是不想这件事了，不是真正的解决了。）小嵩，你是过了这个痛苦的时间段了，可以暂时放下了，等哪天遇上什么事了，这些东西是不是又出来了？（嗯。）这只是包裹起来了，并不是解决了。你说你想强行说服自己，但是又找不见说服自己的东西来，你拿什么说服自己呢？所以你给自己找了个出口，“我自己得照顾自己吧！”神要求人怎么做呢？（寻求真理解决自己的问题。）遇事不放过，在神话里边寻求实行的路途，用真理解决一切问题。那小嵩遇事是怎么呢？小嵩是处处得放过，你要是纠缠不放过，你就没法活、没法过。你要是纠缠这件事的话，那就非得和神算账算到底才行。小嵩，该算不该算？（小嵩：不该算。）那你说这件事是该放过还是不该放过？（小嵩：不该放过。）不该放过，该怎么？（小嵩：得着真理了才放过，得不着真理就不能放过。）那在这件事上怎么就是不放过？（小嵩：我还没想那么多呢。）好不容易遇到个功课了，自己把这个功课又压制下去了，“我处理了，我消化了”。神给你摆设人、事、物，不是让你用这种方式去处理、去消化的，是要让你遇事不放过。

遇事怎么就是不放过了呢？得抓源头，是吧？（小嵩：嗯。）抓源头是要看什么呀？看你的观点、你的存心、你的出发点，你把这个抓一抓。你把这个抓出来了，这是不是就是遇事不放过呢？（是。）这一件事你的出发点是什么？神要求你的出发点是什么？这是不是两条路呢？（是。）你把这两个出发点先找见。小嵩，你的出发点是什么？找见了没有？（肉体不能受到伤害。）小嵩，你是为自己说话，你是为自己的前途命运着想，你的起始点、你的出发点就是“我的肉体利益不能受到亏损，我得为自己说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是不是你的源头？（嗯。）这是你的出发点、源头。这说的是一个败坏的人所存在的错误的出发点、源头，神要求你有一个正确的出发点、源头，也就是神交代你的、神要求你的出发点是什么？你应该怎么做？从大的方向来说，你是来干什么的？你是来信神的。大的方向、源头是来信神的，你是因着信神才来尽本分的。既然是信神，那你是不是就得搞清楚信神是在干什么呢？（嗯。）信神是在干什么？人常挂在嘴边的一句神话，“真正的‘信神’的含义是人能在相信神

是万物的主宰的基础上来经历神的说话，经历神的作工，达到脱去败坏性情满足神的心意以及达到认识神，这样的历程才叫信神。”（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写在前面的话》）这就是源头，这就是出发点，这就是要求你做什么事情的源头得从这儿开始，你得在相信神是万物的主宰的基础上来经历神的说话，经历神的作工。这个环境是谁摆设的？神摆设的。首先你要建立在相信神是万物的主宰的基础上来经历神的说话，经历神的作工。周围的人、事、物，都是神给你摆设的，神要看人的心呢，神要检验工程呢。神给你摆设环境，是让你怎么呢？神是让你体验、经历神的主宰、掌管，经历神的话，让你体验、经历到一个程度、一个深度。体验、经历这是个大的方向，这是个源头、出发点。再往前推，体验、经历的目的是什么？也就是说你为什么要信神？刚才说了“真正的‘信神’的含义是人能在相信神是万物的主宰的基础上来经历神的说话，经历神的作工，达到脱去败坏性情满足神的心意以及达到认识神，这样的历程才叫信神。”那你建立在相信神是万物的主宰的这个基础上来经历神的说话、经历神的作工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认识神，脱去败坏性情。）目的是为了脱去败坏性情。那要想脱去败坏性情就得怎么？就得认识神。脱去败坏性情，不仅得认识神，还得认识谁？（认识自己。）这是不是就推出来了？（嗯。）你临到这个环境就是让你认识神、认识自己，这就有了具体内容了。

你认识神、认识自己是为了什么，你把每一个环节连起线来，这条路就通了。认识自己是白认识的？认识神是白认识的？认识神、认识自己的目的是什么？认识神、认识自己的目的是为了脱去败坏性情，脱去败坏性情是为了与神相合，你脱去败坏性情了才能与神相合。与神相合那一步离咱太远，你不认识神，就不可能与神相合，所以咱先不谈与神相合了，咱往实际方面说，先说你怎么能蒙拯救，你信神得知道蒙拯救这条路怎么走。你要想蒙拯救，你就得脱去败坏性情。怎么脱去败坏性情？认识自己是不是就是认识自己的败坏性情呢？（嗯。）认识自己的败坏性情是为了蒙拯救。那认识败坏性情与蒙拯救有什么关系？（沈强：因为神的怒是一切反面事物不复存在的象征，你身上有败坏性情神的怒就临到你了，你就活不成了。）沈强

十分清楚！为什么认识自己呢？认识自己是为了剩存下来，认识自己为什么就能剩存下来呢？因为神说：“神的‘怒’是因为非正义事物的存在与搅扰在侵害着他的人类，是因为邪恶与黑暗的存在，是因为有驱逐真理的事情存在，更是因为有抵触美善事物的存在；他的‘怒’是一切反面事物不复存在的象征，更是他本圣洁的象征。”（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了解神的性情很重要》）神恨恶一切反面事物的存在，因着你是败坏的人类，你有败坏性情，神是要将它灭亡的，所以你有败坏性情那是不复存在的。你要想剩存下来，就必须得把你身上的这个败坏性情挪去。怎么挪呢？你首先得认识、知道你的败坏性情是什么，你不知道能挪去吗？你得知道你身上有没有毒瘤，你得认识你身上是长了个“鸡蛋”，还是长了个毒瘤。要是长了个“鸡蛋”，你说用不用拿啊？鸡蛋不仅能吃还能卖呢，要是长了个“鸡蛋”，那你就不用拿它了，自给自足，是吧？如果是长了个毒瘤，毒瘤是要命的，那必须得拿，所以说你得先认识清楚它是个“鸡蛋”还是个毒瘤。那你借着什么去认识呢？你得在神话的基础上认识自己，得有神话的依据。神话告你说了，神是一切正面事物的象征，从神来的都是正面事物，神把正面的告诉你了，把反面的告诉你了，这是不是把路给你了？（嗯。）神把路给你了，你按着神给你的这个路走，就能剩存下来。刚才说了怎么才能蒙拯救，你要想蒙拯救，第一步该干什么？你得信神，你不信神能不能蒙拯救？（不能。）这又返回来了，信神是个大的概念，你信神、承认神，神才承认你。那神又告诉你，信神是在干什么呢？信神的目的在干什么呢？信神就是在寻找顺服神的一条路。信神就是为了顺服神，你顺服神了，你才能和与神相合挂钩，你不顺服神，从哪儿来的与神相合啊！信神正确的源头、出发点，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为了顺服神。认识自己是为了顺服神，你不认识自己没法顺服神。认识神、认识自己是为了顺服神，这是不是条路途呢？（嗯。）那认识自己什么呀？刚才说遇事不放过，这件事临到了，你看到自己的什么了？你首先得认识“我太自私、太卑鄙了，我遇什么事考虑的总是自己，也不想神的工作作到哪儿了”，神着急了几十年了，看不见成果，性情变化是缓慢的，中国人愚昧、麻木、痴呆，难道让神陪你到白发苍苍吗？

小嵩，刚才说神给你摆设环境是要干什么呢？神是让你认识自己，是吧？当神摆设这个环境的时候，你是怎么走的？你考虑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你根本不考虑神家利益，你是自私、卑鄙、无耻的。你并不爱惜自己的生命，你并不是追求生命，并不是真正的为你的生命，你是为了谁？你为了你的肉体。肉体是什么？（肉体是毒蛇。）肉体是吞吃你的毒蛇！“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撒但给你的一种毒素。撒但给了你“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毒素时，你活在这个性情里边，你知道不知道？你认识不认识？如果合你观念，或者没有这些事情临到你的话，你会有这些流露吗？（不会。）如果你干活儿平平安安的，和上班的一样坐在办公室，风不吹日不晒的，一天上八个小时班，你还有想法吗？（没有。）没有想法。那时候神要定罪你，“你是一个自私的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成了你的生命了”，你承认不承认？（不承认。）“我一天八个小时在这儿，我怎么就成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了？我这是为了谁呀？我是为了神吧？我不为神我来这儿干嘛？”神能定你的罪吗？不能定你的罪。神必须得摆设环境来显明你，引狼出洞、引虎下山。你不劳累你就不会有思维，你不劳累你来赞美神，神承认你吗？就像约伯，神给了他万贯家产的时候他赞美神，神承认他吗？（不承认。）不承认。这就是撒但控告约伯的话，“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作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伯：1:9-11）如果给小嵩弄个办公室，保护住他，伤身劳神的活儿让其他人干，他就坐在办公室拿个笔杆，你说小嵩会说什么话呀？“神是值得赞美、值得称颂的；弟兄是值得跟随的。”可这能显明你的败坏性情吗？你会认为你有败坏吗？你认为“我与神相合了，我顺服神了，神说天下无义人，我觉得我就是义人”！你说该不该让你劳累啊？

神要让你认识自己，必须得先显明你。怎么显明呢？神要看你的真心，是在什么情况下看你的真心？（剥夺。）神剥夺了你的所有以后才能看到你的真心，神要看到你的“真心”是真的假的。约伯敬畏神、远离恶，真的假的？怎么才能看见他真是敬畏神、远离恶呢？

在神剥夺了他以后，看他还歌颂、赞美神吗？这个时候就看见他是不是真敬畏神、远离恶了。所以临到约伯的只能是万贯家产被剥夺，剥夺了以后神看他的真心。沈强常和我说“我是爱神的人”，那究竟沈强爱不爱神啊？给他摆设一个环境，你看他还爱不爱神！同样，神要显明小嵩，神就得给小嵩摆一个环境。小嵩说他有个想法，“这儿尽本分的环境不好，时间长了，身体能不能出问题？最近我的眼睛也有问题了……”流露出来的这是什么？你流露出来的这就是天然，这就是你的自我，这就是你的生命。从这里边看到你的什么生命呢？认识自己得根据神话来认识，刚才说你自私，凭“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活着，是吧？（嗯。）这个得根据哪句神话来认识呀？（小嵩：神说：“你们都为自己的肚腹操劳得头发斑白，却没有一个人为我的工作献上一根毫毛。”（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还有什么？（小嵩：神说：“你献给我的仅是沙土中的一粒，而你向我索取的竟是黄金万两……”（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们的人格太卑贱！》））这是搞交易的存心，还有什么？（……）神说：“寒冷的天气你们想到的是儿女、是丈夫、是妻子、是父母，炎热的天气你们想到的也不是我。”（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当寻求与基督相合之道》）你什么时候想起神了呢？这段时间下雨，咱的工作受到阻碍，我一晚上睡不着觉，我心里边难受、着急，半夜听到“哗啦啦”流水的声音，我怕积水多了进去把咱家里的东西给淹了，我半夜得起来看看，而你是睡得呼呼的，还做美梦呢，你说你想起来的是谁？你想起来的是“我今天还没怎么休息”。神是不是借着这个环境来显明你呢？（嗯。）让你认识一下你怎么样，是不是一个自私的人？（是。）你是一个自私卑鄙的人，你心里还装着撒但的毒素“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句话在你里边成了你的生命了。刚才小嵩还说了句什么话？“来这儿干活，累了也不说让休息，而且尽本分的环境也不好，时间长了，这身体能承受得了啊！”这话的意思是啥啊？“呀，太可恶了，弟兄不考虑人的生死，只管他自己呀！”你把我想得多么卑鄙无耻！你想起来的是你的肉体，想起来的是你的安危。你想你的安危了，那你想我的安危了没有？你想神的安危了没有？（没有。）所以说让你看见你的败坏性情，你才能去认识自己。这个时候，我估计你和沈强也一样啊，只不过你想说的那句话没有说出来。你没有遇到这个环境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你也是爱神的人？（嗯。）那是肯定

的，心里边都认为自己是爱神的人，遇到环境一显明，咱是什么呀？咱是一个败坏的人，是被神定罪、咒诅的人，这叫认识自己。

咱一开始说的那个路途是什么？找出源头、出发点。我刚才交通的这里边有两个出发点，你看见了吗？两个什么出发点？大的方向，一个是要想蒙拯救就得信神顺服神；另一个是要想达到信神顺服神就得认识神、认识自己，这个一环紧扣一环，缺一步也不行，这一环紧扣一环都是为了你能剩存下来。你的出发点、源头和神要求你的出发点、源头不一样，这就认识自己、认识神了。还谈什么了？存心、观点、态度，是吧？（嗯。）小嵩这里边的存心看见了吧？（嗯。）什么存心？（为自己肉体说话。）小嵩，你的存心不是为了顺服神，你的存心是想让弟兄满足你的要求，让弟兄按着你的意思来。存心、观点、态度，小嵩的态度是什么？（搞交易的态度。）还达不到搞交易的态度呢！是种反抗、对抗、叫嚣。“为什么临到我？为什么这样？这就是神？这就是信神呢？神就是这样折磨人呢？”有没有这想法？（有。）那你信神该有的存心是什么？信神的存心就是为了顺服神。你有了顺服神的心，那你还考虑这些吗？什么叫顺服？神当时是让彼得上十字架呢，那现在呢？现在不用你上十字架，让你干什么呢？神让你为神作见证。什么是见证？你的态度、观点、存心变了，站在神一边了达到顺服神了，撒但就闻风丧胆、仓皇退却了，这就站住见证了。

神定罪人的时候分了几步？刚开始显明人是让人认识自己，等作工结束显明人是看人在最后时期是否能为神摆上，是为了定人的归宿，也就是为了定人的罪。但神来作工不单单是为了定人的罪，如果神单是为了定人的罪、惩罚人的话，那就是几分钟的事。神作工的目的是为了拯救，显明你不是要淘汰你，显明是为了拯救，为了让你去认识、去懊悔。沈强看了《神定罪人的根据》有什么认识？（沈强：神定人的罪不是根据人的心思意念，而是根据人做事的存心和做出的事来定罪人。）《神定罪人的根据》里边说“人对神没有一点观念”，

什么是观念？观念分了几类？（三类。）对神道成肉身的正常人性的观念，对信神的观念，对神的作工的观念这三类。对神作工的观念里边包含什么？（作工的方式。）作工的方式里包含什么？包含神的主宰安排。李放，你对神有没有观念？（李放：有。）刚才说了三方面，说说你是哪方面？（李放：就是在安排活儿的时候，原来我那样安排就挺合适的，后来你又这样安排了，按你安排的做了之后不合适，还又返工，里面就通不过。）你是说我考虑不周到、考虑不周全，是吧？（李放：嗯。）这是观点还是观念？观点和观念能不能分开？（沈屹：他这属于对事物的一种观点、看法。）属于一个观点、看法，它不是观念。这个观点和观念怎么区分、怎么认识？李放在这儿是说安排得合理与不合理的问题，是吧？（嗯。）他认为他这样安排合理，我这样安排不合理，所以说这是观点不同、理论不同、看法不同，这个和观念没关系。

那观念是什么？如果神今天让你把树倒栽过来，你说树应该正着栽，倒着栽活不了，你顺服不下来，这就成什么了？这就成观念了。不合你观念，“明明树就是树根朝下叶子朝上嘛，怎么能树根朝上倒着栽呢？这个我通不过，”这就成了观念了。如果你说这样安排合理，我那样安排不合理，这叫什么呢？这叫安排不当。观念是什么？你怎么去理解“观念”这个词？观念其实就是一种控告，“不应该，怎么能这样呢？怎么可能呢？神怎么能道成肉身呢？神怎么能来中国作工呢？神怎么连这个事情都考虑不到呢？”刚才你说的是按你那样安排比较合理，我这样安排不合理，这是你的一个观点，是理论上的一个观点。我这样安排也没有明确的神话根据，所以这只是咱们观点不合，理论上的一个切磋、来往。但如果我这样安排是根据神话来的，你那边还有你的理论，还通不过，这就成什么了？这就成观念了。这个观念就是你对神的一种看法、定规。你对信神，对神道成肉身的正常人性，对神的作工有你的看法、有你的观点，这个看法、观点在你里边定规了，这就成了观念了。就像刚才说的这件事情，再进深一步，怎么就成了观念了？如果你往后去想、去思维，怎么思维呀？“这样安排就不合适，弟兄连这也看不透？弟兄连我都不如，我还知道这样安排

不合理，他就不知道？按他这样安排来做能不返工吗？”这是不是一个观念？（沈皓：嗯。）因为延伸了，再下来就是，“弟兄还说他是谁谁谁了，怎么连这也看不透呢？安排个活儿怎么还能返工呢？我在这方面都没有返过工，我都是一次成功，弟兄连一次成功都做不到？神是既说必算，既算必成，既成必到永远,你是谁呀？”这是不是就成了观念了？（嗯。）如果到了这个地步的话，这是对什么有观念了？这是哪一方面的观念？（对正常人性有观念。）对肉身的正常人性有观念，他完完全全就是一个正常人性，很实际的，没有超然，没有超凡。李放，你还有什么观念？（李放：感觉没有了，别的还没发现了。）你该不该发现你的观念？（该。）自己连自己的观念都找不着，小嵩，这属于什么？（小嵩：不学无术。）自己的观念都搞不清楚就是不学无术，就属于畜生。为什么说是畜生、不学无术呢？因为你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思考。你得找着你的观点，知道哪里和神打架了，然后寻求相关的神话解决你的这个观点。如果看了神的话以后，你的这个观点还扭转不过来，那就成了什么了？（观念。）那就成观念了。你有你的观点，神那边有神的话，你能用神的话扭转你的观点，这还叫观念吗？（不叫。）

交通诗歌《神定罪人的根据》（二）

沈强有没有观念？（沈强：就是你上次说要卸磨杀驴呢，现在不杀是让我效力呢，我就对这句话的观念比较深。熬了两天，后来就慢慢揣摩，在神话里找路途，看到自己就不愿意效力，里面有掺杂，自己的交易头脑太发达，跟神就是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我尽本分，我信神是为了得东西，让我效力的话，感觉我啥也得不着，里面就受熬炼。后来慢慢认识到自己信神不是为了尽本分，不是说站在受造之物的位置上敬拜神，里边是有掺杂的。后来看了诗歌《纯真无瑕的爱》，里边说有爱就会甘心奉献，有爱就会与神相合，有爱就会为神舍弃青春，舍弃婚姻，然后看到自己就没有爱。当自己里边没有爱的时候，你让我效力我就不愿意效了，其实里面就是一个利益关系，没

利了就不干了。要让我做子民或者让我做个什么，我还能干。看到自己的撒但本性，跟谁都搞交易，就跟在社会上挣钱一样，钱给的少了就不干，就要图个什么呢。）沈强，你这里边的观念是什么？首先你得搞清楚这里边的观念是什么，把这个观念先找出来，你对神有什么观念？（沈强：对神作工有观念，不愿意做效力的，感觉效力的就跟玉米杆、麦秆一样，效到最后就是不要的，而神要的是颗粒，所以自己就不愿意费这个劲儿了。）这是你的愿望，这是你的想法，我是说你的观念是什么？你找到你的观念了没有？你得把你的所思所想总结出来，找到你的观念是什么，你得解决你的观念。你找不见你的观念能解决吗？你们说沈强的观念是什么？什么观念使他产生了这样的认识？（信神就是想得福呢。）想得福呢？还不完全是吧？人家沈强没有要坐着花轿进国度啊，坐着花轿进国度那才是得福，是吧？沈强的观念就是“我出一份力，就得得一份奖赏。我和神就是雇工与雇主的关系，我出力流汗了，你就得给我奖赏”，这就是一个观念。这不是说沈强一个人的观念，多数人里边都有这个观念。“我出力了你就得给我奖赏”，这就是人受苦、受累了或者说挨骂了，他还不离开，但是他也不进入的根源所在。

这是说沈强呢，你说沈月有什么观念？沈月虽然迟迟不变，一直走二百五的道路，但是她还能在这儿默默地作着她的工作，这是什么原因？沈月是不是和沈强有着同样的观念呢？（嗯。）“我做了，神就应该赐福我，我做了神就应该让我剩存下来。弟兄你说我是二百五，那是你说的，在神那边我不一定是二百五。你说我是二百五，神并没有说二百五不能进国度，神并没有说我出力流汗干活就不算。就算神说了，那是基督说的，天上的神又没有说！”你定规了，所以你就是听了神说的话也扭转不过来，这叫什么？这就是活在你的观念里边了。你持守住你的观念就怎么呢？你就敢抵挡神！你为什么敢抵挡神呢？因为你认为神不是那样想的，神不是那样作的。那时我和高芳在一起尽本分的时候，我说高芳了，“你这个性情不行，你明白多少真理就得实行多少真理呢，你明白多少就得变化多少呢。”高芳和我说了一句话，“神不会因为我有一个败坏没脱去就不要我了吧？一百次我有一

次不顺服就不要我了？”她有这样的想法，你有没有？（有。）这是不是也是个观念呢？（是。）你把你所认为的那个对的加在了神的身上，这就成了观念了。沈强能坚持这么做，沈月能坚持这么做，是不是有同样的想法？“平常我该出力出力、该干活干活、我该做的做了，我就一次不顺服，我就当了一次二百五，神能不要我吗？你说不要我就不要我了？你是神？你是基督？”虽然这个话没说出来，但她心思意念里有没有这个想法？（有。）就像高芳和我说的那个意思，“我一次不顺服，神就不要我了？我就和他们吵了一下嘴，你就不要我了？我就因着要作王掌权和他们吵了一架，我就有一个争强好胜，就因为这个神就不要我了？我这么能干神还能不要我？”一说能干，我想起有个姊妹，人一来都想把自己最好的一面显给我看，所以她见我的第一面就说“我能出力，我能受苦，我什么都能干”，你说我听了这话是什么味道？给我的感觉就是：我是来招兵买马的！我是来找能干的！从外表上看着好像也是那么回事，你看我用二百五、用驴总，我要的都是能干的，是吧？（嗯。）这样就给他们留下这么个印象，所以他们推荐自己的第一句就是“我能干”！我是要你的能干吗？能干只是一个工具，我要的是什么？（要人的心。）我是要你的心！你的心给神了，你的心来到神面前了，你这个能干才有价值、才有意义。你就是再能干，你的心不给神，你的存心不是顺服，那你再能干也是抵挡神的，再能干你也是驴，再能干你也是畜生，提前就和你说了你是驴，你干完了照样得杀驴，到时候你不要又怪我要卸磨杀驴。

这是说沈强的观念呢，是吧？（嗯。）但沈强对他的这个观念有没有认识？我那天和沈强说，这个驴我是该杀还是不该杀，我说这话的时候是不是难过呢？（嗯。）可沈强听了这话以后的出发点、源头在哪儿呢？“我给你干，你还要杀我呢！”今天我给你谈了以后，你的源头、出发点应该在哪儿？你那个话是什么话？你那是种质问，“我出力干活你还要杀我呢！”还要瞪眼呢，还要拍桌子呢，是吧？虽然外表看起来没拍，实际上也拍了，是吧？（嗯。）沈强已经把我当成什么了？（昏君。）把我当成了昏君！我要杀驴他就敢说“你是昏君”！咱现在交通他的这个源头、出发点是什么呀？他完全是站在自己的利

益上，完全是为自己的利益、名誉、地位说话，自私、卑鄙、无耻！你说无耻不无耻？（无耻。）为什么说他无耻呢？因为他毫不要脸。为什么说他毫不要脸呢？因为沈强说他来这儿是干什么的？他说他是来信神的，是吧？（嗯。）他还说他是来尽本分的。第一句话还是信神、尽本分呢，第二句话就开始质问了，“你还要杀我呢？你是不是昏君？”你说他要脸不要脸？（不要脸。）要脸的人来信神、来尽本分是把自己献上，默默无闻、勤勤恳恳、没有所求，就是沈强刚才说的爱神。默默无闻、勤勤恳恳、没有所求，这才是爱神呢，沈强知不知道什么是爱？（知道。）他知道，他看《纯真无瑕的爱》的出发点、源头不是为了实行这个爱、活出这个爱，他的出发点、源头是为了他自己。咱刚才说的是他的一个出发点、源头，是吧？（嗯。）那正常的作为一个信神的人、作为一个跟随神的人、作为一个受造之物、作为一个追求蒙拯救的人，他的源头、出发点应该在哪儿？当我对他说了“我该杀你还是不该杀你”的时候，如果这是一个正常的信神的人，应该是什么表现？（李放：为什么要杀我呢，是我哪里与神不相合呢？要找这个问题所在。）要找这个问题所在呢，“呀，弟兄不开口是不开口，一开口怎么就要杀我呢？怎么还说杀我也不对，不杀我也不对？我来这儿本应该是顺服神、与神相合、讨神喜欢的，怎么还能让弟兄举起刀来，杀也不对，不杀也不对呢？”沈强就不问、不寻思，“弟兄，你为什么要举刀呢，我咋了？为什么刀会架在我的脖子上呢？”这是不是一个正常人该寻思的？（嗯。）为什么说这是正常人该寻思的？因为他对他自己的生命负责，临死之时总得悔改吧？（嗯。）沈强临死之时悔改不悔改？（不悔改。）刀都架在他脖子上了，临死之时他是说：“你就是个昏君！”正常的一个人应该问问，“为什么这个刀架在我的脖子上呢？弟兄为什么要说杀我呢？为什么又说杀也不对，不杀也不对呢？”这是不是你该寻求的？（嗯。）这是你该寻求的，这又是一个出发点、源头吧？（嗯。）

信神的源头是什么呢？“在相信神是万物的主宰的基础上来经历神的说话，经历神的作工”，那今天这环境是不是神摆设的呢？（是。）刀子架在你的脖子上了，你该不该顺服？（嗯。）该顺服。

亚伯拉罕献以撒，你献不上以撒，你能献谁？（献自己。）是不是能把自己献上？（嗯。）为什么这么说啊？你孩子是你的心肝宝贝，你肯定献不上，你作为一个父母，你宁愿用自己的生命去换自己的孩子，这是什么？这是人之常情，是吧？（嗯。）你献不上孩子，但能把自己献上。今天，当我举起刀的时候，沈强应该说“你杀我吧，你留下我的孩子，可不要杀我的孩子”，该不该有这样的想法？（嗯。）不应该说我是昏君。最起码得有基本的理智，“呀，神还是爱我的，神知道我舍不得孩子，所以杀我，不杀我的孩子。”再者说“我是个受造之物，我一个蛆虫、粪土，我在神面前连蚂蚁都不如”，神杀你还得有个理由吗？（没有。）不需要有理由，你就问都不问了。彼得那时候怎么做的？耶稣说：“难道还让我为你第二次钉十字架吗？”彼得一听就知道耶稣的意思了，就不用耶稣再说什么了，彼得自己走回去倒钉十字架去了。咱今天要做约伯、做彼得，那你能不能做到呢？（……）这就看到了咱的悖逆。首先是没有把自己献上，这就是不顺服，是吧？（嗯。）不顺服是因为这里边有个观念，什么观念？“我为神的作工出力了，神就不应该杀我。”这是不是一个观念？（嗯。）他所认为的这个是不是神的公义？（不是，他要的是公平合理。）沈强高兴了，“终于有一个人为我说话了，还知道我要的是公平合理”。咱就不要说沈强了，根据神话来看事，神说：“假如约伯为神作完见证，神把他灭了，神也是公义的……”（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怎样认识神的公义性情》）虽然你理解不了，但道理上你得知道吧？（嗯。）我说要杀驴总的时候，驴总应该说什么？“呀，约伯敬畏神、远离恶，神杀了他还是公义的。我一个驴，杀了我算什么，那不更是神的公义啊，神的名值得称颂。”这是一个顺服的态度，是吧？（嗯。）当我说要杀驴的时候，如果在沈强嘴里能说出，“神是公义的，神的名值得赞美”，这是不是一个见证？（是。）沈强，这才叫见证！你要记住，信神不是让你用嘴皮去信，而是用心去信。神来检验工程，不是和你商量好的，不是在你准备好的前提下才检验你。这是顺服方面。

从认识方面呢？当我说要杀你的时候，你是不是该问一下？“先等一下，在杀我之前，我想先认识一下自己，为什么要杀我？”这

个“为什么”不是和神去打官司，质问神为什么，而是来寻求“我哪里做错了，哪里做得不合适，我哪里得罪神了，我做了什么成了该死的种类了？”这是不是一个出发点、方向呢？（嗯。）然后再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沈强，你每天和弟兄掰手腕呢，你说该不该杀？（沈强：该。）沈强还总要给我出谋划策，出谋划策也就算了，还非得让我听你的，我不听你的就说我是昏君。沈强说他把我当成了“君”，但是我这个“君”得听他的。我要是听了他的这就是明君，我要是不听他的就是昏君！那沈强是谁呢？沈强就是想当我的“君”！他站在哪个位置上了？（站在神的位置上了。）咱称神是什么呢？和平的君，永在的父，沈强要给我当“君”呢！沈强，不管这件事情对与错，就即使你对，我也不能听你的，为什么？因为我不能让你当我的“君”。沈强，你说该不该杀你？（沈强：……）（该。）你们都说该，人家沈强不点头啊，沈强，该不该杀？（沈强：……）给你交通该杀是说你得去认识。你这么去认识，神看见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是一个寻求的人，一个认识神、认识自己的人。神看见你这样的态度，神是不是宝爱啊？（嗯。）

刚才说了两个出发点、源头，是吧？（嗯。）你是什么结局、结果就取决于你是什么出发点、源头。沈强说了“我爱神要有纯真无瑕的爱……”是吧？（嗯。）沈强对他的抵挡，对他抵挡神的事还有他对神的观念一字不提，他提的是什么？（爱神。）爱神不能有掺杂、不能有要求。沈强，你是爱神没达到爱神至极吗？你说这个话，就代表着让别人从外边看你这个人肯定是一个爱神的人，“你看人家沈强要求自己爱神没有掺杂、没有要求”。就沈强说的这个话，什么时候人才会说这个话呢？人家也是爱神的，只是爱神里边还有掺杂，在这个前提下才能说对神的爱得是纯真无瑕的爱。如果从外边看一个人尽本分是忠心耿耿、勤勤恳恳的，但是他内心世界里对神有点要求，这个要求他没有说出口，从外边看是不是都是好的？（嗯。）这个时候他说神是要洁净他的爱，他这爱里边有掺杂，这才是一个正常的经历过程。但沈强能不能谈到是爱呢？（不能。）谈不到是爱。所以沈强把自己看得太高了，他已经把他自己放在了爱神的那个角度上了。实际上沈

强是站在了什么位置上？他不是爱神至极，他是抵挡神至极！站在抵挡神至极的位置上，还要给自己戴个高帽子，“呀，我爱神还有掺杂……”，这是不是把人给迷惑了？（嗯。）他说的这些话让我有一种什么感觉呢？这话好像是说沈强是爱神的人，只是现在还达到没有纯洁，实际上沈强是什么？抵挡至极！沈强，你应该认识“我这里边有抵挡、有悖逆，我得脱去自己的败坏性情”。抵挡神与不顺服神是两个台阶，能分清吧？（嗯。）

沈屹，你有没有观念？（沈屹：……）这个观念也可以是：在一件事情上，你认为应该是这样应该是那样，结果来了这儿，看见不是你认为的这样，这是不是就有观念了？（是。）那你把不合你观念的想法、不合你观念的事情说出来。（沈屹：……）你们看见沈屹有没有观念？（沈聪：有。）沈屹有什么观念？（沈聪：从他的追求来看，在他的潜意识里存在一个问题，“我信神尽本分就可以剩存下来，其他的事我不管，我只要把弟兄安排我的活儿干好，坚持到最终我就能剩存下来”，而关乎生命进入，脱去撒但败坏性情这些他就不去搭理了。）（沈皓：沈屹那天说我这么有能力的人弟兄就是不用。）沈屹为什么不吭气呢？是不是掉在这里边了？沈屹想着“我怎么说呢，你让我怎么开口说呢？”这个话能不能放在桌面上？（不能。）放不到桌面上，沈屹不能说。根据沈屹的表现，再根据沈聪刚才说的，沈屹处于一种效力状态，“我就只管把力效好就行了，你让我干啥我干啥就行了”，生命进入这方面也不搭理，简单来说就是“我只顾着干好我自己的活儿就行了”。从外表看是这个表现，那这个表现的出发点、源头是什么？这个表现暴露了什么？他处于一种消极、被动、等待、无奈的情形中，所以再问他什么话，他都不愿意说，不说了。他为什么会消极、被动呢？他消极的根源在哪儿？（沈皓：他自己想的没有达到。）神作工不合他的观念。那沈屹的观念是什么？就刚才沈皓说的，“神家需要的是人才，我这么有素质、有能力，却得不到重用，弟兄就是看不见我”，这就是他的观念。“神家需要的是人才，我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才干你就该用我、你就该提拔我，可在你这儿没有用我，你就看不见我。可这话我又不能说，你自己去看、自己去发现、

自己去理解吧！可等了多长时间，等了几个岁月了，弟兄就是看不见我！”他心里难受不难受？（难受。）难受、难过，但又不能说，憋在肚里边、憋在心里边，“唉，算了吧，拉倒吧，我和弟兄天生就是没缘法，弟兄这个也能看见，那个也能看见，谁都能看见，就是看不见我！”这个时候他就处于一种消极、被动、不冷不热的情形之中了。

我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为什么这样说沈屹呢？我这是凭想象说的？（不是。）有没有依据呀？（有。）这三年来，沈屹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说什么他们也不听，我懒得说，我不说了！”这句话就暴露了他的身份了。如果你是这么说了一次，这么说了两次，偶然地这么说了说，或者是在一件事上这么说，在两件事上这么说，那我不能这样说你。但是三年了，这句话就成为你的生命了，不管你谈什么、交通什么，常是这句话“不能说了”。你信神是为了什么？你信神是给别人信呢？是为别人信呢？是为别人服务呢？你信神就是为了来带领别人的？你就是为了来领导别人的？领导别人、带领别人，给别人当老师，这是不是信神该有的目的？（不是。）这不是神要求你这样信的。你有这样的流露，就代表着你有这样的心思意念。神是根据人的需要而摆设的这些环境，是吧？（嗯。）所以能不能让沈屹给别人当老师呢？（不能。）能不能让他当带领呢？（不能。）不能。神供应人是根据人的所需，沈屹有这样的想法、有这样的认为，神就给他摆设环境不允许他当带领。为什么呀？（那样就断送他了。）让他当带领，第一个是会断送了他，这是对他的保守，第二个是什么？这是神的奇妙作为。咱先说保守，为什么说是保守呢？（沈聪：因为人追求的观点不对。）不光是追求的观点，而是根据人的性情。沈屹有一种什么性情？他想说了算、想当老师、想带领人、领导人。如果让他去带领、让他去领导别人，结果会怎么样呢？沈屹是不是要作王掌权？（沈皓：嗯，把人都带到他面前了。）所以就把自己给毁了。沈屹想给人当老师、想领导人，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上有点技能，人看到沈屹就和看到扫罗一样，一看人家就有当王的样儿。他本来就有一个当王的野心，然后你再给他王的位置，万事俱备，这样他就完了。神要保守你，所以神就不把你交给撒但，也就是说神要把你的野心欲望

扑灭，同时一个个重重的耳光打在了你的脸上，“为什么？”让你去反省、认识。沈屹的出发点、源头就像刚才给小嵩、沈强交通的出发点、源头一样。沈屹的出发点、源头始终没有变，他始终是想怎么呢？始终是想光宗耀祖，“我在外边尽本分多年了，我回家得给他们一个交代，让他们看看我这几年的变化。我刚出来的时候是什么？现在是什么？一年一个变化，一年一个台阶，三年以后看看我是什么！等我回家以后，那是多么威风！可是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弟兄怎么也发现不了我这个人才……”沈屹难受不难受？（难受。）

我发现不了沈屹这个人才，那你说沈屹该不该自我推荐一下啊？（该。）但是沈屹是聪明人，聪明人推荐自己和糊涂人推荐自己不一样啊！糊涂人推荐自己是怎么推荐呢？（李放：毛遂自荐。）毛遂自荐，自己把自己推荐出去，太暴露了、太露骨了。沈屹呢？（沈屹是“我做出来让大家看”！）做给大家看，“你们看我行不行”！世上有个成语叫“暗送秋波”，是吧？（嗯。）沈屹是常给我透露点信息，沈屹说“我和他说了，他不听，我再交通多少人家就不听，我就气得不说了”，我和沈屹交通多少，他常是这句话，这是不是给我暗送秋波呢？（嗯。）怎么暗送秋波呢？“弟兄你不让我当带领，你要让我当了带领，你要给了我位置，他就得听我的，他听我的，这件事情就办好了，这件事情就不是他们现在办的这样了，你看他们现在办的是个啥！”我要是按着沈屹的这个思路去走，那我是不是就让沈屹当带领了？（嗯。）可是我始终没有用他，这就是神作工的奇妙！我不用他的目的是什么？不能让他得逞，如果让他得逞了就怎么了？就是神说的：“你今天所贪享的正是那断送你前途的，你今天所忍受的痛苦正是那保护你自身的，这些你应明知，免得陷入试探中难以自拔，误入迷雾之中再也找不着日头，当迷雾消失的时候，你便在大日的审判中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扩展福音的工作也是拯救人的工作》）当你肉体得以享受的时候也是断送你前途的时候。咱根据神话看事，神作工就是让你在蜿蜒曲折中生命进入，让你在神给你摆设的环境中流露出你的观念，显明你是让你认识自己，脱去自己的败坏性情，你得相信这些事情都是神为你精心安排的！

神怎么精心安排的？你说这件事情是不是我有意安排的？三年了，我都是有意不用沈屹？是不是？（不是。）那为什么三年都不用他呢？（弟兄是让他走一条追求真理的路。）我是这么想的，但是我掌管不了、我主宰不了，我也没有预知未来的超能力，我能知道沈屹有这样的观点、有这样的野心、有这样的欲望吗？我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谁知道呢？（神知道。）神知道、父知道，这就叫神主宰安排一切。我今天用谁不用谁，不是我的那个意识能想到的，而是什么？而是神的摆布，我的心思意念都是神给我的。为什么我一直没用沈屹呢？刚才我和你交通一旦用了沈屹，沈屹就完了，我不是一开始就知道这些的，我没有这样的能力，我只是过后再看才看见神的奇妙作为，才看见神的智慧在其中。当时我为什么不用沈屹呢？是因为我看见了沈屹的一种性情，还有他的性格，他的这种做法给人带来了一种辖制。我让你去作工，你却给别人带来了辖制，一个是对别人没造就，一个是人都受了你的辖制了，就有可能会绊倒人。现在人对待本分的态度是什么？在熬炼中是不冷不热的，是吧？（嗯。）然后这个时候再让他临到一个受辖制的环境，他有可能会跑，所以，我什么都得考虑到。我揭露解剖你、打你，打完你必须让你看见前边有路。就像沈强，我就是再踩他，我也得让他前边有路，他想跑，但他看着前边还有路，你说他能跑了吗？（跑不了。）不能跑。得掌握住这个分寸、尺度，所以说我没有用沈屹。我那时候心里边一直在揣摩怎么帮助他，我记得和沈屹也交通说过，我不愿意对不起任何人，我看见每个人流露的败坏性情之后，我都想给你指出来，给你条实行的路，让你生命有进入，不想让你当个效力者、不想让你当个驴总。我每天打驴总也都是为了他的生命进入，都是为了他能够蒙拯救，能够去顺服神，不去抵挡神。我该怎么帮助每一个人，我都在揣摩、都在想，我看着沈屹在这儿，我也在观察着、看着，我看着他有这些东西，所以在这个背景下不能让他做带领。

沈屹的这个观念是不是有点隐藏啊？（嗯。）你隐藏得深，那你暴露的时间就长，这是不是不走正道呢？（嗯。）那天我一直这么

问他，他不吭气、不说，他不能说也没办法说。如果他按着我说的路走，他把心里话说出来了，把心里边意识不到的这件事情，都说出来放在桌面上了，那沈屹是不是自己就把自己的台子给拆了呢？（嗯。）所以他能不能这么做？（不能。）“弟兄说沈强的时候说要杀驴呢，我不能自己杀自己呀！”所以沈屹是此时无声胜有声呀！“我要是说了那是百害而无一利，我自己把自己的台给拆了。我说了是拆台呢，我不说呢？我不承认呢？”沈屹聪明不聪明？（聪明。）他看见沈强、看见李放、看见先锋官所临到的是什么了，是吧？（嗯。）“弟兄在每个人面前挖了个‘坑’，就等着你跳呢，你跳不跳？”沈屹难不难？沈屹实在是“难”呀！说也不对，不说也不对，所以沈屹保持沉默了。我把沈屹的内心世界说了一下，这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啊。沈屹，我的话里边有没有点苗头？（沈屹：……）咱现在把撒但的这个脸撕下来以后就能谈心了，就不再做这个虚伪的人了。（沈屹：……）沈屹现在想什么呢？“现在是没有个地缝，有个地缝我就钻进去呀”，想了没有？（沈屹：虽然没这样想过，但是本质就是这东西，如果不是弟兄说的这样，可能我的态度也不是这个样子。）说说你的内心世界，你不可能没有知觉吧？（沈屹：不是没有知觉，主要还是觉得没有啥。）你不能什么也是“没有啥、没有啥”就完了，咱得遇事不放过。咱用小嵩的那件事情做了一个点，你看着是个小小的意念，从里边一寻思，他的东西多不多？（多。）你站在神一边看事、你站在信神的角度上看事，你往追求生命的这条路上走，那你得着的是什么？你得着的是对神的认识、对自己的认识。你对自己的邪恶败坏性情有个认识了，你就会感觉到丑陋、羞耻，然后你就会产生一个背叛的心。你觉得见不了人，丢人现眼，“以后我要捆绑撒但，以后我不能再这样做了”，你不这样做了，你是不是就不抵挡神了？（嗯。）那你是不是就顺服神了？（嗯。）如果你只是把它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或者你自己把它消化了，那你最后能得着什么？什么也得不着。纸里包不住火，信神就是得接受解剖呢，扒开把里边的东西拿掉，大东西能看见直接取，小东西看不见还得用显微镜看。沈屹，这是不是好事？该不该配合一下？（沈屹：不知道说啥。）说说你的心里话。（沈屹：你说的这些我有。）我说的这些你有，是吧？（沈屹：嗯。）那就是说，我揭露你的这些不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我对你的揭露不是凭空而来

的。（沈屹：嗯。）那你现在有什么想法？（沈屹：改变这些。）怎么改变？（沈屹：……）

今天咱主要谈了观念，是吧？（嗯。）那沈屹这里边有个什么观念？总结一下，这个观念其实就是他的生命，也就是说他里面是什么支配他这样去走的。你说沈屹累不累？（累。）之前交通他是膨大素，是吧？（嗯。）现在知道他为什么要做膨大素了吧？做膨大素就是为了让我能看见，可我总是看不见，所以他做出事来总得与众不同，因为他要让我看见他的忠心顺服，这就是我交通的膨大素。他做这些事情，里边是同样的一个观念在支配着他，他的这个观念是什么？（沈屹：我说了别人不听。）这个观念是指什么说的？是指你对信神的这个观念，是吧？（嗯。）这里边有几个观念，首先一个是对信神的观念，在沈屹心里边认为神要的应该是有才、有能力、有素质、有恩赐的人，神应该是要这样的人。还有一个观念是什么？神恩待人。神恩待人怎么恩待人呢？神爱人怎么爱人呢？在沈屹来看，什么为爱？什么为恩待？什么为高抬？“你给我地位、名誉这就是高抬，这就是恩待”，对他不搭理，他认为有没有神的美意在其中？（沈聪：没有，觉得你总是视而不见。）“你就是个昏君！”只不过沈屹不能直接说这话，但他心里觉得“你已经够昏君的了，要杀的驴总你都用他，你就是不用我，你说你昏不昏！”这是什么观念？他认为神的高抬就应该是直接提拔、重用他，给他大的本分、给他大的托付，这就是神的高抬、神的恩待、神的祝福。这是不是人的一种观念？不单是沈屹有这种观念吧？（嗯。）

那神真正的祝福是什么？神真正的恩待是什么？真正的高抬是什么？（沈强：给人摆设环境，让人生命进入。）给你摆设什么样的环境？给你摆设当带领的环境？还是给你摆设剥夺的环境？把沈屹所要的都给他剥夺了，把他不要的都给他，揭露解剖、审判刑罚来了，哪个是爱？（沈皓：揭露解剖是爱。）嘴上说的是“揭露解剖是神的爱”，可你真认为这是爱吗？沈屹，现在能感觉到神的爱吗？揭露解剖

是不是神的爱？（沈屹：没有这些事情就看不见。）没有这些事认识不到揭露解剖是神的爱，认识不到剥夺是神的爱。剥夺是为了拯救你，但拯救你不是给你多高的地位。你说两千多年前是彼得出名还是保罗出名？（保罗。）保罗出名，保罗跑了半个欧洲，彼得作那个工作了没有？（没有。）你要用作工来衡量，相对来说彼得好像就没有作什么工作，是吧？（嗯。）而保罗作了大的工作。沈屹，你是做保罗呢？还是做彼得呢？（沈屹：做彼得。）你话是这么说呢，你得为你说的话负起责任来啊！（沈屹：基本的认识得有啊。）你得按着你认识的方向去走，你有没有这样的心志？（沈屹：有。）彼得说不说“我说他们，他们都不听，我懒得说，我不说了”？（沈屹：不说。）谁说这个话呢？保罗才说这话呢！保罗跑了半个欧洲，是不是让人都听他的呢？（嗯。）他说不说耶稣说的话？他不说耶稣说的话。保罗的性情是什么呢？（争强好胜、唯利是图。）争强好胜、唯利是图。咱是不是争强好胜、唯利是图啊？（嗯。）咱走的就是保罗的路。虽然人都愿意走彼得的路，但是走着走着就走成保罗的路了。

交通诗歌《神定罪人的根据》（三）

248　神定罪人的根据

1　神不道成肉身时，衡量人是否是抵挡神是根据人对天上看不见的神是否敬拜、是否仰望，那时对于“抵挡神”的定义不是那样实际的，那时对于“抵挡神”的定义不是那样实际的，因为人看不见神，也不知道神到底是什么形像，到底如何作工、如何说话，人对神没有一点没有一点观念，都是在渺茫之中信神，因着神没向人显现。所以无

论人如何在想象之中信神，神都不定人的罪，不定人的罪，也不对人有太高的要求，因为人根本看不见神，因为人根本看不见神。

2　当神道成肉身来在人中间作工时，人都看见了神，都听见了神的说话，看见了神在肉身的作为，那时人的观念都成了泡沫，但那些看见在肉身中显现的神的人，若存心顺服就不被定罪，若是故意抵挡的就被定为是抵挡神的人，这样的人就是敌基督，是故意抵挡神的仇敌。若对神有观念但仍能甘心顺服的人就不被定罪，就不被定罪，神定人的罪是根据人的存心与人做出的事，做出的事，他不根据人的心思意念来定罪于人，若是根据人的心思意念来定人的罪，那就没有一个人能逃出神忿怒的双手了。

3　那些故意抵挡道成肉身的神的人都因着他们的不服而被惩罚，这些故意抵挡神的人，他们抵挡的根源都是因为对神有观念，因而做出事来搅扰神的工作。这些人都是有意识抵挡、拆毁神工作的人，他们不仅仅是对神有观念，而且做事来搅扰神的工作，所以这样的人被定为罪。那些不故意搅扰神工作的人就不被定为有罪的人了，因他们能存心顺服不做打岔搅扰的事，这样的人就不被定为罪。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不认识神的人都是抵挡神的人》

“神不道成肉身时，衡量人是否是抵挡神是根据人对天上看不见的神是否敬拜、是否仰望，那时对于‘抵挡神’的定义不是那样实际的，因为人看不见神，也不知道神到底是什么形像，到底如何作工、如何说话，人对神没有一点观念，都是在渺茫之中信神，因着神没向人显现。所以无论人如何在想象之中信神，神都不定人的罪，也不对人有太高的要求，因为人根本看不见神。”神没有道成肉身的时候，没

有说话的时候，人是不是都是按自己的想象、认为信神？（嗯。）这个时候这些想象、认为算不算观念？（不算。）这时候还没有把你的这些想象、认为定为观念，为什么呢？因为神没有向你显现，也就是说你信神还没有标准，那你就是想信成什么就信成什么，所以就有了恩典时代的一人信主全家蒙福。那个时候对于信神，人没有一个准确的标准，神对人有什么要求人也不知道，人凭着自己的观念想象去信神，所以就有了保罗。两千年来跟随保罗的人，神定罪了没有？（没有。）咱看见了，没有定罪，是吧？（嗯。）“因为人看不见神，也不知道神到底是什么形像”，那时候神为什么不定人的罪呢？是因为你看不见神的形象，神也没有向你显现，实际上就是神没有把准确的答案给你，所以说不管你想象得对也好、错也好，都仅是个想象。这个人是对的人还是错的人，没法来衡量。怎么没法衡量？人都想顺服神，但是没有个标准啊。现在就不同了，当神道成肉身的时候，神把准确的答案给你的时候，把话给你的时候，这就把两类人给显明了。一类是顺服神的人，他听了神的话以后，虽然他有观念，他是那么想的，但神道成肉身以后，神的心意、神对人的要求直接和人说了，“呀，神说了，神是这个意思，我得跟着神的意思走”，这就是一个存心顺服神的人。那存心不顺服神的人呢？“基督是那么说呢，事情还能那么作？不一定吧！”传福音的时候，是不是常有人说这句话？神说过中国是第一个被摧毁的国家，中国的每一寸土地都要受到咒诅，到末世的时候凡抵挡的都该死，人相不相信这句话？（不相信。）“神是那么说的吧，神辛辛苦苦在地上作工几十年，最后能忍心让其毁于一旦？最后让中国的每一寸土地都受到咒诅？”神告诉他了，他都不能承认，这就是有意不顺服神的人。这是不是把两类人分开了？（嗯。）一类是有心顺服神的人，一类就是定规神、不顺服的人。神不道成肉身的时候你没罪，神道成肉身了你就有罪了。这是根据什么定罪人呢？神道成肉身以后，对人就有了一个准确、具体的要求了，你不接受、不顺服那就有罪了。就像沈强，如果沈强在恩典时代信神有罪没罪？（没有罪。）如果在恩典时代，用不用杀沈强呀？（不用杀。）那要是在国度时代呢？那就不行了，那就该怎么呢？（非得杀。）

咱刚才交通杀与不杀的时候，咱只是交通了杀沈强的时候，沈强应该寻求，应该有什么样的观点、态度，是吧？（嗯。）那在说不杀的时候呢？又应该有什么认识？这个咱没有交通。我说我难过呢，我是该杀呢还是不该杀呢？当我说不杀的时候，沈强有什么想法？沈强只是想着我要杀他的这句话。沈强，那我说不杀你的时候，你就没有想一下我为什么说不杀？（沈强：不杀是利用我效力呢。）不杀是利用你效力呢，那你是愿意让杀呀？（沈强：我不愿意让杀！是说一让我效力，我心里就熬呢。）那我要是杀了你呢？杀了你就不用熬炼了，你选择哪个？杀还是不杀？（沈强：……）所以这就看到人邪恶到什么程度了！我杀他，他高兴不高兴？（不高兴。）“你要杀我呢，我不高兴！”我不杀他吧，也不高兴，“你还让我效力呢！”你说这人难办不难办？（难办。）杀也不对，不杀也不对。沈强的野心到了什么程度了？“你既然不杀我，你既然要留下我，你就应该让我进国度，你就不应该让我效力”，这是撒但的一个什么性情？得寸进尺！撒但的野心欲望是没有止境的。你说让你来效力是多大的高抬啊！你来神家能够留下你不杀你让你来效力，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能存活一千年，就这样沈强都没有说“谢谢你的不杀之恩”。沈强有没有感谢这个不杀之恩？（没有。）没有，他还要过来控告呢“你要杀我”！杀他他要控告，不杀他他也要控告，“不杀我是让我效力呢！”我杀他他说我是昏君，我不杀他他还说我是昏君，我只有把他放在宝座上，这时候沈强才能说“弟兄可不是昏君”。这是说不杀沈强时，他的源头，他的那个心思。如果正常人听到说不杀他的时候，应该有什么想法？应该有什么认识？（沈皓：感恩戴德。）（李放：早就跟他交通过，今天用他一天就是给他一天的悔改机会。）不要又说成完全就是用人家，都说了不杀了！说不杀了就是什么？就是要让他效力一千年。这一千年杀不杀？（不杀。）不是说今天不杀明天就杀了。当我说了不杀以后，沈强应该有什么认识？（感恩。）该不该流下激动的眼泪？（该。）“我就是这么一个驴总，神都舍不得杀我，神太仁慈了，神太慈爱怜悯了，神太高抬我了，就我这个披着人皮的驴，神都这么恩待我！”虽然自己说自己是驴这话不好听，但这是不是一个有良知的人呢？（是。）不杀他这是不是神的高抬？（是。）沈强应该是流下激动的眼泪，感恩戴德，“神太高抬我了，按我的本性，我就该受惩罚、该受咒诅，可神没有杀我，神太恩待我了，太高抬我了！”接下来应该

怎么呢？该不该报恩呢？（该。）“我甘愿效力一千年！”不杀你的时候是不是更应该感谢、赞美神啊？（嗯。）你应该感谢赞美神，感谢神的高抬，见证神的公义性情。可你呢，不杀你，你对神都感谢不出来。（李放：那天你说该不该杀他的时候说，你留下他有可能会因此而悖逆神进不了迦南美地，因为神不要畜生，而你是非要让畜生变成人，沈强的意思是“弟兄不杀我都是拿‘摩西’的前途换下的”。）沈强的意思是控告我呢，我是为了我的前途而纠结杀他不杀他，我还是相当自私卑鄙的。（李放：那天就是说牺牲太大嘛，再留下他都进不了迦南美地。）沈强没有说“因为我这个驴总，给弟兄出了这么大的难题，因为我这个驴总，弟兄进不了迦南美地”。沈强，咱是不是应该有个良知啊？沈强最起码应该有犹大的那个行为，犹大有什么行为？（懊悔、上吊自杀。）懊悔，把铜钱退回去，然后上吊自杀。沈强应该说什么呀？“弟兄，别为难你了，你别不好意思杀我，我自杀了吧，免得因着我搞得你进不了迦南美地”，这才是有仁义的人士，是吧？（嗯。）这才是豪杰。沈强，嘴上说的是豪杰、豪杰，实际环境来了就不是豪杰了。咱在这儿说这些话好像是说笑呢，但你里边应该有个真实的认识，是吧？（嗯。）

神道成肉身给咱把败坏性情指出来了，国度里要的是什么样的人，不要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是顺服，什么样的人是抵挡，什么样的人是悖逆，你是不是都明白了？（嗯。）你明白了你还接受不下来、顺服不下来，这是不是有意抵挡？（是。）这就被定罪了。沈强，如果今天交通了这个，你还要那样去认识，还要说我是昏君，那可就被定罪了。“当神道成肉身来在人中间作工时，人都看见了神，都听见了神的说话，看见了神在肉身的作为，那时人的观念都成了泡沫”，现在能理解什么是看见神了吧？（嗯。）看见神的性情、看见神的所有所是、看见神的作工、看见神的正常人性，这是不是都是看见了神？（嗯。）“人都看见了神，都听见了神的说话”，神发表的真理都看了、都听了，神的心意也都给你发表出来了。“看见了神在肉身的作为，那时人的观念都成了泡沫”，咱今天举了三个例子，是不是都成了泡沫了？（嗯。）沈强的这个观念成为泡沫了，是吧？（嗯。）小

嵩的观念也成了泡沫了，是吧？（嗯。）沈屹几年来的一个大泡沫破灭了，必须得把它破灭了。“但那些看见在肉身中显现的神的人，若存心顺服就不被定罪”，刚才咱举例子了，是吧？（嗯。）神不道成肉身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可以有你的观念，但当神道成肉身来了以后，你能存心顺服，知道了、明白了，就能背叛肉体，根据神的要求、根据神的话行事，那就不被定罪。这也就是说你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了，是吧？（嗯。）这话能理解吧？（嗯。）原来你的那个看事观点，那就是你手中的强暴，你和神打官司呢，这就是强暴。恶道，你走的路不对，你不是在万事中寻求顺服神，你是在万事中抓把柄，与神叫嚣，这就是恶道。神给你摆设环境是想显明一下你的败坏性情，是要拯救你呢，结果你说：“呀，神太冷酷无情了，就不考虑我眼睛看见看不见，不考虑考虑我干这个活儿时间长了身体能不能受得住。”神要显明你，神显明你是为了拯救你。

“若存心顺服就不被定罪，若是故意抵挡的就被定为是抵挡神的人，这样的人就是敌基督，是故意抵挡神的仇敌。”这就认识什么是敌基督了吧？（嗯。）与神作的敌对，对神有观念，对神作的通不过。“若对神有观念但仍能甘心顺服的人就不被定罪”，虽然你有观念，但是如果能够甘心顺服神，这就不被定罪了。“神定人的罪是根据人的存心与人做出的事”，神定罪人的根据一个是根据人的存心，还有一个是根据人做出的事。有的人虽然做事了，但他做的不是什么大事；有的人同样也做事，但是不可挽回，那就不行了。“他不根据人的心思意念来定罪于人”，我和你交通的时候，我说咱谈谈心、交交心，让你谈你的心思。有的人他不敢谈，他怕什么呢？他怕他谈出来的是罪，可是不谈出来就不是罪了吗？（是。）不谈也是罪！“他不根据人的心思意念来定罪于人，若是根据人的心思意念来定人的罪，那就没有一个人能逃出神忿怒的双手了。”咱刚才举了三个例子，是吧？（嗯。）你觉得属哪个例子轻呢？是不是属小嵩的轻呢？（嗯。）虽然说小嵩是轻的，但要是细追究起来是不是也是死罪啊？（是。）因为你是要与神对抗呢，你对神的主宰、掌管不服不满，你要控告。所以神说：“若是根据人的心思意念来定人的罪，那就没有一个人能逃出

神忿怒的双手了。”就小嵩的这个想法、意念，咱每个人里边都有吧？（嗯。）只要给你摆设环境逼一下你，在你精疲力尽的时候，这个观念可能就出来了。

“那些故意抵挡道成肉身的神的人都因着他们的不服而被惩罚，这些故意抵挡神的人，他们抵挡的根源都是因为对神有观念，因而做出事来搅扰神的工作。”为什么要抵挡神呢？（因为对神有观念。）“这些故意抵挡神的人，他们抵挡的根源都是因为对神有观念”，咱得找到抵挡神的根源。咱今天举的这三个例子里边，你从这三个例子里边找他的根源。这个根源也就是你这个观念是什么，你得把这个观念找出来。虽然你知道他这个不对，但是你没有去揣摩、想过他的观念是什么。你找到这个观念了，你再把这个观念解决了，好多事情你就都解决了。咱刚刚说了，沈强是什么观念呢？（我劳动了你得给我所得，得给我赏赐。）他和神就是雇工与雇主的关系，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我付出了，你就得给我赏赐”，老与神搞交易，老有搞交易的存心。你得知道，神不根据你的付出来定你的归宿，而是根据你的性情定你的归宿，你必须得把这个认清。当你真有这个认识的时候，当这个认识在沈强身上发挥作用的时候，沈强对神再没有抵挡了。为什么呢？我刚才说沈强什么了？（李放：搞交易。）搞交易，“我付出了就得有回报，我付出了神就得承认，不管我顺服不顺服神，我出力流汗了，神你就不能亏待我”，他里边有这个观念，是吧？（嗯。）你必须得把它取缔了，因为神是圣洁的，不管你是谁，神说：“……天上的万物，地上的万物，都得归在他的权下，不能有任何选择，都得顺服他的摆布，这是神定规的，也是神的权柄。神掌管着一切，使万物都有层有次，都按着神的意思各从其类、各居其位，再大的物也不能超越神，都为神所造的人类而服务，没有一物敢叛逆神或向神提出别的要求的。”（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成功与否在于人所走的路》）沈强，这句话得成为你的生命，这对你是个保守。再大的物也不能超越神，沈强是老想超越神。那天说外邦人栽赃陷害欺负咱的那件事情时，沈强听见了，沈强听见了以后是什么感觉呢？（气得不行。）气得不行，“这公平在哪里？合理在哪里？弟兄，用不用我给

你提个建议？”说完要给我提建议以后，沈强举起了拳头，看着我说：“咱用这个解决！”沈强啥也敢干，还给我提建议呢，还给我提用拳头解决的建议呢！我能听他的建议吗？（不能。）当我不听他建议的时候，沈强气得站起来扭头走了，“我就是提个建议，不听就算了！”这流露出来的是什么性情？（邪恶。）你这个建议应该给约伯提，如果沈强作为约伯的朋友的话，沈强会和约伯说什么？“让我带上你的仆人，把你的东西给你抢回来、夺回来”，神承认吗？（不承认。）神说：“天上的万物，地上的万物，都得归在他的权下……再大的物也不能超越神”，今天所发生的一切事，好事坏事都得益处，再大的物都在神的主宰之中，你不要用你的眼睛去衡量是好事还是坏事。约伯，神剥夺了他的万贯家产，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好事。）那是神为了成全约伯的信。咱被外邦人栽赃陷害，受到亏损，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好事。）为什么说是好事？如果咱不吃亏，人会怎么想？“看神家就是不一样！谁能亏得了神家？”那跟随的人会越来越紧，还有冷淡的人呢？那些消极软弱的都起来跟随神了，还有熬炼吗？（没有。）那沈强跟随得更紧了，沈强会说“连拳头都不用就解决了，拳头废掉了，不需要了”，你说还能显明沈强吗？（不能。）如果咱没吃亏，沈强还给我建议吗？（不给了。）不给我建议，那还能显明沈强的拳头大吗？（不能。）神借着这件事是要显明沈强的看事观点，在沈强这儿看谁大呀？（沈强看自己的拳头大。）沈强的拳头大，“枪杆子底下出政权，我看你靠神不行，还是我用拳头解决吧，我给你个建议，你还是靠我吧！”神作工不是看你物质的东西有没有吃亏占便宜，是为了拯救人。神供应人生命不择手段，根据神话来看事，这一切是不是神作的呢？（是。）你看着是坏事，你看着咱吃了亏，可是神要的不是这些物质的东西呀，神经营的不是这些死物。耶稣来了，撒但是怎么试探耶稣的？圣经记载：“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但退去吧！因为经上记著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事奉他。”’”（马 4:10）今天我就是吃亏了，我也要敬拜耶和华，我也不可能用拳头来解决问题。约伯的十个孩子没了，万贯家产也没了，他找强盗了吗？（没有。）没有。人家一看这不是偶然的，这是神的手。（沈强：问题是咱又不是强盗，咱是神家的人，维护神家的利益，这是正当的。）约伯不是神家的人

啊？在这里不是看哪个是神家的人，主要是说神是要引狼出洞、引虎下山，就是要引沈强的败坏性情出洞，神就是要看在沈强心里是神话作王掌权呢，还是拳头作王掌权呢，神要看在沈强哪儿是神话大还是他的拳头大呢，主要是显明这个呢。神是要显明你，让你去认识、让你去背叛，最终神要达到什么果效？让你看到再大的物也得服在神的权下。今天就不要说你沈强了，就是枪炮子弹它也得服在神的权下。

“这些故意抵挡神的人，他们抵挡的根源都是因为对神有观念，因而做出事来搅扰神的工作。”你抵挡神是因着什么？（因为对神有观念。）对神有观念。刚才说了沈强，沈强是什么观念？拳头大于一切。沈屹是什么观念呢？信神就是为了得冠冕。所以说他因着这些冠冕，做了一些抵挡神的事，他如果不是为了冠冕，这些事情他会做吗？（不会。）不会做，他也不会用那种语气去和人沟通了。他用那样的语气和你沟通就是一个膨大素，就是让你明显地看见，你不负责任，你什么也做不了，什么也不行。你看沈伟说话多厉害呢，沈伟说话为什么厉害呢？因为在他心里觉得“这儿除了沈强就数我呢，我是技术员，今天你得用我呢，我懂什么懂什么……我多负责……”他看见你们有个毛病，看见你们坏了神家的东西人家恼怒上火，他那个恼怒上火是为了维护神家利益？（不是。）沈伟，你是为了什么？你那个恼怒上火是干什么呢？咱那天交通说什么了？（沈皓：瞧不起人，上纲上线，觉得他比别人强。）沈伟借题发挥、上纲上线是为了显示一下自己的威风。他打着维护正义的旗号，搞着个人的经营，他想让你听见“狮子般的声音”，看见他这个“狮子的性情”不容人触犯，所以他才那样地吼叫。他想占有人、控制人，想让人心目中有他的位置，让人一干什么就能想起来，“千万别让沈伟看见了……”他不是让人活在神的权下，而是让人活在他的权下。我那时候说沈屹是膨大素，沈伟这个又算什么？这比膨大素还大算什么？这叫膨大素的升级版。沈伟聪明不聪明？借着抓住你的一件鸡毛蒜皮的事，“我跟你上纲上线，让别人看见我爱神至极，我维护神家利益”，打着神家的旗号，还搞着个人的经营，自己心里还美滋滋的。沈伟是不是想欺负人一把呢？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把人踩在脚底下，他还说是把魔鬼撒

但踩在脚底下，他还告你说他是和神站在一起。这是不是他的那个观念？（嗯。）活在这个观念里边，他的那种血气、火气能降下来吗？降不下来。只能一天比一天大，一天比一天旺盛。

有一次咱家要买东西呢，这个差事就落在沈伟头上了。沈伟把东西买回来用了用就坏了，我一开始一直以为是质量的问题，后来我一看说明书，发现是沈伟不按说明书来操作，而是凭他自己的脑袋瓜去理解、去认识、去操作了，因着操作使用不当才坏了。我说沈伟了，“这是你狂妄自大，是你不看说明书造成的，这个损失不应该让神家来承担，你应该承担，应该负这个责任。这个不报销，得罚你的款，你自己去承担。”他弄好了坏了的地方，过了两三天其它的地方一个挨一个都坏了，相当于是坏了个遍，所以这就是质量有问题了。后来，我一了解沈伟买这东西的过程才发现了问题，原来沈伟买这东西的时候，第一、没有走正规的平台，导致现在出了质量问题也没有途径来解决这些售后，第二、没有货比三家，贵了，再就是碰上了这种卖一次就赚本、卖完就消失的店家。我说沈伟了，“你就是这样尽本分呢？货比三家，你看一家就定了？”沈伟这两天还反省认识呢，还问其他人“这让我经历什么？认识什么？”我说沈伟了，“你这么个聪明人变得糊涂了？不知道让你经历什么？”沈伟，我那天怎么说你的？让你经历、认识什么了？（沈伟：经历、认识我的狂妄自大。）就即使说临到这件事了，该不该蒙羞？该不该低下高昂的头？还要和弟兄姊妹们吼叫呢！现在该谁跟谁吼呢？是不是该咱所有人和他吼了？（嗯。）货比三家，你一家都不比就把东西买回来了，你损坏神家利益，一点不负责任！你说你就碰巧买回来这么一个东西？我觉得你就是买回来好东西就你这样操作最后也得是坏的。所以，这就看见今天你买这个东西是人摆设的吗？是碰巧吗？（不是。）是神摆设的，你必须得遇上这个质量有问题的东西，遇上这种店家，还得让你不走正规平台，没有售后，这样就是要专门来“治”你呢，让你来认识一下自己。你还说这个说那个呢，先看看你自己有没有问题。就像耶稣和那些要拿石头砸死犯淫乱的那个女人的人说的话，“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你要拿石头砸别人了，先看看你自己圣洁了没

有。他要是再吼叫你们，你们就开始吼他，“你买的是什么东西呢？”他说你什么东西，你就反过来说他，你什么东西！他让你维护神家利益，你让他买东西，把他坏了的东西赔了。

神为了拯救一个人难不难？（难。）有的人还产生观念了，“我见世界上也没有这么多事啊，人家哪个单位买个东西也没遇上坏的东西，也没有看见干活儿还有返工的，来到咱家东西是坏了，干个活儿还得返工，做什么什么不成！”这是什么原因？是因着你的悖逆而激起了神的怒气。神供应人生命不择手段，神是借着这个过程让你去认识自己、让你脱去败坏性情，是要把你这个人作成。人经营的是事，神经营的是人，神是要把人作成，你先把这个个儿搞清楚。神是要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为了让沈伟这个人活过来，为了唤醒他的心、唤醒他的灵，虽然说亏损了买东西的钱，但如果因着这个亏损，沈伟的心能够苏醒过来了，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了，这是损失的这个钱能买得了的吗？（买不了。）再多的钱也买不了。所以说神是不惜一切代价，同时是让你看见神作在人身上的是实实际际的，不是耍嘴，神说付代价就是付代价，神对每一个人需要经历的都是精心的安排，这是不是精心的安排？（是。）什么样的人得遇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事、什么样的物都是神精心安排好的。因着你那麻木、痴呆的素质还得我给你交通吧？（嗯。）不给你交通你就没反应。你还问“我该学习什么功课呢”，这就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呢，还问人家该学什么功课呢。神拯救人良苦用心，让你看见神在每个人身上付的代价。如果神只是在灵里边付了代价，开启你了、引导你了，摆设周围人、事、物，你认识到认识不到？（认识不到。）你麻木、痴呆还不去认识，根本就认识不到。所以还必须得让你实实际际地看见，你就是毁坏了神家利益，神用这个来唤醒你的心。这样有良心的人、没良心的人是不是就体现出来了？（嗯。）没良心的人说什么话？“不过就是个东西坏了，杀人不过头点地，这有什么？”是不是就是这话？（嗯。）有良心的人会感到自责、难过，“呀，我给神家刷一个锅就打一个碗，净做了些打岔、搅扰的事，我给神家带来了多大的亏损啊。”他不是讲理，而是产生了一种懊悔、自责。当你产生一种懊悔、

自责的时候，你再去做事的时候还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你流露出来的是忠心，你的人也不那么狂妄了，到那时候人与人之间不互相厮杀了，人都开始注重认识自己了，注重自己生命进入了。咱现在是不是正向这步进军呢？（嗯。）

刚才说这些话是让你明白什么呢？人因着自己的观念，所以才不断地抵挡神。为什么要让你找着你的观念？找着你的观念这就找着了你抵挡神的根源了。你就是因着有这样的观念，所以才使你不断地抵挡神。沈伟他要做给人看，做给神看，他有这样的观念。沈伟在这里想着什么？他想一举三得，“我在人面前让你看见我沈伟多维护神家利益”，同时他自己还得以享受，欺负了人还乐呵呵的，乐开了怀。自己也得享受了，别人看见了，弟兄也看见了，做在神前也做在人前了，他心里美不美？（美。）这就是他的观念。因着他有这样的观念，他做了一次一次又一次的事，所以他抵挡神是一次又一次，就即使做十件事、二十件事、五十件事它都是一个根源，就是这个根源。那沈强抵挡神的根源是什么？他觉得“再大的物也不能超过我”，别人一超过他他就通不过了，是吧？（嗯。）就要爆发。沈屹是什么观念？为了他的地位、名誉而奋斗，三年来为了“光宗耀祖”而奋斗。所以说你的言行举止、你的活出，流露出来的都是这个，根源都在这儿，你在为着这个根源服务。你把这个根源解决了，这些事情是不是就都解决了？（嗯。）所以我常和你交通的是你的性情，我不和你纠缠这个事。你这个性情转变了、看事观点转变了，你再做一百件事也不会出错了。如果你这个不解决，我这次告诉你怎么做，你知道了，下一件事呢？你只是改变了一个作工方式，或者说做了这件事了，做了那件事了，但你做事的原则不变、根源不变，依然是抵挡神的。所以说你得从根源上解决，找到你的观念、找到你抵挡神的根本，这就是把你的老己钉在十字架上，就是把你自己的观念、认识钉在十字架上，背叛自己就是背叛你的观念。“这些人都是有意识抵挡、拆毁神工作的人，他们不仅仅是对神有观念，而且做事来搅扰神的工作，所以这样的人被定为罪。”咱得明白什么是被定为罪啊？你有这样的心思意念算不算抵挡神？（不算。）所以咱要和你交通、要和你交心，你把

你心里的心思意念说出来，咱用神话来解决，这个你要敞开心扉地去交通、去说。但这里边得注意的就是，你说的存心、目的得对，你所说出来的是你的一个心思意念，你谈出来是要想尽办法去解决。在咱这里，是不是数沈强谈他里面的心思意念最多？谈得最多这不是坏事，坏就坏在了他谈这些心思意念的存心、目的上了。他把他的心思意念给你放在桌面上的存心、目的不是为了去认识他自己、解剖他自己、背叛他自己，而是要让你去接受、顺服他的心思意念，这就成什么了？这就成撒但的差役了，也成了撒但的发表了。同样都是谈心思意念呢，但谈的目的不一样，沈强谈他的心思意念是让你顺服、跟随他的观念，我在这儿谈心思意念是让你怎么呢？是让你去认识、恨恶、背叛、咒诅它。同样都是谈，同样都放在桌面上了，一个是让你弃绝，一个是让你“吃”了。和你交通这个就是说，咱在聚会的时候，你得谈你的心思。让你谈你的心思的目的是让你敞开，心里边不要有太多的隐私，你有太多的隐私能不能蒙拯救？（不能。）很难蒙拯救。沈屹，你有什么隐私你拿出来，不要有太多的隐私。“我不能说呀，说出来太丑陋了”，在沈屹看他那是不是隐私呀？沈屹，那就是你的隐私。你有太多的隐私，那你不能蒙拯救。沈强呢？“我可没隐私啊，我都敞开给你说出来了，我还持守我的，你看我多敞开啊”，这是不是敞开啊？咱以前交通过，这属于什么啊？这不叫敞开，是任罪蔓延！敞开是把你的邪恶性情谈出来，让你去认识、去背叛它，是这个敞开，可不是让你任罪蔓延。

“所以这样的人被定为罪。那些不故意搅扰神工作的人就不被定为有罪的人了，因他们能存心顺服不做打岔搅扰的事，这样的人就不被定为罪。”这个理解了吧？沈月，如果别人一和你说什么，你有理没理先找个理由把人家给打回去，这是个什么观念？不让别人说，是吧？（嗯。）别人给她说一个问题，沈月就成二百五了。神定人的罪是根据什么？（人的存心和做出来的事。）刚才说根据你对神的观念，做了抵挡神的事，是吧？沈月为什么要和你犯二百五的劲呢？她犯二百五的目的是什么？是想封你的口。今天沈月没有做了官员，没有地位、没有权利，保守了她。她要是做了官员绝对是割了你的喉

咙、封了你的口，活剥了你，不让你说话。她为什么这么做呢？沈月这里边有个什么观念？在沈月认为：“你不要说啊，你不说我就是义，你说我是罪，那我就是罪了”，她活在这个里边了。沈月，别人说起你的罪了，你不是去认识、去背叛，而是人家一说你的罪，你的火就起来了。你那个火就是要割人的喉咙、封人的口。封人的口目的就是怕神看见、怕人看见你的丑陋，所以你才要封别人的口呢。你这么一封别人的口，越让人看见了你的邪恶性情，越让人看见沈月是正宗的二百五，没有一点虚假。沈月，你该实行的路是什么？（沈月：不做二百五。）不做二百五就完了？单说不做二百五这是不是个做事？（嗯。）咱今天交通什么了？（观念。）观念得解决。她这里边有个什么观念？“你们都不要说，你不说他不说，神知道不知道？神就听不见。都和你说了‘你别说，你别说’，你还要说！”所以她就要想尽一切办法封了你的口，不让你说。如果说她真的相信神主宰万有、真认识到神鉴察人心肺腑的话，她还和人争这个长短吗？（不争了。）所以说从这儿来看，沈月根本不承认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所以她心里边再有什么邪恶的想法、邪恶的认识，她都敢说、敢做。她觉得神和人一样，也是靠耳朵听呢，神听着什么就是什么，“我要是不说，那神可就要定我的罪了；我要是说了，把这个理由一表白，我不就没事了吗？你看法院判案，律师替犯人一辩护，法官就改判了，杀人犯都能成了正义人士；我要是不说，由着他们的嘴一说，我不成杀人犯了？”沈月，你相信神的公义吗？对神没有信，你这么一犯二百五的劲儿，连正常人性都没了。今天交通了一个什么路？不单是不做二百五，你得学会经历神的作工，周围的人、事、物是神给你摆设的，你对周围的人、事、物不满，你对哪个人说的话不满，你就是对神的主宰安排不满，你控告、你讲理，你就是控告神。（沈月：知道了。）咱不仅得知道，而是得有一个真实的认识。给你交通这个不是为了让你说“神听见我说的了，我以后知道了”，而是为了让你从心里边真实地去认识，你要知道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你心里怎么想的神都鉴察呢。两条路，你走的路是和别人得争个长短，正常的一个人该怎么走？（沈皓：临到事先反省自己，看看是哪儿做得不合神心意了。）人家说出来这件事，首先你能够按着人家说的问一下自己，“神借着周围的人、事、物和我说话呢，张磊和我说话呢，这是不是神让他给我

传达信息呢？我是不是做了不合神心意的事了呀？”该不该这样寻思？（嗯。）

沈月今天和我说什么了，“那个菜坏了，我没有收拾，是因为我忙呢，没顾上”，是这个意思吧？（沈月：嗯。）沈月和我说人家忙呢，顾不上，所以把那些菜放坏了，大概意思是“因着我的事情太多了、太忙了，我太负责任了，兼顾不到，所以才有漏网之鱼”，人家说这话的时候，理直气壮，“还能没有点漏网之鱼啊？我太操心了，事情太多了”。是，你太操心了，可是你说的那个操心和神要的操心不一样啊。神是让你操心你的性情变化呢，操心你的本职工作，操心你的本分呢，你的本职工作没有作好，结果你还说那是漏网之鱼，还冠冕堂皇地说自己是操不完的心，我说你确实是太“操心”了。操心操到什么程度了？秀英和陶虹在家里边说话，她在其它家，她操心操得就能竖起耳朵听她们在说什么话，是不是太操心了？（是。）她听话听不清也没听全，但还要研究一通，她以为秀英在背后议论她，说她是猪八戒它二姨，进去就要和秀英去干架呢，你说这么下去在本分上能没有漏网之鱼？沈月，隔了堵墙，秀英和陶虹说你的话在你这儿都没能漏了，一说到你的本分了，你就能说那是漏网之鱼，我都替你脸红呢！你们说沈月忙不忙呢？也不能说人家不忙，是吧？她每天早早就起来做饭了，晚上你们都睡了她还在那收拾呢，你说累不累？（累。）她和沈强是一个观念，“我付出了神就应该承认，我在这儿就有理了，我就有资格了、我就有资本了”。你说沈月她凭空就敢和你二百五？如果她没有那个资格，她敢二百五？她能二百五？没资本、没资格她就不敢也不能。她有了资本了，“就让他们看看，有谁能像我一样这么早就起来做饭？你们都睡了，我还睡不了呢”，你说沈月她心里揣摩不揣摩？她想不想这件事？（想。）她要衡量、她要对比。她和沈伟去对比，“沈伟，你觉得你有技术，可是你几点睡几点起呢？你看我几点睡呢？你看神怎么看？神喜欢谁啊？神喜欢我沈月！我在神手中是个宝贝，神爱我，我就是发点脾气，神就不要我了？”她有这种观念。她觉得她有资本、有资格，所以她就能任意妄为，她就敢讲理。一个正常的受造之物该有什么认识？“我来这儿尽本分是神的高抬、是神的恩

待。约伯献所有，彼得为神钉十字架，我为神做了什么？他总要省查一下自己走的路和历代以来成功之人所走的路有什么区别，“历代以来成功之人的路是怎么走的？我走的是什么路？一看人家都是抛头颅、洒热血，我为神抛头颅了？我为神洒热血了？这就看见自己什么都不是了”。当她看见自己什么都不是的时候，她还和人二百五吗？其实就跟沈伟一样，是吧？她就二百五不起来了，这是不是就有点人样了？（嗯。）有点人样是怎么达到的？是能够认识到自己什么都不是的时候，才能有点人样。总认为自己还是个人的话，她能有人样吗？没人样。首先得认识自己是个中国人——摩押的后裔，是受神咒诅、惩罚的，是神的仇敌，你每天都得儆醒自己是神的仇敌。

我和你交通的时候，看着我和你是笑着说呢，但你不要把这当成是笑话。神的话说：“……他就是彻头彻尾看热闹来了，根本就不是来寻求真理的。你们说，这些人对待与基督交谈的态度是不是有点像街头巷尾那些妇人在一起闲扯的态度？就是跟谁说话都不用求真，各说各的。他们对待基督也是这样，你发表你的观点，我持守我的观点，咱俩井水不犯河水，你也别想说服我，我也不可能接受你的话，是不是一种这样的态度？这是什么态度？你们给这种情形定性一下。（藐视、轻慢的态度。）这些人很奇怪，你不承认他是神所道成的肉身，那你跟随他干什么？你离开不就没有这些麻烦了吗？你不信不就完事了吗？谁勉强你了，有人逼你了吗？”（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二十二）》）你今天信神就处于这个状态，你不仅是没有把我的话接受进去，就是给你交通神的话你都不接受。你信神的观点就是神交通的农村妇女在大街小巷发表自己的观点。沈强发表着自己的观点，“我给你个建议”。他能给你提建议，但是你给他交通神话的时候，他听不听？（不听。）不过沈强要比那些妇女还要厉害一点，妇女只是发表着自己的观点，至于你听不听，她理不理你？（不理。）她们只是各自发表着各自的观点，持守着自己的观点，不接受别人的观点，但是沈强得让你接受他的观点。咱今天虽然还没有达到沈强的这个程度，但是你也没有计划过要接受神话，也没有计划过要顺服神话。你每天也看神话呢，周围的人、事、

物也和你说了，我在和你交谈的时候，你看着我也没有和你发脾气，也没有和你发火，但你得理解我和你说这些话的心意，我不是和你在大街上看见的妇女一样，没事了和你闲谈发表发表我的观点、我的态度。我给你说出来是给你个蒙拯救的路途，是让你去接受、让你去顺服、让你实际地去走的，你不能把我当成农村妇女。如果你把我当成农村妇女，你也不计划去改变自己的观点的话，那就没有任何意义了。那你在这儿尽本分也是白尽，那就真不如回家去，就像神说："你的追求目标若不是为了寻求真理，那你不如趁此机会回到世界中大干一番，你这样虚度光阴太不值得，何必这么折腾自己呢？美好的世界中什么东西不能让你享受？金钱、美女、地位、虚荣、家庭、儿女等等这一切世界中的产物不都是你最好的可享之物吗？你何必在此绕来绕去寻找可安乐的地方呢？人子都没有枕头之地，你怎么会有安乐之所呢？他怎么能给你创造美好的安乐的地方呢？可能吗？今天你从我得着的除了审判便是真理的教训，你不可能从我得着安逸，也不可能从我得着你所日思夜想的安乐窝的，我不会赐给你世界的荣华富贵的。你若真心追求，我愿将所有的生命之道都赐给你，让你如鱼得水，你若不是真心追求，我要将所有的都夺回来，我不愿将我口中的言语赐给那贪享安逸的猪狗之类的人！"（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为什么不愿意作衬托物呢？》）哪怕你享受肉体呢，也能享受几天。你在这儿一分钱不挣还受着苦，图了啥？沈月早上早早的起来做饭，到了晚上你们都睡了她还没睡，去世界上做饭一个月哪儿还不给你两千块钱啊，一年两万块钱你不能吃香的、喝辣的？是不是？（嗯。）还没人修理对付，那是多么"美妙"的人生。来了这儿，别人每天还要叫你二百五、二百五，你去世界上谁敢叫你二百五？谁见了你也是和你说"呀，天女下凡！"世界上的人是不是都是这话呢？（嗯。）都是夸你的话。可来了这儿呢？这些你都得不到，你说你何苦受这个苦呢？每天还把你气得和他们暴跳如雷，还要把你气坏，气出高血压来呢。世界上还有一句"既来之则安之"，既然进来了，咱就好好信神，信神不是为谁信，是为你自己信神，是为了让你活出一个正常的人性来，让你做一个真正的人。让你做一个真正的人是怎么呢？是要让你剩存下来，而不是单单就是为了让你效力，出力流汗，利用你。说神是利用人，这是不是对神的一种亵渎啊？（是。）神不是来利用你的。

268　成功与否在于人的追求

1　作为一个受造之物所该追求的就是尽到受造之物的本分，就是没有一点选择地来追求爱神，因为神就是值得人爱的。追求爱神的人，不应追求不应追求个人的利益，不应追求个人的盼望，这是最正确的追求法。你所追求的是真理，实行的是真理，得到的是性情的变化，那你所走的路就是正确的路，你所走的路就是正确的路。你所追求的是真理，实行的是真理，得到的是性情的变化，那你所走的路就是正确的路，你所走的路就是正确的路。

2　你所追求的是肉体的福气，实行的是自己的观念中的真理，性情没有一点变化，对肉身中的神没有丝毫的顺服，而且仍是活在渺茫中，那你所追求的定规将你带入地狱，因为你走的路是失败的路，你走的路是失败的路。你是被成全还是被淘汰都在乎你个人的追求，也就是：成功与否在于人所走的路，成功与否在于人所走的路。你是被成全还是被淘汰都在乎你个人的追求，也就是：成功与否在于人所走的路，成功与否在于人所走的路。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成功与否在于人所走的路》

你是先锋队不是拦路虎

陆艳，你和陆夏配搭呢，是吧？（嗯。）刚才肖红说你和陆夏不愿意在工作区住，所以就没找家，说说你的看法。（陆艳：我把这边当成自己的家了，就有点不想去工作区那边住，就想着我在那边住几天，有空了我再回来住一天。）在外边住几天回来一天呢？一个礼拜回来一天？还是一个月回来一天？（陆艳：有时候三四天回来一天，有时候一礼拜回来一天。离得近的话就是早上去了，晚上就回来了。）回来干什么呢？换洗衣服呢？还是想家呢？还是那边没工作可作？（陆艳：有工作，怎么能没工作呢。）你是在那边有工作可作的情况下回来了，是吧？（陆艳：嗯，晚上回来第二天又走了。）陆夏呢？你俩相跟上就回来了？还是各回各的？（陆艳：两个人相跟上就回来了。）这是两个人商量好了？陆夏，你说说。（陆夏：因为工作区和家里离得也不远，就没有注重找家，也没有想在那边安家。）你是什么原因要从那边回来的？是那边没什么活儿回来了，还是想家所以就回来了？（陆夏：就是今天干完了今天就回，明天有安排好的活儿第二天早早的就过去了。）多长时间回来一次？两三天？（陆夏：基本上就是每天去每天回。）那陆艳刚才是撒谎了吧？（陆艳：我没撒谎。）那这就矛盾了呀，你们究竟是天天回还是三五天回一次？（陆艳：到了这边离得近就是天天回，两个人相跟上就回来了，要是一个人我就不回来了。）那就是两个人的问题，是吧？一个人就可以在外边，两个人就不能在外边。你刚才一会儿说一个礼拜回一次，一会儿说三天回一次，现在又是一天回一次。

在你们的心目中一线算什么呢？咱不要和其他的比，咱就和每天在外边干体力活儿的人比，咱就和驴总比比。在神的国度里边，在

神的作工中，神给你们的是什么待遇？给你们的是什么职务？你们扮演的是什么角色？站了一个什么位置？想过没有？（没有。）咱以前交通过，一线是打仗的，是当兵的，是前边的军队，后边的都是后续部队，后边的这些人不管做什么都是为一线服务的，都是为了支持一线。你说一个国家的军队重要还是农民重要？（陆艳：军队重要。）农民都是交着税供应着部队。部队里边有军官、有司令，他们吃的啥？喝的啥？老百姓呢？在一个总统的心目中，他对一个军官是什么态度？对这个部队是什么态度？这些在他心目中是什么位置？你们想过没有？神把你们放在这个位置上，把你们抬得高高的，你们享受着神给的所有，你们做的是什么？你们觉得脸红不脸红？你作不了工作归作不了工作，你打不了仗归打不了仗，你不会培训归不会培训，你在你的岗位上守住了没有？你连基本的岗位都没守住。你怎么在外边打仗呢？你怎么给人家立标杆呢？把你们抬得高高的，让你们坐在宝座上，可是你们连个驴总都不如！真是连驴总都不如！能感觉到吗？为什么叫他驴总？屎壳郎、驴总——效力的，明明白白就是效力的！他们每天就是干活，连聚会的时间都没有。给他的位置，给他的身份，给他的“名誉”——屎壳郎、驴总，而给你的位置是指挥、是军官，听听这个区别。你是在家里边干活儿的，你干的是嘴皮子活儿，他是在外边干体力活儿的，白天干了活儿，晚上还得“打”。他干三天活儿就回一次家了吗？咱和人家是一起走过来的，咱做的是啥？你从下发的文稿里看看驴总的经历，你和他对比过没有？我解剖驴总呢，我说驴总怎么这么拗呢，拗种！我是怎么说他的？我是怎么对待他的？你不是不知道，你看了解剖他的交通，这么长时间了，你们就没有进入？我看着他只干活不进入，我难受；我看着他悖逆，我伤心、恼火。在我这儿同样把你们的位置抬得高高的，同样我对你们是放心的，可是我今天看看你们的所作所为，这是啥呢？这是建造国度呢？建造在哪儿呢？我觉得垮塌了！一个军队没有一个纪律，没有一个规章制度，都松散成什么了？咱现在处于一种瘫痪状态！咱现在作工作都是为了给你们前线支援，让你们去外边打仗去，结果你们是这样作工的。从外边看找家这个不算什么事，可是仔细一看，这和找家没关系呀。如果这边没工作咱可以天天回家，可你告诉我这边有工作呢，有工作你怎么能天天回家呢？

咱信神几年了，收获在哪儿？变化在哪儿？神看人的存心、观点、态度呢，外表的好行为咱有没有？今天神交通德行方面了，咱连个好的德行都没有，连个外表的衣服都没有。你能看到你和驴总的差距在哪儿吗？驴总昨天晚上说“我来这儿干活根本就没有打算要长时间在这儿待着，这边有什么活儿我就赶紧干，我干完就等着回家”，这话说完又说了句“国家有难匹夫有责”，这两句话矛盾不矛盾？（矛盾。）他说的第一句话听着难听，他是来干什么的？他就是来帮忙的，干完活儿就走了。后边他又给自己戴了一个冠冕“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意思是说他是有担当、有责任的。没有一个人是想来这儿长久地待下去，没有一个人是用一辈子来敬拜神，没有一个人是把自己的一辈子交给神，就是想来个换取、骗取。这是驴总回想、回忆他刚开始来这边干活的存心、观点，这是他的认识。他想是这么想的，说是这么说的，但这些活儿干不完他回不去。原来驴总干活儿的时候是讨厌加班，就是干八个小时就行了，现在呢？自己带着人加班了，他从正月初几出来到现在都没有回。驴总的表现你们看见了，咱再看徐兵，徐兵说了一句什么话，“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就是建造国度了。”陆夏，你听了这话是什么感觉？（陆夏：这话听着像外邦话，但是确实就是这样，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算不算建造国度呢？（陆夏：不算。还得看你的存心、目的、观点是什么。）虽然徐兵他不明白，但他最起码还知道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还知道他得干活出力呢，根据他的素质能干什么就干什么。你作为一线人员，是打仗的，你每天是给人讲道的，还带管理的，你有这个理念吗？你们连一个外表的好行为、外表的作工都没有。如果真能做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个地步，最起码是一个效力者吧？（嗯。）咱效力了没有？（没有。）你是大街上的玩童，效力都没有效力，咱还谈什么工作呢！还谈什么果效呢！谈这些有意义、有价值吗？看着你们这个表现、听着你们说的这些话让人寒心呀！也供应你呢，也给你交通呢，也带领你呢，还有人卡着你呢，什么缺下你们的了？你们作工就是这样的果效！别说作工是这样的果效了，在你心里信神就是这样的态度、观点？刚才陆夏还知道神看人的态度、观点呢，徐兵他不知道神看人的态度、观点，但他还知道得尽心、尽力

呢，还知道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呢，咱出什么了？咱这样信神信的是哪门子的神呢？你走到哪一步了？你回过头来看看你走到哪一步了，你进步了还是后退了？你是襁褓中的婴儿还是挂名信的？还是来帮忙的？

在那边干活儿的时候，我看见他们每天就是干个活儿，也不寻求、也不揣摩，我觉着他们可怜。你们呢？干活儿不用心，也不操心，反正就是个支差的，我看着伤心、看着难受但又恨！我想着你们应该比他们好多了、强多了，可是你们的所作所为让我不敢看！学校里边分了几种学生，有逃课的学生，有每天来学校报到的学生，还有的是夜以继日学习的学生。你们属于哪一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连学校里基本的规章制度都守不住？连一个保持到校都达不到？有的孩子去学校不愿意好好念书，他念书就是为了熬个毕业证，他要想拿到毕业证，得学校通过才能拿到，如果他每天起来逃课，学校给不给他毕业证？学校不给他毕业证，所以他为了能拿到一个毕业证，他就是应付着他也得去学校，他就是在学校里打游戏他也得去学校，他就是在课堂上打盹儿他也得去学校，他学不学也得坐在教室里边，他就是支差也得支去。可是你俩呢？支差了吗？你坐在“教室”里了吗？你去“课堂”上了吗？这个要求标准是个学生需要达到的，今天神家把你们当什么待了呢？今天把你们当军官！当司令！是让你坐阵司令部呢！司令部是干什么的呢？外边打仗呢，让你给出个方案，让你做谋士，结果去了司令部没人，空空如也，你还不在工作岗位。等别人都打完仗了，你回来了。你们比在外边干体力活儿的人差远了！陆艳，你连“二百五”都不如！甚至连不会做饭的那个姊妹都不如！不会做饭的那个姊妹，不管做的饭好赖，一天三顿饭一顿都少不了，可你呢？咱最起码得守住自己的岗位吧！守住岗位不用守规条，你可以自己安排，怎么安排？最起码在有工作的时候你不能离开吧？人家干体力活儿的加班加点了，你们加班加点了没有？他们干体力活儿的加班加点和你们干嘴皮子活儿的加班加点可不一样，一天二十四个小时，你们干嘴皮子活儿的坐在这儿说十二个小时也不成问题吧？累不着吧？他们呢？他们是体力劳动，他们加班加点到什么程度呢？有时候得加班

加到半夜十二点，刚开始的时候干到半夜一点多，陆杰干过吧？（陆杰：嗯。）早晨五点就起来了。就即使不加班，晚上回来吃饭也到了九点半、十点了，这都算是正常的，因为活儿在那逼着呢。如果人人都像你们这样，工作怎么作呢？

今年的活儿比较多，就那几个人干活，那就得加班加点。现在那边的人一直加班干活，连个聚会的时间都没有，你们想过为什么没有？你们知道责任在谁吗？一线直接拦阻了工作呀！你去看看干活儿的这些人都是什么人，都是老人。有几个新人呢？新鲜血液要逐渐地进来，进来了没有？我在这儿不能拦阻了工作，该加班加班该加点加点，下雨天还得干活儿，晚上还得干活儿，为什么？我不能拦阻神的工作！我在这儿没有拦阻了工作，可是你们在这儿把我拦住了，你们相当于把我的左胳膊劈了，右腿劈了呀！你们要是把人打回来，源源不断有新人进来，咱现在是这个地步？神已经把路给咱指出来了，异象也给了咱了，可是现在我没法施展，为什么？没人！你说哪方面没有受到制约？你也看见了，咱家什么都弄好了就是没人，还得去外边找人干，还得给人家出钱。李生回来几年了？回来三年了，三年来那个本分还是只有李生在尽着，有新人进来吗？没有新鲜血液，你说这国度怎么建造？死水坑能养住鱼吗？所以你们一线成了直接拦阻工作的拦路虎！以前和你交通过，国度建造是咱和大红龙在赛跑呢！跑在前边你就赢了，跑在后边你就完了！神不等人，神不是等够了多少人工作才结束，神的时间说到就到了，饥荒、瘟疫已经开始了，你看不见？这意味着什么？约瑟那时候是七年丰收年、七年饥荒年，神给了他七年预备的时间，现在还有时间吗？咱现在的工作紧急到什么程度了？你看我现在是在干什么？我在抢时间呢！

神家的工作得用人，你们给神家打回来人了吗？神给人预备的是丰丰富富的，需要你去配合把这些人打回来。新人打过来了吗？干活儿的有几个是新人呢？各种人才都没有，有也还都是二把刀，你们逼迫着我向沈牛低头，这不是对我的羞辱？就是羞辱我也得去找沈牛

呀。你看着我去找沈牛的时候，看着我向人低头的时候，你的心里不难受吗？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有知觉吗？这就是没有理智、没有良心、没有知觉！根本就不管、不考虑神家利益。人才给挡住了进不来，每个人工作的量就增加了，完工的时间相当于推迟了，我不能拦阻神的工作，那就得加大成本，就得用外邦人。神不要死人的见证，能不能用外邦人？不能用。再一方面，用外邦人还怕外邦人把咱卖了，敢用不敢用？刚开始是不敢用、不能用，到最后眼看时间到了不得不用，所以导致我现在还得用死人，还得出上钱让外邦人来干活儿。时间又紧，活儿又多，急不急？你说晚上不加班能行吗？你说不加到十二点能行吗？他们都是加班加点地干呢，晚上看不见，还得打着灯地干。因为时间紧，因为没人手，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是经济上的损失，是对人的一种摧残，你们相当于把他们给摧残了！神作工结束是要粮食满仓、果实累累，必须得有这个结果，在我这儿，我不能拦阻了工作。你们在这儿拦住我的路了，所以我在这儿就得后补。怎么后补？就得一个人顶两个人用，我就得把人当驴用，所以就成了驴总。因着工作不能受拦阻，所以不得不给他们施加压力，让他们加班加点地干活。他们连聚会的时间都没有，连吃喝神话的时间都没有！多长时间了，你问问他们有没有吃喝神话的时间。这几天是几点吃饭？早晨天刚蒙蒙亮就赶紧起来干活儿，干到九点多、十点吃饭，吃完饭干一个小时十一点休息，休息到两三点再吃饭，吃完饭再继续干，晚上是十点才吃饭。给张硕交通的你们听了吧？张硕说什么？“两点一线”，张硕累得快爬不起来了。在我这儿，我不能拦阻工作、不能让工作垮塌，最终得有个果效，我不管你怎么做，在我这儿不能让工作垮塌了。时间太紧，而且就这几个人干活，所以导致了工作推迟，你们想过这些吗？你们想的是啥？“急神所急、想神所想，我要忠心呢，我要顺服呢”，嘴在天上脚在地上，遇事还讲理呢，在教会还打斗呢。你做下什么大的工程了，打斗了，让神为你做主了，你做下啥了？你们所做的事相当于给我施加了压力，相当于给我来了个拆毁！

肖红和你们说找家这件事的时候，你们的语气、态度，说的那些话让我听着难受。知道我为什么难受吗？肖红说陆艳是因为不愿意

去工作地住，所以不找房子，就要这么来回地跑，陆艳说“你要这么交通的话就是……”，你听着这句话什么感觉？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从来没有反思，从来没有认识。就即使别人给你指出来了，让你看见了，你承认吗？（陆馨：不承认。）承认都不承认，“你这么交通了，你说是就是吧，我有什么办法”，这样性情还有变化吗？可能悔改吗？陆艳，你说这句话的观点是什么？存心是什么？态度是什么？该不该认识认识？肖红和你说话你是什么态度？你想不想搭理？（陆艳：不想搭理。）搭理都不想搭理。“你说是就是吧，你要那么说了，我有什么办法”，陆艳，你怎么能说出这话呀？你还是个信神的人吗？比如你偷了人家的东西了，人家说：“你偷了我的东西了。”你说什么？“你说我偷了就偷了吧。”这是什么性质？“你爱咋地咋地，我就是这，你说什么就是什么”，陆艳，你说这话的时候心里边有东西堵住了？置气呢？肖红怎么整治你了？你对她有成见？（陆艳：没有成见。）没有成见怎么能说出这话呢？我听见你说这一句话，就是把肖红当成仇敌对待了。陆艳，我刚才为什么给你举这个例子？别人说：“你偷了我的东西了。”“你那么说了，那就是我偷了吧。”这是不是对立派呀？是不是仇敌？（是。）你把她当你的带领了吗？（没有。）那怎么才是把肖红当你的带领了呢？什么态度才是对待带领的态度呢？从这里看见你对肖红是一种恨恶、仇恨，看见你对工作的一种仇恨，你对你所尽的本分是一种厌恶，死猪不怕开水烫了。陆艳，能感觉到这一点吗？（陆艳：感觉到了。）你的实际情形是不是这样的？（陆艳：嗯。）就是这样的，实际上你的心思里边就是这些，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态度、观点、存心。陆艳，看见你的态度了吗？我不交通你知道你的态度是这样的吗？（陆艳：你不交通我认识不到。）是认识不到还是里边有东西不说？（陆艳：认识不到，看不到这个问题，就觉得没有合适的家，工作不了。）你说可恨不可恨？神今天要恢复人的正常理智、正常人性。如果一个有正常人性的人听到肖红这样说的时候，应该是什么表现？为什么这样问呢？因为神是给了你思维能力的，让你去考虑一下、思维一下正常人性应该有什么表现，这就是操练你寻求正常人的标准是什么，操练你做一个正常人。如果你是一个正常人，如果你有正常理智的话，你会怎么回答这句话？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用这个来衡量你是不是有良心的人、你有没有正常人性、你还有没有点人味儿。如果你谈不出正常人的表现来，说明你也不是个正常人，说

明你没有正常人性。今天神是要恢复人的良心、理智，你连良心、理智都没有，还谈什么恢复？连个认识都没有更不要说去做了。什么是真理？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你怎么做这个人，怎么行这个事，这个准则是什么你得找到它，追求真理就是追求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刚才陆艳说的那个话是她流露出来的一种态度，是吧？（嗯。）从她流露出来的态度再看她的观点是什么，她的存心是什么，这是不是就曝在光中了？（嗯。）刚才陆艳说这话流露出她的一种态度，从这个态度里流露出她的观点。陆艳流露出来的观点是什么？“信神就应该是大街上的玩童，就应该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你就不应该和我求真。信神谁不是三天两头回家？你两眼就盯着我不放了，好像就和我有仇似的。你不是也在家呢？谁谁谁不是也在家呢？人家不是三天两头就回家了？你不说别人，两只眼睛每天就死盯着我了。”陆艳，有没有这个意念？（陆艳：有。）这就是你的观点。陆夏是什么观点？“这还让不让人活了？正常生活谁都有个家，我回家咋了？我不就是回了趟家嘛，这就对我兴师问罪了！我给你作了工作就行了，还非得在那边找个家，我作完工作晚上回来，第二天早晨就去了，我影响什么了？你就是找茬，就见不得我好一点，我舒服一下就不行！你家破人亡了，你非得搞得我跟你一样家破人亡，我不家破人亡你就不死心，你心可黑呢！我有个家你就嫉妒我呢，那你想有个家也可以呀，谁说你了？每天就是说我，总嫌我有个家。”心里是这么想的，但这个话能不能说？不能。因为你的观点是反感、是抵触，所以说你流露出来的态度就是对抗、叫嚣，就不是接受、听从，不是听听别人说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别人和你说话你听了没有？你听不进去。为什么说你听不进去？“你说是那就是”这一句话就证明你没听进去，你根本就不愿意听。如果你听进去了，是什么表现？“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我怎么就没有考虑这些呢？”如果你听进去的话，你对自己是一种自责，“呀，我当时也考虑不到，自己就是贪恋肉体，这肉体可悖逆呢，就是背叛也背叛不了，老想回家，不回家就痒痒得不行。”这也算句话，最起码能看到、认识到自己是贪恋肉体，这是认识

自己的一种态度。你就是虚伪也好，表白也好，总不是对抗、叫嚣吧？（嗯。）可你连伪装都不伪装，就是赤裸裸地对抗、叫嚣、打官司，这不是保罗吗？

这个还谈不到正常人性，这只是说你得有个外表的好行为，有个好的德行。你和别人说话，你得有个好的德行吧？（嗯。）你得看人家接受得了接受不了吧？可你连伪装都没有伪装，而是赤裸裸地对抗、叫嚣。为什么是赤裸裸地对抗、叫嚣呢？因为肖红说话伤害到了你的肉体利益，你就为你的肉体利益说话，和她打仗，咱有理智吗？别人说出话来，你不看她说话给你带来的是什么，只要她说话伤害到了你的肉体利益，你就把她当仇敌对待。她说话的目的是什么？她是让你尽好本分，可你没有感恩，只有仇恨。你把从神来的一切正面事物都当成了仇视之物对待，这不是邪恶吗？不是恶毒吗？这些是你流露出来的观点、态度。你的存心是什么？存心都是为了自己的肉体。刚才说如果是一个正常的人，会有什么表现？一个正常的人，有点良心、有点理智，最起码得是亚当、夏娃的那个表现。神呼唤“亚当、亚当……”，亚当干什么去了？躲起来了。他为什么躲起来？他知道自己背叛神了，他知道丑陋，嫌丑呢。肖红一说出那句话，你就应该感觉丑呢，“我做指挥呢，我连坐阵都达不到，我的屁股就坐不下来，就坐不到办公室里，每天起来就是溜达。呀，快别说我了，我都嫌丑呢、羞呢，丢死人了。”神说人有羞耻感、惧怕感才能蒙拯救，没有这两个“感”不能蒙拯救。这个羞耻感、惧怕感是不是也是一个正常人该有的正常人性呢？（陆艳：嗯。）在你那儿你是为了什么感到羞耻呢？你是为自己丢了脸面而感到羞耻，你的这个害怕是害怕别人对付你，害怕别人帮助扶持你，害怕别人爱你，害怕别人给你生命。（陆艳：就是害怕对付呢。）你的这羞耻感、惧怕感和我说的羞耻感、惧怕感完全是两码事。我刚才说这是正常人该有的正常人性，你这就不是正常人性，这就不叫正常人。

正常的羞耻感、惧怕感是什么？应该是因着什么感到羞耻？因着什么感到惧怕？之前交通说你们一线是作什么工作的？说你们一线是当兵打仗的，是让你们把重要之地攻下来，可你们这些当兵的是在外面捡破烂呢，当时交通这个的时候陆艳在不在？（在。）陆艳，你就不觉得羞耻？这是一线？听了那次的交通以后就没有点反应？昨天驴总和我说："国家有难匹夫有责，这边需要我干活我就干活，干完活儿没事了我就回去了。"我说："驴总你来这儿是干什么的？你是民兵？说得好听点你是正式工、是正规军，可是你干的是民兵的事，你不是正规军。"正规军和民兵有什么区别？正规军就是一个国家的军队，是吧？（嗯。）不管半夜几点，只要号声一响，三分钟集合，五分钟到位、出发，这叫正规军。民兵呢？在和平年代，需要民兵吗？你见过民兵吗？（没有。）快要打仗的时候，民兵才训练呢，在正规军顶不住的时候，民兵才上一下战场，平常没事的的时候，这些民兵就回家种地去了，这叫民兵。你们属于哪种兵？你站的是什么位置？（站的是正规军的位置。）你来这儿站着正规军的司令官的位置，可你却只享受地位，不尽司令官的这个本分，你感到羞耻不羞耻？还让你羞辱大红龙了，你怎么羞辱大红龙呢？你的见证在哪儿呢？你连大红龙的正规军水准都达不到，你连驴总都不是！领着正规军的奖赏，干着民兵的事，你不害怕吗？你不怕神和你算账？算什么账呢？你领着正规军的奖赏，干着民兵的事，这不就是欺骗、骗取？你能欺骗了一个人，你能欺骗了神吗？你信神几年了，最后来欺骗神了。别人在外边跑断腿、累断腰还不知道是什么结局呢，你可倒好，为了回家而跑断腿、累断腰。而且更加不知羞耻的是什么呢？你在那儿还有工作！你不是因着没工作才回家的，你是有工作都能回家，你连民兵都不是！如果民兵在外边打起仗的话他能回家吗？（陆艳：不能。）可是你能回呀！你根本不管这个仗能不能打下来，根本不管这个阵地能不能守住，你站着这个位置不作这个工作，这是不是恶？是不是打岔神的工作？是不是作恶？你是不是罪魁？是不是撒但送来的差役？（陆艳：是。）要么你就不要站这个位置，"这工作我作不了，我不作，我想家呢，我离不开家，你另找他人吧"，你说句话呀。你什么也不说结果在这儿当了个拦路虎。

神的工作作到哪一步了？你看不见吗？神的工作不等人，审判从神家起首，外邦也开始了！你看见大红龙快倒塌了没有？这几天网上发生什么事件了？这个应该人人皆知吧？（唐山打人事件。）你在唐山打人事件上看到了什么？这是大红龙倒塌的前奏，它已经不是在里边暗斗了，而是明斗，完全是两股势力在斗。斗到什么程度了呢？黑暗到什么程度了呢？你恨恶大红龙吗？你真的恨恶大红龙吗？这句话单单是给信神的人说的吗？不信神的人，最后神也要让他心服口服；不信神的人，临死之时神也要让他们看见大红龙这个演员的表演，神要让它的民众起来反叛它。现在这件事发酵到什么程度了？全球都在看这件事。就即使全球都在看这件事，中国是怎么处理的？政府是怎么处理的？敢让这些受害的小女孩露面吗？敢让她们出来说实话吗？不要说让她们说实话了，就是一点真相都不敢露。这意味着什么？如果它不这样做，老百姓能造反吗？它的民众能起来反叛它吗？同时也看到下边的人都不再听它的话了。也就是说，神把权柄收回来了，撒但都掌管不了撒但了，都在各自谋算各自的了。这个反面势力的权大到什么程度了？中国的口舌——整个媒体能说话吗？唐山打人这么明显、这么邪恶的事，没有一个媒体敢出来说实话！没有一个媒体能进入唐山！唐山都进不去，你进去就把你抓到派出所了，就把你给扣留了。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说有哪个人能当天晚上就把案发现场清理了，第二天就能把店给拆了呢？这意味着什么？（销毁证据。）有谁能销毁得了证据？这是自己销毁自己的证据啊，你说黑暗到什么程度了？一般出了事都是先封锁案发现场，不能动，谁都不能破坏第一现场。这个打人事件的案发现场是谁的案发现场？是国家保密人员？就这些土匪、地痞、流氓、杀人犯的案发现场，就视频里这么一个小村庄，就受到了这么大的保护、维护！和这个有明显对比的是这些被他们打死、打残的小女孩，你看见有谁去看看小女孩的病情如何了吗？有谁去慰问了一下她们的家属了吗？这四个小女孩她们家族里的人连一句话都不能说，你看到有哪个媒体为她们说一句话了吗？网络能让她们说出一句话吗？不允许她们说话。通过这件事你们看到了什么？大红龙垮台就在眼前！民众反叛它就在眼前！你说民众能不被激怒吗？为什么会被激怒啊？它做的那些事已经放在明处了。以前都说相信大红龙、相信中央调查组，这次给你演戏了吧。中央调查组叫什么？“雷霆行动”，十五天、二十天了，雷在哪儿？霆在哪

儿？行动在哪儿？给你什么结果了？被打死、打残的人是轻伤，打人的是重伤。老百姓发出来的消息你也看见了，人们都在关注这件事呢。网上发了一个“唐山打人事件”，下边写的是“实话实说、焦点访谈”，焦点访谈谈这件事了吗？他们为什么说这个话？这是在讽刺大红龙，“实话实说呗，这四个小女孩去哪儿了呢？为什么焦点访谈不出来说句话呢？”够讽刺、够刺激的了吧！中国人在看，美国在看，全世界的人在看。美国一直说中国没有人权，现在还有什么话说？还用什么掩盖？

我这两天也在看这件事，因为咱得注意环境，咱要干咱的工作，作得太明显了人家要查咱，你说这个工作该不该作？不作，就拦阻了神的工作；作，人家那里有我的信息，随时可以抓我，随时可能掉脑袋，所以我在等着、在观察，我在看全球的动态，看大红龙的动态，看两股势力斗成什么程度了，看大红龙倒塌的前奏是不是开始了，咱不单单是看这个新闻。咱看这个新闻是为了什么？我是想看看圣灵作工动态在哪儿。如果他们争起来、打起来，他忙不过来了，我就能心安一点，咱就敢起来名正言顺做人。根据这个事件，再根据祭司弟兄下发的工作安排——大传福音，这是巧合吗？这是不是圣灵的作工动向呢？（嗯。）陆艳，这个时候，你在做什么？陆夏，你在做什么？羞耻！怎么羞耻呢？你在你的本分上应付糊弄、搞欺骗，这就是背叛！

62　你知道你的使命吗

1　你肩负的重任、你的托付、你的责任，你都知道吗？你的历史使命感何在？你将怎样做好下一个时代主人？你主人翁的感觉是否强烈？万物的主人怎么解释？真是生物与世界物质的主人吗？你对下步工作怎么打算？等着你去牧养的人该有多少？你的任务是否很重？他们贫穷、可怜、瞎眼，不知所措，落在黑暗中哀号，路在何方？

2　这苦难深重的人竟然在光划过之日仍被囚禁在黑暗的监牢里不得释放，何时不再愁苦、哀号？他们苦苦巴望、日思夜想，多么渴慕光明如流星一样，突然降下驱散这将人压抑了多少年的黑暗势力。这些从未有过安息的脆弱的灵竟惨遭不幸，无情的绳索、凝固了的历史将其封锁在其中谁曾知晓？

3　神的心何等忧伤着急，怎忍看着他亲手造的无辜的人类遭受这样的折磨？难道你就忘了你是受害中的一个？你不愿因爱神而努力将这些幸存者拯救回来吗？以自己所有力量来还报那爱人如爱自己骨肉的神？你到底是怎么认识被神使用来度过自己不平凡的一生？你有心志、有信心活出一个有意义“虔诚的、事奉神的人”的一生吗？你有心志、有信心活出一个有意义“虔诚的、事奉神的人”的一生吗？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论到以后的使命，你当怎么对待》

57 当为完成神的托付献上身心

作为人类中的一员，作为敬虔基督徒中的一员，我们都有责任、有义务为完成神的托付而献上我们的身心，因为我们的全人都是从神而来，都是因神的主宰而有的。若我们的身心不是为了神的托

付，不是为了人类正义的事业，那我们的灵魂将愧对于为神的托付而殉道的人，更愧对于供应我们全部的神。若我们的身心不是为了神的托付，不是为了人类正义的事业，那我们的灵魂将愧对于为神的托付而殉道的人，更愧对于供应我们全部的神。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主宰着全人类的命运》

什么是建造国度

你们的心根本就没动，根本没说“哎呀，我这是做了个什么事呢”，没有亏欠、没有内疚、没有自责。到了明天呢？还记得自己做过什么事吗？该怎么还是怎么。第一天是那件事情出错了，第二天另一件事情又出错了，给你指出来了，“唉，就是，我就是这样的人”，下一次呢？还是这样。就和恩典时代一样，白天犯罪晚上认罪，就这样一直循环。韩瑶，你说同样的问题说过你多少次了，你就没有计划去变，就没有计划去实施。祭司弟兄那时候交通说“敌基督的眼泪是鳄鱼的眼泪”，为什么说他的眼泪是鳄鱼的眼泪？祭司弟兄怎么说敌基督的眼泪是鳄鱼的眼泪的？他只是后悔他不该做这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我不应该这样做，我就没有考虑周到，我不该让韩静知道我做这一件事情，下次我可不做这事了。下一次如果再遇到这种事我哪怕请假呢，我哪怕不要让谁知道我做这件事情了，在这件事上哪怕我什么话也不说呢。谁说谁有问题，一说就是揭露解剖，不说的就没问题。”她仅仅知道“我要是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了，那还得再说我这个、再说我那个”。所以人家给你们指出来的时候，从你们的说话、从你们的言行举止里边流露出来的，给人感觉到的就是一种痛心！怎么痛心呢？给你

们指出这些问题的时候，你们不但没从里边去认识、去恨恶自己，反而是怎么呢？反而是讲理由、找借口，你讲的那个不是理的理。

就像沈平一样，沈平是把一件事情给放大化了，你们和沈平有什么区别呢？沈平开着车来这里干活的时候把人家的公示牌给撞了，回了家我说："沈平，你怎么能把人家的公示牌给撞了呢？你撞了就只管你走了？你也不承担责任？"沈平理直气壮地和我说："不是我要走的，是那个妇女的问题，她让我'走吧、走吧'，我还没有处理问题呢，她就让我走吧、走吧，不是我要走的。"你说这是谁的问题？（韩静：那会儿天已经黑了，他把人家的公示牌撞了，他从车上跑下来说："我把人家的公示牌撞了。"我一听他说把人家的公示牌给撞了，我说："你赶紧走！"……）咱不要进到事里边，一进到事里边咱说得可有劲儿了。我说的是什么？（韩静：我说万一让人家把他挡住了，三轮车就走不了了……）韩静，我问你什么呢？你理解我说话的意思吗？沈平撞了人家的公示牌，人家要报警，这是你的问题还是沈平的问题？（韩静：可是我反映了呀，我跟肖晨她们反映了呀。）沈平撞了人家的公示牌，是你让人家走的，你让他走是不是好心让他走的呢？（韩静：是啊。）那你说这是沈平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我让你分析判断这件事呢。（韩静：不是我的问题。）终于知道不是你的问题了，那我和你说的是什么呢？我就是让你看人家沈平会讲理不会讲理。沈平就和你一样，出了问题以后就是推脱责任，一点不担当、不承认，"这就是你的问题，就是你让我走的，你要不让我走，我赔了人家不就没事了？"谁的问题？"是你韩静把人家推走的，不是我不是人，是你韩静不是人。"

沈平还说什么了？"那个妇女就没正常人性"，怎么没正常人性呢？"我在外边倒车呢，她就没有说过来给我看着点，不要让撞了东西，她要给我看着我能撞了？"（韩静：胡搅蛮缠！）你看你还说他胡搅蛮缠。人家沈平和我讲了个道理，说："都是信神的，还一家人呢，你和我是一家人？你看着我在那倒车，你在家就不出来？你说我娶了

个媳妇，我跟媳妇在车上，我倒车这个媳妇该不该下去看一下后面的路况？我倒车的时候有些地方看不到，当媳妇的该不该看一下后边？‘后边有什么东西啊，注意安全。’如果这个媳妇不管，出了事这个媳妇有没有责任？这是谁的过？这个媳妇如果给我看着后边那还能撞了吗？”（撞不了。）那是谁的问题？（韩静的问题。）人家沈平“没问题”。三轮车把人家的公示牌撞了，是因为什么撞的呢？是因为你们这个妇女明知道人家在那儿倒车，你们就没有出去给人家看看车能不能撞了，你们就没给人家看住。你们说听着这话难受不难受？你听人家说得有道理吧？“就是啊，哪有这样的媳妇呢，看见老公倒车呢就不管，就不会拦阻一下，拦一下不就不会撞了。”（韩静：你出了远门了，你老婆不在跟前，你倒车她怎么给你看呢？）这就叫“韩静”，你们看见了吧！根本听不懂我说话的意思。第一次我说：“沈平，这个事情发生了，你要担当啊，你撞了人家的东西你得给人家赔，得把这件事情了结了，你不能说撞了人家就不管了。”他说什么？“不是我不管，是她们让我走的。”我说：“你做什么事情得操心啊，你开车你得操心啊，你怎么能把人家的公示牌给撞了呢？你也太不负责任了。”沈平和我说：“这是那个妇女的问题，她不出来给我看着后面。”

第二次，沈平开着车过磅呢，把人家后边的车给碰了，我说：“你尽什么本分就不能操点心？你就不看看后面有没有车？”沈平和我说：“我怎么不操心呢，你冤枉我。我过磅呢，前边有个车，那个车不下磅我就不能上，人家不下来我就上去，那磅出来的斤称算谁的？我就是因为在这儿操心呢，所以我才把后边的车给碰了。”这就是沈平，贫嘴，这张嘴真是厉害！你说他有什么问题？从他嘴上说出来什么问题、什么责任都没有。你碰了人家的车了，看得多少钱呢，你是不是得赔人家呢？（嗯。）沈平还嫌说他呢，沈平说什么：“杀人不过头点地，有多大事呢？就即使撞死一个人也就是赔十来万吧！”下一句是什么？“得饶人处且饶人。看你们多可怕呀？我这儿撞了一下，那儿撞了一下，你们就揪住我不放了，一直说这个事，撞死人才赔十来

万呀！这个事情就是应该我担当，这个花了多少钱，完了以后我出嘛！我说我不出了？”说的话多好听呢！

第三次，沈平和沈强开着车把人家的水管压破了，正好他们后边还跟着一辆收割机，人家开收割机的人知道是沈平给压破的，但是人家是个外地人不能说他。结果村里人就拦住开收割机的了，开收割机的人冤不冤？（冤。）开收割机的人冤。村里人说这个开收割机的人呢，沈强心里清楚是怎么回事，然后沈强出来说了句公道话：“不敢多要啊！都是出来打工的人，不容易呢，你这个是多少钱给你出多少钱就行了。”人家主家说：“东西一百元，工钱五十元，得给我一百五十元。”这就定下给人家一百五十元了。然后开收割机的外地人他也不能说什么，“算了，我一半你一半，各出七十五块钱算了。”沈强听了以后觉得，人家又没有压了还承担七十五块钱呢，咱还说什么呢。“行，七十五就七十五。”沈平呢？沈平躲在车上不下来，吭气都不吭气。沈强让沈平出钱沈平不出，最后沈强把这个钱出了。沈强回来和我说这个事呢，该沈平赔沈平就没有赔，沈强替他赔了。人家沈平和我说的是：“你撞了人家该赔就得赔呢，得做个人呢，还能没点人格呢？你把这个事情处理完了，你说多少钱我不出呢？”结果三件事没有出了一分钱，“反正你说吧，你说了我哪个钱不出呢？”你听着这个话多对呢，好听吧？（嗯。）你听着人家说得还“挺有正气、挺仗义”，可这话让人听着难受，把沈强气得说不出话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反驳他”，沈强没办法只能说“他太能胡说了”。我听了以后，我给沈平举了个例子，我说：“沈平啊，你娶媳妇呢，你跟媳妇说‘彩礼钱一分少不了你的，咱结了婚我哪天不能给你呢？你先结了婚我再给你彩礼钱，这么大的家业还能缺你的彩礼钱？’”他们听了以后这才一下明白了，大家是哄堂大笑啊！这就是颠倒黑白、混淆视听，你说就这样说话能有变化吗？沈平是用明显地胡搅蛮缠、混淆视听的这些话让你听明白了，让你感到难受。韩静，你在他身上看他的这种表现，你看得特别明显，其实你的表现和他是一样的，你也是如此。我在这儿说你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你把你的理由说出一大堆，“都是她们的责任”，她们问你，“这件事是怎么回事啊？”你说，“那是谁谁数错了”，

是吧？（嗯。）还有哪件事呢？反正不管什么事，都是其他人的问题，和自己有关系吗？有你的责任吗？我在和你交通的时候，你能够找出理由来说别人的问题，这一瞬间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这事和我无关，那就是张三李四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你就冤枉我。”（肖红：就和亚当、夏娃偷吃善恶树的果子一样，亚当说，“是你造的女人让我吃的”，夏娃说，“是蛇引诱我吃的”。）就像我说了沈平以后，他嘴上说“嗯嗯嗯，是是是，我赶紧做，我悔改”，他真悔改吗？即使我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了，我说：“沈平，你该赔偿得赔偿啊！”沈平说：“多少钱我给嘛！这个花了多少钱？我给谁？”这是在我解剖了他以后，没办法了他才说了这一句话：“多少钱我给嘛！”我说给了谁谁吧！第二天、第三天没音儿了，话说了就完了，也没有给。

这就和你们在这儿尽本分一样，我指出来一次，你们把这件事情做了。下一次呢？紧接着第二天这个问题就又来了，没有变化，还是老样子。所以说你们流的眼泪是鳄鱼的眼泪，不是说懊悔、恨恶自己的所作所为。所以我看到这些问题一再出现的时候，我给你们一再说出来这些，我心里边难受，我说出来这个话在你们身上不起作用，对你们生命没有任何造就，我就好像是一个监督工一样，每天看你们做了什么事情，哪件事情没做，然后这件事做完就完了，或者嘴上说一下，也没有去做，没有下一步了。我给你把这件事情指出来，难道就是让你把这件事情做了、赔偿了就行了？（不是。）我是要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让你以后有个做事的标准、原则，让你知道以后该怎么做人。想点醒你，你能知道“哎呀，我做的这是啥事呢，这是我的责任，这是我的本分，我应该是尽心、尽意、尽力尽好我的本分，我这尽的是什么呢？”你们连这么一个意念都没有！你们有这个意念吗？有这个观点吗？就说你们三个人，我说出这句话来，你们心里边想过这一句话吗？弟兄在这儿说出来了，弟兄在这儿看见了，神看不见吗？我在神家就是这样尽本分呢？我怎么跟神交差呢？”你们想过这一句话吗？你在寻思这一句话的时候，神看见看不见？我一再地给你们指出来，你们就是不走这条路，想都不想。神在这儿摆设这个环境，神是要看你的态度、观点，看你是不是“尼尼微城的人”，是不是

要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呢？你们不是走这个悔改的路，你们走的都是沈平的路。沈平在外边撞车了，他还能够理直气壮地和你说，“那个妇女就是没有正常人性”，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他倒车的时候人家没给他看着，他就说这个人没有正常人性。韩静还在这儿跟我讲理呢，她就不去分辨、认识沈平说这话里边他的态度、观点是什么，存心是什么，觉得羞耻不羞耻？她就不想想沈平身上存在的问题，是不是自己身上同样存在的问题。今天我把你们的所作所为指出来了，你们虽然没谈什么，但我看到你们在这儿都是埋怨，根本没有去认识、恨恶，就没有认识一下自己怎么是这东西呢！没有羞耻感、没有惧怕感，这样可能蒙拯救吗？我给你指出来、说出来是让你去认识呢，不单单是让你去做一件事。我要是只让你做事的话，还用你呢？我用个机器人就行了，用一个木偶就行了，给它编个程序让它去做就行了。今天是让你的良心发挥功用呢，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让你把自己当成这个家的人，自家人！你把这个家当成自己的家了吗？你照顾你家就是这样照顾的吗？咱说沈平呢，一个姊妹伤着手了，没有人说他，他二话不说给了姊妹一万，谁追着你让你给这个钱了？可是你在这儿闯下祸了，给神家带来环境了，话说得可好听了，又是怎么做的呢？对个人的事如此慷慨，对神家的事一毛不拔，不仅是一毛不拔，还能随便给自己找个理由就能够逃避、躲藏，而且沈平还能一本正经地跟你说这些话，你说你听了他这话心里难受不难受？神说神来到人世间和人相处，就像来到猪圈一样。你说和沈平说话是什么味道？和沈平说话是让你体验、经历，看这个人邪恶到什么程度。他这个事情相当于是用放大镜放大了，而你这个事是缩小了，但性质是一样的。

咱在这儿说韩瑶呢，那时候我过来一次就得监督你们一次，就说一次你们的问题，我次次过来看见你们的问题，次次说你们的问题。说了你们的问题以后，你们就没有反省说这些问题该怎么处理，“我得用心，我应该怎么做”，就没有另立计划，哈哈一笑就过去了。神说：“你不要只把自己的过犯看成是一个不成熟或愚昧之人的失误，不要把你不实行真理看为是因素质差而难以实行的一种借口，更不要把你的所作所为的过犯仅仅看为是一种不在行的作法。”（摘自

《话在肉身显现·过犯会将人带入地狱》）是让你经历这句话呢，总觉得产生过犯是一种不在行的作法。我说你这个问题呢，说你那个问题呢，说你不操心，“你说我没操心，哎呀，我就是没用到心”，一句“没操心、没用到心”就完了。你尽本分没用到心，你良心能过得去吗？你的良心不受谴责吗？能睡着觉吗？你吃着神给你的饭，坐着神给你的位置，你在作着你该作的工作的同时，你说“呀，我没用上心”。今天没用上心，明天没用上心；这件事没用上心，那件事没用上心，这还叫人吗？还有资格做人吗？效力者也不是这样效力的。你把你的过犯就这样一次一次饶恕过去了，每次过犯都能饶恕。下一句话怎么说的？“如果你很善于原谅自己，很善于宽待自己，那我说你永远是一个得不到真理的懦夫，而且你的过犯会永远不止休地缠着你，使你永远做不到真理的要求，永远都是撒但的忠实伴侣。”（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过犯会将人带入地狱》）你的过犯会死死地缠绕着你不放。你什么时候能脱去这些过犯？什么时候都脱不去！那你在这儿想干什么？这是建造国度呢？

现在知道什么是建造国度了吗？韩静，说说什么是建造国度？建造国度是干什么呢？什么是建造国度？什么是国，国是由什么组成的？一个国必须得有它的民众，没有民众还叫国吗？（不叫。）它的民众叫什么？人民。中国得有中国人民，中国才能成立。美国有美国人民，美国才能成立。世上有句什么话呢？“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什么意思？就是国家有难了，人人得有责任，是吧？（嗯。）如果国家有难，你不负责任，你是嘲笑、挖苦、讽刺，你是一心向着人家美国呢，那你算不算中国人民？（不算。）中国人承认不承认你？中国人说你什么？党中央说你什么？共产党说你什么？（叛徒。）叛徒、奸细，中国不承认你是中国的人民。你是美国人，你在美国不为美国说话，你为中国说话，美国会说你是叛徒，美国不承认你是美国人民。人家大红龙国家还知道，“爱我中华”“听从党中央的号召、听从党的指挥”，这才叫一个好人民。你不听从党指挥，还算不算这个国的人民？大红龙承认不承认你？这个国家承认不承认你？如果你是共产党员，你不听从党指挥，人家要开除你的党籍；如果你不是共产党员，

你还要起来违背党的指挥，当内奸、叛徒，人家就要开除你国籍，就不要你这个公民了。所以只有民在，这个国才存在，如果这个国的民四分五裂，这个国还存在吗？（不存在。）这个国就不存在。神的国、撒但的国、大红龙的国怎么区分？你属于哪个国的人，这个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你的心是忠于谁，你的心忠于谁，你就是属于谁的人。你是“爱我中华”？“忠于党”？你要是忠于党的人，那你属于谁的子民？（大红龙。）你属于大红龙的子民。你是靠撒但的生存法则生活，你忠于的是撒但的生存法则，是凭着传统文化的一种生存法则生活，你是按这种生存法则去生存，你追求的是地位、名誉、权利，这是你的生存法则。那你属于哪个国？属于谁的子民？你属于撒但的国，属于撒但的子民。你不属于神的国，你不属于神的子民。神要建造神的国度，而不是撒但的国度。神的国度是什么？忠于神的人、顺服神的人，这才能成为神国的人，这样神的国就降临在地上了。

你想不想进国度？（想。）想进国度，该怎么进国度？（忠于神。）得忠于神、听命于神。你在这个国家得听从党中央的号召，你来到神家你得听从神的教导。为什么说神的国建立在地上？神要将万国砸得粉碎，要让它的民众起来反叛它。你不忠于撒但的国了，你不再属于败亡的人类了，你的看事观点转变了，你不再按着撒但的生存法则而活了，不再是一有问题就推卸给别人，而是敢于担当、敢于承担，活出神造人时该有的正常人性来了，能根据神话去看事，根据神话去做事。做人、行事、敬拜神有了准则了，你的心始终是想着神、为着神、忠于神，那你这个人是属于谁的人？（属于神的人。）还属于大红龙的孝子贤孙吗？（不属于。）你不再属于这个败亡的民族，你是属于神的人了。你只有从撒但的权下到了神的权下，你才是属于神的人。神的国降临在地上了，怎么降临在地上了？必须有他的民众，这样神的国就降临在地上了。明白了吧？（嗯。）我来建造国度是建造什么呢？就是引着你、带着你去跟随神，让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让你活出一个正常人性。当我带领的人能够活出一个正常人性的时候，神的国就降临在了地上。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了，你活出一个正常人性了，你就属于神国的人了，你就属于神的子民了，你就

进入国度了。不是天上那个国度，而是进入地上的国度，神的国降临在了地上。这个话完全听明白了吧？（嗯。）

咱该怎么做人？不要让我去逼着、卡着你，如果说你仅仅是出力流汗，那你做出来的仅仅就是一个效力，这就是个征服，“我服了”。你不追求真理，你也不去认识自己，那你仅仅是个效力。可咱今天连个征服的见证都没有啊！什么才是征服的见证？你就是不通灵，最起码你得勤勤恳恳、默默无闻，交给你什么你能干什么，不要让人再去指挥，这就是一个征服的见证，这就是一个效力者的见证。在这个基础上，借着用神话能够引导你找着自己实行的路，找着神所要求人的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这个你就拔高一步了，这就成为子民了。通灵的，神话能直接带领你在地上生活的，这叫子民；不通灵的，神话不能直接带领你的，必须得有翻译官，必须得有别人卡着你走的，但能忠心的，这叫忠心的效力者。管也管不住，卡也卡不住总想跑的，连忠心的效力者都不是，那依然属于撒但——败亡的人类，神不要。虽然看着你在这儿干活呢，但你不属于神国的人。虽然咱住得近，在一个家呢，但不是一国人，咱是两个国家的人，你属于撒但的国，你属于撒但的孝子贤孙。你听从神的你就是神的子民，就是神国的人。所以说两个人推磨，提取一个、撇弃一个。我这话完全能听懂吧？（嗯。）听懂了就不要再让我去逼你在每件事上去操心，而是得你自己愿意进入国度，路是给你了，走不走是你自己的事。

咱看看咱今天的所作所为到底是属于哪国人呢？征服、成全这两步，你走到哪一步了？你被征服了没有？一说说你吧，你还有理由、还有借口，还能辩解、表白，这还能说你是效力者？效力者是默默无闻、勤勤恳恳、没有所求、没有什么盼望的，“给我安排什么就是什么，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让我到哪儿我都是勤勤恳恳、默默无闻”，这才是忠心效力者。你尽本分还能隔三差五就得让肖红追追你，就得让我追追你？追一追动一动，就是神交通的，你就是个蛆虫，推一推，动一动，不推就不动了？尽本分这仅仅是一个工具，借着这个

工具来显明你，显明你让你认识自己的败坏性情。在你家做事你什么都会做，来到神家做事的时候你就什么都不会做，这是什么原因？你的这个败坏、邪恶不是就暴露出来了吗？借着你在神家尽本分的过程中，你流露出来的心思意念，你内心在争战，该为自己还是该为神？看到钱财是该贪婪还是该献上？借着这个去熬炼你、去试炼你、去磨炼你，最后神话做了你的主，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了，你成了一个脱胎换骨的新人种了，这不就是神拯救人的过程吗？追追你、打打你，你还发牢骚呢，“我整天都忙得不停点了，你们还说我呢，说我这个工作没有操到心，那个工作有问题还和我过不去。”是和你过不去吗？工作多得超负荷了吗？如果简简单单给你一件事情让你去做还怕你做不好呀？那神要检验你必须是怎么呀？在一定的背景之下，在你满负荷运行的情况下来检验你。

就像神试炼约伯呢，那必须得剥夺他的万贯家产。剥夺他的一只羊，能检验出他的真心吗？神要看你是不是尽心、尽意、尽力。正常人一天干活的时间是八个小时，神要看你是不是尽心、尽意、尽力，那神就要给你身上施加压力。比如一天给他三个小时的工作时间，这个人能好好尽本分，那你说这个人人性好不好？他是不是忠心效力者？就尽三个小时的本分，这算不算个效力者？（不算。）这连正常的工作时间都达不到呀！所以这样就检验不出一个人是不是尽心、尽意、尽力。你试试让他干八个小时，一看这个人干八个小时还行，人家还能正常尽本分，也没有发怨言，也没有背叛。“干八个小时那就是正常人的一个工作时间，这样还检验不出他是不是尽心、尽意、尽力，那就再给他施加一点压力，九个、十个、十一个、十二个，超负荷运行，我看他发不发怨言。”这就检验出他是不是真心了。有的人没良心，一超过八个小时是不是就发怨言呢？（嗯。）“凭什么？为什么？”有负担、有责任的人，他算这个工作时间吗？只要自己的体力能支撑得下来，他就能尽心、尽意、尽力地干。直到十一个小时了、十二个小时了，站不住了，身体快倒下了，眼睛快睁不开了，还在岗位上呢，还在想呢，“什么时候能作完呢？”他只是着急神家的工作怎么能作完呢。他着急得想作完呢，但是身体又吃不消。这时候

神是不是看见他的心，看见他的态度了？（嗯。）可另一个人呢？一到十个小时、十二个小时就开始谩骂起来了，“在世界上都没有这种单位，一干就干十二个小时啊！人都精疲力尽了，你是周扒皮？”还谩骂呢，这是不是显明了？那你能承担多少呢？超过八个小时了？还是超过十二个小时了？超过你的自身承受能力范围了？什么叫尽心、尽意、尽力呢？“尽”就是到头了，你那个心算是熬到头了，“力”算出到头了。你能够背一百斤的东西，我给了你九十九斤，这就算你尽到头了，你尽意了、尽力了。有的人，你本来能背一百斤的东西，给了你十斤，你就背了十斤，你还让我夸夸你呢？有的人刚到五十斤就埋怨开了，“他背十斤凭什么就让我背五十斤？”这是什么人？没良心、没理智。今天就是要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

神看的是人能不能尽心、尽意、尽力，不是看你作了多大的工作，做了多大的工程，而是看你是不是尽心、尽意、尽力了，你自身的能力在什么程度呢？就说韩静，如果说韩静是个痴呆，那就以痴呆来要求，“我尽本分一天只能喂一头猪，那我就喂一头猪”。你能尽一个本分就按一个本分来要求你，如果你能尽三个本分，就按三个本分来要求你，这是不是神的公义？这个路我是给你交通了，我感觉我给你交通得相当清楚、相当明白了，应该清楚、明白了吧？（嗯。）不是在教会建造的时候糊里糊涂，不知道该怎么走，不知道什么是追求真理，不知道实际的路在哪儿，不知道真理实际是什么。今天应该清楚了，而且让你看清楚怎么就进了国度了；怎么就成为一个属神国的人了；怎么就是属神的人；怎么就不再是属于撒但的人了，给你交通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在这个背景下，神给咱又交通了什么是追求真理，我再让你看清楚这个路，如果你再走不上去，这不是明知故犯吗？这不是与神对着干吗？这不是该死的种类吗？还记得神说过什么话吗？神说：“你的软弱并不可怕，你的缺欠并不是最大的难处，而你这不冷不热、不寻求真理的心却是你最大的难处，是你最大的缺欠。”（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彼得的经历—对刑罚、审判的认识》）你说咱尽本分是不是不冷不热、不搭理呢？你得相信神一定能把你作成，我把这个话交通到这儿了，你说哪个人作不成？只要他有心，哪

个人作不成？你太明白了呀！神告诉咱什么是追求真理，神给咱把每个人的思想，每一句话它的谬论在哪儿，神要求让咱做什么样的人都告诉咱了，今天我再把你该走的路给你交通清楚，还有什么难的呢？

700　性情变化主要是指本性变化

1　性情变化主要是指人本性上的变化，人本性里的东西不是在外表作法上就能看得出来的，本性里的东西直接涉及到人生存的价值、意义，就是人的人生观、价值观，涉及到灵魂深处的东西，涉及到人的实质。

2　如果人不能接受真理，这些方面就不会有变化，只有经历神作工完全进入真理了，人的价值观、生存观、人生观都有了变化，看事观点与神一致了，能绝对顺服神、忠于神了，这才是性情变化了。

3　什么时候无论周围人、事、物怎么变化，哪怕天翻地覆，你有真理作主导了，真理在你里面扎根了，神的话引导你的生活，引导你的喜好，引导你的经历、生存，你才真有变化了。

——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对性情变化该有的认识》

93　国度时代话语成就一切

1　在国度时代神用话语来开辟时代，用话语来改变作工方式，用话语来作整个时代的工作，这是话语时代神作工的原则。他道成肉身站在不同的角度说话，使人真正看见了话在肉身显现的神，看见了神的智慧与奇妙。这样作工是为了更好地达到征服人、成全人、淘汰人的目的，这才是话语时代话语来作工的真实含义。

2　借着话语认识神的作工、神的性情，认识人的本质、人该进入的，借着话语成全了神在话语时代要作的一切工作，借着话语显明人、淘汰人，也借着话语来试炼人。人都看见了话、听见了话也认识了话的存在，因而相信了神的存在，相信了神的全能、智慧，相信了神爱人、拯救人的心。“话语”这个词虽普通简单，但从道成肉身的神口中说出的话却震动地宇，话语改变了人的心，改变了人的观念、旧性情，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旧貌。

3 历代以来只有今天的神才这样作工，只有今天的神才如此说话，如此来拯救人，人便从此活在了话语的引导之下，活在了话语的牧养供应中，人都活在话语的世界中，活在了神话的咒诅之中、神话的祝福之中，更多的人活在了话语的审判、刑罚之中。这些话、这些作工都是为了拯救人，都是为了成就神旨意的、改变旧造世界原貌的。神以话来创世，以话带领全宇之人，又以话来征服拯救全宇之人，最终以话来结束整个旧世界，这才完成了整个经营计划的全部。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国度时代就是话语时代》

看见救恩却不追求是最愚拙的人

（唐莉：我想问弟兄一个问题，我感觉我这个嫉妒心特别强，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背叛。）为什么说你的嫉妒心强呢？（唐莉：那天我们聚会的时候，唐北和唐真安排，以后我整理的文稿直接给唐北，唐圆整理新来的那两个姊妹的文稿，然后唐圆就对我说了一句，“以后你整理的文稿就交给唐北了”，之前我整理的文稿是给唐圆，现在是让我给唐北，当唐圆说了这句话以后，我心里就想，“你现在肯定是不愿意整理我的文稿了，不然你为什么会说这个话呢？你为什么那么着急不想整理我的文稿呢？是不是我整理的文稿不行呢？”然后又想着，去年这个时候是我整理别人的文稿，现在唐圆尽上我原来那个本分了，好像是唐圆把我的本分给抢了，心里不由得在想，“为什么你上去了，我就下来了？”想起这些我心里就难受，唐圆跟我说了那个话之后，我一晚上就不高兴了，可是也不由我自己，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了。）

去年是你整理别人的文稿了，是吧？（唐莉：嗯。）今年是唐圆整理你和别人的文稿了，所以你心里就难受，是吧？（唐莉：嗯。）这里边一方面的原因就是你说的嫉妒心强，这个嫉妒心强也是一种争强好胜的心。你觉得唐圆走到你前边了，你落后了，她现在走上你去年的路了，你这一年没有走上去反而后退了，是这个意思吧？（唐莉：嗯。）神摆设这个环境也就是让你看见，人都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赛跑呢，你不前进就等于是后退。咱这一年来跟唐北、唐真较劲，她们追求地位、名誉了，给你带来了伤害，或者她们对你工作不理解，你就和唐北、唐真对抗。“你不赏识我，我就不干，你说怎么怎么，我就不怎么怎么”，是这种情形吧？（唐莉：嗯。）你有这种情形，那你在作工的同时给你带来的是什么？你的本分就尽不上了，那你平时在操练方面是不是也落下了？（唐莉：嗯。）就和练兵一样，人家都练了，让你出来练了，你觉得教练对你有成见，你就不愿意配合，“你说往东我就不往东，你说得合我观念了我才听，不合我观念

了，或者是你说的这个话不好听了，我就不接受。你说我懒我就懒，你说我笨我就笨，我就这样了，烂泥扶不上墙！”你这样走了一年以后，你说咱会不会有长进？咱就不会有长进。后来者居上，为什么叫后来者居上？一个是人家看见了你是这种情形，人家就不走这个弯路了；一个是人家刚来了有一个热心。借着一个热心，借着别人的一个带领，再借着你在前面的扮演，人家往上走是不是就容易呀？是不是就快呀？（唐莉：是。）人家这么一走就跑到你前边了，你就落到后边了。

神的工作不能停止，不能让任何人拦阻。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本分。作为带领工人，如果她们连这个责任也担不了，那她们就是失职。谁也不敢拦阻神的工作，所以她们看见谁能尽什么本分，谁尽不上什么本分，她们要随时调整。你们这边的工作作不出来，就拦阻了她们的工作、她们的效率，她们向上边没法交差，也交代不了神，而且也会给自己的工作带来麻烦，她们是不是也是为了更好地工作而安排的呀？如果你整理不了，人家就不用你整理了；别人能整理了，就让别人整理了。或者说你在这方面整理得不是很好，不是很积极，人家就要挖掘人才。就像祭司弟兄交通的翻箱倒柜找人才。那你们就都过来操练操练，你操练一年，让唐圆也操练一年，看看究竟谁能胜任这个工作。世人常说“得着的时候不懂得宝贵，失去了才知道珍惜”，去年让你整理文稿的时候，咱是不是感觉这个本分不是个啥呀？咱还感觉厌烦，还感觉忙，让你尽这个本分的时候，你还想肉体，还埋怨。等今年不让你尽这个本分的时候，你才感觉到本分的珍贵，才感觉到要珍惜它，这就是咱不能根据神作工去正确对待一件事。有了神的作工，人才有了本分，这个本分是有时间性的、是有阶段性的。今天咱错过了这次机会，就不会再有这个机会了。抓住这次机会，能增长咱就增长了。如果在神作工时期，咱抓不住这个机会，而是在一种较劲的情况下尽本分，就得不着任何收获，那就是本分没有尽好，生命没有进入，就成了保罗了。保罗为什么能走上那样的路呢？就因为他争强好胜、唯利是图，嫉妒心特别强，遇事总想争个高低。他没有注重性情上的变化，他只是注重与人斗、较量，他把心就用在这儿

了，圣灵还能作工吗？圣灵不作工、也不维护。那最后是什么呢？在工作上，他任意妄为，搞了独立王国，他把人都带到了他的面前。在生命进入上，自己的性情没有任何的变化，当神作工结束了，自己没有任何得着，所以他能说出自己活着就是基督。他在那儿自居了，这是不是坑了自己呀？坑了别人、坑了自己。

咱前段时间交通了抠带领和善姊妹，是吧？（嗯。）她们追求不追求生命进入？（唐莉：不追求。）她们注重的就是打、斗，她们不是注重自己的性情变化。你如果这样走下去，一年、二年、三年能得着什么呢？什么也得不着！得着的都是祸患、得着的是被神的定罪！因为神给你本分的时候，你不是在尽本分的过程中追求认识自己、认识神，变化自己的性情。现在神交通什么是追求真理呢，追求真理就是你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原来你做人做事、看人看事是怎么做的呢？你追求真理要怎么呢？要省察、反思、反省，看神要求你怎么做人，怎么做对自己的生命有益呢？这才叫追求真理。如果你不反省、不省察，那就不叫追求真理，你只是追求你认为的那个好的。就像抠带领和善姊妹她们追求的是什么？她们都活在什么里面了？神说："为什么人所追求的这些东西不是真理，但人还能当作真理来实行，还能把它当成是追求真理？第一点原因就是，人把这些东西当成是对的、好的东西，在人的观念想象里认为，凡是对的、好的东西就应该是真理，所以就把这些对的、好的东西当成真理来遵守了，同时也把这样的遵守当成是追求真理。"（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什么是追求真理（三）》）她把她观念中认为是好的、对的、正确的东西定性为真理，不是真理她就定性成真理了。当她按照这些标准去实行的时候，就认为自己是追求真理的人了，认为自己是好的、认为自己是对的，还不能否认自己、不能放下自己。咱去年为什么能和唐北、唐真对着干呢？咱在与她们对着干的时候，咱心里是清楚的吧？（唐莉：嗯。）咱就把自己放在对的一面了，咱把自己认为对的当成真理了，你才能定她们的罪，你定了她们的罪，所以你才敢跟她们对着干。你如果把自己定罪了，你还敢与她们对着干呀？"在人的观念想象里认为，凡是对的、好的东西就应该是真理"，这个好的、对的是真

好、是真对吗？那是咱自己认为的，没有神话依据。你得有神话依据才能算是好的、对的，所以咱就得站在神一边看事。站在神一边看事是怎么看呢？神说你是个浑人，意思是不让你做浑人，咱是“你说我是浑人，我就是浑人”，气着了。不能因为带领工人如何、说法如何，或者是伤着你的面子了，咱就和带领工人过不去了，就开始拿上本分出气，这是一方面。

刚才说了，如果你自己不往前走，那你面临的就是后退，你不往前走别人就要往前走，别人在往前走就等于你在后退。神说：“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一年就过去了。为什么感觉时间过得越来越快了呢？这是怎么回事？其实是因为事太多了、工作太忙了，时间不够用了。”（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什么是追求真理（三）》）神为什么说时间过得快呢？因为本分多、繁忙。在这么繁忙的时候，也是人性情变化最快的时候。因为要忙着尽本分，要寻思尽本分，寻思为神家利益、为神的名。不管是好、是坏都是加快速度。如果你对本分不忠心，也是加快速度显明。因为本分多、繁忙，就要给你加大工作量，占用了你个人的空间、个人的肉体享受，你就怎么呢？你就要产生反抗，你就要产生不情愿，这是不是对咱的显明？因为本分多了，显明就加快了。如果你是寻求的，你就要解决问题，“这个问题得解决，那个问题也得解决”，这是不是加快了寻求的速度了？（嗯。）这就是寻求的速度加快了。既然寻求的速度加快了，解决问题就加快了，也就是得着生命的速度加快了。在这关键时刻，人都在冲刺的时候，你撂挑子了，你一停步，别人一下就跑到你前边了，咱就落下了。咱落下了，还不以为然，没有说“生命落下了，咱得赶紧往上够”，就是人常说的，脚上的泡是咱自己走出来的，用不好听的话说是活该！咱当时为什么要那么做呢？咱当时尽本分为什么不追求真理呢？咱为什么不是尽心、尽意、尽力地尽本分呢？如果你尽本分是尽心、尽意、尽力的话，神会作工的。神会作工，那咱尽本分就会有果效的。咱作工有果效了，她们谁能撤换咱呀？她们谁也离不了咱，甚至咱还要胜于她们。就是说咱以前没有跟上神作工的步伐，没有跟上圣灵作工的流。神最后作的这个工作就是为了显明人，显明人是为了

拯救人，借着这个环境让你看见你与神之间是什么关系呀？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咱在神的经营中搞着自己的经营，“我在尽本分中为什么还非得满足个人的欲望呀？一下满足不了自己的欲望了，就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做法，我这哪是受造之物呢？借着这一年多的尽本分，让我看到了我就不是人，我成了教友、帮忙的、打工的。我不配称为人！”以此来激起咱的信心、心志、毅力。今天看见人家走上去了，神摆上这个环境是专来刺激咱的神经，你不进国度，那人家有人要进去。给你摆上这个环境是要激起你的信心，神是让你赶紧往上够，不和她们较量，不撂挑子。国度里边不是和上学一样有固定的名额，只能是排在前边的二十个能进去，排在后边的就进不去了，不是这样的。圣洁了都可以进去，国度里边能放下；圣洁不了，一个也不能进去。神说如果只作成一个人，要结束他的工作；一个人也作不成，也要结束他的工作，这是神的性情，这是一方面原因。

再一方面，原来你整理出来的文稿是给唐圆了，是吧？（嗯。）现在你整理的文稿是给唐北了，那你说现在是给你提高了还是下降了？（唐莉：我也不清楚。）唐北整理的是谁的文稿？（唐莉：唐圆的。）那现在唐北整理的是你的文稿，你说是把你拔高了还是把你压低了？（唐莉：拔高了。）拔高了你还难受、你还嫉妒？你嫉妒谁呢？你是愿意把你拔高还是愿意把你压低呢？（唐莉：拔高。）那你应该是高兴还是痛苦？（唐莉：高兴。）那你现在怎么会痛苦呢？你说的这个嫉妒是从哪儿来的？你这个痛苦是从哪儿来的？（唐莉：我想着现在这屋子里就我俩，她跟我说的那个话就好像急得就不想整我的了，我心里就想你那么着急干什么呢？当时我说的话也带有血气，后来唐圆可能看到我不高兴了，再也没有和我说话。那天我整理文稿的时候，里边有一句话我就整理错了。你的意思是说小狗过了满月，母狗就不管了，就由主人管，主人想把它送人或者卖了它都行，结果我就把“满月”听成“满院”了。后来唐圆整理的时候跟我说我这儿听错了，当时自己也承认了，心里也想呢，自己当时怎么就没有仔细听，怎么能把“满月”听成“满院”呢？自己怎么想也想不通，然后就自责呢，“你说你是干什么的呢？你就不会用点心，你是脑子进水

了，还是猪脑子呢。为什么人家能听出来，你就听不出来呢？如果你当时用点心，把文稿的内容前后看一下，再揣摩一下不是就揣摩出来了？”感觉自己就想不到这些，人家就能把我的错误之处给我指出来了。）这是不是咱该走的路呀？（唐莉：嗯。我心里想的就是，这个话好像就应该是我听出来的，好像人家听出来就不行。那天下午唐圆把我交给她的文稿里面的问题标注以后又给我发过来了，让我看看里面有哪些问题。我说你给我说一下有哪些问题，唐圆说没办法说，问题太多，要不你自己看吧。当时我心里想，我自己看就自己看吧。后来又想还是让唐圆给我提一下吧，文稿当中有哪些错误，我也能借着她交通的理解一点，两个人看总比一个人好，你提醒我、我提醒你，互相都能进入。可又想要是问题一大堆，这可怎么办呢？想来想去总也不敢问，后来又想，不行，还是问一下吧，不问的话永远不知道错在哪里。刚开始唐圆给我提的时候，我还能接受，“哦，你说得对，以后我得在这方面注意。”到了中间的时候就不行了，我脑子里就开始烦了，“怎么你给我提这么多问题呢？”总是嫌弃唐圆给我提的问题多，那会我在那儿就坐不住了，心里搅得就听不进去，听不进去也强迫自己听了，心想神摆设的这个环境肯定也有我当学的功课。后来我记得我们俩看到一半的时候，我发现她批改的里边有一个问题，她批错了，然后我一跟她说，人家说：“哦，就是，你说得对着呢。”自己好像一下抓住人家的那个问题了，心里就有一种高兴的感觉。我心里想原来你也有错的时候，原来我也能看出你的问题，又不是我看不出你的问题。就这一下，就看到自己狂得不得了，不允许自己出错。可是别人要是出错了，我心里就是那种高兴的感觉，我也在反问我自己：你说你高兴什么呢？）这就是人的邪恶性情。在尽本分的过程中，不是说怎么配合能把这个本分共同尽好，而是在尽本分的过程中你争我夺，用这个本分来炫耀自己、贬低别人。就借着这件事正好能够显明咱的败坏性情，显明让咱看见咱的丑陋不堪，看见咱的无耻，看见以后，咱才能去变化。咱看见了就让咱去认识，咱认识了才能恨恶、背叛，用实行真理来代替它。

咱今天信神，就是让咱来尽一个受造之物的本分，如果说你的心是向着神、为着神的，一心想的是这个本分，“我怎么能把这篇文稿赶紧整理好，让弟兄姊妹能够看明白，并且早点看上”，当你有这样一颗心的时候，别人给你提出问题的时候，你心里难受不难受？（唐莉：难受。）难受吗？就好比你给孩子做衣服了，用你的眼光来看，这件衣服就行了，可是你为了让别人看见你孩子穿上这件衣服更漂亮，那你会问旁边的人，“你说这件衣服怎么装饰一下能够更好看？”你会不会主动地去问呀？（唐莉：会。）过六一儿童节了，孩子们比赛了，你想不想把你的孩子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唐莉：想。）当你想把孩子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时候，你要给她做件衣服或者给她搭配件衣服的时候，你觉得可以了，可是你想让孩子穿上衣服更好，你是不是就要去问人呢？要听听别人的意见呀？（唐莉：嗯。）“我看见可以了，但是别人看见可以不可以呢？”你是不是要去了解一下，去预先考察一下呢？如果你不预先考察一下，最后结果出来你不是就后悔呀？（唐莉：嗯。）所以你就会拿上你这件衣服让周围人看看，特别是让孩子同学看看，或者找个艺术家，找个服装设计师看看，“你帮我看看我孩子过六一穿上这件衣服行不行呀？合适不合适？漂亮不漂亮？能不能穿出去？现在流行的是不是这种衣服呀？”你问不问？（唐莉：问。）肯定要问吧？（唐莉：嗯。）当你问的时候，设计师告诉你，“这个扣子缝在左边一些、缝在右边一些，它们各代表什么、意味着什么，衣服这样做看着好看一些。”人家给你提了这个意见，你听了是舒服还是不舒服？或者你给孩子配了一件蓝衣服，人家说一个小女孩配红的、黄的，颜色花一点好，要不然太单调、太死板了，你听了这个话好不好？你愿意不愿意听？（唐莉：愿意。）你为什么愿意听？（唐莉：因为孩子穿上这件衣服会更好看。）对，你是为了把你这个孩子打扮得漂亮，打扮得让别人羡慕，打扮得能让孩子获奖，你的目标是这个，所以说当你去询问的时候，你是用心去询问的，你是真心想要得着一个结果而问的。当别人给你说出来“这个怎么、那个怎么”的时候，你心里边对这个人是什么态度？是不是感谢？（唐莉：是。）当别人给你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你是感谢、你是激动，“哎呀！多亏你这么说，你这么一说我看见也是，我配得这件衣服确实有问题，配一件红衣服确实好看，你看我怎么就想不到这一点呢？”你回来会赶紧把这个颜色的衣服配上，配上以后你还会感激人家、酬谢人

家，“真是贵人提点！”你会不会说这个话？（唐莉：会。）完了以后你还会问人家，“你看我孩子这件衣服还有什么问题呢？”你为了孩子能够获奖，为了孩子穿上这件衣服能够漂亮、潇洒，你会求助于人家，你是用心求助。人家给你一点点拨的话你是高兴、你是喜乐、你是还报，你该不该还报人家呀？（唐莉：该。）

咱今天在整理文稿的时候是不是也一样呀？咱整理的文稿是不是要让下边的弟兄姊妹能看明白是什么意思，能解决他们目前的困难，能让他们听明白真理，能让他们在生活中有路可行，能把他们带到神面前？（嗯。）如果他看不懂的话，对神产生了误解，那造成的是什么？咱是作孽的、搞拆毁的！咱今天就是要彰显神、荣耀神，打开在黑暗之地的人的灵眼，让黑暗之地的人能从无底深坑里走出来，让神得着荣耀，让神能早日回锡安。如果咱是奔着这个方向去的，完全是为了遵行神的旨意，尽上咱自己该尽的本分，那你再做这些事的时候，态度、观点、存心是不是都变了？（唐莉：是。）那你再询问人家的时候，你就不是为了完成任务而问的，你是为了完成神加给你的旨意，为了完成神的托付、为了神家利益、为了神的名。在你的心里，神的名胜过自己的性命，为了神的名扩展全宇，为了让人能更好地认识自己、认识神，我必须得把这篇文稿整理好、整理透亮。如果因着我应付糊弄，听错两个字或者两个词让弟兄姊妹听不懂对神产生误解，我这样做就是在作孽，会成为历史的罪人！我不能这么做，我得找唐圆，看看唐圆能不能给我指点指点，能不能看出来我还有什么问题。如果唐圆看不出来，我得问问唐北，问问唐真，反正我必须得把这篇文稿整理好，这是一个整体的方向、目标与宗旨。当你存着这个心态去问唐圆的时候，唐圆告诉你，“你这篇文稿整理的问题太多，前边这个词不对，中间这个词不对，后边那个词不对，你是怎么整理的呀？”就是人家再给你说个不好听的话，你会不会难受？（唐莉：不会。）你不会难受，反而会产生什么？就像刚才说的那个例子，如果这个孩子的母亲把那件衣服做得一塌糊涂，她还找了一个专家，人家一看你这衣服就瞧不起来，“你做的这是什么衣服呀？简直是给孩子丢丑了，你就让你孩子穿这身衣服上台领奖去？简直是丢人现眼！衣服

还能这样做呢？还能用这个颜色？还能用这个款式？老古董，这是二十年前、五十年前的人穿的衣服，是老太太穿的衣服，你给孩子穿上了，你怎么什么也不懂呢？”那个人把这个孩子的母亲训了一通，这个母亲是什么感受？“你这个专家有问题。我问问你、请教请教你，就是让你训我了？就是让你指责我了？你告诉我这件衣服该怎么做就行了，你指责我干什么？”她会不会和专家去争吵？（唐莉：不会。）为什么？（唐莉：因为人家给提的问题对着了，是自己身上的问题，自己想不到。）那这个母亲的态度、观点是什么？她会想什么？她对这个专家是种感谢还是仇视？（唐莉：感谢。）她对自己有没有态度？（唐莉：有。）她对自己是什么态度？她感觉不感觉丢人现眼？（唐莉：感觉丢人现眼。）如果你是这个孩子的妈，你给孩子去做衣服了，孩子上台领奖去了，那么多人看着了，你是不是想给孩子换件好衣服、新衣服呀？（唐莉：嗯。）你邻居看着你给孩子搭配的那件衣服不好，训了一你顿，“孩子要领奖了，你给孩子穿的是什么衣服呢？孩子穿这件衣服和去地里边干活的人穿的衣服一样，土里土气的。”人家说这个话，你心里是什么感受？（唐莉：难受呢。）难受什么？你是难受“你怎么什么也和我说呢？我问问你，你就什么也和我说？我问你，你给我解决了这个问题就行了，你为什么对我人身攻击？”你说不说这话？（唐莉：不说。）为什么？因为你有目标、有方向，你对孩子有爱。因为你对孩子有爱，所以你就一心想把孩子打扮得漂漂亮亮。当别人来指责你、说你的时候，你不是看对方的语气、口气如何，一说起来你是感觉惭愧、内疚、难受，感到耻辱，感到对不住孩子，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唐莉：会。）“你说我给孩子当妈了，我给孩子连件衣服都搭配不了，我还配称为孩子的妈吗？人家就知道该怎么打扮孩子，知道怎么做能让孩子心里高兴，知道怎么做能让孩子在同学们面前、在众人面前抬得起头来。你不说的话，我还是稀里糊涂，我就和傻子一样，你这么一说点醒我了，我才明白我的责任了，太感谢你了，不是你的帮助扶持我可是认识不到。虽然你骂了我两句，话不好听，但是我看到自己什么都不是，我就不配当孩子的母亲，我什么都不关心，我这个母亲当得不称职，我欠了孩子的。”她心里是一种歉意，是一种亏欠、内疚。别人越给你提意见，你越觉得内疚，亏欠孩子、对不住孩子，心里越难受。你还要感谢专家，“你说的话对着呢，没有你的话唤不醒我这麻木的心，我就没有把我孩子当孩

子待，我一直忙于工作，就疏忽了孩子的生活了，就疏忽了给孩子打扮了，我不是个称职的妈。”咱是不是应该有这样正确的观点？（唐莉：嗯。）这是人的自然流露吧？（唐莉：嗯。）你给孩子配衣服的时候是这样的观点、这样的流露。可是咱来尽本分的时候，咱是为了神的名、为了神的见证，咱是来还报神爱的，是来完成一个受造之物该做的，咱是不是该有这样的心呢？（唐莉：是。）这才是一个正常的、有良心理智的人该做的，也就是说，这是正常该流露出来的。这就像咱请专家给孩子搭配衣服一样，别人越对付修理，越说狠的话，当妈的对自己越是一种自责、恨恶、认识，说明这个人是什么人？这个人对孩子是真爱。咱今天也是一样，如果别人越在本分上给咱提出缺少，咱越看见自己的不足，越自责，越往上配合，这就证明咱对神有爱，对本分负责，一心用在了本分上边。

咱前面说了亲妈了，那如果一个后妈呢？（唐莉：后妈肯定不管。）后妈肯定不管，她也不会去问专家。咱说的这个后妈是真正意义上的后妈，因为有的人虽然是后妈但人家确实跟孩子亲，人家对待这个孩子就和亲妈对待这个孩子一样，咱就不说那个后妈了，咱就说正常情况下的后妈，一般就是见不得孩子的后妈，她本身对孩子就没有爱，但是她还要去请专家，还要去询问，这代表着什么？这是为什么呀？她这是伪装，这是应付糊弄，她是为了演给别人看的。如果说这个后妈本来就见不得这个孩子，可是有她老公在那边了，她不能让她老公看出来呀，不能让他老公一看就说她是后妈，她是不是从外表上也得过得去呢？从外表上过得去，也就是说她得表演吧？说得不好听点就是表演。后妈怎么也是当妈的，她得做得差不多点，所以说她也一样要给孩子配一套衣服。在她给孩子配衣服的时候，她不愿意把这个孩子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打扮得一般就行了。但如果她把孩子打扮得一般，邻居会说她什么呢？“哎呀！你看那个孩子，一看就是没妈的孩子，一看就是后妈打扮出来的。”你说她听了这话扎心不扎心？（唐莉：扎心。）她实际上是后妈，但她还想有个好的名誉，让人说她这个后妈是亲妈，谁不愿意要这个美名？她怎么才能做到呢？那她就得演戏。应付糊弄演戏，还得演成个真戏，“呀！我给孩子穿件什么

衣服好呀？我问问专家，问问这个服装设计师，问问邻居”，当她去问别人的时候，别人是不是用一颗诚心去帮她？（唐莉：是。）因为她来寻求了，别人就会认为她真的是对这个孩子好，别人是用一颗诚心去帮她，所以那个服装设计师说：“你给你孩子打扮的是什么呀？”别人不知道她是表演、是伪装，但她自己心里清楚，她心里清楚什么？“我是演给人看的、我是演给老公看的、演给世人看的，我并不是真的爱这个孩子，我并不是要把这个孩子打扮漂亮，我只是走个过程就行了。所以，我问你专家，我只需要你说‘哎呀！不错，好的’，你说一下就行了。我问服装设计师，你不要说我选得不好，你只要应付了事一下就行了。”她是不是有这样的存心？（唐莉：是。）她是想让人夸赞一下，“哎呀！你这个后妈当得像亲妈一样，你看你把这个孩子打扮得这么漂亮。”她就是想听这句话。世上有句话叫完美无瑕，“你把这个孩子打扮得完美无瑕，找不出一点问题来，你看我这个服装设计师也找不出一点问题来。”当后妈的听见这句话乐不乐？（唐莉：乐。）因为她能拿到世人面前。“你看我为了把这个孩子打扮得最漂亮，我用尽了我全部的心血，我还要再去问服装设计师，我还要问专家”，结果专家说出了这样的话，她就自居了。

这个后妈去问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她是想得着别人的赞美。可是别人听见以后想什么？“你既然来询问我了，我就再给你指点指点吧！你不应该搭配这件衣服，咱当妈的给孩子穿的这是什么呀，像个没妈的孩子。”后妈听了这个话是什么味道？她就扎心、她就难受。“呀！我就问问你，你把自己当成谁了？你还说我不行，说我的不是，我哪里差了？我哪里搭配得不如意了？”如果人家说了一两点，“行行行，好”，应付糊弄一下，为了这个面子，一点、两点她还能接受，是吧？如果再说得多了，她是不是就接受不了了？（唐莉：是。）“你把我说成什么了，把我说得根本就不是个人了，经过你这么一说，明显的我就是一个后妈，我就见不得这个孩子，我要是见不得这个孩子我能来问你呀？”她会不会和人吵起来？（唐莉：会。）她完全有可能和人家吵起来。因为她做的这个事本身就是一个欺骗，是一个应付糊弄，是一个面子工程，是做给人看的，不是用心去做的。当

别人把问题直接给她说出来的时候，她就反了。她给孩子打扮打扮，她的那种自居，“哎！你看我家孩子穿上这件衣服漂亮不漂亮？”就是不漂亮，你敢说她孩子穿上这件衣服不漂亮吗？你要说漂亮、漂亮。她心里是高兴的。如果你说“哎呀！你孩子穿上这件衣服不咋地呀！你这脸上怎么还有一个‘疤’呀？”她心里是不是火了？（唐莉：嗯。）因为她的存心、目的不对。她的存心、目的就是想从别人嘴里听出一句赞美她的话来，听一句赞成她的话。可是她还谦虚，还是用一种询问的态度，但别人如果用真话对待她，她就会产生一种恨恶，所以说，她是一种欺骗。

我给你举这个例子你能听懂吧？（唐莉：能。）能不能和自己对上号？（唐莉：对了一点。）对了一点，没有完全对上？（唐莉：嗯。我也就是搞欺骗呢。）咱为什么会产生这些痛苦、难受呢？你在这个痛苦、难受当中找着什么原因了？这个痛苦、难受就是你没有把本分当作本分，你的心不在本分上边。也就是说，后妈和亲妈的区别在哪儿？亲妈的一颗心都在孩子身上，后妈的一颗心在哪儿？后妈的一颗心在自己的地位、名誉上边。她为孩子所做的一切都是围绕着自己的地位、名誉。她把这个孩子打扮漂亮也好，或者嫌自己给孩子打扮得不漂亮而去问专家也好，她完全是让他们怎么呢？她想让他们称赞她，“你看人家当后妈的和亲妈是一样的”，她是这个态度观点。她带着这样的存心去做事的时候，别人称赞她的时候她就高兴，别人给她说“你把孩子打扮成什么了？”她心里就难受。亲妈的一颗心是在孩子身上，也就是，她的心是在本分上边了，是在荣耀神、通行神的旨意上边了，她就不管自己的虚荣脸面、地位名誉，而是一心放在了孩子身上，怎么能把孩子打扮漂亮怎么为准则。她再来询问专家的时候，她是真心实意地去询问，专家给她说出来问题以后，她是感谢、激动万分，自己自责，“我怎么就做不到呢？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她指责的是自己。而为自己的人呢，她会指责帮助她的人，这就是因着败坏性情，因着存心、目的不一样，得来的结果就不一样。我给你举的这个亲妈和后妈怎么对待孩子的例子，然后你用这个例子和你怎么对待本分的去对号。这个本分就好像那个孩子一样，你就是那

个当妈的，你尽本分本来应该是什么样的存心呢？一心一意为着神的名、为着神的见证，把一颗诚心献给神。而咱呢，在这里边没有献上，咱完全是一种交易、完全是一种应付、完全是为了作工而作工，咱不是用心去尽本分。所以，因着你有这样的存心，你再去和别人交通的时候，别人给你帮助的时候，你心里边就堵得慌，就不愿意听，就难受，这个能理解吧？（唐莉：能理解。）如果你一心是为了神家，你心里就没有这些难受了。就像我作工一样，我出来作工，你看我面临的是什么人？攻击、论断、毁谤、咒诅，是吧？（嗯。）他们对我攻击、论断、毁谤、咒诅，我搭理不搭理他们？（唐莉：不搭理。）我只寻求神的心意是什么，我只寻求我能不能把神的心意表达出来，我能不能把弟兄姊妹带到神话里边去，给他们一个路途走，人与神之间的这个关系是不是能解决，是不是能越过这个鸿沟，只要能越过这个鸿沟，只要人能借着神的话得着了神，神也借着神话得着了人，我的心就得安慰了。所以我去帮助人也好，我去揭露解剖人也好，人和神越近，我心里越踏实、越平安、越喜乐。若有人起来反抗、对抗、叫嚣，不接受神的话，激起的是我的怒火，我不根据他对我什么态度，我是根据他对神话的态度、对神的态度。我在这儿给你立了一个标杆，然后又借着神摆设的这个环境，你流露出这些败坏性情来，我又给你交通了亲妈与后妈的这个例子，这是不是更好理解、更好认识了？（唐莉：是。）

信神就是认识神、认识自己两门功课。神摆设的这个环境是不是让咱极好地认识了自己呀？（唐莉：是。）让咱看到了咱是怎么尽本分的，咱是事事、处处想着咱自己的肉体利益，没有想着神家。如果你是想着神的名，神的见证，想着神家利益，想着还有多少人还在黑暗中哀哭切齿，想起这些你就不是一种痛苦了，而是一种自责。人家给你提的意见越多，你受到的指责越多，指责越多你越内疚、越难受。你越内疚、越难受就越激起了你对神的一个忠心，更激起了你的爱，激起了你的负担，你对神更是一种顺服。这些东西是不是就都起来了？（唐莉：嗯。）激起了你的负担以后，这个时候你还有嫉妒心吗？（唐莉：没了。）这个时候就没有嫉妒心了，这个问题是不是就

解决了？（唐莉：嗯。）这就是真实的路途。你和神的关系好了，一切都好；你和神的关系了了，一切都了。神是让咱去爱的，当你真去爱神的时候，真去爱你的本分的时候，当你尽心、尽意、尽力去为着神、向着神的时候，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都正常了。人和人之间还争了、吵了、打了？这一切就不存在了。因为你在为自己的时候，你才会争吵、打斗，如果你是为了维护神的名，为了维护神的见证和人去争吵、打斗，这是与神的仇敌在打，这是打败众仇敌，这是站在神一边，那神就要维护。爱神所爱、恨神所恨就是应该的，是必须的，这对人就有了原则了。今天人家是来帮你了，这是不是神的仇敌呀？（唐莉：不是。）这就不是神的仇敌。那咱应该是什么？你不但要接受，而且还要感谢。如果她是来攻击、拆毁的，那可就是咱的仇敌了，这是一个方向、路途。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你明明知道原来是唐圆检查你的文稿，唐圆检查完以后又给了唐北，是吧？（嗯。）现在是唐北直接检查你的文稿，中间少了一个唐圆，你是拔高了。你拔高了反而痛苦、难受，你这个痛苦、难受是从哪儿来的？你当时没有感觉到是拔高？（唐莉：没有。）这里边有一个什么问题呢？我觉得你痛苦、难受的原因是唐圆在你身边了，你和唐圆好说、好商量，这下你跟唐北在一块的话，唐北要打人了，唐北要指责你、说你了，“我在唐圆面前还能露一手，还能和她平起平坐，我在唐北面前一下又把我显明了，我在唐北面前完全成了学生了”，你心里难受不难受？（唐莉：难受。）你心里难受，怕面对、不敢面对。“本来我在这儿还能偷懒，唐北直接来检查我的文稿了，我偷懒不了了，又把我显得一无所有了”，所以你就怕，这是不是咱不追求上进呢？唐莉，有没有这些？（唐莉：有。）好比原来你在下边是一个职工，离经理远，经理一般都不管，只是小组长管你了，你在下边的时候可以任意妄为，想干什么干什么，可以随便做。一下把你拔高了，来吧，来到大堂经理跟前，你要直接和大堂经理说话，你心里是不是有点慌呀？（唐莉：嗯。）给你拔高了，你心情虽然是高兴，但是你的工作量又增加了。工作量增加了，你和人家领导在一起又显得你不是人了，所以你就难受、痛苦。人有一个

什么心呀？“喜欢和不如自己的人，或者能和自己平起平坐的人在一起，如果和比自己高的人，在一起就显得自己低人一截”，你心里有点难受、不舒服，有一种恐惧感。所以说，你这个心情是五味杂陈，酸甜苦辣什么味道都有。所以，你首先得对这些心思意念分辨清楚，哪些心思意念是反面的？哪些心思意念是正面的？是反面的得背叛，是正面的就去实行。唐莉，你是不是看见人家唐北的身量比你高？（唐莉：嗯。）人家整理文稿比你好一些，你来到人家面前，你有什么问题人家能直接指点你，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唐莉：好事。）嘴上说是好事，你心里真能把它当成是好事吗？（唐莉：不能。）咱嘴上知道是好事，但是不能把它当作是好事，你说咱是不是违心呀？（唐莉：嗯。）咱不能正确对待神给咱摆设的环境。那是好事你为什么不往上够呢？这是不是神对咱的拔高？是不是神对咱的高抬？（唐莉：嗯。）咱应该感谢、高兴才是，这个能理解了吧？（唐莉：能。）你应该扭转这个看事观点，你应该偷着乐才对。唐莉，你是不是把从神来的当作了仇视之物？（唐莉：是。）你站在撒但的那个错谬的看事观点去看，站在自己肉体利益的那个看事观点去看，就会把从神来的都当作仇敌、当作仇视之物，什么都是坏事。本来是神对咱的拔高、对咱的帮助、扶持，可咱都当作了仇视之物。你要是站在神这边去看，是不是都是好事呀？（唐莉：嗯。）

150　不追求真理的人都会后悔的

1　到有一天这工作开展了，你全部都看见了，你就后悔了，那时你就傻眼了，有福你不会你不会享受，今天有真理你不追求，你不是自找自找没趣吗？这么多工作，这么多真理，就不值得你认识吗？刑罚审判不能唤醒你不能唤醒你的灵吗？刑罚审判不能使你使你恨恶你自己吗？

2　你就满足于活在撒但的权势下，有平安，有喜乐，得一点肉体安逸吗？这不是最低贱的人吗？这不是猪狗一样的人吗？看见救恩却不追求不追求得着救恩的人是最愚拙的人，是贪享肉体的人，是享受撒但的人。

3　你总追求这些不值钱的东西，把生命却看得一文钱不值，而把个人的奢侈想法放在真理前面，你这人太没价值！你就这么生活一辈子，你跟猪狗之类有什么区别？不追求真理而喜爱肉体的人，不都是畜生吗？在你们中间说了多少话？在你们中间作工还少吗？在你们中间供应有多少？那你为什么没得着呢？你又有何怨言呢？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彼得的经历——对刑罚、审判的认识》

对重大疾病、绝症、死亡该有正确的看事观点

唐丫，你看见唐莉的表现了吗？（唐丫：看见了。）看见什么了？（唐丫：唐莉走的是我的路。）你就只看见人家走你的路了，你就看不见人家的长处？（肖红：人家能敞开，心里有什么也能说出来。）你应该把你的问题谈出来，你谈出来，问题才能解决。神话怎么说的？神说："若你有很多隐私难以启齿，若你很不愿意将自己的秘密也就是自己的难处与人敞开来寻求光明之道，那我说你是一个很难蒙拯救的人，而且你是一个在黑暗中难以露出头脚的人。"（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告诫三则》）虽然唐莉心里有很多隐私难以启齿，但是人

家谈出来了，这个问题才能解决。但是你那个隐私呢？（唐丫：我不是都谈了嘛！）都谈了吗！你的隐私是你自己谈出来的吗？我和你说的是什么？我和你说的是你的隐私得你自己谈出来，不是在“乱棒”之下把你的隐私给挤出来。神是让你做诚实人，但不是强迫你非得做诚实人，而是让你自愿地做一个诚实人！唐丫，能听明白吗？（唐丫：能。）

其实找对象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吧？很正常。你要在十六岁以下找对象，行不行呀？（不行。）在十六岁以下找对象，丑陋！但是按世界上的正常情况来说，三十岁以后不找对象呢？丢人！所以在这个年龄段就该找对象，是吧？（嗯。）神也说过，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咱现在不提倡找对象是因为咱赶上神作工的关键时刻了，如果你找对象就耽误了大好的时光，就把蒙拯救的这个唯一的机会给断送了，耽误被成全了。唐丫把找对象这件事情看成什么事了？她把这件事看成是见不得人的事。别人跟她一说，她觉得自己好像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一样，这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也没有人去指责你，是你自己给自己压了一块石头。就是神说的不是不让你找对象，是说你在这个时期找对象会影响你的生命进入。这不是你偷了别人的东西了、抢了别人的东西了，干了见不得人的事，羞呢、丑呢，是说影响你的生命进入呢。你在这儿尽这个本分了，你要是一找对象，一结婚，你说你这个本分还能尽成吗？你尽不成了，没法尽了，这是不是会影响你的生命进入呢？这就影响了你的生命进入、影响了你的前程了。而且这还不是影响了你的一生，而是永远的、永久的，我是说这个呢。人家给你交通交通，谈一谈，你觉得好像是露丑了，好像是见不得人一样，这有什么可隐私的呢！自己就把自己捆绑起来了。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只是说咱在这里面寻求一个路途，按着正常的路途走就行了。神说“若你有很多隐私难以启齿”，你认为那些是隐私，你认为那些难以启齿，可是你所做的哪一件事神看不见？你来信神了，你还有难以启齿的事呢？你在神面前就是赤裸裸的。你能谈出来你的隐私是因为你想在里边寻找一条出路，别人给你交通出来不是要你难堪，而是要怎么呢？而是要帮助你、救你，你

认识到这是在帮你、救你的时候，你才能感觉到这是神的爱、是神的拯救。可你是把这个当成别人在看你的笑话，这是不是误解呢？你对神的爱、神的拯救有了误解，然后你在心里边存留得成了仇恨。神作在你身上的爱你没有领会，你当成了仇恨。

唐丫现在每天想的是钱、想的是病，是吧？还有没有想其它的？（唐丫：没有。）那你说你的病能好吗？你想想就能好了吗？（唐丫：好不了。）世上人常说“临死之时才知命也，临死之时才知晚已！”疾病临到是神最大的爱，这个疾病临到你了，你体尝到神的爱了吗？最近神交通什么了？神说：“神成全人就是借着临到许多不合人观念的事来训练人寻求真理，达到认识神的作为，看见神的全能智慧。经历神作工就是这样，神安排各种各样的事临到人，就是在带领人明白真理，让人学功课认识神的作为。”（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什么是追求真理（十一）》）神作工不合人观念才有成全的价值！神就是借着不合人观念的事来解决你的观念。有多少人信神愿意临到祸患？都是为了得福。你信神和神要刑罚审判、试炼熬炼了没有？“让神来试炼试炼我吧”，你要不要？（不要。）你从来没有想过跟神要试炼，因为你害怕试炼临到，所以神给你一个试炼，你就要躲藏。唐丫，你现在该走什么路呢？（唐丫：追求真理的路。）怎么是追求真理呢？（唐丫：临到环境的时候从神话里找路。）我听听你现在怎么走，有没有具体的实行路途。（唐丫：就是借着这件事去经历，然后在临到的事里边认识自己流露了哪些败坏性情。这一段时间，一买药花钱，我心里就想着挣钱，后来又想即使我挣下钱了，这个病不一定就能看好，神就是让我借着这个环境去经历、去体验。）你们看见唐丫走的是什么路？（唐真：无奈地顺应神摆设的这个环境。）还有什么？（唐北：她现在走的是和神对抗、叫嚣的路。）她怎么和神对抗、叫嚣了？（唐北：之前弟兄就交通过她临到这个病的原因，她知道这个病在神手中呢，但是还是要自己找办法解决、自己找出路。虽然也知道挣下钱这个病也不一定能治好，但还是被这些东西缠住了，就没有去寻求神的心意是什么，自己怎么去走这个路，这就是刚硬的小女孩。）唐真，如果是肖红有了这个病的话，肖红会有什么心思意

念？（唐真：临死之前也得发出香气。还有就是神今天要的是什么？神今天让我走上彼得的路，不让我走保罗的路。既然神是让我走彼得的路，那我就在最后的时期争取走上彼得的路。在这个过程中我该配合的配合、该治疗的治疗，更重要的是反省自己所走的这个道路，怎么能走上彼得的路，怎么能达到神的要求，在神的要求上下功夫、付代价地去实行，而不是说这个病怎么就能好。这个病需要多少钱，我该怎么挣这个钱，去解决这些难处，这只是一方面的配合，但是这个配合决定不了你这个病好与不好。你得揣摩自己所走的什么路，观点、态度是什么，然后看自己怎么能达到神的要求。现在唐丫应该想的是自己因着什么得的这个病，然后找到这个病的根源。根源一个是她的刚硬；一个是地位、名誉特别强、特别重，这是神要洁净人的，这是神要在人身上变化的、改变的。神今天作的工作就是经营人，神不是就为了让你临到祸患、让你受这个痛苦、让你生活拮据，而是借着这个环境经营你呢，是让你走一条正路。因为你不往这条路上走，只能借着这个病打着你、赶着你往这个路上走。走彼得的路、走性情变化的路、走顺服神的路、走敬畏神的路，就是走这样的一条路。）

这个病临到，一方面得反省、认识自己，一方面得儆醒，认识这个病是保守自己的，就像保罗身上的一根刺，这根刺能保守自己不再犯罪，还能让你体尝到、感受到，“如果我再不去寻求的话，再不实行真理的话，神就可能取缔我”，在这种被迫的情况下，你被迫走上了追求真理的这条真道，这就保守你去寻求真理，去寻求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这是不是你该反省、该认识、该儆醒的？这就是你该走的路。再一方面这是你需要站的一个见证，就是刚才说的临死之时发出香气来，你不能活在这个病里边。什么是活在病里边呢？你每天起来就是想这个病，“我今天去这儿看病吧，明天去那儿看病吧，我得挣点钱”，你就活在这个病里边了，天天愁苦的就是你这个病。如果你这个病放在肖红身上，我觉得肖红不是你这种做法，肖红会说什么？“呀！我那个工作还没有作完呢，趁我这个身体还能作工的时候，我赶紧把那个工作作完，作完以后神就是惩罚我，我死也心安理得了。”肖红会不会有这想法？（会。）因为她前期尽本分的时候，她流

露出来的有这方面的认识，这是她对工作的一种担当、一种责任、一种使命。就是神交通的，你来到地上，你的使命是什么呢？大红龙给你灌输的是什么思想呢？让你为朋友两肋插刀，但是神说：“撒但不尊重人类的生命，而是把人类的生命当成儿戏，让人接受这种思想，凭这种思想活着，并不珍惜生命，也不把自己的生命当成是宝贵的，所以人类就能随随便便把神赐给人的最宝贵的生命放弃，这是大逆不道的事。无论到什么时候，只要不是神给你命定的最后期限，任何人不要轻言放弃生命，你只要有一口气都不要放弃，也不要放弃自己的本分，不要放弃造物主对你的嘱托与托付。”（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什么是追求真理（十二）》）神不让你把你的生命看得那么轻贱，神不让你把你的生命随便献给一个人。每个人来到地上都是有你的使命、有你的责任的，“我临到这个病了，不管是管教还是惩罚，我得反省、认识自己。既然这个疾病临到我了，我得站住这个见证。我临到的是管教、惩罚，这是我自己造成的，活该！我该悔改的悔改，就即使神把我惩罚了，我是一个受造之物，我的使命得完成，我的责任得尽到。”你的使命、责任是什么？神给了你托付、神给了你任务，每个人的任务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神作工结束了，神要打败撒但，神怎么打败撒但呢？神要剥夺你的所有看你的真心，以此来打败撒但。就刚才说的诚实人，诚实人怎么呢？诚实人没有所求。如果现在唐丫一心用在本分上和唐北一心用在本分上，神看哪个有见证？（唐丫。）为什么这样说？（她是在病痛当中、在生命有危险的时候尽本分的。）疾病临到唐丫了，神没有给她挪去疾病，也可以说，神是在不让她有所求的情况下，看她的真心。就像约伯，神是在剥夺了他的万贯家产以后才看他的真心。这个时候神如果看见唐丫尽心、尽意、尽力尽本分了，这就是唐丫的真实的身量，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见证。如果唐北现在尽心、尽意、尽力地尽本分，算不算是她真实的身量？（不算。）未定两可！就像约伯一样，神说约伯是敬畏神远离恶的人，撒但服气不服气？撒但不服气！“你给他四周圈上篱笆他肯定赞美你，他敬畏神远离恶是有条件的，是有要求的，你把篱笆拿了试试。你看着唐北今天尽心、尽意、尽力尽本分了，你看着唐真尽心、尽意、尽力尽本分了，你给她们个病试试，你不要给她一个感冒、发烧，你给她个绝症，你看她还能尽心、尽意、尽力尽本分吗？”如果神给你一个绝症，在你的意念里边你应该怎么想？“在我的

有生之年我要把我所明白的无偿地奉献出来，唤醒那些在黑暗之地的弟兄姊妹，这是我的使命、责任，我哪天临到死亡了，那就是我的责任尽完了，我的死亡之日是我完成任务之时”，这个认识和你的认识一样不一样？肖红的认识是以完成任务为准则，只要有一口气她就要献上她的全人，这时候撒但是不是该退去了？神说：“当人把命都豁出来之时，那么一切都不在话下了，谁也不能将其难倒了，什么能比‘命’更重要呢？所以撒但在人身上无法再作什么，撒但拿人也没办法。”（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说话的奥秘揭示·第三十六篇》）当一个人不怕死亡的时候，撒但在人身上就没法作工了，这个时候你活出的才是你真实的身量，才有见证，神要的是这个见证。

咱上次交通什么了？神说：“教会在每个时期、每个阶段都会发生一些特别的事情，也就是不合人观念的事情。比如，有些人得病了，有些带领工人被撤换了，有些人被显明淘汰了，有些人面临生死的考验，有的教会甚至出现了恶人、敌基督搅扰，等等这些事都是时常发生的，但绝不是偶然的，这一切都是神的主宰安排。”（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什么是追求真理（十一）》）神的话一说出来，是不是就要有事实临及呢？（嗯。）唐丫走到你前边了，下一次就是你，人人都要过关！地震、瘟疫来了，你想想你能跑到哪儿？神选民是在灾难中作成的，也就是神在灾难中来拣选人。遇到灾难了，特别是剥夺你的前途命运、剥夺你生命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该怎么为神作见证？这里说的剥夺你生命是说剥夺你肉体的生命，就如耶稣说的：“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惟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太：10:28）你得把你的使命、责任看得胜过你的性命，那你的使命、责任什么时候结束？你死亡的时候就是你的使命、责任结束之时，你真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你的灵魂还能死了吗？即使说你死了，你死的也只是肉体，因为人的肉眼只能看见你的肉体死了。你就是死也把你的使命、责任放在了第一位，撒但就退去了，你站住了一个见证。这是作为每一个信神的人都必须做到的，现在做不到不等于你以后做不到。为什么这么说呢？神说：“我的审判是为了人更好地顺服，我的刑罚是为了人更好地变化，我所作的

虽都是为了我的经营，但不曾有一样作工是对人无益的，因我要将这些在以色列以外的邦族都作成犹如以色列一样的顺服，作成真正的人，使我在以色列以外也有立足之地，这就是我的经营，是我在外邦的工作。”（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扩展福音的工作也是拯救人的工作》）将来神要把你作成什么呢？神要把你作成像以色列人一样，神要的是见证！你临到疾病了，如果你揣摩的还是怎么看病，“我身体不好啊，我尽不上本分不能怪我呀，神你也没有给我一个好的身体呀！”你还在这儿和神讲条件呢，那你的病还想好啊！神看见你还在与神搞交易，那神还搭理你吗？不搭理你了。从实际来说，从你追求生命来说，你应该把你的使命、责任当作天职，不要把你的性命放在第一位，你要把你的使命、责任放在第一位，这是你自己该走的一个路，同时也是作为一个受造之物本就该有的一个认识，是良心理智里边该有的一个认识。你就是一个受造之物，神怎么对你都应该，天经地义！

临到病痛，为了你能真实地剩存下来，你也应该把你的全人献上。真实地剩存指什么说的？就是说，神即使取了你的肉体，但你的灵魂是活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神作工结束以后要的是人的见证。神交通忠心的效力者是活一千年，是吧？（嗯。）这个活一千年是说你的肉体在地上活一千年还是你的灵魂活一千年呢？（不知道。）所以说你要给自己“修”一条路，不要一临到死亡的时候，“完蛋了，忠心的效力者能活一千年，我连三年都活不下去，我这个效力者还效什么力呢，拉倒吧！我不效力了”，那你是不是彻底完了？（嗯。）我给你说这个话是让你怎么呢？你得意识到神说让你活一千年没有说是让你肉体活一千年，还是灵魂活一千年。神说让你活一千年，你就是死了又投胎了，这是不是还是活着呢？（嗯。）神就是让你这样循环地活一千年也算活着，和你说这个话就是要把你和神讲条件、搞交易的心给取缔了。即使你和神讲条件、搞交易，你也把你和神讲条件、搞交易的时间放长一点，你不要只想这两三年，你想想一千年。即使今天疾病临到你了、绝症临到你了，你还有活一千年的机会，你以这一千年和神搞交易，“我效力也得效，死也得效，剥夺我肉

体的我不害怕它，因为我的灵魂还在神手里边呢。神让我换个‘衣服’不行呀？”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地震、瘟疫、饥荒、战争临到的时候，你是在世好还是不在世好？（不在世好。）现在你不在世了还有人给你埋葬，再过五年你不在世了呢？（横尸遍野。）横尸遍野，你死了也没有人管你，你是死无葬生之地，这是说你死了之后。如果你不死呢？那你经历的是什么？你经历的是死去活来。你是想躲过这些灾难，等这些灾难过去以后重新做一个新生儿，重新投胎来一个崭新的世界呢，还是在有生之年度过这些灾难呀？你选择哪一个？（这是一个很艰难的选择。）有个词叫“困惑”、叫“纠结”，这是不是困惑、纠结呢？（嗯。）“我很困惑、很纠结，你让我选择哪个呢？选择死吧，我还不愿意；不选择死吧，这比死还难受。”我和你说这个是让你明白什么呢？让你不要害怕死亡，不要受死亡的辖制，世上人还说死亡是一种解脱，是吧？（嗯。）咱这儿说的死亡不是解脱，这儿说的死亡是让你重来一次，就是说你这一生就这样了，重来一次。给你说这个事是预防你到了患难里边，有什么疾病临到你了，你会背叛神、谩骂神。我给你说了以后你还会背叛神吗？你还会谩骂神吗？（不会。）最起码你得有这样的认识，即使说死亡临到你了，你也能发出香气来。但是你没有这样的认识，你会感觉什么呢？“死了死了，一死就完蛋了，受惩罚了。”你怕不怕？（怕。）你太怕死亡了。你有这样的认识以后，你对你那个病就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了，什么态度呢？我该配合的配合、该看的看、该治的治，配合治疗在人，病好不好在神，剩下的时间我只管尽心、尽意、尽力地尽好本分，学习功课。我能悔改多少悔改多少，在我有生之年我能认识多少就认识多少，竭尽全力地去认识神的作为，认识神的爱，认识神的所有所是，变化自己的性情，拿实行真理来代替自己的过犯，能实行多少真理实行多少真理。这是个机会，你一旦死了以后，还能实行真理吗？不能了。这就是让你去珍惜你的生命，而不是去惧怕死亡。也许在你有生之年实行了一些真理，明白了一些真理，神在那边说，“算了，不用你投胎了”，神是不是就把这个病给你取了呀？这是不是神的一句话？（嗯。）但你不能有这个野心、想法，你有这个野心、想法就不是实行真理了，你就成了什么了？你就成了演戏了。你演戏的时候我还能看见，你说神能不能看见？（能看见。）那就不是不让你死了，那你

就死得更快了。你如果演戏欺骗神的话，就怕你最后连灵魂也没有了，灵魂一样会受到惩罚。

我交通这个的目的是什么？（不要惧怕死亡。）（不要受死亡的辖制。）还有什么？（尽心、尽意、尽力尽好自己的本分。）不影响你的本分、不影响你站见证，因为神就是要借着这个来打败撒但。你要知道神所说的话到最后都要怎么呢？都要一一应验！你胜过死亡的辖制了，说明你站在神这边了。你站立得住了，你有一口气息神就不让你死，是吧？（嗯。）神说了不让你死，是说不让你这个肉体死吗？（不一定。）不一定，不让你的灵魂死，也是不让你死。当你把这个能够真实地认识了，就不受死亡的辖制。当有一天，疾病真临到你的时候、绝症临到你的时候，你就能有一个正确的看事观点，有了正确的看事观点才能引领你做事，使你不至于背叛神、抵挡神。唐丫，这个听懂了没有？（唐丫：听懂了。）你有了病了，神每天在看你，看你什么呢？不是看你怎么保养肉体。当然，需要保养的时候是不是还得保养呀？这是一个正常的人性。神是要看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你的态度、观点是“我认识自己了呀，我的病怎么还不好呢；我悔改了呀，我的病怎么还不好呢”，你其实是在干什么？（搞交易。）你不能老想着你的病好，你应该只寻思你的责任与使命完成了没有。咱就不要说其它的，就说那个焦裕禄，他得了肝癌，临死的时候人家还在那儿坚持工作呢，是吧？（嗯。）他是为了一个地位、为了一个名誉去效忠一个人，这就是撒但迷惑人的话“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你今天是为了什么？你是为神站一个见证，这是多么荣耀的事！你如果为神站了一个见证而献上了生命，这是什么概念？（死的光荣。）你看彼得为神倒钉十字架，这有多么大的意义呀！

226 神带着审判降临

如今，神不仅在大红龙国家降临，而且神也面向全宇，以至于整个穹苍都在震动，整个穹苍都在震动，哪一处不在经受神的审判？哪一处不在神所倒之灾中生存？所到之处，都撒下了撒下了各种“灾种”，这是神作工的一种一种方式，无疑对人是一个拯救，对人所施的仍然是慈爱的一种，仍然是慈爱的一种。神要让更多的人都认识神，让更多的人都看见神，从而敬畏多少年来人所看不着的，如今却是实际的神。神要让更多的人都认识神，让更多的人都看见神，从而敬畏多少年来人所看不着的，如今却是实际的神，如今却是实际的实际的神。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十篇》

纠缠个人利益而不经历神作工

（唐真：那天弟兄解剖完唐北之后，她一直觉得我们当时说的那些事不符合事实，不是那么回事，然后她尽本分一直是被动、消极的，我感觉唐北有一些环境没有真正经历出来。那天她还和沈聪说了一下。）（沈聪：她说了一个词——恩将仇报。意思是她对待别人是恩、是好，但是换来的是别人对她的仇恨。）（唐真：看到她不会去经历神的作工，在神摆设的这些环境和揭露解剖当中没有真实的认识和收获，她还是觉得她屈着呢。）“恩将仇报”我还没有听明白，解释解释。（唐北：刚开始让我去尽这个本分，我可积极呢，什么都是往前冲、往上配合，去交通、去迎合这个本分。可是一段时间过后，我就发现她们这几个人对我都有看法。后来，她们说了好几件事都不符合事实，弟兄就因着她们说的事，说我是正人不正己。我就在想，我以前想的是我怎么整人、治人，怎么能让你们听我的，但是这段时间我心里就没有想着要整你们、治你们，让你们听我的。我就想着我有

多少东西，我都能给你吐露出来，然后让你们去配合，让你们能把这个本分担起来，可是最后达到的果效就是大家都对我有成见了。而且她们说的那些事都不符合事实，她们没有一个人去澄清，尤其在那个背景之下，就是在弟兄说我的时候，我就看见唐莉在那儿笑得特别开心。然后我就在想，“我这样去配合，最后换来的就是这些？”好像这几个人就是故意合起伙来整我呢，所以从那会儿我心里就想，“我以后也不这么去配合，也不这么往前冲了，我能尽多少我就尽多少”，就是有这个心态、有这个心理。然后自己心里有什么也不愿意和唐真去沟通了，也不愿意和她去说了。之前我们俩无论是争也好、怎么也好，我心里有什么话能说出来，放到桌面上去沟通、去交通、去谈这个事。或者听你的，或者听我的，为什么不听我的，不听我的是根据哪一条原则，两个人互相有沟通、有探讨。现在我就觉得无所谓了、算了吧、愿意怎么就怎么吧，里边就是有这种情形。我认为恩将仇报就是：我的存心是要帮助你呢，想让你把这个本分担起来。可是在帮助你的过程中，伤害了你的利益，因着伤害了你的利益，你反打回来，反咬一口。）

恩将仇报，我给你的是恩，你还报给我的是仇恨，然后现在就不想说了，是吧？（唐北：嗯。）那现在你这个问题是解决了还是没有解决了呢？（唐北：我感觉解决了。）唐真感觉她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唐真：之前弟兄解剖唐北正人不正己的时候，她说我们屈说她了，说我们说的都有问题，不是实话、不是真实的。她觉得她是恩，我们是仇，我们是报复她了，就是在这上面唐北没有扭转过来，她说她因为那个消极呢，然后说她接受不了。）（唐北：我不是说消极，我是说弟兄解剖我正人不正己，我知道我的那个性情、那个问题，我也知道我那个性情、那个问题严重。我是觉得我想帮她们，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她们，就是想让她们把这个本分担起来，可是她们几个人合起伙来说我，而且说的话都不符合事实，她们没有一个人出来澄清。我就想起之前发生的一件事，当时沈聪也在，就让沈聪澄清一下事实，沈聪都不愿意澄清。所以我就感觉不管自己怎么做，别人都是这样对待我，完了以后从心里就有一种防，不愿意再怎么怎么

了。）你想给她们当妈，但是你还不想喂她们奶，要让你喂她们奶，还得让她们称颂你，还得让她们叫你妈，她们不叫你妈，你就不想喂她们奶，这是什么人？“我帮了她们，她们得说我好。我帮了她们，她们要是不说我好，她们就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那你还帮不帮她们了？你就不帮她们了。（唐北：我也不是不帮她们呀，我只是从心里有防的那种东西。）那不就是不帮了嘛！（唐北：没有不帮。）（唐真：你连话都不说了，还帮什么呢？）（唐北：不说话是当时那个情形，但是过后我也去扭转呢，我主要是心里有防备。）唐北说的这个防备是“面对你们这些人，我做什么事情都得小心、谨慎一点。不然的话，你们又都抓住我的把柄了”，是吧？（唐北：嗯。我在帮你的时候，是根据你能接受得了的那个程度去帮，你能接受多少，我给你说多少。像我之前就是我给你说什么，你就得按着我这个去做，或者就得达到我这个要求，就是有这个东西。）“我给你交通什么，我看你能够达到什么程度，我给你交通。达不到那个程度了，我就不给你交通了，我就止步了。”她说的这个“达到”不是说你能够接受多少，能够吸收多少，她是怎么呢？她是怕“我帮不成你们，让‘狗’咬着我怎么办”，这是胆小、害怕的一种感觉。（唐北：有这种感觉。）那你说，你这是个什么表现？唐北，你在帮她们的时候，你是在干什么呢？你做在她身上的仅仅就是做在她身上的，你没有认为这是在尽本分，你没有认为这是你该尽的使命与责任。这是神的托付，你没有去担当，你成了个帮忙的，能帮她们多少帮多少吧。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我不管做什么，我就是尽本分也好、给她们交通也好，绝对不能伤害到我的利益”，这是最起码的一个标准。“我能帮你，我可以苦口婆心地用各种方式跟你说这些话，但是你要想在我的话里边抓我的把柄，说我不是人，说我有什么流露了，那我就不说了，就打住了，我就能帮到这儿了，我不能再帮你了。”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卑鄙的存心呢？（嗯。）“就是我要尽本分，我要做什么事情，我必须首先得考虑我的前途、命运。我的名誉不受到伤害，她们不会误解我，这个可以做。如果我说的话能够让她们对我产生误解，让我的名誉受到了伤害，这个事我就不能做了。”唐北，对不对？（唐北：……）

你不就是说，你帮她们了，最后她们几个人都起来围攻你、误会你，“本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你们总说我是那么回事，我要不帮你们的话，还会有这些事吗？我帮你们意味着什么呢？一方面是说我帮你了，我触动了你的神经了，你要报复我、你要论断我；再一方面是我帮你了，我的言辞不当，你抓住我的把柄了，给我反打回来了，你说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放呢？让别人看见我帮你了，你反过来还说我想控制人了、管理人了，那我还不如不帮你了，我不帮你我还没有这个臭名呢！”是这个意思吧？（嗯。）（唐北：我也不是说不帮她们。）（沈聪：她还是没转过来。）（肖红：弟兄刚才说小弟兄的想象过于丰富，是科幻家。虽然小弟兄有他的问题，但是人家跟你说了，你也没有回人家。虽然你有各种理由、借口，但是这里头不免有弟兄说的这个，这是我看见的。小弟兄说：“唐北就没有搭理我，也不帮我，也不带我”，为什么他里面有这种感受呢？是不是有这方面原因？如果他顶上你几次，你还帮不帮他了？就是你刚才说的，“我是帮她们了，她们说的都不符合事实。”“小弟兄，我是帮你了，你怎么能这么‘打’我呢！”下次你还搭理他吗？）（不搭理了。）（肖红：这是不是就是咱所走的路呀？你说那几个人说的都不切合实际，从这一点就能看到，你在神给你摆设的这个环境当中没有学到功课。在你来看，她们说的话就是不切合实际，你是根据这个事来说她们说的话不切合实际，这个事对不上，但是神摆设这个环境要成全你哪一方面，你没有学到功课。没有学到功课你就开始怎么呢？你就开始防范，不管你有没有帮她们，你还是把你放在高的位置上了。你说你跟她们相处，她们说的事就不切合实际，她们是胡说八道，所以你就不愿意跟她们一般见识，不愿意搭理她们，还是自己做好自己的吧，咱还是把自己放得高。你并没有从神给你摆设的环境中学到功课，你在说她们说的话不切合实际的同时，你没有想她们说的话是真不切合实际吗？“为什么这么多人都说我，我的存心到底是什么呢？”你外表是帮她们去了，但是你的存心有没有掺杂呢？神摆设环境是不是要洁净你哪些掺杂呢？这才是真正的生命经历。你没有往这个路上走，你看到的是她们说的都不切合实际，所以你能看得起她们吗？“我的存心是要帮助你们，你们说的就不切合实际，你们是胡说八道！”你已经把她们说的定规成是胡说八道的话了，你还能帮助她们吗？你嘴上说“我没有说不帮她们”，但是你去帮她们了吗？你去做了吗？你的手也慢了、脚也慢了、嘴也

慢了，你就不搭理她们了。这已经证明你没有从这个事当中、没有从神给你摆设的这个环境当中学到功课。你还能说我就不帮你、我就不带你？不需要这么说。咱的行动、咱的做法，已经做出来了。就是弟兄刚才谈的，你已经做出来了，你就是这么做的。这个能领会了吗？你刚才也谈了，我不像以前那样去做了，我不像以前那样豁出去做了，去帮她们了，好心没好报，我现在能做个什么做个什么就行了。其实咱根源里边是不是有这些东西呀？你认为是恩将仇报，“我本来是帮你去了，可是你反过来还这么对待我，我还理你吗？不能理你了。”这就是咱所走的这个路。）

唐北，我给你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两个人在车上，一个是年龄大的，一个是年龄小的，年龄小的开着车，年龄大的坐着车。当车到大门口了，年龄小的认为他年龄小，跑得快，所以他就开门去了；年龄大的认为他是坐车的，他就开门去了，两个人都去开门去了。年龄小的对这个年龄大的也许是不太乐意，也许是体贴他年龄大，“不用你开门了，我去开吧”，就甩了一下胳膊，有一个这动作。这个动作严重不严重呢？年龄小的心里想的是“我去开吧”，他是一种谦让，是吧？也可能他是一种谦让，也许是说“切”！嫌年龄大的不利索，是嫌弃。具体他是什么存心，咱不知道，但是就说他这个动作，让那个年龄大的人看到以后怎么想？（他是嫌弃我了。）如果按“科幻片”那样想象的话，那就太厉害了，是吧？（是。）所以，年龄大的那个人就想，“老天，你有什么呀，你还嫌弃我了。我吃你的了、喝你的了？我躲你远远的吧！”如果这个年龄大的是不信的人会怎么想呢？“我好歹是来帮忙的吧，我说帮帮你吧，你还嫌弃我呢”，他还帮吗？（不帮了。）走了。如果是弟兄姊妹呢？人家能和你交通成，人家还和你交通交通，如果人家和你连交通也交通不成，人家就不搭理你了，“你嫌弃我了，我还嫌弃你了”，那人家就离你远远的了。可是年龄小的那个人他感觉到了吗？他的存心是对的，只是他少说了一句“不用了，我来开吧”，他没有说出这句话，他只是用了这么一个动作。年龄小的做了什么坏事了吗？也没有。可是就他的那个动作，别人看见心里有想法了，“呀，人家嫌弃我了”。

这就和唐北帮别人一样，“我去帮她们了，我就是帮她‘开了一下门’，反过来她们还抓我把柄了，这是个什么人呢！”都有理吧？（嗯。）你去开门也有理，他去开门也有理。至于你在这里边是什么存心，别人不知道，但是不管你是什么存心，这个动作你做出来了，不管是误解还是真实的，这个后果已经造成了。咱今天信神了，信神追求的是什么呢？真理。真理是什么？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神是让你活出能彰显神、荣耀神的形象，如果你为你这个动作去讲理，“我有这些动作了或者没有这些动作了”，有什么意义呀？今天神摆设环境是让你学会做人呢，你怎么做人呢？对弟兄姊妹有益的事情我做，对弟兄姊妹没益的事情我不做。就说你当时的存心是好的，就是单一的心，“我去开门吧，不用你开了”，没有什么存心，现在他说出来，你心里感觉受委屈了。但是当你从神领受的时候，你就不受委屈了，“唉，我就这么一个动作，人家就感觉我是嫌弃人家了，给人家造成了一个误解，我这活出是看不起人、藐视人、嫌弃人，我这就不是个人的形象，我这个活出的是撒但的形象，我这还配做人吗？哦！我不能这样做人。我做人不应该让人产生误解，我应该跟人家说不用了，我来开吧，你坐着吧！”不就是一句话嘛，你话说到了，他对你还有误解吗？（没有了。）他对你就没有误解了。或者你干脆说“你去开门吧”，他对你还会有误解吗？他也不会有误解，而且你也可以休息了，是吧？（嗯。）如果你真勤快，你跑得快，或者你没有那个动作，你只管开你的门，你不要甩那一下胳膊，人家还会感觉到你嫌弃人呀？你甩一下胳膊，有可能是有意甩了一下，也有可能是无意甩了一下，不管你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已经造成这个后果了，从此以后你就要注意你的形象，“呀！我再开门可不能那样了，这个胳膊可不敢再甩了，哪怕我把这胳膊捆住不要动呢，也造不成这样的后果，所以我得把我的胳膊捆绑起来”，咱是为了什么呢？为了不产生误会，咱是为了能达到一个好的果效，咱是为了让弟兄姊妹之间没有争执，让撒但没有把柄可抓，这是不是实行真理呀？（嗯。）

如果说你活在讲理的情形里边了，“呀，我的胳膊麻了、手麻了，我就这么甩了一下，你就抓住我这个毛病没完没了了，真是怕了你了，还要和我上纲上线，你不和我配搭，我还不和你配搭呢！”咱这还有人样吗？谁都有理，他是科幻片专家，你是什么？你应该是理由专家。一个会找理由，一个会想象，两个人“搭对伙”了，你说神的工作还能作吗？你是做每一件事情都有理由，他是有没有理由都能当作“科幻片”，都能给你“科幻”出篇幅来，那这个工作就没法作了。所以应该学会能够互相去理解、去认识。再一个就是不要去计较这些东西，你就再说我什么，说我甩你一下了，嫌弃你了，如果我听到这个风声了，我就和你说说，其实我没有那个意思，你不要瞎想，你不要用你那“科幻片”去想，我把真实情况告诉你，“我那天就是胳膊麻了、疼了，所以甩了一下胳膊”，科幻片专家一听你说的这个意思，他还幻想吗？他也不幻想了，弟兄姊妹也就没有这个怨言了。可是你不去解释，“我手麻了甩了一下，你还说我是甩你了，你愿意说什么说什么，我还不想搭理你了，以后我还帮你了？以后我跟你少说两句话吧，你想开就开，不想开就拉倒”，有了成见了。

唐北，为什么人家三个人都能说你有问题？就是因为你把胳膊甩了一下，在你来说你是手麻了，你甩了两下胳膊，但人家就误认为你是嫌弃人家了，对吧？人家三个人都认为你是嫌弃人家了，人家三个人都看见了，你在那边还说，“我确实是手麻了”，你说你该怎么做呀？不管人家怎么看。咱刚刚说的开门甩手是真实误解的一件事情。如果你真没嫌弃她们，就是因为甩手造成一个误解了，就是她们这么误会你了，你需要不需要放在心上？神看的是人的存心，你没有去嫌弃她们，你还怕什么呀？你是不是该做什么还做什么呀？（嗯。）再说了，她们能误解你，是她们小心眼，是她们斤斤计较。神摆设人、事、物环境，就是你这个手麻也是神摆布的，斤斤计较干什么？她们小心眼这只能显明她们。你给他交通，你揭露他，“你这是‘科幻片’，这是你的想象观念，我不承认……”你能够把这件事情说出来，把这件事情阐明，告诉她们你没有那个存心，她们愿意接受就接受，不愿意接受就不接受，你得实行出来。为了你能得着真理，为了神的经营计

划，为了让弟兄姊妹都能走上这条路，为了神的作工，咱还用在这些上边斤斤计较吗？就不斤斤计较了。“你就是误解我了，我给你阐明，你能理解了理解，你不理解就不理解，反正我今天是信神了不是信你，你定不了我的结局，我没有嫌弃你，我就是手麻了”，你怕什么呢？你也不需要躲藏，你下一次再帮助她的时候，也不需要有顾虑，“上一次你说那个话了，辖制我了”，你受她的那个辖制吗？不受了。“你能理解了理解，理解不了你不要理解，我尽我所能去做了。这个不能成为我不帮助人的一个理由、借口，不帮助人也就是不接受神的托付，我不能弃绝神给我的使命与责任。”这是实际生活中的一个例子。

如果你真是帮助人，在乎不在乎这个事呢？（不在乎。）不在乎，所以，咱接着交通第二个例子：假如你是一个母亲，你要管教孩子。在孩子听话的时候，你和他是商量着说话，你和他是说笑了。他不听话的时候呢？他不听话的时候，你能和他说笑吗？你是当慈母还是当严父呢？（严父。）为了让他听话，你怎么做呀？你会不会训他两句，甚至打他两下？你不舍得训他、打他，你咋呀？你手里边拿着一根棍子，然后给他瞪着眼，孩子看着你是什么呀？“这是我妈？这是个母老虎！”当孩子看到你是母老虎的时候，你会和孩子说“我可不是母老虎”，当妈的会和孩子去解释吗？（不解释。）当妈的是怎么呢？你就是要让孩子看见你是母老虎，让孩子看到你是母老虎的目的、意义就是让孩子能听话，“只要你能听话，我当母老虎也行”。你说当妈的会不会说“孩子叫我母老虎，不认我是他妈了，我以后可不敢瞪眼了，我一瞪眼，孩子把我当成母老虎了”？会不会计较这个呀？（不会计较。）不会计较，反过来还把这个当成管教孩子的一种方式了。“只要你不听话，我就是母老虎，我不管你骂我是不是母老虎，我就得这么管你！”这就是说，你帮助、扶持人的时候，不管别人背后怎么误解你，受不受这话辖制？（不受。）不受这个辖制，也不放在心上，所以就不在乎，也不会有“我明明是你妈，我是一片好心去帮你、带你，结果你说我是一个母老虎！”这些想法。你帮助了弟兄姊妹，最后她们抓你的把柄，你说她们说的那个事就不是事实，对你是种误解，是恩

将仇报，是吧？（嗯。）“你们恨就恨吧，你说我是母老虎我就是母老虎，只要能把你们带进国度，只要能让你们明白真理，只要能让你们在这件事上有路可行，你们论断我就论断我吧。你们论断我又能怎么样呢？你们又不是基督，你们又不是神，你们能定了我的结局、命运吗？你们想说什么说什么，你们就是说我是敌基督都无所谓，我今天是信神的，我只管把我该做的做了”，这还受这个事的辖制吗？就像做母亲的，“我只要能把这个孩子管制住，能让孩子把这个作业做了，你就是骂我是母老虎，我心里也是坦然的，第二天我照样送孩子去学校”。这个能听明白吧？神摆设这个环境就是看你的态度、存心与观点，这就证明你把你的态度、观点亮出来了。你所做的一切工作是不是完全为了神？（唐北：不是。）我给你交通的这个你理解了没有？（唐北：理解了。）你能把我给你交通的理解了，能成为你实行的一个路途就行了。

你还记得我给你们交通的善姊妹、操厨师、抠带领吗？我为什么要这样交通呢？因为我作工有个艰难，就是我给人交通的时候，我还不能让他跑了，不能让他反了，还得让他听着，还不能让他打岔搅扰得交通不下去。如果说张三做了一件什么事，我和他交通，张三第一反应是什么？他要反抗、他要否认、他要找理由、找借口，这样我就没法交通了。我要交通的时候肯定得有一定的事实，但是我不在场，这些事实只是别人反映过来的，究竟是反映问题的这个人的问题，还是张三的问题呢？谁能搞清楚呢？搞不清楚。那我还得去断案，还得去判案。当时咱又没有摄像，也没有录音，谁说的是谎话，谁说的是实话，你也调查不清楚。调查不清楚，这件事情就没法处理了。对于咱来说，咱是寻求真理了，不是要开除谁了，如果是开除谁，那我就得调查清楚。咱今天不是为了开除人，不是为了要处理一个人，而是为了让你明白一项真理，所以说我不需要把这件事情完全调查清楚，我只需要让你能够明白这项真理，让你懂得做人的道理就行了。至于张三说这个话了没有，他们反映的准确度如何，我不需要调查清楚；你是不是被别人陷害了，我也不需要调查清楚。可是我不调查清楚，张三行不行呀？（不行。）张三冤屈得不行！所以张三做

的事我就不说张三，我就张冠李戴，举例子，说某某说什么什么了，其实某某说的话就是张三说的那句话，我说某某干什么了，其实就是张三做的这个事。我说的这个话和张三都一一对上号了，但他敢不敢起来反驳？（不敢。）他要敢反驳他就是对号入座，对号入座了就怎么了呢？假如我说某某杀人了，那张三就相当于主动站出来当了个杀人犯！你说谁傻了去当杀人犯，他不可能站出来对号入座，公然反驳！所以他就是再受委屈，他也不能当杀人犯，他只能默默地听着，他不会打岔搅扰了。而且我可以随意起来“论断”，我就是论断他也好、定罪他也好，他只能去听。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我能把别人的罪状也加在某某的身上。就和写小说、拍电影一样，为了说明这个人是好人，会把所有的好事都加在这个人身上；如果说这个人是坏人，就把所有的坏事都加在这个人身上，这样做是为了更明显地去衬托一个人，为了让你去认识一个人。咱在这儿交通是为了让你明白做人的道理，所以不需要说非得是你做什么了，不用去落实了，我可以把三个人说的话全部加在某某身上，我把这个问题一交通，张三不能去反驳，然后别人一听还特别明显，这样交通，为了人都好进入。所以，张三说的话、办的事我就不说张三了，我就说某某，这样有好处，完全是为了人的生命进入。听明白我交通这个的意义了吗？我交通这个是要达到什么果效？就是不管临到什么事，想让你懂得做人的道理。不要陷到那个事情里边去纠缠是非对错，也不要去看别人怎么看你、别人怎么误解你。你怕别人误解你干什么呢？你为真理受点屈辱怎么了？如果你真是受屈辱了，那是个见证。

538　人脱离撒但权势就得着了神的拯救

1　人的肉体属于撒但，满了悖逆性情，污秽不堪，是不洁净的东西，人贪恋肉体享受太多，表现肉体太多，所以神对人的肉体恨恶

到一个地步。人脱离了撒但污秽、败坏的东西就得着了神的拯救得着了神的拯救，但是人若仍然没脱去污秽、败坏，那就还属于活在撒但的权下。

2　人的勾心斗角、诡诈、弯曲都属于撒但的东西撒但的东西，神拯救你就是让你脱离这些撒但的东西，神的作工不会错，都是为了拯救人脱离黑暗。你信到一个地步能脱离肉体这些败坏，不受肉体败坏辖制，这不是得救了吗？你活在撒但的权下你就不能彰显神，你属于污秽的东西，不能承受神的产业。你被洁净之后、被成全以后是圣洁的人了，是一个正常的人了，你就蒙神祝福、蒙神喜悦了，你就蒙神祝福、蒙神喜悦了。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实行　二》

担当与心志用在正道上

什么是担当？该怎么担当？为谁担当？你站在哪一边说话？你是为谁说话？你向着谁、为着谁？你的位置站对了，方向搞清了，你才能以“担当”来说话，才能以正面词来说话。担当只能用在神家，你站对位置了才是正面的。如果你站不对位置或者你站错位置了，那你不努力还罢，越努力越邪恶！你站在自己的肉体利益上说话、做事，你越用功、越付代价，你越是个敌基督。如果让你当个大红龙警察，“我得有担当、有责任，我不放过任何一个案子，有几个信神的，我都给抓回来！”这是什么？人家忠心耿耿吧？（思颖：对指派他这么做的人来说是忠心耿耿。）主要是看你的位置站得对不对，正面词只

能用在神家，只能用在正面事物上，不能用在反面事物上。这个负担也是一样的，看你是为什么担负担，看你站在哪一边，为谁说话。借着这个把“担当”理解了。

你看世上的人每天起来追求挣钱，人家挣钱是不是有人家的理想、有人家的心志呢？（思颖：嗯。）人家在工作上都有成就，你看人家的心志、理想好吧？（嗯。）可是他越有成就越怎么？越来不到神面前。如果他是个信神的，他追求地位、名誉的欲望特别强烈，他为地位、名誉特别地付出，每天加班加点的，连吃喝神话的时间也没有，连聚会的时间也没有了，寻求神话的时间也没有了，这是不是越走越反呢？（嗯。）你又要信神又要追求世界，那你还不如一个没有心志的人呢。没心志、没信心的人对钱财、地位不感兴趣，他是不是还容易信神呢？（嗯。）所以你得把你的信心、心志放对，得放在生命上边，得放在追求真理上边，对追求真理有心志、有信心。如果你单独说这个人有信心、有心志，能不能证明他是一个正面人物？（不能。）希特勒有没有心志？（有。）他有统一全球的心志，最后却成了罪大恶极的人。你得把心志和信心用在追求真理上边。这个能翻清了吧？（思颖：嗯。）

还有什么问题？（思颖：刚才你说越有心志，怎么还越变成敌基督了？这个没听懂。）敌基督有什么特征呀？他喜欢地位、名誉。敌基督把什么当成资本了？他把作工当成了资本。他认为他作的工越大，资本就越大。敌基督跑断腿、累断腰，他为什么会跑断腿、累断腰呢？因为他想换取，所以就得不断地作工，就得加大工作量，“你做两个小时工，我就做四个小时工；你做四个小时工，我就做五个小时工”。好比说沈屹，沈屹干活儿干到半夜十二点了也不回家，他是为了什么？他的那个心志是从哪儿来的？（思颖：为了他的前途命运。）还不是为了他的前途命运，他先是为着他的面子，“我要让别人高看我，让别人心目中有我，我要鹤立鸡群”，他越这么走，离真理是不是越远呀？（嗯。）他本来就把这个东西当成了一种资本。当成资本以

后，他就要去炫耀，要让别人都高看他。当别人也这么高看他的时候，这就和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当这个雪球越滚越大的时候，他有没有性情变化？（没有。）等有一天神说“我要的是你的性情变化。”“我没有性情变化，但是我有资本呀，我跑了半个欧洲呀！”“我要的是你的性情变化，不是要你作工的多少，不是看你年龄的大小。”他就是听见神的声音了，听见了这句话能信吗？（不能。）不能。他要持守自己，“我自己相信的这个才是真理！”如果他没有这个资本，他就能相信神的话；如果他有了这个资本以后，他对神的话就不能信了。因为他信了神的话，就代表他没有归宿了，所以说他宁可信其无，不可信其有。他就得把神话否掉了，他把自己认为的当成了真理，当成了对的，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翻了个儿了。

假如说你做梦了，当你做了个好梦的时候，你愿不愿意醒来呀？（不愿意。）本来你已经醒来了，但你还要闭上眼，再梦、再梦，接着前面的再梦，是吧？（嗯。）当你做了恶梦的时候是赶快醒来吧！当你买彩票以后，人家在网上公布这个号了，说你这个号中奖了，其实公布这个的信息是假的、是骗人的，但你怎么也不愿意相信它是假的。咱就不要说中奖了，就说有的人为了骗钱让你投资了，就和搞传销一样，是不是都是和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呢？（嗯。）明明知道天上不可能掉馅饼，但是你还不愿意否认，你要扭转自己的意志，“真的，应该是真的”。所以，当你有了这个资本以后，你就认为它应该是真的，自我催眠，自己就强化自己的想法了，一厢情愿，转不过这个弯来，无法扭转了。因为怎么呢？因为你在这里边下的赌注太大了。（思颖：一旦扭过来就什么都没了。）就和赌博一样，你的那个心情是什么？“这次是黑的赢白的输啊，我押上五块钱，它想赢就赢，想输就输，大不了就是赔上五块钱”，如果你押上五万呢？“黑的赢，黑的赢，必须是黑的赢，谁要敢说是白的赢，我和他没完”，这就是下了大的赌注了。

思颖，刚才你问怎么越有心志、越追求，就成了敌基督了。因为他那个心志不是正面的。就像保罗，保罗有一个什么心志呢？“我跑的路越多，作的工越大，我越能得着神的奖赏”，当他有这个心思跑遍半个欧洲的时候，“我半个欧洲都跑遍了，谁能跑遍半个欧洲？这个冠冕不是我的是谁的？耶稣他跑了多少路呀？耶稣那个时候说他是基督，你说我保罗比耶稣差吗？我是不是更应该是基督？”他用这个去衡量了。所以说敌基督不敢有心志，越有心志越麻烦，因为他的心志不是追求真理的心志，他是一厢情愿的心志，他是给自己编织了一个梦的心志。闭着眼做梦了，不愿意醒来。有心志的人、有信心的人好不好？（好。）但是你这个心志和信心必须得摆正、必须得放对。祭司弟兄说他是不是也是一个倔强的人呀？（嗯。）一个倔强的人是不是就是一个有心志的人呢？（嗯。）有心志的人是不达目标不罢休。（思颖：我跟上这步工作的时候我心里就想了，不管怎么样，信神这条路我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就有这个信心、有这个心志。）这属于你的一个心志。（思颖：就不管再苦再难，我选择了这条路，我就知道我选择的这条路肯定是难的，肯定就是坎坷的，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是再苦再难我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我绝对不会走回头路，就是有这个心志在里边。）神成全的就是人的心志与信心。（思颖：那天我就听了一句话，我竟然开始把自己干的这些和神一条一条全都摆出来了，我就想完了，我怎么能有这么可怕的意念呢？我以前不是这么想的呀，现在怎么成了这样了呢？）神一剥夺你归宿的时候，就显明了。神检验约伯是怎么检验呢？必须把他的万贯家产剥夺了，这样检验出来的才是你的真实身量。如果神今天不剥夺你，你就看不到你有交易的存心，你对神的信不是真实的。

（思颖：那天一下子看到自己和神是赤裸裸地搞交易，真正地印证了自己经常是在嘴上信神呢，之前从我心里没有真正地承认过自己信神就是和神搞交易，我信神就是为了得福。受造之物敬拜神是理所应当的，受造之物不尽本分，不配合，那更没有良心、理智了，然后心里就想着，那我还是有点良心、理智的，还是有点人性的。那天一显明，然后神的交通《什么是追求真理（二）》发下来的时候，再

看那些话我才认识到我就是自己标榜自己呢，这不是真实的，是自己想出来的。）每一个人在没有出来尽本分之前都想着自己是最爱神的人，自己是最棒的。等到出来尽本分遇到不合己意的环境，想回家的时候、想逃跑的时候、想背叛的时候才看到“我怎么如此的卑鄙呢？我的身量怎么这么幼小、这么脆弱呢？”才看到自己的真实身量了。（思颖：我想着这下得从零开始信神。因为前边的路走的不对。）神为什么让你做效力者呢？就是必须把你打成效力者，把你得归宿的野心、欲望全部打完，而且不是一句话的试炼，还得有事实显明。刚开始的时候神对人仅仅是话语的熬炼，“你是效力者啊，过两天就转成子民了”，就是一句话。现在就是用事实来检验你，让你看见，人家追求地位、钱财、名誉了，你什么也没有，就让你出力、干活，真理、生命没得着，钱财、地位没有享受上，看到自己前边什么都没有，灾难也下来了，你咋呀？看见自己一无所有的时候，才能显出你的真实身量，“原来我什么都不是”。刚开始信神的时候，神说：“现在在你们每个人面前放一些钱财，让你们自由选择，而且不定你们的罪，那你们多数人都会选择钱财而放弃真理，好一点的人会割舍掉钱财，勉强选择真理，居于中间的人会一手抓钱一手抓真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到底是忠于谁的人呢？》）在你面前，那边给你摆上钱财、地位、名誉，这边摆上真理，你抓哪个呀？（抓真理了。）当神真正摆上环境的时候，就把你显明了，而且你不仅仅是抓钱财、地位、名誉，你还怎么呢？你是抓住这些死死不放。你们跟唐萍接触了一下，她是不是抓住地位、名誉死死不放呢？（是。）

（思颖：还有自己这个脸面，一临到什么事情，首先就是先考虑自己这个脸面，也知道脸面、地位只是精神上的一个支柱，是精神上的一个需要，是虚空的，它不是真的，可是一临到环境，流露出来的还是这些东西。）这些出来的时候你能感觉到你是为了脸面吗？（思颖：能，也有这个意识。就好比李帆跟我说什么的时候，我就怕她说我这说我那，就怕她抓住我的什么把柄，然后我就要维护自己的这个脸，自己没理也要占三分，把人家给驳回去，这一方面也挺严重的，但过后也知道不对。）这叫不务正业。为什么你能感觉到你是为

脸面呢？为什么要抓住脸面不放呢？这就是不务正业，你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当你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时候，当你真有心志去追求的时候，你还要脸吗？就不要了。你能感觉到吗？（思颖：嗯。感觉这两天比之前稍微好一点点。）好比说，你就想认识自己了，就想认识神了，“我究竟是怎么抵挡神了呢？神一直说我污秽、败坏不堪，我怎么污秽、怎么败坏了呢？”如果你在这个上边用心，别人再给你说什么的时候，你还能不能感觉到丢脸？（思颖：感觉不到。）因为你的心就不在脸上，你的心是在哪儿呢？“我怎么污秽了？我怎么败坏了？”你的心是在认识你的污秽、败坏上，你就感觉不到丢脸了。李帆给你说出来，你会说“哦，这就是个邪恶呀？这就是个不要脸呀？这就是羞耻呀？”这才认识了自己，你还惊讶，还高兴、喜乐呢！就像咱常举的例子：亲妈给孩子看病了，那个大夫正好是她的仇人，平时和人家记仇，当孩子有病的时候，还能顾上要脸面吗？“我还求他呢？”会不会？（思颖：那个时候就不要脸面了。）孩子马上就没命了，还在乎要脸不要脸呢？（不在乎。）因为她的心是在孩子身上，不是在脸上。如果是一个后妈，“你打死我，我也不能去求他，他算什么？”这个后妈的心就不是在孩子身上，她的心是在脸上。

531　你当建立与神的正常关系

1　你愿意做撒但的差役吗？愿意被撒但利用吗？你信神、追求神是为了被神成全，还是作神工作的衬托物？你这一生是愿意被神得着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还是愿意过一个无价值、虚空的人生？

2　你愿意被神使用，还是被撒但利用？你愿意被神使用，还是被撒但利用？你愿让神的话充满你，还是让撒但、让罪充满你？这些你都掂量掂量你都掂量掂量。

3　在日常生活里你得掌握说哪些话、做哪些事能导致你和神的关系不正常，然后矫正自己进入对的方式里，每时每刻都省察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心思意念，掌握自己的实在情形，进入圣灵的作工方式里，这样才能达到与神有正常的关系。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与神的关系如何》

崇尚地位权势是撒但的孝子贤孙

（陈馨：李芙姊妹做事没原则，还说是弟兄说的，弟兄和肖红让她这么做的，我听见这了就跟肖红说了这件事。）王潇，如果你看见了你说不说？（王潇：说。）你为什么说？说说你的理由。（王潇：因为不符合原则。）可人家说是肖红说的呀！（王潇：那就问一下肖红。）你敢问吗？人家说肖红已经说了，你还要去问呢？（王潇：就是肖红说的那也得问一下，确定一下。）肖花，你呢？（肖花：我肯定不说。因为是肖红说的，那就按她说的做吧。）你们说吗？（不说。）（不说，一说肖红说了就不说了，心里想的就是还能推翻肖红啊？）咱这里有百分之九十的人是选择不说，是吧？（嗯。）剩下百分之十的人是要说的。这百分之十的人是因着看透了说呢还是因为涉及到自己的利益了才说呢？是哪一种？还有没有其它的？（陈馨：我心里边也有了观念了，和她们的观念是一样的，所以

我就想着说一说吧，代表大家的心声。）你就没有提前想了一下？如果你问肖红这件事的话，肖红会说什么？“呀！我在下边已经交通过了，我都已经交通、安排下去了，你还得再给我汇报一下，还得你过来问一下我？我做什么事还得经过你的同意？我还得专门给你下发一个通知吗？需要吗？”肖红会不会给你穿小鞋？有没有想过？（没有想过。）咱交通过乌撒扶约柜，是吧？（嗯。）好多人一说就是“人家弟兄说了，弟兄已经说了，你还再出来说什么？这是不是乌撒扶约柜呀？”想这些了没有？（想了。）那是不是扶约柜？（应该不是吧。）陈馨，你说你见了肖红了，就和肖红说一下。如果见了我呢，你和我说不说？（陈馨：……）

你们揣摩揣摩这里边出现什么问题了，人常说“有神的美意在其中”，神的美意在哪里呢？这件事有没有神的美意在其中？找着神的美意了没有？神的作工处处显明人，这件事情显明了什么？（崇尚地位、权势。）除了崇尚地位还有什么？这件事情不在乎你说了还是不说，说有说的原因，不说有不说的原因。你不说的这个原因是不是就是一个观点、态度呢？你把这个观点、态度拿出来，是不是就对自己有认识了？“弟兄说了，我就不说了”，这是一个什么态度？从这个态度、观点里边看到了什么？（肖红：对你不认识，怕你给她们穿小鞋，“你还敢反抗我……”，里边就有这些东西，所以就不说了。）根本原因是对我不认识，这里边还有一个什么败坏性情？（肖红：圆滑。）滑石蛋！不捅这个马蜂窝。大家都不说，我为什么要说呢？这就是大众化，“如果有人说这个问题了，我趁此机会得点利，如果没人说，我也不捅这个马蜂窝，炒豆大家吃，爆锅一人担，”这就是滑石蛋，做事没有原则、没有准则。你做什么事没有一个标准，完全是什么呢？完全是你个人的想象。神最近交通了什么？不招惹是非，这一系列的生存法则是不是撒但的生存法则呢？（是。）

信神是在干什么呢？让你做事找着一个准则，做事有个原则。这个准则就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是绝对的，不是忽左忽右的。

总的来说，就是你对我不认识，你对肖红不认识，你的跟随完全和教会建造是一样的，可以说你根本不懂得什么是国度建造。虽然你跟上了国度建造，但是你走的路还是教会建造的路。你们只是把我放在一个位置上，把肖红放在一个位置上去跟随，这样做合不合神心意呢？你看着这是一件小事，但通过这件小事暴露出一个什么问题？如果今天出来一个假基督，你就跟着假基督走了。因为你对神不认识，对我不认识，遇事也不求真，那你就能跟随假基督走。这是你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一件事，如果涉及到真理的话，你肯定就跟上假基督走了。我为什么这么说呢？神说："我们交通的目的就是让每一个人认识神这方面实质的真实性，神不怕人了解，就怕人误解，神希望每一个人都知道他的实质与他的所有所是。"（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独一无二的神自己　四》）神不怕你了解，就怕你误解。神来在地上给了人准确的话语，就是让人按着神的话去跟随，让神的话语在你身上作王掌权。可是最终在你身上作王掌权的不是神的话语，在你身上作王掌权的始终还是你的想象、观念、认为。你跟随我几年了，对我应该有所了解、有所认识了。李芙说是我和她说的，是我让她那样做的，你觉得我会不会说这个话？会不会做这个事？这个话符不符合我做事的原则？（我没有想。）你没有想。这就是说，你只是跟随，你没有去认识。今天信神，就是让咱去认识神。你只是听她说了一句"弟兄说了……"，这就行了。如果哪一天有人告你说，"'基督'说了，'神'说了……"，你是不是就跟上走了？虽然这个事情不大，但是暴露了一个问题，你的性情可怕！如果出来一个传假圣旨的，你对这个"圣旨"不认识、不分辨，糊里糊涂就跟上跑了，你就认贼作父了。临到这件事，这是不是神的美意？（嗯。）就是借着这件事检验一下，就借着她的嘴来胡说一下，看你怎么对待。有生命的、没生命的随着神的意念转动、变化，那这个姊妹的心思意念是不是也在神的手中？神让她怎么说她就怎么说，她说出这个话不是为了让人产生观念，而是借着这个环境来检验你。

咱早就告诉你国度建造和教会建造的区别在哪儿了，国度建造是在干什么呢？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就是让你根据神话来看

事。我以前给你们交通过什么呀？你们不要把我放在那个位置上去跟随，那样最后只能是把你自己给害了。你得去认识、分辨，你对我得有认识、分辨，你得根据我的实质去待我。我现在是走在一个被成全的路上，但不等于被成全了，我也没有觉得我特殊。你们可能和我接触的时间短，你们心里还有一种膜拜，如果你和我接触的时间长了以后，会有什么感觉？你会觉得我没有什么特殊，完全正常，甚至感觉我有些地方还不如你。如果你不去认识我的实质，你跟随的时间长了反而就会消极，你不去认识，最后必定是背叛。因为基督来在地上还是正常人性呢，那我更不用说了，完全是一个正常人性。怎么看这个正常人性呢？基督交通的时候，说他会不会开车？（不会。）开车的那个人知道基督不会开车，他对基督是什么态度呀？小瞧，“呀！你不会开车？基督不会开车！神还不会开车！”咱在这儿建造国度呢，你说我是不是什么也精通呢？我不是什么也精通，我也得学。我去干那个技术活儿，我是外行，我还得跟着人家学呢，所以在干活儿的时候，也有返工的时候。神说过一句什么话呢？神说：“从而应验我口中说的‘既说必算，既算必成，既成必到永远’。”（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三十七篇》）神一作出来就是完美的，就是好的，但是人能不能做到？（做不到。）人做不到，也不可能做到，肯定得逐步地更新。你做什么事情都得更新、得完善，就像外邦生产什么产品，有一代产品、二代产品。我做事是不是也得更新呀？（嗯。）如果你看到我做事情，做了一次失败了，做了两次失败了，经过不断地更新，第三次才做成，你会怎么看呢？你会不会产生疑问？“弟兄还有错的时候？肖老还有考虑不到的时候？他当时干什么呢，怎么连这一点都考虑不到呢，居然还能做返工的活儿呢？”你看见我做返工的活儿的时候，你心里就有点烦躁，因为返工干活的人是你。第一次干的时候出错了，第二次不合适，第三次才做成，你做了三次，你付出了心血代价，你心里会怎么想？你加班加点付出了，结果做得不合适，还得重来，这时候你就不愿意了，自己付出了，结果白搭工了，你就有点烦躁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弟兄连这事也看不透，连这事也办不好，这不是说他普通，我是感觉他无能，这也不像**啊！”所以你就产生消极、背叛，就这个正常人性就把你给绊倒了。基督还不会开车呢，我怎么可能啥也会呢？我说这个事是要说什么呢？你对我得有一个认识，我有一个正常人性，我做事的时候肯定有一个逐步更新的过

程，你不要把我想得太超然了，我做事不超然，没有超能力，很平凡。刚才是说什么呢？刚才是说你对我做事的原则不了解。

咱今天得搞清楚什么是国度建造，到现在还有好多人还不知道什么是国度建造。今天这个事更明显，咱不是在跟随，不是在国度建造。如果说你的生存法则、你的思想观点还受着撒但的生存法则、大红龙法律的影响、感染，你还活在这个框架里边，也就是说，你的生存法则、你的看事观点所有的都来自于撒但，来自于这个国家，那你就属于这个国家的子民，属于这个国家的人民，这就完全活在了撒但的权下。神是让人完全活在神的话下，做什么事情要有神话依据，根据神话来看事，这就是向着神、为着神，这个时候你就属于什么了？你就属于神的子民了。神要建造他的国度，什么是他的国度？神话能在人身上作王掌权了，神的国度就降临了，这个人就属于神国度的子民了。大红龙的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了，你就属于大红龙的子民；撒但的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了，你就属于撒但的子民。就是很现实的、很好理解的话，这就让你知道怎么就是进入国度了，这个简单吧？（嗯。）

你们今天听她说了一个，“肖红说了，弟兄说了……”，然后你流露出来的那个态度、观点是什么态度、观点？刚才我说了，你说也好不说也好，是什么在支配你说或者不说的呢？是你的生存法则在支配你，你就凭这个活着，你的思想观点就是这样的思想观点，就是说你依然是属于撒但的子民。你怎么就成了神的子民了呢？怎样的表现就成了神的子民了呢？前边有路了吗？（有了。）路在哪儿？怎么走？“我知道这个方向了，我就得活在神的话下，活在神的权下，神怎么要求我怎么做。”神对人有没有要求？（有。）神的要求是什么？（肖花：做人做事、看人看事能根据神的话。再一个对你得有认识，对你做事的原则得有认识。）你现在的这个生存法则是什么生存法则？这就是活在一种地位、权势之下，这个还不是仰望地位、权势。活在地位、权势之下和仰望地位、权势是两码事。活在这个权下是怎

么呢？一看见有地位、权势的人说话就服了，认为这就是真理，就把有地位的人说的话当成了真理，这不是仰望，这是活在这种地位、权势之下了。也就是说，你不是在信他，不是在跟随他，你信的是地位、权势。（肖花：大部分人就是这个观点，一听说是肖红说了，“哦，肖红说了”，就什么也不说了。）这就是逼着你对肖红得有一个认识，对我得有一个认识，你自己得有一个观点。就是说，把这个事情摆在你面前以后，神就是要看你的观点、态度是什么，看你有没有分辨能力。你分辨人的标准是什么？是不是根据神话看人、看事的？她和你说“肖红说了，弟兄说了……”，如果你对肖红、对弟兄有认识的话，你会说“不可能，弟兄不会说这个话，肖红不会说这个话。如果弟兄真这么说了，肖红真这么说了，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内幕呢？是不是有什么背景呢？这里边肯定有什么问题，我得做诚实人，我得如实地汇报，我得先问一下、咨询一下。”应不应该有这样的观点、态度？（应该。）

104　性情变化的人才能见证神

1　人的性情是在神的多种作工之中在神的多种作工中达到变化的，人若没有性情的变化就不能达到见证神，不能达到合神心意，不能达到合神心意。人的性情变化就标志着人已脱离了撒但的捆绑，脱离了黑暗的权势，真正成了神工作的模型、标本，真正成了神的见证人，成了合神心意的人。

2　今天道成肉身的神来在地上作工，他对人的要求就是让人达到达到认识他、顺服他、见证他，认识的是他的实际、正常的作工，

顺服他的一切不合人观念的说话与作工，见证他的拯救人的所有作工，见证他征服人的所有作为，见证他征服人的所有作为。见证神的人务必得对神有认识，这样的见证才准确、实际，这样的见证才能羞辱撒但，这样的见证才能羞辱撒但，这样的见证才能羞辱撒但。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认识神的人才能为神作见证》

有目标方向才能不跌倒

（沈屹：在发现问题的时候，我说了、我做了，但人家不听，惹人家生气了，最后我就不说了。虽然不说话了，不得罪人了，但事情也不负责任了，什么也不管了，根源的东西和实质没有变。就是说，离追求真理的路是越走越远了。）这就是背叛了。（沈屹：找不见自己根源的问题，这样走下去也是一个空壳，走着走着就没劲儿了。）沈屹，你能听懂我刚才说的这些内容吗？（沈屹：能。）我说的这个是什么意思？（沈屹：就是让我找见根源，找见支配我做事的那些东西，我才能真正的达到变化。）你说“我说了、我做了，但惹人生气了，最后我就不说了”，这是一种表现，这是流露你态度、观点的一种方式方法，也就是你性情的一个流露，这个不是态度、不是观点，这是你态度、观点的一个表现，这个能听懂吧？（沈屹：这是行为、做法的一个表现。）这种行为、做法是你里边有态度、观点的一个表现。那你从这个行为、做法里边能不能找出你的存心？你以前常说“现在我不说了，我不这样做了。我能和你说一句话就说一句话，不能和你说话，我就离你远一点，躲开你一点”，你能够说出“躲开你一点，不说了”，这流露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态度、观点？这个态度、观点是什么？（沈屹：不负责任。）不负责任也是一种表现。态度，你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是不是放弃呀？是不是背叛呀？（沈屹：是。）放弃

什么，背叛什么呢？从这件事情当中，就暴露出了你的一个存心。好比说，两个人配合尽本分，他的那种做法、说法不合你的意，或者是你说出来的他没有采纳，你怎么做呀？你是不是就放弃了？“我不搭理你了，你做吧，我走了”，你这种做法暴露了你的观点、态度、存心。那暴露出来的态度、观点、存心是什么呢？你不是为了把这件事做成。如果你的目的是为了把这件事情做成，那和你配搭的人不听你的话或者他说话伤了你的面子了，你会不会停止？（沈屹：不会。）他伤了你的面子也好，他的做法不按着你的意思来也好，你的这个方向不会变、目标不会变，也就是你的态度不会变。你的什么态度不会变呢？不是说你对这个人的态度，而是说你要做成这件事的态度不会变。你对这件事是什么态度？你的态度是必须把这件事情做成，还是可做可不做呢？你的目标是要把这件事情做成，还是要借着做这件事情来显露一下自己呢？如果是为了显露一下自己，这是不是在神的经营中搞着个人的经营？

我刚刚描述的这个画面能看见吗？能不能听懂呀？（沈斌：听懂了。）听懂了说说，我交通的主题是说什么呢？（沈斌：借着尽这个本分，把每个人的本性都暴露出来了。其实每一个人说每一句话，做每一个动作，哪怕就是一个眼神，背后都有他自己的性情支配着。他如果发现不了这个性情支配的话，他也不会去改变。你的意思是想让沈屹把他做事的出发点抓住，能够从本性上去改变。）对，就是这个意思。（沈屹：刚才你说的意思就是，在这件事情上，不管是谁出现什么问题，或者是不符合我的意了，我不能把这个目标失去了，你说的是这些。）对。（沈屹：我现在是把目标失去了，在失去的同时我在搞着自己的经营，因为我要让人听我的，按着我的意思来，这就是在神的作工中搞着个人的经营。）这不是你在搞个人的经营，这是暴露了你在搞个人经营。就是说，你这个动作把你暴露了，你不是尽心、尽意、尽力把这件事情做成，你是在做这件事情的同时，要树立自己的形象，这就是在搞个人的经营。如果你不是在搞个人的经营，这个冲突还有没有了？（沈屹：没有了。一旦有了这个冲突，也会给它化解，担当下来。）你就感觉不到有冲突。咱常交通寡妇熬儿呢，

是吧？（嗯。）这个寡妇的孩子去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再有什么困难，就是砸锅、卖铁或者走后门，又或者哪个老师刁难她了，给她出什么难题了，她觉得是不是难题？（不是。）她想的是只要能给孩子解决了这个问题就行，所以她就没有感觉、没有知觉。如果是后妈呢？你要让一个后妈供孩子念书，她的问题太多，困难太多，这个不合适，那个也不合适，所有的问题都不是她的问题，都是谁的问题？是对方的问题。是，肯定是对方的问题，因为人家给你办事了嘛，你要走后门人家肯定要在里边得利呢、要钱呢。当一个后妈失去这些钱和利的时候，她就觉得有些痛苦、难受。而亲妈呢？亲妈不会感到痛苦、难受，因为她的整颗心、她的方向目标就是要把这个孩子培养成人，所以她的爱是单一的。

为什么神要你单一的爱呢？单一的就是没有什么掺杂，没有什么杂质。就和咱做这件事情一样，我今天不管是谁过来和我配搭，谁过来都无所谓，只要能把这件事情做成就行。你就是个敌基督，我也得让你效力，哪怕我就是忍气吞声，我也要把这件事情做成，这是我最终的目标、方向。我为什么能受这个苦呢？受这个苦是因为我有目标、有方向。这就是说，你所受的苦是为着什么？是为着这个方向、目标，这就是尽心、尽意、尽力，也就是一个忠心，里边没有什么掺杂了。你在这儿所受的苦是因为你的方向、目标不明确，就是说，你这个方向目标得明确。比方说，孩子念书了，有的孩子念书就是为了个名，为了考个第一，为了拿个奖状，他是不择手段地要拿这个奖状；有的孩子念书就是为了能学到一些东西，有真才实学。为了考上第一的这个孩子，他在考试的时候，他有可能要作弊。如果这次他没有考上第一，他考了个第二，那他是不是特别嫉妒考第一的那个孩子呀？（嗯。）嫉妒就带来了仇恨，他就会说考第一的那个孩子，“你是不是照抄呢？你是不是在里边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了？”他要扭转别人考第一的事实，他把这个当成了一个重点。如果想考第一的那个孩子他的方向目标并不是为了这个名誉，不是为了考第一，而是为了能有真才实学，等毕业以后自己能找一份好的工作，那他对考第一感不感兴趣？（不感兴趣。）他就不感兴趣。他心里想的是“你想考第一就

考第一，想考第二就考第二，我能学到东西就行了，我只管走我自己的道路就行了”，他的方向、目标不会变。这就是说，如果你信神是为了完成神的旨意，那你面对神给你安排的这个旨意时，“我要完成它”，就这目标、方向，那半路不管有什么差错，别人怎么看你，都与你无关，再有什么苦你都感觉不到苦。亚伯拉罕献以撒，你看见他苦、看见他难受、看见他和神较量了没有？他没有和神较量，是吧？（嗯。）彼得为什么能为神倒钉十字架？因为他有方向、目标，“我就应该是顺服神的”。

咱今天就是为了建方舟，如果你的方向、目标明确了，那再有什么痛苦、再有什么障碍，就都不是障碍、都不是难事了。咱之前也交通过，你孩子病了，要住院呢，给你孩子看病的那个医生，正好和你是仇人，你现在还管他和你是不是仇人吗？你顾不上管了，你也不放在心上了，因为你有正事要做。这个方向、目标就是你的一个态度与观点。不管你是说话了还是做事了，你所表达出来的这是一个做法、说法。这个做法、说法是受你这个存心、观点来支配的。有了这样的存心、观点，你才有这样的做法。你现在恨恶的是你的这种做法，我要和你说的是你不用在这些做法上边用功，你只在你的存心、观点上用功就行。你扭转了你的观点，后边的事是不是就都扭转了？（嗯。）所以说，神来拯救人就是从根源上来解决。之前，律法时代、恩典时代人所实行的都是一种做法，现在就是要从根源上来解决，就是从你的性情上来解决。好比说，一个孩子对奖状特别敏感，他对第一名特别敏感，另一个孩子他对这些不敏感，从外表来看，这个敏感和不敏感是个什么呢？（做法。）是个做法。是他们表达出来的一种做法，是人的肉眼能看得见的一种做法。他内心里边的这个态度、观点，这是需要你去找的。刚才咱说了，注重得奖状的这个孩子，他的观点是什么？（得第一，表现自己。）他要在众人面前表现自己，他要显露。那个不注重得奖状只注重有真才实学的孩子，他就没有这些痛苦，这就是说，从这些表现就看到了这个人的存心、观点。

神为拯救人所作的合不合人的观念？（不合人的观念。）神说：“现在许多人信神都是歪脖子看表——观点不正……”（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与神的关系如何》）你要用人的观念来看，神就是玩弄人呢。神是怎么作工的呢？赐给、剥夺，剥夺、赐给，是吧？（嗯。）还要揭露解剖、审判刑罚。神说人一口一个畜生、一口一个不是人、一口一个没有人性，这都是扎人心的话。你看了神话，“神说的是什么话呢？一会说是爱子，一会说是浑人，是畜生，是该受咒诅的，是该死的种类，是地狱之子……”你单独看这个话，“神说我是浑人，神说我是畜生……”你觉得神话有没有爱？（没有。）没有爱。所以说，你觉得神作的就“不尽人意”。还有，“我为神跑断腿、累断腰了，最后我的一点要求，神都没有满足”，不符合人信神的观念，所以有好多人信神信得逃跑、背叛了。2012年，有好多人等待神作工结束了，结果神的作工没有结束，这些人就回归世界了，这是不是他的一个观念？是他的一个观念。他表现出来的态度是什么？（背叛。）背叛，走了，信不来了。他表现出来的是走了，实情是背叛。为什么说他是背叛呢？因为他离开教会了，明确的就是背叛了，是吧？（嗯。）那不离开教会的，有没有背叛？（有。）不离开教会也是背叛。为什么说不离开教会也是背叛呢？因为对神话信不来。虽然也吃喝神话，也聚会，但神说出来的话，他信吗？（不信。）

从你的表现看你的态度、存心。神借用击打牧人、羊群分散检验人呢，就是检验你对神的信有多少。当神击打牧人的时候，羊群分散了，也就是把你开除出去了、隔离出去了，如果你对神有信，你能离开神话吗？你离不开神话。你相信神，你就会等待。耶稣钉十字架之前对彼得说什么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太26：34）这是不是也是说彼得的不信呢？说他要背叛呢？（嗯。）他要是信的话，就不会有这件事发生。神告你说，“当神击打牧人的时候，羊群分散了”，对信的人来说，他会怎么看这件事情呀？“呀，神话应验了呀，神检验工程了呀！”他是承认、是认识、是跟随，这是信的人。对于不信的人呢？“神家怎么能是这样的，怎么能让敌基督掌权呢？”他就消极了、软弱了。这是不是人的观

点出来了？消极、背叛，这是一种做法，流露出来的就是他的一个态度、观点，对神的不信。他的态度、观点暴露出来了，是不是把他的性情就暴露出来了？（嗯。）甚至有些人还埋怨、亵渎，“我在教会建造的时候跑断腿、累断腰，最后落了一个被开除的下场”，心里边怨恨不怨恨？（怨恨。）他能怨恨。怨恨这种做法就暴露了他的态度、观点了，什么态度、观点呢？歪脖子看表——观点不正，他不是站在神一边看事，不是根据神话看事。神作工就是要扬场呢，就是要借着各种“风”来把稗子筛出去。信神就是要扭转你的看事观点，不是来扭转那个“表”。观点正的人，也就是站在神一边看事的人，他是看见神的奇妙作为，是看见神话的应验了。

交通这个就是让你把你的做法、说法和你内在的观点、存心给区分开。需要变的是你的看事观点和态度，而不是那种做法、说法，这个能分开吧？这个存心、观点能找出来吧？（能。）这是不是正是咱认识自己的好机会呀？（嗯。）借此机会，你能认识到：当别人说的话不合我意的时候，或者是当我说话别人不听的时候，我怎么还能够跑呢？我怎么还有不愿意搭理别人的这种态度呢？我这是什么人？我总的方向是要干什么呢？我怎么连我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了？弟兄交通了，现在是在建造方舟了，这个方舟还没有建成了，因着个人的一些做法，我怎么就能够消极、背叛呢？我信的不是神吗？

咱在群里发的那两首诗歌背会了没有？你们唱不下来可以把歌词背下来。沈屹还记得是哪两首诗歌吗？（沈屹：发了那么多，记不得了。）有两首诗歌是让你们无论如何都得把它背下来的，你背会了随时能和咱的情形去对号。（林悦：第一首诗歌是《神对人的提醒》，第二首是《神用实际环境来变化人》）你们都忘了？神就是借着实际的环境让你们配搭尽本分来显明你，让你走性情变化的这条路。为什么说你得尽本分呢？你一尽本分，你和神之间就发生关系了。这个本分是神交代给你的，这不是让你上班。你上班是为自己赚钱了，而尽本分呢？是因着神的经营计划你才有了本分。那你对本分

是什么态度？你对本分有没有忠心？你流露出来的、表达出来的就是你的态度、观点，你对本分的态度、观点就是对神的态度、观点，那就是你的性情。这个能搞清了吧？沈屹，你能不能找见你这是什么性情呢？（沈屹：还是不负责任。）你忠于的不是神！神说："现在在你们每个人面前放一些钱财，让你们自由选择，而且不定你们的罪，那你们多数人都会选择钱财而放弃真理，好一点的人会割舍掉钱财，勉强选择真理，居于中间的人会一手抓钱一手抓真理。这样，你们的真正面目不就不言而喻了吗？"（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到底是忠于谁的人呢？》）在这边放的是金钱、地位、名誉，那边放的是真理，你抓哪个？（沈屹：抓前者。）那这个事情你应该有路了吧？（沈屹：嗯。）还有没有其它问题？（沈屹：没有了。）沈瀚呢？沈屹和你发生冲突的时候，你感觉到了没有？（沈瀚：没有。他说我干得不行以后，我基本上还是根据我的意思去干。）基本是根据你的意思干，你这够"干脆利索"的。（沈瀚：有时候感觉到沈屹就是用一种地位压制人呢，他不管别人会不会做，非要让人按着他的意思做。）你和人家耐心地说你的意思了没有？你把你的思路和他说了没有？（沈瀚：我不听他的，他就走了。我还没有来得及说呢，他就走了，我就没有说的机会。他们都在跟前呢，我也没有想什么，就这样干吧！我跟他又没有什么仇。）你的意思是你的性情挺好的。那你发现他的问题了，你帮助、扶持他了没有？揭露他了没有？（沈瀚：没有。）为什么你不揭露他？不愿意得罪人？就愿意做个老好人？

488　神对人的提醒

1　神从灰尘里提拔穷乏人，卑者必升为高。神必用他的百般智慧，治理整个宇宙教会，治理好万国万民，都在神的里面，在教会里都让你们会顺服神。以前不服的，也得服在神的面前，都会彼此顺

服，彼此包容，彼此生命有联结，彼此有相爱，都会取长补短，会配搭事奉，这样，教会必得建造，撒但必无机可乘，神的经营计划才不致落空。

2　在这里神再提醒你们几句，不要因哪人如何，作法如何，使你产生误解，导致灵里光景堕落，神看这实在是不应该的，也是无价值的事。你信的不是神吗？不是哪个人。功用不一样，身体只有一个，各尽其职，坐在自己位上尽上全力，有一份热发一份光，追求生命成熟，神就满足了。功用不一样，身体只有一个，各尽其职，坐在自己位上尽上全力，有一份热发一份光，追求生命成熟，神就满足了。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二十一篇》

314　神用实际环境来变化人

1　要恢复正常人的模样，就是达到有正常人性，不能只用嘴皮来讨神喜悦，这样只是坑自己。所以说，要达到变化必须得人一点点操练，慢慢进入，寻求摸索，从正面进入来点实际的真理生活、圣徒的生活。

2　以后是实事实物，实际的环境，让人来实际地操练，并不需人口头说，而是借实际的环境来操练。人认识到自己素质差，再有正常的吃喝正常的吃喝与进入、正常的操练才有实际，这样才能进入得更快。

3　要变化人得有点实际，有点实事、实物、实际的环境让人得着得着操练。针对一件事、一个物来操练，针对一个人这么进入操练，针对人的实质来作，针对人的生活来作，针对人的懒惰、依赖性来作，针对人的奴隶性来作，这样才能改变人才能改变人。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谈谈教会生活与现实生活》

交通神怎么拣选人的目的意义

我交通神怎么拣选人的目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为什么要交通这些？交通这些对你有什么帮助？你该怎么对待？（沈瀚：就是看人临到这个环境时的态度和看事观点是什么。）咱都知道，神拣选人看的是临到各种环境时你的态度和观点是什么。我为什么要给你交通这个态度、观点？我交通这个态度、观点的重要性在哪儿？沈瑜说说。（沈瑜：一个是态度、观点决定人的归宿，还有就是我们跟上这步工作这么长时间，弟兄看见我们每一个人在尽本分的过程当中不去经历神的作工，为了我们没有生命进入而着急，给我们指了一条追求真理的路，能够剩存下来的路。神是根据人长时间的表现来定人的归宿，让人都注重自己临到事的态度、观点，不只是去做事。）为什么要注重呢？（沈瑜：因为这个态度、观点决定每一个人的归宿。）沈皓说说。（沈皓：作工与进入是同时进行的，弟兄是给人指一条蒙拯救的路。神是根据人每天临到的人、事、物流露的态度、观点来定人的结局，我们来这儿不能只是为了干活，而是在干活的过程当中有生命进入，知道信神是怎么一回事，该走什么样的路。就是临到事的时候，不用自己以前的那个看事观点去看待这个问题，而是能从神的主宰、

神的作工中去进入，学会生命进入。）沈屹，咱上次交通了神拣选人的重要性，为什么要这样交通？这样交通的目的、意义是什么？你怎么对待交通的这些内容？（沈屹：你上次交通了神是长时间观察人来拣选人、定人的归宿，目的是能让人注重自己每天的所作所为，对待这些事情的态度。）我为什么要交通这个？我交通这个的目的是什么？（沈瑜：弟兄看到人活在这种情形当中而着急，也就是神话说的，给人指一条活路。）就是你们刚才说的，我是要给你交通一个路途，是吧？（嗯。）这是个什么路途呢？（沈瑜：让人能活下来的路。）让人能活下来、能剩存下来的路。我交通的是你追求真理的一个路途；交通的是你能剩存下来的一个路途；是让你追求活出一个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的一个路途；是你每天该追求、该走的路途，是你必须走的一个路途，是吧？（嗯。）

你每天来这儿干什么呢？你不是为了出力、流汗吧？（嗯。）直白地说就是你想剩存下来，你想成为下一个时代的子民——国度子民。那神怎么拣选人成为国度子民？这是不是你该实行的一个路途？（嗯。）你们连什么路途也说不来了？那我给你交通这个的目的、意义是什么呢？是不是让你有方向、有目标？（嗯。）不要成为无头苍蝇，没有意义、没有目标地活着，不要把时间一天一天白白地耗去。你连我交通的目的意义也说不来了？虽然说不来，但是心里是不是有这个东西？知道不知道这是我交通的路途？（知道。）知道我交通的路途是你必须要走的、是你该走的，是吧？（嗯。）你知道了，可是你揣摩了没有？想了没有？你怎么想的？（沈鑫：就是每天临到的这些人、事、物，看你是凭神话做呢还是凭自己的血气去看待这些人、事、物呢，还是按着人的处世哲学去做呢。）咱交通的中心就是这几个，存心、观点、态度，是吧？（嗯。）就是临到的每件事情，你得找着你的存心、观点、态度。还有一个重点是什么呢？神是要长时间观察你，长时间观察你的观点、态度。为什么要长时间观察你？长时间观察你的观点、态度，也就是要看你一贯的、自然的流露。你自然流露出的观点、态度、存心是什么？经过长时间地观察你的存心、观点、态度以后，得出了一个结果，得出的这个结果就证明你的本性就

是这样的。这是不是得出的结果？（是。）为什么有的时候说这是你的一种败坏性情的流露，有的时候说你的本性就是这样的？经过长时间地观察，你就不是追求真理的人，也不是追求正义的人，你是追求邪恶的人，经过长时间地观察就定性了。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神拣选你要经过长时间地观察？因为神就是要看你的本性、实质是什么，来决定是否继续在你身上作工。如果你的本性实质是追求正面事物的，对正面事物有向往，那神就要在你身上作工。神拯救的是什么人？只要有一点希望，神就不放过。神有句话是怎么说的？神说："……只要你有一口气，神都不会让你死。"（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六篇》）这是一口什么气呢？是活着的这一口气吗？（不是。）那是什么气？（有一点寻求。）有一点寻求，有一点正气。只要你有一点追求正义、向往正面事物的这口气，神就不会让你死。如果你一贯向往的就是邪恶，就没有一点正气，那你就是个活死人、就是个行尸走肉。神和你说了那么多话，引导、带领你，你始终没有一点追求正义、向往正义的正气，你就没救了，那神就放弃你了。只要你有一口气，神就不会让你死，这口气不是说你喘着的这口气，而是说只要你还有一点追求向往正义的正气，神就不会让你死。为什么说有的人是烂泥扶不上墙呢？因为他就不往上走，就是你怎么扶，他也不往上走，这样的人神就放弃了。也就是神说的："或许这个守候是无期限的，又或许这个守候已到了尽头，但你应该知道，如今你的心、你的灵究竟在何处。"（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全能者的叹息》）还有一句话怎么说的呢？神说："一次次地夺回，一次次地失去，就这样重复着他作的工作，就从那一刻开始，他感到倦了，感到厌了，便停下手中的活计，不再游走在人中间……人根本就觉察不到这一切的变化，觉察不到全能者的来与回、惆与怅。"（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全能者的叹息》）人感觉不到神的来与回、愁与怅。为什么你感觉不到呢？因为神不告诉你，神就在那儿观察，就在那儿看，看了你许久许久以后，一再给你机会，但你却一直是这样。神来观察、看你的时候，你知道不知道？（不知道。）神什么时候看你，你不知道，神什么时候说，"哎呀！不行不

行，拉倒吧，这个人不行了”，你知道不知道？（不知道。）这就是说，你不知道神的来与回。来，你是不知道的；走，你是不知道的。愁与怅，愁，你不知道；怅，你不知道。

神怎么拯救人的，神怎么作工的，怎么摆设环境、摆设功课的，我把这些告诉你以后，你再去寻求的时候，你是不是就能感觉到了？（嗯。）那什么时候神来看你呢？神给你摆设不合你观念的环境的时候，神来看你了。神说：“神巴不得人能爱他，但人越爱他受的苦越大，越爱他受的试炼越大。你爱他就有各种各样的苦都临到你，你不爱他就可能一切顺利，周围环境也平息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经历痛苦试炼才知神可爱》）如果你一直不悔改，你看见你周围的环境也平息了，那就怎么了？神可能就离弃你了。那时候神交通：“当人被交给撒但以后，有些人就变得一路亨通，有些当官的也给他开绿灯，他突然变得特别聪明，特别会运用手段，做生意跟当官的勾结，他也会送礼，仕途一下子变得特别畅通，升官发财了。”（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尽好受造之物的本分活得才有价值》）神怎么把人交给撒但呀？人根本想不到。神把人交给撒但，人就怎么了？回归世界，大干一番，财运亨通。你觉得“呀，神恩待我”，你还觉得是神来了，实际上是怎么了？神走了。就和约伯一样，你看到撒但临到了他，你看到强盗临到了他，但实际上是怎么呢？实际上是神来了，神来看约伯临到试炼的时候是什么态度、观点。和你交通这个是为什么呢？是为了让你能够明白神作工的方式，明白神怎么作工，神怎么拯救人，神什么时候看你。交通这个是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解决当有不合你观念的环境临到的时候，你要背叛、你要埋怨的问题。就是刚才有人说的，要发火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怎么解决呢？当你一遇到不合你观念的事情时，“呀！神现在是不是看着我呢，神是不是在那儿观察我好久、观察我许久了，神现在还在那儿看着我呢”，这个时候你还敢不敢了？（不敢了。）这对你就是一个警戒。这就是说，你敬畏神就能远离恶，你不敬畏神，你就不可能远离恶！刚才是因着什么说这些话的？这个人还有一点点害怕，敬畏，知道神观察他，他知道“头顶三尺有神灵”，所以他就不敢那样做了。今天沈伟在

我面前又暴跳如雷了，是吧？（嗯。）我还按不住呢！沈伟，你有没有敬畏呀？（没有。）我今天再告诉你，神观察你许久，神再观察你五次、八次、十次，不要让神对你失去信心。神要是对你失去信心以后，那你就报废了。如果你对神有一点敬畏的话，“哎呀，好怕呀！”以后你就不敢了。

人能蒙拯救有两点，哪两点呢？（羞耻的心和惧怕的心。）有惧怕感和羞耻感你就能蒙拯救。如果你没有惧怕感，什么都不怕，也没有一点羞耻感，那你这个人很难蒙拯救。因为什么呢？因为什么也辖制不了你，什么也控制不了你。那你还能蒙拯救吗？不可能。咱都看过约伯的经历，是吧？（嗯。）你说约伯怕什么？（怕得罪神。）约伯谁都不怕，唯独怕的就是神。他只怕神！他不受任何人的辖制！他的三个朋友来了，他受不受辖制？（不受。）强盗来了，他受不受辖制？（不受。）一说强盗，咱是不是有点困惑呢？约伯在平日里遇到强盗，他是怎么做的？强盗一来，他会不会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不会。）约伯平时遇到强盗的时候，他要打破强盗的牙齿，把强盗抢了别人的东西从强盗嘴里边抠出来，他连强盗都不怕。可为什么遇到强盗抢了他的家产，他又不和强盗去争了、抢了呢？因为他一看，这个事不是偶然发生的，这不是强盗能做成的事。一天之间，强盗抢了他的万贯家产，还有他的十个孩子也没了，这些事情在一天之内同时出现了。在他的意识里边谁能作成这个事呢？唯独只有神！所以他不再与神搞条件、不再去打官司，而是顺服下来。他不受任何人、事、物的辖制，约伯就是咱的一个标杆。你该不该受人辖制呀？（不该。）不应该受任何人的辖制，应该受神的“辖制”。如果你连神话的“辖制”都不受了，那你成什么了？你说撒但厉害不厉害？（厉害。）撒但厉害，它受不受神“辖制”？（它是惧怕。）它不敢越雷池半步，它只敢在背后耍阴招，它不敢和神正面较量，只有败坏的人敢和神较量。

刚才咱交通了神长时间观察，观察什么呢？就是看你对神有没有敬畏、看你有没有惧怕感。怎么看你对神有没有敬畏、有没有惧怕感呢？很简单，神和你说了那么多话，神就在那边看，看你听了这些话以后，你的动向是什么，你以后怎么做呀。神没有和你说这些话以前，神追究不追究呢？（不追究。）但是，神和你说了这些话以后，神就按着这些话来要求你，根据这些话衡量你的所作所为。当你知道这些话以后，你对这些话的态度、观点就是对神的态度。当你违背神旨意去办一件事的时候，你是不是能意识到一些神话呀？（嗯。）就好比说，你发火的时候，你是不是能意识到神所说的那些话呀？“凡属血气的无人能逃脱那忿怒的日子”，你是不是能意识到？（是。）你意识到了，但你能不能制止你的发火？（不能。）不能，制止不住。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你不受神话的“辖制”。连神话的“辖制”都不受，就不要说掌管了，这就是没有惧怕感。这里说的是神在长时间地观察，是吧？（嗯。）神给你摆设环境，就是要观察你，看你对神有没有敬畏。神为什么说约伯是敬畏神远离恶的人呢？神观察约伯的时候，是怎么观察的？他的孩子们去参加筵宴去了，参加完以后，约伯根据有几个孩子然后献上燔祭。他是献一次吗？（不是。约伯常常这样做。）约伯是长时间这样做的，神就是长时间观察约伯，约伯的孩子们每一次参加完筵宴以后，约伯都要来为他们献上燔祭，他怕什么呢？他就害怕儿女们得罪了神。从这件事情当中，你看到了什么？约伯不是单单怕他得罪了神，他还怕儿女们得罪了神，而且他是经常这样做。这么一个“经常”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人的本性，他所追求的不是装出来的，也不是一时的，不是一时的热心，不是克制、不是控制，而是习惯性的。习惯性的可以说成是他的生命了，也可以说就成为他的本性了，所以神就敢和撒但去打赌。当撒但去控告约伯的时候，神对撒但说，你大胆地去吧！为什么呢？因为神已经观察了约伯许久。

我今天和你们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你，神是怎么拣选人的，你该怎么做才能被神拣选上。这相当于告诉你神是怎么考试的，你该怎么考试，这就是我给你交通的目的、意义。我给你交通

了一个路途，就是让你走上这个路途。让你走上这个路的目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让你能够长时间地敬畏神、惧怕神。自己的败坏性情出来的时候，如果你有惧怕的心，你受神话的制约，咱说得不好听点就是受神话的“辖制”，你不敢了，不敢乱做了，这对你是不是一个保守啊？（嗯。）这就是神话保守了你。神是借着神的话得着了人，人是借着神的话来到了神的面前，神话是不是就一一应验了？（嗯。）我给你交通这些的目的是干什么呢？交通这些的目的是让你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在遇到每一个环境的时候，都能找着你的态度、观点。找见你的态度、观点，再根据神的话你是不是就找见神的意思了？（嗯。）你找见神的意思了，你是不是找见你的归宿了？（是。）这是不是就简单了？（嗯。）所以说，这个观点、存心、态度至关重要，我给你着重交通的就是这个。你找见了你的态度、观点，你就找见了自己的位置了，你就找见了神对你的态度了。你遇到一件事，能够分辨出你的态度、观点来，你对你自己有认识了，对别人呢？你也能找出他的态度、观点，那你对别人也有认识、也有分辨了。这就是说，你可以分辨善恶了。你可以分辨了，你就可以解剖了；你可以解剖了，你就可以帮助人、扶持人了。你帮助人、扶持人、解剖人、对付人这是什么？这是善行。你这个善行是直接把他带到神面前的，这就是真正的善行。你预备了善行，而且把一个人拯救到神面前，这是救人，这就是我给你交通的拣选的重要性。

遇事你能找出观点、态度、存心，你能得着哪些东西呀？（沈皓：可以分辨人、可以解剖人、可以帮助人，可以摸着神的心意，对自己有认识。）第一个重大的好处是什么？你对自己有认识了。第二个呢？明白了神对你的态度。为什么神说到作工结束的时候，人都不声不响地退去了呢？神最终是不是让这些人都明白了神对他的态度、观点是什么了呢？（嗯。）人就都知道了，“神对我是什么态度？对我是什么观点？一看我这个人就不是神要的人，一看我就是下地狱的，是要受惩罚的对象，不算了、完了”，他是不是自动就退去了呢？（是。）最后达到的果效就是让人都能认识自己、认识神。神根据你的态度、观点、存心来定你的归宿，重点就是得抓住这个。不管你认

识自己也好，认识任何人也好，主要就是看对这一件事的态度、观点是什么。你遇事不要说这件事的对错，你说这，他说那，都在那儿讲理。咱不讲理，就讲什么？咱就讲临到事的态度、观点、存心。你拿出态度、观点、存心了，你认识了，他也跑不了了，对他也帮助了。这是说了几点？对自己有认识了；对神的态度也认识了；对别人也有分辨认识了；然后还可以揭露解剖、帮助扶持人；当你可以达到这个程度，并且把这些都做了以后，你就可以怎么了？你就可以事奉神了。你可以把人带到神面前，也可以明白神的心意，还可以把神的心意传达给别人了，这是不是就可以事奉神了？（嗯。）我给你交通神怎么拣选人的主要目的就是这五个方面。你知道了这些益处以后，那你应该怎么做呢？我给你交通了这些，是让你在这五个方面有进入，也就是生命有进入。我的目的就是不想让你在这里白白地出力、流汗，当个效力的。神不是让你来这儿把活儿干了就行了，你得有所收获。作工是为了进入，神主要不是让你来干活，而是要借着你干活的同时，让你流露出来你的态度、观点，让你有进入。

沈强和我说什么话了？“其实咱在这里就和世人上班一样，白天干活，晚上休息，再把老婆、孩子带过来，这就是以后的国度生活。”沈强，这是不是国度的生活？（沈强：不知道，这就是我一时的想法。）这是什么生活？这是世界上的一个生活，这是你的一个人性生活，这不是国度生活。你把这个生活当成了国度生活，这是两回事、两码事。国度生活和人性生活有什么区别？人性生活是人维持肉体的一个正常的生活，人有干活的时候，就有休息的时候，是吧？（嗯。）休息的时候有个人的时间、有享受肉体的时间，是吧？（嗯。）不是说不让你享受肉体，你可以享受肉体，这只是维持你的肉体生活。国度生活是指什么？国度生活指的就是神话作王掌权的生活，神话作王掌权的生活就叫国度生活。为什么叫国度生活呢？在生活中，你能让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这个时候你就进了国度生活了。如果神话没有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不管你怎么生活，不管你是吃肉了还是吃白菜了，都和国度生活没有关系，那仅仅是你肉体的一个享受。所以说你肉眼看见的是你的肉体生活，而国度生活是神话作王

掌权的生活，是心能归给神，让神话掌管你、控制你的生活，达到这个了就成国度生活了。这个就好理解了吧？（嗯。）你是不是进入国度生活了？也就是说神话是不是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了呢？你说话、做事是不是根据神话来的呢？如果你是根据神话做事、看事，根据神话来处理事情，那你就进入国度生活了。简单吧？（嗯。）简单好理解。可是你向往不向往这种生活？你有没有这个国度生活呢？我给你交通的这个观点、态度、存心，是不是就是让你进入这个国度生活呢？（是。）我给你交通了以后，你就没有去想、没有去寻思，那你怎么会有国度生活呢？所以不管你遇什么事，你记得找出你的态度、观点来。

92　遵行神的道不分大小事

1　要想遵行神的道，就不能放过任何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周围所发生的每一件事，哪怕是枝节小事，只要临到我们临到我们，不管是我们认为该注重的或者不该注重的，我们都不能放过它，都应把它看成是神对我们的考验，都应把它看成是神对我们的考验。如果你有这个态度就证实了一个事实：你的心是敬畏神的，你的心是想远离恶的。你有这个意愿想满足神，你实行出来的就离敬畏神远离恶这个标准不远了。

2　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凡是涉及到遵行神的道的事不分大小。往往有些人把人都不太注重的事、平时人总也不提的事当成小事，当成与实行真理无关的事，临到这样的事简单地想想就让它溜走了。其实这事临到的时候正是你该学习怎么敬畏神、怎么远离恶这个

功课的时候，而且你更应该知道当这事临到你的时候神在作什么。神就在你的身边，在观察着你的一言一行，观察着你的举动、你心思的变化，这就是神的工作。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怎样认识神的性情与神作工要达到的果效》

159　神的作工越不符合你的观念越能成全你

1　你信神就得顺服神，就得实行真理，将你本分都尽上，不仅如此，你对你该经历的对你该经历的也得明白。你若只经历对付、管教、审判，只会享受神，只会享受神，但你感觉不到神什么时候管教你、对付你这不行。也许你在这次熬炼中站住了立场，这也不行，还得往前走，还得往前走，爱神的功课是无尽无休的，什么时候也到不了尽头。

2　神作工熬炼人，人就受苦，人就受苦，爱神的心越大，神的大能在人身上显明得越多。人受的熬炼越小，爱神的心越小，爱神的心越小，神的大能在人身上在人身上显明得也小。受的熬炼越大，受的痛苦越大，受的痛苦越大，受的折磨越多，产生对神真实的爱越深，对神越有真实的信心，对神的认识也越深。

3　那些受熬炼痛苦大的、受对付管教多的人，对神的爱对神的爱就深，对神的认识也越深、越透彻。若经过对付、管教之后，就能谈出对神真实的认识，若经过对付、管教之后，就能谈出对神真实的

认识，所以说在人身上作的工越是奇妙就越有价值、有意义，越是令你测不透，越不符合你的观念，越能征服你、得着你、成全你。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被成全的人都得经受熬炼》

无路可走就是神拯救你的路（一）

（陆夏：这段时间，一方面是一熬夜就困得爬不起来了，再一方面是摆上陆艳这个“检测器”，这两方面就导致自己“瘫”了，完全不知道神为什么摆设这样的环境。）你为什么熬夜呢？加班呢？（陆夏：举个例子，就像以前见那个福音对象，见了面我们俩人就说到半夜三点了；还有那次和另一个福音对象，谈谈谈，谈到半夜两点多。）传福音还能传到半夜两点多？（陆夏：那是因为福音对象过来得迟，说第二天还有别的事呢，那就谈吧。我为什么要后退呢？为什么说愿意走到哪儿走到哪儿呢？也找原因呢，身体不行了，现在一提起熬夜就害怕了，就成这样了。）你说这话好像让神背了黑锅一样，你们传福音打仗有几个是熬到半夜十二点以后的？你是把三天的活儿两天做完，剩下一天要回家吧？（陆夏：应该有那个原因。）应该有那个原因？（陆夏：就是那个原因。）那你说了半天还是为了回家而劳累。（陆夏：我后退的原因，一方面是神给我摆上“检测器”，一方面是身体吃不消，没劲儿了，也不往上够了。）陆夏，你说的这个熬夜我听不懂，传福音怎么还能熬到半夜十二点以后呢？我只听肖红说她熬夜熬到十二点以后，她是想工作想得睡不着，她是想着怎么安排工作，下一步怎么计划。你说你是为了工作熬夜呢，你是写工作计划呢？（陆夏：不是，连计划都没有。）那你熬夜干什么呢？我就听不懂了，福音对象来了就能传福音传到十二点？传福音传到十二点，这种情况顶多就是有一两个吧？还能把你的身体给熬垮？人家福音对象

也经不住你熬呀，哪个福音对象让你一传就传到十二点不睡觉？那么晚了人家谁还听呢？我感觉这话不成立呀，你找了个理由、借口吧！陆夏，神是让你尽心、尽意、尽力，我觉得你这“尽意”尽得太过了呀！真的是熬到十二点？熬得身体吃不消了？这话成立不成立？（陆夏：不成立。）这话不成立，那你说的这个事实成立不成立？你说说，我想听听你熬到十二点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陆夏：在原教会的时候吧……）又跑到原教会去了，陆夏，你这话真是把我绕回去了，你刚才说你熬夜熬上几天就不行了，这句话分明就是说，你是因为当下熬夜熬垮了，对吧？我说你这话不成立呀，然后你一下就转了，“我以前熬了夜，到现在身体就不行了”，陆夏，究竟是你以前熬夜了，还是现在熬夜了？一说话就是一团乱麻，说不清道不明。咱有没有句实在话？陆夏和陆艳这两个人好像是在擂台上打了一百二十个回合以后，打得精疲力尽累得趴下了，气也不想出，软塌塌的，“我不管是领奖状还是领奖赏，说实话没劲儿了，什么精气神都提不起来了”，不是熬夜累垮了，是两个人争战熬垮了，是不是失去活着的希望了？

神要把人作成有良心、有理智的人，什么人的表现是有良心、有理智，什么人的表现是没心没肺，这是一眼能看出来的。有良心、有理智的人和没有良心、没心没肺的人分别有什么流露、是什么样的表现？怎么来区分？假如说你和一个外邦人交谈，从他的言行举止，说话的流露，你是不是也能分辨出来这个人是有良心理智的人，还是没心没肺的人就是狼？这是不是应该有个清楚的分辨呢？这是对外邦人的一个分辨认识，那对于一个信神的人，你怎么衡量他属于哪种人？（肖红：本分再难，在任何情况下他都能坚守自己的本分。）你这是从做法上来看。我总结一下，从人的言行举止来看一个人，如果这个人有良心、有理智，不管把他放在哪儿，不管任何时候他都没有怨言。有良心、有理智的人不发怨言、不找别人的问题，只要发怨言、找别人问题的人就不是一个有良心理智的人，他没良心。就像孩子一样，谁孝顺不孝顺，谁是有良心理智的人，当父母的是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还用他做什么事情吗？从他的言行举止就看出来了。有良心、有理智的孩子，他的态度是什么？看事观点是什么？自私卑

鄙、没心没肺的孩子，他的表现是什么？能不能看出来？说到这儿就应该好认识了吧？首先说有良心、有理智的这个孩子，他从来不埋怨家里，不埋怨他的父母。父母没钱，父母没本事，他不会埋怨父母没钱，父母没本事，而是替父母操心，“父母不容易，父母养活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不容易，我们几个念书的时候父母得花多少钱，我们闯了祸他们还得去承担责任”，父母一承担责任、一花钱，他心里边是种内疚、是种亏欠，总觉得对不起父母。他的言行举止流露出来的就是这个态度，他的说话总是这样的一个观点，那这个人就是有良心的人。咱去传福音的时候就传这样的人，咱只要把这样的人领到神面前他就能还报神的爱，因为他是一个有良心的人。没心没肺的人呢？埋怨父母，“看人家张三、李四的父母，人家给孩子盖了楼，娶媳妇花了多少钱，还给照顾孙子。你也是当妈的，人家也是当妈的，你干了个啥？”反过来还要训斥他的父母，经常“唉”，怨声载道，无路可走，冤得就像个屈死鬼，张三也不对，李四也不对，直发脾气。为什么发脾气呢？因为什么都不合他的意。有良心、有理智的那个人呢？别人给他点恩情，他就知道这是人家对他的恩情，他就知道得报恩，他对人家有歉意。没良心、没理智的人，别人就是帮助了他，他也不会有感恩的心，因为他觉得“别人就应该帮我，这是天经地义的，人人为我，我为我”，自私卑鄙，老觉得别人对不起他，常讲理，两只眼睛常盯着别人，“他这样、他那样，凭什么、为什么”，心里边不服不满。这个清晰了吧？（嗯。）你把一个有良心理智的人和一个没有良心理智的人对父母、对家庭的这种态度、观点拿到日常生活当中去对号，一样不一样呢？是一样的，和弟兄姊妹之间相处也是一样的。有良心、有理智的人，弟兄姊妹帮助帮助他，给他点好处，他就记在心上了“那个人不错，那个人怎么样怎么样”，就算不帮助他，他也认为是正常的、应该的，“别人帮助我是人情，不帮是本分，那是人家的自由，咱不应该有过多的要求”，他有这样的理智。可不讲理的这个人呢？“你就该……”净讲一些不是理的理，净讲一些谬理。有良心、有理智的孩子，他对他的家庭是知足的，没有什么抱怨的；没良心、没理智的孩子，你给他再富裕的生活条件，再给什么他都不满足，他是埋怨、抱怨。有良心、有理智的人在这个家庭中不管对他是好是坏，他总有一颗感恩的心，他总在里边寻找一条自己独立生活的道路；没良心、没理智的人在实际生活中他不找自己独立生活的道路，他是胡搅蛮缠、

推脱责任、不担当、不承担。同样都在一个家庭，同样的事同样的环境，有良心、有理智的孩子觉得父母养活他兄弟俩不容易，为他们付出了太多，他得怎么怎么孝敬父母呢。那个没良心、没理智的孩子呢？嫌他父母太笨了、太无能了，没有给他创造一个好的家庭，不仅埋怨还有指责。这是不是就是看事观点的不同？这就是两个不同的看事观点。

这是在家庭里，那到了神家呢？你一生的命运，神给你主宰安排了，你尽什么本分，这也是神的主宰安排。神主宰安排你尽什么本分，主宰安排你在这个位置的时候，你流露出来的态度、观点是什么？看看你是个什么人，这是不是认识自己？（嗯。）陆夏刚才说什么话了？说神逼得她无路可走，这是不是狼心狗肺的人说的话？（嗯。）如果一个有良心、有理智的人会不会说这个话？（不会。）陆夏，有良心、有理智的人会怎么说？（陆夏：这个环境摆得太好了，神是让我去找出路、站见证，是要检验工程呢。）最起码大的方向得有，“这环境摆设得太好了，神是根据我的需要而摆设的，神给我摆设的路是拯救、是成全、是供应我生命的”，同样的环境，但是人的看事观点不同。你在这儿说你是无路可走了，是神逼得你无路可走。实际上呢？这就得看你把什么当成了路，你追求的是什么，你追求的是地位、名誉、钱财、享受，你是想当“武则天”，那这条路通不通？（不通。）这条路就不通，所以说你就恨恶神给你摆设的这条路不通，恨恶神把你逼上了梁山，逼得你死呢，你就觉得神作得太过分。如果你是个追求真理的人，是个有良心、有理智的人，你会认为什么？“呀，神作工太奇妙了，神就是来供应人生命的、就是来拯救人的，神供应人、拯救人不择手段，不管我愿意不愿意，神不考虑我的肉体感受，直接就是爱的流露，就是为了我的生命，其他的什么也不管。他不管我心情高兴不高兴、他不管我肉体有没有享受，只是让我生命长大。”有理智的人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认识，看到神给他提供的这条路是一条生命的路。这话是不是冠冕堂皇的话？有没有实际内容？神要供应你生命，那神带领你走的这条路必须是蜿蜒曲折的，如果不是蜿蜒曲折的，那就不是神给你摆设的供应你生命的道路。

良心、理智缺一不可，你只有良心没有理智，你认识不到这个蜿蜒曲折的路是神给你摆设的拯救你的道路、是供应你生命的道路，你只有良心没有理智你不会有认识、不会有分辨，你会对神产生误解。即使你是有良心的人，你也会对神有误解。如果你有理智没有良心又是什么表现？你会认识到，“是，神作的是好，我知道神是供应人生命的，神这样作，我知道神是要唤醒人的心与灵、神是要拯救人进入他的国度，但是！凭什么让我受这个苦呢？他能开车我就得骑自行车？凭什么？为什么？”心里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清楚，就是不能受这个苦，就是陆艳刚才说的那个话，“我知道你说的对着呢，可我就是不能那么做呀”。（陆夏：这个是没有理智还是没有良心呢？）没良心，人没良心就没有还报，“神为什么让我受苦？你给我真理能行啊，你给我生命能行啊，你不要让我走蜿蜒曲折的路，你让我坐着花轿进国度，我不愿意吗？”这是不是没良心？如果有良心、有理智的人是认识、感恩、还报，“哎呀，神作工艰难啊，神为了拯救人多艰难呢，为了供应人生命‘不择手段’，为了供应人生命神受了多少苦。我作为一个受造之物，我该尽上我该尽的本分，我得为神担当责任，我得为神跑跑腿，我得为神加加班，我不能说为神加了一下班，就熬得我身体垮了呀”。再追究追究，你为神熬夜了吗？你说不清楚了，“我在原教会的时候……”你有良心吗？当你有良心、有理智，看见神作工奇妙的时候，就会看见神带领人走的路虽然是蜿蜒曲折，但这是为了供应你的生命，没有这个蜿蜒曲折供应不了你的生命，这是神的智慧所在！你领略了神的智慧，你感觉到神作工的艰难，看到了神的爱，更应该唤起你还报神的心，让你的良心更加苏醒。良心、理智这两个点得连贯起来，你只有理智，良心不发挥功用不行；你只有良心，没理智也不行。

神说把一个人交给撒但的时候，是怎么交给撒但的？咱以前认为把你交给撒但就是让撒但怎么苦害你，是吧？把你放在钱堆里边，让你财运亨通，你高兴不高兴？要是给陆艳这样的环境，陆艳肯定赞美神，“哎呀，神太好了”。陆夏呢？陆夏也赞美神，“神给我开辟的这

条路是一路亨通”，陆夏肯定是白天祷告晚上祷告。可实际上呢？让你从那个钱财里边挣脱不出来，神说那是把你交给了撒但。神说过，这类人有点素质、有点能力，他到了教会里边要捣乱，所以神必须把他交给撒但捆绑起来。怎么捆绑起来？就给他摆设一个能挣钱的地方，让他去挣钱。他挣钱亨通就没时间来信神，也没时间来打岔、搅扰；如果他财运不亨通的话，他来到神家就成了打岔、搅扰分子。所以说从外边看他是财运亨通，实际上是神把他交给了撒但。而你呢？神让你的路蜿蜒曲折，你倒想去世界上挣两个钱，可做生意是赔，上班老板不要，做什么什么不通，无路可走只能来寻求神，自己没本事，干什么都干不了，只能尽个本分。尽什么本分呢？只能传个福音，只能在一线跑跑腿。没手艺，尽不了那些技术性的本分，只能怎么呢？只能涉及一些生活方面的真理，只能在神话里进入，最后明白了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明白了人生意义，你看这个人无能不无能？你从外边看这个人是不是个无能的人？可是在他这儿他看到的是什么？“呀，借着我没有恩赐，我不会这个不会那个，我就只能在真理上进入”，这是什么？这是神咒诅他了？（不是。）有良心、有理智的人他会说：“神太爱我了，神不给我任何恩赐是不让我当效力者；神不给我恩赐是让我在真理上下功夫；神不给我安逸的家庭、不给我丰富的钱财是让我在本分上下功夫，神逼着我、卡着我走正道，让我发现了人生的意义，神作的工作太奇妙了、太智慧了！”发现了神的奇妙作为。“神给了我这些东西，我白白得来，我得白白舍去，为神献上我的所有”，良心、理智发挥功用了，这个人在神面前算什么呢？这个人苏醒了，良心得以苏醒，发挥功用了，能为神做点事了，能独当一面了，能通行神旨意了，这是不是宝贝啊？当你看见神把你当宝贝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神给你的赐福太大了，你感谢、赞美不过来，你还报不过来，这个时候你总觉得内疚、亏欠，“我该怎么还报神爱呢？”熬得不得了，这叫熬。看见多少人在黑暗之中哀哭切齿，想去唤醒他们，想去帮助他们，可是帮来帮去他们还把我当作仇敌对待，你说我心里难受不难受？就像神说的，神来在地上就像来在猪圈一样！我说的这话能听懂吗？（能。）那神究竟给陆夏留下路了没有？（留下了。）神给她留了一条天堂的路，她说神不给她路走，你说陆夏是不是一个混蛋？混账东西！违背良心说话！

刚才我给你交通的是大家都能够看到的，这个能理解吧？我再给你交通一个实例，你看我的经历和你的经历一样不一样？我对待一件事情是怎么看待的，你对待一件事情是怎么看待的。陆夏，你说你没路可走，你看见我有没有路可走？（陆夏：有。）我就有路走，你就没路走？我走的是什么路？你能看见我走的路吗？（陆夏：你刚才说的这个蜿蜒曲折的路就是你走的路。）你说说我这个路的蜿蜒曲折，蜿蜒曲折在哪儿？能不能说出来？（陆夏：弟兄建造国度哪方面都不通，但还是一直往上够。）我走的这个路越蜿蜒曲折，我越发现了神的奇妙作为，我越发现了神的爱，我越发现了神供应人生命的过程艰难！我走的这个路蜿蜒曲折在哪儿呢？我刚信神没几年教会就把我开除了，你说我难不难？我东南西北还摸不着呢，就给我来了当头一棒，因着这当头一棒我是不是无路可走？（嗯。）我无路可走的时候只能寻求神话，借着寻求，我在神话里边找到了路途，找到了自己该做的、该走的路。我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是借着神兴起环境把我开除了，让我无路可走，我才进入神话的。如果让我在教会里边当个带领，我能进入神话里边吗？我要当了带领以后，我追求什么呀？“我得给他们作榜样，得给他们个颜色看看，我是带领”，我会有欺骗、伪装，让他们心里有我的地位。可这么一开除，什么都没了，把这一条路给劈断了，给了我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羊肠小道，借着羊肠小道让我进入神话里边。

进入神话里边难不难？感不感觉到这个路难？神说神喜欢诚实人不喜欢诡诈人，可我在现实生活中看见的是什么？我看见的是诡诈人、滑石蛋在教会里边亨通，诚实人、老实人却被开除出教会。我看到的是不是事实？（……）不敢说了。我看见的事实与神话不相符。在事实与神话不相符的时候我会产生什么？我会产生疑惑、怀疑。在我疑惑、怀疑的时候正是神要检验我、试验我的时候，看我究竟是喜欢正面事物还是喜欢反面事物，我究竟是诚实人还是诡诈人，我究竟喜欢正面事物还是喜欢权势、地位，如果是一个喜欢权势、地位的人，临到这样的环境肯定是站立不住的，这是不是神的一个检验？神

检验我的同时，也是在检验我是不是有真实的信。我是信神的人吗？神告我说了，我按神的话走了吗？我相信神能把我作成吗？我相信神就是喜欢有正义感的人吗？这是在干什么？这是在成全我的信、检验我的信、熬炼我的信。长时间我是带着一个问号、带着一个困惑去走这条路的，为什么？神话里说的是神喜欢有正义感的人，可有正义感的人一个个怎么了？（被开除了。）这怎么能看到神是喜欢有正义感的人呢？经过几年的经历，几年的进入，我再和别人交通的时候，我能看懂神话，他们看不懂神话，我发现什么了？神没有说假话，神就是喜欢诚实人，神就是喜欢有正义感的人，神祝福人给人的是开启、光照、引导、带领，神祝福人不是给人钱财、地位、名誉，那是神所咒诅的，神要他们在我面前不能站立。越经历越能看到神说的这话就是事实，熬炼中产生真实的信心，产生真实的认识，有了信靠、信赖、相信、交托。我熬炼，我得到了这些；你没熬炼，你能得到吗？那神究竟给我开辟路了没有？神给我路了还是给你路了？给谁路了？（给你路了。）这就是你的看事观点。在我这儿看神给了我一条追求生命的蜿蜒曲折的路。

神继续不吭气、不说话，这是不是让你进深呀？你是一时的认识还是成为你的生命了？要想从认识变为生命得经过漫长的时间，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才能成为你的生命。所以说这个环境不会给你挪去、不能给你挪去。不挪去的同时神还要洁净你，一开始你是追求信神呢，可是你有败坏性情啊。你有什么败坏性情呢？你与神搞交易，你尽本分有掺杂，你信神是为了什么？你信神是为了混个不死的结局，你信神是想得着神的称许，想得着公义的冠冕。你想这些，我想不想？（陆夏：也想，但是神不给。）你是人我也是人，你怎么想的我也是怎么想的。谁不喜欢地位、钱财呀？都是实实际际喜欢的。但神要供应你得先剥夺了你所喜欢的，剥夺了以后看你的真心。所以说，虽然你要信神，但神要看你是真信还是假信，你是为了公义的冠冕为你存留而信神？是为了恩典而信神？还是说你就有这个良心、理智了，还是你就是喜欢正面事物，不向邪恶事物低头呢？那这个环境神就不给我挪去，反而还要给我继续加深，怎么加深呀？教会里边说

我就是大邪灵，祭司弟兄身边的人再来告我说“你就是大邪灵”，祭司弟兄身边的人都告诉我了，我该揣摩揣摩了吧！普通弟兄姊妹说我那是他瞎说呢，祭司弟兄身边的人都跟我这样说了，还有希望吗？这就把我的希望给扑灭了。“祭司弟兄身边的人说就说吧，大邪灵就大邪灵吧，即使是大邪灵我也得把自己该尽的本分尽上。”与此同时，还有神话陪伴着我，还有什么陪伴着我？长子的名分——神的祝福，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还有归宿，不仅是有归宿，而且是有好的归宿！你说我能没劲儿吗？我那时候走过来是有神话的依据，有神话在这儿应许着呢，既因着有神话的依据，又因着我能得着地位的享受，得着神的赐福，所以我才追求得这么有劲儿，我才这么能干。是，我比你强，我比你强是强在哪儿呢？强在我对神话的信。我对神话有信但不代表我就是洁净了，我里边还有自己的所求、还有自己的图谋，神知道不知道？（知道。）这个时候神在我身上罢工了没有？神没罢工。刚开始我还有所盼望，看什么时候作工结束神能膏立我，希望能看到有这么一天，然后在尽本分的过程中，我和你一样，也逐步地发现自己的一些败坏性情。败坏性情是不是抵挡神的？看到自己有败坏性情的时候，看到自己抵挡神的时候，我觉得我还不如弟兄姊妹呢，人家弟兄姊妹怎么样怎么样，我怎么样怎么样，看到这些的时候我还想地位吗？还想福分吗？神的国度里边不允许污秽存在，神不和人开玩笑，就我这样的败坏性情就该死。

在尽本分的过程中，你有消极的时候，我也有消极的时候，我也有流露败坏的时候，我也有背叛的时候，但是我比你多了一个反省、认识自己。反省、认识看到了自己的问题，也就看到了神对自己的态度、观点。当我看见自己是种背叛，是触犯神性情的时候，我所有的一切美梦都没了。在没有这一切美梦的时候，神对长子的称许，我还敢给自己身上“戴”吗？给我个地位我还敢要吗？我不敢要了。想起神那时候说的，“我儿、我儿”，神是带着一种痛苦、带着一种愤怒和人说的这句话，可这些人就把自己当作了神的本体一样，上道了。神说那句话是试炼人的话，“看，一说‘我儿、我儿’，他就真把自己当‘我儿’了”。神说我儿是个过渡，是从恩典时代过渡到国度时代，是

怕你不跟随。想起这些，我才反省、认识自己，自己一路走过来是因着什么走到这儿的呢？刚开始是因着得福，神逐步把得福给我取缔了，把我带到神话里边。因着我还有点希望，所以最后神把我那一点希望都取缔了，我看着希望没有了、归宿没有了，还尽不尽本分？这个时候良心、理智发挥功用了，能撒手不干吗？还得干，还得做。因为我是个受造之物，我就该为神献上，不管神怎么作都是好的，我做完以后不管神要不要我，都是公义的，这是神的公义性情。因为我是个受造之物，我没有任何理由去和神讲理去、说理去，神怎么作都是对的。这个时候神是不是要和我求真呢？当我意识到这儿的时候，心里就想如果我现在就是得罪神了，如果我就是敌基督，那我也该把我的本分尽到。我现在不管神膏立不膏立我，不管神给我什么职务，我不看我的地位是什么，我不看我的职务是什么，我只管尽我的本分。我只管尽什么本分？我只管看我所做的、所行的是不是在建造国度，而不是把自己放在一个位置上来建造国度。要是根据神话说众长子来建造国度了，然后把自己放在众长子的位置上，“我是来建造国度的”，这叫冒充。今天神作工是要洁净什么？今天不管我是谁，我所做的是不是把神选民带到了神面前？是不是把神话带到了实际生活当中？是不是让弟兄姊妹得到了审判刑罚，在审判刑罚中得到了生命的供应？如果这些都达到了，让每个神选民都有路可行，这就是国度建造。神的话能在人身上作王掌权了，神话能掌管你了，这就是国度建造。我所做的这个是事实，那就成了。我不管你说我是众长子也好，不是众长子也好，无所谓，我只管尽我的本分，到神作工结束的那一天，那是由神发落，没有我自己的想法、盼头。摩西，神让他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呢，是吧？（嗯。）原计划是不是让他也进迦南美地呢？（嗯。）摩西最终进去了吗？（没有。）没有进去，是因为他在走的过程中抵挡了神，不是说原计划就不让他进去。摩西可以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带进迦南美地，但他自己进不了迦南美地，那我今天建造国度我就必须得进国度吗？我应该有这个要求吗？有这个要求就是保罗！为什么是保罗？保罗他老想知道自己最终的结果是什么，神告他吗？神说不能告诉他，神要告诉了他的结果他就不干了。

一个保罗，一个摩西，给我在前边摆了两条路，我走哪条路？保罗他就是交易，我看到了他的失败之处；摩西没有进迦南美地，我看到那是他自己造成的，神是公义的。他进不进迦南美地无所谓，他只管把神给他的使命与责任尽了，这就成了，因为他是受造之物。那我今天是受造之物我就应该做到一点，我不管我的归宿如何，我不管我能不能进迦南美地，那不是我所想的，不是我所盼的，不是我所要求的。我的使命与责任是让神的国度降临在地上，让神话能在人身上作王掌权，这是我的使命与责任，我没有索取、没有所求，我只管作这个工作。走到这儿忽然感觉到，这是什么工作？这就叫洁净的工作，这叫洁净！当时你也在作这个工作，你作这个工作的时候你有盼头、有想法，有什么盼头？神作工结束了以后，你是神的本体，跟神走呀，神的赐福临到了你，你这些盼头就是你的前途命运，你把这些总挂在心上。神摆设这些环境你才明白了，这些路这么不通是要怎么呢？神是要借着这个环境来干什么？神是要借着这个环境来洁净你，除去你心中的那些杂质。真实的爱是什么？没有交易、纯洁的、圣洁的。你能够产生纯洁的爱、能够产生圣洁的爱这叫什么？这叫成全。原来神在我身上作了这么多“不尽人意”的工作是在作成全的工作呀！你再揣摩就看见了，神不是不给你路走，而是神在供应你的生命，而是神在作成全的工作，当你认识到这儿的时候，看见你心中的那些杂质得洁净的时候，你的感谢赞美是不是发自内心的？（是。）

无路可走就是神拯救你的路（二）

人都想平安，想信神一路平安，可神怎么说的呀？从古到今，跟随神的哪一个人有好结局了？这是什么意思？你不跟随神就有好结局，你跟随神就没有好结局，翻清个儿了吗？从古到今还没有一个有好结局的呢，我还能有一个好结局呀？你说信神的有几个好结局的？彼得爱神，是吧？（嗯。）彼得倒钉十字架了。约伯呢？约伯的十个孩子没了，万贯家产没了。当看到历代以来的人走过的路以后，怎么走呀？是有路还是没路？有路，没好结局这就是路，没好结局就是见

证。我在这儿看到了什么？当我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是不是越没路了？我怎么走？神作工结束了，咱得果实累累，还得粮食满仓，还不会有好结局，我的路在哪儿？路在何方？

那天我看了一下扫罗所走的路，神为什么说他不听话呢？他是怎么抵挡神的？他打完非利士人，非利士人就召集了几十万人要攻打他。当时刚成立国，扫罗是第一任国王，部队什么的都还不是很完善，对方几十万的兵要来攻打他，眼看人家就到城门下了，他不能出兵，因为神和扫罗约定要打仗就得让祭司献完祭以后才能打，可是到了那个时候了祭司撒母耳没来，你说扫罗着急不着急？（着急。）扫罗着急。不献祭不能打仗，要献祭就得等祭司来，但祭司没来，人家对方打你可不等你的祭司来啊，你说你是该献祭还是不该献祭？你要是不献祭那你就等死吧，等几十万的敌军打进来以后把你俘虏了。你要献祭，祭司没来，给祭司打个电话？没有电话，还等不来祭司，怎么办？扫罗走投无路自己去献祭了，一献，触犯神性情了。神要检验你，是什么时候检验你？就是在你走投无路的时候检验你，看你怎么走。约伯满身长疮，万贯家产没了，他老婆再说一句话“你弃掉你的神死了吧！”他有没有路？（没路。）神就是在他没路可走的时候看他的态度。亚伯拉罕呢？他就一个孩子，神还让他献上，他有路吗？陆夏，他有没有路？（有。）他有路，他把孩子献上就是路。临到他们身上都有路，临到自己就没路了。我刚才为什么说神所作的是洁净的工作？扫罗是怎么抵挡神的？就是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抵挡神了。那我呢？我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会不会做错事呢？我不敢说，一个是有自己的败坏性情，再有一个是自己对神的不解，所以说我不敢要那个冠冕，不敢要神的赐福，我只能尽上我的本分。我并不想着我要进迦南美地，我只想着把你们带到国度，神的国度降临在地上，我的使命完成了。我只想完成我的使命，至于说我是什么结局，那是神的安排。就像约伯临死之时，神是怎么说的？满足而死。一切都是神作的，你只管顺服在神的权下就行了，没有自己的图谋，没有自己的所盼。认识到这儿的时候，我才明白了神所作的就是洁净的工作，这完全是为了洁净我而摆设这样的环境。

有时候我也有消极、失望，我因着什么消极、失望？我看见陆艳、陆夏，你说我失望不失望？你说我建造国度什么时候能建成？我的希望在哪儿？当我看到这些人一个一个都是魔鬼的时候，我就消极了、我就失望了。但我消极、失望只是个意念，我不是和你一样消极、失望得趴下起不来了。我消极、失望的时候干什么呢？我在寻求，神作的一切都是好的，好在哪儿？神为什么要给我摆设这些败类呢？原来神是为了成全我，是为了供应我生命。一个败类怎么能供应我生命呢？神要把他的所有所是加给我，怎么加给我？神的喜、怒、哀、乐、神的恨、神的爱怎么加给我？神必须把这些败类摆在我面前，而且让我和这些败类生活在一起，还得让我去带领这些败类，还得让这些败类和我对着干，为什么这样呢？我得亲自去体验、经历。神让我去建造国度的时候，再给我预备上这些败坏至深的中国人，让我在作工的时候遇到了极大的难处。在这极大的难处下，我能体会到神作工的艰辛、艰难，我看清了撒但败坏人败坏到了什么地步，当我看见个个都是神的仇敌的时候，对这个邪恶事物产生了恨恶，对这个撒但产生了恨恶，对撒但的邪说谬论产生了恨恶。我为什么带领这些人走不上去呢？就因为撒但的邪说谬论在人身上发挥着作用，我必须得把撒但捆绑起来。

今天你看陆艳、陆夏，你说我这工作难不难？（难。）因为撒但性情在她里边，她就要追求地位、名誉，不走正道。神让我去体验、让我去感受，只有这样我才能恨恶撒但的这个生存法则。恨恶，感受，就是神说的神来到人间就像来到猪圈一样。同时借着一个一个的败类，一个一个的邪恶，让我从刚开始的那种愤怒，变成了唉声叹气，再转换成怜悯。这个时候我才发现了，神是为了拯救我，神作的一切都是好的，把我放在这个环境里边，神是让我亲身体验一下。神把神话告诉我，我再来感受一下，才能做神的知心人。神把演员都摆在我面前，让我把演员的表演都看了，神把神话再给我，我再拿神话和这些演员一对号，“是呢，我有这感受，神作工不仅是奇妙的，而且神作在我身上的是拯救、是成全。”这个时候我再看这些败类，再看你

们这些个个都是败类的人，我是什么感觉呢？这是神给我摆设的丰富的宴席，没有这些败类，我明白不了神的心意，我体尝不了神的心意，神作不成我，这是必不可少的丰富的宴席。一开始，在你发表出谬论的时候，我不是一下就能明白、透亮的，我还要揣摩，“你说的这是什么呢？”在我揣摩的时候，神话才能引导我，我才能明白过来，我才能明白这谬论怎么回事，谬在哪儿。虽然我刚开始感到作工艰难，看到的这些都是拦阻工作的，所走的路也是蜿蜒曲折，可当我走过来以后，在我这儿实实际际感受到的是神的供应、神的拯救，是丰富的宴席。

前两天陶虹看到这儿起环境、那儿起环境，她就心慌意乱，就发埋怨，“都是些什么人呢，尽本分尽的是什么本分呢，竟然还做犹大呢。还有的人尽本分不操心，出了差错，出了事了，不让人省心，我就愿意让平平安安的。你说信神建造国度呢，怎么这么多风波呢？”这话说完以后，紧接着的后话是什么？“你说神看顾保守呢，这看顾保守在哪儿呢？”虽然她嘴上没有说出来，但是不是就是这意思呢？（嗯。）这就流露出她信神的观点了。“我就想咱能平平安安的，我就不能听到这些不好的消息，一听到这些，心就要跳出来了，就害怕。”你听着这些话，好听不好听？她似乎是在操心，是吧？（嗯。）似乎是担当，可我感觉到一种别扭、难受。我别扭、难受在哪儿？我刚才交通了，我走的这条路是蜿蜒曲折的，我看见这蜿蜒曲折的路一切都是好的，是神在供应你生命。可是她在这儿说一切都是不好的，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嗯。）“今天大红龙抓呢，明天这儿又有人出卖了，那儿要找你呢，让人心惊胆战的。”她是担心我个人的安危，“我这不是操心吗？我这不是担当吗？我这不是责任心吗？”你看，她还说她这是操心、是担当，这是不是操心、是不是担当？（不是。）“我如果不操心，我会管你啊，你出了事，我不搭理你，你出了环境，我不搭理你，这就是操心了？哪个操心？哪个对？你说哪个合适？”神给我摆设环境了，我听着这个话难受，可是我怎么跟人家说呢？我说：“你不对，你不要管，你不要操心。”“我操心也不对？我担心你的安危担心错了？”她的那种操心、担心对着呢？对不对？（不

对。）不对着呢！你听了这话以后，感觉到一种难受、别扭，还觉得恶心。恶心啥呢？问题在哪儿呢？能不能找见问题所在？找不见问题所在，因为人家说得也对呀，要是你，你操心不操心？即使说你不操心，你在这儿演戏，你也得假装着演演，“呀，得操心呢”，伪装也得伪装呢，你要不伪装，别人怎么看你？“这就不是个东西！”可是你要这么伪装起来，让我听着难受。我难受的时候就睡不着了，我就想呢，这是种什么性情？意味着什么？她想干什么？神怎么看呢？神为什么摆设这个环境？神的心意在哪儿呢？

不合人观念的事情才有真理可寻求。咱这是在神家尽本分，在神家做事了，你在世上做事，就没有出差错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啊？（嗯。）在世上出差错了、出事了，你就觉得正常，来到神家就不正常了？那你这是不是还是想得恩典啊？神交通过，车可毁人不可动，此人勿动。一听见这儿环境来了，心“咚”地跳起来了，心脏病发作了，“我的这颗心就不安”，你听着人家多为你操心呢。再者说听见环境来了，如果你的心还是平静的，这不是狼心狗肺？“我的心跳也不对，不跳也不对。”有路走没路走？神就给我摆设这些环境，就她这个表现，人家觉得我给人家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这就逼着我去寻求。寻求什么呢？她说：“我看着你就不着急”，然后我就和她说，虽然你看着我不着急，但是我去处理这件事情了；虽然我看见你着急，可我看见你没有实际的动作，这里边是不是看见你是挂在嘴上说了句话？但我呢？我没有去担心，但是我去做了。怎么做呢？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我不担心是因为什么呢？信靠，你是信神的，你和外邦人不一样，你是信靠、信赖、交托。陶虹说：“要是哪天在尽本分的途中出了事了，你说你怎么和人家家里边交差？怎么和人家交代？谁能担当得起？怕不怕？”人家说得对不对？说得也对啊。但我就不考虑这些，我在这个上面就是“痴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不能考虑这些，我要是考虑这些就什么也不能干了。一个是为着神的旨意献上自己，一个是你是信神的，你得信靠、信赖、交托。今天有生命的、没生命的都在神手里，就是地上的蚂蚁都逃脱不了神的主宰，更何况你呢？从这里边我更看到，神为什么摆设这个环境呢？一个是让我去明白、认识，

神摆设这个环境神是要检验，“你相信神的主宰吗？”今天有生命的、没生命的都在神的主宰之中。你真实的信究竟在哪儿？如果你真有信，那你就应该沉着、稳重。你就不应该是着急、害怕、埋怨。就像圣经中记载的：“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啦！’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哪，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地平静了。”（太：8：23-26）你是信神的，神是主宰万有的神，你跟随神，你活在神的臂膀之下，狼虫虎豹不能临及你的帐篷，你对这句话怎么信呢？你的信在哪儿呢？神要检验你，所以说今天神必然要让你临到风声。什么风声？大红龙要抓你的风声，这边是追兵要抓你呢，那你还尽不尽本分？就好像过红海呢，前边是红海，后边是追兵，这时候人是不是发埋怨呢？（嗯。）咱以前看《出埃及记》，咱说什么？“这些都是什么人啊，神带领他们那么长时间，看了那么多神迹奇事，怎么还能发出埋怨来呢？要是我，我肯定不会。”今天把你放在实际的环境中，你去试试，你亲自体验一下他们为什么发埋怨。“前边是红海，后边是追兵，无路可走，该去哪儿？是不是死亡之地？说错了吗？”大红龙抓捕一天比一天厉害，环境、环境，这儿抓捕，那儿抓捕，今天这儿抓捕了几个，那儿抓捕了几个，这儿把你的名字喊出来了，那儿也把你的名字喊出来了，大红龙多黑暗？“不是我不去传福音，不是我不尽本分，不是我不建造国度啊，实际环境就是这样啊！”还有理呢。神在那边有要求，不能把黄金埋在地下，到神作工结束时把你黄金拿出来，“主啊，我怕赔了钱，所以把这个钱埋在地下了，现在还给你”，你能这样做吗？从这儿就看到，神就是兴起一股风，大红龙它在神的手里边，今天没有神的允许，它连地上的蚂蚁都动不了，它怎么能动了你呢？就即使说它把你动了，它把你杀了，这是不是神的许可？（是。）是神的许可。如果你是一身正义，那你是为神殉道了，你是站住正义了；如果你抵挡神了，那你是该死的种类，那不都是神的公义吗？到这个时候你就不管它抓你不抓你，不管它定罪不定罪，不管你的结局如何，你能把你的生命献给神了，没有所求了。当这个环境临到的时候，虽然说心里边有点慌，有点难受，有点不知所措，有点没路，但是你应该清楚，这是在干什么呢？这是神在检验你的信心。一个是检验你的信心，同时是让你去经历、体验。生命是在经历中长大的，经历上几次

你才能看见神就在你的身边，神就是主宰万有的神，所以这个环境必须得让你临到。你说神给我摆设出路了没有？神给我摆设什么路了？神给我摆设的是供应生命的路。如果你不经历这个前有红海，后有追兵，你是平安过来的，你对神有信吗？你敢信靠、敢交托吗？（不敢。）如果你过上五次红海，怎么样？你就什么也不考虑了，到那个时候神就把人作成什么了？没有自己的所思所想了。没有自己的所思所想，那是不是就作成了？不凭自己的想象办事，而完全是神摆布着你，你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神，让神来掌管你，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成了？“看来神是为了成全我才给我摆上了这条路！”你看到神为了要成全你，给你摆了一条路，那是不是神太爱你了？那你该怎么还报神呢？

我给你交通这个就是说，我遇到了这些环境，我这一路走过来，我的这个看事观点是怎么看的，我看着什么都是好的。我在神给我摆设的环境中都得到了益处，可你呢？你该不该效仿我，走我所走的路？陆夏听懂了吗？（陆夏：嗯。）陆馨听懂了没有？（陆馨：听懂了。）听懂了，下一次交通的时候，看你还有没有怨言。你真没有怨言了，你会留着眼泪说“神确实是供应人生命的神，神真是爱我，我可不能再对着别人说‘你就是常有理’了”。陆馨现在认识到你这个“常有理”的性情了没有？说的不是理的理，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和你无关，没有担当、没有责任、推脱。借着陆馨这个很明显的例子来看，你做过多少次这种事了？陆艳，为什么我说和你不能说话呢？我和你说这件事呢，你是说陆夏有问题；我说你尽本分不好好传福音，你说陆夏不是个东西，她不是个东西，和你尽本分有什么关系？陆夏，我说你尽本分怎么怎么，你就说是陆艳有问题，和陆艳有关系吗？按你们这样说我今天就没法尽本分了呀。所以信神，神说什么？神只和你讲真理，你不要讲你那个理，你那个理讲的是谬理，太谬了！没良心、没理智的人他就能和你讲谬理，从这儿就发现咱缺乏良心理智。看着咱有缺陷，咱才能有悔改，生命才有长进。神供应人生命是不择手段，神只为拯救人让你活在他的权下，归服在他的权下，恢复你原有的正常人性。我这话听懂了吧？（嗯。）

总结一下，我今天交通什么了。陆夏？（陆夏：在神摆设的环境中，自己觉得无路可走的时候，正是寻求真理的时候，神检验人工程的时候，人生命进入的时候，站见证的时候。其实神给人摆设的环境都有路，神就是要检验工程，但是咱老是误解神，把神当仇敌来对待，没良心、没理智。）神给你摆设无路可走的环境，正是要拯救你呢，你认为的有路可走那是下地狱的路。就像小女孩的命运，小女孩有没有路可走？无路可走。神一路拯救她，但是她悖逆、她刚硬就是不往这路上走，不让神拯救她。现在再看你走的路，疾病临到是神的爱，如果陆艳现在有病，病在床上下不了床，她有没有路？绝对有路，“神啊，你让我从床上下来，我赶紧去传福音，我还有几个福音没传呢。”她绝对有路，她绝对不往家跑，她绝对是往福音对象家跑，现在是因为没病她才觉得没路走。陆艳又恨我呢，“你就咒诅我吧”。其实都是逼出来的，不给你个疾病就不行，因为你就不往前走。现在理解疾病临到是神的爱了吗？好比说你现在看到地震、瘟疫、饥荒了，这是不是神的爱？地震、瘟疫、饥荒来了，“轰”一地震，人都来了，来寻求真道了，你也赶紧去传福音呀。地震了你说你有路吗？没路。瘟疫来了得了病了，临死之时才知悔改。临不到死的时候知道悔改吗？（死不悔改。）你没路可走正是神给你摆的路，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如果你财运亨通，让你老公在哪个单位当上个局长，你在哪个单位当个秘书，你还有埋怨吗？肯定没埋怨。那你还能蒙拯救吗？所以，我看到神作的都是好的。你说地震来了好不好？瘟疫来了好不好？饥荒来了好不好？在人来看都是祸患，在追求真理的人来看临到的都是一种拯救，都是为了拯救你。大红龙来了，这儿抓、那儿抓，各种风声临到了你，好事坏事？（好事。）为什么说是好事？大红龙到处抓你，正好来检验你的信心、考验你的信心，用站见证来熬炼你的信心，你相信神的主宰吗？你大胆地爱神，看神能把你怎么样，你能到了大红龙的屠刀下吗？但又不能走了极端，最后开始试探神了，“我是信神的，此人勿动，让大红龙来抓我，神维护呢。”神是让你相信，是让你交托，不是让你去试探，这和试探是两回事，不一样。相信和试探怎么区分？如果你是试探，你是专门往枪口上撞；如果你是种信，相信神的主宰，环境临到了你是该躲躲、该藏藏，但本

分不停止，这就证明你不受它的任何辖制。你相信神一定能把你作成，你相信你活在了神的保守、看顾之中，撒但不能临及你，所以你只管尽你的本分，不受任何辖制。你相信它动不了你，因为你还有使命在、责任在，撒但临及不了你。但你还得配合，怎么呢？该躲就得躲，该藏就得藏。就像摩西，神要用摩西呢，但他小时候还得在篮子里，随着水流飘到哪儿算哪儿，得实际地去配合。神要用摩西呢，如果摩西一出生就给派上两个贴身侍卫保护住他，那就不正常了，神作工是实实际际的。神为什么要让摩西这样经历？给你放上两个贴身护卫也行，让你看见灵界实情也行，可是你得来的是什么？你认识不到神的主宰。现在你一路走过来，虽然灵界的实情什么也看不见，但就在你什么也看不见的情况下这件事情成了，你就看见这背后是神在主宰着、掌管着。所以说不让你看见灵界实情，就让你看见大红龙要抓你呢，这儿抓，那儿抓，经历了几年以后，能得着什么？虽然看到它每天抓人，但它就是没有抓到真实信神的人，没有抓到真实尽本分的人，你经历到什么了？“神实实在在就是存在的，神让大红龙抓，它才抓；神不让它抓，它就抓不住！”这就是你在经历之中定真神了，那你再往下走，你就有了根基了。

陆杰，今天下午交通了什么？（陆杰：环境临到就是神供应你生命的时候，看你的观念转不转。）咱交通的一个就是看事观点的不同，同一件事人的看事观点不同，根据你看事观点的不同，决定了你是什么样的人。借着你看事观点的不同，来显明你，让你认识自己，然后扭转自己。还有就是，同样的事情追求的、有良心、有理智的是一个看事观点；不追求的、没良心、没理智的是另一个看事观点，他们的看事观点是对立的。有良心、有理智的人，在神摆设的环境中，他看见了神的作为，他看见神作的都是爱，对人都是供应，他是赞美。而没良心、没理智的人呢？他看见的都是什么？他看见的都是不解、都是埋怨，最终造成的就是背叛。这就是神说的：“所以说，有真理才能走遍天下，若你无真理，别说让许多宗教人士服你，就是你的家里人也不服你，你无真理就是雪花飘飘，有真理就能使你乐逍遥，无人能攻击你，理论再强也攻不破真理，有真理可使天翻地覆、排山

倒海，无真理能让蛆虫攻破城，这是明摆着的事实。”（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明白真理就当去实行）》没真理的终究站立不住，有真理可使天翻地覆、排山倒海，因为有神话作他的根基。现在经历过来了，你是不是看见了？（嗯。）这是不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嗯。）再让你看见，神说性情变化了这不是一件小事啊，这是什么？这是脱胎换骨的变化，你看见这是不是脱胎换骨？（嗯。）完全变了，这边是赞美、荣耀；那边是谩骂、背叛，从这儿让你明显地看见什么是谬论，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撒但的败坏性情，什么是正面事物，这是不是让你看得一清二楚？（是。）从这儿你又能看见神作工作到哪一步了？是不是都向人显明了？（嗯。）人的追求是逐步进深的，我刚开始信神的时候追求什么？想混个不死的结局，是一个长远的希望，刚开始都是为了得福。“地震、瘟疫来了，他的楼是给我盖的，他的车是给我买的”，是不是有这个野心？（嗯。）“传福音传完以后我就可以回家跟家人团聚了”，在逐步经历的过程中呢？还想不想？也不想人家的车了，也不想人家的房子了，想什么呀？想着有个冠冕为我存留。然后再借着周围人都说我是敌基督，剥夺了我想要的冠冕，神不要我了，冠冕我也不要了，单单就是做一个受造之物该做的，这是不是就成了？这是一步一步的步骤。咱今天交通的是两个路，一个是背叛的路，一个是蒙拯救的路。再一方面就是，当你认为没路走的时候，那正是有路走的时候；你认为有路走的时候，那不是路。

763　体尝神爱得在现实生活中

1　你要想看见神的爱，要想真实体尝到神的爱，必须得深入实际，深入现实生活当中，看见神作每件事都是爱，都是拯救，都是拯救，都是为了让人脱去不洁净的东西，为了熬炼人里面不能满足神心

意的东西。都是为了让人脱去不洁净的东西，为了熬炼人里面不能满足神心意的东西。

2　神用话语来供应人，同时在实际生活中摆设环境让人经历，借着神的话开启、引导，开启、引导，你经常祷告、摸索、寻求，发现你该实行的，找着圣灵作工的机会，与神有真实的配合，不做糊涂人，不做糊涂人，这样，在实际生活之中你才有路，才能真实地满足神。

3　当你满足神了，你里面就有神的引导了，神特别祝福你，使你有一种享受的感觉，总觉得这次满足神了，特别荣幸，里面特别亮堂，心里透亮踏实，良心得安慰也不受控告了，看见弟兄姊妹心里也舒畅，这就叫享受享受神的爱，这才叫真实的享受神。人享受神的爱是借着经历达到的，经历受苦，经历实行真理，得到神的祝福。你总这样实行真理，你对神的许多作工逐步就认识透了，就认识透了，那时你就总觉着神的话在你面前明如水晶。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爱神的人永活在神的光中》

262　我在神的刑罚审判中得的太多了

1　神你宽待我的时候我高兴、我得安慰，你刑罚我的时候，我心里更有安慰、喜乐，虽然我有软弱，有难言之苦，有眼泪，有忧伤，但你知道我的忧伤是因我的悖逆，是因我的软弱。我因不能满足你的心意而哭泣，因够不上你的要求而忧伤、懊悔，但是我愿意达到这个境界，愿意尽我的全力去满足你。

2　你的刑罚作了我的保守，作了我的保守，你的刑罚作了我最好的拯救，你的审判胜过你的包容与忍耐，没有你的刑罚审判，我享受不到你的怜悯慈爱。到如今，我更看见你的爱超过诸天、胜过一切，你的爱不仅仅是怜悯慈爱，更是刑罚审判，我在你的刑罚与审判中所得的太多了。没有你的刑罚审判，就没有一个人能得着洁净，也没一个人能体尝到造物主的爱。

——摘自《教会生活诗歌》

对祸患的四种分辨认识与该站的见证

小嘉，你的手好了没有？临到手受伤的这个事一个月了，有没有人给你交通？（小嘉：他们给我交通，我信神就是为了得福，就不能受祸，不能临到这种事，交通了一下这个思想。）这是你妈给你交通的？（小嘉：这是张琦给我交通的。）你是怎么认识的？（小嘉：我当时想的就是我信神好好干活了，也不埋怨，怎么还把手割了，这不耽误事呢？就这样想的。）还有没有再深的认识？（小嘉：我认识到自己干活太毛躁了，还有自己的思想观点有问题，总是想着神保守呢，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也不怕出什么事。）没有考虑后果。（小嘉：嗯。）咱以前交通过这方面吧？（苦是神的祝福。）小嘉临到这个祸患该怎么认识？该怎么经历？都忘了？如果是你遇到这些事你怎么经历？你怎么认识？你怎么揣摩呢？你怎么走这条路呢？这个是人人都要经历的。因为神交通说：“教会在每个时期、每个阶段都会发生一些特别的事情，也就是不合人观念的事情。比如，有些人得病了，有些带领工人被撤换了，有些人被显明淘汰了，有些人面临生死的考

验，有的教会甚至出现了恶人、敌基督搅扰，等等这些事都是时常发生的，但绝不是偶然的，这一切都是神的主宰安排。”（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什么是追求真理（十一）》）不合人观念的有什么事发生呢？神给你一个最大的赐福？（不是。）是什么呢？（是人意想不到的事。）意想不到的什么事呢？是好事还是坏事？（坏事。）什么坏事？（灾祸临到。）灾祸临到。神要在灾中把你作成，灾难来了你临到的是什么？是给你赐福吗？把别人的房子给你，把别人的车给你？（不会。）临到你的是什么？（祸患。）临到你的是祸患！神是在祸患中把你作成，要把你作成必须得有祸患！所以说神作的不合你的观念。你的观念是什么？（想得祝福，想得平安。）信神是想得祝福、得平安。既然说神作的不合你的观念，那你得来的是什么？那肯定是祸患。什么叫祸患？临到你身上的是祸，这叫祸患。

神把将来要发生的事和你该走的路都告你说了，那你今天是不是该做个准备工作啊？小嘉手被伤了这算不算祸患？（算。）他临到的算是祸患。小嘉已经在前面开始走上这个路了，那将来每一个人能不能脱离这个环境？（脱离不了。）脱离不了！人人都得过关！上次小嵩说“神就不考虑人的安危”，神不仅是不考虑人的安危，还要让你怎么呢？神还要让你临到危险。为什么要让你临到危险呢？因为神要在你临到危险的时候看你的真心，看你的态度、看你的观点。你是得福的心还是为神献上的心呢？你是顺服呢？还是叫嚣、悖逆、背叛呢？没有这些祸患能行吗？（不行。）也就是说，这些祸患将来人人都要过关！神已经将灾难倒下了，而且灾难不是一天两天可以结束的，这是不是先有话后有事呢？（嗯。）而且你也看见事实了，灾难一天一天逼近了全人类。为什么逼近了全人类？逼近全人类的目的是什么？（各从其类。）各从其类就是要考试呢！就好比你念书呢，你所盼的、你所担心的是不是就是考试的那一天？（嗯。）还有多长时间就考试了，倒计时了，逼近了。神说逼近全人类是说什么逼近全人类呢？是各从其类的时候逼近全人类了，也就是考试逼近你了。神拿什么来考试呢？（拿祸患。）拿祸患来考试。今天神提前和你说，让你去揣摩，让你去认识，目的是要干什么呢？目的是不是让你在灾难

中能站立住呢？（嗯。）这是不是给你透露考题了呢？你是不是最有福的人呢？（是。）神给你透露考题了，你学不学？你温习不温习？你复习不复习？给你透露了考题你都不学，你想一下你是什么人！平时上课的时候你不学，现在告诉你了，“试卷上有哪几道考题啊”，给你透露了考题你都不学，完全是不学无术！神交通将来神作的不合人观念，神要在灾难当中把你作成，就是必须把你放在灾中熬炼你。就和约伯受试炼一样，或大或小的试炼都得有，人人都得过关，你别想浑水摸鱼、滥竽充数、蒙混过关！根本过不去！为什么说过不去？今天祸患还没有临到你的时候，你还观念重重，你还怨言四起，如果哪天环境临到你了，你心里能平息了吗？（不行。）所以说，神让你提前做练习题，操练你。你得有所认识，就是理论上你也得知道吧？理论上你得知道，到时候你经历了就有实际了。

今天咱就先学学理论，你遇到祸患的时候，你该怎么认识？该怎么经历？这个路该怎么走？方向是什么？咱以前交通过，现在全忘了，所以今天借着小嘉临到的祸患咱再交通交通这方面。小嘉，你临到这个环境有一个月了，这个丰富的宴席是不是白白地流走了？（小嘉：嗯。）你没有所得，没有去寻求，张琦给你交通了一下，你就只知道张琦交通的那些东西。你自己没有去寻求认识，神没有看见你的答案，更没有看见你寻求答案的态度。就是神说的：“处在这样一种状态之下还有没有生命进入？尽本分还有没有忠心？没有了，仅有的那一点努力、勤奋也没了，心里就剩下什么了？‘走一步看一步吧，走到哪儿算哪儿吧，神说不定哪天就把我淘汰了，就把我显明了，就把我放弃了，到那天不让我尽本分了，那我就不尽。我知道我这人就是不行，虽然现在神不淘汰我，但我知道神不喜欢我，淘汰这是早晚的事。’”（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分辨假带领（十七）》）人走走就没有劲了，走到哪儿算哪儿，什么也不求了。每天临到的人事物是你该学的功课，临到祸患是你该学的功课，这是不是丰富的宴席？（嗯。）可你是坐在丰富的宴席上闹饥荒。小女孩的命运，一次又一次重重的耳光打在她的脸上，她有没有反应？（没有。）她是一种刚硬、执拗。什么叫刚硬？什么叫执拗？刚硬、执拗、一厢情愿，自己

看准什么就是什么，从不寻求。刚硬，以前是这么看，现在还是这么看，再遇上几件“劈头盖脸”的事还是这么看，这是不是刚硬？小嘉今天伤着手了，以前有过磕碰没有？不可能没有。以前磕碰的时候寻求了没有？（没有。）没有寻求。这件事再不寻求，你要等到何时才寻求呢？

咱今天寻求一下路，如果你是小嘉，你遇到这件事你怎么去经历？这个经历是说什么呢？说的是你怎么去包扎这个伤口？找谁给你包扎吗？我说的是你临到这个环境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走这条路。我说的这条路是什么路？我说的这条路是你的思想、你的看事观点转变的路。你原来的看事观点是什么？你原来的思想是什么？你遇到这件事了，你谈谈你的思想、你的认识、你的认为、你的观点、你的态度。咱以前交通过思想决定什么？有了思想才有了观点，有了观点才有了态度，有了态度才有了行为，这是一连串的。所以说解决问题要从哪儿开始呢？要从根源开始，从你的思想开始。你思想的变化也就是你性情的变化，性情变化就是你看事观点的变化，看事观点就是你的思维、你的思想变了，你的认识、理解变了，你原来是怎么看事的，现在是怎么看事的，这叫性情变化。这个性情变化的过程就是你该学的功课，就是你生命进入的过程。这个能听懂了吧？（嗯。）思想的变化就是性情的变化,这个思想变化的内容是什么？内容就是在神话里找着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就是说咱寻求真理、追求真理，得先寻思你的这个思想、思维，你的观点、你的态度是什么，然后用准确的神话去取代它，这个过程就是在追求真理，这是追求真理的过程。什么叫追求呢？你去寻求、去寻思，你去走这条路，这叫追求。追到追不到那是另一码事，这个追是一个过程，你有了过程才有结果，如果你没有去追求，会不会有结果？（不会。）不会有结果。如果你一直就没有在这个思想上去寻求过、寻思过，你就不属于追求真理的人，你也不可能有结果，你也不可能得着真理。刚才说了什么是真理？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那遇到这件事了，你该怎么做人呢？该怎么行这个事呢？该怎么敬拜神呢？是不是要寻求这个呢？（嗯。）这个祸患临到你了，在这个时候神要看什么呢？

神就要看你的态度、看你的观点。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你心里怎么想的、怎么寻思的神都知道，这就是咱为什么要寻求的目的。寻求是为了得着真理，得着真理就是让你得着一个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我最终该怎么做人呢？”也就是说祸患临到你了，这个路途该怎么走。

现在咱临到的祸患有几种呢？有四种。第一种是神的试炼临到了。试炼临到了也可以说成是试探临到了，是试炼还是试探得根据你站住还是站不住见证来定。撒但在后边控告，那就需要你去站立，这就是试炼临到你了；如果你站立不住那就是试探。第二种是什么？管教、惩罚。管教、惩罚那就是应有的报应。第三种是什么？自己的无知、愚昧、不用心导致的。就是神说的：“以前你看神话当中提过这些事，就是人自己的身体有什么弱处啊，毛病啊，人得学点这方面的常识，别愚昧，别犯傻。你说冬天，三九天洗了头出去会发生什么事，知不知道？洗完头头发没干，大冬天就出门了，跑出去了，你说‘没事，神保守’，这做法怎么样啊？这就愚昧，傻呀！”（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常常存着寻求顺服的态度才能进入真理实际》）你大冬天洗了头去了外边感冒了，你说是神管教你呢，这是你的愚昧、无知所导致的，也就是你自己不注意导致的。第四种是什么？命中注定。有的人去算卦了，算卦的说你哪年哪年有什么祸了，或者你有两次婚姻、你有三次婚姻，算卦的都能给你算出来，这叫什么？（命中注定。）命运，命中注定。这个命中注定能不能说成是你不小心或者是你愚昧无知造成的？（不能。）这和愚昧无知造成的无关，那是神的一种主宰安排。咱说了四种，不管你是这四种里面的哪一种，你都有态度、都有观点，也就是你都有思维、都有思想，神就是要看你的态度、观点。就好比说，小嘉的手伤着了，这属于哪一种？咱对对号。第一种是试炼或者试探。撒但在那边控告呢，神让你站了一个见证。首先你在临到祸患以后不否认神，还能赞美神，还能见证神，你站在了一个受造之物的位置上，你还能弃绝撒但，“撒但你退去吧！”这就是试炼。第二种是什么呢？（管教和惩罚。）管教、惩罚。你自己所做的事你自己知道不知道？（知道。）你看约伯，不管他三个朋友怎

么去说他，他反省不反省？（不反省。）为什么他不反省呢？因为他自己做的事情他自己知道，“我是敬畏神远离恶的人，我没有做丧良心的事，我没有做对不起神的事”，就是说，你遇到这件事了，是不是管教、惩罚，你应该是心知肚明。只要你能够去寻求就会有答案，如果你不寻求那肯定没有答案。如果是管教的话，你要找着这个答案。你找见了答案，你临到这个祸患是因着某件事情管教带来的，借着这个管教你能产生什么心？你能产生惧怕、敬畏的心。你要想蒙拯救离不开敬畏，离不开惧怕感和羞耻感。那敬畏是怎么产生的？借着管教你两次，使你产生害怕，而且你能对号入座，知道神恨恶什么、厌憎什么，知道你在哪儿走错了，以后再有什么事，你再去做的时候，你就想呢，“我敢做不敢做，能做不能做，我做了，神又会怎么作呢？”你就胆怯害怕了，然后就迫使你远离恶了。所以说，神的管教临到你是福还是祸？（是福。）是福。有的人常说“他干什么干什么神就不管教他？神就不惩罚他？”他总觉得神不公义，他在控告神。对于神不拯救的人，神就不搭理他，只要他不是直接拦阻神作工，神不会直接击杀他，因为他不配，所以神也不管教他。管教是为了让你达到敬畏、惧怕，神管教你是要拯救你。第三种是什么呢？（因着人的无知、愚昧。）你作为一个人，该具备的常识你应该知道，神造人的时候给了人可以自理的一些生存技能，你有大脑思维，你能考虑，你能看到什么危险，什么不危险；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这是人能看到的。第四种呢？（命中注定。）命中注定。这四种就是临到祸患的一个背景，是吧？就是你在什么背景下临到的这个祸患，你知道了，就是这四种。

你知道这四种背景了，那你经历祸患的这个路有了没有？（有了。）什么路？第一个是什么呢？（试炼、试探。）那你的路是什么呢？首先你得先确认这是一个试炼。你怎么知道是神的试炼呢？你要想确认这是不是试炼，你得有一个什么依据呢？约伯是怎么认识到他临到的这个环境是神对他的一个试炼的？（沈铭：约伯一生就没有作恶，他是敬畏神远离恶的人，突然间临到了这些事情，那就是试炼。）还有一个根本因素是什么呢？约伯一天之内临到了那么多事，

他怎么认识的？“这不是偶然的，这肯定是神作的。”偶然的只能是一个、两个，既然临到这么大的事，肯定是神作的，所以说，他不会去找强盗，也不会跟神去讲理。咱之前交通了，约伯是个什么人呢？他是不是一个讲理的人？（是。）可是在这件事情上他不讲理，他不讲理是因为他看见了神在试炼他。神在试炼人的时候人去讲理，这就是不顺服、不接受。这个讲理是和谁在讲理呢？（和神。）和神讲理。所以临到祸患你得去分辨这是偶然的还是你不注意，还是你人为造成的，把这些因素排除了，这是具备了试炼的第一个条件了。试炼的第二个条件就是你配不配神试炼你，你是不是在尽本分，你是不是神要的这个范围里的人，你自己去衡量。你是神所要的范围里的人，神才试炼你；你不是神所要的范围里的人，神会不会试炼你？（不会。）神不会试炼你，这是第二个条件。也就是说，你在神家是不是来尽本分的，你平时尽本分的态度是不是为了满足神，你在这儿一直是应付糊弄、欺骗，你一直是以一种迫不得已的态度来尽本分，那你会不会有试炼临到？迫不得已地尽本分就不可能有试炼临到，所以说，这个人临到的祸患只能是什么呢？只能是管教、惩罚，不可能有试炼临到。我给你交通的这个就是让你能把试炼、管教还是自己不注意带来的祸患给分开。你尽本分的时候，你的态度、观点自己是最清楚的，如果你是一心为了满足神，你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去满足神了，最后得来了这么一个祸患，那你临到的就是一个试炼。如果你是迫不得已、没办法，为了剩存下来，为了自己的私欲，但又不敢跑，心里边是抵挡、是悖逆，但是还得应付糊弄，这个就不存在有试炼了。为什么不存在有试炼了呢？因为你与神的关系赤裸裸地放在桌面上了，你就是来敲诈、勒索神的。神用不用试炼你？（不用。）什么人才有试炼？就是他口里边、心里边是向往着想满足神的人，这个人才需要试炼。神看你嘴上是这么说的，在人面前也是这么活出来的，你的这个活出是真的还是假的？你是不是有什么图谋呢？虽然你每天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地尽本分，什么怨言也没有，但是你的心是不是真想满足神？你看张硕，他就是再遇到什么挫折或者碰壁的时候，张硕和你谈不谈他心里边与神对抗、叫嚣的那些东西？（不谈。）那你看到他是一种顺服、敬畏？还是抵挡、悖逆呢？你看不出来，你看不见。这个时候，神说那就试炼试炼吧！神就给你摆上一个环境来显明显明你，看你是什么人。你看有的人，他嘴上说的、外表上做出来的都

是“我要为神献上所有，我要为神怎么样怎么样了”，在这样的人身上临到的祸患那就是试炼；在不愿意尽本分的人身上，在不愿意顺服神的人身上临到的这些祸患，那就是管教、惩罚；那些二杆子、粗心的人，什么都不操心的人，他临到祸患是因着什么？（愚昧无知。）他临到的祸患是因着愚昧无知而导致的，也不是惩罚，也不是试炼，这是大体的一个方向。

还有一个是命中注定，这个命中注定怎么区分呢？世人常说什么话呢？“这是命呀！”怎么说这是命呢？你怎么来看这是命运呢？他这个祸患和什么都挂不上钩。虽然说他临到祸患了，但是你看着他的行为和刚才交通的这些都挂不上钩，没有关系。就好像世人常说的“这就是命啊！”他说“这就是命”的时候是在什么背景下说出来的？（无奈的时候。）他是在无奈的时候说出来的。是他经过奋斗以后，这个结果和他想象的是相反的，是人所无法扭转的，他才说出了这一句话“哎，这就是命啊！”也就是说，你在做事的时候，你该做的做了，你该注意安全你注意了，你的真心也经得住神的鉴察了，但这个祸患还是临到了，就是命中注定。简单直白地说就是在世人来看这个人如何如何的好，可不应该是这样的，这就是命中注定！比如神说，历代以来信神的人都没有一个好的结局。好的结局是说什么呢？是在你这一生之中人肉眼所能看见的，是短暂的结局，美好的结局。在人来看这个结局跟人想的根本就是相反的，根本是不对号的。就好比约伯，他今天站住见证了，神把他留下了。神说：“假如约伯为神作完见证，神把他灭了，神也是公义的……”（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怎样认识神的公义性情》）约伯站住见证神依然把他灭了，这是不是神的公义？（是。）是神的公义。如果你该做的都做了，按道理来说、按你信神多年的认识来说，你是应该存活下来的，可是神最后把你灭了，神是不是公义呀？（是公义。）如果这样的话，这是什么？（命中注定。）命中注定。就像有的人找对象，从二、三十岁就开始找对象，找到四十、五十、六十岁了，还找不到对象，即便找上了对象不是这儿不合适就是那儿不合适，都没有结果，这是什么呀？这就是命中注定。有的人求爷爷告奶奶好不容易找了一个，办了婚事以后还怎

么呢？还死了、夭折了，这就是命中注定。怎么确定是命中注定呢？根据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和这四种临到祸患的背景去对号，前边三个，你一个一个都对过了，结果不对号，最后归到哪儿了？（命中注定。）第四种，命中注定。就如圣经记载："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约：9:1-3）那就是他的命，神命定他出世就是瞎眼的，也不是他前世怎么怎么，那就是他的命。

小嘉，你临到这个祸患属于什么？（小嘉：应该是愚昧无知。）补充一点，咱每天临到的事，会不会是超然的事呢？约伯临到了试炼，超然不超然？（不超然。）就是土匪去把他家的财产剥夺了，是吧？他的十个孩子是因着大风把房屋刮倒而砸死的，在人看是不是很正常呢？（嗯。）是很正常的、很自然的事。小嘉，所以说你临到一件事的时候，不能单一地认为是你一不小心割破手了，你就把它归结到不操心上了。（沈强：小嘉老玩手机，所以就把手割了。）沈强是一句话"道破玄机"！（小嘉：也是分时间段呢，我就是在家里没事干的时候才看手机呢，我那几天干活呢，没有玩手机，应该不是他说的那样。）"应该不是"，你听这话。你说神管教你会不会因着你一玩手机立马就让你把手割了？除非是特殊情况。神是观察你许久以后看见你不悔改才管教你的，不是说你一犯罪，神就打你一巴掌，那不可能。神是给你多次机会，神让你自我反省、自我悔改，给了你多次机会之后你不去悔改，你硬着颈项还要这么做，神看你还是个蒙拯救的对象，所以神就不放过，在这个时候神就开始动手了。但神不赶鸭子上架，神不是一来就打你。神说："举个例子：人对自己的儿女都有爱，为了让自己的儿女走上正道都下了很多功夫，当发现他的缺点时，说话轻了怕他不听，改变不了，说话太重了又怕伤小孩的自尊心，怕他受不了。所以，这都是在爱的支配之下，都下了很大的功夫。"（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你认识神对人类的爱吗》）人太难办了，是吧？说得轻了管不管用？（不管用。）说得重了怕伤了小

孩的自尊心。你说小嘉难办不难办？（难办。）说小嘉的时候能不能说得重了呢？（不能。）但说得轻了管用不管用？（不管用。）神是不是交通过打游戏这个事呢？（交通过了。）你也知道了，我也给你交通了，你妈也给你交通了，你刚听了以后是不是有信心、有心志弃绝游戏了？“我要弃绝游戏”，你弃绝了三天，恒心丢失了。恒心丢失以后是说服教育，所以神给了你一个月的时间，神要让你去认识自己的一种刚硬，认识自己对自己犯错的一种包容，你对自己是网开一面。人常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实际上能行吗？（不行。）如果别人打游戏伤着手了，小嘉肯定能看清，“这肯定是打游戏打多了”，就和沈强一样，沈强一下就能看出小嘉是打游戏打多了，但是你自己能看见自己吗？你看不见。为什么呢？因为你受利益的驱使，你自然而然就要站在肉体利益上说话，为了维护你的肉体利益，为了维护你能打游戏，你宁愿不相信这个祸患是神在管教你。因为你把这个推翻了以后，你就还能打游戏，你一旦在神面前认识了，“呀！我这是打游戏造成的，和打游戏有关系。我一旦承认了，神不是看见了？神看见了我再去打游戏，这就成了什么了呢？这就成了明知故犯了。”你说小嘉傻不傻呀？小嘉不傻，小嘉是“我不能做明知故犯的人呀，我要做一个不知而犯的人。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我的手受伤和打游戏有关系”，所以他自己就原谅自己了，宁可相信这不是真的。

小嘉，为什么伤着你的手指了呢？你用不用脚打游戏呀？（不用。）你说不伤你的手，伤你哪儿呢？你伤着手了，这是不是神在向你说话呀？神用周围的人、事、物与你说话，让你反省、让你悔改。就像小女孩的命运一样，她老想找个靠山，但是她总也靠不上，找一个靠山倒一个，找一个靠山倒一个。神给你一双手让你来尽本分呢，你却要打游戏，你说神舍不舍得动你这个手？就不要说神拯救不拯救你了，就说让你来效力呢，你说能不能动你的这个手指？能不能取缔？（不能。）不能取缔！取缔了，你就不能尽本分了，活儿也不能干了，效力也不能效了，是吧？（嗯。）可是不取缔吧，你要打游戏呢，别人对付你打游戏，反过来你还不接受、还不认识，你说这该怎么办？是不是得给你来一点伤呢？因为和你说得轻了也不管用，你妈

和你唠叨了也不管用，你为了维护游戏的“正义”，你还呛你妈呢，你说神不动手能行吗？可是神动手也不可能让你看着超然，就在你看着很自然、很正常的情况下，这件事情就发生了。发生了这件事也没有人和你说话，为什么我也没有给你交通，别人也没有和你交通呢？为什么不交通呢？神给你摆上功课、摆上环境是让你自己操练，自己学着去进入，独立生活、独立自主，自己能够去寻求。神摆设这些环境了，你自己寻求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你反省、认识了，神就给你一个悔改机会。这一次如果你独立生活了，下一次就不用别人管你了，你就能独立地站立住了。过早地给你一个答案，过早地去带你，那带出来的是什么人？就好比说老师教学生呢，你还没有动脑筋做题呢，结果老师看见你做不出题来，就直接把答案给你了，那你永远也不会做，所以你得实际地去经历、去体验、去认识，寻求、揣摩。同时神也在抓捕你的罪状，你究竟是不是寻求真理、追求真理的人呢？你究竟是不是想追求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呢？小嘉想了没有？什么是有意义的人生？做人、行事、敬拜神有神话为准则。咱该怎么做人、怎么行事、怎么敬拜神？这是不是都包含了？你是怎么敬拜神的？临到这件事你是怎么看的？你的思想、观点是什么？万事万物都在神的主宰之中，这一件事在神的主宰之中发生了，你想了没有？你没想。你敬畏神了没有？你没有敬畏神。小嘉，这个管教临到你以后，你什么也没有寻求，你没有去反省、认识，你没有去悔改，你是“瞌睡正好有了个枕头”，坐在家里能打游戏了。

小嘉，现在心里怎么想的？（小嘉：现在想，我的手受伤了可能不是无知造成的，应该是管教、惩罚。）我刚才说什么了？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做人”、“行事”、“敬拜神”咱就谈这三个。做人，该怎么做人呢？今天伤着手了，你伤着手以后的观点、态度是什么？咱今天是来尽本分了，咱是来做人了，这边离了小嘉行不行呀？（小嘉：行。）小嘉说离了他能行，这一句话代表小嘉的什么态度、观点呢？就这一句话就看见小嘉的态度、观点了，什么态度、观点？（反正也不缺我一个人。）失去做人的一个资格了，是不是？（嗯。）做人该有一个什么？该有一个人格，“我是神家的一员，我就

该为神献上我该有的一份。现在神家正是用人之际，我正是人群中年轻力壮的人，正是该出力的时候，我一不小心伤着指头了，不能说神家缺了我这个人就不行，但我这个力尽不上了，耽误了神家工作的进展了”，小嘉有没有这个思想？小嘉不可能有。就不要说小嘉了，沈强有没有这个思想？如果把这件事情放在沈强身上，沈强会不会有这个思想？（他不会有正面的思想。）他不会有正面的思想。沈强会有什么样的思想？沈强和小嘉差不多，只不过沈强不打游戏了，沈强是怎么想的呢？“哎呀，我正好能休息两天！”那时候李放伤着脚了，沈强是高兴、是感谢赞美神，“哎呀，我借着照顾李放能休息两天了。”这是不是流露出一个态度、观点了？（嗯。）你的态度、观点神看见了。你作为一个受造之物，这是你一个受造之物该有的认识吗？这就暴露了你的良心在哪儿了，你没良心！神把你放在这个祸患里以后，神要看你流露出来的是什么。就和约伯一样，神要看他流露出来的是什么。灵界的事情你可能不知道，神也不要求你知道，所以你这个是试炼？是管教？还是命中注定呢？这个先抛开不说，就是说，你正常流露出来的这个思想、观点是什么、态度是什么，神是不是正要看这个呢？（嗯。）看你这个态度、观点是什么，“正好能回家打两天游戏”，现在小嘉心里边想的就是游戏，你心里没有急神所急想神所想，如果你想神家的工作，“这样会不会耽误进程，该一个月完成的活儿会不会成了两个月才能完成呢？”你为这个愁苦得晚上睡不着觉，这就是一个正常追求真理的人，一个正常敬畏神、跟随神的人该有的表现，这个表现就是给你的一条路。咱一直交通遇到环境你该怎么经历，这是不是给你谈出路来了？你是站在肉体那边想，“正好我能休息两天，正好我能玩两天游戏”。神说过什么话呢？神说：“不管你的生命多大，你的身量多大，你进入多少真理实际，心不能离开神，不能远离神。你说：‘我不离开神太远，就离开一会儿行不行？’这是什么话？这事没有远近，你心里没神就已经远离神了，常远离神的人就不是敬畏神的人。”（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得着神、得着真理是最幸福的事》）小嘉的这个表现就是要离开神一会儿。刚刚说了做人，那行事该怎么行呢？“我虽然伤着手了，但我没伤着眼，我的手不能干活了，那我能不能在家吃喝神话呀？”你吃喝了没有？“那我能不能参加聚会呀”，你参加了没有？“我伤着手了不能干重活，我能不能在这儿

溜达溜达、观察观察看哪边需要什么，我操个心”，这个行不行呀？这是不是行事呀？（嗯。）

神说打败撒但靠什么打败呢？（忠心与顺服。）忠心与顺服。刚才咱交通了祸患临到的四种背景，祸患临到不管是哪个原因、背景，神看的是什么？神看的是你的忠心与顺服。在这四种背景之下临到祸患是不是都有见证可站？（嗯。）在祸患临到时，你能和四种原因、背景对号，找着实行的路，那是生命进入。咱现在先放下生命进入不说，就说你遇到这件事情的态度、观点是什么。你的手伤着了，虽然这是管教，不是神的试炼，不是撒但的试探，但是通过这件事情所延伸出来的，“正好能回家打两天游戏”，你的态度、观点表露出来了，这是不是就成了一个试炼、试探了？也就是说，借着人的不小心、借着一个命中注定……这四种背景之下临到祸患的任何一种都能成为你的试炼，都能检验你是不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也就是说都可以从这里边寻找着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当第一种试炼临到的时候，你直接就得赞美神，做你该做的，站住见证；第二种是管教、惩罚。借着神的管教、惩罚，你应该悔改、认识。你看见了神的爱、看见了神的奇妙作为，你还得感谢、赞美神作工的奇妙作为，赞美的内容就多了一项。能够从你嘴里边发出赞美、发出香气来，这叫见证；第三种是愚昧无知。如果是因着你的愚昧无知而伤了手指，你该怎么赞美神呢？这也得有个见证。虽然因着愚昧无知闯了祸，但这个祸有多大呢？你的手指没有废了，这是不是活在了神的保守之中呢？神交通说：“你体验到了造物主对你的保守，神保守人有没有难度？（没有。）你怎么知道没难度呢？（体验到的。）怎么体验到的？这事得有细节，你得把细节描述一下，说通过这个事我知道造物主作这个事太容易了，有没有细节？（我在信神之前出过一场车祸，当时我是在高速路上开车，车速也不算太快，但是却怎么也刹不住车，车被撞得面目全非，但很奇妙，人却一点事也没有。过了好几年我才明白这都是神的奇妙主宰，要是没有那场车祸，我想我现在也不会来到神家。）人的体会有些感性的认识，有些时候说不清楚，就从这个弟兄说的这个事，你们看到什么了？神手掌管活物，也掌管死的东西，一

辆车人控制不了了，车可以撞，但是人的命在神手中，神不拿去的时候，人没事，人死不了。车比人是不是抗撞？但为什么车被撞坏了，人就没事呢？这就是神的意念在指挥，‘车可以撞，这个人不能动’，人就没事了。那你看到神的手了吗？你看不到神的手，但是这个事过后你的命保下来了，人没事，车有事，那在神眼中最宝贵的是什么？最宝贵的是人的命。”（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达到真实的信得具备什么》）出车祸的这个人，人没事，车毁了。这件事是不是和人为的有关系呢？（嗯。）但这里边有神的看顾、保守，即使是自己带来的祸患，是自己不小心、不注意带来的祸患，但人依然活在神的看顾保守之中，依然有见证可站。这就是说，无论人临到什么祸患，人都能掉在试炼、试探里边。这个试炼、试探主要是说什么呢？就是说，神要看你临到祸患的态度、观点。当你临到祸患的时候，你是发出赞美还是叫嚣、悖逆、背叛？发出赞美这是咱该走的道路，叫嚣、悖逆、背叛这就是掉入试炼、试探里边了。

小嘉，你不小心伤着手指了，你流露的是什么态度呢？你走的是什么道路呢？人日常寻思的是什么？“我信神了我应该是得着神的保守，我是在尽本分呢，我不是干私活儿，干私活儿伤着就伤着了，我尽本分了怎么还能伤着呢？”人都有一个超然的想法，就认为尽本分神就应该看顾、保守，这就是信得渺茫、信得超然。咱上次交通了《神定罪人的根据》，神是根据什么定人的罪呢？根据你对神的观念、你信神的观念来定人的罪。你信神就是要得福呢；你信神尽本分就得让神看顾、保守你呢；你信神就得神保证你的人身安全，这是不是你的观念？（嗯。）神就是根据这个来定罪你。虽然说你临到这个环境是你愚昧无知、不小心造成的，但依然有见证可站。你要寻求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该怎么做一个人，是不是应该认识自己、恨恶自己？（嗯。）恨恶自己不学无术、恨恶自己不操心、恨恶自己不用心，而赞美神的保守，“神只是把天上的烈火显给我看，没有烧着我，我活在了神的保守之中”，更应该激起你的心来为神献上，这是不是完全是两种人？（是。）第四种命中注定怎么站见证呢？命中注定你就是来效力的，你还效不效力？（效。）话好说，实际上呢？一谈到谁

就是效力的，干完活儿以后就卸磨杀驴的时候，两眼都是泪汪汪的。人在字句上谈效力的时候都会谈，“我愿意做效力者”，当事实临及的时候呢？说让沈强效力的时候呢？咱信神第一步从哪儿开始呢？从效力者开始。神说：“如果你真是一个效力者，那你能不能为我忠心效力，不掺有一点糊弄与消极成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背叛 二》）这一句话咱能做到吗？这一句话都能说到，但能不能做到呢？（一不合人的观念就不行了。）

刚才说的是在四种背景之下临到了祸患，不管哪一种都有进入、有见证，都有思想、观点的一个转变。小嘉现在怎么想的？感觉对你的要求是不是太高了？“我一个小孩子才信了几年呀，你就这么要求我”。（小嘉：没有那么想。）你怎么想的？说说你的心思，你心里怎么想的怎么说。（小嘉：感觉放弃游戏挺难的。）神怎么交通放弃游戏的？神说：“有的人喜欢玩游戏，一个礼拜玩一次，一次定二十分钟，玩完了这一个礼拜就不能再玩了，不管哪天想插空玩玩就不能再玩了，再玩就得等下个礼拜。下个礼拜哪天呢？那就根据时间。定时为二十分钟，自己定个闹铃，手机‘嘀嘀嘀’一响，到时间马上停止，今天不能玩了，玩到这儿，没玩出结果也不能玩了。怎么样？（好。）说今天超时了，怎么办哪？罚下次。超时十分钟，下次玩几分钟啊？（少玩十分钟。）这次多玩十分钟，下次就少玩十分钟了，下次又超十分钟，怎么办哪？下个礼拜不能玩了，是吧？（取消了。）你还得建立一个监督制度，你得告诉你旁边的人，说我这个礼拜超了十分钟，那个人就跟你说：‘那下个礼拜你不能玩了啊，下个礼拜就只剩十分钟了。’下个礼拜一不小心又玩了二十分钟，那个人又告诉你‘下个礼拜没了啊，再玩我揍你’，你就不敢玩了，得监督。你得有些方法，人为的配合，人的克制，还有人的攻克己身，背叛肉体，舍弃自己的爱好，放下自己的爱好，它需要你付代价。你看你今天舍十分钟，明天、下次舍十分钟，这样你就越玩越少，越玩越少，随着年龄增长，你对有些东西、年轻时候的爱好一点一点地就不感兴趣了。”（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凡事掌握原则就有实行路》）你可以先约束自己，每天不断地减少玩游戏的时间，然后利用尽本分来

充实你的生活。你把本分都安排得满满登登的，你都忙不过来，你还有时间玩游戏吗？你刚才说了一句什么话呢？“放弃游戏挺难的”，你是在什么情况下说出了这句话呀？你是在家坐了一个月以后说出了这句话。如果在这儿鞭子打着你，让你干上一个月，让你一天干上十个小时再回家，回了家以后你困得不行，躺在床上呼呼地就睡着了，你能说出“放弃游戏挺难的”这句话吗？那时候能不能放下游戏？（能。）看见什么是爱了吗？那两天让你干活的时候，你妈心疼你呢，“哎呀！让小嘉休息两天吧，每天就是干活，累得不行！”你妈还给你请假呢，让你回家休息休息吧！这下手伤了可休息好了，你妈着急不着急？小嘉，休息好还是不休息好？（小嘉：不休息好。）神说本分保守人，是吧？（嗯。）

382　疾病临到得摸神的心意

1　疾病痛苦临到该怎么经历？应该来到神面前祷告，寻求摸着神的心意，还要省察自己有何过犯，还有哪些败坏没有解决。肉体不受痛苦就是不行，非得借着痛苦磨练，人才没有放荡，时时活在神面前。人的心若难受就总祷告，省察自己做错事没有，在什么事上触犯神了，这对人有益处，人能临到大的痛苦大的痛苦试炼，绝不是偶然的事，绝不是偶然的事。

2　人有病或无病都有神的心意在其中，人得病时不明白神心意，就不知怎么实行了，还以为是自己愚昧造成的，岂不知有神的美意在其中？凡有大的病痛临到你，让你生不如死，这绝不是偶然的事。在神拯救人期间，圣灵伴随人的生活光开启人、光照人吗？光开

启人、光照人吗？神还要试炼人、熬炼人，人要受许多痛苦才能得洁净，生命性情才会有变化。

3　神试炼人怎么试炼呢？就是让人受痛苦来熬炼人。受试炼就是受痛苦，有试炼临到就有痛苦随着，没有试炼上哪受痛苦？人不受苦又怎能有变化！受试炼就应该受痛苦，就会有圣灵作工。人类败坏太深，不受苦就不知天高地厚，不受苦心就没有神心就没有神。解决败坏性情光靠交通真理不行，就得借着试炼熬炼人，就得借着痛苦熬炼人。

——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凡事都得用真理的眼光来看待》

281 最有意义的人生

你是一个受造之物，理当敬拜神，追求有意义的人生，追求有意义的人生。你既是一个人，就应该为神花费忍受一切痛苦！忍受一切痛苦！就你现在受这点苦，你应心里高兴、踏实地接受，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像约伯一样，像彼得一样。你们这些人是追求正道、追求进取的人，你们在大红龙国家站立起来，是被神称为义的人，这不是最有意义的人生吗？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实行　二》

为什么夸赞“少年犯”

我夸过唐禾没有？（唐凡：夸得还少呢？）我为什么要夸呀？（唐凡：你是要加给她信心。）你说我不夸她行不行？就像一个少年犯的孩子，他办了件好事以后，你夸不夸他？少年犯的孩子你得夸，你不夸他就失去自尊心了，“我住到少管所就不出来了”。唐禾刚开始是什么样的？刚开始的唐禾连生活都自理不了，袜子堆下一堆，集中到一起才洗呢，就这样唐禾还要和肖红、肖晋他们打斗呢，唐禾觉得她这样做还正常呢！但最后人家是不是能自理了？袜子也不再堆了，人家甚至还开始做饭了，这个时候，该不该夸这个孩子？（唐凡：该。）虽然那时候还打斗呢，是吧？（嗯。）但是你要是不夸，她就废了。你夸夸她，她就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了，刚开始她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你对她既有打，还得有夸，让她先知道对错。可我这样做的时候，唐凡开始难受了，“就这你也夸？你太偏心了吧！”这就和兄弟俩一样，一个十七八岁了，一个才五六岁。五六岁的孩子做了一件事，大人夸了一下，“呀，你好聪明呀，真厉害呀！”十七八岁的孩子说，“就那也叫厉害？就吃了口饭你也夸，我哪天不吃饭呢？你夸过我？”那五六岁的孩子他自己能独立吃饭，你说该不该夸？十七八岁的孩子眼红呢，“你什么时候夸过我？他就吃碗饭你都夸，你太偏心了。”十七八岁的孩子是不是说他父母呢？（嗯。）“你太宠爱他了，我就是后娘养的，不要说我吃饭了，我就是洗了锅，我再做了什么，你都没夸过我。”这就记在心里边了，难受！（唐凡：甚至都想背叛呢，好几次都觉得怎么就这么不合我的观念呢？就没见过这样的，好像觉得那就是颠倒黑白。好的不夸，就夸那个不好的，怎么回事呢？就想背叛。就觉得不知道该怎么认识弟兄，认识不了，不符合人的观念，就理解不了。）“弟兄连个好坏都分不清，连个少年犯和一年级的

学生也分不清，面对少年犯你是夸呢，我都上一年级了，你是不夸！”神是按着人的需要而供应人，夸你不是因为你达到什么标准了而夸你。神喜欢的是有悔改的人，只要你有一点悔改神就怎么呢？神就喜乐。耶稣去钉十字架的时候，如果犹大拦阻说：“耶稣，这事万万不能临到你。”你说耶稣会说犹大“撒但，你退我后边去吧”？（不会说。）不会说，会怎么？会不会夸他？（肖红：嗯，夸他长大了。）“呀，犹大长大了！前一天还出卖我呢，今天就拦阻我上十字架，还说这事万万不能临到我。”这是不是该夸？（嗯。）该夸！那你会说耶稣，“你太不公平了，你太恩待犹大了。彼得拦阻一下，你说撒但退去吧，还和他发火呢，彼得那么爱你，你就是这么对待他？犹大那么恨你，你却是这么对待犹大！”所以说神给人摆设的不合你观念的环境，是让你生命长大的。

今天为什么把这个话说出来呢？说出这个话来，对唐禾是什么？（刺激。）刺激、崩溃。为什么要刺激她？你之前是夸她呢，今天你又有意刺激她呢，你就不怕她跌倒？（唐凡：因为她长大一点了。）不是因为她长大了，是因为她不长了，她不长了是不是就该打呀？（嗯。）如果夸了她以后，她长了，明天她还继续往上长，那还用不用打？不用打。还可以继续夸，为什么呢？因为夸一夸，她还长呢。但她现在是停留在这儿不长了，还能夸她吗？夸是不可能了，如果你说“呀，她停在那儿了，我不打她，我不敢动她”，那就完了，所以这个时候就该打了。为什么打她呢？因为她把她外边的打斗，当成了教会建造了；然后她现在不打斗了，她就认为这就是国度建造了，所以她就掉在这个“幸福美满”的生活里了，“我已经进入国度生活里边了”，自己把自己欺骗了。实际上只是把边缘性的工作解决了一下，现在才正式开始过教会生活呢。什么是边缘性的工作？就是把你与神抵挡的那一面、影响你不能正常工作的那一面取缔了。把你的那部分取缔了以后，你才能和正常人划到一个圈圈里边。这就和台阶一样，你在的那个台阶是幼儿园，你得在幼儿园里先进行培训，先融入到一个看书、写字的气氛里，然后你才能上一年级。别人没有你这么淘气，人家就不用培训，直接上一年级就可以了。就像唐凡，人家用不用去

少管所啊？（不用。）人家没有在外边明打明斗，人家只是暗打暗斗，是吧？所以人家在一年级里边。你是明打明斗，你就先去了少管所。你住完少管所以后，不明打明斗了，这才能和暗打暗斗的放在一起。可是这个时候你想的是“拔高了，我从少管所到了一年级了，我这不就是生命进入吗？”你就活在这个情形里边了，“我拔高了，我生命进入了”，你就自满自足了。这个时候你还会前进吗？你就不前进，因为你掉到自满自足里了。反过来你还把从少管所到一年级的这个过程当成了一种资格、资本，去了哪里都说“你看我生命有进入了”，自我享受、自我安慰，还给别人“交通”。别人一听，“是啊，我也看见你变化了，可是我看到你变化了，对我也没有什么益处呀，你的意思是我还得跟你一样去少管所再住两天？当两天少年犯再上一年级才行？”你给人带的没路了。你自己活在这个情形里边不走了，你就把这个当成生命进入了。这不是生命进入，这相当于你才进了这个门儿了，还得继续往前走。

唐禾，我打你就是为了儆醒你，让你看见自己所走的路，让你看见自己走在哪儿了。我以前夸你，是为什么夸你？是因为你没有正常人性，是因为在你身上的边缘性工作没作了，你走不上这个正道。夸你，是哄着你，让你先走上这个正道。你走上这个正道以后，就开始劈头盖脸地击打你。首先得让你看见，你自己走在了哪一步，让你受到刺激。不刺激你就不可能有变化，刺激了你以后，你才能有往前走的动力。神说：“……常常还沉浸在一种自满自足、沾沾自喜的心态里，就是常常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常常觉得自己可以了。这个情形是不正常的，这不是生命的长进，这是败坏性情又膨胀了。”（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谈真理是什么》）当人感到自满自足的时候，人的生命还有长进吗？神最厌憎人停滞不前、自满自足。唐禾是不是活在这个情形里边了？所以唐禾是注定了得受刺激、注定了得被打。唐禾，你现在能听懂吗？（唐禾：嗯。）有没有什么想法？谈谈。（……）唐凡，你怎么想呢？（唐凡：我想这就是事实，这就是我看见的。）再没有了？你不能只停留在“这是事实”就完事了，你停留在这儿你只能说“弟兄终于说了句实话了”。（唐凡：就是这种感觉。）

还有什么进深的领受？（唐凡：就是看见弟兄作工是有原则的，看见你对人的爱，还看见人的难办，看见生命经历是漫长的过程，生命经历不是一朝一夕的，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特别艰难、特别漫长，从唐禾身上能看见这个。我看见你在她身上付的代价，看到你是怎么一步一步带她的，然后我就想，你带着她往前走，那我自己得往前走，自己就是这样想的。同时也在反思，以后我应该怎么去作工，我带人应该怎么去带，这是我的缺少，我以后在面对更多的弟兄姊妹的时候，我能不能像弟兄一样，这样去对待人？之前我和唐禾说，要是我在原教会，我是负责人，我不可能让你在教会，我就把你开除了，不开除也得隔离，也得让你反省去，不会像弟兄这样去交通，还夸夸你，不可能有夸的，我就是这样作工呢。我为什么会有观念呢？因为我和弟兄的作工方式不一样，实质不一样，我就没有爱，没有耐心，就是败坏性情——嫌弃。爱心、耐心这些东西都没有，就是一种打压，看到自己所做的不是一个真正的带领该做的。写文章的时候还说教会里的是敌基督，想想自己，其实自己就是敌基督，我在教会我也能打压人，我遇到不合我观念的，我遇到这调皮、捣蛋、不听话的我也是打她，我也不会爱她，我会把她打到什么时候听话了，这就行了，可以用了。如果还不听话，那就走吧，回家去吧，灵修去吧，或者回世界去吧。）你总想把她当成人待。（唐凡：嗯，我就是这样作工的。然后就想这样作工是什么呢？这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带领，也不是一个正常人性的活出，也不能见证神，就是敌基督的表现，就是敌基督。你要想尽好这个本分，想做好负责人，做好带领，那就得朝着这个方向去活出，就得朝这个方向去变化。这个人是什么身量，该怎么对待，该怎么供应，怎么能对弟兄姊妹有爱，能理解、能忍耐，哪怕自己受伤害，或者怎么样，就是不考虑自己的这些东西了，而是去考虑她的生命。我看见弟兄能这样做，但这却是我一直做不到，看见自己和弟兄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作工方式，所以我得朝弟兄这个方向慢慢去变化。）

咱以前交通过，遇到一件事神让你去经历，而不是经过，是吧？经历里边就有体验，让你去经历、去体验。经历、体验什么呢？

经历、体验神的主宰安排。经历、体验这些主宰安排要让你得着什么呢？得着对神的认识、对自己的认识。这才是生命的路，这才是正道，那你走这条路了没有？我看你们都没有走这条路，你没有走这条路，这就是不走正道。你们走的是什么路？刚才唐凡说的这几句话，证明唐凡走的是什么路？（唐凡：敌基督。）可会给自己戴帽子呢！唐凡说了句什么话？说我太偏待唐禾了。我说我夸过唐禾没有，唐凡来了一句，“你夸得还少吗？”从这句话流露出她心里边想的是什么？寻思的是什么？走的是什么路？（唐凡：我心里想的就是你就夸唐禾，你就没夸过我。）“你就夸唐禾，你就没夸过我”，这个暴露了你走的是什么路？（唐凡：追求的就是让你夸。）追求的就是得名誉、得赏赐、得冠冕，这走的是什么路？保罗的路，是种嫉妒。保罗走的是什么路呢？争强好胜，唯利是图，还要得冠冕，这些你是不是都有了？“你夸得还少啊”，这一句话证明了什么？证明你早就注意上唐禾了，你看的是弟兄夸谁呀，“你夸得还少啊”，这就是嫉妒产生的。没有嫉妒你能感觉到我夸她吗？（感觉不到。）感觉不到。如果你走正道的话，你每天只是认识自己，“我流露的是什么性情？神是怎么作的？”那我夸谁你就感觉不到了，你就没时间去想这些。即便是想了，你想的是“你为什么夸她？她做什么了你夸她？”你是要寻求一个结果。你寻求这个结果了没有？（没有。）你是“你为什么夸她？你夸得还少呢？弟兄，你夸了她你都忘了？”这就是不走正道，因为你里边有嫉妒。保罗是什么性情？争强好胜、唯利是图。你也是争强好胜，你是争着想让我夸你，“弟兄怎么就不夸夸我呢？即使你夸过我，那也没有夸唐禾多吧！”争强好胜，总想争个胜。既然神已经说出来保罗是争强好胜、唯利是图了，就说明保罗这个人是不走正道的，保罗走的这个路就不是正常人该走的路。保罗所走的路也正是你所走的路，就你这两句话就暴露了你所走的路。你就是劳苦作工你也是为了什么？你也是为了得一个冠冕，所以你走的依然是保罗的路，而且是抓住冠冕死死不放。直到今天你走的还是保罗的路，肖红是保罗来世，肖晋是保罗二世，你这是保罗三世了。

正常应该怎么经历？认识神、认识自己，是吧？（嗯。）遇到这个环境了，“神怎么是这样作工呢？”借着这个环境去认识神。今天你看见我刺激了一下唐禾，然后我又把以前在唐禾身上作工的存心、目的，作工的意义给你阐明、给你说清楚了，如果你是在认识神，你感到了什么呢？“神就是这么主宰安排的，神把唐禾放在我面前是要显明我呢。如果弟兄不夸唐禾，我还不会产生嫉妒。弟兄夸肖红了，可我和肖红不配搭，我也看不见肖红，所以我也不会嫉妒弟兄夸肖红。但我天天和唐禾在一起，我天天能看见唐禾，就这样的一个唐禾弟兄还夸还夸！唐禾还没有做了个啥，弟兄就夸她！因此我心里十分不平衡，呀，借着弟兄夸唐禾才把我显明了，原来我是争强好胜呀。我对弟兄姊妹就没有包容、没有忍耐，神就是这么作工呢，真是奇妙、妙哉！神为什么就不考虑考虑我的感受呢？神为了供应人真理，真是‘不择手段’啊！就不管我受得了受不了，就这样刺激了我几年。今天弟兄把这么大的奥秘说出来了，这真是神的奇妙作为！原来不是神不爱我，而是神更爱我！神是为了供应我真理，神是为了让我有所进入，神是为了让我认识我是保罗三世，才这样精心策划，精心安排了一个唐禾，把这么狂妄的一个人，而且是把弟兄夸的一个人放在了我身边。神没有把弟兄不夸的那个人放在我身边，要是把弟兄不夸的那个人放在我身边，还能显明我的狂妄自大吗？还能显明我的争强好胜吗？我就是不争也是我胜，那将会怎么呢？那将会把我给害了、把我给毁了。神太爱我了，神作在人身上的就是拯救！神作在人身上的就是爱！神话是这么说的，事实也是这么作的。我早就不愿意和唐禾配搭了，可神也不给我安排其他人，就是让我和唐禾配搭，好像是铁板上钉钉子——钉死了。我再告几次状，我再难受，好像就没人体谅我的难受。今天弟兄把这个话说出来，让我看清楚，原来神是定意要拯救我，跑也跑不了。神太爱人了，神不是虚假的，神不是说说话而已，而是要动真格的呢。神原来是真实地、实际地作工在我身上，神的爱是真真实实的爱。神供应人就是供应人生命，而不是让人得冠冕，神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作的，神话今天应验了！”这是不是看见神了？看见神的主宰了，看见神的奇妙作为了，看见神的爱了，看见神的所是了，这是不是你该走的路？你要是这么揣摩、这么走，那你就是走正道的；你要是这么揣摩、这么走，那你的生命早就进入了。因为你不这么走，所以就必须得让唐禾在这儿熬得你死去活来，让你

熬到什么程度呢？“你夸得还少呀！”就是让你感觉到“夸得不少了”的时候，火候够了，这个时候唐禾也该进入了，不能一直为你“服务”了，唐禾在这儿停滞不前了，弟兄就开始打她了。就像当时肖红和肖花一样，当时就即使把工作作在肖花身上，肖花也作不了工作，因为肖花就没作过工作，你说该先向谁开刀？（肖红。）得向肖红开刀，那我就得夸肖花呀！唐禾和你在一起，唐禾就是素质再好，她还是个“纪晓岚”，能一下把她作成吗？要是先把唐禾作成，那是不是耽误神的工作了？那就得就地取材，我得衡量一下，选择先作谁呀。唐凡最起码过过教会生活，还在外边作了多年的工作，她是不是有个基础、有个底子呀？（嗯。）那就得先作唐凡。唐凡，神要作你的话，是不是得先向你开刀呢？那就得夸唐禾，不夸唐禾向你开不了刀。

神作工就是引狼出洞、引虎下山，就为了引这个狼出洞、引这个虎下山，引了两年！你说神拯救人难不难？如果不引你，直接说你是个保罗，你承认吗？你接受吗？神必须用时间与事实来证明一切，证明你就是保罗三世，你走的不是彼得的路，因为你不走正道，你不是按着神指引你的路走，你还是争强好胜、唯利是图。你虽然嘴上说“我不走保罗的路”，但依然走的还是保罗的路，嘴上说的是“我要爱神，我要爱神至极”，都是欺骗、假的、冒牌货！信神的两门功课，认识神、认识自己，“我就不是东西，我每天所作的工作都是无奈、逼不得已、欺骗！怪不得我尽本分尽得就消极了，原来我里边不是真心的，我信的还是天上渺茫的神，还是任我想象的那位神，根本就没有信实际的这位神。实际的神说了这么多话，明明告诉我，给我摆设环境是让我去体验、经历到一个程度、一个深度，可我体验了没有？呀，我根本就没有体验神的主宰安排，根本就没有揣摩过神把唐禾摆在我面前的目的、意义是什么。神的美意在其中，美意在哪儿呢？”你从来没有寻求过，你就是不走正道，这个时候你就认识到自己走的这个路是错的了。为什么唐禾能停滞不前呢？就因为要作你所以才夸的唐禾，因为作你把唐禾夸得停滞不前了，神作在你身上的爱，你没体会到、没感觉到，这就认识到自己没良心了。如果早打唐禾的话，也许唐禾早走到前边了，为了把你作成把唐禾给夸得停滞不前了，你说

神是不是太爱你了？神就是要激发你的良心、激发你的理智，“我不能没良心，不能没理智，我得还报神爱！”这就是说咱对神的作工得有认识。咱天天交通说神作工不合人的观念，可你天天想让神作工合你的观念。神作工不合你观念的时候你揣摩了没有？你寻求了没有？你认识了没有？你根本不想、不揣摩、不认识。你只是怎么呢？你只是埋怨“凭什么？为什么？还夸还夸，夸得还少呀？”一直就是抵挡、反抗。你说咱多么执拗、多么刚硬，顽固不化！信神就两门功课，认识自己、认识神，当你认识到神作在你身上的都是爱，当你认识到神的奇妙作为，神的精心策划，又认识到自己肮脏不堪、污秽不堪，因为自己的一种悖逆，让神的作工施展不开，耽误了弟兄姊妹的进入，耽误了唐禾的进入，你成了罪魁，这个时候心中自然而然产生了什么？产生了良心的一种亏欠、内疚、自责。当你产生亏欠、内疚、自责的时候，下一步才能怎么呢？下一步才能背叛，“我不能做个没良心、没理智的人，神这么作在我身上，我该用什么来还报呢？”人家彼得受熬炼是熬炼什么呢？（唐凡：不能满足神。）他熬炼的是不能满足神，总觉得欠神太多受熬炼呢。咱每天喊着熬炼呢、熬炼呢，你熬炼的是什么？你熬炼的是“我怎么就别不过神的‘大腿’呢？神为什么就不听我的呢？神为什么就不能满足我的肉体呢？”你熬炼的是神没有满足你；彼得熬炼的是彼得没有满足神。

当你发现、认识到自己的污秽不堪的时候，当你的心产生亏欠、内疚的时候，当你看见你还报给神的和神作在你身上的差下多少的时候，你良心理智有了知觉，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了，“我得还报神，我要献上我的所有”，这时候良心就开始发挥功用了。当你的良心开始发挥功用的时候，你的心是不是开始苏醒了？（嗯。）这才能真正走上信神的正轨，这才开始熬炼呀！神让彼得熬炼得死去活来，他熬炼得死去活来不是和神抵挡得死去活来，而是亏欠、内疚得死去活来。从这儿又看到什么了呢？又看到神的公义，看到神的奇妙作为，看到了神的所有所是……你是不是越揣摩越多、越寻思越多呢？你把你的这个经历、见证写出来，这是不是铁证？“我麻木痴呆，历代以来的使徒走过的路我已经看见了，我却不走正道。弟兄早就说‘原子

弹’爆炸了，我应该是走‘原子弹’的路，前边有标杆立在那儿，我就是不走，我就是走保罗的路。”咱刚硬不刚硬？越看自己越不是个东西。越看到自己不是东西的时候，越认识到神作工的艰难。当你真实地认识到这儿，体验到这儿的时候，你还会说“我要是在原教会当负责人，我可要打唐禾呢，我就把她开除了”，你还恨唐禾吗？还能打得起来吗？（不打了。）为什么不打了？因为看见自己也不是啥好东西，所以还打不打？打不下去了。就像耶稣说的：“……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约：8:7），耶稣说了这句话以后，他们还敢打吗？（不敢了。）不敢打了。你要感觉你是圣洁的时候，你谁都敢打。所以当你真的认识到的时候，你对弟兄姊妹也不用去克制了，也不需要用你所认为的去包容、忍耐了，“我包容不了人，我忍耐不了人”，还用你克制？还用你刻意去包容、忍耐吗？自然而然的就做到了。你是因着什么做到的？因为自己从天花板上掉下来了。我刚开始打仗的时候，我的语气、态度是什么？现在的语气、态度是什么？肖红刚开始作工的时候，她的语气、态度是什么？现在的语气、态度是什么？是不是很明显呀？（嗯。）你在我身上能看见这个变化的过程，在肖红身上也能看见，那我们走过来的路，你是不是该走了？（唐凡：嗯。）我刚才给你说的就是你该走的路。每遇到一件事不是说唐凡该这么走，谁都应该这么走。遇到这些环境的时候不是讲你自己的理，而是在这儿揣摩一下神为什么摆设这样的环境，神的心意是什么，达到的果效是什么，你从达到的果效来看，这就是神作的。而你不走这个正道，你是站在肉体利益上看事，看肉体受到了多少伤害。你不是站在生命的角度上，看你生命得着了多少供应，看神作工得到了什么益处。你站在神一边看，站在正面事物的一边看，站在生命的角度去看，得到的就是真实的一面；你要是站在肉体一边，得到的就是虚假的，就是撒但给你的，就是抵挡、就是悖逆、就是背叛。我给你交通的这个既是实情，又是路。交通完以后，你不仅仅是听了她实际的一个经历，而是能在这件事情上找出一条路，以后不管是谁遇到什么事都得这么寻思。

唐禾，刚才我给唐凡交通的时候，你心里是高兴、喜乐？还是痛苦、难受？（唐禾：有点难受，但是没有那么难受，因为那段时间我俩在谈心的时候，唐凡就谈她看见你是怎么作在我身上的，她谈的过程中我就看见你是怎么作的了，其实借着这个也是熬她呢。那会儿就看见一些了，所以今天再把这个说出来的时候，心里就不太难受了。）早就开始难受了，今天把这个揭开了也不是很难受了。意思你早就认为你是个效力的？你早就认为你就是为唐凡服务的？（唐禾：在她那儿感觉你更爱我，其实我感觉是借着我去作她呢，从这个环境来看是更爱她。）我交通了以后呢？你听了我交通以后，哦，确认了，以前我是怀疑弟兄爱她，弟兄夸我是假。今天说了半天确确实实就是这样啊，弟兄对我纯粹是利用！（唐禾：我就感觉是天平倒过来了。）来了个天翻地覆的变化？天平倒过来了，“弟兄之前总说爱我，今天说爱的是唐凡”，是吧？（唐禾：嗯。）还有没有其他想法呢？（肖红：你没想“这下我清楚了，原来我还以为你是真心爱我，现在看来你就是在利用我”，没想这个？）让我给她当了一盘菜！（唐禾：有这个，就是一下想到之前，你说肖红是“原子弹”，肖红那会儿说你夸她是对她没有益处的。然后我就想原来弟兄一直夸我，是要熬唐凡呢。你刚刚是说你得衡量呢，衡量先作哪个，衡量之后先作唐凡，先作她就得先熬她，就借着我熬她，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原来你是看中她了，不是看中我”，还有什么想法？把你的心思都说出来。（唐禾：就这个。）没有了？再没有寻思的了？（唐禾：嗯。）

那你们呢？如果你们是唐禾，你们会怎么想？（唐敏：凭什么呢？凭什么就是先作她呢？）唐莉呢？如果你是唐禾你会怎么经历、怎么认识？（唐莉：我又当了效力者了，替人家效力呢。）我又成了效力者了？还是我就是效力的，我就能为人家效力呢？（唐莉：因为你就是要借着我成全她呢，心里总感觉不平衡，为什么要借着我让她长呢？）唐朵，假如你是唐禾，把这个环境放在你身上，你的思想是什么？你的感受是什么？你怎么寻思？你怎么去经历？（肖红：有没有恨？）（唐朵：恨，肯定也有。）恨谁呢？（肖红：恨你。）恨我呢？“把我当玩物耍”？唐珍，你呢？（唐珍：如果我是唐禾，我会

想，神对我也是爱，看到我的生命幼小，害怕我背叛，所以对我是夸。但夸我的同时也把我作成了身量大一点的，这就是互相效力呢，神作的都是爱。）换位思考，换成你是唐禾，你遇到这个事了，你会有什么反应，咱就没有换位思考过。唐萍，你呢？（唐萍：心里就有恨呢，你看见我的性情是这样的，你不是早点揭露我，到今天才说，耽误了我这么长时间。居然为了成全她，把我放在这儿一直夸我，夸得我还以为我已经变了，原来我还停留在这儿还没变。）唐楚呢？（唐楚：感觉就是给唐凡效力呢，人家进入了我什么也没得到，然后心里也会有恨，就感觉不公平。）

从你们整体来说，都是把神放在了对立面，流露出来的就是恨。（肖红：没看见神的奇妙作为。）你说这是些什么人？有没有人性？有没有良心？（没有。）为什么没人性、没良心？你站在哪一边说话？有一点点良心没有？（没有。）人常说什么，“良心是杆秤”，是吧？（嗯。）你拿上良心那杆秤称了没有？你为什么要恨神？恨神的理由在哪儿？神恩待唐凡了，没恩待你吗？恩待你了没有？（恩待了。）可恩待了你，你有知觉吗？（没知觉。）“只要你恩待我的超不过唐凡，你对我就不是爱”，你说多邪恶呢！这就是人的邪恶！不是唐禾一个人邪恶，你们都是邪恶的！那现在有方向了吗？站在神一边看事。我刚刚把神作在唐禾身上的爱告诉你们了，这是不是神的爱呢？（是。）我是不是给你们诉说了？（嗯。）我诉说的目的是让你按这条路走呢，给你作了一个标杆，让你遇事就按这条路去走。可我刚走完，再回来问你们这条路怎么走，让你们站在她的角度上看，去经历、去体验，认识神的爱，认识自己的悖逆、污秽不堪，你们流露出来的还是恨。你们有这个恨，证明你们走的是什么路啊？还是为肉体说话，还是嫉妒纷争、争强好胜、唯利是图。我给了你十块钱，我给了她十一块钱，你就产生恨了；我要是给你十一块钱，给她十块钱，“哎呀，神爱我”，这就是人的恶毒。你说神爱唐凡多，还是爱唐禾多呢？（肖红：爱唐禾多。）为什么说爱唐禾多呢？因为爱唐禾是从少管所爱起的，爱唐凡是从一年级爱起的，你说谁得的爱多？你就是再爱唐凡，那也是半路上捡回来的，捡回来人家的时候人家都上一

年级、都上二年级了，就是大孩子了。我就是再爱她，再付出，能比在襁褓中的婴儿爱得多吗？对哪个的爱多？（对襁褓中的婴儿的爱多。）对襁褓中的婴儿的爱多，是吧？（嗯。）还得看住她，不敢让她触碰了电，不敢让她触碰了火，二十四小时还得有监护人监护。还用监护唐凡吗？你说爱谁多？就是这样的爱在你身上，你都体尝不到，你感觉不到，你还恨呢，你说你多么丑陋不堪，太邪恶了！太丑陋了！耶稣能够饶恕一个妓女，你没有看见神的爱有多大。就不用说神的爱降临在那个妓女身上了，就是直接降临在你身上你都感觉不到，人麻木到什么程度了？跟活死人一样，没知觉！对于神作在你身上的爱，你是没知觉，对于你的肉体利益你是敏感得很。刚说你给唐凡效了个力，“好家伙，让我效力呢”，神给了你多少爱，让你效一次力就不行了？你说这人邪恶不邪恶？神供应你生命、饶恕你、看顾着你、保守着你，然后让你来做点家务吧，效个力、干个活儿吧，这就产生恨了。

什么叫没良心？什么叫狼心狗肺呢？什么叫狼都不如呢？咱以前交通过狼都不如，是吧？（嗯。）狼都不如是什么呢？是魔鬼！咱就跟魔鬼一样，狼还知道报恩呢，咱不知道报恩。遇到这个事了，没有说“神给了我什么”，而是一味地计较神没给你什么。你不要管神给了唐凡多少，神给你了没有？不管人家打一天工，还是打一个小时工，不管给人家打一个小时工的人多少钱，神没亏待你就行了，最起码你该有这个理智吧？（嗯。）亏待你了吗？没亏待你，可是你就产生恨了，该有的理智都没有。这是干什么呢？这是不是认识自己呢？认识自己是什么东西，认识自己信神走的是什么道路。就是得福，就是得恩典，追求的就是名誉、地位、钱财，对生命根本不搭理，对神给你提出的要求根本不搭理。神提出的要求是什么？认识神、认识自己。这条路你走了没有？（没有。）你没走、没考虑、没揣摩。你不是说神知道我是住少管所的少年犯，神还没有把我淘汰，而是把爱作在我身上，还要鼓励我，而是说神利用我熬她呢。按正常情况来说，这少年犯神还要不要啊？不要了。就像唐凡说的那句话，“要是在教会时期，让我做负责人，像你这种人早一脚踢出去了，开除出去了，不

要你了。”你刚进来就是争强好胜，见一个就是明打明斗，还要和肖红打斗呢，我要用肖红呢，你是和肖红打斗呢，你说该不该处理你？该处理、该打发！“我连个正常人性都没有，按我这种性情早就该处理、该打发了，可弟兄没有处理、打发我，反过来在我身上作的都是拯救，还给我多次交通。当我刚有点正常人性，弟兄还夸我，我吃了一口药，还赶紧喂我糖吃，神作在我身上的都是爱，神多么关心我……”这是不是爱的流露？你处处看见的是神的爱。“今天环境临到我，弟兄看见我活在自满自足中，停留在这儿不走了。所以弟兄就刺激我、打我。为什么打我呢？因为这才是真正的爱，神的爱又一次临到了我。本来是借着我效力来熬炼唐凡呢，可神为了我的生命进入，又把唐凡给抛开了。”现在还能熬炼唐凡吗？唐凡今天是不是活得美滋滋的呀？唐凡活在美滋滋的情形里边了，不熬炼唐凡了，这对唐凡的生命进入是个什么？对唐凡来说是不是个陷阱？（唐凡：试探。）“为了让我有个认识，为了我的生命长大，生生地把唐凡给推到了试探里边”，眼看唐凡走到国度门前却停滞不前了，你说可惜不可惜？这是因为谁呢？（因为唐禾。）因为唐禾，你说唐禾可恨不可恨？眼看把唐凡送到国度门口了，为了救你，放下她赶紧来救你这一百只羊里边丢了的那一只羊，你该不该感恩？如果这个“国度列车”走得快一些，把唐凡给落下了，唐禾，你说你能担当得起吗？这是不是你的罪？“这是我的罪，同时又看见神爱我。爱到什么程度了？神能放下九十九只羊，来救我这一只羊。眼看唐凡马上就能作工了，就能进国度了，结果为了救我，把唐凡给搁置了，放在那边了。神为了救我，撒开唐凡的手了，如果唐凡在那边贪玩了，把整个工作给抛下了，这带来多大的风险呀！神为了爱我付出了多少呀！”这个时候神是爱唐凡还是爱唐禾？唐禾，爱谁呢？（唐禾：爱我？）爱我？还得带个问号！我都告诉你说把唐凡放在试探里边，放在国度门口，就差一步就进去了，但为了救你，顾不上管她了，你是说“爱我？”这就像我刚拉着唐凡准备坐车呢，正好看见你在小河边玩水呢，我顾不上管唐凡，把唐凡放在路边，赶紧去河边拉你了。这个期间，你说唐凡会不会乱跑呀？会不会有车祸临到呀？（会。）我放下唐凡，顾不上管她，我赶紧去河边拉你去了，可你问我“你爱我？”唐禾，爱谁？（唐禾：爱我。）这是不是一个画面啊？神爱每一个人，爱张三不落下李四，爱李四不落下张三，“在这儿让我看见，神为了爱我，为了救我，把唐凡抛在那边。

哎呀，神太爱我了，我不配啊！我是谁啊，我一个少年犯，神作在我身上的却是极大的爱！这真是我的偏得！”神是广施怜悯，深发烈怒，什么是广施怜悯？怜悯能看到尽头吗？看不到！一个少年犯，因着爱把你带回来，今天看见你停滞不前，神的爱依然临到你。你得会去认识什么是神的爱，审判刑罚是更真更实的爱。

我和你交通这个是要干什么？是给你铺一条路，你不是听一听就完了，你看我遇一件事，我是怎么去经历的？我是怎么体验的？神给我摆设环境，我不是去讲自己的理，我不是和神去讲条件、搞交易，看我得到了多少，我在这儿是什么？我是在认识神、认识自己，理解，换位思考，站在神一边看事。万物是神主宰的，神为什么这样主宰？神主宰这件事的目的是要干什么呢？目的是要拯救我呢，让我认识神、认识自己，认识神的奇妙作为，认识自己的悖逆，认识自己污秽不堪，唤醒自己的良心、理智，“我晃荡了几年了，我不能再这样做了！”当你有这样的认识，有这样的思维的时候，你还恨神吗？你就不是恨神了，你是爱神、理解神，那你还能背叛吗？尽本分还能没劲儿吗？不存在有消极、软弱了。我给你们交通的是一条路，你们应该看见这条路，学着走这条路。这条路好走不好走？（也好走。）怎么就好走？怎么就不好走？这个好走与不好走取决于什么？（看事观点的转变。）看事观点的一个变化，是吧？（嗯。）这个看事观点变与不变是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人的心！有良心的人，他就会换位思考想一下，神作在他身上的是什么，原来不会走路，现在告你这个路该怎么走了，你就会换位思考，考虑别人的感受了。人和人之间相处，你就要考虑“我说出这句话来能不能伤着他”，要考虑别人的感受；你和神之间相处，你就要考虑神的感受，神是什么心思。今天让你做神的知心人呢，你连神有什么心思都不去揣摩，你能做了神的知心人吗？那为什么我能有这样的看法，你却不能有这样的看法呢？因为我在揣摩神的心思。神主宰万有，我给你交通神为什么主宰这些环境，你看见神的爱了。看见神的爱了，你还不去寻求神的爱？你知道了“神作在我身上的都是爱”，然后你还不去寻思，那你就是没心没肺！有心有肺的人会怎么想？“神是造物的主，神是来拯救人的，不是来害人的”，

神作的每一件事在人来看，不管你的肉体受苦受难还是怎么，都有神的美意在其中，你临到的每一件事，你都得从里边找神的美意，你不能讲你的理。信神就是在每件事里边找神的美意的这个方向、这个路，往这上面走，这就是走正道了。你能按着这个路走，这是什么发挥功用了？（良心。）良心，“我得学着顺服，我得先去认识。神让人认识神、认识自己，认识神的奇妙作为”，有这个心你就能往这边走，没有心呢？没有心你就只讲自己的理，你就不会往这边走。刚才你们流露出来的都是没心，一问你们，你们流露出来的是什么？你们流露出来的全是恨！那就是没心没肺，神作在你身上的一切爱，你看不见，肉体受到一点伤害你就感觉到了，这个理解了吧？（嗯。）

如果今天不交通的话，唐禾回去会不会消极呢？“原来弟兄是耍我呢，是让我效一步力呀，是在欺骗我呀！”会不会这样想？（唐禾：最近我就感觉到自己很多方面特别缺少，感觉什么也不懂，感觉很多工作弄也弄不了。）你还是没听懂我说的意思，你又进到事里边了，“我的缺少，我弄不了”，我问你弄得了弄不了了吗？我问你缺少不缺少了吗？现在谈的是什么？（良心。）良心，你的心给谁了？你说你弄得了这个弄不了那个，那是什么呀？那可以说是你的恩赐、你的素质、你的经历，那是你做事方面的。我现在和你交通的是什么？我没有交通工作呀，我不和你谈工作。我谈的是人的思想，也就是看事观点。现在对这个看事观点有个明确的看法了吧？我刚才问你，你那个看事观点是恨，“原来你爱的是唐凡”，这是你的看事观点。你是站在肉体一边去看事的，我是站在神一边看事的。性情变化就是什么？性情变化就是看事观点的转变，当你性情变化了，就是你的看事观点转变了，你站在神一边说话了，这个人就蒙拯救了。那你是不是蒙拯救的人，是不是进国度的人，现在是不是明了了？这个取决于你的看事观点，你的看事观点一转变，接下来做哪些事，那是根据你的看事观点而定的。就像唐禾刚才说的“我不会、我缺少”，如果你的看事观点不转变，你站在肉体一边说话，那就是缺少，那就是弄不了。如果你的看事观点转变了以后，激起你的良心理智去做这件事的时候，你还有没有不会的事？还有没有缺少？这句话还成立不成立？这

句话还存在不存在？一开始你对神是一种恨，是吧？（嗯。）当你的看事观点一转变以后，你才发现了神的爱，发现了自己的污秽不堪，发现了自己的悖逆，发现了自己对不住神，对自己产生了一种恨恶，激发起你要还报神的心。当你产生还报神的心的时候，你能不能说你不会呢？（不能。）

我小时候经常生病，而我妈就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可是因着我经常生病，我妈学会了打针。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她照顾前几个的时候她不会打针，照顾我的时候她能打针了，还能开药方，她会了。她怎么会的？因为她有爱了、用心了。有爱的流露，她就没有不会的，她就没有缺少。哪个当妈的在照顾她孩子的时候会说“我不会，我缺少”？哪个当妈的生第一胎的时候她就会照顾孩子呢？她一开始就会照顾孩子吗？（不会。）可是她把孩子照顾大了，她究竟是会还是不会呢？（会。）后妈她就不会，亲妈她就会。这个例子很简单吧？（嗯。）如果唐禾真是发现她良心的缺少以后，她谈不出她不会，她只知道“我去哪儿能找着这个资料，我去哪儿能学会这个东西”，她想到的只是路，她想到的不是拦阻。只要你敢说、能说出来“我不会、我缺少”，这是什么呀？推脱、不担当、不承担。有担当是什么表现？“虽然我现在不会，但是我有路，我能学，我能找一个帮忙的”，路太多了。你看我会建造国度吗？我什么都不会，可是我现在呢？（会了。）会了。我有没有说过我不会？我没有说过我不会。唐禾除了说不会，还说什么了？“我缺少”。我“狂妄自大”，我就没有认为我缺少过。大卫说他缺少个盔甲了吗？（没有。）为什么呀？大卫身后有谁呢？（耶和华。）大卫对非利士人：“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耶和华是我的后盾，神早已把你交在了我的手中。”（撒上： 17:46），唐禾就没有说，“这本分神早已交在了我的手中”，神都已经把它交在你手中了，你还搞不定它？还有不会，还有缺少？有没有缺少？你能够说出“我缺少，我不会”，这就证明你心里边已经堵上了，已经准备跑呢，准备撂挑子呀。“我要撂挑子我该怎么说呢？我说‘我撂挑子’呀？不能这么

说，我只能说‘我不会，我缺少’，你看吧，你看谁会干，你让谁干吧。”这话不能直说吧？（肖红：说了，昨天就说出来了，你找别人吧，让人家做吧。）昨天说了，今天我又把人家打了，这更理直气壮了，我缺少、我不会！

肖晋昨天说他一写文章，一揣摩，才看到自己不是个东西，才看到神作在他身上的一次又一次的爱。说以前在心里边熬呢，以前熬的是什么？“弟兄愿意爱谁爱谁！弟兄为什么这么做呢？想不通，你是对的，我是错的；你是对的，我是错的”，是一种强行控制，是扭这个弯扭不过来难受，熬呢。在他写文章的时候，他回想神一步步作在他身上的工作的时候，他才发现了神的爱。他发现了神的爱的时候，才看见了自己的刚硬，自己一次又一次地悖逆，才看见自己不是东西。昨天说熬呢，熬得流出泪来了，现在虽然也熬呢，但是现在的熬和以前的熬截然不同。以前熬得哭是因为神作的不合他心意，现在熬得哭是因为自己做的不合神心意，觉得亏欠、内疚。他写文章写得把自己给写醒了，这就是看事观点的转变。先让你的心先活起来，你先有点良心、有点理智。

853　神无微不至地关心着每一个人

神的至高无上、神的伟大、神的圣洁、神的宽容、神的爱等等，所有的这些神的性情与实质的点点滴滴都落实在神的每一次作工当中，体现在神对人类的心意当中，也落实在了每一个人身上，体现在了每一个人身上。不管你是否曾经感受得到，然而神在无微不至地无微不至地关心着每一个人，无微不至地关心着每一个人，在用真诚

的心、以他的智慧、以各种方式去温暖着温暖着每一个人的心，唤醒每一个人的灵，这样的事实是不容置疑的。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　一》

为面子舍弃一切真理（一）

（肖红：陆馨，这么长时间没见，咱现在见面了谈谈心，把你的憋屈都谈谈。陆馨，你是知道的，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你是满怀希望。我说各个指挥都下到一线实际地去作工作，咱现在总指挥不定，三个月后见分晓，三个月后咱再选总指挥。但是说完，过了三个月以后，你成这样了，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咱今天过来谈谈心，说说到底有什么问题。按常理来说，这几年以来，你抓一线我没有说过什么，因为你的工作果效各方面还是可以的，我是认可的。可是这三个月，我不知道你是怎么了，工作就是蹦豆儿呢，每个月就是两个、三个。对你的期望越大，失望越大。还有十五号我问你们要铁证文章的时候，你们说忘了，就没有落实。我说："这下可知道了吧？这下赶快落实，把你三个人的认识写出来。"等第三天的时候认识写出来了，一人一份"这下我要落实工作安排，这下我知道怎么做了"。认识是写出来了，我又等了半个月，到月底的时候，别的地方人家都发来了，我还是没有等上你们的。我听张琦说陆馨在电脑上趴着呢，我想可能还没写完呢，我就没要，再等等。我等到六、七号，七、八号我再问你们要的时候，你们说"我们就没有经历谣言迷惑，所以就没写"，你这样的回答颠覆了我以前对你所有的期望。我说你们三个人怎么"同心合意"得都不写？而且还都会写认识，都给我发过来了，但是到月底还是没有。陆馨还说"能行，我完了写一下我们仨人怎么同心的，再发给你"，对吧，陆馨？到现在我也没见你们三个人怎么同心

的，你也没发给我。一开始我问你们要的时候，如果你们说写不出来，你们可以寻求，我就给你们交通。可你们没说，还写了认识。你们答应写了，那我就等，等了一个多月最后也没给我，最后我又要，你们说没有经历谣言迷惑，没法写，我从这件事就看到你们是种耍笑、欺骗，这是我看见的。所以我才说你们情形到底怎么样，怎么糊了呢？按说正常情况下不会这样的，可是咱做的就是这，我不得不怀疑你们俩情形咋样。我从你对待工作安排的表现上，从你对待每一次临到你的这些事上看到你毫不在意、漫不经心，所以我才说你藐视工作安排，贬低工作安排，“我看不起你这工作安排，所以我就没写铁证，没写文章”，这是根源。这是我所看见，不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所以你谈谈你的想法。张琦，刚才我说的有没有冤枉你们？你也可以说说。）

张琦，陆馨哭什么呢？（张琦：心里边难受呗。）因着什么难受呢？因着肖红说她难受了？（张琦：肖红说这三个月传福音蹦豆呢，我听了也有点难受。）你怎么难受呢？有什么冤情？（张琦：这段时间就是打了一堆探子，打仗方面就是肖红说的蹦豆呢。）打出几个探子了？（张琦：十几个。）是找出来确认了十来个探子，还是你们把他打成探子？（张琦：打成探子的有十几个。）这十来个探子处理了？（张琦：处理了。）根据什么说他是探子？（张琦：观念重重，不尽本分，会也不聚。而且还有一个问题，他们知道的太多了，好多咱家内部的事情他们都知道。）为什么本分也不尽，会也不聚，他们就能知道呢？（陆馨：有人搞运动，搞形式号召。）谁搞运动，谁搞形式？（陆馨：就像孙XX这个人打回来之后就没有交到教会，就因为他不靠谱，所以说一直在一线呢。教会的人谁都知道他不靠谱，但是小区带领还带他去一些尽特殊本分的家，而且在路上还什么都说，小区带领不交通真理就干这个。）（张琦：孙XX的那些侄女、外甥女有的就在原教会呢，在原教会还当的小区带领，是骨干。）（肖红：意思是这个人是你们打回来的，就没交给教会，就成了你们的一线人员了，对吧？）（陆馨：对啊！那些荒区都是我们打的！）（肖红：一线人员跟小区带领联系上了，是吧？）（陆馨：小区带领就跟

一线人员联系呢呀！人家还叫一线人员去一些尽特殊本分的家啊！本来小区带领那个人就不是太精明的那种人，做教会带领还差不多，还特别拗。）（肖红：意思是小区带领就把一线人员带去尽特殊本分的家了？）（陆馨：嗯。而且传福音去了什么情况也不了解清楚，去了就把神家这些事情像搞运动一样，把这些事情拿出来号召，就这样传福音呢，传回来的人教会往回一拉，就都反了。这样的人太多太多了，一大片。看见这些是该管不该管？你看着有问题不管也不行啊，那要管，揽上了也不是一下就能处理完的。）

你们一线刚打过来的人，他自己还定不准就上一线了？（陆馨：就是因为他不太靠谱，放在教会里他要乱搅和，所以就把他放在一线了。）如果你知道他是乱搅和的人就不要他嘛，为什么还要他去一线呢？（陆馨：不要让他知道神家一些事情的话，也是可以的呀。他是有探子的倾向，他并不是说就要盗听什么。）咱一线是第一关口呀！你认为他是不是神要的人？首先，不管他是见了小区带领了，还是在你们一线，肯定都是要从你这个关口先过的呀！（陆馨：是啊！）那这是谁没有关住门？（陆馨：自己。）那为什么不关门呢？是你没有关住门把狼放进来了呀！刚才你还说这样的人有一大片，那这一大片又是怎么来的？这一大片是不是都是从一线过来的？（陆馨：是啊！凡是这些荒区的都是从我们手里过来的呀！）那他们过来那么长时间了，为什么教会一拉就反了呢？（陆馨：他们反了的这些也不是我们谈的呀！不能说所有荒区的都是我们的责任啊！）谁谈的？（张琦：教会里边谈的。）不是说荒区是你们谈的吗？怎么又成教会谈的了？（陆馨：那现在不就是这样嘛，不管哪边出了问题都是我们的问题！不管哪儿的问题，都是你陆馨的问题！好像我来以前和我来以后所有的问题都是我的问题。）

你说神家要的是什么人？独当一面！什么叫独当一面呢？（陆馨：不知道！）你去了能独当一面了，这叫人才。（陆馨：我要是能独当一面还能弄出来这么多探子来？）独当不了一面是谁的问题？

（陆馨：我自己的问题，所以我胜任不了这个工作。）你胜任不了这个工作，是觉得委屈呢，还是觉得有理呢？是觉得内疚呢，还是觉得冤屈呢？陆馨？（陆馨：我觉得遇到这些问题就不能客观地去说，好多次我就不能说话。）怎么不能说话了？说什么了不能说话？发现这些问题你们反馈了没有？（陆馨：一反映，“咔咔”就给打回去了，还反映什么呀！认识自己就行了！）什么时候反映把你打回去了？举个例子。张琦，陆馨说的这些话，你也有同感？（张琦：没有同感。）没有同感？（张琦：没有。）真没有假没有？（张琦：真没有。她的问题我能看到。）那你看到什么问题了？（张琦：工作作了，对付得挨。教会带领作工作就是转一圈就走了，工作作得乱七八糟。像那一片的探子都是教会里面打回来的，让配合什么都愿意，可是教会一拉就反。看见了不能不作，所以现在也觉得委屈呢。）

（肖红：你说的这个事我知道，因为是我让陆馨去处理的。那段时间受疫情影响，我过不去，我让她去处理的。你们一线都去处理这个事了吗？）（张琦：那个时候就那片没有疫情，正好那边也有线索，然后离另一个地方也近，就想开那边的荒，所以才去的。）（肖红：她说那边有探子，我说“不行了，把那个带领撤换了”，我让她额外地去处理一下。指挥指挥，她不涉及你们的工作呀，她去了，你们也去了吗？都去处理了？）（陆馨：那段时间一个是行动不方便，疫情查得也比较紧，其它地方去不了。再一个就是那边活儿没有去年那么多，所以活儿也做了不是没做。那会儿正好他们在家休息呢，我就是带着张琦和另一个配搭去的教会。）（肖红：我让你一个人去处理教会的事情，这样不耽误他们的工作。）（陆馨：他们在那歇着呀！）（肖红：意思是就没活儿？）（陆馨：没有那么多活儿啊！）（肖红：哦，意思就是你去的那个地方没活儿，你们只能是在教会里，我不让你去教会你也得去教会，因为你没事干，对吧？）

你们说的这话是互相矛盾啊！你们刚开始表达的是忙不过来，后来又说闲得没事，在家里坐着呢，一会说忙呢，一会说闲着呢，到

底是忙呢，还是闲着呢？（张琦：现在，我们一线队员也是换了好几个人，上来的都是新人，有仗打的时候其他人打不了，就是我带上他们去打。）你是说新人比较多，打不了仗，需要你们带新人去打仗，是这个意思吧？说这个是要表达什么意思呢？（陆馨：他在和你汇报这段时间干了什么工作。）咱刚才说的话题是，你们说你们那段时间去打探子了，刚开始表达的是说忙不过来，事情太多，后来又说闲的没事。是闲还是忙？（陆馨：刚刚肖红说蹦豆儿呢，一个月蹦两三个人、三四个人，你这段时间在干什么，文章也没写，铁证也没有落实，什么工作安排都不落实，藐视工作安排。你没有作工，也不顺服工作安排，你在干什么？从我来说，我也没有歇着呀，好像每天也都在干活呀。）没歇着，是自己给自己找了个没歇着的路，找了个理由，还是真正为了遵行神的旨意没歇着？我在说这个的时候，张琦给我补了一句“新人需要去带”，是不是补充了这一句话？（陆馨：嗯，他给你补充的就是工作内容。）补充了这个内容，是不是要表白一下呢？（陆馨：是。）表白一下不管用啊，张琦不是新人啊，是吧？张琦你应该独当一面啊！是让张琦独当一面，陆馨独当一面，两个人独当两面啊！结果你们是两个人独当一面去了。这是一个问题，这个话题先放下，先说刚才这个话题。陆馨，刚才我看见你痛苦、难受、流泪，这个痛苦、难受从哪儿来的？（陆馨：觉得难得不行，干不了。）你说话理直气壮，神看的是什么？陆馨，你的言行举止神看见了没有？张琦，你看到她的什么言行举止了？说说。（张琦：委屈。）你看见她的言行举止里边包含着什么观点、什么态度、什么存心？陆馨刚才说“我反映什么，肖红‘咔咔’就对付回来了，我得认识自己了”，你说陆馨认识自己了没有？（陆馨：没有。）那你嘴上喊的认识自己，怎么没认识自己？你说肖红给你怼回去了，让你去认识自己，可是你怎么还没认识自己呢？你告诉我说你认识自己了，结果你又说没认识自己。陆馨，那你究竟是认识自己了还是没认识自己？（陆馨：没有。）那没有认识自己，那你认识什么了？得着什么了？（陆馨：什么也没有得着。）

信神是在干嘛？首先你得会分辨吧？你要分辨人看的是什么？是不是就是看人的观点、态度、存心、思想？也就是人的看事观点。陆馨，你分辨一下，你的思想是什么？肖红说你这一段时间糊着呢，我看确实是糊得不轻，到现在还糊着呢。你说咱多长时间不见面，今天在这聚会呢，陆馨，你是什么情形？你是委屈得不行。这委屈从哪儿来的？你刚才说了，你一说话肖红就指责你的问题呢，你说以前让你配搭做总指挥呢，这个总指挥就带着托付、负担、责任，那你的托付、负担、责任在哪儿？你的使命在哪儿？咱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特意给你交通了使命感！使命感！可到今天你的使命感何在？我就不管那边出了多大的差错，不管是谁的问题，能不能说都是你陆馨的问题呢？能不能说？（陆馨：能。）那还委屈吗？你家里边不管是十个孩子，还是八个孩子，不管你家孩子是成才还是不成才，只要你孩子在外边闯下祸了，你说是谁的问题啊？（陆馨：家长。）家长的问题，父母的问题。人家会说“这是什么家教”，不管你孩子在外边闯了什么祸，人家找的就是你这个当家长的，你能脱了干系？那今天让你独当一面，那边是你的管辖区域，肖红交代给你了，那就意味着托付、负担。那你是怎么对待托付、负担的呢？你说那边小区带领有问题，教会带领有问题，不管谁有问题，你是什么态度呢？神看见了没有？你面对问题不是积极去处理、去解决，来找自己的问题。你说你认识自己，咱认识自己的实际在哪儿呢？怎么认识自己的呢？你是不是应该认识一下自己，“怎么在我管辖区之内还有这事发生？这是不是我的失职？这是不是神摆设环境来显明我？”今天肖红和你说了，今天肖红不和你说你该不该微服私访，发现问题，寻求解决处理？（该。）这是你该尽的责任，该作的工作。今天我作的工作，你看见是谁给我汇报过来我去处理的？是不是我去挖掘、我去发现的？肖红的工作又是谁给她汇报过来的？是不是也是挖掘呢？今天你没有主动去挖掘，别人给你提供信息，或者给你加使命、加责任，那你应该是一种什么感受呢？应该是什么态度？把这个责任给了你了，你没有担起来，应该感觉到内疚、亏欠、抬不起头来、无颜面对。“我拿什么跟神交代呢？肖红把这么一大片交给我，让我去担当，我怎么对得起肖红对我的高抬，对我的信任呢？”你的责任感、使命感何在呢？

今天看到神话交通了一个助人为乐，助人为乐是什么意思呢？以帮助别人为喜乐。帮助别人是为了自己的喜乐，是想得个冠冕，他是为了得冠冕去帮助人的，你说这个人自私不自私？就这么一个自私的行为，世人还当成了高尚的品德，神说这是自私卑鄙。可咱今天呢，爱人如己，你要帮助扶持别人，爱别人就像爱自己一样，这是不是神早已提过的？这才是真理。咱看到那些人在死亡的边缘，随时会被撒但吞吃，工作如果一结束肯定是地狱之子，你不着急上火吗？有多少灵魂危在旦夕呢？打动不了你的心吗？咱要有责任感，帮助人要有责任感，而不是以助人为喜乐。可咱呢？就连撒但、大红龙流传下来的这点“高尚品德”咱都不具备，咱如果具备的话，最起码你得以帮助人为喜乐吧？为了你的名誉，为了你的地位，为了搞交易，咱也该做到助人为乐这一点。帮助帮助他们，让肖红能看得起，让弟兄能看得起，来和神换取一个通行证，能进去国度，你最差也得有这个表现吧？可是反过来呢？你把它当成了什么？当成了负担，当成了累赘，你是指责埋怨，“这不是我的事，这是教会带领的事，这是小区带领的事，这是肖花的事，这是你们带领的事。他们犯下的错，你让我来‘擦屁股’？他们的问题让我帮助？凭什么让我帮助？让我帮助也就罢了，还嫌我帮助得慢呢，还指责我、还对付我。我给你汇报过去，你还把我打回来，不让我说话。”你说咱这是什么性情？咱有没有同情心？咱有没有爱？

每个人都是在这儿尽本分呢，是在事奉神呢，是完成各自的使命与责任的。你不是为谁干，你不是为我干，也不是为肖红干的，你预备你的善行，肖红预备肖红的善行。你不是为自己预备不上善行而着急得痛哭流泪，你是什么？你是嫌别人指责你而痛哭流泪，你是感觉不公平，“凭什么呀，这是带领闯下的祸，为什么让我来收拾烂摊子，收这个残局？”委屈地流泪！你流泪的时候，神向你掩面了？神不看吗？恰恰神是在看的，神就是要看你的态度、看你的观点。每天你遇到的人、事、物都是神给你摆设的，那个地方的问题并不是说别人处理不了！陆馨，我感觉神作在你身上的实在是高抬，真是高抬！你说你经历的有多少是让人看为是自然的，但又有多少是巧合呀？可是

你是怎么对待的呢？陆馨，咱们第一次见面，我给了你足够的信心！我一般见了他们都是修理对付、揭露解剖、打。肖红那一次和我说看你是个人才，那咱就用上，肖红说要用上，那我得给你打足气，开足马力，所以咱交通的就是使命、责任，让你从家里边走出来。你说我和谁交通过这个话呢？你有幸能够亲耳听到，并且就以你为图画，为那次交通的对象，这是多么幸运的？是神多么高抬与照顾呢？你感激吗？神摆设环境，加给你不能白加给你呀，神赐给你多少就要索取多少，加给你使命就要跟你索取。加给你让你去作工，神也带着你，让你在外边打仗，也让你体尝了一下圣灵同在、圣灵感动，圣灵作工的一种快慰。你体尝了、品味了，该你自己独立行走了，那神就要给你摆设环境。摆设什么环境？不用强盗抢夺你的家产，不需要把你的十个儿子剥夺，仅仅是什么？仅仅是在你的管辖区内出现混乱。强盗他没抢你，仅仅是你管辖范围出现了“强盗”，让你去处理一下。你没有说是自己没有看管好管辖区域，是自己的失职，你掉以轻心，你对不起神对你的托付。你没有因为负担、责任而痛哭流泪，没有产生歉意，反而是讨厌、厌烦、反抗、指责！“我在那打仗呢，教会带领闯了祸让我来收拾烂摊子呢！”神作这个工作是为着教会带领而作的？只不过是让他效了一个力罢了，神是要看看你怎么样。神把强盗和约伯放在一个社会，神是要在强盗身上作工呢？我不说这个探子怎么样，那探子是来干什么的？神摆设探子就是来看你站在哪一边。你是不是向着神、为着神，你是不是在称神为大！你经得住神试炼吗？需要强盗剥夺吗？不需要。

今天在你身边放一个不合你意的，没有荣耀你名的带领做了一些事，这边给你个使命，去，“擦一下屁股”，让你去“擦屁股”的时候，你本身就有埋怨，本身就不乐意，“他们闯下祸让我‘擦屁股’？”一“擦屁股”的时候更是一肚子火，“什么人呢？怎么传福音的？”你不是去感激神的一种奇妙作为，神为了显明你的义，显明你这个人怎么样，神摆设了多少效力品，你没有感激之情，你只有埋怨。埋怨带领工人不负责任，埋怨肖红抓你工作，对付你。你说对付咱对付错了吗？你说肖红对付你了，你认识自己，你认识自己什么了？你

认识自己了吗？为什么临到了对付？耶稣上十字架呢，彼得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彼得还是一片好心，话还那么好听，耶稣还说他：“撒但，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彼得说什么了？彼得痛哭流泪了？“指责我？人家谁也不管你，我好心管你，你还这样对待我，就是打我，一说就把我打回去了，我什么也做不了，你看谁能做了，你让谁去做吧。犹大能做了，你让犹大去做吧。我好心维护你，维护你的生命，你还把我打回来，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如果把彼得那个环境放在你身上，你是不是就说出这话了？你今天的表演，你说的每一句话是不是这话呢？你说这话撒但在那边看着了没有？神在那边看着了没有？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是见证，要的是打败撒但的见证！要的是弃绝撒但的见证！要的是荣耀神名的见证！

约伯做什么了？约伯作了什么工作？什么工作也没作，就一个态度，神就看他的态度。强盗抢了他万贯家产的时候，神要看他是不是离神而去，是不是要埋怨，是不是要与神讲理，“凭什么剥夺我的？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他这样做了吗？他没有。就即使强盗抢了他，十个孩子都死了，他只是说“我赤身而来，赤身而去”，顺服。他满身长疮，身上疼得如万箭穿心的时候，走投无路的时候，他老婆说：“你弃掉你的神死了吧！”他说什么？“愚顽的妇人！”这一句话让撒但仓皇而逃，无从下手！就这一句话让神看到了他的心！为什么神从这一句话中看到了他的心？因为这话代表他的态度、他的观点。什么态度？不管神怎么对待他，他是信的，神的名是值得传颂的！不管自己受了什么苦，神的名值得传颂这个不能改变。而你今天呢？你该不该称神为大呢？你该不该经历神的作工呢？神给了你负担、给了你责任、神给了你使命，能因为肖红说了你两句话你就背叛、消极？能因为神摆设的环境，神摆设了那么一个带领你就消极、背叛、对抗、叫嚣、抗议？什么也敢做？什么话也敢说？如此悖逆的话也敢说出口啊！敬畏何在呢？称神为大，怎么称神为大？你承认不承认神的主宰呢？承认不承认这是神的作工呢？承认不承认这是神家、这是教会？既然承认那你该怎么对待呢？你对待的态度是什么呢？就这么轻慢？就这么随

意？咱说话就能这么随心所欲？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难道你说话的时候不知道你流露的那种悖逆、对抗、叫嚣、撂挑子？你心里什么也清楚，什么也知道，但你还敢做，代表着什么？这就是你的一个态度，你的态度暴露出来了。神让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亚伯拉罕没敢说什么话，只能把刀举起。你献上什么了？献了一根毫毛？献上你的虚荣脸面、地位了？献上什么了？你看见你是撇弃了一切，可神什么也没看见呀！你只是从肉体角度看，“我撇弃婚姻，我撇弃家庭，撇弃孩子了”，这算撇弃吗？算不算？这算熬猪食！有意义吗？你是为什么撇弃的？说到这儿了，张琦，她为什么撇弃？为什么？她为什么能撇弃这些？她撇弃这些的动机在哪儿？动力在哪儿？能不能放到桌面上？她是为了神的经营计划？为着弟兄姊妹的生命进入？为了神的国度早日成就？降临在地上？为了荣耀神？为了急神所急想神所想？哪个也不沾边呀！那为了什么？

为面子舍弃一切真理（二）

你信着神却搞着个人的经营，不走正道，看着你是在外边尽本分呢，但你真是在尽本分吗？神称许吗？神要的是什么？你活出来的见证是什么？你忠于谁？为着谁？你是为了让别人能够高看你，让别人能赞赏你，你忠于的是资格大大，你忠于的是肉体的享受，你忠于的是名誉，你忠于的是你在人心目中的地位，你尊神为大了？你尽本分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神？你的存心是为了把弟兄姊妹带到神面前？都不挂钩啊，恰恰是背道而驰！咱今天没有敬畏神的心，连敬畏都没有。敬畏神、远离恶，你没有敬畏就不可能远离恶。你之所以能远离恶是因着敬畏神你才能远离恶，是因着信神才能弃绝撒但，你不信神是不可能弃绝撒但的。敬畏神、远离恶，什么是敬畏？张琦，你谈谈敬畏是什么，谈谈你对敬畏的认识。（张琦：畏惧、害怕。）畏惧、害怕，还有什么？（张琦：尊敬、敬爱。）首先里边有个尊敬，有个

畏惧，是吧？尊敬里边包含着什么？怎么才能产生尊敬呢？怎么可以看出来你对一个人的尊敬？尊敬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尊敬，首先得对人有尊重吧？你连基本的尊重都没有，哪来的尊敬呢？陆馨，这句话能听懂吗？什么是尊重？要学着尊重人，你连人都尊重不了，你怎么能对神产生敬畏呢？你对人尊敬不尊敬、尊重不尊重意味着什么？这个人他有没有尊严？反省认识一下咱刚才的说话，就你和肖红之间的对话来看，你对肖红尊重不尊重？能感觉到、意识到吧？你是知道的，你能意识到，你对她连基本的尊重都没有。为什么会没有尊重呢？你不尊重人，人怎么尊重你？这单单是个尊重。这尊重是怎么来的？怎么能产生尊重呢？尊重是不是人和人之间最起码的一个东西？有了最起码的尊重才有尊敬，在尊重的基础上才有尊敬。可咱的说话语气是对人的一种顶撞，对人的一种反抗、刺激，这里边就没有尊重，更没有尊敬。陆馨，咱不用多说了，你说我在这儿呢，你眼里有我没有？有没有？（没有。）咱不用说心中有神没有神了，神看不见摸不着，但你看见我了吧？你是承认跟随我了，是吧？可是我在你眼前，你把我当人了没有？咱不要说得太高，就说你把我当成一个单位的领导，你在一个单位上班呢，领导和你们在一起坐着呢，你能不能当着领导的面，对你不满意的同事随便说一些不尊重的话呀？能不能说出来？（不能。）这就可以看出，我在你心中连个基本的领导都不是，连一个世界上的领导都不如，就连一个上下级，职员对领导的这个尊重都没有。还有你去了法院，法官在那坐着呢，你能不能在法官面前随便地说？能带着情绪说话？连个压制都没有，控制都没有，寻求就更不用说了，基本的尊重都没有！

尊重再进深一点是什么？尊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尊敬是说小辈对长辈的，是吧？尊敬里边包含着什么？尊敬比尊重又进深了一点。尊重是人的言行举止外表的做法，是吧？尊敬呢？就有内涵了，心里面就有东西了。举个例子，你爸平时喜欢吃鸡蛋，他就不喜欢吃肉，但是你喜欢吃肉，鸡蛋你都不一定吃，那你回去看你爸的时候买什么？（张琦：买鸡蛋。）你买鸡蛋说明你对你父亲是了解的，对你父亲是体贴的。那你说如果让陆馨买，她会不会买鸡蛋？她会买鸡蛋

还是买肉？（张琦：她会按着自己喜欢的买。）按她自己喜欢的，她就买肉了。你买回来肉，你爸一看这个肉是什么感觉？你对你爸尊敬吗？他喜欢吃什么，你都不搭理他，这可不可以说是不搭理他呀？你只是看你的意思，这哪来的敬呢？尊敬里边带有什么？不仅得了解，还得有理解。不能是你不喜欢吃的东西，让别人也别吃了，你喜欢吃的东西让别人也吃吧，这样你是让人随从你。尊敬，学会尊敬老人，什么都顺着老人，尊敬里边有理解了。她不买鸡蛋，她买的肉，你说她知道不知道她爸不喜欢吃肉？（知道。）她知道，她不是不知道，但她还是买了肉。那这个又有什么区别呢？她是了解的，但是她不理解，“你为什么不喜欢吃肉呢？肉那么香，你怎么就不喜欢吃呢？你怎么就不能吃呢？”强行灌输也好，怎么也好，你不能理解你爸。你爸吃了肉胃难受，不舒服。这里面有几种情况，第一种是你不了解你爸，你就可以随便买，你管他吃不吃呢，瞎糊买吧。进深一下，你了解了但是你不理解，你还是会按着你的意思做。但如果你对父亲有了孝敬了或者尊敬了，你不仅了解而且理解了，你会尊重他的意思，人家想吃鸡蛋，就给人家买鸡蛋；人家想吃肉，就给人家买肉，“我明明就是给你买的，我得尊重你的意思”，这就叫尊重。

我今天想听什么话呀？陆馨，我想听什么话？我想听的是陆馨与神之间的关系如何；我想听的是陆馨对神产生了什么认识，解决了对神的什么误解；我想听见陆馨说她亏欠神，觉得内疚，因为对不住神而产生了种指责，产生了负担，这是不是我想要看到的呢？这是不是我所要吃的“鸡蛋”呢？可是陆馨搭理我吗？陆馨你不知道我想要什么吗？可是你给我的是什么？你根本不考虑我的感受，根本不考虑我在想什么，我要什么。我坐在你面前，我想要的你是知道的，但你拿不出来，你只管你一时的痛快。你即使知道我要什么你都拿不出来，你怎么战胜撒但呢？你怎么能背叛自己呢？把老己钉在十字架上是什么意思呢？老己老己，就是自己的意思。你说约伯，当剥夺了他万贯家产的时候，你说他心痛不痛？有的人会说万贯家产那是身外之物，那十个孩子呢？你说他爱不爱他的十个孩子？陆馨，爱不爱？（爱。）你根据什么说他爱？在筵席的日子过完以后，他叫他的孩子

们自洁献燔祭，就怕孩子们得罪了神。他为什么怕孩子们得罪神呢？管他们干嘛？就是怕神惩罚、管教他们，这就是因着他爱他的孩子。他爱他的孩子，可是当神取缔他十个孩子的时候，他没有任何怨言，他没有任何想法，反过来是说“神的名是当称颂的”。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爱不爱以撒？九十多了才得了个以撒，养活了十来年了，长大成人了，以撒就是他的心肝宝贝呀！神让他献上他就能举起刀来，举起刀来他还没有眼泪、没有忧伤，但他心里痛不痛？（痛。）他为了满足神能背叛自己，这就是顺服，神要的就是人的顺服。神不是要他的孩子，而是要看他的态度与观点。

那今天神给你摆设这一切的环境，给你摆设不合你观念的人事物，闯下那么多祸，遇到了那么大危险，探子还把信息泄露出去，神给你摆设这些环境，神是要看你是不是急神所急想神所想。你看见这么多探子，你会产生什么？该不该产生怒火、怒气？该不该把这些探子一脚踩成肉泥？该不该挽回？该不该激起你的一种心志来？看到这些人们这么愚昧、这么愚蠢而担起负担来、担起责任来。回来见了肖红应该是和肖红汇报工作，“唉，现在这些人素质太差了，教会的带领工人，简直不配当带领工人，工作作得一塌糊涂，我去了才怎么怎么处理的，不行，这教会还得处理，这些人得更换”。你没有汇报工作，你也没有因为教会里这些事情着急上火。你没有着急上火，而是感觉他们给你带来了麻烦，因着他们的存在使你忙碌，使你不能消停，使你多作了一些超出本职工作以外的工作，加重了你的负担。你为谁说话呢？神要你干嘛呢？要你献以撒了？要你献万贯家产了？仅仅是用了一点你的时间，仅仅是用了点精力，你就已经发埋怨了，都不愿意和人说话了。肖红仅仅是质问了你一下，对付了你一下，怎么了？咱作工合格了？就算是合格了，对付一下行不行啊？揭露一下、解剖一下行不行呀？能不能？神熬炼彼得的时候，神向他掩面，他看不见神，他不理解神是要作什么工作，他说什么？“你把我当玩物耍，我何不乐意呢？”那你呢？难道神把你当玩物耍了吗？只是把重担加给你，你就不乐意了。你跟随我，我给你立标杆了，我是怎么走的呢？我是不是在神手里当了玩物呢？祭司弟兄说我是敌基督，出来作工时就能

听见这个名字——敌基督，我停滞不前了吗？我和谁发怨言了吗？我该作的工作还得作，你效仿我了吗？这个路你走了吗？神摆设一个环境一下就显明了，显明了你的态度，显明了你的观点，显明了你是站在哪一边看事的，你为着谁向着谁。咱不能为真理受一点屈辱！不能为神献上一根毫毛！咱还想混个不死的结局，还想被神成全、大用，你说咱是什么野心？

神是怎么拣选人的？神就是摆上环境要看你的什么？（陆馨：态度。）看你的态度，看你的观点，然后再看你的活出。根据你的态度、观点、存心来看你是不是神所拣选的人。神在拣选人的时候，是经过了长时间地观察，最后才作决定的。约伯，神是怎么说的？开始神向他显现了没有？约伯是怎么跟随的神？风闻有神，仅是听说，他没有看见过神，仅是风闻有神他就能敬畏神、远离恶，在人中间人都称他是敬畏神、远离恶的人，是完全人。神就是观察了约伯许久以后，才和撒但打赌的，神对撒但说："你曾用心察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亚伯拉罕呢？神说要给他个儿子的时候，亚伯拉罕是喜笑的。喜笑意味着什么？对神的一种不相信、不承认，"可能吗？"神搭理他了没有？不搭理他，神只管作着他的工作。可是到最后，亚伯拉罕把孩子献上以后呢，神说什么？神在灭所多玛的时候，神都要特意地和亚伯拉罕说这件事，亚伯拉罕还要和神讨价还价，看见神的态度了吗？刚开始神给他个儿子的时候他是喜笑，神交通时问弟兄姊妹这是什么人，在人心目中他是义人，神说"这还是义人啊？"到最后他把孩子献上以后，神看见他的态度、观点以后，神说"我所要作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神是不是直接把这个话说出来了？你说亚伯拉罕在神心目中的位置如何？"我所要作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神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态度？是因为神在长时间地观察人的态度、观点。神拣选亚伯拉罕，赐给他一个儿子，是不是已经是观察了许久以后才作的这事？（嗯。）约伯是不是更是了？神不去试炼任何一个人，而是试炼了约伯。神观察了许久以后才试炼的，试炼他是不是就是在拣选他？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在试炼他的时候，神知道不知道约伯能站住见证？神是知道

的。那知道为什么还要这么作呢？神是要让他在世人面前立个标杆，是做给人看的。神说这个话的时候，在神那边已经成了，只是人看不见而已。让亚伯拉罕、约伯演出来是为了让人看见。

我给你交通神拣选人的时候，交通了历代以来的每一个使徒，神是怎么拣选的，再经过咱实际地去体验，2012年的敲锣打鼓，是吧？神是怎么拣选的，是怎么拣选得胜者的。神摆设环境拣选人，那人临到的环境肯定是不合人观念的，在不合人观念的情况下显明你，神才能看见你的真心。你能欺骗了神吗？神不可能被你一时的表现欺骗，所以要长时间地观察，神要看你一惯性的流露。咱平时对待修理对付的态度是什么？咱是怎么对待肖红安排的工作的？咱今天来了又是怎么对待的？如果你这样长时间下去，是不是就定了，这就成了实质了？变不了了。可是当人有一点点悔改的时候，神就十分珍惜，神一直在等待着人的悔改。陆馨，这些话给你交通多少了？一直在等待着你的悔改，可咱每次除了叫嚣、对抗、讲理、摆自己的理，就没别的了。咱就没有一次是为神说句话，为正义说句话，没有一次为神的经营计划说句话，为神的经营计划、为神的旨意早日在地上通行而献上咱的所有，献上咱所能献的，尽心、尽力、尽意。这些咱尽到了吗？尽忠心了吗？问过咱自己吗？咱今天每时每刻的言行举止、表现，神是不是都看得清清楚楚的？你在那掉泪的时候，心里难受的时候，我都能看见，我都有感受，你说神看不见吗？你心里就不害怕吗？

刚才交通神要拣选人，你怎么就被神拣选了，这是不是让你了解神的作工？你不仅得了解，你还得理解，理解神为什么要这么作呢，为什么总要显明人，让人受痛苦呢，为什么不早日给你结果呢，“这是在试炼我呢，为什么弟兄不早点说？”神能和你说吗？神如果告你说要试炼你的话，你会不会伪装？你会不会克制呀？那你真实的情形能暴露出来呀？神不可能和你说。但过后神还要摆设环境，又让我给你交通出来，又揭露出来，你看见神的爱了吗？你看见神的拯

救了吗？看见神拯救一个人多么艰难了吗？看见人的灵魂是什么了吗？是不是个活死人呢？还有点气息吗？一针一针扎上有反应吗？神苦苦巴望，等待着一个没有答案的回答，咱给神一个回答了没有？今天，咱还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回过头来看一下咱的作工，拿什么与神交差呢？两手空空来到神面前，本就已经是羞耻、难受了，咱还敢再讲什么理呢？咱怎么还敢叫嚣呢？拿什么资本与神叫嚣呢？有什么资格？就即使有资本、有资格都不能叫嚣，因为咱是个小小的受造之物！更何况咱今天还穷困潦倒、瘦骨嶙峋，咱还能起来再较量一番？我和你说过，肖红是配合我工作的，你是跟随我的，那你要怎么对待一个配合我工作的人呢？她对付你也好、修理你也好，她为了什么？她为了肉体享受？说得不好听点她是不体贴你的软弱，她是为了神的工作吧？为了教会吧？神不看人的外表行为，而是看人的存心，看人的观点，看人的态度是什么。

咱上边重点说的是敬畏神、远离恶，敬畏里边必须得有理解，如果你没有理解，你不会有敬畏。敬畏，有敬还得有畏，得有畏惧，得有惧怕。现在灾难还少吗？地震、饥荒、瘟疫摆在你面前，害不害怕？为什么让你写铁证？写铁证的目的、意义是什么？你们写铁证了吗？（没有。）为什么不写？你们没有写铁证，你们看铁证了吧？为什么让你看铁证？陆馨，让你看铁证文章的目的、意义是什么？（陆馨：对神有敬畏。）有敬畏，有畏惧感，敬而了解、知道神的性情，知道神的不可触犯、不可触碰。如果你经常看铁证文章，你还敢这样吗？你还能这样吗？如果你写了或者收集了一些铁证文章，那你还会做今天的事吗？让你看铁证文章的目的是为了让你看见神的作为，看见神用刑杖辖管，现在是神的刑杖开始发挥功用了！前两天白XX写的那个铁证，看了吗？（没有。）他晚上闯进家去把咱的人给打了，把东西抢走。抢走一年多以后，咱找到这个人，知道他抢走了，最后把他作过来了，让他把文章写出来。他所做的事他老婆都不知道，如此保密，人家还发了誓。写出来的时候他老婆都惊讶，等把这些文章写出来、发出去以后，没过二十几天死了。什么意思？他做的事情必须得公布于众他才能走，他这是直接抵挡。神一般不击杀人，迫不得已

才击杀。如果不把这种人杀了，以后不知道他还会干什么事。还有好多例子，有一个人带咱去看房子呢，咱要用呢，结果他带咱看的是个荒场，下午刚去看了房子，晚上回来半夜里他就死了。神是让你耍弄呢？这是不是直接玩弄？你看了这些经历以后觉得害怕，你敬畏神，有些事你就不敢做了。

谁都喜欢地位，喜欢名誉，谁也想顾个脸面，你说谁不想顾脸面？就你喜欢有个地位、名誉？你说我喜欢不喜欢？你说我就喜欢戴个“敌基督”帽子？我不喜欢让祭司弟兄称赞一下？但是因着敬畏、害怕，不能要求。咱是个受造之物，神想怎么作就怎么作，对神不能有任何要求，不能提出意见，不能要求神这样作、那样作，只有接受与顺服。你说“我接受、顺服”，但是心里服不下来，有忧伤、有眼泪。国度里边忧伤、眼泪都不能有，忧伤、眼泪意味着什么？“我能守个规条，但是心里边难受”，心里边难受的人神要不要？神要的是心甘情愿。亚伯拉罕献以撒，如果亚伯拉罕举起刀的时候眼里边流着泪水，神要不要？你埋怨了，心里不痛快了，献上神都不要，更何况你与神叫嚣、对抗呢？敬畏神、远离恶，对神有了解，在了解的基础上理解了神为什么要这样作工，看见神拯救一个人这么艰难，在这个基础上又看见了神是独一无二的真神，神有权柄，神主宰着万有，觉得咱在神面前什么都不是，连地上的蚂蚁都不是，神可以随意处理人，神的性情是不可触碰的，一触碰就会遭到击杀、惩罚，永久惩罚。你每每想到这个的时候，还敢任意妄为吗？还敢任着性子来吗？还敢想要地位就为地位说话？想要名誉就为名誉说话？不管任何人在场都敢信口开河？随意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不是找死？今天你能和我这么说话，哪天基督回来呢？我在这儿你能这样说话，基督回来了，难道你说话就能有了敬畏吗？可能不可能？所以神告诉人说，当人有一颗惧怕的心，有羞耻感，就可以蒙拯救。如果没有这两个不行，为什么？压不住他那个邪恶的性情。就跟跷跷板一样，你里边有个心思，“肖红你天天就欺负我呢，我这老虎不发威，你以为我是病猫？”心里是不是这么想的？发威还是不发呢？心里想发威，“我把她‘啪啪啪’打回去，让她这样欺负我，我打回去她就不敢再欺负我了，我不打她就欺负

我。”可你这么一打神怎么看呢？弟兄在这儿怎么看呢？你能不能打？你打了你心里是舒畅了。人常说一句，我就是死也得出了这一口气，为这口气活着呢。“我就是死也得出了这一口气”，是不是有这个在里边？这叫发泄，是吧？把这些东西发泄了，肚子里就舒畅了。要是不发泄出来，按世人来说这真是憋屈。发泄出来以后还憋屈不憋屈？“哎呀，终于舒畅了一口气，一直窝到心里还得了心脏病呢”，你把这个发泄出去了。如果在你想发泄的时候，“哎呀，神看着呢，这事我能不能发泄？”当你心里有神的时候，称神为大的时候，“神看呢、神鉴察、神有权柄，不行，不行，憋屈吧，憋屈死我，我也不能说，不能再以口犯罪”，是吧？这个时候就憋住了。是敬畏神、远离恶还是发泄，这就是跷跷板，最后因着害怕而制止了自己的言语，制止了言行。

因着敬畏才能远离恶，你如果不敬畏呢？不存在远离恶，所以这两个词是连贯的，不是说谁就这么好，每个人都是被撒但败坏的，都是败坏至深的人类。你也有败坏，我也有败坏；你心里怎么想的，我心里也是怎么想的；你贪恋肉体，我也贪恋肉体；你想要钱财，我也想要钱财；你想要情感，我也想要情感。可是当这些出来以后，我想满足自己肉体的时候，神看着呢，神鉴察呢，我就刹车了，我不能，那我就因着这个敬畏保守了我。可你不害怕，你没有敬畏，你任意妄为去做了，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已经做了撒但的出口。如果是在神拯救人的过程中的话，神还给你悔改机会，如果是最后一次，如果是定你结局的时候，那你还有机会吗？你能决定哪一次定你结局吗？因为神是长时间地观察，你这样下去不就把自己的结局给定了吗？咱一直交通的就是观点、存心、思想，做人做事、看人看事。在这件事上你能根据神话做人做事、看人看事这就叫追求真理。今天给你摆设这个环境了，那边教会混乱得一锅粥，虽然不是你造成的，可是在你的管辖区。就算不是你的管辖区，让你去过问了，把这个托付给你了，你该怎么对待呢？就是怨言四起？神就把这个环境给了你，看你的态度是什么。咱以前交通过，大路上撞死个孩子，每个人的态度是什么，有的人是看笑话呢，有的是痛哭流涕呢，有的是拍手称快叫好呢，这个态度就代表着他与这个孩子是什么关系，他是这孩子的

什么人。那神把这个环境给你摆上，那边教会出现混乱了，肖红把这个托付给你了，神就看你是什么态度。你看着这些人们是产生一种同情，还是产生一种厌烦呢？你是急神所急，想神所想？你还是因此而埋怨“我没有享受了肉体”呢？这个能听懂吧？你的言行举止，你的态度、观点，神就根据这个来定你的归宿。当然也不是说你有了这个就怎么了，当你有了这个态度以后，神看你是个追求真理的人，神看你是向往正义的人。但如果你始终没有这个态度，神看你就是喜欢邪恶黑暗的人，你不是要神的人。你不是要神的人，神在你身上还作工不作工？不作了，放弃了。你还有点向往正义，神还继续在你身上作工摆设环境。神看见你还有点向往正义，神就十分宝爱，神就拣选上你了，这部分人就是子民，追求真理的这就是子民。如果你不通灵，不追求真理，但你能默默无闻、勤勤恳恳，不敢瞎乱说话，只管做事，那你就在这儿效力吧。如果说你还要为肉体说话、还要叫嚣、还要对抗，这是不是打岔搅扰、拆毁？那还能用你效力吗？不能效力了。你就不是神家人了，你是将要被处理的对象，将是被显明、淘汰的对象。这是不是很清晰呀？各类人的结局是不是分出来了？就根据你对真理的态度，对神话的态度来定你的结局，这公义不公义？

公义和公平、合理还又不一样，这个能理解吗？有的人觉得不公平，“我在外边作了多少工作，我跑断腿、累断腰，你却对我是这样的，他坐在家里做什么了？你对他是这个态度呢？”彼得作了多大工作？有多大工作？受了多少苦？彼得受的苦大，还是保罗受的苦大？陆馨？保罗受的苦大最后还成了敌基督，这叫公义，因为他不走正道。神给保罗机会了没有？给了没有？（陆馨：给了。）神在用他的时候，圣灵也感动他了，也带领他了，也引导他了，但是他把所得的东西赐给了别人，但他自己不实行。在神作工结束的时候他依然还是当初的保罗，所以神不能要。神是公义的，不是公平合理的，不是说你受了多少苦，就给你多少，不是那么回事。神是根据你走什么道路，神就给你摆设什么样的命运。你要是追求走做魔鬼的路、追求效力，就是追求驴、马一样的人生，神就满足你，你就做驴、马去。你要是追求活出有意义的人生，那神依然也满足你，但是一切都不是人

用肉眼能看到的。跟随神的历代使徒哪个人有好结果呢？从人的肉眼来看，看见的是不是都是不好的结果？你就说彼得，彼得怎么了？不是倒钉十字架了吗？他钉十字架了，从灵里看事，他去哪了？他回神那边去了。没为神倒钉十字架的其他人去哪了呢？他可能转猪了、转狗了。所以咱不能用肉眼去衡量。

陆馨，这个弯能转过来吧，没有堵了吧？你有你的存心，你有你的观点，你在这儿诉苦的时候，其实你是不是也是在告状呢？有没有？你的这种告状无非就是说："弟兄，你就不睁开眼看看，肖红她作的是什么工作呢？她就是会打，就是会瞎打人，什么都是给我身上推，我要不告状，你也看不见，你也不知道。可是又不允许我说，我一说出来她'啪啪啪'又把我打回来了，根本不体谅我的软弱，根本不听我说什么。今天本来想告状让你来给我平反，可是你不给我平反，反过来还又把我'啪啪'打了一顿，这公平在哪？这公义在哪？"陆馨，想了没有？这想法是必然的吧？当你在心里反抗的时候，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你心里边就在等待着我的回话，等待着我说话，看我说什么呀。"我把肖红所作的工作告诉你了，我看你说什么、做什么。"陆馨，有没有这心思？不想说话？（陆馨：……）"弟兄太不公平了，弟兄太不尽人意了"，你不只是对她的控告，你是对我的控告。你理解我现在所做的事吗？理解不理解？

咱交通一个"乌撒扶约柜"，乌撒扶约柜被击杀了，是吧？你说他为什么会被击杀？陆馨，乌撒扶约柜会被击杀，你说那你扶约柜会不会被击杀？会不会？（陆馨：会。）那你说有没有一个人扶约柜不会被击杀？还是所有扶约柜的都得被击杀？还是有的不会被击杀？（张琦：有的不会被击杀。）谁不会被击杀？（张琦：抬约柜的。）抬约柜的？那你的意思是乌撒他不是抬约柜的？陆馨，你说这个约柜能不能扶？（陆馨：不能。）不能扶。那就看着约柜倒？看着倒了不要管？有没有人能够扶约柜？（陆馨：不知道。）寻求寻求。咱知道约柜是什么吧？"约柜"肯定是放约的柜，是吧？那约是什么？约肯定

是法版。（陆馨：祭司可以扶。）准确点谁可以扶啊？摩西是不是可以扶呀？（陆馨：嗯。）为什么？因为就是他从山上搬下来的，法版还可以搬，约柜就不能扶了吗？这要是不能扶就不对了。所以咱要搞清楚了，约柜谁能扶？摩西能扶约柜，但是其他人不能扶约柜。圣殿里边祭司能进，你能进圣殿吗？（陆馨：不能。）你不能进圣殿。神向摩西说话了，二百五十个首领敢听吗？敢不敢听？（陆馨：不敢。）不敢，他也不能去听，他听到的都是打雷声，他们就不敢去那个地方，去了就得死！所以说乌撒扶约柜必定是死的。在记载当中乌撒他是祭司吗？（陆馨：不是。）没有听说过有个祭司叫乌撒的，是吧？所以咱要搞清楚了，约柜不是不能扶，是人家摩西可以扶，其他人不能扶，其他人要扶的话就是祭司弟兄说的罪恶的手不能伸得太长了，怎么成了罪恶的手了？因为你是污秽的，你伸出来的手就是污秽的。

神话里边有一条："在工作或教会的事务之中除了顺服神之外，一切应听命于被圣灵使用的人，违背一点也不行，得绝对听从，不要分析对错，或对或错都与你无关，你只管绝对顺服就是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国度时代神选民必须遵守的十条行政》）或对或错都与你无关，他说的话不管对与错是与神有关系，那是神的事，这个你不需要去指手画脚。知道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了吗？（嗯。）咱去领受，肖红在这儿她是作工作呢，她就是对付你也好、修理你也好，她的存心是对的。神是不是看人的存心呢？存心是对的，存心是经得住神鉴察的，不管她话语的对错。人看的是这话语的对错，看的是态度，可神呢，神不看这话语的对错，神是看你的态度、观点、存心，你为着谁、向着谁、忠于谁？你为着神的经营工作，那你怎么都不为过。大卫杀了二百号人，把他们的皮扒了，神定他的罪吗？不定他的罪，还说他是顺服神的人。可是他要霸占人家老婆，为了霸占人家老婆还把人家丈夫杀了，虽然他没有亲自杀，是仇敌杀的，可是是他一手安排的，这就该死，犯法了，犯罪了。所以说神看的不是你外表所看见的，神看人的存心。肖红她作这个工作呢，她是维护神的工作，她不是维护地位、名誉。你不理解，也可以说她不管做得是对与错，

咱不应该去论断、定罪，咱只应该寻求。为什么要说乌撒扶约柜呢？你和她说的那些话，就是对她控告，也就是在告诉我说她在做什么，可这话我听不听呀？我能不能听？不能听。因为我不看她肖红怎么说你了，说得好听不好听，我只是看她的存心，而我也是看你的存心。你在告她状的时候，是为什么告她的状呢？是因为你在下边作工作是凭心情尽本分，你敢控告、敢对抗、敢叫嚣、敢撂挑子，这是不是污秽、败坏不堪啊？污秽、败坏不堪，污秽一身，你还要过来告状，这是不是乌撒呢？乌撒能扶约柜吗？不能。二百五十个首领能扶约柜吗？不行。除非你的手是圣洁的，你是洁净的，这个可以。这个理解了吧？

和你交通这个是说不要再误解我了，“你就不打肖红，就是打我，就是和我过不去”，把我也想得那么邪恶、卑鄙无耻。会不会这么想？以前是不是这么想的？（陆馨：我只是跟不上你这个节奏。）跟不上什么节奏？跟不上哪个节奏？（陆馨：就是说我告肖红的状。）就是对我说的这个话有点不理解，是吧？（陆馨：嗯，对于自己周围的环境没有清晰明了的意识，其实我自己也能意识到我的那个态度。）你的那个态度就像二百五十个首领说摩西呢，“神对你说话，不也对我说话呀？”其实对他说话了没有？他听懂听不懂啊？听不懂。（陆馨：我刚才说的也不是说我不接受，就是心里有点堵。）你心里是什么，这是不是从撒但来的？是不是从肉体来的？信神就是要改变你的看事观点，什么看事观点？站在神一边，什么是站在神一边呢？时时为着神、事事向着神，处处念着神，咱有没有这个？咱没有，咱是向着自己的肉体，觉着这肉体受苦了。咱没有因为这个事情看到自己的可恨、可恶，“我怎么是这东西呢？我吃着神的，喝着神的，这干的是什么事。竟然有这么邪恶的思想，怎么有这么邪恶的性情？这不是该咒诅的？”当认识到自己是地狱之子，自己是该死的种类，该咒诅的，这才是真实的认识。当认识到自己是地狱之子的时候，信神才正式开始。你看为什么我今天不问也不说肖红说你什么了，我也不说你受什么委屈了，我也不去调查，不去核实，我就说出这些话来，我就直接对你进行了一个解剖。一个是刚才和你说的这些话，另一个是要

根据神话，做人做事、看人看事得有神话依据，是吧？（嗯。）神说：“你有真理可以跟随神，你有活出可以作神的话语的彰显，你有生命可以享受神的祝福，有真理的人可以享受神的祝福，神为那些专心爱他而又受苦受难的人伸冤，不是为那些专爱自己而遭受撒但蒙蔽的人伸冤。不爱真理的人哪有善？专爱肉体的人哪有义？义、善不都是为着真理而说的吗？不都是为那些专心爱神的人而预备的吗？不爱真理、尸体腐烂的人不都存着恶吗？不能活出真理的人不都是真理的仇敌吗？你们这些人又如何呢？”（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被成全的人才能活出有意义的人生》）神是向那些为真理受屈辱的人而翻案的，是吧？（嗯。）而不是专为肉体受屈辱的人伸冤的。就是你在这儿告状的时候，我没有为你伸冤，我不可能为你伸冤的，我只能给肖红翻案，这就是我根据神话做事，我不是凭情感。

为面子舍弃一切真理（三）

什么使你痛哭流泪呢？你不是说和肖红无法沟通？什么地方沟通不成？（陆馨：我的观念太多了。）那你说说你的观念，什么观念？（陆馨：老搅事。）老搅什么事？说说，搅哪些事？不是说观念多吗，怎么又成了老搅事了？老搅事和观念多是两码事。

（肖红：那会她和我说：“我想和你沟通沟通也不敢说。”我说沟通什么事呢，她说就是陆杰那个事。陆杰做了总指挥后，就得到她负责的那边去抓工作，当时说一男一女不合适，就让陆杰和陆夏还有陆馨三个人配搭。她说那个时候一说陆杰要到那边去，她就想跟我说别让陆杰来，来了以后就把开荒搞砸了，说陆杰在作工上、在打仗的

态度各方面作得就不行。可她看我的态度就是让陆杰去呢，就没说啥。陆杰去了那个荒区以后，人家把他撵出来了，工作也没有作好。陆馨不敢和我沟通，好像有点受辖制。她说这话的时候，我当时把她打回去了。我说："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就三四个月了，你还在这个事里边，也没学到啥功课，还是认为他不该去，还认为我让他去就是个错误。工作作不好就在这些方面找原因，可是你对你自己有多少认识呢？"本来我想的就是陆杰他有他的长处，你有你的长处，几个人在一块合作能互相吸取长处，最后能把工作作得更好。她说："我领受的就不是这个，我领受的就是你就是让他去作工呢。"我说："你这不是领受有问题了？他和你是一样做总指挥，他去了以后怎么能代替了你呢？他去了以后，是你们仨人共同商量，看怎么把一线的工作更好地作好。"她说："我们就没有配搭呀！"我说："没有配搭这不是让你学功课？没有配搭你当时是不是该跟他们配搭？可是你连要都不要怎么配搭呀？从你刚才给我谈的话中，我听到你的思想里边就是不该让陆杰去。"我又说："他去了以后你从这里学到了哪些功课？就因为对这个人有看法，导致不能和谐配搭，工作成了这，不得已最后又分开。你就没在这里学到你该进入的功课，咱不是抛开进入光为了作工，而是你得有你的进入。"就是谈的这些。）

那委屈的是什么呢？这没有什么可委屈的呀？陆馨，你说说。就谈这个就和肖红说不成了，是吧？（肖红：嗯，最后也没有沟通，我说你把你的冤屈再说说，她也不说了。）把你想说的说一说，你后续还没说呢，把你的后续说一说，我听听。陆馨，你感觉你诡诈不诡诈？不想谈？（陆馨：……）你想得到什么？谈谈你的愿望，谈谈你的追求，你想得到啥？（陆馨：我想走肖红走的那个路，但是我发现我走的是相反的路。）你发现了吗？你发现反了还能哭呢？你说你想走肖红走的路，但你发现你走的路和肖红走的路是反的，那今天你发现肖红走的是什么路呢？我听听你的认识，肖红走的路是什么？你走的路是什么？我看看怎么认识到是反的。你是用话来搪塞我，还是有实际的认识呢？（陆馨：不是。）你不是搪塞我，那你就把你实际的认识拿出来，我听听。（陆馨：我说我想走这个路，是我当初的一种

愿望、一种目标、一种想法，但是在现实面前我发现我是反着来的。给我交通真理我就感觉听不懂，有时候听懂了好像也不愿意去做，感觉自己好像就那么个实质。自己所做的和生命没有丝毫关系。）嗯，还有什么？（陆馨：而且根本就没有寻求真理的心，有时候也不是说就完全听不懂，好像也能听懂，但有时候也好像听不懂。）听不懂神的话，还是听不懂肖红的话，还是听不懂我的话？听不懂什么？（陆馨：主要是在肖红这儿。）和肖红之间的关系，是吗？（陆馨：就是她给我交通的，和我自己领受的、追求的不一样。）她给你交通的，有什么听不懂？（陆馨：她给我交通的是每一个环境当中我该怎么去进入，但我自己领受的和她说的好像没有关系。）你说的是什么？（陆馨：我说的就是是非对错，我就是在那做事呢。）那你说的究竟是不是是非对错，你知道不知道？（陆馨：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是非对错呢？是非对错，是还是非，是对还是错，是一个准确的答案，是吧？（陆馨：就像肖红让陆杰和我配搭去那边开荒，我心里想的并不是不让他去，但是最后达到的效果就是我不让他去，我就转不过这个弯。肖红说我就不愿意让他去，我就不愿意别人比我强，这个时候我心里感觉就是堵的。）那你心里边愿意让他去还是不愿意让他去？（陆馨：对于荒区的活儿，我的确不建议他做，这是我的心里话，但这只是我的一个建议，并不是说就得按这个来。对于那种情况下，我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必要说。）什么有没有必要说？（陆馨：比如说我看到陆杰的那些问题，我总觉得那是一些客观的问题。因为看到他之前作的一些工作，感觉他在开荒上挺不负责任的，这是我心里的一些看法，真实的想法。但是从我心里觉得，我并不是看不上他不愿意和他配搭，但是肖红给我交通的就是这方面，所以肖红给我交通这方面，我心里就堵上了，我心里就对她有想法了，就觉得好像客观地说一下，说一个事情她都特别维护陆杰。我反映的也是事实呀！即使我反映的不是事实，你是不是也应该调查、核实、了解一下，到底属不属实？有时候她说“你说、你说”，她越这样说，好像感觉越说不清楚，越不想说。）

神说，神只和你讲真理，不讲道理，神为什么说这句话呢？你说神讲不讲道理？（陆馨：不讲。）这是不是咱对神的谬解？你说道理和真理的区别在哪？道理和真理哪个高？（陆馨：真理。）神说神不和你讲道理，不讲道理是因为什么不讲道理呢？是人根本就不懂得道理，同时神讲的是真理。为什么说这句话呢？真理是建立在道理之上的，比道理更高的叫真理。真正的道理它是合乎真理的，它的根源是真理。神不和人讲道理是因为人被撒但败坏以后，人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道理了，所以人讲的道理不是真正的道理，是人就不讲真正的道理、不讲真正的理了，但人还要讲他认为的理。他讲的那个理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是建立在人的看事观点上的，人认为对的事就是道理。可人的认为它不是真理，人的认为它不是真实的，不是实情。所以这就相当于是歪脖子看表。如果表盘上不标数字，而是画成点，你躺着看是几点？那个表指针指向对不对？躺下和坐着看不是一个时间，你躺下看这就叫歪脖子看表。你要看表首先你的脖子得正、观点得对。什么观点？你要讲理，你得讲真正的理，不要讲谬理。人所认为的理就是个谬理，神跟你讲的是真正的理，真正的理就是真理。你认识你是讲理呢，其实你说的是谬理，但神还不能说你说的是个谬理，一说你那是谬理，伤了你的自尊，所以神说你讲的是个道理。这个道理在真理面前说不通，行不通，因为你那个道理是你自己的一种看事观点，是邪恶的、反的，它是不合乎真理的，是和真理打架的。所以神只能说一句神不和你讲理，只讲真理。

举一个例子，就像小孩们打游戏、玩手机一样，三五岁的孩子他非要打游戏，非要玩手机，你能和三五岁的孩子讲清理讲不清？他觉着“我就是个小孩子，就应该玩呀，就应该看动画片啊，应该玩游戏啊，你不让我玩游戏、看动画片你让我干啥呢？”你能和他讲清理讲不清？讲不清理。神和你能讲得清吗？神今天是来供应你生命的，神来地上是来拯救人的，拯救的是一班败坏至深的人，拯救的是追随他的人，可你怎么看呢？“神拯救人好像就是给人恩典的，神的公义就是公平合理，你怎样对待陆杰就怎样对待我，怎样对待我就怎样对待陆杰，否则你不公义。”（陆馨：好像不光是跟陆杰，我好像对谁都是这

样。）这是不是你的看事观点？（陆馨：是，我跟我的那两个配搭也是一样，好像我一直就是这样。）神和你讲真理是要赐给你真理，是要拯救你，神是看见可拯救的人才拯救，不可拯救的人神不拯救。神拯救人的方式是什么？不择手段。审判刑罚、击打，是拯救。就像两个孩子，老大看着是可塑之材，还可以教育，管一管还能成个人，老二简直就说不成，你说父母对他们的观点一样不一样？老二是脑袋也不行，又笨，还不讲理，记忆力又差，又贪玩；老大是有点调皮，但他什么都具备了，你说父母对他们的要求一样不一样？对于念不成书的孩子，他回家就是玩个手机，看个什么，他父母可能就不管他了，但还有希望的那个孩子，父母怎么对待他？是不是严加管教、快马加鞭？可是对老大来说，他会不会控告他父母？“我就不是你们生的，对老二就那样宽松，对我就这么严厉；他可以玩游戏，他可以到处玩，我就不行，就非得逼着我完成作业；他不考试都行，就非得让我考个第二名！”你说这个孩子他讲理不讲理？蛮横不讲理。他妈能和他说清吗？他根本不理解他妈做的是什么。人也根本不知道神作的是什么，神告你说神是来拯救人的，可咱做的是什么呢？就跟那个小孩一样，什么都不懂，听不懂。

审判刑罚、击打临到你，是神的拯救，是神的爱，可你把审判刑罚、修理对付当成了什么？当成了仇视之物，和人攀比，“你为什么那样对待他，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呢？”你说咱有理智没有？咱讲理不讲理？这算不算不讲理？你说肖红今天和你交通什么呢，交通你的情形也好，交通你的作工也好，你在这儿谈的是陆杰怎么样了，你说你讲理不讲理？肖红她再谈多少，对你要求再严格，她为了谁？为着谁？她不和你谈陆杰，她和你谈陆杰干嘛呀？一个是陆杰不在现场，第二个是各是各的生命。和你在这儿交通是供应你的生命，是把你带到正道，你是总拖着陆杰，“陆杰不走正道，我就不走正道”，你说这讲的是什么理？肖红她不打陆杰，不说陆杰的问题，你就委屈、难受，你说咱心正不正？爱惜自己不爱惜？认识不认识神的作工？知不知道神作的是什么工作？连什么是爱都不知道，什么是拯救都不知道，你这是讲理？我这个话听懂听不懂？肖红抓你工作、抓你任务，你在那找

理由，你有这个理由、你有那个理由，肖红不听你的你就痛苦。就像老师、父母每天抓你作业，这个作业为什么没算好，为什么算错了？孩子说："我算题的时候，旁边那个同学吃果子叫我呢，他不好好学习，你为什么不说他就说我？"你说你当父母的、当老师的听见这话，这是什么话啊？这是不是混蛋孩子呀？你一直说的是啥？在这儿说你问题呢，你是说陆杰的问题呢。（陆馨：我不是今天才说这个问题，我这个问题一直就有。）一直就有，是吧？那你说说。（陆馨：就是很长时间了，不是说她今天抓我工作，我今天才找了个茬给她怼回去。）你说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这更说明什么问题呢？你把陆杰装在心里边了。（陆馨：不光是说陆杰，就是我老跟别人攀比。）就是说你把这些事装在你心里边了，攀比也好，把别人装在心里边也好，什么意思？我刚才和你说什么了？就像老师给你把作业批出来了，告你说这个题做错了，他要给你讲解怎么做错了，该怎么做。可是当老师告你说做错的时候，你就开始反抗了，"不是我的错，是当时做作业的时候怎么怎么了，谁说了个什么话，谁给我提了个什么意见了，谁在场……"，你说老师听不听这个话呀？老师听着这个孩子真傻啊、真是个浑人，"我急得是要教你这个题怎么做，让你学会怎么做，而你是急于表白"，"这个题做错是因为谁在场，是因为哪个原因做错了，不是我不会"，你是想证明你会，会为什么会做错题呢？你为了虚荣、脸面、地位，为了不让人说你不会，强烈地、急切地找一个外界原因逃避、躲藏，就害怕别人看见你不会。"不是！我看错字了，旁边有个什么影响了。"就算你是受影响了，这道题你也会做了，那再给你讲解一下，让你更理解一些，或者你不会做把这道题让你学会了，这是好事还是坏事？（陆馨：好事。）可是你当成什么了？我说的这个例子和你走的这个路能对号吗？能不能对号？（陆馨：能。）

神和你讲的是真理，你讲的是道理，神说不和你讲这个道理，就和你讲这个真理。就像做作业一样，老师说："我给你讲这个题该怎么做，我不是找你说你做错的理由是什么。""我平时没有好好学，那天讲课时我不在……"，老师听这些话干嘛？老师只关心你是否学会了这道题，那神关心的是你是否性情变化了，肖红看的是你是否懂得该

怎么敬畏神了，该怎么作工了，这是肖红要和你交通的，她不关心你当初是怎么出差错的。（陆馨：可我就扭不过那个弯来。）这个道理你听懂了没有？（陆馨：好像听的时候听懂了，下次就又不懂了。）道理听懂了，这是不是歪脖子看表？神和你讲的是真理，告你说什么是得真理呢，你非要在这里讲你的道理。你有你的道理，真理还能进来吗？你这么一直表白着你的意思，正确答案还能进来？我想给你讲解二加二怎么等于四的，你在这跟我说你算的是二加二等于三，你总要告诉我“我是怎么算出等于三的，因为什么搅扰我的”，你是讲你的这个理呢，但我和你讲的是真理。就拿这个做了个例子，就说你不务正业，你为什么歪脖子看表呢？为什么会走这条路呢？知道根本原因在哪吗？（陆馨：不知道。）因为你太宝爱虚荣、脸面、地位了。你只怕丢脸，只怕丢人，只怕丢了面子。你为了面子可以舍弃一切，可以舍弃一切真理，你并不想得着真理。就好像刚才举的例子，你并不是想“我怎么会做这道题”，你想的是“我不能在众人面前丢了脸，虽然我看见这道题错了，但我不能承认。或者说错了，我得告你我有足够的理由，不是我不会，实在是当时这题有哪个字没印清楚，哪个同学说了一句话影响了我了，不是受影响是不会有错的”，你一直在表白着，你不会有错的，那这道题老师还能讲下去吗？你再表白老师没法讲题，你也听不进去。你太爱地位、太爱脸面，为了地位、为了脸面可以舍弃自己的性命。这可不可以说是自私卑鄙呀？为了你自己的肉体利益，太自私了。咱在信神呢，没有尊神为大。

什么是满足神？你满足神了没有？神讲真理，这个真理是什么？肖红讲的是什么？你想了没有？揣摩了没有？“肖红为什么这么说？我为什么这么不愿意听？”这是不是应该思考的？思维的？你说肖红见了你一直和你谈陆杰他是猪八戒它二姨，你就进国度了？需要谈这个不需要？（陆馨：不需要。）可是你非要让谈陆杰是猪八戒它二姨。那肖红要谈什么？“我不谈陆杰是猪八戒它二姨，我只谈陆馨是猪八戒它二姨就行了。我在你面前谈陆杰是猪八戒它二姨没有丝毫的价值与意义。我和你谈陆杰，在背后议论他，洁净他了？他蒙拯救了？还是洁净你了，你蒙拯救了？”所以说不和你讲这个理，讲的是真理，

讲的是你在这个背景、环境下，你认识什么了，显明你什么了，你对神的态度如何，这是不是要探讨的？咱一直说神拣选人，怎么拣选？就看你的态度、观点，神给你摆设环境看你的态度、观点。咱交通好几次了吧？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这是不是暴露出来了？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你的态度、观点就是嫌肖红不说别人说你呢。“陆杰怎么怎么了，你看不见，就是看到了我”，不管陆杰怎么了，他就是犯错了，或者是犯的错再大，和你有什么关系啊？他就是影响你工作了，和你谈他犯了什么错了，对你有什么意义啊？神今天看的是你的态度、观点。就和约伯一样，强盗临到了约伯，“你看见强盗没有？强盗抢了我东西了”，约伯没有说强盗怎么了。神看的就是强盗临到约伯，约伯的态度、观点是什么。那让陆杰去和你配搭的时候，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你追求真理了没有？你追求做人做事、看人看事的原则了没有？有神话依据了没有？那你说是你的问题还是肖红的问题？(陆馨：我的问题。)咱是不是不走正道？(陆馨：嗯。)咱太愚昧、太傻了！神是怎么拣选人的告诉你了，神是在看人的态度与观点也告诉你了。每个人当走自己的路，神定人的结局是根据人自己所走的路决定的，而你不看你自己走的是什么路，你老看陆杰走的什么路，看别人走的什么路。他们走什么路能定了你的结局？人家不管走的是好还是坏，都和你无关，神关键看的是你的态度、观点。肖红一说话，你把她的嘴堵住了，怼回去了，那她的工作还怎么作？你的工作怎么作？这些咱交通了太多了呀，是吧？你说我在这儿看了是什么感觉？肖红在这儿抓的是工作，说你的工作作得怎么样，你的言行举止给人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别人在你身上看见了什么？你是荣耀神的，还是羞辱神的？肖红是不是和你谈的这些事情啊？可你听不进这些话，你没有感觉到这些话扎心，没有感觉到“我这是做的什么事”，没有感觉到羞耻、感觉到难受。你在那是说陆杰怎么怎么，这些事怎么怎么，说的是你的感受如何如何，他给你带来的伤害如何如何。咱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词，流露出来的是什么？都是为自己说话，考虑自己的感受。你考虑过神家的感受吗？考虑过神的感受吗？

咱充当了个什么人呢？你老觉得是肖红在打压你呢，肖红在欺负你呢，是吧？你怎么看事呢？你说话做事总是考虑自己的利益，你丝毫不考虑神的名、神的见证、神的作工。(陆馨：我自己根深蒂固的思想支配着我，就觉得她之所以对我有要求是因为我太好说话了，心里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在这扭转不过来。好像不遇到问题还好，遇到问题这个思想就出来了。)你说咱愚昧到什么程度了？（陆馨：可我心里就是在这困扰着呢。）那你知道不知道什么是把老己钉在十字架上？（陆馨：钉不上嘛。好像我道理上也知道我这样不对，我自己有时候也能扭转过来，但是一下堵住了就过不来了，就不行了。感觉自己好像就不通灵，没救了，实质就是那么个东西。）现在能扭转过来，是吧？能认识到，是吧？（陆馨：嗯。）能认识到什么？我先听听你现在认识到的，不管你实行了实行不了，我听听你的认识。（陆馨：我自己看事特别谬，不是站在神一边看事。我衡量的标准就是根据我自己的利益，就像别人家有孩子不用出来跑，但我有孩子就得出来，有时候心里就嫉妒，心里就特别难受。）你还是不认识你自己，其实你并不认识自己，你不认识你自己是个受造之物，你也不认识神的作工，不知道神作的是什么工作，你不认识就不会有恨恶。（陆馨：我好像和神没关系，就老是和肖红有关系。有时候走到路上，或者是干啥的时候，有那么一瞬间就想，为什么她对别人没那么多要求，对我就这么多要求，然后心里就堵上了。）所以说你太混蛋了！刚才我说你什么了？你就不认识自己，不认识自己就不恨恶自己。（陆馨：所以感觉我不通灵嘛。）这和通灵有关系吗？（陆馨：有啊！）这说明你根本没人性，没正常人性，不知好赖，就是世上人说的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约伯遇到了强盗，约伯说什么了？万贯家产没了、儿女没了、满身长疮，自己还危在旦夕，约伯说什么？神的名是当称颂的。（陆馨：就上午说那个弟兄的时候，肖红就说他那方面不行，我就想怎么对别人的要求就那么低呢。）所以刚才我说你太不懂事了，太不讲理了。约伯之所以能临到强盗，是因为约伯敬畏神、远离恶才临到的，你以为谁都能临到？这是福分！什么是福？平安是福？喜乐是福？

（陆馨：嗯。）什么是平安？什么是喜乐？肉眼看到的是真实情形？那你要想平安，要想追求平安，那你就不要信神，信神临到人的都是刀剑的击打。（陆馨：我感觉我就没有那么大的追求目标，就喜欢那么随波逐流。）随波逐流也行啊，你随着好的呀，你随波逐流随着肖红，跟着肖红走呀！可你是随着撒但走呀，你是随着邪恶的思想走啊！你说作为一个受造之物，是不是该为神站个见证啊？历代使徒他们怎么走的呀？你随波逐流该不该随着走啊？（陆馨：我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心志。）你有什么心志？（陆馨：什么心志也没有。）可你当初有呀！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说什么了呀？你的誓言在祭坛面前毁了？你要毁约？天地废去誓言不可废去，你怎么说的？当疾病缠身的时候，当躺在手术台上生命危急的时候就想起和神的约了，就想起神是造物的主了，当身体好的时候就忘了神了，你说咱还是人吗？摩西击打磐石是因着信；约伯临到强盗万贯家产被强盗抢走是因着信；亚伯拉罕能献以撒是因着信。你的信在哪呢？人不信神就该死，因为人是神造的。可你怎么看呢？“我为什么要敬拜神呢？我为什么要信呢？我没有那个心志信神。”消极软弱就是背叛，你为什么能到了这个程度呢？因为你的肉体利益受到了伤害。咱前面交通什么了？因着有敬畏神的心才能远离恶，没有敬畏就不能远离恶。不要说你了，摩西在旷野里边，神呼召他的时候，摩西说什么了？“你另找人吧，你找一个你愿意找的人，我拙嘴笨舌的不行”，他有心志？他说这句话神就发怒！摩西说这话神发怒！那你说这些话呢？“我没有心志，我没有信心，走不上去”，那你来到世界还怎么活这个人呢？那就不用活人了，失去活着的希望了。人活着就应该为神献上，咱今天不要说为神献所有，为神献儿女了，你把你自己献上了吗？把你自己的虚荣、脸面、地位献上了吗？你说你没有心志，你说的这句话有点离谱吧？你说咱能放下家庭，放下孩子出来尽本分，最后你说了个“我没有那个心志”，那你没有这个心志，你有什么心志？有抵挡神的心志？你能抵挡过？

要让你当摩西就麻烦了，“凭什么犹大就能偷吃祭物，凭什么就把重任给了我？”你说咱浑到哪了？浑人一个，怎么能浑到这程度呢？

(肖红：所以陆馨颠覆了我的思想，颠覆了我所有的美梦。)肖红在这儿想重用你，把你当成了培养的对象，你是一次一次地回击她。肖红在这儿一直说你有作工能力，看怎么把你培养培养。可是一次又一次救不了你，你是一次不如一次，几回就成了这个程度，肖红在背后伤感，“怎么是这呢？出乎我的意料！”她是一片苦心，想把你培育成人，可你呢？你老觉得她和你过不去，“你为什么只抓我，为什么不抓那个不成材的呢？朽木不可雕也，你不去雕那个朽木，为什么非得雕我这个木头呢？你就不能把我当个朽木对待？你就不能把我当个猪对待？你就非得把我当人？”你说这是啥话？这话能听懂吗？听懂听不懂？不感恩说神的高抬，不感谢肖红在这儿照顾、培养你，反过来你还控告呢，你控告的是什么呀？你不控告还罢，一控告显明了什么？猪狗不如，好赖不分。信神呢，应该向神献上所有，尽心、尽力、尽意，可我在这儿没看见你为神的作工尽心、尽力、尽意，你是为自己的肉体尽心、尽力、尽意，强行地和神掰手腕呢！你现在消极到如此程度，你贪婪肉体到如此程度，你的情形有严重的问题，我对你有点怀疑，陆馨，你是不是掉到肉体里边了？

80　衡量人善恶的标准

1　衡量人的所做所行是善是恶这个标准是什么？就是你心思所想、所流露出来的、所行出来的有没有有没有实行真理的见证，有没有活出真理实际的见证，有没有活出真理实际的见证。你如果没有没有这样的实际，没有这样的这样的活出，无疑你就是作恶的人。

2　作恶的人在神那儿怎么看？在神那儿怎么看？就是你心思所想、你外表做出来的不是在为神作见证，不是在羞辱撒但，不是在打败撒但，而是处处都是羞辱神的记号，处处都是羞辱神的记号；你也不是在为神花费，不是在为神尽上为神尽上你的责任与义务，而是为你自己。

——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把真心交给神就能得着真理》

735　达到敬畏神远离恶的必经之路

1　“敬畏神”不是莫名的惊悚与惧怕，不是躲避，不是远离，不是崇拜，不是迷信，而是仰慕，是崇敬，是信任，是理解，是仰慕，是崇敬，是信任，是理解，是体贴，是顺服，是奉献，是爱，是无条件、无怨言的敬拜、还报归服。人对神没有真正的认识，就没有真正的仰慕、信任、理解，没有真正的体贴顺服，只有惊恐与不安，只有怀疑、误解、躲避与远离。

2　人对神没有真正的认识，就没有真正的奉献与还报，就没有真正的敬拜与归服，只有盲目的崇拜与迷信；人对神没有真正的认识，就不可能遵行神的道，就不可能敬畏神、不可能远离恶事。相反，人所从事的一切活动与行为充满了对神的悖逆与抵挡，充满了对神的毁谤与论断，也充满了人违背真理、违背神话语真谛的恶行。

3　人对神有了真实的信任，就会有真实的跟随与依靠；人对神有了真实的信靠，才能有真正的了解与理解；人对神有了真实的理解，就会有真实的体贴；人对神有了真正的体贴，才能有真正的顺

服；人对神有了真正的顺服，才能真正地真正地奉献；人对神有了真正的奉献，才能无条件无怨言无怨言地还报。

4　人对神有了真正的信靠、有了真正的理解与体贴、有了顺服、奉献与还报，人才能真正地认识神的性情与实质，认识造物主造物主的身份；人真正地认识了认识了造物的主，才能产生真正的敬拜与归服；人对造物主有了真实的敬拜有了真实的敬拜与归服，才能真正地摆脱恶行，也就是远离恶远离恶。这些就是“敬畏神、远离恶”的全过程，也是“敬畏神、远离恶”的所有内容，是人达到敬畏神、远离恶的达到敬畏神、远离恶的必经之路，达到敬畏神、远离恶的必经之路。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认识神是达到敬畏神远离恶的途径》

问题回复

HN有人问：“肖红、肖花能代表上面吗？”你们怎么认识的？（何青：公开跟你叫嚣、对抗呢。）教会建造的时候，神和圣灵使用之人代表上面，代表神家，其余任何人都不代表上面，不代表神家。国度建造呢？国度建造和教会建造有什么区别？当时教会建造是神和祭司弟兄带领的，那国度建造是谁的本分？（众长子。）众长子的本分。众子、子民是谁来作成？（众长子。）众长子来作成。那众长子代不代表上面？（代表。）代不代表神家？（代表。）神刚交通了什么是神家，什么是教会，这是不是都已经说了？（嗯。）什么代表上

面呢？你跟随的是众长子，你把什么当作上面了？你没有直接说我，你是说肖红、肖花，那肖红、肖花在我身边，是我安排的，她们不代表上面代表下面？那你代表哪呢？从这个话来看，这是不是四六不分？

“肖红、肖花代表上面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实在太发人深省。”你说可笑不可笑？如果这句话是出自教会建造的人口里边，这个正常，因为人家就没有跟随。现在你跟上了国度建造，你跟随的是谁？你跟随的是我，我让肖红带领你，你说肖红代表上面吗？（代表。）所以，这样的人完全是四六不分！回去就定他个四六不分，基本的层次感都没有。“肖红、肖花能代表上面吗？”你反问他：“你跟随的是谁呢？如果说你是在教会建造，你没有跟随弟兄，那你不是这家人，那你就不要来这儿说这个话，这儿没有你说话的地方。如果你是跟随弟兄的，那弟兄身边用的人你是不是也该承认？弟兄用了肖红，你不承认，用了肖花，你不承认，你把她驳倒，不把她当成你的上面，你计划把她当成你的下面？你是上面？那就是我在跟随你呗！”

“肖红下发的安排能代表什么？”我说的就是让肖红来管理教会呢，是吧？那你说“肖红下发的安排能代表什么？”那这是不是审判我呢？（是。）那既然肖红不能代表我，那你给我找个能代表我的，谁要代表我呢？他们认为他们那边有“圣灵的流”，那就让他们在“圣灵流”里就行了，不要过来了。（肖红：就是说啊，不要了。）只要是我做的他就不认可、不认同，这还叫顺服？这叫接受？你既然不顺服、不接受就不用跟随，没有人逼迫让你跟随呀！（进入说自己认识神了，我就说祭司弟兄还说他对神的认识只是大海中的一滴，你敢说你对神有认识吗？）什么话也敢说。（进入说不需要认识自己，认识神就行。）这就把那些跟随国度建造的名的人分开了，这些人听着神话说了个国度建造，谁建造国度就跟谁，根本不从实质上去分辨、去认识。也说明平时下面就没人去作这个实际的工作。什么是国度建造，国度里边有最后一次审判是审判谁呢，就进入说的“你不要认识自己，

认识神”，认识神而不认识自己，还有审判吗？还有国度里边的最后一次审判呢？你看神一直交通的假带领、假工人，直到现在交通的《什么是追求真理》，是不是都是让认识自己？（嗯。）那他们是不是与神对着干呢？

再一个就是他主要是抓把柄的，他抓的是“没有真实的带领人”，原教会里边没有真实的带领人，再看着今天你们这儿也没有真实的带领人。今天我在这儿带领呢，我说让写文章呢，是不是让带领工人必须都得写出《我就是魔鬼》的文章？《我就是魔鬼》这是什么？我没有承认你是真正的带领人。我是带着你去认识自己，认识你是魔鬼，当你对自己真正认识的时候才是信神的开始，现在才是人信神的开始呀。神刚刚交通了什么是真实的带领人，作为带领工人该走什么道路，你说现在可能有真实的带领人吗？不管你是教会建造也好，国度建造也好，就不可能有真实的带领人。今天我跟你说肖红是配合我的工作的，我在这儿任命了，那就是带领人，不管什么，或对或错都与你无关，她是我直接指任的，那其他人我没有指任过谁。就和神用祭司弟兄一样，祭司弟兄或对或错都与你无关。那今天我说肖红是我用的，或对或错都与你无关，我把这个工作交给她作，圣灵就要负责，这不是你该操心的事，她是配合我工作的。我没有说哪个带领工人是真实的带领人，就算是说何熙，我也是专门交通过，在咱这一片区域的人群中，我再找不出一个比何熙强的，这些人的嘴里连一句实在话没有，都是活鬼，这个咱都有体验吧？何青，有体验吧？（何青：嗯。）这个不是假话吧？当时我也是这么说的，事也是这样做的。我在这个人群里边，我也只能是用何熙，矬子里边拔大个，当时是不是这样说的？我还专门交通说何熙和肖红不一样，肖红我是正式用的，何熙只不过是操练她，是借用她可取的这方面去作工，能一样吗？这是两码事。

刚才说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何熙，不要觉得她是有特殊身份，这个能搞清楚了吧？（嗯。）她这个人身上有可取的一部分，但不是

说这个人就成了，不是说这个人就走上正轨了。我在这儿说肖红成了，这个成了不是说她真正成了，是说她走上成功的路了，但何熙没有。只能说何熙她身上有可取的部分，我只是在用她可取的部分，同时借着经历补足她的不足。如果在操练她的过程中，连可取的部分都用不上，她没有走上来，那就不能用。所以从始至终我就是划分开的，没有混淆。第二个就是说所有的带领，我没有说过谁是真带领，我没有见证过谁，我也没有指任过谁，而且我说都是假带领，我承认都是假带领，没有一个是真实的，我没有承认过谁是真实的带领人。我还说过，带领工人如果写不出《我就是魔鬼》这篇文章来，就不能做带领，不配做带领，说过这话吧？（嗯。）“我就是魔鬼”这还能成了真带领？但是假带领也得作呀，也得操练往真带领上走啊，不操练能成了真带领吗？所以今天再抓假带领这方面的把柄，没意义了，这是种抓把柄。都在操练中，你要逐步地去分辨、认识，哪怕你检举、揭露解剖让他们互相去进入。人在变，天在变，万事万物都在变，现在是不是能感觉到这一点？（嗯。）而且你对神的认识是不是也在变？你对你自己的认识是不是逐步也在变？能感觉到吧？周围人事物都在变，是在变化的过程中，不能用静止的眼光看，得用发展的眼光看。下去给他们把这方面交通清楚。

2023年文稿

一月

1.交通拜偶像

以前我有个姨是癌症晚期，那时候我妈已经信神了，但我还没有信神，我妈知道去婚丧嫁娶的场合是神厌憎的，就想着趁人家还活着的时候去看望看望，人家死了以后就不去了，因为人死了以后再去就是拜偶像，所以我妈算好时间想躲过拜偶像这一劫。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呀，就在我妈去看望我姨的前一天晚上，我姨死了。我们去了以后刚进门，我姨家里人就给了两炷香，说："昨天晚上走了。"烧香磕头这就是葬礼的一个流程，人家给两炷香就是让烧香磕头呢，我妈手里已经接过那两炷香了，没办法了，就跪下磕头了，给人家烧了两炷香。我妈原来是癌症，有了这个病以后信的神，后来癌症过了十年也没有复发，要按外邦人来说这个病就算好了。可是她烧了香、磕了头回家以后不到一个礼拜，腿就骨折了，然后去医院检查，人家说癌症复发了，后来腿上长了那么大的一个瘤子把骨盆也给撑破了，疼得哎呀哎呀的不能动了，路也不能走了。你不信神你磕头神不管你，你信神了还磕头神就要管你。何丹，你爸前几天死了，你烧香磕头很明显就是拜偶像，肯定是触犯行政。但因着你信神的时间短，没几年，所以神不会一刀切，神不会对你有多高的要求。神给你摆设环境是为了显明你，显明你是为了拯救你。可是神作工要结束了，还得加紧操练你，所以就有了今天咱们的会合。在我还没来你们这边聚会以前，先让你去拜了偶像，先显明了你，然后在你准备第二次去拜偶像的时候，让我和你见了面，让我给你交通拜偶像，这就是让你站个见证。神要抓捕事实，所以先给你摆设环境显明你，显明你是站立不住的，你是拜偶像的，你没有真实的信。显明了你以后你还没有意识、没有知觉。如果今天我不和你见面，不和你交通，那你明天是不是还要继续拜偶像呢？刚才已经说了，你胜不过去，你还得这样走，还要如此，那就是再一再二了。你本身身量小，如果咱们今天没有见面，也

没有人给你交通，而是任由你再一再二再三下去，这就不叫神的作工。神作工就是摆设环境让你认识自己、背叛自己。一个礼拜前先让你看见自己拜偶像了，再借着今天的交通让你明白了，下一步就是让你背叛自己了，所以今天咱的见面就是为了明天的你不拜偶像。今天咱交通透亮了，确定了这是拜偶像，如果明天你再拜偶像，那就没话可说了，你就是明知故犯。

何丹，后悔不后悔今天的见面？（何丹：不后悔。）要是今天不见面，明天你就还可以拜偶像。（何丹：我觉着冥冥之中就是安排好的。昨天下午通知聚会的时候，我就有意掩盖，不想说，我想着聚完会了该磕头还能磕头。可真到聚会的时候，我就有点控制不住、身不由己了，我就像竹筒倒豆子一样，把这过程想法一下子全倒出来了。我就是一个心里装不住事的人，耍不了一点诡诈。之前我去烧香磕头的时候，虽然没人给我这样交通，但是我心里也知道不能拜偶像，只不过是太在意世人的眼光，觉得自己身量小，胜不过去才跪的。今天你给我交通了，接下来就是看我怎么实行呀，就是你说的，看我是不是明知还要故犯呢。自己在这儿就感觉可难呢。）这就是加紧操练，这是福气，是神的爱。（何丹：我心里想你今天要是不来，都没有人知道，我回家给我爸把三七过完，啥事都没有。我现在就感觉我像小孩子办坏事一样，感觉大人看不见我，我自己要做什么想偷偷地把事办了，就是有这种心态。但是神察看人心肺腑，今天的聚会就像安排好的一样，自己躲不过。）什么是信神呢？神说："真正的'信神'的含义是人能在相信神是万物的主宰的基础上来经历神的说话，经历神的作工，达到脱去败坏性情满足神的心意以及达到认识神，这样的历程才叫信神。"（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写在前面的话》）神主宰怎么主宰的呢？你爸他来了的使命是什么？你爸的使命就是来操练你的。（何丹：今天早上我看见墙上的照片了，就想我第一个在乎的人是我爸，我爸被挪走了，下来我最在乎的人是我儿子，那我儿子又会经历啥呢？心里又想，我越在乎谁，神就把谁摆在我面前来操练我，心里就有这种胆怯。）你爸的使命就是来操练你的，在你要信神的时候，你爸就成了你信神路上的拦路虎，这就是要你站的一个见证。那什么是见证呢？你爸来拦阻你信神没有拦阻住你，你冲破撒但的黑暗权势，得胜了，就是见证。你就好比是大卫，你爸是狮子、熊，就是你的陪练，他就是来操练你的。你的家就是你的练兵场，他的使命、责

任就是给你做陪练，借着他操练你根据神话看事，进入神话，站一个实行神话的见证，借此把你衬托出来。他早不死晚不死就在今年的这个时候死，这就是神的主宰摆布，也是神的全能与智慧。如果你爸提前一年、两年死了，你能学到功课吗？你学不到功课，所以他早不能死迟不能死只能在什么时候死呢？只能在你接受国度建造以后，在咱们见面以后他才能死。这就是神说的，每一个人来都是带着使命的，他的使命什么时候完了他就走了。他是外邦人，那他来就是完成他的一个使命，操练你的使命。那时候操练你信神，现在又操练你还拜不拜偶像。你说你是信神的，撒但说你不是真信的，神就派你爸过来，你爸对你来说，可以说是你的一个陪练，也可以说是一个试炼，还可以说是撒但的试探，你站住了就是试炼，你站不住就是试探。但不管怎么说，神是万物的主宰，万物都随着神的心思意念更新、变化、消失，都有神的主宰。你爸他来有使命，他能成为你的爸，做你的陪练，来熬炼你，那就是他的使命，有神的主宰。“真正的‘信神’的含义是人能在相信神是万物的主宰的基础上来经历神的说话，经历神的作工”，你爸为什么现在这个时候死呢，是因为咱见面了。咱见面了以后，这个信就拔高了，拔高了以后，他的使命就拔高了，也就是说他得完成最后的一个使命，借着他的死，来检验你拜不拜偶像。你是个受造之物，那你爸呢？他也是受造之物，和你一样都是受造之物。说得实在一点，你爸还不如你呢，因为你是个受造之物，是个人，你爸呢？是不是个人？能不能称为人？你爸的灵不能称为人。你爸在不能称为人的情况下去世了，你还要去跪拜，这是一个什么事实？从灵里边看是什么事实？人在跪拜畜生，人在敬拜畜生，你说你这个人混不混？有理智没有理智？作工结束了，神要借着这个事情来显明咱的身量，还要拔高。按你信神的年头来说，给你的这个功课太大了，如果从神领受该怎么认识？“神太恩待我了、太高抬我了，我信神只有四五年的时间，就给了我这么大的一个功课。紧接着还不容我躲过，我爸三七还没有过，神就让弟兄来给我交通，显明了我，如果我再拜一次就是明知故犯，我不敢犯了！因为神作工结束了，神要加紧操练我。”就这最后的几年了，如果你在这几年的时间里够不上，到后边你的路就太难太难走了。

（何丹：明天我得回家过一七，今天你这样给我交通，相当于是给我摆上了环境，让我站见证了。）今天就开始熬炼了。（何丹：你

给我交通了，我肯定不能明知故犯，但如果不去的话，带来的后果就是从明天开始，家人就开始弃绝我了，我姐妹，包括我舅舅、我舅妈、我婆婆所有家人都会弃绝我的。）环境是随着你身量的长大一步一步拔高的。反过来看，神作在你身上的爱太大了！我多长时间过来一次？我上次来的时候，你有一个环境，大家都在听怎么给你交通，你是最受益的。我这次来了，你又有了这么一个环境，你是不是最受益的？这就是神的爱！神在你身上摆了环境，给你摆设了丰富的筵席，让你有功课可学，这就是加紧操练。神喜欢什么人？神喜欢单纯敞开的人。你年轻又单纯敞开，神喜悦。神喜悦你，多给你点恩典？神喜悦大卫，给大卫摆设了狮子、熊来操练他，神喜悦你，所以就多给你点狮子、熊，多给你点操练。时间紧张，要加紧操练，那就再多给你点狼，赶着你往前跑，让你赶紧长大。穷人家的孩子早成才，富人家的孩子多败家，这是必然的。也就是说多享受神恩典的人，那必定要成为败家子；多经历神击打的人，才能懂得神的爱，才能对神有认识。你单纯敞开，神就给你摆设环境，那你得的就多。你往前走，神就给你再摆设环境，一步比一步高，一步比一步高。（何丹：我不再拜他，后续就是我妈不理我，没有我这个闺女，我姐不理我，家里所有人都弃绝我。包括自己老公都是，“你爸刚去世7天，让你回家去上坟，你都不去！”接受不了我不去跪拜我爸。）你家里人弃绝你，众人弃绝你，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何丹：按神话说当然是好事，但按自己的身量还是够不上。）咱不说神话，就说你的认识，你认为是好事还是坏事？（何丹：你说神太爱我，给我一步一步拔高。我看见给我摆上这么难的事，我心里就觉得我实行不出来，但还有种不能拒绝的感觉，我就觉得这个路可难走了。）因为你没有看见神的爱，你没有看见前边的路，所以你就感觉到难。你只是觉得神是造物的主，神作在人身上的都是爱，你觉得这应该是神的爱，但又不认识这是神的爱。

彼得在熬炼中说了句什么话呢？“即使神把我当成玩物，我何尝不是甘心乐意。”彼得是在什么背景下说的这句话，他为什么说这句话呢？是因为彼得没有看见前边的路，对神作在他身上的工作不认识，不明白神的心意，所以对神产生了误解，“神是不是在耍我呢？”神说：“彼得在体验、经历神作工或者神引导的过程当中，不知不觉产生了这样的感觉，‘神这不是把人当玩物吗？’他当时有这个感觉，但是

神的出发点绝对不是这个。人用人的眼光、头脑、知识衡量这个事，觉得好像神把人当玩物一样随意玩弄，今天说这么做对，明天又让那么做，神所作的到底是什么人有点模糊，人有点不知所措，不知道应该怎么选择了。神就是用这种方式试炼彼得，试炼的最终成果是什么？（彼得达到了顺服至死。）神要的就是这个结果。那从彼得说的哪句话让你看到彼得有顺服了，他的身量已经长了？对神所作的这一切，对神对待人的这种态度，彼得是怎么接受的，是怎么对待这个事的，他的态度是什么？‘我何尝不是甘心乐意’，这是彼得的态度，这是他的原话。对神的试炼熬炼没有体验的人是绝对不会说出这句话的，他不懂这里面的故事情节，他没有体验过。彼得能说出这话那不是编出来的，是彼得经历这些事太多了，神剥夺了他很多同时又赐给他很多，赐给之后又剥夺，剥夺之后又让他学习顺服，然后又赐给。在人看神作很多事反复无常，给人的错觉就是神把人当玩物，不尊重人，不给人自由选择的权利，人活得没有尊严。”（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要尽好本分明白真理最关键》）那在彼得不明白神心意的前提下，为什么还能说出即使神把他当成玩物，他也是甘心乐意的呢？因为在彼得来看，“神是造物的主，我是受造之物”，人家彼得认识到自己是个受造之物，所以他就能经历到这一点。那今天的咱呢？咱不能让神把咱当玩物耍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咱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受造之物的位置上。当你不明白神的心意、不明白神作工的目的与意义时，你就会有自己的想法、会有自己的意思，对神产生误解、对神有要求。说白了，对神有要求就是悖逆！因为神是造物的主，神想怎么作就怎么作，神是自由的！神是造物的主，咱是受造之物，首先这个关系咱得搞清楚。其次神告诉你“神是自由的，神想怎么作就怎么作”的目的是告诉你：神是造物的主，你是受造之物，你没有任何理由、借口要求神作什么事还得和你商量！神想怎么作就怎么作，不需要和你告白，没有必要，咱对神应该有这样的态度。神把人当玩物耍应该、可以，咱人不应该有任何想法，反过来咱还得认识神作到人身上的都是爱，这两个不要混为一谈。今天咱信神就是要认识神的性情，认识神的实质就是爱，神不作无用的工，神不是来玩弄人的，神今天来是要赐给人生命，只是在你不明白的情况下，你会误认为神是在玩弄你。就即使是神玩弄你了，你也不应该有任何想法，你只有接受顺服，别无选择，这才能证实你承认自己是个受造之物，你站在了

一个受造之物的位置上，你是一个受造之物。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有任何的怨言，那就是说你不接受你是受造之物。神说：“人是受造之物，那这个受造之物都有哪些功能呢？好比说，你们跟前的板凳，你们坐的时候它是板凳，你要把它往垃圾堆里一扔，它是什么？（垃圾。）它就是垃圾。但是现在如果有人端了一锅水或者一锅汤，把这个锅放到凳子上，那这个凳子成什么了？成了锅的底座，是吧？那如果人个子矮够不着架子顶部的东西，踩着这个凳子拿，一下就够着了，这个凳子成什么了？（梯子。）又成梯子了。这个凳子它的原型是一个凳子，但是随着事情的发展或者它的用途的变化，这个凳子本身的功能在逐渐发生着变化，那你能说这凳子它不是凳子了吗？（不能。）它的原型是个凳子，随着环境的变化，或者随着你需要它的时候不同，它不同的用途就产生了，但最终它还是个凳子。那这个凳子的用途都有什么？（配合人的需要。）随着环境，随着事情的变迁，它能配合人的需要，你坐它的时候它是凳子，你踩它的时候它是个梯子，你在它上面放东西的时候它是一个架子，你把它扔到垃圾堆的时候它是一个垃圾，这就是它的功能。”（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寻求真理才能认识神的作为》）神坐你了，你是个凳子；神踩你了，你是个梯子；神现在说不要你了，你就是个垃圾。神扔了你，你接受不接受？你接受了就说明你被征服了，承认了你是受造之物。如果你不接受，你就是不称神为大，不尊神为大，你就不承认神是造物的主，这是说人不明白神所摆设的环境的一个实情。反过来就是要人站一个见证，灵界撒但要控告，撒但就在那儿看着你呢，撒但看什么呢？“神，她跟随你无非就是为了能得一点福气！原来你给人恩典是让人来信神，现在你不给人恩典了，她不信你了吧？”“现在不给人恩典了，是因为拔高了，我是给她真理、给她生命呢。”那当你不明白的时候，看不见生命的时候，看不见真理的时候，你能不能顺服神？这是不是就显明了一个事实？你把自己当作受造之物了没有？如果你明白了以后能顺服，不明白的时候就不顺服，这就说明你还是有要求，你还没有把自己放在受造之物的位置上，你和神还是搞交易，那撒但照样还控告你：“神，你看我说对了吧，你不给她真理，你不给她生命，她看不到你的爱时，她还是背叛你，不听你的吧！”撒但要抓把柄，那咱今天就有必要站这个见证。“明白的时候我得站见证，不明白的时候我也得站见证”，这才能打败撒但。

咱再接着刚才交通的话题交通，刚才交通到神的主宰，何丹爸的使命，是吧？（嗯。）何丹，今天你接受了国度建造，走到了这一步，如果你生命还小，你还没有和我接触，那你爸今天还不能死。你今天和我接触了，你往前边走了，走到这个台阶了，那你爸最后的使命就是看你拜不拜他。你爸的这个死不能白死，死也得有价值，所以用你爸的死来了一个一箭双雕。一个是用你爸的葬礼来检验你拜不拜偶像，你烧香磕头了，把你显明了。再一个是用你爸的三七来检验，你还拜不拜偶像。就在这期间咱们见了一面，聚到一起交通了拜偶像，让你看见了神在这个环境中显明了你，当你明白透亮了以后，就看你站不站见证，看你三七还拜不拜偶像。如果你爸的死提前些日子，或者往后推迟些日子，那咱今天即便就是见了面，也没有这个功课了。从这儿认识到了什么呢？认识到了神的主宰安排，让你体验了神的主宰安排，一分一秒都不差！刚才你又说了一个冥冥之中有注定，是吧？就是说你的心思意念都在神手摆布之中，你跑不了。咱交通了神的主宰，再来交通神的爱。先让你拜了偶像，看见了你自己所做出的事实，然后再安排我过来和你交通。我过来和你交通这里边有个什么爱呢？我既然给你交通，就得给你交通出路途来，让你明白，这是一个爱。其实实行真理难不难？（何丹：愿意背叛就不难，不愿意背叛就难。）不是背叛不背叛的事，祭司弟兄交通过，以前咱也交通过，实行真理对于喜欢正面事物的人来说就不难，你要是不喜欢正面事物，那就难！还有就是你对神有信实行真理就不难，你没信实行真理就难；诚实人实行真理就不难，诡诈人实行真理就难；敬拜神的人实行真理就不难，不敬拜神的人实行真理就难；追求地位、名誉的人实行真理就难，追求生命的人实行真理就不难，这个能认识到吧？（何丹：那你说实行真理对我来说是难还是不难？）那就看你喜欢不喜欢真理，以及喜欢真理的程度深浅。咱以前交通过在拜偶像这上面怎么站见证吧？还记不记得？如果让你们给她交通你们怎么交通呢？交通这方面的时候，不能逼她，不能告诉她回家后不能烧香、不能磕头、不能拜偶像啊，这就是强拉硬拽。（情感是神的仇敌，信与不信的并不是相合的，而是敌对的。）你这是劝勉，你劝勉她，她能有路吗？（家有家规，国有国法，神家有天规诫命，触犯了就得死！让她问她妈，她想让她闺女死呢？）对，把行政拿出来，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把神一见证出来，什么都解决了。何丹，你丈夫让你跪，你问你

丈夫一句："你是让我死呢，还是让我活呢？"你妈让你跪下磕头，你就问她，"妈，你是让我死还是让我活？神不让人拜偶像，这是神家的天规诫命。你去一个单位上班，单位有规章制度；你在一个国家生活，国家有法律，你敢违背法律吗？就简单地举几个例子，过年人家不让放炮，你敢放吗？你放炮人家就拘留你罚你款；在市里边国家不允许你生火取暖，也不允许用煤球取暖，你要是敢违背或者偷用，人家就把你拷起来罚你款；人家规定没有驾驶证不能开车，你要是没有驾驶证还开车上路，人家就把你拘留起来；人家说不能信神，你要信神就给你判刑，还把你打死，你敢违背？谁也不敢违背！一个单位的规章制度，你不敢违背；一个国家的法律，你不敢违背，我今天面对的这是天规诫命呀，触犯就死，我怎么敢违背？一个单位有规章制度，我违背了人家的规章制度不上班，单位是扣我的工资，我一天不上班是扣我工资，两天不上班是扣我工资，三四天不上班，三四个月不上班，单位取缔我的上班资格，开除我，养老金退了，不要了，我没有收入了，没有工作了，这就是最严重的后果了，单位还能把我怎么样？如果我违背了法律，国家可以给我判刑，可以让我坐监，还可以枪毙我，这就是最严重的后果了。虽然我的人死了，可我的灵魂还在，灵魂还可以转世投胎，我这会儿死了，下一秒我'哇哇'坠地又是一个新生命。妈，你让我磕头、让我哭呢，我在这儿磕头了、哭了，我拜了偶像，违背了天规诫命，那接下来面临的就是神对我的惩罚，我的小命就完了！我的命没了还不止，我的灵魂还在，我的灵魂还得受惩罚！我在那儿只要是磕了头，拜了偶像，下辈子我就得转猪！妈，今天你逼着我让我跪下，后天你准备去猪圈里找我去吗？"你把神见证出来，你妈她能让你跪吗？你丈夫他能让你跪吗？如果在说了这些的前提下，他们还让你磕头、哭，那你首先是认清了他们，他们不顾你的死活！他们和你有爱吗？他对你就是捆绑、控制，他就是把你当玩物耍，他想怎么对你就怎么对你，连你的信仰都不给你，这些人还值得信赖吗？你还认他们为亲人吗？他连你的死都不管，你接下来还准备和他有瓜葛吗？

在那种环境下，如果遇到了二杆子，他强制摁着你跪了，神怪罪不怪罪，神不会怪罪你，神不会定你罪的。但是一旦你这一次站住见证，你没有跪拜，你没有哭，还有下次吗？你爸不在了，你都站住了，如果你妈再出现问题，你家人还逼迫你吗？说都不说了，一句

话：人家有信仰。你爸、你妈不在了，你都没有跪拜，你老公他家那边再有什么，还惦记着、想着让你跪拜吗？想都不想了，那你是不是解脱了？这个见证好站不好站？（何丹：说得够明白了，我也有路途了，现在就是看我自己愿不愿意实行。不怕死就违背神话去做，话已经说明白了，就看自己是要命还是不要命了。）临到这个环境，神看三个点：第一是你通过寻求明白神摆设环境的心意了，并且有路途。第二是你知道自己身量小，学会依靠神。第三是关键，神关键要的是你的态度、存心、观点、出发点。不怕你身量小，你身量小只要你存心、出发点对，神会作工的。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什么感觉？他怎么祷告的？他刚开始是要求神，把这个苦杯给挪去，是吧？（嗯。）最后还是按着神的意思来了。耶稣每祷告一次以后，他内在的力量就变了。你能不能站住见证？不是完全取决于你，而是取决于你是否依靠神。神在那边看的就是你的观点、态度，你的观点、态度亮出来了，剩下的不是你做的事。亚伯拉罕献以撒呢，神要的就是他的态度，不是真的要他去献。你把你的态度、观点亮出来了，神要加给你信心、加给你心志，你得祷告跟神要。神怎么说的？只要你叩门就给你开门，只要你呼求就赐给，问题是你不呼求。我和你交通这些是让你祷告什么呢？“我要在撒但面前称颂神的名，我不能在撒但面前否认神的名，我要在众人面前把神见证出来”，是让你和神要这个，是让神加给你信心、加给你心志，让你站住这个见证。在我没和你交通以前，你和神要的是什么呢？“神啊，你知道我身量太小，我知道你不责怪我，神啊，你把这个功课挪去吧。”你祷告的什么？你祷告的是让神体谅你的软弱，你祷告的是让神按着你的意思来，那神能作工吗？神能给你挪去这个环境吗？神不但不给你挪去环境，反而还要加大环境，因为神鉴察了你的心思意念。神作工是要让你心服口服加眼服，怎么就让你眼服了呢？那就得让你看见事实。如果你没有做出事来，谁服呀？假如说你的态度、观点就没有亮出来，你想凭你的这个心志，克制住，在这件事情上逃避掉，那是逃避不掉的。神就专门摆设环境，专门来显明你。这就好比神让法老王的心更加刚硬，他的心怎么刚硬起来的呀？是神摆设环境让他的心刚硬起来的。如果说你的心是寻求神的，你是想站见证的，你和神呼求的是让神加给你信心、加给你心志，那神就要帮你，神就要加给你信心、心志，让你站立得住。但如果你本来就是想要逃避躲藏，那你越躲藏神越显明你，神看

的就是你配合的一个心志。神说：“而纯正领受的人则认为：我配合到哪儿，神就作到哪儿，神作工在我身上达到什么果效是看我怎样配合，当神的话说出来，我就竭力寻求往上去够，这是我当做到的。”（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对“实际”当如何认识》）你配合到哪儿，神就作到哪儿，你越往上配合，神越作工，你不配合，神就不作了。神成全的是什么呢？神成全的就是人的一个心志与信心，只要你有信心走这条路，你有心志走这条路，那神就成全你。祭司弟兄交通说：“以前哪我这个人也是狂妄自是的人，跟你们一样，我小的时候我的脾气特别倔强，一般的人说的不对我就不听，我就选择我认为对的去实行，我要选择一条路十头老牛也拉不回。天生性格倔强，信神以后我认为这条路对，你谁也管不着，你谁也干涉不着我，我就信到底，结果公安局啊、统战部啊、大红龙都找我谈话，让我听它的进入三自，我就不听，你那不是真教会，说：‘你不能传道。’‘我就传道，传到底！’‘那我们抓你。’‘你抓我跑，我不让你抓住。’你们说这个人够不够犟的？你们犟到我这个程度了吗？（没有。）那你们还不行，这条路不好走啊，得学会寻求真理、坚持真理，这就对了。”（摘自《上面的讲道交通·76-B4-12》）在神家说是心志，在世上说的是比较固执、倔强。祭司弟兄说他要看准的事，十头老牛都拉不回来，你要想追求真理必须要有这个心志。不明白的人说你这是固执，明白的人从正面说你就是有心志。你不拜偶像的时候，你家里人劝不了你的时候，就会说你这个人太固执，他们越说你固执、倔强，越证明你这个人有心志，只不过是站的角度不同，用词不一样。现在难不难？有没有路？（何丹：有了。）你说你是怕你妈发怒呢，还是怕神发怒呢？你妈发怒了无非就是打你两耳光，神要是发怒了呢？在这里得明白灵界实情、看清灵界实情，更重要的是你得把这个话传达给不信派，传达给不信派以后，这就把狮子的口给封了。你的不信派家人就是来迷惑你、吞吃你的兽，结果你拿神话过来“咔嚓”把他的口给封了，他伤害不了你了。伤害不了你了，你就活在了神的臂膀底下，这是不是实实在在？这是不是实际呢？

（何丹：我现在就是缺神话，我没有那么多的神话来堵他们的嘴。）神说：“你既已立下心志来事奉我，我就不放过你，我是忌邪的神，我也是忌妒人的神，既然你已将你的言语摆在祭坛之前，我就不容让你从我的眼目中逃跑，我不容让你事奉两个主。”（摘自《话在肉

身显现·你们的人格太卑贱！》）你在这边信着神，然后在那边还跪拜偶像，神能允许吗？不允许，神难以容纳。就不说圣洁的神，就是一个人他都难以容纳。咱以前在交通神话“我是忌邪的神，我也是忌妒人的神”的时候，举了一个例子，还记得吗？（……）如果你愿意站见证，你爸过三七，你连去都不去，更别说磕头了，那你家人就会说：“哎呀，你就应付一下，烧柱香、磕个头、穿个白衣服、哭一下就行了，做给人看看样子就行了。”他们说这些的时候，你怎么回答他们呢？你可以说：“神是忌邪的神，神不容让我事奉两个主，不允许我心中有任何人的地位。今天如果我跪拜了我爸，就说明我心里只有我爸的地位，因为我跪拜了他，把他当作了我的主，那神能容让吗？神不容让！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我一天起来干了什么，每分每秒神都在看着呢，掩藏不了、掩盖不了。也就是说我每天干的事情都是在神眼皮底下干的，你让我在那儿跪拜，说是演一下戏，神看着呢，神能容让人这样捉弄吗？你说的这个就像是你丈夫拉着别的女人去了你家，在你的眼皮底下亲热，你什么感觉？你是不是杀他的心都有？你杀他的心都有了，那神就不该有杀我的心啊？当你有了杀他的心时，你丈夫说：‘我应酬应酬，我的心里其实是爱你的，现在这样只不过是为了工作，为了跟她签个合同，我应付她一下。’他俩在你面前亲热呢，他告诉你说是应付一下，你什么感觉？他不说话你还气得杀他的心都有了，他一说这话你就更想杀他了，这就是一个忌妒。人都容纳不下自己的丈夫在外边有外遇，那神能容让我心里边有人的地位、有偶像吗？能容让我拜偶像吗？能容让我当妓女事奉两个主吗？神是圣洁的！不容让！心里连人都不能有，魔鬼就更不用说了，心里什么都不能有，心里只能有独一无二的神。”就好像亚伯拉罕献以撒，神为什么让亚伯拉罕献以撒呢？因为亚伯拉罕九十多岁了才有了孩子，那以撒就是他的心肝宝贝。神让他献以撒就是为了检验他，在神来看：“我让你献以撒，你就能把以撒献上，证明神还是你的造物的主，在你心里边神最大，孩子都占不了你的心，你爱什么都没有超过爱神。你承认神是你的造物主，你是受造之物了，好了，你就是合格的一个人。”如果亚伯拉罕舍不得把以撒献上，证明孩子占有了亚伯拉罕的心，亚伯拉罕满足自己的心超过了满足神。神让你献你都舍不得，神不容让！这都不容让，更何况人去拜偶像呢？当你明白了这些以后，再去站这个见证，是不是就简单了？一个是你站见证简单了，第二个

是你不敢不去站见证。因为当你跪拜偶像的时候，当你满足虚荣脸面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神在那边看着你呢！这就好像你看着你丈夫跟别人亲热的时候，你杀他的心都有。你现在应该是畏惧、害怕，一个是内心深处有真实的害怕，不敢了，一个是你拒绝周围的人事物有了足够的理由、足够的证据，“我是信神的，我信的是独一无二的神，我不能拜两个主！”那你实行的时候是不是简单多了？当你明白了真理以后，你实行真理就更简单了。

362　神不容让任何受造之物欺骗他

1　你既已立下心志来事奉我，我就不放过你，我是忌邪的神，我也是忌妒人的神，既然你已将你的言语摆在祭坛之前，我就不容让你从我的眼目中逃跑，我不容让你事奉两个主。你以为将你的言语摆在我的祭坛上、摆在我的眼目前之后你就可以另有所爱吗？我岂能容让人这样捉弄我呢？你以为你的舌头就能随意向我许愿、起誓吗？

2　你岂能指着至高者的宝座而发誓呢？你以为你的誓言都已废去了吗？就是你们的肉体废去，你们的起誓却不可废去，末了的时候，我要按着你们的起誓来定你们的罪，你们却以为将你们的言语摆在我前来应付我，而你们的心却可以事奉那污鬼、邪灵。我的怒火哪里能容纳这些猪狗之类的欺骗呢？

3　我要执行我的行政，将那些墨守成规的“虔诚”的信我之人都从污鬼手中抓回来规规矩矩地“伺候”我，来做牛做马任我宰杀，我要你将你以往的心志都捡起来重新事奉我，我不容让任何一个受造之物来欺骗我。你以为你可以在我面前任意索取又任意撒谎吗？你以为你的言行我不曾听到也不曾看到吗？你的言行怎能不在我的眼中呢？我岂能容让人就这样欺骗我呢？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们的人格太卑贱！》

2. 解剖穿孝

廖婉，有人给我说你老公公死了以后，家里有人按住你给你穿孝，说你这是站住见证了。我没听见你说这话，但听他们这么一说，就“按住你给你穿孝”这一句话，就把你的本性暴露出来了。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人按住你给你穿孝，这个话在场的人相信不相信？（不相信。）因为就不会有人按住你给你穿孝，不可能！那可能是什么情况呢？可能就是别人帮你穿了一下，你不会叠穿孝的那种帽子，人家帮你叠了一下，然后帮你戴了一下，或者是你一个人穿衣服有的地方拉不上，人家帮你拉了一下，可能是这种情况。你穿衣服的时候，别人帮过你没有？你穿衣服穿不上，你会不会和你老公说“来，给我拽拽袖子”？你老公过来帮了你一下，就帮出大麻烦来了！为啥这么说？因为你会说你老公按住你给你穿衣服呢！帮你拽拽袖子和按住你给你穿衣服这两种情况能一样吗？你把一句话修饰了一下，性质就变了。那实际上可能是什么情况呢？在葬礼那种人多口杂事也杂的地方，有干这个的，有干那个的，有说这的，有说那的，干啥的都有，主事的是忙得顾不上管你，没事的人是闲得无聊，这个时候你穿孝了，那个没事的人看见了过来帮帮你，给你系系扣子，或者拿东西帮你遮遮身……这是不是很常见的现象呢？你在穿孝的时候就开始想了，“我和弟兄姊妹见了面该怎么说呢？就说我穿孝了？这话不能说呀！”想来想去，茅塞顿开“哦，对了，是他给我穿的，他按住我给我穿的！”有了理由借口。难以启齿的事，有了说辞了。有了这个理由借口之后，还得有一些细节啊，所以你心里想着：“我不能自己给自己穿。”那怎么穿呢？你和给你帮忙穿孝的那个人说话了，“你给我抻一下袖子”，人家抻好了衣服，你俩胳膊一钻袖子，上衣穿上了，“你再帮我抓一下裤腿”，人家抓好裤腿，你腿一蹬，好了，裤子也穿上了，穿完了以后你和别人说“他们按住给我穿孝呢”！刚开始他们和我说有人按着你给你穿孝的时候，我还相信了，我说别人按住穿孝那就不等于拜偶像，神鉴察人心，在那个被迫的情况下，那就不算拜偶像。就和拜那些佛像一样，人家把你按倒在地上了，你跪地上了，能算你拜偶像？所以，一开始我听见他们说有人按着你给你穿孝，我说那就不算是拜偶像，也可以算是一种见证。后来我又一想，不对呀，你这么大个人了，谁

能按住你给你穿孝呀？（我也不想穿。）我知道你心里不想穿，在座的人百分之百没有一个人愿意穿孝，这个不用你表白。因为没有一个人愿意抵挡神，没有一个人想抵挡神，没有一个人不想进国度！（是啊！）你问问敌基督，他不愿意进国度？他愿意抵挡神？都说："神啊！我愿意顺服你，神啊！我愿意跟随你，我这也愿意，那也愿意，神啊！我什么都愿意，我就是不愿意实行真理，我从败坏性情里走不出来，迈不出这一步！"祭司弟兄在讲道里边说过一句话，"你和他一交通真理，我什么真理都明白，就是实行不出来。"所以你不需要告诉我你明白，你也不需要告诉我你心里想站见证、你愿意站见证。反之如果你心里明白，不糊涂，那你犯的罪就越大，那你还不如不知道呢，还不如装疯卖傻，装个傻子呢，"呀！这是拜偶像？我不知道"，装个傻子。拜偶像还有随礼咱早在教会建造就都让脱了，结果咱到国度建造了还穿孝呢。你穿孝其实就已经是犯罪了，反过来你还要欺世盗名，你欺骗弟兄姊妹，在弟兄姊妹面前说"我这是站住见证了"！窃取美名。

（那天是下雨天，她在我们面前这样说了以后就打了一声雷，声音可响了，她害了怕了，她就喊肯定是神兴起的，还说穿完以后再不穿了。）（廖婉：从那以后我就是不穿了，也不跪不烧香，后来我老公让我烧香，我不听他的，我婆婆就说："人家是信神的，就不弄这些。"我看见这是神帮我了，给我开辟出路了。）廖婉，咱先不说后来发生了什么，就说你穿孝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接受国度建造了？（廖婉：嗯。）这就好比乌撒扶约柜，已经扶了，还再说啥呢！不是让你守一个规条性的做法，扶与不扶，而是让你有个真实的认识。之前高芳说："我不是给你道歉了吗？"这话在神来看的意思就是："我不是披麻蒙灰了吗？我不是悔改了吗？"那只是认错，那不叫悔改，悔改和认错是两码事。她说："我不是给你道歉了吗？"这话什么意思？她只是承认她错了，神是让人承认错吗？神是让人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今天神是要抓捕人的罪状，让你看见自己实实际际做出事以后，用神话审判刑罚你，让你看见自己的丑陋不堪，什么都不是，看见你就是地狱之子。你和别人一说，别人是："哦，你站住见证了"，你在这儿也自我蒙蔽："我站住见证了"，自己欺骗自己！你能欺骗得了神？你欺骗了肉身的神，你也欺骗不了灵啊！咱说这个话是要咋呢？

是要警醒那些诡诈的人，何必耍诡诈呢！你这样耍诡诈是为了你的脸面，可仅仅是为了脸面就要了你的命！神什么不知道呀？咱都知道有个先知叫以利沙，以利沙还有个徒弟叫基哈西。有一天，与以色列敌对的国家的将军乃缦得了麻风病，四处看不好，他知道以色列有个先知叫以利沙，但是这个先知和他是敌对国家的先知，他害怕不给他看，来的时候就用驴托了银子十他连得、金子六千舍客勒、衣裳十套来看病了。乃缦到了以利沙的院子，以利沙连门都没有出，见都没有见乃缦，就打发一个人给乃缦传话："我的主人让你到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皮肉必能复原，而且滑嫩光洁。"乃缦一听就生气了，气冲冲地说："我来你院子了，你门也不出，啥也不问，啥也不看，就让我去约旦河洗澡，还说去约旦河洗七回澡就好了，我这么大的人，你让我脱得赤身露体在大庭广众之下洗澡，你耍我了吧！露我的丑了吧！我在家就不能洗？非得去约旦河洗？"他就信不来。但他跟随的那个人说："咱试一下吧，又不费什么功夫。"因为他走投无路了，在他没办法的情况下，去约旦河里洗了七次澡，等第七次澡洗完就好了。乃缦看见以利沙并不是耍他，以利沙跟他说的是实情，他看见自己冤枉了先知，就拿金银财宝又过来酬谢，要给以利沙。以利沙不要，为什么不要呀？因为以利沙给乃缦看病并不是为了这个钱财，而乃缦拿这些金银财宝给以利沙是因为自己的病好了，这是外邦人的一套处世哲学，在神看那钱是污秽的，所以以利沙不要。这就和咱今天的奉献是一样的，要奉献就必须是洁净的，不能有目的、不能有意图，有目的、有意图，神不会要的。先知不要乃缦的钱财，让乃缦拿走，乃缦看了病了，但心不安，一再说好话，以利沙也不要，就打发乃缦走了。这时以利沙的徒弟基哈西惦记上金银珠宝了，所以乃缦他前脚走，基哈西后脚赶紧就追出大门外了，追出门以后就说："我师傅有个脸，你明明白白地给他送礼，这哪能行啊！我师傅让我来私下把这钱收下。"这就和世上人收礼一样。基哈西收下以后一个人拿不动，就和乃缦说："麻烦你给我送回家里吧。"回家以后基哈西就赶紧把钱埋了起来，基哈西以为没人知道，没想到基哈西一进门，以利沙就说："你在光天化日之下办的事情难道神就不知道了吗？神闭上眼睛了吗？你能掩盖了神的眼吗？"没有再问他其它话就直接说。"你既然拿了他的金银财宝，就把他的病也一并留下吧。"话一落，麻风病就上身了，而

且不只是他一个人得了麻风病，而是一家子得了麻风病，甚至是他的整个后代。

咱讲这个故事是要说啥呢？诡诈人想欺世盗名，但你耍诡诈能欺骗了谁？其实你说“人家按住我给我穿孝”这话是想让人体谅一下你，是在辩解表白，是想说“你看，这个逼我，那个也逼我，不是我愿意穿，是我无路可走”。神要的是诚实人，如果你直接说“我做什么，没做什么”，那说明你注重的是你和神之间的关系，你注重的是神怎么看你。可事实上你说出的话不是诚实话，而是辩解表白的话。你为啥辩解表白？因为你注重的是人怎么看你，你有难以启齿的事说不出来，你用这些话来掩盖。神说：“若你有很多隐私难以启齿，若你很不愿意将自己的秘密也就是自己的难处与人敞开来寻求光明之道，那我说你是一个很难蒙拯救的人，而且你是一个在黑暗中难以露出头脚的人。”（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告诫三则》）所以你说出这句话，就是在说一个字“难”。那你说哪个人站见证不难？站见证要是不难、不苦的话，那就不是熬炼了。彼得在经历中还被熬炼得怎么呢？（死去活来。）死去活来！站见证哪能高兴地站见证、喜悦地站见证？不存在。咱交通这个的意思就是，认识自己的时候，一方面是得承认自己做什么事情了，再一方面，做了这个事情以后不能和保罗一样，“我是罪魁”，“我懊悔自责”一句话完了，得有细节。我做了什么事情，我做了背叛神的事，神在我心灵里责备，我在心里难受，觉得对不住神、亏欠神……得有这些细节。神不怕你犯罪，怕的是什么呀？怕的是人不悔改！不改！到现在你悔改了没有？今天再给你摆设这个环境，你会怎么做？你是不是依旧呀？因为什么说你会依旧呀？因为你太会原谅自己了，太会宽容自己了，太会给自己找理由借口了。你找的理由借口十分的充足，最后你会用一句话来搪塞：“神给我摆设这环境了，我也没办法，我得顺服神的主宰安排呀！人家让我穿我不穿，这不就是不顺服神的主宰？”把人给唬住了，“哦，人家顺服神的主宰安排，”最后，把背叛神的行为说成了顺服神的主宰，这就是欺世盗名。

刚才你说神给你开辟出路了，其实那是撒但的一种嗤笑！灵界的撒但在嗤笑你，你看不见，所以就借着你婆婆给你表演一下。咱以前交通过，这个见证是要你自己去站的，你得和家里人说：“我信神了，

神家有天规诫命，神不让人拜偶像！”把神给见证出来。你始终没有见证过神一句话，最后是你婆婆见证出来的，“信神的人不能穿孝，不弄这些”，一个外邦人见证出来了，你说是神给你开辟出路了，其实那是撒但的一种嗤笑，是神对人的警告，也就是说神在告诉你：“你连个外邦人都不如啊！”外邦人还知道信神的人不能穿孝，你知道吗？你只知道顺服你的丈夫，顺服你的观念想象，你不愿意为真理受一点屈辱，不愿意为真理受一点苦！这不是没给你路，是给了你路了。这是在国度建造以后，是我给你交通了怎么站见证以后你所做的事情。如果这是你在未接受国度建造以前做的事情，神会说你啥？神会说你愚昧无知、贫穷可怜、瞎眼！可你这是在我交通了该怎么站见证以后，并没有去站见证，这就是你不实行真理，明知故犯，那你说神看见你是种什么心情？神发出的是怒、愤恨，不是哀愁了。神为什么人而哀愁呀？（神为诚实而愚昧的人哀愁。）你做的这个事不是愚昧而诚实，也不是愚昧而老实，你是爱惜自己的虚荣脸面胜过了高举神、荣耀神！咱信神应该是高举神、荣耀神，高举神、荣耀神是咱的本分，可你爱你的脸面胜过了你的本分、胜过了你的职责、胜过了你的使命，脸面成了你的生命。你并没有把真理、道路当作你的生命，你把虚荣脸面当成了你的主子，你弃掉了神！你弃绝了神！你婆婆说那些话都是对你定罪的话，神就用你婆婆的嘴告诉你：“你是个不信派，你是个明知故犯的人。”你心里边根本不承认神，是个挂名信。外表挂了个信神的牌子，大家都知道你是信神的，但也都知道你是个挂名的。你老公公死的时候你穿了孝，后来你老公就又让你烧香磕头，这就让你看见了，撒但是得寸进尺的、是永无止境的。如果你那时候站住了见证，后面还会发生这些事？他们还有什么想法？没想法了，不想了，不寻思了。在他们来看，“人家不拜偶像了，人家已经敬拜造物的主了，人家归人家的主了，和咱不是一个主了，各走各的路了，这些婚丧嫁娶还跟她说干嘛？说了也没用了，也就不说了”。我妈癌症去世的时候，我站住了以后，我家里的那些婚丧嫁娶谁还再找我呀？都不找了。因为啥不找我了？因为他们知道我是信神的，神不让人拜偶像，我就不拜偶像，所以有婚丧嫁娶这类的事电话都不给我打。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你知道都不知道，那你说你还用受熬炼吗？（不熬炼。）你熬炼是熬炼什么呀？是人家告诉你了，还和你说：“你可来呀！你可来呀！你可来呀！”人家和你说了三次“你可来呀！”你就睡不

着觉了。可如果婚丧嫁娶这类的事他们连电话都不给你打，你还熬炼什么？这是不是轻松加愉快？你不站见证，那你就在那个里面苦着吧！这就是在黑暗之中挣扎！

神说："没有一人、一物能逃脱这刑罚、审判之苦的，也没有一人、一物不是各从其类的，人都分门别类，因为万物的结局都近了，整个天地都到了结束的时候了，人怎么能逃脱人生存的结束之日呢？这样，你们的悖逆行径还能维持多久呢？你们的末日不都是在眼前吗？那些敬畏神、渴慕神显现的人怎能不看见神公义的显现之日呢？怎能不得着最终善的赏赐呢？你是行善的一类人呢？还是作恶的人呢？你是接受公义审判而顺服的人呢？还是接受公义的审判而被咒诅的人呢？你是活在了光明之中的审判台前，还是活在黑暗之中的阴间呢？你的结局到底是赏还是罚，你自己不是最清楚的吗？"（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征服工作的内幕（一）》）廖婉，你是活在了光明之中的审判台前，还是活在黑暗之中的阴间呢？（我是在找我丈夫生气的源头，昨天那水缸里头弄得乱七八糟的，我就想了，他是不是因为这些事不顺心。）（你咋就分不清轻重，现在还想你丈夫呢！）我刚才解剖廖婉的时候怎么解剖的？她为自己肉体说话，不能站在神一边，为神家利益说话，为正义说话。廖婉，你说话做事的时候，心思里面想的是什么？你想的是："我老公他心里想什么了，我老公心里有什么软弱，我不能让老公生气。"你揣摩的是老公的心思，你没有揣摩谁的心思呀？（神的心思。）该你揣摩的你不揣摩，不该你揣摩的你倒揣摩了，你说你怎么能走出来呢！钱财、地位、名誉、脸面你放下了没有？这不就显明了吗？总的来说就是这些东西。你为什么不高举神、见证神？你不就是怕高举神、见证神之后他反吗！你胜过死亡的辖制了没有？你胜过这些的辖制了没有？你心里还有家庭，"我和他说不通，我这个家庭破了咋办啊？"你时刻考虑的是你自己肉体的一切利益。路途早就给你说出来了，你不走。不管遇什么事，你只管维护与神之间的关系，不要维护与任何人之间的关系，可是你恰恰相反，你就是不维护与神之间的关系，而是一再维护与人之间的关系、与撒但之间的关系！你在撒但的网罗之中挣扎，就是不愿意出来，给你"救生圈"你都不愿意出来。

他们为什么反映你诡诈呀？你诡诈的原因是什么呀？因为你想欺世盗名！你想在教会里边给弟兄姊妹一个好印象，回家以后给丈夫一个好印象，你活得累不累呀！你在撒但那边给撒但一个印象，在神这边给神一个印象。你去了撒但面前了，“撒但，我爱你。”来到神这边了，“神，我忠于你。”问题是你在神这边和神说忠于神的时候，神是什么感觉呀？你和神说“神，我忠于你”的时候，神就想起了你在撒但那边和撒但说你爱撒但的话了。在你来看，你和撒但说“我爱你”的时候，神听不见、看不见，所以说你才敢来神面前表白。来神面前表白也就是说你来教会表白。你来教会表白，与弟兄姊妹交通“有人按住我给我穿孝”的时候，你以为他们不知道你家里发生的事情，他们不知道内情，也不知道你的心思。可是你欺骗了人，欺骗不了神！神就要摆设环境，就要把你在黑暗里做的事情在光天化日之下报应你。咱之前交通的时候说过大卫的一生，大卫在暗中做的事，神要在众人面前、在光天化日之下报应他。你想欺世盗名，欺骗弟兄姊妹，窃取美名，可反过来咋了？反过来把你的本性暴露出来了。你诡诈成了龙的传人，龙的传人演变成大红龙的孝子贤孙、撒但的后裔，你说咱图了啥？欺世盗名，世没有欺成，名没有盗成，最后这些心思意念都被亮在了光天化日之下，丑陋不堪，一丝不挂。心思都露出来了，你还辩解表白，还想说你的理由借口，还想掩盖，还想为自己解脱。你除了有诡诈还有胆怯害怕，那天叫你聚会了，你想的是把你一家人聚在一起，你这样是为了啥？你是为了大红龙万一来抓的话，你有个说辞，好脱身。你心思意念想的就是哪天大红龙要抓你，你想的就是你的归宿、前途命运。神说：“我还是那样地忠告：不要只注重你的归宿而忽略了你身上隐藏的过犯；要重视过犯，不要只为了归宿而忽略你所有的过犯。”（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过犯会给人带入地狱》）你不要只考虑你的归宿，却不看你的过犯，那你最终是为着归宿而把你断送了。今天这个例子就很说明问题，你考虑的是你的归宿，你想的是把你一家人聚在一起，大红龙来了也有个说辞。可你把你家人这么一聚，就把圣灵作工给圈到了外边，因为你把一些魔鬼撒但圈到了一起，还觉得那样安全一点。你把真正的主给赶到了门外，你说你是真聪明还是假聪明？名义上你这里是聚会点，可神承认不承认？你们聚在一起有没有享受？还有没有意义？没有了，只是有个聚会点的名。因为你这个聚会点不是为了生命进入，不是看谁能给你把生命带进

来，把弟兄姊妹带起来，不是这个原则。咱聚会的原则是让生命长大，你安排聚会的原则是啥呢？你聚会的原则是不被大红龙发现！那你说神来中国作工还有何意义呀？为了安全那神不来中国作工就行了嘛！去以色列作工还能让大红龙发现？原则变了，性质就变了。这就是神说的方向、目标、观点都是错的，那可想而知结果是什么了。你活出的、彰显的是撒但，你最后得着的结果不是生命，得着的是惩罚。让你当带领，让你把弟兄姊妹往神面前带呢，结果呢？你不要说带弟兄姊妹了，就是你的亲人你都敢把他带到地狱！在你心目中你是为了他的安全，但实际上你把他带到地狱了。你考虑的不是神家利益，你不是以神家利益为重，不是看谁有生命经历，把这些人平均分开，把生命经历给弟兄姊妹供应上，一个点上安排一个好点的，让他们供应弟兄姊妹的生命进入，你这是啥呢？你这是撒但中了自己的诡计。

381　什么样的人不可挽救

1　人能否被拯救，不是看你的资格有多老，不是看你作工有多少年，更不是看你的资历有多少，而是看你的追求到底有无果实。纵使你多年流浪街头又能怎么样呢？你的见证在何处呢？你敬畏神的心远远低于你爱慕自己、恋于情欲的心，这样的人不是败类吗？怎么可以作为被拯救的标本、模型呢？你的本性难移，你的悖逆太多，不可救药！这样的人不正是被淘汰的人吗？我的工作结束之时不也正是你的末日来到之时吗？

2　我在你们中间作了多少的工、说了多少的话，你们曾有多少入耳了？曾有多少顺服了？我的工作结束之时也是你抵挡我与我对立结束之时。在我作工期间，你们总是与我对着干，我说的话你们从未听从，我作着我的工作，你也作着你自己的“工作”，搞自己的小王国，你们这帮狐狗之类，尽与我对着干！总想把那些专爱自己的人拉到自己的怀里，你们的敬畏之心在何处？尽搞欺骗！没有顺服与敬畏，都是欺骗，尽是亵渎！这样的人还可拯救吗？

3　今天这样的真理、这样的道路、这样的生命并没有吸引你们的心，而那些罪恶，那些钱财、地位、名利、肉体享受、男人的姿色、女人的妖艳却吸引了你们的心，你们怎有资格进入我的国中呢？你们的形象比神还高大，你们的地位比神更高，在人中间的威望更是不用提，你们竟成了人崇拜的偶像，你不是成天使长了吗？显明人的结局之时，也就是拯救的工作接近尾声之时，你们中间有许多人是不可挽救的尸体，务必得淘汰。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实行　七》

3.空想家和实干家的区别

神说：“今天交通为什么要追求真理这个话题，主要交通了两方面。一方面，这个问题要从神而论，简单地交通了一下神的经营计划、神的愿望、神的心愿，另一方面从人自身而论，解剖了人自身的问题，来说明追求真理的必要性与追求真理的重要性。不管这两方面从哪方面而论，追求真理对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刻不容缓的。不管从哪方面来看，追求真理是每一个跟随神的人、每一个听到神话语的人应该选择的人生道路与目标，不应该把它当成是一种理想、愿望，也不应该把所有追求真理的这些说法当成是一种精神安慰，而是要实实际际地把神所说的话、神对人的要求变成自己现实生活中所实行的原则、根据，从而让自己的人生目标、生存方式得以改变，当然也让自己活着更有价值。这样，你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从小的方面来说，你所走的道路对了，你的选择对了；从大的方面来说，因着追求真理，最终你的败坏性情得以脱去，你也得以蒙拯救了。得以蒙拯救的人在神那儿看，那就不仅仅是神眼中的瞳人、神手中的至宝了，更不是简单的国度中的栋梁而已，以后你这个人类中的一员福气可就大了，那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好事一样接一样，那就不是你头脑能想来的了。不管怎么说，现在首先要确定追求真理这个目标。确定这个目标不是来解决你精神世界的空虚，不是解决你内心深处的压抑、愤懑或者彷徨、迷茫，不是为了这个，而是要朝着一个实实在在的目标做人做事，就这么简单。你们说，这简不简单？你们不敢说简单，其实挺简单的，就看人有没有追求真理的心志。如果你真有那个心志，实行哪一项真理没有具体的实行路？哪一项都有，是吧？（是。）实行哪一方面真理都有具体的根据，作哪一项工作都有具体的实行原则，真有心志的人就能达到这个果效。有些人说：‘那我临到事的时候还是不知道怎么实行。’那是你没有寻求，你寻求就有路途。不是有那句话吗，‘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太7：7）你寻求了吗？你叩门了吗？你读神的话揣摩真理了吗？你如果下功夫揣摩，都能明白。真理都在神的话里，需要你去读、去揣摩，不能懒惰，得殷勤，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还要祷告神，还得寻求真理一段时间，有时候还需要忍耐，等候神的时候。神给你

摆设环境，在环境中神显明一切，在环境中神开启你一段神的话，让你心里亮堂，有了具体的实行原则，这样你不就明白了吗？所以，追求真理不是那么的抽象，也不是那么的难。无论从个人的日常生活，还是从你尽本分，还是从教会工作，还是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上来看，不论从哪方面来看，都可以寻求真理来指导你的实行方向、指导你的实行准则，一点儿也不难。现在人信神比以前容易多了，因为神的话太多了，你们听的道太多了，如果是通灵的人、具备素质的人，早就听得明明白白了，只有不通灵的人、素质太差的人，总说这个不明白、那个不明白，总看不透事，一临到事就蒙头，交通完真理就亮堂，过一段时间又蒙头了，都是因为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人太懒惰，也不寻求。你要是寻求的话，你多读读相关的神的话就容易明白，因为这些话都是白话文，通俗易懂，除了弱智，正常人都能明白。这些话把很多事都说明白了，都告诉你了，除非你自己不把追求真理当回事，如果你心里真渴慕得着真理，真把追求真理当成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那就没有什么事能难倒你，能拦阻你明白真理、实行真理。”（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什么是追求真理（十七）》）

“人生道路与目标”，人生道路就是你应该走的一条路, 你得有“不达目标不罢休”的心志。那这条路怎么走呢？“我得根据神的话去看人看事，我的活出得根据神话来活出”。得达到什么目标呢？“我得达到能够和神一心一意，能够按着神的心意做事，能够做神的知心人，我得有这个目标，得有这个方向，按着这个方向目标去走”。你要是朝着这个方向目标走，是不是就有路了？你有了方向目标就有路了。那路是什么？“我必须得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这就是你应该走的一条路。你要想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得从哪儿知道呢？从神的话里才能知道神的心意。那你得注重吃喝神话、揣摩神话，祷告神，让神引领你、带领你。这就是给了你一个方向，给了你一个目标，给了你一条路，同时也是让你立个心志，更是告诉你应该怎么对待真理。“追求真理是每一个跟随神的人、每一个听到神话语的人应该选择的人生道路与目标”，你看这一句话的时候，看完以后，“我看完了，这不过就是在说人生道路与目标嘛”，是，是在说人生道路与目标，但是你没把它带到实际生活当中，你没有真实地理解了它的含义，内涵之意。你看

神话的时候走马观花地看看，看个字面意思就过去了，是吧？（嗯。）这句话揣摩一下，有这么多细节，但是你根本就不知道。神把路给了你，把目标给了你，神还要把旁边容易让你跌倒的东西，给你挪开。神告诉你说“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是必死的啊！”告诉你必死的时候，神又告诉你，撒但过来引诱你、迷惑你说“不一定死”，你不能听啊！那是骗人的。把能走的、该走的路给你说了，还要把不能走的路告诉你。神在这篇话里告诉你不能走的路是什么？“不应该把它当作是一种理想、愿望”，你今天之所以没有走上这条路，什么原因？是因为你就是把它当成了愿望、把它当成了理想！你说愿望、理想和目标有多大差距呢？一个是空想家，一个是实干家。“我想飞上那个蓝天……我想……我想……”就是个空想家。你不要做一个空想家，要做一个实干家，实实际际地把神话带到生活当中，实行出来，而不是“我应该实行真理，我想实行真理”，你哄谁呢？你哄鬼呢？你哄的是你自己，你哄你自己把你自己哄到了地狱！以后你说话的时候再说“我愿意、我想着……”，“好了好了，你别哄鬼了，你哄你自己你都哄骗不了！”你让小嘉说说，他为什么在信神尽本分的路上还一直放不下打游戏呢？小嘉在走这条路的时候，他是不是也是种理想、愿望、愿意呢？正因为是种理想、愿望，所以他在真理上不用心、本分上不用心，他仅仅是把这个当成了一种理想、愿望。愿意就够意思了，可他还来了一个愿望。愿望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离得还远呢，还得望望。“不应该把它当成是一种理想、愿望，也不应该把所有追求真理的这些说法当成是一种精神安慰”，在教会建造的时候信神，是不是都把信神当成了精神安慰？（嗯。）神话再说多少,他看到的都仅是一些字句道理。有的人连字句道理也不搭理，他只是信了个名，“我信全能神了，我跟上这步工作了。呀！感谢神，赞美神！国度建造开始了，又让我跟上了，实在是神对我的高抬呀！”高抬你了吗？你感谢神，你真跟上了吗？你说你跟上了，是，你是嘴跟上了、名义上跟上了、外表上跟上了，但真跟上了吗？你只是一个画饼充饥。这就像坐火车，“哎呀！我终于来到车站了。”你是来到车站了，可你上车吗？你不管乘务员怎么喊就是不上车，那你来车站干什么呢？枉然！白搭工！你只是把信神当成了一种精神支柱、一种精神安慰。按理来说，你在车站里，要坐火车是不是简单、快啊？可如果你只是在车站就是不上车，那别人能有什么办法呢？你不上车但你还自己安慰自己呢，“没事，我

已经到火车站了，上火车快，就是一抬脚的事。”事实真是你想的那样吗？根本不是，所以你信神只是种精神安慰。

“而是要实实际际地把神所说的话、神对人的要求变成自己现实生活中所实行的原则、根据”，咱结合神话交通了《为什么要追求真理》一到十，还交通了《追求真理的必要性》，你看了这些以后，得当成你实行的原则、根据。咱交通了人的生死神掌管着呢，神是怎么掌管的？掌管的原则是什么？神是根据他的性情来掌管的，让神喜的，就让他留下来，存活下来；让神怒的，就让他不复存在！神让人存活下来有好几种形式，这也就是咱在《追求真理的必要性》里面交通的：灵魂体得救、灵魂得救、转猫、转猪、转狐狸、转黄鼠狼、转老虎、转狮子，生命延伸的一个不同的体现罢了。神告诉你神是怎么作的，你得把这当成你实行的原则、根据，咱不能用人的一种观念去衡量、不能凭空想象。“而是要实实际际地把神所说的话、神对人的要求变成自己现实生活中所实行的原则、根据”，我今天给你交通到位了，在交通《追求真理的必要性》时告诉你，临死之时就是刀子放在你脖子上了，你应该有什么样的认识，咱都举例说明了，是吧？（嗯。）那这个环境真临到你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咱交通的这些话应该成为你实行的原则、成为你实行的根据，把它带到实际生活当中。我以前传福音的时候，有人说：“神是那么说的吧，等到作的时候还能真那么作呀！”他是什么样的人，他就看别人也是什么样的人，然后他看神也是一样，他诡诈，他看神也是诡诈，所以他把神话也当成了人的话，当成是人与人之间说的那些官话、客套话，应付人的那些好听的话。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也是这样看神话的，那我给你交通你信吗？你连神话都信不来，你能相信我的话？你肯定会说：“弟兄那是为了神的作工哄哄人，哪还能真那样作呀？”你这样认识，还有实行吗？就不存在实行了。因为你是滑石蛋，你太诡诈了，简直是活鬼！你连神话也实行不了，我交通的那就更不可能有实行了。所以说你在这儿必须得把它当个原则、根据，而且还得在实际生活当中活出来，而不是挂在你的嘴上。

李青刚才说她不想死，想剩存下来。李青，你真有追求剩存下来的目标，那你应该理解怎么才能剩存下来。你没有真理能剩存下来

吗？你真有追求剩存下来的目标，那你就应该追求：“我怎么才能不抵挡神，我还有哪些败坏是与神为敌的。”你没有这么实际地去做，所以说你就没把它当作目标，你只是把它当作愿望。“从而让自己的人生目标、生存方式得以改变，当然也让自己活着更有价值。”你改变了你的生存方式，改变了你的人生目标、追求方向，这是不是就有了价值了？你改变了自己生存方式、追求方向，你是这么走的，这么经历的，最后有了归宿，别人看见了，你给别人立了个标杆，你活得就更有价值了。别人看见你走的这个路，“某某某当时是怎么败坏的，后来是怎么走这条路的，他都能走上去，我还能走不上去呀！”你在前面走了一条路，别人沿着你走的路去走，都走上了这条路，这就有价值了。咱这儿是五个人，你们三个人走上这条路了，剩下那两个人呢？快快快，赶紧跟上走，人家都走上去了，咱也得赶紧走。人都有个攀比心，还有个侥幸心，认为法不责众，“你不实行真理，他也不实行真理，所以我实行不实行真理也无所谓，那么多人都不追求真理，神还能就这样结束工作呀！”还在等待呢。如果他看见张三、李四都追求真理，就他一个人不追求真理，着急不着急？“我是不是离死不远了呢？”人都愿意找个垫背的，如果还有那么三五个人不追求，“他们都不追求真理，也显不出我不追求真理，下地狱又不是我一个人下地狱”，他还实行真理吗？（不实行了。）如果他看见你们都在追求地位，“张三能追求地位，李四能追求地位，我就不能追求地位呀？我追求地位就该死呀！”他还要较劲呢。所以说你在这儿得给他立个标杆，你先走这条路，张三、李四也跟着走这条路，三四个人都走上来了，他们两个人还能原地不动？你们都实行真理，随后他们也得实行呀。你带头走这条路了，那你活得就有意义了。“生存方式得以改变，当然也让自己活着更有价值。”这是不是有价值了？你不仅自己走上这条路了，你还帮着、带着你周围的人也都走上了这条路，这就有价值、有意义了。“这样，你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从小的方面来说，你所走的道路对了，你的选择对了”，这是不是起步走对了呀？就像我刚开始信神的时候，你说我懂啥呀，我信神没几年的时间，我能懂啥？我啥也不懂，但是，我所走的道路对了。虽然说我不明白多少神的心意，但我知道神是正义的象征，是一切正面事物的象征，那我肯定是要维护正义的。“你的选择对了”，我选择的啥呢？我选择的是听神的话，没有听带领的话。我信神得听神的话，我非得听你带领的话干嘛呀！那

时候我稀里糊涂就走上了这条路，因为什么说我是稀里糊涂的呀？因为刚开始追求真理的时候是没有真理的，是不知道这条路怎么走的，我走在前边是给你探路的，我是踩路的，我怎么能清晰呢？我是从没有真理然后走上追求真理这条路的，而不是有一个追求真理的带着我走这条路，让我清晰地看见了追求真理这条路怎么走。实际上我不仅没看见，而且还临到了神的试炼，是吧？（嗯。）没有人带我，还又临到了试炼，所以我前边的路是黑的，正因为这样，才有见证。如果是别人带出来的，那就不叫见证。那什么叫见证？在大患难里，也就是在黑暗里，依然不倒下，又走出来的，这才叫见证！我带着你走出来，那算你的见证？那不是你的见证。神话引导着你，或者是神话直接带着你走，那是你的见证吗？不是。

为什么要和你说我是稀里糊涂走上这条路的呢？因为要借着我走的路来告诉你，从小的方面来说，我所走的道路对了，再一个就是因着我的本性有正义感、诚实，神说："真正的'信神'的含义是人能在相信神是万物的主宰的基础上来经历神的说话，经历神的作工，达到脱去败坏性情满足神的心意以及达到认识神，这样的历程才叫信神。"（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写在前面的话》）信神就是信神的话，经历神的说话，这是神说的，那我就信神的话，我不能信带领的话。我在走这条路的时候，不和你一样，不是看见前边有多宽的路。今天的你是"我是看清楚前边的路了，我知道该怎么走了"，我那时候不知道该怎么走这条路，因为没有路，所以才形成了一种熬炼。如果我和今天的你一样，有人给我把前边的路都打开了，我看清楚了，那还有熬炼吗？那就不存在有熬炼了。"这样，你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从小的方面来说，你所走的道路对了，你的选择对了"，我信神就是按神的话走，这就叫起步走的路对了，选对路了。从小的方面来说，选对路了，选对路了那就意味着有结果了，是吧？（嗯。）"从大的方面来说，因着追求真理，最终你的败坏性情得以脱去，你也得以蒙拯救了。"从大的方面来说，败坏性情得以脱去了，就能蒙拯救了。我走这条路的时候，知不知道我的败坏性情能脱去呀？那时候还不知道神怎么拯救人，我就根本不知道怎么做，更不用说看见自己的败坏性情，最后还能脱去。败坏性情是借着我的配合、借着我尽本分才暴露出来了。"最终你的败坏性情得以脱去，你也得以蒙拯救了。得以蒙拯救的

人在神那儿看，那就不仅仅是神眼中的瞳人、神手中的至宝了，更不是简单的国度中的栋梁而已，以后你这个人类中的一员福气可就大了，那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选择走什么路好选择吧？这个路好走吧？也没什么难的吧？不难，因为你看见了、你知道了。从小的方面来说，你选对路了；从大的方面来说，你的败坏性情脱去了，就蒙拯救了。蒙拯救意味着什么呢？“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你在神眼中不再是瞳人那么简单了，是至宝！“至”顶到哪儿了？（顶到头了。）顶到头了，是至宝！还有比这重要的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好事一样接一样，那就不是你头脑能想来的了。”那你今天看见在我身上是不是好事一样接着一样呢？真正的好事还在后边，还看不见呢，是吧？“不管怎么说，现在首先要确定追求真理这个目标。”今天下午说了这么多话什么目的呢？就是要你确定追求真理这个目标，因为你没有目标。在你一开始信神的时候，也就是早在二十年前、三十年前，神就告诉了你应该追求真理，这个目标给你了没有？（给了。）给了你了，是你不搭理，没有立心志，那就更不要说追求了。说这么多话，就是让你再确定一下追求真理这个目标。二十年了没有确定下来，今天应该确定了吧？神怎么作的告诉你了，灵界实情也都告诉你了，现在首要的是你得确定你的目标，你不能再是一个大街上的玩童了，每天和张三、李四在鸡毛蒜皮的那些事上求真求细，那不是追求真理，那是生活琐事，与真理无关。“不管怎么说，现在首先要确定追求真理这个目标。”追求真理的目标是什么？（做神的知心人，能彰显神、荣耀神。）这是追求真理的一个必要性、重要性，是吧？（嗯。）追求做神的知心人，这是最高的追求目标。达不到这个目标的时候，最起码得达到一个什么标准呢？用真理代替你的过犯，最起码你在神面前不再是一个抵挡神的人，这是一个最低的追求目标，你追求达到这个了就能剩存下来。你在神面前不再是个罪人，你就能剩存下来，这是一个最根本、最低的一个追求目标。

“确定这个目标不是来解决你精神世界的空虚，不是解决你内心深处的压抑、愤懑或者彷徨、迷茫，不是为了这个，而是要朝着一个实实在在的目标做人做事，就这么简单。”做人、做事，你看这里是不是说得更清楚了呀？神说的这个话和我刚才给你说的话有没有区别？（没有。）我说的是什么呀？（最起码不抵挡神。）那神这里说的什

么呢？做人、做事。你把这两句话连起来，你做人、做事不要抵挡神，也就是说你做人的时候不要做抵挡神的人，你做事的时候不要做抵挡神的事。做人，人和人之间不能互相打、互相争，我不能再这样做人了；做事，我在神家不能唯利是图，不能只为自己的利益，我得为神家做点什么，做人做事不能再与神为敌了，就这么简单。简单吧？（嗯。）越看越简单了。“你们说，这简不简单？你们不敢说简单，其实挺简单的，就看人有没有追求真理的心志。”咱刚才说了，追求真理的心志是什么呢？追求真理的心志是不是就是你的目标？（嗯。）你得有这个目标，你得在你的目标上边有心志。“如果你真有那个心志，实行哪一项真理没有具体的实行路？哪一项都有，是吧？”这个咱看见了，哪一项都有吧？（嗯。）特别是神的交通，掰开了说、揉碎了说。“实行哪一方面真理都有具体的根据，作哪一项工作都有具体的实行原则，真有心志的人就能达到这个果效。”现在你自己的身量能不能达到这个果效？有什么难处吗？这边有个前提条件，什么人能达到这个果效呢？（有心志的人。）有心志是说真有心志，可不是说假心志。假心志是什么呢？假心志就成了愿望了、就成了理想了，得真有这个心志。真有心志和假有心志在追求真理、实行真理的时候有什么区别？真有心志的人，他就能受这个苦，能付这个代价。假有心志的人呢？“我愿意顺服，我愿意性情变化，我也愿意实行真理，可是我就是受不了这个苦，一受这个苦我心里就难受，我不和他辩解表白一下，或者是不说说他我就难受，我看着他我就难受、就一肚子气、就饱了，你非不让我说，我不说说他我就睡不着觉！”这是个有心志的人吗？“我知道神不让人打架、不让人动血气，真理是让人快乐起来的，可是我看见他，我就快乐不起来，我看见他我就气饱了！”这是有心志没心志？这就是个假心志。真有心志的人，他看着哪个人再不如意，他也没有那些心思，也就是说别人对他有成见也好，或者有个人老踩他脚后跟，老抓他的把柄也好，他也没有那些心思，这是有心志的人所活出的。那要是一个没有心志、没有方向、没有目标的人临到同样的环境，那就很有可能和那个人杠上，就即使没有和那个人杠上，也是躲着那个人，对那个人怨言重重，甚至还会在背后论断那个人。如果内向一点，嘴上不说什么，不会在背后论断那个人，但是会在心里边恨死那个人，每天闷在心里闷闷不乐，这是有真实的心志吗？这就证明没有真实的心志，如果有真实的心志，临到这

个环境怎么进入？没有时间搭理，也没精力搭理，更感觉到没有必要搭理！为什么这么说？“你踩我脚后跟，抓我把柄，最后就是说我是猪八戒它二姨，我觉得你可怜！从外表上看你欺负我，你踩了我一脚，你抓了我的把柄，最后还散布我不是人，你伤了我的自尊心，挫伤了我的尊严。可是我从灵里一看事，呀，你信神十年二十年了，啥也不懂，看着就是个毛孩子！虽然你骂我，我心里受点苦，可是我身上也少不了一点肉，你就是再骂我，我也受不了什么苦，顶多就是让人小看我，我脸上难看点。可问题是：你这么对待一个弟兄姊妹，神怎么看你呢？你与神之间的关系如何呢？你还配做一个人吗？你那样活出来的就是狗样，狗才‘汪汪汪’地咬呢！神作工结束了，你还不追求真理，你活出来的是狗样，你在这里还咬了东家、咬西家，不咬张三就咬李四，呀，这是在炸弹上跳舞了呀！神作工马上结束，我追求真理了，我站住见证了，神让我剩存下来，如果我再往上追求真理，神还要重用我呢。可你呢？现在从外表上来看，你是占了我点便宜，可神作工一结束，大灾难下来以后，你是必死无疑！死了就完了吗？张三死了以后投胎重新转成人了；李四本身就不追求真理，就是作恶的，就是享受肉体的，他享受了肉体，最后受惩罚了。我看着你一天起来尽本分，跑断腿累断腰，也付出了，肉体也没享受啥，可是你就是心太强，你就是要欺负人，就要像个狗一样乱咬人，我看着你可怜！不像个狗一样乱咬人，就这么一点苦，你也不愿意受！眼看你就下地狱了，下了地狱你还要受惩罚，你再不能转成人了，神确确实实按着你的追求成就你，神让你成为了一个狗！呀，我看见你就看见了大黄狗。虽然说你‘汪汪汪’地咬我，我还有点怕，可是我看着你以后是个大黄狗，我看着你可怜。过两年以后你就是狗，你吃的是人家剩下的残渣，你还有可能就是我家门口的一只狗，而我是人。”你看见他就看见了你家看门狗，你还和他发火吗？你对他还有怨言吗？你还和他拉长脸吗？还有没有了？（没有了。）你没有拉长脸了，你也没有怨言了，你心里边还难受吗？还闷闷不乐，还苦吗？没有了，而是感觉到了一种同情。“虽然你咬我，但我不能和你计较，等哪天我得赶紧帮帮你。你不懂、你愚昧、你无知，你追求的方向不对，你不懂得什么是信神，我得帮帮你，我得为神受点屈辱。为真理受点屈辱有什么？有什么难的呢？神今天来到地上，就像来到猪圈一样。神能为了拯救人受这么大的苦，我一个蛆虫粪土算个什么呢！”一想到这儿的时候，别

人骂你、指责你，你心里还有没有难受？没有了。反过来你能和他心平气和地去交通，他就是火冒三丈，他也激不起你的火来。从外表看你这个人有包容忍耐了。“看人家某某某的包容忍耐，你跟他发脾气，你激不起人家的火，反过来人家还能和你交通，还称你为弟兄姊妹。”不管保罗怎么攻击彼得，彼得叫保罗什么呢？彼得依然称保罗是弟兄。既然弟兄这个称呼能从彼得嘴里说出来，就证明彼得里面没有血气，彼得心里是把保罗当成了弟兄、当成了亲人。你去帮助他的时候，对他有这么大的宽容、忍耐是不是把他当成了亲人对待？怎么做到的呢？（有心志。）你有信心，还有这么个心志，那你所活出的就在你原来的活出上来了个大转弯，而且还是180度的大转弯。你有信心，还有心志，你这么一实行，真理使你快乐，你不但没有受到苦，还因着实行真理快乐了起来。你没有受苦，还站了个见证，还帮助扶持了人，还预备了善行，还打败了撒但，神在那边看是喜乐。但如果你站在人一边来看，你就会觉得：“这样的环境实在是太苦了、太不好了，给我找了这么一个配搭，让狗给我当配搭，神太不公平、太不公义了”，你是叫嚣。当你有了追求方向、目标的时候，就会看见：“神摆了一个狗在我面前，给了我一个站见证的机会，神给我摆的环境能让我预备善行。如果不是一个狗，而是一个和我一样的人，人家都追求真理了，我帮谁？我帮不上，我没有善行，我没有见证。我没有善行，我没有见证，国度里还有我的份吗？没有我的份了。呀，神给我摆了这个环境，神太爱我了！”还感谢赞美神呢！这个感谢赞美还是发自内心的感谢赞美，这是不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同样的事，看事观点一扭转了以后，认识到的完全反了，完全变了一个人，脱胎换骨了。现在理解什么是脱胎换骨了吧？（嗯。）以前不理解什么是脱胎换骨，怎么脱胎换骨呢？还得死一次才能脱胎换骨？用不用死？（不用死。）以前想着脱胎换骨的时候，以为还得死一次，现在看见不用死。咱这里说的是得真有心志，不要冒充啊。

“如果你真有那个心志，实行哪一项真理没有具体的实行路？哪一项都有，是吧？（是。）实行哪一方面真理都有具体的根据，作哪一项工作都有具体的实行原则，真有心志的人就能达到这个果效。有些人说：‘那我临到事的时候还是不知道怎么实行。’那是你没有寻求，你寻求就有路途。不是有那句话吗，‘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

开门。’（太 7：7）”刚才举的那些例子里，其中有个人内向，别人欺负了他，他闷在肚子里边闷闷不乐，晚上也睡不着，他想什么呢？“某某某每天就欺负我”，这就是神交通的情绪，他活在了情绪里边，灵里下沉，吃喝神话也没心劲儿了，也可以说活在了消沉里边。消沉是在抵触、埋怨、对抗。他心里不高兴其实就是对神给他安排的这个环境不满意，他的这个不高兴就是一种反抗。你们临到环境如果也是这样，心情不好，难受，你不要反抗，你寻求一下，“我为什么难受呢？”向神寻求一下，同时问问自己，“我为什么难受呢？哦，是因为人家打我呢，他打我，我就难受，我是为谁难受、为谁说话呢？要是因为有人损害了神家利益我难受，那说明我是维护神家利益的。现在的情况是人家打了我，我受了点儿苦，我就难受，那我是为谁说话，那不就是为我肉体利益说话吗？我作为一个信神的人，我不是为神说话，我是为肉体利益说话，我也不是个信神的人啊，我这个肉体利益算个什么呢？耶稣能钉十字架，我就连这点苦都不能受，狗咬我两下就不行了？这也不是人该走的路呀！人家历代使徒能为神抛头颅洒热血，在耶稣的那个时代，人家还为神背十字架呢，我为神做了什么呢？我今天就为神被狗咬一口行不行？”教会建造的时候，为了维护神家书籍，为了维护神的安全，有些弟兄姊妹献上了性命，被大红龙抓捕了、苦害了、残害了，是吧？（嗯。）“人家能为了神的作工被大红龙残害，神要进这个家门了，我看了下门，被狗咬了一口，就这我都不愿意呀？人家被打死都行，为神的作工狗咬我一口我都不行？我多么自私卑鄙呢，不配做人，不配称为跟随神的人。”认识到这儿的时候，还痛苦不痛苦了？认识到自己不是人的时候，就不痛苦了。你总要把自己当成人，那就痛苦。你把你自己当成人，你就有要求、有条件。有要求、有条件那就是悖逆，认识到自己不是个人，这就没有要求了。“我都不是人了，还要求啥呢？他是个狗，我不是个人，那我这个活出不也是和狗一样？跟随神的人哪能只为自己肉体说话，而不为神说话呢？我只为我自己的肉体利益说话，狗咬我两口不应该？哦，不是不应该，是应该，是对着呢！人家咬我一口是让我清醒清醒，知道我是个信神的。哦，神是试炼我呢，神是检验我呢，神是要把我带到真理里边呢。哦，这是神的安排，神安排我进入实际呢。”发出来的是感谢、赞美，还消沉吗？不消沉了，脸上露出了笑脸。真理使你快乐起来，从外表来看，狗咬了你了，你还快乐，傻不拉叽的，但这正

是刚才给你交通的，你寻求，神就让你寻见；你叩门，神就给你开门。如果你不寻求神的心意，你总寻求你自己的感受，“他咬我了，他骂我了，他为什么骂我？他凭什么骂我？”还在讲理，还在叫嚣，陷入死循环出不来了。今天这个痛苦还没解决呢，第二天他又骂你，你受不了了，拉倒吧，寻短见自杀呀。连自杀的心也有了，是不是？（背叛的心也有了。）背叛、自杀，什么都有了。你寻求神的美意，第二天高高兴兴的，他又咬你一下，忽然一下又开始难受了，一次两次难受之后，寻求寻求，“哦，神这是检验我是想做人呢，还是想做狗呢，我还是做人吧，我不和他咬了”。再下来他咬了你三四次以后，你看见他可怜了，然后你还要帮他。

“‘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太 7：7）你寻求了吗？你叩门了吗？”你郁闷，你想自杀，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你没有寻求，是因为你没有叩门。“你读神的话揣摩真理了吗？你如果下功夫揣摩，都能明白。真理都在神的话里，需要你去读、去揣摩，不能懒惰，得殷勤，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还要祷告神，还得寻求真理一段时间”，有几条路呢？祷告、揣摩、寻求，是吧？（嗯。）你不能懒惰，你得殷勤，你还得等待一段时间，给神作工留下时间，不能说：“我昨天祷告了呀！”你昨天祷告了，今天就得马上告诉你，让你明白，你以为是拍电报呢？“还得寻求真理一段时间，有时候还需要忍耐，等候神的时候。”我以前揭发检举敌基督、假带领，多长时间以后才明白了神的心意呢？原来我是一直上告上告，从教会告到了小区，从小区告到了区，从区告到了牧区，从牧区告到了祭司弟兄那儿。一开始给了祭司弟兄后，每天等着祭司弟兄的讲道，讲道一下来就赶紧听，祭司弟兄讲什么道都听不进去，就听祭司弟兄说不说这个事。听了一辑不说，听了两辑不说，听了一年不说，听了两年还不说，上告得没动静了，我还往哪儿上告呢？拉倒吧，不在这儿搅事了，不钻牛角尖了。无路可走了，没办法了，才寻求神的心意。等我经历过来以后，自己逐步明白真理以后，对人有了分辨、认识，在和人交通的过程中，我能看出来问题，他看不出来，我才想呢，为什么我能看出来呀？因为有陪练，把我陪练出来了。我得到了益处，才恍然大悟，哦，原来那个时候神是要借着敌基督、假带领操练我根据神话看事，长认识、长分辨……原来神的目的在这儿呢，这个时候才能流露出真实的感谢赞

美。这就是需要时间，你什么时候明白，得给神留作工的时间。你经历到哪儿，就认识到哪儿。需要神开启引导你的，你祷告了神后，神会开启引导你；需要你经历的，那就得让你去经历，因为你就不在那个台阶上，神没法作工，所以你必须经历到那个台阶上，你才能明白，这是需要你经历的。还有就是神引导你是一步一步的，不到那一步神不会提前告诉你，提前告诉你了就乱了神的作工计划了，所以你的认识只要拦阻不了神的作工就行了。咱以前交通过宗教界要血流成河，环境由神兴起、由神摆布，那时候是让咱的人出去作工见证国度建造，把还在原教会里的人带出来，但同时还面临着大红龙的抓捕，而人又都怕大红龙，所以那时候主要交通的是：环境对我们来说是要检验神选民，检验神选民的信心，环境对原教会来说，那就是约翰因拦阻了神作工而被下监、砍头，被打死、打伤、打残的那就是抵挡神了，那就应该、活该。还在原教会里的人他听我的交通也好，不听我的交通也好，只要我这句话临到他，在他那里就产生一个熬炼、试炼。但如果说把今天的开启给了他，教会的人还能反呀？今天的什么开启呢？咱在《追求真理的必要性》里交通了投胎转世，现在在宗教里的人，还有机会投胎转世重新做人，接受国度建造。如果在当时就让他听到了这句话，那人家怎么对待咱所见证的国度建造啊？“你说人家受惩罚了，人家现在在外国了，你知道人家面临的是啥？你知道人家下一世投胎转世的时候是咋样的？”反过来还反打咱一顿，这是不是拦阻了工作啊？那个时候我就认识到那么多，神也就不让我有再多的认识，因为有再多的认识就打岔了。到了今天了，神要见证呢，弟兄姊妹在大红龙面前得有响亮的见证，得让众子民都起来见证神的作为！到了让你为神献上的时候，是不是必须让你明白呀？这个时候就得让你明白：神根据什么定人归宿、什么是灵魂体得救、投胎转世和这一世有什么必然关系。神要作这个工作，所以就给我一个意念、给我一个认识，我认识到了就能给你发表出来，你看了我发表出来的你就明白了，拦阻神的工作吗？不拦阻神的工作。有些时候需要你经历到那儿，神才开启你。该你知道的神告诉你，不该你知道的神不告诉你，你也不要去强求，你只管去配合就行了。“还得寻求真理一段时间，有时候还需要忍耐，等候神的时候。神给你摆设环境，在环境中神显明一切，在环境中神开启你一段神的话，让你心里亮堂，有了具

体的实行原则，这样你不就明白了吗？”在这段话里边咱明白了一个原则。

“所以，追求真理不是那么的抽象，也不是那么的难。”追求真理难不难？不难，真的是不难。关键就看你有信心没信心、有心志没心志，这是个关键。“无论从个人的日常生活，还是从你尽本分，还是从教会工作，还是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上来看，不论从哪方面来看，都可以寻求真理来指导你的实行方向、指导你的实行准则，一点儿也不难。”在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互相打架，咱以前也交通过。祭司弟兄说生活琐事稀里糊涂，即便是稀里糊涂，我之前也给咱交通过，咱得有个正常人性的活出是吧？这是在生活中，操练咱怎么做人，这是不是也有路呀。“还是从你尽本分，还是从教会工作”，在尽本分的过程中是不是也有真理可寻求，也有路？维护神家利益，你的心在哪儿？神看的是你的心，看的是你的态度、观点，这是从尽本分来看。“还是从教会工作”，这涉及到神家工作，这方面咱交通的也不少了。“还是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上来看”，这个咱也交通了，是吧？（嗯。）人和人说话的语气、态度代表着你里边的存心、掺杂，人和人交往得换位思考，这个咱都交通过。“不论从哪方面来看，都可以寻求真理来指导你的实行方向、指导你的实行准则，一点儿也不难。现在人信神比以前容易多了，因为神的话太多了”，你看我祷告少了，你们还祷告不祷告呢？（祷告呢。）就算祷告也比以前祷告得少了，为什么祷告少了？以前彼得那时候，神没有说那么多话，有好多事他不明白，都得向神要呢，所以得和天上的卫星电台接通，得让圣灵开启引导，还得确认，不敢领受错误。可是现在呢，神直接把话告诉咱了，有些事情就不需要再去寻求揣摩、不需要再去祷告，直截了当而且还是准确无误的，就省去了许多寻求、祷告，简单多了。“你们听的道太多了，如果是通灵的人、具备素质的人，早就听得明明白白了”，听见这话了吧？（嗯。）“如果是通灵的人、具备素质的人，早就听得明明白白了”，从神的这句话能看见什么？神现在在作什么人呢？神作的是这些没素质的人，从现在能看见神正在作谁呢？作众子、子民。从神话看到了神作工的步骤、神的心思在哪儿。“只有不通灵的人、素质太差的人，总说这个不明白、那个不明白，总看不透事，一临到事就蒙头”，你今天一临到事就蒙头，好了，不用说了，你肯定是个什么人呀？（素质

差的。）你不愿意说你是素质差、不通灵的人，可你做出来的事就是素质差、不通灵的人。“只有不通灵的人、素质太差的人，总说这个不明白、那个不明白，总看不透事，一临到事就蒙头，交通完真理就亮堂，过一段时间又蒙头了，都是因为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人心里不想这些事，就和小嘉一样，今天听懂了，明天就又忘记了，因为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他的心都用在打游戏上面了。“人太懒惰，也不寻求。你要是寻求的话，你多读读相关的神的话就容易明白，因为这些话都是白话文，通俗易懂，除了弱智，正常人都能明白。”神说这个话不是说你是弱智，是说除了弱智，正常人都能明白。你不明白，是因为你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太懒惰，还不寻求，是这个原因。你不要认为神说你是弱智，觉得伤了自尊。弱智是说你吗？神家要不要弱智？（不要。）神家就不要弱智，传福音时就不传他，你又不是弱智，你又不是传福音原则范围以外的那个人，你就是个懒惰、诡诈、不寻求、应付糊弄、无所事事。“你要是寻求的话，你多读读相关的神的话就容易明白，因为这些话都是白话文，通俗易懂，除了弱智，正常人都能明白。这些话把很多事都说明白了，都告诉你了，除非你自己不把追求真理当回事，如果你心里真渴慕得着真理，真把追求真理当成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那就没有什么事能难倒你，能拦阻你明白真理、实行真理。追求真理最简单的一条就是什么事都得从神领受，得有顺服”，一切从神领受，在我的交通中你看见了吧？你是怎么看见我一切从神领受的？就是不管看哪一件事，不管什么事，源头都是从神那边看。从根源上根据神的性情、根据神的权柄、根据神的智慧、根据作工果效来看，以神家的利益和对生命是不是有益、生命是否能长大为根据来看这个事。一切从神领受就是站在神这边看事。

528　人根本没有实行神的话

1　神的话是说到了尽头，人根本没跟上，落得太远，不能做到步步紧随，不能做到紧跟羔羊的脚踪，该守的未守住，该实行的未实行出来，该求告的也未求告，该放下的也未放下，这些都未做到，所以说，赴筵席这话是一场空，根本没有实在意义，是人自己的想象。可

以说，就现在来看，人的本分根本没发挥出来，全靠神自己作、自己说，人的功用实在太小，都是没用的废物，不会与神配合！

2　神的话说了千千万，人根本没有实行，什么背叛肉体，放下观念，实行一切顺服神，同时长分辨、长见识，什么放下心中人的地位，除去心中的偶像，背叛个人不对的存心，不按着情感的意思做事，行事公正不偏左右，说话多考虑神的利益、考虑对别人的影响，多做对神工作有利的事，一切为神家利益着想，不随从情感行事，放下个人肉体的享受，除掉自私自利的旧观念，等等，人根本没有实行。

3　神要求人的这么多话其实人都明白一些，就是不肯实行，这还让神怎么作、怎么感动？做神眼中的逆子还有脸再拿起神的话观赏吗？还有脸吃神的饭吗？人的良心何在？最起码该尽的本分都未尽到，还谈什么尽所能，这不是空想家吗？不实行就谈不到实际，这是明摆着的事实！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多讲点实际》

544　喜爱真理的人就能得着真理

1　神拯救人就是拯救喜爱真理的人，是拯救有意志、有心志、向往真理、向往正义的人。人有心志就是人心里面向往正义、向往美好、向往真理、有良心那一部分，神作工在这一部分人身上，使人明白真理、得着真理，使人的败坏得洁净，生命性情得着变化。你里面如果没有喜爱真理、向往正义光明这些东西，碰到邪恶的事没有摆脱的意志，没有受苦的心志，另外，你的良心麻木，接受真理的器官也麻木，对真理、对临到的事不敏感，对什么事也没有分辨，临到事丝毫都没有能力自己处理、自己解决，这就没法拯救。

2　临到事需要你冷静，需要你正确对待，还需要你选择，你们应学会用真理来解决这个问题。你平时明白一些真理做什么用的？不是让你充饱肚腹，也不是让你嘴上说说就完事了，不是让你用这些来解决别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解决自己的难处。为什么说彼得是一粒果

子？就是他身上有些有价值的东西，有些值得被成全的东西，他寻求真理有心志，意志坚定，有理智，肯受苦，另外，他心里喜爱真理，临到事不放过，这都是长处。追求真理且有心志的人才能得着真理，被神成全。

——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糊涂人不可挽救》

4.神是根据人的选择而定人的归宿

（唐朵：我昨天半夜三点一醒来就晕，晕得不行，后来就吐，吐了以后躺下又晕得不行，又吐。）什么原因找见了没有？（李青：唐朵她就喜欢吃那些重口味的调料和在网上买的米线、螺蛳粉，囤了一包又一包，吃那些东西就和吃家常饭似的。）网上买的东西根本不能吃！那天我在网上看了个视频，饭店里卖的那些鸡蛋羹都是浓缩鸡蛋液做的，虽然Q弹、味道鲜浓、好吃，但是只有一点鸡蛋，剩下的就是46种化学成分的东西，可以说饭店里卖的那些鸡蛋羹基本上就是化学成分的东西勾兑出来的。人家十几块钱在网上买一大袋子回来，就能做十几碗鸡蛋羹。把浓缩鸡蛋液倒上那么一点，加上2.5倍的水，上锅里一蒸，就和真鸡蛋蒸出来的是一样样的，那味道比土鸡蛋还好吃。饭店里卖的鸡蛋羹都是假的，人吃的是鸡蛋吗？吃的那是“毒品”呀！现在的人吃东西只说口味，像可口可乐、雪碧、芬达里面都是色素和各种添加剂。那些有钱人家的孩子不喝水，就喝那些好喝的饮料，喝到最后喝成啥了？白血病、贫血、软骨病、骨质疏松，稍微怎么一下就骨折了，站不住了，躺床上起不来了。现在卖的红牛，六块钱一罐,号称维生素功能饮料，算是好饮料了，是吧？（嗯。）可拿吸色布一吸里面全是色素，人家奥地利那边生产的就没有色素，这是有人做过实验对比过的。还有芬达，有人看见咱们国家售卖的芬达和别的国家售卖的芬达有特别大的区别，就气愤，把这些区别待遇在网络上都爆光了。同样的芬达，咱们国家售卖的芬达里面有色素柠檬黄、落日红，还有防腐剂、添加剂，而出口日本的芬达瓶子上就标清楚了，里面不含人工色素，不用防腐剂。有人做实验了，把吸色布分别放到咱们国家售卖的芬达里和日本售卖的芬达里，日本的那杯芬达里的吸色布是白色的，饮料颜色丝毫没变，咱国家的那杯芬达里的吸色布就变成橘红色的了，饮料颜色变成透明的了，就和白开水一样，啥色也没有，但你喝着还感觉怪好喝。人家所说的食品安全是有标准的，啥标准呢？就是吃了以后短期内毒不死人。你喝了一瓶毒不死，但不等于说喝五年毒不死你呀，你喝了一年，身上的毒排不出去，一点一点地积累起来了，等你身体里的毒素到了毒死人的那个程度你还能活吗？还有祭司弟兄早就给咱说了吃转基因食品的后果，吃转基因

食品五十年以后人就不能生育了，现在外邦人也说了，吃转基因食品有潜在的后果，只不过现在还看不出来什么后果。唐朵，你还敢吃这些东西？你都知道了你还吃，你是明知故犯呀！（唐朵：没看见的不觉得有啥，看见了的就不吃了，但有时候是看见了，知道了，但也克制不住。）知道也吃，那你说神还要不要你？你看见好吃就吃神绝对不要你！因为什么这么说呢？亚当夏娃是怎么背叛神的？他们干了啥了呢？那善恶树的果子特别诱人啊！吃了不一定死啊！可是吃了善恶树果子的六千年以后呢？现在是啥都告诉给你了，明明地告诉你吃了是一定死的，可你是怎么做的呢？“虽然吃了一定死，但是抵不住它诱人呀，我还要吃”。你不是比那时候的亚当夏娃更有认识、更有分辨、更有敬畏，而是还不如那时候的亚当夏娃呢！亚当夏娃还需要蛇的引诱呢，你是根本就不需要引诱，更“进步”了。你说你怎么能生存下来呢？神不卡你，神不强制性地让你做什么，神不赶鸭子上架，因为神要的是一个顺服，神要的是你对神自发的一种敬畏。神要告诉你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神还要给你自由，让你自由选择，但神从不强制性让你怎么做。就像神说：“我看有些地方的人总在屋里尽本分，也不出去晒晒太阳、活动活动，就安排人找了一些健身器材，让人一个礼拜健身一两次，这符合身体健康规律。如果没有适当的运动，自然就会生病，这也影响人的正常生活。我安排完用不用看着谁有没有健身、多长时间健身一次？不用看着，我的责任尽到了、话说到了，真心实意地告诉你该怎么做，没有一句假话，你照做就行了。但是人都听不进去，都以为自己年轻，身体没问题，就没把这话当回事。你们自己都不珍惜自己的身体，我操那个心是多余的，到时候生病了你别埋怨别人。”（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什么是追求真理（十二）》）神说人得有适当的运动，给人放了个健身器，神做到了，人健身不健身那是人的事，神不逼着、卡着人。犹大出卖主耶稣的时候，耶稣只告诉犹大说你要出卖主耶稣了，耶稣要钉十字架，并且三天以后复活。这些话和犹大说了没有？说了。犹大他是知道的，而且耶稣不止说了一次，还说了三次！虽然是说了三次，但耶稣并没有要制止他：“你可不能出卖啊！”耶稣有没有威胁他、恐吓他、吓唬他？没有，只是告诉犹大他要出卖耶稣了。耶稣告诉犹大这话是什么意思？能不能出卖？不能出卖。虽然神告诉犹大了，但是神不控制人，犹大有自由意志，所以他还要继续出卖。

咱再说唐真搞对象这事，当负责人就不能搞对象，你想搞对象，想结婚生子，这是人的一个生活，任何人无权干涉，也不是什么羞耻的事。但是你要搞对象就不适合担负责人的这个本分、这个责任。虽然不小瞧你，但是你也不能担这个责任，那就看你自己的选择了。你愿意为神献上还是愿意满足自己的肉体生活呢？你自己选择。神是根据你的选择而定你的归宿。神家的门是敞开的，但你要进神家的门就得符合神家的条件、通过神家的考试。你考了多少分，达标了，你就能进神家的门了，你考了多少分，不达标，那你就在那个位置，各就其位。但是不管你考多少分，你都是自由的，不逼你、卡你。神给你托付的时候，告诉你说“这边需要个负责人负责”，但是你要追求满足肉体，神也不强迫你，你要追求满足肉体，那你就过肉体生活去。身体归身体，肉体归肉体。你不愿意担当，神就不给你这个负担了。因为啥？因为神给人负担是给愿意为神担当的那个人、愿意顺服神的那个人。顺服神的人得来的是什么？顺服神的人得来的是神的祝福。就是说，你能够体贴神的心意，为神的心意背叛自己的肉体，按着神心意去走，神是赐福；虽然你没有犯罪，但是你也不体贴神的心意，那你就当个普通的人，这是个台阶。就像唐真，如果你想搞对象，那你就当个普通人。你没有抵挡，你活着就还是个人。你要是抵挡了、悖逆了，那得到的就是咒诅、惩罚、毁灭。毁灭和惩罚、咒诅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惩罚了、咒诅了，人还在呢；毁灭了，人就不在了。这是几个台阶？愿意为神担当的、愿意顺服神的人，神赐福，也就是说如果你可以担当神给你的负担了，你的心思、行事能够为神献上，能够为神献上你的“以撒”，能对神忠心，神当然要赐福于你，当然要把大的工作给你，当然要把你带到他的身边。有的人虽然没有犯罪、没有抵挡，但也不体贴神的心意，也就是说一个人爱肉体胜过爱神，追求满足肉体胜过满足神，神看见了之后会怎么说？神会说“这不是属我的，属肉体的就归肉体吧，那你就归为一个人，普普通通的一个人”。这是没有悖逆、没有抵挡这类人的归宿。那些有悖逆、有抵挡的就遭到了咒诅、惩罚、毁灭。好比你办坏事了，那就给你一个病，或者是你用腿用得多了让你成一个瘸子、拐子，用眼用得多了让你成一个瞎子，这就像是保罗身上的那一根“刺”，遭到咒诅了，这就是受到咒诅了。惩罚那就更重了，神一般不直接灭一个人，除非你直接拦阻神工作了，就得惩罚了。虽说你这一世被直接灭了，但你还有投胎转世的

机会。毁灭那就更严重了，灵魂体直接都没有了。这是五个台阶，你计划往哪个台阶上走？好多人是“做一个人不用为神付出什么，我只要不抵挡、不悖逆就行，那我就追求做个人吧”，你追求做一个人，在神那边看你是什么呢？在造物主面前，你追求做个人那就像地上的蚂蚁一样，从粪土来的。神经营计划六千年来，人类在不停地繁衍生息，你要追求做人就相当于追求啥呢？追求做繁衍生息的一个工具而已。所以你要追求肉体，那你就追求肉体吧，因为神经营人类的时候，不仅要让人类繁衍生息，还要优胜劣汰，那你就成了神经营人类中人繁衍生息的一个工具了。你成了一个工具，就不再是神所纪念的一类了。你愿意成为一个工具呢？还是愿意成为神所纪念的那类人呢？（愿意成为神所纪念的。）那你还敢抵挡悖逆呢？追求婚姻成家立业这是作为一个人一生中的大事，也是一个人必经的一个关口，神不会指责，你可以做普通的一个人。唐朵，你所追求的这个吃和人家追求婚姻成家立业比起来就又差下一截了，是不是呀？（嗯。）所有的人都在这五种人的范围里，不管你是哪一种人都站在自己的位置上表演着各自的角色。愿意为神担当的、愿意顺服神的人最后得着的是神的赐福，是人想象不到的赐福。你追求得着神的赐福，神就要把万物交给你，让你去管理万物。你要是追求肉体不追求遵行神的旨意，那你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人，是人类繁衍生息的工具，就成了被管理者了，不是一个管理万物的了。

如果你说“那个东西好吃，我就是要吃那个东西，你告诉我那个东西有毒，我也要吃，哪怕吃了以后会死，我也要吃”，那你说你吃了那个东西以后，该不该得病？你说“我信神了，神顾念我，神不让我得病”，可能吗？不可能！本来你体质好，不会得病，但就因为你吃了那个东西了，不得病也不行，非得得这个病，为什么呢？因为你要扮演这个角色，你就必须得这个病。有的不信派人家吃了三年也没得病，而你吃了三年有可能就得病了，这是因为什么？因为你追求什么就得什么。人都是演员，神要让人各自表演呢，你在弟兄姊妹面前就是一个好吃的人，你就爱吃有毒的东西，神告诉你说了，你还是要吃，就是与神所说的反着来，就要悖逆地走那条路，那神就不管你了，因为，在神来看：“我告诉你说了，但你不听，那你走吧，你看你得来的是什么，然后，也让人在你身上看见神的公义性情”。忠心于神的人，

顺服神的人，神要把万物赐给他，对他是赐福；不愿意顺服神，有自己个人的追求，但是他不抵挡神，这样的人最后就是个普通的人；有自己个人的追求，并且还舍命追求，就是不要命也要追求，神说那就你归你的父吧。告诉你说吃上以后要得肾病，你不听还要吃，那你吃了以后必然是要得肾病的。等你得了肾病以后，不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到时候你不要给神祷告，让神给你治好，那是不可能的，因为神是公义的！人活在世上就是来体验神的主宰安排的，在神的主宰安排中来认识神的公义性情、认识神的全能，神要让所有人在地上看见神的公义。如果你因着吃了那些东西得病了，你祷告神，神即便是想让你好也不能让你好，因为一旦让你好了，周围人看见了啥？神不公义，他吃了就该死，为什么没死呢？人看不见神的公义。神不可能让人看不见神的公义，而是必须让人看见神的公义，让人在神主宰的万物中间看见神的本体显现、看见神的公义、看见神的智慧、看见神的全能、看见神对人类的顾惜眷顾。所以，当每个人犯罪以前，或者是被撒但残害以前，神就把话告诉给你了。如果在神没有告诉你以前，你犯罪了，神可以饶恕。神在创造万物的时候，就给了人一个自我恢复的功能，而且还造了各种药物，所以当人吃坏身体了，或者生病的时候，有人体免疫系统，还有药物可以对症来医治。再后来就是神还有怜悯，恩典时代耶稣来作工伴随着神迹奇事，瞎子能看见、瘸子能走路。在恩典时代，神作了赎罪祭，神饶恕了人的罪，神替人担当了罪，所以说瞎子就可以看见，你就是吃坏身体了，就是得了肾病了，那也没事，那也能好。神既然能拿尘土造人，你那个肾出了问题算什么呢？神说一句“拉撒路出来！”就是人死了也可以活着走出来，神有这权柄、有这能力。但是在末世的时候，神是把各项真理都告诉给你了，怎么做人做事、看人看事都告诉给你了，你还是要倔犟地走这条路，那神就不管了。神不可能在末世了还显神迹奇事，让瞎子看见、瘸子走路，不可能了。因为啥呢？因为你瞎是自找的，你瘸是自找的，你有肾病也是自找的。现在和恩典时代恰恰相反，恩典时代是饶恕你的罪，现在话语时代是要定你的罪。是根据话语来定你的罪，实行真理的人就把不实行真理的人定罪了。实行真理的人跟随神能见证神，能按着神旨意行事，能以神的心意去行事，这是第一种人；第二种人是他虽然按着己意、按着自己的肉体追求，但是他不违背神给他制定的这个轨迹，也就是说在不违背神给他制定的轨迹的前提下，按

着己意追求着满足自己的肉体，这就是刚才说的普通的一个人；第三种人就是违背了神给他制定的轨迹，他要按着自己定的方向追求，那神就让他按着他自己定的方向去追求，那最后得到的是他自己带来的，也可以说是受到了咒诅；第四种人是什么都知道就是实行不了，这就有了抵挡神的性情了；第五种人是故意抵挡神的人，就好比所多玛城的人，又好比二百五十个首领，这就是五种人。唐朵，你吃什么东西这只是你追求满足肉体，这个和神的性情无关，只能说你悖逆不听话而已，但咱这里说的那个抵挡悖逆是直接与神发生关系了，那他就要受到一定的惩罚咒诅。

每个人身边都有这五种人，而且人和人都是互相效力的。好比说你和我接触，你看见了我是怎么走遵行神旨意这条路的，他们看见了你的贪吃，看见了你是怎么满足肉体的，同时又看见了唐真搞对象，唐真是怎么追求满足肉体的，那边还有一个追求地位的，你再看他是怎么追求地位的，为了追求地位不择手段，宁愿抵挡神也不悔改，还有一个人他又是怎么与神对抗的。刚才说了五种人，这五种人生前是什么表现你是不是都体验到了、都看到了？还有那个人，和他说了多少，他就是不悔改，到最后，被惩罚了，哎呀，神公义！神公义！就根据每个人的人生角色，各自都沿着神所给他命定的人生轨迹扮演着他的角色。一个人接受了国度建造，经过审判刑罚以后，审判刑罚在他身上是否达到了果效？如果达到了果效以后，你就看见了人家原来的罪是怎么被神饶恕的了，后来人家的命运就真的被修改了。另一个人在听了神话以后就和没听一样，交通的都是字句道理，并且还把信神当成了一种精神上的寄托，就是空喊了个口号，那他的人生轨迹能改变吗？这些都让你看见以后，就让你看见了什么呀？这就让你看见了神的性情，看见了神的喜、怒、哀、乐，看见了在什么人身上神是喜、在什么人身上神是怒、在什么人身上神是哀、在什么人身上神是乐。你看见了神的性情，就看见了神本体的一部分了。唐朵，你说神看见你这种性情，“我知道那个东西吃了不好，有毒，对肾不好，但是我还要吃，我放不下”，是种什么心情？（怒。）还犯不着，神只是不搭理了、放弃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前面也说了，你吃什么东西这只是你追求满足肉体，这个和神的性情无关。如果你的性情抵挡了神的性情了，那神就是恨、怒了。而你这个不是直接抵挡神的性情，所以

神对你也仅是不搭理你，把你交给撒但，不要你了，“你不听我的，你觉着哪儿好你去哪里吧，你是自由的”，成了神家门之外的人了。神不管教你，神也不惩罚你，神只是不保守你就行了，不再给你怜悯、饶恕，那最后人就看见啥了呢？看见了神的喜怒哀乐。再往后又看见了什么样的人遭到了什么样的报应，看见有人就是尼尼微城的人，虽然人家犯罪了，但是人家能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变了，神话语把人家转变了，转变了以后看人家的归宿是什么。按正常来说，就他那种人性、性情应该是受惩罚的，可结果人家没被惩罚，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人家看事观点转变了。这又一次看见了什么？（看见了神的喜。）神的喜代表着什么？代表着一切正面事物的诞生、存在。诞生就是说从来没有，原来在他身上没有，可现在人家有一点变化了，活出一些神话了，这就是正面事物诞生了，神是喜。看见了神的性情，还看见了什么？还看见了神的公义性情，看见每个人因着走的路不同，所以得到了不同的归宿。在人来看人要的是公平合理，神这里是公义，该惩罚惩罚、该赏赐赏赐、该受祸的受了祸、该受熬炼的受了熬炼，看见了神的性情和神的公义。还看见什么了呢？还看见了神的权柄。神能咋呢？神能让人死里复活，也能让活人变为死人，一切都让人看见了神的权柄。

如果你就是坚决要走你这条路，神不会去管，神也不可惜。为啥不可惜呢？因为神经营人就需要那么多的衬托物，是吧？（嗯。）需要有人来扮演这些角色让弟兄姊妹都能看见、认识，这就叫亲自经历、体验。就像出埃及一样，埃及人都不是神所要的，但是为了让以色列人能看见神的怒气，所以必须有埃及人作衬托物。神在毁灭埃及人的时候，以色列人看见了神的作为，对神产生了敬畏。今天也是一样的，今天神作工结束了，神的所有性情都要发表出来，所以说就需要更多的演员。也就是说在末世历代以来所有的使徒要来，同时所有的兽也要放出来，地狱里边空了，都来了，所以你看见世界上的人多了，鬼多了，动物也多了，万物都在增多。都来干啥呢？都来表演来了。表演完了以后，各从其类了，回吧，各归其位了。那你来了就是来做了个演员，来表演了。你如果是“我把真理放下了，我就追求婚姻呢”，那你追求吧，那你来了就是做了一个繁衍生息的工具。听了这话刺耳吧？不好听吧？“呀，我追求了几年了最后成了繁衍生息的一个工

具！”这是你自己追求的，你怨谁呀？是你半路把你放弃了。唐朵，如果你在这儿是“我就要吃‘善恶树果子’呢，我不管你让不让我吃，也不管最后是死是活，我反正就是要吃，只要我看见那个东西好吃我就要吃”，唐朵，那你说神还能让你这个人留下呀？怎么也不能让你留下呀。所以你吃啥喝啥必须是让弟兄姊妹都能看见，不然的话到时候把你灭了，有人会说：“呀，神不公义，人家唐朵开得就和花朵似的，怎么还能把人家灭了呢？”大家再一看事实真相，没想到这是个什么花呀？是个毒花、大麻花。到时候把你灭了，对于你来说是个失败，对于神来说是什么？成了，因为你演完了。你别想其他的，别指望神特别偏待一下你，今天临到你的一切都是话语，神不强迫人。因为啥呢？因为神要的是人在自由选择下的顺服，要的是人的爱，人发自内心的爱，发自内心对神的一种敬畏、一种顺服。如果神强迫人的话，用一种神迹奇事让你害怕，让你以此来跟随、来顺服那就没意义了。神要是用神迹奇事来作，那就是魔鬼它也得来敬拜神。保罗多悖逆呢，神用大光照了他以后，他不照样得给人传福音呀？

唐朵，你现在怎么想呢？（唐朵：不吃了，听神的，顺服。）反过来再认识一下自己，“我为什么想吃呢？我就是个吃货？丢人呢！一个花朵成了吃货了，成了一个猪了”。（唐朵：特别好吃，三天两头不吃就难受，有瘾了。）和沈铭一样了。（唐朵：哦。）嘴馋，得把你放到旷野里边。你想吃你吃个正常的，可你吃的是啥呢？不敢再吃了啊，因为你吃的那个东西吃进去以后排不出来。咱就不要说那些吃毒品的人有瘾，控制不了自己，最后给身体带来了什么严重后果，就说你吃那些不是毒品但有各种化学添加剂的东西也要遭到神的咒诅！因为你太爱吃了，你不是彰显神，你是羞辱神。撒但在那儿笑话你呢，“神造的这是个什么东西？造了个吃货？”神造人的时候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人，神造人就是让人来彰显、荣耀神呢，结果神是造了个吃货！“那是造的人？那是造了个猪！”你说，神能让撒但抓把柄？神有一句话说：“在今生得福的，在永世必受苦，在今生受苦的，在永世必得福，这是我命定的，谁也改变不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九十七篇》）神要根据你在地的享受而惩罚你，你在地享受得太多了肯定要受到惩罚的，你要知道神是公义的。神还说：“神安排全人类生活的规律原则是：有生活幸福之时，也有受挫折

之际，更有在苦难中熬炼之刻。所以没有一个人是生活在无苦也无甜这样的一生之中，都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整个人类之中，不仅能看见神的怜悯、慈爱，也能看见神的审判，看见神全部的性情。”（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说话的奥秘揭示·第十篇》）在你小的时候，你是该吃的吃，不该吃的也吃，并且还贪婪地吃，那你三十年以后该吃的也没得吃，让你啃树根，这就是神的公义。（李青：对，和动物一样啃啃树根。）不用转动物，就是人啃树根马上也能看见了。到了饥荒年代，你吃啥呀？到那时候谁也顾不了谁，你吃啥？你不吃树根能行呀？你有个树根吃都不错了，所以说，你得为你以后着想，用土话说就是“积点德吧”！（唐朵：她们一给我说这方面，我就说趁现在还能吃，就赶紧多吃点。）所以说这就是愚顽的妇人，就是不会操持家务，家里今天有面就是有多少吃多少，等今天吃完了以后，明天后天没吃的了。（唐朵：哦，我把后半辈子的都吃了。）你把后半辈子的都吃了，你说你是聪明还是傻？（唐园：昨天她还说：“哎呀，米线、螺蛳粉又搞活动呢，这个比平常又便宜，我买还是不买呢？”想买还不说直接买，还要问问别人，我说：“你还有呢，你又要囤呀？”我看见她就是抵不了那个诱惑。）没正事，心里面不是想着怎么满足神，是想着怎么满足肉体。（唐朵：由不得，不由得，不由自己。）什么不由自己呢？你这是太由自己了！“不由自己”，这话说得还“好听”呢。（唐朵：是太由自己了，就控制不住。）这就是种自控能力，你得有自控能力。（唐朵：哦，我的自控能力太差了。）你说谁不喜欢吃好的呢，谁都喜欢吃好的，那是人家有自控能力。（唐朵：我咋控制不住呢？）你不愿意控制能控制住呀？把你交给人家那个驯兽师就把你训出来了！你说狗多爱吃肉啊？但是一个爱吃肉的狗去了驯兽师面前以后，驯兽师把肉放在它跟前它吃吗？它不吃。你看人家警犬，主人喂它了，它才吃，不是主人喂的话，就是再喂它肉、骨头，它闻都不闻、看都不看。主人说“吃”，它才“吃”，主人说“放”，它就“放下”，所以它才配叫警犬。你还不如个警犬呢，人家警犬还能听主人的话呢，咱做人了，你说咱今天就不能听神的话吗？如果神给咱说你当吃货吧，那咱就当吃货，可神没说这话呀。你说你连这个也戒不了，那你还谈什么“我要顺服神，我要信神”呢？那都是假的，都是欺哄人的。你自己都欺哄不了你自己，你连个吃你都掌管不了你自己、控制不了你自己，你怎么实行真理呢？怎么背叛自

己？地位名誉败坏性情上头让你和人厮杀，那还有什么能拦阻得了你和人厮杀？所以说，你先从吃这方面解决吧，先解决了吃货，慢慢的，一点一点地解决别的。你连一个外表行为、规条形式性的外表行为都做不到，那你还追求什么性情变化呢？那你还不如回归世界大干一番，挣一大笔钱，吃一些高级食品呢，你何必吃这些垃圾食品呢？高级食品比垃圾食品还好吃，你痛痛快快地活个三、五年，到哪天啃树根的时候，反正你都享受过了，吃就吃吧。你现在呢？不疼不痒的，还在神面前记了个过，你说呢？我的奉劝听不听呢？（唐朵：听。原来没觉得这是个事，就觉着这和真理没有关系，神就没有说不让人吃，然后我就没有把这个当回事。）自己就把自己排除出去了。这些与真理没关系，那什么是真理？正常人性你得活出来，正常人性都没有，还说什么信神呢？神赐给人生命呢，你天天吃“毒品”呢，这和真理没关系？（唐朵：哦，现在知道了。）唐朵挺会给自己开脱的啊！真理面面俱到，哪个和真理没关系呢？（其实是人不愿意挂这个关系，因为挂上了关系就得变。）这就是为自己不实行真理而开脱。

156最终能否被神得着在乎个人的追求

1　现在即使你不是作工的人，但你能尽到受造之物的本分，能追求一切任神摆布，神怎么说你都顺服，什么患难、熬炼你都能经历，虽软弱但心还能爱神，对自己生命负责的人是愿意尽到受造之物本分的人，这样的人追求的观点追求的观点就对了，神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人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人。你作工不少，别人、也从你得着了教导，但是你自己却没有变化，没有一点见证，没有一点真实经历，到死之前你所做的事还是没有一点见证，这是有变化的人吗？是追求真理的人吗？

2　圣灵当时可以使用你，使用你是用你能作工那部分，不能用那部分他就不用，若是你追求变化，那就在用你的过程中逐步得着成全，但到最终你能不能被得着他并不是大包大揽，这就在乎你的追求你的追求到底如何。你个人性情没变化那是你追求的观点不对，领不着赏赐属于个人的事，是你自己没实行真理。

3　国度里不容许污秽的人进去，不容许污秽的人玷污圣地，你虽然作了许多工作，你虽作工多年，但到头来仍是污秽不堪，你想进神的国度，那是天理难容的事！从创世到如今神未曾对任何一个献私情的人开过这样的方便之门，这是天规，谁也打不破！你得追求生命，追求个人性情变化，这样的人才是被成全的人。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成功与否在于人所走的路》

5.是“回家”还是“挑衅试探”

信神就要根据神话看事，你回家过年有神话依据吗？神恨恶厌憎节日，你却喜欢、迎合、跟随，一旦跟不上撒但的潮流，随从不了撒但，就念念不忘，就茶不思饭不想，你说你是什么东西？神所厌憎的你喜欢，神所要求的你敷衍。本分不操心，生命不搭理，撒但败坏性情不分辨，神心意不寻求，神话不揣摩，神作工不配合，这样的活出也叫信神、跟随神、顺服神？这实在是信神之人的一大耻辱，是对这个词的亵渎！纯属叛徒、活鬼！这么一个简单、规条式的活出都没有，还谈什么顺服呢！纯属欺骗！太胆大妄为了！刚刚经历过一场瘟疫，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竟然计划再次试探神的怒气。第二波瘟疫即将在春节爆发，神的公义性情已公开显现给人，外邦人看不懂，跟随神的人还不知道吗？你不知道神厌憎传统节日吗？你不知道过年百姓都要访亲探友吗？你不知道他们是在传输病毒为神效力，是在完成神的作工吗？你不知道本分保守人，此地甚好吗？你不知道把你放在陌生的地方是神对你的一种看顾保守吗？你不知道这是瘟疫饥荒不能临及你的屏障吗？这些你都知道，就是你的性情刚硬、执拗、邪恶，没有一点胜罪的心志。你只是死死地拽住你父亲的衣衫，愿与其同受苦难，深怕失去同行的伴侣，失去远去的“方向”。人是自由的，我只是照亮你前行的道路，没有人卡你，也没有人控制你，临到你的只是神的话语。一切事态发展得都是那么自然实际，没有一点神迹，这就是神的实际，一切都在按着各自所走的道路而决定各自的归宿。

全职在外尽本分跟随神的都享受着神的恩待与怜悯。繁忙时都有本分尽，都在为自己预备善行，在尽本分的过程中也发现了自己的缺少，认识了自己的败坏性情，看见自己的身量竟然如此幼小，活出实在是卑贱、可怜、瞎狂，更看到自己不知羞耻的丑相。如今临近年关，又对我们作了一个年检，再次试炼、显明、洁净我们的掺杂。借着弟兄的交通让我们得着了神的怜悯，免去了一次又一次的试探，让我们不至于消极迷茫而是活在了光中，从而真正地进入信神的熬炼中。让我们不再是熬猪食，让我们告别了渺茫信仰的年代，一切进入实际。紧跟圣灵的脚踪，顺服在神的一切摆布、安排中，从瘟疫饥荒

中认识神的作为、寻求神的意思、满足神的要求。瘟疫饥荒对外邦来说就是灾难惩罚、就是种毁灭，对信的人来说就是行政管辖，就是谁触犯哪一条就有相应的祸患临到，就会有咒诅、惩罚临到。忠心、顺服的人才能得保守，所以即使被感染也仅是一次经历，没有任何后遗症，更不涉及生命。神这样的作工让信的人从中看见神的公义性情、看见神的权柄、看见神的烈怒，更让“敬畏神远离恶”的种子在我们心中诞生。

神说：“三、撒但怎样用传统文化败坏人

传统文化这里面的东西多不多？（多。）这个传统文化是什么意思？有人说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这是一方面。一个家族、一个民族以至于一个人类，从开始到现在流传下来的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是一些规矩、说法、规条，这些东西灌输到人的思想里，人把它当成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当成规条，当成人的生命来守，甚至永远不想改变、放弃，因为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还有一些传统文化，比如孔子、孟子流传下来的，中国的道教、儒教所教导人的一些东西，在每一个人的骨子里都有，是不是这样？传统文化都包括哪些？包不包括人过的这些节日呀？比如说，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还有中元节、中秋节，甚至有些人的家族里还有什么老人的大寿，小孩的满月、百岁，等等，这些都是传统节日。传统节日的背后是不是有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什么？有没有敬拜神的内容？有没有让人实行真理的内容？有没有一个节日是让人去为神献祭，来到神的祭坛前接受神的训话，有没有这样的节日？（没有。）那所有的这些节日都是做什么用的？现代人把它当成吃喝玩乐的日子了。这些传统文化背后的起源是什么？这些传统文化是从谁来的？（撒但。）从撒但来的。撒但在这些传统节日的背后灌输给人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是什么？让人别忘了祖宗，这是不是一项？比如清明节扫墓的时候去祭祖，让人别忘了祖宗。比如说端午节，让人别忘了爱国。八月十五呢？（家人团聚。）家人团聚这个背景是什么？为什么要团聚呢？情感沟通、联系。当然，过除夕、过十五都有不少说法。所有的这些说法都是撒但灌输给人的一种撒但的哲学、撒但的思想，灌输给人让人远离神，让人不知道有神才好呢，让人不是祭拜祖宗就是祭拜撒但，

再就是为了肉体的吃喝玩乐。在人纪念各个节日的时候，在人的内心深处不知不觉种下了这些撒但的思想观点，当人活到四五十岁或者是更老的时候，这些思想、观点已经种在人的心里，深深扎根了，而且人还不遗余力地把这些观点，不管是对是错，都毫无分辨地、毫不保留地传授给下一代，是不是这样？（是。）那这些传统文化与节日是怎么败坏人的？这个知不知道？（这些规条把人束缚、捆绑着，使人没有时间、精力来寻求神。）这是一方面。比如说过年，别人都过，如果你不过，你是不是心里难过啊？你心里有没有什么忌讳呢？是不是觉得‘这年也没过成，今年过年这一天不好，这一年是不是不顺哪？’心里是不是有点忐忑，也有点害怕？甚至有的人好几年没去祭祖了，突然梦着一个死去的人向他要钱，他心里会怎么想？‘这死了的人缺钱花，可怜哪，我得给他烧点纸，这不烧不行啊！不烧这活着的人说不定会遭什么难，说不定哪天就不顺了！’心里总有这么一份害怕与担心，这个担心是谁给你带来的？（撒但。）撒但给人带来的。这是不是撒但败坏人的方式？它用各种方式，以各种名目来控制你，来要挟你，来捆绑你，以至于让你恍恍惚惚，让你向它屈服，让你就范，这就是撒但败坏人的方式。而人常常在软弱的时候，常常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鬼使神差般地做了一些稀里糊涂的事，就是鬼使神差般地、不由自主地被撒但掳去，不由自主地做了一些事，自己都不知道，这就是撒但败坏人的方式。甚至现在有不少人还对一些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的东西恋恋不舍，不能放下，尤其在人软弱的时候，在人消极的时候，人还想过一过这样的节日，再与撒但会会面，再满足撒但一次，让自己心里也得点安慰。这个传统文化的背后是什么？有没有撒但的黑手在操纵？有没有撒但邪恶的本性在摆弄，在支配？是不是撒但在操纵着这一切？（是。）那人活在传统的文化中过着这些传统的节日，能不能说人就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被撒但愚弄，被撒但败坏，而且是心甘情愿的呢？（能。）这个大家都认同，对这些也都有认识。”

瘟疫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同时我们也受到了制约，同时把你放在陌生的地方，这正好是写文章的最佳环境，任何人都打岔不了你的工作。瘟疫不仅不打岔还维护了环境，逼着咱静下心来写文章配合神的作工。所以我们得学会配合神的作工，做打败撒但的生产者，让大红龙倒在神的话语中，这是我们的使命与责任。

神话诗歌：

285　体尝神爱得在现实生活中

1　你要想看见神的爱，要想真实体尝到神的爱，必须得深入实际，深入现实生活当中，看见神作每件事都是爱，都是拯救，都是为了让人脱去不洁净的东西，为了熬炼人里面不能满足神心意的东西。

2　神用话语来供应人，同时在实际生活中摆设环境让人经历，借着神的话开启、引导，你经常祷告、摸索、寻求，发现你该实行的，找着圣灵作工的机会，与神有真实的配合，不做糊涂人，这样，在实际生活之中你才有路，才能真实地满足神。

3　当你满足神了，你的里面就有神的引导了，神特别祝福你，使你有一种享受的感觉，总觉得这次满足神了，特别荣幸，里面特别亮堂，心里透亮踏实，良心得安慰也不受控告了，看见弟兄姊妹心里也舒畅，这就叫享受神的爱，这才叫真实的享受神。

4　人享受神的爱是借着经历达到的，经历受苦，经历实行真理，得到神的祝福。你总这样实行真理，你对神的许多作工逐步就认识透了，那时你就总觉着神的话在你面前明如水晶。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爱神的人永活在神的光中》

敬畏

2023年1月15日

6.为父母以后而忧虑

为父母以后而忧虑（一）

张硕有高血压？（张硕：高血压2019年就有了。）2019年的时候心门就焊住了？（张硕：没有呀。）你心门焊住了，心里有啥不往出说，憋着了肯定是高血压。你这儿有病，那儿也有病，你憋得一身病不开心门，还等什么呀？你说你想不想治病吧，你和易蓉一起进来的吧？（张硕：比她早几天。）一开始和易蓉谈心她不谈，说也是说个表面，从外边表演了，一直是不谈不谈，现在成什么样了，知道吗？（张硕：不知道。）就和精神病一样，神经失常了。（肖晋：真的？）你以为我说假话呢。易蓉现在糊涂了、痴呆了，听不懂话了，也说不清了，和前几年完全是两个人。张硕，听懂什么意思了吧？（张硕：嗯。）什么意思？（张硕：意思是我要是不说就和她一样了。）你反应还挺快的啊，易蓉就是什么也不说，耍小聪明了，你看沈强，他有什么说出来就能给他解决问题。都是魔鬼撒但，都是败坏的人，不存在谁笑话谁。你也看见了，他们都已经倒下了，你就是不往起站也是属你高，咱何必非要站起来不倒呢。（张硕：我关键是不知道说什么。）你要知道一个道理，先倒下的那个孩子肯定是先爬起来的，是不是？（张硕：嗯。）你要是想着“我不能倒，不能倒，我要坚持到底，坚持到底”，那最后倒的肯定是你。问题是最后神作工结束了你倒下了那就麻烦了。（张硕：我没有坚持，我坚持啥呢？）那你说你有没有思维？有没有心思？（张硕：我咋没心思呢？）你有心思那你谈谈你的心思。（张硕：突然让说我都不知道从哪儿说起了。）把你这一段时间的心思说一说，把你和神之间的关系谈一谈就行了。你对神的作工怎么看，你对神是有误解还是对神有认识，你看见神的爱了还是看见神的不公平了，把这些谈谈。（张硕：我是觉得一开始好像还有劲了，后来慢慢的就感觉没劲了，每天都是这生活，就这样吧，就成这种了。去年的时候，一段时间聚聚会，好像是清楚了，可是刚有那么点清楚，一干活好像就没有了，时间一长就觉得，就这样吧，就这么走吧。）就这么走吧，心里没有其他心思？过两天，你走不动的时候，“呀，还不如结个婚，挣个钱呢。”或者是“我就吃不上好

的？穿不上好的？”就没有其他的想法？（张硕：那些没有吧。）我也不知道你有什么，我只是个引导，看你有哪方面。（肖红：是不是家里的负担这方面？）（张硕：也有这个。）（肖红：主要的是不是这个？）（张硕：我爸妈年纪也大了，也有这一方面。这一方面以往厉害，以往一想晚上就睡不着了，后来就想神说过，到时候谁也管不了谁，真临到了什么我能管得了他啊，那就是他该受的苦，然后就想想这些，好像是安慰自己一样。现在不要紧了，现在是尽量避免不去想这些事情了。我现在最发愁的是我妈和我说：“我现在年纪是越来越大了，说不定哪一天有个啥了，咱连个房子都没有。”一想这些话……）（肖红：现在那房子是你们的吗？）（张硕：不是。）（肖红：这就是他的根源问题，可能是有这些憋在心里然后就压抑、消沉。）你有什么可以说出来去解决。你刚才说想到这些的时候就尽量避免不去想了。（肖红：逃避。）你那是逃避、避开，不是解决这方面问题，这也是种刚硬、执拗。你应该去寻求、揣摩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给我摆上这环境，有神的美意在其中，神的美意在哪儿了呢？你得从里边去寻求。你现在就是和神说的熬猪食一样，你熬猪食熬得不行了，是想着尽量不去熬，你没有主动去认识、去解决这个问题。真理是做人做事，看人看事的准则，神发表真理就是让人快乐起来的，你现在是快乐不起来。你不往前走，你不祷告，不寻求，也不和人说，也不问，你叩门神才能开门了，你不叩门神怎么能给你开门？你主要是感觉命苦是吧？（张硕：想起这些就想起了一大堆。）这些都是问题呀，你不解决就永远积在肚子里边，那就是你和神之间的一个误解、一个疙瘩，就是“癌细胞”。现在这误解是越积越大，你说神会不会因为误解越积越大就给你解决了问题？你在这儿不停地绑疙瘩，绑绑绑，神不可能给你去处理，也不能给你处理。如果神按着你的观念给你处理了，你认识神吗？那神就活在你的观念想象里边了。你是这样想的，可神要做什么不以咱人的意愿为转移，神是让你跟着神走，而不是神跟着你走，所以你只能是碰得头破血流。你得逐步地、一点一点地去解决，当你顺服神的时候，顺应神给你安排的命运的时候，问题就逐渐地解决了。

神交通了小女孩的命运，她的命运为什么那么苦？那就是神让她一次又一次碰得头破血流。我说你心门焊住了，你告诉我说2019年就

焊住了。（肖晋：他说的是2019年就有高血压。）心门焊住了以后才会高血压，那肯定是2019年以前心门就焊住了，所以2019年才有高血压。我说的是你一贯的做法，从小时候就存在的问题。就像神交通的那个悖逆的小女孩一样，她不是三十以后才悖逆的，而是小时候就有的悖逆，因为她就不是从神的主宰中去认识、去顺应。张硕，你小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你是2019年得了高血压，小女孩得高血压肯定也是在30岁、40岁以后，她不可能20岁就得高血压，她再悖逆也不可能20岁就得高血压。所以你这高血压是逐步地、慢慢地积累起来的。你不与神去沟通、寻求，只是按着你的一厢情愿、你的意思去思考，死钻牛角尖，那能解决了那些问题吗？误解只能是越积越大。就你刚才说的，你想起对神的一个误解以后，你是“我不敢这样，也不能这样”，再想起来一个误解，还是不敢不能，想起第三个误解，还是不敢不能，一个不能，两个不能，三个五个不能，最后都包在心里边了。遇一个积一个，遇一个积一个，一想就想起了一大堆。张硕，想起一大堆什么事呢？（张硕：就想起父母年龄越来越大了，村里又没房子，啥也没有。）（张硕心里想着：父母年龄越来越大了，不可能一直活着呀，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这咋整？到时埋的话咋弄？）张硕你想这些的时候问神了没有？“我为什么想这些？我想的这些是什么东西？根源是从哪儿来的？”这是不是你应该寻找的？你一想起这些就痛苦，这痛苦从哪儿来的？想过没有？咱信神到现在一直说人的看事观点，你站在哪一边看事？你是什么观点？就因着这些然后就对什么都失去了信心？（张硕：……）张琦，我说的这些你想了没有？这个根源在哪儿？（张琦：我也会想。）想的根源在哪儿？（张琦：情感方面吧。）情感吗？假的。（肖晋：不是情感。那是前途命运、地位、名誉。）你把败坏性情一箩筐都说了，具体是哪个？（肖晋：前途命运。）那你说说他有什么前途。（肖晋：我觉得张硕考虑的是，自己爸妈这么大年龄了，万一有一天不在了，他身无分文，下葬费从哪里来？这不是人的前途呀？）这是前途？（肖晋：这是啥？）（肖红：后路。）（肖晋：他考虑这个的时候就考虑到别人咋看我呢？村里人咋看我呢？）那这些东西从哪儿来的？（肖晋：这不都是人的前途命运？）这是前途命运？考虑未来那是前途命运，这是未来吗？（肖晋：但这也不是情感。要是情感的话，他会觉得自己孝顺不了父母，他是往这儿考虑呢。）如果是情感，就会考虑“我父母现在怎么生活，

他们把我养这么大，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我没有伺候过他们，有点亏欠、内疚，我得去看看他，照顾照顾他们，给他们买点东西”，这个就属于情感。（肖晋：他考虑的就是这个。）真正有情感的人说什么话呀？“活着给他吃，死了我不哭”。有情感的人是“父母活着的时候，我尽力给你吃喝，我的责任尽到了，你死了以后，我不亏欠、不内疚，父母死了以后我不用哭”，就是属于情感。张硕现在并不是因着没给他爸妈吃上、喝上，亏欠、内疚。（张硕：这些也有。）也有，但不是主要的。（张硕：像冬天的时候想的就是家里有煤吗？烧啥呢？怎么取暖呢？）（肖晋：夏天下雨了，是担心房子塌了咋办？）我为什么说他主要的不是情感呢？我是拿他流露出来的两方面对比了一下才这样说的。张硕是在谈到什么的时候最痛苦？在谈到爸妈住的房子不好，冬天的时候受了冷了，夏天的时候受了热了，没人管，没人照顾，说这个的时候最痛苦吗？他最痛苦的是什么？最痛苦的是肖晋刚才点出来的，以后他爸老得不在了怎么办？张硕，这两个哪个最痛苦？（张硕：应该是后面说的这个最痛苦。）我根据这个来说你主要的不是情感。（肖红：是面子。）主要考虑的是面子，“光宗耀祖”这种思想在张硕里面，他难受的时候想的是“以后别人怎么说我，怎么看我”。（张琦：是这个？）这是重点。（肖晋：这是根源问题，情感并不是主要的问题。）（张琦：我不是这方面。）你不是这方面是因为你还没有到了要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张琦：我妈的身体不行，这些事情我都想过。只要一想起有一天她受苦受难了，我会掉泪。）现在不是说受苦受难你掉泪，是说她走了以后你怎么处理她的后事呢。（张琦：处理后事？）张琦有亲戚朋友，有村里人帮助，手里还有钱还能够支撑，所以就没有想过这方面。张琦，如果你妈不在了，当下这些事情怎么处理？你计划怎么安排她？（张琦：我现在的问题不在这儿呀。）这个事以后要发生，这个路每个人都要走。（张琦：这个路是要走的，这个问题很现实。如果我能去安葬她，那我就去，如果我去不了，那就没招了。）你家兄弟姐妹几个？（张琦：有两个。）你还有靠山。你就说你要是去了怎么处理你妈吧。（张琦：这个事情好处理呀，你怎么处理我就怎么处理。）我怎么处理的？（张琦：我听你说过这事。）（肖晋：你现在是说大话了。）（张琦：不是说大话。）这主要是人看事观点上的扭转。（张琦：要说我到时候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我会怎么样，但我知道老师是怎么做的，这件事是有

效法对象的。正常埋就行了，不和世界上一样，我要是实在没有钱埋，我拿力气埋。）张硕在这儿痛苦什么呀？就是因为看事观点没有扭转，还是世人的看事观点，所以张硕就在这卡着过不了这一关。神就是要借着这个事显明你的看事观点是什么，什么东西在你心里边占了主导，什么东西作了你的生命，光宗耀祖、面子、传统文化，还有世人的迷信，这些东西主导、占有了你。这些东西都属于是从撒但来的，没有一样是从神来的，没有一样是神所要求的，正因为是这样才说明这是神让你站的一个见证，而这个见证也正是你站立不住的，因为你正在与神掰手腕。张硕，这正是你痛苦的根源。

你还记得我的经历吗？（张硕：嗯。）你说说我怎么经历的？（张硕：……）我不管去经历什么，我在头脑里时时想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得站见证，就是神说的话："在你们身上神所作的每一步工作，背后都是撒但与神在打赌，背后都有争战。"（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爱神才是真实的信神》）事事临到都是灵界的一场争战，都是撒但与神在打赌，所以我每临到一件事情都感觉是撒但与神在打赌，那我就得站见证，我想的就是站见证。我要在临到的事上站见证就得寻思神要让我怎么站，神的要求是什么。当我想去站见证的时候，要站见证的时候，必须站见证的时候，那我必须知道神要的是什么，怎么就是站住这个见证了，神将会怎么试炼我。一开始信神，神就说不允许人拜两个主，所以神要看你有没有拜偶像，看你是否是尊神为大，看见你的心。那怎么才能看见你的心呢？那就得用事实来显明。当我妈病危的时候，这些事情就都得想了，那个时候我就在寻求、揣摩，明白了神的心意与要求之后，我就和我妈交通神的心意与要求。我姐刚跟上这步，我给我姐做了思想工作，我姐是看我怎么做了，那我就接着做我哥、我妹的工作。我哥、我妹是要尊重我妈的意见，我说："妈她信神了，那就按着神家的要求来，站这个见证，不能与世上同污秽。神不让人拜偶像那就不拜偶像，不让人走世俗那就不走世俗。"那就把这一切当作是拜偶像了，不能拜偶像。我和我妈商量通了，和我姐商量通了，下来面对的就是一个哥和一个妹，我都和我妈说通了，他们还能不同意呀？他们只能听从我的，跟随我。能达到这个果效，必须是我有坚决的立场，我站住了这个立场。在我这儿就是想着神在那看着了，就看我怎么做了。而且神要验证看我相信不相信神的主宰、相信

不相信灵界是神在掌管。在这个环境中，神要检验，你要是相信的话，为什么害怕那些迷信？为什么怕那些迷信所说的怎么怎么就拜偶像？这是神第一要检验的，神第二要看的就是你是要神呢，还是要虚荣脸面地位呢？你是信神呢，还是信村里人呢？在面临这个环境的时候，最难办的还不是迷信，最难办的是你怕村里人怎么说你、怎么看你、背后怎么指责你。“呀，某某某多大了做的啥事呢？什么事也能做得出来！”你怕人家背后指责你、议论你。（肖晋：最怕后面再来一句“就这样把他妈埋了”。）你一想到这些，你就过不去这个坎儿，心里怎么也通不过。在我妈病危的时候，我就寻求揣摩神的心意与要求，也预想会临到这些，所以当我妈去世后的第二天，为了不招惹麻烦，世上人、村里人我一个没叫，就找了神家的几个人，早早的太阳还没有出来就送走了我妈，等回来以后还是静悄悄的，等村里人起来以后我妈已经埋了，打发了，神家人也已经走了。要这样处理还不能等天亮了，天亮了就迟了，因为村里人要拦路，村里边那些德高望重的老人要是看见了会过来说：“不行，你不能这样办。”或者是邻居过来说：“你是我的邻居，你这样办对我不好，对你也不好。”卡住你，说叨你，怎么办呀？正因为这些我提前都考虑到了，所以为了不招惹是非，我趁天不亮他们都没起来就把我妈送走了。面临这个事，如果换一个人，他和我想的不一样，那他正好想借这个原因有个理由然后走世俗那个路，所以他正好说：“人家邻居不行，人家邻居要挡了，人家要说了。”因此他就不需要站见证了，他按世俗办了以后，还有足够的理由，“不是我不站见证，那是外邦人逼得不行”。神在这个环境中就看你的“刀”举起来了没有，你是不是真心的，是不是乐意、愿意为神站见证呢？你的心意是坚决这样去走，你要站见证，那你心里就没有那个苦，也不受辖制了。你往前走，你配合到哪儿，神作到哪儿，而且试炼还要加大，后来村里老太太都传着说我这个事情了，有的没有见过我，但听过这个事，还说：“信神还有这样做的呢？”我去传福音，给福音对象说我是怎么站见证的，人家听了以后就说：“呀，见证是站住了，可就那样把养活了一辈子的妈扔出去了？”你听这话扎心不扎心？要是站在神一边怎么看呀？神不允许人拜偶像，神就是借着他来检验我呢，看我心里边信的究竟是谁，称谁为大呢！

（肖红：你当时放棺材了吗？）有棺材，那时一个普通棺材就是五百多块钱，五百多块钱打发了就行了，可我哥和我妹不行，人家说："老天爷呀，这些我不听你的了，那木头里放不了多长时间就烂了。"人家不行，非得定个好的、大的、贵的。（肖红：最后买了个好的？）嗯，人家说"不用你出钱"，最后人家买了个好的。（肖红：买了个好的谁抬的呢？）（肖晋：对，这也是我一直想问的。）谁抬的？弟兄姊妹们抬的。（肖晋：咱的人？）嗯，我兄弟姐妹几个，还找了七八个弟兄姊妹。后来我后爸带的那个哥也来了，我家兄弟姐妹几个已经做了主了，他还说什么呢，都得随着我来了。（肖红：那个坑也是这些人挖的？）我爸人家原来就弄好了。（肖晋：就是原来的坑，往外一掏，直接埋进去就行，人家有现成的。）（张琦：那是晚上埋的？）早晨四点多五点。（张琦：为什么是那个时候呢？）（肖晋：第二天早上人多，你能出了村吗！）嗯，怕出不了村，怕人家挡，等村里人起来已经埋了，人都走了，他想给你往耳朵里灌也见不了你人。（肖红：第二天有人来吗？）谁来呢？再者说人已经埋完了，家里也没人了还再说什么呢？（张琦：亲戚呢？）我的亲戚、同学一个都没告诉，就是我姐去了两三个，我哥、我妹有朋友之类的去了，去了也没有管饭，我哥、我妹人家就是给盒烟或者别的东西，我这边就没有操办，我这边啥也没有。（肖红：人家要是收礼的话，人家在外边收礼，或者在饭店里面请客吃一顿？）那个不管人家，我是村里边任何人没说，亲戚也没有说。

2014年到现在几年了？（八年、九年。）八年、九年了，从送走我妈到现在，我再没去过那地方。（肖晋：坟地也没去过？）坟地也没去过。我哥让我回去看看，我也没去，后来他再也没叫我回去上坟。临到这个环境就是检验你是不是真相信神的话，神说："一个人死了以后，他被灵界的一个差役领走。领走的是什么？不是肉体而是灵魂。"（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独一无二的神自己 十》）人一死灵就走了，剩下的肉体那就是个衣服，那就是神检验你呢，看你怎么看呢。如果你心灵深处还是外邦人的看事观点，那你就是在否认神话。人死以后的肉体那是个骨头、是个衣服，你看什么呢？看看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呢？神一方面要的是见证，再一方面是要让你根据神话看事，快乐起来。你站住以后根据神话看，看神的主宰安排、看神的权

柄，再看人类，他们都活在什么里边？都活在撒但的玩弄、愚弄里，你看他们是可怜、可悲。我在这个事情还没临到以前，我就开始祷告神了，开始在心里向神寻求，该怎么做，该怎么站这个见证。在我来看，神每给我摆设一个环境都是要我站见证，那我就寻求我该怎么站见证。你要是也这么寻求祷告，神也引导你该怎么走，你再往前走，就没有痛苦，因为你提前就预备好了，做好准备了，你做好准备就是要站见证呢。不要说其他的，从我妈病危到打发了，我都没有通知陶虹，所以就连陶虹都没去。后来他们骂我了，这么大的事情不说，训我不是人。其实这也是神给我开辟的出路，那时候陶虹和我有点别扭，所以正好我也不叫她。正因为我站住这个见证以后，以后她一家有这类事情我就可以不参与了。“人家对他妈都是那样，你还有什么要求呢？”人都没话说了。（挺好。）她家人再办什么事不要指望我，就是我家人这边有孩子满月的或者再有什么事也不和我说了。不和我说我就一身轻了，要是和我说了我就麻烦了，“人家怎么看我呀？人家都和我说了，我怎么能不去呀？”心里就惦记这些呢。这样一来，家里再有什么事和我无关。我老婆她家亲戚死了、过满月之类的事情刚开始还和我说两句，到后边说都不说了。有的说了之后我有事回去正好碰上了，她妈逼住我让我去，我去了就和办事那亲戚说：“我是有信仰的人，我不能拜偶像，礼节上咱是亲戚还是亲戚，该怎么往来还怎么往来，但是我拜偶像这是羞辱神了，神家有天规诫命，我不能因为这个断送了我的前程。”听了这话他能说什么？还能说“就要因为这个断送了你的前程，让你的神击杀了你”？不会那样说，人家是一口一个“没事，没事”。从那以后再有什么事，都没我的事了，就是我家孩子过生日都是陶虹带他们去饭店，亲戚们都在背后议论我了，我连个面都没有露。（张琦：你就和外人一样。）我家都没有回，我就在外边干我该干的，就没有露过面。所以，我家孩子过生日我还是这样的，她家亲戚就更不要想了。在这些事上虽然从外表看我受了苦了，但这是好事。（张琦：对，人心里头都会衡量。）“人家对他妈对自己的孩子还是这了，对咱这样还有啥说的？”他就不想了。如果你面对你家里边的人时软弱，实行不出来，到时人家就说你呀，“这不是你亲人，是吧？”抓你把柄了，撒但抓你把柄了。交通这些就是让你在认知上边有一个真实的认识，每一个人的灵魂都是独立的，你去那些婚丧嫁娶的地方是满足的谁？那是满足撒但呢。

如果你妈真的死了，她的灵魂在死的那一瞬间就已经走了，那就是个肉体，你就是再按世俗的那一套去大操大办她能享受到什么吗？有什么知觉吗？我妈活着的时候，我未信神以前，我是个孝子，大家都知道，村里人知道，姐妹几个也知道。从信神以后，我成了什么了呀？我也不是孝子了，我成了中间派了。那时候我给我妈看病，不管我媳妇同意不同意，我带头，我组织，该去哪儿看病就去哪儿看病。我妈有病那是必须看病，想尽一切办法看病。我妈病危的时候，吐血的时候，我心里边也知道怎么回事，因为她是多少年的癌症，我顺服神的主宰安排，我心里是平安的，我不自己去扭转、改变，所以再给我妈看病的时候，我就不主张了，我就看他们的意思。那时候这样做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手里边没钱了，和世上人基本也断了来往了，要给我妈看病，手里边有票子才能看呀，我没票子怎么带头呢？我不能带头，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中间派，你们要接着给妈看，那就看，我顺服，那我再想办法出我该出的那一份钱，你们要是不看我也不说啥，因为这个病也到了那个程度了，就即使看也是尽了个心，对她的生命也产生不了啥果效了，因为她已经癌症晚期了，而且还出血太多。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一直是寻求神的心意，一个是情感，一个是不占有我的心。你是妈，我是孩子，妈你带大我了，孩子我把你养老送终就行了，我做人的职责、责任尽到了，我不需要去悲痛，不需要去痛苦，生死循环那是必然的一个规律，痛苦什么呀？她去了灵界以后面临的是惩罚还是继续转人这个我不知道，如果人家死了以后三天转人了，这不是好事吗？她一个癌症患者每天难受得不行，生命在耗尽，如果经过三天以后“哇哇”坠地，那小孩在地上活着多好呢。如果她不能转人，是去地狱里受惩罚了，那是她作恶了，那是神的公义，那我还有什么痛苦呢？应该的。想到这儿，还有痛苦吗？既然是神给她命定的寿命到了，那么她能转人是她的福，她去地狱里边受了惩罚那是神的公义，我把我妈伺候到这个地步了，我的职责、责任也尽到了，我心里没有任何亏欠、内疚，心安理得。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祷告寻求怎么才能站住这个见证，那时候就考虑我妈要是不在了，该怎么打发、该怎么处理。提前就考虑好了怎么走这个路，我该怎么做，我要怎么做，而不是说心里难受，想这个怎么看我、那个怎么看我。你想外邦人怎么看你，你就已经活在撒但性情里边，被撒但玩弄、愚弄了。你活在撒但性情里边，你是在与神较劲，那个时候神怎么作工？

神就不可能在你身上作工，也就作不成工作，因为你堵着呢。你只想你的地位、名誉，你只想传统文化，你就没有叩神的门，神怎么开门呢？你得从这里边走出来，“呀，按世上的做法应该怎么做怎么做，可是我今天信神了，我要脱胎换骨，不能这样做了，那怎么做才合适呢？神家早就要求过，我就是守规条也得守住，不能拜偶像！嗯，我守规条！那守规条的目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要守规条呢？”你在考虑，你在寻求神的心意，寻求怎么站见证，那叫打败撒但，让撒但蒙羞。“既然是神摆设的，是神要检验我，那我就站这个见证”，理直气壮。到那个时候他们想的是怎么打发，你想的是怎么站见证。

我妈死了后，我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张琦：我就是想问这个呢。）在我不掉眼泪的同时，没有一个人哭。我姐看我了，我不哭，我姐也不哭，我俩不哭，我哥还哭啥呢？“当妈的最宠小的了，这最小的还不哭呢，我哭啥呢？”所以我哥也不哭。我们都不哭，那当媳妇的和当女婿的就更不要说了，“你们还不哭呢，那我还哭啥呢？”所以都没有哭。（张琦：完了以后那个见证就出来了，因为这是唯一一家妈死了之后静悄悄的。）他们在背后论断你。“什么人呢，什么人性呢，就那么把他妈给扔出去了。他妈把他养活大，供他念书，给他娶媳妇，结果就是个这？那几年看见还像回事了，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信了神变得不是个人。”他在那儿越骂见证越大。（张琦：没有忧伤没有眼泪的葬礼。）（张琦：如果是我，我会掉泪。）（肖晋：我那时候哭得都喘不上气了。）你掉泪就是对神的控告。（肖晋：就是。）（张琦：我现在觉得这些做法我还能做出来，但这眼泪应该是管不住。）那一切就都是伪装出来的。（肖晋：哭就抹杀了所有的东西了。）那是控制不住了哭呢。（张琦：现在有时候想一些事情，还感觉有泪要出来，到那时候眼泪肯定管也管不住。）（肖晋：那你得看你从哪儿领会了，你从神这儿领会就好了。）让你写文章看神的主宰安排、看神的权柄，神怎么主宰安排的？人的命运从哪儿来的？你真正的认识了，还有眼泪吗？如果达到约伯满足而死了，你妈死了你还有眼泪吗？你死都是满足而死，你妈死还不应该呀？人家约伯的十个孩子都死了，约伯还没有痛苦得爬不起来。你信神一天起来要走彼得的路、走亚伯拉罕的路，人家亚伯拉罕拿起刀来献孩子呢，你连自己都献不上？你自己献不上你连你妈都献不上？现在还不是献还是病

死，你都有眼泪，你说你多悖逆呢？悖逆到底了！（肖晋：被撒但败坏得太深了，就考虑这一大堆。我那天也考虑了，我爸是一个后爸，今年过了年已经七十二了，万一人家死了咋整呀。）亚伯拉罕献以撒了，人家摩西带领人出埃及了，谁打发摩西去的？（神。）那你交给神不就行了？你连你妈都安排不了，那你将来怎么安排你自己呀？（张硕：自己无所谓。）这就完全印证了刚才说的那个了，你完全就是为了面子。（肖红：嗯，就是。）张硕就和我那时候的情形一样，我自杀无所谓，我死在他乡都无所谓，主要是租的人家的房子，要是出了事最后半死不活的，太丢人了，面子上实在过不去。最后不想那么多了，那是宁愿死了也不能活呀，因为活着实在是没脸见人。我那时候睡不着觉，睡眠不好，专门找的老中医拉了关系买了一瓶安眠药，要不然那药都买不上。和老婆生了气了，较劲了，拿出来安眠药吃了一颗，上床睡了，有时候受刺激安眠药不管用，后来又吃了两颗三颗，还不管用。我吃一颗、两颗、三颗其实也是给人家看了，她给个下马威，让她和我低个头，可人家就不看我，我看没希望了，拉倒吧，拿起一瓶都倒嘴里边。一瓶子都倒进嘴里了，她害怕了，赶紧抠住我的嘴，让我往出吐，但那时候要面子不要命了，就不考虑这些了。就和张硕刚才说的那句话一样，我死了无所谓，但是我活着的时候得有脸呀。（嗯，他刚才说的那话就不用思考，完全是面子。）张硕，你不寻求、寻思，你就活在你的圈圈里边，你不高血压能行吗？你说我现在活在这里边，想让我高血压我能高血压吗？我自杀过两次，还有一次是心里不痛快，一瓶白酒一口气咕噜咕噜全部喝下去了。（醉了吧？）醉了胡说，半夜吐，把人家房东也吵起来了，那时候就把胃喝坏了。陶虹抠着我的喉咙让我往出吐了，可吐了以后也不管用啊，后来第二天还晕了。（本来是要醉了，结果折腾得胃受不了了。）这不是自找的？（肖晋：那就属于自找的了。这是信神以前还是信神以后啊？）信神以前，要是信神以后还弄那些事啊？你说我的这些经历好不好？要是让外邦人看见就是坏的，不好的，还说是谈笑话了，可是信了神以后这就是经历。这是经历的啥呢？这是被撒但玩弄了。从我的经历里就能看到神对我命运的一个主宰安排，小时候我看到的都是命不好，可现在看还是命好。我这个人也是好胜心极强，但神摆设了环境，在我没信神以前就已经把我的虚荣、脸面、地位给磨平了。你不去追求虚荣、脸面、地位，你活着就不用那么痛苦、难

受了。你说你活着不好，死了就好了？为了虚荣、脸面、地位宁愿去死！孩子不管了，老婆不管了，家也不管了，我妈那时候还在了，我就连我妈也不管了，这是不是要脸不要命？信神就是改变你的看事观点，神要检验你是不是真实的信，你相信不相信灵界的事？你相信不相信神的主宰呢？你相信不相信神的公义呢？张硕，你是对神的公义没信还是对神的主宰没信？你既然说你有信，那你为什么还受辖制呢？完全就是为了面子？你信神这么多年了，被面子苦害成什么了，咱还活在这里边？还要这个面子？

为父母以后而忧虑（二）

张硕，有什么新的认识？（张硕：以往你谈过你的那个经历，之前听了不是那么清楚明白,这次再听就比之前感觉更清晰、更清楚一些了，也知道自己里面是什么问题了，以往听的时候只是听了个事。那天还想呢，父母年龄越来越大了，这到时候怎么弄呀，也想你以往交通的那些了，可是想的时候不知道自己是什么问题，不知道神摆设环境是要解决哪些问题。昨天交通了之后就知道自己难受是什么问题了，是受什么东西支配的，里面根源的问题是什么，是受脸面辖制、受传统文化熏陶，知道问题的根源是受这些东西的捆绑，不能自由释放。）认识到脸面了，认识到以后实行的路呢？（张硕：不能受脸面、传统文化的捆绑了。）你这是“我抵挡了，我不能抵挡了；我悖逆了，我不能悖逆了；我有败坏性情，我不能有败坏性情了”，有没有具体的计划？还能没有具体的计划？刚才说的是脸面，那情感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张硕：道理上好像知道一些，但是心里还是过不了那个坎儿。）（肖红：还有你姐那个事，你心里是不是也受辖制呢？）解决了没有？（张硕：要说知道也知道怎么回事，就是心里还是……）你的意思是“我什么也明白，就是实行不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张硕：不是。）那你说说，我听听你知道些什么。（张硕：我知道神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痛苦，一个人一个身量，谁和谁的身量都不一样，当丈夫的管不了妻子，当父母的也管不了孩子，谁也管不了谁……那时就是显明各类人的时候。”（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当怎样走末了一段路》）个人有个人该受的苦，谁也管不了谁，这就是他们的命，受苦也是应该的，知道这些。）还知道什么？就知道一个外表规条性的字句道理？（张硕：还知道灵魂里谁跟谁也没关系。）张琦，你给张硕总结一下，看他知道的有多少，不知道的有多少。（张琦：他知道灵魂之间没有关系，还知道父母的义儿女不得享用。）知道两个了，还有什么呢？（张硕：就知道这些。）那你还说自己知道。张硕，从你刚才说的这两句话来看，这两句话只能导致你和神的误解越来越大，因为你不是解决问题，而是一种无奈、压制。你说父母是父母的，儿女是儿女的，谁能代替了谁？神不让代替，这有什么办法呢？（张琦：他是这个意思。）他还看见灵魂是独立的，

灵魂里边各是各的，意思就是神都告诉人各是各的了，我还能不往下放？（张琦：神告诉他各是各的，可是他看见的就不是各是各的。）“明明她就是我的姐，你非说各是各的。”细节，还有什么东西呢？（肖红：张硕主要是脸面、地位重，所以神就给他命定了这样的家庭，就是为了磨他的脸面、地位，从小就开始磨了。也就是说还没有信神之前，这个环境就在造就他，就在磨炼他。）

咱分开两个部分说，一个部分是说因着地位、名誉、传统文化在他思想里卡着呢，他一直过不来，第二部分就是说现在他这个情感的问题怎么解决。刚才他说他知道了问题的根源是地位、名誉、传统文化，要把这个放下，不受这个辖制。情感这方面就是他的姐姐、父母。现在情感还在他里边和神话打架呢，情感和神话打架是什么原因呢？得找到这个根源。刚才张硕说了两个，一个是知道灵魂各是各，一个是知道谁也替不了谁，但是“神你是那么说的，我知道你的意思，可我不能承认，接受不了”，是因为这个打架了吧？（张硕：嗯。）他不能承认神的话。（张琦：承认神的话就要受痛苦嘛。）承认了神的话就不痛苦了，承认神的话了，还有痛苦？（张琦：神说灵魂里没关系，他觉得不是没关系，是有关系，而且还是亲属关系，关系可大了，他不愿意放弃呀，不愿意把这个关系撕拉开就痛苦。）不愿意撕拉才带来了痛苦，这说的是他里面的难处。我现在和你说的是什么呢？现在说的是什么东西导致了他有这样的难处，用哪方面真理能解决他这个难处。刚才问他，他说他什么也知道，他说灵魂各是各的，还说谁也替不了谁，他说的这两种全不全？还有没有细节？补充补充。（张硕：我觉得好像有点对不起自己的亲人，好像心里就有点过不去，就是这个。）这又回到你的流露上了，我是说你知道怎么解决你这个情感问题吗？用哪方面真理来解决情感这个问题？（张琦：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什么。）对，你刚才说了两种了，这是其中的两个，别的是什么？就像树根一样，好比总共有五根，砍断两根还有三根，那剩下的三根是什么？是说这个呢。你里边的什么东西使你感觉到对父母亏欠、内疚、对不起呢？刚才你说了灵魂各是各的，你的灵魂和他们的灵魂是两码事，也许你是美国的、也许他是香港的、她是台湾的，还不是一个国籍的，灵魂各是各，根本没有关系，你来在这个世上仅仅是穿了个肉体的衣服，而你的这个衣服和他们的衣服是在一家

服装店买的，仅仅是有这么点关系。就像视频里那些穿大白防护服的人一样，你说一个公安和一个地痞有什么关系呢？又和医生有什么关系呢？没任何关系，但是他们只要一穿上个大白防护服，就成了一家子了。是不是一家子呀？（张琦：人家要都穿上大白防护服那就是一家子了。）（张硕：不是。）可是在你来看那样就成了一家子了，所以你放心不下。如果打起架来人家穿大白防护服的肯定站在一起，因为都穿的大白防护服你肯定分辨不出哪个是哪个，所以都是你的仇敌。明明告诉你灵魂各是各，那就是穿了个衣服，你为什么非要牵扯到一起呢？刚刚张硕还说了句什么？（张琦：父母的义儿女享受不了。）张硕，你既然知道父母的义儿女享受不了，那你是不是应该更进深地挖一下，这个义是什么意思？怎么还各是各的呢？怎么还根据义来分配呢？这是什么意思？应该不应该进深？你进深地往里一挖，这些问题就都解决了。可你不往里边深挖，只是知道个大概，就“哎呀，我什么都知道，反正这个情感我放不下”，再不寻求了，这就被绊住了。什么为义，什么为不义，这个义和不义是根据什么分的呢？是根据神的性情分的，因着神的性情才有的义与不义。神说：“我来作征服工作的目的不单是为了征服而征服，而是为了显明义与不义而征服，是为了掌握惩罚人的证据而征服，是为了定罪恶人而征服，更是为了成全存心顺服的人而征服。到最终将所有人都各从其类，被成全的人的心思意念都是满了顺服的，这是最终作成的工作，而那些满了悖逆行径的人都被惩罚落入焚烧之火中，成为永远被咒诅的对象，那时这些历代‘高大威武不屈的英雄世家’的人就成了最低贱、最被冷落的‘懦弱无能的狗熊世家’。只有这样才能显明神所有的公义，显明神不容人触犯的性情，也只有这样才解我心头之恨，你们说这样作不是太合理了吗？”（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真心顺服神的人必能被神得着》）既然说到了义与不义，那就得分辨你的父母、姐姐，他们做的分别是什么？在神那边看是义还是恶，是跟随神的还是抵挡神的，你应不应该分辨清楚？（张硕：嗯。）如果他们是抵挡神的，该不该受到相应的惩罚？（张硕：嗯。）如果他们是跟随神的、敬拜神的，神要赐福于他们，那神什么时候赐福，你知道吗？（肖晨：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神要赐福的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赐福于他们，你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神要惩罚的，你还不知道，那你实行的是不是糊涂爱呢？如果你想爱他们，那得先分辨清他们是什么。如果分辨不清，

还分辨不分辨？（肖晨：不分辨了。）如果分辨不清，就不分辨了。一个是自己的身量有限，分辨不清；第二个，就即使认识清了、分辨清了，他们今生没有作恶，但人今生所受的苦和前生有瓜葛，他们今生该受的苦能不能免了？（免不了。）神说："对于任何一个灵魂，他的轮回他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就是他今生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他这一生是什么样的，与他的前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各种人来到人世间，他担任的角色不一样，担任的任务也不一样。哪些任务呢？有一些人是来还债的，上一辈子欠人太多，还债；而有一些人呢，他是来讨债的，他上一辈子被人坑走太多的东西、太多的钱，所以到灵界之后，灵界会给他一个公道，让他今生来讨债。有的人是来报恩的，上一辈子就是前生受人恩惠，这一生他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再次轮回，然后投胎来报恩；而有的人呢，他今生的轮回是为了索命，索谁的命呢？就是一个前生曾经要过他的命的人。"（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独一无二的神自己 十》）"今生你和我是姐弟，你和我是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可前生你是谁呢？这个我不知道呀。今生看着好像是我欠你的，我做出来的对你来说好像全是伤害，为什么会这样呢？会不会是你前生欠我的呢？"张硕，会不会是前生你父母借了你五万块钱没有还呢？你姐是不是打劫了你，抢了你的银子？她还了没有？你今生是不是来讨债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可以是债务关系，还可以是报仇的、报恩的，什么都有吧？（嗯。）你和你父母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前世发生了什么，你不知道！既然你不知道，那还用不用研究清楚他的前世是什么，然后再和他作个决断？（不用。）不需要研究了，那这个事该怎么办呀？这一切都是神安排的。今生看着好像是你欠他的了，可前生是不是他欠你的呢，要是这样的话，那今生是不是就拉平了？你还欠不欠他的了？今生即使就是你欠他的，那也是神的摆布安排，让他为你效力，那不是谁愿意的。你能做他的孩子，你能做她的弟弟，那不是由你选择，也不是由他们选择，谁的选择？（张硕：神的安排。）那既然是神的安排，你还怀疑神不公义？还怀疑神的智慧？还怀疑神没有安排合理，把哪件事忘了？用不用产生怀疑？（张硕：不用。）既然你不产生怀疑，那你就承认是神的公义，神怎么作都是公义。你不知道你和他们是什么关系，你弄不明白，该怎么处理呀？该不该撒手不管？（张硕：……）你还舍不得撒手，还想拉住管管，你能管得了吗？

昨天我给你交通的时候，我举了个例子，说了我、我媳妇和我妈三者之间的关系，还记得吧？（张硕：嗯。）我怎么处理的？世上常说什么呀？儿子就是两块石板中间夹着的一块肉，是吧？两边哪边都不能帮，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我在那个环境里，正处于无路可走的时候，神的话发下来了，交通的是神独一无二的权柄、神的主宰与安排。人的一生是神在安排，神安排她们两个人今生要以这种关系相处，那她们两个人今天就是打起来了，打残了，和我有关系吗？我没有去挑拨她们，我没有让她们打架互相残害，这些和我没有关系。那她们互相残害，谁受了伤了，谁占了便宜了，和我有没有关系？神会治我的罪吗？她俩打起来了，如果我参战了，我选择了，那我能选择对吗？我站在任何一方，都是我的选择，那我选择了以后会不会激化矛盾？（会。）不管我站在哪一边，都会激化矛盾。其实她俩吵架就是要看我站在哪一边呢，当我不参与她们之间的打斗，撒手不管了，她们还吵不吵了？（不吵了。）地位强的就占个上方，地位弱的，“算了吧，我就无能，我就是个东亚病夫，我就是个奴隶，就让她当个奴隶主”，她们是不是就不吵架了？（嗯。）她们如果能和睦相处的话，那就和睦相处，不能和睦相处的话，那就是一个奴隶，一个奴隶主。但是如果中间有个说清不清、说糊涂不糊涂的官，她俩告不告状？她们都想把我当个清官待，可是实际去处理问题的时候，能处理清吗？清官都难断家务事，你说这可能处理清吗？所以说法庭上边没有法官，下面就没有打架事件了，为什么这么说呀？这都是命呀，认命了，她俩就不再强争了。我看了神交通的独一无二的权柄后，明白了，一切都是神在主宰掌管，谁一生是什么样的命运，将来要遇到什么样的人，将要受到什么样的祸患，神都已经安排好了，那我还能有什么选择呢？我要是再选择，那就是与神在较量、与神在较劲，就是对命运的不服不满，就是想要修改我的命运！并且不仅是想修改我的命运，还想修改他人的命运，还想修改我老婆的命运、修改我妈的命运！神说：“人的心里都清楚地知道，人没有这个权力达到这些，因为人自身的一切都由不得自己，怎么能掌控别人的命运呢？”（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独一无二的神自己 一》）神会说，你连你自己的过去与将来都不知道，你怎么能掌握你的命运呢？就这你还想掌握他人的命运，太奢侈了！看了神话以后，确实，我管不了，我也不管了，你们打吧。在她们打架的时候，我也不是任着她们打，不管是谁，只有被

我抓住了，我就要解剖，“你为什么要打架呢？”有一段时间，我老婆和我生气呢，同时她也处于一种不信的状态，我和老婆说不成话，那我只能解剖我妈。我妈在那儿气得不行，“哎呀，人不急病急呀！哎呀，心慌得不行了呀，冠心病发作了，得去医院了呀。”我没有给她买药，我说：“你为什么心慌呢？你心慌啥呢？什么原因让你心慌呢？你告诉我人不急病急什么意思呢？你告诉我人不急病急，不就是想让我心里过意不去呀？‘你老婆这么欺负我，今天你不说一句公道话，我这心呀……我生你养你几十年，你就是这样对待我？’你不就是想让我站在你这边，为你出头、出口气呀？你的意思是想拉帮结伙，让我跟你站在一起。你今天说你病加重了，为什么加重了？无非就是我没有和你站在一起。我没有站在你这边为你出这口气的时候，你心里不平衡，你的病就发作了。我要是站在你这边说话，说她有问题，你的心是不是就平衡了？你的心得以安慰了，‘我这孩子没有白养，还是孝顺的’，你的病就不发作了。你只想你自己的感受，你就不想我说了人家之后会有什么后果。我说了人家之后人家和我闹不闹？这事能完吗？闹得厉害了是不是该和我离婚呀？我离婚了你就高兴了？你孙子没妈了你就高兴了？这是爱吗？这就是你的母爱？你就是这样爱你孩子的？你爱你的孩子，你付出什么了？你为你孩子承受了多少？忍耐了多少呢？神说：‘“爱”里没有条件，没有隔阂，没有距离；“爱”里没有猜疑，没有欺骗，没有狡诈；“爱”里没有交易，没有任何掺杂。’（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你这样爱你孩子，你给孩子带来了什么？你说你孩子不站在你这边为你说话，说孩子不爱父母，那你是怎么爱你孩子的呢？人家别人爱孩子是宁愿自己受苦，不能让孩子受苦。自己孩子好不容易结了婚成了家，为了让孩子家庭和睦，家庭不破裂，为了不让孙子没有爸或者没有妈，成了单亲家庭的孩子，人家能忍能让。就是即便成不了那样，也不想让孩子心里难受、自责、内疚，所以自己受了什么苦，也不和孩子说。人家是怕和孩子说了，孩子心里担心、难受，增加了孩子的心里负担。人家想的是：‘孩子每天上班在路上开车了，我要是再把和儿媳妇在家闹矛盾、打架的事跟孩子说了，他开车的时候心里能不胡思乱想吗？会不会出车祸呢？’人家爱孩子是处处为孩子着想。你和我说了这些事以后，我上班路上开车心不安，你就不怕我出车祸吗？你担心我吗？你爱我吗？你的爱在哪里呢？你为我付出了什么？你没有爱，你的爱是有条

件的。你什么时候能爱我？在你肉体利益得着的时候，你能爱我。你的爱里有条件、有要求，你不是爱我。你为了你自己心里的舒服，你可以舍掉你孩子的一切幸福。妈，你说你恶毒不恶毒？你恶毒不恶毒呀！”嘴里叫着妈，下一句话是“你恶毒不恶毒？”你说我妈听了这些话以后难受不难受？（难受呢。）她看见了她这样做会给自己的孩子带来什么，她对孩子是亏欠、内疚，你说她心还慌吗？冠心病还发作吗？没有埋怨，病好了，没病了。这个环境是我解剖了她才解决了问题，后来在我经历过程中，我又看到神说：“我们地位低下，在世上没得着什么，没人看得起我们这低贱的人，家庭环境逼迫，丈夫弃绝，妻子辱骂，孩子也瞧不起，到年老儿媳妇还虐待，我们实在是没少受苦，今天得享神的大爱真是太幸福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拯救摩押后代的意义》）这一句话把我点醒了，我原来看着这些事就以为我最苦，我以为就只有我是这样的家庭，可神说“到年老儿媳妇还虐待”，我看到神的这句话，才知道这也不是我一家是这样呀，在败坏人类中是普遍的呀，都是这样呀，那我的心就更是放下了。我妈这一辈子媳妇也当了，婆婆也当了，那这是她该受的苦呀。所以我说：“神安排你这个演员来演这个戏，不该演呀，神让你受这个苦了，你不该受这个苦啊？神都告诉你了，‘到年老儿媳妇还虐待’，那你怎么就不能受这个虐待呢？这么点苦你都担当不了，你还上十字架呢？”那是神安排她该受的苦，和我无关，我更无权来解决这个苦，我不能和神提条件，也不能要求、强求神这么作那么作。如果我那么做了，那就是悖逆，就是与神敌对，所以我就不管了，就和现在人说的躺平一样，你们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对待我妈，我是该给她看病就看病，该怎么孝顺还怎么孝顺，对待老婆，我和以前一样，该怎么爱还是怎么爱，这个家该怎么过还怎么过。我没有看神话以前，每天睡不着觉，上班也上不成。我看了神话后，我不管了，也能呼呼地睡着觉了，心也安了，还有忧伤吗？还有眼泪吗？没了。这是在干什么呢？这就是把你的命运，把你的家庭全部交给了神，让神来掌管，你不去管了。你不要与神去较劲，神主宰万有，每个人都有他的使命，都有他的责任，同样你也是其中的一员，你都得顺服神，你都不敢悖逆，你还要求神改变别人的命运呀？现在听懂了吗？你别自己给自己加负担，那不是你掌管的，不是你的管辖区，这是我根据神话解决了家里边婆媳矛盾的一个经历。

咱昨天说了我妈从病危到最后我是怎么下葬我妈的整个过程，还说了我在这个过程中是根据哪些神话看人看事、做人做事的。我妈是一个癌症患者，同时也是一个演员，她来该受什么样的苦，那是神给她命定好的，是她的命，也是她的使命，也能说是神给了她一个托付，因为神要借着她让我来寻求、明白这方面的真理。所以临走之时她再受什么苦，我心里是心安的、踏实的。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真理呢，我妈就洁净了？成全了？没有洁净、没有成全，就是一个败坏的人。一个败坏的人她该受什么样的苦不是神的公义吗？一切都是处于正常的，看着就是自然发生的一个事，就是按着神所制定的管理的规律法则而运行着。我妈的使命是什么呢？她上一辈子犯了什么错？这一辈子她又做了什么事？这是不是她该有的报应呢？我想认识、分辨的话，我可以去认识她、分辨她、解剖她，我要是不想分辨、认识，或者是不忍心去分辨、认识、解剖她，那我就从神话里看，她的病与她前世或者是神的命定主宰有关系，从神领受，不把她的这个病当个事、当个疙瘩放在心里行不行？（行。）我不受那个“苦”。张硕，你在这个环境中要是愿意往出走，你可以根据神话解剖她，或者在她身上认识神的智慧、认识神的作为，看神在她身上怎么做的、看神的公义性情，这仅仅是寻求顺服的一个路途、一个态度。等你一路走过来以后，你在这件事情上得着了真理，或者看见了神的作为、看见了神的作工，那你这个时候会产生什么？“呀，神太智慧了，神太全能了，神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是神的爱。”你会发出赞美。昨天最后根据我的经历总结了一个结果，看见神对每一个人命运的主宰安排都是好的。我妈走到了前边，给了我一个站见证的机会，那她就是来为我效力，让我站见证呢。约伯的十个孩子死了，那约伯的十个孩子就是为了约伯站见证而来在世上的。大卫的孩子一直打斗，刀剑不离开他的家，那就是为了熬炼大卫，那就是暗嫩、押沙龙的使命、责任。借着我妈的癌症熬炼了我，我站住了见证，那我后边的路更好走了，家里的人也不再说什么了，世俗上的一切痛苦没了，谁也不再找我了，那对我来说是不是福呀？神赐给了我福！这个时候就看见了神的作为，赞美神！听懂了吗？（张硕：嗯。）还痛苦吗？（张硕：……）你要是还觉得痛苦，我告诉你一个办法，你回去把你爸妈解剖一顿、把你姐解剖一顿。解剖了他们，他们就觉得他们亏欠你了，那你还难受吗？就像我解剖我妈一样，这样寻思过没有？（张硕：没寻思过解剖

他们，但我以前寻思过别的，就是不管是不是我的亲人，只要是做得不对，跟神是敌对的，那我就不能听他的，就是我妈也不行，这么想过，但是没有想过解剖他们。）你想的只是“我不管你是我妈还是我爸，只要你扮演的是魔鬼，就别想来吞吃我，我绝对不能让你吞吃了我。”是这个意思是吧？（张硕：嗯。）那你想的这个和我刚才说的有什么差距呀？你想的只是你们不能吞吃我，这就是一个自私的表现，那我想的是什么呢？我这一路走来，我的意念、心思、方向、目标是什么？我是因着有一个什么样的目标而走上这条路的？（张硕：你是只要不符合真理就得把他打倒。）不符合真理我就把他打倒，你是这样看的吧？（张硕：嗯。）你们怎么看呢？我这一路的方向、目标是什么？方向、目标这是一个主线，这根主线是怎么牵着我往前走的？（张琦：我觉得你那根主线挺明确的呀。）什么主线？（曹玥：遇事就寻求神的主宰。）那我为什么要寻求神的主宰？（张硕：因为信神就是相信神的主宰、顺服神的主宰。）（张琦：顺服神的权柄。）说对了，再准确一点，寻求神的主宰不就是为了顺服神的主宰呀？寻求就是为了顺服神，一条线就是为了顺服神。神给我安排这个环境了，那我该怎么办呀？是神的安排，我就得寻求顺服神。信神就是要怎么呢？（顺服神。）信神就是要顺服神，那我就得走顺服神这条路。那我怎么就是顺服神呢？神的权柄这方面交通下来后，就把我这个问题解决了，有了路了。这是神的权柄，我得顺服在神的权下。（张琦：然后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对，就是说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着一条线——顺服神，其他的都是借着走这一条路而得来的，这个清晰了吧？（张琦：你刚刚说的就是顺服神和不被吞吃的区别。）对，张硕只是“看看周围，不要吞吃我”。张硕你没有想着怎么满足神，只是有一个自我保护、自卫。当你去寻求顺服神、满足神的时候，一系列的问题就都没了。

227　腐朽的人类怎能活在神的光中

1　生在如此污秽之地的人严重地受到社会的传染，受到封建礼教的熏陶，受到“高等学府”的教育，落后的思想，败坏的道德，低劣的人生观，卑鄙的处世哲学，毫无价值的生存，低贱的风俗与生活，这

些东西都严重地侵扰着人的心，严重地破坏着人的良心，打击着人的良心，因而人离神越来越远，人越来越抵挡神。

2　人的性情变得一天比一天毒辣，根本没有一个人能为神甘心舍弃，没有一个人能甘心顺服神能甘心顺服神，更没有一个人能甘心寻求神的显现，而是在撒但的权下尽情地寻欢作乐，在污泥之地尽情地败坏着败坏着自己的肉体。活在黑暗之中的人即使听到真理也无心思去实行，看见神已显现也无心思去寻求，也无心思去寻求，这样一个堕落的人类哪有一点拯救余地呢？这样一个腐朽的人类怎能活在光中呢？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性情不变化就是与神为敌》

387　凡事都应寻求真理

1　你无论办哪一件事，无论大小事，无论是在神家尽本分，还是你个人私事，你都得考虑到这事合不合神心意，这事是不是有人性的人该做的，你做这事神高兴还是不高兴，这些事是你应该考虑应该考虑的，若你这样做了，那你就是寻求真理的人，是一个真正信神的人真正信神的人。这样认真地对待每一件事、每个真理，才能达到性情变化达到性情变化。这样认真地对待每一件事、每个真理，才能达到性情变化达到性情变化。

2　有些人认为他是干个人的私事，管他真理怎么说，就任意做吧，怎么对自己有益处就怎么来，丝毫不考虑神家影响、合不合圣徒体统，最后做完事里面就黑暗、难受了，难受也不知怎么回事，这不是报应吗？不被神认可的事你做了那你就是得罪神，神不认可的事你做了那你就是得罪神。人若不喜爱真理，常常按己意去做，那就常常得罪神常常得罪神。这样的人做事常常不被神认可，若不知反悔，那就离惩罚不远了。人若不喜爱真理，常常按己意去做，那就常常得罪神常常得罪神。这样的人做事常常不被神认可，若不知反悔，那就离惩罚不远了，若不知反悔，那就离惩罚不远了。

——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寻求神的意思做到最大程度地实行真理》

7. 写论文的思路

（肖叶：现在一提起写论文，里边就有种神说的消沉的情形。）写论文写得消沉了？（肖红：每次带领写好了，我都让唐真先看带领他们写的，唐真看了说都不行，就没有一篇能选上。）（肖叶：我心里边想着自己没有时间，自己先追求进入。一会儿又想自己就不会写文章，在学校里写作文就不行，每次考试就不写作文。）我在群里发的《写论文的原则》能不能看懂？（肖叶：能看懂。）能看懂还写不了？（肖叶：就感觉自己捋不顺思路。）（肖红：看唐真写的《利益至上的时代》那篇论文了吗？）（肖叶：看了呀。）（肖红：看了以后有思路吗？）（肖叶：就一个抽烟，人家就能写出那些细节，就有说服力，可我表达出来的就连不上。说我完全没经历吧，也有一点，让表达吧，还表达不出来。）这是现在普遍的问题，也就看到了咱的可怜样。为什么让写这个论文呢？2012年击打牧人开始，那是为了显明人，是一次显明、是一次检验。检验你对教会里的敌基督、狐狸有没有认识、有没有分辨，检验你有没有正义感，敢不敢为神家说话，那时候是在拣选得胜者。2012年到2022年，10年过去了，这10年的时间是在作得胜者。神作人是一批一批作的，第一批作的是什么人呢？第一批是灾前作成的那一批人。那一批人也就是在2012年那时候被拣选上的，拣选上了以后，在这10年的时间里就是个操练，也就是说第一批被拣选出来的人已经得以操练。现在瘟疫降下，蔓延全球，咱看到的是全国上下几乎每一个人都经历、体验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呢？咱揣摩神作工，这不是偶然的。以前的瘟疫涉及范围只是在武汉，相对比全国、全球来说，那是一个小面积的范围，多数人并没有多大的知觉。就好像神说的显明，刚开始是一个一个地显明，到最后就是一批一批地显明，这是神作工的一个方向、动态。2012年到2022年这10年的时间是为了把第一批人拣选出来，然后操练他，还要操练他打败众仇敌，要把他作成。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一批人快作成的时候，下一步就是要作成众子民。要作成众子民首先得拣选众子民，众子民是一大批，作工的范围也就不是局部，所以这就看见了神降下了瘟疫，而且还是整体性的。拣选众子民可以说和2012年拣选得胜者是一样的，要拣选、试炼、检验，是一个大的作工步骤。也可以说从现

在开始到神离地，这一段时间就是拣选众子民的过程。怎么拣选呢？神兴起环境来检验，根据你所站的见证来定你的归宿。

一场瘟疫蔓延，经过这场瘟疫，可想而知，将有多少人退去，有没有感觉？就不用说别人了，就说自己在得了瘟疫以后，你自己有没有消极软弱？你身边的人有没有消极软弱？为什么消极软弱呢？因为你认为“我不会得瘟疫，我不会被感染”，每一个人都活在一种什么情形里边呢？是根据神话看事吗？都是得恩典的心。当得不到恩典的时候就失望，得不到恩典的时候就感觉看不见神，活在自己的一种渺茫想象里，活在自己的一种认为里，活在信神就得得恩典里边。今天咱跟随了这一步工作，我给你交通出来，让你去认识，把你直接带到神话里边，让你看见神根本没有说过你已经活在保险箱里了、活在避难所里了，是吧？神没有说过这个话，神是说要在灾前作成一批人。即使灾前要作成一批人，但现在还不到那个时候，他们还在站见证，他们也没有进入避难所。那进入避难所是指什么时候呢？是指神离地的一刹那。神说：“在世界当中，地震是灾难的起头，先让世界，也就是让地先有变动，接着便是瘟疫、饥荒，这是我的计划，是我的步骤，我要调动一切为我效力，为成就我的经营计划。这样，整个宇宙世界我不毁自灭。当我第一次道成肉身被钉十字架时，地便大大震动，最后也是这样，当我从肉身进入灵界的一刹那时，地震便从此开始发生……”（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零八篇》）现在灾难还没有正式开始，灾难正式开始是神正式离地的一刹那，那时候地要大大震动，地震之后是瘟疫、饥荒，是有步骤的，这是神直接告诉咱的。这话是不是早就看过了？三十年了，这话早就看过了，可是你相信神的这话吗？在你心中这话成为真理了吗？你没有把这话当成真理，周围人没有把这话当成真理，那可想而知，在教会里的人有几个人把这话当成真理了呢？都是走马观花地看看！避难所、避难所，都是只记住了个避难所，都是把自己想成是避难所里的人了！恰恰相反，众子民是怎么作成的呢？（灾中作成。）众子民是在灾中被作成的，可每个人想的是什么呢？每个人想的是进避难所了。你去给人家传福音了，“信神信神，不信神到时候天上降下千年不遇的大灾难要临及你，信了神之后就得保守。”你传福音是这样传的，你是这样认识的，你也是这样认为的。神作工恰恰就是要打破你的想象、打破你

的观念，逼着你进神话里边。我和你交通了，逼着你、打着你来到神面前，让你看见："哦，原来神就没说这个话，完全都是自己的一厢情愿，都是自己的想象观念，不成立！"神不作这个工作，神不用神迹奇事来作成众子民。如果把你放在避难所里边，这是不是个大的神迹奇事？所有的人都惩罚了，你因着信神就把你放在了避难所里边，要真是这样，别说你信神了，都来信神了。所以神不但不作神迹奇事，反而还要打破你的观念。

我和你交通这个就是让你从试探里边走出来，不至于掉在试探里边，这就免去了试探。可在教会里边的人呢？有几个人能从试探里边走出来呢？有几个人能免去试探呢？免不去试探，就凭你自身的身量你能不能站住见证呢？站住了叫试炼，站不住叫试探。可想而知，教会里能站立住的，经历试炼的，那是少之又少。也就是说退去的将会成为多数，这就成就了神的话："到有一日，我所恨恶的人都退去了，我的大功就告成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零七篇》）这个时候就是检验人了，检验谁是效力者，谁是忠心的效力者，谁是众子、子民，从瘟疫开始神的检验就开始了。为什么说从瘟疫开始神的检验就开始了呢？因为瘟疫是全球蔓延，也可以说是从全国一下爆发了，大家都面临瘟疫，所以说从现在开始就是神的检验。考试呢，你信神信了三十年，最后得经过一场检验。这就和念书一样，念书念了几十年，最后得经过三天的考试。在这三天的考场上，你是怎么答卷的，最后的分数就决定了你的归宿，现在给你交通这些也就是给你透露了一个信息。神试炼人的时候和人说不说？不说。我今天给你说了，给你说的意思就是免去了你的试探。告诉你，你可注意了，现在开始考试了。神说过什么话呢？决定人归宿是根据什么呢？就看你最后时期是否能为神摆上，如果你最后时期能为神摆上，以往的既往不咎。为什么说以往的既往不咎呢？因为以往的都是一种操练，到作工结束的时候，你究竟得着了多少呢？在作工期间，你得着了多少就有多少，所以现在就是个检验，检验一下就知道你得的分数是多少了。神摆的试炼一场一场地临到，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神看见你的态度观点了，弟兄姊妹也看见你的态度观点了，你自己也看见了，是不是把人的归宿公布于众了？所以说瘟疫检验出了一个结果，在瘟疫中你站立住了没有？你第一次站立住了，第二次呢？

第三次呢？神说：“以试炼定规人的结局有两个标准：第一是试炼人的次数；第二是试炼人的结果。”（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怎样认识神的性情与神作工要达到的果效》）现在到神离地的那一天，这一段时间试炼你的次数与结果就决定你的归宿了。一旦神离地，那时候你再怎么祷告、再怎么实行、再怎么变化，没用了，那个时候你再怎么都跟你的归宿没关系了。现在的这段时间就好像是考试呢，等分数出来以后，也就决定了你去哪个学校了，你是被高等学校录取了呢？还是被普通学校录取了呢？等神离地降下大灾难的时候，就是你去学校念书的时候，这又是一次念书，这个念书才是真正的开始念书了，因为这次的念书决定你是否能被作成。咱得相信神一定能把人作成。在神检验人的时候，神看着你是个追求真理的，再把你放在灾里边，在灾中熬炼你。灾前检验那是个试炼，试炼和熬炼不一样。肖花，试炼和熬炼有什么区别？（肖花：试炼的时间是短的。）试炼的时间是短暂的，神主要是看你的一个态度、观点，熬炼是漫长的，熬炼是让你的生命进行变化的。也就是说在神离地的时候，灾前定位，拣选上你了，你是众子、你是子民，但你不要认为你就成了子民了、成了忠心效力者了，这只是被拣选上了。拣选上了之后再把你放在灾里边作成，加工成精金之品。但是决定你能不能被选上就在现阶段，这个能理解吧？而且这一段时间里边，你尽的本分，你所活出来的，流露出来的，一次又一次都给你记载在记事册上了。

（现在写论文其实也是个检验，看人对大红龙有多少认识，写不出来就证明对它没有实质性的认识。）咱说到考试了，考什么呢？2012年那个时候，是检验你有没有正义感，对敌基督、假带领有没有认识，等作工结束完了以后，神要检验你对大红龙有没有认识、对大红龙有没有分辨。神说让大红龙倒在神的话语中，当人人都起来见证神的时候，神作工结束了。为什么让你写论文呢？给你下发的这些视频里边其实都给你说清楚了，都是大红龙所做的一切事实，就像当时的敌基督、假带领，他们做了什么，然后都公布于众了。现在是让你把已经公布于众的事实与神话对号，把他背后的存心、他的邪恶揭露出来，他是怎么迷惑人的、怎么玩弄人的、怎么欺骗人的、怎么把人带到地狱的、他用了什么花招，怎么欺世盗名的。你看了短视频以后，先搞清楚它属于哪一类型，它属于教育腐败还是医疗方面的腐

败？你要写就写一个方面，不能内容太杂，内容太杂就乱了。就围绕一个方面，把这一个方面写清楚、写透彻。就像唐真写的《利益至上的时代》，根据一条线写，把抽烟这个事实对人造成的一种伤害、一种欺骗写出来，把社会的黑暗写出来，这样的社会无法再继续走下去，写出来以后，你再拿神话跟他对号，再揭露烟草巨大利益背后的受益者，他是怎么败坏人的，是怎么玩弄人的，一旦把这个世界交给他，他只能把这个世界毁灭，走不下去，就是死亡，你跟随撒但就是死亡！为什么让你信神呢？因为看见了社会发展的前景就是死亡。为什么说是死亡呢？因为这个路走不下去了，再没有绿色的世界了，历史的车轮停止前滚了，你把这个给他证实了。世上的人看见的是说社会没法往前发展了，没路可走了，但是他不和神挂钩，你得给他与神话挂了钩。现在咱的难处是什么呢？难处是你对社会的黑暗都不认识，你对这些社会现象的实情、实质不认识，让你看了这些视频以后，你才开始看这个社会的实情，你才开始了解呀。写论文就是要促使你进入神话，让你根据神话去认识它、分辨它、揭露解剖它。神说："……说得确切点，就是按着与撒但争战时撒但所施行的诡计而作，是为了打败撒但，显明我的智慧、全能，也是为了将撒但的诡计都揭露出来，从而拯救活在撒但权下的全人类，是为了显明我的智慧与全能，也是为了显露撒但的丑陋不堪，更是为了让受造之物有善恶之分，认识我是万物的主宰，看清撒但是人类的仇敌、败类、恶者，能够把善与恶、真理与谬理、圣洁与污秽、伟大与卑鄙分得一清二楚。让这些无知的人类都能够为我作见证：不是'我'败坏人类，只有我自己——造物的主将人类拯救，赐给人可享受之物，认识我是万物的主宰，而撒但仅仅是一个被造的后来又背叛的受造之物。"（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救赎时代的工作内幕》）神作工结束的时候，神要让人把黑与白，邪恶与圣洁，分得一清二楚，让人看清是撒但败坏了人，不是神败坏了人。等灾难降下来以后，让人明白不是神要毁灭人，是撒但败坏了人，神是不得不灭这个人类。因为人吃人的社会，已经是无法再发展下去了。

现在器官移植合法化，闹得人心惶惶，而器官移植的合伙单位竟然还有教育部门，孩子在学校里边直接就离奇失踪了。原来失踪的是妇女儿童，现在失踪的是十七八岁的青少年；原来是偷孩子，现在是

直接开车抢孩子，人吃人的社会！原来还有国家的法律约束着呢，拐卖人口、贩卖器官是偷着干呢，现在器官移植合法化了，拐卖人口、贩卖器官是公开地干了。原来是一妻一夫制，受着国家法律的保护，现在呢？新的民法典规定可以给私生子上户口，还可以和婚生子女享受同等的继承权。为什么这样的法律能通过呢？因为当官的他要搞小三呢，所以他就要让小三合法化，小三生下私生子可以上户口，可以分家产，可以正常地享受一切公民的合法权益，他是为他自己开辟出路呢。可是他这么一操作以后，社会是不是就混乱了？那谁的家庭还能受到法律的保护呢？所以社会没法往前发展了，走不下去了。（肖红：就像我写的那篇，我是写了好几方面，我再写就准备写器官移植，那我就得把那些与器官移植无关的删了，就写器官移植，光写这一类就行了，是吧？）先把器官移植的这个事件给摆出来，摆出事件以后，再写器官移植合法化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最后用神话把它的黑暗、邪恶揭露出来，他怎么欺世盗名、怎么残害人、怎么吞吃人，最后导致社会成了人吃人的社会。这是怎么造成的？这就是灵界的撒但显形了，神让它出来表演，让人对它有认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神的作工结束了，神把污鬼、邪灵、魔鬼都放出来了，放出来干什么呢？就是让它表演呢，它们就是个演员，借着它的表演让人看见了灵界实情。先把这个事实摆出来，然后你再说清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出现，然后再写这样的事出现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目的是什么，他们都是来效力的，给谁效力呢？给跟随神的人效力，让跟随神的人看见撒但是怎么残害人的、怎么玩弄人的。神为什么不能把万物交给撒但败坏了的人去管理？为什么不能让败坏的人掌权？让败坏的人去管理万物将会是什么结果？结果必然是挥霍万物。把这个原因谈清楚了以后，最后谈神降下了灾难，他们受到了惩罚。他们为什么会受到惩罚？那就是神的性情，神的喜怒哀乐。把这一系列的事情铺垫了，背景交待清楚之后，再从里边找根源，总根源是什么说出来，让他们一看了以后心里透亮，这一切都是神的主宰、神的安排。老百姓看了咱写的论文之后，就明白了他为什么能走到这个地步，完全是因为他们听信了大红龙的谬论，他们跟着大红龙与神对抗，跟着大红龙背叛神、弃绝神、不接受神。大红龙不允许人信神，人有信仰相信神就要受到逼迫，“你要是信神就不让你孩子念书，你为了让你的孩子念书，然后你就不信神了，你就弃绝神了，就没有信仰了，那你说你这

个人该不该死？”让他死得明明白白，让他看见他就该临到死亡。这个死亡是怎么带来的？是大红龙给他带来的，是大红龙给他带来了死亡。这个国家把民众都带得成了神的仇敌，所以神要毁灭这个国家。这些民众该恨谁呀？（恨与神为敌的统治者。）但原来他们是恨谁呢？（恨神呢。）现在的人面临瘟疫一方面是说天灾，再一方面是说人祸。面临人祸的时候，他会不会怪到神头上？（会。）天灾肯定会怪在神头上，人祸他也会怪在神头上。为什么呀？因为他说老天没眼！你把他误解了的这些地方都给他解开。“你为什么说这些话？神这二三十年在中国作工，你没有听见神来拯救人的声音？没人给你传过福音？到今天灾难降到你头上了，你孩子丢了，你孩子被活摘了器官了，你说苍天无眼，你说神到底有眼无眼？这正是神的公义！”就是让他死也得让他看见神的公义。你把神的性情见证出去，把神所作的工作见证出去，让他看见神的性情，看见神的作为，临死之时让他看见神，这就是神的一个显现，神的公开显现。咱每个信神的人都得把这个论文写出来，用诸多证据来论证咱要阐述的论点。现在世人看见了地震、瘟疫、火灾、雪灾，但他不知道这些灾难降下的原因，这灾难从哪儿来的？这瘟疫从哪儿来的？这雪灾从哪儿来的？火灾从哪儿来的？为什么会让魔王掌权呢？你把人想不通的这些给他和神话对号一下、论证一下。咱写论文也就是给他来个论证，他看了你的这个论证以后，让他不得不承认你要阐述的论点。你写一方面，他写一方面，人多了，写的方面就多了，也就面面俱到了，写出来之后，咱选些好的论文拍成一个视频。咱有视频，有论文，再去传外邦就好传了。

（肖红：就像我写的那篇，我把前边都改一下，把与器官移植无关的那些全取了，只写器官移植，然后再补充一些器官移植合法化的细节，比如什么年月日合法化的。）你要写器官移植就得像唐真写的《利益至上的时代》一样，从头到尾都是一方面，你不能拿上一个器官移植的视频来说事，而是得写为什么会有器官移植这样的事情发生，器官移植的背后是什么，器官移植违背了神给人制定的生命轨迹。（肖红：我后边写的是国家对人吃人的社会现象不管，但对信神的人是严厉打击，是不是不写这个？）不用写这个。不写他对信神的人怎么样，外邦人对这个不感兴趣，他只关心他的归宿在哪儿，所以咱只围绕他的归宿去论证。写论文就好像当时写检举信一样，写检举

信是写敌基督怎么邪恶，给教会带来了什么祸患，但是不写伤害了你个人什么，你要是写伤害了你个人的什么，他们看了以后会说你这是为自己说话呢，为自己辩解呢，你写这些有你个人的存心目的，所以咱写论文得让他看不见你是为自己说话。（陆馨：咱得站在第三方的角度说话，让他看见咱不是为自己说话，是为他说话，说出了他的心声。）对，得让他看见咱不是为自己说话，而是为他说话。论文论文，只论证这个事情的来源，他们之间什么关系，里边不参有咱自己，咱之前写的就跑到了咱个人信神的小圈圈里边了。（肖叶：只说他们的邪恶，神话是怎么解剖的。）就是神话对他们的一个揭露解剖。（陆馨：这就是根源与真相，是吧？把根源与真相给他揭出来。）对，把根源与真相写出来，还有把他们跟随大红龙最后的结果给他写出来，让他看到结果以后就看到了自己最终是死亡。他为什么最终会死亡呢？是因为这个国家的王带来的灾难，所以让他们把所有的仇恨都针对大红龙，让他不再是恨恶神而是恨恶大红龙。恨恶大红龙的时候，他们会干什么呢？他们会起来反叛它，这就是让大红龙的民众起来反叛它。这个思路方向清晰了吧？

咱看一下《写论文的原则》，我在写这个原则的时候是根据我的思维写的，你要是进不去我的思维里面，你就看不懂。写论文的原则：1.见证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不谈你个人的经历、看见、认识，谈公众事件。2.论证这些天灾人祸都是罪有应得，是对败坏人类的审判，是该有的报应，不是苍天无眼，反而恰恰是神公义性情的显现。3.要人看清，捆绑、控制、引诱、迷惑、败坏人的是撒但，不是神。4.用我们的见证文章把民众带到神话里、带到神的作工里。要让人人看见把他们带到地狱、让他们遭神惩罚的是这些执政党、是大红龙。要它的民众对此认识后起来反叛它，让大红龙倒在神的话语中。当人人起来见证神的时候，就是它垮台的时候。关于写论文的具体步骤与相关内容：第一、做什么事都是为了一个信，为了神的见证。论文就是论证神的公义性情，论证神的主宰安排与权柄，论证神的智慧与全能，论证神的圣洁与不可触犯，也就是论证神话语的应验。整个文章主题就是见证神的作工、见证神的公义性情。第二、论证的对象是国情、社会风貌、社会潮流及政府官场的腐败，如：教育腐败、医疗腐败、社会混乱、民不聊生。证实撒但已猖狂至极、丑陋不堪，已经显

形在众人面前。撒但欺骗的谎言已经无法掩盖自己邪恶、恶毒的丑态，揭露魔鬼撒但的邪恶实质。第三、论述人类的苦难生活无法再延续下去，百姓只能放弃人格、尊严、公平的待遇等等苟且偷生地活着，成为一个东亚病夫，同时还有饥荒瘟疫等各种灾难伴随着。根据神话揭露撒但玩弄人、吞吃人，而人又是那么的愚昧、无知、麻木，一次次灾难还是如此刚硬，怎么都唤不醒。第四、论证的中心论点。人类为什么走到这一步？人类能走到这一步，完全是被撒但败坏以后的一个结果，是人背叛神跟随撒但后被撒但占有、玩弄，最后吞吃人的一个结果。同时神也是借着败坏的人把灵界的魔鬼撒但扮演得淋漓尽致。与此同时，伴随着天灾人祸，饥荒瘟疫四起，人失去了生存之本，再看不到未来，再看不到绿色的世界，历史的车轮不再前滚，留给人的只有死亡。为什么会这样呢？天灾人祸接连不断正是咱论证的重点，论证神为什么不是拯救人所认为的好人？人所认为的好人为什么会与残害百姓的人一同毁灭？要人人看见神性情与作工的显现，要人人看见是统治者把他们带到了绝路，是神的公义性情临到了他们，更是为了让他的民众起来反叛他。

下发《写论文的原则》就是要告诉你写论文的目的意义。那什么是原则？原则就是你每说一句话都是奔着这个主题，围绕着这个主题。“1.见证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不谈你个人的经历、看见、认识，谈公众事件。”现在在执政党带领下的社会为什么这么混乱？这么惨无人道？这么的没有人性呢？你看现在的专家是什么呢？现在的专家是大红龙的出口。大红龙要做什么事，它就让这些专家出来发表一种言论，你也能看到这些专家放出的言论是多么的谬，老百姓都说出话来了，“这些专家是什么专家啊？”我看视频的时候，看见有人对着一只狗“专家专家”地叫了，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这些专家就和狗一样。下面又有人评论了，“这是谁呢？怎么这么邪恶呢？怎么这样侮辱这只狗呢？”这话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这些专家连狗都不如，把狗叫成专家那是对狗的一种侮辱。你看现在的专家在人民、在老百姓心中成什么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呢？是因为神的作工结束了，而神作的是话语的工作、成全人的工作、公开显现的工作。神怎么就是公开显现了呢？神说：“……说得确切点，就是按着与撒但争战时撒但所施行的诡计而作，是为了打败撒但，显明我的智慧、全能，也是为了将

撒但的诡计都揭露出来，从而拯救活在撒但权下的全人类，是为了显明我的智慧与全能，也是为了显露撒但的丑陋不堪，更是为了让受造之物有善恶之分，认识我是万物的主宰，看清撒但是人类的仇敌、败类、恶者，能够把善与恶、真理与谬理、圣洁与污秽、伟大与卑鄙分得一清二楚。让这些无知的人类都能够为我作见证：不是‘我’败坏人类，只有我自己——造物的主将人类拯救，赐给人可享受之物，认识我是万物的主宰，而撒但仅仅是一个被造的后来又背叛的受造之物。”（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救赎时代的工作内幕》）神要把善与恶、真理与谬理、圣洁与污秽、伟大与卑鄙显现给人，让人能够分得一清二楚，所以这些事情必须得发生。你在人世间看不见灵界的邪恶，所以说神来在地上的时候，同时就把各种污鬼、邪灵、魔鬼都放出来了，还有历代的使徒也来了，就是说正面的军队来了，反面的那一队也来了，都来上战场了，两军交战，这就是神的作工。你写论文的时候先把已经形成的事实摆出来，让人看见这个事实，然后再把神的话摘上，神早就把这些话说出来了，兽、污鬼、邪灵、魔鬼都放出来了，现在事实也让人看见了什么是兽，什么是人吃人的社会。万事找根源，把这个总根源、源头说出来，让人看见“先有话后有事”的事实。神是导演，神在背后安排着这一切，安排这一切的目的就是让人认识神的作工。神的主宰、安排就是神的作工。事实结合神话让人看见这些兽是从哪里来的，神为什么让这些兽出来，你能把这些叙述清楚就是见证神的作工。“见证神的作工、神的性情”，怎么见证神的性情？为什么要有瘟疫？是因为人都不配再活在这个人世间了，该受惩罚了，所以什么样的人遭到了什么样的报应，这就涉及到神的性情了。神说：“全地之人都在瘟疫之病菌中生存，无人能逃脱掉，人不愿在地生存，但总觉着还有更大的事要发生让人亲眼目睹，所以人都强制自己生活下去。……在神作工阶段，拯救的方式仍借着各种灾难，凡在数者都难以逃脱……”（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说话的奥秘揭示·第十七篇》）祭司弟兄也说：“这末后的灾难越来越大，等神的工作一结束，大灾难就开始了，大灾难一开始，人类就一点点被毁灭了，分几个步骤被毁灭，那都是有编号的，哪一个灾难死多少人，哪一个灾难带走多少人，都是有数的，在数者难逃啊！一场地震死多少人，一场火灾死多少人，一场瘟疫死多少人，一场战争死多少人，这些灾难来了都是有使命的，因为都是神给降的灾。”（摘自《上面的

讲道交通·124-A-4》）咱写论文的时候只谈神的性情，不谈你个人的经历。不让你谈你个人的经历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你就在你所生活的小圈圈里经历，你个人的经历太小了，太片面，另一方面是因为个人的经历是在弟兄姊妹互相生命进入的时候谈的，而现在是要打败众仇敌，是要把大红龙颠倒了的黑白扭转过来，让大红龙的民众对它有认识、有分辨，起来反叛它，所以咱写论文的时候不谈你个人的经历，也不谈你的看见、认识。你要是谈你的看见、认识的话，人家会评论你，说你太片面、太偏谬，所以咱只谈公众事件。公众事件就是他们都能看得见的事情，并且是在网上参与度、讨论度、热度都高的事情。就好比器官移植，其实器官移植并不是现在才有的，而是早就有的，法轮功的人被抓之后被活摘了器官，信神的人被抓之后又有多少人被活摘了器官？你和人家谈这个人家搭理你吗？人家不搭理你，人家觉得咱说的这个离他太遥远了，或者是说："谁让你信神呢？人家国家就不允许人信神，你要信神这不是和政府对着干吗！"人都是只关心自己，不关心与自己无关的，所以，咱写论文的时候，不谈你个人的经历、看见、认识，就谈公众事件。谈公众事件是要让他看清时势，让他看见器官移植就在他身边，甚至有可能下一个失踪被活摘器官的就是他，让他感觉到恐慌，惶惶不可终日。因为只有涉及到他个人利益的时候，他才会起反应，所以记住写论文不谈你个人的经历、看见、认识，只谈公众事件，只谈神的作工，神说了什么，神的性情是什么。

"2.论证这些天灾人祸都是罪有应得，是对败坏人类的审判，是该有的报应，不是苍天无眼，反而恰恰是神公义性情的显现。"论证这些天灾人祸都是罪有应得，这段时间火灾也不少，火灾完了又是雪灾，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灾难？这些天灾人祸都是人罪有应得，这个得说清楚，因果关系得说清楚。这些天灾人祸都是罪有应得，是对败坏人类的审判，是该有的报应，你这里必须把这些因果关系写清楚。论文就是要议论、论证，议论因为……所以……，用事实和证据来证实这些天灾人祸都是罪有应得，是对败坏人类的审判，是该有的报应，不是苍天无眼，反而恰恰是神公义性情的显现。你让他把你要说的因为……所以……看懂了，这就达到果效了。"天灾人祸不是苍天无眼，反而恰恰是神公义性情的显现。"这里就谈到神的显现了，神怎么显现

的呢？神显现不是让你看见基督这个人，而是让你看见了神公义性情的显现。“3.要人看清，捆绑、控制、引诱、迷惑、败坏人的是撒但，不是神。”为什么说不是神？因为神家有天规诫命，而大红龙只有捆绑、控制、引诱、迷惑。天规诫命是神定的，是作为一个人必须该遵守的，而撒但只有捆绑、控制、引诱、迷惑、败坏。谈到这里，还可以写写现在所有的这些证件。现在不管你办什么事情都得有相关的证件，你要是没有证件，人家就说你是非法，就要定你的罪，就要罚你的款，那这些证件的实质是什么？这些证件其实就是土匪、强盗为了收保护费而发的一些票据证明。你只要交了相关的证件费、保护费，那你杀人放火都可以，如果你没有交相关的证件费、保护费，就是救人都不行，这是不是咱现在看到的事实？（嗯。）把这个论点论证出来。特别是医疗和公安，公安杀人犯法吗？（不犯法。）因为人家有工作证在手，所以人家就可以随意杀人。还有法院，法院再判多少冤假错案有罪吗？（没有。）因为人家有工作证在手，所以人家没有罪，人家不仅没有罪，人家还可以判你的罪，就是再怎么冤枉你，你也得坐监。还有房产证，不管这个房子建了多少年，人家是要房产证；杀猪的也要屠宰证，你只要有屠宰证就可以杀猪，你要是没有屠宰证，你连猪都不能随便杀，广西一个人杀了自己家里的猪，猪肉吃不了就卖了一些给邻居和亲戚，结果被罚10万，罚款理由是私屠滥宰。罚款，这是没有交证件费、保护费的后果。那交了证件费、保护费的呢？西医，也就是现在所谓的正规医院，人家有证件，人家可以治死你不偿命、不犯法，因为治死人之后他给你说这是医疗事故，一说医疗事故就什么都可以不用承担。赔偿死者家属几个钱，人家还可以继续正常营业，继续杀人。要论证这个论点就得摆些事实。西医是怎么杀人的？是怎么剥削人的？这类的视频也挺多的。前两天我看了一个视频，说的是一个名叫倪海清的中医，这个中医用中草药的秘方治好了几百个癌症患者，但是这个人没有行医证，他给人治病的中草药的秘方也没有生产许可证和政府部门的批文，因此他的中草药秘方被判定为假药，倪海清也因为制假售假一审被判了十年的有期徒刑。正在治疗的癌症患者还强烈要求出庭作证，证明倪海清的秘方对自己的癌症确实有效。并且倪海清在被抓的前一个月，倪海清生病卧床不起了，CT扫描后，西医怀疑他可能是肾癌晚期，如果不做手术的话，最多就能活三个月，但是人家吃自己的秘方一年半以后，肾癌晚期转

换为良性的肿瘤了。既然这个中草药秘方能治疗癌症，那为什么会被人告上法庭呢？就是因为他用这个所谓的假药救的人太多了，影响了旁边金华爱科医院的生意，因此被金华爱科医院检举。检举院根据检举起诉，公安部门不仅去抓人还查封了所有药物，这个时候就有一些得不到药物治疗的重症病人死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后果呢？就是因为没有给人家证件费、保护费，人家就要抓人判刑。说是让你考证件呢，实际上就是让你买证件呢，你交上一万、两万，给你个证件，你只要有证件这就可以了，你把这个论点论证出来。名义上是让人办证件，其实就像是黑社会收的保护费。现在杀人你得有证件，救人你也得有证件，只要你没有证件，你就是救人也不能救，杀人就更不用说了。

“4.用我们的见证文章把民众带到神话里、带到神的作工里。要让人人看见把他们带到地狱、让他们遭神惩罚的是这些执政党、是大红龙。要它的民众对此认识后起来反叛它，让大红龙倒在神的话语中。当人人起来见证神的时候，就是它垮台的时候。”“用我们的见证文章把民众带到神话里”，怎么把他带到神话里边呢？先把你看到的说一下，也就是先把这个社会发展的前景说一下，让他惶惶不可终日，把他带到这个情形里边。现在钱挣不来了，孩子还得每天看着，一不小心人家还半夜闯进你的家呢，他每天是不是也在关心这些事呢？你写论文的时候先把你要写的一方面内容的背景叙述出来，让他随着你论文的思路进入到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再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环境，根据神话来看，神说什么了，这就把他从世上的事直接带到神话里边了。“用我们的见证文章把民众带到神话里、带到神的作工里。”为什么会这样呢？神作的，直接把他带到神的作工里边。“要让人人看见把他们带到地狱，让他们遭神惩罚的是这些执政党、是大红龙。要它的民众对此认识后起来反叛它，让大红龙倒在神的话语中。当人人起来见证神的时候，就是它垮台的时候。”以前咱看神话的时候，你怎么想的呀？像看神话小说一样，是吧？神一说话，大红龙在那儿就倒了，倒在了神的话语中，你都想象不来那个画面，怎么神一说话它就能倒了呢？想着那可能是神迹奇事，现在来看，这是不是实实在在的呢？（嗯。）（肖红：实实在在得我们人人都起来配合呢。）要想让大红龙都倒在神的话语中，得咱们人人都去喊神的话。“关于写论文的具体

步骤与相关内容：第一，做什么事都是为了一个信，为了神的见证。”你写这篇论文也好，做什么也好，都是为了一个信，你写论文就是为了见证神，得把神的作工见证出来。“论文就是论证神的公义性情”，把事实摆在他面前，这就是神的公义性情，给他来证实一下。“论证神的主宰安排与权柄，论证神的智慧与全能”，知道这个要说什么意思了吧？这就是说你可以写的内容比较广泛，你论证可以写神的公义性情，还可以论证神的主宰安排与权柄、智慧与全能。知道神的公义性情怎么写吧？写神的公义性情就是写人的罪有应得，因为你办什么事情了，你就该死！这就是写神的公义性情。跟随神的人活在神的保守之中，那些不信派是惶惶不可终日，跟随神的那一班人是歌唱赞美神，这就是见证神的公义性情。“论证神的主宰安排与权柄”，就是刚才交通的，神把那些污鬼、邪灵放出来了，把兽放出来了，把历代使徒也带来了，就看有多少人是为神尽忠心的。信神的这些人是灭也灭不完，抓也抓不完，大红龙越抓咱越有劲，大红龙算是服了，这是见证神的主宰、安排与权柄。

你写论文的时候不要几个方面都写，那样写就乱了，最起码你自己得头脑清醒，“我现在写的是什么？我写的是神的性情还是神的主宰、神的安排呢？还是写的神的权柄呢？我这一段话里要表达什么？”你自己得清醒，不然的话你写着神的性情，突然间又跑到神的权柄里边了，就乱了。就是说你这一段话里边写神的性情，第二段话里边写神的权柄。你写性情的时候，让人知道这是罪有应得。写权柄安排的时候，让人看到神的主宰，让他心服口服，看见咱不是在骗他，不然的话他说你是骗他呢。神怎么主宰的，把这方面的都写全了，他就服了。“论证神的智慧与全能”，把这个写完以后，还得写个智慧与全能。这个智慧与全能怎么写呢？因为神有这样的性情，神让什么样的人毁灭，什么样的人留下来，所以神作了什么样的工作，这是不是神的智慧与全能？神为什么在大红龙国家作工？为什么要兴起大红龙，让它残害众子民呢？这是不是神的智慧？神的智慧建立在撒但的诡计之上，撒但你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神不发声，也不搭理你，神只是根据撒但施行的诡计，而决定怎么作。这就是说从外边看很自然，从外边看人家大红龙厉害，好像人家管着咱这些信神的人呢，其实事实真相呢？神要借着大红龙来效力，这就看见了神的智慧，所以

神不搭理它。从这十几二十年的运行中，你看神搭理它吗？神不搭理它。它逼迫也不搭理它，最后它得着了什么？最后撒但狂妄至极，自己把自己灭了。咱得把神的智慧、神的全能见证出来。（肖红：你现在说的这个不就又加上信神了？）（肖晨：加上神话了。）这是神的智慧，从神的作工中看见了神的智慧全能。（肖红：我的意思就是说前面说外邦，后面又说信神，这样也能说信神？）你先把这个事实摆出来，让他们看见事实，最后再把他们带进神话里边，根据神话来看，神为什么这么作，神的智慧在哪儿，也就是说神来中国作工的智慧在哪儿，来大红龙国家作工的智慧在哪儿。（肖红：这就又说到信神了。）不说你个人信神，是说神的作工。（肖红：后头能加信神，是加神的智慧，加神为什么到中国作工，因为中国是无神论，这是神的智慧，这样写就能加信神了。）嗯，这里能加信神。论证神的智慧就是让人看见神的智慧，让人看见大红龙是怎么把它自己灭了的，神是怎么把众子民作成的。（肖红：要是加信神，就一句两句光说智慧，不写一些事实？）不写事实，就是简单地概括一下。好比说你要写神的智慧，就得写神为什么来中国作工，中国人要多败坏有多败坏，要多邪恶有多邪恶，神要是不来中国作工，神子民能看见灵界撒但的恶毒、邪恶？（看不见。）全世界是不是数中国最邪恶呢？（嗯。）神要是把你放在美国，你能看见吗？看不见。神来中国作工，把你也放在了这儿，这就是神的智慧。为什么要让大红龙起来残害众子民呢？神要借着大红龙残害众子民，将神的福音扩展全世界，就像以色列亡国一样，这是不是神的智慧？神的智慧建立在撒但的诡计之上。神的全能，把这些该灭的灭了，该作成的被作成了，各从其类了，神的工作有层有次，没有受到任何损失，每一步都是胜利，这是不是神的全能？把这轮廓大概地说一下，从神作工的这个趋向里边看见了神的全能智慧，而不是从某一件事件、某一个小范围的角度来说。（就是一个结论的最终结果。）对，就是从大方向来说。外邦人他只关心大方向，他不关心你个人经历的细节，所以不谈你个人的经历、认识、看见。

（肖红：我知道不说个人的经历，是说外邦人他不知道“最污秽、最邪恶”这些属灵词汇，所以是不是就得加些论据来论证，证明大红龙的邪恶？）你要说大红龙的诡计、邪恶，大的方向，你说“大红龙逼迫

神选民”，这谁都知道。（嗯。）大红龙不让你有信仰，它借着不让你孩子念书来逼迫你。（肖红：意思是不用写细节？）意思是就写人一眼能看见的事实，你一说他马上就能知道明白你要说什么，就好像人站在高处一观看，“哦，是这么回事”，结论出来了。你要是进了细节里人就晕了，而且主次也就不分明了。说大红龙的诡计、邪恶是大概的一个方框，总结性的一个方框，主要是说神的智慧、全能。大红龙的邪恶这个论点你论证不来，那你就截断它，不要写它了。能论证的太多了，“论证神的圣洁与不可触犯”，不可触犯，抵挡就死，这个好论证吧？（嗯。）用不用论证神的圣洁？（肖晨：论证神的圣洁，神说的阿谀诡诈都是不圣洁的，可是大红龙偏偏就活在这些地位、权势里，就爱享受人的阿谀奉承。）这个和那个是两码事，你跑了题了。论证神的圣洁是说其他宗教九九归一，各教都要归到这儿。因为咱不仅仅是针对大红龙，还要给外邦人、不信派、各宗各派见证神，最终要万教归一，所以这些论文要让他们看了以后都得益处。“论证神的圣洁与不可触犯，也就是论证神话语的应验。”总结一句话：所有的这些例子、内容主要就是论证神话应验了。神以前说什么了，现在发生了，“你看，事实是不是这样？神话应验了！”其实就是论证神话应验了。“整个文章的主题就是见证神的作工、见证神的公义性情。”上面这一段就是一个中心思想，写这篇论文的一个中心内容、中心思想。

“第二，论证的对象是国情、社会风貌、社会潮流及政府官场的腐败”，你一开始论证的对象是现在的国情，这是一个方面。国情就是国家现在处于什么情况，内忧外患，内部是打斗，外面面临的是几个国家联合起来的针对，最近又听说美国和日本联合针对中国，内忧外患，这就是一个国情。社会风貌怎么样呢？前一段时间的打架事件有大家都看见了的唐山打人事件，还有大庆市一个批发市场里面的土豆商家，把进价1.2元的土豆卖了2元，被罚30万，罚款理由是哄抬物价；陕西榆林一家粮油蔬菜店进了7斤芹菜，总共卖了5斤芹菜，就被罚了6.6万，就连卖芹菜的20元也被没收了，罚款原因是进货票据找不见了，不能如实说明进货来源，未履行进货查验义务。还有在封控期间，一个老百姓在地里干活被罚款4000；有的人不做核酸被拘留了15天；有的人不遵守防疫，甚至是被判刑4年。可是疫苗出现问题，核酸检测的结果被造假，核酸公司造假了、违规了甚至违法了，害了多少

人，带来了那么多灾祸，结果只是警告，没有处理，张核子、张珊珊到现在没有音信，这就是社会风貌，就是对于作恶的看不见有相应的处罚，对老百姓却是顶格处理，让人无法生存。社会潮流，现在有个流行词叫内卷，这个内卷其实就是社会潮流。咱是叫社会潮流，在社会上是叫内卷。咱发了一个视频专门就是说内卷的，你们看懂那个意思了没有？（没有。）咱下发的视频里说：有个人一直不知道什么是内卷，后来看见楼下两个人在遛狗，他看见了两只狗突然才明白了什么是内卷。他看见一个人对狗说“坐”，那狗“咔”地就坐下了，另一个人看见那狗坐下了，就用英语对自家的狗说“Sit down”，说完后狗“咔”地也坐下来了。那个人看见了就想：“呀，人家那狗不仅能听懂中文，还能听懂英文！”心里不服气呀，“你的狗能听懂英文，我的狗难道就听不懂英文？”然后他就回家训练他家狗去了。每天起来训练狗，“Sit down坐下，Stand up站起来”，几番下来这只狗被训练得也能听懂英语了，这两只狗都能听懂英语了，那另外一只狗呢？也得能听懂英语，因为它们的主人互相攀比呢。后面的这只狗在心里埋怨会英语的那两只狗呢，“你生为一只狗学什么英语呢？你要是不学英语，我就不需要学英语了，回家也就不需要受这个苦了，我只需要听懂‘坐下，站起来’就够了，可是因着你学英语，我就得进两天培训班，你说苦不苦？我的苦都是因为你！”还有鹦鹉本来是鸟，本来是不说人话的，那不是它的工作范围。有一天一只鹦鹉说了一句“你好”，被一个人发现了，“哎，这个鹦鹉会说你好，是不是其它鹦鹉也会说呀？”就因为这只鹦鹉嘚瑟了一下，说了一句人话，就给整个鹦鹉带来了灾难，这个人让所有的鹦鹉都去接受培训了，而且还是加紧地培训，一段时间后，“你好你好”，鹦鹉都开始说了。不知哪天又出现了一只嘚瑟鹦鹉，又来了句“恭喜发财”，别的鹦鹉心里火了，“我刚学会‘你好’，你又来了句‘恭喜发财’，就你会说人话呀！”没办法，然后这些鹦鹉也得学“恭喜发财”。别的鹦鹉骂不骂那只嘚瑟的鹦鹉？“你要是不说那句话还用我学？就你这只嘚瑟鹦鹉给所有的鹦鹉带来了灾祸！”还有猴，猴本来就是猴，它还会算数？还懂人话？它其实是不懂的，是吧？可有人就训练猴算算术，二加二等于几呢？它会说话吗？它不会说，不会说但它会举牌子呀，所以就训练他举相应的牌子。你说猴能理解二加二的意义吗？它不理解那意义，它就是会规条形式地举个牌子，你问二加二等于几，它就能举个四，你再问四加四等于几，它就

能给你举起个八，其实它什么也不懂，它仅是条件反射地举举牌子，可是在你来看这猴子怎么这么聪明呢，你惊讶地发现了这只猴这么聪明了以后，然后你就会逐渐地发现老猴、大猴、小猴都会算算术了，并且还越算越猛，不仅会算加减法，还会算乘法。人发现了这只猴子不简单，那只猴子也不简单，一只猴不简单，两只猴不简单，这些猴都会算乘法了，最后这些猴都集中到了北京动物园。北京是什么地方，中央、首都，那些大人物都是什么人？都是“猴”精！他懂吗？他不懂，都是培训出来的“猴”，什么都不懂。但是你要想去北京动物园必须得经过培训，这就叫内卷，内卷就是潮流。他干什么了，你也得干什么，并且还是不干不行，因为这个社会逼得你没办法。

原来娶媳妇的彩礼钱是三千，后来三万、五万、八万、十万，这家结婚有房子，那家结婚还有个车子，最后结婚就都得有房有车。人们活在这个内卷里边，互相都卷起来了，最后卷得卷得卷不动了，累死了。现在三岁大的小孩就得做五岁孩子做的事、十岁孩子做的事，什么都不懂就学钢琴去了，他懂吗？不懂，但现在全国上下又有多少小孩在学弹钢琴？弹钢琴的小孩不少，但是有没有人听钢琴曲？没人听钢琴曲，尽做些无意义的事，这就是潮流。现在小孩子的培训班那是五花八门，本来小孩子他就是个玩童，就是玩着玩着逐步长大、逐步成长的，不需要你拔苗助长。人家外国人从来不在小孩身上大作文章，中国人内卷，“你家孩子五岁能干八岁孩子干了的事，我就让我家的孩子四岁能干八岁孩子干了的事，另一家是你们家孩子四岁能干八岁孩子干了的事，我家孩子就得在三岁能干八岁孩子干了的事”！“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一句话就让小孩们被迫地卷了起来。你想想小孩刚懂事“噩梦”就开始了，“Sit down坐下，Stand up站起来”，就开始训练了，每日每夜、没日没夜地训练。你看现在的小孩子们做作业，学校做完，回到家里家长还得陪伴着做，需要那么苦吗？就按着正常课程学，自然就会了，慢慢的就会了。（输在起跑线上了怎么办？）所以就活在了内卷里了。真正从大学毕业出来以后，你回想一下你学过的所有的那些东西有意义、有价值吗？在实际生活当中没有任何用处。你念了几年大学白念！念了几年大学以后现在做什么工作的最多？跑外卖。跑外卖还得学会勾股定律呢？学的都是些没用的东西，这就是内卷，这就是社会潮流。这一段时间，为什么好多企业爆

雷、经济链条断了呢？因为都活在了提前消费的潮流里边，贷款买房、贷款结婚，最后把自己给搞死了，这就是社会潮流。论证的对象还可以是政府官场的腐败、政府官员的腐败，给你说这些的目的就是告诉你可以写的有多少方面，能写的方面太多了，但是你不要乱写一通，你写什么主题就围绕什么写，写国情就是写国情，写社会风貌就写社会风貌，这个就够你写了。“社会潮流，官场上的腐败”，咱看教育腐败、医疗腐败的这类视频都能看懂吧？就和唐真写的《利益至上的时代》一样，把整个腐败系统性地都给写出来，把整个腐败的内幕给写出来。“医疗腐败，社会混乱，民不聊生。”刚开始你写论文的前一两段主要就是写这个，就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就行了，不要写其他的，不要和神挂钩也不要和自己挂钩。论文的前一两段就写你眼睛看见了什么，让人看见“哦，就是这个事实”。把这些写完以后是要让他看见什么呢？要让他看见撒但已猖狂至极、丑陋不堪，这就是“证实撒但已猖狂至极、丑陋不堪”。用你看见的事实来证实这个社会已经发展到极点了，不能再发展了。“已经显形在众人面前”，这就是撒但显形了，都看见撒但的丑陋了，丑陋不堪。

“撒但欺骗的言语已经无法掩盖自己邪恶、恶毒的丑态”，上边说的这些，每一件事件里都有欺骗。就好比刚才说的内卷，内卷的前提都是因为有一两句迷惑人的话。在中国金钱和资本荼害了人的思想，是吧？（嗯。）人为什么活在这种思想里边呢？因为那时候邓小平说过，“不管是黑猫还是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所以现在就有了器官移植，不管你是贪官，还是以什么途径搞钱，只要你能抓住钱就行。“撒但欺骗的言语已经无法掩盖自己邪恶”，“不要让小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是不是欺骗的言语？按正常来说，小孩从念书到大学毕业应该是二十二三岁，是吧？可是经过特殊地培养，这个孩子十二三岁就大学毕业了，这么早就大学毕业是怎么念的这个书呢？就是“咔咔”地跳级，十二三岁的孩子连自己的生活都自理不了，这学习成绩是怎么上来的呢？父母陪读，每天起来就是机械性地学习。那学习是学些什么东西呢？这就是咱刚才说培训猴子的那个过程，死的字句道理装进去了，自然的条件反射，并没有什么别的原因。但是他为了往脑子里装这些死的、规条性的东西，生活方面顾不上，尽是学习。当父母的就和孩子说“一天起来，家务事你不要做啊，你只管学习”，所以孩子

每天坐下起来坐下起来，就是只顾学习，日常生活基本常识是一点不会，等到大学毕业出来生活都自理不了。就不要说大学毕业出来的，就说那些考上大学的，进了大学里边的生活都不能自理，不知道该怎么洗衣服，这样的人是不是大有人在？（弱智，现在这种人有太多了。）大学生全成了弱智。（上了清华过不了群体生活，自尊心受到了伤害，跳楼的人有的是。）在世人来看，这就是一个内卷，但在咱来看这就是一种社会潮流。那这潮流是怎么起来的？尽是欺骗的言语迷惑人，直到现在他掩盖不住了，这些事情发生了，到最后工人要罢工、学生要罢课。“无法掩盖自己邪恶、恶毒的丑态”，说这些言论的人他知不知道那就是一种欺骗呀？为了捆绑控制你，为了让你好好听话，把你身上的钱财都顺利地搜刮回来，就要用欺骗的言语来掩盖他内心深处的邪恶、恶毒。国家要从教育上面挣钱，要从医疗上边挣钱就得小病大治。（肖叶：那天我看了一个视频，一个人的父亲在医院住了七天就花了一百八十万，最后还是死了。这个人就找院长，想知道一下七天怎么就能花了一百八十万，院长就说他了解一下再回复，后来这个人就走了。第二天早上，医院给他打电话，让他再交七百块钱，这个人的父亲已经死了，医院还给他打电话催他交医药费，这个人就在医院大吵大闹。）对，就是要你把他的丑态写出来，“欺骗的言语已经无法掩盖自己邪恶、恶毒的丑态”，他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揭露魔鬼撒但的邪恶实质”，这就需要神话了，是吧？（嗯。）你前边把这些事实都列出来，让人们看见他做的这些事实，后边就是用神话来揭露他的丑相，揭露完丑相，再把他怎么迷惑人的、怎么控制人的给揭露出来。你第一段要说明什么问题，第二段要说明什么问题，一段一段地写清楚了，别写乱。

“第三，论述人类的苦难生活无法再延续下去，百姓只能放弃人格、尊严、公平的待遇等等苟且偷生地活着，成为一个东亚病夫，同时还有饥荒瘟疫等各种灾难伴随着。根据神话揭露撒但玩弄人、吞吃人，而人又是那么的愚昧、无知、麻木，一次次灾难还是如此刚硬，怎么都唤不醒。”“论述人类的苦难生活无法再延续下去，百姓只能放弃人格、尊严、公平的待遇等等苟且偷生地活着，成为一个东亚病夫”，现在人是不是逐步向这步走呢？（嗯。）没法谈尊严，他为了生存谈什么尊严。现在四米二的大车，那么大的车规定只能拉一吨货，

出厂的时候就意味着要超载，所以你只要一拉货就超载，交警只要看见你拉货，过来一查肯定是超载，那是必定。那些造车的企业在造车的时候就知道你要面临罚款，国家制定这个法律的时候也知道你要被罚款，这就是他给自己留下了一条以罚款生财的路。一个是罚款，一个是油价高，你说以跑运输谋生的人怎么生存呢？油价现在多贵？是世界上油价的二倍多，油价光是税收就占了一半，就是说你买八块钱的油，里面就有四块钱是税收，这怎么运行？那些跑车的，跑运输的，无法生存了。瘟疫蔓延了以后，生意本来就比较疲软，运输的成本就高，交警过来还要乱罚款，你明知道人家是乱罚款，你能说清吗？没有你说理由的地方。人家罚了你，你就得交，你要是再说点不好听的话，人家说你是妨碍公务、妨碍执法，给你定个罪名，判了你，你连个说话的权利都没有，这就成了一个什么了呢？这就成了东亚病夫了。为了生存，为了生活，为了不进监，你只能做东亚病夫。“百姓只能放弃人格、尊严、公平的待遇等等苟且偷生地活着，成为一个东亚病夫，同时还有饥荒、瘟疫等各种灾难伴随着”，不是做一个东亚病夫就完了。人想着苟且偷生地瞎活着吧，只要活着就行，可行得通吗？你失去了一个人活着的意义了，神让不让你活呢？不让你活了，所以说还有瘟疫、饥荒伴随。“根据神话揭露撒但玩弄人、吞吃人，而人又是那么的愚昧、无知、麻木，还是如此刚硬，怎么都唤不醒”，这个话好找吧，你先把人活在这个人世间的前景说一下，还能不能活呢？前边揭露的是魔鬼撒但，后边写的就是人已经失去了尊严，已经活得不是个人样了，就是苟且偷生也都不能活了，惶惶不可终日了。在描述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就看见了人吃人的社会，无路可走。神话就是个答案，这个时候你再用神话给他对号，告诉他为什么会成了这样，揭露人的愚昧、麻木、痴呆。后边为什么又说是刚硬呢？因为人宁愿做一个东亚病夫，他都不来信神。神作工三十年了，社会那么黑暗，他都不来跟随神。神只是降了一次灾？地震、瘟疫几次了，给人机会了，他都不来跟随神，太刚硬了，怎么都唤不醒他。说这个就是为下一段话铺路了，这段话就是说人在撒但掌权的这个世界已经是不能活了，神救你，你不听，你还不跟，那这个人是不是就该死了？（对。）下一段就开始写神的性情了。

“第四，论证的中心论点。人类为什么走到这一步？人类能走到这一步，完全是被撒但败坏以后的一个结果，是人背叛神跟随撒但后被撒但占有、玩弄，最后吞吃人的一个结果。同时神也是借着败坏的人把灵界的魔鬼撒但扮演得淋漓尽致。与此同时，伴随着天灾人祸，饥荒瘟疫四起，人失去了生存之本，再看不到未来，再看不到绿色的世界，历史的车轮不再前滚，留给人的只有死亡。为什么会这样呢？天灾人祸接连不断正是咱论证的重点，论证神为什么不是拯救人所认为的好人？人所认为的好人为什么会与残害百姓的人一同毁灭？要人人看见神性情与作工的显现，要人人看见是统治者把他们带到了绝路，是神的公义性情临到了他们，更是为了让他的民众起来反叛他。”论证的中心论点，人类为什么走到这一步？人类能走到这一步，完全是被撒但败坏以后的一个结果，是人背叛神跟随撒但后被撒但占有、玩弄，最后吞吃的一个结果。这个能听懂吧？（嗯。）这里就要写论证的中心论点了，也就是说前边写的那些都是铺垫，第四步这是中心，得论证人类为什么能走到这一步，这就开始见证神了。“人类能走到这一步，完全是被撒但败坏以后的一个结果”，这就把上边那些执政党是怎么迷惑人的，这些人是怎么听从执政党的，不管执政党定的法律合法不合法，人宁愿做个东亚病夫，都不反抗，即便是把信神之人的信仰全部都剥夺了，他也不反抗的根源说清了，这就是被撒但败坏的一个结果。你既然跟随了撒但，那你就是属它的，就任由撒但败坏你。“是人背叛神跟随撒但后被撒但占有、玩弄”，撒但是怎么残害你的，为什么学校里边有人离奇失踪呢，这就是玩弄的一个结果。“同时神也是借着败坏的人把灵界的魔鬼撒但扮演得淋漓尽致。”写这个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见证神的主宰安排与他的智慧？“同时也是借着败坏的人把灵界的魔鬼撒但扮演得淋漓尽致。”这个话能听懂吧？（嗯。）你就围绕着这个话写。“与此同时，伴随着天灾人祸，饥荒瘟疫四起。”（这个是不是就谈到神的圣洁了。）这里先不谈神的圣洁。“与此同时，伴随着天灾人祸”，上边铺的是撒但的玩弄，下边对应的是神的公义。你既然跟随了撒但，就意味着背叛了神，所以神就把你与撒但一同毁灭，这是神的公义性情。“与此同时，伴随着天灾人祸，饥荒瘟疫四起。人失去了生存之本，再看不到未来，再看不到绿色的世界，历史的车轮不再前滚，给人留下的只有死亡。”把现状写出来让他看见现状，再写神以前说什么了，让他看见神话的应验。（神说：“最

后的工作我不但是为了惩罚人，也是为了安排人的归宿，更是为了得到所有人对我所作所为的认可。我要让每一个人都看见我所作的一切都是对的，我所作的一切都是我性情的发表，并不是人的作为，更不是大自然缔造了人类，而是‘我’滋养着万物中间的每一个生灵。失去我的存在，人类只有灭亡，只有灾害的侵扰，不会有人再看见美好的日月，不会有人再看见绿色的世界，人类面临的只是阴冷的黑夜与不可抗拒的死阴的幽谷。”（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当为你的归宿预备足够的善行》））对，神话应验了。“为什么会这样呢？”给他来了一个反问。“天灾人祸接连不断正是咱论证的重点，论证神为什么不是拯救人所认为的好人？人所认为的好人为什么会与残害百姓的人一同毁灭？要人人看见神性情与作工的显现，要人人看见是统治者把他们带到了绝路，是神的公义性情临到了他们，更是为了让他的民众起来反叛他。”把这个写清楚这就达到果效了。

这里边你感觉哪里不好写？你说说，咱讨论讨论。（后面就可以摘神话见证神话。）嗯。（开始就写现在人所看到的社会现象，但主要是只能谈一方面，就像《利益至上的时代》那篇论文。）第一段肯定是先举例说明，把事实摆在面前，后边就是用神话来论证。就是说把事实摆出来以后，用神话揭露他邪恶的实质。（嗯，也就是说拿神话和现在的社会现象去辩论？）不是辩论，是对号。（然后就形成了一个对比，是吧？）不能一上来就对比，得有层有次、层层递进。好比第一段先写了国情、社会的风貌、社会的潮流，那后边的神话就是神对他们的一个揭露。撒但败坏人的手段主要有几种？第一、是控制胁迫；第二、是欺瞒哄骗；第三、是强行灌输；第四、是威逼利诱；第五、是迷惑麻痹；第六、是摧残身心。把撒但败坏人的手段，它邪恶的存心，它想迷惑人、吞吃人……用神话相对应地把上边描述的给揭露出来。再往下是说人的苦难，这就说人的惶惶不可终日了，描述完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那就是根据神话来揭露撒但吞吃人、玩弄人，把这些话给他对了号。人的一种愚昧无知、刚硬，神来作工了，他不接受神的作工，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你上边描述了以后，每一节里边它都有相应的神话来跟随。最后就是论证的中心。（嗯。）论文的中心就是这篇论文的论点，这就好比那时候邓小平说了句“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因为人活在这个话里边，所以人只要能

挣钱就行，根本不管来钱的途径是啥，政府官员也是，他到了官场上，不是为人民做什么，就是抓住金钱，一味地贪污。（金钱至上。）“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种思想让人们失去了尊严，让人们不再维护正义。金钱致使人与人之间充满了欺骗，卖食品的，不管这个食品能吃不能吃，也不管人吃了之后会给人带来什么危害，只要能赚了钱就行，所有的欺骗都出来了。甚至号称为人民服务的父母官都是靠钱买来的，那些卖官的是为了钱，可那些买官的也是为了钱，反正一切就是为了钱。人为什么走到这一步？就因着撒但说了一句谬论，迷惑了人，后边的人就跟着产生了一种内卷，产生了内卷就产生了一种潮流，人都卷在了里边。这就是告诉你人能走到这一步，完全是撒但败坏人以后的一个结果，是人背叛神，跟随撒但以后被撒但占有、玩弄的一个结果。你活在潮流中，都快累死了，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那人家是怎么玩弄你的呢？你看咱发的视频，有一个揭露政府腐败的视频里说“国富民强”这句话是假的，是骗人的。一方面是这句话不成立，“国富民强”就好比“大河流水小河满”一样，但是按照自然界的规律来看，都是小河的水往大河里流，大河里的水往海里流，所以小河有水大河才能有水。如果大河有水然后再往小河里流，那是倒灌，所以这句“国富民强”不成立。再一方面，既然不成立，那为什么还要推崇“国富民强”呢？因为国家认为民强则国弱，民弱才国强，治国务必弱民，所以他要愚民、弱民，灌输给百姓尊卑等级观念，让百姓觉得自己就该贫穷，只有民弱，成为木偶，国家才能稳定，一旦老百姓聪明了或者富了，他就坐不稳了，这是多么邪恶的潮流！几千年来这种邪恶的潮流一直腐蚀着人的思想，所以他就能残害人，残害人的时候他想了个什么办法呢？他是给你释放一种谬论：读书改变人生，知识改变命运，要想读好书就得从娃娃抓起。释放了这种谬论之后，他在那儿赶紧建学校，建了学校以后就让你在学校里学这个学那个，借着这股潮流把你的钱财全部剥削完，所以现在的孩子念了初中念高中，念完高中念大学，念了大学不行还得念，一直念到博士后，让你源源不断地给他输送钱。三十年来你把孩子捆绑在学校里边让他灌输，然后你这三十年是忙着挣钱、挣钱、挣钱，最后钱是到了人家腰包里了，孩子是被人家捆住了。人家让孩子学什么就学什么，不让孩子学什么孩子就不能学什么，把孩子捆成一只猴，最后这猴成了他手中的一个玩物。国家一方面是借用这个把你口袋里边的

钱掏走了，再一个就是让你每天忙碌得喘不过气来，这样你就没有时间去与他反抗，他就得逞了！撒但玩弄人、吞吃人是怎么玩弄人、吞吃人的？就是这么玩弄人、吞吃人的。人愚昧无知竟然到了这种地步，不去分辨认识，反倒进了内卷里边，互相攀比。神来拯救他的时候，他说："我孩子得念书呀，不念大学不行呀，不然的话分配不了工作，活不了呀！"他不搭理神的作工，神来救他的命，他也不搭理，还非要让孩子念书了。孩子念书毕业了，成了痴呆了，成了"猴"了，进了"北京动物园"了，最后灾祸临到他了，他后悔了。"玩弄人、吞吃人的一个结果，同时神也是借着败坏的人把灵界的魔鬼撒但扮演得淋漓尽致。"这就需要神话来揭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呢？因为神不仅是把污鬼、邪灵、兽放出来了，跟随神的历代使徒也来了，还有什么来了？还有就是畜生也放出来了。畜生就是麻木痴呆没灵的人，他们这些人就是被撒但玩弄的玩物，就是木偶。木偶来了，兽来了，兽在玩这个木偶，神选民在这儿看戏，"哦，原来撒但这么邪恶；哦，原来就他这种人就是木偶；神来救这个木偶了，木偶不跟，木偶就是要跟玩弄他的撒但。"灵界实情演绎得淋漓尽致，这就是场电影让你看呢。就是让所有的人看见他就是木偶，当木偶二三十年的时间了，让撒但残害得将他生下的孩子的器官都给活摘了，还当木偶吗？还麻木吗？把他孩子的器官都给活摘了，看他再麻木能麻木到什么地步，所以他不得不反。（激起了他的愤怒。）让大红龙的民众起来反叛它，他们起来反叛的时候，他们在那打的时候，跟随神的人高兴地跳舞、歌唱，你把这个写成以后，最后拍成电影，论证。

刚才说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厮杀、吞吃。"与此同时，伴随着天灾人祸，饥荒瘟疫四起，人失去了生存之本，再看不到未来，再看不到绿色的世界，历史的车轮不再前滚，留给人的只有死亡。"如果没有天灾人祸，没有饥荒、瘟疫，这些木偶还要做木偶，就像祭司弟兄说的，他只要还有半袋面他反不反？不反。因为他想的是"我反我就得死，我盼着别人反，你们反了我受益"，谁也不愿意当那个出头鸟。神为了加快他的工作，"你们赶紧打吧，你们扮演了，人把戏都看完了就完了"，所以神就加把火候，来场瘟疫、来场饥荒，"我让你吃不上饭，你临到死亡、临到孩子被活摘了器官，我看你怎么活、怎么滑，不能再耍滑头了，都得起来了"。吃不上饭不是一个木偶吃不上饭，是一批

木偶都没饭吃，木偶急疯了，所以就是吃不上饭，木偶也得起来反叛大红龙。“同时神也是借着败坏的人把灵界的魔鬼撒但扮演得淋漓尽致。与此同时，伴随着天灾人祸，饥荒瘟疫四起，人失去了生存之本，再看不到未来，再看不到绿色的世界，历史的车轮再不前滚”，这就可以说是看见了神话的应验。“留给人的只有死亡”，现在看到好多人是自杀性地报复。前段时间我看了个视频，有个开车的贷着款跑运输呢，生意不好，还遇上交警要罚款，眼看家里边老的少的要吃要穿，交警还要挡住要罚款，而且那个罚款还是无理取闹地罚款，你说这人怎么生存呢？这人没办法就开上车，对着交警队给压了过去，后来这个视频就在网上爆出来了，有人说这人是报复性的，因为交警无故罚款，他就报复把这个交警队给碾压了。你说他敢把这个视频放出来让其在网上流通发酵吗？他一旦放出来以后会有什么后果？现在这样的人可多了呀，人会看样学样，跟随着这样做，而且他也不敢让你看见这个社会成什么样了，所以最后他来了个谎言，说“那个人不是报复，而是刹车失灵了”。原来监控拍的视频上边有个交警队的牌子，然后他后期剪辑处理了原视频，把交警队牌子剪了好多，又把这视频缩小，说那里不是交警队，越描越黑，再后来这个视频就消失了。说这个是要说“留给人的只有死亡”，人只有反叛。“为什么会这样呢？天灾人祸接连不断正是咱论证的重点”,这就是咱论证的一个重点，前边的那些全部是铺垫，重点就在这儿了。“论证神为什么不是拯救人所认为的好人？”什么是好人呢？在人看，外边有好的行为的人、活菩萨、行好显善的人应该是蒙拯救的，可其实质呢？还有小孩临到天灾人祸也需要说清楚，现在的小孩都是六千年的灵，他的灵是什么样的，你不知道，你不能去论断。“人所认为的好人为什么会与残害百姓的人一同毁灭？”如果把统治者、执政机关灭了，人们都拍手称快呢，人都认同，可是连同跟随他的老百姓灭了，人就想不通了，所以这就需要你的论证了。“要人人看见神性情与作工的显现，要人人看见是统治者把他们带到了绝路，是神的公义性情临到了他们，更是为了让他的民众起来反叛他。”这个就好写了吧？

8. 写论文的原则：

1.见证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不谈你个人的经历、看见、认识，谈公众事件。

2.论证这些天灾人祸都是罪有应得，是对败坏人类的审判，是该有的报应，不是苍天无眼，反而恰恰是神公义性情的显现。

3.要人看清，捆绑、控制、引诱、迷惑、败坏人的是撒但，不是神。

4.用我们的见证文章把民众带到神话里、带到神的作工里。要让人人看见把他们带到地狱、让他们遭神惩罚的是这些执政党、是大红龙。要它的民众对此认识后起来反叛它，让大红龙倒在神的话语中。当人人起来见证神的时候，就是它垮台的时候。

关于写论文的具体步骤与相关内容：

第一，做什么事都是为了一个信，为了神的见证。论文就是论证神的公义性情，论证神的主宰安排与权柄，论证神的智慧与全能，论证神的圣洁与不可触犯，也就是论证神话语的应验。整个文章主题就是见证神的作工、见证神的公义性情。

第二，论证的对象是国情、社会风貌、社会潮流及政府官场的腐败，如：教育腐败、医疗腐败、社会混乱、民不聊生。证实撒但已猖狂至极、丑陋不堪，已经显形在众人面前。撒但欺骗的言语已经无法掩盖自己邪恶、恶毒的丑态，揭露魔鬼撒但的邪恶实质。

第三，论述人类的苦难生活无法再延续下去，百姓只能放弃人格、尊严、公平的待遇等等苟且偷生地活着，成为一个东亚病夫，同时还有饥荒瘟疫等各种灾难伴随着。根据神话揭露撒但玩弄人、吞吃人，

而人又是那么的愚昧、无知、麻木，一次次灾难还是如此刚硬，怎么都唤不醒。

第四，论证的中心论点。人类为什么走到这一步？人类能走到这一步，完全是被撒但败坏以后的一个结果，是人背叛神跟随撒但后被撒但占有、玩弄，最后吞吃人的一个结果。同时神也是借着败坏的人把灵界的魔鬼撒但扮演得淋漓尽致。与此同时，伴随着天灾人祸，饥荒瘟疫四起，人失去了生存之本，再看不到未来，再看不到绿色的世界，历史的车轮不再前滚，留给人的只有死亡。为什么会这样呢？天灾人祸接连不断正是咱论证的重点，论证神为什么不是拯救人所认为的好人？人所认为的好人为什么会与残害百姓的人一同毁灭？要人人看见神性情与作工的显现，要人人看见是统治者把他们带到了绝路，是神的公义性情临到了他们，更是为了让他的民众起来反叛他。

敬畏

2023年1月14日

9.在瘟疫中该得的认识 一

瘟疫蔓延的规模与速度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传染力也超出了我们的认知。本认为瘟疫应该与我们擦肩而过，我们只等着观看不信派在瘟疫中的恐慌，等着赞美神的公义。因为我们自认为进入了避难所，瘟疫饥荒不能临及我们。谁知这都是我们对神的误解与不认识，我们还活在恩典时代，尽想的是神的恩典与祝福，尽等着看神迹。我们错了，我们糊了，竟然忘了我们现在跟随的是实际神，现在是在话语时代，是话语成就一切的时代，一切是要进入实际，而不是只管享受神的恩典时代。而是要让话语成为我们的信心，话语成为我们的爱心，话语成为我们的心志，话语成为我们实际的活出，话语在我们身上作王掌权成为主宰者。所以让神的话显现在我们的活出中，这是这个时代我们该做的。就像挪亚造方舟一样，挪亚要用一百二十年把神的话活出来，成为神旨意成就的一个配合，也是神定他为义人要把他留下来体现神公义性情的一个见证。神定意要把挪亚留下，不是用一个神迹奇事把他提到半空中等待洪水的退去，而是实际地做一艘大船来渡过难关的，并且这个船还要挪亚实际地去造，造的过程中也没有看见神派哪个使者来指导指导、比划比划，更没有看到天兵天将下来帮他砍个木头、上个梁，甚至就连一个世人的帮手也没有安排，连一个顾问都没有。也就是说从没有听说哪个工程师、技术员来指导过，也没有哪个工程队来帮过忙，反而临到的都是毁谤、攻击、讽刺、谩骂。从挪亚的经历中看到了什么？神只是告诉他要有超大洪水出现，要造一艘大船，以此渡过难关，剩下的就是挪亚的配合了。如今神和我们说了什么？要有饥荒瘟疫，要预备粮食口罩。还需要神再交待你什么吗？外邦人都知道该干什么，可我们呢！只是把这话听了听，似乎也有些许的配合，但没有把这事当作大事来做，更没有成为做事的根本，而是满不在乎、走走过程而已。所以导致现在这种局面，全体被感染，一切生产停止。

当神说要预备口罩与粮食时，我们就应该有一个准确周全的计划与实施来回应神的安排，这是我们该有的理智与实行。但事实证明我们没有把神的话当真理来待，所以导致现在这样的一个结果，这是神在

用时间与事实与我们说话。神对挪亚只是一个托付交待，其它并没有作什么呀！看看挪亚造的方舟在水上飘荡几十天，没有出现一点透水的痕迹，挪亚所完成的托付经得住时间与事实的考验。今天神对我们也是这样，提前告诉我们说要有瘟疫，要准备口罩，话说得不多但很清楚明白。神要人预备口罩就与告诉挪亚预备方舟是一样的，预备方舟是为躲避洪水，预备口罩是为躲避瘟疫，预备粮食是为躲避饥荒。挪亚预备的方舟连蚂蚁洞都没有，而我们预备的口罩是否把口“罩”起来了呢？不是简单的把口“罩”起来，而是要把病毒拒之口外，也就是一系列的配套设备动作得紧密跟上，以保证能够断绝瘟疫对我们的侵袭。神要用这样一个事实来显明、证实你对神话的态度是什么？顺服与实行的成分有多少？求真求细的态度有多少？神用一个瘟疫把我们带入信神的实际，让我们实际地去经历、体验，实际地去配合，实际地显明，实际地进入审判刑罚之中，实际地体验感受神的看顾保守。这些实际的经历都能实际地去根据神话对号，这就进入了实际。因为以后临到我们的都是神的话语，活在神的话语中就得保守。所以我们必须在神的话语中找着做事的准则，这些准则框架就成了我们行事的原则，同时也是神管理万物运行轨迹的一个法则，我们按着神所制定的这个法则去生活、生产那就得以生存，违背就是死，这就是说神话就是真理、道路、生命。神用这个瘟疫来操练、驯化我们，带着我们走出渺茫的信，一切进入实际。为什么这次瘟疫死亡率不是很高，因为神只是把天上的烈火显给我们看而不忍心烧着我们，是神对人类的一次警告、警戒，同时也是事实临及的起步，更是在用事实与人说话。

“要预备口罩”这句话该怎么落实进入实际？第一，口罩的质量卫生问题；第二，口罩使用常识问题以及使用习惯问题；第三，怎么避开危险区；第四，出现问题该怎么果断处理，这些都是人该有的配合，是人当下要落实的。在这事上不求真、不落实，满不在乎，应付糊弄走走过场，心里还自我安慰神会看顾保守，认为我们活在神的臂膀底下，瘟疫不能临及我们，这是不是人的想象观念？这就是渺茫的信，是得恩典的心，是一厢情愿，是对神的一种试探！就这样的心思，神怎么可能要你得平安、蒙保守呢！必然要把你放在瘟疫中显明！因着你对神话信不来，导致你做事不求真、不负责任而被感染，这不是神

的公义吗！借着这次的感染，给人带来的痛苦就是一个小小的刑罚管教，同时借着这个痛苦的经历加深你对神的信与敬畏。

关于瘟疫该落实的其它几项不一一叙述了，只说一下咱们怎么避开风险区。现在我们所筹备的团体生活就是为了与外界脱离关系，就是以防外界的危险临及咱团体的生活，当然其中就包括防止瘟疫在我们中间的传播。所以咱有独立生活生产的设备与空间时就与外界分别开来了。当瘟疫来袭时，我们关门生产或灵修，过后分配生产或扩展福音，需要见机行事（灵巧像蛇，顺服如鸽）。需要与外界交往时，就要有固定的、专业的外交人士担任，要求标准就是这个人得属于那种洁癖性质的人才，这样有利于隔断病毒，有利于保护我们的团体，也能针对性地隔离，使得瘟疫不能临及我们的帐篷。这样的处事是我们与神的一个实际地配合，是接受神主宰、顺服神摆布的一个具体的态度与表现，所以神看到我们的真诚与顺服的态度，神自然会保守我们。就像挪亚住在方舟上一样，从外界看那就是挪亚造的方舟救了他们，事情发展得自然而然、水到渠成，没有任何的外界影响，但实际是神在背后导演着。我们活在神的臂膀底下，饥荒瘟疫、狼虫虎豹不能临及我们的帐篷也是如此，你看不到神迹奇事，经历到的只是神在用话语引领着我们前行，让我们自然而然地渡过一次又一次的险情。当然不能定规神不作神迹奇事，而是我们还没有完全被征服，对神的主宰安排还不能百依百顺，不配看见神迹奇事。

回头再看一下瘟疫是怎么在咱家传播开的，一个是去高风险区返回时被感染，去以前没有和我商量，临走的下午才说，当时我就说那是高风险区，又是刚放开，他说他不乱跑，结果给表姐传福音去中招了。另外有三个姊妹跑几百公里传福音去了，人家告诉她们人家感冒了，就在床上躺着，她们依然给人家交通了一下午，最后还不声不响地继续在教会作工，在病倒前又传染了一批人。人就愚昧到这种程度！这不都是在试探神吗？神怎么保守你？神不按你的罪来定你就算恩待你了！另一个是司机，平时就在外跑出租，那几天拉草缺人，安排工作的负责人就把司机叫来拉草、装草、卸草，结果第二天司机就发高烧显阳性了。结果可想而知，在一起干活装草、卸草的两地人员全部倒下。这怪谁？能说神不保守吗？这不是活该吗？人人皆知，出

租车每天接触的多数都是往返他乡的流动人口，一天要接触多少人？大冬天关在一个密闭的小空间车里，你说中招率有多高吧！鱼塘里打鱼必然有收获，在瘟疫爆发期跑出租不是自找没趣、自寻死路吗？为什么要这么做？就因为自己是信神的有神的保守吗？这不是在试探神吗？如果不是试探，那是谁给你这么大的勇气？是穷得揭不开锅了，生活所逼，那也情有可原，但你不至于呀！那你说神为什么要保守你躲过这场瘟疫呢？相反，神要你反省认识自己必须要你感染瘟疫，必须要你碰得头破血流，你才能开始反思。司机不负责，咱的负责人同样也不负责任，也不问问他这一段跑车了没有，拉过些什么人，是不是身上可能被感染病毒，还敢不敢用，该怎么用，防范措施是不是严谨，注意事项是不是与全体人员交代，精心注意防范。这些工作都没有去作，那你的责任、负担、操心体现在哪了呢？尽心、尽力、尽意的表现在哪里？作为负责人不能把住神家门，还能把瘟疫放进来，还称什么负责人呢？作工作完全就是一个机械式运行，这样能得着神的称许吗？你应付糊弄欺骗神，神怎么可能看顾保守你呢？反而应该降下灾祸来刑罚管教你才是！所以瘟疫也就在咱家爆发开来，这不正是神的公义，更是神的拯救吗？负责人没有尽到该尽的责任，在一起尽本分的其他人呢，是否尽到一个跟随者该尽的责任呢？是否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任呢？把炸弹放在你身边，要瘟疫病毒与你共舞，你的反应是什么？置之不理，不搭理、不过问，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只管默默地配合着出力干活，你说是不是一批痴呆、弱智、傻子呢！明明都知道他这一段时间就在跑出租，属于高危人群，为什么就没有一人出来拦阻一下或者交待一下防护措施呢？你说麻木得像死人一样的人神还能要吗？没办法，神只能让这些人都感染，有意刺伤他们的心、刺伤他们的灵，让他们惊醒。

当然神的看顾保守也有显现，我和肖红见一个理疗师，在交谈中都没有戴口罩，距离肖红不到八十公分，面对面交谈足有二十分钟，我距离理疗师也就是一米左右。第二天晚上还又会面了一次，没有过多的交谈，第三天晚上理疗师就发高烧了。在这期间另一个技师还给我做着理疗，得知理疗师被阳这个消息后，我就在心里等待着一个结果，观察着自己的身体变化，一些弟兄姊妹也在关注着我的身体变化，并且说：“弟兄没事，不可能被感染，此人勿动，瘟疫饥荒、狼虫

虎豹不能临及他的帐篷。”不过事实也如此，七天过去了，身体依然没有出现任何问题，的确是神看顾保守了我。这样的结果是人人都想看见，也应该看见的。不过这也是人的想象、观念、认为，也可以说是人在神话的基础上对神作工的一个认知。但我们不能根据我们的认知来定规神的作工，论断神就应该这样做，就应该那样做，这是人该有的理智，因为灵界背后的事人看不透、不知道。有可能是我站住见证后神把这个祸患挪去了，也可能我还有重要工作要作不能倒所以神把祸患给我挪去了，等等原因。相反，我对神的作工还没有达到百依百顺，还不配看见神迹奇事，还有可能神在我这身上还有个托付，要我去担当，要我立个爱神、为神献上、不为自己图谋的一个标杆，在撒但面前要我站个见证。又或者是神为了试炼检阅我的信，看我站在哪一边，看我为谁说话，是为肉体受苦喊冤叫屈，还是顺服神的主宰安排寻求神心意做神的知己呢？如果是这样的话，瘟疫临到我自然也逃脱不了。神是自由的，神想怎么作就怎么作，人无权干涉，神不需要与人商量，不需要参考一下人的建议，更不需要人为他出谋划策，因为神是造物的主，人是受造之物，人只有接受顺服别无选择。即使今天没有活出到这个程度，但道理上也得知道。就像约伯一样，站完见证后，神赐福与他是神的公义，灭了也是神的公义；又如亚伯拉罕一样，神赐他一个儿子是神的公义，要他献上儿子也是神的公义，因为信神操练的就是一个顺服。

面对瘟疫该有的一个认识与态度：

当这场瘟疫来临时，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小九九：“我是信神的，我尽着本分呢！瘟疫不应该临到我，神肯定保守我！”可是当瘟疫降临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就有想法了：“为什么呀！”再看看四周一个个怎么都倒下了呢？最后把目光放在了弟兄身上，“啊！怎么也倒了呢！怎么回事？难道跟错了？神离弃了？……”不敢想又不由得还要想。“外邦人倒下了，怎么信的人也倒下了呢？”凡有这些想法的人都是不信派，都不是信神的，是信教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信的不是神话，信的是天上那位任他摆布而并不存在的神。他的信是一厢情愿，并没有神的应许，是他自己的想象，没有神话依据。虽然神说：“进到避难所，一切恩典祝福都在你身上，饥荒瘟疫都不能临近

你，狼虫虎豹都不能伤害你，你会与我同往同行，一同进入荣耀之中！”（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十五篇》）但你要知道神说这话的背景是什么？“进到避难所”指的是谁？什么时候？揣摩了吗？是在灾前作成的得胜者，打败众仇敌有见证的精兵才能进去，是在神离地大灾难降下的时候，而不是现在。所以你看见都中招了，连我在内，这并不足为奇，反而正常且是必须的。如果没有这些事，人对神的认识不是渺茫就是理论字句，没有一点实际，产生不了畏惧，更谈不上敬畏，对神权柄的认识更是空谈。所以说这个过程是必须得有，是灾前的加紧操练。这话是神对成全之人的一个应许，是对灾前作成之人的一个应许，更准确地说是神离地以后对成全之人的应许。因为真正灾难是从神离地的那一刻开始，地要大大震动，地震是灾难的起头，地震、饥荒、瘟疫都要临到。所以说你认为的是观念、想象，神没有这样预言过，也没有这样的计划，圣灵更不会这样作工，也可以说现在还不是这话应验的时候，神说：“现在是关键时刻，要站好最后一班岗，擦亮灵眼辨别善恶，为教会得建造尽上你们的所能。除掉撒但差役、宗教打岔、邪灵作工，洁净教会，使我的旨意得到畅通，真正在灾前极短的时间内，把你们尽快作成，带进荣耀之中。”（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二十二篇》）所以说现在还不必惊慌，仅仅是个演练，真正瘟疫临到是一批一批地死，怎么可能是你看见殡仪馆门口排的几个人的画面呢！那是死人遍地！所以说现在的瘟疫只是一个演练、检验、成全，是要在神离地前，也就是大灾难前要拣选、检验一批人，成全一批人，瘟疫就是神给人摆设的环境之一，根据人站见证的大小而划分类别。成全的为得胜者，进入正轨可以独立生活经历神作工的是子民，糊涂但真心跟随甘愿效力不搅扰的归为忠心效力者。虽然位置定了，但还需要放在灾中实际经历，最终生命才能长大被成全。所以说逃脱饥荒瘟疫不能成为你的一个追求目标，更不能成为你信神跟随神的交换条件，追求剩存下来不是奢侈欲望，但不能追求瘟疫饥荒不能临近你，因为众子民是在灾中被作成。剩存下来与瘟疫临近不打架，是两码事。落在瘟疫饥荒中不等于剩存不下来，在饥荒瘟疫中受些苦或遗留下点后遗症未必不是好事，对于脱去败坏性情，洁净自己，蒙拯救、被成全太有必要了，太有帮助了。保罗要不是光照以后留下的后遗症他能为神跑半个欧洲吗？约拿不进鱼肚里能听从神的吩咐去尼尼微传话吗？大卫不

经历刀剑不离他的家能对神有那么敬畏吗？把你放在灾中是为了把你作成，是因为你对神话信不来，对神的权柄信不来，所以必须把你放在灾中长时间地熬炼、洁净，要你恢复你丢失了的记忆，要你恢复你缺失了的良心理智，要你深深地体验、经历神的全能主宰，牢记神是造物的主，你是受造之物，神是一切生命的源头，是主宰万有的那一位，还要你完全顺服在他的权下，不再听从蛇的引诱。对于信的人来说灾是来试炼、熬炼、成全人的，对于外邦不信派来说就是毁灭，就是显明衬托神烈怒的一个工具。神说："……只要你有一口气，神都不会让你死。"（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六篇》）意思就是在瘟疫中同样也要被感染，甚至可能还有后遗症，但不是为了毁灭你，而是要试炼、显明你，熬炼你，洁净、成全你。所以说这口气指的是信神的气息，并不是你口里呼出的那口气。

神说："在世界当中，地震是灾难的起头，先让世界，也就是让地先有变动，接着便是瘟疫、饥荒，这是我的计划，是我的步骤，我要调动一切为我效力，为成就我的经营计划。这样，整个宇宙世界我不毁自灭。当我第一次道成肉身被钉十字架时，地便大大震动，最后也是这样，当我从肉身进入灵界的一刹那时，地震便从此开始发生，所以说，众长子便必不受灾难之苦，在众长子之外的人，便留在灾难中熬炼，所以在人来说，谁都愿意作长子。在人的预感当中，不是为享受福分，而是为逃脱灾难之苦，这是大红龙的阴谋。但我决不放过它，必让它接受我重刑的惩罚，之后，仍然起来为我效力（指作成众子、子民），让它永远中自己的诡计，永远接受我的审判，永远接受我的焚烧，这是让效力者对我赞美（指的是从其身上显明我的大能）的真意。"（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零八篇》）

我对自己感染的一个认识：

沈金梅与沈老毛不能和谐配搭已经一段时间。就在司机沈小五带着病毒去干活的当天晚上，沈金梅与沈老毛又发生了炮轰，因时间太晚我没去，第二天上午我才过去，晚上在那里干活的沈小平发高烧阳了。时间地点就安排得这么紧密凑巧，从外边看就这么身不由己地中招了，就那么顺其自然地发生了，但事实的背后却运行着神管理万

物的运行轨迹的法则。沈金梅是有名的二百五，这方面可以说是人人皆知，谎言连篇，还能攻击、论断、定罪人，每到一处就与带领工人合不来，老想独断专行，人性太次，成了孤家寡人，还被放回过一次，但果效不是很大。就是一个吃苦耐劳，在本分上也没有什么挑三拣四、投机耍滑的现象，在这方面有那么一点真心。就在去年她父母也因病去世了，为了本分，为了见证，她没有回过一次，她娘家仅有的一条后路也给刨断了，可想她受了多少苦。按她所做的值得人敬佩，值得顾念，但按她的人性来说，早该被赶出神家之门，因为神家咋能容让这等败类在国度门口撒野？可看到那份真诚尽本分的心又感到于心不忍……为了信神毅然决然地离了婚，离开了儿女丈夫，放弃婚姻、撇弃家庭，把一身奉献，投身与神家，这种精神实在可佳，值得人佩服羡慕。但有一条属血气的败坏性情迟迟不愿意放下背叛，属血气的败坏性情成了她的生命，不管揭露解剖、修理对付多少次，似乎没有看见多少变化，简直就是块烫手的山芋。她的处境人人皆知，但她似乎一无所知，依然是在掩耳盗铃，似乎是在卖弄自己的资本，感觉自己预备的善行足够多了，已经胜过了跑半个欧洲的保罗，应该活着就是基督了。所以她对谁都想论断、定罪、指责一番，在她眼里没有一个能让她看得起、让她敬佩、值得敬仰的，连同我在内。沈金梅在神家没有一点敬虔、寻求、顺服、听话的样式，说话行动就连个外邦人都不如，实在是对信神之人的一个耻辱。就因为一个鸡毛蒜皮的生活琐事就能大动干戈与人大发血气谩骂起来，丝毫不觉得一点羞耻、害怕。就因为沈老毛放脸盆没有按她的意思来，就能成为干仗的理由借口，太强势，太狂妄，太霸道了！就因为掌管控制不了人，就大发雷霆，这是什么性情！实在令人发指！当我了解情况质问她的时候，她竟然找理由、找借口想先入为主，给我来个强行灌输、强行占有，直接告诉我："沈老毛不通灵，听不懂神话，谬解神话，聚会一言堂，没有正常人性，就是个敌基督……"振振有词、一本正经、不休止地叙述着，让人无从插话。她想迷惑控制我为她所用，把沈老毛清理掉。肖红实在听不下去了，强行打断她的话，警告这次给她最后一次机会，如果再发血气与人争吵、谩骂就走人。敌基督也可以尽本分，但不能打岔搅扰，如果搅扰就取缔尽本分的资格。肖红的决定也是我的意思，她的做法实在让人忍无可忍，本应该一脚踢出去，可看看她又感到可怜，踢出去要她去哪？老公离了，父母走了，瘟疫来了，年

根近了，当下去哪？实在于心不忍！可她实在做得太可恶了，竟然能当着沈老毛的面直接攻击、论断、定罪、控告，造谣胡说，对人没有丝毫的尊重，人性实在太次了。在我面前说话口无遮拦、随意乱说，还给我出谋划策、指手画脚，把我当谁了？我还有尊严吗？我就可以让你随意戏弄吗？给她一次一次又一次的悔改机会，竟然不知道是对她的警告劝勉，感觉不到对她是极度地忍耐，而且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到了已经不需要再忍的程度。但我心太软，总认为是一个灵魂，不愿意放弃，可沈金梅不这样认为，她越看我这样越觉得我无能，认为我不能把她怎么地，因为她觉得自己在这里起着重要作用，离开她工作将难以运行，我也不敢把她怎么样，所以她一次比一次张狂，现在都要引领教导我了。她竟然把神的忍耐当成无能的表现，神的实质是有尊严的，是不容人触犯的，这是神的公义性情。但因我太仁慈、懦弱、心软、同情人、可怜人，失去了一个男孩子的气概，使神的旨意在我身上难以通行，神的公义性情难以表达，神的行政管辖难以实施，那么神的威严、烈怒又如何显现？人意的好打岔拦阻了神的作工，压制了神性情的显现，本应该见证神作工的我成了拦阻神显现的人，神怎么能不管教刑罚我，要我警醒呢？这不正是神与人对话的方式吗？神就是借着周围的人、事、物与我说话，所以我也必然躲不过这场瘟疫之苦。因为不能百依百顺，所以不配看见神迹奇事，既然进了污染区就必然要感染。所以司机第一天把病毒送过去，第二天我就去解决问题，顺其自然又朦朦胧胧地走进了神给预备的考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接受神的检验。邪恶的病毒看见我软弱缺乏正义，一哄而上就把我击倒。事情就发展得这么及时，审判立即临到，这就是事实临及。神不管你的存心是什么，也不看你的行为好坏，只看你是不是顺服神。彼得拦阻耶稣上十字架，存心是对的，行为是好的，但不是神的意思，所以遭到了耶稣的训斥；神要摩西吩咐磐石，他却自作主张击打磐石，结果只能在迦南美地外看看而不能进去。我因可怜她、同情她、怜悯她的人意的好行为而违背神的要求导致遭到的管教，沈金梅是否能理解呢？如果我没有任何反应那我就实属是同情撒但，没有智慧，没有原则，实属农夫与蛇。沈金梅如果还有点良心，能有点苏醒、醒悟，不再与恶相伴，那我就受点苦也有意义、有价值。耶稣为救赎全人类钉了十字架，我这点苦算啥？神作在我身上的是活该，是公义的审判与刑罚。

神说：“人都把我的工作当作附加成分，不因我的工作而废寝忘食，所以我只好按照人对我的态度而对人提出合适的要求。在我的记忆之中，我曾给人不少恩典，给人不少祝福，但人在抢去这些东西之后便马上离去，似乎我是无意识地施舍给人，所以人一直以自己的观念来爱我。我要人对我真实的爱，但到如今，人仍是磨磨蹭蹭，不能将真实的爱递给我，在人的想象之中认为，若将真实的爱递给我，自己将一无所有。当我向人提出抗议之词时，人便浑身哆嗦，但仍不肯将真实的爱给我，似乎人在等待着什么，所以人只是在仰望着前方，总不能把实情告诉给我，似乎人的口被‘标贴’封住一般，所以总是吞吞吐吐。我在人的面前似乎成了一个惨无人道的‘资本家’，人总是‘怕’我，一见着我的面，人便立时消失得无影无踪，深怕我向其落实情况。我也不知是何原因，为什么人能用诚心爱自己的‘老乡’，却不能爱我这个心灵正直者，我因此而叹息，为什么人总是在人间释放自己的爱？为什么我不能体尝到人的爱呢？是因为我不属人类当中的一个吗？人总是把我当作山中的野人一样对待，似乎我缺乏正常人所有的成分，所以人总在我前唱高调，人时常把我拉到其面前训斥一顿，教育我犹如教育一个学龄前的儿童一般，因为在人的记忆当中，我是一个无理智、无教养的人，所以人总在我前扮演‘教育家’这样一个角色。我不因人的不足而刑罚人，而是给予人合适的帮助，让人能够按期收到‘救济款’，因为人一直活在灾难之中难以逃脱，人在灾中一直求告我，所以我也将‘供应粮’按时给人送到手，让所有的人都活在新时代的大家庭之中，体尝大家庭的温暖。我在人中间视察工作之时，发现了人的不少缺陷，我因此而给人以帮助，虽然在这个时代，但在人的中间仍是非常贫困，所以对于‘贫困地区’我给予其合适的照顾，不让其再受穷，这是我作工的方式，让所有的人都尽其所能地来享受我的恩典。”（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四十四篇》）

敬畏

2023年1月7日

10.追求真理的必要性

有的人被抓到监狱里边了，人家没有背叛神，人家站住见证死了，这死得有价值、有意义。神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惟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太 10：28）大红龙只能杀了人的肉体，杀不了人的灵魂，肉体虽然死了，但灵魂可以活。神看见了他的态度、看见了他的观点，所以神就给他安排了一个好的归宿。给你一个好的归宿你还不想受这一死一投胎的苦，还觉着受罪呢，害怕死吓得不行，连这个苦都不想受，好的归宿你能享受上吗？现在的问题是：你连为站见证而死这个苦都享受不上！所以你别在这里说"我不想死"，就是你想死神要不要你死？你想死神还不要你死呢！为什么？你不配。你死是因为什么死的？你死得有价值、有意义？好比你现在死了，你死了十八年以后在哪里？在神家呢？在不在神家？（不一定。）你把不一定的原因说一下，不在神家有哪些去处呢？神把人分成了几类？有的人虽说这一世在神家，神给了他一个追求真理改变自己归宿的机会，但因着人愚昧无知，身量有限，或者是因着他的素质不行，又或者是降生的时间不太合适，刚到国度建造的时候他的年龄到了，也就是说神命定他这一世的时间到了，他没有得着什么真理，即便是得着一些真理也不配剩存下来，必然还得死，也就是说命中注定他是该死的。虽然不配剩存下来，但是神看见他的这个态度、观点还是对的，那神怎么对待这个人呢？神看他这一世虽然没有得着多少真理，可是看他也没有否认神、背叛神，那神对这个人是什么态度呀？顾念，还要给他一次机会。他的肉体死了，灵魂还是可以活的，所以他死了以后，神给他再安排投胎转世。再次投胎以后各方面虽然不如站住见证、有贡献的那些人好，但是他还是来到了神家中，还是神家中的一员，神再给他一次机会。

有的人神给他规定的寿命到期了，他在监狱里背叛了，或者是他在神给他摆的试炼中跌倒了、背叛了，没得着真理，还有一些明知故犯，神在他身上看不到一点希望，那他也就不值得神顾念，所以神就根据他原有的给他定了归宿了。那这个人去哪儿呀？那就不是转人了，应该转什么呀？（畜生。）转畜生了。有的人本来就是个外邦

人，不怎么追求，还游手好闲，在神来看：“你也算跟了神一回，虽然你不那么忠心，但也算出了一点力，恩待你，你转个猫吧！”转猫是不是恩待你？（是。）转猫就是这个人的归宿了，因为现在就是定人归宿的时候了，各从其类了，归宿定了。从今以后这个人的灵就是猫的灵，和人就没有任何关系了，投胎成猫死了再转猫，转猫以后死了还是再转猫，定了。如果你在尽本分过程中尽是当假带领、敌基督，揭露了、解剖了还不知悔改，神给了你一个管教，把你抓到监狱里边你还出卖，那是不是要重刑伺候你啊？那就要重刑伺候你。在你活着的时候邪灵附身，死了以后呢？死了以后灵界怎么惩罚你咱不知道，那你来到这个物质世界上惩罚你怎么惩罚呀？你还想转猫？你想都不要想，那转啥？（转猪。）转猪一年得杀你两次！转了猪之后的生活是啥样的？人家猫是在猫窝里边过了一生，你转了猪是在猪圈里面，吃喝拉撒就在那不到五平米的地方里。现在的猪半年就长成了，所以猪的一生也就这半年，在这半年的时间里，你就是吃了睡，睡了吃，半年的时间一到就宰了你，死了以后再投胎成猪，半年的时间一到就又得死一次，这就是你的归宿，是按你所追求的给了你合适的归宿。如果你这一生在尽本分的时候是偷奸耍滑，耍诡诈，追求真理就更不用说了，等你这一生的时间一到，或者某种灾难淘汰了你，那就直接定了你的归宿了。那你也不要想着转人了，你转啥呀？既然你滑，那你去当个滑的动物吧，转个狐狸、黄鼠狼吧。这一类的人转个黄鼠狼还是满恰如其分的。如果你本性就是个敌基督、是个恶人，外表行为还不如世界上的人好呢，那你就转个野兽老虎、豹子吧，连家禽都不是。你说当个老虎、豹子好不好？（肖晨：我觉得老虎、豹子比猪好。）最起码是吃猪的，是吧？（嗯。）你认为老虎比猪好，好在哪里？（自由。）自由吗？你看看《动物世界》，它自由不自由？有些地方它还不如个猪，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还要经历优胜劣汰。（哦。）狮子、老虎生崽的时候，有时候生半截还没有生下来呢，鬣狗就过来了。鬣狗怎么捕猎呢？（一群。）老虎、狮子捕猎的时候是先把猎物的喉咙给一口咬住，等猎物死了以后它才吃呢，鬣狗可不是那样捕猎，鬣狗是一群围攻猎物，用尖利的牙齿直接撕咬猎物。这个鬣狗咬你大腿，那个鬣狗掏你肠子，你还活着呢，就把你给撕裂了，活生生地掏着吃你的五脏。你还在那里出着气了，你的腿就全部都被卸完了，你说你是不是在活受罪？杀猪最起码还要先把猪打死、打

晕，放了血才杀呢。你说你是转狮子、老虎呀还是转猪呀？看着老虎威风、厉害一点，有的人还是愿意转老虎。老虎经常就和鬣狗在一起，它们是伴生动物，所以鬣狗经常虎视眈眈地盯着猎物——老虎，就等着伺机吃掉老虎，时刻被当成食物被盯着，时刻得打斗自保，那种滋味你想想。要是投胎成狮子，面临着什么样的生活啊？狮子是群体活动的动物，都是有狮王的，如果让你转成个公狮怎么办呀？公狮就得打天下，是吧？（嗯。）你得把下边的一群狮子打下去，这群狮子的狮王才能是你。狮子一生的寿命也就十来年，刚当了两年三年狮王，你是不是就老了呀？那下一茬狮子就会挑战你，打倒你，把你打死，甚至还得把你的后代给咬死，它能够放过你吗？咱都看过《动物世界》，狮子和狮子打架的时候，有的直接就把下巴给撕掉了，那还能活吗？活不了了，结果只能是苟延残喘地等着死。曾经的一代雄狮，多么威风，现在呢？可惜吗？这就是优胜劣汰。死了以后继续再来，再来还是当狮子。你不是爱欺负人吗？你不是爱吞吃人吗？让你信神呢，你非得当个假带领，你非得追求地位名誉当敌基督，这地位好吧？森林之王！在神作成人的期间，你不追求真理，而是追求作王，那就让你作王作个够，你生的时候作王，你死了再投胎还让你作王，让你看看作王好不好！你看不起人家老实人，看不上人家默默无闻、勤勤恳恳，人家默默闻闻、勤勤恳恳最起码得到了一千年的生命。即便是被管理的，也有一千年生命。就不要说其他的，就说人家有一千年的生命这一点你怎么比？作工结束完了以后，还要繁衍生息，你这个想当王的，追求钱财、地位、名誉的，有什么野心的，还能再来这个人间吗？没机会了。那个时候繁衍生息来的是什么人？那都是新天使的灵，还有在跟随神作工时期为神殉了道的人，跟随神但还在宗教界也没直接抵挡过神的人，是不是都能来呀？说到这里就又涉及到了一个新问题，你说现在在宗教界的人还会不会来？神说过跟不上这步就再没机会了，是吧？神说没有机会了就没有机会了，但这个没机会是针对谁说的呢？是针对那些抵挡过神的人说的。这次福音大扩展的时候，有些在宗教界的人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也就是说神给他的时间快到了，那他是不是还有机会呀？因为再过十八年他就又是一个新人。再过十八年，你就敢保证神的工作就一定能作成？彻底完了？人生命进入的过程是个漫长的过程。神发表工作是快的，神作工

作是先把一个步骤作完,接下来才是生命进入，因为人生命进入是个漫长的工作。

在这儿又得说清楚另一个问题了，有的人听了这些就流露了，“呀，真倒霉，我还不如不进来呢，我等神作工结束的时候再进来”，是不是有这想法了呀？（嗯。）这就是悖逆。你先进来了，如果你是追求真理的，你先得着了真理，那等最后神作完工了，你就是做带领的。祭司弟兄说了有千夫长，有百夫长，是吧？（嗯。）你最后进来，得不着真理，那你来了只能做个小小的跟随者，让别人带领你。到了那个时候你又说啥呀？“呀，早知道是这样，我可该早些进来呢。”交通这个就是说你不要有任何要求、不要有自己的任何想法，你尽管把自己交给神，神是公义的，神作的都是好的，你不应该有任何想法。现在给你这么一说，你说早进来好还是晚进来好呢？（早进来的好。）还是早进来的好。咱交通这个的意思是说你不要往这个事里陷，要么是等着享受，要么是害怕死。再者说你要是害怕死，你是不是得赶紧追求真理呢？临死之时你赶紧追求点真理，在最后的时间里最起码让神在你身上看见点希望，再给你个机会。这一世没机会了，但如果在神那边看着你还有点希望，对你产生了一个顾念，那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还有机会。就是说你的肉体算是得不着了，但你这个灵魂还是可以活的，也就是说你的灵魂得拯救了。而有一部分人在这个肉体时追求得着真理了，人家是灵、魂、体都蒙拯救了。你在这段时间里没有追求真理，没有得着真理，但是你也是用上全力了，神看着了，神顾念你，再给你次机会，你再转一世吧。你这个肉体不行，你这个肉体太败坏了，再重新给你一次机会，让你重新转个人。但能有这个机会的前提是你必须得用你的实际活出换得神顾念你，让神想着你。如果你的言行举止已经伤透了神的心了，神不愿再看见你了，不愿意再搭理你了，你想一下你的归宿吧，就是让你转狗，也不会让你转个好狗，因为神不愿意看见你，那就有可能让你转个野狗、疯狗。所以你也不要让神对你失望，在你身上产生放弃的念头，神要是放弃了你，那你就彻底完了。咱一交通归宿人就都感兴趣啊！小嘉，找见点路没有？可不敢认为自己不看神话就不抵挡了，你信神不宝爱神的话还叫信神？信神就是跟随神，就是遵行神的话，你不看神的话你怎么遵行神的话？

现在咱再接着交通为什么要追求真理。神说：“今天交通为什么要追求真理这个话题，主要交通了两方面。一方面，这个问题要从神而论，简单地交通了一下神的经营计划、神的愿望、神的心愿，另一方面从人自身而论，解剖了人自身的问题，来说明追求真理的必要性与追求真理的重要性。不管这两方面从哪方面而论，追求真理对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刻不容缓的。不管从哪方面来看，追求真理是每一个跟随神的人、每一个听到神话语的人应该选择的人生道路与目标，不应该把它当成是一种理想、愿望，也不应该把所有追求真理的这些说法当成是一种精神安慰，而是要实实际际地把神所说的话、神对人的要求变成自己现实生活中所实行的原则、根据，从而让自己的人生目标、生存方式得以改变，当然也让自己活着更有价值。这样，你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从小的方面来说，你所走的道路对了，你的选择对了；从大的方面来说，因着追求真理，最终你的败坏性情得以脱去，你也得以蒙拯救了。得以蒙拯救的人在神那儿看，那就不仅仅是神眼中的瞳人、神手中的至宝了，更不是简单的国度中的栋梁而已，以后你这个人类中的一员福气可就大了，那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好事一样接一样，那就不是你头脑能想来的了。不管怎么说，现在首先要确定追求真理这个目标。确定这个目标不是来解决你精神世界的空虚，不是解决你内心深处的压抑、愤懑或者彷徨、迷茫，不是为了这个，而是要朝着一个实实在在的目标做人做事，就这么简单。你们说，这简不简单？你们不敢说简单，其实挺简单的，就看人有没有追求真理的心志。如果你真有那个心志，实行哪一项真理没有具体的实行路？哪一项都有，是吧？（是。）实行哪一方面真理都有具体的根据，作哪一项工作都有具体的实行原则，真有心志的人就能达到这个果效。有些人说：‘那我临到事的时候还是不知道怎么实行。’那是你没有寻求，你寻求就有路途。不是有那句话吗，‘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太7:7）你寻求了吗？你叩门了吗？你读神的话揣摩真理了吗？你如果下功夫揣摩，都能明白。真理都在神的话里，需要你去读、去揣摩，不能懒惰，得殷勤，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还要祷告神，还得寻求真理一段时间，有时候还需要忍耐，等候神的时候。神给你摆设环境，在环境中神显明一切，在环境中神开启你一段神的话，让你心里亮堂，有了具体的实行原则，这样你不就明白了吗？所以，追求真理不是那么的抽象，也不是那么的

难。无论从个人的日常生活，还是从你尽本分，还是从教会工作，还是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上来看，不论从哪方面来看，都可以寻求真理来指导你的实行方向、指导你的实行准则，一点儿也不难。现在人信神比以前容易多了，因为神的话太多了，你们听的道太多了，如果是通灵的人、具备素质的人，早就听得明明白白了，只有不通灵的人、素质太差的人，总说这个不明白、那个不明白，总看不透事，一临到事就蒙头，交通完真理就亮堂，过一段时间又蒙头了，都是因为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人太懒惰，也不寻求。你要是寻求的话，你多读读相关的神的话就容易明白，因为这些话都是白话文，通俗易懂，除了弱智，正常人都能明白。这些话把很多事都说明白了，都告诉你了，除非你自己不把追求真理当回事，如果你心里真渴慕得着真理，真把追求真理当成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那就没有什么事能难倒你，能拦阻你明白真理、实行真理。

追求真理最简单的一条就是什么事都得从神领受，得有顺服，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对自己的本分、分内的事，还有大一点的就是神给的托付、你的职责，你本分以外还有些重要的工作需要你去作，是安排给你的，是指名道姓让你作的，你就应该付上代价，不管多难，哪怕是头拱地，哪怕是有迫害临到，甚至能让你有性命之忧，你也在所不惜，能够献上忠心、顺服至死。这就是追求真理的实际表现、实际付出与真实的实行。这难不难？（不难。）不难。我喜欢说不难的人，因为他心里对追求真理有渴慕的心、有决心，心里有这股劲，那什么事临到都不是难事，就怕人没有信心，就像人常说的没有自信，这就完了。如果人就像一堆烂泥扶不上墙，办什么正事都没劲，临到吃喝玩乐的事就来精神了，临到难处、交通真理就没劲了，三分精神都没有，这是什么人？这是不喜爱真理的人。如果是在恩典时代或者律法时代要求人追求真理，那有点难为人，不容易，因为那时候人类的背景不一样，神对人的要求标准也不一样，所以在过去的时代里，除了挪亚、亚伯拉罕还有约伯、彼得这些有名的人以外，能达到听神的话顺服神的人不多。但神也没有责怪那两个时代的人，因为神在那个时候没有告诉人怎样做是达到蒙拯救的标准。最终末了时代这一步工作，神明确地告诉人方方面面要实行的真理，人再不实行，再达不到神的要求，那就不是神没说的问题了，就是人不喜爱真

理、厌烦真理的问题了。所以，在现在追求真理这个时期，让人追求真理不是难为人，而是人能达到的，一方面是恰到好处，另一方面人也有足够的条件与基础追求真理了，人最终再得不着真理，那就是这个人的问题太严重了。这样的人不管受什么惩罚，不管有怎样的结局，不管是怎样死的，那都活该，不值得可怜。在神那儿没有可怜人、同情人这样的说法，神就是根据他对人的要求、他的性情还有他制定的规律法则来评判一个人应该有怎样的结局，因着怎样的表现有怎样的结局来定规一个人的今生来世是怎样的，就这么简单。不管最终剩下的人多少，不管最终受惩罚的人多少，神不在乎这个。从这话中你们听明白什么了？这话传递给你们一个什么信息？知不知道？我看你们够不够聪明、够不够机智。你们回答不上来，对你们的评价就一个字——傻。为什么说你们傻？我给你们说说。我说神不在乎剩存下来的人多少，神也不在乎最终被毁灭、受惩罚的人多少，这告诉你们什么了？就是告诉你们神没有命定人数，你可以争取，你、他，你们、他们，最终是能剩存下来还是受惩罚，不是在神已定的人数范围里。神就这样作工作，就这样说话，公平地对待每一个人，给每一个人足够的机会，给你足够的机会，给你足够的恩典，给你足够的神的说话、神的作工、神的怜悯、神的宽容，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你走上来了，你能追求真理了，不管你受了多大苦，不管有多为难，你最终达到蒙拯救脱去败坏性情了，你为神作见证了，你成为一个合格的受造之物了，成为合格的万物的主人了。你能剩存下来了不是你命好，而是因着你个人的付出努力、你个人的追求得着的，这是你应得的，这是你该得的，不需要神的加持。不需要加持是什么意思？神不在你身上额外地带领你、培养你，额外地对你多说话、给你吃小灶，神不作这事。就跟自然界一样，优胜劣汰。各种动物生下后代，不管生多少，不管死多少，就按神已制定好的规律法则，能剩下的就剩下了，活不成的就死，然后再生，生完之后能剩多少算多少，遇到不好的年头就一个也不剩，遇到好年头就多剩，万物最终就持续平衡了。那对待神造的人类呢？神有一样的态度，神就这样公平地给每一个人机会，就这样公开地、无偿地面对每一个人说话，恩待每一个人、提拔每一个人，引导、看顾、保守每一个人，最终你因着追求真理剩存下来了，达到神所要求的标准了，那你就得着了。但你要是浑浑噩噩地总混日子，总觉得自己命不好，总好高骛远，不知道该做什么，总

凭感觉活着，不追求真理、不走正道，最终你什么也得不着。你总想混日子，神在你身上作工你也不搭理，神引导你，给你机会、给你管教、给你开启、给你扶持，你都丝毫不搭理，神看到你是个木头、傻蛋，神就不搭理你了。你哪天追求真理了，神就在你身上作工，你不追求神也不搭理你；你追求神也不淘汰你，神也不记念你的过犯，你不追求神也不督促你、不刺激你；你追求你就走上来了，你不追求神也不生拉硬拽，随你自己。到神工作结束的时候，神跟你要答卷，你没有丝毫的见证，神用真理的标准衡量你，你就得被淘汰，剩存不下来。你说：‘我尽了很多本分，我效了很多力，我花费很多、我付出很多啊！’神说：‘那你追求真理了吗？’你琢磨琢磨，自己信神二三十年、四五十年，好像也没追求真理，神说：‘你自己都说你没追求，那你就走吧，该上哪儿上哪儿去。’你说：‘那少一个应该得着的人没得着，少一个万物的主人，神可不可惜啊？’到了这种程度神还可惜吗？神忍耐够久了，等待够久了，神在你身上的期望已经到头了，神在你身上已经失望了，不再用心了，他不会为你掉任何一滴眼泪，也不会为你再有任何的心伤、痛苦。因为什么？因为万物的结局到了尽头，神的工作要结束，神的经营计划也要告终，神要安息了。神不会为任何一个人而高兴，也不会为任何一个人而伤心、而哭泣、而流泪，当然，神也不会为任何一个人剩存下来、任何一个人能作为万物的主人而欢喜快乐。为什么？神为这个人类付出的太多了、太久了，神需要安息，神需要将他六千年的经营计划打上封印，不再用任何的心思，不再计划什么，不再在人身上说任何的话、作任何的工作，未来的工作、以后的日子交给下一个时代的主人。那我告诉你们的是什么呢？就是既然你们知道了最终剩下多少人、最终谁能剩下，每一个人都可以争取，争取的唯一路途就是要追求真理，别混日子，浑浑噩噩的不行。到有一天，如果神不再纪念你的任何付出，不再在乎你走怎样的道路、你的结局是怎样的时候，那你的结局就真的定下来了。现在你们要做的是什么？就是趁现在神的心还在为人类操劳，还在为人类计划，还在为人类的一举一动而忧伤、牵挂的时候，人得尽早地作出选择，确定追求目标、方向，不要等到神安息的日子来到的时候再作打算。如果到那个时候才真正地感觉到惋惜、后悔、痛心疾首，那就一切都晚了，没有任何人能救得了你，神也救不了你。因为到那个时候，神的计划真正结束的那一刻，画上句号的那一刻，神的计划打上

封印的那一刻，神不再作什么，神需要安息，神需要享受他这六千年经营计划所带来的成果，享受剩存下来的人类为他管理万物，神所要享受的是看到剩存下来的人类按照他所制定的法则、规律，按照他所创造的四季、万物、人类的规律有条不紊地管理着万物，不违背神的任何意思，也不违背神的任何意愿，神要享受安息，神要享受安慰，不再为人类操心了，也不再为人类作什么了。明白了吧？（明白了。）这个日子很快就到了。如果按亚当、夏娃那个时候的寿命而论，人可能还有几百年的岁数，时间还算挺长，如果按挪亚造方舟的时间来说，我看现在人的年龄活到一百二十岁的人太少了，就算你能活到九十岁、一百岁，你还有几十年的光阴？不多了。就算现在你二十来岁，你能活到九十岁，还能活七十年，这还没有挪亚造方舟的时间长呢。在神那儿，六千年就是眨眼的工夫，在人这儿六十年、八十年、一百年，在神那儿看就是几秒钟，顶多几分钟的时间，眨眼即逝。你看人不走正道，不追求真理，还常常说‘人生苦短啊，眨眼工夫人就老了，眨眼工夫儿孙满堂了，眨眼工夫活到头了’，那你要是追求真理呢？时间就更不够用了。不追求真理的人、活在虚空世界之下的人，他是混日子，都觉得日子过得挺快的，你要是追求真理呢？神所摆设的任何一样环境、人事物都够你经历一段时间的，多长时间你才能得着那么一点儿认识、看见与体会，不容易啊。你真有那个认识、体会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哎呀，人这一辈子追求真理得的不多呀！’现在很多人在写经历见证文章，我看有些信二十年、三十年的人写的都是十年前、二十年前失败跌倒的经历，他想写点近几年的、现在的生命进入的经历都没有，他的经历少得可怜。有的人写经历见证文章，还得回顾以前失败跌倒的事，记性不好的还得让别人帮着回忆。信神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他就得着那么一点儿东西，写着还费劲，有的还是七拼八凑、牵强附会硬凑出来的，其实根本就算不上生命经历，和生命没有关系。不追求真理人就这么可怜，是不是这么回事？（是。）就是这么回事。我就希望你们谁也别走到那一天，到神工作结束了，你向神忏悔，跪地求饶，说‘我认识自己了，我知道该怎么追求真理了’，晚了！神都不搭理你，神不再关心你是不是追求真理的人，神不再关心你有怎样的败坏性情，神不再关心你对神有怎样的态度，神也不再关心你被撒但败坏多深、你是怎样的人。那时，你是不是就凉透心了？（是。）你现在预想一下，真到了那一

刻，你难不难过？（难过。）为什么难过啊？那就意味着你再也没有机会了，你再也听不到神的话了，神再也不为你操心了，你再不是神牵挂的人了，你再不是神的受造之物了，你跟神没有任何关系了，想想都可怕。你现在如果能够想到，要是有一天真走到那个地步，你说你是不是就傻眼了？那就如圣经记载的，到那时候人就捶胸捣背、哀哭切齿，都能哭死过去了。哭死也没用，一切都晚了！神不再是你的神，你不再是神的受造之物，你跟神没有任何的关系，神不要你了，你是怎样的与神没有任何关系了。神心里没有你了，不牵挂你了，那你信神这条路是不是就走到头了？（是。）所以说，要是预想到能有被神厌弃的时候，那你就应该珍惜现在，神对你的刑罚也好、审判也好、对付修理也好，甚至咒诅你、骂你一顿，都是值得你珍惜的，起码神承认你是他的受造之物，起码神在你身上还有期望，起码神心里还有你，神还愿意骂你、愿意咒诅你，证明神心里还牵挂你。这份牵挂人是用生命换不来的。你们别傻啊，明白了吧？（明白了。）明白了那你们就不是真傻，是装傻，是吧？但愿你们不是真傻。这些事听明白了就别混日子了，追求真理这是人生大事，什么事也没有追求真理这件事重要，什么事都比不上得着真理这件事有价值。跟随神走到现在容易吗？你赶紧把追求真理当成一回事吧！末世这步工作是神六千年经营计划作在人身上最重要的一步工作，追求真理是神对神所拣选的人所寄予的最高期待，神希望人走上正道，这个正道就是要追求真理。别辜负神，别让神对你失望，别让神到最后一刻把你从他的心里移除，不再牵挂你，连恨都没有了，别走到那一步。明白了吧？（明白了。）

今天交通了什么话题？（为什么要追求真理。）为什么要追求真理，这个话题有点沉重，是吧？为什么沉重？因为它很重要，对每一个人的未来、每一个人的生命，还有每一个人在下一个时代存在的形式都至关重要。所以，今天说的话题希望你们再多听两遍，留下点深刻印象。不管你以前是否追求真理，也不管你是否愿意追求真理，争取从今天交通‘为什么要追求真理’这个题目以后，都要下定决心、立下心志选择追求真理，这是最好的选择。能不能做到？（能。）那挺好。今天交通了为什么要追求真理，下一个话题交通怎样追求真理，这个话题先告诉你们了，你们自己揣摩揣摩，看看在你们心里对这个

话题有哪些认识，你们先预习一下。今天就交通到这儿吧。”（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什么是追求真理（十七）》）肖晨，看了神话有什么收获？怎么认识的？（肖晨：神话和你刚刚交通的那个例子是吻合的，不这样交通我就是在字句上认识一下，知道追求真理很重要，就没有想到追求真理和自己以后的结局有直接的关系，就没有害怕的感觉。通过今天交通的这些，再看神话就感觉再不追求真理就再没有机会了，主要的是和神没有关系了。）这里边神说了一句话，“想想都可怕。”你看着神的这句话就想呢，可怕啥呢？就是想了想可怕啥呢？（肖晨：这样一交通就可怕了。）这就知道可怕了。（肖晨：原来我还以为老虎自由，刚才这样一交通才知道这个后果的严重性。之前我就只是给别人交通优胜劣汰，追求真理就留下，不追求真理就淘汰，现在一看交通的都是字句道理。优胜劣汰就是说你转成畜生的时候，你不是人了，神不管你了，就按这个自然规律，能活就活下来了，活不下来就被活活的撕地吃了！）让你转成畜生都是神的高抬，在这儿神说啥呢？“那就意味着你再也没有机会了，你再也听不到神的话了，神再也不为你操心了，你再不是神牵挂的人了，你再不是神的受造之物了，你跟神没有任何关系了，想想都可怕。”不再是神的受造之物了，神在你身上再没有牵挂了，不再搭理你了。前面我给你说的转猫、转猪、转老虎是咱经历到的，咱肉眼能看到的，交通这个就是让你看到：如果你不追求真理转成动物以后面临的是什么样的一种残忍。灵界的事情咱不知道，你说灵界会有什么样的事？让撒但残害你那是多么的残忍呢？不敢想象。根据神话严格地来说，就是老虎、猪它们也是个受造之物呀，但这里说的是你就不是个受造之物了，你连一个老虎、猪都不是！因为神恨恶到那种程度了，不愿搭理你了！神为什么那么恨恶？因为曾经给过你机会，你具备了追求真理的条件、环境以后，你对神是不搭理，你是弃绝神的拯救，这就比外邦人还恶。神说“想想都可怕”，咱单是说了说肉眼能看见的物质世界你都受不了，还说什么人眼睛看不见的灵界呢！

“今天交通为什么要追求真理这个话题，主要交通了两方面。一方面，这个问题要从神而论，简单地交通了一下神的经营计划、神的愿望、神的心愿，另一方面从人自身而论，解剖了人自身的问题，来说明追求真理的必要性与追求真理的重要性。”两个方面，一个从神而

论，一个从人而论。从神而论已经交通过了，咱今天交通从人而论。“另一方面从人自身而论，解剖了人自身的问题，来说明追求真理的必要性与追求真理的重要性。”从人而论，为什么要追求真理呢？“解剖了人自身的问题，来说明追求真理的必要性与追求真理的重要性。”必要和重要两个级别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必要是必须的，也就是说这个真理你必须得追求。重要是啥呢？重要是有重大的意义、重大的影响，分量轻重不一样。必要也就是说必须的，必须追求真理。这就是说解剖了人自身的问题来看，你是个人就必须得追求真理！这个话能理解了吧？（嗯。）为什么必须得追求真理？因为你不追求真理就必然得死亡、必然得受惩罚。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根据神话对人的一个解剖。根据神对人的解剖，你才认识了人。如果你不追求真理你的活出是什么？是撒但样，是一种鬼样。鬼样是种形容词，实际来说，如果你不追求真理，你的言行举止、活出都是处处与神为敌。注意是与神敌对，不是与神相合，你的言行举止都是触怒神的，你的言行举止都是触犯神性情的。你的言行举止时时、事事、处处流露出来的都是神所要咒诅、惩罚的对象，这个能看见了吧？（嗯。）那追求真理的必要性是啥？必要在哪儿？你如果不追求真理，你因为什么死你不知道，你连你是该死的种类都不知道。你是个受造之物，神是造物的主，这是你信神的时候就知道的，可是有多少信神的人都不追求真理，是吧？（嗯。）他信神只是承认神是造物的主，承认自己是受造之物，但是他不追求真理就不会认识到自己哪里抵挡了神，所以他会信着神还依然抵挡着神，信着神又拆毁着神经营，信着神又与神为敌、叫嚣、对抗到底！你一个受造之物跟随着神、信着神，反过来还要与神对抗到底，还要处处与神为敌，那你说你会有什么好结果？你必然要受到神的重刑惩罚。那你还不如一个外邦的人呢，外邦人他没有来跟随神，不知者不为过。你是啥呢？你是知道了，跟随了，具备追求真理的条件了，但是你就是不追求。而且你在神家尽本分直接就是在拆毁，所以说你不追求真理就必然得被重刑惩罚！为了你不与造物主作对，为了你不抵挡神，为了你能剩存下来，你必须得追求真理，这是必须的。必要的就是必须要做的事情，也就是说最低标准你不能与神为敌。你可以不是神的知心人，你也可以不是与神相合的，但最起码你不能与神为敌，这是最根本的，也是必须的。你只有追求真理才能看见自己与神为敌的地方，你才能恨恶

自己、背叛自己，拿实行真理来代替你自己的过犯，所以你必须得追求真理，交通到这里咱搞清了追求真理的必要性了。拿实行真理代替你自己的过犯，这仅仅是说你实行真理了，你不与神为敌了，但不等于你是一个爱神的人，不等于你是与神相合的人。这就清晰地看到了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台阶不一样了。

咱说了必要性了，再来看追求真理的重要性。刚才在交通必要性的时候是不是也能看到追求真理的重要性呢？（嗯。）你不追求真理必然是与神为敌，你追求真理就能顺服在神的权下，这也可以说是追求真理的重要。但还有更重要的呢，你在这个基础上继续追求真理，追求爱神，寻找与神相合之道，你这样追求真理就能够认识神的作为。你认识了神的作为，不仅能顺服在神的权下，你还能够见证神的作为，你能见证神的作为就可以成为神的见证人。你成为神的知心人、成为神的见证人了，在神看你是什么？金银宝石，是神六千年所盼望要得到的一个收获、美果、无花果，这是神六千年所盼望要得到的。你想想神得到了六千年所盼望得到的美果，神会怎么宝爱？人说春种秋收，农民辛勤耕种起早贪黑地施肥除草就指望一年到头能有个好的收成，是吧？（嗯。）那你知道一个农民颗粒无收时所发出的怒气吗？农民一年没有收成都会发出怒气，何况神呢？直到今天神等待了不是一年两年，是几年了呀？（六千年。）一年到头农民丰收了都会特别喜悦，六千年了，神得到了盼望得到的一个收获，可想而知神的喜悦是多大。神对待人的态度是什么样的态度重要不重要？重要，这就是重要性。如果你追求真理能顺服在神权下的话，那你就能做子民。如果你还能够寻求神的心意，在万物中间看见神所作的，并且能明白神的心意，能与神对话，能对灵界的事略知一二，能成为神说话的出口，能把天与地连成一片。（怎么就是把天与地连成一片呢？）你把神的话和神的意思传达到地上，传达到神选民中间，这是不是把天与地连在一起了？（嗯。）这个工作重要不重要？（重要。）你如果追求真理，并且追求到这个地步的话，你就可以担当这个工作。你可以担当这个工作了，在神那边看你是什么？看你是金银宝贝，这就是追求真理的重要性。追求真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就像孩子们念书一样，你不考大学，你最起码也得高中毕业，你不考高中，最次也得初中毕业，你初中毕业了，你在世界上才能生存下来。你初中没毕

业，不认识字，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了，去领工资都领不回来。所以再差再差你也得初中毕业，这是必须的。但是能高中、大学毕业这是更重要的。你一个初中毕业，人家谁能看上你呢，娶个媳妇难娶，找个工作也难找，但你要是个大学毕业，后边就有一屁股女的追你呢，你说上大学重要不重要，（重要。）说这个就是让你理解重要性和必要性级别上的区别。咱今天追求真理是为了能剩存下来，追求能剩存下来这不是奢侈欲望，这是最根本的，必须的。咱不能再混日子了，最低标准得追求剩存下来。现在看见剩存下来有具体内容了吗？你要想剩存下来最起码不能抵挡神，也就是说你必须得认识到你自己就是地狱之子，认识到你身上有哪些东西在与神作对。神的国度要建立在地上，肯定不允许抵挡神的东西再存在，这是肯定的，所以你不要想着自己仅是有一点点悖逆，你有一点点悖逆都不允许！

“不管这两方面从哪方面而论，追求真理对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刻不容缓的。”刚才交通的都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刻不容缓的。现在感觉到刻不容缓了吗？现在神的日子到了，到了神定的期限了，神说结束就结束了。神说结束的时候就是给你的答卷打分的时候、给你定性的时候，也是定你归宿的时候。你交了的答卷上有多少内容，神就给你打多少分，也就是说根据你所实行出来的给你划分了等级。那这个等级是怎么分的呢？最差你得让神顾念你，你没有功劳最起码得有个苦劳吧！没有功劳最起码得有个苦劳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在作工结束以前，你不要恶行累累，你没有功劳最起码也有个苦劳在那堆着呢，你怎么怎么做的，做了一辈子，受了苦了，让神在那顾念你，“像你这个败坏性情还不能剩存下来，你这个肉体不能蒙拯救，可是你也算受了苦了，效了力了，现在神给你的时间到了，你七十、八十了，但神顾念你再给你一次机会，让你再来投胎转世。三天、五天立马让你投胎转世，过了十八年以后，你又是个懂事的，那个时候虽然不能做千夫长、做百夫长，但能做个跟随者。你不要说做其他的了，只要能剩存下来，你的灵魂就蒙拯救了。虽然你的肉体不能蒙拯救，但是你的灵魂能蒙拯救，也就是说最低标准你的灵魂得蒙拯救。要想灵魂蒙拯救最起码你得预备足够的善行，你的灵魂才能蒙拯救。你不预备善行，没有善行，神不顾念你，拉倒吧，算了吧，你去转猫、转狗去吧，或者在地狱里边有一个合适的惩罚，你去吧。这是一

个台阶，最起码得让神顾念你。如果你追求真理蒙拯救了，那有多大的福气就更不用说了。一个是让神顾念你，一个是神在你身上还有最后的托付，你还有最后的使命，那就是临死之时也得发出香气来。那就不是顾念你了，那就是神让你作个见证，作完这个见证以后，神要给你重新安排一个家，让你投胎再来人世间。来了之后还不耽误你追求真理，神有神的安排。从外界看同样都是死，但实质不一样，有的是惩罚了；有的是灵魂蒙拯救了；有的是他另有使命，但不管是怎么死，这三个都不如你现阶段就得着真理。现阶段你就得着了真理还用不用死呢？你的肉体蒙拯救了，灵、魂、体都蒙拯救了，所以追求真理是刻不容缓。你看了神说的刻不容缓以后，明白了为什么刻不容缓了吗？刻不容缓这是说神给人制定的时间到了，到期了。

“不管从哪方面来看，追求真理是每一个跟随神的人、每一个听到神话语的人应该选择的人生道路与目标”，从人来说，追求真理是每一个跟随神的人、每个听到神话语的人应该选择的人生道路和目标。道路和目标怎么理解呢？人生道路那就是你所走的这条路。目标呢？目标就是追求的方向。“不管从哪方面来看，追求真理是每一个跟随神的人、每一个听到神话语的人应该选择的人生道路与目标，不应该把它当成是一种理想、愿望，也不应该把所有追求真理的这些说法当成是一种精神安慰，而是要实实际际地把神所说的话、神对人的要求变成自己现实生活中所实行的原则、根据，从而让自己的人生目标、生存方式得以改变，当然也让自己活着更有价值。”这话一方面是给了你个方向，告诉你该怎么走，一方面是给你制止了一条路，告诉你不该怎么走。该走的人生道路，就是告诉你每天该走什么样的路。目标咱以前交通过，目标是怎么产生的？目标就是你该追求的一个方向、一个心志、一个愿望，这就是你的目标。现在已经理解了什么是目标了，咱各自说一说自己的目标吧，你的目标是什么？揣摩揣摩。（……）其实不需要揣摩，每个人心里都有目标，是吧？（嗯。）有目标但你说不出来，所以要么你这目标拿不到桌面上，丑陋不堪，怕丢人现眼，不敢让人见，要么你就是无头苍蝇，没有目标，没有方向，就是一个活死人。说说你的目标是什么？（吴雯：追求蒙拯救剩存下来。）这是你自己的一个信心吧？你这一段时间的目标是什么？（吴雯：以前我听你说过，目标、方向应该是奔神那儿去。）你有没

有这目标呢？（吴雯：有。）那你向着这个目标走了没有？（吴雯：走了嘛，总得一点一点地走呀，一下走不上去。）目标不是让你一下走上去的，而是说首先你得有目标、有方向，也就是说你每天起来做什么都是围绕着那个目标方向走的，那就是你的目标方向。李青，你有没有呢？（李青：不想死去，想剩存下来。）那是你的理想。理想和目标一样不一样，理想仅仅是人的一种思想、向往、愿望，而目标就有了实质意义，你实际的方向是往哪儿走呢？我看着你的方向、目标就是你得让李婷听你的话，三年以后你要把李婷培训得规规矩矩、服服帖帖！有没有这目标？（李青：没有。）但是你的言行、举止已经告诉了别人。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不管是一日三餐还是有点空闲的时间寻求揣摩的都是“我是怎么和她说的，她是怎么和我说的，我怎么就能让她听话？”你一切都是朝着这个方向走的，所以说我看见了你的方向、目标。也可以说借着我给你说出来你的这些表现和心思让你认识到什么是个方向、目标。（李青：我的目标就是好好追求性情变化，剩存下来，一直就是这样。）那是你的愿望。神说：“不应该把它当成是一种理想、愿望，也不应该把所有追求真理的这些说法当成是一种精神安慰”，而你正是把它当成了一种理想、愿望。咱知道什么是理想、愿望吧？小孩们念书呢，让他说说自己的理想，“我的理想是当一个科学家”。人家高中生的理想就实际一点了，“我得考个什么学校，我毕业了以后，我得学这个专业”，奔着这个方向、目标去奋斗了、努力了，他有心志，他下决心了，这就是有方向、目标了。曹玥呢？（曹玥：对神的认识？顺服？对神能够忠心？）你现在才开始问自己呀，“我的目标在哪里呢？是忠心还是顺服呢？”能说出这个话，可想而知咱就是没有目标、没有方向，这就是人的一个实情。就像无头苍蝇一样，乱跑乱撞，今天和这个打打仗，明天和那个打打仗，你要是有目标、有方向你还顾得上打仗呀？顾不上了，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刚才说了无头苍蝇、活死人，还有一个什么呢？（说不出口，没法见人。）为什么说不出口？因为还有一种目标是：“我来神家就没有为了什么，我就是想有个地位、有个名誉，让他们高看我，昂首挺胸，在他们心目中有我的位置，我说出话以后，他们只有接受顺服，没有别的要求，我享受一下地位之福。”是不是有人有这方向、有这目标？有时候有这目标也不敢说，有时候是有，但可能是没有去对号，所以即便是有也不知道。你说有地位之心的人他是不是有这个目标？

地位心强的人他是不是就有这个目标？他在教会里边作什么工作是不是就围绕着他这个方向目标去作的？没有地位他作不作？不去作！不甘心！因为他在搞他个人经营。小嘉，你的目标是不是想着“这个月我这个游戏得打得通了关”？你年纪轻轻的应该是有心志、有目标、有远大理想的人。（小嘉：嗯。）“追求真理是每一个跟随神的人、每一个听到神话语的人应该选择的人生道路与目标”，多数人都没有这个目标呀，有这个目标的话不会是这样，有目标的话你早就应该得着真理了。你有什么追求就有什么收获，一看着你没有什么收获，就敢肯定你没有目标。你就不用在那现想了，你现想左想右想也想不出个目标来，你肯定是个无头苍蝇、活死人。默认了是吧？（嗯。）你们三个人有委屈吗？有委屈就说说。（不委屈。）不委屈？（嗯。）所以神说人没有目标、没有方向。

神说：“不管从哪方面来看，追求真理是每一个跟随神的人、每一个听到神话语的人应该选择的人生道路与目标”，人生道路，一说到人生就又出来个新的话题——人生意义、人生价值。你活着有没有人生意义呢？想不想活出个有意义的人生呢？怎么活着就有意义了？世上的有意义是指什么说的？（吃好、喝好、享受好。）人生意义就是人所追求的目标、方向是吧？（嗯。）开好车、住好房，有权、有势、有钱，你得着了这些以后，让别人心目中仰望你，“你看人家活一回人多有排场，这才叫活一回人，我活得窝窝囊囊的也是活一个人，看人家活得多有意义呢！”世上的有意义是说这个意义，在世上有权势地位这是个人生意义，还有一种人生意义是一种名人，人走时给后人留下了个名。（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在世上来说，这个人修改了后人的命运，这个人是不是一个伟人？（嗯。）老毛人家修改了后人的命运，鲁迅给人贯穿了一种思想，是吧？（嗯。）孙中山，人家活得有意义没意义？在世上来说，人家的人生就是有意义的人生。咱信神了，知道了那叫魔鬼的玩弄，那不是真正的人生意义，那是魔头，魔头一生的意义。咱今天信神了，怎么活着人生就有意义了呢？怎么活着人生就有价值了呢？（满足神。）满足神是个宏观的话吧？（嗯。）有没有细节？人生意义是什么呢？有句神话怎么说的呢？“……数年的经历过去了，经历了熬炼之苦、刑罚之苦的人类变得饱经风霜，虽然失去了往日的‘光彩’与‘浪漫’，但却不知不觉中懂得了

做人的道理，懂得了神拯救人多年的良苦用心。”（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人在神的经营中才能蒙拯救》）懂得了做人的道理，懂得了神拯救人多年的良苦用心这是不是人生意义？（嗯。）那你现在明白人生意义是什么了吗？“我能为神做点什么？”这是不是人生意义？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万事找源头，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为啥让人活着？谁最有发言权呢？造物的主最有发言权。造物主造人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神的意思就是让人做一个名人？神造人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的人，神是让人彰显神、荣耀神。那现在找见人生意义了没有？你的活出能够彰显神、荣耀神，能够给人立个标杆，这就是真正的人生意义。世上人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咱就不说后面有无来者，现在是前无古人，咱给人立个标杆，这是不是最有意义的人生。既然咱知道了人生的意义是彰显神、荣耀神，那人生的道路是不是就明了了？那你这一生所要走的路就是给后人带出一条路、闯出一条路来。给人闯出一条什么路来呢？闯出一条能彰显神、荣耀神的路，这就是人生道路。你是因着什么来的？人是神造的，神造了你把你放在了世上，你这一生有神给你的托付、负担，你的托付、负担就是你的人生意义。那你的人生意义就是能处处活出神话实际，能彰显、荣耀神。你的人生道路就是给后人能带出一条路来，带领着后人敬拜神，带领着后人活出一个人样来！这个有意义没意义？这太有意义了！

076　追求真理才是现实的

现在追求真理才是现实的，认识自己的败坏本性是现实的，能够达到满足神是现实的，那些摸不着看不见的事研究它没有用。真正聪明的人他的态度是：我不管神怎么作，神怎么对待我，不管我败坏多深、人性如何，我该怎么追求追求真理。我该追求认识神坚定不移！这是人生的方向，是人该追求达到的，这才是唯一蒙拯救的路。我该追求认识神坚定不移！这是人生的方向，是人该追求达到的，这才是唯一蒙拯救的路。

——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有无真理决定一切》

二月

1.成为被征服的俘虏才能蒙拯救

成为被征服的俘虏才能蒙拯救（一）

神说：“在人的观念当中说，既然是独一的神自己，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众长子是从我来的呢？我可以这样说：我自己的事，我愿意怎样说就怎样说，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我也可以这样说，虽然众长子与我不是一个形像，但同是一位灵，因此都能与我同心合意地配合。不是一个形像，是为了让所有的人都能清清楚楚地、明明白白地看见我的本体的每一个部分，所以我让我的众长子与我一同辖管万国万民，这是我的行政的尾声（所说的尾声是说明口气缓和，开始向众子、子民说话）。多数人都在这方面起疑惑，也不必太疑惑，我要把所有的人的观念都一一揭露出来，让人自觉羞愧、无地自容。我走遍宇宙地极，纵观宇宙全貌，什么样的人我都鉴察，谁也逃不出我的手心，什么样的事我都参与，无事不是我亲自处理。谁敢不承认我的全能？谁敢不对我心服口服？谁敢不在我面前完全俯伏？整个天必因我的众长子而变动，整个地更要因我与我的众长子而大大震动，所有的人必跪在我的本体面前，所有的物必掌管在我的手中，不差一毫一厘，必须得人人心服口服，而且让每一件物品都归于我的家中为我效力，这是我的行政中的最后一部分。从今以后，行政的所有的每一条针对不同的人开始产生效果（因着行政都公布于众，对每一种人、每一件事都有合适的安排，人人都对号入座，各种各样的人都要因着我的行政而显露出原形），这才是真实的实际的行政临到。”（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一十二篇》）“不是一个形像，是为了让所有的人都能清清楚楚地、明明白白地看见我的本体的每一个部分”，“不是一个形像”，这是说什么呢？就是说神来在地上作工，还有众长子来配合，是吧？（嗯。）有了众长子才是神本体全备、完满的彰显。“不是一个形像，是为了让所有的人都能清清楚楚地、明明白白地看见我的本体的每一个部分”，神树立了标杆，众长子就是旗帜，有更多的旗帜作了标杆，让你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看见。“是为了让

所有的人都能清清楚楚地、明明白白地看见我的本体的每一个部分”，那边有神话，这边有人的活出，有他的言行举止，这就让你明明白白地看见了神的本体的每一个部分。“所以我让我的众长子与我一同辖管万国万民”，这是不是把原因说清了呢？“这是我的行政的尾声（所说的尾声是说明口气缓和，开始向众子、子民说话）。”咱现在经历神的话呢，神的话说了三十多年了，是吧？（嗯。）现在你看见了，神的话是不是柔和了？（嗯。）你怎么看见神的话柔和了呢？你看神以前发表审判人的话，说人是“畜生”“淫妇”“妓女”让人感觉到不可触犯。可是你看现在，神宣布各类人结局的时候，是不是最大限度？把你的言行举止和每一个细节都说透了，你就是敌基督都给你留有悔改的机会，你就是愚昧无知也不怕，神说你可以喂鸡、喂猪、喂狗。做人做事、看人看事，这些是不是已经给咱说得更加清楚明白了？神现在交通消沉呢，交通什么影响了你的情绪，从这里边就看到了一个尾声。一开始神不是向众子、子民说话，所以一开始神的交通你有点看不懂，也可以说你的素质不够。但现在神把方方面面都掰开了说、揉碎了说，这就看见神现在正在向众子、子民说话，所以神的工作也就接近尾声了。

“多数人都在这方面起疑惑，也不必太疑惑，我要把所有的人的观念都一一揭露出来，让人自觉羞愧、无地自容。”“多数人都在这方面起疑惑”，起的什么疑惑？人信神不是改变自己的言行举止，而是一直在分辨神，“我是不是跟对了？”你一直是在分辨、研究，是口头上跟随，能不能感觉到？“多数人都在这方面起疑惑”，为什么产生疑惑呢？如果说你真正地定真了，他就是神，那你是听话、你是顺服，可在实际生活中你听话的表现在哪儿？你顺服的表现在哪儿？你尽的本分你自己都看见了，刚来尽本分是一股热心，紧接着出来的又是什么？“我要把所有的人的观念都一一揭露出来，让人自觉羞愧、无地自容。我走遍宇宙地极，纵观宇宙全貌，什么样的人我都鉴察，谁也逃不出我的手心，什么样的事我都参与，无事不是我亲自处理。”那边被烧了以后，你们怎么看呢？你们有没有认识？萧康，谈谈你的认识，我听听。（萧康：人应该在本分上求真求细，再一方面就是看见神的性情向人显现。）你求真求细了没有？（萧康：没有。）有没有更多的细节？（萧康：没有。）萧齐进，你揣摩这件事情的缘由了吗？有

没有细节？（萧齐进：就是人里边的那种性情，神厌憎。那天晚上战胜让沈梁把柴和油放远点，小心着火，怕失火，说着就又跟沈梁吵起来了，这就看到沈梁的刚硬、不服，还看到沈梁这个人身上没有圣灵作工。有圣灵作工的人，他心里边起码懂得先维护神家利益，把能产生祸端的源头先掐了，我是这么认识的。那边烧了后我就看到沈梁是撒但派来拆毁神工作的。）我主要是让你说什么呢？是说咱每临到一件事情的时候，灵里边得有认识，是要操练咱灵里边的认识。你看到这个火是因着谁烧起来的？（沈梁。）是因着沈梁的一种不小心、不操心，那你说就这个不操心、不小心就能导致那边完全被烧完吗？神说："神手掌管活物，也掌管死的东西……车比人是不是抗撞？但为什么车被撞坏了，人就没事呢？这就是神的意念在指挥，'车可以撞，这个人不能动'，人就没事了。"（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达到真实的信得具备什么》）沈梁不操心火烧了那边以后，还把沈梁的半张脸给烧了，是吧？（嗯。）火能够把那边完全烧完了，这是最严重的损失。但从这儿又看到这严重的损失不是偶然的，就是说那场火即使不是神安排的，但最起码也是神允许的、许可的。只有神允许、许可，这事才可能发生。神说："没有神的许可，地上的一滴水、一粒沙它都不能轻易触碰；没有神的许可，连地上的蚂蚁它都不能随意乱动，更何况是神所造的人类呢？"（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独一无二的神自己一》）希律王是怎么死的？被一只蜱虫咬死的。神能派一只蜱虫把希律王咬死，那神能不能派一把火再把那边的火给加大？这是不是很现实的事啊？从外边来看是很自然的、很实际的。咱一直说咱信的是实际的神，怎么实际呢？神在实际生活之中带领人，人在实际的生活之中能看见神。说这个主要是想说你不能误解神，不要进入疑问、疑惑之中。疑惑什么呢？要是他家房子烧了，你会说他抵挡神了，你看不见他背后做了什么事，但神知道。可是咱家的地方怎么能被烧了呢？而且还损失这么惨重，人会不会产生一种消极情绪？人会产生疑问、会产生疑惑。神作工不合你的观念，神也不作无用的工，在你的观念里认为既然是神家，神就应该保守，可你忘了一个原则，神来在地上是拯救人、经营人，也就是说让你懂得怎么做人做事、看人看事。而且神供应人生命是不择手段的，在神来看只要能让你生命有长进就行，而不看损失了多少。六千年了你说损失了多少啊？神是看这个物

质的东西吗？（不看。）神不看物质，所以咱交通的目的也是让你从这个物质的世界里出来，学会从灵界看事。

一把火把那边烧得干干净净，这就看到了神的怒气！咱既然碰到这种事了，那就得学功课，所以首先要返回来从灵里边认识，反省哪些地方抵挡了神。要反省哪些地方抵挡了神，首先要看这件事的当事人。那看当事人的什么？那肯定是从他们两个人的言行举止来看。第一次临到了这么大的事情，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必然已经是让神忍无可忍了，已经碰触了神的底线。人的忍耐是有一个极限，神的忍耐是有一个底线，也就是说天规诫命有个框框，你超出了这个框框，超出了天规，神的怒气就要临到。神说过就是一个敌基督也允许他效力，但是不能打岔搅扰。不能打岔搅扰包括的是不是就太多了？你没有圣徒体统，让别人看见产生误解，这是不是打岔搅扰？（是。）就你的活出人们一看“这是什么人呢！”羞辱神名。那边被烧的时候有两个人，咱看这两个人的行为是什么行为。沈梁是什么行为？他抽烟、喝酒。我知道他抽烟，他不明着抽，他是在背地里抽烟，为什么我知道他抽烟但没有去处理呢？一方面是因为他抽烟没有影响到别人，在我这儿认为没影响别人就是没有造成打岔搅扰，没有打岔搅扰就可以效个力；再一方面是因为现在还是在国度建造的期间，在这个时期还伴随着怜悯、慈爱，所以他能一直在这儿尽本分，没有去处理。但是不可能一直是建造时期，眼看现在作工结束了，国度建成以后那完全就是公义，不存在有怜悯、慈爱了，所以就要逐步洁净了。因为神的工作作到这儿了，所以就有这个事情临到。而且沈梁的半个脸被烧伤了，这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因为到最后时期了，沈梁连一个律法时代的诫命都守不住，那还跟随神干什么呀？所以管教就临到了。那是不是因着他抽烟、喝酒就导致那边整个地方被烧了呢？这还得打个问号，因为他平时干的活儿还是说得过去的，他还是可以效力的，他只是外表行为没有圣徒体统，所以说必须给他一个警戒！当时临到这件事的时候，我就在揣摩为什么能临到这事呢，对沈梁我还有所了解，对战胜我是没有了解的。我就在揣摩、寻求，沈梁这个事情就至于这么严重？这里边肯定有问题，我就给萧卫发了信息，让他查一查战胜这个人。肯定是战胜惹神发怒了，肯定是他外边的这个言行举止已经是触怒了神，不是光沈梁的问题那么简单。结果一查以后发现这是个

什么人呀？神说：“信神的人如果与不信神的人的言谈、举止都是一样的随便不受约束，那这人比外邦人还邪恶，是典型的恶魔。”（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对不行真理之人的警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是信神的，你信神以后没有丝毫的约束，那就比外邦人还恶了。神交通过有个敌基督说：“我要是不信神，我尿过谁！”他信了神后，最起码从外表上克制他也得克制，可是这个战胜呢？连外表的行为都不克制。那个敌基督说“我在世界上尿过谁”，意思就是他在世界上谁也不怕，来到神家了，他才有怕意了。可是战胜到了神家以后有怕意吗？（没有。）咱了解到他在神家没有怕意，又了解到他在家里和他妈生气时是把刀架在他妈脖子上，让他妈跪在院子里；嫌他妈不听话就打、就骂，摔东西、掀桌子；他妈多说一句话，他就说要把他妈的头打到肚子里，这是进了国度建造的事情，之前在村里还把邻居的丈夫打得五官变形，我一听这是啥人呢！从外表行为看，这个人和世上的人比也是个恶人，咱用人的时候就没有去了解清楚！神在这儿要的是见证，神不要死人的见证。什么是死人的见证呢？死人的见证就是被迫的，不是心甘情愿的。神不要被迫的，也就是说你来神家尽本分、你来效力必须是心甘情愿的。在神交通什么是效力者的时候，就说过你尽本分必须是心甘情愿的、自愿的，没有人强制你，必须是你心甘情愿的。你知道你是敌基督，你知道你没有任何归宿的时候，你还能甘心效力，是因着有个信，“我虽然没有真理，不追求真理，得不着真理，也不愿意受追求真理的苦，但我效力是心甘情愿的”，这个是必须的。如果是在以前，你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带着怨言，还在本分上边撂挑子，拿本分出气，那环境临到是为了显明你，显明你是为了让你悔改。但现在呢？显明你是要定你的归宿。

如果越显明你，你的言行举止越恶劣，并且还没有任何悔改，那怎能不惹神发怒气呢！战胜去到那边是懒得不干活儿，方范让战胜去干活儿呢，喊了他半天不出来，别人都把活儿干了一半了他还不出来，大家都在干活儿呢，他不出来干活儿而是在睡觉，方范气得不行，理直气壮地叫他去了，把他叫起来后，战胜说：“干个活儿能把你累死呀！”战胜把方范教训了一顿。方范看着他那态度，不敢说了，害怕了，吓得直说：“行、行、行，你睡觉吧。”人家还就真回去睡觉了，你说这是啥人呢！一让战胜干活儿战胜就发怨言、发埋怨，还几

次想打一个老姊妹。战胜跟他们在一块不干活还吵架，还打了沈梁两三次，吓得沈梁也不敢往上反映。带领去和沈梁交通，沈梁说怕人家报复，受了辖制，有什么事也不敢说。出现这些事，让张玲玲、粒沐去解决呢，张玲玲、粒沐去解决问题的时候还没有说话呢，人家倒把她们打回去了，她们就不能说话。战胜能把粒沐都给辖制住，你说这是什么人？粒沐害怕人家，又让萧卫去解决，萧卫过了两天就给忘了，紧接着瘟疫来了，就把这个事情搁起来了。从战胜去了那边到发生这些事情前前后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神已经给了咱足够的时间了吧？神给尼尼微人悔改才给了几天呀？（四十天。）这已经是超过四十天了，已经给了足够的时间了。而且还不止是让一个人知道，知道这个情况的人够多了，可以说顶上猪肉事件了吧？最起码也是十来个人知道这事了，但就是没有人往上报，没有一个人说战胜这个人超出了正常人的底线，不能用。经历了一场瘟疫，我给你们交通了，对有的人我是忍无可忍，就像沈金梅，是吧？（嗯。）但为什么沈金梅还在，而这个火就烧到战胜头上了呢？他和沈金梅的区别在哪儿？他和沈金梅两个人是不是都是二百五呀？都是二百五。但沈金梅和战胜的唯一区别就是，我没有看见沈金梅在本分上撂挑子，在本分上可以说她是尽心的，所以说沈金梅没有临到“火”，但也就快了啊。为什么说快了呢？因为神说：“他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着他的经营，悄无声息，也未见惊天动地，而他的脚步却一步一步逼近人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宇宙间展开了他的审判台，他的宝座也随即降在了我们中间。那是何等威严的场面，那是何等庄严肃穆的景象，那灵犹如鸽子，又如怒吼的狮子来在我们众人中间。”（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在神的审判、刑罚中看见神的显现》）神的行政是一步一步逼近人类，你不要老把神的性情当作绵羊。神要的是人的变化，沈金梅，你刚开始到神家的时候就是个二百五，那时候给你起了个名叫二百五就是不让你做二百五，可是你到现在还保持着二百五。你保持着二百五不变，那神的行政就一步一步逼近你。神说：“我不怕你不活在灵中，我的工作运行到这一步，看你怎么办，因我作事都有步骤，不要着急，我会亲自作我的工的。我一作事人人都心服口服，否则，加重刑罚处置他，这更涉及到我的行政。可见，现在我的行政已开始颁布且实行了，不再隐藏了，要看透！现在处处涉及到我的行政，谁若触犯必受亏损，这可不是小事，你们真有所看见了？对这方面透亮了吗？”（摘

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六十二篇》）神的行政刚开始是颁布，随后是实行，颁布和实行中间是有个过程的。这三十年来神只是颁布了行政，神告诉你了，你也知道了，神作工结束的时候就要实行行政，神要用行政来辖管。

上次瘟疫临到的时候我就告诉你们了，神开始检验工程了。后来又有猪肉事件给你们提醒，咱在猪肉事件里没有学到功课，没有因着这件事情去警醒，没有因着猪肉事件让咱回想起来，“呀！人家那天吩咐我的这件事情还没有处理”，没有去挖挖自己还有哪些工作没有作到位。神已经给了四五十天的时间，给了足够的时间，而且足够多的人都知道这件事，也该去处理了。你不去处理的时候，神就处理了。为什么你不处理，神就处理呢？这是个什么原则？神要带领你在地上生活。那怎么带领你呢？这就像大人教小孩子学走路一样，刚开始是拉着你走，最后放开你走，看你走不走，眼看着你快跌倒的时候才扶你一把，是吧？（嗯。）神知道你能处理一些什么事情、能明白一些什么事情，神更知道你能走多少路、能做多少事，所以说神给了你足够的时间。神给了你足够的时间如果你不做、不处理，那神就作事了。神作事不是这里有只狐狸，给你把狐狸赶出去，那里有匹狼，帮你赶出去，神作不作这个工作？不可能作！如果这样作那带领出来的人就不是人了，那是什么呢？那是个宠物、是个木偶。不仅是个木偶，而且还是个弱智、憨憨，他没有任何的分辨能力、没有任何处理事情的能力、没有任何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说，神不作这样的工作。神是赐给你生命的，神是带着你去分辨的、带着你去认识的，也就是说那边有战胜这个人的存在，但神不直接帮你把他赶出去，而是摆设环境让你长这个记性，咱用土话说就是要让你记住这件事。要让你长记性，就得让你付出沉重的代价！让你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以后，你还敢不敢违背呢？这就好比律法时代的亚干，亚干贪婪了祭物以后，带来的是什么？（萧卫：全军覆没！）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打仗从来没有死过人，结果那次一下死了几十人，并且还被人家击溃。在打了败仗以后，约书亚才开始反省，向神祷告，“是什么问题呢？”神就引导他找亚干。把亚干找出来以后，把亚干一个人杀了就完了吗？是连他的家属、牲畜，一个不留全部砸死，并且还把属亚干的所有东西都烧掉了。那是谁砸死亚干一家和他的牲畜的？是以色列人砸死的，而不是

神直接把他毁灭。为什么神不作呢？因为神不仅是让你去认识，还要让你去恨恶，让你嫉恶如仇，所以必须让你去把他杀死、砸死。咱看这个画面有些“残忍”吧，让你去拿石头砸死一个人，你能不能下得去手呀？特别是亚干的家属，让你拿石头把他们砸死，你拿起石头如果砸不下去，那就把你砸死了。因为你没有正义感，你维护不了正义，你是老好人，你同情撒但。神为什么要这样带领你呢？因为神要让你管理万物。那怎么能把这个万物交给你呢？交给你后你怎么管理呢？如果一个恶人在你面前，你都处理不了，不能把他砸死，那你怎么管理万物呢？神敢把万物交给你吗？这一次为什么有这么严重的事呢？那是因为神把天上的烈火显给你看了，不仅是显给你，而是还伴随着事实临及，直接把那边全给烧了！为什么直接全给烧了呢？是因为给你悔改的时间超过了四十天，你都没有维护正义。可能你是回“娘家”了，也可能你就没有把神家的事当自己家的事，“他是毁坏神的名，又不是毁坏我的名呢，他尽本分也不是给我尽呢，我只管我自己生命进入就好了”，这就是自私卑鄙。有的人就是看见了他也不搭理、不管，因为他尽本分就是应付糊弄、得过且过，欺骗神，欺上瞒下。还有一种人是知道了，让他处理他也不处理，那就是老好人，不敢实行神的行政。神给他行政，让他实行神的行政，他都不敢，神能用他吗？他就是懦夫，不能用他。实行不了神的行政，那他怎么管理万物？所以神不要懦夫。

沈金梅，你要是再这样二百五下去，没办法的话，下回我就不处理了。沈金梅以后要是还这样二百五，那就交给你们去处理，你们用“石头”把她砸死。我可不是让你们真用石头把她砸死啊，那怎么砸死呢？把沈金梅赶出神家就是砸死了。沈金梅，听了我说的这个话心疼不疼？（沈金梅：疼。）你知道我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吗？（沈金梅：让我悔改呢。）悔改，这是你说的啊！你还能听懂我的意思，还能听明白我的意思，不是听不明白，是吧？（沈金梅：嗯。）“那你有本事你就砸死我吧，你现在就砸死我”，心里这样想了没有？（沈金梅：没有，我都害怕呢。）（萧齐进：那天沈金梅一个人在院子里晾衣服的时候，就感觉有人在身后叫她呢。）什么时候？（沈金梅：就是大前天。）是白天还是晚上？（沈金梅：是白天。那天中午太阳红彤彤的，我给他们洗衣服呢，洗完衣服在院子里晾衣服的时候，我心

里就悖逆、叫嚣呢，我就想着“要是让我回去我就回去！”就这么一想，我就听见有人在喊“沈金梅”，把我吓了一跳！我说：“谁呀？谁在那儿呢？谁在叫我呢？”我看了看没有一个人。我赶紧就跪下祷告：神啊，我不敢了、我不敢了……我真的不敢了，我错了，我害怕了呀！）这是哪天发生的事？（正月初八那天。）正月初八是你们去那边处理着火事件的时候，那天我还专门让萧卫把沈金梅带上，让她去看看。沈金梅，知道我让你去看是什么意思吗？在那边已经是损失惨重了，而你现在就是个定时炸弹，这是谁都看见了的，我也知道，我再不处理，如果因着你激起了神的怒火，那这里的损失就不是那里的那个损失了，要比那个惨重的损失更甚！更甚！我赌不起呀！那我必须得处理！我以前一直给你交通，疫情期间还在给你交通，后来我写了《在瘟疫中该得的认识 一》，里面写到我对自己感染的一个认识，那就是对你的警告，后来天上的烈火又显给你看，你已经看见那里被焚烧净尽了，可是你都没有产生一个敬畏，你还发飙呢！你认识到你发飙了没有？（沈金梅：认识到了。）刚才你说什么时候有人在叫你呀？（沈金梅：就是大中午太阳红彤彤的时候。）你正想什么呀？（沈金梅：我就想如果真让我回去我就回去，我就在那儿想了想。）你听得清楚？（沈金梅：嗯，清楚。）那你看见了，也听见了，接下来就看你怎么悔改呀。从这儿就看见了神对什么样的人是怎么作的，神对彼得是怎么作的？神对保罗是怎么作的？保罗是在大马色路上被击杀了，是吧？（嗯。）怎么击杀的？“保罗拿着大祭司的文书，带着差役，奔赴大马色。快到大马色的时候，忽然从天上发出耀眼的光芒，团团罩着他。保罗仆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保罗，保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保罗吓得浑身颤栗，他惊恐地问道：‘主啊，你是谁？’‘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应当做什么事，必会有人来指引你。’”（摘自《神三步作工的纪实精选》）沈金梅，保罗听到的声音和你听到的这个声音一样的，是吧？（萧卫：有点像。）大光照了保罗了，他立马跪下了。你这还没有被大光照，不过中午太阳也照着呢。你为什么害怕呢？因为你心里正好出来了一个心思意念，如果你没有这个心思意念，你害不害怕呀？那就不害怕，你也不会和保罗临到的光照去对照，恰恰是你想背叛的时候，正好听见了有人叫你，这可以说是神警告了你一下，也就是拉了你一下。为什么拉你呢？因为你在这儿还能效个力。也就是说你在尽

本分上没有明显的应付糊弄，这就是你和战胜的一个区别。沈金梅、战胜还有沈梁，三个人三个表现，神对他们三个人是三种处理方式，战胜什么也没有伤到吧？（没有，好好的。）沈梁是被烧了半个脸，对沈金梅是警告了一句，神根据人不同的表现作了合适地处理。那为什么战胜皮毛未损呢？这就是神不搭理了、搁置了，神给你摆设这三个人，再给你摆设这样的环境，是要带领你去长认识、长分辨，让你去看见神的性情，看见神是怎么作事的。神的智慧在哪儿？神的目的在哪儿？是恶人，但如果不是拦阻神的作工，是神不要的人，那你愿意干什么干什么去，神不搭理你。如果是直接拦阻了神的作工，那神对你是击杀。对于甘心效力的，还能效个力，神就给他一次警告。注意一下，咱这里说的效力必须是心甘情愿的。神看见沈梁是甘心效力的，所以神就给了他一次警告，也是小小的惩罚。有了这一次的惩罚，可想而知沈梁以后还喝酒不喝酒呢？（不喝了。）不敢喝酒了、不敢抽烟了，所以说人必须得亲自经历经历、体验体验才行。沈金梅现在说她害怕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害怕了。（沈金梅：呀，真害怕了。）你要是真害怕了，那我就看你以后的实行了。沈金梅，你不能是只害怕三天，为啥这么说呢？保罗刚被大光照了以后也害怕呢，是吧？（嗯。）保罗害怕了多长时候？等他传完了半个欧洲以后，还害怕不害怕呢？不害怕了，老病重犯了。所以咱得借着这个怕的时候赶紧来到神面前，敬畏神远离恶。那怎么才能远离恶呢？你得先对神有认识、有敬畏，才可能远离恶，你对神没有认识、没有敬畏，是不可能远离恶的。敬畏不是恐惧战兢，敬畏是在认识、了解的基础上有的一个尊重。沈金梅，你不是才进来的新人，你进来也有一段时间了，你对国度建造也有所了解、有所认识了，但是你就是不害怕，那你能远离恶吗？你就远离不了恶。所以你必须得有害怕，这里说的害怕也就是神话说的惧怕感，你有了怕，你才能远离恶。从这儿就让你看见神是怎么带领人的，又给了你一个原则。

现在可以说神开始用行政来辖管了，你得有知觉，神用时间与事实与你说话了。你是从哪儿看见神开始用行政来辖管的？从瘟疫开始，神就开始用行政辖管了。我是从瘟疫上面看见了以后，在猪肉事件上才和你求真的，才这样动工的。在猪肉事件上，可以说是神对我的带领，也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惩罚，为什么呢？因为我不能实行公

义，我这里边有点懦弱，没有完全按着神给人的原则去做事。在我这儿来看还不知道神作工作到哪一步了，是在这个过渡期还有怜悯呢，还是说行政现在开始辖管了呢？我是跟着神带领、引导的这个感觉走，神是要逐步地给我显明，让我去认识。神要给我显明，让我认识，必须是作出来公义让我看见，所以在瘟疫里边，神让我看见了，这对我是一种引导，也可以说是对我的一种警示、管教。在这个基础上我知道神动工了，那我就不再体贴人的软弱。不能再体贴你的软弱了，必须得求真了，因为眼看这些人一个个的都“放羊”了，你看猪肉事件成啥了，十个人都看见，都不搭理、不管，所以说必须得严肃处理，只要是看见了的人就必须罚款！我这边一处理，神看见我走了一个台阶了，就再给显明一个，紧接着又是什么？那边被火烧光了，再一次暴露出了问题。这一次升级了，让你明明地体尝到、感觉到这不是我在罚你款，而是神要为他的工作负责任！神定意要作成的事，无人能拦阻！神说成就成，如果你不配合，神会兴起其他人来。咱交通这个听懂什么意思了吧？第一个是说让你认识到神开始用行政辖管人；第二个就是你得认识到神带领人的这个原则，对什么样的人是什么样的处理方式。你看一件事呀，不能从外表看事，你要从外表看事，这件事你就会看错。因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战胜，人家没有受到伤害，那神对人家是种保守呀，受祸的是沈梁呀！”咱人看事总是从事上去讲理呢，“是因着沈梁火才烧起来的呀，神针对沈梁、管教沈梁呢！”咱得根据他平时的表现、他的性情、他与神之间的关系，再根据神作工的原则，再来看这件事这才准确，所以就借着这个让你操练从灵里去认识。

萧康，我还不了解你的人性呢，你的人性如何？（萧康：我人性不好。）他们说你人性不好，我看你人性挺好的，说话带个笑容，看不出什么恶意来。（萧康：不好。）那是怎么回事啊？你人性怎么不好？（萧康：我信了神以后，还打过我媳妇呢。）这就人性不好了？（萧康：就像这次我去那边干活，我看见那个环境不合适，我就说不干了、不干了，关上车门“走、走、走”，就是这种。）这是什么人性？也和二百五差不多，二杆子还好冲动，你自己也能认识到。“凡属血气的无人能逃脱那忿怒的日子”，你得知道神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萧康，你哪年信的神呢？（萧康：2006年信的。）2006年信的，信神这

么长时间了，还能这么做事呀？想过这个问题没有？今年多大了呀？（萧康：属鼠的。）保守地说超过40岁了。人常说一过30岁人性就成熟了，那40岁了就更不用说了，可是就你活出来的来说，你这人性成熟吗？对自己有没有信心？（萧康：有。）你打你老婆是怎么打的？（萧康：就是嫌她骂我呢，用手打她的嘴呢。）刚才交通的这些能听懂，是吧？神说有的能去体验、去经历，但是不能体验神的烈怒。因为什么不能体验神的烈怒，知道吗？体验了神的烈怒就被惩罚了、就死了，没有后悔药，还敢体验呀？萧康，信神是干什么呢？变化自己的性情，追求能顺服神，能敬畏神远离恶，咱来了和弟兄姊妹配搭尽本分呢，可咱做的是什么呢？

“我走遍宇宙地极，纵观宇宙全貌，什么样的人我都鉴察，谁也逃不出我的手心，什么样的事我都参与，无事不是我亲自处理。谁敢不承认我的全能？谁敢不对我心服口服？”经过这几件事的体验与经历，体验了神的全能。“谁敢不对我心服口服？”你看沈金梅现在服不服。“谁敢不在我面前完全俯伏？整个天必因我的众长子而变动，整个地更要因我与我的众长子而大大震动，所有的人必跪在我的本体面前，所有的物必掌管在我的手中，不差一毫一厘，必须得人人心服口服，而且让每一件物品都归于我的家中为我效力，这是我的行政中的最后一部分。”这一句话你现在能不能看见？“谁敢不在我面前完全俯伏？”虽然你现在没有看见这个实际，但根据这个事态发展，人是不是已经看到了一个结果呢？（作工趋向。）作工趋向和事态发展，你应该看到这个结果了。怎么看见的呢？你看外边的世界乱作一团、摇摇欲坠，这些咱是看见了的。神说：“谁敢不在我面前完全俯伏？整个天必因我的众长子而变动，整个地更要因我与我的众长子而大大震动”，你也看见了，在神家干活发不发工资呀？（不发。）说到这儿了，咱再说说，我是来干什么的，众长子是来干什么的，你是来干什么的，你心里清楚不清楚？神六千年的经营计划是要干什么呢？神是来打败撒但的，是吧？（是。）打败撒但拯救人，这是神的一个作工宗旨。那打败撒但，建立神的国，由谁来完成呢？由众长子来完成。神说众长子是来打败众仇敌的，我是要打败众仇敌的。那谁是神的仇敌呢？我打败谁就是打败众仇敌了呢？人就是神的仇敌，跟随着神又抵挡着神的人就是神的仇敌，那我打败杨披、打败萧康……就是打败众仇敌

了。审判从神家起首，从神家起首，那要先打败的是在神家中的这些神的仇敌，所以说，先打的不是外邦，先打的就是神家这些与神为敌的人，所以你们每个人都是我的仇敌。为什么你们见了我都不敢挨我呢？仇敌见了我，敢挨呀？你一不小心就没命了！你我之间是什么关系呀？是仇敌关系！你先搞清楚，是仇敌关系！我来就是要把你打败！神说过，一个大国侵略一个小国是必赢的，但必须是有个过程的，也就是说，我来打败这众仇敌是必赢的，但是这是有过程的。打败你以后就完了吗？打败以后有什么？有战利品。我打败了你，你就是我的俘虏，俘虏干活儿发不发工资？（不发。）所以说你就别来要工资。那怎么能证明我打败了众仇敌呢？神说："让时间与事实作我的见证……"（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们当思想自己的所作所为》）那就是说，只要我能够得一批俘虏，是不是就证明我赢了，打败众仇敌了？（嗯。）打败众仇敌了，我得着战利品了。所以说，我要把杨披这个俘虏得着，我要把萧康这个俘虏得着，我要把神的众仇敌都得着！我得着神的众仇敌就是得着了你们这些人。我得着你们这些人，不是用钱来得着的，而是把你带到神话里，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了，神把你征服了。大红龙是给你发工资、给你发奖金，拿钱买你的劳动。我打败你，我让你"跪下"，你就服服帖帖地去"跪下"了，是吧？我把你打败了，你是俘虏，你得听我的。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了，你这个人没权利了！俘虏有没有权利？（没有。）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了，你没有权利了。大红龙是枪杆子掌权，我是高举神话、见证神话，让神话语来掌权。我不需要枪炮子弹，我有什么？我什么也没有，我就只有神的话！把你俘虏过来，仅仅是俘虏你这个人就行了吗？就像出去打仗，当兵的抓住俘虏了，他不仅把这个人给俘虏过来了，他还要把这些人的家产全部拿过来。在世上，大红龙俘虏你，是大红龙用枪指着你，逼着让你往出拿你的家产，或者是在你家翻箱倒柜地找你的家产。我才不找呢，那怎么呀？（自己拿。）你得自己往出拿，并且是还得心甘情愿地往出拿，就是拿出来你也得歌唱赞美！你敢不拿？（不敢。）你怕什么？你怕瘟疫、怕地震呢，所以你得规规矩矩的。

成为被征服的俘虏才能蒙拯救（二）

咱现在是在建方舟呢，你这个人来了，你带着你的家产来了，我用你这个人干活儿，然后我还不给你发工资！不给你发工资，你还得怎么呢？你还得忠心耿耿。提前就跟你说清楚了，你不要应付糊弄啊，不要拿上伺候日本人的那一套来神家啊！不要想着神家和大红龙一样，是枪杆底下出政权，然后就“有枪指着我，我干；没枪指着我，我就闲着”，甚至还要东看看西看看，准备好逃跑路线。其实根本不需要白费这些功夫，神才不赶鸭子上架呢，所以我在这儿是：你想走就走，不用你想着怎么跑，更不用你找路，门就敞开着呢，这里没有监狱的门，没有高栅栏，更没有通着电的电网，你可以随便走！但就是这样，你也不走。刚开始你进来的时候还常想回“娘家”看看，我操练你不允许回“娘家”，后来，你“娘家”也不回了。打败撒但靠的是忠心与顺服，所以还不允许你三心二意，那让你来尽本分、来干活儿，你就得一心一意、忠心耿耿，不仅得有忠心，还得有顺服！大红龙告诉你：“一个礼拜让你休息两天。”神家给不给你两天的休息时间？不给你双休日，反过来还让你加班，是吧？（嗯。）大红龙让你加班有奖金、有加班费；咱是没有奖金、没有加班费，你要是不愿意加班，还得解剖你。等你看见这个画面的时候，你再往前走，性情变化了，没有忧伤、没有眼泪，人和人都能和睦相处了，团结起来了，团体出现了，成为一个团体了。这个时候你看见什么了？国度成立了！我作成这些用一枪一炮了吗？（没有。）我欺瞒哄骗你了吗？（没有。）话语成就一切！现在你看见什么了？神的国降临在地上了。你还看见什么了？等这些都作成以后，人都进入正轨以后，有的人是不是还要不忠心呢？是不是还要回“娘家”看看呢？那时候神就要兴起环境操练你，达到你不回“娘家”，这个过程就是把你放在灾中最后把你作成。等作成以后，你看见什么了？大灾难降下来的时候，大红龙垮台了。大红龙垮台了以后出现一个什么局面了呢？方舟建成了吧？团体也有了吧？神的国是不是建成了？方舟建成了以后众长子就走了！等众长子走了以后杨披想啥呀？杨披想的是：“我那时候尽本分可懒惰呢，就是糊弄呢！”等他看见了这个神迹奇事以后，杨披还敢懒惰吗？不敢了，“我好好干呀！”当杨披鼓足劲儿准备好好干的时候，神还用你干

吗？不用你干了。神说过，当效力者鼓起劲儿干的时候，已经不需要了、不用了。为什么不用了？（肖红：大功告成了。）大功告成了！人都恢复了起初的模样，都能各尽其职、守其本位了。

到神作工结束的时候，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是仇敌吗？我要的是你的钱吗？（不是。）我要的是什么？（肖红：粮食满仓，果实累累。）果实累累，这个果实是什么？用简单的一句话来说我要的就是见证，要详细来说内容就多了，我要的是人能归服在神的话下、神话能够在人身上作王掌权、人对神有忠心与顺服……这就是我所要作的，也是我所要的果实。神作工结束了，当人人都能高举神、见证神的时候，我在这儿的任务就完成了。那你呢？你得着什么了？我走了以后，方舟里的所有交给谁呢？给你们管理了，这叫各有所得！我为什么说萧卫、凯凯是个败家子呢？你说你们是不是败家子？我让你们当带领、当负责人呢，你们每天起来是喊冤叫屈呢，“我操心了、我操心了”，你操的这个是什么心？你问问你自己！更主要的是为什么让你操心呢？为什么训练你操心呢？为什么训练你让你勤勤恳恳呢？两个方面：一个方面训练你操心、训练你来到神面前，是要赐给你生命，你得着的是生命！在你尽本分的过程中、跟随神的过程中、建造国度的过程中，你得着了生命，得福者是你。再一个方面呢？就即使你没有追求真理，你忠心效力了，那你也能获得一千年的享受。神带众长子走的时候，要方舟吗？方舟是给谁的？不还是你们的呀！所以我说萧卫和凯凯是两个败家子！让你们管理呢，你们管理的是什么呢？这就好比父亲和孩子，父亲让你盖房子呢，让你娶媳妇呢，你说这是给谁娶媳妇呢？给谁盖房子呢？你为什么不操心呢？你为什么心里总想着你那一百二十平方米的房子呢？你为什么心里总想着你家还有三条狗呢？神都告你说了，那是腐朽的、那是要被毁灭的！方舟不比你那一百二十平方米的房子大呀？我说让你把你那一百二十平方米的房子卖了吧，你舍不舍得？（舍不得。）舍不得！它是过眼浮云，更是即将成为被焚烧的！就像那边一样，即将被烧成一把灰。你宁愿它被烧成灰，你也不愿意去卖它，是吧？（萧卫：有这想法。）“宁愿把这个一百二十平方米的资产烧成灰，我也不能卖！”为什么呀？（卖了就没家了。）他不是怕没家，他是怕没这个面子。即便一百二十平方米的房子被烧成灰了，那也是神烧了，他能说：“那神烧的，我也没办法

呀，对吧？神要烧你能拦住？你有那本事？你那房子不也被烧了吗？”他心里平衡。“可是如果没被烧，我就先把它抛弃了，我见了别人和别人怎么说呀？人家怎么看我呀？‘卫总，你那房子哪儿去了呀？’我这‘卫总’的冠冕就怎么了呢？”一想到这些，萧卫就难受呀！“所以说我那房子就放到那儿等着神烧，我也不能把它卖了。就是房子被烧了也烧得有面子，我那房子屹立到最终了，就是化成灰了，也死得伟大！”这些东西在里边支撑着他，这个成为他的支柱了。

萧卫，你在面对建造方舟的时候，有什么想法？你忠心耿耿了没有？尽心、尽意、尽力了没有？神的国要成立，神要的是见证，我什么时候能把你们打败，能够让你们心甘情愿地俯伏在神的面前，那我的任务就完成了。你得着生命了，同时也得着方舟里的所有了。萧卫，我让你卖那个房子，是因为我要你的呢？是因为那些东西是腐朽的，你知道那些东西是即将要被毁灭的东西了，你赶紧把它卖了，这儿成立了，你赶紧在这儿买上，这叫什么？这叫聪明！你说萧卫聪明还是愚昧呢？（愚昧。）可他觉得他聪明呀！你那肉体享受神是恨恶的，可是你还愿意享受那肉体。神说“凡属血气的无人能逃脱那忿怒的日子”，可是你的那个血气出来的时候，你感觉那是种享受呀！“你看，我两句话吓得他不敢说话了吧，看我多光荣！”可是你触怒神了。说这些就是把这个画面给你形象地展现在眼前，让你真实地看见神作工的趋势，而且事实也是按照这个趋势发展的。虽然现在还没有走到那一步，但这是给你一个方向、目标和信心。在什么时候需要你有信心呀？在你摸不着、看不见的时候需要你的信心。我给你交通了这个以后，需要你的信心。那真信的、假信的是不是这样就分开了呢？今天我跟你说了，你是不是也基本看见了？神话和实际对上号了，这就给你拨开迷雾了，免去了你的试探。在这个背景下你有一个信，相信神的话，看见了就往前走、就去做，那就站住见证了。子民是明白了神的话就能去做，效力者呢？效力者他就愚昧，他不明白神的话，就只能等着别人去带领他，他才能走。效力者还分一个忠心效力者和效力者，忠心的效力者虽然没有真理，但他有人性，能顺服神家的安排，让他献他就真能献上。那效力者呢？神交通过，效力者就是神家中帮忙的人。几个台阶了？子民、忠心的效力者、效力者。那子民、忠心的效力者、效力者怎么划分呢？就是根据患难时期所站的见证来

划分，这是不是看见神的公义性情了？咱上面说了你得着的是什么，我得着的是什么，给你说这些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要告诉你，今天得过得实在一点，为着你该得的那一份，该努力了吧？该努力了！你该得的是什么你得清楚明白，所以你别一天起来应付糊弄了，那是给你盖房子呢，那是给你娶媳妇呢，那是给你建造方舟呢，那是赐给你生命呢！你欺骗、应付糊弄，那是你欺骗、应付糊弄你自己呢！你应付糊弄了，外表上看你是给咱这个大家庭、给神家带来了祸患，但借着你所做的显明了你，在你的心中，神家是神家，神家不是你的家，所以你所参与建的方舟与你无关了，你不属于神家人了，与此同时你的命也就没了。你不是喜欢追求实在一点的吗？那你就追求实在一点的，你追求什么就给你什么。我之所以在这儿揣摩也好，给你苦口婆心地交通也好，我是要完成神的旨意，我是要打败众仇敌，我是要让人人都能归向神，我是要得着这个见证。我得着这个见证了，我的工作就作完了。

根据咱前面的交通，你就能看到，“谁敢不在我面前完全俯伏？”谁敢？这句话不是渺茫的，也不是人凭着一个信心想象出来的，而是你现在就能看见了的。刚才说了审判从神家起首，是吧？当神的国度建立以后，外边乱作一团，他们是不是到处求生呢？（嗯。）他们来你这儿求生了，你该干什么了？你该审判外邦人了。我打败了你，你已经经历过来了，你是有经历的人了，那你是不是该去见证神了？让你审判外邦人怎么审判呢？他们作的一些恶行你是不是更明白、更知道呢？你去审判、去揭露他们的同时，你对自己又是一个真实的认识，你的经历就拔高了。把他给毁灭了，你亲自经历了、体验了、认识了，最后让你看见了抵挡神的人是什么结局。所有的人在神那里被分成了三类人，第一类是相信神话的人，人家是被成全了。第二类是诡诈人，因着诡计上了自己的当，不能被成全，只能是蒙拯救或者是成为一个忠心的效力者。那他怎么成了这样的呢？是因为他对神的话信不来。第三类是恶人、魔鬼，他们根本就不相信神的话，他们怎么了？被神惩罚了。当你看见了各类人的归宿以后，你是不是看见了神的公义性情？就借着这个让你看见了神的公义性情。你看见了神的公义性情，你知道神处理各类人的原则以后，你该怎么走这条路？刚开始是寻求，后来是体验、经历，体验、经历时间长了以后就

成为了你的生命。你已经经历过来了，那你进入下一个时代以后，你还敢抵挡神吗？你还敢做不公义的事吗？你不敢了，你敬畏神远离恶了，这个时候神也不需要再说话了，这就怎么了？安息了。神安息了，人也安息了。恶魔、魔鬼呢？也就该惩罚了、毁灭了。神毁灭它的时候，它临死之时是不是也得俯伏敬拜呀？（嗯。）所以神说："谁敢不在我面前完全俯伏？"世界没有生存之本了。吃穿没了吧？还有天灾，无法生存，没办法，只能完全俯伏。"整个天必因我的众长子而变动"，咱以前看这句话"整个天必因我的众长子而变动"，你看不见有什么变动，是吧？今天看见了吧？是不是大大的变动？（嗯。）刚才说了有哪些变动呢？一个是物质世界的变动，一个是人的看事观点的变动。天在变，地在变，地震、瘟疫、饥荒临到，万物都在变，这句话现在已经经历到了，是吧？（嗯。）这就是经历神的话了。以前跟你说大大变动，你不知道变动是什么意思。

"整个地更要因我与我的众长子而大大震动，所有的人必跪在我的本体面前，所有的物必掌管在我的手中，不差一毫一厘，必须得人人心服口服，而且让每一件物品都归于我的家中为我效力，这是我的行政中的最后一部分。"你看到哪些物品效力了？咱经历了猪肉事件，现在是冬天，天气冷，按正常情况来说它不应该坏呀，你怎么想都想不通，可是在神那边，让它坏还是不让它坏？那就必须得坏，它就是不坏也得坏。就像圣经里记载的那个吗哪一样，吗哪是什么时候坏的呀？（第二天。）礼拜一至礼拜六同样都是吗哪，但礼拜一至礼拜五的吗哪就不能保存到第二天，保存到第二天它就必坏，礼拜六保存到礼拜天它就不坏，这和温度有关系吗？它和温度没关系，它和神说的话有关系。从这儿再看这个猪肉，它要是外邦人的还不一定坏，但你买了，它就必须得坏。为什么？就是这里说的"而且让每一件物品都归于我的家中为我效力"，让你看见、让你体验。还有那边整个都被火烧了，损失惨重。不烧光能行吗？如果只是让你损失了一百块钱，你有知觉吗？不用说损失一百块钱了，就是损失一千块钱人也没有知觉，因为那不是你的。"而且让每一件物品都归于我的家中为我效力，这是我的行政中的最后一部分。从今以后，行政的所有的每一条针对不同的人开始产生效果（因着行政都公布于众，对每一种人、每一件事都有合适的安排，人人都对号入座，各种各样的人都要因着我的行政而

显露出原形），这才是真实的实际的行政临到。”给你交通这些你感觉到什么了？张玲玲，你感觉到什么了？（张玲玲：感觉性情再不变化、再不实行真理，结局就定了。神的行政发挥功能了，神用行政管理人呢，不变就得遭惩罚。）能感觉到神带领人是一步一步的，是吧？（嗯。）而且现在感觉到神的行政开始辖管了。

刚才交通了这些，你们有哪些触动呀？萧康，谈谈。（萧康：就想到了二百五十个首领，以后再也不敢了。）我为什么要交通这些话题？今天给你们交通了，你们不是一线，不属于在外边传福音见证神的人，你们是实际地去干活儿的人，是吧？本分不一样，各尽的功用也不一样。干活儿的人心里好像常有一种不平衡的感觉，“人家出去是见证神了，我这一天起来是干什么呢？”心里平衡不平衡？心里不平衡、难受、不舒服，容易产生一种消极、消沉的情绪，严重了还会背叛。给你交通这些，是让你知道你是在干什么，我是在干什么；我要的是什么，你要的是什么，神是怎么衡量的，神的国度是怎么成形的，让你看见这个画面以后，明白这是人必须要配合的。现在在外边传福音的这些人是什么人员呢？是不是见证神的人？（是。）是吗？他们口里喊的是见证神呢，其实还达不到见证神的标准，仅是一个传福音人员。他们在外边只是能见证见证异象，异象是路途，“原来是教会建造，现在是国度建造……”他们原来活出的是神话的外皮，话是话事是事，现在要让他们活在神话里边，进入神话的实际，要把他们带进来。见证异象是给了他们一个路途、给了他们一个方向、给了他们一个目标，让他们走过来。走过来就等于什么呢？走过来就蒙拯救了吗？没有，他是刚进入神家的门，进了神家的门是具备了一个条件，是给了他一个方向，所以他们在外边作的这个工作仅仅是一个传福音，是真正的传福音。教会建造那时候是什么？那是在召人，现在传福音是要选人呢，看你是不是要神的人、是不是相信神话的人，现在是选人呢，先选进来，所以他那个不是真正的见证。什么是真正的见证呢？神要的是什么见证？神要的是你的活出，神话在你身上能作王掌权了。一线人员在外边传福音，慢慢都要进入正轨。进入正轨就是说你得有活出，你在外边传福音首先得能活出一个基督徒的形象来，能直接见证神的作工。见证神不是让你见证神的名，而是得见证神的作工，能够把一切的反面人事物揭露解剖出来，靠神话活着。咱在这

尽本分呢，需要什么呀？需要忠心与顺服，还需要你加班加点，同样在一线是不是也是一样的？不管尽什么本分，你做人做事、看人看事得有神话根据，神要看你的态度呢。在这儿尽本分的人有应付糊弄，在一线尽本分的人也有应付糊弄，所以说，神看的就是他们对待本分的一个态度。如果他们是依靠神话而尽本分，让别人看见他们是一个标杆，这就叫见证神。如果说神话没有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你不能给人作标杆，那就不是见证。就是说，现在的一线出去打仗仅仅是把人往国度建造的这步工作里带了一下。但如果让人在一线人员身上看见他们活出神话了，看见话在肉身显现了，这就是见证。说完一线了，那咱呢，我刚才给你们举的例子很实在，就说你干的那个活儿或者干什么苦力活儿，不给你发工资，你都能忠心、顺服，要的是这个见证。你的活出神在那边看着呢，撒但在那边也看着呢，你站住见证了，撒但在那看见了气不气？（气。）

有忠心与顺服之后，最后还缺一个什么见证呢？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你把这个再见证出来，撒但就彻底无计可施了。你连死都不怕了，还有什么献不上呢？一线在外边作工的时候面临着大红龙抓捕呢，你敢不敢继续往前走？你还敢继续见证神吗？人家一线面临的是这个环境，那你在这儿干活儿面临的是什么环境呢？“我今天腿疼了、我今天腰疼了，我保养呢还是干啥呢？我七十岁了、八十岁了，我是在这儿继续尽本分呢？还是回去养老呢？还是得先回去找个坟地去呢？我得考虑我死了以后的事呢……”当你能真正的认识到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这个时候撒但还能在你身上作工吗？（不能。）撒但在你身上怎么呢？在你身上撒但再没有可乘之机。“我活着的时候我来这儿是尽本分的，我把我的所有献上，我死也没有打算要跟撒但给人灌输的那个传统文化走。我会怎么死，我死了以后怎么怎么，我完全没有这些思想。撒但给人灌输的那些传统文化在我身上不起任何作用，它丝毫影响不了我的心思！”影响不了你的心思，就影响不了你的本分，这就是一个见证。你连死都不怕了，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撒但没有可乘之机了。总结一下，咱刚才交通的建造国度该怎么站见证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对神有忠心与顺服，一方面是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今天为什么给你交通这个呢？就是让你对神有忠心与顺服。神的国度是怎么建造的、怎么建成的，让你把这个路看明白了，这个方

向明确了，这样你在尽本分的过程中是不是就没有怨言了？那就没有怨言，没有其它想象了。目的是要让你脚踏实地的、规规矩矩地尽本分，有忠心与顺服。神作工接近尾声了，这两年咱也看见了，有几个人忠心？咱就不要说真正的忠心了，有几个比较忠心、顺服的？实在是难找！实在是难找！因为人都在想着自己的“娘家”。

神说：“我的心意你们都该明白，我的心情你们都当理解，现在是筹备回锡安的时候，除此之外的事，我根本就没心思作，我只盼望着能与你们早日同相聚，一同在锡安度过分分秒秒。我厌憎世界，我厌憎肉体，我更厌憎地上所有的人，我不愿看见他们，因他们都带着鬼性，丝毫没有一点人的味道；我不愿在地上生活，我厌憎一切受造之物，我厌憎一切属血气的，全地充满死尸的味道，我要马上回到锡安，除去地上所有的死人气味，让全地都充满赞美我的声音。我必要回到锡安，我必要脱离肉体、脱离世界，谁也不要拦阻，我击杀人的手没有情感！从现在开始，谁也不要提起教会建造的事，否则我不饶恕（因着现在是见证众长子的时候，也就是建造国度的时候，谁若提起教会建造，便是拆毁国度建造的，是打岔我经营的）。一切都已就绪，一切早已预备好，就等着众长子被高举、被见证，那时我会不耽延一分一秒，不讲究任何形式，立时回到锡安——你们日思夜想的地方。不要只看当今的世界仍旧安安稳稳，但这个工作都是回锡安的工作，现在先不管这些，当回到锡安之日就一切都成了。谁不愿早日回到锡安呢？谁不愿父与子早日团聚呢？属地的享受再好也缠累不住我们的肉身，我们要超脱肉身一起回到锡安。又有谁敢拦阻呢？又有谁敢设置障碍呢？我定规不饶恕他！我要把所有的拦路虎一扫而光（之所以说现在不能立时回到锡安就是这个原因，我一边作这一个洁净的工作，一边在见证我的众长子，这两个工作同时进行，当洁净工作完成之时，正是我把众长子都显明之时。我所说的拦路虎都是指大批的效力者说的，所以我说这两个工作同时进行），我要让我的众长子与我一同踏遍宇宙地极，踏遍山河万物的每一处，谁敢阻？谁敢拦？我的手对任何人不轻易放过，除了我的众长子之外，我对谁都是烈怒、都是咒诅，全地凡是属血气的没有一个是蒙我祝福的，都是遭我咒诅的。从创世以来，我不曾祝福过任何一个人，即使是祝福也是话语，从来没有事实的临及，因我对撒但恨恶到极点，只是惩罚它，我不会

祝福它。只在末了的时候，在我彻底征服撒但之后，我完全得胜之后，我就对所有的忠心的效力者给予物质的祝福，让其以赞美我为享受，因为一切大功都已告成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一十九篇》）刚才交通了以后，再看这个话好理解了吧？以前看这个神话，你是当神话故事听呢。“我的心意你们都该明白，我的心情你们都当理解，现在是筹备回锡安的时候，除此之外的事，我根本就没心思作，我只盼望着能与你们早日同相聚，一同在锡安度过分分秒秒。”“我的心意你们都该明白”，今天我举了一个大国侵略小国的例子，让你明白神的心意。神要的是一个见证，是要羞辱撒但、打败撒但的一个见证，同时人能蒙拯救，这一步工作就成了。咱现在已经看见什么了？已经是用“望远镜”望着了。（萧齐进：看到前景了。）看到前景了，已经拨开迷雾了。“我的心意你们都该明白”，神的心意告你说了，明明白白和你说了，让你借着一个效力来明白神的心意，借着一个效力能认识神的性情，借着一个效力学会顺服，学会敬畏神远离恶，借着效力得着下一个时代的生存法则，又借着效力为神站了一个见证。所以说，让你效力的这个工作有意义没意义？（有。）这更有意义。不然每天睡到床上想什么呢？“我这是在干什么呢……”总有一个消极情绪。“人家世界上的人是追求赚钱呢、追求地位呢，我这得着什么了？”愚昧、瞎眼，不寻求神的心意。借着我给你交通，你看见了，你得的是不是太多了？以前说你得的太多了，你还觉得有点儿冤了，是吧？（嗯。）“我得着啥了，还说我得的太多了”！真理得着了，肉体你也得着了，最后还有物质享受，所以说你得的太多了！

“我的心情你们都当理解”，神让你理解神的心情呢，那你理解我的心情吗？我今天给你交通的这个话题，目的是要干什么呢？今天我告诉你了，我要的是一个见证，而你要的是一个归宿。也可以说当我有了见证的时候，你就有了归宿了。当我把你打败了，你服服帖帖地归在这儿了，你就有了归宿了。所以说你不要让我打你，你自己投降行不行？萧康，能不能自己主动投降呀？他们都是在揭露解剖了以后才算服下来的，你呢？还没打呢、还没揭露呢，咱能不能主动投降？（萧康：能。）咱看你的心志如何啊！不能再凭血气做人了啊！别人都说出话了，“萧康这个人人性不好。”你自己给自己脸上抹黑。你为

什么让人家说你人性不好呢？你让人家说你人性好多好呀！咱尽本分实实在在，做诚实人实实在在，和人能有一个正常的交通，说话不凭血气。以前揭露解剖是打你，让你清醒呢，今天我是不是和你交心呢？你得明白我的心情。“我的心意你们都该明白”，我的心意是什么？我让你在这儿效力，你在这儿出力流汗，不给你发工资，看见你是在受苦呢，但是你明白我的心意吗？我的心意是什么呢？是让你剩存下来。让你受些苦是要怎么呢？是为了让你在下一个时代好管理万物。现在把现有的这些给你，让你去管理，如果你不配合，你就不会懂得怎么管理万物，也就错过了赐给你管理万物的这个机会，神不选你了，神还可以选择别人。因为神作的是什么呀？神作的是优胜劣汰的工作。“我的心意你们都该明白，我的心情你们都当理解”，怎么理解？就像咱在那边干活儿的时候，有七八个人在那里干呢，干了有七、八天，这个活本来能用多长时间呢？其实一、两天就干完了，结果你们干了七、八天，我的心情是什么？今天给你们交通这些，就是让你把我的心意、心情理解了，然后你能够主动地尽本分、能够凭良心理智去尽本分，不需要管教、不需要击打、不需要人去管、不需要人去卡着。教会建造那时候需要人去管、去卡，现在国度建造不需要了，是要怎么呢？是要恢复人的良心理智，当你能够凭良心理智去尽本分的时候，神话能够直接辖管你的时候，这就成了。我在这儿看着神话能够掌管你的时候，成了，我在这儿的任务就完成了，你也就走上信神的正轨了，成了，安息了！为了咱们共同的成了，咱该不该努力？“我的心意你们都该明白，我的心情你们都当理解，现在是筹备回锡安的时候，除此之外的事，我根本就没心思作，我只盼望着能与你们早日同相聚，一同在锡安度过分分秒秒。”神现在没心思作其他的，你看不出来，是吧？（看不出来。）你看见神在那儿还苦口婆心地给你掰开了说、揉碎了说。神在那边交通这些话的目的在哪儿呢？意义在哪儿呢？“我的心意你们都该明白，我的心情你们都当理解，现在是筹备回锡安的时候，除此之外的事，我根本就没心思作，我只盼望着能与你们早日同相聚，一同在锡安度过分分秒秒。我厌憎世界，我厌憎肉体，我更厌憎地上所有的人，我不愿看见他们，因他们都带着鬼性”，咱解剖了不少人了，在解剖完别人以后，你是不是也看见自己的鬼性了？（是。）“丝毫没有一点人的味道”，哪个人有人的味道？问问自己，在你尽本分的时候，特别是我给你交通了回“娘家”的时候，

你看看你是不是经常回“娘家”？你没有把神家当你的家。“我不愿在地上生活，我厌憎一切受造之物，我厌憎一切属血气的，全地充满死尸的味道，我要马上回到锡安，除去地上所有的死人气味，让全地都充满赞美我的声音。”现在这些都能看见了吧？为什么说看见了？“除去地上所有的死人气味”，灾难是不是太多了？（嗯。）

成为被征服的俘虏才能蒙拯救（三）

今天重点交通的是什么呢？就是俘虏，让你能正确认识这个俘虏。神说最终神要看你是站在哪一边，你站在神这一边你就是属神的，你站在撒但一边你就是属撒但的，那神灭撒但的时候就连同你一起毁灭。把你俘虏过来的这个过程是一个作工，你真正成为俘虏了，恢复原有的良心理智了，这就是一个见证。你能规规矩矩地成为一个俘虏，在这里干活儿加班，不挣工资、不发奖金，还得心甘情愿，还不能带着埋怨，这就是一个见证。我刚才交通的俘虏不知道你理解了没有？你真正成为一个俘虏了，你真正活出我刚才说的俘虏的样式了，那你这个俘虏的样式就是神作成的一个成果。你是在我的带领下被神作成的，这是一个见证，我要的是这个见证。你要的是什么，我要的是什么，这就是各尽其职、各尽功用，各有所得。让你明白这个以后，你在这条路上不要再有拦路虎，不要再有其他想法。你看我和你交通的与神和你交通的有什么区别？能不能感受到？神和你交通的是揭露你里边的败坏性情，是吧？（嗯。）那我多数时候给你交通的是什么呢？有没有感觉？我多数时候给你交通的是一个方向、是一条路，也可以说是一个异象，就是你前边该走的路。我给你拨开迷雾以后，你就能很轻松地走这个路，我不给你交通你看不清前边该走的路是什么，你做什么就没心劲儿。为什么说众长子是来建造国度的呢？这是不是就是在建造呢？（嗯。）我带着你走，我把前边的路给你打通，神在那边给你交通着，我在这边再把使你不愿意走这条路的那些东西解剖出来，让你看清是什么东西在里边堵着，然后我又是个手电筒，我给你照着前边，神在那边再打着你走，这样你就走上信神这条路了。你得把我刚才交通的重点搞清楚，真正地理解俘虏的含义，知道我要的是什么，我的心思是什么。我是要满足神的心、遵行神的旨意呢。你呢？你重点是要把它活出来。

神说：“我厌憎世界，我厌憎肉体，我更厌憎地上所有的人，我不愿看见他们，因他们都带着鬼性，丝毫没有一点人的味道；我不愿在地上生活，我厌憎一切受造之物，我厌憎一切属血气的，全地充满死尸的味道，我要马上回到锡安，除去地上所有的死人气味，让全地都

充满赞美我的声音。我必要回到锡安，我必要脱离肉体、脱离世界，谁也不要拦阻，我击杀人的手没有情感！从现在开始，谁也不要提起教会建造的事，否则我不饶恕（因着现在是见证众长子的时候，也就是建造国度的时候，谁若提起教会建造，便是拆毁国度建造的，是打岔我经营的）。一切都已就绪，一切早已预备好，就等着众长子被高举、被见证，那时我会不耽延一分一秒，不讲究任何形式，立时回到锡安——你们日思夜想的地方。不要只看当今的世界仍旧安安稳稳，但这个工作都是回锡安的工作，现在先不管这些，当回到锡安之日就一切都成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一十九篇》）“我厌憎世界，我厌憎肉体，我更厌憎地上所有的人，我不愿看见他们，因他们都带着鬼性，丝毫没有一点人的味道”，你看咱尽本分的这一两年流露出来的，是不是各个都带着鬼性啊？（是。）去那边干个活儿，你看看你那鬼性，手里边干着活儿，心里想着自己的“娘家”。“丝毫没有一点人的味道；我不愿在地上生活，我厌憎一切受造之物，我厌憎一切属血气的，全地充满死尸的味道”，你一边看神话，一边揣摩，想那个场景，想想自己所做的，这个话就能理解了吧？“我要马上回到锡安，除去地上所有的死人气味，让全地都充满赞美我的声音。”现在你就能看到社会的处境，前两天我在网上看到美国计划在2025年向中国发动战争，都有计划表了，到时候要有战争发生，这就是神说的话：“除去地上所有的死人气味，全地都充满赞美我的声音”。“我必要回到锡安，我必要脱离肉体、脱离世界，谁也不要拦阻，我击杀人的手没有情感！”能不能理解了这句话？“谁也不要拦阻”，谁敢拦阻？谁也不敢拦阻。你感觉有没有人拦阻？你看见过有人拦阻吗？“我感觉我也没有看到哪一个人拦阻呀！”咱看到的尽是些字句道理。萧康，你拦阻了没有？（都拦阻了。）都拦阻了，你这个神的仇敌就是负责拦阻的！你尽本分不能尽心、尽意，不能尽忠心，那就是拦阻；你尽本分应付糊弄、偷奸耍滑，那就是拦阻；你尽本分动血气，是不是拦阻？（是。）你看见有这么多人在拦阻，那神为什么又说没有人敢拦阻呢？究竟人敢不敢拦阻？这话矛盾不矛盾？（不矛盾。）为什么说不矛盾？你得理解不矛盾的根源。“谁也不要拦阻，我击杀人的手没有情感！”是没有人拦阻吗？有人拦阻，但神这里和你说谁也不要拦阻，因为神要击杀人，而且神击杀人是不和你讲情感！人有情感，神没有情感。我有时候还受点辖制，但圣灵不受辖制，所以

神说："谁也不要拦阻，我击杀人的手没有情感！"杨披那时候干活有手但懒得不愿意动的时候，神说你有手不想动，那就把手剁了，不用把整个剁了，剁上半个指头试试就行了，经过这个以后他还敢拦阻吗？不敢拦阻了。你来尽本分了，但又不甘心尽本分，神家有狐狸、狼，神不往出赶，那你们不知道神家尽本分要什么人？不知道神家什么人不能进来？你们不作工，那神就把你们所有的都毁了，不要了！耶路撒冷毁了几次呀？所以说你不作工，神就替你作。"谁也不要拦阻"，当事人沈梁抽烟、喝酒，还不配合把狐狸、狼清理出去，那就烧你半个脸。带领工人不处理、不解决，我在这儿是不知道，全烧了，看你知道不知道，看你管还是不管！让人人都看见，不作工作的后果是什么。这是个警告、劝勉，还没有直接临及你身呢。当直接临及你身的时候，那是什么场景？那就不再留给人悔改的机会！如果你了解神作工的话，你就能看见现在是留给你的悔改机会，所以临到你的只是眼睛看见那边被火烧的一个场景。但你看见了不认识，也不揣摩。我看到了，我有紧张感，你感觉我比以前是不是严厉了一点？（嗯。）我以前说话、做事老同情人的肉体、体贴人的肉体，想着人不挣钱生活困难，也不愿意罚款，也没有罚过款。可是现在不行了呀，你是神的仇敌呀！你只听撒但的话，不听神的话呀！所以咱在这边得罚点款，让你受受刺激，神在那边再降点灾，看你悔改不悔改！你还不悔改，那就事实临及。所以神说："我击杀人的手没有情感！"

"从现在开始，谁也不要提起教会建造的事，否则我不饶恕"，教会建造是传福音呢，是让你得恩典呢，现在不要再提这个事。"谁也不要提起教会建造的事，否则我不饶恕（因着现在是见证众长子的时候，也就是建造国度的时候，谁若提起教会建造，便是拆毁国度建造的，是打岔我经营的）。"刚才咱交通的你明白了没有？"因着现在是见证众长子的时候"，你该怎么见证众长子呢？见证众长子有没有路？和你原来理解的见证众长子一样不一样？现在有没有一个清晰的路？原来你见证众长子是在外边喊，见证的是一种异象、是一个方向，没有具体的事件，没有具体的内容，没有你自己具体所实行的。那现在你有没有实行？（萧齐进：现在是在现实生活中实实际际地活出、进入。）怎么活呢？（萧齐进：在神话里看事。）现在就是规规矩矩地做个俘虏，这个俘虏可不是被动的俘虏，是心甘情愿地做一个俘虏，

心甘情愿地做神家的驴。那你心甘情愿地做了，你以这个言行举止去建造国度、去作工，这就是一个见证。为什么说是见证呢？让别人在外边一看，“哎，这是什么人呢？没有名誉、没有地位、没有钱财，还这么卖力，是什么支配他成了这样的？哦，原来是因着神，是神话在人家身上作王掌权了！”让他看见神话语成就一切。神话语怎么成就一切的呢？是在谁带领下成就的呢？（众长子。）在众长子带领下成就的，人在神话中找见实行的路途，众长子带领着人作出了见证。作的什么见证呢？就是建造了国度的这个见证。这个国度是谁说的国度？是神说的那个国度，是秦国，地上的国，是用你的活出来见证众长子。当你用你的活出来见证众长子的时候，就是神作工结束的时候。“也就是建造国度的时候，谁若提起教会建造，便是拆毁国度建造的，是打岔我经营的。”咱今天又清楚了一方面，怎么见证众长子呢？就是靠你的活出。“一切都已就绪，一切早已预备好，就等着众长子被高举、被见证，那时我会不耽延一分一秒”，当外边乱作一团，咱家有层有次，你说这个时候外邦人是不是都得竖起大拇指呀？（嗯。）当人人都竖起大拇指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在见证众长子呀？“一切都已就绪，一切早已预备好，就等着众长子被高举、被见证，那时我会不耽延一分一秒，不讲究任何形式，立时回到锡安——你们日思夜想的地方。”什么意思？“那时我会不耽延一分一秒，不讲究任何形式”，成了！成了！“耶稣钉十字架”成了、完了、结束了，撒但已经是无计可施了，所以神说：“立时回到锡安——你们日思夜想的地方。”

“不要只看当今的世界仍旧安安稳稳，但这个工作都是回锡安的工作”，你看着今天的世界安稳不安稳呀？现在人都看见了世界的经济疲软，是吧？（嗯。）咱信神的人能看见世界内部的一种混乱，也可以说是内乱，外邦人看到的是什么？外邦人看到的是政府的一种腐败，他能不能看到一种内乱、混乱呀？（看不到。）看不到。他仅仅是看到官场的一种腐败。你从外边看，世界是不是正常运行着？（嗯。）你看见财政机关正常运行，看着世界仍旧安稳，然后你再打开电视看中央媒体的新闻报道，是不是依然是一片和谐、安安稳稳？原本你看见的世界也是安安稳稳，只不过你在我的引导下，看见了神的工作作到了什么地步，看见了灵界的动态，所以你就看着世界已经不安稳了。在我没给你交通这方面的时候，你看见世界依旧是安安稳稳，“神

的工作还不结束呢？还不结束呢？”你看着世界还是安安稳稳，所以你还想回归世界，还想享受享受，萧卫“卫总”的冠冕还想戴戴。你看萧明志，萧明志有个什么观点呢？“我要是逾期不还信用卡，就不能做大红龙的孝子贤孙了，我失去诚信了，以后人家不承认我这个公民了”，忧伤、痛苦、难受、睡不着觉、焦头烂额，是吧？说一句话就是“完了！完了！”一句句“完了”！“不要只看当今的世界仍旧安安稳稳，但这个工作都是回锡安的工作，现在先不管这些，当回到锡安之日就一切都成了。”萧明志，前面交通的，能听懂吧？（萧明志：能。）现在我看见我把他们打成俘虏不费力，但我要把萧明志打成俘虏的时候就很难打，萧明志是总不愿意做我的俘虏，我有这种感觉。萧明志，谈谈你自己有什么认识、有什么计划，我听听。（萧明志：看着这世界一天天倒塌，神的国度要降临在人间。咱们所有人的思想得从灵界领受、得从神话领受，这样国度就成形了。如果自己想做国度的一个子民，那就得进入到这个范围里，都得进入到真理里，如果进不到真理里边，不能成为你的俘虏，那还是进不了神的国度。）你是来传福音的呀！能听出来吧？什么是传福音？（谈异象、路途就是传福音。）前边的路就是异象，今天我给你谈的这是个异象，是把前边的路给你谈清楚了，相当于是把这个异象给你打开、把这个路给你打开。我怕你搞不清楚前面的路，就把异象给你掰开了说、揉碎了说。通过我的交通你明白了以后的路该怎么走，但你就是再明白你明白的也只是一个异象。谈异象、路途就是传福音，我给你交通了异象就相当于是给你传了一个福音。我告诉你了，你把我告诉你的又重复了一遍，你说：“快快快，这条路怎么样怎么样了……”这就是在传福音呢。今天我不要你传福音，我要的是什么呀？（萧明志：要的是我的实际行动。）当我给你把这个异象打开以后，你兴奋不兴奋？你会有反应呀，你会兴奋。在你兴奋的同时你得看看自己，“我买上去国度的车票了没有？国度美景我是看见了，我进得去进不去？我现在走的路是不是直达国度的？我里边有没有拦路虎？在哪里拦着呢？”你已经看见了国度美景，那你就得问问“我怎么能进去？有什么东西堵着呢？正确的方向、目标是什么？”只有这样你才能进去，才能成为一个见证。我是让你把这个心声谈一谈，我要把你打败，要把你打成俘虏，是吧？（嗯。）打败众仇敌怎么打败呢？这个打败的过程是什么？打败你就是揭露解剖你，是吧？（嗯。）把你里边那个邪恶的东西解剖出来，

让你看见你所做的是邪恶的。你能够看见什么是正、什么是反、什么是美善的，你能够去认识、能够去背叛，往美善的一面去够、去走，并且能够实行出来，能够走得上去，这就是一个见证。我带着你这么去走，直接进入实际，我所做的是把我的本职工作作到位了。你要是这么走上去了，那你也蒙拯救了，是吧？就打败撒但了。这就是神说的那句话，万事万物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咱得理解这句话，咱是互相效力呢，你不要觉得你每天效力呢、你效力呢，我是不是也为你效力呢？（嗯。）我为你效力，你为我效力，咱们互相得益处。

萧明志，来，效效力！（萧明志：刚开始尽本分要不就是不合自己的意，要不就是嫌苦嫌累，基本上不愿意去做，责任也不想去担，可是慢慢地经过你修理对付，经过你解剖之后感觉比以前能强点。也知道为什么要担责任了，受苦付代价的心也比以前强多了，在托付给我的事情上也有受苦的心志了，也有负担去把这件事情做好了。你安排一项事情、一项托付给我，我就想尽心、尽力地去把你给我的这个工作尽我能力作好。以前我没有更多的心去投入到性情变化中，现在就是一次比一次要投入得多，慢慢感觉自己的性情明显有点变了，自己就能看见有点变了。我的方向、目标就是工作作好、性情变化。以前是想得福呢，现在得福的心没那么强烈了，以前争地位的心很强烈，现在也不是很强烈了。）能看见一些收获了。（萧明志：自己很明显能看到自己的变化。）你有这些变化，你感觉痛苦了没有？痛苦不痛苦？（萧明志：以前痛苦，痛苦的过程已经过去了，现在没那么痛苦了。）现在还有点痛苦。（萧明志：现在基本上也没啥痛苦。）你如果有点痛苦那就是心不甘情不愿，是吧？（萧明志：嗯。）非得是没痛苦才行，所以我看这个仇敌还得打。萧明志，你还记得你跟我说过什么话吗？你说："我在你身上看见了父对子般的教导。"你看见了以后，说出了这句话，让我感觉很欣慰，我有点安慰。可是有点安慰过后，我又是失望。我交通了《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之后，你怎么想的？你有什么计划？你愿意不愿意拔高？（萧明志：愿意。）你说的啊，大家都听着呢！你说吧，你愿意不愿意做神家人？愿意不愿意做神家鬼？（萧明志：愿意。）现在你说愿意做神家人是在喊口号呢，还是宁愿受苦，真的想做神家人，真实地往前走呢？（萧明志：是真实的。）什么是神家人？（萧明志：一心一意为神家付

出。）现在能做到吗？（萧明志：差不多了吧。）你看萧明志在说“差不多了吧”的时候，是有气无力的。萧明志，有没有心志？（萧明志：有，就是凭心志过来的。）你有心志、有方向、有目标，那咱对你的要求标准就要拔高了。你说你要追求做神家人，那咱就要以神家人来要求你。以前交通说“把萧明志当小孩看还是当大人看呢？”说过这个话吧？萧明志是宁愿做个小孩子，是吧？今天长大了吧？该做大人了吧？大人跟小孩子可不一样啊，小孩是要吃糖呢，大人是要担负担、担责任呢，腰间盘突出也得担。

萧齐进，你的资产多还是萧明志的资产多？（萧齐进：萧明志资产多。）萧明志，你的资产多还是萧齐进的资产多？（萧明志：他多。）为什么这么说？（萧明志：我是负数，人家是正数。）我说的这个资产一个是现有的资产，再一个就是神所给你的。神给你的多还是给萧齐进的多？（萧明志：一样。）萧齐进，你的资产多还是萧明志的资产多？谁的多？（萧齐进：我觉得萧明志的多。）（萧明志：为啥呢？哪里多了呢？）为了让你清醒一下，咱回忆一下往事。神交通过张三如果欠了李四的债，第二辈还债的时候李四就成了张三的儿子了，是吧？李四就成了个败家子了，然后去毁坏张三的财产。可以说毁坏了也可以说是李四他享受了，不管怎么说这些钱还在不在？不在了吧？（不在了。）他毁坏了、挥霍了，也等于是李四把这些财产从张三那里要回来了，这是不是拉平了？（是。）这叫公义，是吧？（是。）萧明志，我说这个点醒你了没有？你在这儿不管你是吃了、喝了、玩了还是赌了，只要钱从你手里出去了，是不是就给你了？（是。）给了你，你把它开销了，或者吃了、喝了，那是你把它挥霍了，不等于说神没给你呀！（萧明志：这样解释的话那就是我得的多。）不是这样解释的话你得的多，而是事实就是这样的！你说话总要绕个弯弯，给自己留下点漏洞。你给自己留下漏洞，这个漏洞是什么呢？那就是你与神讲理的一个理由、借口。你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当你不想尽本分的时候，又或者是当你想背叛的时候，这就成了你的一个理由、借口。什么理由、借口？“你给萧齐进的比给我的多呀，你给萧齐进的资产是正数，你给我的资产是负数！”所以你就有理由、有借口去背叛神了。这个能理解吧？（萧明志：嗯。）神交通了浪子回头金不换，给你了，是你挥霍了，不是说没给你啊！现在就公认了，

神给萧明志的要比给萧齐进的多，多吧？（萧明志：多。）神给你的比给萧齐进的多，那下一句话应该说什么呀？（神要的就多。）大家都知道我的心意，就是萧明志不知道。萧明志，神给你的多，那你还给神的也得多，神给你多少就要和你索取多少，你不给神就是你的悖逆。萧明志，你计划还不还？（萧明志：还。）可是你现在的资产是负数啊！你怎么还？神管不管你的资产是负数？（不管。）神会不会考虑到你的资产是负数，然后就让你少还点？神不考虑你的资产是不是负数。咱说这个话得有神话依据，神是怎么说的？神说："我必不轻饶这些家伙，按着他们的所作所为，按着他们在地的地位、在地的享受来一一审判他们，一个不放过，我的烈怒已开始显明，全在他们身上，都要一一应验，都是他们自作自受。"（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六十八篇》）神要根据你在地的享受而相应地惩罚你，这叫公义。你已经享受过了，神要根据你在地的享受审判你。神交通过什么呀？神说："所以没有一个人是生活在无苦也无甜这样的一生之中，都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说话的奥秘揭示·第十篇》）你前三十年已经享受了，后三十年就不一样了。萧明志，在资产上你明显比萧齐进得的多，是吧？（萧明志：嗯。）那从整体来说除了资产还有什么？（素质。）萧明志，你和萧齐进比，神给谁的素质多？萧明志自己先说说，我看你有没有良心。（萧明志：给我的多。）你自己说的啊！（萧明志：嗯。）神给你的多，那问你要的也就更多，对吧？（萧明志：嗯。）还有什么呢？给你的个子也高。（萧明志：呀，这……）萧明志害怕了，"个子高低这也算啊！"你看萧明志摇头了，摇头是有什么想法？"这也太精打细算了吧！"有没有这想法？（萧明志：……）不消极吧？（萧明志：不消极。）神给你的个子也高，那给你这么高的个子是要干什么呢？世上人还说"天塌下来大个儿顶"，那肯定就得让你顶了。萧明志现在发愁了，"这咋办啊"，愁苦。（萧卫：又觉得不公平了。）萧明志，是不是觉得不公平了？（萧明志：还没觉得哪儿不公平。）本来就是公平的，是吧？（萧明志：嗯。）这是咱最起码该有的理智。

咱说了神给了你什么和你该还给神什么，那接下来该谈什么呢？接下来就得谈你给了神多少了，还欠多少。萧明志，你给了神多少了？（萧明志：……）萧明志，是你给神的多，还是萧齐进给神的

多？（萧明志：萧齐进给神的多。）这个冤不冤？从哪个方面说萧齐进给神的多？（萧明志：受苦方面。）受苦方面。还有什么？负担呢？责任呢？神给你的多，问你要的也多，可你还有多少没还给神？也就是说，你和萧齐进对比，你应该还给神更多，可实际上你没萧齐进还给神的多，那你欠神的更是个负数。（萧明志：给的多要的就多。）这里边还有什么多呢？萧明志和萧齐进比起来，萧明志的悖逆比萧齐进还多，是吧？（嗯。）神来中国作工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中国人败坏太深，要啥败坏有啥败坏。如果神把一个中国人作成了，这就代表着神把整个人类都给征服了。所以说如果把萧明志给征服了，这就意味着把萧齐进给征服了。如果萧明志被征服了，那神得的荣耀就比在萧齐进身上得的荣耀大，是吧？（嗯。）要是把杨披给征服了，那就比在萧明志身上得的荣耀还大。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是荣耀，是吧？（嗯。）说到这里，你就听懂我的意思了，我之所以在你身上能下这个苦功，还有在沈金梅身上能下这个苦功，是为了让神得着更大的荣耀！要说打败撒但，让神得着荣耀，征服一个人就可以了、就行了，但是我为了让神得着更大的荣耀，我就得付出更多的心血代价，作更多的工作，有更多的苦口婆心，有更多的忍耐、包容才能让神得着更大的荣耀。就像沈金梅，我在她身上是不是付出了更多的忍耐、包容？（嗯。）在萧明志身上我要付出更多的心血代价，更多地去带领、交通，并且还苦口婆心，反复地唠叨，是吧？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神得着更大的荣耀。如果把萧明志征服了，那是个更大的见证。为什么说是更大的见证呢？原来的萧明志是什么的代表？埋怨、怨气、悖逆的代表，还是个败家子，神给了他那么多东西他都挥霍了。如果能把这么能挥霍的一个败家子打过来了，他不仅是不挥霍了，还要为神献上，神给了你多少，然后你又还回来了多少，这是更大的见证。不完全是说神给你多少你就还给神多少，神要的是你的一颗心。就比如亚伯拉罕，神给了他一个以撒，神让他把以撒还给神，亚伯拉罕把以撒还给神了没有？（还了。）还了吗？（没有。）神要的是人的一个态度、要的是人的一颗心。亚伯拉罕已经举起刀了，神真要，他就真给了，并不是说演了个戏而已，态度、观点是真实的。

萧明志现在愿意走这条路吧？（萧明志：嗯。）先保证愿意走这条路，咱不强人所难。萧明志悖逆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咱上一回大概点了一下。我的车耗油呢，没别的车了，我说萧明志把你这个车献上吧，“不……”一只手举起来立马“不……”这是个什么反应？我仅仅是让你献上你的车，它还不是你孩子，不是你老婆，是吧？仅是你的一个什么啊？仅是一个资产。结果你是一只手举起来“不……”，你说这个动作让灵界撒但看见是什么呀？撒但看见会怎么？（嗤笑。）嗤笑。“神，你来地上拯救人呢，拯救有良心、有理智的人呢，你看看萧明志有良心理智吗？这就是跟随你多年的人？良心理智在哪儿呢？”我让萧明志把这个车献上是因为我穷得买不起车？而且我说这个话的同时，我有没有“你把这个车真给我”的这个意思？（没有。）就这么一个试验都站不住。我就试问一下，萧明志是“不……”。你们看见了没有？（看见了。）神看的就是你的一个观点、态度。我要是说：“萧齐进，你把你的车给我献上吧？”萧齐进会说什么？（行。）双手奉上，他是高兴、乐意。为什么高兴、乐意？一方面是在认识方面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什么认识？人在这条路上得预备足够的善行，谁不想预备足够的善行？哪个人的善行预备够了呢？尽所能，你就是把这个车献出来，神稀罕不稀罕还是个问题！你的车能干啥呢？萧齐进没有把他的车拿出来献给神家，但萧齐进的车是不是也是什么时候要用什么时候用啊？是吧？他也没有说过什么，个人的车和神家的车只是一个称呼不同，实际上是不是萧齐进的车也就和神家车一样了？萧明志，这个能理解吗？（萧明志：唉，证明人的天真无邪啊！）萧明志，这又得揭露你的一个败坏性情，你刚才什么表现？又一个唉声叹气，里面有一种无奈，“唉，好一个天真无邪”，这句话里边的含义是什么呀？萧明志说这个话的时候他心里边想着什么？“你小孩说大话呢，你尽说空话，你尽说孔融让梨的事。你试试！把你的车拿出来试试！”萧明志当个演员还是可以的，那个眼神，那个面部表情，头一扭什么都显出来了。萧明志，我刚才说的这个话是不是你的内在心思？（萧明志：嗯。）要让你认识这些，你看到这是个悖逆了吗？（萧明志：嗯。）不舍、悖逆。

这件事发生多长时间了，你就没有反思，你就没有去揣摩、寻思过这些事，只是被动地走、被动地跟，没有遇到事情就寻思。遇事怎

么寻思呢？“弟兄今天和我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做了这么个拒绝的动作”，你回家是不是要想呢？想了三天、五天以后该有个结果了吧？萧明志想了没有？估计也想了吧。想了三天、五天以后就开始拉锯呀！“我是献还是不献啊？不献？还是献？弟兄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献了以后我还有啥？我穷得家也没有，我就有一个这东西，你还要跟我要，你也太狠心了吧！反过来再想想，我是神家人，我为神献过什么，我给过神家什么，我这还是不是个受造之物啊？弟兄跟我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弟兄就缺这个车？我就连个试炼都站不住？”拉来拉去、左想右想最后出来个结果，你站在哪一边了？遇事不放过，寻思、寻求，这是你必须要有的。你寻思了没有？（萧明志：嗯。）寻思了，是吧？（萧明志：嗯。）寻思了，但最后还是被拉在了肉体这一边，“这个车是我唯一的资产”。神是怎么试炼人呢？剥夺你的所有，看你的真心。亚伯拉罕他有几个孩子呀？（就那一个。）就那一个啊！萧明志，你知道吗？他就那一个孩子啊！而且神不是没给你，神给你了，是你给挥霍了，是吧？（嗯。）你之所以今天负债累累，这个责任应该是由谁来担当？是不是应该由你来担当啊？（嗯。）得有责任、有担当，自己闯下的祸肯定得自己担当啊。你让谁担当？你不能把这包袱推给神啊！“我是负债！”你还有理了。你对自己的所做所行应该是一种指责，“我现在经历到这儿的时候才看见，我已经被撒但败坏得管理不了万物了！别说管理万物了，就是神给了我几块钱我都管理不了，我拿着这个钱就挥霍了。有了大钱是去买名牌了，买这个玩意儿，买那个玩意儿，有了小钱还得买个饮料，我拿上这些钱就是这样给挥霍了。白白得来，白白流出去了，最后还弄了个负债。”对自己应该是一种指责，恨恶自己。同时更有了一种动力，“我为自己的肉体付出了多少，神给我的，我享受肉体了，神没给我的，我还要贷上款享受肉体。我为了享受肉体能去贷款，最后成了负债，可是为了神的作工，我献上什么了呢？”神今天检验人是看人的心呢，你拿什么给神呢？还记得神交通的有个人给了神一袋子荠菜让神吃呢，后来一查不是荠菜，也不知道是什么野菜。隔了几天给了神“艾草”，让神吃呢，神一看就不是艾草是蒿，神没吃，之后他又拿上这些“艾草”让神泡脚呢。还有一次给了神两颗鸟蛋，他自己还不知道是什么鸟的蛋，就拿上给神呢！你回家看你父母是不是拿上这些东西打发他们呢？你就是打发你父母也得拿三瓜俩枣呢，所以就神交通出来的那个人，送

神不知名的草和蒿，还有不知是什么鸟的蛋，这简直是对神的一种戏弄！但在他自己来看是什么呢？他自己还把它当作宝贝，是吧？他自己还不知道那是个什么蛋，就能拿来让神吃，这是对神多么大的一个藐视呢！犯了多大的罪呢！再看历史上为神献祭的亚伯和该隐，一个献的是土产，一个献的是头生的羔羊。献祭，就是要看你是不是能把最好的给神，就是要看你是什么人！

神今天作的是什么工作呢？恢复人的良心理智。人被撒但败坏以后就没有良心理智了，特别自私、卑鄙。那萧明志在这儿就扮演了个自私、卑鄙的角色，而且还是特别自私、卑鄙！为什么加个“特别”呢？你舍不舍得给神？你给神舍不得，你给谁能舍得呢？而且让萧明志献车这话是在什么时候说的呀？是在萧明志明白了我对他是“父对子”般的教导以后说的。萧明志，你当时还激动得流泪，你是不是找见父了？找见了没有？你是不是享受到了、体会到了？你在享受到、体会到的时候，我说：“来，把车奉献出来，给我吧。”“不……”双手一举、头一摇，这是什么子？不仅是个逆子，更是个冒牌子，是不是啊？为什么说是冒牌子呢？人信神都想从神索取，而不愿意为神献上，把神当成了一个能被勒索的对象。恩典时代你信，神就给你，可现在是国度时代，神要的是什么呢？神要的是见证，要的是你对神的忠心与顺服，所以神就要兴起环境来，显明你的忠心与顺服。神要让你看见你自己的丑相，看见你与神之间的关系，看见你是不是一个受造之物，让你看见这些是干什么呢？是让你认识自己，也是要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我刚才给你作了个对比，怎么作对比的呀？你为肉体付出了多少，你为神付出了多少，这就是一个对比。萧明志，你为神付出了多少？是不是在闲暇之余事奉神？（萧明志：……）萧明志进入深思中了，“我是该全职信呢还是半职信呢？”又走不动了？现在有什么想法？（萧明志：全身心投入，不能像以前一样闲暇之余事奉神了。）心志不减吧？我说的这两句话不伤自尊吧？（萧明志：不伤。）刚才也听懂了吧？这个也能理解吧？（萧明志：嗯。）你给肉体的是多少，你给神的是多少，神要的是一个见证。原来你是为“娘家”呢，现在反过来是完全为神家，神家才是你的家。我见过大多数的媳妇为了给她娘家置一些东西，她是想尽一切办法，她家电视播放得好好的，她就和她老公说这个电视画质模糊了，要换个电视呢。其实

她是要干什么呢？（萧明志：把这个换到娘家去。）萧明志最清楚！她说这个电视不行了，老公就买了个新电视，她想要新电视机但实在是张不开口了，就把旧电视搬到娘家了。明天又说这个洗衣机不好了，家具过时了，她把家里家具一换，那些换下来的家具全部到了她娘家了，她早就安顿好了。其实她也不想买这个电视，也不想买这个洗衣机，完全是为了给她娘家不得已才这样做的。她把家全部败出去了，这个媳妇是不是个败家子呢？等三十年以后，她孩子要娶媳妇的时候，她没钱了，她又回娘家哭穷去了，从娘家又往出倒腾呀。从婆家往娘家倒腾，也就是咱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偷奸耍滑，就像让萧明志献上他的车，他自然做出来的一个动作就是“不……”。萧明志哪年信的呢？（萧明志：2018、2019年。）2018、2019年才跟的国度建造吧？（萧明志：嗯。）你什么时候信的呢？（萧明志：以前那不算信。）没有聚会，是吧？（萧明志：嗯。）不管你哪年信的，也不管信的时间长短，你就是觉得对你要求太高也罢，必须这么要求，为什么呀？（萧明志：因为神的日子到了。）你看萧明志的这脑袋究竟是不一样。这么要求你是因为神的日子到了，这个认识了，是吧？（萧明志：嗯。）有这个心志没有？（萧明志：有。）神给你多少，就要和你要多少，你愿意不愿意如数奉还？（萧明志：愿意。）萧明志说这话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不愿意又有何办法呢”！

神说：“我要把所有的拦路虎一扫而光（之所以说现在不能立时回到锡安就是这个原因，我一边作这一个洁净的工作，一边在见证我的众长子，这两个工作同时进行，当洁净工作完成之时，正是我把众长子都显明之时。我所说的拦路虎都是指大批的效力者说的，所以我说这两个工作同时进行），我要让我的众长子与我一同踏遍宇宙地极，踏遍山河万物的每一处，谁敢阻？谁敢拦？我的手对任何人不轻易放过，除了我的众长子之外，我对谁都是烈怒、都是咒诅，全地凡是属血气的没有一个是蒙我祝福的，都是遭我咒诅的。从创世以来，我不曾祝福过任何一个人，即使是祝福也是话语，从来没有事实的临及，因我对撒但恨恶到极点，只是惩罚它，我不会祝福它。只在末了的时候，在我彻底征服撒但之后，我完全得胜之后，我就对所有的忠心的效力者给予物质的祝福，让其以赞美我为享受，因为一切大功都已告成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一十九

篇》）“我要把所有的拦路虎一扫而光”，萧明志是不是个拦路虎呢？因着萧明志的拦阻，让我该买车买不成车，该用车用不成车，所以我必须把萧明志这样的拦路虎一扫而光。（萧明志：我咋就拦了呢？）我想开萧明志的车萧明志不让我开呀！你说你拦路了没有？（拦了。）这个能理解吧？“我要把所有的拦路虎一扫而光（之所以说现在不能立时回到锡安就是这个原因，我一边作这一个洁净的工作，一边在见证我的众长子……）”，刚才对萧明志是不是洁净啊？（是。）萧明志想打着一个全职尽本分的旗号混进来，是吧？（嗯。）事实上他是不是在全职尽本分？他在外边开了个小差，是吧？所以说“我一边作这一个洁净的工作，一边在见证我的众长子”。你看见神现在交通的是什么内容呀？神交通的和我一路走过来的是不是相合的？你看我所流露出来的、我所站立住的，是不是正是神所交通的这些东西？（是。）那你看到什么了？就是说你看到了我所流露出来的，然后神再把这些说出来，这就让你眼睛看见了我是谁，所以这就是神说的：“我一边作这一个洁净的工作，一边在见证我的众长子”。“这两个工作同时进行，当洁净工作完成之时，正是我把众长子都显明之时。”这个话现在能理解了吧？当我把萧明志这样的拦路虎一扫而光，就是神显明众长子之时。那怎么就是把萧明志这样的拦路虎一扫而光了呢？萧明志能够把车拿出来了，人也能全身心地来了，原来给咱家弟兄姊妹买车有怨言呢，最后也没怨言了，还把挣的钱归到了神家，这就是把拦路虎都一扫而光了。萧明志哪年信的神？2018年、2019年。让教会的人听听，让外邦人听听，2018年、2019年才信的新人，仅仅五年他就能把全人献出来，还能把他仅有的都拿出来，还心甘情愿。不过现在还不到这个地步呢，时间也还不到呢。现在这就像铺路的过程一样，现在还在打路基，还在铺混凝土呢，还没有铺沥青呢，等铺了沥青就好了。“我所说的拦路虎都是指大批的效力者说的，所以我说这两个工作同时进行”，刚才说了拦路虎、效力者，把萧明志打成了拦路虎是不是让他效力呢？怎么让他效力呢？就是把他俘虏了，让他效力，这就成了效力者了。原来你是我的仇敌，现在我要把仇敌打进来，一扫而光。仇敌、拦路虎被打成俘虏了，成了给我作工的了，都成了我的人了，成了神家人了，这就是一扫而光了。

“我要让我的众长子与我一同踏遍宇宙地极，踏遍山河万物的每一处，谁敢阻？谁敢拦？我的手对任何人不轻易放过，除了我的众长子之外，我对谁都是烈怒、都是咒诅，全地凡是属血气的没有一个是蒙我祝福的，都是遭我咒诅的。”知道“祝福”和“咒诅”是什么意思吗？“祝福”，只有被成全的人才能得着神的祝福呢。“咒诅”，众子民都属于什么？众子民都属于被咒诅的对象，这个能理解吧？所以说把你放在灾中作成，就是遭到了神的咒诅。“从创世以来，我不曾祝福过任何一个人，即使是祝福也是话语，从来没有事实的临及，因我对撒但恨恶到极点，只是惩罚它，我不会祝福它。只在末了的时候，在我彻底征服撒但之后，我完全得胜之后，我就对所有的忠心的效力者给予物质的祝福，让其以赞美我为享受，因为一切大功都已告成了。”刚才交通的这些最后一句话给你阐明了，“只在末了的时候，在我彻底征服撒但之后，我完全得胜之后，我就对所有的忠心的效力者给予物质的祝福”，你说我现在把萧明志的车给强行占有了也好，说我把萧明志挣的钱强行占有了也罢，甚至说我把他的东西都强行占有成我的了，可等作工结束以后、等人被征服以后、等得胜了撒但以后、等众长子走了以后，那车又归谁了呀？萧明志挣下的这些钱又归谁了？我拿了萧明志一辆车，那方舟建成以后有几辆车？我走了这些车算谁的呢？（算萧明志的。）萧明志那时候就是大明志了。神要的是打败撒但的这个见证，他并不要这些物质，那这些物质是干什么的呢？“我完全得胜之后，我就对所有的忠心的效力者给予物质的祝福”，还要让神再怎么说？神的话一出，事就成了，你现在已经看见这个事成了，咱现在是在建方舟，有的人是能跟到路终的，有的人是跟不到路终的，跟不到路终的人，咱早就给他把丑话说到前头了，“在建方舟的过程中你所奉献的、存的这个东西是不退的，就是你不在了你孩子也别想要，你的孩子没有继承权。”这个咱都知道，那方舟里的这些东西以后是给谁的？这些谁来继承？我给你交通了这些以后，你可不能存着交易的心啊！你如果存着交易的心，拿上一辆车换将来的十五辆车、二十五辆车，那你可就又报废了。就是说即便你是个效力者，神也会给你物质的祝福，如果你要是追求真理，还能得着永生，你就是不明白真理，做一个忠心效力者，那也能活一千年。“让其以赞美我为享受，因为一切大功都已告成了。”这是大功告成以后，成了。

成为被征服的俘虏才能蒙拯救（四）

神说：“刚开始给你们子民的地位你们都蹦起来了，比谁都蹦得欢，一说是摩押的后代，怎么样？都倒了吧！你们的身量在哪儿？你们的地位观念太重！多数人都起不来了，做买卖的做买卖，上班的上班，一说摩押的后代都要跑了，这就是你们整天喊的为神作的见证吗？这样撒但能服气吗？这不是羞辱的记号吗？要你们有什么用，都是废物！你们受了什么苦竟这样地委屈？你们认为神把你们折腾到一个地步神就高兴了，好像神是来有意定你们罪的，给你们定罪，再把你们灭了，他的工作就结束了。我那么说了吗？这不就是因为你们的瞎眼吗？是你们自己不争气还是我有意定你们的罪？我什么时候也没那么作，那是你们自己想出来的，我根本没那么作工作，我也没那个意思，要真想灭你们我还用受这么大的苦吗？若真想灭你们还用苦口婆心地跟你们这么说话吗？我的心意是：什么时候把你们这些人拯救出来我什么时候安息。越是低贱的人越是我拯救的对象，你们越能积极进入我越高兴，你们越趴下我越难受。你们总想大摇大摆地登宝座，告诉你们，这不是拯救你们脱离污秽的路，登宝座的幻想不能把你们成全，这不现实。我说你是摩押的后代你就不高兴了，说：‘你让我下到无底深坑我就不给你作见证，我不为你受那苦。’你这么做不是与我作对吗？这是于你有益的吗？给你那么多恩典你就忘了吗？神那慈母般的心被你们冷落了、羞辱了，这会带来什么后果呢？你不为我作见证我也不勉强你，但你该知道到最终你必是灭亡的对象，我的见证在你身上得不着会在别人身上得着，这些我并不在乎，只是到最终你会后悔的，那时你早已落在黑暗之中了，谁还能拯救你呢？别以为少你一个人工作就没法作，有你不多，没你不少，你别把自己看得太尊贵了，你不愿跟随我只能证明你这个人悖逆，在你身上没有可取的部分。你能说会道不都是我作工带来的言语让你装备上了吗？你还有什么可夸的？别异想天开！在你们这些摩押的后代身上得不着荣耀，我会选择第二批、第三批摩押的后代来作工的，直到我得着荣耀。你不愿为我作见证那你就出去，我并不勉强！别以为离开你们这些人我就寸步难行，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找几个适合我作工的对象那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在这片土地上，别的找不着，污秽败坏的人遍地都是，我

的工作在哪儿都一样作，你别高傲得了不得！你再高傲不也是一个淫乱中出生的子孙吗？不看看自己的身价，还有什么选择？让你活着已是极大的高抬了，你还狂傲什么？若不是看在我要作结束时代的工作的份上，你不早就落入天灾人祸中了吗？你还能这么安逸地活着吗？你还总为这事争执。自从说了你是摩押的后代，你天天噘嘴，文化也不学了，神话也不看了，看这个人也不顺眼，看那个人也不顺眼，看别人学文化你还搅扰，尽说泄气话，你胆量太大了！说：‘摩押后代学什么文化，我就不学。’这不是畜生说的话吗？你还算人吗？这么多说话在你身上也没达到果效，作这么多工作都白作了？说这么多话都白说了？你是狗也得摇摇尾巴，就这样的人连狗都不如！还配称为人吗？一说到摩押的后代，有些人故意糟踏自己，穿的衣服也不像以前了，蓬头垢面简直没有人样，嘴里还叨咕着：‘我是摩押后代，本来就不是好东西，想得什么福都是做梦，摩押的后代还能被成全？’一说摩押后代，多数人都没指望了，还说：‘神说我们是摩押的后代预表什么？你看神的说话口气，那就没有一点挽回余地啊！话里没有一点爱，那我们不是灭亡的对象吗？’你就忘了以前说的话了吗？今天就‘摩押的后代’这词你就记住了？其实有许多话是为了达到果效，但也是在揭示事实的真相，多数人不相信，你不愿为我受那苦，你怕死，总想逃出去，你想走我也不强求，但我得跟你说清楚了：你别枉活一世，你别忘了我以前对你所说的话，作为一个受造之物应该尽到一个受造之物的本分，你别昧着良心去做事，你该做的就是为造物的主奉献自己。摩押的后代也是受造之物，只是作衬托物，是受咒诅的，不管怎么样你还是一个受造之物。你若说，‘虽然我是摩押的后代，但我以前享受神那么多恩典，我也得讲点良心，干脆我就认可了，不想那么多了，在这流里即使受苦也得受到底，摩押后代就摩押后代吧，那我也跟到底！’你若这样说还差不多，就应该跟随到底，你如果逃离出去那就真没前途了，走上灭亡的路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拯救摩押后代的意义》）

看了这段话有什么感受？神说你是摩押的后代，你不要局限于你就是摩押的后代这个观点里。当我揭露解剖你的时候，说你是敌基督、你是恶人、你是魔鬼，还说你是效力者的时候，这些词和“摩押的后代”这个词是不是一样的？（嗯。）你得举一反三。咱叫沈金梅二百

五呢，她要是活在“二百五”这个词里边，你说她怎么走？萧明志有没有灵名？（萧明志：跟随。）就怕你跟不上，时时刻刻为你担心。“刚开始给你们子民的地位你们都蹦起来了，比谁都蹦得欢”，咱刚说国度建造的时候，你刚过来的时候，刚和我见面的时候，蹦得欢吧？我刚来的时候，萧康给我的印象挺好的，我没有看见萧康发过什么血气，我看见他平常笑嘻嘻的，平易近人，干活儿也比较诚恳，理智也正常，和萧明志一样还有一技之长。我说咱家这都是人才啊，我暗自欣慰，心里得安慰呢。可是在你进来一年以后，大家跟我反映：“萧康跟二百五一样，就说不成话。”还说：“萧康干活儿还偷懒呢，尽本分还偷奸耍滑呢。”我说：“我没有看见萧康偷懒呀，我看见萧康挺好的啊，怎么还偷懒呢？”萧康他们说的这些话你听到过没有？（萧康：听到过。）你感觉扎心不扎心？（萧康：没有感觉到扎心。）没有感觉到扎心。你怎么想呢？（萧康：我想的是，这是他们说的，我自己知道我心里是怎么想的。）（肖红：意思是“随便他们怎么说，我不是这样”，是吧？）（萧康：嗯，对。）你的意思就是说“我没有去偷奸耍滑，我没有去偷懒，他们是污蔑我呢”。（萧康：所以他们想说什么说什么。）是“他们污蔑我呢”？还是“他们愿意说什么说什么”？（萧康：事实就不是那样。）（肖红：意思就是“你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我心里知道我是怎么样的”。）（萧康：对对对。）这是自己给自己的一个安慰，也可以说你也是在为自己的面子说话，其实自己是不是偷奸耍滑，别人的眼睛是不是都看着呢？咱信神，神兴起周围的人事物和咱说话，这些是不是凭空来的啊？神不会和你直接说话的，神是借着周围的人事物和你说话，借着这些话，你就应该揣摩“他们怎么这么看我呢？”

神说人要想蒙拯救必须具备两个感，还记得吗？羞耻感和惧怕感。如果没有羞耻感、没有惧怕感不能蒙拯救。如果你是一个有羞耻感的人，你听见别人和你说这个话了，怎么认识呢？“呀，我这么大的人了，怎么人家说我是偷奸耍滑呢？怎么说我懒惰呢？”这话难听不难听？难听、刺耳，不想听，但又一想“我信神呢，人都说我偷奸耍滑了，那神是不是更看见了啊！”你的言行举止就表露在外边了，人都看见了。萧康你说没有羞耻感，是因为我说了这个事你没有羞耻感，还是说你就没羞耻感？（萧康：因为我心里边就没有那样认为。）“没有

那样认为”还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本身人没有羞耻感，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呢？他觉得他就做得对着呢，“我就应该这么做，我就应该偷懒，那个事情我就不应该做，那压根就不是我的事。”在那边干活儿有七八个人呢，本来一两天的活儿，咱干了七八天，你说这七八个人都不知羞耻？你必须站在哪一边才能看见人的不知羞耻？你必须站在神一边你才能看见这些人的不知羞耻，尽是欺骗！我今天说萧明志呢，我看着他不知羞耻，但如果站在人一边，站在人的角度上看，“我信神怎么能把我的所有都给了神家呢？我还能不生活啊？”站在人一边看这是不是理直气壮的？可是站在神一边看，你既然是神家人，那你就得有一个神家人的样子，你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你“嫁”过来就要按“嫁”过来的来衡量你，这才对呢！你站的角度不同，你观察出来的结果就不同。站的角度不对他就不会有羞耻感，就像萧明志站在肉体那边，他就不会有羞耻感，但是转过来以后才知道什么是羞耻感，才会有羞耻感。当你看见萧明志不往过转的时候，看见他宝爱他肉体的时候，看他是不知羞耻，但在外邦人眼里或者在教会里半职人员的眼里怎么看呢？“人家萧明志就是萧明志，多聪明呢！人家干着半职的活儿，戴着全职的帽子，还能挣着自己的钱，我什么时候能走上人家萧明志的路啊？”他还眼红，还羡慕呢。外邦人他感觉很正常，“信仰就是个信仰，那能顶饭吃啊？你在人家这个国家生活是不是还得有公民的身份啊，你没有公民的身份你怎么在这个国家生活？你看人家萧明志，在外邦这边也有公民的身份，在神家那边还有全职人员的身份，人家哪边成去哪边，哪边都不误，人家是最聪明的人。”可是你要站在神这边看呢？这是一种诡诈！神家是诚实人掌权，神早就和你说诚实人掌权，你为什么做诡诈人？诡诈人最后只能中了自己的诡计！所以你也太蠢了吧！你看看现在，你看诚实人是不是掌权了？你看诡诈人是不是中了自己的诡计了？一看事实就是！从诚实人的角度来看，“真憨呀！真愚蠢！你的那车是你的？弟兄就是要你的车呢？神是要亚伯拉罕的以撒呢？神就是要看看你的态度。你就是真把你的那辆车给神家了，神反过来给你的是什么？你献上一辆车神就给你一辆车？亚伯拉罕献了一个以撒，神给了他几个‘以撒’？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子孙后代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究竟你是聪明还是傻呢？”这就是说世上一百个人有一百种看法，但最终是看谁是从事物的总根源看事，谁是站在造物主、主宰掌管的那一位一边看事呢。你的命运是谁在掌管

着？你必须站在主宰掌管的那一位一边看事这才准确。你除了站在这个角度去看事是准确的，其余所有的都是歪脖子看表，不管你再有什么评论，都是歪脖子看表。咱上午说了萧卫，不管别人再怎么叫你“卫总”，那都是在撒但堆里边的撒但在叫你“卫总”。站在神一边看呢？站在神一边叫你啥“总”呀？叫你“孬总”“傻总”，是吧？在国度里边给了你“管理者”这么高的冠冕，让你去尽本分呢，你在那里偷奸耍滑，你能欺骗了造物的主？你是真傻还是假傻？你站的角度不同，你看事的结果完全是不一样的。你要站在造物主一边，站在主宰者那一边去看事这才准确。

再反回来说萧康没有羞耻感有两种原因，没有羞耻感的一种原因是本身就没有羞耻感，另一种原因是因为站在了错误的角度上说的。他为什么当时没有羞耻感呢？因为他没有站在神一边看事。他站在了哪一边看事呢？他站在一个效力者的位置上看事。“刚开始给你们子民的地位你们都蹦起来了，比谁都蹦得欢，一说是摩押的后代，怎么样？都倒了吧！”萧康现在为什么是这种看法？就因为他处于一种倒的状态下，处于摩押后代的状态中。他为什么没有羞耻感？因为他在这儿看不到希望，“这尽本分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天天起来这是干什么呢？活儿是干完这个干那个，就没完。”手上干着活儿心里边想的是啥呢？“我在这里是干活儿呢，我在家也是干活儿呢，我在家里边好歹是门店的老板，我在这儿是给人家帮忙打了个下手，这干的是什么呢？”想着想着心中有一种难受、忧伤，和谁说？跟谁说？看不到希望，别人就是再说他什么，“你可懒呢！”能刺伤他的心吗？刺不伤他的心。他想的是什么？“一开始信神说的是建造国度呢，我满心欢喜准备进国度呢，我变卖家产，门店一关，带着老婆、带着孩子来了，说吧，哪时让我进国度呢？我进。”准备好了，钱也不挣了，门店也不开了，结果等了一年了没动静，第二年呢？随着时间的推移，手里的钱也快花完了，存储的这个钱还能够一年的开销？还能够两年开销？神的作工几时完？他是不是要盘算？“一年了怎么都看不见国度开门呢？怎么还是个这呢？眼看我的孩子一天天长大了，这孩子以后得花多少钱？幼儿园的大班、小班一年得多少钱？吃喝拉撒得多少钱？”为了这些就操碎了心、压破了胆，你再说什么他能听见吗？“我只能是迫不得已地干着。不尽本分？不能，也不敢，我得尽。可我尽的时候是心不

甘情不愿，所以你再跟我说别的，我就心烦意乱，你再跟我说我就恼火。”为什么萧康他能成二百五了呢？你要是给他钱他还二百五？他就不二百五了。我说的是不是他的情形？正因为有这样的心，所以他根本感觉不到什么羞耻。这是两种情况，一种就是你站的角度，你站在神这边一看，“这信神呢，信的是啥呢？人家尽本分，人家一天干的什么活儿，我一天干的什么活儿呢？人家怎么干活儿，我怎么干活儿呢？人家说我懒呢，和人家一比我就抬不起头来，人家都说出来了，那神怎么看我呢，撒但怎么看我呢？”他进了他的那个世界里边还想这些吗？“神试炼我呢”，他根本不想这些了。

“你们的身量在哪儿？你们的地位观念太重！多数人都起不来了，做买卖的做买卖，上班的上班”，2012年的时候人都去哪儿了，是不是做买卖、上班去了呢？（嗯。）这里说你是摩押的后代，2011年、2012年那时候说你是什么？2011年、2012年说你是恶人，把你清理了、把你开除了。多数人去打工、去上班是不是因为这些走了的？他听见这些话就是听到什么声音了？没地位了。“你们的地位观念太重！”地位观念，首先是没地位了，其次这里说的观念是什么？你想的与神的作工不相合，那是你的一种想象、是你的一种认为，那就是你的一个观念。那神作的是什么工作？神作的是检验的工作、试炼的工作，神不作开除的工作，神作的是成全与淘汰的工作。你认识神的工作吗？神就是要显明你，看你是要地位还是要什么，把你的地位剥夺了，看你还信不信。一没了地位，你就软弱，干什么都没劲儿，所以说你就是地位、观念太重！咱说萧康呢，如果说萧康一来了就让萧康负责，把萧卫放下让萧康上，你说这时候萧康心安不安？萧康也不会想其他事情，也想不起来，因为什么呢？因为地位在充斥着他的内心。那时候萧康还懒不懒？我感觉萧康一点也不懒，因为有地位在支撑，他不会懒的。咱说了地位再说观念，你是用你的观念去衡量神的作工，“今天结束呀，明天结束呀……”你真正走上信神的道路是要追求什么呢？是要性情变化，遇事学功课，找着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寻求怎样做人做事、怎样看人看事，这是不是你该寻求的？（嗯。）就刚才我给你举的那个例子，你要找到一个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你就得站在造物主一边看，站在主宰掌管万有的那一位一边去看，这才准确、这才真实。你要站在这一边看的时候你也不会

软弱。“你们的地位观念太重！”萧康，这个能认识到吧？（萧康：能。）我刚刚交通的这个听懂了没有？（萧康：听懂了。）杨披的地位也重着呢吧？念这句话的时候你回想一下你自己的经历，你消极、软弱是因着什么？没地位了，作工的时候不叫你了，不是以你为主了，这就干不动了。我说：“杨披、杨披……”杨披干活儿的时候就是：“你看，我是技术人员，我是领导人员。”杨披还笑嘻嘻地干呢。等我说：“萧齐进、萧齐进……”杨披这个时候就不干了。杨披干什么呀？吃饭的时候把羽绒服一脱，大口吃饭呢，等干活儿的时候是穿上羽绒服干活儿去了。“多数人都起不来了”，刚才咱举了几个例子，其他的人你们会对号吗？“你们的地位观念太重！”鹿韩七，给你个地位，你过年还回家吗？还没到回家的时候急得就要回家，一没事了就回家了。（鹿韩七：有事呢。）给你个地位你还回吗？鹿韩七，还记得你刚进来那一年是怎么许诺的吗？谁的承诺我也没记住，我就记住你承诺的了。我见过多少人了，我没有见过这么“真心”的！鹿韩七，你怎么说的呢？（鹿韩七：我那是小孩说大话呢！）现在都成了对神的一种欺骗了。

“做买卖的做买卖，上班的上班，一说摩押的后代都要跑了”，今天我未给萧明志交通以前，先交通了俘虏，是吧？交通完俘虏以后我再给萧明志交通剥夺，如果不给萧明志交通俘虏，我直接就交通剥夺，你说萧明志能不能听进去呀？面子上能不能下来呀？很难！“一说摩押的后代都要跑了”，为什么一说摩押的后代就要跑呢？摩押的后代怎么呢？摩押的后代没归宿，也可以说他觉得他做的是赔本买卖，这个买卖不划算，感觉好像神欠他一笔不可奉还的债，还不了，所以他才消极、他才跑。“多数人都起不来了，做买卖的做买卖，上班的上班，一说摩押的后代都要跑了，这就是你们整天喊的为神作的见证吗？”这是不是审判的话？（是。）萧康，今天知道神让你干什么了吗？让你作的是一个见证。“这样撒但能服气吗？这不是羞辱的记号吗？”萧明志，这句话能牢记在心吗？（萧明志：能……）你看萧明志，刚问了他“这是见证吗？这句话能牢记在心吗？”“能……”有气无力的，你的魂给丢了？这个魂回得来回不来？（萧明志：能。）心里是不是特别难受？（萧明志：没感觉到难受，是软呢。）要了你的命了！萧明志，你是不是就是在钱财上特别致命？什么是你的致命处？

（萧明志：……）“这就是你们整天喊的为神作的见证吗？这样撒但能服气吗？”今天所做的一切是要干什么呢？是要让撒但服气，如果不能让撒但服气，这工作就没意义，“这不是羞辱的记号吗？”你在这边一叹气，就是个羞辱的记号。我今天让你回忆一下你当时说的那个话和你的动作，这就是一个羞辱，极大的耻辱！萧康，尽本分的时候人家说你偷奸耍滑，这是什么呢？这是不是一个耻辱？撒但能服气吗？撒但就不服气。咱看神话的时候，都回想一下自己，都得学会去对号。

“这不是羞辱的记号吗？要你们有什么用，都是废物！”要你干什么呢？今天就是要让你站这个见证呢，把你打成效力者，就是让你作效力者的见证。什么是效力者？没有所求、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咱默默无闻了没有？勤勤恳恳了没有？“要你们有什么用，都是废物！你们受了什么苦竟这样地委屈？”咱受了什么苦？抛头颅了？洒热血了？还是跑半个欧洲了？教会建造人家跑了二三十年，你做了啥？咱几乎没有经历过、几乎没有做过教会建造的工作。耶稣当时说作一年的工和一天的工，工价是一样的。这个工价是指什么说呢？今天肖红在这儿坐着呢，你也在这儿坐着呢，肖红作了多少工？你作了多少工？工价是一样的。这个工价指什么说的？给你们交通的神话是一样的，给她交通的和给你交通的是一样的，给你们的真理是一样的，没有给肖红吃偏饭，工价是一样的，所以说咱得有良心。萧明志你是从2018年、2019年信的，那2018年、2019年信是一种福还是一种祸？（萧明志：福。）你很清楚，2018年、2019年信神是种福，你来的正是时候。要是把你放在1998年肖红信神的那时候，你唉声叹气的，这二三十年怎么过来呢？你唉声叹气二三十年？今天你来了以后经历的直接就是审判刑罚的工作，你就没有作传福音的工作，就没作受苦的工作，就这样你还喊冤叫屈呢！“你们受了什么苦竟这样地委屈？”不用说你了，就是在教会里的人他又受了多大的委屈？相比历代以来的使徒，你们受了多大的委屈？

“你们认为神把你们折腾到一个地步神就高兴了”，心里边想过这个事吧？老感觉神是折腾人呢。特别是咱在干活儿的时候，好不容易干完了、干好了，但又撤了，你有没有感觉是在折腾人？心里边肯定要想。特别是在撤的时候，你会消极、你会软弱、你会怀疑、你会疑

惑，“弟兄究竟是什么人？干啥呢？连这也干不了？”沈电巩就说过这个话，“弟兄干事和小孩子一样，办的啥事呢？就是瞎折腾人呢！”现在你再看那边，好不容易搭起来，咱才用几个月，一把火烧尽了，“这不是折腾人呢？”“你们认为神把你们折腾到一个地步神就高兴了，好像神是来有意定你们罪的，给你们定罪，再把你们灭了，他的工作就结束了。”咱发起怨言的时候，或者没希望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这样想呢？看到自己没希望的时候，人就消极。“我那么说了吗？这不就是因为你们的瞎眼吗？”是不是瞎眼？（嗯。）今天为什么给你交通这个话呢？今天交通的主体是什么？（俘虏。）我是要把你打败，让你做俘虏。做完俘虏以后呢？就仅仅是让你做俘虏吗？（不是。）是要给你建造家园呢，是让你去管理万物呢，是要把这福赐给你呢。那和你说这个话的目的是什么？是因为你太能应付糊弄了、太能欺骗了，尽本分尽是欺上瞒下，看看猪肉事件，再看看每一件事，看看有谁操心了？没有人操心，没有人把自己当神家人待，根本没有责任心！

“这不就是因为你们的瞎眼吗？”你消极什么呀？你拦阻了神的工作你还消极，本来咱能几天干了的事，磨磨蹭蹭、磨磨蹭蹭就是赶不出进度。原计划去年就要把那两边的工作都完成呢，可结果怎么样呢？只完成了一个地方的工作，另一边还没开始！这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咱瞎眼！你就不知道你是干啥的，你就不知道神给了你的是什么，而是老害怕自己上了神的当。“是你们自己不争气还是我有意定你们的罪？”沈金梅，是我有意要定你的罪呢？（沈金梅：不是。）给了你多长时间了？是你太不争气了！“我什么时候也没那么作，那是你们自己想出来的，我根本没那么作工作，我也没那个意思，要真想灭你们我还用受这么大的苦吗？若真想灭你们还用苦口婆心地跟你们这么说话吗？”我作在沈金梅身上的你们看见了，是吧？我作在萧明志身上的你们也看见了。“我的心意是：什么时候把你们这些人拯救出来我什么时候安息。”神一心是想把你拯救出来，不是要看你笑话、看你受苦呢！建造国度就像建造方舟一样，建造方舟不是目的，而是借着建造方舟能够证实你被作成了，你能够真心了、能够忠心了、能够顺服了，那神就安息了。“越是低贱的人越是我拯救的对象”，你听听这话，你不受感动吗？沈金梅你听了这话不受感动啊？“你们越能积极进入我越高兴，你们越趴下我越难受。”沈金梅感觉不到我的难受！沈金

梅，我怎么和你说的呢？你好了两天你就又开始发作了，我是想救你呢！“你们总想大摇大摆地登宝座”，你说你们哪个不是呢？沈金梅就想“我耍着二百五劲儿登宝座”。萧明志呢？萧明志想怎么登宝座呢？萧明志想的是“我开着属于我的车，搞着我个人的私营登宝座”。萧康呢？萧康想的是“带着我的家室老小，带着我的私欲登宝座”。萧康现在有什么想法？我刚才说的这些话能认识到吗？能对号吗？（萧康：有的能对上，有的对不上。）我要的是一个见证，什么见证呢？就好比说萧康和网易配搭去那边尽本分呢，两个人配搭，你就不管网易怎么样，咱该活出一个正常人性吧？你怎么能和他争执起来呢？你丢不丢人？你去人家那边是为了丢人？从肉眼来看是你和他争执起来了，从灵界来看你们是干什么的？是信神的？不管他怎么样，你应该做到你该做的吧？神兴起周围的环境是要干什么呢？神是要看你的态度、观点呢，各是各，他是他，你是你。咱在这边争吵了，去了那边又争吵了，这叫不叫见证？这是极大的羞辱！写认识了没有？还没有写呢？（萧康：没有写。这是你现在说这个呢，我心里还没想到我和他是争执呢。）今天网易不在，咱也不说网易的问题，咱先说你的问题。即便网易有问题，网易他就是个混蛋，你遇上混蛋了，你该怎么办？神把约伯交给强盗了，神把亚当、夏娃放在伊甸园了，伊甸园又放了一棵善恶树，神放了一棵善恶树是要干啥呢？让你去吃呢？让你听从、跟随呢？是让你分辨、是让你认识、是让你长智慧呢！把你和网易放在一起，你看见网易的问题是让你去分辨、去认识，不是让你和他去干仗。干仗是在干什么呢？干仗就是因为你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了，你吃了感觉味道不好才干仗呢。你吃那个干嘛？这个话能理解吗？就是刚才和你说的，我要的是见证，什么时候人与人之间互相能够和谐配搭，有一个基督徒的形象了，这才是有点见证了。你活出基督徒的形象以后，这是不是就有了一个初步的见证了？在污秽之地神不显现，神不能显现、不能降临，神话怎么在你身上作王掌权呢？你处于一种血气状态，血气方刚，神能掌权吗？咱今天尽本分是干什么呢？是为了让神在咱身上能作王掌权，是为了得着神，你这么一干仗，圣灵不作工，你尽本分不是白尽？反过来不是成了作恶的了？咱是预备善行呢，结果是作了恶了，咱连这个也不清楚？咱得有理智，得知道你是在干什么呢。你如果就要这么按着自己的性子来尽本分，并且还为了剩存下来，那是不是神说的这句话呢？“你们总想大摇大摆

地登宝座，告诉你们，这不是拯救你们脱离污秽的路，登宝座的幻想不能把你们成全，这不现实。”

“我说你是摩押的后代你就不高兴了，说：‘你让我下到无底深坑我就不给你作见证，我不为你受那苦。’”你心里真实的想法是不是这个？“你让我下到无底深坑我就不给你作见证”，你要的是虚荣、脸面、地位，“你不给我脸面、不给我地位，我就不给你作见证。你要让我作见证，你就得给我地位、给我虚荣、给我脸面，否则我不受这个苦”。“你这么做不是与我作对吗？”是不是作对？（是。）就是让你来作见证了，你来了反而讲了个条件，“我个人不能得利，你不能满足我的私欲，我就不给你作见证”，这就叫与神作对。“这是于你有益的吗？给你那么多恩典你就忘了吗？神那慈母般的心被你们冷落了、羞辱了，这会带来什么后果呢？你不为我作见证我也不勉强你，但你该知道到最终你必是灭亡的对象”，这个沈金梅是亲自体验了啊！“你不为我作见证我也不勉强你，但你该知道到最终你必是灭亡的对象，我的见证在你身上得不着会在别人身上得着，这些我并不在乎，只是到最终你会后悔的，那时你早已落在黑暗之中了，谁还能拯救你呢？”萧明志把这句话再给咱念一下。（萧明志：神说：“你不为我作见证我也不勉强你，但你该知道到最终你必是灭亡的对象，我的见证在你身上得不着会在别人身上得着，这些我并不在乎，只是到最终你会后悔的，那时你早已落在黑暗之中了，谁还能拯救你呢？”)一起念一下吧，这不是说他一个人的。（“你不为我作见证我也不勉强你，但你该知道到最终你必是灭亡的对象，我的见证在你身上得不着会在别人身上得着，这些我并不在乎，只是到最终你会后悔的，那时你早已落在黑暗之中了，谁还能拯救你呢？”）清醒清醒吧！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优胜劣汰，你愿意配合就配合，你不愿意配合就不配合，神不是非得拯救你。沈金梅你不愿意干你可以走，走了以后神家可以再找一个，神家缺人吗？（不缺。）

这个也一起念一下吧。（神说：“别以为少你一个人工作就没法作，有你不多，没你不少，你别把自己看得太尊贵了，你不愿跟随我只能证明你这个人悖逆，在你身上没有可取的部分。你能说会道不都是我作工带来的言语让你装备上了吗？你还有什么可夸的？别异想天

开！在你们这些摩押的后代身上得不着荣耀，我会选择第二批、第三批摩押的后代来作工的，直到我得着荣耀。”）现在清醒了吧？在你身上得不着荣耀就不得了，神还可以选择第二批、第三批败坏的人，这样的人在中国有的是，所以说你不要和神去讲理，不要和神去搞条件，你没有什么资格！如果你一味地与神作对、叫嚣，神不搭理你了。“你能说会道不都是我作工带来的言语让你装备上了吗？”你看萧明志会说话吧？能说会道。“你能说会道不都是我作工带来的言语让你装备上了吗？你还有什么可夸的？别异想天开！在你们这些摩押的后代身上得不着荣耀，我会选择第二批、第三批摩押的后代来作工的，直到我得着荣耀。”萧康成了第二个二百五，萧康的二百五劲儿我还没见呢，萧康要不要这个“冠冕”？（萧康：不要。）不要了，咱就不要再往起戴了，以后就不要再有这个二百五劲儿了。“我会选择第二批、第三批摩押的后代来作工的”，你现在能不能感觉到神已经选择了第二批、第三批的人了？有没有这个体验？你看现在五六十岁、七八十岁的，在教会建造的时候他们是不是主力军呢？你看现在的主力军里边还有五六十岁、七八十岁的吗？（没有了。）你再看现在的这些四五十岁、五六十岁的，那时候我给沈老毛谈的时候，谈了好几回，人家还不进来呢、还不跟呢，是吧？就像听不懂话一样。你是不跟，你看萧明志，你看人家说的那两句话，今天下午你看到了吧？人家2018年才信的，虽然得经过一定时间的熬炼才能产生真实的信心、真实的爱，现在时间还不到，但是他的这个认识到了，他能够有气无力地说：“我还得跟随。”这就好像什么呢？就像跑马拉松一样，坚持到最后了“不行，我还得走，坚持就是胜利”，他有向往的心志、信心，有这个理智。你看见他，你就不敢再狂妄了，不敢再想其他的了。（沈老毛：嗯。）因为什么呢？你再不走，后浪推前浪，你就完了，把你拍到沙滩上了。萧卫你现在抱住那个房子不放，人家萧明志今天把车一放，明天把其他的缠累一甩，“不要看着你萧卫个子高，我萧明志个子不比你低，天塌下来我顶！”说不定哪天萧明志就把萧卫拍到沙滩上了。随着信心，随着时间的推移，借着熬炼、借着揣摩，萧明志醒悟了，“神把素质加给我了，我再有个心志、有个信心我就超过你了。”所以你们这些走在前边的小心点啊！你不小心就被第二批、第三批的人把你顶了，代替了你了。

“我会选择第二批、第三批摩押的后代来作工的，直到我得着荣耀。”也就是说国度建造我是建造定了，我肯定是要把你打败的，但是打败了你，你给我效力不效力还是另一码事呢。有的人他虽然服了，“我服了，我服了我也不给你效力”，他起来跑了。沈金梅就是，“我服了你了，我承认，但我就是二百五，我就是走、我就是死，我也不给你干！”看人家沈金梅多有“骨气”。（沈金梅：我不敢了。）沈金梅“走”了，就有后来者，萧康就来了。你们说人家萧康是二百五，人家萧康今天说：“我不做二百五，我不走二百五的路。”人家是不是把前边的沈金梅打垮了？（嗯。）后浪推前浪。神要的是见证，我在这儿不管是你沈金梅还是谁，你“二百五”可以在这儿做饭，你走了是不是可以再来个“一百五”的？“一百五”的走了，可以再来个“一百”的，这个活儿得有人干，更主要的是我要的是个见证。不是说“二百五”走了再来个“一百五”，我就给他发点奖金，不可能！依然是没有奖金，依然是审判刑罚，依然是话语成就一切。“你不愿为我作见证那你就出去，我并不勉强！别以为离开你们这些人我就寸步难行，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找几个适合我作工的对象那是不费吹灰之力的”，我作工的过程你也看见了，第一站跑的是沈金梅那边的教会，在那边的教会转了之后又到了何晓丹、何大丹那边，最后跑到了咱这里，你看见一茬一茬的、一批一批的都淘汰下去了吧？（嗯。）有的人是走不动了，有的人干脆不跟了，有的人回归世界了，你看见我的工作是成了还是败了？（成了。）成了。所以说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了。沈金梅为什么这么刚硬呢？是因为她老家的那土地上是出“英雄”的！沈金梅，你的言行举止大家都看在眼里了，所以你可不要再发扬你老祖宗的“光荣传统”啊！让沈金梅来经历经历，看看没有了第二批还有第三批，没有了第三批还有第四批，总之神要的是一个荣耀，要的是一个见证。

“别以为离开你们这些人我就寸步难行”，我不仅没有寸步难行，反而走得更快了，你看见了吗？（嗯。）萧明志来了，你看你有萧明志的个子高吗？你看你有萧明志的领受吗？你来的时候骑的是“电动车”，人家萧明志是开着“车”就来了！“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找几个适合我作工的对象那是不费吹灰之力的”，适合神作工的对象好找不好找？（好找。）神在中国作工，神要的是你的败坏，是吧？（嗯。）就不

用多说什么，就沈金梅在外边晾衣服的时候，空中有声音叫了一声“沈金梅”，是吧？叫沈金梅的这一声还不知道是谁叫的呢。是神叫的？是撒但叫的？还是魔鬼叫的？不管是谁叫的，她都害了怕了，要是魔鬼叫的她更怕。如果真是魔鬼在大白天就叫了一声“沈金梅”这还了得啊！咱知道魔鬼一叫人就“完了、完了，叫魂呢”，不敢了。“在这片土地上，别的找不着，污秽败坏的人遍地都是，我的工作在哪儿都一样作”，咱就只在这一个地方作工？是不是还有多少地方没打开呢？（嗯。）神工作的地方多的是！“你别高傲得了不得！你再高傲不也是一个淫乱中出生的子孙吗？不看看自己的身价，还有什么选择？”你不要太高傲了，看看你身上邪恶的败坏性情，你是大红龙的子孙，哪个人不是啊？“不看看自己的身价，还有什么选择？”“让你活着已是极大的高抬了”，今天清醒清醒，让你活着已是极大的高抬了！萧明志，你也不要在那儿“唉……唉……”地叹气了，国度里边没有忧伤、没有眼泪，你再有忧伤、再有眼泪，就把你的命给“唉”没了。“让你活着已是极大的高抬了”，只要活着就是极大的高抬。“你还狂傲什么？若不是看在我要作结束时代的工作的份上，你不早就落入天灾人祸中了吗？”天灾人祸，你怕不怕？不是天灾，就是人祸！萧明志你每天开着车不害怕吗？看看杨披，用了用那个东西就把手指头一下据了，危险不危险？“你还能这么安逸地活着吗？你还总为这事争执。”和谁争执呢？争执什么事呢？咱是不是一直都在争执？（嗯。）你不要只是陷在字句里边说自己是摩押的后代，你和神咒诅你的话，或者定罪你的一些审判刑罚的、不好的话语一直在争执。

一起继续往下念。（神说：“自从说了你是摩押的后代，你天天噘嘴，文化也不学了，神话也不看了，看这个人也不顺眼，看那个人也不顺眼，看别人学文化你还搅扰，尽说泄气话，你胆量太大了！说：‘摩押后代学什么文化，我就不学。’”）看着这话一句句都像是在说二百五，其实每个人里边都有二百五性情，是吧？（嗯。）天天噘起嘴，文化也不学，本分也不尽了，也不操心了，神话也不看了，尽说泄气话。这是什么表现？是消极吧？（嗯。）你经常消极，你看神怎么说的，神说：“你胆量太大了！”你的胆量不是一点点大了，是胆量太大了！你看见这话害怕不害怕？咱看话不能看一个字句就过去了，得一边看一边揣摩揣摩。神说：“你胆量太大了！”你说：“我做什

么了？我也没做什么呀！”那神为什么说你“你胆量太大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是个败坏的人，你是从什么来的？你就是个尘土。“你胆量太大了！说：‘摩押后代学什么文化，我就不学。’”你就起来背叛了、走了。“这不是畜生说的话吗？你还算人吗？”你说过这话没有？沈金梅晾衣服的时候说什么话了？（沈金梅：我那是想了想。）你只是想了想，你想了想当畜生，是吧？有的人消极的时候是在本分上撂挑子，有些人还在本分上发脾气，是吧？（嗯。）在本分上发泄，这不就是畜生吗？你还算人吗？“这么多说话在你身上也没达到果效，作这么多工作都白作了？说这么多话都白说了？你是狗也得摇摇尾巴，就这样的人连狗都不如！还配称为人吗？”这些话咱能理解吧？能理解就往下念吧。

（神说：“一说到摩押的后代，有些人故意糟踏自己，穿的衣服也不像以前了，蓬头垢面简直没有人样，嘴里还叨咕着：‘我是摩押后代，本来就不是好东西，想得什么福都是做梦，摩押的后代还能被成全？’一说摩押后代，多数人都没指望了，还说：‘神说我们是摩押的后代预表什么？你看神的说话口气，那就没有一点挽回余地啊！话里没有一点爱，那我们不是灭亡的对象吗？’你就忘了以前说的话了吗？今天就‘摩押的后代’这词你就记住了？其实有许多话是为了达到果效，但也是在揭示事实的真相，多数人不相信，你不愿为我受那苦，你怕死，总想逃出去，你想走我也不强求，但我得跟你说清楚了：你别枉活一世，你别忘了我以前对你所说的话，作为一个受造之物应该尽到一个受造之物的本分，你别昧着良心去做事，你该做的就是为造物的主奉献自己。摩押的后代也是受造之物，只是作衬托物，是受咒诅的，不管怎么样你还是一个受造之物。你若说，‘虽然我是摩押的后代，但我以前享受神那么多恩典，我也得讲点良心，干脆我就认可了，不想那么多了，在这流里即使受苦也得受到底，摩押后代就摩押后代吧，那我也跟到底！’你若这样说还差不多，就应该跟随到底，你如果逃离出去那就真没前途了，走上灭亡的路了。”）把最后这一句重新再念一下。（神说：“你若说，‘虽然我是摩押的后代，但我以前享受神那么多恩典，我也得讲点良心，干脆我就认可了，不想那么多了，在这流里即使受苦也得受到底，摩押后代就摩押后代吧，那我也跟到底！’你若这样说还差不多，就应该跟随到底，你如果逃离出去那

就真没前途了，走上灭亡的路了。”）今天给你交通了摩押的后代，不给你什么赐福，就让你做效力者行不行呀？（行。）就让你做神家的驴、神家的马，能不能心甘情愿呢？（能。）能，是吧？（嗯。）答应了，是吧？（嗯。）答应了今后咱就要做呢，做忠心的效力者。萧明志呢？甘心不甘心？（萧明志：甘心……）你这个甘心里边掺杂太大了！我听着这个声音是一种被逼无奈，不是甘心。给你交通这个是让你心甘情愿，不争地位、不争名誉，不是非得要个子民的名分，也不要这个地位、名誉，“我只为效力，作衬托物，做驴、做马”。这个能明白吧？（能。）就是上午给你交通的，我要的是一个见证，你要的说得实在点就是要了一个归宿——蒙拯救。都立个心志，有信心，重振旗鼓！

218　顺服圣灵的作工才能跟随到底

1　圣灵作工一天一个样，一步比一步拔高，明天的启示比今天更高，一步一个台阶总往上走，神就是借着这样的作工来成全人，人若跟不上就可能随时被淘汰，人若不能存顺服的心就不能跟随到底。旧的时代已过去，现在是新的时代，在新时代中就作新的工作，尤其在末了要成全人的时代，神要更快地作更新的工作，所以人若不能存心顺服就难以跟上神的脚踪。

2　神不守规条，也不把任何一步工作当作永远不变的工作，而是始终如一地作更新更高的工作。他的工作一步比一步实际，越作越符合人的实际要求，人只有经历这样的作工才能达到最终的性情变化。人对生命的认识越来越高，所以神作的工作也就越来越高，这样人才能达到被成全，达到合神使用。

3　神这样的作工一方面是为了回击人的观念，扭转人的观念，另一方面是为了带领人进入更高更实际的境界，进入人信神的最高领域来达到最终成就他的旨意。那些本性悖逆、存心抵挡的人都得被这步又快又猛的作工而淘汰的，只有存心顺服甘愿“降卑”的人才能走到路终。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真心顺服神的人必能被神得着》

299　基督公义的国度已形成实现

一

起初神创造天地万物　随之神又造了人类

是神带领人类到今天　经营拯救全人类

东方闪电发出直照西方　全能神道成肉身

基督发表了一切真理　就是话在肉身显现

这是末世的救恩 信神就要顺服神　国度时代神要彻底拯救人类

这是末世的救恩 要为真理而献身　基督公义的国度已形成实现

二

末世的审判拉开序幕　审判已从神家起首

无人能逃脱神的审判　人都在神手中掌握

神选民必听神的声音　仇敌因神话而显明

神审判刑罚试炼熬炼　都是为洁净拯救人

神完全得胜撒但 至死忠心顺服神　爱神之人必行走在神的光中

神完全得胜撒但 跟随基督永不变　基督公义的国度已形成实现

三

国度礼炮已阵阵响起　七雷巨响震动天与地

神作工之势浩浩荡荡　无一人一物拦阻得住

基督国度因神话而成　公平公义居在其中

万国必因神的话改变　千年国度降临在人间

神旨意通行在地 大红龙彻底败亡　国度君王掌王权国度在人间

神经营得以成就 神完全得着荣耀　基督公义的国度已形成实现

——摘自《跟随羔羊唱新歌》

2.该怎样见证神

该怎样见证神（一）

神作工有几个步骤呢？拯救人、成全人分几个步骤？知道不知道？你从接受国度建造经历到现在，一步一步走过来了，你对神作工的步骤有没有些感受？感受到有几个步骤？能不能感觉到神的刑杖逼近了全人类？现在你看见了神的刑杖逼近了全人类，但你对人生命长大的这个步骤是否有所认识？咱现在处于什么时期呢？是什么状态呢？神以前交通过什么是传福音、什么是见证神，还记得吧？（嗯。）那你现在作的工作属于什么？刚开始建造国度的时候，咱传福音的方式是什么呀？那就是打仗，是吧？（嗯。）这个打仗和神刚开始作工的时候有什么相同之处呢？刚开始建造教会的时候，见证的什么呢？见证的是基督来了，见证的神来在了地上，开展了新的工作，是把神的工作给见证出来了，见证的是一个异象。咱刚开始打仗的时候见证的是得胜者出现了，众长子要开始作工，要建造国度，是吧？（嗯。）这也是一个异象。原来见证的是国度时代来临了，现在见证的是国度降临了，见证的都是异象，这就是刚开始建造国度和神刚开始作工的相同之处。教会建造时期你是用异象传福音，国度建造开始你也是用异象传福音，都是用异象传福音，所以说咱现在所作的工作依然是传福音，不是见证神的。都是用异象传福音这是一个相同之处，还有什么相同之处？教会建造时期直接就是见证基督，神道成肉身来在了地上，用造物主的身份来让你看见，神有这样的身份，能作这样的工作，你不得不跟随。你跟随，并不是说你对基督有多少认识，也不是你对神的作工有多少认识。刚从宗教界打过来的人对神的认识可以说几乎是零，就即使是看了神话，那也仅仅是看了个字句，神作了什么工作、什么是基督、什么是第二次道成肉身……你只是看了个字句，所以你跟随的是身份，也可以说跟随的是地位。那国度建造呢？国度建造起步也是，说是众长子来建造国度了，用众长子这个名、这个地位来把你打过来的，这也算是吓过来的。你对建造国度并不了解、并不认识，你只是从神话里边看到一个字句、看到一个方框，什么是国度，你根本不知道，所以你跟随的只是一个地位，这也

是一个相同之处。虽然咱跟随国度建造了，但咱出去传福音依然是一个什么态度呢？依然是得福的心，原来你在教会建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是让他们来跟随，告诉他们神是来拯救人的，如果不接受的话，世界末日的时候将会被毁灭。现在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给他们传的也是，“你跟上，跟上就好了”，也是奔着进国度、奔着剩存下来，依旧是和神搞交易的心，这还是一个相同之处。

说了相同之处，咱说说不同之处。原来是只要你承认、相信基督来了，来在地上了，开展了新的工作，你只要能从宗教界出来，加入全能神教会，吃喝、装备全能神发表的真理，这就跟上了教会建造，跟上了神的作工步骤。那国度建造时期呢？国度建造是直接把你带到神话里边，让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神话掌管你，这是神作工步骤的一个转折，一个拔高，就是神说的“卷土重来”，卷土重来了一下，检验了一下。这一步作工是对上一步作工的检验，检验什么呢？检验教会建造时期你装备了多少神话？你进入了多少神话？神说：“……当神击打牧人的时候，羊群分散了，那时你们就没有真实的带领人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当怎样走末了一段路》）就用这一句话显明你，你跟随了神几十年，究竟相信不相信神的话呢？你对神话的承认、认识、顺服有多少？当神的这句话临到人的时候，跟随神话的人又有多少？这是对教会建造的一个考核、检验。国度建造可以说是结束了教会建造，成就了教会建造。这个话好理解吧？为什么说是结束了教会建造了呢？神说：“从现在开始，谁也不要提起教会建造的事，否则我不饶恕（因着现在是见证众长子的时候，也就是建造国度的时候，谁若提起教会建造，便是拆毁国度建造的，是打岔我经营的）。”（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一十九篇》）在国度建造，谁要再谈教会建造就是拆毁国度建造的，是打岔神经营的。国度建造一开始就证明教会建造结束了吧？但又成就了教会建造，为什么呢？那时候你跟随神仅仅是跟随了神的一个名，话是话，事是事，你根本没有结合实际，你只是名义上的跟随，就觉得是跟随上了，你根本不懂得对待神话的态度就是对待神的态度。虽然你在跟随国度建造以后，逐步地看见了这些话的应验，但你也没有把它当成事实来待，神话对你来说只是一句话。进了国度建造以后也就是进了神话里边，祭司弟兄的工作安排也不下了，异象就是路途，一切根据

异象，一切根据神话，一切是在神话里边找出路，揭露解剖也好，异象也好，完全都是根据神话。话语成就一切，这就进入了下一个步骤。

你在教会建造的时候，教会里边要用工作安排、制度卡着你，给你个规章制度，带领工人还逼着、管着、卡着、打着，这是教会建造整体的方向。在给你谈国度建造的时候，咱交通了神话："你既已立下心志来事奉我，我就不放过你，我是忌邪的神，我也是忌妒人的神，既然你已将你的言语摆在祭坛之前，我就不容让你从我的眼目中逃跑，我不容让你事奉两个主。你以为将你的言语摆在我的祭坛上、摆在我的眼目前之后你就可以另有所爱吗？我岂能容让人这样捉弄我呢？你以为你的舌头就能随意向我许愿、起誓吗？你岂能指着我至高者的宝座而发誓呢？你以为你的誓言都已废去了吗？我告诉你们，就是你们的肉体废去，你们的起誓却不可废去，末了的时候，我要按着你们的起誓来定你们的罪，你们却以为将你们的言语摆在我前来应付我，而你们的心却可以事奉那污鬼、邪灵。我的怒火哪里能容纳这些猪狗之类的欺骗呢？我要执行我的行政，将那些墨守成规的'虔诚'的信我之人都从污鬼手中抓回来规规矩矩地'伺候'我，来做我的牛、做我的马任我宰杀，我要你将你以往的心志都捡起来重新事奉我，我不容让任何一个受造之物来欺骗我。"（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们的人格太卑贱！》）咱是根据神话把你打成了牛马打进来的。把你打成了牛马也就把你带入了神话，所以你感觉到了一种严厉，感觉到了一种威严，感觉到了狮子的性情。你觉得即便是牛马也是在神家呢，也是得福呢，所以你进来了。等进来以后，你感觉到什么了？还是狮子吗？（肖红：不是了。）不是了，引导、扶持，说话还温柔、体贴，又成绵羊了，是吧？（嗯。）在这种背景之下，人又感觉到一种放松、松懈、释放自由，还可以放荡不受约束，甚至有的人是太放松了、太放荡了。能出现这样的局面，好像是咱无能，又好像是咱制度不完善，其实这是下一个步骤的开始，也是你的一种幻觉。我说是幻觉，但为什么你还感觉到是真实的呢？那是因为神话在你身上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是因为神话在你身上不能作王掌权，所以你感觉不到那种威严，感觉不到神狮子的性情，所以你就感觉到了一种释放自由，你更可以放荡。这个时候你自由、你放荡不受约束，并不是说神的工

作不对，也不是说神的经营计划出错了，是因为神作工的步骤不一样了，拔高了。原来在教会建造时期是管着你、卡着你，是在神性支配下的人性里作工，也就是说原来你所做的一切，那不是你自有的身量，那是圣灵在你身上作工达到的一个果效，是圣灵在你身上作工，激励你、感动你达到的一个果效，不是你有什么良心理智，一切都是神作的。国度建造呢？是神性从人性出来，神性直接作工。神性一旦出来以后，你原来是什么东西就又成什么东西了，人就要原形毕露了。有些人就纳闷呢，“我怎么感觉现在不像教会建造那时候积极、有劲呢？原来在教会建造我自己还能管住自己呢，现在自己怎么就管不住自己了呢？”什么原因？原形毕露了。这也是让你体尝一下，保罗为什么能在作工结束的时候说出“我活着就是基督”。那为什么保罗在作工的时候就没有显形，而是在作工结束的时候才显形的呢？因为作工的时候是在神性支配下的人性里作工作，到作工结束的时候，神要显明人，神性出来了，人就显形了，也就定他结局了。国度建造的时候神性就出来了，神性直接作工。怎么作工呢？发挥他话语的权柄。在传你的时候，虽然是用神话把你打过来了，把你带到神话里边了，可你一下就能真正地进入到神话里边吗？生命成长是一个过程。神性出来是一下就出来了，神性一出来就把你所有的都显明出来了，所以那时候你就感觉到了轻松、释放、自由、放荡。所以肖红一进来就感觉莫名其妙，“国度建造是拔高了，但人怎么反而都放荡不受约束了呢？这都是啥人呢？”有时候还感觉到一种消极、失望。“应该是越拔越高，怎么反倒还低了呢？这里怎么连个规章制度都没有？这里的人怎么这么放荡不受约束呢？还不如原来那时候的管住、卡住了，你看管住、卡住那果效，谁敢大声说一句话？都有个圣徒体统”。来了国度建造的前两年看见都不是人，再过两年看见都是鬼了，《魔剧集》都上演了，越看越不是个人，这是神作工的一个步骤。你刚进来以后是想得福、得恩典呢，还有教会时期的条条框框约束着你，你还在伪装，还不显露、不发威、不显形。再过几年，你知道一些了，慢慢的你自己就放松了，这个时候神又交通了人的伪装，“好了，我现在不需要坐得正正的了，我可以放松了，我可以自然流露了”，显形了，抓住了人的罪状。抓住了人的罪状，所以神说审判刑罚正式开始了。神在哪年说审判刑罚正式开始的？（2019年吧。）也就是说，大概是从2013

年、2014年开始到2019年，神抓捕了你的罪状，审判刑罚正式开始了。

我刚开始作工，是在任莊一开始所在的那个片区作工，那时候人与人之间不能和睦相处。神要拯救人，人先得有一个正常人性，这是一个前提，那起步清理教会肯定是清理没有正常人性的人，所以那时候我没有谈作工，我重点交通的是人与人互相之间为什么要打斗，打斗里边有什么东西，人与人之间怎么有个和睦相处，人怎么活出一个正常人性。人与人和睦相处咱也交通了挺长一段时间，所以那边的人就都活在这个里边了。信神不是追求在本分上献忠心，也不是追求认识神的作工，而是只停留在认识自己的正常人性。就像任莊一开始给你们交通的时候，她更多交通的是什么？她没有去交通神的作工，没有交通去认识神，她更多交通的是认识自己。她认识自己的什么呢？没有作更多的工作，她就不可能认识到在作工中自己与神之间发生的关系，只是停留在自己有没有活出正常人性。现在那边整个片区的工作开展不了，处于一种被动状态，这和当时的作工有关系。但接受国度建造从你放荡不受约束，暴露天然，到最起码有正常人性的活出，是不是一个步骤呢？后来神交通了《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神交通带领工人该走的道路，也就阐明了人该有什么样的活出、带领工人该有什么样的活出，这就涉及到了带领工人在工作方面、人性方面的活出，都有了。从这儿又是一个转折，就不再交通个人人性方面了，神开始交通败坏性情。要想跟随神，你得先解决掉你的败坏性情。这败坏性情是人信神需要解决的一个边缘性工作，还没有真正涉及到信神路上的问题，只是一个边缘性工作。边缘性工作，也可以说是洁净教会，把那些非人性的人隔出去，而具有非人性的人借着揭露解剖、修理对付还原，让他有个正常人性。边缘性工作作完了以后，人就活出正常人性了，就是没有与神为敌的败坏性情的正常人，具备了这么一个人性。把败坏性情解决了以后，你才具备看懂神话、听懂神话的这个条件，神话才能在你身上作王掌权。

为什么人有败坏性情就听不懂神话？这个是不是不好理解？我给你举个例子，我说我闺女了，可她听不懂我说的话，她为什么听不懂我说的话？我说的话难理解吗？难懂吗？不难懂。话说得很简单，但

是她听不懂。她为什么听不懂呢？是因为她里边有败坏性情，因为她是河豚鱼，她防备心太强，我一和她说话，她就觉得我要害她似的，就和河豚鱼一样，像是感觉到了危险，把自己的肚子鼓了起来，然后浑身炸刺。别人是追求真理，她是怕真理靠近她。她没见过真理就把真理当成了恐惧的东西，害怕。以前刚开始有火车的时候，有好多人压根就没听说过火车，更别说知道什么是火车了，所以当火车“呜”一吼，人被吓得四处逃窜，“这是什么呢？狮子、豹子都没有这么大的声音”，一看是个庞然大物，而且还速度很快地行驶过来以后，就吓得赶紧跑了。如果是知道火车的人，他应该还会跑到火车近处，看看火车。如果是从来就没听说过火车的人，突然看见从山上隧道里“呼”的一下蹿出来一列火车，他什么感觉？是往火车跟前跑呀，还是往远处跑呀？（肖红：往远处跑。）听见声音，撒腿就跑。如果要是知道或者认识火车的人，他会过去看看火车，“我离得远看不见，我得靠近些看”，他是离火车越来越近，火车来了他会赶紧跑过去看。而从来就不知道火车的那个人呢？“这个火车跑得太快，一不小心跑到我身上怎么办？”他本来离得就远，而且他还会跑得更远。他离得好远一看，密密麻麻的人都争先恐后地上了火车了，他说什么呢？“你看这火车，一下把人都吸进去了，就和大蟒蛇来了一样，一吞几十号、几百号人！吞了还不消化，吞了就‘呜哇呜哇’又走了，这‘大蟒蛇’真怕呀，幸亏我没去，我要是去了，肯定也被吞了！”恐惧不恐惧？恐惧、战兢，还打了个冷战。处于一种恐惧、战兢，他还不主动去寻求认识，而是赶紧跑到了远处，那他什么时候能认识了火车呢？不可能认识。给你举这个例子是说，你得先解决与神为敌的败坏性情，把这个败坏性情解决了，把这个边缘性工作解决了你才能真正的来到神面前，这个来到神面前是来到神话面前。你每天起来看神话了，与神话面对面了，真能面对面吗？没法面对面。神作的是什么，你想的是什么？这离得也太远太远了。不用说和神话面对面了，就直接给你揭露解剖出来，对付了你，能行吗？承认都不承认！你看周瑜，不可能承认，不可能接受。就刚才我给你举例子说的，和我家闺女一样，不管我说得再有理，她听不进去，她觉得我和她有仇，她不听我的。半年过去了，见了我了和我还没话说，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和她说说话吧，她眼泪就出来了，你说这是不是见了火车了，“这又要吞吃我呀”。咱经历了以后，了解了以后，才看见“责打也好，训斥也好，都是为了我好，都是

为了我的认识，都是为了我的进入”，才说“父对子般深沉的爱”。解决人的败坏性情，这就又是一个步骤。

要想解决这个败坏性情，就需要修理对付、揭露解剖。能够接受修理对付、接受揭露解剖的这个人，他就能解决别人的一些问题。可有的人面对修理对付、揭露解剖是不承认、不接受、不认识，不管你揭露多少，他听懂听不懂？（听不懂。）就和不认识火车的人一样，他就不往火车跟前走，他就不随着你揭露解剖的这个思路走，他就不想，那他肯定听不懂。听不懂以后就有了仇、有了恨了，“揭露解剖不是爱，你是嫌弃我，你是指责我，你是谩骂我，你是见不得我！你见不得我，我就躲开你，我躲得远远的行了吧？”所以，人家就躲得远远的了，半年了人家也没有说“我亲近亲近你吧”，什么时候能过来亲近？扭转不过来就不可能亲近。把边缘性的工作作完了，就该下一个步骤了吧？（嗯。）下一个步骤是什么？人和人之间能相处了，神话你也能看懂了，这个时候你就开始进入到工作里边，开始作工，开始抓工作呀。为什么最后得进入到作工里面呢？因为作工才是真正的彰显神、荣耀神、见证神。你听我的交通也能听出，一段时间交通一方面，交通的方向不一样。以前我给你交通的是谁和谁打斗了，我去了聚会点上还交通说张三不说李四，说李四不说张三。谁和谁打斗，咱说的是人打斗的性情，里边的观点、存心，这个涉及不涉及神的工作，神的作工？（不涉及。）不涉及，只是解决两个人打斗的问题。在那个步骤里边是解决打斗的问题，那下一个步骤还解决吗？不解决这个打斗的问题了。对于打斗的问题，从交通了“回娘家”就截止了，一个“回娘家”就全部给截止了，凡是人和人之间的打斗，或者不涉及神作工的，都是“回娘家”。祭司弟兄那时候交通说，生活琐事稀里糊涂，对神的作工求真求细。以前解决的是打斗，交通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和睦相处，这就是一个步骤，下一个步骤就只谈你的工作，只谈作工。现在不谈你和人之间的关系了，我只谈你和神之间的关系，你是不是在尽本分，你尽本分是不是忠心，你尽本分是不是献上了所有，这是一个步骤，是一个台阶，也是一个拔高。如果没有前面人性上的解决，就直接谈这一步人跟不上，不可能，接受不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人和人之间争执，都是为自己的利益图谋、说话。这个解决不了、认识不了、背叛不了，他怎么可能为神呢？他怎么可能为神受屈

辱呢？这就是一个拔高。原来交通的是什么呢？原来交通的是活出一个正常人性，我说你的这个怒气是不正常的，你是为了虚荣、脸面和他争、和他辩。揭露了你以后，你不为这个虚荣脸面了，不为自己争了，再拔高一步，就涉及到尽本分了。人尽本分本身就有些埋怨，还不愿意、不乐意，在这种情况下，你尽本分别人羞辱了你，或者是你感觉别人欺负你，你这本分还尽不尽？（不尽了。）你敢不尽吗？你必须得尽！这就是这一步骤的工作。我不管你受了多少苦，受了多少难，你不要告诉我“我丢了面子了，我消极了，我软弱了……我不尽本分有理”，在我这儿不同情你，我不会说“哎呀，就是受苦了”，我不同情撒但，反过来我是严厉地击打。我不考虑你的肉体软弱，不考虑你是不是真是受委屈了，人家欺负你，某某某说你是敌基督，你就是真有理，我也不和你讲理。以前咱还说谁有理谁没理，谁对付谁了，谁没正常人性伤害谁了，我还要给你说一下，现在我不说那些了，我直接说：“今天见证神了，你见证神的工作了没有？你为神付出了多少？”用这个来考核你与神之间的关系，你尽所有了没有？你尽心、尽意、尽力了没有？这又是一个拔高的步骤。

这个步骤里边还有一个什么细节呢？刚开始我给你交通的是神与人之间的关系，还一直给你交通本分是什么，后来又交通了你要想以后永远的享受，那你今天必须得为神活受，你今天不想为神活受，那你休想以后有享受！你今天享受了，以后必须是永远的活受！我给你交通的这个是帮助你转这个弯了，我是引导、是帮助，告诉你必须得尽本分，必须得为着神、向着神，来到神面前。交通这个是个过渡，是让你先去认识、先去经历，再下来呢，还和你说这个？还引导你呢？这才开始审判刑罚呀！以前那是引导，引导你的时候，你感觉痛苦吗？不痛苦。引导你相当于是给你交通异象，“哦……原来是这样，哦……明白了，哦……亮了、亮了”，你是高兴、喜乐，你走着也有劲。可是再拔高一步呢，不再说这个话了，方向告诉你了，路途告诉你了，异象不需要一直和你说。就像神交通了以后，祭司弟兄下发工作安排的时候，必须得在前边交通一些异象，一些灾难降下……点缀一下。咱不点缀了，直接进入审判刑罚。审判刑罚好接受不好接受？今天我说温婷婷混蛋了，是吧？（温婷婷：嗯。）这话扎了你的心，就是这样扎你的心扎一次能行吗？审判刑罚一次就行了吗？温婷婷还

在那儿痛苦、难受呢，还流泪，还转不过来呢。你这一步还没有转过来呢，下一步就又开始了，神作工先是把步骤作完，步骤一作完神的工作就结束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步骤作完就相当于给你做了个例题，把人是怎么被成全的、怎么脱去败坏性情的，给你演示了一番。这个例题演示完了，下一步该干什么呢？慢慢地经历去吧，神作完工就走了。在神作工期间，你不是不愿意吗？你不是痛哭流涕吗？那就把你放在灾难里边，你哭去吧。刚才说的是我给你把路铺通，是引导着你，让你看见异象，不让你痛苦，再过来就不考虑你的感受，也不考虑你是否能接受，直接就是“混蛋”，还有更严厉的话语。这些过去以后，下一步是什么步骤？你看到下一步是什么步骤了没有？这只是临及你的话语，下一步就是事实临及。开始是引导你，紧接着是话语临及，说你是“混蛋”，说你是“什么玩意儿”，下一步就是你干活儿不操心或者是尽本分不操心，那还得罚你的钱，你说人心里边难受不难受？“不挣钱还要罚我的钱。”那边一处全职教会发生了一件性质恶劣的事，有的是负责的，有的是当事人，有的是看见了不管不顾，总共十来个人都不操心，后来都罚了钱。刚罚了钱还没有一个礼拜，事实临及，一个地方被火给烧了！这就是神作工的步骤，已经逼近到这儿了。在这个过程中还伴随着瘟疫，瘟疫起来了，咱在瘟疫中该有什么认识？在瘟疫中咱是怎么经历的？都是种应付糊弄，都不搭理。所以现在是事实临及，神直接行政辖管，圣灵直接带领你，开始让你体验行政辖管。你不是没有敬畏吗？看你有没有敬畏。

在那个地方没烧之前，我去别的地方了解、聚会，没有顾着去那里看看，年前我还那么想了一下，年后火就给烧了。第一次发生这么大的事，不得不反思、寻求，这是怎么回事啊？哪儿出问题了呢？这即便不是神认可的，不是神作的，这最起码也是神允许的。既然是神允许的，肯定有问题，肯定是触犯了神，肯定是神实在是看不下去了。神看不下去那是看不下什么呢？根据神话来看，敌基督只要不打岔不搅扰，也可以在神家尽本分，也就是说咱神家不是不能有敌基督，有敌基督不怕，关键是看他打岔搅扰了没有、拆毁了没有，不拆毁、不搅扰可以，所以出现这个问题肯定是超过了最低限度，然后我就想到了人性上边。那一个人最低限度不能超过什么底线呢？信神最起码得有信神的体统，神说：“信神的人如果与不信神的人的言谈、举

止都是一样的随便不受约束，那这人比外邦人还邪恶，是典型的恶魔。”（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对不行真理之人的警告》）那肯定是因着没有信神体统的人让神看不下去了。那里有一个人我知道他有偷偷地抽烟、偷偷地喝酒，但是他在干活儿、尽本分上没有什么可说的。另一个人是年前才过来的，没人了让他过去看一下门，都知道他人不好，肖红也给我反映过这个人不好，我想着咱家有几个好人呢？都不是什么好人，都是个魔鬼，但是不了解具体的细节。最后出了这个事之后，一调查才知道，不是一般的不好，而是个恶人，恶到什么程度呢？他在家和他妈生气时把刀架在他妈脖子上，让他妈跪在院子里；嫌他妈不听话就打就骂，摔东西、掀桌子；他妈多说一句话，就说把他妈的头打到肚子里，这是进了国度建造的事情。之前在村里还把邻居的丈夫打得五官变形，我一听这是啥人呢！从外表行为看，这个人和世上的人比也是个恶人。去到那里懒得不干活儿，昨天听说，方范让他去干活儿呢，叫了多长时间都出不来，最后人家出来以后还训了方范一顿，把方范吓得说：“不用了，不用了，你回吧！”人家回去以后继续去睡觉了，这是什么人呢！一让干活儿就发怨言、发埋怨，还几次想打那个老姊妹。年前发生了这些事，让粒沐过去给他交通，粒沐去了人家顶嘴顶得就不能说话，结果没有交通成。随后就让萧卫过去解决，结果他们忙得给忘了，然后又封了城，一封城一忘到现在这就彻底没人管了。火把那个地方烧了，这才都想起来了，所以，如果人不处理神就出手！就像沈金梅，我在《在瘟疫中该得的认识 一》里面也说了，她人性实在是太差，但我看着她又同情她、可怜她，我难受，难以作决定，可神没感情啊，神只有公义啊！在沈金梅这件事上，我说了，这也是对我的警戒。但是沈金梅比他好的一点是，不管沈金梅人性怎么样，她在本分上从来没有发过怨言，没有说不愿意尽本分或者偷懒，没有过这些现象，她有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打斗。而咱说的这个人呢？在尽本分上边完全就没法说！和人之间话也没法说！你说神能要死人的见证吗？所以说天火临到了。你在作工的过程中不去解决这些问题，神看见你不解决，神就出手。或者你没发现，或者有什么人掩盖了，发现不了，神就放在桌面上，用事实和你说话，“你不是看不见吗？我烧了你看见看不见？烧了你就看见了。”借着今天这个事警戒，那还敢允许这样的人在吗？底线！要有底线！最起码得有一个圣徒体统，如果说没有圣徒体统，是个魔鬼，世

上的人看见他也是个魔鬼，那就直接羞辱神名了，让人家看看，“那种人在的地方能叫神家啊？”所以说那个地方是必然要烧，这是必定的。从外边看那是人的一个不小心，没看住被火烧了，从灵界看那是必然的。我把这些步骤一步一步给你交通了以后，你看到了什么？现在走到了什么步骤里了？神要用行政辖管！行政辖管，管上几回，管上一段时间以后，你对神的行政就有所认识了。行政在你身上就开始发挥功用了，你就感觉到害怕了，那你做事就有了条条框框了。有了条条框框了，你就活在天规诫命里边了。神话里有做人做事敬拜神方方面面的细节，你根据神话做人做事敬拜神有原则了，你就活在神话里边了。你活在神的天规诫命里边，又活在了神话里边，什么意思？神在你身上登宝座了！从教会建造开始到最后神直接登宝座，就是神拯救人、成全人的全过程，这就完了。神能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了，你这个人就蒙拯救了，因为你能顺服神了。如果你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你能够按着神的心意去做事情，主动去做事并且能通行神的旨意，这个人成全了。神话登宝座的这个过程，也可以说是神拯救人、成全人的步骤，基本上是快走完了吧？（嗯。）能感觉到，能体尝到了，也就是你就能看见神作工作到哪儿了，现在你看你还有多少路能走！

神说：“什么是审判，什么是真理，你都明白了吗？若你明白了，我劝你还是服服帖帖地受审判，否则你永远没有机会得到神的称许，永远没有机会被神带入神的国中。那些只接受审判却总不能被洁净的人，也就是在审判的工作中逃走的人将永远被神厌弃，他们的罪状比那些法利赛人的更重、更多，因为他们背叛了神，他们是神的叛逆者，这些连效力都不配的人将受到更重的惩罚，而且是永久的惩罚。神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曾口头对他忠心却背叛他的叛徒，这样的人将受到灵、魂、体都受惩罚的报应，这不正是神公义性情的流露吗？这不正是神审判人、显明人的目的吗？神将在审判期间作恶多端的人放在了邪灵群居之地让其任意毁坏其肉体，他们的肉体散发着死尸的味道，这是他们应有的报应；神将那些并不忠心的假信徒、假使徒、假工人的各种罪状一一列在他们的记事册上，在合适的时候将他们扔在污鬼之中，让污鬼任意玷污他们的全身，使他们永远不得超生，使他们永远不能再见到光明；神将那些曾经一度时期效力却并未忠心到最终的假冒为善的人列在了恶人中间，让其与恶人同流合污成为乌合之

众，最终将其灭掉；神将那些从未对基督忠心或从未献出一点力量的人扔在一边从不搭理，更换时代时将他们统统灭掉，他们便不再存活在地上，更谈不上进入神的国中了；神将那些从未对神真心而是被逼无奈应付神的人列在了为子民效力的人中间，他们这些人仅能存活一小部分，大部分的人将同那些连效力都不合格的人一同被毁灭；最终，神将所有与神同心合意的人，神的子民、众子以及神所预定做祭司的人带入神的国度之中，这些都是神作工中得着的结晶。而那些并不能归于神所划分类别中的人则都被列在外邦人的行列之中，他们的结局是什么你们是可想而知的。我该说的都对你们说过了，该选择怎样的路那都是由你们自己的选择而决定的。你们应明白这样一句话：神的作工从来就不等待任何一个跟不上他步伐的人，神的公义性情对任何一个人都是无情的。”（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用真理来作审判的工作》）神不等待任何一个跟不上他步伐的人，所以神作工步骤一完，一显现给人以后，就意味着神的工作怎么了？就意味着神的工作结束了！考试考完了，人的归宿就定了！所以你就看见了瘟疫，第一次阳了，第二次又阳了。第二次感染高峰还没有结束呢，就有人预测第三次感染高峰就在五月份，够逼近了吧？一步紧跟着一步，步步紧逼，秒针拨快了没有？（快了。）去年腊月是第一次感染高峰，正月里是第二次感染高峰，现在又告诉你三月份到五月份是第三次感染高峰，一次一个检验，神的行政在向你发表，震耳欲聋的声音你听见听不见？

咱再回到咱一开始交通的话题，这个步骤交通完以后，现在的你是否知道了、认识了什么是见证神？咱原来出去打仗见证的是异象，那是给人路途、方向，那不叫见证，那叫传福音。就是国度建造的一线你也是传福音的，不是见证神。什么才是真正的见证神呢？不看你话语喊得多么响，现在是让你直接活出来，你得有活出。神话能够掌管了你、能够占有了你，你跟着神话去寻思，那你活出来的言行举止全是见证神的，借着你的活出让他们看见“话在肉身显现”，让他看见你就是个标杆，把他带到神话里边，最后达到让神话在他身上作王掌权，这样你就是个见证神的，这就是合格的一线，见证神的人。这个“话在肉身显现”咱以前也交通过，话在肉身显现不是让你看见基督，而是话在你身上活出来了，话在肉身显现了。现在你看见你是什

么人呢？今天我为什么说“你是个什么玩意儿，你是个混蛋”呢？是因为你做出的那些事情不是见证神的，而是羞辱神的，是对神的一种亵渎。为什么这么说呢？神说：“若你知道自己信的不是神而是你的偶像，那你最好不要说自己是信神的；若你不知道自己到底信谁，那你最好也不要说自己是信神的，这样说是亵渎！”（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对不行真理之人的警告》）今天我听到他们说有人给了你福音线索，你竟然没有留下联系电话，你说你是个什么玩意儿！给你说个例子，一个人他敲锣打鼓娶媳妇呢，可是他找不见媳妇家在哪儿，你说他和人家搞对象的时候就不知道她家在哪儿？这不是玩弄？这不是亵渎？我给了你一个画面让你去看，你说画面里边的这个人是什么玩意儿？真不是什么玩意儿啊！你打的旗号是信神的，你戴的冠冕是信神的，可是你做出来的这事不是信神的呀！你说这是不是亵渎？因为不是人家不同意给你留个地址、留个电话，人家是愿意跟你配合，人家是同意了的，人家是答应了你的。在这个时间里可以说你们这是“情投意合”的，那你为什么就不留个地址、留个电话呢？可想而知你当时尽本分是在尽本分吗？那不是在尽本分，那是在玩弄！是大街上的玩童！所以上一次我说你不是什么玩意儿，这又是一次，你确实就不是什么玩意儿！这话虽然扎心，但最后你得把见证作出来。现在叫你们一线一线，是让你见证神呢，可你们做出的事是见证神的吗？见证神的作工，把神的作工表达出来，见证神的性情，活出来，让别人看见你的言行举止是在见证神。今天如果你不能成为一个见证神的人，那你还能成为一个一线呢？因为现在不是让你去传福音，现在是让你见证神。步骤和你交通完了，也就是说你得从原来走的那个路上返回来，要成为一个见证神的人。

当初咱出去传国度建造的时候，给人家传的是“谁敢拦阻国度建造”，“众长子要显现，恶人要沉沦”，是吧？（嗯。）这就是用一种位置在施压，把这些人打过来以后就不再用这些位置了，拔高以后直接就是见证。后来这些话咱不是就不谈了吗？不谈众长子了，不谈国度建造了，而是直接和他谈什么是真正的教会、什么是神家、什么是审判刑罚、什么是性情变化，你直接就给他见证，“你看我现在的变化，我以前在教会建造和你当同工的时候，你看我是什么人，现在你看我是什么人，看我的包容、忍耐和以前一样不一样？以前你敢触碰不敢

触碰我？你看我现在，我为了见证神的工作，你看我要脸面不要脸面？我为了神的工作，我不和人争斗了，我不仅是不要脸面了，我连命都不要了。”为什么现在给你交通“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当你真正认识到自己是受造之物的时候，真正的知道了生与死的意义，你愿意不愿意做神家鬼？当你看见做神家鬼是高抬的时候、是幸运的时候，当你愿意做神家鬼的时候，你已经失去了死亡的辖制了。大红龙拦不住你了，你也不受死亡的辖制了，还有什么能绊倒你？什么都不能辖制你！当你这么一见证的时候，还在教会建造的他们看到的是什么？外表看是你这个人在这儿，但是他看见了神话的显现，话显现在肉身了，这是不是让人看见了神话的权柄、看见了神？（嗯。）当见证神达到高峰的时候，神的工作就结束了。而且神说要让人人都起来见证神，那你说当这个步骤走完以后，谁不在见证神呢？你不要感觉你一线是见证神的，你一线可不一定就是见证神的。如果说你不往前走，你总是用异象传福音，不进入审判刑罚，不进入性情变化，你所作的工作不叫见证神，那叫传福音。在全职教会尽本分的人，他如果接受修理对付、管教、责打，再借着这一场火的管教，在行政的管辖下他不敢再应付糊弄、不敢再欺骗，他就是效力也这样效，年龄大了七十了、八十了，他只要有一份力，神家要用他他就不走，他就是死他也得在这儿，他和他家断了关系他也得在这儿，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当他这样做出来以后，这是不是一个见证？（嗯。）是一个见证的时候，人家是不是把神见证出来了？虽然说人家没有像你们一线说什么话、传什么话，但人家的活出把灵界的撒但打败了。周围人再去认识这个人的时候，再看这个人的时候，变了。怎么变了？脱胎换骨！原来人最怕死亡，可现在病也不怕了，死亡也不怕了。瘟疫来了、地震来了、饥荒来了，随时随地都有死亡逼近，随时随地都会有病痛折磨，到那个时候神要看你，周围的人要看你，当你带着病痛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别人还攻击你，别人攻击你那是撒但对你的试探，你说什么呀？你怎么见证啊？因为你已经不怕死亡，不受死亡的辖制了，你心里是坦然的，你就是得了癌症了，你照样见证不误。因为你已经是不怕死亡了，“我就是得了癌症了，受到神惩罚了，我也应该来见证神啊！我也应该高举神啊！我得了癌症还见证神，你不得癌症为什么不见证呢？”那他是不是就蒙羞了？那你的言行活出就是见证。他们借着你看到了什么？看到了生命，看到了“这些人，不管什么

临到，看不见他们身上有痛苦，看不到他们有忧伤，看不到他们有眼泪”。当他们看到这些的时候，就看到国度了，国度降临在人间了！他的房子塌了，他的钱不值钱了，他在那哭得不能活了，可他看见你也得瘟疫，你也得病了，你的房子也塌了，而你在这儿还跳舞、歌唱赞美神呢，他们说“这些人疯了！神经了”！看不懂的外邦人是说你疯了、神经了，那宗教界的人看到是什么反应？“那些人在这些环境中怎么就能不背叛呢？还跳舞、歌唱赞美神，怎么做到的呢？怎么这个人就像换了个人呢？脱胎换骨成了新人种，团体宇宙新人啊，人家整个团体出来的是新人种，从来没有见过。”你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和你说这个话也是让你清醒清醒吧！在尽本分上边不能“回娘家”，神话不能是只讲字句，你得活出，用你的活出来见证。如若不然，你就可能要从一线上退下来，因为你在一线那叫传福音，叫羞辱神，不叫见证神，所以你不能在一线了，人家谁能见证神谁上。得感觉到危机感！世上的人上班还有危机感，越有危机感的人他工作越稳定。你在一线如果感觉不到危机感的话，那你就越危险。

该怎样见证神（二）

神说：“信神认识神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尤其在今天道成肉身的神亲自作工的时代，更是人认识神的好机会。达到满足神是在明白神心意的基础上而达到的，要明白神的心意必须得达到对神有认识，这些认识就是人信神所必须有的异象，是人信神的根基。人若失去了这些认识，那人信神就是在渺茫之中了，就是在空洞的道理其间了，这样的人即使有心志跟随但也是一无所得。凡是在此流中一无所获的人都是将来被淘汰的对象，都是混饭吃的人。无论你经历哪步作工都得有极大的异象随着，否则你就不容易接受这一步一步的新作工，因为神作的新工作都是人不能想到的，都是人的思维所不能达到的，所以若没有牧人的牧养，没有牧人对异象的交通，那人就都不能接受这些新工作了。人对异象领受不了就对新工作领受不了，对新工作不能顺服那人对神的心意就不能明白，这样人对神的认识也就归于乌有了。在人实行神话以先必须得认识神话，也就是明白神的心意，这样才能行得准确，才能合神心意。这是每一个寻求真理的人所必须具备的，也是每一个认识神的人所必须经历的过程。认识神话的过程就是认识神的过程，也是认识神作工的过程，所以认识异象也不仅仅是指认识道成肉身的神的人性，而且包括认识神的说话、神的作工，从神的说话中来达到明白神的心意，从神的作工中来达到认识神的性情，认识神的所是。‘信神’是认识神的起步，从最初的信神到最深的信神这个过程就是人认识神的过程，是人经历神作工的过程。你如果只为了信神而信神，不是为了认识神而信神，那你的‘信’就没有实际，你的‘信’就不能达到纯洁，这是确定无疑的。人在经历神作工的过程当中对神逐步有认识了，那人的性情就逐步有变化了，人的信也就越来越真了，这样，当人将神信到家的时候就完全得着了神。神之所以如此花费心血第二次道成肉身来亲自作工，就是为了达到让人能认识他，让人能看见他。‘认识神’这步作工是神在结束工作时达到的最终果效，是神对人类的最终要求，之所以这样作就是为了神最后的见证，也是为了人类最后能彻底归向神而作的工作。认识神才能爱神，爱神就得认识神，人无论如何追求、无论追求得着什么都能达到认识神，这样才能做到满足神心。人认识神了才能对神有真实的信，认识神了才能对神

有真实的敬畏、真实的顺服，不认识神的人永远达不到对神有真实的顺服与敬畏。认识神的性情、明白神的心意、认识神的所是都是认识神所包括的，但不管认识哪方面都得需人付一番代价，需人有顺服的心志，否则没有一个人能跟随到底。神的作工太不合人观念了，神的性情、神的所是人太不容易认识，神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实在太让人不理解，人若想跟随神但又不甘愿顺服神，那人就什么也得不着。从创世到如今，神作了多少令人不解又难以接受的工作，说了多少使人的观念难以愈合的话，但他从未因着人的难处太多而停止他的工作，而是一直在作、一直在说，尽管有大批大批的‘勇士’都倒下了，但他还是在作着他自己的工作，还是在不断地拣选着一批又一批的肯顺服他新工作的人。他并不可惜那些倒下的‘英雄豪杰’，而是宝爱接受他新工作、新说话的人。但他这样一步一步的作工又是为了什么呢？为什么总是淘汰人又拣选人呢？为什么总是如此方式呢？他作工的目的就是让人认识他，因此而被他得着，他作工的原则就是在能顺服他今天的作工的人身上作工，不在顺服昨天的作工而抵挡今天的作工的人身上作工，这是他如此大量淘汰人的原因所在。

认识神这功课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达到果效的，得需要人的经历、受苦与人真实的顺服。首先从神的作工来着手，从神的说话来着手，你得明白认识神都包括哪些，如何能达到认识神，如何能在经历中看见神，这是每个人在未认识之前当做到的。没有一个人能将神的作工与说话一眼就望穿，也没有一个人能在短时间内达到认识神的全部，都得有必要的经历过程，否则没有一个人能认识神，没有一个人能真心跟随神。神的作工越多，人认识神的成分也就越多，神的作工越不符合人的观念，越能使人对他有更新更深的认识，若神的作工一成不变，那人对神的认识也就没有多少了。从创世到现在，律法时代作的是什么，恩典时代作的是什么，在国度时代作的又是什么，对这些异象你们必须得透亮。你们对神的作工必须有认识。彼得跟随耶稣，才对灵在耶稣身上作的许多工作逐步有了认识，他说：‘凭着人的经历还达不到完全的认识，还得有许多神作工的新事物帮助我们认识神。’他一开始认识耶稣是神差来的一位，就如使徒一样，并不把耶稣看为基督。在他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就问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愿意跟随我吗？’他说：‘天父所差我必跟随，圣灵所指我必看中，我愿意跟随

你。’从他的话里看见，他对耶稣根本不认识，他也经历神话、对付自己、为神受苦，但他对神的作工却不认识。当他经历一段时间以后，他在耶稣身上看见许多神的作为，看见神的可爱之处，看见耶稣有许多神的所是，他所说的话人说不出来，他所作的工作人代替不了，而且在他的说话行事当中看见神的许多智慧，看见许多神性的工作。彼得在经历当中并不是只认识自己，而是注重观察耶稣的所作所为，从此他发现了许多新事物，就是神的作工在耶稣身上有许多实际神的表现，他所说出的话语、所行的事，他牧养众教会以及他所作的工作跟一般人不一样，彼得便在耶稣身上学到了许多该学的功课，到耶稣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对耶稣就稍有点认识了，这些成了他一生对耶稣一直忠心、为主倒钉十字架的根基。虽然他也有一些观念，起初对耶稣认识不透，但这些都是败坏的人必然有的。耶稣要走的时候，告诉彼得说，他来作的工作是钉十字架，他必定要被时代弃绝，污秽的旧时代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来了就是完成救赎的工作的，把这步工作完成之后，他的职分就尽完了。彼得听完之后心里就忧伤，对耶稣更加依恋，当耶稣钉十字架时他在背后痛哭。在这之前他问耶稣：‘我的主啊！你说你钉十字架，你走以后什么时候还和我们见面呢？’他说的话里有没有掺杂？有没有观念？他心里知道耶稣是完成一部分工作的，走之后灵与他同在，虽然人钉十字架了，人升天了，但是神的灵与他同在。当时彼得对耶稣也有些认识，知道他就是神的灵差来的，神的灵就在他身上，他就是神的自己，他就是基督，但因着彼得对耶稣的爱，也因着人的脆弱，他才说出了这样的话。在神的每一步工作当中，人只要会观察、细心经历，就能逐渐发现神的可爱之处。保罗以什么为异象？耶稣向他显现，他说：‘主啊！你是谁？’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他以这个为异象，彼得是以耶稣复活显现四十天和耶稣生前的教导为异象而走到路终的。

人经历神作工，认识自己，脱去自己的败坏性情，追求长生命，都是为了认识神。你如果只追求认识自己，对付自己的败坏性情，对神在人身上作的工作是什么，有多大的拯救，在你身上是怎么经历神作工的，怎么看见神的作为的，对这些没有一点认识，那你就是愚昧的经历。你只知道能实行出真理、能忍耐就算是生命长大了，那你对生命的真正含义还不明白，对神成全人的宗旨还不明白。有一天你到

宗教堂里、在懊悔派里、在生命派里能遇到许多虔诚的人，他们祷告有‘异象’，追求生命有感动、有话的引导，而且有许多事能忍耐，有许多事能放下自己，不按着自己肉体来，那时你就不会分辨了，你会认为他们做得都对，都是生命的自然流露，可惜就是信的名不对，这不是愚昧的看法吗？为什么说有许多人没有生命？就是因为他们对神没有认识，所以说他们心里没有神，没有生命。如果你信神信到一个地步，对神的作为、对神的实际、对神作的每一步工作都能认识透了，这就是有真理了。对神的作工不认识，对神的性情不认识，那你这样经历还不行。耶稣那一步是怎么作的，这一步又怎么作的，神在恩典时代怎么作的，作了什么工作，在这一步又作了什么工作，对这些如果你认识不透，心里就总也不踏实，总觉得不实在。若经历一段时间，对神所作的工作，对神的每一步作工步骤，你都能认识了，神说话是什么目的，他说那么多话为什么不应验，对这些认识透了，你就可以放心大胆地追求前面的路了，也不担心也不受熬炼了。你们应该看见，神作许多工作是借着什么达到的？就是借着说话，借着多种说话来熬炼人，转人的观念。就你们所受的苦、所经历的熬炼，里面所接受的对付，所经历的开启，都是借着神的说话达到的。人因着什么跟从神？因着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奥秘无穷，而且能够打动人的心，能揭示人内心深处的东西，使人能知道以往的事，能看透今后的事。所以说，人因着神的话而受苦，也因着神的话被成全，人是在这个时候才跟从神的。在这一步人就是接受神的话语，不管被成全也好，受熬炼也好，关键还是神的话语，这就是神作的工作，也是人今天该认识的异象。

神是怎样成全人的，神的性情是什么，在他的性情之中包含着什么，把这些事都能讲明白，这叫传扬神的名，这叫见证神，这叫高举神，最后在认识神的基础上达到生命性情得变化。人越经对付熬炼劲越大，神的作工步骤越多，对人越是成全。今天在经历当中，神每一步的作工都反击人的观念，都是人的思维达不到的，都出乎人的预料。神供应人的所需，处处不符合人的观念，在你软弱的时候，神发声说话了，这样才能供应你的生命。借着反击你的观念，让你接受神的对付，这样才能脱去你的败坏。神今天道成肉身，一方面在神性里作工，一方面在正常人性里作工，对神作的一切工你都能不否认，不

管神在正常人性里面是怎样说、怎样作的你都能顺服，不管他如何正常你都能顺服，都能认识，你有实际的经历，才能定真他是神，才不产生任何观念，才能跟从到底。神作工有智慧，知道人怎样才能站住神的见证，他知道人的致命伤在哪儿，他说的话能打动你的致命伤，但他又用他威严的话、智慧的话使你能站住他的见证，这是神的奇妙作为。神所作的工是人的思维达不到的，人属肉体有哪些败坏，人本质的东西有哪些，都借着神的审判给揭露出来，使人都无地自容。

神作审判的工作、作刑罚的工作都是为了达到让人对他有认识，都是为了他的见证而作的。他若不借着审判人的败坏性情，人就不可能认识他的公义不可触犯的性情，也不能对神从旧的认识中转到新的认识之中。为了他的见证，为了他的经营，他将他的全部都公布于众，从而让人因着他的公开显现而达到认识他，性情有变化，达到为他作响亮的见证。人的性情是在神的多种作工之中达到变化的，人若没有性情的变化就不能达到见证神，不能达到合神心意。人的性情变化就标志着人已脱离了撒但的捆绑，脱离了黑暗的权势，真正成了神工作的模型、标本，真正成了神的见证人，成了合神心意的人。今天道成肉身的神来在地上作工，他对人的要求就是让人达到认识他、顺服他、见证他，认识的是他的实际正常的作工，顺服他的一切不合人观念的说话与作工，见证他拯救人的所有作工，见证他征服人的所有作为。见证神的人务必得对神有认识，这样的见证才准确、实际，这样的见证才能羞辱撒但。神是借着经历他审判、刑罚，经历他对付、修理而认识他的人作他的见证，他是借着被撒但败坏的人见证他，他是借着性情变化得着他祝福的人见证他。他并不需要人对他口头的赞美，也不需不经他拯救的撒但的种类赞美他、见证他。认识神的人才有资格见证神，性情变化的人才能有资格见证神，神不会让人故意去羞辱他的名。”（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认识神的人才能为神作见证》）

“信神认识神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尤其在今天道成肉身的神亲自作工的时代，更是人认识神的好机会。达到满足神是在明白神心意的基础上而达到的，要明白神的心意必须得达到对神有认识，这些认识就是人信神所必须有的异象，是人信神的根基。”咱信神是要追求什么

呢？是不是要追求认识神、满足神呢？这就直接进入了正题。你要想达到满足神，怎么才能达到呢？“达到满足神是在明白神心意的基础上而达到的”，你要想满足神，首先你得明白神心意。咱以前举过一个例子，你要想满足你父母，首先你得对你父母有些了解、认识吧？（嗯。）你想给你妈做顿好饭，可你不知道你妈不喜欢吃肉，你就炒了些大肉片，最后你做的饭你妈一口都吃不下。就是说“达到满足神是在明白神心意的基础上而达到的”，这是最根本的。为什么要让你追求认识神呢？是因为你要想满足神，就必须得明白神心意。“要明白神的心意必须得达到对神有认识”，这是不是一环紧扣一环？你要想满足神，就得明白神的心意，你要想明白神的心意，就必须得认识神。“这些认识就是人信神所必须有的异象，是人信神的根基。”这一下转折了，就是说认识神这是一个大的异象，给你交通这些异象的最终目的是要让你达到什么呢？是要让你达到满足神。你要是想满足神，凡事为了达到满足神，那你就必须得认识神。认识神这是异象也是路。“人若失去了这些认识，那人信神就是在渺茫之中了”，在教会建造期间你得着什么了？可以说什么也没有得着，你就得着了一些字句。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你就根本没有去追求认识神，从2013年神开始交通《独一无二的神自己》就是神向人显现的时候，就是让你去认识神，可是你一直没认识，也就一直不认识神，所以到今天还活在渺茫之中，一切都是徒劳。再一方面，在那个时期神也就没有作这个工作。为什么不作这个工作呢？一个是教会建造时期，神主要是扩展他的福音工作，就像招生一样，只是把人都招回来，神并没有直接供应人真理。再一个是因为建造教会的时候会有稗子混进来、会有狐狸混进来，他不配听到神的话，神不让他听神的话，所以神不搭理他，就让他效力，那他们就是来效力的。神家的教会成立了以后，假带领、敌基督、恶人清理出去，清理干净利索了，神才开始供应人生命，所以说，审判、刑罚才正式开始。“人若失去了这些认识，那人信神就是在渺茫之中了，就是在空洞的道理其间了，这样的人即使有心志跟随但也是一无所得。”这句话看见了吧？怎么看见的呀？教会建造时期，凡是在2013年以前的带领工人，如果就停止在被开除的那天，再不吃喝神话，他能得着啥？啥也得不着，花凋谢之后，无人问津，都是诡计，做过带领工人的人就深有体会。“凡是在此流中一无所获的人都是将来被淘汰的对象，都是混饭吃的人。”这话说得多绝对呀。“凡是在

此流中一无所获的人都是将来被淘汰的对象，都是混饭吃的人。”还记得那时候交通国度门口放着一块大石头吧？（嗯。）因着这块绊倒人的石头，要有大批的人退去，淘汰了。“无论你经历哪步作工都得有极大的异象随着，否则你就不容易接受这一步一步的新作工”，你想一下从教会建造到国度建造，你是不是必须得有《话在肉身显现》里面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八十篇到一百二十篇这些神话作根基？那就是异象。必须得有异象伴随着，没有异象你过不来。“否则你就不容易接受这一步一步的新作工，因为神作的新工作都是人不能想到的，都是人的思维所不能达到的，所以若没有牧人的牧养，没有牧人对异象的交通，那人就都不能接受这些新工作了。”所以在教会建造的时候，祭司弟兄在带领，没有这个带领你接受不了。今天你更看见了，神话书籍早就给了你三十年了，没有牧人的带领，最终你什么也不知道，还得带领你，你才能走到这一步。“人对异象领受不了就对新工作领受不了，对新工作不能顺服那人对神的心意就不能明白，这样人对神的认识也就归于乌有了。”这就让你看见如果跟不上这步工作，教会建造的所有人，就都归于乌有。这就明白了神说的那句话：“到有一日，我所恨恶的人都退去了，我的大功就告成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零七篇》）这就让你看见还在教会建造的人必须化为乌有，必然要化为乌有。到这个时候了，不管在教会建造的人是不是已经化为乌有，咱必须得把在教会建造的人打倒，让还在教会建造的人化为乌有。“在人实行神话以先必须得认识神话，也就是明白神的心意，这样才能行得准确，才能合神心意。这是每一个寻求真理的人所必须具备的，也是每一个认识神的人所必须经历的过程。认识神话的过程就是认识神的过程，也是认识神作工的过程，所以认识异象也不仅仅是指认识道成肉身的神的人性，而且包括认识神的说话、神的作工，从神的说话中来达到明白神的心意，从神的作工中来达到认识神的性情，认识神的所是。”这就是一个路途。

“耶稣那一步是怎么作的，这一步又怎么作的，神在恩典时代怎么作的，作了什么工作，在这一步又作了什么工作，对这些如果你认识不透，心里就总也不踏实，总觉得不实在。若经历一段时间，对神所作的工作，对神的每一步作工步骤，你都能认识了，神说话是什么目的，他说那么多话为什么不应验，对这些认识透了，你就可以放心大

胆地追求前面的路了，也不担心也不受熬炼了。”“若经历一段时间，对神所作的工作，对神的每一步作工步骤，你都能认识了”，这是说对神的作工步骤有认识了、看见了，是吧？（嗯。）“神说话是什么目的”，萧白，今天说你是敌基督什么目的？能明白吗？我说你是敌基督，好还是不好啊？（萧白：好。）好在哪儿？（萧白：通过这样的揭露解剖认识到自己所做的这些属于敌基督实质，自己能够去认识、去恨恶。最后根据神话去改变，不走那个路了，所以是好事。）我给你说你是个敌基督实质，你听了这句话以后什么反应啊？（萧白：刚听的时候就觉得难受呢，怎么自己就成了敌基督了呢？后来才看到这才是自己真正的实质，就和做手术一样，才找到自己真正的病根。）给你说你是敌基督，和让约拿给尼尼微城的人传还有四十天就倾覆了，一样不一样？（一样。）一样的，四十天就倾覆了，就该灭了。我说你是敌基督，或者说你是敌基督实质，或者说你走敌基督道路了，你听了这个话以后就开始进入了什么呀？（熬炼。）进入熬炼了，这就看你是能熬炼出来还是熬炼不出来。什么是熬炼出来，什么是熬炼不出来呢？熬炼不出来就是：“弟兄都说了，我是敌基督实质了，那我还追求啥呢？”这就烂泥扶不上墙了，痛苦至死，“我该不该去世界大干一番？走肯定是想走呢，但世界上现在正有瘟疫呢，这上哪儿大干一番呢？世界上现在是去不了。在这儿呢，又是个敌基督，敌基督在这儿多呆一天，多作一天的恶，那触犯得更厉害……回世界上吧，看看现在到处都是地震、瘟疫、饥荒，生意也没法做，连活路也没有！”思来想去，“拉倒吧，还不如在神家当个寄生虫。反正我去哪里也已经是死路一条了，就是敌基督，在神家应付地干点活儿，也得给我吃、给我喝。”这就是成了寄生虫了，吃了睡，睡了吃，“反正我自己不说走，你也别想撵我走。你只是说我是敌基督，你也没有说要开除我，你说你作的是成全与淘汰的工作，你也没有说你作的是开除的工作。”他还振振有词，熬炼了几天，最后就熬炼了这么一个结果，消极、软弱、背叛、叫嚣、对抗。对抗到什么程度呢？“反正我是敌基督了，反正我最后是死，我在这儿十几年二十年白干呢？我在这儿就吃你二年三年还不应该？”一种报复的心出来了，会不会？（会。）林子大了什么鸟也会有啊，这就是经过熬炼以后，失败了。有的人是“拉倒吧，敌基督就敌基督吧，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走得没劲了，消极软弱，得过且过，活在了消沉的情形里边，这是熬炼

得陷在消沉的情形里边了，这种人就成了活死人。有的人经过熬炼，熬炼熬炼熬出来了，熬了一个什么结果呀？“呀，我就是敌基督，我也得效力呀。不管怎么说，我也是受造之物，那我效力也得效力到神作工结束。”熬炼出一点良心了，有点良心了。还有的人他有理智，“神造了亚当、夏娃以后，神说是好的，为什么人吃了神不让人吃的善恶树果子以后就不好了呢？这不就是因为人做了神不允许人做的事啊？尼尼微城四十天就该倾覆了、该灭了，尼尼微城的人的态度是：‘倘若能行，只要有一线希望……’尼尼微城的人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最后获得了神的怜悯与宽容，原来神说我是混人是不让我做混人！神说过一句话：‘……虽然我是造物的主，但我只有“权力”让人死去，却并无“能力”让人活来……‘（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四十篇》）什么意思呢？神没有让人活过来的法术，那人能不能活下来取决于谁呢？取决于自己选择的道路，成功与否在于人所走的路，是什么样的人，走的就是什么路，与神为敌就得死，那不要与神为敌，不就能活下来啊？这活路在谁手里呢？哦，神是不让我跟神敌对，不让我狂妄，不让我故意去羞辱他。原来能不能活下来在于自己选择走什么路呢！天规诫命是神来定的，具体走什么路，是我自己决定的。”一下明白透亮了，“原来敌基督的实质就在于变与不变，如果一直坚持走敌基督道路，不变，那最终实质就是敌基督；如果认识到了，以后不走敌基督道路了，就不是敌基督了。人家说我是敌基督，那我做什么了？我掌管不了我的性情，认识不了我的性情，守规条我还守不住？我把规条守住，再不像以前那样做不就行了吗？不要作恶不就行了？我明白多少真理我实行多少，我不作恶不就不是敌基督了吗？以后我得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不能走敌基督道路。”这就不狂妄了、不斗了。这个时候要是有人跟他比赛争地位名誉，他还比赛吗？还争斗吗？不争斗了，这就活出正常人性来了。就借着这一句“敌基督实质”，他活出正常人性来了，这是不是达到一定的果效、目的了？（嗯。）那有素质、有心志的人是什么表现？“人家说我是敌基督，为什么说我是敌基督呢？究竟什么是敌基督呢？我倒要研究研究怎么就成敌基督了。”这就开始下功夫了，开始根据神话看呀，“哦，明白了，原来说敌基督主要是说敌基督的性情，而不是说一种做法，更不是说哪件事做错了。原来我一直以为说我是敌基督是因为我哪件事情做错了，现在我知道了，说我是敌基督是说我性情里边对神是一

种不服不满，不能顺服神话。神说了什么以后，我总是研究分析、总是对抗，哦，这是敌基督。那怎么就不是敌基督了呢？神说了话应该接受顺服，神怎么说就怎么听、就怎么做，这就是顺服。原来这样实行就不是敌基督了，就是个顺服神的人。”熬炼来熬炼去，借着“敌基督实质”这句话的熬炼，进入了神话之中，在神话之中认识了什么是敌基督、认识了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与神相合的人、认识了神，认识了以后有路了，进入了实际。借着熬炼进入了神话的实际，这是不是就是借着“敌基督实质”这话的熬炼达到的果效啊？不同的人临到同样的一句话，达到的果效不同，收获也不同。就借着一句“敌基督实质”人受到了熬炼，在熬炼之中定真神；在熬炼之中洁净了人的存心、掺杂；在熬炼之中脱去了败坏性情；在熬炼之中成精金之品，这些就是熬炼之中得到的收获。神说你是畜生、恶人、敌基督这些话的目的是什么？一切的目的都是让你走到正道上。“神说话是什么目的”，温婷婷，明白了我说你是混蛋的目的以后，这话还能记在心上吗？不能是记在心上，应该是：“幸亏弟兄说我是混蛋啊，要是不说我是混蛋，那在这六个月里我不知道要做多少混蛋的事。当我正要做混蛋事的时候，我一想起弟兄说我是混蛋时……”还敢做不敢做？“不敢做了。借着弟兄的一句混蛋，拦住了我走向邪恶的脚步。”感恩戴德。

“神说话是什么目的，他说那么多话为什么不应验”，神说了哪些话呀？有祝福人的话、定罪人的话、神作工异象方面的话，这些话一直没有应验。这些话应验了好还是不应验好？如果神说的话一出事就成，你还能蒙拯救吗？说你是敌基督，你立马就成敌基督下地狱了？说你是混人，刚过半年就按着你是混人惩罚了你？神话不应验！可人都想让神话应验，都想看见神话应验、看见神话成就，那如果神赐福人的话应验了，你能得着什么认识啊？得不着什么认识。审判刑罚你的话，长时间不应验，在你这儿就形成了熬炼，然后洁净你；赐福于你的话，长时间不应验，引着你，让你有个盼头，让你迟迟不舍得离去；咒诅你的话、定罪你的话、惩罚你的话，迟迟不应验，是在一直等待着你的回转！不管从哪一方面来看，流露出来的是不是都是拯救、都是爱？所以神从各个角度来说话，作在人身上的都是拯救、都是爱。神赐福人的话是给你前边立了个旗帜，给了你一个方向，给了你一个目标，让你去追求。神话迟迟没有应验，就好比你教孩子走路

呢，“孩子，来，过来，过来过来”，孩子往前走五步，你就往后退两步，他再往前走两步，你再往后退八步，你退退退，最后孩子学会走路了。神就用迟迟不能应验来带领你，让你学会走路，带领你在地上生活，这就是前边的一个引路标，让你有追求目标，让你不要失去方向。神是根据你的需要供应你，而人都有得恩典的心、得福的心，那神必须得给你一个恩典、给你一个祝福、给你一个前途命运引着你，让你有动力往前走去追求，不然的话，慢慢的你就不追求了，所以前边必须有一个迟迟不能应验的东西在引着你。得福对人来说是得益处，所以就因为神说了一句让你蒙拯救、被成全逃脱灾难之苦的话，这二三十年来人想跑又舍不得跑！神对人惩罚、咒诅的话迟迟不应验，是留给人的悔改机会，是让人停止作恶的脚步，把犯罪的手缩回来，给人留下了足够的悔改机会，给人留下了熬炼的机会。借着熬炼让人逐渐地认识自己的一些败坏性情，认识、洁净、脱去。还有哪些方面的神话迟迟没有应验呢？还有奥秘这方面的神话，因着神在不断地揭示奥秘，人才能不断的有新鲜感，这就看见神在不断地引着你往前走。如果说神一来就把整个经营计划的奥秘给人揭开的话，那撒但就要钻空子，人也很难跟随，就跟随不到头，诸多方面吧，就举这几个例子。

“他说那么多话为什么不应验，对这些认识透了，你就可以放心大胆地追求前面的路了，也不担心也不受熬炼了。”我今天给你交通了神拯救人、成全人的整个步骤，这一步一步怎么走，你明白了以后，就可以放心大胆地追求前面的路了，也不担心也不受熬炼了。我给你交通了，你对这个步骤也有所体尝，是吧？我给你交通的这个步骤，和你实际经历到的步骤可以说是同步的，按着这个步骤走，有没有难处？没有难处。只要你配合，“相信神一定能把你作成”这句话你看见了吧？相信神肯定能把你作成！现在路铺平了，相当于是一级高速公路直接通到了北京，路是通了，就看你走不走了。“你就可以放心大胆地追求前面的路了”，路是通了，所以你就可以放心大胆地追求前面的路了。“也不担心也不受熬炼了。”为什么不受熬炼了？你看见最终目标了，你是完全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还受熬炼吗？熬炼是在什么情况下才产生的呢？在迷茫之中，看不见路，无路可走，就好像你进了一个森林里边，你在森林里清清楚楚地看见森林外面就是大城市，但

是怎么走也走不出来，没有指南针，没有方向，没有目标，这个时候在里边就开始产生熬炼了。但是当我给你交通了神拯救人、成全人的整个步骤以后，就免去了你的试探，免去了你的熬炼，让你可以放心大胆地往前走。听了今天的交通以后，你们能感觉到免去了吗？给你把步骤说了，异象也说了，这就免去了你的试探。神怎么拣选人，神要的是什么，直接告诉你了，这就相当于是把考试的考题直接告诉你了。告诉了你考题之后，还提醒你现在就正在考试呢，就看你怎么做呢！正常情况下，神试炼人的时候告诉不告诉你考试呢？试炼你的时候，神是不和你说话的，但是又因着什么免去了你的试炼呢？一个是因着神作工的需要，一个是因着你的愚昧，所以免去了你的试炼。更为主要的是因为今天处于国度建造时期，建造国度需要先行者，走在前边的这些人需要借着一些忠心的效力者来铺垫这个工作，而忠心的效力者又没有这个素质，跟不上，所以神给我摆了这个环境，让我去认识，然后让我给你交通，带你走这个路。在我给你交通的过程中，我又有个进入，同时也就把你前边的这个试炼给你挪去了，而那些听不到的人就进入试炼里边了。

“神是怎样成全人的”，刚才咱交通了神拯救人、成全人的整个步骤。“神的性情是什么”，你因着什么得到了修理对付，因着什么临到了刑罚管教，因着什么得到了恩典祝福，这个你在现实生活中也体验了、经历了。“在他的性情之中包含着什么”，刚才咱大概交通了个方框，里面是不是也包括了神的性情？你可以把经历放到方框里边，完善一下。“把这些事都能讲明白，这叫传扬神的名，这叫见证神，这叫高举神”，根据神话来看，咱以前出去打仗那不叫见证神，那叫传福音。你只是告诉了他神的作工，大的方向给了他，把他引了进来，这叫传福音。“这叫传扬神的名，这叫见证神，这叫高举神，最后在认识神的基础上达到生命性情得变化。”传扬神名，见证神，最后得性情变化。你们在一线传扬神名、见证神的时候，如果能用神话改变自己的性情，最后让神话占有你，这是不是就是活出了？（嗯。）“最后在认识神的基础上达到生命性情得变化。”性情变化说的就是你的活出，你的看事观点变了，看人看事、做人做事，都根据神话扭转了，这就叫性情变化。“人越经对付熬炼劲越大，神的作工步骤越多，对人越是成全。”“人越经对付熬炼劲越大”，萧白，我对付你“什么玩意儿”，扎了

你的心了，我要不说“什么玩意儿”，我看你今天就跑回家去了。“今天在经历当中，神每一步的作工都反击人的观念，都是人的思维达不到的，都出乎人的预料。神供应人的所需，处处不符合人的观念，在你软弱的时候，神发声说话了，这样才能供应你的生命。借着反击你的观念，让你接受神的对付，这样才能脱去你的败坏。”这几句话是不是经历了？“神供应人的所需”，神供应人是根据你的需要来供应的，而不是你想要什么就供应你什么。昨天给方范解决问题，方范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说：“她们都欺负我，我做饭她不吃还挑剔，我做饭也不对了，我受辖制，我吓得不敢做饭了。”自己不想做饭了，还说吓得不敢做饭了。方范在肖红那边告状，又在我这边告状，想让我站在她这边说话呢，我不替方范说话，反过来还把她给揭露解剖了。温婷婷在这儿也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这是想干什么呢？想让我同情同情她，“我离你这么远，你看这是怎么造成的？是因为你说我是混蛋。我这个人特别爱脸面，我就活在脸面里出不来，知道不对也没办法，就是脸面放不下，所以你以后说话得给我留点脸面。”温婷婷，供应你的时候是根据你所需的来供应你，而不是根据你想要的供应你。如果给你脸面，夸你两句，三年以后你就是弱智，夸你两句最后就把你毁了！“神供应人的所需，处处不符合人的观念，在你软弱的时候，神发声说话了，这样才能供应你的生命。”你软弱的时候，也就是抓捕你的罪状的时候。“借着反击你的观念，让你接受神的对付，这样才能脱去你的败坏。”所以说来我这儿告状的一般都告不赢，以前咱是谁告状解剖谁是吧？（嗯。）不管你是以什么形式告状，给你的都是反击你的观念。“让你接受神的对付，这样才能脱去你的败坏。”所做的一切无非就是为了脱去你的败坏性情，因为你不脱去败坏性情，你就没法来到神面前，这就是边缘性工作。先把边缘性工作作了，你才能见证神。

“今天道成肉身的神来在地上作工，他对人的要求就是让人达到认识他、顺服他、见证他，认识的是他的实际正常的作工，顺服他的一切不合人观念的说话与作工，见证他拯救人的所有作工，见证他征服人的所有作为。”这一句话就是你的使命、责任。这是你经历过来的，这每一句话你都是有经历的，不要说你没经历。“今天道成肉身的神来在地上作工，他对人的要求就是让人达到认识他、顺服他、见证

他”，“他对人的要求就是让人达到认识他”，咱交通认识神这方面的神话也多了吧？认识神，怎么认识神？我在这儿给你站了个见证，你看见我的活出，你再拿上神话来对号，借着我的活出，你看神话的时候明白了神话的意思，是不是就认识了神？让你见证神，怎么见证神呢？活出来，别人在你身上看见你的活出，再看神话，“哦，话在肉身显现了”，借着你的活出让他看见了神。这里不是说你是神，是说借着你的活出，你活出了神话，让他看见了神。你怎么认识神呢？神是总导演，人是演员，借着周围的人事物，你去体验、你去经历，经历这些人事物的时候得建立在神话的基础上，神怎么说的，你经历到的人事物是怎么表演的，神话和你经历到的人事物一对号，这是不是就对神有认识了？在你经历的过程中，有的人受惩罚管教了，你看见了他做了什么，再根据神话看，知道了神恨恶什么人，神话和那些受惩罚管教的人所做的一对号，“就是呀，神恨恶的人都死了，或者受了大红龙的残害，不信了”！神说神祝福诚实人，你身边就有诚实人，你看见了他的活出，诚实人受到人的尊重，人都愿意跟他接触，都愿意和他靠近，都向他靠拢，人都向往，最后诚实人还掌了权。你看见了这些对神有了一个认识，神是信实的！神祝福诚实人，你看见了，那诡诈人又临到了什么？诡诈人，人人都远离他。昨天在那边聚会，五六个人在一起配搭着尽本分，方范说她觉得别人孤立她，她就是孤家寡人，我说你是孤家寡人就对了，这说明神的工作拔高了，你要是没有成了孤家寡人，说明神的工作没有拔高。为什么这么说呀？因为你太圆滑诡诈了。如果说在这五六个人中间孤立不出你来、隔离不出你来，那说明这五六个人都属于诡诈人，那你们就都属于世界。因为在世界上是不得罪人的老好人、诡诈人吃香。在世界上诚实人能不能生存下来？诚实人在世界上是被人孤立、弃绝。但诚实人来到神家呢？在神家，所有的人都得逐步追求做诚实人，你做不了诚实人，你得实行真理，得尽本分，以本分为主，不能斗心眼猜心思，当神家都成了追求正面人事物的时候，那再有个诡诈人出来，就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鹤立鸡群不是一类，所以方范就感觉到在这儿难以生存。方范一把鼻涕一把泪，难受得不行，我和方范说：“你这么一痛苦，我还越高兴了，这证明弟兄姊妹有长进了，有果效了，事实说话了。”借着人的这个活出看见，人逐步走向了一个诚实，诚实人掌权，正面事物出现了，还看到了全职教会整体的一个变化，它和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从这些上面怎么认识神？怎么看到神的性情的呢？那就得看神高抬什么样的人，神要取缔什么样的人。神要取缔的就是神恨恶的，将是不复存在的。神说他的性情是这样的，再看着人事物一天一天在发生着变化，人在变，万事万物都在变，这是咱人都能感觉得到、体尝得到的，是谁在作这个事呢？造物的主。神作事的原则是什么呢？准则是什么呢？根据神的性情，神喜欢的将要留下，不喜欢的将要毁灭。咱现在就能看见诡诈人在逐渐地“毁灭”，诡诈人也不敢诡诈了，迷惑人的也不敢迷惑人了，这就是反面的人事物不敢露头了。就即使他是诡诈人，他受到了捆绑、受到了辖制，他不敢了。人家做诚实人的，有正义感的，原来是受辖制，不敢说，现在是不受辖制了，越来越敢说话了，这就是神性情的一个作为。神按着他的性情在管理万物，让什么人留下，让什么人淘汰，都让你看见，借着这些人事物，是让你认识神。“他对人的要求就是让人达到认识他、顺服他、见证他”，借着神给你摆设的人事物，你对神有认识了，这就达到神的要求了，神的要求就是让你认识神。不仅是认识神还得顺服神、见证神，见证神就是你活出来的能彰显神、荣耀神。

“认识的是他的实际正常的作工”，咱今天体验了，实际吧？刚才交通了一个步骤一个步骤，为什么有这几个步骤呢？这几个步骤是不是一环紧扣一环啊？你刚走上这一个步骤，你以为得着了，可往前一看还有一个步骤，你走完一个步骤还有一个步骤，走完一个步骤还有一个步骤，借着周围的人事物你能感觉到，是实际的、正常的作工，而且是人都能接受得了的，是吧？不空洞、不渺茫，不是人所够不上的字句道理，字句道理人是够不上的。“认识的是他的实际正常的作工，顺服他的一切不合人观念的说话与作工”，温婷婷，神给你摆设了这个环境，我说的这个话合不合你的观念？（温婷婷：不合。）不合人的观念，但是你还得顺服，并且还让你说不出不顺服的理由，实在是没理由反驳。“见证他拯救人的所有作工”，也就是说需要让你把神的所有作工给见证出来。为什么周瑜能失败呢？周瑜失败到哪儿了呢？周瑜去外边见证工作见证的什么呢？他只是给你见证异象，是吧？他就是不见证神在他身上作的拯救的工作。那他为什么不见证呢？因为周瑜脸面、地位太重，他嫌丢人，他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污秽，不愿意承认他的败坏，他想在人心目中有个地位。今天我给你讲

了我和我孩子说话的事，我在我孩子面前是不是也丢人了呀？丢脸不丢脸呀？“之前我看着我父亲是那么的高大，原来你和我一样呀，你说话也是那么没智慧呀！”我受这个辖制了吗？我要是要这个脸面、地位，我可能就要受这个辖制，不能在孩子面前说什么了。我这个环境要是换成一个太在意脸面、地位的人，尽注重高大上、假大空，那还能在孩子面前说话吗？那就没法说了，开不了口了。反过来再看，当你坐低凳子的时候，当你把你的实际经历谈出来的时候，神这里说什么呢？神说：“因着你们自己的悖逆你们受了审判，也受了刑罚，但你们也是因着悖逆而作了衬托物的，因着你们的悖逆而得着了神赐给你们的极大恩典，就是你们的悖逆衬托了神的全能与智慧，你们也是因着悖逆才蒙了这么大的救恩，得了这么大的祝福。虽然你们屡次受到了我的审判，但你们得着了前人未得着的极大的拯救，这工作对你们来说是太有意义了。就这‘衬托物’对你们来说也实在是太有价值了，你们是因着作衬托物才蒙了拯救，得着了救恩，这样的衬托物不是太有价值了吗？不是太有意义了吗？你们是因着与神同样活在一个境界中，同样生活在污秽之地中才作了衬托物，才蒙了极大的拯救的。若不是道成肉身，有谁能怜悯你们，又有谁会看顾你们这些低贱的人呢？谁会顾念你们呢？若不是道成肉身作工在你们中间，你们到何时才能得着这前人从未得着的救恩呢？若不是我道成肉身来顾念你们，来审判你们的罪，你们不早就堕落阴间了吗？若不是道成肉身降卑在你们中间，你们又有何资格作神公义性情的衬托物呢？你们作衬托物还不是因着我道成肉身来在你们中间要让你们得着这极大的救恩吗？你们得着这救恩不都是因为道成肉身吗？不是神道成肉身与你们同生活，你们还能发现你们是生活在猪狗不如的人间地狱中吗？你们得着的刑罚、审判不都是因着衬托我道成肉身的工作吗？你们作衬托的工作对你们来说太合适了，因你们是因着作衬托而得着了审判中的拯救的。你们不觉得就你们能作一个合格的衬托物就是你们一生的福气吗？你们仅仅作了一个衬托的工作，但你们却得着了你们从未有过也从未想过的救恩。”（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第二步征服工作是如何达到果效的》）你能把你失败跌倒的经历谈出来，把你抵挡神的一面谈出来，然后把审判刑罚、揭露解剖你的这个过程谈出来，就像刚才说你“混蛋，什么玩意儿”，你能把为什么说你是什么玩意儿给见证出来，这见证的是什么？这就是作衬托物。“见证他征服人的所有作

为。”你得把所有作工步骤见证出来，不能断了链子，就像咱上面交通的作工步骤，如果其中的一个步骤不同，那步骤和步骤之间还能接住吗？那样人就看不懂了，跟着你这个路去走的时候，行不通了，无路可走了，所以你必须得把步骤全部见证出来。你不能为了虚荣脸面，只见证异象和你站的“见证”，你把你是怎么顺服的那一面见证出来了，就是迟迟不说神作在你身上的审判刑罚、揭露解剖，那你这样去带人，人能不能跟上？人跟不上，他过不了你漏掉的那一个坎儿，所以说你就不是真正的见证神，你见证的是你自己。你谈你的经历不是为了见证神，你是借着神的作工在见证你自己。所以说，你必须得把对你的审判、刑罚，揭露、解剖谈出来，也就是说神是怎么把你这个丑恶的嘴脸撕下来的给谈出来，这个过程是个关键，但这个过程也是你所不愿意见证的，又恰恰是更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败坏的人，都从这个脸面、地位里出不来。你能把你原来的魔鬼相谈出来，再谈神是怎么带着你的，神是怎么揭露你的，神供应了你哪些不合你观念的环境把你作过来的，最后你是怎么走出来的，他听着你的经历，“哦，原来你也和我一样啊，我还以为就我一个人邪恶败坏呢。”他听了你的经历，再去走的时候，路上就有台阶了，不是悬崖式的路够不上了，而是一环紧扣一环，一个步骤紧接着一个步骤，他可以走上来了。你坐个低凳子，用你的实际经历给他带路，他不受辖制，还又看清了前面的路该怎么走，这就为他的生命进入铺平了道路。如果说你不见证这一面，你不作衬托物，就相当于给他生命进入的路放了一块大的绊脚石。你在他的心目中成了一个高大上，这对他往前走来说就是一个绊脚石，他受到了辖制，“你能做到，我做不到呀，我虚荣脸面放不下啊。”活在了一种自卑的情绪里面，烂泥扶不上墙，不走了。如果你给他说你也是块烂泥，他看见人的这个败坏性情大众化，他就跟着你走上来了。“见证他拯救人的所有作工，见证他征服人的所有作为。”这就是说你不能偷窃神的荣耀，神作在你身上的有多少，你都得一一见证出来。为着神的作工，为了拯救那一个人，你给他谈经历的时候得给他一个路途，不能断线，所以你就必须得把神作工的所有步骤见证出来。

“见证神的人务必得对神有认识，这样的见证才准确、实际，这样的见证才能羞辱撒但。”为什么说见证神务必得对神有认识呢？不认识

神会产生什么后果？你不认识神，见证的是自己，你见证的是撒但，你见证撒但还说是在见证神，那你就是亵渎；你没有认识，那你见证的就不准确，不准确就是一种亵渎；你见证的神与事实不符、与神不符，那你就是亵渎！你亵渎神就让撒但抓了把柄，撒但嗤笑你，所以说，你见证神必须得认识神。咱以前只想着蒙拯救，咱就没有多注重过认识神，是吧？经常说“我认识自己败坏性情”，喊口号也好或者是真的寻求也好，你对认识神不感兴趣，现在应该看到认识神至关重要！“见证神的人务必得对神有认识，这样的见证才准确、实际，这样的见证才能羞辱撒但。神是借着经历他审判、刑罚，经历他对付、修理而认识他的人作他的见证，他是借着被撒但败坏的人见证他，他是借着性情变化得着他祝福的人见证他。”这些条件咱是不是都具备了，审判、刑罚，修理、对付，你都经历了，就是说基本条件你都具备了，那就看你能不能为神作见证了。“神是借着经历他审判、刑罚，经历他对付、修理而认识他的人作他的见证，他是借着被撒但败坏的人见证他，他是借着性情变化得着他祝福的人见证他。”你离见证神还差几步呀？在修理、对付里边有了认识了吧？（嗯。）你经历了审判、刑罚，修理、对付，而且认识了神作在人身上的工作，那你能不能去见证呢？你写见证文章了没有？（没有。）为什么不写呢？把你经历到的审判、刑罚，修理、对付，性情变化的过程见证出来，把神作在你身上的奇妙作为见证出来。神要的是有经历的见证，没有经历见证出来就是字句就是假的，神不要这样的见证，咱就停留到这一步了。“他是借着性情变化得着他祝福的人见证他。”这是不是更拔高了呀？（嗯。）刚开始是认识神，认识神是具备了见证神的一个条件，所以你就该去见证神。这一步下来就关键了，你明白了，你认识了，你实行不实行？这就涉及到你的性情是不是能变化。温婷婷，你这样的实行步伐，你得实行几年啊？什么时候能见证神？（温婷婷：什么时候也不能。）审判刑罚这么长时间了，到现在说你句“混蛋”还流泪呢，这就是拦路虎，所以你必须得实行，实行真理性情才能变化，才能改变你的看事观点。如果你从现在开始实行，那半年以后再见了我，不应该是流泪了，应该是感激、兴奋，面带笑脸，感觉到一种幸运，是神的高抬。有这样的经历，有这样的认识，然后你再活出来，能为神舍性命。这个舍性命不再是为着自己的虚荣脸面、不再是因着与神搞交易的心去为神花费、为神付出，而是为完成你受造之物该尽

的功用，是一种良心理智支配你做出来的，那这个时候就是有一个性情变化的经历了，你有这样的性情变化就能得着神的赏赐。前半年说你是一个混蛋，到了后半年你成了不是个玩意儿了，你说这才过了多长时间，你就从混蛋进化成不是玩意儿了，要是再过半年是什么呀？没有词了。

“他并不需要人对他口头的赞美”，口头赞美的人是不是太多了呀？（嗯。）对见证神根本不了解、不认识的人，出来的所有都是口头赞美。有的人去拜偶像去了，人家还说“圣灵引导我……”，这就是羞辱、亵渎。有的人经常说一句话：“自从开除了我以后，这二十来年，我是怎么走过来的呢？圣灵引导我走过来的，圣灵要是不引导我的话，可过不来。”你听听这是什么话呀？你明白了以后，你就知道他说的这是混蛋话，亵渎神的话。开除了你了，圣灵还引导你呢？圣灵要是引导你的话，你还能走到现在这个地步呀？每天起来痛苦流泪，“我能走过来，我能活到现在，那幸亏是圣灵引导，圣灵要是不引导的话，可活不了。”是不是经常有人说这样的话？（太多了。）再遇到这样的人，你就能修理对付他，你活在肉体生活里痛苦呢，还说圣灵引导你，你这是亵渎圣灵！“他并不需要人对他口头的赞美，也不需不经他拯救的撒但的种类赞美他、见证他。”你在这儿接受了审判、刑罚，修理、对付以后痛苦呢，看了神话以后还痛苦吗？你关住门笑吧！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具备了见证神的基本条件，你在这儿是幸福的。那些没有得着审判、刑罚，修理、对付的人，还活在黑暗之中哀嚎呢，他就是说的话再好听，作的工作再大，那是什么见证呀？在原教会里边再是高级带领，得不着一个真实的审判、刑罚，花就是开得再大、再漂亮，最后也是破烂不堪，所以神不要那个见证，因为那都是假的，撒但的诡计。“认识神的人才有资格见证神，性情变化的人才能有资格见证神，神不会让人故意去羞辱他的名。”这个明白了吧？你不认识神，没有经过审判、刑罚，修理、对付的人谈出来的见证就是羞辱神，神不能让你故意去羞辱他。和你说这句话是要干什么呢？就是要给你戴一个紧箍咒：你在一线必须得认识神，你要是不认识神，那你谈出来的就是亵渎神、就是羞辱神。“神不会让人故意去羞辱他的名。”神不让你故意羞辱他，我要是发现了我去处理，那如果我发现不了，或者说我发现了又心软舍不得处理，你说神会怎么作事呀？

神必须作事。就好像那边着火一样，降下天火。说这些就是要给你们一线戴一个紧箍咒，神要维护他的名，你们自己看着办吧。我不管你也无所谓，还有行政管辖，神管着呢。你在外边敢随意见证那就是亵渎！你要是敢亵渎，天上的烈火就显给你，前一天在那儿高举、见证了自己，今天出来了一看，一个“火柱”就临到了你，害怕不害怕？你自己心虚，晚上关灯了，屋里黑洞洞的，你害怕恐惧战兢，那不是你自己找的死路？所以你必须得学着见证神。你现在不要再应付糊弄，不要再欺骗，也不要怕得着审判、刑罚，穿上盔甲不说话。你不说话，你就得不着审判、刑罚，你得不着审判、刑罚还傻乎乎的，“我这个脸面谁也没能撕下来”，还觉着好呢，实际上你失去了一个见证神的基本条件。现在还要脸吗？赶紧不要脸了，做个死不要脸就行了。

114　什么叫认识神

1　什么叫认识神？就是人能了解神了解神的喜怒哀乐，这叫认识神。你说你见过神，但你不了解神的喜怒哀乐，不了解他的性情，对他公义也没有认识，对他的怜悯也没有认识，对他恨恶什么也没有认识，这就不叫认识神，所以说，有些人他能跟随神，但是他不一定不一定能信神不一定能信神。

2　现在人在神道成肉身作工期间，对道成肉身的神的性情、所是所有，人越有认识，越宝爱，对神越有敬畏。往往越没认识越大大乎乎，把神当人对待了。人若真认识神、真看见神，他就恐惧战兢就恐惧战兢。人不认识基督的实质，也不了解神的性情，更不能真实地敬拜神了。

3　人光看到基督外表的普通正常，对他的实质没有认识，这样，人就容易把基督当作一个普通人对待，对他能采取轻慢态度，能欺骗，能抵挡，能悖逆、论断、自以为是，对他的话不当一回事，能随意对待他的肉身，能起观念、亵渎。要解决这些解决这些问题就要认识基督的实质、基督的神性，这是认识神的主要方面，是所有信实际神的人必须进入达到的，是所有信实际神的人必须进入达到的。

——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对道成肉身的认识》

3.认识神的人才能敬畏神远离恶

认识神的人才能敬畏神远离恶（一）

神说：“每个人都当重新审视自己信神的生涯，在跟随神的过程中是否对神有真正的了解、真正的理解与真正的认识，是否真的知道神对各类人的态度是什么，是否真的了解神在你身上作的工与神对你所作所为的定义。对于这位在你身边陪伴你左右、引导你前行的方向、主宰你的命运、供应你所需的神你究竟了解多少、认识多少？你是否知道他每天在你身上作什么？是否知道他作每件事的原则与宗旨是什么？是否知道他是如何引导你的？是否知道他是如何供应你的？是否知道他是以什么方式带领你的？是否知道他在你身上要得着什么、要成就什么？是否知道他对待你各类表现的态度？是否知道你是不是他喜爱的人？是否知道他喜怒哀乐的由来与其背后的心思、意念与他的实质？你是否知道你信的这位神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神？等等这些问题是否是你从来都不曾了解的，是你从来都不曾想到的？在你信神的过程中，你是否曾经以自己对神话语真实的体会与经历而消除了对神的误解？你是否曾经接受神的管教、责打而对神产生了真正的顺服与体贴？你是否曾经在神的刑罚、审判中认识了人的悖逆、人的撒但本性而对神的圣洁有了些许的了解？你是否在神话语的引导、开启之下开始有了新的人生观？你是否在神对你的试炼中感觉到了神的不容人触犯与神对你的要求、对你的拯救？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对神的误解，也不知道如何消除对神的误解，那可以说你从未与神有过真正的交往，你也从未了解过神，至少可以说你从来就不想了解神。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神的管教与责打，那你肯定不知道什么是顺服与体贴，至少你不曾对神有真正的顺服与体贴。如果你不曾经历神的刑罚、审判，那你势必不知道什么是神的圣洁，更不清楚什么是人的悖逆。如果你从来没有真正的正确的人生观，没有正确的人生目标，依然为以后的人生道路而迷茫、彷徨，甚至踌躇不前，那你肯定从未得到过神的开启与引导，也可以说，你从未真正得到神话语的供应与补给。如果你还未经受神的试炼，不言而喻，你肯定不会知道什么是神的不容人触犯，也不会了解神对你的要求究竟是什么，更不会知道神经营拯

救人的工作究竟是什么。一个人无论信神多少年，若在神的话上没有任何的经历与领悟，那他必然没有走上蒙拯救的路，他对神的信必然没有实际内容，他对神的认识也必然是零，不言而喻，他根本不懂什么是敬畏神。

神的所有所是、神的实质、神的性情都在神对人类的说话中发表出来，当人经历神话语的时候，人便会在实践中了解到神所说话语的目的，了解到神说话的源头与背景，了解、体会到神说话所要达到的果效。对人来说，这些都是人得着真理、得着生命、明白神心意、达到性情变化、能顺服神的主宰安排必须要经历、要明白、要得着的东西。在人经历、明白、得着这些东西的同时，人便对神逐步有了了解，同时也有了不同程度的认识。这个了解与认识不是想象出来的，不是编写出来的，而是人体会、经历、感受、印证出来的。人有了这些体会、经历、感受与印证，人对神的认识才有了内容，此时的认识才是实际的、是真实的、是准确的，而人对神话语的体会、经历、感受与印证达到的对神的真实了解与认识的这个过程就是人与神真正的交往。人在这样的交往中对神的心意有了真正的了解与理解，对神的所有所是有了真正的了解与认识，对神的实质有了真正的了解与认识，对神的性情有了逐步的了解与认识，对神主宰万物的事实有了实际的定真与准确的定义，对神的身份与地位有了实质性的定位与认识。人在这样的交往中逐渐地改变了对神的想法，不再凭空想象，不再凭己意猜忌，不再误解神，不再定罪神，不再论断神，不再怀疑神，随之，人与神的争辩越来越少，人对神的抵触越来越少，人的悖逆越来越少。相反，人对神的体贴与顺服越来越多，人对神的敬畏越来越实际，也越来越深刻。人在这样的交往中不但得到了真理的供应，得到了生命的洗礼，同时也得到了对神真正的认识。在这样的交往中，人不但得到了性情的变化，蒙了拯救，同时也收获到了受造之物对神真正的敬畏与敬拜。有了这样的交往，人对神的信不再是一张白纸，不再是一句口头的承诺，也不再是一种盲目的追随与崇拜；有了这样的交往，人的生命才会一天天长大，人的性情才会逐步得到变化，而人对神的信将会由渺茫的信仰逐步走向真实的顺服、体贴到真实的敬畏，人对神的跟随也将由被动逐步走向主动，从消极走向积极；有了这样的交往，人才会达到真正地了解神、理解神，达到真正

地认识神。因为绝大多数的人与神没有过真正的交往，所以，绝大多数人对神的认识只停留在理论上，停留在字句道理里。这就是说，绝大多数的人不管信神多少年，就认识神而言，仍然停留在原点，停留在带有传奇色彩、带有封建迷信的传统膜拜的基础上。人对神的认识停留在原点就意味着人对神的认识几乎等于是零，除了人对神的地位与身份的肯定之外，人对神的信仍然是在渺茫中，这样，人对神真正的敬畏又有几分呢？

无论你怎么确实相信神的存在都代替不了你对神的认识，代替不了你对神的敬畏；无论你曾经享受多少神的赐福与恩典都代替不了你对神的认识；无论你多么甘愿为神奉献所有、花费所有都代替不了你对神的认识；或许你熟读神的说话，甚至倒背如流，然而这些都代替不了你对神的认识。人无论怎样死心塌地地跟随神，如果人从未与神有过真正的交往，从未对神的话语有过真正的经历，那么人对神的认识就只是一片空白或无限的遐想，哪怕你曾经与神‘擦肩而过’、曾经与神面对面，你对神的认识仍旧是零，你对神的敬畏也仅仅是一句空的口号或理想罢了。

许多人天天捧着神的话阅读，甚至将神话语中的经典部分都铭记在心，当成至宝，而且到处传讲神的话，以神的话来供应他人、帮助他人。他们认为这样做就是在见证神、见证神的话，这样做就是在遵行神的道，他们认为这样做就是在凭神的话活着，这样做就是将神的话带入了现实的生活中，这样做就能蒙神的称许，就能蒙拯救、得成全。他们在传讲神话语的同时却从来不遵照神的话去实行，也从来不按照神话语的揭示与自己对号入座，而是利用神的话骗取他人的崇拜与信任，利用神的话搞个人的经营，利用神的话骗取、偷窃神的荣耀，他们妄想利用传扬神话语的机会获得神的作工与神的称许。多少年过去了，这些人不但没能在‘传讲神话语’的过程中得到神的称许，不但没能在‘见证神说话’的过程中找到自己该遵守的道，不但没有在‘以神的话供应帮助他人’的过程中帮助、供应了自己，不但没能在这些过程中认识神，对神产生真正的敬畏，反而对神的误解越来越深，对神的猜忌越来越严重，对神的想象越来越夸张。他们在神话语理论的供应与带领之下似乎如鱼得水，似乎游刃有余，似乎找到了他

们的人生目标，似乎找到了他们的使命，似乎获得了新生，似乎蒙了拯救，他们似乎在对神话语朗朗上口的背诵中得到了真理，明白了神的心意，找到了认识神的途径，似乎在对神话语传讲的过程中常常与神面对面，他们也常常被‘感动’得痛哭流涕，常常被神话语中的‘神’带领似乎不断地在明白神的良苦用心，同时也明白了神对人的拯救，明白了神的经营，认识了神的实质，了解了神的公义性情。在此基础上，他们似乎更加确信神的存在，似乎更加认识神的尊贵，似乎更加感觉神的伟大、超凡。他们沉浸在对神话语表面的认识中，似乎他们的信心加增了，受苦的心志加强了，对神的认识加深了，岂不知他们在未实际经历神话语以先对神的一切认识与想法都来自于他们一厢情愿的想象与猜测。他们的信心经不住神的任何考验，他们所谓的属灵与身量根本经不住神的试炼、神的检验，他们的心志只不过是一座在沙土上建造起来的空中楼阁，他们所谓的对神的认识也只不过是他们头脑想象出来的成果罢了。事实上，这些在神的话语上‘颇下功夫’的人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真实的信心，什么是真实的顺服，什么是真正的体贴，什么是对神真实的认识。他们将理论、想象、知识、恩赐、传统与迷信，甚至人的道德观都拿来作为信神、跟随神的本钱与武器，甚至作为信神、跟随神的根基，同时他们也将这些本钱与武器作为认识神的法宝，作为他们迎接、应付神的检验、神的试炼、神的刑罚审判的法宝。最终，他们收获的依然是充满宗教意味的、充满封建迷信的、充满传奇的、怪异的、诡秘的对神的定论，他们对神的认识和定义与只相信上苍、相信老天爷的人如出一辙，而神的实际、神的实质、神的性情、神的所有所是等等与真实的神自己有关的一切都与他们的认识失之交臂，无关无份，甚至南辕北辙。这样，他们虽在神话语的‘供应与滋养’之下，但却不能真正地走上敬畏神、远离恶的道，真正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从来就没有与神相识过，也从来没有与神有过真正的‘接触’与交往，所以，他们不可能与神相知，也不能产生对神真正的相信、跟随与敬拜。他们如此对待神话语、对待神的观点与态度注定他们一无所获，注定他们永远走不上敬畏神、远离恶的道，他们追求的目标与方向意味着他们永远是神的仇敌，意味着他们永远都不能蒙拯救。

如果一个跟随神多年、享受神话语供应多年的人对神的定义与一个朝拜供奉偶像的人对神的定义的实质是相同的，这就意味着这个人没有得着神话语的实际，究其原因是他根本就没有进入神话语的实际之中，所以，神话语中的实际、真理与神的心意、神对人的要求就与他无关无份。这就是说，这样的人无论怎么在神话语的字面上下功夫都没有用，因为他所追求的是字句，所以他所得到的也必然是字句。神说的话语在表面上来看无论是浅显还是深奥，都是人生命进入必备的真理，是人的心灵与肉体得以存活下去的活水泉源，他供应人活着的所需，供应人日常做人的法则与信条，供应人蒙拯救所必经的道路、目标与方向，供应人在神面前作为受造之物所该具备的一切真理，供应人如何顺服神、如何敬拜神的所有真理，他是人存活下去的保障，是人日用的饮食，也是人得以刚强、得以站立的坚固后盾。他饱含受造人类活出正常人性的真理实际，饱含人类脱离败坏、走出撒但网罗的真理，饱含造物主对受造人类的谆谆教导、劝勉、鼓励与安慰，他是引导开启人明白一切正面事物的指路明灯，是人得以活出与拥有一切正义与美善事物的保障，是衡量一切人、事、物的准则，也是带领人蒙拯救、走向光明路的航标。人只有在神话语的实际经历中才能得到真理的供应，得到生命的供应，才能明白什么是正常人性、什么是有意义的人生、什么是真正的受造之物、什么是对神真实的顺服，明白该如何体贴神、如何尽到受造之物的本分、如何具备真正人的样式，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信、什么才是真正的敬拜，明白天地万物的主宰是谁，明白主宰万物的那一位以什么样的方式主宰、带领、供应万物，明白、了解主宰万物的那一位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显现、作工。如果人离开了对神话语的真实经历与体验，就没有对神话语、对真理的真实认识与领悟，这样的人就是地地道道的行尸走肉，就是地地道道的躯壳，与造物主有关的一切认识与他无关无份。在神的眼中，这样的人从来就没有相信过神，也从来就没有跟随过神，所以神既不承认他是神的信徒，也不承认他是神的跟随者，更不承认他是真正的受造之物。

作为一个真正的受造之物理当知道造物主为谁，理当知道人受造为何，理当知道如何履行受造之物的职责，理当知道如何敬拜造物的

主，理当了解、理解、认识与体贴造物主的心意、心声与要求，理当遵行造物主的道——敬畏神、远离恶。

什么是敬畏神？如何远离恶？

‘敬畏神’不是莫名的惊悚与惧怕，不是躲避，不是远离，不是崇拜，不是迷信，而是仰慕，是崇敬，是信任，是理解，是体贴，是顺服，是奉献，是爱，是无条件、无怨言的敬拜、还报与归服。人对神没有真正的认识，就没有真正的仰慕，就没有真正的信任，就没有真正的理解，没有真正的体贴与顺服，只有惊恐与不安，只有怀疑、误解、躲避与远离；人对神没有真正的认识，就没有真正的奉献与还报；人对神没有真正的认识，就没有真正的敬拜与归服，只有盲目的崇拜与迷信；人对神没有真正的认识，就不可能遵行神的道，就不可能敬畏神、不可能远离恶事。相反，人所从事的一切活动与行为充满了对神的悖逆、抵挡，充满了对神的毁谤与论断，也充满了人违背真理、违背神话语真谛的恶行。

人对神有了真实的信任，就会有真实的跟随与依靠；人对神有了真实的信靠，才能有真正的了解与理解；人对神有了真实的理解，就会有真实的体贴；人对神有了真正的体贴，才能有真正的顺服；人对神有了真正的顺服，才能真正地奉献；人对神有了真正的奉献，才能无条件无怨言地还报；人对神有了真正的信靠、真正的理解与体贴，有了真正的顺服，有了真正的奉献与还报，人才能真正地认识神的性情与实质，认识造物主的身份；人真正地认识了造物的主，才能产生真正的敬拜与归服；人对造物主有了真实的敬拜与归服，才能真正地摆脱恶行，也就是远离恶。

这些就是‘敬畏神、远离恶’的全过程，也是‘敬畏神、远离恶’的所有内容，是人达到敬畏神、远离恶的必经之路。

‘敬畏神、远离恶’与认识神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联系，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不言而喻的。若想达到远离恶，必须先做到能对神有真实的敬畏；若想达到对神有真实的敬畏，必须先对神有真实的认识；若想对神有认识，必须先经历神的话，进入神话语的实际中，经历神

的责打、管教，经历神的刑罚、审判；若想经历神的话，必须先与神的话面对面，与神面对面，求神摆设人、事、物与各样环境让你有体验神话语的机会；若想与神面对面、与神的话语面对面，必须先具备一颗单纯、诚实的心，具备接受真理的态度，具备受苦的心志，具备远离恶事的决心与勇气，具备做一个真正的受造之物的愿望……这样，一步一步向前迈进，你会离神越来越近，你的心会越来越纯洁，你的人生、你活着的价值会随着你对神的认识越来越有意义，越来越焕发光彩。到有一天，你会觉得造物主不再是一个谜，造物主从未向你隐藏，造物主从未向你掩面，造物主离你并不遥远，造物主不再是只能让你朝思夜想却不能让你感知到的那一位，他真真切切地守护在你左右，他供应着你的生命，掌管着你的命运，他不在遥远的天际，他不在云端间隐秘，他就在你的身边主宰着你的一切，他是你的所有，也是你的唯一。这样的一位神让你心生爱慕，让你依恋，让你亲近，让你仰慕，让你害怕失去，让你不愿再放弃，让你不愿再悖逆，不愿再远离、躲避，你只想体贴他，只愿顺服他，你只愿还报他给你的一切，你只愿归服在他的权下。你不再拒绝他对你的引导、供应、看顾与保守，不再抗拒他对你的主宰与安排，你只愿跟随、陪伴他左右，你只愿接受他作你唯一的生命，接受他作你唯一的主、唯一的神。”（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认识神是达到敬畏神远离恶的途径》）

解剖了以后再看这些话基本上能看懂、能对号，是吧？（嗯。）咱交通几段就行了。神说：“无论你怎么确实相信神的存在都代替不了你对神的认识，代替不了你对神的敬畏；无论你曾经享受多少神的赐福与恩典都代替不了你对神的认识；无论你多么甘愿为神奉献所有、花费所有都代替不了你对神的认识；或许你熟读神的说话，甚至倒背如流，然而这些都代替不了你对神的认识。人无论怎样死心塌地地跟随神，如果人从未与神有过真正的交往，从未对神的话语有过真正的经历，那么人对神的认识就只是一片空白或无限的遐想，哪怕你曾经与神‘擦肩而过’、曾经与神面对面，你对神的认识仍旧是零，你对神的敬畏也仅仅是一句空的口号或理想罢了。”“无论你怎么确实相信神的存在都代替不了你对神的认识”，相信神存在的人多不多？（多。）多，多数人都相信。有好多人相信老天爷，他也相信有神，所有宗教界是不是都相信有神呢？（嗯。）就不用说宗派了，就说佛教、伊斯

兰教，只要他有信仰那他肯定相信有神。“无论你怎么确实相信神的存在都代替不了你对神的认识”，这个能理解吧？为什么说相信神的存在代替不了你对神的认识呢？神的性情简单来说是喜怒哀乐，你只是相信有神，但神对什么是喜、对什么是怒、对什么是哀、对什么是乐你没有真实的认识，你思想里神的喜怒哀乐都是你自己一厢情愿想象出来的，并不存在、并不真实。就像佛教里边的好行为——修桥补路，神承认吗？（神不承认。）他们是做什么的呢？初一、十五烧香磕头，还有的人走三步磕一下头，这个叫“跪拜礼”，是吧？（嗯。）他们都相信有神，但是他们对神不认识，所以相信神的存在不等于你对神的认识，代替不了。这就像被拐卖了的小孩一样，不管这个孩子是从哪儿来的，他有没有自己的母亲？肯定有吧？他肯定相信他有父亲、有母亲，但他没见过，更谈不上有认识，所以他相信不等于认识。和你交通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有很多人信神但他不追求真理，他也不读神的话，他只是说“我承认有神就行了”，特别是原教会的，你给他去传，他看不看神话？他不看神话，“反正我是要信神呢，反正我相信有神。”他好像就是“我承认有神、相信有神”就完事了，好像神看见他有这些话了，就承认他了，那是他的一种空想。咱今天得清醒，真实承认有神不等于认识神，更代替不了认识神。

“无论你怎么确实相信神的存在都代替不了你对神的认识，代替不了你对神的敬畏”，“代替不了你对神的敬畏”，真实承认有神代替不了对神的认识，代替不了对神的敬畏。神交通说你去一个国家，你要成为这个国家的公民，你就得干什么呢？你得了解人家这个国家的法律，不然的话你会触犯这个国家的法律。你承认美国好，美国的法律比较严谨，是吧？（嗯。）那你去美国就不触犯法律了？触犯不触犯？就好比说骂人这个问题，在中国骂人犯法不犯法？（不犯法。）但是你去了美国骂人就犯法。你要是骂总统这不犯法，因为总统是个公众人物，就是让人民去监督他呢，你说总统这不好那不好，这是允许你说的，也是可以公开的，但是你去骂或者议论一个人民，行不行呀？不行，这就是诽谤，触犯法律了，那就要定你一个诽谤罪。说这个例子就是让你去了解神，你不知道神的喜怒哀乐，你不知道神对什么是怒，那你怎么能对神产生敬畏呢？就好比安宁静，安宁静看见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这个有问题、那个有问题，她是不是凭想象信

神？她在这儿是和你商量呢，“这个人是不是该处理、该清理？咱信神就应该把他清理出教会去。”可是神看什么呀？神不是仅仅看你作的一个工作，不要说你今天处理得合格不合格了，就算你处理得合格，你处理这个处理那个，你把整个教会给“洁净”了，你生命长进了没有？对神有认识吗？对神有敬畏吗？你对神没有敬畏，所以说你作这些工作不能代替你对神的认识，不能代替你对神的敬畏。为什么呢？因为你在作这些工作的时候，你就没有检查你的存心，你就不知道你为什么作这些工作，你里边有掺杂，或者说你作这些工作的目的是什么你都不知道。咱解剖了你以后，就不是说你作这些工作是有掺杂了，准确地说你的存心、目的就是要除去你的绊脚石，你为除去你的绊脚石而作工，你说神能承认你吗？不要说你的存心完全就是要除去你的绊脚石，你就是有这个掺杂行不行？就说你今天处理了几个真正的敌基督、假带领，但是你在处理的过程中，和你要好的那个人你没有处理，你把那些不合你观念的敌基督、假带领处理了。是，你处理得没错，他的确是敌基督、是假带领，但是你在处理的过程中神是要鉴察你的心的，看你的存心是为了谁。你这里边打着神的旗号还搞个人经营，虽然你处理的这个人正好他就是一个敌基督，你碰对了，别人看不见你里边的存心，不知道你是在搞着自己的经营，但是神是圣洁的，不允许有污秽存在，你了解神的这个性情吗？你知道神鉴察人心肺腑吗？如果你对这个不认识，对神的圣洁不认识，对神要脱去你的败坏性情、脱去你的掺杂不认识，你认为别人看不见，神就看不见了，你认为你可以欺骗了人就可以欺骗了神，那你就敢随意做事！神在那边已经定了你的罪了，但你还不知道，别人也看不出来，你隐藏得很好，但你再隐藏什么，神在那边定了你的罪了。每一场灾难带走多少人都是定好的，在数者难逃，你知道神把你编辑到哪个灾难的人数里边了吗？你自己做了这个错事以后，当你在逐步经历之中看见神显现以后，你看见了神的圣洁——不允许污秽存在的这一性情，看见了神的怒气以后，不需要任何人去解剖你，你晚上就睡不着觉了，惶惶不可终日！

给你举这个例子就是要让你看清楚，你做事的时候得问问神，你有多少事敢拿到桌面上，能经得起神鉴察。你要洁净你的败坏，要跟随神、敬畏神，你首先要保证每件事情敢拿到桌面上让神来鉴察。依

靠神话，跟神话来对号，对完号了放在桌面上和弟兄姐妹交通，“这个事我计划这么处理，你看合不合适？我要处理他呢，在我这儿，我看他这个表现像个敌基督，你怎么看？”你询问开欣，开欣一看，“这个不像啊，我看着好像不完全是啊。”你可以发表你的态度、观点，人家开欣是不是也可以发表人家的态度、观点啊？人家发表出来的态度、观点和你的这个态度、观点不同，两个不同的态度、观点用神话去对号，看谁说得更准确。你没有看谁说得更准确，因为这个时候你要维护你的态度、观点，维护你的面子，所以你要干啥呀？你要想办法说服人家，那你就要把这个人“包装”一下，你一“包装”别人感觉恶心、难受了，为什么呀？人家就没有看见这个人的表现是敌基督的表现，然后你直接给人家说了一个包装的词，就像“颠倒黑白”，人家就没有看见他怎么了，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干了什么颠倒黑白的事了，然后你用了个“颠倒黑白”形容他，这个时候人家心里是难受的。可是让她反驳你，她还又反驳不了，在这个时候你再想说什么话，她听不进去了，因为你让人不得释放、难受。你说她身量小，把她捆住了，虽然她难受，但是她看见的就不是你说的那样，人家不愿意认同你说的。人家不愿意认同的时候，你这个贯穿不下去，也可以说你强行占有不了人家的时候，你怎么呀？你还要想方设法，“你是不让按工作安排实行吧！”你这是明目张胆地给别人施压，撒但败坏人有个逼迫、控制，是吧？（嗯。）“我强行占有不了你，我就用‘工作安排’这几个字来逼迫、控制你，让你的心灵不得释放！”咱这是说安宁静做事的存心、动机了，咱常说每天临到的人事物都是神的主宰、安排，神今天就给咱摆上了丰富的筵席，各种演员都在扮演着各自的角色，神要借着这些人事物加给咱智慧、加给咱做人行事的原则、加给咱真理，让咱有足够的功课可学，那在分辨哪边是出于神的，哪边是出于撒但的时候，你怎么分辨呢？出于神的是让人心里释放、亮堂、有力量，那出于撒但的是什么？捆绑、辖制、困惑、不解。当你有这些感觉的时候，就算你没有真理，分辨不清，你也能够用这些感觉去衡量它。如果让你不得释放的时候，“呀，我也不理解你的这个话，我也不得罪你，可是我里边不得释放，我困惑不解。神话是让人亮堂呢，我里边怎么就不亮堂呢？我感觉这个不是来自于神的，这是来自于撒但作工”。（就是可难受，可混乱呢。）浑浊。（嗯。）你一临到这个的时候，这就感觉到：“不对着呢，不能乱作决定，这里边有撒但作工，撒但在里边搅

扰，不是来自于神的，那我就可以拒绝，即使说我分辨不了，但我可以拒绝。这个我不能定，那我得寻求寻求，我找第三个人寻求寻求。”这是教你一个分辨、认识的途径。

（马静玲：我去找第三个人交通的时候，我跟安宁静说了，可她认为“你有啥事你跟我说，你不应该跟第三个人交通，你要是找第三个人交通的时候就起反作用了”。）这就叫捆绑、控制了，为什么不能和第三个人交通啊？（马静玲：我不明白的时候，我就跟别人交通，我说我跟某某交通了，她就说：“你这样不对，你要是对我有啥成见了，你得跟我交通，你跟别人交通，就容易起反面作用。”我说：“我也想跟你交通，但是咱俩好像沟通不了，我也没路走，我就是想通过跟别人的交通来看看我能不能明白。”）在意见不统一的情况下，“我给你交通不出来，你有你的一个观点、意见，但我这边很难拿出一个观点、意见，因为我不明白、不认识，没法下断案，所以我就没有观点。在没有观点的时候，我就需要听听诸多方面的意见，所以我就必须得和别人交通。”那在什么情况下不能去寻求？不能和别人交通呢？这个工作是一个秘密工作，是个隐秘的事，这个就不能跟别人交通，对吧？比如说保管钱财的地方，这些工作不能和第三个人交通，这个就得谨慎、小心。如果是普通的一个工作，不是隐秘的事情，然后他控制你或者辖制你，不让你和别人交通，那好了，就凭这个就能肯定他这里边有猫腻，不能让别人知道，不能见光。神是让人做诚实人，敢把自己的黑暗面拿出来，敢于放在桌面上，你得拿在桌面上让神鉴察呢。你不仅得能让神鉴察，你还得接受弟兄姊妹的监督，那你能不能让弟兄姊妹监督一下？对神的性情不了解、不认识，对神不认识，咱就敢做出这些事来。如果说你对神有认识、有了解了，你就有害怕、敬畏，你就不敢了。

刚才说了你相信神的存在代替不了你对神的认识，这里又说什么了？“无论你曾经享受多少神的赐福与恩典都代替不了你对神的认识”，咱在教会里边或者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交通些什么呀？“神怎么给我恩典了……”还有写的经历文章，经常写些什么呀？恩典的见证。但现在谁要再说神的恩典就是对神的一种亵渎，为什么？因为现在是让你去认识神、是让你见证神的性情，而不是让你见证神的恩

典。现在不是恩典时代，就是说，你见证神的恩典对你认识神没有什么益处，而且你也认识不了神。咱以前交通过什么叫恩典，还记得吗？恩典也就是神的慈爱怜悯，慈爱怜悯和神的公义性情是打架的，慈爱怜悯不是神的固有性情，是因着神要拯救人，是因为人败坏至深没法来到神面前，神不得已施下了怜悯、施下了恩典，而慈爱怜悯不是神固有的性情，神的固有性情是公义！就好比何晓丹，何晓丹今天得着的是什么？得着的是一个恩典。何晓丹说她如果不回家就是想跟老公离婚也离不了，结果她放下托付回家过日子去了，这是不是相当于背叛神、离神而去了？何晓丹，你都已经离神而去了，不是神不要你，是什么呢？是你不要神了！今天我再过来和你交通，这是什么呢？这是给了你一个怜悯、给了你一个恩典，饶恕了你的罪，没有按你的罪来定你的罪，这就是得了个恩典、得了个赐福。如果按神的公义性情来说，你已经是背叛了神了，神还要你吗？（不要了。）不要你了。说这个例子就是要告诉你：现在是让你认识神的公义性情，而不是认识神的恩典。何晓丹，为什么会这样对你呢？因为你信神刚开始，看你是个新人，还在这个过渡时期。什么是过渡期？也就是从恩典时代过渡到话语时代，恩典时代是给人恩典，话语时代是要用行政来辖管，恩典时代和话语时代有个过渡时期、转换时期，这两个时期的交接之处是不是还得有恩典呢？（嗯。）等过渡完以后就没有了。所以说到最后你见证神，让人认识的是神的公义性情，不需要你见证神的恩典。你要见证神的恩典，你活在恩典里边就与神的公义性情打架了。虽然神的工作作到这里了，但人还活在恩典里，都愿意活在恩典里。那为什么叫恩典呢？恩典它就是不讲理，为什么说恩典就是不讲理呢？本来人犯了罪是该死的，但是耶稣替人上了十字架，作了赎罪祭，是没罪的耶稣替你担当了罪，就是说你本来是不应该得的，然后给了你了，这叫恩典，所以才说恩典就是不讲理。当神作工结束的时候，神要怎么呢？神要把全人类倒钉十字架，神不再为你担当罪了，耶稣的宝血“流”完了，时代不同了，神要公开显现他的性情。神的公义性情就是你该得的得，不该得的不能得。如果让一个不应该得的人得了，这就是一个恩典。如果还让恩典的这个工作在，那神的公义性情就无法发表，神的工作就无法结束。这个理解了吧？（嗯。）

再一个就是，“无论你曾经享受多少神的赐福与恩典都代替不了你对神的认识”，代替不了你认识神的公义性情。像这次的瘟疫，你因着什么抵挡神了，让你得上一场大病。就像马静玲抵挡神了，让她小“死”了一回，就看你会不会认识。“好家伙，我触犯神的性情了，我尽本分的时候没有用心，何晓丹把我‘勾引’了，人家是个新人，我看着她‘单纯敞开’，我以为她那个‘单纯敞开’是正面的，我也跟着她到处发飙，然后兴起了进入造反，你说这是干什么呢？”所以说这个罪没有定在何晓丹身上，而是定在了马静玲身上。马静玲，知道我说这话的意思吗？因为何晓丹她是三岁大的小孩，你不行，你已经十五岁了！这也就是说你得小“死”一回。你小“死”一回，神把天上的烈火显给你看。马静玲，你当时不想死，是吧？（马静玲：嗯。）你不想死就对了，你不想死那你就得赶紧怎么呢？（悔改。）赶紧悔改。让你小“死”一回，让你看见天上的烈火了、看见神的怒气了、看见神的公义性情了，你得把神的公义性情见证出来。怎么见证？就见证你在神的公义性情里边得着什么了，然后你不敢了，害怕了。昨天马静玲为自己的脸面又流了点眼泪，今天再一看神的公义性情，还敢不敢流眼泪了？不敢流了，得悔改。你不仅要悔改，还得怎么呢？“我要让更多的人在我身上看见神的公义性情，我不能把神在我身上作的工作埋没了，让神在我这儿掩面，我得写文章，把神的公义性情见证出去。让周围人看，告诉他们‘你们不要看何晓丹啊，何晓丹她是个三岁大的小孩，她那个不成立，神只是给她吃了个奶，不搭理她，你应该从我身上看见神的公义性情，你可不要被何晓丹得的那些恩典迷惑了。’”要是人们只看了神作在何晓丹身上的，这些人会说：“何晓丹不是背叛了？我看人家也没事，弟兄还过来看她。”看样学样，那这些人就不是去尽本分了，是都学着背叛呀。“背叛吧，一回家，弟兄就来了！”那我的工作还怎么作呀？（何晓丹：多亏你今天这样交通了，昨天我带着她在路上，她就说她也消极、软弱，不想干了。）你看你这不是把人家“感染”了！说到这儿我想起我闺女了，我闺女嫉妒我对她弟弟的爱，说我就不搭理她。我说：“他多大了？你多大了？”“我也是三岁大的小孩子！”她说她也是三岁大的小孩子。我说：“他还是个往床上拉屎的孩子。”我闺女说：“我也能往床上拉屎。”她要往床上拉屎呢！马静玲的这个表现就和我闺女一样，她看见何晓丹那样，她也开始呀。今天得刹车了！所以谁再说神是慈爱怜悯就是亵渎，咱得对神的公义

性情和慈爱怜悯有一个真实的认识。今天要见证神的公义性情，你不要去见证神的恩典了，见证恩典丢人，你虽然得了点神的恩典，但那是神对你的怜悯，是个过渡期，不值得你去宣扬，你要宣扬的是神的公义性情。“无论你多么甘愿为神奉献所有、花费所有都代替不了你对神的认识”，一个比一个加深了。刚开始是种渺茫的，“我只承认有神”，你相信神代替不了你对神的认识。你说：“我享受过神的恩典，恩典时代神祝福我家了，我有什么病神给我治好了。”你再有什么恩典的经历也代替不了你对神的认识。再加深点呢？你就是为神作工了、奉献了也代替不了你对神的认识。咱举个例子，一个何晓丹，一个马静玲，你再看一下肖红，肖红当时作工的时候，我说她是谁呀？（扫罗。）从外表看肖红是为神花费了吧？献上了吧？但这也代替不了她对神的认识，不承认她，我说：“你作工代替不了你对神的认识。是看你的生命进入，不看你把三岁孩子、五岁孩子扔在家，撇弃了多少年。”你是花费了，这仅仅是说你为神花费了、作工了，但是你对神不认识呀！这是三个方面了，是吧？

“或许你熟读神的说话，甚至倒背如流，然而这些都代替不了你对神的认识。”神把这些归纳了几个呀？一个比一个进深，是吧？（嗯。）刚开始是一种渺茫，后来是恩典，宗教的恩典，再过来是花费，你作了工了，这些都不能代替你对神的认识。就算人为神花费一生，也不能代替你对神的认识。再过来呢？你就是把神话给背下来，倒背如流，能代替你对神的认识吗？安宁静信神多长时间了？（安宁静：十八年了。）十八年了。有些神话咱可以倒背下来了，是吧？（安宁静：嗯。）自己感觉“这些神话我都背下来了，我倒背如流”，这能代替你对神的认识吗？一步一步加深，一共几步呀？四步。也可以说这是你所要走的四个台阶。那你对你所要走的台阶清晰了，接下来的路就好走了。虽然你得着神的恩典了，但不能让这些东西成为你的资本，也就是说你不要把这个恩典当成资本。去年进入迷惑人的时候，给你见证的是什么？她见证的是不是她得着了神的恩典？（嗯）她得着一个恩典都要来迷惑人，还把一些人给迷惑了。恩典不能代替认识神，那作工呢？保罗跑了半个欧洲，不行，不能代替认识神。对神没有认识，那你就是不认识神的人，你照样是抵挡神的人。咱之前举过一个例子，还记得吧？神是造物的主，你是受造之物，神的要求

是什么只有神知道，你不从神话中真实的去认识，你是不知道该怎样做人的，你更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作工不行，你把神话背下来也不行，这都不等于认识神。

“哪怕你曾经与神‘擦肩而过’、曾经与神面对面，你对神的认识仍旧是零”，这个“擦肩而过”带着引号呢，你不要说“我就没有见基督，怎么与基督擦肩而过？”你看见神话就是与神擦肩而过了。神说神喜欢诚实人，这话你听了二十年了吧？（嗯。）你与这个话擦肩而过了，那你做诚实人了没有？（没有。）“哪怕你曾经与神‘擦肩而过’、曾经与神面对面，你对神的认识仍旧是零”，你对诚实人有认识了吗？神说：“所谓诚实就是能把心交给神，凡事都不对他作假，凡事都向他敞开，不隐瞒事实，不做欺上瞒下的人，不做仅仅是讨好神的事。”（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告诫三则》）就这一句话你可是背下来了，而且在教会建造的时候这是经常唱的一首歌呀！你挂在嘴边，不仅是倒背如流，而且是记在心上了。但你对神的话没有认识、没有经历、没有体验。“哪怕你曾经与神‘擦肩而过’、曾经与神面对面，你对神的认识仍旧是零，你对神的敬畏也仅仅是一句空的口号或理想罢了”，你做诚实人就是一句口号。我说“安宁静，你喜欢做诚实人吗？”这个话我问安宁静好像问了不止一次了吧？你把做诚实人都变成口号了。“人无论怎样死心塌地地跟随神”，这是不是一个外表行为？（是。）你看见安宁静是不是死心塌地地跟随神呀？我没解剖她以前，你看见她是不是死心塌地地跟随神？（马静玲：嗯，她的表现是特别爱神。）半家信，把家庭撇弃了，有病了或者刮风下雨还能在外面跑，是吧？（嗯。）瘟疫来了，路给堵了，还得打个车过来寻求一下，这都是死心塌地。“揭露解剖了，丢了多少脸，但是我还不敢离开，我还得在。”这表现出来的是不是都是死心塌地呢？是吧？（嗯。）外表的，就是没有神话依据的死心塌地。你这个死心塌地，在神那边看是什么呀？全是欺骗、全是假冒。

就萧娇昨天那个表现，对她的主子也是死心塌地吧？死心塌地地来一句藐视贬低何大丹的话。从外表看你跟随神是死心塌地，但因着你对神不认识，那就是凭喜好事奉神。你凭喜好事奉神，那你越是死心塌地，在神那边看，你越是刚硬地与神对抗到底！这话能理解吧？

如果说你有败坏性情，如果说你凭喜好事奉神，你还不如“欺上瞒下”呢，理解这个意思吗？就像萧娇，她要死心塌地跟随她的主子做有一个“正义感”的人，结果被人打倒了，显明了，成了恶人。与其这样，那你还不如“欺上瞒下”，意思就是你在你的主子面前伪装一下，去了下面不做事，那你就成不了恶人了。我说的这个“欺上瞒下”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你不作恶了。如果你有掺杂、你有诡计在里边，那你就不要死心塌地地跟着你的主子干了！就像安宁静，你对马静玲和她的配搭有成见，是吧？你要是来个“应付糊弄”，“算了吧，我不搭理了”，那你这个恶行是不是就不存在了？你打压人这个事就不存在了。可是你还要死心塌地地“洁净”教会，那你就成了作恶了。你觉得你是死心塌地地事奉神呢，在神那看你是死心塌地地抵挡神，你是死心塌地地与神对着干。所以说认识神最关键！你得认识你自己的所作所为，看你里边有没有掺杂，你是为了谁，你是不是满足神了。你要想满足神，这是不是就得认识神呢？你认识神才能满足神呀！所以说你看清了以后你才能死心塌地地跟随神，是吧？（嗯。）就像我说“教会就是战场”，我说“教会就是战场”我是拿着神的一把两刃利剑来死心塌地地干呢，你呢？你在教会也把教会当成了战场，你也是死心塌地地干呢，你是在为你的地位图谋，那你作的恶就太多了。“如果人从未与神有过真正的交往”，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就是，我与神有过交往，你没有与神有过交往，所以你的死心塌地和我的死心塌地就不一样了。怎么与神交往呢？在神话里边与神交往。“如果人从未与神有过真正的交往，从未对神的话语有过真正的经历，那么人对神的认识就只是一片空白或无限的遐想”，你是带着一种无限的遐想、空白来认识神，就这样你还要把教会当成战场，还要死心塌地地干，那你所做的不都是作恶吗？这个理解了吧！

认识神才能敬畏神远离恶（二）

“哪怕你曾经与神‘擦肩而过’”，你每天拿着神话看呢，是吧？甚至你把神话背下来了，但是你没有把神话活出来，你没有用神话与你对号，你仅是擦肩而过。“哪怕你曾经与神‘擦肩而过’、曾经与神面对面，你对神的认识仍旧是零”，你没有去经历、你没有去体验、你没有去品尝，那你对神的认识肯定是零。我一开始看到神话说：“我儿要留心，多在我面前花费时间，我会给你做主，不要怕，拿出我那一把两刃利剑，按着我的心意——与撒但争战到底，我会保守你，不要有顾虑，一切隐藏的东西会公开显明，我是发光的太阳，照亮一切黑暗面，决不留情。我的审判已完全降临，教会就是战场，你们人人都应有准备，都应为最后一次决战献上你的全人，我必会保守你为我打那美好的胜仗。”（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四十四篇》）我就跟着这句神话一边往前走，一边去经历。我拿起神的那一把两刃利剑在行使神的权柄的时候，我越打前面的路越亮堂，我越亮堂就越打，这就是对神话的体验、经历。你也看见了，我是因着拿起神的那一把两刃利剑以后，得着了神的开启、引导、启示、光照，活在了神的光中。“你对神的敬畏也仅仅是一句空的口号或理想罢了”，都是假的。就像安宁静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明目张胆地给开欣施压，“那你的意思是工作安排下发错了，不实行工作安排了吧？”当她说出这话的时候，敬畏神远离恶就是一句空的口号、理想。

“许多人天天捧着神的话阅读，甚至将神话语中的经典部分都铭记在心，当成至宝，而且到处传讲神的话，以神的话来供应他人、帮助他人。”“许多人天天捧着神的话阅读”，《什么叫诚实人》这首歌特别能说明问题，哪个人没有听过这首歌？哪个人没有唱过这首歌？可以说已经达到天天阅读了。“甚至将神话语中的经典部分都铭记在心”，你把神话中的经典部分铭记在心了没有？“甚至将神话语中的经典部分都铭记在心，当成至宝，而且到处传讲神的话”，安宁静去外边交通，去教会里边交通，是不是经常说让人做诚实人？安宁静，有没有？这是肯定有的吧？你把传讲让别人做诚实人当成了你的资本，可你自己真对诚实人理解了吗？不仅是安宁静，就你们下去作工也是一样，特

别是遇上你对付不了的人时，“来，你做个诚实人，单纯敞开……”都会拿上神话让别人来实行，可自己呢？这句话和自己对号都不对号，自己不做诚实人，但是让别人做诚实人。“而且到处传讲神的话”，这就是到处传讲神的话。“以神的话来供应他人、帮助他人。”这可是“供应”人了呀，可是“帮助”人了呀！“做诚实人”这话不知道说了多少年呀！（其实是捆绑人呢。）你不是帮助人，是捆绑人呢！这个“帮助”人是带引号的。“他们认为这样做就是在见证神、见证神的话，这样做就是在遵行神的道”，刚才说“帮助”人是带引号的，就即使不带引号，好比说，保罗跑了半个欧洲，神对他的一些开启、光照、引导，他是不是也供应给了别人呢？（嗯。）但他自己没有得着。也就是说，你下去给人交通也不完全是打着做诚实人的旗号迷惑人，有时候是涉及到你的地位、名誉了，你会和别人说“你做个诚实人”。有时候你是真有点真心想帮助别人，你也会说“你做个诚实人”。就像何晓丹说的那个话，“我去教会里边拿上神话给他读一读，就能吃顿饭，饭也不用做了，这挺好的！”你说的真是真心话！你真是何晓丹，“单纯”啊！你把他们想说的话给说出来了！不要说神听见了，你说我听见心里是什么滋味？欺骗！这让我想起神交通的变卖福音，拿上神话去外边交通，把这个当成工作了，和上班打工一样，背个包遛一圈，到点就吃饭，就是混饭吃呢。

“他们认为这样做就是在凭神的话活着，这样做就是将神的话带入了现实的生活中，这样做就能蒙神的称许，就能蒙拯救、得成全。”何晓丹是一个新人，她一开始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那你们呢？是不是也是一样的？（也是这样的。）安宁静也是这样的，是吧？（嗯。）咱信了十几年了，自己欺骗自己！你把神话带入现实的生活中了没有？什么是把神话带入现实生活？把神话和你所做的去对号，你得进到神话里，不是让你给别人讲讲神话。你在实际生活中去跟他们交通，“我带着电子书去给他们念了，我把神话带入实际生活当中了。”这叫什么？这叫形式，搞了个形式主义。就是刚才说的，你作工多年为神花费了十几年，抛下儿子有十几年，你出去再作了多少工作，给别人念了多少神话，你自己没有进入。你没有进入，那你就没有进入神话里边，没有把神话带入实际生活当中，你就是跑了十几年、二十几年那也是枉然！你再作了多少工作代替不了、也不等于是

你对神有认识，神不承认，你也得不着。所以说他自认为该蒙拯救了、被成全了，这是自欺欺人！“他们在传讲神话语的同时却从来不遵照神的话去实行”，传讲让人做诚实人是不是很形象啊？你给多少人传讲让人做诚实人，可你在《什么叫诚实人》这首歌里边对号过一句话没有？这首歌第一句话怎么说的？神说：“所谓诚实就是能把心交给神……”（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告诫三则》）你把心交给神了没有？你没有把心交给神，你连第一句都没有达到，后边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在传讲神话语的同时却从来不遵照神的话去实行”，那这句话是不是给了你实行的路途了？马静玲，让你干什么呢？（马静玲：按照神话语的揭示与自己对号入座，而不是利用神的话骗取他人的崇拜与信任，利用神的话搞个人的经营，利用神的话骗取、偷窃神的荣耀。）那路途是什么？神在说这些话的同时是不是给你路了？（马静玲：嗯。）神告诉你“他们在传讲神话语的同时却从来不遵照神的话去实行”，那也就是在告诉你什么？你应该按照神的话去实行。神让你向神敞开，那你就得向神敞开。“也从来不按照神话语的揭示与自己对号入座”，咱都是拿上神话去给别人对号入座，你话说得轻松，是因为你不与自己对号入座。你看安宁静，拿着神话不与自己对号入座，工作安排也不跟自己对号入座，与谁对号入座去了？和开欣对号入座去了，“你不实行工作安排。”安宁静，你说她的同时，你是不是在实行工作安排呢？你实行了没有？（安宁静：……）（她认为她就是在实行工作安排呢。）可是真实地实行了没有？（没有。）因为工作安排里没有你说的那一条，你是挂了个名，你是打了个旗号。你没有按着工作安排去实行，你反过来还倒打一耙说：“开欣，你不按工作安排实行。”这里边带着阴险呢，“工作安排有错呢？”这话的意思就是：“你要是不实行，那你就是在说工作安排错了！”你是在强行施压、强行占有！开欣要是没按着你说的去做，那你就更有话说了，“开欣说工作安排有错了！”咱为自己说话的时候是费尽了心机。

“也从来不按照神话语的揭示与自己对号入座，而是利用神的话骗取他人的崇拜与信任，利用神的话搞个人的经营”，每个人都干过这事，是吧？干了没有？（干了。）干了以后，你得把你所干的这个事拿出来检讨、认识。你们说不会写文章，检讨、认识会写吧？你说你拿上哪些神话搞个人经营了，这个应该知道吧？何大丹知道不知道？

（何大丹：嗯。）“嗯”是知道还是不知道？（何大丹：知道。）你倒挺会回答话的啊，“嗯，你认为是就是，你认为不是就不是”，咱连个准确的话语都没有。“利用神的话搞个人的经营”，有没有？（有。）那你回想起来这就可以写文章。你不会写论文，可以写《我是魔鬼》。你拿着神话搞个人的经营就是敌基督，这是不是魔鬼？你真能够把这个写出来，你能够写出自己的魔鬼样来，才能证实你对魔鬼的一个认识、一个恨恶，证实你是情愿背叛自己的。如果你只在心里面揣摩揣摩，不愿意写，证明你不愿意和它分家，你始终拽着它的衣衫死死不放。你嘴上说“我想追求真理呢”，可是你心思里边知道你是拿上神话搞了自己的经营了，但你不愿意说出来，怕丢面子不敢说出来，那么就证明你还是不愿意与撒但分开，你不愿意捆绑撒但。你把自己的丑恶嘴脸拉下来，你在写的过程中一个是加深了认识，一个是真实地看见了你的悔改。灵界撒但看见了，神也看见了，周围的弟兄姊妹也看见了，你下一回再做事就不敢了，而且也看见你的真心了。好了，咱现在不能再说不会写文章了吧？光这个就能写一篇文章。“利用神的话骗取、偷窃神的荣耀”，这是经常的事，随口就来！这还没有写文章的素材？你们都是“等你们都写出你们是魔鬼了，我就敢写我是魔鬼了，你们都不写，我不敢第一个写。”就像何晓丹说的话，“我看见你们都是魔鬼样了，我心里就平安了”。“他们妄想利用传扬神话语的机会获得神的作工与神的称许。”“妄想”，你不要想！“他们妄想利用传扬神话语的机会获得神的作工与神的称许。”你一直以来得不着神的开启、引导，为什么呀？因为你的目的不对。你不要想传讲传讲神的话就能得着神的开启、引导，就能站立得住，这只能使你越来越消极、软弱，最后背叛神。你站在肉体上说，“我拿上神话读了读，在人家家里吃了顿饭，哎呀，不用做饭了！”心里高兴、舒坦了，你这样下去半个月灵里就下沉了。“多少年过去了，这些人不但没能在‘传讲神话语’的过程中得到神的称许”，这个“传讲神话语”带着引号，为什么带引号？他真正传讲神的话了没有？（没有。）这个“传讲神话语”带了个引号，为什么说他没有真正传讲神话语呢？因为他传讲神话语有他自己的存心、目的，他想达到满足个人的私欲。就刚才上面说的，他是为了盗取神的荣耀，搞个人的经营，为了这些传讲神话语，所以他不是真正地在传扬神的话。“不但没能在‘见证神说话’的过程中找到自己该遵守的道”，“见证神说话”带引号，真是在见证神吗？（不

是。）不是！他是一种欺骗，是假的、是冒充，在冒充的过程中怎么能找到自己该遵守的道呢？“不但没有在‘以神的话供应帮助他人’的过程中帮助、供应了自己”，你看都带着引号，这些都属于什么？都属于伪装、假的。就像安宁静在这里作清理教会的工作呢，她是真清理吗？真作工作了吗？（没有。）对了，是带引号的。安宁静昨天和我说什么呀，“我有一个态度、观点，你说我和他说不说？要按你说的话来，我就不能说了，是吧？”这是态度、观点吗？是真实的态度、观点吗？（不是。）不是，她里边带着存心、目的，她想干什么呢？她想指鹿为马。所以说这几处都带了引号，你只是打了个旗号，是个假的。这个假的你自己是知道的。（这样一交通自己真是知道。）你没有去对号，你只是看了一下、揣摩了一下这些话。你如果去对号，都能对上，都能找出来，也就是说，你做什么事神都知道。

“不但没能在‘见证神说话’的过程中找到自己该遵守的道，不但没有在‘以神的话供应帮助他人’的过程中帮助、供应了自己，不但没能在这些过程中认识神，对神产生真正的敬畏”，你前边做的都是假的，也就是说基础就是假的，那后边一切也都是假的，认识是假的、敬畏也是假的。“反而对神的误解越来越深”，正面的没有产生，没有产生认识、没有产生敬畏，反而产生什么了？（误解。）“反而对神的误解越来越深”，为什么对神的误解会越来越深？就说何晓丹，何晓丹，你做了那个事了，我说：“你就是农夫与蛇里的那条蛇。”我和你说这个话了，你是不是得和我说的这话去对号呢？你对号了没有？你没有去对号，那你产生的是什么？（误解。）误解越来越深。再说安宁静，她在教会里跑，清理教会呢，她觉得她是在作工呢，是吧？（嗯。）揭露解剖了她以后，她有认识吗？她想的是：“在作工中你让我和开欣配搭呢，开欣没多少真理，也不寻求，也没有个主见，我去和她说，她默认了，她就不说话，你说让我和谁商量？我和她商量不通，我要和她再交通，你又说我是打压她呢！你说我该说啥？你说我的这个工作是作还是不作？”她没有从这里面得着对神的认识和敬畏，反而对神产生了误解，并且是越来越深。她觉得：“神，你主宰万有呢，那我这清理教会不对吗？你怎么就让我处处碰壁呢？就那姊妹俩，我清理了两年了没清理出去。我交通一回没人听，交通两回没人听……我再怎么说也没人听，结果还说我是在‘包装’，说我有邪恶。”今天这是我给

你们交通出来了，我不交通出来，她就埋在心里边了。在安宁静心里边这是不是大事？（是。）我有一年半、两年没过来了，是吧？（嗯。）安宁静见了我，是不是要把“头等大事”和我说一下呀？（嗯。）这就是“头等大事”，放在她心里边了。“反而对神的误解越来越深，对神的猜忌越来越严重”，安宁静心里想：“神家清理教会、洁净教会呢，这怎么就行不通，怎么也商量不通呢？”对神的作工是种猜疑。“对神的想象越来越夸张。”为什么在你们的带领下能让进入起来呢？是不是就是这些原因？“反而对神的误解越来越深，对神的猜忌越来越严重，对神的想象越来越夸张。他们在神话语理论的供应与带领之下似乎如鱼得水，似乎游刃有余”，做带领的只要做上三五年、五六年，是不是都是这样呀？在教会里边都能讲个字句道理，游刃有余。“似乎找到了他们的人生目标”，安宁静在这方面成了个演员，表演得淋漓尽致。就是别人说她的那句话，“安宁静能拿出神话来，神话说得一套一套的，说得溜溜的，如鱼得水，游刃有余。”我记得去年过来处理辰辰的这件事，你们一直给我反映这个问题，我说那就把她处理了吧，后来就再没多问。把你们的绊脚石给你们处理了，你们如鱼得水，今天你们又想处理别的人了。

“似乎找到了他们的使命，似乎获得了新生，似乎蒙了拯救”，几个似乎？（六个似乎。）安宁静，念念这几个似乎。（安宁静：“他们在神话语理论的供应与带领之下似乎如鱼得水，似乎游刃有余，似乎找到了他们的人生目标，似乎找到了他们的使命，似乎获得了新生，似乎蒙了拯救”。）安宁静，这六个“似乎”有体尝吧？咱们一年半没有见面，一见面你就把你的那件“大事”和我说了。这就足以证明什么？你把你的那件“大事”当成了什么？当成了你的人生目标，找着了你的使命，这是不是就是你的使命？在教会里，把对你来说是绊脚石的一些人给处理掉，成了你的使命，成了你的人生目标。你搞诡诈，对人是一种强行灌输、强行占有，还用“颠倒黑白”这样的词来包装一下你的绊脚石，你不是与人交通那个人的实质，不是拿神话与那个人一一对号，让人去认识，把人带到光明中。你和开欣配搭呢，开欣认识不到，你最起码得拿上神话，拿上那个人所流露的去和开欣交通，就像我和你交通一样，神话一句一句怎么说的，你看某某某做的是什么，你去对号，让开欣能够亮堂，看明白，“呀，确实就是你说的这样”，

这个时候你再把那个人处理了，那你做的就是一个真正的带领工人所作的工作。你的人生目标与你的使命不是把人带到神话里边让他亮堂，你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把那个人处理掉。何晓丹昨天说的那个话就相当于是把信神当成一种上班、一种生活，就不知道什么是追求真理。“就这样转转，给他们念念神话交通交通，一天下来还挺充实的，不知不觉一天就过去了。”你说这多愚昧呀，多瞎眼无知啊！你把这个当成啥了？“似乎找到了他们的人生目标，似乎找到了他们的使命，似乎获得了新生，似乎蒙了拯救”，都是似乎、似乎……那马静玲呢？马静玲似乎把干活儿当成了她的使命，当成了人生目标，“我出力流汗干活了，他们不选举我，结果选了个懦夫！”一个一个似乎、似乎！那萧娇呢？“我只要把何大丹打下去，我就是通行神的旨意”，她就把这个当成了正义之举，“似乎找到了他们的人生目标，似乎找到了他们的使命，似乎获得了新生，似乎蒙了拯救”，似乎……一切都是似乎。

我在这儿交通你得学会去对号入座，你看神话的时候别和别人对照，你先看看你的所作所为。你这样做了以后不害怕，反而是什么呢？还似乎“我今天又做了一件正义的事业，哎，我蒙了拯救了。”所以她在和何大丹说话的时候，怎么刺激怎么来，直接就说了一个“狡辩”！弟兄姊妹之间得互相尊重，你说她句“你辩解什么？”就行了，可你说的是什么？你说的是“狡辩”，这个“狡辩”是一种指责，审问人的时候才说：“你狡辩什么！”是吧？这就上了“台阶”了。她这一句话让我一下想起了当年的那个“天使长”，还记得那个“天使长”吧？“天使长”和咱一见面的时候，表演得可厉害呢。“他们似乎在对神话语朗朗上口的背诵中得到了真理”，你看我念神话的时候，一句话结结巴巴，人家“天使长”是朗朗上口，人家念一句话多利索呢，我念一句话结结巴巴，有时候两句话还念不清，朗读下来你也感觉“看人家说的那话……”就觉得人家有真理，我和人家说话显得我就像小孩刚开始学会认字一样，一个字一个字地念，是吧？但我不会受他迷惑，我就一个字一个字念清楚，翻来覆去念两遍，我揣摩揣摩，神话和我对号了就行了，我不追求他的那个朗朗上口，你也不要让他的朗朗上口把你给迷惑了。神话是让你倒嚼的，倒嚼还能朗朗上口吗？你看我有时候和你交通的时候说什么呀，比如有两个词语，我是把这两个词语作个对比，让你去揣摩细节，而不是让你朗朗上口读一下就行了。“明白了神

的心意，找到了认识神的途径，似乎在对神话语传讲的过程中常常与神面对面”，何晓丹说生活很充实，她的这个充实从哪儿来的？是不是就是这个似乎啊？和大家坐在一起一交通，朗朗上口，读完以后，“似乎在对神话语传讲的过程中常常与神面对面”，一拿起神话来，“我与神面对面了”，她认为这就与神面对面了。怎么是与神面对面？拿起神话，神话怎么说的，你怎么做的，把你所做出来的和神话一对号，看对不对号，这才是面对面。你“咔咔咔”一句话念完了，这面对面啥呢？这是擦肩而过！咱要面对面，不要擦肩而过，也不能似乎是面对面，那是你想象的面对面。

“他们也常常被‘感动’得痛哭流涕”，为什么这里面的“感动”用了个引号？这个感动是真的假的？（这感动是假的，他是做给人看的。）不是，人家是真受“感动”，但这个“感动”是带引号的“感动”。是，你是被感动了，但不是神所说的你对神有认识的感动，那是什么感动呢？得福的感动。何晓丹说：“神家给了我这么一个本分，我给人家去念一念神话，然后四个菜一个汤就上来了”，感动不感动？朗朗上口完了以后就吃饭了，吃了喝了该回家呼呼一睡，“真舒服！”不用出生活费，还有人端吃端喝，你能不感动吗？呀，感动得痛哭流涕，“神啊，你太恩待我了！”这话不能说，但心里在想“神太恩待我了、太赐福我了”，她享受的是神的恩典，这一切都是似乎、似乎、似乎。她觉着“这个工作好啊，我不仅吃着、喝着、唱着歌，而且跳着跳着就进了国度了”，你说感动不感动？（感动。）所以说“他们也常常被‘感动’得痛哭流涕”，是常常的还不是偶尔的。人家真被感动得痛哭流涕是因着什么感动呢？是因着看见神的作工了、看见神的爱了，神作在人身上是多大的爱，而人还报给神的是什么，感动得痛哭流涕。我看见神作工三十多年苦口婆心地说了多少话，《话在肉身显现》这本书这么厚，现在神还在继续说话，又说了多少话，可现在实行真理的人又有多少呢？到现在咱和神话还不对号，还是朗朗上口读给别人听的！我来了以后，我看看安宁静，看看何晓丹，再看看开欣，你说哪个让我心安？我看看这个，你说我感动不感动？（伤心呢、难过呢！）是，我看着你是伤心呢，但是我看见神所作的工作、看见神作在人身上的，我感动得痛哭流涕。我看这些人如此的麻木痴呆、如此的对抗神，而神太可爱了！我为神的太可爱而感动、痛哭流涕，而你

那个痛哭流涕、感动是因为神给你的恩典太多了。好比教会带领有弟兄姊妹奉献出来的袜子、裤子、背心等等，什么也有了，有吃有穿，他们到了下边还给弟兄姊妹来个训话，“嚓嚓嚓”一训，训了弟兄姊妹以后，弟兄姊妹还得给他们端吃端喝，他去哪儿能有如此的享受？他到世上当个官，他还得给人家干点实际工作呢，下边还有人反抗他，他们反抗他，他也不敢打他们，他还得跟人家说“你不要举报我啊……”而你在这儿呢？弟兄姊妹给你端吃端喝，你都是打打打！（打了还得让他感谢你。）上次来把进入一打倒，你们“感动”得痛哭流涕，进入被打下去以后，你们更理直气壮了。

“常常被神话语中的‘神’带领似乎不断地在明白神的良苦用心”，这句话里的“神”带了引号，这个“神”是谁？是你的自是、你自己的意思、你的认为。你把这个话理解成什么就是什么，你把它想成什么就是什么，由你摆布的那位神带领着你。何晓丹在这儿“明白了”神的良苦用心，“哎呀，神给我安排的，我一天很充实”，痛哭流涕，“明白了”神的良苦用心，神就是让你享受呢？“常常被神话语中的‘神’带领似乎不断地在明白神的良苦用心，同时也明白了神对人的拯救”，人真明白神的良苦用心了没有？全是假的。“同时也明白了神对人的拯救，明白了神的经营，认识了神的实质，了解了神的公义性情”，这都是假象，自己给自己的一种假象、错觉。“在此基础上，他们似乎更加确信神的存在”，他们为什么确信神的存在啊？因为他得着恩典了，其实那是他自己的一种想象。“似乎更加认识神的尊贵”，他为什么确信神的存在？又为什么要认识神的尊贵呢？因为凭着他的喜好事奉神，他能得着的好处太多，不仅肉体得着，虚荣、脸面得着，还能独断专行，你说你相信不相信神存在？神不存在也得存在。在你的观念中神必须得存在，所以说他们坚定了神的存在。“似乎更加认识神的尊贵，似乎更加感觉神的伟大、超凡。”因为你借着神的话得着了你个人的虚荣心，满足了自己的欲望，所以这个不存在的东西你必须让它存在，你要竭力地去维护它。“似乎更加感觉神的伟大、超凡。”它不仅存在，还伟大、还超凡。

“他们沉浸在对神话语表面的认识中，似乎他们的信心加增了”，安宁静所走的这条路看起来苦吧？但似乎她的信心是增加了。何晓丹

刚出来的时候，有神话没有？没有多少神话作根基，但是人家在家里能站一个不拜偶像的见证。她为什么能站住这个见证？这里边就是有好多似乎、似乎、似乎，这就是原因，她不是有真实的认识，而是因为有好多似乎。“似乎他们的信心加增了，受苦的心志加强了，对神的认识加深了”，都是似乎，都是假的，是经不住考验的。“岂不知他们在未实际经历神话语以先对神的一切认识与想法都来自于他们一厢情愿的想象与猜测。”这一句话总结了吧？咱刚交通的都是人一厢情愿的想象与猜测，也就是说你信的那位神并不存在，那个神是任你摆布的，是天上那位并不存在的神。“他们的信心经不住神的任何考验，他们所谓的属灵与身量根本经不住神的试炼、神的检验”，咱看见这个试炼与检验了没有？马静玲，神怎么试炼你的？把何晓丹摆在你面前，对你是什么？这就是个试炼、就是个检验。你经得住神的试炼与神的检验吗？（经不住。）我把何晓丹一抬高，好了，就把你检验出来了，显明了，眼泪就出来了。（马静玲：我那时候经常想，何晓丹各方面没有真理呀，她有时候实行的还是任由她的败坏性情流露，弟兄为什么还说她是标杆啊？我有这种疑问，但是弟兄说了呀！弟兄说出来的话我得听呀，我不听我不是跟神敌对啊。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在里头……）那你就没有看见神说话、作工都有智慧？（马静玲：我还在守一些规条性的东西。）什么规条？（马静玲：你把何晓丹立起来了，我就得听，我必须得这样实行。）我把她立起来了，但我不是膏立“大卫”，不是把她膏立起来让她作王呀，我说过这话吗？（马静玲：没有。）你不要误解，你不要给我似乎、似乎的。我当时把她提起来，是说她比较单纯能说实话，我过来能听见些真实的话语，我说得很清楚吧？面对这些诡诈人我就得把能说实话的人抬起来，同时她是刚接受的一个新人，我不给她点安慰能行吗？她在家庭里，我不给她个台阶、不给她个凳子、不给她个地位，她能脱去她那个家吗？她能从家里面脱出来吗？（不能。）要想把她从那个“狼窝”里揪出来，硬拽不行，因为她没认识，所以我只能在这儿放上个“糖”引诱着她，“出来吧”，让她享受一下地位。（是啊，就是得给她一个地位。）让她享受一下地位，引狼出洞，引虎下山，就把她所有的东西都暴露出来了。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对待法，但神说打一天工的和打一个小时工的工价一样，我这么做一个是把她带出来，同时对马静玲也是个检验。马静玲，你在检验中是帮她还是怎么呀？你明不明白神

的心意？你从神的性情里面看神是怎么对待人的，在神那里是不是人想的那个公平啊？你在这儿讲的是公平，神在那边讲的是公义。何晓丹身量小，她需要吃奶呢，你不要一看见她吃奶就着急！你看见我给她个台阶你就着了急了，这就把你显明了。你不是从神话里面看，你是从你的肉眼来看，“哦，原来弟兄他也不是什么正义的，原来弟兄喜欢何晓丹这种二杆子”。（马静玲：我也是个二杆子。）开始出现两个二杆子了，你开始效仿二杆子了。（马静玲：我从小到大就是这样，敢说敢干，我有这个本性。）敢说敢干不就是二杆子？（马静玲：是二杆子。）你在教会建造的时候信了几年，是吧？（马静玲：嗯。）你那二杆子劲儿早就已经披上羊皮了，隐藏起来了。现在是国度建造，必须要抓捕你的现状，要用话语来掌管、控制你，而不是继续用权力控制着你作工，所以必须把你原来的那些东西露出来，有多少都露出来。就像保罗最后作完工作了，神要定他归宿的时候，就要看他有没有长进，所以到了显明他的时候他就能说出“我活着就是基督”。他在作工的时候能说出这些话吗？说不出来。那肯定是给了他一个环境，在这个环境下，他看着自己“我活着就是基督”。那给了你这个环境以后，“哦，原来像何晓丹这样的在神家也可以呀”。如果是个追求真理的，一看到这个环境以后就寻求、揣摩呢，“何晓丹她是个新人，她2014年才信神的，她里面就没有让神话掌管了，那弟兄为什么喜欢她呀？我看看神话怎么说，神话让人单纯敞开，怎么单纯敞开呢？在神话里单纯敞开，而不是做二杆子。”你寻求一下神话，“哦，神话是这么个意思，我在她身上看见了她的长处，我看见原来我是一种克制”，这是不是有了一条正确的路呢？你没有在神话里边寻找出路，你一切是似乎、似乎，又似乎，然后导致你二杆子劲儿就又来了。

（马静玲：你让我跟何晓丹配搭，当天晚上何晓丹说：“以后你记着，我说啥你听啥，不能反抗。”然后我就说：“好。”我就记得她是弟兄立的标杆，我不敢反抗！）我做这个事情也是随意做的，我也没有去计划，更不是计划好的，当时在神给我摆设的环境里，只有何晓丹能够说两句实话，我就把她抬起来了，这是神给安排好的，过后才能看见神的作工。那时候安排了一个何晓丹，后来神又给安排了一个何大丹，两个“丹”放在人面前，一左一右，一下显明了。何晓丹在何大丹身上做的，一下把自己的二杆子露出来了。何晓丹这二杆子还可以

啊，还带了个兵，马静玲也是个二杆子，成两个二杆子了，萧娇就是第三个二杆子，还带出小兵了，在这些人身上我看见原来这都是神的作工。马静玲受何晓丹这个二杆子影响，二杆子劲儿起来了，马静玲这个二杆子又把萧娇这个二杆子劲儿引起来了。神安排何晓丹把你们引出来，何晓丹就好比是一个照妖镜，把你显明出来了。如果何晓丹有点神话，再有点二杆子劲儿把你们压住，卡得你们规规矩矩的，能显出你俩二杆子吗？（显不出来。）你们就二杆子不起来了，人家要是有神话，“你们两个人加起来能如我一个人？”何晓丹这样说，你俩还敢二杆子？萧娇，你还敢说何大丹“狡辩”？你还敢说这个二杆子话吗？不能说了，不敢说了，说不出来了，那你就暴露不出来了。神就是要显明你，让你认识自己，那就得先来个何晓丹，引着你“飞”起来，再来个萧娇，把你引诱下来。和你交通这个是让你去认识神是怎么试炼人的、神是怎么检验人的。马静玲，给你摆设了这么一个环境以后，摆设何晓丹就把你的这二杆子劲儿显明了。还显明什么了呀？显明了你多年来信神的一切都是似乎、似乎，还显明了原来你信神追求的是地位之福。怎么显明的？你为了地位流出了两滴眼泪。我把何晓丹高抬了，显明你是二杆子，我把何大丹高抬了，显明了你什么？原来你还在争着地位、名誉，一切都是为地位、名誉而活着，这是神的检验。那何晓丹呢？神给你摆设了什么环境？在瘟疫没有来的时候，何晓丹还在外边跑呢，是吧？吃喝神话了没有？（何晓丹：我天天走教会呢，看神话，看新下发的文稿，看群里的话，天天和神话面对面。）是天天和神话擦肩而过！一个瘟疫临到何晓丹塌下去了，不出来了，为什么？因为她信神是得福的心、得恩典的心，她看不见神了。原来信神是想逃避大灾难呢，是想得福呢，临到环境一看，“我信神了我还阳了，我老公还没阳，孩子还没有检测出阳没阳，你说我还信什么呢？”一个瘟疫就让你显形了，连神话也不看了，和你说话也不想搭理了，干脆不信了、背叛了，一个瘟疫就把人给显明了！何大丹呢？何大丹未见他们三个人以前是不是还有点正义感呢？（何大丹：我觉得我似乎还有正义感，我就是面对他们的时候不敢说，但是不面对他们的时候我敢说。）就是何晓丹说的那话，“她不见我俩她敢说，我俩在的时候她不敢说。”经不住试炼，一试炼、一检验你的正义感哪儿去了？你的认识哪儿去了？什么也没有了，一无所有了！这就是试炼、检验，是吧？看看每一个人临到的试炼、检验。安宁静呢？要显

明安宁静更简单，摆设一个送上门在她眼前，这就把她给显明了，人家还和神话擦肩而过呢，她擦也不擦，她把送上门放在心上，每天起来卧薪尝胆，难受、痛苦，成了一生之中的终身大事。我来了，她给我反映的第一个事就是这个事，经不住试炼。安宁静想什么呢？安宁静想："见了弟兄了，有的人谈的是家庭琐碎事，和神完全不挂钩，你们谈的是啥呀，我最起码是实干家了，我得拿点实际行动出来，我先谈谈工作吧！"可一谈工作，把里边的这些东西谈出来了。神要试炼、神要检验咱，但咱经不住神的试炼与检验。

"他们的心志只不过是一座在沙土上建造起来的空中楼阁，他们所谓的对神的认识也只不过是他们头脑想象出来的成果罢了。事实上，这些在神的话语上'颇下功夫'的人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真实的信心"，"颇下功夫"带了个引号，怎么颇下功夫呢？下功夫了没有？（下了，天天看神话。）这也是下功夫了，是吧？（嗯。）"人家每天读神话能够朗朗上口，我连神话也不能顺畅地念下来，人家这肯定比我看神话看得多！""颇下功夫"带引号，你下什么功夫了？你是拿上这句话，"我看这句话对张三合适，这句话对李四合适，这句话能把王五拿下"。"事实上，这些在神的话语上'颇下功夫'的人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真实的信心"，知道什么是真实的信心吗？你有没有真实的信心？所谓的信心，信，相信。你对神有信心吗？你对神相信吗？就是说这个呢。对神有真实的信心就是对神话有真实的信心、对神话有真实的相信。你对待神话的态度就是对待神的态度，你对神话有真实的信，那你对神就有真实的信。你有没有真实的信心呢？（没有。）没有。神作工三十年了，神告诉人神喜欢诚实人，让人做诚实人，向神敞开，不要欺上瞒下，你相信吗？信心，在你看不见、摸不着的时候就需要你的信心。神喜欢诚实人，神对诚实人是赐福，这句话你信不信？你信不来，你诡诈，你觉得这话能不能成就还未知呢。你看世上的诡诈人，如鱼得水，在教会建造的最后时期诚实人能不能当了带领？（当不了。）那个时候咱经历了，带领工人都是假带领、敌基督，是显明人的阶段，就跟世界一样。所以说在你的心里边，你相信的还是诡诈人，诡诈人能吃得开，诚实人不行。那你是怎么对待神话的呢？你认为神话只是说给人听的，所以你是借用这些神话搞自己的经营，你对神的话并没有真实的信心。什么是真实的信心？神既然说神喜欢诚实

人，那你就真实地相信，神确实喜欢诚实人，你真相信神喜欢诚实人，那你该怎么办啊？如果神在天空中响一声雷，告诉人神喜欢诚实人，那你说天下还有诡诈人吗？（没有。）基督说了句神喜欢诚实人，临到你的不是响雷，就是一句话，你就信不来了。但诚实人临到这句话呢？“基督和神是一，基督说一句话就和神在天上说一句话是一样的。”那他就能相信这句话，那他就能坚持做诚实人。因为他有真正的、真实的相信，他就要走诚实人这条路。诡诈人就不敢信，就不敢走这条路，不敢持守正义。什么是真实的信心呢？我刚才交通的听懂了没有？（马静玲：听懂了，相信、信靠神的话。）信靠、信赖，神话能成为你生存的根据、根基，“神怎么说的，我就怎么做”，把你全人交托给神了，把你这个人交托给神话了。把你交托给神话了，这话怎么认识，知道吗？就是一切按着神话去做，你这个生死按着神话而来，神话把你带到哪儿，你就到哪儿，这就是把你交托给神话了。交托给神话就是交托给神了，就是真正的相信神了。这个需要你什么时候有信心呢？在你看不见、摸不着的时候就需要你的信心。神喜欢诚实人，你要做诚实人，那你在什么时候需要信心？在你没有看见神赐福诚实人的时候，在你看见诡诈人还“作王掌权”的时候，这个时候就需要你的信心。就像念书，你还在念初中的时候就得有信心“我要考上大学”，什么时候就不用你有信心了呢？在你上了大学的时候，还需要你有考大学的信心吗？（不需要。）你已经考上了，就不需要你有信心了。那就是在你看不见、摸不着的时候需要你有信心。你在念初中的时候能看见大学是什么样的吗？能摸着什么吗？（摸不着。）那就需要你有信心，“我能考上”，并有心志往前走。我这是举的一个例子，不是很准确，但是好去理解、认识。相信神所说的话一定能成，神说：“既说必算，既算必成，既成必到永远。”（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发声·第三十七篇》）你真正相信这句话，你就敢做诚实人。你不仅是敢做诚实人，而且是你必须得做诚实人，你不做诚实人就要遭到什么样的报应，或者有什么样的结果，最后只能是自己中了自己的诡计。你看安宁静是不是中了自己的诡计了？（嗯。）

“什么是真实的顺服”，这个好理解吗？神给你摆设环境，不是让你在这个环境里边做一个懦夫，不是摆设什么样的环境你都顺服就行了，而是让你顺服什么呢？是让你顺服神的话。不管这个环境是顺境

还是逆境，你能持守神的话，神话怎么说你怎么做，这叫顺服。神让你做诚实人呢，你就做诚实人。二杆子来打你了，你敢不敢做诚实人？（要做诚实人。）那面临这样的环境，怎么就是做诚实人呢？怎么就是顺服呢？二杆子过来打你了，“嗯，我做个懦夫，我不吭气，你看我多顺服呢！”这是不是顺服？（这不是顺服。）那什么是顺服？拿起神的那一把两刃利剑把二杆子一砍，这叫顺服！从外边看，“呀，厮杀呢，好厉害呀”，从外边看是厮杀，在神那边看这叫顺服。根据神话把他打回去，这叫顺服。比如安宁静，神给她摆设个环境，把送上门、小宝姊妹俩放在那边了，安宁静当了带领了，她是不是完全可以处理这两个人呀？（嗯。）“神给我摆设了她们两个人，我看见她们两个人确实有问题，而且我有这个权利、有这个资本，工作安排也下来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差我的实行了，你说我该顺服还是不顺服？”她怎么做是顺服，咱借着这个去理解顺服。“送上门放在那儿了，工作安排下来了，我还是带领，我得作这个工作吧！你说我是作这个工作还是不作这个工作？”在这个时候怎么算顺服？“我看见不要管，不处理？就是顺服？”在她内心里边感觉“我所做的一切都对呀，神给我摆设她俩，她俩确实有问题，确实出环境了，我作为带领，我确实应该作工呀，我不作工作就成假带领了，神给我摆设上这个环境就是要看我的观点、态度，那你让我做一个不作工的人？”因着你里边对她有成见，有这个偏见，一系列的似乎是、似乎是、似乎是……就来了，“哦，神给我摆设了这个环境，神要看我在作工中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呢，那我就得做这个事情”，正好合她口味，她就这么去做了。在她来看，她是不是顺服神的作工呢？（嗯。）她这里边有太多的掺杂，她还觉得她是顺服。你们一跟我说她的表现，她还觉得委屈。安宁静，神给你摆设环境，是在检验你、考验你，你能不能办事有原则且合乎真理呢？你要去顺服，那神就要告诉你做一件事的时候怎么就是办事有原则且合乎真理，你按着神话去做了，这才是真正的顺服，而不是让人看见你外表的一个顺服。安宁静如果你有真正的顺服，那即便送上门和小宝她们两个是你的眼中钉、肉中刺，你也会寻求、仔细揣摩，“神给了我个地位，我完全可以处理她们，但是她们还不够标准。神说了，那我该怎么顺服神呢？我得按着神话维护神家利益，这两个人进入教会了没有？工作安排没有谈到这方面，但是她是我的眼中钉……不行，我不能处理，我得顺服神，我不能按着己意行事，工

作安排里没有，那就不能开除、不能处理。那我们之间就不是正邪之战，而是派别之争，派别之争我应该怎么办？我应该帮助扶持，那我就去帮助扶持。”这就是一个顺服，你得真实地去认识什么是顺服。“什么是真实的顺服，什么是真正的体贴”，你对神有认识了，你才能体贴吧？（嗯。）你知道神的心意了，知道神想要什么了，你才能体贴，你不知道那不叫体贴，那叫己意。“什么是对神真实的认识。”你所认识的是根据神话去认识的，认识神是根据神话，一切从神话领受，不能有自己的添加，这才是真实的认识。

“他们将理论、想象、知识、恩赐、传统与迷信，甚至人的道德观都拿来作为信神、跟随神的本钱与武器”，这个话能理解吗？我昨天看见马静玲流眼泪呢，我就不懂了，怎么还流眼泪呢？最后才知道原来这是因为地位，“出力干活儿的是我，她什么也没干，怎么选她呢？”一想到这些，她的眼泪就出来了。马静玲的眼泪是怎么流出来的呢？她从理论、道德观来看，“她才来几天，怎么能选她？道德上也过不去呀！我在这儿出力流汗，她就抓了个笔杆子，怎么能选她呢？公平在哪儿？公义在哪儿？”委屈的眼泪就流出来了，“从理论上说、从道德观来说，怎么也该选我，不该是选她呀”！“他们将理论、想象、知识、恩赐、传统与迷信，甚至人的道德观都拿来作为信神、跟随神的本钱与武器”，神这一段时间交通了专业人士，是吧？他为什么消沉、受压制呢？他有一定的技术，不能施展，“神家怎么就不看重我、不重用我呢？怎么不高看我呢？”这就是知识、恩赐，他把这些当成了本钱。“甚至作为信神、跟随神的根基，同时他们也将这些本钱与武器作为认识神的法宝，作为他们迎接、应付神的检验、神的试炼、神的刑罚审判的法宝。”他不仅是把这个作为跟随神的本钱与武器，他还要干什么呢？“同时他们也将这些本钱与武器作为认识神的法宝”，他们用这个来认识神了。马静玲是用什么来认识神呢？她的眼泪为什么能流出来呢？在她心目中认为“神应该是这样的呀，为什么能那样呢”？“作为他们迎接、应付神的检验、神的试炼、神的刑罚审判的法宝。”临到检验、试炼的时候，你能拿出这个来说事，把这个当作资本，冤得不行。那何晓丹呢？何晓丹是拿什么来说事的？刚才说了一个瘟疫临到就趴下起不来了，是吧？这趴下起不来是因着什么？理论、迷信、恩赐，这都成为了你的法宝。世上有个歌词是“黑脸的张飞

叫喳喳”，你之所以敢和张飞一样叫喳喳，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他们说的，你能够把一件事情表达清楚，说话能够通达，你把这些东西当成了资本，这也是个知识，你把它当成了资本。还有迷信、想象，“我信神了，不应该让我阳啊！让我阳了那还是神的保守吗？”这是你自己的想象，神今天不作这个工作，而是要用灾把人作成，神要把你放在灾中检验、试炼。“同时他们也将这些本钱与武器作为认识神的法宝，作为他们迎接、应付神的检验、神的试炼、神的刑罚审判的法宝。”你就拿上这些来认识神，来对待神的检验、试炼、刑罚审判，而不是根据神的性情、根据神的话去看事。那些东西掺杂在里边了，所以说你信神、跟随神就不是真的，是假的，是经过了你的加工。

“最终，他们收获的依然是充满宗教意味的、充满封建迷信的、充满传奇的、怪异的、诡秘的对神的定论”，就像瘟疫临到，你想的是信神的就不能被感染上，这是不是一种怪异、诡秘的定论呢？神给咱交通了压抑，得病了怎么也好不了，在你心中有一种压抑情绪。你得病了，或者瘟疫或者其它灾情临到你了，这些事情临到你，神是要检验你呢、是要试炼你呢，是要看你的态度、观点呢。可是你在这些封建迷信里边，再根据你的想象，“我有资本、有知识，神应该保守我，神不应该让我临到这个呀”，你就把神在你身上作的工作扭曲了、定义了。知道定义是什么意思吧？（定论、肯定。）下定论了，肯定了。本来一开始是似乎、似乎、似乎……几个似乎以后就肯定了，然后你活在里边就出不来了。“他们对神的认识和定义与只相信上苍、相信老天爷的人如出一辙，而神的实际、神的实质、神的性情、神的所有所是等等与真实的神自己有关的一切都与他们的认识失之交臂”，失之交臂是什么意思？（形容当面错过或失去好机会。）你对神的定义是什么？你看见了吗？你信神跟相信上苍、老天爷的人一样。信上苍、老天爷的是怎么信的呢？它不保守你，你还给它烧香磕头吗？它不保守你，你就不磕头了、不烧香了。你烧香磕头就是为了让它保守你。在瘟疫中，神不保守你了，你还信不信神呀？不信了，走不动了。“而神的实际、神的实质、神的性情、神的所有所是等等与真实的神自己有关的一切都与他们的认识失之交臂”，怎么看神的实际呢？你在实际生活当中，神要保守你，还得有你的配合吧？你有没有配合上呢？“神的实质”，神有没有说你在瘟疫中不可能被感染？（没有说。）神没有

说，那你认为“信神了就不会感染瘟疫”是从哪儿来的？是不是你的一厢情愿呢？是从你自己来的。“而神的实际、神的实质、神的性情、神的所有所是等等与真实的神自己有关的一切都与他们的认识失之交臂，无关无份”，确认了吧？没关系，无关无份。“甚至南辕北辙。”怎么南辕北辙呢？就是前边说的那几个似乎，因着你的似乎、似乎，“我跑了呀，我不停地忙了呀”，你还感觉累呢。“我没有去赚钱呀”，你钱不敢赚，家不敢回，还不敢跑，“我也不敢回家，我得为神献上呢”，是吧？（嗯。）“过年过节初一、初二我不敢回家、不能回家，我得守住，我就是不聚会也得在外边住呢，不能回家”，这叫啥？守了个规条。南辕北辙，守住一些规条，然后在教会里边还要转圈圈，你传讲的是神的话，但你给人家带来的是迷惑、是引诱。当碰着你的神经、碰着你的利益的时候，你就开始搞个人的经营。你每天起来忙个不停，你还认为这就是信神，信神就是这样的。原来我们那边有个带领，去了我家以后给我妈交通呢，说：“你看神多爱人呢，神给人安排得多好呢，你给我做个饭，我来跟你看一段神话，你得着真理了，我也有饭吃了，你看神给人安排得多好。”（这就是变卖福音。）我们那边的那个带领是那样的，今天我看见这儿的带领又是这样的。这是让你看见的，看不见的你里边的那个小九九也是一样的。这是不是南辕北辙呢？让你去传福音呢，你是变卖福音去了；让你去浇灌、带领他们呢，你却是拿上神话去捆绑、控制他们了；让你去帮助、扶持他们呢，你却是拿上神话把他们开除出去了，你把你的绊脚石全部拿掉，这就是南辕北辙。怎么南辕北辙呢？让你预备善行呢，你却预备了恶行，这就是南辕北辙，离神越来越远。“他们虽在神话语的‘供应与滋养’之下”，“供应与滋养”带了引号，供应、滋养了没有？这是你们对神话的一种谬解、偏解。或者是对神话信不来，或者利用神话搞交易，根本不是在神话的供应与滋养之下，而是狐假虎威，是对神话的谬解。

“但却不能真正地走上敬畏神、远离恶的道，真正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从来就没有与神相识过，也从来没有与神有过真正的‘接触’与交往”，这个“与神相识”怎么认识？你和神相识了没有？（没有。）从来没有相识过，就好比咱们说的诚实人，是吧？神告诉你说神喜欢诚实人，你知道神喜欢诚实人吗？（知道。）要说你不知道吧，你信神三

十年来嘴里边一直说的是神喜欢诚实人；要说你知道吧，你连自己都说服不了，你自己都不做诚实人，这就是说你从来就没有与神相识过。神要什么人，你似乎是知道又不知道。神恨恶什么人？神恨恶诡诈人，神咒诅诡诈人，神要把诡诈人灭了！在神的经营中，搞自己的经营的是敌基督，神恨死他了，神要一脚把他踢出去，这个你知道不知道？你知道。你做不做？你是坚决不愿意做，但你又是坚决走着这条路，你说你与神相识不相识？（不相识。）与神不相识。“也从来没有与神有过真正的‘接触’与交往”，“接触”带引号，为什么要带引号呢？你没有去揣摩过神话，你没有拿神话跟你的实际生活去对号，你也没有让神话鉴察一下你的行为。你把你的言行举止放在桌面上让神鉴察一下，做过没有？没有。这就是没有接触、没有交往。“所以，他们不可能与神相知，也不能产生对神真正的相信、跟随与敬拜。他们如此对待神话语、对待神的观点与态度注定他们一无所获”，这样注定了你是一无所有！咱信神几十年了，你从教会建造过来，一直和你说教会建造怎么呢？神说：“所有温室里的花，虽然多如繁星数点不清，而且吸引着所有的游人，但花谢之后，便如撒但的诡计破烂不堪，无人问津。”（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三篇》）咱都经历过来看见了，但是你现在为什么还要走这条路呢？所以神说：“他们如此对待神话语、对待神的观点与态度注定他们一无所获，注定他们永远走不上敬畏神、远离恶的道，他们追求的目标与方向意味着他们永远是神的仇敌，意味着他们永远都不能蒙拯救。”

251　认识神才能敬畏神远离恶

1　“敬畏神、远离恶”与认识神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联系，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不言而喻的，是不言而喻的。若想达到远离恶，必须先做到能对神有真实的敬畏；若想达到对神有真实的敬畏，必须先对神有真实的认识；若想对神有认识，必须先经历神的话，进入神话语的实际中，经历神的责打、管教，经历神的刑罚、审判。

2　若想经历神的话，必须先与神的话面对面，与神面对面，求神摆设求神摆设人、事、物与各样环境让你有体验体验神话语的机会；

若想与神面对面、与神的话语面对面，必须先具备一颗单纯、诚实的心，单纯、诚实的心，具备接受真理的态度，具备受苦的心志，具备受苦的心志，具备远离恶事的决心与勇气，具备作一个真正的真正的受造之物的愿望……这样，一步一步向前迈进，你会离神越来越近，你的心会越来越纯洁，你的人生、你活着的价值会随着你对神的认识越来越有意义，越来越焕发光彩。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写在前面的话》

4. 什么是拆毁

什么是拆毁（一）

（肖红：萧明志，我想问你个事儿，就是那次你们四个人去派出所的那件事，你说我让你一个人去，不让他们去？我让你一个人担当呢，我让你一个人担当什么呀？）（任真真：不是说一个人。）（肖红：怎么说的？因为上次你告我说是让他一个人顶呢。萧明志，那次我让你一个人顶啥呀？我都不知道啥时候说的这话。我什么时候说的不让他们去，而是让你一个人顶呢？）（萧明志：你没有跟我说过。）（肖红：没有这回事儿？）（萧明志：只是感觉那是你们背后的事情，我没听到这样的话。）（肖红：背后的事是什么呢？你觉得是让你一个人顶呢？）（萧明志：说的是弟兄绝对不能去！凯凯绝对不能去！我可以去，沈蹦可以去。）（肖红：你听谁这么说的？）（萧明志：我忘了。）（肖红：意思就是都不可以去，你可以去。怎么后来又是让你一个人顶呢？怎么顶？）（萧明志：出了这件事必须得有人去呀！）（肖红：意思是让你去送死呢？）（萧明志：嗯，可不是，总得有人去呀！）怎么说那句话的？（萧明志：我不知道怎么说的了。）（肖红：在你心中达到的果效就是他们都不用去，就让你去送死呢！是不是这个果效？）（萧明志：后果是这样子。）（肖红：谁跟你这么说的让你俩去呢？你俩去，怎么去呢？你俩去说啥呢？你又不是主要的。上次弟兄他是主要的，你们三个人是陪着他去的。但你说的这话是怎么来的呢？）（萧明志：那我不知道了。）（肖红：你当时听谁这么说的？这不可能忘了吧？谁这么告诉你的？他们都不能去，就让你去送死。）（萧明志：到底要说什么呢？）（肖红：因为你跟任真真说了这事，意思是在那个事儿上我不让他们去，就让你去呢。我说我就不记得，哪有这事儿呢。那个事儿弟兄是主要的，凯凯，我是绝对不让他去，因为凯凯是有隐患的，我说你们三人都可以去，这是我们背后说的事。可是什么时候变成这话了？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说让你一个人去。让你一个人去能顶啥呀！你又不是主要的，你说你去了说啥呢？怎么能成了让你一个人去呢？我心里纳闷怎么来的这话？）（萧明志：如果真发生那样的事，你说弟兄去

干嘛呢？弟兄是主要的。你的意思是人家凯凯都不能去，那弟兄能去吗？弟兄更不能去了。弟兄要是去了，要真抓住了，那后续的这些事该怎么办呢？谁能担当得起？我不知道是听谁说的，我模模糊糊的，总感觉我可以去，沈蹦也可以去，给我这么一种感觉。）（肖红：可问题是你俩能去吗？你俩去了以后说啥呢？你觉得可能吗？）（萧明志：不知道。）（肖红：可是你相信呀！在你心中已经承认这个事情就是事实呀！我谈的意思就是在这个事上对你有打击，你认为在这个事上确实我做的是有问题的。谁都不能去，就是让你去，让你去送死。）萧明志，给你达到的就是这个感觉，是吧？（萧明志：我感觉就是啥呢……）感觉就是“他们都不能去，就让我跟沈蹦去送死去”，你有这种感觉。你有这种感觉你没有去解决，还放在了心上。（萧明志：必须得放在心上……）你说必须得把它放在心上是什么原因？（萧明志：因为这毕竟是命啊！）因为这是命呀！所以你必须把它放在心上，是这么回事吧？（萧明志：嗯。）因为它是命，所以你必须把它放在心上，放在心上接下来呢？你放在心上的目的是什么？（萧明志：感觉像我这样的人可以随时……）可以随时做陪葬品。（萧明志：嗯。）你这个不是随时做陪葬品了，你这是随时做替罪羊了，是吧？（萧明志：也不叫替罪羊。因为当时碰上这事情谁也没想到能发展成这样。当时你说了一句什么呢？再不去的话后边的结果是就要网上通缉，网上通缉再不去的话后果好像还要严重一点。当时你说这事应该怎么解决呢，你要是去了，说不定人家要掌握你的信息，你说要是四个都去了的话，最不好的打算就是四个都别回来了。凯凯人家是黑户，他去了啥也没有，你也是不让去，这……）这是肖红的意思，她的意思我理解了，我现在就是不理解你的意思。她把意思传达给你了，她的这个意思你也得到了，得到这个意思以后你把它放在心上了，你还说“必须把它放在心上，因为它关乎到我的生命了！”这是你必须要做的，必须要干的。可你必须要做的，必须要干的，必须要记在心上的目的意义在哪呢？（萧明志：目的意义是，如果我也不愿意去……）咱从事情里边出来，不说愿意去不愿意去，去还是不去。神是看人怎么做人做事、看人看事，是吧？（萧明志：嗯。）我就说你这个做人做事、看人看事，你这个“必须得放在心上，因为它关乎到我的生命了！”你这个看人看事是怎么看的？怎么能有这么一个观点出来？而且这个事时隔多久了，一年多了吧？（萧明志：嗯。）你说必

须把它放在心上，还必须是牢记在心，是吧？（萧明志：可能形容的词语过大了。）你自己说的“必须得放在心上”，这是你说的，不是我说的。（萧明志：有可能自己感知错误。）也没有什么感知错误，实际上你也是这么实行的。你说必须把它放在心上，事实也证明了，你和任真真说了。你和任真真这么一说，证明了什么？你按你所说的去做了，“我把它放在心上了，我也必须把它放在心上”，是不是按着你刚才所说的、所做的一条线走过来了？然后你和任真真也说了真心话了。什么真心话？“她要让我去送死呢！”谁让你去送死去呢？肖红让你去送死呢！你把你的理解、你的思想给了任真真，任真真怎么看这件事呢？（任真真：我那天给他交通了几句。）你怎么交通的？（任真真：细节我没有去细抠，我就跟他说，今天即使是让你去送死，你也是应该的。今天为了维护弟兄，为了弟兄的安全，你能把你的命豁上，这是应该的。我就是这样说的，我说哪一个基督徒不能为了维护弟兄，维护神豁出自己的性命呢？你看看，但凡下去教会里的任何一个人都得为神舍命。我就是这样说的，我说今天你这个观点必须得转，而且肖红想让每一个人都好好的，那个文章里边也写了，她想让所有人都平平安安的，都能够顺利地度过这个难关，她不是说让谁去送死，哪一个都是心头肉，哪一个都是弟兄姊妹。）你是这么给他交通的，是吧？（任真真：嗯。）你是这么给他交通的，还是这么安慰他的？（任真真：我是这么给他交通的，温丁也在跟前呢，我就是郑重其事地这样说的。）郑重其事地给他交通的。（任真真：嗯。）在你心里边达到一个什么果效？你在交通的过程中你认识到什么了？（任真真：我想肖红肯定不会是这样，肯定是误解，因为我看肖红那个文章了。）那肯定是误解，是吧？（任真真：嗯。）肯定是误解了，那你该怎么办？（任真真：我不就是扭转他对肖红的误解嘛，说肖红是怎么怎么样的，她的文章是怎么写的，我平时看见她是如何的，她心里不是这样想的。就是这样去扭转了一下。）扭转了一下之后，这件事情结束了没有？这件事情过去了没有？（任真真：嗯，就过去了。）过去了，是吧？（任真真：嗯。）那你得着什么了？你有什么得着？（任真真：我对他有一点认识。）有什么认识？谈谈。（任真真：就是看见他活在这个情形里边，看到他没有心志为神。从我心里，我就想如果我临到这件事，让我豁出命来，今天就让你死行不行，今天就是弟兄安全了，让你死了行不行，你能不能豁出你的命

来！）你刚才说你得着了，我看你得着些什么，你把你得着的说说。（任真真：我没有得着些啥。）你不要高谈阔论，“该为弟兄死”，现在有几个人能做到这一点——该为神死，这谈得有点太高，对萧明志来说就更不用说了，那是天上的太阳，够不着，我是想听你实实际际的认识。（任真真：其他的我没有多想，我就是当时给他扭转了一下，然后就过去了，我看他也认可了。）再没有下文了？（任真真：然后我就记住这件事了，我记住了之后我想着慢慢再看、再交通。）现在想好了没有？今天再交通交通，我看看你怎么交通。（任真真：没有，没想。）没想？（任真真：我就觉得，当时我的领受就到那儿了，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这不应该是你的为人啊！你在他身上仅仅是解决了一下他对肖红的一个误解，是吧？（任真真：嗯。还有就是他对待神家利益的一个态度。他太宝爱自己的生命，个人的利益。）还交通了些什么？（任真真：没有交通其他的了。）任真真，这不符合你的性格呀！单小北，符合不符合她的性格？（单小北：不符合。）不符合，是吧？（单小北：嗯。）哪些地方不符合？（单小北：她一般要是看见这些问题是要揭露解剖呢，而在这件事上她没有。）她没有揭露解剖，是吧？（单小北：嗯。）这是一个。如果今天遇到单小北了，你会怎么做？单小北这么说了，你会怎么做？会不会揭露解剖？（任真真：我应该也是这样说呢！）临到单小北和你说这话，你也是这么做呢？（任真真：因为我当场就说“你今天就是宝爱自己的肉体，宝爱自己的生命，你不能为神献上”。这不算揭露一下吗？）你当时对你自己还有一个要求，你在你身上还给自己下了一个任务，你忘了？我还记得呢，还有什么任务？要分辨，要认识，是吧？（任真真：嗯。）你也是这么说的吧？那你在这件事情上分辨了没有？认识了没有？（任真真：分辨了。）来，说说你分辨的成果。刚才你听见萧明志说的话了，萧明志说什么了？“这件事情我当然要放在心上呀，这是必须的呀！”（任真真：这就是唯我主义，以我为中心，以自己的利益为核心，这就是我看见的，自私、卑鄙。）你这条路没走啊！（任真真：我看见了呀！）看见了你没分辨、没认识。你告我说你接触他要分辨、要认识，你也没分辨、也没认识，你帮助他，是这么帮助他呢？你没有分辨、没有认识，你怎么能帮助呢？你只是看了以后说了一个外表，说了个外皮，那你刚才从萧明志说的这

些话里边你听到了什么？就凭他这两句话你听到了什么？（任真真：……）

卫军军，你刚才听见萧明志说的这几句话了没有？就败坏人类邪恶的这些东西。（卫军军：听见了，他有意见，恨、远离、背叛、怨气，“我记住你了”。）（萧明志：你看，你完全跟我说的话一点边都不搭。为什么呢？当时我听到这句话，恨是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从来没有把我当人看。可是后来一想，我也确实是应该去，如果让我去，我还真去，但是心里又很苦，苦得厉害。）这里边重点是什么呢，重点要说“我是记住了，我是必须记住了！这涉及到我的生命了！”然后你还和任真真说了，这个是不是一连串的？那你说这个“记住了”，表达了什么意思？（萧明志：记住了，一个是在肖红心中我就是那个厕所里边的砖，你想搬哪就搬哪，实在不行扔到厕所里边……）废了。（萧明志：嗯，给我这么个感觉。）你把这个感觉记住了，对吧？（萧明志：是。）那你和卫军军刚才说的是不是一回事？（萧明志：但是恨也没那么大啊！）你记住了肖红说的这个话，在她心目中凯凯不能去，弟兄不能去，“凯凯就是人，弟兄就是人，我不是人，沈蹦不是人！我记住了，必须得记住！涉及到我的性命了。”而且你确实记住了，放在了心上。任真真来了，还要把自己心窝里的话和任真真说。你为什么和任真真说？为什么没和我说？为什么没有和其他人说？这么多人你和谁也没有说，你只和任真真说，什么原因？（任真真：那天温丁也在跟前呢！）温丁在跟前，温丁是个旁听，对吧？他是为谁说的？他是和谁谈话的？任真真，他是和你谈呢，还是和温丁谈呢？人家温丁是偷听，可不可以这么说呢？你得看每个人说话的对象是谁，你不能说有一个人就算呀！做人做事、看人看事，就看你说这句话的存心、出发点、源头是什么，你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果效。萧明志刚才说“我记住了，没把我当人”，这是不是记仇？记仇是为了什么？是不是卧薪尝胆？（嗯。）有朝一日，翻本。你说咱还是信神吗？你没有从这里边学习功课，你没有从神给你摆设的这个环境看见自己在这一件事情上没有站住，“我看人家肖红这么操心，虽然肖红是要让我去挡剑，我应该不应该维护神家利益？这件事情显明我卑鄙无耻，神给了我这么个托付，给了我这么个本分，给了我这么个责任与使命，我没有去担当，我退缩、我躲藏，我这么悖

逆，我这么无耻！”这是不是咱该认识到的？（萧明志：嗯。）“我应该认识到，我应该记住，我是这么一个无耻的小人，我对不起神。”世上还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呢，咱吃着神的、喝着神的，六千年了，该不该为神抛头颅、洒热血？达到了吗？仅仅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试炼。四个人怎么可能就让你们两个去？你又不是主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肖红没有直接和你说这句话，肖红仅仅是告诉你了，你只是自己意识到有这么个意思，你仅仅是意识到可能有这么个意思，你就“我记住你了，我记住你了啊！必须的！”你没有记住你自己的卑鄙无耻，你记住的是“你记好了啊，你有初一，我有十五”，你说咱走的是什么路？是，你记住了，你记住这件事，你没有说这件事里边有个心结，你对神家有什么误解了，“我去向弟兄姊妹寻求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弟兄来了，“弟兄，我这里边有个不解，我也是人，凯凯也是人，为什么就得让我去做挡箭牌呢？我这个命就这么卑贱？可是我在这里边就转不过这个弯来，你给我解决一下，你给我交通一下。”这是不是应该的？如果说你记住了，你是把它记成一个功课了，“我要在里边寻求一个真理，寻求一个对的事，或者和别人讲个理。我现在不懂真理，你就和我讲这个道理吧，你把这个道理给我讲清楚”，这是不是也算一回事？咱能不能暗度陈仓啊？你这个达到一个暗度陈仓了，达到这个标准了，因为你记住了，到合适的时候你确实拿出来了，什么时候拿出来的？你也知道任真真她尽的本分比较关键，你也知道肖红看中任真真，而任真真的这个工作不好作，别人没法作。你比上一次更自私、更卑鄙了，“之所以任真真不能和我私奔，就是因为你肖红看中她了。肖红要是看不中她，她什么也做不了，或者你肖红就看不起她，这一切好办啊，这个神家不管啊，可以啊，不违背啊”。可是你为了你的私欲，你为了你的小家庭，你为了你个人，是不是唯利是图、不择手段呢？你对她是真实的爱吗？你真实的爱该怎么做？是不是该默默地支持她？你在肖红看中她的情况下，而且在离不了她的时候，你看着她的成绩在上升的时候，你该怎么做？咱就不要说信神了，在世界上一个上班的和一个大学生搞对象，你说上班的喜欢这个大学生，他是供她念书，还是让她回去和他结婚呢？搞情欲的绝对不让她念书了；尊重她的、眼光往前看的，“我在外边打工，我供你念大学，大学五年我供你五年、我等你五年……”。这是不是作为一个人该有的？最起码咱得做到陈世美的老婆，为了陈世美她能在家带孩子，她

能持守住这个家，让她老公安心科考，她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按世上人来说，她有一个心志、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可咱今天呢？你不是看不见啊，萧明志你是看见了，你是看见了她的处境，看见了她的出头之日，可是你这个眼光能往前看吗？（萧明志：能。）可是你怎么做的？（萧明志：没想到后果这么严重。）如果你真能这么看，那你就是真对肖红有成见，这个话能说吗？（萧明志：不能。）也不可能说出这个话来！（萧明志：嗯。）而且你也看到她被肖红重用，咱就按世上的关系说，看到她俩关系好的时候，你就即使看到肖红邪恶，看到她办了什么坏事，这个时候你也瞒着任真真不和她说，为什么？因为你要借着这个力量把她给推送出去。那你这么一说，在任真真眼里边怎么看肖红呢？“肖红原来是假冒为善啊，披着一张人皮啊！写的文章说得特别的好，做事情特别的仁义，办出来的事情怎么如此地无耻呢！这就是公义？你和凯凯是一个地方的，你就能把他保住，你天天在弟兄跟前，你就把弟兄保住，萧明志他就不是个人啊？”萧明志，这达到一个什么果效？（萧明志：挑拨离间。）挑拨离间、煽风点火。为着咱的方向、为着咱的目标，在神的经营计划中搞着你个人的经营。你个人的经营是什么经营呢？你说神家亏待你了？还是我这边亏待你了？你在这边你做了个什么呢？你在挖墙脚，你也知道咱今天工作作不起来。人掉入情欲里边、掉入情感里边、掉入漩涡里边，还怎么谈工作呢？不但谈不成工作，你再给她煽煽风、点把火，还能干吗？

咱家安排的这些活儿，你也看见了，萧醒没有你大吧？他干的活儿你看见了。你身体不好咱就按你身体不好的来要求你，给你安排在家里边尽本分，是不是数你舒服了？可是给你安排舒服了你有感恩吗？你没有感恩，你一直是索求、勒索。咱还有一个无耻的想法，你有自己的心思意念，然后和弟兄姊妹去商量、寻求，那是不是寻求啊？那是种什么？找不见一条路。萧明志现在没钱，他和肖红说了，也和温丁说了，“在咱这边卖产品呢，这是神家的，我能不能在外边弄？我的资源、我的朋友是我自己找的，我去外边干的这个生意能不能算我的？”你说得不过分，在世上来说可以，他可以这么做，世上的人他确实也就是这么做的，但世上的人给一个老板这样干活，这个老板还用不用他？我今天给萧明志举了一个例子，我说“比如你当个老

板，你在这儿卖东西呢，外边有人来买东西了，然后你的员工去外边说，‘我给你去其他地方重新弄一个’”。就像萧明志说“我不拿咱家产品，我去外边拿其他产品给他”，我说：“这是什么促销啊？老板给你发上工资，你给外边促销？这员工能用”？好了，萧明志说“人家来要货，咱家没有那个货我去其他家拿”，我说“行了，那你当促销员是干什么的？你家是卖这个产品的，你卖的是张三家的，他要的是李四家的，你张三家即使没有这个东西，顾客是要买李四家的东西，你作为张三家的促销员就立马带他去李四家买这个产品去了，那张三家养活你这个促销员干嘛呢？促销员就是引导他来买自己老板家的东西，顾客要买李四家的东西，你就让他买你张三家的，把他引到家，而不是让你顺水推舟。你顺水推舟推出去，还要让老板给你这个促销员发工资吗？”也就是说，你买别人家的东西给顾客也不可以。在世界上你不在老板家拿货，你出去外边拿货，这叫什么？你这是串货，市场上有一个规则就是不允许你串货，有区域保护，一个单位还有区域保护，不允许你串货，更不用说老板了。老板看见，“你在我这儿上着班，你在外边搞着个人的经营，你在给外边人卖着货，或者是拿着我的货卖出去，你挣这个钱”，老板能不炒你鱿鱼吗？萧明志为难了，“确实没钱啊，不能让我不生活吧？”你的生活紧张，生活困难，这紧张、困难是怎么来的？这是神给你造成的吗？是因着你的私欲造成的这个困难。而你在神家，咱数数咱干的这些活儿，咱付出了多少？萧明志，还记得上一次我给你交通什么了吗？我跟你说你是贼商，是吧？怎么说的这个贼商？喝你一杯水你要两杯牛奶的金币，是吧？你来神家干活儿，你给神家创造了多大的利益？你在神家不能搞交易，咱先不说不能搞交易，咱就按搞交易来说，平等交易，咱平等不平等？达到这个标准了没有？咱在神家创造的这个经济利益达到自己开支了没有？咱这个门市的开支够了没有？咱的收益能不能抵得住开支？到现在算了没有？没算过。卫军军，抵得住抵不住？（卫军军：不行。）抵不住。咱自己的门市都抵不住，这还没有算吃喝拉撒，那你怎么说？在这个前提下，咱掏了钱租的房，做的是亏本买卖，咱还在这里吃喝拉撒，你呢？还在想着打个擦边球，你在想着怎么能把外边的钱归到你的腰包，咱于心何忍？咱就不用说神家了，就不用说想着神、为着神了。就说一个普通做生意的人，你看着老板如此开的这个店，他这个想法不敢有，也不能有。凭一个最基本的良心，你不能说看见老板赔

钱，要关门的情况下，还给你发着工资，供你吃着喝着，最后还要把老板的钱偷偷装进自己的腰包里。到那个时候咱应该是自己的工资不要了，或者我在外边赚点钱来资助一下，这是我的家。萧明志，咱有这个思想吗？（萧明志：现在就是这么走的。）现在就是这么走的？（萧明志：嗯。）可是你还有这么一个想法呢！（萧明志：从昨天过后，这个想法就是以后的生活。）这是说从昨天交通了以后你转过来的这个想法，是吧？（萧明志：嗯。）转过来这个想法，仅仅达到一个什么标准了呢？“我不能有这个野心”，这个野心是种什么野心？虽然说没有直接偷吃祭物，也快和偷吃祭物差不多了。能认识到吧？（萧明志：能。）跟偷吃祭物快成同类了，偷吃祭物不是一下子的，它是慢慢地、逐步地会转换的，它会衍生上去的。

说到这儿了，咱得有点良心。咱今天是来干什么呢？建造国度呢。建造国度不是一句话，是要做人呢！做人做事、看人看事，另立一个国度。另立一个国度不单单是你思想的转变，还得有什么？你还有实际的物质世界，你不光是灵里边变化，你还得粮食满仓，果实累累。你不能说“我自己果实累累”，但你没有粮食能行吗？粮食还得满仓，你粮食满仓了吗？就咱在座的，存了多少粮？你存了多少？（萧明志：一万二。）你存了一万二，是吧？（萧明志：嗯。）任真真存了多少？（任真真：没有。）没有，是吧？咱今天存了是有数的，没存的呢？就即使你存了，你存的那些粮只是说你出了那个钱了。你出了那个钱你那个粮就能存下来吗？咱实际去操作看看，粮，你不收回不来，收回来你不晒干放不成，干了还得有地方放，有地方放你还得保护、还得维护，怎么维护？人家过来害你了，你该不该出马？（萧明志：该。）咱四个人是不是都应该出马？哪个人是不是都应该献上性命呢？这是不是该有的理智呢？（萧明志：嗯。）为谁献上生命呢？为谁？还不是为了自己？说白了还是为了自己。维护什么呢？维护你自己的粮，为了维护你自己的粮！那你这么一算下来，咱就不要说还报神什么，就你自己的生存具备了没有？咱自己的生存还没有具备了，还说什么还报神呢？还谈什么良心呢？该有的理智都没有！

你说你们俩想搞对象呢，我也不愿意阻止，那是你们俩的事，你们俩的自由，你们随便，但我只是把你眼前的迷雾给你拨开，让你看

清世界。你说你们在一起要互相分辨、认识，可以呀，可你们在一起不是分辨、认识呀！你们是互相迷惑呀！任真真看见什么了？你说他在迷惑你的时候，他想把你从神那边勾引出来的时候，想把你拉到地狱的时候，你拉他了没有？你怎么拉的？你说萧明志每天“唉、唉……”，他为什么叹气？这叹气里边有多少东西？任真真，你知道不知道？你知道多少？说说。（任真真：……）这叹气里有百分之八十的成分是不是因着你任真真来的？如果没有任真真他会不会这么唉声叹气，没有活着的希望？（任真真：最近？）不是最近，就是你进到他的这个思想里边，你进了他的这个世界里边，他的人生观、价值观是不是要改变？会不会？他唉声叹气什么？这个唉声叹气是不是对神的不满？对命运的苦楚？“为什么他们就看中任真真了呢？为什么就让我在这儿尽本分呢？如果没有看中任真真的话，那任真真她就能和我在一起，我俩就能搞对象。”他里边唉声叹气的这些东西百分之八十因你而起，他唉声叹气是不是在与神对抗呢？是不是对神的主宰不满，反抗、叫嚣呢？这是不是咱带来的？（萧明志：没有吧。）可能吗？（萧明志：可能，一部分可能，没那么严重。）（任真真：我觉得他唉声叹气还比之前少了呢。）是，那是因为你满足了他的欲望，所以他唉声叹气肯定少了呀！你试试挪去他的唉声叹气，你回家告诉他“肖红给我下任务了，我不能搞对象，我不能和你谈恋爱”，你说他唉声叹气多了还是少了？任真真，你说他会多还是会少？你满足他的欲望了，你说他会多吗？他会说“呀，神太爱我了！把任真真赐给了我。”对吧？怎么能唉声叹气呢？他应该是满足。我要是萧明志肯定我高兴啊，我满足啊！“你看神啊真是太公平、公义了，太爱我了！神虽然没有给我一个富翁做我的父亲，虽然我没有省长、县长做父亲的那个后台，但是神给我预备的丰丰富富，在合适的时代，合适的时间，把合适的人摆在了我面前，神太爱我了！”萧明志是赞美，你敢说萧明志不赞美？任真真，萧明志赞美不赞美？（任真真：那我也赞美呢！）你也赞美了吧！互相赞美呀！赞美的同时互相在干嘛？你在赞美的同时你把他拉到了地狱。刚才我给你交通的是他那个思想从哪来的呢？是不是也是因着任真真而有的？“你说虽然都是信神的，我喜欢一个女人，我连个女人也养活不了，我怎么做人呢？我怎么抬头呢？人家不要求我三金三银吧，还不得有三铁三铜？我总得像个样子吧？得买个锅，得买个碗吧？得一起生活，得过家家吧？我就是不举行婚

礼了，我得独立生活吧？独立生活我在这儿住还得租房子、买房子呢，就不说买房子，租房子得有锅碗瓢盆吧？铁锅、塑料盆也得有吧？这得钱吧？这钱从哪来？你说我去挣钱？去哪挣钱？外边四处瘟疫，想贩车贩不了。只能在门前跑跑，门前只能卖个产品，卖个产品吧，神家还做这个生意呢，打架呢，这还不能做。你说该做还是不该做？你说不做，十二月了，临近过年了，你说我给人家任真真买不买件衣服？这买衣服钱从哪来？和我妈要，我妈还信着呢，你说难不难？不是我叹气啊，无路可走啊！买不起个衣服，买个围巾可以吧？”怎么买？在萧明志那边他不是说把这个衣服换成围巾，他要干什么呢？他要让任真真把他当作靠山，“我要把围巾变成衣服，一件衣服变成一套衣服，要让任真真把我当成靠山能靠得住，能养活得起。”这是萧明志的奋斗目标啊！萧明志为了谁在奋斗啊？他为了在任真真心目中有个形象，为了自己的小家庭往前走。“你说出去做这个生意，这个钱该挣还是不该挣？门市没进来，网络是用我自己的，你说这个钱不能挣？真不能挣？”跟张三说说，再问问李四，都觉得他们说的不对，但又觉得这样做不太合适，萧明志死心不死心？挣吧，不敢，不挣吧，不能。和弟兄说说，你和我说说你能得来个什么？还是一个坏名声——贼商，“贼商”走到了哪了？走到了神家门口。你说萧明志是因着什么成了贼商的呢？是不是因着你任真真呢？人的这个言行举止是受什么支配的？是不是受着你的思想而支配的？有了这么个思想以后，你还怕犯罪吗？就像犹大，犹大收了几个铜板？三十文钱，是吧？你说如果犹大他父亲是个地主，他可能卖耶稣吗？环境逼出来的，他就缺那三十文。任真真，那你说你就这样走下去，让萧明志犯个错，走上那条路，还能返回吗？当他走上这条路的时候，你任真真怎么说？任真真，你怎么说呀？你恨他，还是恨你？还是抱团取暖？（任真真：我没有想过花他的钱。）你没有想过花他的钱，你让他从嘴里边说“我就没有想过要给她买衣服”，你让他说出这句话来！（任真真：我跟他说了，这些东西我不要。）行，你不要，“咱买个锅吧”，有后路吗？（任真真：我的意思就是我希望每个人都追求真理，这些物质的东西弟兄交通了，过眼浮云、昙花一现。）你又给他讲大道理呢！你让他追求，让每个人都追求真理。任真真，你追求不追求真理？（任真真：追求呢！）怎么追求真理？你追求真理就是“我没有要求他买衣服，只要求他们每个人追求真理”。（任真真：就想让他往

上够嘛！）让他往哪够呢？（任真真：就是多揭露解剖他，然后让他能有认识、有变化，然后好好在神家尽本分。）那你俩的关系就这么不远不近，就这么隔着？你告诉我你们之间怎么走呀？近点？远点？还是保持距离？（任真真：就是尽本分嘛！）你可会声东击西呢！我问你俩怎么走呀，“尽本分么！”你俩之间走的是尽本分的路？谁托付给你“本分”就是让你俩搞对象了？（任真真：就是在不耽误本分的情况下。）你说搞对象影响不影响本分？在不影响本分的情况下，你的意思是就是这个距离，保持这个距离，是吧？（任真真：嗯。）保持着距离往前走，你说能行吗？距离产生美。你观望着他，他盼着你，不打扰本分。你说打扰不打扰？（任真真：我想的是，就是没有这个事，其他的很多事也影响本分呢。）哎呀！任真真什么时候喝上迷魂药了呀！“我在考这个试，一百道题，见了这两道题了，我不做这两道题，怎么呢？我就是不做这两道题这里边肯定还要有不会的。”是吧？一百道题，有这两道题，你就专门不做，你不做的理由是什么？“我就是做了这两道题，我也得不了满分，因为做了这两道题，里边肯定还有错题，那我还做这两道题干嘛？”那这是几道错题了？（任真真：四道。）那你要是做了这两道题，那错题是几道？（任真真：两道。）那你任真真是追求真理还是不追求真理？你是做四道还是做两道？刚刚还说希望每个人都追求真理呢，一会就说这两道题也不在乎了。在乎不在乎？你说这个保持的好不好？你说你俩保持距离，是吧？是这个吗？还是计划越走越近呢？还是计划越走越远呢？有什么计划？还没有计划，是吧？（……）

还说了一个什么事呢？（肖红：还有上次我给萧明志安排的，让他坐萧伍的车，和萧伍去那个地方，萧明志不是没去嘛，他说萧伍走了，是吧？）（萧明志：嗯。）（肖红：我说你就没跟萧伍说吧，你也没和卫军军说“肖红让我跟萧伍去呢”，你没说吧？）（萧明志：没有。）（肖红：我不是对付你这个了，我说你就没说，不是说人家走了。我是给你安排的，我没有安排他们，因为他们都在那边干活呢，我没跟他们说，我只是跟你说，我说你不是得拉东西呢，你得跟上萧伍赶快上去，是吧？你就没去，晚上正好卜丽桦问我“萧伍走开了吗”？我说八点了肯定早走了。因为我知道萧伍下午一两点就走了，我说怎么这会儿了还没到，赶快去找，找找找没找到，给萧伍一打电话

结果关机了，我跟他们说萧明志跟着萧伍呢，赶快给萧明志打，还没打呢，他们说萧明志就没去，那天萧伍就是一个人去的，走到哪儿路封着呢，堵了好几个地方，又从另一个地方走的，最后晚上九点才到，那会急得就找不见人，结果他们说你就没去。我当时以为你去了，我就不知道你没去，我再问沈老毛，沈老毛说萧明志转了一圈就走了，就没去，我这才问你的，你说“我看见萧伍在那儿修车呢，我出去办了件事回来萧伍就走了”。我说“你上去你就没和萧伍说你去吗？你就没告他？”你说你就没告萧伍，萧伍就不知道我让你去的这件事，谁都不知道。那天任真真告诉我，“萧明志说就没人安排，卫军军也不安排，他们都不安排”，任真真说我就对付你呢！我说是我安排的呀！）（萧明志：意思是你就只跟我一个人说了？）（肖红：我就是跟你说的呀，所以那天任真真跟我说，“萧明志因为那天的事堵住了，我还给他交通了”。我说啥时候堵住了？在我这儿她说的是就因着这件事我对付你呢，我说“我就是对付他，我也是有原因的，因为我给他安排的，他怎么不去呢？他上去也不和萧伍说，要不他就和卫军军说一下‘我出去一下’，萧伍走的时候叫我一下”也行。）（萧明志：事情不是这样的，我上午上去的，司机也是上午上去的，我见他开另一个车出去了，当时我在跟前，沈老毛问他什么时候走，他说要么晚上，要么明天。然后我就出去办了点事，吃了饭我就赶紧上去，那时候是正中午，一点左右，我一看车怎么不在了呢，我不知道人家会这么快走了。）（肖红：我给你谈的是什么呢，因为我告诉你了，你上去看见萧伍要走了，你怎么不和萧伍说一下呢？你说“我一会跟你去呢，肖红让我跟你去呢”。你也没跟沈老毛说，你谁都没说，因为任何人不知道我安排你去。可是你回来跟任真真说的是，“卫军军这些人他们就不安排，就没人安排，还对付我呢！”对吧？）（萧明志：我没跟他们说，就是因为我感觉我中午能过去，我过去就跟上他走了。）（肖红：可是萧伍就不知道啊！你跟谁说了一下你要去呢？我主要是说这呢！）（萧明志：因为我听到他们的谈话是下午、晚上或者是明天，我还没来得及去问呢。）（肖红：你上去了你跟沈老毛说一下也行啊！“不管萧伍啥时候走，我跟他去呢”，这也行啊，你告诉他一声，让他告诉萧伍也行，都行。我谈的意思就是，在这件事上，本来我安排你的，你应该告诉卫军军，或者告诉沈老毛，或者是告诉萧伍，但是你没告诉他们。你说这边的人干活这么忙抽不出一个人跟着去，萧伍一个人就

走了。我当时就是给你安排的，我手机还加了你，我跟你亲自说了的，他们谁也不知道。因为当时他们都忙呢，我就不打扰他们了，我还跟你说，萧明志你身体不行，你上去干重活儿你也干不了，你还不如和萧伍去呢。）（萧明志：我知道。）（肖红：对吧！所以在我这儿就以为萧明志跟上萧伍去了，那会八点多了找不着萧伍，给萧伍打电话是关机，我就跟他们说赶紧给萧明志打，人家说你就没去，你说我气不气？）（萧明志：我有多后悔，你有多气。）你有多后悔，她有多气？（卫军军：意思是他也很后悔，知道肖红也很气。）这个话我觉得不像萧明志说的啊，我觉得你说的这话不诚实。（萧明志：我怎么不诚实呢！）因为有后续报道。（萧明志：我管他后续报道是如何看的。）后续报道证明你没有后悔。（萧明志：我怎么就没后悔呢？）（肖红：因为你在这儿气得跟任真真说嫌我说你，任真真还给你交通了，是吧？你回来了，你堵住了，“谁也不安排，还嫌我不去”。）（萧明志：不是。我气的是啥呢？我气的是时间……）“我气得实在是没法说，任真真你是个什么嘴？你实在是我喜欢的人，你要不是我喜欢的人，看我斗不死你，我气得没法说！”（卫军军：他气的是“我就不知道这个车是什么时候走的”。）（萧明志：我还是吃了饭立马就上去，我还以为人家开上另一个车先出去拉啥去了，肯定得一会才能回来呢，这是我自己的认为导致这件事错过了……）（肖红：萧明志，还有一个，我是九点找不到萧伍，我才找的你，可是从萧伍的车走了以后，你该不该跟我说一声？该不该？“呀，肖红，我上来人家萧伍就已经走了”，要是你提前说了，我不是这情况。）“我就不能隐秘作个‘工’，我想第二天悄悄地回来谁都不知道，这不就完了吗？过了就行了，你非得把我亮出来？”（卫军军：“我脑子进水呀，我没走我还专门告诉你我没走，然后让你把我对付一顿。”那天萧伍走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肖红：所以我那会对付了萧伍一顿，回来我又对付了萧明志一顿。我说“萧伍眼睛不好，一个人……”）（萧明志：我知道！哎呀……）但是你与我说的这个后续报道是不相符的。后续报道是怎么说的？（肖红：任真真告诉我“萧明志那天堵住了，情形不对了，我还给萧明志交通了”。我说哪方面堵住了呢？她说“你那天不是还对付人家，嫌人家不跟萧伍去”。）堵住了？任真真，你说的这个堵住了，是他懊悔呢，还是什么？（任真真：就是挺抵触的。）你看你们两个人就不是一心一意的，这还能行，这不像一家子！（萧明志：

就不要一心一意，一心一意那叫串供，那就完了。）那这是二人台。（萧明志：嗯，多好呢，这是任真真告你的？）（肖红：嗯。）萧明志，你的意思是我应该支持你俩，这样就能促进你们进入。哎呀，萧明志，我还要上了你的当呢！萧明志的演技还是可以的啊！（萧明志：真话是说的，不用演戏。）那你究竟是抵触呢，还是懊悔呢？（萧明志：懊悔加抵触。）任真真只认识了萧明志的一面啊！萧明志，你给我说的是“我是两面人”，你自己说的啊！（萧明志：嗯。）抵触、懊悔。其实人家萧明志是真的懊悔呢，可是呢，为了达到一定的果效“我必须抵触”。（萧明志：我没那么歪！）我知道你没那么歪，但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你不得不歪，你不歪就得不到这个收获。因为你要得着任真真你该怎么说？“我不能和任真真说‘人家肖红做得对着呢，人家肖红有真理，人家肖红会安排，人家肖红那时候对付我了，我认识到了，我可懊悔呢’！”任真真一听，“哦，肖红对着呢呀，那我得听人家肖红的话了”。你说萧明志就这么傻吗？“我能把任真真轻而易举就推给肖红？我不能啊！我得想办法怎么把任真真从肖红那儿拉过来，我本来是懊悔的，但我能不能懊悔？不能懊悔，我告诉任真真说我抵触得很，她就是胡乱对付我，谁知道任真真鬼迷心窍连这个弯都翻不过来，还和肖红说去了，你傻不傻啊你？”世上那句话怎么说的？“赔了夫人又折兵。”萧明志，你看任真真她看你，这应该拿个摄像机给录下来，你慢慢去欣赏欣赏。（任真真：不是，我是想他是那样的心思？）他这个心思在他的肚子里，我看不见，我只是根据他前期的表演和你后期的报道，有他前边的一个言行举止，然后和他活出来的这个连起来，你根据这个怎么看呢？我只是给你们“牵线搭桥”，你自己看吧，你不是要分辨分辨？你分辨吧。（任真真：我没想到这方面，萧明志，有吗？）（萧明志：我没见过这么……）没法说了，“我没见过这么邪恶、无耻的人”，实在是说不下去了，不能说。（萧明志：我没想那么歪。）我想着你也没有那么歪，但是我是看见你就是那么歪，我看见你的活出就是那么歪。

（任真真：当时就是肖红说他，“你就不操心……”，好像是伤着面子了还是怎么着，就是那种抵触，他一下子接受不了，但是我给他交通完之后就不抵触了。）你交通完了还能再抵触啊？那可能吗？要是单小北交通完，你看抵触不抵触？（萧明志：我不抵触！）败坏的

人，本身有败坏性情，本身有邪恶，然后再加上这些环境，你说会不会？你不要说他了，任真真你想得到一个人的话，你会怎么办呢？不用说这个了，就说你和单小北那时候是怎么打斗的？费心思了没有？你晚上躺在床上能不能睡着？“她说哪句话打得我睡不着觉了”。你跟萧明志交通，你是不是要寻思“萧明志说什么了，我说什么了，我说的哪句话伤着他了，我说的哪句话他喜欢听……”想不想这些话？想不想？（任真真：……）还得审视审视？萧明志，你想不想？（萧明志：想什么呢？）想“任真真那天和我说什么话了”，任真真哪句话能让你睡不着觉，让你神魂颠倒，有没有？“这句话我明天怎么说，这句话里边我加个‘的’，还是加个‘了’，还是加个‘呢’。”加不加？想不想？（萧明志：想。）任真真想不想？（任真真：我没有想加个‘呢’，加个‘的’。）（萧明志：不是，弟兄说的那个‘的’不是那个‘的’。）萧明志听懂了。这个话该怎么说，他肯定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萧明志：脑子里边都是猜忌，乱七八糟的一顿加工。）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哪句话该说，哪句话不该说，哪些话会伤着人的心”。我跟你说，在尽本分上都不会用心，在搞对象上我还没有见过一个不会用心思的，相信吗？任真真你没有？（任真真：有。）那不就对了嘛！你为了能得着她，所以就是再下三滥的手段他都不认为是下三滥的手段，这是“智慧”！是爱的驱使！（萧明志：没这么正义。）怎么没这么正义？你爱她的驱使，不是爱神的驱使。难道不是爱的驱使？（萧明志：……）任真真，原来萧明志他不是爱你，原来他想害你。（萧明志：是！是！是！）任真真，你算彻底完了，他不是真心爱你，你听到他说了吧？他只是想把你拉下水就行了，他有种嫉妒！（萧明志：哎呀，上当了！）萧明志，这是你自己说的，你说咱做个诚实都……（萧明志：我说尽本分也是驱使，也是一样的。）尽本分能驱使你挖墙脚？我刚给你解剖了，你是不是在后边挖我的墙脚呢？还尽本分驱使呢，你尽本分哪有这么用心？（萧明志：我没有认识到挖墙脚，要是知道这是挖墙脚我就不那么挖了。）不会的，因为你的这个情感把你的眼睛给堵住了。你就明知道这是个跷跷板，实行真理与不实行真理、实行真理与肉体之间要产生选择。你能说“我认识到了，我不了”？这句话让任真真听着心是冰凉冰凉的，“哎呀，萧明志，我认识了你几天，原来如此，涉及到本分了你就把我一脚踢出去了，原来你这一切都是为了尽本分啊！”（萧明志：嗯？）你们看萧明

志“嗯？”“呀，你真误解我了”。该咋办呢？萧明志前后不是人，刚才你说是为了尽本分，我说你为了尽本分，现在你又“嗯？”你究竟是为啥？（萧明志：都为。）我刚说了你是两面人，你又继续表演呀！你天冷的时候想起了谁？天热的时候想起了谁？（萧明志：……）

单小北呢？你对他俩怎么看呢？（单小北：我一开始的态度就是，他俩最好不要见面，我觉得刚强不如远离，人没有胜罪的能力。后来我跟任真真谈了一次，然后她就说肖红给她谈了，和你给她谈的是打架的，肖红是让他俩断呢，弟兄是让她去分辨呢。我在这上边也糊了，按理来说，在我的想象里边他们就是应该分开的，要是不分开时间长了就……。因为之前我搞对象就知道，你就控制不了你自己，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人和人之间就需要分辨呢，分辨了才能从心里彻底把他放下。然后你又给她谈要去分辨、认识，我觉得这个路也是可行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可以接触，但是他们得去分辨、认识，我心里是这样想的。所以后边他俩又陆续见面，我觉得也可以，所以我从心里也没有想去拦她。昨天晚上她回去都快十一点了，然后我心里就想这是不是有点太过了，我就想，“你跟我说你跟萧明志见面是要分辨呢，你要走这个路呢，你要追求呢”，我就问她“那你和他谈的啥呢？说的啥呢？”她就不说，后来她说了一句，“我跟萧明志说的是搞对象怎么怎么，不能跟你们说，所以我只能跟他说。”她跟我说了这个的时候，我一下脑子就醒了点，一下就想起，两个人在搞对象的时候，两个人就是封闭的。所以我就跟她说，我看见你现在这个苗头不对着呢，我就有一种“她骗我”的感觉。怎么说这个骗我的感觉呢，“你跟我说的是你想分辨呢，然后我说我相信你”，因为从我心里觉得她是愿意往这个路上走的一个人，我是这么看她的，所以我也相信她能这么去走。但是昨天我心里一下就觉得不是这样的，人没有胜罪的能力，我就感觉她现在和萧明志就是在享受这个东西，她不愿意往出走。这个是我看见的。）任真真和单小北说什么了？（任真真：我说的是“我今天什么都要和你说吗？就是两口子说的悄悄话都要跟你说？需要吗？有必要吗？如果说你们不拦阻的话，我什么都可以跟你说。为啥我偷偷摸摸啊？就是因为所有人都拦呢！就是因为所有人都不支持嘛！那我跟你说什么呢”！）你说的这个和单小北刚才说的话不一样啊！你们之间的那些话我听不听都无所谓，我听的是刚才单小北说的肖红给你

交通的什么，我给你交通的什么在互相打架呢？（任真真：我觉得你给我交通的是活的，比较活，也是好几条路，要么就是直接断，要么就是分辨、认识，要不就是看是不是一个档次，是不是一类人。你是人呢，你还是畜生呢，是不是一个档次。如果万一是一个档次呢？就是万一有一个好的结果呢？可是让我直接断我感觉我又做不到，然后我只能选择经历，我不错过神给我摆设的环境，然后在这些环境里，我怎么能够去把本分守住，然后还能去经历环境，还能更多的去激励他往上走。我也得祷告神保守我往上走，一起往上走，就是这个意思。你给我交通的时候有一个期望……）在这里边你把什么分开了？你把分辨、认识分成了一条路，你把断开、联系还是分辨认识分了三条路，是吧？是这个意思吧？你说的是几条路？（任真真：也就是两条路吧。）那你怎么能成了三条路呢？那我和肖红交通的打架不打架？（任真真：我说的那个打架是指什么呢？就是说卡得比较厉害，是这种打架，感觉跟原教会一样死卡呢，紧紧卡住，不能接触，不能见面，不能联系就是这种感觉比较强烈一点。）这是感觉有一点区别，那不叫打架吧？是一种区别，是一种方式，不叫打架。（任真真：嗯。）我是让你去分辨、认识，就是不管你走哪一条路，不管你是继续或者是分开，那和分辨、认识打架不打架？（任真真：不打架。）那你们怎么觉得肖红和我交通的打架呢？是，我是让你们分辨、认识呢。我让你们分辨、认识就是让你们约会去呢？然后你出去约会了，你还说的是“我要去分辨、认识”，说这个话了没有？（任真真：我没有这样说。）单小北，她是怎么说的？（单小北：她说的是那不去见面怎么分辨、认识呢？）她是这么说的？（任真真：那是开玩笑呢！）开玩笑呢，是吧？单小北你就连一句开玩笑的话都听不懂？咱不在这儿较这个真了，不管它是不是玩笑话，最起码你俩都清楚、都知道，分辨、认识和约会不是一回事，是吧？不是说非得约会才能去分辨、认识，这个都清楚，是吧？任真真，那咱何必要打这个旗号，说“我要去分辨、认识呢”？更不用给我戴个帽子。（任真真：那不见面怎么分辨、认识？）不见面就不能分辨、认识了？那你还得返回两千年前和犹大见见面，是不是？那你不和犹大见面你怎么分辨人家犹大啊？你能和犹大见了面吗？（任真真：见不了。）让你回家分辨你爸你妈呢，你回家和你爸你妈能住一起分辨，如果你去了韩

国、去了美国就分辨不了你爸你妈了？能不能分辨了？魔鬼撒但在灵界你还能去分辨、认识它呢，你还非得接触，非得见面呢？

任真真，你看见单小北有没有异常？她拦阻你俩见面了没有？她劝勉你了没有？（任真真：就是感觉跟温丁有点像，又支持又拦阻。）你说说怎么支持，怎么拦阻。（肖红：又牵线搭桥又汇报？）（任真真：又牵线搭桥又拆桥。）怎么拆桥的？怎么牵线搭桥的？你说说。（任真真：……）单小北，你是不是这么个思想？又牵线搭桥又拆桥？是不是？（单小北：我感觉没有啊！）你感觉没有？（单小北：嗯。）但你这个感觉任真真感觉到了，肖红也感觉到了，你感觉到了没有？（肖红：你自己做的你不知道？我早上跟你说的那些话你没看？你昨晚流露了些啥，你怎么看待这件事？）（单小北：我就是这样看的，就我刚刚说的那些。）（肖红：那个音频你也听了，还让打文稿呢。不管任真真怎么说，你是不是也是这么认为的呢？）（单小北：什么怎么认为的？）（肖红：你不是说得分辨吗？支持她出去约会去分辨，对吧？）（单小北：嗯。）（肖红：你听了就是这果效？你不是听音频了吗？）（单小北：我没仔细听，我就大概听了一下。）你大概听了一下。单小北，你还是个大学生，是吧？（单小北：嗯。）那你的理解能力总不差吧？分辨、认识和约会是不是一回事啊？肖红昨天晚上问你了，你没回话，你什么时候才回的？（单小北：十一点多吧。）你几点看见肖红的问话的？（单小北：我就是那会才看见的。）你十一点多才看见的，那怎么说是等任真真回来了才回的？（单小北：谁说的呢？）不是那么说的？（肖红：我七点多跟你说的话，我就是从这儿看出来你的，七点多跟你说的话，我说你到十一点多都不回，一直绿着在线呢，不回话。没回话，等今天问的时候你说的是“我就没收到”，对吧？我说没收到，任真真七点多就出去了，你怎么没告诉我呢？我问你了吧？）（单小北：嗯。）（肖红：你说你支持她分辨，我就是从这点上看见，你到底昨天晚上看见我说话了没有？前边说你就没收到，没收到也行，承认你是没收到。可没收到，等今天早上，我说啥你都能收到，昨天晚上就收不到，七点多发的，十一点多就收不到。我从这儿看到你是支持她出去的。我从你支持她出去看到了你的邪恶，人与人之间有没有一点爱？爱在哪里？你这是支持她去分辨？还是巴不得她下水？这是我看见的，单小

北！）（任真真：她昨天就是没看见，我回去她后来一看手机，说“呀，肖红给我发呢”，然后她才说“我就没看手机”。）（肖红：可是我今天问你的话，你说你是支持她，我说你支持她去分辨去？你说“嗯”，这是你说的吧？）（单小北：我就是支持啊！）（肖红：所以就是说啊，这就是支持呢！从哪里支持呢？就是因着弟兄交通说让她去分辨，你就支持她去分辨？让她去约会去，对吧？）（单小北：因为我看见她跟我说的是萧明志这好，那好，什么都好，她就没看见萧明志的问题。那你要看见萧明志的问题，彻底把萧明志放下，那你是不是得对萧明志有分辨、认识啊？）现在是说什么呢，让你去分辨、认识和约会这是两码事吧？（单小北：所以说我昨天才看到这个性质的。）（肖红：我这会儿不是说你昨天才看见，我是看见你这个人心不善。你也知道陷在男女里边情形就不对了，陷在男女里边什么工作都作不了了。我让你监督她是好还是坏？她有什么你给我汇报，这有啥？我的存心是什么？单小北，我让你和她住在一起的存心、目的是什么？可是我从你身上就看见你昨天到今天给我回的那些话，我说你支持她去分辨？你说“嗯”，你说我怎么看你？我让你监督她、帮助她别掉进去，这是我的存心，可是这段时间我看见你的心，“我就支持她出去跑，去分辨”。这是我看见的，所以我就说你没有爱，心太邪、太恶，没有真实地去帮助她，确实就是那个，牵线搭桥的是你，跟温丁一样，汇报的还是你，这就是我看见的事情，所以我说你的心不善。就咱那会谈的巴不得她消极，巴不得她干不了了，这就是你的心，也许你领受不了，你觉得不是这么回事，可是你做出来了你做的就是这个事。可是你说的不是这回事，你说你没收到信息，可以，我也相信你可能没收到信息，你没收到信息但是你怎么没跟我汇报一下呢，你说“她早就出去了多少次，我就没跟你说，我都没跟你说呀！”对吧？这是你说的吧？）（单小北：嗯。）你为什么不说？（单小北：我就是那个观点。）什么观点？（单小北：我就是觉得你要放下一个人，你必须对他有认识，你才能放下。）我说的不是对他有认识，我说的是任真真约会去了，你为啥不说？（单小北：从我心里我就是觉得这是正常的去分辨，我就是这个观点。）（肖红：你支持他俩约会么。）（单小北：不是说支持约会。）不管你是支持也好还是不支持也好，一个家就你们两个人，她七点多就出去了，十点多了还不回来，你该不该汇报一下？现在失踪人口那么多，不怕吗？你对这

个人负责不负责？她是你的伙伴呀！害怕不害怕？（单小北：昨天的时候我一看，本来时间都到十点多了……）她不仅是昨天十点多回来吧？（单小北：之前就没有那么晚。）之前几点回来的？（单小北：之前就是九点多十点。）咱先不说她几点回来，她出去了，你是不是该说一下呀？肖红和你说了，让你起一个监督作用，你是帮助她，她出去了你最起码要跟肖红说一下吧？即便肖红不说那你该不该说？你尝过掉进深渊里边的那个滋味，那今天有人再掉入深渊的时候你拉她不拉她？该不该拦她？在你拦不住的情况下，你该不该搬救兵？（单小北：那我不是跟你说过一次啊！）是啊！你跟我说过一次了我这边是不是处理了啊？你是不是得给我后续报道啊？该不该后续报道？（单小北：我没想这么多。）如果你教育自己的孩子，他去打游戏了，你就管他一次吗？尤其是正上高三考大学的时候他去打游戏去了、搞对象去了，你说一次就不管了？咱的爱在哪呢？（单小北：我是跟她说了，我没有跟你们说。）你该不该和我们说？你的心里有我没有？有这个当家的没有？是不是该说？在肖红说你邪恶的时候，为什么说你邪恶？能认识到吗？因为正常情况，一般的人都会说，你为什么不会说？你没有说，这个“没有说”潜意识里边有没有别的心思？（单小北：什么心思？）任真真不在家你一个人自由？随便？感觉不到不自在？有没有感觉不自在？（单小北：没有。）习惯了。（单小北：就是整文稿、检查文稿呢。）你整文稿的时候，整个家里边就你一个人，你不可能没感觉，弟兄姊妹去外边约会去了，你这边没有心思，她走到深渊里边你没有心思？在潜意识里边有什么？他们都能感觉得到你是又拉又帮，你在心里边也是矛盾的，也想拉她，也想帮她，但是败坏性情里边还有个嫉妒，“你放荡了，你倒了我站住了”，有没有这心思？“肖红你不是看着任真真行吗？你不是看见任真真忠吗？你不是看见她尽心、尽意、尽力吗？你看看，你试试！你不是偏心吗，你不是看不起我……”有没有这心思？没有这心思？（单小北：嗯。）有过这个念头没有？当她掉在这里边的时候你没有想过？省察省察。咱信神就是要洁净自己呢，懂得这个意思吗？你从哪一头也不正常啊！（单小北：我心里是有什么想法呢，我心里想的是因为之前跟她在一块接触，我比较了解她，你跟她说个什么她就是特别敏感、特别抵触，就是这种情况。我想的是之前关于这个搞对象的事，我跟她聊过几次，我看到她还没有太陷到里边，从我的角度来看，我是这

样看的。）你这么看，你想表达个什么意思？（单小北：所以我就觉得……）无所谓？（单小北：不是无所谓。你可以在这个里边再去经历，不用卡得那么厉害。）那你是不是更是肖红说的那个邪恶呢？你看见她陷得不是很深的时候，你不卡她，就像小孩去河边玩水的时候，“我看到水还没有淹了他的时候，我不卡他”，你等水淹了他的时候，他喊救命的时候你再救他？你什么时候救他？（单小北：她跟我谈的意思是如果这样逼着、卡着她，她的情形会越来越不好，我就想的是那现在也没有太严重，不需要那样去卡，我就害怕她因为这个再逆反了，我就是这样想的。）好，你这样想的，那你站在神一边看事了没有？神是怎么说的？神是怎么作在人身上的？说得轻了不管用，说得重了怕伤害小孩的自尊心，在这进退两难的时候，你该不该把你的情形和肖红说一下？或者和我说一下？该不该？你就是出于帮助她也算，出于维护神家利益也算，出于仁义道德也算，该不该？你说出于哪个不该？单小北，可是这三条路你都没有走啊！你出于帮助她，“我帮助不了了，我得和肖红说一下”。（单小北：之前我们聊的时候我就看到她里边……）你不管看到她怎么样，意思你帮不了她了，是吧？你帮不了她了，或者看到她陷得还浅呢，你看到她陷得浅你更应该提前帮她刹车！（单小北：她对肖红拦她这个就比较抵触，我就想的她这么抵触，态度挺坚决的……）她态度坚决、和肖红反抗的时候，你是不是更应该汇报？（单小北：第一次她出去的时候我不是就跟肖红说了，我刚跟肖红说了，肖红就赶紧跟她说了，我就感觉……）把你卖了。（单小北：把我卖了，所以我就觉得在这个事上不应该这样，我确实也有任真真说的那个感觉，好像把人卡的，反而会起不好的果效，所以后来我就不愿意跟肖红说了，然后我就跟你说。）你也没有和我说啊！（单小北：我跟你说了呀！）那是以前说过一次，后来这几次你没和我说呀！（单小北：她也没出去几次呀！就出去了三次、四次？）“你冤枉死我了！这和审犯人一样的。”（单小北：所以后来她出去的这几次我都没有跟肖红说。）

现在不说这个事，从这个事里边说的是人的性情，说的是人的爱。做人做事、看人看事该怎么走？这是不是真理？是不是让你追求这个呢？你这一件事该怎么做？该怎么看？不管肖红把你卖了也好，怎么也好，就说肖红把你卖了，这条路是不是还得走？该不该？（单

小北：……）就是肖红把你卖了，你就不救人了？能不能站住？这是不是也是一个试炼呢？是不是也是检验呢？你所做的一切是不是都得对你有利呢？人都是自私卑鄙的，所做的一切不能伤害到个人的利益。“第一次我给你汇报了，我去做了；第二次汇报，拦阻了，让任真真恨我”，任真真恨你，然后你在这儿还汇报不汇报呢？不能说了。你为什么不能说了？“我一说，肖红就又说任真真去了，我在中间为难，我就觉得好像卡人呢，好像监督呢！”这是不是考虑自己的利益？（单小北：嗯。）这是不是自私卑鄙啊？（单小北：嗯。）因为什么自私卑鄙呢？你把她的情形放下不管了，神家利益不管了，你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单小北，能认识到吗？认识到认识不到？（单小北：……）有点不理解？单小北，有气无力的，这是怎么了？（单小北：没事。）理解不了？（单小北：能理解。）什么意思？能理解你说说。我给你作的是不是一个标杆？怎么作的标杆？单小北？单小北有些难为情了，“做人实在难做”，这个里边有没有一个原则？说说。（单小北：……）单小北也是痛苦着呢，“和我不搭边的事情，也是我的问题”，是不是这么想的？（单小北：不是。）那怎么想的？单小北？（单小北：……）怎么不说话了？咱刚才说了，这里边得有个原则，得有个什么原则？只要涉及到人的生命进入的，涉及到神家利益的咱还能不能顾自己的利益？还能不能有自己的想法？（不能。）不受任何人事物的辖制，去制止、去解决，想尽一切办法尽心、尽意、尽力去解决，这是不是应该的？你跟肖红说一下，“任真真现在还是这个情形，没有多大扭转，还在迷雾之中呢，她今天又出去了”。你说肖红作为一个带领是不是应该了解下边神选民的情形？你是不是应该把她下边人员的一些情况汇报过来？该不该？这是不是一个配合？单小北，你能理解吗？（单小北：能。）现在咱交通这件事情是要让你找着做人做事、看人看事的这个原则，不是说要追究一个什么责任问题，不要在里边受辖制，不要搅进事里边出不来，能明白我的心意吗？

咱今天来是干什么呢？（单小北：解决问题呢。）解决问题呢？解决什么问题呢？肖红说的两句话有点重，伤着你的自尊了，但咱的头脑要清晰，咱今天是来干什么的？咱是来追求真理的，不要在乎别人说什么、做什么，得看对咱的生命是不是有益，只要有益就行，神供应人生命不择手段。你不要因着肖红说了你个什么话你就难受开

了，没有那个必要，只是说这个刺伤了咱的心灵，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啊？好事坏事？（单小北：好事。）肖红说的这些话就是重了，她说的对你的生命是有益还是有害呢？其实说重也不重，说轻也不轻，为什么那么说呢？有些时候是你作了恶事不知道是恶事，是你不经意间，不是你有意的就作了恶了。今天这是任真真十一点回来了，如果任真真十一点回不来，直到今天都回不来，单小北，你会怎么办？（萧明志：四处寻找，赶紧找吧。）单单是四处寻找？单小北现在是哭了吗？哭能解决问题吗？单小北，那时候你是不是就恶上有份了？有份没份？单小北，如果说任真真找不见了，到现在找不见了，你能不能坐住？你心灵受不受责备？那时候就不是肖红说你恶了，你自己都恨恶自己了，自己都很想打自己了。为什么？不可逆转了！单小北，能认识到吗？（单小北：……）

什么是拆毁（二）

任真真，你谈谈你现在的看法是什么，咱谈谈心。你感觉我是在拦阻你吗？（任真真：我害怕你拦阻呢！）害怕我拦阻？（任真真：嗯。）为什么害怕我拦阻？我拦阻了没有？（任真真：所有人都在拦阻。）“嘴上说的是不拦阻，实际上就是拦阻。”是吧？（任真真：嗯。肖红说的有一个点我不认可、接受不了。她说陷到这个里边就失去圣灵作工了，就什么本分也尽不了了。我觉得不是那样的，我没有感觉我失去圣灵作工，我也没感觉我什么也干不了。它只是能搅扰我的一些心思，但是我能回归到我的本分上。跟之前相比肯定它会影响我的一些心思，但是感觉我自己能去克制这些东西去尽本分，同时我还能经历到一些东西，有一些收获，我不觉得就失去圣灵作工了，就什么也干不了了，就该淘汰了，就该死了。）没有人说你该死。（任真真：就是该淘汰了、显明了，好像这就是犯了大罪了，完蛋了。）现在需要你去认识一个东西，搞对象不是犯罪，它和过犯、恶行完全是两个概念，但是它不是神所称许的。理解这个话吗？（任真真：影响本分呢。）一个是影响本分呢。再一个呢？神来在地上找的是什么人？神找的是与他相合之人，你愿意不愿意让神找上你？愿意不愿意？（任真真：现在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心志。）现在不是说没有那么大的心志了，现在你想的是“神，你放弃我吧；神，你不要选我”。是不是这个意思？（任真真：也不敢。）是你不敢，不是不想，就是世上人说的那句话，你有那个贼心，没那个贼胆而已。你想的是“神，你放弃我吧！”但是这个话你不能说，说不出口。神鉴察人心肺腑，你要是这么寻思、这么想，就要这么做。任真真，你刚才说不影响，你说究竟影响了没有？（任真真：上一个月影响了，但是这一段时间我感觉还可以，工作效率低一些是因为第三类我不会写。）你说的影响是影响什么呀？你只和我说了一个影响本分的问题，对吧？（任真真：……）可是你刚才体现的是什么？影响了什么？（任真真：我的追求、观点、目标、方向。）影响了你的追求、你的观点、你的目标，那你说影响了什么？（任真真：我的结局。）你的结局。有没有影响？刚才你已经说出来了，原来你是有一颗什么心啊？为神献上，献所有——献青春、献婚姻……，是吧？现在呢？“神，你放弃我吧，不

要让我献上。”这是不是一个最大的影响？亚伯拉罕，神让他献以撒的时候，他把以撒献上了，把以撒献上了！你说亚伯拉罕和神说，“你就非让我献以撒不行？我不影响本分，我给你传福音去不行吗？为什么要让我献以撒呢？”任真真，为什么？神来拯救人，拯救的是什么？任真真，神拯救的是什么？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就是人的心！拯救的就是人的心！

刚才说单小北呢，你看见单小北说什么了，她做什么坏事了？那为什么就要给她戴个恶帽子呢？“这帽子太大了吧！太重了吧！”单小北为什么哭？哭什么？太委屈了！咱自己看嘛，那是一厢情愿！站在神那边，神怎么看？神家有难的时候你出手了没有？你说在咱文字组，你们原来是打架呢，合不来。这倒好，现在不打架了，一个是去约会了，一个是自己的配搭七点走了十一点回来，她都感觉不是什么，感觉自己能帮了帮，帮不了拉倒，报告也不报告了。你说神看见的是什么？连一个基本的团结都没有。团体，团结，这是不是一个家？该不该说一声？该不该让我知道，让肖红知道？我就不说什么了，任真真处于这个情形，我该不该了解？该不该知道？你单小北该不该说？你三号和我说的，五号该不该跟进、跟踪？你只是给我报告说“尼尼微城的人犯罪了、该死了，我告诉他们再过四十天这城就颠覆了”，说了四十天要颠覆以后尼尼微城的人做什么了，你是不是该和我说一下？他们是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了？还是要对着干呢？单小北，你是不是该和我说一下？（单小北：……）

任真真，咱这儿呢？神拯救的就是人的一颗心，神看的就是人的心，神来在地上是拣选与他相合的人，拣选的是义人。神是把话告诉你了，就是让你看一下你所走的路，神要根据你所走的路定你的归宿，神要根据你所走的路看你的真心。你说亚伯拉罕，神让他献以撒呢，他完全可以不献啊，他就是不献，你说神就把亚伯拉罕惩罚了吗？那么多人谁献了呢？神惩罚哪一个了呢？不犯罪啊！也不影响尽本分啊！如果你给他一个以撒，再给他个以撒，他会更卖力地尽本分。保罗，都不用给他“以撒”，给他个冠冕他就能卖命，跑半个欧洲。任真真，你走的是哪个路？你只为作工，不影响尽本分就行了？这是你的追求？这是你的向往？我不拦阻你，我不制止你，因为神不

强迫人，人是自由的。我只是把前边的路给你指清楚、谈清楚，路肯定是你自己走呀！神明确规定了，搞对象是自由的，没什么可以指责的，没什么可以让人藐视、指责的，它和淫乱不一样，但不能等于这是神称许的呀！不能说成是神的托付啊！这个能理解吧？而且上一次肖红也给你们交通神话了，还记得交通什么内容了吗？任真真？（任真真：……）

为什么要追求真理？咱对为什么要追求真理这个话理解了没有？神怎么交通的？肖红怎么给你们交通的？（任真真：做人的原则，就是待人处事各方面的原则，必须让你知道、明白、活出来，然后只有按着这个标准去实行你才能活下来。）就这些？卫军军，你说说，为什么要追求真理？（卫军军：为了性情变化。）就这么简单一句话？有没有更多的内容、细节？单小北？（单小北：神对人的希望。）大声点，这哪像单小北呢，那时候我说单小北和萧卫是什么呢？“宝宝与贝贝”，是吧？“宝宝与贝贝”这两个名字带着什么呢？带着朝气、淘气、活泼。可现在看单小北是什么呀？老气横秋？八十了、九十了？怎么没有一点朝气呢？我看见单小北我想起神交通的那个娇滴滴的小姐了。娇滴滴的小姐怎么了？神说：“而那些娇滴滴的娇小姐们更是令人可笑，听见我的一阵阵紧急的发声，看看身置的环境，便不由自主地潸然泪下，身子一扭一扭，似乎在作什么妖，太令人恶心！看见自己的身量，便趴在床上不起来了，哭起来没个够，似乎快要断气似的，从这些话当中看见了自己的幼小与卑贱，之后便消极得超了负荷，双目失神无光，也不埋怨，也不恨恶我，只是消极得一动不动，同样也是不学无术，她离开我之后便又嬉逗玩耍开来，那‘银铃般的笑声’犹如‘银铃公主’一般，她们，太脆弱又太不自怜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不学无术的人不就是畜生吗？》）消极的时候一动不动，离开神之后嬉逗玩耍。两句话就爬不起来了，没有一点男孩子的骨气，单小北，有没有心志？（单小北：里边说神对人的希望，神交通为什么要追求真理，这里边包含着神对人的爱，就像父母和小孩说的话，说的目的就是让人能够去担当，让人能长大，神要把这些都加在人身上。说了两方面：一方面就是从神的经营计划，另一方面是从个人方面，看到神对人的希望，把这些都给人说出来，神想安息呢，希望人能够把这些担起来，神对人有这个希望。）单小北，你把神的话给改

了呀！是希望吗？（单小北：期待。）希望和期待一样不一样？（单小北：不一样。）单小北，你在这儿好像背书一样，干巴巴的。为什么会干巴巴的呢？证明什么呀？证明神的话没打动你的心，你没知觉，只是记住一个字句。任真真，为什么要追求真理？（任真真：想不起来了。）想不起来了！肖红交通的时候你和单小北都在了吧？就刚才单小北说的那些，你再交通交通，补充补充，我听听。（任真真：神六千年的经营计划，希望作成一班管理万物的主人，是这个吗？）“是这个吗？”哎呀，伤心呀！伤心！肖红怎么给你们交通的？你们得到了什么收获？（任真真：我印象里就是做人，神让人学会做人，按着神的要求管理万物，按着真理的要求管理万物，不能糟蹋万物，不能把万物毁在人的手里。）肖红给你们交通的没有达到一点果效！是你没用心，走神了？还是肖红没有交通到位？（任真真：有一个从人而论，从神而论，两段。）你这是背书呢！偶尔想起那么一句了，一会儿又想起两句了。交通这些的目的、意义是什么？（任真真：让人明白神的心意，看见神在人身上的心血代价，在人身上的期望。）

咱们总结一下，为什么要追求真理，神交通为什么要追求真理的时候提到了两方面：一方面是从神而论，就是从神这边看你该追求真理；另一方面就是从人而论，你也该追求真理。从神而论，为什么要追求真理呢？是因为神造人的时候是照着他的形象而造的，是因为神想找一个说话的人才造了人，结果神造了人以后，人被撒但给迷惑了，被撒但迷惑以后离神而去，不能和神直接对话了，有了诡诈了，走来走去往返而来。神伤感不伤感？伤感。但人又是神亲手造的，神又不愿意亲手毁了他，神想怎么呢？神想拯救他。人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以后受到了咒诅，受到咒诅以后繁衍生息到了挪亚那时候，神救下挪亚一家八口，神要看看人还能不能听神话呢。那时候亚当、夏娃因为不听神的话，被神赶出伊甸园。那今天神再给人一句话，再考验一下，告挪亚说造个方舟，造多大，“我就看这一句话能不能成为你的生命，这一句话你能不能持守住，撒但再过来迷惑你，你会不会跟它走。”人家挪亚持守这一句话持守了一百二十年！神看见了挪亚的心，神从挪亚的身上看见了希望，神决定重新征服人类、拯救人类。神虽然给了他自由意志，但神的一句话他能持守一百二十年，他不再是当

初的亚当夏娃。所以那时候神就开始计划，有了经营计划，计划怎么呢？神就计划好要经过六千年的拯救。人刚开始的时候能听懂神的话吗？听不懂。所以神来在地上要带领人生活，就像父母养育一个孩子一样，三、五岁，刚学会走，什么都不懂，所以你只能是耐心去等待他，等待的同时，你得供应他。刚才说了挪亚，挪亚过来是谁呀？亚伯拉罕，是吧？（嗯。）挪亚那时候神看的是神说的一句话在挪亚身上管不管用。亚伯拉罕，神那时候带领亚伯拉罕，等亚伯拉罕的身量逐渐长大的时候神再试炼亚伯拉罕，“把孩子给我献上”。神为什么要让亚伯拉罕献孩子呀？因为他太爱孩子了，孩子在他心里的分量太重了，那就是他的心肝。造物主造了你，你能把你的心肝拿出来给了造物主，造物主知道你还忠于他，不管有什么你都不可能背叛他。神造人的目的就是要让你能忠于神，处处能荣耀神、见证神，不管在什么背景下你不能背叛神，这是最根本的一个要求。亚当、夏娃那时候不听神的话，他们怀疑神的话，被撒但引诱，最后受到了咒诅。挪亚那时候能剩存下来，那是因为挪亚持守神的一句话能持守一百二十年。到亚伯拉罕的时候，神是要人的心呢，神要看亚伯拉罕的心呢，在亚伯拉罕不可能有孩子的情况下神给了他一个孩子，神为什么在他不可能有孩子的时候——一百岁给他孩子呢？神为什么不在亚伯拉罕三十岁的时候给他孩子呢？神就是要让亚伯拉罕看到不可能的事成了，让他看见这完全是神作的。如果说不是神作的，而是顺其自然有的孩子，他献孩子就有理由了，“这不是你给我的孩子，我就不给你。”亚伯拉罕在一百岁的时候得了一子，让他看见这就是神给的，不是自然规律，是神给他的。给了他以后，“你既然看见是我给你的，来，给我把孩子献上”，亚伯拉罕给不给？神要看人忠于神的态度。亚伯拉罕能把以撒献上。神动了什么心？神要让这个人永远存在下去，但亚伯拉罕当时有真理吗？没有真理，他不能永远存在下去，这只是神的一个心愿，想让这样的人永远存活下去，因为他能忠于神，他能把自己的孩子——心肝宝贝献上。所以说神看见亚伯拉罕的心以后，神下决心要把人作成，后边就有了摩西、出埃及，有了律法时代。

神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一路走过来，神是什么感觉？人听不懂神的话，神也没办法说什么话。就像父母带小孩一样，三岁、五岁的孩子给你拉在床上了、尿在床上了，你当父母的管不管？你得处理、

你得管、你得忍着。一会给你打了个瓶子，一会给你打了个碗，你才买了一台电视机，小孩拿起棍子“啪”一下，一万块钱的电视机也报废了，你跟一个孩子能说啥？只能是什么？你说神那时候是什么感觉？单小北，什么感觉？（单小北：……）等待！等待着你能听懂话，等待着你懂事。所以律法时代只能是给你个规条让你去守，那时候说的是诫命，是吧？（嗯。）用咱现在的话来说，那相当于什么？那就是个规章制度，是不是？（嗯。）就像一个单位给员工制定的规章制度、条条框框，你就按这个条条框框走就行了，简单不简单？很简单。因为那时候的人什么都不懂，就连这个条条框框都不知道。就这些条条框框都得经过几千年。

繁衍生息，人逐步也多了，这些东西也到了他生命里边了，几千年作进人生命里边了。律法时代显明神的什么性情了？咒诅、焚烧，神带领人在地上生活，就是你干了什么事了，那就遭到一个咒诅，遭到焚烧，强制性地不能让你违规，可这样是不是还有人违规啊？（嗯。）他站立不住，因为他不明白真理，因为他自己不由自主地就走上了那条路。可神又有什么办法呢？神也没办法，因为人处于一种愚昧无知的状态下，人没有看见过神，神也没有发表过那么多真理，人也不明白，就是发表了人也不明白。所以神的心是伤痛的，伤痛还得忍受、还得忍耐。在律法时代人仅看见了神的性情是焚烧、咒诅，给人一种印象，人就把神定规在“神的性情就是焚烧、咒诅，神不可触碰，触碰了就该死”。神和人之间有情感吗？（没有。）没有情感，没有爱，只是捆绑、只是打，看到的只是严父，看不到慈母，一不对就是打，一不对就是打，“这是我‘亲妈’？这是造物的主？”然后就把神定规在一个条条框框里边，看不见神的爱，更不用说和神之间的关系了。所以就有了恩典时代，神来替人担当了罪，定了十字架。慈爱、怜悯，几千年来人就体尝了一个慈爱、怜悯，人体尝了慈爱、怜悯又把神定规在慈爱、怜悯里。但神为什么要有慈爱、怜悯呢？是要让人感觉到神的爱，感觉到神的爱是要干什么？神在律法时代给人制定了律法、规条，到了恩典时代让人看到神的爱，看到神作在人身上的都是爱，打动人的心，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是不是亲近了？一方面是亲近了，一方面是借着这个饶恕了你的罪，你才能剩存下来、活过来。律法时代、恩典时代六千年，经过这六千年这个“孩子”逐步长大了，三

五岁、七八岁、十来岁，等孩子长到十七八岁的时候你高兴不高兴？就像寡妇熬儿一样，寡妇养活她孩子念书，从孩子小的时候她就每天盼着孩子，她在怀里抱着孩子的时候她盼什么？孩子什么时候就会走路了，或者什么时候就会说话了，会说话了盼什么时候就上学了……每天盼着等着、盼着等着，逐步地等到了十八、九岁，等到了考大学的时候，寡妇说什么话？“哎呀，终于到了这个时候了”，她熬到头了，孩子能听进去话了，能和孩子说话了，家里边有什么事能和他商量了，能够和他用话语沟通，能够和他说一下未来怎么怎么了，可以说话交流了，能听懂了。到孩子二十几岁了，世人常说，“给孩子娶了媳妇，成了家，找个工作，我的任务就完成了”，是吧？（嗯。）当父母的对这个时期是不是一种盼望、期盼？日夜期盼孩子什么时候就长大了。寡妇熬儿，为什么叫“熬儿”呢？难不难？（任真真：难。）就因为生活艰难，她得去熬，是煎熬过来的。寡妇煎熬了多长时间？十八年、二十年。而神作一个人呢？熬多长时间？（六千年。）六千年成了吗？（没有。）六千年仅仅是人具备了一些能听懂神话、明白神话的条件了。经过了律法时代，经过了恩典时代，人终于具备了做人基本该知道的一些东西，难不难？艰难不艰难？终于！神苦苦巴望、等待了六千年，你说这个工作是多大的工作？你看见大了吗？你看见爱了吗？

你今年二十岁了，你妈告诉你“你八岁的时候你父亲走了，我带着你讨吃、要饭，我还得捡破烂供你去学习，学校里边这个看不起，那个看不起，还得走后门，没办法我在外边给你找了一个继父。我是为了维持生活，我不是为了爱情，我是为了让人家能够养活咱娘俩。在人家那边低三下四受了多少折磨，村里的人怎么怎么折磨，我还得为了不受他们折磨，为了让你有个出息，我担当了一切的负担。你闯下什么祸我在外边给你处理，你在外边打架了，我怎么处理的。你妈这个指头怎么伤了的，你妈这个腿怎么断了的，你妈这个病是怎么落下的……”你听你妈说了这一番话以后，你是什么感觉？你妈会不会和你说？会不会说？这是必然要说的！在什么时候说？在你五岁的时候说？那是对牛弹琴！八岁、十岁？你能听懂？就是和你说了，你也是把它当个故事听了，她有什么期盼？她让你理解她？你能听得懂？听不懂。等到你十七八岁了，你妈把这些事情再说出来，她的目的是什

么？她有什么目的？任真真，她有什么目的？（任真真：让孩子理解她，知道她受的苦。）要让孩子理解她，“孩子呀，你得有良心啊！我养活你可不是容易的事啊！”最起码得有这个心吧？你妈说你得有良心的时候，还没有想到说，“以后你长大了得孝敬我呀”，而是什么？“你得好好念书啊！今天的日子可不是容易得来的呀！那是受了多大的苦楚才有了今天，你今天不好好念书，你给我去打游戏？”你说你去打游戏，你妈气不气？你妈从游戏厅把你拖回来，打了你。打了你就完了？还要告诉你，把这一番话一次又一次地和你说。“你拿了我这钱是去打游戏去了，你知道你去学校的这五十块钱是从哪来的？那五千块钱又是从哪来的？”你妈为了养活你失去了尊严、失去了幸福，“我要不是为了你，我嫁给人家哪个高官，人家怎么样怎么样，有你人家不行。要不是有你，我一个人怎么活不了？我有这些钱我吃香的、喝辣的，可是我给你花这钱你去打游戏？”当母亲的说这些话，什么意思？是不是想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你不能再这样不干正事了呀！你不能做一个没良心的人啊！你得对得起你妈呀！你妈怎么做的？这钱就是让你去打游戏呢？”你五岁的时候不懂，十岁的时候不懂，十八岁了还不懂？二十岁了还不懂？你听了这些话有什么感觉？任真真，听了这些话有什么感觉？你的心得开始苏醒，“我得做一个有良心的人，我可不能让我妈再受苦了，我得好好学习，我得好好念书，我得找个好的工作，让我妈以后得享享清福。我不说光宗耀祖，我得对得起我妈，我这一辈子对不起的人就是我妈，我不能再让我妈受苦了。”你妈听了高兴不高兴？你妈和你说这些话是不是就有这些含义在里边？当妈的心里有个期盼，你妈期盼了二十年。神呢？苦苦巴望了六千年，这六千年你还给神的是什么呢？律法时代你什么都不知道，恩典时代人都是和神勒索，“我要这呢，我要那呢，我没钱，我没孩子”，犯了罪了只让神保守、只让神怜悯，对神来说都是勒索，他管不管神的感受？没知觉，也不去考虑，也不去感受。律法时代、恩典时代人所做出来的对神来说是不是都是一种伤痛？今天咱看见了吧？每一个人的言行举止作出来的是不是都是恶？日思夜想的都是恶，你活在恶中你能感觉到恶吗？你没有知觉，但神没有知觉吗？神看见你做了这些事，然后给神带来了什么？伤痛。这伤痛是一般的伤痛吗？这伤痛是神对人的恨恶。吃着神的、喝着神的，你与神对着干、叫嚣，活出来的都是撒但样，哪还有点人样呢？没有点人样了。人不像人鬼不像

鬼，你说神恨恶不恨恶？现在这个社会、这个人类是不是这样的？就不要说不跟随神的人了，今天跟随神的人是不是都是如此？从神而论，神苦苦期盼了六千年，神作了这么大的工作，等待了六千年，神期盼着这一班人，就凭这个该不该追求真理？你是谁？受造之物，神造了你。你怎么来到今天的？因着神的期盼你才来到了今天。咱这六千年是怎么走过来的？人做在神身上的都是伤害！

刚才说的那个恨恶，神为什么恨恶人呢？神说："是这样一个人类，历经了律法，又历经了救赎，终于在明白了一些基本的人所应该遵守的律法、诫命的基础上走到了今天，不再是那么简单的、内心深处一片空白的亚当、夏娃一样的人类，乃是心灵里有了一部分新的东西，这是神所期待的人类所拥有的东西。但同时，人类又是神所恨恶的人类。那神所恨恶的是什么？这是不是都知道？（人的悖逆、抵挡。）人类充满了撒但败坏性情，活着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不再是经不起蛇的引诱那么简单而已。"（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什么是追求真理（十七）》）今天你们看见了吗？人是经不起蛇引诱那么简单吗？怎么说是蛇引诱呢？蛇说了一句"不一定死！"然后他就能拿上这个果子去吃，被迷惑了。而今天不是说经不起蛇的引诱，他今天是主动起来与神对着干，主动地背叛神，不用蛇来引诱他，他自己上钩，自己跟着撒但跑。跟着撒但跑，他还成了撒但的差役，他还起来勾引人，你说神恨恶不恨恶？明知道神的心意还要背道而驰，明知道神在人身上有负担、有责任，人担当不担当？神明明指了你的姓名，让你去负这个责任，"任真真你负责文字工作"，任真真，你知道不知道你的托付、你的责任？"萧明志，你负责车"。这是不是点到头了？你能不能负了这个责任？仅仅是经不起撒但的引诱吗？仅仅是撒但勾引你了，说了打岔的话，你怀疑了、疑惑了？"不一定"？"呀，这不一定是我的本分！"是什么呀？不是经不起撒但的引诱那么简单了！而是活出来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怎么人不像人呢？既然是人，神托付给你的就应该尽心、尽意、尽力地去做，这才叫人吧？可咱呢？能把神给的本分推开。任真真还说了句什么话呢？任真真，你还说了一句什么悖逆的话？"大不了，我不尽这个本分了。"说了没有？你说这是说的什么话？你宁愿跟着萧明志走，宁愿放弃所有的本分，你说这仅仅还是经不起撒但引诱那么简单吗？是仅仅来了一个试炼，检验一下工

程？不用引诱自己直接就背叛了，跑了。那你这个动作，和谁一样呢？习杰靖干什么了？是不是写下背叛书了？你和他的性质一样不一样？这就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神恨恶！为什么神恨恶呢？神今天让人在这儿为神站个见证呢，站什么见证？萧明志，站什么见证？打败撒但。怎么打败撒但？让你归到神的权下背叛你的老祖宗！可是咱呢？咱反而是死死拽着它的衣衫不放，神震耳欲聋的声音你听不见，甚至你还说“把我说成这样，这本分我不尽了。”这是不是直接就是背叛？咱吃着神的、喝着神的，今天能来到这儿是多大的机会？你怎么来到这儿的？神六千年经营计划就计划好了，最后安排到这儿，谁扮演什么角色，给你安排到什么样的家庭，什么时候来到神家，什么时候跟上国度建造，这是不是都是神安排好的？安排到这儿的时候，神要来检验一下工程。撒但这么一勾引，你直接就能背叛，这对神是不是极大地羞辱？让撒但嗤笑，“怎么样？这还用剥夺她的万贯家产呢？还用她献以撒呢？她把本分都给你撂下了”，撒但是嗤笑。就不用说外邦人了，就说咱跟随神的人都能做出这样的事，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所以神是恨恶的。

还有一个什么？不忍目睹。还记得神为什么说不忍目睹吗？任真真？（……）单小北？（……）神不忍目睹的是什么人？人是从哪来的？神亲手造了人，神造了人的目的是什么呀？神造人以前先造了万物，神造了人是让你去管理万物，这意味着什么？咱刚才说了句没良心的话，“神造了万物就是让人去管理万物”，好像神就是让你效力去管理万物。有良心的人会怎么说话？“神太爱我了，神要把他的资产给我，神把万物要赐给我，我只管享受。”任真真，肖红给你们交通的时候，有没有举两个孩子的例子？文稿里发出来了，是吧？（任真真：……）单小北，文稿里边有没有？（单小北：有，两个孩子，有良心和没良心的孩子。）任真真没看见？（任真真：……）这个有良心、没良心是怎么体现出来的？父亲在跟两个孩子说他家里边的计划，“家里要盖三间房子，三间正房、三间偏房，盖好房子等你们长大，计划老大什么时候娶媳妇，老二什么时候娶媳妇。我去哪打两份工，白天打一份工，晚上打一份工，你去哪打工去，你去哪拉砖去……”父亲把家里边的计划一罗列，问老大、老二听懂了没有？老大、老二都听懂了。“老大听懂什么了？”老大听了他爸说这些话以后感动得流

泪，“呀，我爸为我们操碎了心，不仅把我们养大成人，他还得给我娶媳妇，还得给我盖房子。让我爸我妈操心操到什么时候呢？什么都计划到位了，我怎么还报他老人家呢？他都多大岁数了，还要为我受这份苦呢！”他听到他爸的计划的时候，他的内心是种感动、感激。那没良心的老二呢？“老二听懂了没有？”“听懂了。”“听懂什么了？”“听懂盖几间房，你去哪上班，我去哪上班。”“再没有了？”“没有了。”干巴巴的就这两句话。我刚才问任真真、单小北，“来说说从神而论怎么说”，背的那两句话干巴巴的，从你们说的这两句话里边就能看出你们两个人根本没有一点良心！任真真，能听懂吗？听懂听不懂？（任真真：……）单小北？咱们相处几年了？咱就不用说神怎么作的了，我在你身上是怎么作的？咱有点良心没有？我谈神经营计划的时候是为了谁？今天所做的一切是为了谁？我苦口婆心为了谁？刚才说神六千年经营计划，打动你的心了没有？你知道你是怎么到了今天的？任真真，你今天能来到这儿，你是多么的幸运、庆幸！能不能理解？这是多大的恩典！单小北，能认识到吗？（单小北：嗯。）能认识到，你说说，我看看你认识到多少呢。（单小北：……）

任真真，这是多大的不易？能不能认识到？任真真？你给我说说怎么不易。（任真真：……）从律法时代到今天六千年，经历了多少，按神话怎么说的？斗转星移、海枯石烂。什么意思？一直繁衍生息到了今天，你看了这些话只是从时间上过来了，你知道你是怎么来的吗？这六千年投胎转世是怎么转过来的？有多少人是从畜生转到人，人转到畜生？跟随神的人又是怎么来的呢？为神抛头颅、洒热血的历代使徒对他个人来说都是什么？枉然的！他仅仅是神经营计划中的一个，对神的经营计划来说仅仅是一枚棋子，神所有的期盼、所有的愿望都在最后这一步工作中。以前的两步工作都是为这一步工作而服务，那也就是说以前这六千年所有的灵，不管他是约伯还是摩西，还是先知，历代以来的所有人都是棋子，都是枉然的。枉然是什么意思？是没有生命的。他得不着生命供应，他没有做人做事、敬拜神的准则。你今天是有的，你是多么的幸运？你应该幸运什么呢？幸运神能把你摆到这儿，六千年循环投胎正好就把你摆在神来作工的时候，你“中奖了”没有？你就是抓奖你能抓住？所以说是神极大的高抬、恩待，幸运，太幸运了！六千年投胎转世到现在正好是神供应人生命时

期。教会建造六七十岁、七八十岁的老太太，她们说什么？你看着她们可怜不可怜？她是提前走到你前边了，可是她赶的是什么时候？教会建造时期。可任真真你赶的是什么时候？国度建造时期！你说你多幸运呢！你根本就不需要再受前边的苦，直接就是来享受神生命供应的，咱应该有多大的感恩？说这个就是要让你理解，你今天能来到这儿是多么的幸运！是神多大的高抬、恩待！是多么不易！有多少人羡慕你！历代以来有多少人羡慕呢？这是多么荣幸的事？你感到荣幸吗？

刚才说不忍目睹。神刚开始造人的初衷是什么？可后来人又做了什么事呢？人把神当作仇敌一样。神来在地上，人对神是弃绝、不搭理，神唤不醒人，你说神怎么看这个人类呢？神不忍心看，不忍目睹，没法看，看不下去。看不下去该怎么办呢？神是带着什么心情来的？刚才说神造了万物让你去管理，让你当万物的主人，如果你得不着真理你就没法管理万物。让你去管理万物你会怎么呢？是不是会和现在这个世界一样呢？你会毁坏万物！所以说在神的经营计划中，神定意要作成的事无人能拦阻。神造了万物定意是要让人去管理的，你要追求真理，你有了真理，那你就能管理万物，你就留下来。你要是得不着真理，那你就被管理或者淘汰。任真真，说到这儿了，插一句话，你愿意当万物的主人，做一个管理万物的人呢？还是当个被管理者呢？（任真真：……）单小北？你愿意做哪个？（单小北：管理者。）咱一会再说这个问题，咱先把从神而论交通清楚，从神的经营计划来说，神要把万物交给下一个时代的人管理。六千年了，神不愿意再为这些人付出什么了，神要安息，所以以后再不作这样的工作了。所以说这一步工作能作成几个作成几个，作成几个把这一步工作全部交给了这些人去管理，神不管了。你说“到时候我再追求。我已经和萧明志搞完对象了，我们清醒了，我们转过来了呀”，神还作吗？不作了。所以说从神而论就是从神的经营计划来说，从神所付出的一切来说，咱也应该追求真理，是必须得追求真理！如果你不追求真理，不能成为下一个时代的管理者，不能成为下一个时代的主人，不能成为人！这是从神而论。从人而论呢？从人而论就简单一些，你不追求真理你活着就都是空虚、痛苦，没法存活下去。人没真理活着是痛苦的，有真理活着是快乐的，这是从人的感觉来说，更直接的就是你没

真理你就没法存活下去，就是死亡，所以说你必须得追求真理。从两方面：一方面是从神而论，一方面是从人而论，你都必须得追求真理。

咱再回到刚才那个话题，你愿意当个被管理者，还是愿意当个管理者。任真真？（任真真：……）卫军军，你愿意做什么？（卫军军：被管理者。）被管理者和管理者有多大的区别，你知道吗？（陈辰微：一个是人，一个是畜生。）（萧明志：难道人就只会管畜生吗？人就不会管人吗？人划分为几等，你知道吗？）人不是只管畜生，是吧？人还可以管理人。你知道人和人有多大的区别吗？（萧明志：那区别大了！）六千年经营计划怎么过来的？咱看神六千年的计划，你看神是怎么管理的。以后神不管理了，让人来管理，但是这六千年是神来管理的，是吧？从神的管理你体验一下，被管理者和管理者的区别。神给咱交通过，有三类人，神说："在人类当中，我把所有的人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外邦人，就是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人，称为外邦人。外邦人绝大多数就是信仰金钱、崇尚利益，他们是唯物的，只相信有物质世界，不相信轮回，不相信神鬼之说。我把他们列为外邦人，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就是除了外邦人以外的各种有信仰的人。有信仰的人在这个人类当中，我也分为几大类：第一类是犹太教，第二类天主教，第三类基督教，第四类伊斯兰教，第五类佛教，这五大类。这是各种有信仰的人。第三类是信神之人这一类，这就涉及到你们了，信神的这一类人就是现在跟随神的这些人。这些人划分为两种：一种是神的选民，一种是效力者。"（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独一无二的神自己 十》）跟随神的人、有信仰的人、没有信仰的人，三种。跟随神的人死了以后去哪呢？去神那边了，是吧？（嗯。）神要用他了就把他打发到世上，等他办完事以后再回到神那边，是吧？（嗯。）有信仰的人呢？有信仰的人如果不犯什么错的话，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是信神的，你回到灵界以后你还是在信神的这个圈里边，这是有信仰的。没信仰的人呢？根据你在世上做人、为人来定你的归宿，什么归宿呢？这一世你是人性好一些的人，那你下一辈子还是个人，如果说你人性不好，你做了坏事了，你下一辈子可能是猪，可能是狗，是吧？（嗯。）和畜生轮流投胎循环转世。那这个灵界的掌管者是谁呢？这是神在管着这个运行方式。这六千年神是怎么管理的？

这三类人就是这么循环管理过来的。跟随神的人，像彼得、约伯是在神身边，来到世上办完事人家又回到了神身边。宗教界的人，为了扩展神的福音工作，你是先知也好，你是跟随者也好，你在世上再受多大的苦也好，你最终回到灵界以后，神需要的时候把你打发过来，把你放在一个信神的家庭里边继续着神的经营，一代又一代、一代又一代。不信神的那就是跟畜生轮流投胎，一直循环着。

下一个时代神要让人去管理，这一次神作完工作以后，神走了，神安息了。人的工作完了没有？（没有。）还有多长时间？一千年。这个一千年怎么过呢？刚才说的这一系列的生命是怎么轮回过来的，你知道了吧？任真真，你这六千年是怎么来的，知道不知道？（任真真：不知道。）不知道，是吧？刚才说的三类人，也就是三个途径，你愿意走哪条路呢？六千年你得生死轮回多少次，说不清了，是吧？如果你原来的灵是中国人，是没有信仰的，那你的灵不知道转了多少回畜生了，有可能你转两回人你就得转五六回畜生，转五六回畜生又转两回人，就是这样转来转去转了六千年来到了今天，因着神的作工，你庆幸碰上了神的作工，你是不是个幸运儿？是不是改变你命运的时候到了？你该怎么做？就是有信仰的人，他历代以来都是徒劳的，咱来到这儿了是不是庆幸的？这个是不是极大的高抬？

你现在看见世界动态了吧，世界现在怎么样？神话里边有一个“七碗灾祸”，记得吧？（嗯。）七碗灾祸要倒下，但是“七碗灾祸”里边有多大的奥秘你知道吗？你经历到那儿才能知道，而且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结束的。众子民是在灾中作成，众子民在这一千年作成，是说成了，效力者有一千年的生命，在一千年以后神继续把撒但放出来，给你一千年的时间，看你追求生命了没有，看神话成了你的生命了没有？不追求的他依然不追求，一千年他也不会变化，他顶多就是持守住了、控制住了，他得不着真理。到时候撒但出来一迷惑，淘汰了，永远灭亡。到一千年以后那才是永远的子民。为什么神的经营计划要经过这六千年呢？是因为有个重要环节，当时神只造了亚当、夏娃，这能不能拯救人啊？缺乏人。这就需要一个什么工作呢？一方面是人逐步长大，另一方面需要什么？繁衍生息，需要一个“团队”来繁衍生息。为什么要繁衍生息呢？都是为了今天的工作，今天神作工结束

了，神要把各种“兽”放出来，为什么要放出“兽”来，知道不知道？因为神要向人显现，公开显现，他的本体要向人显现，本体是什么？他所有的性情，他的权柄，圣洁，还有什么？公义。这些东西都要向你显现，都要让你亲眼看见，亲自体尝，让你品味。为什么这样呢？这就叫做经历、体验，只有这样经历以后才能成为生命。人来在地上是要干什么呢？还记得吗？人来在地上，这一生是让你干什么呢？（任真真：经历、体验神的主宰。）经历、体验神的主宰。为什么让你经历这些呢？经历、体验神的主宰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让你得着真理、让你得着生命。那天有个姊妹问我主宰与安排有什么区别。主宰与安排是什么关系？咱能不能搞清楚？卫军军，主宰与安排一样不一样？（卫军军：不一样。）说说。主宰、安排、掌管，掌管就是权柄，神话里边常说主宰、掌管，还有什么？（任真真：摆布。）主宰、安排、摆布，还有没有了？这是不是都需要你去经历、体验的？（嗯。）

首先说安排，你在安排里边能看到什么？这个安排怎么理解？安排和主宰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安排，就像今天“你去管文字，你负责事务”，这是个安排，是吧？主宰呢？就是实际的去做这件事情了。还有掌管，六千年经营计划这是什么？咱先说安排，神这次道成肉身安排了些什么事呢？他来的时候带了一批人是要配合神的经营计划呢，是吧？（嗯。）还有历代以来的使徒都要来，是吧？魔鬼也要来，为什么要来呢？就是要把灵界实情全部在物质世界演一遍，让你来看“戏”，让人去体验、经历。神把任真真安排过来这是要干什么呢？配合神的工作。假如把萧明志比喻成个不好的，他就是来干什么的？负责搅扰任真真的，咱这儿说的是搅扰呢，在神那边怎么说的呢？神的智慧建立在撒但的诡计之上，是吧？今天神把所有魔鬼都放出来，都让它来了，也就是这个灵魂来了，各自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生在什么样的家庭，都来了，组合到这儿了。首先萧明志要来，他不是撒但安排来的吧？（嗯。）不是撒但安排来的，这是神的主宰，这是神的安排，是神安排下来的。这个安排、主宰和管理的区别是什么？好比说一个学校里边每天起来的日常生活，谁打扫卫生，谁干什么……这叫管理。校园里突然间卸了一车沙子，领导过来是不是要问啊？“这是谁卸下的？干什么呢？”领导是不是要问这句话？

（嗯。）“这个沙子从哪来的”，这是什么？（主宰。）这叫主宰，主宰里边看到了什么？从神的主宰里边你看到的是神的权柄，从安排里边你看到的是什么？你看到的是神的智慧！为什么让你来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的主宰与安排呢？就是让你从神的主宰、安排、管理里边来认识神。就好比咱说的这个管理，这个管理就成了一种规律了，就像一年四季，刮风下雨，这种循环形式的，这属于管理，记住了吗？（嗯。）循环的叫管理。突然发生的事，不属于自然发生的事，这是主宰。就像咬死希律王的蜱虫，这个蜱虫来咬死希律王，这是神的什么？（主宰。）是神的主宰。

咱把主宰、管理搞清楚，从这些词里，你经历什么呢？你去认识什么？从安排中是要认识神的智慧、认识神的作为。刚才咱谈到神安排任真真了，安排萧明志了。萧明志能来信神，在神那边来说，那就是撒但的差役，撒种子撒进来了。什么是撒但的差役呢？撒但在他身上作工，那就成了撒但的差役了，借着这个来检验神选民。把萧明志安排过来，摆设在任真真这儿，神的话给了任真真了，撒但的理论给了萧明志了，把这两个人组合在一起了，这是神的安排。安排好了，神和撒但就看呢，神要看什么呢？神用话语成就一切，“我就要借着任真真的嘴，把这话语说出来，看看能不能把撒但打败”，萧明志本来是撒但的差役，撒但想借用这个来把任真真勾引出去。神是把话语给了任真真，借着这个话要把她征服，把她打倒、唤醒，如果能唤醒这叫征服、拯救，如果她没有被唤醒，反过来是人家把任真真给勾走了，这叫什么？这叫显明、淘汰。你说神惋惜不惋惜？（不惋惜。）不惋惜！“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走什么样的路，反正我给你话了，你任真真不追求真理有人追求真理呀！”如果谁也不追求真理，顶多不作了，扔了。可能吗？可能没人追求真理吗？为什么不惋惜呢？这就回到咱刚才交通的那个话题上了——繁衍生息。神要让更多的人去扩展，更多的人扩展要有多少演员，有多少看戏的，有多少唱戏的，唱戏的人多好不好？各种戏，各种人物都有了，看戏的人才能怎么呢？才能大饱眼福，所以说神要让人经过六千年繁衍生息。我给你谈这个繁衍生息是想要回到咱的那个话题上边，“你想做个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如果你想当管理者，要明白神的心意，按着神的心意去做事，配合神去作工，这是管理者。你要不想配合神去作工，那你仅仅是起到

一个什么作用？繁衍生息。你仅仅是一个演员，过来扮演一个演员的角色，效了一步力，效什么力了？繁衍生息。为什么说搞对象呢？咱反对不反对搞对象呢？咱不能去指责、不能去怪罪。为什么不能去指责、不能去怪罪啊？这是神的一个安排、这是神的一个计划，在亚当、夏娃那时神就给了他们生育的这个功能。给他们这个功能是要干什么呢？就是让他们繁衍生息。是为了繁衍生息才给了你这个功能，所以六千年来让你繁衍生息，到最后神怎么作呢？优胜劣汰！也就是说，你的人生意义与价值观是什么？你是活出一个真正有意义的人生，还是最终就是为了来起一个繁衍生息的作用，最后完了、淘汰了。

为什么说没有指责、没有怪罪呢？因为这是神给人的一个功能，为什么神说把你打发到普通教会呢？“你不喜欢追求真理，那就不用你追求真理了，那你就繁衍生息”，各尽其职、各尽功用。只有追求真理的、明白真理的，他才能掌握真理，他才能管理人。这六千年来你也看见了，是不是有多少人在繁衍生息啊？那你做了个什么？如果咱活着就是成了一个繁衍生息的对象，你看一千年的效力者，为什么要你繁衍生息？因为管理的功用你用不上，惩罚、毁灭够不着，等级不一样，你这个不属于败坏性情，不属于抵挡神的，神用不用毁灭你？不用毁灭你，你能尽多大功用尽多大功用。如果你觉得“我就能尽个繁衍生息的功用”，那你就尽个繁衍生息的功用，你不抵挡、不逼迫能尽个效力者的本分。这么一来咱就看见人与人的档次就分开了，分三步，神说咱经历过了风雨，然后再经历子民，最后才是什么？最后才是赐福。赐福不是现在给你的，但是你的眼睛得看见。你看教会建造，他们风里来雨里去，他们得着什么了？这一次呢？咱要做子民，做子民不是享福，做子民你首先得放下。怎么才能做子民？子民是在什么里边作成的？（灾中。）子民是在灾中被作成的，你得先被作成子民，所以你就不要想着先得福。什么是灾？经得起检验、经得起试炼，你得受苦呀！至暂至轻的苦楚，什么是苦？神说过什么呢？你能将你的宝贵之物献给神吗？这是不是打败撒但的一个证据？（嗯。）你能把你的宝贵之物献给神吗？你只有献给神了，才能证明你是个子民，你不能献给神能不能证明你是子民？证明不了。神用事实与人说话。任真真，能把你的宝贵之物献给神吗？能不能？（任真真：怎么就算是

献上了？）你说呢？（任真真：我就感觉我现在已经在献了。）现在已经在献了，献上了没有？宝贵之物。什么是宝贵之物？占有你心的那个东西，那就是宝贵之物。什么占有你的心，神就要让你献上什么。神还有句话怎么说的？神来这儿不是和你算账的，神是和你提要求的，能听懂这个意思吗？（嗯。）不是说你享受了多少，你以前怎么样怎么样，是要和你提要求的，“你能否为神献上宝贵之物？”你的过去神不谈，就问你现在、当下，神要看你的心，“亚伯拉罕，你能不能把以撒给我献上？”（任真真：我把心用在本分上，这不就献上了吗？）你说你献上了，你献上了什么？（任真真：我的时间、我的精力。）你献上的是作工，你献上进入了吗？神作的是什么工作？作的是征服的工作。那你能够献上尽本分，这叫什么？这顶多是征服，你就是一切都顺服，这仅仅是征服，百依百顺。这算不算献上呢？（任真真：献上我的心？）那你说你不献上你的心，献上你的一根指头？神看的就是人的心，你尽本分你献的是什么呀？你献的是出力，献的是作工。打败撒但是靠什么？忠心与顺服！神要看的是你的忠心，看你最后忠于的是谁？你忠于的是肉体、忠于的是自己。是，你这个不能把你放在悖逆、背叛、抵挡里边，你只是属于一种中性的。（任真真：我尽本分的同时有一点自己的生活……）神没有说让你没有自己的生活啊，可以啊，神没有说不可以啊！可以，这个不是不可以，首先我给你把这个交通清楚，可以有自己的生活。但是神又告诉你，你要追求什么神就给你什么，你要追求“我个人想有一点点自己的生活”，“行，你去吧，可以”。你有个人的一点点生活了，可就没有什么了？（忠心。）那你还能对神忠心吗？还能叫忠心吗？那神还能把托付给你吗？还能把赐福给你吗？你还能接受神的托付吗？接受神的托付是什么？你必须得让神检验上你，你追求什么就给你什么，就是刚才的那个比喻，你就追求起一个繁衍生息的作用，可以，可以繁衍生息，神交通说什么了？优胜劣汰，是吧？优胜劣汰！

144　神对你们的希望你们可曾摸着

1　茫茫世界，有谁亲自亲自接受神的检阅？有谁亲自听神灵之言？多少人在黑暗中摸索寻求，多少人都在患难中祈求，多少人在饥

饿、寒冷之中仰望，多少人在撒但的捆绑之中，又有多少人不知投往何处。

2　多少人忘恩负义，多少人在幸福中背叛神，多少人在为撒但诡计尽忠心。你们中间，谁是约伯？谁是彼得？神为什么多次提起约伯？多次提起彼得提起彼得？神对你们的对你们的希望你们可曾摸着？这应多多揣摩。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发声·第八篇说话》

533 不行真理的人必被淘汰

1　真正信神的人是肯实行神话的人，是肯实行真理的人，是肯实行真理的人，真正能够站住神见证的人也是肯实行神话的人，是真正能够站在真理一边的人，站在真理一边的人。行弯曲、搞不义的人都是没有真理的人，都是羞辱神的人，都是羞辱神的人。在教会中搞纷争的人是撒但的差役，是撒但的差役，是撒但的化身，这样的人太恶毒，那些没分辨却不能站在真理一边的人都是心术不正、污蔑真理的人，这些人是更典型的撒但的代表，是不可救药的人，这样的人当然也是被淘汰的对象。

2　在神的家里不容让那些不行真理的人存留，不容让那些故意拆毁教会拆毁教会的人存留。对这些人不作更多的不作更多的无用工，是撒但就不能站在真理一边，是寻求真理的人就能站在真理一边。不行真理的人就不配听真理的道，就不配见证真理，就不配见证真理，真理根本不是不是针对他们说的，真理是对行真理的人说的，对行真理的人说的。行真理的人最终将因着真理而得救、被成全，不行真理的人最终将因着真理而自取灭亡，这是那些行真理与不行真理之人的结局。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对不行真理之人的警告》

5.什么是独断专行

（程晨：我知道我里边是叫嚣、讲理，所以我不说了。）这个不仅是不讲理了，我刚才跟你说什么了？你不讲理了，你应该是怎么呢？你应该是认识。认识和讲理是两码事，你不要把讲理当成是认识。讲理，讲的是自己的理，认识是看见自己所犯的罪，你不要把自己的这个讲理当成是认识自己的罪。（程晨：我觉得我不是讲理呀，我就是认识到自己里面的东西了。）你刚才不是说你的缘由呢？“我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怎么想的”，是吧？（程晨：嗯。）这不是理由？（程晨：是啊，但是我认识到这是不对的。）是，你说这是不对的，你只是给自己戴了一个“不对”的帽子，你知道你这个理由是不对的，但你认罪吗？这是两码事。咱说个世上的例子，有的人犯罪了之后说的是：“我因为什么因为什么做了这个事了，我知道这个怎么怎么不对。”认罪的人是怎么说呢？“我所做的这个给谁的家庭带来什么伤害了，我触犯了哪条法律，我这个是该死的罪。”感到自责，这叫认罪。你在这儿不讲理了，这只是说你知道这个理不对，你只是给自己戴了个帽子，“我这个不对”，仅此而已。认罪是来到神面前，“神要求我怎么样呢，我该怎么样呢，我这样走是犯了什么罪”。就说你做的这件事，“我那个事之所以这么做，是根据你说的，‘旧衣服不要钱了，给弟兄姊妹分下去吧。’是你让我去安排的，你和我说了以后,我看见这个正合我身，其他人也不合适，我正好缺个衣服。这也是神给我摆设的环境，我顺服就是了，我没有想什么呀，是你吩咐了我才这么做的，我还和你说了，我是在这个前提下才拿的衣服。然后你和我说了这样不对，我知道我这个不对，我这里边有个想占便宜的心。”这是不是在讲理？你只是把这个过程说了一下，把你认为的这个理说了一下，然后浅显地说了个“我有占便宜的心”，给自己戴了个“不对”的帽子就了事了，那你过后什么也得不着。为什么得不着呢？你这是在讲理，把你的理讲了一下。认罪就不一样了，“呀，这是弟兄姊妹奉献的祭物，奉献的祭物这个是归谁呢？一个是归教会的，一个是归神的。归神的就不要说了，那就不能动；归教会的是神家的，那也不是我能轻易动的。归神家的应该谁来负责管理呢？现在是让我管库呢，我管库是不是就有支配权呢？管库没有支配权。你看我做的什么事呢！谁

来支配呢？神家有祭司，我得经过祭司的同意。现在是谁管呢？弟兄把它交代给肖红管理了。”我说肖红可以全权管理，我已经委托给她了，其他人我没有委托，是吧？（嗯。）那你该怎么呢？“哎呀，既然弟兄交代让肖红管理，那我就得通过肖红，虽然那天说了让我把旧衣服分了呢，但是这个衣服的支配权不在我呀，我得看人家肖红有什么计划。这个衣服是合我身，我要是直接说出来合我身，这是我和神家要呢。虽然说我需要这件衣服，但肖红看了一下，‘萧丫现在经济紧张，这个衣服萧丫差不多能穿，程晨在经济方面比萧丫又强一些，那应该是给萧丫合适，你这儿暂且还不需要“可怜”你，这个我就是计划给萧丫的。’”本来肖红是要给萧丫了，可是你在这儿来了个什么？“我看上这三件衣服了，我拿了啊”，肖红能说什么呢？“我这不是明抢、明夺吗？我篡位了，我替肖红把这些东西给支配了。这还不是替，这是篡位，我的手伸得太长了。我替人家去支配了，给神家当管家了……”意思就是随意支配神家财产，也可以说你在神的经营中搞着你个人的经营，多种罪名。一个是说你搞着个人的经营，一个是篡位，世上叫篡位，在神家说的是给神出谋划策，让神家按着你的来，你在神家作王掌权了，你就作了这个王，掌了这个权了。这个权应该是谁来掌？我交给肖红安排了，这个权应该是肖红的，你篡位了，你掌了权了。就是说这东西免费分给谁了，假如说这个东西是要卖钱呢，那这个价格也不是由你定啊！芬芝那时候拿个衣服，自己随便定个价格，人家卖一百块钱的东西，她定个二十块钱，“我放下二十块钱我把衣服拿走吧”。那叫什么？暗箱操作，是吧？这个咱应该是看上边整体怎么去安排，看肖红怎么安排。假如这个东西是要卖呢，人家做出价格了，你根据价格，想要哪个再要哪个，这是你的自由，但是你不能去分配，“你要这个吧，你要那个吧”。这是不是认识到罪了？（嗯。）“我给了萧丫一个什么，我给了萧娜一个什么……”你不仅是把这个东西支配了，你还专门给他们送去，是吧？（程晨：嗯。）当时肖红不在场。你送给她们的时候，她们心中有谁？如果你送给萧丫，萧丫心里边有谁？她不是有神，世上常说“近水楼台先得月”，“看，程晨心中还是有我”。无形之中构成了什么？拉拢人心。她心里边有你，下一次你找她办什么事情，给你私人办事也好还是怎么也好，她是不是得听你的？（嗯。）这样一来二去的，她就听你的了，要是有一次她不听你的，你还觉得“没良心的货，我干什么还想着

你，我这样对你，你还不听我的！”好了，她听了你的能得着一点好处，你给她点好处她能听你使唤，构成什么了？构成拉帮结伙了。你成了旗杆了，她成了随从了，这是不是罪？这是不是一步步走向灭亡？（程晨：对。）“我这是在神面前干什么呢？”你能看到这个，这就叫认识，认罪了。我给你讲的这是两条路，你得把它分开。

为什么人信神多年都走不上正轨呢？人一谈认识就是认识当时自己里边怎么想的，怎么走上这条路的。开始是讲理呢，怎么讲理的？“那时候我就是那个环境，由我呢？你让我怎么做？我有什么选择？神摆设的，我确实缺这两件衣服，这就是我的心思意念啊！你说我信神几年了，我穿两件衣服就咋了？不能吗？你让我管衣服呢，我拿上这个衣服给她们分配下去不行吗？”在不解剖你的时候，你是有这些理由占有着你，在肖红和你说了以后，你觉得这个不对、不应该，“人家说了，不应该”。可是你觉得不应该的时候，你的眼泪是不是流下来了？因为你的这个理还占有着你。“我这样不对”，就像萧卫切黄瓜呢，“你愿意爱谁爱谁！”你心里边堵着，“你说我不对，明明这两件衣服我穿着就是合适，就是不给我；明明这两件衣服就没人要，那我穿吧，我穿还说我不对。是，我不对，我就感觉不到一点温暖！我每天跑断腿、累断腰，累得我一身病，瘦骨嶙峋的，结果我穿两件衣服，你都能说出口。”你在心里边是不是要争战啊？在争战，但是又给自己戴了个帽子“不对”。你嘴上说的是“不对”，你心里想的是“明明我就认为对，非说我不对！”开始掰手腕了。可这个手腕能掰吗？又不能掰，你说屈不屈？屈死鬼！就认为委屈得不行，所以说我问你认识了没有？“认识了，我认识了，我那天怎么怎么了，不对！不对！不对！”委屈得泪就出来了。原来是理直气壮，后来就成了屈死鬼。从理直气壮变为屈死鬼，但性质变了没有？依然没变，性质没变。

我跟你说认识自己的罪，是让你放下你的那些“认识”，把你歪脖子看表的这个观点扭过来，站在神一边看事。什么是真理？真理是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怎么做人、怎么看事呢？“做人，我不是讲自己的理，我首先得学会做人，我是谁？我信神多年，我是个基督徒，我应该有点基督徒的形象，我这么做别人怎么看我呢？我怎么站这个见证呢？我这么拿了，人家别人看见‘这神家和世上有什么区别

呢？世上那些当官的怎么成了贪官的？不是一步步走向灭亡的吗？’神家今天是建造国度呢，是话语成就一切。神成全的是什么？行政里边说的是什么？神把祭物都交托给了祭司，由祭司来掌管，我有什么权力支配呢？神说了人一点权力都没有，那我这算什么呢？我现在还没有被成全，我没有被使用，还没有被承认，我这就先篡位了、先享受了。神今天作的是什么工作呢？神作的就是显明人的工作。哦，神给我摆设环境就是要显明我，看我还有没有贪心，看我能不能守住诫命，看我做人、行事、敬拜神有没有原则、有没有准则，看我怎么做人，让我去认识，操练我做人。哦，神给我摆设环境是操练我做人，不是说这个衣服怎么样。我看见自己在神面前竟然是如此的丑陋不堪，我在弟兄姊妹面前给人家立了个什么标杆？还让我带人家小婷呢，你说我带人家小婷，把人家带到哪条路上了呢？小婷要跟着我走这条路，这是把人家带向死亡了。我带一个人把人给带向死亡了，我把神家的东西分散给了我所喜欢的人，让神家需要这些衣服的那些人没衣服穿了。”你这边搞成独立王国了，把神家这一班人分散开了，这是不是拆毁？“你看我这个看似小小的事，其实我做的就是拆毁，让人和神之间有了误解。弟兄每天是作什么工作呢，人家是解决人与神之间的误解，让人与神靠近，让人去认识神，认识神的可爱，让人去敬拜神。可我所做的这一切呢？让人与神产生了误解，我要讲自己的理，还让人都来崇拜我、仰望我、靠近我。把神给孤立起来了，把弟兄也孤立起来了。他们跟着我的时候，无形之中就把矛头对准了弟兄，‘你看弟兄，他就没爱，他就不知道我的冷暖，看人家程晨，程晨一来了人家就能够知道我的冷暖。’我给弟兄带来的就是弟兄姊妹对他的恨，没有把人带到弟兄这儿、带到神这儿，而是带到我程晨面前了。哎呀，你不交通我不知道，你一交通我才知道我这是作恶呢！我这是信着神又抵挡着神，我跟随着神又搞着拆毁，这叫跟随？这简直就是叛徒啊！”认识，这就是真正认识到自己的罪了，“我做了什么，犯了什么罪”，认识到自己的罪以后就恨恶自己呢，“我怎么是这东西呢？我信神多少年了，平时我还搞着奉献，我知道信神有行政，有天规诫命。我自以为自己信神不错了，我信神二三十年了，我怎么能犯这种低级错误呢？我就穷得活不了了？就差这两件破衣服呢？犹大出卖主耶稣，犹大就差那三十块钱呢？没有这三十块钱还活不了？就因为三十块钱，就能把耶稣出卖了？呀！这人性！人被败坏了以后这性

情啊，可是不敢想象，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一件小小的事就能犯下滔天大罪”。

犹大为了三十块钱，怎么样？他缺那三十块钱呢？不缺呀，他拿上钱以后，看见那些人把耶稣定罪以后，他才后悔、才懊悔，圣经中记载：“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三十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当吧！’”（太 27：3-4）他拿上钱要还给法利赛人，“我不要了，我不要了，你把耶稣放了吧”，能行吗？有后悔药吗？晚了、迟了。法利赛人不听他的，法利赛人告诉他“你自己承当吧”！最后他上吊自杀了。犹大是怎么认识的？他是不是也是懊悔至死？难受？他那个命就值三十块钱？“你说我这个命就值这三件衣服？我就因为这三件衣服最后让我上吊自杀？油蒙了心窍？真是魔鬼上身！我得小心谨慎，以后可不敢再这样做了。我得去神面前认罪，我做的是啥呢！我要认罪、我要悔改，重新做人，我要处处活出一个基督徒的形象来。在弟兄姊妹中间，不能让人与神之间有了误解。我要作个标杆，让他们看见我是怎么走的，我要把这个经历文章写出来，让他们看见什么是讲理，什么是认识自己，什么是恨恶自己，什么是洁净自己，最后做一个神所喜悦的人、合格的人。”只有成为一个合格的、真正的人了，神说这个时候你才能管理万物。程晨，你知道现在为什么让肖红来管理这个东西，不让你管理呢？“哦，原来是因为我管理不了。”你管理不了，所以不让你管理，让你管理你就会毁坏万物。认识到这儿，咱规规矩矩地归到神面前，“我的神啊，我的主啊！”要想蒙拯救得有两个感，羞耻感和惧怕感。你这么一认识了，你再看看历代使徒，看看那些失败之人的路，最后他们得到的是什么。你看到以后你是害怕，再一个你看到自己所做的，“我程晨也不是那人啊！我就是再穷，我就是回家和老公要，他还不给我买三件衣服？几十年都活过来了，我就因为两件衣服就活不了了？我不差那个东西啊！”可就是这一块石头就把自己给绊倒了。看到了自己的可怜、看到了自己的可恨，流下悔恨的眼泪。认识到这儿的时候，这就可以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了，你如果没有这个认识，你只是讲自己心里怎么难受，然后你把它定了个罪，定了个“不对”。虽然说定了不对了，可你心里边放不下那些东西，和神之间的误

解会越来越深。就像周瑜那时候说什么了，“每天起来干这么多活儿，连一件衣服都没有……”所以说这个路最关键。程晨，这个听懂了吧？（程晨：听懂了。）

（肖红：程晨，你那天拿了几件衣服呢？）（程晨：就拿了一件黑的。）（肖红：一件黑的，掏了钱了？）（程晨：嗯，目前拿了一件。）（程晨：当时我给任茔拍了三件衣服的图片，最后任茔说：“程晨，你是没有衣服吗？”我说有衣服，但是我那个衣服不厚，这个衣服厚。还有一个是里头穿的，自己也舍不得买，我就跟任茔说：“我舍不得买，这个衣服又不是新的。”任茔说：“人家这就没有洗过几次，我就看不出来人家是旧的。”我一听这话心里就堵了，不吭气了，心里想着掏就掏吧。主要是我看上那个衣服的款式了，就是弟兄说的是自己喜爱的。还有那件棉衣也是旧的，袖子都磨破了，我说就凑合着穿吧，意思就是自己不是没有，是自己的好的舍不得穿，自己的羽绒服舍不得穿。我想着是这件衣服我可以去外边穿，我可以骑电动车穿。那个时候真的是不知道羞耻，啥也没有，就是按着自己的意思，该给那些人的也给了，剩下的这个自己就能穿。）成了大姐大了。（程晨：嗯，当时真的是没有羞耻感，任茔让我掏钱呢，说“你拿上一件就行”，我里边就堵了。后来我说我有事呢，然后就去了我妹妹那儿，去的路上我就给自己买了一身薄的保暖衣，因为那时候就赌气呢，根本没有想到自己没有理智，就没有想这些，没有进入这些真理，光是说那个衣服袖子都磨破了，在那儿放了多少天也没人穿，那放着也是放着呢，我把这个穿了就行了。回去的时候我都没有认识到，光是说我不应该给自己拿。就是弟兄说的，我又不是说没钱，买不起，那会儿就没有想到会触犯神的性情。我只是觉得因为这个衣服丢人呢，我说了一下这衣服我要呢，人家还不让穿，还说你有衣服呢。你说人穿过的衣服还要掏钱，这个钱我不是掏不起，而是觉得不能掏！）（肖红：气的，对比一下，“你们能拿我就不能拿”，有这个？）（程晨：当时没那样想，回去以后都没认识到，等任茔过来跟我说了以后，那个时候就想什么呢？我一件也不要了，就成赌气了。我这是穿不起啊，又不是非得穿，我一件也不要了！然后那件衣服就在那边放着。后来任茔走了，我心里想着，“不能不要，我已经说了要呢，又说不要……”，好像我要也不行，不要也不行。那时候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了，要也不行，你说不要吧，自己已经说出口了，让人觉得：这是惹下程晨了，你看程晨这样子。）（肖红：怎么都是为脸。）这脸是怎么也拿不回来。（程晨：就是这张脸怎么也拿不回来。最后我就叠起来放到我睡觉的床上。确实就是弟兄刚才说的，我真的没认识到我这是明抢。我现在这样一想，确实是明抢呢，我既然跟你说了放在那儿，我就要穿呢，我说穿就穿，就拿过去。等我拿过去又想，这是肖红让我问看谁没有衣服呢，让过年穿，弟兄还说了过年让给他们呢，这都是下了命令的呀！心里就想：这都是下了命令，说了的呀！难道我这样做错了？那以后我就不管了，我谁也不问了，让我问我也不问了，我这问了、发了又说是我私自发的。算了算了，我看我还是不能管了。后来又想：不行，这是我的本分，还得管。说出来我不能不管，可是你说神让我学啥呢？那两天真的是熬呢！可是肖红又在其它地方作工，我又不能再跟原来一样给她打过去，“肖红，这不是你跟我说了的吗？”说了又怕肖红在那说“呀，程晨这个铁齿铜牙还是没变，还是钻人钻事”。你说我这钻人钻事要钻到多会儿啊？生命什么时候长呀？什么时候都是钻人钻事。“不行我就出来在路上买一件吧，别穿神家的了。任茔说就穿一件，穿一件就穿一件吧，我不穿也行。”最后我就把库里的保暖衣放回去，随后我说“任茔我买下保暖衣了”。）（肖红：你说那话的意思是“我不要你的，我买下了”。）（程晨：任茔当时没吭气，我心想“我买下了，那我就把库里的这件保暖衣放在咱的衣服里边，我不穿了，可是我不穿这三件衣服我怎么弄啊？我都说出去了，这脸也搁不下，手也已经伸出去了”。就是弟兄刚才说的，你说我平时一件衣服，好的不好的我都掏钱，怎么就这几件衣服我就不掏钱了呢？就是要这样呢，神摆设这个环境就是故意要露我的丑呢。那天我就把那个厚衣服穿上，过去给她们分衣服了，萧娜见了我就说“呀，程晨那个衣服就是我所喜欢的，就是我要的那个款式”，然后我脱下就给了萧娜。我说反正都是神家的，先让弟兄姊妹穿，我不能先穿，我把我的衣服脱下，穿了我妹妹的一个衣服就回去了。我说：“呀，这让弟兄姊妹穿了我心里就舒服了，我真的是不能穿。”我就给了萧娜。萧娜说“你穿两天吧”，我说“我一天都不穿了”。其实我给萧娜挑的是适合萧娜那个体型的，萧娜说她不穿那个，她不喜欢，她就喜欢我身上穿的那件，那喜欢我就脱下。）神摆布所有啊！（程晨：嗯，我心里就是想的看谁能穿赶快让谁穿吧，我想着这些衣服本来就是给弟兄姊

妹穿的，等大家都不穿了，我才给自己收拾一件。最后我就把衣服给了萧娜，萧娜说“你要没穿的那你就穿上”，我说“我有”。人家萧娜是当好衣服穿呢，我是当不好的穿呢，因为我有好的。我让萧娜试了一下，萧娜穿上确实好，我穿上有点窄，我心里就想呢，弟兄姊妹好不容易能穿，我不穿了，那个时候心里就是这样想的。我是看到自己当时没有认罪的那个深度，光是有一种害怕，不敢了，只是把自己控制住了。）

（肖红：因为你没有领会了我当时说的意思，那天我说让你管这个库，是吧？以前他们是乱糟糟的没有人管理，弟兄姊妹有需要的都找不着，让你去管理起码把这些都整理好的话，以后谁有需要的，咱是不是就能找着啊？过年你得看哪些弟兄姊妹有需要的，这里边肯定有需要的，有不需要的。那天晚上我听你说已经送了，我就啥也没说，因为你已经给了，我还再说什么呢。我现在跟你说的是什么呢？她们有的就是已经给过的，那没给过的是不是也需要呢？你了解了吗？不是说不让你给，你了解了以后，人家谁谁谁确实没有，人家需要里边穿的、需要外边穿的，需要啥、需要啥。）你了解了以后，你也得和人家协商以后达成个共识，为什么要配搭呢，得达成共识按需分配。你个人的意见不准确，因为这里有你看不见的，还有你对人有偏见的、有掺杂的。（肖红：那会儿说的是什么呢？你把所有的人都问一下，是让你这样分配的。比如你见了萧丫了，萧丫现在缺什么，缺里边的还是缺外边的，你给我写个单子，“我了解了一番，萧丫缺什么，谁谁谁缺什么。”了解了他缺什么咱还得根据这个人的实际情况来决定给与不给，有的人说“我缺这个、缺那个”，一下需要十件，你给吗？）（程晨：不给。）（肖红：所以你是不是得了解，看她是什么样的人，平常你要啥是不是也给你呢？你那天一下要三件，我一看这三件还都是可以的，我说程晨眼光可以，一下就要三件。你说这样的话对你是不是个坑害呢？）（程晨：嗯。）（肖红：如果咱就是需要，就像粒沐在那边做带领的时候，“这个我没有”，我说你穿吧。而你一下就要三件，还是直接说“我要呢”，从这儿我就看见你……）犹大的三十块钱。

（肖红：你给我发的图片，我看不见衣服的细节，我说“任茔你过去看看这个衣服的细节怎么样，要是一下三件都挺好的那就不能一下都给了她”，你说咱这才刚开始做，时间长了咱怎么走？那天你还跟我说“萧明志也让我给他找呢”，是吧？我说的这个意思就是以后你不管给谁，“我得了解你确实需要”，因为有的人他就不需要，他知道你是做这个的，他就说“给我、给我”，这种情况是不是有呢？这个都有，如果谁要你都给，你也不看他到底需要不需要，能行吗？这个时候，你不但不能给，你还得解决他的败坏性情呢！如果这些人确实需要这个、需要那个，你给我看一下单子，“能行”，咱这才给呢。这个听懂了吧？弟兄现在给咱谈的是这个意思。）（程晨：我知道。）（肖红：你那天找下衣服直接就给他们发去了，我就再没说啥，发就发了吧，这些衣服就是让给他们呢，不说了。我不知道你是了解了哪个人需要，哪个人不需要，还是你只是说谁谁谁有多高、什么体型，就给人家送去了？）（程晨：我是拿上衣服去了才了解呢。）（肖红：对了，所以现在给你谈的就是这个意思。你不是给弟兄姊妹去交通，让弟兄姊妹看见神的爱，“你缺啥不怕，神家不会让咱受辖制，你是缺鞋还是缺啥，我回去给你找。”弟兄姊妹缺什么，你把单子报回来，你跟我说一下，我都了解了，这个确实是谁谁谁的需要，咱这个是不是和谐配搭？而你是找了些衣服，“我知道谁是什么体型”，你就给人家发去了。）这叫独断专行！

209　信神应存着小心谨慎的心

1　真正信神的人心里总有神，总存着敬畏神的心，存着爱神的心。信神应存着小心谨慎的心，所作所为都应按神的要求，都应能满足神的心，都应能满足神的心，不应任着自己的性子，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2　人不能打着神的旗号到处横行、招摇撞骗到处横行、招摇撞骗，这是最悖逆的行径。家有家规、国有国法，更何况神的家？不更有严格标准吗？不更有行政吗？人可以自由随便，但行政却不让人随意“改动”，神是不容人触犯的神，神是击杀人的神。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对不行真理之人的警告》

6. 生命经历的五个台阶

人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做事就没有标准，那做出事来肯定就是浑浑噩噩、昏昏沉沉的。这个浑浑噩噩还有个级别，如果你是效力者，也就是你在干活儿的时候不会干活儿，活儿都干不了，这是不是也是种浑浑噩噩呢？如果说你效力可以了，你把活儿都干了，那能不能证明你就不是浑浑噩噩了？（卫军军：证明不了。）你在真理上不进入，你对自己的生命不注重，你对神的作工不认识、不注重，不追求人生意义，那这个人还是浑浑噩噩。如果人没有方向，一厢情愿按着自己的性子在追求，那是不是还是浑浑噩噩？说白了就是他做什么事没有一个衡量标准，那他做出来的事肯定就是浑浑噩噩的。说这个的意思也就是说，你做什么事必须得有根据、有依据，这样你做出来的事就准确了、确定了，那这件事才有意义、才有价值，你才能放心大胆地去做，这才能不算你是浑浑噩噩。程晨，我是因为什么说你浑浑噩噩的？先说大的方向。（程晨：大的方向就是做什么事情没有神话依据，就凭着自己的性子，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做什么事没有神话依据，你谈的这是个细节吧？大的方向，你是干什么的？你是信神的，是吧？信神应该干什么呢？你走的是不是信神的路？信神这条路该怎么走？（程晨：首先知道信神就是来扭转自己错谬的看事观点，然后再借着尽本分发现自己所流露的这些是不是站在神一边看事。）萧卫说说，什么是信神，信神该怎么走。谈谈大的方向，给程晨一个路。人在迷雾中，有力量不知道该往哪儿用劲儿，总结总结。（萧卫：我说的就是道理性的。）你先说说道理性的。（萧卫：我把什么是信神的定义给她念一念。）你把这个定义解释出来也行，把她的事迹拿出来也行，让她在实际生活中有路可行，这就行了。也就是说，用精炼的语言、实在的话谈出来，字句道理你也说一个。（萧卫：我觉得人临到事不会经历，就不重视自己的心思意念，不重视自己这段时间心思意念里边想什么，还有人临到事流露的一些意念、一些反应。你得抓住自己这段时间流露什么意念，追求的是什么，或者临到事流露的一些性情，然后你在这里边去认识自己、去反省自己。我自己经历的就是，自己临到这些事我心里的想法、反应，我里边流露的这个是什么性情，然后我该怎么去做。神在这件事上看你的态度、看

你的观点、看你的存心，你自己应该怎么按着神的要求，按着神的话语去做、去实行。）

咱得有个进步，有个台阶。程晨是在什么台阶呢？她还是个农民，是干活儿的，“我这活儿怎么能干好，怎么能干完。”这就是信神呢。“我看装这个东西是该用袋子呢，还是该用桶呢？”她只是说干活儿的这个方式、方法用哪个合适，只注重于干活儿的方式，与信神不沾边。可以说不沾边吧？（嗯。）这就是一个干活儿的方式，与信神没有沾边。还谈不到刚才萧卫说的，还要看一下自己的心思意念、观点、态度。程晨，萧卫刚才谈的这个你有没有？你有没有注重自己心思意念、观点、态度？这些你没有谈出来，那你在那边作工中有没有涉及到你的心思意念、观点、态度？（程晨：肯定有啊，聚会的时候就交通呢！）实际生活中有没有？你和肖红在交谈的过程中，你是在汇报工作呢，你在汇报你怎么作工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你的观点、态度，你的心思意念。你也没有汇报谁的心思意念，谁的观点态度是什么，这些都没有。你只是汇报了一下活儿干了多少了，那个东西是用编织袋拿回来的，还是用桶装回来的，“我要用桶装呢，他要用袋子装呢，她要放在地上呢”，三个人三个观点。“三个不同的观点，经过我们‘打架’以后，最后决定了用哪种方法。”你只是说你怎么去做这件事了，所以说你就是个农民，你就是出力的。你没有干过活儿，你在那是学着出力，学着去干活儿去了。萧卫呢，比程晨又前进了一步，他在做事的时候考虑自己流露了哪些性情，哪些观点、态度，流露了哪些不合神心意的东西。那时候我说“萧卫这个人不能用”，萧卫还难受呢，你说我为什么说萧卫不能用呢？今天我算找到原因了，他只注重自己的心思意念、自己的观点，在这个做事上他什么都不操心了，原来如此！他信神只满足于“我流露哪个性情了，我做什么事的心思意念是什么……”他的心全部用在“我去了厕所也是事，我去厕所里边的观点是什么、态度是什么……”他把这些当成了一个重点。他自己在寻求这些东西的同时，他也和你在交通他的这些心思意念，这看起来似乎也是信神之人该做的，是吧？“遇事不放过”，看似人家也是在寻求走一个正确的道路，但他不放过的这个事值钱不值钱？（萧卫：这个还不值钱啊！）

你在生活中做了多大的事情呢？你流露出来的这些东西是什么？你流露出来的是你的败坏性情，是吧？（萧卫：嗯。）你说你注重谈你流露什么，你把流露的这个败坏性情看作是一个值钱的东西、贵重的东西，你给别人交通的是“我在什么情况下流露了什么东西”，你只是把自己流露的这些败坏性情与神话去对号。你去和别人交通的时候，最多就是别人在干活儿的时候流露的是什么东西，你能看见了，是吧？顶多就是你能认识他流露了什么东西，你流露了什么东西。你就把这个东西当作了贵重的东西，你只停留在分辨认识撒但的台阶上，你认为“这就是信神”，这就完了。你这个里边脱离了作工了，你的本分、你的责任、你的使命有没有？没有了。你的重点就在这儿了，止步了！神今天是来干什么的？神是来拯救人的。你做的这个就是神所说的，这仅仅是处理了一个信神的边缘性的工作，是最基础的一个边缘性的工作。神要拯救人，先得干什么呢？神要用你，是不是先得把你的败坏性情脱去啊？你仅仅只是注重认识自己的败坏性情，这只是具备了一个脱去败坏性情的基本条件，你只是去认识了，但还不等于你就脱去这些败坏性情了。但你呢，你又活在这种情形里边，你把它又当作了信神，所以导致你原地踏步不往前走。你只不过是在抓自己心思意念的时候能进深一些，但是你停止不前了，不进深了，然后你也没有实行的路。这会导致一个后果，在你的带领下，所有人都会处于这种状态，这个状态还不是认识自己，这仅仅是看见自己。为什么不属于认识自己呢？你只是看见你流露的败坏性情，然后和神话去对号，你也去对号，他也去对号，你就是看见自己的撒但样了，但你没有更深地去认识，也没有揣摩神的要求，更没有去恨恶、去背叛，有没有实行？谈不到实行。

你把这个当成了信神，你带领着下边，下边的人他也把这个当成了信神。好了，那张三、李四在你的带领下，会形成什么呢？“哦，这就是信神。”这种信神简单不简单？卫军军，简单不简单？（卫军军：嗯。）为什么说它简单呢？这个受苦不受苦？不受苦。但看对谁来说，对于其他人来说不受苦，但对于萧卫来说可能会受一点苦，因为萧卫认识到自己黑暗面的时候，认识到自己流露的这些东西和神话打架的时候，他能够把它说出来，这是相当不容易的，因为丢脸呢。对于脸皮太薄的人、要脸的人，这就是一个前进。但是对于一些不要脸

的人，或者说无所谓的人，他觉得丢脸吗？就像沈蹦一样，沈蹦就是只化验不看病，他只是说这件事情里边他流露什么败坏性情，然后大家就开始互相比呢，他说，“我抵挡神了，我怎么抵挡神了，我怎么邪恶了……”，她说：“我怎么邪恶了，我怎么抵挡神了……”一个聚会下来，在座的一个个都是魔鬼撒但，可是你在这儿还说，“哎呀，这个聚会点不错，你看，人人都认识自己是魔鬼撒但”，停止不前了，没有下文了。那下文应该是什么？就刚才咱说的，你认识了应该是恨恶、背叛加实行。实行，那就是找着相应的真理去代替你的过犯，找着相应的真理！咱还没有找着相应的真理。这个是你没有说出你找见的相应的真理呢？还是你在实际生活当中你就没有找到呢？找了没有？你找相应的真理去代替自己的过犯了没有？也就是说做人做事、看人看事。你只是看见了你原来的这个反面情形，那用正面的去代替这个反面的，“我该怎么走、我该怎么做”，有没有？似乎还没有吧？（萧卫：有时候也有呀。有时候认识出来也会有意识地寻求，但是多数时候就停留在我认识到了就行了。）那你即使能实行出一个真理，那也是偶尔地守了一个规条和简单地实行了一下真理，你就觉得你实行真理了。你就停留在这儿了，简单地实行几条真理，或者守几个规条就满足了，就不往前走了，原地踏步了。这就是说，这个人停在哪一步了？他只是承认了自己的败坏，服了，“我服了，我就是个败坏的人”，但他并没有实际地去脱离这种败坏性情。那下一步就是脱离这种败坏性情，能用实行真理去代替。代替了以后，也就是说，你具备了一个做人的基本条件了，但还不是一个真正的人呢，只是具备了一个做人的基本条件。

那下一个台阶是什么？卫军军，补充一下，下一个台阶应该是什么？（萧卫：实行，这已经到了实行了呀！）实行完以后下一个台阶呢？实行完就完了吗？（萧卫：那实行完不就完了吗？）（程晨：实行完了就该彰显神、荣耀神了。）你实行完了就彰显神、荣耀神了吗？实行完以后你才达到了一个正常人的标准了，这是一个标准。原来你活出的是一个魔鬼样，你实行完以后这才脱离了魔鬼样，脱离了魔鬼样你才基本有了点人样。你有了点基本的人样，你算不算人？那下一个台阶是什么？（卫军军：我想的是，在实行的过程当中，从什么真理也没实行到一段时间会省察自己的心思意念，会跟自己的情形

对号，发现自己在哪些地方容易爆发出这些败坏性情，找着一些爆发的地方、爆发的点，然后把它给实行出来，但这只是特别特别小的一方面。实行真理的范围特别大也特别多，你找着一条了，或者找着一个爆发点了，或者找着一个你觉得你能实行的，你愿意付这个代价去实行，这只是很小的一方面，就像“我付了五毛钱的代价我就能把这个真理实行出来了”，这只是非常小的一方面。等到去面对神的作工，面对神，面对自己尽的本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真理需要你去实行，你现在根本就担不起来，然后有时候会觉得喘不过气来，会觉得压力很大。比如，咱这个整体的工作，作这个工作要用心，因为每个人的情形不一样，自己的情形也不一样。我有一段时间的情形就是，我干活儿就得求着人干，我知道求着人干的这种情形不对，但是你也没办法，还得哄着让人家干，你不哄着，他就不干了。然后你想去交通吧，自己又没那两下子，然后就觉得自己短缺之处很多，来到神面前感觉自己所走的这条路纯粹就不对。我让别人去干一个活儿的时候，总是有人会跟我说，“那你干啥呢？”我就会给他解释我干啥、我干啥、我干啥，这样人家才勉强去干，我为什么得哄着他呢？因为需要他去配合啊！就像那天开车需要司机，我说某某某“你去开吧。”“哎呀，我腰疼得不行，我只能开一下，我不敢多开。”或者是说：“我已经累得不行了，你还让我去。”我说：“走吧，跟我去办件事吧。”“我已经躺下了，睡下了。”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说：“神哪，我走的这路纯粹就不对着呢！”我尽这个本分，当个负责人，神是让人用真理来掌管人，我就发现我不对，我不行，我达不到这个标准，达不到这个水平，我不能够通过交通真理来达到让人能起来尽本分、干活儿。我内心当中有个理想状态、标准，你效力，你是为神效力呢；你尽忠，是为神尽忠呢，跟人之间不要发生那些乱七八糟的关系。我想每个人都应该是这样，让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知道“我今天出来干活儿流汗到底是为了啥”。你就是不为啥，但你也得意识到“我这是有掺杂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不是每天浑浑噩噩，起来就是干活儿。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内心当中的确压力很大，然后就想呢，“弟兄、肖红过来一聚会，聚完会人就都有劲儿干活儿了，但我不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知道我自己的情形，就从他们干活儿的那个状态来说，我就不是带领人进入神话，让人按神话的要求去尽本分。）

（萧卫：他这个跟程晨一样吗？还有点不一样，是吗？）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能不能分辨出来？（萧卫：他有这种向往，他心里想往这方面够，但是他达不到。）凯凯，你说说。（凯凯：我不知道程晨是咋说的。）程晨在干活儿的过程中和他们重点交通的是该怎么干这个活儿。（萧卫：不能偷奸耍滑，你有问题了咱怎么商量着再把活儿干好。）这个活儿该怎么干，该拿袋子装还是该拿桶装，发生争执之后，最后怎么做的，她把这个当作实行真理了。（卫军军：我也有程晨的这种情况，她在用力地平衡各方的势力，不要让这个摊子散架了，然后把这个活儿干好，这是她的目标。她每天可累了、可忙了，为什么别人反映上来问题她就说“我就得认识自己”，其实还是属于平衡各方势力，搞的是一种交际。）程晨与你这边稍微有点相符之处，但还不一样。凯凯，有什么不一样？（凯凯：卫军军这个好像是有点负担、有点责任心，“这件事不管怎么样我先把它拿下来”。）他的这个台阶比萧卫那个台阶怎么样？比萧卫那个台阶高一点还是低一点？（程晨：好像是高一点点。）（萧卫：我觉得高了吧！）高一点，但他们还得互补一点，实际情况就是高一点但还缺一点。高在哪儿呢？他开始有了担当、责任在里边，缺少的一点就是不会抓人的情形，这就是需要去补足的。你在现有的基础上，再能够了解人的情形，了解自己的情形，把萧卫那部分拿过来。抓住心思意念，“我这里边流露了什么，他这里边流露了什么”，你抓住他的二股筋，这就好办了。你抓住他的二股筋以后，这就在萧卫的基础上又拔高了一步，拔高在哪儿了？萧卫停止的那个台阶用神话来说就是只满足于不抵挡神，也就是说“我不与神作对就行了”。神要不要这个？（不要。）你只满足于不与神作对，神不要！神是要什么？（萧卫：神是要人主动地爱神。）你那就和爱没关系，不要说主动了，被动也没有。卫军军现在就是有些担当了，能够作工了，有担当、有责任再加上一点细节，知道会怎么寻求神的心意，抓自己流露的观点、心思意念，抓住这个就到了灵里边了，能让圣灵来管理，让神话来作主了。进了灵里边你用神话给他一交通，好了，这就是走上正轨了。这就是成为带领的一个开端，有了这个，这就是一个标准的带领。

这是三个级别，一个是效力的（农民），一个是满足于不抵挡神的（工人），一个是有点担当、有点责任（包工头）。包工头，他仅

是个包工头，只是说人家给他安排下任务了，他包了这个工作了，把这个房子盖起来了，“嗯，我知道了，我会干了，我把这个房子盖起来”。那在包工头上边应该是谁？（萧卫：老板吧？）老板是谁？（萧卫：自己。）自己？（主人。）包工头过来不是主人，包工头上边怎么能是主人呢？主人直接就把工程给了包工头了？你把这个主人看得太小了。包工头过来是谁？负责人。负责人是干什么的？你包工头干完活儿，负责人要干什么呢？（程晨：监督。）监工！负责人得看哪里盖得合适不合适，哪个地方的电需要修改、修整，这就得负责人来监工了。那负责人得具备什么条件呢？凯凯？（凯凯：做人、做事得有原则。）你可会答呢！实际一点。刚才说负责人是监工的，是吧？那你要监工，你得具备什么？得会发现问题，得会解决问题，你才能做一个负责人。既然要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那就多了一个什么呢？扶油瓶、除狗屎这些都得具备呢，那就得有正义感呢，得追求真理。这里的追求真理是指什么说的？就是他能够主动出击，而不是被动的，能寻求神的心意，主动出击，这才能当一个负责人，能够监工，能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他的心在哪儿呢？他的心就得向着神、为着神。

萧卫的那个台阶是追求做一个什么人呢？做了一个不抵挡神的人。卫军军是做了一个什么人呢？“我该为神做点什么，得有个担当、有个责任”，神交托给你的责任你得去担当呢。这也就是说，你能为神做点什么了，那是不是也就等于说蒙拯救了？能为神做点什么了，也就是追求蒙拯救。那负责人呢？他能扶油瓶、除狗屎，他能解决一些问题，能独当一面，这是什么呢？也可以暂时把它说成是被成全，这个不是很针对，只是相对好理解这个级别。（萧卫：那再往上走到哪儿了？）再往上走那就是神的知心人了，神的知心人能怎么呢？他可以发表神的心意了，他把神的心意发表出来了。负责人他是不知道神的心意的，当知心人把神的心意告诉他，他知道神的心意以后，他是不是就能监管了？他就能监管，就能维持，就能独当一面。再下来把工作给了包工头，包工头他有责任、有负担，他能干了这个活儿。包工头干了以后下来让谁干呢？那就让萧卫干就行了。（萧卫：为啥？）你不追求，不往上走，你只停留在不抵挡神的阶段，你抵挡神肯定是不能存在的。那就是说，你不抵挡能够忠心效力，那你就做一

个忠心效力者。（萧卫：到了负责人这儿还谈不到独当一面吧，能谈到吗？）负责人可以，但包工头不行啊。（萧卫：包工头不行，负责人可以了。那知心人……）做神的知心人，能够揣摩出神的心意，按着神的心意去做事，和神一心。也就是说，咱有一个追求的方向、目标了，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一步步往上走。这个好理解吧？（萧卫：好理解。刚才说，你从恨恶到了背叛，从背叛到了实行，你实行的这个过程开始跨越到了见证神、荣耀神，你的这个实行里边……）你实行真理只是你不抵挡了。（萧卫：到了实行这个台阶了，那再上一个台阶的时候，自己的实行就是有意识地荣耀神、彰显神，是这个层面吗？）你实行的是你不抵挡神了，那还称不上是荣耀神，那只是个征服的见证。征服什么呢？你原来是活在撒但的权下，你的言行举止活出来的就是个撒但样，你认识到自己以后，“我不能再这样走了，我得实行真理，我得按着神的要求去做”，按着神的要求去做的时候，你活出来的不再是撒但样，那就是你被征服了，你活在神的权下了，你不按撒但的那个意思活了。你活在了神话的权下，按着神话的要求去做一个人的时候，然后你再能有个担当、有个责任，“我得为神做点什么”，这个时候你能担负担了，这就拔高了，这就是包工头了。

最低标准就是追求剩存下来，剩存下来就是不再与神为敌了，把你彻底征服了，你能够效力了。追求剩存下来不是奢侈欲望，你追求剩存下来，但你还不能停止在“我不抵挡”这一步就行了，你还得追求被成全。追求被成全就是你当包工头也好，负责人也好，这都属于被成全，这只是说成全的级别不一样。也就是说，咱不能满足于不抵挡神，那下一个台阶你就要追求满足神，你追求满足神就有路了，那你就得追求认识神、寻求神心意、满足神的要求。满足神的要求这是不是大的见证呢？用一个数轴来表示的话，不抵挡神就是数轴的原点，浑浑噩噩的虽然跟随着神，但他不知道自己的情形。他不光是不知道自己的情形，他就没有走上信神的这条路，那他就等于是负数，在地下室呢。（卫军军：这是用坐标来衡量，是负数。）用坐标来衡量，程晨是在地下室呢，萧卫是在一层呢，不是十六层，担点负担就到了二层了，不抵挡神就是在数轴的原点上。你能主动地去寻求神心意、满足神，神才能把托付给你，你才能和神对话。凯凯理解了吗？（凯凯：嗯。）把你理解的说说。（凯凯：一共分为五个台阶。第一个台

阶是农民，只是注重做事，注重把这个事做好。第二个台阶的人他能注重自己的心思，注重自己流露了哪些败坏，能解决自己的败坏，但他只是满足于不抵挡神。第三个台阶是能有一些负担、责任心，能做一些事情，担一些负担了。）能担当，能带领人做点事。（凯凯：第四个台阶就是能发现问题。）能站在神一边了，能维护神家利益，能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能解决一些事。（凯凯：第五个台阶就是能做神的知心人。）凯凯，你在哪个台阶上？（凯凯：我应该是在包工头这儿呢。）你实际的情形在哪个台阶？（凯凯：应该就是在这儿呢。）就是在包工头这个台阶呢？（凯凯：嗯。）在包工头这个台阶上，那你是合格的包工头还是不合格的包工头？（凯凯：肯定不合格。）怎么不合格？你把你不合格的地方拿出来，你把你不合格的地方找到了，你才能解决你的问题。（凯凯：关键是什么是合格的包工头呢？）你这又浑浑噩噩了！刚问了你，你刚把标准说了，现在又没标准了？（凯凯：就是做什么事情得有负担，交给你的事情你能够有负担、有责任心把它先完成。）完了？（凯凯：嗯。）这就是标准？你说的这个“交给你事情能完成”这是农民的标准啊！你交给农民一件事情他还完不成啊？“去，种玉米去”，他一年还收不回来玉米啊？他不管是用驴拉，还是用车拉，收回来就行。萧卫，包工头的标准是什么？（萧卫：包工头的标准就是他不光能用真理解决问题，还得有担当、有责任，能够把这件事处理了，他的思想比工人的思想又上了一层。我觉得凯凯刚才要表达的就是，人家确实是把活儿拿下来了，同时他也有这个愿望要用真理来解决问题，把人带到神话里去。）你这是给他补充了一句，还是他说的呢？（萧卫：我是觉得他没表达出来，我给他补充一句。）凯凯，你表达的是什么呢？（凯凯：就是那个意思，一个是人得有责任、有负担，再一个就是有这个愿望……）你说的“愿望”就是个特大的错误！标准里边不允许有愿望！（凯凯：包工头就是把人都带到神话里，让人都在神话的带领下去尽本分。）你说的这个太大了，你说哪个带领不是要把神选民带到神话里边？（程晨：最起码凯凯在这一段时间有变化了，那次解剖说凯凯不担当，又是老好人，有什么看着不说。从那次解剖了以后，我觉得凯凯后来该担的时候能够担了，就刚才说的扶油瓶、除狗屎，好像他比原来多了一点。）凯凯扶油瓶、除狗屎了？（程晨：比原来好多了。）（萧卫：我觉得也有点变化……）你得把扶油瓶、除狗屎搞清楚啊，

在他负责范围内的，在他本职工作内做的那个事情可不能说成是扶油瓶、除狗屎。（程晨：啊？那不是本职工作里扶油瓶、除狗屎吗？）（萧卫：那怎么不是呢？）本职工作范围内的，那是你的职责、你的责任，你就是干这个的，那能成了扶油瓶、除狗屎？（程晨：那是额外的？）扶油瓶、除狗屎是指你额外的工作，只要你发现了、看见了，你就不允许它存在。如果在你本职工作内，你作的就是这个工作，那还叫扶油瓶、除狗屎？（萧卫：在你职责范围以内那就不叫，是吧？）那是你本职的工作呀！那是你本应该做的呀！就像饭店的厨师，他在厨房做饭呢，厨师做饭、炒菜这叫不叫扶油瓶、除狗屎？（不叫。）那是他的本职工作。他要扶油瓶、除狗屎的话，他怎么做？就像服务员是负责点菜，人多的时候忙不过，这个厨师帮他了，这就是扶油瓶、除狗屎。因为不是人家的本职工作，“你给我菜单，我只管给你按菜单把菜做完就行了”。就像这个饭店有刷锅的、有扫地的，是不是各是各的责任？（嗯。）如果扫地的不在，或者他没看见地上的垃圾，或者说因为某种原因你替他去干了这个活儿了，这是不是扶油瓶、除狗屎？比如这个本来该是卫军军管辖的范围，你替他管辖了一下，或者这里边有什么东西卫军军没发现，你发现了，你去处理了，这是不是扶油瓶、除狗屎？（程晨：嗯，这才是呢。）本职工作是你的本分，是你的职责、责任与使命。

咱说说包工头准确的定义，首先包工头得有责任、有担当，能够用真理带领人，能用真理解决一些问题，能简单地解决一些人的情形，能够带领人做一些事。程晨现在有路了没有？（程晨：嗯。）什么路？（程晨：不能再不与神挂钩了，不能再光干活儿、光做事了。）你不要说字句，你知不知道你与神话不挂钩呢？（程晨：当时不知道，我还以为我与神话挂钩了。）现在呢？（程晨：现在一想就是揣摩自己情形的时候少，做事的时候多。）萧卫，你这个台阶的标准是什么呢？（萧卫：我是工人。我就得往包工头的这个台阶上跑。）你不要说跑，你先把你这个台阶的定义、标准说一下。每一个台阶的标准，达到什么标准才算是在这个台阶上呢？（萧卫：我现在觉得我就是停留在工人的这个情形里边。）你把这个台阶的标准说一下。你把你的标准说一下，下边的人就跟着有路可走了。（萧卫：光是注重自己的心思意念，注重自己的流露，注重与神话对号，对上号

以后不注重去解决。然后在工作上不是说我去用心，有担当、有责任。我只是注重停留在揣摩我自己的思想观点上，实行真理只是注重自己不抵挡神，我是停留在这个上头。关键我还认为我自己的这个情形是对的，觉得这样就是信神的路，这就对着呢，我还感觉我是摸着了一条路，我自我感觉的就是“我注重自己心思意念的流露，注重在这件事上神怎么看我的看事观点，不对的时候我该怎么扭转过来、调整过来，能够把这些问题解剖出来、揭露出来，我认为这就是信神，我这样走路就对着呢。）

咱说到包工头了，一说包工头，人的眼睛就光看这个“工”。这个包工头还得带着包“灵”头，你还得在灵里边进入，这才算一个真正的包工（灵）头。（萧卫：生命上的进入，不光是“工”，还得有“灵”。）不能单包工。刚才说凯凯了，就是说你能够干了活儿了，能包了这个工了，但灵里边还得能够进入，你不仅自己进入，你还得带着别人进入。凯凯现在连萧卫的这些基础都没有，还得把萧卫的这个基础加在里边，再拔高才算是一个合格的包工头呢。凯凯，听清了吗？（凯凯：嗯。）你得把你自己的情形，自己与神不正常的关系解决了，你才能带领别人呢，你才是包工（灵）头。萧卫，你看程晨往你这个台阶走还差哪一步？（萧卫：好像是不注重自己临到事以后的反应，还停留在干活儿上边。我记得我去年刚开始干活儿的时候就是这种情形，我就想的怎么干活儿，因为我不懂，所以我光想着怎么把活儿干好。因为这个活儿我没干过，我啥也不懂。程晨也是属于白板，她也是停留在干活儿、干活儿、干活儿，怎么把活干好，怎么把这个事儿解决了。他们打架了，怎么不让打，赶紧把活干了。停留在这个里边，而不是临到事注重摸神的心意，或者是在这个环境里咱该怎么经历、怎么进入、怎么认识自己，不注重自己里边的这些东西。她差抓细节的东西，我是这么琢磨的。）有个细节，有个方向。程晨这里边主要是没有方向，这个方向应该怎么说？（程晨：没有方向就是没有神，心里没有神，就是光干活儿了。）信神有两门功课，一个是认识自己，一个是认识神，现在谈不到认识神，就是谈认识自己。程晨那个是不是认识自己啊？和认识自己不挂钩。就是说你没有认识自己的标准，认识自己必须是在神话中认识自己，有神话的依据，根据神话认识自己。程晨，你回想一下你自己谈的那些，你根据神话认

识自己了没有？（程晨：我谈的就是“神说不让狂妄自大，不让流露血气”，就能认识到自己流露血气了，流露狂妄自大了，就能知道这些。）你信的是耶稣，咱都到国度建造了，你还拿出耶稣那时候的“狂妄自大”认识自己，那算不算认识？

程晨的这个路该怎么走？程晨主要是粗心，是吧？粗心、不用心，没有寻求、没有揣摩、没有寻思。你根本没有说你对一件事的看事观点、态度、存心、出发点、源头是什么，这些东西你都没有。也就是说，萧卫人家临到事的时候是寻思、认识自己里边的这些东西呢，而你没有寻思这些，这些是认识自己最根本的起步。你临到一件事情的观点、态度，在你的这个观点、态度里边看有没有存心，有没有掺杂。你知不知道观点是什么？怎么看这个观点呢？遇到一件事的观点、态度，你现在能不能弄清楚这个观点、态度？观点是指什么说的？态度是指什么说的？存心是指什么说的？掺杂是指什么说的？怎么去理解这几个词？就好比说，你在那边干活儿呢，你在干活儿的时候流露出来的观点是什么？在你作工的时候，你流露出来的是什么观点？这个观点从哪儿看呢？咱以前交通过吧？有的观点是你自己发表出来的，是吧？有的是根据什么看出来的？根据你对一件事的态度，根据你对一件事的态度能看到你的观点，根据你的观点找到你的存心，再根据自己的利益，涉及到你的哪些利益了，根据这个能找到你的掺杂。就好比说，你在那边作这个工作呢，整体来说你在那作这个工作你的观点是什么？（程晨：要把事做好。）把事做好？（程晨：这不是观点啊？）你回来以后跟肖红汇报工作的时候，我根据你汇报时所说的话，也就是你流露出来的这个态度，我就看到你的观点就是在那干活儿，观点就是做事。还有其他的吗？我没看见。（程晨：嗯，就是。）是吧？（程晨：嗯。）你的观点里边就是个做事，那你说你应该有什么观点？咱信神，我说你没有走上信神的路，那信神应该是什么观点？（程晨：就是做人做事以神话为依据，以真理为准则。）

你在那儿做事，也可以说你在那尽本分，是吧？你尽本分的目的、意义是什么呢？（程晨：为了达到满足神，自己认为把本分尽好了，好像就满足神了，我就是那样领会的。）这就是你的一个错谬的

观点，谁和你说过这个话呢？（程晨：没有。）神和你说过你把本分尽好就满足神了？（程晨：神只说过让把本分尽好呢。）那等不等于就满足神了？（程晨：我就画成等号了。）这就是你信的是你自己，为什么说你信神没有根据呢？刚才咱说什么了？说你在那儿的观点就是干活儿。那应该是什么观点？你是干什么的？你是信神的，你还是干活儿的？（程晨：主要是信神的。）这就是说，你就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你是信神的，你干活儿的时候你就没有问问你自己：我这是在干什么呢？（程晨：我是来信神呢！）“我在信神呢，那我为什么来干活儿呢？哦，我干活儿是来尽本分呢，尽本分干什么呢？尽本分是操练我生命进入呢。操练进入什么呢？操练我做人做事、看人看事有神话根据。那也就是说，我在这儿干活儿，我要操练生命进入呢，而不是操练我怎么把活儿干完。”这是不是一个观点？（程晨：嗯。）你的观点不正。那再往前走呢？因为你没有这个标准，所以你在那只是注重规条形式，你就活在这个干活儿里边了。干活儿是操练你做人做事、看人看事有这么一个观点、有这么一个态度。你有这个观点、有这个态度，再去干活儿的时候，那是什么反应呢？你干活儿的时候你带着你是信神的这个观点、态度，“我信神就是借着尽本分操练我的生命进入呢”，你在干活儿的时候有了这样的观点，那该怎么干这个活儿？做人做事、看人看事，你干活儿的时候你这个做事是怎么做的？你和弟兄姊妹在一起你怎么做人的？借着干活儿弟兄姊妹互相配搭，这是不是流露出来你怎样做人、怎样做事、怎样看事了？这是不是就到了萧卫说的这儿了？（程晨：嗯。）遇到每一件事抓住自己流露出来的心思意念、观点、态度，你干活儿的时候，不同的人流露出来不同的情形，你根据他们的情形再来看你该怎么对待他们，你该怎么和他们说，这个“说”是代表着什么？就是解决事情的方式、方法，这是不是都是真理呢？那这些真理从哪儿而来？站在神一边，根据神话去做，而不是根据你的一厢情愿，根据你的意思，让他们把活儿干完。

这是一个方向，首先你的方向得对啊！（程晨：嗯，是呢，这样交通就想起来自己确实是没有生命进入，也想到和谐配搭了，但是就没有往生命进入里去揣摩。那个时候心里就是急得想把活儿赶紧干完，把这些人哄着。怎么哄呢，人家跟我杠呢，“好了，好了，你就那样做吧，你要那样干你就那样干”，流露的就是这种性情。要是真正会

生命进入的话，就会根据他们的流露去揣摩神话，揣摩自己流露哪些东西。好像那段时间就没有这个了，也知道人家那个性情不对，我就是“好了，好了，你要那样做就那样做吧，你只要把活儿干了就行”，不管怎么样只要干了就行，那个时候就有这些。）是，你有这个心，但是你得认识自己的态度、观点。程晨，我有没有临到跟你一样的这些事呢？我有没有这个时候？（程晨：有。）也有吧？我去了也有和你一样的这些事，但是我心里是怎么认识的？你有没有我这个认识？我是怎么认识的，你知道吗？你就停止在这儿了，“干吧，干完了就行了”，是吧？（萧卫：活儿完了。）你只是把这个活儿干完了。那我是怎么做的？如果他是追求真理的人，你就按追求真理的来待他；他不是追求真理的人，你就按不追求真理的来待他，是吧？（程晨：嗯。）他如果追求真理，他流露出来败坏了你应该是揭露解剖、审判刑罚，是吧？（嗯。）逼着、打着他，让他把这个活儿干了。他把活干了，他对自己也认识了，你也分辨清他了，把你也操练了。如果你看清他就不是追求真理的人，他就是个效力的，或者就是个帮忙的，那你该怎么办呢？那你就是哄着他。但你哄他的时候你心里是清楚的，那我对他是种什么呢？是利用。就是说什么人应该摆在什么位置上。你心里应该清楚你的观点、态度、你的存心，不是说单单把一件事办完就行了，这是不是一个做人做事、看人看事呢？（嗯。）你得灵里进入。灵里进入哪些东西？刚才和你说的这些东西用什么来概括呀？这是你的观点、态度、存心。这些从哪儿来？整体源头是从哪儿来的？就是从你的思想来的。你得有思想，有思想以后你才有观点、态度。你看着这些人，你大脑里思想“这些人谁是干什么的，谁是干什么的，谁追求真理呢，谁不追求真理呢”。你有了这个思想、思维，最后出来一个观点、态度，“我应该怎么对待他，我应该给他揭露解剖，应该浇灌、带领他，还是我应该利用他？”这是不是出来一个态度了？（程晨：嗯。）你有了态度以后再去实施，这是不是就实行了？

程晨，你这个里边主要就是缺乏思维、缺乏思想。咱和弟兄姊妹说的时候是交通真理呢，换一种话应该怎么说呢？扭转他的思想呢，作他的思想工作呢。（萧卫：社会上说的是作他的思想工作呢。）还有一种说法是什么？给他洗脑呢，说法不一样，叫法不一样，但意思是一样的，有正面的、反面的，是吧？（嗯。）就像我给你们交通，

别人说我给你们洗脑了。（卫军军：就像肖红经常问：“又堵住了？”意思就是“堵住了我给你疏通一下”。）解决你的思想问题，这是治你思想里的病。思想里的病就是他怎么看了，你怎么看了，你有你的看法，他有他的看法，最后站在神一边看神怎么看呢。这个“神怎么看”就是个标准。我说你做事没标准，浑浑噩噩，就是说你没有这个标准，什么标准？就是做人做事、看人看事的标准，就是思想里的这个看事方式。你觉得信神就是尽本分，尽本分就是干活儿，就是这样干、那样干，这就是实行真理。怎么干活这和思想有关系吗？就即使说和你的思想有关系了，你和神挂钩了吗？哪句神话说了让你怎么干活儿，得有这个思想？程晨，我没有把你说得糊了吧？（程晨：没有。）听懂了没有？不要听得糊了。（肖红：越想越想不通“我怎么成这了？”有没有这个？）（程晨：有。）（肖红：程晨这会儿想的是：“我连包工头都不是”。）（程晨：没有那样想，其实你要到了这个阶段那就是这样，就像卫军军今天说的，还认为自己挺好的呀，还认为自己走的对呢，你说“吭哧吭哧”地在那儿干，也知道自己信神啊，信神那本分也得尽好啊。要尽好这个本分，那活儿得干啊，这个活儿，那个活儿，同时还不能耽误了活儿的进度，人员还得调呀……就活在这个里边了，好像把这些干好了，行了吧。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干好了，行了吧，至于流露这个火气，自己就没往思想里去挖，“为什么会流露这个火气呢？”我没有挖。光是想着“发火不对，不对那我就改，不发火了”，这下就没了，就到这儿了。然后弟兄在这儿解剖呢，我的思想就跑了。我就想着“干不了！不行了吧，当不了负责人吧！”别人的情形也掌握不了，自己的情形也掌握不了，这儿解剖呢，那还开小差呢！就想着要不然我就干我的事务吧……）（肖红：你心里想的是“不行了吧，干不了了，我还不如干个事务呢。这几个人里让我出去做带领去了，可是我现在在的台阶是最低的”。）（程晨：连信神都没信上。）（卫军军：落差比较大。）信神就是找落差呢！信神你要是找到落差，那你就走上这条信神的路了，如果你信神找不见落差，那你就完了！（卫军军：是，这个落差太明显了。）（肖红：所以难受呢。）落差，你落到地狱了，好了，信神正式开始了。你看见你是地狱之子了，信神就开始了，每天就找落差。（肖红：要不然自己看见自己差不多的时候就不长了。）总看见自己差不多，那你就完蛋了、报废了，“我活着就成基督了”！

67　末了的征服是为了拯救

1　末了的征服是为了拯救，也是为了显明人的结局，以审判来揭示人的堕落，从而让人悔改，让人奋起，能追求生命、追求人生的正道，是为了唤醒那些麻木痴呆的人的心，以审判来显明人里面的悖逆，但人若仍不能悔改，仍不能追求人生的正道，不能摆脱这些败坏，这样的人便是不可挽救的撒但的可吞之物了。这就是征服的意义，是为了拯救，也是为了显明结局，好的结局、坏的结局都是因着征服工作来显明的。人得着了拯救或是受到了咒诅，都是在征服的工作中显明的。

2　末世就是以征服来让万物都各从其类的，征服是末世的工作，也就是审判各人的罪是末世的工作，若不这样作，人怎能各从其类呢？在你们中间作的各从其类的工作是在全宇之中各从其类工作的开端，在这以后，各方、各族之人也都得接受这征服的工作，也就是凡是受造中的人都得各从其类，都得归服在审判台前来接受审判。没有一人、一物能逃脱这刑罚、审判之苦的，也没有一人、一物不是各从其类的，人都分门别类，因为万物的结局都近了，整个天地都到了结束的时候了，人怎么能逃脱人生存的结束之日呢？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征服工作的内幕　一》

609 神的知己才有资格事奉神

1　事奉神的人应该是神的知己，是神所喜悦的，能够对神忠心无二，能够对神忠心无二。不管在人背后做的，还是在人面前做的，都能在神前获得神喜悦，都能够站立得住，不管人对你怎么样，你总走自己该走的路，来体贴神的负担，这才是神的知己。来体贴神的负担，这才是神的知己。

2　神的知己能够直接事奉神是因着他有神的重托、有神的负担，他能以神的心为心，以神的负担为负担，不考虑前途得失，哪怕前途

一无所有，但是他总以爱神的心来信神，所以说这样的人就是神的知己。

3　神的知己就是神的知心人是神的知心人，神的知心人才能急神所急急神所急，想神所想，肉体虽痛苦软弱，但能忍痛割爱满足神，神把更多的负担加给这样的人，神要作的借着这样的人发表出来。所以说这样的人是神所喜悦的，是合神心意的事奉神的人。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如何事奉才能合神心意》

7.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

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一）

温婷婷，经历这场瘟疫有什么想法？当你躺在床上“咳咳咳”咳得喘不上气的时候，那时候想啥呢？（温婷婷：那时候就想着这才是灾难的起头，以后还有前所未有的灾难该怎么渡过。）还有什么想法？（温婷婷：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考虑自己的前途命运。来这边的路上，我并不知道我感染了新冠，快过来的时候，人家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是跟我们接触了的那个人阳了，在发高烧。那天我心想得做好思想准备，万一我也被感染了呢？之前我临到这样的环境，里面就会发特别多的怨言，所以我心想这次不管怎样，我不能再发怨言了。后来接待家的阿姨发高烧了，我也发高烧了，然后我心里就想：这是我在人家家里住着呢，人家比我先发高烧，人家先感染了，都发高烧了，谁也不用嫌弃谁。但如果是这个阿姨没发高烧，我发高烧了，我会怎么想？我会不会埋怨神？我就在问自己。）你还是为面子说话呢。（温婷婷：我就是这么想的。）我是说你真实流露出来的是什么。（温婷婷：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是想了这么一堆。）这是你刚发高烧时的一个流露，你想的这些还是为你面子说话，不是你真实的流露。你身上疼了没有？（温婷婷：疼了。）疼了几天？（温婷婷：我光发烧就烧了8天。）那你在这8天里边流露啥呢？你不可能没有心思，“这病会不会好？会不会高烧把我烧死？会不会给我烧个后遗症？”想了没有？不可能不想吧？（肖红：我文章里面的那些表现、想法，你有吗？）孩子还在家呢……（温婷婷：在我要发高烧以前，我就已经想到孩子了，我想的是能不能再见孩子最后一面，如果让我在临死之前见上孩子一面，此生足矣。）还此生足矣呢！还有什么？你自己背叛神、否认神的那些污点，你自己都记不住，还得我提醒你。我问的是什么呢？你给我说你为了面子，在那儿思考了，说的是些可说可不说的、没用的，什么是可说的？（温婷婷：我分不清啥是啥嘛。）你一发高烧时，你说：“我会不会死去呀？我还能见见孩子吗？我如果能回家见见孩子，一生足矣。”这是什么话？（温婷婷：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发高烧，我还没有得新冠呢。）没有发高烧都已经说了发

高烧的话了，那发高烧的时候说什么呢？你有什么心思意念？有没有让你消沉的？（温婷婷：让我消沉的好像没有。）王萍芝，你呢？（王萍芝：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想着这个疫情不会临到自己，然后我就去给弟兄姊妹聚会去了，我问这个人问那个人，都说没有感冒，结果聚到晚上的时候，有个小区带领就发烧了，后来就不聚了，第二天早上就赶快回。回来以后晚上我就头疼了，但是我没发烧，我感觉我的症状是轻的，他们都说喉咙疼得像刀割一样，我没有那个症状。后来肖红问我马阳家里的情况，想让马阳回家，我就想马阳没有发烧也没啥症状就让回去，不让尽本分了？这下就尽不上本分了？就这么危险呢？我就问肖红老弟兄想回去吗？肖红说："老弟兄肯定不想回去。"我说这不想回去也得回去，这性质就这么厉害呢？这下我就开始想了，2012年尽本分尽着尽着被开除了，现在尽本分尽着尽着死亡临到了，这些东西就出来了。第二天的时候任莊发到群里一段神话，大概意思就是死亡、病痛神主宰，我看了那段神话后，才知道自己前途命运出来了，信神就是跟神搞交易，我信神就得活，反正不能临到这些瘟疫，这才转过来。后来看抖音，人家说感染了新冠后不能着凉、不能着风，得注意保暖，得休养一个星期，所以那几天我就总感觉到有风，这就一点也不能着风呀，这就不行，就不敢出来，就不敢尽本分了。后来再看就是得休养半个月、一个月，抖音上发的那些说的都是得养着，最后再看的时候是说得休养三个月，后来才想这不对了呀，这是陷在了撒但的试探里边了。后来看群里发的那段话，看了神的交通，有的人为什么消沉呢？就是怕死、怕得病，看了那段话才稍微转过来点。又看肖红写的那篇文章，一直就活在想象观念里边，以为信神就不会临到这些瘟疫，信神就是跟神搞交易，我信神就得活，信的是渺茫的神，不敢把自己交给神，生死存亡临到了是神主宰，就认识到这些。认识到这些后这才出来尽本分了，要不就活在新冠疫情里边了。）

上次简单地说了一下神作工的步骤、异象。现在就是神试炼人的时候，那神试炼人怎么试炼人呢？（杏欣：借着周围环境。）那神兴起环境来主要是看你什么？（杏欣：态度。）看你的态度、观点。摆设一个环境，只要能暴露出来你的态度、观点就行了。瘟疫对于信神的人来说，你站立住了就是试炼，站立不住那就是试探；对于不信神

的人来说是什么呢？对不信神的人来说，那就是惩罚。而那些被惩罚的人来世上一回，扮演的就是演员的角色。每一场灾难来了都有它的使命，在数者难逃，也就是说一场瘟疫死多少人定好了，只要是在这个定好的人数里的人，哪一个人也活不成，临到他的就是死。但瘟疫对于信神的人来说，就是试炼。试炼和在数者难逃有本质上的区别，试炼就是神要看你的态度、观点，但还不让你死，就像约伯一样，撒但可以随意对待他，但不能伤及他的性命。也就是说虽然咱遇到瘟疫了，但临到的就是一个试炼、试探，不涉及性命，这就是神的保守。所以你不要妄想瘟疫不临及你、灾祸不临及你。你说这些不临及你，怎么试炼你呢？神话里有大灾大难，大灾大难是什么呢？大灾大难是指行政管理与神的烈怒两部分，和你认识的那个大灾大难一样不一样？对信神的人来说，大灾大难不是指地震、瘟疫、饥荒。地震、瘟疫、饥荒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呀？可怕的是触犯神的性情、触犯神的行政。大灾大难是指神的行政辖管和神的烈怒，如果你触犯了神的行政，那你将遭到神的烈怒，那就是大灾大难。那你说你在灾难里边还能蒙保守吗？那你再临到什么就不是试炼了，而是惩罚。今天主要和你交通就是：现在这个期间是短暂的！神说："这是我对人提出的最后一点要求，就是说，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为我在大红龙面前作刚强响亮的见证，最后一次为我摆上，最后一次满足我的要求，你们真能做到吗？"（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三十四篇》）在这个期间神要检验，检验什么呢？你是不是一个真信神的人、真跟随神的人？神就看你是否能献上。在你原来的那个信神观念里边，你信神是得恩典、蒙保守，可到了神要检验人的时候呢？是要把人倒钉十字架，来检验工程，然后看你对神的信在哪儿。在这个短暂的期间里，神给你摆设了各种环境，也可以说各种瘟疫、饥荒临到你，看你的态度、观点，根据这个来定你的归宿。

咱交通这方面，用一个例子比喻，你信神跟随神其实就好比是迎娶新娘，世上有句话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意思是你一旦嫁给了他，你就是他的人了，你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那咱信神呢？也是一样的，但是谁做到了呢？你能不能说出"我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呢？你愿意不愿意"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呢？（温婷婷：愿意。）你是心里愿意，可是能实行出来吗？咱现在实行的是什么？前

一段时间肖红和我说过她消极了，考虑前途命运了。考虑什么前途命运呢？刚离婚的时候，争战呢，和丈夫一离婚后，就想了，“我以后有了病咋办呀？有了病以后谁管呀？”是吧？（肖红：嗯。）再想得长远些呢？“信神谁能信到头呢？我死了以后去哪儿呀？”这不是肖红一个人想这个问题了，是都在想这个问题，特别是出来尽本分的人。全家信的人家还有个家，信得不好了就回家了。离了婚的这个人呢？不离婚的时候好像还没什么感觉，风风火火的，该尽本分尽本分，等到一离婚的时候，就开始难受了，是说不来的那种难受。你说她难受啥呢？难受从哪儿来的呢？这个难受也不是因着和老公之间的感情而难受，而是因着什么呀？就是因着刚才说的那句话：“我生是他家的人，我死了我这个鬼去哪儿呢？”你说这是信神之人该说的话呀？不敢想！每个人都在考虑这个问题，从这一件事就足以显明，你是不是一个信神的人。为什么说你不是信神的人呀？能不能说清楚？这个应该清晰吧？我现在看到了一个什么情形呢？人是“活着不想成为神家人，死去不想成为神家鬼”，咱在尽本分的时候，都是怎么尽本分的呢？就咱在群里发的那个典型的猪肉事件，经手这件事情的人足足有十个人啊！这十个人都看着猪肉在那里放着，可这十个人没有一个人去处理，就能都不管，最后让肉坏了，有了味。你处理不了，你能往上报，反映一下。有的人说“我说了”，你那个说是怎么说的？你就是随口说了一句！你和我说了没有？你和肖红说了没有？你并不是为了处理这个问题而说的。人家是现杀的猪，10点的时候肉还是热的，他们为了干净卫生，就在放猪肉的地方铺了些塑料布。按正常情况来说，新鲜的猪肉应该直接切成一块块冻起来，咱的人拿上新鲜的猪肉之后没有冻起来，而是在外面放着。你要在外面放，那你就找个好地方放，或者放在棚底下，咱的人也没有找个好地方放，那新鲜的猪肉就在太阳底下晒着呢，晒到第二天下午1点多才放到棚底下，2点多才开始往有冰箱的家里送。接猪肉的人看见这个猪肉的时候，就发现猪肉有坏味了，但发现有坏味了以后，他们也是随口说说。这个人说有坏味了，那个人说没味，这个人说要紧，那个人说不要紧，反正是一边说，一边处理，把有坏味的猪肉和没味的猪肉都切了放在了一起。反正活儿我是干完了，肉有坏味儿我也说了。切肉的人切完肉以后，拿着肉给了管冰箱的人，管冰箱的人闻着肉也有味了，但还是没有把好的肉和有坏味的肉分开。都闻着有坏味了，但没有一个人把好的肉和坏的肉分

开，也就那样放进冰箱里了。沈翰在那儿切肉呢，他切完肉以后是回家和他老婆说这个事呢，他没有想办法和我说，他是回家和他老婆说去了。沈翰老婆知道了以后，这才和肖红说的。肖红知道了以后问萧卫呢，肖红问萧卫的时候，萧卫这才给沈冲冲打电话问呀。沈冲冲那边信号不好，电话里就听不清，萧卫就给肖红说了一个不要紧。不要紧是什么意思？不要紧还处理不处理？（不处理。）就不处理了。肖红一听不要紧，这个事就过去了，我就啥也不知道，没有任何人和我说。我有事给那边打电话了，沈冲冲接上了才和我说了猪肉的事，然后我就了解是怎么回事，了解了整个过程以后，我看见这个事情的性质太恶劣了！凯凯、萧明志、萧醒、老宏、沈翰，还有张老毛、萧卫、跟车的一个人，两个负责人，一共十个人，都知道肉有坏味了，但就是没有一个人去处理！如果说这是你自己家的肉，你可能不可能这样对待？这个猪肉从冒着热气到进了冰箱在外边放二十多个小时！你在你家做饭，中午把肉从冰箱里拿出来，做了饭后到下午做饭中间5个小时的时间，你都要把没用完的肉放到冰箱里边，你说我知道了这些以后气不气！你不处理这是一码事，问题是你连说都不说、上报都不上报。什么都知道，但还是把好的肉和坏的肉放到了一起，这十个人哪个人把神家当自己家了？这是什么呢？连打工的都不是！你在外边给人家这样打工，你能给人家交待了？怎么形容呢？都没办法形容这件事情！我记得在夏天的时候，干活儿干到晚上人都累了，睡觉的时候我看天气预报有雨，雨倒是不大，百分之五十，那天院子里的东西没有收拾干净就都睡了，后来呼呼地刮风了，下雨下得“唰唰”的，棚子底下的东西都被雨灌了。1点多2点了我赶紧起来，雨水都灌进来了，没有一个人起来，还得去叫。就没有一个人操心刮不刮风、下不下雨，要是下雨了，雨水能不能灌进来把自己家的东西泡了！我这一喊叫才把他们一个个叫起来，叫起来才赶紧用土把水给拦住，我要是不叫谁管呢？你说刮风下雨响得呼呼的，他能睡着？他就是醒着也不管，你说这是什么人？这是不是试炼？这是不是要看你的态度、观点？每一个环境临到神就要看你的态度、观点。今天在这儿建造国度，给你建造家园呢，你没有把它当做家园。你把这儿当成你的家了？你没有把这儿当成家，你没有把你当成咱家人。

咱就用婚姻这个例子来比喻你与神之间的关系，根据这个婚姻来看你与神之间的关系。中国对婚姻的说法有：一年纸婚；二年棉婚；三年皮婚；四年花果婚；五年木婚；六年糖婚；七年手婚；八年古铜婚；九年陶器婚；十年锡婚；十一年钢婚；十二年丝婚；十三年花边婚；十四年象牙婚；十五年水晶婚；二十年瓷婚；二十五年银婚；三十年珍珠婚；三十五年珊瑚婚；四十年红宝石婚；四十五年蓝宝石婚；五十年金婚；五十五年绿宝石婚；六十年金钢钻婚；七十年白金婚；八十年钻石婚。知道这些说的是什么意思吗？结婚第一年婚姻就是张纸，有情感吗？有真爱吗？（没有。）没有，第二年从纸升级成棉花了，所以是棉婚。一年是纸婚；五年是木婚；十年是锡婚，锡就是那个焊锡、锡丝，薄薄的那个锡纸。十五年是水晶婚；二十年是瓷婚，瓷，陶瓷。二十五年银婚；三十年珍珠婚；三十五年珊瑚婚；四十年红宝石婚；四十五年蓝宝石婚；五十年金婚；五十五年绿宝石婚；六十年金钢钻婚；七十年白金婚；八十年钻石婚。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让你回想一下你的婚姻，再看一下周围人的婚姻。咱就不说第一年的婚姻了，就说一结婚的前五年婚姻，你跟你老公的关系如何？（温婷婷：搭伙过日子。）（杏欣：凑凑活活的。）你结了婚的前五年、前十年，这十年间是怎么走过来的？是争战、打仗这样过来的。这十年间是决定谁征服谁的一个过程，谁是胜利者？谁是统治者？谁是被统治者？在这十年的时间里就分出来了。经过这十年，如果一方被另一方统治了，那这个婚姻就能保持下去了。经过这十年的打仗，如果谁也统治不了谁，还是打，那十年以后，这婚姻肯定是要散的。如果你的婚姻不到十年，那你就是陶器婚，一碰就碎。陶器婚就是说在这十年间，你们都处于争战，就谈不到真爱，只要稍微有个波折，稍微有个伤口，或者有个第三者，马上就走了，婚姻是一碰就碎。为什么？因为时间太短。一个是时间太短，之间并没有真实的爱，只是一种互相交易、交换，并且在交易中还在厮杀，结过婚的都体验了，是吧？（嗯。）怎么厮杀的呢？都是刚从各自的家庭里边出来，大方向上，他要为他家说话，你要为你家说话，他觉得你不尊重他家，你觉得他不尊重你家。你刚嫁给他，你把你当他家里人了吗？（温婷婷：没有。）就不要说一年、两年了，就是十年你也不是他家里人。刚结了婚的第一年你在他家住多长时间呀？百分之三十的时间是在娘家了。（温婷婷：百分之七十在娘家了。）任茔，你刚结婚的

第一年在哪儿呢？（任荎：我那会儿就是被关在家里，我住娘家的时间基本上没有。）刚结婚，人家就把你统治了。（任荎：嗯。）结过婚的都有这个体验，我有这个经历才能和你说这个体验过的话，没有经历我说不出来。我结婚前十年，为什么总和媳妇吵架呢？因为互相都不信任，我不信任她，她也不信任我。我只害怕她拿上钱给了她家，她是害怕我拿上钱给了我家。那实在是我挣钱，她控制不了我，但我想的是她天天在家呢，我有钱也不敢放家里，所以我那个存折随身携带，有时就在摩托车上放着呢，你说这叫不叫婚姻呀？这是厮杀。我的婚姻厮杀一直厮杀到信了神，信神之前，也打了、也骂了、也吵了，谁都想征服谁，但谁都不服谁呀！看了神的权柄以后，不能再厮杀了。给你说这么多就是要说婚姻的前九年是陶器婚；十年是锡婚；十一年是钢婚，过了十一年就好一些了。孩子十一岁了家庭也就基本稳定了，家庭打仗谁胜谁负，基本上也就出结果了。怎么出来的？熬出来的，服了，没办法了。祭司弟兄那时候交通爱的时候说，刚开始摸摸手就是爱，给你买个巧克力就是爱，到了五六十岁了，说话还有没有那么多客套话了呀？“吃饭了”“蒜”“筷子”，简单的就那两句话。就那两句话里边没有爱啦？有没有爱？那爱才更真实了。

神说：“你的理由固然很多，你的爱固然很大，但你爱我的实质在哪里？所谓的‘爱’是指纯真无瑕的感情，用心来爱，用心去感觉、去体贴；‘爱’里没有条件，没有隔阂，没有距离；‘爱’里没有猜疑，没有欺骗，没有狡诈；‘爱’里没有距离，没有任何掺杂。你有爱就不会欺骗，就不会埋怨，就不会背叛，就不会悖逆，就不会索取，就不求得什么，不求得多少；你有爱就会甘心奉献，就会甘心受苦，就会与我相合，就会为我舍弃你的所有，舍弃你的家庭、你的前途、你的青春、你的婚姻，否则你的爱就不是爱而是欺骗，是背叛！”（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肖红里边受死了以后去哪儿这个辖制，你说这里边真有爱吗？临到这个事实，就用这个事实来显明了，你的爱是不是真的？你是不是把你当神家人？就刚才说的，“我以后有了病咋办呀？有了病以后谁管呀？信神谁能信到头呢？我死了以后去哪儿呀？”没离婚的时候，离婚就离婚，离婚就是一句话，是吧？当离婚证一拿上的时候，就开始想了，如果一感冒、一发烧，就又开始想了，是吧？“现在我还能动呢，哪天我老得动不了了，谁管我

呀？谁伺候我呀？”再往后想想，“死了以后……”这个念头在人心里是十分的顽固。活着的人一般都不考虑自己怎么活着，考虑的都是什么呢？考虑的都是死，而且还是总要考虑死。年轻人虽然不多考虑这个，但是也考虑一些，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人总要考虑死。以前我听人说：“你看某某某临死的时候在那里，也是在那里死的，最后死在那里都没拉回来。”好像死在那里就定在那里了，一辈子就是为了死，活在那个情形里边了。年轻的时候想得少，特别是到了五六十岁的时候、身体不好的时候就想起来了，“我死了以后是不是就成了孤魂野鬼了？”你说这个想象是出自于谁呢？出自肖红的想象，呀，你说神看到你有这个想象伤感不伤感、伤心不伤心？这个你们能体尝到吗？你说她把自己当做神家人了没有？活着的时候看着是在神家呢，心在吗？她敢于依靠吗？不敢依靠神。活着不敢依靠神，死了她还想自己找个出路，还想着这成为孤魂野鬼了，也没有个作伴的。她一看这个离婚证的时候就难受了，“这死了以后往哪儿走呀”，一看这个流露就不是个信神的。用神话来看，你说这是不是信神的？一天起来树立标杆、树立标杆，今天咱把标杆给打倒了啊。神给你摆设环境是要检验工程呢，也就是说疾病临到、死亡临到的时候，神就看你怎么认识这个死亡呢。人常说的这个“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没有任何人给你交通，也没有任何人给你说什么，但你就知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这个女的一旦嫁出去以后，就成了人家的人了，死了就成了人家的鬼了，思想里边你就已经定了。婚姻嫁娶，这仅仅是传统文化给你灌输的一个思想，婚姻嫁娶从你思想里边都没有脱出来。你死了以后你这个人去哪儿呢？这个你知道不知道？神交通过这方面，人死了以后去的第一个地方是一个黑洞洞的地方，对那个黑洞洞的地方，你一无所知，啥也不知道！你啥也不知道，还要说“我生是张三家人死是张三家鬼”，这个思想还在捆绑着你。神早就和咱说了生死轮回，这个都看了吧？（嗯，看了。）一个人的降生和死神给你安排着呢，在神给你交通了生死轮回以后，你还要想着“我死了去哪儿呢？”这是不是悖逆？这是不是对神的否认？是不是背叛？如果你真是信神的人，那你就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可你还想逃跑。你成神家鬼是福还是祸？（福。）你嘴上说是福，可是你心里真这样认为吗？你要是真这样认为，为什么寻思那些？你寻思那些证明什么？你要福吗？（不要。）摆设一个环境，一试炼、一检验什么都出来了。

在咱家尽本分有好多老年人，五六十岁了、六七十岁了，咱该怎么对待这些人？在神来看，只要他能尽所能，那能做个啥就做个啥。人家虽然年龄大了，但还愿意来尽本分呢，你能不让他尽本分吗？可当时这个路就行不通，没法走，六七十岁了，你说让他尽本分还是不让他尽本分？他尽本分一旦有什么事，你说怎么处理？无路可走！这次瘟疫来了，马阳就病了，他年龄也大了，在咱家尽本分多长时间了？（肖红：大概4年。）网上说年龄大的人最危险了，后来又看到一个视频说不发烧危险，因为人发烧是自身的免疫细胞和细菌在争战，不发烧好像就不正常。马阳仅仅是个低烧，那天晚上也不知道是温度计不对了，还是怎么回事，测的是36度多，不发烧。他这个不发烧把人给吓坏了，所以就赶紧联系他家人，找他家人的电话号码，但没找见。过后问马阳呢，马阳说他有电话号码呢。（肖红：那天怎么说没有呀？）这不是神的安排呀？要是那天真给了你这个电话号码，不就完蛋了？马阳有这个电话号码，但人家说没有电话号码。马阳当时的理念就是已经和孩子断了好几年了，不愿意再联系了，一旦和孩子联系起来，以后怎么办呢？当孩子的不可能不管吧，肯定是让回呢，一旦回去后，对马阳来说就失去了这个尽本分的机会。和孩子生活在一起，孩子绝对不可能让他再出来，那对他来说是不是被推入火坑了？在这关键的时期就决定人的归宿了，那对他个人来说，你是断了他信神的这一条路了，对咱家来说也是失去了一个人才。那在神那边怎么看呢？这样做，在下边人的心里又造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我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吗？”不是。你心里不想成为神家鬼，那就不让你成为神家鬼，可是你还难过，听懂我这话的意思了吧？你听到马阳有了病了、有了危险了就交给人家孩子了，这一下子都有点消沉了是吧？消沉了没有？“等我哪天尽本分尽到七八十岁了，不用我了，我就又得回家了”。（王萍芝：都没有想等到七八十岁，当时就感觉到我现在就是这种情况，危险。）你想的是“现在瘟疫来了，我就难逃。”神摆设这个环境，也就是借着这个环境和咱说话呢，逼迫着咱去揣摩神的心意、去进入、去实行真理。你说这种年老的人该怎么安排？刚才我说什么呢？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作为信神的人，你得有这个理念，得有这个心志。神给他摆设了环境，咱今天作为带领就得给人家带出路来，给人家预备尽本分这样的环境。

马阳有电话号码但没给，人家说他和家人已经断了好几年了，不愿意再联系了。马阳当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病的时候身上不疼，也不发烧，就是身上软呢，是咱在网上看了这些以后害怕了，咱害怕但是他没有害怕。等过后再说的时候，他说有家里的电话号码，只是不想再联系了。马阳这么一说，就给卜丽桦心里带来了一个认识，“信与不信的本是两类人，人家就是要分开，就是要走出来，人家还不想和不信派在一起呢，咱今天非要把人家推到那个不信派的家里边，这不是作恶的？这个路行不通呀，没法这样做呀。”那天人家没有给电话号码，这条路没有行通，是一个保守。但马阳真认识到自己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了吗？他认识到认识不到？他认识不到。因为人信神都是一种得恩典，他没有觉得有多严重，会不会死，没想这些事，没有感觉到危险，所以一方面是他不愿意再牵挂，可是同时他又放不下他孩子，他又想孩子，从这儿又看到没找见电话号码是神的一个保守。那天如果真给了咱电话号码，晚上可能就打通电话了。现在借着这个事，咱明白一项真理，就是年老的人该有一个什么样的认识，咱对年老的人又该怎么安排。如果人家有技术，人家愿意来尽本分，咱就必须得给人家创造尽本分的条件、环境，那是咱的责任与本分。人家只要愿意，能尽多少尽多少，但得跟他签个条约。那个时候咱在外面尽本分的时候都写过什么呀？（起誓保证书。）现在也是一样的，得写一个自愿书，自愿什么呢？（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对了，“我生我在这儿尽本分呢，我是神家人，我死是神家鬼”，什么意思呢？“我嫁给你了，我不走了”，就是说你嫁给你老公了，你死了以后，你老公怎么打发你，你管不管呀？（程晨：不管。）你一闭眼也就走了，剩下的就是你老公管了。既然你来这儿了，既然你真承认你是个受造之物，真承认你这个人是从神来的，是神造了你，你应该还报神，“我生是神家人，我死是神家鬼”，你真认识到这儿了，你就不想你死了以后怎么样了。说得再直接点就是：你死了以后，就不要考虑怎么处理你这个臭肉体啊！直接就告诉你了，到那时候由我随意处理，你必须得接受这个！给你放棺材，通知你家人……这些不要想，你不要提任何要求，都由我随意处理！如果你真能做到这一点，那你就能在神家尽本分。这是不是极大的一个试炼、熬炼呢？那也是显明你呢。

在你没病的时候，你这样想呢，等你有病的时候，奄奄一息的时候，你想什么呀？不敢闭眼，一闭眼你就会去那黑洞洞的地方。所以现在就要从思想里边扭转你的观点，让你去认识，是谁在主宰掌管着人的命运，就是临死之时，你也得发出香气来。神拯救人还分灵魂体得救和灵魂得救，灵魂体的这个体就是肉体，你在这个肉体的时候没有得着真理，那你就必须得死，但就即便是死，你也得站见证，这样你的灵魂还有机会蒙拯救。神是按你站的这个见证来定人的归宿的，你站住见证了，灵魂是能蒙拯救的，那就不让你的灵魂死，给你换个肉体，让你再来一次人世间来追求真理，这只是生命体现的一个不同的方式、形式。你现在在这儿活着呢，这是生命体现的一个不同的方式、形式，你死了以后重新转人，重新体现了生命的形式，就不要说重新转人，就是转成猪了、转成狗了，只是这个生命体的体现不同。你真有这个认识了，就敢依靠神，把自己交托于神。这不是一句话，这需要漫长的熬炼，熬炼中产生真实的爱，熬炼中产生真实的信心。经过多长时间的熬炼，神话在你身上生根发芽了，神话在你这儿不是一句话了，而是成了真理了，那原来你的思想“生是谁家人死是谁家鬼”，不成立，推翻了，就成邪说谬论了，你就把它抛弃了。神话用在这儿了，“我生是赤身而来，我死也赤身而走，至于臭肉体就是一件衣服，那臭肉体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没有什么要求。”咱最起码得能像犹大一样，犹大要求死了以后，还让谁埋葬他呢？犹大要求了没有？犹大能上吊自杀，人家那叫醒悟、觉悟。虽然做了出卖主耶稣的事，但人家能醒悟、觉悟，自己不配活着，最后上吊死了。犹大上吊死了以后都不考虑怎么打发他，那你一个跟随神的人，你还考虑一下死了以后，让谁打发你，怎么打发你？那是让你为神站见证呢！当你把这个见证站住，这是不是一个大的见证呢？当你真正能达到“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的时候，“我死了以后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想怎么打发就怎么打发，我不管死了之后的后事怎么处理了”，真的放下了，躺平了，完全顺服于神家安排了，站住见证了，发出香气了，有点人的味道了，撒但仓皇出逃了。

你死也好，不死也好，都有路可行。你没死，站住见证了，那神说：“活在病里就是病，活在灵里就没病，只要你有一口气，神都不会让你死。”（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六篇》）就是即

使让你死了，你站了一个见证，那是值得神纪念的，你也有一个好的归宿。你真的对神话信得来，相信神给你说的话就是真理，就是实情，实实在在的就是这么回事，你真在心里寻思了、明白了就是这么回事的时候，那你再去写这个自愿书，是不是就好写了？你明白了之后，对这些就不当回事了。你写下以后，哪天臭肉体衣服一脱，想怎么处理你就怎么处理你。以后灾难越来越多，死人也必然越来越多，随便给你一处理就行了。想给你立块碑，那就立块碑，这是某某某，不想立碑那就把坟堆摊平又有啥呢？现在提前把这个话就给你说清楚了。这个说清楚了之后，就把一些什么人排除出外了呢？这就把来神家当避难所的人、当养老院的人排除出外了，也就是把属撒但诡计的人都排除出外了。同时，这就给那些年龄大的人尽本分开辟了出路，也就是说在神家里不管你是六十岁还是七十岁都可以来尽本分。只要神家岗位上需要你这个螺丝，你就可以来。但是你来以前得写下这个自愿书，写下了以后，到时候就由我来处理了，这相当于是你嫁给我了，由我处理。你没有这个心志，不愿意成为咱家人，那你就走呗，这个可以成为一个衡量年龄大的人尽本分的原则标准。要想跟随神，你必须得意志坚定，里边得破釜沉舟。破什么呢？咱刚才说了婚姻，一年纸婚；二年棉婚，如果你结三年婚想抵上他结五年婚，你结五年婚想抵上他结十五年的婚，你得具备了什么条件呢？你娶的这个媳妇的家人没了，没有娘家了，这个婚姻基本上是稳定了，因为她没有其他想法了。（温婷婷：她只能依靠你了。）只能依靠你了，别无他路了，她就好征服了，所以她必须是依靠你，无路可走。那今天咱信神也是一样的，破釜沉舟，把你的后路斩断了，那你来神家就保险了。因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你没有后路了，那神家不管修理你也好、对付你也好，你都跑不了！你跑去哪儿呢？肖红她现在想跑呢，她去哪儿呢？无路可走了。不寻求、不交通、不揣摩呀，好像都觉得自己还挺好的，是吧？一拿上犹大的事例一对比，你说咱这是啥人呢？

（程晨：人都是在外表断这个肉体的利益，其实心里是牵挂着呢。）这就是个认识。现在就好比嫁娶呢，你的娘家是谁呢？（程晨：撒但。）对了，撒但是你的娘家，撒但是你的肉体。迎娶新娘，神家把你迎娶回来了，你人是过来了，可是你的心是在娘家了。“我娘家有我哥，我还有个妹，他还没娶呢，她还没嫁呢，时不时就回家看

看、望望。我娘家死了人了，我还得给人家穿孝呢。”你就去拜偶像了。（温婷婷：不然的话连娘家也没有了。）人就是只怕没了娘家！肉体就是你娘家，你对你娘家怎么看呢？肉体就是你娘家，就是撒但，如果说你把你娘家断了，你娘家没有什么拖着你了，你就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的了，神在这边就好掌管你了，撒但就统治不了你了。以后衡量人就好衡量了，作工也就好作了。你说这个婚姻为什么不和？她娘家负担太重，担不起来，她时不时地给她娘家拿点东西，要是不拿点东西，也不拿点钱，她娘家那边活不了。老公想盖房子呢，她这么一拿，老公怎么说？“你把东西都拿你娘家了，盖房子的大梁都偷走了，你说我还怎么盖呢？”这个家还能过成吗？打起来了、吵起来了。等过了三十年了、四十年了，她娘家的人熬得没了，亲情也淡了，她也就规规矩矩成了张家人了、李家人了，这就成了五十年婚、六十年婚了，成了金婚、金钢钻婚了。你娘家不再是你的家了，你就没地跑了。三十年了、四十年了，一看原来娘家是你的亲戚，但是刚结婚的时候，你感觉那就是你娘家，那就是你的家，就是这个理念。就是说慢慢的，你和你娘家撕拉开了，情感撕拉开了，撕拉撕拉最后直接断了，你成了你老公家的人了，不再是你娘家人了。人们说你不再是谁家谁家闺女了，而是说这是谁家谁家媳妇了，你是没名字的。关于老年人来神家尽本分该如何安排，我算交通清楚了吧？

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二）

（肖红：年老的人出来尽本分可以，但是后路得卡好，得和家里人说好，以后不管怎么样，任何人不能找，如果他家人能达到，那就没有后患，这也行，最起码不能给神家带来麻烦。不然的话，万一有个啥事，人家家人来找咱了，“反正我爸在你这儿呢，就是死了也罢，你埋哪儿去了呢？”这怎么弄呢？）在这儿要的是一个见证，要的是打败撒但的一个见证，也就是要你的态度、观点呢。就借着这个事来检验你，看你是在封建迷信的思想里边活着，还是活在了神话里面。如果你活在了封建迷信的思想里边，就活在了撒但的一个圈圈里边。那怎么就是活在神话里面了呢？咱都看过这方面的神话，在神那里，把所有的人分成了三类，第一类是外邦人，外邦人是和畜生互相轮回投胎的；第二类是有宗教信仰的人，这类人如果几世轮回都能严格地按照所在的教规去做，那就能在灵界当差；第三类是信神之人。“我现在年龄大了，神给了我三条路，我走哪个呢？”有的人是“我得听神话”，有的人是“我得听传统文化，我死了以后得和老婆合葬呢，不然的话，我死了以后成孤魂野鬼了怎么办呀？”这就看你的态度、观点呢，在你的心里，神话和传统文化就像是拔河一样，两边都在拉呢，就看你站在哪边。如果你站在魔鬼那边，站在你娘家那边，那你依然属于魔鬼；如果你站在了神这边来看，“神说我这个肉体和灵魂是两码事，神还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惟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太 10：28）就是说我得怕神，不能怕魔鬼，我就是死也不跟随撒但！我对神的话是百信不疑，一百个相信，没有一点疑惑。臭肉体是腐朽的，关键的是人的灵魂，我已经看透了，我死了以后肉体就是个衣服，随便你怎么处理。”那你写这个自愿书就轻而易举，当你写出来后这就是一个见证。但写出来后仅仅是站住了一个试炼的见证，还没有成为你的生命。当你写出自愿书以后，从那一刻开始，你每天就开始想：“我死了以后就成了孤魂野鬼了？”想不想？（想。）在你尽本分的时候，你心里就想：“我以后死了就埋在这儿？连个作伴的也没有？”想不想？（想。）肯定要想。写下这个以后，就又想：“我已经写了呀，神说死了以后过三天就呱呱坠地成了一个新生儿了”，又在那儿安慰自己呢，想想这个，想想那个，

争战了多少天以后，最后熬出来一个结果。“我都已经写下了，我应该相信神的话，我应该咒诅它、弃绝它、背叛它、放下它！”实行、实行、实行、实行一段时间以后就明白了。刚开始神话在你身上是撒了个种子，你实行它才能生根发芽呢。现在你写下自愿书也相当于是给你撒下了一个种子，种子开始生根、发芽、结果，最后就成了你的生命了。随着你生命的长大，传统文化对你来说根本不在话下，不存在了，你就看清了传统文化都是骗人的，是谎言，是撒但玩弄人的诡计，这才是真实的实情。“我今天活着能在神家尽我的本分，死了神安排我，将来我还能和神家人在一起！”看清这个事实时，能不高兴喜乐？这就活在了高兴喜乐之中。

在这个环境中，神主要就是看你的态度、观点。咱信的是神，神是主宰万有的主宰者，至于随后的这些事情，不都在于神？神不让你孩子来找你，他能来找你呀？但如果你在那儿就心思不定，“孩子要找我呢，孩子不知道哪天来找我呢”你要是那样想的话，那你就去吧，你快去找你孩子去吧。犹大不是一来就是出卖耶稣的犹大，他是缺钱花，他想钱呢，所以神就借题发挥、就地取材，“去，为了三十个铜板出卖吧”。神看的就是你的一个态度、观点，但在实际配合的过程中会发生什么事情，你怎么和家里边沟通，怎么和家里边切断联系，这是你与神之间配合的一个工作，这是你应该尽的一个责任与本分。咱今天交通的是什么呀？交通的是你得给年老的弟兄姊妹出来尽本分一个路途，你该怎么帮助扶持这些人。这些人来跟随你了，你得通行神旨意，把神的旨意通行下去。神要的是什么？你给神的是什么？今天他六十岁了、七十岁了，人家要尽本分呢，人家就是要尽本分呢，“我就是要在神家，我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你说什么呢？你说：“不行，你家里还有孩子、老婆呢，到时候你死了，人家那边要跟你合葬呢，找不见你，你儿子来找我了，我怎么办呢？我怎么给你儿子交代呢？我怎么给你孙子交代呢？”这就暴露了你的问题了，你尽本分不想着怎么和神交代，你想的是啥呀？你想的是“我给他‘娘家人’怎么交代、给他敬拜的偶像怎么交代？”这是谁的问题呀？听懂了吗？（肖红：嗯。）你怎么和他家人交代，那剩下的事不是人家本人的事情了，那是你作为一个管理者、作为一个带领的责任与使命。你怎么处理这些事情？你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你考虑的是神家利益、神的

名、神的见证？还是考虑别的？为他家人说话？为了满足他？你站在哪一边？你为谁说话？他是要告你呢，他有要求呢，他要求什么你就给他什么吗？你该怎么用智慧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你的一个功课了。

肖红，你作为一个管理者、作为一个带领，你的责任与使命是把弟兄姊妹往神面前带，他们有难处，他们认识不到，他们无路可走，所以他们才来跟随你呢。他们来跟随你了，你给他们带不出来路，他们跟随你干嘛？你给他们带不出来路，他们无路可走，别人看着他们跟随了你依旧还是无路可走，那这是不是一摊散沙啊？今天神是让人立标杆呢，你得明白神为什么给你摆设这么一个环境。你找了多少人来配合那项工作，为什么就找不见一个合适的人呢？为什么就让你找了一个老弟兄来配合那项工作呢？这就是神给你摆的，就逼着你在这个环境里边去解决问题，所以你就得先进入真理。你进入真理了，你会处理这些问题了，你下去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下边人也就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些问题了，你是在前边带路的。先把原则性问题搞清楚、本职搞清楚。（肖红：我里边有个顾虑，马阳确实是咱需要的，他能配合那项工作，但……）我给你说的是什么呢？你先把顾虑放下，你先解决你该怎么通行神旨意，一个解决完了再解决一个。什么是神的旨意？（肖红：我里边还不怎么明白。）不明白什么？（肖红：马阳这是个特殊情况，人家是个人才，咱确实需要他。但信神的老年人多着呢，愿意出来尽本分的也不少，但是有的就做不了什么，这样的人咱也给安排吗？只要有这么一个先例，那后面的怎么安排？凡是七老八十的都留在这儿？咱是养老院吗？这样合神心意吗？）神家绝对不是养老院。神说过什么？你能尽多少尽多少，你尽所能了，你就能在神家尽上本分，你如果是个废物那不要呀！在神面前没有七十岁、八十岁。（肖红：我自己里边就通不过。）你没通过，你就说你没通过的地方是什么，你说出来。（肖红：就像马阳，后路卡断，任何人不找可以。但有些人他家里人什么都知道，他自己也做不了什么主，也尽不了什么本分，咱也管？）尽不上本分的肯定不要呀。（肖红：他也能尽点，还不能给你看个门？有的就能看个门，最后咱就这么对待？这合适吗？合神心意吗？）只要能尽个本分，人家活着愿意做神家人，死了愿意做神家鬼就行，神要的是个见证。你想想我刚才说的

是不是一个见证。（程晨：你说的是态度。）神要的就是人的态度、观点。（肖红：因为啥人也有，“只要你给我养老，我就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我就不回去”，这还不愿意？要是这样谁也愿意，七老八十的都愿意。）哪有那么好的事情呢？我给你说的是五六十岁的、六七十岁的人，并且真让写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死了以后由我随意处理。（肖红：死了啥也看不见了，还管怎么处理呀？还管怎么埋呀？这个是容易的。）你说的这个是无理智的话，我就问你，你能通过吗？（肖红：同意。我死了，你把我埋哪儿都行。）那你离婚的时候有什么难处呢？（肖红：啥也没有。其实你那会儿说那些的时候，我心里都有想法，我啥时候说过这些呢？根本不在乎这些方面。）那是我误解你了？（肖红：肯定是呀，根本没有这些。）我冤枉你了，把你除外，咱不说你了，咱说别人。程晨，你有吗？（程晨：我现在没有。）我没交通以前，你考虑过“我活着怎么样，死了怎么样”没有？（程晨：原来没有考虑过，现在说这个了，才考虑呢。）特别是人离家尽本分和家人断了联系的时候，或者是离婚了单身在外边尽本分的时候，哪个人能不想呢？（肖红：我心里想的就是：不管什么时候，我儿子也是埋我的。）你时常想的是你儿子会埋你的，所以你放心大胆地说我不考虑这个事。（肖红：我就没有想着你说的“我死了以后到哪儿去呀，死了还要回去跟他合葬去”。）可我在这儿要求的什么呢？我要求你写下“我有儿有女，但不用儿女埋”，你同意不同意？（肖红：可以呀，按肉体来说还不需要他们花费了呢，这不更好嘛。）你说的完全是空话。（肖红：啥是空话呢？）你说不用你儿女埋更好这是空话。（肖红：还非要让他埋呀？）我说你那话是空话，第一个是因为从你心里边来说，你就通不过，你过不了这一关；第二个是因为你要想你孩子怎么看。肖红，你说这话经过你孩子同意了吗？（肖红：咱交通了以后，我就要给他交通呢。）你给他交通他就同意了吗？（肖红：他肯定不会同意呀。）那你到时候有借口了，“是我孩子不同意呀，不是我不同意”。（肖红：他肯定不会同意。）这路行不通，你才说你能这样走，你说你聪明不聪明？真聪明。因为你有“娘家人”给你做主呢，所以你才敢放心大胆地说话。如果没有“娘家人”，谁敢说这话？我刚才跟你说了，你写下自愿书以后，就证明你和你孩子断绝关系了，同时你也就进入熬炼之中了。我不是让你经过你孩子同意以后才来这儿，信与不信的本是两类人，他和你分割开了。刚才你

说和你孩子商量了，你知道商量不通，我也知道商量不通，那我怎么可能让你和你孩子商量呢？不让你和孩子商量，那怎么办呀？一刀切！你必须和你孩子断绝关系，没有任何来往，这样你就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了。你定了，能达到这一条了，那我就按这一条来对待你，也就是说我就按你是我“媳妇”来处理你了。不和你孩子商量，能做到吗？（肖红：不商量，后路就没有断了呀。）你先说你能做到吗？你先把这个告诉我，你能不能做到？（肖红：就本人来说能做到。）那就行了呀，你本人都能做到了，我还需要经过谁同意呢？（肖红：本人肯定知道、同意啊。）现在不仅让你知道了，还得让你实行呢。

你是我“媳妇”，你没有“娘家人”，我就能做了你的主，我可以随意处理你，行不行？（肖花：行。）你之前的那些思想观点那是撒但的网罗，现在要你自己从撒但的网罗里走出来，你愿不愿意？你自己愿意了，这叫见证，你就是众子、子民，你自己要是不愿意，神用武力解决家庭纠纷，那就叫被迫，那你只能是个效力者，这不就是合适的安排吗？现在是要根据你的见证来定你的归宿呀！现在就是要问你呢，你愿意不愿意成为神家人、神家鬼？你愿意，你就得实行。你嫁了个老公，老公说：“你天天回娘家，天天回娘家，你究竟是不是我的人？你要是我家人，你写下保证书，以后不要回你娘家了啊，做得到做不到？如果你还是三天两头回娘家，那你就不是我家人。”如果你能做到了，你答应了，断绝了，这是不是就好办了？那边是地狱，这边是国度，神说：“如今，在这里，所有的人的尸首横躺竖卧，不知不觉之中，我将手中的瘟疫倒下，人的尸首便都腐烂，在人的身上不再有血肉相连，我便远离人而去。”（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四十篇》）尸首都腐烂了，再没有肉体的这个相连了，以后不允许你和你家人有任何联系，你能做到吗？（肖红：王萍芝，你能做到吗？）（王萍芝：做不到。）你要是能做到了，那我就不用在这儿说这些了，你要是能做到的话，大地震早就开始了。现在灾难是刚刚开始，才开始检验工程呢。我今天给你交通了以后，这就是一个标准，以后就根据这个来衡量呢。神是圣洁的，什么叫圣洁呢？圣洁就是不允许有一点污秽存在。你来到国度建造了，你成了神家人了，我哪能让你再和外邦人拉拉扯扯？要是你娶了一个媳妇，你媳妇还和外边的

第三者拉拉扯扯，你要这个媳妇吗？况且这个媳妇还不是偷着拉扯，还是明着拉扯，你能容忍吗？现在就是要一个见证！今天我把这方面的标准交通出来了，你也听明白了，那从今天开始就用这个来衡量。在我未交通以前，不按这个标准来要求你。神是借着这个环境让我先去认识，我明白了那我就把这个行政给你颁布了。颁布了这个行政以后，就按这个行政来了！神没有情感，神不讲情感，你有儿女，在神那边不承认那是你儿女。亚伯拉罕当时是举起刀要杀他孩子了呀，我今天让你干什么呢？不让你和你儿女联系，哪个厉害？今天连不和儿女联系都做不到，你说还说啥？这就是距离！越信神越看到自己什么都不是，自己完全就是个婊子！既想当婊子还想立牌坊！“我想成为神家人”，来神家想混个名，可是呢？还想天天回娘家。刚结婚的人，生了气回娘家，不生气也回娘家，想起娘来就回娘家，二十年后、三十年后，她还回娘家吗？这就是我家！轮到她孩子回娘家了。这就像祭司弟兄交通的，刚开始你要回娘家，勉强些，去吧，随你吧。二十年、三十年了，还随着你呢？

为什么会有灾难临到呢？我再怎么和你交通，你能实行出来吗？你心里通不过，实行不出来，神话在你身上通行不了，所以说必须得有事实临及。就像这次的口罩事件一样，神告诉咱了，瘟疫来了得预备口罩，让你预备口罩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瘟疫它要从鼻、口进入，你预备的这个口罩必须得把鼻、口给罩住，咱做到了吗？你没有做到，那瘟疫必然要临到你！就像造方舟，你造的方舟不能有蚂蚁洞，如果有蚂蚁洞了，那方舟肯定是要沉的。今天神告诉咱瘟疫来了，让咱预备口罩呢，如果你戴口罩都按要求标准戴了，尽本分也尽到该尽的责任了，那这个瘟疫临不到你。因着你实行了神的话，就活在了神的保守之中。可如果你每一次做出来的都是你自己想象观念里边的、都是在应付糊弄、都是种欺骗，瘟疫怎么可能离开你呢？病毒必然得感染了你，那是必须的，而且必须让你体验一下疼痛！以后的瘟疫会越来越大，为什么会越来越大？就像出埃及一样，十灾一次比一次大，目的是要带你走信神这条路呢。今天咱这仅仅是个体验，体验什么呢？体验不实行神话意味着什么，不实行神话意味着被感染、感染意味着还要得后遗症，让你先体尝一下，然后接下来再来一波瘟疫。第一波，你没有实行，第二波，你实行不实行？你实行了就得保

守，你不实行的话，你就被二次感染。如果二次感染了之后，你还不实行，那就会被三次感染、四次感染！四次感染以后，还有第五次吗？没有了，人就死了。这是不是神的公义？这就是说给你一次试炼，你站不住，给你两次试炼，你还站不住，都进入了试探里边，那最后就是沉沦。瘟疫或者是饥荒，其他的灾难临到，你都站住见证了，神看着你这个人能按着神话去走了，在神来看，你就是神家人了。你能活在神的话里边了，按神话实行了，那你就是个众子、子民，神在这个时候就定了你的位置了。在试炼中你站住了，那下一回就把你放在灾里边，那就是熬炼。原来你是站了见证，借着漫长的熬炼，你把神话活出来了，神话就成了你的生命了。神话成为你的生命以后，你是顺服神的人，你活出的是正面事物了，就不需要灾难了，这个路好走不好走？

（肖红：丁珍华要回去过年呢，她说她儿子回来了，要订婚呢。）咱只管交通真理。（肖红：交通清楚了，人家非要回呢。）我在《是“回家”还是“挑衅试探”》里面写清楚了吧？过年回去以后互相走亲戚，感染瘟疫的风险增加了多少倍，可能是第二次瘟疫高峰。你不回家在这儿尽本分人生地不熟，和外人也不来往，你是活在了保险箱里，此地甚好。我说清楚了，这就看人实行真理的心志，回还是不回这不管你，你自由选择。咱刚才说了一年婚、二年婚、三年婚，出来之后不能长时间尽本分，这叫什么？这叫搞对象，这叫想“家”，就借着这个看清楚了人和神之间的关系了。咱一直交通小女孩的命运，都知道她什么命运，也都知道她什么性情，但神交通了小女孩的命运对你顺服神有没有什么帮助？没有任何的帮助。你对小女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命运有没有任何的认识？你寻求过没有？小女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命运？（程晨：固执。）她为什么会固执持守自己？那你在她身上看到了什么？你有什么路？（程晨：小女孩她要靠家人呢，不靠神。）她不愿意成为神家人，她要靠她娘家人呢。她的一生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苦楚呢？就因为她不敢靠神，她不靠神，她老想靠自己，所以神不能让她靠成自己，一旦让她靠自己成了，她就会觉得“你看还是我行吧？还得靠自己吧？”那她还承认神的主宰吗？不承认，她会否认神的主宰，所以她才一直碰得头破血流。你看见她失败了，可你在她身上看见你自己走的路了没有？正确的路在哪儿？你看见路了没有？

你还是没路，白交通。肖红，看到路了没有？（肖红：看到了。）什么路？（肖红：靠神的路。）怎么就是走靠神的路？（肖红：不找依靠，就靠神，交给神。）交给神就完啦？（肖红：可人现在都放不下呀，你说哪个能放下。）你非要走小女孩的路，你必须得有小女孩的命运，是你自己选的这条路。那怎么就能修改自己的命运呢？你不能走小女孩的路，你得成了神家人。你不再与神较量，不再与神叫嚣，你有顺服了，你顺服神的主宰安排了，神也就不需要给你安排那些坎坷、苦楚了。如果在一开始你靠父亲靠不上的时候，你就反思、回头，“我不能靠父亲，不能靠老公，更不能靠孩子，我得靠神”，当你有靠神的意念并且这样走的时候，那就不需要让你遇上这样的老公了，你的命运就可以改变，那你后边的命运就是幸福的，不需要那么苦。看了小女孩的命运，你再来看我的命运，我的命运是什么样的？2012年就是个转折点，如果我依靠自己的双手，依靠带领，跟上他走，那走的是什么路？是死亡的路。相反，我活在神话里，我跟着神话走，今天你看见我走的什么路了吗？看见我得着的是什么了吗？我还需要受那个苦吗？命运它可以改变！你跟随神、顺服神，命运它就随之而改变。你站了见证了以后，你就不需要再受那个苦了。就像亚伯拉罕拿起刀来以后一样，神看见人的态度、观点以后，立马就是赐福，赐福他子孙后代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多。神作在约伯身上的也是一样，当约伯说出“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句话以后，神就开始赐福于他。如果你一直是与神较量、叫嚣，那就让你碰得头破血流！什么叫头破血流？不可能让你按着你自己的来，不可能让你有安稳的归宿，碰得头破血流那是你自找的！咱看了神交通的小女孩命运以后，最起码得知道小女孩她是怎么走成那样的，得有这个认识。也就是说咱看见小女孩的命运以后，“我不能走小女孩的路了，我得依靠神。依靠神不是一句话，我得有实际的行动，我不能再固执。”咱得有这样的认识与心志。神怎么说的？神说你既然信神，那你就得像个神家人。你看历代的使徒，谁不是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呢？你看摩西，他考虑他死的地方了？咱今天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那你的见证在哪儿？你跟随神的证据在哪儿？神明明告诉咱神在这边，撒但在那边，咱站在哪一边，就把咱归到哪一边。如果你站在中

间也不归神，也不归撒但，那就必须让撒但残害你，残害到一定程度你才能寻思、回头。

咱刚才说到了儿女，在神那边，神怎么说的呀？“人类达到在地上有真正人的生活，整个撒但势力都被捆绑了，人在地上的生活就相当轻松了，不像现在这么复杂，什么人际关系、社会关系、复杂的家庭关系，太麻烦，太痛苦！人活在这里面太苦恼！人被征服之后，人的心与人的思想都改变了，都有了敬畏神的心，也有了爱神的心。当全宇之下追求爱神的人都被征服之后也就是撒但被打败的时候，撒但被捆绑也就是所有的黑暗势力都被捆绑，人在地上的生活就没有任何搅扰了，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地上生活。人的生活若没有肉体关系，没有肉体复杂的那些事，那就轻松多了。人的肉体关系太复杂，人有这些东西就证明人还没脱离撒但权势。你跟弟兄姊妹都是一样的关系，跟平常家人也都是一样的关系，这就没什么烦恼了，谁也不牵不挂，这是最好不过的了，这样人就减轻一半痛苦了。在地上正常人的生活人就如天使一样，虽然也是肉体，但是跟天使也差不多，这是最后的应许，是最后赐给人的应许。”（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恢复人的正常生活将人带入美好的归宿之中》）“……谁也不牵不挂，这是最好不过的了，这样人就减轻一半痛苦了。”你老要牵挂着儿子、闺女、孙子，就总有痛苦，并且还是太痛苦！那怎么就不牵不挂了呢？神告诉你这句话了，你实行不实行？孩子未成年以前那是你的责任，现在人家都是成人了，人家都有各自的生活了，所以你把电话断了吧，你愿意断吗？（程晨：不愿意。）那你走的不还是小女孩的路吗？你不愿意断，那你就连着吧，神不强迫你。我在这儿为什么让你写自愿书呢？你写下自愿书了，我就承认你是神家人，你不写那就不写，那你归于他了，我在这儿不承认你。我在这儿不承认你，你就得不着这儿的保守。在实际生活当中，你再往后边走，灾难来了，你儿女掉在灾中，你咋办？你说你连自己都保守不了呢，你能保守了你儿女呀？你能管了你儿女的归宿吗？可能吗？（程晨：管不了。）他掉在灾中了，他还有你的电话，“妈，我这边地震了，把我腿砸断了，我出不去，奄奄一息，妈……妈……”你不断联系，你有这个电话，接通了以后，你听见了你孩子叫你的最后一声妈，你舒服不舒服？（程晨：不舒服。）还要电话不要电话呀？（程晨：不要了。）所以说这是你自找的苦。

你有电话，他找见你了，灾难下来了，饥荒、瘟疫来了，吃不上、喝不上，带着老婆、带着孩子，“妈，我的工资发不了”，你说什么？“我看祭坛上有什么给你拿点。”你不去祭坛上拿，去哪儿拿？“我看神家厨房里还有吃的呢，我看谁是负责厨房的，趁着没人在的时候给你拿点。”你眼看一个孩子、一个孙子饿得都皮包骨头了，你拿还是不拿？你眼看着孩子饿死？你能看下去？那你拿去吧，你去拿了两个馒头，一块肉，让他好好地吃了一顿。你做的这些神看不见呀？你同情魔鬼撒但，就是与神为敌。他当时是怎么与神对抗的？给他传福音的时候，他是怎么不接受的呢？如今让你断你不断，活在痛苦里边，到那时你就是让他吃上一顿，他就能剩存下来吗？吃一顿行不行？灾难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结束的呀！你一天给他偷5个馒头？你偷还是不偷？你找死呢，那叫找死呢！所以说，神和你说：“……谁也不牵不挂，这是最好不过的了，这样人就减轻一半痛苦了。”这是不是给你的路呢？是不是对你的祝福呢？你生要成为神家人，死要成为神家鬼，“我来到神家了，尽本分的时候，我没有其他的考虑了，没有其他的累赘了。”一旦灾难下来，你看见的也就只是眼前的，那灾难临到你就只是一个试炼、检验，不涉及你的生命。即便是你孩子冻死了、饿死了，你知道？你不知道，那你还有痛苦？你还想呢，“我大孩子还在某某市教书呢，小孩子还在某某市办公室里吹着空调呢”，你啥也不知道。人常说什么呢？“你看某某某傻乎乎的，看着他孩子怎么怎么了，他也不管，他就傻得不知道，所以他就不管。”你说你那时候愿意做个傻子？还是愿意做个精明的？（愿意做个傻子。）傻乎乎的，是幸福地活着。你孩子在美国呢、在英国呢，他就是在英国死了十年了，你知道？你还在这儿想着“孩子在英国是刷盘子呢？还是坐飞机呢？是享受呢？还是受苦呢？”你顶多是想想人家是怎么生活的。可是你要是和人家有联系方式或者你要把人家拉在你身边，过年过节能回家看看，或者是尽本分能离家近一点，那你能站立得住吗？那这些东西就都成了什么了呢？都成了检验你的效力品了。最后了，神要检验工程呢，如果你想在这儿尽本分，你还真实有个信，那这些就都是操练你的效力品。神给你说了这话三十年了，你不是听不进去吗？你不是不听吗？那就得用武力解决家庭纠纷了。今天给你闺女来个病痛，或者是取缔你的一个孩子，什么味道？今天取缔一个，明天取缔一个，后天取缔

一个，你能站立得住？折磨死你！所以你就受到了极大的试炼、熬炼。这个与断了和孩子的联系哪个痛苦？

今天我给肖红造了个谣，肖红没有那个想法，我说人家有那个想法呢。不管是不是我给肖红造了个谣，我觉得人里边都有这些想法，不可能没有。即便是没有这个想法，但是有一个想法你是真实有的，“我这病了怎么办呢？不能赖在神家呀！”（肖红：这个是有的。）你嫁你老公的时候，“我身体好着的时候，我在，我病了的时候，我就回我娘家。”你有没有这想法？你嫁你老公的时候没有这想法，你来神家尽本分的时候有这想法，那就证明从一开始你就没有把这儿当成你的家。（肖红：从我心里一直就有这方面，所以我对待别人也是这么对待的。）所以说你没有把这儿当成家呀。（肖红：尽本分这是人该尽的，但是有什么病了还是有什么了，不能赖在神家，让神家管，这方面我确实有。现在我儿子不给我钱，不管我，不管怎么样，到最后他迟早得管我，他别想跑，我心里就这样想。所以跟儿子联系，就是因为心里长期有这个。）养儿防老啊。（肖红：对，就这个意思。）“这就是我父亲告诉我的，我这六十来年就凭这个活着的，六千年就是这么过来的”。（肖红：我的存心是为了不连累神家。）你一个受造之物来到世上了，你说你不连累神，这是啥话呢？这是浑话！你让你孩子伺候你，那不也是连累神啊？你的孩子超出神的主宰了吗？你孩子的那些资产从哪儿来的？不还是神给的？你说你不连累神，那不是空话，假大空？你欺骗谁？你欺骗你自己，你还给撒但戴了个冠冕，你看还是撒但好吧。“我身体好的时候，在神家尽本分，我身体有病了，还得我儿子吧”，你见证的是撒但。（肖红：你说的这个我没有转过来。）哪个弯没有转过来？（肖红：就是咱说的这个病，有了病了就让神家给看，让弟兄姊妹伺候，你是谁呀？就像神交通的录音频的那个人，你让人家别人伺候你，神还恶心你呢。从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所以我对别人我也是这么要求的。）你听懂神说的那个话了没有？神说：“如果真病到这个程度了还可以，否则也太没有理智了吧？”（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一）》）你听这个话了没有？神说如果真是病成那样了也算，但那个人在还没有病到让人喂的情况下就让人喂他，他见证自己、炫耀自己，让人都仰望、崇拜、羡慕他，然后他在享受地位之福，所以神恶

心他。肖红，你说的这个就是给神戴了一个“绿帽子”，就是在说神无情无义，对待人完全就是当成一个驴利用，能用了就用，不能用了就宰杀。（肖红：嗯。）还“嗯”呢，你要羞辱神到何时呢？（肖红：我不是说不能用了就宰杀。）你没有说出来，但是事实做出来了。（肖红：我是说不能用了就该回家。不能用了还非赖在神家，和养老院似的都在这儿养着，这是花祭物呢。住一下院得几万，都这么掏钱吗？我是想的后果，我各方面都想呢，不光想这一点。只要敢开这个头，后边的就都来了，这是说话呢？）你的意思是说我给他们说这个话，是让他们来这儿当养老院住呀？可能吗？（肖红：我领受的就是这个。）我这里边有没有条件？（温婷婷：有啊。）什么条件？你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那我就给你看病，你生不是神家人死不是神家鬼，我给谁看？（肖红：都愿意来，都愿意成为神家鬼。）愿意吗？那是说一句话的事吗？你给我说谁愿意来当神家鬼，你说的是急话。别说别人了，我就问你，你愿意成为神家人吗？（肖红：愿意。）你说的是假大空的话，神要和你来实的呢。你真的做到了，你把这儿当成你的家了，神能不把你当神家人啊？你大胆地来爱神，看神能把你怎么样。神会一份“休书”把你“休”出去吗？可能不可能？可问题是你不敢大胆地来爱神啊，你想的是“我一旦病了呢？”你嫁你老公的时候，你想的是“我嫁给你一旦病了以后，你还要我吗？不行，我还得让我爸妈给我看呢，还得让我兄弟给我看呢”，你就是嫁给他了，你都不安心，三天两头往娘家跑，不敢离开娘家，你说你老公要你干什么？你老公说：“你中午给我做饭啊。”你说：“不行，我还要回娘家呢，娘家还有我兄弟呢，我不敢和娘家断了。”你说这是啥话。（温婷婷：我那段时间也是这么想的，我好的时候能尽本分，不好了还能赖着神家，让神家给养老呀？那样还有理智吗？）（肖红：这就是没理智嘛。）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想法。你如果真把你当成神家人，你真把你当成一个受造之物，那“神给我也是耶和华，不给我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当称颂”，你应该把你交托出来。到那一刻，“你给我看病就看病，不给我看病就不看，我死也得死在神家！”那什么叫神家鬼？我给你看病了，你是神家人，我不给你看病，你死了是不是神家鬼？你愿意死在神家吗？你愿意了，这才叫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呢！有病了不看，意味着什么？有病不看意味着死！往哪儿死呀？你说：“我有病了，不能在神家看病。”这话的意思就是：“我不能死在神家呀！”你不

敢把自己的性命交给神呀！你真爱神的话，你还管神给你看病不看病呢？“不管有病没病，我都是受造之物呀，不给我看病，我也要跟随神”，这才是一个受造之物该有的理智。如果是小病，还用不用看呀？小病你就应该担当！刚有个小病，“不行，我得找孩子给我看病呢，我得找娘家人给我看病去呢”，连这些担子都担不起来，这叫没担当、没承担。刚有点小病就跑了，连这个见证都站不了。小病不用看，如果有大病、要命的病，奄奄一息了，用看不用看？如果你真愿意成为神家鬼，你还管看不看呢？我这么一说，好像神家不讲理了，小病不用看，大病你是神家鬼，把人逼上梁山了。有难处吗？（温婷婷：有难度了。）有难度啊。

其实神是借着这个事成全众子民呢！怎么成全呢？你在这儿有病了，你是不是想让弟兄姊妹伺候你，给你端茶倒水呢？你想的是不是这个呀？你想让弟兄姊妹在你有病的时候给你端茶倒水，那你第一步该做什么？你该不该把神家的弟兄姊妹当弟兄姊妹待？你为什么把他当成仇人待？你为什么和弟兄姊妹厮杀？你为什么和配搭不能和谐配搭呢？你和你孩子能和睦相处，你和你老公能和睦相处，为什么在神家就不能和弟兄姊妹和睦相处？你真把你的后路给断了，也就是把你的“娘家”给断了，你来这儿真是来信神的，那谁是你的弟兄姊妹？谁是你的父母？你做在弟兄姊妹身上就像做在你亲弟兄姊妹身上，做在弟兄姊妹身上就像做在你父母身上，那你周围的弟兄姊妹和你是什么关系？（亲人。）那你病了还担心没人给你端茶倒水？用担心吗？（温婷婷：不用。）可你没有把他当成弟兄姊妹呀！你和他在一起把他当成是擂台对手，非要比高低，“我得比你强，我得比你高”，每天是在厮杀！你和你孩子厮杀吗？你对你孩子流露的是爱！你把对你孩子的爱，做在弟兄姊妹身上，你看看会怎么样。你把对孩子的爱拿出来了，他把对孩子的爱拿出来了，都活出正常人性了，互相的活出都能赞美神、荣耀神了，互相活在爱里边了，你病倒了，还怕没有人伺候你呀？我倒没有生病，但你看见现在有没有人伺候我？（有。）太多了吧！我担心病了以后没有人伺候我吗？我往床上那么一躺，我一闭眼，毯子就盖上来了，我用和谁交代“我要是睡着了，你给我盖个毯子”吗？我用因为这个顾虑给孩子打个电话吗？这是不是已经做到你前边，让你看见了？如果你也和我一样能帮助扶持弟兄姊妹、能供应他

们生命，让他们看见的都是爱，那你害怕什么？所以这些东西都不是理由借口。这是说弟兄姊妹之间的一个照顾，咱再说看病的这个问题。你真是神家人，你在神家尽本分把你累倒了，神家能不给你看病吗？不过看病有个原则，咱只是与神配合尽所能地给你把病看好，但不可能一味地给你看病。什么意思呢？你儿女有钱，你心脏不好了，人家能给你换一个心、换一个肾。在咱家换不换？（不换）如果你想换心、换肾，在咱家做不到啊，你不要做那美梦啊。你也不要想着给你换器官、换血液，别想，别做美梦，在这儿就给你杜绝了，别想，不存在的事情。你要换心、换肾，那你就去找你儿女去吧。咱家只是有中草药，成本也不贵，给你看病喝的就是中草药。现在咱家医生有了，护士有了，草药也有了，你还要干什么吧？到现在你还不敢做神家人，你说咱还怎么信神呢？你口里喊着：神是全能的，是供应所有、主宰万有、全能的、独一无二的真神，你口里喊得是响，怎么到实际配合的时候就感觉神一能都没有了呢？反过来，还是孩子有能力治好你的病，你说就你的这个思想、观点是见证神的吗？神又怎么看你呢？（程晨：今天不是你这样交通，我们还以为这样实行是有良心、有理智呢，又不用花神家的钱，反正孩子的钱也是神给的，自己就该花，还觉得自己挺体贴神心意呢。）（肖红：以前教会里一直就是这么交通、安排的。）你要知道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是见证。（温婷婷：就认为跟他们保持着联系，然后要点钱，能让他们效个力，就这么领受的。）那是试炼你以前，让他为你效点力。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呢？现在是神检验人的时候，他们效力效完了，那应该干什么呢？历史的车轮是往前走的，有层有次，一步一个台阶，现在是拔高了，上一个台阶了，现在是要检验你是众子，还是子民，是要检验你信的程度是多少，信的成分有多少，看你敢不敢把你全人交给神。那按你那样说的来，神的工作怎么收场？怎么收尾？又该怎么结束呢？（肖红：灾难解决呀。）你不信的儿女，你说神该不该灭他呀？把他灭了，谁给你看病呀？你病了神家不给看怎么办呀？逼上绝路了。你现在是养儿防老呢，约伯养了十个儿女，约伯养儿防老了吗？他还没有趴下呢，儿子先死了。

神要的是见证！现在这是个关键时期，是定你归宿的时候，就定你是效力者，还是众子民，还是被淘汰的，就在这个阶段。你自己把

这个认识透亮了，下去再给弟兄姊妹交通透亮，他们愿意怎么实行，那是他们的事。今天就相当于是撒种子呢，一个种子，你放在心里边了，慢慢地萌发萌发，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了，能开花结出来果了，你就能站立住了。如果你们把这个种子放下不搭理，那最后这个种子就会枯萎，死了。年龄大的弟兄姊妹，咱也让他有路可走。原来年龄大的弟兄姊妹没有路走，现在就借着这个事明白一项真理，老了也能尽本分，也有路走，只要他能够尽所能地尽上本分，就给他尽本分的机会。你出来尽本分的地方离家远的话，直接就和家人都断绝了来往；如果尽本分的地方离你家不远，人家知道你在哪里，也知道你干什么，那你就和你孩子说清楚。具体怎么说这个话呢？“我老了，当儿女的你只管给我吃喝，你能不能管我的喜好呢？你不能管我的喜好。我就是六七十岁了，我想碰个老伴，你让我碰不让我碰？你管不管我？你不能管我，你得支持我找个老伴，让我有个说话的地方啊，不能把我控制得死死的呀。你作为儿女你只有孝顺我的责任，没有管理我自由的权力，那我去哪儿，我干什么，那是我的权利，是我的自由。我今天就愿意去那边，我去人家那边有说话的，我就把人家那边当做养老院了，我就把那个地方当成我的‘伴侣’了，我就嫁给它了，直至我死，不用你管！”你说了这些话以后，当孩子的他能说什么？生老病死谁能管得了，那是必然的，你已经六七十岁了，谁也知道终有那么一天。所以你要来尽本分，你要么和你家人断了，要么和你家人说清楚，“我半路改‘嫁’了，‘嫁’出去了，到时候我死了，你愿意要我这死骨头的话，你拿，不愿意要了，也无所谓！我生是人家家的人，我死是人家家的鬼，和你没有关系了。你要是觉得在你这儿良心过不了，你想孝顺我了，你每个月给我拿五百块钱，你不想给也无所谓，你的良心能过得去就行。你不给我，我也不缠你，但我必须得找个‘老伴’，我这‘老伴’就是神家，这是我的自由！我就是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这个你管不着。”你敢不敢说这话？（温婷婷：那就看人愿不愿意说了呀。）这就是检验人呢。“你要是愿意讲迷信，说你爸在那儿一个人孤单，你想要我这死骨头也行，哪天我死了，你从那边把我拿回来。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不在家里，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要在那边，我死了这个肉体无所谓，我的灵魂跟我的主、跟我的父去了。你要是要这个死骨头你就要吧，我不要那烂骨头。”得有真正的认识，你灵魂深处真有这样的认识，你就不软弱，你说出这个话就有力度。孩子看

清了你的态度、观点，他不会拦阻你的，他只会支持你，“只要你去了那个地方乐意、高兴就行，有什么问题了你给我打电话。”你孩子要是说出这话了，那这时候电话也不用断了，是吧？（温婷婷：那也得有协议呀。）说出这样的话了，他孩子写不写？那很轻松地就写下了。（温婷婷：写上协议，按个手印就起作用了。）其实那个东西起不了什么作用，为什么这么说呢？现在什么时候了？瘟疫一波一波地来，老太太还没有死呢，她孩子就不知道去哪儿了。如果你真是来跟随神的、是真心跟随神的，你孩子要想给神家出难题、想来刁难神，神能让他给神家出的这个难题难住呀？警车才“呜呜呜”地走呢，一下就掉进沟里边了。（温婷婷：如果没有这么大的信心，是不是也能写一下呢？）可以写呀，就是双重保险。咱心里边知道是神主宰万有，他根本就触碰不了咱，咱是安全的。主要是说写下自愿书以后，人来这儿尽本分，心里就产生了一种熬炼。如果对神信不来，她想的是“我死了以后，我这死骨头去哪儿呀？我和老公能不能合葬呢？”那这个自愿书她就写不下去。因为你死了以后，我随意处理，我可以把你这烂骨头随便扔，你不要对我有要求。我想好好埋你，那我埋你，我不想好好埋你，我随意处理，你答应不答应？这就是对每一个愿意出来尽本分之人的试炼、检验、考验。你站立住了，或者说你勉强地签字了，签了以后就开始熬炼了。熬炼两年、三年、五年、八年、十年以后就熬炼出来了，就成了神家人了。熬炼中产生真实的信，熬炼中产生真实的爱，你没有经历熬炼，你说什么都是字句，就是一句话，所以说生命长大是个漫长的过程。不是说你写了这个自愿书就成了神家人了，神只是看见你的态度了，借着你有这样的态度，才有了尽本分的机会，同时也就进入了熬炼之中。但如果你早就开始熬炼了，或者是早就真实地熬炼过来了，早就把自己当成神家人了，这个臭骨头早就不要了，那再写这个就轻松、就不需要熬炼了。可是这个人现在好像还没有呢，是吧？那就还需要熬炼。这个路通了吧？我是不是尽给人出难题啊？为什么交通这个呢？现在人都面临死亡，所以都必须胜过死亡的辖制。你死亡的辖制都胜过去了，就没有任何人能拦阻你了。所以说在教会里边必须交通清楚，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把这个种子种下去，让它生根发芽。有这样的理念以后，再有什么灾难临到了，或临到死亡了，人在心里边就有了准备了。

（肖红：有的人是半家信，出来尽本分的时候骗家里的人说自己是出去打工了，这就能出来，现在过年了，家里人让回去呢，关键时刻怎么都出不来。）该回就回。（肖红：过年儿子、媳妇、孙子都回来了，老太太在那儿瘫着呢，不回去说不过去。本身就没有铺好路，他以前骗家里人说是出来打工，没有给家里说就是信神的，打工过年不回家？这一下你看多少人出不来了呢，非回不行，你再说多少也不行。）你要是不让他们回去，这就打岔搅扰了。（杏欣：这就捆绑住了。）就不捆绑人，就让他释放自由，我只管交通真理，神话给你说了啊，你自己选择。他跑回家了，这场瘟疫过来了，病倒在床了，他怎么想啊，“我悖逆、我抵挡，是因为……”进入了熬炼里边，这就是跌倒爬起来。第一回疼了三天，经过这次悖逆，再让他疼个五六天，再得个后遗症，等八月十五了，他还回不回？这就可能只有一半的人还回。这一半的人回去后，再来个大病，有几个人不在了，其他的人还回不回？这个问题好解决吧？行政辖管。

353　神在末世作工的目的

1　神在末世作的工作是为了改变人的心灵，改变每一个人的灵魂，将人的心感化，将人深受罪恶侵害的灵魂挽救回来挽救回来，就是为了将人的灵唤醒，使人冰冷的心得以复苏，这是神最大的心意。

2　当人的心都被唤醒了，人都从梦中觉醒深知大红龙的苦害了大红龙的苦害了，神的本职工作已作成了。当神的工作告终之日，就是人正式开始正确的“信神”“信神”之路的时分，这些都是你们当明白的。

3　因为神作的工作就是将赎回的、仍活在黑暗势力下的、从未觉醒的人从魔鬼集聚之地彻底拯救出来，脱离千古之罪，成为神爱的人，使神国坚立，使神国坚立，让神心早享安息，将你们满腔的仇恨都爆发出来，摆脱牛马一样的生活。

4　不再做奴隶，不再做奴隶，不再被大红龙蹂躏，你们不再属于这败亡的民族，不再属于大红龙，不再受它奴役，魔鬼的“巢穴”必将被神摧毁被神摧毁，你们站在神一边，是属神的人，不属于这个奴隶王国，不属于这个奴隶王国。

5　神对这个黑暗的社会恨之入骨恨之入骨，恨不得将双脚都踩在罪大恶极的老古蛇的身上，让它永世不得翻身，不让它再坑害人不再坑害人，不容它再欺骗人，历代的罪孽都一笔一笔地与它算清，神绝不放过这个罪魁祸首，神要将它彻底灭绝！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作工与进入 八》

8.失去脸面、形象后的丑态

失去脸面、形象后的丑态（一）

任茔多长时间没有见我，见了我以后是关心也好、热心也好，里边肯定有想靠近我，想和我交通、沟通的那个思想，这个谁都有。我也知道你们想跟我交通、沟通，我过去的那两天本来应该和你们多交通交通、多沟通沟通，可我正好写东西呢，根本没时间交通。那时又出现了猪肉事件，又得处理其他的一些事件，时间、环境不合适所以就没交通、没说。任茔在那儿看着我肚子大得都扣不住衣服扣子了，坐下来难受，她想的是："弟兄是不是肚子疼呢？和弟兄交通交通、说说吧，弟兄忙着呢。我要是说，那就是打岔，不说吧，我看着弟兄坐那儿难受呢。"程晨想的是："这次弟兄好不容易来三、四天，我给弟兄做顿好吃的，让弟兄在这儿吃上点好吃的。"想做可是又不会做，做个炸带鱼吧，鸡蛋还打少了，后来又补了一颗鸡蛋，蛋还没有搅开，结果鸡蛋是鸡蛋，带鱼是带鱼，成了油炸鸡蛋煮带鱼。程晨没有炸过带鱼，怕糊了所以火调得小，结果炸出来的带鱼还是白颜色的。在吃上边我倒是不挑剔，但她自己看着那油炸鸡蛋煮带鱼过意不去。她看着自己炸得带鱼没有别人炸得好，想照顾我的肉体，又感觉有点照顾不佳，就活在了照顾我的肉体这个情形里边了。这个心意可以理解，这个没有什么可指责的。祭司弟兄还交通过上车的时候，有人还用手给挡一下车门上框，怕碰脑袋呢，那个虽然有点过了，但祭司弟兄还说也可以理解，因为这是种关心。做这些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但做的这些是不必要的事情。你是一种关心、是一种爱，只不过自己掌握不住度，就活在这个情形里边了，自己再一想象，最后变成什么了？"看着弟兄的肚子越大了，弟兄出去肯定是找肖红看病去了。"想、想、想就觉得是事实了，最后任茔就能问出"弟兄，你看病看得怎么样呀？"这话来。所以你得揣摩、寻求，寻求明白之后就看到你想象的"必定"和"事实"是两码事。（肖红：她们想的是弟兄找我带他看病去了，这和我们去做的事就是两码事，所以我昨天才说他们不走正道。）不能严格地说是不走正道，但也可以说是不走正道。神来在地上不是来享受生活、享受肉体的，神要的是你的一颗心，要的是你能够认识自

己、认识神，能背叛撒但、打败撒但。神交通说：“可能你们有不少人都听过一些关于我的故事，在你刚信或者是在某一个环境下，有人就会跟你讲一些让你心潮澎湃或者让你感动流泪的小故事。比如说，有一年过年的时候，别人都回家过年了，基督就自己在大街上走，迎着风，迎着雪，言外之意就是无家可归了。听完这个故事后，有些人特别感动，说：‘神来到人间真不容易呀！人类被撒但败坏太深，都弃绝神，才让神受了这样的苦，所以神说的那句话“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看来是真的，这话应验了，神太伟大了！’他认为神的伟大是从这个故事产生的，是从这个故事得来的结果。”（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解决观念才能进入信神正轨（一）》）“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这个是真实的吗？你说神来在地上就真的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就在大街上呢？神不是来这里找个“窝”，不是来这里找个枕头之地的。（肖红：我昨天主要是把“不走正道”这话说出去了，但没有说细节，没有说清楚。从我心里觉得“这不熬吧？”弟兄说：“肯定熬呢。”我就想呢，我说了句这话就熬呢？）你不用给她们解释，你也有你的问题。不能严格地说她们是不走正道，但也不属于走正道。肖红这个也不属于走正道，她现在还在辩解，她急着给你们辩解说：“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是吧？

说到这儿，温婷婷也属于不走正道，都属于不走正道。温婷婷，你怎么不走正道呢？你给我买那些东西干啥呢？（温婷婷：什么？）就像那个口罩。（温婷婷：口罩是别人给的。）谁给的？是给我的还是给你的？（温婷婷：拿过来让用呢。当时这些口罩是在卫军军的那个袋子里装着呢，昨天他收拾东西的时候看见口罩了，然后他说这个口罩是那边给的，后来宫竹说那放这边就行了，我说行。）就这也属于不走正道。怎么个不走正道法？认识一下。是你买的，属于不走正道，不是你买的也是不走正道，你揣摩一下。咱这个不走正道不能严格地说是不走正道，是说走的有偏差了。温婷婷，你说说，有什么偏差，我看你认识到了没有。（温婷婷：……）还有以前你给我拿过来一个往车座上安的按摩颈椎的东西，还有什么呢？（温婷婷：没有了吧。）还有呢，你还拿给我一个枕头吧？（温婷婷：那个枕头也是我拿的，也就是给你拿的。）还有没有其它东西？（温婷婷：还有那几

根艾柱。）艾柱是你自己做的？（温婷婷：嗯，那是我自己做的。这个也不只是给你一个人的呀。）不只是给我的，还给谁了呀？（温婷婷：还给温丁和宫竹了，我在那儿住的时候给她们也熏了，还给肖红拿了三根，给你拿了三根。）温婷婷，你说说，你怎么认识的。（温婷婷：没有认识。）程晨，说一说。（程晨：其实跟我们做的性质一样，就是一个好心。）这么做是行在人前的，和你们这个又稍微有点区别。她做的是行在人前的一种好行为，而且里面还有一种败坏性情是什么呢？是讨好，是小恩小惠。你刚才说的是人家让把口罩捎到这边的，是吧？如果你自己没有这些掺杂的话，用不用给了我呀？你不只是给了我一些东西，还给了他们一些，这让我一下想到一个什么画面：地方官员进京城，进了京城以后不管大官小官一律都得给送礼，你说不给哪个能行！有没有这个败坏性情在里面？温婷婷，能不能理解了我说的这个话？（温婷婷：没理解。）你做的这是一个好心、一个热心。怎么就不是好心、热心了？如果说你这个人真的一心贴着神、为着神、向着神，时时处处想着神，那你所做的这一切就是真实的。你做的这个事，再根据你平时和神之间的关系一对号，是不是配套的？你是不是时时向着神、为着神，维护神家利益呢？这个做到了没有？（温婷婷：没有。）实行真理做到了没有？爱神了没有？（温婷婷：没有。）那你给我拿过来这些东西它本身和你平时与神之间的关系就是不配套的，所以说这里边就有了虚假。如果两个人给我送了同样的东西，你给我拿的是这些东西，另外一个人给我拿的也是这些东西，从外边看都是一样的吧？（嗯。）但是在我这儿看它是不一样的，因为两个人的“身量”不一样。我说的这个“身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平时的肉体生活水准、生活水平是一样的，都没有收入、没有多少资金、也没有资本，但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不一样。一个人平时与神之间的关系是亲近的，那人家拿出这个东西来就是献宝呢。另一个人平时与神之间的关系就不是真实的爱，里边带着欺哄、带着欺骗，那他这时候再拿出这个东西来，肯定也是欺骗，这就成了小恩小惠了。从外边看两个人拿的是一样的东西，但前面的那个人属不属于小恩小惠？（不属于。）那就不是了，因为人家那是真诚的。圣经记载：“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

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可12：41—44）耶稣那时候说献铜板的穷寡妇是真诚的，因为她就两个铜板了，她把她的全部财产都献上了，这个能理解吧？温婷婷，受辖制吗？（温婷婷：不受辖制。）不受辖制说明你平时确实是离神太远了，是吧？

刚才说你们之间有点相符之处，但又是不完全一样的，这是说了你们的问题了。那肖红呢？肖红给了你一“刀子”，你也给她一“刀子”，你们看见肖红的什么问题了？（……）肖红的看法和你们完全是相反的。怎么个相反法呢？她看见你们搞小恩小惠呢，她想的是：“我才不搞小恩小惠呢，你们凭小恩小惠‘升官发财’呢，我是凭真本事吃饭呢。”平时你们都给我倒过水，但肖红一般给不给我倒水？程晨，你见过肖红给我倒水吗？（程晨：见过。）（肖红：见过吧？）她给我倒水是她给她自己倒水的时候，捎带着给我倒的，她杯子里缺了水，她要喝水的时候才捎带给我倒呢。我杯子里缺水的时候，她有没有单独给我倒过水？你见过没有？（程晨：这得想一想。）这得想一想呢。那你呢？你给我倒过水没有？（程晨：倒过。）你倒过，她没有倒过，这就是她心思里边的一个掺杂。肖红里边有个什么呢？她要维护她的面子、形象，她活在了面子里边、活在形象问题里边。肖红特别维护她的面子、她的形象、她的作工。（程晨：这怎么是维护面子呢？）就像我刚才说的，她认为自己是凭本事吃饭呢，“我不和你们一样”，她在心里边看不起你们的这些小恩小惠。不管她注意了没有，她从心底里是看不起你们这些小恩小惠的，她也可能没有这样想过，也可能是下意识的，没有注意过。每个人都有致命处，她的致命处就是特别注重自己的形象，她能背叛自己的所愿，去维护她的形象。就好比神交通的：“比如说，有些岁数大一点的人对信神之后要做什么样的人有一种想象，他认为自己这么大岁数了，信神也这么多年了，说话、做事得给年轻人作个表率，不能蹦蹦跶跶的，让人看着为老不尊，得让年轻人看着端庄正派，有儒雅绅士的风度，所以他跟年轻人说话时就一本正经的。到聚会的时候，年轻姊妹跳舞赞美神，他就约束自己不去看，他认为眼目的情欲得控制，非礼勿视，但心里还嘀咕，‘这些年轻人活得多滋润哪，我怎么活得这么憋屈呢？不过信神了

就得憋屈点，谁让自己这么大岁数了呢。’他认为不能看，但有时还偷着看，这分明是在伪装。”（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解决观念才能进入信神正轨（一）》）“我坐也得坐正，我想看年轻人跳舞我得偷着看”，他是偷着做呢，他不能做在人前。他做在人前的是“你看，我坐得笔直笔直的”，这也属于一种假冒，是吧？肖红也一样，她要维护她自己的形象。她一直活在这种情形里边，谁一旦稍微触碰到她的形象，她就和你暴跳如雷。这就是神说的，当你识破撒但的诡计以后，它就和你暴跳如雷。前段时间跟单小北、任真真发生过一件事，单小北怎么说的呢？（肖红：单小北当着任真真的面说我，“你为什么单独跟我说让我监督任真真呢？”）肖红本来是让单小北作中间人，在背后监督任真真呢，结果单小北这么一说把肖红在任真真心里的形象给毁了。肖红对这个形象特别注重，所以一听到这个话以后她就一晚上睡不着觉。第二天要聚会呢，人家都还没来呢，她就早早地来了。来了像审问我一样：“你闯下的祸你解决啊！”意思是我把任真真给放开了，是吧？“你收场吧，我看你怎么收场！人家说你说了‘找对象是正常的，没有什么可指责的，所以可以找对象，可以自由选择’。任真真是文字组的，你交通，‘找对象没有什么可指责的，找对象是可以的’，人家听了以后还要再体验一下这个找对象！”对于肖红来说，“我抓工作呢，你这么一说，文字组散了、乱套了！你收拾吧！”这里边还带有一种掺杂，她不单单是为了工作要这么说，主要是单小北一下把“保罗”要的冠冕给取了，把她在任真真心里的形象给取了。单小北的意思是“肖红让我去监视任真真呢”，单小北这么一说，让任真真误认为“肖红你在背后干什么呢？你还让人监视我呢？”单小北在这儿相当于起了一个煽风点火的作用，所以肖红就把火都出到了单小北身上了。单小北来了，肖红一开口就把单小北给打了。肖红，你说了一句什么话呢？（肖红：“单小北，你太恶毒了、太邪恶了！”）单小北傻，她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即便单小北有这个败坏性情，她做了这个事了，但她自己不一定能认识到。或者她就不是有意做的，或者说她就没有做这事，肖红这么说，她就接受不了。单小北想的是：“你这句话给我戴的帽子太大了，你一下就说我太恶毒了。”接着单小北说：“我能和你说啥呢！”然后单小北就不说话了，啥也不说了，就陷入消沉里边了，谁跟她说话也不吭气了、不说话了。当时在那个场合下，你说我该说谁呢？单小北被肖红打得消沉了，肖红在那边还一肚

子火，所以说我打谁也不对。可是在那个场合下，我只能是打肖红了，因为肖红打了单小北了。说是打肖红呢还不敢打，只是给人家点破一下，安慰一下单小北，让单小北能够开口说话。

咱提起这个事了，回忆一下肖红她为什么会这样去做？什么东西在背后支配着她？再结合昨天那个话，我回来任茔就问我："弟兄，你看病看得怎么样呀？"我就想："怎么说我去看病呢？我就没计划去看病，我也没有说去看病，任茔怎么来了这么一句话呢？"任茔说是程晨说的，我问程晨从哪来的这话呢？程晨又说没有说这话。原来是你们在一起讨论的时候说"弟兄可能是去看病了"，你们这么一想就觉得这是事实了，所以你们就能问出来。我和肖红本来是说这个事呢，我说："她们以为我出去是找你，让你和我去看病去了，这是她们的想象，她们这么一想就把这个想象当成事实了。"到了肖红这儿，这个话到了她心里边，她能不能接受得了？（接受不了。）为什么接受不了？一开始交通说肖红什么了？她要的是形象。"我什么形象？我是作工的，你把我看成什么了？我和你们一样呀？你们一天起来围绕着弟兄就是吃呢、喝呢，就是光为弟兄的肉体着想，我跟你们一样吗？你们也太小看我了吧？"她心里边有说不出来的这些东西，她认为她是凭本事吃饭，是种正义的、正直的，你们这个属于一种邪门歪道，她活在这里边要维护她的名呢，所以她就随口而出。她不考虑她说出的话与事实相不相符，也不考虑你能不能接受得了，每个人一到涉及自己利益的时候都是只管自己。所以说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想象、认为里，活在自己认为的那个"真理"里，实行的是自己认为的那个"真理"。他觉得他的那个是"真理"，你觉得你这个是"真理"，都没有神话依据。你的认为就是你作工中的一个掺杂，可以说是一个偏差，也可以说都属于一种不走正道。但是不能因为说了你一个不走正道，你就受了辖制以后不走了，不走对不对？（不对。）把路先分清楚。

经过这个事我对肖红也有了一个认识，肖红为什么这么多年能这么走过来呀？她靠的是什么？你说人一开始信神，对神有爱吗？（没有。）神是怎么作工的呢？利用人可取的部分，成全人的不足之处，这里边有个利用。肖红这些年作工因着维护自己的形象问题、名誉问题受了不少苦。这可以说是我对她的一种认识，也可以说是我的一种

猜测吧！她从家庭里走出来，受的苦里边肯定有掺杂，有为了自己的形象、为了自己的冠冕所受的苦。如果没有这个冠冕，会不会受这个苦？就像世上的那个“乞丐”，推着三轮车在那儿捡破烂呢，其实人家是富翁，富翁做着乞丐的事，那他的钱去哪儿了？以前咱听说过这个事，是吧？每天推着烂三轮车捡破烂挣钱的富翁，其实他又不是没钱，他的钱都资助了几个大学生了。他和那些大学生非亲非故，你说他为什么要资助他们呀？为了什么？是为了让人看见他是个活菩萨，为了名，为了他的形象。就像萧卫的干妈一样，她做的事完全是为了形象。那个富翁能够穿那些破烂衣服，不吃好的，也不穿好的，能受那么大的苦，这是受着什么支配呢？名！他想在别人心目中当谁呀？他想当菩萨呢！他为了这些能受那么大的苦，肖红这里边也有这些掺杂。从人的肉体生活里边走出来也是相当相当的难呀，你没有多少真理，再没有这些东西你能走出来？所以说在你不断地作工中、不断地跟随神的过程中，是在逐渐地显明、逐渐地洁净这些东西。

失去脸面、形象之后的丑态（二）

（肖红：在猪肉事件上，你们心里面有没有觉得冤枉的地方？）（……）（肖红：之前咱买回来的猪肉是连骨头带肉直接全部冻在冰柜里面，等到要吃的时候才拿出来开始解冻剔骨头，等剔完了再冻进去，这样来回地弄，肉就有味了，大家都有意见、有看法呢。所以这次弄猪肉之前我就交代凯凯了，咱这次要达到排骨是排骨、肉是肉，要达到这个标准，务必得这么做。你当时还说咱没有人，打算还像以前那样弄，我说不行，咱这次不管再难，必须都分好类再往冰柜里冻，不分类不能进冰柜。凯凯，我是这么跟你说的吧？最后是你答应了的，你说“能行”的。我跟你说了以后我才跟萧卫说的，萧卫也是说了“嗯”的。我还说这次光说一下不行，还得把凡是参与的人叫在一起聚个会，谈一下，把任务都分给每个人，你是干啥的、他是干啥的都安排好，让每个人都操上心。你们聚了没有？）（凯凯：聚了。）（肖红：我那天听说你们几个人在一起商量这个事了，所以我也就放心了。第一次做这个事的时候我参与了，也安排了，可以说是带了你们一次了，而且这些怎么安排、怎么做，细节我都交代了，你们也都答应了，可最终的结果就不是安排的那回事了。现在出了问题了，你们是赖老宏，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凯凯、萧卫你们两个人根本就没操到心，就是不操心、不负责。因为我是给你俩交代的这个事，别人不知道这些细节，可你俩根本没有同心，没有同心合意地商量着去做。或者是“我这会儿病了，你上场；你这会儿有什么事，我上场”，你和萧卫之间没有这个，你俩不是同心合意、不是一心地去做的。这是我看见的。）（凯凯：本来就是计划要送的，而且一开始我跟司机说的就是当天就送过去，后来萧卫说剔肉的那个弟兄第二天中午才有空呢，我又给司机打电话说第二天中午送。）（肖红：你俩是负责人，他说十二点送，咱就十二点送？他想几点就几点？可能吗？咱还能由着他？你们俩还就由着他了。你俩是负责人，这个责任怎么担当的？是他负责你呢，还是你负责他呢？你们的工作为啥能乱了套呢？乱套就乱到这儿了。你们就没个主心骨，不管他是教会的还是哪儿的，神家再小的事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这是咱神家的大事情，如果他敢不干，也确实就是不干的话，你可以告我一下，咱

不能把咱的猪肉耽误了呀！可你们俩都没告我，是不是就耽误在这儿了？后来传话的时候没把话传对，和剔肉的弟兄说是他耽误得把肉给坏了，剔肉的弟兄一听是不是就火了？剔肉的弟兄翻脸了，“我让你们十二点送，你们都不知道把猪肉晾开，就这么给我弄过来，这是我的问题？”再给剔肉的弟兄打电话，人家不干、不应承了。了解清楚情况之后，我当时就给负责人打电话让给剔肉的弟兄传话：“养兵千日，用兵一日，如关键时刻不干，明天就公开除名。”不一会儿，话传到了，剔肉的弟兄说：“能行，拉来，今天晚上加班干。”负责人也得压着走。只要你临到事负责任，不也达到了吗？那个时候咱为啥必须得那么做呢？你说咱的猪肉能不能等？剔猪肉的弟兄说十二点之后有空，那由着他呢？他说不行就不行？你说这是神家，还是他家？谁想干啥就干啥，哪个人好使唤，就不断地使唤哪个人，哪个人使唤不了那就不敢用了，所以累的累死了，闲的闲死了，怨言四起，咱是不敢得罪人，这是我看到的。我确实感觉到你们不值得信赖，因为咱话说得头头是道，我跟你们说了的，你们“哦，是”，可结果啥都不是！同样，负责人给我传话说剔肉的弟兄不应承，这是不是也是神给我摆的环境？但去迎合，是不是也达到果效了？所以在我看，你们在这件事上要是觉得有冤枉的地方，这就说不过去。如果咱前面就没有说过这些话，咱确实不知道，哪个人都有疏忽，我能理解。但在猪肉这件事上咱是提前就全部都安排到的，我给你交代的就是分好类才能往冰柜里冻，这是标准。不管你有什么理由借口，你已经冻进冰柜了，就这一下就证明你心里没有这个标准。咱心里有没有神家利益？咱的这些猪肉以后是要走向咱的大家庭，咱的大家庭是要荣耀神、见证神、高举神的，大家都要吃呢。以前就因为有人说咱这肉有味，所以这次咱就是受点苦，咱必须得这么做。可是咱心里就没这些想法，光想着糊弄，“我给你冻进去就够了、就行了，然后要吃肉的时候咱再说下一步。”咱就没考虑影响、没考虑大局利益！所以从我这儿，我就感觉到这么个事实摆在咱的面前，不是疏忽了或者没操到心，而是什么都知道，这里面就是咱的败坏。萧卫当时还有点想不通，还消极得爬不起来了。这就是咱做的事，看看咱是怎么做的。）

凯凯，把你的理由说说，理由也算，认识也算，什么都行，说说，有啥说啥。（凯凯：那天弄猪肉呢，在过程中我的手受伤了，当

时是下午一点，我去了医院在医院里待到天黑才回去的。一个是萧卫说第二天中午再往过送，一个是我当时在医院缝了一下伤口，人家要五百块钱，我一听五百块钱，就说怎么这么多钱呢？他要钱我就不给他，我说你缝一个伤口就要这么多钱，而且你提前也没说缝一个伤口要五百块钱……一下午的时间就跟那些人去纠缠费用问题了。）（肖红：最后掏了多少钱呢？）（凯凯：最后掏了四百块钱，光缝就掏了四百块钱，反正一下午就跟他们说这说那，说得头昏脑胀的，当时我一心就在医院的收费问题上，其他事情就没考虑。）（肖红：主要是你当时答应他明天再送了。）（凯凯：嗯，当时心就不在猪肉那事上了。）那天就你一个人在那边？（凯凯：还有好几个人。）那你怎么不叫个人跟你去医院呢？一个人能去医院？你手受伤了能骑电动车？你最起码自己得有个安排，找个人跟你去医院，你去医院缝伤口别人也能照顾一下，这是一个正常的配合治疗。（凯凯：当时我想着赶紧找医院，没想着叫人。）电动车和汽车可不一样，一只手不好掌握方向，还得刹车，危险系数太大。你一只手骑电动车出个事呢？好几个人会开车，打个电话随时就能到，咱这里不是没人啊！你得考虑周全呀，一个是你还找不到医院，再一个是你骑个电动车，去了还有好多事，那些都是事啊！你伤着手了，再带一个人去医院，这是基本常识呀。你处理你手伤的事，他处理外边的事，俩人一块处理完就能该干啥干啥。（凯凯：当时就没想那么多。）是当时没想呢，还是你做事的一种风格呢？（肖红：风格。）英雄气概，“我做不到刮骨疗伤，我就这点伤，我还骑不了电动车？去不了医院？”说到这儿了，你说你的手该不该伤？凯凯，学功课了没有？（凯凯：……）就没有学功课？我还纳闷呢，凯凯这个功课该怎么学呢，我还替你学呢，你都不学！让你负责、指挥呢，什么是指挥，凯凯？怎么想这个事呢？要真是那边没人了那也算，可你刚才说了，还有好几个人呢。就即便他们在弄猪肉呢，你也应该带一个人去呀。临到这个环境，第一个，你得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站在自己的位置上，你的主要角色是什么？让你统筹安排呢，是让你自己去干活儿吗？你去干活儿了，那其他事谁安排呢？要是确实没人，你去干活儿很正常，可沈伟伟这一段时间没事，坐着呢，萧明志也没事，咱就不说萧明志，那也还有三个人呢，你不用他们，你是自己上了，你说这能不让你手疼，然后清醒清醒？是让你做调度、做指挥，坐镇安排呢！什么时候才需要你上战场呢？在军

队军心涣散的时候，这个时候需要你去带队，平时正常的时候是需要你去坐镇指挥。咱得分清本职工作，当负责人不是让你直接去办一件事情，不是让你去孤军作战，而是让你整体负责、跟踪后续的一切工作呀！

你那天下午忙活儿伤着手了，晚上该静下来了吧？第二天又打针去了，是吧？（凯凯：嗯，第二天打针又用了一上午，吃完饭下午又去输液输了一下午。）这也是个客观原因，就即使有这些问题，你也不能乱了手脚呀！你也知道猪肉在那里放着呢，在那里放着合适不合适？能不能出问题？这些是咱的本职工作，是咱该考虑的。萧明志和你请假要换车牌子，你得问一下车牌子什么时候能换回来。“猪肉还在那里放着呢，这可不敢耽误。”咱有没有提醒他？想了没有？（凯凯：当时这儿有个误区，老宏说第二天要去拿车牌子，我认为他已经跟人家说好了，过去拿上就回来了，我不知道原来的车牌子还在车上，得把车牌子卸下来，然后去换，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有这么一个误区。如果当时我知道车牌子在车上，那肯定不能让他们先换下车牌子，怎么也得先把肉送了再换。）这个车牌子应该还在车上，如果车牌子不在车上，你就不敢等到第二天送，你当天肯定就赶紧送了。因为没车牌子第二天不能上路，所以，车牌子当时就在车上呢。（凯凯：应该是在车上。）车牌子在车上你才敢安排第二天去，车牌子要是不在车上你就不敢安排，因为第二天就不能出门。也正因为如此，萧明志才和你请了假，萧明志说：“你要不去送肉，我就去上车牌子了。”这是我问了萧明志的，萧明志说：“我和凯凯请假要上车牌子呢，我和凯凯说好了我才去上车牌子的，不是我自己要去上车牌子的。”人家经过你允许才去上车牌子的。结果到上车牌子的时候，萧明志不是他自己去的，他是当了个指挥，打发老宏去了。老宏去拿车牌子的时候，他知不知道车上还有肉？（凯凯：不知道。）老宏不知道车上有肉，老宏也就不着急了，哪时上完哪时算。然后你们也就一直在等，没有人去问一下老宏什么情况，也没有人交代一句等不及就不上车牌子了。从这些地方就看到咱一直就没有考虑这个事情，没考虑肉一直在那里放着呢。那两天除了猪肉的事，还有什么事呢？（萧卫：墙塌了，得垒墙呢。）你们是弄猪肉的那天垒起的墙，也就是说墙是弄猪肉的前一天倒了的。（凯凯：嗯。）垒墙和弄猪肉是同一天，对吧？（凯凯：

嗯。）那过后你得有个认识啊。凯凯，谈谈你的认识，谈谈你的心态。（凯凯：我看见的就是我做这件事的时候，就没有在这方面用心，主要是不负责任、没用心。）这个话是什么话？不负责任、没用心，这是你内心认识的一个话？还是说戴了个冠冕？（凯凯：是认识的话。）那你怎么个没用心？（凯凯：临到这些事，我就没考虑中间这么长时间肉在那里放着行不行，一看你在群里发的信息，对自己也是一种气，就想："你脑子有病啊，肉放那么长时间，你就不想肉会不会坏啊？你说你当时干嘛去了？这一天天的干啥呢，你就是白天有事，晚上回来了也能想想这些事情啊。"心里有这个。确实是我在这件事上没用心，就这么个情况。）没用心这话是怎么来的？（凯凯：就是说很正常的一个事情，自己想一下就能知道的事竟然能做成这样，肉能不能放那么长时间这还不知道啊，自己就没点心。）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没用心的现象？想了没有？（凯凯：……）

神检验人怎么检验？神作工完全是不合咱观念的。在人的想象中，人在尽本分的时候，感觉神就应该保守、带领，有个合理的安排。怎么合理安排呢？就好比说，墙倒了垒墙、弄猪肉、伤着手了……这些事情应该怎么安排呢？（肖红：得分开。）得分开！得有个步骤呢！今天来一个，明天来一个，后天再来一个。家里面有啥事，像过年、过节、娶媳妇的这些事情和咱要办的事都不打架，那你办这些事情是不是就完美了？你说在这个事情做得完美的情况下，能显明你什么呢？能显明你尽忠心，尽心、尽意、尽力？这都是人的想象，也是人的愿望、人的希望。人的想象、愿望、希望就是想欺骗神、骗取神。如果神这样安排，把所有事情都安排妥当的话，这是不是就能欺骗神呢？为什么说就能欺骗神了呢？因为人信神、敬拜神有个什么原则？在人的败坏性情里边，有个什么原则？在不影响自己肉体利益的前提下，办点力所能及的事还是可以的，是不是都有这个存心？都有这个观点？这是比较好一点的人。"神给我安排我家孩子娶媳妇不要和我尽本分是同一天；过年、过节不要和我尽本分是同一天，这样我家里的事不误，本分也不误，不忙、也不乱。"那边墙塌了，这里弄猪肉了，还又伤着手了，你也希望这些事一天来一个，一天来一个，一步一步有步骤地来，稳扎稳打，那这个能显明什么呢？什么也显明不了你。如果今天就是弄猪肉，其他啥事也没有，就不用说凯

凯、萧卫两个人负责了，就一个人负责，凯凯把事都办了，也没生出别的什么事，你说还会不会出现这个现象？（卫军军：凯凯和我聊过这个事情，说他如果在现场不可能成这样。）他在现场这个事情是不会出现的。（卫军军：对。）可如果这个事情没出现，过后你会怎么想？“我尽的本分完美，无话可说”，那你得着什么了？神今天看的不是你把哪个事情做好，而是要借着这个事情看你的态度、观点、存心，神要检验工程，神要看你的心。

神把以撒赐给了亚伯拉罕以后，神还要说“来，把以撒献给我”，神主要是看你的心。约伯站见证呢，约伯是怎么站见证的？万贯家产没了、孩子没了，够不够苦？在人来说，该有个人安慰一下约伯吧？可事实上没有人安慰，他的三个朋友过来是劝他反省、认识呢，他老婆说他什么？“弃掉你的神，死了吧！”他老婆为什么会说这句话？他老婆说这些话的时候，有没有神的安排？（有。）“你这妇人说这些话怎么就不分场合呢？你等我病好了以后，或者说等我满山牛羊的时候，你再说我。”那你说约伯的那个见证是不是谁都能站住？就在他病痛难以忍受的时候，用瓦片刮身体的时候，他老婆说了这话。在人来看那就是落井下石，可神要的就是这个环境，让人无路可逃，这个时候神就看人的心在哪儿，看人向着谁、为着谁。当剥夺了约伯的万贯家产以后，神要看约伯还能称颂神的名吗？当约伯默默称颂神的时候，外边再来人事物攻击约伯一下，看约伯还能站立得住吗？如果你临到约伯的环境，别说攻击你了，就是人家点你一下，你心里想的就是“哎呀，我信神应该是得万贯家产呢，怎么还能存在这些问题呢？呀……不能这样想，不敢这样想……”你心里是尽力地不敢这样想。可是你“老婆”过来“帮助”你一下，“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这时候你想不想？你不由得就要想，“哎，就是呀，我也是这么想的呀，怎么能临到我呢？”这是不是进入试探里边了？你肯定会跟着她去想。可约伯当下就能把这话给她回回去，还骂她愚顽的妇人，把她骂回去了。从这里边是要看什么呢？看神是怎么作工的，神是怎么检验人的，神检验人是要给人摆设环境的，不是“顺其自然”的。我跟你说的“顺其自然”是说，你一天工作八个小时，这是平常状态，可神检验你肯定是让不平常的事临到你。约伯临到试炼的时候是在一天之内临到了不同的环境，是吧？一会儿一个报告，一会儿一

个报告。所以说凯凯这个手，早不能伤着，晚不能伤着，得什么时候伤着呢？那就该在这个繁忙的时候、关键的时候伤着。你伤着手了，你的心在哪儿呢？神说我不定你的罪，我在这边给你放着钱财、地位、名誉，另一边放着本分、放着生命，你抓哪个呀？（卫军军：毫不犹豫地抓钱财。）两手抓，还是一手抓？每一次试炼临到都是这样的，神就是要看你的心在哪儿。凯凯你去抓啥了？临到这些事的同时你要去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的主宰、经历神的安排。神怎么安排的呢？就在那个时候就把你的手伤着了，伤着手的时候你就正好去了那个医院，正好人家就不和你商量，就不和你先说价格，而是缝完伤口了再和你说这个价格，什么原因？每个人的言行举止是不是都在神的摆布之中？都不是偶然的，是必然的，是为你安排的。安排了这个环境就看你的心进什么里边了，看你为谁说话，这个时候真心就出来了。什么成为你的主心骨了？在你心里什么占主要呢？这个时候，你忙于维护自己的肉体，你的心就进到那里面了，又和他搞价，又想着打破伤风。你能和他去搞价，也该和他去搞价，不是说你不能和他去搞价、不该和他去搞价，现在是说你的心进了这个里边了、你的思想进了这个里边了，你一心扎在了你的手伤了的这个事情里边了，你已经把猪肉放在一边了，已经把本分放在一边了。这是不是已经看见你的态度、观点了？你选择的是什么？天热的时候你想起的是谁？天冷的时候你想起的是谁？在猪肉放着没人管的时候，在你的手放着没人管的时候，你想起的是谁？在你给人家交五百块钱可能会变四百块钱的时候，和猪肉可能从好肉变坏肉的时候，你想起的是哪个？这就在于你的选择。给你摆设这个环境，神就是要看你的选择！

失去脸面、形象之后的丑态（三）

神说："神给人的托付你完不成，你不配活在神面前，应该接受惩罚了。神对人的托付是天经地义得完成的，这是人最高的职责，跟生命一样重要。你如果对神的托付掉以轻心的话，那你就是最严重的背叛神，这就比犹大更可悲，该受咒诅，所以说，神对人有托付，这是神的高抬，特殊的恩待，这是最荣耀的事，别的什么都能放弃，甚至性命不要也得完成神的托付，你看这里面更有真理可寻求。"（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怎样认识人的本性》）每次试炼临到神都在看着，撒但也在看着，就看你的选择呢。"我现在的手伤着了，这个不能不处理，但我的本分才尽了一半，我的本分还没尽完，我包扎好手了，我得去看看我的本分怎么样了，我得看看猪肉成什么样子了。猪肉现在在哪儿呢？"你得跟踪后面的工作，你跟踪了没有呢？考虑一下猪肉在那里放着的后果占用你多大精力？很短暂、很简单，你有这个心，问一下，"猪肉现在在哪里呢？"就是你这手疼也好，医生一边上药一边缝伤口也好，咱也得问问："猪肉现在在哪儿了？这车有没有车牌子，今晚路上有没有交警？晚上能不能送？剔肉的联系好了吗？"和人家剔肉的弟兄一联系，人家说得到十二点之后了，从这儿一看，"呀，事情都堆到一起了，我的手伤着了，剔肉的弟兄是说今天就不行，非得明天才能剔，好像就和我过不去。你早不说晚不说，我在这边是伤着手了，手疼呢，你就不让去了，你就有事了。我的手好的时候你不说你有事，上一次你也不说你有事，今天我伤着手，你就有事了，就不让去了，你这是和我过不去？"神的摆布安排就是给你摆设这样的环境，你站在神一边看事，就处处能看见神的手。"约伯临到那场试炼的时候是突如其来的，不是偶然的，好几件事都挤到一起了，一天临到好几波呢！呀，这不是人家和我过不去。"今天还没有剥夺你的万贯家产呢，仅仅是把你的手"剥夺"了。"剥夺"了你的手以后，他们都起来撂挑子，都起来不负责任的时候，你的心在哪儿呢？你眼里还有神的工作吗？你该担的责任担了吗？有心就有路，你要是有心、有负担你就能想到："刚杀了的猪，肉还热着呢，还不能堆在一块，还得赶紧安排剔好、分好类然后放到冰柜里。即使是剔肉的弟兄告诉我他没有时间，那我也得想办法，就是先把猪肉冻到冰柜里，也不能放

在外面，不然肉就坏了。”有这些心思之后，你就要安排，车今天晚上得走，今天晚上不走，明天一大早也必须走。你当下就给萧明志安排了，“萧明志，明天走啊！”你要是安排给萧明志，萧明志他不敢去弄车牌子。萧明志说剔肉的弟兄当下剔不了骨，第二天送，他就和你请假上牌子去了。剔不了骨那就先冻到冰柜里，必须先冻到冰柜里，还能在外边一直放着？剔肉的弟兄说第二天十二点以后才有时间，那猪肉相当于在外边要放十几个小时，谁家的肉能在外边放十几个小时呢？而且这个猪肉一下吃不完，要长期吃呢，现在在外边放十几个小时，以后的保存期还有多长时间？你在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就不考虑手的问题了，医生给你换药也好、包扎也好，同时你就把这些事情考虑了，考虑这些事情就是分分秒秒的事。考虑完以后打几个电话，安排了工作就行了。实在不行的话，你给萧卫打个电话，“萧卫，我这儿跟不上了啊。”或者是给肖红打个电话，“你们接着处理吧，我手疼得心不在焉，我顾不上了，操不了这个心了。”这是不是也是一句话？你交代给他们了，那他们就得担当这个责任。可是当你手疼的时候，你就进到这件事里边了，所以说一个手疼就把你的心思搞乱了。世上有句话说，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风吹草动，意思是外边不能有点事，一有事就站立不稳、坐立不住、双手发抖，没主心骨了，散架了，你这怎么上战场呢？

神在这儿是要得着一班什么人？精兵，男孩子气概！咱的精兵在哪儿？咱的男孩子气概在哪儿？还没上战场，仅仅是手伤着咱就已经退去了，就已经进到手伤的事件里边了，神在那边就看见了。越是忙的时候，越是神检验人的时候。如果给你安排的不是很忙，你捎带就把工作作了，这样怎么能检验出你到底尽心、尽意、尽力了没？打败撒但是要靠忠心与顺服，怎么个忠心法？顺服，不管给你摆设什么样的环境，本分第一，神家利益第一，在你这儿这些是不是排在第一？咱没有顺服这个环境。在临到选择的时候，咱就进入到自己的世界里边了，“我的手第一”。咱的手伤着了，咱知道得搞价，还得打破伤风，还得消炎，还得输液，这每一个步骤、环节咱都没忘吧？临到自己的事情时，一个环节都没忘，临到尽本分、站见证的事情就都忘了。这就是天热的时候你想起了谁？天冷的时候你想起了谁？当这件事出现以后，在咱交通了以后，咱看到了咱的实质，当咱看到自己的

实质以后，应该有个什么举动？（……）卫军军，应该有个什么反应呢？（卫军军：看到自己失职了。）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这件事情失职了，咱是不是应该跟踪报道一下？（嗯。）追查、调查，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现在什么情况？这个肉坏了，咱先不追查谁的问题，先看好的坏的分开了没有？把那些坏的拿出来了没有？这些事情咱做了没有？没做吧？（嗯。）“你说我错就错了，你说坏就坏了，我没脸见弟兄了，没法面对弟兄了，没法说话了”，活在没法说话的情形里了。你没法说话了，没法见我了，这是个什么表现？知道不知道？这是临阵脱逃，跑了！你没有守住战场，你打了败仗了，你作为中心人物，你该不该回来报告一下战情？“因为什么原因导致打了一场败仗，我应该负荆请罪。”咱这样做了没有？没有。而是活在这个情形里边，是逃避、是躲藏。没有面对，更没有把这个错误给纠正过来。咱在猪肉事件上发生了严重的失误，“呀！我可不能再犯错误了，可不敢再耽搁了。”那你该不该打电话问一下，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有没有什么能弥补的？该不该到现场跟踪一下后续工作？你是不是按这个流程来的？有没有问了问“肉坏了多少？好的还有多少？是不是把好肉和坏肉分开了？骨头剔出来了没有？”这个应该有吧？如果是一个负责任的，一个有良心的，尽心、尽力、尽意的人，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什么叫跌倒爬起来呢？既然要爬起来那就还得担担子，那就还得把你当时放下的责任、本分担起来，继续跟踪后续工作，把本分尽到位，可是你没有这样做啊，连这样的一个举动都没有！

神摆设的环境挺好，猪肉事件把你显明了，后来你该做却没有去做的一件事情又让我无意间碰上了、看见了。这每一个环节都能看见神的摆布与安排，经历神作工什么都不能少。出现后来的这个事的时候，我追查问凯凯呢，我拍了个照片给凯凯发了过去，凯凯什么话都没说。凯凯，你当时怎么想的？（凯凯：当时我和他们说了得做那件事，我说了以后心里想的是他们就去做了，当你发过来照片的时候，我才知道他们就没去做。你发过来了，我也就不知道该说啥。）（肖红：在你来看是不知道该说啥，但是在别人来看，就看不出你是不知道该说啥，而是看见你就没有回应。你自己做的事，做成这样了，该不该有回应？起码说：“呀！我怎么就没有操这个心，我怎么就没问呢？”或者哪些方面的问题，该有个回应吧？可你是不吭气。咱就先不

说信神的人该怎么做，就说站在一个外邦人的角度上看，这是一种什么态度？）（卫军军：在外邦人看这就是不搭理，觉得有点瞧不上、藐视。就不把你这个事情当回事，也不把你说的话当成话。）（肖红：是。）这就好比你是一个将军，中央派给你的任务是让你把守南大门呢，可是国防部通过无人机拍摄到有敌人从南大门冲进来了，然后拍了个照片，发给你了，结果你是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南大门怎么进来那么多人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不知道该说啥了。"（卫军军：或者是说："我明明安排得好好的，南大门关着呢，为什么就开了呢？"）就连这话也没有啊！中央那边已经拿上照片给你发了个电报，可就是迟迟等不来你的回音。发出的这个电报是石沉大海了，你说中央那边怎么想你？事实摆在这儿了，你在这儿说："我无话说，让我说啥呢？"凯凯，咱信神是追求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呢，你面临这样的环境该怎么做人？一个电报发给你以后就石沉大海了，没有任何反应，那中央会怎么想呢？"连个回音都没有了，这肯定是内鬼，已经背叛了。"中央会不会这么想，凯凯？在你这儿来说，已经做成这个事实了，"我说啥呢？我再说不就是在讲理呢？不就是在表白呢？那我就不说了。"可是在别人来看呢？你这个不说是种什么？小瞧、藐视。（肖红：小瞧、藐视、贬低、不搭理，"你说你的，我啥也不说"。）在心里边是对抗着呢，"不要老说我，你来试试，谁能做得完美呢？"你不吭气，让人想入非非，这是不吭气带来的后果。那你不吭气流露出来的性情是什么？不敢面对、不敢承认，这是不是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来呢？你这是跌倒就不往起爬了。不敢承认哪还有认识呢？就不说别的了，最起码基本的、正常的礼节应该有。人家和你说了，你应该有个回应。既然问你呢，你就是讲个理也得讲个理。咱要是清醒点呢？咱得谈认识，应该负荆请罪，应该有认罪的表现。咱这里边没有认罪的表现，凯凯，能认识到吗？（凯凯：嗯。）刚才说这个问题是出在哪儿了？有没有路？（凯凯：有。）本来这个路是不是很简单？就是一个跟踪后续工作。神在《分辨假带领》里面是不是专门说了这一项呢？（凯凯：嗯。）你不仅是要安排下去，还得跟踪到位，跟踪、跟进，这个工作作到哪步了？两个小时之后到哪儿了？四个小时之后到哪儿了？现在是什么进度？像打仗一样，得对下边的工作发展到哪里的数据有一个准确的了解，对这些你得清晰。虽然说你不参与前线的战场，但你在司令部，现在的这一分这一秒，整个部队

前行到哪个位置了？和敌人离得有多远？在炮弹区呢？还是在地雷区？有没有什么危险？每时每刻都保持联系。如果这些你都没有去做，那你在这儿当的是什么指挥呢？怎么当指挥呢？你没有作指挥的工作，没有作汇报的工作，出现问题上级追查的时候，你也是无动于衷。不知道你是有忏悔、认识，还是在反抗，说不来。凯凯，你属于哪种？还是都有？（凯凯：自己做成这样了，还反抗啥？）做了这件事情以后，有理由，这是不是反抗？讲客观因素这是不是一种反抗？“要求太高了，我承受不了了，你重找个人吧！”这是不是反抗？（凯凯：嗯。）凯凯，你属于什么？（凯凯：反抗。）反抗？（凯凯：嗯。）不吭气也是反抗、叫嚣。因为你没有去认识，没有亏欠、内疚。咱这是说了不正常的一个表现，也就是人不应该走的路。那正常的表现应该是什么？咱刚才说了吧？（凯凯：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怎么爬起？不要笼统地说，细节呢？（凯凯：出现问题以后，得想后续该怎么去处理，最起码有个态度，汇报一下工作，了解一下事情做到哪一步了，还有什么需要处理的。）祭司弟兄交通过要撤换一个带领的时候，那个带领说了一句什么？“等两天，我在这边还有事情没办完，等我办完再撤。”想起这个交通了吧？（凯凯：嗯。）人家最起码有点良知，咱呢？不管事情办完没办完，咱得有个良知，肉坏了以后得跟踪一下，现在是什么情况了？现在这些坏肉拿出来了没有？骨头剔了没有？是不是应该跟踪呢？咱没有跟踪。还有一个重要环节是什么呢？作为一个有良心、有理智的人，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第一是要跟踪，接下来是看还有什么办法能弥补过来，这是一个有良心、有理智的人该做的。（卫军军：这个弥补应该是心里边最着急的。）可是他们没有去做。第一是要跟踪，那第二呢？该不该负荆请罪呢？该不该戴罪立功？该不该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凯凯想着去认罪了没有？（凯凯：嗯？）我问你两句话，你是“嗯？嗯？”想了没有？（凯凯：想了。）

萧卫，刚才给凯凯交通的时候，你听懂了没有？（萧卫：发现问题得及时想办法弥补、汇报。其实那天和肖红说了以后，我就没想到要和你说一下，这个想法在脑子里过都没过一下，我就想着肖红知道呢……）有没有和我再说一下，问题不是出在这儿。萧卫你这里还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不管遇什么事，你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胳

膊肘有点往外拐，发现了没有？（萧卫：我没发现这个。）猪肉坏得厉害不厉害？程晨和你说的是不厉害？（萧卫：嗯。）程晨没有和我说过这个话。（萧卫：我给程晨打电话，我说程晨，猪肉到底厉害不厉害？到底怎么样了？她说的是没事，有种淡淡的味道，真的是这样说的，所以我给肖红回话的时候就是这样回话的。）如果程晨真的说问题不大，没有多大事，她就不会再和我说了。她和我说的是："我已经和萧卫说了，他那里信号不好，听不清楚，我给他也说不清，只是说了一下肉坏了的原因。我说肉坏可能是挨着塑料布了，可能是什么原因……什么原因……然后萧卫说问题不大。"她给我说的是你说的"问题不大"，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是在肖红问了你以后，你问的沈冲冲，对吧？（萧卫：嗯。）并不是说你提前问了沈冲冲以后，就和肖红汇报了这个情况。帮忙剔肉的另一个弟兄在切肉的时候已经闻见有味了，而且肉已经粘连了，这个时候人家已经和肖红反映这个情况了。（萧卫：当时没说粘连，只是说有些水。）有水，还有些粘，和其它肉比起来，血水就是明显多一些。沈冲冲和我反映的时候是说有坏味儿，血水太多，和其它肉完全不一样。有人和肖红反映这个问题的时候，肖红问你呢，肖红问你是想得到什么结果啊？肖红听到别人反映的结果和你给她说的结果一样不一样？不管你怎么去调查核实，我就是不问也知道，从你嘴里最后说出来的绝对、必须是"问题不大"！因为这是你管辖范围出了一个问题，你能让这个问题大吗？这是心理反应，问题必须小，肯定不能大。肖红和你说这个的目的不在于肉坏的程度，而是要看你调查、核实、处理了没有。我也不是怪罪你没有和我说，和我说不说无所谓，我要的是当你得知这个肉有问题的时候，你处理了没有？是说这个问题呢。萧卫，咱就说肉坏的味道不大，该不该处理？（萧卫：该。）你处理了没有？（萧卫：我和他们说得把肉分开，不敢放在一起。）可是没分啊？（肖红：你说了没？）（萧卫：说了，我真说了！）好，就算你说了，你该再问一下，"是哪几块肉坏了？是猪肉的什么地方坏了？"落实、核实、跟踪。上次给每个人发了操心费，发操心费的目的就是要人操心，要是操不上心，就得罚款。你知道这个事以后追查责任了没有？（萧卫：没有追查责任。）责任没追查，问题没处理，那你说吧。肖红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你以后，你做了些什么？（萧卫：没做什么。）你只是敷衍了事地走了一下过场，问了一下沈冲冲，然后你就给肖红

回复了一下，这件事情这样就算完了，解决了，不了了之了。咱缺乏落实工作，没有求真。

萧卫，在那边的时候，你还记得我让你把那些木头拉回来的事吧？你告我那是些烂木头，不值钱，不值五百块钱。我就问你："木头有多长呢？"你随口就告我说："长度有一米五。"我说："三米多的木头怎么可能是一米五呢？怎么能成烂木头呢？你说不值五百块钱，那是多少根木头？"你告我说有八十六根，就是一根铁锹棍子还十五块钱呢，直接在地里边收一根也得十块钱，八十六根那就是八百六十块钱，怎么可能不值五百块钱呢？我说这个的意思是要说你就没有去落实，没有脚踏实地地去做。你去落实、去核实一下，"木头多粗？多长？它的价值是多大？"用实际数据来说话，可咱是没有一句话是真实的。咱得实际一点，木头的长度是三米到三米五之间，你告我说一米五，差下一多半。后来我专门去问了一下书继刚和沈蹦，那种木头算下来一根能到五六十块钱，那你算一下八十六根一共得多少钱呢？遇事你没有亲自去落实、没有亲自去核实，确认一下，而是随口而出，随口就说出来了。还有那个消毒液，我拉回来一看，消毒液的包装箱只是一个普通的包装箱，什么都没有，我就产生了怀疑，产品包装箱不可能什么都没有吧？什么都没有的包装箱，其实就是个周转箱，世上人卖什么东西他就写成什么东西，那这个东西就不能称为商品。所以说我一打电话就问你，"你去看货了没有？打开包装箱一看，装消毒液的壶和它的盖子就不是配套的，倒也不是拧不上，而是明显就不是一个颜色。那盖子的颜色有的是乳白的，有的是纯白的，这就可以说，就不是一个流水线上面生产的东西。"后来我看了一些资料，次氯酸的这个水是怎么来的？有人说就是84消毒液加水稀释以后就是次氯酸，也就是说咱这个消毒液是84消毒液加水兑出来的。买这个次氯酸的时候，你告诉我它可以洗苹果、洗食品，还可以洁净人的身体。萧卫，你还记得我和你说过什么话吗？我说："既然它能洁净身体，那它的毒性肯定是小的，它的毒性如果是小的，那它杀毒的系数肯定也是小的。"还记得我说过这话吗？（萧卫：嗯。）我说你仔细查一下，咱要的消毒液，不能只是杀这一种毒，这个病毒能杀死了，那别的病毒还能不能杀呢？所以你查一下它的杀毒系数、范围，也就是说让你把这个产品了解一下。当时你跟我说次氯酸的时候，我没有听说过这个

词，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只是知道它是消毒液，然后就让你去了解一下它是什么结构。既然让你来抓这个工作，那你就得把这个工作落实一下、考察一下它真实的材料是什么，真实的东西是什么？你只是看了它的介绍，并没有去落实一下，考察一下这个消毒液到底怎么样。我还专门说让你在网上查一查，可你只是在网上查了它的功能，没有查它的真实材料是什么东西。但这个是不是咱应该查的？（萧卫：嗯。）你要买一个东西，咱就必须对这个东西的真实材料了解、认识，才能采买，这才是真正的求真负责。咱买东西不是看它外表的包装怎么样，而要看它真实的材料。后来你给我发过来生产公司的营业执照、资质，还有消毒液的生产许可证，你给我发了这些以后，我没说什么，我也没看，为什么呢？我和你说让你去网上查它的资料，而不是要它的资质，我不管它的资质是真是假，我要的是这个货是真的，这个资质是假的也无所谓，因为我不是要报销，也不是怕国家查，而是我自己用呢，所以我就不管它有没有资质，只管产品是不是真实的，这是我要的，准确地来说，这就是原则、准则。可是，你把心思全部用在什么上了？“它有资质，它是正规单位。”后来说要那个消毒液呢，人家给100箱，我想的是如果有大的流行性传染病来了，国家就要进行消杀呢，这就不要担心。如果是小的流行性传染病来了，咱也用不了多少，我考虑了半天，要不就少要几箱。那天晚上我对肖红说少要点吧，结果你们已经买下了，买了多少箱？（萧卫：八十箱。）萧卫，咱说这个话重点是要说啥呢？（萧卫：考察清楚，考察产品的成分。）没原则，你成了一个只是走官场的了，走了个过场。（萧卫：我当时只是盯着它的资质是真的假的，盯在这个上面了，没有看它的成分和它的含量。）你只看资质，这个错误在哪儿呢？你做事没有准则。咱的准则是什么？咱是要产品，人家就是没资质，就是假冒的资质也无所谓。咱得抓什么关键点？咱要的是产品而不是要资质。而更主要的是，我让你去了解这个东西，你没有去了解。我说你做这个事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拆开包装箱一看，不是正宗产品。第二个是这个产品它里边的成分是什么？咱应该搞清楚，是说这个问题呢。归根结底，你没有脚踏实地去落实、考察，没有可行性报告，然后你就做出一个决定来了。在你的想象、观念中做出一个决定以后，你说我该信还是不信？我不信吧，我让你当负责人呢，可是如果咱根据你给出的数据来走，木头得损失多少？木头是这样的，消毒水是这

样的，猪肉又是这样的，这是不是同样的毛病、同样的问题？看见了吗？

萧卫，你是一个理想家，没有实干精神，得多来点实际的！咱没有去作实际的工作，带来的祸患谁承担？（萧卫：自己。）你承担了没有？（萧卫：没有。）你没有承担、没有担当，那你做什么了呢？过后你还没有一个承认。这话是不是有点冤？萧卫，你承认了没有？（萧卫：没有承认。）为什么说不承认？（萧卫：觉得你冤枉我，所以不承认。）那现在还冤不冤？（萧卫：不冤。）刚才我交通了凯凯的这个问题，你认识到什么了？（萧卫：凯凯他没有敢于担当。）出现了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什么表现？怎么表现的？把你的表现说一说。（萧卫：消极。）消极，还有什么？（萧卫：撂挑子。）撂挑子，还有什么？干不动了，你想让谁干谁干吧！（萧卫：就想的是你想让谁干谁干吧，我干不了了，我就做个跟随的。话没说出来，心里就是这么想的。）虽然你没说，但这个想法占有着你呢。（萧卫；嗯，心里就这样想的，就是不想老挨对付。）你说你不想老挨对付，这是个什么性情呢？“不想老挨对付，不接受、顺服，我信神就是不想得生命，我信神就想跟神对着干，对着干还不想挨对付”。（肖红：就想要个面子。）（萧卫：我心里还有想法呢，我心里想的是：“妈呀，咱神家屁大的一点点事，就传开了，哪儿都知道。只要有点事，就都知道了，就一人一口唾沫星子都能把人淹死，看还能活成吗？丢人丢尽了，这还活啥呀！”）萧卫说啥？“屁大的一点点事”。（萧卫：我不是说这几件事，我是说只要一有点啥事，就都知道了）（肖红：你经得住烈日的酷晒吗？这就是酷晒。）（萧卫：经不住了嘛，所以就不行了嘛。）简单说一下，你流露出来的性情，属于什么性情？（萧卫：我给你把接替我工作的人都找好了，我不行，我能力有限。）我问过你两句话，我问你：“超过你的能力范围了吗？”你应该是清楚的，这些没有超出你的能力范围。还有一个什么范围？还有精力范围。能力范围与精力范围，是不是就这两个范围？（嗯。）如果超出你的能力范围了，那是赶鸭子上架；如果超出你的精力范围了，那就属于专门和你过不去，找茬呢。像凯凯临到的环境，我说这是一个试炼，他站立不住了，有点超出他的精力范围了，他脑子里就这些事情，考虑了治手，考虑不了猪肉。但我问你超过你的能力范围了吗？

超过你的精力范围了吗？你说没有。在这两个没超过的前提下，你还要撂挑子，那你这是个什么性情呢？（萧卫：我觉得我这是有自知之明。）还自知之明呢！没有超过这两个范围，这就证明这完全是你能力范围之内能尽到的本分。能尽到的本分不尽，那是什么？是悖逆！在这个悖逆的情况下，你表现出来的是什么？“你想让谁干谁干吧！”什么意思？“你要让我萧卫干，我就这么干”！（萧卫：我没有这个想法。）你没有这样想，可是你做出来的就是这个。就像你刚才说的话，就屁大的一点点事也拿出来。（萧卫：我本来是要说小事情的，是顺嘴就秃噜出去了。）冤枉你了。咱不说那个了，就说你说的“你想让谁干谁干吧！”这话什么意思？“你让我办的事是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的，我能干我就不干，然后我还就这么干。你要不说我，那我就还是负责人。”如果不说这些事情，萧卫是不是还是负责的呀？萧卫打不打辞职报告？不打。（萧卫：我那段时间就想打呢。）可是你没做出来呀，没说出来呀！这些事情一出来以后，你就做出来了、说出来了呀！“在我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我不做、我不干，那我将就地干着吧！我本来就是将就地干呢，心情沉重，屁大点事情都拿出来当个事地说，拉倒吧！你想让谁干谁干吧！”你说这是多么多么的刚硬！（萧卫：那是顺嘴就秃噜出去了。）那是狐狸的尾巴露出来了。你说说你是多么多么的刚硬呀！出了问题了你不是懊悔，“我可得悔改！在这个事情上面跌倒，我得在这个事情上爬起来。弟兄说出来了，直接问了我两句话，是不是在我能力范围以内、精力范围以内？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就是不尽心、尽力、尽意，捎带地也就做了。是我没做，是我的悖逆。我得把它重新做好，我得重新做人！”你没有说你要重新做人，有这个心志与信心往前走。更没有说：“弟兄，我今天不打辞职报告，你别放下我、别隔离我、别开除我，我要从哪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我就不走，你就是赶我走我都不走！”你是我干不了了，你想让谁干谁干吧。萧卫，交通了这些以后，该不该有前面说的这些个心志？（萧卫：该有。）

597　宝爱地位有何价值

1　人都是不会体贴神心意，不能察看神的所作所为，不能行在光之中接受光的照耀。虽然人曾宝爱神话，但人却又不能识透撒但的诡计，因着人的身量太小，所以不能做自己心里所愿的。人不曾真心爱神，当神把人高抬之时，人都自觉不配，但并不因此而满足神，只是双手捧着神给的“地位”仔细研究，并不觉神的可爱，而是一个劲儿地“贪享”地位之福。这不是人的短缺之处吗？

2　难道山挪移之时能因着你的“地位”而从你绕道而行吗？水流之时能因着人的“地位”而停止向前吗？难道天地能因着人的“地位”而颠倒吗？神曾一次又一次地向人施下怜悯，但无人珍惜、无人宝爱，只是当“故事”听听，当“小说”看看，难道神的话未打动人的心弦？难道神的言语发出并无果效？莫非无人相信神的存在？人并不爱自己，而是与撒但相合来反攻神，把撒但当作自己的“资产”来事奉神，神要将所有撒但的诡计都识破，使在地之人从此不再受撒但的迷惑，并不因着它的存在而抵挡神。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二十二篇》

10.在神主宰中认识神作为

任真真，你觉得你痛苦呢，那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举起刀来杀的是他儿子——以撒呀！（任真真：所以我现在就能体会到一点那种感觉了。）你体会到这个感觉了。反过来你得怎么呢？你不能活在这个感觉里边，你得去认识。认识什么？亚伯拉罕他是怎么认识的？他的孩子从哪来的？是神给他的。咱今天不是亚伯拉罕那时候，今天神给的咱更多了，人从哪来的？六千年繁衍生息循环轮回来的。咱刚才交通了个什么呢？在神的安排中认识神的智慧、公义的性情。你是信神的，是人性好的人，这一回你在人世间做了什么事，下一回安排让你做什么样的人；你下一回是什么样的人，下下一回再安排你做什么样的人，让你从这个循环轮回里看到神公义的性情，让你去体验、认识。生命的这个延伸、生命的这个表达方式和生命的实质怎么来认识？这六千年你的这个灵活着了没有？有的人是活在光中，活在光中意味着什么？神开启他、引导他，他什么都是透亮的，他是轻松的、愉快的。有一种人是有信仰的人，还有一种人他活得自由，什么人最自由呢？跟随神的人自由不自由？（单小北：不自由。）不自由，但是神给他安排的这六千年都是做人呢！那个畜生自由不自由？（单小北：自由。）自由，你可以杀人放火，你可以做坏事，你可以搞淫乱，想干什么干什么，但是你做了这些事下一回就让你转成畜生了。神公义不公义？（公义。）在神的安排中看见神公义的性情，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了，约伯把万贯家产献上了，彼得把自己献上了，那他们的灵呢？六千年以后他们会不会来？他们来了以后神会把他们安排在什么地方？咱就不用说什么敌基督、恶人了，就说普通的一个人，普通的不跟随神的，也就是和畜生循环转世的这类人，神把他看作人了没有？不能说没看作人，是说这类人在神的眼中就像一只蚂蚁，是不是随脚就可以踩死你呀？神可以随意安排，但神并没有随意安排。神是管理者，从神的管理中看见了什么？咱刚才交通的是从神的安排中看见神的公义，是吧？怎么看见神的公义了？你是什么样的人给你安排什么样的家庭，给你安排让你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神要怎么拯救你，从这里边看到神的安排，看见了神的公义性情。神要让人在神的管理中看见什么呢？神让追求真理的人最后得着的是什么？生

命！追求肉体的人最后得着的是什么？追求世界的人得着的是什么？神给你安排，就这样周而复始的循环。周而复始的循环，这叫什么？这叫管理。有规律性地发展一件事情，这是一个管理。就像猫吃老鼠呢，狗吃兔子呢，这个繁衍生息，还有这个气候，这都是什么？这都是神在管理着。这六千年是让你看神怎么管理的，万物没有乱套的，让你看见神的全能，看见了神的公义性情，看见了神的权柄。火山爆发、地震就能让你看见神的权柄。我说的这些是让你从神的主宰、安排、管理看见神掌管万有，从这里边看见怎么掌管万有了？你把所有万物的活动轨迹都看见了，它都活在神的手中，你就看见神的权柄了。

主宰、掌管，怎么看掌管？你看世界倒塌了没有？你现在看见倒塌了没有？（倒塌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看见了吗？（嗯。）开始了！中国开始内乱，你们看见新闻里边说做核酸了吧？（嗯。）做核酸，真有那么多阳性吗？假的！有好多阳性是假阳性，是把阴性做成阳性，然后把阳性做成阴性。（单小北：为啥呀？）为了赚钱。你是阴性我把你做成阳性，把你做成阳性以后这部分地方就可以封锁，一封锁就得全员做核酸，全员一做核酸他们就能赚大量的钱，每个人做一次核酸他挣五块钱，你说全员做个核酸要挣多少钱？做一天挣多少钱？如果是静默管理五天、十天他赚多少钱？一管控以后你哪也不能去，控制了你以后，你只能买他手里的东西，一包菜八十块钱。你没有测核酸，来，把你们集中隔离在一起，给你变红码，把你隔离在里边给你吃药吗？不给你吃药，只让你吃饭、喝水，管理一天七十块钱，你说他要挣多少钱？居家隔离的每家每户都得吃喝了呀，一天一根黄瓜，两颗白菜给你一打包，八十块钱，你买不买？你买也得买，你不买也得买，国家乱了没有？上海在静默管理期间有一家面包店发现周边居民的食物短缺，就生产了一些面包便宜卖给了周边的居民，卖了大概有五、六万块钱，后来被人举报，被法院罚了五十八万元！说他无证经营，没有相关证件，兴起了上海人的混乱，上海人要报复。他们在食物短缺的时候，这个面包店才便宜卖给居民面包的，他卖个面包就要被罚五十八万，他没有高价卖呀，气的老百姓说“我们都去买他家的面包，我啥都不买，我就买他家的，我们要把这五十八万罚款给他赚回来”。你说社会乱成什么了？有发国难财的，在老百姓需

要救济的时候，国家、政府气急败坏，“因为你给他们发了面包，他们不买我的了”，挣不了钱了，所以他非要治死你，不允许你卖，激起了民愤，让它的民众起来反叛它。你说下边他们做的这一切事，习近平愿意不愿意看见啊？他愿不愿意看见这个局面？（不愿意。）不愿意看见。有办法没办法？习近平能不能掌管了？（不能。）

跟你说这些事是让你看见什么呢？刚才说神掌管万有，你怎么看见神掌管万有的呢？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都在神手里，神什么时候让他反，那就是神的一句话。你，神能开启、引导你；老百姓，神能不能开启他？让他明白一个道理，大红龙怎么逼迫他、残害他，他不反叛，让他一明白以后你看他反不反！神已经把撒但手里的权收回来了，怎么收回来了？原来神把人交给撒但，神给了它权利只让它掌管六千年。在这六千年，撒但说什么话、这些人跟着它做什么、这些人忠于它，神管不管？（不管。）所以人就服在了统治者的这个权下，等神作工结束了以后，神要让它的民众起来反叛它，怎么反叛呢？神给几个人一个认知。就像孔子的灵，几千年出来一次，到这个事情来了的时候，把类似孔子一类的人、大脑聪明的人、灵厉害的人（但是他不是跟随神的人），把这些人放在民众里边，不要放在总统级别里边，总统级别里让谁做呢？让畜生做，是吧？把有认知的这些人放在平民百姓里边，他们有认知能看见，再加上有一些野心，他们在里边干什么呢？他们认知出来要发表这些理论，发表什么理论呢？反政府的理论。他们认清统治阶级是怎么残害人的，在他们认知以后，经过一些视频、经过一些文字，他们的呼喊声把老百姓给呼醒了，老百姓要起来反。这就是神让它的民众起来反叛它，它正想起来“审判”人的时候，别人把它“审判”了。观看全宇，看世界各国垮台，再看中国国内混作一团，这是不是混作一团了？（嗯。）就是它的民众已经不再听它的了，这叫什么呢？各行其事。上边开大会，组织怎么怎么，下边人呢？就像这个瘟疫一样，瘟疫来了给你一刀切，切了图什么？各自为政，“我为了赚这个钱……”，人都不会听它的了，所以这就能看到已经腐败到炸弹要爆炸的时候了！

说到这儿我是要给你交通什么呢？神的掌管、权柄。有生命的、没生命的，这些跟随的、不跟随的，哪个不在神手中？咱是要传福音

呢，刚才说外邦的那些有志之士，他要带领那些老百姓起来反叛它呢，这些反的、被反的，是不是都在神手里？（嗯。）他们都是个演员，外界不信的是演员。你信神，神是让你干什么呢？让你看戏，让你体验、经历、感受。体验、经历、感受什么？在神的主宰、安排与管理之中让你去认识神，神是为了让你认识神，所以才让你在这个时候来到世上，神是要赐给你真理，你说神多高抬你！这是让你看见神把魔鬼、恶魔放在你眼前，那些有志之士，那些追求地位、钱财的让他们打起来，让他们互相撕杀，你看见人与人在斗，国与国在争。你看见这是怎么造成的？这就是撒但在玩弄人，“哦，借着这些事看见这就是撒但带来的后果”，人没有真理，没有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做人做事、看人看事没有原则，这个世界混作一团，没法活。这就是神说的那个火湖，人都互相厮杀的时候是不是在火湖里？（嗯。）进入火湖里边了，让你看见神的主宰。在神的主宰、掌管中去认识神，认识神的性情——喜怒哀乐，你看神怎么对待这些人，你就看见神的喜怒哀乐了。追求地位的、当官的，神让他好好享受，你不是爱当官，神把你放在当官的家庭里边，你是畜生的灵，那就让你当官。接下来再让几个有志之士兴起民众和他反，反正你们不追求生命，那你们打吧，让跟随神的人看戏。跟随神的人看完戏以后，神让他们怎么呢？你刺我一刀，我给你一枪，惩罚了没有？（惩罚了。）他们之间的厮杀更残忍，还有活剥人皮的，有没有？（有。）他要是恨你入骨，他会把你五马分尸，让你看见谁五马分尸了？唐山有个第五精神病医院，这个第五精神病医院原来是武警部队，武警部队换了个门头就成了精神病医院，人员还不换，也就是说这个医院相当于是部队医院，这个部队医院专门整治哪些人呢？他们整治的是世上说的“刁民”。“你不听话，管不住你，我要割你的喉咙。但我不能让人看见，让人看见我杀人了这不行，我先把你关进来打两针精神病药，‘这个人神经了，精神失常了’。”你进了这个医院你不是神经病你也得神经了，都成了神经病了。他这么一残害人，那些想反抗又怕进了那个精神病医院的人，做事是不是就要想得更加周全？或者是把更多的人组合起来要报复他？你把他的什么人弄到精神病医院，他是不是要把这个人活剥了皮呢？（嗯。）

还有一个村里边的地痞、流氓耍赖，常想欺负人，把一个农民的妻子给欺负死了，逼得一个很老实的人把这个地痞、流氓杀了，不仅把这五六个地痞、流氓全杀了，还要把他们全家都杀了，这让你看见了什么？神公义不公义？公义。他们来就是个演员，追求地位的得着的是什么？追求钱财的得着的是什么？这是厮杀的。不厮杀的呢？有地位、有钱财的怎么呢？心里空虚，找个小三、吸个毒，最后得了抑郁症、精神分裂症，是吧？（嗯。）什么都让你看见了。不跟随的人一场一场瘟疫下来，看，落在瘟疫里边死了，他们是来干什么的？他们有他们的使命，有他们的责任。神掌管、主宰、安排，安排这些污鬼、邪灵、各种兽，在末世都要出来，那是神安排过来的，那不是它偶尔出来的。有些人的人性特别坏，人常说什么呢？“父母没有教育好”，和这个有关系吗？你要从根源上认识，是因为他的灵不对，那个灵是神给他安排好、预备好的，就是要让他到这儿来互相厮杀、互相打斗。

从神的安排中看见神的公义、看见神的奇妙作为。神的主宰、安排、管理，管理是有规律性的，这叫管理。今天约伯的灵来中国了，或者彼得的灵来中国了，这是什么？（神的主宰。）这是神的主宰。因为这不是管理了，管理是有规律性的，管理是有条不紊的循环着。你在神的管理、主宰中认识了神，你看见神的公义性情了，你看见神的全能了，你看见神无所不能了，你看见神的喜怒哀乐了。你看见神的本体了没有？（嗯。）你看见神的本体了。你看见神的本体了，你又看清了人的实质是什么。人在神的主宰、神的经营之中，在万物之中，人算个什么？连蚂蚁都不是。就这么一个连蚂蚁都不是的人，神怎么看你？你自己怎么对待你自己？你连个蚂蚁都不是，神来作工了，给了你大好的机会，神来这儿找与他相合之人，如果说你能为神做什么，那你就会被神选上。如果你一个连蚂蚁都不是的一个人，还把自己看得太高，那你是与神较量、叫嚣，你光管自己的享受，那你得着的会是什么？用不用神惩罚你？不需要神惩罚你了，你追求什么得什么。就是刚才说的神的安排，神安排你到哪里，根据你自己走的路，神按他的公义性情安排你去哪里就行了。神安排你做子民呢，结果你没有走子民的路，神是让你自由选择，你贪婪肉体，你选择搞对象的时候，一次警告、两次警告或者再次施下怜悯，让你明白，但你

说“我什么都明白，就是实行不了”，那神的怜悯就到此结束了，到了这个时候了，那怎么呢？只能放弃了。不是神放弃你了，是谁放弃了？（自己。）是你自己放弃了。你要追求生活，那神就给你那种生活，你就喜欢肉体的那种生活，那你就追求肉体生活去吧。

这是说当你看到神所作的一切，看到神的伟大，看到你的渺小，看到自己什么都不是的时候，你还再与神搞条件，还再与神商量吗？你看到神是主宰万有的神，咱是个连蚂蚁都不是的人的时候，神让你放下情感，放下这一切私欲的时候，你还痛苦不痛苦？（不痛苦。）你就没那么痛苦了。然后你再揣摩一下，神管理着人类的时候是给人一个自由，是这样管理的。可你总觉得神没给你自由，什么才是没给你自由呢？如果你经营一个羊场，你经营一个猪场你怎么经营？你经营猪场呢，买了一批猪，你买猪是要杀了卖肉呢，是吧？（嗯。）买回来几十头猪，回来有公猪，你要杀它卖肉呢，该咋办？你得阉了它，是吧？（嗯。）为啥？今天咱看神话了，神话说什么了？神是君王，神要在国度中作王，但没人把他当君王。在世上那个皇上是当王的，当王的时候有个什么？想到了没有？当王的有三宫六院，是吧？在他跟前伺候他的人是什么？（太监。）世上有句话是“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因为他是什么？他是皇上，他是当王的，他当王他就说了算，让你死你就得死，“让你来伺候我，你就得做太监，要不让你做太监，我这宫里就乱了套了。”作为一个人，他当王了得管理这些人，他怎么管理？不让你选择自由，就让你做太监。这就是当王的与百姓的区别。那你说神来掌管人，神阉了你？就像你弄一个猪场，这头猪需要阉呢，你找了一个新手，他不会阉，结果阉了几天猪就死了，你今天把猪阉死了，下一回再让你阉，你还阉不阉？你就不给它阉了。比如你去养羊呢，里边有公羊、有母羊，种羊留下，其他羊都要给它阉了。为什么？怕它不听话，它不能听主人的话，那主人有办法让它听话，给它阉了就行了。

你说咱在造物主的面前是个什么？是个蚂蚁。神有他的经营计划，神可不可以把你阉了呢？阉了你，你还搞对象吗？（不搞了。）太监他是不会搞对象的，他就不搞对象了。但神这样作吗？（不作。）因为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是荣耀，不是为了强制性地得着你

什么。神要的是荣耀，要的是你有自由意志的情况下，让你自己选择。就像大卫，把女人放在他被窝里边他都不碰一下，神要的是这个见证，而不是把他阉了放在被窝里边。你说神没有阉你，你痛苦什么？要是阉了你了，你这时候痛苦了。但神没有阉了你，你不应该痛苦，而且你看到的是神的爱。就是说，你可以根据你的追求自由选择。你的痛苦是怎么得来的？这个痛苦是因为人的奢侈欲望太大才痛苦呢。什么奢侈欲望？她是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我既想要肉体，我还想让神称许；我既想进圣殿，我又想过跟普通人一样的生活”，是吧？如果你只有一样追求，你还痛苦吗？（不痛苦了。）就不痛苦了。给你解决这个痛苦问题，就是让你知道你为什么痛苦，这个痛苦从哪来的。（任真真：我感觉没有这样以前，好像还能达到，现在就感觉可艰难呢！）你感觉艰难，是什么艰难呢？这个艰难是因为你不爱神，你才艰难。神为什么给你摆设这样的环境呢？神就是要让你看清自己、让你认识自己，你究竟爱神不爱神。每一个人都说自己是爱神的，但是你是真爱还是假爱呢？神知道。你在这里骗神，那神肯定要给你摆设环境，“来，看看你是真爱还是假爱”。神给你一个你喜欢的东西，把它放在这儿，神在看你的表现。就比如咱看世上培训警犬的视频，培训警犬就是培训让它能听懂人的话，是吧？（嗯。）“你不能乱吃东西啊，让你去外边破案，坏人随便给你放个有毒的东西，你吃了就把你给毒死了”。所以培训这个警犬必须是主人让它吃的东西它才能吃，主人不让它吃的它坚决不能吃。不是主人喂它的东西不能吃，必须是主人喂它的，是主人同意它吃的东西它才能吃。主人为了检验它，把肉放在它面前，主人不在跟前，而是从监控里看着，看它吃不吃。然后主人不说话，看它吃不吃；主人说“吃”，它才吃，主人说“不能吃”，它是不是就得放下？（嗯。）这就是警犬，它顺服。如果达不到这个要求呢？它还能做警犬吗？不能做警犬了。假如它是个品种狗，就像马犬，它就是做警犬的一个好品种。它虽然是做警犬的好品种，但有的能培训成警犬，有的不行呀，当这只狗能训练成警犬的话，就把它训练成警犬，训练不成呢？它淘汰了不能做警犬，让它做什么呀？它可以做个繁衍生息的公狗，也可以做个繁衍生息的母狗，这可以做吧？纯种。所以说，把你训练成了你就是条警犬，训练不成你就繁衍生息去吧。这个比喻不太好，但是不是能理解啊？

（嗯。）你是愿意做一条警犬呢？还是愿意做一条繁衍生息的种犬呢？

（任真真：我现在还是不太清楚怎么就是把心交给神了。因为我感觉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就没有啥感觉，就是为神花费尽本分，天天就是争啊、斗啊。）你那是为神花费。（任真真：现在就是有了情感这些东西在里边，现在怎么就是给神了？就是不见面？不联系？还是……）你这些是种表达方式，“我不见面了还是不和他说话了？”这些是你的一个表达方式。现在不是要你的表达方式，现在是要让你从心里边去认知，你先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你明白了神的心意，你是计划满足神的心意还是计划满足你自己？神是专借着这个人事物，让它能抓了你的心，在你上了这个道的时候，神不吭气、不搭理，就专让你上了这个贼船以后，神说“来，献给我”。在它抓了你的心的时候，神要呢，是吧？“神要我心爱的东西，我也得给。”（任真真：怎么就算是给了？）约伯献上万贯家产是怎么献的？这个东西毁了就是给了，你得不着就是给了。（任真真：把我跟他之间的这个感情毁了就是给了？）先不投入这个感情里边，你先理解了这个“给”。献上青春是你为尽本分献上了青春，别人的青春是在外边玩儿呢，是旅游呢，是念书、搞对象呢，是吧？这是献上了青春。献上了婚姻、献上了家庭，肖红人家是把家庭放下，这就是献上了家庭。“该结婚的时候，该搞对象的时候，我因着本分、我因着满足神，我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搞对象，我不能搞对象”，这是不是献上了婚姻？这就是献上了婚姻。约伯献上了所有，那亚伯拉罕呢？他举起刀来要杀以撒。神是要看亚伯拉罕的心，看亚伯拉罕的态度。亚伯拉罕举刀要杀以撒的时候，神看见了，然后神让亚伯拉罕停手了，因为你献上了。任真真，如果说你真是爱萧明志，那神说“你把他给我献上吧”，献上是不是就得放弃？你把他放弃了那就是献上了。为什么要放弃呢？因为神有要求，因为神这边有工作。“我就是对他是真爱，我们就是天生一对，那我因着这个工作我现在不能谈恋爱，我放下，等神工作结束了，神说可以了我再结，我再找。”这是不是顺服神的一个表现？你说这个人和你配对不配对神知道不知道？神比你知道吧？如果说他恰好和你是最配对的，那神能给你错过吗？那你敢不敢把自己一生的命运交托给神？你选的这个还不一定是最佳的，不一定是最好的，不一定

是正好的，可不可以这么说？（嗯。）对了，可以这么说。那你能不能把你的这个婚姻大事交给神？交给神的时候，神是怎么说的？现在正是神作人的时候。就像父母供孩子上学，你念书时期，父母赚钱，“你只管学习、好好念书，其它的我早就给你安排好了……”。等神的工作一结束，一进入正轨的时候，神承认你是子民的时候，工作结束了、完了。神怎么说的？到那时候你才想起来，鼓足力量去尽本分呀？神说“没本分了、不用了”，还用你干什么呢？尽管享受吧，神安息了。神安息了，子民是不是也安息了？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该生活了？是不是开始繁衍生息了？神没有说让断绝，不让你搞对象，也不是不让你有生活。是这个时期不行，也不是说不行，对你来说它影响你，不好！祭司弟兄那时候给咱交通说奶孩子的有祸了，是说这个耽误了你的生命进入了。当你经历过来，你再过上三年、五年你一看，和你在一起的，这个搞对象结婚了，那个孩子三五岁了。你呢，你实行真理咬了咬牙“我得追求爱神呢”，你没有结婚，过了三年、五年以后，你现在就能看见将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什么了？结婚的有没有孩子？她正养育孩子呢，这儿瘟疫封了村口了，那儿地震呢，怎么过？你连你自己都吃不饱，你怎么奶你的孩子呢？你现在放不下你所追求的，到时候你怀抱里的那个人你能放下？你说神是不是爱你？两个人在一起，哪个人都有个消极软弱的时候，消极软弱的时候他该站在哪一边？如果站在神一边跟你说两句话，你说“你打我呢”，你站在神一边，这可能不可能呀？人都掉在肉体里边都是为肉体说话呢，就是今天跟你说的，你勾引他，他勾引你，你给他挖坑，他给你挖坑，互相缠住了。人没结婚的时候人都有一种爱的漩涡，恋爱了。我上初中的时候，看到同学们搞对象，老师说“你们这是恋爱？这是乱爱”，乱七八糟的爱。咱现在再回过头看看，那时候是不是乱爱呢？（是。）什么都不是，可能成吗？那是白白地投入，白白地付出。今天咱这个是不是属于乱爱啊？谁都不知道自己走的是什么路，你自己走什么路你不知道，他走什么路他不知道，都是个未知数。在这里边一个是你不知道对方是什么，这是一个未知数；第二个是影响了自己的前程。你说咱是不是乱爱？咱可以搞对象，但是这个影响太大了，付出太大了，付出沉重的代价。这可不是说考大学呢，怕考不上大学，也不是单单的一生，是永远啊！你想一下永远是什么概念。你搞对象呢，过来人都走过那个过程，都知道那个痛苦，都知道那个难

受，正因为你那个难受，所以神才说让你献上。不难受还叫献上呢？你拿上地瓜、红薯、鸡蛋那叫什么？因为你是一个受造之物，你献上这个了，神才能用你，你献不上神没法用你，因为你连这个都顺服不下来，神还有什么重任敢交给你？亚伯拉罕，神让他做的是什么呀？多国的父，是吧？（嗯。）他为什么能做多国的父呢？因为他能把儿子献上，把以撒献上，这个人值得信赖了。

任真真，你刚才说“我怎么这么痛苦、这么难呢”，我说什么了，是因为你不爱神，现在看见了吗？为什么不爱神呢？我给你举个例子。寡妇熬儿，寡妇痛苦不痛苦？（任真真：痛苦。）寡妇她没有自己的所爱？（有。）可是她为了什么？为了孩子，是因为她爱孩子胜过了一切，所以她为了孩子能放弃一切。今天神不允许你事奉两个主，神就看你爱神能不能胜过爱一切。（任真真：就感觉从来没有这么难过，以前我没有觉得我做不到。但是现在就感觉没有那种信心能做到，就是剜你的心的那种感觉。）这就是神要让你认识自己呢，只有经历过这个以后，人就不这么张狂了，人就不在神面前这么炫耀了。（肖红：神太爱你了，任真真，神太爱你了！这就是爱，因为你以前对你自己太不了解了，所以今天神让你看看你自己，照照镜子，让你自己认识一下是不是神的爱。）这是神让你去经历，让你去体验，神在你身上作的是征服、拯救的工作。如果说神是要利用你作一步工作，让你效力也好，或者就是说你这个人特殊，神就命定让你作哪样工作呢，那这个时候就又不一样了。咱刚才说了个太监，是吧？（嗯。）神在这个人身上有特殊的工作，他一来那就把这个人给阉了，但这个阉人是看不见的，一阉以后这个人心中就没有所爱了，没有所追求的了，那他对神是不是就忠心了？或者你一来到世上神就把你给阉了，就不会有人在你身边再打岔搅扰你了，你就能一心的为神作工了，这就是神在你身上作了一个利用的工作，命定就是让你作这个工作呢，或者说神在你身上认定就是要作成全的工作呢。为了保险、为了安全，当你出生的时候神就先把你阉了。你看着好不好？这个人的命苦不苦？（苦。）你看见这个人命苦，你说这个人一出生阉了他命苦还是不阉他命苦？（不阉他命苦。）那究竟阉了命苦还是不阉命苦？啥话都让你说了。阉了的这个人他的一生就不要想有人的这种天伦之乐了，是吧？没阉的这个人呢，他还可以享受。但是没阉的

这个人他有可能被撒但吞吃、引诱，但是阉了的这个人反而活在了神的保守之中，这又看到了什么？神公义不公义？（公义。）阉了也是好的，不阉也是好的。如果说对于你这个人品不咋地的人，有危险的人，或者要派你这个人来到这个世界，在的这个场合不是什么干净场合，但还要让你去作工，那这个人怎么呀？先得把你阉了。让你进了这个场合还污染不了你，活在神的保守之中，免去了撒但的试探。但是没阉的这个人他是享受，但是带来了试探，即使说没有享受，但带来了痛苦，那试炼、试探就来了。你要是胜过去了，你这个人有见证，比阉了的那个人还有见证，你要是胜不过去呢？你就掉入试探里边了。这就回到神交通的这个命运了，命运好与不好，哪个命好？（都好。）做人做事、看人看事让你能快乐起来，就是太监都能快乐起来，太监都能赞美神，这是不是见证？这是不是把撒但给气死了？撒但要在那边挑拨离间呢，“你看你是个太监，神就不公义，神让你一出生就是个太监”。如果他不追求真理的话，人家一挑拨，他会说什么？“就是，我渴望不上了，我怎么了？为什么让我做个太监？”和神讲理、控告去了，活在消沉之中了。如果他是追求真理的人，他会看见“神作的是爱啊！是保守我啊！如果我要不是太监的话，如果我要在宾馆里打工的话，我和这么多人接触，有可能会发生好多事情，那到时候我就报废了，就被撒但给吞吃了呀！我与神、下一个时代没有任何关系了。虽然说我是个太监，我没有享受世间的生活，但是我成了下一个时代的主人，这个时代我当了一个太监，下一个时代我就是皇上呀！神公义！”还得赞美神的奇妙作为。这就是说你的看事了。

就是刚才说的，咱在神面前就是一只蚂蚁，阉了你都是神的公义，都是神的爱、神的保守，不阉你更是神的公义，不阉你是让你站见证。你要是走对路了，那就是见证，走不对路那就掉入试探里边了。（任真真：我看见这个环境也是我的需要，要是我不经历这个环境我没有什么经历、感受。体会不到这些感觉，不管是甜的还是苦的，就没有那些体会。没有这个环境我就感觉我自己经历的特别单调，每天除了斗就是斗，怎么从斗到不斗，怎么从地位上下来，每天就是地位、地位、地位，一直就是在这上边去经历呢。然后在其他的这些方面没有什么感觉，理解不了，也不知道什么是爱。说“你得爱弟兄姊妹”，是啊，我爱呀，但是想爱就是爱不起来，就是理解不了怎么

爱，但是现在就知道爱一个人是啥感觉。其实我知道这个代价太大，我自己陷到这个里边，我是用我自己以后被神淘汰、被神放弃然后去赌他呢。就是你爱一个人的时候能舍下很多东西，为了他能够……）为他舍弃一切。（任真真：对，就是能为他舍弃一切，我看见我们两个人经历的这些，我知道我们之间的差距是挺远的，我能看见我们之间的一个距离。但是我从他的底子上能看到那个希望，看到他的素质、人品、人性各方面，他没有坏心眼，他不害人，你涉及到他利益的时候他有脾气，有那股劲儿接受不了，但是等他理解了、明白了之后他会回转的。我看到很多人没有的他有，敢说话、有正义感，不伪装、不假冒。就是从大方向去看这个人的性格、人品，这些表现。他不是虚假之人，不是假冒为善之人，不是老好人，这些都是可取的地方。所以我看见这些的时候心里对他就有希望，就觉得虽然我们现在差距远……）那你看见你们之间距离远、有差距，又看见他是个可塑之才，那你更应该知道你该怎么走路了。（任真真：刚才我就想说我那个爱，我就想等他，等他长大，然后我也往前走。我感觉人家素质比我好，领受比我好，反应也快、脑子也快。他要是真正追求上来，他这个长进是很快的，但是生命经历他肯定也得一点一点去经历呢。就是这个漫长的等待，我能用我的归宿去赌，最后能够等到跟他在一起。）你不是等待他的长大，你是在这儿停下了，“我等你长大，我跟你一起走”。（任真真：有这个，就是我等着你。因为我怕他跟我到不了一块，我不是说我就有多好，而是说我们之间的这种距离。我就体会到一个，什么是爱，虽然这个爱不是神话里那个爱，但是这个爱就是付出……）你爱他你能不能等着他？这是你的爱吗？（任真真：我要说的是，我体会到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为他付出。）付出一切。（任真真：付出一切，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是我在弟兄姊妹身上我是没有这个的，我在弟兄姊妹身上我是达不到这个的，我顶多能够付出一点点，但是不可能真正的为了弟兄姊妹的生命然后为他们付出什么。所以借着这个，这段时间我就体会到这方面。就是让我知道什么是爱，爱他是无私的一种付出，但是我这个爱，现在就不是根据神话去看的。）你这个不是爱，你这是爱情的“爱”，和神说的爱是两码事。（任真真：不是把他往神面前带的那种爱。）这两个爱的实质不一样。（任真真：嗯。真正的爱其实就是把他交给神，我放弃，他放弃，然后各自去走这个信神的路，让神去带领。我们见面、说话，我

对他能站在神一边去看事，这样的一个看法，而不是情感的这种对待，这就是站在神一边的爱。）你如果真的爱他，你应该是心里边对他有爱，但不能让他看见你爱他，这才叫真爱。你看当妈的对孩子的爱，孩子不好好做作业，或者淘气了，打他一顿或者骂他一顿，给他拉个脸，看他逗你的时候你背过脸嘻嘻一笑，但是回过头来你得咬着牙“你怎么不好好做作业”，当妈的不能让孩子看见你笑，你让他看到你笑，那你教训他还起作用吗？不起作用了。他觉得“我妈是爱我的，是包容我的”。你真是爱他的话，那就把你的爱包在里边，不让他看见你对他的爱，不让他看见你对他的牵挂，你是默默地爱着他，你爱着他，你是帮助他，不是你在这儿等。你在前边走，你往前走才能带他，当你等他和你走在一起的时候，走在一个台阶上的时候，你还能带他吗？那你还能爱吗？你要爱他就得像父母爱孩子一样，你看见他不如你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呢？就像母亲爱孩子，她该怎么爱？她要爱孩子的时候，她不是坐在这儿等，而她是怎么呢？她要赶紧去吃饭，吃好饭以后把奶攒得足足的要怎么呢？她要奶孩子，她能不能看见孩子在那儿玩，她也玩，孩子不吃饭她也不吃饭？她吃饭的目的是为了奶孩子。那你现在要想把他带起来，你就赶紧先追求真理，你走在前边，你追求真理了，你比他高两个台阶了，你去带他，这才叫你带他呢。你在这个台阶上等他，就像那个母亲奶孩子呢，孩子这么点大，她不去吃饭，而是在那等，“我等你长大了我跟你一起走”，那这个母亲就把孩子给饿死了。你今天也是一样的，他是个孩子，他生命还幼小，那你是不是更应该吃喝了神话以后去带领他呀？你明白了，你走在前边呀！

任真真，你看见陷在情感里难就得往出走了，你还敢让他看见你对他的爱啊，你还能让他看见你放不下啊？你放不下你放在心里边，你独自一人回家里边放不下去，思念他去，但你不能让他看见你思念他，你让他看见你思念他，他更放不下。（任真真：我这个爱是自私的。）你这个爱不是说自私不自私，你这是爱情的“爱”。（任真真：这个默默地爱是特别痛苦的。）而且你也可以不把他完全放在心里默默爱他，你学会交托，交托给神。就是我刚才和你说的，谁是谁的那是神给人预定的，再说你现在也看见这个时候了，不是谈恋爱的时期。你得从对神作工的认识上，在对神的爱上、理解上，从这里边走

出来，这是一种交托。当然我给你说的是一句话，简单，在实际生活当中不是那么简单，肯定是痛苦的，肯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那不是说一下子就能走出来。但是你得有这个方向，你得有这个主动的意识往出走。如果你自己就没有这个意识，那你就走不出来，你有这个意识往出走的时候，你就得怎么呢，“我思念他了，我想他了，我不能表达出来，我不能和他说。我心里边的这些心思意念，我意识到了，我想说，但是我说出这些话会达到什么果效呢？我说出这些话，是不是会勾起他的一些意念呢？我不能说。”你把这些埋在心里了。你埋在心里不说，就勾不起他的那个心，他也有意识往出走，他有那个心他也不说。如果你没有意识性的去说，人里边有个什么呢？人与人之间有个逗，在你搞对象的时候你还总想试探试探对方，“我看他心里是不是有我？”她想逗一下，想试探一下，“探探他的心里边有没有我”。这就自相矛盾了。你探他，你看到他心里是有你了，他如果为了生命进入，他尽量不暴露“我心里有你、爱你”的这种心情，可是他不暴露的时候你甘心不甘心？（不甘心。）不甘心。你会想“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所以说你就特意地用一些“武装”的话语，专门勾引他，专门迫使他把真话说出来，然后你借着一种方式来证明一下或者说你气他“你心里边就没我”。其实你那些话说出来是有意识的，是专门让他说“不是，我心里边是有你的，我在什么时候是怎么怎么，我在你身上是怎么怎么付出的”。你一听这话，“好幸福呀！他的心里边那么在乎我、有我”，在他说出有你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心中那个已经熄灭的灯火又点燃了，你点燃了以后你想不想和他吐露真情？好了，你这么一吐露真情，他又加了把火，所以说到时候那就越来越痛苦、难受。

你得有意识地包住，有理不讲理了，对吧？好比说，你搞对象呢，神说了搞对象可以搞，假如说你意识到这一点，知道神说的话“可以搞”，在他没有意识到的时候，你这个话能不能跟他说？（任真真：……）当你有意识地走出来的时候，你不能说这话了，那你就有意识地避免说情感上的话，“我只是交通神的话，我痛苦难受，我想，但是我得有意识地克制住”，这就需要人去克制，你克制住，你少流露这个情感的时候，他就体尝不到这个情感，他体尝不到这个情感他也少散发。他和你说这个情感的时候，你赶紧躲开一点，任真真不是赶紧躲开，而是还要辩解表白，“不是，其实我是爱你的”，这又掉进里边去

了。两个人搞对象的时候都要干什么？都要献殷勤，“我和你搞对象，我要告诉你，我爱你在前，我爱你比你爱我深，我这么一说是不是感动了你？”他呢，“我爱得比你深”，两个人比谁爱得深呢，越爱越深，怎么脱吧？这就痛苦开了。其实实际上还不知道是不是那么回事呢。人常说，在情场上的人，专门逗你呢，人家说两句话挑逗起你来，看你这个人上了钩以后，他有意地失踪两天，“看你给我发短信不，看你和我说什么话呀”，人家逗你呢，看你什么心态。咱虽然说不是情场上的人，但你里边也是这个东西。人不见面的时候这个私欲还没有出来，一见面以后不由自主就出来了，出来就想多聊两句，多聊两句又勾住了。不见的时候心里想见，人的那个奢侈欲望是没有止境的，它是逐步进深的，你越满足它越往前走。你在这儿想的是“我过去看看他就行”，等你看见了以后“我和他说两句话就行”，说了两句话以后“我让他跟我说两句温暖的话就行”，一说，温暖起来了，这是一步一步的。任真真，你说肖红为什么要用这种办法呢？这种办法就是克制。虽然你看见肖红的作法是强行的，但她是帮助你让你不要太痛苦。虽然说肖红这个办法是强硬的——断绝，但是这个办法还是怪有效的，事实上它是不太痛苦的。你说在你不明白真理的情况下，然后你再没有主动往出走的意识，然后再没有肖红这样的拦阻，你说会有什么结果？说实在的，人在搞对象的时候是一个表现，结了婚呢？又一个表现。领结婚证以前和领结婚证以后就是不一样，结婚以前是你说“我爱你”，他说“我爱你”，互相是勾呢。结了婚以后呢？都要掌权，你问问过来人谁不是！（任真真：所以为啥说我们两个人经历的是互相交给神的那种，我不能掌你的权，你不能掌我的权，是这样经历的。）你那是画饼充饥，自我安慰呢。你问你爸你妈那时候搞对象是不是呢？搞对象以前都是热火朝天的，互相都是宝爱的、容忍的、忍让的。

283　人的一生都在神的主宰之下

1　如果一个人只相信命运，甚至对命运深有感触，却不能从中认识、承认、顺服、接受造物主对人类命运的主宰，那他的此生便是悲剧一场，依旧是白活一世，空虚一场，依旧不能归服在造物主的权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受造人类，被造物主认可。真正对造物主的主

宰有认识、有经历的人，他的情形应该是积极的，并不是消极无奈的，而是在承认了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同时，在心里对人生对命运也有了一个准确的定义——人的一生都在造物主的主宰之下。

2　当人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回顾自己所度过的人生的每一个阶段，看到了每一步无论走得是艰辛还是顺利都是神在引领着，神在安排着，是神的精密计划也是神的精心安排，让人在不知不觉当中走到了今天，能接受造物主的主宰，接受造物主的拯救，这是一个人此生莫大的福气！当他回顾自己走过的路，真实地体会到了神的主宰的时候，他便有了更真实的愿望要顺服神所安排的一切，也更有决心有信心让神摆布他的命运，不再悖逆神。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独一无二的神自己　三》

337　征服工作的实质

1　征服工作是借着夺去人的命运前途与审判、刑罚人的悖逆性情而达到果效的，并不是与人搞交易，给人祝福、恩典达到的，乃是借着剥夺人的自由、取缔人的前途从而看人的忠心而达到的，这才是征服工作征服工作的实质。借着剥夺人的自由、取缔人的前途从而看人的忠心而达到的，这才是征服工作的实质。

2　人的最大难处就是命运、前途总挂在心上，成了偶像，成了偶像，人都是为命运、为前途而追求神，并不是因着对神的爱而敬拜神，所以，征服人务必把人的私心、贪心，把人那些最拦阻敬拜神的东西给对付掉，这就达到了征服征服人的果效，这就达到了征服人征服人的果效。

3　所以，最起初征服人时务必得先将人的野心、将人最致命的东西给取缔，以此来发现发现人爱神的心，来改变人对人生对人生的认识，改变人对神的看法，改变人生存的意义，这样，人爱神的心就纯洁了，就是人的心被征服了。所以，起初征服人务必先将人的野心、

将人最致命的东西给取缔，来发现人爱神的心。将人最致命的东西给取缔，来发现人爱神的心。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恢复人的正常生活将人带入美好的归宿之中》

11.找出亚干是维护神作工

找出亚干是维护神作工（一）

神说：“当然，神此次道成肉身的作工主要以刑罚、审判为主来发表他的性情，在此基础上带给人更多的真理，指给人更多的实行，以此达到他征服人、拯救人脱去败坏性情的目的，这是神在国度时代所作工作的内幕。你想进入新的时代吗？你想脱去败坏性情吗？你想得着更高的真理吗？你想看见人子的本来面目吗？你想不枉活此生吗？你想被神成全吗？那么你将如何迎接耶稣的重归呢？”（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写在前面的话》）读了神话了，哪些神话触动了你的心？哪些神话你能和实际生活连接起来？（肖红：看到我们虽然跟上了新的时代，但是我们对新时代、对神作的工作没有一个真实的认识，还像以往教会建造一样，知道了就行了，我们的实行没有跟上，我们的实行差得好远好远，还是换汤不换药。新时代神作的工作是以刑罚、审判为主，以揭露、解剖为主，如果真正对神作的工作有认识，这些事实临及也好，火灾也好，或者每次揭露、解剖，对付、修理也好，就能够从正面领受。如果对神作的工作有认识，就能老老实实地接受，去顺服，而且达到性情变化，因为只有这样的作工才能达到让人脱去败坏性情。咱嘴上喊着愿意脱去败坏性情，但是对神不了解，对神的性情不认识，对神的作工不认识，对刑罚、审判为主的工作是抵触、反叛、反抗，说了咱也等于白说，就脱不了败坏性情。更看到咱没有跟上神作的工作，如果真正跟上的话，就能产生敬畏。神说过这样的话，你对神的性情有认识，你才能为神做你该做的事情，你对神的性情与实质不了解，就不可能为神做你该做的事情。就像咱上次临到的瘟疫，自己得了以后，才一点一点地看见了问题，这就得总结失败在哪里，这次就开始要实际地配合呀，就知道该怎么去走了。如果对神的性情有了认识，才能往这个路上去走，如果没认识呢，就认为这是大家都得了的一个病，这个病过去不就没了嘛，就感觉是个事，所以多少事临到都不当一回事。神说这是国度时代神所作工作的内幕，但从咱现在所活出的来看，咱没有跟上新的时代，这是我的认识。）“当然，神此次道成肉身的作工主要以刑罚、审判为主来发表他的性情，

在此基础上带给人更多的真理，指给人更多的实行，以此达到他征服人、拯救人脱去败坏性情的目的，这是神在国度时代所作工作的内幕。”这一句话是什么话？是不是把这步工作的整体内幕向你显现了？（嗯。）“神此次道成肉身的作工主要以刑罚、审判为主来发表他的性情”，“此次”，第几次了？第二次了。神每次道成肉身来在地上的目的不一样、意义不一样，作的工作也不一样。神和你说：“神此次道成肉身的作工主要以刑罚、审判为主来发表他的性情”，什么意思？神在干嘛？你听到了什么？听到了神对人的一个真情告白。你每天信神呢，跟随神呢，那神此次道成肉身主要是来干什么的，你知道不知道？你就是知道也说不清。（嗯。）你只是嘴上喊着“审判、刑罚，审判、刑罚”，那神为什么要审判、刑罚人？这个你连不起来，你就不知道神要作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根据你现在所流露出来的、所表现出来的以及所走的路来看，你是糊里糊涂的，又或者是一知半解。

神说的话很清楚、很明了，“神此次道成肉身的作工主要以刑罚、审判为主来发表他的性情”，神此次道成肉身是来干什么的呢？（发表神的性情。）神此次道成肉身的目的是要发表他的性情。神发表他的性情是要让你看见他、了解他、认识他。那神以什么形式来发表他的性情呢？（审判、刑罚。）神是以刑罚、审判为主来发表他的性情，这一句话就说清楚了。那审判、刑罚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为了发表神的性情。神作什么工作不是无意义的，所以咱看每一句神话的时候得揣摩，翻来覆去把这条线理顺。那神为什么要发表性情呢？“在此基础上带给人更多的真理”，基础就是根基、根本的意思，也就是说依靠发表神的性情带给人更多的真理。“在此基础上带给人更多的真理，指给人更多的实行”，什么是真理呢？（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这是神刚开始作工的时候就发表了的，人对这句话感不感兴趣呢？人对这话也不怎么感兴趣，“做人？我就是不看神话我也会做人，我这不是照样也活到了七十、八十岁？行事？我不是傻子，也不是弱智，我自己又不是不会行事，需要学习吗？不需要。”人里边有自是，虽然看了神话了，但根本不搭理、不感兴趣。做人、行事都不管了，敬拜神还过问不过问了？更不过问了。所以即便是神发表了神话，告诉了你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人也不搭理、不感兴趣。人没良心、没理智，二三十年了，就没有在这

句话上用过心，下过功夫，不揣摩，不寻思，认为神话不涉及自己。现在神直接告诉你啥呢？直接告诉你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是什么，这是不是掰开了说、揉碎了说？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是啥呢？就是做人做事、看人看事。什么是做人做事、看人看事？就是该怎样做人、该怎样看事。说得已经很清楚了，神怕你接受不进去神话，最后还加了一句什么话？真理能使你快乐起来。世上有个词叫“接地气”，意思就是和地面接住了，已经到底了。真理能使你快乐起来，这句话接不接地气呀？你对前边的话都不感兴趣，最起码对这句话感兴趣了吧？我说的这句话是哪句话呢？（真理能使人快乐起来。）那神所作这一切的目的是什么？（凯凯：发表他的性情。）没良心，没心没肺，你就知道神来是发表性情的。（凯凯：拯救人，脱去败坏性情。）咱刚说了，神是来赐给你快乐的，是让你快乐起来的。我说凯凯怎么总是快乐不起来呢？凯凯不开口，也不说话，怎么也快乐不起来，就这么误解神能快乐起来吗？神直接把神的心意告诉你了，神发表真理是要让你快乐起来，最终的目的是要让你快乐起来，听到这个话你心里是什么味道？有什么感觉？神太可爱了！神太值得人爱了！神要人快乐起来，那你追求不追求真理？这么接地气的一句话，你该不该接受过来，该不该寻求寻求？神是让人快乐起来的，那人怎么就能快乐起来呢？（明白真理。）这话就不接地气了，咱以后说话交通得接地气。人怎么就快乐起来了？神话怎么说的？你做人做事、看人看事的观点扭转了，当你做人做事，看人看事有个正确的准则时，还有没有痛苦呢？（没有了。）没有痛苦了、没有忧伤了、没有眼泪了，也就是说你要想快乐起来，做人做事、看人看事就必须得有准确的准则。你有这个准则了，那你这个人就能快乐起来，你没有这个准则，就快乐不起来。

再深挖一下，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个做人做事、看人看事说白了是什么？你做事的方式方法，所发表出来的，所流露出来的，做人做事、看人看事的总根源是什么？就是你的心思意念，你的思想、看事观点。你的思想、看事观点一扭转就决定了什么？决定了你对一件事的态度、观点，决定了你做还是不做某件事。你想的是“我改变一下做人做事、看人看事”，能不能改变了呀？（改不了。）改不了，因为做人做事、看人看事它还有根呢，它的根就是你的思想。所以改变的不

是做法，改变的是思想，扭转的是看事观点。神发表了他的性情，发表了真理，那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作为一个受造之物该有的、正确的思想观点。怎么来衡量你的思想观点正确不正确呢？怎么来衡量你的思想观点是错谬的还是正确的呢？用什么来衡量呢？（神话。）又不接地气了。衡量你的思想观点是错谬的还是正确的，是根据神的性情。神有喜怒哀乐，根据神的喜怒哀乐，人就有了一个准确的、该有的思想观点。人是神造的，那人是不是就必须得与神相合？（嗯。）神喜，你必须是喜；神怒，你也必须是怒。当你临到环境时，在找不见相应的神话、准确的神话时，你只要知道了神的喜怒哀乐，就有路了，还用不用准确的话语？还用不用神指着你的鼻子尖说呢？不需要了。只要你知道了神的喜怒哀乐，你根据神的喜怒哀乐就能找着一个做人做事、看人看事正确的思想观点，这就是一个真理，这就是神所要发表的真理。神为什么要向人显明他的性情呢？神向人显明他的性情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就是让人快乐起来。这条线理顺了吧？

“神此次道成肉身的作工主要以刑罚、审判为主来发表他的性情”，神来是发表他的性情，那用什么发表呢？主要是以刑罚、审判为主来发表他的性情，这里没有说绝对，是说发表他的性情主要以刑罚、审判为主。为什么这里边说“为主”呢？因为神的所有所是太多了。好比说神的主宰、摆布、管理，这些是不是也在发表着神的性情？（嗯。）所以说，这一次主要是靠刑罚、审判来发表神的性情。主宰、摆布、管理一直以来就向人显现着神的性情，什么时候地震了、发洪水了，这是不是神的主宰、神的摆布、神的管理？这六千年以来，神是一直向人显现的，并不是隐藏的，是人不认识神，不会经历，不会看。这三个时代以来，神一直在发表着神的性情，不是神没有发表过神的性情。那神没作过什么呢？六千年来神没有作过审判、刑罚的工作，更没有用审判、刑罚来发表他的性情，神没有作过这样的工作，只有在末世，神才作了这开天辟地的工作，人才能从神的主宰安排中去经历，所以说末世是以审判、刑罚为主来发表神的性情。神发表他性情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让你认识神，让你认识神的目的是要让你顺服神，信神就是为了顺服神，这条线理顺了。神此次道成肉身是来干什么的呢？最终目的是让人快乐起来，能与神相合，能顺服神。神是造物的主，原本在三层天，神来到人间就像来到猪圈一样，

神作了这么大的工作、受了多大的耻辱是为着谁？是为着人类，而不是为着神。你天天起来忧伤、消极、软弱，你配吗？有理由吗？最后一句话，“在此基础上带给人更多的真理，指给人更多的实行”，实行是不是你该做的？（是。）人一说就是“你告我怎么做”，你不要让我告你怎么做，我告你怎么做，你守的是一个规条、一个方式，你这件事这么做了，那下件事怎么做？你依然不会做，所以你自己必须有正确的思想观点。你不是机器人，你不是木偶，神已经给了你思想，让你能处理一切问题，你就可以用正确的思想去解决你的看事观点，然后实行。

“指给人更多的实行，以此达到他征服人”，你与神相合了，这是不是就被征服了？（嗯。）征服了，能归服在神话下了，能按着神话去做了，这就是服了，被征服了。咱驯化驴、马了，野驴、野马牵回来以后，你是不是要驯化它，你把它驯化了，它能听懂你的话了，你指东它就往东跑，这就是服了，被驯服了。咱作为一个人，能听懂神话，能从神的性情里找着神的心意，从神的心意里边找着该实行的路，那最终就是神要让咱往东咱就往东，让咱往西咱就往西，这就是服了，被征服了，就和驯化畜生一样，被驯服了。早以前的人贩碳都是用的驴车，一般都是晚上赶上驴去煤场拉上碳，白天再去市场上卖碳。驴拉上碳以后，主人在碳车上干什么呢？睡觉了，他还赶不赶驴了？（不赶。）不管了，主人在碳车上睡觉了，驴就得拉着碳回家。它能找见家，它知道该怎么走，就不用主人赶它了。那咱今天能达到一个驴的理智吗？神今天发表性情了，告诉了你神的喜怒哀乐，你知道神的喜怒哀乐，知道了神要做什么，那你就知道了你的方向、目标。听话的驴，告诉它目的地以后，它直接走就行了；不听话的驴呢？就得经常鞭打、责打。和你说这个是要你能够理解什么是征服。“以此达到他征服人”，征服就是你知道了神的性情，最后能够根据神的性情做事。神的喜怒哀乐是什么，让神喜的事，你必须得办；让神怒的事，因着神的发怒你不敢做了。你看驴，它也想歇一歇，它也想偷吃一口，可是一偷吃、一歇就走得慢了，那鞭子是不是就来了？（嗯。）它不敢了、不能了，就被征服了。“以此达到他征服人、拯救人脱去败坏性情的目的”，怎么就是征服了，怎么就是蒙拯救了？脱去败坏性情就蒙拯救了。那败坏性情是什么东西呀？败坏性情是与

神为敌、与神不相合的东西。人经蛇的引诱以后，有了自己的选择，对神的话信不来了，“不一定”就不是一个准确的话语，所以人对神的性情也就没有一个准确的认识，你脱去了撒但的败坏性情以后，才能算是蒙拯救。咱刚才说了，神话是让你快乐起来的，那撒但的败坏性情给你带来的是什么？（痛苦。）哪些痛苦？咱说的时候要带有细节性的内容，不能只说一个笼统的痛苦，没有与实际结合，那说出来的就没有啥意义了。撒但性情给你带来的是什么？人有败坏性情就有了什么呀？血气、忧伤，还有什么呢？（忧郁、焦虑。）嗯，这就有了细节的东西了，还有了嫉妒、仇恨、仇杀。审判、刑罚就是要征服你，就是让你脱去这些败坏性情。“这是神在国度时代所作工作的内幕”，一句话总结了，神来地上主要是干什么呢？有没有其他事项？没有。“神此次道成肉身的作工主要以刑罚、审判为主来发表他的性情，在此基础上带给人更多的真理，指给人更多的实行，以此达到他征服人、拯救人脱去败坏性情的目的，这是神在国度时代所作工作的内幕。”神来地上主要是作什么的，就是作这些工作，其他的没有，神几句话说清楚了，从这里就又能看见神的圣洁。就凭这一句话能不能激发你的心爱神呢？能不能唤醒你的良心呢？

当你明白了神此次道成肉身所作工作的内幕以后，当神摆设的环境临到你时，并与你肉体利益发生冲突时，让你难受时，或者是你想发血气时，神直接问你：“你想进入新的时代吗？”想不想？（想。）真的想吗？是嘴上想呢？还是在字面上想呢？卫军军，想不想？（卫军军：想。）凯凯呢？（凯凯：想。）说的都是鬼话、假话，你要是真的想的话，神就不会问“你想进入新的时代吗？”我为什么说你说的都是假话呀？咱要抓根源就得打破砂锅问到底，我说你不想的根源在哪儿？人怕审判刑罚，不愿意接受审判、刑罚，对审判刑罚是躲藏、逃避，那你说你这是愿意进入新时代吗？你说孩子们长大了以后愿意不愿意当官？愿意不愿意发达富贵？（愿意。）如果他真愿意，他学习的时候就不用人追着学。学习不用功的孩子，他妈一再和他说后果、讲道理，说了多少他就是不在学习上多用功，你说他想发达富贵吗？那是假话，骗人的话，他想都没有想过要发达富贵。有的人他本身就没有那种毅力，他本就想平淡、轻松地过一生，他就没有理想、没有目标，也没有自己的追求，所以说再说什么也不管用，他不愿意

往前走，不愿意受苦。一直以来，你是逃避审判、刑罚，或者说审判、刑罚了你，你愿意顺服吗？不愿意接受审判、刑罚就是不愿意进入这个时代。如果你愿意进入新时代的话，就不需要神发怒，那地方就不会被烧。凯凯，说说，你想进入新时代吗？（凯凯：想了。）我终于从凯凯嘴里听见一句话，“我想了”。凯凯是“想了”并不是说“我想进入”。凯凯，你信神二十年了，你告诉我你对于进入新时代这事是“想了”。卫军军，你呢？审判、刑罚并不是没有临到你呀，你并不是不明白，并不是不知道，你心里是清楚的，在实行的时候有点痛苦、有点难受，所以你不愿意实行。你不愿意实行那就是逃避刑罚、逃避审判，你心知肚明吧？（卫军军：……）萧卫，你也承认吧？（萧卫：承认，只是有那个理想，但是没有实际的活出。）你并不想进入新的时代。“你想脱去败坏性情吗？”还依然是想了想，其实是并不想脱去败坏性情。“你想得着更高的真理吗？”这个是想也没想，根本没想。“你想看见人子的本来面目吗？”感觉这话离咱越来越远了。（萧卫：嗯，没想过。）想都没想过。“你想不枉活此生吗？”更没想了，这话就越来越远了，下边的话就更不用说了。（萧卫：嗯，是了。）从人对待神话的态度就能看到人的悖逆、刚硬、执拗，神和人好说歹说都不管用，所以说神必须用武力来解决家庭纠纷，必须把人放在灾中，没灾不行。在神作工期间，临到你的不都是一些审判刑罚的话语吗？借着这些话语让你产生了一个熬炼。如果你把这些话语听进去了，入了心了，按着神话走了，那你就不需要受灾难之苦，你也就进入了避难所。神作工时期，你根本就没想过要进入新的时代，更没有想着要脱去败坏性情，追求更高的真理，那后面说的“你想看见人子的本来面目吗？你想不枉活此生吗？你想被神成全吗？那么你将如何迎接耶稣的重归呢？”就根本不沾边了。不沾边可你还挂着信神的名，还打着跟随神的旗号，这都属于欺骗。

找出亚干是维护神作工(二)

“你想进入新的时代吗？你想脱去败坏性情吗？你想得着更高的真理吗？你想看见人子的本来面目吗？你想不枉活此生吗？你想被神成全吗？那么你将如何迎接耶稣的重归呢？”“你想看见人子的本来面目吗？”人子的本来面目是什么？不是说基督的外貌，而是说看见了神的性情，你看见了神的性情就看见了神，是说这个呢。凯凯，你现在对上面的这几句话感不感兴趣呢？（凯凯：神说：“你想得着更高的真理吗？”怎么能得着真理呢？好像对这个特别陌生。）你又在误导我，我现在不是问你得着得不着，我是问你感不感兴趣。小时候老师问孩子们，长大了想当什么，有的孩子说长大了想当个科学家，有的孩子说长大了想当个画家，那要想长大以后当画家，首先得对画画感兴趣。以前我见人家玩收音机、看电视机，我就想呢，那里边什么也没有，人的声音怎么就出来了？蛋糕的画面怎么就出来了？这是咋回事呢？我就想问个为什么，就想看看什么原因，所以对这些东西就感兴趣。有了这个兴趣、喜好，后来就不由自主地走上了有关电子产品的这条路。你要想追求真理，就必须得对追求真理感兴趣。咱现在先不说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就说你对神的这句话感兴趣了没有。你以前不感兴趣，咱不说什么，但当我给你交通了这一段话以后，如果你还不感兴趣，那你是个什么人呢？

萧卫，你感兴趣了没有？（萧卫：现在好像有点感兴趣了。以往就是干活儿、跑路、花费这能行，只停留在这个里头，对刑罚、审判就有误解，思想里就不想要，就有点排斥，要的就是神的和风细雨。）我对人有了一个新的看法：“人太奇怪了，还有点莫名其妙！”神对人提出一个问题：“你想进入新的时代吗？你想脱去败坏性情吗？你想得着更高的真理吗？你想看见人子的本来面目吗？你想不枉活此生吗？你想被神成全吗？”人对这些话不感兴趣，可是对地位特别感兴趣！想当大带领，想跟在神身边，想坐在耶稣的左边右边！卫军军，你想不想坐在耶稣的左边右边？（卫军军：想啊。）凯凯，想不想？（凯凯：想。）而且还是日思夜想，是吧？（嗯。）没有一个人不想，是吧？（嗯。）那你说这是不是一大奇闻？人都想作耶稣的

左膀右臂，但是又都不想看见人子，还又不想枉活此生，你看见这个矛盾了吧？（嗯。）那这矛盾从何而来？总根源是什么呢？总根源就是他只想坐在耶稣左膀右臂的位置上，却并不是真正的来作耶稣的左膀右臂！他是欺哄、是隐瞒，是偷盗、是骗取，是小偷、是骗子，这就是撒但的差役！理解了吗？（萧卫：还没转过来。）就好比你是一个亿万富翁失踪多年的儿子，你知道了你有这样的一个爹之后，愿不愿意做他的儿子呢？（萧卫：愿意，因为对钱感兴趣。）你是对他的钱感兴趣，那你想了解他、认识他吗？（萧卫：不想。）你和他亲近吗？（萧卫：不亲近。）你想和他相合吗？（萧卫：不想。）什么都不想，你想的就是他的钱。（萧卫：就是想把他的钱拿过来。）这就很形象化了吧？这个画面多惨不忍睹！（肖红：这下就对上了，这就是人为什么都想作左膀右臂的原因，人就是想要个地位，这和世人追求的光宗耀祖一样，是为了面子。）这就是人与神之间关系的一个画面。你能做你爹的儿子，只是因为他是亿万富翁，你是对他的钱感兴趣，而不是说："这是我爹，我和他的DNA是一样，我的眼、嘴和他长得一样，他病了、他累了我得在身边伺候伺候他。"你愿意伺候吗？（萧卫：不愿意。）你给他端一碗饭还得算一下："他今天能给我多少？划算不划算呢？"哪天不划算了，你站起来拍拍屁股走了。（萧卫：是，翻脸不认人了。）你真想做他的儿子吗？有好多亿万富翁都是慈善家，为什么呢？亿万富翁说："为了我的孩子能够成才，这个钱得充公，得做慈善。"他是亿万富翁，但当他的钱不给你时，你还做他的儿子吗？（萧卫：不做了。）你对信神不感兴趣，你对真理不感兴趣，所以说你和神之间的关系是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惨不忍睹、不堪入目！

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与神相合之道，真理能让你做个真正的人，你对这个不感兴趣，你感兴趣的就是你能享受到的东西，你想要的东西，你是有目的的，所以说你是个大骗子。前面我给你交通的那些就是想给你解决大骗子的问题，可是给你交通了以后呢？骗子的心刚硬，听不进去！神和你说神是来拯救人的，是让你脱去败坏性情，是让你快乐起来，神是想赐给你生命，是想让你成为下一个时代的主人，去管理万物。可你对下一个时代的主人感兴趣吗？对管理万物感兴趣吗？你追求的目标不是与神相合、不是根据神的性情来管理万

物，你是想按着你自己的方式管理万物。你只想获取管理万物的权利，你不想从神得来管理万物的原则，所以说你不敢见神的面，你也不想见神的面。你只想从神手里边得，所以就有了灾前作成的一批人，和必须放在灾中才能作成的人。为什么有的人在灾前就能被作成呢？因为他想看见神的本来面目，想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所以神说了什么话以后，他能够根据神的话去走、去行，那临到他们的就仅仅是神的话语。真正信神的人是想被成全的，但是这也是逐步产生的，根据神对人的审判刑罚再随着信神的时间的推移，逐步有了想被成全的向往与心志。你是追求地位之福的，你就根本没有想过、追求过被成全，你只是想坐在耶稣的左边右边！你不能被成全怎么能坐在耶稣的左边右边？你说人聪明不聪明？这是不是愚蠢至极？这就是跟随了撒但，吃了善恶树的果子，眼睛明亮了，明亮得能看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不要的是什么。你要的是地位，你是想坐在耶稣的左边右边，你并不是真正的作耶稣的左膀右臂。那坐在耶稣左边右边的是什么人呢？是为耶稣做事的人才能坐在耶稣的左边右边。你是想坐在耶稣的左边右边干你个人的事，你说这是什么东西？你不想看见人子的面目，不想有个有意义的人生，也没想过追求被成全，你只想要个地位，并且是一心奔着地位而去。

今天，你说你想作我的左膀右臂，那我要做什么，我心里想什么，你知道不知道？你想不想和我做知心人呢？想不想了解我呢？想不想按着我所寻思的寻思呢？卫军军，想吗？（卫军军：想。）你这是欺骗。凯凯，你想吗？（凯凯：咋说呢，也不能说不想吧。）你说的想那是不得已的想，你还能一点事也不做就坐在我的左边右边呀？也就是说最起码得做在人前，大面上总得能过得去。大面上能过得去，那能经得住灵鉴察吗？什么是灵鉴察呢？就是说人看不见的，你灵魂深处的东西能经得住灵鉴察吗？你真是按着我的意思去做的？你做的每一件事里边纯正吗？在我背后你没有做事吗？你想我所想、急我所急了吗？你说你想作我的左膀右臂，那损害神家利益的事出现时，你该不该向我汇报？我说了话以后，你该不该回应？我的左膀右臂得由我使唤才叫我的左膀右臂吧？你不由我使唤，这叫不叫我的左膀右臂？你和我是分散的，不是相合的，不是为我所用的。那你是为谁所用的？咱就不用说其他的，就说咱刚刚经历了因着不负责任、应

付糊弄损害了神家利益的事，马上就又出现了类似的事件，出现了类似的事件你们和我说了没有？（凯凯：当时我们都在一块了，让卫军军和你说了。）卫军军说了吗？（卫军军：开始不敢和你说。）损害神家利益的事出现了，我的左膀右臂不敢和我说，这叫左膀右臂吗？

咱把前边的神话交通完，神此次道成肉身主要是来干什么呢？“神此次道成肉身的作工主要以刑罚、审判为主来发表他的性情”，主要是以审判、刑罚为主发表他的性情是吧？发表他的性情是要干什么呢？“在此基础上带给人更多的真理，指给人更多的实行”，是要赐给人更多的真理，让人能更好地实行，更准确地实行。“以此达到他征服人”，你服了没有？就根据你现在做人行事是不是有神话依据来看，你是否达到被征服。“以此达到他征服人、拯救人脱去败坏性情的目的，这是神在国度时代所作工作的内幕。”咱交通了神话，国度时代就要这样作工呢，你知道了以后，再问你“你想进入新的时代吗？”咱还没想。“你想脱去败坏性情吗？”前边告诉你，神是来作拯救工作的，神是来征服人、拯救人的，你想不想被拯救？你每天是不是想活下来、想蒙拯救？你想活下来、想蒙拯救，可是你又不想脱去败坏性情，这是不是和刚才说的一样，又是矛盾的呢？你常想剩存下来、常想活下来，但是从来没有想过要脱去败坏性情，直到现在你的败坏性情你还不想脱去。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已经揭露解剖了，你也看见败坏性情给人带来的是愁苦、是伤害，可是你愿意脱去吗？你依然不愿意脱，依然还是按着你的意思去走。我给你交通神话的目的是想让你干什么呢？是想让你感兴趣，“哦，蒙拯救得脱去败坏性情，脱去了败坏性情才能蒙拯救，我为了蒙拯救必须得脱去败坏性情，那我就得朝着这个方向、目标去做”。凯凯，你想不想脱去败坏性情？以前想了没有？（凯凯：没有。）真没有想？（凯凯：嗯。）呀，说实话了。现在呢？（凯凯：现在有点兴趣。）在凯凯身上有个最大的败坏性情，凯凯，你最致命的败坏性情是什么？（凯凯：不说话。）你什么都清楚啊！你想作我的左膀右臂，但你和我不沟通，还又把我拒之千里以外，那你能作我的左膀右臂吗？如果你把我拒之千里以外，那你只能做个什么？你不说话，我就不了解你，那你也就不了解我。你不了解我，你也不能按着我的意思做，我不了解你，我也不能按着你的需求供应你，互相没有来往，失去了联系，那能做啥？那你只能做个效力

者。效力者不追求真理，不明白神话，他只有一个甘心愿意。凯凯，你现在是不是处于这种情形？如果你一直只是甘心地做做做，那你最终也只能是个效力者，子民都做不了。因为子民对神话有认识，神话在他身上能作王掌权、能登他的宝座。你对脱去败坏不感兴趣，对不枉活此生不感兴趣，那神话在你身上能作王掌权吗？能登你的宝座吗？能管用吗？神话掌管不了你，也就是说你这个人不能受圣灵支配，能听懂这话吧？（凯凯：嗯。）你不受圣灵支配，但你还能效个力，所以只能在神和你中间放个翻译官。这个翻译官就是能受圣灵支配的人，翻译官把圣灵给他的意思转换成人的意思再给你，你只能听人的意思，你听不懂神的意思，这也就是为什么要让你追求真理的原因。你不追求真理，你只能接受人的管辖。如果你有真实的信，但是你不愿意追求真理，也追求不上真理，那你只能做效力者，只能做个被管理者，这个听明白了吧？（凯凯：嗯。）你不愿意交心，不愿意做诚实人，不愿意把你的心敞开与神交通，一天不愿意，两天不愿意，神还在等待、在期盼，如果神迟迟等不来你的敞开，到神作工结束的时候，你还是不愿意敞开，神说不再留给人悔改的机会，到那时候你再想悔改，“我和你交心，我和你说话，我有太多的话要和你说！”神是什么态度呢？不要说你和我说，你就是祷告神，神都不垂听了，那个时候你再后悔就晚了。

凯凯，为什么不能敞开交通？我就不知道你有多大的难处，神作工内幕告你说了，你和我接触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到现在还不敢把你交给我，让我来管理。凯凯，敢不敢？（凯凯：敢嘛。）可是你实际做出来的就是不敢呀，你处处、时时在提防着我，这话是不是有点冤？（凯凯：嗯。）说你在防备着我、提防着我，你觉得冤，但别人看着一点都不冤。（凯凯：我也没觉得提防着你。）那为什么不敢交心、不敢说话、不敢交流呢？凯凯，你想看见神的本来面目吗？尼哥底母还知道半夜去探访耶稣呢，你半夜过来探访过我吗？凯凯，我这样说你是不是又有怨言了，“我白天都过来了，还半夜再过来？”凯凯，我为什么说半夜探访呢？能理解我说这话的意思吗？（卫军军：有些话不能当着人的面说，可以私下和你说，这就是半夜探访。）凯凯，你当着卫军军的面不能说，你背着卫军军也不能说？当面没寻求，半夜也没有探访，那你就连尼哥底母都不如，那你不管再受什么

苦，也只能是个效力。你不想看见人子的本来面目，你也没有想着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不枉活此生，那你想被神成全吗？凯凯，你想不想被神成全？这个话题也只是想了想，是吧？（凯凯：嗯。）想站在我的左边右边，但是从来没有想过被成全，不想被成全，但还想被我所用，你和周瑜走的路有什么两样呢？如果你只想站在我的左边右边，但从来不追求被成全，那你这是什么呀？是骗取、是偷盗，是小偷、是强盗。根据你的这个骗取行为，按神的行政来处理该怎么处理？就不要说按神的行政了，在世界上，你在皇上跟前，你过去作皇上的左膀右臂，皇上哪天知道了你是这样的心，你说皇上会怎么处理你？（杀头。）只是杀你一个人吗？会株连九族，绝对不放过！人都这样做呢，何况圣洁的神呢？神是造物的主，神能任由你这样来欺骗他、欺哄他？神就那么瞎眼？你连人都欺骗不了，你能欺骗得了神？你敢这么想、敢这么作在神身上，这是什么？是对神的一种藐视、污蔑、玩弄！你去了皇上跟前，想做个卧底，想搞你的经营，最后还要让皇上给你个冠冕，这是不是对皇上的玩弄？你是不是想垂帘听政呢？你看到你的罪了吗？教会建造时期，带领说："伴君如伴虎"，你看见他的罪在哪儿了吧？这人恶毒不恶毒？他不想看见神的真面目，他不想被成全，他只想要地位！并且他还不想让神显明他，不想让神淘汰他，不想让神惩罚他，不想让神击杀他，甚至还不想让神卸磨杀驴！不该卸磨杀驴吗？

你要想追求作左膀右臂，就必须得追求认识神的本来面目。你只有认识了神的本来面目，你才能跟随左右，你不认识神的本来面目，你还想追随神的左右，那最终遭到的就是焚烧、击杀。说到这里，你们想起谁了？（乌撒。）对神的性情、神的本来面目不认识，那你在这儿尽本分就是乌撒扶约柜。所以，你要在这儿尽本分必须得看见神的本来面目，认识神、了解神，追求被成全。被成全以后你才能真正地事奉神，你不能被成全就不可能事奉神，神也不允许你这败坏的人事奉他，那是对他的一种污蔑。今天神的作工还没结束，如果结束的话，你知道你的结局是什么？是焚烧！到时候天上的烈火就不是焚烧别的地方了，那烧的就是你自己！那烧起来以后可不是给你脸上烧点伤疤，那是要取缔你的灵、魂、体！可怕吗？今天临到你的仅仅是审判、刑罚，事实还没有临及，国度时代是最后一次审判，临到你的依

然只是话语，只是借着焚烧旁边的一些人事物让你看见神的性情。“那么你将如何迎接耶稣的重归呢？”神在外国打完仗以后是要回来的。前两天我看了个新闻，美国计划在2025年向中国动武，要打仗的风声出来了，而且这个仗也必须打。（肖红：不打进不来。）神说：“我的心意你们并不真明白，为什么我这么严格地要求你们，对你们没有一丝一毫的放松，这一点你们看透了吗？就在这国际形势紧张的时候，就在国内那些执政掌权的（所谓的）筹备一切的时候，也就是在一个定时炸弹即将爆炸的时候，七国的寻找真道的要如开了闸的水一样，拼命地拥入中国，他们不顾一切，有的是我所拣选，有的是为我效力……”（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七十八篇》）时间一到、国门一开就都拥入中国了，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倒计时了！虽然这不是准确的时间，但咱能看见倒计时了。（嗯。）今年是2023年，还有几年的时间？到那时候“耶稣”重归时，咱如何面对呢？如何迎接呢？耶稣重归是让咱去迎接呢，不是让咱去跟随的，迎接和跟随是两码事。

咱再看一段神话，神说：“冠冕也不是一个官帽，也就是说，不是我给你们的物质的享受，而是指我赐给你们的新名，谁若能与你的新名相符，谁就得着冠冕，也就是得着了我的祝福。赏赐、冠冕都是包括在福分之内的，但与福分相比，是天地之差的。”（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的起初与发表·第八十五篇》）凯凯，你的灵名叫什么呢？（凯凯：实行。）卫军军呢？（凯凯：稳重。）萧卫呢？（萧卫：紧跟。）温婷婷呢？（温婷婷：我也叫实行。）“冠冕也不是一个官帽”，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冠冕不是一个地位。“也就是说，不是我给你们的物质的享受，而是指我赐给你们的新名”，新名就是教会里边给你起的灵名。你得知道你的新名是从哪儿来的，是神赐给你的，周围的人事物是神兴起的，也是神摆布安排的，神借着周围的人给你起了一个新名，所以说你的新名是神赐给你的。“谁若能与你的新名相符，谁就得着冠冕，也就是得着了我的祝福。”这个话好懂吧？（嗯。）我活出了我的新名，这个都看见了，就不说了，肖红的新名叫实际，她是作工作的，她是实实际际地去作的，她活出来了，那她就能得着神的祝福、得着真理。凯凯，你叫实行，那你的实行呢？你的活出得和你的新名相合，你的实行在哪儿？你的交流在哪儿？交心

在哪儿？教会给你起新名的时候是根据什么给你起的呀？（凯凯：我刚信神的时候，不知道信神到底是咋回事，我爸就说那你就叫实行吧。）那你今天知道信神是干什么了吗？神说："所谓诚实就是能把心交给神，凡事都不对他作假，凡事都向他敞开，不隐瞒事实，不做欺上瞒下的人，不做仅仅是讨好神的事，做事、说话不掺水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告诫三则》）向神敞开，与神交心，做诚实人，这话是不是早就告诉你了？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凯凯：嗯。）温婷婷你也叫实行，你实行了没有？（温婷婷：没有。）我解剖了你一句，你哭了半年，这就是接受审判刑罚的实行？萧卫叫紧跟，这可是跟得够"紧"呢，一跟就去世界跑了五年。卫军军，当时是因为什么叫你稳重的？（卫军军：我2005年上大学，2006年信的神，他们好像觉得我不是稳稳当当来信神的。）看见你信神不稳重？（卫军军：嗯。）你来信神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稳重？还是怎么不稳重？寻求了没有？（卫军军：说话做事的时候比较莽撞，血气也大，应该是这方面。）寻求完以后有没有后续报道？（卫军军：后来就被开除了。）教会起这个灵名的时候，是根据你的缺少、致命处取的，也就是说你会因为这个导致抵挡神，受惩罚，所以给你取个新名来时时警醒你。

卫军军，咱今天上午交通的神话听懂了吧？神说："你想进入新的时代吗？你想脱去败坏性情吗？你想得着更高的真理吗？你想看见人子的本来面目吗？你想不枉活此生吗？你想被神成全吗？"你对这些话感不感兴趣？是只感兴趣？还是有追求的方向、目标了？（卫军军：有一些具体的方向与目标。）有心志吗？（卫军军：有。）有心志就得受苦了。（卫军军：现在看到自己的确就是有逃避的东西，不敢面对，就是连你我也不敢面对，有时候说话就会受辖制。）受我的辖制，是吧？（卫军军：你审判得太厉害了，轻描淡写地说几句话，我听了就挺难受的。就像那边发生火灾以后，一天了我才敢汇报这个事，他们当时说给弟兄说，我说肖红和弟兄在一起聚会，我给肖红发了。说作你的左膀右臂，可是我看到自己很多的责任没尽到，很多的问题都存在，工作作得一塌糊涂。）凯凯呢？你对那边着火是什么态度呢？（凯凯：看到那种情况首先就是感觉惧怕，知道自己有问题，工作没作到位。和你说一个是害怕挨对付、怕说，再一个是感觉没脸去说。）没脸去说？（卫军军：他的意思是说事情已经成这样了，无

话可说。）有情绪可以理解，但现在说的是性情，也就是说你的看事观点是受什么支配，咱是说这个问题呢。举个例子，如果你是个将军，你出外边率兵打仗打了败仗，但你侥幸逃生了，这个时候你咋办？你是回来负荆请罪汇报军情？还是没脸说而隐居山林呢？该怎么做？你该不该负荆请罪？这是说军情了。再举个例子，几个孩子们不听话，非要在家里边玩篮球，最后把一个几千块钱的花瓶给打碎了。这个时候，三个孩子三种做法，一个孩子就像凯凯一样，他说："这花瓶已经打碎了，还说啥呢？"是逃避、躲藏、没话说，他爸妈回来后，他是避开，不要让爸妈发现、看见。还有一种孩子的做法更次，他不说自己的问题，反过来是找理由、找借口，他是说："我爸在这摆个花瓶干什么呢，这下打碎了吧！"这话的意思就是如果不是他爸把花瓶摆放在这个地方，花瓶也不会碎，他是找理由，找他爸的问题，怪罪他爸。还有一个孩子打碎了花瓶以后，他感觉内疚、亏欠，他想赔偿，但他还是个孩子，他想买买不起，想赔又赔不了，无能为力，还又感觉到是自己的过失，他想承担责任，想担当，他会怎么做？首先他会主动地来到父母跟前承认错误，这就和汇报军情一样，他要等着父母对他的一个管教、惩罚，"你打我两鞭子吧，你打我一下出出气吧。"在他心里认为自己做错了，人家打他几下是应该的。

我小的时候，在上学路上和同学们相跟上玩火，旁边的一个人看见了，怕点着人家的房子，就撵我们呢，我们见人家撵我们了就赶紧跑，但又不敢往学校里边跑，怕人家跟到学校告诉老师，只能往野地里跑。一跑就跑得远了，错过了上课的时间，不敢去学校上课，也不敢回家，只能在野外躲藏，等到放学的时候再回家。学校不见我们去上学，肯定要找呢，这么一找家里也知道了，所以我回了家以后，我妈拿起笤帚对我就是一顿揍。我妈揍我的时候，我没有任何辩解，没有说任何话，我也没敢躲，也没敢藏，我只是说："打吧，该，活该。"我妈过后和我说："你这孩子有点傻，你知道我在生气要打你，你怎么不跑呢？你跑了不就不打你了呀？我打你你不说话，我就气得越要打你，越打你你还不说话，那就越要打！"什么时候我妈气得没劲了就不打了。我妈后来在我面前夸我妹了，我妈说："你有点傻，不像你妹，你妹不听话了，知道我要打她了，人家就把笤帚藏起来了，或者看见我脸色不对，'呲溜'就跑了，从家里跑到院子里，等我什么时

候不生气了，人家就回来了。你见我生气了，你也跑呀！可你就不跑，像个傻子一样，就站在那里挨打。”我不跑我妈还教我跑呢，可是在我来看，我觉得不能跑，自己做错了事就该有担当，就该罚、就该打，这是必须的，也是应该的。不能为了肉体不挨打，然后就跑，那是种不负责任。刚刚咱说了三个孩子的三种表现，你做哪个呢？（肖红：不跑的那个。）咱回过头来看亚当、夏娃，亚当、夏娃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以后，还敢不敢见神？神叫他的时候，神找他的时候，他是躲藏。神为什么要把他们赶出伊甸园呀？亚当、夏娃他们吃了善恶树果子以后，如果能面对、担当，主动地去找神，“神啊，神啊，我把你不让我吃的善恶树果子给吃了，该咋办呢？你说吃了是必死的，我吃了，这也就快死了，你救救我。”或者是说句“我犯罪了，我吃了，你就是把我给灭了也应该。”亚当、夏娃如果说出这样的话，有这样的举动，你说神会怎么处理这个事？神还可能不可能把他们赶出伊甸园？还可能不可能咒诅地里长出草、长出荆棘让他受苦？不可能。因为神看到的是人的一个后悔、懊悔。尼尼微城的人放下了手中的强暴远离了恶道，神就收回了所降的灾。咱说这个是要告诉你，做人得有担当，敢于承担，凯凯能理解这个话吗？（凯凯：嗯。）卫军军，现在怎么想的？（卫军军：做事情必须得有担当，就是被惩罚或者怎么样处理都应该站出来。首先有担当，然后悔改，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与立场，这是做人该有的。）不应该逃避、躲藏。（卫军军：应该主动去接受神的审判与刑罚，应该有这样的观点与态度，应该有这样的心。）总结一下，咱交通了神此次道成肉身的目的就是来拯救人、来成全人，就是用审判刑罚让人认识自己的罪，脱去败坏性情以此来征服人、拯救人，这是神作工的目的，这个你知道了。然后又看了神赐给人的新名，你得能与新名相合，用这个新名来时时警戒自己。现在咱又交通了一个担当，要勇于担当，勇于承担。

找出亚干是维护神作工（三）

卫军军今天说话有气无力的，咋回事？人们常说：“有气无力心里有鬼”，来，把你心里的鬼说说。（卫军军：我觉得我背叛了我的本分，扔掉了神给我的托付，在这么多的事情上都没有参与，工作更是一塌糊涂。）看见自己该尽的本分没有尽到，是吧？（卫军军：嗯。）还有没有？（卫军军：最主要的就是这个。）经过这场瘟疫，经过这场火，你对你的认识就这些吗？就只是本分没尽好？你对你的性情就没有认识？（卫军军：……）凯凯，你对卫军军怎么认识？（凯凯：……）没有任何分辨、认识？你们两个人在配搭中就没有互相帮助扶持的这种概念？一说到生命进入的时候就没话了，咱刚看了神话，神话难道是让人填饱肚腹的吗？咱刚交通了，神作的是什么工作？（卫军军：刑罚、审判。）刑罚、审判是要干什么呢？“神此次道成肉身的作工主要以刑罚、审判为主来发表他的性情”，是为了让人去认识神。凯凯，神都兴起环境了，你计划做老好人、滑石蛋呀？凯凯，你和卫军军配搭得多，应该有了解、认识吧？（凯凯：嗯。）那你在配搭中看见他的败坏了没有？你该不该给他点审判刑罚？你不要觉得你不说，别人就对他没认识。（凯凯：在他回家以后，咱这边还有好多事情要处理呢，得赶紧回来，但是他回去那么长时间，就看见他没有负担。再一个就是狂妄这方面，做事情的时候有些随心所欲，还有就是说话比较强势。）这是你看见的，是吧？（凯凯：嗯。）你看见了这些和我说了没有？这就是你的负担？你说他没负担，你的负担在哪儿？凯凯，你说卫军军没负担，这个我听明白了，那随心所欲呢？（凯凯：随心所欲，比如去年在那个家拿东西的时候……）你说的那件事已经解剖过了，如果卫军军真的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了，那件事就不提了，以前的事既往不咎。凯凯，你得做诚实人，那什么是诚实人呢？你和我说的应该是我不知道的事，就是把他背后做的事说出来，你不能总是把我知道的事情再和我说一遍，这就成滑石蛋了。你说卫军军随心所欲、狂妄，细节呢？如果你说不出细节，人家卫军军说你是论断，说你在背后论断人家、控告人家、陷害人家。你说人家的问题呢，人家问你：“我随心所欲干啥了？我狂妄啥了？拿出事实来。”你怎么和他交代？来，再说说细节。（凯凯：狂妄就是他

和人说话、沟通好争执，我也听别人说过这方面。）不要听别人说，你看见过没有？（凯凯：看见过。）你看见过，那你今天和我说说你看见过什么呢？（凯凯：看见过他和粒沐、方范争执，说话不好听，可难听了。）你在教会里看见了问题，你没有一个准确的认识，没有一个有深度的认识，没有和我汇报过，没有和我说过，你也没有和他交通过，是吧？（凯凯：我没有交通过。）那你的正义感在哪儿？不仅不诚实，而且还没有正义感，更没有维护神家利益的心志，你说让我咋用你作我的左膀右臂呢？

最近发生了什么事？东西坏了，那边被火烧了，凯凯，咱还不该苏醒？该不该把你看见的说出来？（凯凯：该。）以色列有个祭司叫以利，他的两个儿子也是祭司，但他们藐视神的律法，还与在会幕前伺候的妇女行淫，以利对他儿子的罪行包庇、纵容，所以以利和他的两个儿子都是死罪。凯凯，卫军军在背后做了什么事，如果你看见了却没有和我说，而是包庇了下来，那你和他是同罪，理解我为什么这样说吗？（凯凯：嗯。）什么原因？（凯凯：不维护神家利益。）不维护神家利益，相当于你和他是同伙，你们联合起来与神对抗，搞拆毁！你辛辛苦苦尽本分了，也忠心效力了，去那边干活儿是把腰伤着了，现在在这边干活儿是把手也伤了，你这几年劳苦作工，预备了善行，但因着你包庇，因着你看见了不说，因着你不维护神家利益，神还纪念你的那个善行吗？那你这几年是不是白干了？白受了一场苦？这个能理解吧？（凯凯：嗯。）这是在律法时代就已经定为罪的事。亚干偷吃了祭物以后，神兴起环境显明了亚干，亚干是被神击杀的吗？是全体以色列人用石头把他砸死的。只是砸死了亚干一个人吗？是连同他的家属牲畜全部砸死，并且在亚干死后，还把亚干所有的一切都拿火烧了。你不砸死他，神就定你的罪！那是你的责任，那是你的使命，那是你管理万物的一个原则。今天你看见一个诡诈人，看见一个拆毁神经营的人，看见一个作恶的人，如果你是默不作声，那你是不是也该被砸死？你应该追求做什么呀？现在理解了是吧？（凯凯：嗯。）凯凯，卫军军所做的你是有感觉的、有认识的，是吧？（凯凯：嗯。）你有感觉、有认识，就说明你是有分辨的。你有分辨，但是你始终没有说，始终没有透露，这就是你的恶行。管教已经临到了你，伤了你的手，咱还没有知觉吗？那边着火了，起火的主要

原因是沈梁的问题，引起神发怒的是战胜的问题，但最终沈梁的半个脸被烧了，神向他显现了，战胜反而是丝毫未损，是吧？（嗯。）卫军军，通过这件事，你看见了神的什么性情？（卫军军：从表面上来看，是沈梁的问题，从灵界来看，神已经不搭理战胜了，就是神话里边所说的搁置了，这个更加严重。）咱得会看事，不要从外表看事，被外表的现象所蒙蔽。神之所以还用火管教沈梁，是因为沈梁在干活儿上边没有什么可说的。沈梁年龄也不小了，但是干事情没有什么怨言，也可以说是心甘情愿的，神就看人的这个心。沈梁就有一个抽烟、喝酒的毛病，早在律法时代神就让人戒烟呢，沈梁到现在都没有戒了，所以神给了他一个小小的管教。经历了这个以后，得有一个认识，不要从外表来看事。在火灾这事上看见神有个底线，就是说敌基督也可以在神家，但必须是不能打岔搅扰，而且是能效上力，甘愿效力的，所以就让你看见，就沈梁这个人神还管教，还允许在，可以在，但是让战胜在就不行了，因为这个人太恶劣了。所以，咱从这里边简单地看看神的性情是怎么向人显现的，神借着实际的人事物环境要告诉你神的底线，神对什么样的人是管教？对什么样的人是搁置？对什么样的人是击杀？对于直接拦阻神工作的人，那是被神击杀；不拦阻神工作的，神不搭理。神就借着一个明显不符合人观念的环境，让你去认识神的性情、认识神的作为。

凯凯，你的手受伤了，为什么会受伤？寻求了没有？咱该不该反思？反思了没有？（凯凯：……）还得想一想？（凯凯：……）凯凯，咱们说话怎么这么困难呢，什么原因？你每说一句话都要经过大脑思维二百秒钟？你是口吃？说不出来话？咱正常的交流沟通用不用你大脑那样去运转呀？凯凯，现在想什么呢？（凯凯：就想你刚刚说的，反思呢。）我说了以后你才反思呀？可会说话了你。从你伤着手以后，这段时间你就一直没有反思？我不相信。咱刚才交通的这些你是不是已经反思到了？（凯凯：嗯。）你没有维护神家利益，该不该给你个管教？（凯凯：该。）神给你管教了，你该有认识，该有悔改，你不能再和神掰手腕呀，不能再继续刚硬下去呀！你说和你交通咋这么难呢？让你反映一下他不维护神家利益的事、羞辱神名的事，应该不应该？（凯凯：应该。）可是你怎么实行的呢？神给尼尼微城人悔改的时间是四十天，战胜去那边尽本分几个月了？（三个月。）

三个月，一百天，神给了咱足够的悔改时间，有足够的时间让人去认识、让人去反映，可是这三个月没有任何人反映，谁悔改了呢？所以激起了神的怒气，焚烧至极！那边已经被火烧了，损失巨大，你还不接受教训？你看到了那边被烧之后是什么样的，你也感觉到害怕，没脸面对，可是你真的反思了没有？通过这个事情举一反三了没有？每一个事情神都要给你这样的管教吗？那你要是这样持守下去，神是不是要继续给你管教？（凯凯：嗯。）第一次瘟疫来的时候，咱的整个工作瘫痪了，我写了《在瘟疫中该得的认识 一》，我告诉了你，我为什么会掉入瘟疫之中。《在瘟疫中该得的认识 一》那是我的一个反思，我太仁慈了，我失去了一个男孩子的气概，使神的旨意在我身上难以通行，神的公义性情难以表达，神的行政管辖难以实施！我之前体贴人的软弱，不能通行神的旨意，可现在时候到了，神不再给人悔改机会，我不能再体贴人的软弱了。我再体贴人的软弱，神就开始管教我了！“你担当不了这个工作，你担当不了这个责任”，神管教我，最后就把我抛弃了，不要我了，所以说我只能按着神的意思实行。我得为我自己负责，更得为神的托付负责，我看见神作工就作到这里了，所以咱也就开始“严厉”，不负责任、应付糊弄必须罚款！刚发生了瘟疫，紧接着就是火灾，看见神的怒气临及了没有？咱还敢推延吗？还敢迟迟等待吗？还敢包庇吗？（凯凯：不敢了。）战胜有问题，包庇了三个月，最后损失巨大，如果卫军军有问题你包庇，会损失多少？（凯凯：更多。）国度建造的核心工作被摧毁了，那你的罪有多大呢？神交通出来的那个人是丢失千万祭物不知悔改，咱给神家带来了巨大的亏损，该不该悔改？（凯凯：该。）可咱悔改的表现在哪儿呢？

凯凯，现在你该不该把你对卫军军的所有认识说出来，或者是把你看见的危险人物一个一个都说出来，洁净教会？该吧？（凯凯：该。）那你就把你对卫军军的认识一五一十地都倒出来，这是必须的，也是应该的，这也是你的一个实行。刚才交通了神的话，说了你的新名，你对得起你的新名吗？你该不该实行？（凯凯：该。）好，心里通了，咱再说，咱今天就说你对卫军军有什么认识。（凯凯：一个就是他说话比较强势，性情比较狂妄，他和别人说话就和吵架似的，争执得比较厉害吧。）“和吵架似的”，卫军军听见了吗？你和战

胜有什么区别？（卫军军：……）凯凯，还有没有？（凯凯：就这个严重，其他……）这个严重？那不严重的还有没有？（凯凯：没有啥了。）凯凯，你说完了，是吧？（凯凯：嗯。）神在看着呢，撒但也在看着呢。（凯凯：嗯。）我说这话什么意思？世上人对包庇、窝藏犯人的同犯是怎么说的？“你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这算你立功，算你表态。”凯凯，你还有没有隐藏的，没说出来的？（凯凯：没有了。）假如说你和肖红都看见卫军军的问题了，你在这儿知道不说，那等肖红说出来以后，功劳就是肖红的，你就是窝藏犯，所以今天先让你说是对你的照顾，这个你要搞清楚。（凯凯：这就是我看到的。）我就是问你看到的，如果你没看见还乱说，那是造谣。（凯凯：我看到的就是这个。）再没有了？（凯凯：嗯。）你要知道这是你自己在神面前站的一个见证。站的什么见证呢？神是根据你在患难时期所站的见证来定你的归宿。你在站见证的时候，如果是看透不说透，以后还是好朋友，为了你与他之间的一个关系，只是把皮毛说一下，或者是把鸡毛蒜皮的事说一下，又或者是在没办法的情况下把这些往出抖一点，“你不知道的事我不能说，我能少说则少说”，你有这么一个心态，神知道不知道？（凯凯：知道。）神是根据你的心态、态度来定你与神之间的关系、定你的归宿。你是效力者还是子民？还是众子？就定了！

你是带领，你对神家负责不负责？如果你负责，你对下边人应该怎么对待？他有什么样的情形你该不该了解？他这一段时间活在什么情形里边了？他尽本分忠心不忠心？你作为带领应该不应该了解呢？当时你和他配搭了，如果你对这些都不了解，那你就是失职。对神给你的托付失职，不负责任，掉以轻心，比犹大还可悲。凯凯，你为了维护卫军军的虚荣脸面，维护你俩的关系，然后你就与神对着干？（凯凯：没有，我没有维护谁，我说的就是我知道的和我对他的评价。）你对他的评价就是仅此而已？善恶树的果子放在伊甸园，是让你干什么呢？（凯凯：分辨、认识。）你分辨了没有？你认识了没有？你不分辨、不认识，善恶树的果子白摆了！神要加给你智慧，怎么加给你？神要检验你是不是对神忠心，就看你吃不吃果子，就看你维护不维护他，就看你是恨恶邪恶还是喜欢邪恶，还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神就是看人的态度与观点了。这个用不用我逼着你、卡着你去

做这些事？（凯凯：不用。）对你个人来说，这涉及到了你的生命进入。你每天起来干什么呢？就是干活？什么样的人可用、什么样的人不可用、什么样的人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应该修理对付，你怎么帮助他、你怎么扶持他、你怎么揭露他，这些工作是不是都得有？（凯凯：嗯。）你作这些工作了没有？（凯凯：没有。）你没作。那你在心里边有没有认识、分辨？你是糊涂？分辨不了？还是没有看见？（凯凯：看见的、知道的就是这些。）就是这些，是吧？（凯凯：嗯。）

卫军军，你自己说说，我看你对自己有什么认识。（卫军军：就是上次交通的站地位、教训人。）你对凯凯说的这些有什么认识？（卫军军：他说的都是我做的。）卫军军，你听过我解剖周瑜没有？（卫军军：听过。）你走的路和他有点相符，性情不是完全一样，但也有点相同之处。周瑜那时候想干什么？（凯凯：作你的左膀右臂。）他只想作我的左膀右臂，但是不接受审判刑罚、不接受修理对付。他想作我的左膀右臂是想干啥？是想享受地位之福。凯凯，你对周瑜知道多少呢？（凯凯：嘴上说起来能行，但是不实干。）周瑜和卫军军有个差别就是：周瑜太鬼、太懒，不干，卫军军是还干呢。周瑜是个什么人，咱解剖了那么多，应该有所了解，应该有所总结呀！（凯凯：在那边买东西的时候，你要钱呢，还得经过他同意。）我为提高全职教会的工作效率买一些必备品还得经过他的允许，还得听他的，他签字通过了才行，这是周瑜所做的最后达到的一个后果。神给咱摆上了演员让咱分辨、认识呢，结果咱对周瑜就不了解，没有任何认识，就连周瑜做了什么事都不知道，咱们对生命进入太不注重了呀！周瑜在那边全职教会里拉帮结伙，刚才凯凯说的是周瑜拉帮结伙达到的一个后果，你只是看到了最终的后果，周瑜做事的实质是什么？你不知道。周瑜拉帮结伙把我都搁出来了，我上午九点多买东西了，卖家把东西送过来以后要钱了，十点多我见拿钱的那个弟兄骑摩托车拿钱回来了，等十二点多了卖家要走了，钱还拿不过来。拿钱的那个弟兄去哪儿了？去教会里边让教会带领签字，通过去了，教会带领通过以后还不给我钱，而是见周瑜去了，最后得经过周瑜通过、认可，周瑜通过了，这才能给我钱，最后就达到这么一个后果。周瑜不仅拉帮结伙，搞拆毁，还说过什么话？“你信不信我去联合原教会反打

回来？”还要反打回来！周瑜还乱搞男女，我说他是钓鱼不吃鱼，他去哪里作工哪里就是淫乱一片，让他出去作工，他工作作不下，身边围着一群女的，还不是围着一个女的，是围着一群女的。周瑜去了HN作工，也是一群女的都围绕着他，说的话还肉麻呢，你说成啥了？凯凯，卫军军走的路和周瑜实在是有点相符，你看不见吗？（凯凯：这个我没有看见。）你是真瞎还是假瞎？

卫军军，我以前和你说过什么话？还记得吗？（卫军军：注意影响。）光是这吗？我说只交心不结朋，在世上叫朋友，在神家没有朋友，神家只有弟兄姊妹，我和你说过吧？（卫军军：说过。）我让你把我交通的“只交心不结朋”看看，看了没有？（卫军军：没找见。）你之前告诉我你明白了、知道了，今天又说没找见，咱对生命进入就是这种态度！周瑜去那边是工作不作，他就是撩逗女的，而且还同时撩逗好几个，最后好几个都对他动了心，还要跟随他左右，甚至有的还想和他结婚呢！但是周瑜和她们结不结婚呢？周瑜不和她们结婚，周瑜撩逗完以后就嫌弃。周瑜还特爱面子，他为了洗脱自己的罪名，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能把追求他的女人踩在脚底下，死不要脸，什么话都能说。不管周瑜怎么说，事已经做出来了，他在那个县名声败裂，没办法让他去HN。周瑜去了HN，一个月就有四五个女的追着他转圈圈，为他说话，没办法然后把他调了回来。他去是作工去了？那是作的什么工作？搞得人心难以安宁，在HN有四五个女的为周瑜说话，争风吃醋，抢周瑜呢。周瑜有多大的魅力呢，我看也不是什么高富帅呀，可是人家就是有魅力。卫军军，我说这个话你能认识到吗？有人说你和温婷婷有关系，我不愿意相信，我也不感兴趣，我还给你洗白，因为咱家有行政，所以我也没有去了解，也没有去调查，我只是告诉你信神该走什么路，告诉你这路怎么走就行了。可是呢，你迟迟没有走这条正道。

温婷婷，他们说你男女，一个是我不相信，再一个他们凭空说，造谣，那是难以接受的，所以我把他们打回去了。我把他们打回去，我没有再说你俩，可你俩是怎么做的呢？温婷婷，好像是我纵容你一样，在下边给我“树立”的什么影响？温婷婷，有人反映你俩男女，有没有冤情？自己说，说实在话。（温婷婷：有。）我在这儿为什么把

这件事情卡住，把他们打回去，然后没和你交通呢，其中还有个原因就是，你从家里边出来，在外边有一种难，艰难、痛苦，我想你应该能够理解我的意思，不需要让我说出来。可是我知道如果没有卫军军，你从家里出不来，你站立不住，我说这个话对不对？（温婷婷：不完全正确。我出来和他没有任何关系，我之所以能出来不回家，我觉得是和你有关系，不是和他有关系。）我和你说的是洁净，一杯水里有个渣子，我要把这个渣子拿出来，这叫洁净。其实你能出来也不是因着我，是因着神，是跟随，这没有假，我是说你这里边有一个渣子，该不该取缔？（温婷婷：该。）我不说你俩男女，我只问你，你从家里边出来能够在外边站立得住，他是不是给了你安慰？这里边有没有这个渣子。（温婷婷：他给过我帮助。）给了你帮助、安慰，所以你能站立得住，我就说这个事。我不是神，我也不是鉴察人心肺腑的，我也不知道你们究竟有没有男女，我不感兴趣，我也不去调查，你也不用直接和我说，但是你里面有这个渣子必须得取缔。不管你俩有没有男女，我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你俩是不是见证神的、是不是见证神名的。至于你俩有没有这关系，那是你们和圣灵之间的关系，不需要和我交代，也不需要和弟兄姊妹交代。但是，你们的言行举止、你们的活出是见证神的？还是见证撒但的呢？你的言行举止不需要我去解剖吧？能看得见吧？你活出来的是什么？（温婷婷：羞辱神名。）为什么说是羞辱神名？为什么今天我才和你说这个事？其实我一直在拖延着，我想让你自己解决这些问题，可是我现在无法拖延，我也不敢再拖延了，因为我再拖延火就该烧我的身了！这个事虽然我没有说出来，但在我心里边一直是有的，你说我该怎么说呢？说得轻了不管用，说得重了伤了自尊心了。你们老说受我辖制，我一说话你就感觉难受了，所以我想借着周围的环境和弟兄姊妹对你们的反应，让你们自己从这里边走出来，你们能够认识、悔改，那就行了，咱主要要的就是这个果效。我一直在等待，可是等待来等待去，我没有看见你悔改的表现、认识的表现，反而我看见的是火烧那边，我不敢再等待了，我不能再等待了，那必须得处理。你俩有没有男女问题在我这儿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让你们能够去见证神的名、荣耀神的名，最差、最低限度不能羞辱神名。

神交通过搞对象，神说不拦阻，没有什么可指责的，所以就是你俩搞对象，也没有什么可指责的，我不拦阻，我绝对不拦阻，但是我不称许，我不认可。你俩可以搞对象，可以成家，不犯罪，但是得从全职教会出去，回普通教会，因为你做不了带领，你给人树不了标杆。更主要是搞对象把你的心思给拉走了，你没心思尽本分了。神要的是一心一意，尽本分要的是你的一心一意，你搞对象了，对本分还能一心一意吗？可能吗？所以说做带领肯定要失职，肯定要耽误神家工作。神是以他的工作为重，不是非用你不可，不可能因为你影响神家的工作。所以说如果你想搞对象，神不拦阻，你自己选择，但是不支持。咱给萧明志交通了这方面，异性相吸，男女相爱，这是神给人制定的一个繁衍生息的生活，人有这个心思意念，人有这个喜好，才能繁衍生息，如果没有这个心思的话，人无法繁衍生息，所以搞对象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但是因着神的工作到这个时候了，搞对象影响工作，同时神也要检验你是不是追求神的人，就给人提出了要求，让你献婚姻、献家庭。这是“献”不是说你有败坏，也不是说你作恶了，而是你追求神的一个表现，跟随神的一个表现。再一个就是搞对象这个事情得避开弟兄姊妹，不能在教会里边让别人看见你们谈情说爱，影响别人的心思，影响不好，听过这话吧？（嗯。）神家还有行政，可你俩回避了没有？理解我说的什么意思吗？你们在一线配搭的时候，男女不能单独配搭，偶尔一两次也正常，可你们是经常，影响了下边，影响了工作。这个事情我不愿意往出说，不愿意点，但不等于别人看不见。当时为什么让卫军军过来这边尽本分？什么原因？一个是不想伤人的自尊，怕伤了你的自尊。让卫军军过来尽本分，是要把你们拆开，这对你是拯救，不是要害你。再一个是这边也缺个像卫军军的这种专业人才，所以才让卫军军过来的。如果按工作来说，卫军军过来这边尽本分暂时还不合适，因为卫军军跟上国度建造的时间短，还没怎么经历过揭露解剖、修理对付，认识、顺服、忠心还欠缺。这边是全职教会，是咱的心脏，而且让卫军军尽的本分还是重要本分。卫军军，能够让你负责这方面的本分，相当于是把心脏交给你，这不是一件小事！这是需要经过多长时间的考虑以后才决定的，同时也是对你卫军军的一个信任。我对你卫军军是信任，可你卫军军还给我的是什么？我把你带过来这边，让你来全职教会尽本分，而且我还毫不

避讳地让你知道了所有核心工作，然后让你负责，可你卫军军脚踏实地了吗？一心一意了吗？

卫军军过来尽本分的时候，温婷婷也想过来尽本分，虽然你嘴上没有直接说出来，但人都是有知觉的。温婷婷，我是专门拆开了你们，怎么能让你过来尽本分呢？你们是朋友，今天没有发生，明天没有发生，三年五年八年呢？会不会发生？温婷婷，我这样安排是不想让你掉到那个情形里边，我是想把你往神面前带！可是你理解吗？你领情吗？卫军军，你来这儿尽本分了，温婷婷在那儿尽本分了，可是你们就像放风筝一样，中间的线断了吗？卫军军这边有什么信息、有什么情形，温婷婷知道，温婷婷那边有什么信息、什么情形，卫军军知道，这是业务往来吗？你们是一个业务吗？是一线上的业务你们联络联络？是工作的需要？是生命进入？本来在神家都是弟兄姊妹，可是你们呢？是简单联络吗？一出问题，一打电话，卫军军和温婷婷就在一起，是什么使你们走到一起的？是工作需要？还是生活所逼？一次一次的环境临到，咱就没有反思？警醒？你们关系不错，我也没有非得让你们关系“错”了，但最起码要注意影响吧？你们来了这边是在一个家住的，你们去买药是相跟着的，出入是相跟着的，是不是？温婷婷，这个是不是事实？（……）卫军军，有没有冤情？（……）神家尽本分不让异性配搭，教会那时候守得有点太死，连一个正常的配搭都没有，影响了工作，咱在这儿可以配搭，但不能是经常性的呀。问题是你们现在不是配搭呀，不是必须的呀。我现在不是说你俩有男女问题，我说的是你俩造成的影响，能理解这个话吗？（温婷婷：能。）我不知道你俩有没有男女，我也不想知道，也不需要知道，我只是想让你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温婷婷，我并不是说你是因着他而走出来的，我只是说你出来以后是在他的帮助扶持下、在他的呵护下站住的，完全是两码事，理解吧？其实这个事我早就应该说了，但是考虑人的软弱，所以一直没说。温婷婷，我没说是对你肉体软弱的一个体贴，是想让你自己主动地往出走，但如果你不往出走，这样长期下去，这对你就是个“害”，能认识到吗？（温婷婷：……）卫军军，听懂我说的什么意思了没有？（卫军军：你刚刚说的这些我能明白，也能接受，就是说所作所为不是见证神的。）带来的影响不好。（卫军军：带来的这种影响是不可否认的。）我今天是要把你带

到神话里边的，但是按着你们的所做所行、言行举止所流露出来的，让人看见的是什么？弟兄所施行的不是行政，弟兄并没有把你们带到神话里边，而是带到了神话以外，你们是违背神话另搞一套，是行政以外的人，并且你们要废去神的行政！就你们的所做所行还在我的眼皮底下，如果我再不说话、不处理，他们会怎么想，怎么认为？“哦，原来弟兄也是说一套做一套啊！”所以你的这种做法就是在拆我的台，就是在拆神的台。

找出亚干是维护神作工（四）

咱前边说了卫军军拉帮结伙，凯凯，你对卫军军拉帮结伙有没有认识？（凯凯：这个我也不清楚。）真的不认识？（凯凯：嗯。）你是平时不揣摩还是装糊涂呢？（凯凯：没有认识。）卫军军，我说你拉帮结伙，你认识到了没有？（卫军军：拉帮结伙，我不是太清楚。）萧卫认识到了没有？（萧卫：这个我也不知道。）卫军军，你对待方范、粒沐的态度是什么？对温婷婷、宫竹的态度是什么？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是不是都看见了？（嗯。）卫军军，这是不是构成了一个派别？构成了没有？能不能认识到？（卫军军：在我内心当中对待各种各样的人的确不一样，没有做到公平对待人。没有做到公平对待人，就有自己的喜好，就有自己的掺杂，这样就会形成拉帮结伙。你说的只交心不结朋，其实我认识到了，就是这种情况，结朋就是与神敌对的事。）结朋就是形成一个团伙了。（卫军军：嗯，达到的果效就是那样，这个我能意识到。）也就是说在咱的团体里边形成了一个小团伙。（卫军军：嗯。）那你这样做的根源是什么？咱得认识总根源是什么。

咱看看你的团伙成员，你刚过来这边的时候，让你负责那项工作的时候，你给我第一个推荐的是宫竹，当时我没有回答，因为我得去调查一下、核实一下，宫竹合适不合适尽那项本分呢？我得了解一下，所以我没有答应。我在这儿说要找专业人员呢，你没有说尽这项本分的原则是什么，也没有问神家需要人的原则是什么，在你这里没有原则、没有制度，你只是凭你的喜好。那我不答应的原因是什么？当时我怎么考虑的？一个是宫竹信了多长时间？有多大的信心呢？认识有多少呢？心志有多大呢？我敢把整个这项工作交给她？我交给你都担心，我敢交给她？再一个是姊妹和你配搭合适不合适？这些你都不考虑。那次你给我推荐的是她，最后没有用她，用的凯凯。这一次你推荐的还是她，而且你推荐的时候没有和人商量，是你自己写的，萧卫还给你提出异议，最终你选的还是她。你们怎么配搭的？怎么商量的？你这是不是一意孤行、独断专行？（卫军军：这个是设机制问题。）设机制的时候你们三个人是不是得协商？（卫军军：嗯，得协

商。）那你是不是得问问他们，和他们协商一下，宫竹合适不合适，“我看宫竹有……优点”，然后经过他们通过，该不该有这个过程？（卫军军：……）凯凯有没有这个过程？（凯凯：那天本来说是商量一下，后来那边着火了就没有协商，然后就写了发到群里了。）凯凯，你又和我耍诡诈了啊，我刚才问的是什么话，你给我回答的是什么？是不是一问一答？我问你什么呢？（凯凯：你问的是我们有没有协商。）那你给我回答的是什么？你回答我的问题了没有？（凯凯：我说一开始正准备协商呢，后来着火了就没有协商。）应该先协商再写呢？还是先写再协商呢？（凯凯：应该是先协商再写。）那是不是按这个流程走的？（凯凯：没有。）我就问你这个呢，那你说这个问题好答不好答？我就问你写这个的时候，你们三个人协商了没有、商量了没有，是不是商量以后写的，你给我绕了那么大个圈圈。还说什么正准备商量呢，然后那边着火了，你可是会算这个时间差呢，那火着的真是时候！你们写的那个就相当于是提交的一个方案，和可行性报告一样，你提交了以后，我这边就要核实，就要运行呢。就像是亚当给动物起名字呢，起了以后神说好的，我这里要的是你们三个人商量出来的一个结果。最后出来的这个结果合适不合适，咱先不说，咱现在说的是你们做这件事的时候流露出来的性情是什么，有没有原则。凯凯，刚才我问你话的时候，你没正面回答我话，你给我绕了十万八千里，绕到那边着火上面了，这和那边着火有没有关系？凯凯，这是你的聪明智慧？还是没听懂我说话？（凯凯：……）凯凯又封口了，“我就不能开口说话，我不说话你嫌我不说话，我说话又嫌我说得不对。”之前我问你看见卫军军的问题了没有，你说没有看见，今天直接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你不能说没有看见吧？刚刚我给他定了罪，我说他独断专行，是吧？（凯凯：嗯。）在这个事上，凯凯你是当事人，那我就是问你“卫军军独断专行了没有”，这个问题难回答吗？（凯凯：不难。）你和我怎么说的？你不能说他独断专行，可是你也不能说他没有独断专行，你太聪明了。你告诉我：“我还不知道他是不是计划要独断专行，那儿着火了，我们就没协商成。”你给我说的这是什么？聪明透顶了！聪明得那边也被烧了！你说和咱沟通难不难？

咱今天是揭露卫军军呢，要说卫军军里边有什么性情，是受什么性情支配，卫军军认识不到，让你在这儿证实一下，一个是看一下这里面有没有冤枉，一个是帮他认识一下，怎么做是独断专行，怎么做就不是独断专行。凯凯，你就是这么配合的？现在想什么呢？（凯凯：我现在想他独断专行咋回事呢？）那你现在清醒了吗？协商了没有？（凯凯：那就是没协商。）没有协商，卫军军就写上宫竹了。（卫军军：我写那个不是说要定，就是先写出来以后再讨论。本来就没有写完，写到第七个、第八个就没有了……）我不和你进这个事，我和你说的是咱流露出来的性情是什么，走的路是什么。你写的七个、八个、九个我看了，乱七八糟的，所以没敢用，我说重来，重来的意思并不是让你重写。在世上说重来是重新做这件事，但在我这儿已经抓住你的罪状了，就是说看见了你这里边流露的是什么性情。我今天是要追究性情的问题，是要让你认识性情。你刚才辩解了一下，说你只是先写出来，并没有决定，但事实上呢，你是确定了还是只是先写了出来呢？萧卫不知道宫竹的新名，不知道卫军军写的是谁，还专门问了一句。萧卫，你问的什么？（萧卫：我说你们这个主制不能变，就把他写的删了，就还是凯凯和卫军军他俩人负责，然后卫军军说不行把这个写上，不行了再重新弄，就写上了。）我知道了这个以后，卫军军给了我一个信息，“我不是让她负责这项工作，我是培养人才呢。”我说这个是要证实一下，你的初衷是想提拔她、想用她。也就是说在你心思意念里，你一直是想让她负责这项工作的，你想提拔她，你一直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实际上你也是朝着这个意愿去做的。平常你和宫竹的关系如何？如果真让她负责了那项工作，你说你们是不是形成了一种势力？形成了一个帮派？（卫军军：这也是。）你选用她不是按原则选用她，而是凭情感用事，是因着你和她的关系。我刚才说了，按原则怎么用人？一个是男女不能配搭，再一个是她信了多长时间？败坏性情解决了没有？能不能胜任这个工作？这些你考虑了没有？这些原则你没有考虑，你只是凭你的喜好，凭你的性情去做事。当遇上不合你意的，比如方范、李沐，你就能给她俩出难题，你说你这是不是构成了拉帮结伙？是不是另搞一套？你用人没有按原则用人，而是有你的选择，用你的亲信。在用人方面，你特别持守自己的主见，你为什么持守主见呢？因为你持守这个人就很有可能会被选用上，如果你不持守那可能就会被排挤掉。你把这儿当成了和

单位上班一样，没有协商，没有商量，还有点持守自己，形成了一个小团伙。

卫军军，为什么安排你去那边住呢？主要是让你和这边分开，还告诉你们不要乱跑，怕环境不好，这个都知道吧？卫军军，你也知道吧？（卫军军：嗯。）那你喝药的时候怎么能让宫竹在这边给你熬药呢？如果你在这边住，你让宫竹给你熬药可以。你已经住到那边了，一天喝三次药，是你来回跑上三次？还是让宫竹给你送过去？你说咱这是什么做法？宫竹她为什么能够给你心甘情愿地做这些呢？咱在这边住了一段时间，给别人的印象是什么？宫竹她为什么敢顶牛？说话为什么敢那么冲？是不是有你在后边给她做靠山呢？你们互相之间做的是啥？互相利用！你给她们当了一个保护伞，维护她们的利益，维护她们的肉体利益，她们在你这大树底下好乘凉，使她们“茁壮成长”！这个“茁壮成长”是带引号的，不是生命成长，是撒但性情成长，最后为所欲为。你看宫竹现在说话多厉害、多冲，你是在害她还是在帮她？卫军军这个能认识到吗？还有就是咱说话做事连形象都不顾。那次你们从别的地方过来，我怕把瘟疫带过来，说得居家隔离，隔离上三天。温丁不想让你们过来，人家怕感染，但是没有一个合适的地方，只能是楼上楼下分开。可你们注意影响吗？你知道你过来是干什么的吗？你过来是隔离呢，是观察期，得观察三天，可你们连这三天都呆不住，你和温婷婷相跟着去外边买药买别的什么东西。你是在隔离期间，你有什么事，你让她们去弄，买药或者干什么去一个人，把事办了就行，人家别人都看着呢，你们不注意形象。下雪了，你们扫雪了，弄雪水了，还说腊月的雪水能治病，你说这话从哪儿来的？温婷婷，这话能信吗？（温婷婷：……）咱为了治病，什么话都能听！神的话你听了吗？病好不好是雪的事吗？咱还是个信神的人吗？每临到一件事就是神与撒但在灵界打赌，看看你们是不是信神的人。一个谎言，都能冒着风险去做。冒着什么风险？明明隔离期间不让乱跑，但你们还能出外边去扫雪、去挖雪。你说你在人家温丁这边住呢，你让人家看看你们的活出，这是哪儿来的人？南方来的人？没见过雪？不注意影响，也不注意环境。你不是这个家的人，你要是这个家的人，出来扫雪，邻居看见没有什么说的。可是如果邻居今天看见来了两个陌生人，明天又看见过来两个陌生人，“你这儿来的是什么

人？”你不是给接待家招惹是非？我的车来了还不敢往门口放，肖红经常说我，“把你那车放起来，太明显了”，可你们来了就能够出大门外边扫雪去、堆雪去，听了句谎言就连环境也不管了，看看咱还有圣徒体统吗？卫军军，你和两个姊妹出去扫雪了，你的本职工作是什么？你回家病了几天，回家十来天，把工作都落下了，该不该弥补一下？咱的工作那么多，我想的是你自己主动就把工作作了，这还用交代啊？自己的本职工作没作，你能出去铲雪去、弄雪去！我看见这画面就像三岁大的孩子堆雪人一样，什么场景？活得那么天真、活泼、可爱，这就是我用的专业人才？有损形象！你凭情感做事，你维护温婷婷，维护宫竹，你为宫竹说话，为维护宫竹动用血气，你用你的血气堵住了别人的嘴。宫竹她找着了后路、找见了靠山，她对你是感恩戴德。你利用一种血气，给她当靠山，让她得到你的回报，对你感恩戴德。你投其所好，笼络人心，这是你卫军军做的。笼络人心，又出来个词，这个你能认识到吗？（卫军军：……）卫军军，你在败坏性情上边没有去注重，你在观察人的言行上边可是用心呢。你观察人的言行不是去分辨、认识，不是去帮助扶持，而是为你所用！

卫军军和我交过心，说过他在家里边怎么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卫军军结过一次婚，是吧？（卫军军：没有，有过女朋友。）谈过恋爱，没有结婚，但住一起了吧？事实婚姻存在了吧？（卫军军：嗯。）事实婚姻存在了，还换了一个女朋友，然后和前女友也发生了事实婚姻。前女友成了家带着老公还能和你住在一个家，还能和宫竹在一个家，我就纳闷这些复杂的关系，卫军军怎么去处理的呢？分手了的人再回来，还得有个合适的处理，这是一个很难的事，卫军军能够把这件事处理得游刃有余，之间的关系还恰好，这不简单呀！我问卫军军是怎么做到的，最后卫军军给了我一句话，总结了一句“人生”的话语，人都有个什么缺欠呀？人都爱占人个便宜，一个人评价另一个人的好坏怎么评价呢？“只要对我有利，你就是好人，只要能让我占个便宜，那你就是我的朋友。”卫军军处理这些事的时候怎么处理呀？“我损失自己的利益给你”，这是不是就广交朋友了？人怎么才能广交朋友呢？世上说慷慨的人才能广交朋友吧？你看人家萧卫多慷慨呢，人家朋友就多，是吧？慷慨也不能乱慷慨呀，慷慨里边有个什么关键？投其所好得根据人家的需要，这就抓住别人的心了。那次这边

要用电脑呢，卫军军就拿出来一个电脑，我看了看这个电脑以后，过了两三天，卫军军就把这个电脑给我了。说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卫军军心里可能是感觉到了我对这电脑的兴趣、好奇，过了两三天就把这个电脑送给我了，让我用了。人的好意我该领，我不应该拿这个说事，我在这儿只是谈人的性情。（温婷婷：那台电脑是教会里的一个姊妹给神家的，我给他的时候，他就说这电脑给弟兄用呢。）我又“诬陷”卫军军了，我就是处处“误解”卫军军。要是给我的，卫军军为什么当时没有说“这个电脑是给你的，你拿走吧”这话？如果是温婷婷说的那样，在卫军军心目中那台电脑就是给我的，那当我见到电脑以后，卫军军的第一反应就是：“弟兄，给你台电脑，谁谁谁给你的，让你用了。”是不是顺手推舟就过来了？可是事实上这电脑在卫军军那儿停留了一晚上。我看的是人的言行举止，自然的流露，我不是看最后的结果。最起码当时卫军军没有直接说电脑是给我的，这台电脑在卫军军那儿停顿了一下，说明在卫军军心里边就是个坎儿。卫军军，那天我问你这是谁的电脑，问了你电脑的来历。（卫军军：我说人家一个姊妹给的。）你说的是给你的。（卫军军：意思是“给我的，我现在给你”，我没有把那个话表达清楚。）我和你说的是你借着小恩小惠，投其所好，收买人心。我为什么说你投其所好呢，因为我那天就翻开那台电脑看了看，我这个动作落在你眼里了，第二天那台电脑就成了我的了，所以我才想卫军军挺会看我眼色的啊。咱不要钻这个事啊，我在这儿和你说的是我对一件事的看法，我是怎么去分辨一件事的，我分辨一件事就是根据你的言行举止。

卫军军能够从一个人的言行举止当中能够看见这个人喜欢什么、需要什么，然后投其所好地供应什么，最后这个人就得感恩戴德。温婷婷，他怎么讨好你的？（温婷婷：我没觉得他讨好我。）就是说你是怎么感觉到温暖的？（温婷婷：怎么又成了温暖了？）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在那边大厅里住了两天，是吧？（温婷婷：是。）在大厅里住得舒服不舒服？（温婷婷：不舒服啊。）你说说怎么不舒服。（温婷婷：大家在那里工作，我在那里住着。）别扭、难受、不舒服，你的不舒服谁最知道？（温婷婷：我自己呀。）除了你自己还有没有人知道？（温婷婷：没有啊。）除了你自己知道那就应该是你的知己知道，对吧？卫军军知不知道你不舒服？（温婷婷：不知道。）不知

道？（温婷婷：他又不和我在一个地方住着，他怎么能知道呢？）心里相通就行了，还非得在一起住呢？他们给我反映情况了，咱先把事情大概说一下，看是不是事实。当时温小朵她们在那边工作呢，你们在这边也弄你们的事说话了，温小朵说："你们就不能出外边去？本来我这个工作得安静，有人说话就影响呢，你们一说话就影响得干不成了，要是再说，你们就出外边说你们的事去。"这个时候卫军军就说，温小朵她们在那边工作影响了温婷婷的休息，是吧？（凯凯：嗯。）在温小朵说你们影响了人家的工作时，卫军军说她们还影响了温婷婷的休息，这是这个事情的起因。至于她们的问题是什么，咱现在不加评论，因为现在不是解决她们的问题，是解决卫军军的问题。卫军军，可能你说这话的时候有前提、有背景，但是不管有什么前提、有什么背景，你说话得三思，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卫军军你寻思了吗？这个话在那个场合下能说吗？本身你和温婷婷平时走得就近，去哪儿都相跟上，成了形影不离了。就是不说，人家也都看在眼里了。在这个情况下，在这个背景下，人家们工作呢，温婷婷在那睡觉呢，你能说出这个话来？你要是说这个话，那不是简单说一句话，你得和人家去交通一下，"咱该怎么去安排住宿问题，怎么生活"，那不是简单的一句话的事，可你简单一句话就没了。说这个主要是说什么呢？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你说这一句话造成了什么影响？你给他们造成了什么影响？你给温婷婷造成了什么影响？凯凯，如果你是温婷婷，你听了这句话什么感觉？愿意不愿意听？（凯凯：愿意听，肯定愿意听。）只是愿意吗？听了以后呢？会产生什么果效？（凯凯：会对人家感激。）"一个家住了八个人，没有一个人问我在这儿能不能休息好，没人管我的生死。谁爱我？谁关心我？我一天能休息几个小时？我在大厅里睡成睡不成？"温婷婷，神检验人是给你摆设环境，显明，让你进入，就让你无依无靠，在这个时候有人说了这么一句话，你听到这个话以后动心不动心？心里思念不思念？就这一句话，魅力太大了，无形之中，抓人心思了，雪中送炭了，这个小恩小惠重不重？卫军军，你这种小恩小惠送得多不多？今天是温婷婷在这儿住着呢，那如果是李沐、方范在这儿住着呢？卫军军，你说不说这句话呢？能不能说出来？（卫军军：能。）在你心中怎么看方范、李沐？你看见她们就恼火，你还顾着为她们的肉体着想？可能吗？就即使说温婷婷有病了，温婷婷休息

不好，那对着这么多人的面，这个话能说不能说？说了这句话以后别人会怎么看？会有什么影响？你说了这句话，温婷婷听了以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遇到这个环境以后，你把什么放在了首位？是工作？是你的本分？还是什么？咱心里边想的是什么？如果你心里边想的是本分的话，那你不会有多少回应的话。她们说影响了，那咱去大厅，是解决，是方案，不会带来血气，不会带来偏左偏右，站在哪一边去说话。

对弟兄姊妹有爱，应该不应该？应该。如果你对弟兄姊妹的爱、帮助是一视同仁的，都有关心、都有关爱，那和你现在做出来的一样不一样呢？如果你是对某一部分人是关爱，对某一部分人是有成见，这是什么？这是不是拉帮结伙呢？这就是拉帮结伙的定义。如果你对谁都是一样的，能关心到谁休息好，谁休息不好，那谁都说不出话来，那说明你活出的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形象，有圣徒体统，有爱。你对一部分人流露出来的是爱、是关心，你对一部分人流露出来的是一种恨、是种蛮不讲理，那你说这是一个什么场景？卫军军，这个蛮不讲理有冤情吗？（卫军军：没有。）这总根源是什么？怎么造成的？这就是个情感，所以不让你情感用事。神为什么说情感是神的仇敌呢？就因为人有了情感以后就不能公平公义地办事，就歪曲了事实，不公义了，所以神恨恶人的情感。卫军军能理解我说的这个话吗？（卫军军：能理解。）不是说不让你有爱，有爱可以，但是这个爱是公义的，不是局部的。“你们影响温婷婷休息了”，这是发生这个事情时，你说的第一句话，随后就是争吵，然后你再习惯性地瞪眼，人们看到以后受辖制，惧怕。你为谁说话，谁就活在了你的保护伞下，她会崇拜你、跟随你，那你说你这是在干什么？这是不是拆台呢？你是把她带到了神面前了？还是带到你面前呢？这就导致了分支分派。你们在那边，闹成了两个派别，他们有问题你可以用真理解决问题呀，你用真理解决问题他们能不服呀？可你是用什么解决问题的？用血气，用自己强硬的态度、语气强压，那是制造误解还是解决问题？咱见证神呢，是靠咱自己的活出去见证神呢，可你在那边给人家交通的什么？交通的是待客之道，她来了是客，你说这是不是真理？

小婷，如果真的是受了秦果的打压，又或者是受什么冤屈，你给她交通真理，或者是把秦果叫过来，坐下来解剖秦果，你解决不了可以和我说，可你们在那边做的是什么呢？你们为小婷抱打不平是什么行为？让他们看见你们拉帮结伙，成了一体，成了个团伙。温婷婷，痛苦什么呢？还有冤情？咱交通《该怎样见证神》的时候怎么交通的？还记得吗？今天你在外边是传福音人员，而不是见证人员。神要的是什么呢？（温婷婷：见证神的人。）你的活出得见证神，得有个圣徒体统，咱活出圣徒体统了没有？（温婷婷：羞辱神名了。）怎么羞辱神名了？（温婷婷：别人能说我这些问题，那就是我有这些问题，别人不会平白无故地说这些问题。不管别人是怎么说的，也不管别人说的有多少是符合事实的，只要人家能说出来，在灵界就是我对神的一种羞辱，就是我只顾自己，根本不顾及神的名。）你们给小婷交通的是什么呀？小婷如果真就是受打压了，你们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是让她在这个环境当中去认识、去经历、长智慧、长分辨，还是让她起来反抗呢？（温婷婷：我给她交通这个环境是神摆设的人事物，不是哪个人要怎么样。我和你说的是我看见他们在打压她，但是我不是那样给她交通的。）我是说卫军军过去一瞪眼，这么一说话，小婷感觉到的是什么？是不是找到了依靠？不管你说什么，你给她心中是不是带来了一个依靠？这个还不是主要的，我刚才说的是圣徒体统，咱在外边作工多年，你一贯流露出来的表现是什么？我前几天去了HN，何晓丹说："出外面尽本分也挺好的啊，拿上神话给他们念念，聚聚会，聚完会后有人端上饭就吃了饭了，也不用做饭了，一天跑跑回家睡个觉，第二天再跑跑，饭也不用做，挺充实的啊。"我说这带领过得真好！咱这里面有多少带领还活在这种情形里边？你们在一线了，你们在一线的表现是什么？在接待家的表现是什么？咱忙的时候不说了，等咱不忙的时候，咱得有正常的人性活出。温婷婷，你没事的时候给人家帮忙做饭吗？（温婷婷：我来这儿也做呢，出去忙了就不做，我回了接待家我也做呢。）她们反映你在这儿就像领导一样，坐在那儿，而且刚开始吃饭还是小婷给你们端上来的，后来说了这个事以后才下去吃饭的。（温婷婷：那是刚来的那两天，我告诉小婷，我尽量不下去和你们接触，我就在上面，吃饭时拿上饭上来吃，我是这么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呀。）我是说咱要见证神、荣耀神，活出一个圣徒体统，不让撒但抓把柄，不让撒但控告，这是不是咱要做

的？这个能理解吗？温婷婷，我给你念一下他们反映的问题：“温婷婷说‘每天早上都是小婷做饭’，其实秦果也做呢，是没小婷做得多。温婷婷还说‘让小婷住在那么冷的家’，之前我们也和小婷说了，让小婷搬到客厅暖和点，是小婷说不冷，不搬。我们觉得小婷可能是身体火力旺，不愿意住太热的家。温婷婷来了让小婷和她住在客厅，小婷就过去了，这意思就成了我们没爱了。然后温婷婷给我们说，‘这些话我完全可以跟肖红和弟兄反映，但我没说’，就好像让我们领她的情，一下把人压住了。温婷婷你可以反映呀，我们怎么欺负人家了？小婷做饭多，我们洗碗、打扫卫生，每个人都有长处，在温婷婷那里就成了没爱了，这个爱是指什么呢？你是站在情感还是客观角度上说的呢？温婷婷还说‘既然都在一块那就是一家人’，我说‘温婷婷，你口口声声说是一家人，可吃饭的时候，你和小婷是在二楼，经常是小婷给你端上去，你们洗碗也是在二楼，下面给你们留着洗碗水，你们是在二楼洗，这是一家人吗？’我说了以后，她们才到楼下和我们一起吃的。”温婷婷，听懂我刚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了吗？（温婷婷：不是说那个事，是说活出羞辱神名了，我的活出不能达到见证神，有把柄在人家手里。人家能这么说，肯定有我的问题。）你的活出，做人做事、看人看事得见证神，不要让人在背后指脊梁骨。他们说的话真实度有多少，我不去调查也不去核实，我只和你说你该怎么做人。他们带着情感也好，带着抓把柄也罢，我什么都不管，我只给你交通你的做人做事、看人看事是不是合乎真理的，是不是能使你快乐起来。

坦诚做人，怎么做人？温婷婷，你是一线，他们眼里怎么看一线的？一线是标杆。他们一说一线，心目中是向往的，一线是在外边打天下的，而他们这些人是效力的，是作事务性工作的。正因为如此，你在他们心目中是高大的，可是和你这么一接触以后，落差太大，所以人就受刺激。如果温婷婷你不是一线的，你是教会人员，或者你是一个干力气活儿的人，现在瘟疫时期，你来这儿避灾了，来人家这儿住一段时间，你说还会不会有这现象？他们会不会对一个干力气活儿的人有这么高的要求？温婷婷，听懂我话的意思了吗？听懂了没有？你要站在神给你的位置上来尽你的本分，你站住神给你的位置了没有？（温婷婷：没有。）那你说是谁的失职？（温婷婷：自己的问题。）给了你这位置，那你就得有这个形象，今天咱交通了，要对得

起这个新名。你既然是一线人员，人家就要以一线人员的标准来考核你。神那时候交通什么呀？你是带领工人，你就应该接受弟兄姊妹的监督。你如果是普通的弟兄姊妹，那对你的要求和带领能一样吗？祭司弟兄还说什么了呢？他修理对付的是谁？就是带领工人。你是一线，这样要求你不是应该的吗？你在这儿还喊冤叫屈呢？你如果喊冤叫屈，那就干力气活儿去吧，他们对一个干力气活儿的人绝对没有要求。对一线和对干力气活儿的人要求就不一样，你愿意干力气活儿还是愿意在一线当带领呢？温婷婷，我不知道你的痛苦从哪儿来的，你这流的是什么眼泪？（温婷婷：……）卫军军，能听懂我说的这个话吗？（卫军军：能听懂。）为什么说你得有圣徒体统呢？今天是让你们当负责人呢，你出去站在那儿是什么形象？你去了一个地方，人家怎么看你？你是带领，你是标杆，你怎么给人立标杆呢？你怎么能让人心服口服呢？别人不能心服口服，那是不是神兴起的环境？那你配不配当这个带领呢？你配不配当这个标杆呢？各守本分，各尽功用，你要觉得在这儿受委屈，不愿意受这个击打，不愿意受审判刑罚，顶不住，“人家都监督我，看着我，把我看住，把我看得紧紧的，我啥也不能干，没有自由，不得释放”，那你就逐渐往下退，一步步往下退，那就没人卡你了。你看杨披在那边，有人说啥吗？那只是叫他一声“羊皮”就没了。还有沈金梅，有人说啥吗？只是叫她一声“二百五”，还有给咱看门的沈梁，他就是抽烟喝酒，也没有人有意见呀！温婷婷，你现在痛苦什么呢？说说，你这是准备给咱看门去呀？（温婷婷：……）

众人就是照妖镜，人家给反映问题了，就是让你看看自己有什么问题。卫军军，咱再念一下人家反映你问题的一个信息：“卫军军在这边也是，他是用一种手段在笼络人心，体贴人的肉体，嘘寒问暖。”卫军军，有没有这现象？这是不是刚才说的小恩小惠，投其所好，把人的心给抓住了？这就是说你和人之间相处的时候，你能把事处理了，让人看到你对人的一种关心、关爱。卫军军，人家说你笼络人心，体贴人的肉体，嘘寒问暖，这算实情还是冤枉？卫军军，嘘寒问暖，体贴人的肉体会导致什么后果？能不能认识到？就温婷婷现在流的这两滴泪，和人家说你的这个有没有关系？卫军军，你嘘寒问暖，体贴人的肉体，人感觉到的是一种温暖，她心里是感激你呀还是感激神呢？

小恩小惠也好，体贴人心也好，这是不是一种手段？那你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你让她看不到神的爱，反而误解神，“神家有爱吗？爱在哪儿？”这是不是笼络人心？这心是要给神的，你怎么能笼络呢？你无形之中树立了你的形象，无形之中站了神的位置。你是体贴人的肉体，而神是不体贴人的肉体，神作的给人肉体带来的恰恰是刀剑与击打。神要试炼人，神要剥夺人的所有，看人的真心。就好比神给温婷婷摆设的环境，剥夺了她的肉体，剥夺了她的家人，最后周围的朋友也被剥夺了，就和小女孩的命运一样，为什么让她碰得头破血流，就是因为她的一厢情愿，她总要找依靠，总要找靠山，就是不靠神，那你说该不该让她碰得头破血流？神要摆设这么一个环境让她回头，寻求神、投靠神，可是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卫军军，你给她来个嘘寒问暖，你笼络人心，她跟着你跑了，这是不是被撒但给掳走了？这个时候她感激的是你，恨的是神！“教会、神家是怎么待我的？神家谁管我？弟兄管我吗？弟兄怎么待我的？卫军军怎么待我的？”她有心里话是找你卫军军说，不会找我说！温婷婷刚才说：“我是怎么走到这儿的，我是跟随卫军军来的吗？是因着跟随弟兄你，是因着弟兄你我才来的。”是，外表是那样，可是心呢？心是给我了吗？心是给卫军军了还是给我了？人在呢，但心走了。所以，半年了温婷婷对我有成见，半年了活在痛苦之中，熬炼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你卫军军给了她温暖，她的心有了归宿、有了依靠，她没有熬炼，所以说你卫军军做的是拆毁！你没有把她带到神面前！神给她摆设环境剥夺她，在显明之中让她看见她的真心，然后让她认识，认识她所追求的、她所向往的是什么，而逼着她走这条路，逼着她来到神面前。卫军军，今天你看见了温婷婷痛苦难受，这是怎么造成的？如果不是你在中间给她嘘寒问暖，体贴她的肉体，结果还会不会是现在这样？你给她的嘘寒问暖对她来说是个试探。她掉进了试探里边，她享受了试探、享受了肉体，那对我就是埋怨，也就不往前走了、不往前寻求了，那神摆设的环境就失去了意义！她对我产生了误解，误解时间一长，那就是背叛。背叛以后跟谁走呀？所以这就和今天咱说的想作左膀右臂一样，只想作左膀右臂，但是不想被成全，不想脱去败坏性情，但还想蒙拯救，矛盾的心情。神是来拯救人的，是来供应人生命的，神供应人生命是不择手段的。今天神要拯救你，必须脱去你的败坏性情，必须借着环境熬炼你，熬炼中产生真实的信心，熬炼中产生真实的爱。卫军

军，神在那边是要她熬炼了，你在这边给了她一个避风港湾，你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摩西把埃及人杀死了，神怎么看这个事呢？就别说神怎么看了，以色列人怎么看呢？“你以为你可以杀了我们，就像你昨天杀死那埃及人一样吗？”第二天是不是抓摩西的把柄呢？所以神把摩西放在了旷野里边。摩西要是在旷野里遇到了卫军军，你说摩西还能被作成吗？为什么这么说呀？因为卫军军会体贴人的肉体，嘘寒问暖。如果卫军军施下大爱，把摩西从旷野里救出来，给摩西在花花世界的高楼大厦里租个楼房，给摩西一个安稳的家，你说摩西怎么感谢卫军军呢？从外表来看，你说卫军军这是多大的爱心呀！可事实上呢？摩西进不了旷野里边，没有四十年的熬炼，那他就不能被神使用。那你卫军军就是与神作对，是神的仇敌。咱把温婷婷比喻成摩西，把这个放大化，是为了让你去理解这个事情的实质、性质，这个能对号吧？卫军军，我交通的这个你能看见吗？能听明白吗？能转过这个弯来吗？（卫军军：我能听明白。）

从外边来看，你是个嘘寒问暖，对她肉体是帮助，但对个人的生命进入来说，那是种试探，是歧途。（卫军军：明白你说的这个意思了，那该怎么变呢？）咱得先认识，你现在认识到这个程度了没有？认识到这给人带来的祸患是什么了没有？（卫军军：就是看见后果很严重。）神那时候交通过想当菩萨，想普度众生，还记得吗？（肖红：上次我给他交通的就是菩萨。）交通了以后得实行。再一个就是人家反映的，“他是用一种手段在笼络人心，体贴人的肉体，嘘寒问暖”，这就是小恩小惠，投其所好，把人的心给抓住了。虽然他们看不透、说不清楚，但是都有知觉。（肖红：现在不管他们所说的事情是大与小，现在不是说那个事，是说你的思想、你的心思意念，从这里来看，那就是实情。外表看着是个菩萨，但是再往深处挖呢？你就是与神为敌，就是敌基督，就是这么可怕。所以让咱认识的是性情，是你这里边隐含着这些掺杂，咱走的就是这个路，所以你只有真正地认识到了，你才能够有路行。如果认识不到，就没有背叛，就没有实行。要想有背叛、实行，你必须得看透，还得恨恶。一说敌基督、菩萨就能感觉到可怕，这才能达到恨恶、背叛，才有实行，这是个过程。咱首先得对号入座，先认识，先从你一路走来流露的这些性情里面认识，神对这个感兴趣。如果咱对咱自己里边的败坏性情感兴趣，

那咱就配合上了。这儿给你治病，你那儿也看清了，合作，配合，治疗，多看，多听，再背叛，这是不是就给咱治了病了？最终在咱身上达到的果效是治疗了，有效果了，这是不是目的？就是别人冤枉了你也没啥，因为你自己里边的癌症好了。其实这个癌症一直都在咱身上，只有借着周围人事物才能显明咱这个癌症，显明了癌症以后咱才能看见。前边给咱铺了那么多路，神此次道成肉身主要以刑罚、审判为主发表神的性情，目的是要让人脱去败坏性情，目的是要让人能蒙拯救。今天，神家开的就是治疗人败坏性情的“医院”，要想治病，要想蒙拯救，就得经历审判、刑罚。所以咱今天先不追究他们说话有没有水分，咱先不说那些事情有没有不符合事实的地方，咱先说咱来是干啥的，这个能领会了吧？）温婷婷，不能枉活此生，得追求蒙拯救、被成全。我给你交通的是进国度的路，你不能站在国度门口哭，“凭什么不让温小朵进去呢？”你和她去讲理去了，你说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呢？那就是发傻了。

找出亚干是维护神作工（五）

温婷婷，咱今天一直在交通什么样的话能说，什么样的话不能说，你说他们都欺负小婷，这个话能不能和小婷说？（温婷婷：这个是昨天吃饭的时候，我在你和肖红跟前说的，我没有和小婷说过这个话，我是和萧园说过。）不管你说了没有，咱是要明白一个真理，不是说这个事怎么样。再说今天也不是要定谁的罪，就即便是定你的罪了，临到你的也依然是些话语。今天只是让咱明白一下，如果小婷真就是被人欺负了，咱对着小婷能不能说别人欺负你？这个话能不能说？（温婷婷：不能，我看见她被欺负了，我可以跟肖红说，也可以跟你反映。）可以去交通。（温婷婷：嗯。）那你知道这样说会带来什么后果吗？（温婷婷：本来她们之间就有矛盾，也有隔阂，而且我说的这个话对小婷来说没有什么造就。）对她来说造成了一个煽风点火。（温婷婷：对，说了之后她就根本不会经历神给她摆设的这个环境，也不会认识自己的败坏性情。）嗯，本来神兴起环境是磨炼她、考验她，但是你给她说“他们欺负你”，她就会跟着你这个话走。你说这个话达到了什么果效？一个是让她看到你对她的一种同情、可怜，另一个是她的心里就有了你了，你是她的主了，你是她的保护伞了。还有卫军军，你说话给人家造成什么印象呢？人家反映说：“卫军军维护温婷婷，温婷婷维护小婷，三个人成了一个团伙，说话夹枪带炮，讽刺挖苦，喧宾夺主。把人家从客厅撵走，还说别人影响温婷婷休息，指手画脚，训斥别人，哥们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这就是咱的言行举止在别人那里达到的一个果效。“小婷把温婷婷、卫军军当主子，对他们的态度是点头哈腰，可对弟兄姊妹是另一种态度，是看不起，而且小婷平常的活出不好。正面的话都不说，不是弟兄你看到的那样，也不是她交通的那么好，她是表现给你看的，过后行为很不好。而且小婷报复人的心特强。”根据你们以前对小婷的了解，小婷有没有报复的心？（萧卫：我见过一回。）小婷有没有报复的心？（萧卫：挺恶的。当时宫竹和温丁发生争吵了，小婷和宫竹互相维护呢，小婷说的那话也是相当尖酸刻薄，我都没法形容，具体说什么我忘了，但是让人大吃一惊。而且小婷还死倔，怎么问人家都不理我。）和你杠上了。（萧卫：她不是杠，她那种性情就是让人感觉，“呀，怎

么是这人呢？”当时我对她和宫竹的认知就是：“哎呀，这俩人真是人性问题”，我当时的反应就是这个。）卫军军、温婷婷，小婷她有这样的性情，你们再给她撑把伞，你想想，这是帮她还是害她。她抓住最后一根稻草，盯人论事，不学自己的功课，你是不是害她？你给她当保护伞，那你们是不是就轻而易举地成了团伙了？

卫军军，在你心灵深处隐隐约约有没有你们是一个地方走出来的那种感觉？（卫军军：我实话实说，这个地域性、区域性的东西在我内心当中没有，但这里边的确有喜好。）什么喜好？（卫军军：就是与人交往有喜好。）你有这个喜好出来的就是有选择性的交往。（卫军军：对。）也就是说你与人交往的时候有自己的选择、有自己的喜好，是根据你自己的喜好、根据你自己的选择来和人相处的，“我看这个人合我口味，我就愿意和他交朋友，我就和他多来往，你这个人我看着不合我口味，我就不愿意搭理你，我就不管你。”是不是这个意思？（卫军军：有。）那这是不是就是结朋呢？（卫军军：对。）在神家都是弟兄姊妹，不管你和谁相处，都得根据神话、根据原则来对待，可你是完全根据你流露出来的败坏性情来对待，所以咱今天是针对你的性情来的。咱信神做人做事、看人看事得有神话根据，所做的一切是为了维护神家利益、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神说彼得的时候有句话怎么说的呢？神说：“……他已把自己的所有都放在我的手中，就连吃、穿、睡、住都不由着自己的性子来，而是在一切满足我的基础上来享受我的丰富。”（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六篇》）吃、穿、住、行都不由着自己的性子，彼得给咱作了一个标杆，你和弟兄姊妹交往的时候，还能由着自己的性子啊？耶稣喜欢不喜欢彼得？（喜欢。）但是他拦阻耶稣的时候，耶稣说：“撒但，退我后边去吧！”这也就是说人的选择是有情感的，人有情感就容易凭情感办事，就不公义了、就不公平了。你用情感一做事，做出来就是拉帮结伙。因为有情感就有了偏向、偏移，所以人不能有情感。当你处理一件事不公平的时候、不公正的时候，那别人是能看得见的呀。

（肖红：有时候，这方面是自己没有认识到，没有意识，但其实咱做出来的就是这个，这方面我有体会。我到南方尽总指挥本分的时候，我还是抓四个一线，那时候南方福音刚打开，南方人不多，大部

分是北方人。北方人要在南方家里住下，我就听到一些“你看那些外地人过来以后各方面就不合适，苦了、冷了……”类似的话，因为我是北方人自然就生出一点北方情，由自己吗？你说咱这里离东北、河南这么远，有情吗？没有。可一到了南方以后，东北的、河南的和咱都是一家，这都是属于北方的，就是按大区域分呢。南方是小个子，精精干干的，咱北方人都是高大个，胖胖乎乎的，咱北方人去了南方以后，南方人自然就看不惯咱哪一些方面，所以那时候我就特殊地压着南方人，他们是不是自然就老实一点啊？那时候我做出来的就有英雄气概，让众人看着好像是正义，其实这正义里边有掺杂，这个掺杂就是北方的情。我那时候为什么要压着南方人啊？就是因为我看着南方人是在欺负北方人。败坏人类都有败坏，你说哪个没败坏？败坏出来的时候，解决败坏是不是就行了？但是因为我对北方有情感，说出话的时候就不仅仅是针对一个败坏人类的正常败坏而说的了，里面就还夹杂着“你欺负他，欺负北方人！”我呆了几年，后来才体会到，哦，怪不得神说：“人就以为，‘我身处西方，那我是不是就是西方人了？’‘我身处日本，那我是不是就是日本人了？’是不是？（不是。）”（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谈真理是什么》）神这么说是要让人看见，在神来看，大家统一都是受造之物，没有哪国的人，更别说有什么北方南方的区分，最终目的是让人能公平对待人，不凭情感做事，不然的话，以后各国统一、万教归一的时候怎么作工作？明白了神的心意我才看见，为什么让我去南方作工作，就是因着我的家乡情太重！我这样做了几年之后，我才认识到这些，但在当时我有认识吗？没有，当时我就认为那是正常的、是正义的，所以我自然就要这么说。我打了他们以后，他们都不敢了，这下把北方人都抬起来了，我还不觉得是问题，还觉得是正常的，但其实真正常吗？他们之间发生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正常败坏流露，我不是去解决他们的败坏、解决这个问题，而是用地位、用权力压着南方人。我这么做了以后，南方人也不敢那么去做了，我里面是一种享受，这个享受是充当北方人的保护伞的一种享受，这是我经历的。但是那个时候别人要说我里面有这个，说我是北方人的保护伞我能承认吗？我明明看见他们那么对待北方人，就属于欺负。所以南方人说每一句话，我都在意入心，他说北方人什么话，有哪些存心，我都要先说他。我这么去做的时候，里边就有一种“正义”，这个“正义”只是在我来看是“正义”，

其实里边是有掺杂，这个掺杂就是不允许南方人说北方人。“说北方人就是在说我呢”，我里边自然就有这个，所以我对北方人就是一种保护。那时候啥也不懂，就是一个作工，时间长了，别人一看，“确实，人家都是北方人，一个地方出来的”，都不敢说北方人了，也都不说了，可是我得着啥了呢？后来神话下来以后，我就反思，确实，是我里边跟北方有情，所以就分帮分派了。东北的、河南的，只要属于北方的这就都是我的亲妹子，南方虽然也是我的工作范围，按理来说都是一样的工作范围，但是从我心里来说必然是有差距，这个差距别人就能看得出来。即便是他们看出来了，他们也不敢说我，因为我说的还挺有理。就像咱这会儿说温婷婷，温婷婷觉得冤枉呢，因为温婷婷想的是：“小婷是老好人，明明他们几个人就是欺负小婷了，我本来想跟肖红和弟兄说一下，结果你这样给我打过来了，你把我也打了，你说我们这些人还活吗？”温婷婷里边是不是这个呀？其实她没看到她里边的这个掺杂。）（温婷婷：从我心里来说，我就是维护她。）（肖红：我之前的心态就是：一说是南方人和北方人不和，那肯定是南方人对北方人就有不好的地方，在我这儿，天平本身就不平，也就是说一碗水就端不平，所以我出来的自然就是这个。）（温婷婷：嗯，我有这个。）（肖红：这就已经显明了。那时候南方人对北方人都是看不惯，我一去谁也不敢了，好像我解决这些问题了，其实，真正的根源是我为北方人说话，成了北方人的保护伞。是自己流露败坏性情已经达到这个果效了，别人都看见了，就是这个果效，但我还觉得自己是为“正义”说话。温婷婷，咱现在谈的是帮派，我那会儿是北方帮、南方帮，你现在做的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啊？一样的。你们都是从那边过来的，来了这儿以后，你自己就感觉好像人家是一家，咱在这儿好像别人都在欺压咱、欺负咱，本来就是这种心态，所以你看见了一些事以后就更加深了你的这种心态、看事观点。你心里想的是：“王希在这儿是被人欺负跑了，最后都抑郁了，小婷也被人欺负了，证明了吧？”这一系列一连串的事，你越想越想越觉着自己是对的。）（温婷婷：我正准备说这个呢，你就说出来了。）（肖红：对了，你心里就是这个。“你看王希都抑郁了，还有温丁多强势，你看宫竹在这儿也是被欺负的，你非得让宫竹也抑郁了？小婷不多说话也让抑郁了？我们这些人都抑郁了，这还能行？”这一连串的是不是就出来了？）（温婷婷：那天温小朵和卫军军吵得特别大声的时候，我心里瞬间就流露这

个，王希、宫竹、小婷，这怎么都是弱势群体，好像走哪儿都受人欺压，我心里边就流露这个了。我觉得我是懦夫，好像我带出来的人也是受人欺负的。民族气概、英雄气概，这个我里边有意识。）小婷是从一线走出来的，你说呗。（萧卫：又是她带出来的。）温婷婷，所以他们说得一点也不差，他们还说小婷是巴结你的，你向着哪头说她就向着哪头说，你向着卫军军说话她就向着卫军军。你和小婷、卫军军都是一线过来的，这就不用去调查核实了，这本身就是一个团伙。宫竹和卫军军是从一个家出来的，温婷婷和卫军军又是左右手配搭着过来的，小婷是团员，“你说我不为他们做主，谁为他们做主？”自然就是一个团伙。你是个败坏的人，神揭示了，你能逃脱出去呀？就即使你是无意的，你也是身不由己的，不用你去预谋，自然就去做了。我打肖红的时候，肖红说我什么了呢？肖红说“你和任笙不愧是老乡”。

温婷婷还说了句什么话呀？“你们欺负小婷这个事，我不和弟兄说了”，意思是“你们欺负小婷这个事，我给你压住了啊，我不和弟兄说了，你得感谢我”，会收买人心吧？温婷婷，如果你不说，你是包庇犯，你与他同罪；如果你说了，你是不守承诺，背叛朋友道义。但不管怎么说，归根结底，你在那边给人家说的那个话都出于你的败坏。你应该是揭露解剖她，或者说：“你悔改不悔改？不悔改我就和弟兄说了，看你们做的啥事呢。”而你是明目张胆地说：“我给你做保护伞啊，在弟兄跟前我不说！”呀，你太邪恶了。（萧卫：她和他们说不和你说是在哄骗他们呢，然后过来再和你说一下。）这叫阴险，先把他们安顿住：你不要跑啊，你不要动啊，我不告你啊。过来，马上报告：弟兄，他们在那边呢！卫军军，今天说了你的生存之道，以后不能凭那个活着了，不能用你那个生存之道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了，说话、做事得考虑后果。（卫军军：你说的这个问题挺严重，麻烦呢。）没有路走以前就是规条，也得给自己弄个规条守住。（卫军军：我该怎么实行呢？还没有一个清晰的路途。刚刚我有些受辖制，特别是你说了这个团伙以后，面对这个团伙我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刚才说了你们是一个团伙，那你是团伙里的什么呀？你是一个旗杆，旗杆具有号召力，现在是不允许你有号召力，不允许你引人注目，你不能鹤立鸡群。你要是鹤立鸡群就有人跟着你走，有人跟着

你走，你心灵里边就有一种你意识不到的安慰。有人在后边鼓励你、跟随你，你就有根基，那你自然就有了动机，那你就会变本加厉。要从那个路上回头，那就不能再当旗杆了，就是说你不要引起人的注目，你要默默无闻，不招摇。然后你要深挖一下，你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这个你得认识到。（卫军军：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对，就是说你是怎么得着他们的心的，他们为什么愿意与你靠近乎，你把这个拿出来认识了，然后彻底断了，那你就安全了。咱刚才和你说的小恩小惠，什么是小恩小惠，你说哪些话给人带来的是什么，你心里应该是最清楚的，你对这个东西是一种享受，但神在那边是厌憎的，这个能听明白吧？你给她一个安慰的话语或者其它的一个小恩小惠，让她感觉到了一种温暖，她就会靠近你。她靠近你了你是一种享受，你活在这个情形里边，滚雪球，恶性循环，你享受这个还要维持这个，所以导致了拉帮结伙，成了一个小团伙，使她们不再去寻求神，她们寻求你，进入了情感里边。（卫军军：我还认为那是一种正常人性。）

什么是正常人性呢？咱举个例子来认识什么是正常人性，好比一个弟兄在沙发上睡着了，你会不会给他盖个毯子？一种是怕他受凉了，给他盖毯子，关心一下，也可以说是种殷勤。（凯凯：这个不能说是殷勤吧，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殷勤是个正面词，勤快，就是说看见了以后主动过去拿上毯子给盖了，勤快，互相有爱，这是殷勤。还有什么？还有一种是做给人看的，演戏的。（萧卫：嗯，演给人看的，看我多有爱心。刚刚说殷勤是正面的，就是关心，可是我觉得再往下加工一下就成了，“她对他有意思”。）她对他有意思，这是一种。（肖红：还得有个前提，这个弟兄他得是带领，不是一般的弟兄。）萧卫，你再加工一下。（萧卫：加工一下，那就有巴结、讨好、溜须拍马了。）卫军军你看见这个画面是什么画面？（卫军军：盖毯子那就是应该的呀。）温婷婷呢？（温婷婷：如果是弟兄我绝对不会给他盖，如果是姊妹我就会给盖。）如果是卫军军，你盖不盖？（温婷婷：不盖。）为啥？（温婷婷：在我理解，那就成为肢体接触了，不能盖。）所以这是你不盖的理由，是吧？（温婷婷：嗯。）温婷婷，人家是带领，你盖不盖？（温婷婷：不盖。）其实这个不盖里边还有两种，一种是没意识到，然后不盖，这种人本身就没爱，没知

觉，麻木痴呆，一种是意识到了，不盖。那这几种里边哪个属于正常人性？（萧卫：关心。）关心，那就是殷勤。如果要定性，就不能用这个行为去定性，因为神是看什么呢？（心思，存心。）神是看你的存心是什么，不是根据你外边的一个行为来定你。刚才温婷婷说了，一个带领躺在那儿，她盖不盖？她绝对不盖。她为什么不盖呢？她觉得她要是盖了会有风言风语，所以她不能盖，她不盖是为了面子。就盖毯子这么一个动作，你怎么确定这个人所做的是殷勤，还是溜须拍马，又或者是正常人性呢？（萧卫：都是盖了，他的存心咱也看不到。）所以你不能根据这一个画面来衡量，你得经过多件事来确定，也就是根据一贯的表现来确定。如果人家这个人一贯的表现就殷勤，他不管你是带领还是弟兄姊妹他怕你着凉，顺手就给你盖了，他心里边没有什么心思，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那这就是殷勤。卫军军，温婷婷说要是你躺在那儿她不会给你盖，如果家里边没人，温婷婷躺下了，你给她盖不盖？（卫军军：盖呀。）宫竹躺下了，你给她盖不盖？（卫军军：盖呀。）粒沐躺下了，你给她盖不盖？（卫军军：盖呀。）（萧卫：盖也是不甘心地盖。）（卫军军：这个……）这个“盖”我感觉有点假大空，不要说盖了，我看你还想上去踢一脚呢，人家从你这儿拿个东西你还要保管费了，要是让你给她盖个毯子，除非是给你奖金。卫军军，理解了没有？（卫军军：……）说实在话，粒沐、方范躺在这儿了，你是绝对不会盖的，因为你对她有成见、有恨在里边，你怎么可能盖呢？我说的对不对？（卫军军：我比你说的这个还严重吧。）那也就承认了吧。（卫军军：但我还会去盖，你说的……）你还会去盖，那你是为了面子。你是怕她发现了你给宫竹盖不给别人盖，所以没办法，你得盖。你给她盖可不是真心给她盖，你是盖你的这个脸呢，这是不是实情？（卫军军：肖红交通以后，在我内心当中渴望做事公平，公平对待人，那天我面对粒沐的时候那样问话，我也是有我的存心的，但我内心当中并不是说恨她，我是说她不操心，一个月以后……）咱不说这个了啊，（卫军军：我当时……）说远了，我不说你悔改不悔改。（卫军军：当时肖红交通以后，我内心当中就想，我也得这样，然后我去祷告、寻求，我才去面对粒沐。说实话我之前真的是信息也不想给她发，想通了以后，我才给粒沐发的信息。我发的那些信息，说出来的那些话，也是真心话，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方向、目标和追求吧。）这是你的一个表白。

（卫军军：我不是表白。）你说这一堆话只是想告诉我“弟兄，我变了”，用这些话来证实一下。而我现在和你讨论的不是变与不变的问题，我没有定规要把你划到“监狱”里边，你急什么急啊？我和你讨论的是什么呀？我给你说的是在没有揭露解剖你以前，原封未动的时候会怎样做事，你给我说的是解剖了你以后，你是什么样的，咱说的这是不是两码事？我给你说的是这个人未蒙拯救以前，你给我说的是人成全了以后，你说人被成全以后还用变吗？（肖红：人家说的是解剖了以后，不是成全了以后。）解剖了以后人变了，这是不是性情变化了？性情变化这是不是蒙拯救的标志？卫军军，我今天给你谈了盖不盖毯子的几种表现，那是一个自然流露，你说的是你实行真理的一个标志，你和我谈的是一回事吗？我今天是揭露人呢，结果你给我来了一个你变化了，你都变化了，我还揭露啥呢？我说你这里有个渣子，你告诉我说“这个渣子我取了，你看还有渣子吗？”你考验我呢？（卫军军：很多时候要说心里话了，一说心里话就不在你那个频道上。）你的意思是我让人说鬼话呢？你反过来把我钉上十字架了。（卫军军：我是说自己的这种情形。）（肖红：他的意思是他和你交下心，你就把他打回来了，他和你就交不成心。）卫军军，你说你不能和我交心，我和你交心你听懂我说话的意思了吗？（卫军军：对，你跟我交心的时候，我并不懂你的心，我对你没有认识。）

我刚开始和你交心是要和你交通什么呢？咱说的是盖毯子的几种表现，我要说看人不要看外表的行为，外表的行为不能确定他的看事观点，要根据诸多方面来看。你是什么人你就怀疑他是什么人，你不能用这个错误的看事观点去看人。咱举了一个例子，说了几种表现，然后我把你放在了这个实际的例子中，假如是你的话，你给温婷婷盖不盖毯子，把你放在例子中，我要谈什么呢？我要谈什么是正常的人性，我是谈的这个吧？（嗯。）我的这个目的明确不明确？（明确。）那你给我谈的是什么呀？你给我谈的是揭露解剖以后你实行了，你说谁跑题了？你说我这是不是和你交心呢？我和你交心了，可是你拿出来的是心吗？你拿出来的是你包装了的那些东西，这个能听懂吧？（卫军军：我觉得我说的也是心里的话呀。）是心里话，但是不是我要的？你听明白了吧？我谈的是人的流露，可是你谈到哪儿了？你进了情绪里边了。什么情绪呢？“你现在一直说我，一直说

我”，你丢了脸了。（肖红：所以就赶快遮脸。）我又说了好几个人，然后问你盖还是不盖，你说统一盖。然后我又说你假大空，你为了证实一下你是统一盖，你就告诉我，当肖红揭露解剖了你以后，你就开始实行了，你和我说的是不是一个题？现在听懂了吧？（卫军军：我知道我和你不在一个频道上。）为什么不在一个频道上呢？今天下午揭露解剖以后丢脸了，你一直在维护自己，不由自主地走上这条路了。（卫军军：我是想把我自己内心当中怎么想的、怎么看的说给你听。）那为什么出现不在一个频道上呢？我在这个频道上还继续着我的交通，可你呢，你只是想在这儿表白你的，你只管在你的频道上，所以你并没有听懂我交通什么。（肖红：卫军军，弟兄在这儿是查找你肚子里、胃里还有什么问题，你是说你已经吃了药了，已经好了，不用再往出拽你的问题了，你跑这儿去了，这个听清了吧？）我不是要听你现在真实的一个情形，我问你的是一个败坏人有几种表现，现在清醒了吧？（卫军军：……）

咱再接着盖毯子的话题，看人要看一贯表现，如果是谁来了他也盖，他对别人一般都是这种做法，那就是殷勤，这就是个正常人性。如果只是对一个人殷勤，那就有问题了。如果是不注意，就没有盖毯子的这根弦，谁都没有盖，只是给自己的孩子、老公盖过，这也算一个正常人性。这只不过要比殷勤的那个要次一点。卫军军，你刚才问你的这个路怎么走，这就是一个路。也就是说，你做事就和这盖毯子一样就行，对谁都是这个做法，那就没下文了。（卫军军：这个我听懂了。）你对温婷婷是嘘寒问暖，然后你对粒沐是指责，“为什么，为什么”，你说别人怎么看你？你对人嘘寒问暖，那你对谁都是嘘寒问暖，别人顶多定你一个人太虚，客套话比较多、礼节比较多、处世哲学比较多，不会说你搞独立王国。但如果这个虚你只是做在某一部分人身上，而其他人没有，这就有问题了。你对人嘘寒问暖，你虚，你做在男的身上，你不要做在女的身上，这是不是就保险了？或者你就直接选择不做，因为那个虚是没有实际意义价值的。你嘘寒问暖的这个话特别暖人心、抓人心，而且你说这个话的时候，你心里是清楚的。就好比说，萧卫的礼节太多，你让萧卫把这礼节脱脱，他能不能脱了？很难，萧卫只要礼节做不到的时候，就会感觉人家对方要怎么怎么了，是吧？（萧卫：嗯。）他心里是清楚的，他知道礼节要是做

不到的话，对方要怎么怎么，他心里是明白的。这个礼节如果要做在一个女的身上，做在异性身上，她会怎么想、怎么认为，你是不是也有知觉呢？既然你是有知觉的，那你做这个事就是有意的。所以说以后你得有意识地背叛，“这句话我本来想说，我不能说，不能说”，克制，不能说，最后养成一种习惯了，“不能说，不能说”成一种习惯了，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没了？为什么得这样做呢？因为你说这个话、做这些事诱惑力太大。

卫军军，他们反映你主要是说嘘寒问暖，你自己感觉到的是什么东西？你自己心里清楚吧？（卫军军：在我内心当中我认为这个和正常人性有关系，我……）咱今天说了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你觉得是正常人性，但是别人看见就不这么认为了呀，所以就引起了误解了，其实也不是误解。（卫军军：这不是误解，这是事实。）我念初中的时候住校，有的男生就常往女生宿舍跑，聊天说话，或者是逗笑。我那时候就受辖制，我就不敢，多长时间，我不敢和任何一个女生说笑，甚至我连女生宿舍的门都不敢碰，就有一种羞耻感，莫名的一种害怕感。有时候用人家一个东西，想叫人家，但人家进了宿舍了，不在教室，没办法了，我只能等，或者让人家传话，但是借着这个对我自己是个保守。往女生宿舍跑，对于那个常往女生宿舍跑的人来说也是正常人性，“她是我同桌，我们是互相帮助，或者是有什么事呢，她欠我什么东西，或者我给她什么东西呢”，找一种理由，就有各种说法。你认为那是正常的做法，所以你就已经放荡了。你不由自主地跑得多了，接触得多了，导致有了情感。有情感那你做事就不公平了。周瑜那时候是什么呀？他是撩鸡逗狗、动手动脚，就是神专门交通的，不让人互相逗，有时候无意的稍微碰一下人都有想法、都有感觉，何况你撩鸡逗狗地逗呢？那就陷在里边了。这是个路吧？（卫军军：嗯。）

12　刑罚审判是最真最实的爱

1　神没有恨人的成份，他所作都是真实的爱，就是刑罚审判也是神的爱，是对你们极大的拯救。只因为你们太悖逆，又生在淫乱罪恶

之地，已被撒但践踏，神不愿人再堕落，不忍心让人坠落阴间，神才几番刑罚审判，几番熬炼，这是父教子般的深沉爱，他是为了把你们往正道上带，也是极大保守，更是极大恩待。

2　虽然因这刑罚审判你们也受了不少苦，甚至死去活来，但也得着了最真、最实、最宝贵东西。看见受造之物的归宿，得知人类败坏的起源，看见了神臂膀，看透了人生，得着了人生的正道。因着有了今天的刑罚审判，你才认识全能者的奇妙作为，看见他公义性情和美丽荣颜，否则你们的信将全是枉然，否则你们的信将全是枉然。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征服工作的内幕（四）》

13.做带领的责任

你在神的作工中搞着个人的经营，狐假虎威，打着作工的旗号，搞着自己的经营，满足自己的肉体享受。这个听懂了吧？（马静玲：听懂了。）能不能对号？（何大丹：狐假虎威我知道。这不是真心为神，其实都是打着信神的幌子，看着都是在这儿信神呢，其实都是在为个人谋私利、谋私欲，心没有完全给神家，没有用在本分上，只是走个形式，是外表做法。就像你说的当惯皇帝了，光指挥，光动嘴不动心。其实就没有真正用上心，真正用上心不是这样。在这一小瓶酒精的事上，只是想反映这个事，解决这个问题。）（肖红：昨天看着就是这一小瓶酒精，今天还是这一小瓶，何大丹来的时候还是没有拿吧？马静玲，你没交代吧？）（马静玲：我交代她了。）（肖红：你又交代她了？你二次交代了，她还是没有拿？）（马静玲：嗯，我说你咋回事呢，咋还没拿？）（肖红：她说啥呢？）（马静玲：她老和我打马虎眼，我一说她，她就说："我让她拿"。）（肖红：让谁拿呢？）（马静玲：让这个接待家的姊妹拿呢。）（肖红：拿了吗？）（马静玲：就拿了一小瓶。）（肖红：我是说昨天晚上何大丹不是回去了吗？她回的时候你交代她拿了吗？）（马静玲：那个我没有交代，我就光问她，我说你咋还没拿过来？）（肖红：是，她第一次打了马虎眼了，后来她确实是告接待家了，她认为接待家拿了，其实接待家就没拿。她昨天晚上回去了，今天该带过来了吧？）（马静玲：我刚才才反应过来。）（肖红：那你说，咱这工作效率也太慢了！你在这件事上根本就没有反省、认识自己。我在作工的时候是怎么作呢？我怕他们做不到，所以我就一样一样的细节全给你们交代。交代清楚你再不做，那你说这是谁的问题？）（马静玲：我的问题。）（肖红：你说你想不到也就罢了，别人想到了告诉你了，你都做不到。其实我给你谈的意思就是，我昨天是怎么和你求真的。你以后不管到哪儿作工，你是不是也应该这么去做呀？可是你自己要求别人以后，你就不跟进了，就没了，你的工作就没做到位。）（马静玲：我就是差不多就行了，我经常就是这样，在生活中也是差不多就行了。）你多病上两三回就不说"差不多就行了"，多进两回医院就不说"差不多就行了"，挪亚造方舟能说"差不多就行了"吗？

（肖红：神的工作不是你个人的事，咱把神家的事做成个人的事了，全是按自己的意思，“我感觉这个差不多就够了、就行了”，你走的这个路是不是和何晓丹一样的路啊？“我这就够可以了吧？”何晓丹为啥从宝座上下不来呢？你现在走的也是这个路，你沿着她失败的路往下走，到有一天你会和她一模一样，照样翻脸。）（马静玲：有时候我有这个意识，觉得总有一天可能会和她一样。）（肖红：就是。所以说你走的这个路不是在这方面真正去认识自己。有的人他有良心知觉，他会自责“我怎么就没拿呢？”本身心里就是一种自责、亏欠。晚上回家赶紧再跟她说，今天总该拿过来了吧？让她们来了都消一下毒。年前大感染咱已经受过那个苦了，一个接待家一下把十几个人全都给感染了，你想想我们跟你那么交代了，还问你到底行不行。那天任茔问我呢，“人家一直问咱呢，看咱确定去吗？”我说你把这个个儿翻过来，不是咱确不确定去，是她确定预备好了吗？她确定各个方面都合适吗？确定接待家合适吗？这些方面她都知道该怎么做吗？她一个个都抠了吗？（马静玲：没有抠。）（肖红：所以你光是一个劲儿“你们来吗？你们来吗？”我说这个细节一个个都抠了吗？家里有来往的亲戚吗？来往的亲戚有拉肚子的吗？有亲戚来过的咱都要警戒，因为都有可能被传染，我说你一个个都问到了吗？问清楚了，你确定了，我们就去。你上次已经吃了这个亏了，这次该怎么实行，知道了吧？如果你还不这么实行，你是不是找死呢？马静玲，你已经吃了亏了，人家别人阳了不严重，就你严重成那样，你不从神的性情里面去认识。是，你有基础病，那也不能严重成了那样，这就是说咱得从病当中认识神的性情。）（马静玲：我说“呀，别人阳了也没我这么严重，为啥就我是这样呢？”我也没有寻求到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肖红：你说医生说你的身体怎么怎么，从医生说的话里边看，你的这个身体是不是快跟我一样了？按理说我比你严重吧？）（马静玲：嗯。）（肖红：我这次阳了，身上没疼，他们说骨头疼、喉咙疼呢，我没有这些反应，就是发烧。）（马静玲：前四天我也没有疼，四天都是低烧38℃，第四天我就洗头洗澡去了，洗完澡之后开始严重了。）（肖红：你这不是憨了吗？自己就是愚昧。我虽然烧得38℃，也就是身上软、没劲儿，但没有像你们疼成那样。所以咱从这里边去反省，像一些生活常识咱也得懂，阳了不能洗澡，不能干这干那，这是一方面。再一方面就是你临到这个事的态度，当时是你安排的第二

天聚会，是你安排的家，也是你安排的人，大家还问了你行不行，你说“咋不行？”咱的这个“行”里面有实际吗？你这“行”里面有没有就跟我昨天给你谈的那个“行”，我说行是啥行？你看见了吗？我能来，我的这个“行”是因着各方面我都问到了，细节都抠到了，谁能来谁不能来确定了。而且我和你交代了，拿什么喷壶，拿什么消毒液都给你交代了，我这叫“行”。你那叫不叫“行”？）（马静玲：我那不叫“行”，我当时还病着呢，还埋怨任茔“明知道人还病着呢，非得让人去干活，非得让人出来聚会……）（肖红：这就是说，临到疫情，这是实际的环境，但咱不能不作工吧？咱不能不作工，但是作工你得实际地配合到。就像刚才任茔这个也是一样的，你说你光是让他们去做了，你得交代清楚，你交代了没有？）（马静玲：任茔没有交代。）（任茔：我只是问了聚会的地方有没有感冒的，但是没有那么多的细节。）（肖红：你看咱去年大感染不就是因着这个导致的吗？王萍芝到一个地方去作工，光是问“有没有感冒的”，就问了一句话。“家里有没有感冒的？”“去你家的亲戚有感冒的吗？”她问了吗？这个是不是也得问呀？她就没问“间接接触的家里人里边有感冒的吗”？光问本人没感冒以后就去了，去了聚到第二天中午有人脸红发烧了，她回来一下全部都感染了。咱已经吃过亏了，认识自己就是总结失败教训，然后才能成功。上次你已经失败了，你说咱不仅阳了，还晕倒了，快要你的命了，都到这种程度了，这次你还能这么去做，你说你这是不是自己找死呢？如果你下次再成了这样，怨谁呢？你死了，神说你该死，你这不能说神没保守你吧？）（马静玲：不能说。）（肖红：所以说你已经失败过一次了，你应该总结失败教训，“这次绝对不能犯这些错了”，咱能够逐步地对自己有认识，咱得总结失败教训。为啥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你失败之后总结教训下次就是成功，不能十次失败过后还是失败，那你总结的啥呢？你啥也没总结！）

（马静玲：那这样说的话，我当时只总结了一个，就是我在信神这方面是渺茫信，没有实际地配合，但是不知道这实际究竟是啥。其实实际就是实际生活中你刚才说的那些。）（肖红：就像感染了不能洗头、洗澡这些，这是不是生活常识方面的？）（马静玲：对，还有家里面各方面需要预备的。）（肖红：是呀，这次我还给你交代了，“家里消消毒”，对吧？每个人来了拿喷壶喷一下，我还问你有没有消毒

液，你说有。在我来说，我已经给你安排到了吧？我说“来一个人，咱给他全身都消毒”，这我都给你交代到了。）（马静玲：你交代到了，应该是我来做，而不是推到别人身上让别人做。）（肖红：是啊，你是当家的，你是负责人。就像这边是任茔负责呢，但我是不是还得去操心呢？我不管他们做没做到，但是这些我都得交代到位，我心里才能放心呢！不能说“我跟任茔说了呀，你可给我们都预备好”，这一句话好说，可是细节她能预备到吗？因为你带的人你也知道，你带的何大丹你不知道啊？你不能说推给她了，“我告她了，她怎么能不知道呢”？你的下属你不知道她是啥人，这就证明你对她就不了解，你对她有了解的话，你就会根据她的实际情况给她补足上、加上，带着她这么去走。而你是推得一干二净，“你看这个何大丹，她怎么就没拿呢！”这个问题的出处找见了，是谁呢？是何大丹！）（马静玲：是她的问题。）（肖红：对了，你还有问题吗？没了！）（马静玲：没有问题，我这负责人是特别不负责任。）（肖红：是啊！为啥说让人生命进入，什么是生命进入呢？生命进入从尽本分开始,你认为生命进入就是“我不说这个事，神话怎么怎么说的”，那是道理。你把神话带到现实生活当中，尽本分求真求细，你求真求细了吗？你对神有忠心吗？就算是你的朋友、客人到你家了，你对客人负责吗？）（马静玲：没有负责。）（肖红：起码最基本的做人常识咱得有，“弟兄姊妹来我家，我这个家最低标准得安全，必须是安全的”。按说你得预备一个咱自己的家，起码这个人不出名，各方面都安全，接待的这个人也没有乱跑。这个家预备上就是咱平时聚餐要用的，这是你作为当家的该负责的、该有的、该预备的。而不是到了用的时候了，你才找了一个租的家。按说这个租的家不合原则。）（马静玲：这个家不合原则？）（肖红：肯定呀！这房子平常就没人，就没有常住人口。要是这个家有人常住在这儿，那这个家就合适，“我就是个老太太，我就在这儿住着呢”，周围邻居都知道这里住着老太太，过年过节老太太没亲戚啊？肯定有，那咱就可以来。但是家里平常连个常住的人都没有，今天一下来了十几个人，隔上几天又来了十几个人，你说这个家还敢来吗？就因着咱无知、愚昧，根本不作实际工作。所以这次我和你谈的就是，这次是没办法才凑合来的，这个听懂了吗？）（马静玲：听懂了。）

（肖红：这就是原则方面，你作为一个当家的，你知道该怎么操心吧？我带着弟兄到哪去，我也是各方面都得问到，抠了细节我才去，问不到我不去，为啥呢？这是我的责任。你不能说“呀，这应该是弟兄操心啊！”该不该？）（马静玲：不该。）（肖红：像你这边预备一个家是我应该操心的吗？）（马静玲：应该是我操心。）（肖红：对了吧？这个弯转过来了吧？）（马静玲：嗯，转过来了。）（肖红：因为是我带弟兄到哪去，我得考虑到弟兄的安全。就像你这边，这是你一个当家的应该预备的，就跟过日子一样，你得有层有次、有条有理，哪方面工作怎么做都得考虑周全，“我得保护弟兄姊妹的安危”。对弟兄姊妹也是一样呀，你说你就是给他们一句，“聚会啊，赶快选指挥……”就完了。是，你交代完了，最后是祸患一片，你认识自己了吗？）（马静玲：没有认识。）（肖红：就像刚才任茔这个也是一样的，任茔这一句话说了，后边形成的这个祸患已经连天了，但是在她那儿有没有感觉呢？“反正我说了呀，我做了，我作工也不对啊？”是，对。但是你没有抠细节，你得知道你的员工是什么样的，就和咱的孩子一样，你家孩子你知道他是几斤几两吗？）（马静玲：知道。）（肖红：如果你连你孩子有几斤几两你都不知道，你怎么知道从哪方面补足他呢？）（马静玲：不知道的话，孩子本身是渴呢，你非要让他吃。）（肖红：是，如果他知道他的孩子是几斤几两，他就知道他的孩子能做些什么，哪个孩子差点，他都知道。就像我家的俩个孩子，我就知道，我家老大脑子缺根弦，他确实就是一根筋，他要是拗住了，他就走极端呢。但是我家老二就不一样了，不管再怎么难，他都能够迎难而上，再怎么样他能够站得住，他再难受，就算他苦了自己，他都得顾全大局。这两个孩子一样不一样？我了解吗？我对我孩子是了如指掌，这个老大脑子缺根弦，就感觉放不下，因为我知道他脑子差点，一旦想不通他就走极端，可能就会跳河、跳井，他会做出这事。但老二他就是累死、难死，他不会做这事，“再难我得把我的家撑起来”。你看这不就是了解啊！就像咱对待弟兄姊妹，当你了解这个人脑子缺根弦的话，你该怎么做呢？脑子缺弦，只要他一作工，你后边就得帮他，帮着补他缺的这一点，他缺的那点你得给他补上，补上这才能和谐配搭。脑子不缺弦的这个呢？你就可以放心，只要交给他让他做就行了，如果他做不到你修理对付他，他也能承受得

了，但是那个脑子缺弦的敢不敢修理对付？）（马静玲：不敢。）（肖红：你听懂了吧？）（马静玲：听懂了。）

（肖红：这就是你对你的员工，对哪个人都得了如指掌，你对他了如指掌以后，你就知道该怎么对待他，该怎么去带他，哪方面该怎么帮他。但是出了问题怨谁呢？还是自己。如果你会这么进入，这就叫进入。你临到这个事，出了问题你不能说“我交代他了呀！”是不是？）（马静玲：嗯。）（肖红：你说要是咱自己的孩子，“我和你说了呀，怎么你还是这呢？”那你对你的孩子就没有爱，如果你有爱，那你啥都能想到，你都替他想到了，这就是爱。如果你没有替他想到，你有爱吗？）（马静玲：没有爱，就是指责。）（肖红：你就是“去吧”，没骨、没肉，啥也没做。出了问题还要对付他，“这是他的问题，他就没有想啊”！）（马静玲：我就是这样的。）（肖红：这个明白了吧？如果我给你交代了以后，你确实是没有做到，我再说你，你是不是就服气了？如果你对你下面的员工也是这样，你都给他们交代到了，你自己该做到的你做到了，自己的本分尽到了，那他们下边服不服？）（马静玲：服。）（肖红：你啥也交代了，他就没做，出了问题怨谁呢？怨自己、恨自己，他不恨你。但是你要是没做到，他恨不恨你？）（马静玲：恨呢，他说“你还没有做到呢，你还来说我！”）（肖红：对了，那你说咱有啥冤枉的？这就不冤枉。李斐问你“能不能去？”你说“行”，这下去了全成阳性了，你说人家能不怨你啊？“这是啥当家的，这就不会当家”，当家的光会站地位，光会作王掌权，坐在高位上，就会发号施令。我发号施令给了你，你发号施令给了他，和接力棒一样，全是只会发号施令，你说咱最后把人都带到哪儿了？这就是咱在工作当中不求真，如果你这么做下去的话，咱就不是一个当家的，别人就不信任你。如果你是个当家的，让大家都对你有信任感，别人就敢信任你，什么也敢跟你商量，敢跟你交通，你说的话他也能听，他也愿意听你的，因为你没有坏心。）（马静玲：我现在明白弟兄姊妹为啥不信任我了。就是你刚才交通的，你不值得信任。你做事还马马虎虎呢，你说怎么让人信任你呢？）（肖红：所以哪一方面都是咱自己不值得人家信任，因为你做不到。你是一个当家的，你尽到当家的责任了吗？别人看你像个当家的，“确实各方面人家就能做到”，可是咱这当家的，别人就信不过你，啥也不敢跟你交通，跟你交

通了你啥也不知道，所以谁还跟你说？生命进入就是，你失败一次总结一次，这一次已经失败了，总结出来失败在哪儿，下一次在这个上面就成功了，把上一次的失败这次补上了，等再下一次还有这个失败吗？就没有了。）（马静玲：我还觉得我会总结了，失败一次还能总结总结，这还是什么总结都没有。）（肖红：如果你失败了十次，你总结出来这十次失败的教训，等你再经历的时候，前边这些失败是不是就都没有了？这就是生命长大了。咱说的生命长大是什么呀？生命长进、生命进入，进入的啥呀？在每次的作工失败当中你根本就没有总结，就没有经验教训，什么都没有，如果你作工三年、五年，你把所有的失败都总结出来了，那在以后的工作中就没有这些失败了。）

（马静玲：我就是总结了一个字句道理，“我这次又失败了……”光总结表面的这些东西。）（肖红：你那是给别人看呢，让别人知道“你看我总结了”。）（马静玲：说实在的，你说的这种总结我没有。）（肖红：是啊！神话里说生命进入是从尽本分开始，你对神的作工的忠心，你心里对神的托付，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尽职尽责，这才是生命进入呢。）（马静玲：我的毛病就是贪享肉体、懒惰。）（肖红：就像以前说何晓丹，为啥她能失败呢？你和她一样，你走的就是何晓丹的路。何晓丹以前就是这样光说嘴，实际的做到了没有？像个当家的吗？别人越做越像一个当家的，越做越能够负责任。弟兄姊妹的哪方面你都能操到心，你都能关心到，生命进入等等各个方面都能操心到，别人就愿意和你在一起，愿意跟你交往。）（马静玲：有的时候可不想操心呢，操心得费心，劳心费神，一操心感觉身体疲乏，累呢。呀，真是操不动心。就像年前回来货，装货，卸货、分货……，我觉得这天天真操心，有时候中午都吃不上饭，我说，“呀，这样下去可是不行”。总感觉累，不想操这心，就想“换人吧，我真操不动心了”，老有这个思想出来。）

主要还是阳得不厉害，看不见神的爱，神对你已经是极大地保守了。神极大地恩待、保守你，你不去体尝，不去体验。神说只要你有一口气息神就不让你死，你病得都晕倒了，你还要干啥呢？（肖红：得体尝神的性情。）和神话去对号，神说：“他死到临头的时候都不明白，人这一生活着，无论什么事都是在造物主的主宰安排之下，造物主让

你活，你就是有该死的病你也死不了，造物主让你死，你即使还年轻，即使身体健康、强壮，该死的时候你也必须得死，一切都在神的主宰摆布之下，这是神的权柄，没有一个人能超越。”（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怎样追求真理（六）》）你说你有心脏病多少年了，你阳了都晕倒在地了，去了医院，拍了片子，打了激素都不管用，两根草药就把你的命“买”回来了，那你看见神的手了吗？你看见神的手了，但没有让你产生敬畏神的心，你不会经历，你反而是看见“我家孩子也不好好信神，老公也不好好信神，人家还好好活着，我信神信得阳了爬不起来了，你说我信神信了个什么呢？”（肖红：没有看见神的性情。）（马静玲：我就想人家不信神，人家也没有阳，我这信了神还阳了，到底是因为啥呢？）你说你会不会经历？（肖红：所以说，你这么下去带弟兄姊妹，你说咱可怜不可怜？弟兄姊妹会经历神的作工吗？就像我昨天跟何大丹谈的那个经历，以前我在小区做带领，带的一个姊妹，她是个新人，我带了她二年，最后人家做了小区带领，我成了二线指挥，每次聚会都是人家过来给我聚，那会心里难受，但说不出什么，人家去上面聚了会，然后就过来给我聚会，她给我聚的时候，她敢见我吗？我一直是把人家当小孩待呢，根本看不起她，“你就不行。”本来人家来的时候就是硬着头皮来的，但她一来我说的是什么话呀？我说“聚啥会呀？”你说人家来给你聚会，你问啥呢？还“聚几天呢，一天还是两天呢？聚啥呢，把笔记本拿来，我看一下”，就这表现，我能看得起她吗？就这几句话，她能说上话吗？她坐这儿就成木偶了，啥都给我拿出来了，“你看，这就是我打的笔记。”我看了以后说“这里边缺的啥呢，这是啥呢……”问这，问那，这还能聚成会吗？所以就是说上几句，然后半天就聚完了，她还能说下啥呢？不是人家说不下啥，而是我把人家给吓得不敢说，就我这几样表现，人家就不敢来了。我就看不起人家，对人家就是藐视，像平常抓我工作的人说“19号把月底的工作计划交上来”我就答应了，“能行”。她那次跟我说“28号把什么什么交上来”，我说什么了？“30号不行？”这是啥话呢？我为什么能还回去呢？人家说28号就28号交，“30号不行？”我这么一问，人家说“能行”。你说能行吗？（不行。）可是她怕我，所以她说“能行”，当时我就有一种得意的感觉。按说要是别人她就会说30号不行，而她在我面前就不敢说不行，她一直是我带的，她就能跟我说“能行”，她一说能行，我心里沾沾自喜，就是一种撒但相，还是看

不起人的表现，我连续两个月一直这样对她，她还敢来吗？人家不来了。你说人家真聚不了会？人家在其它地方都能聚了，就是在我这聚不了。为啥后来人家要引咎辞职呢？就因着我。最后上面来找我，我还不服气呢，“我咋了，我怎么她了，是她交通不了，还说我不行”。当时自己就不服气，但是神看见了呀，因为在这件事上，涉及到自己的地位了，本来把自己从小区调到二线心里就不舒服，这就是主要的根，“你是我带出来的，你能做了……”就我这种气势给人带来的是什么？伤害。现在跟你们谈我才认识到这是对人家的伤害，当时根本意识不到这是对人家的伤害，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是“我伤害谁了？她那么诡诈，我伤害谁了？本来就是她不行……”一下就是半年，当时带领来了对付我，我心里是不服气的，那会根本认识不了自己，过了半年以后，神就摆上环境，“你不是不会变吗？你不是狂吗？”当时我在一个家住着，那个家在四楼，我那会跟两个姊妹住着，正好那天她们有事都出门了，就我一个人在家，那会是晚上十一点，大红龙敲门了，我赶紧把东西都放到床底下，当时听见外边有三、四个人在敲门“开门！开门！”因为有两道门呢，人家一直敲门，我没开门，那会想着，“就这样豁出去……”，最后人家一脚踢开，这是把第一道门踢开了，锁子也都废了，因为还有一道小门呢，然后人家又把这个门踢开，还没踢开之前我就想呢，“这不是大红龙来了，这是谁来了，这是神来了”，因为这个时候我把我所做的全想起来了，姊妹来了我怎么做的，我说哪些话去戏弄她，她是怎么怕了我的，这会儿全想起来了。然后就跟神祷告，“神啊，你相信我，只要这次你放过我，我以后再也不敢做这事了，我绝对能改”那会就跟孩子求妈一样，我的诚心到了，我确实愿意悔改，我真害怕神了。当我把诚心祷告在神面前了，人家第二道门也踢开了，人家进来推你几下，“为啥不开门？你是哪里的？”人家就要问我，但当我跟神祷告了以后，我就想什么呢？“临到环境走为上策”，我肯定不能说这是我的家，因为家里有书呀，人家一进门就推我“为什么不开门”？我就说“我哪敢开呢，昨天就有一个流氓敲门，这又不是我的家，这是我嫂子的朋友的家。我感冒了，我在我嫂子的朋友家休息几天，昨天是第一个晚上，今天是第二个晚上。昨天我刚睡下就有人一直敲门，这一敲门，我还以为是我嫂子朋友的老公回来了，因为我不认识，我不知道嘛，我嫂子的朋友说她家没人回来。所以人家一直敲门，我从门缝里看见那人就是个地痞、流氓，我

一看我就不敢给他开，后来他就走了。今天我说怎么又有人敲门呢，昨天是一个流氓，我今天一看成三个了，你说我敢开吗？”。我又说“如果是你的家人敢开吗？我这会还想着跳楼还是拿刀呢，这不你们进来我才看见你们是公安局的，如果我早看见你们是公安局的，那我早给你们开门了，公安局是为人民呢嘛！”其实这是智慧话，那会就感觉不是自己有智慧，那就是神开启的，因为我确实要诚心悔改，再也不这么做了，我这么说了，人家就相信了，按正常的人家能相信吗？人家说，“昨天有个流氓来了？”我说“哦。”“什么人呢？”我说“个子多高，脸型是什么样的，有个黑痣，黑痣上面还有几根毛……”反正我说的比较形象，人家说“呀，是有这么个人”，然后我又夸了他们几句，人家说：“不怕不怕，有钳子吗？我们把门给你修好。”意思是为人民呢，其实他不是故意要抓我，是对面有那些嫖娼的，人家是要抓这些人呢，正好找错门了，就跑到我这儿了，人家要给我修锁子呢，我说“不用修了……”，人家说“行行行”，人家走了以后，我就跑了。我的这个经历是不是一下就把你带入现实生活当中了？在现实生活当中这就是一个最大的教训，是从那个时候导致我现在不敢打岔了，记住了，再也不打岔了，工作上是绝对不能打岔。所以我要求任何人在工作上绝对不能打岔，他们在我这儿敢不敢打岔？）（马静玲：不敢。）（肖红：这是你看到的吧？）（马静玲：嗯。）（肖红：因为那个事已经作到我心里了，因为我祷告了以后神放了我一马，那不是我有聪明智慧，那些聪明智慧是神加给我的。最后我能在那个环境中没事，跑了。跑了以后，我就看见这是神对我的一个管教，那时候一下想到神话说：“你们从我得着了不尽的恩典，看着了不尽的天上的奥秘，乃至我将天上的火焰显给你们看却并不忍心烧着你们……”（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们的人格太卑贱！》），如果当时大红龙把我抓进去住上几年我还能出来吗？这是不是在神手中？而神让我出来干嘛呢？让我见证神的公义性情，认识自己的败坏，然后把这些见证出去。我到哪儿是不是把这些见证出去了？你听了，你对神是不是有点敬畏呢？你知道你自己错在哪里吗？我把我的经历谈出来，是不是让你看见了？）（马静玲：嗯，神是神圣不可触犯的。）（肖红：是啊！我从2003年到现在，一直都记得那次的教训，就是你每一次的失败都牢记在心，再也不敢了。就是再小不点的人带我，我也不敢了；就算小不点的人带不了我，我还敢像以前一样吗？敢吗？就不敢出手

了，谁带我都行，因为这是神的工作，不是这个人怎么，我不在乎和他的关系怎么样，这是神的工作，我不能打岔、搅扰神的工作。然后我就对什么是打岔、搅扰神的工作有认识了，所以到最后就是哪个人跟神的工作过不去，我就跟他过不去。从那以后我再不敢了，因为那是神啊！那是神的工作啊！人家做小区带领的工作，你这么去对待她，她这个小区带领的工作作不了，你是跟她对着干还是跟神的工作对着干？）（马静玲：跟神的工作对着干。）（肖红：这是不是就看见、认识了？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了。因为这是我在神面前起的誓呀，因为我在神面前祷告了，我什么都说到了，只怕神不相信。神这下可相信你了，给了你一条活路了，是吧？你出来了，你还敢那样做吗？再也不敢了！所以我什么时候都想着自己起的誓，我在神面前说的啥话，我怎么走出来的，我都记得，再也不敢了。所以你每次都这么去总结了，下一次还有这事吗？再也不敢了，所以咱得一次一次总结。就像任莊光说了一句话，“让她们选指挥去”，就这一句话啥也没了，后头都成了这了，你知道吧？知道了以后总结了吗？）（马静玲：没有。）（肖红：所以说咱得把这些都真正去总结了，这是你作工当中的生命进入，这就是生命进入。咱以前是什么呢？一说生命进入，都是道理，光会说。生命进入从尽本分开始，对待神给你的托付、对待自己的本分得忠心，这才是生命进入的开始！）（马静玲：昨天在群里也看这方面的话了，但是看了没有感觉！）

你们这个也得像猪肉事件一样去处理。猪肉事件和你们这个性质一样，这些新鲜猪肉经过十个人的手，最后给坏了。在追究他们的责任时，谁都是一种推脱的态度，谁都觉得不是自己的责任，谁也想往出推脱，一点责任也没有，所以要让他们记住那就是“只要看见这个肉的就罚款”，罚上两次，就都有责任了。就像你们今天拿这个消毒液，或者落实选举的这个工作，你们都是什么？都是过路财神，“我告他了，我告她了……”，传话呢，告了个名。他们最后传下去了没有？实行了没有，不过问，没有跟踪、没有更新，不搭理，“反正我就是外表做了就行”。咱要的是果效，你没有跟踪到位，只要最后的结果没有果效，那这一连串涉及这事的人全部罚款，看他记不记。然后再解剖，让他写认识，写认识是为了什么？就是逼着他、卡着他让他在神话里边去生命进入。你的本分、你的责任、你的使命是什么？他就是想当寄生

虫也不能当寄生虫了，必须得进入工作里边，怎么进入工作里边呢？人现在不是还心疼钱吗？所以说心疼什么就拿什么。给上你二百块钱的生活费，罚你一百块钱，或者不给你生活费，罚你款。一罚款还都委屈呢，“我晚上十一二点了还没睡觉，干活还不挣钱，最后还来了个罚款！”你来这儿尽本分，你当带领工人却起不到带领工人的作用，这和猪肉事件是一个性质，举一反三，把那边的处理办法用在这边去处理，一个一个往过卡。只不过猪肉事件是人肉眼能看见的，你们这个肉眼看不见，但在你们的作工中体验到了，它不是个物质的，但是有你的这个作工果效在那卡着呢。

神说：“他最擅长的是什么呢？他具备点素质，相对有正义感，具备一些看人、用人的眼光。另外，最主要的是他有组织能力，交代给他一项任务、工作，他能把人组织起来。同时，他也有工作能力，就是一项工作交代给他之后，他有能力作好，完成。他心里有计划、有步骤、有条理，对于怎么使用人，时间上怎么分配，用哪些人作这项工作，如果出现问题怎么与大家商量解决，他会平衡、解决这些事。这一类人不但有工作能力，口才也相对好一些，说话清晰，有条理，人听着不乱。他分配完工作，大家心里都清楚，都知道每个人该做什么，工作没有死角，没有闲人。而且他交代的工作细节也相对清晰，有条理，对于特别混杂的一些事物，通过他的分析、交通，列举细节，大家都清晰了，知道工作该怎么作，该怎么进行下去了。另外，他也会交通怎么做有弊病，怎么做会影响效率，做的过程中大家应该注意什么，等等，就是他作工作之前想的比别人多，想的比别人具体，比别人更现实。一方面是他有头脑，另一方面是他也有这方面的口才。有头脑就是他做事有条理、有步骤、有计划，特别清晰。有口才就是他头脑里想的，计划、盘算的事，能用语言表达清晰、明白，他知道怎么说简单明了，人听完之后不浑浊。语言表达特别清晰、准确，特别真实、到位，这就是有口才。这一类人有口才，有工作能力，有组织能力，再加上有责任心，相对有正义感，不是老好人、和事佬，看见有恶人打岔搅扰，看见偷奸耍滑混饭吃的人、懒人，看见二杆子、痞子这类不务正业的人，他就来气，看不顺眼，他能及时地解决，能维护神家工作、神家的利益。这些表现算不算这类人人性方面突出的特征啊？（算。）这类人也可能不太会交际，对于任何的一

项业务、技术不太擅长，但是具备了我刚才所说的那几样特征，那这一类人就可以培养做带领。他的这几方面特征也就是他的特长，就是有口才，有工作能力，有组织能力，相对有正义感。正义感很关键，恶人、敌基督有没有正义感？敌基督邪恶，不可能有正义感。还有一样也是关键的，就是这类人通灵，有领受真理的能力，这是他的素质方面。这类人的特长指的是刚才提到的那几方面人性特征与才干，再加上上次交通的培养带领所具备的那几条，这样的人就可以培养做带领。做带领除了能领受真理之外，还得具备一定的头脑、素质、组织能力与工作能力，还得有口才。有的人素质挺好，通灵，但一到聚会交通的时候就说得乱七八糟，一点儿语言组织能力与逻辑性都没有，这样的人能不能培养做带领？（不能。）有的人跟极个别人说话还勉强，也能交通一些情形以及对真理的领受，能扶持、供应、帮助别人，但是一让他在人多的场合说话，他就语无伦次，说得乱七八糟，人一多他就害怕，就紧张得要哭。这样的人能不能培养？对于人性比较胆小、怯懦，怯场的这一类人，如果具备了做带领的人性、特长、领受能力，可以培养做小组长或者教会带领，先培养、操练着，兴许年龄大了，到四五十岁了，胆子就大点了，说话就不害怕、不怯场了。总之，对于具备了刚才所交通的这一类人性特征与特长的人，只要他的人性合格就可以培养做带领。这是不是合理使用？（是。）”（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分辨假带领（六）》）

518 真心为神花费的神必祝福

今天，谁能遵行神的旨意，谁能贴着神的负担，能够真心实意地为神献上全人，神就爱谁，神就时时开启他，让他不离开神，神就时时开启他，让他不离开神。神常说“真心为我花费的，我必大大祝福于你”，其中“祝福”指什么说的？你知道吗？针对现在圣灵的工作，指的是神加给你的负担，指的是神加给你的负担加给你的负担，凡是能够对教会有负担的，真心为神摆上的，他的负担、他的真心都是神的祝福，加上神在他里面的启示，也是神的祝福，加上神在他里面的启示，也是神的祝福。凡是能够对教会有负担的，真心为神摆上的，他

的负担、他的真心都是神的祝福，加上神在他里面的启示，也是神的祝福，加上神在他里面的启示，也是神的祝福。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八十二篇》

14.小平请假挣钱问题

问题：小平要请两个月的假去挣钱，因为他要还车贷，还得还她妹妹一点钱，所以小平要我给弟兄传话过去，说他要请假两个月？

回复：神拯救人的标准就是要看你的心在哪？因为你是神造的而不是撒但造的，你的心为着撒但、向着撒但，那你就属于撒但；你的心为着神、向着神，那你就是属于神的人，那你就蒙拯救了。所以说你归你的父，我归我的父。那怎么确定你的心是归神的呢？那就需要神摆设环境试炼人了。怎么试炼呢？那就是剥夺你的肉体前途来看你的真心，取缔你的前途命运，剥夺你的奢侈欲望，以此来看你的观点存心，也就是看你的真心，以此来定你的归宿。为了满足自己的虚空情感欲望，贷款给儿子买一辆车，然后再放下本分去赚钱还贷款，这不就是背叛真理弃绝神而去投靠撒但的一个清晰画面吗！如今还明目张胆地来我前要跟我请假去挣钱，来满足你儿子的奢侈欲望！儿子还不到二十岁就要送车，这样的奢侈生活是无人敢想象的，只有土豪才这样做。所以说这样的追求太奢侈了，根本够不上跟随神的标准。不要说你要这样去做，就是有这么一个想法都是大逆不道。亚伯拉罕是向神献以撒，而你是要请假向撒但献所有。做不了彼得、约伯，做一个忠心的效力者也行呀！可你要做撒但的忠实跟随者，那何必和我请假呢？神从未向人开过那方便之门，我怎么可能给一个背叛神的人留后门呢！你不是生活不了，也不是孩子幼小有责任在身，也不是生活的实际难处，而是自己的奢侈欲望难以满足的一种悖逆情绪而导致的错谬思想。

去年神摆设环境就已经显明了，并且亮明了咱自己的观点就是要满足自己的奢侈欲望，帮你卖掉车给你一条生路都不接受。熬炼一年以后出来这么一个结果，简直就是熬猪食，没有任何意义。对撒但的败坏性情、奢侈欲望是忠心耿耿，经得起熬炼，一年后终有了结果——弃掉神而去。对尽本分是一天的活十天干，这样的人神还会有什么顾念呢！我又怎么能与神不相合呢！所以说完全不需要和我请假，大可不必，这样的人离开免去了我清理的必要。但我奉劝一句，你跑

到哪都难逃神刑罚人的手，神要用行政管辖万国万民，要赏善罚恶、各从其类，要用武力解决家庭纠纷。我不支持你，也不挽留你，你自由选择。

神如何定规人的结局与神定规人结局的标准

神说："在你有任何想法与定规之前，你要先了解神对你的态度是什么，神的心是怎么想的，再来定规自己所思所想是对还是错。神从未以时间为单位来定规一个人的结局，也从来不以一个人受苦的多少来定规人的结局。那神是以什么为标准来定规人的结局呢？以时间为单位来定规人的结局，这个是最合乎人观念的。还有就是你们常看到的曾经奉献很多、花费很多、付出很多、受了很多苦的人都是你们观念中认为能够蒙神拯救的人，这些人所表现出来的、所活出来的正是人观念中神定规人结局的标准。不管你们怎么认为，这些例子我不一一列举出来了。总的来说，只要不是神心里所想的标准，那都是人想象出来的，都是人的观念。你如果一味地坚持你的观念与想象，这个后果是什么呢？很明显，这样的后果只能让神厌弃。因为你总要在神面前摆老资格，与神较量、与神争执，却不真正地去了解神的心思，了解神的心意与神对人类的态度，你这样做是尊自己为大，并不是尊神为大，你是在信自己，并不是在信神。神不要这样的人，神也不会拯救这样的人。如果你能放下这样的观点，再纠正以往的错误观点，按神的要求去做，从现在开始实行敬畏神远离恶的道，处处能够尊神为大，不以个人的想象、观点、认为定规自己，定规神，而是处处去寻求神的心意，达到明白、了解神对人类的态度，以神的标准去满足神，那就太好了！这就意味着你即将走上敬畏神远离恶的道了。

神既然不以人这么想那么想的这些思想观点作为标准来定规人的结局，那神以什么样的标准来定规人的结局呢？神以试炼来定规人的结局。以试炼定规人的结局有两个标准：第一是试炼人的次数；第二是试炼人的结果。就是以这两个指标来定规人的结局。现在咱们就细说说这两个标准。

首先，当一个人临到神的试炼的时候〔注：这个试炼也可能在你来看很小，不值得一提〕，神会让你清楚地意识到这是神的手临到了你，是神为你摆设了这样的环境。你身量幼小的时候，神给你摆设一些与你的身量相对应的、你所能明白的、能经受得起的试炼来考验你。考验你什么呢？考验你对神的态度。这个态度很重要吗？当然重要！而且特别重要！因为这个态度就是神要的结果，所以人的态度对神来说是最重要的，不然神不会下功夫在人身上作这样的工作。因为神要通过试炼看到你对神的态度，看到你这个人是不是在走正道，看到你这个人是不是在敬畏神远离恶。所以不管你当时明白的真理是多还是少，神的试炼还是会临到你，随着你所明白真理的增多，神会继续给你摆设相应的试炼。当试炼再次临到你的时候，神还要看你在这个时期的观点、想法与你对神的态度是否有所长进。有些人说：‘神怎么总要看人的态度呢？人这么实行真理神不都看着了吗？还看人的态度干什么呀？’这话是糊涂话！神既然能这样作，那必有神的心意在其中。神时时守在人的身边观看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甚至每一个心思意念。对于人身上发生的每件事——人的善行、人的过失、人的过犯，乃至于人的悖逆与背叛，神都会一一记录下来，作为定规人结局的证据。随着神的作工一步一步地拔高，你听的真理越来越多了，你接受的正面事物、正面的信息与真理的实际也越来越多了，神对你的要求也会随着提高了，与此同时神会摆设更重的试炼给你，目的是为了检验这个时期你对神的态度有没有长进。当然这个时候神要求你的观点与你所明白的真理实际是相符合的。

随着你的身量逐步地拔高，神对你的要求标准也会逐步地拔高。当你幼小的时候，神给你一个很低的标准；当你身量稍微大一些的时候，神给你一个稍微高一点的标准。但是当你明白了所有的真理之后，神会怎么作呢？神会让你临到更大的试炼。在更大的试炼当中，神要得着的、神要看到的是你对神更深的认识与你真实的敬畏，这个时候神对你的要求会比你身量幼小的时候更高也更‘苛刻’〔注：对人来说是苛刻，其实对神来说是很正当的〕。在神试炼人的这个期间，神要作成一个什么样的事实呢？神在不断地要求人把心给他。有些人会说：‘怎么给呀？我都尽本分了，我也撇家舍业了，我也有花费了，这些表现不都是已经把心给神的表现吗？还要我怎么把心给神

哪？难道这些方式不是把心给神吗？神具体的要求究竟是什么呀？’这个要求很简单。其实在不同阶段的试炼当中有些人已经不同程度地把心给神了，但绝大多数的人却从未把心交给神。在神试炼你的时候，神看你的心是向着神还是向着肉体、向着撒但；在神试炼你的时候，你是站在神的对立面还是站在与神相合的立场上，看你的心是不是在神的一边。在你幼小的时候，尽管临到试炼时你的信心很小，因着你明白的真理有限，不能准确地知道怎么做才能满足神心意，但是你能真心实意地祷告神，愿意把心交给神，让神作主权，愿意把自己认为最宝贵的东西都献给神，这就是已经把心给神了。当你听的道越来越多，你明白的真理也越来越多的时候，你的身量也就逐步长大了，此时神对你的要求标准就不是你幼小时候的标准了，那是比这更高的标准了。当人的心能够逐步给神的时候，人的心就在逐渐地靠近神；当人能真实靠近神的时候，人会越来越有敬畏神之心。神要的就是这样的一颗心。

在神要得着一个人的心的时候，神会给他多次的试炼。在这些试炼期间，如果神没有得到他的心，也没有看到他任何的态度，就是说看不到他敬畏神的实行与表现，也看不到他远离恶的态度与决心，这样，在多次试炼之后，神对这个人的忍耐就撤了，就不再宽容这个人，不再去试炼这个人，也不再作工作在这个人身上了。那这个人的结局意味着什么？他的结局就意味着没有结局。也可能他没作什么恶，也可能他没做什么打岔搅扰的事，也可能他没有公开抵挡神，但是他的心是向神隐藏的，他对神总没有明确的态度与观点，在神那儿不能明确地看到他的心是交给神的，也不能明确地看到他是在追求能够敬畏神远离恶的。对于这样的人神就不再忍耐，不再付任何代价，不再施怜悯，也不再作任何的工作在他身上，这样的人信神的生涯就已经告终了。因为在神屡次对他的试炼中，神没有得着神要的结果。所以说，在一部分人身上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有圣灵的开启光照。这怎么看出来的呢？就是在这个人信神这么多年以来，他在外面跑得很欢，虽然书也没少看，事也没少办，笔记本十来本，字句道理倒是掌握了一大堆，但是总也看不着长进，总也看不到他对神有任何的观点，有任何明确的态度。就是说你在这个人身上看不到他的心，他的心总是包着的，他的心是封闭的——对神是封闭的，所以在神那儿就

没有看到过他真实的心，也没有看到他这个人对神真实的敬畏，更没看到这个人如何遵行神的道。到现在为止神没有得着这样的人，以后还能得着吗？不能了！神对于得不着的东西还去强求吗？不能强求了！所以说神现在对这类人的态度是什么？（厌弃、不搭理。）不搭理了！对这样的人神不搭理了、厌弃了，这话你们记得很快、很准确，看来你们听得很明白啊！

有一些人在起初跟随神的时候幼小无知，不明白神的心意，也不知道信神是怎么回事，以人为的错误的方式信神、跟随神，当试炼临到他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意识，对神的开启引导很麻木，不知到底什么是把心给神，到底什么是在试炼当中站立住，对这样的人神会给他一段时间的期限，在这个期间让他明白神的试炼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之后来表明自己的观点。对于处在这个阶段的人，神还在等待。对于那些有点观点还左右摇摆，想把心给神却不甘心，虽然也实行了一些基本的真理，但是临到重大试炼就逃避想放弃的人，神的态度是什么呢？神对这样的人还是有那么一点点期待，结果如何就看人的态度与表现了。如果人不是积极往上够，那神会怎么作呢？神就放弃了。因为在神放弃你之前，你已经放弃你自己了，那你就不能怪神放弃你了。是吧！这公不公平？（公平。）”（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怎样认识神的性情与神作工要达到的果效》）

敬畏

2023年2月9日

15.文稿组负责人的职责

（此安排下发至众教会A、B组组长以及真心追求真理的人。）

1、文稿组负责人负责的范围包括整理音频和音频整理成文稿两大项工作。

2、负责整理音频的人务必是通灵的人，得能听出人有哪些败坏的看事观点，交通的是解决人的哪方面问题，这些主要关键的音频绝不能删减，但得把里边跑题的或者额外的一些不属于这类话题的删减，你看不透、弄不明白的话可以问下负责人，不能盲目删减，这是整理音频该有的态度与责任。

3、整理文稿的人不是光打出来就行，得能明白整篇文稿是在流露哪些败坏性情的背景下交通的，还得明白败坏性情支配他活出的外表行为有哪些，揭露解剖的是什么败坏根源，并交通了哪方面的真理，只有明白了整篇文稿解决的是哪方面问题，才能整理好这篇文稿，这样整理文稿的人就不会再是只注重改下错误的字句，而不明白这篇文稿的意义。如果整理文稿的人在整理文稿的时候，只是改下错误的字句，并不明白这篇文稿的意义，这样就达不到自身有进入，那你所整理的文稿更达不到删减合适和达到该有的果效。

4、文稿组务必按着工作安排所要求的文稿及时下发，不能拖延很长时间，因为这是最现实的作工步伐，现阶段揭露出来的败坏根源都是撒但在灵界的动态，如果能及时下发，所有人就能跟上神作工，就能识破撒但的诡计，就能在撒但实行诡计之时来认识神，所以文稿组务必及时以最快的速度来下发现实需要的文稿。

5、文稿组负责人和配搭不仅是抓音频和文稿工作，还要抓文稿组弟兄姊妹的情形，文稿组是直接听音频和整理文稿，所以更得有自身进入，每月除了按着工作安排下发文稿，还得按着工作安排的要求写出自己的生命经历文章。

6、交通相关神话如下：

神说：“以前刚刚扩展福音的时候，有的人拿着《话在肉身显现》到各宗各派传福音，发现宗教的人看神话里揭示奥秘、交通异象还有生命进入这些方面的话都挺好，就是神揭示、审判人的话他们觉得是在骂人，接受不了。传福音的一个负责人就说他有办法，把神话当中凡是人看了不喜欢、不合胃口的，人看了之后不容易接受影响传福音果效的都改了。比如神揭示人本性提到的‘淫妇’‘妓女’这类词，还有神说败坏的人类该下地狱、下硫磺火湖这些话都给删掉了好多。这一删还是不是神的原话了？不是了。这位‘老先生’没跟任何人商量，就把神话里关于熬炼方面的，关于揭示人败坏性情的，有些特别严厉的，尤其是效力者试炼那个时期的有些话删掉了不少，之后宗教人一看，‘不错，这样的神可以信’，接受了。这位老先生就觉得，‘看我多聪明，神话那么说也不智慧啊，人哄还来不及，你怎么还随便乱骂呢？我改完之后宗教的牧师都愿意信，接受的人一茬接一茬，怎么样？我有智慧吧？我聪明吧？我是不是有妙招啊？’改完之后把他美得不得了。结果有些宗教人一进教会，看了原版的神话书就反映说不一样。这位老先生这事做得怎么样？咱们不说别的，就说这些话也不是你说的，你没有改的权利，就算是谁写的一篇文章或者一部书，你如果要改的话，首先也得征得原作者的同意。他同意了你可以改，他要是不同意你绝对一个字都不能动，这叫尊重作者，尊重读者。如果作者没那个精力，授权说你可以改，怎么改都可以，只要按着原文的意思达到果效就行，在作者授权或者征得作者同意的情况下，这就可以改，这叫做事地道，名正言顺。要是作者也没同意，你也没通过作者授权就擅自改了，这叫任意妄为，独断专行。现在他所改的是什么？是神的原话，那带着神的心情，带着神的性情，带着神对人类的心意，这话那么说是有意思的。神说那话是什么心情，是什么用意，要达到什么果效，你知道吗？你测不透你瞎改什么呀？显你聪明，显你会改，显你识字呢？神说每句话，前言后语他怎么考虑，用什么样的口气，让人感受到这里面的气氛、心情、情绪是什么，这都有说法、有讲究，神有考量。这位老先生认为什么呢？神失策，他把神看成这样。他说面对宗教里吃饼得饱的这些人都得哄，都得用爱、用怜悯，话不能说得这么严厉，要是说重了还怎么传福音？神难道不知道这事

吗？神太知道了。那神为什么还要这么说呢？这就是神的性情，神就要这么说，你爱信不信，你信你就是神的羊，你不信你就是狼。神审判你、骂你两句你就不承认你是信神的人了，你就不是神的受造之物，神就不是神了？那你是狼，你是魔鬼，赶紧滚！有的人说：‘神骂我我也心甘情愿，他是神那就能拯救我，即使他打我也是应该的。他说我是浑人，那我就是浑人，说我是淫妇，虽然我好像没做淫妇的事，但这是神说的，那我就接受。’他有一个最简单的相信、承认与接受，有一个最简单的敬畏神的心。神要得着这样的人。有的人一看神话觉得不好听，得不着福，他就要跑，说‘你是神我也不信，你这么说话我就不跟你’，那你赶紧滚！你连神都不认，神能认你是他的受造之物吗？这是不可能的！神的话就在这儿摆着，你爱信不信，不信你就滚，你就得不着，你信就能有蒙拯救的一线希望，这是不是公平的？那这位老先生他是不是这么想的？他能不能看透神的这个心思？（看不透。）那他是不是愚蠢哪？不通灵的人就做这蠢事，他把神看得可小、可简单了，觉得神的心思就跟人的头脑思维差不多。平时常说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没事就讲这些大道理，结果临到事就把这话抛到脑后了，觉得神说这些话不像神，在他心里就不承认神的这些话，所以在他那儿就通不过。正好赶上传福音，他趁此机会赶紧把神的那些话改了，还打着为了传福音有果效、为了多得人这么一个旗号。最后对他这种行为我怎么定性的？篡改神话。什么叫篡改？就是擅自加减、滥动原意，把人家原来的意思都改了，就是作者说话的初衷、用意他都给改了，他无视，然后随意改动，这就叫篡改。这里面有没有敬畏神的心？（没有。）胆儿太大了！这就不是人干的事，这是魔鬼干的事。一个普通人的话你都不能随便动，你得尊重作者的意见，得提前通知获得人家的同意，经过许可之后按着人家的意思改，这叫尊重。对神呢，何止是得尊重啊，神的一句话印错了，少一个‘的’字都得问问行不行，要是不行的话再重印这一页，得有这样认真负责的态度，这就叫敬畏神的心。这位老先生他有没有这点心哪？没有，他目中无神，胆儿太大了，这样的人就应该开除。”

（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四）》）

神说：“所以说，讲一方面故事，你在这个故事里能得一方面真理，更能加深认识或者加深理解，这都是好的。当然那些不通灵的人，他听这个故事本身就是一个故事，看不到这里面所应该明白的真理，他不通灵，那没办法，是吧？好比说，听大宝与小宝的故事记住什么了？‘大宝坏，小宝傻’，光记住这个了，大宝、小宝的名字记住了，没记住这里面所讲的人流露的败坏性情，在一种什么情况下流露的，流露出一种什么样的性情，这个性情是怎么回事，跟真理有什么关系。你在什么情况下会流露这样的性情，你会不会说类似这样的话，如果你说你不会，那就麻烦了，证明你没明白真理。有的人说‘会，我碰到有些事也会说这类话，是在一种情形里流露出一种性情’，你认识到这个，这故事就没白听。有些人听完故事之后说：‘大宝那是什么人呢，那么小的小孩都欺负、都骗，真是邪门，我碰着小孩我就不那么骗。’这是不是不通灵？他就说事，不明白这里面要交通的真理，跟自己对不上号，这就是不通灵，严重的不通灵。整理讲道这事就出现这么个问题。一涉及真理，有些人就流露出不信的观点了，有些人就不通灵了；一涉及真理，有些人偏谬，有些人刚硬，有些人邪恶，有些人厌烦。那整理讲道的人是什么性情？最起码是狂妄自大、自作主张，问都没问过，说‘前面讲的故事我们听着好像是跟后面的讲道内容不符，这有没有什么说法？用不用分开啊？’问都没问，直接就给你分开。‘这权交给我了，我就这么决定，就这么砍，全给你砍掉，你的讲道交给我整理了我就这么处理，要不你就别用我’，这是不是狂妄啊？狂妄自大，听不明白真理，也不明白真理，不知道自己分内的活儿应该是什么，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不知道。不通灵的人尽干没理智的事，尽干没人性、没人格的事，也尽干违背真理原则的事，自作聪明，没有顺服。你说我的讲道录音交给他整理了，他个人有什么意见，想怎么处理，都不问问我，这问题是不是挺严重？（是。）严重到什么程度了？（篡改神话。）带点这个性质了。”

（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八）》）

2023年2月19日

16.文字组负责人的职责

（此安排下发至众教会A、B组组长以及真心追求真理的人。）

1、总文字组每月负责检查各片区上交的最好的十篇生命经历文章和各片区写的最好的论文文章和农商部的文章。

2、片区文字组负责人负责把属于你片区的片带领和区带领的文章和一线所有人的文章还有区文字组交上来的文章都看一遍，把最好的十篇上交上边总文字组整理，然后把不在这10篇里边的、不怎么样的文章批语返回。也就是把属于生命经历的文章和有修改价值的文章，都揭露解剖后务必返回本人查看批语后再修改上交上来。不允许再有不揭露解剖、也不批语的文章直接返回去，或者把文章石沉大海，导致大家不知道自己写的文章行与不行，更不知道偏差在何处。

3、区文字组把本区范围里的所有小区带领和文字人员以及二线人员的文章还有小区上交上来的文章都检查一遍，选出十篇最好的上交片区负责人，把能修改的揭露解剖后批语回去使弟兄姊妹再修改上交。

4、小区文字负责人把所有教会带领、各教会执事的文章、教会辅导员的文章和教会上交上来弟兄姊妹写得好一些的文章都检查一遍，选出自己整理好的最好的十篇上交。把不合格但可以修改的文章揭露解剖后，务必返回本人修改再上交回来。

5、把不属于生命经历文章的或者属于检举信的文章的，都层层上交上来，上交总文字组再转交上边处理。

6、总文字组负责人抓好各片区文字组负责人，各片区文字组负责人抓好各区文字组负责人，各区文字组负责人抓好各小区文字组负责人，各小区文字组负责人抓好各教会文字组负责人（辅导员），这样才能层层保证抓好生命经历文章的工作。只有各级带领工人自己有生命经历了，才能写出好的生命经历文章。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自

己带头按着原则上交自己的文章，这样才是严格落实文字的各项工作，才能使我们众教会之人的生命经历像芝麻开花一样节节高。

7、文字组负责人可以下教会辅导有经历但不会写的人员，他们有的属于有经历但没头绪，更没思路，就需要我们辅导他们写出来，这样才能使所有人都会进入生命经历，都能达到有路可行。

8、每月23号所有人务必按着工作安排的要求，把自己范围内的文章上交自己所在范围的文字组负责人，到28号片区文字组负责人务必将你片区整理好的最好的10篇全部上交总文字组。每月的10号总文字组要下发全片区最好的十篇文章。

9、所有文字人员以及各级带领工人严格落实这项工作，现在我们众教会最差的就是自己的生命进入，没有生命进入作一切工作都属于效力，所以不管作哪项工作都离不开生命进入，望所有人严格落实文字工作。

神说："你们经历一些事以后，在这些事当中看见什么，认识到什么，自己里面有什么经历、认识，把这些记录下来，记录下来以后没事自己就琢磨，揣摩揣摩，有时候就在这个记录当中发现有神的开启，在这个开启之上再揣摩。你得学会做灵修笔记，按着正规的文章写，别头一句脚一句的，想起什么说什么，你得让它成文章，自己学会修改自己的文章，规范自己的语言，让文法啊，格式啊，都正规。慢慢地，你的文章通过小的日记积累积累越来越成文章，越来越成文章，慢慢你就能写大文章了。人不会写文章，说话是成问题，你不会写文章你就不会思考，不会揣摩，你不知道怎么表达。因为写文章的时候，人有心、有时间去揣摩一句话在文法上还有在思想表达上应该怎么表达，他有时间，有心，用心思，有细节地对待这个事。说话不用这样，说话就是信口开河，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大脑过滤一下成语言就行了，要求不严格。文章就要求严格，结构、逻辑还有思想、文法都需要严格地要求，所以说你在这方面越操练越有长进，越操练越有长进。就从小文章开始写，慢慢就会写大文章了，慢慢就会写剧

本了，有文化、有这个基础、学过写文章的，应该都能达到，就看你用不用劲。你没用劲在这一方面你没有收获，就是空白。就像学做饭似的，一般的人学做饭都是从西红柿炒鸡蛋开始的，最简单的，在锅里放点油，油开了一打鸡蛋，‘哗’炸起来了，熟了一尝，没咸淡，撒点盐，下次记住了，打鸡蛋的时候就把盐放进去。慢慢地，你会做的就不光是西红柿炒鸡蛋了，葱花炒鸡蛋，鸡蛋溜豆腐，会的越来越多，慢慢青菜也会炒了，那就在乎操练。你下点功夫，一年两年就有收获了。

写文章其实不难，因为什么呢？你如果把文章写得像绣花一样，那就不是文章了，首先你的出发点就不是对的。你得先想到写文章就是说心里话，心里有话想说，不知道对谁说，我写到纸上，按着自己的意思，一层一层地把它写到纸上，然后自己看，一看，‘这句话不对，颠倒了，放后面，这句话不对，应该放前面’，慢慢地次序就越来越顺，越来越顺。文章的语言结构、语言风格那就是实话实说，一开始最简单的就是大白话写到纸上，这没什么难的。人总把写文章当成好像是什么高科技，其实不是，也没什么奥秘，你写得多了，你在书面上会表达，慢慢你的口语也会越来越加强，越来越精炼，越来越有逻辑性、有哲理。这样你心里想的东西、你头脑里想的东西你就会以书面形式的方式用嘴表达出来，变成口头语，人一听还清晰、明了。纸上的功夫得先过关。哪方面都得下功夫，不下功夫没有收获。”

（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什么是实行真理》）

2023年2月18日

三月

1.主宰安排和管理摆布的区别

安排体现在经营计划里，在经营计划里看他的安排，看见他智慧；掌管体现在万物的运行轨迹中，在万物的运行轨迹中与他的安排相对照，在对照中看见他的全能与权柄，认识他伟大与不凡；摆布体现在万物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在神经营计划的安排中观察万物的变化，看见他的权柄与能力；管理体现在万物有规律地、周而复始地、不间断地运行轨迹中，在万物运行的规律中看见他智慧与全能。管理里又有掌管、摆布安排的体现，在管理与安排中认识神公义性情与智慧，这一切都体现着神的主宰与掌管。认识神的主宰与掌管看见自己的渺小与无能。

今天咱交通上面的这段话，重点交通四个词：安排、掌管、管理、主宰。你怎么看神的安排呢？神的安排体现在神的经营计划里边。神是不是已经告诉你神的经营计划了呢？你知道了神的经营计划，那你再看神是怎么去作的，神是怎么安排这些工作的呢？“安排体现在经营计划里，在经营计划里看他的安排，看见他智慧”，安排体现在经营计划里，神怎么安排的呢？这次神来作工的时候带来了一部分人，众长子要来，配合神工作的历代使徒也要来，把魔鬼也要放出来，这就是一个安排。“安排体现在经营计划里边”，神六千年的经营计划就为了这一步吧？（嗯。）“在经营计划里看他的安排”，经过了六千年的繁衍生息，现在世界上的人是不是最多呢？（嗯。）咱看网上发的那些视频，从视频里边看见魔鬼来了没有？（来了。）神工作作到这儿了，配合神工作的人来了，魔鬼也来了。“看见他智慧”，在神的安排里边看见神的智慧，什么智慧呢？神要让人认识撒但、恨恶撒但得怎么作呢？是不是得让你看见撒但呢？要想让你看见撒但，就得把魔鬼都放出来，也就是说撒但做的是什么，让他们表演得淋漓尽致。在不信的人身上，在信的人身上，他的悖逆、背叛是什么？严重到什么程度？在你身上的掺杂还有多少？所有的演员都来了，而且是不是都在表演呢？表演完让你根据神话去认识、去看、去经历，经历

以后才能成为生命的经历，才能成为你的一个真正的认知。“掌管体现在万物的运行轨迹中，在万物的运行轨迹中与他的安排相对照，在对照中看见他的全能与权柄，认识他伟大与不凡”，我写这个是要给你一个路途，就是说咱得去认识神。那怎么认识神呢？认识神得认识神独一无二的权柄、认识神的公义性情。“掌管体现在万物的运行轨迹中”，知道这个话的意思吧？就是说你要想看见神是怎么掌管的，怎么掌管全宇的，那你就得在万物中看万物的运行轨迹。神和咱说了六千年的经营计划，那这六千年是怎么走过来的？神安排了以后，事实又是按着神的安排来发展的、实现的。先有话，后有事，从说了这个话以后，你看见了什么？从万物的轨迹中看到，万物的运行轨迹和神话是相对应的，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不是就确定了、看见了神在掌管着？“在万物的运行轨迹中与他的安排相对照”，神说到那时候怎么呢？月亮要变红，要有战争的风声，各行各业要倒闭，众子民越成熟，大红龙越垮台，这些你是不是体尝到了？你体尝到了什么是圣洁、什么是邪恶，这是不是往成熟走呢？众子民越成熟，大红龙越垮台。你也看见大红龙下面的人不听它的了，乱套了，从这里边看到神的一个主宰。

从万物中，从地震、饥荒、瘟疫、火山爆发、刮台风这些上面看见了神话的应验。神说：“所有一切的灾难陆续降下来，各国各方都起灾难，瘟疫、饥荒、水灾、旱灾、地震到处可见，这些已不是一处两处的地方，也不是一天、两天可以结束的，而是蔓延地带越来越广，而且灾难越来越大，在这其间，各种虫灾也要陆续发起，人吃人的现象也要到处发生，这些都是我对万国万民的审判。”（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六十五篇》）神刚开始说的话是不是就是个安排呀？神刚开始说的话就是神的安排。神话在逐步应验的时候，等到事发生的时候，你是不是就看见了神的掌管？这是不是神在掌管着呢？这个事发生了就是神的掌管。“在万物的运行轨迹中与他的安排相对照，在对照中看见他的全能与权柄，认识他伟大与不凡”，那你从这个轨迹中看到了什么？权柄不再是一个字句，全能也不是一句话，是让你实实在在地看见全能不全能。怎么说是全能的呢？万物和山河湖泊哪个不在神手中？哪个不是随着神的心思意念而转动、变化、消失以至于更新？山倒了，看见了吧？神说倒塌就倒塌了吧？河，神说发

洪水就发洪水了；泥石流，神让它流它就流了，这些是不是都出现了？火山爆发出现了、地震出现了、瘟疫出现了，大到星球、月亮、太阳，地上的万物，山河湖泊，小到细菌、微生物，它们都在发生着变化。你看现在世上的人和人还能不能相处呀？人与人在斗，国与国在打，让你在万物中看见每一个物都在发生着变化。在变化的轨迹中，你看见了谁？“呀！原来是风闻有神，现在是看见了有神，就是神掌管着呢！”你看见这儿倒闭了，那儿倒闭了，谁能掌管得了？只有神。我为什么让你看那些视频呢？就是让你来对号，让你来看是谁在掌管。（神在掌管。）就是让你实实际际地看见是神在掌管。“在对照中看见他的全能与权柄”，全能，什么都能吧？什么都能是他的全能与权柄。“在对照中看见他的全能与权柄，认识他伟大与不凡”，你说世上的那些伟人做了个什么呀？“摆布体现在万物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咱简单举个例子来说神的摆布，前天晚上萧明志和任真真去约会了，是吧？（嗯。）神就摆布得正好让我碰上了。萧明志，我在没来这儿以前看不见你们约会，我来了以后，你们约会怎么就不小心一点呢？（萧明志：不用小心。）那你是专门做给我看的？（萧明志：就算是。）我来了，你也去约会了，这就是神的摆布。你去约会和我说吗？你不和我说，你是说：“有个事要出去呢。”我还想呢，有个啥事要出去呢？神就摆布这个时间、地点让我看见了。单小北，他们还没有晚上11点回去过呢，是吧？（单小北：嗯。）那天就晚上11点回去了，好像就是萧明志说的“我就专门做给你看呢”。

“摆布体现在万物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在神经营计划的安排中观察万物的变化，看见他的权柄与能力”，借着这个让你看见神的权柄与能力。你看现在网上发的那些视频，有好多人虽然不信神，但是他对社会有种认知、认识、看法。神来的时候把历代使徒带来了，把那些有见识的人也带来了。就好像孔子一类的人，五千年才来一次，这次他来不来呀？他也来了，他来是要为神的工作效力。神把那些魔鬼放出来了，魔鬼当了官以后，下边再有这些有志之士，他们对执政掌权的有些分辨、认识，只不过他的那个分辨、认识是为了争夺地位、权势。他们有这个素质、有这个能力，但不是跟随神的，所以他们就负责把那些执政掌权背后干了什么事给揭露出来。要让你分辨、认识，你都认识不了、分辨不了，但是人家就能分辨出来，而且人家还能总

结出精辟的话语，让人一听就通透、明白，所以他就是专门来效这步力的。在合适的时间段，也就是在众子民越成熟的时候，在现在这个时间段，他就开始发声了。神就打开他的眼睛，让他看见这些当官的干了什么，然后他把他看见的和他的分辨、认识编辑成视频发出来，这就形成了一种风。糊涂的这些人们，在他的这个引导之下，都看到了这些魔鬼当官了。那天咱看的视频里说什么呢？“今天的官未必不是今天的匪，今天的官就是今天的匪！”让你看见今天的官和匪是一家，原来是黑白两道，现在的黑白就是一道。这些言论把糊涂的人都唤醒是要干什么呢？神把撒但手里的权柄收回来了，就是要让它的民众起来反叛它。原来把人交给撒但，人都活在它的权下。撒但可以管理人多长时间？撒但可以管理人六千年，现在看见神要收回权柄了。怎么收回呢？就让它的民众起来反叛它、揭露它。从这儿就看见神的安排了，是吧？（嗯。）

“摆布体现在万物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在神经营计划的安排中观察万物的变化”，让你去观察每一个人的灵，他是来干什么的？什么样的灵进入了什么样的轨迹中？说到摆布了，你看我来的时候，神提前给我安排了一个什么样的家庭、什么样的环境？我有什么样的命运，这是不是神的安排？神的安排是不是就是神的摆布呢？你看见我这个人有正义感，是吧？（嗯。）有正义感那得把我放到哪个家庭里边？在一般家庭里边，有正义感，再遇到些黑暗的事或者歪曲的事，是不是想管？想管就去管的时候会不会招惹是非？（会。）我的腿有问题，那为什么是让我的腿有问题呢？我信了神以后，根据神的话、神的作工才看见了神的奇妙作为。因为神要用我，所以就提前给我安排了一个这样的命运、这样的家庭。神让我来立标杆呢，所以首先我得有正义感。一说正义感，咱想起了谁呀？摩西是不是有正义感呀？（是。）他有正义感，但是因着有正义感就闯了个祸，所以让他在旷野里边待了四十年。摩西为什么要进到旷野里边？那句话怎么说的呀？（肖红：血气方刚。）血气方刚，不能做大事，所以让他去旷野里边待了四十年，这是要磨炼他。我有正义感，那神安排我什么时候出来作工？能不能让我也去旷野里边磨炼四十年？（不能。）不能，那咋办呢？我有正义感，如果再给我安排李小龙的两条腿，那最后我就成什么了？（肖红：武功世家。）不仅是武功世家，还应该是为民

除暴、替天行道的一帮正义之士，成了一个帮派了。有正义感，还要组织人起来维护正道，那我会不会走上那条路？（会。）百分之百会。如果给我李小龙的腿，那我不但维护了自己的正义，还要维护别人的正义，那你说这是不是打岔呀？（嗯。）那神还能用我立标杆呀？所以我不仅不能有李小龙的腿，就连正常人的腿也不能有，因此从小我的这个腿就不能正常。原来我一直以为我的腿是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可是风湿性关节炎疼呢，我这个始终不疼，虽然与风湿性关节炎对不了号，但我也没有重视，没有去医院看，一直是以关节炎去治，一直也没有治好。我哥也轻微有点，人家治好了，我外甥也有，外甥女也有，人家也治好了，这就看到这病好像是个遗传。现在我闺女也出现这个病了，就去医院检查了。那这是什么病呢？正常走路的时候什么都不影响，就在运动方式突然发生变化的时候，就延迟五秒钟不能动，好比刚迈了第一步，第二步就不能上了，得慢慢地调节五秒钟就好了，恢复正常了，这就完全好了，就和正常人一样了。我上楼梯比你慢，因为我要延迟五秒钟，五秒钟以后你就已经上到一半了，等我恢复正常了你就已经上去了。

因着有这个病，所以我的腿受到了捆绑，那在我小的时候看到一些歪曲的事时，我想去帮能帮吗？自己还护不住自己怎么帮？我闺女去医院检查了，医生说这是大脑上的一个控制神经延迟了，相当于是延迟五秒钟，这五秒钟之内肌肉是僵硬的，腿伸出去后，就不能再往出伸，也不能回，就好像刹车一样，把它刹住了放不开，延迟五秒钟再放就耽误事了。原来在我来看，这是不是命不好呀？是不是都是祸患？（嗯。）可今天再看神话，再看神在我身上要作的工作，这完全是什么？这完全是神安排。要让我作这个工作，首先我得有正义感，没有正义感作不了这工作。得有正义感，但是还不能和摩西一样。要和摩西一样了，什么时候用呀？三十岁成人，再在旷野里磨炼四十年，七十岁再出来作工？不行，耽误事，所以神就提前安排好了，提前把我安排在有这个遗传病的家里边，先把我的腿捆绑了。为什么捆绑我的腿？直接弄成瘸子、拐子行不行？（肖红：不行。）虽然瘸子、拐子也能捆绑住，但是成残疾人了。以后还要彰显神、荣耀神，一个残疾人怎么彰显神、荣耀神呢？不能残疾，只能用这个延迟五秒来捆住我。捆五秒就够了，那要是捆一个小时，什么事都不能干了就

耽误了。捆住五秒就怎么呀？就不能和人打架了。和人打架关键就是看谁快五秒钟，五秒钟把对方干倒就成了。就因为这五秒钟，想用拳头解决问题解决不了，只能是操练我和别人讲理，同时我在别人面前低下头了，也有了更多的包容、忍耐。如果不捆住我，第一次用拳头解决了问题以后，随后我会称颂拳头，那就成沈蹦了，“我用拳头解决了一切问题”，活在这个“正义”里边了。神就用延迟五秒来捆绑我，没有招惹是非，平安过来了。如果不捆绑，那就可能被撒但吞吃。为什么说会被吞吃呢？有正义感，再加上有李小龙的腿，就会拉结一帮人，那社会允许你存在呀？不能允许你存在，你再与其争战，最后又扩展了一帮人，那地位、名誉、权势是不是又都得着了？那还能来跟随神吗？如果说争战不过去，被人家压倒了，我觉得李小龙的两条腿也快给打折了，应不应该给打折？所以说虽然延迟了五秒，但这是神的保守，也可以说是隐秘了，把我的正义感给隐秘起来了。我有正义感敢发吗？不敢发，也不能发，只能是隐秘在肚子里边。等什么时候发呀？只能是到了神家才能发出这个正义。咱在神家行使正义感用拳头吗？（肖红：不用。）不用，说话不用延迟五秒，只用说话就能行使正义，是吧？（嗯。）所以说我只说话就行了，这是不是神的奇妙？（嗯。）我以前是种埋怨，后来一看神话，再经过我闺女去检查，再根据神交通的命运来看，“呀，这是神对我的保守，是神对我的爱。”我发出的是赞美。咱这是交通什么呢？咱这是交通了神的摆布。“摆布体现在万物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在神经营计划的安排中观察万物的变化，看见他的权柄与能力”，你看我这腿的变化，这是不是体现着神的权柄与能力？大到月亮在什么时候有什么变化，四季什么时候有什么变化，火山什么时候爆发，泥石流什么时候发生，小到每一个人的命运和临到什么样的环境，这都是神的摆布，都体现着神的权柄与能力。

“管理体现在万物有规律地、周而复始地、不间断地运行轨迹中”，神是怎么管理的？一年四季，六千年的繁衍生息，这是不是神在管理着呢？（嗯。）管理着老鼠，老鼠一年下几窝，得供应住猫的吃，还得供应着老鼠的繁殖，是吧？（嗯。）老虎得繁殖多少，老虎的繁殖不能和老鼠一样，如果一样了那就麻烦了。（嗯。）所以“管理体现在万物有规律地、周而复始地、不间断地运行轨迹中”，这是管

理。“在万物运行的规律中看见他智慧与全能”，咱说了安排、管理、掌管，从这些里边你有没有看见神迹奇事呀？（没有。）你看不见神迹奇事。以前神作的是神迹奇事，但现在不让你看见神迹奇事，是让你看见神的主宰、掌管。以前有神迹奇事，是让你看见是神作的，现在没有神迹奇事，是让你看见神的智慧与全能，看见神安排的发展规律都是按自然规律发展，正常，就很正常地发展。如果现在再有神迹奇事出现，那背后正常发展的神主宰、神安排，你还能看见吗？还信不信呀？那就打岔了。就比如，神主宰、安排你有什么样的家庭、我有什么样的家庭，这是不是很自然、很正常的？如果来一个神迹奇事，把这个推翻了，人就都相信了神迹奇事，不信神的主宰与安排，管理与掌管了。“管理里又有掌管、摆布安排的体现”，这个能理解吧？管理只是在有规律的运行过程中体现，管理里又有掌管、摆布安排的体现。“在管理与安排中认识神公义性情与智慧”，咱之前说过这方面，怎么认识呢？好比说你跟随神了，信神的人的结局是什么？那些有宗教信仰的人的结局是什么？不信派的人与畜生之间是怎么轮流投胎的？从这个里边能看见神的公义性情。你是不是追求真理的？你是追求真理的给你安排了什么样的家庭，你不是追求真理的又给你安排了什么样的家庭；追求真理的人给你周围安排了什么人事物，不追求真理的人给你周围安排了什么人事物，这是不是就看见了神的公义性情？看见了公义性情与智慧。“这一切都体现着神的主宰与掌管。认识神的主宰与掌管看见自己的渺小与无能。”交通这个的目的是要干什么呢？目的是让你看见自己的渺小与无能。我给你找了个路途，你自己就得寻思，多去揣摩。你观察观察全宇动态，看看世界各国，“呀，不是一个国家乱了，而是多个国家都乱了，还有瘟疫也起来了。神说过灾难要从南到北，工厂要倒闭……神话都一一应验了！”世上的万物，大到宇宙，小到微生物，哪一个超脱神的主宰了？安排它什么时候出现，它就得在什么时候出现；安排它什么时候完，它就得在什么时候完，这是不是神的主宰呢？水要咆哮，山要倒塌，大河要崩塌，就让你看见灾难从南到北开始了。你先是看了二十年的神话，现在又看见了事实，神话里说的一个个都发生了，看见神话应验了，这个时候你就看见什么了？就看见神的主宰与安排了。

出埃及的十灾，在末世是不是都要出现？为什么都要出现呢？因为你以前都是听说，你对神没有敬畏，你根本不承认神的权柄与能力，你只是把神作过的事当成故事听听，嘴上说说而已。就比如神说你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背叛，你觉得不会、不可能，给你放上一个梦中情人的时候，你看你背叛了没有？必须得亲自体验。所以说必须把出埃及的十灾再放在你面前，让你亲眼看一下。再把什么样的人作了什么样的恶，受到了什么样的惩罚，都让你看了，经历了这些以后，最后你就怎么了呢？你对神产生了敬畏、害怕。进入了这些以后，你就看见了你的渺小。怎么渺小呢？你每天起来想干什么呢？你想站个地位，想掌管人，“我说他，他就不听，我说人家，人家啥也不听”，你是老嫌别人不听，可神什么也不用说，就仅仅是有个意念，成了！为了让你看见神的伟大与超凡，咱说个例子对比一下啊，你说习近平的官大不大？（大。）习近平官大，他安排一个事情能不能做成？“来，把瘟疫给我控制住。”怎么控制呢？“做核酸，把所有的阳性感染人员都集中管控。”他开会安排了，他下达命令了，他还颁布相关的法律了，但他能不能掌管得了？他能不能摆布得了？世上还有句话是“县官不如现管”，虽然你是习近平，你是国家主席，你安排了，但是下面人按不按你安排的来呢？你安排的这个事能不能做成呢？虽然你安排了，但是下面的人不一定按着你安排的去办。习近平能不能掌管得了下面的那几个人？他连下面的几个人都掌管不了。那他能不能管理得了下面的人呢？管理不了。掌管不了，主宰不了，也安排不了，更摆布不了，一无是处啊！当我给你交通了这些以后，你再看见事实就是这样，神主宰、安排、管理、摆布，神的话一出事就成了，那你还害怕大红龙吗？（神说：“我生活在大红龙的洞穴所在之地，但并不因其而恐惧战兢，也并不因其而逃脱，因大红龙的所有‘民众’都已开始恨恶它，不曾有一物在它前为它‘尽本分’，而是各行其是，都在为自己各奔前程。地上之国怎能不灭没？地上之国怎能不倾倒？”（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二十二篇》））那些执政掌权的都在各行其是、各奔前程，这是不是应验了神话？这就更加看见了信与不信的和所有万物都在神的手中，就连心思意念都逃脱不了。那你还害怕坐监吗？还怕大红龙把你抓起来吗？还用担心这些吗？还用担心得每天睡不着觉，导致高血压犯了吗？你的担心、顾虑太多了！你的担心、顾虑尽都是因着你的不信才产生的！更是因着你看不见神的主

宰，看不见神的无所不能！你每天喊着“神是全能的，神是全能的”，都是口头上的。你没有经历、没有体验，这就是众子民为什么得在灾难中作成的原因。在灾难中把你作成就是要你亲自体验一下，到底是谁“能”！不然的话，你认为是大红龙“能”。现在就让你亲眼看看，它连控制一个瘟疫都不“能”，还有什么“能”！让你看见神的主宰与管理摆布之后，主要是要你看见人的无能与渺小。

天上的太阳、月亮在神的主宰之中，是吧？（嗯。）今天你又看见了大山、河流，有生命的、没生命的，甚至是细菌之类的微生物都在神的主宰、管理、摆布之中，你是不是就看见神话应验了？（嗯。）前几天网上流传的视频说一群飞鸟集体自杀，河里的鱼也是集体上岸自杀，神要各从其类，重整天地，从无到有，从有到无，就是鸟也在神的手中，这是不是让你又看见了神话的应验？（嗯。）神说让大红龙的民众起来反叛它，你看见了吗？人是不是起来反叛它了？信神的人，你说神话掌管着呢，那不信神的人逃脱了吗？不需要神话掌管，神不作工，按着人自有的意思去做也超不出神的主宰。撒但与撒但在厮杀，让你看见在万物之间没有一样的物能超出神的权柄，超出神的主宰、管理。你真正地体验了，感受到了，才能看见自己的渺小与无能。当你看见自己的渺小与无能的时候，你还敢和神较劲吗？你还敢和神搞条件吗？不敢了。基督说出话以后，圣灵就那么作了，然后我又把你带到神的主宰、管理、摆布之中，让你对号入座，你体验了、看见了，这是不是就看见了完满、全备的神自己呢？今天给你交通了以后，在你潜意识里只是有这样的一个方向，当你朝着这个方向去走的时候，当你经历了、认识了之后，定真的时候，你就能体验到约伯那时的满足而死了。约伯那时为什么会满足而死？亚伯拉罕为什么能献上以撒？因为他看见了神的全能与权柄，看见了自己的渺小与无能。当你看见神主宰万有，一切有生命的与没生命的、信与不信的、做生意的、当官的，就连那些骗子都超脱不出神手主宰的时候，让你死你还有想法吗？凡动刀的都死在刀下，你看见那些凡是动刀的人最后都死在刀下了，还看见诚实人掌权了，从你嘴里挤出两个字“服了”，那你还担心你的命运吗？你的过去你不知道，你的将来你也不知道，昨天、今天、明天你都不知道，那你怎么能掌管得了呢？你不掌管了，你交托给神了，“神交代给我什么，我只管做神交代

给我的。”这是怎么达到的？因为你看见了神的公义性情，看见了按着神话走的人最后得到的是什么，也看见了不按着神话走的那个人最后临到了什么、遭到了什么，这样还用有人带领着你走吗？那就不用了，这就是在灾中把你作成。当真到了那一天，地震、瘟疫、饥荒都临到了，你看见了外邦人活在了水深火热之中，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你什么感觉？其实现在人已经都有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了。一方面是因着瘟疫，再一方面是不断地有孩子找不见了、丢了，或者是被摘了心脏……他们怎么能安心啊？当你看见神话作王掌权的时候，当你在神的国度中成为子民的时候，你能不称颂神吗？

今天秦果说神给她摆布什么什么了，我把这话给她打回去了。以前你认识神的主宰安排，可以说神摆布什么什么了，以后你就不能再认识神摆布什么了。因为在你身上神不作摆布的工作了，只作管理的工作。管理就是顺其自然，按着事物发展的规律顺其自然而形成的，这是管理。摆布呢？摆布是个转折、是个改变。神在什么人身上作摆布的工作呢？好比摩西，神要用摩西作工作呢，可是摩西一拳就把人给打死了，神说这个人现在还不能用。不能用咋办呢？换个人？神的话是既说必算，既算必成，既成必到永远。说用摩西就还得用摩西，但摩西现在不能用怎么办呀？只能把这工作推迟一下，磨炼摩西，“去，去旷野里边吧！”那他怎么就去了旷野里边了呢，是神告诉他让他去旷野里边磨炼的吗？不是，还得借着周围的人事物，这就涉及到摆布了，神摆布一个以色列人过来和他说：“难道你要杀我，像杀死那埃及人吗？”摩西一听这话，“呀！人家知道了，没有不透风的墙，这要让国王知道了，国王还能放过我呀！”神摆布一个以色列人跟摩西说了一句话，这个人说的这一句话，是神摆布他说的。摩西心里有个意识，“呀！人家国王要抓我、要害我，我得赶紧逃跑。”这就是神把摩西摆布出来了。神把他安排到了旷野里边，这是要熬炼他了，要用他了。还有神让约拿给尼尼微人传话，说再有四十天这个尼尼微必要倾覆了，约拿不想去，这是神给他安排的工作，他不去，那神就摆布鱼把他吞了，你不去就得死，你去不去？去。约拿不是听了神的安排去的，而是神把他摆布过去的。神安排你不管用，那就摆布你。

一个人如果是国度的一根柱子，神在他身上有工作要作，让他带领弟兄姊妹生命进入，神摆布他的目的是有神的经营计划在里边的，所以神就要给他摆布合适的环境，他有什么悖逆了，神会给他摆布环境，对付他、修理他这都算。但是在你这儿就不一定了，神兴起环境来修理对付你，那是叫管理，在你这儿就没有神的摆布了。为什么没有摆布呢？神在你身上就没有托付，那就不存在有摆布了。因为你是个小小的跟随者，你不是神所要的作工作的那个。就像在一个国家里，你说皇上会摆布一个士兵去干什么吗？不会的。皇上摆布的是将军，是给将军下达命令。“将军，你去南边，南边的敌国打过来了，你给他打过去，几号几号出发！”将军刚走到半路还没有到地方呢，西边的敌国也打过来了，皇上就要下道圣旨，“太监，你给他传圣旨去，都快到南边了也把他调去西边。咱原计划是让他去南边呢，但现在的局势不行了，让他去西边！”这是把他摆布过去了。但皇上不和下边的士兵说话呀，也就是说下边的士兵不配。摩西带领人出埃及的那个时候，二百五十个首领说什么了呀？“神，你和摩西说话，不也和我说话吗？”神怎么说的？神和他说话吗？他们要和神说话呢，摩西说那你们去吧，第二天他们听见打雷声就害怕，去都不敢去。逐步地往前走，就明白了什么是神的摆布、什么是神的管理了。神把这个环境给你摆设好以后，你追求就追求，你不追求就不追求，这就是什么呢？优胜劣汰。神兴起环境来修理对付你了，人家别人看见你问题了，因着你的败坏性情激起人家的怒气了，这是神的管理。神把权柄收回来了，原来撒但是有权利的，现在神把撒但的权柄收回来了。收回来以后，发生了什么现象？秦果有个撒但性情，之前小婷看见你撒但性情发作以后就规规矩矩地听你的话了，这就是神还没有收回权柄的时候。但到这个时候，神要显明他的工作，而且还是在神家，神更要把权柄收回来，不再让撒但拥有这个权柄。也就是说你撒但性情发作的时候，你说出话来的时候，小婷还听不听？不听了，不起作用了。在不起作用的时候，她就是反抗、就是对抗，这个环境就是神的管理。在神管理的这个环境中，她不听你的了，你碰壁了，“呀！神兴起环境来对付我、磨炼我。”是这么认识神的管理，而不是认识神的摆布。

更重要的是什么？你在这儿尽的是这个本分，不直接涉及神家的作工，神怎么会在你身上作摆布的工作呢？直接涉及神的作工了，神

才会摆布。好比说今天我看见了四处火灾和瘟疫四起，看见老百姓现在都苏醒过来了，并且还起来反抗了……神的作工开始了，应该是作外邦人的时候了，我看见了神的心思，看见了神的这个引领，我就要开始作外邦的工作了。我从万物中看见了引领了，但是就我的这个看见在神那边看，是不是有点早？是不是有点迟？是不是有个偏差？或是认识得有点错误？当认识得有点错误的时候，或早了、或迟了、或不合神心意的时候，神借着周围的人事物给我传达一个信息，或者提示一下，这就是神的摆布。就像刚才说的，皇上摆布的是将军，不摆布士兵。对咱人来说人也不配，一个污秽、败坏至深的人，神直接摆布吗？但是，不能说绝对的话。就好比说世界上，神把这个权柄收回来以后，神把老百姓的眼睛擦亮，让他们看见大红龙在做什么，让它的民众起来反叛它的时候，神是不是要作工？这是神的作工。这就是说咱人得有理智地去认识，但不能定规。神不那样作工，但不能定规神不能那样作工。神一般不那样作工，在正常情况下有神的管理就够了，就不需要摆布。但现在是关键的时候，神作工结束了，这是一个转折的时候，神要让它的民众起来反叛它，这时候神是不是该作事了？神作事但是不作神迹奇事，让你看见就是很自然的，就是自然规律，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让它的民众起来反叛它。咱之前也交通过神为什么不作神迹奇事，如果神作了神迹奇事，你对神就只是渺茫的信，并没有认识。当神把老百姓的眼睛擦亮以后，让他们起来反叛他们的老祖宗的时候，这时候你看见，“呀！原来神能调动万有，原来神能在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给人一个意念，能掌管人、能控制人。”今天神要你活在神的权下，是让你主动、自愿地活在神的权下，你要是不自愿、不主动，神也能让你活在神的权下，神有这个权柄！摆设这些环境就是要你看见神有这样的权柄，所以神不作神迹奇事。如果神作了神迹奇事，你啥也看不见，最后就一句话“神作的”完了。现在就让你看见我都组织不了这个话语，但人家外邦人能把这个话语组织了，我还没有看清世界上撒但的这个邪恶程度呢，人家这些人看清了，而且还把这话语发表出来了，并且这些人还招兵买马计划反叛了，你看到了这一切。“哦！每个人的心思意念都在神手中随着神的意念而转动，这句话成了。”他们这么变化，是因着神的意念而转动的。没有神迹奇事，你对神的作为有认识了，你对神的权柄有认识了。什么认识

呀？用不用神动工呀，不需要，神不用动手，只需要什么呀？神只需要一个意念就转了。

今天跟随神的人哪个对神有认识？给你作一个神迹奇事，你仅仅是服在神的权下而已，而且那还是被迫地服在他的权下。当你认识到神有这个权柄以后，你是因着有认识而活在了神的权下。你认识了以后不敢抵挡了，只能顺服在神的权下，那就是“神说什么，我就按着神话怎么做”。神的话一出事就成，你看见了，你体验到了。如果没有体验的过程，而是看见了一个神迹奇事，那你对神的话能信得来吗？就是说神一般不会摆布一个普通的弟兄姊妹，是在一些特殊的背景下、特殊的环境下，神才作。神是不作这个工作，并不是作不了这个工作，得扭转这个看事观点。因为什么神不作呢？因为神是造物的主，因为你不配！就通过今天交通的这些，你能不能看见神的至高与伟大？在至高、伟大的造物主面前你是一只小小的蛆虫，是粪土，神可不可能去摆布一只蛆虫？换句话说，你是不是能管得了一只蚂蚁呀？一只蚂蚁还不是任由你摆布呢？可是你去摆布它吗？有意义吗？没意义、没价值，还显得你无能。就是说你得把神的摆布安排和神的管理区分开。

791 应从神主宰万有来认识神

1　人对神有多少认识，神在人心里就有多少地位；人对神的认识有多高，人心里的神就有多大。如果你认识的神是空洞的，是渺茫的，那你所信的神也是空洞的、渺茫的，你认识的神只局限在你的范围里，与真实的神自己毫无关系。所以，认识神的实际作为，认识神的实际、全能的那一面，认识神自己的真实身份，认识神的所有所是，认识神在万物中彰显的作为，这对每一个追求认识神的人都很重要，与人能否进入真理实际有直接关系。

2　如果你只把认识神限制在字句里，限制在你小小的经历里或者在你数算神的恩典里、你对神的小小的见证里，那你信的神根本就不是真实的神自己，也可以说你信的神是想象的神，不是真实的神。因

为真实的神是主宰万有的，是在万有中行走的、在万有中管理的那一位，是掌握全人类命运的，也是掌握万有命运的那一位。这一位神，他的作工、他的作为不仅仅局限在一小部分人身上，就是说不仅仅局限在现在跟随他的人身上，而他的作为是在万物中、万物的生存中、万物的变化规律中得以彰显。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独一无二的神自己　九》

2.包容忍耐和不发血气的区别

咱以前交通过什么是包容、什么是忍耐吧？那你现在知道什么是包容、什么是忍耐了吗？你怎么认识这个忍耐？（……）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忍耐？忍耐和哪一个词相对立呢？忍耐和发飙相对立。发飙属于什么呢？发飙属于血气。也可以说忍耐和血气相对立。那在什么情况、什么背景下需要忍耐呢？（网易：在人发火的时候需要忍耐，就像那天，发生了那件事，我甩脸就走了，在那个时候就需要忍耐。）这是个错误的认识、错谬的观点。你认为在你要发火的时候，你不发火了，甩脸走了，或者躲开这个环境了，这是忍耐。你躲也好，不躲也好，首先“在发火的时候不发火了这是个忍耐”是个错误的观点。咱信神了，各方面的认识都得逐渐拔高。刚开始在你不明白的时候，说让你先忍耐下来，是让你不要瞎发彪、不要瞎发血气，目的是要让人和人之间先能够相处，不然的话搞得人和人之间没法说话、没法做事，所以说那个时候和你说让你忍耐下来，是一种哄，是在哄着你，也是初步对你的一个要求。就是说外表的行为得有，你得忍耐下来，不要发飙。但那个时候你不发飙不是说你性情变化了，不是说你真正的忍耐了。什么是忍耐呢？忍耐是有个标准的、有个前提的，也就是说在你是对的情况下，别人做错事了，你确定是别人做错了，你得包容他，这才叫忍耐、包容。神是一切正面事物的象征，你所做的一切坏事，神都在忍耐、包容着，神来在地上了，神一直在等待着、忍耐着，就像孩子做什么事不合适的时候，当父母的必须要包容、忍耐，这时候就是个包容、忍耐，这才是包容、忍耐真正的内容。

那什么是凭血气呢？首先血气不等于火气，血气不单单就是你认为的那个火气。临到一件事，你有你的看事观点，你看事的观点、衡量的标准是根据你自己的肉体利益，不合你自己肉体利益的，你就要有反对的态度，不需要你发飙，你只要有反对的态度，这就属于血气，所以说属肉体的就是属血气的。神话说：“人的肉体都是属血气的，神得着人的肉体毫无用处，因为人的肉体都属于必然腐朽的，不能承受神的产业，不能承受神的祝福。若把人的肉体得着，只让人的肉体在此流中，名义上在此流中，但人的心属撒但，这样，人不仅不

能成为神的彰显，反而成了神的累赘，那神拣选人就毫无意义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对被成全之人的应许》）属肉体的就是属血气的，凡是为你肉体说话的、为你肉体办事的，这些统统属于血气。所以不要认为血气就是说你表面上爆发出来的发火，你不发火，但你有个态度，你这个态度是为你的肉体说话、为你的肉体办事，你就是属血气的。神说：“凡属血气的无人能逃脱那忿怒的日子。”（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凡属血气的无人能逃脱那忿怒的日子》）咱以前认为的血气是你生气了，你发出来的那种发飙是血气，准确地说，你凭肉体说话，这就是血气。也就是说你不能凭肉体说话，你要是凭肉体说话那就是该死的，为什么呀？神今天来发表真理呢，把一切正面事物都告诉人了，神就是要让有真理的人剩存下来，那没真理就是凭血气活着的人！没真理的人就该被毁灭！所以说你的看事观点不能根据你的肉体利益来看事，你得完全站在神一边看事，这样你才会有真正的人该有的正确的观点。所以包容、忍耐的前提是你必须完全站在正义的一边、完全站在神这一边来看人看事，在这个基础上，确定了，他所做的是抵挡神的事，是在败坏性情支配下做的事，这个时候需要你的包容、忍耐，这两个关键的点都结合起来才是包容、忍耐的准确定义，这个理解了吧？

咱现在交通的包容、忍耐和你以前认为的那个包容、忍耐完全是两个概念。你以前有什么包容、忍耐呀？“他做什么事情了，我看不惯他，要在平日里，我早就跟他发火了，我早就该管教他、打他了，可是现在我得包容、忍耐，我不说了。”这是个什么呢？（压制、克制。）这个不是压制、克制，这是假冒为善，是假的、是伪装的、是做给人看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这个事上你不是根据神话来看事，你是站在你个人肉体的角度上，根据你的肉体利益来看事，你本身就没有正确的标准，怎么就能确定人家做的是抵挡神的事，是在败坏性情支配下做的事？既然确定不了，那又何来包容、忍耐这一说呢？根据神话来看，如果人家做的是对的，人家做的是正确的一件事，需要你包容、忍耐吗？（不需要。）需要的是什么？（接受。）根据神话来看，人家做的是对的事，需要的是你接受与顺服。有时候人家是维护一个正义，或者是做了一个对的事，你应该接受、顺服，但是他做的这个对的事，给你的肉体带来的是伤害，对你的面子也是

伤害，尤其是他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伤害了你的肉体利益、伤害了你的面子，让你觉得没脸面了，这个时候，你就要为自己的肉体利益说话、为你的地位说话，维护你的肉体利益，挽回你的面子。原来你是拍桌子、瞪眼睛，用你的这种血气、火气压住他，不让他说话，或者是说一些话把他卡住，他不说话了，你是不是得胜了？（嗯。）通过揭露解剖之后，人人都看见你用那种血气、火气是要卡住他，让他必须听你的，太邪恶了！这个时候你就怎么呀？这个时候你就得有个外表的好行为，不能再那样说话、做事了。人家做的是对的事，可是不合你的肉体，在你那儿又有个浅显的认识，“我不能再发飙，不能用外表的血气压别人，不能再和以前一样有那种行为了，那我得对你忍耐。”所以你就会说：“要是以前我早就和你吵起来了，现在我和你不发飙了、我不和你吵了……”你不和他吵了，但是你给了他一个脸色看，或者是你不搭理他了。人家别人维护的是正义，你虽然是不吵了、不闹了，但你给了他一个脸色看，你给了他一个态度，他是不是受到辖制了？“呀，人家不高兴了”，受到了你的辖制。人家在实行真理、维护正义，你给人家带来了辖制，让人家受到了你的辖制，那你是不是成为人家实行真理、维护正义的一个拦路虎？那你这是不是拦阻了神的工作？你拦阻了神的工作，同时还又给自己戴了一个帽子，“要是以前我早就和他闹起来了，现在我不那样了，我包容、忍耐”，这就是一个假冒为善，这就是属血气的。这个听懂了吧？（网易：就是说认知上还是错误的，观点上还是错误的。）根源上是错的，所以你做出来的一切都是错的。好比说，你和他说了两次、三次了，他都没有听你的，他没按着你说的去做，你就怎么呀？（网易：我就是你所说的那个包容、忍耐。）你包容、忍耐了，你所做的事情是不是维护神家利益呢？是不是出于正面的呢？你确定不确定？（网易：不敢确定。）你不确定，那你的那个包容、忍耐就不成立，那就是骗子，欺骗，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就不能说你是在包容、忍耐。首先有神话的依据，确定了，你就是维护神家利益呢，那就能说你是在包容、忍耐。

不能凭自己的肉体利益来看事，凭自己的肉体利益来看事那就是歪脖子看表。人家本身是正的，你歪脖子看表，你就看成是歪的、邪恶的了，因为你认为你是对的，所以你就要说：“我不和你生气了，我

不和你发飙了。”你还说你不和人家发飙了，应该是谁和谁发飙呀？（应该是人家发飙。）人家是正义的，人家和你说：“你干啥呢？你太邪恶了！”你是说：“你干啥呢？你看你的那样子，太邪恶了，今天我信神了，我就不说你了！”你还反过来说人家邪恶了，你说你邪恶不邪恶？你本身是个邪恶的，还说人家那个正义的人是邪恶的，还说：“我今天不发血气了，但是我告诉你，要是平时我早跟你发火了。”这就是个假冒为善。这个能理解了吧？（网易：你刚才说的是不能完全确定我是为了神家利益。）你是不是完全为了神家利益呢？是不是为了神的名、神的见证呢？（网易：这个没有。要是说神家利益这个感觉还有点。）网易的话说得很明确，“我给他说了两次、我给他说了三次，他没听。”你说这个时候，网易考虑的是谁的名？（沈冲冲：网易的名。）网易的名。网易，你给他说了一次、两次，他没有听，那你和人家交通了没有？这是个前提。你和他说了，但你是不是站在为神家利益、为神站见证、荣耀神、高举神这一边？你如果站在这一边了，那就是坚持正义、不屈不挠。在这个情况下你看着他生命幼小，这就需要你忍耐、包容，这才是忍耐、包容。（网易：感觉到这些了，但是话一出口，观点不合就杠起来了，就没有你后面说的这个包容、忍耐了。）那不叫包容、忍耐，因为前提是在你心里边你已经把自己放在了正义一边，那神给你摆设环境就是在检验，你是为谁说话的？是为神的名，还是为你自己的名呢？你和萧康去HN干活儿能吵起来、争执起来，你说萧康跟上这步工作多长时间呀？不到一年吧？网易你跟上几年了？四年了。你跟上四年了呀，萧康跟上这步工作不到一年的时间，可以说你是大哥哥、大姐姐，他是小孩子。你带他出门了，到了你熟悉的地盘上了，可对他来说那是他陌生的地盘，那当他不明白的时候、当他耍无赖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网易：那时候就是刚才说的耐心。）你应该是给他交通，给他带一条路，把他带到神面前，是吧？告诉他神怎么说的，神的要求是什么，这是你应该走的路。

神给你摆设了环境，就萧康所流露出来的这个，是不是要引狼出洞、引虎下山？（网易：是。）那他做的能不能合乎你的观点？（网易：不能。）要是合乎你的观点，那就不能引狼出洞、引虎下山了，所以说他所做的不能合乎你的观点。当他所做的不合乎你的观点时，

你衡量的时候，你看他是谁了没有？正确对待人事物，根据人的实质来对待他，他的实质是什么？他是拆毁神经营的，还是他愚昧、无知呢，还是他为肉体利益要干什么呢？你得根据他的实质来对待他。如果他是敌基督，他是来拆毁的，那你对待他就得打。如果他是愚昧、无知、幼小，那神流露出来的是什么性情呢？神看着这个人是哀愁，多长时间了连这个也认识不了，是哀愁。对哀愁的人，应该有帮助、扶持、引导、带领。你看见了他的身量，你应该怎么对待他？你对待他应该是帮助与扶持。这个帮助与扶持应该是站在正确的角度上边吧？根据他的实质来对待他们，你应该帮助、扶持。这个时候你帮助、扶持他，这是正确的。但如果这个时候你没有去帮助、扶持他，而是要求他这么做那么做，他没有按着你的要求做，你在那儿倒要发飙呢。你没有发飙，你还说你是在包容、忍耐，所以说这是不是假的呀？你应该是先帮助、扶持、引导他。要引导、带领他，你得拿出来神话，用神话要求他。他不按着神话走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应该包容他？你包容他怎么包容呢？神是掰开了说、揉碎了说直到让你明白、听懂，所以你得苦口婆心地说。如果你这样说了以后，他听懂了、明白了，还明知故犯，什么也知道了，就是实行不了，那就是有意与神对抗、与神对立了。那就得用神话卡着，不受人的辖制，这个听懂了吧？（网易：嗯。）

主要就是把属血气的和火气分开。（网易：我那个包容、忍耐不是你交通的这样的。我那个包容、忍耐是表面的，是做给人看的。）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强盗、杀人犯进了你家了，拿着刀子指着你“把钱拿出来，给我!”你说什么呀？你说没钱或者找了一个借口，强盗、杀人犯和你说：“像你这种态度，我早就该杀你了！在我二十岁的时候，我和人家抢钱，谁敢和我这么说话，我一刀把他捅了。我抢了这么多年了，还没见过有一个敢跟我还口的人呢！今年我四十岁了，我有包容、忍耐了。你今天说了两句话，我包容忍耐你了啊，今天我没捅你、没杀你。但我告你说，我的包容、忍耐是有极限的，你再说三句话、四句话……”你说这个杀人犯有包容、忍耐吗？（没有。）这叫什么包容、忍耐？我给你举这个例子就是让你看看你站的角度是什么，让你看见你是为你自己的肉体利益说话呢。你信神必须站在神一边，有一个正确的看事观点，就是说你得知道神给你的做人的标准。

你应该怎么做人？你应该根据神给你的做人标准来衡量自己。真理是什么？真理是做人做事、看人看事的准则。做人做事、看人看事就是一个标准，就是神告诉给你的，你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用这个来看事，不是根据你自己肉体来看事。什么是包容、忍耐，什么是血气，咱得有个正确的理解。凡属肉体的都是属血气的。那什么是属肉体的呢？肉体是什么呢？你是不是个肉体？属肉体的就是说你说话、行事都是围绕着你自己，唯我独尊，为你肉体说话、做事，这就是属肉体的。网易你刚才说的那个话是不是为你自己说话呢？你是为着你自己说话。不管你是虚荣脸面、地位、名誉、肉体享受还是钱财，这些东西都是属肉体的，你为这些说话就是属肉体的。那什么是不属肉体的？和属肉体对立的那就是属神的，属神的那就是属于正面事物的，就是归于神了。凡属肉体的就是属血气的，凡属血气的都难逃那忿怒的日子。也就是说在神的国里边，没有属肉体的这一说，都得怎么呢？人人都得起来见证神、荣耀神，你的活出必须是见证神、荣耀神。因为神造你的时候，就是按着他的形像造的你。什么是神的形像呢？神的形像就是神的所有所是、神的喜怒哀乐。也就是说让你按着神的喜怒哀乐活出来。

人被撒但败坏了以后，才开始变的诡诈、自私、卑鄙、无耻，你再看咱所做的这一切事，是不是诡诈、自私、卑鄙、无耻啊？诡诈、自私、卑鄙、无耻，没有一个正确的看事观点。今天咱说认识认识自己，谈谈，网易认识到自己什么了？（网易：为自己肉体说话。）网易到现在还在维护自己肉体利益，他认识谁了呢？他认识萧康了，“萧康，他怎么怎么不听我的话。他去了几次了，我给他说了三番五次了，我和他怎么说的，最后他还是不听我的话。”神来建造国度，是让人都活在神的话下，让神的话在人身上作王掌权，你网易要干什么呢？“我的话在他身上竟然不能作王掌权，你说我该不该发飙？该不该发火？”用撒但的狂妄性情来说，“我就要强行占有人、强行灌输给你，不经过你同意！”为什么说你不经过他的同意呢？因为你就没有和他交通，也就是说你不能让他听懂，这就是不经过他的同意，强行灌输，把你的意思灌在他里边，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为什么人和人这样打斗，合不来呢？每个人都想强行占有对方，你说达平为什么那么贫嘴呢？他就是想占有你所以才那么贫嘴，但当他占有不了你的

时候他就发火了，这就是一个血气。血气是什么呢？搞清楚了，血气就是属肉体的。什么是诚实人呢？诚实人就是说话准确了。所以咱以后说包容、忍耐的时候得先确定人家真正做错了。真正做错事是指什么说的呢？人家真正做错了就是说在神那边看，他做的不合神心意，他做的是抵挡神的，他做的是反面事物，他是凭败坏性情做事了，这个才需要你去包容、忍耐。如果你本身就是个邪恶的人，那不管你做什么，都不存在包容、忍耐，就谈不到包容、忍耐，这个理解了吧？这就是刚才给你讲的这个强盗、杀人犯说自己包容、忍耐人了，他那个包容、忍耐就不存在。

886　神的爱是任何受造之物所不具备的

1　他的话语带着生命力，给我们当行的道，也让我们领悟到了什么才是真理。我们开始被他的话语吸引，开始注意他的说话语气、说话方式，也开始下意识地关心起这个不起眼的人的心声。

2　他为我们呕心沥血，他为我们寝食难安，他为我们哭泣，他为我们叹息，他为我们病中呻吟，为着我们的归宿，为着我们的蒙拯救，他忍受着屈辱，我们的麻木、我们的悖逆让他的心在流泪流血。

3　这样的所是所有是一个普通人所没有的，也是任何一个败坏的人所不具备也达不到的。他有常人没有的宽容、忍耐，他的爱是任何一个受造之物所不具备的。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在神的审判、刑罚中看见神的显现》

4.不要做在人面前

温婷婷，以前你和我有话说，后来没话说了，啥原因啊？（温婷婷：那次聚会你说看见我就是混蛋，说我是混蛋之前，还给我交通了那么多，其实我都没听进去，我就听见说我是混蛋，还有我成敌基督了。当时我想的是："我都成敌基督了，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然后我就说："我都成敌基督了，那我还走什么呀？"紧接着你就说："你就是混蛋，你就听不懂。"你解剖我是混蛋，我听了以后感觉我的心都碎了一地。我原本还感觉自己差不多，没那么好但也没那么坏吧，也没坏到那种程度呀……）那你现在对我说你混蛋怎么看呢？（温婷婷：我感觉我也听懂了一些。）也听懂了一些，但没有完全听懂？（温婷婷：当时没听懂。）那现在呢？（温婷婷：现在我自己觉得我能理解了。）理解和承认自己是混蛋这是两个概念，现在是理解一些了，还是看见自己就是混蛋呢？（温婷婷：我现在是承认自己就是混蛋。）认识到自己就是混蛋了没有？（温婷婷：认识了。）那你还有什么委屈呢？（温婷婷：没有委屈呀。）没有委屈就不应该流出眼泪呀。（温婷婷：我也不知道了，我觉得我有认识了，心里也承认了。）你认识到你是混蛋了，那你这泪是什么泪呀？（温婷婷：你解剖了我以后，其实我心里边有恨，就想着那我就离你们远远的。刚揭露了我的第二天，到了吃饭的时候弟兄回去了，他们让我在那里吃饭，我立马说："不吃了，我走呀。"其实我心里头能意识到，我就是赌气了。虽然我也意识到我的问题了，但是我就是接受不了"你就是个混蛋，你太让我失望了！"这两句话，当时我也反不过那个个来，我心里就想："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你就说我太让你失望了，那我就离你们远一点，你不喜欢我就不喜欢，那我就离你们远点。"就是孩子和父母杠上了一样，就赌上气了。然后我就心想：自己好像就是让人厌烦到看都不想看一眼了。后来我回去吃完饭就去别的地方了，我走的时候跟家里的人说我今天走了不回来了，其实我的那个不回来就是有意的，里边就是赌气。第二天肖红过去了，问他们我去哪儿了，他们去找我了，找见我了就说："你在就好，还以为你丢了。"那时候我才看到自己确实不是个人。刚才弟兄说以前我有话说，后来没话说了，以前见了弟兄我的话可多了，从你说了我是混蛋之后话就少了，就是从

那以后话就少了，就没话说了。我也想说，但是就不知道说啥，反正不像以前那样有什么说什么，没那么多顾虑，现在就好像受辖制，不知道该说啥。我就是难受那两句话，我自己也不是因着委屈哭的……）那你现在的这个哭是什么？说说你现在的光景。（温婷婷：就觉得心里挺难受。）怎么难受呢？（温婷婷：就是好赖都分不清楚，挺混蛋。）是你分不清好赖，还是我分不清好赖呢？（温婷婷：我呀。）可是我好像看见你是说我分不清好赖，你要是觉得你分不清好赖不应该哭呀，你要是知道自己分不清楚好赖，那就说明你是能分清楚的，对吧？那你现在究竟是分清楚了还是没分清楚？（温婷婷：……）温婷婷又因为脸面给堵住了，温婷婷心里想："你说我该说啥呢？当着这么多人说我没分清楚，我对弟兄做的事情分不清楚，我这是说弟兄无理取闹呢，我这不是无理取闹呀？不行，我还得说我分清楚了。说我分清楚了，可是我这心里过不了这个坎儿，所以我就难受！"是不是？既然你过不了这个坎儿，还难受，那你说你分清楚了没有？

我带肖红的时候，第一回打她的时候，我说她是扫罗，说任茔是大卫，最后她写文章的时候，她写了句什么话？还记得吗？（温婷婷：父教子般深沉的爱。）一说这个你们都知道，她写了句"父教子般深沉的爱"。她是第一个说这话的人，后来谁又说了这么一句话呀？萧明志说的。我说他贼商，这话扎心不扎心？（温婷婷：扎心。）扎心，萧明志当时哭了，他去那边找我本来是想兴师问罪，可是兴师问罪的话能不能说？不能说。所以他只能说："我要寻求寻求，我没路走。"他说他没路走要寻求寻求，他寻求的是什么路呢？他心里清楚，他反驳我的话满满登登的，他见了我有满肚子的话要质问我。他想质问我，但敢不敢质问呢？他不敢质问。但他敢试探地说："你给我解释吧，我看你给我解释的和我的认识有多大区别。"这是兴师问罪。等我给他解剖了以后，他还痛苦吗？他还哭吗？不哭了。他说了句什么话？"父教子般深沉的爱！"他为什么能说出这句话来呢？认识了、体验了、经历过来了。虽然话语扎心、难受，他几天睡不着，可是看见了父教子般深沉的爱。同样我说了你一句"混蛋"，也扎了你的心，可你感觉到父教子般深沉的爱了吗？你告我说你理解了，你这个理解是一句什么话？这还是一句面子话，你太给我"面子"了。温婷婷，你真

正的理解了吗？真正理解、认识了没有？如果你真正的理解了、认识了，你应该有所感觉、有所感受呀，应该也是说："弟兄对我是父教子般深沉的爱呀！"父教子是怎么教的？严父！责打管教！有问题就管，往正道上带，做得不合适，你不是人，那就要有管教临到，就要指责，就要揭露，就要告诉你说："你做的是什么呢？做的啥事呢？你是混蛋！"该不该有这样的话？父教子般的爱作在你身上了，可是我没有听见你有这个回应，没有看见你有这个反应，我看见的是你的眼泪流出来了，你是痛苦、难受。你说你是当时远离我，可我看见你现在也没有和我亲近呀，现在也没有看见你和我有话说呀。如果你真正认识了，那你就能感受到"父教子般深沉的爱"，这个时候你是有话说还是没话说？（温婷婷：有话。）这个时候应该是更有话说了，可是你有话说吗？这样说的话，你还是活在面子里。活在面子里是小事，主要是你现在还在那个情形里，可以说你没有认识。你之所以说你认识了，只是为了给你留个面子，你自己给自己留了个面子，是不是这样？

温婷婷，我说你是浑人、我说你是混蛋，目的是要干什么呢？目的是让你不要做浑人、不要做混蛋，这事难不难？（温婷婷：不难。）你向往不向往？你看见浑人好，还是正常人好呢？（温婷婷：正常人好。）我让你做一个正常人，你应该是喜呢，还是应该是痛苦呢？（温婷婷：喜乐。）可你怎么会有痛苦呢？你这痛苦是怎么产生的？咱前两天交通了"回娘家"，现在我又想起一个情形来。有的人在本分上边特别用功，也付出、也花费，你说他就一定不是"回娘家"的人吗？就像温婷婷，温婷婷的这个表现是什么？在人来看，人家花费了，今天人家也没有回娘家呀，人家还在外面尽本分，在外面大干了呀。温婷婷，你实质上是在干什么呢？你干多少都是为着你的面子，到现在还是面子、面子，跑了半个欧洲完全是为了一个冠冕？你这撇下孩子、撇下家庭出来干活儿完全就是为了一个冠冕，让他们承认？你就是为了换这个？（温婷婷：不是。）可是你做的就是这样的呀！那你现在信神是为了什么？能说清吗？有没有方向目标？你信神为了啥？（温婷婷：做一个真正的人。）做个真正的人，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是吧？（温婷婷：嗯。）那你往这个方向走不走？这个是不是你所要追求的？（温婷婷：是，这是我的目标。）是你的目标，有

路走吗？神最近交通了放下、投入，神是不是给你路了？（温婷婷：嗯。）放下什么？我把你所追求的那些东西给你揭露出来了，都已经那么邪恶、丑陋了，你还不放下？你要是真有追求的目标和方向的话你还有痛苦吗？人从来没有体尝过真正的人生意义，没有走过这条路，也不愿意往前走。真理是在实行以后才能明白的，不是说你明白了真理以后才去实行真理。（温婷婷：实行了以后才能明白？）真理是在实行了以后才明白的，不是明白真理以后才实行的。真理是什么？神说了一句话，真理能使你快乐起来，那真理肯定是能让你快乐起来的，现在你快乐了没有？今天就你流的那两滴眼泪你快乐了没有？（温婷婷：没有，忧伤呢。）你没有得着真理，那你实行真理了没有？（温婷婷：没有。）那你为什么不实行真理？你不实行真理，你说这是谁的过？你是知道路的，你是有路不走，对吧？人在看了神话、听了交通以后，明白的只是一个字句，在实行了真理以后，经历了、体尝了才能认识到真理的真意，才能真正的明白真理。当你真正的明白真理以后，你才能真正地看到你得着的是什么，那时候你才能真正地快乐起来。你在这儿痛苦，莫名其妙，多长时间了还在痛苦里钻着呢，难受不难受？从那时候解剖了你到现在多长时间了？（温婷婷：半年。）半年了你一直在痛苦之中挣扎，说着说着眼眶就湿润了，这湿润从哪儿来的？什么原因来的？你这个痛苦、难受从哪儿来的？是怎么有的这种难受劲儿呢？是因为这么长时间了自己没有进入而难受的？还是因为放不下那些而痛苦？还是一想到弟兄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了你个混蛋，“这以后怎么见人呀”而痛苦呢？（温婷婷：这会儿觉得自己半年了也没有变，好像也没有什么长进。）你半年了没长进，那你应该是恨恶自己，怎么还痛苦呢？为什么没有变化？你就活在消极情绪里边、活在埋怨的情绪里边，能有变化吗？就像萧卫一样，在切菜的时候是“你愿意爱谁就爱谁！你愿意爱谁就爱谁！不愿意见我就不要见我！”萧卫“切”了三天，你就“切”六个月？

我家闺女现在二十岁了，一直以来我没有时间管她，没有时间去教育她，也没有那个精力。之前上班的时候是忙着上班呢，后来不上班了，有了自己的工作了，然后也没有一个合适的方式方法去教育她。温婷婷，我家闺女你见过，也听说过，是吧？（温婷婷：嗯。）她给人的印象是什么呀？你怎么评价她？是不是听不懂人话，人性太

次？我家闺女不让人说话，你一说话她就给你怼回去了。（温婷婷：我也是这样的。）你也是这样的？（温婷婷：嗯。）你为什么要怼回去呀？（温婷婷：……）我家闺女不让我说话，为什么不让我说话呢？她不让我说话是不让我说什么话？严格地来说，也不是一句话都不能说，我夸她的话能说。可是我作为一个父亲能夸孩子呀？我要夸是夸什么呢？人要是做得好一些，这个能夸，可是人能经得起夸吗？夸夸不就上树了吗？再说有多少是做得好的？是值得夸的呢？可她就喜欢让我夸。我作为一个父亲，我是教育她成人呢还是夸她呢？夸她她能不能成人呢？（温婷婷：不能。）夸会造成一个什么结果？人被撒但败坏以后，本身就喜欢什么？（温婷婷：被夸、被认同。）那这夸的背后是什么呢？是地位、名誉。本身她喜欢让人夸，然后我作为父亲的再夸，到了世界上了以后是不是更得有人夸呢？现在都提倡老师给孩子自信心，要学会夸孩子，老师一夸孩子，孩子的学习成绩和各方面就都起来了，是吧？孩子们都愿意让老师夸，有没有果效呢？（温婷婷：有。）确实有果效，但是我做不到。如果我不信神的时候还能做到，可是一信了神以后做不到了。为啥做不到呢？因为人本身就活在罪中不知罪，本身就追求地位、名誉，再夸夸那就相当于是在火里加了点油，更加助长了你的野心与欲望。

有的人在上大学的时候相当追求、相当上进，可毕业了以后却一事无成，什么原因？因为他很脆弱，毕业以后在社会上没法活，这种人多了吧？（嗯。）因为他活在那种被人吹捧的荣耀里边，从小家里人夸他，他周围的人夸他，老师也夸他，他活在那种夸奖里边。那他学习的目的方向是什么？就是为了得着人的称赞、夸奖。在上学的时候一直是被人称赞、夸奖，大学毕业的时候光环有了，可是去了世界以后能不能一帆风顺？能不能按着自己想的去发展？咱都在世界上待过，在世界上有几个人会夸你？（没有。）学校的生活是一种景象，去了社会上又是另一番景象。有的人虽然也念了二十多年的书，但人家是一边念书，一边体验生活，一边学着与人沟通，最终该掌握的基本知识掌握了，人性上的正常活出有了，日常生活的基本技能也有了，最起码这个人可以自理、可以独立了。可有的人念书就只是为了学习，在这种背景下父母再夸着，那这种学习就是在夸赞的背景下进行的，一个人要努力、专注地学习，那就得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学习

上边，父母也支持、维持这种学习，那父母就必然会代替孩子去做一些事，那这个孩子就没有正常人性生活的一些技能锻炼。这个孩子每天就是学习学习学习，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这是说得严重点的情况，要是按一般情况来说，那就是孩子没有正常人性的生活，没有正常人性。现在有多少一等一的尖子生出来以后自理不了，不要说大学毕业了，有的人就是考上大学也念不成大学，为什么？因为他刷牙都不知道怎么挤牙膏，听过吧？（嗯。）生活自理不了，吃饭不知道放油盐酱醋，不知道放多少醋，不知道放多少盐。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念书的时候他一直处于一种紧迫的状态，他父母不敢浪费他的一点时间，就把一切都给他弄好了。他能年少有为并不是脑袋怎么聪明，而是靠死记硬背，硬往脑子里灌输，所以他就没有其余的精力去弄别的了。在这种背景下家长再只看重他的学习成绩，那这个孩子就只能是学习学习学习。等他考上大学以后绝对脱离不了父母，离不开父母，因为他就只知道学习，在大学里边生活自理不了，都不知道衣服得换洗，这个时候父母不可能再跟着他陪读，所以没办法只能辍学在家。考上大学以后，如果因为生活不了、自理不了而回了家，你说对这个孩子的打击有多大？他还有活着的希望吗？（没有了。）那这个孩子百分之七八十是抑郁症，会自杀，也可以说是他的父母把这个孩子毁了。这是说得严重点的一个后果，轻一点的后果就是大学出来了，生活也能自理，但是和别人无法相处、无法沟通，没有正常的言语，四六不分，那在世界上他就是废物一个。在学校里边，在考场上能答个题，但在生活中什么都不是，生存不了。一贯被捧在手里边的那个学生，一到世界以后立马感受到天上地下的一个级别上的落差，你说他怎么能承受得了？这种落差让他见不了人了，无法见人，那就和温婷婷一样，无法见人。“在神家抬不起头来，人家怎么看我呀？”所以说就掉在消极里边了，不能活人了。给你说这个就是要给你说我为什么不夸人。

“孩子都喜欢让人夸，你夸夸他，他就开始努力了。”这个话不是旁边人帮我、教我怎么教育孩子说的话，而是我家闺女和我直接提出了要求。她做了什么以后就来我跟前显摆一下，“你就不能夸夸我？”和我要夸的话呢。我说：“我是不会夸你的，你这么大的人了会做这个就应该。该会做了，还夸什么夸？你还有那么多不会的，还夸

你呢？前边还有更多的路要走，你怎么不走呢？”在我这儿得不着夸，得着的反而是什么呢？在我这儿有时候不是要训她，而是说她这个不完善、那个不完善。我说这些的时候，她心里边舒服不舒服，愿意不愿意让我说？（不愿意。）她不愿意让我说她的不完美、不好。我说她的时候，她心里边有点不太愿意让我说她、不太愿意接受我说的，这个时候，她心里就产生了抵触，这就是神交通的那个消沉，反抗。她反抗、抵触的时候，我是什么感受？她给我打回来的时候是硬邦邦的，“给你说你怎么就不听呢？你怎么就听不进去呢？你怎么就听不懂呢？你有没有反应？你怎么是这孩子呢？谁家孩子和你一样呢？人家别人家的孩子就不用说，人家自己就把这件事情做了。今天我和你说了，你怎么就听不着呢，聋了？”我是不是会有这个反应啊？当我说了之后，她还是那样的时候，第二回再说的话肯定要加重了，我的话加重以后，她是什么反应？刚开始是消沉，第二次呢？反抗、悖逆，“你骂我了，你指责我了，你嫌弃我了。”我听了人家这个话还莫名其妙呢，“这说的啥呀？我怎么就嫌弃你呢？我怎么就骂你了呢？”“你羞辱我，你欺负我，你欺辱我，我不是你孩子，你是怎么对你家老二的？你怎么不说他呢？你就天天说我。”我说：“他小，他不懂事，你也不懂事？他是耍屎的孩子，你也是耍屎的孩子？”“我也是耍屎的孩子，你就把我当三岁孩子对待就行了。”你说我还说啥呢？正常的话听不进去，稍微引导的话，她还嫌说她，嫌不夸她，然后又给反打回来。我说：“你怎么是这么个人呢？怎么这么自是？自己认为对的就是对的，就不能让大人说一句，一说就反抗，还反打过来。”反打过来就事论事也行，可是她给我来了个“擦边球”，她说我虐待儿童，她还难受，眼里还含着泪地说：“你偏心，我就不是你亲生的。”她这难受是难受一天吗？（不是。）是记到心里了，三天都缓不过劲儿来。三天过去了，我忘了，她忘没忘？她没忘。那我交代给她的事情她做了吗？还没做。这个时候，我是不是还要说呀？（嗯。）我还要说，我在说的时候无意加了一句话，我说：“和你说了你不听，你天天就是打游戏，你天天怎么怎么。”让她收拾垃圾，说了三次五次，说了几次，她没有去做，或者偶尔做了一次两次，这个时候我说了她一个“天天”，人家接受不了了，“你说话尊重事实吗？我天天怎么怎么了吗？”我说她玩手机了，我说：“一天起来就是玩个手机。”“我一天都玩了吗？”我看她晚上十点多了，在被窝里还不睡觉，就说了一句：“一天二十四个小

时抱着手机就不放了。”人家怼我的话马上就来了，“你说的是实话吗？我二十四个小时玩了吗？你见我二十四个小时抱着手机不放了吗？鬼话连篇还让别人做诚实人呢。”人家说这话的意思是：“你见我吃饭的时候玩了？我去厕所的时候，你看见我玩了？你说的这话水分有多少！”我说人家天天玩，说人家一天二十四小时玩，人家告诉我，“这二十四小时里面我还睡了六个小时的觉，还吃了三顿饭，你怎么说我是二十四个小时玩呢？你说我天天玩手机，我那天晚上去逛街了你没有看见啊？我晚上逛街去了，我怎么玩呢？”你说气人不气人？两句话气坏人。我说了人家句天天玩，人家还和我求真呢，人家还要求把睡觉的这六个小时给去了，不能说是二十四个小时。说她一次，说她两次，再说三次，她就说她不是我家孩子了，这就定性了，眼里边含着泪，我再说两句人家就离家出走呀，不在家里待了。

温婷婷，你说她这个情形和你有什么区别呢？（温婷婷：你这说的不就是我吗？）我闺女就这个情形，不让人说，没办法。（温婷婷：我就和她一模一样。）我和你说这个是要说她这个情形是怎么转过来的，要说这个过程。萧桃回家带她呢，跟上她也是气得没办法。萧桃和我着急了，能说胡话，“不行了就离婚”，可是和孩子没法离呀，离不开呀，逼得她没办法。她跟谁都能反，跟孩子也能反，但是当父母的那个心真的反了吗？反上一天、两天，等到三天的时候，还得和孩子去沟通，还得想办法，把萧桃也给治住了，没办法了，人家把她治得服服帖帖的。二十岁了，人也大了，我也是想办法和人家沟通沟通，我总觉得自己的这个职责、责任没有尽到。当父母的有责任把人家培育成人，没有把人家培育成人，我就想尽一切办法。不管孩子有什么错，肯定都是当父母的错，因为她是未成年人，我得把我的责任尽到。如果说我尽到我的责任了，我没有把她教导过来，那是她的问题，但首先我得把我的责任尽到。我的责任没有尽到，我就反思，孩子为什么成了这样？就想一路走过来孩子怎么就成了这样的，父母没有在身边陪伴，每天孩子是独自一个人在家，从小是跟她姥姥在一起，她独立生活就学会了自我保护，自我保护能力就是神交通的防备能力极强，我一说什么话呀，她就不知道要干什么，时刻处在备战状态，她为什么会这样？她没有家人的呵护，没有家人的保护，她要生存，她用这种方法一而再再而三得着了好处，就用一种强势的、

不讲理的方式给你怼回去、给你打回去。在世界上不管任何人事物，你把人家给怼回去、打回去之后，人家还说不说你呢？（不说了。）不说你了，在不说你的时候，你感觉得逞了、胜了。在这种情况下，她不是认识自己有什么问题，她是要把这种“自我保护”发扬光大。在认识到孩子怎么走上这条路的时候，就得治她的病，怎么治她的病呢？首先得把这个防备心给她脱去，那就和她去交心、交谈。可是不管和她谈什么，一谈，她就“蹦”起来了，防备心太强。

她在家里和她妈弄不成，那天我闺女走了一夜没回家，萧桃害怕了、急坏了、吓坏了，睡不着觉。第二天我就回去了，我心里也在想呢，神说三岁大的孩子就得会喊全能神了，她这么大的人了，现在是这个样子，神作工结束了，我得把我的使命、责任尽到，尽力去帮她。可是我帮助她的这些话就没法说，我还没有说呢，她就把我的话堵在外边了，她那话比我的话还多，所以我首先得把她的话堵了才行。孩子信神不信神那是后话，但最起码得先学会做人，她能正常地和人沟通，能学会听别人说话才行，不然的话人家别人再说什么，她不听，听不进去，那再说什么也不管用啊。所以我还得趁人家的时间，趁人家合适的时候和人家说这个。以前我是当父亲的教导闺女呢，现在不敢教导了，现在得坐个低凳子，就得和人家商量着来，问人家什么时间合适。我闺女非要去念书，去世界上班，要去体验体验。我和闺女坐到一起，我想的是给她看看视频，让她看看现在神的工作作到哪儿了，咱得追求真理，不敢每天起来就是追求世界。我第一天给人家放了个视频，视频里说的是大红龙的腐败，我想让人家看看现在社会的形势，刚看了三分钟，人家就对付我了，“你喜欢看什么，人家这个软件就给你推送什么。”我给她说的是“社会成了这样了”，人家说的是“不是社会成了这样了，而是你喜欢它成这样了，人家别人看到的是花花世界，你看到的世界就是摇摇欲坠，这咋回事呀？就是因为你喜欢看什么就给你推荐什么，和人家无关”，视频也不看了，这些话就给我打过来了，还说啥？没法说话，反过来人家还教育我呢，人家说：“你不会看世界，你太偏，太偏谬。”第一天，人家不看，也不和我说了，我就和别人去说了，看着我是和别人说呢，其实就是专门说给她听的，让她耳朵发烧。第二天人家也不给我时间，我还得瞅准时机和人家说话呢，我想着“那个视频不能看了，我换一个

视频，我给你放的视频你看不见，你说我给你放的视频是我选择好给你看呢，那我就给你看一个你能看见的视频”。我给人家打开视频，“你看这火灾到处都是，把整个楼都给烧了。”人家看都不看，“火灾哪都有，一烧起来烧得哪都是，那还用看？”不害怕，什么都不搭理，这火灾的视频也不能看了。第三天，再不说就不行了，没有时间了，我还得赶紧走，所以趁晚上的时间，我又跟人家说呢，她天天追求学习，追求文凭，我又拿出一个视频，让她看了呢，这个视频说的是教育腐败，学校的奖学金怎么怎么，刚说了一句，人家“咔擦”一摁把视频暂停了，人家给我“交通”呢，“这视频就是胡说呢，我在学校我就知道，人家同学谁谁谁，怎么怎么，我就知道。”人家给我“交通”呢，人家语气硬邦邦的，在我那儿我感觉人家是训斥我呢，可人家感觉是和我正经说话呢，你说这让我怎么说呢？我还没有开口了，人家就给我“交通”，不给我说话的这个余地。人家说话硬邦邦的，还指住那个视频和我说呢，那会儿家里还有一个姊妹呢，当下我心里想的是：“这是什么架势呢？怎么就没有个正常人性呢？当父亲的给你说两句话，你是怎么说话的呢？”我也不敢说人家什么，我说：“闺女，来，你坐这儿，咱们换位思考一下，我和你一样这样和你说话，你什么感觉？”我一拽人家，人家一躲、一闪，人家倒坐地下了，说我欺负人家呢。人家反过来训我呢，“你就不让人说话，就不让人开口，一说话就这了、那了。”人家说是我不让人家说话，气得人家不行。家里那么多人，人家嫌丢了脸了，年少轻狂，她认为的、看见的那些在她那里不能说是真理吧，但都是事实，她觉得她比我的见识广，“在学校里我见了多少了、听了多少了，你看视频呢，我比你看得还多呢。”她和我较劲呢，根本看不起我。

我说：“就你这个表现让人家外人看见了是什么感觉？你看见了吗？”这个画面让我想起了什么？以前人说孩子看不起父母，穷人努力把孩子送到学校了，孩子拿上好吃的、好穿的进了学校，可孩子在学校都是攀比呢。当爹的去学校看看这个孩子，当爹的能穿什么衣服？普通烂衣服。当爹的一去了学校里边，“找找我闺女，谁谁谁。”他那闺女认他不认他？（不认。）不能认他。（丢人了，不能认。）不认，可是当爹的又不走，没办法，闺女把她爹拉到一个犄角旮旯里训斥一顿，“你来干什么呢？来这儿丢人现眼呢？人家省长来见闺女的时

候穿的是……你在这儿转一圈，我以后在同学面前怎么抬头呀？你这还让我活吗？”把她爹训得乖乖的，她还有理了，还痛苦、难受了。她把她爹训了以后，她没有说她爹是什么感受，她只是说她自己是什么感受。你说她爹是什么感受？“这是什么闺女呢？连陈世美都不如。这现在是还在学校里边，只不过是父母省吃俭用给你穿了件好衣服，你就这样，就见不得你爸了，不敢让你爸来你学校了。这要是嫁了呢？以后有出息了呢？还要不要你父母呢？这气人不气人？”她在那个家，我就专说给她听。听了这些话以后她想的是：“你不夸我，你每天起来就是贬低我、藐视我、耍笑我、欺负我。”她心里是这么想的。眼看着没时间了，我得走了，总得把这个问题解决解决。不行，我再坐个低凳子和人家再说说吧，我和人家说了句话，人家也不吭气，后来她妈又把人家拖过来，说：“你爸回来一趟也不容易，坐下来说说。”人家从房间出来的时候穿了一双拖鞋，我在厨房呢，我还想着人家出来了，我也就从厨房里往出走，等我出来以后，结果人家已经到了门口然后开门走了。晚上八九点，那么冷，她穿了个拖鞋就走了，你说我心里那是什么感觉？能说成话吗？没法说。能讲理吗？不能讲，还得跟着人家出外面看看人家。我家这是闺女呀，还和小伙子不一样，况且今年又出台了个什么政策呀？器官移植合法化，这儿有孩子失踪了，那儿有孩子失踪了，她穿了个拖鞋就走了，你说我的心搅不搅？她妈的心里也搅呢，找也不对，不找也不对。后来我说找找吧，出外面找了一圈，找不见，我心里就想呢，信神相信神主宰呢，由神主宰吧，我要修改什么呢？算了，不找她了，准备回吧。准备回的时候看见前边有个人像是，我想的是她出来的时候手机也没带，钱也没带，什么也没带，穿的烂拖鞋，冷得不行，返回来了。等回去了以后，咱坐了个低凳子，去人家跟前说说话。我去人家跟前了，人家把脚冻了，躺在被窝里，眼泪还一滴一滴地往下流呢，人家还不和我说话，说不成。第二天起来人家还气得不行了，没办法第二天硬把人家拖起来，这个时候不能说人家的不对了，我只能说我的不对，怎么说呀？神交通要帮助扶持人，该怎么帮助扶持人？用你的经历去带人，我和人家说了说我的经历。

我一上午不说人家，我就说我的经历，我就说我小时候是怎么过来的，毕业的时候是带着一种理想，伟大的理想出来了，毕业以后没

两个月，那边正好招工呢，人家给我说的是一个月一千多块钱的工资。那时候的基本工资也就是个三百来块钱，我一个刚毕业的小孩，人家给我一千块钱那是高工资了。干了一个月，结果人家不发工资，人家说："你是实习的，你什么也不会，给你发什么工资呢？"人家说我是实习的，那就当实习的吧。第二个月人家还不发工资，人家说："那是押金，要给你发了工资，你干不了多长时间跑了呢？"具体能发多少钱，我还不知道。第三个月了，人家发工资了，就给我三百块钱，火不火？火。但我已经是干了三个月了，还押了一个月。一共发了三百块钱还不管吃，当时是管住，在酒店里边，吃饭也便宜，一个馒头两毛五，一块钱四个馒头，菜五毛钱，要想吃得差不多，一顿饭就得一块钱。面条比较贵，还不敢吃面，只能吃馒头，不习惯也没办法，一个月下来还能剩两百块钱，接下来干还是不干？虽然憋了一肚子火，但是我刚从学校出来，人家说我是实习的，确实也是实习呢，因为我就没有接触过那些东西，还想在人家那儿实习实习、学习学习，人家引诱着我的兴趣，所以人家就是给我三百块钱我也不能走，最起码在那儿学习学习。第一个月老板不敢让我上手，是出钱去外面找那些专业的人来干活儿。找人家专业的人一个月下来就得一千多块钱，那时候的一千块钱相当于现在的一万块钱，老板心疼钱，第二个月没办法了，让我上手了。一开始能上手的时候，心里还处于一种兴奋期，等自己干了几个活儿之后，没出问题时，心里就开始想了，"白干呢？你给不了我专业人士的钱，你给我人家那钱的一半也行啊。"一半也不给我的时候，我就想着"就是奖金也得给点吧？"心里不平衡，就感觉到憋屈、难受，"一开始你骗我说给我一千多，现在我在这儿加班干了额外的活儿，你也不给我奖金。"就开始发怨言，搞条件。不管怎么，人家老总不会见我，我也见不了人家，只能给部门经理发表发表自己的意见。我刚开始给人家干活儿的时候，老板看见我什么感觉呀？这是个宝贝、人才，又会这个，又会那个，高兴不高兴？（高兴。）那个时候他看着我就像咱看见温婷婷一样，是吧？年轻，有魄力，出去打仗有劲儿，看见温婷婷就像发现了宝贝一样。他发现宝贝了，他就要干什么呢？他就要给我种"要重用我、培养我"的印象，这个时候我心里高兴不高兴？他想的是重用我、培养我，我就会感恩戴德，然后好好干。可是他忘了我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了，我就不感激他的那个好心，我还在讲我的理。快一年的时候，我心里边实

在是不舒服，憋屈得不行，就想着算了，不干了。他看见我不想干的时候，他舍得放我吗？不舍得放我，但又不想给我涨工资。因为一次招工不是招我一个人，是招十几二十几个人，给我涨了工资给其他人涨不涨呀？所以他就得想办法了，那次董事长开会，领导在一起决定这个事呢，就想听听我的意见，然后就把我叫上去了。人家都是大领导，我一个打工仔，在人家面前就是个小孩子，人家问我话呢，我傻乎乎的，根本不懂得尊重人，我一门心思地说我自己里面真实的情形："我刚来的时候说是给我一千，结果给了我三百。我刚开始干活儿的时候，额外干了多少活儿，就我干的这个活儿要是去外面请专业的人得给人家多少钱，不给我多少多少，还不给我多少多少呀……"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就说这话了。我这么一说，就显得领导不讲信用，说是给我多少也没给我呀，是把我骗过来的呀。领导要从他口袋里给我钱，还不是给我一个人，一旦给了我，其他人也没法交代，我体谅他的难处吗？我不会体谅他的难处，我只管考虑我的腰包里有了没有，我也不管我说话的方式，别人能不能接受得了，有没有给别人留个台阶下。这个时候，人家就说："你来了什么也不会，你会干什么呢？你会干这个吗？你会干那个吗？"人家说得也对，人家说这个话主要的意思是说给我这工资就差不多了，意思是给我个台阶下。可我觉得那是谈判呢，不是一个下级和领导说话，而是谈判呢。我就简单、直爽、敞开，那时候是真"敞开"，我说什么话呀？我说："给我多少我就能干，不能干我就走。"你说领导听着这话是什么话呀？"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你怎么说话呢？你这还将我一军呢！"我没有客气话，而且是面无表情的，我不是溜须拍马，也不给人家留台阶，根本没有下属和领导说话的那种感觉。领导听了这话，什么感觉呀？以前是重用我呢，看到这个画面以后，这是个什么人呀？不识好歹，四六不分。从那以后再见面脸都不知道往哪儿搁，他不知道往哪儿搁，我也不知道往哪儿搁，一种别扭、一种难受。有时候说"能干就干，不能干就拉倒"，本来是气话，或者是搞条件的话，可是这个话一出口再加上这种别扭的感觉之后，还能干得下去吗？干不下去了，算了吧，不行就走吧。找人家要押金呢，人家还不给，他就是不高兴但是也不能打发我，因为把我打发了以后得找人补我这个岗位缺口，不然的话就不能运行了，所以他就是不高兴也得让我干。人家是多年的大老板，我是个小孩子，我能耍过人家呀？老板第一天告我说重用我了，看到我的表现

以后还重用我吗？第二天就告诉张三，“我重用你了”，然后让张三监视住我，后来老板看见我铁了心要走，“行了，把扣押的工资给你。”虽然我拿着一分不少的工资走了，但这是我的初衷吗？我真是为了走吗？我是为了涨工资，不是为了走，所以这个经历给了我一个教训。以后我再说话，再遇什么事，得给对方一个台阶下，说话不能将人家的军。

后来我自己给自己干呢，人家四五个人来买我的东西了，就说：“你这弄的是个啥呢！”我不想让人家说我的东西不好，人家一说我自己做的东西不好，我就厌烦、讨厌，就要给他打回去，我说：“谁家的东西是你说的那个样呢？你见过那东西吗？”我这一句话打回去以后，对方无话可说了，这时候我心里是什么感觉？我感觉得胜了，是种享受，“你看我多会说话呀！我这话打得多准呀！一句话就打得他无话可说！”我把人家打得无话可说了，人家还买我的东西吗？（不买了。）我那就是种打斗，但我还感觉自己得胜了，就活在那个享受里边了。有一次，我和我哥说话呢，现在不记得我哥说了我句什么，我就把他的话给打回去了。我哥就直接训我：“和你能说成话吗？那是说话呢？那是把人呛断气！你就不能和人正常说句话？两句话就把人打下来了。”“哦，我这种说话把人家打回去以后，就打得人家上不来气了，那就没人和我说话了。我觉得打人好，但最后的结果是没人搭理我了，弃绝我了。”在这个过程中，我的人性方面才逐渐成长。每次跌倒一下能够增长一下，这是我人性上的又一个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是刚毕业出来，第一年上班的时候，我不会说话，因为和领导说话不投机，最后没有涨了工资，还把工作给丢了。第二个转折点是做生意不会说话，和人家斗了、打了，自己是得胜了，结果生意做不成了，所以我就得操练该怎么说话。后来我去了单位上班了，我是凭技术吃饭的，单位离了我不行，但是要重用我也不行，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太能说实在话了。我不敢跟人家领导说了，我得给人家一个台阶下，但是是什么就是什么，我还得说实在话，可有些时候领导背后做的事不愿意让人说出来。那一次单位要降工资，人家就想了一个点子，人家说的是涨工资了，实质上是要降工资呢。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要组织考试，根据考试的成绩来说。你说干了几年的活儿，那都是实干出来的业务、绩效，考试拿笔杆子就能考出技术来？这不是瞎骗人

呢？但是人家想用这个制度只给一种人涨工资，考上了的，原来工资三千现在给涨到五千，考不上的呢？把工资从三千降到两千或者一千，最终是降工资的人多，升工资的人少，这是明升暗降。那时候全国都是这个体制，谁也没办法。但是我心里边就特别委屈、窝火，“苦的活儿、累的活儿都给我了，难题都给我了，等到发工资的时候，你要考试，这实操技术和考试就不沾边啊，你这是用考试来卡我，不给我涨工资，那个考试成绩高的人他的技术就真比我强呢？”心里不服不满，但是我和定制度的这个人接触不到，所以我是憋了一肚子火，还没地方发。我是管技术方面的，技术方面的离不开我，所以那一年我就去深圳开会，参加培训了。去了之后这就见了制定这个制度的领导了，当时桌子上十几个领导，下边三四百号人，开会是看谁有什么难处或者有什么问题，让人提问题呢。人家别人提的都是些冠冕堂皇的问题，私下里人家和领导密切来往呢，送个小礼品呀，送个地方特色家产呀，拉关系了。我是凭技术吃饭的，不是凭关系吃饭，我也没有计划要怎么样，但是在我心里一直就有个不平衡，“这是凭技术吃饭呢，这不是世界的那个官场，搞技术我们就是凭技术吃饭，怎么还能这样做呢？”人家让提问题的时候，我就举手提问题了。当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以后，全场三百号人不看领导了，都是看着我，领导在上面没法解释了，人家来了句：“这个也不是单靠考试。”他又把考试给撇开了，说：“不单是靠考试，还靠回访呢，看客户给你的评价是什么，两者决定你的成绩。我们在会议上通过这个考评制度的时候还有录音呢，不信你听听录音。”人家说人家有录音呢，让我随后听听录音，我还再说啥呢？没话说了。我从深圳回来的时候，我人还没有回来呢，我的新闻就到了单位了，全国所有的办事处都知道我了，那个地方有个某某某，在大会上提出什么什么样的问题！刚开始我还不解呢，你们都不提，我就提了一个这问题怎么就出了这么大的名气呢？后来才认识到：人家去开会都是为了巴结领导，顺水推舟往上爬呢，我呢？我是想求真求实，还想根据我的实干往上走呢，能行吗？这就是我人生的三大转折点。第一个是对人家的不尊重，第二个爱打斗，第三个在世界上要做诚实人，要说真话，这就是我在社会上经历的三个转折。

我把我的这些经历和我闺女说了以后，我说你得学着听别人说话，你得学着尊重人。我闺女听懂了、知道了，然后我又给她举了个例子，我说一家有两个孩子，当妈的和这两个孩子说：“你们都二十多岁了，该成家娶媳妇了，现在我把咱家里的情况告诉你们两个人。咱家里现在是什么什么情况，你爸是因为什么什么去世的，你爸给你们攒下了多少钱，你爸留下的钱是给你买房子呢，还是给你娶媳妇呢，还是让你念书呢……”咱以前交通过这个，是吧？“老大拿上这个钱眼里含着泪，心里是种难受、是种感动，老二呢？夺过钱来，‘天天不知道唠叨什么呢，说了几回了？心烦不心烦？一直说这个事。’”当我把这个画面说了以后，我闺女立马说：“我就是那个老二。”她知道我是说她呢。说完了，人家也忙得有事就走了，我也就走了。我从家里走后的第二天，我闺女给我发过信息来了，她跟我说：“哎呀，我去那边和人家说什么什么了，人家就不让人说话，我给人家说什么什么了，人家就不听，人家就不讲理，什么也不听。”在微信里边，我闺女和我诉苦呢，然后我说：“你也体尝体尝吧，我和你说的时候，你就是不听，你体尝体尝、经历经历，你和别人说话的时候，别人就是不听你的，连话都不让你说，你是什么感受？你再想想我和你说话的时候，你不听话，不让我开口说话的时候，我是什么感受。”最后人家给我发过几个字来，“这叫摆设环境！”我闺女刚二十岁，我也没有和人家说过什么，人家还知道这是摆设环境呢。

温婷婷，我要说的事说完了，听懂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了没有？（温婷婷：……）温婷婷进入深思中了。我家闺女她二十岁了，我之前什么也没和她说过，她什么也不懂，从小自己一个人，成了刺猬，不能让人触碰，一说话就和人吵。我把这个事情给她解剖以后，我给我闺女对号，我说我闺女了，“你现在是个啥呀？你现在是个刺猬，时刻在防备着，你妈你爸吃你呢？和你说两句话要你命了？怎么那样防备呢？”我给我闺女起了个名，叫河豚鱼，你们见过河豚鱼没有，视频里看过吧？（没见过。）河豚鱼是小小的鱼，是能放在手心里那么大的鱼，一遇到危险的时候，“咔”就和气球一样鼓那么大。它为什么鼓那么大呀？它是害怕。遇到危险的时候，它要保护自己，它就要胀气，把自己鼓起来，并且还鼓得那么大，它要让你看见它是“庞然大物”，然后你就不敢惹它了，其实那是假装刚强。

35　神无论怎么作都是为了拯救

1　以往拯救的方式是施尽神的怜悯慈爱，以至于将自己的全部都交给撒但来换取全人类，今天并不比以往，今天拯救你们是末了各从其类的时候，拯救你们的方式不是不是怜悯慈爱，而是以刑罚、审判来更彻底更彻底地拯救人类。所以，你们接受的尽是刑罚、审判与无情的击打，但你们该知道，在这无情的击打里并没有一丝的惩罚。

2　无论话语怎么严厉，临到你们的只是几句在你们来看没有一点人情味道的话语，无论神的怒气有多大，临到你们的仍是教训之语，并无一点意思要伤害你们，也并无意思要将你们治于死地也并无意思要将你们治于死地，这不都是事实吗？你们知道，现在无论是无论是公义的审判，还是无情的熬炼与刑罚，都是为了拯救，不管现在是要各从其类，还是要显明各类人，所有的说话、作工都是为了拯救那些真心爱神的人。公义的审判是为了洁净人，无情的熬炼是为了洁净人，严厉之语或责打都是为了都是为了洁净，都是为了拯救都是为了拯救。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当放下地位之福，明白神拯救人的心意》

5.揭露爱情至上的思想观点

揭露爱情至上的思想观点（一）

任真真,你看了神的交通怎么想的呢？现在怎么看你和萧明志的事呢？（任真真：看了神的交通就觉得挺结合的。神说不要追求对婚姻的幻想、不要追求婚姻的幸福，还有不要把这个当成自己的归宿。）（萧明志：要捋清楚每个人的责任，你不是他的奴隶，她也不是你的奴隶，你掌管不了他，她掌管不了你，不要陷在这里边。）（任真真：神说不要做婚姻的奴隶。神还说婚姻是正当的，但是在这个基础上有邪恶潮流的影响，撒但败坏人掺杂了很多东西，让人去追求这些东西，人在这里边挣扎，得不到这些的时候就痛苦。当人放弃这些欲望、要求、幻想的时候，就不痛苦了，就很大程度地减轻了痛苦。同时人与人都是受造之物，每个人都是受造之物，你的心不能被这些人事物左右，你得履行受造之物的职责，这个是必须的、应该的。当神家需要你尽本分的时候，你应该全身心地投入到本分里边，就是应该全身心地花费、献上，然后为尽受造之物的本分付出，不能被婚姻的这个框架所影响。一旦有人影响到你尽受造之物的本分、使命，这个是绝对不行的，这个必须清醒、明确，我是这么看的。我看这个神话之前，就是前一段时间我受了影响了，有好多思想出来之后就痛苦，就受这些东西搅扰呢。神话发下来之后，我就看见它不是单纯的婚姻，它有很多人的欲望、要求，这些错误的思想观点在里边搅扰着，所以当得不到的时候就是痛苦的。现在意识到了就是尽力去放弃这些东西、取缔这些东西，不要把这些东西带入生活当中。）怎么取缔呢？（任真真：就是放弃嘛，从心里边放弃这些欲望，然后把心投入到本分当中。我现在觉得我已经放弃很多了。）你说你已经放弃很多了，你放弃什么了？具体的。（任真真：我能尽力地按神话去实行，把自己的本分配合好，不是光说尽本分，而是从心里去悔改、去扭转，是从心里边从深渊里往起站立。）什么深渊？怎么就是深渊呢？我听听。（任真真：要搞对象了，心里肯定想着他到底爱不爱我呀，他心里到底有没有我呀，心里边就要在意这些东西呢。就是神话里说的每天啥也不想了，一天光想着打听这些行踪，老想探听他心里到底

怎么想我的，我在他心里到底有多少位置。就像之前追求在你心中有地位一样，就是时时关注这些。一个眼神、一个动作，没有搭理、没有关注，然后心里就不舒服，就是被这些东西所搅扰、影响。追求婚姻的幸福，就是老追求这些虚空的，不是实实在在的，把时间、精力花费在这些上边，最后影响到本分，那是愚蠢的。）你的意思是把这些东西放下？（任真真：一心投入到本分当中，自己的本分不能耽误，配合好，担当起来。）能不能放下呀？（任真真：能。要是前段时间让我这样做，我就感觉达不到。但是现在这些方面是必须放下的，因为神说了这些东西都是撒但给人带来的。它那不是真正的婚姻，那是人的欲望、要求，老追求这些东西，最后只能是有无尽的痛苦。）卫军军，这个东西能不能放下？（卫军军：放不下。）晓丫，能不能放下？（晓丫：配合就能放下。）配合就能放下，怎么配合就能放下？（晓丫：就是扭转人里边的错误观点嘛。）我觉得卫军军刚才说的那句话应该是对着的，是放不下的。你们说的这些话不切合实际，是空话，你怎么能放下呢？（肖红：你借着什么放下的呢？怎么放下的？）你一放下就不对了，你一放下就有问题了。任真真，你刚才说什么呀？你说你老想让他心里边有你，你对他有要求，你想探他的底。你想的是把这些东西放下，你说能不能放下？（任真真：神说让放下呢，那就放下。）（凯凯：神说让放下，但不代表你能放下。）如果你把这个放下了，那你就不是人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你要和他搞对象呢，但是你心里想的是“我要放下这些东西，他心里不能有我，我心里不能有他，他心里再有什么，我不管他。”可能吗？能放下吗？（任真真：那就不管了嘛。）如果哪天你看见萧明志心里边有了晓丫了，他和晓丫在一起了，你怎么想？“我不管他，我放下了”。（任真真：那我就彻底死心了。）你是放下了，还是死心了？（卫军军：她是伤心了。）（任真真：那个时候就彻底放下了。）那不是放下了，那是没希望了。

在你没希望了、放下了的时候，你能拿起本分来吗？（任真真：拿得起来。）可能吗？（任真真：因为我现在已经拿起来了。）萧明志现在没有跟晓丫搞对象，你肯定是把本分拿起来了呀。你在这儿能把本分拿起来，是因为“我看见萧明志在那儿没有乱来，他心里得有我，我看见他心里一直都有我，好了，我可以安心地工作了。”你现在

能拿起来本分，是因为你看见他心里边还是有你的，所以说你就能这样做。这就像家里边两口子因为小三吵架一样，人家那两口子为什么没有吵架呢？是因为那家没有人搞小三。那两口子没有人搞小三的时候不吵架，但这能代表他们之间有人搞小三也不吵架？有小三的时候，吵不吵架？（任真真：神说了，当你丈夫背叛了的时候，你就接受、面对这个事实，人都是败坏人类，他就是这个东西，正好你把他一脚踢开，尽你的本分。）我问你，你能达到你说的这个“正好”吗？（任真真：能嘛。神的话都说出来了，给人指出路途了，就这样去做。）那你这个人太伟大了，伟大到什么程度呢？“我绝对不抛弃人，除非人先抛弃我。”（任真真：就是这。）“只要你不抛弃我，我就不抛弃你，只要你抛弃我，我就不再和你有任何瓜葛”，你把你自己说得太伟大了吧？你有这么伟大吗？（任真真：我是这样想的，神话最后不是这样说了呀？）神这样说是说人该有这样的一个理智，而且神说的是婚姻，你现在是在搞对象，搞对象和婚姻一样不一样？神说的是在你信神的时候，你又在婚姻的这个框架里边，并且受到了婚姻的捆绑、控制，这个时候你该有这样的一个理智。可你现在是什么呢？你是在信神的框架里边，“我要搞对象”，在搞对象的时候，“我该有一个理智，当对象不要我的时候，我就立马来到神身边。”是这样吗？（任真真：我没有不在神身边呀。）你既要在萧明志身边，还要在神身边。（任真真：反正我现在就是尽我受造之物的本分，在这个上边要投入呢，我觉得我能做到。但人不是冷血动物，肯定会痛苦，肯定会难受。）怎么痛苦呢？（任真真：如果说他在外边有人了，那我肯定痛苦呀。）你痛苦是走出来了，从那个圈圈里跳出来了，还是更加进去了？（任真真：加剧了痛苦。）（凯凯：不在乎的时候、不痛苦的时候，证明走出来了。越痛苦的时候，证明陷得越深。）（任真真：所以我就得做到不痛苦。）

神交通了婚姻，你听了神的交通得有一个认识。你现在还谈不到婚姻，那现在就谈谈涉及你的，你对你现阶段的搞对象怎么认识？你怎么认识婚姻、搞对象？怎么去看待这个事情？（任真真：神说的是婚姻，没有说搞对象，但又感觉能结合上，感觉有一部分是一样的。）什么是一样的？（任真真：欲望、要求、幻想是一样的，追求幸福的婚姻，这个是一样的。）神以前交通过什么话呢？神说：“也可

能今天聚会挺好，明天回家看一场电视剧——韩国感人言情电视连续剧，哭得死去活来的，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它演到哪儿你哭到哪儿，晚上睡觉一闭眼睛，‘哎呀，忘记祷告了。’早上醒来一琢磨琢磨：‘那个片儿啥时候演呢？再接着看看呗！’你看上两天你小脸就黑了，没神了，就钻到那里面，琢磨琢磨：‘我啥时候也谈一场恋爱呢？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人生算是没有白活呀。我长这么大还没享受过爱情的滋味呢！’你看看，两集电视剧就让你观点变了，怎么样？你有身量吗？（没有。）这些东西是什么呀？（撒但的试探。）这些东西你很快就接受过来了，你以为你现在有身量能抵制这些邪恶潮流了？现在是神恩待，把你放在一个温室里，你别忘了自己什么身量。你现在是温室里的花，你经不住风吹雨打，是吧？这是试探，人经不住，人识不破，人随时随地都能被撒但掳去，人的身量就这么小，就这么可怜。因为你没有真理实际，你不明白真理，所有的这些属撒但的言论，这些东西对你来说都是一剂毒药啊，进去你就出不来了。你说‘我不听’，你怎么能不听啊？你活在真空里啊？你听见你就抵制不住，你就抗御不了，你就得陷进去。你说‘我祷告，我咒诅’，祷告完、咒诅完之后一起身，琢磨琢磨：‘刚才那话咋说来着？不行，还得看看呀，那主人公咋的来着？主人公最后跟那个女的结没结婚哪？’怎么说来着？有情人怎么的？（有情人终成眷属。）你看这话你们挺溜，是吧？‘还得看看啊！’你抵制不了吧？就这些东西能左右你的生活，左右你的思想，左右你的行为，能控制你的一切，人生的方向，甚至能控制你不让你来到神面前，你就彻底完了，报废了。这是试探方面的。”（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常常揣摩真理才能有路行》）现在拍的所有电视剧都走向了什么方向？（任真真：爱情片。）爱情，有句话怎么说？“爱情至上”听过这话吧？（嗯。）神说现在这个社会太邪恶，邪恶到极点了。怎么就是邪恶到极点了呢？爱情至上就是邪恶到极点了。你说爱情至上邪恶不邪恶？（任真真：邪恶。）你为什么说爱情至上邪恶？（任真真：因为把爱情当成真理、当成神了，成无神论的一种了。）神说的爱情至上是说什么呢？就是说人拍的一系列的电影、电视剧高举的都是爱情，整个中心思想都是围绕着爱情来拍的，然后电影里的所有人在拍这个电影的时候，都是站在爱情这一边，谁拦阻了这两个人的爱情，谁就是一个坏人，谁成全了他俩的爱情，谁就是好人。说这个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的电影、电视剧给人灌输

的思想就是一切以爱情为准则，这就是爱情至上。两个人搞对象呢，家长不太同意，但两个人就是你情我愿，这两个人因着家长不同意逃跑了，离家出走了，你指责谁？你指责的是拦阻他们在一起的所有人，因为你的思想早已是一切以爱情为准则，这就是爱情至上，这就是一个邪恶之处。为什么说邪恶呢？因为爱情这两个字就是邪恶的。爱情这两个字是从哪儿来的？爱情是一种情欲加欲望，情欲加欲望的一种包装成了爱情。如果扒开这个皮，不要看爱情这个包装，你只看这个情欲、欲望，这是什么东西？（任真真：全都是肉体。）情欲是为了你的肉体享受，欲望是不知满足的，这两个加在一起就是无止境地满足你的欲望，这怎么说？（任真真：贪婪。）（萧明志：欲无止境。）无止境地满足你的情欲，这就是爱情至上。爱情至上用白话翻译过来就是为着情欲而不知羞耻地付出一切，反过来，把为着情欲而不知羞耻地付出一切包装起来就是爱情。因着社会里边有了这样邪恶的观点，所以社会上有了什么？有了情人，还有了情人节。情人节是什么意思？老婆不是我所喜爱的，我和老婆没有感情、没爱情，我所喜爱的是情人。我这个解说对不对？（对。）如果我解说的是对的话，那你对爱情就应该有一个认识，你说爱情这个词是贬义词还是褒义词？（任真真：贬义词。）那你对爱情的态度应该是什么态度？（任真真：弃绝。）

任真真，你上一辈的人，也就是在你爸、你妈那里，有没有搞对象这一说？（任真真：也有。）有吗？（任真真：好像跟现在不太一样。）那在你爷爷奶奶那一辈有没有搞对象这一说？（卫军军：没有。）（任真真：没有？）（卫军军：没有。在结婚之前你都不知道她长什么样子。）所以才蒙红盖头。（卫军军：对，你在揭开红盖头的那一刻，你才知道，哦，红盖头底下是个啥人。）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邪恶的思想在逐步的“光明”化、“正义”化，所以才有了搞对象这一说。以前有个说相声的说：“几十年代的婚姻是父母一手操办的，后来搞对象是互相看一眼都脸红，再后来搞对象是多长时间能碰一下手、拉一下手，再后来就是在大街上搂搂抱抱，再到现在就是不知羞耻！”给你说这个就是让你看到搞对象是怎么从婚姻发展、演变过来的。直到现在，你发现爱情邪恶到什么程度了没有？一说爱情邪恶到什么程度，你应该想起什么事来？现在在结婚以前有个什么？试

婚。婚姻它可以试，试着合适了咱就结婚，试着不合适咱就不结婚。你说试婚是在干嘛？（任真真：玩弄肉体。）神说结婚是给了人一个什么？（肖红：责任。）可这试婚完全是把人的责任给抛开了。试婚有没有责任？没有任何责任，没有任何担当。对对方没有任何担当，两个人完全是碰在一起试试看行不行。光明正大地过在一起了，还有个好名字——试婚！而且还能放在桌面上，你说这个社会黑暗、邪恶到什么程度了？公开地不承担责任、不担当，这就是让你看见现在这个婚姻变化、演变到什么程度了。从一开始的蒙红盖头，父母包办婚姻，父母定了你和谁是一家，你和谁就是一家的，到最后婚姻自由，两个人搞对象，看准了以后结婚成家，走到现在是可以试婚，还可以婚前生子，并且小三生的孩子还可以上户口，这就是社会潮流已经坏到了极点。说这个也是让你看看爱情这两个字从哪儿来的。咱理解了、了解了之后，再根据神话看事，神说了，让你成立一个家庭是来完成你的责任与使命，是互相之间负责任，是种扶持、是种帮助、是种生活。可撒但败坏了人以后成什么了呢？是情欲的一种放肆，为所欲为，完全背离了真心、背离了真相，这个邪恶咱看见了吧？（任真真：嗯。）那再看你现在走的是什么路。（任真真：我感觉我没走世上的那个路。）没走世上的路，那你让你父母给你包办婚姻了吗？蒙红盖头了吗？蒙红盖头了没有？没有蒙吧？（任真真：那肯定没有蒙嘛。）那你还说你没有走世上的路，你能逃脱了社会的潮流？你逃脱社会的潮流了没有？（任真真：……）

在我念书的时候，男同学和女同学不能在一个桌子上坐，一个是规定，一个是种害羞，就是我到了初中也不敢和人家女孩子说话，一说话就脸红，害怕人听见。有时候要借个东西都不敢说，还得先看周围有没有人，没有人了赶紧说两句话，你有没有这个经历？（任真真：我们所处的年代就不一样，我们那会儿全都是男同学和女同学坐一块。）这就是社会潮流。卫军军，今年多大了呢？卫军军和我年龄差不多？（卫军军：39岁了。）（肖红：你1975年，他1985年。）比我小10岁，你们那时候就开放了，是吧？（卫军军：还没有开放呢。）怎么个没开放法，我听听。（卫军军：我上初中的时候，我们班上就有一对谈恋爱的，但在人的心里看这俩人不一样，就说那俩人是异类。）可再过五年以后他就不是异类了，而是不搞对象的那是异

类。（任真真：现在已经邪恶到一定程度了，从幼儿园到小学，就是男朋友、女朋友。）（卫军军：现在小学就是这样，幼儿园也是。）幼儿园就不说了，啥也不懂，咱还是从懂事的说起吧。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有的男同学也和女同学在一块玩呢，有的男同学还到女同学宿舍里边说话呢，或者是有事找女同学呢，但是我做不到，我连人家的门碰都不敢碰、挨都不敢挨，就是有正事都不敢碰。这个一方面是跟人性有关，一方面是跟这个社会潮流、社会风气有关。现在世上还有个什么不良风气呢？这个不良风气从毕业以后就体现出来了，毕业以后人家那个和女生玩得好的早早的就毕业成家了，而你还是孤单一个人，什么原因呢？世上有句话怎么说的呀？“男人不坏，女人不爱”。事实上也就是这么回事，为什么会成这样呢？神交通过，在那边拍电影呢，让他们假扮夫妻呢，拉了拉手，他就想结婚，就想成为真实的夫妻，是不是一个意思？世上人常说什么呢？“碰撞产生火花”。说这个意思是要说什么呢？是要说爱情就是情欲、欲望的一种包装，情欲、欲望的一种释放，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为所欲为，直到现在就是不知羞耻。不知羞耻还把爱情这种事情放在最高处，高举爱情至上。咱以前听说两个人搞对象就脸红呢，是吧？搞对象给人的感觉就是应该偷偷摸摸地搞才对呢，不应该光明正大地搞，到现在逐步转化成人家就是公开地搞对象呢。（卫军军：现在就反了，搞对象的正常，不搞对象的，反而是异类，众人还要讨论一番。）（任真真：众人会说肯定就是这人有问题，人品各方面有问题，没人看得上，指指点点。）现在都翻了个个。

咱说这些是要说什么呢？是要说搞对象、谈恋爱不是婚姻，得把这个和婚姻分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神那边，婚姻是神给你命定好的，是命中注定你有什么样的婚姻，可你自己搞对象、谈恋爱是不是神给你命定好的呢？以前神说给你命定好了人生轨迹，你和谁是一家子、和谁是一对，但现在还是不是按着神所说的这个规律发展呢？（任真真：最后只能和一个人结婚呀。）你没听懂我说的话，我说的是神说神命定好了你的婚姻，就是命定了你和张三是夫妻，可在现在的这个社会里，你可以和张三搞对象，你也可以和李四搞对象，你可以和张三有爱情，你也可以和李四有爱情，可以不可以？这不是固定的，这不是定规好的，可不可以这么说？（任真真：……）就这

些实际的情况来说，你说神命定了你和张三是夫妻这还存在不存在？（任真真：存在。）神命定你和张三是夫妻，现在你和张三能不能成为夫妻？（任真真：不能。）神命定你和张三是夫妻，但是现在你不一定能和张三成为夫妻，什么原因？（任真真：人得尽本分呢。）你又跑到哪儿了呢？（任真真：就即使遇见张三了，可是有自己的本分、使命呢。）我给你说的是啥呢？我说的是神给人制定了命运轨迹，可人现在按不按神给人制定的这个命运轨迹走呢？人现在追求的是爱情至上，还附加了许多额外的附加条件，这个时候能不能按着神给人制定的这个轨迹走？不行了。任真真，为什么会这样？（任真真：我有点儿不太理解。）（肖红：是说人追求的不一样，有的人是你有钱我就嫁给你，有的人是你长得好我就嫁给你，这就把神命定的那个加工了。你看现在的社会潮流是结婚得有车、有房，这些是婚姻的筹码，他还说神命定不命定吗？）在这种情况下，人还看这两个人八字相合不相合，命运中注定不注定吗？以前的人们，还要去寻找一下命运的归宿，看相合不相合，现在的人呢？管不管这个？要结婚首先得有房、有车，其次是婆婆有没有存款，这些方面全部具备了以后，女方才跟男方结婚，男方不具备，女方不跟男方结婚。要根据这些找对象的话，神给人制定的这个规律还能存在吗？那就打破了。打破了这个规律以后，那就注定了你不能和张三走在一起，就注定了你这个婚姻是神不称许的，就注定了你这个婚姻最终是破灭的，所以你现在看看离婚率有多高、成婚率有多高。为啥会出现这些现象？因为人给婚姻附加了太多的附加条件。和你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搞对象也好、结婚也好，人有了太多的选择。搞对象也好，结婚也好，你和张三不行，你还可以和李四，你和李四不行，还可以和王五……说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把搞对象看为不能在一颗树上吊死，不能定规成我就是和张三、就是和李四，或者是和王五，某一个人就是神给我预备的”，这些话都不存在了。这个话能理解吧？当这些话都不存在的时候，那你所做的一切是什么？那就属于淫乱了。任真真，可不可以这么说？（任真真：……）

任真真，那天我和你说了句什么话呀？我说如果你没有计划结婚，那你所做的就是什么？（任真真：鬼混。）那就是鬼混。理解鬼混是什么意思吧？没有任何意义的，是混的。今天再看了神话，你更

应该确定什么是婚姻。婚姻的使命、责任是什么？人有这个情欲、欲望，那这个情欲是从哪儿来的？知道吗？（任真真：神造的。）神造人的时候就给了人情欲这个东西。给你情欲是让你干什么呢？（任真真：繁衍生息。）就神那时候说的，搞对象没有什么可指责的，这是让你繁衍生息呢。但如果是搞同性恋呢？（任真真：那就邪了。）那就不对了，因为超出了神给人制定的范围了。原本搞对象的目的是纯正的，是为了什么？（任真真：结婚。）搞对象是为了结婚，结婚是为了婚姻，婚姻是为了神给你的托付与责任，是为了担当。那你现在搞对象是为了啥？结婚是为了啥？咱在这儿信神呢，神的工作也到了关键的时候了，不想看着你走结婚那条路。但如果你不信神，你在家搞对象搞了二年，你爸妈会说什么？（任真真：赶紧结婚吧。）是追着你让你结婚呢。为什么追着让你结婚？（任真真：让生孩子。）除了生孩子还有什么？你父母有个担心、害怕。（凯凯：害怕生米煮成熟饭，到时候收不了场了。）你今天和张三搞对象呢，你父母看着差不多了，就赶紧追着让你结婚，因为结婚那是个绳索，把你们捆绑起来了，没得跑了。你父母怕你被放了鸽子，所以就让你赶紧结婚。（萧明志：怕被放了鸽子，为啥呢？）你说现在的人谁还有责任心、谁还有担当？（任真真：两个人搞对象，男的在外边又看见一个合适的女的，然后又和那个女的搞对象去了，就不要这个女的了。）他就不需要看见外边有个好的，现在两个人搞对象，搞上三年百分之八十的人要拜拜，只有百分之二十的人能结了婚。（卫军军：百分之二十的人都算多的。）百分之二十的人都算多的。任真真，你这种只搞对象不结婚，就属于试婚。你父母最怕试婚，因为试婚是绝对不成功的。你想一下，一个败坏的人，值得你爱吗？你能坚持下来爱他吗？刚才说爱了，没有结婚的两个人搞对象，那完全就是在搞爱情。爱情是什么？爱情是情欲、欲望的一种包装。当你情欲、欲望得着的时候，情欲、欲望的劲儿过去的时候，用什么来捆绑？没有任何捆绑，没有任何约束，你厌烦他了，他厌烦你了，他看见你的毛病了，你看见他的毛病了，就不用说旁边还有什么好的了，就是看不见好的都不要你了。有了试婚，父母就有了担心，同时这也是我给你说的，如果你不计划结婚，那你就是在鬼混。

（任真真：那不是说现在不是结婚的时候嘛，不能结婚嘛。）是啊，但我刚才给你说的是如果你不计划结婚，不计划按神说的用婚姻把两个人捆绑起来，但你还要计划在一起，那最后两个人只能是仇人，那是必然的。为什么？败坏的人值得信赖吗？败坏的人值得人爱吗？那是个新鲜感，那是个情欲、欲望，能坚持吗？（任真真：那就是接受神鉴察，信神了跟外邦人又不一样了。）你又跑去哪儿了，怎么跑到接受神鉴察去了呢？咱就不要说其他的，就说经过上次瘟疫封锁了一个礼拜之后，离婚的多不多？去民政局离婚的排队都根本排不上队！为什么？平时老婆在家，老公在外边上班，对凑着还能过得去，一封锁在家一起待了七天以后，还能不能过得下去了？（萧明志：受不了了。）离婚那是必然的。今天你和他也是一样的，世人说“距离产生美”，今天你和他之间的那个美是从哪儿来的？是因为有距离。你试试捆绑在一起行不行！如果搞对象不是为了结婚，那就属于鬼混。我说是鬼混是有原因的，从古代到现在婚姻是怎么形成的，以前没有搞对象这一说，没有谈恋爱这一说，没有爱情这一说，这些是情欲、欲望逐步包装起来的一个美称，更是欺世盗名的一个名称。为了适合人口味，让人能够放纵、犯罪还不承担责任，情欲、欲望的为所欲为多了一个名称叫试婚。你再来看神话，神给人情欲是要干什么呢？是要维护婚姻，是对婚姻的一种点缀。可咱把这个当成了什么呢？你要是活在这个里面，还谈何尽本分？谈何忠于神？我刚才还给你举了个例子，你可以和张三结婚，你可以和李四结婚，所以你今天不要给我说你和谁有感情，你和谁没有感情，这个话其实存在不存在呀？按现在人的这种理论来看，现代社会百分之八十的搞对象，都是自由成婚的吧？自由成婚应该是满足的吧？可是现在的离婚率却是最高的。以前的婚姻，是父母包办的，应该是不幸福的吧？应该是离婚率最高的吧？可是以前的离婚率是最低的，什么原因？因为现在的人根本没有担当、没有责任、没有负担，而且更追求邪恶，追求爱情至上。人和人在一起抛开责任，只是谈情说爱，那是情欲、欲望的为所欲为，是在鬼混，所以导致现在的人连一个安稳的家都没有。

（萧明志：现在的人都追求爱情至上了，反而什么都没有了。）因为你追求爱情至上，所以你就不可能有。（萧明志：为啥？）刚才我给你交通了，爱情至上是什么呢？（卫军军：情欲、欲望。）爱情

至上是情欲、欲望的满足。（萧明志：满足了之后就没了？）（凯凯：这两天满足了，过两天就看够了，就不满足了。）你想一下，你作为一个人，你心里只有情欲，只是在满足你的情欲，你还能做啥？（任真真：那就废了。）所以说你要搞对象、搞爱情，这个人就废了，啥也做不成了。你给我说说，哪个事业有成的是搞恋爱搞得事业有成的？事业有成的，在世人来看婚姻是失败的，因为他没有时间去搞那些情欲呀。（卫军军：也有啊。）也有？哪个有？你是看电视剧看多了吧？（任真真：真实的嘛。事业成功的，人家夫妻感情也有好的呀。）哪个事业成功了，夫妻感情还是好的？刚才说了爱情至上，也就是说你追求的是情欲、欲望的满足，那你还有没有精力搞其他的呢？（任真真：要是一心投入到这里边，那肯定就不行了。）你要不是一心投入到这里边那还叫爱情至上？咱再举个例子，你和张三有两个孩子，这个时候，合你意的李四出现了，李四和你谈了，李四和你是有爱情的、是浪漫的，但他是你的小三，你说你是追求你的爱情至上呀，还是追求你的担当呀？（萧明志：担当嘛。）你要担当，那能不能爱情至上？（萧明志：不能呀。）那你能不能和小三结婚？（萧明志：肯定不能呀。）不能谈爱情了是吧？你能做到吗？（萧明志：能呀。）你真能做到啊？那咱就不谈爱情了啊！（萧明志：……）你有孩子，不谈爱情，只谈担当，“虽然说我和张三没有情感，但是为了我的孩子，我要担当我的责任。我不是爱情至上，所以我就是受点苦，我也不能离开这个家，我也不能离婚，我也不能去找小三，小三来找我，我都不能找小三。”你萧明志在神家尽本分了，你有责任、你有使命、你有本分，那你能不能搞对象去？（萧明志：哎呀……那能一样吗？）

我刚才给你打比喻是说，人如果谈爱情，追求情欲、欲望得满足，就不可能事业有成，是说这个事呢。是说你在追求情欲、欲望得满足的时候，就会抛弃你的担当、责任。你刚才还谈得清清楚楚的“不离婚呀，不能搞小三呀，不能搞爱情呀”。（萧明志：我是针对那个说的。）针对那个能说，针对这个不能说？你为了你的儿女可以不搞爱情，但为了神的工作就不行，原来你这么悖逆呢，太自私了啊。（萧明志：哎呀……）你这是不是自私卑鄙？你还是受造之物吗？你和神之间的关系太尴尬了啊！萧明志是赤裸裸地说出来了，“不能啊，这不

能比呀。那是我孩子，所以说我能为他担当我的责任，我不能搞爱情去。全能神你是我的主，我是受造之物，虽然你托付了我责任、使命，但我对你的爱不能大于我对我孩子的爱。”这话怎么讲啊？讲不通啊！你说这话多伤神的心？你应该是“我对孩子还能担当一些责任，我来到神家了，我更应该担当一个受造之物的责任”。（萧明志：我知道。）那你刚才怎么能说出那浑话来呢？你刚才说的算不算浑话？（萧明志：我……）呀，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坑。（萧明志：我知道。）知道什么？（萧明志：我知道，我知道怎么对待神家这个工作。神家的工作我知道得担当……一有工作，我……太难了……）这话说不下去了。（萧明志：你说一个上班的人，就光上个班，啥也不要了，就在单位住着算了，啥也不用管了。可是又不能在单位常住，又不能在家里常住，但还得选择，要么选择在单位，要么选择在家里，不能又上班又有孩子，还不能……）我刚才给你说的这个话，你听懂了没有？（萧明志：你的意思是两个只能选一个嘛，要么上班，要么回家。）怎么说起这话了呀？（萧明志：你刚才说的就是这么个意思嘛。）我刚才给你举了个例子，你和张三有两个孩子，但你和张三的感情不合，合你意的李四来了，你是和张三离婚去找李四呀，还是和不爱的妻子在家？（萧明志：如果就这件事而言那是不能离婚的。）为什么不能离婚？（萧明志：离了婚就证明自己一点责任、一点担当没有啊。）是因着你的责任、担当，你不能离婚，你不能和李四来往。是吧？（萧明志：嗯。）你不离婚，那你能不能私底下搞情人？这又难住了？（萧明志：凯凯，你说吧，我说不清楚了，我不抢答了，把这问题给你。）不是把问题给他，是说萧明志你应该有你的选择。（萧明志：都得有选择，凯凯，你选择吧。）任真真，你看看萧明志的表现了吧，他见了小三就走不动了。

任真真，你现在有什么感受？（任真真：我也纠结呢。）纠结啥呢？（任真真：你之前交通过，爱什么都不能超过爱神。）咱先不要谈神，咱先说刚才说的这个话题，针对这个话题你有何感想？（任真真：……）萧明志刚才在那儿纠结了，“家里边有两个孩子，我不能放下，那边还有个我看上了的小三，我看上的那个小三还正好是人家凯凯家老婆……”你说萧明志该如何做选择？萧明志告诉你：“呀，太难选择了，没法选择。”萧明志，你怎么选择呢？（萧明志：不知道。）

这就是个例子，你说说你怎么选择，根据你的选择，我看看你的人性。（萧明志：我之前说的就是我的选择。）你要担当呢，那你和这个小三还来往不来往？（萧明志：不来往呀。）问题是你和孩子他妈没感情呀。（萧明志：没感情，但那是责任呀。哎呀，不说了。）别不说呀，接着往下说。（萧明志：我不说了，你问凯凯吧。）我一会儿再问他。（萧明志：这就像警察一样，拿住我一个人问呢。）我就扮演一回警察吧。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凯凯家老婆和你是情投意合，有共同的言语，有共同的爱好，这个时候你咋办？你如何选择？（任真真：你就设身处地地想一下。）（萧明志：上高中以前，也有人跟我说话，但是我一心为了学习，从来没有沾染任何人。）你孩子都两岁大了，你才上高中？（萧明志：我说的这个也是例子呀。）“我念高中的时候没沾染任何人。”你这是什么例子呀？你不要拿高中的那个例子来说事，高中没有搞过对象的，随后结了婚，照样有离婚的，信不信？（萧明志：信。）我姨家有一个闺女，都二十多了，结果我姨夫还和我姨离婚了。他在高速路上上班呢，高速路上的人有钱，人家天天去唱歌、跳舞，去了歌厅里边碰上了吧台上的一个年轻女的，比他小二十四岁，回去就和我姨离婚了，五十多岁了还跟人家结婚去了。你告诉我说你高中时没有沾染，这证明不了你结婚以后不离婚呀，这和我说的没有任何关系呀。萧明志，你太聪明了，我问这个话题呢，你抛开这个话题说别的，你引诱我。

萧明志，我现在关心的是你如何选择。（萧明志：还是我刚才说的。）你说的啥？（萧明志：我不找凯凯老婆。）你不找凯凯老婆，是出于脸面，还是出于一种真诚的心呢？（萧明志：真诚的心。）能做到吗？（萧明志：能。）不后悔吧？（萧明志：我曾经就说过，好赖都是自己选的，苦死我也得认。）任真真，听了这话是一种安慰？（任真真：嗯。）凯凯，要是你的话，你怎么选择呢？（凯凯：我觉得人到那个地步，应该是不行。因为没有感情，在这个社会……人这个东西是特别复杂的……）是做不到的。（凯凯：嗯。）我说的是你有两个孩子，而且你家里是有矛盾的，不是和谐的，在这个时候，那边还有你喜欢的、合你意的，在这个背景下多数人是做不到的，那有没有人能做到？有，那就是刚才说的，责任感大于一切的人能做到。萧明志，如果说你在这件事情上能做到了，那任真真不应该是感觉到

一种安慰，应该是感觉到一种危险。是安慰还是危险？（任真真：他最后要选择尽本分，忠于神，放下我。）你以为他那么忠于神啊？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萧明志能做到，那说明他是办事有原则的人，他不是追求那个爱情至上的人。因为他这一句话就把爱情至上推翻了，这就证明他追求的不是情感、不是爱情至上，他追求的是责任与托付。就像肖红一样，二十岁找对象时，她自己找了一个和自己合得来的对象。在那个年代对象送她回村里时，村里人发现有对象送她，就告诉她妈了，她妈回去就骂她："还能自己找对象呀？不怕人笑话……"就因为这句话肖红拒绝了那个自己找的，从此不再找了。然后家里边给她介绍了一个对象，就跟这个对象见了一面，就成了，结婚了。人家走的这个路就像萧明志现在说的，人家就没有追求爱情至上。如果肖红有爱情至上的话，她妈就是再骂她，"不行，我喜欢自己找的对象，我断不了，我还想继续和他来往，你得尊重我意见，你得听听我的吧。"那就不可能断了。在肖红这儿就是"我可以和张三，我可以和李四，我可以和王五，我没有爱情的选择，我这里边没有爱情，只有什么？只有使命与责任。父母把我安排在哪儿，神把我安排在哪儿，那儿就是我的家"。她丈夫不是她选择出来的，是环境摆到那里了，顺其自然出来的，没有自己的选择。

揭露爱情至上的思想观点（二）

你看大卫，神是不是给他老婆了？（嗯。）他的老婆够多的吧？（嗯。）可他偏偏看上了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在大卫那里如果责任与使命大于爱情至上的话，那件事情还会发生吗？（不会了。）那件事情就不会发生了，因为责任与使命它就相当于是一个绳索一样控制着他、捆绑着他，在这个范围里边使他不犯罪，制约着他。（萧明志：人得制约。）人得制约，自己得把你自己控制得住、掌管得了。如果你连你自己都掌管不了、控制不了，那你做什么都不行。我在这儿和你说这个是要说啥呢？是说你信神就应该有自控能力，应该、必须得有自控能力。就像咱前面说的这件事，你和张三有两个孩子，但和张三没有感情，还有些矛盾，这个时候合你意的李四来了，如果你有自控能力，那你就把一个家保住了，不管谁来都影响不了你的家。如果你有自控能力，你就避开了痛苦。好比说你到了成家的年龄了，你和李四一见钟情，你喜欢上了李四，结果家里边让你选择张三呢，你听了家人的意见，把李四放开了，和张三在一起过日子，这个时候你的痛苦是一时的。感情是在什么时候产生的？是在你和张三成家以后的生活中产生的。感情它不是空穴来风，在漫长的生活之中产生的感情，那才是真实的，而你和李四一见面就产生的一见钟情，那仅仅是情欲、欲望的一种发泄，所以说搞对象、试婚都属于反面的。如果人有自控能力，有责任、有担当，那在某种环境下，你是不可能满足你的私欲，你的私欲必然是受到制约的。如果你不让你的私欲受到任何制约，那你走的路就和担当你的使命、责任是背道而驰的，最终你对你的使命、责任肯定是背叛，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你必定是要背叛的。任真真，现在听懂我说这话的意思了吗？我说这话是要表达什么？（任真真：你说的是人得有自控能力，如果人没有自控能力，那就会有很大的后果，这对人的生命来说是很危险的。你们为啥一直交通这方面呢？因为人一旦没有自控能力，就会背叛神，就会背叛自己的责任与使命，跟神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化为乌有。那不管以前再追求，最后都会化为乌有，什么也没有了，然后选择爱情，有这个严重的后果。我结合我自己，要有这个自控能力的话，就能把它控制到了。）你因着有负担、有托付，再有自控能力就能控制住你的私欲，

你这个人就是保险的。（任真真：嗯。所以我现在进入的就是这方面。）

任真真，刚才我给你问了一下萧明志，在萧明志那里，不管他在实际的生活中是怎么做的，在他的意念里边、理智里边，他是要控制他的私欲的，是吧？（任真真：嗯。）他是能够有托付、使命与责任的，他是会有自控能力的。如果萧明志有自控能力，那他就可以和张三结婚，也可以和李四结婚，还可以和王五结婚，因为他和她结婚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而是为了完成神给他作为一个人的使命、责任，这就是有自控能力带来的一个自控范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和你搞对象就不会有结果。（萧明志：意思是可以换了你，只要是这道流中的人，是谁也行。任真真，那你就危险了，哎……这下又伤心了吧，哎……从天上掉到地上了。）“可以换了你”，萧明志可以给你说得这么直接了当。（任真真：不会的，那你说真正信神的、追求真理的，最后还能换？）我刚才给你交通的是什么呢？在萧明志这儿从各方面来谈，第一个是从神给他的责任与使命来说，他可以换掉你；第二个是根据人的本性来说，他也可以换掉你，因为人的本性就是背叛。你和他不是必须忠于的、不是已经捆绑了的，他完全可以把你换掉。从理论上、从实际上来说，他都是可以把你换掉的。并且把你换掉了以后，对萧明志来说是没有任何损失的，在情感上也是没有任何损失的。刚才给你说了，人与人之间的真实的情感是在有了夫妻生活以后而产生的，而搞对象是情欲、欲望的一种发泄，换掉你就是用另一个人来代替你的位置，所以他可以把你换掉，你也可以把他换掉，这是不是正常的？（嗯。）任真真现在有点想不通了，“为什么萧明志要换掉我呢？为什么能换掉呢？明明就是换不掉的，怎么说能换掉呢？”能不能换掉？（任真真：他想换掉就能换掉，不想换掉就换不掉。）有点想不通了，是吧？（萧明志：其实是换不掉的。）（任真真：你就不能换，你找一个再找一个，那是淫乱鬼。）（萧明志：其实是能换掉的，其实又是换不掉的。）（任真真：在理论上来说是可以换的，但是在人情感上来说、在人性上来说是不能换的。）人在搞对象的时候，所说的这个“不能换掉，换不掉的”是个一厢情愿，这是理想状态。理想和实际它是差下十万八千里的。我刚才和你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呀？是让你从爱情里边走出来，不受它左右、不受它捆

绑。也就是说“我可以和张三有爱情，我也可以和李四有爱情，还可以和王五有爱情，我今天不见你萧明志，我就和任何人不产生火花啦？”可能不可能？（任真真：这个可能是有的，但是不能让他可能，不能给撒但留有钻空子的机会。）任真真，你这是去了哪儿了呀？（任真真：就不要……不能有……）所以你现在就活在了一种一厢情愿里边,“我可能要换掉他，但是我不能换掉他”。（任真真：我没有说要换掉他。我是说人，不是说我们俩。）

我交通这些例子，说这个话题主要是要说什么呢？（任真真：人和神之间是……）咱先不说神，先说人与人之间的婚姻和搞对象。任真真，我为什么这样交通呢？是因为你掉进这个“坑”里边出不来了。我给你说这些的意思是你哪个“坑”也能进，不要害怕从这个“坑”里边出来以后没有“坑”可进。（任真真：我知道。世上的人找了一个又一个，不结婚光谈恋爱就谈多少个，我不做那样的人。）（萧明志：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呢。）（任真真：现在的前提是这棵树我还能吊着，那要是吊不住了怎么办？人家把我踹了怎么办？）如果人家踹了你了，你怎么办？你还去找另一棵树吗？（任真真：能不找就不找，现在是神作工时期，肯定不能找。）咱现在先不说神。（任真真：要是在世上生活，那肯定要找呢。人家把我踹了，不要我了，我一辈子就这样活着呀？前提是人家把我踹了，不要我了，或者是伤了我的心了，把我伤透了，为这个人不值得。）必须是他把你踹了，你是绝对不会踹他的。（任真真：他把我踹了，我也就把他踹了。）任真真的意思是要告诉萧明志，“萧明志，我绝对不会踹你，只有你踹我，你要是踹了我，我肯定踹你。”萧明志今天回到家幸福得肯定睡不着觉了。搞对象，两个人走到一起过日子其实就是碰个伴。什么叫碰个伴呢？就是神说的，你一个人孤单，给你一个作伴的，是和你共同在一起生活的人。而你追求的是什么？你是不是为了有个作伴的，有个共同生活的？（任真真：嗯。）是吗？（任真真：是。）我说你不是。你如果是的话，你不会说在这一棵树上吊死，你会说：“神给我哪个，哪个就是我的伴儿，神让萧明志给我作伴，那萧明志就是我的伴儿；神让凯凯给我作伴，那凯凯就是我的伴儿，神给我哪个不是个伴儿啊？我为什么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呢？”是不是呀？（任真真：这棵树还在呢，不能再找另一棵树呀。这棵树能给我作了伴，再找一棵树给我作伴？

就找一棵树就行了嘛。）你和我说的就不在一个轨道上。你是说：“我这边有一棵树，我就在这棵树上吊着，你非得让我换一棵树干啥呢？”我是要给你换树吗？我是给你和凯凯说媒吗？我是要干什么呢？（任真真：你是让我不要在这棵树上吊死。）（凯凯：你刚才说找对象是找个作伴的，弟兄的意思是既然是找作伴的，那就无所谓哪棵树，哪棵树都能作伴呀，弟兄说的是这个意思，你说的是我要在这一棵树上吊死。）（萧明志：意思就是说，你不会具体选择某一棵树，小树、大树都是树，随便哪棵树都行。）（凯凯：只要能作伴就行。）神造了男人、女人，我的意思是你作为一个人，找个男人有人和你作伴就行了，至于说找哪个男人，这个不需要你去制定一个什么样的标准，也不需要你去锁死一个目标，神给你哪个就是哪个，这就行了，不要有自己的要求与选择，也就是“神给我哪个都行”！我把你揪出来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在这一棵树上吊死！让你不要在这一棵树上吊死是什么意思呢？你现在着急的是怕没有这棵树了，所以“我得抓住这棵树，一旦作工结束了，人家是一人一棵树，我没有树咋办”。（萧明志：那时候的树就都打乱了。）所以说你就不敢放开这棵树。我是告诉你哪儿都是树，不需要在这儿死抓着，就这么个道理。（卫军军：这就违背了爱情至上的规则了。“我不愿意违背爱情至上的规则，所以我就得抓住这棵树，在这一棵树上吊死。”所以，你们现在说的就不在一个频道上。）任真真现在是“我要在这棵树上吊死，这证明我这个人是纯洁的，我说爱谁我就一辈子爱死谁。我要做给萧明志看，你萧明志可以换老婆，但我不换你萧明志。”你是要作这个“见证”，所以说咱俩就不在一个频道上。任真真，我在这儿给你说的是啥呢？我是要说啥呢？（任真真：你是说树多着呢，哪都是树。）（凯凯：弟兄是要打破你这里爱情至上这个根深蒂固的东西。）（任真真：让我不是为了爱情，而是为了我的责任。）今天我为什么给你贬低这个爱情呢？因为我要把你从这个爱情至上里边揪出来，让你知道你的责任、托付。爱情是什么？爱情是情欲、欲望的一种包装。你扒开爱情的这个皮，里边就是情欲、欲望。我是要让你看见它的丑陋、看见它的邪恶。只有你看见它的丑陋、邪恶以后，你才能弃绝它、才能放下它。你要想蒙拯救必须得有羞耻感、惧怕感。你扒开爱情这个美丽的词，你再看它的实质，让人感到羞耻。

（任真真：那要是不凭这个爱情至上，是一种责任呢？）（凯凯：又没有结婚，你哪来的责任呢？）（萧明志：人与人相处就是有责任的。）你现在的责任是什么？神没有来作工的时候，你的责任是什么？神没有来作工的时候，你的责任与使命就是繁衍后代、成家立业。神来作工了，神就给了你新的责任与托付，那你的这个责任与使命是不是就应该改变了？（任真真：就是对神的托付与神给的使命的一种责任。）现在你已经得着了神给你的托付与使命，是吧？在神给了你托付与使命的时候，你还要追求爱情至上，这就是个严重的背叛！在这个时候，就不要说你追求爱情至上了，你就是追求婚姻都是不应该的，这也属于背叛！但是，追求婚姻又是正常人性的一个活出，所以神说神不干涉你，只是给你自由，你自由选择，你愿意走哪个路就走哪个路。所以说给了你两个托付，你可以繁衍生息，你也可以事奉神。但哪个托付最重要呢？你要哪个呢？你是事奉神还是繁衍生息？事奉神、繁衍生息，还有刚才说的爱情至上，三个选择，你选择哪个？你选择的是最邪恶的。咱现在不要选择爱情至上，你就是选择成家立业，你要成家这和神给你的托付也是打架的。我刚才是把你从爱情至上里边拖出来，拖到一个什么位置上呢？拖到一个责任与托付上。也就是说你最起码得完成什么呢？（凯凯：受造之物的责任。）最起码得完成受造之物的责任。如果神还没有作工的时候，你就是繁衍生息，先来到繁衍生息这个角度上面，“神给我哪个老公就是哪个老公，不由得我自己去选择、自己去追求”，这就是不在一棵树上吊死。这样的话，你心里边也就没有那么多的欲望、愿望，没有那么多的痛苦了，“今天神给我就给我，不给我就没有”，那就是轻松自由。现在神又有了新的工作了，神不耽误他的工作，“我有了新的使命与责任了，我应该接受新的使命与责任”。在社会上，是怕你过了结婚的年龄结不了婚，你跟随神，还怕你过了结婚的年龄结不了婚呢？怕没有一棵树吊死吗？怕不怕？（任真真：这也不是我自己找的，是自然而然、不知不觉就走到一起了。）你的意思是自然而形成的？（任真真：嗯。）刚才给你说的自控能力哪里去了？刚才为什么给你说自控能力呢？（任真真：之前没有，经历到现在才开始有这个自控能力，现在就是控制。）你控制的是什么？（任真真：欲望。）“在一棵树上吊死”，这个思想出来的时候你控制了没有？你的自控能力最终达到了一个什么果效？（任真真：投入到本分、托付当中。）神的托付

不单是本分。如果你有自控能力的话，那你现在是不是应该从情欲里边走出来了啊？是不是应该从爱情里边走出来了啊？（任真真：嗯。）你走出来了没有？（任真真：走出来百分之六十五，我现在感觉比之前强很多了。）你听明白我刚才给你交通的内容是什么意思了吧？我是在帮你从那个泥潭里边走出来。不要追求爱情至上，不要认为哪一个人是爱你的，是单一的，然后你去爱哪一个人。那时候有人发誓发什么誓呢？（萧明志：海枯石烂。）你和萧明志还要在这儿海枯石烂呢？能不能呀？那是哄人哄自己呢。（任真真：这一辈子就够了，还海枯石烂呢，肯定达不到海枯石烂，这一辈子走下来那就算是好的了。）我给你说的是啥？你理解到哪里去了？任真真，我交通的那个你是不是就没有听懂？（任真真：听懂了。）

在正常人性里看事，搞对象就是为了成家，你成家就是为了担当你这一生的使命与责任。父母给孩子们娶了媳妇以后，会说一句话："我的任务完成了。"这话的意思是这个接力棒就此交给你了，你又开始重复着你父母的故事了，这是必然的一个过程。如果你现在搞对象不是为了结婚，那你是为了啥？完全就是为了潇洒，完全就是爱情至上，完全就是邪恶的。如果你是为了结婚，那你有没有想过结婚的责任与使命？结婚的后果是什么？你是计划结婚还是不计划结婚？想了没有？（任真真：……）如果你没有想结婚，你没有计划结婚，你还要搞对象，还要谈恋爱，这叫什么？是不是名副其实的鬼混？因为这什么都不是嘛！父母不承认，在神那边也不承认，你一无所获！要是现在让你结婚，你结吗？你敢结吗？你能结吗？结不结？（任真真：得等神作工结束了，就是在神作工结束，最后的时候。）等神作工结束的时候，最后的时候，神是怎么说的？神说："对人类最终的安排是打破家庭、打破民族、打破国界而划分的，没有家庭之分，也没有国界之分，因为人总归都是一个祖先，都一样是受造之物。总之，作恶的受造之物被毁灭，顺服神的受造之物存活下来。这样，以后的安息中是没有家庭、没有国家更没有民族的，这样的人类是最圣洁的人类。"（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与人将一同进入安息之中》）那你的意思是神作工结束的时候还有家庭，你说的这是与神说的相违背的还是相合的？（任真真：那不是说最后的时候还要繁衍生息呀？）最后是还要繁衍生息呢，但这个的前提是要先打破家庭，那你能跳过去

呀？（任真真：所以现在不结嘛。）你想一下，在神作工拯救人的期间，你不计划结婚还要搞对象，这是不是开小差呀？正因为神要打破家庭，所以你现在是只搞对象不结婚，那你这是不是对神极大的欺骗？是不是对神的一种玩弄？你知道为什么说这是对神的一种玩弄吗？大红龙出台了一个政策，凡是信神之人的儿女，不能念高级学校，还有好多限制，你为了让孩子念一个好的学校，你怎么办呀？离婚，去民政局办个假手续，你真离婚了吗？你是不是在欺骗它？是不是在玩弄它？神说神今天要打破家庭，你反过来说："我只搞对象不结婚，神你能把我怎么办？"你这是玩弄、欺骗、欺诈。你说神拿你有没有办法？你可不可能如鱼得水呢？你明知道神是要打破家庭，反过来你在这儿是要建造家庭。神要作成人，那神赐给人生命的这个过程有多长时间？你知道吗？神说生命经历是漫长的，需要人经历一生之久，那你计划只搞对象不结婚维持多少年呢？教会建造二十年，国度建造再有个十年，十年只搞对象不结婚，在神作工结束的时候，会不会把你拖累死呀？今天这个灾来了，明天那个灾来了，你怎么尽本分呀？你的心能平稳下来吗？萧明志开车出去了，萧明志进了灾区了，你能安心吗？你的心不是惶惶不可终日吗？结婚十年、二十年还有离婚的呢，那搞对象有没有搞二十年再结婚的？（任真真：……）你的想象是不是都是谬想，谬妄的呢？我刚才和你交通了那么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和张三、李四、王五都可以结婚，那完全在乎神给你命定的是谁，不是在于你的选择，我这样给你交通是想让你从你的情感里边走出来，你不要自己给自己定规。人家彼得是吃穿住行都不由得自己，而咱今天呢？你为什么要把你的婚姻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掌握在你的手中呢？可能掌握在你的手中吗？你为什么不能交给神呢？"我不去选择张三、李四、王五，我就是按着神给我安排的来，神给我安排谁那就是谁！"有没有这个顺服？我给你交通的是说，按神的主宰安排来说，再按人的这个实际活出来说，这就是个自然规律，人没有自己的选择，你自己选择的是没有结果的。我给你拨开迷雾，是让你看清楚现实情况，让你不加痛苦自己自觉地从这里边走出来。任真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走出来以后，把这个完全交托给神，至于神作工什么时候结束，什么时候繁衍生息，"神给我安排、给我制定！"那神现在正是作人的时候、正是成全人的时候，"我该尽什么功用就尽什么功用，该完什么使命就完什么使命，该尽什么本分就尽什么本分，

我不能是爱情至上，我应该是神的托付至上、神的负担至上。托付就是神的祝福，我应该接受神的祝福。”今天我给你交通说爱情是反面的、是情欲的一种包装，我的目的是不是很明确？今天我把你搞对象思想里的爱情至上的坏处都给你说出来了，把迷雾都拨开了，让你看见了神作工的步骤到了什么时候了，又给你说了行政也开始发挥功能了，神的作工步伐太快了，你还能不能明知故犯？今天你搞对象，今天是你亲爱的，一年以后还是不是？两年以后还是不是？那是空虚的、虚渺的，那是你自己想象的，是你的一厢情愿，你自己可以体尝得到，也可以看得见，这是不是事实？（任真真：……）

萧明志，我交通的这个能听明白吧？你现在怎么看这件事？（萧明志：你交通的意思是要我放弃所有来信神，最后一个人走嘛，那有啥呢，最终还是回到了这个原点了。）你给我来了一个总结。（萧明志：交通的整个过程不就是为了铺垫总结吗？）在我交通的这些里边你就没有认识？把你的认识谈谈？（萧明志：认识？）我要是和你说总结的话，我直接告你这个总结就行了，何必绕这么大的一个圈圈呢？（萧明志：在神的工作还没有到来的时候，结婚是履行男人女人的职责，这是神称许的。当神的工作来了的时候，不能爱情至上，这是邪恶的，这是情欲与欲望的一个包装，然后不能那么追求，因为有责任与使命。从人这儿来看，人不能这么选择，从神来看，人更不能这么选择。人好像就只能按着神的意思付出一切代价去实行，不能有人的半点私心，一点都不能有，要完完全全按着神的意思走。就算中途有个伴都不能在一起，不管怎么样就得一个人走，好寡呀。年纪大的人一个人走就走吧，活了半辈子了，一个新生命刚开始就要这么无味地走到终，太难受了。）萧明志感觉冤得很，在神家感觉到了一种太残忍，有句话怎么说的呀？神作得太狠了、太苛刻了，是吧？你说神狠呀？（萧明志：那我只能强行理解成我狠。我不狠，我能不狠？我作为一个小小的、普通的、无能的人，我能怎么办呢？）萧明志现在心里想的是：我啥也主宰不了、掌管不了，我能有什么办法呢？我实在是别不过神！（萧明志：你看，我在神家被神主宰，在监狱被魔鬼主宰，反正人就是这样，到哪里都被主宰！我在监狱里待了15天出来之后，感觉人活着怎么好像一点意义都没有呢？在里边被那些人收拾得守着规矩，克制着，刚从那个狼窝出来，这又掉到了所有人、众

人的围攻里，如果我没有以前的那个承受能力，我感觉我都快要崩溃了，所有的人都围攻，就像众叛亲离一样。）怎么就进入众人的围攻了呢？（萧明志：怎么没进入众人的围攻？你还在那里面待着呢！这是谁的安排呀？我承受不了这个围攻。）凯凯，你听了萧明志说的这些话，什么感觉？（凯凯：好像不管到哪儿都是把他逼得没法活了，就是这种感觉。）你对他是同情，还是恨恶，还是有同感呀？（凯凯：没有同感。他说的是对神的误解，有的时候咱实行不出来归咱实行不出来，但是不能说人家说得不对，不能说这些是错的。）（萧明志：我说是错的了吗？）（凯凯：可是你说这是逼得你，已经把话说到了这份儿上了，你说呢？你的意思是在监狱里是大红龙把你逼得，出来了是神把你逼得。）萧明志，你已经把神和大红龙划为等号了。（凯凯：出了狼窝又入了虎穴，你的意思就成这了。）（萧明志：又没有人围攻过你。）萧明志这不仅是埋怨，还是论断、定罪呀。（萧明志：更不能活了。）我给你交通了一下午，你不是站在一个去理解、去了解的基础上，你是用你的态度、观点去衡量、去评价、去论断、去定规一件事，这就是最大的一个罪！作为一个受造之物，你不是去寻求，你是用你的理念去衡量、定规。你衡量、定规别的事物可以，但你不能定规、论断神的作工，所以说你的罪太大了！你太悖逆了，你悖逆到竟然论断神的作工，你把神已经定在了一个不义的位置上了。你怎么可以说从监狱出来又掉到了众人的围攻里呢？监狱是什么地方？这儿是什么地方？我给你交通的是什么？（萧明志：你给我交通的目的就是让我放下一切。）那我为什么让你放下一切？让你放下的目的、意义是什么？（萧明志：神的作工到了，哪怕效力呢，也得效力。）任真真，我给你交通让你放下一切的目的、意义是什么？（任真真：从大方向说是为了自己的生命，为了能更好地完成神给人的使命、托付、责任，然后能够剩存下来。就是不抵挡神、不悖逆神，不被爱情至上、搞对象这些所牵制、拦阻、影响，导致最后没有好的结局、没有归宿。你是为了让人能有好的归宿、好的结局。这个前提就是人得明白真理，就是得先让我们明白这方面的真理，然后再看见我们被撒但的这个观点所控制着，占有着心，成为生命，凭这个去活，到最后不能剩存下来。自己凭撒但给的走不出撒但的这个圈圈，因为就不是根据神话去做的，就没办法凭神话去走，现在是让我们先把这个路找着。这样做对于肉体来说是痛苦的，但神是为了拯救

人。）你从萧明志刚才的这个表现里边看见了什么？萧明志现在是活在了无底深坑里的那种感觉。（任真真：他只想到自己的肉体。）（萧明志：不是不是，你说的那些大道理谁不懂呢？谁不知道往上走最后的结果是啥呀！）（任真真：你知道这些，但是你……）（萧明志：那是异象，是提前告诉你以后的事，给你个画面，给你个图像，给你闪现了一下，但你现在活得是痛苦的，你现在是苦的，总得有过程啊。）什么是苦？（萧明志：自己的野心欲望那就是苦。）这些野心、欲望是谁给你带来的苦呀？（萧明志：我自己带来的！）那你怎么能怪到神头上呢？（任真真：你跟神之间不能有隔阂。）你有这个苦怪的是神啊！你怪到神的头上了呀！你知道自己的欲望是自己带来的，你怎么能怪到神的头上啊？你太邪恶了！（萧明志：邪恶，人本来就不是什么正人。）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

我给你交通这个的目的是要干什么呢？我就是看着你太痛苦了，所以才和你交通的，我交通这个是让你怎么呢？是让你从痛苦里边走出来，是让你快乐起来，你不去理解我给你交通的目的、意义是什么。什么是快乐？你为什么在这儿痛苦？你看电视看得多，你今天也亲自体验了，这个痛苦是从哪儿来的？是不是就是爱情至上给你带来的？（卫军军：对。）如果你没有爱情至上这个理念，还有痛苦吗？如果你只有责任与使命，就不会有痛苦，就没有痛苦！你如果觉得爱情至上这是一种奢侈欲望，或者是人的一种野心，你应该有羞耻感，觉得丑陋不堪，拿不出手。当你觉得拿不出手的时候，当你看到你的托付、负担与责任的时候，你在这个负担与责任里去做事的时候，你的这些奢侈欲望受到了控制的时候，你的自控能力把它控制了的时候，你还有没有痛苦了？就没有痛苦了。（萧明志：自控的那一刻就是苦的。）你自控的那一刻实际上是苦的吗？自控的那一刻是因着“我有担当、责任，我不能去放纵自己，我不能去任意妄为”，这有多苦呢？这苦吗？哪个才是真正的苦？你如果按着满足你的情欲来，你能不能满足得了？能不能做到？（萧明志：做不到。）你的情欲、欲望是无止境的，是满足不了的，更是永远不满足的。当它不满足的时候，你就得永远地去追求满足它。那当你做不到的时候，你是不是最痛苦的？你想做到又做不到，做不到还又不敢做，那儿又要打着、卡着又害怕，哪个痛苦？你看电视剧里演的爱情至上，谁最痛苦？是不

是追求爱情至上的那个人最痛苦？他得不着爱情至上，他满足不了欲望，所以他最痛苦。而不追求爱情至上的那个人，他只是默默无闻地守住他的本分与工作，他痛苦不痛苦？你看不见他痛苦，他也不会有那么多的痛苦。那我给你交通的目的、意义是什么？是让你从痛苦里边走出来，不要自寻烦恼、自寻痛苦。我一直给你说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是不是让你从痛苦里边走出来？今天神给你摆设了一个环境，你没有去认识神为什么给你摆设这样的环境，摆设环境的目的、意义在哪儿？是不是为了成全你？显明你是为了让你认识自己，认识自己是让你认识什么是邪恶，让你把黑与白分得一清二楚的，这是不是让你对爱情至上有个真实的认识？人和人之间的这个爱在哪儿？是真实的爱吗？是不是让你去认识？认识完以后你得着的是生命，你在这儿该不该赞美神、荣耀神？是不是看见了神的拯救、看见了神的救恩？你看不见神的救恩，看不见你做到神身上的是什么，看不见你在本分上边做的是什么。你给神家带来的亏损你看见了没有？你只是在这儿叫苦连天，说你不能放纵情欲，对你们的爱情就是拆毁，在监狱是控制，来了这儿了还是控制，你就看见了一个控制，你就看不见你带给神的是什么。你和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是受造之物与造物主的关系。你任神摆布、任神安排了没有？是该任神摆布、任神安排你，还是你去摆布神、安排神呢？从你所做的一切来看，你是不是要摆布神、安排神？你看清这是罪了没有？你只是看到神作在你身上的太苛刻了，可是你反过来看一下，你做在神身上的是什么？你尽的本分是什么？你尽心、尽力、尽意了没有？达到一个受造之物该做的了没有？在这些上面咱是闭口不谈，拿不出手啊。咱呼吸着神给的这口气息，是不是白白呼吸了呢？有愧疚、有内疚吗？咱没有亏欠、没有内疚，只有指责、只有埋怨，咱是人吗？神作在人身上的，今天刚交通了，你看见了，你是怎么还报的呢？你是谁呀？神发表了三十多年的话语，你听了没有？你信了没有？你跟了没有？你是不理睬呀，你所做出来的是不搭理呀。根据神话的显明来看，咱就是个畜生，咱就是个野驴、野马！神话说出来不实行，非得刑罚管教、非得鞭子临到？临到鞭子的人是什么？是畜生，是野马、野驴。咱看见了咱的处境了没有？看到神拯救一个人多艰难了没有？苦口婆心、掰开了说、揉碎了说，管用吗？不管用呀！刑罚、审判、管教、揭露解剖管用吗？不管用！都知道了还不管用，逼着对你动“武”，用“武力”解决，还得鞭

打。当鞭子打出来的时候，你是清楚的，你也看见了鞭子是打在什么人身上的，鞭子是打在悖逆的人身上的。你已经看见了鞭打人的时候，你不是谨慎小心，你在这儿是唉声叹气，“这还不知道能不能走得下去。”萧明志，你说咱和神之间是什么关系？神作在人身上的是拯救，人做在神身上的是什么？神作在人身上的爱，你看不见吗？

揭露爱情至上的思想观点（三）

萧明志，我和你交通的时候，咱得有个正确的态度观点。这个正确的态度观点是什么？站在哪一边？（萧明志：站在做人的这边。）你站在了哪一边？（萧明志：我站在不做人的这边。）你完全站在了肉体的一边，为你肉体利益说话，而且不考虑神家利益、不考虑神的名、不考虑神的见证，也不考虑你该有的进入。今天你说的那些话是最伤人心的话，太伤人心了，而且是让人看着嗤笑的话，还知道哪些话吗？（萧明志：知道。）哪些话？（萧明志：在监狱里边是苦，来到这儿也是，哪里都受到辖制，就完全没有感受到释放自由。我心里也知道，神为了拯救一个人，付了这么多代价，让我苦，对我是有益处的，可是我为肉体着想就不愿意受这些苦，这是站在肉体方面。）你站在肉体利益那边去认识了，你都看见你站错位置了，你还能任着肉体蔓延？你不去恨恶、不去背叛，你还能成为它的出口？你还能站在神的对立面？你还能拿上大红龙的控制和神家划为等号？这是不是对神的一种亵渎！怎么能说出这样大逆不道的话来！交通了半天了，你应该看见自己不是个人。萧齐进说人家把他当软柿子捏呢，我揭露解剖了他以后，萧齐进是难受痛苦。他痛苦什么呢？“我怎么就不知道我这么悖逆呢？我怎么就这么没人性呢？我怎么能与神叫嚣呢？”他是良心的一种发现。可是在你这儿呢？我揭露解剖了你以后，你恍然大悟，你恍然大悟不是良心的发现，你是发现什么了？“原来神家如此的卑鄙无耻，原来神家这么邪恶”，你发现的这是啥？歪脖子看表——观点不正。你们搞对象这事，我给你们交通过多少次了，可你萧明志始终是说：“我知道，我来就是拆毁的。”这句话流露出来的是啥？我给你交通了多少？你从里边听出来什么了？听出神的心意了没有？听出生命了没有？你总把我放在不义的一面去看待问题，你这样能解决得了问题？（萧明志：没有，是里边的两个在打架呢。）里边的两个打架了，你站在了哪一边？（萧明志：站在了肉体的这一边。）你一来二去地这样做，你说下步路怎么走？你给任真真说说下步路怎么走。

咱几个人在这儿聚会了，你看着是几个人的小聚会，但你作的是多大的工作，你知道吗？共产党成立的时候，表现是什么？有句话怎

么说的呢？助长军威。（萧明志：鼓舞士气。）鼓舞士气，人家是在这个基础上做的。咱现在呢？鼓舞士气了？（萧明志：没有，相反。）你看咱现在作的是多大的工作，大红龙作的是多大的工作，它无非就是统一中国，可咱在这儿建立的是什么？我和你探讨的是什么？国度的降临，国度的建造，国度的成形，比大红龙作的那个工作是不是大了几百倍？无法比吧？无法比呀！神说："世界各国联立的时候，什么东西不是你们的？"（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七十五篇》）从这个话里你看到了什么？"世界各国联立的时候"，所有的资产不都由你管理？咱今天和你探讨的、交通的是什么？我把你当成了什么？（萧明志：当成了同伴。）啊？当成啥了？（任真真：合伙人。）合伙人？凯凯，当成啥了？（凯凯：当成了柱子、当成了栋梁。）我把你当成了柱子、当成了栋梁！可你在这儿给我扮演的是个什么？（萧明志：间谍。）扮演了一个间谍？你扮演了一个犹大，尽是埋怨！尽是拆毁！你说你伤不伤我心？我把你当成了柱子，这么大的工作要交给你，你却把我当成了什么？（萧明志：仇敌。）你说的是："我从那个监狱出来，又到了这个监狱。"你把我和撒但划为等号！用世上的话来说就是我和你探讨的是国家大事，你和我搞交易，搞的是儿女情长，你说你是做大事的人？就这还怨声载道。萧明志，现在怎么想？（萧明志：突然感觉罪孽深重，没法活呀。）突然感觉罪孽深重？这还有点正确的感觉了，交通一下午了这才有点知觉了。多长时间以来，听见萧明志说了一句有点人味的话，"感觉到罪孽深重"，你说人悖逆到什么程度了呢！

历代以来，打江山的人，带兵打仗的大将，有没有搞对象的？（萧明志：不知道。）不知道？《三十六计》里有个计谋叫美人计，为什么会有美人计？为什么美人出现就是个计？（萧明志：因为美人会涣散军心。）人打仗还知道用个美人计呢，你说神和撒但打仗的时候，撒但会不会用个美人计？撒但会不会趁虚而入呢？那你是不是掉进了美人计里边了呢？你常看电视剧呢，在外边打仗的人，哪个谈儿女情长了呢？（萧明志：打仗的也不能一辈子不谈呀。）你见过哪个带兵打仗的谈对象了呢？（萧明志：那就只有打仗的那一代人了，死了也就全拉倒了。）你说的和我说的是一个话题吗？任真真，你听懂我刚才说的话了吗？（任真真：干大事的人不能谈儿女情长。）干大

事的人不能谈儿女情长，这是电视剧里经常说的话。打一个仗、打一个江山还要如此呢，那在神和撒但争战的时候该如何呢？（萧明志：干大事的人不能谈儿女情长，这是世上的人说的话，是撒但说的话，不是真理。）我没有说撒但的话是真理呀，我只是说属世界的人在打仗的时候还不允许搞对象呢。（萧明志：你既然说出来了，你肯定认为它是对的呀，你也认可呀，要是不对的话你能说出来？）这个话对，但它不等于是真理呀。（萧明志：撒但说的话有时还打架呢。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话，带兵打仗的不能谈儿女情长、不能搞对象，那世上还有一句话是成功的男人背后还有个女人的支持呢，所以它不是真理。）那是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有个女人支持，我给你说的是成功的将士，成功的将士和成功的男人一样不一样？（萧明志：一个是从政，一个是从军，背后都是一样的。）今天神让你来人世间走一趟是让你来做什么的？（萧明志：不知道。）萧明志的这谬理还是怪多的啊，这邪说谬论把人搅得晕晕乎乎的、搞得天昏地暗的。我给你说的是在军营里打仗的，不能谈儿女情长，因为这影响了军心，导致人不能一心打仗。我还说了美人计，人不能贪婪美色，如果人搞对象贪婪美色会影响打仗，所以说不允许谈儿女情长，军令如山！萧明志，我是和你说这个呢，你告我说那成功的男人背后还得有个女人支持呢。

（萧明志：小的时候心里边是空的，只能学习，过了学习的那个年纪，他的心就复杂了，就不再适合重新学习了。）你又给我抛出来一个烟雾弹，我该如何理解你说的这话呢？你说的这个和我交通的有什么关系？（萧明志：在战场上打仗，他的心里边不能有女的，如果心里有女的就会大大降低这个将军的指挥能力、领导能力，还有战士的作战能力，这是一定的。但是打仗是一辈子从小打到老啊？要从小打到老的话，我估计没有几个人能做到。天天用军令来控制军心……）萧明志，你想说什么内容呢？你的意思是这个打仗时间太长？（萧明志：有点这个意思。）抗日战争的时候，有几个人搞对象？（萧明志：那不知道，人家就是搞了对象你知道？）（凯凯：关键是人家没有耽误正事啊。）（萧明志：耽误没耽误你知道啊？你看人家那么多后代，共产党一代、二代、三代、四代……）我给你交通什么呢？你又给我抛出来一个什么烟雾弹？你真听不懂我交通的是什么意思？（萧明志：我知道你交通的是什么意思，但你说的那个打仗

毕竟是短期的时候嘛。）萧明志叫什么呀？（肖红：贼商。）贼商贼商就是贼商，时刻想着用最小的代价来换取利益最大化。“八路军那会儿是八年的抗战，我现在是八分钟抗战”，萧明志，你也够贼商的了吧？你想得着永生，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还不想受。这至暂至轻的苦楚重吗？（萧明志：至暂至轻？暂是暂时的暂，轻是轻如鸿毛的轻？）对。（萧明志：我怎么感觉这一至暂就是一辈子呢？）就说是一辈子，你说你这一辈子有几年？咱就不要说永生了，就说用你的这辈子换以后的六千年怎么样？（萧明志：一辈子和六千年比起来就是一刹那。）那这是不是至暂？神第二次道成肉身来在地上作彻底拯救人的作工，六千年来就这一回吧？就不要说六千年了，这是开天辟地、前所未有的，是后来也不存在的，更是千载难逢的，就这一回！神来在地上作工还作了几十年呢，萧明志，你作为一个跟随者，你计划用多长时间骗取呢？（萧明志：一辈子。）你是想用至暂至轻，短暂的三天、两天，三年、两年骗取吧？都还没有过了五年、八年、十年，你倒在这儿嫌时间长呢。就算是把你这一辈子给神，你给了神多少？你已经享受了神给你的多少了？光拯救人就六千年了，你就拿这一辈子敬拜神又有何妨？再说了，你用一辈子来敬拜神，应该不应该？（萧明志：应该。）那你还有何话可说？历代以来的使徒为神抛头颅洒热血，对他个人来说还是徒劳，那你呢？今天神直接把话语告诉你了，带领着你，让你得着真理，萧明志你还在这儿搞条件，还嫌时间长呢。就凭你这一句话，你说神能让这时间短了吗？就因为你有这样的观点、观念，神能不能让你在短时间内得着真理呀？能不能让你在短时间内蒙拯救呀？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你是贼商，你太贼了！所以说不允许。进迦南美地本来需要四十天的时间，但遇到贼商以后，四十天的时间能行不能行？（得四十年。）变成四十年了。本来是至暂至轻的，三、五年工作就结束了，可萧明志现在心里面老想搞个小诡诈，老想用短暂的时间骗取，神为了要检验工程，四十天的时间不行，那就算了吧，那就四十年吧、一辈子吧。

你把神的作工想得太简单了，神来发表话语还发表了几十年，神说你经历神的工作得经历一生之久，生命长大是漫长的，神不会陪你到白发苍苍。地震、瘟疫、饥荒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结束的，你计划短短几年就想逃脱呢？你说我拦阻你俩呢，我为什么拦阻你俩呢？地

震、瘟疫、饥荒过了今年、明年就完了吗？你就进入国度了吗？繁衍生息了吗？（萧明志：不是，再没有了。）你也不要说“再也没有”这么绝对的话。（萧明志：我说的是以后再也没有家庭了嘛。）我说的至暂至轻的至暂和你说的那个至暂的概念不一样。这个时间是漫长的，所以你不要想着是短暂的。神说以前的既往不咎，神只看最后时期你是否能为神摆上，这够短暂的了吧？神在这儿说至暂至轻是说短暂地受这个苦楚，是让你站这个至暂至轻的见证，可你想干什么呢？你想不想在这短暂的时间内站见证？你怎么对待这短暂的时间？就连这至暂的见证你都不想站，你想用贼商的办法来对待。“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我站这个见证，我就不搞对象，我就不为肉体，我就为神活一回！”行不行？至暂至轻，怎么说是轻的呢？让你受多大苦楚了？在你的这个时间段，你应该是搞对象，只不过你没有搞对象，没有享受情欲，这受了多少苦呢？下无底深坑啦？还是临到约伯的试炼万箭穿心了？哪个苦？（萧明志：……）任真真，哪个苦呢？（任真真：约伯的试炼。）那你们搞对象和约伯的试炼比起来是不是至暂至轻？是至轻的，太轻了！你今天把“我不能谈恋爱，我不能搞对象，我不能放纵情欲”当成苦的话，那你怎么能在灾难里边站立得住呢！地震、瘟疫、饥荒来了，你怎么能站立得住呢？这个都成为了你的一个苦，还怎么站立？没法站立呀！现在为什么让你站见证呀？站见证就是为了打败撒但，让灵界看见、让人看见，这个人被神征服了，投降了，成了俘虏了，神让他干嘛他就干嘛，神不让他干嘛他就不干嘛，就要你站住这么一个见证，一个顺服的见证。

神不是不让你搞对象，不是不让你成家，而是因为神要一个见证。可你在这儿是“我不明搞，我偷着搞”，这叫不叫见证？打败撒但靠的是见证，忠心与顺服的见证。神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像人想象得那么简单吗？》）这就是我刚才和你说的，在撒但面前作出了刚强响亮的见证，等站完这个见证以后，等撒但的国摧毁以后，等世界各国联立以后，等国度成形以后，你是什么？你是来到神面前能事奉神的人，你成了事奉神的人，这是何等荣耀的事啊。但如果你现在搞了对象，就进入了黑暗之中，进入了无底深坑。咱刚才说了鞭打，以后鞭打管理的是什么人呢？随后各类人各从其类了，以后鞭打

的是谁？你是不是被鞭打的？如果你是通行神旨意的人、你是执行神行政的人、你是给他下达命令的人、你是审判他们的人、你是揭露解剖他们的人、你是给他们定罪的人，那你就是实施刑罚的人。如果你现在悖逆，开小差，那最后你将会是受刑罚的人，是鞭子之下的人，这个咱还分不开？我刚才说的这话能听懂吧？（……）萧明志，我把前边的迷雾都给你拨开了，你都看见了呀，而且我把重要的工作和你说了，重要的任务和你说了，给了你机会让你尽本分，这是多大的高抬、恩待呢？结果咱在神的高抬、恩待里成天做的是什么？解剖了你是贼商就是不让你做贼商，可是你在这儿还在搞着你个人的经营、贼商的经营，只想骗取，不愿意强攻。

凯凯，你这一段时间是怎么走的？你是一心一意走的，还是开着小差走的？（凯凯：没有一心一意。）你对你作的工作满意不满意？（凯凯：自己做的没起到作用，肯定不满意。）那你该不该有个反思？（凯凯：该。）你反思的后续是什么？计不计划一心一意献给神？（凯凯：计划呢。）原来开小差了没有？（凯凯：原来开小差着呢。）从今天起不开小差了吧？（凯凯：嗯。）有这个心志是吧？（凯凯：嗯。）那我就按不开小差的来要求你了。（凯凯：嗯。）任真真，说说你的计划。（任真真：我肯定是要往本分上配合呢，这个肯定不能放弃。搞对象这方面肯定是不能投入，不能往里陷，我现在一点一点地往出拔呢，就是刚才说的控制，能控制这个东西。）之所以能走到今天是因为你们没有自控能力。我一再给你交通这些，交通了几次了？是因着什么？是因着你没有自控能力。（任真真：刚开始是不可控制的，现在就是能控制自己的这些情绪、思想了，然后我的情形也恢复过来了，配合的心也有了。）能自控自己吗？（任真真：能。）既然能自控自己，为什么不彻底控制一下？为什么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呢？（任真真：因为太痛苦了。）那还叫自控吗？（任真真：之前是连觉都睡不着，现在控制就是可以正常生活、正常工作，能投入到本分当中，把本分配合好，不影响这个工作，就是往这方面配合。）今天我给你交通的你还没有听懂，是吧？（任真真：听懂了。）那我交通的重点是什么？（任真真：责任、使命、托付。）我交通的主题是什么？（任真真：爱情至上的观点是错谬的、是邪恶的，然后我一直持守的就是这个东西。）正确的理解是什么？该走的

路是什么？（任真真：就是该选择责任、使命、托付。）什么使命、责任？（任真真：神给的使命、托付。）那神给你的使命、托付是什么？（任真真：就是我的本分，文字本分。）刚才凯凯说的话你听见了没有？凯凯说的什么话？（任真真：一心一意配合。）你呢？（任真真：我感觉我现在还有一点点达不到，达不到完全一心。）神此次作工的目的是什么？咱上回交通的什么？人都想作我的左右手，但没有一个人愿意来认识神、了解神、理解神，去为神做什么。人都想跟随神，但不想进入这个时代，不愿意接受神的拯救，不愿意蒙拯救，不愿意被成全，不愿意洁净自己的败坏性情，这是什么？这是不是骗子呀？（嗯。）都忘了？咱交通这个有一个月了吧？一个月了，这个话在咱身上生根发芽了没有？开花结果了没有？（任真真：能认识到，看见自己以前说要走彼得的路、要追求爱神都是欺骗神呢，就是个骗子，其实根本就不是真实的，根本就没有爱。）你知道以前是个骗子了，那你该不该立心志？该不该有一个该有的活出？（任真真：该。）我把你当谁待了？我把你当外人了吗？我把你当家里人待，你把我当什么待了？（……）神是让人去管理万物，是急切地想把人作成，让人去管理万物，神要安息。可人呢？人不接受神的带领！神让你去管理万物，给你一个管理万物的原则，人却不能接受，那你怎么做下一个时代管理万物的主人呢？我想把你当万物的主人对待，而你呢？你把自己当什么呢？什么叫贞洁童女呢？你不愿意做贞洁童女？神来在地上是迎娶新娘的，你计划做什么？计划做妓女、淫妇呀？没有一点心志，没有一点毅力，你就计划做个淫妇？（任真真：不计划。）什么是淫妇？（任真真：事奉两个主。）你事奉了几个？（任真真：两个。）为什么让亚伯拉罕献以撒？（任真真：神要检验他。）那你呢？你让神检验你吗？经得住神检验吗？你经不住神的检验，你能跟随神吗？见证没站住，神公开向你显现以后，是不是该悔改啊？该不该有个悔改？可咱有没有悔改表现？（任真真：悔改得不彻底。）悔改得不彻底叫不叫悔改？（任真真：我就感觉我一直在尽力背叛这些东西呢，就是把自己的心往出拽，不受这些控制，但是一下子达到那种完全放下就感觉难呢。）因为人有交易的心，因为你有一个侥幸的心，有想骗取的意思。“我尽力……我把这部分扔了、把那部分扔了、把这些扔了、把那些扔了，还不行吗？我仅有的一点都得扔了？”这是在干嘛？是不是在搞交易？

神作工作到如此地步了，神不会等待一个跟不上他步伐的人，我不能落下。神没有情感，我不能讲情感。神享受的是果实，那我也得实实在在地来呀。我的一个不留意，那边被烧了；我的一个放松，把沈蹦叫到那边干活儿，导致几个人都坐监了；我再不制止沈蹦，那就意味着还要有地方被烧；类似于沈蹦的人我不处理，我就会被神抛弃，我敢吗？我能吗？神不再考虑人的软弱，我也不再考虑人的软弱，所以才有了鞭打。鞭打也是种怜悯，是怕你遭到神的惩罚才用鞭打来管教、来控制、来克制，是极力地想尽一切办法让你远离恶，可是你得与神配合呀！你说用不用鞭打你？可是不鞭打你，我该咋办？我用沈蹦是如此，我用你呢？（任真真：也是如此。）工作是在往前走，可人还是这些人。我放松你，工作就前行不了。我放松你，就害了你，害了我，拦阻了神的工作。什么都交通清楚了，你也明白了，咱还是走不过来，还是要悖逆着神走！你想一下，咱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已经是触犯到了神的行政，你知道吗？为什么说是已经触犯到了神的行政？（任真真：神说："四、人有败坏性情，更有情感，所以配搭事奉一律禁止异性单独配搭，若发现一律开除，谁也不行。"（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国度时代神选民必须遵守的十条行政》））人有败坏性情，所以禁止异性单独配搭。是因为咱触犯了这条行政以后，才有了这么多的困难、这么多的难处。我在这儿忍让，导致你触犯行政、触犯天规，如果按行政来办事的话，不会有这些事情发生！而且现在更严重的一件事就是你们之间并不是为了结婚，这就是我一再给你说的一个重点。你们并不是为了结婚，你们并不是为了完成婚姻的一个责任。你不是为了完成责任，你完成的是什么？爱情至上，情欲、欲望在爱情里包装了一下。按神的行政早就该处理了，不应该拖延。我也是在人群中长大的，我有情感，同情人的软弱。我同情你，可神的工作作到这儿了，那边一下子被烧光了，我承受不了，不敢、不能再同情了！虽然那边被烧光了，但我还没有计划要怎么，我顶多就是罚罚款，可是经过这次把我送到了监狱里，十五天的时间让我清醒了清醒，没有严格的制度不行，没有行政管理不行，一盘散沙！别说建造国度了，就是一个国家，没有规章制度、没有行政机构它都难以成立。就我刚才给你举的例子，打仗允许你搞对象吗？世上还有句什么话呢？"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它不是真理，但皇上一声令下，"我把某某某家闺女许配给你"，你敢说不要吗？我和你好说歹说说了多

少？交通了多少？可是你们在这儿做的是啥呀？我在这儿说：“你们俩的婚姻，我不同意，现在不是搞对象的时候，不能搞对象啊。”我这句话能不能像圣旨一样通行下去？能不能？我这句话通行不下去，连一个圣旨都不如啊！咱的忠心与顺服在哪儿？假如今天我在这儿给你许配一个，我说你跟某某某结婚去，我命令你去，你去不去？你可能去吗？连一个世人都能做到的事情咱做不到，这样怎么能事奉神呢？

神让咱走彼得的路，彼得是吃穿住行都不由得自己选择，而咱呢？败坏性情还得由自己选择，即便是触犯神行政了，咱都是明目张胆、理所当然的。还得我再说几次？还得我和你一再地商量、协商？我和你商量、协商、交通这是个什么？这是对你的怜悯、对你的帮助扶持，是给你一个糖吃，可是你不能因着我和你商量、协商，你就可以藐视神的行政啊！你知道了神的行政以后，就一直这样，没有任何的执行？我的话能不能成为一种命令？能不能遵循？没有自己的未来、没有自己的归宿，只有自己的本分、责任，该怎么走？该不该有一个该有的心志？（任真真：该。）任真真，现在有什么想法？（任真真：尽力配合。）就没有果断的一句话、坚决的一句话，“我要怎么，我必须怎么”，就连这个愿望都没有？（任真真：有。）立个心志、表个态度！如果你在神面前连个态度都没有、连个心志都没有，那你说神怎么能成全这个事呢？（任真真：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我往上配合，我配合。）配合什么？任真真，你这个话就是句大逆不道的话！就像凯凯今天说的，我是把你当成栋梁才和你说这些话的，到现在你告诉我，“我努力往上配合”。我刚才和你说的是什么话？你听懂了没有？你自己走的路你自己知道，你走的什么路？（任真真：开小差的路。）单是开小差吗？（任真真：触犯行政。）你是触犯行政了，你触犯了行政，你该不该立马回头？（任真真：该。）可是你告诉我，“我努力回头吧”，你是努力回头，还不是立马回头！你说这说的是什么话呢？你看不到神的威严，感觉不到惧怕！尼尼微人是怎么说的？尼尼微人是说“我努力吧，我努力放下手中的强暴，我努力远离恶道”吗？尼尼微人要是这样说的话，你说神能饶恕他吗？你在这儿说的是什么话？说的是不是浑话？该怎么说？该有怎样的心态？（任真真：悔改。）该立志、该下决心！你应该根据你的良心来做事，你不要根据我的态度来回应，根据我的交通来回应，知道我说这话什么

意思吗？（任真真：……）咱说个题外话，你看着我这个人怎么样？我的面相如何？（任真真：平易近人。）（卫军军：诚实、可爱，挺好的呀。）世人怎么看我？世人看我的面相里边有一个善字。我跟众人站在一起，谁也不认识谁，但人一眼看见我就感觉我这个人是善的，所以我一坐了监，人们都问我，“你是怎么进来的？”“打架了。”人看着都惊讶！“你打架了！”两眼瞪着我，意思是这就不像个打架的人呀？他们背后议论我呢，看着那个人就是善……。我和你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我和你在交通的时候，你不能立马去悔改、去认识，什么原因？之所以能达到这个果效，是不是感觉到我善的过？世上有句话怎么说的呀？（任真真：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还有一句话是“马善被人骑，人善狗也欺”，人要是善了狗它也欺。我在这儿和你说话，你看见我的一种态度、观点、面相，所以你就敢放荡，你把神的性情当成了绵羊，你并没有把神的性情当成狮子。神的性情是狮子，所以我从监狱里出来以后，我要改变，你有悖逆我就要鞭打你，不要看着我善，我善也可以鞭打人。我不仅鞭打人，接下来还要干什么？（任真真：行政辖管。）虽然这是一个题外话，但对咱生命进入是个帮助，你得有个认识，不要根据我说话的态度温柔，不要根据我的面相来实施你的放荡。

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是你无路可走，你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横下一条心！你面前是无路可走的，你也别想逃，逃没有好果子吃，无非你就是撂挑子回去。只要你在就要当柱子用，所以你不能说“我尽力往上够”，这句话不是你说的话。应该是什么？“我必须往上够”，那是必须的，得下决心。应该是“我下定决心，但你还得帮我，不行的话，你就鞭打我”，该不该和我要鞭打？（任真真：嗯。）主动的，“你得监督我、监管我”，这才是个有心志、有信心的人。有信心、有心志的人，他要的是鞭打、要的是管教、要的是审判、要的是监督，为什么？人都有软弱的时候，人都有自私的时候，当有个人监督着你、管着你的时候，这个罪你就不可能犯，因为你旁边有个人管着你，卡着你。如果没有人管着你、监督你，你是释放自由的。如果亚当、夏娃旁边有个人监督他们，他们能吃了善恶树果子？所以你在这儿应该是主动地要，“弟兄，你监督我，我有这个恒心、意志，你看见我哪里做得不对，你看见我流露情感了，对付我、修理我、揭露解剖我，把我放在

光中酷晒我！”这才是男子汉的气概呢！该不该有这个心志？现在有没有？（任真真：那我要是看见萧明志有什么问题了，还能跟他说吗？）看见他的问题，怎么不能说呀？可以说呀。（任真真：那就有。）你的心是在爱他、帮他、扶持他，这个是可以的，也是必须的呀。但是为了你生命进入得卡着你，你允许不允许卡着你？（任真真：允许。）你允许卡着你、监督着你，那就得放个灯泡照着、盯着。你要和他说什么，来，拿过来，我验收一下，看看这个话里面，有没有暧昧的话，如果没有暧昧的话，是生命进入的话，就能发，有暧昧的话，就对付、拦截，行不行？（任真真：……）又难住了，这就看你有没有心志了。你越悖逆受的苦越大。（任真真：嗯。）任真真，咱现在说的这话算话不算话？成交不成交？（任真真：嗯。）人家军中无戏言，咱在聚会的时候、在圣灵面前说的这个话得算数啊。咱商量好了，我这可不是强捆、强打，是和你商量好了的啊。（任真真：我是这个心志，但是我不知道回去就变成什么了。）所以我在这儿和你说好了，咱签字画押了，商量好了，我就要执行。你要明白，一切都是为了谁。（任真真：为了我自己，为了神家工作。）

萧明志，刚才我说的这些都听进去了没有？（萧明志：有耳的都当听。）关键是你有耳没有耳我不知道啊。这些话能听懂吧？（萧明志：能。）有没有心志、毅力？没心志、没毅力？萧明志现在很难啊，“这没毅力也没办法啊，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这往哪儿走？与其悖逆着走，还不如顺服着走。”萧明志，有什么话说说。（萧明志：没有话。）看着你没精神的，想睡觉呢？（萧明志：不想。）有情绪了？没有情绪吧？你这马上要开车走呢，不敢掉到情绪里，再给咱坏了车后包，我可换不起啊。这车后包坏了我就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你有情绪了。你要是有情绪了，最后车后包坏了，那你就不如在家坐两天。（萧明志：我不开了。）你不开了，这情绪更大了，是吧？（萧明志：那你是让我开还是不让我开呢？）你说呗。（萧明志：我能开了就开，开不了就不开了。）你的意思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是吧？这车后包非要坏？（萧明志：为什么要坏呢？）我现在就在问你为什么了呀？你就不能说“我没有情绪，放心让我开吧，我给你下保票，我不会弄坏车后包的，我绝对坏不了。”你如果有这样的话，这是不是对我的一个安慰？你就不能安慰我一声？最后还给我来一句“那我

不敢开了，那我不开了”，这是吓唬我呀，好像你一开就要坏似的。（萧明志：是你说的让我开坏的。）我让你开坏的？我是担心你，怕你有情绪，开坏，你应该安慰我说“不会的”。（萧明志：放心，我不会做出那事的，情绪不影响开车技术……我现在的情绪都要崩溃了……）你今天是不让我睡觉了，是吧？非得把我“折腾”死？你不会安慰人心？（萧明志：我比较自私，不懂得安慰人，也安慰不了。我连我自己都是哄骗，我怎么哄骗你呢？我走呀。）任真真看着心也是伤痛的。

揭露爱情至上的思想观点（四）

晓丫，该听的都听了，说说吧，发表一下你的态度。（晓丫：尽自己的力量配合。）你这是要断我的气呢吧？任真真在前面给我来了一“刀”，你现在这是给我再来一“刀”，我刚才交通的你听进去了没有？（晓丫：听进去了。）那你说的这是什么话？（晓丫：心里话。）这是你的心里话，可是对我来说这是一句什么话？我刚才给任真真交通什么了？“尽力配合”这是一句什么话？我交通了一下午，最后你就是一句“我尽力往上配合”，用这句话给我一个安慰？（晓丫：……）晓丫，还是不想谈心、不想说话？能不能谈谈你的心声？（晓丫：谈什么？）谈你的心声，你这一段时间里边的苦楚、心里的喜悦，共享一下。（晓丫：……）（凯凯：她跟我说过，她这个病一个月吃药就得一千来块钱，复查一下就得七百多，在这个钱上边有很大的压力。再加上她家里的那个情况，她爸也是断断续续地吃药，她在钱上面的压力比较大一些。那一段时间她想的是去打工，药总得吃呢，要不就去打工去，可是打工打到啥时候呢，现在打工能不能挣下钱，这都是问题。问家里要吧，一个是家里没有，还有一个是她也不好意思要，也有这些。）晓丫，面临这些难处的时候，你自己是怎么想的？（晓丫：……）今天咱在这儿聚会呢，神在那边看着呢，你的病也好，你的难处也罢，你每天的活出和你今天的表现，神看见看不见？（凯凯：看见了。）你说神会是什么态度呢？（晓丫：……）凯凯，刚才我和晓丫的对话你看见了吧？（凯凯：嗯。）刚才我和她的对话，还有她平时的活出，再加上她的病，你说神会是什么态度？凯凯，神要安息，到时候神要让人做万物的管理者，让人做万物的主人，神要把权柄给你，你让谁没病，谁就可以没病，这个权柄祭司就可以有。律法时代有多少神迹奇事？在《神三步作工的纪实精选》里的律法时代，有这样的一个事例：“有一天，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子来见以利沙，哭诉道：‘你的仆人——我丈夫死了，你知道他一生敬畏耶和华，没有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为了给他治病，我们借了不少钱，现在那债主上门逼我，要拿我的两个儿子去抵债，做他的奴仆。’以利沙很同情这位门徒的遗孀，便对她说：‘我该怎么帮你呢？这样吧！你告诉我，你家里还有什么？’‘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橄榄油之外，什么也

没有了。’她回答道。‘你去向邻居们借一些空瓶子，越多越好。然后，你把所有的瓶子放在家里，关上门，你和你的儿子要把油依次倒在这些瓶子里，装满了的就放在一边，直到所有的瓶子都装满油。’她照这个方法去做，果然所有借来的空瓶都装满了油，令人惊奇的是原来那一瓶油还是满的。第二天，那个寡妇回去见以利沙，对他说：‘所有的瓶子都装满油了。’以利沙告诉她：‘你去卖油还债，剩下的还可赖以度日。’寡妇卖完那些油，不仅还清了债务，还剩下一些钱，她和儿子就靠这些钱度过了饥荒。”她给以利沙是怎么说的？“你的仆人——我丈夫死了，你知道他一生敬畏耶和华，没有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为了给他治病，我们借了不少钱，现在那债主上门逼我，要拿我的两个儿子去抵债，做他的奴仆。”她说了她丈夫在世的时候怎么怎么样，现在她活不了了，一夜之间就可以让油满贯。把这个例子给你说一下，是让你知道一下神有这个权柄，也让人去处理一些事情。今天神就是让人做万物的主人呢，也就是说假设你就是万物的主人，你就坐在万物的主人这个位置上了，咱来说说晓丫的这件事情，你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凯凯，你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我看你怎么解决，来，解决一下。（凯凯：……）把晓丫的病先去掉？（凯凯：那肯定去不掉。）假设现在就让你管理万物，就给你这个权利了，你可以处理，我看你怎么管理。根据你的认识，该怎么管理，或者你计划怎么管理？（凯凯：像这种情况，神肯定要看人的一个态度、观点，不能活在这个病里。）那你看见她的态度、观点了没有？（凯凯：她说是尽力配合呢。）晓丫的态度、观点是什么？你根据她的态度管理一下。（凯凯：我不知道怎么弄。）凯凯，你说你都头疼，我怎么处理？你给我个建议。晓丫在这儿病了，假如有一天肖红有病了，怎么解决？你怎么处理这些事情？做人做事、看人看事，你怎么看这件事，你怎么做这件事，你怎么去管理呢？有没有方案？（凯凯：该治病治病，根据她对本分的态度，该交通交通。）任真真，肖红有病了，晓丫有病了，你是我，你来管理，你怎么管理这件事情呀？（任真真：要是肖红有病的话，那肯定是神家管，给她治病，因为她一心就是为神家作工配合。但是晓丫有病了，这就跟肖红有病的性质不一样。因为晓丫的这个病是她长时间悖逆，不走正道、不思悔改，加上饮食和生活方面的问题所导致的。虽然也尽本分，也配合着呢，但是她不是一心为神，而且还要根据她真正花费在工作上的时间来衡量，

如果能在神家忠心效力，顶多能帮助扶持一点，但是也扶持不了多少，不是全管。）今天如果是肖红有病了，神家肯定是全力给她去看病、去治病，这个是理所当然的，是应当的，也是必须的。如果是治不好的病，我敢去神面前祷告，敢去要求神。可你晓丫病了，我能不能去神面前要求呢？张不开那个口。我不能张口，我张口就是任意妄为、随心所欲，那我就是犯罪、就是抵挡。因为神让人管理万物是根据什么？是根据神的性情，公义、公平。就像我刚才说的寡妇，她活不了了，祭司就可以决定，就可以为她祷告，神也可以作这个工作，可以把油给她倒满，解决她的难处，因为她平时是敬拜神的，神要给她一个生存之道。今天如果肖红有病了，能治好的病我要去给她治，治不好的病我会去神面前祷告、要求。但是晓丫有病了，我没办法这样做呀。晓丫，不管以前我交通过多少，就刚才我问你话的时候，你的回答是什么？“我尽力往上配合”这是什么态度？这是什么话？这是跟随神的话？这是忠于神之人的话？这是悔改的话？这是放下手中强暴的话？这是远离恶道的话？你这样对待神，你这样的态度，我能给你治疗吗？我要是给你治疗了，我就是犯罪，我就是同情撒但，那神就要定我的罪、就要治我的罪。可以说神要定我的罪，也可以说神不允许我这样乱来，我这样做在神来看就属于乱来，管理不了万物，神就要收回管理万物的权柄，不能、不配！如果我给你治了病，那下边人看了是什么反应？神家是什么？慈善机构、养老院、免费医疗机构，所有得病的人都来了，那现在就不是国度时代，而是恩典时代了，所有得病的人都可以过来勒索，还蛮不讲理，这就是我在神面前张不开口的原因。我也无权去给你治疗。晓丫，在神那边看了你的这个态度，没有看见你有任何悔改的表现，我不作，神作不作？（卫军军：不作。）神更不会作。你这个病，不管是你悖逆所致，还是你吃饭不当所致，既然你有了病了，成了现在的这个病了，无路可走了，你该不该归向神。临到这个疾病是不是神的爱？你有这个病了，对神的作工还是如此的态度，那你要是没病呢？你会不会更是放肆？你与神较劲，那你就较吧，我看你能较过神吗！你在这儿较劲呢，“神，你不给我治病，我就不尽本分；你不给我治病，我就不忠心；你不给我治病，我就不能忠于你，你什么时候给我治了病，我什么时候忠于你……”神受你这个辖制吗？受不受？神受到你的威胁、恐吓，不得以，没办法，直接给你治了病，别让你跑了？可能吗？你辖制不了

神，你连我都辖制不住，我也不会去同情你。还记得咱公开下发的《萧平请假挣钱问题》吗？我对萧平请假挣钱的态度是公开的态度吧？什么态度呢？我的原话是："我不支持你，也不挽留你，你自由选择。"就这么冷淡。态度很明确，可有可无，无所谓。你要搞清楚，是你离不开神，不是神离不开你。我苦口婆心和你们说了那么多话，打动不了你们的心，你们依然是一种敷衍。那你们敷衍吧，你看最后敷衍的是谁。

晓丫，凯凯刚刚和我说你的难处呢，我不知道你的难处？今天不是他给我报告你的一个难处，我就可以去同情、去可怜，我是讲公义的呀。耶稣说过一句什么话？圣经记载："'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太：12：49—50）你是敬拜神的人，你是跟随神的人，你是称神为大的人，那你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可你与神对抗、与神叫嚣，我怎么可能还去怜悯、可怜你呢？神的性情是活灵活现的，让你能看得见、摸得着。你已经走到了这个地步，还要这么刚硬。你刚硬到最后又有何益处呢？你刚硬了神就能按着你的意思去做？你不立心志，你就可以开小差了？你开小差就可以成立？就可以存在下去？你不立心志、你不追求真理，你就可以搞对象了？你就可以在神家为所欲为？你就能在神家存在下去？有没有这个可能？（晓丫：……）任真真，有没有这个可能？（任真真：没有。）没有可能，那你为什么还要给自己留这么一条后路呢？那不是无谓的牺牲？无谓的反抗？神不让你成，你能成了吗？为什么非得碰得头破血流也不知悔改呢？咱明知这样做会碰得头破血流，咱明知此路不通，为什么不做个顺服的人呢？

（凯凯：我觉得我俩之间的这件事情现在好像无所谓。她这里边是好多观点的问题，不是我俩这个事的问题。刚开始2019年、2020年的时候受影响呢，但是现在可能是时间长了，好像慢慢的也就淡了。我们的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好像就无所谓。对于我来说，我对她就好像跟对家里人一样，就是过段时间我就要问问家里什么情况，她这儿也是一样，就是过段时间问问她好不好呀，最近什么情况。对于你说我俩的这事我感觉这方面无所谓，她在这方面好像也不受这方面的辖

制。主要是她里边有好多观点的问题，关键就是好多事感觉就是说不通一样。）什么说不通？（凯凯：好比过年的时候她爸给了她一千块钱，她说她爸给了她一千块钱，有钱买药了，比较激动，对她爸比较感激。然后我就说她呢，我说你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他能给你钱，是神让他给你效力呢，因为你走的是信神的路，他不走这个路，你这个观点得正，你应该感谢神。我给她说了半天以后，她就不高兴了、不吭气了。我觉得她这里边有好多事情是观点的问题，或者是不明白，是这些问题。还有看病这个事，她说没有钱了，怎么弄，我说向你家里要，她说要贷款呢，我说你贷款，咋还呢？那是越滚越多，那是开玩笑呢？可是对她来说，要吃药呢，向家里要，她说家里也没钱。）你说的是她生活上的一个难处呀。（凯凯：还有好多事情，给她钱不给她钱，她这个观点好像通不过，向家里要钱好像是一种亏欠。）就是对家里亏欠也好、感恩也罢，不管什么理由，它都不能成为你与神对抗的理由呀，我在这儿说的是这个问题呀。（卫军军：她这个对抗、叫嚣麻烦呢，挺严重的。好像她是和神有仇恨，好像她家里面越给一些钱呀、物呀，她对神越叫嚣。）神给你你也有仇恨，神不给你你也是有仇恨。要是神不给你，“神，你给我的命运太苦了，没有我的生活出路。”你矛头对准了神。要是给了你，“这不是神给我的，这是我父母省吃俭用挤出来的钱。”但不管怎么说，先把这些抛开，你跟神的关系正常了没有？神是要看你与神之间的关系呢。先别说你的生活出路如何，神的十一条要求早就告你说了，当你生活受到拮据的时候怎么办？神说：“5．如果你一直很忠心，你对我一直很有爱，但你却遭受到病痛的折磨、生活的拮据，而且亲友的离弃或者任何生活上的不幸，那你对我的忠心与爱是否还能继续呢？”（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背叛　二》）（凯凯：她这里面有好多时候感觉是一种苦，就是感觉特别痛苦。那段时间的时候我让她看看神刚交通的，有关病痛这方面的神话。临到病痛不能去埋怨、不能去要求，让她看看这一方面。）神要看人的态度、观点。你给她说了以后，她变了没有？改变了没有？（凯凯：……）

（肖红：我那天给晓丫也交通了。晓丫，你的情况我又不是不了解，我那天找你是为了啥？不就是因着你这种情况嘛？你家里的情况我不了解？还是你的病我不了解？还是你一个月花多少钱我不了解？

我为什么找你，如果你能实行真理，还能帮补你，不是这个目的呀？现在帮补人都有原则呢，百分之五十的人都认可咱尽的本分才能帮补你，是不是得根据原则走呀？大家都要签字通过，才能给你发钱。我在这里给你申请，家庭背景任真真给我了，就差大家同意签字就行了。）（晓丫：我没有让她给你。）（肖红：那天就是这话。）（晓丫：她第一次让我写的时候，我没有写。）（肖红：你解释这些干嘛呀？那是我说你符合这个原则，是我让任真真去的。这段时间我一直让任真真给弟兄姊妹聚聚会，把你的家庭背景写出来，大家肯定要签字呢，你尽本分各方面有百分之五十的人认可，可以帮助你，当时是不是这么实行的？你问问任真真是不是这么实行的？）（任真真：当时我没有去给她们聚会，没有把这些细节原则真正摆出来去交通，光是在手机上问了问，有百分之五十的人同意了，然后我就让晓丫写了。）（肖红：一直让你去聚会，你就是走了个过程。那天我去给晓丫谈，咱有病，该认识的认识，该治病的治病，该帮补的是帮补，各是各。晓丫，那天我说你还跟凯凯联系吗？你第一次说没联系，我说你没联系就写起誓保证书发来，两天了也没发来，我想着肯定联系着呢，那就不用起誓了。现在你有病了，我也知道你联系着呢，让你起誓还不是逼你呢，所以不用起誓了。那天我还说咱得病了，治病是治病，但咱是不是还得看这病是怎么来的呀？从2019年开始你俩联系到现在，你说揭露了多少次了？哪次聚会都是不吭气，不谈心里话，就不跟人谈心，文字组的人都知道你这方面，都说你不和人谈心。从2019年到现在你说你哪里有变化？就像今天问你一样，咱就没有个心志，就不能豁出去。为啥咱这病能来呢？咱不反思咱这病怎么来的吗？没有写过一次文章。任真真写的文章是有关瘟疫的，揭露解剖了你们这方面，发下去了，你是怎么去经历的？你是怎么去变化的？咱得写这方面的吧？咱得有实际经历吧？晓丫，那天我给你谈的，现在咱神家整个整理音频的就你一个人，这个本分给你了，就你一个人整音频，除了休息，就是整理音频，这是不是最好的本分？现在你一个人尽这个本分是因为再找不下别人吗？能找下。但是你有病，你能干啥呢？这个本分给你了，但如果你不会经历神作工，你怎么能知道情形呢？怎么能保证删减合适呢？这个音频能不能删减得了？如果删减不合适，整理音频都不能用你。我说的是这个，你说的啥？你说的是：“我愿意留下来，好好尽本分。”能沟通成吗？我和你说的是你不

会经历神作工，就你们搞对象这一件事，从2019年谈对象到现在你咋经历的？病这么大，该不该放下？都无所谓了，为啥还要牵着？你这病都这么大了，一个月花这么多钱，该不该放下？该不该认识自己？非得把命取了？我那天是不是给你这么谈的呀？这几年了你谈过你的情形吗？让你谈谈你的情形，你是不敢谈，好像你就没有情形，这样活不到光中，这是在黑暗中。让你留到这里，这确实是最大的怜悯了。你说什么是爱？互相牵着这叫不叫爱？要真是爱，那是奉献、献上，那是爱。互相都交给神，不让人心中有自己。什么是爱呢？让人家心里有神，这叫爱。凯凯，你爱晓丫，她现在成这样了，这叫爱吗？这叫不叫爱？爱得成了这样了，这还叫爱？如果真爱的话，放下，让她心中有神，让她自己能获得圣灵作工，让她能获得圣灵作工，神看顾着她，神保守着她。你说是你能看顾着她，还是神能看顾着她？你们现在的这个这不叫爱。我那天就这么谈的。我说你爱凯凯，什么叫爱？你天天就这么联系着他，这是帮助他呢？什么是爱呢？他做负责人，这个忘了、那个忘了，咱的猪肉都有这些问题了，虽然不能说完全都是搞对象的问题，但是受不受影响？你放开人家，人家是神的人，不是咱的，咱总要把他拉到咱自己身边。现在咱得这个病，该不该从这方面认识？四年了，没有改变。晓丫后来说我，“你能跟你儿子不联系了，我也能做到。”我想呢，这心里就这么抵触呢？我跟我儿子联系和你们搞对象这是不是两码事？根据神话看这是一回事吗？晓丫，跟你谈这么多的目的是什么？那天跟你谈了一下午，我说晓丫你能理解我的心吗？我为什么来见你？我为什么给你说这些？目的是让你身体好，还能获得圣灵作工，还能把本分尽好。这样的话，这个本分留给你。我那天给你说清楚了吗？如果你一直是这样的话，你不会经历神作工，删减音频的时候胡删乱删，那还敢把这个本分给你吗？

晓丫，那天我给你交通了一下午，今天弟兄又给咱交通了这么多，现在有啥咱能单纯敞开地谈谈吗？你说不出来，就是这，还刚硬着呢。按说你得了这么大的病该不该反思？凯凯，她得了这么大的病，有没有咱的问题？你该不该反思？不能是光从外表上去解决，怎么去看病能好了。她得了这么大的病，是不是咱导致的？该不该从这些方面反思？如果她心里有神，会不会成这样？如果心里天天有人的

话，获得不了圣灵作工，能作成工作吗？你说到底什么是爱？爱是献上。不是互相这么牵着就是爱，那不叫爱。那天我给任真真也是谈了那么多，任真真怎么对待的，也是这样，“我宁愿不做这个负责人，我也要搞对象，我宁可不做这负责人，我也不能答应你有心志放下。”晓丫，神要的是你披麻蒙灰悔改，在这方面你悔改了吗？“你说不让我谈对象，我就这么谈着，我就这么走着。”你就这么硬，那病是在你身上呢，神怎么让你好呀？真放下了，从心底里放下，你这病会不会好？在不在神手里？我给你谈多少的目的不是为了你？我说你自私一点，为为你自己的生命行不行？能顾顾你的命吗？能不能听懂呀？我给你谈的目的就是让你能实行真理，放下一切，获得圣灵作工，先会经历神作工，这个本分就给你呢。因为要尽这个本分必须得有生命经历才能行，如果我硬要用你，耽误神家工作，我不是找死吗？可在你这儿你说的是“我愿意好好尽本分。”这是我不要你尽本分吗？咱好像谈不到一条线上，我说的这个，你说的是“我愿意留下尽本分。”好像是我不要你，就进不到你的情形里边去。文字工作、文章工作，这两项工作主要就是生命经历，音频工作也是生命经历工作，你俩人走的这个路，让我怎么说。给咱多少次机会，因着有这么大的病，咱该不该改？可四年了改吗？晓丫，我跟你谈的时候，你气得手就在心口那儿按着呢，气得不行，那我给你谈的你理解吗？那天谈的时候，你心里虽然有抵触但是说出心里话了，“你要是跟你儿子不联系了，我也能做到。”晓丫，虽然是你的心声，但你说在那种背景下，你能听懂话吗？不管我怎么说，我说的目的是什么？就自私一点，也是为了你的病好啊。你说你就一直不改、一直不改，非得把你命取了呀？要是在教会建造时，还能不能用咱？按行政来说还能不能要？不能要。弟兄又给咱谈呢，那是硬给咱谈呢，为啥还给咱谈呢？不就是对咱的爱吗？就今天弟兄这么谈的目的是什么？就你这表现，你一直这么走，我尽我最大的努力，不行的话你就回去嘛。可弟兄的心意就是还得鞭打。虽然说要鞭打你，但是我看到的是一种极大的爱，要按说不需要鞭打，鞭打得干嘛呢，话语成就一切，成就不了回去嘛，咱非要鞭打人家干嘛？这就是当时我与弟兄的一个争执。“你打得让人家改，能改了吗？人家就不需要你这样做，你非要这么做吗？”如果今天就是真的鞭打你了，为啥鞭打你？因为咱神家工作不能让你这么折腾。在你领会你只是看见打你呢，你没有看到那是极大的爱吗？对待你们就像是对待自

己的孩子一样，要是邻居，谁管呢？那不就是因为是自己的孩子吗？打你的目的是看还能打下吗？那还不是爱吗？外表看是打你呢，可实质不就是爱吗？晓丫，你说我给你谈了多少了，我啥不了解呢？我什么不知道呢？可是咱走不走正道呢？任真真，你说我给你交通了多少呢？我给你交通的目的是什么？咱最起码信了多少年了，在外边尽过本分，我给萧明志交通了几次？萧明志今天的表现，你看见了吗？我没法跟他交通，能沟通成？他本来就是个外邦，他信了“三天半”，他啥也不知道，他的目的一目了然，不就是为了找个对象吗？他真是追求真理吗？可是你能看见吗？你把他交给神，人家还能获得圣灵作工，你非要把他拉到你身边，你能管了他？咱看了神话了，亚伯拉罕献以撒，什么是爱？献上是爱。如果亚伯拉罕没有献上的话，亚伯拉罕连他的儿子都得死，咱非得走这路吗？凯凯，你真爱晓丫吗？你放手，断了联系，交给神，不要让人家心中有你，那叫爱。越联系越有爱，越联系越有情，谈的那些话肯定拿不到桌面上。你们联系只有互相倾诉自己，只有自己能照顾对方，难道神照顾得不周到吗？如果你不牵连着她，她有什么能单纯敞开，她能活在光中。你看她现在能活在光中吗？她不能单纯敞开就不能活在光中，老有鬼。）

（凯凯：你这么说我不认同。她不说话是从一开始就不说话，而且从去年开始到今年，我俩几乎很少联系，有时候忙的时候，几个月都不联系。对于我尽本分，我不受这些事的影响。）（晓丫：我不说话跟他没有关系。不要总是认为是他影响我，我是自己里边受辖制，自己脸面重，人一多我不敢说话。）今天人多不多？（晓丫：不多。）那不受辖制吧？刚才肖红说让你断了和凯凯的联系，她的存心目的是什么？（晓丫：她说的这个是为了工作，这个我能听懂、我能理解。）她这样说，一个是为了工作，一个是为了让你心静。就像我今天跟任真真说的，给她一鞭子，是要帮助她、扶持她来到神面前。不管你和凯凯是否受到了影响，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句话临到你的时候，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当肖红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你和肖红说什么？“你和你孩子断了来往，我就和凯凯断了来往”。（晓丫：我心里想的是给她打回去，但我没说出来，是后来她问我的时候，我才说了我心里的想法、我心里的抵触。）你说的只是心思意念里的动态，是吧？（晓丫：嗯。）那神是不是鉴察人心肺腑的？你心

思意念里的动态代表不代表你的态度、观点？（晓丫：因为我感觉莫名其妙地就问我跟凯凯联系了没有，当时她问我的时候，我没有说实话，因为我怕她说我。后来她让我写起誓书，我就回复了一句哦。后来她就说你要联系你就别写了，这是她说的。）肖红为什么让你写这个保证书，你知道吗？你理解吗？（晓丫：知道，意思是说影响工作，让人有心志往上配合。）她是不是在帮你？（晓丫：是，我知道。）她是在帮你，她的心情你应该理解。（晓丫：我能理解。）你能理解，你为什么没有配合一下呀？她让你写，你写一下有啥呀？（晓丫：我写了半截，我后来又想着我能不能完全达到，想了半天，想着晚上再写吧。后边她就说不用写了，我就说不用写了就不写了。）你多长时间没有写出来，你在这边想呢，肖红在那边是不是也要想呢？肖红在那边想，对你是不是有点太苛刻了，要求是不是有点太高了。（晓丫：她刚开始问我的时候，我不理解，怎么好好的问我这个呢，后来就想现在是要排除亚干，不让神家工作受到搅扰，对着呢，后来我就想不管咋，这个态度我得有，我就回复了个哦。）可是结果呢，结果你没有写呀。那边被火烧了，一下烧了那么多，谁不害怕？都害怕。她让你写这个保证书就是想排除一下亚干，刚才你说你理解她的心情，在理解的基础上应该配合，或者沟通，“我没有和他联系，你让我写我可以写，但我这两天忙没写，或者我怕写了以后达不到，我还正在考虑中，但我要努力往上配合，我要写。”咱有这个沟通的过程吗？（晓丫：我没有说这么细。）那为什么不说那么细呢？你不说那么细，会不会造成误解？信神就是为了解决人与神的误解，咱这是不是在制造误解？（晓丫：怎么成了制造误解了呢？）有问题你不去解决，不去把这个话说清楚，这是不是去制造误解？你在这儿不说，她在那儿怎么看？“哦，人家晓丫嫌我说这个话呢，人家就是要硬着头皮联系呢。”她会不会这么想？（晓丫：会。）所以说她只能说：“你不想写就不要写了。”为什么说这句话呢？因为写起誓书要写有什么报应，你没写，是不是担心写了之后有报应所以不敢写，你说她能把你逼上梁山？她只是逼着你走上正轨，但不会把你逼得走到绝路上呀，所以她才说的那个话呀。她说每一句的时候，她考虑的是你的生命呀，你理解吗？（晓丫：我理解，我能听懂。）得理解、得感恩。

那个你理解了，今天晚上我问你的话，你理解吗？（晓丫：理解。）可你是怎么回答我的？“尽力往上够吧。”在你说这句话的时候，是我第二次解剖这句话了吧？那次任真真说“我尽力往上够吧”的时候，我解剖了一次，今天她又是这句话，我再一次解剖。今天是我第二次解剖了，你是在这儿听了我解剖这句话以后，依然还是这句话。晓丫，听懂了吗？你这一句话代表着什么？我为什么说“凯凯，来，你处理一下”？我为什么让凯凯处理？你说出的这句话给所有人出了难题，你这句话代表着你怎么呢？代表着你不悔改。“我努力往上够吧”，不立心志，不重新做人。凯凯刚刚给你圆了个场，说你有难处。你有难处我不知道啊？凯凯，你既然能给她打圆场，那你来解决一下，我看你凯凯怎么解决。凯凯有办法解决吗？凯凯能解决这个难题吗？晓丫，你把路走绝了，凯凯都没法解决。当时怎么能说出这话来？（晓丫：什么话？）“努力往上够吧”，你看到你说这句话的悖逆了吗？看见了没有？（晓丫：你要这么说就是悖逆。）怎么是我这么说就是悖逆了呢？（晓丫：你这么交通就是悖逆，我自己觉得我在往上够。）有时候感觉我太苛刻，好像我是抓人的一个把柄、抓人的一句话，是不是有这种感觉？我抓住你一句话去说事，我是根据你这一句话流露出来的态度观点是什么来说的，这就是关键。（卫军军：这个能感觉到。就是她说的“那我就尽力配合吧”，严格地说这个态度不明朗。）这就是个敷衍。（卫军军：给人的感觉是她里面有问题，解剖的是这个。她的心没有打开，她觉得她那句“我尽力配合吧”，态度已经很好了、很明确了，可是别人一听，就知道这个态度里面有问题，有误解。）严重的是我刚刚解剖了任真真说的这句话，你应该是听见了呀，晓丫，刚才给任真真交通的时候，你没有听进去？（晓丫：……）现在怎么想的？说说你现在的想法。（晓丫：……）晓丫：现在有什么想法？（晓丫：我不知道怎么说。）其实很简单，你心里怎么想的怎么说，单纯敞开，不要绕圈圈，不要绕弯弯，你心里有什么直接说出来。人不是没有思维的，你想掩盖、你想遮蔽，那你说出来的话肯定不通达，要想解决问题，肯定是要打开心门呀，你不打开心门，怎么解决问题呢？（晓丫：……）（任真真：凯凯在吃饭的时候说他们之间是无所谓，而且态度比较明确，刚刚又说他们之间无所谓，但是我从晓丫这儿看不是无所谓的，虽然不是那么强烈吧，但是她不是无所谓的，是受牵制的，她在里边也煎熬呢、也挣扎

呢。）我问她的时候，她在里边有煎熬、有挣扎，她是不愿意从这里边走出来才说出那句话的，晓丫，这是实情吧？（晓丫：……）她是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更重要的是晓丫想的是“我就不知道凯凯为什么能说出‘无所谓’这样的话”，“无所谓”对晓丫来说是严重的一种伤害，所以晓丫现在是有话不能说了。要让晓丫把心里话继续说出来，那对晓丫来说是个伤面子的事。如果凯凯在说这个话的时候改变一下，不是说无所谓而是按捺在心里边，默默地爱着她，用无声的言语去表达着，那她心里就不一样了，那晓丫就可以说她的真情了。但是凯凯一句话“无所谓”给晓丫泼了一盆冷水，使晓丫萌发的心冰冻了、冷冻了，所以最后就说出了那句“我尽力配合吧”。（晓丫：我刚才看见萧明志的那个态度，然后再看凯凯的这个态度……）晓丫心里想的是“你真是伤透了我的心，我瞎了眼了，我找了个你，我怎么就没有找上像萧明志一样的人呢。”刚刚萧明志出去的那个动作，有百分之八十是演出来的，如果萧明志没有这个动作，任真真早就从里边出来了。（任真真：就是刚才走出去的动作？）他的言行举止，走路的那个动作。（任真真：没有演吧？演什么，怕我把他扔了？）不是怕你把他扔了，而是萧明志要用他的言行举止告你说“我心里是有你的”，无声的言语在给你传递着信息，你看着他传递的信息，所以你也就说出了“我尽力吧”那句话。如果萧明志说的是凯凯说的那一句话，那你就绝对放下了。你刚才说了，“人家不踹我，我怎么能踹人家呢，人家哪天不要我了，我也就不要他了”，非常的明确，你都说得这么明确了，你说萧明志能和凯凯一样说出“无所谓”这话来？不能啊。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不要误解了我，我不是在这儿给你们说媒呢，我是说人这里边的性情呢，千姿百态、千变万化。你的言行举止流露出来的是什么东西，我是知道的。肖红今天为什么让你们断了联系呢？断了联系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对方的一举一动、一时的意念都会把你拉向地狱，所以说肖红今天才让你们断了联系，我在这儿才给你说要鞭打你、卡住你、盯着你，不允许你有这方面的流露。

凯凯那一句话对晓丫的伤害，她就连命都不要了，什么都不要了，你说就晓丫的这个表现，你看怕不怕！我跟她说话她都不想搭理了，她连病都不管了。所以凯凯那时候想后补一下呢，“说说她的难处，可怜可怜她吧，我圆个场。”我说凯凯你来处理这个问题，我看你

凯凯怎么圆。（凯凯：她平时给我说啥，我知道她说得不对，也给她交通呢。）你平时再怎么说她都不伤感。（凯凯：反正就是该说她就说她，一说她，人家不高兴就不吭气了，多长时间就是不吭气。）“关键你竟敢在众人面前说无所谓，我在你心里就是个无所谓”，所以让晓丫连自杀的心都有了。（晓丫：我没有想过自杀。）没想自杀也想自残了。（晓丫：嗯。）看，晓丫嗯了。晓丫，现在有什么想说的？（晓丫：刚才你问我为啥说“尽力配合”，那会儿我心里边想着他说了一个无所谓，还说了个别的，我听他那样说的时候心里边就想，那我这下就不要打扰人家尽本分了，让人家好好尽本分，我走我的，你走你的，我不打扰你，我怎么走那是我自己的事，所以就说了一句那话。他说了那句话，我心里边就感觉挺难受的，我就想怎么能说出那样的话来呀？心里就想人家有心志配合，为了神家工作配合，那是对的，我自己难受那是我自己的事，然后我就说了那句话，我尽力配合就行了。）在你这里主要是缺少一个方向、目标，你自己没有追求的方向、目标，你就不知道你是干啥的。（晓丫：嗯，有这个，老受这些人事物的左右。）你没有方向、目标，那你很自然的就会随风倒，很自然的就随从环境，就容易产生情绪。如果你有方向、目标就不受任何影响。如果你有方向、目标，“我就是要追求真理呢，我就是要追求蒙拯救呢，我就是要追求认识神作工呢，我就是要追求认识自己的败坏性情呢，或者我尽本分就是要把我这个病看好呢，就是搞交易，我也得把我这个病看好呢。”不管什么你得有个方向、目标。你如果有方向、目标，那你所做的一切都会按着你的方向、目标去走。那就不管谁说什么，临到什么事，都不会影响到你这个方向、目标的。人失去了方向、目标，那还有何意义呢？因为你就没有方向、目标，所以今天晚上和你说这些话，你就能随意说出“我尽力往上够吧”这句话来，那是随口一句话而已。这就像一艘船在水面上，有方向、目标的也就是有舵，人家会按着指定的方向去走，没有方向、目标，那随便一股风过来，它都会随风飘动，也就是很容易情绪化，很容易受周围人事物的干扰。有方向、有目标就会有动力，就什么都干扰不了，无法干扰你。这就像咱小时候玩过的那个陀螺，是吧？陀螺一旦转起来以后，它可以横着转，可以转圈转，你看着它的轨迹奇形怪状，但它能站立住。这个陀螺只要转着，就是放在车上，车走着它也跌不倒，

因为它有方向、有目标就有动力。人也是一样的，你有方向、有目标就有动力，什么也影响不了你。

任真真，你是怎么走到这个歧途上边的？根源就是你的方向、目标是错误的。你的方向、目标是弟兄心里得有我，肖红心里得有我，在这段时间我观察肖红心里没有我，弟兄心里没有我，弟兄不关心我，肖红不关心我，反正你不关心我，不要我，萧明志来了，反正我就是个孤儿，谁养了我算谁的，一下进了泥潭里边了，想出出不来了。如果你有个准确的方向、目标，就是要追求真理，就是要通行神旨意呢，那就是十头牛都拉不回来，谁来了都影响不了你，别说萧明志了，就是达明志来了也影响不了你。所以不能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就像咱今天的国度建造一样，如果我今天在这儿没有方向、没有目标，你能走动吗？（凯凯：走不动。）解散了。每天都有新的异象、新的路，每个时间段都得有个新的工作，让你看见有新鲜感。有方向、目标、有准确性，你走着越有劲。今天为什么敢鞭打你呢？就是鞭打你你也跑不了，为什么？方向、目标，你看见了。（卫军军：太清楚了。）太清楚了，所以这个时候鞭打你，有更大的见证出来了，空前盛况！我带着你一路走来，都是有方向、目标的。如果你的一生中没有方向、目标，怎么走？得过且过？熬日子？萧明志为什么是现在的这个现象，看见了吗？这也是没有目标。他一直在等待着，什么时候完呀？什么时候结束呀？这得等到什么时候呀？熬时间呢，得等半辈子、一辈子、还是几年？晓丫，听懂了吗？这个方向、目标，以前交通过吧？你有了方向、目标，就是寡妇都能熬儿。没有方向、目标，就是两口子都过不安生，任何一个小三过来一勾引就走了。我为什么卡着你、打着你？你说“我尽力往上够吧”，这个不行，不允许有这样的意念，就是必须让你有个明确的方向、目标。在打仗的过程中你说军旗重要不重要？（重要。）十个人，一个人扛军旗，九个人拿着冲锋枪，拿冲锋枪的人倒下就倒下了，但如果是扛军旗的人倒下了，那就得有人放下冲锋枪扛起军旗来，这样这个队伍才能不倒，因为军旗就是方向、目标。你在这儿信神呢，你的方向、目标倒了，你都不往起站，你怎么可能能走到路终。如果你有方向、目标，你还谈儿女情长呢？任真真，还记得我今天给你戴了个什么名词？鬼混。如果你有方向、目标，你还去鬼混呢？这个鬼混难受不难受？

（凯凯：麻木了。）任真真、晓丫，你俩今天说的“尽力往上够吧”这句话，让我想起一个画面来，那个画面就是神所说的没有心肝五脏的活死人，活死人拖拉着四肢，是行尸走肉。它的脚不是抬起来走的，是拖拉着走呢。咱看过僵尸片是吧？（嗯。）就是僵尸的那个走路。你的那一句话，让我想起了那个画面。“我尽力往上够吧”，那就是僵尸拖拉着两只腿脚往上走呢，没有方向、没有目标，走到哪儿说到哪儿。必须给自己制定一个方向、目标。念书的孩子如果没有方向、目标，他不可能念到最终的。有的小孩子念书有个奇怪现象，小学是好成绩，初中是好成绩，一到高中、大学就不行了，什么原因？小的时候是父母打着、管教着学呢，他自身是没有方向、目标的。就好像萧颂，他的成绩好不好？成绩还是可以的，但他念书是没有方向、目标的，他妈打着他念书，他是给他妈念书呢。他念书出来以后，他妈让他报考什么他就报考什么，他自己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咱信神如果没有方向、目标的话，最终站立不住，成了秋天的落叶了，到处飘荡。

既然认识到了，那就从这里边走出来，咱管控着你，这是在帮你一把。你的自控能力，再加上外界的管控，卡着你，两手抓，重新走上正轨。（肖红：现在对这个不联系还是达不到，对吗？）世上有句话是说“长痛不如短痛”，“一刀切”那是最利索的。（肖红：人都有这个经历，当你真正去背叛的时候，那就是不再联系，当机立断，全部删除，随后你就是想联系也没有了，慢慢就淡忘了。）现在你的这个断和世上人的那个断还不一样，你这个断里边有神的使命、有神的心意，还有你的方向、目标，很容易断。世上的那个断，他还要想成家，他还要想世上的那一套，想他的面子呀，什么呀，那个是很难断的，所以对你来说这个是好断的。世上那个人家还能断了呢，那你这个呢？神这边加给你本分、加给你托付，你有你的责任、使命，还有鞭打卡着你，很轻松就断了，因为有神的称许在这儿呢。（肖红：你自己如果给你自己留这个余地，那就是个诡计，不好脱。）那你就是自己给自己留下了一个犯罪的余地。任真真，今天我给你说的话难听，为什么难听呢？为什么说你是鬼混呢？说这个话就是让你感到有羞耻感，就是让你不去再谈，不去再挨这些事，感到羞耻不能做。说哪句话都是帮你往出脱。当你再想这些的时候，你想起我给你说的这

些话，人家别人会怎么看你，你有羞耻感、惧怕感对你就是个保守。这个事不能用世人的眼光看，要是根据世人看搞对象就是正常。我在这儿给你说这是鬼混，弟兄姊妹怎么看，一想到这个鬼混的时候，还能混不能混呢？不能混了。（任真真：现在我想跟他说句话，我腿都软呢，我也害怕呢。）你腿都软了，然后再给你放个灯泡，监视着你、卡着你，或者再把这个微信一删，你想说话，都没法说了，时间一长也就断了。如果你经常保持着联系，那就断不了。（任真真：非要断呢？）你说你和地狱之间藕断丝连有好处吗？（任真真：就普通的弟兄姊妹都做不成吗？跟弟兄姊妹还说句话呢，还交通交通呢。）神怎么说的呀？当你把情感放下以后，痛苦减轻一半，你何必装得满满当当的呢？何必自己折腾自己呢？自己的父母还往下放呢，你非得在外面找个过路人呢？（任真真：现在已经不是过路人了。）现在你都计划和人家断呀，人家已经不属于你的人了，你还要怎么呢？那还不是过路人？现在不要说你怎么样了，你不和人家搞对象了，人家要是再和别人搞对象，还可以结婚，你又咋办呀？（任真真：他不搞，不能结婚。）你能控制人家呀？（任真真：那信神这条路就得这么走。）人家要走什么路，你能不能给人家确定了呀？你先别确定人家走什么路，你先确定你的路，你信神这条路能不能走下去？

298　神所作的都是为了人类的幸福

伴唱：神作的都是为了人类更好地生存

1　在人中间几乎没有人理解神急切的心理，因人素质太差了，灵感相当麻木，对神所作的人都不理也不睬，所以神对人总是不放心，似乎人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兽性发作。从此更看见神看见神来在地上是带着极大的试探。

2　为了作成一批人，神满载着荣耀将他心意毫不隐瞒地全部告诉给了人，因为神已定意将这批人作成，所以不管是苦难或试探他都避开不看，只是在静静地作着他自己的工作，相信人在神作成之时会完全明白神的心。

3　现在或是有人试探神，或是有人误解神，或是有人埋怨神，神都毫不在意，当神降在荣耀之中时，人都会明白神所作的都是为了人类的幸福，人都会明白神作的会明白神作的都是为了人类更好地生存。

伴唱：啊……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作工与进入 四》

6.神看的是人的悔改

（肖红：姊妹，你是哪一年信的神呢？）（1998年信的。）（肖红：你尽过啥本分？）（尽过小区带领、办事员的本分。）（肖红：神家用人得根据人的特长，她以前不是做过带领嘛，她适合和你们配合作工作，不适合在一线、二线。）（我看到有一个原则说犯过男女的不允许做带领。）（肖红：你犯男女是一个呢，还是几个呢？）（好几个。）从哪年开始犯的男女呢？（2013年。）2013年以前犯过吗？（在教会没有。）（肖红：2013年开除了就犯男女了？）（2016年开除的。）（肖红：你是什么时候接受这步工作的？）（2022年一月份接受的。）（肖红：把你作过来的时候，你说过这些事吗？）（说过。）（安宁静：第一次见她的时候，她就说过了。）（我从2019年就下定决心悔改，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只要神还没有让我死，就是效力我也愿意，效力我也心甘情愿，就是做牛做马我还得信神。2020年、2021年我就开始向神祷告了，反正我得做个真正的人。我现在是人不人鬼不鬼。）（肖红：你现在外边还有人吗？）（没有了，从2019年到现在就没有了。）（肖红：按原则来说，像你这种情况，咱这步作人的时候就不要。）（知道。）（肖红：按原则说你做过几年办事员、小区带领，还能做出这样的事情，这是神不要的对象。）（我知道，我没有任何的理由、借口，我今天就是想悔改。）（肖红：按神的性情来说是不要的，但是神看的是咱最后有没有真实的悔改，神要的是咱的悔改。就像尼尼微人一样，他们不犯罪的话，神不会差派约拿去和尼尼微人说还有四十日就倾覆了，但是神看的不是人的败坏，神要的是人能“披麻蒙灰”悔改。当尼尼微人真实立下心志，能豁出去悔改的那一刻，神的心意是不是就变了？虽然你有那些事情，确实是羞辱神名，但是你自己得从里边去悔改，在这件事情上要的是咱的一个真实悔改，“不管我有没有前途命运，有没有结局，就像神话里说的我做牛做马都愿意，我就是效力呢，我做牛做马也得尽好我的本分，我能效力到底。”神看的是咱的悔改。但是今天还得向神立心志，再不能有这样的事。如果再有这些事，那就没话说了。有没有这个心志呀？）（有！没有这个心志接受不了这步工作。从2019年我就立下了心志，我就在神面前一直祷告。）

（我心里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不想再出头露面了，感到自己不配，在神家我能默默无闻地尽点本分就可以了，不想给神家带来麻烦。就像我现在去原教会，认识我的那些人都会说我，有个姊妹说："你知道你怎么了吗？"我说我知道。）（肖红：原教会的人也知道你这些事？）（我离开原教会的时候，通告就公布了，所有的弟兄姊妹都知道了。）（肖红：就这个问题吧？这是你心里的病。）（我看神交通的《怎样追求真理》里谈到消沉这方面。就看到自己在这方面挺压抑的，挺受这方面辖制的，看着尽本分呢，但面对本分的时候总是有一种被动的情形。）（肖红：这就是你的心病。）你压抑可以解决呀，神话听了吧？神都已经交通过了。（我在神面前也祷告呢，我存心就是想重新做一个人，再不去想那些事了，因为有时候我就压抑得喘不上气。）你得像大卫一样，祷告、恨恶、悔改。神要的是人主动地祷告、恨恶、悔改。一个是神刚交通了这方面的话，关于这方面神交通了诸多的话语。再一个就是国度里边有最后一次审判，神不看你以往怎么样，就看你在最后时期是否能为神摆上。已经发生了这个事，你不要受这个事的辖制，也不要消沉，更不要一直追究神会怎么对待你。你得相信神是公义的，神饶恕你也好，不饶恕你也罢，你都相信神是公义的，坦诚面对！"我就是个受造之物，神饶恕我那是对我的恩典，我该悔改我悔改，该祷告我祷告，我在神面前极力地祷告去悔改，尽心、尽意、尽力地尽本分，这些我做了以后，神想垂听我的祷告神就垂听，如果神不垂听，我是个受造之物，神想怎么对待我就怎么对待。"你始终知道你是受造之物就行了。我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你就是个敌基督，你也应该效力，对吧？（对。）只要你不打岔搅扰，神就不剥夺你尽本分的权利，也就是说你把所有的压力、负担全部脱下来，尽受造之物该尽的本分就行了。

现在你的这个事情原教会里的人都知道了，你出去作工的时候，会受到一些辖制，或者会受到一些攻击，这个时候你也得给他打回去。就是你刚才学的这些话："你不知道你是谁呀？你不知道你做了啥？你不知道你被开除了？你不知道你触犯了神的行政？你还来这儿干什么呢？"这个时候，你说："是，我是触犯了神的行政，我就是该遭惩罚的。我该受惩罚，那是神对我的惩罚，但我是受造之物，我该尽到我受造之物的本分吧！我不能因着神要惩罚我，我就不尽本分

吧！我不能因着神要惩罚我，我就不预备善行吧！那神借着我这个该遭惩罚的人来预备善行，就是来显明你呢。我触犯了行政神惩罚我，但我得预备善行。就是神惩罚我，我都得跟随神，神还没有惩罚你，但你不跟随神了，你说是我的罪大还是你的罪大？你把你自己看得高，但我呢？我是个敌基督，我是个淫妇，神说过，神就是借着你看不起的人来给你传福音来显明你。你看着你高，但你接受神话吗？你对待神话的态度是什么？对待神作工的态度是什么？我是来给你传达神的福音呢，是让你跟随神呢，不是让你来跟随我呢。你凭什么因着是我给你传福音，你就不接受呢？那你说，你是信神呢，还是信给你传福音的人呢？我就是约拿，就是悖逆的先知，我就是来传达还有四十天就倾覆了，行不行？我一个该死的受造之物，我犯了罪了，我该死了，我也得去传达神的福音，尽我该尽的功用。你愿意做尼尼微人还是愿意做所多玛人，那是你的事。我就是一个传话的，话传到了，我的责任、我的使命完了。不管我是个啥人，这个话临到你了，那神就要看你的态度、观点。”你把这些话给他打回去，让他无话可说。不然的话，人家拿你这个事打住你，你受了辖制无法开口，然后这就成了人家攻击你的话柄。

既然原教会里的人都知道你的这个事了，也都知道你跟上了这步工作了，那你去传福音，人家肯定要说这些话攻击你。你去传福音人家要说，你不去人家也要说，人家肯定是说：“你们那是建造国度呢？那谁谁谁犯了淫乱了还能进了国度呀？你给我解释解释，你给我说说。”你去传福音了，人家这么一说你一下蒙了，给人家说不上来，灰溜溜的。不要说人家了，咱自己的观念也出来了，“就是呀，这是建造国度呢？她怎么能进国度呢？弟兄这是咋搞的呢。”把你自己难住了。你把他打回去，一个是从神的作工方面来说，一个是说为什么让她进来。“神就是用实行真理的人把不实行真理的人给定罪了。虽然她污秽败坏，她也看着自己就是污秽败坏，就是个敌基督，但她都知道她该尽本分。神是没有定你的罪，但是你不尽本分呀，不传福音呀，甚至是不接受神的福音呀。”实行真理的人把不实行真理的人给定罪了，这个没疑问了吧？一个是把他的败坏性情揭露出来，把他打下来，让他能坐到那里听你给他传福音。一个是把神作的工作给交通出来，“神来中国拯救的是一班什么人？拯救的是败坏至深的人。谁没有败坏？谁

不是邪恶的？有几个圣洁的？有没有圣洁的人？你起来攻击这个、笑话那个，好像你就圣洁了似的。你觉得你圣洁了，你来用石头把她砸死，你圣洁不圣洁？她能进来，是因着她对自身的一个认识，神要的是有悔改的人。她不知道那是触犯神性情的事？她知道那是触犯神性情的事，但她还能回来。神的‘喜’是什么呀？是正面事物的诞生与存在。她看了神的行政，看了神的话，那她回来尽这个本分可以说是没有归宿的，她是不要归宿的，不管神给不给她归宿，她都要回来尽本分呢，你呢？给你归宿，你还不尽本分呢！她来这儿就是对你的一个显明。神作的就是成全与淘汰的工作，就是要显明人。以前的显明是让你认识、悔改，大灾难期间的显明，是要定你的归宿。现在通过这个显明证明你没有良心理智，你并没有她有良心理智。她就是淫妇，她也知道自己是受造之物，她该尽本分，就是效力被利用，她也得为神家效力，她有这个良心理智。你为什么不为神家效力呢？你不是受造之物吗？你觉得你比她圣洁，可你连造物主都不认！你圣洁在哪儿呢？你吃喝神话，不是根据神话来对照自己，你每天是对照别人，你是个跟随神的人吗？有本分不尽的是悖逆，尽不上本分的是废物！现在就是定人结局的时候，以前的既往不咎，神说审判刑罚才正式开始，你没看过这个神话呀？审判刑罚才正式开始，现在是拟定每个人结局的时候，是国度里边的最后一次审判，这些话你没看啊？你信了几年？没看过这些话？”把神的作工谈出来，把他攻击的话给打回去。解决咱自己的观念，同时把他的那个话打回去。这个就交通到这儿吧。

897　神的心意是最大限度拯救人

1　神作拯救工作期间将所有可被拯救的人最大限度地都拯救回来，并不丢掉一个，因他作工的目的就是为了拯救人。凡是不能在神拯救人期间达到性情变化的，凡是不能在神拯救人期间完全顺服神的，都是被惩罚的对象。这步话语的工作将所有的人所不明白的道与奥秘都向人打开，以便使人都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对人的要求，使人都能有条件去实行神的话，达到性情变化。

2　神只是用话语来作工，并不因着人一点悖逆就将人惩罚，因为现在是拯救工作期间，若是人有悖逆就将人惩罚，那所有的人都将没有蒙拯救的机会，都将被惩罚落入阴间。话语审判人的目的就是为了达到让人认识自己、顺服神，并不是借着话语的审判来惩罚人。每个接受话语征服的人都有好几次机会蒙拯救，神拯救每一个人都给其放松到最大限度，也就是给人最大限度的宽容。

3　只要人能迷途知返，只要人能悔改，神就给其机会让其得着救恩。在人起初悖逆神时，神并没有意思要将人击杀，而是尽量地拯救，若是人真的没有拯救余地了那就会被神弃绝。之所以不轻易惩罚一个人就是因为神要将所有可拯救的人都拯救回来，他只是用话语来审判、话语来开启引导，不是用刑杖来击杀。用话语来拯救人是最后一步工作的目的、意义。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当放下地位之福，明白神拯救人的心意》

7. 应解决人与神之间的关系

（老宏：我和萧草之间的相处就像是得了病留下伤疤一样，所以她一从别的地方回来，我就觉得头大了。之前有事我问萧草怎么了，人家就不说话了，就是哭，哭上半天一句话也不说。就那么说一下人家就“哇哇”哭得不行，话都说不成了。）她“哇哇”一哭，你就不敢解剖她了？她“哇哇”一哭，才更应该解剖她。她在那儿“哇哇”地哭，正是她讲理的时候、正是她叫嚣的时候，那时候你给她个晴天霹雳，打她，让她清醒清醒。你知道，但没敢打，是吧？（老宏：嗯。）你不敢高举神，你也不敢见证神。你要是跟她说神话，跟她见证神、高举神，她敢反吗？她敢跑吗？她不敢反、不敢跑，反过来只能规规矩矩的，只能是越来越规矩。（李小霞：老宏之前和萧草之间有些隔阂，他就和沈大大两个人经常在一块儿说，他们说的那个话，我就觉得是拉帮结伙，然后我就对付了老宏一次。我没对付老宏之前，老宏还跟我谈谈神话，有啥事还跟我说说，自从我那次揭露了他一次，这下他再不和我谈神话了，给我的感觉是他对我有看法了，和我有隔阂了。现在我们相处就是面子上的相处，心里还是有隔阂了。）老宏，人家觉着你和人家有隔阂，你感觉有没有？（老宏：李小霞，我和你一点儿隔阂也没有，那只是你的想法。从小华和你来了以后，我做什么事，你都说我，就像那次关煤气灶的事，你说：“煤气灶怎么不关呢？”其实我已经把煤气灶关了，只是下边那个火苗还没有完全灭了，但你就那么说我，我心里就在想这李小霞怎么跟我说话呢，关火不关火，我还不知道要关火呀！这还用你说呀！这是我心里边的反应。后来我看到小华做的好多事情和我想的不一样的时候，我在这里边揣摩，李小霞，你说我的反应，就是我说小华的反应，没有正常人性，我在揣摩这个。咱们在一块儿尽本分这么长时间，我和你存在什么隔阂了？从我这里真心没有，不存在有隔阂。）老宏，你们给人家那边拿的发酵粉是怎么回事呀？（老宏：买的多，人家给的批发价十三块钱，后来那边要呢，我就十三块钱给了。我第二次去的时候，人家十块钱给我了，我问呢，人家说那段时间东西涨价了，现在的价格降下来了。）（李小霞：老宏就没有货比三家，后来我去跑了好几家，找见了一家八块五毛钱。老宏找的这家不是批发价，回来他就直接说是

批发价，萧宝一听是批发价，就加了两块钱，所以最后就十五块钱给了那边。）老宏你就没有转市场？（老宏：刚开始找了两家没有发酵粉，最后找到这家有，拿的是十三块钱。）同样的品牌，同样的规格，人家那边零售才十块钱。还有给人家的食用油也是价钱贵。（李小霞：那油进价七十多，外边是卖七十五块钱，给他们是七十三块钱。）可到了那边以后油就成八十五块钱了，人家他们都在讨论这一桶油怎么能贵这么多呢？一样的油怎么能贵十块钱呢？（卫军军：这是萧宝的“手笔”，反正到她这儿就要加价。）加价可以，但得看加多少钱，一桶油能加十块钱呀？

老宏，你买东西，管不管价格？（老宏：弟兄，我跟你说啊，其实我第二次还跑了三家，到了第四家才买的这个发酵粉。）你问了第四家才买的这个是吧？（老宏：嗯。）你就没有再问第五家？（老宏：没有。）因为你在这边是总体负责弟兄姊妹们吃饭的，要蒸馒头，那你用的发酵粉就多，你是长期要用这个东西呢，所以肯定得找见一家价格合适的店铺，这是必须的呀。可是你打听价格的时候，只是跑了三四家就定了，你说咱的心用到哪儿了？神交通买本子了，买本子的原则怎么买？神说：“比如说单价不超过3块，你说碰到5块的买不买呀？我说5块钱能买回两本也行，如果不能买回两本，那买一本多花的钱就得你自己出，就这个原则。”（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一）》）神交通了买本子，还交通了买刷子，是吧？（嗯。）多跑几家，东西、价格对比一下，才决定买哪家的。你有这个过程吗？你跑了四家，这四家是怎么跑的？是挨着过了四家还是跑了四个市场？（老宏：四家。）我为什么要问是跑了四家还是四个市场？（老宏：因为四家和四个市场不一样。）你跑了四个市场证明你下到功夫了，你跑了四家就没下到功夫。你才跑了四家就决定了，就不再往前走了，所以神就给你安排这样的四家，这就显明了你。你以前没有买过这个东西，你是第一次买这个东西，不知道价格是多少，而且你还不是一次性消费，是要长期用呢，那你是不是得在网上查一下，看看这个东西在网上卖多少钱？应不应该跑四个市场？你怎么能不重视？而且你买这个东西的时候，不是工作量太大，实在是忙不过来，没办法，先买了解决燃眉之急，如果是这样可以，情有可原。但是你买这个东西时，是不是忙到那个程度呢？没有

到那个程度吧？（老宏：没有。）如果是条件不允许那就不说了，可你有这个条件，是你没有去做，那就足可以说明你对待这个本分的态度、观点是什么了。咱在这边尽的就是这个本分，得负这个责任呢，要把好神家这个门。这不是给你自己买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你买一个东西是在一个市场里跑了四家就决定了，你对待这些事的态度是轻视的，没有去注重它，神看的就是你的态度、观点。关键不是看这两块、三块，而是借着这两三块钱显明你，看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你对本分的态度是什么？咱第一次买东西的时候就已经摔了个跟头，这次还能再摔一下呀？（老宏：我还想着第二次去比第一次少了三块呢。）人家给你说的是批发价十块钱给你，可那边零售才是十块钱。咱用心得在什么地方用心呢？得在本分上用心，咱的心用在哪儿了？全用在你自己的虚荣脸面、地位上了，用在看她们的脸色上面了。如果你把这个心真用在本分上了，真到了为本分操碎了心的时候，李小霞再说你什么，你还能感觉到吗？还会不会有知觉？不会有知觉了，感觉不到了，因为你的心就没有往她说的那些话上面想，所以她就是呛了你了、顶了你了，你也没有知觉，不搭理她说的这些话，从外面看是不搭理，其实是心里有事呢。你心里常想的是“人家萧草拉脸了，给我脸色看了，你只注重人与人之间的这些关系，你不注重与神之间的关系。神怎么说的？神说：“若你不注重与人的关系，而是维护与神的正常关系，愿意把心交给神，学会顺服神，自然而然地你与所有人的关系也会正常的。”（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建立与神的正常关系很重要》）你信神呢，就是建立与神之间的关系呢，可咱往往不是建立与神之间的关系，而是老是维护自己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不是打岔吗？这不就走了岔道？

我和你见了面了，问你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心思、有什么难解的，我问你这些是想听什么呀？是想听你的生命进入、你的性情变化、你对神作工有什么误解、你与神之间的隔阂、你与神之间的关系如何，这些是不是都是你应该注重的、应该交谈的重点啊？我过来有两三个小时了吧？咱谈的都是些什么内容？老宏你谈的是什么内容？你谈的只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相处，你和别人相处的时候，你对别人的一个看法、一个态度，周围人事物给你带来了什么感觉，你的心情高兴与不高兴，谈的是不是都是这些东西？你说神对这些东西感不感

兴趣？（不感兴趣。）那神感兴趣的是什么？（李小霞：感兴趣的是自己和神的关系。）再往细节里说，和神之间的关系还有什么？（老宏：神摆设环境，在我们身上神的心意是什么。）和神之间的关系，第一个头等关系是不是就是与本分之间发生的关系？你和你的本分发生关系了，这就是和神发生关系了。咱谈自己和本分之间的关系了没有？就好比说刚才我问了你发酵粉和油的事，我不问你，你也不给我说。如果说你在本分上用心的话，你把你当作神家人的话，你把本分看成是重要的事、头等大事的话，那你见了我第一个应该谈什么？人家那边反映发酵粉的事了，那边零售是十块钱，你买的是十三块钱，给人家的时候是十五块钱，你已经知道这个事实了，她们也跟你谈过这个事了，是吧？（老宏：嗯。）那你有何感想？心里边翻腾了没有？（老宏：翻腾了。知道了这个以后，我就让李小霞赶紧去找，人家那边零售是十块钱，看咱这边有没有便宜的。）事实证明在你们心里没有产生翻腾，没有翻江倒海，你只是让李小霞去处理这件事情，看当时是不是买得贵了，如果确实是买得贵了，下回不在那里买了，这件事情就算完了，是吧？（老宏：嗯。）你觉得这件事情这样就算完了，你说这件事情完了没有？（李小霞：没有。）什么是神给人摆设的功课？神给你摆设了什么样的功课呢？怎么做人做事、看人看事？这个功课你没有去揣摩，你只是揣摩："她说我什么了，我心里难受；她让我受什么辖制了，我心里难受。"你把什么当成功课了呢？你自己心里的感受是第一位，你以你自己心里的感受为中心活着。神摆设的环境就是让你们感受的，人活着应该寻求神摆设的是什么功课。那神摆设了环境之后要看什么？要看你与神的关系。神要看你与神的关系如何，只能是给你一个本分，在尽本分的过程中来显明你。人与人之间相处，体现出来的仅仅是你是否有正常人性，不体现你与神之间的关系如何。与本分挂钩了，那就是与神挂钩了。与神挂钩了，显明你这件事情做错了，也就是说咱没有去跑几个市场，咱的责任没有尽到，咱在这件事上面没有实行真理。就像神交通的买本子、买刷子，咱就没有用上心，现在出现问题了，这是不是神的显明？那边的人去买其他的东西，正好看见发酵粉了，而且还正好是同一产品、同一规格，就捎带地买了。如果他看见的是不同产品、不同规格，这件事情还能不能显明你呀？神就摆设同一个产品、同一个规格，人家那边卖十块钱，咱给人家的是十五块钱，而且同时我又在场，这就是神

的显明。是神的显明，那是不是神的拯救？显明了咱以后，咱仅仅是去市场上证实了一下，确实是自己买贵了，然后这件事情就这样放过去了，在你心里边，在你做事上，它就已经是结束了。但在神那边看，结束了没有？始终没有结束。为什么没有结束？因为在这类环境上，你始终没有学到功课。神给你摆设了环境，给你摆设了什么功课？让你买发酵粉就是神给你摆设的功课，借着这个神要看你的那颗心在哪儿，事实显明，你没有把这个当回事，神没看见你的态度，没看见你的观点，没有看到你把这儿当成家，没有看见你维护神家利益。神让你遇事不放过，让你生命有进入，结果呢，你就是不寻求、不揣摩，也不把神话往实际生活中带。买本子、买刷子咱听了多少了？交通了多少了？咱不是不知道，但是在实际生活当中，在你做事的时候神话没有给你带来方向、路途，你还是这么去做了。你这么去做了，神看见看不见？你不当回事，你这么做了，神就要显明你，所以说人家那边能出去买发酵粉但没有买，就从你这边拿，一个规格、一个型号，但价格不同，这是不是神作的？专门显明你。

第一次已经显明过一次了，这次再摆设环境显明，神是不是要看你的态度、观点呢？你没有实行真理，神就要显明你，让你看见你没有实行真理带来了什么后果。神有意显明你，再让别人把话给你传过来。把这话传过来，神想要看到什么样的结果？老宏，神要看什么？在你不用心的时候，神给了你当头一棒，这够当头一棒了吧？（老宏：嗯。）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那边怎么看呀？“怎么一个卖十块钱的东西，能卖到十五块钱？一桶油能贵十块钱？这是暴利呀！”咋回事呢？我回来之后立马就得查问，问的时候她们说：“老宏买的时候就买贵了，买的时候就是十三块钱，等拿到这边就是十五块钱了。”这进价怎么比零售价还贵呢？如果只是一个东西的价格有问题，可能是你不识货。那为什么油也能贵了十块钱呢？人会怎么看呢？要说发酵粉别人能欺骗了你，但油是透明价呀，油能不能欺骗了你呀？那是欺骗不了人的，因为油的价格太透明了。油的利润就是那一两块钱，可你一下子就贵了十块钱！就说你出去买东西的时候人家忽悠了你了，人家要的贵了，就以你这个理由来看，发酵粉贵，油也贵，总共在你手里就拿了这两样东西，就贵成这个样，贵得还离谱，然后你还说：“市场上批发就要十三块。”人家那边零售才卖十块钱，那你说在那边的人怎

么看你呀？“你老宏在这儿是不是吃了回扣了呢？是不是在这些上面动了手脚了？”会不会这么想？会不会产生误解？别说是误解，就是这种看法，就这么看你。给你把话传回来了，把这个信息反馈回来后，这两个东西贵了这么多，你是不是就应该意识到别人会有这些想法啊？因为咱不是在自己家里边干，是在神家干呢，这就涉及到神的荣耀、神的见证了。咱打着神的旗号，所做的却是羞辱神名的事！这是不是当头一棒？你挨这当头一棒了没有？（李小霞：没有这感觉。）就是挨了这当头一棒还没有知觉，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心不在这儿，心没有用在这儿。你给神家的名誉带来的不是荣耀、不是见证，是个羞辱、耻辱，说得再严重点儿，人家怀疑你偷吃了祭物，那多出来的三块钱好像就是证据，你说这是对你多么大的误解？你说你心里边难受不难受？可是事实上没看见你难受。在事奉神的路上得小心谨慎，在神家尽本分得用心，得求真求细，还得尽心、尽力、尽意，那你说咱这个本分尽得怎么样？咱今天好不容易见面了，在我还没有问你的时候，你是不是得给我一个交代呀？该不该？你如果是个追求真理的人、追求生命的人、追求进入的人，这件事该不该放到心上？（李小霞：应该放心上。）可是你们放心上了吗？谁也没有放到心上，没知觉，早就忘到九霄云外了。

一个正常尽本分的人，临到这个事以后，一篇文章应该出来了。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悔改，有个悔过自新，这才是遇事不放过。抓事实、抓现场，做人做事、看人看事，“不管李小霞对我有没有成见，那都无所谓，我是信神的不是信你李小霞。萧草你给我拉脸不拉脸，无所谓，我只维护神家利益、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就行。我不管你拉脸不拉脸，只要你流露的是撒但性情，我就得揭露你，你来这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也该揭露了。事实就是事实，我不管你拉脸不拉脸，我都要放在桌面上，我不应该受你这个辖制！”这才叫有正义感。而你和人之间的相处没有原则、没有标准，你做人没有做人的标准，看人没有看人的标准。做人做事、看人看事，在本分上你应该怎么看？在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中你应该怎么看？在生活琐事上你应该怎么看？在生活琐事上，做完饭了，火关了没有，说话语气强硬不强硬，咱都有知觉、都有感觉，对这些都十分敏感、十分灵敏，可是在尽本分的时候，你和神之间的关系怎么样，神在看什么，你没

有知觉。神在等待着你的回答，等待着什么回答？当头一棒打了你了，等待着你认识自己、恨恶自己、背叛自己，“我以后再不能做这事了，我得重新悔过，做人做事以神话为依据。”可事实上这些都没有。今天见了我了，咱不应该在说了那么多话以后，在我问你的时候，你才说，应该是咱一见面你就给我一个交代，是不是呀？咱早就交通了买与卖这方面的原则，咱今天在这儿负责这一方面了，目的就是解决人与神之间的误解。可是咱今天是在干什么呢？是在制造人与神之间的误解。咱不是打败撒但的生产者，而成了一个消费者。你负责了，你不是站出来解决这个问题，出现这个问题了，你也不在乎这个问题。当我问你的时候，你就没有寻思，就没有放在心上，还得我再给你提出来，给你点明“这和性情有关”才行。

老宏，你今天谈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这仅仅是正常人性的一个活出，就像你刚刚谈的“在神看都是好的”，从外边看好像你是在见证神，其实这是不是在见证神呀？你说：“把萧草摆在你这儿，神看着是好的，我怎么能看着不好呢？”现在知道怎么认识了吗？（老宏：嗯。）怎么认识？你看着好与不好是根据什么说呢？你所说的“在神看着是好的”又是根据什么说的？（老宏：我看的是人与人之间。）我不知道你说这话的真实含义是什么，但是让人听了以后是什么感觉呢？就是“萧草她是这样的人，在这儿尽本分，神看着是好的，我还对她有什么意见呢？我怎么就能说人家不好呢？”是不是这个意思？（老宏：有点儿。）有点儿，那你说说你真实的意思是什么，你主观的意思是什么。（老宏：萧草身上有可取的东西，她能出来尽本分，作这些工作，对于我来说看着就是不好的。）你说的“在神看是好的”，这一句话是没有真实内容的，是吧？（老宏：嗯。）你说这句话就是假的、空话，假大空，这句话是空洞的，是没有内容的，你是说了个字句道理，是迷惑人的一个字句道理。你嘴上说的是：“你看万物都是神造的，就萧草这么一个人，神说是好的，我还能说不好呀？”别人听了你这个话，怎么看你？“人家老宏说神造的都是好的。”从外边看你是见证神呢，其实是乱扣帽子。你说“神说是好的”，这一句话里面没有真实的内容，我刚才给你解释了你这句话里边有什么意思，你说在神看她是好的，意思就是“她就是有什么毛病，在你这儿不过关，但在神看是好的。”神有这个意思吗？神没有说她是好的，是吧？（嗯。）神没

有这个意思，然后你在这儿说神看着她是好的，神有这个意思，这是在干什么？这属于什么性质？这就是个亵渎！诬蔑、亵渎！你把神的意思给扭转了、给修改了，这就是亵渎！为什么让咱说话注意呢？你认识到哪儿就说到哪儿，你没有认识到，就不能轻易说话，因为你说的不是事实，不是事实的话就是亵渎！人被撒但败坏了以后成什么了？神怎么形容的呀？神形容人是蛆虫粪土、破烂不堪。神看她怎么能是好的呢？神看着就恨恶，但你说神看着是好的，这是不是亵渎？（嗯。）（老宏：你这样交通就是亵渎了。）所以这话不能这样说，要说神看着是好的，是说看着什么是好的呀？“神给我摆设了这样的环境，给我摆设了这样的配搭，我不愿意接受这个环境，但是神就摆设她，不让她走。神给我摆设这样的环境，我看是不好的，但是借着她显明了我，神看着是好的。”这就像有的人看着自己的老婆这儿有问题、那儿有问题，你看是不好的，但神怎么看呀？你这样的人就应该配这样的老婆，这就是最佳搭档，在神看是好的。（老宏：你这样交通我才认识到这个事。）所以说你得有这个真实的内容。你说的时候，有没有这个内容？心里想了没有？（老宏：表达不出来。）表达不出来，你也就没有想到这儿，没有意识到这儿。你只是囫囵吞枣，就是说还是你这句话，还是你这个环境，但是说的内容不一样，性质就变了，一个是亵渎，一个就是见证。在这个环境里，如果是一个真实的见证说“神看着就是好的”，这个时候你和她之间的这个仇恨还有没有了啊？就没有了。“神说好的，我还能说不好啊。我看见她不是不好了，而是神就是借着她来显明我呢，不是她显明不了我！”认识到了就能接受顺服了。“人家为什么给我拉脸呢？就因为我是老好人，我老看人脸色；就因为我受人的辖制，不敢维护正义。我维护正义还得在合适的环境下才维护正义，在我的肉体不受到任何损失的情况下，我可以维护正义，当别人给我甩脸色的时候，我还维护正义吗？面对正义应该是不屈不挠，人家还没有拿枪逼我呢，仅仅是给我甩个脸色，我就算了，不说了。哎呀，借着这个人显明了我，我不是个正面人物，我不是个讲正义的人。之前我还老以为我有正义感呢，结果事实摆在我面前了，我并不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呀，神摆设这一切都是好的，都是我的缺少。”说缺少是说你性情里边的缺少，是借着她来显明你、来操练你，并不是说她身上有什么优点。神说：“今天使用人不仅是利用人可取的部分来借题发挥，而且要成全、变化人不可取的部

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建立与神的正常关系很重要》）就中国人这些渣子有没有可取的部分呢？就找不见个可取的地方，你说哪个地方可取？你说的那个不叫可取，她能干个啥，那不叫可取。神说的那个可取不是说在事务性本分上有啥可取的，而是说在为神作工的尽本分上边有可取的部分，借着这个来成全你不足的部分，不足的部分是说你性情里边的问题。

信神是在干什么呢？信神就是跟随神，就是相信神口里说的一切话，根据神话来看事，根据神所要求的来做人。神对人有什么要求呀？祭司弟兄说人与人之间的来往就是生活琐事，面对生活琐事得怎么呢？得稀里糊涂。因为都是败坏的人，你说谁没有一点儿败坏呀？你要是跟谁都要较真的话，那就没法沟通、没法配合，所以说在生活琐事上、人与人来往之间就应该稀里糊涂。你不要在意她伤害你了、你伤害她了，别想那么多，稀里糊涂不要在意它。只在意什么？只在意与神之间的关系，你与神之间的关系如何，她与神之间的关系如何。你看一个人的好坏，也不是看她的打扮如何，她的活出如何，她对你是不是有爱，这些都不看，看的是什么呢？看她与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你看我在和你交通的时候或者我在分辨人的时候，我谈不谈人与人之间的来往呀？人与人来往仅仅是个正常人性，这是放在一边的，更重要的是谈你与神之间发生了什么关系，你的言行举止，神是种什么态度，神怎么看，我是不是根据这个方框走的？（老宏：嗯。）那接下来你是不是也得这样走呀？其他的都可以当成是次要的，主要的是你得站在神一边看事，寻求在神那边神会怎么看你的言行举止。李小霞刚才说“老宏和我有隔阂了”，把这个事挂在心上了。李小霞，我和你见面容易不容易呀？也不容易是吧？（李小霞：嗯。）那你是不是应该把要命的事拿出来？把你与神之间解决不了的隔阂，或者是对神的误解拿出来，寻求误解是怎么产生的，“我的言行举止神怎么看呢？在神那边怎么看我呢？”这是不是重点呢？你在这儿看的是“老宏和我有隔阂了”，我看着你好像把老宏当成了你的神一样，看得那么重要，“呀，人家对我有成见了”，活在了这个氛围里边了。神对你有没有成见？神对你怎么看？神对你满意不满意？神对你是喜、是怒、是哀、还是乐？这些你就根本没有寻求过，也没有省察。周围人和你没有隔阂了，周围人都对你竖大拇指了，你就能进国

度了？有关系吗？（李小霞：没有关系。）那你看这些干嘛？所以你可以不搭理这些，就刚才说的那句话，和神的关系一好百好，一了百了。你看我和任何人交通，就是揭露解剖他也好，打他也好，我考虑不考虑他怎么看我？我不考虑。但是在我解剖完他以后，打完他以后，他和我的关系是远了还是近了？（近了。）这是不是你看见的，所以你只管把你和神的关系搞好，怎么和神搞好关系呢？那我只管见证神、高举神。我来这儿是来尽本分的，是完成神托付的，是完成受造之物该做的，只要我和神的关系好了就行了，至于你想怎么对我，那是你的事了。你如果是个有良心理智的人，你会在我的看事观点中看见什么呢？你会看见神的显现、看见一个正面事物、看见神的容颜。当你有良心理智的时候，你看见了神的容颜之后会产生一个敬畏、敬拜，会跟随。如果你是一个没有良心理智的人，是个魔鬼，那我对你照样是这个态度，但在我交通完以后、解剖完以后、责打完以后，你是什么观点？你是仇恨真理，你对我是远离，你和我是不相合的，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好事。）你和我不相合，你就走了、跑了。就像洗洁精一样，走了、跑了，是吧？（李小霞：嗯。）我不管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我只管把我该交通的、该说的都交通到、说到，最后因着你的本性自然你就会做出选择。有良心理智的、喜爱真理的人越跟越有劲儿，越看清了信神这条路怎么走，而那些没有良心理智的、仇恨真理的人，他是越走越消极，最后选择不信了。（李小霞：这就把人显明了。）那他不信了之后，咱家亏了吗？这正好是洁净，不需要他留下来。所以说不需要考虑那么多不必要的考虑。（李小霞：我倒不受他的辖制，我是想着不谈神话了，不谈生命进入了，现在没有那样的生活了，而是搞那些外表的关系，就成这样了。）他不跟你谈神话，你这么大的人了该不该独立生活？我刚才说什么呢？你把他信成你的神了。当你仰望他，把他信成你的神的时候，你说神会做什么事？神就给他个意念，就封他的口，不能说话！他刚说了两句话，你心目中就有他的位置了，他再说两句话，你就把他抬得高高的，你开始敬拜他了，神作得好吧？（嗯。）这么一下把你显明了，把你显明了的时候，你没有想着寻求寻求神。人就喜欢吃人家咀嚼过的食物，他不给你咀嚼咀嚼你就不能自己独立地吃喝，把神当成了第三者。

小华呢？（小华：这次来了和他们两个人配搭的这几天，李小霞时时事事老是说我，那天粥熬得多了，她就说我熬得多了，我心里就对她有抵触了，也有了成见了，那天她没关水管，当时我就流露这下可把你抓住了。后来我就反省，关键的根源还是不愿意让人说，不愿意接受修理对付，我怎么能想着抓她的把柄，把她打下去呢，这是属于敌基督的性质。人家是帮助我、扶持我呢，我不能在尽本分当中应付糊弄，就这样想的。）你们三个人有相同之处，都是妄自称大！都把自己的感受放在了首位！你来信神了，是让你尊神为大，跟随神，是要寻求神："神，你的意思是什么呢？你往东走，我跟着你往东走，你往西走，我跟着你往西走。"但你们三个共同之处就是："我来这儿信神了，我不管你神是往哪儿走，你说的是什么，而是神你应该看看我要往哪儿走，我有什么知觉，我是什么感觉。神你给我摆设的人事物，让我感觉到难受，我不愿意接受！神，你该不该给我挪去？"这是不是妄自称大？是你跟随神，还是让神跟随你？当兵的，让他站正，他就得立正！让他立正的时候，就是马蜂过来蛰他一下，他敢不敢动一下？（不行。）他动都不能动一下，人家命令下来了，不能动，立正，那就得是立正。你呢？神说了话之后，你是两手不动插兜，一动不动，一有个风吹草动你就"快快快，我头上有个马蜂；快快快，我脚上有个蚂蚁。"你成了指挥官了！人家别人给你提了一个意见、给你说了一个问题，是你的问题那你解决问题，不是你的问题你和人家再沟通，这是不是很简单的问题呀？是你的问题，你不去认识，不是你的问题，你也不去沟通，而是一味地"我难受，我不愿意，我就杠起来了，我晚上睡不着觉，我对她有成见，我就痛苦，就难受！神你造了人，不是要人彰显你吗？可我就难受，我因为啥难受呢？因为你不把她挪去。你要是把她挪去，我不就高兴了吗？你不要让她训我，我不就高兴了吗？我可以彰显你，可以荣耀你呀！关键是你没按着我的意思来呀！"这是不是妄自称大了？你老把自己的意愿放在首位，你不知道你是来干啥的，你是来跟随神的，不是让神来跟随你的！我交通的时候有没有说过我的感觉？有没有说过我的知觉？我和你谈的是谁的感觉呢？（卫军军：神的。）我和你谈的是神怎么看这个事，神在那边是什么感觉，神的心情是什么。"哎呀，神看见我是哀愁、忧伤、怒气……"这些你们没有谈，你们始终没有谈神怎么看这个事。你总是告诉我你有怒气，你想发怒，你想暴跳如雷，你还想让我也随着你走，

可能吗？这是你们的共同之处。你们还有一个共同之处，对自己做的事没有一个认识，更没有一个悔改。我想看到的是什么？我想看的是不是就是神想看到的？你既然信神是不是就要满足神？那神想看什么？神就想看你对神有没有敬畏，你是不是敬畏神远离恶的人，你是否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了恶道，放下了没有？远离了没有？（小华：没有。）小华，一问你，你就把你的那些破烂物拿出来，你的那破烂物从哪儿来的？那是你父亲给你的。你父亲给了你什么？给了你背叛神的东西，你一谈就拿上背叛神、抵挡神的那些东西，放在了桌面上，就不知羞耻！这些东西怎么还能放在桌面上给神看呢！神想看到什么？神要的是什么？刚才说了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那你手中有没有强暴？有没有恶道？（李小霞；有。）那神是想看尼尼微人有没有悔改！你是不是披麻蒙灰了？这是神要看到的。“呀！你来这儿寄居还想要做官呢？”神不是要看你和神讲理。

小华，你远离恶道了吗？（小华：没有。）说说你手中的强暴、恶道是什么？（小华：还是想象和观念没有放下，自己的恶行没有放下，不寻求神的心意。）李小霞，咱在这儿聚会了，神看着呢，撒但也看着呢，是吧？那你说神想看到的是什么？撒但想看到的是什么？（李小霞：这个恶道就是说在祭物上有过过犯，神看的是人一个悔改的态度，和在本分上的忠心。撒但就让人打、就让人争，让人为了脸面去争。）小华，神想要看到的是什么？神想看到你打败撒但的见证。人都活在撒但的权下，神今天用话语来揭示、告诉你是让你从撒但的权下走出来，重新活在神的权下，然后用你重新活在神权下的这个过程、这个行动来羞辱撒但。羞辱撒但的同时也就见证了神，神要的是见证，神要的是你打败撒但的这个过程，你有没有这个过程？而撒但想看见的是什么？撒但想看见的是“我死不悔改，我就不跟随你，你就再说多少，我也不跟随你，我什么也知道就不跟随你，我父亲告诉我，我来这儿是撒但派我来当差役的，是偷盗小道消息的，我才不跟随你呢！你不管说多少，我抓住我父亲的衣衫死死不放！”撒但想看到这样的效果，那你活出的是什么？（小华：撒但的差役。）对罪没有恨恶，那对自己的过犯有没有认识？（小华：没有。）对自己的过犯闭口不谈。现在心里在想什么？谈谈心。（小华：之前在这边的时候，在祭物上面有过犯，这次来的时候，粒沐就跟我谈：“这是神给咱

的机会，应该认识、反省、悔改。”可是我心里有抵触，觉得脸面放不下，还是不愿意来这儿，我就想着怎么见这些人呀？在这个事情上就是那种迫不得已的，还是来吧。）老宏，你怎么看？（老宏：在我来看，这就是神给小华的一次机会，神是最大限度地拯救人，就看人抓不抓这个机会了。）小华，能不能把自己心里边真实的心思谈一谈？刚才谈的这些就是你的真心？你再没有其它心思了？（小华：那件事情过后，我就想，没有机会了，我该死了，又想着神肯定不要我了。这次让我出来尽本分，我就说我愿意像尼尼微人一样放下强暴，披麻蒙灰悔改，认识自己。）我在小华身上没有看见悔改的心、懊悔的心。你看尼尼微城的人，约拿告诉他们还有四十天要倾覆的时候，尼尼微城的人干什么呀？尼尼微人是披麻蒙灰悔改，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约拿告诉他们要悔改了没有？（卫军军：没有。）没有告诉他们要悔改。（卫军军：就说再有四十天，尼尼微必倾覆。）但尼尼微王说什么呢？“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他又使人遍告尼尼微通城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各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拿3：6-9）也未可知，倘若能行，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能存活下来，他是试一下，有这么一线希望他就不放过。而我看小华身上没有这一线希望。小华，多少人劝你，让你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但你小华对这句话理不理睬呢？（小华：不理。）你是不搭理吧？（小华：嗯。）实际上你就是不搭理。当发生那件事情的时候，别人给你交通，你不是感到多羞耻，不是感到一种亏欠、内疚，“呀！我跟随神，怎么还能做出这样的事呢？两千年前有犹大，我怎么能做犹大呢？而且我这还是赤裸裸的犹大！对不住神呀！吃着神的喝着神的，最后还能做出来这个事！”当时人看不见你有回转的心，看见你是刚硬的心。你想走，那就尊重你，但依然给你机会让你写悔过书。当时悔过书也没有写，是吧？（小华：写了。）写了，但没有一个真实的认识，连披麻蒙灰都没有。现在来了这儿了还有想法，还怕别人笑话，这是别人笑话不笑话的问题？你都做出来了还害怕人笑话？命都丢了还害怕笑话？尼尼微城的人还怕人笑话呢？“尼尼微城的人不敢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他要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怕人家笑话他”你

在尼尼微城的人身上能看见这个吗？“你看他，约拿刚告诉他们尼尼微城再过四十天要倾覆，他们就能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这不是‘勇士’，不敢与神对抗到底。人家刚告诉他还有四十天就倾覆了，他就俯伏在地了！”他们怕人笑话吗？你在这儿偷吃了祭物了，还怕人笑话。你自己没有一个真实的认识，你说你做的这事，神家能要吗？

我不知道谁叫你回来的，按我的本意，你没有写出真实的认识，神家怎么可能用呢？你既然已经回来了，也就不追究谁让你回来的，那就看你的态度与观点了。神摆设了这样的环境，我得有顺服神主宰安排的一个态度，来默认这么一个事实。因为这是不合原则的，所以在我这儿成了一个默认的事实。我没有说什么话，但你心里边应该有感恩呀，应该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应该赎罪，可现在我看不见你有感恩的心，更看不见你的赎罪。“我不愿意在这儿了……我不愿意在那儿了……”如果有赎罪的心还能说出来这些话呀？就不说真实跟随的，就说在神家信了多少年的，定了他是敌基督的，他都不敢跑，“就是敌基督，我效力也得在神家效力。”神还说过，只要敌基督不打岔搅扰，就可以在这儿效力，但是如果打岔搅扰的话，效力也不用了。咱自己有这么大的一个过犯，可是却根本不在意，我看你就没有放在心上，不当回事，也就不搭理、不理睬，好像就没有这回事一样，没有知觉！让你来这里尽本分的时候，你没有感恩，不是一种兴奋，“呀！神家没有责怪我，又一次让我走上了尽本分这条路，这回我可得小心谨慎，我可不敢再张狂了，我可不能再干这种龌龊的事了。”你对自己做的事没有一个恨恶、认识，你还理直气壮地讲自己的感受呢，这是多大的悖逆！你做出这样的事，在神那边怎么看呢？咱就已经是该死的种类了，已经是地狱之子了，现在神给了你这么大的恩待，让你来尽本分，你对待这恩待不是感恩，还撂挑子，还讲条件，还讲自己的感受，你说咱的理智在哪儿？咱把这儿当收留所呢？心里怎么想的？是不是把这儿当收留所了？小华，你在这儿给着你生活费了吧？（给着呢。）在这儿不缺咱吃、不缺咱喝，给着你生活费，可你为什么敢做这个事呀？是因为生活不了，没有给你生活费？祭司弟兄交通过，人为了生存，偷得吃，这不是小偷，这个可以理解，可是你不是生存不了呀，在给了你一切生存条件之下，你干了这个事。干了这个事多长时间以后，你对自己没有感到恨恶，甚至没有感觉到对不住神，对

不住神家，好像没有发生那件事一样，好像就应该一样。如果说你心里边有个懊悔、有个难受，你看“我吃着神的，喝着神的，享受着神的，最后我能干出来这事，我走的是犹大的路，我干得不是人干的事！我真不是个人啊！”如果把这个事放在心上的话，对自己不能饶恕！“不管神饶恕不饶恕我，自己对自己就不能饶恕，自己做的这个事就拿不出手，无法饶恕！我就是做牛、做马，哪怕就是有最后一口气，在神家能干个啥干个啥，效尽犬马之劳。”如果说你对自己有个认识的话，你就会有这样的心思，就会去报恩。你看犹大出卖主耶稣以后，他干什么去了呀？（李小霞：他去上吊了。）没有人逼着让他上吊呀，他自己就懊悔至死！他把钱退回去，死的心都有了！他是懊悔至死！小华，你今天做了这事了，你不懊悔吗？如果你懊悔至死的心都有了的话，还会和人去打斗呢？还会对谁产生恨恶呢？还嫌别人说呢？早就不考虑这些了，而是只考虑自己该怎么赎罪，懊悔至死！难受得没法再活下去，没有人指责他，没有人谩骂他，他自己心里都过不去了。小华，你没有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你干了这些事后闭口不谈，就可知你把这个事当回事了没有。“既然我来了就既来之则安之，既然神给了这个机会，那我把握这个机会，我好好悔改重新做人。”你没有这个悔改，重新做人，或者为神效上犬马之劳，最后能做个啥做个啥，而是把这里当成你的避难所，搞最后的交易，这是神看见你做的。

446　跟神关系正常了才能被神成全

1　你跟神的关系正常了，才能被神成全，神的对付修理、管教、熬炼在你身上才能达到应有的果效。就是说，人的心里能够有神，不为个人利益追求，不为个人前途着想，不为肉体着想，而对生命进入有负担，竭力追求真理，顺服神的作工，这样你追求的目标对了，跟神的关系就正常了。

2　可以说和神摆对关系是人进入灵程的起步，虽然人的命运在神手里，是神预定的，个人改不了，但是你能不能被成全、被神得着都是根据你与神的关系是否正常来决定的。或许在你身上有软弱之处，

有悖逆的地方，但只要你观点对、存心正，和神的关系摆对了、正常了，就有资格被神成全。

3　你若跟神的关系不对了，或是为了肉体，或是为了家庭，那不管你怎么下苦功都白搭。你跟神的关系正常了一好百好，神不看别的，就看你信神的观点对不对，你信神到底信谁，给谁信，你为什么信，这些你如果能看透，能够摆对观点去实行，你的生命就能长进，保证也能够进入正轨。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与神的关系如何》

8. 主宰安排和管理摆布的区别

安排体现在经营计划里，在经营计划里看他的安排，看见他智慧；掌管体现在万物的运行轨迹中，在万物的运行轨迹中与他的安排相对照，在对照中看见他的全能与权柄，认识他伟大与不凡；摆布体现在万物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在神经营计划的安排中观察万物的变化，看见他的权柄与能力；管理体现在万物有规律地、周而复始地、不间断地运行轨迹中，在万物运行的规律中看见他智慧与全能。管理里又有掌管、摆布安排的体现，在管理与安排中认识神公义性情与智慧，这一切都体现着神的主宰与掌管。认识神的主宰与掌管看见自己的渺小与无能。

今天咱交通上面的这段话，重点交通四个词：安排、掌管、管理、主宰。你怎么看神的安排呢？神的安排体现在神的经营计划里边。神是不是已经告诉你神的经营计划了呢？你知道了神的经营计划，那你再看神是怎么去作的，神是怎么安排这些工作的呢？“安排体现在经营计划里，在经营计划里看他的安排，看见他智慧”，安排体现在经营计划里，神怎么安排的呢？这次神来作工的时候带来了一部分人，众长子要来，配合神工作的历代使徒也要来，把魔鬼也要放出来，这就是一个安排。“安排体现在经营计划里边”，神六千年的经营计划就为了这一步吧？（嗯。）“在经营计划里看他的安排”，经过了六千年的繁衍生息，现在世界上的人是不是最多呢？（嗯。）咱看网上发的那些视频，从视频里边看见魔鬼来了没有？（来了。）神工作作到这儿了，配合神工作的人来了，魔鬼也来了。“看见他智慧”，在神的安排里边看见神的智慧，什么智慧呢？神要让人认识撒但、恨恶撒但得怎么作呢？是不是得让你看见撒但呢？要想让你看见撒但，就得把魔鬼都放出来，也就是说撒但做的是什么，让他们表演得淋漓尽致。在不信的人身上，在信的人身上，他的悖逆、背叛是什么？严重到什么程度？在你身上的掺杂还有多少？所有的演员都来了，而且是不是都在表演呢？表演完让你根据神话去认识、去看、去经历，经历以后才能成为生命的经历，才能成为你的一个真正的认知。“掌管体现在万物的运行轨迹中，在万物的运行轨迹中与他的安排相对照，在对

照中看见他的全能与权柄，认识他伟大与不凡”，我写这个是要给你一个路途，就是说咱得去认识神。那怎么认识神呢？认识神得认识神独一无二的权柄、认识神的公义性情。“掌管体现在万物的运行轨迹中”，知道这个话的意思吧？就是说你要想看见神是怎么掌管的，怎么掌管全宇的，那你就得在万物中看万物的运行轨迹。神和咱说了六千年的经营计划，那这六千年是怎么走过来的？神安排了以后，事实又是按着神的安排来发展的、实现的。先有话，后有事，从说了这个话以后，你看见了什么？从万物的轨迹中看到，万物的运行轨迹和神话是相对应的，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不是就确定了、看见了神在掌管着？“在万物的运行轨迹中与他的安排相对照”，神说到那时候怎么呢？月亮要变红，要有战争的风声，各行各业要倒闭，众子民越成熟，大红龙越垮台，这些你是不是体尝到了？你体尝到了什么是圣洁、什么是邪恶，这是不是往成熟走呢？众子民越成熟，大红龙越垮台。你也看见大红龙下面的人不听它的了，乱套了，从这里边看到神的一个主宰。

从万物中，从地震、饥荒、瘟疫、火山爆发、刮台风这些上面看见了神话的应验。神说：“所有一切的灾难陆续降下来，各国各方都起灾难，瘟疫、饥荒、水灾、旱灾、地震到处可见，这些已不是一处两处的地方，也不是一天、两天可以结束的，而是蔓延地带越来越广，而且灾难越来越大，在这其间，各种虫灾也要陆续发起，人吃人的现象也要到处发生，这些都是我对万国万民的审判。”（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六十五篇》）神刚开始说的话是不是就是个安排呀？神刚开始说的话就是神的安排。神话在逐步应验的时候，等到事发生的时候，你是不是就看见了神的掌管？这是不是神在掌管着呢？这个事发生了就是神的掌管。“在万物的运行轨迹中与他的安排相对照，在对照中看见他的全能与权柄，认识他伟大与不凡”，那你从这个轨迹中看到了什么？权柄不再是一个字句，全能也不是一句话，是让你实实在在地看见全能不全能。怎么说是全能的呢？万物和山河湖泊哪个不在神手中？哪个不是随着神的心思意念而转动、变化、消失以至于更新？山倒了，看见了吧？神说倒塌就倒塌了吧？河，神说发洪水就发洪水了；泥石流，神让它流它就流了，这些是不是都出现了？火山爆发出现了、地震出现了、瘟疫出现了，大到星球、月亮、

太阳，地上的万物，山河湖泊，小到细菌、微生物，它们都在发生着变化。你看现在世上的人和人还能不能相处呀？人与人在斗，国与国在打，让你在万物中看见每一个物都在发生着变化。在变化的轨迹中，你看见了谁？“呀！原来是风闻有神，现在是看见了有神，就是神掌管着呢！”你看见这儿倒闭了，那儿倒闭了，谁能掌管得了？只有神。我为什么让你看那些视频呢？就是让你来对号，让你来看是谁在掌管。（神在掌管。）就是让你实实际际地看见是神在掌管。“在对照中看见他的全能与权柄”，全能，什么都能吧？什么都能是他的全能与权柄。“在对照中看见他的全能与权柄，认识他伟大与不凡”，你说世上的那些伟人做了个什么呀？“摆布体现在万物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咱简单举个例子来说神的摆布，前天晚上萧明志和任真真去约会了，是吧？（嗯。）神就摆布得正好让我碰上了。萧明志，我在没来这儿以前看不见你们约会，我来了以后，你们约会怎么就不小心一点呢？（萧明志：不用小心。）那你是专门做给我看的？（萧明志：就算是。）我来了，你也去约会了，这就是神的摆布。你去约会和我说吗？你不和我说，你是说：“有个事要出去呢。”我还想呢，有个啥事要出去呢？神就摆布这个时间、地点让我看见了。单小北，他们还没有晚上11点回去过呢，是吧？（单小北：嗯。）那天就晚上11点回去了，好像就是萧明志说的“我就专门做给你看呢”。

“摆布体现在万物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在神经营计划的安排中观察万物的变化，看见他的权柄与能力”，借着这个让你看见神的权柄与能力。你看现在网上发的那些视频，有好多人虽然不信神，但是他对社会有种认知、认识、看法。神来的时候把历代使徒带来了，把那些有见识的人也带来了。就好像孔子一类的人，五千年才来一次，这次他来不来呀？他也来了，他来是要为神的工作效力。神把那些魔鬼放出来了，魔鬼当了官以后，下边再有这些有志之士，他们对执政掌权的有些分辨、认识，只不过他的那个分辨、认识是为了争夺地位、权势。他们有这个素质、有这个能力，但不是跟随神的，所以他们就负责把那些执政掌权背后干了什么事给揭露出来。要让你分辨、认识，你都认识不了、分辨不了，但是人家就能分辨出来，而且人家还能总结出精辟的话语，让人一听就通透、明白，所以他就是专门来效这步力的。在合适的时间段，也就是在众子民越成熟的时候，在现在这个

时间段，他就开始发声了。神就打开他的眼睛，让他看见这些当官的干了什么，然后他把他看见的和他的分辨、认识编辑成视频发出来，这就形成了一种风。糊涂的这些人们，在他的这个引导之下，都看到了这些魔鬼当官了。那天咱看的视频里说什么呢？“今天的官未必不是今天的匪，今天的官就是今天的匪！”让你看见今天的官和匪是一家，原来是黑白两道，现在的黑白就是一道。这些言论把糊涂的人都唤醒是要干什么呢？神把撒但手里的权柄收回来了，就是要让它的民众起来反叛它。原来把人交给撒但，人都活在它的权下。撒但可以管理人多长时间？撒但可以管理人六千年，现在看见神要收回权柄了。怎么收回呢？就让它的民众起来反叛它、揭露它。从这儿就看见神的安排了，是吧？（嗯。）

“摆布体现在万物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在神经营计划的安排中观察万物的变化”，让你去观察每一个人的灵，他是来干什么的？什么样的灵进入了什么样的轨迹中？说到摆布了，你看我来的时候，神提前给我安排了一个什么样的家庭、什么样的环境？我有什么样的命运，这是不是神的安排？神的安排是不是就是神的摆布呢？你看见我这个人有正义感，是吧？（嗯。）有正义感那得把我放到哪个家庭里边？在一般家庭里边，有正义感，再遇到些黑暗的事或者歪曲的事，是不是想管？想管就去管的时候会不会招惹是非？（会。）我的腿有问题，那为什么是让我的腿有问题呢？我信了神以后，根据神的话、神的作工才看见了神的奇妙作为。因为神要用我，所以就提前给我安排了一个这样的命运、这样的家庭。神让我来立标杆呢，所以首先我得有正义感。一说正义感，咱想起了谁呀？摩西是不是有正义感呀？（是。）他有正义感，但是因着有正义感就闯了个祸，所以让他在旷野里边待了四十年。摩西为什么要进到旷野里边？那句话怎么说的呀？（肖红：血气方刚。）血气方刚，不能做大事，所以让他去旷野里边待了四十年，这是要磨炼他。我有正义感，那神安排我什么时候出来作工？能不能让我也去旷野里边磨炼四十年？（不能。）不能，那咋办呢？我有正义感，如果再给我安排李小龙的两条腿，那最后我就成什么了？（肖红：武功世家。）不仅是武功世家，还应该是为民除暴、替天行道的一帮正义之士，成了一个帮派了。有正义感，还要组织人起来维护正道，那我会不会走上那条路？（会。）百分之百

会。如果给我李小龙的腿，那我不但维护了自己的正义，还要维护别人的正义，那你说这是不是打岔呀？（嗯。）那神还能用我立标杆呀？所以我不仅不能有李小龙的腿，就连正常人的腿也不能有，因此从小我的这个腿就不能正常。原来我一直以为我的腿是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可是风湿性关节炎疼呢，我这个始终不疼，虽然与风湿性关节炎对不了号，但我也没有重视，没有去医院看，一直是以关节炎去治，一直也没有治好。我哥也轻微有点，人家治好了，我外甥也有，外甥女也有，人家也治好了，这就看到这病好像是个遗传。现在我闺女也出现这个病了，就去医院检查了。那这是什么病呢？正常走路的时候什么都不影响，就在运动方式突然发生变化的时候，就延迟五秒钟不能动，好比刚迈了第一步，第二步就不能上了，得慢慢地调节五秒钟就好了，恢复正常了，这就完全好了，就和正常人一样了。我上楼梯比你慢，因为我要延迟五秒钟，五秒钟以后你就已经上到一半了，等我恢复正常了你就已经上去了。

因着有这个病，所以我的腿受到了捆绑，那在我小的时候看到一些歪曲的事时，我想去帮能帮吗？自己还护不住自己怎么帮？我闺女去医院检查了，医生说这是大脑上的一个控制神经延迟了，相当于是延迟五秒钟，这五秒钟之内肌肉是僵硬的，腿伸出去后，就不能再往出伸，也不能回，就好像刹车一样，把它刹住了放不开，延迟五秒钟再放就耽误事了。原来在我来看，这是不是命不好呀？是不是都是祸患？（嗯。）可今天再看神话，再看神在我身上要作的工作，这完全是什么？这完全是神安排。要让我作这个工作，首先我得有正义感，没有正义感作不了这工作。得有正义感，但是还不能和摩西一样。要和摩西一样了，什么时候用呀？三十岁成人，再在旷野里磨炼四十年，七十岁再出来作工？不行，耽误事，所以神就提前安排好了，提前把我安排在有这个遗传病的家里边，先把我的腿捆绑了。为什么捆绑我的腿？直接弄成瘸子、拐子行不行？（肖红：不行。）虽然瘸子、拐子也能捆绑住，但是成残疾人了。以后还要彰显神、荣耀神，一个残疾人怎么彰显神、荣耀神呢？不能残疾，只能用这个延迟五秒来捆住我。捆五秒就够了，那要是捆一个小时，什么事都不能干了就耽误了。捆住五秒就怎么呀？就不能和人打架了。和人打架关键就是看谁快五秒钟，五秒钟把对方干倒就成了。就因为这五秒钟，想用拳

头解决问题解决不了，只能是操练我和别人讲理，同时我在别人面前低下头了，也有了更多的包容、忍耐。如果不捆住我，第一次用拳头解决了问题以后，随后我会称颂拳头，那就成沈蹦了，“我用拳头解决了一切问题”，活在这个“正义”里边了。神就用延迟五秒来捆绑我，没有招惹是非，平安过来了。如果不捆绑，那就可能被撒但吞吃。为什么说会被吞吃呢？有正义感，再加上有李小龙的腿，就会拉结一帮人，那社会允许你存在呀？不能允许你存在，你再与其争战，最后又扩展了一帮人，那地位、名誉、权势是不是又都得着了？那还能来跟随神吗？如果说争战不过去，被人家压倒了，我觉得李小龙的两条腿也快给打折了，应不应该给打折？所以说虽然延迟了五秒，但这是神的保守，也可以说是隐秘了，把我的正义感给隐秘起来了。我有正义感敢发吗？不敢发，也不能发，只能是隐秘在肚子里边。等什么时候发呀？只能是到了神家才能发出这个正义。咱在神家行使正义感用拳头吗？（肖红：不用。）不用，说话不用延迟五秒，只用说话就能行使正义，是吧？（嗯。）所以说我只说话就行了，这是不是神的奇妙？（嗯。）我以前是种埋怨，后来一看神话，再经过我闺女去检查，再根据神交通的命运来看，“呀，这是神对我的保守，是神对我的爱。”我发出的是赞美。咱这是交通什么呢？咱这是交通了神的摆布。“摆布体现在万物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在神经营计划的安排中观察万物的变化，看见他的权柄与能力”，你看我这腿的变化，这是不是体现着神的权柄与能力？大到月亮在什么时候有什么变化，四季什么时候有什么变化，火山什么时候爆发，泥石流什么时候发生，小到每一个人的命运和临到什么样的环境，这都是神的摆布，都体现着神的权柄与能力。

“管理体现在万物有规律地、周而复始地、不间断地运行轨迹中”，神是怎么管理的？一年四季，六千年的繁衍生息，这是不是神在管理着呢？（嗯。）管理着老鼠，老鼠一年下几窝，得供应住猫的吃，还得供应着老鼠的繁殖，是吧？（嗯。）老虎得繁殖多少，老虎的繁殖不能和老鼠一样，如果一样了那就麻烦了。（嗯。）所以“管理体现在万物有规律地、周而复始地、不间断地运行轨迹中”，这是管理。“在万物运行的规律中看见他智慧与全能”，咱说了安排、管理、掌管，从这些里边你有没有看见神迹奇事呀？（没有。）你看不见神

迹奇事。以前神作的是神迹奇事，但现在不让你看见神迹奇事，是让你看见神的主宰、掌管。以前有神迹奇事，是让你看见是神作的，现在没有神迹奇事，是让你看见神的智慧与全能，看见神安排的发展规律都是按自然规律发展，正常，就很正常地发展。如果现在再有神迹奇事出现，那背后正常发展的神主宰、神安排，你还能看见吗？还信不信呀？那就打岔了。就比如，神主宰、安排你有什么样的家庭、我有什么样的家庭，这是不是很自然、很正常的？如果来一个神迹奇事，把这个推翻了，人就都相信了神迹奇事，不信神的主宰与安排，管理与掌管了。“管理里又有掌管、摆布安排的体现”，这个能理解吧？管理只是在有规律的运行过程中体现，管理里又有掌管、摆布安排的体现。“在管理与安排中认识神公义性情与智慧”，咱之前说过这方面，怎么认识呢？好比说你跟随神了，信神的人的结局是什么？那些有宗教信仰的人的结局是什么？不信派的人与畜生之间是怎么轮流投胎的？从这个里边能看见神的公义性情。你是不是追求真理的？你是追求真理的给你安排了什么样的家庭，你不是追求真理的又给你安排了什么样的家庭；追求真理的人给你周围安排了什么人事物，不追求真理的人给你周围安排了什么人事物，这是不是就看见了神的公义性情？看见了公义性情与智慧。“这一切都体现着神的主宰与掌管。认识神的主宰与掌管看见自己的渺小与无能。”交通这个的目的是要干什么呢？目的是让你看见自己的渺小与无能。我给你找了个路途，你自己就得寻思，多去揣摩。你观察观察全宇动态，看看世界各国，“呀，不是一个国家乱了，而是多个国家都乱了，还有瘟疫也起来了。神说过灾难要从南到北，工厂要倒闭……神话都一一应验了！”世上的万物，大到宇宙，小到微生物，哪一个超脱神的主宰了？安排它什么时候出现，它就得在什么时候出现；安排它什么时候完，它就得在什么时候完，这是不是神的主宰呢？水要咆哮，山要倒塌，大河要崩塌，就让你看见灾难从南到北开始了。你先是看了二十年的神话，现在又看见了事实，神话里说的一个个都发生了，看见神话应验了，这个时候你就看见什么了？就看见神的主宰与安排了。

出埃及的十灾，在末世是不是都要出现？为什么都要出现呢？因为你以前都是听说，你对神没有敬畏，你根本不承认神的权柄与能力，你只是把神作过的事当成故事听听，嘴上说说而已。就比如神说

你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背叛，你觉得不会、不可能，给你放上一个梦中情人的时候，你看你背叛了没有？必须得亲自体验。所以说必须把出埃及的十灾再放在你面前，让你亲眼看一下。再把什么样的人作了什么样的恶，受到了什么样的惩罚，都让你看了，经历了这些以后，最后你就怎么了呢？你对神产生了敬畏、害怕。进入了这些以后，你就看见了你的渺小。怎么渺小呢？你每天起来想干什么呢？你想站个地位，想掌管人，“我说他，他就不听，我说人家，人家啥也不听”，你是老嫌别人不听，可神什么也不用说，就仅仅是有个意念，成了！为了让你看见神的伟大与超凡，咱说个例子对比一下啊，你说习近平的官大不大？（大。）习近平官大，他安排一个事情能不能做成？“来，把瘟疫给我控制住。”怎么控制呢？“做核酸，把所有的阳性感染人员都集中管控。”他开会安排了，他下达命令了，他还颁布相关的法律了，但他能不能掌管得了？他能不能摆布得了？世上还有句话是“县官不如现管”，虽然你是习近平，你是国家主席，你安排了，但是下面人按不按你安排的来呢？你安排的这个事能不能做成呢？虽然你安排了，但是下面的人不一定按着你安排的去办。习近平能不能掌管得了下面的那几个人？他连下面的几个人都掌管不了。那他能不能管理得了下面的人呢？管理不了。掌管不了，主宰不了，也安排不了，更摆布不了，一无是处啊！当我给你交通了这些以后，你再看见事实就是这样，神主宰、安排、管理、摆布，神的话一出事就成了，那你还害怕大红龙吗？（神说：“我生活在大红龙的洞穴所在之地，但并不因其而恐惧战兢，也并不因其而逃脱，因大红龙的所有‘民众’都已开始恨恶它，不曾有一物在它前为它‘尽本分’，而是各行其是，都在为自己各奔前程。地上之国怎能不灭没？地上之国怎能不倾倒？”（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二十二篇》））那些执政掌权的都在各行其是、各奔前程，这是不是应验了神话？这就更加看见了信与不信的和所有万物都在神的手中，就连心思意念都逃脱不了。那你还害怕坐监吗？还怕大红龙把你抓起来吗？还用担心这些吗？还用担心得每天睡不着觉，导致高血压犯了吗？你的担心、顾虑太多了！你的担心、顾虑尽都是因着你的不信才产生的！更是因着你看不见神的主宰，看不见神的无所不能！你每天喊着“神是全能的，神是全能的”，都是口头上的。你没有经历、没有体验，这就是众子民为什么得在灾难中作成的原因。在灾难中把你作成就是要你亲自体验一下，到底是

谁“能”！不然的话，你认为是大红龙“能”。现在就让你亲眼看看，它连控制一个瘟疫都不“能”，还有什么“能”！让你看见神的主宰与管理摆布之后，主要是要你看见人的无能与渺小。

天上的太阳、月亮在神的主宰之中，是吧？（嗯。）今天你又看见了大山、河流，有生命的、没生命的，甚至是细菌之类的微生物都在神的主宰、管理、摆布之中，你是不是就看见神话应验了？（嗯。）前几天网上流传的视频说一群飞鸟集体自杀，河里的鱼也是集体上岸自杀，神要各从其类，重整天地，从无到有，从有到无，就是鸟也在神的手中，这是不是让你又看见了神话的应验？（嗯。）神说让大红龙的民众起来反叛它，你看见了吗？人是不是起来反叛它了？信神的人，你说神话掌管着呢，那不信神的人逃脱了吗？不需要神话掌管，神不作工，按着人自有的意思去做也超不出神的主宰。撒但与撒但在厮杀，让你看见在万物之间没有一样的物能超出神的权柄，超出神的主宰、管理。你真正地体验了，感受到了，才能看见自己的渺小与无能。当你看见自己的渺小与无能的时候，你还敢和神较劲吗？你还敢和神搞条件吗？不敢了。基督说出话以后，圣灵就那么作了，然后我又把你带到神的主宰、管理、摆布之中，让你对号入座，你体验了、看见了，这是不是就看见了完满、全备的神自己呢？今天给你交通了以后，在你潜意识里只是有这样的一个方向，当你朝着这个方向去走的时候，当你经历了、认识了之后，定真的时候，你就能体验到约伯那时的满足而死了。约伯那时为什么会满足而死？亚伯拉罕为什么能献上以撒？因为他看见了神的全能与权柄，看见了自己的渺小与无能。当你看见神主宰万有，一切有生命的与没生命的、信与不信的、做生意的、当官的，就连那些骗子都超脱不出神手主宰的时候，让你死你还有想法吗？凡动刀的都死在刀下，你看见那些凡是动刀的人最后都死在刀下了，还看见诚实人掌权了，从你嘴里挤出两个字“服了”，那你还担心你的命运吗？你的过去你不知道，你的将来你也不知道，昨天、今天、明天你都不知道，那你怎么能掌管得了呢？你不掌管了，你交托给神了，“神交代给我什么，我只管做神交代给我的。”这是怎么达到的？因为你看见了神的公义性情，看见了按着神话走的人最后得到的是什么，也看见了不按着神话走的那个人最后临到了什么、遭到了什么，这样还用有人带领着你走吗？那就不用

了，这就是在灾中把你作成。当真到了那一天，地震、瘟疫、饥荒都临到了，你看见了外邦人活在了水深火热之中，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你什么感觉？其实现在人已经都有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了。一方面是因着瘟疫，再一方面是不断地有孩子找不见了、丢了，或者是被摘了心脏……他们怎么能安心啊？当你看见神话作王掌权的时候，当你在神的国度中成为子民的时候，你能不称颂神吗？

今天秦果说神给她摆布什么什么了，我把这话给她打回去了。以前你认识神的主宰安排，可以说神摆布什么什么了，以后你就不能再认识神摆布什么了。因为在你身上神不作摆布的工作了，只作管理的工作。管理就是顺其自然，按着事物发展的规律顺其自然而形成的，这是管理。摆布呢？摆布是个转折、是个改变。神在什么人身上作摆布的工作呢？好比摩西，神要用摩西作工作呢，可是摩西一拳就把人给打死了，神说这个人现在还不能用。不能用咋办呢？换个人？神的话是既说必算，既算必成，既成必到永远。说用摩西就还得用摩西，但摩西现在不能用怎么办呀？只能把这工作推迟一下，磨炼摩西，“去，去旷野里边吧！”那他怎么就去了旷野里边了呢，是神告诉他让他去旷野里边磨炼的吗？不是，还得借着周围的人事物，这就涉及到摆布了，神摆布一个以色列人过来和他说：“难道你要杀我，像杀死那埃及人吗？”摩西一听这话，“呀！人家知道了，没有不透风的墙，这要让国王知道了，国王还能放过我呀！”神摆布一个以色列人跟摩西说了一句话，这个人说的这一句话，是神摆布他说的。摩西心里有个意识，“呀！人家国王要抓我、要害我，我得赶紧逃跑。”这就是神把摩西摆布出来了。神把他安排到了旷野里边，这是要熬炼他了，要用他了。还有神让约拿给尼尼微人传话，说再有四十天这个尼尼微必要倾覆了，约拿不想去，这是神给他安排的工作，他不去，那神就摆布鱼把他吞了，你不去就得死，你去不去？去。约拿不是听了神的安排去的，而是神把他摆布过去的。神安排你不管用，那就摆布你。

一个人如果是国度的一根柱子，神在他身上有工作要作，让他带领弟兄姊妹生命进入，神摆布他的目的是有神的经营计划在里边的，所以神就要给他摆布合适的环境，他有什么悖逆了，神会给他摆布环境，对付他、修理他这都算。但是在你这儿就不一定了，神兴起环境

来修理对付你，那是叫管理，在你这儿就没有神的摆布了。为什么没有摆布呢？神在你身上就没有托付，那就不存在有摆布了。因为你是个小小的跟随者，你不是神所要的作工作的那个。就像在一个国家里，你说皇上会摆布一个士兵去干什么吗？不会的。皇上摆布的是将军，是给将军下达命令。“将军，你去南边，南边的敌国打过来了，你给他打过去，几号几号出发！”将军刚走到半路还没有到地方呢，西边的敌国也打过来了，皇上就要下道圣旨，“太监，你给他传圣旨去，都快到南边了也把他调去西边。咱原计划是让他去南边呢，但现在的局势不行了，让他去西边！”这是把他摆布过去了。但皇上不和下边的士兵说话呀，也就是说下边的士兵不配。摩西带领人出埃及的那个时候，二百五十个首领说什么了呀？“神，你和摩西说话，不也和我说话吗？”神怎么说的？神和他说话吗？他们要和神说话呢，摩西说那你们去吧，第二天他们听见打雷声就害怕，去都不敢去。逐步地往前走，就明白了什么是神的摆布、什么是神的管理了。神把这个环境给你摆设好以后，你追求就追求，你不追求就不追求，这就是什么呢？优胜劣汰。神兴起环境来修理对付你了，人家别人看见你问题了，因着你的败坏性情激起人家的怒气了，这是神的管理。神把权柄收回来了，原来撒但是有权利的，现在神把撒但的权柄收回来了。收回来以后，发生了什么现象？秦果有个撒但性情，之前小婷看见你撒但性情发作以后就规规矩矩地听你的话了，这就是神还没有收回权柄的时候。但到这个时候，神要显明他的工作，而且还是在神家，神更要把权柄收回来，不再让撒但拥有这个权柄。也就是说你撒但性情发作的时候，你说出话来的时候，小婷还听不听？不听了，不起作用了。在不起作用的时候，她就是反抗、就是对抗，这个环境就是神的管理。在神管理的这个环境中，她不听你的了，你碰壁了，“呀！神兴起环境来对付我、磨炼我。”是这么认识神的管理，而不是认识神的摆布。

更重要的是什么？你在这儿尽的是这个本分，不直接涉及神家的作工，神怎么会在你身上作摆布的工作呢？直接涉及神的作工了，神才会摆布。好比说今天我看见了四处火灾和瘟疫四起，看见老百姓现在都苏醒过来了，并且还起来反抗了……神的作工开始了，应该是作外邦人的时候了，我看见了神的心思，看见了神的这个引领，我就要开始作外邦的工作了。我从万物中看见了引领了，但是就我的这个看

见在神那边看，是不是有点早？是不是有点迟？是不是有个偏差？或是认识得有点错误？当认识得有点错误的时候，或早了、或迟了、或不合神心意的时候，神借着周围的人事物给我传达一个信息，或者提示一下，这就是神的摆布。就像刚才说的，皇上摆布的是将军，不摆布士兵。对咱人来说人也不配，一个污秽、败坏至深的人，神直接摆布吗？但是，不能说绝对的话。就好比说世界上，神把这个权柄收回来以后，神把老百姓的眼睛擦亮，让他们看见大红龙在做什么，让它的民众起来反叛它的时候，神是不是要作工？这是神的作工。这就是说咱人得有理智地去认识，但不能定规。神不那样作工，但不能定规神不能那样作工。神一般不那样作工，在正常情况下有神的管理就够了，就不需要摆布。但现在是关键的时候，神作工结束了，这是一个转折的时候，神要让它的民众起来反叛它，这时候神是不是该作事了？神作事但是不作神迹奇事，让你看见就是很自然的，就是自然规律，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让它的民众起来反叛它。咱之前也交通过神为什么不作神迹奇事，如果神作了神迹奇事，你对神就只是渺茫的信，并没有认识。当神把老百姓的眼睛擦亮以后，让他们起来反叛他们的老祖宗的时候，这时候你看见，“呀！原来神能调动万有，原来神能在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给人一个意念，能掌管人、能控制人。”今天神要你活在神的权下，是让你主动、自愿地活在神的权下，你要是不自愿、不主动，神也能让你活在神的权下，神有这个权柄！摆设这些环境就是要你看见神有这样的权柄，所以神不作神迹奇事。如果神作了神迹奇事，你啥也看不见，最后就一句话“神作的”完了。现在就让你看见我都组织不了这个话语，但人家外邦人能把这个话语组织了，我还没有看清世界上撒但的这个邪恶程度呢，人家这些人看清了，而且还把这话语发表出来了，并且这些人还招兵买马计划反叛了，你看到了这一切。“哦！每个人的心思意念都在神手中随着神的意念而转动，这句话成了。”他们这么变化，是因着神的意念而转动的。没有神迹奇事，你对神的作为有认识了，你对神的权柄有认识了。什么认识呀？用不用神动工呀，不需要，神不用动手，只需要什么呀？神只需要一个意念就转了。

今天跟随神的人哪个对神有认识？给你作一个神迹奇事，你仅仅是服在神的权下而已，而且那还是被迫地服在他的权下。当你认识到

神有这个权柄以后，你是因着有认识而活在了神的权下。你认识了以后不敢抵挡了，只能顺服在神的权下，那就是“神说什么，我就按着神话怎么做”。神的话一出事就成，你看见了，你体验到了。如果没有体验的过程，而是看见了一个神迹奇事，那你对神的话能信得来吗？就是说神一般不会摆布一个普通的弟兄姊妹，是在一些特殊的背景下、特殊的环境下，神才作。神是不作这个工作，并不是作不了这个工作，得扭转这个看事观点。因为什么神不作呢？因为神是造物的主，因为你不配！就通过今天交通的这些，你能不能看见神的至高与伟大？在至高、伟大的造物主面前你是一只小小的蛆虫，是粪土，神可不可能去摆布一只蛆虫？换句话说，你是不是能管得了一只蚂蚁呀？一只蚂蚁还不是任由你摆布呢？可是你去摆布它吗？有意义吗？没意义、没价值，还显得你无能。就是说你得把神的摆布安排和神的管理区分开。

791 应从神主宰万有来认识神

1　人对神有多少认识，神在人心里就有多少地位；人对神的认识有多高，人心里的神就有多大。如果你认识的神是空洞的，是渺茫的，那你所信的神也是空洞的、渺茫的，你认识的神只局限在你的范围里，与真实的神自己毫无关系。所以，认识神的实际作为，认识神的实际、全能的那一面，认识神自己的真实身份，认识神的所有所是，认识神在万物中彰显的作为，这对每一个追求认识神的人都很重要，与人能否进入真理实际有直接关系。

2　如果你只把认识神限制在字句里，限制在你小小的经历里或者在你数算神的恩典里、你对神的小小的见证里，那你信的神根本就不是真实的神自己，也可以说你信的神是想象的神，不是真实的神。因为真实的神是主宰万有的，是在万有中行走的、在万有中管理的那一位，是掌握全人类命运的，也是掌握万有命运的那一位。这一位神，他的作工、他的作为不仅仅局限在一小部分人身上，就是说不仅仅局限在现在跟随他的人身上，而他的作为是在万物中、万物的生存中、万物的变化规律中得以彰显。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独一无二的神自己　九》

2023年4月22日工作安排

此安排下发至众教会A、B组组长以及真心信神、追求真理的人手中。

一、现阶段教会生活内容如下：

1.打开奥秘是为更好地经历神作工

2.国度怎样降临（一）（二）

3.信神是在干什么

4.什么是光（一）（二）

5.在行政管辖内的人才是神家人（一）（二）（三）

6.敌基督怎样打岔搅扰（一）（二）（三）（四）（五）（六）

7.对抗工作安排就是敌基督（一）（二）（三）

8.带领工人作工的原则

9.守规条与守原则的区别

10.怎样才能得着生命

11.从跟随到谈判到宣战（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

12.国度建造时期的人才

13.什么是顺服神摆设的环境

14.对淫乱分子的处理

15.福音指挥的职责

16.作工与进入的关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7.超越行政的后果（一）（二）

18.生活经历与生命经历的区别

19.担当与承担的区别

20.对福音工作的误解（一）（二）

二、从2022年1月6日下发的工作安排中，已经交通了要攻打原教会（宗教）的人，可直到现在我们各一线还持守着不打原教会，只打开除、清理的人，这严重违背了神的心意。国度建造拣选的人就是在教会建造时期真心信神的人，也就是在教会建造时期真正相信神话的人，只有把真心相信神话的人带到神面前，国度才能真正得以建造。我们的本分与使命就是配合神把真心信神的人带到神面前，把国度建造的工作见证出去。因为只有活在神的经营中我们才能蒙拯救，可是从此事上看到各级带领工人根本没有体贴神心意，更没有活在神的经营中。所以从现在开始，众教会都得以福音工作为主，一线指挥和各级带领工人在福音工作上要做到尽心、尽意、尽力地尽本分，但是不能光求人数不求质量。对一、二线和教会的要求，还是根据2022年1月6日的工作安排去落实，众教会除了特殊本分以外，所有人在安全的基础上都是以打仗为主。每星期得有一次福音聚会，解决福音工作中的难处问题。所有各级带领都得装备打仗文稿以及所有打仗方面的真理问答。各级带领都得在打仗上有实际经历，有实际经历才能带领人把福音工作扩展出去，否则谈出来都是假、大、空，都成了拦阻神作工的恶者。

三、各级带领负责范围内的主要工作就是两方面：福音工作和教会生活中人的生命进入。抓好福音工作的同时，得把各处上次整理之后又发生惩罚以及管教的事例整理上来；以前没整理上来的恶性事例也得

整理上来；还有上次一线和所有带领没写好的、没上交的四类铁证文章，有经历的人写出来再次上交；还有能写出好的论文的都上交。这些都是为了让人对国度建造这步工作有认识，都是大扩展时要整理出来的小册子。所以月底能上交多少交多少，时间不够的话，5月底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实际经历能写出哪方面就写哪方面。各片区务必5月底全部上交上来。生命进入方面就要抓生命经历文章，每月都得写一份，这是衡量每个人有无生命进入的测量器。现在各级带领都没有啥生命经历，所以要求每个人在每次揭露解剖之后都能写出对自己的真实认识，都能找见自己该实行的路。只有各级带领能带头写出真实认识了，才能带领、解决所有人生命进入的问题，这是我们所有各级带领工人应该走的路，所以我们得把配合生命经历文章这方面工作抓好。关于生命进入问题，大家从每月选出的文章里就能找出路途。这两方面工作是我们各级带领工人的责任与使命，我们都应该尽上全力去配合。

四、各片区把每处教会配合福音工作中所遇到的难处，也就是你们解决不了的问题提上来。不允许提以前已经解答过的问题，以前解答过的问题的相关交通内容众教会都要装备，现在提出的问题得是整个教会都不知怎么解决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再提交上来。另一方面，一般提问题都是一线提问题，各处教会就不提问题，对于提不出问题的教会，肯定是不作工作的教会，也就是他们不关心福音工作，所以他们就没有问题可提。福音工作上解决不了的问题，随时可以提上来，我们随时解决下发下去。另外，每处教会都得有几个人摸底，具体摸谁教会带领都得心里有数，不然教会就不会有源源不断的线索，线索就会断绝。也就是每处教会带领和小区带领务必知道每处教会有几个人摸底，摸的哪些底，每月能上交多少成熟线索，还有多少暂缓线索在逐步成熟，这些都是各级带领随时得掌握的事情。如果这些实际工作啥都不知道，更没落实，不能做到心里有数，那就是不作实际工作的假带领。

五、根据国度建造时期需要的人才，各级带领把各项人才都落实排查好上交。这些人得是通过你们作实际工作，实际交通之后，甘愿效力的、愿意离家出来尽本分的人才是人才，达不到这些要求的不能随便

提供上来。把重新找出来的人才都安排到合适的本分岗位上，这才是作实际工作的人。月底把你们找出的人才和安排了哪些人才的本分都汇报上来。

六、环境方面，现在查出还有人手里有藏的音频，而且是每天在外作工跑路的人手里还有音频，而且还带着音频到处跑。各级带领再次清查所有人，看到底有无人私藏音频，因为一旦出环境搜家就能暴露音频。这方面多次交通，还有人自私卑鄙，只为自己能听而不顾神家利益。这次再次落实，如果还有人偷藏音频，都按犹大处理。因为现在DHL是知道你有信仰就要搜家，所以我们务必再次落实清楚，不能在这一方面再次带来隐患。再看以往因为打仗流落到谁手里音频了，再次落实清楚。

七、以上各方面工作，都是我们各级带领工人该尽上的本分与我们该担当的责任使命，对于在各项工作上都能达到好的果效的带领工人，肯定是付了一定的代价的人，如果哪样工作都作得没果效的人，肯定是假带领、假工人，这是不可质疑的。所以对于作不了实际工作的人，一旦发现都得随时撤换，把能作了实际工作的人随时提拔。以后就以作工的实际果效来衡量我们各级带领工人的本分。因为神的工作神自己作，现在是行政管理，也是神的话与神的行政发挥功用的时候，只有存心顺服神的作工的人才能得着神的祝福，那些外表顺服却存心抵挡神的作工的人，神都会一一显明的。所以要求各级带领工人都能接受神的鉴察，为神的福音工作能得到更好的扩展而献上我们的全力。

八、交通相关神话：

神说：“**那带领工人对这项工作应尽的职责是什么？不是福音队有了负责人之后就可以大撒把，不管、不顾、不问、不搭理，‘愿意发展成什么样就发展成什么样，反正不关我的事，我是负责教会生活的，我是抓各项业务工作的，福音工作有什么问题我不管’，这行不行？**（不行。）**这叫失职。在神家所有的工作当中，带领工人首先应该抓的第一项最重要的具体工作就是福音工作，虽然这项工作可能没安排到你头上，没让你具体负责，但是福音工作发展到什么程度了，进展情况**

如何，你必须过问，必须跟进、了解、掌握。尤其是对一些重要人员，比如福音队的见证人，还有抓福音工作的负责人，一定要及时地掌握，不应该撒手不管。另外，对于福音工作当中所涉及到的见证人，包括一线见证人、主要的见证人、得人相对多的见证人，还有会外文的传福音人员，工作安排要求得有特殊的培训。什么叫特殊的培训？就是对人最起码需要交通明白透亮的异象方面的真理都应该掌握、会讲，神家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工作安排？（是。）福音工作是一项既具体又繁杂的工作，这项工作务必得抓好、抓紧，落实好，别忽略。其他的业务工作，像影视、文字、音乐、美工、翻译工作等等，都是福音工作的后援，而福音工作是所有工作的前沿工作，所有这一切的后援工作都是为了供应你们，让你们在作前方工作时能有后盾，都是支援你们的后方力量，都是服务于福音工作的主要力量。之前神家没有各类影视作品，歌曲也不多，也没有各类经历见证视频，福音队给人传福音就凭着一张嘴一个劲儿地说，说得口干舌燥的，得一个人特别费劲。自从有了各种视频，福音队的工作就相对轻松了，也比之前容易多了，效率也提高了。有些人你给他传福音怎么说也不行，他还是有观念，不相信，那怎么办？让他看一部电影，什么也不用说，他看完电影第二天自己就主动来寻求了，这比你说一百句一万句都管用。从中你们有没有发现什么？（现在传福音没有以前难度大，好传多了。）原因是什么？就是后援力量大，传福音的各类资源太多了。有许多福音对象上网考察神的作工都感到震惊，神家网站的东西太多、太丰富了！神的话语丰丰富富，各类电影、视频也丰丰富富，经历见证也是丰丰富富、应有尽有，这真是圣灵大大作工的果效啊！的确都是出于神的作工，共产党、宗教界再怎么造谣、抹黑也无济于事了。总之，神家各项工作所达到的果效是不可忽视的，是有目共睹的。”（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分辨假带领（九）》）

神说：“在福音工作扩展的过程中，神家的工作安排是陆陆续续地、不间断地作着。福音工作是一项长久的、重要的、艰巨的工作，所以担任福音工作的人，无论是负责人还是普通传福音人员，都应该从心里印证这项工作的重要性。虽然你们是在前沿作工作、尽本分，但是在你们工作成果的背后是有大批的弟兄姊妹在幕后作着其他各项业务工作。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一个劲儿地强调这个是在煽情吗？尽各项

业务本分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其实都与福音工作有份，要不然咱们写剧本、拍电影、制作音乐，还有美工、文字等等，费这么大劲作这些工作干什么啊？有些人说：‘干什么不太清楚，但这是神的托付，我们得完成啊。’这是个笼统的说法，理论上是这么回事，道理上讲得通，但事实上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各项工作都与福音工作息息相关，紧密相联，总之一句话：各项工作，包括福音工作在内，都是为了见证神的作工而作的，没有一项工作是与见证神的作工不相关的，任何一项工作都与见证神这项最重要的工作息息相关，这是一点都不差的。所以，把福音工作列在行政、人事之后的第一项具体的工作，这是合适的，这是一项重大、艰巨而长远的工作。人得有毅力、有耐心，还得有充分的信心，准备作好这项工作，打持久战。从这方面来看，福音工作与每一个人所尽的本分都有关系，是每一个人都义不容辞应该肩负起来的一项重任，是每一个人的本分，也是神给每一个人的托付。”（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分辨假带领（九）》）

神说：“**人的性情是在神的多种作工之中达到变化的，人若没有性情的变化就不能达到见证神，不能达到合神心意。人的性情变化就标志着人已脱离了撒但的捆绑，脱离了黑暗的权势，真正成了神工作的模型、标本，真正成了神的见证人，成了合神心意的人。今天道成肉身的神来在地上作工，他对人的要求就是让人达到认识他、顺服他、见证他，认识的是他的实际正常的作工，顺服他的一切不合人观念的说话与作工，见证他拯救人的所有作工，见证他征服人的所有作为。见证神的人务必得对神有认识，这样的见证才准确、实际，这样的见证才能羞辱撒但。神是借着经历他审判、刑罚，经历他对付、修理而认识他的人作他的见证，他是借着被撒但败坏的人见证他，他是借着性情变化得着他祝福的人见证他。他并不需要人对他口头的赞美，也不需不经他拯救的撒但的种类赞美他、见证他。认识神的人才有资格见证神，性情变化的人才能有资格见证神，神不会让人故意去羞辱他的名。**”（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认识神的人才能为神作见证》）

2023年4月22日

一、现阶段教会生活内容如下：

9.打开奥秘是为更好地经历神作工

问题：火湖与硫磺火湖和无底深坑到底是什么？

回复：火湖属于世界，也就是世界上的人都在火湖里煎熬，也就是在绞肉机里生活。被揭露解剖、审判刑罚过的人就是进入了硫磺火湖。从硫磺火湖里出来的有两种结果：第一种是能接受审判刑罚而且能背叛肉体实行真理站住见证的，是在硫磺火湖里熬炼，最后熬炼成精金之品，就是众子民了；第二种是在硫磺火湖里熬炼而放不下肉体，讲理叫嚣，死不承认或者是什么都知道，但就是胜不过去肉体利益的诱惑，就是不能实行真理，最后只能被惩罚，这种毁灭就是在硫磺火湖里灭亡的，这个就叫沉沦。没有经审判的外邦人，也就是属世界的是在火湖里。当神作工结束了，剩存下来的人看见了神的公开显现了，也就是外邦人都看见神了，那以后外邦人也就进入了硫磺火湖。原教会的人没有跟上国度建造的，没有异象、没有方向，更没有什么认识，也就没有得着今天的审判刑罚，灵里是黑暗的，所以他们是被扔在了无底深坑，也就是说现在的原教会就是在无底深坑里了。但是在作工结束之后，神公开显现了，他们也被定罪审判了，也就都进入了硫磺火湖了。在世界火湖里死的属于灭亡，在硫磺火湖里死的是沉沦。在硫磺火湖里剩存下来的是精金之品，也就是众子民。原教会的就属于在无底深坑，但神公开显现之后进入硫磺火湖的就是毁灭沉沦，灾前进入硫磺火湖里的属于是熬炼。所有人对这些奥秘的打开有真实认识了，而且能跟自己对号入座，能真实经历神的作工，才能真正走上蒙拯救的正轨。

之前只是写了一段话，简单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今天咱再交通交通这方面。火湖、硫磺火湖和无底深坑，这是三个不同的地方。咱以前想不明白火湖是什么地方，其实火湖不是物质世界，属世界的人就活在火湖里边了，他看不见神，不知道神作的什么工作，他活在世界的绞肉机里，那种煎熬，所以他就活在火湖里边。信神的人，跟上了国度建造，接受了审判刑罚以后，看见了神的性情，这就活在了硫磺火湖里边，也就是说，跟上国度建造的就活在了硫磺火湖里。因为神

话告诉你了，前边异象你也看见了，你所做的也给你揭露解剖出来了，你知道要根据神话来考核你了，然后你就活在了硫磺火湖里边。为什么说你是活在硫磺火湖里呢？我和你交通了以后，你难受不难受？（难受。）那就是硫磺火湖在烧！原教会的人在什么境地里呢？他不知道这些异象，也不知道神作的是什么工作，他也没有在神话里边去对号，两眼漆黑，他就活在了无底深坑里。无底深坑是说在灵里边啥也看不见，而火湖、硫磺火湖都是一种熬。但世界上那种熬和你在这儿信神的这种熬不一样。神说："**对今天从我名里出去的效力者是沉沦，而在我名以外的是灭亡的对象……**"（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零七篇》）不信神的人是灭亡，信神的人信不成功是沉沦。神说："**灭亡的比沉沦的更好受，灭亡只是一时的重刑，而作为沉沦的要永远受重刑，所以用'俯伏'，因着这些人混入我的家中，享受了不少我的恩典，对我有所认识，所以我用重刑，而在我家以外的，可说成是不知者不遭罪**"（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零八篇》）沉沦比灭亡要厉害，因为神说"不知者不遭罪"。注意这里不是"不知者不为过"，是"不知者不遭罪"。外邦人因为啥也不知道，所以不受这个罪，外邦人是糊里糊涂就死了，糊里糊涂就被惩罚了。原教会里的人虽然也是信神的人，但是他是活在黑暗里边，活在了无底深坑里边。有的人在无底深坑里还没看见神，最后就在那个"黑洞洞"的地方死了。跟上国度建造以后，就活在了硫磺火湖里边。活在硫磺火湖里边的熬，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你身上的大红龙毒素被熬炼净尽，原来属撒但的那个你被烧死了，然后死里复活了，你活了，是个新人了，那从硫磺火湖里出来的你就是新人种里的一个；一种是你不想死，就是你身上的那个撒但性情不死，那最后就在硫磺火湖里被惩罚了，这叫沉沦了。所以同样都是在硫磺火湖里边熬呢，一种人熬到最后成了精金之品，是从硫磺火湖里边出来了，一种人熬到最后在硫磺火湖里边受惩罚了。

有的人想不明白，跟上国度建造以后，为什么是在硫磺火湖里呢？当我揭露解剖了你以后，你的心就开始难受呀，但人和人的难受是不一样的。接受审判刑罚而悔改的人的那种难受、熬是什么呀？他胆小、害怕，还有一种歉意，他觉得自己错了，"我犯下了滔天大罪，我应该怎么悔改，我应该怎么弥补……"一想起自己做的事他就难受，

熬、熬、熬，大红龙毒素在他身上不能作工了，他不敢有想象观念了，不敢有自己的认为了，最后在他身上完全就是神话作王掌权了，行政辖管，这个人就成了新人种了，这就是在硫磺火湖里边烧出来的精金之品。这说的是接受揭露解剖的人，但还有一种人他接受不接受揭露解剖？（不接受。）“你说的我都知道了，我都认识了”，他有他的思想观点，他的那个思想观点是在与神算账，他是觉得“神，你作得太苛刻了”。他的那个思想观点不扭转，他老算他的账，他就总觉得神作得太苛刻。他要做骗子，所以说：“神，我怎么就骗不过你呢？神，你怎么就作得太苛刻了呢？”在临到揭露解剖，看清自己的魔鬼样之后，每一个人心里都有拉锯。神话在这边引导着你，你原来的那个思想观点在那边拉着你，你要实行真理的时候就有点困难、煎熬。这个困难、煎熬是因着要丢面子，还得放下个人的利益。你要实行真理放下面子这些东西就要受苦，这个受苦就是一个熬，这个熬就是熬炼。追求真理的人在心里有拉锯的时候是往哪边站呢？（神这边。）经过这个熬炼以后，出来的就是真实的信与真实的爱。真实的信与真实的爱这是在熬炼中产生的。那另一种熬是什么呢？不追求真理的人他熬的是“我怎么就扳不过神的手腕呢？我怎么就扭转不了呢？”是这种熬。

萧明志，我以前解剖你的时候说话温和，或者我是和你笑着说了，我是根据你的身量，怕伤了你自尊，怕伤着你，怕你跌倒，所以和你那样说了。但你不能因为我说话温柔就可以不搭理，就可以去任意妄为。你不要根据我说话的态度来行事，你要是看见我严厉的态度时，那你还有好果子吃呀？所以你不要试探神的怒气。萧明志，你唯一的一次有了反应，无非就是你看见我在群里说你什么了呀？（贼商。）说你是贼商以后，你才产生了眼泪。是什么使你产生眼泪的呢？你那是懊悔的眼泪吗？你那不是懊悔的眼泪。当时你去找我的时候，嘴上是说要寻求一条路，其实你是去兴师问罪的，“我的路在哪儿？我怎么走？我确实是没法走！不是不走呀！你和我说！你给我找一条路！”这话能不能说？不能说，所以你得说你有寻求的意思。当我把这个路给你交通出来以后，合不合你的观念？不合你的观念，但是这条路又恰好是实行真理，是有良心理智的人该走的路，你不愿意走，可是又得走。揭露解剖了你，说你是贼商的时候，你从那个贼商

里边走出来了没有？萧明志，你走我给你交通的路了没有？你清楚明白了、知道了，但是你背叛自己的实行在哪儿？虽然你没有去背叛，但是你心里边熬不熬？（熬。）在熬，因为原来的那条路不能走了，想得的得不着了，所以在熬。在我揭露解剖了你贼商以后，又有一个环境，我说把你的这个车献上吧？萧明志当下就是摇头，“不……”，立马就能摇头，不加考虑就拒绝。你说我真要你的车呢？你这个动作、行动怎么能出来呢？在我解剖了你贼商以后，你再走这条路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有个内疚、亏欠？“这条路我该怎么走？就是换取的心，最起码我也得换取。就不要说你和我说出来了，你就是不和我说，我也应该主动地献上。”既然这话说出来了，那你最起码是不是应该寻求、揣摩一下？“弟兄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弟兄是要用这个车呢？还是咋呢？”不管是要你的车，还是看看你是什么态度，最起码你知道神在看你了吧？你流露的态度、观点是什么呢？就说你那是一时认识不到，随后我给你交通了吧？为了不让你难过，我又和你说，你这个车我买了。后来说是有其它的车了，就不需要你的这个车了，也是闲聊吧，肖红问你这个车能卖多少钱，（肖红：萧明志说是三万。）萧明志把这个车卖了钱计划干什么呢？你还想还贷款了，说还有六万的贷款，还要还这六万的贷款呢。在说你是贼商的时候，咱交通说什么了呀？你是做神家子民呢还是做大红龙子孙呢？是不是已经给你交通清楚了啊？欠神的你不在乎，但欠大红龙的你到现在还想继续还！没钱还要还贷款，那你拿什么去还呢？你是不是和萧平做的事是一个概念，还想去挣钱呢？这个时候你既想从神这儿得着，你还想去外边挣钱，还想尽本分，还想在这儿挂着全职，这能行吗？

说这个主要是说什么呢？是说从解剖了萧明志以后，萧明志心态的变化，是往正面走呢，还是往反面走呢？（还是反面。）那次交通了以后还能不能还大红龙的贷款？今天你欠的是神的，你不欠大红龙的，你最起码应该有个方向，心里边有个心志、意愿，是吧？（嗯。）你这里边连意愿、心志都没有啊。从这个里面看到萧明志熬的是什么？他熬的是：“我外边的贷款还不了，我就不能公开我的身份，我就成了失信人员，进了大红龙那里的黑名单，失去了自由。”他受到大红龙的限制，他害怕，但神的性情，他不害怕。萧明志，我揭露解剖你的时候没有用严厉的态度，我只是用温和的话和你说，我是

让你知道这条路怎么走，你知道了这条路怎么走、知道了神的心意是什么就行了。还记得神交通的那个敌基督临到修理对付时说："对付我你还嫩点儿，我要是不信神，我尿过谁啊？"神说："**我一看他这样就乐了，紧接着我就说，'那你这人性情不好啊。'我就面带微笑说这么一句话，就不再说什么了。**"（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十六）》）你看神的态度严厉不严厉？不严厉。就是给你传递一个信息，让你知道你性情恶就行了。如果你有知觉，"呀，神说我恶！"你接着应该怎么走？这个时候是不是就产生一种煎熬了？神说你恶了，你要是有点羞耻感、有点惧怕感，那这个时候就产生了熬。"神怎么看我是恶人呢……我不能做这个恶人了……"这个熬是正面的，熬的是自己身上有撒但性情、大红龙毒素。可你是想在神这儿得着想得的，还想把所有利益、所有好处都捞在怀中，那就是咱交通的，你做的其实是个骗子。你知道今天神作的是什么工作，神作工的内幕是什么，可你追求的是什么？你追求的恰恰是与神作的工作背道而驰、南辕北辙，所以你是越走越远。如果你在原教会里，是在无底深坑里活在黑暗里，你是看不见的。但是你今天是活在了光里边，都给你揭露解剖出来了，你都看见了，你心里清楚不清楚？萧明志心里清楚、知道，但他还要这么走，你说他熬不熬？（熬。）紧接着有地震、瘟疫、饥荒等灾难要临到，他是不是越熬越厉害？越熬越厉害，越厉害越放不下。但如果你再不悔改，那还有时间吗？还有机会吗？现在神交通什么呢？神说："**……如果到那个时候才真正地感觉到惋惜、后悔、痛心疾首，那就一切都晚了，没有任何人能救得了你，神也救不了你。因为到那个时候，神的计划真正结束的那一刻，画上句号的那一刻，神的计划打上封印的那一刻，神不再作什么，神需要安息，神需要享受他这六千年经营计划所带来的成果，享受剩存下来的人类为他管理万物，神所要享受的是看到剩存下来的人类按照他所制定的法则、规律，按照他所创造的四季、万物、人类的规律有条不紊地管理着万物，不违背神的任何意思，也不违背神的任何意愿，神要享受安息，神要享受安慰，不再为人类操心了，也不再为人类作什么了。明白了吧？**（明白了。）**这个日子很快就到了。**"（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什么是追求真理（十七）》）神话里说了好几处"神要安息"，直接就说出来了，可想而知还有多长时间？在神作工结束的时候，就是神回锡安的时候，也就是各从其类的

时候，那个时候在火湖里边、硫磺火湖里边熬的人就基本定性了。神的作工步骤作完以后，你知道这条路怎么走了，走上这条路了，那就基本定性了。是众子，还是子民，还是效力者就定了。如果你走不上这条路，那就是在硫磺火湖里沉沦了。同样都在硫磺火湖里边，最后是两个结果。当神作工结束的时候，也就是神公开显现的时候，所有人都看见神了，那所有人最终就都进入了硫磺火湖。大灾难降下的时候，也就是神离地的时候，那时在火湖里还没死的人就进入硫磺火湖了。那在无底深坑的人呢？也进入硫磺火湖了。在这个时候进入硫磺火湖对于一部分人来说还是有机会的，因为神说过，各行各业还要不同程度地回来，但是对于已经提前进来的那一部分人来说，还有机会吗？（没有了。）神是公义的，没有机会了，所以在这个时候神不再留给人悔改机会。让你把火湖、硫磺火湖、无底深坑理解了、认识了，知道为什么现在要让人产生熬炼，这个熬说的是啥，为什么说这沉沦要比灭亡难受、痛苦，这难受、痛苦在哪儿，总的目的是要你产生惧怕感，珍惜现在尽本分的机会，然后更好地经历神作工，不要把时间都荒废了。外邦人他是“不知者不遭罪”地沉沦了、死了、灭亡了，而你是什么呢？你是心知肚明的，那种熬要比他熬，要比他怕。如果你抵挡了神，如果你一直没有变化，外边一响雷，咋了？你站立不住了，你打颤，一到灾难的时候，你惶惶不可终日。你这个惶惶不可终日和人家外邦人的惶惶不可终日不一样，他是恐惧战兢，你这个是啥呢？直接是“我抵挡神了”。你抵挡神，神不击杀你，神不取缔你，但你生不如死，那种恐慌是多么可怕。让你眼看见随时随地要死亡，而且还让你看见神毁灭各类人的时候，各类人有各种死法的时候，你看你怕不怕？所以在硫磺火湖里是种煎熬。

萧明志和任真真接触了以后，他的那种思想对任真真来说是一种传染，也就是说他不是往正路上走，他是和神算账、和神较劲的那股劲，满不在乎的那股劲传染了任真真，这就是“瘟疫”。他和任真真在一起，把任真真传染了，任真真现在也成了这个样子。所以这就要去给任真真交通一下，你看神说什么呢？神说：“**国度的前景在望，而整个世界也逐渐倒毙，从无底坑里、从硫磺火湖里发出阵阵哀号声，声音令人毛骨悚然，使人心惊胆战、无地自容。**”（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零二篇》）从硫磺火湖里发出了什么？哀号

声。你听见这种哀号声是什么反应？毛骨悚然！你看到以后怎么就感觉到毛骨悚然了呢？就是看到他在明明得知了神的心意以后，知道该怎么走这条路的时候，他就是不走，也就是说你看见他这么走下去是死，但他还要这么去走，这个时候，你看见他这么走的时候，你害怕不害怕？所以你感觉到毛骨悚然。我给你揭露解剖以后，你看见了神的性情以后，你再看见神用行政管理各类人的时候，你再看见那边被焚烧的时候，瘟疫、地震、饥荒临到，你看见那个人是怎么抵挡神的，最后又是怎么死的以后，你害怕了。然后你再看见那个人在揭露解剖、修理对付了以后不往前走，还反过来和神在讲理，还在叫嚣，最后临到了什么之后，你还敢走他们走的那条路吗？

萧明志，你谁都看不起呀，你太狂，太唯我独尊了。我给你交通的时候，我一和你说话，你就是“切”一笑，冷笑、耻笑，然后“唉”，还摇摇头，否认。你看不起别人，耻笑，就我说话你也瞧不起，你要是瞧得起的话，你就不是这表现。咱看了萧明志的这个表现，然后再看任真真。那天交通了“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回娘家”，还交通了“人是神的众仇敌”“俘虏”，交通了这些以后，再揭露了她以后，人是不是该清醒呀？可我交通完以后，问任真真，“你怎么计划的？”任真真说：“我不知道能不能够上，我努力吧。”“不知道能不能够上，我努力吧。”你说她能行吗？（不行。）自己连个信心、心志都没有，可能走上去吗？我交通了那么多，最后连个信心都没有，这就看见太可怕了。原来她是追求爱神了，要走彼得的路了，可是经过和萧明志一搞对象以后，到现在成了这样的现象。让她当负责人了，让她抓工作了，可她在工作上边不抓，人家说：“我只管把我的本分尽好就行了。”（肖红：她是突出自己，自己写个文章，根本不抓别人。）不抓别人了，也就是给她的带领工作她不作了。（肖红：人家说：“我顾不上，我只能做我这个事，剩下的我就顾不上，要让我顾上，那我就不能写这个了。”）她不是想着怎么满足神，往神的心意上够，自己怎么追求性情变化。让她去抓工作，她是说：“我不能带着伤痕来爱单小北。”抓工作是你该尽的本分，谁让你带着伤痕来爱人了？就是解剖了、揭露了这些，在探着问她的时候，她还在这个情感里边出不来、放不下。我问她，那你现在怎么想的呢？你和萧明志这个事你怎么想的呢？你计划怎么实行呢？问到这儿的时候，我又问：“你计划结婚

呢？”她说：“不计划结婚。”我说：“你不计划结婚，那你为什么还要搞对象呢？搞对象不就是为了结婚？你不计划结婚但你还要搞对象，你这是不是鬼混？”鬼混这个词扎心吧？（嗯。）扎心是为了让她清醒呢。今天你正经路不走，也不计划结婚，可是还要搞对象，这是不是就是鬼混？（嗯。）你这边放着本分、放着责任，你抛下这些你顾不上管，然后你现在连追求真理的信心都没有了，最后你是说我只把自己的本分做好就行了，这堕落到什么程度了？我说她呢，我说你不是计划追求真理满足神，你是只满足于把你的本分做了，把你的本分尽了，你的本分是什么？让你尽本分是干什么呢？你就过来效个力？你就是计划效力呢？自己的生命不管了，也不追求满足神了，只满足于我尽本分就行了。这就让人看见她堕落到什么程度了！为什么成了这样呢？就因为还要搞对象。一说起“搞对象”这一话题的时候，两眼泪汪汪。再加上神这次交通了婚姻，什么是婚姻？什么是爱情？爱情是撒但给人的一种毒素，是吧？（嗯。）都清楚了，也就是说你不计划和他结婚，你为什么还要和他搞对象呢？为什么还要有爱情呢？给你路了，你自己选择，如果你告诉我说你就计划结婚了，那咱就不说了，咱无权干涉，那是你自己的选择。但是你不计划结婚还要搞对象，那就邪恶了，完全就成了情欲了。给你说这个是说什么呢？让你看见这个现象是要你看见什么呢？就是让你知道什么是毛骨悚然。明知道神恨恶情感，可是你还往情感里边钻呢。咱那边刚说看还需要不需要任真真爸妈干那个活儿呢？刚有这个想法还不确定的时候，任真真知道以后觉得她爸、她妈尽不成本分了，又一想尽不成本分还能蒙拯救吗？没希望了。她担心她爸、她妈尽不成本分，就不对了，陷到情感里面了。这边是搞对象放不下，那边是父母放不下，钻在这些情感里边出不来了，消极、软弱、掉泪。从这儿看到她和萧明志接触以后，直到现在堕落到如此地步。你有这个情感了，最起码你有个方向、意愿，“凭我的败坏性情，现在我实在是难以走出来，放不下搞对象，但是我得知道，我是受造之物就该尽本分，我就该尽心、尽意、尽力。”最起码你得有这个方向吧？你得有这个意愿吧？“我愿意满足神，我想追求蒙拯救！”可是现在她想都不想了，她说什么呀？“我还不知道行不行，我尽力吧。”你说谁才有这个想法呀？有这个想法的人还可能往前走吗？看到这儿的时候让人毛骨悚然。

说这个事是让咱理解这个硫磺火湖，了解这个毛骨悚然。怎么毛骨悚然呢？就是说你看见他危险，但他不觉得危险。就好比你带上一个三岁大的小孩子去了动物园了，你们看老虎呢。在你去打电话的时候，小孩不小心钻到老虎笼子里边了，小孩看见老虎在那卧着呢，就以为是家里的布娃娃老虎。小孩家里的床上放着布娃娃老虎，他拿起那布娃娃老虎是不是踩踩踩？是不是经常拔布娃娃老虎的毛呢？他怕那老虎吗？他不怕老虎呀！老虎睡着了，他敢去拔老虎的毛，他敢在老虎嘴上拔毛。你不敢在老虎头上动土，可他敢去拔它的毛。他钻进老虎笼子里面的时候，他一点都没感觉害怕，但是你看见了以后，你怕得话都说不出来，毛骨悚然。你明明看见神的作工向人显现了！你明明看见神的喜怒哀乐了！你明明看见神现在作工已经是用行政辖管全人类了！神明明已经告诉你情感是神的仇敌，情感是第三者！你还不回头！我还专门给任真真交通了一下，情感为什么是第三者呢？有了第三者以后，你老公和你还能过吗？（不能。）不能过了。因着有了情感人就不敬拜神了，人就弃神而走了。你现在走就是因为你搞对象了。有了第三者，你就要弃神而走。你要是真正去搞对象，准备结婚，那你走的是正常人走的道路，你没有跟随神。可是你现在不计划结婚，还搞对象，这性质就又变了。你放弃了追求真理，你放弃了你该有的目标与追求真理的心志。就神说的，你为了一点点的肉体、一时的享受就能放弃神赐你永远的应许，把神对你应许全部给抛弃了，不要了，你这样给神带来的是多大的伤痛？会不会激起神的怒气呢？看见这些场面让人毛骨悚然！现在你似乎还感觉不到，再过上一年、两年，惩罚事例再多一些，你看看是不是毛骨悚然？

对于任真真这个事，我原来是什么态度呢？我原来是给你足够的时间，让你主动地去认识、主动地去反省，最后走上这条路。可是现在我看见你没有主动认识走这条路，反过来是越陷越深。越陷越深还不计划结婚，这就不是说走这条路的问题了，这是走上歧途了。所以到这个地步的时候，那对任真真就得提出个要求了。我原来不管是因为两方面原因，我认为任真真是要计划搞对象、结婚了，要走婚姻这一条道路了，要走世人的路，过世人的那种生活。你要走世人路，过世人的生活，咱当时怎么说的？那就不能做带领了，做个普通跟随者，你自己选择。我一方面是给你一个转折的周期，让你去反省，一

方面是看你走哪条路。过普通人的婚姻生活，这是一个路。另一个是从普通人的婚姻生活里走出来，还走跟随神的这一条路，走尽本分、事奉神这一条路，我给你这个时间段是在等待这个。神说了，对于搞对象，无人干涉，这不是什么丑陋的事情，那你自己选择，所以我对你是放松的，我是不管你的。可是现在呢，任真真这两条路走了没有？（没有。）这两条路都没走，任真真走了一条鬼混的路。这个鬼混的路神不称许，这就是一个邪恶、败坏了。现在给你都说清了，你自己作决定。如果你准备去结婚，你直接表达出来，那我就按普通的弟兄姊妹要求你，你不想做带领，那就不要做带领了。如果你想追求，要走这条路，那就绝对不能走现在这个鬼混的路，不能混。只有这两条路，不能有第三条路。你要结婚，你走你结婚的路，要是不结婚那就走不能结婚的路。你要是不走结婚的路，那我就严加管教，那我现在就要对你任真真卡着。原来我不卡、不监视，因为在我来看搞对象是正常的，是自由生活。可现在如果你任真真表态，你不计划结婚，那我就要按不结婚来要求你。我这样卡你、监督你，我是帮助你从那个无底深坑里边走出来。你接受你就接受，你要是不接受你选择结婚也可以。和任真真交通，看任真真选择哪条路。你任真真愿意往上走，所以现在我对你就是卡着、打着。那我卡着什么呢？信息断了，因为你不计划结婚，你就不要有来往的这种干扰。你有这个心志往上走，想走上这条路，那就盯着你、卡着你，不是以前的那个放松你，不管你了。

392　对你们生命最有益处的还是刑罚审判

1　受点苦、受点约束对你们太有益处，若放松你们就把你断送了，你上哪能蒙保守？现在你们因着受刑罚，因着被咒诅、审判，因着受许多苦蒙保守，要不人早就堕落了，并不是有意跟你们过不去，人的本性难移，非得这样作才能将人的性情变化。现在你们就连保罗的理智都不具备，连保罗的自知之明都没有，良心也不具备，对你总得压着点，总刑罚才能将你的灵唤醒，最有益你们生命的还是刑罚、审判，必要时还得作点事实临及作点事实临及的刑罚，你们才能彻底服气才能彻底服气。

2　你的本性就是没有刑罚、咒诅就不肯低头，没有眼见的事实就达不到果效，你们人格太低贱，不值钱！若不用刑罚、审判难得将你征服，难得将你的不义、不服压倒，你的旧性实在是根深蒂固，若将你们放到宝座上，你们就不知天高地厚，更不知何去何从，你连自己从哪来的都不知道，怎么能认识造物的主呢？没有今天及时的刑罚、咒诅，你的末日早就临及了，更何况你的命运，不更是危在旦夕吗？没有这及时的刑罚、审判，你不知狂妄到什么地步，这刑罚、审判将你们带到今天，维持了你们的生活，你们不应该更好地接受今天的刑罚、审判吗？还有什么选择呢？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实行（六）》

10.国度怎样降临（1-2）

国度怎样降临（一）

每个人尽本分的过程就好像是主人驯化家畜的过程，在你听不懂话的时候就该怎么呢？就该挨鞭子了。你看在地里翻地的那个驴，主人“嘚嘚嘚”喊叫半天驴不听话的时候，主人是不是就用鞭子打呀？（嗯。）打一鞭子不行，还得打两鞭子、三鞭子。如果打了三鞭子、五鞭子，或者打了一年了，它还是听不懂，当主人的还打它吗？那就不打了，因为这叫不可驯化。驯化不了，不是那块料子，那就放弃了。对于主人来说，是放弃驯化这个驴了，但是对于驴来说，驴高兴不高兴？（高兴。）驴说：“怎么样？主人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听你的，你能把我怎么样？最后你服了我了吧？你看我自由了吧。那个能听懂‘嘚嘚嘚’的，它去翻地去了，你看我，我还用去吗？我就不用去了。”因为和它“嘚嘚嘚”，它就听不懂，就给它戴不上那个犁，就去不了地里，那这个驴还能不能用呀？（不能用。）不能用，那只能是在家吃了卧着。你说不用达平去干活儿，达平高兴不高兴？（高兴。）对于懒人来说，他肯定是高兴喜乐，他还自我欣赏，“你看我把人给治住了，人拿我没办法了。你看那个傻子，他总要在人面前嘚瑟，说让他去哪儿他就去哪儿，让他‘嘚嘚嘚’他就马上去‘嘚嘚嘚’了，说上山他就上山，说回他就回。”达平心里边对那个能听懂“嘚嘚嘚”的人是不是小看、藐视？（嗯。）实际上呢，那个能听懂“嘚嘚嘚”的人跟上主人走了，这个听不懂“嘚嘚嘚”的人呢，就被主人定性为不可驯化了。不可驯化了那怎么办呀？那就坐着吧，养着肥吧，这下就还得给吃上精饲料，因为养它就完全是为了让它长肉了，最后就把它给杀了，这就是实际情况。来到神家其实也差不多，如果你能听懂“嘚嘚嘚”就能被驯化，那就能让你效个力、尽个本分。如果是个懒人，听不懂话，连个力都不想效，那也就不驯化了。不驯化了那就搁置了，不搭理了，在那儿放着吧，等着大灾难降下来以后，用各种灾难来处理。如果你嘴巴犯罪了，神说：“**若你好想与我作对，好想论断我什么，那我也就让你做一个烂嘴巴的人，那时我也就好痛快。**”（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过犯会将人带入地狱》）因为神给你摆设环境驯化你，在你身上付出

了，但没有得到你的回报，然后你还讲你的理。你讲理这是不是一种亵渎？（嗯。）你得罪的不是一个人，你得罪的是神，那神就按着你的罪来惩罚你。当神惩罚你的时候，那些能听懂“嘚嘚嘚”的效力者们怎么看呀？“哦，神公义，想当初让他‘嘚嘚嘚’的时候，他听不听神话呀？他不听，他和主人较劲呢，他装糊涂，他觉得那是占便宜，那是福，那是智慧，可最后却成了一个反面的衬托物。”借着他让跟随神的人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神的公义。到时候杀这个驴的时候，那个能听懂“嘚嘚嘚”的驴，是不是亲眼看见主人把在家卧着不干活的驴给杀了？那以后还用不用再鞭打它呀？（不用了。）那驴就更加灵活了，主人还没喊“嘚嘚嘚”，只是一个准备动作，它就赶紧跑了，它怕什么呢？“我要是听不懂，不快点，那下一个就该杀我了。”两个驴同样都是懒驴，都不愿意干，一个驴能听懂话，一个驴就听不懂话，能听懂话的驴是赶紧往前跑，听不懂话的驴还要较劲，“我就要休息”，那最终就是两个结果。达平，听懂这个意思了吗？（达平：听懂了。）你计划做哪个呀？（达平：做个勤快的。）做个能听懂“嘚嘚嘚”的，能听懂人话的，是吧？（达平：嗯。）神今天来拯救人了，你得配合神的作工，跟上神的经营，跟上神的步伐。你要是刚硬、对抗，就等着大灾难降下来以后，用各种灾难处理你。

（网易：达平还有一个坎儿到现在都没过去呢，就是和书继刚上山的那次，达平是见了谁都说这个事，这个事在他这儿还是没有过去，提起来就是愤恨得不行。谁来了跟谁说，反正这个事情隔三差五的就要拿出来说，说着说着情绪就出来了，到现在还没有放下。）这是记仇了呀。（达平：我不是记仇呢，我是觉得那个三轮车上坡上不去，还拉着东西，连外邦人看着都害怕发生事故呢，我一个人在车上，书继刚就不管跑了……）我给你说什么呢？我给你说你记仇呢，信神记不记仇呢？（达平：信神不记仇。）信神是让你经历神的作工，从中来学功课，那把书继刚派到你跟前，你从书继刚身上看到了什么？神说：“**……什么样的事我都参与，无事不是我亲自处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一十二篇》）就是从中看神的主宰，在神的主宰中去经历神的作工。为什么让你经历这样的环境呢？小女孩为什么有那样的命运？她靠她爹最后她爹死了，靠老公最后老公是长年在外工作，靠孩子最后孩子成家了，各种

原因不能常常去她身边照顾她。小女孩为什么处处临到不如意的环境呢？今天你想靠书继刚，那书继刚该不该跑呢？神参与了，书继刚本来不想跑，神让他跑呢，“你跑，你不要在这儿，你跑了，我看看这个达平干什么呢。”在灵界会不会是这样的呢？刚才说了什么样的事神都参与，你遇到这个环境，你去经历神的作工，你不要和人之间发生关系，你和神发生关系，“人家书继刚跑了，为什么跑呢？神要看什么呢？”刚和你交通了，你就忘了呀？刚才说什么了呀？“我这个驴是个什么驴呀？懂得‘嘚嘚嘚’吗？他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呀？为什么我成了孤家寡人呀？哦，原来我不懂得‘嘚嘚嘚’，原来我不懂得怎么是顺服神摆设的环境，原来他们不搭理我，是因为什么不搭理我呢？是神兴起环境让他们不搭理我的。那他们为什么不搭理我呢？是因着我勤快？还是因着什么呢？是因着我是达平，因着我的这个嘴太能贫了，我这个嘴比谁都勤快，我干的活儿根本跟不上我这张嘴。”人喜欢不喜欢只耍嘴不干活儿的人呢？

达平，你了解不了解书继刚是个什么人？书继刚虽然性情没有多少变化，但能在书继刚身上看到什么？（勤快。）书继刚特别勤快，去办什么事情，他都跑到最前边，不用追着他干活儿，也不用多说什么，他勤快。国度里边要的是勤农，不是勤农就滚蛋，最起码得是一个“勤”字在前。你说书继刚一个勤快的人愿意不愿意和一个懒惰的人配搭干活儿？我小时候听过一个故事：一匹马和一头驴配搭干活儿呢，刚开始的时候，马跑得快，驴跑得慢，马觉得驴的个子低，马就照顾驴呢，同情它呢。谁跑得快，那谁肯定就担当得多呀，马跑得快就多出力，所以时常出力流汗的是马，驴跑得慢出力就少。一天、两天、五天、八天、十天……几年过去了，驴始终是在后边走着，这个时候马还有包容忍耐吗？这个时候马就反感了，就厌憎它，“让你做我的配搭呢，你完全是靠着我，跟着我走，你就不去担当，你没有一点责任。本该是一驴一马担当的事情，你这个驴不担当，你让我一个马起来担当，你这个驴太懒了！”在马那里是不是这么看的？刚开始马是一种包容忍耐或者是一种爱，时间长了不行了，马气得不行了，一脚就把驴踢开了。“有你就和没有你一样”，所以就一脚把驴踢开了。为什么从忍耐包容到一脚把它踢开呢？一个勤快的人和一个懒惰的人，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勤快人他不与人斤斤计较，他只管干他的活儿，

所以一开始都是勤快的，他也不和你发生什么冲突，他是包容忍耐你呢，他给你立了个标杆。但是时间一长以后，这个勤快人就按耐不住了，有个极限，超过这个极限了，他就不愿意和这个懒惰人配搭了。不仅是不愿意配搭了，而且是不愿意来往了。懒惰人为什么最后成了孤家寡人了呢？为什么人都不愿意和懒惰人在一起了呢？为什么让你做勤快人呢？谁不愿意和勤快人在一起呢？勤快人愿意、喜欢和勤快人在一起，因为两个人起来共同分担，这个事情很快就完成了，很快就有成果了，你高兴不高兴？高兴，没有什么可说的。两个勤快人干活儿点6就把活儿干完了，如果一个勤快人和一个懒惰人碰到一起呢？就得干到8点。那8点能干完的活儿，就得干到10点。一天、两天、三天……时间长了把一个勤快人拖得皮了，你说火不火？所以勤快人不愿意和懒惰人在一起配搭。那懒惰人愿不愿意和懒惰人配搭？懒惰人他也不愿意和懒惰人配搭，为什么呀？懒惰人和勤快人配搭是8点就干完活儿了，可懒惰人和懒惰人配搭呢？“我的配搭要是个勤快人，人家6点就能干完的活儿，咱8点也能干完。”如果两个都是懒惰的人呢？那就不是8点干完活儿了，而是两个8点也干不完活儿，你说他火不火？他火什么呢？他嫌对方不干，对方又嫌他不干，两个人就指责、谩骂，开始厮打了，所以说懒惰人和懒惰人也合不来。那最后懒惰人只能是孤家寡人，因为没人搭理他了，没人愿意和他来往了。信神就是交通真理，让你做人做事、看人看事有准则，给你交通这个就是让你知道该怎么做一个人。你得做一个勤快的人，你不要做懒惰人，你要是做懒惰人最后就没人搭理你了。

达平，为什么谁也没有做这个事，神就派一个书继刚来，就书继刚做这个事了呢？咱得在这个事里边去揣摩、去寻求。咱根据平日里所活出的来看，书继刚是个什么人呢？人家书继刚在人群里是勤快这方面的佼佼者，不管他性情怎么样，人家在勤快这方面是值得称赞的。书继刚瘦骨嶙峋，你说他有多大的劲儿呀，他应该是没有多大的劲儿呀，但是人家干什么活儿不惜力，没有人追着他干，但他总是跑到最前边。你达平的身板和书继刚比起来最起码是他的二倍，可是干活儿的时候，你能干过他的二倍吗？如果你能挑起八百斤的担子，你那是一股热心，一猛之劲儿，他比不过你，但是在正常情况下呢？你能挑起二百斤的担子吗？那书继刚呢？他是个勤快人，他一贯就是这

样，他一直是这样走的，而你是一时的一个表现，能看到吗？“神为什么给我兴起书继刚？为什么给我摆设这样的环境呢？哦，神让书继刚给我立了个标杆，让我看人家是怎么尽本分的。神把书继刚摆在我面前多长时间了，可是我走书继刚的路了没有？我没有走书继刚的路。”神说：“**我走遍宇宙地极，纵观宇宙全貌，什么样的人我都鉴察，谁也逃不出我的手心，什么样的事我都参与，无事不是我亲自处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一十二篇》）神给你立下标杆了，你不走，那是不是得给你个修理对付、给你个管教呀？那怎么管教你呢？神直接和你说话吗？可能吗？不可能。神就借着周围的人事物和你说话，就借着书继刚和你说话。书继刚怎么和你说话呢？书继刚和你说“嘚嘚嘚”呢？会不会说？不会说。为什么不会说呢？因为书继刚早已和你配搭多日了，不是当初了。如果是当初的话，书继刚肯定会和你“嘚嘚嘚”说这个话。时间长了，他就不再和你说“嘚嘚嘚”了，他就起来走了，不搭理你了。人家不搭理咱了，咱就得反省，“为什么人家不搭理我呢？”神摆设环境咱就得寻求，“为什么呢？人家勤快，我比较懒惰，周围人都愿意和书继刚配搭，不愿意和我配搭，就因为我这个人懒惰。”这就叫认识自己。当认识了自己以后，就得恨恶自己、背叛自己，“那我就做个勤快人”。当你背叛自己了，实行了，这是不是就能听懂“嘚嘚嘚”了？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开始做一个人了？当你成为一个人的时候，周围的人是不是又都回来了？当你勤快了以后，你说书继刚愿意不愿意和你配搭？（愿意。）肯定愿意。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让人快乐起来的，真理就是能让人活出一个正常人性，这就是一个正常人该做的。信神就是让你学会做人做事。信神咱该怎么做人、怎么做事、怎么敬拜神？这个路知道怎么走了吧？这个听懂了吧？

（卜丽桦：他有什么情形，有什么问题，根据神话揭露他，给他交通，当下他感觉解决了，一会儿他就又返回原点了。就他和书继刚这个事，说实话多少人和他交通了多少次,当下他说知道了，也看到他痛哭流泪认识自己了，感觉到是他的问题了，可还没一会儿就又返回原点了。就昨天上午，交通一上午说他为肉体说话，就是发血气怎么怎么，是不是交通得挺清楚呢？等到中午我过去那边的时候，他就又说事了，一会儿就反了。）刚才说了个不勤快，懒惰，这又是一个什

么问题呀？没良心。（网易：在达平来看，这话是说书继刚呢。）达平，你觉得书继刚没良心，我觉得你最没良心。知道为什么说你没吗？这是神给你摆设的环境，刚才给你交通了以后，你是不是认识到了？那你该不该感恩？该不该感谢？他们给你交通了，你已经知道认识了，那你是不是得感恩戴德呀？有良心的人这个时候心里是想着："哎呀，我终于知道该怎么做人了，感谢弟兄姊妹给我交通。我不明白的时候，我一直是讲理讲理。他们最讨厌我讲理，我这个讲理给他们带来了祸患，就这讲理把我这人格都讲没了，我原来怎么就不知道怎么做人呢？我怎么就这么傻呢？呀，弟兄对我是帮助、是爱，弟兄这么帮我了，我该实行，我该感恩戴德。今天这个环境是神给我摆设的，我得重新做人呢，我得还报神爱，我得感谢神！神啊，这个环境太造就人了，我太缺乏修理对付了，我太缺乏你对我的操练了。神啊，愿你继续给我摆设环境，书继刚这个人继续给我摆设，我愿意从中继续学习功课，感谢书继刚，感谢赞美神！"这就是有良心。没良心的呢？刚给你吃糖的时候，你说糖好吃糖好吃，吃完以后呢，就该算账了，理解这个有良心和没良心了吗？什么叫有良心呢？给你的时候，你知道是给你的，给完以后呢？还知道不知道？这就是用良心说话了。就是再没良心的人，你当下给他东西的时候，他得着好处的时候，他感谢不感谢？（感谢。）他也感谢，他也得点头哈腰。等你走后过了三天呢？他还记得吗？记不得了。这个有良心怎么说呢？就是说他能感恩，最主要的是他能记住别人对他的恩情，他能记住。

咱常看电视里演的感恩片，在遭灾的时候，在人吃不上饭的时候，别人给了他一个馒头，或者是给了他十块钱的帮助，他渡过难关以后，就永远记住了帮助他的那个恩人。等他发财致富以后，第一个酬谢的是谁呢？（恩人。）他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不会忘他的恩人，这叫什么？这叫有良心的人。没良心的人呢？借钱的时候说得好听，"实在难得不行了，没钱了……"借到钱办了事，钱花完以后，还记得借给他钱的那个人吗？记不得了。没良心，他就记不得。再过两年你向他要钱，他说什么呢？"我借你钱了吗？什么时候借的？有借条吗？没借条，你凭空说什么呢？"没良心的人，转头就不认了。有良心的呢？世上常说什么呢？"四两换半斤""吃水不忘挖井人"你呢？你是立马就忘了。你在这儿是"那不是给我挖井呢，那是给我挖坑呢。"达

平不是记恩，是记仇。达平，我给你交通了以后，你认识了，你应该是恨恶自己，可你从来不恨恶自己，你恨恶的从来都是别人，你一贯是这样的。这方面我解剖过你多少次了吧？你是怎么把你爸给气死的？你忘了啊？你出了车祸以后，你不是认识自己，而是说谁的问题呀？是开车的他老婆有问题，你说你说的这是啥呀？你丝毫道理都不讲！在你连道理都不讲的时候，我和你讲真理实在是太难了，我还让你讲良心呢，这是难上加难！达平，但是你一旦有了良心，我就高兴得不得了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见证。地上的人被撒但败坏了以后，都失去了良心理智，你达平能变得有良心理智，神更得荣耀。要是换成沈冲冲，我带了沈冲冲几年，沈冲冲有良心理智了，神能得着多大的荣耀呀？肯定没有达平的见证大。能够把一个贫嘴的人、一个懒惰的人，作成一个勤快人，有良心理智的人，神就是全能！羞辱死撒但！把撒但给气死！要是把沈冲冲给作成一个有理智的人，撒但不服，要控告，撒但说什么？“切，沈冲冲人家本来就有良心，你试试把达平给作成有良心理智的人。你说神能把一个败坏的人拯救过来，杨披多懒惰，你把杨披作过来，你把达平作过来，我看看你到底能不能。虽然你全能，话语成就一切，但现在我就看你用话语能把他们唤醒吗？在灵界就打这个赌呢。”神说你去吧，所以撒但在这边就试探着你，撒但给你送意念呢，“你可别犯傻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看这里边都是些傻货、都是些傻驴。一天起来不挣钱，啥地位也没有，还加班，还出力流汗，傻乎乎的。吃了饭就去干活儿了，吃了饭休息休息呀，你别累着，别得了胃下垂，得了病以后，可是自己受罪啊。”达平说：“就是呀，人得学会照顾自己，出门在外连个老婆都没有，人家谁关心自己呢？只能是全靠自己。你看人家沈瀚，人家沈瀚享受过老婆的照顾，人家就知道多享受享受。这些光棍汉，啥都不知道，傻乎乎的。吃了饭就‘嘀嘀嘀’打喇叭让干活儿，就像叫魂一样！”嘴里边还骂着，“等着吧，等我享受享受，等饭下了肚，再等等。”你很会照顾自己，这是不是中了撒但的诡计了？你把撒但的话当成了你父亲的话，而神的话呢？震耳欲聋的声音你听不见。

神说：“**你应知道，我打败撒但的见证在于人的忠心与顺服，我将人彻底征服的见证也在于人的忠心与顺服。你信我的本职工作就是为我作见证，对我忠心无二，顺服到底。**”（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论

到“信”，你怎么认识》）你原来活在撒但的权下，你是为你自己活着，你来这儿是干什么的，神就是借着你来打败撒但的。神说当你背叛撒但的时候，站在神这一边的时候，把撒但给气死了，那神就得着荣耀了，神要的就是这个见证。可你信神多年，却依然活在败坏性情里，你依然靠着处世哲学活着，靠着撒但给你的生存法则在走，那你依然是在与神在掰手腕。在我和你交通了以后你明白了，你实行吗？我刚交通的时候你还清楚、还明白，过后就把我交通的给扔了。祭司弟兄交通说：“……记完了，交通完了，散去了，他就把笔记扔垃圾桶里了。”（摘自《上面的讲道交通·128-B-3》）他是说给别人听的，神说他把神话倒背如流了，但他从来不计划实行一句，他只是在合适的时候，合适的时期来解决不时之需。他这个不时之需是什么呢？“我碰到某某某了，我对付对付他，我当个教会警察，我教导教导他。就像网易一样，我装备神话不是变化我自己的，我是去教管教管某某某，显摆显摆我。”所以这些神话他没有放在心上，他就没有计划让神话作他的生命。刚开始交通的时候“对着呢，是是是”，当着人的面为了面子也好，自己听明白了也好，应付了下来，等吃完饭以后，还有吗？他只是嘴上应付着说是好的，但是他心里边并没有承认那是好的，并没有承认那是对的，并没有说：“我要立志，我要按这个对的去做人。”没有这个心志，没有这个信心，所以几分钟以后立马就翻了个个，又还原原状了，旧病重犯成了保罗了。那最后呢？自己坑害了自己。我跟你交通了这些以后，你看神摆设的这个环境，是不是都是好的？（嗯。）虽然给自己的肉体带来的是刀剑与击打，面子丢了，但自己懂得了一个做人的道理。你是怎么懂得做人的道理的？是在神摆设的不合人观念的环境里边得着的，那你该不该感谢这个环境？该不该感谢神给你摆布的这些人事物？借着周围人事物，借着书继刚给你效个力，让你生命得以长大，那你该不该感谢书继刚给你效的力，给你的帮助呀？其实人和人都是在互相效力、互相帮助。等你有这个感谢的心的时候，你还记仇吗？你还恨吗？你说起来还两眼泪汪汪的，还同情自己，这是不是撒但送的意念？神给你说得很清楚，神作工的内幕是什么？神说：“**当然，神此次道成肉身的作工主要以刑罚、审判为主来发表他的性情，在此基础上带给人更多的真理，指给人更多的实行，以此达到他征服人、拯救人脱去败坏性情的目的，这是神在国度时代所作工作的内幕。**”（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写在前面的话》）

你把这句话牢记在心，真正地去理解，神此次来作的是什么工作？怎么认识神的作工呢？你得着审判刑罚了，你在审判刑罚中看到神的性情了，根据神的性情来看到你的败坏性情，来脱去你的败坏性情，好了，这个人成了，这就是神拯救人的路。当你得以蒙拯救，当你脱去败坏性情的时候，你是不是高兴喜乐呀？你的高兴喜乐是从哪儿来的？是从神的审判刑罚中得来的。审判刑罚临到，对你的肉体都是刀剑与击打，你得受苦呢。“虽然肉体受了许多苦，但是我得着了真理，懂得了做人的道理，在神这边我成了一个合格的受造之物。”你还觉得苦吗？那你该不该感谢赞美？就像种庄稼一样，种了一年以后，你丰收了，那你还觉得一年所受的苦是苦吗？感觉不到苦了，因为你有收获了。如果你最终颗粒无收，这就怎么呢？就火了，就像神说：“**你们了解一个费尽心思种田而颗粒未收的人的心思吗？你们明白一个颇受打击的人的心所受的伤害有多大吗？你们能体尝到满心希望而不欢而散的人的苦楚吗？你们看见过一个被激怒之人所发出的怒气吗？**”（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谈归宿》）你跟随神多年，神兴起环境供应人生命，你都把这些环境拒之门外，都是用你的理去讲理。人和你讲理你讲，人不和你讲理，都搁置你了，不搭理你了，你还在那儿气得喘不过气来。等神作工一结束，神向人一显现，你看见自己一无所获，气人不气人？到时候你就是捶胸捣背，恨恶自己。到那时候再恨恶自己当初为什么不追求真理还起作用吗？

你现在一遇到事，不是找这个原因就是找那个原因。你找原因、找借口，那就是对神主宰安排的一种亵渎！神说神安排的都是好的，你那个不服、不满是不是在说神安排的人事物不好啊？那你就是说神安排的人事物不好。神摆设环境，书继刚把你放下跑了，不搭理你了，在人看是坏事，在神看是好事。逼着你、卡着你，你会认识就是好事，你不会认识就是坏事。就好像神交通说的命运，你说哪个人命好，哪个人命不好呀？给你个病痛，你说好还是不好啊？达平，你说有病痛好不好呀？（达平：不好。）你要是追求肉体享受的话，那就是不好。但如果借着这个病能来到神面前，这是好事。可是要让你有病，你愿意吗？（不愿意。）同一个事情，就看你怎么看，这就是看事观点。站在神一边看，从你是否得着了生命、是否明白了真理、是否得着了神的带领这些方面来看，你看到的一切就都是好的；你站在

肉体一边看事，那一切都是坏的，那哪个才是真实的呢？达平，刚才和你说的这些听懂了吧？（达平：听懂了。）良心理智。你们记住这个，他再这样，你就说一句话，“你有良心理智吗？弟兄给你交通了两个小时，还没有两分钟呢，你就背叛了，你就又反了，你的理智在哪儿呢？神给你摆设环境，你感谢过神吗？你天天起来埋怨神，你天天起来亵渎神，你还想剩存下来，可能吗”？

（卜丽桦：达平这里边还有一个关键的东西，他说：“在世上干活儿我是最会干的，不管干什么活儿，我是最会干的，在世上是我说人，没人说我，今天让书继刚耍了我了！”他就怀恨在心了，气得要拿铁锹拍死书继刚呢！一说就是：“让我干活儿我最能干，让我打架，我一打好几个。在世上是我说人了，来了神家了，成了人说我了。”感觉他就受不了。）为什么呢？神说这是神家，那是世界，在世界上是诡诈人吃得开，邪恶的人吃得开，老实人，他吃不开。在神家呢？诚实人，吃得开，诡诈人没有生存之地，并且还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你说你在世界上是一个人打十个人，你来到这儿是十个人打你一个人，而且弟兄还带头说你。（卜丽桦：达平给沈木江说咱们两个人脑子都不管用啊，世上多好呢，咱在这儿干着活儿又不挣钱，太傻了。）呀，达平够邪恶的呀，还拆我的台呢。干沈木江那个活儿的人本来就两个人，我还嫌人少呢，结果你还给我搅和一个，还拉他让他走呢。这是走了一个周瑜，来了一个达平。周瑜人家是明目张胆地给我发出了挑战书，“我要带领原教会的人给你反打回来，你信不信？”周瑜不敢给我说，他是跟别人说的。而达平呢？他比周瑜“聪明”“能干”，“我隐藏，我遮蔽，我在你这儿表面上是效力的，但我私下是在下边拉拢人。”呀，达平，你可以呀。（网易：我说达平脑子是足够用的，是有脑子的。人家那脑子在哪方面转得都特别快，反应也特别快，尤其是为自己、为肉体的时候，反应特别快，我都接不上话。）这就是神说的吃了善恶树果子，眼睛就明亮了，而且是特别特别的“明亮”、特别特别的“聪明”。“聪明”在哪儿呢？拆毁神的经营，与神对着干，是特别有劲儿。（卜丽桦：达平和谁发生了什么，他倒是能谈出来，能敞开地说，但在达平那里感觉好像这些人都是欺负他一样，就是那种心态。）达平，你感觉神来欺负你了？神道成肉身来拯救人，对人是审判刑罚、击打，揭露人的丑相。有的人是不是怪罪神呀？“你就是来看

我笑话的。”神说：“**人里面如果总有这个异象存在，里面便透亮、踏实了，对这些事能定准了，你会说：‘神他不是害我，不是故意看我的笑话，不是故意侮辱我，虽然话说得是严厉一点，是很扎心，但他都是为了我，虽然话语说得那么严厉，但神仍是在拯救我，仍然在体贴着我的软弱，他没用事实来惩罚我，我相信神是拯救。’**”（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拯救摩押后代的意义》）神不是来看你笑话的，神所作一切的目的是让你脱去败坏性情，是为了拯救你的。（达平：我心里就对书继刚这种做法想不明白，就怪了，这书继刚……）我还没有走呢，你倒又反了，你一说就说你这心里头怎么怎么，所以我说你没良心。我说你没良心是说什么呢？是说你这个心老是为自己说话、老是为肉体说话，你不为撒但说话不行吗？你站在神一边，你是得益处，你站在神一边，你是感谢神给你摆设的环境，一会儿你倒又成了书继刚怎么怎么了，那不是书继刚怎么怎么，那是神给你摆的环境。人家约伯临到环境怎么认识呢？强盗抢了他万贯家产，你听没听到约伯说：“这强盗也太可恶了吧，神说我是敬畏神远离恶的，你抢别人的不行呀？你抢我约伯呢？我约伯在这一带属于什么人？你敢来抢我约伯的？你这强盗是什么强盗？”约伯和强盗发生关系吗？人家约伯觉得这个事不是偶然的，这肯定是神作的，所以约伯说赐福的是耶和华，剥夺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当称颂的。人家能把这一切归到神的主宰与安排上，这是神作的。你呢？老是书继刚怎么怎么。

今天我给你交通了，你没有说“呀，神给我摆设的环境，神借着弟兄苦口婆心地帮助扶持我，对我完全是拯救，完全是爱。”我刚才解剖你没良心，为什么说你没良心呢？就是我说你的时候啊，你是“嗯、对”，就像借钱一样，“就数你帮助我最多，等我有钱了，我立马就还。”说的话可好听了。在借钱的时候，世上有的人是说：“你胜过了我的亲生父母……”借钱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呢？还想给人家当孙子呢。等借到钱，过了十天以后，等你翻了身以后呢？还能记得借给你钱的那个人吗？今天我就是借给你钱的那个人，你手里拿着钱的时候，“是、嗯、对”，等过了五分钟以后，倒忘了，就开始算账了，这就是没良心。咱得做个有良心、有理智的人，你是一个受造之物，神是造物的主，神怎么作都是合适的。这是神作的，你不要和人发生关系。你跟随我呢，你看我给你立的标杆，敌基督、假带领是怎么打压

我的？怎么残害我的？我每天起来和他们过不去了？我不明白的时候，是因着祭司弟兄让揭发检举，所以我是配合弟兄的安排，我揭发检举他，我揭露他，但我和他打架了没有？我只是揭露他和神作对的这个恶行而已。当我明白神作工的心意时，看见神就是要显明人的时候，你看我还揭发检举吗？我还搭理他们吗？我根本不搭理他，我只管做我该做的，这是不是给你立下标杆了？不管书继刚怎么样，你借着这个环境得着生命了，就不在这个事上纠缠了，这是搅事。你第一次搅事，人们帮助你，告诉你一次、两次、三次，你还搅事，这就不是搅事了，这就成了搅屎棍了。我第一次听人说搅屎棍的时候，我还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呢，经历经历就知道了，今天你知道搅屎棍是什么意思了吧？（达平：知道了。）咱今天不能做搅屎棍。你在这儿想搅事，在这个事情里纠缠这个事情的对错、是非，讲这个理，这就是个搅屎棍。咱神家讲的是什么？讲的是真理。讲的是人做人做事该有的一个观点、态度，要人看事观点的一个变化，要人思想上的一个变化。你的思想、态度为着谁？向着谁？看的是这个，要的是这个，谈的也是这个。神说："**我走遍宇宙地极，纵观宇宙全貌，什么样的人我都鉴察，谁也逃不出我的手心，什么样的事我都参与，无事不是我亲自处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一十二篇》）你遇到这个事，你是找书继刚的问题，你看我给你立标杆，我做的是什么呢？前段时间瘟疫来了，我有没有找瘟疫的事呀？我要是找瘟疫的事是找谁呀？第一个我应该找神，"神，你为什么要降下瘟疫呀？你不知道我正在建造国度呢？正忙的时候，正乱的时候，你一降下瘟疫，搞得我什么也不能干了，这是不是打岔呀？"我应该找神吧？找了神，接下来该找谁呀？该找大红龙了。"哎呀，大红龙，我正在建造国度呢，你给我封锁了，不能跑了。又一解封，人都赶紧到处跑，一下全部感染。大红龙你要么不要封，要么就干脆封了不要让人流动，你这一解一封，闹得人都感染了。"我在这儿说这些事了吗？理会这些事吗？我只是在神摆设的环境里寻求神的心意是什么。我在这里看见一个结果：外邦人倒了，信神的人也全部倒了！什么原因？为什么信神的人也能倒在这里边呢？我去寻求、去揣摩，我在神话里边去找根源。神说活在避难所里的是谁？什么时候活在避难所？活在避难所里的是被成全了的得胜者，人家活在避难所里，人家不需要经历灾难。人家是神怎么说就怎么信，所以人家就不需要受灾难之苦，人家

是进入避难所的。众子民是不可能进入避难所的，众子民恰恰是在灾中被作成的，所以你必须得经历这些灾。神话都给你说了呀，那人为什么信神几十年了还都把信神当成了避难所呢？就即使你是得胜者进入避难所，那也是当神降下大灾难的时候，才能进入避难所，也没有说刚降下灾就进入避难所呀。现在一看时间，大灾难降下来了没有？（没有。）既然我找见这话了，那我还得找找大灾难什么时候降下，我又在神话里边寻找，神说什么呢？神说："**在世界当中，地震是灾难的起头，先让世界，也就是让地先有变动，接着便是瘟疫、饥荒，这是我的计划，是我的步骤，我要调动一切为我效力，为成就我的经营计划。**"（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零八篇》）地震是灾难的起头，地要大大震动，地震动了没有？（没有。）地没有大大震动，从这个话里边看到，这个大灾难还没有正式开始。没有正式开始，那前边的这些都是什么呢？这些都是小灾难。现在这些都是小灾难，那得胜者进入避难所了没有？没有。他不仅没进，他还得经历这些小灾难。为什么呢？之前都是借着话把他作成的，但他有没有敬畏神的心？没有。所以他必须经历一些神的带领，必须得有一些小的灾难临到，在灾难里边去经历。我寻求神话以后，我揣摩了这个话以后，我有了我的认识，我写出认识后，是帮助你，让你去认识。我根本不在神摆设的这个环境里边去找原因，搅事。

瘟疫临到我是这样进的，猪肉事件我也是这样进的。我没有去检查，坏了几斤肉，我不管坏了多少肉，我不说这个肉坏的程度，我是说这个性质太恶劣！你们是怎么尽本分的？你们是怎么尽忠心的？我让人赔偿可能超过了这个肉自身的价值，也可能不够，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是带领人走这条路的。火烧了那边以后，我没有去调查核实这个火源究竟是怎么烧起来的，主要是谁把它烧起来的，我要看什么呢？我要看他们这几个人的性情如何，肯定他们触怒神了，才临到了这样的事。他们谁的性情最恶劣，谁最触怒了神！我看的是这个，我不是看谁点的这个火。就像希律王是被一只蜱虫咬死的，那是神派了只蜱虫。从外边看是蜱虫把他咬死的，实质上是神派蜱虫把他咬死的。但你能找蜱虫的事吗？你能和蜱虫算账？强盗把约伯的万贯家产全部抢了，你和强盗算账去？约伯祷告一下，"神啊，你给我的资产就是被那个强盗抢了，神啊，你要为我做主。那个强盗不是个东西，他

不仅抢了我的，还抢了张三的，还抢了李四的。”达平，你一天起来说书继刚这个话，是不是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话呀？“别看书继刚这么勤快，他是怎么对待我的，你得为我做主。”你和卜丽桦说，和他们说，和我说，什么意思？你是不是就是控告书继刚呀？你控告他的目的是什么？嫌神不公平、不公义呗。你做的是啥？从外边看你控告书继刚，实质上你是控告的神，因为神主宰的不合你的意。我刚才交通这个是要说明什么问题呢？不要在事里边纠缠！你纠缠的这个事里边没有真理！没有真理，你纠缠的就是谬理。在世上来看，你是讲理的，在神家来看你就不是讲理的，你讲的是谬理。因为你那个理就是谬理，是撒但的理，是撒但的哲学法则。在弟兄姊妹面前是要讲真理的，你讲那些谬理，让人听着恶心。怎么听着恶心呢？你这么一搅啊，就恶心，所以咱就成了搅屎棍了。

国度怎样降临（二）

神说：“我的心意你们都该明白，我的心情你们都当理解，现在是筹备回锡安的时候，除此之外的事，我根本就没心思作，我只盼望着能与你们早日同相聚，一同在锡安度过分分秒秒。我厌憎世界，我厌憎肉体，我更厌憎地上所有的人，我不愿看见他们，因他们都带着鬼性，丝毫没有一点人的味道；我不愿在地上生活，我厌憎一切受造之物，我厌憎一切属血气的，全地充满死尸的味道，我要马上回到锡安，除去地上所有的死人气味，让全地都充满赞美我的声音。我必要回到锡安，我必要脱离肉体、脱离世界，谁也不要拦阻，我击杀人的手没有情感！从现在开始，谁也不要提起教会建造的事，否则我不饶恕（因着现在是见证众长子的时候，也就是建造国度的时候，谁若提起教会建造，便是拆毁国度建造的，是打岔我经营的）。一切都已就绪，一切早已预备好，就等着众长子被高举、被见证，那时我会不耽延一分一秒，不讲究任何形式，立时回到锡安——你们日思夜想的地方。不要只看当今的世界仍旧安安稳稳，但这个工作都是回锡安的工作，现在先不管这些，当回到锡安之日就一切都成了。谁不愿早日回到锡安呢？谁不愿父与子早日团聚呢？属地的享受再好也缠累不住我们的肉身，我们要超脱肉身一起回到锡安。又有谁敢拦阻呢？又有谁敢设置障碍呢？我定规不饶恕他！我要把所有的拦路虎一扫而光（之所以说现在不能立时回到锡安就是这个原因，我一边作这一个洁净的工作，一边在见证我的众长子，这两个工作同时进行，当洁净工作完成之时，正是我把众长子都显明之时。我所说的拦路虎都是指大批的效力者说的，所以我说这两个工作同时进行），我要让我的众长子与我一同踏遍宇宙地极，踏遍山河万物的每一处，谁敢阻？谁敢拦？我的手对任何人不轻易放过，除了我的众长子之外，我对谁都是烈怒、都是咒诅，全地凡是属血气的没有一个是蒙我祝福的，都是遭我咒诅的。从创世以来，我不曾祝福过任何一个人，即使是祝福也是话语，从来没有事实的临及，因我对撒但恨恶到极点，只是惩罚它，我不会祝福它。只在末了的时候，在我彻底征服撒但之后，我完全得胜之后，我就对所有的忠心的效力者给予物质的祝福，让其以赞美我为享

受，因为一切大功都已告成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一十九篇》）

“**我的心意你们都该明白，我的心情你们都当理解，现在是筹备回锡安的时候，除此之外的事，我根本就没心思作**”，咱看看现在的世界，看看大红龙的内部是不是已经内乱了？虽然大红龙封锁了一些消息，但是看新闻就能看出来，就能体会到神说的昏天暗地。咱每个人都看到胡鑫宇事件了吧？还有唐山打人事件，就是明目张胆地在说谎，在欺骗人民，哪还有法律可言？今年还出台了一个法律，器官移植合法化，这就意味着有更多的孩子会失踪，有更多的孩子的器官会被切割。原来失踪的是妇女儿童，现在失踪的是十七八岁的青少年；原来是偷孩子，现在是直接开车抢孩子；原来还有国家的法律约束着呢，拐卖人口、贩卖器官是偷着干呢，现在器官移植合法化了，拐卖人口、贩卖器官是公开地干了，人吃人的社会啊！你看见这句神话的应验了没有？有好多人已经看清了世界的局势了，你看现在网上发的那些视频在讲什么？讲历代以来更新换代的时候，将会出现什么现象，而现在看见这个现象在社会上已经出现了，也就是说现在已经走到了随时可以倒闭的境地。前几天我在网上看了一个视频，一个十八岁的男孩从小喜欢玩具枪，家里也有好多玩具枪，后来这个男孩就在网上看见有卖仿真玩具枪的，但人家一个两个不发货，这个男孩最后就选了二十四把仿真玩具枪，下单付钱之后，枪还没有到手，就被抓到监狱里判了无期徒刑。后来这个男孩的爸妈在五年的时间里不断地上诉，最后为孩子减刑成了七年三个月，并且还罚了三万多。后来又看到一人摆地摊卖火柴枪被判刑了，那种火柴枪好多70后、80后小的时候都玩过，在人眼里那就是小时候的一种玩具枪，但现在不允许人买卖这种玩具枪了。天津有一个老太太在街头摆气球射击摊也被判了三年六个月。还有一个人在网上卖迷你枪型的钥匙扣都被判了四年。你说现在国家为什么连一个玩具枪都不敢让卖呢？就卖一个玩具枪都给你判刑。刚才说了器官移植合法化，还出台了一个什么法律呀？就是私生子可以上户口了，私生子还可以分家产了，也就是一夫一妻制将会打破。在大红龙那里“我就是法，我想咋干就咋干，法律由我定。我是当官的，我有小三，我就把这个法律给改了，小三生的私生子是可以上户口的。我老了，我需要换器官，我就来个器官移植合法化，

我就是法。”这就让你看见在世界上的人现在人心惶惶，惶惶不可终日。大灾难还没有降下呢，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就开始了。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让你看见神的工作到头了。

有句话怎么说的呀？“上帝让他亡，必先让他狂。”这是不是已经狂到头了？就是说他现在已经不管十四亿人民在想什么了，不管你的观点、看法是什么了，有多少人已经在自媒体上呐喊，要看见真相，他管不管你怎么看呀？他随便给你捏造个事实，就在官方媒体上给你发布出来。他说胡鑫宇上吊是用鞋带上吊的，你说有几个上吊是用鞋带上吊的？这也太小儿科了，太玩弄人了。还有五米多高的墙，一个小孩子能翻过去？在官方媒体上发布出来的也没有严谨一点，也没把事做得像一点，就这样还想混淆视听，可想而知他把全国人民当成了什么呢？当成了玩物，当成了痴呆，就这样玩弄你。神说：“**……让其民众起来反叛它……**”（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二十八篇》）这是不是已经具备了基本条件了？给你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神说“**现在是筹备回锡安的时候**”，观察宇宙现状来看，正是神作工的好机会，正是神作工结束的时候，正是神回锡安的时候。神回锡安的时候，也是定人归宿的时候吧？神一回锡安，人的归宿是不是就定了？神说什么呢？神说：“**这是我对人提出的最后一点要求，就是说，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为我在大红龙面前作刚强响亮的见证，最后一次为我摆上，最后一次满足我的要求，你们真能做到吗？**”（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三十四篇》）以前既往不咎，就看你最后时期是否能为神摆上，这是不是最后时期？最后时期，就是在建造国度的时候，你是否献上了忠心与顺服呢？就根据你所站的这个见证来定你的归宿。

“**除此之外的事，我根本就没心思作，我只盼望着能与你们早日同相聚，一同在锡安度过分分秒秒。我厌憎世界，我厌憎肉体，我更厌憎地上所有的人**”，以前看这个话不理解，神厌憎人怎么还要拯救人呢？现在看见是不是真实的厌憎呀？现在看见每一个人做的就是与神为敌的。神恩待着你，你却与神对抗、叫嚣、拆毁、刚硬。特别刚硬、自是，太邪恶了！就那么喜欢邪恶，所以让神厌憎！“**我厌憎世界，我厌憎肉体，我更厌憎地上所有的人**”，咱以前说这个人不错，那

个人不错，现在不说了吧？（不说了。）让你去经历，让你去体验神的话。你说神厌憎不厌憎达平？太厌憎了，是吧？（嗯。）神给达平摆设了书继刚，他不是从书继刚身上学习功课，他还想找人家报仇呢，你说神厌憎不厌憎？“**我不愿看见他们，因他们都带着鬼性，丝毫没有一点人的味道**”，我说达平你没有人的味道，我来建造国度让你效力呢，你是“沈瀚还没有干活儿呢，你叫我干嘛呀？”你不是说献上你的全人，而是耍诡诈、耍滑，所以说没有一点人的味道，带着鬼性。达平是一个例子，咱所有人都带着鬼性。“**我不愿在地上生活，我厌憎一切受造之物，我厌憎一切属血气的**”，属血气的，以前说发火是属血气的，现在看见凡是为肉体说话都是属血气的。“**全地充满死尸的味道**”，以前看见神说充满死尸的味道的时候，不明白啥意思，明明都是活人哪有死尸的味道？左闻闻右闻闻哪有死尸的味道呀？从字面上去理解是这样认识的。现在来看，没有人考虑正面事物是什么，从灵里边看每个人都充满死尸的味道。“**全地充满死尸的味道，我要马上回到锡安，除去地上所有的死人气味，让全地都充满赞美我的声音。**”为什么神回到锡安就能除去死人的气味呢？神一回到锡安，人就没有死人的气味了，怎么就没了呢？神一回到锡安，地要大大震动，就是耶稣复活了。当耶稣复活了以后，大地震来了，这个时候你喊叫“达平，干活儿”，达平还等吗？不用你叫达平，达平就赶紧干活儿了。为什么呀？神公开显现了。主要是神公开显现了，那时候人都怕死，赶紧出来表现表现吧。“**除去地上所有的死人气味**”，到那时候，杨披还懒惰吗？网易还要地位吗？还为名誉、地位作工吗？所有人都没有死人的气味了，都积极向上了，这就是看见神迹奇事了。就好像在大马色路上击杀保罗一样，保罗还敢说“我要追杀耶稣”吗？来，试试！那时候谁还敢露出死人的气味？一露出死人的气味，是不是立马就死了？神公开显现了，神说有就有，说无就无，立马就把你击杀了，你还敢再刚硬、再叫嚣、再喊冤叫屈？谁敢喊？所以到那时候就“**除去地上所有的死人气味**”。神一说除去，那就没有死人的气味了。我这么一交通，你相不相信地上就没有死人的气味了？“**让全地都充满赞美我的声音。我必要回到锡安，我必要脱离肉体、脱离世界，谁也不要拦阻**”，神为什么说“**谁也不要拦阻**”呢？这是什么意思呢？你还纳闷呢，“我也没有拦阻呀？”拦阻了没有？（拦阻了。）怎么拦阻的？（拖延时间。）懒

惰，拖延时间。本来这个活儿七天就能干完，你非得干十七天，那这多出来的十天是不是你在拖延时间？是不是你在拦阻？（嗯。）

“**谁也不要拦阻，我击杀人的手没有情感！从现在开始，谁也不要提起教会建造的事，否则我不饶恕**”，教会建造是干什么呢？建造教会是扩展神的福音工作，只看成立了几处教会。打开山东的福音工作了、打开河南的福音工作了，山东建了几处教会、河南建了几处教会、湖北建了几处教会，这是不是建造教会呢？“**谁也不要提起教会建造的事，否则我不饶恕**”，后边解释了，“**（因着现在是见证众长子的时候，也就是建造国度的时候，谁若提起教会建造，便是拆毁国度建造的，是打岔我经营的）。**”那怎么就是见证众长子呢？是让你喊谁是众长子吗？（网易：不是，是用实际的活出来见证。）众长子要建造国度，要建造方舟，你在众长子的带领下能忠心耿耿、默默无闻、勤勤恳恳，把你所能做到的都献上，用你实际的活出来见证。神现在交通：“**这些人来到教会同样像在社会上一样，常常夹着电脑，到哪儿就开始工作，他们喜欢被人看为是专业人士、技术人才，也喜欢被人尊称为某某人才，甚至在他的姓氏后面加一个‘老师’，等等，他们喜欢享受这样的待遇、这样的称呼。**”（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怎样追求真理（六）》）这是在搞个人的经营吧？你在国度建造里搞个人经营，神要不要你啊？不要你，不允许你搞个人经营，让你一心一意为着神作工。今天你来尽本分了，把你的恩赐都发挥出来，用在本分上，用你的忠心与顺服来见证神，羞辱撒但。这里说到恩赐了，那恩赐是什么？恩赐那就是一个工具，是你尽本分的工具、敬拜神的工具。你用这个工具来尽好你的本分，不搞个人的经营，一门心思就是怎么能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最终要的是你尽本分的果效。在你尽本分的时候，不仅要看你干的活儿怎么样，还要看你维护神家利益了没有。“我在尽本分的过程中，我与弟兄姊妹打斗了没有？我与弟兄姊妹之间出现打斗的问题时，用神话解决了没有？我发现达平懒惰的时候，我是骂他呢？还是帮助他呢？还是跟他合起伙来拆毁神经营了呢？”你的活出，这是不是一个见证？神话给你带出来路了，弟兄也给你交通了，你根据神话实行了，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实行真理，在实行真理的过程中尽本分，国度就建成了。当国度建成的时候，就是众长子被见证的时候，这个能理解吧？如果你是应付糊弄，搞欺骗，那

这个方舟能建成吗？那就都是猪肉事件。十个人经手都能把猪肉坏了，两个人看门能把家里烧了，这就是羞辱，这就不是见证！“**因着现在是见证众长子的时候，也就是建造国度的时候**”，刚才说什么是建造国度呢？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的过程就是建造国度，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了，登宝座了，国度就成形了。“**谁若提起教会建造，便是拆毁国度建造的，是打岔我经营的。**”刚才说什么是教会建造呀？教会建造只是说扩展了多少福音，是吧？现在重点不是看你扩展了多少福音，而是看神话在几个人身上作王掌权了，要这个果效了。“**谁若提起教会建造，便是拆毁国度建造的，是打岔我经营的。**”神说过一句什么话呀？神说“**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神要的是选上的人，而不是要召进来的人，所以谁也不要提起教会建造，因为教会建造是召进来的人，而国度建造是选上来的人，所以说你不要说召进来多少人。

1　国　度　礼　歌

一　国度降临在人间

伴唱：众民在向神欢呼，众民在向神赞美，万口在称独一真神，国度降临在人间。

1　众民在向神欢呼，众民在向神赞美，万口在称独一真神，万人都在举目远眺，观看神的作为。国度降临在人间，神的本体丰满全备丰满全备，有谁不为此庆幸（有谁不为此庆幸）？有谁不为此欢舞（有谁不为此欢舞）？锡安哪（锡安哪）！锡安哪（锡安哪）！举起你那得胜的旗帜来为神庆贺！唱起你那得胜的凯歌来传扬神的圣名！

2　地极的万物啊！赶紧洗刷净尽来为神献祭来为神献祭！天宇的众星啊！赶紧归复原位来显神在穹苍的大能！神侧耳细听地上之民的声音，在歌声之中倾注着对神无限的敬爱！就在万物复苏之日，神亲临人间亲临人间，就在此之际，百花怒放，百鸟齐鸣，万物欢腾！百鸟齐鸣，万物欢腾！撒但的国在国度礼炮声中倒下，在国度礼歌震动之下被摧毁，永远不会再起来！

3　地上之人，有谁敢起来抵挡？因着神降在地上，随之而来，神带下了焚烧，带下了烈怒，带下了所有的灾难所有的灾难，世上的国已成了已成了神的国！天之上，白云滚动、翻腾；天之下（天之下），天之下（天之下），湖泊、河流之水在汹涌澎湃欢奏着一首动人的舞曲。栖息的动物从洞穴出来，在睡梦中的万民被神唤醒，万民所等待的一日终于来到终于来到！他们把最美的歌儿把最美的歌儿献给了神！献给了神！献给了神！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发声·国度礼歌》

11.信神是在干什么（1-2）

信神是在干什么（一）

揣摩揣摩，信神是在干什么？（任茔：信神就是为了大难不死，为了蒙拯救，剩存下来。）信神为了蒙拯救和信神是在干什么一样不一样？给你举个例子，你念书是为了啥？（为了有个好的工作。）（有好的前途、归宿。）那你念书是在干什么呢？（念书是在装备知识、学习文化知识。）这是念书是为了什么和念书是在干什么之间的关系，是吧？（嗯。）咱用这个例子来看信神，每天你给人家传福音呢，人家问你,“为什么让我信神？”你告人家说，“信神是为了能蒙拯救，剩存下来，最后大难不死。”人家问你，“那信神是在干什么呢？”你给人家怎么说呀？有没有福音对象问过这个问题？（有。）不仅是有人问，是你也在问，“信神是在干什么呢？”你解答过这个问题没有？（……）哎呦，咱信神二十多年了，从来没有寻求过信神是在干什么，咱信神是稀里糊涂的。咱再举个例子，你看见某某家的闺女漂亮，你想娶人家闺女，这个时候你该干什么呢？（准备钱，准备房子嘛。）你挣下钱人家就嫁给你了？不是吧？等你挣下钱，人家早就嫁给别人了。你要想娶人家闺女，第一步应该干什么呢？（找媒人。）光找媒人行不行？（不知道，糊了。）呀，都是过来人不知道该干什么了。（肖红：得追求她呀。）你不追求人家，人家能嫁给你呀！这难吗？你想把人家娶进家，你不追求人家，“我挣钱去呀，我准备房子去呀，我找媒人去呀……”哎呀，这就是信神的，愚昧呀！愚昧在哪儿呢？你信神想混个不死的结局，想剩存下来，那你得怎么呢？你得追求生命。你不追求人家闺女，人家闺女能嫁给你呀？你每天不追求得生命，最后能得着生命吗？（得不着。）追求得生命了，得着生命了，那就是有生命；没追求得生命，没得着生命，那就是没生命。生命是逐步长大的，是吧？那你的生命长多大了？能不能剩存下来呢？这生命是什么东西？追求生命其实就是追求什么呢？追求生命就是追求得真理呢。追求得真理就是学着顺服神呢，你能顺服神了就意味着你得着生命了，你不能顺服神，证明你就没有生命，证明你就是该死的。那你信神每天是在干什么呢？追求得生命呢，也就是说每

天追求怎么顺服神呢。所以说，你得对生命有个准确的认识、准确的理解。咱再举一个例子，你家养了一只狗，让它看门呢。刚开始养的是只小狗，小狗还不会看门呢，是吧？所以你得养到一定程度，也就是说得养三个月、五个月或是一年，等养了一年以后，你要看这只狗能不能看得了门。如果养到一年以后，这只狗不会看门，那你还要不要它？（不要了。）养了一年了，它不仅是不看门还咬你家孩子，那这只狗就不能要了，也就意味着这只狗就得死，没得着生命。如果这只狗会看门了，那意味着什么？它对你来说有意义、有价值了，这只狗就怎么呢？（肖红：能活。）它就能活，就这么简单。那这只狗每天得干什么呢？它得学着顺服你的支配，你让它看门它就得看门。它顺服了你，就意味着它能在你家留下来，能活。它不顺服你，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不能在你家生活了，也就是得死。就像警犬一样，警犬不是一生下来就能帮助警察办案的，是吧？（嗯。）它作不了警犬的工作，它必须得经过一个什么过程？它必须得经过训练、培训的过程。一开始训练、培训的时候是有一批警犬的后代，在训练、培训的过程中，逐渐发现有些狗是傻狗、有些狗是疯狗、有些狗是聋子、有些狗是嗅觉功能发育不完全、有些狗是服从性差、有些狗是注意力不集中，因着各种各样的原因达不到警犬的级别，而有些狗是具备做警犬的各方面条件了，但就是调皮捣蛋，训练、培训不过来，其中还有些狗是直接听不懂人话，不管怎么说，这些狗都要经过训练、培训，在训练、培训结束了以后，开始考试呀，这才能看见哪只狗可以进入警犬队里。进入警犬队里了，那就意味着它能剩存下来。进入不了警犬队里的狗呢？就是面临的淘汰。淘汰意味着什么呢？卖了，杀了，不存在了。这就和咱追求得生命是一样的，你到最后得着生命了，你就能剩存下来；你得不着生命，剩存不下来。这个生命是什么呢？那就是操练你顺服，看你最后能不能顺服下来。现在咱得先明白了生命是什么意思，怎么就是得着生命了，以及为什么让你得生命。现在拿上训练、培训狗成为警犬的例子让你去理解生命是什么意思，怎么就是得着生命了，以及为什么让你得生命。

训练、培训一只狗成为警犬得有个期限，三个月的期限或者是三年的期限，如果把它训练、培训成警犬了，就留下来；训练、培训不出来，就淘汰。也就是说有价值的留下，没价值的淘汰，优胜劣汰。

咱人训练、培训一只狗成为警犬都是这样做的，何况神呢？（神也是这样的。）神也明确地告诉你了，神也是优胜劣汰，也是这样作的。神说：“**就跟自然界一样，优胜劣汰。各种动物生下后代，不管生多少，不管死多少，就按神已制定好的规律法则，能剩下的就剩下了，活不成的就死，然后再生，生完之后能剩多少算多少，遇到不好的年头就一个也不剩，遇到好年头就多剩，万物最终就持续平衡了。那对待神造的人类呢？神有一样的态度，神就这样公平地给每一个人机会，就这样公开地、无偿地面对每一个人说话，恩待每一个人、提拔每一个人，引导、看顾、保守每一个人，最终你因着追求真理剩存下来了，达到神所要求的标准了，那你就得着了。但你要是浑浑噩噩地总混日子，总觉得自己命不好，总好高骛远，不知道该做什么，总凭感觉活着，不追求真理、不走正道，最终你什么也得不着。**”（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什么是追求真理（十七）》）为什么让你追求生命呢？因为神的作工结束了，神要根据人有没有生命来各从其类，来定每一个人的结局。神拯救人的时间是六千年，这六千年就相当于是训练、培训一只狗成为警犬的那三年，通过三年的训练、培训，如果最后达到警犬的标准了那就留下，达不到警犬的标准那就淘汰。咱人也是一样的，神来拯救咱了，拯救了咱六千年，通过这六千年的时间，最后把你拯救过来了，你就可以留下来；如果拯救不过来，那就淘汰。这拯救你的过程就是操练你顺服神的过程，你能顺服在神的权下了，神话能在你身上作王掌权，神话能掌管你了，就意味着你这个人怎么呢？就意味着你这个人能剩存下来。能剩存下来就意味着你有生命了，也就是说你这个人还能继续保留，你这个生命还能继续延续下去，这就证明你得着生命了。如果把你怎么也训练、培训不成警犬，那就淘汰你，不要你了，这就意味着你这个生命不能继续延续下去，那就是没得着生命。等神作工结束了的时候，你还依然是没得着生命，那就是面临的被毁灭，那就是不复存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神造人的时候，神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的，所以神造人是让人彰显神、荣耀神。神造人的时候，不是照着撒但的形像造的，不是让你抵挡神、羞辱神，而是让你见证神、彰显神、荣耀神。但是人被撒但败坏以后，活出来的、彰显出来的就是撒但样，那是对神的一种羞辱，所以这样的人就该死，就不能要了。但是神爱人，神造了人又怜悯人，所以神就有了拯救人的意念，开始了对人的拯救。在神拯救人的

过程中，人就不能死了，人如果死了的话，神还拯救谁呀？所以神拯救人的过程就好像是你训练、培训一只狗成为警犬的那个过程一样，那这三步作工的过程就是训练、培训的过程，最终是要把你驯化得能够听神的话。神说："**但神对所有的受造之物的态度并不是单为了征服而征服，而是为了得着而征服，为了他的荣耀而征服，为了恢复起初人原有的模样而征服，若单是为了征服而征服，这就失去征服工作的意义了。就是说，若只是把人征服，之后对人置之不理，把人的生死置之度外，这就不是经营人类了，也不是为了拯救人类了，只有将人征服之后再得着，最终将人类都带入美好的归宿之中，这才是所有的拯救工作的中心，才达到拯救人的目的，即将人带入人类美好的归宿之中进入安息，这才是所有受造之物该有的前途，也是造物的主该作的工作。**"（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恢复人的正常生活将人带入美好的归宿之中》）神要恢复起初人原有的模样，这个恢复的过程就是你背叛撒但的过程，也是神征服你的过程、拯救你的过程，也就是让你背叛撒但，从撒但的阵营里边走出来归到神的权下，让你能够彰显神、荣耀神。当你能彰显神、荣耀神的时候，当你能顺服神的时候，神就把你留下来了。也就是说神把能见证神、彰显神、荣耀神、顺服神的这些人留下来了，而依然还活在撒但权下的人，就要受惩罚、就要被毁灭，那这个惩罚、毁灭和剩存下来，就体现了神的一个公义的性情。该留的留下来，该毁的毁灭，这个原则的根本就是看你是不是能顺服神的人。你顺服神了，就能得着生命了；你不能顺服神，你是抵挡神的，你就是毁灭的对象。其实在这六千年期间，人都该死，但是神爱人又拯救人，所以神施下了怜悯、施下了恩典，耶稣替人钉在了十字架上，作了赎罪祭，人才能来到神面前，才得着了神的供应，神作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拯救人。在神拯救人的这个期间，光不仅照好人，也照歹人。在神拯救人的期间，是操练人顺服的过程，也是人追求生命的过程，这个时候还没有显明人，所以好人、歹人都能活着，这也就相当于是培训、训练狗，狗学本领的过程，所以在这个期间神必须给人施下恩典。那你今天能生活在地上，还能活着，这就完全是活在神的恩典之中。就像培训、训练狗一样，在这个过程中，真正的警犬和那个傻狗、疯狗、注意力不集中的狗、服从性特别差的狗是在一起吃喝，享受的是一个待遇，这是在未显明是哪种狗以前。当培训

结束的时候，就是决定哪个狗是哪个归宿的时候了，今天咱人也是一样的。

现在是三步作工的最后时期，神供应人的是话语，最后更是要话语成就一切。所以神来在地上是来干什么的呢？就是给人留下一个准确的实行路途。神把准确的话语告诉你了、给你了，那你就完全可以顺服神了，你要是再不顺服，那就是你的悖逆。在培训时期你不顺服，那是你的无知，那是你对神的不认识，在神作工结束时期，在话语带领了你这么长时间以后，你依然是不追求生命、不追求性情变化、不追求顺服神，那就是你的悖逆。你不追求那你就得不着，你得不着到神作工结束考试时，也就是到最后时期你依然不能为神摆上、献上，依然不能顺服神，那就是你没有被训练、培训成警犬，那你就得受惩罚。所以说，这六千年里不包括最后这一步工作，最后这一步工作是直接话语引导、带领，直接就是话语作成全与淘汰的工作，那第三步工作作的就是一个驯化、考验。第三步工作里边伴随着恩典，因为它是个过渡的过程，等第三步工作结束了以后，就再没有恩典了，完全是神的公义。虽然六千年也过去了，虽然咱跟上了第三步工作了，虽然咱依然还能活着，但这是一个恩典的伴随，有恩典的伴随是要等待着你的悔改，咱把这个方向弄清楚。你每天培训、训练那只狗呢，那狗每天起来干什么呢？那就是操练听主人的话，操练看主人是在说什么，操练看主人是什么意思，它要学会和主人之间的互动，学会完成主人给它下达的指令，做这一切的目的就是要操练它能够顺服主人。那咱今天呢？神道成肉身来在地上还成为了中国人，神和咱是直接对话，不需要你去揣摩什么，直接就把神的心意以及对你的要求告诉你了。你现在比彼得那时候实行真理、得真理要简单、轻松得多，因为神是明明白白地、直接地告诉你了，你直接去实行就是了。而且神还是掰开了说、揉碎了说，所以说不怕你愚昧、不怕你无知，只怕你不追求。现在知道我给你交通这个是什么目的意义了吧？就是让你明白你每天是在干什么，你每天就是在追求得生命呢。这个得生命就是在干什么呢？就是学着顺服神呢，你学着顺服神就是得生命呢。你把神对人的所有要求都知道了，并且都能顺服下来了，那你就得着生命了。神对你的要求你顺服不下来，那你就是没生命，所以你得知道你每天是在干什么呢。你每天得寻思：“我顺服神了没有？”在

神摆设的每个环境里边，你是不是顺服神的人？你是顺服神的人，你就是能在每件事里得着生命的人。你在每件事里都不能顺服神，那你就是得不着生命的人。在灾难未降下以前，你根据所有人所走的路来看，你就知道他是该活下来的，还是该受咒诅的，还是该受惩罚的，你就看见了，你就知道了。就像算卦一样，算卦他是蒙的，你这是直接看到了他的归宿。当你直接看到了他的归宿以后，神开始作事呀，该惩罚的惩罚了，该受咒诅的受到咒诅了，该剩存下来的剩存下来了，当你看到这一切的时候，这叫经历、体验。当你看到这一个过程的时候，你产生了敬畏神的心，不敢再放荡了。所以说你每天信神在干什么呢？就是在学着顺服神，还要学着去认识、经历、体验神的作工。在认识、经历中看见神、认识神。每个人做什么了，他做了抵挡神的事了，还是做了顺服神的事了，你看见了以后那你就能判断他的结局了，这个人将要受到惩罚，还是受到咒诅，还是能剩存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操练你的分辨、认识人的能力。有一天你看见神作事了，“哎，我看见那个人的活出和受到惩罚的这个人一样啊，那个人也应该是受惩罚的呀，怎么没有受惩罚呢？”你就纳闷呢，后来一了解，“哦，原来人家那个人后来悔改了，人家是怎么怎么悔改的。”借着你所看见的事实，这就证实了神说的话，神说：“**我从不看你以前怎样愚昧，不记念你们的过犯，我是看你如何爱我的，爱我能胜过一切吗？我看你能否回过头来依靠我脱去愚昧。**”（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十七篇》）神不看人的过犯，神是看人是否悔改。你看见某某某的活出是该剩存下来的，可是这场瘟疫下来以后，怎么死了呢？当你看见某某某死了以后，你不要去埋怨，你去寻求：“神是公义的，神不会作错事，既然他死了，那肯定他是必死的。我认为他不应该死，那是我的一个误判。他是因为什么死的呢？哦，原来他表面上做的是人，私底下做的是鬼，他背着神做过什么事，哦，该死！”经历过几次以后，你会分辨、认识人了，生命也长大了，等神作工结束的时候，你也剩存下来了。咱把这个方向搞清楚了，没有什么疑问了吧？（没有了。）

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交通这个吗？神说：“**虽然人的作工、人的事奉或爱神的心掺杂少了一些，但就人里面的本质来说，就人落后的思想来说，还总是追求肉体得平安，肉体得享受，并不关心神成全人的**

条件、目的到底是什么，所以说，多数人的生活还是庸俗、腐朽，没有一点变化，根本就没把信神当作一回事，好像就是给人信一样，糊弄糊弄，只是得过且过，苟且偷生，很少有人在凡事上都能追求进入神话，获得更多更丰富的东西，成为在神今天的家中更富有的人，得着神更多的祝福。若你追求在凡事上都被神成全，都能承受神在地的应许，追求在凡事上都被神开启，不虚度年华，这是最好的积极进入的路，这样才有资格、有条件被神成全。”（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对被成全之人的应许》）我给你交通这些的目的是不让你再腐朽度日，不要再熬日子、不要再盼日子，你熬日子熬的是你自己的生命、损耗的是你自己的生命。咱在这儿就好像念书一样，你在念书时期不是学习文化知识，你只是想念书毕业出来就能怎么怎么，你只是想着毕业出来以后能有个好的归宿。可是你不学文化知识，你守了个规条、方式，你毕业出来以后没有真才实学在社会上站立不住，那你念书所受的那十年寒窗苦白受了。咱信神也是一样的，你信神如果不追求顺服神，也就是不追求生命，那你最终肯定得不着生命，最终的结果你肯定是受惩罚的，肯定是灭亡的种类。你把这个弯转过来以后，就看见信神跟念书是一样的。念书时你调皮捣蛋、应付糊弄、欺骗，做作业的时候你不想做，是让别人替你做，尽本分时你不想尽，老嫌别人尽得少，你不是实际地学习文化知识，等到考试的时候，你是怎么呀？你要么是看人家哪个人学习好，照抄照抄，要么是找找班主任给你改一下分数。这就像咱尽本分一样，平时作点外边工作，看着你在尽本分呢，看着你不停点地跑呢，可你注重顺服神了没有。孩子念书都是从6点起来到了晚上9点才回来，人家好好念书的是这个时间，不好好念书的也是这个时间，时间是一样的，但人家好好念书的上课是认真地学习呢，你去学校念书上课是开小差呢，从外边看是一样的，可最后你啥也没有得着，这就和咱尽本分一样。你看着肖红是怎么尽本分的？她是用心尽呢。她给你交通工作安排呢，她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存心又是什么？完全是为了扩展神的福音工作，是为了人的性情变化，她是向着这个方向、目标去做的。那你在下边尽本分的时候，你是为着什么做的呢？你是为了完成任务而完成任务的，“工作安排发下来了，我给他们传达一下。”这个工作安排里的精神你领受了没有？你按着工作安排里的方向调动你的心去做了没有？你按工作安排里的要求求真求细地要求你了没有？你只是拿上工作安排要求下边人去了，

传达一下话，那不就和不好好念书的孩子一样？老师给你布置作业了，让你做作业就是让你操练呢，让你学习文化知识呢，可你是应付糊弄、搞欺骗呢。我记得我念书的时候，有好多字就不认识，写字也写不对，那时候听写字时，老师在那儿念了，学生在下边写呢，我就写不出来。当我写不出来的时候，老师就给我布置作业了，回家以后写多少字，一个字写十遍。我晚上写字呢，为了多写就投机取巧，一个手上抓两根圆珠笔写字，一下就写两个字。老师让我写十遍，其实我写几遍呀？（五遍。）写五遍就够了。老师一看，写了一页又一页，应该够十遍了，其实我写了几遍啊？我欺骗的是谁呀？（自己。）我欺骗的是自己，到最后我不会写的字还是不会写。咱尽本分呢，你在下边耍的那个小聪明，你欺骗谁呢？你在这儿是把你的带领欺骗了，从外边看你“人家可是用功了、可是用心了”，其实实情是啥你自己心里清楚。我用两个笔写字，谁知道？那是天知地知我知，老师也不知，可我欺骗的是谁？最后谁也欺骗不了，只能自己欺骗自己，到最终都是有果效的。我交通的这个听懂了吧？我交通这个的目的是要干什么呢？（邢欣：不要一天天混日子了。）不要混日子了，还有什么？让你做什么事不要应付糊弄，不要再欺骗了。你欺骗不是欺骗工作，不是欺骗神呢，你欺骗的是自己。

咱每天为什么要尽本分呢？尽本分其实就是做练习题呢，就是操练你顺服神呢。就像梁平说的话：“我尽本分就怕、怕、怕临到问题，结果这问题就出来了。”尽本分就是操练你做练习题呢，神就看你心里边有谁，当你心里边有怕的时候就有鬼了，那神就给你摆设环境显明了。神说：“**你们什么时候说话想到我，行事想到我？寒冷的天气你们想到的是儿女、是丈夫、是妻子、是父母，炎热的天气你们想到的也不是我。尽本分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你的利益、你的人身安全、你的家室老小，你做什么事是为了我？你何尝想到过我？你何尝不惜一切为了我、为了我的工作？你与我相合的证据在哪里？你为我忠心的实际在哪里？你顺服我的实际在哪里？你不求得福的存心在哪里？你们都在糊弄我，都在欺骗我，你们都在玩弄真理，都在掩盖真理的存在，都在背叛真理的实质，你们这样的与我为敌，将来等待你们的是什么呢？**”（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当寻求与基督相合之道》）天冷的时候，你心里边想起的是谁？天热的时候，你心里边想起的是谁？你什

么时候想起过神？让你去认识，操练顺服神，看见自己的悖逆，看见自己的不顺服。神给了你一个孩子，你就把心全部用在了孩子身上，那你怎么走亚伯拉罕的路呢？怎么走约伯的路呢？你看见了自己的缺少之后，神再给你摆上两次环境，你知道了神的心意以后，逐步地去满足神，操练着去满足神，最后达到能够完全顺服在神的权下，甘心情愿地顺服在神的权下，这个真理是不是就得着了？这就是得着一个生命了吧？这就是在这方面得着真理了，在这一方面能顺服神了。这一方面的真理得着了，也就是这一方面的命得着了。生命是逐步长大的，咱写生命经历文章呢，生命不是一下子得着的，是你一点一点各个方面的进入，做人做事、看人看事以及敬拜神的准则，诸多方面的真理，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得着的。给你交通这个是要怎么呢？就是解决拦阻你追求真理的一个错谬的看事观点。你老觉得尽本分是给谁尽呢？是给神尽呢。你是帮忙的，尽本分对你来说是额外的任务，是一种负担。咱说的这个负担是累赘的意思，不是神加给你的负担，那是两码事了，是吧？（戴超拓：嗯，是累赘。）你认为是你的累赘，是你不愿意要的，神说你要有负担那是说你得有担当。交通这个的目的是要改变你的心态，让你不再是一种抵触的心态，而是让你积极往上去够，从抵触转变为积极去够，是自愿的。当人人都自愿起来的时候，都自愿去追求的时候，也就是都自愿站在神一边看事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是人人都起来见证神的时候，那撒但就垮台了。当你们都起来这样看事的时候，撒但还能作工吗？没有撒但作工的机会了。谁还消极软弱呢？没有消极软弱了。为什么呢？得生命呢还消极啥？原来你为什么消极呢？是因为你看不透这一切是为了给你挣命呢。一天尽本分是在干什么呢？是给自己挣命呢！你老公训你呢，“一天起来跑什么呢？是顶饭吃呢，还是顶水喝呢。”你在这儿也难过呢，“是呀，我也跑了三年了，我现在还得吃饭呢，还得喝水呢。”你老公的那些话就进去了。神说：“**人这一生活着，无论什么事都是在造物主的主宰安排之下，造物主让你活，你就是有该死的病你也死不了，造物主让你死，你即使还年轻，即使身体健康、强壮，该死的时候你也必须得死，一切都在神的主宰摆布之下，这是神的权柄，没有一个人能超越。**”（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怎样追求真理（六）》）所以你该有这样的看事观点：我不挣饭，我也不挣钱，我挣命呢！大灾难来了，你说你买了保险了，你去了保险公司就是投保两百万也保不下你

一条命。虽然看着你平时健康，但一个灾难下来你一命呜呼，灭亡。你看着我平时有病，但神不收我的这口气息，我这灵魂不走，我就是病秧子我也活着呢，我也有命。你身体健康，但你现在不敬拜神，那等灾难来的时候，迟早一天你也得没命。我为什么这么跑路呢？为什么这样舍命呢？我舍命是为了得命呢！

咱交通的这个听懂了没有？（梁平：咱昨天聚会交通了对待工作安排的态度，聚完会我晚上回去也想呢，以往在原教会里也知道得顺服工作安排，工作安排挺关键的。有一次的工作安排里说环境不好，以前十几个人聚会呢，现在分开五、六个人聚会，回去我们都实行了，就有一个带领还是通知十二个人去聚会，最后就被抓了，一下就进去三年，那个时候就看到神的性情真的不容人触犯。后来从我心里就感觉确实不能违背工作安排，就是守规条都得守，不能违背。昨天就想怎么到国度建造了，反而是这样对待工作安排呢，自己都找不见自己是因着啥对工作安排是这种态度。要不是你问我，我都不反省，我昨天晚上就想呢，这是对弟兄的一种藐视？我平时嘴上喊着跟着弟兄呢，肖红是弟兄用的人，得顺服，但是做出来的事就是这样的。）因为她不是祭司弟兄嘛因为啥，祭司弟兄早就像扎根一样坐在那里坐稳了。虽然你知道得顺服，但这些东西没有成为生命，你只是把它当成一个规条去守了，就这么去经历了，没有成为生命。成为生命就成了自己的了，自己的就是手到擒来，自然流露。之所以没有成为你的自然流露，那就是咱交通的这些没有成为你的生命，咱都是被迫的、无奈的这么走着，没有从心里、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性情没有变化。（肖红：也就是说她只是停留在知道，神话没有掌管了她，神话没有成为她的生命。）也就是说没有产生敬畏神的心，当你产生敬畏神的心的时候，自然它就起作用了。就像咱昨天交通的，你怎么顺服神给你摆设的环境呀？你怎么顺服神呀？你要想顺服神那你就得操练来到神面前，让神鉴察。你敢让神鉴察，那就是要顺服神。你敢把你所做的和你的心思意念都拿出来让神看，那就基本合乎真理了。多数人都不敢把自己所做的和自己的心思意念拿出来让神看，就像梁平刚才说的，“我没有按着工作安排去作工作”，你拿出来让神看了吗？你肯定没有，你就没有意识到。（梁平：自己也想不明白，就像昨天任茔说的“自己是个啥怎么自己都不知道了呢”，一下就成了这

个了。每天也喊着弟兄的活出跟神是一心一口的，尤其是看了弟兄给任真真交通的那个，心里也挺感动的，看见弟兄所做的确实不是人能达到的，但是做事的时候怎么就没有把弟兄所要求的、弟兄所着急的放在心里呢！）这就是得先从思想里转变，思想转变了以后产生一个观点，观点出来以后决定你的态度，态度出来以后决定你的行为，得有个过程。

信神是在干什么（二）

戴笑笑，通过咱昨天解剖任茔，你对任茔有什么认识？解剖解剖任茔，把你看见的说说。（戴笑笑：任茔心里没有本分，每天只是这么交通、那么交通，还是在作工上没有进入，还是外表的一些行为。）人总想另辟蹊径，不愿强攻只愿智取，只想用自己的一种办法、一种方式来走这条路。神让你变化性情呢，你不愿意从性情上变化，不愿意去认识自己，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你只想用一种控制，掩饰，给人一种假象来骗取，来欺骗，好像用这个就能骗取下生命，也就是说只是注重外表做，让神看见你做的，然后让神赐给你生命，没有从根源上去解决。任茔就是个典型，把任茔的这些解剖出来以后，你得和自己对号，其实我感觉你们和任茔也是一样的，是吧？有三个人点头了。戴晓静，刚才听进去了没有？（戴晓静：听进去了。）你和任茔一样不一样？（戴晓静：一样，都是这么走的。）这是你自己走上这路的还是任茔带着你走上这路的？（戴晓静：自己走的。就不用人交通，自然而然就走上这个路了。）只想用外边的一种作工来欺骗、来骗取。她没有把作工看成是顺服神的一个途径，就没有想借着作工来顺服神、来敬拜神。咱尽本分最起码得用心来作工，如果只是在外表上作工，不是用心来作工，这就是一个什么呢？这就是一个方式、方法，规条、形式，就好像是社会上搞的一种运动。咱知道搞运动是什么意思吧？（邢欣：走过程呢。）走过程就是一股风，一股风过来了，搞运动呢，是做给人看的。搞运动和他的心没挂钩，和他的思想没挂钩，和他的态度、观点也没有挂钩，所以说他是伪装。也就是说一个人做事与自身的态度观点没挂钩，那就是伪装。他所做出来的不是他真实所想的，不是他意愿里边所想的，那就是克制、控制，所以他作工就像完成任务一样，完成外表作法上的一个任务，所以这样来看任茔昨天的那个行为以及造成的后果就可以理解了，就可以解释通了。昨天的时候，肖红在这边说的是机器坏了，到任茔那边为什么就说成树枝坏了呢？当时我说这是一种心不在焉，一种心不在焉的做法。这是不是心不在焉？什么是心不在焉？她心里想要做的和外表手里要做的不是一致的，人在曹营心在汉，所以她看的是“机器坏了”这几个字，脑海里出来的是“树枝坏了”这几个字，她也没有去想，

没有去揣摩，因为在任茔那里认为，“我是作工的，我只管把肖红说的话给了你就行了”。她也不去用心理解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成立不成立，不过问，只是外表的一种做法，只是走一个过程，“我做了，我给你汇报过去了”。还有任茔在作这个工作的时候，哪些事情是该和肖红汇报的，哪些事情是该自己解决的，哪些事情是自己解决不了该商量的，她都没有一个衡量，从外表看好像是理智欠缺，自己处理不了，实际上是什么原因呢？实际上她的作工与她的心思、态度、观点全部脱节了，脱了轨道了，不在轨道上边。任茔做的这些事完全是为了作工而作工，所以她在作工里没有用丝毫的心，没有去思想，没有去考虑，也就没有态度、观点这一说。

咱之前在交通什么是态度、观点的时候，举过一个例子，汽车撞了一个人，路过三个人，这三个人和被撞之人的关系分别是仇人、陌生人、亲人。如果把工作比喻成被撞的那个人，那你是这三个人里面的哪个人呢？你是那个互不相识的陌生人，因为你没知觉、没感觉。你的作工与你的思维与你的观点、态度脱节了，也就是说在你的工作中出现了任何问题，你都是没知觉的、没感觉的，所以就导致工作上出现了好多低级错误。让人看不懂你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低级错误，这就是原因。一出现这些低级错误，她嘴上说的是：“哎呀，没操心、没用心。”其实她不是没操心、没用心，她是已经脱节了，就不存在用心，也就是说她就没计划用心，她所做的和心就没任何关系。这就好比说，她心里想着：“哎呀，我孩子今年得娶媳妇呢，我老公得干啥干啥呢。”心里边想着这些事，然后手里边又做着其他的事，这个时候你说她手里做的事能做对吗？脱节了就要出问题。有次我开车回家了，因着老马的一种表现，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刺激了我的神经，所以我在高速上的时候是一路走一路想，“老马他说了什么话……做什么事了……他这种行为在神那边是怎么看的……我感觉到这个人可怕……我该怎么处理呢……”这一系列的问题在我的脑海里一直运行着。我一边想着一边开车，由于驾龄在那里放着了，开车已经习惯成自然了，遇到拐弯就拐弯，遇到减速就减速，已经是一种条件反射了，所以即便是我的思想过度思考，也不影响我正常的开车。虽然不影响开车，但四周围的景象我能感觉到吗？（感觉不到。）我是没知觉的，所以当我的意念一停的时候，一看，“哎，这是在哪儿呢，不对呀”，这才

反应过来，那时就已经错过了三个高速路口了，你说我走了多少公里呢？用这个例子来说明怎么就是脱节了。从外边来看，我这咋开车的，天天开车呢，第一个路口错过，就应该发现错过了，怎么还能再错过第二个路口？是痴呆？是傻？我经常走那个路，还能错过第二个路口？更让人想不通的是还能把第三个路口也错过？想不通，这就是低级错误，不应该犯的低级错误犯了。那为什么犯了呢？因为脱节了。你的大脑思维和你的眼睛看到的脱节了，眼睛看到的这个信息，反馈不到你大脑里边了，因为你大脑里边想的是一件事，你眼睛看到的是另一件事，不接轨。不接轨的时候，你眼睛看到的就支配不了你的行为，你所做的这个事情就和你看到的就岔劈了，在别人来看就和一个神经病一样了。所以任茔看了肖红说的“机器坏了”就能说出“树枝坏了”那个话，就能做出让人费解的事，其实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心不在焉。心不在焉就是脱节。那脱节是因为什么脱节的呢？这只有任茔知道了。任茔，你心里边在想什么呢？能不能说说？就是你在做这个事的时候肯定是在想其他的事呢，你不想其他的事，不会成了这样，不会脱节的。任茔，现在能不能说实话？（任茔：不知道当时在想什么，忘了。）那平时什么东西占了你的心了？（任茔：我感觉没有啥东西占心呀。）这好比孩子们上学，老师给布置作业了，回家之后父母让做作业呢，可你心里边想的是游戏，想的是其他的，那个题你能做对吗？肯定做不对，脱节了。咱也办过好多脱节的事吧？都有过这个经历。特别是有啥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个事占满了你的心的时候，你做什么也做不成了，脱节了。（任茔：也没感觉心里想什么占满了心呀，心不在焉发错信息了。）我给你举的是我的那个例子，我那个是思维脱节了。还有可能是，你在本分上边就没用心，就是种捎带、随手而做，随手不也是脱节吗？我只是给你说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

咱为了更好地理解怎么就是脱节了，再举个例子。脱节了就和孩子们念书一样，有的孩子念书不是去装备、学习文化知识，他只是守个规条，或者是投机取巧，“我该做作业了，我只管给你做”，那这个时候，他就不管这个作业做得对与错了。二加二等于几？他不去算二加二是等于四还是等于六，他是随口一算，所以二加二可以等于五，四加四可以等于六，他就做完了。到了学校里边，老师检查作业呢，

昨天晚上的作业都做了没有？都做了。但对不对呢？“你让我做呢，我‘嚓嚓嚓’给你做了就行了”，对还是错他不管。在咱尽本分的过程中也是一样的，你只管把这个工作作了。传福音了吗？传了。抓线索了吗？抓了。你管果效吗？你不管果效呀！果效和你有关系吗？没关系。因为你的思想就是：“神没有说我把这个人传进来我就能进国度，传不进来我就不能进国度，神没有说过这话呀！神只是说人得去传福音，所以我得去做这个事呀！”所以这就导致你做什么事也没有去用心。你没有说神鉴察呢，也不认为神鉴察着呢，更不认为你尽本分是在给自己挣命呢，是神在操练你的一个顺服呢，你没有把每天尽本分看成是神操练你顺服的一个课堂。咱交通这个是要扭转拦阻你追求得真理、得生命的一个错谬的看事观点，再一个就是你把本分当成了什么了？咱昨天简单地交通了一下作工与进入。作工就是神给你的本分，神给了你本分，你做了没有？你尽本分了，你就是作工了；你不尽本分，就是没有作工。看着你每天在这儿作工呢，也可以说看着你每天在这儿尽本分呢，但你在尽本分的过程中脱节了，你所尽的本分没有与你的思想、心思、观点、态度连接起来，也就是说你尽的本分不受你的观点、态度、思维所控制，属于一种失控，那你的这个本分就尽不成。你的思想、思维没有去控制你所尽的本分，那你所做出来的，也就是你所尽的这个本分是什么呢？是合格的吗？不合格那就是打岔、就是搅扰、就是拆毁，那就是在作恶，因为神不称许的就是祸。在尽本分的时候，有几种状态呢？刚才说的这个尽本分就是一种失控的状态，是吧？还有一种尽本分的状态，不是失控了，他是受着存心、目的支配的，是接轨的，他是有存心、目的地尽本分，这就是走保罗的路。有的人尽本分存心、目的就是为了地位、权利，还有人尽本分是为了搞个人的经营，不管是哪一种都属于是另有存心、目的，这就是搞个人经营。为着自己的地位、名誉走保罗的路，他所尽的本分比那个脱节的是不是就好多了？他的这个作工、尽本分基本上是合格的，但他里边是有掺杂的。尽本分有三种状态，一个是脱节的，一个是有掺杂的，再一个是存心是对的，他是为了顺服神，是为了尽到受造之物的本分、功用，这个基本是合神心意的，也就是说这个本分就有价值、有意义了，就是神称许的。这就好比说你在学校里边念书，做作业呢，做作业也有三种状态，一个是为了学习文化知识，那他完成作业的时候，他是从完成作业中学习文化知识去了，那

他在做作业的过程中得着的就是文化知识。在做作业的时候，如果是另有存心目的，那是什么呀？现在有的学校下午上完课以后，还有半个小时的自习，也就是让学生完成老师布置下的作业，学生做完作业了才能回家，做不完作业就不能回家，他的父母说："你要是能第一个做完作业，我就给你买个玩具、买个东西。"那他做作业就另有存心、目的了，他是为了早回家，他更是为了得着赏赐，所以他得好好做作业。这个孩子和咱说的第一个孩子都是在好好做作业，但这个孩子做作业不是为了学习文化知识，他不是为了得着文化知识，那他在做作业的时候，就要投机取巧，他有可能照抄，有可能应付，有可能用计算机，走一个捷径。他为什么要走捷径呢？因为他不是为了学习文化知识，他有掺杂，他另有目的。那第三类呢？那就是脱节。就是在学校里不学习的一类，"你卡着我了，那我该照抄就照抄。"还有人是出钱让别人给他做作业的，这就是脱节。算题呢，"你让我做题呢，我就不会呀。"一句话，"我就不会，算错了，但我做了呀。四加四等于六，二加二等于三。"作业做了吗？做了。一看写得满满的，但仔细一追究一大堆全部都是错的，他不管对错。他做作业不是为了要学会这方面知识，而是人家卡着呢，为了做作业而做作业，所以他不管对错，这就是脱节。学习的三种态度：一个是脱节，一个是有掺杂，一个是他的目标纯正。

学习是为了得着文化知识，那你信神尽本分是为了得什么呢？（得生命。）对了，咱今天转过弯了，你尽本分是为了得生命呢！是挣命呢！那尽本分怎么就得着生命了呢？尽本分就是学着顺服神呢，你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学会顺服神了，这就得着生命了。尽本分是要学着顺服神呢，那怎么就是顺服神了呢？你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实行真理，这个过程就是学着顺服神的过程，这就是办事有原则且合乎真理。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实行真理，在实行真理的过程中尽本分，这就是追求得生命呢。你每天起来尽本分是在干什么呢？尽本分就是为了在这个本分上实行真理，尽本分就是为了顺服神，从神得着称许，尽本分就是为了得生命呢，这个能搞清了吧？所以说你得搞清楚，你在这儿尽本分是为了得生命呢。那你怎么才能得着生命呢？那就是得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实行真理。那什么是真理呢？做人、做事、敬拜神的准则。也就是说，你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必须得站在神一边时时想着

神、处处念着神、事事为着神，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把心用在本分上，这就是一个纯正的尽本分，那你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得着的就是生命，得着的就是顺服神。怎么就证明你顺服神了呢？你在尽本分的过程中找着相应的真理、相应的神话，实行出来了，这就顺服神了。这就联想到为什么让你实行工作安排了，工作安排是不是就是神借着下发工作安排的这个人，向你提出的一个要求呀？神借着这个人给了你这个本分，你在这个工作安排上边求真求细了，用功了，有这个思想、思维、态度、观点了，你存心是为了顺服神，那你做出来的肯定是顺服神的。你顺服神了，那你这个人就能活过来了，这就得着生命了。你的存心不是完全为了顺服神，你里边有掺杂，你有地位、有名誉，对自己有利你就尽本分，对自己没利你就应付糊弄，那你这样能得着生命？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带着掺杂，有自己的存心，“我尽本分是为了让别人高看”，就像保罗尽本分是为了冠冕，他喜欢讲、喜欢说，尽本分是为了让别人高看他，这就是另有掺杂。那就是露脸的本分他做，不露脸的本分他做不做？（不做。）他顺服神是有条件的，所以他得生命也就有了条件了，那得生命的机会就大打折扣了。人家学着顺服神能得百分之八十的生命，你呢？你就没想着顺服神，你是合你观念的你顺服，不合你观念的你不能顺服，最后你只能得百分之二十的生命，所以说尽本分有掺杂、有自己的要求拦阻自己得生命。在尽本分的过程中，有的人不实行真理，而是为了地位、名誉，那就是没有机会得着生命。就好比教会建造时期，有人跑断腿、累断腰，也付出了，看着也用心了，但他的存心目的是什么？他是为了让别人高看他，他是在追求地位、名誉，让神能承认他，他是在搞交易，更多的是在换取，划算的就做，不划算的就不做。他一直是带着交易的心、带着掺杂的心去尽本分，经过多年的作工，他也没有学会顺服神，也就不可能顺服神，所以多年的作工只是让他学会了作工，积攒了作工的经验，不等于他会顺服神、他是顺服神的，所以咱就看见了有的人资格大大，但神不称许。这就是神说：“**……即使你为‘事奉’神而跑断腿、累断腰，甚至殉了道，但神却一点不称许，反倒说你是作恶的人。**”（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当取缔宗教的事奉》）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神说：“**像多看看神的话，多跑跑路，这也是一点代价，这是人应该做的，是人的本分，是人应该尽到的责任，但需要人里面应该放下的务必得放下，你如果放不下，外面受的苦再大，跑的路再**

多，都是徒劳！就是说，里面的变化才能决定你外面受的苦是否有价值。”（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爱神才是真实的信神》）你外面跑腿所付出的一切是不是受你的心灵支配？这个心灵支配是什么呢？你是为了顺服神，是为了顺服工作安排，是为了顺服神而去做的，那你所做的就有价值。如果从外边看你是付出了，但是你内心有其他的掺杂，那你这个就不被神接纳，这就是欺骗了，这就是另搞一套，搞个人的经营。

另一个就是脱节，他所尽的本分完全是为了尽本分而尽本分，在尽本分的过程中，他也不去总结经验、教训，也不去反思，他只是注重于做，“你告诉我让我做，我就做”，他在为完成任务而做。就和孩子们做作业一样，“你让我做作业呢，我就去做，二加二等于八，八加八等于四”，你要不检查，他就这么混过去了，你要检查，他告你，“我不会”，就过去了，所以让人看着就是想不通，五、六年级了，怎么不知道二加二等于四呢？根源就是他是为了做而做。我念书的时候，记忆力不行，记忆这方面就提拉不起来，学英语的时候，英语的各个单词都得记下来，我在单词记不下来的情况下，要再去学组句子还能组得了吗？组不了了。我连个句子都组不了，再想做其他的就更不可能了，那时候我英语考试就看不懂，我怎么做呢？我就是抓阄呢，有时间了是抓阄，没时间了就是A、B、C、D排着选，很快就做完了，还有判断对错也不会，所以我要么是一对一错，要么是挨着错，反正碰上哪个对了那就是碰对了，说是考试呢其实那就是碰运气呢，最后能打多少是多少。所以平时做题那就是完成任务呢，人家老师要检查呢，我非做不行，那我就在上边随便一填，老师要是不检查，那就是一片空白。我那时候做英语作业就和你今天尽本分是一样的，你是为了做而做，是为了交代上边你才做，所以你毫不关心这个对与错。在你来说是“我怎么就不知道呢，怎么一到那时候我就晕了呢？”是晕了吗？（不是。）不是晕了，是你就没有那个心，你就没有去搭理这个事情，就没放在心上。平时一些简单的事情你没有放在心上，等到你想放在心上的时候，你又辨别不清。敌基督假带领临到你了、似是而非的理论临到你了、迷惑人的临到你了，该顺服还是不该顺服呢？这个时候了，你说“我用心吧，我用心做个‘题’吧。”可是咋呢？可是你辨别不清。在操练做题的时候你是应付呢，等到考试的时

候，你想答对却又不会做，你没办法了，这就是脱节了。所以说，在作工上边，从外边看你是都做了，但都是为了作工而作工。就像我上学一样，哪场考试我也没有缺考，我做的题也少不了，虽然我不是逃学的那个孩子，但是我跟逃学的那个孩子又有什么区别呢？唯一的区别就是挂榜的时候有我的名、有我的分数，但究竟有没有区别，自己是知道的。咱今天尽本分了，神看着呢，你们本分都尽了，但最后借着尽本分得着生命了没有？学会顺服神了没有？我一交通以后，就不用说神鉴察人心肺腑了，你是不是也看见了每一个人有无生命？你自己不仅看见自己有无生命，也看见别人有无生命了。所以说，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必须实行真理，在实行真理的过程中尽本分，只有这样才是追求生命呢。如果在尽本分的过程中，你不是在实行真理，那你就不是追求生命的，就不是追求顺服神的。也就是说，尽本分就是操练你顺服神的一个工具、一个练习题。经过咱周而复始、多次地尽本分，能学着顺服神，听懂神的话。你尽本分的时间长了，在尽本分的过程中，神给你摆设了各种背景、环境，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中尽本分，也就是在操练你明白神的心意，操练你在不同的环境下学着顺服神，目的是不让你套个死的字句、方式。当你在不同的环境下学会顺服神了，当神作工结束了以后，完全公义的日头临到的时候，再有什么环境临到，你都会顺服神了，那时候你不会触犯神的行政，那你就是有生命的。如果在神拯救人期间，你在尽本分的过程中没有学会顺服神，你是为了作工而作工，等作工结束了以后，在地上正式开始国度生活的时候，你一作工就出差错，因为你没有学会顺服神，你一做出来就是抵挡神，那你面临的是啥？你一做出来就是抵挡神的，一抵挡神就是触犯了行政，行政管辖，那你抵挡神就得死，你死了还有生命吗？没生命了。所以说你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得操练得生命，操练得生命就是操练你顺服神，你顺服神了就是有生命了。咱能够把这个完全认识、理解了，连成一条线，这就是让你完全看见了，明明白白走这条路，这就是神说的：“**你今天所贪享的正是那断送你前途的，你今天所忍受的痛苦正是那保护你自身的，这些你应明知，免得陷入试探中难以自拔，误入迷雾之中再也找不着日头，当迷雾消失的时候，你便在大日的审判中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扩展福音的工作也是拯救人的工作》）从迷雾之中走出来了，你就到了大日的审判之中。

任茔，你今天从迷雾之中走出来了没有？（任茔：知道了。）知道了、走出来了那就进入大日的审判了。前面交通的那些就是让咱们看见咱尽的本分是什么，你尽本分就和我做英语作业是一样的，不管做得对与错，只是注重于自己做了就行。现在得把作工与进入结合起来，所以你不作工、不尽本分就得不着真理、得不着生命。那你这个时候就明白为什么让你实行工作安排了吧？实行工作安排就是给你一个本分，当给了你一个本分的时候，你能够用心去做，用神话来支配你的思维，当你尽本分有了从神来的思维、观点、态度，并且是为了顺服神而做的，是为了敬拜神而做的，那你就借着尽本分得着了生命。时间一长，习惯就成自然了，生命是逐渐长大的，原来是一种做法，随着作工，慢慢地逐步认识，最后时间长了就成了你的生命了。就和开车一样，你开车，练个两年、三年，三年以内你还是实习生，三年以后呢？你开车就轻车熟路、手到擒来，这就成了“生命”了。咱尽本分当带领了，你当带领当了三年、五年以后，你就应该把做带领该做的都掌握了，这就成生命了。神交通了《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作为带领工人具体该作哪些工作，神已经给你交通出来了，你该怎么去做一个合格的带领，按照神交通的这个要求自己就是要求自己顺服神，要求自己顺服神就是在追求得生命。咱信神二十多年了，如果说神作工结束还有一年，那咱还有一年的时间去追求，咱在带领工人上面该怎么追求顺服神，做一个合格的带领工人，有一年还能追求一年的生命。如果还有十年，咱就还能追求十年的生命。作工与进入，刚才说了作工，那进入是什么呢？进入就是你的一个生命进入。生命进入不是你认知上的进入，也不是你认识上的进入。如果你能够看清了、分辨了、认识了，这只是说你认知上的一个进入，但是还没成为你的生命。不能说“我什么也明白，就是实行不出来”，你没有操练，就没有见证。尽本分就是你生命进入的一个体现，尽本分和生命进入是互相的，尽本分是为了操练生命进入呢，那你的生命是不是进入了又是借着尽本分而体现出来的。也就是说刚开始尽本分是你操练顺服神得生命的一个练习平台，等到最后神作工结束的时候，你是否能为神摆上？是否能为神献上？那这个本分就成了你考试的一个考场，也就是你演示自己是否得着生命的一个平台、一个舞台，这个应该好理解吧？还有哪些疑问？（……）有生命没生命那就得看在神给你摆设的环境里边，也就是在尽本分上看你是不是能完全顺服

神。神摆设的环境也就是神给了你一个本分，如果说脱离了本分，那你还有什么环境呢？所以作工与进入得结合起来。

16　顺服神的一切安排才是聪明人

1　神不愿用刑罚来征服人，不愿总是牵着人的鼻子走，而是让人都规规矩矩顺服神的说话，顺服神的作工，以此来满足神的心意，但人却不知羞耻，总是悖逆神，总是悖逆神。你们最好还是找一条最简单的路来满足神，就是顺服神顺服神的一切安排，你真能达到这个地步，你就被神成全了，这不是轻松加愉快的事吗？

2　走自己该走的路，别管别人说什么，别考虑那么多，前途、命运在你手中掌握吗？你总想逃脱想走世上的路为什么总也走不出去呢？为什么你在十字路口徘徊多年最终又选择了这条路呢？你流浪多年为什么今朝不由自主又踏进这个家门呢？这是你自己的事吗？假如你打算从这里出去，你看看神允许不允许，你看看圣灵怎么感动你，让你自己体验。

3　说句老实话，即使受祸也得让你在此流中受，同样是受苦就让你在此流中受，不让你到别处，你看清了吗？你还想往哪儿走？这都是神的行政，你以为神拣选这一班人是无意义的事吗？神今天作工不轻易发怒，但若有人想打乱他的计划，他却立时改变脸色，将晴转阴，所以神劝你还是安下心来任神摆布，让神作成你，这样的人才是聪明人。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路……（七）》

988　信神没得着生命的人都要受惩罚

1　走到今天，也许你受了不少的苦，但今天你还什么都不明白，对生命的事一窍不通，虽受刑罚、审判，但却没有一点变化，里面没得着生命，那时来检验工程，你要经历犹如火一样的试炼，经历更大的患难，这样的火临到你全人都化成灰了。你没有生命，没有一点精

金的成分，仍是老旧的败坏性情，作衬托都不是好衬托物，能不淘汰你吗？

2　作征服的工作还能使用一个一文钱不值的没生命之人吗？到那时你们的日子比挪亚的日子、所多玛的日子还难过呢！你再祷告也不行了。拯救的工作结束的时候，你还能回过头来重新悔过吗？拯救工作全作完了，不再作拯救的工作，而是开始作惩罚恶人的工作了。你抵挡、你悖逆、你明知故犯，不都是受重刑的对象吗？

3　今天明告诉你你若不听，以后灾难临到你，那时你才懊悔、才相信，不是太晚了吗？今天我不记念你以前的过犯，一次一次地饶恕你，不看你的消极面，只看你积极的一方面，因为现在说话、作工都是为了拯救你，对你并无恶意，而你却不进入、不识好歹、不识抬举，这样的人不是专等着那惩罚与公义的报应临到吗？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征服工作的内幕　一》

12.什么是光（1-2）

什么是光（一）

236　神祝福诚实的人

1　所谓诚实就是能把心交给神，凡事都不对他作假，凡事都向他敞开，不隐瞒事实，不做欺上瞒下的人，不做仅仅是讨好神的事。总之，诚实就是做事、说话不掺水分，不欺骗神，不欺骗人。若你的说话有很多辩解与无用的表白，那我说你是一个很不甘心实行真理的人。

2　若你有很多隐私难以启齿，若你很不愿意将自己的秘密也就是难处与人敞开来寻求光明之道，那我说你是一个很难蒙拯救的人，而且你是一个在黑暗中难以露出头脚的人。若你很喜欢寻求真理之道，那你是一个在光明中常活着的人。

3　若你很愿意做一个神家中的效力者，默默无闻，勤勤恳恳，没有索取，只有贡献，那我说你是一个忠心的圣徒，因为你不求报酬，只做诚实的人。若你肯坦白，若你肯全部花费你的全人，若你能为神牺牲性命而站住见证，若你是一个诚实得只知道满足神不知道为自己着想或索取什么的人，那我说这些人就是在光明中得到滋润的人，是在国度中永存的人。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告诫三则》

神作工都快结束呀，咱都还没有做诚实人呢。安宁静，你看你做的和神所要求的是不是恰恰都是相反的？能看到吗？（安宁静：没有这些事实的显明，自己真看不到。）“**若你有很多隐私难以启齿**”，安宁静，你的隐私多不多？你不开口我还不知道你有隐私，你一开口就看见你的隐私太多了，难以表达。你的这个记仇、报复是不是都是你的隐私？这都是你的隐私。你这个隐私能不能说？和谁说呢？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名誉所做的这些你能和谁说？人家检举你了，你感到

害怕，赶紧起来为自己辩解、维护，就你做的这些能不能说？“**若你很不愿意将自己的秘密也就是难处与人敞开来寻求光明之道**”，那时候我为什么把何晓丹树立起来呢？不是说何晓丹她就诚实，而是说她有什么难处最起码能说出来，这是难得的。我也看到萧娇确实是娇滴滴的，一句话就打得不露头了，让再说说吧，不说了。萧娇，我今天要是不打你的话，我觉得你还能说，我看到你说何大丹的时候，那话“嚓嚓嚓”就来了，我一打，你就封口了，这是不是证明你有太多的隐私？萧娇，现在有话说吗？你现在得把你的隐私、秘密，难以启齿的秘密拿出来敞开，敞开是要让你去认识，你敞开了才能寻求光明之道。神说：“**若你有很多隐私难以启齿，若你很不愿意将自己的秘密也就是难处与人敞开来寻求光明之道，那我说你是一个很难蒙拯救的人**”，萧娇，这话什么意思？今天我在这儿了，如果你心中有秘密但不想说，你说是好事还是坏事？你不想说，我看见你头上戴的就还是花，就还是天女下凡，但是！但是什么？但是你很难蒙拯救。“**那我说你是一个很难蒙拯救的人**”，今天如果把你的面具撕下来了，你看见自己是猪八戒它二姨了，你对自己有一个真实的认识了，那这是什么的开始？认识自己了信神才开始了。看到自己什么都不是，看到自己是地狱之子，信神才开始了。萧娇，你计划走哪条路？神这里还告诉咱说：“**而且你是一个在黑暗中难以露出头脚的人**”，为什么在黑暗中难以露出头脚？你不问、不寻求，也不让败坏性情流露出来，谁知道呀？最后连弟兄姊妹的修理对付都没有，因为你的城府太深。“**若你很喜欢寻求真理之道，那你是一个在光明中常活着的人**”，萧娇，你喜欢不喜欢在光中常活着？（萧娇：喜欢。）你真喜欢吗？（萧娇：……）开欣，你喜欢不喜欢活在光中？（开欣：喜欢。）有谁喜欢活在光中？咱说的都是假话！活在光中好不好？（好。）怎么个好法？（因为是轻松加愉快。）活在光中轻松加愉快这是人的想象。任茔，在光中常活着好不好？你告诉告诉她们。（任茔：好。）（肖红：不知道什么是活在光中，所以就觉得好。）活在光中，你脸上有个疤别人看见了，在黑暗之中，你说“我是天女下凡”，他们就以为你是天女下凡，谁也不知道你是猪八戒它二姨。活在光中有没有天女下凡？（没有。）活在光中以后，你刚在这里说“我是天女下凡”，别人一看你，“这明明是猪八戒它二姨，怎么能是天女下凡呢？”天女下凡成了猪八戒它二姨了。你

是猪八戒它二姨，可你愿意让别人看见这个事实吗？（萧娇：不愿意。）那你这是愿意活在光中吗？

（肖红：弟兄问的是你愿意活在光中吗？什么是活在光中？就这会儿把你揭露得体无完肤，你看见自己的丑相了，这个时候你痛苦流泪，你就活在光中了，这才是活在光中呢。你要这个光吗？）光有两种，神话告诉你："**若你很喜欢寻求真理之道，那你是一个在光明中常活着的人**"，这个光是第一种光，那这是什么光呀？光就是审判刑罚、揭露解剖，你在神话里边能自己得着审判刑罚，在神话里边能看见自己，能看见神，能认识神的作工，这都属于活在光中。在黑暗中啥也看不见，而在光中能看见，你可以看见神，可以看见自己，可以看见神所说的奥秘。什么奥秘呢？异象就是奥秘。神作工的步骤给你显现在眼前了，这就活在光中了。这个光人都喜欢吧？人都喜欢。但这个光里边也有审判，也是审判你的罪，只不过是你活在这个光中，别人看不见你的罪，只有你自己能看见，还好受一点，这是你因着寻求真理而活在了光中。第二种光是什么光呀？有的人他不寻求真理，但最后也得活在光中，那就是给你暴露在光中了。这种情况就不叫活在光中了，而是把你暴露在光中，是要酷晒你。今天揭露解剖你了，揭露解剖完以后，还要整理成文稿，整理成文稿以后发下去，跟上国度建造的人是不是都要看啊？这是在干什么呢？你能经受得住烈日的酷晒吗？你今天在这儿搞个人的经营了，你为了一时的高兴、一时的喜乐追求地位、名誉，是，你是享受地位之福了，你是享受了一下，可揭露解剖以后呢？今天假设是一百个人看揭露解剖你的文稿，再过五年、十年以后多少人看呢？还是这一百个人看吗？那几百年以后呢？哎呀，这是HN的历史，记载在史册里了。咱就不用说几百年以后了，不谈那么远了，就说现在，就在这三年、五年里要进来多少新人？要让他们明白，要让他们认识，那他们得借着什么认识呀？今天我和你们交通了这些，在其他地方还再重复交通这些内容吗？（肖红：不交通了。）一步步拔高了，这些内容就不交通了，那你就是一个什么呢？你做过效力者，作过衬托物。你就是来衬托的，你扮演了一个抵挡神的撒但的样式，借着你让后面进来的人看见了撒但的丑陋，看见了信着神、跟随着神又抵挡着神的一个表现，在这三年、五年里进来的新人都要看，"哦，这不是诚实人，这是诡诈人。她的这诡诈是什么

表现，她的活出是什么表现，哦，原来诡诈人就是这样的呀。”认识你的人，不认识你的人都知道了，将来不认识你的人也会认识的。你还记得之前我解剖老马是敌基督吗？他去了那边兴奋地、高兴地说：“我来了。”他以为别人会迎接他一下，没想到迎接他的是：“哦，你就是那个敌基督老马呀！”你说他听了这话心里什么感觉？咱不要说以后了，就说现在这一刻，就这几个人在场，当真正把你所做的这些事摆在桌面上的时候，你想不想钻进地缝里边、钻进老鼠洞里边？有点羞耻感，有点惧怕感，你在作工中，当你想为自己地位做事的时候、当人们给你提意见的时候、揭露解剖你的时候、当你不愿意接受的时候、当你想反抗的时候，你能想到将来要把你所做的都暴露在光中酷晒的那一场景以后，你还敢不敢了？（安宁静：不敢了。）这就保守了你。有两种光，一种是你主动寻求真理得着的光，一种是揭露解剖了你，把你放在光中酷晒。神作工结束以后，不管信与不信的，最后都要让人看见神的显现。神就是光，看见神的显现，就是把你所做的全部放在光中。“**若你很喜欢寻求真理之道，那你是一个在光明中常活着的人**”，如果你很喜欢寻求真理之道，是你自己去寻求的，当你自己在神话里边主动地去寻找路途、寻求满足神的时候，神话穿针引线，在你里边引导你、开启你，你明白了以后心里边是亮堂的，你实行是有路途的。你按着神话这么去走的时候，虽然心灵里边受点苦，但这苦受得有价值，因为你做出来的这些是见证。就像肖红一样，人家把三岁、五岁的孩子放下，虽然当时实行真理受点苦，但人家实行出来以后是有见证的。

“**若你很愿意做一个神家中的效力者，默默无闻，勤勤恳恳，没有索取，只有贡献，那我说你是一个忠心的圣徒**”，咱做带领是不是也可以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呢？这个默默无闻、勤勤恳恳能理解吧？“**若你很愿意做一个神家中的效力者，默默无闻，勤勤恳恳，没有索取**”，只管作工作，不要为自己的地位、名誉而作工。别人一说你的时候，伤着你面子了，别人写了封检举信检举你了，“我非得把他开除出去，非得清理了他。”你还记上仇了，这走的是什么路？“**只有贡献，那我说你是一个忠心的圣徒，因为你不求报酬，只做诚实的人。若你肯坦白，若你肯全部花费你的全人**”，安宁静没有为神花费过全人，我看你为地位、名誉可以花费全人，你自己能看到吗？“**若你能为神牺牲性命**

而站住见证”，你不是为神牺牲性命，你是为撒但牺牲性命，你知道你独断专行是什么后果吗？你所做的报复、报仇是什么？你所作的工作是什么？你心里应该是清楚的。你追求真理了没有？你按原则办事了没有？你给人强行灌输了之后，虽然你不会对号这是强行灌输，但你心里边知道你所做的，你把谁定规以后，要把你的定规告诉给别人，让别人听你的，当别人不听的时候，你会想尽一切办法，你会去做说客，这个你心里清楚吧？这就好比你要清理那两个人的时候，开欣不认同，最后你攻击开欣说了句什么呢？“你的意思是工作安排安排错了？”这是不是两码事呀？人家没有说工作安排错了，人家不是不处理敌基督，人家是说你处理这两个人合适不合适。在人家说你清除这两个人合适不合适的时候，你不是按着工作安排去看这两个人是不是该处理的对象，你不是跟工作安排去对号，你反过来是问开欣：“难道是工作安排弄错了？”这就是混淆视听。你和开欣说不下去以后，或者是你包装的这个东西，别人不接受，你站立不住了，你不能强行灌输人家的时候，你又来了一个什么呢？“你不是有主见吗？你不是有主心骨吗？我先把你的主心骨打倒，这样你接受也得接受，你不接受也得接受！”你拿什么打呀？拿上“圣旨”，先把人家打倒，“你敢说工作安排错了？你敢说‘圣旨’错了？你敢违抗？”你把她的主心骨打了以后，她站立不住了，她是不是就委屈求全了？你这就是在混淆视听。你做这个事的时候，你心里应该是清楚的。“**若你能为神牺牲性命而站住见证**”，安宁静，你是为谁牺牲性命呢？你这么做的时候心里是清楚的，你是为了你的地位、名誉，为了你的报复，为了满足你的私欲然后做的事，你是为了你自己肉体利益牺牲性命，从而成了撒但的出口。

“**若你能为神牺牲性命而站住见证，若你是一个诚实得只知道满足神不知道为自己着想或索取什么的人**”，咱和这个诚实人是不是恰恰是相反的呀？你是个什么人？你不是诚实的，你是诡诈的，你是不知道满足神只知道和神索取满足自己的人，那你还能活在光中？那你还能在光中得着滋润？还能进入神的国中？那必然是被踢出去的。今天还谈了个什么呢？人把敢说敢干当成了一种正义，是吧？（嗯。）神话是不是给你说得很准确呀？“**所谓诚实就是能把心交给神**”，不是看你是不是勇夫，不是看你做了什么，不是看你的表现，不是看你的那一身“正气”，而是看你最终的心给了谁。你的心给了神，然后你再有正

气，这才能说你是正义的。可你是为了你的地位，是别人伤着你了，你为了维护你的地位，为了搞你的经营，也是为了赶快解决了问题然后回家。咱今天要交通真理解决问题，这需要一天的时间，一天的时间还不一定能把问题解决了，有时候还得交通三天。但是有个好办法，什么好办法呢？简单粗暴，“嚓嚓嚓”把他训斥一顿，他是不是规矩了？（嗯。）那三个小时就解决完了。同样是解决问题呢，同样是他们不敢乱了，但你在这里是打了“胜仗”回家了。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你的心交给了谁？你不是把心交给神，你完全是为了地位作工，也可以说是为了作工而作工，你没有把他们带到神面前。神是来经营人的，是来拯救人的，你是不是为了拯救人而作工的？你是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作工的？我解决问题是扭转你的看事观点，苦口婆心、唠唠叨叨，说了一遍，怕你听不明白，再说一遍，从根源上解决，是为了让你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所谓诚实就是能把心交给神，凡事都不对他作假**”，那个简单粗暴地作工是什么？是不是作了假？你们在下边作工是不是简单粗暴，你们想两句话就把这问题解决了。看看表，现在几点了？还要赶在五点半之前回了家。

（安宁静：我这里边有个困惑，解决问题的时候，我感觉应该从这方面、那方面交通，可交通得多了的时候，弟兄姊妹里面那种反的东西、抵触的东西就出来了，就说你点到就行了，你在这儿唠唠叨叨的，东叨叨、西叨叨好像把自己的观点强行灌输给人了，我有时候就是受这方面的辖制。）你记住一点，人都是服在神话下的。说得不好听点，你就是给他强行灌输神话也罢，只要你是见证神的，你是高举神的，你是交通神的心意，没有一个人敢反。可如果有你的掺杂，你想达到你的私人存心、私人目的，别人能看得出来、能听得出来，那肯定就反了。（安宁静：人这里边有个想法就是“我已经知道了，你还在那强行灌输呢”。）我和你交通什么呢？我来解决的是什么呢？我解决的是你的看事观点，是你的看事观点、出发点、源头，而不是怎么去扭转人家的观点、怎么去扭转别人。我只负责给你交通清晰，我交通得透亮明白了，你看清楚了，那你自己选择。你看不清楚就是我的问题，我再三地唠叨目的是为了让你看清、看明白，但我的目的不是强行让你改变。我说这个主要是解决人做事的时候带着自己的存心、目的这个问题。咱还说你让开欣同意开除那两人的这个事情，你给开

欣交通了以后，她就不认同你给她交通的，你再给她重复地交通，那你这个交通是什么？就像刚才说的，你说的是一个包装起来的东西，还是摆出事实来让人分辨认识呢？（安宁静：我记得你以前交通过什么是背后论断，什么是符合事实真相，说话要是符合事实真相，是不是就不属于论断呢？比如我说那两个人是什么什么表现，如果事实就是这个表现，那我把这个符合事实的表现说出来了以后，这属不属于背后论断？）你把这个事实说出来和论断是两码事，但要分清的是如果你给他盖了个帽子，那这就是论断，如果你只是把这事实说了出来，那是摆在了桌面上，那就不叫论断。（安宁静：有时候可能我也有点糊，分不清，有时候我感觉我这不属于论断，我只是把符合事实的表现说出来了。但是你刚才说的，在我说话的时候，无形之中已经是用我的那个观点给他定性了，扣了帽子了，这个我接受，是这样的。）你扣了帽子就已经是论断了。你看我是怎么交通的，我要揭露某某某是敌基督，我是给你交通神话是怎么说的，某某某的表现是什么，做了哪些事，我给你交通了以后，你对某某某有认识、有分辨了，在你心目中，你看某某某就是敌基督，但是从我口中说“某某某就是敌基督”这话了没有？（没有说。）你自己去认识，你去看去吧。如果我不给你交通敌基督的表现，不说他怎么怎么，也不说他的表现，更不拿这个表现和神话去对号，而是直接和你说他就是个敌基督，这个就是论断了。即使他是敌基督，我没有把他敌基督的表现给你说出来，而是直接说他是敌基督，那这也是一个论断。

（安宁静：这里边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如果我把这个事实表现说出来以后，别人对他还没有分辨的情况下，我可以不可以把我的看法、观点说出来？我这个时候只是把我的看法和观点说出来而已，这只代表我的观点、看法，我说的目的并不是非要让人来听的。）那你的这看事观点从哪儿来的？（安宁静：就是通过这个事、通过人的表现，然后我是怎么看的，说我的看法、观点。比如说我和开欣两个人针对一件事来交通，我把这个事实表现说出来以后，开欣还是没有什么分辨和看见，这个时候我能不能把我的看法与观点说出来？说出来是不是就是让她按着我的意思走了呢？而且我在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好像也说了，这只是我的看法与观点，并不是说我说出来就非得让你去听。）你的意思就是你在发表你的态度、观点。（安宁静：对。）

今天如果要通过聚会解决这个人的去与留，这个时候就需要你发表你的观点、态度。让你发表观点、态度这是一个简短的过程，你直接说："这个人我看他一贯表现就是个敌基督"，这是不是就把你的态度、观点发表了？你在发表态度、观点，他在发表态度、观点，她也在发表态度、观点，你们发表态度、观点的目的是因为需要通过几个人的表态处理一个人，那就不需要你再说他做过什么了，因为你已经看见他的表现了，也就是说你看见他就是敌基督了。那开欣看见他是什么人呢？何晓丹看见他是什么人呢？何大丹看见他是什么人呢？萧娇看见他是什么人呢？如果你看见他是敌基督，他也看见他是敌基督，有几个人都看出他是敌基督了，百分之八十的人都通过开除这个人，好，那处理！这个时候就是让你发表你的观点、态度，要看你的看事观点和态度了。如果你是在和开欣交通，开欣不明白，那你交通的时候要怎么呢？你要交通敌基督的表现，然后让开欣看见他就是个敌基督，而不是直接告诉开欣他就是个敌基督，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过程。你和我说的是，你给开欣说出来以后，开欣看不见他是个敌基督，然后你就把你的观点说出来了。（安宁静：我把我的态度、观点亮出来，也不是非要开欣去听，我的意思是如果开欣认为这个不合适也可以提出来，咱共同商量。）那你所做的对开欣就造成了一个引诱，因为你做这个的时候里边有目的。我刚才给你举了一个例子，我说了我是怎么作工的，我就是看见他是敌基督，我也不会说他是敌基督，你看见我直接说过谁是敌基督了吗？你直接把他的表现和他做出来的事情亮出来，让人一看他就是个敌基督，还需要你说他是敌基督吗？不需要了。你要说一个人是杀人犯，你得把证据、证人提供出来，或者是把他杀人的视频直接放出来了，让人自己看，当你把这些都拿出来的时候，还用不用你说这个人是杀人犯呢？你在这儿一直和我说："我和开欣说他是杀人犯了，开欣不认为他是杀人犯，我能不能把我看见他是杀人犯的这个结论告诉开欣？"你要说的不就是这个吗？人都有两只眼睛，如果你真看见他是杀人犯了，那你把这些证据摆在人面前，让人自己看他是不是杀人犯。人家有自主权呀！你得让人自己去分辨、自己去认识呀！为什么要强行灌输呢？你还记得神交通的那个喝油吗？那你这个是不是强行灌油呢？（嗯。）

（何晓丹：你看安宁静现在是一脸迷糊，她没有认识到你说的她论断人，没有认识到你说的人说什么话都有自己的存心、目的，她没有看见自己的存心，没看见自己想把那两个人开除掉。她自己没有看见但是周围人看得清楚，周围人都给她点，“你是不是想把那两个人开除掉？你想把那两个人开除掉，但是这话还不从你嘴里说。”安宁静只是说：“我没有啊，我真是好心帮助你们，你们对那两个人就没有分辨，我有分辨，我是让你看清那两个人就是敌基督。我给你摆的有事实，他们就是那样的人，你为什么说我是背后论断？”这个她混淆了，她没有看见她的存心，没有看见她所做的达到的果效就是别人看见她想把那两个人开除出去，她没认识到周围人看到的她的存心，这是她自己不接受的理由，所以她现在是一脸迷糊。）那现在对安宁静所做的是不是就更加有认识了呀？安宁静说了她的观点，她说那两个人就是敌基督，可是别人不认为那两个人是敌基督，这就确定了安宁静是论断那两个人是敌基督。（就是呀，她看着是，别人还没有看着那两个人是敌基督。）安宁静也是相当自是啊！安宁静，你现在对这个论断难以理解，是吧？（安宁静：你说我带有定性的那个话是论断，这个我能理解，但是有的情况下……）那就不是有的情况下，所有的情况下都是一样的。每一个人都不简单，哪一个人也不是痴呆，如果你真把你看见的事实表现拿出来了，他们真的就认识不了？你把那两个人的言行举止谈出来，再拿上神话去对号，你这么一对号以后，那两个人是不是敌基督，人们是不是都能看见？人人都有两只眼睛，你让人家自己有个判断。通过你的对号，人家有疑惑，“不可能吧？这哪能是敌基督呢？”人家刚有个疑惑，还没有反应过来呢，还没有仔细去分辨呢，还没有判断呢，你倒给人家强行灌输上了，“那两个人就是敌基督！”“哦，知道了，那两个人就是个敌基督。”如果在开欣那里认同了你的观点，认同了那两个人就是敌基督，那你就是强行灌输、强行占有了开欣，这就和进入迷惑人一样。进入那是迷惑人，你这是不是也是迷惑人的呢？就好像你说那两个人是敌基督，就该处理，你把事实摆出来以后，别人不通过，别人认为那两个人不是敌基督，不应该处理，也不应该成为一个处理对象拿出来讨论，你还说那两个人该处理，那这是不是个论断呀？什么叫论断？怎么认识论断这两个字？怎么理解论断这两个字呢？论断等于哪个词呀？论断和武断一样。在神家背后议论人，这叫论断，是吧？（嗯。）在世上那就叫武断。什么

是武断呢？武断原指以权势断定是非曲直，后指没有根据、只凭自己的想象作判断，是不加思索、不加考虑、不加调查、不加核实、不加确定、不顾情理是否持平而随意评决他人的是非曲直，是鲁莽地下断案，非理性的一个判断，这就是武断。你鲁莽地定一个人的罪，这是不是论断呢？你鲁莽地评价一个人，这是不是论断？你认为那两个人就是敌基督，人家别人通过了没有？人家别人那样认为吗？你认为那两个人就是敌基督的时候，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应该是你直接告别人说那两个人是敌基督，还是应该寻求一下，“姊妹，我看着那两个人是个敌基督，你看那两个人的这个表现，你看那两个人是不是敌基督呢？”你可以去寻求对号入座一下，不应该去给人家发表你的观点，说那两个人是敌基督。

（安宁静：很多时候也是把这些表现说出来，在一块交通交通，因为我的看法不一定准确，谁如果有不同的意见了可以提出来。那次就在一起谈了呀，并不是就是要按着我的意思。）你们带领工人在一起，把那两个人谈论成敌基督了，把那两个人放在敌基督的位置上的目的是要干什么呢？是不是要处理呀？你不处理，拿出来谈论干什么呢？如果你不认为那两个人是敌基督，你认为那是敌基督败坏性情，那你就不应该和带领工人聚会一起讨论，而是应该找那两个人，去给他们交通，让他们去认识自己的败坏性情。（安宁静：我们聚会之后，发现我里面有偏差，那我就扭转这个偏差，就不按着我那个意思走了。）扭转什么？（安宁静：比如说我提出我的观点了，但是有人不认同这个观点的时候，那我就寻求，这是我里边的掺杂，是我里边的败坏性情，那我就反省我里面的东西，就扭转呀。）你和他们讨论这些，你有你的目的。你的目的是想干什么呢？“我这里边有个态度，我这态度如何能表达出来呢？”这就是你的存心、目的。我今天说你论断人、定规人，我这话捆绑住你了，你不能再发表你的态度了，所以你就要另辟蹊径，那你下一步怎么走？你问我呢，“你给我交通一下，我能不能发表发表我的观点。”我要是让你继续发表，那你还变化吗？我要是说你可以发表，那你就还可以继续按着你自己要走的那条路去走。（安宁静：我就是想弄清楚在什么背景下说什么就是论断。）如果他的问题是种败坏性情，那就不需要带领工人在一块议论他。你看见了，你也有败坏性情，我看见了你的败坏性情，我是和你交通，告

诉你神话怎么说的，然后带着你和神话去对号入座，我对你是一种帮助扶持。可是你发现了他的败坏性情之后，不是拿上他的败坏流露和他本人去交通，去帮助扶持他呀。你发现了张三的问题之后，如果你在背后说，去和李四说："你看张三做什么了……做什么了……"这是干什么呢？这就是论断了。

什么是光（二）

（肖红：这会儿安宁静的脸被撕下来了，丢了脸了，所以她接受不了。她里边想："我怎么就能成了这人呢？我就这么恶？这太丢人了吧？"正好弟兄又说几年以后别人怎么看，几十年以后别人怎么看，这个好像成了个人传记一样，你心里想的是"这下我在HN就成了这人了？这还能活？所以我得反，我得赶紧把话圆过来，不能让别人都看见，我得把这个翻案。我把这个翻案了以后，大家看见的是弟兄也有武断的时候，人家安宁静也没有说要开除那两个人呀，人家安宁静本来是给开欣说那个呢，是开欣误会安宁静了。"虽然你说话婉转，但是你的目的是要把这个给扭转过来，这是你里边的思想。安宁静，这么说冤枉你吗？）（安宁静：不冤枉。）（肖红：我为啥这么说呢，因为我以前也是这样，那个时候，班竹荏在弟兄面前说了我的一些问题，弟兄也在说我的一些问题，我心里还能承受得了吗？我承受不了了，就像你这会儿一样，承受不了了，因为脸面挂不住。）（安宁静：我坐在这儿就想这三五年里要进来多少新人呢？人人都要看揭露解剖我的文稿，这该怎么活呀。）（肖红：对呀，这个话已经打到你心里边去了。这个话打到你里边的时候，你就想着："要是这样的话，我还能活吗？这可不行，得翻案，得赶紧翻案。"所以就开始了。那个时候我也是觉得丢人呢，因着这个就气得不行，班竹荏这么说我，弟兄你也这么说我，我那会儿的思想一下子就跑到弟兄这儿了，"他们这么说我，你也这么说我，一直说我，那就算了吧。"气得就跟弟兄对上了，"你说我不好，嫌我不好不用我也行呀，我有病，还累得不行，你还给我找出了这么一大堆问题，我又不是非要作这个工作。"我心里是这么想的，可这话能说出来吗？这个话不能说出来。所以我表面上说的啥呀？"弟兄，趁着大家都来了，咱要不选举一下吧？"我说的话好听不好听？说的话是好听，但是我心里却揣着一把刀，这刀就是要封弟兄的口，就是神话说："**你的双唇比鸽子还善良，但你的心中却比那古蛇更阴险，甚至你的双唇犹如黎巴嫩的女子一样漂亮，而你的心却并不比黎巴嫩女子的善良，更不比迦南之人的美丽，你的心太诡诈！**"（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们的人格太卑贱！》）嘴巴比黎巴嫩的女子都漂亮，但心却比老古蛇更恶毒。恶毒在哪儿啊？我接受不了

弟兄那会儿说我的问题，“他们说我也就罢了，你借着他们的话也说我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后来说了一大堆我就承受不了了，脸面挂不住了。因为我脸面致命，当涉及我脸面的时候，我就火冒三丈，那会儿还顾得上别的吗？啥也不顾了。“我还不干了呢！”心里是这么想的，但这话也不能说吧？这话不能说，还得顾脸面呢，只能说些婉转的话语。外表上话温柔、婉转，但达到的就是这个果效。我这么一说，弟兄说的什么呀？“你这是证实自己，变相地高举自己、见证自己，是更阴险的敌基督。有些人的敌基督表现从表面上就能看出来，肖红这是阴险的敌基督，从表面上还不容易看出来。”你说弟兄看出来了吗？弟兄看出来了。所以弟兄才说我是在高举自己、见证自己、证实自己，这话一临到我，我立马就说不是。我为啥要说不是呢？“我就是这人？”为了面子就得说个不是。

弟兄每说我个什么，我总要说不是、不是，但是晚上回去再听一下、再想一下，是不是呀？那会儿嘴上说的不是，其实是不是弟兄说的那回事呀？就是弟兄说的那回事，我嘴上不服，但心里是服的。那为啥我是嘴上不服心里服呢？因为我那会儿只是为面子说话。就像安宁静这会儿，你只是为你的面子说话，其实你心里服不服？你心里是服的。那个时候，我说“大家选举一下吧”的时候，内心深处已经争战了一番了，争战一番想的啥呀？“班竹荏说我不好，弟兄也说我不好，我不好，那让班竹荏上来作这个工作，我也不是非要作。让她作吧，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我看她能走成啥，我看她能做成个啥。”心思意念里边是这么想的，但这个话能说出来吗？不能。后边又想着：“选吧，选上班竹荏让她作去，我听她的，让她往前边走。”其实这个意思就是“我看看你笑话”吧？说是看班竹荏笑话呢，其实是看谁的笑话呢？是看神家笑话呢。我想着“你作吧”，这是一个意念,后来我又想着：“弟兄，你不是说我不好吗？你让他们选，看能选上她吗？要是再选上我呢？我看你还说嘛。”这是第二个意念。这两个意念都在脑子里过了以后，嘴上的话就说出来了，“弟兄，咱选举一下吧？”你看这话好听吧？你听着我的话好听，但我这话是要堵弟兄的嘴呢，我心里边的这把“刀”你知道吗？你看见了吗？意念就是人思想里边的，不在乎人外边咋说。就我这会儿给你们谈的这些心思意念，你们知道吗？我要是不给你谈，你知道吗？你不知道，这就需要弟兄解剖。其实我里

边有没有证实自己？“你说我不好，那就选吧，要是再选上我呢？”这是不是要证实自己？是不是在高举自己？是不是在见证自己？但是一般的人能看出来吗？你能看出来吗？要从我说的这句话里边找毛病，找不出来。就像这会儿要从安宁静说的这句话里找毛病能找出来吗？“我就给开欣说了一下这话，哪有这么多的问题呢？你弟兄就解剖我这么多。而且我还是在跟她商量，我又不是非要开欣听我的。”这是不是和我想的“要是不行我也能退呀，我也不是非要作这个工作，你非要强加给我？”一样啊？安宁静是不是就跑到这个里面了呀？安宁静现在就跟我当时说的“不是、不是”一样。你说不是那是因为你没有和你的心思意念去对号、没有和你里边的东西去对号，你对的是你外表说的这句话。你这会儿是说“以后我这话咋说合适”，你跑到这句话里边去了。这不是外边这句话怎么说着合适，而是人心里的恶毒，心里的不接受、不服气。安宁静你只是为了面子说了这么多话，你那会儿问的“我这话以后该咋说？”现在咱不说外面的事，不是要你变外面的这些说法、做法，而是说支配你说话、做事的这个东西该怎么变。咱现在说的是你能和开欣说这个话，就证明你的存心已经想好了，你的眼睛已经盯上那两个人了。就像那时候我选班竹荏一样，我为啥要选她？因为我的存心不对。我选她真的是她好才选她的？我是气得不行，“你不是说我这么做有毛病吗？那我就选你，你做去。”这里边有没有原则？我选班竹荏是什么支配的呢？是那口气没下去，你戳伤了我的脸，那我就选你，这是不是乱选呀？严净也是选的班竹荏，为啥都选她呀？不就是因为班竹荏老说我俩的毛病吗？“你行你做，我们都选你。”这是不是我的存心呀？外表一看，呀，还选举班竹荏呢，可是我真是真心想选她吗？存心不良、存心不对，你这会儿能领会了吧？你在开欣跟前说那两个人怎么怎么，其实你的心思意念里早就盯上那两个人了，你心思意念里想的是不要那两个人，但是碍于脸面能这么做吗？不能，所以你才和开欣说了那些话，咱说的是你里边那个恶毒，是说这个呢，而不是说你说的那句话恶毒。为啥我给你谈我的那个经历呢？你说我说的那句话恶毒吗？我说的那句话外表温柔，是黎巴嫩的女子，但心里是恶毒的。所以你不要想“HN真的出了我这么个人，别人怎么看我呢？”你越那么想撒但越是玩弄你。那会儿问安宁静愿意活在光中吗？安宁静说“愿意”。这几年安宁静就在黑暗中呢，这下真暴露在光中了。前面说了光是要审判咱的罪，咱在光中如果能看

见自己身上有这么大的“瘤子”是癌症，那就得配合医生割，你配合医生把你身上这个“瘤子”割了，这是不是活在光中？癌症取了，从医院里出来健康了。如果你配合把你里边的根儿给挖了，把你里边的败坏解决了，这是不是好事？大家看的是你的变化。）

安宁静今天是想把我打倒，弟兄姊妹看见了，看见了安宁静的不服，不行，弟兄姊妹合起伙儿来今天非得把安宁静打倒。（安宁静：这是好事，这才是神的爱呢。就像肖红刚才交通的，其实我还想赶紧驳过来，不驳过来这以后咋弄呀。）你驳就是要跟我争战，你越驳越暴露你的恶。什么是认识分辨？什么是论断？现在搞清了没有？什么叫论断呢？既然是论断，那肯定是你说的这个事与事实不符合，这才能说你是在论断，是吧？（安宁静：嗯。）如果你说的这个事与事实相符，那就不是论断了，那是你对他的一个认识分辨，那是你分辨他的一个结果。今天咱说起什么是论断了，咱就再交通交通这方面。与事实不符合的话在神家是叫论断，在世上是怎么形容论断的？有个成语叫指鹿为马，指鹿为马就是论断。你今天指着那两个人给开欣说“这两个人是该处理的”，还说了多次，这就是指鹿为马。虽然你还没有处理那两个人、还没有做出事，但是人人都知道你要处理那两个人。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人人都知道你要处理那两个人呢？如果你指着鹿说是马，就说了一次，别人会说你可能是眼花了，没看清。但如果你说了好几次，你去了哪里都是指着鹿说是马，那就不一样了。说一次那叫论断，说多次那就不仅是论断了，而是还形成了散布。论断一次是代表着你的一个错谬观点，如果你去散布了，那就不仅仅是个错谬的观点了，就成什么了？（成作恶了。）就成作恶的了，因为你做的这些里面有存心、目的。你的存心、目的是想达到让人都知道，那两个人不是鹿而是马，你想迷惑人。如果你是和一个人说那两个人不是鹿是马，那又可能是你眼花了，但你和所有人都说那两个人不是鹿是马，好了，那你就是想指鹿为马，想把所有人迷惑，性质就变了，性质就不一样了。刚才你又说，你想把我说你这是论断给驳过来，想翻案，你说的是：“我还能发表我这个看法、观点、态度吗？我一发表你就说我是论断。”你说这话的目的是要让我在这儿认同你、承认你只是在发表你的看法、观点、态度，而不是在论断。根据你的这个目的来看你走的路，你是注定了，“我要去论断人，你说你同意不同意

吧！”你要将我一军，要把我将住！怎么把我将住呢？“我发表我个人的看法、观点、态度，你说我这是一种论断，那你这就是不允许我发表我的看法、观点、态度，就是不让我分辨认识。因为分辨认识了之后会有看法、观点，你要让我分辨认识，就得允许我发表我的看法、观点、态度。”可你是在发表你个人的看法、观点、态度吗？你并不是在发表你真实的看见，你是在干什么呢？你是在指鹿为马。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这里边有个诡诈，“只要弟兄允许我发表我的态度、观点，那我就可以继续指鹿为马。只要我可以指鹿为马，那弟兄说的就不对了。”也就是说我从你们这边走了以后，你还可以继续指鹿为马，“弟兄认同了，弟兄说了，我可以分辨认识，我这是在分辨认识。所以就即使我指鹿为马了也不为过！为什么呢？因为我素质有限，我就这个能力，就能分辨认识到在这儿，我看着这鹿就是马，你能说我啥？你再说我啥，我素质差，我能力差，我没有见过马，我就把鹿误认为是马了。”你说你聪明不聪明？如果说你真是素质差，那你发表一下你的看法、观点、态度也不为过，你发表一下“张三，我素质差，我怎么看见那两个人不是鹿是马呢？我不认为那两个人是鹿，你给我交通一下。”你可以发表一下你的看法、观点、态度，这只是你的一时的一个认识。可是你和张三说了又和李四说，并且是见人就说，那这性质就变了，你的观点、存心、目的就暴露了。你不单单是想发表一下你的认识，你是想借着谈你的认识把你的认识给散布出去！神看的是什么？神看的是人的态度、观点、存心、目的是什么。你不是愚昧无知、麻木痴呆，你是想借题发挥。如果是一个愚昧无知、麻木痴呆的人指着鹿说是马，能定他的罪吗？不能定他为罪，因为他就是那个素质，所以不能怪罪他，更不能因着他发表了自己的一个看法就定这个人是恶人。但你是见人就说那两个人不是鹿是马，见人就指鹿为马，那这就有问题了，这就是恶人了。我今天来是把你这条路给劈断了，我说你不能论断人，把你揭露了以后，你不是往正路上走，你心里是翻江倒海，“弟兄这么说我，人人都看见我的魔鬼样了，我以后怎么见人呀？”你想的是怎么扭转我说的这个，所以你说那些话的意思是：“弟兄，你给我交通一下，我以后该咋办。弟兄，你说我该不该有个观点、态度？只要我有思想，那就必然会有个观点、态度吧？我有观点、态度，你让不让发表？你不让我发表我的观点、态度，那你是让我做哑巴呢。神是让人说话，你是捂我的口呢。”这些话你肯定不能

说吧？（不能说。）“我看弟兄你怎么说呀，你要说可以，好，我要走的路打通了。你要是说不可以，那你天天在外边发表你的观点、态度，不允许我发表我的观点、态度！”在你那儿看你这话、这军把我给将住了，你认为你是百胜无疑的。

我为什么说你是指鹿为马呢？分辨认识和论断的区别是什么？分辨认识是要认识分辨清楚什么是鹿、什么是马，鹿头上有角，马头上没有角，是把鹿和马的区别找出来。你要是分辨认识的话，你是看它头上有个角，马头上有没有角？头上有角的是鹿还是马？头上有角的是鹿，就凭这一点，它肯定不是马，它就是个鹿，这叫分辨认识。指鹿为马就不分辨，是直接指着鹿说“这是马”。指鹿为马有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他就愚昧无知，他就没有见过马，所以见了鹿就说这个是马，这个是愚昧无知的一种发表。一个是有那个素质，但是他就没有去求真求细，没有去分辨认识，只是大概看了一眼就说这是马，就胡乱给人扣了一个帽子，把他的这个观点、态度给发表出来了。论断、论断就是随意的就给定了，就下断案了。他没有仔细看，没有求证，没有议论议论就定了，“这是马”，下断案了，这是他做事不求真、不细心。还有一种情况是有意识的指鹿为马，也就是说他是在强行灌输、强行占有，他让你必须把鹿当马处理，那就是“我不需要你去分辨，我直接告你这是马。”你要是不听、不说这是马，他就说你没分辨、没认识。他不让你去分辨，可他反过来还说你没分辨、没认识。如果指鹿为马里边没有诡诈，那单单的就是两种情况：一种是愚昧无知，没见过世面，井底青蛙，他就给人家指鹿为马了，这种情况不怪罪。一种就是没有求真求细，信口开河，随便一指一说，就给人家定罪了，这个指鹿为马是不求真，同时这也是作工的态度有问题。但如果是有意的指鹿为马，他对着张三指鹿为马，对着李四指鹿为马，那就是他的存心有问题，那就成了恶人了。神看的是人的存心、观点、态度。我交通了这个是不是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当你看见一件事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发表你的态度、观点？（可以。）不受辖制，可以发表你的态度、观点。但如果你自己的素质有限，你知道自己的素质有限，也知道自己没有认识分辨，那你就不要去随意论断。不去随意论断，但是可以寻求，“我这个人的素质不行，我看着这鹿和马一样，它是不是马呢？”你是带着寻求的心去寻问的，别人也知道你愚昧无知，

他不会怪罪你没见过世面，也不会受你的迷惑。这就好比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人来你面前说了一句话，你会听他的吗？（不会。）你不会听。但如果是一个有素质、有教养的人过来和你说了一句话，你百分之百听人家的。世上那些骗子在骗人的时候，首先他得穿个好衣服，包装一下自己。网上有个视频说一个诈骗团伙为了诈骗钱，把自己住的地方装修成公安局，并且还穿着警服，你说要是这个诈骗团伙和你在网上视频通话，一本正经地和你说你涉嫌什么什么案件了，然后让你转钱，你是不是就信了？但如果是一个穿着乞丐衣服，拄着个拐棍的人和你说你怎么怎么，你信吗？他能骗了你的钱吗？他骗不了你的钱。你一看他穿的，就不相信他，所以即便他对着你指鹿为马了，也造不成什么影响。一个愚昧无知的人，把鹿当成马了，还来你这里指鹿为马，这个时候你不但不会受到什么影响，反过来你还要给他讲解呢，“你看啊，鹿有个角，马是没有角的……”那个愚昧无知的人听了你的话就能扭转过来。愚昧无知的人在你面前发表了他的观点、态度以后，你去分辨了、证实了，这是鹿不是马，然后再给他去讲解，借着你的讲解他的分辨认识是加深、拔高了，而不是去论断、定罪。那个不求真求细的人呢？他是只看了个外表，这就好比一个姊妹给一个弟兄盖了一下被子，他是只看了个外表就随意定罪，她就是什么就是什么，他们有男女，这就是指鹿为马。其实人家那个是有背景的，给弟兄盖被子的姊妹是他姐，可你非说人家有男女，你说你说的这是什么话？这就是说话做事不谨慎，是人正常人性方面的一种缺陷、缺失。如果你是指鹿为马，不让人去分辨、不让人去认识，直接把鹿说成马，然后还让人听你的，如果人家不听你的，你还要左说右说，给张三说了不行，还要给李四说，这性质就完全变了。

作为一个带领，咱对下边的弟兄姊妹应该是一种什么态度呀？咱主要作的工作是什么？你主要的工作是分清下边的弟兄姊妹谁是鹿、谁是马吗？你主要的工作是要带领他呢！所以你不要给我汇报张三是鹿、李四是马、张三就听不懂神话、李四是不追求真理，这些用不用你告诉我呀？（不用。）你不用告诉我他不如你，你就是不告诉我，我也知道！他为什么不如你？因为你是带领。你告诉我他不如你是要干什么呢？笑话笑话他？你的使命、责任不是分辨他追求不追求，而是要帮他、带他，把不追求的人带得个个都成了追求的人；把不认识

自己的人带得个个都能成为认识自己的人。你对你下边的人群是哪种情形能够了解、能够按时供应，这是你的责任，把他带到神面前，这是你的责任，更是你的使命。而不是让你过来告诉神，“下边的人这两个人不通灵、那两个人是恶人、这两个人不追求、那两个人是混蛋……”这些用不用你告诉神啊？神六千年来拯救的就是败坏至深的人，用不用你告诉我这些？（不用。）不用你告诉我这些，也不用你告诉神这些。神摆设环境是让你带领他来到神面前，帮助他认识分辨。也就是说你对谁有分辨，你直接和他去交通，让他去认识，让他从败坏性情里走出来！帮助他脱去败坏性情，是你的使命！对着张三说李四有败坏性情，对着李四说张三有败坏性情，这是带领工人的责任吗？（不是。）不是带领工人的责任，这是撒但的差役的使命，撒但的差役的使命是来拆毁的，你的使命是让他生命得以长进。咱在本分上用心了没有？咱在弟兄姊妹面前是要见证神、荣耀神，咱在下边见证神、荣耀神了没有？如果你见证神的作工了，张三、李四听懂了没有？他现在信的是律法时代的神，还是恩典时代的神，还是话语时代的神？他对待神话的态度是什么？神的性情是什么？张三明白了，李四不明白，这个你心里清楚不清楚？下个月得给张三供应什么？根据张三写的文章里边，看见张三有个错谬的观点，哪天得去解决张三的问题，这是不是你的责任、使命？可你实际上做的是什么？张三不合适、李四不合适、这个人该处理、那个人该处理，这是不是打岔搅扰、拆毁？我这样交通应该清楚了吧？（嗯。）

383　谁能避开神光的临及呢

1　当人都处于昏迷状态之时，在我阵阵的雷声之中，人才在梦中被惊醒，睁眼看时，多少人被这闪闪寒光刺伤眼睛，以至辨识不清方向，不知从哪儿来，更不知往哪儿去，多数人在激光之中被击杀，因而全身瘫倒在急风暴雨之中，尸首被积流成河的水冲去不见踪影。在光中，存活之人才看清我面，才对我的外形有所认识，以至于再不敢以眼来正视我面，深怕我的刑罚、咒诅再次临及其肉身。

2　多少人失声痛哭；多少人垂头丧气；多少人的血流成河；多少人的尸首到处漂流；多少人在光中寻见自己的位置，不觉心中一阵酸楚，为自己多年来的不幸经历而落泪；多少人在光的威逼之下承认自己的不洁，并且下决心悔过自新；多少人因着眼睛的失明已失去生活的乐趣，因而无心去理睬光，所以仍处于停滞状态，等待着自己的末日；多少人扬起生活的风帆，在光的引导之下盼望着自己的明天……今天，人，谁不在此景中生存？谁不在我的光中？即使你刚强，或是你软弱，但你怎能避开我光的临及呢？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十三篇》

1022　人都恢复了原有的圣洁

1　在闪电之中，各种动物显出了原形，在我光的照耀之下，人也都恢复了原有的圣洁。败坏的旧世界啊！终于倾倒在污水之中，被水淹没，化为水中的淤泥！我所造的全人类啊！终于在光中重新得以复苏，得到生存之本，不再在淤泥之中挣扎！我手中的万物啊！怎能不因我话而得以更新呢？怎能不在光中发挥功能呢？地，不再是死寂，天，不再是凄凉。天与地不再有空隙相间，而是联于一，永不分离。

2　在这欢腾之际，在这欢呼之时，我的公义、我的圣洁遍及全宇上下，在所有的人中间颂扬不息。天上的城在欢笑，地上的国在欢舞，在此之时，有谁不在庆幸？有谁又不在落泪呢？地本是属于天，而天又联于地，人是天与地相联的纽带，因着人的圣洁，因着人的更新，天不再向地隐藏，地不再向天静默。人的脸上都挂着欣慰的笑容，人的心里都隐含着无穷无尽的甘甜，人与人并不争吵，并不厮打，有谁不在我的光中和平相处？有谁在我的日子而羞辱我名？

3　人都在向我投来敬畏的目光，心中都暗自呼求我，我也曾鉴察人的所有举动，在被洁净的人中间，不曾有人悖逆我，不曾有人论断我，在所有的人中间贯穿着我的性情。人人都在认识我，人人都在亲近我，人人都在仰慕我，我在人的灵中站立住，在人的眼中升为至

高，在人的血液之中流通。地面上，到处洋溢着人心中的喜悦之气，空气新鲜，不再是迷雾遍地，而是阳光灿烂。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十八篇》

13.在行政管辖内的人才是神家人（1-3）

在行政管辖内的人才是神家人（一）

（肖红：欣然然，那次温婷婷把你们放到探子家聚会，差点被抓了，你们在聚会之前问接待家的情况了吗？两个人配搭就是让你们取长补短呢，任茔跟了这么多年了，最起码她能解决了别人问题，在解决问题上这是她的一方面长处。但任茔还有她的短缺之处，你们到一线去聚会，温婷婷说是去那个家，任茔连问都不问，这方面是任茔的短缺之处。你们不问就跑到那儿聚会去了，最后你们差点被抓了。欣然然，你说你解决不了问题，那你跟她配搭呢，这方面你该不该操心？）（欣然然：该。）（肖红：说实在的，让你和任茔配搭就是让你作这方面的工作呢。解决问题这方面不需要你，你帮不上，怎么解决问题，你得学，但是操心方面，在任茔顾不上的时候，你得补上，“到哪儿去聚会？安全吗？你了解这个家吗？”你问温婷婷了吗？你得抠她、问她，“那个家你们聚过几次会呢？那个家是什么情况呢？那个接待家是新人还是老人呢？全家信还是半家信呢？儿子不信抵挡吗？聚会那天他儿子回来吗？”欣然然，这些你就没有问吧？）（欣然然：没有。）（肖红：这该不该问？）（欣然然：该。）（任茔：这段时间我和欣然然配搭，看见她就没有良心、没有负担，就和我那个时候和肖红配搭一样。欣然然，我还说你有啥事你和肖红说，有时候我出去作工，就没有那个时间去说，这个你能看见吗？这些该汇报的事情你是不是得赶紧汇报呢？你不汇报，你也不说，啥也不做。那次咱从那儿出来以后你怕不怕？咱是十几个人去聚会了，人家儿子关住那个门，如果当下人家一打电话报了警，那就全军覆没了，根本就出不去。咱能出去那真是神保守着呢。）当时欣然然也在呢？（任茔：欣然然在呢。）那欣然然是什么感受呢？（任茔：我看着欣然然是一笑而过，脸皮也是可厚呢。）欣然然，你怎么想的呢？（欣然然：我觉得一线在那儿聚会呢，那是一线的家，应该就是安排好的，就没有问。我里边有个观点就是我第一次跟上任茔配搭，就先跟上了解了解，后来就没有去问。）任茔,欣然然没有和你配搭以前，也是这个现象，是吧？（任茔：还真是，每次聚会人家都说，说她就不出来作

工。）（肖红：王萍芝，你也说说。）（王萍芝：那次一线打回来一个书库，要找家放书呢，给欣然然发过去了，欣然然说找不下家。一线的人就想呢，“你做区带领呢，你连个放书的家都没有，你怎么作工作呢？”这下一线的也没办法了，就反映这个呢。还有福音线索这方面，人家跟她要线索呢，她说没线索，但是实际地去配合了之后也有线索，但是一开始她就说没有线索。还有我们出去聚会是去她家那边聚会，我们一去聚会她就回家了。）离不开家。（王萍芝：前一段时间疫情，有些地方咱去不了，就指定了一个小区带领，可是那个小区带领就不作工作，就不行，后来就准备把那个小区带领换下来，可欣然然一直就没有换，人家就从这些方面反映她不作工作呢。）

欣然然这是向来不作工作呀，欣然然怎么想的呢？（欣然然：……）（王萍芝：欣然然去年一段时间情形不好，她儿子坐监了，在那里边得癫痫病了，因着这个情形不好。）欣然然，你儿子坐监了？什么时候坐的监？因着什么坐监的？（欣然然：大概是在2016年、2017年的时候，他在网上贷款，倒信用卡了，后来还不上了，网上的一个人给他介绍了工作，说是工资高，一个月能挣一万多块钱。他单位的工资就是三千到五千，他嫌工资少就非要干人家介绍的这个工作。其实人家是个贩毒集团，他跟人家去押车呢，第一次就把他抓住了，他根本就不知道运的是啥东西，人家幕后的人根本就没事，但把他抓进去了，一下就判了十几年。我知道他不是犯法，他完全就是被人家陷害的，我要是有钱，我掏钱就把他弄出来了，可是我那个家庭也没钱，把他弄不出来。他在里边冤枉得、压抑得就抑郁了，去年那段时间就得了癫痫。）你什么时候跟上的？（欣然然：我是1999年信的，2019年跟上这一步的。）你是全家信还是半家信？（欣然然：全家信。）你原来在教会尽什么本分呢？（欣然然：我那会儿就是教会带领、小区带领，还在二线牧过新人。）你原来做过小区带领，做过多长时间？（欣然然：做过两年。）信了这么长时间，才做过两年小区带领？（欣然然：嗯。）还作过什么工作？（欣然然：文字组半年，后来在二线牧新人，再就是教会带领。）你在原教会尽本分是怎么尽的？当小区带领是怎么做的？和现在一样不一样？（欣然然：那时候和现在不一样。那时候就是聚会交通，下去落实一下福音工作。）那时候落实不落实工作？（欣然然：落实呢，该交通也交通

了，就赶紧聚会呢。）那时候你当小区带领呢，你抓不抓安全问题？上边的带领抓不抓你的安全问题？（欣然然：那时候找家，也抓安全问题呢。）在你尽小区带领的那两年期间出过问题没有？（欣然然：安全方面没有。）上边的带领满意不满意？（欣然然：不太清楚。）你说咱信神是在干什么呢？体验、经历神的主宰。你说你之前是一个小区带领，你带领弟兄姊妹经历神的作工呢，做了两年的小区带领直到现在过去几年了？有七八年了吧？（欣然然：多了。）那大概也就十来年吧。十来年过去了，你在做小区带领的那两年里就没有任何收获？祭司弟兄讲道交通说过阅历，就不要说信神了，就是在实际生活当中，每年也都有经历，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都在逐步增加。那你在这儿的这几年期间，增加了什么样的阅历？在工作中有什么跌倒、失败？有什么收获？不能荒度一生啊！（欣然然：……）说不上来？不想说？还是怎么呢？开不了口？（欣然然：不知道该咋说，抓工作这方面就觉得自己可缺少呢。）咱先不说缺少不缺少，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缺少，这个缺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神给人摆布的每一个环境中，人有没有成长。

神来拯救人了，人都是被败坏了的，有的败坏深、有的败坏浅，不管你的败坏深浅，神主要是看你有没有悔改。就好像老师带学生一样，不管学生笨还是聪明，关键是看这个学生是不是在逐步地成长，是不是在逐步地学习、前进，是不是在原地踏步。你就是再聪明、再能干，但如果你一直是在原地踏步，那是什么概念？所以我不愿意听你说你素质好与素质差，我只愿意听你说你在哪方面得到了哪些收获。你在这几年间得到了什么收获？在你的一生中得到了什么启发？有没有？你就从来没有想过，是吧？（欣然然：也想了。）想了以后有什么结果吗？在原教会做了两年带领白做了，一无所获。那跟上国度建造呢？跟上国度建造以后又是带领，是吧？在这边又做了几年呢？（欣然然：两三年了吧。）在这两三年里你有什么收获？说说。（欣然然：现在和原教会那时候完全就不一样，在原教会信神那就是一天天跑路，传福音、走教会、交通，聚完会交通下去没事了。给一线聚完会，福音工作一抓，工作一抠，就是跟他们要传回来的人数呢，在原教会的时候就是那样。现在是注重解决人里面的败坏，解决人里面根源的东西，看人做出来的是不是和神的作工、神的经营能挂

上钩。）这是你在这两步工作里边看到的一个不同之处、一个区别，也就是看到了国度建造比教会建造的一个拔高，这是你的看见。那你的体验、感受呢？你的收获呢？我要的是这个。你没有收获，没有体验、感受，那你不是信神的。你对原教会有所了解，这步工作你也领受了，你也看见了，你还能说出来它们之间的区别与区分，那这属于什么？可以说你是研究神的，你不是跟随神的。就像考古学家，可以盗开坟墓考一下古，看一下木乃伊，根据木乃伊他就可以推断出当时有什么文化，根据这个就可以看见当时的文化和现在的文化有什么区别，他是搞研究的，他是看见了，但对他自身来说，他是没有感受的、没有触动的。咱信神了，神一直说不让咱做考古学家，不让咱研究神，是要咱跟随神。从你这个表现就看见了你所走的路，你一路走过来，你不是信神的，你是研究神的，就是神说的那句话，神说："**只不过你们现在都学得相当乖巧，看不透的事不说也不露声色，但你们那敬畏的心与你们那顺服的心根本不存在，在你们来看，研究、观察、等待是你们今天最好的实行，你们学得太灵巧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对作工你们得认识，不要糊涂跟随！》）你是在等待、研究、分析、熬日子，等待神作工结束，欣然然，是不是这个情况？（欣然然：一说有什么收获，就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有体验，也能感觉得到神一步一步是怎么带领的，就是不会表达。）你看见了，也可以说你感受到了，但是它始终没有影响了你的生活，影响到没有？没有影响到你的生活，就更谈不到改变了。所以，经历神作工以后的体验、感受、收获最起码得能影响了你。影响了你了，你受到感染了，直到最后改变了、脱胎换骨了，这叫信神，这叫跟随神，这叫脱去败坏性情。

你把信神看得太简单，就像大街上的玩童一样，所以这也可以得知你现在对工作为什么没有任何的负担、没有任何的责任。你在神家只是做了一个旁观者，"我得盯着、我得卡着、我得看着。"这个盯着、卡着、看着不是盯神的作工，而是盯着、卡着、看着，"哪天神作工结束，人就能一步跨入下一个时代，成为下一个时代的主人。"你怕把你落下，但你从来没有实际地去做、没有实际地去跟随。从外边看你是跟随神的，你是信神的，但实际上这条路你没走。你家还是全家信的，你是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欣然然，在神

的作工中没看到你的投入，那你的精力都去哪儿了？你的精力都放在什么上边了？你心里边想什么呢？说说。（欣然然：……）任茔，你知不知道她的精力放哪儿了？（任茔：放在她自己的名利、地位这些上面了，还有她的家庭，她的丈夫，她思想里边还有她的儿子，这些占有着她。）她丈夫也信着、也跟随着呢，她丈夫怎么了？（任茔：她儿子在监狱里，她这次出来，她怕她丈夫承担不了这个责任，说这一下就把她丈夫气得不行，怕把他气坏，心里边担心这个，她还有胃病，就活在这些情形里了。）什么病呀？（欣然然：脑供血不足。）欣然然，什么东西占有了你的心？你的老公？你担心你老公什么呢？（欣然然：嗯，确实有这些。我家老大现在还在监狱里，都三十四五了，老二也快三十了，家里边还有个老太太。）两个都没成家吧？（欣然然：嗯。老大还又有了那个病，说是心里边不受辖制，那不可能，里边确实也受辖制呢，受这些东西的影响。我老公也是身体不好，全身都是毛病，就觉得他的压力特别大。现在他还上班呢，回来还得聚会，一天忙得就是不停歇。）所以你很体贴他。（欣然然：嗯。里边就觉得他的压力太大。）所以你就想替他做点什么。（欣然然：有好多的因素在里边呢，这方面确实也有。）不是有好多因素在里边，而是这些东西把你的心占得满满登登。而且这些东西不是掺杂，是主导。也可以说是信神成了你的掺杂了，神在你家成了掺杂，神在你家成了个多余的了。神本来是要来作你的主，可结果你把神当成一个过路的，连门都不让进。那你说，从这件事情里边看神公义不公义？从这件事情里看到神太公义了！

欣然然，你所走的路连沈蹦都不如。沈蹦没有儿子，招了个女婿，女婿入赘他家，听话，他感觉幸福美满，感觉神给他的祝福太大。2021年的时候，猪肉特别贵，他女婿在家养了几头猪，一下挣了好几万，沈蹦兴奋地跳了起来，在尽本分的时候，每天别人干三个小时，他干四个小时，为什么呀？“神太恩待我了！”神给了他恩典，他知道还报，就是搞交易他也知道得有个还报。去年他家里又养猪呢，在那边他打了人，就打发他回了家。打发他回家的时候，他心里难受但还又感觉舒服，因为他回家了可以养猪了，心里是说不出来的那种滋味。想在家又不敢在家，不敢在家又想在家，打发他回家又合口味。去年养了一年的猪，结果不赔不挣，白干了，他感受到了在家养

猪挣钱不由得自己。原本他盘算着这次回家能挣一笔钱，因为他不在家还能挣钱呢，他回了家养猪更应该是挣钱呢，结果没挣下钱，他感觉到害怕，也不敢说啥。就是不挣钱他也不敢有埋怨，他感觉到“呀，我悖逆啊，我回家了”。欣然然，你有没有沈蹦的这点理智？你连个搞交易的心都没有，连个平等交易都没有，你在这儿完全是种敲诈勒索。如果你心里边有个平等交易的话，你不是这个表现。神说疾病临到是神的爱，为什么说疾病临到是神的爱？欣然然，这个能理解吗？疾病临到是不是神的爱？（欣然然：能理解。）那你跟我说说，为什么说疾病临到是神的爱。（欣然然：要是没有这个病痛、没有这个疾病，我来不到神面前。）就这么一点爱啊？“因为临到疾病了，所以我得来神面前应付糊弄，如果我要是没有这个病，我可能连应付糊弄都不应付糊弄。”是吧？那就连研究神的机会都没有了，是吧？幸亏你家的一个孩子坐监了，而且两个孩子都没有成家。要是你的两个孩子都成了家呢？然后你再没有病呢？你今天还跟不跟随神？不跟随了。今天看到你在尽本分上是应付糊弄、是走过场，如果你没有病的话，你两个孩子再娶两个媳妇，你再带上两个孙子，你能不能去聚会我看都是个未知数，你说咱的良心在哪儿呢？可是你的心也别太刚硬！因为你刚硬是在与神叫嚣、叫板！咱交通过多次小女孩的命运了，现在还不理解吗？能认识到小女孩为什么会有那样的命运吗？（欣然然：能认识到。）你既然能认识到小女孩为什么会有那样的命运了，怎么还这样走呢？你走的还不仅仅是小女孩的路，你是比她更甚！知道为什么说你比小女孩还甚吗？有个姊妹叫小改，看起来绵绵善善的，也能听懂神话，素质也还可以，当时是看中她了，让她出来做带领，但她贪婪肉体不愿意出来。她老公有点逼迫她，在咱这边选她做带领的时候，她老公是逼迫她呢，最后她站在她老公那一边出不来，不能尽带领工人的本分，只能做普通信徒。做普通信徒的时候她老公还是逼迫，最后连普通信徒也不能做了，连聚会都很难达到，这个时候她孩子就开始病了，发高烧烧了多长时间好不了。你说她难受不难受？祷告、寻求，但孩子就是高烧不退。她平时不聚会，但孩子高烧达到三十八九度又正好临到聚会的时候，你说她是带她孩子看病呢，还是去聚会呢？她干什么呢？（聚会去呢。）你们都知道，得赶紧去聚会。她孩子不发高烧她不聚会，她孩子发高烧的时候，她就去聚会了。要是从世人的角度来看，“你是神经病啊！你孩子发高烧呢，你能去聚会

吗？”在那个时候她是吓得不敢不去聚会，但又不能去聚会，她要去聚会人家要说她是神经病，“你孩子发高烧三十九度，你敢去聚会？”可是她孩子发高烧好几天退不下来，如果不聚会呢？会怎么样呢？她和神搞条件，就是守规条，她也得赶紧守住，用守规条交换孩子不发高烧。世上有句话怎么说的呢？“临时抱佛脚”，平时不烧香，大祸临头抱佛脚，你说这个佛能够保他吗？能管用吗？给你举这个例子就是说，她孩子发高烧的时候，她还知道得赶紧去聚会，欣然然，你有她的理智没有？

欣然然，你孩子2017年就进监了，提前让你孩子进了监，也就是说神提前就提醒你了，让你赶紧好好信神，好好尽本分，可你呢？说不信吧不敢不信，说信吧信不来，只是应付着跟随，随大流吧。你孩子坐监了你还是随大流，不敢下赌注！你孩子2016年、2017年就坐监了，你说这是不是对你的一个警戒呀？对于这个警戒你没有知觉，你没有因此而警醒。你孩子的这个环境就和小改孩子发高烧一样，三十八度、三十九度了，你还不赶紧去“聚会”吗？你走到这一步了，让你尽个本分，你说你是怎么尽的吧。欣然然，我给你聚会不是一次两次了，一直是因为你没负担、没负担！为什么没负担？这个没负担一直找不到根源，原来你没负担是因着肉体的事占得满满登登的，让你爬不起来，你贪婪肉体根本顾不上神家工作。揭露解剖几次以后，你涛声依旧！你说神该如何对待你？神该对你采取什么办法？神是用时间与事实来与你说话，神显明了以后要看你怎么做。神举过好多例子，说一个人虽然不怎么追求真理，素质也差，也做不了什么，但他能够搞个接待，他接待弟兄姊妹特别热情、特别用心，而且还能够奉献，能够尽心，那神给予他的是什么？神给予他的是恩典。这个神交通了多少？举了多少例子？你在实际生活当中也能感受得到、能看到，就刚才我还给你举了个沈蹦的例子，而且我以前也和你交通过我的经历。在我没信神以前，我不逼迫媳妇的时候，我家庭里边的生活是什么生活，虽然人与人之间有争吵，但是在生活方面没有拮据过。不仅是没有拮据过，经济相对来说还是丰厚的，是没有后顾之忧的。在做生意上边，即使我媳妇聚会、尽本分到处跑，也没有不好的时候，即使是在我逼迫她的情况下，神给我安排的工作还有生意收入都是丰厚的。但当我要和她离婚的时候，要把她踢出家门的时候，那两个月生

意立马不行了，明显的就让我能感觉得到、体尝得到。当我跟上这步工作的时候，我要一心去信神的时候，我抛下了一切，周围的亲戚朋友都不来往了，工作也辞了，生活来源也断了的时候，我的生活依旧没有受到任何拮据。那个时候我妈虽然走了，但我妈的抚恤金还可以继续领。之前我妈在的时候，抚恤金是二百七十块钱，这二百七十块钱还不够我妈治病呢，我们兄弟姐妹几个还得再掏钱给我妈治病。当我妈走了以后，这二百七十块钱一下涨成两千七百块钱，一下翻了十倍。我的兄弟姐妹们说："你没有工作了，你领着花吧。"我兄弟姐妹几个都知道我妈不在了，这抚恤金应该是断的，所以谁也不想着领这钱。我姐姐家有老公，哥哥家有老婆，这钱还不能让人家知道，要是知道了人家还要分呢，因为一个月两千块钱，一年就两万多块钱，一上万人就开始眼红了，所以我的兄弟姐妹几个谁也没和家里人说，都让我把这个钱领着花了。虽然说我不上班了，但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就必须掉在我头上。神说每个人的心思意念都在神手中，随着神的意念而转动、变化。平时我妈看病的时候还得凑钱呢，你五百块钱、我五百块钱，谁家少一百块钱都不行，这一下全部给我了，谁都不和我争了，这怎么来的？这样维持了三年，到第四年的时候，咱也不差那一年的两万块钱了，为什么呢？因为工作逐步地开展了，方舟也逐步地建起来了，神看见我不缺那两万块钱了。你看见我缺钱吗？所以神说："**放心大胆地来爱神，看看神能把你怎么样？**"（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四十二篇》）你大胆地把你的家庭交给神，看神能把你怎么样。今年我们家那一排的房子大部分都空着呢，我的房子小，但也没有空着，继续租出去了。那个房租回来就把这个房租抵消了，神给了我生活出路，我去操心什么了？我去搭理什么了？说这个就是让你亲自去体验、经历。你亲自体验、经历了，就能感受到神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就能看到神的公义。

如果你是追求真理的，那神给你摆设的环境就是让你生命有进入，那临到你的就是对你的揭露解剖、责打，让你在认识神上、认识神的工作上、生命进入上有增长。如果你不是追求真理的，但你有一颗真心，你愿意花费，也确确实实花费了，那神对你是恩典，是有照顾的。可是欣然然你的表现是什么呢？真理你追求了没有？追求真理是在什么都明白的情况下才能追求真理，你明白什么了？你什么也没

明白，可想而知你怎么可能追求真理？所以这就谈不到追求真理，你只是个研究神的。那你信的表现呢？你的信在哪儿呢？你没有信，你不敢依靠神，你不敢交托给神，你是与神在争、抢、夺！你是在控告！你是在叫嚣！知道为什么说你是在控告、叫嚣吗？理解不理解？（欣然然：……）凡是信神的人都承认神是公义的，对吧？（欣然然：嗯。）欣然然承认不承认神是公义的？（欣然然：承认。）欣然然承认神是公义的，但是欣然然做出来的呢？“你们说神公义，公义吗？我大孩子被冤枉坐监，还抑郁得了癫痫，现在我两个孩子都没结婚，我老公一个人在家，我还有病，我还得在这儿尽本分，神，你说你是公义的，怎么公义？你的公义在哪儿？神，如果你不把我孩子从监狱里放出来，不让我孩子娶媳妇，你说人家怎么看呢？神的公义在哪儿呢？神的恩典在哪儿？神，你看着办吧！”你在控告神的公义，你在强迫神，“神，你必须让我孩子从监狱里出来，让我一家人过得舒服，有恩典。要是这样的话，那人人都能看见神的公义，如果你不这么做，人看不见你的公义。不仅是我看不见你的公义，人在我身上也看不见你的公义。”这是不是控告？前面说了你不仅是控告神，还与神叫嚣呢。怎么叫嚣、叫板呢？“你不给我恩典，你就休想让我给你忠心。你不给我恩典，你不给我个安定的家，没让我孩子从监狱里出来，我就不给你好好尽本分。你不搭理我，我也不搭理你，你这么对待我，我也这么对待你。”欣然然，你心里边是不是有这样的邪恶？在灵界里撒但是不是要这样嗤笑？不管你心里边怎么想，你做出来的事实就是这样的。神没有让你的孩子娶媳妇，神没有让你孩子从监狱里出来，你就把这些事情装在你心里满满登登的，不作工，对神家的事不搭理，这事实上就是在叫嚣、在控告。那你说神能受到你的要挟吗？在神那里是非你不可吗？

如果你和保罗一样，你有那个素质，有那个能力，那神就击杀你，你迫不得已也得为神跑“半个欧洲”，但如果你没有人家保罗那个素质，在神那里也不是说非你不可、离了你不行，你可有可无，那神就不搭理你。那你愿意叫嚣就叫嚣，愿意对抗就对抗，看最后受伤害的是谁，所以你孩子就开始得癫痫了。你孩子为什么得癫痫呢？这和你有关，因为你的心太刚硬了！你敢与神对抗、抗衡、叫嚣、控告，你怎么能不惹神发怒呢？神的十条行政里边怎么说的？神家的事，个

人的事应该怎么去处理？神说：“**当为教会的工作着想，当放下自己肉体的前途，对自己家庭的事应该当机立断，应全心全人投入神的工作之中，应该以神的工作为主，以自己的生活为次，这才是圣徒该具备的体统。**”（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谈谈关于国度时代的行政》）“当机立断”是什么意思？要快，意思是让你缩短时间，不要浪费时间，不要影响了神家工作。当机立断的反义词是什么？优柔寡断。应该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不要影响了神家工作。“**对自己家庭的事应该当机立断，应全心全人投入神的工作之中，应该以神的工作为主，以自己的生活为次，这才是圣徒该具备的体统。**”咱有没有这个体统？你恰恰是与神的行政相违背，你与神的行政是相反的！你不是为教会的工作着想，那你是为着什么着想？你是为着你肉体的生活着想。刚才我问你呢，家里边的事占有你的心了？家里边有什么难处呢？你是怎么回答的？“嗯！”马上就回答出来了，而且还是那么的斩钉截铁，大家都笑呢。我问你工作上的事的时候，你半句话说不出来。任茔说你脸皮厚，还不止说了一年，是说了好几年，这就是你的态度。“**当为教会的工作着想**”，你是为你的肉体着想，对教会里边的事是不搭理。“**当放下自己肉体的前途**”，你放下了吗？一谈起家庭，你是怨言一堆，“我老公怎么样了，孩子多大了没结婚，还在监狱里呢，最后又得了癫痫了。本来花些钱孩子就能出来，神也不让我有个钱，老公也挣不了钱，就没有我的出头之日……”你为了肉体发出的都是埋怨。“**当放下自己肉体的前途，对自己家庭的事应该当机立断**”，今天你怎么尽本分的？“出来聚聚会、传达传达工作就完了。”这就是你尽的“本分”。神交通了《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是不是说得很清楚？神说假带领、敌基督是怎么作工的呢？是不是就是“我聚会了呀，我下去给他们聚聚会，见见”？这是不是就代表作工了？下边的弟兄姊妹他们是什么样的情形，你不了解、不搭理；下边有什么样的环境，你不搭理；下边有没有一个合适的家，你不知道。“**应全心全人投入神的工作之中，应该以神的工作为主，以自己的生活为次，这才是圣徒该具备的体统。**”这个列在什么里边了？列在行政里边了呀，它不是普通的一个败坏性情。行政，什么是行政？行政是干什么的？行政是制约人行为的，是人最基本该达到的。你违背了行政，就你所做的，你还想得着神对你的看顾、保守，还想让神给你恩典，你说可能吗？得不着恩典，更应该得着相应的什么？是不是惩罚呀？是不是

咒诅呀？今天你这样的家庭，你这样的环境，那是不是正好印证了神的话呢？是不是对你相应的惩罚呢？可以说是惩罚，也可以说成是管教。这么几年了，你的心也太刚硬了！我这话能听懂吧？（欣然然：能。）

在行政管辖内的人才是神家人（二）

虽然都是不作工，但欣然然和任笙走的路还有点区别，可以说任笙是懒惰，不寻求，不往前走，但欣然然她不是懒惰，她是没心没肺，她家里边的一切琐事占满了她的心，在她这儿是对神的工作不服不满，不甘心、不情愿，有种被逼无奈、应付着走，走到哪儿算哪儿的那种感觉，所以她就不可能有心志往前走。她不是做不了，也不是不懂得怎么做，她也知道怎么做，也懂得怎么做，她只不过是不甘心、不情愿、不愿意，她把工作搁置在那边了。（肖红：她家里的事就把她的心给占满了，顾不上。）顾不上，但她也不甘心，所以她心里想的是“你这样对我，还要让我那样对你，你等着吧！”欣然然，你是不是这个心态呀？应该是吧？（欣然然：倒是没有那么明显。）还敢那么明显呀？要是那么明显的话早把你击杀了，因为你这种态度是作在神身上的，不是作在人身上的。欣然然，没有那么明显，但在你心里是有这个小九九的。（欣然然：就是肉体上的事……）你家里临到那些环境，你不是一种害怕、一种惧怕。小改看着她孩子发烧烧到三十九度的时候，是“我得赶紧聚会，我得赶紧尽本分”，而你看着孩子“烧到三十九度”的时候，你是更加怎么呢？“神哪，你让我孩子‘烧到三十九度’了，你让我怎么聚会呢，我能聚会吗？”你说你和小改比起来，哪个更次？（欣然然：我更次。）你更可怕！保罗信的是谁？保罗信的是可以击杀他的那位神。你呢？你信吗？你信可以击杀你的那位神吗？“你越杀我，我越不信你！你越不赐福我、越刑罚我、越击打我，我越不往前走！”这就是世上说的倔驴。说沈蹦是驴，面对驴的时候，得用鞭子打一打，它才走一走。那倔驴呢？“你不打我，我还走走。你要是给我差不多的家庭，再让我尽本分这还差不多，我心里边还平衡一点。可是你给我这样的老公，给我这样的孩子，给我这样的家庭，你还让我尽本分，你还让我忠心，我能给你忠心吗？你对我一点也不感冒，我能对你忠心吗？”所以再解剖你多少，再说多少，你心里清楚也走不动，不甘心，不愿意走，所以说你太可怕了！可以看一下《谈谈关于国度时代的行政》这篇神话，看看行政是什么意思，什么是行政，行政里边是怎么说的。神说：“**先说说什么是行政，行政的定义是什么，这个得明白。有些人一听说行政，‘行政是什么意思？是**

法律？是规定？是制度？还是家法？行政到底是什么呢？’人就不明白了。那行政是不是诫命呢？有些人还是不明白，就是说人并不知道行政是怎么回事。人虽然常说‘神有神的行政，你要是不听话，神用行政惩罚你，用行政来制约你’，但其实人并不明白行政的实质含义。那到底什么是行政呢？行政就是神针对人的本性、针对人的败坏性情所设的制约人行为的一类言语。行政不是法律，行政也不是律法，更不同于世上的宪法，而是神为了制约人的行为而给人规定的范围。行政的内容涉及人如何敬畏神，如何敬拜神，如何顺服神，如何做受造之物，如何做人，如何见证神以及如何不羞辱神的名。有些人说：‘神的灵能鉴察人，可以惩罚人，可以报应每一个人，又有真理来教导每一个人，为什么非得要用行政呢？’真理是关乎人生命进入方面的，是关乎人的败坏性情细节的那些情形方面的，行政就是明文规定，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情形，你信神，在神家你就得做到行政所规定的，你如果做不到就得被神家除名，你这个人在神的眼中就是被厌弃的对象。其实，行政就是人信神最起码要做到的，就如律法时代，耶和华神作了一些工作，说了很多的话，也拟定了许多律法，这些律法里面当然就包括很多人该做到的，比如，人应该如何敬畏耶和华神，如何为耶和华神献祭，当纳十分之一，当捐献，等等。那时候称为律法，到恩典时代就称为诫命了。恩典时代的诫命不能拿到现在作为行政，因为一个时代跟一个时代神要求人所做的不同。每一个时代都有诫命，每一个时代都有神对人的要求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根据时代的不同，根据工作需要的不同而随时变化。”（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谈谈关于国度时代的行政》）

“**先说说什么是行政，行政的定义是什么，这个得明白。**”咱常常说行政呢，但是没有具体的去理解、去认识什么是行政。“**有些人一听说行政，‘行政是什么意思？是法律？是规定？是制度？还是家法？行政到底是什么呢？’人就不明白了。那行政是不是诫命呢？有些人还是不明白，就是说人并不知道行政是怎么回事。人虽然常说‘神有神的行政，你要是不听话，神用行政惩罚你，用行政来制约你’，但其实人并不明白行政的实质含义。**”咱也常说行政呢，在国度时代神要用行政来辖管。“**那到底什么是行政呢？**”这里神给定义了，“**行政就是神针对人的本性、针对人的败坏性情所设的制约人行为的一类言语。**”刚才说欣

然然触犯第九条行政了，第九条行政怎么说的呢？神说：“**九、当为教会的工作着想，当放下自己肉体的前途，对自己家庭的事应该当机立断，应全心全人投入神的工作之中，应该以神的工作为主，以自己的生活为次，这才是圣徒该具备的体统。**”（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谈谈关于国度时代的行政》）“**应该以神的工作为主，以自己的生活为次**”，可是欣然然做出来的正好是与行政要求的相反，欣然然，你是以生活为主，工作为次，这就是严重地违背了神的行政！“**那到底什么是行政呢？行政就是神针对人的本性、针对人的败坏性情所设的制约人行为的一类言语。**”那这第九条行政就是要制约人的行为。为什么要制约呢？因为人都宝爱肉体，你肯定是为你肉体说话呢。人都没有涉及过神的工作，也不愿意为神作工，并且人都习惯了得恩典，习惯了应付糊弄，所以神为了制约人的行为，颁布了行政，行政也就是神给人提出的必须达到的要求。正因为欣然然这样的人太多了，所以就有了这些条条框框。人的败坏性情可以修理对付，但是你该有的行为是必须得有的，为了制约你的行为，所以就有了行政。“**行政就是神针对人的本性**”，咱人的本性是什么？（肖红：背叛。）背叛，宝爱肉体，对待神的工作不搭理，针对人的这个本性，神要求人对肉体的事当机立断。神说“**应该以神的工作为主，以自己的生活为次**”，神给你把主次分开了，咱原来是与行政的要求恰恰相反，以生活为主，工作为次了，就是说咱对待信神就像大街上的玩童在玩耍一样，把信神当成了精神上的一种信仰，信神就是个捎带的。神颁布行政就是要扭转你的这个错谬的观点，你不能把信神只是当作精神上的一种信仰，捎带着信，你信神必须得有专一的信，没有专一的信将无法走到路终。“**行政就是神针对人的本性、针对人的败坏性情所设的制约人行为的一类言语。**”这就有了行政了。“**行政不是法律，行政也不是律法**”，法律是什么呀？法律是一个规则，它告诉人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如果你触犯了哪条法律，那就用法律来制裁你，判你几年刑，关押你几年。就像欣然然的孩子一样，判几年刑。“**行政不是法律**”，为什么说行政不是法律呢？行政和法律的区别在哪儿？法律是人生活的一个基本规则，你违反了哪条法律以后，给你相应的惩罚。而行政呢？行政是你必须得遵行的，你超越了行政管理的范围就意味着神不要你了，也可以说就是给你判了死刑了，不要你了、不搭理你了，你就不属于神家人了。你是不是神家人，就根据神的行政来看你、衡量你属不属于神

家人。既然你属于神家人，那你就应该以工作为主，生活为次，对肉体的事必须当机立断，这就是行政。你用这个话来约束你的行为了，你就是个信神的人，如果这句话约束不了你的行为，你就不是信神的人，在神那边就不承认你，你是神话以外的人，你属于外邦人，你不属于神家人。之所以你看见现在有些人还在活着，神不搭理，神没击杀，那是因为神厌弃他，把他抛出门外了，他不属于神家人，这就是行政。在欣然然来看，“我信神应该得着神的祝福、恩待。”你不以神的工作为主，而是以自己的生活为主，就这还想着让神祝福你、恩待你，可能吗？不可能。因为你触犯了行政，神就把你抛出去了，所以咱就看到了欣然然家里的这种情况。

“**行政不是法律，行政也不是律法**”，律法是什么呢？当时律法时代，你只要触犯了律法，就把你处死，是吧？就解决了你、处理了你了。但今天不是律法时代，而是话语时代，不处理你，临到你的只是些话语，这些话语是要约束你的行为。律法时代神是什么性情呀？（肖红：烈怒。）烈怒、焚烧、咒诅，你要违背了律法，那就是焚烧处死。今天是话语时代，临到你的是话语，是用话语来掌管你，是用话语来制约你的行为。话语制约了你的行为，你就是神家人，你就能存活下去。这些话语制约不了你的行为，你就不属于神家人。不属于神家人，从外边是看不见的，关键的是在神那边是不承认你的。神不承认你，你还有什么呢？“**行政不是法律，行政也不是律法，更不同于世上的宪法**”，律法、宪法这个你可以违背，违背了以后，它罚你款或者管管你，让你坐监，只是给你相应的处理，这就过去了，但是行政不同于宪法。“**行政不是法律，行政也不是律法，更不同于世上的宪法，而是神为了制约人的行为而给人规定的范围。**”你得在这个范围里。神没有说不允许你有个人的肉体生活，是吧？神说了一句很清楚的话，以工作为主，生活为次。你在满足了工作的条件下，可以满足你的生活，但不允许你先满足生活，再满足工作，是吧？有的人对我产生了一个看法、观点，有的人说他的见证比我大，说“我没有结婚，我还撇弃了家庭，献上了婚姻，舍弃了儿女，你呢？你又有家庭，又有儿女，你有啥见证？”在这儿行政给你说清楚了，以工作为主，生活为次。神不是不让你有生活，你可以有生活，但是必须是以它为次，对肉体的事你得当机立断。如果按他那个说法那就误解神了，人就活

在了规条、框框里边，就只能有工作不能有生活。神是说你主次得分清，你在你的工作完成的情况下，工作能够得到神认可的情况下，你有个人的肉体生活是可以的。你不是机器人，也不是利用你，更不是完全让你去效力的。“**行政的内容涉及人如何敬畏神**”，刚才说行政是什么呢？刚才说行政是制约人的行为，这里是说行政的内容是什么。为什么有行政呢？行政的内容是让你知道如何敬拜神，行政的范畴、范围、内容主要是告诉你怎么去敬拜神，让你知道如何敬拜神、如何敬畏神，对神你得有什么样的敬畏、什么样的敬拜。就刚才说的以工作为主，生活为次，你把工作放在了首位，生活放在了次要位置，这就是对神的一个敬畏、敬拜。就像亚伯拉罕献以撒，神说“你把以撒献上”，对于亚伯拉罕来说他爱以撒，以撒是他唯一的孩子，是吧？（嗯。）但是这个工作临到他的时候，他能把以撒献上，以神的要求为主，自己的喜好、自己的爱、自己的肉体为次，“神，你说让我献，那我就要献上。神，你说不用献了，我就不献了。”主次分开了。“**行政的内容涉及人如何敬畏神，如何敬拜神，如何顺服神，如何做受造之物**”，神现在交通做人做事、看人看事，“如何顺服神”，行政是神对人行为的要求，神提出来了，列在行政里边了，你在行政的要求里边、范围里边，那你就是做到一个受造之物该做的了，就是顺服神了。“**如何做受造之物，如何做人**”，你能做到一个受造之物该做的了，那你也就是做到一个人该做的了。“**如何见证神以及如何不羞辱神的名。**”咱现在在国度建造期间，什么是国度建造还记得吗？国度建造就是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的过程，神话能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了，神能登宝座了，国度就建造成功了。神话在你身上能登宝座了，你能按着神话去实行了，你活出来的是神的话，你的言行举止能够彰显神、荣耀神了，那也就是说神的行政在你身上制约了你的行为，这就是国度时代神要用行政来辖管。那国度时代是干什么呢？国度时代就是带着你去敬拜神、敬畏神。咱每天交通的是不是这些内容啊？要让你知道如何去敬拜神、敬畏神、顺服神，告诉你怎么做就是有见证，怎么做是没见证，怎么做就是控告、叫嚣，怎么做就是抵挡神的，怎么做就是羞辱神，是不允许存在的，这也就是“**如何做受造之物，如何做人，如何见证神以及如何不羞辱神的名。**”咱交通了两个内容，一个是行政的大体，行政的内容，就是告诉人如何去敬拜神、如何去敬畏

神、如何顺服神、如何做一个人。一个是什么是行政，行政不同于律法，不同于法律。

神说："**有些人说：'神的灵能鉴察人，可以惩罚人，可以报应每一个人，又有真理来教导每一个人，为什么非得要用行政呢？'**"刚才说了欣然然，你在欣然然的这件事上看见是不是圣灵在作事呢？她家里边临到的事，这是不是神的主宰、安排？欣然然，是不是神主宰、安排你孩子娶不下媳妇呢？你孩子为什么三十多了娶不下媳妇？因为你信神以来一直就是以研究神的态度来走的，你就没有真实的去信神，就没有去体验，就没有跟着神的行政去走，所以说从那个时候，神就给了你小女孩一样的命运，摆设的环境对你是一种管教、惩罚，让你碰得头破血流。问题是你不认为、不觉得、看不到神所作的，所以让你孩子坐了监。你孩子都坐了监了，可是你还是如此，所以神只能是加大环境，是吧？那你孩子就得得癫痫了，你之所以有这样的环境是因为你太刚硬了。"**有些人说：'神的灵能鉴察人，可以惩罚人，可以报应每一个人，又有真理来教导每一个人，为什么非得要用行政呢？'**"虽然这些事情临到你了，神话你也看了，但欣然然你有没有知觉呀？你没知觉。所以非得有行政。"**真理是关乎人生命进入方面的，是关乎人的败坏性情细节的那些情形方面的，行政就是明文规定**"，把真理和行政分开让你去认识一下。"**真理是关乎人生命进入方面的，是关乎人的败坏性情细节的那些情形方面的**"，真理是做人做事、看人看事，这是你进入方面该走的路。人有败坏性情，这个人人都有，这是你该走的路。"**行政就是明文规定**"，行政是明文规定的，就是明明白白地告诉你的，就是个范围、框框。"**行政就是明文规定，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这里是不是说清楚了？你不要说你有这个背景、有那个背景，管不管你有什么背景啊？（不管。）"**行政就是明文规定，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情形，你信神，在神家你就得做到行政所规定的**"，以工作为主，生活为次，这是不是明文规定？（是。）对肉体的事当机立断，这是明文规定。神还告诉你，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情形，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既然要信神那就必须得这么做。"**你如果做不到就得被神家除名**"，这就是刚才咱说的，不要你了。"**你这个人在神的眼中就是被厌弃的对象。**"这个"厌弃"怎么理解？厌烦、弃绝，不要你了。欣然然，你听到这话害怕吗？（欣然然：嗯。）为什么说厌弃

呢？用你这个例子和小改的例子做了一个对比，她的孩子高烧三十八九度了，她吓得不敢不去聚会，而你呢？你孩子坐监了，得癫痫了，你不是吓得以后不敢回家了，得好好尽本分，你反过来是因着你孩子坐监了、得癫痫了，家里没钱难过呢，说不出来，得回家了。这就是上边说的，连行为都没有规范了，连外表的行为都没有了。行政是要把你外表的行为规范了，你连外表的行为都没有，所以就会被神弃绝。欣然然，你听了这话应该感到害怕，因为你现在就在地狱的边缘。现在作工还没结束，给了你机会你如果再不悔改，那你就完蛋了。“**其实，行政就是人信神最起码要做到的，就如律法时代，耶和华神作了一些工作，说了很多的话，也拟定了许多律法，这些律法里面当然就包括很多人该做到的，比如，人应该如何敬畏耶和华神，如何为耶和华神献祭，当纳十分之一，当捐献，等等。那时候称为律法，到恩典时代就称为诫命了。**”那时候称为律法，到恩典时代就称为诫命了，是人必须守住的！“**恩典时代的诫命不能拿到现在作为行政，因为一个时代跟一个时代神要求人所做的不同。**”在恩典时代那叫诫命，律法时代那叫律法，是吧？（嗯。）在这个时候叫行政。叫法不一样是因为它的内容不一样，每个时代神对人的要求也不一样。律法时代神带领人在地上生活，只是告诉人该怎么生活，是规范人的外表行为，现在是话语时代，是神话要作王掌权。律法时代你看见了人是怎么对待神颁布的十条诫命以后，今天你就应该用同样的态度去对待神颁布的十条行政。以色列人触犯律法以后，临到了什么？你看他可怜不可怜？可悲不可悲？愚昧不愚昧？你看他是真傻。神借着摩西都颁布了律法，还有人要触犯律法。今天神颁布了行政，明文规定了人该做的、该守的，但是人还守不住行政。咱看别人的时候看得很清楚，看到他很可怜、很愚昧，但是在咱自己临到管教的时候，咱就感觉不到咱自己的愚昧无知。“**恩典时代的诫命不能拿到现在作为行政，因为一个时代跟一个时代神要求人所做的不同。每一个时代都有诫命，每一个时代都有神对人的要求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根据时代的不同，根据工作需要的不同而随时变化。**”咱直接看一下第九条，“**当为教会的工作着想，当放下自己肉体的前途，对自己家庭的事应该当机立断，应全心全人投入神的工作之中，应该以神的工作为主，以自己的生活为次，这才是圣徒该具备的体统。**”在《谈谈关于国度时代的行政》这篇神话里，神没有交通第九条是吧？（肖红：第九条好明白，神就没有

交通。）（现在好多人在这个里边出不来，有多少人都是因为孩子、孙子背叛神走了。培养放下一年多了，最后放下因为胜不过礼尚往来，实行不出来背叛了。）（肖红：现在咱就得往实际方面见证，见证行政，这是务必该做到的，做不到就不是神家人，这就把人分开了。行政就是约束人的，是作为一个人最基本该做到的。如果你不受这些约束就证明你心里没神，你不是神家人。）

今年年初咱交通了几篇话，你从那几篇话里边就能够有所看见，能够感受到神的工作已经拔高、结束了。王萍芝，为什么说是结束了呢？（王萍芝：《该怎样见证神》里边谈了神作工的步骤，一步一步，从人打斗到尽本分，再到走上正轨，神话说人都进入正轨，神的工作就结束了。）嗯，从步骤里边看见了，是吧？还有呢？（从《神作工趋向里边》看到的。）（王萍芝：还有从《找出亚干是维护神作工》里边看到那边着火了，看到了今天就是事实临及。）这几次交通的都是些什么呀，都是异象，交通这些异象就是把迷雾都拨开了，你已经看到了国度的景象，看到了国度已经降临在地上，你完全看见了。而且交通了以后你应该有一种感觉，实际的神作了实际的工作，他不是那么渺茫，而是那么实实在在的、实实际际的，神是可以触摸得到的。你现在所经历的、看见的是你信神以来从来不敢想象的，是你想象不到的，有这感觉吧？（有。）你必须得有这个感受。肖红在工作安排里说了这一段时间在教会里应该贯穿哪些文稿，必须让弟兄姊妹在这些方面透亮了，这是必须得透亮的。因为这段时间交通的是异象，异象就是路，异象透亮了，路就清晰透亮，异象不透亮他前边就没路，他就没有方向、没有目标，那他就走不动。你们还记得我交通了哪些内容吗？是哪些内容使你产生触动的？戴超拓，说说。（戴超拓：就是工作安排里说的亚干那些。）神作工结束了以后，神要让人人起来见证神，当人人起来见证神的时候，神的工作就结束了，是吧？神要让人人起来见证神，可是你看现在，人人能起来见证神吗？（不行。）环境的逼迫，大红龙的抓捕，还有刚才说的，就不要说半家信逼迫了，自己就胜不过去！亲人的弃绝，周围邻居的诽谤，你自己对肉体的放不下，对家庭的放不下，所以你就没法起来见证神。咱针对这个交通了什么？交通了《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是吧？（嗯。）借着这个交通让你冲破死亡的辖制，不再受死亡的辖制，不

再胆怯、害怕。当你不受死亡辖制的时候，你再起来去见证神的时候，你再去作工的时候，你还有什么后顾之忧？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你在有生之年不做神家人，你死了以后休想做神家鬼，首先你得把这个理清楚，在下边才能贯穿清楚。人都想应付糊弄、都想欺骗，能欺骗得了吗？交通这些话的目的一个是让人不怕面对死亡，一个是让人看见不献上性命是不行的。咱还交通了“回娘家”，划分了界限，你要是活在肉体里边、活在撒但败坏性情里面不往前走，经常“回娘家”，你就不是神家人，神就不承认你，神就不要你。交通了《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这就解决了你的后顾之忧，让你前边有路可行。还交通了什么？《成为被征服的俘虏才能蒙拯救》，是吧？交通俘虏是要干什么呢？人都有不服不满，都有埋怨，对命运都是一种不服、叫嚣、对抗，所以人得真正的认识到人就是神的仇敌。你要知道你是来干什么的，我是作什么工作的，神要的是什么，我要的是什么，你要的是什么，这个都听明白了没有？戴超拓，我交通的这个你看了没有？（戴超拓：看了。）明白不明白？（戴超拓：明白。）我要的是什么？（戴超拓：见证。）神要的是什么？你要的是什么？以前说神来拯救人，神来打败撒但的时候，你不知道神是怎么打败撒但的，通过交通《成为被征服的俘虏才能蒙拯救》，让你做一个俘虏，这一切是不是就都知道了？（嗯。）这场战役是怎么打的，是怎么战胜的，你是不是都知道了？（嗯。）我要的是什么？（俘虏。）人就是神的仇敌，就是个白眼狼，狼心狗肺，根本不承认神，根本不接受神！结果我就是用神的这些话唤醒了白眼狼的心、唤醒了白眼狼的灵，白眼狼成了忠心的狗，或者是来神家做牛做马，白眼狼做了神家的牛马。那我是怎么把你打回来的呢？我是用枪炮子弹？用钱？用什么呀？（用话语。）话语，神话语成就一切。我能够把你打回来，你真正的成为了一个俘虏，这就见证了话语成就一切！你能够真正的成为俘虏，那你就蒙拯救了；你蒙拯救了，我的工作也成就了；我的工作成就了，神也就得荣耀了。今天就让你看见我完全就是“空手套白狼”，空手套白狼成了，我的责任完了，神的工作也完了，现在就看你这个白眼狼愿不愿意让我套。

神说过“**经历之中定真神**”，你越经历越看见了神的全能、权柄、性情与智慧，更看到了你的前程，那你还有什么顾虑呢？生是神家人

死是神家鬼，你不怕死了，而且还心甘情愿地做俘虏了，神所要的得到了，你所要的你也得到了，神在你身上也作王掌权了，是不是全备、完满了？（嗯。）当全备、完满的时候，神的工作是不是结束了？当给你交通了这些以后你明白了，你走这条路是不是就轻松了？当你再下去给弟兄姊妹交通明白了以后，他们要起来站见证是不是轻松了？（嗯。）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人人都起来见证神了？人都能活出神话，都能做俘虏了，这就是人人起来见证神的时候，这个时候，神的作工就结束了。你不要再等待还有多长时间，你也不要算那个时间，你去看。全宇的工作神什么时候作完呢？不是等到你白发苍苍，只要中国这些人作成了，就意味着全宇的工作作完了，就意味着全宇的工作作完了！说中国的这些人作成是等待中国所有的人被作成吗？（不是。）不是，是说走在前边的人。这个标杆树立起来了，这部分人作成了就代表着整个人类作成了。庄稼多工人少，所以神说当庄稼还没收回来的时候神的工作就作完了。和你说这个话是说你得赶紧往前走。你已经看见了，现在已经是神公开显现的时候，不再是隐秘显现了。隐秘显现是怎么隐秘呢？就是说你看不懂神话，这就是隐秘。神早已来在地上三十多年了，但是你对神话看不懂、不明白、不认识，不知道什么是信神。现在走到这儿的时候，你看见了神所作的工作，你看见了神的性情，你看见了神的所有所是，也就是说你看见了神。你看见了神这是不是神公开显现了？（嗯。）当神公开显现的时候，就是定人结局的时候，现在是不是定人结局呀？现在就是用定人的结局来卡着你，你站见证站也得站，不站见证也得站，这也就让你看见了神作工的结束。前边的道路是完全给你铺平了，前边的迷雾给你拨开了，现在只差人的实行了。在就差人实行的关键时候，神又带领人往前走了一步，那边被火烧了。那边被火烧是什么意思呢？虽然这路给人铺平了，但是人太悖逆了、心太刚硬了！人知道神给人的路是什么，也知道神所给人的是什么，但他往前走不走？（不走。）太悖逆了、太宝爱肉体了，他还不往前走，所以逼不得已只能是用行政辖管！虽然我带着的这个路是往前走了，拔高了，但是人是落在了后边，人只是在看、在研究、在分析，他不往前走，所以就导致了咱在尽本分的过程中依然是应付糊弄、欺骗！福音扩展不开，那边干活儿的人是一天的活儿他十天干完……搞得工作无法开展下去！就像欣然然，就不作工，尽不上功用，还有戴超拓是拿不出线索来。拿不出线

索，还要让人去打仗，这怎么能见证神呢？工作怎么开展呢？所以神只能用行政辖管。

神要带领着我往前走，用时间与事实带着我往前走，我看见了瘟疫，看见了那边被火烧了，我看见了这些以后就看见了神所作的，看见了神作工的一个转折，神动手了，我不能等待神动工。该人做的人就得做，人如果不做等待着神作，人承受不起。神要带领着人在地上生活，用时间与事实和人对话，我得去经历，揣摩神的心意，再把神的心意发表出来。神要让人去管理万物，神要安息。现在是神在主宰、掌管、管理着万物，人现在管理不了万物，所以神要带领你去管理万物。神用实际的一个环境，让你去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的所有所是，让你掌握管理万物的准则。当你学会管理万物的时候，神就可以安息了，神作工这就结束了。之前我在这儿对你一直是揭露解剖、修理对付，一直没有用行政管辖，没有卡着你。前边的路你看见了，神就告诉我现在该拔高了，还得有行政卡着，所以那边就被火烧了，让我清醒一下，看见现在该用行政卡着了。还得把我送进监狱里边，看看人家大红龙国家的行政机构，一个国家得有它的法律来维护，有它的行政机构来管辖，这个国家才能运行，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法律，没有行政机构，这个国家能生存下去吗？不能生存下去。所以说我用了十五天的时间去“培训班”培训了培训，去学习了一下，那我借着在人家“培训班”学习到的东西回来给咱来一个更新，那就是必须用行政来管辖。不用行政来管辖的话，神作事就把“方舟”都毁了，所以咱得了解行政，得用行政来管辖。欣然然，今天把行政亮给你了，你怎么走呢？如果你再不往前走，那神就厌弃、弃绝你了，就要把你除名，因为给了你足够的时间。多长时间了一直说你没负担、没负担，找不到原因，再看神话，根据神话来看事，你主要是把工作当成了次，生活当成了主，没心思搭理神的工作。再给你些时间如果你还是不悔改，那在神那边你就被除名了。因为如果不除名的话，如果不用行政辖管的话，工作依然难以开展、难以结束。欣然然，给你交通这个的时候点了一下沈蹦，咱叫沈蹦驴总，他一直不能高举神，总是见证自己，总是要见证邪恶，要用他就得有个行政辖管，这次计划给他来个鞭打，上刑。神说敌基督愿意效力也可以尽本分，但你不能打岔搅扰，这在神家也可以说是行政。你只能是见证神、高举神，你要是见

证不了，你闭口，你不要打岔搅扰，你不能见证自己。所以如果你还有个信，愿意活在行政的制约里，那就鞭打着你，不能让你见证自己，你必须荣耀神。如果你是“宁愿打着我，我也得在神家”，这也是个见证。你要是一看见打，跑了，那更好，说明你没有信，正好洁净了教会。从这儿看见神家的体系是不是在逐步地完善啊？（嗯。）你看到前边的路铺好了，再有行政管辖着，逐步地再完善着，那你是不是就看见了神的国度降临在地上了？空前盛况。

我把这个简单地说了一下，能理解吧？（能。）这是你们这段时间下去主要得作的工作，必须得把异象都贯穿透亮，异象贯穿透亮你再实行行政就好往下实行了。如果异象不透亮，他前边的路途不清晰，你再用行政管理，有些人就起来跑了。所以现在得有层有次，一环紧扣一环。（肖红：现在主要就是交通文稿里边谈的《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还有《成为被征服的俘虏才能蒙拯救》，交通这些得达到让弟兄姊妹都甘愿成为俘虏。还有《打开奥秘是为更好地经历神作工》里面交通的什么是火湖、硫磺火湖、无底深坑，弟兄姊妹都知道什么是硫磺火湖了，从硫磺火湖里出来才能蒙拯救。这些都是异象一类的，异象透亮了，这条路他就愿意去走了，再用行政管辖他就好接受一些。）你们作为带领，首先你们必须清楚、透亮、明白。神说众长子被作成，什么时候就被作成了呢？当你们都在高举众长子的时候，众长子就被作成了。那怎么高举呢？那就是你们能够把我作的工作见证出去，那就叫高举了，那就叫成了，那就结束了，所以说这步工作在中国要爆炸开。现在看到神的话一步一步在应验，当神话在一步步应验的时候，你应该感觉到兴奋、着急上火。还有各个地方的邪灵都要出现，假长子也要出现，你还得负责把他们从无底深坑里拉回来，拉到硫磺火湖，那是你的责任，也是人的善行。

在行政管辖内的人才是神家人（三）

170　神向全宇公开的行政

1　当旧世界存在之时，我要向列国大发烈怒，颁布向全宇公开的行政，谁若触犯将遭到刑罚：我面向全宇说话之际，所有的人都听见我音，即看见我在全宇之下的所有作为，违背我意的，就是说，以人的作为与我相对的，在我的刑罚中倒下；我要将天上的众星都重新更换，太阳、月亮因我而更换，不再是往日的天，地上的万物重新更换，因我的话而成就；全宇之下的列国都重新划分，要更换我的国，使在地的国永远消失，而是敬拜我的国，凡属在地的国都要被毁灭，不存在。

2　全宇之下的人，凡属魔鬼之人都被灭没；凡敬拜撒但之人都在我的焚烧之中倒下，即除了现在流中之人将全部化为灰烬；宗教之界将在我刑罚列民之时而不同程度地回归我国，因着我的作为而被征服，因为其都看到了“驾着白云的圣者”已来到；所有的人都各从其类，因着所作所为的区别而受各种刑罚，若是抵挡我的都灭亡，而在地所作所为不涉及我的，因着其表现而存在地上，受众子、子民的管辖；我要向万国万民显现，在地发表我亲口之声，宣告我的大功告成，让所有的人都亲眼目睹。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二十六篇》

神向全宇公开他的行政，同样都是行政，全宇公开的行政和咱前面交通的行政一样不一样？还记得咱前面交通的什么是行政吗？神说：“**那到底什么是行政呢？行政就是神针对人的本性、针对人的败坏性情所设的制约人行为的一类言语。行政不是法律，行政也不是律法，更不同于世上的宪法，而是神为了制约人的行为而给人规定的范围。**”（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谈谈关于国度时代的行政》）规范人的行为、制约人的行为，明文规定，人最基本该做到的就是行政，是吧？（嗯。）你看《话在肉身显现》里的十条行政是针对教会建造时期的人说的，是为了扩展神的工作，给教会建造时期的人颁布

了十条行政，而咱现在交通的这个是神向全宇的人公开的行政。都是行政，内容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内容不一样了。咱一说起行政就想起《话在肉身显现》里的十条行政了，是吧？（嗯。）那是在教会建造时期，神告诉人该怎么跟随神、该怎么敬拜神颁布的行政。而现在拔高了，这儿说的行政是神向全宇公开的行政，向世界公开的行政，这个行政和那个行政就又不一样了。“**当旧世界存在之时，我要向列国大发烈怒，颁布向全宇公开的行政**”，神在这里就说清楚了，“**我要向列国大发烈怒**”，大发烈怒是要干什么呢？是不是要毁灭该毁灭的？这就是“**颁布向全宇公开的行政**”。怎么颁布呢？神用时间与事实给你证明一切，神用事实来颁布，也就是用大发烈怒来告诉你神对人的要求以及作为一个人该做到的，这就是在颁布了。神向全宇公开他的行政，大灾难降下是不是都看见了？这是不是公开了？是不是在公开他的行政？“**谁若触犯将遭到刑罚：我面向全宇说话之际，所有的人都听见我音，即看见我在全宇之下的所有作为，违背我意的，就是说，以人的作为与我相对的，在我的刑罚中倒下**”，“**我面向全宇说话之际，所有的人都听见我音**”，这是不是公开了？“**所有的人都听见我音**”，也就是咱人人都起来见证神的时候。

“**即看见我在全宇之下的所有作为，违背我意的，就是说，以人的作为与我相对的，在我的刑罚中倒下**”，这里和前边说的“**谁若触犯将遭到刑罚**”是两个意思。前边说的是当神向全宇公开他的行政时，谁触犯就会遭到刑罚，这里说的是看见了神在全宇之下的所有作为之后，还违背神意的，还以人的作为与神相对的，就在神的刑罚中倒下。“**即看见我在全宇之下的所有作为违背我意的，就是说，以人的作为与我相对的，在我的刑罚中倒下**”，与神意相违背的有什么呢？神说神要的是诚实人吧？（嗯。）那与诚实人违背的就是诡诈人吧？神要的是美与善，国度里是诚实人掌权。那在世界上是什么人掌权？在世界上是诡诈人、恶人掌权。“**就是说，以人的作为与我相对的**”，世界上的坑蒙拐骗是不是人的作为？你不会坑蒙拐骗在世界上能不能生存？不能生存。那坑蒙拐骗就是邪与恶，就是违背神意的，因为神是让人做诚实人。“**以人的作为与我相对的，在我的刑罚中倒下**”，你对这里说的在神的刑罚中倒下怎么看呀？倒下就是被毁灭了吗？（没有。）没有被毁灭。倒下就是站立不住了，所以说各行各业关门的关门、倒闭的

倒闭，这是不是倒下了？神说：“**以后的趋向，得着神口里发声的在地上有路可行，不论是做生意还是搞科研，或从事教育或工业，得不着神口发声的寸步难行，被迫寻求真道，这叫‘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事实就是这样，神就用‘路’（‘路’即神的一切说话）来控制全宇上下，来掌握、征服人类。人总追求神的作工方式有更大的转机，说句老实话，神就以说话来控制人，你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谁不服气也不行，这也是大势所趋，是众所周知的事。**”（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千年国度已来到》）各行各业都离不开神的话，各行各业都得有神话，没有神话属世界的关门、倒闭，有神话的剩存下来，这就是“**以人的作为与我相对的，在我的刑罚中倒下**”。

“**我要将天上的众星都重新更换**”，这个咱以前交通过。天上的众星有什么呢？原来做牧师的、做带领的，还有在世界上掌权的。“**太阳、月亮因我而更换，不再是往日的天，地上的万物重新更换，因我的话而成就**”，神说过不再造万物也不再毁万物，和这儿感觉是不是有点冲突呢？这儿说的“**地上的万物重新更换**”，不是说毁灭万物，而是说新天新地的出现，是神话在地上作王掌权的一个景象。“**全宇之下的列国都重新划分，要更换我的国，使在地的国永远消失，而是敬拜我的国，凡属在地的国都要被毁灭，不存在。全宇之下的人，凡属魔鬼之人都被灭没**”，咱写文章让写《我就是魔鬼》了，你是魔鬼那你灭没了没有呢？“**全宇之下的人，凡属魔鬼之人都被灭没**”，灭没，你原来的那个魔鬼性情必须得死，死了重新活过来就是个新人了，那这是不是死而复生？在世界上得不着神话的人，那就纯属是魔鬼，是被灭没的对象。“**凡敬拜撒但之人都在我的焚烧之中倒下，即除了现在流中之人将全部化为灰烬**”，“**凡敬拜撒但之人都在我的焚烧之中倒下**”，让你做俘虏是不是让你在焚烧中倒下呢？（嗯。）人都是神的仇敌，让你做俘虏呢，你真正的成为一个俘虏了是不是就倒下了？你真正的成为一个俘虏了就是倒下了。“**即除了现在流中之人将全部化为灰烬**”，一个是倒下，一个是化为灰烬。属撒但的人倒下，没有神话的人，不实行真理的人，那全部是化为灰烬。“**宗教之界将在我刑罚列民之时而不同程度地回归我国，因着我的作为而被征服，因为其都看到了‘驾着白云的圣者’已来到**”，这是不是让你把这步工作见证出去？

“**因为其都看到了‘驾着白云的圣者’已来到；所有的人都各从其类，因着所作所为的区别而受各种刑罚，若是抵挡我的都灭亡，而在地所作所为不涉及我的，因着其表现而存在地上，受众子、子民的管辖；我要向万国万民显现，在地发表我亲口之声，宣告我的大功告成，让所有的人都亲眼目睹。**”“**我要向万国万民显现，在地发表我亲口之声，宣告我的大功告成，让所有的人都亲眼目睹。**”欣然然，看到最后这句话怎么想呢？（欣然然：看到神的工作到公开的时候了，人的性情如果还没有变化，神的工作一结束就再也没有机会了。）王萍芝，怎么想的呢？（王萍芝：看到这个话就感觉到今天不管人追求不追求，但是神的作工是一步一步地在作。神要公开他的行政、公开他的性情向万国万民显现，最终自己是什么结果，那就是看自己的追求了。）戴超拓，你怎么想的呢？（戴超拓：神开始要向万国万民显现，神的国要降临呢，这就让我们看到这就是最后的机会了。）大灾难降下就是神向全宇颁布的行政，为什么这样说呢？每一场灾难降下都是在数者难逃，是吧？每一场灾难都有它的使命。咱亲自经历了以后，就会看见凡是与神作对的都得灭没。“**我要向万国万民显现，在地发表我亲口之声**”，“**在地发表我亲口之声**”，怎么发表呢？发表的形式是什么呢？“**宣告我的大功告成**”，怎么宣告呀？是不是让跟随神的人，人人都起来见证神？用你的活出、你的见证来宣告神的大功告成！当你冲破死亡的辖制，当你成为一个俘虏，能成为一个尽心、尽力、尽意的俘虏时，这是不是已经是在向全宇宣告神的大功告成了？你把这个活出来。在大红龙还没有倒塌之际，大红龙还在，世界还在，咱就能在尽本分的过程中把这个见证作出来，这是不是在宣告神的大功告成了？“**让所有的人都亲眼目睹。**”这是不是咱的一个责任、使命？这就是神说的最后时期你是否能为神摆上。现在是不是到了最后时期？（到了。）神不看以往，就看你最后时期是否能为神摆上。为什么要看最后时期呢？因为神已经向你显现了，你已经看见了神的作为、看见了神的作工了。原来你说你愚昧、麻木、无知，你不明白神的话，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那现在这些是不是都已经向你公开显现了？向你公开显现了，你不能再说你愚昧、麻木了。所以以前的不算，以前的一笔勾销，就看你最后时期是否能为神摆上。那以前的为什么一笔勾销呢？因为以前的你愚昧、无知，神不看你愚昧、无知，所以不算了。从这儿看到了神的公义，神给你多少，就问你要多

少，现在就看神向你显现了以后，你能不能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在最后时期能不能成为一个忠心耿耿的真正的俘虏。当你起来作见证的时候，就是“**宣告我的大功告成，让所有的人都亲眼目睹。**”结束了！你起来一作见证，一宣告，也可以说你就进入信神正轨了。大灾难降下来，神开始作成全人的工作。但在这个时候，你只是走上正轨了，并不是你已经蒙拯救了、已经有真理了，而是你能独立吃喝神话了，能按神话行事了，所以在大灾难里边把你作成。

170　神向全宇公开的行政

1　当旧世界存在之时，我要向列国大发烈怒，颁布向全宇公开的行政，谁若触犯将遭到刑罚：我面向全宇说话之际，所有的人都听见我音，即看见我在全宇之下的所有作为，违背我意的，就是说，以人的作为与我相对的，在我的刑罚中倒下；我要将天上的众星都重新更换，太阳、月亮因我而更换，不再是往日的天，地上的万物重新更换，因我的话而成就；全宇之下的列国都重新划分，要更换我的国，使在地的国永远消失，而是敬拜我的国，凡属在地的国都要被毁灭，不存在。

2　全宇之下的人，凡属魔鬼之人都被灭没；凡敬拜撒但之人都在我的焚烧之中倒下，即除了现在流中之人将全部化为灰烬；宗教之界将在我刑罚列民之时而不同程度地回归我国，因着我的作为而被征服，因为其都看到了“驾着白云的圣者”已来到；所有的人都各从其类，因着所作所为的区别而受各种刑罚，若是抵挡我的都灭亡，而在地所作所为不涉及我的，因着其表现而存在地上，受众子、子民的管辖；我要向万国万民显现，在地发表我亲口之声，宣告我的大功告成，让所有的人都亲眼目睹。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二十六篇》

四-十二月

1.敌基督怎样打岔搅扰（1-6）

敌基督怎样打岔搅扰（一）

戴超拓，你知道我问话的意思，你知道吧？（戴超拓：嗯。）我说让那个姊妹出来租个房子搞接待，你告我说人家老公要找呢，人家要让她老公知道她在哪里。我说要不让两口子都出来尽本分，这不是正好吗？你又说不行，人家两口子谁也不理谁。我说既然两口子谁也不理谁，那就不用告诉她老公了，找个家让她出来搞接待，你还是说不行，又说她在那边还有本分呢。你跟我说人家还有本分呢，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人家出不来，人家有本分尽呢，对吧？（戴超拓：嗯。）我说她有本分咱就不说了，没本分再说没本分的话。可你又告我说你在路上碰见她了，她又和你说要租房子呢，人家还要找有暖气的家，并且你还帮她找房子呢。你第一句话告我说她有本分尽，她出不来，那边的本分离不开她，你第二句话就说她要出来租家，离开本分，然后你还帮她找家，也就是帮她离开本分。（戴超拓：她就是出来也能尽本分。）尽什么本分呢？（戴超拓：好本分。）离开家还能尽本分，还是好本分，那你说那个本分究竟能离了她还是离不了她？如果那个本分能离了她，我说让她出来尽本分，你说她还有本分，你这是不是专和我打架呢？如果那个本分离不了她，你还帮她找家，那你是不是拆毁呢？那你说她究竟能不能离开家尽本分？尽本分和在家究竟打架不打架？（戴超拓：不打架。）又不打架了。（戴超拓：她走到哪里都能尽本分。）那你说，刚才我说让她出来尽本分，你告诉我她在那边还有本分，这话是什么意思？（戴超拓：我是说她有那个本分，她不能搞接待，我说的是这个。要是接待的话她就不能尽那个本分了。）那你直接说她搞接待的时候不能尽那个本分，这是不是一句话呀？刚开始你和我说不行，她出来以后她老公要找她呢，后来你又告我说她在那边有本分，你给我绕圈圈呢，从“山东”绕到“北京”了，我绕不过你，我追不上你，永远追不上你呀。戴超拓，是今天这个工作难作呀，还是你尽是出难题呢？我看见的是你尽是刁难我

呢！你说你是不是刁难我呢？我说一个，你说不行，有这个原因呢，我再说一个，你又说不行，还有那个原因呢。戴超拓，我是来帮你解决问题的，是吧？（戴超拓：是呢。）那咱们能不能达成一致的呢？（戴超拓：能。）要解决什么问题，咱得配合，共同解决，可我听你说的这些话就是故意打岔的。你告我说没家没人，原来是你不想让有家有人。（戴超拓：也许是我没听明白吧，我只是考虑她的本分，那两个本分是打岔的。）你在这里只考虑啥呀？“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所以你给我说的是：“弟兄，我在这里尽本分确实是难。”我说出来一个解决的办法，你告我说“难”，然后我再说一个解决的办法，你还是说“难”，我再说一个解决的办法，你在这儿还是说“难”，你说吧，是我难还是你难？（戴超拓：是我没给你说清楚。）

（肖红：你啥也听清楚了，你是为自己说话太多，不是你说不清楚。就像用家的这个事，咱早就说过多少次不合适、不合适了，你到现在也没有往这方面去配合，你只是问她：“你来了吗？你在这儿住了吗？”你就是想糊弄。从你自己来说，在找家、用家的这个事上，你在这儿就一直糊弄呢。戴超拓，咱每次说话是不是都是这方面的问题？在咱的沟通当中，你没有一次说“我得赶紧安排，达成一致才能行”，咱是达不成一致，怎么也达不成一致。）和我达不成一致和你也达不成一致吗？（肖红：达不成。就这个事，早说过了，那个姊妹是个半家信，丈夫还逼迫她呢，那是没办法了，她偷偷出来搞个接待，在这种背景下姊妹出了租房子的钱就是本分了，咱再找个人住在这里长期维护就行了。姊妹要是全家信，家里人支持的话也可以，可事实就不是这回事。戴超拓，是为了你们聚会安全，是为了你们的安全考虑，我说咱得找个人长期维护，可从你的思想上就不愿意找，你不当一回事，你认为没事，不怕，你还说了好多理由，最后的结果是一直都没找下，从你的思想上来说，你就是想糊弄过关。你啥也听清楚了，刚才弟兄问起这件事了你又是说了一大堆，你为啥要绕这么大个弯呀？你就认为：“我这么绕绕，最后就不是我戴超拓的问题了。”本身这会儿说的就是你的问题，可你绕了一圈是要堵别人的嘴呢，你说话的意思是：“并不是我不尽这个本分，并不是我没操心，我也找了，是她丈夫要来，是她要找有暖气的。”就你所做的这一切、所说这一大堆的目的就是为你自己说话呢。“你安排的我都说了、我都做了，我找了，就

是没找下。没找下主要是这个人不合适，主要是他们有问题，就是因着这些原因我没找下。”你所做的这一切是为你说话呢，你只怕抓住你的问题，所以不是你没听懂。你什么没听懂？你反应快着呢！刚才有人说了一句“要不下次戴超拓掏钱租房子。”你马上就说：“你要我的命呀？”你说这反应快不快？）别人就说了那么一句话，戴超拓就说是要她的命呢，她的感觉是灵敏得灵敏，但是要我的命，她感觉不到。（肖红：就是呀。戴超拓，咱得看咱里面的存心，你说这么一大堆的目的是什么？为啥要说这么多话？就是怕别人说你连这个也做不了，所以你就开始了，“我这么大的带领，我连这个也做不了？我都能做了，主要是别人的问题。”你只怕找着你的问题，这问题一直不处理，这不就是你的问题嘛！）不是别人的问题，主要是你肖红的要求太“高”！再一个是你在这里总要告她：“办法总比问题多”，她在那里是要给你证实一下：“问题总比办法多”。

神说：“**好比说，我告诉一个人用方砖垒个墙，多高，多长，垒在哪儿都告诉他了。之后敌基督来了，‘这个墙这么高行，但是如果这么垒的话，风一刮能不能倒啊？’他一听，‘是啊，能不能倒呢？神也没说，那我就先不垒吧。’我去了一看，‘你怎么不垒啊？多少天了垒不起来，这不是耽误事吗？’他说有人说怕风刮倒，我又告诉他怕风刮倒的话就用根柱子支着，他记住了，之后敌基督来了一搅扰，‘支一根柱子能行吗？得两根吧？’他一琢磨神说一根，也没说两根，就不知怎么办了，被敌基督一搅做不了了，前面我说的话全白费了，这活儿就干不下去了。这是不是等于被敌基督控制了？你做这个事应该听谁的？**（听神的。）**那神说话你为什么没听呢？你是不想听吗？你想听，但你被敌基督的一种邪说谬论搅和了，这样你做事的后果就等于是被他控制了，你的行为、你的思想都被他控制了。最后，你的本分没尽上，你也没顺服神、听神的话，这个后果是谁造成的？是你的愚昧造成的，也是与敌基督的搅扰、控制分不开的。那敌基督在这儿横插一杠子是什么意思？显示他高明，意思是：‘你看让你垒个墙你还听呢，你瞎听什么啊？你怎么那么简单呢？在这儿垒墙风一刮不就倒了吗？你听神的就没有听我的准，你得听我的，你听我的我就高兴了，你要是听神的我心里就不痛快，就不高兴，你听神的还了得，那把我放在什么地位上了？’他不直接跟你这么说，他在中间给你横插一杠子，有**

意这么一搅和，搅和完之后这事就办不成了，还显得他高明，他就乐了。神让人垒个墙，这事应该看到的结果是墙垒起来了，但是现在的结果是墙没有垒起来，这事的结果是谁决定了？敌基督决定了，被他左右了，这就是他把人控制了，这就跟蛇引诱亚当、夏娃一样。神告诉亚当、夏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这话是真理，不需要你明白这里的意义是什么，只需要你听话、顺服，无论什么情况下神的话不能变，神让怎么做就怎么做，不要分析，虽然不明白，但是你得知道神说的是对的，这个定义你心里得知道。就是说，这个真理你首先得知道，神的话不管合不合你观念，不管你明不明白，你就是再糊涂，神的话你得守住，这是你的职责与本分。你把这个定准了，撒但再来引诱你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别管撒但怎么说，持守神的话，遵行神的道，这是第一要则。亚当、夏娃他们最终的结局是什么？被撒但控制了。撒但说了一句似是而非、含混的话，就把亚当、夏娃的行为左右了、控制了，这个结果是神不想看到的。蛇说那句话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想通过它的这一句话左右人的行为，扰乱人的思绪、思想，然后让人不听神的话，弃绝神的话，有了活思想之后按它所要达到的那个目的去往前走，按它所指的那个道去做。它的意思就是‘神说的话你别听，你得听我的，你得吃这果子，这果子好吃’，它虽然不这么说，但它真正的目的就是让亚当、夏娃他们吃这果子。神的意思是不让吃，它的意思是让吃，最终他们吃没吃？（吃了。）这就是撒但把人控制了。你听了敌基督的，敌基督的一句鬼话就能把你搅得不知道东南西北，那你的行为与思想是不是被他控制、左右了？这就是控制的意思。你们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有一些居心不良的人看你做一个事挺顺当，要有成果了，要显出你来了，他一看在这事上他也参与不了什么，觉得在这时候如果显出你就显不出他了，他就来搅局、来搅扰了，就想控制你，结果你糊里糊涂一听，觉得他的话也对，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本分进行不下去停那儿了，你这不是傻吗？当初他没有迷惑你的时候你还挺清楚，他一搅扰你就浑了，这是什么问题？容易被敌基督、撒但控制的人就是愚昧的人、浑人。关于敌基督控制人的表现是不是交通得够具体了？再细节的东西就要靠你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临到事，对照各项真理、各种表现，然后根据这些交通所揭露的各种实质去省察自己，反省自己的言行与实质，同时认识身边所发生的人、事、物，来达到对

真理更透亮，对各类人的本性实质认识得更准确。”（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三）》）神交通了“垒墙”，神和一个人说，“把那个墙垒起来。”那个人去垒墙了，戴超拓和那个人说，“那能垒？垒起来风一吹就吹倒了，得顶根柱子。”神说，“那就顶根柱子。”戴超拓又说了，“不行，顶一根柱子就不行，承受不住，得顶两根柱子。”可顶了两根柱子以后，在戴超拓这里行不行呀？顶了两根柱子也不行。咱不知道戴超拓又在想什么办法，后来戴超拓又说了，“顶两根柱子也承受不住地震呀。”戴超拓要在这里给你证明“问题总是比办法多”，你说她还垒不垒墙呢？就不垒了。当咱问她的时候，她还说：“那个人说顶根柱子支不住，不垒了。”神交通说，神给他交代了，一个人和他说，“不行，顶上一根柱子。”又一个人说，“一根柱子支不住，得顶两根柱子。”他就又不垒了，别人说任何一个理由都能拦阻垒墙，最后导致他不做神交代的事了，这是什么人？他不是去迎合神的工作，“神给我交代了，我得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个落实下去。”而是旁边人说个别的正合他意的话，“噢，对，不能垒了。”神在《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三）》里面交通了，你说这是什么带领？不作实际工作的是假带领，另有存心就是敌基督。不管是假带领还是敌基督都是神的仇敌，反正是跟神对着干！咱这算不算对着干呢？

戴超拓不作工的问题，也不是交通一次两次了吧？原来就是这问题吧？（嗯。）我记得我早就听你们说过这个问题。（肖红：早就说过这个。）我早就听说过，以为你们处理了，没想到今天还是这样。戴超拓，数你们这边人多，人这么密集，你说干个什么还费事呢？还得租房子呢？就没有一个全家信的接待家？就没有一个人愿意接待？如果是人少，没人手，信息少，人脉网络不行，没办法，该租房。可咱这边这么多人，这么密集的人群中没有一个人搞接待，没有一个人出来尽本分，这是啥问题？没有人出来配合，咱找了没有？交通了没有？落实了没有？确实就是没有，还是咱就没有去作这个工作？（……）在我们那边有好多弟兄姊妹因为信神出名被追捕，在外面租房子住，还有好多弟兄姊妹因为全家信神，贫穷，家里房子快塌了，租房子出不起房租，到处打听村里面有没有有钱人家不住的房子需要给看门，也就是说不出钱就有房子住，但是是住到人家的老房里给人

家看门，都是流落他乡在外面租房子或者是给人家看门，我听到的都是这个信息。可是到你们这里呢？你们是人人都有家，没有一个缺房子的，所以现在就是给你们一个家住都没人来。咱这儿的人都富有，是吧？咱这里就没有一个像我刚才说的那样的人？那样的人没有，那全家信的没地方住的也没有？（……）咱这里就没有半家信，逼迫得在家活不了，自愿出来，全身心为神花费，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这样的也没有？（……）到这里就啥也没有了！王萍芝是第一次来这边，是吧？（王萍芝：来过一次。）对下边还不了解，是吧？（王萍芝：不了解。）了解了解，给他们贯穿贯穿。人的思想有问题呀，思想不改变什么都做不成。按道理说应该是数这边的工作好作，数这边富裕，可以说神给你们摆设的人是丰丰富富，因为林子大了鸟也多了。这个家暂时有个人看门还是可以用的，先落实落实。（戴超拓：我再下去找，看哪个姊妹能出来，能住在这里维护环境。）（肖红：早该落实了，主要是你的思想有问题。）大梁不正二梁肯定是歪的，那三梁就不用说了，所以说你这里肯定找不出人来。（肖红：思想就有问题。）（戴超拓：扭转呀，变呀。）人被撒但败坏以后，本身都是站在肉体利益上说话、都是站在撒但一边说话的，让你当带领是让你带着他把他往神话里面带呢，是要把他的肉体打败，结果你同情肉体，你所做的一切是为着他考虑，为着他的肉体考虑，并且你还在这儿跟我打仗呢！那你说，你还能给我打回俘虏来呀？我在这儿是一直要俘虏呢，你知道怎么就成俘虏了吗？（肖红：她还要把你打败，把你打成俘虏呢。）我实在是“不屈不挠”！就咱的这种思想观点，可想而知，咱这边是一个俘虏都拿不出来，个个都住在“娘家”，一个都出不来！你看看吧，这就是你作工的果效。

咱看看耶稣那时候讲的故事。圣经记载：“凶恶佃户的比喻：‘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园户还是照样待他们。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园户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他们就拿住他，推出

葡萄园外杀了。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治这些园户呢？’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作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作的，在我们眼中看为希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他们想要捉拿他，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可12：1-12；路20：9-19）戴超拓，你是不是那个园户？（戴超拓：结合上了，对上了。）会对，是吧？（戴超拓：嗯。）让你当带领，这就相当于是我把这个地方打下来给了你、租给你了。租给你是要让你怎么呢？是让你在这里繁衍生息，我在这儿收租金就是要果子呢。神打发我来看看，结果你不但不给我，还告诉我这里面没有俘虏，人家都是半家信，都不愿意出来，一个都没有。我来住的家还是租的人家外邦人的家，而且还是你一个月来了才开一下门，你不来都不开门，你就拿上这个向神交差呢？（戴超拓：以往看的时候就没和自己结合，就不会和自己对号，今天结合上了。）结合上了就看见自己所做的是啥了，让你认识自己、恨恶自己、背叛自己，让这些成为你性情变化的动力。不过人家戴超拓也不是没有一点长处，人家还有个特长、有个优点，我在吃饭的时候说：“这个蒜做得挺好的，是自己腌的吗？”隔了一会儿，肖红说：“把这个蒜拿了吧。”我就听见人家戴超拓说：“来，把那个蒜给弟兄装上。”呀，善解我意，可以啊，察言观色还是挺厉害的啊。戴超拓一说那话，接待家倒弄蒜去了。我就知道戴超拓听的和肖红说的岔劈了，肖红的意思是说，吃完饭了，可以收拾桌子了，把蒜给收拾了。所以我赶紧解释呢，“是说桌子上的这个蒜可以撤了，把这个蒜拿下去。”戴超拓，在这个蒜上面，我是看明白了，这个就是不用我交代你也会，可工作上肖红交通了两次你也没听懂、没听明白。这个蒜就不用我说，我仅仅是问了一下，你在那里倒生根发芽了，都结下果子了。世上的那一套，伺候官老爷的那一套，你是丰丰富富！戴超拓，你不作工多长时间了？咱看你戴超拓接下来怎么作工呀，你再不作工就自己把自己报废了，因为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

敌基督怎样打岔搅扰（二）

尔杠子，你是说伊红红和赵晓燕一起买了一些东西奉献了，东西已经拉走了，因为是两个人合伙买的，赵晓燕出了200元，伊红红出了500元，所以赵晓燕让你们给开个单子、收据，她要拿回去给伊红红看看。尔杠子，你的意思是你就没见过东西，所以说你不能开单子，你的问题是不是就在这儿呢？（尔杠子：嗯。）你没见那个东西所以你不能开单子，你要见了那个东西你才能开单子，是这个意思吧？（尔杠子：嗯，这个是一方面，还有就是这个单子怎么开？赵晓燕怕没单子交代不了伊红红，就问柯真真、问静茹茹，也问过任笙，任笙说的是没法上账不用开，赵晓燕问了一圈都说不用开，我也不知道怎么开这个单子，所以就没有回条。）你知道赵晓燕为什么让你开单子吧？她的难处就是："这个东西不是我一个人奉献的，是两个人奉献的，一个人出了200元，一个人出了500元，我得拿回去这个条让人家看一下。不让人家看一下的话，这个东西是不是我拿回去给我亲家吃了？是不是给我孩子吃了？人家要产生观念、产生想象。为了不必要的麻烦，也就是脱清自己的关系，让对方看见我确实是奉献这个东西了，所以得有个回条，这样就没有不必要的麻烦了。"她这个是特殊情况，人家是为了对方不产生误解，才和你要这个条子，那你给人家打个条子就行了嘛，你收了人家东西了，你给人家打个条子这有什么难的？这是奉献东西了，这又不是干啥呢。可是在你这里是："我没有见这个东西不能开单子，我见了东西才能开单子。我还没见东西呢，东西就拉走了，所以我不能开单子。"你说咱守了个什么？（尔杠子：她当初让开单子，是一般的条就行呀，还是得在收据上开呢，现在是这个问题。）她要这个收据的目的意义是什么？咱就按当时的情况来说，她要这个单子主要是回去得给人家对方一个交代，那就是随便开一个收据就行，目的就是让你给人家证实一下，这边收了人家的东西了。按你们所说的，奉献的就不开单子，是吧？（尔杠子：嗯。）但根据咱今天的要求来说，属于奉献的必须得有个单子，因为你们这里是一个最初始的数据信息，你这边有个单子，到了负责保管奉献东西的人那里，人家要根据这个单子去清点东西。你们这里奉献了，到底有没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在半路丢了？还是谁偷了？就能查清楚。如果你

这边没有这个清单，那就是你说多少就是多少，他说多少就是多少，没有一个准确数据，就是有犹大，咱也不知道；谁不负责任丢了东西，咱也不知道。（肖红：还有就是得有明细账，小区和区是不是都得有人专门负责这个？你有一个明细账，他有一个总账，最后到年底查账时，起码知道人家哪个人奉献了多少，不管奉献什么也好，你就得有个记录。）

（尔杠子：那个条我也不知道怎么开，我问程晨呢，“这个条回来怎么给开，我们也不会开”。程晨说那个不需要开条，她这样说了，我也就那样去做了。）你这个和程晨没关系。（肖红：你能证明她们拿走这个东西就行了。）你给人家证明，就是为了赵晓燕回去好给伊红红交差。这就像两口子一样，老公把钱花了，得拿回去票据，不然回家以后，老婆问“这钱去哪儿了？”老公没有票据交代不了，两口子要打架、吵架。人家来你商店买东西了，你这商店就得给人家开个单据，东西是花了多少钱买回去的，人家回去有个交代。你说“我不能给你开这个单据，人家批发商还没给我这个单据呢”。这和批发商有什么关系？和任何人没关系。就像你给人家开单子一样，只证明你这儿收了这个东西就行了。（尔杠子：主要就是我不确定这个条能开不能开，我也不敢开。）你收到人家的东西了，给人家证明一下，这件事是真实的，不是骗人的就行了，这有什么能开单子不能开单子的？人家没有要你三联单吧？（尔杠子：嗯。）所以说你这里面有个败坏性情，世上有句话怎么说的呢？“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在你这里是“今天我是个带领，我就得做得像个带领的样子，我有这个位置我就得使用一下。”你不是说便民服务，你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就像当官的，在没当官以前，他还能组织一些公益的便民服务，给人方便呢，但是一当了官以后他就想什么呢？他就想显露一下他的威风“看看我……”。本来这个事情好办，但他能给你绕三个圈，目的是让你知道他是谁，“不给你出点难题，你不知道我是马王爷！”就是这个意思，是吧？赵晓燕在这儿已经给你说清楚了，很简单的事情，“我要单据就是要证明一下，这个东西奉献了就行了。”那你就什么也不用说，这和别人没关系，和神家也没有关系，是和你尔杠子有关系，你直接给人家证明一下，这个东西已经奉献了，已经拿走了就行了，其实就是一个证人的关系。（尔杠子：嗯，对。）你俩之间的这个成见也不小

呀！（尔杠子：我也没想啥。）从你们俩的说话之间感觉到有这个成见、再加上办事上也有这个成见。你知道东西都拉走了就能给她开单子证明一下，不需要你再看见呀，也不需要非得你看见了才能开单子呀。而且你是直接负责人，你只是证实一下东西拉走了就可以了，为啥不可以呀？这不是多大的难题，难以理解的事情，很简单，只是咱的败坏性情在里面作祟呢，有掺杂在里边。

（尔杠子：我是守了规条了，问了一圈都说不用开，不用开就不用开了，也没想其他的就没开。）如果你不知道她的难处，那你不开就不开了，这个不是多大的事。可是如果你知道她这里的难处，知道她回去以后不好交差，那为了方便她，这个单子你就得开。真理使人快乐起来，可是你做的这个事使人怎么呢？郁闷起来了。（尔杠子：不是故意刁难她，就是说这个条我不敢开，还有就是不知道咋开。）咱就不要说你是故意刁难她，咱不要说得这么严重。就即使说你不是故意刁难她，但是你绝对不是站在她的角度上看待问题。（尔杠子：我没有想她的那些难处。）你肯定没有善解人意，对吧？（尔杠子：嗯。）咱做人做事、看人看事是不是得善解人意呢？你站在她的那一边考虑了没有？（尔杠子：我没有想这个。）那咱这是不是自私卑鄙呀？（尔杠子：嗯。）咱今天信神就是学着操练做人呢，这个做人该怎么做？你的一个举手之劳给她证明一下，她那边把事情就简单处理了。结果这倒好，你这里不给人家开单子，她回去给人家证明不了以后，又怎么了呀？没办法又拿出五百块钱来给了伊红红了。（尔杠子：因为这个开不了单子，还问了一圈，问了柯真真，问了静茹茹，还问了任笙一回，没法开。）（肖红：都是没法开？）（尔杠子：没法开。）（肖红：你不能开单子，但你能去解决一下吗？这个问题已经把她难住了，那边问她要呢，你就是帮她，你也可以去证明一下，因为你明明知道东西确实是已经拿走了。你这里不开单子，伊红红那通不过，“没开单子，连个证明也没有，这东西到底是拿走了还是赵晓燕偷吃了？”尔杠子，这个问题需不需要解决？）你不能开单子，那你能不能说一下“这个东西拿走了，这个单子我没法开，但我能给你证实一下、证明一下”？（尔杠子：她们都那样答复，我都没办法说了。）不用你开单子，你给她证明了没有？（尔杠子：她们就没跟我说，我就解决不了，咋解决呢。）（赵晓燕：当时我是说两个人奉献了，我

不要条子，你开一个五百块钱的条子给伊红红就行。）（肖红：你说了以后，她们说的啥呢？）（赵晓燕：我说了以后，她们说这个条子没法开。她们都说没法开，后来我就说那我把钱给伊红红，让伊红红奉献了。后来我就把钱给了伊红红了，就没事了。）（肖红：咱这都是解决事呢。静茹茹，这些事你都不管吗？她给你们汇报白汇报、白说呀？就是不开单子咱人能去吗？能给她证明一下吗？）你们也可以给伊红红发一个信息，“我证实一下，东西拿走了，没有开单子。”人性化处理！咱的人性哪里去了？

（尔杠子：赵晓燕和伊红红早就有了矛盾了。）（赵晓燕：我跟伊红红没有隔阂，我们之间一点点隔阂也没有。我就说如果不能开单子，我把五百块钱给了伊红红，让伊红红上账，我跟伊红红有啥隔阂？）（尔杠子：你那次不安排家是咋回事呢？我告她们说下去赶紧安排人接温婷婷去，结果赵晓燕不去跟接待家说，是跟教会带领说，教会带领跟她说接待家认识温婷婷，温婷婷能找到那个家，她就不管了。第二天早上七点半我又问接上了没有，结果温婷婷说“没人来接，咋回事呢？”后来我又打电话联系人这才把温婷婷接到接待家，温婷婷去了人家还在被窝里睡觉呢，人家从始至终就不知道这回事……）（赵晓燕：那事和这事是两件事，一码事归一码事，两件事别掺到一块说，你的想象观念可多了。）赵晓燕和伊红红她俩有没有矛盾？（静茹茹：没有。）尔杠子，那你咋知道她俩有矛盾的呢？（静茹茹：尔杠子说这次赵晓燕她们没有给安排家，她怀疑她俩有矛盾，这是尔杠子揣测的。）尔杠子，你怀疑她俩有矛盾，我还怀疑是你一手造成的、一手策划的。（尔杠子：我也不知道了，原来她们联系得可紧呢，一到这个时候不联系了，把那个线索搁到那里了。）你知道她俩合伙奉献呢，你没有开单子，而且你也知道她俩中间产生了隔阂，这个隔阂是因为什么产生的？是因为你没有开单子产生的。然后你也没有出面说：“你们不要有隔阂啊，这个单子是我没有开，但这个东西确实是奉献了。”你没有这样做，可你在这儿还说她们之间有了隔阂了，你这说着说着就把你自己给卖了。她们之间这个隔阂是怎么产生的？是不是你一手策划好的？你说这是不是你的邪恶？（尔杠子：嗯。）咱换句话说，咱不说是你一手策划好的，但你最起码也知道她俩之间的隔阂是因为什么吧？（尔杠子：嗯。）你知道她们之间有隔

阂以后，你有没有一颗善良的心？你有没有过来给她们解决一下，“你们不要有隔阂，这个问题是什么什么原因。”该不该说这句话？（尔杠子：没有那样说。）没有说这话，证明你的良心发挥功用了没有？（尔杠子：没有。）你的良心没有发挥功用，那你是不是在看她们之间斗呢？你是不是在坐山观虎斗？（尔杠子：达到的果效就是你说的这个。）那你说咱这是什么性情？最后达到这样的果效你是看见了。她们之间有没有成见，其他人还都不知道，你一眼就看见她们有成见了，你说怪不怪？所以这值得人怀疑。（尔杠子：嗯。）“嗯”了，你是不是这样的？咱别只是“嗯”，你心里面有没有这些邪恶的东西？（尔杠子：安排家的时候她们没有安排下，我就想她们之间是不是因为奉献东西的这件事弄成这样了，赵晓燕不敢面对伊红红，所以就不联系她。）（肖红：这是你想的呀？）（尔杠子：嗯，我这样想的。）（肖红：意思你什么都知道！）（尔杠子：赵晓燕让开条我知道，后来她问了一圈我就在跟前呢。我就在想是不是因为这个导致她们之间成这样了。）（肖红：意思是你什么都知道，你也没去解决这个事，你也没去把这个事处理了。）（尔杠子：我没解决，就是这里边已经有答案了，她们也那样说……）尔杠子，你这儿有个保护伞呢，你找了两个保护伞，她们护着你，“是她们告我说不用开单子，所以说我就没必要去化解这些矛盾。只要有她们护着我，那就是她们的问题，不是我的原因，即使出了这个问题了，那是‘临时工’的问题和我无关。这样你们也看不见我的问题，我还露不出头脚。”所以一说这个问题，你“咔”就推到她们身上了，很熟练地就推到她们身上了，好像是你计划好的。尔杠子，是不是？（尔杠子：其实也就是这回事，我就没给解决。）（肖红：你光说赵晓燕不作工，你说这是谁不作工？她就学你呢！）就别说作工了，正常人性都没活出。正常人性没活出，你还先怀疑，你给她挖了个坑。（尔杠子：嗯。）你还“嗯”呢！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尔杠子：嗯，最后就是达到这个果效了。）因为你用你的表现证实了。她属于你下面的“职工”，是吧？（尔杠子：嗯。）她是你下面的“职工”，这是不是你的责任？这是你本分范围内的事。她们之间产生矛盾了，你应该化解矛盾，可你没有化解矛盾，本身这个矛盾是你引起的，是因为你没有开单子而导致她们之间产生的矛盾。当她们之间产生了矛盾的时候，别人知道不知道，你心里是知道的，你是第一个知道的。你知道了你该去处理这个

矛盾，可你没有处理矛盾反过来还怎么呢？还说“不是我不开，是她们不让开”。所以说你已经把后路全部准备好了。那你说咱做的这是什么呢？这是不是都是为着地位、名誉作工呢？你争我夺，斗！正经工作没作，见证神的工作没作，福音工作没作，就是在这些鸡毛蒜皮的事里面做文章！

戴晨，你怎么看这个事呢？你和赵晓燕是配搭，尔杠子是你们的带领，你应该清楚吧？是我看错了，还是尔杠子确实给赵晓燕穿小鞋了？你有没有知觉？（戴晨：我看不出来。）你这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是她俩的事，她不给我穿小鞋就行了。”你有没有观察？（戴晨：……）赵晓燕是一个新人，她在教会里没做过带领，就是做过带领的还需要人去带呢。一个新人刚过来啥也不知道，更应该你们去带领、去扶持，结果你们没有带领、没有扶持，你让她任着她的性子去做，做成啥是啥，你说这是谁之过？（肖红：你们就守个规条，不管开条不开条，这个事你得处理吧？你得解决一下呀。你就是人不去，你能和伊红红联系上，说一下东西收到了，这总行吧！伊红红知道你们收到了以后，她还要条子呀？）（尔杠子：这是咱的一个缺欠。）（肖红：这不是缺欠，这是咱里面的人性问题。咱做带领做啥呢？解决啥呢？）这就是缺乏正常人性。（肖红：咱做带领主要就是得有责任、担当。赵晓燕她为啥能做这事？你看看她的简历就知道了，她干了几天，啥也不知道，什么都不懂，一无所知，就想献个好心，“我买下东西，我奉献了”，是不是这种好心呀？她已经把事弄成这了，咱就没有想着怎么带领她、怎么帮助她，让她走上正轨，咱就没有点帮助扶持人的心，就没有这个心。你做她的上层带领，人家一看你这表现，你说人家怎么看你呢？你光知道抓她的把柄，你有没有帮助她的心？你怎么带她，你给她带出路了没有？路在哪儿？在她那儿是可怜的没路，“我问一下这个带领，人家说不开；问一下那个带领，也是说不开，你们这些‘大官’都是说不开，那我就把钱出了吧。”你说是不是这？）（尔杠子：嗯。）（肖红：你连个证明也没有呀！）尔杠子，你只是来这里证明一下，“她不行，她绝对篡不了我的位。”你的言行举止无非就是想证明这么一个事，你没有用心去做这件事。（尔杠子：嗯。）（肖红：咱根本没有这个责任心，你对你下边直接作工的对象根本没爱。你还了解她的情形呢！她活在什么情形里

你都不知道，你说你怎么解决？）她知道！她比谁都知道！你“误解”人家了！尔杠子，你说知道了罪大还是不知道罪大？不知道是假带领，什么也不管；知道了是看笑话，明知故犯，你就是让她这么做，这就成了恶了。

人和人之间相处还这么难呢，那和神之间的关系又能好到哪里去呢？你带领她呢，你要靠她把下面的工作作好呢，你和她的关系不搞好，她在下面能把工作作起来？她在你身上看见你对她是如此冷淡，如此作工，她跟上你又怎么“效仿”你呢？她跟你学会了，她再去下面作工的时候，该怎么对待下面的弟兄姊妹呢？那你说这成了啥了？成贼窝了！（肖红：咱带领人得根据她的背景、根据她的素质、根据她明白多少，根据她的身量来带。你根据她的身量来看，她就能做这个事，她是凭热心，“我想要好好做，就买个东西”，这是不是她的一方面偏差呀？但你该怎么带她呢？并不是看她这些表现就定规她，而是要带她，根据她的身量去带。她已经做了这个事了，该怎么去解决这个事呢？该怎么去处理呢？她活在这些里面了，你不看她的情形，不是给她排忧解难，不是给她开个路，你在这儿还给她拦阻路，打横，你说她工作咋作？）她刚才说什么话，你听见了吗？“一到了你这里，话就变了味了。”尔杠子，别人追求地位是做地头蛇、搞独立王国、包庇下属、打个旗杆让别人为他服务，这些在你这里倒是不存在，但是你是在践踏别人的尊严。（肖红：就刚才这个事，咱不开单子，但咱能去解决，可你是就不解决，这个里面就有恶意了，看见了吗？作为带领你主要解决啥问题啊？你作为区带领就是为小区带领排忧解难的，你得给她把路打开，你不能给她把路堵了，你给她堵了路就是作恶，这就成了恶行了，看见了吧？）（尔杠子：嗯。）（肖红：虽然她有问题，你看她哪些方面没做到的时候，你还得看她是不是有意的。刚才咱从她谈的这些里面就能看见，这就是不会作工。她没做过带领会作工吗？她就认为“我已经跟教会带领说了，我在外地，不在本地，让教会带领赶紧给人家通知去，是教会带领说的温婷婷知道那个地方，她去过，然后教会带领就不去了”。是不是这个呀？）（尔杠子：嗯，是。）（肖红：她在这里不求真求细，也没问了一下温婷婷“你去了吗”？就没想着问问，跟踪一下，她不会抓工作，所以就造成这后果了。从这个后果上就看见咱没有把她带到神面前，就没有把

她带得会作工作，起码连作工都不会。）（尔杠子：嗯。）（肖红：她不会求真求细，不会去问，你是不是得给她解决这个问题呀？让她学会怎么去抓这个工作，该怎么去作工作。等温婷婷去了，人家还不知道呢，人家还在被子里睡着呢，你看这个后果带来了吧？这是不是不会作工作呀？她吃一堑长一智，这一次把事情做成这样了，下一次再让教会带领做的时候，她会不会抠？会不会问？）（尔杠子：嗯，是。）（肖红：她就长了，长了以后这是不是一个得着呀？这是你该作的工作。你在这个事上不去解决，你并不是给她排忧解难，你就没有给她排忧解难。你抓工作，你该带领她，但你就没带她，这就证明你没有帮助她、带她的这方面责任。咱尽带领本分呢，你说这是不是就要了个地位呀？你光是坐在带领的地位上了，你的责任是啥？你把她带得能把工作作了，并且会作工了，这是目的。如果她不会作工作，生命没长大，你做的这是啥？）世上有句话是“子不孝，父之过”，你家孩子出去闯下祸了，人家看见了会说：“这是某某家的孩子，这是什么家教呢！”“这是某某下面的人，是某某带领的，这是怎么带领的呢！”人家是家丑不可外扬，你这是家丑随便扬，你不看你是怎么带领的，你宣扬的时候就把你自己卖了，证明你根本就没有作这个工作，根本没有带领她。

敌基督怎样打岔搅扰（三）

戴杜心，夏新羽说你打压她呢？（戴杜心：嗯，她说我打压她呢。）（夏新羽：我说你打压我了？）（没有，夏新羽说的是她受戴杜心的辖制呢。）怎么受辖制呢？（夏新羽：我给教会带领解决问题呢，人家能接受，我看见人家也点头了，后来她就起来说我，“你也可刚硬了”。）怎么一下说起刚硬了呢？什么原因？平白无故就说了个刚硬？（戴杜心：每次跟她交通，说让她出来作工，交通的时候都是答应得好好的，回去就不出来作工了。那天我是在那儿睡着觉呢，我听见她说教会带领“你真刚硬了”，我就说“夏新羽你也可刚硬了”。）这不就暴露出问题了？夏新羽在那儿跟带领交通呢，在这个过程中，你是在那边睡着觉呢，她说那个带领刚硬了，你在那说“你也可刚硬了”。呀，你们都可以了，其它话没有，平白无故就来了句刚硬，怪不得她受辖制呢！从你这一句话里边就能听出来，平时你对她就是一种打压。（戴杜心：哦，这就叫打压。）是不是？别说这就是打压，你倒会应付呢！她跟别人交通的时候，你连她们交通的是什么内容都不知道，你没有去揣摩、去想，也没有思想。她在那儿交通的时候，你是在那儿睡着呢，你心里想什么？“呀，趁我睡觉的时候，你就赶紧给她交通交通，是吧？呀，我不在了，你赶紧就把这个位置坐上了，是吧？”你看着她这样交通，那个带领在那儿点头的时候，你看着她即将有成果的时候，你心里边难受不难受？（戴杜心：没想过。）没想过这话就出来了？夏新羽在那儿说带领挺刚硬的，“拉倒吧，你也挺刚硬的”，你说这是啥意思呢？（拆台呢。）为什么要拆台？她占了你的位置了，你就得把她拉下来。你们在外边是配合作工呢，你们不是见证神，你们是互相争夺地位呢。你睡觉睡得迷迷糊糊的，还知道得争夺位置呢，你说你要是清醒的话那可咋办呢？呀，你可真是不给人留有插空的机会，封锁得水泄不通。她就趁你休息的时间，赶紧交通交通显露一把，结果还让你打压了一下，你让别人怎么看？她正给带领交通的时候，你这样说，那个带领怎么看？（戴杜心：带领说我们俩也不和谐。）仅是不和谐吗？她还实行不实行真理呀？“哦，原来真理都是说给别人听的呀！这半天夏新羽说我刚硬呢，原来她也是这样，真理只是说给别人听的。”那这个带领再下去给别人交通是不是也是这样

呢？“神话就是给人看的，真理自己不用实行，那就是说给别人听的。”你说那个带领能得着什么呢？下面的人又能得着什么呢？你们在那尽本分互相拆台，那拆的是谁的台呢？（神的。）咱不是说团结起来建造，而是打岔！搅扰！拆毁！本身她里边就受辖制呢，她进来的时间短，刚跟上了新作工，你这里边本来就觉得“我信神多年了，我就有资格”。你看着她小不是想着怎么去带她，把她往正道上带，你还把她压住，“你可不能起来，我这前浪还没有下去你这后浪就要上来？”你说咱这是什么样的生存观点？在我说这些话的时候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是什么心思？（戴杜心：这才认识到是拆台。后来我们又去了那边，我也拆了一次台，任茔和我们说这就是拆台，任茔说“我在那儿把她打下去了，你们又在这儿把她扶起来了”，那时才知道啥叫拆台。）你拆台的时候没有知觉？不可能吧？你说话的存心、动机你还能不知道？你为什么说这句话？你的思想观点在支配着你的行为，你这句话不是平白无故说出来的，你说出这句话是有思维的，有了思维以后这句话才说出来的。只不过你的存心、动机只有你知、神知，谁都不知道。你敢说你不知道？你说那句话的时候，你心里边是有知觉的，你是知道的，是你控制不住了。我今天说出来这个，只是把这个亮到桌面上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心里想的是“哎呀，你也知道了”，所以你只是装作不知道，对吧？是不是装作不知道？（戴杜心：我没意识到。）看到你的邪恶了吗？感觉到自己的邪恶了吗？我现在不仅看见她的刚硬，我看见你比谁都刚硬，你比她们刚硬多了。在我给你交通你搞拆毁了，打岔、搅扰了，你心里是什么心思？有惧怕吗？有害怕的感觉吗？没有害怕，是吧？（戴杜心：嗯。）所以说你刚硬不刚硬？（戴杜心：刚硬。）你认识到了吧？跟你交通了，你认识到了，但是你还不害怕。不害怕，没知觉，还没有亏欠，也没有内疚的那种感觉，你说你刚硬到什么程度了？假如你孙子在某单位上班呢，别人打压他了，拆了他的台了，你孙子从经理变成看门的了，你听见这个声音以后是什么感觉？你会不会是现在的表情？（戴杜心：我会气愤。）你会气愤，你会发怒，你会去为你孙子打抱不平，你会去找那个人算账去。我在这儿说你拆了神的台，损坏了神家利益，羞辱了神的名，我没看见你愤怒，你说咱的心在哪儿？信神呢，你作为神家的带领工人，可你对神的名、神的见证漠不关心，我感觉你就像个过路人一样，没知觉，看不见你有任何的态度、观点。

咱以前交通了过路的汽车撞死个孩子，三个人，三个态度、观点。过路人过来说，“哎呀，撞死个人，完了”；仇人过来是说，“活该，公义”；亲人过来呢？亲人过来是哭得“哇哇”的。你是哪个？（戴杜心：我是说“活该”的那个。）活该？这声音咋来的？就没看过这篇文稿？（戴杜心：我看过这篇文稿。）这篇文稿里说什么呢？（戴杜心：说的是经历和经过的区别。）交通的是人的一个态度、观点，神要的是人的态度、观点，根据你的态度、观点就看见了你的心，神要的是人的心。神要让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他就能拿起刀把这个孩子献上，神看见他的心了。剥夺了约伯的万贯家产，“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约伯却对她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嗳！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伯2：9-10）约伯对他的妻子是骂呢，骂了他的妻子是见证神，神的名是当称颂的，神看见了他的心。怎么看见的？看见了他的态度、他的观点。看见他妻子让他弃掉神的时候，他是愤怒，他不允许别人亵渎神。刚才举了个例子说这边撞死个孩子，三个人三个观点，为什么呀？过路人就不认识撞死的孩子，他看见的仅仅是件事；有的人倒是认识，可一过来就说“公义！活该！”这是谁呢？这是仇人；过来痛苦流涕，难受得瘫倒在地，趴在地上起不来，那是谁呀？亲人。那你是神的亲人还是仇人，还是过路人？你是哪个人？（仇人。）你是仇人，神的仇人，你是敌基督。恶人是不是就是神的仇敌？就是敌基督？你是敌基督吧？（戴杜心：嗯，敌基督，神的仇敌。）我说这个话是让你去认识，你现在说这个话是不是去认识了？你是瘫倒在地？你给人的感觉就是“呀，随你说吧，我现在就像是鱼被放在了案板上，由你宰割吧，成了这了，你想说啥说吧”，你反倒把我弄得无可奈何了。我让你去认识，你表现出来的是哪个人，我交通了以后你流露出来的态度、观点是什么，这就暴露出你与神之间的关系如何。马汪叶，你说说她和神之间是什么关系？（马汪叶：过路人。）过路人，没知觉，和神之间的关系是过路人。（没关系。）信神就得爱神，信神不爱神枉活一世。不要说爱神了，你和神连关系都没有，那你说你尽本分怎么尽呢？尽本分都是为了面子、地位而作工？看着咱可悲呀！每个人信神和神没有一点关系。胡氏的老公成那样了，胡氏还惦记着她老公吃不上中午饭呢，在神家却想不起神来。戴杜心你都拆毁了神的经营了，

打岔、搅扰了，羞辱了神的名了，神在那边看着呢，可是你还没有知觉。不要说你亲自拆毁了，你就是看见别人拆毁了你怒不怒？神有喜怒哀乐，神喜你喜，神怒你怒，这是与神相合。神说：“**他的‘喜’是正义的，是一切正面事物存在的象征，更是吉祥的象征。**”（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了解神的性情很重要》）你的喜在哪儿？你的怒在哪儿？神说：“神的‘怒’是因为非正义事物的存在与搅扰在侵害着他的人类，是因为邪恶与黑暗的存在，是因为有驱逐真理的事情存在，更是因为有抵触美善事物的存在；他的‘怒’是一切反面事物不复存在的象征，更是他本圣洁的象征。”（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了解神的性情很重要》）神看见这反面事物就怒，不允许它存在。咱有没有这个观点？你是不是与神相合了？我交通了这个你现在怎么想的？（戴杜心：就只是表面上认识。）你和神没感情，所以你没感觉，冷冰冰的。静茹茹能看到吗？（能。）

还有什么问题呢？（夏新羽：有一天戴杜心和接待家说“我去了这里，去了那里，我吃这了，喝那了，人们吃的饭不同……”那接待家原来是个外邦人，进来聚会还不到一年，后来我就点她，我说：“你别把咱们今天走的这些地方给卖了，别说‘我去这儿了去那儿了，我吃这了喝那了，人们吃的饭不同……’别和她说这些，因为一旦有环境，咱们的线路是不是都出卖了？这就是犹大。”我点了她没两分钟她就跟我说，“我看见你记我仇了，我还听见你背后说我了。”我问她我说啥了？“你说我变了，我告诉你我没变，我根本没变，包括和你在教会里打斗的那个老姊妹，她也没变。”）你说她变了，是吧？（夏新羽：对。）你说她变了是指哪方面？（夏新羽：就是外表。）行为变了。（肖红：意思是戴杜心以前是嚣张跋扈，现在不怎么嚣张跋扈了，变了，戴杜心的意思是“你还觉得我嚣张跋扈变了，其实我就没变，我还是嚣张跋扈”，就这个意思吧？）（夏新羽：嗯。后来她又说，“你是从教会来的，不是全职尽本分上来的，和我不一样，我是一级一级这样升上来的，我做过教会带领、小区带领，你夏新羽没有，你是从教会里边一个福音执事直接提起来的。”这是我的一个致命处，也是我最受辖制的一点，也就是我放不开、不敢做的根源。后来我和她说“我不受你辖制”，我嘴上是这么说的，其实我心里已经垮了，她这一句话说得我就垮了。我说“我不仅不受你的辖制，我更看到了神对我的破例高

抬和爱，这个本分也是我的需要。”她在那里一直说一直说，“你丢东西了，你是怎么经历的？怎么经历的？你给我说清楚了”，我就说“你要论这个事，我真和你说不清楚……那你找你合适的配搭去吧”。人家接待家还在跟前，我又说“你要是吵个没完的话那我就走”，后来我就走了。我走的意思是，我走了，她一个人就不吵了，结果我出去的时候，她说让我把工作交接了。）让你把工作交接一下？（夏新羽：她告我说“你要走的话你把工作交接了”。）（戴杜心：我说“你凭心情尽本分呢，你这就是背叛”，后来她还要走，我说“你要走那你就把工作交接了”，我的意思还是让她留下，结果她还是走了。）她刚才说的这些都是事实是吧？（戴杜心：……）（夏新羽：我走到半路想起来我的两个充电器还在那个墙上挂着呢，我就返回去了。返回去的时候，她和接待家在二楼，我在一楼就听见她的声音可大了，她平时说话嗓门就高，反正就跟吵架似的，后来我把门敲开……）戴杜心挺厉害的，是吧？（夏新羽：我进去就和戴杜心说，“你说话声音低一点，我从一楼回来就能听见你的声音“哇哇”的，啥都能听清，门也不太隔音，接待家一旦有个环境……”后来接待家老姊妹就跟劝架似的，也是说我，“你脾气太大了，不要走。”那时候我已经把车联系好了，我拿上充电器，我说：“过两天我再过来。”戴杜心又问我：“你告静茹茹了没有？”我说：“我没有告，我多大的人了，出来是打架了，我没脸告。人家都是跑得忙的，那边的活儿是干不完，咱俩是打架呢，我哪还有脸告她们。”结果我走在路上的时候，我给静茹茹发了个短信，我说“我先回家了”，后来静茹茹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往回返呢，赶快下车，后来我说“我先回吧，我不过去了”，静茹茹听见着急地说“你咋就听不懂话呢”，那个时候我就想我真的太不是个东西了，我哭了一路，我觉得神给我的太多了，我今天并不是和人在赌气……）这是多长时间的事了？（夏新羽：就是最近的。）你们解决了吗？（静茹茹：解决了。）怎么解决的？我听听。（静茹茹：她和戴杜心打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戴杜心说起夏新羽丢东西的那件事了，戴杜心就问夏新羽，“你认识到啥了？你怎么经历的？”夏新羽是说那与生命进入无关，那都是琐碎的事。夏新羽先给戴杜心点的，戴杜心又给夏新羽翻的旧账。还有就是因为夏新羽不是一级一级选的，她俩就不在一个平台，就因为这个她俩就吵得不行，夏新羽就走了。夏新羽就是要戴杜心的一个态度，让戴杜心以后不要搅事。夏新羽的意思是，不是她搅

事是戴杜心搅事呢。然后我们就给夏新羽交通她与神之间的关系，“不管临到什么事情神是看你的一个态度，你不能因着她去背叛神，你不能因着她就要走呀，你不能说‘你重找你的配搭’。”她让戴杜心重找她的配搭，我们就一直交通她与神之间的关系，可是她一直就说“我听不进去，你们这样交通我听不进去”，交通了一天了人家还是听不进去，后来我们没办法，就跟任茔说，任茔说“那你等着我们过去吧”。后来还给她交通了包容忍耐，那么多弟兄姊妹在院子里干活呢，夏新羽说“我就是发飙呢”。那天交通的就是想着怎么把她带到神的作工里，可是她就说“你们这样解决我听不进去”。）你们说的是你们解决问题的时候，她听不进去，但你们是怎么解决的我没听见，你们是怎么解决的？（静茹茹：我们就是让她与神建立关系。）是，她得与神建立关系，这是她该进入的，但这个问题出在哪儿？这个问题得解决呀。这个问题没解决了吧？你解决戴杜心的问题了没有？（静茹茹：没有解剖戴杜心。）那戴杜心有没有问题？（静茹茹：有问题。）那问题主要出在哪儿？（静茹茹：戴杜心身上。）你知道在戴杜心身上？（静茹茹：后来我自己揣摩，为啥夏新羽不接受，听不进去呢？我想这是解决的方向错了，应该是解剖戴杜心。我还和柯真真说咱们解决的方向错了，为啥咱交通了一天人家夏新羽听不进去呢？这事儿的根源是不是在戴杜心这儿？是不是得解决戴杜心的问题？）柯真真怎么看呢？（柯真真：我们是针对她俩在配搭尽本分的过程当中，夏新羽赌气回家这一方面先交通的，然后再解剖戴杜心。但是在跟夏新羽交通这一方面的时候，她听不进去，后来说等任茔过来再解决。我们给她解决，她是要戴杜心的一个态度，非得要戴杜心的一个态度，感觉夏新羽就是非得让戴杜心给她承认一个错误，她才行。）你解决这个问题，找问题的根源了没有？你就没有找问题的根源在哪儿。你们解决问题就是，瓢起来按瓢，壶起来按壶，你说夏新羽起来发飙了，是，得解决发飙的问题，但是她发飙的根源在哪儿呢？（静茹茹：那会儿想着她发飙的根源就是为了她的脸面、地位，还是丢了她的脸了，丢了东西的事她就不让说，一说这事她就说是搅事呢，然后还说戴杜心说了，戴杜心是一级一级选上来的。）是，她有地位、名誉，但这里边还有正与反了呀，还有正面事物与反面事物了呀，咱还得分辨哪个是正面事物，哪个是反面事物。

夏新羽起来要走，她是在什么情况下起来要走呢？这个根源在哪儿？不就是因为夏新羽给戴杜心提了个问题吗？是吧？（戴杜心：她说是因为我有报复的心。）你在接待家跟接待家说，“我在哪儿在哪儿吃这个了喝那个了，跑了哪些地方。”夏新羽给你提了一下，“你不要和她们说这个话，这暴露行踪呢，这对咱不好，别做了犹大。”这个话很正常吧？你接受了没有？（戴杜心：表面上接受了。）你表面上接受了，最后又说什么呢？你前面说了接受的这话，后面是不是又报复了？你又纠缠她丢东西的那件事呢，你说什么了？你和夏新羽说，“来，谈一下认识”，又算开后账了，“之前的事情怎么怎么了，今天你又给我提意见了，我‘马王爷——三只眼’，活了这么大，还没有人敢给我提意见，你算老几呢？”人家给你提意见的时候，你是气得一肚子的火，你一肚子火但是不能发飙，也不能说什么，人家跟你说的这个也合乎真理，也是这么回事，所以你也不能说什么，但在你心里边已经是反了，“你还给我提意见……”，然后就开始算账，“你还说我呢，你怎么样？你之前干啥了？认识神，认识自己，你说……”夏新羽说不出个一二三的时候，“你算哪根葱呢？‘癞蛤蟆插鸡毛掸子——冒充大尾巴狼’！你以为你是谁呢？你是从哪来的？我是有资本、我是有资格的，我是一级级升上来的，你算哪的？从野地里跑出来的野鸡，你还以为你是谁呢？凤凰？来我面前还给我提意见呢！我带着你你跟我跑就行了，我不给你提意见，你还给我提意见呢！”你这心野不野？怕不怕？你想这个时候你说话的语气态度会是温柔的、柔和的？本来夏新羽跟的时间就短，她作这个工作本来就吃力，没东西，又受辖制，她需要人去带领她。你没有去带领她、引导她，反过来你还攻击她、打压她，算后账，还不允许别人给你提意见，最后还来个撒泼打滚，还说什么了呀？“你不要以为我变了，我告你说，我没变，我还是以前的我。你不要说我现在披着羊皮，你就敢来给我提意见，我告诉你，我是披着羊皮，但我还是匹狼，我今天脱了羊皮我让你看看，看你以后再给我提意见。”你想作王掌权，你想当老大。你说在这种情况下，她在那个家还能不能待？在这个实际情况下，她起来走那还不正常呀？“你厉害呀！你走，你要走，放下工作，交接！”好家伙，这家成了你说了算了，你赶她走她就得走！她走就得把工作放下！还得交接！当下就得交接了，交接不了就是背叛！你真能打着神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呀！这是不是有点欺人太甚了！确实有点太过分了！这还能

做带领？肯定不能做带领，不能用！神家不是讲资格的，而是讲真理的，就是没真理，最起码也得有个正常人性，有圣徒的体统。在神家不看资格，没有一级一级升上来那一说，只要能作了这个工作就行。你作不了工作，最起码顺服听话就行，没有一级一级升上来那一说！

咱再返回来说丢东西的这件事，戴杜心，夏新羽丢了东西了，你问夏新羽有什么认识，这是什么话！夏新羽在哪儿丢的东西？在你戴杜心的闺女家丢的东西，是吧？（戴杜心：嗯。）戴杜心，在你家丢了东西，这个是事实，里边没有冤枉吧？（戴杜心：没有。）那既然没有冤枉，在你家丢了东西，你不是问强盗、小偷，你是审问失主“你有什么认识？”在你家丢了东西了，你没有给人家看管好，这是你的责任，你问人家有什么认识，这不是倒打一耙？还追问呢，这做的是啥呢！最后说是丢了多少东西，给了二百块钱？（夏新羽：不是，是她们几个人一共赔了五百块钱，我说丢就丢了嘛，我也就没再追究，后来她们说要赔呢，我说不赔不行？静茹茹她们说不赔不行，必须得赔，说还有这方面的原则呢，还给我口头交通了一下。）不是说你要让赔，是她们要赔呢，是吧？（夏新羽：对，她们要赔呢。）静茹茹，是吗？（静茹茹：嗯。）（夏新羽：后来她们给我赔了五百块钱，当时我包里边只有一百的现金，我说那就把这些钱一起奉献了。后来她就问我，“你为什么要奉献六百块钱？”）谁问你为什么奉献六百块钱？（夏新羽：戴杜心问我“你为什么要奉献六百？是不是你的那个货就值六百？”后来我说“你这话问的，你这人咋是这呢？我今天奉献多少，你管不了我，是吧！你为啥要问我为什么要奉献六百，那我奉献多少还得通过你同意吗？况且我的钱我说了算，我要奉献多少钱没必要经过你同意”。）那怎么还说了个二百块钱呢？（夏新羽：我的货在走的时候忘拿了，我坐到车上了才想起来，就赶紧给吴小桐打了个电话，我说我把货落到戴杜心家了，你帮我放起来，过两天我过去自己拿，你们要是回来的话给我捎回来也行。吴小桐说给我放了，最后吴小桐回去的时候找不见了，吴小桐说把货给丢了，我说“你开玩笑呢，咋能丢了呢，那是货人家谁要呢？再说了，那接待家是咱神家人的家，可不是外邦人的家。”我那个货就丢了一次，第一次是丢到外邦人的车上，落了四天人家给我送过来了，这是第二次，落到她家了。最后吴小桐说丢了，我说“你开玩笑呢，慢慢地找找吧”。后来她

说：“多少钱呢？我赔你二百块钱。”我说：“哪有那种说法呢，就不用说咱家的人了，就拿个外邦人说，我给你打了个电话，让你帮我放了一下货，这个货丢了我还能让你赔？”）你说的跟这边说的怎么不一样呀？这边是说给你二百块钱，你嫌少呢，不要，这个话是从哪儿来的？（夏新羽：不知道。）（吴小桐说的。）（肖红：你见吴小桐了吗？吴小桐跟你说的吗？）（静茹茹：说了，我们都在呢，吴小桐说的。）吴小桐说给她二百块钱，她嫌少呢？（说“这哪够了”。）（吴小桐是说赔夏新羽二百块钱，夏新羽说这哪够呢？意思是二百不够，所以我们就想问问夏新羽，到底多少钱，是多少钱咱们就赔人家多少钱。）夏新羽，你是说了句“这二百哪够了”吧？（夏新羽：没有。）就是说了也无妨。（夏新羽：没有说，这个没说，吴小桐说“完了不行我给你赔上二百块钱”，后来我说“哪有那种说法了，你接了我个电话帮我拿了一下货，让你保管了一下货，你也没带上，现在货丢了，我还能找帮忙的人赔我这个钱呢？这于情于理都不是人”。）就即使说了也无妨，就说“我这货二百块钱哪能够呢，也不是二百块钱的事”，这也无妨，这也正常，不需要辩解，就即使说了也无所谓。（夏新羽：我记得我没说这个话。）这个无所谓，主要是说她们传过来的这个话，“给二百块钱嫌少呢，不要”和“这哪能够呢”不一样，虽然都是说不要，但性质不一样。咱信神关键是看人的存心、态度。人家还说“二百块钱不够，那是多少钱？她又不说。”在我这儿听到的是这个声音，这是让人去猜心思呢，如果是让人去猜心思，这个人就有点问题了，就有点恶了。你丢了东西，人家给你二百块钱，你不要，然后问多少钱，你也不说，这个人多诡诈呢？想在这里干什么呢？这里边是不是有了欺诈了？可你在这儿说的和我听到的完全是两个概念。“二百块钱哪够呢，我这是三百，我这是五百，或者是八百，二百块钱哪能够呢。”这是很正常的一句话。我现在要追究的是传过来的这声音传错了，还是什么情况？为什么会有两种声音？咱信神呢，出现这个情况，要看的是谁在这儿撒谎了，说的是这个问题。

当时你们都在场，是吧？（都在呢。）吴小桐说的，是吧？（嗯。）（夏新羽：当时她们说要赔我这个钱的时候，我一直和静茹茹说“不要，不能赔，丢就丢了”，这是我说的，是吧？）夏新羽说这些话了没有？（……）是不是有过这些话？（……）（夏新羽：后来

你们说：“你算一下丢了的东西是多少钱，给你赔。”当时我里边纠结啥呢，“我还能这么做事呢？这个货丢就丢了，我不能让弟兄姊妹给我赔”。）静茹茹也忘了？记不清了？（……）记清记不清这个也不重要了，这个不是重点。在咱家丢了这个东西了，不应该发生的问题发生了。就是人家说的，在世界丢了东西，人家还讲个“拾金不昧”的美德呢，隔了几天还能给她送回来呢，在咱家更不应该出现丢东西这个问题，可不应该出现的问题又出现了。出现了这个问题，应该是接待家你戴杜心去找。（戴杜心：我当时就不在那边。）你不在那边，那是你闺女家，是吧？（戴杜心：嗯，我们专门租上房子搞接待呢。）专门租上房子接待，这个东西怎么还能丢了呢？这不是更出奇了？谁在那个家住呢？（戴杜心：我不知道，当时她们在呢。）（她家大姑娘和对象也过去住呢。）（肖红：有几个人有钥匙呢？）（就她的两个姑娘有吧。）（肖红：那这个东西丢了戴杜心你就没有查吗？到底谁拿了？你没找了找吗？）（戴杜心：查了，问我姑娘了，她说没有。）两个姑娘都问了？（戴杜心：嗯。都问了。）（肖红：都问了，她们敢不敢发誓没有拿人家的东西呢？）（戴杜心：我让她们起誓了。）（肖红：都起誓了？都发誓没拿东西？）（戴杜心：嗯。）你闺女不信还愿意发誓呢？（戴杜心：嗯，她以前跟过几天。）两个都跟过？（静茹茹：二姑娘现在跟着呢，大姑娘以前跟过。）（肖红：那你女婿也发誓了？）（戴杜心：我没和女婿谈。）（肖红：东西丢了，你问你女婿了吗？）（戴杜心：没有问人家，只是问了大姑娘。）咱的东西在你家丢了，应该是看你的认识，不应该看夏新羽的认识。最后谁赔了？（戴杜心：我出了三百，吴小桐出了一百，徐小静出了一百。）（肖红：徐小静也发誓没拿人家东西吗？都发誓了吗？）（戴杜心：她也说了她没拿，但没有发誓。）（肖红：你就没让她们发誓吧？）（夏新羽：静茹茹不让发誓。）（肖红：静茹茹不让发誓？）（夏新羽：戴杜心问静茹茹“夏新羽的货丢了涉及到的人是不是得起誓呢？”静茹茹说“不用，那件事涉及的人多呢”，我说的是实话吧？）（静茹茹：嗯。）静茹茹怎么想的？怎么考虑的？（静茹茹：不用起誓就是因为她家后面去的人多了，什么人也去，具体是谁去了也不知道了。我们用过以后那个家就乱用呢，文员、教会的人，哪里的人都去。）（肖红：有多少人呢？不是说就她两姑娘有钥匙，

徐小静有钥匙吗？每次不都是有钥匙的人去？）（静茹茹：她家教会的带领也去，文员也去，我们要是聚会也去。）

(夏新羽：还有那天，静茹茹和柯真真她们说是给我交通呢，对我来说感觉也是种打压，感觉就不是交通，一直就是说我，到最后还说“我真领教了！”我心里就想着，咋就这么不公平呢，今天是我被人欺负了，我过来是想让你们评评理、申申冤吧，结果你们俩又往死了打我，还说我是往地狱里边撞呢。她们把弟兄的文稿打开让我看呢，我说“你们说话的这种口气、这种态度，我真的听不进去。”她们说“弟兄的文稿在你这儿也不管用了？”我说“不是弟兄的文稿不管用，是你们说话的口气我真的接受不了”。柯真真刚才说我想让戴杜心给我个态度，我说的态度是说以后我俩该怎么配搭，我是要这个态度，“咱们两个人首先得和谐，我就和你配搭，如果你还是一直这样对我，不用说你不要我了，我也和你没法配搭。”我是想要她这个态度，但是一直也没有看见。）这里边也有你的问题，你如实地反映问题就行，不需要你暴跳如雷呀，你这么一暴跳如雷，别人不打你打谁呀？（夏新羽：嗯，这个也是一方面。在我暴跳如雷的时候，我也是觉得事出有因嘛，因为她们不分青红皂白就……)她们不是不分青红皂白，都是个败坏的人，她们没有真理，分辨不清，这个分辨不清不是说她们怎么，是说人把血气和火气混淆了，她们看见你这么暴跳如雷，她们就按“发血气”来打你。神说“凡属血气的无人能逃脱那忿怒的日子”，所以她们说“和你说了这么多了你还是暴跳如雷，你不是把地狱的门撞开了？”

血气和发火是两码事，发火它不等于血气，血气不等于发火。发火有几种火？有正义火、无名火，还有为自己的地位、名誉而发火，搞个人的经营，想在别人心里有地位，想占有人，这三种火。祭司弟兄发火不发火？（发火呢。）祭司弟兄也发火，还拍桌子呢。神发火不发火？神不发火就能叫你畜生？属血气，什么是属血气呢？血，肉体，为你肉体利益说话，站在肉体利益一边说话、做事就都属于属血气的，不需要你发火，你不发火也是属血气的。就像戴杜心的那个行为，不要说她发火不发火，她就是不发火，她说的那些话也是属血气的，她为了自己的地位、名誉去说话做事，这叫“歪脖子看表——观点不正”。你站在非正义的一边说话、做事，所以说你就是属血气

的，“凡属血气的无人能逃脱那忿怒的日子”。世上有句话说，“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伪君子，从外表看他是君子，但他是虚伪的、假装的。笑面虎是不是伪君子？笑面虎是不是属血气的？（是。）他是隐藏的，更邪恶。所以说你把发火和血气分开，属血气的爱发火，你要找到他发火的原因，他为什么发火？神看人不是看人外表的行为，不是看你发火不发火，而是看你发火的原因，也就是看你的思想、观点、态度是什么。你是为了神家利益而发火，为了维护神的名发火，你还是为了维护你自己的地位发火，还是因为恨恶敌基督而发火？你得搞清楚它是属于什么火，神经病发的是无名火，需要发火的时候发火，不需要发火的时候发火干嘛呀？不管再怎么说，败坏的人发火有没有正义的火呀？败坏的人发火没有正义的火，你发的火里边有掺杂，从外面看你发火是正面的，可是正面的里边有掺杂，你的掺杂还是为了地位、名誉，你还是为了争、夺这个名誉。那你就是借着这个正义，打着这个旗号发火，你还是搞个人的经营，让人家听你的，不听你的你这个火就大了。怎么就不属血气了呢？你只考虑与神之间的关系，周围的人、事、物是给你效力的，你不管她什么表现，你与神的关系正常了没有？剥夺了约伯的万贯家产，他和强盗去抢了没有？他没有和强盗去抢。约伯发火了没有？没有，他是来到神面前祷告。那神给你摆设了这个环境，你该怎么做？你每天临到的人、事、物是不是偶然的？不是偶然的。神要借着周围的人、事、物与你说话，你经历神的主宰，经历神的掌管，能意识到“这是神要和我说什么？我发火也好，不发火也好，她是要勾引我的败坏出来呢？引狼出洞、引虎下山呢？还是神要试炼我、熬炼我呢？是，她表现出来的就是一颗善恶树的果子，面对善恶树的果子，我要去分辨、认识，我不应该去吃它。”咱老把听从、跟随以为是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了，你不跟随，你让她把你引得入道了，你进了这件事情里边了，你也叫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了。如果你是分辨、认识，你就不会火，“借着她，我看见了撒但的邪恶性情，看见了她怎么与神对抗、怎么拆毁神的经营、怎么不能和人正常配搭，这就不是正常人性，借着这个人的表演让我看见了人的撒但性情。”你看见恶人不发火了，你看见她可恨不可恨？可恨。可怜不可怜？（可怜。）信了几年了还是个这，可怜、可悲。你看见她可恨、可悲、可怜的时候，你还有火吗？没有火了。你看见她可怜，你是同情她。然后你和这两个带领交通呢，这两个带领还分辨不清，还

是两个糊涂带领，你还发火呢？你着急，你得给她们交通呀。就即使说你不明白，你看见这是神在作你呢，你还哪来的火呀？“哦，这是神借着她洁净我的掺杂，我不能为名誉，我应该为着神的名，为着神的见证，维护神家利益。她这个问题，我应该清晰地给她表达出来，我不说她怎么对待我了。”属血气的就是为自己肉体利益说话，你不为肉体利益说话，不就不属血气了吗？你只是谈什么？你只谈她怎么对待神，她与神之间的关系怎么样，“我就不说戴杜心怎么骂我的，戴杜心怎么训我的，怎么把我气出门外的，我只谈戴杜心的表现，只谈她与神之间的关系，尽本分的时候她干什么了，她在人家接待家怎么怎么了，我说了她两句她还起来反抗。”你心平气和地把她这个表现说出来，反过来她还说啥？“我性情就没有变化！”她还说这话呢，“我看着她是伪装，我看着她可怜，我看着这个人不能做带领，不行，我给你反映一下。我给你反映了，至于说你处理不处理，那是你的事，我是给你如实反映了。”咱是反映问题，是对她的一个揭发检举，而不是过来告状，让她们给你平反。“她欺负我了”，这就是性情问题了，这和揭发检举就完全是两回事。如果你是揭发检举的，把她的性情一一表达出来了，静茹茹是不是就该处理她呢？这是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可是你一旦为自己的肉体利益说话，一为你肉体利益说话，让别人一听“哦，你这是受委屈了，你这是别人伤害到你的魂了，你这是让别人替你出面呢。别人替你出面把戴杜心给治一下，你就能剩存下来了，你就舒服了，你就是要这个态度呢，你太邪恶了吧？”别人看见你太邪恶了，因为你这里边有掺杂，弟兄姊妹看见你的掺杂了。咱最近刚发了神的行政的内容，行政第一条是什么？“**1．无论何人，心里抵触必遭审判。**”（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五十六篇》）现在就是审判正式开始，你的心思不对，你过来反映问题不是维护神家利益，不是维护神的名，你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所以说虽然静茹茹她判案错误，但是对于你的生命进入是对的，对你正好是个什么？立时审判。“**2．对于我所拣选的，意念不对，立时有管教。**”（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五十六篇》）如果你意念不对那还要管教。你从正面一看，“呀！神作在我身上的都是拯救，神作的不合人的观念，神不讲理只讲真理，我看见神话应验了，看见神家是真理掌权。”你站在神一边看事，你维护了神家利益，你得着的是生命。可你一为肉体说话，别人能跟着你跑吗？静茹茹能听着你的话跟你跑

吗？那不可能，所以说你只能碰得头破血流。因为什么碰得头破血流呢？撒但中了自己的诡计。你倒想借用这个机会把戴杜心治一下，可结果人家不听你使唤，这是不是咱的掺杂？咱的诡计？神作的就是洁净的工作，就是为了洁净你，这能听懂吗？（能听懂。）

敌基督怎样打岔搅扰（四）

（肖红：咱那会儿说了戴杜心的问题，我之前虽然没见过戴杜心，但是我听说过戴杜心，所以我一来就先见见哪个是戴杜心。之前有一个姊妹和我说过，“戴杜心在我那儿，粒沐给她发了一张图片，还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戴杜心看了以后，就说‘老娘就是这！’”戴杜心，有没有这回事？）（戴杜心：那会儿我妈刚不在了，温婷婷把我们告上去了，说我们是敌基督团伙，然后粒沐就对付我这了那了，我就说“老娘不干了”，我说了这句话就意识到不对了，我说“呀，不对吧？”她说“你这话就是不对。”后来听说有人要揭发检举我。）（肖红：你说你说的这是啥？别人怎么看你？我还一直问那个姊妹，“你听清楚了吗？”人家说“听清楚了，她就说的‘老娘’，那就是戴杜心说的。”你说咱这是啥？咱还说别人的外表行为呢，你这是不是跟外邦人一模一样？外表行为跟外邦人一样。神话怎么说的？神说：“信神的人如果与不信神的人的言谈、举止都是一样的随便不受约束，那这人比外邦人还邪恶，是典型的恶魔。”（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对不行真理之人的警告》）咱这是羞辱神名！你说就咱说的这些话，这是啥呀？神话里边还怎么说了？神说：“如果有人说‘我要是不信神，我尿过谁’，你就跟他说‘你没信神前谁也不尿，那你这人性情不好啊。你现在信神了还不想尿谁，那你这人性情就更不好了，实质有问题啊’，话就说到这儿，你看看他什么反应、什么表现。这叫打蛇打到七寸上。”（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十六）》）你在弟兄姊妹中间还能说出这话“老娘就是这”，夏新羽刚才说你嚣张跋扈，你看看你走的路，你这怎么带别人？你给别人带的是什么路途呀？还有你刚说的“温婷婷把我们告上了”，这些话是不是外邦话呀？这是外邦人的话。咱允不允许别人给咱提个建议？允不允许别人监督咱的工作？如果你就走的这条路，那你带的下边的人也都是这样的。戴杜心，今天给你谈了以后，怎么想？消极吗？）（戴杜心：有点消极。）（肖红：想什么呢？）（戴杜心：想的不好变。）（肖红：你感觉到是一种耻辱、羞耻，还是感觉到什么？有没有羞耻感？）（戴杜心：好像达不到你说的那些，只是道理上能通过，但是心里……）（肖红：主要是不觉得丑，是吧？拿土话来说就是不觉得

丑，丑不丑？）（戴杜心：没有认识到那个程度吧。）（肖红：那夏新羽今天感觉丑不丑？有没有感觉抬不起头、羞耻、丢人、难受，有没有这个感觉？）（夏新羽：有这感觉。）（肖红：真有吗？）（夏新羽：嗯。）（肖红：戴杜心，你有吗？）（戴杜心：没有。）（肖红：没有，这就是戴杜心。）（戴杜心：好像有点麻木。）（肖红：没有良心。以前交通过哪些人好变呀？）（戴杜心：有良心、理智的。）（肖红：有良心、理智的，还有啥啊？有羞耻感、惧怕感，有这两个感就能变。如果咱没有这两个感呢？那就是不知道丑。用咱土话来说，“那人不知道丑”，再说得深一点就是没皮没脸，是不是这个呀？就是不知道丑，不知道丢人，那就不好变。为啥有的人一提到哪方面，“呀，我确实是这么做的，呀，我怎么做的这事呢？”他自己就抬不起头，自己就感觉丢人得不行，他就去变了，这种人他就好变。咱得有良心，这是最基本的，如果没良心、没理智，就不好变。没良心、没理智的，他怎么变呀？那除非是没办法，为了归宿、为了活，不得已，“变吧！”但他内心深处没知觉，良心没复苏，他就没感觉，不知道该怎么做人。今天给你谈了这些，就是给咱敲警钟呢。戴杜心，按说你和夏新羽俩人就不能做带领，不适合做带领。我说不适合做带领是啥意思，就是给你个机会，这次不撤你，只是知道你这些问题，最终是要看你的变化。）

戴杜心不能做带领吧！戴杜心和夏新羽还不一样。夏新羽给人一种什么感觉呢？别人一看她的活出对她是一种歧视，这影响的仅是她个人，但是戴杜心直接影响到作工了！就戴杜心对夏新羽说的那些话，你听听那话怕不怕？“你以为我变了？”明目张胆地就敢说“你以为神话掌管了我了？我就要这么做呢！你行就干，不行的话你辞职，把工作交接了。”还有，戴杜心在神家还能说“老娘”，这是什么话？言行举止比外邦人还恶毒！问题是你在神家，你给谁当“老娘”呢？在神家当“老娘”，怕不怕？在神家没有一点伪装，就能直接说“你以为我变了？”这是什么性情？这是什么性质？她并不是说伪装一下、收敛一下，而是明目张胆地叫嚣。而且她现在还没认识到，只是在道理上通了，到现在她都感觉不到羞耻，都不恨恶自己，那你说她在作工中是不是还会继续这样作？继续这样作还能当带领？让她当普通信徒就已经是极大的高抬了，当带领肯定不行，一天也不行！连一个基本的人

性活出都没有，在神家谁敢说句“老娘”？怕了呀！你这是给谁当“老娘”呢？在教会尽本分，事奉神呢，还敢说“老娘”？你以为这是在你家和你孩子说话自称“老娘”呢？和你老公说话自称“老娘”呢？配搭给你提一个意见，你就敢这样打压她？这在神家成何体统？你就不要说在神家了，在世界上，就你这样的说话，哪个单位敢聘用你？单位都不能用你，别说是在神家了，更别说是出来尽本分了。就是马汪叶她都不敢说这话，马汪叶她要敢说句“老娘”，早就把她踢出去了。因为啥用的马汪叶？马汪叶不高兴顶多给你甩个脸，叫嚣一下，她还敢这么起来打压人？如果留你让你做带领，你造反翻天了，都成了“老娘”了。没有清理你，你都得感谢神的大恩了。（肖红：戴杜心，刚才这么谈，能不能理解？在我这里想着是给你个机会，可是就你这些表现，怎么对你是好啊？什么是爱呢？只有把你放下来反省，这对你才是真实的爱。就你刚才谈的，你就没个感觉，也没个羞耻感，你先下来反省吧！）

（肖红：接下来再说说马汪叶的问题，马汪叶，说说你，你还有哪些问题，你和静茹茹、柯真真，还有哪些问题？静茹茹、柯真真，说说。）（柯真真：我没什么了。）（肖红：不谈了？说说。）（静茹茹：人与人之间倒是……怎么说呢……我心里倒是……）有什么就说什么，谈什么也行，现在是解决问题呢，你就有什么说什么。（静茹茹：现在就是觉得马汪叶不作工，我们发现问题了，我就告诉她了，我说人家反映啥问题啥问题了，你去问一下、了解一下、解决一下。她说不会解决，然后我把我明白的，能找到的话告诉她了，告诉她以后她也不去做。我问她这几天做什么呢，她说“我忙我的本职工作呢”。）（肖红：你问的话她就没有答？）（静茹茹：她就说“我忙我的本职工作呢”。）（肖红：就完了？）（静茹茹：嗯。）（肖红：你就没问她啥本职工作？）（静茹茹：我们没有问。）（肖红：怎么不问呢？不敢问了？这一问一答，你想要的答案就没得到呀，你后来说什么了呢？就没说？）（静茹茹：嗯，后来就没问。）马汪叶说话厉害了呀！虽然不是说的“老娘”，但是问你干什么工作了，你就回答了一句“本职工作”，马汪叶，你答的这话是不是一句话？（马汪叶：是话呀，咋就不是话？）是话，是吧？（马汪叶：嗯。）那是不是人话？（马汪叶：不是。）那你为什么不说人话呢？（马汪叶：我觉得

我作本职工作就是作本职工作嘛，那我干啥呢？我又不知道她要问啥。她就问我忙啥呢，我就说忙本职工作呢，做我该做的呢。）你妈问你“吃什么饭了？”你说吃饭了。（马汪叶：嗯，吃饭了！）那你妈听了什么滋味？这是在较量呢，还是在合作呢？（马汪叶：合作呢。）你听你这话是在合作呢？你说的这个“本职工作”这是一句什么话？先不说其他的，就这句话流露出来的是什么？（马汪叶：我作为小区带领该干啥我干啥就行了。）言外之意就是“用不着你管我”？（马汪叶：她们做啥也不和我们商量，那我们该做啥就做啥，我们也做我们的就行了。）（肖红：她需要和你商量啥呢？）（马汪叶：她们做什么都是把我们架空，她们做什么也没有跟我们商量呀！）（肖红：商量啥呢？你拿出来事实嘛！哪一件事？）（马汪叶：就咱们说的签字、交接奉献的东西的那件事，她们两个人安排那边的带领去拿奉献的东西，她们又没有跟我们说，也没说等一等，等我们过来再去拿，不等我们就办了事了，她们都是在后面鬼鬼祟祟地做事，不做到明面上。）（肖红：你跟胡氏是一个问题，这还没解决吗？）咱上午交通守规条与守原则的区别时说胡氏转不过来，你告诉我说你转过来了，到了下午了这又转回来了？（马汪叶：那是以前嘛，她说的是以前，又不是现在，我现在转过来了。）你刚才不是才说了这话吗？（马汪叶：嗯，她说的那是以前她问我的时候我那么回答的嘛！）你刚回答的是以前？（马汪叶：嗯，是以前。我扭转过来就不那么对她了。）你刚才还理直气壮地说……（马汪叶：什么理直气壮？她说的那就是以前。我说的是你今天交通了，我就扭转过来了，我就不管了，我就正儿八经地回答呀。以前没扭转过来，现在扭转过来了。）呀！你这转得真快呀！我这么一提，你立马就转过来了！（马汪叶：现在就得转得快点嘛，再转得慢就不行了。）呀！马汪叶，不愧是马王爷三只眼呀！这第三只眼没白开！我说这话的前两分钟，你还理直气壮地较劲呢，“她们把我架空了”，还难受地告状呢。（马汪叶：没有，刚才没有，刚才不难受，那是以前嘛，以前就那个观点嘛，你交通了以后，现在就不是了。现在这观点扭转了，所以就没问题了，实行就行了。）可你刚才一不小心露出狐狸尾巴了。你说你真的扭转了吗？如果真的扭转了，我刚才问你，你应该是说“哎呀，我那时候做的就不是个人做的事，你说我做的是啥呢！我给人家回的是什么话，就不是句人话！人家还和我说工作呢，我跟人家说的就是那话，我连一

句人话都不能和人家说。哎，今天借着弟兄给我解剖，我才看见我这个鬼样，我就不是个人。”如果你能说出这话，这是真实的认识。你没有说出这些话，这证明你刚才还在这个情形里边。刚才我说“咱上午说胡氏转不过来，你告诉我说你转过来了，到了下午了你这又转回来了？”这是我提醒了一下你，就像是菩提老祖敲了孙悟空的脑袋三下，“哦，祖师是让我三更来学艺呢”，这一下就醒悟了。你今天是明白了这个道理了，但是这个情形还没有扭转过来，你还在里边较着劲儿呢，只是我一说话，你这情形又“转”过来了。咱不是要外边的一种说法，而是要从实质上、从认知上、从根源上解决问题。（马汪叶：根源上就是防备心还是没有脱去，这是根源。）你还是为了你这个地位。（马汪叶：不是地位。）还不是地位？“她做什么没和我们说”，这话啥意思？还不就是因为她没有把你放在眼里？还不是地位？（马汪叶：只是感觉人家要利用我的时候，就发信息说一句，不用了就没话了，就是这种感觉。还是那次和你说的，就是总感觉被别人利用，然后你就说了一句“她们就是利用你那张脸呢”，我到现在也没明白你说的那句话，到底我里边是什么东西？）她们给你发个信息，让你做个什么事，你说她们是利用你呢，是吧？不跟你说话是什么？不跟你说话是不理你，和你说话是利用你。（马汪叶：嗯。）你说吧。（马汪叶：就是呀！她以前就不加我，后来加了我，那次她要写文章呢，她就问我怎么怎么回事呢，反正每次……是我邪恶，不能说人家。）邪恶不是说一句邪恶就完了，你得真实认识怎么邪恶了。（马汪叶：我想得邪，我总是怕被别人利用，可是又想起来你给我交通的，就得被神利用，可我就不让神利用。所以你说利用我的这张脸，我不知道是……）静茹茹抓你的工作呢，她有什么事给你发个信息，这不是正常的吗？有事肯定就要给你发信息呀，发信息肯定是要用你呀，用你这叫利用吗？这还能称为利用？这叫什么？这叫作工，你把作工说成是利用。（马汪叶：我邪嘛。）你邪，你不能只是这一时说你邪，你得把邪的根源真实地认识了才行呢！得恨恶自己！

（肖红：马汪叶，你和她们之间的这方面问题已经几年了，如果现在你对待工作上的一个正常运行都不能正常地去配合，你在这儿拦阻了工作，那就不能用你。你和她们的这方面问题咱不是解决了一次，给你的机会也够多了，所以就是不用你了，也是因着你打岔搅扰

得不行。因为不管什么原因，工作不能受影响。按说这就是一个正常地抓工作，她问你合适不合适？你邪恶，你歪脖子看表，你怎么看她们都是有问题，都是利用你。利用你啥？你有啥可利用的？正常问工作可以不可以？如果你这么做的话，工作怎么作？怪不得这么乱套，问题不就在这儿吗？咱自己活不出一个正常人性，你还把别人看得都有问题，正常问话也是有问题，你说这工作咋作？就那会儿谈胡氏的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可你在这还是“架空你俩”这个问题。这是她们的责任，她们可以监督你的工作，她们还可以到下边去，下边的教会她们哪里都可以去，这不是架空你，这是她的责任。就这个问题咱是不是已经解决了？如果你心态不对，那什么都是问题。你心态要是对的话，这还叫问题？这就不叫问题。她们拿奉献回来的东西的时候，有证明人，又不是谁偷拿了，或者有什么问题，这还不好解决啊？咱今天谈了一天谈的啥啊？你打着正义的旗号，打着原则的旗号搞你个人的经营，你和胡氏不是一样吗？不是为了达到你推翻她们的目的？你不允许她们说你的工作，工作也别说。她们跟你接触是人与人之间的普通接触吗？那涉及到工作的问题，静茹茹问你一下最近作什么工作呢，你回答的就是“作我的本职工作”，啥本职工作？你这不是故意的吗？你回答的和人家问的就不搭边。这是你遇上静茹茹了，一句“本职工作”她就再不说了，你说你达到的是啥果效？她不说话你就高兴了？她没话了你不就胜了吗？你还在这儿看笑话呢，“你看她会抓工作吗？不敢问了吧？”人家正常问工作呢，你说该不该问？马汪叶，你说这工作咋作？如果你一直这样，还能不能用你？这个问题解决几年了？如果一直解决不了，你也是不能用，因为你工作没法作，那就得把你放下。问你工作你都不能正常回答，你说这工作还怎么作？）这成了拦阻神的工作了。（肖红：以前是你不明白，但你说就这个问题弟兄给你解决多少次了？几年了吧？都成了陈年老账了，几年了这账都清不了。给你交通得少吗？你学功课了吗？她不实行真理，你实行真理把她定罪了嘛！可你实行真理吗？人家正常的一个问话，你也能打回来？这是她的责任！你说在配搭当中人与人之间都没有一个正常相处、正常沟通，工作咋作？还说同心合意、团体彰显呢，能谈得上？给你马汪叶的机会够多了吧？你觉得她们不敢问你了，这就达到果效了，你要的不就是这个果效吗？那就证明她做不了嘛！）马汪叶一直以来是什么表现呢，给你揭露解剖了多少，你也认

识到了，认识到了以后，你没有从根源上去认识、去变，从看事观点上扭转。你不扭转你的看事观点，而仅仅是种克制、控制。性情变化不是克制、控制，克制、控制属于一种伪装，你能装得了一时，装不了一世。神给你摆设一个环境，引狼出洞、引虎下山，一下就把你显明了。所以说一交通的时候，你马上就扭转过来了，你说是胡氏那边转不过来，你转过来了，可过了两个小时一问，怎么样？一下又转回去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没有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你只是控制、克制着。咱今天是要性情变化，从看事观点、从根源上解决。你不从根源上解决，你能欺哄了谁？你不从根源上解决，你只是想伪装，想用一时好的表现欺哄，这站立不住。从根源上解决那叫脱胎换骨，站在神一边看事，你尽本分不再是为了地位、名誉，尽本分完全是为了完成一个受造之物该尽的功用，是为了完成神给你的托付。神话说："你们都不应满足现状，对神的工作不能三心二意，不能不当作一回事，应该处处想着神，时时念着神，事事为着神，说话做事把神家利益放到首位，这样才能符合神的心意。"（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既信神就应为真理而活》）"应该处处想着神，时时念着神，事事为着神"，你如果以这个态度来经历神的作工、尽本分，还有这些事发生？什么事都没有了。如果你心中有神，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尊神为大，可不可能发生这些事？你只是想用一时的一个好的行为骗取，你是站立不住的。

胡氏现在什么观点？（胡氏：我就感觉自己是虚荣、脸面比较强，一直是要脸，最后因为要脸反而是成了死不要脸。）越要脸越是死不要脸，看见了吗？在作工上配搭方面呢？（胡氏：配搭还行。）昨天你说她们把你们架空了，就像刚才马汪叶那个表现，你说不架空能行吗？带领问你话呢，问你作什么工作了，你说"作本职工作呢"。在你心里边认为和你说话是利用你呢。话不能说，用不能用，用你，你说是对你的利用，这是啥话？这是浑话！这和利用沾边吗？她利用你是让你给她家磨面吗？你这样去做，你说她该不该去下边抓工作？她和你说话你待搭不理，让你去作工，你说是利用你呢，话不能说，事不能做，你说她该咋办呀？就因为你不说话、你不作工，然后她就不管下边了？你不作工，她下去作工了，你又说把你架空了。你说这和今天举的例子有什么区别？就像后爹、后妈虐待孩子一样，不管孩

子的吃喝，还不允许爷爷奶奶管，爷爷奶奶一管，成了架空了，这是何等的不讲理呢？（胡氏：有时候我感觉不是说她们不作工，她们就和那个脱产干部似的，作什么工作，发个信息一问，行了，这就叫作工。不是下去了解、掌握一些该知道的、该明白的问题，就在手机上问一下，问完之后让我们下去作就行了，就像指挥官似的，指挥你这，指挥你那。）是，每个人在作工中可能有作工不到位的时候，和指挥官一样的。但你说的话有个矛盾的地方，你刚才说她不下去了解、掌握一些该知道的、该明白的问题，只是发信息问一下。（胡氏：嗯，告我这么做吧，那么做吧。）你说她不下去，是吧？（胡氏：嗯。）可是她下去了没有？她下去了以后，你又说她把你架空了。（胡氏：她们就是下去做了个事，就没给我们交通些什么嘛，自从选上她俩配搭之后，多长时间以来就没和我们在一块儿聚过会。你问问她们给我们聚过会吗？供应过我们什么呀？）没聚过会？（胡氏：没有。）多长时间没聚过会？（胡氏：她俩配搭以后就没聚过。）多长时间了？（胡氏：四、五十天了。）柯真真，是什么原因？是没能转过来还是咋了？（柯真真：任茔来了见了几次，任茔交通完了我们就没见她们。）你跟上任茔转的，是吧？（柯真真：一般就是程晨来了见她们，任茔来了见她们。）（胡氏：嗯，程晨以前在的时候也见了，隔多长时间就把我们叫过来聚，也去那边聚，她俩上来以后就没给我们聚过。就是那次任茔交通的，说是原来在一起作工的时候，还有人模狗样呢，现在做了上层带领了，人模狗样都没了。）任茔说她们呢，是吧？（胡氏：对。）柯真真，你们没有到那边去作工，有什么原因？说说。（柯真真：心里头也有点那啥，一个是来了见了以后就去了那边，就没有来，还有就是心里边也有点东西，像有隔阂一样，就觉得跟她们说话不是心跟心的那种，说不上来的一种感觉。）有了成见了。（柯真真：跟她们说话心里老是有顾忌，一说就怕激怒呀，或者啥的，就是说话总是……我和别人说吧，就是想到啥就说啥，但是跟她们说的时候心里就得想一想，看怎么说合适，就是可累的那种，有时候和她们聚会的时候也受辖制呢。那一次任茔交通了，就说人与人之间是互相用活出来打动对方，原来就是在工作上边不敢抓，但是这一段时间我该问的还得问，就是从这一方面进呢，任茔那次交通完后我们也没再聚会。）你和她们没有聚会这件事，不是说有某种原因，是你们有意识地去逃避。（柯真真：我心

里头是这，但是工作方面该见也见呢，但见了面坐到那儿的时候，也觉得心里不释放。）心里不释放，就是守规条你也得守住啊！就算你心里不释放，那你可以发现问题呀，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嘛，是马汪叶不能用了，还是胡氏不能用了？该调换的就调换。要是你有问题了，你要是觉着自己不称职，那你可以写辞职报告，这不都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吗？你总不能躲着不见吧？你就是受辖制了，你也得见面解决问题吧？你见了面交通，能不能交通？能不能说成话？要是和她们交通都说不成话，或者要是说出“老娘”一类的话那就不行呀！（柯真真：那次我下去落实工作的时候，马汪叶就指桑骂槐地骂呢，骂得我心里头就受辖制了。）什么时候？（柯真真：那是去年，就在聚会当中，指桑骂槐就骂呢，我就有点受辖制。）骂什么呢？骂人的这件事解决了没有？任茔解决了没有？（柯真真：任茔不知道，任茔不在。）（肖红：任茔过来以后这些问题你们就不说啊？）（柯真真：马汪叶她就总是凶的，就那天拿奉献回来的东西的时候也是凶的，她说话就像教训人一样，后来人家还说“东西拿过来我也不接收！”人家走的时候也是带着那种气走的，我们看见人家那种情况也没敢再说什么，就走了。）（肖红：训啥呢？训谁呢？）（柯真真：带领不是去拿奉献的东西了嘛，然后马汪叶就训人家呢。）训带领呢，是吧？（柯真真：嗯，马汪叶说“让你拿你就不拿，让你那啥你就不那啥。”一看见那种情况我心里头也知道“呀，不对了，得跟她交通。”可是心里有顾虑，我就说“奉献的东西现在不在她身边，要不改天拿吧”，我刚说完马汪叶就生气地说“你们就当好人，我就当坏人！”我们看见也没吭气，不敢说。后来人家就说“就是拿过来我也不接收！”）（肖红：你就不吭气了？你啥也没说？）（柯真真：我不敢，我后来没说。）（肖红：静茹茹，当时的情况就是这？你也不吭气？你们俩都是这？是不是？）（静茹茹：没吭气，没敢说。）（肖红：都没说话？胡氏在跟前吗？）（静茹茹：在呢。）（肖红：是这回事吗？）（胡氏：跟那个带领提前就交通了四、五天了，她就没说奉献回来的东西不在她身边，只是说准备好了我们随时过来要取……）（肖红：不管她说没说，那咱也不能训人家呀！不拿的原因是什么？咱得问吧？不能训人家。）

先不说这个拿不拿，就说你怎么能够训斥人家呢？人和人之间有什么不同呢？不都是个受造之物吗？今天让你做了个带领，给了你个位置，你就可以训斥人了？你就可以当“老娘”了？这是干啥呢？（柯真真：就她这态度，现在她们下去人家教会带领就不想搭理她们，“你说你的，我们做我们的”，就成了这种了。）胡氏、马汪叶，让你们带领人家呢，你和人家都不能正常沟通，下边也赌气呢，那你怎么作工呢？让你给人家立个标杆呢，怎么立标杆呢？（肖红：柯真真，这么多的问题你怎么不说呢？）（柯真真：我有我的败坏。）（肖红：这是今天硬把你逼到这个份上了，你才说的。有哪些问题你怎么不说呢？就到这种地步了，你们俩都不说？）胡氏，你看到这个场面你也不说话？你看见马汪叶训斥人了没？（胡氏：她那天态度是有点不好，说话的声音也比平常要高一些。）你说训斥人正常不正常？你训不训斥人？（胡氏：我一般都是老好人，我哪训斥人呢？我还怕别人和我关系不好呢。）你训斥我的时候就不当老好人了！（胡氏：我们聚会的时候马汪叶交通的比我要多，修理对付人也比较多，所以别人对马汪叶的成见也就多，马汪叶就得罪人了嘛！）修理对付和训斥人是两码事啊！修理对付和训斥人，一样不一样？（马汪叶：我说话的语气态度是不好，声音高，但也不是训斥人。）说这些话用不用声音高呢？声音高再加上咱的态度，再加上咱的脸色，你说还说什么？让你当带领是要树立形象呢，今天跟你说现在不是教会建造，现在是国度建造，是让人用活出来见证神。你也看见我训斥人、对付人呢，我是在什么前提下训斥人、对付人？我有没有因为这些规条行为而训斥过人？（马汪叶：我那时候想，落实工作就不能疲疲沓沓的，我交通了好几次了，那天去了那个点上，碰见了还又说呢。我想着要是不及时落实，每一个人都疲疲沓沓的，但我没有说拿来东西我也不要了，我没有说不接收了。我在这儿打呢，她们是在那儿捧呢，那别人对我肯定都有成见嘛！）刚才那话什么时候说的？说了没？（胡氏：没说。）（静茹茹：我真不记得这个，她刚开始就是那种语气态度，确实是有，直接就是：告你几次了！告了你今天来拿！你怎么不准备好！）咱那是啥语气说话呢？是不是高高在上？神告咱说神作工怎么作？神还坐低凳子呢，咱为什么高高在上呢？这是多大的事呢？这件事大不大？（胡氏：不大。）什么是大事？（胡氏：落实工作安排这些事。）马汪叶，什么是大事？（马汪叶：不知道了。）不知道了？

（马汪叶：反正我咋做也不对，我不知道该咋做了。反正我现在把人也都得罪了，就是人家说的，现在人家都不想搭理我，我成了孤家寡人了，我也不知道该咋做。）那你不知道该咋做的时候，是不是该寻求寻求神呢？问问神该咋做呢？信神以什么为大呢？（尊神为大。）尊神为大，神用行政管辖。信神是见证神的名，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维护神家利益，维护神的名胜过自己的性命。咱维护神的名了没有？怎么维护神的名呢？就咱的这言行举止别人能给你竖起大拇指来吗？神说："每临到一件事，都是神需要人为他站住见证的时候，别看现在你没临到什么大事，不作什么大的见证，但在日常生活的细节当中，都关乎到神的见证，让弟兄姊妹佩服，让家里人佩服，让周围的人都佩服，等到有一天外邦人进来，对你的所做所行都佩服，看见神作得实在太好了，在你身上就是一个见证。"（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爱神才是真实的信神》）让家里人、外邦人都竖起大拇指来，咱先不说外邦人看见了怎么说，咱先说咱的所做所行能不能让家里人竖起大拇指？就你这说话的语气，家里人能竖起来大拇指？神卑微隐藏，基督还卑微隐藏呢，基督说那个恶人的时候怎么说的？"呀！你挺恶的啊！"神怎么说的？训斥他了？和他拍桌子了？羞辱他。在神家什么是大事？维护神的名胜过自己的性命，怎么维护神的名？你在弟兄姊妹面前得树立形象。树立什么形象？你作为带领，你怎么带领人？你怎么带领人，他就跟着你怎么带领人。你作工作就只能是训斥人才能作工？在教会建造的时候你用地位作工，来到国度建造你还用地位作工？咱一直和你交通，神说："**我早已将各类人都摆设在不同的环境之中，他们都在各自的位置上表演着自己原有的属性，没有人捆绑他们，没有人引诱他们，他们的一切都是自由的，他们的流露都是很自然的，唯独不能使他们得释放的，那就是我的话语。**"（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们当思想自己的所作所为》）唯独不能让人释放的就是神的话，让人活在神的话下。可你这是要干啥呢？让她们害怕你马汪叶？你用这种说话方式是为了啥？你为了工作就这样说话？为了工作就不维护神的名了？不维护神的见证了？那你怎么见证神？现在见证神不是让你口头见证，是让你用活出见证神。咱一再交通你得活出正常人性，得有良心理智，活出一个真正的人的样式。咱活出的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人？你不能让人听到你的声音就害怕，你应该是让人听到神的声音害怕。神给人的一切是自由的，唯独不能让人释放的只有神的

话。你让人家都受你辖制，静茹茹和你说句话，你给人家怼回来了，人家不敢和你聚会，下边人都害怕你，就即使说你作工有点果效，能证明她们对神有顺服了吗？你高举的是你的撒但生存法则，用你的地位、血气压制人，那叫见证吗？神不要死人的见证。什么是死人？活不过来的人就是死人，神要的是活人的见证。你在下面抓工作，就非得和弟兄姊妹搞成上下级关系？就非得有一个台阶的区别？“我是上级，你是下级”？“我就必须训斥你，让你看见我害怕”？就完了？这样的作工神承认吗？神要的是人心服、口服加眼服。让你去辖制人呢？辖制出来的有何果效？你不宝爱基督的卑微，让人都害怕你，不敢和你说话，不敢和你相处，那成啥了？胡氏能听懂吗？（胡氏：能。）话语成就一切！是让你拿起神的话来，拿起神的一把两刃利剑来，在教会行使神的权柄，而不是让你拿起你的血气，拿起你的脸来给人甩脸子，训斥人，把人征服。

马汪叶，我说的这话能不能理解得了？（马汪叶：嗯。）能理解了，那实行难吗？难不难？（马汪叶：难，因为已经造成这个后果了。）造成啥后果了？（马汪叶：反正就是柯真真说的，人家都受我辖制，人家都不愿意和我说话了。）你知道人家不愿意和你说话，你还不该改变吗？这是不是神兴起的环境？神兴起环境让你碰得头破血流，你不是悔改，你还叫嚣呢？你还说难呢？不恨恶自己的罪，那你怎么能够悔改呢？怎么会变化呢？你自己所做的已经给你带来了后果了，你已经体尝到了，已经感应到了，已经经历到了，为什么还不改？人和人相处难吗？你用那种血气、用那种火气和人说话的时候，自己心里边有没有意识？有意识吧？（马汪叶：有。）有意识，但为什么还那么做呢？你的目的就是想让她把这事情做成，对吧？（马汪叶：……）马汪叶，有没有意识？你用血气和人家说话的时候有没有意识？（马汪叶：有。）既然有意识，那你说好改不好改？当你用那种血气、火气和人说话的时候，你有意识了，“呀，对人有造就的话可以说，没造就的话不能说”，这不就制止了？而你不是这样实行，你走惯这了路，你想要利用属血气的这种霸王形式的做事来达到你自己的目的，你想的是你一说话，就能把人给压制住，人就能听你的，所以说你还要继续把这种做法发扬光大。就像我给驴总交通了这么长时间了，驴总的难题在哪儿呀？（用武力解决问题。）在神家是怎么呢？

话语成就一切。在他那里呢？拳头成就一切。他这“拳头成就一切”为什么这么难变呢？因为这是他四、五十年经历出来的。在社会上是不是谁恶谁亨通？是吧？（嗯。）“你恶，我比你更恶”，越恶越亨通。驴总他得着这份利了，他享受到了，他感受到了，这个世界就是拳头说了算。所以说，他经过了几十年的经历以后，在他印象里“拳头成就一切”就成了真理了，那他解决一切问题都是用拳头来解决。当他听到神话能解决一切问题的时候，神能成就一切，神话语能成就一切的时候，他信不信？神话说诚实人掌权，他信不信？（不信。）不信。他对神话是研究、是分析、是不一定，所以他迟迟不能扭转。我再给他举多少例子，不管用，他认为“我这个是直接经历出来的”。那马汪叶在这儿呢？她能意识得到，她也知道，她给谁一甩脸色，她用血气、硬的话语这么一说，这件事情是不是已经成了百分之八十？她们不敢了，这事就成了，她们不就听她的了？经过一来二去，总结出来经验了，要处理一个问题，这个办法挺好的，简单、粗暴、有效，用上几回是不是越用越好用啊？（嗯。）“不需要跟他交通什么，也不需要和他去讲理，只要我用这个血气一说，脸色一拉，好了，成功百分之八十了”，所以在她心里觉得这就是真理，谁也扭转不了，这就是真理了。神说：“**神的话要传遍千家万户，达到家喻户晓，这样神在全宇的工作才算扩展开来。就是说，要想扩展全宇的工作，就得扩展神的话，当神得荣之日，就是神的话显示权柄威力之时，神在万世以前到今天说的话都要一一成就，都要一一应验，这样神就在地上得着荣耀了，也就是神的话在地上掌权了。一切恶人因着神口中的说话而受刑罚，一切义人因着神口中的说话而得着祝福，一切因着神口中的话而立而成，也不显什么神迹奇事，就是话语来成就一切，因着话语而产生事实。地上的人都传颂神的话，不论大人小孩，不论男女老幼，一切的人都归服在神的话下，神的话在肉身中显现，又在地上让人看见活灵活现，这就是话成了肉身。**”（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千年国度已来到》）神说要让神话在人身上作王掌权，让人心服口服，服在神的话下。你相信人能服在神的话下吗？在你这儿是怀疑、疑惑。你不是高举神的话，你高举的是你的血气，你要用血气来掌管人、控制人，你想要用你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去管理人。是，你用你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把这些事情也做了，也成了，可成了以后别人看见的是什么呀？别人看见神显现了没有？（没有。）看见什么显现了？撒但的

显现。这就叫彰显撒但，这叫羞辱神。如果在世界你用这个撒但的生存法则，那你就属世界，那就叫世界，那叫黑暗掌权；但是来到神家不允许黑暗掌权，来到神家，是圣洁之地，是神话掌权，不允许撒但权势掌权，所以说你的撒但性情一出来，就要捆绑撒但、践踏撒但。你在这儿流露出一个撒但性情，你还想要彰显它，你想利用它做这些事不行，不允许，你流露出来对你就是审判、刑罚。神让你把老己钉在十字架上，你舍得吗？你舍不得，你舍不得别人也得帮你把它钉到十字架上。如果你接受不了就连你本人钉在十字架上，不要了。圣洁之地，不允许污秽存在。你能够把你的那些观点、生存法则钉在十字架上，扔了、抛弃了，你完全根据神话看事，站在神一边看事，那你就是个新人种，这就是新人，宇宙新人。你愿不愿意做宇宙新人？你想得着生命，可就是性情不想变化，还想带着撒但性情进国度，你说可能吗？神能允许你存在吗？直到现在了，连个和谐配搭都没有。马汪叶，我刚才说的这些话听懂了没有？（马汪叶：听懂了。）有路没路？（马汪叶：有。）有路吧？（马汪叶：嗯。）难走不难走？（马汪叶：不难走。）不难走吧？（马汪叶：嗯。）这是你说的啊！（马汪叶：嗯。）用实行真理来代替自己的过犯。马汪叶，坐个低凳子就这么难吗？我和人相处你也看见了，我每天训斥人呢？神说：“**从表面上来看，‘刚’就是一种很硬、很顽固的东西，‘硬’就是人很难碰它，人碰它的时候会感觉疼痛，或者它自身也会感觉疼痛。一般人愿意接触硬的东西，还是愿意抚摸软的东西？柔软的东西从质感上让人感觉是舒服的，给人带来的是享受，刚硬正好跟这相反。刚硬是人的一种性情，让人表现出来的态度就是愚顽、固执。**”（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认识性情是性情变化的基础》）你愿意和柔软的接触，还是愿意和硬的接触？你愿意和石头接触，还是愿意和海绵接触？你硬邦邦的人家不愿意和你接触，人家都远离你，你成了孤家寡人，你现在不是体尝到孤家寡人的滋味了吗？人家为啥和其他人聚会，不和你们聚会呢？一方面是受辖制，一方面是不愿意和你们在一起，和你们在一起说不成话，和你们在一起是生气，是血压上升，和你们聚三回会，还要气出病来了呢！

静茹茹，你们多长时间不聚会了，发现这个问题你们不说，也不处理，就计划这么欺哄下去？（肖红：今天这还是硬让说呢，不然你

们都不说，问有什么问题都不说，一问就是没问题，你俩这是多大的欺骗啊？静茹茹和柯真真，为啥不说？什么原因不想说呢？是怕得不行？还是啥问题呢？还是咱确实没作工作，自己心里有鬼呢？）（静茹茹：也不是有鬼，我也说了呀！）（肖红：这是硬让你们说才说的嘛！）（柯真真：有了这些问题，看见也想说，就不知道该从哪方面开口跟她去谈。不谈还看见问题了，一谈就怕谈崩了，所以就处于一种僵局。这个跟任莊也说过，任莊来了也解剖过。）（肖红：光解剖有用吗？有些就不是解剖的问题。主要是你们俩人对这个工作也不上心，不是以工作为重，如果以工作为重的话，这些事不好解决吗？因为你俩是要以你们俩的地位为重，怕伤了和气，怕人家翻了脸，就因着这个怕，工作也不敢求真了，工作也不问了。如果你是以责任为重，以工作为重，会不会受辖制？受谁辖制？因为你是为了满足神，你是为了工作，那你谁的辖制都不受。你只要受辖制，那就是有问题。你不是为工作，你是为你个人的利益，为你个人的地位，你怕她怼你，怕她顶你，怕跟她伤了和气，那就不能问了，这还是作工作吗？可见咱就不是以工作为重啊！如果以工作为重，你管她顶不顶你？“你越顶我，我越揭露你。第一次我是给你交通，第二次我是给你警告，第三次如果你还是在工作上撒气，撤！”你做了吗？拦阻工作拦阻了几年，一直在这拦阻着？你说你俩能用吗？）没有正义感。（肖红：最低标准，起码你是以工作为重，可你俩不作工作，那完全就是以地位为重，一说问题你俩都不吭气了！还少见呢！撒但猖狂你都不吭气，你说你抓啥工作？如果让你俩这么作工作，这不散摊子吗？咱尽本分一切是以神家利益为重，尽本分咱就是为了神的工作，去满足神呢，如果一切以工作为重，就不受这些辖制，受辖制就是自己有问题，你自己心里有鬼，你心里就不是为着工作。你根据神的要求，根据神家的工作跟她求真求细呢，谁敢不听？你拦阻工作，不用你，这可以吧？人与人之间有啥啊？人与人之间就是因着工作联系呢！人与人之间是亲情？来往啥啊？就是因工作才联系，因工作才相处，一切都是因着工作。如果都是为工作，就能同心合意。如果你不为工作，能同心合意吗？就刚才谈的这个，马汪叶说什么你们都不吭气了，你俩都不吭气了，你说这还作啥工作呢？就这还说“呀，我说不成了，没法说”，你太为自己了！为啥选带领要选有正义感的人呢？因为有正义感的人他是为神，他不为自己。选带领不能选滑石蛋，滑石蛋总为自

己，他就作不了工作。这就看见你就不是为神，你要是为神的话，哪有这些事出现呢？今天神家是行政管理，神话管理，不是你管理出来的。别看你有地位，你有地位那是你管理的？神家就是神话掌权呢，不需要咱用地位去作。尽本分都是以工作为重呢，如果你不以工作为重，而是以你个人的地位为重，谁能跟你合得来？那就把你从工作岗位上撤换下来，不用你。你别看你素质高，不需要你这素质高，神家要的是顺服。弟兄这段时间交通了怎样才能得着生命，你顺服神才能有命呢，你信神就是为了顺服神。如果你是为了抵挡神，你就别来，别在这儿，因为你迟早得受惩罚。你还能拿工作撒气！“你问我工作，我就不跟你说话”，这还能用？就这你俩还能忍让到现在！人与人之间再有看法，在工作上不能撒气，谁跟工作撒气一律都是撤，不需要你在这儿作。这下柯真真、静茹茹知道怎么作了吗？）（知道了。）

尽本分就是在事奉神，事奉神你敢发脾气、敢发火，敢当“老娘”，这是啥呢？今天要把事奉神的人作成像以色列人一样，能有以色列人的事奉，在圣殿里边的祭司他是怎么事奉神的？你们是怎么事奉神的？心情不高兴就能不聚会？心情不好就能不见面？一句话不好听就不见面了？就不作工了？就不事奉神了？马汪叶说了两句话，你们就不往前走了？但以理人家还下狮子坑呢，你不下狮子坑，就连句话都不能说了？不受任何人事物的辖制，让你去抓她工作呢，马汪叶她能吃了你呀？神要的是男孩子气概，你活出来的是啥呢？东亚病夫？静茹茹，你跟人家说一句话，人家给你顶回来，然后你就不说话了？你就是这样维护神家利益的？你就是这样维护神的名呢？维护神的名胜过自己的性命！威胁到你性命了？她把刀放到你的脖子上了？（静茹茹：没有。）那为啥就不见面、不聚会、不说话了呢？揭露解剖不了？修理对付也修理对付不了？修理对付不了，咱不修理对付，工作也不抓了？（静茹茹：对呀，怎么就说不成话。去年我和戴杜心去聚会的时候，我们在那儿抠教会带领的工作呢，有些地方是交通得不合适，我们也接受，可是后来她们两个跟教会带领就掐起来了。今年正月又聚到一块聚会呢，说到写文章的事了，接待家说她不会写，马汪叶对接待家说话也是那口气，“和你交通了几次了！就不听！”在一块聚会就感觉聚不成。）那你汇报一下呀，你没有汇报呀。（静茹茹：任茔来了都说了，解决了嘛。）解决了？（静茹茹：嗯。）解决了

吗？（静茹茹：解决是解决了，后来不是又出现问题又问了，又问就是那样回复的，就不知道该怎样……还是为自己。）你就即使解决不了也不影响你抓工作呀？（静茹茹：抓工作的时候遇到问题就还继续在问，就那一次，她告了我本职工作，我没说话，但后来我还继续问她呢，“还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事？”我还继续问呢。）如果她就是打岔搅扰得不行，你有权利把她换下呀！（静茹茹：我没有想到这，我想的就是她这种态度跟我们说话，也是对我们自己的检验，也是我们自己该进入的，还是我们没有活出，就活在那种情形里，我们就在认识我们自己。）是，认识自己以后该往前走啊，可你们也没认识自己呀！你认识自己应该实行呀，你认识自己应该跟她们在一起聚会呀，都挂了个名？行政辖管，咱今年整体有一个扭转，从那边被火烧了以后，你也看见了，整个都是该清理的清理，该放下的放下，以前把人放松到一个地步，是神要抓捕人的罪状，不是说国度建造就那么随便自由。抓捕这罪状是要怎么呢？是要借着人流露出来的那些败坏性情，来释放美与善，释放神的声音，挑几个典型的例子来把这些邪恶事物揭露解剖出来，让人把正与反看得清清楚楚。那挑出来几个典型以后，抓捕罪状了，就开始行政管辖呀，操练用真理解决问题。行政管辖咱在那边交通了，是吧？（嗯。）知道该怎么实行了吧？也就是对于什么样的人该怎么样处理，这就叫行政管辖。有正义感的提起来，得敢说敢做，为着神、向着神。而不是像你们一样时时为着自己的虚荣、脸面、地位。（静茹茹：有时候也弄不明白，像那天揭露解剖了一个教会带领不尽本分，后来有人过来说人家消极了，还说有人反映我们是打压人家呢。）如果有疑惑你可以寻求，你可以把这个情况写出来，给我看看。就好比说戴杜心、夏新羽她们两个人的这件事，你可以把这个情况写出来拿过来让我看看，看看里面有没有打压，有没有冤屈。（静茹茹：嗯。）

敌基督怎样打岔搅扰（五）

柯真真，还有没有其他问题？有就说。不受任何人、事、物的辖制，有问题处理不了就汇报，别压着，你压着就是包庇撒但，你舍不得处理这叫同情撒但。（柯真真：那天区文员给教会执事聚会呢，通知的是让那个教会的五执事去呢，但等到十点多都等不来人，五个执事就去了一个带领，还有胡氏和马汪叶。然后胡氏就说“聚吧，还是按你们的那个步骤走吧，他们不来那是他们的亏损，我们也不能因着他们不来就不聚呀”。就感觉她们这样就像走形式一样，来了两个文章辅导员、两个小区带领就是针对一个教会带领给交通文章这方面呢。我说：“你们这样下去这不是应付糊弄呢？”人家胡氏说：“我们也不能因着他们不来就不聚呀，亏损是他们自己亏损呀！”）（胡氏：我们那边弟兄姊妹都反映不会写文章，数那边的文章交得少呢，都说不会写文章，就安排区文员过来交通。这个教会有两个带领，一个是戴小峰，一个是七十多岁的老姊妹。在通知聚会的时候，戴小峰是在那边干活儿呢，联系戴小峰也联系不上，我们发了信息人家总也不回，经常不上线，并且人家干活儿走的时候也没跟我们说，每次就是走也不说，回来我们也不知道。后来我就联系老姊妹，第一天问她：“通知好了没有？”她说：“没有。”第二天又问她：“通知好了没有？”第二天晚上她才回话说：“通知好了。”柯真真她妈是这个教会的浇灌，那天我们是在柯真真她妈家聚的会，我们去了以后，就见了柯真真她妈和老姊妹两个人，其它执事都没去，我们一进去，柯真真她妈就说，“其他人还没过来呢，你打个电话赶紧告诉让来！”我说：“不是说安排好了？他们不知道？”柯真真她妈说：“嗯，不知道，你赶紧打个电话。”我就赶紧打电话，结果都是有事来不了，要不就说晚点来，要不就下午来，能聚会的就是一个带领和一个浇灌。后来我就说：“这就像你买了火车票，火车过来以后，你误了火车是你自己的事，但不能因为你没上火车，别人也不上火车了。因为他们不来，咱就一上午不交通了？大家都反映不会写文章，安排好区文员过来给交通，结果他们是都不过来，这亏损的是自己，不是亏损别人。要不咱就先交通关于教会里的，或者是交通关于个人的，等下午他们都来了再交通文章？”后来我们就先交通个人方面了。当时柯真真也在呢，柯真真的意思是“等他们

都过来再交通，不能光是走个形式，说是聚会呢，怎么没人过来，你们怎么落实这个工作的？”我细想了想就说：“柯真真，我们是不知道这些人没通知到位，可你当天也在家，你妈是浇灌，你知道这些人没通知到位，你是不是也能通知一下？咱们互相和谐配搭嘛！”）（肖红：意思是在柯真真妈家聚会呢？）（柯真真：嗯。）（肖红：你也知道那天他们聚会呢？）（柯真真：我不知道他们聚会，我那天是回了家里才知道她们聚会呢。我主要是说胡氏说的话“我通知了他们，他们不来能怎么样呢？那受亏损的是他们，我有啥办法？”我是说她的这一句话是不负责任。你下边的这些人都成这样了，你还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让来聚会就是来上一个、两个，文员都来了，不能只是走个形式。她们来了以后，你最起码了解了解，再交通。）（胡氏：柯真真，你也知道是走形式，那你当天晚上在家，你知道没把他们通知到位，你就不能通知一下？）（柯真真：我哪是晚上在家的啊？我是上午才回去的，回去了我才知道是在那聚会呢。）（马汪叶：我们还不到八点半就去了你家了，你就没出门。人家文章辅导员去了，你连个正常人性都没有，你和我们有成见你不说话，文章辅导员来了，你在你家，你该不该从房间里出来？）（柯真真：我在家，但我有我要忙的事情啊。）（马汪叶：你有事你就不知道我们聚会？）（胡氏：你们听见她刚才说的话了吧？她说她半上午才回来！我们不管你啥时候回家，反正你在家呢，你就……）你说的这个和人家不挂钩吧！这个你不能管人家在不在家，因为和人家不挂钩，各有各的本分，各有各的责任，她有她的工作。（胡氏：不是说和谐配搭？她妈就是浇灌，我一进门她妈就能告我说是其他人没去，难道她不知道？她知道这些人没去，她……）不是，柯真真她可以不询问这些事。（胡氏：咱和谐配搭，那她能不能打个电话，让他们过来？是不是能通知一下？或者说可以提前一天告我，这些人没通知到位。）（肖红：哎呀，怪不得你们的工作是这，咱怎么就不会认识自己呢？）胡氏，假如说咱在医院里边当护士……（胡氏：所以我就说柯真真就是当指挥官呢，就是做那个脱产干部，光能说别人，自己的工作不知道落实到位，这就光是属于我们的工作？就不属于她们的？她们就没责任管这些？）（肖红：胡氏，你看你厉害不厉害，弟兄要说句话都插不上话！你先说你，你管人家干嘛？）（胡氏：先说我，我的工作能力和组织能力有问题，大不了就是我没把这些人组织过来嘛！）

在那边有个接待家，她给肖红做饭呢，接待家嫌肖红回来不做饭。那天她埋怨呢，就说："都是受造之物，为什么就是我做饭，你吃饭呢？为什么就是我做饭，你睡觉呢？我起来做饭，你吃完饭就走了，到吃饭时间你又回来了……"你说这说的是啥话？你尽的就是做饭的本分，人家的本分是在外边作工呢，人家不是尽做饭本分的。胡氏，你们有你们的工作，柯真真有她的工作，咱不管她在家不在家，就即使她在家呢，也是各是各的工作。这就好比你去了政务大厅办理业务，你在这个窗口办理，别人是在那个窗口办理，你能不能让旁边的人替你办理？各是各的办理窗口。（马汪叶：那她就不要参与嘛！）不要参与什么？（马汪叶：那她还说我们是应付糊弄……）人家是抓工作的，人家是总管。（肖红：呀！这俩人真是……）（马汪叶：这就又成抓工作了？糊了糊了，弄不清楚了。）人家本身就是抓工作的。（马汪叶：是，她抓工作是不是应该和我们和谐配搭呢？）嗯。（马汪叶：她去抓工作呢，文章辅导员来了给聚会呢，五个执事就来了两个人，文章辅导员人家是商量今天上午的工作该怎么作，人家是商量呢，柯真真是说我们走形式呢。）这里涉及到责任到头了，有第一责任人和间接责任人的一个区分，对吧？出了这个问题，你是直接责任人，她是抓你工作的，她有监管的责任，是吧？（马汪叶：嗯。）你是直接责任人，出现这个情况应该是谁的问题？是你和胡氏两个人抓教会带领的工作呢，是吧？（马汪叶：嗯。）两个教会带领没有起到他们的作用，没有把人员安排过来，应该是你去抓他们的工作吧？（马汪叶：嗯。）你抓了没有？（马汪叶：……）你没抓，如果柯真真去抓了这些工作，她越级了没有？这个时候你就不说她越级了？（马汪叶：……）她能不能抓带领的工作？她可以抓，但那不是她作工的主要对象，人家主要是抓你的工作呢。（马汪叶：她发现问题，她解决问题就行了嘛！）（肖红：解决你的问题呀，解决谁的问题？你说解决谁的问题？）（马汪叶：就不管解决谁的问题，她可以解决呀。我当时也说了"我们应付糊弄，我们工作没抓到位，那你揭露解剖我们也行啊"，我们没有不让她揭露解剖。）（肖红：是啊，就揭露解剖你了呀！人家揭露解剖你，你是说她"你咋不作呢？你昨天晚上就在家，你咋不作呢？"）（马汪叶：我没有说她不作！）（肖红：刚才你们俩不是这么说的？）（马汪叶：我没有说她不作，我就是说"我们应付糊弄，我们工作没作到位，你可以解决呀！"）（肖红：拉倒

吧，拉倒吧，你俩都别做了吧，都做不了。怎么连这最基本的都不知道？这咋作工作呢？）（马汪叶：她达到她的目的就行了，她的目的就是把我们打下来就行了。）你和她之间的工作关系不是配搭的关系，她是抓你工作的。（马汪叶：这又成了不是配搭关系了，我不知道了，一会是和谐配搭，一会又不是配搭了。）（肖红：不行，马汪叶作不了这工作，她就没作过，啥也不懂，最基本的都不知道，怪不得这工作是一盘散沙。）人家是抓你工作的，人家不是你的配搭，她不仅是管你俩，她还管其他地方呢。我今天给你举了一个例子，我说了爷爷、儿子、孙子这三个角色之间的监护关系，当爷爷的管的是儿子，儿子管的是孙子，在儿子不管孙子的情况下，爷爷才出面呢。有儿子管孙子，爷爷还出面干嘛？柯真真是负责整体工作的，她抓的是你俩的工作，然后你俩抓的是教会的工作，现在是教会出问题了，该聚会的人没有来，这是谁的责任？是她的责任还是你的责任？世人还常说“县官不如现管”呢，你说这是谁的责任？（胡氏：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也接受。就是说我的工作能力、组织能力不强，没组织到人，我接受，不是不接受。）（马汪叶：怎么也是咱作不了呀！）（胡氏：那你说咱手机上加的联系人有没有范围？有范围吧？像你们是加谁加谁，是有范围的吧？那柯真真她们应该加谁们呢？）（马汪叶：弟兄刚跟你说了，你扮演的是爸妈的角色，你不管孙子，爷爷就能管呀！）（胡氏：那她们能联系谁呢？连大区的、连小区的，是吧？还有呢？教会的？）嗯，你说嘛，你想说什么呢？（胡氏：我就是想问这个嘛！她们手机上能加谁呢？总有个范围了吧？）（肖红：都可以加啊！只要是在工作范围内的都可以加呀！）（胡氏：那我是不是她们工作范围内的？）（肖红：嗯。）（胡氏：那她们加我了吗？）（肖红：没有加你啊？）（胡氏：没有加啊！）她不加你你可以加她啊！你可不可以加她？（胡氏：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呀！你们可真是较上劲了，在这儿闹笑话呢！（胡氏：不是较劲，是说在柯真真那里就啥也是个事，本身这些都不是个问题，就刚才反映的那个文员去聚会，这是问题吗？咱们之间完全就可以在一块交通解决了的问题，我觉得就不需要在这儿去说这些。）（肖红：算了，拉倒吧，不用做了，你做不了。）（胡氏：嗯，不用做了那就下嘛！）（肖红：下吧，你做不了。怪不得这工作一直是这样，原来是这么作呢！）（胡氏：我同意。）（肖红：呀，糊涂成这了。就说咱这经历

不行，但起码咱得往上够，再不懂吧，起码得有人情味。）（胡氏：嗯，下吧，下吧。）（肖红：不用你做了，你做不了，你连最基本的理智都没有了，你说这成啥了？连个正常的规矩都不知道吗！本来就是你们俩的责任，柯真真说的是你们的问题，你就说是她的问题，颠倒黑白，那你咋蒙拯救？你怎么走这条路？连句话也听不懂！）（胡氏：就啥也是个事，大事咱该解决的就解决，像这些就不是大的问题。）（肖红：什么是大的问题？在工作上应付糊弄，本来你们聚会呢，通知了五个执事就来了一个带领，这还不是大事？啥是大事？胡氏，你说啥是大事？说你应付糊弄不作工作，这是不是大事？不允许别人说你的问题，那你还想追求蒙拯救呢？）（胡氏：我那天没说？我说我接受，我的工作能力、组织能力不行。）（肖红：话是那么说了，你现在接受吗？咱先不说那天接受不接受，就说你现在接受吗？）（胡氏：……）咱信神是接受审判刑罚的，接受不是说一句话“我接受”，接受是说你真的从心底里去接受，那才叫接受呢！（胡氏：我就不知道咋回事，为什么她们反映的问题都是正确的，我们反映的问题都是错误的。）（肖红：呀，胡氏，我不知道你这几年是咋过来的。）（胡氏：咱们来了是聚文章会，人没全到了，那一上午就等着？就什么也不用干？就不用交通了？就等着下午全部来了以后再交通？那你看昨天，我们没来之前，你们聚会交通不是照样进行着呢？我们没来的时候，你们就不交通了？就不聚了？就等着呢？可有意思呢！）胡氏这两年一直上着班等着退休呢，有时候聚会都不正常，所以她在教会生活和接受审判刑罚这些方面就少。从这里就看见咱虽然信着神，但是不知道信神是在干什么。

信神是在干什么？信神是在接受神的拯救呢。那怎么就是接受拯救了呢？接受审判刑罚就是接受拯救了。审判刑罚就是揭露你的败坏、揭露你的悖逆。咱一说你的悖逆，你就说张三还怎么怎么了呢，一说你的悖逆，“你就总说我不对，她们就都对！”你说这还能审判吗？能揭露吗？（肖红：在教会建造里边这是最基本的一个规矩，是起码的正常人性该有的，再不懂，这个理儿也应该懂，“明明这是我责任范围内的，我作为小区带领，这是我下边的人，通知了这几个人就没到，这是我的失职。”人家问了你一下，说你是应付糊弄，就没通知到，按说该羞耻、该脸红，而不是讲理。你脸红的是，“我确实就是应

付糊弄，我作工作怎么能作成这呢？连人都通知不了，更别说交通真理了。”该认识自己、该懊悔吧？你不但不懊悔，你是脸不红，心不跳，还反过来说“你咋不作去呢？”这还能用你吗？看你们这次的工作作的是啥呢？我真是见识了！我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就这你还认为你挺有理，有啥理呢？你说这是啥呢？）（胡氏：啥也不是。）（肖红：啥也不是还拗呢！你说咱信神为了啥？咱信神是为了变化自己的性情，你是眼睛盯着柯真真，让她性情变化。人家问你工作是人家的责任、使命，她不是找你麻烦。你看咱现在就是这，人与人之间相处，一问工作，“你找我麻烦呢！”这样谁还能跟你相处？谁能跟你处成？）那样的话她还能作工吗？那就不能作工了，人家一作工，你就说人家找麻烦。（肖红：是呀！这样的话，这工作咋作？你俩就一直这么打，刚才马汪叶还说“我也愿意变！”这是骗呢！你俩就是这样，你说谁还信任你们？这工作怎么作？不是不给你们机会，如果这么作下去就不能用，你回家休息吧！重找，比你素质差的都行，人家起码知道个规矩，起码知道“带领问我工作，我有缺少，我有问题，我得认识自己”，这个最基本的得有吧？总不能是“你说我的问题，你没问题呀？”你看还能找到你这样的人吗？这就是不走正道，你还带别人呢，你怎么带别人？带别人啥呢？五、六个教会给了你，你把弟兄姊妹都往哪儿带啊？就带得像你这个样？怪不得都带成二杆子了。你们一直不走正道那就下去，不用了，不用你做了，重找。再不懂，起码也得有个理智，可别人跟你就说不成话！你连起码的理智都没有，你说这还怎么说呢？人家抓工作的说你这些问题，本身也就是你的问题，你就该羞耻，就该脸红，你这良心哪去了？自己范围内的事，自己没做到，还嫌人说。人家说的是工作，不是说你，跟你没关系。你工作作成这，谁都不能说，那你计划把这些人往哪儿带呀？就打算一直是一盘散沙？你不怕遭惩罚？你觉着这样合适？咱就是再不会作，你看看别人咋作的，看看别人咋做人的。你信神几年了？教会建造最基本的规矩、理智咱得有，正常人性活出得有，你看你带领的这些人全都成二杆子了，你说这带成啥了？就这样你还挺有理。）（胡氏：有篇文稿里面说，要正人必须先正己，还有就是你自己做到位了，修理对付、揭露解剖别人的时候，别人就服；你自己做不到位的时候，修理对付别人的时候，别人就不服。）那你说，三岁大的小孩和你说了一句合乎真理的话，你能接受吗？（胡氏：抠、卡工作可以啊，可是光

是抠、光是卡，自己又不去落实，那就是光能指责人。）（肖红：她做不到就不能说你？）因为她是假带领，所以你就不能走正道？这是什么理论？好比说你在医院当护士呢，科长过来抓住你的问题了，你咋呀？你说："你的工作还没有作好呢，你抓我呢？你作好了？"那你说院长能不能过来说你两句？院长说："你是护士，你做的这是啥呀？"你说："院长，你干的啥呢？你那报表做的是啥呢？你还抓我呢！正人先正己，看你院长做的啥，一个月里就有两次投诉，你还说我呢！"你在医院上班，你敢说这话吗？基本的一个规矩没有，连规章制度、条条框框都没有。咱在世界上就知道对上级得尊重，人家是抓工作的，不管这人好坏，人家当了院长了，是你的上司，院长和你说一句话，你得听从人家安排。来到神家，神家有神家的机构，柯真真是上级带领，她抓你工作呢，这就不行了？在世界上能行，来到神家就不行了？柯真真有瑕疵她就不能抓工作了？今天都是败坏的人，都在同步进入，你为什么就要求她圣洁呢？她有瑕疵就不能抓工作？她有问题是她的问题，你可以反映她的问题，咱也没有不让你反映她的问题呀。就是让你有啥说啥，"有什么问题，提"，你不提嘛！你不提，柯真真提出你工作当中的问题了，你反过来却说她有问题呢，这是干啥呢？当和事佬呢？"你不说我，我不说你，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共同联合起来欺骗神？"我不说你坏，你却说我坏呢，那咱就都说说，看谁坏"，报仇呢？这是啥性情呢？这是信神呢，还是搞个人经营呢？要么就是联合起来欺骗，要么就是你攻我打？

今天刚交通了信神是在干什么，念书是学习文化呢，信神是要追求得生命，追求性情变化，追求改变看事观点呢。那你在追求啥呢？追求带领你的人先进了国度才能带领你呢？她不能蒙拯救她就不能带领你？这是什么道理？在这里说了个条条框框。柯真真抓你工作呢，她今天是负责人，人家能不能抓你工作？我说了句"柯真真是抓你工作的，她和你不是配搭"。马汪叶，你看你那是啥动作？脸一扭，脊背一转，那是啥呢？那是对我的尊重？你要是觉得不对，你可以说"这个我理解不了，你给我重新解释一下。"你不能耍笑啊！还嗤笑呢！我说错了吗？她和你是配搭吗？抓你工作的能不能说成是你的配搭？人家抓你的工作是监督、监管你呢，是给你安排工作，不是替你作工。不要说"她就和我说了一句话，就发了个信息"。有些事一句话就可以解决

的，为什么不能发个信息解决问题呢？抓你工作当中的一个问题还得和你交通一篇神话才行？那叫抓工作？你这就是故意刁难人呢！你们抓教会带领的工作呢，通知聚会，结果教会五执事都到不齐，五执事到不齐说明你们平时就没有把工作抓起来，你们在下边应付糊弄、欺骗，还嫌别人说呢！说起来就是“她也可以抓”，这是啥话呢？给五执事聚会人都到不齐，还聚什么会呢？那你们小区带领怎么做带领呢？安排一个工作安排不下去，安排下去是落实不了，谁的问题？没有一点执行力。你没有安排下去，怪谁呢？你怪柯真真在家不在家，人家在家不在家影响你工作吗？那是你的工作范围呀！好比你当老师呢，你给学生讲课讲错了，或者是你就没给人家讲课，你埋怨“校长，当时你不在？”让校长替你讲课去？这怎么连基本的一个道理都不懂呢？柯真真有问题你说柯真真的问题，现在她是说你的问题呢，是要解决你们的问题，教会一盘散沙，你们怎么抓的教会工作？人家才说你们是一盘散沙，你们就倒打回去说是柯真真的问题，说“她也可以抓”。是，她可以抓，你们出问题她可以抓，但第一责任人是不是你们？你们一点责任都不承担，不觉得脸红，还说“我接受”，你接受是真接受吗？如果你是真接受的话，你感觉到的是羞耻、亏欠、内疚、抬不起头来，感觉自己在神面前是个罪人。一个罪人还有资格起来审判别人呢？你把自己当作罪人了没有？你嘴上说的是“接受”，你接受了没有？你欺哄谁呢？接受是用嘴说的？是让你承认一下错误？承认、接受、认识、恨恶自己，最后背叛自己的所作所为，拿实行真理来代替自己的过犯。这一系列的路你不走，我说你呢，你反过来是说柯真真呢。前三年就已经告诉你了，我解剖人的时候，说张三不说李四，说李四不说张三，你跟随几年了？我说你的问题你就说张三？医生给你做手术呢，你就说医生有病呢，这是治病呢？每天在医院当护士怎么当呢？医生给病人做手术的时候，病人说是护士有病，医生就把病人放下给护士做手术去？咱连基本的理性都没有了，就是为了一个面子打斗。柯真真抓了一下你的工作，这就不服不满了，激起你们这么大的反抗，这是搞个人经营呢，这还是信神呢？老天呀！这还没有打压你们呢，要是打压你们，给你们戴个敌基督的帽子，把你们开除了、隔离了，你们咋办呀？就是位置比你们高了一点，就仅仅是个这，你们就不行了，就引起你们的愤怒了。来一个人带领带领你咋了？你就是抓人把柄呢？咱圣洁了？她不配来带领你？你说她们不给你们聚

会，就你这样，这能聚成会？你嫌她不给你聚会，我跟你还聚不成呢！我跟你说话还封不了你的口呢，她能给你聚成？咱信神为了啥？两只眼睛时刻盯着柯真真，盯着她俩，盯着她俩你们就进国度了？对自己的败坏性情一点不认识，不是说把弟兄姊妹怎么带到神面前，怎么能把不正常的情形扭转过来，让教会里不正常的教会生活回归正常，而你们一天就是应付呢，跑个点就算了。柯真真反映这个问题错了吗？五个执事就来了一个带领，还有一个福音执事，剩下的三个不来，你说聚聚就算了？今天他们不来你最起码得把工作落实下去，得问问，因为什么不来？谁通知的？谁安排的？执行的是啥呢？还是有人请假没有汇报呢？还是就是我行我素，不受任何约束呢？在神家有天规诫命，应该是更严肃的问题，可你们放荡成啥了呢？自由散漫，想干啥干啥，想说啥说啥，太放荡了！你看哪个单位敢这样说话，敢这样做事呢？不要说敬畏了，连个“怕”字都没有！那就试试，你们试试看，有你们后悔的时候！

静茹茹，还有什么问题呢？（静茹茹：她俩就不担当，比如分教会，这是不是她俩该做的事？不管忙还是怎么呢，可以迟点再分教会，可是她俩不做，就不去，有什么问题就是“你们去吧，我们给你反映了”。下边有什么问题，她俩不反映，人家就和我俩反映呢，她就说“你们自己去包片区就行了，不用找我们！”）（肖红：她们不走这个路，做不成了，不用她俩了，下去重选，让她俩回去反省一下再说吧，看她俩的悔改吧！给你们的机会也够多了，可你们的悔改、变化在哪里？今天这样安排是因为你们直接跟工作对着干，不是跟人对着干，在你们来看，你们是跟她们对着干呢。但你们这是涉及到工作了，涉及到通行神旨意了。你信神就是尽本分，就是为工作呢！如果你不为工作，一直都是为你自己，一直要争名夺利，你走的还是这路，你说你能把别人带到哪儿？）她们好像是给静茹茹、柯真真干呢！（肖红：下去把工作交接了，重选一下。你们得反思、反省，反省一下再说，能悔改过来咱再用，悔改不过来没办法，因为这涉及到工作了，不是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咱早就不说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了，你看到哪个地方有这场面呢？我真见识了，像你们这样的我还没见过呢！你连最基本的规矩、理智都没有，你就不是在尽本分，没有人敢在工作上撒气，这是信神的人最基本该有的，他不敢在工作上撒气，

但是你俩就敢，“我敢在工作上撒气，你跟我合不来，你就是和我说工作，我也不能搭理你”，你说这还作啥呢？这工作就没法作！咱想搞独立王国，你说下边的弟兄姊妹有这样的一个带领可怜不可怜？这边一监督，一问你工作，你就说是找你麻烦呢，你是和人家吵架呢，和人家合不来，人家就不能提你的任何问题，不问你工作你是嫌她们不作工作，她们直接作了，你又说她们是架空你呢，你说你刁难得让人怎么作？你是为工作？还撇家舍业，天天喊着“我是为工作呢”，怎么都不变。给马汪叶多少机会了？性情变化，你先实行真理，你先走这条路，可你就不行，非得等她柯真真变了，你等她们变了，你就不变啊？就这么对待你们也是爱。下去反思，会做人了再说。如果你一直不走性情变化的路，那就淘汰你，这是你自己淘汰自己，是你自己不走正道。现在咱一直谈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从这里开始，都不说人与人之间的打斗问题了，谁斗呢？顾得上斗吗？得想着怎么能把工作作好呢！你把你小区的工作抓好了，能顾得上跟人斗吗？跟人有啥关系？人家监督你的工作是为了你，是你范围内的工作没作好，是想帮你一把，你不识抬举，觉得都是别人有问题。不允许别人碰，不允许别人说，你要在你家谁说你？因为你涉及到神的工作了，人家说的是工作，这个弯转不过来，几年了这个弯转不过来。马汪叶就盯着这俩人，啥时候都是这些问题，从2019年我接触你到现在你就是这些问题。你再看看神话里边咋说的？咱这么走下去就没有圣灵作工了。有圣灵开启、有圣灵作工，这问题早解决了，一次、两次、三次，如果你感觉丢人，这问题就解决了。咱这四年了，就是仇恨，就解决不了。马汪叶，你这么走下去是啥结果啊？为啥一直让你停止呢？因为再不停止神就要惩罚你呢！现在把你放下，这还是神的爱。

上次我谈我的那个经历，你听了吗？那是我在原教会的经历，我那个时候也是做带领，做了两年。当时我是小区带领，我带了一个新人，从二线把人家打回来以后，我就一直带着她，等到两年以后，人家做了小区带领，我成了二线指挥。我成了二线指挥以后，我这心里就不舒服，这个地位心就出来了，就认为“你是我带大的，一开始就是我传的你，传过来又是我带的你，一直都是我带你，什么时候你都在我下边”，我当时就这个思想。当人家做了小区带领，我成了二线指挥以后，人家过来抠我的工作呢，“这个月十九号就要交什么什么

呢。”我说：“二十号行吗？”人家让十九号交呢，我为啥要二十号交呢？是不是要刁难她呀？看不起她嘛！从心里就认为是我把她带大的呀！所以我就说：“二十号行吗？”她害怕我，她就说：“行。”当人家说“行”的时候，我心里就想着“看，就啥也作不了”。你说是人家作不了，还是我里边对她是一种藐视、贬低呢？每次她从上边聚了会回来就来给我聚会了，来给我聚会的时候我就说：“你那笔记本呢？拿来我看你聚的啥呀？”本来人家给我来聚会了，还用我问呢？用不用问？）（不用。）（肖红：按理来说，人家给我聚会来了，人家聚啥，我就坐那儿听就行了，可我不行，这就是本性啊！“你那个笔记本呢？我看一下你记的笔记。”我只怕她给我交通不到位，我认为“你给我交通不了，上边给你交通了一大堆，你给我交通得就丢了，你交通不了，有的你就给我落下了，还不知道你能给我交通多少。”所以我就说：“你的本呢？来，拿来，我看看你的本。”她吓得就把笔记本拿给我了，我看她的笔记本，翻了一下还看不懂。她记的笔记我能看懂？看不懂。她说：“看不懂，我再跟你说。”她说两句还得看看我的脸，说两句看看我的脸。她说两句我还问：“你说的我还没听明白，这说的啥呀？”我的这个表现、态度就是在藐视、贬低人，“你就谈不了”，从心里我就看不上她，觉得她谈不了。所以她每次来也是硬着头皮来给我聚会呢，一聚会，就我这表现，她什么感觉？在我来看，我这表现好像也没啥吧？但是我这表现在她身上达到啥果效了？她受我辖制，几次过来我都是这样，两三个月以后她就不敢来了，不敢来她还得硬着头皮来，可她来了以后我还是这样，我还认为挺正常。这就是人被撒但败坏太深，对人没有尊重，不能跟人正常相处，不能跟人沟通，就认为“凭资格，我比你大，我比你老，你才几天？”我是不是凭这个啊？在神家看这个吗？可我就这么做人呢。就我这个表现，人家不敢来了，人家跑到办事员那儿说去了。她说：“我不敢跟她聚会，我受辖制，我每次去……”人家是不是把我的表现跟办事员说了？她说：“她看我的笔记本看不懂，我也说不清，我说‘啥时候得交啥’，她说：‘再过几天不行？’我就不敢说话了。”她有时候说“行”，有时候就不敢说话了。本来二十五号要呢，我就说：“三十号行吗？”我是不是在刁难人？人家就不敢来了。后来带领过来给我聚会说“你把人吓得都受你辖制，不敢来了”，就揭露我、对付我呢。人家都不敢来了，但是我心里还抵触呢！“你不敢来了是你交通不了，是你带不了我。这是不是说明

还是你没本事呀？不是我不行。”这就是人的本性——狂妄，当时我就做的这些事。我做的这些事神知道不知道？就我这些表现神在看着呢，我刁难她神知道，我这些表现是做在神面前了，神看见我根本不是在追求真理，就是在争名夺利，嫉妒，嫌人家比我强了，气得不行。就我这些表现神看见我恶心、厌憎，厌憎我怎么办呢？接下来临到我的就是管教。我的那个经历你们听过，是吧？那时候我跟一个小姑娘在四楼住，那天小姑娘正好有事，就我一个人在家，晚上就有人来敲门了，我那个家是两道门，人家就一直敲一直敲。我就想“呀，一听这音儿就是大红龙来敲门了”，当时我那里又有《话在肉身显现》，又有别的书，东西都在呢。那个时候人家一敲门，我心里“哗”一下就亮了，就想“呀，神呀，这不是大红龙来了，这是你来了。”我那一下可清楚了，“这不是大红龙来了，是神来了。”为啥我这样说呢？我心里为啥这么清楚呢？神话咋说的呀？神说：“**大红龙毕竟是我的手中败将，是我的效力者，我叫它做什么，它就做什么，丝毫没有一点反抗，真正是我的牛、是我的马。**”（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一十篇》）大红龙是神的牛、是神的马，神让它干啥它干啥，我是不是看见这话应验了？神让它找谁它找谁。大红龙就正好抓我呢？我做的啥事我不知道？我抵挡神我知道吗？我认为是我跟她之间的事，我认为是我瞧不上她、看不上她，其实实质上呢？她就是再小，她作的是神家的工作，她问的是我的工作，我那是跟神对着干呢！所以那个时候我一下就醒悟了“神啊，这是你来了。我知道大红龙来也是你派的，也都有你的允许。”那个时候我就是恳切地求神，我说：“神啊！这次如果真能放过我，我这辈子都不打岔搅扰了。”我能这样向神恳切地求，说明我心里清楚不清楚？我这几个月知道不知道我是在刁难人？我做每一件事我心里不清楚？我心里都知道、都清楚，只是已经习惯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一直求告神，我说：“神啊，我再也不这样做了。”那个时候就怕神不相信我祷告的！“神啊，你相信我，我绝对说话算数，再不这样打岔了。以后就是再小的小不点抓我的工作，我都听，因为那是神的工作，这不是他个人的事。再不如我的人抓我工作，只要是因着工作，我都听、都配合、都不打岔搅扰！打岔搅扰就这后果，我再不敢了。”当我切切地求告神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真不知道我那次能逃脱了，但是我就这样切切地祷告，“神啊，你相信我。”心里不停地求告，“神你相信我，你相信我，只要放

过我这一马，放过我这一次，我再也不了，永远不会了。我向神发誓、起誓，我如果再这样你让我出车祸死了。”自己就起誓，再也不了。当我这么切切祷告的时候，人家就把两道门踢开了，一踢开门以后进来就把我摔倒在地了，三个人就那么把我摔在地上，“为啥不开门？”那个时候我是不是就已经想好招了？已经想着“环境临到，走为上策”，但我已经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再也不了。神要的果效是不是达到了？如果我那次就不悔改，在那个关键时刻我没切切求告，没有悔改，神能救了我吗？那我就得受苦去。那个时候我就这么悔改，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跑了，但是我只有这么去求告了，切切向神求告“再也不了”。当他们一来把我摔倒在地，问“为啥不开门？”那个时候我才想起来“神啊！我该怎么回答他们呢？”当你悔改的时候，神是不是就给你个智慧呀？给你个意念，给你个智慧，那话“哗哗”的就来了，“我为什么不开门，因为昨天有个流氓进来了，今天听见有人敲门我就把门赶快堵住了。我想昨天流氓没有得逞，今天这一下来了三个流氓，所以我吓得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吓得还想跳楼呢！我不知道你们是公安局的，公安局是为人民服务的，公安局是保护人民的，我要知道你们是公安局的我早开门了。我认为是流氓才不敢开呢！”我一夸他，他是不是就上头了？他们的心是不是就变了？是不是神把他们的意念就变了？他们就说：“哦，是这样啊，我们把你的锁子弄坏了，你有没有老虎钳啊？你那个盒子里有没有老虎钳啊？”人家眼睛就盯着那个盒子，那个盒子里就是《话在肉神显现》，我赶紧说：“没有老虎钳，这不是我的家，是我嫂子的朋友家。”我把这个关系转了几圈，“这不是我家，这是我嫂子的朋友家，我感冒了，在她家住一晚上。你不用管了，只要流氓不来，我把这门顶住，你放心吧，不用你给我修了！”“哦，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在外边再给你看看，看流氓来不来。”我说：“行。”三个人就去院里看流氓去了。我那时候三十七八岁了，我就赶快把小姑娘的一身新衣服一穿，一看像小姑娘了，这才从里边逃跑了。大红龙出去看了一会儿，他就琢磨呢，想明白了，“不对吧，咱是干啥去的？怎么给人家看流氓去了呢！”等他们再返回来的时候，没人了，后来我再不敢到那里去了。我是不是逃脱了？在人看是我用我的智慧逃脱了，其实在神那儿呢？是因着我真正地悔改了，我发誓再也不了。就像小孩求他妈一样，“妈呀，我再也不了。”你说当妈的听见了吗？她看见你的心了，看见你真是不了，行

了！那时候我智慧也有了，也逃跑了。逃跑了以后，第二天我一下睡到下午三点，身上软的，能起来吗？起不来。三点起来以后看了一首经历诗歌，里面说：

“177　我已看见神的可爱

我听见有熟悉声音不时呼唤我，似乎梦中突然惊醒要看个究竟，声音柔和带着严厉形像甚美丽，遭受击打甚是痛苦有爱手抚摸。方才醒悟与之摔跤正是神使者，瘫倒在地无颜见神醒悟人间事。经过败坏如同粪土事实已显明，重新起步追求人生尽好人本分。与神共事同桌就餐显出人低下，神终是神人还是人我真无理智。人太脆弱愚昧无知经不住试探，不知羞耻显出难堪心懊悔已极。咒诅自己不该活着为何来人间？这么多年如何过来竟如此败坏！恶者手下人间无光受黑暗熏陶，不知不觉慢慢成性断送了人生。败坏性情一日不除事奉也枉然，观念充满不认识神怎会不抵挡？你审判我天经地义是因我悖逆，刑罚于我理所当然是因我不义。你是公义心服口服今已面对面，唯有你能拯救于我是实际的神。道成肉身神的实际全向人显明，活在光中认识了神看见你笑脸。”

那会儿我才看到这是神的手。就从那以后，我还敢那样做吗？再也没有过。这多少年经历多少事了？只要是神的工作，只要是跟工作有关，我绝对不敢打岔搅扰，不敢在工作上撒气，我说话算数。神让咱经历这些，让你看见你该怎么做人。为啥让你俩停下呢？因为咱自己没知觉，给你的机会太多了，如果你还不停下，你将要受的惩罚比这厉害，让你停下不拦阻神的工作，你还能活。如果你想改变，你想真正地去改变，为了你的性情变化，你反思吧！啥时候反思好了，再安排。你想在神家做人，愿意走做人的路，那你就改变；不想走做人的路，那就是被惩罚。所以今天放下你，不用你，这就是神的爱。我经历这些以后才看见，神给咱摆设的每一个环境，都是在显明咱里边的败坏，你得看见你自己的败坏难变，是要变化你自己不是变化别人，给你摆的这个环境，你里面不就是“我多大了，你俩才多大啊？”本来就有成见，心里就看不上，“你能做了啥？”你和她之间的成见跟工作有关系吗？咱不经历神作工，啥也得不着，你经历神作工，

达到对神有认识，对自己有认识，这就是你的经历。如果啥也没得着，咱信神干嘛呀？你说咱信神天天撇家舍业的，得啥？为啥呀？就为了要个脸？要个名？争个强？好个胜？“我厉害，她弱，我说得她不敢吭气了”，在神家就是这？这就是你信神的目的？你厉害了要咋呢？能蒙拯救吗？你没有经历过神的作工，咱信神就得认识神，你得看见神的手，看见神对咱的爱。你信神跟任何人没关系，别人如你不如你，那是你自己看的。在神家不是凭你的这些厉害，这不是社会。神家是诚实人掌权，是对神忠心的人掌权，能够为神豁出一切的人掌权。你们那是为神？你完全是为自己，根本不为工作。你真为工作的话，跟谁都能合得来。为啥人和人合不来呢？合不来就是为自己。你再反思反思，你跟谁合不来？你如果真为工作，谁跟谁合不来呢？满足神的心意，通行神旨意，都是合一的，怎么能合不来？合不来不就是想争个强，好个胜？“我比你强，我高你低”，你老要贬低别人，这就合不来了嘛！不允许别人碰，不允许别人说，那你还怎么性情变化？）

敌基督怎样打岔搅扰（六）

马汪叶，你痛苦在哪儿？（马汪叶：痛苦的是自己把自己逼到绝路上了。）你看到自己走的路了吗？（马汪叶：看到了，没办法回头，现在教会里边已经就是柯真真说的，人家就不愿意让我们去了。）这就是脚上的泡是自己走出来的。（马汪叶：是了。）如果你能够不管柯真真怎么样、静茹茹怎么样，你只管作你的工作，你在别人那里的形象变了，能坐低凳子了，让他们看见“呀，这个人的形象不一样了。”你要是坐低凳子谁不愿意和你接触？你总是要坐高凳子，高高在上，谁愿意和你接触？所以你把自己的路堵死了，因为你不是从心里边去变。你知道我怎么看见你不是从心里变的，而是克制的吗？你的表现就告诉给人了，你在教会里边让别人看你脸色，别人一看你脸色不好，就不愿意和你多说话了。你这脸色好与不好是和你的心是一致的，是挂着钩的，一时好一时不好，不寻常，这就足以证明你的心态不稳定，心态不稳定就证明你不是里边变化了，里边变化了以后你的心态是稳定的。只有克制，你的心态才是不稳定的。就像人家说的一会儿好脸，一会儿狐狸脸，一会儿又是狗脸，还咬人呢。为什么会这样？那只是你克制住了，你对人的“呵呵呵”是伪装起来对人的一种笑，你伪装起来和人沟通、来往，你这是一种控制。从外表来看，啥也看不见吧？但是内在的那个火是压制着呢，环境一合适，或者是一不小心，这火“嚓”就起来了，或者是别人给了你一个眼色，你就控制不住了，但是又不能爆发出来，所以你这脸“唰”一下就拉下来了，别人一看，你总给人拉脸。还有昨天你说的那句话，“我就是作工呀，我给他交通几次了，他不听呀！你这样我就没法作工呀！”你是想用那个地位、口气来压制人作工，就这些表现足以证明你还是活在这个情形里边，你只是怎么呀？你只是用一种方式、方法来伪装。所以说，你始终没有内在的一种变化，而是一种控制、克制。“你说我追求地位呢，我不能追求地位了，我不让你看见我追求地位，我不为地位活着了，我变，我变化。”其实你在这儿不是变化，而是“我克制、我控制”。就和网易一样硬克制、克制，尽力克制，在他来看自己已经用上浑身力量了。（马汪叶：我已经尽了力了。）所以我才说你是尽力克制嘛，这就是神说的，你控制能控制一时，你能控制一世吗？你是控

制不了、克制不了的。为什么说内在的变化才是生命呢？内在的变化就是从思想观点里扭转了以后，你再来做这件事，那就不是控制了，所以说再遇上什么样的环境，你始终都是一个态度，你心里不是痛苦的，而是喜乐、是高兴。（嗯。）别人实行真理以后，内在变化以后，是种喜乐。你呢？你控制住以后，在别人面前“嘿嘿”一笑，好像是接受了，回家以后你看吧，不是摔锅，就是摔碗呢！（马汪叶：回家哭。）你说吧，好像我就在你身边一样把你所做的都看见了。（马汪叶：在外面不能让他们看出来，还得强大点。）你说吧，你这痛苦从哪儿来的？不是自找的？（是呢！）你再想控制、克制，来到我这儿，怎么都控制不住就爆发出来了。昨晚静茹茹说了那么一句话，然后她就忘了刚才交通的了，就没能控制好，“嚓”就流露出来了，流露出来看见不对了，赶紧遮住、遮住。（马汪叶：所以我就想，我哪一天一个人在家就自杀了。）这就是神说的，你死的心思都有了，就是没有变化的心思。你说说吧，你爱地位爱到什么程度了？你看过电视剧《水浒传》吧？里面有个叫高俅的，知道吧？高俅是奸臣的代表人物，一生都是为了官，他把梁山好汉都陷害得逼上了梁山，最后被人一箭穿心，钉到了木头上，他那个帽子歪了，他都要把帽子戴正，戴正了才死的，他就是死，他也得戴正他那顶帽子。马汪叶，这就是你以后的画面。我把活路给你，你要不要？“不行，我哪天自杀呀！因为啥呢？我就是死我也得把这顶帽子给戴正，我死我也得为了地位、名誉”，你说累不累？死的心都有了，就是没有悔改的心。

神说：“**就是说，里面的变化才能决定你外面受的苦是否有价值。里面的性情变化了，实行出真理了，那你外面所受的苦也就获得神的称许了，里面性情没有变化，那你外面所受的苦再大、跑的路再多，神也不称许，人所受的苦没有神的印证，都归于徒劳。**”（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爱神才是真实的信神》）你外边的变化是否有价值，取决于啥呢？取决于你内在的变化。你不是注重内在变化，你总想用外表的做法来欺骗人，你能骗得了谁？你骗了别人，你能骗得了你自己吗？你骗不了自己，你骗不了自己所以说你晚上就还得哭。别人一看，“呀，马汪叶有变化了。”其实他就不知道人家马汪叶是回家哭去了。你控制三个月、四个月，到最后还得爆发出来。我觉得就没有那么难嘛，在你们身上就这么艰难呢！地位、名誉就要命呢！你说咱一

个受造之物，你信神也多年了，就为追求个地位？你信神呢，你要地位干什么呢？一个受造之物有什么地位可言？人是一个粪土，最终都得归为粪土。你宁愿归为粪土，你也不愿在有生之年献上自己的所有。咱不要说所有了，就把自己的这个地位、名誉献上，“我不管神怎么对待我，不管神给我摆设什么环境，我就是块砖，放在房顶上它也是块砖，放到厕所里面它也是块砖，我只管做砖该做的事就行了。”你是“不行，把我放到厕所里边当块砖就不行，我得去房顶上。要么你就把我从厕所里挑出来放房顶上，要么我就自杀，我上不了房顶我就自杀。”咱是个受造之物，摆到哪儿就在哪儿，你没有把自己当成个受造之物，那你就是砖也不是块好砖，这砖不能用，你不自杀也得被击杀，你图啥呢？你以为死了就好了？咱看了那个《缅甸基督徒死后的地狱见闻》的视频了，死了不算完，死了还要根据你活着的时候所做的和你算账呢，你活着的时候干什么了？你活着的时候与神争夺地位了，与神对抗叫嚣了，那你死了以后还有好事啊？不管什么本性、什么败坏性情，你把它变了，它就是个败坏性情；你不变“我什么也明白，就是实行不了”，那就成了你的本性了。就像人得了癌症，如果你不切除整个肿瘤或扩散部位，那你就是癌症患者；如果做了手术了，把肿瘤或扩散部位切除了，你还算癌症患者吗？肿瘤或扩散部位已经切除了，没有癌细胞了，你就是正常人了。

318　人的言行岂能逃脱神的鉴察

1　你们的信心甚是佳美，说什么为了神的工作甘愿花费自己的一生，肝脑涂地，但你们的性情却并没有多少变化，只是言语高傲，而你们的实际行动却是狼狈不堪，犹如人的舌唇虽然在天之上，而人的双腿却远远地落在了地上，因此人的言行与人的名声仍是破烂不堪。你们的名声败亡，你们的举止下贱，你们的谈吐低下，你们的生活卑鄙，甚至你们所有的人性都是低下。

2　你们的为人小肚鸡肠，对事总是斤斤计较，为自己的名誉、地位争争吵吵，甚至情愿下地狱、进火湖，甚至情愿下地狱、进火湖。就你们今天的言行，足可让神定你们为罪的，你们对神的工作的态度

足可让神定你们为不义之人的，你们的所有性情足可说是满了可憎之物的肮脏的灵魂，你们所表现、流露的足可说你们是喝足了污鬼之血的人。

3　谈到进天国，你们却都不露声色，你们以为就你们今天这样足可进入神天国之门吗？进入神天国之门吗？你们以为你们的言行不经神检验就可获释进入神作工、说话的圣地吗？谁能骗得了神的双眼呢？谁能骗得了神的双眼呢？你们那卑鄙下贱的举止与谈吐岂能逃脱神的眼睛呢？神的双目鉴察万人的心，鉴察万人的心，因神造人类以先早已将人的心都掌握在神的手中了，神早将人的心测透了，人心中的思想岂能逃脱神眼呢？又怎能来得及躲避神灵的焚烧呢？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们的人格太卑贱！》

2.对抗工作安排就是敌基督（1-3）

对抗工作安排就是敌基督（一）

（肖红：刚才问你们为啥打信耶稣的，没有打原教会，你们说2022年12月2日工作安排里说的让打宗教，不用打原教会，最后还说是你们领受错了。咱打开2022年12月2日下发的工作安排看一下，工作安排里具体是怎么说的？“9、一二线除了大传外邦之外，有合原则的宗教的线索，也就是不是合格开除的人，或者在宗教有内应真实配合的真心信神的人都可以带回来。”你在这条上看见了宗教，那什么是宗教？你再看一下后面说的，就怕你听不明白，就怕你领受错了，后边还又解释了一下，“有合原则的宗教的线索”，你看这个宗教线索后面的话，“也就是不是合格开除的人”，看见了吧？不是合格开除的人，你说信耶稣的里边有没有合格开除这一说呀？就怕你领受错了，我还给你又解释了。咱跟上国度建造了，咱的方向就是打原教会呢，所以工作安排里边说的有合原则的宗教的线索，不是说的信耶稣的宗教。我在后边还又给你解释了，“或者在宗教有内应真实配合的真心信神的人都可以带回来。”这个里边的宗教是指原教会，可不是信耶稣的。你看了前面说的宗教线索，又看了后面的解释，领受的是这个。你领受错了，也该寻求寻求、问一下吧？从去年12月份到今年4月份，差不多半年了，咱不寻求、不问，就能一直这样去做，最后还能说出来“我们打的是信耶稣的。”从这里边看见，那就不是真正的不明白。真正不明白该寻求、该问，但是你们一次也没有寻求、没问，就按着自己的意思去做了。）祭司弟兄在讲道里边专门交通过什么是宗教界吧？宗教界就单指信耶稣的宗教界呢？只要你不是跟随神话的，就属于宗教界，因为你不是根据神话看事的，你是凭想象观念看事的，你就是戴了个信神的名义，其实质就是宗教界，另外搞形式、搞仪式的也是属于宗教界的。你听了这么多的神话，到现在你还是“我”字当头呢，你是信神呢，还是信你呢？肖红把工作安排给你们发下去了，你不是看工作安排怎么说的，你是告诉我你里边有个思想，这是在干什么？神交通过垒墙那个例子，神说：“**好比说，我告诉一个人用方砖垒个墙，多高，多长，垒在哪儿都告诉他了。之后敌基督来了，‘这个墙这么高**

行，但是如果这么垒的话，风一刮能不能倒啊？’”（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三）》）敌基督有他的意思，“我认为这个墙垒起来，风一刮就倒了。”你在这儿也是一样，你有你的认为，你用你的认为把工作安排给否了。肖红在这个工作安排里还给你解释了，“合原则的宗教的线索，也就是不是合格开除的人，或者在宗教有内应真实配合的真心信神的人……”你注重这些话吗？不过不注重也很正常，神话你还不搭理呢，你搭理这个话干嘛？所以在你这里只有“我认为”！在你这儿都还是你认为呢，那下边的带领工人呢？在神解剖垒墙的这件事的时候说了，什么是假带领？什么是敌基督？假带领是不作工。那敌基督呢？散布谬论、拆毁，就显他高明。上边安排了工作以后，他不会根据上边的安排去做，他有他的认为，他有他的意思。你说肖红在这儿和你们说话累不累呀？昨天咱刚交通了，说话啰啰嗦嗦，为什么会啰啰嗦嗦呢？因为在你这里不是怎么说怎么来，而是有太多的你认为。上面给你安排了一件事，应该是阿们，如果你对这件事有疑问，你问一下“这个我不理解”，这最起码是有一个寻求的态度、配合的态度、顺服的态度。但你总是要把你的意思放在首位，你的意思值钱吗？今天如果你是在认识自己，你在一件事情里边无路可走了，得寻求一下，这个时候就需要交心，交心就是坦白，把你的心里话说出来，当时你怎么认为的、怎么想的，这件事你是怎么走的……这个时候你谈你的认为是要寻求一条路。可当咱们谈工作的时候，用不用谈你的认为呀？（不用。）因为你的认为肯定是谬论，你的认为肯定是与神为敌的。那还用谈你的认为？不需要，那就直接是接受、阿们、是。咱就不要说信神了，就是在世界上，士兵跟军官见了面首先得敬个礼，军官、司令在上边讲话的时候，下边人什么反应？他说“我认为”呢？他的使命就是执行。祭司弟兄给咱交通过：“你们说人老随从个人的喜好做事，老任意妄为，那这样的人能不能被成全哪？（不能。）被成全的人得具备什么？被成全的人得具备真实的顺服啊，谁说的合乎真理、谁说的对那都能随从，都能听从，无条件地，顺从真理、顺从对的这是天经地义呀，这是天规，你这么认识，就像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一样来对待管教，这样的人才能被成全哪。你老任意妄为神怎么使用你呀？一旦闯出大祸那不麻烦吗？”（摘自《上面的讲道交通·43-E7-39》）你不是司令，你只是一个士兵，司令指哪儿你打哪儿，让你去哪儿你去哪儿，就行了，没有太

多你的意思。神让人垒墙了，你是怕墙被风刮倒，还说支一根柱子怕不行，得支两根柱子，这是在干什么？“垒墙”这件事是正面事物还是反面事物？如果是正面事物，你敢打岔吗？敢横插一杠吗？神是一切正面事物的象征，只要是正面事物，你就不应该打岔，你就不应该有想法、不应该有你的意思，就应该贯穿下去。

之前咱交通过怎么就是有生命了呢？（顺服神。）顺服就是有生命了。你顺服就意味着你能剩存下来，你顺服你就有生命，你不顺服就没有生命。咱就不要说来到造物主面前了，就是在世界上上个战场，人家将军让你冲你就得冲，让你退你就得退！让你冲你敢不冲？前边是枪炮子弹你也得冲，就是明知是死你也得冲，你不冲就当逃兵就枪决！所以咱今天信神是太自由了！太放肆了！神要把人操练成以色列民，让人像以色列人一样地事奉神。咱就不要说以色列的事奉了，咱就连大红龙的事奉都不如！都不是！直到现在咱走的还是敌基督的道路，拆毁神的工作，而有的人是假带领不作工。肖红在这儿下发了一份工作安排，你在这儿说了句“我认为”，那你带领的下边人还执行什么呢？这份工作安排还能落实下去吗？它已经被拦阻了。你不是不实行，你是已经拦阻了落实工作安排。你有你的认为，你看到肖红这条写得不合适，你可以做个报告，“我觉得这个话有点不合适”，或者“我有点理解不了”，这属于什么性质？（寻求。）寻求，这个咱都能听出来，是吧？这是在寻求。可是你没有和上边说，你就直接这么去做了，或者你和下边去说了，和周围的人散布了，这就是打岔、搅扰、拆毁，敌基督的行为。同样都是这么一说，但性质就不一样，这主要是看你的存心、目的、观点是什么。有可能是肖红说错了一句话，你看见了，发现问题了，你该怎么做？你该不该和上边汇报一下？（该。）敢不敢汇报？（敢。）假如说肖红说错了一句话，或者是在发表的时候打错字了，或者是有句话不合适，你发现了，你看见了，你该怎么办？“呀，人家说出来了，人家是司令，我只能是阿们。”阿们不阿们？能不能阿们呀？（应该反映。）不明显的寻求，明显的先停止，汇报，这是咱实行真理该具备的一个正义感的活出。不能明知道有错还到下边去散布，“看肖红发的是啥，她说的这是啥话，这是啥意思……”把它当成重点去交通。还记得祭司弟兄解剖敌基督安静的时候是怎么解剖的吗？敌基督安静在祭司弟兄的讲道交通里断章

取义，引用不完全的话、片面的话谬解原意，最后让人们都放弃吃喝神话，只听祭司弟兄的讲道交通，只看工作安排，这就证明安静是在抓把柄、钻空子，属于变相地攻击、论断、定罪、诋毁祭司弟兄。安静在祭司弟兄的讲道交通里鸡蛋里挑骨头，抓祭司弟兄讲道交通的把柄，并把其当成了她显露自己的一个凳子、梯子，以此来证明她可以，这是什么性质？从外表看你行、你厉害，你能在祭司弟兄的话里找着猫腻，实质上就成了二百五十个首领了。神不是看你的素质如何，而是看你的存心是什么。就算是肖红发错了，神怪罪不怪罪？（不怪罪。）你觉得你素质好，你在这儿找着个猫腻，你想把她定罪。或者你没有把她定罪，你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就这样发下去，让他们都看看”，你不说话，你聪明，你让他们跟着走错路以后，让他们去看，“这是谁带领的？肖红。这个工作安排是谁下发的？肖红。”和你有关吗？“没有，不是我发的”。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你看见这一句话，你没有去拦阻，没有去制止，你也没有去上报，你是在这儿看笑话，看神家笑话，你是恶人！虽然肖红说错了，写错了，但她是正义的，那只是她一时的一个失误，从人这儿看是这样看。从灵界里边看，就是用这个错误引狼出洞、引虎下山，就是要显明你、淘汰你，这是神的智慧。借着这个团打，让人认识一个真理，神看的不是一个规条、不是一个形式，而是要看人的存心，看人的心在哪儿。咱在这儿是来聚会的、实行工作安排的，不是来给你搭舞台的，也不是显你高明的，更不是让你发表你的认为。你的认为那个东西就是邪说谬论，那应该怎么处理你的认为？神说你的认为是破烂物、是污秽的、肮脏的，你直接倒掉它、扔掉它，你得像三岁小孩子一样简单顺服，你什么时候像三岁小孩子一样，就作成了。神说什么，你简单顺服，接受了，没有自己的想象、认为了就作成了。咱这里边不仅是有太多的想象、有太多的认为，也不仅是对肖红写的这个话没有用心地去看，而是对神所交通的、祭司弟兄所交通的都满不在乎！哪句话你用心了呢？

什么是宗教界，几年了，咱搞清楚了没有？你平常是怎么看神话的？什么是宗教界，咱翻不清这个个儿？你看到工作安排下发之后，你没有从里边去领受上边的意思，寻思怎么配合把这个工作安排落实下去，怎么能把福音扩展开。在你作工的时候，你没有去搭理，你没

有去作工，等到上边抠工作的时候，等到上边求真求细，追究、调查你所作的工作的时候，你干什么呀？你能不能说你没作工？你该咋办？你不由自主地表白，必须得为自己没作工而掩盖事实。所以说，平时的时候，你只是不搭理，就和垒墙一样，不搭理，搁置。等到上边问你的时候，“我这个话里边给你解释了呀，你看了没有？”你不能说没看见，那你该咋说呢？这个时候你只能在肖红的话里边找出路了，那就是抓把柄、找漏洞。但把柄找不见、漏洞找不见的时候就该怎么了呢？没办法了，这就得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了。给自己一个台阶下，但还不能丢了面子，不能直接说：“我误解了，我认为错了，我理解错了。”所以你就得给自己铺一下路。怎么铺呀？“当时看这个话的时候，是在什么背景下，我是怎么认识的，所以我那么领受，然后我就按着我的意思这么去做了。”从外边看是你素质差，肖红没有表达清楚，所以你没领受了，情有可原，其实你是倒打一耙，因为这么一来你就没有责任了。你犯罪了，你抵挡了，你拆毁了，你还抓了把柄、反抗了，最后用这两句话掩盖了所有的事实，你感觉自己最聪明了，可实际上你最愚蠢了、你最傻了。该实行的没实行，到了抠工作的时候，该悔改认识了还没悔改认识，你要一路欺骗到底！最后还想掩盖！你为自己表白，以至于从外边来看你没有一点过失，所以你太诡诈了！神的智慧建立在撒但的诡计之上，最后只能是你自己中了自己的诡计。为什么说你中了自己的诡计呀？咱信神是为了什么呢？你跑断腿、累断腰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剩存下来吧？（嗯。）那怎么就剩存下来了呢？你得有性情变化。你追求性情变化了没有？（没有。）你还想耍诡诈、还想欺骗。你想骗取，但神的智慧建立在撒但的诡计之上，神知道诚实人会怎么做，诡诈人会怎么做，诡诈人会为自己个人的利益铺路，他搞个人的经营，还要找一些说辞、找一些借口，找个台阶下，“哎呀，我理解错了。”你想让人看不出你的鬼道道来，你想蒙蔽人。你追求什么神就给你什么，你追求跟随撒但诡计，那你就跟随诡计去吧，你蒙蔽了人，神也不搭理你，也就是说你就这么去做吧，没有人管你，也没有人警醒你。为什么不搭理你呢？因为现在是各从其类的时候。如果你一做错就给你个管教，你还敢做错吗？你不敢了，那你的人性就显明不出来。你在作工时期没有实行真理，在尽本分的过程中没有实行真理，也没有在实行真理的过程中尽本分，本分没有尽，真理没有实行，等到最后了你还想打个幌子、搞

个欺骗。你以前已经欺骗了，神已经抓住罪状了，可你还想掩饰，还想掩盖事实，所以最后神用时间与事实来证明一切，你是个诡诈人，你是个不追求真理的人，抓住事实，神再审判刑罚、揭露解剖，让你看见。等你看见的时候你已经是怎么了呀？你已经是中了自己的诡计了，你已经上当了。世上有句话怎么说的呀？“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这段时间已经白白流失了，同样都是跟随了三年，人家是尽本分尽了三年，你是搞欺骗骗了三年！人家是在尽本分中追求了三年真理、操练了三年顺服神、变化了三年性情，而你在这三年里边，学会了欺骗、学会了应付糊弄、学会了欺上瞒下！三年以后，人家预备了善行，人家走向了正路，你是预备了足够的恶行，被抓住了罪状，所以说你中了自己的诡计。今天就让你看见诚实人掌权，诡诈人呢？神说：“**我民应时时防备撒但的诡计，为我把守我家中之门，能够互相扶持，彼此供应，免得上了它的圈套，后悔也来不及。为什么我要加急训练你们？为什么我将灵界实情告诉你们？为什么我一再提醒劝勉你们？这些你们可曾想过？可曾揣摩透亮？所以你们不仅能在以往的基础上使自己老练，更能在今天的话语引领之下除去里面的不洁之物，使我的每一句话语都能在你的灵里生根开花，更重要的是能够多结果子。因我所要的并不是艳丽、繁茂的花朵，而是要那累累的果实，并且不是变质的。明白我话的真意吗？所有温室里的花，虽然多如繁星数点不清，而且吸引着所有的游人，但花谢之后，便如撒但的诡计破烂不堪，无人问津。而经受风吹日晒的所有的为我作见证之人，虽然花并不美丽，但花凋谢之后，便有果实，因这是我所要求达到的。我说这话，你们有多少明白的？当花谢结果之时，而且当所有的果实能够供我享受之时，我就结束我在地的所有工作，开始享受我的智慧的结晶！**”（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三篇》）

珂真真心里边有个自喜，是吧？昨天珂真真说了句什么话呢？“我这二年升得挺快的，‘噔噔噔’上去了。”这个升得挺快的是什么快呀？是你的地位升得挺快的是吧？地位高代表不代表你的生命进入？（不代表。）只是你的地位升上来了，你感觉到一个自喜，但你这个自喜并不是真实的好事。那什么是真实的好事？不管你尽什么本分，你就是喂猪、喂狗的也无妨，只要你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学会顺服神了，得着生命了，那就是真实的好事。所以好事不一定是好事，坏事不一定

是坏事。今天，在神家尽本分的有喂猪、喂狗的，有当带领工人的，神赐给人多少就要和人索取多少，让你做个带领是看着你比喂猪、喂狗的有个素质、有个能力，但是你没有把素质、能力当作工具来尽本分，你是把素质、能力当成了彰显自己地位、名誉的一个工具，你为地位、为名誉不由自主地说话，你不由自主地享受地位之福，所以你做带领有太多的试探，你太容易抵挡神。你不按着工作安排来作工作，如果再不让人抠你的工作，那你就是一个地方的将军，一个小诸侯，你说了算。给了你一个权利，给了你一个地位，你坐上这个宝座的时候，你还知不知道自己是谁？你不知道了。你不知道自己是受造之物，你不知道自己是做啥的了。你是来配合神作工的，不是搞个人经营的！上边抓你工作的带领说句不好听的话，伤着你肉体利益的时候，你还干吗？不干了。你对抗、叫嚣，搞开自己的经营了。顺你耳的，滑石蛋、两面人，你觉得他不伤你，你重用他，你这不是恶上有份了吗？而那个素质、能力差点不如你的人能干什么？他喂猪、喂狗去了。你是做带领的，他是喂猪的，你说他熬不熬？虽然名誉不好听，但是让他产生了一个熬炼。神是公义的，你有素质，让你做带领，但因着你追求地位，带来了试探，他愚昧无知，但他愿意尽上自己的所能，他喂个猪、喂个狗，没有了地位，可以说是挪去了试探。你面临着试探，他没有试探。你是享受地位之福，他是提前产生了熬炼。提前熬炼的时候，他就要与神建立正常的关系，“什么是顺服？我怎么才能顺服神呢？”最后人家学会顺服神了，人家得着生命了，你走上了敌基督的道路。神是公义的，不怕你愚昧、不怕你无知，只要你追求顺服神、追求性情变化，你就是喂个猪、喂个狗，也有机会得生命，但如果你信神不是为了顺服神、追求性情变化，而是一味地满足地位之心、享受地位之福，那你再有素质、再有能力，走的更是敌基督的道路。所以你不要一味地看重地位，也不要看不起那个喂猪、喂狗的，因为你走的路不对，人家走的路对，人家的身量比你大多了。所以说，从外边看好事不一定是好事，坏事也不一定是坏事，这个恰恰彰显了神的公义。你信神不为顺服神、不为性情变化，更不为实行神话得着生命，你只为满足你的地位，你走上了敌基督的道路，你与神对抗到了什么地步，你都不知道！神已向你掩面，你已成了宗教界，神都不搭理你了，可怕不可怕！可你还没有丝毫的知觉！你多长时间不作工了，甚至连下发的工作安排都没有仔细看，那你说你作工

了没有？上梁不正下梁歪，你都不正，下边的人怎么能正呢？你都不作工，他怎么能作工呢？对本分掉以轻心是什么呢？神说：“**你如果对神的托付掉以轻心，那你就是最严重的背叛神，这就比犹大更可悲，该受咒诅。**”（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怎样认识人的本性》）为什么说对本分掉以轻心不是普通的背叛，而是严重的背叛呢？怎么理解？揣摩过没有？如果你背叛了，你不信了，顶多只影响到了你个人，仅仅是你个人的生命受到了损失，是吧？（嗯。）你不当带领了，不走了，直接起来背叛了，“我消极了，我软弱了，我赶紧打个报告，你看人家谁行谁上。”你软弱了，你作不成工作了，你背叛了，但你没有影响到别人，所以你这个背叛是个普通背叛。对于神家来说，是不是可以再安排一个带领啊？（嗯。）可以再安排一个带领。至于后面换上来的带领他怎么作工那是他与神之间的关系，和你无关。可是你是坐在位置上不作工作、不尽本分，你是直接拦阻了神的工作！你抵挡的不是一个人，你抵挡的是神！你在本分上掉以轻心，你涉及到的就不是你一个人的生命，是什么？是一片人的生命。那你就是杀害一片人灵魂的罪魁、魔鬼！所以说你对本分掉以轻心是最严重的背叛！是最严重的背叛！你作了三年工作，掉以轻心了三年就拦阻了三年的工作；你作一个片区的工作，你掉以轻心了就拦阻了整个片区的工作；你作一个教会的工作，你掉以轻心了就拦阻了整个教会的工作，你的罪名多大呢！你以为敌基督这个帽子是轻省的？祭司弟兄为什么说你不做带领就做不了敌基督呢？是因为你不做带领，你影响的仅仅是你自己，你就是再与神对抗，也只是影响你自己，但是你一旦做了带领，你就是带着一批造反的，你就是造反的将军。这就和在一个国家一样，如果你是退位的一位将军，你背叛了你的祖国了，你做了汉奸了，你顶多能把你已知的那些给出卖了，是吧？（嗯。）就即便你是一位将军，但已经退位了，你出卖的那些已经是过去的信息，给国家带不来什么影响。可是一个在位的将军，他在两方交战的休整时间里喝酒了，该安排人员值班的时候他没有安排，当敌方攻打过来的时候，站岗盯梢的岗位上没有值班人员，敌方直接攻打进来了，你说这个在位的将军所做的是什么？从外边看他没有背叛，他仅仅是掉以轻心，但实质上他和那个搞内应的有何区别？有没有区别？虽然说他没有直接背叛，但是他掉以轻心了，他喝酒以后没有安排人守城门，敌方一来是直接打开了城门，这就和一个直接叛徒没有什么区

别。那个退位的将军做了叛徒只是出卖了一个信息，而你这个在位的将军是带着一个部队走向了灭没！一个部队因着你的掉以轻心而被毁灭！而这一个部队的毁灭又威胁到了整个国家！也就是说你在其位不谋其职要比一个人的背叛这罪大得多，在神家来说就是你在本分上掉以轻心胜过了你个人不信了、不跟了这个普通的背叛！你在尽本分上掉以轻心，不按工作安排的来，没有按人家上级指示来，你另搞一套，这意味着什么？这后果是什么？一个将军在战场上掉以轻心，该检查枪炮子弹的时候没有检查，子弹返潮了，打不出去了，他也不知道，等敌方用枪炮子弹攻打城门的时候，他倒是守着城门呢，但就是自己的枪炮子弹打不出去，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他的国将要灭亡！这个国是怎么被毁灭的？是因着将军的掉以轻心而被毁灭的，也就是因着你的掉以轻心被毁灭的，那你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今天你当带领了，你当片区带领了，这是在干什么呢？这是在和撒但打仗呢！灵界实情在现实生活中表演出来了，你是作为一个带队的和原教会的打仗呢，那你该怎么打呢？我当时带着人去打仗的时候，你看见了，你也听见了，我是怎么打的？我那时候见了原教会的就不打？（打！）我要进门他不让我进门，还赶我走，我说的啥？“这是你的家呀！你吃着神的、喝着神的、穿着神的、住着神的，最后说这是‘我家、我家’，你从哪里来的你都不知道，还说这是你的家！”我打仗的时候就像“强盗”“土匪”一样是吧？好像那不是他的家，那是我的家，我不仅要进了门，还要打得他坐到那里规规矩矩地听我给他交通神话。为啥打他？打他是因为他不听，没机会给他见证神话。我的目的是要把神话高举、见证出去，把他带到神话面前，带到神面前。今天让你带领人去打仗的时候，你是怎么打仗的呢？自己的朋友、哥、姊妹在原教会呢，不能打、不敢打。你去打谁呢？你打的是“老弱残兵”“部队退伍兵”，这叫打仗？领着国家的军饷，然后你去收破烂，捡回来了破烂以后，还怎么呢？还上报朝廷，说这是你的“战利品”，你打回来了多少“退伍将军”？老得走不动的、小得不懂人事的都是你打回来的，就这每天还有汇报、还有报表。你外面做出来的这些形式和一个正派将军完全是一样的，但你上交的“战利品”里面包的是一把尘土！你欺上瞒下做到了顶点！你打了几年的仗了，最后你告我说你不知道打仗要打还在原教会里的人，还以为要打开除的。开除了的还

用你打呀？那随手就捡回来了，还用你打呀！以色列人进迦南美地的时候，进旷野费劲吗？那你这捡破烂不就和进旷野是一样的？那时有十二个探子，十个探子回来说的是："神把我们带到了死亡之地。"十个探子汇报这样的信息，这是对神的一大耻辱！神带着他从哪儿出来的呀？神带着他从埃及出来的。在出埃及的过程中神作了多少神迹奇事？他是看见了神的手的！他看见了神的手，竟然还能说出如此无耻的话来！那今天的咱呢？你探回来的信息是什么？你说你作工没有福音对象，看上的福音对象在原教会呢，不能动、不敢打，只能是绕着原教会这个圈圈走，在外围捡破烂。你这是不是也是说神把你带到了死亡之地？咱在教会建造得人那是叫传福音，咱今天得人是叫打仗。可你所做的叫打仗吗？你所做的和打仗这两个字挂钩不挂钩？你所做的对"打仗"这个词是不是有点耻辱！羞辱！在打仗这上面，是我带着你们走过来的，我给你作了标杆，并且还给了你武器，你今天是拿着神口里边的话，他们是一无所有，你打他们还不是手到擒来呀？可是呢？你不敢去打，你没去打。工作安排下发了几次，你也没有去，一段时间是有环境、一段时间是你害怕、一段时间又是你误解了，你有各种理由借口。你误解了，那你寻求了没有？你没有寻求。你说你害怕，你高举的是谁？你见证的是谁？你依靠神了没有？这边工作安排给你发下来了，安排下来了，是你现阶段该做的，可你是迟迟不做，你一直是怕风一吹那个墙倒呢，不能垒，在你这里就是直接拦阻了。虽然你没有背叛神，没有弃绝神加给你的这个本分，但是你对本分掉以轻心，对工作安排不搭理，所以你只是在外表跑得欢，做了一个外表的掩饰。这份工作安排什么时候下发的？直到今天了，你说："我对那句话没有完全理解。"快半年了，你没有理解，你寻求了没有？你没有寻求，你就敢往下发？你就敢胡乱交通？你就敢乱实行？这就足以可见咱掉以轻心到什么程度了！

掉以轻心这还是好听的词，其实咱不是掉以轻心，咱是另搞一套！咱在这儿说的是好听的词，在神那边怎么看呀？神说："**你如果对神的托付掉以轻心，那你就是最严重的背叛神，这就比犹大更可悲，该受咒诅。**"（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怎样认识人的本性》）掉以轻心是严重的背叛！刚才我给你举了一个例子，让你看清楚了为什么说掉以轻心是严重的背叛。因为带来的是严重的后果，不可挽回，就

和犹大一样。犹大他得了多少银子？他就得了三十块银子，但所带来的后果是不可挽回的！你有犹大的自知之明吗？《神三步作工的纪实精选》里记载："那时，出卖耶稣的犹大见耶稣定了罪，就后悔了。他把那三十块银子还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有罪了！我出卖了无辜之人的血。'他们说：'这是你的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犹大把银子丢进圣所，然后离开，出去吊死了。"在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的时候，犹大看到耶稣被抓到监里就已经开始自责、难受了。那你今天有没有犹大的那个自知之明？"因着我拦阻了工作，该传回来的人没有传回来，该下达的工作没下达了。我在这儿误解，我还带着下边人去误解。因着我一时的享受、一时的贪婪、一时的不作工，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后果呢？整片的工作难以进行，让下边人都对神产生误解、产生隔阂。别人是离神越来越近，我所带领的人是离神越来越远、离死亡越来越近！"这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这完全是你给造成的！是因为你为了"三十块银子"，你为了一时的享受。最后犹大还知道把那三十块银子退回去呢，而你呢？就即使是你看到了这个现状以后，你也没有说："我要悔改。"你没有悔改的意思、没有认罪的意思，所以说你连犹大都不如。犹大想把那三十块银子退回去，可是事已经做出来了，能退回去吗？退不回去了。事已经做出来了，所以说已经退不回去。可是这个话犹大和谁说呢，无法说，他已经走上这条路了，说什么呢？所以犹大只能是上吊自杀。犹大深知自己不配再活着，也没勇气再活着，咱呢？咱不仅有勇气活着，咱还滔滔不绝，还发表着自己的言论："我认为、我感觉！"不要说上吊自杀了，到现在都没有说："我得立个心志，我得重新做人，我得担起这个本分，我不能再辜负神，我得预备足够的善行。神给了我这么一个本分，我要尽心、尽意、尽力，尽上我自己的忠心。"到现在我没有看见你有这个心志。我给你指出来以后，你只是说："嗯，我明白了，嗯，我知道了，我知道我'出卖耶稣'了。"我没有看到你有丝毫的懊悔之意，你的心是多么的刚硬呢！咱谈起了犹大，谈起了二百五十个首领，还有那十个探子，看见了他们的可悲、可恨！可是今天的咱呢？又重复着失败之人的道路。历代以来效仿人家走成功之人的路，最终成功与否还是未定两可，更何况你走在一个失败之人的道路上呢？那不是失败有余吗？那你每天起来想追求剩存下来，这不是一句空话吗？信神要学着顺服神与神相合，你不要老说你要什么、你要什么，信神不是让神与你相合，而是

你要与神相合，你要活在神的天规诫命里边！你不要说你的那些，你的那些不是天规诫命，你定那些条条框框想干什么呢？让神听听你的意思？我这样交通能听懂吧？（能。）

神说：“**好比说，我告诉一个人用方砖垒个墙，多高，多长，垒在哪儿都告诉他了。之后敌基督来了，‘这个墙这么高行，但是如果这么垒的话，风一刮能不能倒啊？’他一听，‘是啊，能不能倒呢？神也没说，那我就先不垒吧。’我去了一看，‘你怎么不垒啊？多少天了垒不起来，这不是耽误事吗？’他说有人说怕风刮倒，我又告诉他怕风刮倒的话就用根柱子支着，他记住了，之后敌基督来了一搅扰，‘支一根柱子能行吗？得两根吧？’他一琢磨神说一根，也没说两根，就不知怎么办了，被敌基督一搅做不了了，前面我说的话全白费了，这活儿就干不下去了。这是不是等于被敌基督控制了？你做这个事应该听谁的？**（听神的。）**那神说话你为什么没听呢？你是不想听吗？你想听，但你被敌基督的一种邪说谬论搅和了，这样你做事的后果就等于是被他控制了，你的行为、你的思想都被他控制了。最后，你的本分没尽上，你也没顺服神、听神的话，这个后果是谁造成的？是你的愚昧造成的，也是与敌基督的搅扰、控制分不开的。那敌基督在这儿横插一杠子是什么意思？显示他高明，意思是：‘你看让你垒个墙你还听呢，你瞎听什么啊？你怎么那么简单呢？在这儿垒墙风一刮不就倒了吗？你听神的就没有听我的准，你得听我的，你听我的我就高兴了，你要是听神的我心里就不痛快，就不高兴，你听神的还了得，那把我放在什么地位上了？’他不直接跟你这么说，他在中间给你横插一杠子，有意这么一搅和，搅和完之后这事就办不成了，还显得他高明，他就乐了。神让人垒个墙，这事应该看到的结果是墙垒起来了，但是现在的结果是墙没有垒起来，这事的结果是谁决定了？敌基督决定了，被他左右了，这就是他把人控制了，这就跟蛇引诱亚当、夏娃一样。神告诉亚当、夏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这话是真理，不需要你明白这里的意义是什么，只需要你听话、顺服，无论什么情况下神的话不能变，神让怎么做就怎么做，不要分析，虽然不明白，但是你得知道神说的是对的，这个定义你心里得知道。就是说，这个真理你首先得知道，神的话不管合不合你观念，不管你明不明白，你就是再糊涂，神的话你得守住，这是你的职**

责与本分。你把这个定准了，撒但再来引诱你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别管撒但怎么说，持守神的话，遵行神的道，这是第一要则。亚当、夏娃他们最终的结局是什么？被撒但控制了。撒但说了一句似是而非、含混的话，就把亚当、夏娃的行为左右了、控制了，这个结果是神不想看到的。蛇说那句话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想通过它的这一句话左右人的行为，扰乱人的思绪、思想，然后让人不听神的话，弃绝神的话，有了活思想之后按它所要达到的那个目的去往前走，按它所指的那个道去做。它的意思就是‘神说的话你别听，你得听我的，你得吃这果子，这果子好吃’，它虽然不这么说，但它真正的目的就是让亚当、夏娃他们吃这果子。神的意思是不让吃，它的意思是让吃，最终他们吃没吃？（吃了。）**这就是撒但把人控制了。你听了敌基督的，敌基督的一句鬼话就能把你搅得不知道东南西北，那你的行为与思想是不是被他控制、左右了？这就是控制的意思。你们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有一些居心不良的人看你做一个事挺顺当，要有成果了，要显出你来了，他一看在这事上他也参与不了什么，觉得在这时候如果显出你就显不出他了，他就来搅局、来搅扰了，就想控制你，结果你糊里糊涂一听，觉得他的话也对，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本分进行不下去停那儿了，你这不是傻吗？当初他没有迷惑你的时候你还挺清楚，他一搅扰你就浑了，这是什么问题？容易被敌基督、撒但控制的人就是愚昧的人、浑人。关于敌基督控制人的表现是不是交通得够具体了？再细节的东西就要靠你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临到事，对照各项真理、各种表现，然后根据这些交通所揭露的各种实质去省察自己，反省自己的言行与实质，同时认识身边所发生的人、事、物，来达到对真理更透亮，对各类人的本性实质认识得更准确。**”（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三）》）经过刚才交通了以后，你再看这个话，能不能对上号？（能。）这个细节能对上吧？后边神说的这两句话，是不是直接把神的作工告你说了？（嗯。）“关于敌基督控制人的表现是不是交通得够具体了？再细节的东西就要靠你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临到事”，这是不是临到的事？（嗯。）“对照各项真理、各种表现”，他的这个问话对话，这是不是一个表现？（嗯。）“对照各项真理”，也就是对照神所说的话，揭露的各种实质。神交通了一个垒墙的，神说：“之后敌基督来了，‘这个墙这么高行，但是如果这么垒的话，风一刮能不能倒啊？’”敌基督没说不让

垒，他是用一句比神话高的一个言论把自己的目的给掩盖了，他用“不一定”的论调来把神话推翻，他把神话推翻的目的是想显露自己，所以这个人就成了与神为敌的敌基督了。再大的物也不能超越神，但他要高过神，所以发表高于神话言论的发表者就是敌基督，那听从了敌基督言论的这个人呢？他是糊涂跟随的，他对敌基督没有分辨，跟随了敌基督，不作工，那就成了假带领了。“对照各项真理、各种表现，然后根据这些交通所揭露的各种实质去省察自己”，省察自己看你做了哪些事。“反省自己的言行与实质”，咱刚才还交通了什么呀？对本分掉以轻心是最严重的背叛。这就是“对照各项真理、各种表现，然后根据这些交通所揭露的各种实质去省察自己，反省自己的言行与实质，同时认识身边所发生的人、事、物”，得用真理先解决了自己的问题，再解决别人的问题。你把这些认识了以后，再看周围的人、事、物。“来达到对真理更透亮”，刚才咱交通了对本分掉以轻心是最严重的背叛，这里边加了“最严重”，如果不交通你是不是对这个“最严重”不明白，理解不了，是吧？神的话每一字每一句都是真理，这么一交通的话你就看见太严重了，你就更透亮了。“对各类人的本性实质认识得更准确。”今天解剖你了，接下来就看你的表现，如果你悔改了，这证明你走的是敌基督道路，要是你死不悔改，那你就是敌基督的本性。这个用不用一句一句去对号，用不用？（不用。）认识到了就不用交通了，是吧？（嗯。）不用了，那我就不一一对号交通了。我不一一对号交通了，但你自己得去对号啊。因为一句一句去对号，才能有细节，才更准确，才挖得越深，才更有路途。如果大概一对号，那你什么也得不着。

神说：“**因为神的工作必须得神自己亲自作、亲自说，人无从插手，所以神忍受了极大痛苦来在地上亲自作工，人代表不了神作的工作，因此神冒着高于恩典时代几千倍的危险降在大红龙群居的地方来作他自己的工作，费尽心思，救赎这班贫苦之民，救赎这班在粪堆里的人。**”（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作工与进入 四》）为什么是几千倍的风险呢？耶稣来的时候是在哪儿呢？是在以色列，以色列人是敬拜神的人。全能神是来到了中国，中国是什么地方？魔鬼的巢穴。所以是带着几千倍的风险，是带着极大的试探而来的。可今天你去作工的时候，你愿意带着一点风险吗？一点风险都不愿意有。一说人家在原教

会被抓过，或者你传的对象被抓了，人家家里有监控了，一听这个声音，还去不去了？（不去了。）不去了。神说让人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那你做的是啥呢？只要有一点风险，你就不去了。怕风把墙吹倒，就不垒墙了。这个人只要一进了派出所，你就不传他了，有这个必要吗？被抓了的这个人能不能传？（……）不敢说话了？在原教会被抓过的弟兄姊妹能不能传？（有价值的就能传。）关键得看有没有价值，是吧？（嗯。）有价值，你冒风险也得传，为什么呢？就神说的垒墙，有价值的这个人就是神要垒起的墙，只要这个人是神要要的，就是有再大的风险，你都得去传，就是抢救也得去救他，关键看这个人的价值大小。如果没什么价值、没什么意义，就是传过来可能也是个假带领、敌基督，或者是个二杆子，那你冒这个风险何苦呢？那你就是点了一个炸药包，不仅是没有善行，还有祸了，惹火烧身，最后你还是罪人，所以你得根据福音对象的价值去传。让你去传不是把你往监狱里边送，是要操练你灵巧像蛇，你灵巧了没有？你顺服了没有？就即使是福音对象被抓进去过，就是他门口安上摄像头了，这个人能传不能传？（能传。）有没有办法？（有。）咱是有办法的，这个办法不用我说吧？（嗯。）你垒墙怕倒了，你用木头顶一下，即使有摄像头，咱都是有办法的，人家外邦人坐监还能从监狱里边逃跑出来，他只是曾经被抓过，他现在在家里，不是在监狱里，这个情况你就不能给他传了？办法多的是、有的是，关键是你想不想传，愿意不愿意想办法而已。你是想办法去传他，还是想办法不去传他？你要是想尽一切办法不去传他，你不传他的理由太多了，你的借口是为了安全，但其实你心里边有小九九。如果这人素质好，这个人有价值，你愿意不愿意把这个人传回来？（愿意。）愿意吗？你心里愿意传吗？你知道该传，但从你心底里来说你是极不愿意传他。因为在传的过程中，他有素质，他不服你，他要和你打，你打不过人家，这是最浅显的，更重要的是一旦把他传过来，你就咋啦？你就什么都不是了。原教会里边为什么能开除那么多人，为什么得开除的开了，不用开除的也开了？“把他们都开了，剩下的那三分之一，就是进国度的了，就稳了！”你有没有这想法？把一个有素质、有能力的人传进来，你还想当带领？你怕你什么都不是了，所以说从内心里你就不愿意传他。当你不愿意做一件事的时候，你就有太多不愿意做这件事的理由、借口，你不去寻求神的意思，你只是寻求你的意思。外边有那么

多的人需要你去传，需要你去作工，你传不传呢？你不传。有素质的人你不传，好多人没传回来，你也不去传，因为传过来都是风险，对你来说都是一种危险。传过来敌基督，是你的恶行；传过来有素质、有能力的人，是你的冤家对头，你说你传他干嘛？不传有素质的，那些不追求真理的人传过来，给你带来的是负担，你还得去看管，怎么算怎么不合算。神说："**你的父亲告诉你：'孩子，不要起来，时候还早，天气很冷，不要到外边去，免得被刀枪戳伤你的眼睛。**'"（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全能者的叹息》）你的内心世界里有个声音告诉你"别传别传"，所以就是有再好的条件，再能传，你也不会去传，也不能去传。你潜意识里有没有这些？这就是个掺杂。这个掺杂在你身上作主导了，神话在你身上不起任何作用了。剩下还有你的哥哥、姐姐，一些亲人，别人不能传，把他们传传吧？能不能传？他们也不能传，"虽然他们对我造不成什么威胁，但那是我哥、我姐呀，一旦人家跟不上去，一旦受到惩罚了，那是把我哥拖下地狱了！"你说哪个能传？好的不能传，坏的不能传，远的不能传，近的还不能传，你说咱的人性在哪儿？人性太次了！卑鄙无耻！敌基督这个冠冕戴得过分不过分？（不过分。）不过分，处处与神为敌，完全就是与神为敌的。这是你们怕环境做的事，那你看肖红做的是什么呢？当神在中国大作工的时候，她在外边作工作，她冒了多大的风险，她不作工吗？她作的还不是原教会的，她作的还是宗派的，她冒着多大的风险呢？大红龙要抓，对方还要暗算你、害你呢，她还得保证弟兄姊妹的安全，这个工作作不作？她还得作，所以说三十来岁她的头发就白了。你的头发白了吗？你到了五十岁了你头发白了，你的头发是怎么白的？你是为了你儿女考不上大学而愁白的。她的头发是怎么白的？她是为了神的工作安全、负责、担当而白的。她的头发白了不是吓白的，她是斗智斗勇斗白的，她是负责操心操白的，她没有停滞不前，她没有躲藏。神话里怎么说呢？神说："**……教会一进入建造带下了一场圣徒争战，撒但的各种丑恶的嘴脸一一地摆在你们面前，是停止退步，还是站起来靠我而行？彻底揭露撒但的败坏丑相，不讲任何的情面，毫不客气！与撒但决一死战！我是你的后盾，要有男孩子的气概！**"（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十七篇》）那你呢？你是什么气概呢？打个原教会都是这样艰难，你还想让神给你赐福，还想让神爱你，怎么爱你？怎么给你赐福？怎么高待你呢？如果高待你，神的公

义在哪儿？你还想剩存下来？早就让你看原子弹走的道路，你不是去研究原子弹，看人家是怎么走这条路的，然后你怎么去走。直到现在了，你还想另辟蹊径，你还想欺骗，你还想只开花不结果！那到最后呢？只会是无人问津。等神作工结束了，人家在经历中体验了神的带领，明白了真理，人家把自己的经历见证出来了，用自己的经历见证了神的作工，那你怎么见证呢？见证你当时如何不作工？无人问津，原教会无人问津了，你也开始无人问津？那时候就是个显明淘汰，这个时候显明就是定罪了，就看你怎么悔改呀，因为这是国度里边最后的一次审判。

对抗工作安排就是敌基督（二）

神说：“**信神到底是为了什么？对这个问题多数人还是稀里糊涂，对实际的神、天上的神总是采取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说明人信神并不是为了顺服神，而是为了获得某种利益，或者逃脱灾难之苦，人才有了一点点顺服的成分，这种顺服都是有条件的，都是以个人前途为前提而顺服的，都是迫不得已的。那么你信神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你单是为了前途，为了命运，那你最好不要信，你这样的‘信’属于自我愚弄，属于自我安慰、自我欣赏。若你的信神不是建立在顺服神的基础上的，那么你终究要因抵挡神而受惩罚。凡是信神不寻求顺服神的人都是属于抵挡神的人，神要求人寻求真理、渴慕神的话、吃喝神的话、实行神的话，都是为了让人能达到顺服神。若你的存心真是这样，神必然高抬你，神必然恩待你，这是谁也不可疑惑的，是谁也不可更改的。若你的存心不是为了顺服神，而是有别的目的，那么，你的所说所做以至于你在神面前的祷告，甚至你的一举一动都属于抵挡神的，即使你话语温柔、态度温和，你的一举一动、你的表情在人看来都合适，似乎是一个顺服者，但就你的存心来说，就你信神的观点来说，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抵挡神，都是作恶。外表顺服如羊，心里却存着恶意，这样的人属于披着羊皮的狼，是直接触犯神的人，对这样的人神一个也不放过，圣灵要一个一个地显明，让所有的人都看见，凡是假冒为善的人必定会被圣灵所厌弃，谁也不要着急，对这样的人神一个一个地处置，一个一个地解决。**”（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信神就当顺服神》）（肖红：信神是为了顺服神吧？顺服神包括啥呀？顺服工作安排、顺服神话，是不是有这两方面呀？这才是咱信神该走的路，这不是一个字句道理。“说明人信神并不是为了顺服神，而是为了获得某种利益，或者逃脱灾难之苦”，咱是不是就是这个？就是为了“我哪里也去转了，这个圈我还转着，我这个带领还做着。”今天咱不是看你在家坐着没有，也不是看你在外边跑了没有，不是你在外边跑了就行，不是看这个，咱是根据工作安排要求你，看你作工作了没有。）他就是传个福音都跟自己的利益挂钩，让他传福音，他是“我把我哥、我姐传回来以后，人家要是得不着真理死了咋办呀？”处处都考虑自己的利益，这还能顺服呢？（肖红：神说：“**神要求人寻求真理、**

渴慕神的话、吃喝神的话、实行神的话，都是为了让人能达到顺服神。若你的存心真是这样，神必然高抬你，神必然恩待你，这是谁也不可疑惑的，是谁也不可更改的。”你看神话说得很清楚吧？神喜欢什么样的人呀？神喜欢存心顺服神的人。咱看看咱这几天的表现是存心顺服吗？是存心就不想顺服，看见了吧？咱就走的这路，抵挡神的路。你存心是顺服的，但是你素质差，缺少，神会加给你，但如果你存心不对呢？神怎么说的？神说：“**你跟神的关系正常了一好百好，神不看别的，就看你信神的观点对不对，你信神到底信谁，给谁信，你为什么信，这些你如果能看透，能够摆对观点去实行，你的生命就能长进，保证也能够进入正轨。如果你跟神的关系不正常了，信神的观点偏了，那你就一了百了，信来信去什么也得不着。**”（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与神的关系如何》）就你这么走下去，你走十年存心不对，最后也是一了百了。你存心不对，一说就是找理由、找借口，“我素质差呀，我就做不了呀，我就说我做不了带领，硬要我做。”你看，好像还硬让咱上呢。“我就说我素质差，我做不了嘛，你还硬要让我做，看，事实证明我素质差了吧？我就不行嘛，你非要让我做。”咱的存心就不对，就不是为了尽好本分，所以就能说出这话。）

他是存心不想顺服，所以就不能去认识，要是认识了，不是还得顺服？所以他是存心不想顺服，存心就是想谬解话，然后工作安排里的那句话就理解不了了，这是不是按着存心而来的？（存心就是想谬解这话？）对，他的存心就是想把话给谬解了，谬解了就不用去实行了，这是不是他的存心？如果他的存心是为了顺服，那他就会寻求，“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存心就不愿意顺服，因为顺服了就得去做呢，他不愿意受这个苦，所以他存心就得咋呢？（肖红：理解不了了。）（理解了就得做。）对，就像后妈带孩子，孩子做错作业了或者做错事了，她应该去管教，应该去带领，是吧？老公回来了看见了说她呢，“孩子做错题了，你就不管孩子？”“呀，我也不会。”她真不会？她是不能会。她要是会了她还得把这个孩子教会呢，一旦把这个孩子教会了，人家考上学校了咋办呀？别说教会他了，后妈存心还得教错他呢。所以说后妈的存心就是不能教会他。如果这个后妈的存心是为了这个孩子，那她就是不会，她也得看看资料，“我看看资料，看看孩子做得对不对，我查一下。”后妈做这些的存心是为了这个孩子能

学会。他们看了工作安排以后，存心就不是为了顺服，他们的存心就是为了能够在工作安排上打岔，所以他就说“我这边有这个意思……”如果他的存心是为了顺服工作安排的话，他还说不说自己有什么意思了呢？（没有了。）两个人搞对象呢，男的喜欢绿颜色的衣服，女的喜欢红颜色的衣服，当女的去拿她喜欢的红颜色衣服时，男的会不会说：“我喜欢绿的。”会不会说这个话？（不会。）他只会存心顺服，“这个红颜色挺好的。”是吧？他会违背他的意思，他会忘了他的意思。但是如果他不喜欢他老婆了，他想和他老婆离婚的时候，他是处处打岔的。他老婆一旦去拿红颜色衣服，他行不行？（不行。）那他老婆敢不敢拿红颜色的衣服？（不敢。）他老婆得按着老公喜欢的颜色去拿绿颜色衣服，老婆给他拿绿颜色的衣服，老公不说，老婆要是拿不上绿颜色的衣服，给他拿了蓝颜色的衣服，老公行不行？（不行。）他就要找茬了，因为他的存心就不是为了顺服。你看了工作安排以后，你的存心不是为了满足神，你的存心不是为了扩展福音工作，你的存心是为了自己的肉体利益，为了自己的肉体安逸，“这三个聚会点我还跑不过来呢，你再给我来三个教会累死我呀。我来这儿本来是追求剩存下来的，结果还没有等到神毁灭世界的时候，我已经给累死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得为自己活一回吧。”所以说你存心就不是为了顺服。这个小例子就像照妖镜一样，把你照得更清楚了，你就能看清楚。

（柯真真：要让我做什么的时候，你告诉我了，除非我明白了，我能做，我要是不明白的话，那我就不做，存心就是这。）你的存心是为了自己能安逸，这就是存心不顺服。如果你存心是为了顺服，你在这个上面真是不明白，你要干什么呀？（寻求。）你是不是得问呀？你存心是想给你老公买件称心如意的衣服呢，你去了商场了，你就会给你老公打个电话，“我想给你买件夹克外套，你是喜欢圆领的呀，还是喜欢翻领的呢？你是喜欢带扣子的呀，还是喜欢拉链的呢？”你是不是要问呢？你的存心如果就没想给你老公买，那你就会说“呀，商场里就没有适合你的衣服。”一句话打发了。如果你是存心想买的话，你用各种手段都得给你老公买上。如果你存心是想顺服的话，你不明白，那你就要赶紧问，问了张三不行问李四，总有个能问到的地方。那存心不想顺服呢？一句话都不问那个明白的人。那你问

谁呢？你只问自己，这个不明白，那个也不明白，都不明白，正好不用做了。我上学的时候，英语不好，在考试的时候，人家好学生做完题，看谁先出考场呢，结果你猜是谁先出去了？是我先出去了。他们看着我是什么呢？（好学生。）其实我啥也不会，我在考卷上那就是随便一填，在做选择题的时候，A、B、C、D只要括弧里填上就过了，判断题还看题呢？看都不用看，对号、叉号答上就过，答卷都填上以后就出去了。我的存心不是为了考好，我是为了完成任务。我要是存心为了考好，那个题还得多看两遍，最后还得检查一遍，验算一下。在考场里，有的人明明早就做完了，但人家是到最后才出来的，因为人家要抓住最后的时间，“我要检查它三遍，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要检查它四遍。”为什么呢？因为人家存心要考第一，存心要把题做对，最大程度地把它做对。那你的存心是什么？你去落实工作安排了，你的存心是“老师让5点半接孩子呢，现在几点了？快5点了，快快快！”这个时候你还具体交通吗？下面的人听懂了没有你也顾不上管，因为你的存心是为了走个过场，最后会聚了，孩子也接了，你的存心就不是为了让他明白。如果你的存心是为了交通清楚让他明白的话，你一看时间5点半了，给老公打个电话，或者给邻居打个电话，给某某姊妹打个电话，“你帮我接下孩子，我在这儿还没有完。我在这儿再给他举个例子，再给他谈谈。”这就是存心决定了你所走的路。咱去传福音是要见证神，存心是要把人带到神面前呢，是吧？可是你传福音考虑的是“呀，我给人家传福音，人家过来以后能不能剩存下来？”你的存心是什么呢？你的存心就是带领他们过来欺骗神呢！“他们过来要是欺骗不了神怎么办呢？一旦让神识破他的诡计惩罚他了，我可咋办呀？”存心就是为了欺骗，存心就不是为了把人带到神面前。

神说：“**若你的存心不是为了顺服神，而是有别的目的，那么，你的所说所做以至于你在神面前的祷告，甚至你的一举一动都属于抵挡神的，即使你话语温柔、态度温和，你的一举一动、你的表情在人看来都合适，似乎是一个顺服者，但就你的存心来说，就你信神的观点来说，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抵挡神，都是作恶。外表顺服如羊，心里却存着恶意，这样的人属于披着羊皮的狼，是直接触犯神的人，对这样的人神一个也不放过，圣灵要一个一个地显明，让所有的人都看见，凡是假冒为善的人必定会被圣灵所厌弃，谁也不要着急，对这样的人**

神一个一个地处置，一个一个地解决。”存心不是顺服神的就是抵挡神的。为什么说存心不是顺服就是抵挡呢？这个话好不好理解？好比说，皇上说了一句话，下边大臣的存心如果不是为了顺服皇上，那是不是就是抵挡的？大臣的存心不是为了维护皇上的江山，那是不是就是拆毁的？（对。）在祷告、说话、做事的时候，你的存心如果不是为了顺服神，那你是向着谁、为着谁？你不是向着神、不是为着神、不是为着正面事物，那一定是为着反面事物。也就是说不是从神来的，一定是从撒但来的，这不就很明显？所以说，你时时、事事、处处，向着神、为着神才能警戒咱自己。“**外表顺服如羊，心里却存着恶意，这样的人属于披着羊皮的狼**”，咱以前看这个话的时候，好像神是说那个大恶人呢，是吧？今天再来看，说谁呢？（自己。）“**外表顺服如羊，心里却存着恶意**”，什么是恶意呢？你不顺服就是恶意。外表披着羊皮，“哎呀，我对这个话没有理解了，我误解了。”你说你没有理解，多长时间了，你没有理解？那工作安排是今天才发下来的？半年了，没有理解了，那是不是就是恶意呢？你没有理解，那你寻求了没有？问了没有？你把没有理解了的工作安排放到这儿放了半年，这就是恶意。“**外表顺服如羊，心里却存着恶意**”，你不理解是为你不作工找的一个借口。“**这样的人属于披着羊皮的狼，是直接触犯神的人，对这样的人神一个也不放过**”，神要的是什么样的人呢？神要的是诚实人，是吧？（嗯。）咱说的每句话里边都带着存心，存心就不是为了顺服神。“**圣灵要一个一个地显明，让所有的人都看见，凡是假冒为善的人必定会被圣灵所厌弃**”，你这行为是不是假冒为善？“**凡是假冒为善的人必定会被圣灵所厌弃**”，那你还想得着开启光照，可能吗？你还想明白神话，可能吗？你还想知道神的心意，可能吗？你存心就没有想明白神的心意。所以说“**凡是假冒为善的人必定会被圣灵所厌弃，谁也不要着急，对这样的人神一个一个地处置，一个一个地解决。**”咱昨天刚看了行政，是吧？神要用行政辖管，神说：“**1．无论何人，心里抵触必遭审判。2．对于我所拣选的，意念不对，立时有管教。**”（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五十六篇》）

咱再看一下《对不行真理之人的警告》，神说：“**在弟兄姊妹中间总释放消极的人是撒但的差役，是搅扰教会的，这样的人有一天都得被开除出去，都得被淘汰。人信神若不存着敬畏神的心，若不存着顺**

服神的心，那这样的人不仅不能为神作什么工作，反而成了搅扰神工作的人，成了抵挡神的人。信神的人不顺服神、不敬畏神，而是抵挡神，这是信神之人的最大的耻辱。信神的人如果与不信神的人的言谈、举止都是一样的随便不受约束，那这人比外邦人还邪恶，是典型的恶魔。那些在教会中释放毒言恶语的人，那些在弟兄姊妹中间散布谣言、挑拨离间、拉帮结伙的人，本应都开除出教会，但因着作工时代的不同将这些人限制起来，因为这些人定规就是被淘汰的对象。被撒但败坏的人都有败坏性情，但有一部分人只限于有败坏性情，另一部分人则不是这样，他们不仅有撒但败坏性情，而且其本性已恶毒到极处，这类人所做的、所说的不仅限于流露撒但的败坏性情，他们是正宗的魔鬼撒但。他们所做的都是打岔搅扰神的工作，他们做的都是搅扰弟兄姊妹的生命进入，破坏正常的教会生活，这些披着羊皮的狼早晚都得被清理出去，对这些撒但的差役应采取毫不客气的态度，采取弃绝的态度，这才是站在神的一边，若不能做到这一点的都是与撒但同流合污。真正信神的人心里总有神，总存着敬畏神的心，存着爱神的心。信神的人办事应存着小心谨慎的心，所作所为都应按神的要求，都应能满足神的心，不应任着自己的性子，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样不合乎圣徒的体统。人不能打着神的旗号到处横行，到处招摇撞骗，这是最悖逆的行径。家有家规，国有国法，更何况神的家呢？不更有严格的标准吗？不更有行政吗？人可以自由随便，但神的行政却不让人随意‘改动’，神是不容人触犯的神，神是击杀人的神，这些难道人不知道吗？

每处教会都有搅扰教会的人，都有打岔神工作的人，这些人都是撒但化装打入神家的。这类人尤其会假冒，到我面前恭恭敬敬，点头哈腰，活像一只赖皮狗，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献出自己的‘一切’，到弟兄姊妹面前却又是一副丑相，见到实行真理的人就打击、排挤，见到比自己厉害的人就奉承、吹捧，在教会中横行霸道。可以说，几乎多数教会之中都有这样的‘地头蛇’‘哈巴狗’。他们在一起鬼头鬼脑，互相挤眉弄眼，谁也不实行真理，哪一个的毒汁多就是‘魔头’，哪一个的威望高就在他们的同伙中立旗杆。这些人横行在教会之中，散布消极，释放死亡，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没有人敢拦阻，充满撒但性情。他们这样一搅扰，就给教会带来死亡

气氛。在教会中那些行真理的人遭到弃绝，不能尽上自己的所能，而那些搅扰教会、散布死亡的人在教会中横行，而且多数人都随从，这样的教会简直就是撒但掌权，就是魔鬼作王。教会中人若不起来弃绝那些魔头，这些人也迟早要被断送的，以后对这样的教会应采取措施，若是能行点真理的人也不寻求，那这个教会就被取缔了。若在一处教会中没有一个肯行真理的人，没有一个能站住神见证的人，这个教会就彻底隔离，必须断绝与其他教会的来往，这叫埋葬死亡，这叫弃绝撒但。在一处教会中若有几个地头蛇，还有一些没有一点分辨的‘小苍蝇’随着，教会中人如果看完真理之后还不能弃绝这些地头蛇的捆绑、摆布，那到最终将这些糊涂虫都淘汰，虽然这些小苍蝇不作什么大凶，但他们是更诡诈的人，是更圆滑的人，类似这样的人都淘汰，一个不留！属撒但的就归给撒但，属神的必寻求真理，这是人的本性决定的。让那些随从撒但的都灭亡吧！对这样的人一点不可惜。让那些寻求真理的人都得着供应，让其尽情地享受神话。神是公义的，是不会偏待人的。你是魔鬼你就行不出真理，你是寻求真理的人也绝不会被撒但掳去，这是确定无疑的。

不追求上进的人总愿意别人也跟自己一样消极、懒惰，不行真理的人就嫉妒那些行真理的人，不行真理的人总想迷惑那些糊涂没分辨的人。这些人释放的东西能够使你堕落、下滑、光景不正常、里面黑暗，使你远离神，使你宝爱肉体、迁就自己。不喜爱真理、总是应付神的人没有自知之明，这样的人的性情引诱人犯罪，引诱人抵挡神。他不行真理也不让别人行真理，他宝爱罪，不恨恶自己，他不认识自己也拦阻别人认识自己，拦阻别人渴慕真理。受他迷惑的人看不见光明，落在黑暗之中，不认识自己，对真理模糊，离神越来越远。他不行真理也拦阻别人行真理，把那些糊涂虫都拉到他的面前。与其说他信神，倒不如说他信的是他的老祖宗，信的是他心中的偶像。那些口头跟随神的人最好睁大眼睛看看自己信的到底是谁，你信的到底是神还是撒但。若你知道自己信的不是神而是你的偶像，那你最好不要说自己是信神的；若你不知道自己到底信谁，那你最好也不要说自己是信神的，这样说是亵渎！信神不是勉强，你们不要说信我，这话我早听够了，我不愿再听见，因你们信的都是你们心中的偶像，你们信的都是你们中间的地头蛇。那些听见真理就摇头、听见死亡之语就满脸

堆笑的人都是撒但的子孙，都是被淘汰的对象。在教会中存在着许多没分辨的人，迷惑人的事出现之时，他们偏偏站在撒但一边，说他们是撒但的差役他们还觉着太冤枉，说他们没有分辨，而他们每次总是站在非真理一边，没有一次非常时期是站在真理一边的，没有一次站起来为真理而争辩的，他们真是没分辨吗？为什么他们偏偏站在撒但一边呢？为什么他们从不为真理说一句公平合理的话呢？真是他们一时的糊涂而造成的吗？越是没分辨的人越不能站在真理一边，这说明了什么？是不是说明没分辨的人是喜欢罪恶的人？是不是说明没分辨的人是撒但的孝子贤孙？为什么他们总能站在撒但一边与撒但同言共语呢？他们的一言一行、他们的表情就足以证明他们并不是什么喜爱真理的人，而是厌憎真理的人。他们能站在撒但一边就足以证明撒但太爱他们这些为撒但而奋斗一生的小鬼，这不都是明摆着的事实吗？你若真是喜爱真理的人，那为什么行真理的人不能看在你的眼里，那些不行真理的人稍一动神色你就马上随从呢？这是什么问题呢？我不管你有无分辨，我不管你付多大代价，我不管你的势力有多大，我不管你是地头蛇还是旗杆，你的势力大那只不过是借助撒但的力量，你的威望高那只不过是因着在你周围不行真理的人太多了，你没被开除出去是因为现在不作开除的工作，而是作淘汰的工作，现在不着急开除你，只等着那一天淘汰你之后再惩罚你——谁不行真理就要被淘汰！

真正信神的人是肯实行神话的人，是肯实行真理的人，真正能够站住神见证的人也是肯实行神话的人，是真正能够站在真理一边的人。行弯曲、搞不义的人都是没有真理的人，都是羞辱神的人。在教会中搞纷争的人是撒但的差役，是撒但的化身，这样的人太恶毒，那些没分辨却不能站在真理一边的人都是心术不正、污蔑真理的人，这些人是更典型的撒但的代表，是不可救药的人，这样的人当然也是被淘汰的对象。在神的家里不容让那些不行真理的人存留，不容让那些故意拆毁教会的人存留，但现在并不作开除人的工作，只不过到最终他们被显明而淘汰了。对这些人不作更多的无用工，是撒但就不能站在真理一边，是寻求真理的人就能站在真理一边。不行真理的人就不配听真理的道，就不配见证真理，真理根本不是针对他们说的，真理是对行真理的人说的。在未显明所有人的结局以先，对那些搅扰教会

的、打岔工作的人先放在一边不予处理，当工作结束的时候将这些人一个一个地显明出来之后淘汰。在供应真理期间暂时不理睬他们，当全部真理都向人显明，那时就该淘汰人了，那时也就是各从其类的时候了。那些没有分辨的人因着他们的小聪明而被断送在恶人手中，被恶人骗走不得再回来。对这样的人就应这么处理，因着他们不喜爱真理，因着他们不能站在真理一边，因着他们随从恶人，站在了恶人一边，与恶人联合起来抵挡神，他们明明知道那些恶人所流露的是恶，但他们却硬着头皮、背着真理而随从了恶人，这些不行真理、行毁坏可憎之事的人不都在作恶吗？他们尽管有作‘王’的，有附和的，但他们抵挡神的本性不都是相同的吗？他们还有什么借口说神不拯救他们呢？他们还有什么借口说神不公义呢？不都是他们的恶把他们毁灭了吗？不都是他们的悖逆将他们拉向地狱了吗？行真理的人最终将因着真理而得救、被成全，不行真理的人最终将因着真理而自取灭亡，这是那些行真理与不行真理之人的结局。我劝那些不打算行真理的人趁早离开教会，免得犯更多的罪，那时后悔也晚了，尤其是那些拉帮结伙搞分裂的人、那些教会中的地头蛇更得早点离开。这些属于恶狼本性的人是改变不了的，不如趁早离开教会，不要再搅扰弟兄姊妹的正常生活，免得遭到神的惩罚。那些随帮唱柳的人也趁现在这个机会作个反省，是随从恶人出去，还是留下来老老实实地跟随，对这事要考虑清楚。再给你们选择一次的机会，我等着你们的回答。”（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对不行真理之人的警告》）

“**在弟兄姊妹中间总释放消极的人是撒但的差役**”，就像今天说传福音呢，你说你不敢传亲人，这个话你是在教会里边说的，还是跟我说的？如果你只是跟我说了，你是寻求呢，“我这里边有个错谬的观点，我这里边有个自私卑鄙的观点。”这是你想对自己有个认识。你如果是跟我寻求，那你是为了找个出路，是为了认识，如果你只是发表你的观点，那你就是撒但的出口，撒但谬论的发表者。你在教会里边说不说这个话？有没有这声音？（戴萍博：不说，我是从弟兄姊妹的行为上看见传福音不传自己的亲人，就想是不是在这里卡着呢。）是你揣摩弟兄姊妹的心思，还是你有这个心思？（戴萍博：他们有这个心思，说明咱也有嘛。）你看，说的这话就是诡计多端，是吧？你有这个心思，你就直接说自己有，你不敢做诚实人，不敢坦白亮相，你

为什么要嫁祸到弟兄姊妹身上呀？（戴萍博：弟兄姊妹也有，大家都是一样的嘛。）弟兄姊妹也有，是你种给他们的，是你传播给他们的，还是他们自己产生的？怎么有的？是他们种给你的？（戴萍博：不能说是人家种给咱的，是咱自身就有的。）不是他们种给你的，那就是你种给他们的。如果你没有种给他们，你怎么知道他们心里有这东西呀？你们在一起不谋而合，都能说出这样的话来，那最起码是你勾引他们说出来的。本来你想用“弟兄姊妹也有”这句话掩盖一下呢，结果你没有掩盖成功，反而暴露了什么？原来你在弟兄姊妹面前也释放这些东西了。本来我还以为你过来是想向我寻求一下呢，最后你告我说，不是，你还在下边的弟兄姊妹面前散布了呢。（戴萍博：不是在弟兄姊妹面前散布呢，我是替弟兄姊妹寻求呢。）是寻求出来的一个结果？（戴萍博：是寻求呢，我弟弟家有个闺女，我三弟家也有个闺女呢，让我们传外邦，我就想怎么不传咱自己的人传外邦呢？救别人不救自己呢？里面就有这些观点。咱也知道是邪恶的，可是里面就是有这些观点。）你说你现在说这个话的存心是什么？（表白、辩解。）为自己表白、辩解，“我不是撒但的差役，撒但没给我奖赏，没给我钱，我不是来为它服务的。这是我们共同起来探讨的，不能让我一个人起来担，还有弟兄姊妹呢。”领奖赏、戴冠冕的时候，你知道你是带领，审判刑罚临到了，就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了，还有弟兄姊妹的问题了，这就看到咱是大红龙的孝子贤孙了。大红龙能干的事，你也一样，完全能干出来。大红龙是一到领奖赏的时候，就是领导的功劳，等到发生了事、出了问题以后呢？都是临时工干的。你昨天说这话的时候，你没有说：“下边某某姊妹反映出来这个问题了，我不知道该怎么给人家解决。”没说这个话吧？（她没有说。）戴萍博，昨天你是直接了当地说你有这个观点，今天我再问你的时候，你就说下边的弟兄姊妹也有了，这就相当于是在说“那是临时工干的”，成了滑石蛋了。

“**在弟兄姊妹中间总释放消极的人是撒但的差役，是搅扰教会的，这样的人有一天都得被开除出去，都得被淘汰。**”为什么在那儿辩解、表白呀？就是怕淘汰、怕开除。你怕淘汰、怕开除该怎么做呢？有没有路？什么路？（戴萍博：咱明白了以后就按着神心意做就行了嘛。）你怕开除、怕淘汰，也就是怕没命了，是吧？你怕没命那该干

什么呢？（该顺服神。）该存心寻求顺服神。可是你刚才是寻求顺服吗？（不是。）你寻求什么呢？你寻求的是为了自己的面子怎么辩解、表白，你存心就不是为了寻求顺服。那一个正常人应该有的表现是什么呢？（柯真真：蒙羞。）还有什么？（柯真真：自责。）还必须感觉到一个惊讶。正常人应该感觉到惊讶，“啊！我这就是撒但的差役？我这就是搅扰教会？我就没有想过要搅扰教会，我就没有想过要充当撒但的差役，这怎么就成了撒但的差役了？怎么就和撒但的差役挂钩了？怎么就搅扰教会了？”首先得感觉到一种惊讶。你如果没有感觉到惊讶的话，就又释放出一个信号。释放出什么信号了呢？惊讶意味着什么？惊讶意味着你以前是不知道的，突然间你有个惊讶“啊！”吓一跳。可是当我说出来这些话的时候，你没有惊讶，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是知道的，你是知道那个结果的，所以说看不到你惊讶，看不到你害怕、躲藏。（柯真真：她说了，“我也感觉是不对的”。）她是知道的。戴萍博，那你知道了自己是撒但的差役，是打岔教会的，那你该不该恨恶自己、该不该悔改呀？我在这儿没有看见你悔改、没有看见你恨恶自己，反而是看见你为自己辩解、表白，你逃脱审判。逃脱审判，是不是从审判台前逃跑？你没有把审判刑罚当作是最真最实的爱，而是想逃脱审判，想在审判台前逃跑，还想辩解、表白，还想讲理。

“**人信神若不存着敬畏神的心，若不存着顺服神的心，那这样的人不仅不能为神作什么工作，反而成了搅扰神工作的人，成了抵挡神的人。**”没有敬畏神的心，没有顺服神的心，这是不是事实？刚才看见了，你有没有敬畏神的心呀？（没有。）如果有敬畏神的心，应该是什么表现？（应该是懊悔、害怕。）如果有敬畏神的心，首先应该有个惧怕，然后是瘫软、瘫倒、俯伏在神面前。如果有惧怕，一看见自己“我成了撒但的差役了，我成了搅扰教会了。呀！还有可能把我开除、淘汰。”感觉到一种惧怕、害怕，先不说有没有敬，最起码首先是有了畏了，是吧？可是在咱这里没有一个惧怕的心，从咱的言行举止里边看见咱没有一个惧怕的心。好比你去了法院，在法庭上，在法官面前，你能不能随便为自己辩解、表白呀？还得怎么呢？还得人家法官说：“你说。”允许你说话，你才能说吧？（嗯。）不允许你说话，你就不能说。而且你说话还得有证据，不允许你随便空口无凭地胡乱

说。就你刚才这个表现，能不能看见你有顺服神的心？看不见。为什么看不见呢？因为你起来辩解、表白了。辩解、表白就是不承认、不接受的一个表现。那顺服神是什么表现呢？如果你是存着顺服神的心，“呀，我打岔、我搅扰了，我做了打岔、搅扰的事了。神是公义的，就是开除我也是神的公义，就是淘汰我也是神的公义，我感谢神、赞美神，这一切都是我自找的。我都做出这事来了、说出这话来了，还说什么呢？我顺服神家的一切安排。如果今天还给我一个悔改机会，让我去将功补过，我感谢神对我的怜悯、恩待。如果今天开除了我，神公义，我是个受造之物，我顺服神家的一切安排。”有没有这个想法？有没有这个流露？你没有这个流露，没有这个想法，这就证明你没有顺服神的心。你是有一颗辩解、表白想逃跑的心，你想欺骗，还想蒙混过关。“**那这样的人不仅不能为神作什么工作**”，还能为神作工吗？让你去抓二线，让你去抓福音工作，可能吗？所以说“**那这样的人不仅不能为神作什么工作，反而成了搅扰神工作的人**”。你不仅是说“我这里边有”，而且还说“下边弟兄姊妹里边也有”，那你说这个福音工作还怎么扩展传呢？就不可能了。这是不是搅扰了？“**反而成了搅扰神工作的人，成了抵挡神的人。**”既然你搅扰神工作了，那肯定是抵挡神了吧，这就成了抵挡神工作的人了。

刚才在戴萍博身上对了对号，守桃红，在你自己身上你有没有对号？你自己对对号。（守桃红：2022年12月2日下发的工作安排，自己就是在心里想了想，就没有寻求、没有领受了。没有寻求，就这样过去了，下去还那样交通，自己不明白，这把弟兄姊妹带到哪儿了呢，这确确实实是犯了天大的罪。）咱是让你对号呢，不是让你认罪呢，明白这个意思吧？认罪就是“我承认我怎么怎么了，我犯罪了。”对号就是根据神话对号，神怎么说的，自己做的事和细节跟这段话正好对上号了。（守桃红：我就没有存着顺服神的心，不仅不能为神作什么工作，反而成了搅扰神工作的人，成了抵挡神的人，没有存着顺服神的心。如果是存着顺服神的心，自己应该是寻求了，而自己根本就没有寻求，还想讲理，“我当时就没有领受”，没有敬畏的心。我已经犯下了滔天大罪了，还在这儿狡辩了，还要为自己讲一个理由呢。不是敬畏神的心，而是抵挡神。）你说了句什么话之后我开始解剖你的？（守桃红：我说的是我当时就没有领受了这话，我以前不知道，在你

交通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教会成了新宗教了，才知道这个了。）你以前不知道，寻求了没有？问了没有？为什么不问？为什么不寻求？你看见这里说宗教的时候，你心里是不是已经有了一个问号了，为什么会有问号呀？“工作安排上面说的是宗教，没有说原教会呀。”咱一直说打仗打仗，打的对象是谁呀？对象是原教会吧？（守桃红：原教会。）可在这儿怎么一下成了宗教了呢？你看着工作安排的时候，你心里是不是有疑问呀？那你去落实这个工作安排的时候，你没有疑问呀？你真是不明白的时候，你肯定要有疑问呢。你心里有疑问的时候，是不是要多看两遍呀？是不是要和弟兄姊妹多交通交通这是什么意思，或者是问问上边这是什么意思，“我不理解，我不了解。”是不是该寻求一下？快半年了，你才说：“我以前不知道，你现在交通我才知道。”根据你说的这一句就足以证明你就没有寻求过！你对这个话没有领受了，按正常情况来说你心里应该是有疑问的，应该寻求，可从结果来看，你没有寻求。出现这个结果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你心里就没有疑问，一种情况是你有疑问了但没有去寻求。如果你心里就没有过疑问，那就证明你这个工作作得怎么样？那就证明你向来就是应付糊弄、搞欺骗、不落实工作安排。工作安排下来以后，你仅仅是念一遍，说给他们听听，是个传话筒，至于他们理解不理解，你不管，不过问，所以说在你心里就没有疑问，也没有感觉到不对劲。如果说你心里是有疑问的，但是你没有去询问、寻求，那你的存心就不是为了顺服，你就没有计划要实行、要顺服。所以你要么是应付糊弄，没在意，要么是有疑问但存心不顺服，就这两种情况。但不管是哪种情况，你作为带领，你下去再交通这些，那是不是就造成了散布呢？“**在弟兄姊妹中间总释放消极的人是撒但的差役**”，你作工不求真，你作工应付糊弄，你对本分掉以轻心，下边人看见你这种掉以轻心，怎么看呀？是不是跟着你走了呀？那你是这种消极态度，下边的人是不是也是一样的消极态度呢？那你是不是散布出去了呢？虽然你没有去说，但你的这种做法熏陶感染了他们，你给他们立了“标杆”了，所以性质一样是散布了消极、一样是撒但的差役、一样是搅扰教会的。

“**信神的人不顺服神、不敬畏神**”，敬畏，敬畏谁呢？敬畏神。神是一切正面事物的象征，祭司弟兄是神直接见证的，对于祭司弟兄下

发的工作安排，你只管顺服，别的与你无关，是吧？（嗯。）今天咱看的工作安排虽然不是祭司弟兄的工作安排，但你是可以看见它完完全全是正面事物，完全是为了扩展神家的福音工作。那你看见了这个以后，还用不用考虑这个工作安排是谁给你下发的？（守桃红：不用。）不用考虑了。因为正面事物是从神来的，你有敬畏神的心，也就是有敬畏正面事物的心。这个工作安排下来了，今天你能说出："呀，半年了我就没有理解了这个话。"那从这句话可以证实，你有没有敬畏？（守桃红：没有。）没有敬畏。咱简单举个例子啊，皇上给一个人下了一道圣旨，六个月以后，皇上问这个人执行圣旨了没有，他说什么呀？"呀，这个圣旨我就没有理解了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什么？是不是意味着他对这道圣旨的一种藐视、小瞧、看不起？是对皇上的一种藐视，你说皇上会放过他吗？（不会。）你找了一个理由说你没有理解了，在你没有理解圣旨的时候，你问皇上了没有？"你写的这句话我理解不了，怎么去传达呢？"你怎么能在半年以后才说这件事呢？而且还是在皇上问这件事的时候，你才说你没有理解圣旨，这话能讲过去吗？所以这里边就证实了"**人信神若不存着敬畏神的心，若不存着顺服神的心**"，就这个表现就说明你既没有敬畏更没有什么？（顺服。）因为快半年了，你就没有理解了。我不管你下边工作作了没有，或者作得好与坏，就凭你这一句话我还用不用去调查核实？（不用。）不需要，就你这句话已经把什么都挑明了，你既没有敬畏又没有顺服。"**那这样的人不仅不能为神作什么工作，反而成了搅扰神工作的人**"，这还怎么作工呢？不能作工成了搅扰了！为什么成搅扰了呢？把这句话错误理解了以后，是不是就是打岔搅扰呢？让你往东呢，你理解成往西了，让你打日本呢，你打美国了，这是不是搅扰了？成了搅扰神工作的人，成了抵挡神的人。如果我不这么和你们两个人对号，你们能不能对了号？（对不了。）那耳刚子呢？耳刚子怎么对号呀？耳刚子能不能对上号？（耳刚子：你交通了就能对上了，让打宗教呢，不知道宗教就是原教会，我们是打了一些老弱病残的人，让工作停下来了，自己拦阻了工作。）你已经打岔了工作、搅扰了工作，这个你看见了是吧？（耳刚子：嗯。）那你有没有敬畏、有没有顺服？（耳刚子：没有。没有寻求，不理解也没有去问。）你没有去寻求，还谈什么敬畏呀？最基本的尊重都没有！工作安排给你发下来了，"我就没有理解是什么意思。"你没理解你也没有去寻求，

你把工作安排当成什么了？耳旁风？你根本不搭理，这还谈什么忠心呢？还谈什么尽心、尽意、尽力呢？连个心都没有，更谈不上尽，没有一点敬畏。有顺服吗？更没有顺服了。没有敬畏，没有顺服，那最后做出来的事总结起来是什么呢？那就是打岔、搅扰，成了撒但派来的差役。咱看神话的时候，得根据神话来对号自己。

“**信神的人不顺服神、不敬畏神，而是抵挡神，这是信神之人的最大的耻辱。**”信神就是顺服神，是吧？顺服神了就是有生命了。你信神不是为了得生命，丢人不丢人？家里不信的外邦人问你呢，“你每天起来干什么呢？”你每天对人家说：“我信神是为了剩存下来，是为了大难不死。”你和人家外邦人夸下了海口，和不信的老公夸下了海口，结果你来到这儿不追求顺服神，不追求得生命，你不要命。你给人家说你来这儿是得生命呢，结果你来到这儿不要命了，你要什么呢？你要面子，你要与神对着干，最后你遭到了神的惩罚，这是你信神最大的一个耻辱。人家怎么看你？咱信神是要让外邦人都给咱竖起大拇指，现在呢？世界你没有追求，世界上的享受你一个也没有得着。跑断腿、累断腰，结果你成了一个抵挡神的人。你每天喊着要追求生命、追求生命，结果你“追求”得抵挡了神，受了惩罚，这是不是最大的耻辱？（嗯。）耻，丢人呢，丢人现眼。“**这是信神之人的最大的耻辱。**”这就和孩子们念书不学文化知识，去搞对象了一样，这是念书之人的什么呢？（耻辱。）耻辱。或者是他每天逃课打游戏呢，念了十年书，逃课打了十年游戏，这是念书之人的耻辱。你回想一下，你念书的时候干什么了呢？人家在那儿念书呢，你在那儿打游戏呢，最后你一无所有，这是你念书的一大耻辱。柯真真，你做的这些是不是也是你信神的一大耻辱呀？（柯真真：嗯。）什么耻辱呀？信神，不是追求顺服神、敬畏神，而是活在了“我很享受，我一级一级升得挺快的。”你追求的啥呀？你追求的是地位，你不是追求顺服神，不是追求得生命，这是不是极大的耻辱？这个能理解吧？可别理解成“我不跑了，我关住门在家追求生命呀”！“**这是信神之人的最大的耻辱。**”保罗跑了半个欧洲，得着啥了？他追求的不是顺服神、不是敬畏神，他追求的是地位、名誉，最后受到了惩罚，这是不是也是最大的耻辱呀？“**这是信神之人的最大的耻辱。**”柯真真，你没有结婚，世上的福分没有享受过，每天起来跑东跑西，得罪这个人、得罪那个人，最后

神还不称许，神不称许还得了一个祸患。花开了，花落了，最后变成了撒但的诡计，是来骗取的，呀，极大的耻辱！咱今天看到了啊，神说：“**信神的人不顺服神、不敬畏神，而是抵挡神，这是信神之人的最大的耻辱。**”

对抗工作安排就是敌基督（三）

“**信神的人如果与不信神的人的言谈、举止都是一样的随便不受约束，那这人比外邦人还邪恶，是典型的恶魔。**”咱以前看这些话的时候认为是说谁呢？认为是说世界上的二杆子、半吊子的，随着咱经历的逐步拔高，咱对神话的认识也逐步进深了，现在看这些话是说谁的？（自己。）你看守桃红的言谈、举止，你看戴萍博的言谈、举止，是不是比外邦人的言谈、举止还恶呢？你看见了没有？“**信神的人如果与不信神的人的言谈、举止都是一样的随便不受约束**”，随便不受约束，你俩说话随便不随便？怎么随便了呢？肖红在这里给你交通工作安排的时候，你应该是寻求顺服的，可你俩的言谈、举止是什么？你不是看怎么能把工作安排落实下去，你是打岔的。“我不实行是有理由的、有原因的，我为什么不实行？因为……”你的言谈、举止和外邦人一样不受约束。怎么就是和外邦人一样呀？今天就不要说带你了，我就是带一个刚进来的外邦新人，他是不是也是这样说话的？世上人是不是互相表白呀？（嗯，是。）他让你说他的不是吗？外邦人不接受审判刑罚，不允许你说他的一点不好。你呢？你是不是也不允许别人说你的一点不好呢？肖红刚说这工作安排下发快半年了，你怎么落实的？刚抠工作呢，你倒起来开始反驳了，“不是我不落实，是因为什么什么原因。”你和外邦人有什么区别呢？这里说啥呢？“**信神的人如果与不信神的人的言谈、举止都是一样的随便不受约束**”，言谈、举止都是一样的随便不受约束，不是说你言谈、举止比他的恶，而是说是一样的不受约束，是随便不受约束。今天和你说的是什么呀？是给你安排神家工作了，这工作是要落实下去的，你受这个约束吗？你要发表你的观点了，你让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吗？让你传福音了，你没有说怎么把这个福音工作扩展开、怎么能把人都传回来带到神家，你是和外邦人一样，不敢传、不能传，还怕传过来以后不能蒙拯救你在人家面前落个不是人的下场。为什么说随便不受约束呢？说话太随便了，你敢随意地去为自己辩解表白，随意地在神的工作和工作安排里横插一杠，你太随便了！你自己的意思该说还是不该说？有造就的话说，没造就的话能说不能说？不能说，你应该是背叛，应该是把它扔掉，把它钉在十字架上，而不是把它发表出来。你能把打岔、拆毁工作安排

的话随便说出来，所以说，你太随便了！你在神家太随便了！你有这样的心思意念本身就已经是与神作对了，但事实上你不仅是有心思意念、想法，最后你还把它说出来了，这是不是罪加一等？所以说，你太随便了！刚才给你举了一个例子，如果你在法庭上，这话你敢说不敢说？你不敢说、不能说，所以说你言谈、举止随便不受约束。“**那这人比外邦人还邪恶**”，为什么说比外邦人还邪恶呢？咱就不要说在法官面前了，就说外邦人开会，一个领导在上边布置工作的时候、安排人员的时候，下边的职工有没有自己的选择权？（没有。）领导布置安排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你只有执行的权利，你不能说你里边有个什么什么，或者是说你这里通不过。领导给你安排下工作了，两个月、三个月了你没有去作那个工作，领导来开会了，了解了这个情况之后，是不是气得要拍桌子呀？领导问你为啥不作？你还敢说“有什么什么原因，我认为……我有个想法……我家孩子住院了……”？咱今天没有和你拍桌子是因为什么呀？神是卑微隐藏，今天神对咱是极力地拯救，再一个，咱是弟兄姊妹，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相处来往，是想给人立个标杆，咱活出的不能是撒但性情。可是你把神的性情当成了什么？（绵羊。）所以说你没有惧怕、没有害怕。在世界上，连一个职工对于他的领导都有那样的尊重，咱呢？连基本的尊重都没有，还说什么敬畏呢？这就是神所说的“**那这人比外邦人还邪恶，是典型的恶魔。**”是典型的魔鬼。这就是咱在神面前所表演出来的言谈、举止，是不是人？（不是。）是魔鬼！是魔鬼呀！这就让我想起来了那二百五十个首领，他们说什么话了？“神与你摩西说话，不与我们说话吗？你摩西与我们有啥不同？我们凭啥听你的？”他们要和神说话呢，那就去吧。当摩西上山的时候，他们敢不敢去？神说话像响雷一样，他们不敢去了。他们在经历了出埃及的那十灾以后，已经看见了神的全能与权柄，但就是这样他还是敢公开地与神选用的摩西叫嚣、对抗，他们不服的不是摩西这个人，他们不服的是神这样的安排，直接抵挡神，最后遭到了击杀，神直接发怒把他们灭了。

“**那些在教会中释放毒言恶语的人**”，什么是毒言恶语？让咱传福音呢，咱却释放：“不敢传家里边的人，传进来以后要是不能蒙拯救，那会受到更重的惩罚。”这种言论，这是不是毒言恶语呢？你是不是把神描述成恶魔了？神就是随便来杀人的？神作的明明是拯救，可在你

的观念里边来看，神作的是什么？还是拯救吗？（不是。）是惩罚。（嗯。）这就是释放毒言恶语的人。“**那些在教会中释放毒言恶语的人，那些在弟兄姊妹中间散布谣言、挑拨离间、拉帮结伙的人**”，你释放的这个话涉及到了神的工作，拦阻、打岔、搅扰了福音工作的开展，这是不是就成了谣言了？是不是成了挑拨离间了？挑拨离间什么了呢？挑拨离间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基督是来解决人对神的误解的，是吧？（嗯。）咱今天解决的也是人对神的误解，可你在这儿呢？你是给人添加了人对神的误解，这是不是就是挑拨离间、拉帮结伙？所以说“**本应都开除出教会**”，就是说这样的人就不应该要，因为你是打岔搅扰的、是拆毁的，你不是去见证神的，你不是作神的出口，你是作了撒但的差役，为撒但作工了。“**但因着作工时代的不同将这些人限制起来**”，怎么限制起来了呢？咱之前交通过捆绑撒但，还记得吗？我今天把你这些恶的行为揭露解剖出来了，能不能把你捆绑起来？揭露解剖出来然后放在了光中，让人人都看见，这下你的败坏性情再一露头就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你再想做的时候还敢不敢做了？不敢做了，不能做了，这就把你捆绑、限制起来了。“**因为这些人定规就是被淘汰的对象。**”我跟你说的捆绑撒但和神这儿的限制起来还有点区别，是吧？神说的限制起来是不允许这些人搅扰打岔神家工作，其实是把这些人和弟兄姊妹隔离开，因为这些人最后是淘汰的对象，并且还定规就是淘汰的对象。神这里说的淘汰不是一下子毁灭淘汰了，是吧？是逐渐地淘汰。我为什么把你们作的工作和肖红作的工作对比呢？因为你们和肖红看的神话都是一样的，可是肖红是怎么作工的，你是怎么作工的？实行真理的人把不实行真理的人定罪了，所以你从肖红所在的那个台阶下来了。下来以后你就到了带领工人在的这个台阶上了，可如果你在这个台阶上还不效仿肖红，还要继续走你现在走的这个路，撒但捆绑不起来，你还是要释放毒言恶语，还要挑拨离间，还要拆毁，那就咋呢？那你就不能做带领工人了，你只能是做个普通跟随的，这就是逐级淘汰，也是逐渐淘汰。一个一个台阶淘汰，长子、众子、子民逐级淘汰，最后淘汰到子民这一个台阶上了，你还不行，你还要挑拨离间，还要拆毁，那你成了什么了呢？如果说你还能效个力，那就警告，把你的撒但性情捆绑起来，让你规规矩矩地效力，那你只能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地干活，也就是说，只要敌基督不打岔、搅扰还可以效力。子民转效力者以后，如果你能够真正的

默默无闻地、勤勤恳恳地效力到最终，那还能存活一千年，是吧？虽然逐级淘汰成效力者了，但你还可以成为忠心效力者，还能让你存活一千年的时间。但如果你效力还心不甘情不愿，或者压根就不愿意效力，那就咋呢？那就彻底淘汰了，这个淘汰将是彻底地收拾、淘汰。咱得对神说的这个淘汰有一个准确的认识。现在只是把你的这个撒但性情限制起来了，如果你一直这么走下去，那就逐渐地淘汰了。

“**被撒但败坏的人都有败坏性情，但有一部分人只限于有败坏性情，另一部分人则不是这样，他们不仅有撒但败坏性情，而且其本性已恶毒到极处**”，这是说邪恶已经严重了的这类人。我刚才给你解剖了你的这个言谈、举止和外邦人一样，是吧？（嗯。）如果我不解剖你的这个言谈、举止，你是看不出来的，是吧？（嗯。）你这个言谈、举止和张胜的言谈、举止的级别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张胜那就是啥呢？就张胜做的那些事，从外表来看那是极其恶毒，但从灵里边来说，咱现在还不敢说这句话。张胜的外表的行为是极其恶毒的，那你呢？就你今天的这个流露，你的本性是什么？现在还不知道，那得看你接受了审判刑罚以后的态度是什么了，看你的流露，看你接受不接受审判刑罚，看你悔改不悔改。如果你不接受，那你比张胜还更恶！为什么呢？他是外表行为的恶，你这个恶还带着一种谋略，你还站在一个地位上边，你是带着一帮人，所以说你更恶！“**这类人所做的、所说的不仅限于流露撒但的败坏性情，他们是正宗的魔鬼撒但。他们所做的都是打岔搅扰神的工作，他们做的都是搅扰弟兄姊妹的生命进入**”，今天看你们所做的是不是都是打岔搅扰呢？（嗯。）搅扰打岔什么了呢？搅扰打岔了人的生命进入。你供应不上弟兄姊妹生命进入，你供应的都是牛马一样的饭食，变质了，所以教会才会混乱，你们破坏了正常的教会生活。“**这些披着羊皮的狼早晚都得被清理出去，对这些撒但的差役应采取毫不客气的态度，采取弃绝的态度，这才是站在神的一边**”，对撒但差役的态度就得毫不客气。咱那天交通了滑石蛋，为什么说他是滑石蛋呢？因为他不能毫不客气，要揭露直接揭露就行，可他还得给人家说一堆好话，还得把人先夸起来，他不敢毫不客气。“**采取弃绝的态度，这才是站在神的一边**”，你对撒但的差役是毫不客气的态度才是站在神的一边。今天你看我的这个表现是什么表现？“不就说了一句话吗？看你说得怕不怕呀？是不是有点小题大

做？”你会不会为他俩去抱打不平？还记得我解剖人时，有人说什么呢？有人说我把一个事情给放得太大了，你是不是也觉得我把这个事情放得太大了？你心里边有这想法吧？（没有。）一个是放大了，一个是你能够感觉到我的立场。我对你毫不客气，我说话毫不客气，我没有手下留情。我说的这些话相当扎心，是毫不客气的，是采取一种弃绝的态度。你为什么能一直这样走到现在呢？是因为肖红对你太客气了。肖红下发了工作安排却一直落实不下去，你没有去执行，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她对你太客气了。她对你太客气了，可你对她太不客气了。她对你越客气你越怎么呢？（放荡。）你越放荡，你越把神的性情当成了绵羊。所以说，对你的毫不客气是对你的一个拯救。“**对这些撒但的差役应采取毫不客气的态度，采取弃绝的态度**”，弃绝，不要，不允许你有，你明白了我的态度以后，你还能不能要从撒但来的那些心思意念和观点？你本应该是寻求顺服的，可是当你不愿意顺服的时候，别人还没有一个强烈的态度观点，你是不是就顺着你的意思走了？所以在我这里就得有个强烈的态度观点。这就像老公和老婆的关系一样，是吧？老公强硬了，老婆就得怎么呢？老婆就得选择顺着老公。老婆强硬了，老公就得顺着老婆、随着老婆了，是吧？（嗯。）我在这儿不能顺着你、随着你，我要是顺着你、随着你的话，我就是同情撒但，我就跟着你作恶了，那神就要定我的罪。我只能怎么呢？我只能强制执行让你必须随着我，所以说我和你不商量，我太“霸道”了！“**采取弃绝的态度，这才是站在神的一边**”，什么是站在神一边？什么是正义感？只要是正面事物、是从神来的就不和你商量，但对于你那个从撒但来的心思意念和看事观点是弃绝的。不要说我不给你面子，今天就不能给你面子，给你面子就是害你、就是要你的命。

“**若不能做到这一点的都是与撒但同流合污。**”我来在这儿是建造国度的，如果我同情你，我不弃绝你，你说我成了啥了？（和撒但同流合污。）那我就和你同流合污了。“**真正信神的人心里总有神，总存着敬畏神的心，存着爱神的心。**”咱该知道怎么才是真正信神的人。你是不是一个真正信神的人，就根据这句话来衡量你。“**真正信神的人心里总有神，总存着敬畏神的心，存着爱神的心。**”你尽本分的时候敬畏神了没有？爱神了没有？你如果有颗敬畏神的心，你那个邪恶的思

想、邪恶的观点敢不敢说？你不敢说、不能说。你因着对神有敬畏，你不敢说，甚至连有都不敢有。只要你有了邪恶的意念以后，你就会感到惧怕。前天温婷婷在路上的时候，路有点滑，开得刹不住车了，她一个大转弯“啪啪啪”碰了三下，碰到隔离带上了，把车都碰坏了。碰坏了才反省呀。前几天的时候，工作有些繁忙，任茔还要向她要那些报表数据，她嫌自己的肉体休息不到，有点消极。嫌太累，“这还累死人了”，埋怨也出来了。星期一晚上心里抵触、埋怨，星期四早上就出了这个车祸，咱在群里边又直接发出了行政辖管。神说：“**1．无论何人，心里抵触必遭审判。2．对于我所拣选的，意念不对，立时有管教。**”（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五十六篇》）她的心思出了问题，意念出了问题，立时临到管教，她能意识到。这么一管教她，她就有了敬畏神的心。她看到天上的烈火显给她看了，车前边碰了，后边碰了，但人没事，就是警告一下。虽然车前壳后壳碰坏了，但车还能正常行驶，还能跑140迈。那时温婷婷离市里还挺远，如果碰坏了走不了了，怎么叫拖车？这就看到神作得恰到好处，轻了不管用，重了影响了作工，车坏了人没事是要让你亲眼看见神，让你对神产生敬畏，让你总有敬畏神的心。如果她心里边有敬畏神的心，存着爱神的心，她的埋怨还能出来吗？（出不来。）出不来，这个事也就临不到了。反过来说，你是信的人神才给你一个管教、刑罚，如果你不信了，神也就不搭理你了，在你身上没有管教、没有刑罚。为什么呢？因为神不要你，神没有拣选你，一旦管教你、刑罚你，你醒悟过来了咋办？你进来了狼就进来了，所以神不搭理你，就不要你。有时候你还羡慕那个没临到管教的人呢，“神为什么不管教他呢？他做的事比我做的事还恶呢，为什么不管教他就管教我呢？”你说这种人傻不傻？（傻。）“**信神的人办事应存着小心谨慎的心**”，咱小心谨慎了没有？（没有。）咱不要说办其他事了，就说面对肖红给你下发的工作安排的时候，你小心谨慎了没有？在三个月以前、五个月以前你就没有小心谨慎，直到今天了你还没有小心谨慎，还能任着你的性子信口开河，随便一说，咱这就是太不当一回事了。“**所作所为都应按神的要求，都应能满足神的心，不应任着自己的性子，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样不合乎圣徒的体统。**”神对咱有要求了吧？（嗯。）最起码你得有个圣徒体统。耶稣那时候给人讲了喜筵的比喻，圣经记载：“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

赴席；他们却不肯来。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召的人，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席。’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作买卖去；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于是对仆人说：‘喜筵已经齐备，只是所召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召来赴席。’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召聚了来，筵席上就坐满了客。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太 22：1-14）什么是礼服呢？没有圣徒体统就是没有穿礼服。你要是没有圣徒体统到时候就把你扔出去了，扔到黑暗的地方，扔到无底深坑。“**人不能打着神的旗号到处横行，到处招摇撞骗，这是最悖逆的行径。**”咱经常是打着神的旗号。“**家有家规，国有国法，更何况神的家呢？**”祭司弟兄在交通什么是原则的时候说：“外邦人办事有没有原则？外邦的高人、能人办事都有原则，但他们那个原则不是真理原则，是撒但的原则。举个例子，外交家到外国签订合约，他的原则是什么？他说：‘我就两条原则，第一不出卖国家利益，第二不出卖国家领土，守住这两个原则，啥约都能签。’”（摘自《上面的讲道交通·116-A-5》）今天让戴萍博去传福音了，她的原则是什么呢？维护谁的利益？（维护撒但。）维护撒但，维护她亲戚的利益，那她还是不是神家人？（不是。）不是神家人。“**家有家规，国有国法，更何况神的家呢？**”你想做神家的人，可是你做的事不是神家人能做出来的事。“**不更有严格的标准吗？不更有行政吗？**”今天咱对行政有了一个认识了吧？（嗯。）行政是什么呢？（威严和烈怒。）威严和烈怒，行政是神对人的一种管理。“**人可以自由随便，但神的行政却不让人随意‘改动’，神是不容人触犯的神，神是击杀人的神，这些难道人不知道吗？**”“**但神的行政却不让人随意‘改动’**”，行政，各从其类，什么样的人该怎么对待，神用行政来管理人。“但神的行政却不让人随意‘改动’”，你去传福音，你担心这是不是要改动神的行政呢？

咱再看第三段，“**不追求上进的人总愿意别人也跟自己一样消极、懒惰，不行真理的人就嫉妒那些行真理的人，不行真理的人总想迷惑那些糊涂没分辨的人。**”“**不追求上进的人总愿意别人也跟自己一样消极、懒惰**”，咱看戴萍博说的这句话，“传进来以后那能剩存下来？”这是什么话？她自己追求不追求上进？（戴萍博：不追求上进。）自己不追求顺服神、不追求得生命，她就愿意别人和她一样消极、懒惰。在传福音上面，她自己不愿意传，也不愿意别人去传。“**不行真理的人就嫉妒那些行真理的人，不行真理的人总想迷惑那些糊涂没分辨的人。**”昨天那个姊妹叫啥呢？（李小锁。）李小锁，是吧？她是不是总想迷惑人呢？她嫉妒那些实行真理的人，她不传福音，她就嫉妒你，不愿意让你传，你一传显得她不传了。她不愿意接待人，她就不愿意让你接待人，她不接待人说什么呢？“你带领工人来的时候就不能吃了下午饭再来？非得来这儿吃一顿饭。”她什么话都能说出来，是吧？（嗯。）她不接待，她就咋呢？她也不让你接待。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一接待就把她给定罪了。你不接待，她也不接待，这不就好了吗？（好了。）显明不了了。“**不行真理的人总想迷惑那些糊涂没分辨的人。**”她打着原则的旗号，打着神家的旗号，还想把她的伙伴也迷惑了。“**这些人释放的东西能够使你堕落、下滑、光景不正常、里面黑暗，使你远离神，使你宝爱肉体、迁就自己。**”戴萍博说了那句话，这果效是不是都达到了？“**这些人释放的东西能够使你堕落、下滑、光景不正常**”我问有什么问题呢？你给我说的问题就是：“呀，不好作工，福音不好传，传不开。”或者是：“哎呀！福音扩展不开。哎呀！福音没果效。”再说的时候你说啥呢？你说你就不想传，那你说谁还去传福音？你自己的亲戚都不能传，你怎么可能把福音工作扩展开呢？所以要想把福音扩展开，就必须把你打倒。“**这些人释放的东西能够使你堕落、下滑、光景不正常、里面黑暗，使你远离神，使你宝爱肉体、迁就自己。**”你再看耳刚子，你们团结起来了，连自己的亲戚都不敢传、都不能传。“**不喜爱真理、总是应付神的人没有自知之明，这样的人的性情引诱人犯罪，引诱人抵挡神。**”这句话把哪句话阐明了？还记得咱今天交通了一句什么话？神说：“**你如果对神的托付掉以轻心，那你就是最严重的背叛神，这就比犹大更可悲，该受咒诅。**”（摘自《末世基督的座谈纪要·怎样认识人的本性》）为什么是最严重的背叛呢？对本分掉以轻心，你说他喜欢不喜欢真理呢？他肯定不喜欢真理，喜欢真

理他不可能掉以轻心，是吧？也就是说“**不喜爱真理、总是应付神的人没有自知之明**”。应付神是不是就是掉以轻心？（嗯。）“**总是应付神的人没有自知之明**”，他没有自知之明。“**这样的人的性情引诱人犯罪，引诱人抵挡神。**”有这样性情的人不仅是没有自知之明，还引诱人犯罪，引诱人抵挡神。你有这样的性情，如果你是普通的弟兄姊妹，你是熏陶感染别人、引诱别人；如果你是带领，你就是直接带领上人犯罪，带领上人与神对抗，带领上人抵挡神。普通的弟兄姊妹他尽什么本分呢？他就没有尽本分，是吧？你是带领，你的托付越大，你的本分越大，如果你应付糊弄，那你就是带领着弟兄姊妹抵挡神，引诱人犯罪，所以说，你比犹大还更可悲。“**他不行真理也不让别人行真理，他宝爱罪，不恨恶自己，他不认识自己也拦阻别人认识自己，拦阻别人渴慕真理。**”这都是相应的，是吧？（嗯。）“**受他迷惑的人看不见光明，落在黑暗之中，不认识自己，对真理模糊，离神越来越远。**”在你们的带领下，受你们迷惑，刘新弟兄看不见光明，落在了黑暗之中，不认识自己，对真理模糊，还离神越来越远。为什么说离神越来越远？原来刘新还知道羞耻呢，结果在你们的带领下，还知道羞耻吗？不知道了，天天往姊妹家跑。原来他还知道得偷着抽烟，在你们的带领下呢？（光明正大了。）光明正大地抽烟了。这就是你们作工达到的果效。“受**他迷惑的人看不见光明，落在黑暗之中，不认识自己，对真理模糊，离神越来越远。**”离神够远的了吧？离神越来越远，这就是你们作工达到的果效！这是进国度的通行证吗？是什么呀？（地狱通知书。）地狱通知书！你作的恶太大了！

“**他不行真理也拦阻别人行真理，把那些糊涂虫都拉到他的面前。与其说他信神，倒不如说他信的是他的老祖宗，信的是他心中的偶像。**”“**与其说他信神，倒不如说他信的是他的老祖宗，信的是他心中的偶像。**”你一说“我这里边有个……我认为……我感觉……”你谈的是不是都是“我”呀？到现在了，你还是“我”字开头。“我”字开头信的都是你的老祖宗。“**那些口头跟随神的人最好睁大眼睛看看自己信的到底是谁，你信的到底是神还是撒但。**”每句话都是对咱的审判，你的言谈、举止是什么？你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能做出这样的工作来，你信的到底是谁？如果你是信神的，你向往正面事物，那你就是再有那个认为也开不了口，你就说不出来。羞耻，不能说，丢人现眼。不只是

感觉到丢人现眼，应该是背叛、咒诅。可你还咋呢？你还把它当成了一种借口、理由，成为掩盖你本来面目的一种装饰，你不嫌丑陋。“**若你知道自己信的不是神而是你的偶像，那你最好不要说自己是信神的**”，连“我是信神的人”神都不让人说，那你今天还想做带领，能行吗？“**若你不知道自己到底信谁，那你最好也不要说自己是信神的，这样说是亵渎！**”为什么说是亵渎啊？你的言谈、举止活出来是撒但，你是散布消极的，你是撒但的差役，怎么能称你是信神的呢？你再说你是信神的就是亵渎！咱今天还是带领工人，你说怎么能说出这话呢！作为带领工人却是做着亵渎神的事！“**信神不是勉强，你们不要说信我，这话我早听够了，我不愿再听见，因你们信的都是你们心中的偶像，你们信的都是你们中间的地头蛇。那些听见真理就摇头、听见死亡之语就满脸堆笑的人都是撒但的子孙，都是被淘汰的对象。**”“**听见真理就摇头、听见死亡之语就满脸堆笑的人都是撒但的子**孙”，这个画面你看见了没有？我为什么今天这么严厉地说呢？就因为我看见了这个画面。“**那些听见真理就摇头**”，肖红给你下达了这个工作安排，你是不是听见真理了？（嗯。）可你对她下达的这个工作安排阿们了没有？（没有。）没有阿们，那是怎么呢？你要反抗，你要说你的理由，所以，你听见真理就是摇头、听见死亡之语就是满脸堆笑。死亡之语是从哪儿来的？死亡之语就是你自己的一个观点、你自己的一个认为、你自己的一个看法，那就是死亡之语。在你说你的看法观点的时候、说你的谬论的时候，你是痛苦的吗？你是因着认识自己、恨恶自己而说的吗？“我这里边有这观点、谬论”，你恨不恨恶自己？你不是恨恶自己，你是怎么呢？你是带着笑容而说的，你是带着荣耀而说的，你认为那是荣耀。所以说，“**那些听见真理就摇头、听见死亡之语就满脸堆笑的人都是撒但的子孙**”，我看见的就是这个画面。肖红下发了工作安排，我从你说的话和你表现出来的看见，你已经是嬉笑了，已经是满脸堆笑。“**那些听见真理就摇头、听见死亡之语就满脸堆笑的人都是撒但的子孙，都是被淘汰的对象。**”“**在教会中存在着许多没分辨的人，迷惑人的事出现之时，他们偏偏站在撒但一边，说他们是撒但的差役他们还觉着太冤枉，说他们没有分辨，而他们每次总是站在非真理一边，没有一次非常时期是站在真理一边的，没有一次站起来为真理而争辩的，他们真是没分辨吗？**”咱每次聚会见面的时候，我让你们谈谈你们有啥难处，我没有听过你们在为神作工、顺服神上有哪

些难处，你不是为着你的家而劳苦、难受，就是为着你的谬论难受，说的都是些和作工、顺服神不沾边的话。你在教会里散布你的那套邪说谬论，当你的那套邪说谬论实行不下去，你就痛苦、你就难受。“**说他们是撒但的差役他们还觉着太冤枉**”，每次聚会的时候你拿出来的是什么呢？说你是撒但的差役，你还感觉冤枉呢。“**说他们没有分辨，而他们每次总是站在非真理一边**”，咱没有一次是为神的作工而献上，没有一次的存心是为了顺服神、敬畏神。“**没有一次非常时期是站在真理一边的，没有一次站起来为真理而争辩的，他们真是没分辨吗？为什么他们偏偏站在撒但一边呢？为什么他们从不为真理说一句公平合理的话呢？**”“**为什么他们从不为真理说一句公平合理的话呢？**”戴萍博说：“他们里边有那个意念……”就算是他们说出来了，那你为真理说一句公道话了没有？你和我一样把他拦住了没有？你打住了没有？你解剖了没有？“**真是他们一时的糊涂而造成的吗？越是没分辨的人越不能站在真理一边，这说明了什么？是不是说明没分辨的人是喜欢罪恶的人？是不是说明没分辨的人是撒但的孝子贤孙？为什么他们总能站在撒但一边与撒但同言共语呢？他们的一言一行、他们的表情就足以证明他们并不是什么喜爱真理的人，而是厌憎真理的人。**”只要对了号以后，你再看这些话就知道这是审判刑罚的话了，是吧？（嗯。）下边这些话咱就不再细对号了，念念吧！

神说：“**他们能站在撒但一边就足以证明撒但太爱他们这些为撒但而奋斗一生的小鬼，这不都是明摆着的事实吗？你若真是喜爱真理的人，那为什么行真理的人不能看在你的眼里，那些不行真理的人稍一动神色你就马上随从呢？这是什么问题呢？我不管你有无分辨，我不管你付多大代价，我不管你的势力有多大，我不管你是地头蛇还是旗杆，你的势力大那只不过是借助撒但的力量，你的威望高那只不过是因着在你周围不行真理的人太多了，你没被开除出去是因为现在不作开除的工作，而是作淘汰的工作，现在不着急开除你，只等着那一天淘汰你之后再惩罚你——谁不行真理就要被淘汰！**”戴萍博还说什么了呀？“教会里边的弟兄姊妹他们也是这么看的。”戴萍博为什么敢这么说呢？因着什么呢？神话怎么说的？（不实行真理的人太多。）不实行真理的人太多了，他的势力大那是借助撒但的力量！什么是撒但的力量？“我们人多势众，坚持工作安排的就你一个人！”前边是审判，

后边就是路途了吧？（嗯。）一边看着，一边揣摩着，咱就不交通了啊。念吧，念完吧。神说：“**真正信神的人是肯实行神话的人，是肯实行真理的人，真正能够站住神见证的人也是肯实行神话的人，是真正能够站在真理一边的人。行弯曲、搞不义的人都是没有真理的人，都是羞辱神的人。在教会中搞纷争的人是撒但的差役，是撒但的化身，这样的人太恶毒，那些没分辨却不能站在真理一边的人都是心术不正、污蔑真理的人，这些人是更典型的撒但的代表，是不可救药的人，这样的人当然也是被淘汰的对象。在神的家里不容让那些不行真理的人存留，不容让那些故意拆毁教会的人存留，但现在并不作开除人的工作，只不过到最终他们被显明而淘汰了。对这些人不作更多的无用工，是撒但就不能站在真理一边，是寻求真理的人就能站在真理一边。不行真理的人就不配听真理的道，就不配见证真理，真理根本不是针对他们说的，真理是对行真理的人说的。在未显明所有人的结局以先，对那些搅扰教会的、打岔工作的人先放在一边不予处理，当工作结束的时候将这些人一个一个地显明出来之后淘汰。在供应真理期间暂时不理睬他们，当全部真理都向人显明，那时就该淘汰人了，那时也就是各从其类的时候了。那些没有分辨的人因着他们的小聪明而被断送在恶人手中，被恶人骗走不得再回来。对这样的人就应这么处理，因着他们不喜爱真理，因着他们不能站在真理一边，因着他们随从恶人，站在了恶人一边，与恶人联合起来抵挡神，他们明明知道那些恶人所流露的是恶，但他们却硬着头皮、背着真理而随从了恶人，这些不行真理、行毁坏可憎之事的人不都在作恶吗？他们尽管有作‘王’的，有附和的，但他们抵挡神的本性不都是相同的吗？他们还有什么借口说神不拯救他们呢？他们还有什么借口说神不公义呢？不都是他们的恶把他们毁灭了吗？不都是他们的悖逆将他们拉向地狱了吗？行真理的人最终将因着真理而得救、被成全，不行真理的人最终将因着真理而自取灭亡，这是那些行真理与不行真理之人的结局。我劝那些不打算行真理的人趁早离开教会，免得犯更多的罪，那时后悔也晚了，尤其是那些拉帮结伙搞分裂的人、那些教会中的地头蛇更得早点离开。这些属于恶狼本性的人是改变不了的，不如趁早离开教会，不要再搅扰弟兄姊妹的正常生活，免得遭到神的惩罚。那些随帮唱柳的人也趁现在这个机会作个反省，是随从恶人出去，还是留下来**

老老实实地跟随，对这事要考虑清楚。再给你们选择一次的机会，我等着你们的回答。”

377　信神却抵挡神的下场

从创世到如今，有多少人悖逆我话，因而被我的恢复之流撇弃、淘汰，最后，肉体灭没，灵体打入阴间，现在仍处于重刑之中；有多少人顺从我话，但是违背我的开启、光照，从而被我一脚踢开，落入撒但的权下，成为抵挡我的，就是只顺服我话的外表却悖逆我话的实质；又有多少人只听我昨天的说话，总是持守以往的“破烂物”，对今天的“土产”却并不宝爱，这样的人不仅被撒但掳去，而且成为千古的罪人，成了我的仇敌，是直接抵挡我的，这是我在烈怒最高峰时审判的对象，现在仍处于瞎眼，处于黑暗的地牢之中，处于腐朽、麻木而且被撒但支配的尸体之中。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四篇》

530　没有顺服的信定规是抵挡神

1　信神到底是为了什么？对这问题多数人还是稀里糊涂，对实际的神、天上的神持两种不同看法，说明人信神并不是为了顺服神，而是为了获得某种利益，或者逃脱灾难之苦，人才有了一点点顺服的成份，这种顺服都是有条件的，都是以个人前途为前提而顺服的，都是迫不得已的，那么你信神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你单是为了前途、命运，那最好不要信，你这样的“信”属于自我愚弄、自我安慰、自我欣赏。

2　若你的信神不是建立在不是建立在顺服神的基础上，那么，你终究要因抵挡神而受惩罚。凡是信神不寻求顺服神的人，都是属于抵挡神的人，神要求人寻求真理、实行神的话，都是为了达到顺服神。若你的存心真是这样，神必然高抬你，必然恩待你，这是谁也不可疑

惑的，是谁也不可更改的。若你的存心不是为顺服神，而是有别的目的，那么，你在神前的祷告，甚至你的一举一动都属于抵挡神的，即使你话语温柔，你的一举一动在人看来都合适，似乎是一个顺服者，但就你的存心、观点来说，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抵挡神，是作恶。外表顺服如羊，心里却存着恶意，这样的人属于披着羊皮的狼，是直接触犯神的人，对这样的人神一个不放过，圣灵要一个一个地显明，让所有人都看见，凡假冒为善的人，必定会被圣灵厌弃，神一个一个地解决。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信神就当顺服神》

3.带领工人作工的原则

（这篇文稿是肖红针对工作方面交通的，弟兄说了几句话用括弧括起来了。）

（弟兄：你们得抽时间把神话全部都看一下，神话是根本，每天就是再累也不会没有吃喝神话的时间，你们本身就进来得迟，然后还要作工，很难，很艰难，所以必须加班加点地看神话。你们给人家解决问题得用神话解决问题呢，你就即使看见他的问题了，你没有神话给他解决不了。人人服在神的话下，你的话谁服？在神家用世人的生存法则不行，所以捷径就是看《话在肉身显现》，有时间了挨着一篇一篇地看神话，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是看原则，各方面都得看。）

你们不会说普通话，这就是一个大的问题。如果让你去别的地方作工，你再有真理，别人听不懂你说话，行不行？这就不能用你，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现在都得操练说普通话，你现在不会说普通话，但是以后是不是得有变化呀？所以所有的人都得操练说普通话。今天咱聚会交通的内容全是作为带领工人的该怎么作工，是在带领你们如何作工。

咱看一下神话诗歌《带领工人作工必须抓住两条原则》。

1005　带领工人作工必须抓住两条原则

1　教会带领工人作工作必须注意两点：一个是准确地按着工作安排所规定的原则去作，不能违背原则，别有自己的想象，别凭己意去行，一切为神家工作着想，一切以神家利益为重；另外一条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在凡事上要留心随从圣灵的引导，严格地按照神话去行。

2　如果对圣灵的引导你还能违背，还能顽固地按着自己的意思、按照个人的想象去做，这是最严重的抵挡神。常常违背圣灵的开启引导就走到绝路了，失去圣灵的作工就没法作工作了，即使作工作也没有什么果效。作工作主要就这两条原则，一条是准确地按照上面的安

排作工，根据上面安排的原则做事，另外一条，随从里面的圣灵引导，这两条抓住了，作工就不易失误。

——摘自《基督的座谈纪要·带领工人作工的主要原则》

咱作工作是不是得根据这个作呀？大方向务必抓住这两条原则，所以如果不按着这两条原则作那就是抵挡神的，就不能做带领，所以作为一个带领工人作工作主要得有个方向、目标。“**教会带领工人作工作必须注意两点：一个是准确地按着工作安排所规定的原则去作，不能违背原则，别有自己的想象，别凭己意去行，一切为神家工作着想，一切以神家利益为重**”，这是第一条，咱作为带领工人，现在还顾得上人与人之间的争执吗？还顾得上说：“我看不上他，他带不了我，他抓不了我的工作，他太差。”你要是活在这里面还怎么走？这就不能做带领。因为你作工的原则是得准确地按着工作安排去作，这跟他能不能抓得了你的工作有关系吗？他抓工作是根据工作安排抓的，而你也是根据工作安排作工作，这是不是合一的呀？工作上为啥不能合一呢？就是因为你追求的不是按着工作安排去作，你追求的是“你就不行，我就要藐视你、贬低你、看不起你！”这就开始斗呀，还作工作吗？就像马汪叶一样，马汪叶，你的方向、目标不是严格地按着工作安排去作，而是眼睛盯着柯真真和静茹茹，细心地研究、分析，她俩有哪些问题你都一清二楚。你看见她俩的问题不是提醒、帮助，而是当把柄一样抓住不放，天天活在这里面，你这样作工，你能把人带到神面前吗？你这样作工，你把人带到哪儿了？下边的人都会随着你去走这个路，都开始抓带领把柄了。哪个带领是被成全的？带领都是在操练期间，他有不足之处你给他补上，这是不是正常的呀？他抓工作不一定哪一项都得比你强，可在马汪叶这里有一点不如马汪叶的就不行，这是不是咱里面的错误观点？你所走的路就是不对的，你走的路就是抵挡神的路，你作工作大方向错着呢，所以不用你，你得清楚是因着什么不用你的。咱作工作得严格地按着工作安排去作工作，工作安排里面怎么说的？每个月每个教会最少得作回来三个人吧？每个月每个小区得给二线五个线索吧？这五个线索得是成熟的线索。下个月给二线汇报你不能说无，不能这样做吧？你得去作这工作，可你是天天抓带领的把柄，你能顾得上作工作吗？你给二线五个线索了吗？我

看你月月汇报上来的给二线的线索就是无，这就证明你这个小区带领就不作工作，你肯定开小差呢！不知道你干啥去了，总之你没作这个工作，因为你连线索都没抠出来。你要是整天都忙着作这个工作，你还能顾得上和人打架吗？为啥咱现在还和人打得不可开交呢？太闲了！你的方向不对！你的方向就是抓把柄！你的方向不是“我怎么能多给人家二线几个线索？我怎么才能和二线同心合意地配合，把二线的线索都作回来呢？”二线月底得作回来十个人，如果二线连十个人都没作回来，那二线忙得干啥呢？是否也像你一样忙得抓把柄呢？所以工作没果效呢？每个教会得作回来三个新人，这是不是目标呀？你要想让每个教会作回来三个新人，每个月最少得有五个成熟的线索。每个教会到月底得有五个成熟的线索，这五个成熟的线索你得去交通吧？你作为小区带领得下去和教会带领在一起配合。每个教会都得有成熟的线索，如果没有的话，这个月就得给下个月铺路，摸底去，然后具体地安排哪些人摸底。一个教会一共二十几个人，你从里面把以前传过福音的，在原教会做过福音执事的放在福音组，福音执事带着福音组这几个人摸底。或者是教会里除了五执事和搞接待的，剩下的没本分，那就去摸底，打原教会！咱现在不能再找开除的了，得找原教会的，以前认识的，然后去摸底。你每个月汇报的线索都是从基层来的，从教会来的，所以你得要求他严格地按着工作安排作，这就是作工。

区带领夏新羽和徐璐璐不会作工作，咱现在是不是教你呢？你作为区带领抓什么？你是到小区里面抓小区带领工作的，那你最起码必须见了小区带领吧？小区带领手里有多少线索，小区带领给了二线几个线索？你必须得知道吧？下面的每个教会里都得有五个成熟的线索，这五个成熟的线索怎么作？谁作呢？教会里有多少人拉关系？有多少人摸底？摸了哪个人的底呢？这些你都得清楚。教会里了解线索的人是谁呢？进展如何？不会了解的教他如何了解，小区带领和教会带领共同帮助线索的进展。区带领抓小区带领时，看他对这些工作知道不知道，如果小区带领对这些实际工作一点不知道，证明他没作实际工作，走教会只是转圈圈。一个教会每月最少得有五个成熟线索，那这五个成熟线索谁作呢？福音执事作还是教会带领作？教会的人可以作，小区带领可以帮忙作，都可以作。你看咱现在的小区带领，一

问这方面的什么都不知道，二线都比你强！现在你抓他工作的时候，有没有一种羞耻呀？你抓他工作的时候，安全是不会替别人考虑，帮忙是帮不上，人家问你呢，“这个线索怎么作呀？”“我也不知道。”你说丢人不丢人？就不能说不知道，得共同去配合，你也得去操练作。可以的线索或者是差不多是个人才，小区带领共同帮忙作，谁能作就作，安全的基础上都得去作。就是说你得严格地按着工作安排去作这些工作！每个月每个教会得有五个成熟线索，哪天做哪个线索，小区带领都得了如指掌。今天是五号了，这个教会的张三作这个线索呢，那个教会的李四作那个线索呢，你随时都得和他们联系，掌握作到了什么程度，有哪些是他不知道的、是他给人家解答不了的，你得赶紧在问题里面找，找见了给他提供，这是不是小区带领该作的工作？这就是你该作的工作。作为一个小区带领，教会作的每个线索你得知道，二线作的每个线索你也得知道，你负责范围的教会里有哪些线索？成熟的线索有哪些？暂缓的线索有哪些？哪些人摸底？这些你都得知道。这个月摸底了，有成熟的线索就作，没有成熟的线索那就为下个月铺路，这个月你铺路了，到下个月负责摸底的那里就又有成熟的了，这线索是源源不断，不能是没有。没有的你就摸去，作回来的新人你得一个一个地去问，还有哪些亲戚、朋友在原教会，这些线索你都得一个一个地抠出来。如果你整天忙于这些工作，你就没时间斗，这是福音工作方面需要配合的。在福音工作里面就根据咱刚才交通的这些，一样一样的具体工作你都得作到位。你如果都作到位的话，你还写不出文章？你作不到位是偷懒，还是计划不到，还是操不到心，还是因着你的应付糊弄把工作搞砸了？哪些方面导致你作的工作达不到目标？把这些反省出来了，这是不是就认识自己了？（嗯。）你只有知道了神对你有哪些要求，你才能认识自己。

为什么咱现在不会认识自己，认识不了自己呢？原因是啥呀？比如说，在世界上考试考一百分这是不是最高分呢？你得一百分这就是老师喜欢的标准。这是不是对你的要求呀？但是有的人一考就考个零分，丑不丑？丑！他根据什么感觉到丑的？根据一百分。人家要求考一百分，但他考了零分或者十几分，丢人不丢人？作为一个学生，你的目标应该是一百分，这是老师对你的要求，是你该达到的。都是上一样的学，人家就能考一百分，你就考个零分？是不是丢人呀？他是

根据学校的要求目标、老师的要求目标感觉到丑的。今天咱有了工作安排的要求目标是不是一样的？你信神是不是得根据工作安排去走呀？你达到工作安排的要求标准了吗？没有达到你感觉丑不丑呢？（丑！）这就认识自己了。平时咱为啥认识不了自己呢？你有目标吗？（没有。）每个月我看有些带领的月总汇报，“给二线线索：无。给一线线索：无。”就这个“无”人家就能给发来。在我这儿看着这个“无”就气，但在他那儿给我发这个“无”的时候气不气？人家气不气？人家一点气都没有，脸不红心不跳！这原因是啥呀？没目标、没方向，他就不知道学校里面的要求是一百分。工作安排上要求的是每个月每个区给一线十个线索，每个月每个小区给二线五个线索，每个月每个教会得作回来三个人。一个教会得作回来三个人，五个教会是不是得作回来十五个人呀？一个小区最少都得作回来十五个人。可是有的小区到月底总结汇报“给二线线索：无。作回来的新人：零。”就这个总结就发过来了，丑不丑？（丑！）但人家觉得丑吗？人家不觉得丑呀！有的人会认识自己，他为啥会认识自己？现在知道原因了吗？会认识自己是因着他有目标、有方向、有神的要求。他根据神家的要求标准来看自己作的工作，他才觉得丑。如果没有这个要求标准，他觉得丑不丑？他就不觉得丑。就像昨天的马汪叶和胡氏一样，丑不丑？工作在她脑子里就没数，她把抓把柄、挑毛病当正当职业，还理直气壮，眼睛瞪得比谁都大，她还感觉不到丑，你说可怜不可怜！信神连个正轨都没走上，还感觉冤枉得哭呢！让你上学去，同样的老师教育你，你考试考了个零分，还冤枉得要死呢，你说父母看见这个怎么看？如果是你家孩子考了个零分还要死去呢，你怎么想？你怎么看？（气得打他呢！）咱都知道是气得要打他呢。他考了个零分，你气得要打他，他还说：“你打我干啥？我哪里有错？你再打我，我就死去呀，我死给你看！”你说这是什么孩子？不可理喻，听不懂！再往深了说一点，“我咋养了个这孩子呢？咋脑子不咋够呢？”用土话来说是不是这么回事？咱就走到了这路上，就走到了这份上。今天给咱谈这些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告诉你以后的路该怎么走呀？你得知道丑是从哪儿来的，认识自己怎么来的。有了镜子就知道丑了吧？有了镜子脸上有黑就看见了。如果没镜子他能看见吗？“我就没有呀！”你看见了和他说他都不会承认。你把他带到镜子跟前照照，是不是就看见了？镜子就是神家的要求，你信神必须得按着神家的要求来。神根

据神的要求来看你呢，所以咱得站在神一边来看自己，咱做到神的要求了没有？你别根据你自己的要求来看你，你要是根据你自己的要求来看你，你怎么看你自己都是好的。

这段时间工作安排上有哪些要求呀？咱刚才说的是福音工作方面的要求，还有咱作带领的十五条要求里面，一条条的要求都是带领该做的吧？都是作为带领该做的。你把这些心操到就够忙的了，就没有一点时间跟人打斗了。如果你到了神的作工里面去，还有时间打斗吗？就没时间，顾不上。所以咱做带领的得把人带到神的作工里面，别把人带到打架里面去。二线一个人作不回来，他闲得不行，不打架能行？你是不是也一样？神对你的要求是啥？你把他带到神的要求里，这是把人带到神面前了。做带领的人作工作主要就是这两点，工作安排下发了，务必得落实。落实工作安排不是读一遍就行了，而是要实行出来，达到。如果每个教会都达到得三个新人，小区带领就忙得不停点了吧？还有时间在家待着、坐着？你得下三个新人了？你不会，你作不了，你可以把咱以前下发的福音方面的问题解答看看，把方方面面的问题整理到一起，让大家交通装备，这是不是该有的？这才是尽本分，这才是神家的人。是神家的人就得按着工作安排、神家的原则去作，这是务必的，没有达到按照工作安排去作工作的带领就不能用，不能做带领。福音工作上的办法、智慧这些都是小区带领和二线人员、教会共同配合的结果，安全方面还不能出问题。既要得了新人，小区里还不能出问题，这是不是你作为小区带领得操的心呀？这就是你该有的，这是福音工作方面。还有文章方面，咱的目标是什么呀？咱得把弟兄姊妹带得会在神话上有生命进入，也就是有生命经历。什么是生命经历？就是揭露解剖了你错谬的看事观点与败坏性情，然后你再从神话里找出正确的看事观点与准确的神的心意。在作工上就得和工作安排的要求来对号，看自己到底是根据什么来作工的。如果没根据神的要求去作，对照工作安排的要求，就看见了自己的应付糊弄与缺少，当看见自己的败坏与缺少不就认识自己了吗？只有有了正面的要求才能看见自己反面的东西与缺少，能用正面的看事观点代替你里面错谬的看事观点，也就是从站在自己肉体利益上看事到站在神一边看事，这就是性情变化的过程，就是生命经历。这些过程有了，你就能写出文章了。文章方面这也是一方面重要工作，文章

方面工作安排的要求是啥？23号你就得把文章收集起来，每个教会是不是都得选10篇呀？一个小区是五个教会，每个教会到每个月23号得选10篇吧？每个月都得要求他去写，写不出来的揭露解剖、修理对付，都得写，教会里有的写的不多，哪怕写一段，也算吧？老年人他不知道怎么写，写一段也行。教会辅导员和教会带领配合起来，把这一个月生命经历文章选出来，到23号选出10篇，交给小区。一个教会选出10篇，五个教会就是50篇文章，那小区带领到月底23号就得收50篇文章，记住啊，这就是你们要作的工作。小区文员、小区辅导员，就得从这50篇文章里面挑出10篇好的，然后剩下的40篇都批回去，每篇都得批，得有批语。我今天说的这些都是你们要抓的工作，小区带领该作什么工作，区带领抓工作抓什么，你抓工作就根据这些来抓。“有文章吗？交上来了没有？”没交上来，你下去就得作这项工作吧？最后得达到他每个月23号都得交50篇。小区文员得赶紧从这50篇里面挑出10篇好的，在25号交给区。一个区里又是四个小区，这是不是又是40篇呀？你们得从这40篇里面赶紧挑出最好的10篇交给包片区，也就是交给片区文字组，因为人家28号就要给总文字组交呢。这个听懂了吧？这两大项工作都得作。静茹茹，这段时间这个工作作了吗？（静茹茹：文章作了。）是不是一层层都能交上来？还是你们这凑一篇、那凑一篇凑上来的？（静茹茹：交不够，有的教会就交不了几篇。）交不够你们下去解决了吗？啥原因？（静茹茹：……）现在看见你们该作啥工作了吧？（静茹茹：嗯。）这就是工作安排的要求。

为啥要抓文章工作呢？抓文章工作这就是抓生命进入呢。静茹茹，你作为片区带领，你得抓这方面的工作，每个月都得把小区交的40篇给批回去，比如“某某老姊妹，你写的那方面不合适，你看到后尽快根据要求再补回来。”不能把这40篇全部作废了，得给人家批一下。有的是没头没尾，没写清楚，但是人家的经历还可以，区文员就给人家批一下，这就是你们该监督的。小区文员也是一样，比如说你批了一篇，批了的这篇文章在25号的时候，你给人家返回去了，在返回去的时候就得说清楚，“这篇文章28号再返来”。教会里的弟兄姊妹，人家给你返来说让你赶紧改，那你就得根据人家给你的批语赶紧改，修改了以后再交给人家。这个听懂了吗？小区文员批注的时候就得说清

楚，该怎么改得说清楚，不行是不行在哪里了，都得说清楚，然后告诉他不用改了、不用交了。小区文员在这50篇里面还得挑10篇有修改、补充价值的文章，然后标注回复“你这个经历素材还可以，但就是那里有点问题，或者是那个情形没有写清楚，得怎么补。”然后你给他批回去了，让教会的人补上，等他补上以后是不是就又发来了？那个月没选上，下个月是不是就能选了呢？就是说上个月批回去的都来了，来了不就都能交上去了？我这么说听懂了吗？你这样给他批回去以后，教会里的人也不会消极，他会说：“呀，我们这文章人家还给批了一下，我错在哪里了，偏在哪里了，我知道了，这下我知道怎么写了。”所以都得批。如果小区文员作不了这工作，就赶紧下去找。咱这会儿说了多少工作，这都是工作安排要求的吧？你不会作工作，现在有方向了吧？该作啥工作？前面说的这些工作都得作，你作了这样工作就作那样工作，是不是都得作呀？福音工作、文章工作，一层一层都得做到咱前面说的那些细节。小区文员有的出不来，可以在家，但是得慢慢往上够，最后达到小区文员也得在外面尽本分，这就是得慢慢操练这方面。但是现在要求区文字组必须得在外面，区带领你得给人家找个家，就得在外面尽本分。在28号以前，他就得把选出来的这些文章弄出来，就是每个小区都得有10篇，这是最低标准。咱现在说的是选出来10篇，可不是凑了10篇。咱这是说了上交的文章，人家交上来了，必须给批回去。也就是说层层都必须批回去，有批语。区里更是得带头，你给下面批回去了，下个月文章是不是就都来了？新写的和修改了的都来了，这就是每层文字组之间的一个工作配合，一层一层连着把这个工作作了。上面说的这些就是区带领、片区带领下去需要抓的工作。这都是工作安排的要求吧？这些工作你作了没有？说了文章工作和福音工作还有教会生活这项工作。教会生活就是咱群里发的神话还有文稿。2023年2月8号工作安排里让交通《成为被征服的俘虏才能蒙拯救》《做带领的责任》《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都交通到了吗？下面的人都知道了吗？你们就没交通这个文稿吧？工作安排里面点出来的这些文稿，都得交通透亮。咱每个月发那么多文稿，为什么还要点出来几篇关键的文稿啊？给你点出来的关键的文稿就都是让你装备的，聚会交通了，你在家还能重点再看看。咱看文稿的时候，得学会从里面找路，咱平常为自己是不是就是回“娘家”了呀？你能真正的成为一个俘虏了，能为神了，不为自己了，这就蒙拯救了。

咱作为带领去聚会交通啥呀？你就得往这个目标去带吧？这就是现实作工的趋向。教会生活就是得把人带得跟上工作安排，带得跟上现实的步伐，群里发什么文稿赶紧跟上。作为带领咱主要得作啥工作？刚才说了福音工作、文章工作，还有教会生活。教会生活是不是得跟上步伐？群里发啥赶紧跟上，就用现实的神话和文稿来解决他的问题，所以点出的这些关键文稿必须得交通透亮。

还有咱上次说的神话："**当然，神此次道成肉身的作工主要以刑罚、审判为主来发表他的性情，在此基础上带给人更多的真理，指给人更多的实行，以此达到他征服人、拯救人脱去败坏性情的目的，这是神在国度时代所作工作的内幕。你想进入新的时代吗？你想脱去败坏性情吗？你想得着更高的真理吗？你想看见人子的本来面目吗？你想不枉活此生吗？你想被神成全吗？那么你将如何迎接耶稣的重归呢？**"（摘自《话在肉身的显现·写在前面的话》）这段话弟兄姊妹都得背下来，咱作为带领是不是就得监督呀？你去聚会的时候问问"你把那段话背背"，看他能背下来吗？你们问过吗？考下面了吗？一个一个都得问问。为啥让他背呢？就是因为人现在不走正轨，他就不知道这步工作作的什么。神道成肉身就是以审判刑罚为主，就作的这工作。神说："你想进入新的时代吗？你想脱去败坏性情吗？你想得着更高的真理吗？你想看见人子的本来面目吗？你想不枉活此生吗？你想被神成全吗？那么你将如何迎接耶稣的重归呢？"这些神话怎么交通？在《找出亚干是维护神作工》里弟兄都给咱交通了，咱是不是得根据这些过教会生活？这些文稿都得交通透亮，让弟兄姊妹能够跟上神作工的步伐，知道这步工作作的就是性情变化的工作，就是揭露解剖你的败坏，让你达到性情变化。哪怕是神话的字句弟兄姊妹能够背下来也行。如果弟兄姊妹能把这段神话背下来了，那带领再揭露解剖他的时候，他还抵触吗？回想回想咱昨天聚会的那些表现，原因是啥呀？就是因为压根就没背神话，连字句道理都没装上，不知道神作的是什么工作，还认为"我今天来就是要争地位呢，谁也不能欺负我！"他认为神家就跟社会一样，只要你揭露他，说他问题，就是你欺负他呢，你说愚昧不愚昧！如果他把这些神话背会的话，最起码他在道理上也知道神作的啥工作，那他还会说你是在欺负他吗？神作的工作主要是以审判刑罚为主，最终要达到的目标就是人的性情能变化。带领看见了

你的败坏，对付你也好、揭露你也好，是不允许你流露败坏，是让你流露出来以后能看见、改变，而不是在这方面“发扬光大”，你跟上这个步伐就知道该怎么走了。这些是不是都是咱的工作呀？你严格地按着工作安排去作，你催催他、逼着他，他就去作了、去背了。他晚上回去想想，“我就没背，明天要聚会呢，见了带领人家肯定要问呢。”他为了应付你也得背。那几句话背不过去，还得再背，背会了就装进去了。你这么做，你这么要求他目的是什么？是要把他带到神的作工里，把他带到神的要求里，是不是这个目的呀？所以作为带领，你抓的就是这些工作。聚会的时候带领问你呢，“你会背了吗？你背一下。”你说：“我才不背呢，咋你不背呢？”这是啥人啊？就像昨天的胡氏一样，聚会了，几个执事才来了一个，静茹茹说她作工作应付糊弄，胡氏马上就说：“你昨天晚上就到了，你为啥不通知呢？你不会叫呀？”胡氏，你自己作工作应付糊弄了，还反过来抓静茹茹怎么不叫呢，还监督人家什么时候到的呢，你说可怜不可怜！你这是打架！他作为带领，抓你的工作，这是人家的职责。今天咱交通了这些，是不是让你下去这么抓工作呀？这就是把人往神作工中带，把人往神面前带呢。你不知道作工该怎么作，该作啥，人家问你这是人家的责任。人家就问你呢，就该抓你的工作，就不允许你应付糊弄，看见你应付糊弄就得卡你。他要是看见你应付糊弄了还不卡你，那就不能用他作这个工作。就像昨天谈柯真真和静茹茹一样，要是一直这么作下去还能用吗？一样的，老好人，没有正义感，就抓不了工作。人家别人一说她，她就退了，就缩回去了，你说这能抓工作？滑石蛋，老好人不能做带领。你得铲除恶霸，你能作了铲除恶霸的工作，才能做带领。你信神在神家就是为了性情变化，不能走岔道，不能胡作非为！你还得见证神、荣耀神、高举神，不荣耀神的人也得回去。你出来就是得见证神、高举神、荣耀神，不能羞辱神名，不能故意地胡作非为。要是故意地搅扰，那更加是铲除的对象。抓教会工作就是看他们聚会了没有，聚的啥。工作安排里要求交通透亮的文稿，每个文稿都得达到交通透亮，一个文稿一个文稿地问，看他们交通了没有。每一个文稿里面解决啥问题，你先得弄明白。这篇文稿解决谁的问题，你教会里面哪些人的问题和这个文稿里面的问题是一样的，看清楚以后，是不是针对性地把这篇文稿拿出来去给他交通解决呀？这就是教会生活。教会生活是不是就是装备这些呀？教会生活除了群里话就是交通文

稿，就这两方面。群里话都是最现实的神话，都能解决咱的一些问题，还有文稿也能解决一些问题，教会生活就装备这些。

还有就是人才工作，把每个教会里的人才都得逐个地找出来，你实在交通不了，你可以汇报上来，我们找人去解决、去交通，但是你得把人才汇报上来。如果你汇报不上来，那就证明你有问题，你不想去作这些工作，你怕别人顶替你。你越能发现人才、越能培养人才，这才是好带领呢。有的带领是只怕有人才，“有了人才我就不能在这儿做带领了。”这是不是就是反面人物呀？这就是里面的存心不对，他不是寻求与神相合之道，走的路就是错的。神家要培养出更多的人才，什么样的人才都有，把这些人才都找出来之后，分类，有哪些是能做带领的？有的是文字人才、有的是福音人才，你把他安排到合适的位置上。能做教会带领的就安排一个教会三个带领操练；能做福音工作的就一个教会两个福音执事操练；能做浇灌的就一个教会两个浇灌配合，给他安排上。能作文字工作的让他做辅导员，或者小区文员，一层一层开始培养，都能培养出最好的人才，这就是咱该作的工作。作为带领就像是家里的一个大人，你自己的家里得安排得妥妥当当的吧？哪方面都得做到。“一个是准确地按着工作安排所规定的原则去作”，咱现在福音工作是个零，文章工作也是个零，教会生活也是乱七八糟，就这还打架打得不停，还不知道丑，再说说他还要找死去，你说可怜不可怜？他就这么可怜！这个根源问题就是咱没有把人带到神面前，没有把人带到神面前就是没有带到神的要求里面，没有把人带到神的作工里。这下根源找见了吧？他要是在神的作工里还能顾得上打架？谁能把人带到神面前这才是带领，这才是事奉神的人。带领工人的使命就是把人带到神的作工里，把人带到神面前。你们要是有特别的事解决不了可以汇报，可以找你们的负责人转给我。带领工人作工作“一个是准确地按着工作安排所规定的原则去作”，福音工作、文章工作、人才工作、教会生活，就这四方面，必须得准确地按着工作安排规定的原则作。

还有就是每个小区都得有个特家，这个家就是你们小区带领用的家，或者你们那个地方有时候有事、有问题解决不了，我们可以去解决，但是你得有个家吧？所以每个小区自己是不是得有个特家呀？你

得找，要求就是安全的家、合适的家。还有就是得给二线预备家，二线指挥要是外地的，得给人家预备一个住的家、一个聚会的家、一个商量活儿的家，还得有一个作活儿的家。预备好之后你就得卡着他，他不能乱跑，要不然他把福音对象领到他住的家去了，这些是不是都是小区带领该作的工作呀？小区带领得抓二线的工作，你在给二线指挥安排家的时候就给他说清楚，这个家是作活儿的家、那个家是商量活儿的家……这些你是不是得给人家安排呀？教会里的家你给教会里的人安排妥当，二线用的家你给二线安排妥当。在找特家这个上面，区带领也是一样，区带领聚会你们得有个家，你们给小区带领聚会得有一个家，得分开，都得有固定的特家，不能乱跑。区里有区里用的特家，小区里有小区用的特家，教会有教会的家，各自知道各自的地方就行，谁也不要打听别人的地方，有层有次，这是安全方面的问题。这些都是咱要作的工作。“一个是准确地按着工作安排所规定的原则去作，不能违背原则，别有自己的想象，别凭己意去行，一切为神家工作着想，一切以神家利益为重；”工作安排里有具体的要求标准了，剩下的就是自己往上配合。配合的时候不能只是说“我知道了”，就像咱今天一样，交通明白了吧？明白了。但不是明白了就行吧？你得去配合、去实行。哪些人能更好地获得圣灵作工呀？就是对工作安排的要求不抵触，并且还是尽所能去配合的人。有的人一看工作安排就说：“这一下要求多少事呢？这能做到？平时还挺闲的，这现在啥都得我操心！”这种人能不能获得圣灵作工呀？现在要作的工作比以前多不多？（多。）以前知不知道？（也知道，但是平时没有一个方向和目标。要说闲着吗？也没有闲着，就是忙事务了，做这个、弄那个，在生命进入上缺下了，在老师的文稿上面缺下了。）把生命进入当成次要，把事务性的工作当主要的了。

“一切为神家工作着想，一切以神家利益为重；”这就是带领工人作工的方向，如果你存心目的根本不是维护神家利益，根本不是为神家工作着想，那你就不能做带领。就像昨天胡氏和马汪叶提的那些问题，是为神家工作着想吗？带领问问马汪叶这段时间忙啥呢，马汪叶说：“我作的是本职工作。”就说这些话，这是不是故意较劲？还本职工作呢，你作的啥本职工作？就从你说的这句话来看，你就不是以工作为重！你就是不允许别人碰、不允许别人问，问都不能问，问一下

你，你就是说：“我作的是本职工作。”那就是对抗、叫嚣不允许别人问！“我比你强多了，你还问我！”是不是较这个劲呀？如果以工作为重，让不让问？人家问的是工作，你配合的也是工作，那这才是合一呢。他问工作呢，你说的是你对我不好，你啥时候对我好了，我再给你说工作，这是不是打岔？作为带领工人一切得以神家工作为重，所以谁也不能打岔工作，谁也不能拿工作撒气。人家问工作呢，你不说，还说：“我就不给你说。”这样的人就不能用。咱看人也得根据这个看，就是仇人问你工作，你也得回答，因为他是问工作呢。你们就是有仇，但他抓的是你的工作，他问的是工作。有的人是看见询问工作的信息故意不回，“你问我工作，我就装作没看见，我就不回，我就让你等，我过一天以后再回你！”这是气得不行，嫌问他工作呢，“我就不搭理你，我就装没看见、没听见。你叫我去，我再有意地不去，我就不见你……”这样的人能不能用？根据带领工人作工的原则来看，你就不是以神家利益为重，不是为工作着想。“一切为神家工作着想，一切以神家利益为重；”这是第一条，也是最主要的。如果你在这个范围里，你就是带领，如果你不在这个范围里，还能做带领吗？不是不用你，是你不在这个范围里，问你工作，你是不让问，神家利益你是不顾，你就是对人有成见，非得人低下头承认错了才行，不承认错这就完不了。你走的路不是以神家工作为重，所以你不在这个范围里面。作为带领工人，你务必在这个范围里面，这才能做带领工人，不在这个范围里面不能做。因为工作至上，神家利益至上，这是最基本的。在行政里，什么时候都是以神家工作为主，个人生活为次，个人利益为次，就是涉及你的利益了都是为次，工作是第一。这是正常人基本都能做到的，你要是连这个也做不到那就不能做带领。

“另外一条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在凡事上要留心随从圣灵的引导，严格地按照神话去行。”第二方面就是严格地按照神话去行，刚才弟兄谈了，得装备神话，最现实的神的交通发下来了赶快装备，你以前落下了，现在得赶紧补，赶紧去看，赶紧去装备，快马加鞭。像刚才谈的，有的以前什么根基都没有，工作经验没有，生命经历没有，现在就是空白。土话来说就是白手起家，啥也没有全都得装。就像考大学一样，你本来就没基础，现在已经落下了。国度建造要的是教会建造有基础的人，是在教会建造里有根基的、有人性的、真心要神的人，

要的是这些人，所以对于咱来说就是破例了。就像夏新羽一样，是不是破例了？夏新羽，你不赡养公婆，公婆把你告上了法庭，最后法院判决让你一年给你公婆1600元。1600元你都不给，最后你还让公婆知道“因为这1600元，我和你儿子离婚了”，让公婆一辈子遗憾，这事做得太恶劣了。国度建造要的是在教会建造里好的，不是要咱这些人，咱在教会建造里都不是好的，这样说你的目的是让你彻底改变吧？所以你得赶紧装备。别人有时候还能开个小差，但你呢？你开小差就完了。因为你本身就落得太多了，所以你现在得豁出去，豁出一切去配合。“如果对圣灵的引导你还能违背”，夏新羽，哪些是圣灵引导？昨天在给你交通你不赡养公婆这方面的时候，是不是给你交通了神话？夏新羽，给你交通神话了之后，你说的啥？你说：“神知道。”你说这个话的时候怎么想的呢？“神让我尽本分，你让我孝敬父母。”是不是这个观点呀？你说这话的意思是，“你不知道，但神知道我，我不是不孝敬父母的人，是我公婆还有好多事情……”你是不是还想说呀？这些理就讲不完。“如果对圣灵的引导你还能违背”，什么是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引导就是神话的引导吧？昨天给你交通的时候是不是神话明确指出：“**在尽本分不受影响的情况下，就是在你的心不受他们辖制的情况下，打电话问候一下、关心一下，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难处，处理一些生活上的问题，甚至也可以帮助他们解决一些生命进入上的难处，这些都可以。……这是在不影响你尽本分的情况下，在他们不拦阻、不搅扰你也不拖你后腿的情况下，你对他们尽责任理所应当，做到没有良心责备，这是最低标准。**”（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什么是追求真理（四）》）在神的托付没有临到你的时候，孝敬父母是应当的，没有任何疑惑，是不可疑惑的！你还有疑惑吗？你说：“神知道。”这是不是想疑惑？是不是想把这个话给打回去呀？（对。）你说这是不是违背圣灵引导？这个会对号了吧？就是给你交通了神话都不行，你还说神知道，你啥意思呀？神话都给咱明确指出了，你还说：“神知道。”你说你信的神在哪儿？信神就是信神话呢，神话临到，神话就得能掌管了你、控制了你，神话能掌管了你、控制了你以后，你回家就会做人了。工作忙的时候咱不回家，等工作不忙了以后，你回家了以后，你们两口子拿上礼物、拿上钱给公公婆婆送去了，这是不是改变？这就是改变。别人一看话语成就一切了，这是不是荣耀神、见证神？你不能说：“话语改变不了我，神知道。”你说这

还怎么信神？神话在你身上不起作用！神说话语成就一切，在你身上能成就吗？成就不了。当你活出正常人性了，在工作不忙的时候孝敬公婆了，这就是一个改变，别人一看，这才是话语达到的果效。“多少年了，确实就是我一手操作、一手规划，不允许他照顾他老妈，哪怕说多少理那不叫理，就是我做的，我还是主谋。但是我现在看见神对人有要求，神说了人得孝敬父母，那我得孝敬父母。看了神话我看见我还想借着神话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些是我里面的鬼道道。”你把你的鬼道道全部揭露出来、说出来，然后根据神话再一对照，“我才看见我不是人，我不是东西，我就是神话所说的人类中的残品渣子！就这样还让我信神呢，今天还高抬我让我作带领，我不配。所以我现在勒马回头，我回去以后把丈夫的思想工作做通，拿上礼物、钱看公公婆婆去。法院判我给我公公婆婆1600元，我要是有，我还多给点。”有了这样的经历，经历文章能写出来了吧？当你这样做出来以后，父母还有啥说的？这是不是神话带来的改变？这是不是好的经历文章？以后别人还会看你夏新羽就是这？有没有路途？你这样做的目的是啥呀？这就是一个改变，就是话语在你身上达到果效了。神话要在地上作王掌权了，在你身上作不了王？要是作不了王的话，那就改变不了你，那你就是神话以外的人，就是外邦人。神话能掌管了你，神话能控制了你，神话能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你能够按着神话去实行了，这就是一个改变，这就是生命经历。给你谈这个并不是让你孝敬父母以后不出来了，不尽本分了，不是这意思吧？是说你这里面得有个目标，“这是我该做的，在我有钱、有能力、有条件的情况下，我该孝敬父母。”何况你还有几个孩子呢，都有钱又不是没钱，是吧？咱这样做了，让别人看见，这是不是咱的一个活出呀？因为你在实行神话，你按着神的要求去做了。神看见的是你在实行神话呢，这不是人与人之间的问题，而是你在实行神话。“我看见了神对我的一个教育，我以往就不叫人，就不知道怎么做人，现在我才知道凭神话做人。”当你凭神话做一次人的时候，你写出文章别人一看，是不是真实际呀？这就是人太败坏了，神说中国人是最污秽、最败坏的，前面都加个最，把这些人作成，神的工作就成了。人家外国人几个月就成了，咱中国人呢？难不难？

你看咱今天，原教会信神二十多年、三十年，到现在跟上国度建造以后是打架打得不停，三十年了都没有进入正轨。信神是在干什么呀？信神就是在打架，打到现在了还是打架，可怜不可怜！是不是最污秽、最败坏？神最后要的是一个果实，就看能不能把你作成。像马汪叶和胡氏，如果能勒马回头，是不是还有机会？要是还是这样走的话，还有没有机会？你俩以后怎么走这个路？就非要死不悔改呀？你俩就没有想着“我要彻底改变，让神鉴察我，如果我再跟柯真真她们对着干，我自己出车祸死去！”有没有这心志？如果有这心志有没有机会？（有。）这是不是自己的路自己走呀？信神就是为了性情变化，信神就是为了自己的生命长大。国度建造就是要让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主要看你身上有多少神话。你有神话了就有生命了，因为你能实行一点都是神话达到的果效。当你看见自己变了，你自己轻松呀，就像身上洗了澡一样，败坏的一面得洁净了，你是不是高兴的？可是当说到咱的问题时，咱是什么态度？“你把我说成这了，我气得不行，气得我说不定哪天就死了。”这是悔改吗？（不是。）“我就不改！”你看硬不硬。（弟兄：这就是“以死相逼”，就是：“神，你要求我，我做不到。我就是这样，我就要这么做，你要是不让我这么做，我就死给你看。”什么意思呢？“你不是来拯救人的吗？你拯救的啥呀？你让我进国度，我就要带着这个悖逆性情进国度。你要是让我进了国度，那能让他们看见你的公义，你要是不让我进，我就死给你看，反正我是死也不变化。”这就是以死相逼，控告神的公义。）“如果对圣灵的引导你还能违背，还能顽固地按着自己的意思、按照个人的想象去做”，胡氏和马汪叶持守的是个人的意思、想象，是顽固地按着自己的意思、按着个人的想象去做，这是最严重地抵挡神。你们这方面以前也说过，说清楚了也不行，每次都是这方面，就出不了这个圈！你们这方面就变不了了？就是要顽固地这么做，几年了还是这么顽固！就是“还能顽固地按着自己的意思、按着个人的想象去做”。就是想象别人利用你，想象别人要怎么对待你，这不都是想象的？“这是最严重的抵挡神。常常违背圣灵的开启引导就走到绝路了”，就像咱现在一样，走到绝路了，绝了。绝路怎么来的呀？违背圣灵的开启引导，咱交通过了，又不是没给你交通过，又不是没给你谈过，什么都给你说到了，是你违背圣灵的开启，圣灵的引导，就不走这个路，就要打，就要看谁胜、看谁败。你是常胜将军，不胜就不行！“常常违背圣灵的开

启引导就走到绝路了，失去圣灵的作工就没法作工作了，即使作工作也没有什么果效。”所以咱以后就看哪个小区的工作有果效，工作有果效那就证明小区带领能够听明白，起码能领受了。领受了以后，他才能去实行、改变。他不是光听懂就行了，他是能落实到自己身上，这就是有圣灵作工。“作工作主要就这两条原则，一条是准确地按照上面的安排作工，根据上面安排的原则做事，另外一条，随从里面的圣灵引导，这两条抓住了，作工就不易失误。”这是不是有方向了？（嗯。）神话也是圣灵的引导，所以咱作工作就是根据神话、工作安排，把这两方面抓住。工作安排的要求都得达到，说几号就是几号，就是再难、再苦都得达到，这就是目标。作工方面该怎么作，这涉及到生命进入了，人和人之间该怎么相处，不能以工作撒气，这下从上到下都得这么去走。今天交通这个就是让你先有个目标、方向，没做过带领的也不是问题，就咱今天交代的这些，按着这些去作工作就行了。总的来说，咱得根据神话的要求标准去走。

452　圣灵作工的原则

1　圣灵作工的原则是借着人的配合，借着人主动地祷告、寻求、亲近神才能达到果效，圣灵才开启光照。不是圣灵单方面作，也不是人单方面作，两方面都不可少，人越配合，越往神所要求的标准上去够，圣灵越作工。人的实际配合加上圣灵的作工，才能产生实际的经历，产生对神话实质的认识，逐步这样经历，最后产生一个完全的人。

2　神不作超然的事，在人的观念中认为，神是全能的，凡事都是神作，结果人就被动地等，不看神的话，也不祷告，专等圣灵的感动。而纯正领受的人则认为：我配合到哪儿，神就作到哪儿，神作工在我身上达到什么果效是看我怎样配合，当神的话说出来，我就竭力寻求往上去够，这是我当做到的。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对“实际”当如何认识》

4.守规条与守原则的区别

你们刚才说马汪叶怎么了？（夏新羽：那天选举的时候，选上马汪叶和胡氏了，有个带领就说马汪叶了，“弟兄姊妹选上你了，你不要绷着个脸了，给人家笑一笑。”马汪叶说：“我就这么个脸，你们为什么要看我的脸呢？”）说马汪叶呢，是吧？（嗯。）（马汪叶：我被选上小区带领以后，那个教会的带领就给我提出来了，说“选上你了，你以后不要给别人绷个脸了”，别人看见我老绷着个脸，就受辖制了。）（夏新羽：人家是说她老是有那股子劲儿，人家就受辖制了。）你们谁带领谁呢？（马汪叶：她们带领我们呢。）（肖红：戴杜心和夏新羽带领她们这些小区带领呢。）戴杜心和夏新羽带领你俩呢？（马汪叶：嗯。）（夏新羽：那天静茹茹和柯真真拿走了奉献的东西了，当时忘记开票了，然后就说让马汪叶和胡氏补个票，后来马汪叶就说咱们不能越级，得按原则来，一级一级地来。）马汪叶说谁越级开票了？（肖红：马汪叶说静茹茹和柯真真把东西拿走了，意思是不通过她们就把东西拿走了？）（柯真真：马汪叶和胡氏是小区带领，她们俩那会儿不在，教会带领就直接把东西给了区带领了，然后我们从区带领手里把东西拿走了，这就是越级了嘛，这些东西没有通过小区带领，就直接到了区带领手里了。当天收东西的时候，我们都在呢，我们直接就把东西拿走了嘛，她们就说这是越级了。）（胡氏：教会往上交奉献的东西时应该怎么交？得合什么原则？咱现在提到这个了就说一下，教会收到奉献的东西应该怎么往上交？）（肖红：问谁呢？）（胡氏：就说咱现在说一下这个事。）（肖红：你不知道怎么往上交吗？）（胡氏：我知道呀，所以我就守原则嘛，原则应该怎么交，我就怎么去抠、卡，监督，是吧？）她是去教会里拿奉献的东西去了，是吧？（夏新羽：我们都在呢，那天都在一个地方呢，就是包片区、区、小区、教会带领全在呢。）你们去教会里取奉献的东西去了？（夏新羽：哦，这期间她俩走了，走了以后那个教会带领又拿来东西了，我说拿过来了那就也交了吧。）本来人都在呢，是奉献的东西没有拿过来，结果东西拿过来了她俩人走了？（夏新羽：马汪叶和胡氏走了，我说那就直接让静茹茹和柯真真把东西拿上走吧。）（胡氏：那天去的时候主要就是拿东西去了，去了以后她们也没交通什

么，也没落实什么工作，就是要拿东西呢，在这之前我们跟教会带领已经提前四五天就把这个都落实下去了。）都说好了，是吧？（胡氏：对，都说好了。本来就是大区的、小区的、片区的过来拿东西呢，其他教会的都收回来了，就一号教会的带领没带过来，她们就说改天吧。）（肖红：教会带领说改天吧？）（胡氏：对，说是没拿，下一次也行，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嘛。）（肖红：人家意思就是改天或者下一次再拿，所以你们是因着这个走的？）（胡氏：一号教会带领走了，去干啥了，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一上午把收过来的交给大区了，大区就交到片区了，交完之后就十二点了，说没事了那我们就先走，这不就走了？我们走了以后一号带领又去把东西交过来了，交过来我们也不知道，到晚上的时候大区的发过来信息了，说你们过来签个字。我们说签完了怎么又签字呢？她们说一号教会拿来东西了，我们也在跟前住着呢，那你叫我们一下我们也能过来呀，过来咱该签字签字，咱有三联单嘛，是不是有原则？一级一级交过来。给东西的人签字，收东西的人签字，对吧？这不是咱的原则吗？然后说让我们签字呢，我们没见东西怎么签字呢？所以就没签。后来就是选带领的那天，这不就说到这个事了？她们说："你们有错误，我们可以原谅，那我们有错误，你们也可以原谅"。我说这个是涉及到原则的问题了，并不是一个错误的问题。她们说"你们有一张票还开错了"，是，这个是我们的错，我们承认、接受，那我们开错了重开一张就行了。但她们这么收钱，还把这个也看成是一个错，还说这个也可以原谅，我觉得这就涉及到原则了，不是错不错的问题。）意思是中午你们走了，下午她们把奉献的东西拿过来了？（夏新羽：不是下午，就是她们刚走了十分钟。）（胡氏：就是刚走了一分钟，她们也没有叫我们回来。）（夏新羽：没叫，是没叫她们。）（胡氏：没叫，我们离得也不远，你们要是叫一下，我们是不是就回来了？咱该办的这个手续是不是一层一层都能签字？收的签字，交的签字，是吧？就都能办了这个事。）那后来又是什么时候叫你们签字的？（胡氏：晚上叫的。）（夏新羽：第二天我们聚执事会的时候，我拿的票说"你们签字吧，昨天人家取走东西了，我们把票补开上了"。）（胡氏：然后我就把有关这方面的原则打开念了一下，里边说的是一级监管一级，是吧？咱们应该这样去做嘛，那是神家奉献的东西，咱们是一个态度的问题。对待神家奉献的东西应该是什么态度？小心谨慎吧？不能是随意乱做，

谁想签字就能签字！后来我就举例子，我说，比如我去银行存钱了，我在五号柜台存的钱，然后我去三号柜台问人家去要票，我还有理由了呀，“我在这个银行存的钱，那随便哪一个柜台都可以给我开票嘛”。你说三号柜台给我开这个票吗？三号柜台该不该给我开这个票？不给吧？那我在五号柜台存的钱得在五号柜台取票吧？后来我就说，现在这个就等于是一个空头支票，我能开呀？签字好签，那不就一个字嘛，我的名字我会写呀，但是涉及到奉献的东西，这是合不合原则、合不合真理的问题，我不能签！这东西就没有经过我的手，我不知道，那我怎么能签字呀？要是我签了字就是走了一个空账，我不能签，我不签，这个能签吗？）

咱这里边有个不清楚的地方，就是说什么叫原则，什么是规章制度，你得搞清楚，原则和规章制度它不一样。原则和规章制度有什么区别？什么是原则，祭司弟兄交通过，神也交通过。你看神交通原则是怎么交通的？就好比洗碗，洗碗的原则是什么？神说：“**比如让你把盘子洗洗，这是本分，你接受了，用水一冲，‘好了，洗完了。’有没有实行真理？你认为自己实行了，把盘子洗了，冲干净了。那洗的时候怎么想的？‘没怎么想啊，就刷盘子，洗干净就完事了。’那你刷盘子的原则是什么？你遵照什么原则做这一件事情，这就是实行真理。交代给你一样任务是你的本分，你怎么做是在实行真理？有没有原则？这个原则就是理论基础。首先不应付糊弄，先守这个原则。那不应付糊弄心里得怎么想？怎么做啊？有几个步骤，先看，盘子脏，上面还有渣子，也可能有菌，得用洗洁精杀菌，光洗掉还不行，冲十遍把它冲干净，里外都看一遍，左右一圈都得看一遍，这就不应付糊弄了。这是心里有原则，按这个原则办事。不是拿来看一眼，洗洗冲冲就完事，不管有没有油、有没有菌，‘让我做我就做了，做了就不是应付糊弄’，这就不是实行真理，这叫出力，这叫效力，卖力气呢！事情做完了，怎么就不是实行真理呢？怎么就成了出力的呢？不按原则做事，不是在实行真理，就是他做这个事没有按照真理原则去做，心里没有原则，按照自己的意愿、心情、情绪、想象、观点做了。‘刷刷就完事了，用什么洗洁精呀！什么油啊菌啊，我怎么没看到菌呢？没有菌，用吧，没事’，这是不是你自己的观点？自己是这么想的，你就照着自己的观点这么去做去行了，这就不是在实行真理。按真理原则去**

做，那就得想‘不能应付糊弄，得以洗净、杀菌为原则，杀菌、洗净后，人用着安全、卫生’，这是原则，你所做所行全部围绕这一条去做，这就达到不应付糊弄了，而且用上心了，尽上力了，这就叫尽心、尽意守住本分，这就是实行真理。这是最简单的、人常接触到的一个实行——尽心、尽意尽好本分。”（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信神最重要的是实行真理》）洗碗的原则就是洗干净就行了，是吧？（嗯。）原则就是个干净、卫生。这个原则里面有没有规定得老婆洗碗不能让老公洗碗？没有这一说吧？也没有说洗碗得用什么洗洁精吧？（没有。）也没有说得洗几遍，这些都没有，是吧？（嗯。）细节都没有。那什么是原则？原则就是一个大的方向、目标。方向、目标，这个就是个原则。洗碗的方向、目标，那就是干净、卫生，这就是个原则。祭司弟兄交通原则的时候怎么交通的？祭司弟兄交通说：“举个例子，外交家到外国签订合约，他的原则是什么？他说：‘我就两条原则，第一不出卖国家利益，第二不出卖国家领土，守住这两个原则，啥约都能签。’”（摘自《上面的讲道交通·116-A-5》）两个国家要谈判的时候，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代表，你是你们国家的代表，那你谈判的原则是什么？你的方向、目标是得维护你自己国家的利益，所以你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我搞的这个条件只是为我这个国家的利益”，这就是总的一个原则。好了，借着这个让咱明白什么是原则，原则就是一个大的方向、目标。你孩子念书呢，念书的原则是什么？念书的原则，一个是能学习文化知识，第二个，念出来以后能分配工作，这是念书的原则吧？（嗯。）至于说你念哪个学校，重点学校呀，还是省级学校、县级学校，这个有没有要求？没有了。就是说整体的方向、目标，这就是个原则。那规章制度呢？规章制度就是说围绕着这个原则制定的一个规范、制定的一个规条，也可以说制定的一个规条，这个规条就叫规章制度。一般情况下，做什么事情得遵守这个规章制度。这个规章制度是从原则里面产生的，但这个规章制度又是一个规条，在没有任何情况下的时候，那你得守住这个规章制度。也就是说你有原则的情况下，你得守住原则，你没有原则的情况下，你得守住规条。这就是说，规条是在什么时候守呢？就是在你不明白原则的情况下，你得守住规条。你有原则了，再守这个规条的时候，你就有了一个方向。你守这个规条这是一个规章制度，规章制度一般情况下咱是应该守的，得遵守这个规章制度，但是特殊情况

呢？特殊情况你就不是守这个规章制度了，你就得守原则呢。（嗯。）就像你要进哪个小区的时候，人家都要登记；有的单位还得有礼貌行为，你要开车进出人家单位，你得先下车跟门卫打个招呼，是吧？这是在一般情况下需要遵守的一个规章制度。那假如这个小区或单位失火了，还登记不登记，还用不用下车打招呼？（啥也不管了。）其实原则就是有一个大的方向与目标。那对待弟兄姊妹奉献的东西这个大的方向与目标是什么呢？咱今天管这个奉献的东西呢，管奉献的东西的方向、目标是什么呢？（胡氏：不能贪吃、贪占，不要让神家利益受到损失。）对，原则就是不要让犹大拿走，是要保护这个东西能够安稳、安全到达上边，是吧？（嗯。）安稳、安全地到达上边，这是一个原则。在这个大的方向里面还有一个什么原则呢？为了不让犹大贪吃，拿这个东西的时候必须得两个人，这个是一个硬性指标。除非是特殊情况，如果今天保管家被出卖了，大红龙盯上了，得赶紧转移东西了，可另一个人来不了，你说什么呀？“一个人取不行，不合适，不能取”？（胡氏：可以，那个可以，那就是另外一条原则，它分着呢，一共七条原则，每条都不是形同虚设，每一条咱都得有原则去执行、去实行。）咱这不都是取奉献东西的原则，是吧？（胡氏：对。）取奉献东西的原则，就是在正常情况下是这么运行的，那就必须是两个人来取，是吧？有个突发事件，那就按突发事件来处理。（胡氏：咱们那天不突发呀，突发什么了？）你那天不是突发事件，是吧？（胡氏：嗯。）我刚才举这个例子，不是针对你这个举的，就是说如果遇上突发事件一个人也可以取，但是没有这个突发事件可不可以一个人取呢？（不可以。）不能一个人取，是吧？（对。）但当时取这个东西的时候，她是不是一个人取的呢？（不是。）哎，她不是一个人取的，这就已经达到取东西的一个基本的条件，就是说上面有两个人或者是两个以上来取就已经达到取的条件了，而你们已经达到四个人了。（六个人了。）六个人了，这个基本的原则是达标了，但是不合规章制度……（胡氏：我还有一个疑问呢，比如说我是教会带领，你是大区带领，我把东西直接交给你了，那就是谁收的东西，谁给人家签字，谁给人家票据吧？他们当时就没有给人家票据。）给东西的时候是一个人吗？（夏新羽：不是，是六个人。）（胡氏：不是一个人，那为什么当时不给票呀？）（夏新羽：忘写了。）（胡氏：当时没有给票，过了一个礼拜以后，选小区

带领的那天，才签的字，开的票。我在那念的原则，就是说得严格按照这个原则去执行，神家的原则不能形同虚设！咱对神家奉献的东西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不能浮皮潦草地这么去做，是吧？）你刚才没有听清我说的这个原则是什么，原则是方向、目标。（胡氏：教会里边奉献的东西，两个带领都在应该同时签，是吧？他们也没有签嘛，等着我们去签呢，完了以后个人奉献的东西是不是谁收谁直接就给了人家票了？）这又是一个原则问题，这是什么原则呢？就是说你去奉献这个东西的时候……（胡氏：这个中间是不是有漏洞？那当时都在为什么不签？那天一号的两个带领说的是两种话，一个带领说："没有我的事了，我把东西奉献了我就不管了。"另一个带领说："我们都在呢。"这就是中间存在的漏洞，所以说这些方面……)怎么"我们都在呢"，怎么是"奉献了就不管了"？（胡氏：这个带领生气了，意思是说你们不给我们签字。）那为什么不签字？（胡氏：就是东西送过来的时候我们不在嘛，我们也离得近，你叫一下我们也能过来，不是我们不去收，我们当天就是作这个工作呢，就是作这个工作去了，不是我们不去，她拿过来的时候叫我们一声，我们也能过来，这个完全可以呀。）她们没叫你，主要是她们没叫你。（夏新羽：没叫，原因就是中午她们回去了。）（肖红：她体谅你们回家做饭了，刚回去别来了。）（夏新羽：体谅你们中午还得回去做饭呢，就想着明天还见呢，明天见了咱签吧，反正先把东西给了人家包片区了。）（胡氏：我们过去又用不了几分钟，十分钟都用不了就过去了。）（夏新羽：我又不知道。）（胡氏：不是当时有五、六个人嘛，你不知道她们知道呀。你们今天做个诚实人，就说交的时候一号带领到底在不在跟前？）（夏新羽：在呢。）人家给了东西以后你没有给人家单子，是吧？（夏新羽：单子是对小区的不对教会，是我没有给人家写收据。）（肖红：就是便条也没有？）（夏新羽：没有，是想明天就见她们了。）（肖红：就便条也罢，给她一个，你们收了，然后她拿着这个便条再上账，也没有这个？）（夏新羽：对，没有这个。）这个只是说她没有按这个规章制度来，但不等于是不合原则，这个规章制度和原则咱得分开。

还有刚才胡氏说的就涉及到另一个原则了，就是说她们来交东西的时候，你说两个带领，一个带领说给了，一个带领说她根本就不知

道，是吧？（知道，她是没点数。）不管她知道不知道，我给你说的是什么呀？就是说这个送东西的原则是什么。取东西的时候必须得是两个人，对吧？那送东西是不是必须得两个人？没有这一说吧？咱得去理解这个事情，为什么不需要两个人呢？取东西的时候必须得两个人，是因为得有人证实一下这个东西收到了，如果一个人去拿，有可能拿上就跑了。（嗯，对。）这就是有个证人，你跑不了了，这是个见证人。所以说取东西的时候必须得是两个人，但送东西的时候就不需要非得两个人了，只要你把东西给送到就行了。（胡氏：不对吧，送东西也得两个人。两个人送，一个人必须得保护好另外一个人，然后不允许在商场停留，也不允许去买东西的地方顺便逛一圈或者干啥的，你把他安全送到目的地，把东西放好，交接好以后才可以离开，不能一个人。）（夏新羽：看什么情况呢。）（胡氏：看什么情况？看什么情况，说！）（夏新羽：你得分背景呢。）（胡氏：不是，假如说你拿着特别贵重的东西，是不是可以让他一个人去？在路上安全不安全？）为了安全。（胡氏：对，为了安全，这有原则，原则上说在路过商场呀，路过超市呀，或者路过广场呀，不允许你停留，不允许你办你的私事，你直接送到一个目的地，保证安全了，另外一个人才可以走呢。）你说的这是另一个方面。就是不管送的是什么东西，是送贵重的东西也好，还是普通的东西也罢，整体的这个原则是得注意安全，这是肯定得注意的。但是我在这儿说的和你说的这个又是两码事，你说的这个是运输的安全问题。（嗯。）我跟你说的是交接的问题，不一样。假如说你是送贵重的东西，你也可以不需要带领跟你去，你雇上个保镖也可以，是吧？只要安全到达，它只是说得安全到达。我说的是在这个交接的过程中，“只要有一个人证明我把东西给你了”，这个交接过程是成立的，送东西是可以一个人的。（胡氏：交接一个人交接就行，交完以后两个人签字。）你给东西可以是一个人给，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不可能多给他东西，也就是说你不可能把自己的东西给了他呀！在这个交接的过程中最少得有两个人，是怕你把“公款”装到私人的口袋里面，但你永远不可能把私人口袋里的“钱”放到“公款”里面，这个是出现不了的，所以说送东西的时候可以一个人去送，为什么呢？因为你交一个东西，人家给你开的那个票不可能给你开成是两个东西的票，所以你送东西是多给不了也少给不了的，你送完东西回来以后拿着人家给你的这个单据算账的时候，你

给人家多少就是多少，这个你是出不了差错的。你去送东西，你想从这个东西里面扣上一部分，把剩下的部分给人家，好了，单据在这儿，“你怎么就给了我一部分东西”，这个你跑不了，所以出不了差错。在这儿关键卡的是什么呢？卡的是取东西的。来取东西的时候必须得是两个人，如果是一个人过来取，好了，我给你开个单子，把东西给你了，东西、单子都在你这儿了，那就是你自己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了。让两个人一起取主要是怕怎么呢？主要是怕出差错，怕败坏的人在这里面出了差错，所以取的时候定了必须是两个人去取，这是个原则，这是个死的，得卡着，这就把你走犹大的这条路给你卡死了。而你们的这个事情里面，只是她没有守住这个规章制度，但是不等于说就是没有原则，这个规章制度和原则咱要分开，出了原则性的问题就是大问题，根本的问题，出了原则性问题就是人性的问题。（夏新羽：比如说我一个人去取东西，里面是不是有“偷”的这个意念或者是成分呢。）你给撒但留下了作工的机会。你没有按照这个规章制度来，你是有意没有按照规章制度来？还是在某种情况下、背景下没有按这个规章制度来？这个规章制度有没有影响到原则。就像你们今天说的取东西，给东西的人有两个，然后取东西的这边还有两、三个，他们已经证实了这两个带领把东西拿过来了，你看了单子以后，你给他签个字，这个没有多大事，不会发生什么差错。咱要知道这个原则主要是卡住不让咱出差错，已经有两三个人证实了，他这个是不会出差错的。但如果说下面的人他和你这个带领有成见，他有意识地避开你做事，这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果他是有意识的，这就是他的败坏性情了，这个能理解吗？这就看他俩是不是串通好的，就是想把你架空搞篡位呢，想搞什么机密活动呢。神看人的存心目的，看你的观点是什么，存心是为了什么。（胡氏：那专门设上一级一级的不就是一级要监管一级吗？是吧？那不是我们得给人家票据呢？还得往上贴单呢？一笔一笔都得写清楚了。那以后就不用通过小区了，直接大区过来收教会的就行了，本身就完全可以的呀，那为什么要一级一级这样进行呀？）（肖红：胡氏钻到这个事里面，就是要个对错。你就说他们全是错，这就行了，这就没事了。）（胡氏：那这个事就是对待神家奉献东西的问题，是态度的问题，咱必须小心谨慎呀！那设立上原则，我不敢不按原则来呀。）我刚才跟你说的那是制度，规章制度不是原则。（胡氏：那是制度不是原则？）对，那是规章制度。（胡

氏：那为什么是说收取神家什么什么的原则，而不是说收取什么什么的制度呀。）原则里面说没说几个人取了东西以后，不能后补单，有没有这一条？原则里边没有这个细节，它也不可能有这个细节呀。你说他们不守原则，这只是你的一句话呀。（胡氏：就是说他们这次不守原则。）这是定了一个规章制度，这次是不守规章制度，不是不守原则。（胡氏：那这次要是不这样卡的话，下次还会这样做。）好比说，今天中午咱五个人吃饭呢，但只有四双筷子，你说这中午饭是吃还是不吃呀？你要是出去买一双筷子，那还得走二里路，还得二十分钟。你说你是跟一个人分开一人一根筷子吃饭呀？还是等二十分钟买回来筷子，然后再吃这顿饭呀？你的原则是把这个饭吃到肚里边，是吧？（对。）那吃饭的规章制度是得用两根筷子吃，你用一根筷子吃饭肯定是不合规章制度的，是吧？但你不能说，“你这样说了，我今天用一根筷子吃，以后我顿顿都用一根筷子吃”，是不是这个意思？（胡氏：我现在迷糊了，我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实行了。）这就是说字句让人死，灵意让人活。

什么叫规章制度？什么叫规条？什么是守规条？什么是实行真理？（胡氏：规章制度、规条和原则不能相提并论，规章制度那就是一个死的字句，是吧？字句让人死，真理让人活，那定了原则咱就应该按原则去实行。）原则是一个方向、目标，规章制度是为着这个方向、目标服务的一个实行的规条形式。（胡氏：全部随心所欲，那神家奉献的东西该谁收谁就去收，那包片区直接收了就行了，那就不用通过一级一级来交了，也不用一级一级签字了。）（肖红：胡氏里面有问题呢，就咱这会儿谈的原则是啥呀？就是他有证据、有证人就行，你根据一个大的方向，给你举一个例子，就像这次我们过来了，比如这个东西应该是欣然然和任茔她们来拿呢，但我们在这儿呢，她说“把这个东西给我们捎回去吧”。你说我是捎还是不捎呢？按规章制度的话能捎吗？）（不能捎。）（肖红：“她就没签字，她就没有记上账，我怎么给她捎呢”？可是如果为了安全、为了大局利益的话，咱根据这个原则的方向来看，安全第一，正好咱有车方便，她下次来还不确定有没有专车、顺车，就即使有专车，她还得因着这个再过来一趟，就为了守个规条签个字，花上油费、过路费专门跑过来签个字，她再拿回去，你说哪个是合原则呢？如果按着大局方向来说，是不是

傻了呀？是不是守规条守得傻了呀？）（夏新羽：我们上一次、这一次就是这样的。）好比说，你在医院里面做护士呢，你这个护士就是照顾病人的，是吧？照顾病人，为医生服务，就在医生让你给病人换吊瓶的时候，人有三急，旁边有病人的家属，你说病人的家属能不能换一下药瓶？（能。）那你在这个情况下怎么做呀？“我是护士，这个输液瓶子得我换呢”，人有三急，你是憋住去换这个输液瓶子，最后拉到裤子里面？还是让病人家属给换？你是实行原则呀，还是守这个规条呀？原则上这是护士的职责，是护士该做的，但换药瓶子这只是个规章制度。（胡氏：那是分背景、环境的呀，那是急的情况嘛，真是急的情况下奉献的东西能不能拿走呀？能呀！就比如说我是保管家，大红龙就盯着我了，他来我家取保管的东西了，就一个带领或者就一个事务，他能知道这个家，他过来取了，我给不给呢？那我立马就得让转走，这是紧急情况嘛，那时间、环境、背景都不一样，那是紧急情况下可以这么做。）可是这个也是紧急情况呀，他们看着你是紧急情况下回去吃饭去了呀。（夏新羽：中午你得回家做饭呢，你要是做不上饭我们怕你老公打你。）（胡氏：不是说我着急去做饭、吃饭，我不着急。）你不着急，他们把你当成着急的了呀。（夏新羽：着急呢，怎么不着急？那天她老公八点半回去，没拿钥匙，她没给开门，她老公打她呢。）（胡氏：是，我老公打我了，我也没有因为我老公打我，我就不出来作工呀！）（肖红：胡氏呀，你就是这么作工呢，我今天算是见识了，你在下边怎么作工呢？要是这样的话，你在下边怎么解决这些问题？）（胡氏：啥意思呢？意思就是不用守原则就是作工呢？守原则就是不对？）（肖红：你这会儿听懂了吗？这会儿谈这么多例子，你听明白了吗？你是借着这个守原则非得让说他们错了。）她的问题不在这个原则、规条里边。（肖红：是呀。）她的问题是在哪儿呢？她的问题是取东西的这个人有问题。取东西的人有问题，给东西的人有问题。如果当时是我去取的话行不行？（行。）你们怎么替人家说话呢！胡氏，我当时去取这个东西行不行？（胡氏：你不是也经历过我跟你交接的这回事吗？一开始你来取东西的时候，我不是也不给你吗？我说你一个人取不行。我那会儿也是死守规条不让你取走，那会儿不是就有这经历嘛！）那你从这个经历里面走出来了没有？得着什么了？（胡氏：我是不知道我以后该怎么去实行，我按着原则来反而是实行得不对，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实行。）那你在当

时的那个情形里还没有走出来？（胡氏：不是当时的那个情形没走出来，当时我是不明白。）你从当时的那个里面认识了没有？（胡氏：认识了，那会儿知道……现在知道了。）那你说说你当时的认识是什么认识。（胡氏：后来认识到了嘛，现在就知道了。那我是什么呢，我还给神家把关呢？那神要过来取的时候，还告人“我是神”呢？现在明白这个了嘛，这个能转过来，就是转不过来现在说的这个。）那个和这个的区别有多大呀？咱今天的问题主要不是在守原则不守原则里面，主要是咱这个里面有一个心态、情形，就是神现在正交通的放下，你这些东西放不下。名誉、地位，这些东西放不下。

在胡氏这里，主要对静茹茹和柯真真怎么呀？“你们两个毛孩子，你们来了多长时间呀？你站在我的头上带领我。”胡氏里面还有这些东西作祟着呢，有点不服不满。（胡氏：没有想过这个。）你想想你潜意识里面的那些东西。就是神说的：“**在你的心中有一个天大的秘密是你从未觉察到的，因为你活在了没有光明照耀的世界之中。你的心、你的灵被那恶者夺走；你的双目被黑暗遮蔽，看不到天上的太阳，看不到夜空中的那颗闪烁着的星斗；你的双耳被欺骗的言语堵塞，听不到耶和华打雷般的声音，也听不到从宝座之上流出的众水的声音。……你死死地拽住父亲的衣衫，愿与其同受苦难，深怕失去同行的伴侣，失去远去的‘方向’。**”（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全能者的叹息》）你心里面有一个秘密，你的父亲他在指引着你，指引着你做一切的事，你还拽着他的衣衫死死不放，但神说这是你心中的秘密。这个秘密是什么呢？是你都不知道的一个秘密，那我现在说的这个就是你不知道的一个秘密。所以我刚才说如果我来取这个东西，可不可以？你说：“现在可以了，以前不可以。”那今天他们代表谁？他们三个人、五个人在一起，能不能代表？而且他们来取的时候，并不是有意识地要绕过你。他们说你中午回去做饭去了，当下给你打电话也不合适，他们拿走这个东西以后，等你们来了签个字，把这个手续补上就行，这个东西它跑不了，五个人在这儿看着呢，这没有违背原则。我刚才给你交通了什么是原则，什么是规章制度，你应该是听得懂的，你听懂了以后，但你还是打着一个原则的旗号来达到你的目的。你是知道了咱这个是规章制度，我并没有说要把这个规章制度给废弃，而咱在这个原则的前提下是活灵活现的。可是你说话里面还带着一个“这个原

则咱就不守了吗？”你说这个原则的时候你心里是清楚的，实际上它是规章制度。你把一个规章制度说成是原则，你无非就是打着这个原则的旗号来堵人的口。在肖红和你说话的时候，你是打着原则的旗号，你跟我说话的时候，也是打着原则的旗号，“这个原则不守了？”什么时候说原则不守了？这个话是你说的。咱刚才给你交通了，什么是原则？原则就是方向、目标。根据神话里边交通的，原则它是方向目标，没有给你规定哪个制度，就像咱刚刚交通的洗碗的原则、谈判的原则，为什么叫谈判的原则呢？谈判的时候那个条件是死的还是活的？活的。你谈判的方向目标不变，是为你国家的利益，但是讨价还价的这个过程是活的。就像咱在送东西和取东西的这个过程中，你看合不合原则，就是看你拿着这些东西，在这一路上走的时候有没有危险，它是不是有了漏洞，如果有漏洞、有危险，这就不合原则，它能安全到达，那就是合原则的。就像洗碗一样，把碗洗干净了，这就是原则。一般情况下洗碗是老婆洗碗，老公不洗碗，是吧？是当妈的洗碗，不是孩子洗碗呢，但今天老婆去干别的事了，当妈的去干别的事了，老公或者是孩子是不是也可以洗个碗？这个碗只要洗干净就行，就是这个原则。但是一般情况下、正常情况下是不是还是老婆洗碗呢？是不是还是当妈的洗碗呢？一般情况下、正常情况下就是按你说的这规章制度一级一级地走呢，就像那个中央领导到市级政府，再到你县政府，一般情况下是不是一级一级地往过走呢？但是人家中央的领导下来直接给县级办个事，市级政府能管得了管不了？市级政府能说中央这样做不合原则？咱不能说不合原则，但这又是非常规的。就像揭发检举，按正常来说是不是一级一级地往上检举呢？（嗯。）你检举的就是你的上级带领，你说能一级一级吗？（越级了。）你说的是越级，越级就不行了吗？那祭司弟兄在那边开网站是让干什么呢？（就是让越级呢。）你的原则是要把假带领、敌基督拿下，你的方向、目标是对的，主要看的是原则。按规章制度来说，正常的情况下，你写了检举信给了你的带领就行了，带领一级一级地往上走。（走不上去。）当走不上去的时候，神家给你开了网站，直接给你打通、开通道路，让你揭发、检举，就不要说神家了，大红龙是不是也是呢？（是。）在大红龙的机构里各个县都有县政府，可是当县政府不处理问题，不作为，老百姓有冤情行不通的时候，现在有信访办，老百姓就可以上访处理。所以说什么是个原则？什么是个规章制度？

但你不能因着有了中央信访办，当县里边、村里边有什么事都去找中央去了，行不行呀？（不行，那就乱了。）你不能说“你中央给办了，那我们就都去找中央”。我没有说今天出现这个事了，就把这个规章制度给推翻了，所以你说原则原则，那是你想打败我的一个借口、法则。胡氏，认识到了吗？咱的这个虚荣脸面、地位在里面作祟呢，所以就导致你糊涂了。不是你糊涂了，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你就不往这边思考了，就不往整体的这个原则上面去考虑了，而是两眼盯住她们了，也可以说抓把柄了，借此机会来抓住把柄，“你不是厉害吗？你不是行吗？我看你们做的事合不合适。”神不看人外表怎么说，神看的是人的存心。性情变化，神要的是人的性情变化，做人做事、看人看事，咱是怎么做人做事、看人看事的？你说，她们看着中午十二点了，你回家做饭去了，是，你十分钟就能过来，但她们对你是不是一片热心？是不是好心？她们还说不用给你打电话了，你老公正在家呢，要是给你打一个电话，你们两口子又打起架来了。（夏新羽：不是怕打起来，是已经打了她了。前一天她老公打了她了，第二天中午得回家做饭了，我们说看打成啥了，快别叫她过来了。）你说姊妹们要是再叫一下你，那不是“煽风点火”？“煽风点火”了以后，你老公再打了你，你出来会说什么？（胡氏：现在不让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让你体贴人的肉体，是让你和神建立关系，和人建立关系干啥？）那人和人之间用不用有爱呀？（胡氏：那这段时间一直交通踩雷计划，咱是不是也怕踩雷呢？）你的意思是你现在不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了，那咱从今以后是不是……（胡氏：我就说这些人可诡诈呢，我们在的时候她们都不说那个带领是拿东西去了，我们也不知道人家去干啥去了。人家走了，你们告我们那个带领是去拿东西去了吗？）这不还是为了面子吗？

（肖红：胡氏里面有问题，她是借着这个“原则”借题发挥呢，按说这个她是能听懂的。）一肚子气在这儿憋着呢。（肖红：胡氏，你这个气憋得厉害着呢，你这有好多怨气吧？不是这一件事，按说这一件事没有啥，很正常。是，规章制度得守，原则得守，但人与人之间还得有个体谅，你就看不见她的心是什么？是，她没有守这个规章制度，但她的这个心是什么？她是一个理解、一个体谅，你说你能理解这个吗？你连这个都理解不了，你给下边的教会带领去聚会，如果有

这些问题，你能理解她吗？能理解下面的人吗？咱就是死守规条。）她是为了守规条而守规条，不是死守规条。胡氏，就你刚才说的那些话不是都是大话吗？你说“你们打一个电话，我十分钟就出来了”，然后你又说“我不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你真不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吗？真不考虑咱今天晚上就不用回家了。不要说今天晚上了，从今以后都不回家了，咱就是属神的人了，行不行？（胡氏：你交通的是与神建立关系，不要与人建立关系……）所以我说你不要和你老公建立关系了行不行？（胡氏：行，有啥不行的呢！）神交通说，你不信的丈夫是什么？你和他有什么关系啊？你没有任何的责任，只要神家要用你的时候，你就应该从家里面出来，是吧？一个月也好，一年也好甚至是没有期限地出来，行不行啊？胡氏，我等你等了几年了？（胡氏：五年。）五年吧？我是不是一直等你出来呢？你怎么给我回话的？（胡氏：我说退休了再出来。）你现在退休了吧？你退休了也没出来呀。现在你退休了，你计划怎么维护与神的关系呢？你从上班的地方退休了，家庭里面还没有“退休”出来，我要等待你从家庭里面再“退休”出来，得等待到何年何月？那你这个时候维护的是什么关系呢？（胡氏：怎么没从家庭里面退呢？这两天我丈夫心梗了还在医院CCU里住着呢，我不是照样也得来嘛！）丈夫心梗了，这不是你要分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神作的吧？（胡氏：他在医院CCU里住着，刚做了手术，心脏支架了，这不是还没出院嘛，我不是也没因为要照顾丈夫而不出来吗？）是，你是出来了，可我不是让你出来做临时工呀，我是让你出来定居的呀，你现在是给我出来当临时工呢。五年了，这五年我一直让你出来，五年以前让你出来做临时的，五年以后你给我出来做临时的，我说这个话你能明白什么意思吗？你刚才告诉我说咱不受肉体的辖制，不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考虑人与神之间的关系，那我就按你说的这个来要求你，你达到了才能要求别人呀，你达不到怎么要求别人呢？你自己没有达到，而且别人也看见了，所以人家按照你的身量来要求你，你回去做饭了，不要给你“煽风点火”，这是不是弟兄姊妹对你的一个理解呀？咱和弟兄姊妹得互相体谅呀，咱不需要受那个愚昧无知的那种苦。你让人家白打你一顿图什么呢？有什么意义呢？神要的是人的性情变化，不是要机器人，不是要木偶，不在乎你守了多少规条。

咱把信神当成了一种规条、仪式，你这里边应该是还有好多东西在里面憋着呢。胡氏，有什么东西就说说。（胡氏：没有了。）我说这个话能理解了吗？（胡氏：能。）胡氏有气无力地“能”，真理解了没有？什么是真理？做人做事、看人看事，真理能使人快乐起来，胡氏快乐起来了没有？今天得着这些真理了没有？今天你要是真把什么是原则，什么是规章制度，什么是规条，弄清楚了，今天就没有白来。你把什么是原则搞清楚了，你以后干什么就都有路了。原则是活的，活灵活现，不是辖制、不是控制，咱明白了以后是不是应该高兴起来了呀？应该喜乐起来了呀？你能喜乐起来吗？（胡氏：能翻过这个个儿来了，不在这儿拗着，就能快乐起来。）现在翻过来了没有？（胡氏：翻过来了。）我看见还没有翻过来呢。还记得神交通的那个多花了两百块钱的那个事例吗？神说：“教会有些外面的事需要某些人去做，神家有时候就得花点钱，有一次多花了两百块钱办了很多事，这是上面同意的。这个事要有好的效果只能这么办，多花两百块钱神家办事方便了，很多事得到解决了，那多花这两百块钱值不值？神家没跟弟兄姊妹商量、通气合不合原则？上面有没有权力这么处理？（有。）这是肯定的。结果这个带领就说了，‘弟兄姊妹说为什么多给那个人两百块钱，这里面的原则不明白，我代表大家问一下，想寻求这方面真理应该怎么交通’，这是他说的第二句话，他的意思就是问你，‘你说你作的事都合原则，这个事就不合原则，这事弟兄姊妹就有意见，我就得替弟兄姊妹质问质问你，这事你怎么解释？给我个说法。’从他说的这些话里你们分析分析，你们听到这类事心里会有哪些看法，怎么评价这个人？（他说的话里面带着一种质问的口气，是在质问神，其实是他自己对这个事有观念，他不说他自己的真实想法，却说弟兄姊妹通不过。另外，作为教会带领，弟兄姊妹有观念他应该去解决，他不但不解决，还带着这个观念来质问神。他这里面带着一种诡诈、邪恶的性情。）一个是质问，一个是他自己里面已经有观念了。他说‘弟兄姊妹不明白原则，想寻求寻求’，这话里是不是有问题呀？既然弟兄姊妹在你心里那么重要，你把弟兄姊妹的生命进入看得这么重要，他们产生这么大的观念，你怎么就不给解决？你是不是失职啊？你不但失职，还腆着脸带着弟兄姊妹的观念来质问上面，那你是干什么吃的？你是不是也有观念哪？你是不是也觉着这事做得不合适啊？多花两百块钱没花在你身上，你觉着亏是吧？他是不是这个意

思？（是。）但他话里还不直说，吞吞吐吐、含混不清的。其实多数人对这点事还是能理解的，神家这么大的工作多花两百块钱是合适的，你怎么就来气了？再说也没花你的钱，你心疼什么啊？你们有没有通不过的，说‘不行，我们都没有知情权，这还了得，民主哪儿去了？这不是挥霍神家祭物吗’？神家是什么概念？祭物是什么概念？（是神的。）祭物不是弟兄姊妹的。有了弟兄姊妹没有神，那不叫神家，神把人召唤到神的面前，建立教会，这才是神家。弟兄姊妹奉献的十分之一不是献给神家的，也不是献给教会的，更不是献给某一个人的，那是奉献给神的，神可以任意支配，你没有资格过问。你因为这事来质问，因为这事要‘寻求真理’，我告诉你，你这事做得有点过分、多余。你别伪装、假冒了，多少大事你不寻求，恶人你怎么不处理呢？该不该处理你怎么不寻求呢？恶人在他眼里一概看不着，他还说恶人也是好心。你看人家多‘仁义’，这就是伪君子，邪恶，满口仁义道德，口蜜腹剑，不干人事。”（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六）》）神家做什么事情多花了二百块钱，有个人就和神说，“弟兄姊妹说为什么多给那个人两百块钱，这里面的原则不明白，我代表大家问一下，想寻求这方面真理应该怎么交通”，记不记得这个话？胡氏，你这里面有什么东西直接说，有没有？（马汪叶：说吧。）（胡氏：有啥呢？）马汪叶，你和胡氏配搭你知道吗？你跟人家配搭你怎么交通的？你也有这个观点？（夏新羽：有，她俩是一样的观点。）马汪叶刚露了头你就揭露她。（夏新羽：不是，她俩就是一样的。）（马汪叶：没有，我是守规条和原则分不清。）（夏新羽：现在分清了？）（马汪叶：嗯。）（夏新羽：那一会儿签字就行。）咱都是个脸面呀！（马汪叶：不是，不是脸面，就是搞不清嘛，我就是守规条和守原则分不清。）她刚才问你，你也是这个观点。（马汪叶：不是。）还不是。（马汪叶：就不是，我就和她不一样，她跟我的不一样，我就是守规条和原则分不清。）怎么不一样？在胡氏那儿来说是不是也是分不清？（马汪叶：不是，胡氏她不是，她的心结不在这儿。）胡氏的心结不在这儿，她是另有存心目的？（马汪叶：她就是你说的那个，她里面有很多东西，再憋就憋得爆炸了，她现在就感觉到很压抑，跟我配搭以后，在做事的时候或者干什么的时候，她们就把我们给架空了，什么也不和我们说，教会里的事也不和我们说。比如说她们了解上什么什么，然后回来就是修理

对付，反正感觉就是那种……就和我们两个没有关系一样，就像刚才你说的一样，好像就是有意把我们两个给架空了，好像跟我们两个就没有关系。）这不就说明你的观点和她的观点是一样的？（马汪叶：不一样，她是说原则和那个什么分不清，我不是这个观点，我是规条和原则分不清。）你深有体会，你感觉不感觉是把你给架空了？有没有感觉？（马汪叶：架空就架空吧，她做她的，我做我的。）我问你有没有感觉？（马汪叶：有感觉呀。）有感觉吧？（马汪叶：嗯，可是我不是给她做呀，我是跟神建立关系，我不是跟她们建立关系。）是啊。（马汪叶：所以说我该做啥就做啥，我知道的，我能想到的，去教会里该干啥我去干啥就行了。）你是比胡氏“转”得快而已。（马汪叶：我怎么转得快呢？）你是一看风向标不对“咔”转过来了，胡氏在这儿是不达目标不罢休。（马汪叶：那就应该转呀，肯定得转呀，你不对就得转呀，不转那能行？）我说的是啥呀？人家说你俩的观点是一样的。（马汪叶：不一样，就不一样。）她说你原来的观点和胡氏是一样的，“这是个原则不能动”。（马汪叶：没有，我没找见那个原则，我觉得我是死守了一个规条，我是为自己想了。因为那次班竹荏拿的奉献的东西去了那边，我刚和粒沐配搭上就让签字，人家粒沐就不签，我就签了。我是怕我担责任，我是为我自己想呢，我想的是以后如果她们转得不在这边了，查账的时候怎么查呀？我不担，我怕到时候查账查出来问题，我自己赔钱，我没钱赔，所以我不签。）当时你们是一个观点，这个应该是你们签字了，对吧？（马汪叶：嗯。）这样看来你又比胡氏滑一些。（马汪叶：哪是滑啊，我是经历过来以后，我怕担责任。）对，你是经历过粒沐那个事，但你在这个守规条和原则上面，不要说透亮，你起码是略知一二的。（马汪叶：对。）可你在这略知一二的前提下，在适当的时候还得装糊涂。（马汪叶：不是装糊涂，就是糊涂的，就是搞不清呀。）你不能搞清，你搞清了就麻烦了。你搞清就达不到你的目的了，你要借着她的糊涂，你自己“糊涂”下去，你“糊涂”下去你就能点着这个炸药包，“我只管在这领奖赏”，当看着点不着炸药包的时候，你就该清醒了，“我清醒了，我和她不一样”，所以说你“转”得快。我只能说你比她滑，也就是说你是见风使舵，你在可以用她的时候，你说“是、对”，你和她是一个观点，你觉得不合适的时候，马上放弃，“对，就是守规条了”，这就扭转过来了，所以说在外表来看，你是扭转过来了。再问你当时和

她是不是一个观点的时候，你立马就不承认是一个观点，但实际上当初你们流露出来的是不是一个观点？（马汪叶：没有。）你们心里面想的是不是一个观点？（马汪叶：我是觉得她跟上我受了害了。）怎么跟上你受了害了呢？（马汪叶：人家跟戴方霞配搭的时候就不是这样的，她们就什么也和她说呢，跟我配搭上，她们就不说了嘛，人家就跟上我受了害了嘛。）哎呀，这个个都是“丰丰富富”的啊！那个还没有解决了，这又拖出一个……（马汪叶：因为我在这儿也一直跟她说了，我说你跟上我你就受了害了，我说：“你是不是也这样看呢？”她说：“没有，我跟上你还能学点呢，还能得点呢，如果没有这些环境还得不着呢。”）受了什么害了？（马汪叶：就什么也不和我们说嘛，然后完了就是修理对付，哎，反正是见了面也没有话说了。）现在是见了谁没话说？（马汪叶：静茹茹和柯真真，人家就不交通也不说什么。柯真真、静茹茹那天在呢，就是一号带领去了没拿着东西，我教训人家一号带领了，我说：“你把东西拿来了？”她说：“没有”。我说：“告了你三四天了，让你拿你不拿！”反正当时语气态度不好，我说告了你好几天了，随时收你就随时准备到手跟前，你就拿过来，今天就是来拿东西的，那你来干啥来了，然后不知道她们谁接着就说了一句“下一次吧”，那个带领就走了，结果我们问她们“没事了吧，没事了我们就走了”，走了以后结果她们把东西给收了，根源就在这儿了。）根源就是她们把你给耍了。（马汪叶：根源就在这了。）根源不就是你怀疑她们串通起来把你给耍了？（马汪叶：就你刚才说的有一种情况是故意的，好像有成见了，然后就是故意把我们给架空，什么也不和我们说，然后完了以后再修理对付、揭露解剖。）哎呀，你们两个人真邪恶呀！今天早上咱刚听了神的交通，第一节里边交通的是什么呢？神说：“**人在为人处世中涉及到的游戏规则应该还有不少，像父母常常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你傻乎乎的，就是个实心眼儿’，父母常常这么说，甚至长辈在你耳边也常常唠叨这些话，告诉你‘要做好人，别害人，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人都坏着呢，你别看人家表面跟你说得好听，背后人家怎么想你不知道，人心隔肚皮，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这话有没有正确的一面？从字面上来看，每句话都没有毛病，人内心深处是怎么想的，人的心是凶恶的还是善良的，这没法知道，就是一个人的灵魂是什么人没法看透。这话表面意思是对的，但它仅仅是一种道理，最终人根据**

这两句话总结出来的处世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是老人言。老人、家长常常这么说，总告诫你，‘多长个心眼儿，别傻乎乎的心里有啥就说啥，学会防备人、提防人，再好的朋友也不能跟他交实底，不能交心，不能把命卖给他’。老人劝诫的这些话对不对？（不对，都是教人诡诈之道。）**理论上出发点是好的，是为了保护你，不让你陷入危险的境地，为了保护你不被人坑害、不被人骗，保护你的肉体利益，也保护你的人身安全，保护你的命，不让你惹上什么麻烦、官司，也不要陷入任何试探，平平安安、顺顺利利、欢欢乐乐地度过每一天。家长、老人的出发点无非就是为了保护你，但是保护你的方式、告诫你的原则还有灌输你的这些思想并不是正确的。他们的出发点虽然是对的，但是灌输给你的这些思想无形中让你走入了一个极端。**”（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怎样追求真理（十四）》）当你步入社会，你父母告你什么呀？去外面不能让人骗了，“知人知面不知心，画龙画虎难画骨”“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你俩把这些话活得真是实实在在的！

马汪叶，你对静茹茹、柯真真和你下边的人是不是这种态度？（马汪叶：不是。）“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是要干什么呢？（防备，害怕别人害他。）如果神不揭示这些的时候，咱是不是觉得这句话是当父母的对孩子的一种嘱咐？这是父母对孩子的一种爱，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这个是不是应该的？是不是必须的？（嗯。）可神揭示的这是一个败坏、邪恶，那你看到它的这个邪恶在哪儿，败坏在哪儿了吗？咱今天说出来了，神也交通了，你意识到它邪恶在哪儿了吗？如果这样做人不对，那怎样做人才对呢？怎样做人才是合格的，才是一个真正的人该做的呢？父母跟你说这句话的时候，是让你怎么呢？让你对人得有防备的心，也就是说对人得怎么呢？你得防着他、防备他，猜疑、疑惑。什么叫猜疑、疑惑？就是说你父母从小就教育你，你得做个诡诈人，你不能做诚实人。（对。）但你父母从来没有跟你说要分辨人，没有跟你说什么是恶人，什么是诚实人、实在人，你该怎么对待诚实人、实在人，怎么对待恶人，没有教你这些。在神这儿说，你不能再按父母教的这样对待人了，那应该怎么对待人呢？也就是神交通的，对待人得有原则。“对待人得有原则”，这句话很简单，这个话和你父母告诉你的“知人知面不知心，画龙画虎难画骨”“害人之

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了。你父母告诉你对待所有人是不是统一的？统一的，“都得防备着啊，有些话能说，有些话不能说”。可神说对待人得有原则，那对待人有原则的内容是什么？咱从这个原则里面得着些什么？（胡氏：放下父母对自己的熏陶。父母的熏陶都是让你做诡诈人，让你做撒但、魔鬼。）那该怎么做人呢？就即使神说了，你应该教你孩子对待人得有原则，祭司弟兄也一直给咱交通，你对待人得有原则，那对待人的这个原则是什么？如果你是跟随神的人，那你对待人的原则就是爱神所爱，恨神所恨。即使说你没有跟随上神，那你对待人也应该有个原则吧？那这个原则应该是什么？对待诡诈人该怎么对待？对待诡诈人那就是以“诡诈”来对待，用咱的话来说就是用“智慧”来对待诡诈人。对待诚实人你就应该以诚相待，对待什么样的人就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对待他，这是不是有原则？那就是说咱今天对待人得有原则，敌基督来了，你对待敌基督应该怎么对待？假带领来了，你对待假带领应该怎么对待？弟兄姊妹来了，你对待弟兄姊妹应该怎么对待？邪灵来了，你对待邪灵应该怎么对待？咱是不是都得有原则呀？你能不能一律对待呀？（不能。）敌基督来了，你是防备他；假带领来了，你是防备他；真正的带领来了，你也防备他！就是我来了，你也防备我！那咱做的这是什么？我刚才给你交通的时候，肖红给你交通的时候，你的那个心是什么？你敞开了没有？你交心了没有？（胡氏：没有。）没有，你是什么心？防备。“你是为她说话呢，就是攻击我呢。我就怎么也不对，她们就是越了级也对。你给我说说，这个原则是什么。”胡氏心里堵着呢，还恨着呢。就是说你对待人没有原则，你对待我是怎么对待的呢？你把我当成了谁？所以说神不交通的时候，什么也看不见，神交通了，这就活在了光中，就是说对待人得有原则。对待人得有原则，那今天你对待你上面的带领和对待你所带领的人应该怎么去对待？你得和对待孩子一样，你对待上边的带领，你得基本尊重事实，尊重！这就好比什么呢？你上有父亲，下有孩子，你忙得顾不上管这两个孩子，当爷爷的该不该给孙子零花钱？他带孙子去超市里面转一转，你回来就训你爹，“你越权！”这是不是越权？“你把我架空了！我说孩子为什么不和我亲呢？原来是你在背后搞的鬼，你不是给他买个泡泡糖，就是带他看个电影。”你说这是谁的问题？这个例子能翻清吧？当爷爷的为什么要给孙子买泡泡糖？为什么要带孙子看电影？如

果你每天带孩子去溜达、去玩了，你去看管孩子了，爷爷和孙子挨都挨不上，怎么能架空你呢？架空不了你！就是祭司弟兄交通的，“事奉神的人必须与弟兄姊妹心连心，能够与弟兄姊妹打成一片，没有地位之分，能跟弟兄姊妹和睦相处，这样的人才是神选民所拥护、所赞成的人。”（摘自《上面的讲道交通·25-B3-11》）如果你和下边的带领打成一片，上面的带领又怎么能插上手呢？我说这个例子可不是让你当敌基督，不是让你搞独立王国，我只是告诉你人和人之间怎么呢？（有一个正常的相处）。如果你真和你所带领的人打成一片，那别人就架空不了你。你说你在什么家庭里才能看见爷爷和孙子走得最近呢？（和睦的家庭。）和睦的家庭吗？单亲家庭，不是没妈就是有个后妈，孩子每天放学回来跟的就是他爷爷、奶奶，如果有亲妈还跟他爷爷、奶奶吗？就像咱，咱当了后妈了，没有反省咱为什么当了后妈，结果只是指责孩子的爷爷、奶奶，“你把我架空了，你取缔了我当妈的权利。”你说咱讲理不讲理？胡搅蛮缠，死不讲理，是吧？这是说咱该有的一个认识，还有就是对待人得有一个什么？得有一个原则。

对待人得有原则，对待你上面的带领是什么原则？她们之所以跟下边要交流，是因着什么？是因着负担、责任，这个你看不见，在你这里看见的只是：“有好多事情我还不知道呢，你们就知道了。”从外边看，是把你架空了，但实际上是什么？是她们对待工作的一种负责任、一种着急上火，是负担。你为什么没有做到呢？这些事情应该是你去做的呀，有几个上层带领愿意去做这些事情呢？那肯定是你没有做到，她才去做的。你要能做到的话，她给你打个电话，你把这些事情都做了，她何苦去做呢？谁愿意受这个苦？她下边还有那么多事情呢。这只能说是咱没有把咱该做的做到，所以才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这是说你上面的带领、负责人要作的工作，再就是上面还得对你怎么呢？对你有一个监管。该不该监管？（该。）要监管你，怎么能达到监管你呢？那就是看你管辖范围的各项工作是不是正常，我从你管辖的范围才能了解到你是否作工了。我不从你管辖的范围里去看、去了解，我怎么知道你作工了还是没有作工？所以说，要想监管你，上层带领必须得和你下边的带领有来往、有联系。但当上层带领和你下面的带领一联系、一来往的时候，让你发现了，这个时候你所流露的是什么？“这是干什么呢？准备取缔我呢？准备架空我呢？好，你联

系了，那你去做；你能耐，那你去做，我就看着你去做。”所以你就是看见了也不做了，该你做的你也不去做了，那你就这吧。可她俩呢？她俩不能因为你不做了，她俩就不管下面了。不管下面，她俩怎么与神交代呢？这是她的职责与使命呀。你在这儿，“我看！我看！”你在这边越是只看不做，她在那儿就只能是越管，当爷爷、奶奶的，不能因为孩子有个后妈，然后就不要孙子了吧？那怎么说也是他的亲孙子呀！当爷爷、奶奶的，能眼看着自己的孙子饿着？所以说，他还得管。他越管，你越不管，因为什么呢？你的心堵了，“我管什么管？”就刚才胡氏说的，“她们这样取东西，你还说这是合原则的，只不过是没有按着规章制度来，那我以后就不用管了吧？行，那我以后就不管了，那让她们直接取东西吧。”这就来了。这一件事是这样，接下来在每一件事上面都是这样的，所以说恶性循环了。她们觉得累，她们觉得你们不作工，你们还觉得她们太霸道，“你们把我的工作都作了，把我的善行都抢了。你们能抢，你们抢吧，我看你们能抢几天。”这是在干什么？咱尽本分不是在预备善行，不是上下一心，打成一片，不是为了把弟兄姊妹带到神面前，而是斗、争、夺。不仅是有这些，而且还看见“她们有眼不识泰山，把我们这老字辈的、有资格的放在这儿，还让两个小毛孩子骑到我们头上拉屎呢，这纯粹就是对我们的一种侮辱、耻辱！”心里难受不难受？这就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今天就憋在这儿，憋憋憋，憋得就转不过弯来了。怒火往哪儿发呀？“本来我今天来是想告个状，让你给我做个主，没想到你是个‘糊涂官’，什么也听不懂，你说我发怒不发怒吧？”所以说胡氏的那个怒气就向“糊涂官”发过去了。可偏偏这个“糊涂官”从来不讲道理，他只讲真理，告个状怎么也告不赢。胡氏，是不是实情？（胡氏：我没准备告状。）没准备告，那就是对我失去希望了，“告也告不赢”。

（胡氏：我想问的问题不是这个，我主要想问的问题是，临到一个事，怎么就是依靠神、仰望神，而不是做一个事。好比照顾家庭，我老公成了那样子了，我该怎么呢，说的好听点我是在尽本分呢，我也依靠神、仰望神呢，我也跟神祷告呢，“信与不信的都在神的手中摆布安排主宰着呢……”，就是说我遇到这个事该怎么去依靠神，我祷告完了以后，我还是自己安排呢，来，谁谁过来照顾，给送点饭，这样我就能出去聚会了。就是说不知道该怎么去实行。）你让谁给他送饭

呢？（胡氏：我有时候告诉一下他姐，或者是告一下他侄儿，说今天晚上过来送一下饭。我出去聚会的时候，肯定回不来，那他在那里怎么吃饭？我也是依靠神、祷告神，信不信的都在神的手中，神摆布、安排、掌管着，然后不信的家人也在神的手里呢。那把他交给神，我还能不放心吗？我这么祷告完了以后，我该怎么去实行？就是说，我还要去告诉他姐“你去给送顿饭”，告诉他侄儿“你去给送顿饭”，然后我就能出来聚会了，就这个，具体该怎么去实行？该怎么去放下？现在看见我是出来了，但是就是做了一个事儿嘛，具体怎么实行，感觉有点渺茫。）你感觉渺茫，我也感觉有点渺茫。怎么渺茫呀？我当时让你出来作工的时候，你说你放不下工作，老公打你呢，你放不下。你说你老公为什么要打你呢？不是神在和你说话？神和你说话了，你出来吗？你不出来，就是打你，你也不出来。我在这边呼喊你，你也不出来，我只能是祷告神。你说你老公为什么打你？还不是因为我和神祷告了以后，你老公去打你的？是不是？可你老公打你了，你也不出来。不出来咋办？你说从教会建造到了国度建造，现在又到了这个时候了，你说你放不下工作让等你退休，我给你让一步，等你退休，可你退休了以后还不出来呀。就是你老公打你，你也不出来呀。你不出来咋办呀？让你老公瘫在床上总行了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环境临到你呢？因为人常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更何况老公和老婆呢，老公和老婆本来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是吧？神是因为怕你孤单，才给了你一个家庭，给了你一个伴，可神给了你一个伴以后，你就爱恋得撕不开了，连本分都不要了，所以神就得兴起环境来，打你，迫使你出去。可是打你，你也不出去；打你，你也爱得死去活来。在神来看，“你爱得死去活来，好吧，那你爱吧，我给他一个心梗，躺到CCU吧。”这是不是看见神的手了？我看见你的老公打了你了，而且你老公现在已经成了心梗了，你应该能放下出来了吧？可是呢？我看见你还在家为老公而祷告。你是为了神的作工而祷告吗？（胡氏：我不是为他祷告，我是说他在那儿，我怎么能出来？）他在那边吃不上饭，是吧？（胡氏：嗯。）“他在那边吃不上饭，我怎么出来呀？”你说咱在取东西的这个上面，能守个规条，那咱在从家里出来的这个上边能不能守个规条呀？这有没有规条可守？这个规条很简单呀。神交通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当神家需要你作一项工作的时候，当神家交给你一项本分的时候，你更应该义不容辞地、毫无选择地、不折不扣**

地放下一切，尽上你该尽的本分，完成神给你的使命。如果这项工作需要你离开家十天或一个月，那你应该选择尽好你的本分，完成神给的托付，满足神的心，这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应该有的一种态度、心志与愿望。如果这项工作需要你走半年、一年甚至不知道多长时间，那你也应该义不容辞地放下你的家庭，放下你婚姻的另一半，去完成神给你的使命。因为这个时间段是神家的工作、是你的本分最需要你的时候，而不是你的婚姻与你的另一半最需要你的时候。所以，你不要认为有了婚姻就应该做婚姻的奴隶，也不要认为如果没有了婚姻或者婚姻解体了是一种耻辱，其实不是耻辱，得看这种婚姻的结束是在什么情况之下，神是怎么安排的。如果是神命定、主宰的，不是人为的，那是一种荣耀，是一件荣幸的事，因为你是为了正义的事业，为了追求满足神、完成你受造之物的使命而放弃了婚姻、结束了婚姻，这是蒙神纪念、蒙神悦纳的事，所以我说，这是一件荣耀的事，不是耻辱！”（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怎样追求真理（十一）》）神让你出来的时候，让你出来一个月，你能出来，让你出来一年，你还能出来，或者让你不回家了，没时间回家，你还能出来。你如果对你亲人不牵不挂，痛苦就减轻了一半，是吧？那你现在如果守住一个规条的话，还用祷告呢？还用找人给他送饭呢？你站起来一锁门就走了，这个规条好守不好守？（胡氏：嗯。）也简单吧？（胡氏：嗯。）不是没路，有路，是你放不下。你祷告是因为你放不下，你交托给神，你是想让神给他送碗饭吃。就是这样的一个丈夫你都给他安排得妥妥当当的，还跟神祷告，“神啊，如果你给我丈夫安排得妥妥当当的，我就出来好好尽本分。”你说这是多大的交易？咱与神搞了交易以后，咱祷告了以后，看见神没有作工，是吧？“神啊，我祷告你了，你也没有按着我的祷告做事啊，那你还让我怎么做？我跟你祷告了，他还是没有饭吃呀。”这个时候你说神会不会给他安排一个送饭的？可能不可能？（不可能。）神要的是见证！什么都给你安排得妥妥当当的时候，那还叫见证吗？（不叫见证。）神如果安排人给他送碗饭吃，给你老公伺候得舒舒服服的，然后病情好转了，人家又可以举起拳头来了，你说你还能出来尽本分吗？家庭还能放下吗？咱该怎么信神？你说你这是不是为难神呢？咱不能为难神。（胡氏：我是觉得怎么呢，现在神的交通《怎样追求真理》从八、九、十……一直到十四都是交通家庭婚姻，放下家庭，怎么放下呢？就是说看人的一个态度，看人

的存心目的，对吧？不是说放下家里的父母、妻子、儿女、丈夫，不是这个，而是看人的一个心态，看人对待本分的一个态度，不是看你的做法，我说的是这个。我也是觉得现在神交通了这么多，然后给我摆设了环境，为什么要摆呢？因为我在这个半家信里面没有站住见证，现在事实临及了，我还不站见证，放不下他，就让他临到这个疾病，如果我再放不下他，那就有可能会取缔了他，所以这些就顺其自然，神怎么摆布安排都顺服，不要有埋怨的心。）那是你想象的，但神不会按你想象的去作，神按你想象的去作就合你的观念了。你说每一个有家庭的姊妹能从家庭里出来尽本分，都是神把她丈夫取缔了以后才出来的吗？如果是神把她丈夫取缔了以后她才出来，那还叫见证吗？（胡氏：就是说，我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你的情况是这样，你说神能对你网开一面吗？你没有站住见证，你是往前走去站见证，还是等到最后呢？（胡氏：我就觉得我来去自由了，这不就是站住这个见证了吗？不是这样的吗？）神给咱交通得很清楚，如果神家不需要你出来尽本分，你的丈夫也不逼迫你的时候，你可以维持正常的生活，但是如果神家需要你，你得能够放下家庭出来为神做事。可咱是放不下，你放不下本身就是没有站住这个见证。没有站住这个见证是不是得努力往前走，站住这个见证呀？可是你不往前走去站这个见证，你还要怎么呢？你还要让神给你挪去。不要说你这个情况了，亚伯拉罕献以撒那是谁举起的刀？那是神举起的刀？（胡氏：亚伯拉罕自己。）那你呢？你让谁给你举刀呢？（胡氏：神的心意就是让我自己举，不是让神。）神的心意你也知道呀。临到咱肉体生活的时候，咱就知道了，根据神的交通，神要的是人的态度观点，而不是守一个规条，但是在这个取东西的时候，咱就不是说神看人的这个态度观点了，而是要去守那个规条，这些是不是都是咱里面的那个东西支配着呢？

（胡氏：那我丈夫现在临到的这个环境跟我守规条有没有关系呢？）咱不需要讨论这个关系，为什么呢？咱走的是认识神、认识自己的这个路，只要认识了自己的败坏性情，认识了神就行了，不需要去探讨有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个事情不是我做的，我也不能直接告诉你，它是不是这个关系，我只是从这里边寻求神的心意，告诉你该怎么去走。你就是探讨出结果，有关系能如何？没有关系又能如何呢？

（胡氏：就是说我那样做是拗，我就是守了一个规条了，守了一个规条不是属于拗种吗？因为这些我一直……）守了哪个规条了，就是取东西的这个规条？（胡氏：嗯。）你说的意思是因为这个神管教你？（胡氏：嗯，不通灵，是个拗种。）因为你是个拗种，不通灵，所以让你老公病在床上，你刚才的问话是不是这个意思？（胡氏：嗯。）那从你的这个意思里面又暴露出来一个什么问题？你在这儿说你拗了，神管教你了，病就降在了你老公身上了，从这个里边能看出来你的心态了，你时时处处是为着谁？向着谁？你向着你的家庭、向着你的老公，“哦，我老公病了是因为我守规条，我要是不守规条我老公的这个病就好了。”你为着神家利益了？为着神的名了？为着神的见证了？你爱你老公爱得太深了。（胡氏：我觉得现在主要不是你说的那个，还有一个就是我在家里不能自由出入去尽本分，总受这个家庭的辖制捆绑，出不来。）如果说神要选你做摩西，要大用你，非你莫属，那这个神就得作工。如果你脱不下，神就要帮你脱下，强行帮你脱下。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人物，神作不作？（不作。）神不会作。就像神击杀保罗，保罗是因为他有那个素质，他有这个利用价值，所以神才击杀了他，让他去效力，如果他是一个普通人，他没有保罗的那个素质，他还追杀耶稣，那还需要光击杀他吗？（不需要。）直接取缔就行了。那还得看你是不是这个人物，如果你是，那你再走不出来，神就作工了。

581　达到办事有原则才能尽好本分

1　无论尽什么本分都要寻求摸神的心意，知道神对这项本分的要求，这样才能达到办事有原则。尽本分绝不能凭个人喜好，自己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怎么做高兴、舒适、脸面光彩就怎么做。如果你把个人的喜好强加在神的身上，把个人的喜好当成真理来实行，当成真理原则来守，这就不是尽本分了，这样的尽本分神不纪念。把自己认为对的、好的、美的东西当成是真理，这是错误的。

2　有些时候即使人认为是对的，是合乎真理的，也不一定合神心意。越是人看为对的时候，越应该谨慎自己、寻求真理，看看是不是

神的要求，如果与神的要求相违背，那你认为对也不行，再对也不一定合乎真理，对错得有神话根据才行，没有神话根据的再对也得放弃。本分是神给人的托付，应该按神的要求、神的标准，按着真理原则去作，不是按人的主观意愿去作，这样尽本分就合格了。

——摘自《基督的座谈纪要·寻求真理原则才能尽好本分》

5.怎样才能得着生命

信神是在干什么呢？知道不知道？咱信神最起码得知道信神是在干什么这个方框。你们有没有经历的语言呢？经历的语言就是实实际际的一句话把信神是在干什么概括了，都包括在内了。你信神是为了啥？（剩存下来。）咱都知道信神是为了剩存下来，是吧？（嗯。）信神是为了在灾难里边不死，剩存下来。那怎么就不死了？死人和活人的区别在哪儿？活着的人是有生命的，死了的人是没生命了，这是不是很简单的一句话？一个医生去了重症病房了，一摸那个人的鼻孔，还喘着气息呢，那他有没有生命啊？人家有生命呢，活着呢；一摸这个人的鼻孔，没有气息了，这个人死了，没生命了。死了就是没生命了，活着就是有生命呢，就这么一个区别吧？（嗯。）你信神是为了什么呢？你不想死，不能没有这个生命，所以信神是为了不断了这口气，是为了有生命，是为了剩存下来。那怎么就代表剩存下来了呢？有生命就代表你剩存下来了，没生命就代表你死了，很简单吧？（嗯。）那你信神是为了啥？（得生命，剩存下来。）很简单吧？其实人信神就是为了得生命呢，你说咱信神多年知道不知道这个道理呢？你传福音传了二、三十年，你给人家传的是什么呀？“你信神吧，信神就剩存下来了。”你传的这是不是空话？（嗯。）就像念书一样，只要你念书就确定有好的归宿吗？你念书只能说明你有一个方向、向往，但念书的根本是你得学习文化知识，你不学习文化知识，就不可能有好的归宿。那咱再说信神是在干什么，你传福音的时候说“信神就剩存下来了”，那怎么就能剩存下来蒙拯救呢？（在每天神给咱摆的环境当中，经历神的说话，经历神的作工……）神话都快背下来了，但就是不知道信神是在干什么。信神就是在改变自己的性情、改变自己的看事观点。当改变了自己的看事观点以后，你就是一个新人种，你就剩存下来了。这和念书学文化知识是不是一个意思？（是呢。）信神是在干什么，你都说不清楚，你都是从书面上找找，那可想而知你每天是在干什么呢？你天天都在信神，但你天天都不知道信神是在干什么，所以你的性情到现在也没有一点变化。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去念书就不知道是要学习文化知识，你只是记住了你妈和你说的话：“知识改变命运，念书是为了以后有好的命运，是为了以后有个好的工

作。”所以你就去了学校了。你去学校干啥呢？你是念书去了。那你念书干啥呢？你念书学习不学习文化知识呀？（不学习。）你说现在是不是有太多的人只是去念书但不学习文化知识啊？（嗯。）这样的人是不是太多了？（嗯。）那你说你这样念书会有什么好结果呢？（没有好结果。）你念书没有学习上文化知识，人家熬了十年的寒窗苦，你也熬了十年的寒窗苦，可是通过熬了十年的寒窗苦，你没有得着任何文化，就即使是买了个毕业证毕业了，去社会上没有真才实学，能生存下来吗？你信神却没有变化你的性情，就即使说你会伪装，你伪装到了国度降临的时候，你能不背叛神？你能不亵渎神？到那时候你亵渎神、背叛神，不依然是死？你能剩存下来吗？这个道理简单不简单？（简单。）咱信神二十年了、三十年了，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都翻不清？为什么翻不清呢？因为你们信神的存心目的就是为了剩存下来，这一句话就占有了你了，一问你信神是为了什么呢？“我信神就是想剩存下来，就是为了剩存下来。”别的什么都不想了，什么都不干了，“我就为剩存下来”！呀，可怜、可悲、可恨、又可气呀！

咱每天都在说信神、信神，那神要求咱什么呢？神要求咱得有性情变化呢。今天我问你信神是在干什么的时候，你说的是：“信神是经历神的作工呢，经历神的说话呢……”神话一背，没了，你就不知道信神是在干什么呢。今天咱就准确一下信神是在干什么，信神就是在变化自己的性情呢。那你就看看你的性情变化了没有，你性情变化了，你就得着生命了。性情变化了就是得着生命了，这话能不能理解得了？（能理解。）那怎么就是得着生命了？性情变化了就是得着生命了。咱们先粗略地理解一下这话，你现在没有生命，你现在就是一个活死人。为什么说你是活死人呢？因为你现在没有真理，没有真理也就等于没有什么？没有生存法则。你没有生存法则，你就是不懂得生存法则，那按原则来说，你今天就不应该活在这个世上！因为你的言行举止都是抵挡神的，就是该死的种类！你今天之所以能活在世上，是因为耶稣替你钉在了十字架上，所以你才能活到今天，是耶稣为你担当了罪，所以你是带着罪的身份活在这个世上的。按神的性情来说你早该受惩罚了！可神一直在等待着、忍耐着。神为什么等待、忍耐？就是因为你是该死的种类却没有死，神在等待着你的苏醒，等待着你的性情变化。什么是性情的变化呢？你让撒但败坏以后，你的性

情就是为自己的肉体说话，活出的都是撒但败坏性情：狂妄、自私、卑鄙、无耻，活出来的没有一点是神所要的，不是彰显神的，而是神要毁灭的。但是神为了拯救人，先不毁灭你，先给你个悔改机会，然后神再告诉你作为一个人该有什么样的活出，什么是真正的人，神把什么是真正的人告诉你，然后让你按着神给你的真正的人该走的路去走。原来你走的是撒但给你的路，然后神又告诉了你真正的人该走的路怎么走，信神就是让你逐渐地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人，然后变化属撒但的性情，最后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这就有生命了。性情变化就是对你身上属撒但的败坏性情有分辨、认识、恨恶，最后能够背叛它，活出神话实际，活出一个真正的人该有的模样来，恢复了人原有的良心、理智，恢复了人原有的形象，这就成了神所要的新人种。当你恢复了人原有的形象以后，你没有撒但性情了，这个时候神的怜悯也就收回来了，就完全是神的公义性情。你性情变化了，你活出人样了，你就可以存活下来。如果你性情没有变化，你处处是抵挡神的。当到了完全是神的公义性情的时候，那是抵挡就死！那作为信神多年却仍然是不信派的你，必然是死亡的种类！必然是灭亡的对象！但如果你性情变化了，与神相合了，那就能存活下来了，咱交通的这个也就是下一个时代的生存法则。下一个时代的生存法则就是你得与神相合，与神不相合的都得被毁灭！

你信神不知道信神是在干什么，那你说你信神的这三十来年得着生命了没有？（没有。）那信神是在干什么呢？信神就是追求得生命呢。那你生命长大了没有？得时常问自己，省察自己所走的路。咱交通了信神就是追求得生命，再接着往下交通，那怎么就得着生命了？（……）通过上面的交通咱清醒了，知道信神是在干什么了啊，我再问一遍，看还有没有人不知道信神是在干什么。你信神是在干什么呢？（得生命。）信神就是追求得生命呢。咱每天起来信神就是要追求得生命呢，不要空想“一信神就大难不死了”！生命是逐步逐步长大的，是吧？（嗯。）那你的生命长大了没有？你有没有生命？咱要求人人都写生命经历文章，目的就是要看你生命长大了没有。你写一篇生命经历文章，别人看你写的生命经历文章有真实的生命经历，那就说明你这个人有生命了，有生命了就证明你这个人活着呢！那没生命的那个人呢，他写的生命经历文章里面全是生活经历，这就证明他没

有生命经历，那说明他这个人还是死人。现在看着他还喘着一口气息，但在灵里边看，没有生命经历，实际上他就是一个死人。虽然外面的这个肉体还活着，但神的工作只要一结束，死人还能活不能活？（不能活。）死人就不能活了。神的工作结束了以后，活人就能活，死人就得死！在神的工作没有结束以前，死人依然还活着，这是什么原因？现在的死人还活着是活在了神的恩典之中。今天所有存活的人都活在了神的恩典之中。人犯了罪，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抵挡了神，抵挡就该死，所以这些人都是死人，都是该死的。就因为你是该死的，所以神才来拯救你。神拯救你，就是让你得生命呢。你得着生命了，你就剩存下来了，你得不着生命，那该毁灭的就毁灭了。所以，你现在活着完完全全是因着神的一个恩典。你得着了神的恩典，你才能存活在这个人世间。当神的工作结束了以后，死人就得死。为什么那个时候就得死呢？因为神没有恩典了，完全是神的公义。所以在得着神的恩典到完全是神的公义这个期间，就是你生命长大的时候。在这个期间，如果你的生命长大了、长成了，当神收回了恩典以后，你还能活、还能生存，那是靠着你的生命在生存着，而不是靠神的恩典在生存着。也就是说在这个期间，你的生命长大了、长成了，那到了完全是神的公义的时候，神虽然收回了他的恩典，但你依然还有生命，所以你就能存活下来。那没有生命的人，在神收回恩典以后，他就怎么了呢？他就死了。这是从道理上去理解的，是吧？（嗯。）恩典也好，公义也好，这是神的性情是吧？（嗯。）那为什么会随着神性情的不同发表有这样明显的区别？知道不知道？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现在的死人还活着是因着活在了神的恩典中，等神的工作结束了以后，没有恩典了，死人就得死，这根本原因在哪儿呢？（……）就是因着神是造物的主，人是个受造之物，就这个原因。神是造物的主，人是受造之物，神造了人以后，人是个活物，人有自由意志，结果人被撒但迷惑、引诱，背叛了神。人背叛了神以后，还是属神的人吗？不是了，这个时候人就该死了。虽然人该死了，但神没有让人死，那是因为神爱人、神怜悯人，所以人仅是受到了咒诅。神爱人，神不想让人死，所以神才有了拯救人的心思，才有了拯救人类的工作。拯救人拯救什么呢？就是拯救人让人活过来。人本来是该死的，是因着神爱人要拯救人，该死的人才没有立即就死，所以说神要拯救一个该死的人就得干什么呢？就得给人怜悯、恩典。

在人来说，就是宽容人，让人活下来。神作拯救人的工作就是供应人生命、供应人真理，把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原则告诉给人，把各项真理原则给人掰开了说、揉碎了说，在这个过程中，人得着神所供应的各项真理原则了，就得着生命了，那就能剩存下来了。如果你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得着神所供应的各项真理原则，就是没有得着生命，那到最后神的工作结束了的时候，你就该死了。根本原因就是因为神是造物的主，你是一个受造之物。神的工作结束了的时候，你死是因着你的悖逆；在神拯救人的期间，你能活着那是因着神的恩典；在神作工结束了的时候，你能活那是因着你有了生命了。

为了更好地理解，咱举个例子，就好比说你养了一只小狗，它是警犬的后代，你把这只小狗带回家的时候，最起码你是想让它生存下来的，是吧？（嗯。）当你把小狗带回家以后才发现它并不是警犬，而是有病的小狗，并且还是疯狗，它见人乱咬，而且还是不咬外人，只咬家人，你说你还养活不养活它？（不养活。）你带回来的是警犬，带回来以后你发现它不是警犬，你不喜欢它，那就算了吧，让它看门吧，把它当个看门狗来喂吧。你养警犬是因为你喜欢它，你要用它给你办事也好，干什么也好，你是有希望、期望的，但在你养它的过程中，你发现它一点都不聪明，是傻狗，它不是你所要的警犬，这就失去了你养它的意义了。你想养的是一只聪明的警犬，而不是一只看门狗、傻狗，所以你就会想办法让你的狗变聪明。警犬有个犬种叫德牧，德牧的警惕性强、服从性好，但这种狗要想成为警犬，就得在四五个月的时候由专业的训导员严格地培训，这样才有机会成为有真正的警犬，这是在有专业地、严格地培训之下才有的。但如果让你养这种狗，你不训练它、不培训它，最后它也就只能是给你看个门，它依旧是一只傻狗。因为什么呢？因为得训练它、培训它呢。现在已经有了专门训练狗的培训机构了，国外甚至都有狗狗学校了。你为了你的警犬不成为一个看门狗、傻狗，你就要请人训练它、培训它或者是自己想办法训练它、培训它。不管这只狗是只傻狗、看门狗还是只警犬，在训练它、培训它的过程中，它是不是还能活着呀？（嗯。）它能活着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你在训练它、培训它的过程中，你对它有个怜悯，你等待着它的一个悔改、回转，等待把它训练、培训成警犬。如果你训练、培训了它三年，成了，它跟警犬一样了，你舍得把

它送给人吗？舍得卖它吗？舍得杀它吗？（不舍得。）你不舍得，那就意味着它要长久地活下来。但如果你训练、培训了它三年以后，你发现这只狗就是只傻狗，听不懂人话，那你怎么对待这只狗啊？你本来训练、培训它是要把它当警犬地用呢，结果训练、培训了三年，训练、培训不成警犬，它就听不懂人话。你训练、培训了它三年，这三年期间你供它好吃、好喝，什么都供应着它，你是为了把它训练、培训成警犬，所以它就在你家生活了三年。按说一只傻狗它应不应该在你家生活？不应该。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要养的不是傻狗，你要养的是警犬，结果通过三年的训练、培训证实了，它痴呆、麻木就听不懂人话，就是一只傻狗。到底是警犬还是傻狗这需要时间与事实来证明，因为你是在训练、培训以后才发现，它是只傻狗。那当你发现无法把它训练、培训成警犬的时候，发现它就是傻狗的时候，你还养活它吗？你就不养活它了，那最后你就把它卖了、杀了。但不管怎么说，你也养活了它三年了，这三年对于一只傻狗来说，是不是活在了恩典之中啊？（是。）那这只狗它是否能剩存下来取决于什么？取决于它能不能被训练、培训成为一只警犬，成为一只有用的狗，成为主人当初想要养的那只狗。如果它成为了主人当初想要养的那只狗，这就意味着它以后就能剩存下来了。按世上的人来说，这就是凭本事吃饭呢，是吧？（嗯。）它凭本事吃饭，就能剩存下来。如果失去了养它的意义，那就意味着不要它了。咱利用这个例子就能看懂神拯救人的意义了。

神造人的时候，神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的人，神造人的初衷是让你去彰显他、荣耀他，结果你被撒但败坏了，失去了人的模样，但因着神爱人，简单地说就是神不想看人死，所以神要拯救人。神给了人六千年的时间，让人去分辨、认识，最后神再来拯救人。在这六千年期间，其实人都是活在神的恩典里面。最后把你作过来了，作成一个真正的人了，这六千年的恩典对你就是一种拯救，如果作不过来你，这六千年就相当于是恩典，你活在了恩典里六千年。就像那只傻狗一样，是为了训练、培训它成警犬，它才多活了三年，按说那是只傻狗就不应该活着，就应该死。反过来看今天跟随神的人、信神的人也是一样的，是因为神要拯救你，把你作成能荣耀神、彰显神的新人种，所以你现在还能活着，但如果你不走性情变化、追求得着生命的这条

路，那对于你个人来说，你就是活在了恩典里边。咱今天之所以还能活着，就好像是处于训练警犬的那三年一样，是在训练期间，你呼吸着这口气息，你所享受到的和真正能训练出来的“警犬”所享受到的是一样的，你和人家是同吃、同喝、同起居，从外表看都是人模人样，可是经过时间的推移，人家其他人能听懂神话了，性情变化了，得着生命了，对神的话能有一个顺服了，能够接受了，这就和真正训练出来的“警犬”一样，能听懂人话了。神要的是什么人，神要的就是一个顺服，是吧？你训练、培训那只狗，也是让它有一个顺服。不管是警犬也好，还是宠物狗也好，是不是都是要它有一个顺服呀？（嗯。）只不过是顺服的程度不同，警犬能听懂更多专业的指令而已，但目标都是有一个顺服。它能顺服你，就意味着它能存活下来，它不顺服你就意味着得被宰杀了、卖了、不能要了。神拯救人就和咱训练、培训狗一样，神苦苦等待了六千年，你白白呼吸着神给的这口气息，活了六千年。神光照好人，也光照歹人，是吧？（嗯。）对于歹人来说这就是一种恩典，对于好人来说这就是对他的一种训练、培训。神拯救人六千年的工作结束的时候，就好像是为期三年训练、培训警犬的集训结束的时候，有的狗成了警犬了，去了单位了，有了编制了，剩存下来了，有了高待了，而有的狗怎么都训练、培训不成警犬，那就去了肉狗群了，最后只能是去宰狗的屠宰场，也就是说下一步就该被宰杀了。

咱用这个例子来理解神来拯救人的工作，咱刚才说了人看一只狗能不能留下来是怎么看的？是看它有没有价值才留下来，是吧？（嗯。）神造了人是让人来彰显神、荣耀神的。人对自己养的一只狗都有人的要求，神造了人，神造人的时候，神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的人，所以你得能顺服神、能彰显神。普通的老百姓要养一只狗，最起码也得是一只看门狗，它能达到看门狗的标准了，就可以剩存下来。如果养的是一只宠物狗，它达到宠物狗的标准了，那就可以剩存下来了，它达不到主人所要求的，就不能剩存下来。神造人的时候，神对人有神的要求，这个要求是神的喜、怒、哀、乐，就是神的性情。那神的喜意味着什么？神的喜意味着一切正面事物的存在与诞生。当你能顺服在神话下的时候，按着神的话去走了，神喜不喜？神高兴不高兴？（喜，高兴。）神对你是喜，那就意味着你就存活下来了。如果

说你是悖逆神、你是抵挡神，那神对你是什么？（怒。）怒就意味着不复存在。等神的工作结束了以后，那就完全是神的公义性情，让神喜悦的，他就可以存在；让神发怒的，神让他不复存在，是不是很简单？（嗯。）这就是神的公义。现在的死人还在活着，那是因为他活在了神的恩典里面。所以说，咱信神应该干什么呢？你不要渺茫地认为你信神就蒙拯救了，用这个例子就是要来打破你的渺茫想象，不要觉得你信神就蒙拯救了，或者是认为你为作工跑断腿、累断腰就蒙拯救了，这和蒙拯救没有任何关系。神说："**……即使你为'事奉'神而跑断腿、累断腰，甚至殉了道，但神却一点不称许，反倒说你是作恶的人。**"（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当取缔宗教的事奉》）你跑断腿、累断腰，性情不变化还是依然与神为敌的，依然是该毁灭的。神还说："**像多看看神的话，多跑跑路，这也是一点代价，这是人应该做的，是人的本分，是人应该尽到的责任，但需要人里面应该放下的务必得放下，你如果放不下，外面受的苦再大，跑的路再多，都是徒劳！就是说，里面的变化才能决定你外面受的苦是否有价值。**"（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爱神才是真实的信神》）外面受的苦是否有价值取决于内在的变化，也就是看你能不能与神相合。咱交通这个是要取缔你原有的这个渺茫的信法，不要空洞地说跟随神就能蒙拯救，不存在，得实实在在地走得生命的这条路，追求性情变化。这就和念书一样，要想以后有好的工作，那必须得学好文化知识。那你信神能不能剩存下来？能剩存下来的关键看什么？（看人有没有性情变化。）不是吧，关键看什么？根据咱刚才的交通，看什么？（生命。）看你是否有生命！要想剩存下来，必须得有生命，那你就得看你的生命长大了没有。你每天起来干什么呢？就是追求得生命呢。你老公问你："跑什么呢？""我每天追求得生命呢！"怎么就得着命了呢？你跑断腿、累断腰，那不是在得生命。所以你不要每天起来就是"我作工了呀，我跑了呀……"你跑了，神就该给你生命？是不是那么回事？（不是。）那怎么就是有生命了？（活过来了就是有生命了。）怎么就算活过来了？（性情变化了。）性情变化的标志是什么？（脚踏实地的。）咱总是从这些字面里边找些字句，是吧？怎么就得着生命了呢？咱刚才说了警犬和傻狗，一只狗怎么就能够剩存下来了呢？（顺服。）顺服了，就能够剩存下来了。咱信神就是学着顺服神呢，当你学会顺服神了，这就得着生命了。你从一开始是抵挡神的，然后学着顺服神，当你能完全顺服

神了，你这个人就怎么了呢？就完全得着生命了。这逐步顺服的过程就是逐步得着生命的过程，你顺服的程度在逐步拔高的时候，也就是你的生命逐步长大的时候。

学着顺服这条路怎么走？怎么就代表你顺服神了呢？你得看神怎么说，所以说你就必须得怎么呢？得吃喝神话。你不吃喝神话，你就不知道神要什么。你吃喝神话，在神话里面明白了神的心意、明白了神对人的要求以后，再认识自己，看自己还有哪些与神话不相合，背叛自己顺服神。在尽本分的过程中逐渐地被显明，显明之后再学着去顺服神。你自己是一个看事观点，在神那边是一个看事观点，信神就是逐渐地改变你的看事观点。原来你是站在肉体一边、站在你的一边看事呢，逐渐学学学，学着根据神话看事，站在神一边看事，你能够完全站在神一边看事，而且能按着神的心意做事，与神相合了，那你活出来的就能彰显神、荣耀神了。人家一看你这个人就有圣徒的体统，而且能够彰显神，那神就可以把万物交给你管理，你就不用死了，你必然能活下来！简单不简单？现在给你交通的这个更加实际，更加能让你看到、知道这个路怎么走。你每天不要渺茫地等着，然后盼日子，“神的工作怎么还不结束呢？”你现在还盼不盼神的工作结束？（不盼了。）你得盼着你顺服神，看你顺服神了没有。今天跟随神的每一个信神的人都好比是咱前面交通的那只狗，你成为警犬了没有？你能不能完全听懂神的话呢？在你听不懂神话以前，你敢让神的工作结束吗？（不敢。）不敢让神的工作结束。当你完全能够听懂神的话了，而且你能够实行神的话了，这个时候你就保险了，就活在保险箱里了。因为什么呢？神话在你身上作你的生命了，作了你的主导了，那当神收回恩典的时候，不再有恩典伴随，完全是公义性情掌权的时候，该活的活下来，不该活的，那就惩罚的惩罚、咒诅的咒诅。你有生命了，你这个人自然就剩存下来了。你怎么剩存下来的呢？是因为你追求生命，有生命了，剩存下来的。什么是追求生命呢？那就是在追求顺服神，“神怎么说我怎么做”，这就是顺服神。那神和人所说的是什么？也就是说神的要求依据是从哪儿来的呢？那就是神的性情，神的喜、怒、哀、乐，如果你达到“神喜，我喜；神怒，我怒”，那就完全与神相合了。你每天起来信神是在干什么呢？那就是每天寻找走这条路。神着急的是还有多少人还活在黑暗之中，没有跟上国度

建造呢？神着急的是这个，这就是你应该去做的。如果神在那儿着急这个呢，你在这儿追求的是“我的地位还没有得着享受呢”，那你就是打岔搅扰，在搞着你个人的经营。那神不管教你能行吗？神不弃绝你能行吗？咱信神就得与神相合，因为咱是神造的。神造了咱，神对咱就有要求，神对咱的要求是作为一个人该做的，所以说咱信神就得追求先学会做人，这个能理解了，是吧？（嗯。）理解了就行了。

你们知道我交通这个的目的、意义是什么吗？是让你活得更实在一点，不要活在空洞的渺茫想象当中，不要想一再地欺骗神。到最后进国度的时候，神要通行证呢，你拿出你的通行证一看，你是克制、你是控制、你是伪装。给你说这个话就是说你每天有正事干了，什么正事呢？“顺服神就是得生命呢，我得学着顺服神。”你的生命长没长大，不是凭空而来的，不是靠哪个人，也不是靠哪个带领说你，更不是说你尽了多少本分，那完全就在乎你顺服神的程度有多少。你顺服神的程度有多少，就是你的生命有多大。你看见你顺服神的程度了，你就看见你的生命有多大了。在平时你看见张三是顺服神的人，人家是寻求顺服神的，人家是处处与神是相合的，而李四是维护自己地位、名誉呢，是处处与神敌对的，在灾难还没有来临之时，你就知道他的归宿是什么了，等灾难一来，你就知道谁就是该死的，谁是不该死的，那你就和会算卦一样了。当你看清楚谁是该死的人，谁是不该死的人以后，等到灾难临到了的时候，该死的人死了，能给你带来消极吗？不能。你不消极反而更有劲儿了，“哎呀，神话就是这么说的，神的话应验了。哎呀，神公义！”如果你没有这个分辨、认识，你还活在那种渺茫的想象里面，“我信神就能蒙拯救，剩存下来”，或者是“我跑个腿就行”，那你就把自己给欺骗了。李四在背后欺骗了神多少，你不管，你只看他的外表，“人家可跑了，可撇了，可作了不少工作。”你看的是这个，可神看这个吗？神不看这个，当灾难下来以后，把李四一取缔，就把你绊倒了。扭转这个就是要扭转你信神的观点，让你知道你每天起来信神是在干什么，让你真正的有路可走。你以前不愿意顺服神、不愿意背叛自己，是因为你认为顺服神、背叛自己好像对自己是一种伤害一样，是损失了自己的利益，所以你不愿意背叛自己。可今天一看，虽然说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损失，但你得着什么了呀？（得着生命了。）得着生命了，这用钱是买不回来的！那你个人

就是再损失多大的利益，你的心是不是情愿的、甘愿的？（嗯。）如果你信神的观点没扭转，你就不是改变你的性情，不是追求生命，你追求的是跑、撇，然后你的人性还活不出来，到最后你能得着啥，自己欺骗了自己，这就是诡诈人，自己上了自己的当。这个交通了以后，你有了一个准确的路，知道该怎么走，还不受痛苦。你知道了以后，你得能看见还有多少人在黑暗之处哀嚎，还有多少人还在与神搞交易，还有多少人还在争、抢地位之福，你看他可怜不可怜？（可怜。）可怜、可悲、更可恨。当你看见这些的时候，你该干什么呢？你是不是得赶紧把他作过来？预备足够的善行？预备足够的善行，是不是得生命呢？（嗯。）咱今天最起码得知道每天起来信神是在干什么。你不仅得知道信神是在干什么，你还得让你带领的人知道每天起来信神是在干什么。你一个一个地考考他们、问问他们，“你信神是在干什么？你告诉我一下，你信神是在干什么？”看他知道不知道信神是在干什么。他要是不知道他是在干什么，他要是说不出来，那就是你没有尽上该尽的本分，失职。审判你、刑罚你，是为了让你顺服神，顺服神是为了让你得着生命，当你把这个全部认识了、理解了之后，再审判你，你感觉到的不是痛苦、难受，是一种拯救、是一种爱。

4　唯有全能神是永远复活的生命

1　山河易改，水流有向，人的生命并非地久天长，唯有全能神是永远复活的生命，世世代代永远长存！万事万物都在他的手中，撒但就在他的脚下。今天是神预定的拣选，把我们从撒但手里拯救出来，他真是我们的救赎主，永远复活的基督生命竟作在我们里面，使我们与神生命有缘，竟能和他面对面，吃他、喝他、享受他，这是神心血代价的无私奉献。

2　冬去春来，经历风霜，遭遇了多少人生的痛苦、逼迫和患难，世人的弃绝和毁谤，政府的诬陷，神的信心、意志并不减，一心为神的旨意得以通行，生命置之度外，他不辞辛苦，精心喂养、浇灌神子民。无论我们怎样愚昧、难办，只要顺服在他面前，他说话作工把我

们的旧性改变……他日夜操劳废寝忘食，多少个日日夜夜，多少个酷热严寒，他一心守望在锡安。

3　什么世界、家庭、工作完全撇弃，心甘情愿，属世的享受与他毫无关联……他口中的话竟会打进我们的里面，揭穿了我们内心深处隐藏的东西，我们怎能不心服口服？从他口中说出的每一句话，都在我们身上随时应验，当面背后，所作所为，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竟会在他面前显露出来，不由得自己的打算和安排。

4　坐在他面前，灵里有享受，舒适又坦然，总觉得里面空虚，对神实在亏欠，这是人未曾想到、人难以做到的奇事。圣灵足以印证，全能神就是独一真神！是铁证如山！我们这班人实在太有福！若不是神的恩待和怜悯，我们只会沉沦，随从撒但。唯有全能神才能拯救咱！啊！全能神！是你打开了我们的灵眼，看见灵界的奥秘。国度的前景无限，儆醒等候，日子不会太远。

5　战火纷飞，硝烟弥漫，天气转暖，气候变迁，一场瘟疫将会蔓延，人只会死亡，难求生路。啊！全能神实际神！你是我们的坚固台，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都伏在你的翅膀底下，灾害却不得挨近我，这是你神圣的保守和看顾。我们无不引吭高歌，赞美歌唱，赞美的声音在整个锡安回响！全能神实际神已给我们预备好了那美好的归宿。儆醒——儆醒吧！时候不会太晚！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五篇》

139　神是赐生命的神

如今神生活在地上，生活在人中间，人都经历着神的作工、观看着神的说话，随之神将全部真理赐给每个跟随神的人，让人都从神得着生命，得着可行之路。

如今神生活在地上，生活在人中间，人都经历着神的作工、观看着神的说话，随之神将全部真理赐给每个跟随神的人，让人都从神得着生命，得着可行之路，因神是赐生命的神。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

6.从跟随到谈判到宣战（1-15）

从跟随到谈判到宣战（一）

萧明志，神的交通你看完了吧？看了神的交通以后有什么感受、有什么认识？对婚姻怎么理解？（萧明志：我又没有婚姻，我理解什么呢？不用理解。）你怎么认识婚姻的？（萧明志：我也不想认识。）是不想认识还是失去活着的希望了？（萧明志：……）那你谈谈你为什么不想认识。（萧明志：认识又能怎么样呢？）现在怎么了？有气无力。（萧明志：说来说去我也不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神话看了没有？（萧明志：看了。）是神话打得你有气无力？还是你与神较量得有气无力呢？怎么成了这样了？和神打仗了？擂台赛？（萧明志：我跟鬼打仗呢。）你打败鬼了，还是鬼打败你了？（萧明志：不知道……现在是两败俱伤吧。）说说怎么两败俱伤的？（萧明志：……）怎么了？说说怎么难受呢？是因为看了神交通的以后难受呢？还是干活儿累了没有缓过劲儿呢？（萧明志：两个都不是。）那是啥？不要挤牙膏，有什么难处说嘛。（萧明志：你给了两条路，难选。）我给了你两条什么路？（萧明志：第一，放下所有，走跟随神的这条路。第二，结婚去吧，回去吧。就这两条，你让人怎么选？要么就拥有，要么就什么都不能有，好像……）要么就拥有，要么就什么都没有？（萧明志：嗯。）你说这两条路难选，拥有怎么还难选呢？让你拥有你还难选呢？（萧明志：你什么时候让我拥有过呀？）你还没走路呢就想拥有，还有你这么贪婪的人呢？人家做生意的都是先做完生意才能收到利益呢，你是生意还没做就要先收利益呢。人家保罗是跑完半个欧洲的时候，才说的“我活着就是基督，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你还啥也没干，“我这活着怎么就不是基督呢？这个冠冕怎么就不为我存留呢？”萧明志，你走这条路了没有？你还没走呢！（萧明志：我还陷在你上次说的那个……）我上次说的哪个，让你转不过弯来？我说的什么？（凯凯：就是刚才说的那两条路。）这两条路难走吗？难走不难走？（萧明志：没这么简单吧？）你觉得这两条路难在哪儿了？世上有句什么话呢？“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是吧？为什么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来，解释解释。（“鱼与熊掌不可兼

得”出自孟子《鱼我所欲也》：“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孟子的意思用白话翻译过来就是：鱼是我所想要的，熊掌也是我所想要的，如果这两种东西不能同时得到，那么我宁愿舍弃鱼而选取熊掌。当时孟子说“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原因是：熊好吃鱼。它捕鱼的方法就是用手掌拍击河里的鱼，把鱼击到岸边。设想一下，一只熊刚好抓到一只鱼的时候，有个猎人出现。这时他有两个选择：第一，把熊赶走得到鱼；第二，趁熊吃鱼时，袭击并捕猎它。熊凶残成性，捕猎它并不是件容易事。所以要得到熊掌必须以鱼为诱饵。要得到鱼，就得赶走熊，那就意味着要失去熊掌，故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这句话本意不是要说二者必然不可兼得，而是强调当如果不能兼得的时候，应当如何取舍。）（卫军军：但他是两个都想要。）他是既想要鱼还想要熊掌。萧明志说的这两条路真难走，是吧？萧明志，是我给你的路难走，还是你要走的路难走？这个话得说清楚啊！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可你是既想要鱼还想要熊掌，你是要两者兼得，就这你还在那难过、难受呢。你说这是我给你出了一个难题，还是你给我出了一个难题？萧明志，咱首先得讲讲理了吧！

任真真，这个问题出在哪儿了？（任真真：……）萧明志现在痛苦、难受，这个痛苦、难受证实了什么呀？我那天交通的时候说：“萧明志，你是个贼商。”萧明志，我为什么说你是贼商呢？因为你想用最小的代价换来最大的利益，什么好处都想得。萧明志，咱是不是什么好处都想得呀？（萧明志：……）你既想满足神又想满足撒但，这可能吗？你想做一个中间派，有没有中间派？萧明志，怎么想的？（萧明志：……）任真真，难不难？（任真真：……）是我刁难他呢，还是他刁难我呢？（任真真：……）还是你和他有同感？你有什么感受？你怎么看？说说你的认知，我听听。（任真真：人总想给自己留一点点后路。）什么是留后路呢？（任真真：就是做不到那么彻底。）做什么做不到那么彻底？（任真真：断嘛。）咱先不要谈这个“断”，咱先谈谈认知。（任真真：神给人的路肯定是对的。）神交通让人“放下”与“投入”，神让你放下，是不是简单的就这一句话，说放下就能放下呢？你看神交通“放下”的时候交通了多少内容？还有神交通“婚姻”交通了多少篇？到现在已经交通了三篇了吧？（任真真：

嗯。）神交通了这么多，你不能只是钻牛角尖说：“神让我放下呢，我放不下，我做不到。”这就像你妈让你上学呢，你妈的愿望是让你能够大学毕业再考个研究生，你听了你妈的愿望之后，你就爬在地上不起来了，“我妈要求我太高，我做不到。我今天才学了2+2=4，才是幼儿园，你就要求我考研究生呢。”你妈和你说的是对你的一个最终要求，是吧？其中的这个细节、过程、内容，你有没有经历？你理解不理解？再比如，你妈让你上二楼拿个东西，你说什么？“妈，你刁难我，我就上不去，我就够不上。”是上不去还是不走？二楼是空中楼阁吗？你妈是让你飞上去吗？你妈既然让你上二楼，它肯定有什么？它肯定有台阶，肯定有路。可是你听了你妈的话之后，你不去认识、不去寻求，你只是说：“你给了我一条不归路，给了我一条行不通的路。”你如果不走楼梯，你能不能从一楼上了二楼？（上不去。）现在你们的难处在哪儿？为什么难过？（任真真：就是一下子上不去。）上不去是因为你不走楼梯。你听见你妈让你上二楼拿东西之后，你不寻求楼梯在哪儿，不寻求路途，也不去认知，能上去吗？你上不去，你指责、你怪罪的是谁呢？你指责、怪罪的是你父母对你的要求太高、不讲“理”、不会“体贴”你。这个和父母体贴不体贴你有没有关系呀？神跟咱交通了这么多，你听了没有？你看了没有？你从神话里找出路了没有？神说的话得着你的认可了没有？神说的话你阿们了没有？神说的话你寻求了没有？如果神说的每一句话都得不着你的认可、得不到你的阿们，那你还是不是在信神？（不是。）你不是信神的，你不是跟随神，因为你就不寻求走这条路，也就不计划走这条路，那还存在有路可走吗？无路可走是因为你就不走这条路。在这种情况下，你妈再和你唠叨“东边有个楼梯，你走楼梯就上去了”，你听不听？你不听，你不阿们，你不认可、不认为那边有个楼梯，你就要从下边飞上去！父母告你说你是飞不上去的，你就说父母是逼你死呢，“逼得我无路可行”，那你说你妈会说你什么？这孩子是不是无理取闹？可孩子是说妈在无理取闹，究竟是谁在无理取闹？（孩子。）咱得有理智啊。首先，你考虑你妈说的路了没有？你妈说的路你核实了没有？你去观察了没有？如果你对你妈说的路始终没有去核实、没有去观察、没有去寻思，你就一句话“我做不到，刁难死我了！”那你说这是个什么孩子？当孩子的是不是应该孝敬父母呀？（是。）那当父母让孩子给父母买袋面的时候，孩子说什么？“我孩子还要念书，我还得给老婆买个

金手镯，我还没买上宝马……你就让我给你买袋面，你太苛刻了吧！我做不到。我没有给你买袋面，你就说我不孝顺？我这两条路怎么走？”不要说父母会怎么说这个孩子了，就说周围的邻居会说这个孩子什么？人们会评价这个孩子什么？是父母要求这个孩子太高，还是这个孩子大逆不道？（孩子大逆不道。）

萧明志，能听懂这个话吗？（萧明志：我能听懂，可是你上一次交通的好像就是立马、一秒钟、一分钟之内就要人的一个决断。当时给我的感觉是这么一个意思，没有像现在这样，一步一个台阶去做。当时就给我一秒钟的时间，必须断掉。）你给我说说我上次怎么交通的。（萧明志：我不管你上次怎么交通的，但是给我达到的果效就是这样的。）一个父母和他孩子说话呢，“去楼上把酱油给我拿下来。”这是不是一分钟的事？那你说父母要求孩子过高了吗？孩子过来喊：“你告诉我楼梯在哪边了吗？你就让我一分钟拿下来，你给我达到的就是这个果效。”谁的问题？父母让你上二楼拿东西，你找不见路你是不是该问问你妈呢？“妈，从哪儿上去呢？我还不知道楼梯在哪儿，怎么上去？我没安翅膀呀。”最起码你得问问“我怎么上去？”该不该问？你说你达不到的时候，你该不该问一下？“弟兄，你说的这个要求我一下达不到。这个路在哪儿呢？路在何方？”你该不该问？是该你问，还是该我说？（萧明志：神话说得一步一步来，可你上次是一分钟、几秒钟内就要一个决断，我感觉这就是两个极端，我突然间不会实行了。）那我让你一分钟内决断的时候，你问我路了没有？问我怎么决断了没有？（萧明志：可上次你给人一种……）在某种环境下，是不是该一分钟内决定？行政里怎么说的？（任真真：当机立断。）神说：“九、当为教会的工作着想，当放下自己肉体的前途，对自己家庭的事应该当机立断，应全心全人投入神的工作之中，应该以神的工作为主，以自己的生活为次，这才是圣徒该具备的体统。”（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国度时代神选民必须遵守的十条行政》）要以神的工作为主，自己的生活为次，对肉体的事当机立断。让你当机立断是让你该有个决定，你里边得有个态度、观点。（萧明志：但是在我这里认为，我明白了就当去实行，刻不容缓。可这是我在逼我自己。）神的行政里边怎么说的？该守的诫命，该不该守？守诫命是在什么情况下守的？是不是在你不明白真理的情况下需要守？在你明白真理的情况

下还叫不叫守呢？不叫了。有句神话怎么说的？神说：“**所以说，实行真理才能守好诫命，守好诫命是为了实行真理，在守诫命中实行更多的真理，在实行真理时更明白诫命的实际含义。**”（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守诫命与实行真理》）你不守住诫命怎么实行真理呢？

在教会建造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有用什么方式传呢？（肖红：拉关系。）拉关系，有的时候是用一种特殊方式，是吧？在你拉好这个关系以后，下一步该怎么办？（肖红：当机立断。）有许多人没有当机立断，是不是就陷在这个“关系”里边了？陷在里边了，把神的名给羞辱了，把自己的家庭给破坏了，这是不是该当机立断的事？再一个，我让你当机立断的是什么？我和你要求的是一个态度、观点，是要求你得有这样的态度、观点。如果你连当机立断的心志都没有，那你怎么能断了呢？（萧明志：当机立断的态度就能决定了我的行动。）能决定了吗？（萧明志：我就要求我决定。我要求我决定，可是我又不能马上决定，所以我不敢给你任何态度。态度是我内心许下的誓言，但我不能说出口。因为如果我说出口了没有去实行，这个对你来说就是种欺骗。可是我又不能欺骗，我只能忍下这一切。）萧明志的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我现在做不到，我就不能有这个心志、不能有这个想法。我只有做到了，我才能说这个话。我做不到，我就不能说这个话。”这是萧明志的意思吧？（嗯。）在萧明志来看，说到做到，这是一个男子汉气概，大男子主义，也是世上人常说的“嘴上没有毛办事不牢”，“我说什么就是什么，我做不到的事情绝对不随口答应、绝对不会随口乱说。”萧明志，你想树立的是这个形象。你想树立这个形象，但这个形象你能站立得住吗？你能树立起来吗？对你提出要求的时候，针对你实行真理的时候，你是这样的，但你在实际生活当中是不是这样的？（肖红：不是。）就不用说你萧明志，任何一个人都做不到。你萧明志说这个话，就是小孩儿说大话，吹牛，假大空！有谁敢说这一句话？“我既说到就得做到，我做不到的事情我绝对不会说”，有没有这样的？（任真真：我也是这样想的，就是怕骗你。）这里边是掺杂自己的意思，“我不愿意断”。为了不断给自己找了一种辩解的说法、一种借口。有谁能一说出话来就绝对能做到的？你就不要说败坏的人了，万物中有哪个能说到做到的？谁能做到？只有神是既说必算，既算必成，既成必到永远！哪一个人敢说这个

话？“我话一出事必成，必到永远。”任真真，你敢说这话？萧明志，你敢说这话？纯属吹牛！这是理论上的，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两个人搞对象的时候说的是什么呢？（山盟海誓。）这个都知道，搞对象的时候都是山盟海誓，还说什么海枯石烂，是吧？（嗯。）还“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这话说得多大！

萧明志，你对任真真说这话了没有？（萧明志：……）任真真，你对萧明志说这话了没有？（任真真：没有。）你没有把这句话说出来，表达这个意思了没有？“一颗树上吊死”什么意思？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那你能在一颗树上吊死吗？任真真，如果萧明志不要你了，你真能终身不嫁？你能做到吗？（任真真：要是在世上肯定还要嫁呢，在神家要尽本分就不嫁了。）我说的是你能不能做到。假如工作作完了，你能活一千年，让你回家休息，不用你尽本分了呢？这个时候萧明志刚走了三年，你会说什么呢？“呀，我当时立下了誓言，我是要在一颗树上吊死的。这一千年我就要在一颗树上吊死？我就当一千年寡妇？”你能做到吗？能不能做到？（萧明志：她做不到。）她做不到，你能做到？（萧明志：不好说。）不好说？这个太好说了！（萧明志：嗯，做不到。）为什么说太好说了？时间与事实证明一切。萧明志，你今天是才搞第一个对象吗？你在搞第一个对象的时候海誓山盟就说出去了！虽然说我不在场，但我听见了。话不用你说，你那个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不用你去说这个话，意思传达过去了。你那个言行举止是不是在无声地传递着这个话？还用你说吗？时间与事实证明一切。你也不是搞了一个、两个对象，是吧？那你的海誓山盟也不是一个、两个了，一颗树上吊死了吗？能吊死吗？（萧明志：不能吊死在那颗树上。）所以说话都是为自己辩解表白而说的，是为了较劲、赌气才这么说的，是一种“拔河”。人常说，练气功是怎么一口气呢？（卫军军：内练一口气。）内练一口气，就这一口气，“拔河，我就这一口气，拔过来就过来了，拔不过来就……”所以我得保持住这个坚定的意志，不愿意放下。

心志和意愿与事实有没有关系？没关系，心志和意愿只是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与最终的结果那是两码事。那最终的结果是取决于人还是取决于神？虽然神是主宰者，但神作在败坏人类的身上，神都不

说那么绝对的话。神怎么说的？神说：**“当我告诉人我无有让人‘活来’的‘法术’之时，人便失声痛哭，确实，虽然我是造物的主，但我只有‘权力’让人死去，却并无‘能力’让人活来……**”（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四十篇》）神有让人死去的“权力”，没有让人活来的“能力”，什么原因？神来作的是拯救人的工作，这个国度是神建造的，国度里边的要求是神规定的，但人能走上去是谁决定的？（肖红：自己。）是你自己决定的。别人能不能决定得了？神能不能决定得了？不行，那是根据你自己的追求。所以说你能不能蒙拯救、能不能剩存下来是怎么呀？是取决于两者。规定、制度是神来制定，实行是你自己。单方面来说是谁说了也不算，就是神说了都不算，为什么神说了都不算？神定意要成全你，但你就是不走，神能拯救了你吗？那你怎么能说，你说到就得做到，并且是做到了才能说呢？就不用说你了，彼得敢说这话吗？神说：“**耶稣就问他说：‘彼得！你爱过我吗？’彼得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就说：‘主啊！我曾经爱过天上的父，但是我承认我没有爱过你。’之后耶稣说：‘人不爱天上的父，怎么能爱地上的子呢？人不爱父神所差来的子，怎么能爱天上的父呢？人如果真爱来在地上的子，他才真正爱天上的父。’彼得听了这话，知道自己的缺欠，他总因为当时他说的‘我曾经爱过天上的父，但从来没有爱过你’这话而懊悔痛哭，等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他更为这事懊悔忧伤。**”（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彼得认识“耶稣”的过程》）彼得说他爱天上的父，神说不爱地上的子怎能爱天上的父呢？彼得都是这样，何况你呢？要想让你所想的成为事实，你首先得有心志、有方向、有目标、有意志、有毅力。就像追求真理，追求真理这条路难不难？祭司弟兄说：“经历神的话、实行神的话总能看见肉体的悖逆，总能看见人的观念想象随时出现，总能感觉到肉体的软弱，遇到点难处就灰心。有心志的人就一个劲地约束自己，‘不能软弱呀，既然明白真理就这么行！肉体想退回去不行！’有一种人就是这种性格。外邦人说这人犟啊，那是认准一条路，九头牛都拉不回来呀！说：‘你犟啥？别犟，傻瓜！听人劝，吃饱饭。’‘听谁劝呀？听你的鬼话呀？我听神的话，不能听撒但的话。’追求被神成全需不需要点犟劲儿啊？（需要。）那你就得受点羞辱，人家背后骂你‘犟种，犟货’，你说‘全是犟才好呢，现在犟得还不够’，他越骂你心里越高兴，这挺好，终于具备点犟劲儿，坚持真理这点犟劲儿太好了！这不是自是，这叫自信哪！”（摘自《上

面的讲道交通·110-C-6》）追求真理你必须有九头牛都拉不回来的心志、毅力。祭司弟兄有没有说“人只要说到了就行了、就做到了”？祭司弟兄都不敢说“我说了就能做到”这话。历代以来所有的使徒，哪个信神的初衷不是想要成功呢？哪个想着“我要失败”呢？犹大跟随耶稣的时候，他就计划着要出卖主耶稣吗？他有没有一开始就说“我要卖主耶稣”？（没有。）历代以来的使徒怎么走这条路的？有多少人在喊叫什么？“别人爱不爱神，我绝对得爱神。别人走不走得下去，我得走下去。”每个人是不是都在说这话？走下去了吗？他有这样的心志、有这样的毅力还都很难走下去。那你走这条路的时候，你连这个毅力、这个方向都没有，你可能走下去吗？你说“我做不到就不能说”，你说都不能说，你连方向都没有就成了？你是追求真理了呀！你是进国度了呀！追求真理是比念大学还难了呀！可你是把走追求真理、信神的这条路当成什么了？当成了瞎猫碰死老鼠。为什么是瞎猫碰死老鼠？萧明志说的是什么话？“我做不到我不能说，我现在站立不住，我不能说。”你连自己的方向、意志、目标都没有。（萧明志：有。）有为什么不能说呀？（萧明志：那毕竟不能成为现实。）不能成为现实，那能不能成为自己的意志、心志、方向、目标？（萧明志：那是自己的暗能量在坚持着。）暗能量该不该表达出来？（萧明志：我觉得暗能量即便是说出来了，也只能是说说而已。）你把它说成是暗能量，倒不如把它说成是闲暇之余还有的那么一点希望。暗能量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你说的那个暗能量就是“我应该、我想着、我愿望、我愿意……”太遥远！你说你的那个是暗能量，你是太高举自己了，太能夸下海口了。如果你里面的那些东西真是个暗能量，你还是不是现在这样？还用不用我追着问你，给你交通呀？你说你里面的那些东西是暗能量，那你理解什么是暗能量吗？什么叫暗能量？暗能量是暗暗地、默默地立下了心志，“就不用你说让我断，我早就暗暗地立下了心志，里面有能量在支撑着我，任真真给我打电话了，我暗暗地挂了她的电话，她要是再给我打电话，我不仅是要挂了，我还要把她拉进黑名单！”这叫暗能量。你有这个暗能量吗？（萧明志：你说的这个暗能量太残酷了。）那你说的暗能量是啥意思？（萧明志：我说的这个暗能量没你那么狠心。）我说的这个才叫暗能量。任真真给你打电话了，你暗暗地挂了，她要是再打，或者一直找你，当面问你，“我没听见，手机没电了……”这才叫暗能量。（萧明志：那不是赤裸裸地欺骗

嘛！）暗能量不就是欺骗吗？暗的能量，不让人看见的那种能量，“我心里面爱着她，但我给她表现出来的是我不爱她。我心里想着她，但我表演出来的是我不想她。”这叫什么？（肖红：暗能量。）这才叫暗能量。“我想听听她的声音，她打过来电话了，但我不能听。我要听她的声音，她就要听我的声音。她一旦听到我的声音，把她的心就勾过来了，她就不能安心，本分就尽不好。我得有暗能量，我得暗暗地支持着她。”这叫什么？这才是正宗的暗能量，不是假冒为善。我给你说的不对吗？我这个理解错了吗？（萧明志：好像是错了吧。）要是我说的这个不是暗能量的话，那你说的那个还能叫暗能量吗？应该叫明能量吧！我看见你里面的暗能量是暗暗地与神叫嚣的那个能量，“我不能说出来，所以我不能当机立断。”刚才我给你说了一个比喻，他妈让他上二楼拿酱油，那个孩子是“要我命呢，我能上去呀？”你说他想不想去二楼拿酱油？他不想去。暗能量在支持他，他就要反抗“我去不了”！

萧明志，你说我给了你两条路，一条路是全人为神献上，另一条路是只完成你人的一个功用，是吧？可你说的是“你告我的这两条路都没法走。”你这暗能量的表现在哪儿？你这暗能量表现出来的就是神给你的什么路都不能走，你说你这暗能量是个啥？这不仅是暗着能量与神叫嚣，而是怎么呢？而是把这个暗能量都放在桌面上，明目张胆地与神对抗，可不可以这么说？萧明志，你闭上眼睛不等于就是暗能量，听懂了吗？（萧明志：……）这里边有一个真正的暗能量。萧明志，我给你说说这个真正的暗能量是啥。你与神对抗、叫嚣所流露出来的这是明摆在桌面上的，是什么指使你这么做的？指使你这么做的那个能量叫什么？那才叫暗能量。萧明志，现在能理解了吗？（萧明志：……）咱看看萧明志说的这句话，要他放下，全人献给神，行不行？（不行。）那也就是说“我不搞对象是不行的”。咱说的是“你要搞对象，那你回教会，去结婚。”只是让他回教会，没有说开除他吧？（肖红：没有。）给他这条路，他行不行？（肖红：不行。）他也是不行的。那面对这两条路萧明志都说不行就代表着他要和你说什么话？“我不结婚，我也不回教会。”是不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态度是明确的吧？“我不回教会，我也不结婚，但我也不把全人献给神。”这是不是就给你都表明了？（嗯。）他这个暗能量是要干什么

呢？“我在神家尽着重要的本分，有着重要的功用，因为国度成形以后我还要当柱子，我的计划是要当柱子。当柱子但还不能损害了我的个人利益，我还不能全人献上，我还得搞点个人经营。”搞个人经营是神不允许的，是神不要的，那要么就结婚，他结不结婚？他不结婚。这里边就存在暗能量了。暗能量是什么？“我要搞对象，我要和任真真有来往，但是我不结婚。”这就是个暗能量。为什么说这是个暗能量呢？搞对象不结婚这个事能不能放到桌面上？任真真，能不能？（任真真：不能。）所以说，这是个黑暗的，这个不能放在桌面上。为什么说搞对象不结婚就是黑暗的呢？为什么？搞对象不结婚证明一个事实，这个事实与神说的那个事实正好是相反的、相违背的。结婚代表着婚姻，婚姻意味着什么？（肖红：责任、担当。）那萧明志在这儿是什么呢？“我不要这个责任、担当，但我要婚姻的生活。”暗能量出来了吧？“我搞对象、谈恋爱、不结婚”，搞对象、谈恋爱是要干什么？咱上次说了爱情至上，是吧？（嗯。）这个爱情是什么呀？是情欲、欲望放纵的一种包装。情欲、欲望、放纵这三者结合起来了，那还正常吗？咱单独说这个情欲，神给咱交通了，人的这个情欲该不该有？正常不正常？（正常。）人有情欲是正常的，是人的感知器官，神造人的时候就给了人这个情欲。情欲是应该有的，但是神还给了人一个自由意志，让人有自控能力。在这个基础上神还给了人一个什么？责任与担当。神说在有了婚姻以后你就可以满足你的情欲，神说过这话吧？（嗯。）这一句话意味着什么？未结婚以前应不应该有情欲？（不应该。）人越来越败坏，说爱情至上，是不是针对这话说的？咱上次交通了，以前的人在结婚前见面不见面？不见面。当结了婚以后是不是就有了婚姻？（嗯。）有婚姻的目的是完成神给他的一个使命。那这个爱情也好、情欲也好，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在神给人制定的生命规律里边来看，是在人产生婚姻了以后，才有了情欲的满足。也就是说，这个爱情是在什么时候产生的？真实的爱情是在婚姻以后才有了爱、才有了情。咱之前交通过结婚第一年是什么？纸婚。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后又产生了什么？金婚，银婚……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那才是一个真正的什么？爱情、婚姻。在步入婚姻之后有了责任、担当，那没有步入婚姻的那个爱情，它就完全属于情欲、欲望的一种放纵。

如果你计划结婚，那你搞对象是短期的，那也是可以的，如果长时间地搞对象行不行？（不行。）长时间地搞对象不行。因为什么呢？因为人有情欲，自然就会掉在里面。再一个就是，如果你没有计划结婚，你先有了爱情、先有了情欲，到最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现在你看见世界上未婚先孕的是不是太多了？现在已经不以为耻了，但其实这是一个羞耻的事，只不过是你说、我说、他也说，最后说来说去就不感觉羞耻了。那未婚先孕给人带来的是什么？给人带来的是痛苦的，因为这是自己闯下的祸。有好大一部分人结婚以后没多长时间又离婚了什么原因呢？因为结婚以后发现了对方结婚以前的生活，不行了，离婚，过不下去了。网上还有刚结婚三天就离婚的，有吧？（有。）什么原因？有的是结了婚以后，发现对方还在与别人交往。有的人追求纯洁的婚姻，结了婚以后发现妻子不是处女，要离婚，这个听说过吧？（嗯。）女方不是处女，或者生过孩子，他知道这个信息以后，心里能好受吗？他心里一直是翻江倒海的，他能跟你产生真实的交心吗？他能给你无条件地担当责任吗？那在以后的日子里是不是要打架、要产生争执，最终要么离婚，要么你给他永远当奴隶，这是不是自己给自己闯下的祸？因着人都有情欲、欲望，所以这个情欲、欲望就在里边推动着这个事情。那这个情欲、欲望就是什么？刚才说了，是什么？暗能量。因着有这个暗能量，使自己无路可走，“弟兄给我的两条路我没法走。你要让我全人尽本分，我怎么搞对象、怎么谈恋爱呀？我怎么满足我的情欲呀？你让我结婚，我还得担当责任、负担，我怎么走？所以这两条路没有一条路可以走啊。”这个暗能量在背后驱使着你对抗、叫嚣，“我现在是做不到，我没法说这个话，你让我说什么话呢？我做不到我说这个话不是骗人吗？”你就没有计划要走，也不想走，更是绝对不可能走的，是因为有这种暗能量在推动着你，所以就导致了一种痛苦、难受，“神作得太苛刻了！”说神作得太苛刻是因为不能满足自己的欲望、情欲。是在这个前提下，所以我说你俩应该当机立断。为什么让你当机立断？让你当机立断不就是为了让你把这种暗能量给取缔了？你们当机立断了，哪还有暗能量？切断了你的暗能量，这是不是保守你？咱就不要说蒙拯救、被成全，走上成功的路，最起码走上了神给人的一条该走的路。哪怕就是回家结婚了，一个婚姻成就了，成了一个家庭了，最起码不是鬼混了，最起码不是在与神对抗、叫嚣了。就即使成婚姻了，神说什么？神说：“婚

姻无论是对男性还是对女性，就是意味着责任与担重担，它不是儿戏。虽然它不是神圣的，但在我这儿理解，最起码婚姻是严肃的，人应该端正对婚姻的态度。”（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怎样追求真理（九）》）婚姻不是神圣的，但它是严肃的。我刚才给你交通的这个是不是一个楼梯？这是不是你从一楼跑到二楼的一个楼梯？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这是不是就能走上去了？现在能不能断了呢？（……）

从跟随到谈判到宣战（二）

我给你交通了以后，如果你还要按着你的意愿走、按着你的意思走，你走的是什么路呢？最后你就走上了什么路了呢？咱就不要说信神了，就说在世界，最后你就走上了什么路了？你就走上自我灭亡的路了。你不断地去试婚，最后你的婚姻是什么？现在有的人四、五十岁了没结婚，痛苦、难受。他的那个痛苦、难受来源于哪儿？你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现在的人念书毕业考了博士以后，他对婚姻有他的要求、有他的标准、有他的愿望，但是在他生活的这个过程当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这个愿望逐渐地破灭了，不复存在了。你说一个博士要娶媳妇，那他的媳妇最起码得有一个文凭吧？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你想一下，一个人大学毕业考了博士，按道理来说，他在这个过程中搞对象、谈恋爱了没有？（肖红：没有，他一心都放在学业上边了。）他一心都放在学业上边了，他有他的追求、目标、方向，他对自己的要求是博士，他达不到这个学历会不会去找对象？（不会。）因为什么？“我是博士，我必须找一个博士老婆。我要找一个农村媳妇那不是让人耻笑呀！”他不能找，他有他自己的愿望，所以他找对象，对对象有一个要求。再一个是他在追求这个学问的过程中，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搞对象，如果他在这个阶段搞了对象，那他还能不能成为博士？很难的。咱不能说不能，是很难的。可以说他三十岁之前几乎没有搞过对象。有给他介绍对象的，他就给推了，或者是仅仅了解一下对方的简介，绝对不会和对方深交，又或者是一看对方的简介，“呀，这个不行，这个也不行。”为什么？眼高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过了找对象的年龄阶段了，也就是世人常说的什么呢？过了结婚、娶媳妇的这个年龄阶段了，最后年龄越大越难找，所以导致最后只能没老婆。为什么呢？符合他那个要求的人少，因为他那个要求是学历得高，都等到三十五岁了，他能随便找一个媳妇吗？“我宁愿当光棍，我也不能随便找一个媳妇。”为什么？“等到三十五岁了找了个这？”别人会不会说？脸面没地方放，所以说，他那个标准不能往下掉，标准已经说出去了，掉不下来了。他的标准掉不下来，可符合他的要求标准又和他是同一年龄段的女人的条件是怎么呢？是逐步下滑的。他一个博士能不能找一个二婚？能不能找个带孩子的寡妇？这是

他无法接受的，但在这个社会上又找不见一个符合他条件的女人，所以导致他只能成为一个光棍。他光棍到五十岁的时候，痛苦不痛苦？难受不难受？他痛苦、难受，他后悔不后悔？人过五十才知天命，才看到因着自己的欲望、因着自己的理想、愿望放不下，导致了自己最终的痛苦。

我讲的这个例子和刚才的那个例子正好是相反的，是吧？这两个相反的例子又证明了一个什么呢？人是个受造之物，你必须活在神给你制定的轨迹里边，你不能越轨。如果你越了轨，那你所做的一切就不是神所祝福的、不是神所承认的。你所做的一切不是神所祝福的、不是神所承认的，那你就是没有归宿的、没有结果的。也就是说，你在神家，你在信神的过程中，神要用你作工的时候，你要搞对象，这是不是超出了神给你制定的轨迹了？就即使你三、四十岁了，今天神用你呢，你能不能搞对象？你不能搞对象。你搞对象就超出了神给你制定的轨迹了。如果你是普通的弟兄姊妹，你不是做柱子，你是不是就可以完成作为一个人娶妻生子、繁衍生息的轨迹呀？但你在完成这个人生轨迹的时候，还有一个标准，因为你是信神的人，你在找对象的时候，神让你找什么样的对象呢？你找富二代吗？找给你买钻戒的？找什么？（任真真：找人性好，有责任的。）你找对象的时候，第一个必须是找信神的。为什么说得找信神的呀？世人常说一句话“夫妻双双把家还”，是吧？那今天神告你什么呢？你得夫妻双双进国度才行。你夫妻双双不进国度能把家还吗？可要想夫妻双双进国度就又有了一个条件，什么条件？你找的这个对象必须是什么人？（任真真：追求真理的。）必须是追求真理的人，必须是神承认的人，那是不是必须得是人性好的人、神所要的人？那也就是说，你找对象，神让你必须找一个人性好的人。什么是人性好的？每天挂在你耳边说“我爱你”，记得你的生日，每过一个特殊的纪念日，都能给你一个浪漫，再给你买个你最喜欢的吃的，这就是人性好吗？今天就是教你怎么分辨这个人性好坏。在神那边什么是人性好？刚才咱举的那些例子都不代表人性好，是吧？那什么是人性好？（肖红：在神面前，有良心、有理智，能够尽职、尽责的。）神说：“**那怎么看一个人有无人性？就看他对待本分、对待神的托付、对待神家工作负不负责任，看他能不能维护神家的利益、尽本分有没有忠心，这最能看出一个人的人性品**

质。”（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怎样追求真理（十）》）你要看这个人的人性是不是好，其中有一个标准是看他在尽本分的过程中是不是尽心、尽意、尽力。为什么神说尽本分尽心、尽意、尽力的这个人就是人性好呢？为什么这么说？你尽本分忠心，尽心、尽意、尽力是为谁尽呢？是不是为神尽的？你最终是给神尽的。在人来看，有个误区，有个错谬的认知，“神衡量人性好与不好是根据人给你尽本分的忠心程度来衡量，这个标准太自私了吧？给你尽本分就人性好，不给你尽本分人性就不好？”神还举了一个例子，神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当神家需要你作一项工作的时候，当神家交给你一项本分的时候，你更应该义不容辞地、毫无选择地、不折不扣地放下一切，尽上你该尽的本分，完成神给你的使命。如果这项工作需要你离开家十天或一个月，那你应该选择尽好你的本分，完成神给的托付，满足神的心，这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应该有的一种态度、心志与愿望。如果这项工作需要你走半年、一年甚至不知道多长时间，那你也应该义不容辞地放下你的家庭，放下你婚姻的另一半，去完成神给你的使命。**”（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怎样追求真理（十一）》）这个人因着尽本分能不回家，需要他一天，他出来一天；需要他十天，他出来十天；需要他一年，他出来一年……在尽本分的过程中他跟家里人连一个电话都没有，那你说这个人的人性好不好？（肖红：好。）为什么说他人性好？咱以前交通过什么？这个本分是人与神之间建立关系的一个桥梁，也就是说，这个本分是人性情变化的一个工具，也可以说是显明你的一个照妖镜。在神那边，一个人尽本分的忠心程度，证明了这个人的人性好坏。那尽本分怎么能和人性挂上钩呢？怎么就能知道和某个人结婚就会有一个好婚姻呢？这里边有一个根本原因是什么呢？神说：“**如果这个人人品挺正直，对待神家交代的工作特别地尽心、尽责，特别地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没有一点儿马虎，从来不怠慢，而且这个人追求真理，神说什么他都仔细认真地听，听懂了、听明白了马上实行，这样的人素质不一定多高，但起码是一个对本分、对教会工作不应付糊弄、能认真负责的人。他对本分能认真、负责，那他跟你过日子肯定也能一心一意，对你负责到底，这样的人的人品是经得住考验的。即便你生病了、变老了、变丑了，或者你身上有任何的毛病、缺欠，他都会正确对待，都会包容你，而且对你、对家庭他都能竭力地维护，也能保护你，给你一份安定的生活，让你安心地生**

活，这是一个男人或女人在婚姻生活中最幸福的一件事。他不一定让你生活富足、奢侈、浪漫，也不一定让你在情感上或在任何一方面与其他人有怎样的不同，但最起码他这个人让你感觉安心，感觉有他生活就安定，就没有什么危险或者不安。你看到他就能看到他这个人二三十年后甚至到老年的生活是怎样的，这样的人应该是你择偶的标准。当然，这个择偶的标准有点高，在现代的人类中不太好找，是吧？衡量一个人的人品如何，能否在婚姻中尽到责任，就从这个人对待本分的态度上看，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看他有没有敬畏神的心。如果他有敬畏神的心，他就不会做丧失人性、丧失道德伦理的事，这是最起码的，那他对你肯定也不差。如果这个人没有敬畏神的心，胆大包天、任性，或者人性凶恶、诡诈、张狂，心中无神、目中无人，对待工作、对待本分，甚至对待神的托付、对待神家任何一项重大的事情，他都是肆无忌惮地凭己意处理，任意妄为，从来不谨慎，也不寻求原则，尤其是对待祭物那是肆无忌惮地贪占、挪用，毫无惧怕可言，那这样的人你千万别找，他没有敬畏神的心，什么事都能做出来。他现在跟你甜言蜜语、海誓山盟，哪天他不高兴了，你满足不了他的需求了，你不是他眼中可爱的人了，那他就会说不爱你了，对你没感觉了，说抛弃你就能抛弃，即便是在还没离婚的情况下他都会在外面瞎勾搭，这都是有可能的。他随时随地都能抛弃你，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这是很危险的人，这样的人不值得你托付终身，你要是找了这样的人当爱人、当宝贝、当择偶的对象，那就麻烦了。即便他又高又富又帅，特别有才干，而且对你呵护、体贴有加，表面上看，无论是做男朋友还是做丈夫他都特别的合格，但是他没有丝毫敬畏神的心，那这个人就不是你的择偶对象。你要是被他迷住，跟他谈恋爱了，走入婚姻了，那他就是你一辈子的梦魇、一辈子的灾难。你说，‘我不怕，我追求真理。’你落入一个恶魔的手里，他仇恨神、抵挡神，用各种方式搅扰你信神，你能胜过去吗？就你那点小身量、小信心经不住他折腾，几天就把你折腾得告饶了，把你折腾得信神信不下去了，没有信心了，你脑子里全是这些恩怨情仇的事，就像被扔进铰肉机里一样，被铰得体无完肤、没有人样，彻底陷在里面了，最后与魔鬼同归于尽，这一辈子就完了。”（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怎样追求真理（十）》）一个人信神能在尽本分的路上尽心、尽意、尽力，那这个人就怎么呀？那这个人就特别有良心，还有理智。为什**

么说他有良心，还有理智呢？都是败坏的人，但他能在经历之中、在人生体验之中体验到神的存在，这是一个理智。他体验到了神的存在，他就能承认神是造物的主，自己是受造之物。当他知道了这一点之后，他就能够担当这个责任，有个担当，还有个尽心、尽意、尽力，这就是有良心。神，你用肉眼能不能看见？（看不见。）肉眼都看不见的神，因着一个信，他就能担当，他就能放下一切。你找这么一个人，他（她）有这么一个担当，那她对她的丈夫、他对他的妻子有没有担当？那就更不用说了。因为什么呢？丈夫、妻子都是一样，如果你尽到你的责任了，你在对方身上该尽的责任尽到了，他（她）看到了你在他（她）身上的一种爱，对方会怎么样？神让女人要爱恋她的丈夫，要照顾他的生活，如果一个有良心理智的弟兄，遇到一个能照顾他生活、能爱他的老婆，那你说这个弟兄会是什么样？他看不见神，他都能尽心、尽意、尽力，那对这个能看得见的、摸得着的，能给他爱、能给他关心的你，他能半路把你踢了，跟你离婚吗？他有这样的担当，他在神那边能当柱子，能担当，能承担责任，那他在家庭里、在婚姻里、在老婆面前绝对担当得起，你敢把自己交于他。也就是说，他的肩膀是可以经得住靠的。说话好听的不等于是有担当的，世上有句话怎么说的？“男人不坏，女人不爱。”为什么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呢？（任真真：甜言蜜语会说嘛。）甜言蜜语还不能说人家是坏的，更主要的是什么呢？甜言蜜语里有伪装。男人坏，男人怎么坏呢？如果一个男人不负责任、不要脸、不知羞耻，那他什么话都能说，什么没有担当的话他都能说，你愿意不愿意听？（……）为什么说不要脸呢？他避开人和你在一个家能说“我爱你”；他当着一、两个人还能说“我爱你”；他在大广场上当着几百号人还能说“我爱你”。他在广场上当着几百号人说“我爱你”，你心动不心动？“呀，这个人当着这么多人说他爱我，这可是真心。”可是什么样的人才能说出这话呢？（晓丫：不要脸。）不知羞耻、不要脸的人。有点脸面的人在未结婚以前，搞对象呀、谈恋爱呀，一谈这些就脸红，说不出口，他是有羞耻感的人。可女人觉得怎么呢？“你连‘我爱你’都不敢说”，她要他吗？她不要。这是什么人？傻子！世人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这是属于说话上面的，还有的是什么？那个人不仅不要脸，还无耻，动手动脚。他越动手动脚，那个女人越动心。那个男人他保守，他觉得“我没有结婚呢，我看着也不敢触碰”，可女人怎么想呀？她觉

得这个男人在她身上不感兴趣，你要他吗？你不要他。所以说，咱的看事观点是不是邪的呀？

刚才说怎么衡量一个人的人性好坏，根据这个人尽本分的忠心程度来衡量。为什么让你衡量人性的好坏是根据本分来衡量呢？两方面，一方面是他能对神尽心、尽意、尽力，他能做到这一点，就证明他有这个良知。因为他要尽心、尽意、尽力那必然是要和肉体打架的，他能够背叛肉体在神家尽本分，那就是说，他能因着良心、理智放下自己的肉体去做这件事，他自控能力强、责任心强，这是一方面。再一方面，在尽本分上都能应付糊弄、欺骗的这个人，他对神都敢欺骗，那你作为他老婆，他能不能欺骗你？（能。）他也能欺骗。他不担当责任，他也不害怕。他连神都不怕，还怕婚姻的一个约束吗？约束不了，控制不了，自控能力差，所以这个人不能要。总的来说在神家都不愿意尽本分、在神家都不能忠心的一个人，神会如何处理他？要不要？（不要。）不要。神说他（她）是个魔鬼，那你还喜欢上这么一个人，那你能夫妻双双进国度吗？到头来，你进国度了，他（她）下地狱了，你是不是痛苦呢？那这个痛苦是不是你自找的啊？那你说，一个失败的婚姻和一个没结婚哪个好？你和他（她）结婚了，产生的婚姻是刚才说的与魔鬼的婚姻，你在他（她）身上还产生了一种爱恋，结果因着他（她）与神之间的关系，神把他（她）惩罚了、管教了，或者说他（她）背叛了，导致你的婚姻失败，成了一个单身家庭。你成了单身家庭，他（她）给你心灵上带来的是什么？给你带来的是那种不可磨灭的伤害、痛苦。人家没有结婚的这个人呢？他（她）在这方面是空白的。那你是着急的先要一个婚姻呀，还是先沉着、稳重呢？神交通了，当有了一个婚姻以后，人家给你留下一个孩子走了，你怎么过？你带一个孩子是一生的痛苦、一生的苦难，所以神让人找对象的时候，得找一个人性好的。按神说的人性好的，你现在能不能找见？在败坏的人类里找不见。那你现在需要着急忙慌结婚吗？你着急忙慌地结了婚，最后是不是带来了一场祸患呢？最后有了一个、两个孩子的时候，他（她）有外遇跑了，或者因为吵架、生气离婚了，又或者他（她）跟不上神的步伐淘汰了，那你是多大的痛苦？想过这后果吗？与其有这样的痛苦为什么不能把你的全人献给神？在本分上尽心、尽意、尽力呢？等神的国度成形以后，虽然

有人是夫妻双双进国度了，但夫妻双双进国度的有几个？几乎没有，是吧？你就能是正好碰巧的那个幸运者？那你带着一个孩子，带着一个失败的、伤痛的婚姻进国度，能不能进去？很难很难进去，为什么？因着你在痛苦的这个岁月里，与神之间是加大了误解、加大了隔阂、加大了仇恨。你现在是追求婚姻，想结婚呢，当你有了孩子，当你的婚姻破裂以后，你会说是你决策上的一种错误吗？你会说什么？你不会认为是你决策的一种错误，你不会认为脚上的泡是自己走出来的，你不会恨自己该死，你会恨谁？（恨神。）你会恨神，说神玩弄你，“神是主宰者呀，掌管万有的呀，你给我的命运太苦了，你给了我一个破碎的婚姻，你给了我一个不好的命运。”当你这么去埋怨、误解的时候，你与神就要对抗、叫嚣起来，那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那你能进去国度吗？不可能。国度里没有怨言、没有忧伤、没有眼泪。国度里要的是人人起来见证神，而不是让人人起来对神有埋怨，一点埋怨都不能有。所以一旦有了破碎的婚姻，你就很难进到国度里边。人家那个人在尽本分的过程中没有搞对象，人家是一心一意进国度，虽然在进国度的时候是光棍，但他有这些痛苦、有这些烦恼吗？有那些放不下的吗？与神之间有误解、有隔阂吗？没有。没有这些，那有什么呢？人家有的是对神的认识。对神有认识，那人家对神是一种顺服。

凯凯今年多大了？（凯凯：三十五岁了。）才三十五岁，亚伯拉罕是一百岁的时候有的以撒，你看见以撒是弱智吗？人家以撒聪明没有一点残疾，并且人家以撒的后代还是最聪明的、最健壮的，以色列的人还是世界之王。你看见什么了？在神那里根本没有现代人说的晚婚晚育不好这一说法。你现在才三十五岁了，你就是四十八岁、五十岁，年龄大了，你进了国度了还怕没孩子呢？进了国度是话语时代，还有一千年呢。就不用说蒙拯救、被成全了，就是一个忠心的效力者还能活一千年呢。在一千年的时间里来看你这五十岁算啥呀？你担心你没对象，进了国度里都是光棍，没女的？还是担心、害怕进了国度都是女的，没男的呢？还是担心进了国度里边就都没情欲了呢？还是怕进了国度里找不到吊死你的那颗树呢？哪颗树都能吊死你，需要担心吗？不用担心。因为什么？因为神造人的时候给了人一个情欲，异性相吸，这不存在“我和萧明志相吸，和其他人不相吸”，有这说法

吗？所以不用有任何担心！你只管怎么呢？你只管按着神给人制定的轨迹去走。神给人制定的轨迹是让你怎么呢？是让你尽本分当柱子，是给你划分在蒙拯救的这个圈圈里了。你是在蒙拯救的这个范围里边的，那你就走蒙拯救的路。如果你来是效个力，就像神说的那个科学家，以前人都是点煤油灯，神看见点煤油灯不好，给你点个电灯，那就需要个爱迪生过来，“把这个电灯给他们发明一下，把电灯带给人们，让人们知道怎么使用这个灯泡。”用爱迪生来发明电灯用不用他信神呢？有这个必要吗？他是来完成一个使命，他来是为人类服务的，那你说他能不能结婚呀？受辖制吗？不受辖制。每个人的使命不同、责任不同，神给每个人制定的轨迹也不同。神根据你个人的一个人性，然后给了你一个使命，但神还给了你一个自由意志，你可以自由选择，你可以选择走哪一条路。我给你交通的这个台阶能够得上吧？从一楼跑到二楼了吧？我说的这个话能理解吧？（任真真：说了一个后果。）有个后果，有个过程。是说这个情欲是从哪儿来的，它实质是个什么东西。

咱在不明白的时候因着咱愚昧走了不应该走的路，制造了好多痛苦。如果你有良心、有理智应该感觉到痛苦、难受。（萧明志：这有痛苦、难受不对，没有痛苦、难受也不对了。）我现在说的这个痛苦、难受是从哪儿来的？是因着他有良心才产生的一种痛苦。他痛苦什么呢？他痛苦是因为恨恶自己，恨恶自己做了愚昧的事。神作工结束了，有的人在那儿捶胸捣背，他为什么捶胸捣背？你看彼得，彼得在耶稣走了以后难受不难受？彼得难受、痛苦。他痛苦什么？难受什么？（任真真：他说“我爱天上的父，但不爱地上的子”。）因着他说的这句话，因着他所做的事而产生了一种痛苦，他是种良心发现。而这种痛苦和你那个想得着一种欲望又得不着的那种痛苦一样不一样？那种痛苦是一种残害，是种撒但的玩弄。这种痛苦是什么？良心发现的这种痛苦是鞭策着你能够做一个正常的人，能够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能够成为你做人的一个动力，你那种苦是什么呢？那种苦是你与神较劲的一种暗能量！今天有了个名词，你那种苦是与神对抗、叫嚣的暗能量。而你良心发现的这种苦，是你追求真理得着生命的一种暗能量。

卫军军经历过来了，卫军军谈谈，刚才我谈的这些，你有什么认识？（卫军军：感觉挺好的、挺对的，就是这么回事。）你感觉到痛苦了吗？（卫军军：没有。）没感觉到痛苦？（卫军军：嗯。）卫军军现在感觉不到痛苦，他为什么感觉不到痛苦呢？因为没良心、没理智，所以没感觉到痛苦。也就是说没有得着审判、没有得着刑罚，没有感觉到一种刑罚的苦、一种自责的苦。如果得着审判、得着刑罚，那自责的苦就成为了一种动力，成为了实行真理的一种动力。就好比说大卫，神让刀剑不离开他的家，痛苦不痛苦？可这种痛苦成为他敬畏神的一种动力，最后成为了神称许的人。那这个痛苦你要不要？这个痛苦是必须得有的！而且是还得寻找着要，还得找着要。神带领人去管理万物，你要知道咱今天是走在队伍最前边的，是要实行真理给人立标杆的，以后有人要效仿你。神说什么话呢？说你要成为以后管理万物的人类的一个什么？祖先。听过这话吧，这话怕不怕？这是事实，你即将要成为管理万物的祖先，认识到了吗？祖先也可以说是管理万物的祖宗。怎么就是祖宗呢？管理万物的人类是从你这儿开始的。亚当、夏娃是你的祖宗、是你的祖先，你是他的后人。咱今天是大红龙的孝子贤孙，大红龙败坏人多少年，你是大红龙的孝子贤孙。萧明志，如果你是一个实行真理的人，你是一个敬畏神远离恶的人，你是一个可以管理万物的人，你站了个标杆，那再过几百年、几千年以后呢？就会有人说："我是萧明志的孝子贤孙。"（萧明志：不是我的、不是我的。）是用你举了个例子，高抬你了。你看亚伯拉罕，人家美国有一艘航母是以亚伯拉罕的名字命名的，这就证明亚伯拉罕的名字记入了史册。你看以色列人祷告什么呢？我是大卫的子孙，人家以此为荣，你别到时候让你的子孙后代因着你蒙羞，抬不起头，一说就是"我是犹大的后裔""我是亚干的私生子"。咱是摩押的后代，你就计划背这个"名誉"呀？借着神作的这步工作，咱不准备摘掉"摩押的后代"这个帽子吗？神来在中国最污秽、最邪恶的国家作在你身上，这是不是极大的高抬、极大的荣耀？你是一个摩押的后代，作在你身上是神极大的高抬、极大的荣耀！不仅是这样，神还要把你作成什么呢？还要把你作成管理万物的祖先、管理万物的祖宗。你想一下，你现在还计划搞对象？还要去搞对象吗？你现在在这么重要的时候是搞对象呢，那你的子孙后代以后是哪类人啊？进国度的时候，人家是管理万物的，你现在搞对象了，耽误了生命进入，成了效力者，你的子孙后

代呢？那就成了效力者的后裔了。他们会不会因你的身份而被诅咒，成为效力者，被人家子民管理？这也未必不可，是吧？到那时有人问你的子孙后代："你们是那一支派呢？怎么这么低下呢？你们为什么不成为万物的管理者呢？"你的子孙后代说什么呀？"我们是效力者任真真的后裔，任真真的子孙后代。我们这样的身份地位是因为我们的祖先任真真的缘故，我们的祖先任真真在神拯救人期间去搞对象了，去结婚了，所以我们就成了效力者的后裔。"当你到了灵界以后，你听见你的子孙后代在书里编辑这些话的时候，什么感觉？什么味道？当记入史册的时候，你后悔吗？那今天至暂至轻的苦楚你愿意受吗？给了你一条路就摆在你面前，你今天能够为神献上，尽心、尽意、尽力，那你就是新人种的祖先。现在作的是什么工作呀？神作工结束了，神说："我要将天上的众星都重新更换，太阳、月亮因我而更换，不再是往日的天，地上的万物重新更换，因我的话而成就……"（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二十六篇》）众星要更换，你愿意让换上去，还是换下来呢？如果你现在追求真理了，站住这个见证了，立了这个标杆了，你成为管理万物的祖先了，那你是不是就是换上去的众星？既然是换上去的众星，那原来的星去哪儿了？坠落了，掉下来了。你作哪个星？今天我在这儿交通这个卡着你、管着你，是爱呢，还是恨呢？（任真真：爱。）你应该是感激呢，还是恨我呢？（任真真：感激。）那愿意不愿意接受？（任真真：接受什么？）接受什么？接受管着你、卡着你，接受不接受？（任真真：……）因为你自控能力差，用不用我帮帮你？用不用？（任真真：……）刚才我给你交通了以后，前边的路是不是都看清了？（任真真：嗯。）那你现在是不是有了一个方向、目标了？有心志了没有？有信心了没有？有了没有？（任真真：……）

晓丫，现在有没有信心？有没有心志走？（晓丫：……）你计划走哪一条路呢？你计划做管理者的祖先吗？（晓丫：……）不敢说？（晓丫：……）还害羞呢？（晓丫：没有。）那你说说。（晓丫：做管理者的祖先。）愿意做是吧？（晓丫：嗯。）有没有信心、心志？（晓丫：有。）计划怎么走？（晓丫：一心一意尽本分。）你搞对象能不能一心一意地尽本分？咱就晓丫说的这个话结合神话来看。神说："好比说，你的丈夫（妻子）因为忙着尽本分，很长一段时间两个

人见不着面，也没有时间一起说说话，有一天你突然看到某某姊妹夫妻俩在一起说话，心里就有情绪了，‘你看，人家夫妻俩正好能在一起尽本分，那么的幸福、甜蜜，我家弟兄咋就这么木？咋就不知道问候问候我，“你这段时间咋样啊？你还好吧？”咋就不知道关心我，不知道疼我、爱我呢？’有这样的情绪了，过了一会儿琢磨琢磨，‘哎呀，这样闹情绪不好吧。’知道不好但是心里还有点气，还跟自己较劲，说‘我就不搭理他，我就等他主动搭理我，他要是不主动搭理我，我就生他的气。夫妻这么多年了，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也不说想我，他到底想不想我啊？他不搭理我，我也不搭理他！’自己就较着劲，活在这种情绪里。这一时产生这么一股气、一种情绪，只要你能正常睡觉、吃饭，正常读神的话、聚会、尽本分，与弟兄姊妹能正常相处，你就不用管这些情绪，心里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不管怎么想，只要你的理智正常、你的本分正常进行就可以，不需要强行地压制它，更不需要强行地祷告神让神管教、责罚或者有什么罪恶感，不用大惊小怪，这种情绪过一会儿就没了。如果你觉得太想念他了，可以打电话问候问候他，两个人交交心、说说话，那些一时的情绪、隔阂不就没了吗？其实你并不需要他做什么，有时可能就是一时的心情，就是想听听他的声音，或者是一时孤独了，一时心里不是滋味了，心里感觉不痛快了，然后打个电话，听他说说话，一看人家也挺好，还是像之前一样疼爱你，对你也有思念，只不过因为工作忙，或者男人比较粗犷一些，他忙着尽本分，觉得好像没过那么长时间，所以没联系你。人家在忙，在正常尽本分，这不是好事吗？这不是你求之不得的事吗？他要是作恶打岔搅扰被清除了，你不还得担心他吗？他现在一切正常，一切都像原来一样，你不就放心了吗？你还求什么？是不是这样？（是。）这样打个电话，两个人三言两语说说话，就像外邦人说的，缓解一下内心的孤单与思念之情，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有什么难的？你说打个电话互相关心关心，这事神定罪吗？（不定罪。）你俩是合法夫妻，打电话说说话，互相倾诉思念，这是正当的，是人之常情，这是人性范围内该做的事，再说了，神给人命定婚姻就有这一项，就是互相陪伴、互相安抚、互相扶持，他没尽到责任，你帮他尽到这个责任不就行了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很容易处理，就这么实行问题不就解决了吗？用得着在心里萌发各种情绪吗？不用，简简单单地就实行了。”（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怎样追求真理

（十）》）这里说的什么呢？人家是夫妻俩，老公在外边尽本分的时候，老婆和老公多长时间不见面，老婆在家难过的时候，人家打个电话，听听声音心就安了，就能使她不痛苦了，是吧？那如果你在尽本分的过程中，你的对象给你打个电话，你会得着什么，你会得着安慰，还是得着心慌意乱？有没有影响？（……）因为你没有成家，没有成为婚姻，那你只能说他是你的对象，是吧？（嗯。）在你尽本分的过程中，你的对象给你打个电话，说他走不动了，难受呢，或者瘟疫来了，病倒了，或者受到什么祸患了，你是什么感受？你受不受影响？会产生什么？会不会有态度观点出来？会有什么样的态度观点出来？（……）你说是有对象好还是没对象好？（晓丫：肯定没有好嘛。）任真真呢？（……）

神说过一句什么话呀？情感放下，痛苦就减轻一半。神是为了减轻你的痛苦，你有这个情感只能是给你增加痛苦，增加无谓的痛苦，甚至增加的是你背叛神的一个定时炸弹！愿不愿意脱去？（……）愿不愿意脱去？用不用我帮你脱去？现在脱去有路没有路？（任真真：现在正实行着呢。）还有一个实行的路，就是今天给萧明志说的那个话，当机立断，减轻痛苦。你有自控能力，当机立断对谁都是保守。就像那会儿萧明志说的话“你来就是让我当机立断，是吧？”那你说是当机立断断了好，还是慢慢断了好？（任真真：那样痛苦太大，对精神不好。）让你当机立断，一个是咱对这件事情的实质认识了，咱所做的是什么也认识到了，而且更看见了神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既然你认识到了正面事物和反面事物，再往前走就很轻松了。第二个就是你是愿意痛苦一天呢，还是痛苦一年呢？世上有句话“夜长梦多”，你是让梦多呢，还是让梦少呢？给你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每个人的自控能力不一样，有的人自控能力差，就得卡着、管着，这样对人的生命有益处，对人是个保守，不是要害你。就好像咱前面说的那个拉关系，拉关系要求的是福音对象一旦接受就必须当机立断，断开，如果不要求他断，能断开吗？（肖红：断不了。）因为人有情感，有败坏性情。为什么神说隔上一个月就得和带领工人见见面，就得修理修理、对付对付呢？因为不修理、不对付就成了占山为王的响马了。咱今天走的这路是不是同样的啊？那我管着你、卡着你，是不是就是不让你成为“响马”？老师管教孩子，你喜欢不喜欢要一个严厉

的老师？你不喜欢。但当父母的是不是喜欢有一个严厉的老师？没有一个严厉的老师，能出来一个好的学生呀？在我没有把这方面交通清以前，我没有要求什么，上次你们说可以联系联系吗？我说可以。但今天我给你交通清了，神也给你交通清了，咱为了自己走出来，得咋呀？得不联系。

从跟随到谈判到宣战（三）

神说：“有的弟兄非得跟姊妹交通，还非要单独交通，还要敞开交通，除了她谁也不行，这人多坏！有的姊妹跟姊妹不交通，从来不敞开，然后专门找弟兄交通，这又是什么人哪？姊妹都扶持不了你？哪个姊妹都不跟你交通，都看不上你，都跟你合不来？就弟兄跟你合得来？我看是另有存心！”（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谈谈关于国度时代的行政》）任真真，看过这话没有？（任真真：之前看过。）这是说不要和异性多搭讪。因着人有败坏性情，所以必须用行政来卡着。神来是带领人做一个真正的人，是让人做万物的管理者。但败坏的人不能代表神，什么意思？在你没有蒙拯救以前、未被成全以前不能代替神做事。也就是说，在你没有蒙拯救以前、未被成全以前能不能去管理万物？（卫军军：不行。）你管理不了万物，不能把万物给你让你去管理。因为让你去管理万物，你和撒但是一样的，你和大红龙是一样的，是没有任何区别的，所以神才怎么呢？所以神才颁布行政、诫命卡着你。用行政、诫命卡着你是要干什么呢？让你守住诫命是让你更好地实行真理。今天因为你不明白真理，所以说必须用行政、诫命来卡着你。卡着你在走的过程中逐步地实行真理，是卡着你让你实行真理，更是让你在实行真理的过程中怎么呢？明白真理。同时明白真理又是为了更好地守住诫命。神为什么要用行政卡着你？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了把你作成。神话能在你身上作王掌权，神说一句话你能阿们，达到这个标准了，你就能做万物的管理者了，因为那个时候你就能担当了，神给你一个托付你能担当得起来。你做不到这个，神给你托付你担不起来，你不能担担子，你实行不了，你对神所说的话不阿们，你要打折扣。你凭情感做事、说话，哪来的公平？哪来的公义？你怎么管理万物？那重任就不能交代给你。因为你凭着情感做事、说话就不能公义待人。你再自控能力差点，那会有什么现象？你就会拉帮结伙，成为小团体。好比你和张三搭讪了，你对张三有同情感；你和李四搭讪了，你对李四有好感；你和王五搭讪了，你和王五又比较聊得来，然后又来了一个赵六，你和赵六不认识，就在这个时候张三、李四、王五、赵六之间发生了争执让你处理，你能公平地处理吗？让你做万物管理者的时候，神把权柄给你了，你说了算了，这

个时候你有你的一个爱好、偏差，那会造成什么？就刚才你遇到的这三位，你会怎么处理？会不会老大、老二、老三？那你会不会一夫一妻制？会不会成为一个皇帝？会不会有三十六妃？会不会走大卫的路？（萧明志：好了，照你这么说，以后的管理者不允许结婚，就那一个人管理。）这说的是啥话呢？（卫军军：你跑哪儿了呢？）（萧明志：上面说的就是这样的，人不能做到公平、公义、公正，那就算做了万物的主人也不能做到公平、公义、公正。清官难断家务事，把家庭毁了不就完了，所以按这个逻辑也不能认同你的这个观点，是不是这个道理？）萧明志较上劲了，你们听懂萧明志什么意思了吗？他这个话是怎么来的？萧明志的态度是什么呢？（肖红：对抗。）萧明志现在是在抓神的把柄。“神你要作呢，我就看你怎么作，我就看你能作成什么结果。你卡住不让人有情感，你不让人有情感，那人就不能结婚、不能繁衍生息，到时候万物的管理者只能是一个，就是你，只能是你去管理万物。其他人能不能做到？做不到。就按神你说的这样作，最后能不能成就？成就不了，做不到。”是带着一种抵触、对抗、叫嚣、抓把柄、看笑话，“我看你怎么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有这样的态度观点，出来的必然是抵触、对抗、叫嚣、抓把柄、看笑话这样的一个结果。他不是一个寻求的态度，要是寻求的态度，他出来的是什么？出来的是一个办法、一个方案。如果是一种不服不满，那听了以后就是要找一个把柄去抓。

咱再回到一开始的话题来说，神为什么不让人和异性搭讪？为什么说不要找异性交通？为什么说这个话呢？如果人家是两口子，人家有婚姻，那人家对对方互相有个担当、有个责任，这是一个婚姻。当你不是婚姻，还是在搞对象的时候，你们之间说出来的话是什么？（萧明志：不是不能有婚姻吗？）谁说不能有婚姻呢？（萧明志：你说的呀。）我什么时候说不能有婚姻了？（萧明志：你今天说的这些意思是有了婚姻就尽不上本分了，就不能蒙拯救，不可能进国度了。结过婚又离了的，也就是婚姻失败了的，到时候就是叫嚣、对抗，不能蒙拯救。既然是这样，那说这些还有啥用呢？）你把我的话都误解了，首先我没有说不能有婚姻，是吧？能不能有婚姻？神还交通夫妻双双进国度了。（萧明志：你说不可能嘛。）我说可能了没有？（萧明志：没有。我听你说的就是不可能，意思就是微乎其微，几乎不可

能。）我给你说这话有没有神话依据？（萧明志：我不知道神话。）神来了是要怎么呢？（肖红：打破家庭。）现在神为什么要交通婚姻呢？是不是要打破家庭？话语成就一切，神就是来打破家庭的，但神又说了一句什么话呢？神说："各国的局势相当混乱，因为神的刑杖开始在地上发挥功能了，从地上之态可看见神的工作，所说的'水要咆哮，山要倒塌，大河要崩塌'，这是刑杖在地作的起步工作，因此导致'地上之家都"破裂"，地上之国都"分裂"，不再有"夫妻团聚"之日，不再有"母子重逢"之时，不再有"父女相聚"之刻，所有在地的旧态都被我打破'，这是整个在地之家的状态，当然不可能是全部，这只是大体状况。"（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说话的奥秘揭示·第二十八篇》）神说不再有"夫妻团聚"之日，但神后面说不可能是全部，只是大体状况。萧明志，你听懂这话了吗？（萧明志：什么？）神说不可能是全部，什么意思？微乎其微，很少的。（任真真：这次神交通里说的意思就是很难，不容易。但也不是绝对的。）对了，不是绝对的。（肖红：意思就是很少有全家能蒙拯救的，以前神就说过了。）神一开始说的话就是这个话，直到现在神话从来没有变过。（萧明志：在我的认知范围之内，父与子不能相聚说的不是肉体这一部分，而是思想观念、思想观点不合，理解程度和追求不同，那就是所有的观念、想象都是相反的，就是不合的，就是父与子不再有相聚之刻，这个是打架的。）这个打架了，肉体能合在一起吗？（萧明志：是，所以说合不到一块。）那你最终说了个啥？（萧明志：我说的是肉体合不到一块了，并不代表肉体不会碰到肉体了。就比如家里人是不信的，但你要回家办点事，那是不是还得回呢？）你说的是现在，我和你谈的是什么？我和你谈的是神的作工。神的作工难道就定格在这儿了？（萧明志：不知道。）这话说的，怎么说不知道呢？神的工作是一直往前的，步伐是越来越快的，是从无变成有的，刚才咱交通，天上的众星要更换，你说不知道！你刚才说两个人的观点不一样还能在一个家，肉体还有触碰，可能吗？（萧明志：以后不可能，现在是这样子的。）你和我说的是什么？我和你说的是啥？我今天只是和你谈现在吗？我和你谈的不就是为了明天吗？（萧明志：那明天不是从现在开始走的吗？）你是为了明天还是为了现在？你现在所做的是不是为了有美好的明天？你现在所做的是为了什么？我给你说的这不是台阶？这不是一步一步走上去的台阶？（萧明志：哎……）

神说拔出稗子不能带出麦子，那神现在作的是什么工作呢？现在是不是正在作这工作呢？现在稗子和麦子在一起呢，所以神才要求你必须去认识，把稗子认识清楚。就是你刚才说的，先从观点上、思想上完全把它区分开，区分开以后让你看见这就是两类人。再看见神作的就是各从其类的工作，这个是要灭的，那个是要留下来的。让你从你的思想、观点里边先认同了，心服、口服加眼服了，这个时候神才怎么呢？神才作事，这个时候神才把该毁灭的毁灭了，那剩下的就都是神国之人，都是神拯救的人。那剩下的这些人的思想、观点是不是统一的？（萧明志：是。）神要统一全球。（萧明志：我知道，现在就是改变人的思想、观点呢。人的看事观点一改变，就意味着对一件事是站错队还是站对队也能看清楚了。那边是站错队的，这边是站对队的，两类人分开了，都区分开了，这个痛苦是不是慢慢就减少了？）你说的是错的。萧明志，真理是在你明白以后去实行呢，还是实行真理以后才能明白真理呢？（萧明志：先实行后明白？）这就是说，一个咱得学会去经历，一个你对神话得阿们。神怎么说的？人不是听了真理以后就明白的。你听了以后，你仅仅是知道了个字句、明白了个字句，但真理的真意你是不理解的、不认识的、不知道的，必须是在你实行真理以后才明白的，你实行真理以后才能真正明白真理的真意。你明白了真理以后，你的这个思想观点才能改变。不是先扭转、改变了你的观点才实行真理，是先实行真理，在实行真理以后才明白、改变了观点。彼得那时候说什么了？彼得说“你把我当玩物耍，我有何不乐意的呢？有神的美意在其中。”彼得为什么说这话？神所作的，彼得明白不明白？他不明白。他不明白但他还得这么做、这么走。他这么做、这么走是不是就感觉神是在耍他呢？所以彼得才说出这句话，“你把我当玩物耍，我有何不乐意的呢？其实神并没有把我当玩物耍，是有神的美意在其中，我不认识。”那今天临到咱的呢？咱对神的工作明白不明白？当初神的行政颁布下来的时候，不让人男女配搭，你明白不明白？你不明白，但你得去实行。实行、经历到现在以后，你再看，如果按行政去实行了，今天还有没有这痛苦？就没有这痛苦了。如果你没有按行政去实行，你掉入情感里边，甚至因着情感犯了男女。你犯了男女，你从里边出来了没有？再经过神给你交通婚姻是什么、爱情至上是什么、什么是铰肉机，在经历中逐步地认识了，最后你看见神带领你是让你做一个真正的人，让你做一个真正管

理万物的一个人，更看见了神作在人身上的都是拯救、都是爱，而你自己所走的路是一条灭亡的路，这些你都看见了，那当初神颁布行政的时候是为了玩你吗？当初神颁布这条行政的时候，和世上说的那个话“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相比，你是不是觉得神是拿人闹着玩呢？两个人干活明明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这不是正好嘛！为什么就非得是男的和男的、女的和女的呢？为什么就不能男女搭配呢？不理解吧？“神，你是不是把我当玩物耍了？”走到今天以后，神再给咱交通了什么是婚姻，你再经历了以后，活在神话里是不是保守？你现在痛苦、难受，你怎么走到这痛苦里边的？如果你按着神的行政走，还有这种痛苦吗？你还会和神叫嚣吗？你还会抓神话的把柄吗？你不抓神话的把柄，那你进国度是不是就安稳了？你这么对抗、叫嚣，你能进国度吗？那你说我刚才说的那些话有错吗？是不是你一搞对象、一结婚，你就难进国度的这个门了？很难了。因为你有了自己的追求、要求、愿望，当这些达不到的时候，你自然要怎么呢？你自然觉得神不公义，要与神对抗。

刚才咱为什么说不要和异性多搭讪呢？好比说，那天我问凯凯了，“你经历到现在对这个不能搞对象怎么看呢？”凯凯说了句什么话？（肖红：无所谓。）就这么一句无所谓，在咱看这有什么呢？可在晓丫那里看是有所谓还是无所谓？晓丫，什么感觉？（晓丫：……）晓丫，听了这句话立马就能跟神对抗起来。你说你都与神对抗起来了，你还怎么进国度的门呢？那你是怎么下地狱的？怎么被拒之国度以外的？是不是因为他的一句话在你身上起到了一定的效果？我刚才交通的这个能听懂吧？就凯凯的这一句话给晓丫带来的是什么？晓丫，如果你们不搞对象，他和你是没关系的，那他就是说上一百句无所谓，和你有瓜葛吗？你会受影响吗？你能与神对抗吗？今天你再看萧明志和任真真，这是不是很好的例子？这还看不到？任真真现在在那儿难受呢，她为什么难受呢？是不是看见萧明志这种表现难受呢？她看见萧明志这种表现，她怎么想的？就萧明志如此的表现在任真真那边看，任真真什么感觉？在个人肉体里边是舒服的、是安慰的，“萧明志是值得我依靠的、值得我信赖的，萧明志心里是有我的、是爱我的，萧明志爱我胜过了爱神。”你说在任真真心里是多大的安慰？你说任真真看了萧明志的这个表现，任真真敢说“我要追求真理、

我要追求爱神”？她能说这个话吗？她要是说了这话就要受到“良心”的责打，这个良心是带引号的，是哪个良心的责打？是萧明志的良心责打。如果任真真在那说“我要追求真理、我要追求正道”，那对萧明志是多大的打击？那是不是就是凯凯说的那句话“无所谓”呢？任真真要在这儿敢说一句“我要追求真理，走正道”，萧明志立马就敢上吊。“太伤我的心了，我为你付出了一切，我用了我的真诚，结果换来的是你耍我。你为了走信神的路，你竟然能把我放下，你的爱在哪儿？你爱我吗？”活在了一种爱情至上里边，但是所做出来的是什么？真爱吗？（萧明志：看看我的表现，她看见我与神叫嚣的这种反应，更应该“呀，我们不是同一道人啊”！）这如果是晓丫看见了，晓丫可以说这个话，但是对于任真真不能说。（萧明志：为什么？）“神，我看不见、摸不着，萧明志是我能看得见、摸得着的，萧明志带我出去吃小吃的了，神没有带我吃过。”人信神的那个信心本来是什么？芥菜籽大。她能经得住风浪啊？经得起考验啊？（萧明志：看到我的表现更应该是伤心、后悔呀。）她如果是追求真理的人，如果是肖红能行，“萧明志，我认清你了，我还想着跟你萧明志夫妻双双进国度呢，结果一看，这怎么进呢？这还能进呢？”任真真和肖红是有区别的。（任真真：我就这样想的。）怎么想的？（任真真：看到他就是硬着颈项叫嚣，心里难受呢。）你难受是担心他，还是对他有认识，是一种恨恶呢？（任真真：那对弟兄姊妹不是要帮助、扶持吗？）如果今天不是萧明志硬着颈项和神叫嚣，而是单小北，你怎么说？（任真真：人和人不一样。）人和人又不一样了！如果单小北流露出来了，硬着颈项和神叫嚣了，“单小北，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你这个地狱之子！”你会不会这样说她？你会不会责打单小北？（任真真：……）你今天能说萧明志是地狱之子吗？你给我说说，我听听。（萧明志：应该能。）你替她说还差不多。（萧明志：应该能，又不是没说过。）她应该能，但她不会在这儿说。她只会在私下里说，她是为了帮助你、扶持你，“你这样叫嚣成地狱之子了，你赶紧往前走，不能这么干。”她就是有这态度，她也不能在这儿说。为什么？在这儿是在聚会点上了，神看着呢，弟兄看着呢，一不小心就说成定罪的话了，“我在众人面前说萧明志，萧明志会怎么看我呢？萧明志会说：‘哦，原来你还是要神呢！我在你心中根本就没有任何位置，我算看穿你了，你没有一点良心、理智！’”所以她不会在这个场合说。（萧明志：我刚好

跟你所说的话相反。）如果跟我说的话正好相反，那正合我意。（萧明志：对，我知道合你的意。）可你不是这样的啊，你不是合我意的啊！（萧明志：我有点合你的意。）有点合我的意，那我也高兴，那你不能再叫嚣了吧？（萧明志：尽量。）这又伤我心了！还能尽量呢？你说你和神叫嚣还能说“我尽量不叫嚣”？（萧明志：不叫了。）坚决不能、不敢、不允许！是必须的！该不该有这样的心志？（萧明志：这样的心志该有。）

你说任真真看着你的表现，任真真回去尽本分能静下心来吗？（任真真：能。）能？那是嘴能静下来，心能静下来吗？（任真真：人自己走自己的路呢，谁也管不了谁。）是，话是这么说的，但你在打字的时候会不会想起萧明志来呢？（任真真：祷告神，背叛自己，不想。）你会不会给萧明志打个电话，“这样走不行”，给他交通交通？想不想给他打个电话？（任真真：我感觉说了也不管用。）（萧明志：怎么不管用？）（任真真：管用吗？一次叫嚣，两次叫嚣，不停地叫嚣。）（萧明志：那你得不停地管呢。还有就是我也没有奔着叫嚣去叫嚣呀。）（任真真：他是无知觉的叫嚣。）一个是无知觉，一个是不认识，为什么会不认识呢？就是因为没良心、理智。神来拯救人就是要唤醒人的良心、理智。为什么会这样一直交通呢？就是要唤醒你的良心、理智。你的良心、理智在哪儿呢？唤醒你的良心、理智，让你看见你所做的是什么。一个是良心、理智，一个是有敬畏神的心、惧怕神的心。我说让你们当机立断，电话不要打了，信息也不要来往了，不联系了，为了各自的进入，互相不要形成一种搅扰、打岔。因为你的一句话会影响他（她）的波动。（萧明志：要是引不起来呢？）可能吗？就刚才我说的，那天凯凯说了个“无所谓”，晓丫在那儿立马就下到地狱里了。如果今天任真真说“什么都无所谓”，你想一下，你怎么呀？（萧明志：这个“无所谓”太厉害了。）不是“无所谓”太厉害了。如果你说一个无所谓，卫军军会下地狱吗？

神交通过，你在这儿尽本分尽得好好的，那边给你打电话了，“呀，我心脏病发作了，我在路上呢。”你的这个本分还能尽成吗？你的心还安吗？（任真真：那是特殊情况，谁都得去管。）谁都可以去管，是，可以去管，我是说你的心还在你的肚里边吗？（任真

真：不在了。）心为什么不在肚里边了？如果没有这个电话你的心在哪儿？是不是还在这个本分里边呢？那这是不是打岔、搅扰了？这是不是构成了拆毁？（任真真：打岔、搅扰不了多长时间，要是有病的话，赶紧送了医院，送了医院赶紧回来继续尽本分。）可能吗？你进了医院了，他还在抢救室里抢救呢，然后你就能跑回来尽本分？（任真真：那就等急救过来。）急救人那是安配件吗？安上一个配件就好了？急救过来用不用休养？那口气是缓过来了，但还上气不接下气地喘气呢，该不该给炖个鸡汤补一补？你该不该有几句安慰的话？该不该？（萧明志：哪天要是真到了这一步，那谁也别管了！）你先不要着急啊，一会再说你啊。任真真，你搞对象无形之中给你身上带来了一种负担、一种压力，这种负担、这种压力需要不需要有？（任真真：就不要造成这种压力。他不说话，我也不说话那还造成什么压力？）我也不知道你们具体说了什么话，我是给你们举了个例子，听懂了吗？（任真真：嗯。）他给你说了他的这种反应，你心里能安心吗？你这三天能缓过劲来吗？这是给你带来的压力。在他那边呢？他一遇到什么问题，他首先想起的是谁？他是不是给你打电话？他遇到危险了、遇到困难了，他是不是要给他所喜欢的人、所喜爱的人打电话？是不是要给对象打电话？（萧明志：不是。）不给她打电话，是吧？（萧明志：我只看神给我这样安排环境的意义是什么。）你在路上血压高了晕倒了，然后你考虑“神安排谁来救我”呢？（萧明志：嗯。）你是因为任真真说的话受刺激了，还是被驴踢了？（萧明志：没有啊。）没有？那你说这是正常人的一种思维？正常的处理方式？（萧明志：每天临到的人事物环境都是神摆设、安排的，那你能明辨了这个环境，你肯定是解决问题呀，如果需要急救的时候，她不在附近，就是打电话再急也没有用呀。）任真真，你那天头疼了，第一时间告谁了？（任真真：我不是有意要告诉他，那是有其他存心的。）不管你有什么存心，反正你是告他了。（萧明志：告谁了呢？）（肖红：告你了吧。）（萧明志：告我了？什么时候告我的？）（任真真：你跟程晨在一个车上……）萧明志，都有证人抓住了，你还说啥？（任真真：那是前一段时间，现在我不受这个影响了。）我跟你交通什么呢？我不是交通你现在的情形受不受影响，和这个不挂钩，我和你交通的是什么？我和你是说这个情感会给你带来什么祸患，搞对象会给你带来什么祸患，搞对象会影响你的生命进入，然后就难以

进国度了，是说这个理呢，听懂了吧？我不是追究哪个事，我只是借着这个事让你明白。为什么说这个呢？刚才我虚构了一个故事，我说萧明志在半路上血压高了，躺倒了，你给谁打电话呀，萧明志刚才说给谁也不打，给神打电话呀，你说这是不是被驴踢了？我是说这个事呢，但是他不接受，我和他在这儿说不下去了，我只能把这个事实摆出来，任真真头疼了、难受了，会不会给萧明志打电话？咱就不用说头疼了，就说任真真心脏难受了，喘不过气来了，会不会给萧明志打电话？萧明志听到电话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他手中的本分还能安心去尽吗？他是不是得先给你跑腿呀？这是不是事实？这是正常的一个理性反应，咱不能不尊重事实呀。

（任真真：如果有本分的话，那绝对不能影响本分，就是这个原则。）由人不由人？（晓丫：不由。）（任真真：那就每个人各自经历，那就交托嘛，就跟我爸出事一样，我当时也能回去，后来租房子呢，没回去，那就交托给神，全交给神了，我就安静下来了。）你现在的状态就是世上人常说的“干柴遇上烈火”了，是吧？在干柴刚刚遇上烈火的时候，你说对方说出话来你不动摇？心不慌？你能心安理得在那儿尽本分吗？（任真真：那要是没有什么大事，我肯定不管。那要有大事，肯定得有人去管，没人管那我肯定要去管呀。人命关天啊，那必须得去。）人命关天，是因为你和他搞对象，你才和他有关系，如果他不和你搞对象，人命关天和你有关系吗？（任真真：……）和你没关系，那你尽本分是不是就能正常尽本分？你的情形是不是正常的？那是不是影响不了你的情绪？而且就再是人命关天、奄奄一息，影响不影响你与神之间的关系？你会不会为着他而去祷告神？你会不会因着他而埋怨神？（任真真：可以祷告但不能埋怨。）是，你知道不能埋怨，但你会不会埋怨？谁敢确定？那是不是因此而犯罪的？如果你不搞对象，他有什么事不是去投靠你、不是去和你说，而是怎么呢？“我在神家，我去投靠神家，和带领说，找弟兄、找神家。”他想到的是神，可你们搞对象，他第一个想起来的就是对象，这是必然的，这还往哪儿跑呢？不用说你遇到这件事了，就是遇到任何一个为难的事情、困难的事情，你第一个找的是不是和你比较亲近的人呢？（嗯。）那你还说什么呢？就不用说其他的了，你开车去外边碰了一下车，你找谁呀？谁跟你是亲近的人你就找谁，有老公的找

老公，没老公的找同事，哪个同事跟你关系好就找谁，没关系好的同事，找跟你关系好的朋友，这是不是必然的过程？

（任真真：前段时间我嫌他两天不搭理我，跟我说话少，就特别受这个影响，所以我跟他说我发烧了，意思是我发烧了你还搭理我吗？我发烧了你还不搭理我、不跟我说话？现在这些东西放弃了，就是不要这些东西了。你有本分你就尽你的本分，你就完成你的托付，就是不能影响你、不能搅扰你。这些东西取消之后，基本没有什么事情影响了。就是我尽我的本分，你尽你的本分……）刚才我和你交通的是什么？你和我说的是什么？（任真真：你说人有这个情感，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亲近的人，然后有什么事就要去跟他说，病了或者出事了就会影响对方的情形，然后搅扰他的心思，影响他所尽的本分，然后还影响他跟神之间的关系。）那你刚才跟我说的是什么？（任真真：我是说之前影响呢，但是现在已经不影响了。）那你说这个话的存心、目的是想告诉我什么？（任真真：你知道。）我知道？晓丫，她想告诉我什么？（晓丫：不能断，断不了。）任真真，是不是这个意思？（任真真：我们现在就是尽力地不搭理对方了，就是在放这些东西，但是完全、彻底地断绝太难。现在基本上影响不了什么，感觉已经恢复正轨了，我已经投入到我的本分当中了，我每天该做什么做什么，我在工作上该怎么配合，就是完全把我的工作作好。）我刚才交通什么了？你听懂了没有？（任真真：有情感就没有原则，有情感处理事情就不公义、不公平，然后老大、老二、老三，就乱套了。但是站在神话一边看事，就得有原则呢，不能没有原则。之前不明白真理，现在就得明白真理，站在真理一边去实行，有什么问题，观点不对那就得站在神一边说话，不能站在肉体的角度去看。）你在搞对象时期能不能达到这种地步？（任真真：现在感觉就不是在搞对象时期了，已经不搞了嘛。）不是搞对象时期那是什么时期，能给我说一下吗？（任真真：是回转时期。）什么回转时期？是回转你与神之间的关系？（任真真：嗯。）那该怎么回转？（任真真：脱呢。）是“脱”呢还是“拖”呢？（任真真：我想得就是尽本分你忙你的，我忙我的，这不就完了嘛。）那你的意思是说，你丝毫没有“良心理智”了，是吧？你尽本分尽得就把对象给丢了？（任真真：就是心已经被工作占有了，把本分配合好，心不在这搞对象上了，就是不搞了

嘛。）不搞了吧？这是你说的，不搞了吧！（任真真：这就是方向、目标。）你是计划不搞了还是有不搞的方向、目标？（任真真：我的计划是先把我的本分尽好。）你就不回答我的话呀！我问你是计划不搞了还是有方向、目标，你是说计划把本分尽好，我没有问你把本分尽没尽好。（任真真：我这段时间就感觉我良心亏欠神。）三句话都没有回答我的问题，真难呀！（任真真：我觉得我的心一直在不断地回转呢。）那你现在就是在告诉我“我现在不是在脱了，我是在拖了”，是吧？（任真真：嗯。）“脱”和“拖”一样不一样？你既然是在拖，那你的方向、目标是什么呢？行政里边有什么呢？对于肉体的事要怎么呢？（肖红：当机立断。）当机立断，以工作为主，个人生活为次。今天经过我给你揭露、解剖以后，你这个算不算个人生活，算还是不算？（任真真：就是以工作为主，个人生活为次。）那我问你，你这个算不算个人生活？（任真真：嗯。）“嗯”是算还是不算？凯凯，算还是不算？（凯凯：算。）算个人生活？（凯凯：嗯。）既然神在这儿说个人生活为次，那神说的是神给你的框架里边的生活，不是说你认为的那个生活。卫军军能理解吗？搞对象算不算个人生活？（卫军军：不算。）为什么说不算？（萧明志：哼哼，因为个人没有生活。）卫军军给他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不算个人生活。（卫军军：个人生活其实就是你自己的生活，与他人没有关系。）（任真真：意思是结了婚，有这个责任关系，再联系这就属于个人生活。）这是个人生活，那你现在算什么？（任真真：鬼混。）鬼混算不算个人生活？（卫军军：不算。）鬼混不能算个人生活。我说了个鬼混，这次神交通怎么说的？神说是玩弄情欲、玩弄情感，是玩弄！（任真真：就没想过要找其他人，这也属于玩弄？）因为你没有计划要结婚。（任真真：不是说现在不结嘛。）你是说你计划十年以后结婚，现在搞对象行不行？是这意思吧？（任真真：嗯。）那你在这十年间没有结婚，这算不算鬼混呢？（萧明志：哦，意思是搞一天也属于鬼混？）看，这又开始抓把柄了。（萧明志：那时间长、时间短都是鬼混嘛。）如果一个人跟另一个人过了一辈子，没结婚。（萧明志：嗯，那就是鬼混了一辈子。）人一辈子能活几年？（任真真：活八十岁，然后二十岁结婚，过六十年，要是六十年不结婚的话……）你们没有结婚，在这六十年里没有和周围人公开你们的关系，是不是鬼混呢？（萧明志：现在聚会一录音，那边马上整理文稿一下发，就都公

布于“天下”了，天南海北只要跟上国度建造的人都知道了。）那你说他们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萧明志：不清楚。）（任真真：现在把我的脸面已经粉碎了。）神说过，你能经得住烈日的酷晒吗？为什么要酷晒你？（任真真：让人有羞耻感。）金子是怎么炼成的？不经历任何痛苦，那金子就炼出来了？神来是要唤醒人的良心理智，咱有没有羞耻感？咱是不是缺乏羞耻感？你要想蒙拯救必须怎么呢？必须有羞耻感和惧怕感。咱有没有羞耻感、惧怕感？把这个公布出来的目的是不是要唤醒你的羞耻感与惧怕感？是不是要增加你的羞耻感？那增加了你的羞耻感是好事还是坏事？萧明志现在是冷笑了。

从跟随到谈判到宣战（四）

咱把黑暗面放在桌面上的目的是让它不复存在，不允许它存在，这样国度才能建造。你说："我在这儿干了一件见不得人的事，你可不要和别人说啊，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别人不知。"如果我这么做的话，我是谁？我成了你的保护伞了。（任真真：撒但的护卫兵。）我成撒但的保护伞、护卫兵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作恶的脚步会不会停止？（任真真：不会。）只会蔓延，不会停止。（任真真：我之前给神起过誓，一生不嫁事奉神。现在再回想的时候，就有点后悔了。）和神说了以后后悔了，是吧？（任真真：一半一半，但也看见起誓是对自己的保守，要不就有那个冲动，领结婚证去了，那就结婚了，结了婚就没有这些事了，然后名正言顺、光明正大，然后再尽本分，就这样钻空子了。但我起了誓了，又不敢，我怕神按着我的誓言成就。我忘了违背誓言是什么后果了，但是肯定是毒誓。）按你刚才说的那个路，名正言顺、光明正大，结了婚再来尽本分，你说这条路能不能走通？（萧明志：怎么就剩一条路了？）你还想要两条路呀？（萧明志：我就知道今天来了就给这一条路。）进国度就是蜿蜒曲折的，进国度就一条路，你还想怎么呢？还给你开个后门？我一听你说这话，再看你们的表现，就知道你俩私底下肯定已经商量好了。萧明志两只眼看着任真真，意思是"我不是跟你说就一条路吗？怎么样？有两条路吗？能走吗？"是不是？（萧明志：我是今天来了说了这么多才感觉到是一条路。）这也不错了，今天早晨刚来了告我说两条路没有一条能走，现在还知道有一条路。（任真真：结了婚以后，再出来尽本分，这个见证就没有了。在神那里本来是让人为神献青春、舍性命、献婚姻呢，结果已经结了婚了，那这个婚姻就没有献，这个见证是没有的。）一个是婚姻没有献，第二个是你结了婚以后还能不能出来尽本分？你结了婚以后要不要孩子？（任真真：不能要。）我不管你能不能要，就说你要不要吧？（任真真：不要。）那你结了婚不要孩子，证明了一个什么问题？（萧明志：你就不按着神话来。）（任真真：神说女的结了婚就是给人家繁衍生息，给人家生孩子的。）对呀，你繁衍生息的使命完成不了。这个还不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什么？你想跟我说什么呢？"我结了婚不要孩子，我继续来这儿尽本

分。”你的存心、目的是什么？是不是暴露在光中了？“如果不结婚搞对象、谈恋爱，你们说这是鬼混，这是邪恶的。我一结婚，这个‘鬼混’就光明正大地放在了桌面上了，放到桌面上你们还不能说。”这是不是你的存心？那你就是在说：“我就光明正大地鬼混，你能把我怎么样？”（任真真：那结婚了还叫鬼混呢？）（萧明志：反正怎么都是鬼混。）为什么说人家结婚不是鬼混呢？人家结婚是为了完成一个使命与责任。世上人给孩子结了婚了，父母说：“我的任务完成了。”这个孩子结婚了，是说：“人生这条路，走了一步了，我成家立业了。”成家立业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不是要孩子？你妈把你养活大了，你成了家了，你不要孩子了，你这是干什么呢？你不想承担责任、不想完成使命，只想怎么呢？只想享受情欲的满足，说白了是只想满足情欲，是给鬼混来了一个包装。

在恩典时代，耶稣要降生呢，对马利亚说什么呢？（任真真：你必诞下一子。）所以马利亚那时候就该结婚了，是吧？那你呢？（任真真：我的职责、使命不是来生孩子的。）你的职责、使命不是来生孩子的，你的职责、使命也不是来玩弄情欲的，对吧？今天神交通情欲了，人为什么有这个情欲？（任真真：所以我就想，神造上这个干嘛呢。）神造了亚当的时候，神说亚当独居不好，给亚当造了个女人当配偶，叫她夏娃，后来又因为他们吃了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以后，神让她生孩子，神还要加重女人生孩子的痛苦，是谁加重她生孩子的痛苦的？是神，是吧？神还说男人要出力流汗才能养家糊口，地里还要长出荆棘，最后还要归于土。人这一生的生活，是神在造人的时候就给人制定的一种规律、一种命定，神要让她繁衍生息，明白了吗？神给了人这个情欲，人才能繁衍生息，亚当、夏娃才有了后裔，如果没有情欲的话，会不会断子绝孙？（任真真：我有一个没理智的想法，《西游记》里的女儿国，人家就喝一口子母河里的水就怀孩子了，最后就能生孩子。我就想着那神造人直接就能生孩子不就行了，那就不需要有各方面情感、爱情，有了这些感受才能生孩子。）你不仅是没理智，你是太太太没理智了！你刚说了不让萧明志来抓神的把柄，你又来抓什么了？你又来抓神的把柄，来控告神了。当任真真得不着情欲的时候，就控告神，“你造人的时候为什么要给人造情欲？你造人有情欲，但你又不让人满足情欲，那你为什么不让人喝口水就能

生孩子呢？”（萧明志：这就叫给烟不给火。）你说当代的人邪恶、败坏到什么地步了吧！咱对比一下，神给了亚伯拉罕一个心爱的以撒，十几年以后神说让亚伯拉罕把以撒给献上。亚伯拉罕说什么话了没有？没有，人家没有流一滴眼泪，没有觉得痛苦，他觉得是应该的，他觉得是还给神。可到了几千年以后，咱今天是什么人？还没有和你要“以撒”了呀！和你要什么了？仅仅是不让你满足情欲。（任真真：不单单是情欲，就是说人的一个依靠，是这种。）（萧明志：神等于是剥夺了人的后路。）（任真真：嗯，就是人的一个后路。）剥夺你什么后路了呢？这就是没良心地胡说呢！什么是后路？（萧明志：我说的这个后路和你说的后路不一样。）你说的那个后路是谁给你的后路？那是撒但给你的后路，那是邪说谬论！那是后路吗？那有后路吗？我刚才比喻的那个能翻清了吗？你要的是什么？和亚伯拉罕比起来差了多少？亚伯拉罕能把以撒献上，还能把刀举起来，而你今天呢？我说你今天把情欲献上，你不要联系了。你行吗？还没有让你举刀呢，就是我举刀你都不行，这就是距离，这就是咱邪恶的程度。反过来还怎么呢？不光是不行，任真真还说什么呢？“神，你耍人呢？你造人非给人一个情欲？你想让人繁衍生息，可以像《西游记》里面一样，让她喝口水就能生孩子。”如果真按你说的喝口水就能生孩子的话，你说喝水生孩子的这个人会说什么？“神，你是不是耍人呢？”（任真真：我就是个繁衍生息的工具？就是来生孩子的？）是你要做繁衍生息的工具呢？还是神让你做繁衍生息的工具呢？你看咱说的这句话，最后总要把自己放在有理的一边，把神打到没理的一边，控告神。任真真，看到了吗？（任真真：哎……）还叹气了。神作在人身上的都是爱，你不去发现神的爱，你不去认识神的爱，你不去感谢神的爱，咱是歪脖子看表，看到的处处是什么？不是解决对神的误解，还用错谬的观点去衡量神，还怎么了呢？（任真真：指手画脚。）甚至还指手画脚，论断神。

为什么说神作在人身上的都是神的爱呢？一开始神只造了亚当，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是不是嫌人独居不好？这流露出来的是不是神的爱？今天你陷在里边了，你怪罪神了，“你为什么造萧明志呢？没萧明志不就没有这些事了？你造男人不造女人这不就行了吗！”那你说是男人独自在地上生活幸福，还是有个家庭幸福呢？把神作在人身上的爱

都给埋没了。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所以造了女人，让男人有个伴，又让人有了孩子，你看着三口之家幸福还是两个人幸福？任真真，两个人幸福还是有了孩子幸福？（任真真：各有各的幸福，都幸福。一有孩子事不就多了嘛。）有了孩子人家那是叫天伦之乐，是吧？没有孩子，二人世界叫不叫天伦之乐？那小孩子降生给你带来的是什么？是祸患还是乐趣？（任真真：欢乐。）（萧明志：哼，说不准。）萧明志呀萧明志，你的良心真是被狗吃了！（萧明志：怎么是被狗吃了呢？）两口子，给了你一个孩子是不是幸福，你还告我说不准。（萧明志：要是这孩子……）（任真真：他的意思是要是这孩子是来讨债的就不幸福了。）贼商呀贼商！让你说什么，你流露出来的都是贼商！他讨不讨债都是你孩子，你不该养活他？贼商，你跟你孩子都算起账来了。（萧明志：我现在怎么啥都不对呢。）你说你说的啥对？你说你的良心是不是被狗吃了？神造上亚当嫌亚当孤单呢，给他造了个女人，你嫌什么呢？“给了我个女人还得我养家糊口呢，现在还不让满足情欲，还不如让女人喝口水就能生孩子呢，不要用男人了，让我孤独地生活吧。”说造女人咱有意见了，是吧？那给你一个孩子吧，给你孩子是给你带来欢乐、幸福了，萧明志说了一句什么？“不一定，未定两可。”萧明志又说了句“你给我一个孩子，我不得养活他，他天天吃奶我还得供应他，他来吸干我了，这不是债主来了？”你说吧，给你一个孩子，你还不愿意养活他，还说他是来要债的。（萧明志：现在这种情况……）不管是什么情况，是说你的认知、你的良心何在！给你个老婆不对，给你个孩子也不对，给你个老婆你能说出话来，给你个孩子你还能说出话来！那就啥也不给你吧？（萧明志：哎……）我说不把任真真给你吧，你在那儿说不能活，这就没路；我说把任真真给你吧，你说你不能要孩子，要孩子会累；我说你俩不能没有天伦之乐，给你们个孩子吧，你说有了孩子我还得养活他呢，又成了债主了；我说萧明志，我送给你一辆车吧，你说你给我车干嘛？你给我车，我还得加油呢，我这每天因为车耗上油再罚个款，这不是债主来了？我要是任真真，我绝对不嫁给你，“这倒好，我还没嫁给你，说到孩子你就说债主来了，还让我繁衍生息了，我怎么繁衍生息呢？”（萧明志：十年前和十年后不一样。）养活孩子，十年前和十年后有什么不一样？十年后就不应该养活孩子，十年前就能养活孩子？这是什么理由？（萧明志：哎呀……）“哎呀，这把柄我怎么就抓不住

呢？”（萧明志：我不是抓，我不是抓。）那是什么？（萧明志：我不知道该咋办了，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现在为了尽本分，你说有个孩子，啥也干不成。）（任真真：谁让你有孩子了？弟兄刚才说的是天伦之乐，是说你有孩子，你能享受天伦之乐，给你带来欢乐，这是神给人带来的一个爱。）给你带来一个欢乐、乐趣。（任真真：又不是说现在、以后，是说神给人的这个生活。你这就和弟兄不在一个频道上。）什么呀？（任真真：他没有跟你说到一个频道上，你说的是天伦之乐，神给人的这些喜乐、这些环境，他就跑到现在灾难来了，自己还不够吃呢，要是有了孩子这吃的喝的从哪里来，还得养活孩子，这哪是天伦之乐？就跑那儿去了。）他老想着怎么把我打败，所以就不在一个频道了，“只要把你打败就行”，结果没打败，跑到岔道上了。

咱刚才重点是说什么呢？是说不需要找不必要的麻烦，不要招惹是非，不要自己给自己挖坑。你现在搞对象是不是自己给自己挖坑？那是不必要的一些联系、不必要的一些来往、不必要的一些情感。你和你妈有情感，那没办法，那是你妈。你如果已经结婚了，成为一个婚姻了，那没办法，那是你的责任，你就该担当。现在他（她）既不是你父母，也不是你老婆（老公），那你何必要多出那些不必要的操心与担心呢？你的操心、担心能解决什么呢？能代替他（她）做事？还是你能代替神做事呢？你只会把人引到一个邪门歪道里，让别人产生一个邪情私欲。同时他（她）是敬拜神的，应该是去寻求神呢，结果你几句话把他（她）引走了，对方心里有了你的位置。同时你又因着这些缠累不能静下心来、不能正常尽本分，这是不是都是祸患？这些祸患怎么来的？你追求真理得一心一意，这样的话咱还能一心一意静下心来吗？信神就是操练你做人呢，就因为人被撒但败坏得污秽不堪、为所欲为、随心所欲，所以神要让你从这个败坏性情里走出来。不仅是走出来，神是让你怎么呢？神是让你认识它，让你恨恶它，让你看到这些东西给你带来的是什么。如果人有这些败坏性情，人就不能管理万物，不能担当这些责任。所以必须得让你去经历、体验、感受，让你去恨恶它。再一个就是操练你怎么呢？你能对神的话“一二一”，必须是“一二一”，对神说的每一句话阿们、接受、实行，必须操练成这样的。就是世界上当兵的都是指哪儿打哪儿，咱一个受造之

物，神造了你，你该不该神怎么说你怎么来？因为你有情欲，你有喜好，所以神就有意让你脱去这些，让这些不能控制你。给了你“以撒”了，就因为你爱惜他，所以神让你把“以撒”献上，用这个献上就能看出你对神是不是有顺服的，来检验一下你。你对神有顺服才能担当这个工作，神才能在你身上作工。如果你连“以撒”都献不上，连你的对象都献不上，连你的情欲都献不上……什么都献不上，那你还担当什么工作？什么都担当不了。不用说你达到管理万物了，就是给你个本分尽，你能尽好你的本分吗？本分都尽不好，那还管理什么万物？

（肖红：萧明志，咱看一下这段祭司弟兄的话。）

祭司弟兄说：“关于正常人该有的样式，规定十条注意事项供操练进入：

一、要讲礼节，懂规矩，尊老爱幼。

二、要有合适的生活方式，对人对己都有益处。

三、衣着穿戴要端庄正派，禁穿奇装异服。

四、不要以任何借口向弟兄姊妹借取钱财，不要乱动使用别人的物品。

五、接触异性要有界限，作风要端庄正派。

六、不要与人争辩，学会耐心听人说话。

七、要讲究卫生，但要根据现实条件。

八、与人有正常交往相处，学会尊重人、体谅人，要彼此相爱。

九、人有困难要尽其所能地帮助，不要索取接受人家的物品。

十、不要让人伺候，该自己动手的不让别人代劳。

以上十条是所有信神之人在人性生活上起码该遵守的，若谁能违犯那就是人格低下的人，可以说这是神家的规矩，若常常违犯必遭唾弃。

凡追求真理之人，还要效法历代圣徒的优良品格，总计十条，人若常常操练持守，必获益匪浅，对人极有益处。

合乎圣徒体统的十条原则：

一、清晨有灵修，祷读神话半小时左右。

二、每天在凡事上必须寻求神的意思，以利实行真理更准确。

三、与人接触必有交通，能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四、有乐观的生活态度，常常唱诗赞美，感谢神恩。

五、不被世俗缠累，心里常常亲近神，不管闲事。

六、心存智慧，远离凶恶是非之地。

七、不与人争辩，会交通真理，能与人和睦相处。

八、乐意施出全力帮助别人，为别人排忧，解决信神进入的难处。

九、学会顺服别人，不辖制人，不勉强人，让人凡事得益处。

十、心里时常敬拜神，让神凡事作主权得满意。

以上这十条人性生活原则与合乎圣徒体统的十条都是人能做到的，人只要明白就能实行出来，偶尔有过犯也不难解决了，个别人性太坏的人咱就不说了。”

（摘自《基督与带领工人的座谈纪要·人的交通·信神之人该有的样式》）

（肖红：萧明志，这里边有没有跟咱能对上号的？这些是咱在教会建造里边就该有的正常人性，可咱连这些都没有达到。“七、不与人争辩，会交通真理，能与人和睦相处。”这就是一个圣徒体统最基本该有的。有时候一谈到你不明白的时候，咱可以去寻求、去揣摩，但你是不寻求，你没有“我不明白我听，到底我听明白了吗？”有时候你还没有听明白呢，就先打回来了。你是那种反驳，与人争辩，而且还是不断地辩驳、不断地辩驳，人最不喜欢的这些表现在你身上就出现了。如果是在教会建造，有你这些表现都不行。一般的人他虽然流泪，有痛苦、有难受，但他都得想想、揣摩揣摩，可是在你这儿呢？你是自由随便，你想干啥就干啥，就你这一点，就是最基本的正常人性该有的活出，你没有。“五、接触异性要有界限，作风要端庄正派。”咱在教会里，和异性接触的时候，有时候拍打人家或者说一些戏弄的话，这都属于不正派。如果这些真理你都装备上了的话，你做不出这些事，你见了异性不敢说这些话，你不敢，你早就已经活出这一方面了，和生命一样，不能那么去走，意念里边就把住了，就不会挑逗人家或者再说什么话，因为这就属于作风不正派。为啥你们俩人能谈到一起去，如果你作风正派的话，你心就不在那儿，能不能谈进去？就谈不进去。可你现在是有时候说一些挑逗的话，就有意地做一些勾引别人的动作，或者言行举止、外表的行为给别人带来一种错觉。你这个表现就是作风不正派，别人一看就厌烦。可在你那儿呢？你是“我咋啦，我就啥也没有呀，你就说我这，我这就啥也不行了”。“六、不要与人争辩，学会耐心听人说话。”你看萧明志流露的这些表现，这还是弟兄在交通呢，这要是下边哪个教会带领跟你交通，那可就别想了。）（萧明志：不至于吧。）（肖红：你看这句话又出来了，你话是这么说的，可你的表现大众看见了吗？）（萧明志：你把我说得格格不入，说得我一无是处。）（肖红：刚才说的这些表现，你这会儿有没有？你看凯凯是你这表现吗？还是卫军军是你这表现？还有晓丫是不是你这表现？）（萧明志：人家比我高嘛。）萧明志，你那天下午看见沈蹦的表现了没有？（萧明志：我知道，我知道了。）你看见沈蹦什么表现？你说说，沈蹦什么表现？（萧明志：……）（肖红：你看见沈蹦的那些表现，那天是怎么对待他的？就他的那些表现，就不要他。连教会建造最起码该有的都没有，连最起码的外表行为都没有，都约束不了，一点规矩都没有，就不要了。）

萧明志，刚才肖红给你交通的是什么？是祭司弟兄的话吧？祭司弟兄说什么了？（“六、不要与人争辩，学会耐心听人说话。”）“不要与人争辩”，祭司弟兄的这句话，是不是对人的一种审判、刑罚？那是不是人触犯了神对人的要求、标准以后才有的审判、刑罚？那你临到这句话时，应该有个什么表现？最起码得有个承认、接受、顺服，是吧？不管你认识到了还是认识不到，首先得有一个什么态度？应该立即“是，阿们”。“六、不要与人争辩，学会耐心听人说话。”这句话一临到咱，咱是不是应该阿们？（嗯。）你阿们了没有？你是不仅没有阿们，还反驳回来了。正常情况下，你就算不阿们，你也应该闭口吧？“我堵住我的嘴，我憋住，对人有造就的话说，对人没有造就的话不说。”可你没有憋住，你是怎么呢？“说得我就一无是处，说得我就格格不入。”这是在干嘛？萧明志，你看见你这是在干嘛了吗？肖红来和你交通了，拿上祭司弟兄的话和你来对号入座了，你说什么呢？“说得我就一无是处”。你说神来拯救人作的是什么工作？是来夸人的吗？说你的问题是让你认识，是让你不要再那样去做，是让你背叛它，可你承认都不承认、认识都不认识，那你从哪儿来的背叛呢？沈蹦那天流露出来的是什么观点？邪恶至上。神是美与善的象征，神要的是善。萧明志，在神那里，邪恶是什么？（萧明志：……）在神那里，邪恶是不复存在的，是神将要毁灭的，而沈蹦今天恰恰高举的是恶，那就是与神对抗到底。今天肖红给你交通，告诉你作为一个圣徒，应该怎么做，该有什么样的体统，这是不是给你一条路？是不是告诉你该怎么走？这条路该怎么走，该怎么实行，就是有个圣徒体统，这是神所要的。她告你说神所要的是不要与人争辩，你说什么？“你说得我一无是处，你说我与人争辩也不对了，是吧？你说我与人争辩就是没有圣徒体统了，是吧？”你是不是要把祭司弟兄的话给彻底否掉呢？你说咱是根据祭司弟兄交通的这个原则来还是根据你的话来？肖红给你交通的这个路，能交通下去交通不下去？你这是不是造反？咱今天刚交通了一二一、一二一，咱跟随一二一了没有？你不但没跟随一二一，你反过来是“我就要二一二、二一二，你为啥不二一二？”我还得跟着你走呀？你今天是来跟随神的，信神的，是想得着生命的，是不想让神惩罚的，那你该怎么做？与神悖逆的行为是神咒诅的，神咒诅的是你的悖逆、刑罚的是你的罪，可你让刑罚吗？你让捆绑你的罪吗？《信神之人该有的样式》给你交通了，你能认可吗？你连认可都

没有，那你说还有跟随吗？那你所做的一切还有价值、意义吗？反过来你还说“把你说得一无是处”，你一个败坏的人来在神面前了，还要神干啥呢？夸夸你？

信神，人必须认识到自己是地狱之子，当人认识到的时候，才是信神的开端。你连你自己的败坏都不认识，你是信神的人吗？都给你拿出《信神之人该有的样式》和你对号了，你还说“说得你一无是处”，是一无是处吗？是地狱之子、是该死的种类！今天咱在神面前是活死人、是神的仇敌，你以为你是神眼中的瞳仁啊？咱不是跟上人家交通的去走，看神是什么意思，神要的是什么人，咱该做什么人，而是怎么呢？来唱对台戏了？对花枪呢？我在这儿交通了，你出来唱个反调？和你交通了多少，还把异象告诉你了，今天是让你做俘虏呢，这就是俘虏的表现？你允许我打败你吗？你缴械投降吗？我是要把你从撒但的权下拯救过来，可你是拿上撒但的权势来跟我炫耀！今天应该是你服在神话的权下，还是让我服在你的话下呢？打了一上午了、一下午了，现在还想比试一个高低？你该不该四脚朝天啊？你看清楚自己是谁了吗？你是来跟随神的、是来接受审判刑罚的、是在审判台前的，不是让你来发表自己的所有所是的，所以你是来造反的！你有败坏性情，可我能和你这么说话是因为什么呢？我体尝人的软弱，我体谅你的软弱，可你呢？给你交通神话你都是这样，觉得神好欺负？神的性情是绵羊？神是卑微隐藏，咱宝爱神的卑微吗？在神的卑微中你看见神的可爱了吗？我对你苦口婆心，你看见我苦口婆心是为了啥了吗？作在你身上的不是拯救吗？不是爱的流露吗？你看见这是爱了吗？你的观点、你的看法是真理吗？你今天是来接受神带领的、接受神拯救的，不是请你来当讲师的。你有观点、有思想、有悖逆，是让你去认识你的悖逆呢。你流露出来了，在这儿给你解剖出来了，给你对号入座是让你看看，你把你的观点和神话对照一下，看看你的邪恶。让你看见你的邪恶是让你去认识呢，不是让你成为它的出口，然后发表出来，不是让你为它抱打不平。今天我是来打败撒但、捆绑撒但的，你让捆绑吗？国度建立在地上，把撒但的国砸得粉碎，你看不见吗？怎么粉碎的？不允许你的邪恶存在。什么邪恶？你邪恶的看事观点，这不就是邪恶？撒但在哪儿？审判从神家起首，说给谁的？这话是说给世界的？“十、心里时常敬拜神”，咱是敬拜神的人吗？“让神

凡事作主权得满意。”你让神作主权吗？什么是作主权？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你允许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吗？“七、不与人争辩，会交通真理，能与人和睦相处。”和人争辩神都不让，可咱今天是和谁去争辩呢？是和祭司弟兄争辩呢！因为和你交通的是祭司弟兄的话，你是对祭司弟兄的话不服。今天是让你去见证神、高举神，而不是让你来与神对抗，让人看看，看见你会打架。“二、每天在凡事上必须寻求神的意思”，不要说凡事了，今天给你说出来《信神之人该有的样式》了，都和你对号入座了，你该寻求谁的意思？该不该寻求神的意思？直接和你对号了，可你寻求的是你的意思。让你寻求神的意思，是为了实行真理更准确！人家是为了实行真理，可今天的咱呢？你是为了实行真理？你是来唱对台戏了呀，是明目张胆地对抗啊！这么长时间了，我没知觉？我没感觉？我看不见？不就是因为觉得你时间短，把你当小孩子待？可不能一直把你当小孩子待，你得一天一天往大长了呀。把你当小孩子待，你也不能无理取闹呀，你也不能拆我的台呀！就肖红说的那个话，就按你的这个表现，你说还能要吗？沈蹦一直那样还能要吗？神是最大限度地拯救人，在我这儿完全是为了神的荣耀、是为了见证。在我这儿我不怕你败坏、我不怕你邪恶，只要能把你拯救回来，只要你能有个变化，我就愿意下苦工。在最败坏的人身上得见证，这是最荣耀的见证，我只是为了神的见证而已。我是为了让你站见证，但如果你要一直对抗到底，实在是无药可救了，那我也就放弃了。你想让我放弃呢？如果你一直不悔改，一个是我要放弃你，再一个我不敢再一直用你。为什么？那边被火烧了，你看见了，我担当不起。

（肖红：萧明志，这么交通能不能理解？）（萧明志：……）（肖红：萧明志，这会儿想什么？弟兄刚才谈的能不能理解？）（萧明志：……）（肖红：我刚才谈的那个话，还有昨天给沈蹦交通的时候，你也在那儿呢，你也看见了。从头到尾，这几年来弟兄怎么对待沈蹦的？揭露解剖好多次，发生了多少打人的事情，你看见了吧？按说在教会建造的时候像这类人都是开除的，不要的。今天就是弟兄谈的，为了见证。可是为了见证也不是无止境的，你说给人的机会够了吧？昨天给你谈了那么多，能听懂吗？唤醒一个人，那是长时间的过程，但是要是畜生的话，是唤不醒的。你昨天看见了吧，后来我怎么

对待沈蹦的呢？我给沈蹦说：“沈蹦，你是怎么回去的？根据神家的要求、原则来说，像你这类人不要，我上次就给你谈过了，可是弟兄在这儿是最大限度地拯救呀！为什么这样对你？因为你自己不认识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危险的边缘。”萧明志，咱今天的表现跟沈蹦差不多，这就是我今天跟你谈的。就你这些表现，多少次了呢？这是体谅你没跟过教会建造，跟上国度建造的时间又短，对咱是不是也是一次一次地体谅？可是你在这些事情上反省过多少？在你身上给你的时间也够长了。就在婚姻这件事情上，咱谈好多次了，但是在你这儿没有真正地看见过你怎么去寻求、怎么去做。要是在教会建造给你这么谈吗？能给你谈这么多吗？任真真跟过教会建造，凯凯跟过教会建造，是这样处理的吗？这个都知道吧？要真是死不悔改那就不说了，不用了，不要了。可是在咱这儿呢？就是为了见证。给咱揭露解剖透的目的是为了让你变化，今天给咱说得够清楚了吧？细节都给咱揭露解剖透了，这样是为了让你看得更清楚，不让你糊里糊涂地去背叛，也不让你糊里糊涂地放下。那样的话你放不下，因为你不明白。要让我给你交通，我还交通不了，细节的我交通不了，只是给你谈个大概，“这个确实不合适，这样对你生命没益处，怎么对你生命有益处……”我只能给你把大概方向谈了。但是弟兄是给你一次又一次地剖开，把细节都解开了。你俩放不下是什么原因，这么走下去的后果是什么，这些是不是都说清楚了？他说得这么清楚，下了这么大的功夫目的是为了什么？不是不要你萧明志，是让你能最大限度地看见神的爱。可是你在这儿就没有真正看见，“呀，这是神给我多大的爱呀！”今天弟兄交通得这么清楚，你今天是这表现，我是看得清清楚楚的。就像沈蹦一样，给沈蹦交通得够清楚了吧，可沈蹦啥态度呢？谈了一天，最后还是高举他那拳头，“还是这呀，我在世界上必须这么走呀。”今天你又把他的那个表现重演了一遍，就听不懂人家谈了一天谈的啥目的，“我就不往你谈的目的里边走！”就是有意地打仗，“我就是跟你干仗，你有你的目的，我有我的老主意。”沈蹦那天是不是这个？谈完以后哈哈一笑，没了。那咱追求的是不是性情变化？咱追求的是不是蒙拯救？走的这个路对不对？就像沈蹦一样，如果这次你自己不是甘心乐意的，而是非要这么去走，照样不用你，因为担不起这个责任。二杆子就不变，你说怎么向神交账呢？交不了账，那就不能要。在弟兄这儿是最大限度了，要是一直不悔改，那就没办法了，那就回去嘛。因为

咱是寻求真理的，咱不是真理，咱听不明白再听，再揣摩、再寻求，咱不堵，咱先听完再说，看到底是不是为了你好，最基本的是为了你好吗？咱把这个先理解了。你说弟兄他为了啥，为了他自己？这就是咱得具备该有的理智。可咱就不往这里边去走，反正有你自己的老主意，就在这儿呢。不是神家看不上咱，不要咱，实在是不得以。今天要与不要根据啥呢？根据神话。就咱今天交通的圣徒体统，这是最基本的，教会建造都要达到的，如果跟上国度建造还达不到，那就是不要的对象。按说这就是再给你补一下“小学年级”里的知识，我体谅的是你时间短的这一点。对于你萧明志，不管你谈的是笑话呀，或者在聚会场所逗得人大笑呀，给你的是宽容。如果是萧卫、凯凯这些人这样，我就不是这态度了。你一直是那些表现，为啥我没再说什么呢？因为体谅你，所以后来我给你打开神话，让你看看圣徒体统最基本该有的，让你先装上，以后不这么做了就行了。你以前不知道，今天明白了，咱以后知道该怎么做了就行了。今天是做人做事、看人看事，根据神话为标准，所以最终不要谁，那就是根据神话。在神家最基本的你得守住，国度建造要的更是对神话有信，对神有认识，起码的神话说出来他服，这样的人才能在国度建造里存留。如果神话拿出来不服，国度建造里不要。本来咱打仗的时候，就是相信神话、服神话的来，不服神话的要不要？那就不要。有的本来就不服神话，是混进来的，进来了就算恩待了、破例了。破例了咱就得快马加鞭，就得跟上，还得服神话。）

从跟随到谈判到宣战（五）

咱今天做得太没有良心了呀！萧明志、任真真，我为什么说这个话呢？就搞对象这个事，咱交通过几次了？任真真知道吗？（任真真：四五次、五六次了。）最少不下五次了吧？（任真真：嗯。）一交通就是一天。你知不知道我和你交通这些的步骤和背景？咱先说这个步骤，在我给你们交通的时候，你感觉到我流露的爱了没有？（任真真：感觉到了。）我一开始交通是怎么交通的？和哄孩子一样交通的，随着你的身量，一点一点地拔你、一点一点地卡你，从来没有让你受到辖制。你感觉到受辖制了吗？就是给你交通神话也是一点一点地给你释放，这是个步骤。更重要的是你知道我给你交通这些话的背景吗？知道不知道？我闺女今年也是二十岁了，在学校也是搞对象，我去那边待了十五天，我回来的时候正好是礼拜六。礼拜六、礼拜天正好就能和我闺女见面，可是我没回家，我是直接回来了。回来以后我谁都没见，就直奔这儿来了。我闺女放假礼拜六、礼拜天不回家，夜不归宿，你说我心里边什么味道？在那边待了十五天，到这儿又来了多长时间了？你看见我走了吗？我放下闺女，我没有时间去给她谈这些，就是一个小时的时间都没有，但是我在这儿给你交通了五六天。同样的问题，你们搞对象，她也搞对象，而且她才二十岁，你多大了？按正常来说，应该担心的是谁？应该担心的是年轻的、年龄小的，不应该在你身上操心。我自己的闺女，我应该是操心的，我的心应该是在我闺女身上，可是我把工作作在这儿了，为啥？是因为你在这里边迟迟地出不来，我也就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处理我闺女的事情。我心里边是多么的伤痛，我心里边是多么的难熬，你体尝过吗？自己闺女二十岁礼拜六、礼拜天夜不归宿，我没时间去管，我没时间去过问，可我在这儿和你是苦口婆心地说了五六天，用各种步骤、方式，你看到我流露出来的爱了吗？你看到我实行真理了吗？为什么这么做？不就是为了神的见证吗？不就是为了工作吗？我闺女她再是我的闺女，但她没有涉及工作，你虽然不是我闺女，可是你涉及工作了，我不救你，这工作进展不下去。一个是因为工作，一个是你已经是跟随了神了，我给你交通神话是想让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对你是个拯救。我也能作在我闺女身上，但毕竟她还小，我就是给她交通

两天神话，神话也不一定能在她身上作王掌权。就算作王掌权了，也是她一个人，但在你这儿是个团体。我在这儿给你交通神话，我是单独要求你呢？我就是这么实行的。行政里边怎么说的？“第九条，当为教会的工作着想，当放下自己肉体的前途，对自己家庭的事应该当机立断，应全心全人投入神的工作之中，应该以神的工作为主，以自己的生活为次，这才是圣徒该具备的体统。”（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国度时代神选民必须遵守的十条行政》）我是以神家工作为主，所以我才来给你们交通了。你们虽然和我记仇，虽然在心里边恨恶，嫌我放不过去你们，但我不记这些，只要最后有果效就行。我把我闺女放下，我来和你们交通，可是果效在哪儿？咱的心思在哪儿？个人的事当机立断，你看见了吗？我能给你作标杆吗？你可以效仿吗？我在那边待了十五天，来这边又有几天了？我心里边难熬不难熬？我今天给你说了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危险、什么样的后果，我怕你有后果、怕你难受，在我闺女身上就没有这些后果？我看不到我闺女的危险？可咱怎么去感恩的？不要说感恩了，咱连基本的正路都不走。萧明志，能听懂我说的话吗？我刚才说的话你听懂了没有？（萧明志：……）

晓丫，我刚才交通的听懂了没有？（晓丫：……）晓丫，你现在怎么看？（晓丫：……）凯凯说无所谓，你呢？（晓丫：……）你是有所谓还是无所谓？（晓丫：无所谓。）是从心里边说无所谓，还是应付着说无所谓？（晓丫：……）你的认识也好、想法也好、难处也好，谈谈。（晓丫：不知道怎么说呢。）你心里边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又不定罪你。（晓丫：……）你看见萧明志的表现了吗？萧明志这样和我对抗了多少次了，今天我才说了他。（晓丫：……）受辖制了？（晓丫：没有。）那你就说说，心里边有抵触也罢，你直接把抵触的话说出来，无所谓。咱今天是交心，我要了解你，想不想让我了解你？（晓丫：想。）想，那你把心里话说说。晓丫、晓丫、晓丫，咱得像个家里的丫头，你坐到那么远的地方像个外人一样，坐近点说说你有什么难处，有什么想法？（晓丫：……）不计划说？（晓丫：我刚才说了，实行嘛。）别来实行，实行什么呢？我还不知道你啥观点呢，你就实行，实行啥呢？（晓丫：放下嘛。）放下啥呢？放下钱还是放下啥？敞开心谈一谈。（肖红：谈谈心，把你心里想的倒出来。）你想不想治“病”呢？（晓丫：……）晓丫，你说咱们在一起聚

会的这个时间宝贵不宝贵呢？你珍惜不珍惜？（晓丫：珍惜。）你怎么珍惜的？珍惜就是让你交通的时候你闭口不谈？这叫珍惜吗？（晓丫：不叫。）咱们聚会的时间还会有几次呢？（肖红：把你心里话倒倒嘛。）（晓丫：……）晓丫，你说我让你谈谈是看你笑话吗？我让你谈是什么意思？能理解吗？我让你谈心、说话，流露出来的是什么？（晓丫：想知道我心里怎么想的。）那我想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是想干什么呢？是想偷取你的什么宝贝呢？（晓丫：看我有什么难处，在哪儿卡着呢。）我让你谈目的是想干什么呢？是不是对你的一个拯救？是不是对你的爱？是不是给了你一个拯救的机会与爱呢？（晓丫：嗯。）那你怎么面对这个机会呢？你怎么对待这个拯救呢？你没病的时候不开口，有病了咱该开口了吧？（肖红：把你心里难受的地方说说，你这会儿哭了，痛苦的是啥呀，谈谈嘛。）把痛苦的地方说说、谈谈。（晓丫：……）是不会组织话呢，还是不想说呢？（晓丫：……）说吧，大家都等着呢。（晓丫：……）咱把这时间一分一秒都浪费了。你知道有多少人在羡慕你的光景吗？有多少人想坐在这儿和我谈谈、交交心呢？可是你宝爱吗？宝爱这每次的机会吗？（肖红：把你堵住的地方谈谈，或者你这会儿难受啥，都可以谈。）咱没有给你限制呀，都可以谈。（晓丫：……）咱来了不谈，是不是失去了来这儿的意义了呀？要是来了不谈，咱还来干什么呢？那等整理出来文稿给你文稿看算了。（晓丫：……）我这苦口婆心说多少话不管用呀！我这么多话不如人家凯凯一句话无所谓管用。晓丫，谈谈。（晓丫：嗯。）（肖红：你释放开，有啥就说，说说嘛。）（晓丫：就是刚才谈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挺悖逆的。）没事，谈吧，有什么悖逆呢，有什么想法呢？说说。（晓丫：就是刚才谈的弟兄连自己的闺女都不管，然后一直在给我们交通，然后就觉得挺悖逆的。）你说看见悖逆了，怎么悖逆呢？谈谈，把你的感受都谈谈，有什么都谈谈。弟兄姊妹都在这儿听着、等着呢。（晓丫：就是一次一次交通，一次一次给人机会。）（肖红：这是一句话，把细节说说。）（晓丫：前边我都忘了。）（肖红：忘了，那咱不说前边的，说后边的也行，就是看到弟兄交通的对你都是爱，你怎么转变的也行，或者你现在什么态度也行。）（晓丫：……）不想谈？（晓丫：不知道咋说。）不谈就不说了。咱看神话吧。

神说："为什么要放下这些东西呢？因为这些东西是从败坏人类来的，是产生于邪恶世界对婚姻的各种观点、态度，而这些观点、态度完全偏离了神命定给人类的婚姻的正确定义、概念。神命定给人的婚姻的概念与定义更侧重于人的责任、义务，也侧重于人在生活中应该体现出来的人性、良心与理智。神对婚姻的定义主要是告诫人怎样正确地在婚姻的框架之下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如果你未婚，不涉及在婚姻中尽责任，那你对神给婚姻的定义也应该有正确的理解，这是一方面；另外是告诫人要准备好担负起自己在婚姻框架之下应该担负的责任，婚姻不是玩游戏，不是小孩过家家在演戏，在思想观念里首先知道婚姻是责任的标志，更重要的是在正常人性里准备或者预备自己该尽的责任。而从撒但、从邪恶世界来的婚姻的概念、理解与说法更注重什么？更注重玩弄感情，玩弄情欲，满足肉体的欲望，满足肉体对异性的好奇心，当然也满足于人的虚荣心，它不讲责任、不讲人性，更不讲神所命定的婚姻双方，也就是男性与女性在婚姻框架之下应该怎样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尽好自己的义务，做好一个男性或女性该做的每一件事情。世界给人灌输的对婚姻的各种解读、说法与态度，更注重的是人情与欲的满足、情与欲的探索、情与欲的追随，所以，你如果接受了这些从社会上来的对婚姻的各种说法、理解或者态度，你就不免会受这些邪恶思想的影响，更确切地可以说，你就不免会受这些从世界来的婚姻观的败坏。你受了这些思想观点的败坏与影响之后，你就不可避免地会受这些思想的左右，同时你也会与外邦人一样接受这些观点对你的愚弄与摆布。外邦人接受了这些婚姻的思想观点之后，他们讲爱情、讲满足情欲，同样，你把这些思想观点不折不扣地接受进来之后，你也会讲爱情、讲满足情欲，这是不可避免的，你躲都躲不掉。当你对婚姻没有正确的定义、领受与态度的时候，你会很自然地接受从世界、从社会、从人类来的对婚姻的各种观点、说法。只要你听了，只要你看了，只要你知道了，只要你没有免疫力去抵御这些思想，那你就会不自觉地受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就会不自觉地接受这些对婚姻的观点、说法。当你把它接受进来的时候，这些思想观点就不免会影响你对婚姻的态度，因为你不是活在真空里，所以你就很容易被从世界、从社会、从人类来的对婚姻的各种说法影响甚至控制。当它控制你的时候，你就会很难自拔，也会身不由己地幻想自己的婚姻应该是怎样的。"（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怎样追求

真理（十一）》）任真真，你现在看了这段话有领受了吧？能不能解开你的谜团？能不能解决了你的问题？（任真真：……）“为什么要放下这些东西呢？因为这些东西是从败坏人类来的，是产生于邪恶世界对婚姻的各种观点、态度，而这些观点、态度完全偏离了神命定给人类的婚姻的正确定义、概念。”这种态度观点是邪恶的、是反面的，神交通了，婚姻的定义是什么呢？（任真真：建立一个家庭，互相尽责任，互相陪伴走完一生。）完成神给人定的责任和使命，这是神给人命定的婚姻的正确定义与概念。败坏人类是怎么看待这个婚姻的呢？在人看这个婚姻是怎么来的？是因着爱情产生了婚姻、产生了家庭。今天上午咱交通了，其实这个爱情是怎么产生的呢？是先有的家庭还是先有的爱情？（肖红：先有的家庭。）是先有的家庭，爱情是有了家庭以后产生的。

“神命定给人的婚姻的概念与定义更侧重于人的责任、义务”，这就是一个婚姻的重点。“也侧重于人在生活中应该体现出来的人性、良心与理智。”什么意思呀？是不是要人的活出呀？有婚姻也是让你活出一个人性、良心、理智，从这儿看是不是让你彰显神呢？是不是让你荣耀神呢？神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的人，可你的活出是什么呢？你活出的有没有人性、有没有良心、有没有理智呢？“神对婚姻的定义主要是告诫人怎样正确地在婚姻的框架之下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如果你未婚，不涉及在婚姻中尽责任，那你对神给婚姻的定义也应该有正确的理解，这是一方面”，“神对婚姻的定义主要是告诫人怎样正确地在婚姻的框架之下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对婚姻的定义，任真真，看清楚了吗？（任真真：嗯。）对婚姻的定义是什么？“神对婚姻的定义主要是告诫人怎样正确地在婚姻的框架之下担负起自己的责任”，你知道我重点念这句话是想要说什么吗？这个和你们今天的那个想法是不是正好相反呢？你们想的是只结婚不生孩子，结婚不生孩子和这个是不是正好相反？你不生孩子是为什么呀？是不愿意尽这个责任吧？（任真真：是为了要尽本分呢。）是为了尽本分吗？要真是为了尽本分结婚干嘛？不结婚不是能更好地尽本分吗？那是因为什么呀？是因为你结了婚照顾孩子，还能尽本分吗？再尽本分是不是就受到劳累了呀？人顶得住顶不住呀？担不起来这个担子，也就是对这个婚姻担当得了担当不了？你担当不了，是不是就不应该担当？就不应该结婚？也就是

说这个婚姻该有不该有？不应该有。在这里神说：“神对婚姻的定义主要是告诫人怎样正确地在婚姻的框架之下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担负不起来，咱还能要这个婚姻吗？还有这个框架吗？这是一个方面，“另外是告诫人要准备好担负起自己在婚姻框架之下应该担负的责任”，这是不是说得更清楚了？（嗯。）“准备好担负起自己在婚姻框架之下应该担负的责任”，婚姻的框架之下应该担负的责任，既然是结婚了，那肯定是要生儿育女了呀，这个责任你肯定得担当呢，应该担负起责任来。“如果你未婚，不涉及在婚姻中尽责任”，也就是说你不结婚，就不存在有这个婚姻的责任。“那你对神给婚姻的定义也应该有正确的理解”，这是让你知道在婚姻中的责任，你不愿意承担责任，那你就不应该结婚，这是不是够清楚了？

“另外是告诫人要准备好担负起自己在婚姻框架之下应该担负的责任，婚姻不是玩游戏，不是小孩过家家在演戏，在思想观念里首先知道婚姻是责任的标志”，从这里边看见哪些审判的话了？任真真，你今天提出来的那个方案是在干什么呢？是不是在演戏呢？那就是在演戏，那就是在小孩子过家家、演戏、耍游戏呢。“在思想观念里首先知道婚姻是责任的标志”，说清楚了没有？就是你要婚姻，这个婚姻的标志是什么？常有父母说：“给孩子娶下媳妇了，我这任务就完成了。”任真真，能理解什么意思吗？父母一给你结婚以后，就说：“呀，我责任完成了。”什么意思？你应该重复着你父母的故事继续延续下去了，就是接力棒。可是当你接受这个接力棒的时候呀，你给你妈说“我是只结婚不生子”，你说你接住这个接力棒了没有？你结婚就必须得生子，这就是个标志。你要继续着你父母的故事，你得继续着传宗接代，你得培育子女，培育成人，还得给子女娶媳妇，完成你父母交代给你的责任，这是不是你的责任？这就是婚姻的标志。你有了婚姻，就意味着你父母的责任完了，这个接力棒交给你了，你该给你的父母生个孙子了，他们后继有人了。上午你们说的那个方案，你们只想结婚不生孩子，那有没有结婚的标志呀？你结了婚只是有个结婚证，但没有婚姻的这个标志，这个能理解吧？“更重要的是在正常人性里准备或者预备自己该尽的责任。”咱是什么都不预备，什么都不准备，而是准备着逃避这一切责任。“而从撒但、从邪恶世界来的婚姻的概念、理解与说法更注重什么？”更注重爱情至上是吧，爱情至上里

边是个什么呢？情欲，自己的喜好，为所欲为，想干什么干什么，放纵情欲，这是不是最邪恶了？“而从撒但、从邪恶世界来的婚姻的概念、理解与说法更注重什么？更注重玩弄感情，玩弄情欲”，怎么说是玩弄感情呢？结婚不生孩子，这个家算家不算家？算不算婚姻？不算婚姻。那你这是不是玩弄感情？玩弄情欲？结婚不生孩子，不承担责任，那就是完全玩弄情欲。“满足肉体的欲望”，赤裸裸地玩弄情欲，满足肉体的欲望。如果你是为了照顾孩子，还有个借口、理由，或者是神家让你出国尽本分，怕人家大红龙怀疑、抓了，给你们假扮夫妻说是出国去旅游度蜜月呢，那还有个说法，可咱有什么说法呀？没有任何说法、没有任何借口，完全就是玩弄情欲。没有任何使命、责任、担当，完全就是玩弄情欲。“满足肉体的欲望，满足肉体对异性的好奇心”，这话说得够透彻了吧？“当然也满足于人的虚荣心，它不讲责任、不讲人性”，咱今天这个结婚里边讲不讲责任呀？明明知道咱在这儿尽本分呢，可咱还要怎么呢？“我只结婚不生孩子”，讲责任吗？讲人性吗？“更不讲神所命定的婚姻双方，也就是男性与女性在婚姻框架之下应该怎样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尽好自己的义务，做好一个男性或女性该做的每一件事情。”男性该做什么呀？简单两句话怎么说的呀？男耕女织，男在外，女在家，咱这些东西都没有寻思过、想过，只是想给自己玩弄情欲披个外衣。

“世界给人灌输的对婚姻的各种解读、说法与态度，更注重的是人情与欲的满足、情与欲的探索、情与欲的追随，所以，你如果接受了这些从社会上来的对婚姻的各种说法、理解或者态度，你就不免会受这些邪恶思想的影响，更确切地可以说，你就不免会受这些从世界来的婚姻观的败坏。”所以萧明志今天难受得不行、痛苦得不行，要和神话在这儿对抗、叫嚣。任真真，他为什么对抗？为什么叫嚣？为什么要打架？（任真真：……）因为他认可了社会上对婚姻的各种说法，所以说，他在这儿没法走，无路可走。那社会上认可的婚姻是什么？和这个过几年过不下去了，那就离了，再找，再和别的一起过，这是正当的，应该的，其实完全就是搞情欲。“世界给人灌输的对婚姻的各种解读、说法与态度，更注重的是人情与欲的满足”，因为他满足不了，所以他才痛苦，他才反抗。“情与欲的探索、情与欲的追随”，不就是这些原因？“所以，你如果接受了这些从社会上来的对婚姻的各种

说法、理解或者态度，你就不免会受这些邪恶思想的影响”，今天咱一直反抗，难以接受，这就是受邪恶的影响。“更确切地可以说，你就不免会受这些从世界来的婚姻观的败坏。”把对待婚姻的这个观点给败坏了，所以你就能说出“我们只结婚不生子”，你只结婚不生孩子，然后再来尽本分，给自己玩弄情欲披了一个外衣。你把婚姻的目的、婚姻的标志、婚姻的概念，都混淆了，这是混淆视听、偷换概念。“你受了这些思想观点的败坏与影响之后，你就不可避免地会受这些思想的左右，同时你也会与外邦人一样接受这些观点对你的愚弄与摆布。”任真真，你现在感觉到这种愚弄与摆布了吗？（任真真：嗯。）什么是愚弄？能不能说清楚这个愚弄是什么意思？（任真真：现在所受的这些痛苦，都是撒但的愚弄，受这些从社会上来的思想观点败坏导致成现在这样的。就是没有正确的看事观点，所以才会陷进去。）这个愚弄就是一种玩弄，撒但怎么玩弄你呢？没有结婚谈爱情，没有结婚谈情欲，丑陋不丑陋？（任真真：丑陋。）丑陋，应该感到一种羞耻。可经过社会流过来一股爱情至上的风，还有可以试婚等各种思想的熏陶感染以后，你还感觉丑陋吗？（任真真：不感觉丑陋。）不要说谈这些了，刚开始一说谈对象就感觉到一种羞，害羞呢，不愿意让人家知道谈对象呢，更不要说谈爱情了。你刚开始和萧明志接触的时候，你还有点避讳，还怕人发现、怕人知道，等逐渐谈了两次以后呢，逐渐公开了，在揭露解剖你的时候，因着世界给你灌输的一种思想，你带着一种偏见、带着一种掺杂，为自己说话，所以你就开始站在了世界一边，也感觉不到丑陋。咱就不要说其他的了，你对着四五个人、五六个人，你就能和萧明志在一个屋里边谈话、说话。在你没有搞对象以前，你敢不敢一男一女在一个家里边说话？没有那个勇气，不敢、不能。咱还是信神的，甚至还有行政，男女不能互相单独配搭，这些咱都没有了。而且你们之间还不是配搭，也不存在有配搭，但就能、就敢一男一女在一个家里边说话，这就是受着世界上观点的愚弄，也就是玩弄，让你感觉不到丑陋。最后给你谈到什么了呢？给你谈了你们现在完全就是一种情欲，情欲比爱情要丑了吧？可是在谈到情欲的时候，咱感觉到丑吗？逐步加深，感觉不到了，麻木了、公认了。我为了刺激你又给你说什么呀？（肖红：鬼混。）这些词够狠的了吧？可是因着社会潮流的熏陶，社会上都是这，结婚以前人家哪个不搞对象，哪个不谈爱情呢？哪个不是爱情至上呢？受到熏陶感染，感觉不

到丑陋。咱今天看了神话的揭露解剖，有了正面事物的对比以后，逐渐唤醒咱的知觉。神告诉了咱什么是婚姻，婚姻的定义是什么，是有了婚姻，成了家，才是你情欲的一种放纵，这一句话阐明了，那没结婚以前能有情欲吗？不能。情欲是神给人的，你有情欲可以放纵，但是是在什么情况下放纵的呢？你成家了，结婚了。神还交通说信神了，儿女大了，和老公不能同床了，得分居了，需要不需要？这是不是傻呀？神给人说清楚了。现在因着撒但的玩弄与摆布，你有了这种思想观点，你麻木了，感觉不到丑、羞。你感觉不到这个情欲的丑、羞，你就要为它说话、为它做事，你感觉不到丑、羞，你就要为这个情欲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呀？“你不是说我鬼混了吗？我不鬼混了，我办个结婚证，我们先结婚，不生孩子”，这是不是撒但的摆布呢？这是我给你在这儿卡着，你没有这样去做。如果你按着这个去做了，这就是任着撒但玩弄、摆布。

“外邦人接受了这些婚姻的思想观点之后，他们讲爱情、讲满足情欲，同样，你把这些思想观点不折不扣地接受进来之后，你也会讲爱情、讲满足情欲，这是不可避免的，你躲都躲不掉。”这回体验了吧？经历了吧？当时制止你的时候，你还怎么呢？（肖红：反抗。）“还能不让我体验体验、经历经历呀？”你体验体验、经历经历，看你得着的是啥。神话告你说了，你这么走下去夫妻能双双进入国度吗？（任真真：夫妻双双下地狱。）能体尝到了吧？“当你对婚姻没有正确的定义、领受与态度的时候，你会很自然地接受从世界、从社会、从人类来的对婚姻的各种观点、说法。只要你听了，只要你看了，只要你知道了，只要你没有免疫力去抵御这些思想，那你就会不自觉地受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就会不自觉地接受这些对婚姻的观点、说法。”你接受了它、认同了它，你才敢与神对抗，你才敢说神对你作得不公，神太苛刻了。“当你把它接受进来的时候，这些思想观点就不免会影响你对婚姻的态度”，咱刚才说了你应该对婚姻的态度是什么？就是你父母给你娶下媳妇了“哎，我的任务完成了”，是吧？是给你的一个责任，现在你要是走婚姻的这路，那就是让你去担当，让你去接受接力棒。可是你呢？你接受了社会的这个邪恶观点以后，你受到什么影响了？你的思想被影响、控制，你认为结婚就是搞情欲的，也可以说你结婚就是为了放纵情欲、满足情欲。“因为你不是活在真空里，所以你就很

容易被从世界、从社会、从人类来的对婚姻的各种说法影响甚至控制。当它控制你的时候，你就会很难自拔，也会身不由己地幻想自己的婚姻应该是怎样的。”神这里说的是难以自拔，你现在能拔出来吗？“也会身不由己地幻想自己的婚姻应该是怎样的。”咱里边有个什么幻想婚姻呢？原来说的这个幻想婚姻是对婚姻的一个理想，是吧？而咱现在幻想婚姻是怎么呢？咱想的是你结了婚不生孩子，然后互相帮助着，夫妻双双进了国度以后再生孩子，这是不是一个幻想？

从跟随到谈判到宣战（六）

任真真，你说说，你说的那条路能不能行得通。（任真真：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什么不确定的因素？（任真真：就是之前交通的那些，一个是这样走神怎么看，自己是什么结局；还有一个就是即使自己最后能活下来，两个人是不是一个档次。他怎么追求，我怎么追求，追求的程度一样不一样？就是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咱把这些不确定因素都排除了，排除了是不是就能行了？（任真真：排除不了。）假设咱能排除了，会有什么结果？咱忘了这里边有个更重要的问题，神作工什么时候结束呢？（任真真：不知道。）不知道？（任真真：光灾难最少就得七年。）最少得七年，这是咱的想象吧？你就看现在人的生命，七年能长多少生命？（任真真：长不了多少。）那你想一下神作工结束需要多少年？（任真真：那一辈子就过去了。）那你就保持着一辈子联系？（任真真：所以就想呢，那就一辈子不联系？一想到这些就想以后一辈子不联系？一辈子就这样下去呀？所以说这个决定不是说一个月不见、一年不见、两年不见，而是一辈子不联系，断了，就是这。）我刚才和你说什么呢？是说神的工作，你看咱的生命长大需要多长时间，看神的工作什么时候结束，是不是让你结合实际呢？你说一辈子不联系，你这一辈子有多长时间？你今年多大了？（任真真：周岁二十七岁，虚岁二十八岁了。）你这二十八年是怎么过来的？你感觉到了吗？是不是转眼之间？咱就不要说一辈子了，咱就说十年的时间，十年的时间不算长吧？在这十年的时间里你就是保持联系，能不能保证这个关系就能保持十年？会不会变质？（任真真：……）就不要说你俩搞对象了，就是你结了婚，它能保持十年吗？有几个人能保证保持十年？这十年间如果有个孩子，为了孩子能忍、能让，凑和着也能过，这样婚姻还稍微稳定些，如果没有孩子，这十年的夫妻有几个人能维持下来？这还是必须有结婚的制约。那你搞对象呢？搞对象有制约吗？搞对象没有任何的制约，更没有孩子的牵绊，那你说保持婚姻十年能保持住吗？（任真真：那看人性、看人品，神说看你选的这个人是啥人了。）败坏的人里面你说有什么人，你还想从这败坏的人里面找个义人？神话怎么说的？神说："'世上无义人，义人非在世'这是一句真话。"（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恶人

必被惩罚》）你找不见一个义人，没有义人，义人不在世。那你在这所有人的中间找对象，你就是戴上几千度的眼镜去找，能不能找出来一个人？没有这么一个人。那你想一下，你搞的这个对象能和你维持十年吗？能保持着十年不变质吗？这是不是都是空想、幻想？你放眼看看世界，哪个搞对象能保持十年呢？别人都不行，你就能保持十年呀？结了婚，成了家，有了婚姻的，互相之间有了制约以后，还得互相有责任，就这还不稳定，还有离婚的呢。你没有结婚，互相没有责任，能保持十年呀？你们现在是在搞对象，搞对象有没有责任？（任真真：心里有。）你心里有能坚持几天呢？心里有就有责任了吗？在搞对象的时候，你说谁心里没有责任？有多少人在搞对象搞了几年以后，而且是在肚子大了以后，最后还是分手了，这样的事少吗？（任真真：不少。）那你听明白我说话的意思了吗？（任真真：……）结婚不生子，这个行不通，这是玩弄。咱不结婚保持着联系，咱这是在干什么呢？能一直这样保持走到路终吗？咱就不要说不一定了，就不可能。那不可能的事情，你还要保持着联系，这是想干什么呢？就想给自己裹个小脚、给自己戴个脚镣、给自己捆绑一下？然后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多打岔、多搅扰？让咱的心不得安生？让咱多有一些痛苦？让咱能成为别人的奴隶？让咱因着对方能与神对抗？这带来的是些啥？有什么益处呢？那得来的都是负面的、都是反面的！那明知道得来的都是负面的、都是反面的，咱何苦呢？那明知道是这样你还要保持着联系？那你说这是不是犯傻呢？我建议是不联系了，因为就没好事。咱说是说，但这个事情不去强求你。我的建议、我的要求只是我的建议、我的要求，你自己的路你自己走。该给你举的例子全都给你举完了，你也都看见了，现在搞对象只有祸患没有益处。再一个就是咱在尽本分的时候，开了小差，这本身已经是触犯神行政的事。咱现在先不按触犯行政来处理，把这先放一边，先说你怎么走，你走的是什么道路。你保持联系，你在干嘛呢？是完成你的责任呢？还是完成神给你的托付呢？保持着联系是放纵自己的情欲呢？还是给自己犯罪留下条后路呢？我告诉了你什么是对你有益的，什么是对你没益的，什么是痛苦的，什么是轻松的，该交通的我都给你交通了，我的意思、要求也告诉你了，你要怎么走，那绝对是你自己走的路了。如果你还要坚持搞对象，那在我这边对你的要求有两个：第一个是根据工作果效来要求你，这个本分你能不能尽得了；第二个就是你不能散布

消极、释放死亡，不能影响了别人，这是最差的、最次的要求，就这两条要求。

晓丫搞对象也好几年了，应该有些体会了，应该能走出来了吧，能不能走出来？（晓丫：……）疾病临到都是神的爱，是神的拯救，看你怎么体验神的爱了。为了你的病，为了你的生命，你怎么对待，你怎么走这条路？要想对自己的病好，对自己的生命进入有益处，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像人家一线传福音拉关系一样，拉完关系以后当机立断，当机立断对人是一个保守。如果你能行，我希望你能够当机立断，断了，不联系了，自己的心能静下来。如果要联系的话，心静不下来。（凯凯：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从心里对这个有认识了好，可是要是不影响工作，这也是一种帮助。）放下情感，痛苦减轻一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神最新的交通，神举了一个例子，你心上有个人，你心上的这个人有什么问题了，有什么祸患了或者有什么灾情了，你是知道好还是不知道好？（凯凯：怎么说呢。）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凯凯：要是完全不知道吧，心里胡思乱想得更多了。）你说的这个不成立，你说："要是完全不知道，心里更会胡思乱想。"是吧？（凯凯：对呀。）别说心上人了，就是你的亲人，你不联系他，他有什么事你根本就不知道，那你还会胡思乱想吗？（凯凯：肯定想啊，像我这几年没有回家，一有个啥事就会想也不知道家里怎么回事，就会想这些。）再一个就是，人身边的亲人是多了好还是少了好？你应该把你身边的亲人压缩掉还是增加？（凯凯：压缩掉。）那你压缩谁？父母能压缩吗？父母不能压缩，孩子也不能压缩，你能压缩的是谁？（卫军军：祭司弟兄说了为了达到被成全死谁都行。）卫军军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把这个包袱全部卸下最好，是吧？（卫军军：道理上应该这样嘛。）全卸不下，你能卸多少卸多少，咱人性化处理问题。人的身量不一样，按人不一样的身量来，能压缩的再压缩。那在你身上你能卸的是什么？不信的父母，可以完全卸掉。（凯凯：对，他们不信那就卸掉。）还有什么能卸？只要你不结婚，你就没有什么呢？你就没有责任。（卫军军：对。）没结婚的，那叫对象，不叫婚姻，她不叫老婆，他不叫老公，可不可以卸？（卫军军：可以卸。）不仅是可以卸，还得是必须得卸。因为什么说必须得卸呢？咱都知道以色列亡国亡了好几次，是吧？神为什么让以色列亡国

呢？咱有没有看过流泪的耶利米？《神三步作工的纪实精选》里记载：“有一天，神用异象来向耶利米传达他的信息。他让耶利米看见两筐无花果；一筐是好果子，另一筐则是烂得不能吃的果子。‘耶利米，’神说，‘我想告诉你，所有放弃抵抗巴比伦王、到巴比伦去了的百姓，都像这筐好果子，虽然他们在遥远的外国，也不要紧，我会眷顾他们，使他们受到善待。我将要让他们的心寻求我，回转归向我，并爱我，我也要领他们归回这地。但是，西底家王和他愚蠢的谋士们，以及所有拒绝听我的话并留在耶路撒冷的人，我必将他们交出来，使他们在天下万国中被抛来抛去，在我赶逐他们到的各处，成为凌辱、笑谈，我必使刀剑、饥荒、瘟疫临到他们，直到把他们灭绝。因为他们就像这些坏无花果，只配被扔掉和毁灭。’”哪些人是好的无花果，哪些人是坏的无花果？任真真，还记得吗？巴比伦要来侵略以色列了，耶利米劝他们不要反抗，要投降，因为这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要让以色列亡国，你要是听从了神的旨意，远离了自己的国土，成了俘虏，这是好的无花果。那些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国土，起来反抗的人是坏的无花果。按人的想象这是不是正好相反？不保卫自己国家，成了俘虏的人是好的无花果。所以有些人听了耶利米的话以后，他们觉得这不是神的意思，他们觉得这是谁的意思啊？“是耶利米的意思，你想害我们，你是叛徒、你是内贼，你是想让我们投降！”他们把耶利米关在了监牢里边，后来还把耶利米捆锁在王宫的庭院里。后来巴比伦的军队来攻打的时候，一部分人投降了，去了国外成了俘虏，国王善待这些人。一部分人是奋死反抗，《神三步作工的纪实精选》里记载：“果然，没过多久，耶路撒冷被攻陷，西底家王和他的兵士企图逃跑，却被捉住。巴比伦人当着西底家王的面杀死了他所有的儿子，并剜掉他的双眼，之后用链子把他锁着带到巴比伦去了。”去了巴比伦的这一批人反而被善待了，那人家为什么善待他们呢？什么原因呢？当他们去了巴比伦以后，远离家乡的时候，他们在想什么？是在思念她的老公、他的老婆？去了巴比伦还有没有老婆、老公？打散了，成奴隶了，感到孤独了，远在他乡怎么呢？想起了神，开始祷告、呼求神。神为什么要把他们打到巴比伦呢？因为他们在国内称王称霸了，把他们打到巴比伦，让他们无路可走，没有亲人，人被迫呼求神。当人被迫呼求神的时候，神再带领、引导，这个时候人就跟神拉通了关系，对接上了，说上话了。和你说这个什么意思呢？是说让

你放下呢，是吧？现在咱说有哪些人可以压缩掉的目的意义是说什么呢？是要把她放到野外，让她无路可走，有什么事，迫使她的灵跟天上的卫星电台接通，让她去寻求神，就像好的无花果一样。一旦她有了依靠，她还呼求神吗？她不呼求神了。

咱看现在的任真真，现在的任真真有什么问题呼求神吗？她不呼求神了，她呼求的是萧明志。任真真，我说得对不对？（任真真：……）她有什么问题，萧明志是第一个先知道的。她不是和天上的卫星电台接通，不是呼求神。她现在不仅仅是不呼求神，而是怕神来鉴察，怕神临到，就像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一样，神说："任真真、任真真……"任真真敢出来见神吗？她是躲呢，是逃避呢。因为在她心里边有了一个依靠，有什么事了她感觉自己有一个依靠，有一个能说话的人。神给咱交通了小女孩的命运，是吧？小女孩的父亲为什么得死呀？因为她一直想找个依靠，就是不靠神，所以神就让她碰得头破血流，从这儿也能让你看见神的心意。咱今天让你断了联系，断了联系的意思就是让你不要依靠人，让你去依靠神，逼着你，逼迫着你去依靠神，这是逼着你去依靠神的一方面；再一方面是当你知道他（她）有疾病临到了、有灾祸临到了，你的心能静下来吗？你还能尽成本分吗？你能对神没要求吗？你能不背叛神吗？你知道以后最后给你带来的是试探、是祸患。你就是知道了对方有什么情形，有什么疾病、灾祸，你怎么去处理、对待呢？你能处理得了吗？你能解决得了什么问题？神主宰、神安排，你信的是谁？人的命运在谁手里边？你能去改变了谁的命运？你连自己的前途命运都不知道呢，你还想改变人家别人的命运呢，那不都是妄谈？神所要作的工作是什么？神让你放下肉体，让人来投靠神，让人来呼求神，让人不要在任何人的心中有地位，这是神要作的一个工作，也是对你自己的一个保守。断了联系以后，你在信神这条路上就是只管认识自己、认识神、认识神的作工、顺服在神的权下，你不需要知道过多的东西。为自己得保守，那你还是断了好、还是不知道好。凯凯，这个能理解吗？（凯凯：能理解。）那能配合吗？（凯凯：道理上能通过。）道理上能通过，你是迎合神的作工呀，你还是咋呀？在神给你摆设环境以后，神一直看的是你的态度观点。如果你知道了对方的信息以后，你能放下心来吗？你会不会有心思意念？那神鉴察不鉴察？是不是你想掌管？是不是你

想主宰？神是不是看见你的态度观点了？你的这个态度观点是不是与神对抗的？但如果你把这些有意识地放下了，神看见了没有？神看见的是什么？你信的是神，你是信靠、信赖、交托。这个能理解，是吧？（凯凯：嗯。）那能配合吗？（凯凯：……）凯凯？（凯凯：应该配合。）呀，你是个活鬼呀！我问你能配合吗？你说“应该配合”，那谁不应该配合？我问你的是愿意不愿意配合！（凯凯：肯定愿意配合嘛。）肯定愿意配合，那你直截了当地说“愿意配合”就行了嘛。说话算话，你说的啊。（凯凯：嗯。）愿意配合那你就得实行了。（凯凯：嗯。）把那不必要的放下。

晓丫呢？你愿意配合吗？（晓丫：愿意。）刚才吃饭的时候，我举了个例子，你听见了没有？（晓丫：没听懂。）卫军军，给她重说一下，她没听懂。（卫军军：张学良吸毒了，他戒毒的时候给警卫下了道命令，“我毒瘾犯了的时候，你把我绑到床上，并且我说的任何话，你们都不能听，只有我毒瘾没有犯的时候，我说的话对你来说才是命令。”所以他毒瘾犯了的时候，那警卫就把他绑到了床上。他快犯毒瘾的时候，他自己能知道，然后他就让警卫进去，把他绑到床上。等他毒瘾起来的时候，他就命令他的警卫给他打开，他要吸那个毒。有一次张学良的秘书看见他太痛苦了，痛苦得不行，就让警卫把那个手铐打开，给他弄点毒吸吸吧。那警卫说：“如果我今天给他打开了，给他弄了点毒，那等他神志清醒的时候，我就该上刑场了。”所以到最后也没有给他打开。每天毒瘾起来的时候，张学良都被绑在了床上，喊得撕心裂肺的，就那样坚持了一个多月，张学良才把毒给戒掉。就是在他毒瘾犯了的时候，必须得把他控制起来，这样才能戒毒。）晓丫，听懂了没有？（晓丫：嗯。）有气无力的。（晓丫：听懂了。）那你怎么想的，我听听。你是计划强戒还是自己戒？说说你的计划。（晓丫：……）晓丫，不愿意说话？（晓丫：什么强戒，什么自己戒，啥意思呀？）刚才卫军军不是给你举了例子了？卫军军给你说了戒毒怎么戒，然后我又给你交通了，人应该怎么配合神的作工，怎么对自己生命有益，刚才听懂了没有？（晓丫：你问的是哪个听懂了没有？）流泪的耶利米，什么是坏的无花果，什么是好的无花果，这个听懂了没有？（晓丫：……）我交通的时候你就没心思听，是吧？（晓丫：……）什么意思，说说，我交通的没听懂，还是有心思呢？

（晓丫：……）晓丫，神给人的机会是有限的，咱不能每次都不开口，不说话。神作工就结束了，因为神说已经到了一个不需要再等待、不需要再忍耐的地步，神期待着作工结束。神的作工是否是已经到了尽头，又是否是无期限的？你认为神的作工是无期限的吗？我和你怎么说话，你都是处于这种态度，不愿意说话，晓丫？（晓丫：配合。）我交通的这个能听明白吗？（晓丫：……）你配合什么呢，你给我说说，我听听。（晓丫：当机立断嘛。）卫军军刚才交通的听懂了吗？（晓丫：听懂了。）怎么个配合法？（晓丫：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心思意念出来的时候，得学会自己控制。）这个毒瘾起来的时候，他自己是控制不了的，是他在毒瘾未发作以前，清醒的时候，让他的警卫在他毒瘾发作的时候把他的手脚给捆绑起来。在他发作的时候就不由得他自己了，所以他让他的警卫在他毒瘾发作的时候把他捆绑、控制起来，强行戒毒，你知道什么意思了吗？（晓丫：强行戒毒。）意思就是说你有病了，你要去呼求神，你不能呼求人，你不能做小女孩，不能老投靠人，听懂了吗？（晓丫：听懂了。）怎么配合？（晓丫：……）晓丫，咱们之间的交通不能和哄孩子一样，不能和给小丫头交通一样，咱们之间是成人的一种交通，听明白了吗？在咱没有一个正常对话的时候，神说过一句什么话呀？神说："我工作、说话结束之时，是我喜庆之日，你抵挡、悖逆结束之日，是你哀哭之日；我不会同情你，你不得再见着我；我不会再与你'对话'，你再不得与我重相逢；我恨你悖逆，你念我可爱；我击打你，你想念我；我欢然离开你，你却自觉亏欠我；我永远地不见你，你却永远地巴望我；我恨你，因你现在抵挡我，你想念我，因我现在刑罚你；我不愿与你同居，你却苦苦地期盼，永远地哀哭，因你懊悔你对我所做的一切，你懊悔你的悖逆、懊悔你的抵挡，以至于你懊悔得满脸伏地，全人瘫倒在我前，发誓不再悖逆我，但你的心只是爱着我，却永远听不见我的声音，我要让你自愧蒙羞。"（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落叶归根之时，你会后悔你所行的一切恶行的》）知道这话吗？（晓丫：……）任真真呢？（任真真：自己戒毒。）卫军军也是自己戒，是吧？（卫军军：那东西太厉害，我愿意被控制。）萧明志，表个态。（萧明志：我一直都是自己戒的。）萧明志，刚才交通的这些都听懂了吧？（萧明志：……）我不是要了解你的过去，也不是了解你的将来，我是在和你对话，你直接回答我的问题，简单、利索一句话。

（萧明志：我自己戒。）好，那就按着你的自戒来。凯凯，没有什么想法吧？（凯凯：没有什么想法。）人家们是自戒，你是强戒还是自戒？现在还有选择。（凯凯：我还是刚才给你说的那个。）你直接给我一句话，强戒还是自戒？（凯凯：我不知道你说的那个强戒怎么戒，平时不联系这个可以，但是如果我知道她有什么问题，或者怎么的时候，我肯定要去帮她。平时我可以不联系。）你的意思就是自戒，是这意思吧？（凯凯：也不是自戒。我的意思就是不管是我家里人，还是晓丫，还是其他人，我知道了，我肯定要去帮，我心里肯定有波动呢。就是任何人有事我心里肯定有波动，有反应呢，我不可能没有反应。）神说追求真理应该横下一条心，抛下一切，信心就是一根独木桥。晓丫，再来点细节，不要让我误解。（晓丫：有心志配合。）你有心志配合是什么意思？我现在想要一个明确的态度观点，我现在要的是一个态度观点。我刚才给你举例子给你说清楚了，神要的是人的一个态度观点，我在这里也是要人的一个态度观点，你的态度观点得明确一点。我交通的够明确了吧，你说吧，肯定得有个答案呢。（晓丫：……）西伯侯给姜子牙拉车拉了八百步，姜子牙保周朝江山寿数八百年，最后都有个结果。晓丫，人家三个人都表态了，任真真表态了、萧明志也表态了、凯凯刚才也说了，晓丫，来，表态。（晓丫：自己戒。）自己戒是吧？（晓丫：嗯。）行，都按你们自己的选择来。你们的态度都表明了，自己表的态，自己知道，神在那边也看见你们的态度了。

神要的是个什么？（……）神要看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神要检验人的一个顺服，一个是顺服，另一个是神还要看你承认不承认神的主宰、掌管。你是顺服神的主宰、掌管，还是你要主宰、掌管，这是不是神要看到的结果？（卫军军：对，最主要的是这个。）约伯的万贯家产被强盗抢了的时候，约伯说什么？（卫军军：约伯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就不管是祸还是福一切都是耶和华所作的，耶和华的名是当称颂的，神看的就是这个结果，所以说神是纪念约伯的。亚伯拉罕献以撒，他能把以撒献出来，神是纪念的。咱今天所做的咱自己看见了，凯凯，你看见了吗？（凯凯：嗯。）你做的是对神的什么？神在那边要看见什么态度呢？你有没有顺服？你阿们神的话了没有？你信靠、信赖、交托

了没有？神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一个信字，咱的信在哪里？在何方？你相信神是公义的吗？你相信神能主宰一切吗？大到全宇，小到一个微生物，哪一物能超出神的主宰？你担心什么？怕神不公义呀？你担心离开你的帮助，别人剩存不下来呀？你有权利？你有权柄？你能帮助了人？你能拯救了人？你把荣耀留给了谁？你让别人心目中有谁？是让她心目中有神，还是有你？卫军军，是要强戒呢，是吧？（卫军军：嗯。）那我就按强戒的要求你啊。（卫军军：强戒是怎么强戒？）神要的是态度观点，我要的也是这个态度观点，你有这个态度观点就行了。强戒是我在你身上接下来要作的工作，那就是要强制执行。他们自戒那就不管了，他们自己来戒。神说你追求什么，你就得什么，你呼求什么，神就按你的呼求来给你。神是按着人的呼求来作的，神成全的就是人的一个信心与心志。你有这个信心与心志，那就按你的这个信心与心志来成全你。刚才我就和你们说了，咱在这儿聚会，神看着呢，我就明告你说这是考试呢，就告诉你了，就看你的态度观点呢。神什么也不看，不看你以前过去，就看你现在的态度观点呢，我一再给你亮明的就是这个，神看的是这个，我也是看这个，下一步神要作什么工作，我要作什么工作，我必须要和神是一，就这个意思，听明白就行了。神不怕你愚昧、不怕你无知，也不是咱没有交通清楚，你们都听清楚了、都听明白了，而且我预先告诉你了，神看着呢。（任真真：我那个电动车牌子得让萧明志给我上一下呢，就是这个事，我就上一个车牌子。）（萧明志：哼，难道连最基本的，和所有人一样的一个帮助，这都达不到吗？）别埋怨啊，上牌子这是他工作范围里的事，我难道说不让他尽本分了吗？我刚才说什么呢？我只是问你是自戒还是强戒，就这么简单，对吧？（嗯。）你表态了，你是自戒，我就按你的自戒来，就是说你们之间的任何关系，我不干涉了，你自己控制，我不管了，不过问了啊。我该交通的也交通到位了，那我只是按工作来就行了。现在你们五个人，只有卫军军他是强戒，所以说我只是对他强戒，我对你们都不强戒，尊重你们的态度、观点，尊重你们的选择，也就是说我对卫军军是强行，对你们没有强行了。这就是一个心志、态度，我也是跟着你们的心志、态度走呢。（萧明志：自戒也是自己强行戒。）不管你们是自戒还是强行戒，和我没有关系了，自戒是你自己来戒。这个自戒和强戒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们这个关系，你们谈恋爱是自由的，那本来就是自由的，我

只是给你们谈了神的心意，我尊重你，你是自由的，我不管了，我不过问了，我只过问工作就行了。

从跟随到谈判到宣战（七）

凯凯这两天怎么想的？怎么经历的？（凯凯：什么怎么想的？）你没有任何寻思？（凯凯：寻思啥？我说啥？）你心里有什么心思？（凯凯：我心里没啥。）你什么时候都是没啥？（凯凯：说啥？寻思啥？）凯凯，你可会装傻了呀！凯凯，我常问你的时候，你总是说“没啥呀，想啥呢？我没想呀！”你的心里、脑海是一片空白？一张白纸？（萧卫：弟兄问的意思是不是说前几天你们聚会了，解剖完以后有什么想法，是消极了、积极了、有路了，还是有什么想法，是不是问这个呢？弟兄？我觉得是要问这个了吧？）你觉得是，可人家凯凯不觉得呀！（萧卫：我还以为我又觉得错了。）你没经历过都觉着了，都能感觉到点上，凯凯经历过来了，他都觉不着，你说凯凯敞开了没有？凯凯？（凯凯：你一问我，我就想，说啥呢？）想好了没有？（凯凯：想好了，我不知道你要问啥，我该说啥。）想好了，但还不知道问的是啥，你这话说的。（萧卫：凯凯在和你玩太极。）萧卫，你给他面子了，他不是在玩太极，他是在玩弟兄。（凯凯：从我心里想的就是碰上这些事情了，我来了和你说说，我就想的是这个。）（萧卫：你好诡诈！）（凯凯：我不知道说啥，我还记到手机上，来了说哪件事情、哪件事情。）凯凯，你们搞对象这个事，我给你们聚了两次会了，那天聚完会，你表了态之后，过后怎么想的，说说吧。（凯凯：回去以后卫军军和我也说了，给我们交通的意思是啥呢，就看能不能把自己交出来让神掌管，可是从自己心里边来说，不能把自己完全交出来，还有一种误解，完全把自己交出来好像是自己什么思想都没有了，没有自由了，就有这个。就像我那天说的，婚姻影响不了我尽本分，影响不了我做什么事情，这个影响不了我。我们可以平时不联系，可是我如果听说了她有什么问题了，或者是有什么情况的时候，或者有什么事情、有什么难处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不可能没有反应，我不会和没事人一样袖手旁观，她有什么事我肯定去帮她。不说她，就是任何一个人有什么问题了，我也是一样，我不会和没事人一样，能帮我肯定帮。那天聚会还说了，神让人把这个包袱卸下来，能卸下来都卸下来，父母和比较亲的这些人可以说都是包袱。对于我来说吧，从小在那个环境里长大，亲戚对我来说好像无所谓了，所以

现在的包袱就是家里人，我爸、我妈、我姐，还有现在搞对象了。说放下，但如果我听说啥了或者是知道他们有事了，我不会没反应，袖手旁观，不去帮助，或者不去做点什么，我觉着这个我达不到。）你谈的还是你那天晚上的观点，是吧？（凯凯：嗯。）那天晚上过后你就没有什么心思、没有什么想法？（凯凯：最近交通了两回了，我也知道你交通的那意思就是得走正路了，当时你说那个话，我们几个人只有卫军军说是要强戒，就觉着让弟兄失望了，也就是不争气吧。）挤牙膏就挤了一点，没有了？（凯凯：就是这样想的，昨天我们几个人还在一起交通了，神是让人走正路了，不走正路就让神失望。）

我今天去那边，见了一个弟兄，人家那个弟兄有什么都能够谈出来，人家直接就说："我想为自己说话了，我想为自己表白了。"就是为自己表白也好，找理由也好，他能够说出来，放在桌面上，我能看见他的问题，我就能帮他，也可以给他做手术，就是能给他交通。这个时候，我马上就想起你了。神对人的败坏性情感兴趣，神为什么对人的败坏性情感兴趣呢？因为败坏性情把撒但的形象给表演出来了，借着败坏性情神能发表真理，把真理发表出来，然后给后人带来一个路，所以神才来到中国作工。我看见你天天为作工跑了、付出了，也累了，我总想让你得点什么，可是你总是和我拉开距离，不能谈心。你不和我谈心，我就看不见真实的你，我看不见真实的你的时候，同时你也得不着什么，这是成正比的。对你个人来说，这是什么呀？（凯凯：什么也得不着，对自己来说肯定是亏损。）那你自己不说是为了啥？（凯凯：我没觉得我不说，而且我对你说的那个不说好像也是不理解，不知道你说的那个不说是什么意思，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方面。工作方面吧，我今天来就是说我手机上记着的这些事情，然后刚才萧卫说你是说那天交通以后怎么想的，我刚才也说了，就是这些。）我在这儿怎么看你不说？就是说在你心里边你感觉你是最聪明的，你用这个不说可以解决好多问题，用这个不说可以维护你与神之间的关系，用你这个不说可以在人心目中得着一个好评。这次选举为什么他们选你呀？是因着什么？就是因为你的这个不说。你为什么不说呀？你是维护你外表的一个好行为，让人看见你好沟通。不说有没有好处呢？也有好处，最起码不以口犯罪。但是你的这个不说里边有个自作聪明的成分。你来到我这儿也是不说，那你说这是聪明还是不

聪明？（凯凯：肯定是不聪明。）你自己觉得不聪明，可你还要走这条路。你既然和我在一起了，肯定会谈工作的事，除了谈工作的事，你和我在一起更多的应该是谈什么呢？别人想和我在一起，是因为想要谈什么呢？你没有那个想法？（凯凯：其他的我也没想，更多的就是说临到、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怎么弄，更多的是这个。）你谈工作的时候那就像是一个机器人在作工，但你不是机器人，你作工的时候没有思维？没有思想？没有性情的流露？（凯凯：肯定有呀。）那你谈你的性情流露了没有？你谈你的心声了没有？你不谈你的心声那你怎么活在光中？神说："若你有很多隐私难以启齿，若你很不愿意将自己的秘密也就是自己的难处与人敞开来寻求光明之道，那我说你是一个很难蒙拯救的人，而且你是一个在黑暗中难以露出头脚的人。"（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告诫三则》）（凯凯：在作工中有什么心思，这个怎么说呢？）不管是作工也好还是和弟兄姊妹相处也好，你有没有流露性情？你有没有流露观点、态度？你有没有想法、认识？（凯凯：有呀，那肯定有。）有，那你说了没有？和我说了没有？（凯凯：我还是不太理解，因为和你说这些的时候，里面就有我的想法。）你和我说的是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方案，我和你说的是对于这个问题你流露的败坏性情、观点、态度。我是要看你的心思，看你心思里寻思的是什么东西，可你凯凯和我敞开的是什么？你和我敞开的是你对一件事情的处理方案，对一件事情的态度，你和我敞开流露的是和你的性情毫不挂钩的东西。和你性情不挂钩的东西可以和我敞开，但是和性情挂钩的东西你是闭口不谈，在我这儿看到的是啥呢？我看到的不是凯凯，我看到的是一头驴。为什么说看见的是驴呢？主人和它"嘚嘚嘚"，它知道主人是要咋，它能按主人的指令干主人让它干的活儿，但是你要和驴谈谈心情，"呀，今天刮大风了，你什么心情？今天没有给你吃的草里加盐，你高兴不高兴？今天出来的时候，主人没有戴草帽，你看着舒服不舒服？"驴知道不知道这些？（凯凯：不知道。）没有知觉，它没有那个器官，凯凯，你有没有？（凯凯：我也不知道，因为你刚才说那个的时候我就觉得那就是我的想法呀。）什么想法？（凯凯：你说的是把自己完全交出来，我觉得那人就没有思想、自由了。）这是说了一点，你说的这点是我挤压了多少以后出来的？可仅仅是一点呀？（凯凯：可是你马上让我说，我真的不知道从哪说

呀。）不是说你今天不知道从哪说了，我是说你一贯是这样的，你什么时候和我谈过心？

今天在这个背景下问你什么意思呢？因为最近发生了这么多事，相当于是在你身上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你凯凯的心不会没有知觉，你心里不会不寻思。你想不想你的前途命运？（凯凯：说实话，以后怎么样，我不想那些事情。）你不想你的前途命运？（凯凯：我多数时候想的是以后的事情咱说了不算，到时候是啥就算啥，咱把眼前该干的、该做的做好就行，至于以后……）这还是说做事呢。（凯凯：是嘛，所以多数时候我就是这个状况。）（萧卫：弟兄说的意思是啥呢？就是你临到这几次修理对付了你肯定会有想法，或者堵了，或者是消极了，或者是积极了，或者是有条路了，你肯定会有一个想法，是想听你谈这个呢。你刚才回答的和弟兄说的还不在一个点上。他要的是什么呢？他想和你谈心是谈什么呢？就是说你里边真实的想法，临到这些事的反应，对抗也罢，或者叫嚣也罢，哪怕你就是谩骂、是不服、是消极都行，你是有反应的。）可是在凯凯这儿是什么反应都没。（萧卫：关键凯凯在这儿是“我没有，我没有”！）（凯凯：我感觉我里面没那么多想法。）（萧卫：肯定是有的。）你给我的感觉就是你只对本分有反应，除了本分以外，你是什么反应都没有了。可事实当中呢？你并不是没有反应的人，什么事你都是有反应的，但什么事的反应都是在你包裹之下，你敢说你没有反应吗？（凯凯：没反应不可能。）对呀。（凯凯：可是对我来说，你总得说个啥，我才有反应，好好的，让谈什么呢？）我和你说得还少呀？（凯凯：你要啥反应呢我就不知道，我该怎么反应呢？你说。）你看你这话里边有试探。我说你谈一下心思，你给我说的是“你知道我哪方面的心思了？你要我谈哪个心思呢？”这是不是试探呢？我既然让你谈心思，肯定是让你谈我不知道的心思呢。你说你就没有心思？空白？（凯凯：不是空白，我觉得是不知道怎么说，我就不知道要说啥。）所以你是“我有，但我不知道怎么说，我不会组织话语”？（凯凯：也不是不会组织话语，如果你说什么什么东西，怎么怎么回事，这个我能说下来，可是你这么一说……）（肖红：恰恰是神要的生命进入的地方，你不搭理。从你的言行举止、表情上看不到你的心里反应。说任何一件事、

一句话的时候你不可能没反应，可是你的心里动态、你的态度、你的观点没表达出来，人看不见。）主要是看不见你的态度、观点。

在我这儿看，凯凯这两天晚上应该是睡不着觉的，心里应该是翻天覆地、翻江倒海、乱七八糟的，应该是有太多想说的话，有太多要说的话，可是在你这儿我看见你没有丝毫想说的。然后在我问你的时候，你是“没有呀，没有什么想法呀”，简单地说了两句话，从你这个表现来看，好像你就是一张白纸，这和你说的“我没有什么想法”相符，可是再从你的做事来说，你并不是没有思维的人，你并不是没有自己的心思的人，你的说话和你的做事是相反的，是不成正比的。你刚才一直说在你心里边没有多少打架、争战，心思里没有这些内容，是吧？（凯凯：对呀。）可是在我这儿看你有太多了，我给你举个例子。第一次交通完“爱情至上”以后，我说表个态吧，你说：“这个事我是无所谓的。”是吧？（凯凯：嗯。）在你说了无所谓以后，晓丫是什么表现？（凯凯：当时应该是难受呢。）晓丫难受是什么表现呢？我问她有心志配合吗？她说：“我尽力配合。”这是什么话？人人都能感觉得到，在你说了“无所谓”以后，她心里倒反了、倒恨起你来了、倒和你对抗起来了，我还专门解剖了。你应该是有明显知觉的，你有没有感觉？（凯凯：我知道她的反应。）在你心里你难受不难受？（凯凯：我没觉得难受。）你没感觉难受，你心里边没有翻江倒海？你没有质问你自己“我说的啥话”？（凯凯：因为我说那个话的意思是，这下不管她追求不追求或者怎么，这个好像对我造不成影响，不管她怎么对我造不成影响。）不管你说什么，是说你说了这句话，晓丫已经翻江倒海了，已经造反了，这个是都看见了的，这个你是最有知觉的。所以第二次聚会的时候，最后有个什么结果？你还敢说无所谓吗？你嘴里还能说得出无所谓吗？（凯凯：能说出来呀。）你说了吗？最后你说的什么？（凯凯：我说的就是刚才说的，平时可以不联系、不见面，如果要是知道了她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情况的话，我能帮她肯定要去帮她。）第一次你说了无所谓的时候，她心里翻江倒海，起来反抗，所以第二次你不敢再说无所谓了，在我让你表明态度的时候，问你强戒还是自戒的时候，你是左右难选，无法表态。你如果和我说强戒，不合你口味，也更不合她的，在她那你更过意不去，没办法，你只能是和我绕了个圈子，所以我最后说你直接了当

点。第一次我问你的时候你没有给我答案，我问完以后最后是不是又问了你？（凯凯：嗯。）最后在我又问你的时候，你还不敢给我答案，你给我说的是什么？就你刚才说的话，“她如果有难处我必须得帮，我肯定得帮，那是必须的，那是肯定的。”在你说了这句话以后，我说你不用说其他的，你直接告我说你是强戒还是自戒？最后你说是自戒。咱在交谈的时候你心里边没有翻江倒海？第一次聚会你能说出“无所谓”，第二次聚会你能说出来一个“必须得帮”，你怎么说出这个“必须得帮”的？从“无所谓”到“必须得帮”这一段时间里，你没有心思？你没有争战？所以说我在这个事上看见你心里并不是空白，并不是没有知觉，你并不是一头驴。从咱俩之间的对话来看，你更不是一头驴！你想说什么在那儿不能说，所以你和我绕了一个圈圈。最后我一再让你表态，你说了这么一句话，那个时候你心里边没有任何想法？没有任何心思？说出这句话以后你有没有心思？（凯凯：有呀。）有什么心思？（凯凯：就是刚才说的，这几个人，就卫军军说是要强戒，剩下的都不争气，想的就是这些。）是简单的想不争气吗？你说出这个话后当天晚上你能睡着觉吗？睡着了没有？（凯凯：睡着了。）真睡着了？我没有睡着。你说你睡着了，是真话还是假话？（凯凯：真话。）也就是说你没有寻思，没有所想，没有其他想法，是吧？（凯凯：没有想那么多。）没有想那么多那是想了多少？（凯凯：神希望人走正路了，可是人都不走正路，可是心里又想目前没有那么高的认识，也达不到那个。）（萧卫：不是说认识，而是说你心里边的反应，你肯定有反应。）凯凯他心里边是清楚的，他不是没有反应的，他是知道的，他只是不能说。

我一夜睡不着，后来是连着两夜睡不着，你知道我因为什么睡不着吗？（凯凯：看人走的这路，追求的是这。）你知道你在这儿说完“我肯定得帮她”这句话以后，达到了什么果效？带来了什么后果？神又怎么看吗？你说了那话之后，我说：“我知道了！神看的就是人的态度、观点，我看的也是人的态度、观点，结果出来了！行了！走吧！”我说了“走吧！”这句话以后，晓丫立马站起来转头就走了，看见了吗？（凯凯：那个没注意。）晓丫立马转头就走了，她是第一个走的，她走了以后没有人敢走。她走了以后任真真说让萧明志上电动车牌子问我了，我说我不管了，你们自戒，萧明志听见我说不管了，立

马站起来凳子“咯噔”响了一下走了。（肖红：看见了吗？）（凯凯：萧明志走的时候啥样我没有注意。）（肖红：什么也没看见？）（凯凯：我看见萧明志走了。）你看见萧明志走的时候你有想法吗？你有心思吗？你不可能没有心思、没有想法！（凯凯：没有，当时没啥心思。）（萧卫：肯定有想法呀。）（凯凯：萧明志走我也没有什么想法。）我再和你说，他俩走了以后，你在那儿迟迟不走，你为什么迟迟不走？任真真也是迟迟不走，为什么不走？（凯凯：我觉得我说的那个话应该是不对。）有心思吧？不是没有心思吧？（凯凯：我是觉得我说的话不对，不管自己实行不实行吧，弟兄交通的是对的，给的路是对的。）我和你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我和你说这个话是要告诉你说你是有心思的，你不是没有心思的，你说你没有心思，那是谎话，我是要给你证明这个。

咱再说你为什么迟迟不走？心里边难受不难受？（凯凯：就好像对我是期望，可是我的回答让神失望，就有这个。）你看见任真真的表现了吗？你对任真真的表现有什么感觉、什么认识？（凯凯：任真真的表现？）你没有看看任真真的表现？我让你俩表态的时候你俩迟迟不说，我问任真真的时候，任真真就简单一句话“自戒”，简单明了，你没听见？（凯凯：这个听见了。）你听见这句话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思？那天一下午交通你们都听了，你听了她的话以后什么反应？你看她的表现，有什么感觉？（凯凯：我觉得就是特别让人失望。）就是一个失望？你再看任真真说的那句话，“神为什么要给人情欲呀？让人和《西游记》里面一样喝上口水怀孕了不就行了吗？”你听了这句话没有心思？凯凯你说你是没有心思的人，从外边我看见你是驴，其实都是假象，你只是憋在肚子里边什么都不说而已，你想掩盖。你不说能等于没有吗？你不说能等于解决了吗？你说你没有，就给你摆设的这个环境，就刚才我给你说的这个话里边，你看看你的这些表现、这些言行举止里有没有心思？（凯凯：有呀。）你这个里边有心思，那你与神之间就没有心思？咱在交通这个话的前两天，在那边我和你说什么了？我说不用你尽那个重要的本分了，和你交通这个你没有心思？最近出了这么多的事情，有这么大的事情，我听不到你动了心思的一句话。在你尽本分期间出了那些事，但其中你尽的那个重要的本分，我无可挑剔，我承认，别人也承认，都公认，但是就在这个条件

下我说我不能用你尽那个重要的本分了，你不受打击？受不受打击？（凯凯：只是当时心里有一点难受。）当时有点难受，晚上回家睡觉就不寻思？寻思不寻思？揣摩不揣摩？（凯凯：也想了想，就想的是最近出了这么多问题，如果没有责任心，就不配管这个。）完了？（凯凯：嗯。）你说就说了个这就完了，别人信不信？凯凯，别人信不信？你就这么一点心思，“我不配”，这就完了？你还记得我说你败类吧？我交通这个败类的时候说的是什么呢？是不是就是说你不担当？（凯凯：说的是人没有思维。）没有思维，不负责任。第一次不负责任，那第二次呢？不维护神家利益。这次你又是不吭气。在给你说你不维护神家利益的时候，我直接给你说出来了，在什么地方，你什么表现，是因着什么不用你尽那个重要的本分了，说得清清楚楚，然后你两句话就没了，就这么一点心思？凯凯，刚刚发生了那两件事情，给你交通了，不让你尽那个重要的本分了，你能睡得着觉吗？刚不让你尽那个重要的本分，然后又来问的你这个话，结果你是这样回答我的。我给你交通了多少？你是清楚的，你是知道的。凯凯，你回答这句话代表着什么？你知道吧？（凯凯：嗯。）神就看着你呢！就看你站这个见证呢！可最后你怎么做的？弃神而去了。神试炼人的时候是不告人的，可今天我是明明白白地告你说了，可是你就赤裸裸地站在了撒但一边，那你说还能用吗？这几件事加在一起，凯凯，你回家就能睡得着觉？就没有一点心思？你说可能不可能？凯凯，有没有心思？（凯凯：就那些心思。）心里有没有波动？心里有没有争战？有没有？（凯凯：有一点。）有一点什么波动？（凯凯：就是自己的责任没有尽到，自己不值得人信赖。）直到现在这个地步了，凯凯，你还不和我交心呀，你没有真实地谈你心里边的感受呀。就不用说其他的，就萧卫一知半解地听了这么两句话，你让萧卫说说他心里能没有翻江倒海吗？能不争战吗？能没有自己的观点吗？能没有对神的误解吗？或者是对神的认识，能没有吗？可在这里你有什么呢？

萧卫，你听个差不多吧？（萧卫：大概听了点。）你要是他的话你回家能睡得着觉吗？（萧卫：睡不着。）短短几天的时间，把你尽的重要本分给取了，然后你又说出这话来，这一句话意味着什么？代表着什么？知道吗？想过吗？凯凯，你说意味着什么？代表着什么？咱那天交通得够清楚了吧？晓丫她能站起来转头就走，咋造成的？什

么原因？凯凯？你绝对要帮她，那她是不是在你的支持之下？是不是在你的保护之下？是不是听了这些话才达到这个果效的？也可以说你当了她的保护伞，是不是？（凯凯：她走跟我说这个话有什么关系？）（萧卫：肯定有关系呀。）你看见她信的是神吗？当你说了无所谓的时候，她的一种表现，是信神的吗？因着她的病肖红找她，想给她补助一点，那天给你们交通的时候你们听见了吗？（凯凯：嗯。）你看到她的表现了吗？（凯凯：看到了。）什么表现？（凯凯：她那种表现，不是说要怎么，而是她好多事都是那种表现。）咱不管她好多事的表现，就说这件事她流露出来的态度、观点是什么？在神那边怎么看？她的态度是什么？看见了吧？（凯凯：嗯。）那你能说说她的态度吗？（凯凯：她是不愿意低头，不愿意……）我不管她是愿意低头还是不愿意低头，她表现出来的态度是什么？这个不难理解吧？知道不知道她什么态度？不知道？（凯凯：她就是不愿意低头嘛，意思是“我不需要这个”。）态度是不愿意低头吗？不愿意低头那是一个表现，她的态度、观点是什么？（凯凯：不靠神。）为什么不靠神？她在什么背景下有这个态度观点的？当肖红和她了解家庭背景的时候，不用二分钟“嚓嚓”都写出来了，她要不要帮助？她是要帮助的。但是帮助人得有原则呀！帮助人得了解她的情形、了解她对神的态度观点呀！可她让了解吗？当肖红了解她和你的关系的时候，就翻脸了！这个时候就不用帮助了！这个不用帮助用一句话怎么说？“不稀罕，我不稀罕你这个东西。”她信着神，她不在乎这些东西，她在乎什么呢？她在乎的是你凯凯！她为什么能做出这个事来？她为什么不靠神、不稀罕神？为什么有这样的态度、观点流露出来？因为你是她的靠山，有你就够了。那你说在这个情况下必须得给她补助？让肖红巴结她？在这个背景下，你说出来一个“无所谓”的时候，你说她还能活吗？所以她反了。在她反了以后，你又说“我必须帮她”，那你这一句话是不是给了她极大的安慰、极大的帮助呢？她看见了你的心，看见了你的态度，那再看弟兄在这儿一直交通这些是要干什么呢？“这就是逼着不让凯凯管我！”晓丫看见了你的心，也看见了我的心，晓丫，在那儿还能坐下来吗？还坐吗？还跟吗？你这一句话安慰了她的心，她心里边有了你的位置，还有神吗？还要神吗？她有什么事还跟神说吗？我那天还专门交通了无花果，好的无花果和坏的无花果，神作工就是逼着人去依靠神，让人来寻求神，我还给你讲了好几个例子，是

逼着人去寻求神、依靠神，让人和天上的卫星接通，神是万物的主宰者。肖红还专门给晓丫交通了这病是从哪来的，这个病想不想好，不管神怎么作工，你愿意做神家人，咱就为你负责，想办法解决你的生活困难，想办法解决。病好不好那在于神，吃药不吃药在于咱自己的配合。咱想看的是你这里差下多少，看能给你帮补多少，咱得保证药不能断。第一次她是不稀罕神，第二次你给了她极大的安慰，你要给她绝对的帮助，她还要神吗？第一次她是不稀罕神，第二次就是不需要神，直接甩屁股走人，那你说她这个病还能不能好？凯凯，这个病还能不能好？就不害怕吗？我都擦了把汗呀！按道理说我应该是和神一心一意呀，我不应该擦汗呀！可怎么造成这后果的？你说眼看着她有病，我是该帮还是不帮呢？我是把她当弟兄姊妹还是不把她当弟兄姊妹呢？我帮她人家不稀罕，后来人家是直接甩屁股走人，我怎么帮？我舔着脸给？我不能做这个事，那圣灵又会怎么作呢？

她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这种境地的？凯凯，你问过自己吗？那天晚上如果你敢交给神，你能够相信神的主宰，你不与神较劲能有这结果吗？你要帮助她，还是必须得帮助她，你这是什么话？你能帮助了什么？你是万物的主宰者吗？你连你自己的前途命运都掌握不了，你连你的过去都不知道，你还要去帮人，你帮什么呢帮？你帮她能把她的病治好？还是帮她能给她一个经济的来源呢？你能帮了什么？就这你还是必须得帮助她！神听着这句话，神怎么看呀？你说了这句话神还管不管？神按着你的心志去成全，在神那边会不会说“人的这命运是在你的权下？你说帮了就帮了？你要帮，那你就去帮吧，你觉着有这个能力那你就使吧，你觉着有这个权柄那你就使吧，你看看，人的这命运是在神的主宰中，还是在人的手中！”你说当你说出这一句话来以后，神还给怜悯吗？还给恩典吗？失去神的恩典与怜悯将是什么？不害怕？我是同情！我是害怕！更看见你可恨！我是在看见你更可恨的前提下和你说的这个话！她一步步走到这儿，没有你的“功劳”？是不是你把她推向了断头台？亚伯拉罕献以撒，我那天给你们交通了多少？亚伯拉罕献以撒，他失去以撒了吗？试试他不献以撒将是什么结果！她走在了悬崖，你要帮她！她与神为敌，你要帮她！她在那里与神叫嚣，你要帮她！凯凯你想干什么呢？造反呢？神说谁同情撒但，神就要将谁与撒但一同毁灭。你说你要必须帮她，谁敢说这句话呢？

今天就不要说她的这种流露已经明显地显现在了人前，就说她的这种流露是隐藏的，是人不知道的，又有谁敢说这句话呢？让你看见她的那个表现，够警醒你的了吧？给你的是不是极大的救恩？我给你交通的还少呢？结果你就能说出那样的话来！说出那句话意味着什么？行政第一条不能妄自称大、不能自尊为高！咱在干什么？跟你交通亚伯拉罕了，还给你交通了为什么在亚伯拉罕献上以撒以后，神才在他身上有了工作，这些都给你交通了。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神看见了他的心，看见了他顺服的态度，神说这才能担当神交给他的工作，才敢让他担当。今天你献上什么了？让你献父母呢？让你献儿女呢？让你献以撒呢？

今天你们结婚了？有了责任了？就即便是有了责任又如何呢？神的工作临到的时候你要站在哪一边了？今天神交通得够清楚的了吧？神说当神的工作临到的时候，需要你离开家十天，你咋呀？你当对方的奴隶呀？别说离开十天，就说离开一个月呢？离开一年呢？神直接告你让你离开但没有具体的时间期限呢？你该干嘛？你该怎么选择？你该不该从家里边走出来？你该不该结束婚姻？该不该结束家庭？这是不是受造之物该有的理智呀？任真真他们时间短，干柴遇上烈火了，凯凯你呢？第一次交通的时候你刚刚说了无所谓，过了两天就是这表现？我还提前告你说咱这是聚会了，神看着了啊，神要一个结果，神要一个见证。神试炼人了，但给你摆在了桌面上，清清楚楚的，让你干什么呢？你是强戒还是自戒？强戒无非就是让你献上呗！咱献上啥了？就连这个都献不上，咱还献什么呢？你连一个背叛神的人都放不下？神家给她的帮助、恩典她都觉得是不稀罕，你都要极力地去帮她，还是绝对的、是必须的，能说出这话来。各从其类你不知道？属恶的必定是毁灭的！今天信神操练的就是人的一个顺服，你的顺服在哪？你接受神的主宰在哪？你的交托在哪？给你交通了多次，在我这儿对你是什么态度？你看不见？有这么大的工作、这么大的托付要交给你！对待神的托付咱是什么态度呢？咱不是掉以轻心，而是直接就是背叛呀！我把你当成了谁？有多少人能遇上你今天这样的条件呢？我苦口婆心和你说了多少！一直想让你谈心、谈心，敞开心咱交通交通，咱就是不！咱就不能谈谈咱自己的心思？在咱这儿有这么多的工作、这么大的本分，我想要交托给你，我想让你担当！可是你

这个态度让我怎么放心？我怎么让你担当呢？你能担当得起？假设让你担当，你担当的时候怎么维护神的公义呢？那天我还明明地告你说神试炼了，要看你的态度观点了，你就能明明白白地直接亮出来。如果那天晚上晓丫不在的话，我觉得那个话你也说不出来。你说那个话不就是说给晓丫听的？你没有盘算吗？你没有心思吗？（凯凯：不管她在不在，那是我对这件事的看法，我自己的观点，和她在不在没有关系。）可能吗？你说这句话谁相信呢？第一次还“无所谓”，第二次就成了“我就必须得帮她”？（凯凯：我说这个无所谓是说我做这些事情不受她的影响，她左右不了我去尽本分，是这个意思。）左右不了你尽本分，能不能左右你信神？（凯凯：左右不了。）左右不了吗？（凯凯：嗯。）可是第二次交通的时候左右了没有？“我必须得帮她”，左右了没有？神要毁灭一个人是不是还要经过你同意呢？（凯凯：不用呀。）那神要惩罚一个人，你去帮她，该不该定你的罪？（凯凯：如果神要惩罚她，我肯定不帮她。）那你看见她作在神身上的了吗？她都不稀罕神了，那你怎么做呢？这事你没看见？没知觉？你是看见了，有知觉的呀！那你还说要帮这是什么意思？

从跟随到谈判到宣战（八）

凯凯，刚才我交通了这个，现在你对你所做的应该有认识了吧？你帮助的是啥呢？你看见了她做在神身上的了，你看见了以后你还定义“我要帮助她呢”。（凯凯：我说的帮助不是说要去怎么帮助，是说她的一些观点不对我去给她交通，是阻止她、对付她，是这些帮助，并不是什么都帮助。再一个，如果她是做悖逆神的事、打岔神工作的事，我肯定不会帮助她。）你帮助晓丫，你具备真理了吗？（凯凯：……）具备了没有？（凯凯：不具备。）你不具备真理，能帮助了她吗？（凯凯：如果这么说的话，我不具备真理，就什么也帮助不了。）不是什么也帮助不了，是说你不具备真理，你能按真理的要求帮助人吗？你不具备真理，你能不能活出真理来？（凯凯：活不出来。）你活不出真理来怎么帮助人？你嘴上说的是要把她带到神面前吧？（凯凯：嗯。）那你活出来的是什么呢？你那天活出来的表现是什么呢？神要的是个顺服，你顺服了吗？你给她立的什么标杆？神要的是态度、观点，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你是按着你的意思来的，还是按着神的意思来的？我给你交通了，人必须在被迫之下才能寻求神，迫不得已、无路可走了才来寻求神，我是不是把我的态度给你了？我为什么让你表态呢？我是不是要断绝她的后路呢？我告诉你了，你配合了吗？你迎合了吗？小女孩的命运是什么？你告诉我你是必须要帮助她，那你是帮助她背叛神，还是帮助她来到神面前？（凯凯：我说的是我的观点。）你说的是你的观点，你说的这是什么观点？（凯凯：是我对这个事的态度、观点呀。）你说的观点是什么？你是要帮助她呢，是吧？（凯凯：嗯。）你帮助这个人经过神许可了没有？神允许了没有？该不该问问神？亚伯拉罕献以撒，把以撒放在了祭坛的柴上，亚伯拉罕伸手拿刀的时候，你帮不帮以撒？你该不该把他的刀夺下，该不该？（凯凯：不该。）他刚举起刀的时候，你会不会抢他的刀去？（凯凯：不会。）那你不会，这叫帮吗？晓丫有了病了，她在这儿不寻求神，咱想给她一个环境，告诉她：“你无路可走，你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神。”该不该给她这个环境？（凯凯：该。）你给她这个环境了没有？（凯凯：我并没有说让她怎么呀，也没有说让她依靠我。）你的“我必须要帮助她”这句话是不是给了她极

大的安慰？你说你要去帮她，就不管你说的那个帮是指什么说的，你能超出神的主宰？还是能超出神对你的要求？那你这个帮是不是和神在搞条件呢？不管你帮她指的是什么，你能不能和神搞条件呢？人能帮得了人吗？神说你有事多与神交通，那你呢？你要帮助她，你那是让她多与神交通，还是多与你交通？（凯凯：肯定是让她多与神交通呢。）可是你说的什么呀？你要是让她多与神交通，那你该怎么帮她呢？不管你说的这个帮里边意味着要帮什么，神在那边看见了你的态度、观点了。你的态度、观点是对神的一种什么？神是什么态度？你迎合神了没有？你在四个人面前做了个什么？立了个什么标杆？这四个人里边数你信的时间长呢，也是最看重你呢，也把工作给了你了，可你立了一个什么标杆呢？带了一个什么头呢？

神说过让咱从神领受，给你们几个人交通了以后，你们从哪儿领受的呢？哪个人从神领受了？凯凯你现在是从哪儿领受的呢？（凯凯：从神领受嘛。）你从神领受了？你从神怎么领受的？来，你给我说说你从神领受什么了，我听听。（凯凯：我知道神是借着周围人事物帮助我呢，让我从这里边走出来，不受这些辖制，走正路呢。不管人是说别的还是说放下都是让人把握这个机会，也可以说是这个机会难得，让人在这最好的时间里把心用在正地方上，不要耽误这个时间，知道是让人走正路呢。）就只是认识到了这些呀？这就是从神领受？走马观了个花？（凯凯：再细节的说不了，知道这么个意思，其他的也不会表达，知道是让人走正路呢。）看不到神作的工作，看不见神的性情，看不见自己的危险。你看到自己危险了没有？（凯凯：没有。）我说你没有从神领受，你告诉我说你从神领受了，你如果真从神领受了，你怎么能看不到自己的危险？我刚才交通了那么多，你现在没有看到你的危险，是吧？（凯凯：……）神要在地上建立神的国，神的国度里要的是绝对的顺服，听过这话吗？（凯凯：嗯。）你顺服了吗？（凯凯：没有。）你危险吗？（凯凯：……）就不要说绝对的顺服了，就说你现在走的路，我刚才给你谈了，那么危险了，你最后说你没有看到危险。萧卫，看见危险了吗？（萧卫：嗯，看见了。）现在我看见凯凯里边是一种抵触，是在讲自己的理，所以就是再和他说什么，凯凯都没有听进去，也就不可能听懂，凯凯，是不是？（凯凯：不是。）你内心里边在想什么？你是在持守你自己的一

个观点："我和晓丫搞对象错了吗？为什么让我断呢？断了就是实行真理？断了就是顺服神？现在一直和我纠缠这个呢，我不帮她就对啦？我不帮她就是顺服神？我帮她就是抵挡神？"所以你在这里边转圈圈，你一直在讲自己的一个理。别人再和你说什么，你不是跟着他这个思路去认识，而是在反驳，那你能得着什么？凯凯，我刚才说的这话对不对？（凯凯：嗯，有这个。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主要的，因为前几年的时候，你说的这个在心里边就比较强烈，到了后来，从我心里来说我觉得搞对象一个是影响不了我，左右不了我，再一个就是我也不是成天和她联系，就是多长时间了问问，或者是听说她怎么了，然后问问，就是这么着。）你看你现在表白的，和我说的是不是一个话题呀？你跟我说的根本不是一个话题，这就证实了我刚才说的，你活在那个里边了。我刚才说的什么？（凯凯：你说的就是我心里抵触、讲理了。）对，所以你听不懂我和你交通的是什么。我和你交通的和你说的这个内容挂钩不挂钩？（凯凯：你说的是我讲理呢。）我说你讲理是说你没有听进去，你内在的那个讲理。今天下午我给你交通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听懂了吗？（凯凯：说我这么做给她带来的后果是啥。）还有什么？（凯凯：还有这么下去能不能帮助了她，还有自己走的这个路，神怎么看。）嗯，我重点给你交通的是神怎么看，你把这个听进去了没有？神的目的不是要管你找不找对象，而是要看你的态度、观点。你是搞对象呀，还是还报神的爱呀？你发表的态度、观点在神那边来看是什么？神的态度、观点是什么？神不怕你有罪，因为神拯救的就是一班罪人，神是要看你是否有悔改，当你有点悔改的时候，神的心是高兴的。可是神看见你的悔改了吗？（凯凯：……）神是不让你搞对象吗？凯凯，神是不是不让你搞对象？（凯凯：不是。）（肖红：可你领受的就是这个。）（凯凯：不是，我是说不能受这个辖制，搞对象不能左右我、控制我。）（萧卫：意思是"我已经不受她左右、控制了"吧？）（凯凯：嗯。）你嘴是这么说的，但事实上我看着你已经成晓丫的奴隶了，就是我刚才给你说的那句话，她在那儿说的那一句话，她的言行举止牵动着你的心。（凯凯：没有。）没有，那天你怎么能说出"我绝对要帮她"？（凯凯：因为我说的那个是我的观点，我对我家里人或者其他人都是一样的。）我是说你这个观点是怎么来的。（凯凯：……）你说你家里人其实这是盖了个帽子，是借了个题，你主要是说给晓丫听的，她要是不在场，你不会说

这个话。别人会不会说这话我不知道，但是对于你凯凯我还是有些了解的，她要是不在场，你绝对不会说这个话，我敢相信。

（凯凯：咱们在吃饭的时候我就说过。）你说什么了？（凯凯：我现在不受这些辖制，只是把她当成家里人一样，跟亲人一样，没有啥事的时候，那联系不联系都无所谓，如果有事的话，我不会没反应，在吃饭的时候我就说过这话。）你说你不会没反应，这句话证明了什么？（凯凯：就是任何一个人我都会有反应的。）（萧卫：不是的，凯凯，晓丫在那儿的时候，咱说那些话的时候其实存心就是说给她听呢，咱得找自己里边的这个东西呢，你往这儿找。）凯凯是谁，这么多年了，你说我就一点也不了解？凯凯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厉害的。如果晓丫不在那儿，你绝对会给我表白你真实的心思，你绝对是强戒。晓丫在那儿给你造成了辖制，你不能不说你说的那个话，你说的那些话是说给晓丫听的。如果晓丫不在那儿，你还说不说帮助人的话啊？怎么就说起帮助人了？我并没有说不让你帮助谁呀，你为什么要说帮助谁呀？这是不是一个证实？我在那儿说得很清楚，我和你说了神的要求是什么了，我没有要求你不让你搞对象，你可以搞对象，但是人心中再大的物不能大于神，人心中不能有人的地位，可是你做的呢？你做的是人在你心中大于神的位置了，绝对不行！你不是没有知觉，你刚才还告诉我“哎呀，让神失望了”，你没有知觉吗？你如果没有知觉，你能说出“让神失望了”这句话来？凯凯，你敢说你没有知觉吗？你刚才说你不受她影响，这是不是假话？你既然不受她影响，那你为什么还要去帮她？这是不是矛盾的呢？（凯凯：……）神要惩罚一个人、神要管教一个人、神要咒诅一个人，你管不管？（凯凯：我肯定不管。）你那会儿说的是绝对要帮她，现在又是肯定不管？（凯凯：那得看她干什么事呢，如果她要是不信了或者是咋了，我肯定不帮她。）你刚才说：“她有什么事，我肯定是有知觉的，我还能没有知觉呀。”（凯凯：如果她今天不信了，我肯定不帮她。）那她那天的表现是信的吗？你看她是信的吗？你说她要是不信了，你绝对不帮她，她信吗？（凯凯：她现在还尽本分，还在神家呢。她去年的时候跟我说想去打工呢，怎么怎么回事，我说你考虑好，你考虑清楚。）在神那边看的不信和你看的不信一样不一样？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彼得说什么呢？（萧卫：彼得把耶稣拉到一边，

劝他说："主啊，千万不可这样，这事一定不会发生在你身上的。"）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但！退到我后面去！"彼得说他不信了吗？在神那边的态度是什么？你该不该与神相合？神在那边说把这个人搁置了，你呢？你能搁置吗？神不搭理了，你能不搭理吗？我给你交通了好多见证，亚伯拉罕献以撒，你能不能把刀举起来呢？你在那个场合表明的态度是绝对的呀！是不可能的！是不是？这个画面是清晰的吧？（凯凯：……）神要让你献上，让你献上谁呢？神让你把她献上，能不能献上？（凯凯：能呀。）你献上了还去帮她？那还叫不叫献呢？（凯凯：……）爱神所爱，恨神所恨，你该怎么做呢？（凯凯：……）不管你怎么领受，在我这儿我应该把我所看见的都表达出来，不然的话在神那儿看我就是个罪。这些话说了没用，我本来没必要再说了，但是我在这儿看见了不表达出来，在神那儿要定我的罪。

那边被火烧，给你交通了，你就不害怕吗？你那天的表现，你完全是可以看见的，你心里是清楚的，你也是知道的，你让神失望了，你是有知觉的吧？（凯凯：嗯。）那你为什么说你让神失望呢？（凯凯：我说的是我不追求。）你为什么说你不追求呢？（凯凯：你那天交通的意思就是，让人把该放的所有都放下，把自己完全交出来，可是自己心里有自己的这些心思，不能全交出来。）你有什么不能全交出来呢？（凯凯：就像家里这些人，还有就是晓丫，不管现在怎么样吧，以前搞对象呢，现在如果她有什么问题了，需要帮助的时候，我能帮助我肯定要帮助她。）你不全交出来，那你能保住什么呢？（凯凯：……）你能保住什么呢？神让你献上，你说你要保住，你能保住吗？你刚才原话怎么说的呢？（凯凯：你那天交通的意思就是说什么都得放下，意思就是说没有自己了，可以说什么都没有了。从我这儿感觉就是啥也不能想了。就从人情这儿说，她有啥了，也不能是我就没有反应，或者我就不去搭理。）（肖红：还在事里边呢，我觉得也该听明白了吧。）凯凯不是没有知觉，不是没有心思，他心里清楚，他是装傻呢。（肖红：所以凯凯是有点较劲，故意了。有些人是糊涂，确实就是糊涂，他就听不懂，可在你这儿你该听懂了呀。）（凯凯：我能听懂，我不是听不懂呀。）但是凯凯不能懂呀。（凯凯：我知道你说的啥意思就行了嘛。）看见了吗？凯凯说："我知道你说的啥意思就行了嘛，你为什么非得逼着让我承认呢？"他是不是在装傻呢？

今天凯凯说什么话了？“我对不住神”，是吧？（凯凯：肯定嘛。）还肯定，这个你是清晰的，那你怎么对不住神？（凯凯：神让我走这个路，我没有走呀。）让你走什么路呢？（凯凯：走追求真理的路嘛。）意思是你不追求真理是吧？（凯凯：嗯。）你这话把我弄住了呀。（凯凯：怎么把你弄住了？）我给你说啥呢？你给我说了一个大方框追求真理，我好像没有说让你追求真理呀。（凯凯：这不是一直没有追求真理呀。）你说你不追求真理，我听听你怎么不追求真理呢？（凯凯：我好像不愿意想那么多事情，一想就觉得麻烦。好像就是你让我做啥，我只管做啥就行了。）你嘴是这么说的，可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呀，我觉得你是想得太多了，你想得可多可多了。（凯凯：我没有想那么多。）那天我交通了那么多，你都听进去了，最后你还能有那样的表现，这不就证明了你想了很多很多吗？如果你没有想很多的话，那你早就跟着我给你说的路走了。

神说你变成三岁大的小孩就成了，为什么是三岁大的小孩呢？因为三岁大的小孩没有那么多的心思、想法，神怎么说，他就怎么走，他跟上就走了。人长大了，心思就多了，神说什么，他都有好多想法、观念。你是有想法还是没有想法？你是三岁大还是三十岁了？（凯凯：肯定有想法呢，还能没有想法呀。）对呀，你一会儿说你没有想法，一会儿又说你有想法。（凯凯：我是说你这么一问我，我就不知道该咋说了。肯定有想法呢，还能没有想法呀。）我说的是你应该感觉到害怕，可是你丝毫没有感觉到害怕，知道吗？那天晚上你说的那个话，你知道代表着什么性情吗？代表着什么实质吗？在神那儿怎么看呢？知道吗？（凯凯：不知道。）那你怎么认为的？（凯凯：我就说我心里怎么想的嘛。）你说我不说你装傻能行吗？那天晚上，我交通啥了？交通了亚伯拉罕、交通了约伯，交通这个干啥呢？你说你不知道，你走约伯的路了没有？你走亚伯拉罕的路了没有？（凯凯：没有。）神作工结束要的是约伯、要的是亚伯拉罕，你是谁？（凯凯：……）凯凯，你是谁？（凯凯：我是我。）你是你，那你是神所要的人吗？（凯凯：……）你是不是神所要的人呢？（凯凯：不知道。）又不知道了，又开始装疯了。（凯凯：我不知道，我哪儿知道呢。）一开始我问你，你走亚伯拉罕的路了吗？走约伯的路了吗？（凯凯：没有。）没走吧？（凯凯：……）（萧卫：没有嘛。）萧

卫，人家没说呢，你就说没有，凯凯，走了没有？（凯凯：要单说这个事情，那就没走，但是这个事情不代表所有的事情。）（萧卫：呀，凯凯你现在厉害了啊。）领教了吧？（萧卫：凯凯，你现在厉害了，我觉得你现在和弟兄交流，你都有“技术”和“含量”了。你没有发现你这个话有问题、有存心？人家弟兄现在问你的是啥？你走这个路了没有？你就直接告诉他，“走了”或是“没有走”就行了。但是你说的是“我是没有走，但我是针对这件事没有走。”你说你这个话有多诡诈。）（凯凯：就是这个事我知道没走，其他事我就不清楚了。）凯凯，其他事不清楚，是吧？（凯凯：嗯。）那你问问神，“神啊，你说约伯敬畏神远离恶，他也就这件事上走了敬畏神远离恶的路了呀，你为什么就定他是敬畏神远离恶的人呢？他还有哪件事敬畏神远离恶了？”问了没有？（凯凯：没有。）亚伯拉罕献以撒了，他就献了一个以撒，那他的子孙后代献了没有？（凯凯：不知道。）他在这件事上献以撒了，其他事上他也献了？这应不应该是你考证的事？（凯凯：嗯。）那你考证的结果呢？神试炼约伯，神是试炼他一件事呀，还是在每件事都试炼他呢？是隔两天剥夺了他的万贯家产，然后隔十年再剥夺一次？用不用？（凯凯：不用。）那剥夺了几次？（凯凯：一次。）他站了几次见证？（凯凯：一次嘛。）那你计划站几次呢？（凯凯：就是看他走的什么路了嘛。）这一件事情证明他走的路了没有？（凯凯：证明了。）一件事证明了吧？（凯凯：嗯。）那你这一件事证明了没有？在他那里能一件事证明他所走的路，在你这里一件事不能证明你所走的路？能不能证明？（凯凯：能嘛。）那你刚才说的是什么呢？（凯凯：这个事情不代表所有的事情。）这又转回来了。（肖红：他的意思是就这件事没有见证的话，不一定全部都没了，对吧？）（凯凯：嗯。）那你的意思是说亚伯拉罕的这个以撒可以不献，等他的子孙成了天上的星、地上的沙的时候，那时候随便拿起来一个再献，是吧？（凯凯：不是。）那你说是啥意思啊？我一说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你就醒了，我一说到你这儿的时候，你就睡了？给你一国两制？一个国度里边两个制度，给亚伯拉罕一个制度，给你一个制度？几位神作的？（凯凯：一位神。）会不会给你两个制度？（凯凯：不会。）那你说吧，你这一件事能证明什么？能不能证明你的人性？能不能证明你与神的关系？（凯凯：能。）那你还需要有第二次、第三次吗？用不用？（凯凯：不用。）这件事证明了什么？

（凯凯：证明了我心里没神。）就是一句这？还有没有？你是敬畏神远离恶的人吗？（凯凯：不是。）为什么说不是？（凯凯：好多事都不是。）不说好多事，咱就从这一件事里看，你看见你不是敬畏神远离恶的人了吗？（凯凯：嗯，看见了。）怎么看见的？（凯凯：不敬畏神。）怎么是不敬畏神？（凯凯：神说让人放下呢，放不下。）让你放下什么呢？（凯凯：放下一切。）你放不下啥？（凯凯：放不下亲人、对象，这些都放不下。）约伯的路没走，亚伯拉罕的路没走，彼得的路就更不用说了，那你走的是什么路呢？

神试炼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站住见证以后，神才决定在亚伯拉罕身上作拯救的工作，对吧？（凯凯：嗯。）约伯站住了见证以后，神才向他显现。那天晚上我给你说得明明白白的，是不是让你站见证呢？那你能看见神的显现吗？（凯凯：……）神在你身上能不能作拯救的工作？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了没有？别说作王掌权了，神说出来的话你能不能阿们？（凯凯：……）能不能？（凯凯：能。）你阿们的态度在哪儿？（凯凯：……）你阿们了没有？（凯凯：没有。）神说出话来了，你对神的话有没有信心？（凯凯：……）不要说阿们了，咱就说你对神说的话有没有信心，有没有心志？（凯凯：没有。）那你说你是跟随神的人吗？（凯凯：不是。）你不是跟随神的人，是什么？你说说嘛。（凯凯：……）你不是跟随神的人，你说咱在这儿是干什么的呢？（凯凯：……）凯凯，咱在这儿是干什么的呢？这个能说吧？（凯凯：做自己该做的。）不是跟随神的人，不是敬畏神的人，你还要做你自己该做的，那你自己该做的是什么呢？你该做的不是敬畏神，不是跟随神，那你该做的是什么？除了跟随神、敬畏神，剩下的还有什么呢？那剩下的只有“我该做的就是抵挡神，与神为敌”，是不是？（凯凯：嗯。）那你该做的是与神为敌？凯凯，是不是？（凯凯：……）咱以前交通过异象，人来到这个人世间是让你做什么呢？是让你做探子呢，个人是个人，谁和谁都没有任何关系，今天神让你放下一切、撇下一切，你放不下父母、放不下对象，那你能放下啥？（凯凯：……）你有心志放下吗？有信心放下吗？（凯凯：……）你信了几年了？咱的异象哪里去了？你的父母就是你的父母？你放下他们，他们就没有生活出路了？神说：“放心大胆地来爱神，看看神能把你怎么样？”（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说话的

奥秘揭示·第四十二篇》）这话在你身上不起反应？神话在你身上能不能作王掌权？神的话能不能掌管你？（凯凯：……）神话掌管不了你，你说能不能用你？神让人管理万物，凯凯，你说你怎么管理万物？能让你管理万物吗？（凯凯：……）想什么呢？来，说说你的想法。（凯凯：……）凯凯，说说你的想法。（凯凯：……）信神就是信神的话呢，咱相信神的哪句话了呢？（凯凯：……）神的主宰，你没信；神的权柄，你没信；神的安排，你没信，你说咱信什么呢？（凯凯：……）凯凯，现在想什么呢，想回到普通教会自由一些？今天你有个什么观点呢？嫌神不给你自由？你重说一下你的那个观点。（凯凯：……）凯凯，想什么呢？（凯凯：……）想回普通教会呢？（凯凯：没有。）那你想什么呢？（凯凯：我想的是我肯定要走这个路，再一个就是只能在心里一点一点地去扭转这个东西呀。）扭转什么呢？（凯凯：比如神说什么东西都不能超过神，最亲的人都不能超过神，这些尽力地去扭转。）可在你这里超过了吗？（凯凯：没有啊。）神说："人各方面的败坏性情只能是随着你追求真理，随着你的生命长进，对真理认识、经历的程度，它会逐步地减轻。"（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顺服神、敬畏神人活得才有尊严》）是说人实行真理才能不受败坏性情的捆绑、控制，也就是说神话一出人理当就得实行。那你计划怎么变化呢？你连心志也没有，连信心也没有，你怎么变呢？凯凯，你连走这条路的勇气都没有，你告诉我你变呢，你怎么变呢？我听听你变的路途是什么。神说人是在实行真理以后才能明白真理，不是在明白真理以后才实行真理的。

什么是诡诈人？什么是诚实人？诚实人是神说出话来就信。什么是诡诈人？对神话信不来就是诡诈人。那你说咱是什么人？你相信神话就是真理吗？（凯凯：相信。）你相信神的工作能成就吗？（凯凯：相信。）你相信诡诈人要受到惩罚吗？（凯凯：相信。）你相信诚实人掌权吗？（凯凯：相信。）相信是吧？（凯凯：嗯。）那你计划做哪个呢？（凯凯：做诚实人。）你做诚实人了没有？（凯凯：正做着呢。）诚实人的表现是什么？神怎么作，他怎么信。你做诚实人了没有？（凯凯：这不是正往那儿走了嘛。）那神说的话你实行了吗？（凯凯：实行了嘛。）那天晚上实行了没有？（凯凯：那天没有实行。）现在实行呀？（凯凯：这不是实行着嘛。）你怎么实行呢？

我听听你怎么走诚实人的路。（凯凯：用神话洁净自己里边这些与神不相合的东西。）在你心里边有个观点是神不给人自由，是吧？你怎么说那句话的呢？（凯凯：不是神不给人自由，那天交通的意思是说什么都得放下，父母得放下，亲人也得放下，这些都是包袱，都得放下，人把自己交出来以后，就什么也不能有了，什么思想也不能有了，这才能达到神的要求。）那我说的对不对呢？（凯凯：对着呢。）那你在这儿怎么还有观念呢？（凯凯：那也不是一下走上去的呀。）那几下能走上去呢？（凯凯：这得一点一点来，知道一点就慢慢地放下一点，总不是一下的事呀。）神要的是人的心志与信心，你有没有这个心志与信心？按这个方向走了没有？你光说神让你放下亲人，放下这，放下那，神为什么让你放下？（凯凯：人心里什么都不牵挂的时候，活得就不累了，活得就轻松了，也就是啥都没了。）你现在谈的是你的认识，还是说我交通的，还是什么？（凯凯：事实就是那，什么人也没有了，心里什么也没有了，啥也不想了，那就活得轻松了。）剩的啥也没了就成了？不是吧？神是说你不能有自己的选择，得让神作主权，有什么事问问神，是吧？没有说让你啥也没有了呀。哎呀，和凯凯说话有点累，凯凯给我出了个难题。（凯凯：我说了你说我说的不是，那我有啥办法呢？那我没办法。）

从跟随到谈判到宣战（九）

我今天给你交通了这些你现在还不感到害怕？看到自己危险了没有？（凯凯：没有。）那你在我的交通中看到什么了？（凯凯：看到路应该怎么走。）路应该怎么走？（凯凯：如果不放下对她是一种伤害，然后是一种打岔。）神说人得有一个羞耻感和惧怕感，人才能蒙拯救，如果没有羞耻感、没有惧怕感人很难蒙拯救，神一说到很难蒙拯救，那就是几乎不可能蒙拯救。我和你交通的时候，我看见你丝毫没有感到惧怕，你有没有惧怕感？（凯凯：没有。）那你有什么感？（凯凯：我只知道路应该怎么走，该怎么去实行，该怎么去做。）只是看见了该怎么走，是吧？（凯凯：嗯。）那你看见你以前所走的路了吗？你看不看你以前所走的路？（凯凯：没想。）没想就是不看，是吧？那你不想、不看代表着什么？省察自己了没有？该不该省察自己？（凯凯：该。）那你省察了没有？（凯凯：没有。）你为什么不省察呢？什么原因没有省察？（凯凯：……）凯凯，你为什么不省察自己？你不省察自己能不能认识自己？你不省察自己、不反省自己能认识自己所走的路？凯凯，怎么想的？（凯凯：……）你不省察过去，那你看见你现在所走的路了吗？你现在走的是什么路？咱以前交通过，回想过去，看看今天，展望未来，是吧？（凯凯：嗯。）你回想过去了没有？（凯凯：……）你不回想过去，你不反省，能有认识吗？你不反省，不回想过去，咱能有悔改吗？能有经历吗？那你不是虚度一生、枉活一世吗？凯凯，你真的没有反省自己？（凯凯：没有。）是没有反省还是不能反省？咱探讨一下这个话题。（凯凯：没有反省。）什么原因没有反省呢？能说吗？（凯凯：一天就是干活了，其他的不想那么多，麻烦得不行。有的事情想不通，也不愿意去想，反正就是这了，就是这种生活，就这样就行了。）我感觉这是理由、借口，这就说不过去呀。萧卫，你觉得凯凯是什么也不想的人？他说的这个话是实情吗？一天就是干活，干完活就算了，啥也不想？（萧卫：肯定有想法，我觉得他堵着了。）（凯凯：每天就是这，本来就是这，反正就是这种生活。）（萧卫：咱生活是那个，但是临到人事物，你肯定是有想法的。）（凯凯：问题是你现在说的是哪件事？你说具体的事了，我才能和你说我的看见。你也不说哪件事，我

怎么说？关键是我就不知道你要让我说啥，我怎么说？好比说有一个东西是白的、黑的还是长的、短的，总得有个东西、有个事，我才能说我的看法、观点，平白无故的我就不知道说啥，你说你让我说啥呢？）那天晚上我给你交通了你所走的路，咱刚才不是又给你回忆了一遍吗？我说你就不害怕？这不是给你具体的问题了吗？不是给了你事了吗？

我说咱回过头来回忆一下，咱解剖了你是败类，不负责任，后来解剖你在那个事上不维护神家利益，前一段时间你跟卫军军配搭，我又不让你尽那个重要本分了，嫌你不维护神家利益，其实这三件事是一回事，你始终不维护神家利益。你那方面的业务再好，你再有那个能力，你都不胜任那个重要本分，因为不管怎么你得维护神家利益，这是第一条，这个能听明白吧？（凯凯：嗯。）在这个事情上紧接着又说了搞对象这个事，我也跟你说了，在这儿是想让你做柱子呢，想用你呢，你是什么态度呢？神说了，神要呼召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要撇下一切，你要撇下家庭、撇下婚姻。神要用你一个月，你得出来。神要用你一年、十年，或者说就没有期限，你该不该撇下婚姻、撇下家庭？（凯凯：该。）那我给你交通，我问你是强戒还是自戒，这是不是要你的心志？是不是要让你有正确的方向？这就是要看你有没有这个信心，有没有这个心志，让咱表态的时候，咱怎么表态的？我问你这句话的时候，神看着了没有？那我问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愿意撇下一切，神就加给你负担，那就要用你了。你让不让用呀？神把荣耀赐给谁就要和谁要呢，赐给多少就要多少，给了你恩赐，又在你身上作了这么大的工作，该不该和你索取？你该不该献上？（凯凯：该。）你献上了没有？（凯凯：这不是正在做了吗？）正在做了？那天晚上表的什么态？你的心志、信心在哪儿？（凯凯：我那样说并不代表我不去追求、不去配合呀。）神要看的是你的心志与信心，你的心志与信心在哪儿？神看着呢，撒但看着吗？那你说你那样的态度，能不能给你重要的托付？你自己说，能不能给你重要的托付？敢不敢给你？（凯凯：……）神在亚伯拉罕身上作工是因为亚伯拉罕站住见证以后，神看见这个人值得，能接受这个托付才作的。那你说，咱那个表现，是接受神托付的人吗？交通了这么多，再加上那天的那个表现，咱看见自己的危险了没有？现在听懂了吗？（凯凯：听懂了。）

那你现在看到你的处境危险不危险？（凯凯：我只是看到以往那个走法不对，知道了现在该怎么去做、该怎么去走。）咱在做事的时候，才说对与不对，在神家，神看的是你走的路线是什么路线，路走得对还是不对。咱走的是什么路线？其实那天晚上我说神看着呢，你们表个态，神按你的心志来成全，咱以后根据你自己的追求来对待你。你们说了自戒以后，我本来计划什么话都不说了，因为咱相当于在神面前已经表了态了，就好像约伯、亚伯拉罕一样，已经表了态度，神已经看见了，不需要再说什么了。可是今天我在这儿又看见了一些事情的性质可怕，我看见了，如果我不说，人看不见，那神就要定我的罪。因为神要让我把我看见的都要发表出来，所以说在这个基础上，我觉得还是得把这个表达清楚，让你看见，让人人都知道，下一步神要摆设什么样的环境，神要作什么样的工作，对神不要有误解。

今天为什么要和你说这些呢？就是刚才跟你说的，晓丫的那个表现，你的那个表现，在这四个人里边，我在你身上是希望，我在你身上想得个果子，想让你站个见证，可是你最后在他们面前立了一个什么标杆？当你站出来说了那话以后，晓丫有了依靠了、有了归宿了，婚姻就是她的归宿，就是她的所有，神也不要了，看到这个你怕不怕？接下来神要作什么工作？神的公义性情要显明，国度里面是最后一次的审判，神说："因着人都有自己的喜好，虽然明知真理该怎么实行，但就是迁就自己，所以做过之后也就没什么明显的责备、管教，因为人是明知故犯，神就不管教了，等公义审判临到的时候，神要按着各人所行的报应各人。"（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实行 一》）咱交通了几次了？神要让事实临及，神要用时间与事实证明一切，所以说我还得把我看见的表达出来。表达出来是要干什么呢？就是要让人看见神的性情！要让人看见神的权柄！要让人看见神的所有所是！跟随着神又抵挡着神的人，神是怎么来刑罚、审判人的？又是怎么咒诅、惩罚人的？神刑罚、审判、咒诅人的原则是什么？神的性情以什么样的方式向人显现？不能都成了那边最后落得被火烧！现在人为什么这么放荡、这么不害怕呢？就是因为没有事实临及。你们几个人已经表了态了，我本来不计划说了，但昨天晚上我看见《亚拿尼亚和撒非喇欺哄圣灵而死》这个历史记载以后，我胆怯、害怕，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必须把我的看见表达出来，不能晚了。在晓丫那里紧接着会出现什

么、会发生什么，咱去经历、去体验，体验了你就看见神的公义性情了，这样人对神才能有了敬畏神的心。再一个，晓丫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给你说明了，她走上这条路和你有什么直接关系？这个也向你阐明了，然后你流露出来的是什么？神在你身上作的什么工作？然后你的表现是什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把这个都阐明了，先有话后有事，让人去经历，最后定真：神是独一无二的真神！神是实实际际的神！神是说一不二的神！神的性情是不容人触犯的！跟你把这个说明是让你去经历，不然的话，到有一天事实临及的时候，你还是没有认识，还是没有经历。神要公开向人显现！神公开显现不是神从国外回来让你看见神的肉身、身体，而是要让你看见神的性情！看见神的所有所是！看见神的奇妙作为！看见神的拯救！看见神所作的工作！在神所作的工作中看见神！当你看见了神的作工就是看见神了，看见了这些也就是看见神了。

咱以前的那些交通你也听了，《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成为被征服的俘虏才能蒙拯救》，借着交通这些给你说清了，我作的是什么，我要的是什么，神要的是什么，人要的是什么，这些都给你阐明了，这些异象都给人打开了！神要的是他的话能在人身上作王掌权，神的话能在人身上作王掌权了，这就代表着神的国度降临在地上了！我打开了我带领的这些人的灵眼，他们都看见了撒但，看见了撒但的邪恶，更看见了神的爱，都心服、口服加眼服了，真正地被征服了，服服帖帖地归到了神家，并且能献上所有，完全成了一个真正的俘虏，在这儿最终能够达到一个空手套白狼的景象就成了。我要的是果实累累、粮食满仓，达到这个了，方舟就被建成了！在我这儿我什么都没付出，我就是实行神的话，话语成就一切。用话把你打过来以后，你成了一个俘虏，然后还要让你带着你的所有过来。世界的国在倒塌，神家的国在建立！神家的国在建立的时候，神家用什么了？什么也没用，就是用神的话。咱的俘虏干活儿不要工钱、不发工资，干不好还要修理对付，最终还得达到忠心耿耿，尽心、尽力、尽意，就用这个来羞辱撒但！世界的国它给人钱、给人发工资、给发奖金，人都不去；给地位、给名誉，人都不去，反过来在神家是不发工资、不发奖金，人还都不敢出去，这是不是对撒但极大的羞辱？这样神就得着荣耀了！我的见证作成了！国度也建成了！国度降临在地上了！作

工也就结束了！完了！神也就可以安息了！人也在经历的过程中逐渐地明白了神的心意，也逐渐地看见了神的公义性情，看见了神的喜怒哀乐，也认识了神的行政，人都活在了神的行政内，神话能在人身上作王掌权，能辖管人了，神的国成了！神能安息了！在我这儿看到的就是话语成就一切，空手还就套了白狼了。咱原来是谁？都是与神为敌的，都是神的仇敌，经过话把人打过来、打醒，恢复了人原有的良心理智，来到神家，能为神尽心、尽力、尽意，不求后路、不求前途命运，最终还能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见证成了！任务完了！原来人是个白眼狼，经过神话人回到了神家，结果最后有了圣徒体统，还能忠心耿耿，这不是极大的神迹奇事？当这一切成就的时候，作工结束了！这就是神向人显现了！人看见这一切成就的时候，也就是人看见了神！咱给你说这些是要怎么呢？是要咱回想过去，看看今天，展望未来，就是要告诉你人是怎么在经历中看见神的。所以今天临到的这一切事你得有所看见，什么样的人走的什么样的路，将要遭到什么样的管教与惩罚，这是必然的！因为神的性情要向人显现，神的性情要公布于众。诚实的、能忠于神的、能顺服神的，神要给予祝福！悖逆神的、不接受神带领的，将要得着审判、咒诅，甚至惩罚！所以让你看见！

那天晚上咱给你交通得清清楚楚，交通了那么多，目的就是告诉你，现在临到你的就是要你站见证呢，和约伯站见证、亚伯拉罕站见证一样，神看着呢！咱说得是清清楚楚的！让你表态就是神要看你的态度、观点，神要看你有没有信心与心志、毅力。你追求什么神就给你什么，咱说得很清楚。结果你追求的是什么？你追求的是人心目中有你的地位，维护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你丝毫不考虑你与神之间的关系！你把神抛到了一边，你不顾一切，只是发表着你的所是，这就是咱表现出来的。咱逐步地去经历、去看，看神在你身上怎么作！我在这儿依然是按着神的要求来，神在交通搞对象的时候说了，尽重要本分的，不能搞对象，因为搞对象人的心就跑了，尽不成重要本分。尽重要本分的需要一心一意，向着神、为着神，因为搞对象心跑了的不能尽重要本分。所以神说可以搞对象，你要搞对象那你就回普通教会。如果你能不影响尽本分、不影响神家工作也可以搞对象，但是很难，在神那边说很难那就是不可能的。咱用了一个实际的例子就

已经看见了，人一搞对象心确实是跑了。你们搞对象，可以，我没有说不可以，但搞对象的人能不能尽重要本分？就用一个试炼来证明一下，你搞对象能把你的对象交给神、让神来掌管吗？你敢交给神吗？你不敢呀！人一有了对象以后，心里是神大还是对象大啊？神为什么说神恨恶人的情感呢？因为人有了情感以后，神就成了第三者。为什么说神成了第三者呢？因为你们是明目张胆、名正言顺地搞对象，更是先满足了你名正言顺的对象以后，剩下的空余、空闲才来满足神，你们把你们的欲望放在了首位，把神的要求只能放在第二位，所以神就成了第三者。咱每个人的态度都在桌面上了，神都看见了，那下一步神会怎么作呢？神看见了你所要走的路，神肯定要让你去经历、去体验。你觉得应该是这样走，那神就按着你想的来。就和小女孩的命运一样，你觉得你父亲可以依靠，那你就靠靠试试；你想找个肩膀靠靠，觉得找个老公就有依靠了，那你就试试！所以随后肯定有神给咱摆设的环境，肯定有功课学，咱提前交通出来，到时候你就能自己去经历、体验了！神说有你后悔的时候！

我今天已经给你举了例子了，就人眼睛看见的这个，我看你怎么走。晓丫这样走路，可想而知换来的是什么？这是人眼睛可以看见的。你说你知道了要帮她，我看你怎么去帮。我看你是不是不受搅扰、不会埋怨神，这是一个。同时在神摆设的环境中，还要看你站在哪一边。神能不能把重任降在你身上？神会怎么作呢？在我这儿依然不变，还是你尽本分去，我只能是按着本分来要求，你能合格地尽本分你就合格尽本分，如果受到搅扰连个本分都不能正常尽了，不能合格尽本分了，那没办法，那就按神交通的，能尽啥咱尽啥，能做什么就做什么，该回教会的就回教会。所以说，我看到的是一个危险，我害怕！因为当你们说出来那一句话的时候，就证明你们弃绝了神。是你们先弃绝了神，而不是神弃绝了你们。当你弃绝了神的时候，当你再那样表了态以后，还怎么能获得圣灵作工呢？犹大跟随主耶稣的时候，神不是定义就是让犹大出卖主耶稣的，神是边作边看，是因为犹大走的那条路就是偷钱袋里的钱花，所以神才就地取材用犹大出卖了主耶稣。那咱今天走的是什么路？圣灵将要安排什么样的路？今天咱应该能意识到这些，所以我觉得害怕。我怕的是什么？从你们每一个人表了态之后，我就看见了你们将来将要临到什么样的环境，又会有

什么样的结果。我苦口婆心给你们聚了几次会，我是想干什么呢？我一直想挽留，我一直想挽救，我一直想在你身上得着一个见证，让你给他们做个榜样，让他们效仿你，跟着你走。还想的是经过这个见证让弟兄姊妹能够看得见怎么走这个路，让撒但看见，蒙羞撒但，让神看见，安慰神心。然后圣灵作工，圣灵加给你托付，当圣灵加给你托付的时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这边有了左膀右臂，有了助手，有了人能够替我担当，我在你身上有希望，可是希望变成了失望！在你身上我是希望，结果你让我失望。

看看任真真，在任真真那个事上你看见了什么？（凯凯：……）肖红说她没有圣灵作工，我看她不是没有圣灵作工，而是失去了圣灵的同在。严重，相当的严重！为什么说那么严重呢？第一个，不知羞耻了。第二个，如果有圣灵同在的话，她是积极向上的，她出来的是正面的，可是经过一天的交通，直到最后还是自戒，那你说还能有圣灵作工吗？不要说圣灵作工了，还有圣灵同在吗？有圣灵同在，她最起码是积极向上的，那她会说："虽然我现在肉体软弱，站不住，但我有心志、有信心，我必须得走这条路。我站立不住，弟兄你帮我，我软弱，我戒不了，弟兄你帮我，你帮我强戒。"最起码应该和卫军军一样选择强戒。我要看的是她有没有强戒的态度，并不是非得要干什么，要做什么，而是说她只要能说出强戒来，就意味着、代表着她有心志、有信心、有盼望、愿意悔改、愿意在神面前立心志，最起码意味着她有这个向往。当她说出自戒的时候，我看见在她身上就连这些向往都没有，面向正义的向往都没有，所以我看到的是失去了圣灵同在，相当危险！凯凯，萧明志的表现你看见了没有？（凯凯：没太注意。）你没有看见他的表现？他和我唱对台戏你看见了没有？（凯凯：这个看见了。）他和我唱对台戏，圣灵会怎么看呢？给他两条路，他说没路走，反过来还对抗、叫嚣，即使这样，任真真站在了哪边？我交通的时候，任真真还说她看清了，可最后呢？最后选择的是什么？所以说让我害怕。我想让你和任真真两个人当两个柱子呢，结果你俩是这样的表现。咱得记住那天每个人的表现，为什么得记住那天每个人的表现呢？就和亚伯拉罕一样、约伯一样，神试炼他的时候临到了一些环境、临到了一些话，关键不关键？记住它，然后随后咱去经历、去体验！

刚才我说的这个话你听进去了没有？（凯凯：嗯。）你现在害怕吗？我交通了这个你有什么想法吗？（凯凯：没啥想法，我觉得以后这个路我肯定会去走，我不会受她的影响，这些事情左右不了我，不管她以后怎么，就说是她不信了，也左右不了我。因为去年的时候她就跟我说过她要去打工了，她说过这个事情，我说你要打工意味着什么，你想好，你随便，也就是这些事情左右不了我，该配合的我肯定去配合。至于能走到哪一步，那是以后的事情。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肯定是尽我自己的力去配合了，我认为这些事情影响不了我。）现在不是探讨这些事情在你身上能不能左右你，假如她不信了，你受不受影响，现在探讨的不是这个话题。我刚才一直和你说什么了呀？就你那天晚上的表现你害怕吗？（凯凯：……）（肖红：你的那个态度你就没认识到，你那态度就是叫嚣、对抗，你就是“拒绝你给我所谈的这一切，你给我谈的这些是拯救，但是我不需要，我就能走这个路，不需要你给我谈。你给我谈的这个对人是一个捆绑，就是一个控制。”在你里边是这样认为的，你没有领会了谈的这一切是为了救你，也是为了救她，说的是你对你的这个态度、观点就没有认识。）神在那边问你了：“你顺服我的要求了吗？”你是说：“她的生死不影响我。”这两个话接不接轨？神拯救人，神拯救的是什么人？神说：“你信我吗？”你说：“她不会影响我。”你说的和神问的有没有关系？神说：“你相信我是主宰者吗？你顺服我的主宰与安排吗？”凯凯，你说什么？“你不受她的影响。”凯凯，你说这两个对话接不接轨？我说：“凯凯，一二一、一二一。”你告我说：“我不受晓丫的影响。”这两个对话接不接轨？

（萧卫：凯凯，我今天通过弟兄给你的交通明白了什么是亲娘，弟兄作在你身上的，呀，我感觉都说不上来，是一种心酸、难受！弟兄是在竭尽全力地往回拉你了，我就是这种感觉，但是你领会的不是，你一直钻在那里边。弟兄一直和你谈的是后果、严重性，你这样走下去就把你害了。先不说晓丫，就说你咋走呀，是说这个了。）我从始至终没有说晓丫影响了你，我没有提过这个话题。（萧卫：你没有听懂这会儿弟兄给你谈的主要点在哪儿，说的是这后果、这严重性，你现在看不到这儿。弟兄给你谈了一大堆后果以后，你说什么呢？“我不受她影响。”你就没有听懂弟兄背后的心意是什么，弟兄背

后的心意就是你不能再这样走了，再这样走就完了，把你害了。）凯凯现在是把我定规在什么里边了？“弟兄就是要拆散我俩了”，他就一直围绕着这个说话，“弟兄要拆散我俩了，弟兄的存心目的就是要拆散我俩了，目的就是不让我搞对象。”所以说我再说多少，他都是“她不影响我信神”。（肖红：凯凯现在就和任真真说的话是一模一样，我给任真真谈了那么多，任真真说的什么呀？“我本分尽好就行了，这个不影响我的本分。”就对不上号，就不理解说这么多的目的是什么。她的目的就一个，把事做了就行了，就是光作工不进入，就跑到这里边去了。给你谈的是你生命进入该走的，你谈的是工作上不受影响，怎么谈都是工作不受影响，就谈不到进入里边去。）我给你谈的是什么？我给你谈的是神的作工，我给你谈的是神要什么样的人，我给你谈的是你怎么样走才能蒙拯救。而你给我谈的是什么？根本就不挂钩！神今天来在地上，神找的是与他相合之人。那神看人的什么呢？神看的是人是否对他顺服。就是说不管摆设什么样的环境，神要的是你与神相合，看你是不是顺服神的人，并不是说这件事情怎么样，并不是说给你摆了个对象怎么样，她追求不追求，影响不影响你，这一切都不重要，神主要是看你对神的要求是不是顺服！

还记得神交通什么了吗？神说“好比说，神告诉你去落实一件事情，说‘吃完饭把碗舔得干干净净的，像洗了一样，这叫讲卫生，这叫不浪费粮食’，这话简不简单，好不好落实？（好落实。）如果神这么要求，就这几句话，不说难的，也不说情形、败坏性情，不分各种情况，就这一个事你怎么落实，怎么实行？对你来说这句话就是神的话，就是真理，就是你该遵守的，你该做的就是每天、每顿、每次吃完饭都按神所要求的去做，那你就达到遵行神的道了，你就把神的话当成是真理，当成是你该遵守的对象了，你就是实行神话的人，你在这个最简单的事上就脱去了敌基督的性情。反之，你听完这话之后嘴上答应，也记住这几句话了，结果吃完饭之后一看碗里还有几粒米，心想‘我还有事，忙着呢’，把碗往那儿一放就走了，下次吃饭还这样。这几句话你是记在心里了，什么时候实行不知道，天长日久之后这句话就忘了，你不但没实行还把他丢弃了，这是什么人？这话在你这儿没有落实，你是不是听完神话就能够遵行神道的人？是不是追求真理的人？很显然不是。不是追求真理的人，能不能定性为是敌基督

呢？不实行真理一定就是敌基督吗？（不是。）这种人把神的话当耳旁风，没当回事，也没实行，也没什么想法，就是忘了，这不是敌基督。另外一种人他听完神这几句话之后，‘吃完饭舔碗？那多丢人啊！谁舔碗啊，又不是要饭的，再说现在粮食多得是，又不是没饭吃，舔什么啊，丢人现眼，我才不舔呢，谁愿意舔谁舔。’有人说：‘这话是神说的。’‘神说的也不行，神就不该说这话。这话是真理吗？才不是呢。神说的话也有不起眼的，也有不合逻辑的，也有不怎么样的，对人的要求不见得都是真理，我看这句就不像。神的话要是真理的话，比如主耶稣说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这话才是真理呢！吃完饭让人把碗舔得干干净净的，这叫讲卫生？直接洗不就完事了嘛，为什么让舔哪？舔碗这事就不合我的观念、想象，到哪儿都行不通，让我舔，门儿都没有。讲卫生就是这么定义的？我用水洗，用消毒水，那才叫讲卫生呢。’这类人听完这话他有想法，内心抵触，还嘲笑、诋毁。”（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二十八）》）神说吃了饭后让你把碗舔干净，神说了这个话以后，你舔还是不舔？把碗舔干净和咱说的这个自戒、强戒是不是差不多？神在这儿就看神说了“把碗舔干净”这个话以后你是不是能顺服，你是不是与神相合，神要求你舔你就舔吗？但当神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好多人是不是有想法呀？有的人说：“神说了，神让舔我就舔。”有的人说什么呢？“这是干什么呢，让人做狗呢？”他舔不舔？“我可不舔，狗才舔碗呢。”神的话就是真理，神怎么说咱怎么来，神要的就是一个人的顺服。可咱是怎么做的呢？神对咱提出了要求，咱不是去顺服，而是持守着自己的想象观念，活在自己的想象观念里来跟随神，你说那样能跟随神吗？咱那天交通了那么多，最后就是让你表态呢，让你站见证呢，让人看呢，让撒但看呢，也让神看呢，在这个时候主要就看你能不能顺服神，咱说得是不是很清楚了呀？你是否愿意与神相合？我看的是你能不能与神相合，看的是你有没有顺服神的心志与态度、观点。而你是把我放在一个不义的位置上，你看着我总要拆散你们，总和你们过不去。那两次叫你们过来和你们交通了，你们心里怎么想的呢？“一看叫的是我们这几个人，就知道是要针对我们呢。后来一看又是我们这几个人，一看就知道弟兄是想干什么呢。”咱就活在这个里边了。（肖红：这个确实难转，所以必须得有圣灵作工，必须得有寻求的心。现在是不定规、不定义。但你

要是没有寻求的心，要想放下、改变，那改变不了，因为得有神的开启光照才能明白。如果你这里边有个对抗的心、抗拒的心，神不开启，你就领会不了，再交通你也到不了给你交通的这个路上，总是在岔道上，因为你是歪着脖子看，所以怎么看都是歪着的。就和任真真一样，她就认为是利用她，就认为咱的目的是让她一心一意为工作，不让她有情感。她就不知道咱是什么意思，所以她看咱就是不对的，“你为什么不让我有一点自由？你咋就有自由？你们都是过来人，我们这还是年轻的，你们有咋不让我有。”她里边就是这些东西，这些已经满了，心里已经定了。）神是用你忠于神的表现来打败撒但，证明一下撒但在你身上没有可作工的余地了，撒但在你身上控制不了你了，神就得胜了，撒但就败了。可咱是站在自己肉体利益上边，总害怕自己肉体吃了亏。

凯凯，我交通的目的是什么？（凯凯：让人听话、顺服嘛。）你看见什么了？（凯凯：神要的不是作工的多少，是说你这个人能不能与神相合、能不能顺服神。）那这意味着什么？（凯凯：意味着能不能被神成全，意味着能不能剩存下来。）就记住这几句话了。你看见我的心意了吗？（凯凯：看见了。）我的心意是什么？（凯凯：让人能蒙神称许，合神心意，剩存下来。）没有了？（凯凯：嗯。）你还是看不见我的心，你常看见的好像是一个“包裹”着的心。你只是把我刚才说的一些话说了一下，我作的什么工作？我在干嘛？能理解吗？（凯凯：能。）我在干嘛呀？（凯凯：交通神的心意，扭转人错谬的看事观点。）我交通让你与神相合、让你顺服神，我的心意是什么？心意就是让你顺服神？（凯凯：能剩存下来。）咱说出来的这个话总是硬邦邦的，看不到一点爱。你感觉到爱了吗？能不能感觉到爱？（凯凯：能嘛。）但是我怎么从你的话里边看见，你就没有感觉到一点爱的流露呢？神是要唤醒人的心、唤醒人的灵，恢复人原有的良心理智，有没有这良心理智？有没有懊悔？有没有感觉到惭愧？你告我说“她不会影响你”，可我在这儿看到的是我不会影响你！我能不能影响了你？（凯凯：能呀。）凯凯心里堵住了，“你不让她影响我，你非要影响我，你也太霸道了、太不讲理了。”就和小华说肖红一样，“都是个受造之物，为什么就是我做饭，你吃饭？”能翻过个来吗？（凯凯：能。）瞌睡了这是？（凯凯：……）现在有心里话要说吗？（凯

凯：没有。）哎呀，我对录音机说了这么多话，录音机只是会录个音，它不会有思想的。你说我和你说了这么多，肖红和你说了这么多，你就没有心思？没有想法？（凯凯：……）你对我有没有恨？（凯凯：没有。）没有恨，也没有感恩？（凯凯：知道该怎么去走这个路。）我又没有问你知不知道怎么走这个路，我是问你有没有感恩。（凯凯：感恩应该还发现不了。）那你恨我吗？（凯凯：不恨。）为什么没有恨？（凯凯：你说得对着了。）我还以为是习惯了，已经麻木了。对肖红有恨吗？（凯凯：没有。）她也是说得对着呢？（凯凯：嗯。）说得对着呢，你还不应该感恩？（凯凯：可是良心还没有复苏，感恩不了。）（肖红：还没有被唤醒呢，所以需要好好祷告，需要从神领受，回去揣摩揣摩。）

从跟随到谈判到宣战（十）

晓丫，单小北说她感觉和你很难沟通，不是她一个人有这个感觉，我也觉得和你很难沟通、很难相处，在肖红这里好像也是一样的吧？（肖红：嗯。）我现在对晓丫、凯凯是特别感兴趣，感觉人家就是海底的那个奥秘一样，我能力有限，我探不到底。要说其他人有什么问题，我一下就看出来了，但是在晓丫这儿，我看不透，我这火眼金睛不行，所以就需要晓丫和我表白表白。这个表白简单吧？要说谈谈认识自己，这有点难度了，因为认识自己首先得找见神的态度、观点，得站在神一边说话，而这个表白就是站在自己肉体利益这边说话，就是说自己怎么想的、怎么认识的，这个很简单，是吧？晓丫，能表白吗？（晓丫：表白啥呢，我不知道该说啥。）你对我有成见吗？（晓丫：没有。）对我有什么误解？（晓丫：没有。）你和我之间是熟客呢，还是面对面却不相识呢？（晓丫：熟客。天天见呢，不就是熟客呀。）可我怎么觉得是面对面却不相识呢？我好像在某个玩具城的布娃娃里边见过晓丫，我只认识晓丫的面容，却不认识晓丫的内在。晓丫，你对我有没有成见啊？（晓丫：没有。）那你对我有没有误解呢？（晓丫：也没有。）那说说你对我的爱吧。（晓丫：那更没有了。）更没有？那说说你对我的了解、认识。（晓丫：……）那你有什么？爱、恨、情、仇，都可以谈，就不要让我一个一个地问了。（晓丫：……）如果爱、恨、情、仇都谈不出来的话，那是什么呀？（萧朵：萍水相逢。）对了，那就是萍水相逢。晓丫，咱们是有爱、恨、情、仇还是萍水相逢？（晓丫：不知道。）呀！除了爱、恨、情、仇就是萍水相逢，再没有其他的了吧？（嗯。）我说咱是萍水相逢吧，你说不是，是吧？（晓丫：嗯。）那既然不是，那肯定是有爱、恨、情、仇，谈谈吧。（晓丫：……）难不难？（晓丫：……）你和我没有爱、恨、情、仇，你和肖红呢？（晓丫：和她怎么了？）（肖红：有没有爱、恨、情、仇。）（晓丫：……）懒得搭理她？（晓丫：没有啊。）咱们之间的关系属于哪一种？是爱、恨、情、仇，还是萍水相逢？（晓丫：……）萍水相逢过来是什么呢？一面之交，是吧？晓丫，没话说？（晓丫：说哪方面呢？）说哪方面都行，我都给你放这么宽了，爱、恨、情、仇都可以谈，萍水相逢也可

以谈。（晓丫：你对我是爱，我是不知好歹。）（肖红：你真看见了？）你怎么看见你不知好歹的？（晓丫：……）你怎么看见我对你是爱的？说说。（晓丫：那天聚完会走的时候，我看见你生气了。然后我心里边就想，让站见证呢，没站住。第一次聚会的时候，我心里边就想着我听了那么多，今年不能跟之前一样，不能不说话，不能不吭气，不管有啥我得说、我得谈，但是聚会你问我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的这个脸面放不下，不敢说。我也想呢，我为啥不说话呢，我不说话到底因为啥呢？一个就是不敢活在光中，再一个就是，我一说啥，你再把我解剖一顿。）怕解剖？（晓丫：嗯。）你刚才说的不敢活在光中和怕解剖是一个意思？怕活在光中是什么意思？（晓丫：怕活在光中就是文稿一下发，人就都知道我就是这人了，就是这种。然后还有一方面，我感觉我这个人本身就懦弱，心里话不会说，在我这里就没有谈心的这个概念，我跟我家里人就不谈心，包括跟弟兄姊妹也是，在教会里的时候也是，没有这么去谈过心，就是像你谈的你家闺女一样，对人有所防备。你给我交通的时候，我知道揭露解剖对人好，我是想让解剖又不敢让揭露解剖的那种。然后肖红说现在整音频的就我一个人，对我有期待，我心里就想着你对我有期待，我对我自己没有这么大的信心。）

（单小北：我俩在原教会就认识，在原教会的时候她就不是这样的。在原教会的时候，她虽然有那些败坏性情，她尽本分的时候，和人也争执、也吵呢，也有观点不合的时候，但是她的心是想把本分尽好。临到事的时候，她一开始的时候会流露败坏，但是过后她也有反省，她能够谈她里边的想法，也有些认识，还能再去配合，以前我看她是积极向上的、往上配合的，整体来看是往上走的。但是现在我在她身上看不见这些了，她现在没有那个心志了。现在我看着她就是混呢，跟着就行，没有追求的心志，原来的那些都没有了。）这是什么原因？你是从什么时候看见她没有追求的心志？从有了病以后，还是从搞对象以后呢？（单小北：从搞对象之后。）很明显是吗？（单小北：特别明显。但是之前我和她在一起尽本分的时候，她还没有到了现在这种程度。那会儿凯凯有时候有事就会去我们那里，凯凯一去了之后，他们两个人就成了一个小团体了，凯凯经常和晓丫在一个屋里说话，有的时候在外面听见好像是他们两个人说话呢，我们就进去，

可是我们一进去人家就不说了。凯凯不在的时候，她有什么了要么是跟萧草谈，要么跟沈冲冲谈，当凯凯一去，晓丫就不跟我们沟通了，就是有啥不谈的那种，凯凯直接就把她的心给封闭了。凯凯一去了她就变样了，凯凯走了一段时间能好点，和我们也说、也笑。）家庭是她的归宿，晓丫已经是把凯凯当成她的归宿了，她一切的消极软弱、不往上够和这个都有关系，是吧？（晓丫：这个……）谈吧，没事。这个我和你说过多少次了，能够通过交通就解决问题的，咱是不会公布于众的。但当和你交通的这个话不起作用，这才开始加重呀。加重也是再和你谈，最后没办法了，才亮在光中，这就是神说的你能经得住烈日的酷晒吗？是一步一步加深的，就像父母教育孩子们一样，和孩子好好说话就能解决了问题，他不可能骂孩子；如果骂能把孩子骂过来，他是不会打孩子的；如果打能够把孩子教育过来，他不可能把孩子抛弃，这个你能明白吧？你在我这里也能看得见我所实行的是这个原则，那你还受什么辖制呢？（晓丫：……）你说怕放在光中，你和我交通还怕放在光中吗？你的言行举止，神看见了没有？（晓丫：看见了。）那你在不在光中呢？而且神今天给咱交通得那么清楚了，都交通到了情欲，人都避讳的词、都不敢谈的词，神是不是都给咱谈出来了？（晓丫：嗯。）情欲那不是败坏，神说得很清楚。教会建造那时候的行政不允许男女配搭是神作工的需要，那时候必须用行政卡着你，神的工作才能扩展出去，如果不用行政卡着你，神的工作无法开展，因为那时候神话掌管不了你、控制不了你，所以全凭行政来制约你、控制你、卡住你；现在是国度建造时期，是让你去认识、明白什么是邪恶、什么是正面事物、什么是反面事物、什么是黑、什么是白、什么是作为一个真正的人该有的，从而让你能更好地实行神的话，所以教会建造和国度建造的区别就像是守诫命和实行真理的区别。教会建造那时候你是不明白真理的，不明白真理就需要你干什么呢？就需要你守住诫命。守住诫命是为了让人更好地实行真理，守住诫命是为了让人不犯罪，不开小差，不搞对象。人一搞对象、一打岔，还能献上自己吗？神的工作还能开展吗？世上人说什么呢？“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是吧？（嗯。）你在神家还敢男女配搭吗？要是男女配搭的话，还没到荣耀神名的时候就完了！因为国度还没有建造呢，小三也生下孩子了。所以没办法，那时候只能是让人守住诫命。到国度建造的时候，就开始让你去逐步地认识。守诫命是为了让你更

好地实行真理，实行真理又是为了能更好地守住诫命。现在是国度建造，就是让你实行真理呢，所以神现在就把真理公布于众。什么是家庭、什么是婚姻、婚姻代表着什么、家庭代表着什么、情欲代表着什么，把这些真理都告诉了你。还告诉了你情欲不是败坏性情，败坏性情和情欲是两码事，不挂钩，所以说人有情欲不丢人现眼。但是神说结了婚才可以释放情欲，是吧？结婚以后就可以释放情欲了，这是个正常现象。原来是守住诫命，现在是要你实行真理，实行真理又是为了能更好地守住诫命，把这个给你阐明以后，让你认识以后，让你实行真理。神告诉你人有情欲正常，但有情欲该在什么背景下释放，结婚了才可以释放情欲，这是不是给了咱明确的路途？神说得很清楚了，这还有什么丑？说这些的目的是要说什么呢？意思是要解开你心中的这个疙瘩，男婚女嫁和这个情欲不是什么丑陋的事。

从你们开始搞对象以后，这边好像一直是卡着、压着，这个卡着、压着的目的意义是什么？你不要误解，这个卡着、压着不是不允许你搞对象，是说你搞对象会给你带来一个严重的后果。现在正好是神作工的关键时期，是定人归宿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去搞对象然后结了婚，那会有什么后果？你还记得神交通过，现在这班人有福了吗？神说："当然，这也就意味着，神所拣选的这个人类中即将产生神盼望已久的管理万物、成为万物的主人这样的一班人。"（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什么是追求真理（十七）》）神来拯救人，神要让人做万物的主人，让人去管理万物，这个工作是从来没有过的，是开天辟地的工作，管理万物的人也是从此而产生的。以前的祖宗也就是咱的祖宗是不是管理万物的？不是，那是挥霍万物的。现在话语时代审判刑罚、揭露解剖，一切是为了洁净人、征服人、成全人。成全你主要是让你能管理万物，神要把万物交在你手里边，等你能管理万物了，蒙拯救了，被成全了，国度建造就结束了，那就进入千年国度时代了。也就是说话语时代还有一千年呢，话语带领你走这个路还要走一千年呢，一千年以后才是完完全全的国度时代，才是人管理万物的时候。这一千年都是让人生命长大的过程，是操练人实行神话、活出神话的过程，也是操练你管理万物的过程。咱就不要说以后怎么样了，就这一千年间依然还有繁衍生息是吧？在这一千年间，咱走在了队伍的最前边，那你是谁呀？你将是万物管理者的祖先。人类的祖先是亚当、

夏娃，是吧？但是能够管理万物，蒙拯救、被成全的新人种的祖先是谁啊？想想可怕不可怕？你即将要成为万物管理者的祖先，你不是败坏人类的祖先，你也不是摩押的后裔中国人的祖先，是吧？（嗯。）而你是脱胎换骨的新人种——万物管理者的祖先。而这个祖先将要怎么呢？将要记入史册。你走在了前面，你是给人立标杆的，也可以说你就像当初的亚伯拉罕、约伯。以色列人一说就说自己是大卫的后裔、某某某的子孙，你今天追求真理，能够蒙拯救、被成全，你的后裔有可能就成为万夫长、千夫长、百夫长，对吧？那以后的人一说你的后裔时会说什么呀？这个千夫长是晓丫的子孙。那时候丢脸不丢脸呀？（单小北：不丢脸。）好家伙，晓丫的子孙人家是千夫长！记入史册了。

你想想神赐福于亚伯拉罕的时候，神说什么呀？（神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创 22：17-18））亚伯拉罕幸福吧？（嗯。）那他有你幸福吗？（单小北：没有。）《神三步作工的纪实精选》里记载："以撒因为自己的妻子不生育，就为她恳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了他，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双胎在她腹中彼此碰撞，她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她就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回答她：'两国在你肚里，两族从你腹中要分出来；将来这族必强过那族，大的要服事小的。'""我的重孙子要打起来了。"你说亚伯拉罕在活着的时候看到这些难受不难受？（难受。）和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比亚伯拉罕有福多了，是吧？（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要厮杀、是要打呢，你是万物管理者的祖先，那你的子孙呢？还打吗？（不打了。）你的子孙是要进入国度的，他是没有忧伤、没有眼泪的，当你看见这个的时候高兴不高兴？心得不得安慰？（嗯。）一想到这儿啊，"就即使我没被成全、没有蒙拯救，我就是个忠心效力的神也恩待了我。"怎么是恩待了你呢？忠心效力的以后繁衍生息不繁衍生息？（繁衍生息呢。）神没有剥夺他这个繁衍生息的功能吧？（嗯。）那他是不是就有后裔啊？忠心效力者还有后裔呢，所以即便你作为一个忠心效力者了，但你的后裔进了国度了，你看见这个以后什么感觉？你这一生有没有意义？有没有价值？（单小北：有。）就即使你没有蒙拯救，即使说你成了一个忠心效力的效力者，但你的后裔是万物的

管理者，那你看着你的后裔是万物的管理者，你是什么心情呢？晓丫，听了这些以后，你现在还消极吗？（晓丫：……）你比亚伯拉罕还有福呢，亚伯拉罕那个还算不上有福，他哪有你有福呀！晓丫，是不是？（晓丫：……）咱就不要说一千年以后了，就说再过五百年，你有多少子孙？当大灾难过去以后，就是千年国度时代开始了。假如你剩存下来的时候是个忠心的效力者，那你说你的子孙后代就一定是效力者吗？那时候就再没有大红龙的搅扰了，等你的子孙生下来以后，他进了学校还有毒素吗？（单小北：没了。）没有毒素了，那是生存在一个圣地，一出生接受的就是真理的浇灌，你还怕他得不着真理呢？你还怕他剩存不下来呢？你还怕他被敌基督迷惑了吗？用你担心吗？（不用了。）那你兴奋不兴奋？（兴奋。）激动、兴奋。晓丫，激动吗？（晓丫：……）走神了没听进去？（晓丫：嗯。）

晓丫，你知道大卫是谁的子孙吗？咱看《圣经》的时候，见有人说“我们是大卫的子孙”，你说他们说这话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到了一种荣耀啊？大卫的后裔高兴是因为他们是大卫的子孙，是吧？（嗯。）那大卫是谁的子孙？大卫是外邦女路得的重孙子，咱念一下这个记载吧。（《神三步作工的纪实精选》里记载：“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得做妻子。第二年，耶和华使路得怀孕生了一个男孩。他们给他起名叫俄备得。拿俄米非常高兴。城里的妇女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天没有撇下你，使你无有买赎权的近亲，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扬名。他必使你精神百倍，养你的老，因为他是爱你的儿媳所生的，有这儿媳比有七个儿子更好。’拿俄米爱路得的儿子，就像是自己的儿子一样。假如她知道，将来俄备得的孙子——大卫，被神膏立作了以色列的大君王，外邦女子路得成为以色列历史的一部分，那她就更高兴了。”）大卫是外邦女子路得的重孙子，三代人，人家还有四代同堂的呢，是吧？（嗯。）三代人都还能见面呢，而且那时候的人寿命也比较长，那更能见得上重孙子了。大卫的祖奶奶路得是个外邦女，晓丫，你知道我给你谈这个是什么意思吗？是要谈神的工作，让你看见神现在作的是什么工作，让你往后看，你即将成为万物管理者的祖先的其中一个。这是以后要发生的事，也是你即将要看见的。现在有的人处于消极状态，“哎呀，我不通灵啊、我不明白真理呀、我愚昧无知呀……”是一种消极被动的状态，是吧？（嗯。）感觉自己是神

要淘汰的人，或者是看着人家别人追求真理，看着人家有素质，自己就消极走不动了，有种嫉妒的心，是吧？我给你交通这个就是要你把这些东西给抛开，你嫉妒他干嘛呀？你就是不嫉妒他，你将来不也是万物管理者的祖先？是吧？把你的眼界打开，你以后不是那个捡破烂之人的祖先，你是管理万物者的祖先，你的子孙后裔是管理万物的人。晓丫，今天咱是给你鼓气呢，让你看见前边的路和福分，是吧？（嗯。）敢想不敢想？（不敢想。）从来没有想过吧？（没有。）咱就不要说三代同堂了，就说四代同堂用几十年？（单小北：八十岁就四代同堂了。）八十岁就四代同堂了。有的人结婚早，人家十七、十八岁就结婚了，到七十岁左右的时候就四代同堂了。六、七十年的时间，那是转眼之间，也就是说人的一生是转眼之间啊。你说过六、七十年以后，是什么场景？过六、七十年，神的作工结束了没有？我说的这个作工结束是说大红龙灭没，大灾难过去。你说在饥荒、瘟疫里边能存多少粮？能存七十年？灾难七十年还不完？（完了。）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要和你说的是，灾难一结束就意味着地上再没有什么了呢？再没有忧伤、没有眼泪，也可以说没有死亡了，剩存下来了。七十年以后，你再繁衍生息你的子孙绝对是剩存下来的。不用担心“我的子孙能不能剩存下来，神的工作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呢。”刚才说了人家外邦女路得的重孙子——大卫，是吧？（嗯。）所以咱的眼界得放宽一点，看看将要发生的。（前景。）是一个前景，也是一个路。晓丫，这相当于给你打了个什么针呀？（镇静剂。）把你这个心脏给你放在肚里，不要害怕，不要消极，放下这个消沉的情绪。神告诉你说追求真理要放下这些消极情形，然后我再给你打一针镇静剂，让你怎么呢？你就为着你的重孙子活吧，为着能做万物管理者的祖宗活吧。那这个消极情形还要不要了？不要了，让你没有这个消极的成分。

我刚刚给你交通了外邦女子路得，是吧？（嗯。）交通外邦女子路得是什么意思呢？我给你说这个话，你可能会认为是在说假话、空话，达不到，所以让你看看历史，看看神是怎么作工的，看看神作过的工作，主要就是要给你说路得是个外邦女。那中国人是什么人？是被神咒诅了的。你不要认为中国人被咒诅了，和人家十二个支派没瓜葛了，就消极了。你和十二个支派有瓜葛又有什么意思呀？你即将就

成为管理万物者的祖先了！我给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给了你一个极大的信心！一个极大的信心、愿望、方向，让你寡妇熬儿。你说寡妇有了病能不能死呀？（死不了。）死不了，她不能死。因为什么呢？她还有儿子呢，她死了以后，她儿子咋办呀，所以她不能死。如果寡妇没儿子，她能活几天？（活不了几天。）她失去了活着的希望了，她就活不了几天。那我今天告你说你还有子孙呢，你还失去活着的希望吗？你就不愿意死了。交通这个就是要提起你追求真理的信心、心志。就即使你是一个忠心的效力者，以后也要繁衍生息呢，那你说，对你来说可以说是极大的安慰，是吧？（嗯。）今天受点苦，以后你要享受多大的福分呢！晓丫，刚才交通的听明白了没有？（晓丫：嗯。）那你还受什么辖制？（晓丫：……）刚才交通这个的目的、意义是什么？是因为你活在一种消极情形里边，不主动积极。

（晓丫：你刚才说的这个我能听懂。我自己感觉以前都是热心，就感觉自己没有那么追求，之前都是神带领、神作的。从我去年生了病以后，心里就感觉没有那种劲儿了，心劲儿没有那么大了，还有就是生活上的压力。我现在能认识到的就是以往都是神作的，不是我好，现在让脚踏实地地走这条路，我没有那么大信心，只能是尽自己的力，能配合多少就配合多少。）还有没有了？（晓丫：在原教会的时候，我是在教会里尽本分呢，没有去外边尽过本分，跟上这一步的时候，让我整理音频，我知道这是对我的高抬，看得起我才让我尽这个本分。我没有像人家卫军军那么有信心。）为什么没有那个信心？（晓丫：不知道。从我自己来说吧，我感觉我自己也不是追求的人。上次你给我们交通完以后，回去我也想呢，当时你问的时候，我看到你生气了，一个是没有见证，再一个是从我自己心里来说，就是没有那个信心。一下经历了这么多，就像世上人说的心怂了，没有那个心劲儿了。）这个没心劲儿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晓丫：我自己来衡量我自己就不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我心里边就感觉你们对我有期望，我对我自己没有信心。）那你知道这是怎么造成的吗？（晓丫：不知道，但这就是从去年我住了院到现在的一个情形。）这不是从去年开始的呀。（晓丫：我自己心里觉得是这样的。单小北刚才说了我以前在原教会的一些表现，其实以前都是奔着得福做的。）从去年开始，你是彻底看见没福了。彻底没福了，也就彻底失去希望了，所以

走不动了，现在你就是走到哪儿说哪儿了。（晓丫：现在我就感觉自己能干个啥就干个啥。让我整理音频呢，但这两天我的身体也不行，人家着急要了，我弄不出来，然后我想着人家萧娜比我有负担，让人家萧娜弄吧，我在后边能弄多少弄多少。）你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晓丫：不知道。）在《在行政管辖内的人才是神家人》这篇文稿里，我给欣然然交通的时候说了，人的刚硬，人的理智太差了，还没有小改的理智呢。没有小改的什么理智呢？她平时不聚会，孩子发烧到了三十九度了，她咋呀？赶紧聚会去了。她为什么赶紧聚会去了？（萧草：她怕孩子发烧烧坏了。）对呀，她还有一个理智，“孩子发烧了，我不敢离开神”。就不管是规条性的还是什么也好，她有这个反应。可你呢？要是别人消极软弱，那个正常，但是你消极软弱一点不正常呀！（晓丫：没懂，什么意思呀？）（肖红：没有病的人，人家敢消极软弱，你有这么大的病，还能消极软弱呀？你有这么大的病，按理说就该豁出去了，可是你连个心志都没有，这就不正常。）我给你说你没有小改的理智，小改她孩子生病发烧三十九度的时候，她没办法了，就赶紧去聚会了。她害怕啥呢？她不就是害怕孩子死了吗？不就是这么简单的原因？（嗯。）如果她孩子不发烧，她不会去聚会。可今天你有她的理智吗？（晓丫：没有。）如果今天你没有病，你消极软弱，这个我理解，人有败坏性情，可今天你有病在身，而且还让你生活受到了拮据，你还能消极软弱，这个就难理解了。因为你在有病的情况下，生活又受到了拮据，然后你又消极软弱，你这是在干嘛？是在与神对抗、叫嚣！是用什么对抗、叫嚣呢？“我就是死，我也要对抗到底！”以死对抗！“我死我也不追求，就是因着这个病取了我的性命，我也不会追求！你就是不给我一分钱，我生存不下来，没钱买药，我也不会追求！”要对抗到底！以死相逼！你用你的生命，用你这个死来逼着神，“我就不跟随你！”在灵界里看，就是这么个事。

在神那边说疾病临到是什么呢？（肖红：爱。）是爱。为什么呢？神把这个疾病降在你身上，是要怎么呢？是要逼着你呼求神。让你有这个病，你在这儿看不好，在哪儿也看不好，有钱也看不好，没办法，最后呼求神：“神啊，我这是咋啦？”是让你来呼求神呢。晓丫，你得了病，神说“晓丫在这儿不听话，给她个病。”你有了这个病

以后，神在那儿等啥呀？“你来呼求我吧。”神等的是这个。可晓丫说什么呀？“你没有给我病的时候，我还信信你，你给了我病，逼着让我来寻求你，你休想！我死也不会寻求你的！我死我也不会向你祷告的！”以死相逼，就用这个死来和神较劲呢。在灵界里来看，神是用这个病，逼着你来到神面前，而你在这儿是干什么呢？“神，你用这个病逼着我，让我来到你面前，休想！”消极就是背叛，“神，我不会呼求你的！你休想！”这就是个背叛。所以说，在你这儿未得病以前，你是一个情形，等你得了病以后啊，你是变本加厉！休想！这合不合常理？不合常理。但为什么会有不合常理的这个现象呢？如果放在你们身上，放在其他人身上，都不会做这个事，但放在晓丫身上，她必然要做这个事。（为什么？因为她刚硬？）太刚硬是一个，更主要的是有前提，情感在里边呢。她的病从哪儿来的？神说：“我不给人留有‘释放’情感的机会，因在我并无情感，我已恨恶人的情感到一个地步，因着人与人的‘情’才将我放在一边，因而我成了人眼中的‘第三者’；因着人与人的‘情’才将我忘记；因着人的情，人才趁机又将‘良心’捡起来；因着人的情，所以人总是厌烦我的刑罚；因着人的情，人总是说我不公也不义，说我处理事不给人留情面，难道在地上我也有‘亲属’吗？”（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二十八篇》）神说情感就是神的仇敌，因为人有了情感以后，神就成了第三者。什么是第三者？（萧草：中间插了一杠。）中间插了一杠子，人家两个人是一对，你在中间插了一杠，是不是就是第三者？这个第三者是不是人所唾骂的？（肖红：嗯。）人家俩人是一对，第三者就是不应该存在的。神是来迎娶新娘的，你在没有情感的时候，你是谁呢？你是受造之物，你是跟随神的，你的心是跟随神的。当情感出来以后，神是谁？（第三者。）“是因着你神使我们之间的距离产生了隔阂”，所以对神产生了一种排斥、排挤，听懂这个话了吧？（嗯。）如果晓丫和你们一样不搞对象，那当有了这个病的时候，她会怎么呢？（肖红：靠神。）她会来到神面前，来依靠神、投靠神，她会产生敬畏神的心，她会有害怕。有恐惧、有害怕，这是必须的，“你尽本分积极不积极，我必须得先积极尽本分。”为什么呢？就是搞交易的心也算，“我好好尽本分，我这个病就能好。”是吧？最起码得有保罗的那个理智。你现在走不上彼得的路，没有彼得的理智，你先走上保罗的路，最起码得有保罗的自知之明，用尽本分来换取病好，做一个交易

吧？（嗯。）但是当你有了对象以后，神没有作什么，也就是神不管的时候，那你在尽本分的时候，就有了啥了呢？就有了掺杂了。也就是说你尽本分的时候是先搞了对象以后，才能尽本分，那你说你尽本分还能忠心吗？（不能。）不能忠心了，尽本分有了掺杂。也就是说原来你尽本分可以尽八个小时，但你在尽本分的过程中搞了对象以后，你的心静不静？你的心能静下来吗？心静不下来。那你尽本分的时间就成了六个小时，更甚至你尽的本分就成了应付糊弄、欺骗了。当你尽本分应付糊弄、欺骗的时候，这是不是和神要作的工作打岔了？（嗯。）神说你不要搞对象，因为搞对象人和人就有了情感，有了情感以后，这个情感就在中间把神与人隔开了。神恨恶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但是咱放下放不下呀？晓丫放不下。我和你说的是你可以自由选择、可以搞对象，但是你现在不适合搞对象，因为咱在这儿要尽这个重要本分呢，在我这儿是想让你当柱子呢，也想让凯凯当柱子呢，但如果一搞对象，那柱子就被虫蛀了，虫蛀了的柱子就不能用了。所以我为了让这个柱子能用，我尽力地去卡着你，让你不要去搞对象，给你一种压力，就是神交通的，如果你要搞对象，那你就到普通教会去吧。在我这儿呢，我是尽所能地帮你，尽所能地让你卸去包袱，保守你，可是你听吗？你不听。你不听，反过来你在心里边对我还有了恨、有了仇。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想的是："我所喜欢的，你总要剥夺，总要拆散我们。"当你对我有了仇、有了恨的时候，那你在尽本分的时候，会不会在本分上撒气？那是必然的，是吧？那你说圣灵看着吗？（看着呢。）那圣灵就要作事，那圣灵就得管教管教了，因为跟你说话交通根本不管用。就像父母教育你跟你说话一样，"孩子，现在是念书的时候，你一搞对象，就打岔、搅扰你上学了，你不能有个好的学历，出来就分配不了工作。你还小呢，不能搞对象，这不是搞对象的时候，到了二十四、五岁再搞对象。"跟你说这个话的时候，你因着有情感，能不能放下呀？你很难放下。在用话语劝你你放不下的时候，父母是不是就想要踢上几脚、打上几下？神就像咱父母一样，就要踢上你几下、打上你几下。踢上你几下、打上你几下，你感觉到疼痛以后，你是不是就听父母的话了呀？"呀，我惹父母生气了，刚开始父母骂我两句，忍耐着我呢，我还不听话，这下惹得父母打我了，我要是再不听话，父母就把我撵出去了，我不敢惹父母生气。"如果对父母有尊重的话，害怕、惧怕、尊重这些交加在里边，你还敢不

敢搞对象了？你就不敢搞对象了。你不敢搞对象了，这个事是不是就过去了？孩子就能回归到正常的生活里了。可是呢，这个孩子还有点倔强，他对父母没有那么大的信，也没有那么大的爱，他搞对象的心胜过了对父母的这个尊重。那父母就是再打他还管不管用？再打也不管用了，并且是怎么呀？（萧草：越打越对着干。）对着干的表现是什么？（萧朵：离家出走。）对了，离家出走了，私奔了。

在我这里是卡着、打着、管着，当我这样做不管用的时候，神就给了你点病。给你点病的目的是要干什么呢？那就是打了你几下，让你回转、悔改呢。可晓丫在那边怎么看呢？“给我这个病，逼得我还有路走吗？”没路可走了，她是不是看见了神的心意了？她看见神的心意了，也看见神的态度了。“我该放下谁呢？”两者在她心里厮杀，凯凯做在她身上的，是不是她自己所愿望的？是合她观念、愿望的。在这个情况下，神作在她身上的相对比凯凯做在她身上的那是什么？神作在她身上的，对她个人来说尽是伤害。这个时候，她往哪边站呀？（凯凯这边。）这种情欲、情感能放下吗？情欲放不下，所以“凯凯做在我身上的都是爱，神作得太苛刻了。”这个时候，她尽本分还有信心吗？还有心志吗？她本来应该是私奔的，但因着信神多年，她敢不敢私奔？（不敢。）不敢私奔，但又不能放下，这个时候就和父母产生了一种隔阂。但就即使有隔阂，她还不敢离家出走，所以这种消极一直在积压，积压到最后导致了什么呢？对神敬畏的心没有了。虽然没有敬畏了，但不敢跑。没有敬畏，不敢跑，这时候流露出了一个什么性情呢？就是现在的人常说年轻的孩子们什么呀？叛逆。晓丫处在这种叛逆里面，就要与神对抗了，“你给我病想逼我就范，我就是死也不能听你的！”这就是对抗。所以说，神说情感就是神的仇敌，因着情感晓丫死都不怕了。前面咱交通了，这个社会给人灌输了一种什么思想？（晓丫：爱情至上。）爱情至上。在万物中什么最大呢？爱最大、爱情最大。这个爱情至上，实际上就是一个什么呢？情欲至上。“爱情”这两个字其实就是情欲、欲望的一个包装词，这就是爱情。人家两个人在搞对象、谈爱情呢，谈爱情说白了那就是谈情欲呢。（谈情说爱。）谈情说爱是不是就是情欲呢？（嗯。）就是情欲的放纵。也就是说爱情至上说白了就是情欲至上。至上是什么意思？（最高。）最高了。咱信神呢，应该是尊神为大。咱前面交通了，神

也给咱交通了，目的就是让你认识这个邪恶败坏，让你真正地去认识，有一个真实的认识与看见。你说晓丫为什么这么痛苦？她为什么敢与神较劲？为什么疾病临到她了，病压住她了，她还要与神对抗到底？什么原因？（爱情至上。）爱情至上。在晓丫眼里边是爱情至上，就是咱看的电视剧，两个人走在一起，人家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就是私奔都是对的，人人都是支持。“我和凯凯谈对象，是不是也应该人人都支持呀？世界上的人都支持，但是来到神这儿了神不支持。就不要说神不支持了，就是弟兄你也不支持，肖红也不支持。”世上有句话怎么说的呢？“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桩婚”，是吧？（嗯。）有这些给她作为一个支柱，也就是有这些做她的后盾，她才敢与神对抗、敢与神叫嚣。“神你不是真理吗？你有真理，那你给我说说怎么那么多人是这个态度呢？你说这哪一个是真理！”站在了神的对立面，所以说她才敢有这样的态度观点。这就让你看见了晓丫做出了常人做不出来的事，“就即使我有了病，就即使这个病要命，我也不会低头的。”人家世上人说的是啥呀？头可断血可流后边是什么呀？（爱情不能断。）晓丫，是不是？（晓丫：你说是就是。）这怎么又成了我说是就是，这又不能正常交通了。（晓丫：反正什么时候交通都是这个。）（肖红：意思是你们交通交通就跑到我这搞对象上面了。）是这个意思吗？（肖红：嗯。）咱不是跑到这儿的啊，咱是刨根刨到这了，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必须刨到它的总根源。

从跟随到谈判到宣战（十一）

（晓丫：我说的意思是你们不能完全定义我这个病，我这个病不是完全因为搞对象。）这就跟看病一样，看病要把脉，是吧？有句话怎么说的呀？（萧朵：望、闻、问、切。）望、闻、问、切，是吧？经过把脉，望、闻、问、切以后，给你的这个结果。有的医生是给你先开三天的药，让你吃了以后观察观察再给你开药，为啥这样啊？人家不能断定你就是那个病，但是有百分之八十的可能是那个病，那你是要看病呢，还是要打官司呢？你要打官司的话就是要看证据呢，你要看病那只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可能都要去配合吃药，只要能治病就吃药。你是为了什么？（晓丫：没懂。）如果是为了治病，你用不用让医生非得给你说清楚这是什么病，这是什么问题？中医是让人能稀里糊涂地活着，西医是让人明明白白地死去，听懂这话了吗？把脉，望、闻、问、切，这是中医的做法，在我这儿也和中医的做法一样。因为什么呀？我不是神，我不能鉴察人心肺腑，究竟你这个病是怎么来的，是不是只有神能说这句话呀？那我只能是给你把把脉，根据望、闻、问、切来给你判断，你这很有可能是什么病。那我给你开副药，你是吃还是不吃？（萧草：吃。）要是这个病发生在萧草身上的话就吃了，但晓丫在那儿吃不吃？晓丫不吃。晓丫说什么呀？（单小北：你不能断定。）晓丫说的是“你不能给我断定呀！”西医是让你明明白白地死去，西医一给你做胃镜，呀，你这是胃溃疡，你一看给你拍的片子，确定了，这是胃溃疡。那在我这儿呢？我只是给你把把脉，根据望、闻、问、切来给你断定，你这是胃溃疡，然后我给你抓了药，我说你吃了这个药就好了，可你在这儿跟我要个什么？“你不拿透视镜看，你就把把脉就能看见我的胃有溃疡啊？然后你就给我开药啊？你不能给我确定这是胃溃疡，我能不能吃你开的药？”晓丫在这儿怀疑我的眼力，怀疑我的把脉技术。晓丫要让我给她做做胃镜看看，晓丫，做了胃镜才能吃药，是吧？（晓丫：我想过如果我不信神，会不会得这个病呢，我是这么想的。）你如果不信神，有可能不得这个病，但也有可能出现车祸。（为啥呀？）神给你制定命运那还不是由神的呀？神还用给你说一个原因呀？用不用？（不用。）神说给你一个病是神的爱，是吧？（嗯。）所以说你信神了，神可能让你是个病

秧子，但不至于死，对于外邦人来说，虽然他不是病秧子，虽然他有健壮的身体，但是也会突然死去，或者突然得个脑梗。那你还咋呀？还要落实一下？需要不需要？你去追究一下这个病是命中注定的，还是后来有的，有没有意义？（没有。）好事坏事得益处，不管你这个病是怎么来的，是命中注定的还是咱自己找的，还是神的管教，不管哪个，只要这个病使你得益处，是不是就是好事啊？（嗯。）

保罗身上有根刺，你说那根刺是神专给他加的？（不是。）不是。是神光照了他以后的一种后遗症，但是保罗把它当成了一根刺，更是因着这一根刺保守他跑了半个欧洲。他一有不想跑的意念时，他就怕这个病复发，所以他就得赶紧跑，最终他跑了半个欧洲。但如果没有这根刺，保罗很可能就被二次击杀，然后死了。为什么呢？因为保罗的那个性情，他信的是谁呢？他信的是能击杀他的那个神，如果不击杀他，他信不信？（不信。）所以说在第一次击杀了他以后，他去外边作工作了。但如果没有这根刺他身上是安稳的，那跑了三年、五年以后，还跑不跑了？他肯定不跑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咱根据证据啊，因为他作完工以后，他就能说出什么话来？（肖红：他说他活着就是基督。）所以说在他跑了三年、五年以后，他身上的这根刺不能取，一旦取了他有可能就走不下去了，就借着这根刺他能把神要让他作的工作作完。那今天咱有这个病了该怎么对待呢？你有这个病了，你还敢悖逆呢，如果你没有这个病，那你不就更猖狂了呀？（萧草：就是借着病，能来到神面前时常反省自己。）借着这个病，你对神才能有种惧怕，不敢放荡，你做什么事情就得问问神，那就保守了你。你做什么事情问神的时候，这就是敬畏神远离恶的开端。那你说研究这个病的总根源有意义吗？（没有意义。）没意义了，只要你得着生命就行了。但是你得明白什么呢？今天是话语时代，神不作神迹奇事。在《神三步作工的纪实精选》里的恩典时代，有这样一个事例：“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妻子撒非拉，把田产卖了。他私底下把钱留了一部分，妻子也知道这件事。他把其余的一部分带来，放在使徒的脚前。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但充满了你的心，使你欺骗圣灵，私底下把卖地的钱留了一部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然卖了，所得的钱不是由你作主吗？你为什么存心这样作呢？你这不是欺骗人，而是欺骗神。’亚拿尼亚一听见这话，就仆倒

断了气。所有听见的人都十分害怕。有几个青年人来把他包好，抬出去埋了。大约三小时之后，亚拿尼亚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彼得问她：‘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钱，就是这么多吗？’她说：‘是的，就是这么多。’彼得说：‘你们为什么串通试探主的灵呢？你看，埋你丈夫的人的脚，已经到了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她立刻就仆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些青年人进来，发现她死了，把她也抬出去，埋在她丈夫旁边。全体会众和所有听见这事的人，都很害怕。”那是在恩典时代，那是神为了让人对神有认识作的一个神迹奇事，现在呢？现在不作神迹奇事，而是话语成就一切。为什么不作神迹奇事呢？作神迹奇事就与神发表的话语打岔了。为什么打岔呢？在这儿是要让神话在人身上作王掌权，如果一用神迹奇事，神话在人身上还能不能作王掌权？（不能。）（魔鬼也会伏服在神面前。）对了，魔鬼也会规矩下来，因为他服的是神迹奇事，他是害怕，他对神并不是认识。一个是不认识神，再一个是魔鬼和人分不开。为什么不作神迹奇事呢？不作神迹奇事就是让魔鬼不害怕，以此来把魔鬼和人分开。跟随神的人，听了神的话以后，能够在实际生活中体验，重点在这儿呢，是体验神的主宰与安排，看神是怎么主宰、安排的。被蜱虫咬死的是谁呀？（希律王。）神派一只蜱虫就把他咬死了。咱今天经历话语呢，神说：“从而应验我口中说的‘既说必算，既算必成，既成必到永远’。”（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三十七篇》）话语时代就是话出事必成。这个事成不是有神迹奇事，而是让你看见什么呢？（有事实。）在实际环境里有事实，很自然的就形成了事实。在教会建造的时候，给人传福音的时候，有好多人拿上神话书籍擦了屁股了，最后这个人就得了什么病了呢？（肖红：直肠癌。）得这个直肠癌不是当下、马上就得了，它是逐步有个过程的。而且这类事情还多呢，这就是神的主宰，让你看不见神迹奇事。今天你信神了，你看见这是神作的，你不信神，你能不能联系到是神作的？你联系不到。他就认为那是不注意喝的酒多了、抽的烟多了，就找这个外界原因呢。

咱再说晓丫得的这个病，我给她找的是个外界原因，是吧？这个外界原因能不能成为外界原因，是不是还是取决于神呢？（嗯。）神为了让你认识神的主宰与管理，并且让你能够去认识撒但，才让你吃

了这些垃圾食品，是吧？吃了垃圾食品然后得了这个病，一个是让你看见撒但的邪恶，玩弄人，让你认识它，看见吃垃圾食品给人身体带来的危害，再一个是借着你喜欢吃垃圾食品，让你得这个病，正好对你是一个管教、惩罚。如果你没有这方面的喜好，你吃了这个垃圾食品也不一定能得了这个病。就像吃药一样，你的病好不好，是神的事，但是吃药不吃药，是你的事，是你的一个配合。你吃垃圾食品是你的事，但你这个病会不会有，那是神的事。如果你是保罗，今天神要用你呢，要让你效力呢，你就即使吃了垃圾食品，你想死呢，能不能死了？（死不了。）死不了，就像悖逆的先知——约拿，是吧？神让约拿传话，到尼尼微大城去，警告其中的居民，他们的恶行已经达到神面前了。约拿不去就在鱼腹中待了三日三夜，他也死不了。但是现在是话语时代，神不作神迹奇事，所以让你看见都是自然形成，都是自然规律。现在让你看见大红龙的倒塌，这是不是自然规律？你看见世界的垮台，这是不是自然规律？（是。）你看见很自然，你看不见神迹奇事，只有这样你看见的才是神的话语在一一应验，这才能证实了是神在主宰与管理，这个能理解吧？（嗯。）我给你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不要在我的话里边断章取义，误解了我的意思，认为你这个病是吃垃圾食品吃坏的，和你的败坏性情无关。（晓丫：我没有这么说。）（肖红：那天晓丫给我说的是，弟兄给我说的是命定的，是吃这些垃圾食品带来的，你就给我说我这是搞对象带来的。）（晓丫：我当时说那个话，心里边就是不想让你一直说这个搞对象，才那样说的。）肖红回来说我呢，“我给晓丫交通这个病是搞对象带来的，人家晓丫说，‘弟兄给我说的是命定的，是吃这些垃圾食品带来的。’就说不到一个点上去，这不是都是你交通的？”用我说的话把人给顶住了，原来晓丫人家说的那是“智慧”话啊。（晓丫：因为一说这个，我就可反感呢，不想让说。）

晓丫，今天下午咱交通的这个你听懂了吗？（晓丫：听懂了。）刚才我交通的这个你怎么认识？（晓丫：什么怎么认识？）你现在对搞对象是怎么看的？谈谈你的认识，说说你的观点。（晓丫：你说的是你交通以后我的认识、我的观点？还是说什么呢？）就说你对搞对象、谈恋爱的态度、观点是什么。（晓丫：我的态度、观点？）就是说你在神家搞对象，你的认识是什么，表白表白。（晓丫：不知道咋

说。）有什么说什么，到这个时候了你还有什么话不好意思说呢？（晓丫：……）不想说？（晓丫：……）（肖红：我跟她几年的相处、沟通当中看见，说别的还能沟通成，一说到搞对象这方面，她就特别难受、痛苦，就反感这个，就堵住了，说不成了。她就感觉："我搞对象就不碍事，又不拦阻工作，又不影响什么，怎么老说？有病也是搞对象的原因，说个啥最后都是说到了搞对象上面，你就总和我搞对象对号。"她里边是一种痛苦。她认为："搞对象是正常的，我年轻搞对象也正常，只要不影响工作就行。"她里边有这种观点，晓丫，有没有这个？）（晓丫：……）晓丫，你现在反感给你谈这个，可是你看见这个的严重性了吗？你看到了没有？（晓丫：看见了，但是现在让我达到完全放下，自己实行不出来，我也感觉自己挺悖逆的。如果要让我重走一遍，我肯定不会再这么走。但是现在已经成这样了，要让我放下，我从心里边感觉达不到。你上次不是说要强制性地实行嘛，然后我心里边就觉得你要是强制性地那样实行，我感觉我就要回家了。我知道我自己没有那么追求，有这个我感觉我还能往前走，我现在的观点就是这。）看见自己不追求？（晓丫：嗯，从我心里感觉自己不是追求的人。祭司弟兄说你不是追求真理的人，但是你可以往上够，大概是这个意思吧，所以我现在的感觉就是我能效点力我就效点力，一下让我当机立断，从我自己来说达不到。那天问我为什么哭，一个是一次次地交通，感觉自己挺没良心的，也挺悖逆的，心里边就感觉自己不是个东西，然后再一方面，一想到你说那个强戒，就感觉自己达不到。）你刚才是说怎么着你就回家了呀？（晓丫：上次肖红让我写起誓书的时候，刚开始我想着让写那就写，但是在我写的时候就感觉我不敢写，万一我写了再病了，再严重了，那我不敢写。我心里边就想你要是让我写个保证书往这方面够那我还敢写，可你让我起誓我可不敢，所以我就光写了个保证书，没有写起誓书。）

晓丫，你知道为什么让你这么做吗？（晓丫：知道。）那你能说清楚吗？能不能说清楚，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晓丫：一个是这样打岔神的工作，还有就是现在是行政管理，不允许有这些出现，意思就是说如果中间再出任何差错的话，担当不起。你刚才说的那个我能听懂，我也能理解，就是为了人的生命，希望人眼光放得长远点，不要被这些东西捆绑，这么做是希望每个人都能蒙拯救。）最根本的原

因，也是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呀？人在搞对象的时候就会把对象当成自己的主，自己会成为对方的奴隶，特别是年轻人在搞对象的时候，更是这样，这是最可怕的。所以说不让你搞对象，这也是我一再让你强戒的原因，强戒完全是为了保守你自己。再一个就是患难开始了，情感放下，痛苦就减轻一半。在这些特殊并且是关键的时期，你的这种亲人越少你越轻松，越多了你不仅是越累而且是越痛苦，更甚至很有可能会把你推向地狱。你们搞对象呢，如果对方做了抵挡神的事了，神要惩罚他了，你说你看着难受不难受？（难受。）你会不会为他说话？（会。）因为你对他有爱，你就要为他说话、为他做事，那你是不是要埋怨神啊？那在这种情况下你为他说话、做事，你是不是违背了神的公义呀？那你是不是走向了灭亡？如果你和他强戒了，你和他断绝联系了，他再有什么你看不见了，他做了抵挡神的事了，或者是神怎么惩罚他了，你看不见，那对你是不是保守？（晓丫：是。）关键是在这儿呢，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再一个不让你搞对象是因为什么呀？我刚才说了，想让你在这儿做柱子呢，你一搞对象没法做柱子了，你把你的前途报废了。你要搞对象，如果我还继续用你，那就把国度建造搞得成了一盘散沙了，赌不起。所以说你要搞对象也可以，咱交通得很清楚了，你要搞对象那你就传宗接代，就回普通教会。你要是想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那你就不能搞对象。你要想事奉神，那不是简单的事，因为神要的是能顺服他的人，对神得是百依百顺，所以说神就要试炼人，用试炼来拣选人。那怎么能拣选上你？神要用让你献上来试炼你，让你献什么呢？让你献你家里养的猪、地里种的土豆呢？你越爱什么越证明这个东西在你心中有了地位了，占有了你的心了。神要让你把占有你心的东西献上，你能把占有你心的东西献上以后就证明你能顺服神了。这个殿本来就是神的，人心里边只能有神，不能有别的物。今天让你断，断的意思就是让你把他献上。你和他断了，不和他联系了，这就是献上了。你能够献上了这就是一个见证，神就看见了你的心。看见了你的什么心呢？看见了你顺服神的一个心、一个态度。你顺服神能够把你的所爱放下，放下也就是把你的所爱献上了。为什么让亚伯拉罕献以撒呢？亚伯拉罕有那么多资产还没有可献的？太多了吧？但其它的神不要啊！因为以撒最占亚伯拉罕的心了，所以神要的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亚伯拉罕能把以撒献上，就说明再也没有别的物能够占有亚伯拉罕的心了。在晓丫这儿心里最

重要的是凯凯，是吧？如果你能够和凯凯断了，能够把凯凯献上，不和他联系了，神就看见你的态度、观点了。当神看见你能够把你心爱的献上以后，神看见你的心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神就敢把托付加给你。托付是什么？托付就是神的祝福呀！也就是说，你敢把心爱的献上了，证明你能够担当了；你能够把心爱的献上了，证明再没有什么能辖制你了，什么都辖制不了你了，证明你这个人就能为神做点事了。现在神是要操练人管理万物呢，如果在这万物中有一物是你所爱的，但这一物又正好是神要取缔的，你取还是不取？你取缔不了，因为你喜欢他，因为你爱着他。现在神就是借着这个试炼检验一下你，让你把你心里最爱的献上。当你真能把他甩开，能把他献上的时候，神就看见了你的心、看见了你的态度，在神那里对你有一个评价：这个人可以使用，可以接受大的工作。交通这个是要说神对你的态度和神要在你身上作什么工作，神给你的托付，咱得从两个方面来看。

咱前面说了你们强戒、断了之后对你们有啥益，那如果你不断，会有啥弊？又会有啥后果？后果就是你会成为对方的奴隶，这是最可怕的。（晓丫：嗯。）晓丫，你还记得第一次交通的时候，我问凯凯的时候，凯凯说了句无所谓，那个时候你心里边产生了多大的波澜呢？（晓丫：你不是说下地狱了嘛！）哎呀，活鬼呀！“你不是说下地狱了嘛”，你不是说你里边有什么，而是一说就把问题推向了我。推向我就推向我吧，那你说我是说错了，还是说对了？（晓丫：说对一半儿。）那你当时心里怎么想的？（晓丫：就是我刚才谈的那些。）凯凯说了无所谓以后，刺伤了你的心，所以你就想着回家呀？（晓丫：一个是这个，再一个就是反正我已经有了病了，我生活上也有难处，那我就回去吧，就这个。）“淘汰了，我也失去活着的希望了，回家吧。”凯凯说了句无所谓，你就失去了活着的希望了，你连跟随神的路都不走了，那你说在神那边怎么看你？凯凯占有了你的心，你完全是为了凯凯。当你流露出失去活着的希望的时候，凯凯什么态度呢？这是不是连锁反应？凯凯怎么了呢？凯凯是不是惧怕？那个时候，凯凯又成了你的奴隶。你说凯凯敢让你回家吗？他不能让你回家。凯凯不能让你回家，那凯凯该怎么办？凯凯绝对不能把你献上，绝对不能无所谓了，所以凯凯绝对得表达有所谓，而且还是太有所谓了。所以，

第二次交通的时候，我让凯凯表态，凯凯迟迟不表态。凯凯是个活鬼，因为那个时候他心里面有什么不说，他想绕过我。我说你简单两个字，自戒还是强戒，你说吧。他不说强戒，也不说自戒，他说的是："她有什么问题我绝对帮助，必须帮助。"凯凯的这句话给了晓丫最大的安慰，人家说的话有水平吧？人家不说强戒，也不说自戒，人家那话要表达的意思就是："她就和我的亲人一样，所以她有什么问题我绝对去帮助。我不是和她搞对象，我是要帮助她，弟兄姊妹之间还帮助扶持了，你不让我帮助人呀？要是弟兄姊妹之间的互相帮助你都不让我去做，那你就是不让我做人了。"将了我一军，把我将住了。"弟兄姊妹得互帮互助了，结果你不让我帮助人。"我说："你不要谈这些啊，我不听你帮助不帮助人，我就听你是强戒还是自戒。"我为什么要一再地问是强戒还是自戒呢？自戒就是人家自己选择，强戒就是我给他们斩断。我斩断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看他们的态度、观点，这也是神摆设环境要看的，神就是看人的态度、观点。晓丫，那看你的什么态度、观点呢？这个态度、观点就是你追求真理的心志与信心。"现在让我断我断不了，你让我献以撒了，我拿不起来刀。"神说，"你拿不起刀，我拿行吗？"你有"行"的态度、观点，这叫强戒。晓丫，你有没有这个方向？（晓丫：……）晓丫，你献不上，我帮你献，你献不献呀？（晓丫：……）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拿起来刀了，今天让你献对象呢，你拿不起来刀，那我给你拿刀献，行不行？（晓丫：……）你心里软弱，看不下去了，你避开，我给你拿刀献，这是不是替你戒呢？（晓丫：是。）可是你们敢让强戒吗？不敢。亚伯拉罕是献以撒了，我本来就没有要求你献以撒，对你就没有那么高的要求，我已经告诉你了，不用你献，是我来献，你行吗？你让不让献？你不让我帮你献，你要自己献呢，你自己能舍得献上？所以那只是一句话，你自己献的意思就是不献。（自戒的意思就是不戒？）强戒其实就是献，为神献上，自戒就是不戒，也就是不献，所以那天晚上我火了。我给他们交通了那么多，他们都听明白了，除了卫军军一个人说了强戒，人家四个人都是自戒！

（晓丫：自戒是戒不掉的。因为人本来就没有自控的能力，你说得很清楚了，我也听懂了。后来我就想着我自戒是给我自己找死路了，然后就感觉没法走了，可这是自己选择的路，死也活该。）当凯

凯说了“我是绝对帮她、必须帮她”这句话的时候，晓丫的心里边得着了极大的安慰，那时候凯凯就是她的神了。虽然说在凯凯这里得着了极大的安慰，但是她看见了我要让他们强戒，所以晓丫的那个怒火就完全向我发过来了。（晓丫：我怎么发怒火了？）你不是准备回家了吗？（晓丫：什么时候？）（你刚才不是说了嘛。）我如果硬要让你们强戒，你还行吗？我让你强戒、让你献，你献不上，你说你还有什么归宿了？（晓丫：没归宿了。）虽然你没归宿了，但是你看见凯凯给了你那么大的安慰，“凯凯是必须要帮我的，可是弟兄是必须要拆散我的，弟兄太可恨了！神给我的没有出路！”当这个一交通完以后，我说我不管了，你们走吧，晓丫第一个站起来扭头就走，到了门口了，忘了穿衣服了，又返回来穿衣服。（晓丫：没有。）你当我看不见呀？那时候你心里边爆炸了，堵着呢。你第一个起了反应，第二个就是萧明志。萧明志问能不能给任真真上电动车牌子，我说这个我不管，你们自戒我就不管了，本分以外的事就不要再问我了，把萧明志气得把凳子“咯噔”一下，站起来就走。凯凯说了那句话以后，他心里什么都清楚，什么都知道，他知道神看着呢，也知道他说的那话在晓丫心目中已经占了神的位置了，所以凯凯迟迟不敢离开那个板凳，他害怕。任真真也不敢走，她也是什么都清楚，她也害怕，坐在那儿和肖红探讨工作了，还探讨什么呢？肖红说她没有圣灵作工了，她说她有圣灵作工，她和肖红要探讨一下她究竟有没有圣灵作工。所以任真真问肖红呢，“我觉得我有圣灵作工了呀。”她在追究自己有没有圣灵作工，在小心翼翼地探索着。都不敢离开神，可又都不能接受神的要求顺服神。晓丫，你说你那个表现，接下来咱怎么安排工作？还能安排吗？还能重用吗？我和凯凯说：“凯凯，你是他们几个人里边信神时间最长的，我的希望放在你头上想让你立个标杆。”可凯凯最后给我立了那么一个标杆，让神心痛。咱苦口婆心地交通了好几次，最后我又交通得那么清楚，我还明明白白地说让你们作见证了，但最后咱还是自戒。咱返回原来的主题。（单小北：一开始说的是她走这条路没心志，对待本分是干了就行了，没有想着要出成品活儿，把这个本分担起来。）我刚刚这是给她把脉呢，为什么成了这样？这是不是还原了？整个根源就是单小北刚才说的，晓丫以前并不是不说话的人，经过搞对象以后，开始和我产生了一种隔阂、冲突。晓丫，我在这儿是尽力把你往神面前带了，你在那边是放不下肉体，放不下情欲、情

感，所以咱们之间产生了一种打架。神拯救人是不择手段的，所以在这打架的过程中，神给了你一个病。给你一个病没有把你吓醒、警醒，反而是更增加了你的斗志，最后连交通都没法交通了，谈都不谈了，闭口不说了，就连本分也不想尽了，应付糊弄，走到哪儿算哪儿。晓丫，那你说最后的后果是什么？神会求你吗？（晓丫：……）今天谈的这个都听懂了吧？（晓丫：嗯。）现在怎么想的？（晓丫：……）在我这儿就是你们要自戒那就自戒，那就是走着看，你们愿意怎么来往怎么来往，然后该给你们什么本分给你们什么本分。在尽本分的过程中，由你自控，然后再看你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对本分的态度，忠心程度，是否能胜任本分。咱按神说的话来，你搞对象也可以，但是不能影响本分。如果不影响本分，你可以搞对象，但是神还说什么了呢？很难，是吧？（嗯。）神说了，咱就根据神话来，你要选择自控就由你自控，只要你没耽误本分就行。如果哪天你因着情欲问题尽本分的果效逐渐下滑，不能尽了，没办法，那咱这儿不可能用一个生了虫的柱子，那我就必须得调换了，但你得知道，最后后悔的是你自己！你自己想一想，你最后得着的是什么？你说你要追求情欲了，你要追求爱情至上了，可以，最后你得着了吗？你能得着什么？就说你俩结婚了，去教会里边尽了一个本分，养育一个孩子，会得着什么？会有什么结果？

晓丫，听了我这个交通以后你现在怎么想的？（晓丫：……）你看神的交通《怎样追求真理（十一）》里边交通得太清楚了吧？神交通了婚姻、交通了家庭、交通了人与人之间谁也不欠谁的。家庭从哪儿来呀？神可以让你和张三组成一个家，也可以让你和李四组成一个家吧？而且神还说，如果神不用你的时候，你作为妻子在家应该做你该做的，你作为老公做你该做的，当神的工作需要你离开一个月的时候，你是不是就该出来？该离开一年就该离开一年，就是无期限的离开你该不该出来？那你也应该出来，也应该放弃家庭。你大胆地爱神，看神能把你怎么样？你大胆地爱神，把你所爱的献给神，把你的对象献给神，看神能把你怎么样？还用你担心吗？你们互相这样会把自己害了，会把对方也害了，都害了，你说咱还要再去追求爱情至上吗？一个是因着咱有病，一个是得跟上神现在的作工步伐，咱搞对象结婚就不是时候，时机不合适，咱何苦要往里边钻呢？而且你和凯凯

也好几年了，其实也过了新鲜期了，应该回归正常生活了。晓丫，这个路难不难？（晓丫：……）你说就真的放开你们，你和凯凯怎么生活呢？你有病，凯凯家里有多少资产？够不够你们生活的实际开销？如果你俩去生活了，抛开神的工作搞个人的生活了，你说能不能得着神的祝福呢？神的祝福得不着，然后咱个人的生活条件又不许可，那你说咱该选择什么路呢？从这儿看是不是看见了神的作工？是不是应该感谢、赞美神？“神把我的后路刨断了，破釜沉舟了。”破釜沉舟了，神是要干什么呢？神是要赐给你生命，所以逼着让你能走蒙拯救的路，让你得着更大的福分。咱说咱现在是在造方舟了，挪亚建方舟的时候他的三个孩子搞对象吗？建方舟就建了一百二十年呀！《圣经》记载挪亚整六百岁的时候上的方舟，挪亚六百岁了，他孩子最少也是四、五百岁了，那挪亚的三个孩子上方舟的时候，最少也有四、五百岁了吧？四、五百岁了没有结婚，连对象都没有，还是上方舟的时候才有的对象。（他们没有提前搞对象？）提前要是搞了对象，他们能没有孩子？咱看过电影的都知道，他们上方舟的时候是去丈母娘家带的对象，他对象放不下父母，然后她父母一下把她打晕，这才带上了方舟，从这儿看见了什么？他们成家了吗？（没有。）没成家，没有生活在一起。在方舟上挪亚还不让和他的儿子和儿媳同房，这个咱都知道，他们是下了方舟以后才有了正常的生活。那你说，挪亚的孩子都能放下婚姻，不搞对象，没结婚，今天到了话语时代了，咱连这个还做不到？这是至暂至轻的苦楚。晓丫，咱交通的这个听懂了没有？（晓丫：……）我交通以后你有什么收获吗？（晓丫：……）现在怎么看？（晓丫：……）晓丫？又不说话了？（晓丫：……）我要是说，晓丫可以和凯凯举行婚礼了，你们说晓丫说话不说话？（说呢。）绝对是跳舞、唱歌、说起来了。晓丫，会不会？（晓丫：……）

晓丫，从这个里边走出来很难，如果你再没有一个信心与心志，那就麻烦了。一直和你说神成全的是人的信心与心志，你自己得有一个方向、目标往上够，这样神就有机会作工，也就能作工。你不往上够，就走不出来。信心是根独木桥，你不往上走，那可能走出来吗？（晓丫：我感觉……）感觉什么呢？你说嘛。（晓丫：……）你这是要闪断我的气呢，我正说话着呢，你说话了，我就赶紧刹住先让你

说，我竖起耳朵听你说呀，然后你停住又不说了。（晓丫：我感觉我现在已经被撒但俘虏了。）已经没有心志背叛撒但了？（晓丫：背叛。）背叛神还是背叛撒但呢？（晓丫：背叛撒但。）现在还没有心志？（晓丫：……）现在怎么想的？怎么认识的？（晓丫：……）咱交通了接下来就抓工作呀，你得有信心与心志往上够。你现在对这个本分是什么态度？（晓丫：要按着你们刚才说的那个，我自己感觉我尽不了这个本分，有点达不到。刚才交通了整理音频的要求，我就想我理解都理解不了，在整理音频的时候就避免不了删错、减错。）这是素质问题、能力问题，这个先放后。咱现在说的是你的担当，你的心志，尽本分的心志，和弟兄姊妹之间的一个配搭、沟通。（晓丫：……）晓丫，你现在有几口气？（晓丫：什么意思？）我来衡量一下你现在站在了哪一个台阶上边，就好比凯凯说了无所谓以后，你失去了活着的希望，以这个“失去活着的希望”为底线，你给我说一下你现在有几口气？（晓丫：……）你追求真理有没有心志、信心？现在站在了哪一个台阶上边？离“失去活着的希望”近？还是“横下一条心，通行神旨意”？你现在的情形是处于哪个台阶？你现在的信心、对待本分的态度是什么？你计划用几分的力量去尽本分？浑身力量？还是八成力量？（晓丫：……）你计划怎么尽本分？（晓丫：好好尽本分嘛。）好好尽本分是百分之六十的力量，百分之七十的力量，还是百分之八十的力量呢？（晓丫：我现在也说不清，因为我现在……）在你身体能承受的范围之内，你的一个心志，你的一个计划。（晓丫：……）我交通完了，我要看看这个成果，我看看你的心志是什么，然后下一步我才能安排工作。（晓丫：在我能力范围内那我肯定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嘛，在自己这个基础上尽全力配合嘛。）那你尽本分是计划让别人卡着你、逼着你、监督着你？还是说不要让人管你，自由尽本分？（晓丫：哎呀……）我要征求你的意见嘛。（晓丫：卡着肯定是好，为了工作效率卡着肯定是好的，但是有时候卡得太紧了，我自己就承受不了。）是你身体承受不住还是精神承受不住？（晓丫：身体，我现在就感觉身体没劲儿。）不说身体，我说的是在你身体范围之内的，精神方面。（晓丫：精神正常着呢。）在精神方面是让人卡着你、盯着你、监督着你，还是给你放得松一点？（晓丫：哎呀……）如果你要让人卡着、盯着，我就让周围的人卡着你、盯着你、要求着你、逼着你，如果你承受不了，那我就给你放得松一点。

（晓丫：我现在这个情况……）身体除外，就在你身体能承受的范围之内监督着、卡着。如果你让人卡着、逼着，那我就给萧娜一个尚方宝剑，放在你脖子上。（晓丫：她这个人我还是了解一点的，她有时候有点过，我有点承受不了。）我是让她监督着你、卡着你，不是要你的命了。（晓丫：你是这样说的，但是她不是那样认为。）如果你要的是给你放得松一点，那这个尚方宝剑我就收回了，不让她卡你了。（晓丫：……）

从跟随到谈判到宣战（十二）

晓丫,我给你们交通完以后，你们肯定要在一块交心呢，你们交心的时候谈了些什么？我听听你们心里真实的想法是什么，了解了解。（晓丫：谈的就是……）每个人都有自身的难处，我给你们交通了那些以后，你们的感受是什么？认知是什么？你们之间交心了，那你们各自的看法是什么？最后你们肯定还要谈这个路该怎么走，这些你们肯定都谈了，你们谈的内容应该是丰丰富富的。（晓丫：你让我说，我一下就想不起来说的啥了，就不知道该咋说了。）这是你们的亲身经历、亲身体验，又是咱刚交通了的，你们这里边肯定会有纠结，纠结里边肯定有太多太多的想法、太多太多的心思，所以说你们应该有太多的话要说。（晓丫：我跟凯凯两个人的性格差不多，有时候就不知道怎么表达，有时候就说不出来。就说婚姻吧，你给我和凯凯交通了那么多，一次一次地交通，我感觉自己挺没良心的，也挺悖逆的，但让我达到完全地放下，对我自己来说我做不到，我感觉挺难的。对于凯凯，弟兄给他交通了以后，他也感觉他自己挺没良心的，又让弟兄失望了。）（肖红：他是不是跟你一样，也是放不下？）（晓丫：弟兄那天给我们交通的时候，让凯凯选择呢，结果凯凯说了一句：“我要帮呢，我绝对要帮呢。”当时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我没有想到他这个是圆滑诡诈，后来的时候再一想，那弟兄要的答案凯凯也没有说嘛。后来我就问凯凯呢，我说：“弟兄问的是啥，你最后来了句‘我绝对要帮’，你就没有回答弟兄的话，你这不是圆滑诡诈吗？你心里到底是咋想的呢？你是放不下还是不愿意放，你说嘛，你到底是哪一个呢？”我问了半天，后来他说想放但放不下，就是这个想法。然后我就说：“弟兄问你呢，你直接实话实说就行了，可你还跟弟兄绕弯儿呢，结果绕得弟兄都没办法说了，你这个不是太诡诈了吗？”然后他就说：“是呢，这就跟撒但一样，在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后来我说：“你自己要是有这个心志，想配合，我肯定不会拦你。”然后他就说：“那肯定要配合呀，本分我什么时候都是要尽的。”“我跟你说话真费劲啊。你要是有心志配合，那你就配合你的，不管我走什么路，我怎么走，那是我自己的事，那就跟你没有关系了。”后来我就问他，“是不是从你心里也不想放？”然后他就说：“想放，放不下。”后来的时候，

他就说我这个病了，可能你们也给他交通了吧，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这个病跟他也有关系，他也有责任，是他给我弄成了这样，然后就说这个呢。我想的是可能是你们给他交通了以后，他心里边有这个认知，感觉也有他的责任，然后我心里想，是我自己走成这样了，但要说和他有没有关系，肯定也有原因吧。再后来我问他，“弟兄交通了那么多以后，你心里有什么感知？有没有难受？”我问了好几遍，他就没有给我说，他到底是心里难受，还是咋呢，他就没有说。然后我就和他说了我自己心里边的想法，我说：“弟兄一直交通的时候，我心里边挺难受的，感觉我不是个东西，可自己也够不上去，就这样。就是没有搞对象，我感觉自己也没有那么大的心劲儿。”我心里边就想：“我以前在原教会里就是个普通信的，我就是尽个普通本分，就是这样。”但这个话又不能说，今天让我尽这个本分，是高抬我，我这样一说，好像是不知好歹，然后就感觉没法说。还有就是，在凯凯的心里一直有想结婚的想法，他不是现在跟我搞对象才有的，而是他心里一直就有这个想法。他在跟我认识之前就有想结婚的想法，在原教会的时候，他可能就有这个想法。）凯凯想成家？（晓丫：对，他一直就有这个想法。）因为条件不许可，就一直没有结。（晓丫：不是，因为他在原教会的时候，人家让他反省，他就一直在接待家呢，他就没有接触这些，但是这个是他自己心里一直有的一个想法。后来我们俩搞对象之后，你们一直说我们搞对象的时候，也有过“那我们就结婚吧”这个想法，也想过，但是又想，弟兄说现在不是结婚的时候，那也不能结呀。也知道结了婚以后会带来一系列的后果、一系列的麻烦，那是两个家庭的事，不是两个人的事，所以现在就是各自尽各自的本分，有时候说说话，就是这样。对于我来说，我以前没有过结婚的想法。从2012年以后我就一直信神，我就没有过结婚的这种想法，因为在原教会听得多了，也灌输得多了，我就把自己看得挺高，我感觉我自己在这方面不会跌倒，就感觉这个特别容易胜过去。后来跟上这一步后，跟凯凯接触得多了以后，慢慢就有情感了，这个东西就出来了。在中间的时候也想过别这么纠缠了，利索点，可是要说利索点，让一下放下还感觉放不下。）

你从这里边只是看到了你没良心，是吧？（晓丫：嗯。）还看见了什么？（晓丫：就是这样下去会带来一个后果，就是可能把两个人

都给断送了。也想呢，现在正是神家用人的时候，我在这儿还挖墙脚呢，也想过这个。）咱只是站在自己的肉体一边来看事，咱站在神一边来看事了没有？（晓丫：怎么是站在神一边看事呀？）每天临到的人事物都是神摆设的环境，神要看你的观点、态度呢。咱每天流露出来的观点、态度是什么？神看到以后是什么感受？想过没有？再一个就是咱是个受造之物，神是造物的主，受造之物与造物主是什么关系？一个是主宰者，一个是被主宰的受造之物。神不仅是造了人，还主宰着全人类。假如说你养了只狗，这只狗是不是得听主人的安排呀？（晓丫：嗯。）造物的主造了人，神对人有一个安排，人该不该顺服？（晓丫：该。）神拯救人，神检验人，就是看人的一个忠心与顺服，看人能不能顺服。神要的就是人的一个顺服，可神给咱摆设了环境以后呢？咱看到咱的顺服在哪儿了吗？（晓丫：嗯。）咱与造物主是在干什么呢？咱配不配称为一个受造之物？就是说咱不仅得看到咱没良心，更主要的是得看见咱没理智，连最基本的理智都没有。那天聚会萧明志所扮演的是不是在与神叫嚣、对抗呢？（晓丫：嗯。）是不是你心里所想的？（晓丫：嗯。）你是谁呀，你敢与神对抗，神灭你不是分分秒秒的事吗？你有太多的理由、借口，你和谁讲理呢？你和造物的主讲理呢！你和造物的主讲理不就是找死吗！现在神交通了婚姻、家庭、情感，这个都听了吧？（晓丫：嗯。）讲得也够透的了，听明白了吧？（晓丫：嗯。）放下婚姻、放下情欲确实很难，过来人都知道确实很难，但就是因为难，你放下才有价值、有意义，正因为难才是神检验人的一个大好时期。约伯献所有呢，所有的家产、儿女都被剥夺了，神主要是看人的态度与观点。亚伯拉罕献以撒，以撒是他的命根子，他就这一个独生子，就这一个宝，他多么爱以撒，可是人再爱一物也不能超过爱造物的主。现在还谈不到爱神，所以神要的就是人的一个顺服，也就是说人再爱的物都不能占有人的心，殿是神的，这是根本。所以神说你越爱什么神就让你献上什么，神不可能让你献上一个跟你毫不相干的，或者你不是很爱的、次要的，要是让你献这些的话，神能看见你的心？那能证明你顺服？那不能证明你顺服呀。神和亚伯拉罕说："来，献以撒。"亚伯拉罕就把以撒献上了。亚伯拉罕没有和神商量："我献上头驴行吗？我献上匹马行吗？我给你献祭就行了，你非得要求我献以撒？"亚伯拉罕说这个话了没有？可咱今天说的什么话？这能对上号吗？咱在这个情感里边纠缠呢，也

就是在情欲、婚姻里边纠缠呢，有了自己的所爱。现在正是神看人的心的时候，正是神拣选人的时候，你既然有了自己的所爱，那神就要看你心里有没有神的位置，看神能不能掌管你，能不能登这个宝座，所以神就要让你怎么呢？神就要让你把你的所爱献上。那你心里的所爱是什么？你搞对象呢，那你所爱的就是你的对象，把对象献上；你搞情欲呢，把情欲献上；你爱儿女呢，把儿女献上，肯定是让你把你所爱的献上。在你心目中你看什么最大呢？也就是说什么是你最爱的呢？再大的物也不能超越神，也就是说你心里边再爱什么、再要什么都不能占有你的心。你要婚姻、要情欲呢，你再要什么，都不能超越要神。当神说出让你献的时候，理当献上，是应该献上。理当，从理上来说，应该献上。

你看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亚伯拉罕是怎么看这个事的呢？他是真心实意要把神赐给他的以撒——他的儿子归还给神。以撒是神给的，是神的，他认为他的所有都是从神来的，那以撒也不例外。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已经九十岁了，不能生孩子了，他还能得着一个独生子，亚伯拉罕肯定这是从神来的，这是在亚伯拉罕的那个时代发生的事。几千年以后，你还非得让神给你作个神迹奇事？让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让你看见确确实实就是神作的，你才能还给神吗？几千年了，人的生命要逐步地长大，对神的认识也要逐步地加深。亚伯拉罕那时候给人立了标杆了，现在不可能再有神迹奇事，再用那个方式让你认识神的主宰与安排。那时候你看着亚伯拉罕九十多岁得了一个以撒，是神作的，那现在让你三十岁得着“以撒”，这也是神作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你看是很正常的，完全就是自然形成的，和神就没有任何关系，但就是在人看和神没有任何关系的情况下，让你去认识，这依然是神作的，是神的一种管理。不是非得在九十岁不能生育的时候，把这个孩子生下才是神给你的，就是在你生育期间生下孩子也是神给你的，这是让人去经历、体验神的主宰与安排，同时是人的一个信、人的一个认知。以撒是神给的，婚姻是神给人的一个生活需求，为了让人不孤单，人有了伴儿、有了情欲，这都是神给的。你有了家庭，有了情欲，你再有什么，一切都是从神来的。神可以给你，那到你该为神献上的时候，该不该献上呢？咱在这儿说的是献上，在亚伯拉罕那儿怎么看呢？是还给神。所以咱就不要说献上，咱就说还

给。也就是说本来咱可以建立一个家庭，那现在呢？就是那些已经结了婚的，已经建立了家庭的，他的家庭是谁给的呢？是神给的。那今天神的工作临到了，需要你出来尽本分了，你能不能出来尽本分呢？或者说就不需要你出来尽本分，就是神给你摆设环境试炼你、检验你呢，你能不能听从神的呼召而放下你的家庭呢？这个时候，你能不能放下你的丈夫、放下你的妻子、放下你的儿女，完全听命于神的指令呢？神正是要看这个呢。就像亚伯拉罕献以撒一样，你对神有没有献上、还给？你对神有没有信？你既然信，相信万物是神的主宰，那你的亲人、你的丈夫、你爱的孩子以及你的家庭就敢交托给神、交给神，也可以说还给神。如果是已经有了家庭，已经有了职责、责任，那你对这个家庭的职责、责任可以交托给神，让神来管理，你还怕神给你安排不好呢？这是说已经有了家庭的职责、责任，当本分临到、呼召临到了，你可以把你对这个家庭的职责、责任交托给神。那没有家庭的呢？就像你们搞对象，虽然没有对家庭的职责、责任，但有心爱之物，有自己所喜悦的，有情欲，那当本分临到、呼召临到你的时候，就需要你怎么呢？那就需要你还给神了，神就看你能不能还给神。神给了你情欲，给了你一个老公、老婆，可就因为神给了你一个老公，你就能不承认神，就能不要神，这是不是大逆不道？神看的是咱的态度、观点，所以咱要还给神。神给咱的时候，咱是赞美神，但当神问咱要的时候，咱能有一个顺服，神还能把当初给咱的要回去，神看见的就是咱的顺服。要你献上、还给的，肯定是你心爱的，所以你才痛苦、难受。虽然你痛苦、难受，但你能献上、还给神，神看的就是这个态度与观点。你能够把心爱的东西献上、还给，那其他的东西就不用说，肯定能献上、能还给。所以说神让人献上的，肯定是在自己看为宝贵的。注意啊，这里说的是神让人献上的是自己认为宝贵的。因为占有了你的心了，所以神才让你献上，神说：“来，还给我，献上。”你只要能够把最宝贵的东西献上，那其他的就不在话下，那神就不用再看了，这一个检验就够了，神看见你的心了，那神在你身上就能作工了，就敢给你重任了，也就是说你这个人就值得信赖了，可以担当神的作工了，能担当神交给你的托付了。

神给了你个东西，给了你个心爱的，抓了你的心，然后神让你献上，让你还给的时候，如果你放不下了，你不愿意还，甚至还讲理、

叫嚣，甚至你还说什么？“你不要和我要这个情欲，不要和我要这个情感，我好好尽本分就行了。”从这句话里能看到什么呀？和神讲理、和神搞条件、欺骗神。为什么说是欺骗神呢？神要的是你的心爱之物，神要看你的心，你告诉神，“这是我的心爱之物，这个可不能给你，我能给你什么呢？我能给你尽本分，我好好尽本分。我尽本分的时候，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神来拯救人要的是人的心，你说你好好尽本分是干什么呢？出力干活？跑腿？神是让你来跑腿，出力干活的？尽本分那就是个工具，神和你要工具呢？神是要借着尽本分，借着这个工具，看见你的心，看你能不能接受顺服。更是要借着尽本分看见你对神的一种态度，你有没有欺骗？有没有应付糊弄？同时借着尽本分来显明你的邪恶败坏，这是为了让你看见你自己，是为了拯救你，是为了供应给你真理，是为了给你一个做人做事、看人看事的准则，是要供应你真理，所以尽本分是为了供应人真理的一个工具，而神要的不是你这个本分。可咱在这儿呢？“我这个情欲不能给你，我这个对象不能给你，我能给你尽本分，我能给你跑腿。”这是啥？神和亚伯拉罕说：“来，把你的以撒献上。”亚伯拉罕说：“这个我不能给你，我那边还有头驴呢，我给你驴吧。”或者亚伯拉罕说：“我不能给你以撒，因为我就这一个独生子，我给了你，我就断子绝孙了。我家里边还有黄金万两，我给你黄金万两行吗？你不要黄金万两的话，我给你传福音行吗？我给你传福音吧，这个以撒不能给你。”如果亚伯拉罕有这样的意念，说出这样的话来，那这是个什么人？神还能在他身上作工吗？神敢在他身上作工吗？神还敢交给他工作吗？那还有后来的亚伯拉罕吗？咱以前常举一个例子，邻居借给你一辆车，你开了五年、开了八年，咱就习惯性地认为这辆车就是自己的了。就即便这辆车给了你了，让你开呢，你看着这辆车又喜欢又宝爱，开了几年以后，哪天邻居回来了，和你说：“我做生意没有挣下钱，原来说把车给了你了，现在我家孩子要娶媳妇呢，我买不起车，你把这个车还给我吧。”你说啥？“这个车是我的心爱之物，我现在不能给你，我现在正需要它呢。这个车我不能给你，我那边有辆自行车，我把自行车给你，要是不行的话，你看你需要我给你干什么我就给你干什么，我能给你做牛做马。我给你跑腿，你让我干什么都行，但这车我不能给你。”你说这是什么人性？还是不是人？给你的时候可以，给了你了，你爱上这个东西以后，你就不能还给神了，然后你用另一个东西代替，这不是欺

骗？我和你们交通了以后，你们回答的那个话，在神面前就是这样的一个画面。甚至还跟神讲理、叫嚣！

你看萧明志跟神在讲理、叫嚣，你看任真真，甚至还反打一耙，怪罪神呢，“你造人时就不要给人这个情欲呀，怀孩子喝一口水怀上孩子不就行了？”你再看萧明志说的话，“要么放下一切，要么结婚，没路可走。”你说这说的是什么话呢？神给了你了，今天神让你献上，或者神向你要呢，你就没有路可走了。没路可走也罢，给你了，你不还也行，那这个托付就不能给你了，你就不能当管家了。你因为什么不能当管家呢？因为你这种态度，因为你这种理智，不能让你当管家，不能让你做万物的主人。因为给了你东西，你就不还了，你喜欢的东西，就成了你的了，那以后让你管理万物，你怎么管理呀？万物中你喜欢的东西多着呢，那你喜欢的东西还能给神吗？那你还能维护神的公义吗？那你还能替神做事吗？还敢不敢让你管理万物呀？让你管理万物，那你最后成什么了呢？把自己所喜欢的都抱在怀中，所以说你就不能做万物的主人。你要要呢，神说你要也行，既然你喜欢那就给你，但你不能做万物的主人了，你只能做个跟随者、做个普通的人。萧明志行吗？强戒不行，回普通教会，做普通的人，做个效力者，也不行，无路可走。既想当万物的主人，又有自己的要求，还不想顺服神的主宰安排。万物是神造的，你想当万物的主人，你想管理万物，那你说你该不该按着神的意思去管理万物？神说出话来了，你都不能阿们。神让你往东，你要往西，这还能让你管理万物？咱看不到自己的悖逆，反过来咱看到的是神作得太苛刻了。

晓丫，咱能看见更悖逆的是什么？咱今天处于一种什么背景？神是万物的主宰者，一切来源于神，咱今天有病了，不是普通的感冒，是重病，该不该投靠于神？寻求于神？咱在有病的前提下，当神在试炼人的时候，你交出来的答案是什么？（晓丫：……）晓丫，你能看见你交的答案吗？能不能看见？（晓丫：顶牛、叫嚣，与神对着干呢。）你看见的是这个，我看见你是不怕死亡的勇士！我看见的是可怕！神作在人身上的是爱，神知道人的悖逆，神知道人的贪婪，神知道你不是亚伯拉罕、不是约伯，没有那个理智，为神也献不上什么，所以神要求人也没有那么高，但是今天必须得认识神的性情，必须活

在神的权下，所以说神让你有疾病临到，疾病临到是神的爱，神是借着这个让你对神有认识。你经不起约伯的试炼，你站不住亚伯拉罕的见证，所以说给了你一个疾病。那疾病对于你的生命来说是什么呢？因着疾病免去了撒但的试探、减小了你的试炼。也就是说让你看见了自己是个受造之物，该有受造之物的理智，“为了自己的身体，我得敬拜神；为了自己的身体，我得顺服神；为了自己的身体，我应该把这个献上。”说是献上，其实是还给。那把什么还给神？把神给人的情欲还给神，把神给的家庭还给神，一切为了咱身体，不要说是为了神。可是咱呢？神给咱摆设环境以后，你流露出来的是什么？而且凯凯说你还想回世界。你说你想回世界的这个流露是不是以死相逼？咱先不说你要回世界，就说今天让你尽本分呢，当让你献上情欲、献上家庭的时候，再在你有病痛的痛苦下，并且还是有生命危险的前提下，你依然不放弃你的所爱，你依然不能让神登你心中的宝座，你依然是让人占有了你的心，这是个什么画面？你说的是啥？“神，你不要觉得你是主宰者，我就应该顺服你；你不要觉得你能主宰我的生死，我就应该顺服你；你不要觉得你能给我看好病，我就应该顺服你；你不要觉得你能用病剥夺我的性命，我就应该顺服你，所以你就是剥夺我的性命，我也不能把我所爱的献上，我也不能还给你。我的心就不给你，我就是死也不给你。”还要控告神呢，“你不是公义吗？你不是爱吗？你就这么作吧，我就看人怎么看你所说的，我就看人怎么看你所作的。什么是爱呢？爱在哪儿呢？爱就是给了我情欲，给了我老公，给了我婚姻，然后又给我剥夺？我没有还给你，你就给我降下病来，威胁我？拿病来威胁我，让我还给你，让我给你献上，这是伟大？这是卑鄙无耻！”还要控告神卑鄙呢！“你拿死来控制我、威胁我，让我来献上！”还把自己放在一种正义的、不屈不挠的位置上，在人来看是种“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不要认为你把我放在一个危险的边缘，我就投降了，我宁死也是爱情至上！爱情是伟大的，婚姻是伟大的！让后人看见我‘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看见我爱得伟大！我可以为爱献上一切，我还可以为了爱舍性命，更可以为了爱与神叫嚣！头可断血可流，你就是要了我命，我那爱情至上的意念都不能丢！”在神那里看就是这样的一个画面。

你说你有难处，有这个病尽本分身体顶不住，还得吃药，生活还有难处，就在这个前提下，你也没有回转之意。“我就是去世界挣钱，我也不会向你低头的，我也不会放下我的所爱的！”咱立了一个什么标杆？挑战神的怒气呢？你说你生活困难没钱，但就即使神给你摆设了这样的环境，你也没有去寻求，没有回转之意，“我就是回世界挣钱去，我也要持守我的己意，我也要保住我的所爱！”那你说神会咋办呢？神受到你的“威胁”以后，神没办法了，算了，把你的病挪去？或者说给你摆设环境让你爸挣个钱，有钱了？或者是让我拿祭物给你看病？可能吗？造物主会受到一个受造之物的威胁，改变他的意思，修改天规诫命？你羞辱了神，神还买单？你让我看见的是这个画面，让我看见的是你以死相逼。你生活拮据，有病，本来是需要去照顾的，需要解决难处。但神家帮补人是有原则的，祭物需要花在正经地方，不能乱花，我得按着神的心意、旨意做事呀，我不能羞辱神，更不能抵挡神。我是打败众仇敌的，我不能和神的仇敌联合起来呀，我不能给神的仇敌看病呀。神在那边给你降下病，然后你在这边和神对抗上，以死相逼上，你是怕你自己拆毁不了神的殿呢？在这种情况下，你说我能给你看病吗？我能做这事吗？我还和你交通了，神要看人的态度与观点，神看的就是态度与观点，而且还给你说什么了呢？我体尝人的软弱，咱有情感、有情欲，有肉体的这些东西在里边打着架呢，但至少你得有心志、有信心！我没有要求你怎么样，神没有强制要剥夺了你的情感，也没有强制要你做什么，要的是你的信心、心志。最起码在你这儿得有个熬炼、有个打架，“我怎么是这人呢？神作在我身上的是什么？我做在神身上的是什么？站在我肉体一边，神作得太残忍了。站在我肉体一边，站在我所爱的一边，这是放不下的。”但最起码咱得有点良心理智，转过来，站在神一边看看，认识一下自己，拉拉锯吧？给你聚会之后的第一天你活在肉体里边，为自己说了话了，第二天咱得活在灵里边，站在神这一边，讲讲良心、讲讲理智，拉拉锯，认识一下，“我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呢，我怎么能与神对抗呢？”懊悔一下、忏悔一下，和弟兄诉诉苦：“呀！我确实不是个东西，但是我的肉体情欲、情感太强，放下确实是难，两者在我里面拉锯我站不到神这边来，但我看见了自己所做的，又看见了神所作的，我痛苦、难受。虽然我现在放不下，但我有心志，有方向，我得满足神，我得为神活一回。我不能再活这个鬼样，我得活得有点人样，我

现在放不下，但我有这个心志、有信心，求神加给我，愿神带领我。弟兄，你给我一条路，你帮帮我。”又或者是说：“我不愿意从这里边走出来，我放不下，可是这个本分我得尽，再怎么我不能把本分放下，我会尽所能配合，不影响我的本分，我得把本分尽好。我做个效力者，做个忠心的效力者，我要默默无闻，我只要活一天，我就好好尽一天本分。我要在我这身体能承受得了的范围之内尽我的忠心，尽心、尽力、尽意。我以前享受着神的恩典，和神较着劲儿，我感觉到惭愧、后悔。以前我享受着情感、情欲，我还应付糊弄。本来有病就不能达到全职尽本分，只能是顶半个人，本来还有点时间，但我又出去溜达溜达、耍耍，最后搞得神家工作推迟，本分尽不上，连半个人都顶不上。呀，我做的这是啥呀，我这就不是人呀！我情感的这个事情放不下，但是本分上我得尽心、尽力、尽意，这个我绝对得做到。”可咱连这个话也没有，你如果有这个话对我也是个安慰呀。

那天你在尽本分上是怎么表态的呀？还记得吗？（晓丫：……）我记得是能尽就尽，不能尽就回家。（肖红：她说的是尽所能。）尽所能？不是说的这个话，她要是说的是尽所能的话，我就不说了。（肖红：你说的什么呢？）（晓丫：我就说的尽所能。）我记得说的是“我尽力吧”。（肖红：嗯，对，她说的是尽力吧。）尽所能和尽力又不一样了。而且还是有气无力的，“我尽力吧”，一听这话就是应付糊弄呢。（肖红：“我能尽多少算多少吧。”就是这话，是吧？）对，说的是“我能尽多少算多少吧。”咱舍不上婚姻、舍不上情欲，咱得舍上性命吧？“我要在尽本分上舍性命，我要用上我的全力。”有这个话也算对我的一个安慰呀。这儿没有强行要求让你放下情欲、放下婚姻，没有强求你，只是借着这个看看咱是不是追求真理的。你不是追求真理的人，最起码你得是个忠心效力的人吧？可我看不见你计划要为神效力呀，我看见你就是要背叛的一种观点，就是“你向我要呢，我不给你，我就是不信，我也不能给你。神，你这样作，我就连本分也尽不成了。”所以说起尽本分就是尽力吧。你没有说“我必须得把本分尽好。你让我放下这个情感、情欲，我满足不了神，我放不下情感，我做不了柱子，但是效力，做牛做马，我还是要做的，还是要尽所能的，这是必须的。”我没有听见这句话，我看见的是我交通完以后，你是一肚子火，掉头就走。（晓丫：什么时候？）在交通《揭露爱情至

上的思想观点》的时候，还记得吗？（晓丫：……）我刚才交通的这个，你听懂了吗？（晓丫：听懂了。）这就是我看见的一个画面。我知道你家里边的情况，原本我计划了解一下看你的这个病得花多少钱，该怎么治疗。虽然说是咱的悖逆带来了疾病，但神是来拯救人的，是让你去经历、体验，实际的环境临到咱了，环境、难处咱得解决。其实在你们回答问题以前，我专门交通了那么多，我就是想看见你们的一个心志、信心。又不是让你做啥，就是让你有这个心志、信心，有这个方向、目标。我看见你有方向、目标，那我就敢给你看病、敢给你治病，我这样做在神来看才有原则呀。你大概也知道我的心意了，知道吧？（晓丫：知道啥？）肖红那天过来不是让你写一下你的家庭背景吗？（晓丫：嗯。）说咱的生活方面有难处，是不是要帮你呢？（晓丫：嗯。）知道吧？（晓丫：嗯。）你是知道的，在你知道我的心意的情况下，我要看你的观点、态度。咱今天帮补每一个人是有原则的呀，帮补的人得是跟随神的人、是真实信神的人，我不可能去帮补一个不信派呀。所以说我在那边就要看人的态度、看人的流露，根据人的流露、根据人的态度，来实施帮补的原则，可是你让我太失望了，我这话都能听懂，是吧？能对上号吗？（晓丫：……）

从跟随到谈判到宣战（十三）

神说：“不管临到什么事，不管大事小事，你都得根据神的话，都得以真理为准则。那对待婚姻中出现的这些问题，神话的根据是什么？这里真理的准则是什么？你的另一半对待婚姻不忠，那是他的问题，但是你不能因为他的问题而影响了你对婚姻正确的态度与责任。他是过犯方，但是不能因为他有过犯而影响了你对待婚姻该有的态度。你认为他是你的归宿，那是你的认为，事实上并不是如此，神也没这样要求，也没这样命定，只不过你出于情感、出于人意，当然更确切地说是出于人的血气，强行地认为他是你的归宿、是你的真命天子。你强行地这么认为，这是错误的。不管你之前怎么认为，总之，现在应该回过头来看一看，神让你该有怎样的态度和思想才是对的。当另一半对婚姻不忠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对待？不是吵，不是闹，也不是撒泼打滚，你应该认识到，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并不是你的天塌下来了，不是你的归宿梦破灭了，当然也不是就意味着你的婚姻要结束、要破裂，更不意味着你的婚姻失败或者要走到路终，只不过因为人都有败坏性情，人受这个世界邪恶潮流、风气的影响，没有任何抵御邪恶潮流的免疫力，所以人不免就会在婚姻这件事上犯错、不忠、出轨，对不起另一方。如果站在这个角度看待问题，那这件事就不算什么大事，所有婚姻家庭都受世界这个大环境，社会邪恶潮流、风气的影响，从个人来说，人有情欲，再加上人受各种涉及色情、男欢女爱的影视剧、舆论或者现实生活中这些现象的影响，人很难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守得住人该坚持的原则，也可以说人很难持守住人的道德底线。人的情欲那一关是很容易冲破的，情欲本身不是败坏的，但是因着人有败坏性情，再加上人生活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人很容易在男女这方面犯错，这一点人应该认识清楚。任何一个有败坏性情的人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都是经不住试探、经不住引诱的，人的情欲随时随地就会泛滥，人随时随地就会做出出轨的事，不是情欲自身有问题，而是因着人有问题，人会利用情欲做丧失道德、丧失伦理、丧失人格的事情，比如人出轨、有外遇、有小三等等这些问题。那作为一个信神的人，如果你能正确地看待这些事情，就应该理性地去处理，你是败坏的人，他也是败坏的人，所以你不能因为你自己能够持守住

这方面，你就要求他人也必须像你一样持守住这方面，不能对婚姻不忠。当这种事发生的时候，你应该正确地面对。因为什么呢？这样的环境、试探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临到，你守也守不住，看也看不住，你越看得严它发生得越快、越早，因为人都有败坏性情，生活在这样一个邪恶的社会大环境下，没有几个人不犯淫乱的，只是背景、条件不许可而已。人比畜生强点不多，畜生最起码它是肉体本能的一种反应，但人就不是，人能乱伦，能淫乱，畜生不会做淫乱的事情，只有人淫乱。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大环境之下，不仅仅是不信神的人，所有的人几乎都能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是不争的事实，不能回避这个问题。那这类事情任何人都能发生，你为什么不允许他发生呢？为什么不允许这件事发生在他身上呢？其实这事很正常，只不过你与他有情感纠葛，发生在他身上你就胜不过去，受不了了。但这事发生在任何一个人身上，你只不过就是抿嘴一笑，琢磨琢磨，‘正常，现在社会上不都这样吗？’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什么彩旗飘飘？（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这都是世界邪恶潮流的流行话、流行事，这是作为男人一个可夸的地方，谁要是红旗倒了，彩旗不飘了，那就是男的没能耐，人还笑话你呢。那临到这类事，一个人能够撒泼打滚暴露她的血气，为此又是哭又是闹，又是不吃饭，还要寻死上吊，闹自杀，甚至有的气得神经失常了，这无形中与她对待婚姻的态度是有关系的，当然与她认为另一半是她的归宿这个观点也是有直接关系的。她认为对方打破了婚姻，就是破坏了自己一生归宿的这个寄托、这个美好的愿望，因为对方提前打破了这种平衡，提前破了例、出了局，提前违背了这个誓言，让你的美梦变成了噩梦，而导致你有这些表现，有这些过激的行为。人如果接受从神来的对婚姻的正确理解，人的表现就会理性一些。临到这类事，正常的人都会心酸、流泪、痛苦，但冷静下来想一想神的话，想一想这个社会的大环境，再想一想实际情况，人都有败坏性情，那人就会理性地、正确地处理这件事，就会放手，而不是死咬着不放。放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既然已经这样做了，已经对婚姻不忠了，那你就应该接受这个事实，坐下来和他谈谈，‘你是怎么打算的？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过，是继续维持两个人的婚姻，还是结束这段婚姻，选择各自的生活？’坐下来谈一谈，不用打，不用闹。如果对方坚持结束婚姻，那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外邦人常说，‘天涯何处无芳草’，‘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有的是’，还有一

句话是什么来着？‘不要为了一棵树放弃一片森林’，而且这棵树不但是一棵不好看的树，还是一棵枯树。这些话对不对啊？这是外邦人自我安慰的一些说法，与真理有没有关系呢？（没有。）那正确的思想观点应该是什么？临到这件事的时候，首先不应该有血气，生气也得忍耐，说，‘咱们静下来谈一谈吧，你是怎么打算的？’他说，‘我打算还跟你好好过。’‘那要过咱就好好过，你以后别沾花惹草的，尽到你做丈夫的责任，这事就到此为止，如果你做不到，咱们就分手，各走各的路，神命定咱俩的婚姻可能到此就结束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愿意顺服神的安排，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信神的道路，咱们互不影响。我不干涉你，你也不要限制我。你决定不了我的命运，你也不是我的归宿，我的命运、我的归宿由神来决定。我的人生到底走到哪一站是最后一站，是我的归宿来到了，我得问神，神知道，神主宰，我愿意顺服神的摆布安排。总之，如果你不愿意跟我继续这段婚姻的话，咱们就和平分手。我虽然没有一技之长，虽然这个家的生活来源是靠你，但是没有你我照样能生活，而且活得很好，神都不让一个家雀饿死，何况我一个大活人，我有手有脚，我会养活自己，你不用担心。如果神命定我下半辈子就这么孤单，没有你陪伴，那我也愿意顺服，我愿意接受这个事实，没有怨言。’这事这么做好不好？（好。）挺好，是吧？不用争，不用吵，更不用把这事闹得沸沸扬扬、满城皆知，没必要。婚姻本身就是两个人的事，两个人发生矛盾了就得由两个人来解决，来承担后果。你作为一个信神的人，不管结果是什么，你应该顺服神的摆布安排。当然，对婚姻来说，不管出现怎样的裂痕或者出现怎样的后果，它是存在也好、不存在也好，是开始了一段新的婚姻生活也好，还是就此结束了婚姻也好，婚姻本身不是你的归宿，另一半也不是你的归宿，他只不过是神命定的，出现在你生命中、生活中，在你人生道路上陪伴你的一个角色。”（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怎样追求真理（十一）》）

晓丫,你从刚才这些话里边看到了些啥？婚姻不是你的归宿，婚姻也不是人说的那个爱情至上，你的伴侣也不是唯一的，就即使成了家，有了婚姻，有了责任，人也有可能出轨，背叛对方，因为人有情欲，人有败坏性情，所以在整个世界谁都有可能出轨。我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能不能听懂呀？（晓丫：能。）我想说啥你知道吗？（晓

丫：知道。）那你说说，我听听。（晓丫：谁都有可能背叛对方。）谁都有可能背叛对方，并且还是结了婚都可以背叛，是吧？（晓丫：嗯。）而且神在这儿说什么呀？在这个败坏的世界里，在败坏的人类中，谁都有可能出轨、背叛对方，这就是把你们的这个爱情至上推翻了，就是我前几天和任真真说的那个话“不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和你说这些的意思是啥呢？就是说咱现在所追求的，咱想着以后结婚，这件事实能不能成就？是不是一个大的问号？神的作工什么时候结束，你知道不知道？（晓丫：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生命长大是漫长的，不是一、两年就能长大的。咱每一个人的生命长进不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每一个人败坏性情的流露，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刚才神举了一个例子，一方出轨，那另一方该怎么面对呢？该怎么认识？（晓丫：正确对待。）不打、不闹，冷静下来谈一谈。神说：“那正确的思想观点应该是什么？临到这件事的时候，首先不应该有血气，生气也得忍耐，说，‘咱们静下来谈一谈吧，你是怎么打算的？’他说，‘我打算还跟你好好过。’‘那要过咱就好好过，你以后别沾花惹草的，尽到你做丈夫的责任，这事就到此为止，如果你做不到，咱们就分手，各走各的路，神命定咱俩的婚姻可能到此就结束了。’”你看，这是怎么看这个婚姻的？站在神这一边看，成不成在于谁呢？在于神的命定，都在神手里呢。成不成在于神的命定，要依靠神。和他纠葛不纠葛这个情感呀？他守住这个责任就好好过，守不住就拉倒，顺服神的主宰。神给咱交通了对待婚姻该有的一个正确观点，神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愿意顺服神的安排，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信神的道路，咱们互不影响。我不干涉你，你也不要限制我。你决定不了我的命运，你也不是我的归宿，我的命运、我的归宿由神来决定。我的人生到底走到哪一站是最后一站，是我的归宿来到了，我得问神，神知道，神主宰，我愿意顺服神的摆布安排。”这就是站在神一边，看神的主宰。神给了咱一个路，让咱有一个真实的认识。“你决定不了我的命运，你也不是我的归宿，我的命运、我的归宿由神来决定。”为什么让你看这个话呢？知道什么原因吗？凯凯说的话在你心里边的分量太重了，影响你的理智了，是不是？（晓丫：……）如果凯凯那天晚上不说那个话，你也不会和神那么刚硬地对抗、叫嚣。凯凯说了一句“我必须得帮助”，这话是不是温暖了你的心灵？他温暖了你的心灵，我在这儿再给他交通的时候，加剧了你的怒

火，是不是？（晓丫：你说的这个温暖，不可能没有，但是你说的加剧了我的怒火，这个我没有意识到。）我在这儿卡着凯凯的时候，是不是加深了你我之间的矛盾呢？（晓丫：没感觉到这个。）凯凯说要必须帮你呢，可在我这儿呢？我说的话是不是让你意识到、感觉到我不让他帮你，是吧？（晓丫：嗯，是。）说这些最主要的是咱得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根据神交通的这件事来看，咱得有一个正确的理解。“你决定不了我的命运，你也不是我的归宿，我的命运、我的归宿由神来决定。”这句话能不能成为咱的认识、咱的生命？这些谁也给不了你，只有神。“我的人生到底走到哪一站是最后一站，是我的归宿来到了，我得问神，神知道，神主宰，我愿意顺服神的摆布安排。”这是不是咱该有的理智呀？虽然上边举的例子和咱的情况不一样，但我要说的是咱对待这个事情的时候，咱应该有一个该有的认识、认知。

咱再接着往下看，神说：“当然，对婚姻来说，不管出现怎样的裂痕或者出现怎样的后果，它是存在也好、不存在也好，是开始了一段新的婚姻生活也好，还是就此结束了婚姻也好，婚姻本身不是你的归宿，另一半也不是你的归宿，他只不过是神命定的，出现在你生命中、生活中，在你人生道路上陪伴你的一个角色。如果他能好好陪伴你走到路终、走到最后，那最好不过，感谢神的恩待。如果在中间出现了什么问题，有了裂痕也好，不如意也好，最后这段婚姻结束了，那也不意味着你的归宿就来到了，你的人生从此就灰暗了，就没有光明、没有未来了，或许这一段婚姻的结束是另一段更精彩生活的开始，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都由神来摆布安排，或许这一段婚姻的结束让你对婚姻有了更深的领悟、体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当然，这段婚姻的结束或许对你来说是你人生目标、方向以及所走道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给你带来的不是灰暗的回忆，更不是痛苦的记忆，也不是所有反面的经历与收获，而是给你带来了正面、积极的你在婚姻中所得不着的体验。如果这段婚姻一直走下去，也可能你会一直就这么平淡地、平庸地、乏味地生活到你一生的尽头，但是如果这一段婚姻结束了，解体了，那对你来说未见得不是一件好事。你之前被婚姻的幸福、婚姻的责任，还有对另一半的关心、照顾、体贴、牵挂、担心等等这一切情绪或者生活方式所牵制，而从婚姻结束这一天开始，你整个人的生活状态、生存目标与人生追求有了彻底的、天翻地覆的

变化，这个变化不得不说是这段婚姻的结束给你带来的，或许这种收获、这种变化与转折就是神命定给你的这段婚姻让你收获到的，同时也是神带领你结束这段婚姻让你收获到的。虽然你受了一些伤痛，走了一些弯路，虽然你在婚姻的框架下作了一些无谓的牺牲或者妥协，但是最终你收获到的是婚姻生活本身所不能带给你的。所以不管怎么样，放下‘婚姻就是你的归宿’这种思想观点是正确的，不管你的婚姻是在继续还是面临危机，或者你的婚姻面临解体，或者已经结束，不管怎么样，婚姻本身不是一个人的归宿，这是人应该认识到的。

人不应该持有‘婚姻就是一个人的归宿’这种思想观点，这种思想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会要挟到你的自由以及你选择人生道路的权利。要挟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用这个词呢？就是你作任何一项选择的时候，或者是你说任何一句话、你接受任何一种观点的时候，如果它涉及到你婚姻的幸福或者你婚姻的完整，甚至涉及到你的另一半是你的归宿、是你最终的依靠这件事，你就会被束缚住手脚，甚至慎之又慎，小心又小心。这样无形中，你的自由意志、你选择人生道路的权利，还有你追求正面事物与你追求真理的权利，就会被你这种思想观点束缚甚至剥夺，最终你来到神面前的几率就会从一百逐渐地减少。”（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怎样追求真理（十一）》）这些话不用交通了吧？能认识到吧？（晓丫：能。）你一旦把婚姻当成了你的归宿会怎么样？“这样无形中，你的自由意志、你选择人生道路的权利，还有你追求正面事物与你追求真理的权利，就会被你这种思想观点束缚甚至剥夺，最终你来到神面前的几率就会从一百逐渐地减少。”看到严重性了吗？（晓丫：嗯。）把你的权利给剥夺了，剥夺了哪些权利呢？“这样无形中，你的自由意志、你选择人生道路的权利”，几个权利呢？（晓丫：两个。）一个是你的自由意志，一个是你选择人生道路的权利，你那天的表演是不是把失去这两个权利给体现出来了？作为一个人该走的人生道路你都不走了，你失去了自由意志了，失去了你自己该有的理性的选择，失去了选择一个人生道路的权利。“还有你追求正面事物与你追求真理的权利”，那个时候你还考虑追求真理吗？还考虑追求正面事物吗？“就会被你这种思想观点束缚甚至剥夺，最终你来到神面前的几率就会从一百逐渐地减少。”这个画面能看见吧？（晓丫：能。）神这里说的是什么思想观点呀？说的是把婚姻当成了自己的归

宿这个思想观点。当你有把婚姻当成你的归宿这个思想观点的时候，就把你的自由意志剥夺了、把你追求人生道路的权利剥夺了、把你追求真理的权利剥夺了、把你追求正面事物的权利剥夺了、把你来到神面前的几率剥夺了，把这些权利剥夺了以后，你活出来的还有人样吗？那就没有人样了。神说："你来到神面前的几率会逐渐减小意味着什么？你蒙拯救的希望会逐渐变小，你活着的状态是猥琐的，是可怜的，是阴暗的、龌龊的。因为什么？因为你把你自己所有的希望、所有的期待，还有你的人生目标与方向，都定格在了与你走进婚姻的另一半身上，你把他当成了你的全部。"这就是那天我为什么逼着你们让你们表态的原因。我为什么要你们说是强戒还是自戒呢？强戒不是帮助你吗？就因为你站不住，所以才想给你来个强戒。强戒是为了让你走上正道，是为了让你清醒。对于你来说，你最起码得有个信心与心志，"我要脱离这个呢，但凭我自己脱离不了、放不下。但是我知道把婚姻当成自己的归宿给我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就是神所说的它把我的自由意志、选择人生道路的权利、追求真理的权利、追求正面事物的权利以及把来到神面前的几率剥夺了，所以我选择强戒。"或者是"我现在不愿意强戒，但是我有这个信心、心志，我往前走。"可我从你的这个话里边看见，你连一点信心、心志都没有。

神说："你蒙拯救的希望会逐渐变小，你活着的状态是猥琐的，是可怜的，是阴暗的、龌龊的。因为什么？因为你把你自己所有的希望、所有的期待，还有你的人生目标与方向，都定格在了与你走进婚姻的另一半身上，你把他当成了你的全部。正因为你认为他是你的全部，所以他剥夺了你所有的权利，他混淆了你的视线、遮挡住了你的视线，他剥夺你的人格、尊严，剥夺你的正常思维、你的理性，还剥夺你追求人生光明正确道路、树立正确人生观、追求蒙拯救的权利，而同时你的这些权利都被你的另一半所驾驭、控制，所以我说这类人活得很可怜、很龌龊、很低贱。"晓丫，这是不是我让你们强戒的理由？我为什么让你们强戒？你看着我是在拆散你们，让你们强戒，但流露出来的是不是一种爱？（晓丫：嗯。）神说："一旦自己的另一半有一点儿不高兴或者身体有什么不适，甚至另一半说心脏不太舒服，就把他吓得几天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甚至在神面前痛哭流涕地祷告。他从来没有为任何事如此上火着急，用真心去担忧，一旦自己的

另一半发生这样的事，那就像要他的命一样。因为什么？他认为自己的天要塌了，自己的靠山要倒了，这就意味着他也要完了。他就不相信人的生死是在造物主的手中，他生怕神把他的另一半夺去，让他失去了伴侣、失去了依靠、失去了天、失去了灵魂，这是多么悖逆的做法。神给了你一段婚姻，你有了依靠、有了伴侣你就忘了神，你就不要神了，你的另一半成了你的神、成了你的主，也成了你的依靠，这是大逆不道的事，这是最悖逆神的行为。”你看见这是什么罪了吗？（晓丫：嗯。）什么罪？（晓丫：大逆不道。）大逆不道，后边还有个什么？（晓丫：悖逆。）悖逆前边有个什么字？（晓丫：最，最悖逆神的行为。）这里神说的是最悖逆神的行为，不是普通的悖逆，是最！“这是大逆不道的事，这是最悖逆神的行为。”大逆不道，是最悖逆神的行为！最起码得把这个话记住，放在心上了吧？“甚至有的人另一半生点气或者得个什么病就把他吓得多少天不聚会，他也不知会一声，手里的本分也不交给别人做，就这么没影儿了，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他的另一半的生死是他此生最关心、最挂心的事情，没有任何事能比这个更重要，神、神的托付、他的本分都没有这事重要。这样的人在神面前失去了一个受造之物该有的身份、该存在的价值与意义，这样的人是被神厌憎的。神给了你一份安定的生活，给了你一个伴侣，只是为了让你更好地活着，有人照顾、有人陪伴，并不是为了让你有了伴侣之后就忘了神、忘记了神的话，有了伴侣之后放弃自己尽本分的义务、放弃追求蒙拯救这个人生目标，而为你的另一半活着。如果你真这么做了，如果你真是这样活着，希望你尽快扭转，任何人不管对你多么重要，不管对你的生命、生活甚至人生道路多么重要，他都不是你的归宿，因为他只是败坏的人。神给你安排了现在的伴侣，你能够跟他生活在一起，如果神换一个心情，给你安排其他任何人，你照样能活得很好，所以你现在的伴侣不是你的唯一，也不是你的归宿，只有神是你归宿的寄托，也只有神是人类归宿的寄托。”从“神给你安排了现在的伴侣”这儿开始念，把这句话念两遍。（晓丫：神说：“神给你安排了现在的伴侣，你能够跟他生活在一起，如果神换一个心情，给你安排其他任何人，你照样能活得很好，所以你现在的伴侣不是你的唯一，也不是你的归宿，只有神是你归宿的寄托，也只有神是人类归宿的寄托。”）再念一遍。（晓丫：神说：“神给你安排了现在的伴侣，你能够跟他生活在一起，如果神换一个心

情，给你安排其他任何人，你照样能活得很好，所以你现在的伴侣不是你的唯一，也不是你的归宿，只有神是你归宿的寄托，也只有神是人类归宿的寄托。”）

神说：“你离了父母可以生存、可以活着，当然你离了你的另一半也照样能好好活着，父母不是你的归宿，你的另一半也不是你的归宿。不要因为你有了另一半，你的精神、你的灵魂、你的肉体有了寄托，你就忘了神，忘了神的嘱托，忘了受造之物该尽的本分，忘了你是什么身份，这个是最重要的。不管现在你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是已婚还是未婚，你在造物主面前的身份永远都不会变，没有任何人是你的归宿，也没有任何人是你的寄托，只有神能给你合适的归宿，只有神是人类生存的寄托，这个到任何时候都不会变，清楚了吧？（清楚了。）

婚姻这个话题就交通到这儿。你们如果想表达自己的想法、观点或者是有小小的感慨，现在可以说说。（之前我也会有那种观点，觉得婚姻是一个人的归宿，如果对方出轨了，就感觉要死要活的，感觉这辈子就活不下去了，也听过一些弟兄姊妹类似的经历，临到这样的事都挺痛苦的，但是今天听完神交通之后，就能够正确对待这种事了。一方面，神提到在这样一个邪恶的社会中，人会受外界这些人事物的引诱，很容易在这方面犯错，所以对这种事能够理解了；另外也得正确对待另一半，婚姻的伴侣并不是我们人生的归宿，只有神是人的归宿，只有依靠神才能真正活下去，在这方面会有一点新的认知。）挺好。咱们交通的所有涉及真理的这些观点、态度，都是让人从各种偏谬的、不正确的、反面的思想观点里解脱出来，然后临到相对应的事情时让人有正确的思想观点作支撑，有正确的实行路途，争取让人不走偏路，不再受撒但的迷惑、控制，不做任何过激的事，能凡事从神领受，凡事能够顺服神的安排，做一个真正的受造之物，这就对了。好了，今天就交通到这儿，再见！”（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怎样追求真理（十一）》）神举的这个例子和你的这个情况不是完全相合，但是你知道这里边说的是什么意思吧？（晓丫：嗯。）说的是有了外遇了，另一个应该怎么正确对待这个事。你这个虽然不是有了外遇了，但今天我要让你强戒，或者是让你献上，是不是一个意思

呀？（肖红：就像有了小三一样，能结合上吗？）好比说我就是那个“小三”，我把你的对象抢走了，你该怎么对待，就是这个意思，是让你结合实际环境去理解神的话。神告诉你说，今天你和张三能有幸福的生活，哪天神心情不好了，给你换一个，你和李四照样有幸福的生活，你相信不相信？（晓丫：……）没有反应过来？有点难以理解？（晓丫：这个意思能理解了，但是你刚才说的那个有点绕。）哪个有点绕？（晓丫：你说有了外遇是怎么的，这个没有听懂。）神交通的是他（她）的伴侣有了外遇了，已经到了准备离婚的地步了，那两口子是不是要分离呀？（晓丫：嗯。）两口子要分离是不是就和今天我让你和凯凯强戒、断开一样啊？也就是说凯凯有了“外遇”了，我就是那个“小三”，凯凯跟着我走了，你还能活不能活？（晓丫：按世上来说的话应该是不能活了。）对，今天就是让你认识这个呢。那天我说让凯凯和你强戒，强戒是不是强行把你们隔开呀？（晓丫：嗯。）我为什么说你当初是恨我呀？因为我在这儿扮演的就好像小三一样，我把凯凯领走了，你说你恨不恨小三？（晓丫：哦，这下理解了。你那天说我恨你，我就想我怎么恨你了呢？我没想着要恨你呀。）因为我在这儿要你们强戒呢，为了神的工作也好，为了凯凯有一个归宿，也为了你有一个归宿，我让你们强戒呢。咱早就交通了，现在正是神作人的时候，不敢开小差，开小差会影响人的生命进入、影响人的归宿，所以在这个时候就相当于我把凯凯强抢过来了，就像小三一样把他夺走了，你和凯凯不能在一起，以后也不能在一起了。就像神交通的随着神的心情，今天你和凯凯能有幸福生活，明天给你换成萧明志一样也有幸福生活。咱现在想着不可能，但那完全是按着神的心意而来的。（晓丫：不是说不可能，是说从我心里来说，我想着我就谈这一次，以后我就不会再找，我心里是这样想的。神话说今天你可以和这个，明天可以和那个，不是这样的，我自己是这样想的。）刚才神说的那个两口子，谁愿意有外遇呢？他（她）不就是想着找一个伴儿呢？是吧？（晓丫：嗯。）而且咱现在说的不是你有外遇了，是凯凯有外遇了，你咋办呀？凯凯有外遇了，你在一棵树上吊死？是说这个呢。（晓丫：嗯。）今天我不是解决凯凯的问题，我是解决你的问题呢。解决你的什么问题呢？就好比凯凯有了外遇了，我把他带走了，你还活不活？（晓丫：活嘛。）怎么个活法？（晓丫：那该咋活还咋活嘛，该尽本分尽本分，该生活生活嘛。）就是说该有

的一个正常的理性，你不需要在一棵树上吊死。你刚才说什么呀？“我就只谈这一次，凯凯就是我的，我就只和凯凯……”（晓丫：不是不是，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我就只谈这一次，要是现在分了，我以后就再不谈了，因为我感觉太痛苦了，我是这么想的。）你觉得太痛苦了，是因着我让你痛苦的。（晓丫：不是，是我自己心里痛苦嘛。）怎么痛苦呢？你自己怎么能痛苦呢？还不就是因为他不能做你的伴侣而痛苦的？（晓丫：不是，太多了。）你这个太多了里边包含着什么？包含着不只是让你和他分离，而是你和他之间的隔阂太多了？如果你和他之间的隔阂太多了，那就更好解决了，不用我让你们强戒，你们自己就戒了。（晓丫：不是这个。）（肖红：人家之间不是隔阂。）（晓丫：要是有隔阂的话，那肯定就不会处那么长时间了。我是说我自己要求的东西太多了。）神刚才怎么说的？神换一个心情给你换一个人，今天给你换的这个人或许比上一个人更好。你说你的要求多，或许神给你换的都是满足你要求的，你敢说没有？咱是说对神的主宰得有个认识，你得从这里边出来，如果你不出来，你进了这里边，把婚姻当成了自己的归宿，你就咋了呀？前面神说的自由意志、选择人生道路的权利、追求真理的权利、追求正面事物的权利以及来到神面前的几率就被剥夺了，这些权利被剥夺了那也就是说剥夺了你蒙拯救的权利了。

（晓丫：你的意思是说，你看见在我的思想里就是在这一棵树上吊死呀？）你在这儿就是神说的婚姻就是你的归宿。（晓丫：意思是我把这个看成了一个归宿了。）在你的思想里婚姻就是你的归宿。你怎么去理解“婚姻就是你的归宿”呢？就是说你一直把这个婚姻看得太重了，太大了，所以你就把它看成你的归宿了，是你一生的归宿，所以才导致你放不下，不能强戒，不能进入到神的作工里，不能献上自己，不能献上凯凯，这个能理解了吗？（晓丫：理解不了。）哪里理解不了？（晓丫：意思是说，我献不上是因为我把婚姻当成了我的归宿，所以献不上？）对。（晓丫：这个东西影响了我走的路？）因为你现在考虑婚姻，也就是考虑婚姻、情欲，你把这个当成了你的归宿。归宿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的追求，就是你的所有。你为什么感到痛苦呢？就是因为这是你的归宿，这是你的所有。今天剥夺了你的归宿，剥夺了你的所有了，你是不是痛苦呢？你的痛苦不就是这样来

的？你不要把它当成你的归宿，你不就不痛苦了？这不是你的归宿了，你就不痛苦了。理解不了？（晓丫：理解不了。）你把婚姻当成了归宿了，你没有理解了这个归宿的意思。晓丫，你作为一个信神的人，什么是你的归宿呀？蒙拯救是你的归宿。（晓丫：这个我知道。）这不就理解了？蒙拯救是你的归宿，结果你把婚姻当成了你的归宿。当你的心一进到“婚姻就是最终的归宿”这个思想观点里面以后，它就剥夺了你的所有权利，它把你追求真理的权利剥夺了，它把你蒙拯救的权利剥夺了，所以你才敢与神抗衡、对抗、叫嚣。（肖红：给你交通你把婚姻当成了归宿，这也不是要强迫你放下还是怎么，谈这些的主要目的就是弟兄交通了以后，你理解了，你是放弃还是往前走呢？）（晓丫：一谈这个放弃呀，我的心就……）（肖红：就难受，是吧？不是要求你放弃，是和你这么谈了，你理解了以后，你怎么走呢？）得有个心志与信心。（晓丫：这个心志与信心早就已经都被摧垮了，全没了。刚开始的时候有呢，心里就想我现在断不了，但是我慢慢地、慢慢地断嘛，但是现在没有了。）现在没有什么呢？（肖红：没有断的心了。）在你这儿没有断的心这还不是主要的问题，更主要的问题是这个不能成为你与神叫嚣的条件啊。（晓丫：我没感觉我这是在与神叫嚣。）那我给你交通的，你对上号了吗？（晓丫：上次你谈完以后，我看见我有那个东西。你刚刚也说了我的一些表现是在叫嚣，在我这里把这个看为一个主要的东西了，而且是没有自己的一个态度、观点。包括你刚才说的，“哪怕我现在放不下这个东西，但我就是头拱地也要把本分尽好。”就是没有这个心。）连尽本分的心都没有了。（晓丫：我自己理解的就是，当时你说了这个，但我没有理解到你说的这个，然后你那样说的时候，我看见你火了，我心里边感觉也有点生气了，就是那种。）所以我说你连命都不要了。（晓丫：我还没有感觉我不要命。你刚开始谈的能因着这个连命都不要了，以死相逼，然后对抗，这个我一直是没有知觉的。）（肖红：你现在有知觉了吗？）（晓丫：现在我有点意识。）认识到你以死相逼了吧？（晓丫：意思就是你让我献，我就不献，哪怕就是死我都不献。你刚才说的是这个吗？）对。（晓丫：这个现在是有点能意识到了。说的是我里边的这个性情，我流露出来的这个态度、观点，这个能理解了。）你记不记得HN出现假长子的时候，迷惑了一帮人，我把那个假长子给那边的人揭露解剖了以后，我让他们重新站队，我

问他们呢，我说“你选谁呀？”结果人家还是选那个假的，你说他们是不是对着干呢？在他们不清楚的情况下，被迷惑了，这个可以理解，但当我交通清楚以后、揭露解剖以后，他们还要选那个假的，那就是“我就是明明地与你对着干呢！”那就是以死相逼。你和那些人一样，就是在我明明地给你揭露解剖了以后，我还明明地告诉了你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是个见证，神要看你的态度、观点，可你们四个人的态度是绝对的。但是他们只是绝对的，而你在他们的绝对里边是最“勇敢的英雄”！（晓丫：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们没有一个是以死相逼，你是以死相逼。（晓丫：我以死相逼？）对。因为他们身上没有大病，他们现在是有路可走，而你现在是无路可走。你有病，你连药都快买不起了，这是不是绝路？你现在已经在绝路上边了还不能顺服神，这就是什么呀？“我就是走到绝路上，我就是跳下悬崖，我也不能顺服你，我也不能听你的。”是不是这个意思？能领受得了吗？（晓丫：……）

咱信神就是跟随神、顺服神，神说出话来，咱就得阿们。咱有消极软弱归消极软弱，咱消极软弱，有点放不下，咱可以说，“我这里边消极软弱，但我知道我是一个受造之物，是该顺服神的、该敬拜神的，我知道现在正是神家用人的时候，我应该献上，但是我这里边有一个情欲、情感、婚姻在我里边纠结，我放不下这些东西，这些和作为一个受造之物该有的理智在我里面打架、拉锯，我实在是放不下。虽然我放不下，但我要尽所能，尽心、尽力、尽意地往上够。我放不下，我不担任这个重任也行，我做个小小的我，我尽所能地尽好我的本分，我能尽什么就尽什么，这个本分我必须得尽，并且还是必须得尽所能地尽，我得有个心志与信心。”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这个信心、心志不是刚才你说的那个信心、心志，而是你能够放下婚姻、情感、情欲，来跟随神，你最起码得表现出一个信心、心志来，“我这个放不下，但是我尽本分得更加认真。”人家任真真表现出来的就是“这个我放不下，但是在本分上我不能落下。”但是我在你这儿看见的是什么？“我这个绝对放不下，你要让我在这儿尽本分呢，我就尽个本分，你要是不让我尽本分那就算了。”我那天还特意提了一下你有病，你现在无路可走，但你就是那个话“我不稀罕”。我想给你个帮补，可你在这儿流露出来的是“我不稀罕”的那个意思。（晓丫：我就知道你们要

理解成这样。那天在说这个的时候，我当时说我不要，因为我知道我没实行真理，我也知道我自己没有资格，所以我就说不需要，我是这样说的。）（肖红：嗯，我知道你说的那个意思。）（晓丫：但是你们说的这个，我就感觉我没有，怎么就是不稀罕呀。）（肖红：她理解不了这个。）举个例子，假如说你得了胃癌了，你有个珠宝，我看上你的珠宝了，我说你把珠宝给我，我给你五万块钱让你看病，你给我说的是，“我这是传家之宝，我的珠宝不能给你。”你的珠宝不给我，我怎么给你看病呢？我怎么能给你钱呢？所以你的这个意思是“我不要你的五万块，我不能要你的五万块，因为我的珠宝没有献上，所以这个钱我不能要。”不要五万块能有钱看病吗？（肖红：听懂了吗？）（晓丫：我听不懂。）（肖红：她糊着呢，这就是不开窍，听不懂。）是没听清楚吧？（晓丫：我想想。）（肖红：那天我给你谈的啥呀，你还记得吗？我给你说的是你能放下这段婚姻，你能够放弃，而且你能从这里边走出来，那神家就按追求真理的来对待你，按帮补原则来帮补你呢，你能放吗？你到现在都不放，不管怎么着就是不放，看见了吗？你不放的目的就是我不稀罕你，你不用帮我，我就不放。）（晓丫：我没有说这个。）（肖红：还用你说呀，你的态度、观点就已经表明了。直到现在你表明的态度是啥呀？这个是我不能放的。）晓丫，为了让你更好地理解，咱不说珠宝了，咱就好比说你要和凯凯结婚呢，我在这儿给你提了个条件，你如果不和凯凯结婚，我就给你治病，从外表看我好像是和你搞一个交易，但在神那边神怎么看呢？神说：“放心大胆地来爱神，看看神能把你怎么样？”（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说话的奥秘揭示·第四十二篇》）你大胆地来爱神，你看神能把你怎么样。在咱这儿呢？你如果能尽心、尽力、尽意地尽本分的话，你就是神家人。你进了神家了，那你就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你既然是神家人，我就得把你当神家人，我就得这样待你。在你这儿呢，你是神家人，那你是不是就得听神的话，有一个顺服呢？我说你现在一身病了，你得看病呢，你把凯凯献上，我就能给你看病。当咱在说这个的时候，圣灵看着呢，你把凯凯献上了，圣灵看见你实行真理了，圣灵可以把这个病给你挪去。在我这儿，你能够把凯凯放下，能够尽心、尽力、尽意地尽本分，也就是说一心一意跟随，那在我这儿你就是我要帮助扶持的一个对象，也就是说我要帮补你让你去看病。帮补人是有原则的，我要帮补你让

你看病，我得看见你的态度、观点，我才能帮补你呀，我不能是无条件地帮助呀。

在《神三步作工的纪实精选》里的律法时代，有这样的一个事例：“有一天，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子来见以利沙，哭诉道：‘你的仆人——我丈夫死了，你知道他一生敬畏耶和华，没有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为了给他治病，我们借了不少钱，现在那债主上门逼我，要拿我的两个儿子去抵债，做他的奴仆。’以利沙很同情这位门徒的遗孀，便对她说：‘我该怎么帮你呢？这样吧！你告诉我，你家里还有什么？’‘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橄榄油之外，什么也没有了。’她回答道。‘你去向邻居们借一些空瓶子，越多越好。然后，你把所有的瓶子放在家里，关上门，你和你的儿子要把油依次倒在这些瓶子里，装满了的就放在一边，直到所有的瓶子都装满油。’她照这个方法去做，果然所有借来的空瓶都装满了油，令人惊奇的是原来那一瓶油还是满的。第二天，那个寡妇回去见以利沙，对他说：‘所有的瓶子都装满油了。’以利沙告诉她：‘你去卖油还债，剩下的还可赖以度日。’寡妇卖完那些油，不仅还清了债务，还剩下一些钱，她和儿子就靠这些钱度过了饥荒。”这个穷寡妇她活不了以后，她去找祭司了，在她去找祭司的时候，有个条件，她是敬拜耶和华的，所以耶和华就作了这个事了。如果她不敬拜耶和华，耶和华会作这个事吗？肯定不会作。咱尽本分呢，你们搞对象就影响了这个本分了，在这儿要用你呢，咱以前也交通过了，你有这个病，你想不想治呀？想治吧？我能给你治病，但我有条件，首先你得敬拜耶和华吧？你得跟随神吧？你得忠心尽本分吧？这是我的条件，你得做到了我才能帮补你呢，你不跟随神，你不敬畏神，我肯定不能帮补呀。所以在我这儿看，让你们强戒就是神摆设的环境，要检验一下、试炼一下，在你这儿是你的生命要紧呀，还是你的爱情要紧呀，是吧？要是你的爱情要紧，那就咋呀？“我要爱情，我不用你给我看病，我就是有病，我也要我的爱情。”这就是让你做了一个选择，试炼就是让你做一个选择。你是选择要爱情呀，还是选择生命呀？所以那天我就问你是强戒还是自戒。那天问你是强戒还是自戒的意思就是要咱选择，如果你说你有病，害怕，有种惧怕、恐惧战兢，“呀！我有了病了，我的病如果把我的命要了，我还谈什么爱情呢？我如果要爱情，那我还有命吗？我是信神的，我是跟随神的，

神说出话来，我得阿们。神让人献上婚姻、献上家庭，神要看我的真心，神要打败撒但，哦，神要检验我呢，神要看我的态度、观点呢。我为了我的病，为了我的命，我得顺服神，我得献上婚姻。”当我看着你献上婚姻的时候，我看见你是敬拜神的，那我就可以帮补你，可是我给你交通完这些以后，我说来吧，做个选择吧，你选择什么？“我选择爱情。”我在这边看见的是什么？你弃绝了神。“我要爱情，不要命。”这个懂了没有？（晓丫：嗯。）转过这个弯来了吧？（晓丫：嗯。）“我要爱情，不要命！”这是不是以死相逼？“我死也不用你帮助我！”这个联系起来了没有？我在这儿拿上“药”要给你呢，但我给你“药”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得听神的话，顺服神。我要的就是你有一个听话、顺服，你如果能听神的话，能因着神的托付而顺服，把你的婚姻献上，我就给你“药”，你不听话、顺服，这个“药”能不能给你呀？我要是给了你“药”就违背了神，违背了神的旨意，所以“药”我不能给你。在我这儿看见的是什么呢？我看见的是你不要“药”！你不要“药”是不是就是不看自己的病呢？不看病还能活？不看病是不是就是不活了？“那我就不看病，不吃你的‘药’了，这样我就只能是死了。但我就是死，我也得要爱情。”这是不是以死相逼，这个听懂了吗？（晓丫：嗯。）

从跟随到谈判到宣战（十四）

（任真真：现在我的情形刚好一点，刚有一点儿负担，前几天就感觉没劲，想配合也没劲。）因着什么没劲的？（任真真：就因着让戒呢，一想这个就难受、就消极。然后也配合呢，尽量不和对方说话，不沟通，就是戒呢。）就这个规条？心里没有争战，没有拉锯？怎么想的？怎么寻思的？（任真真：有拉锯。）谈谈你的心思。（任真真：知道得戒，但又感觉难受，戒不掉，就这一条路，只能往上走，只能往上配合，只能戒，但又感觉一下子达不到，想得有点长远，一想到以后不能联系了、不来往了，就感觉接受不了，难受得不行，但是难受还得戒、还得背叛，就是这种拉锯。）是被迫的、无奈的。（任真真：嗯，就是这一条路，只能这样走，只能这样背叛自己。我大前天晚上做噩梦了，把我半夜吓醒了。）做什么噩梦了？（任真真：我梦见有几间房子，中间有一间房子是我爸、我妈在里边住呢，后来萧明志就来了，萧明志来了以后正好我爸、我妈就出去了，他就睡到里边的一个沙发上了。我爸、我妈回来以后不想让他来、不想让他住那，但是也没办法，他们就搬到另外一间房子里住了，萧明志就在中间的那间房子里躺着。我看见他在里边躺着呢，我就想偷着过去看一下，然后我就过去了。我刚过去就看见他躺到了大床上，本来他是在沙发上躺着呢，后来就成了在一个大床上躺着，那个床底下是箱子，底下是空的，里边可以放东西。之前我爸、我妈在那大床上睡的时候，那个床就动呢，底下就好像有吓人的那种东西，但它只是有点响声晃一下，然后就没事了，也就是说我爸、我妈在那大床上睡的时候就没事。可这次萧明志在上边躺着的时候，那个床就开始晃，然后我就感觉底下有一个吓人的东西要往出挤、往出走呢，那个鬼要出来了，那个床就动呢。一会儿从床缝里就伸出一只手来，那手就和从阴曹地府里爬出来的一样，黑青的、瘦瘦的、细长细长的那个手就要出来了，然后把我吓得就赶紧往回摁。我刚去的时候萧明志的眼睛一下子就睁开了，就醒了，我摁那个床板不要让那个手从缝里边出来，但我又摁不动，萧明志比我有劲，然后他也摁呢，使劲往下摁，硬把那个手往回塞，可是塞进去又出来了，塞进去又出来了，然后萧明志使了一下劲把它摁下去了，也就是把那个床板摁下去了，

刚摁下去从那边出来一个头，然后我就“啊！”吓得叫了一声，就把我吓醒了。梦里这边出来一个手刚使了一下劲摁下去了，结果那边出来了一个头，也不知道是什么，反正我也没看清楚，但就是把我吓一跳，这个噩梦吓得我半天缓不过来，大半夜就醒了。）（肖红：醒了，还能睡得着吗？）（任真真：半天睡不着，受惊吓了。然后我就想这是啥意思呢？怎么晃、晃、晃，底下出来一个鬼。后来琢磨琢磨肯定是我情形不好，如果我情形好撒但还能搅扰呀？一方面肯定是我的情形不好，撒但才敢搅扰，还有一方面是让我反省。我就想为什么这几天我情形这样呀？其实就是我自己硬背叛呢，就是克制的那种。）（肖红：不是认识了然后背叛，是不得已，压制性地背叛，是在别人压制的情况下背叛。）没有去认识。（任真真：要说不认识吧，也知道，可是是苦的，背叛的时候不想放这些东西就是苦的。）（肖红：没有真认识，只是道理上能通得过，但不是一个真认识。）你是站在个人肉体享受的角度上去看的，你是看见了，但不是认识了。你不是站在正义一边、站在真理一边去领受，如果你站在真理一边去领受，那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做了这噩梦以后怎么想的？（任真真：就想我活在情感当中了，不是我爸、我妈，就是萧明志。我爸、我妈现在好像不太能影响了我，即便是影响也是和梦里的那个床一样，晃悠晃悠就完事了，就是动两下就完事了。但是萧明志躺到那个床上就不是了，然后底下那个魔鬼就出来了，床就晃得厉害，就要往出挣扎呢，最后是手摁进去了头又出来了，就完全暴露出来了，压都压不住，然后一看就是情感。那天晚上我想这个的时候，就想：呀，这是我把人家害了，就是说本来那床好好的，要是我不过去，那个鬼也不出来，人家就睡得好好的，结果我一过去，人家就醒了，然后那个鬼就开始动、动、动，就出来害人呢，然后我心里头就想：“呀，这太可怕了。”我心里面就感觉害怕呢，自己害怕，给别人带来的是把鬼放出来了，对他也是一个坑害。我心里面就有一种感觉，怎么这么可怕呢？太严重了！太可怕了！）在梦里看见可怕了，和实际生活连接了没有？（任真真：现实就是这么可怕，就是互相坑害。我要是见了他，肯定也勾他的情感呢，他要是见了我，就勾我的情感，就是互相勾情感，互相坑害，互相活在情感之中。心中不是让神话占有去尽本分、尽责任，就是一个

断送。知道了这种可怕，然后就尽力地去背叛，可是背叛就感觉痛苦。但是这两天就想，我不能一天天就想以后不联系了、不见面了，永远怎么怎么了，越想越痛苦，我就想我先过一天是一天，我得把本分尽好，我的心先往本分里投入，我得有负担。先让本分、托付占有我的心，不去想那些。）那张床就是你的心，原来是你爸你妈占有了你的心，你一想着你爸你妈怎么了，能不能尽本分了，心里就总是受搅扰，所以那床就总要晃悠晃悠。本来那个殿是神的殿，你不是让你父母住，就是让萧明志住，那就不是人住的地方，你让人住进去了。再大的物不能超越神，不能让别人占有你的心，因为人是神造的，殿本来就是神的，这个基本的理智咱该有。人是神造的，这个殿只能是神来住，神来掌管。萧明志来了，你父母出去了，萧明志不来，肯定是你父母住着呢，你始终没有把心给神，所以你父母出去了，萧明志就住进来了。他来就来了，婚姻来就来了，可是你的心还要思念他。你思念他，他思念你，这个思念正常不正常？咱看神的话了，神说了，你搞对象心就不安静，在你思念他的时候，就是给鬼留下了作工的机会，所以鬼就乘虚而入，一会儿手出来了，一会儿头出来了。这鬼出来是要干什么呢？它要把你吞吃，要把你拉入地狱。你害怕了，可是你还是躺在床上边，不愿意起，你只是强行地把它摁下去，所以你摁住这儿那边出来了，摁住那边这边出来了。你不是去真实地、理性地处理这个问题。神今天所作的就是恢复人的良心理智，你没有理性地处理问题，你是去强行按，按的时候你是硬性地克制，克制里边带有痛苦。痛苦、克制滋生出来的是什么？滋生出来的就是对神的误解、背叛，甚至对神的一种恨恶。你现在不是恨自己，你恨的是神。你恨神呢，你说魔鬼能不出头吗？这就是咱的一个真实的情形，神也是借着一个梦来惊醒人。天使作的是什么工作呀？给你一个梦，让你去认识、领受。没有这个梦你能够往这边走？没有这个梦你配合也不愿意配合，就刚才你说的，这两天好像有一点负担了，你这两天有一点负担是怎么产生的？还不是这个梦给你带来的？没有这个梦，你依然没有负担，你依然是与神对抗、叫嚣。借着这个梦惊醒了你以后，你才知道了生与死的意义，知道了人生存的意义。人能活着是因为什么呢？人这生命是从哪儿来的呢？你没有了生命，你还有婚姻吗？你没有了生命，你还有情感吗？你所追求的一切不都是在有生命的基础上？你有生命才有一切，你没有生命就一无所有。所以在这个基础上

你才有了点感觉、有了点知觉，是吧？（任真真：嗯。）但你的这个知觉也是被逼无奈的、不得已的。有这些收获是这个梦给的，但是你的良心并没有发挥功用，发挥了没有？（任真真：……）

你感觉你有良心吗？（任真真：没有。）你为什么说你没有良心呀？（任真真：神培养我这些年，最后我背叛了神。我就想神在我身上作了那么多工作，我咋不爱神呢？这个人和我接触一段时间就爱得不行了，我就放不下了，那不就是没有良心吗？神在我身上作了多少呢？我就没有知觉。）那天我给你交通了那么多，你都是能听懂的，并不是听不懂。我都给你掰开了说、揉碎了说，可以说谁都能听得懂，是吧？（任真真：嗯。）谁都能听得懂，而且我是和你明明白白地说了，“撒但在那儿看着呢，神在那儿看着呢，那是个见证！”咱都清楚、都明白，但你们是赤裸裸地、毫不犹豫地、斩钉截铁地、胸有成竹地就能说出“自戒”两个字来，你说咱的良心何在呢？理智何在呢？哪有良心？哪有理智？咱不明白的时候是不明白，愚昧无知的时候是愚昧无知，但通过我交通了那么多以后，你们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咱献不上以撒，没有亚伯拉罕的那个身量，没有约伯的那个身量，但灵魂深处最起码得有个自责吧？咱有自责吗？没有任何自责，感觉是理所当然！毫无一点内疚、毫无一点亏欠、毫无一点自责、毫无一点疑惑、毫无一点软弱，而是理所当然！就是最差最差也得有一种感觉吧？“让我强戒，我接受不了，我断不了……可是你的话我能听明白，我是个受造之物，我不能背叛……”最起码有个熬炼、有个争战，在心里拉拉锯吧？在那个场合我看不见一个人心里有拉锯，没有拉锯的知觉，也毫不客气，给神留一点面子没有？不要说尊严了，就说最差也得给神留一点面子。就是人与人之间相处，当着面，你能不能说出这句话来？伤人面子的话都说不出来，都得缓和一下，缓和一下场面，缓和一下情绪，来个推迟的说法，“我考虑考虑。”本来心中都已经想好了，“我是戒不掉的，我是不愿意戒的。”但是要缓和一下气氛，或者是给人留点面子，“我不能这样做，我现在还定不下来，给我二十四小时的考虑时间吧？我回家揣摩揣摩，我寻思寻思，现在我不能给你一个回话。”可咱哪个人说了？留个余地都没有，你看你说的那话，多干脆利索呀！凯凯耍诡诈，他心里知道，但他不能说、不敢说，他还知道抛开这个话题，绕个圈圈、绕个弯弯地说。我

知道他耍诡诈，所以我逼着他要答案。但当我逼着他要答案时，他也没有说“我考虑一下啊”。你们四个人没有一个人说“我考虑一下”，考虑都不考虑。咱就不要说让神看了，就说让人看了以后人是什么感受？

你们说完以后，我的态度你是看见了的，是吧？我什么态度？（任真真：不管了。）你看了我的那态度以后，你的心有所触动没有？有没有触动？（任真真：我当时还有点蒙呢，我就想不是让戒呢？自己主动戒不是比强行戒更有见证呀？那就自己戒。还有一个就是强行戒感觉有点承受不了，那就自己慢慢戒吧，就那样想的。我说自戒的时候就想起吃饭的时候你说的话，意思就是交通了这么多，希望人自己能主动地理解、认识，然后走出来。我当时就想着，我明白了、理解了，那我就往这方面去实行，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实行出来，但是总得表态呀，那就自戒吧。）可是我在交通这个的时候，是不是铺垫了好多呀？（任真真：嗯。）我一直在给你阐明，神看的就是人的一个态度与观点。为什么要强戒？强戒和自戒有什么区别？强戒是敢于交给神，有心志、有信心，我那时候交通得清清楚楚的，要的是心志与信心。还又交通了无花果，好的无花果和坏的无花果。（任真真：嗯。）我还举了一个例子，西伯侯给姜子牙拉车拉了八百零八步，姜子牙保周朝江山寿数八百多年，我说了吧？这是不是说得够明白了呢？（任真真：嗯。）我还告诉你们说，到时候不要后悔啊！不要在走了八百零八步以后知道答案了说再拉，我说得够清楚了。就在这么清楚明了的情况下，咱说了话、表了态，在神那边怎么看呢？神什么感觉呢？是，你说自戒是有见证，但强戒是不是更有见证？神成全的是什么？就是人的信心与心志。这强戒和自戒哪个是有信心呢？哪个是对神有信心呢？你是对神有信心还是对你自己有信心？如果说你真愿意戒，在愿意戒的基础上，你选择了自戒，那是对你有信心。你对你有信心，可是你对神有信心吗？你敢交给神吗？你不敢交给神，因为你害怕。你怕什么？如果你真心想戒的话，那你还怕强戒呢？所以咱在说自戒的时候其实就是不愿意戒、不想戒、不能戒，这是不是很清楚的一个态度呀？神看着呢，撒但看着呢。当你决定这个态度以后，流露出这个态度以后，我的心是什么感受呢？任真真，你在我心目中是什么，对于你，我计划怎么做，你知道吧？我已经和你

说得清清楚楚的了，在这儿是让你当柱子呢，不能让虫子蛀了，我是要让你担当工作呢！我还专给你交通了，神拣选呢！让你担当工作呢！可就在这个情况下咱都能弃神而去，你说我是什么感受？我就怕人走错路，我就怕人选错道，我对你们总是担心，所以说我是掰开了说、揉碎了说！你说神试炼人、拣选人会不会和人说？会不会告诉你？神不会告诉你神试炼你呢、神检验你呢。可是我在这儿是明明地告诉你，这就是考场，神试炼你呢、神检验你呢！在明知这是考场的情况下，咱给出了这样的答案。可想而知，咱和神是如此地对抗，咱与神的关系白热化了！你说这个工作还能让你担当吗？还能把托付加给你吗？你如此的态度，你说圣灵在你身上怎么作工呢？咱临到的这个试炼和约伯的那个试炼不一样啊！什么是试炼？什么是熬炼呢？知道吗？（任真真：熬炼是摸不着、看不见的，试炼是要人一个选择呢。）试炼是短暂的，熬炼是长时间的，但神都是不作工的、不引导的。没有神的引导，没有圣灵的作工，要的是你的自由选择，也就是说活在黑暗里边让你自己选择，这才是你自己里面真实的东西。而咱那天是个什么光景呀？活在光中了没有？那是不是活在光中了呢？是不是没有黑暗？咱是活在光中的，是什么都看得见的，什么都是一清二楚的。可就是在活在光中的情况下，咱选择了离弃神！可想而知，这个在神那边看是什么呢？人是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情况下弃神而去。明知真道，故意犯罪，赎罪祭就没有了！因为那是明知故犯！神恨恶的是不是人的明知故犯？

那天以后我想的是人晚上都睡不着觉，可是我看见好像都没知觉。那天晚上回来什么感受？睡着了没有？（任真真：没睡着。）想这个事呢？（任真真：当时就没有想着站见证，就光想着自己承受不了了。当时就感觉太痛苦了，觉得再交通就承受不了了，然后就想着这个事告一段落了，不用再交通了。虽然不再交通了，但是我已经说了要自戒，还是得戒，那就得放弃这些东西，从心里边就得放弃，所以我就想放弃这个是痛苦的。既然已经说要戒了，那就不能欺骗，我就得往这个路上走，走一步也得走，走半步也得走，就得走。）也就是说那天晚上回来以后，从那个场景出来以后，你们没有一个人想一下：“呀，这是让站见证呢，但是没有站住见证，撒但怎么看呢？神怎么看呢？”有没有考虑过神的心意？有没有感觉到伤了神的心？始终没

有这种感觉，对吧？你们的心思想的是什么？“我自己太痛苦了，这怎么戒呢？戒不了呀，睡不着觉呀……”你睡不着觉那是因着什么睡不着觉？（任真真：放不下肉体而痛苦。）你是因着不愿意放下肉体而痛苦。你作为一个正常的人，应该有的是什么痛苦？（任真真：应该是因着不能实行真理，站不住见证而痛苦。）咱那天晚上的表现连犹大都不如，为什么不如犹大？（任真真：犹大背叛主耶稣最后还能懊悔，上吊，自杀。）在《神三步作工的纪实精选》里记载：“到了早晨，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治死耶稣，就把他捆绑，解去交给巡抚彼拉多。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三十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当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殿里，出去吊死了。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他们商议，就用那银钱买了窑户的一块田，为要埋葬外乡人。所以那块田直到今日还叫作‘血田’。”犹大把主耶稣卖了以后，耶稣还没有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就觉得不对了，于是拿上那三十块钱去退了，意思是让他们放了耶稣。那个祭司长和长老不给他退，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当吧！”犹大在去退钱退不了的时候，已经意识到无法挽回的时候，上吊自杀了。他没有拿上三十块钱去花，他知道这个钱不能花，他愿意把钱给退出来，愿意把那钱放弃。只是放弃还不算啥，关键的是他认识到了自己做了什么事。他看见自己做了背叛神的事，内疚、亏欠，“我与法利赛人串通把耶稣钉了十字架，我没脸再活着了，也不能活了，这哪是人？”犹大认识到他不是人，他知道懊悔、难受、自责，然后上吊，肚子崩裂而死，肚子为什么会崩破呢？肚子崩破一般是撑大、撑破的，是吧？（任真真：嗯。）那他的肚子为什么会撑大？因为有口但话说不出来！让犹大和谁说去呢？说什么呢？这是自己所做的，说什么呢？神没有击杀他，神也没有威胁他，他懊悔到一定程度，是他自己去上吊自杀了。咱跟随了神多少年，吃喝了多少神话，咱不要说保罗的自知之明了，就连犹大的自知之明都没有。

犹大做了卖主的事以后，他最起码知道懊悔，知道这不是人做的事。可是已经做了，犹大和神说？和保罗说？憋死也不能说，所以才憋得肚子破裂而死。咱今天有犹大的知觉吗？咱是不是同样把神钉在

了十字架上？（任真真：嗯。）可咱把神钉在了十字架上以后，咱是安然入睡。更甚的是，把神钉在十字架上以后，没有感觉痛苦、难受，而是感觉自己不满足，“神怎么作的呢，我跟随了神那么长时间，神给了我什么了呢？”犹大为什么去卖主？知道吗？（任真真：因为缺钱。）还有什么？他本身是想当官、想得福的，他跟随主耶稣的时候是因为什么跟随的呢？他是听说主耶稣是来作王的，是君王，他是因着耶稣是君王的名义才跟上主耶稣的。结果跟上耶稣以后，他看见主耶稣所做的事不是君王做的事，主耶稣就不挨政权，就不往这方面走，主耶稣只是给老百姓看病、传道。他信主本来就是来得福的，他那个得福的心是什么呢？犹大那时候经济困难，他爸在官场上受到打压，最后受了什么极刑了，他就一心想要做官、要有钱，他是奔着这个方向而去的，所以这是他跟随主耶稣的初衷。他跟随主耶稣以后，主耶稣的教导对于他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没有改变他的初衷，他原来的言行举止依然支配着他的行为，所以导致他平时没钱的时候就偷钱袋里的钱花，圣灵看着了，圣灵就不作工了。圣灵不作工了，你还想悔改，可能吗？神是就地取材，所以神就摆设环境，法利赛人就不找彼得，法利赛人就找犹大。犹大早就缺钱花了，所以“一时冲动”出卖了主耶稣。在他来看是一时冲动，其实就是他的初衷没有变。

咱也跟随神多年了，吃喝了多少神话，唤醒咱的良心理智了没有？咱的初衷没有变，只是为了得福，只是为了肉体，经不起考验，神给你摆设一个环境进去就出不来了。犹大缺钱花的时候，法利赛人找犹大，给他三十块钱让他出卖耶稣，当具备这个条件时，犹大就进去了，当他看见自己所做的是什么的时候，已经无法挽回了。咱在这个环境里，我给你掰开了说、揉碎了说，我还跟你表了态度，你看见我的观点、态度了。你看见我的态度也就是看见我的心，看见神的心了，可你们看见神的心以后，回家了没有一个人的良心受到自责，良心一点自责都没有。当天没有，第二天有吗？第三天有吗？第四天有吗？咱交通了以后到现在有几天了呢？（肖红：有十几天了吧。）有十几天了呀，犹大出卖主耶稣，什么时候去退的那个钱？没有超过十几天，在咱这儿十几天了依然没有任何反应。在没有任何反应的情况下，神又给咱撒下了怜悯，天使给了你一个梦，用这个梦惊醒惊醒你。你弃绝了神的拯救，你弃绝了神的呼召，十几天了你没有任何的

歉意。当你临到这个梦的时候，你没有在这个梦里真实地去认识，没有认知，你只是感觉害怕，然后强行地压制着自己的情感。神说人没有良心就是没有灵的活死人，咱的表现是什么？咱连犹大都不如，还说什么以色列人呢？这个画面能看见吧？（任真真：嗯。）我说的这个是事实吧？（任真真：嗯。）更严重的是什么？更严重的是你看见萧明志与神对着干的时候，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以后，你无动于衷，并且是你还能够爱他去！当天那个画面你看见了吗？咱在交通的时候，萧明志的言行举止是什么？当时我解剖萧明志的时候，我说你的心是怎么想的？我想着你是怜悯他，你说不是，你说你是去认识、分辨他了，你看清他了，大概这个意思，是这么说的吧？（任真真：我看见他就是跟你对着干呢，说话的语气、态度就是明目张胆的，一点知觉都没有，我是说看见他那个表现心里面是一种害怕，就是害怕呢。）你感觉到怕以后，你和我说了个什么？还有个结果了吧？那时候你选择的是什么呢？那时候你告我说，这还能相跟着进国度呢？不可能。（任真真：我说的是夫妻双双下地狱。）是你看见的吧？（任真真：嗯。）我解剖你们是夫妻双双下地狱的时候，你说了一句话，意思好像是看清楚他了，要和他分了，我记不清你的原话是什么了，但那时候我看见你是看见了，你不走这条路了。（任真真：没有呀。）我那时候解剖他，我说你和萧明志是团结在一起与神对抗呢，你说不是，你说的话大概意思是你认识他了，你看清他了，他和你不是一家人，你要远离他了。（任真真：那我当时可能糊了。）你发表了你的态度以后，我才扭转了我的观点。我觉得你听明白了，认识神的心意了，知道自己该走什么路了，可是最后你还是翻了船。（任真真：我当时脑子不知道想啥着呢。）（肖红：我那时候也认为是任真真看出来了，有分辨了，原来你不是那个意思，我们误解了。）任真真，萧明志最后的表现你看见了没有？（任真真：最后走的时候？站起来的那一下？）嗯，你问我能不能找萧明志上电动车牌子，我说你们自戒，我不管了。（任真真：嗯，然后他就走了。）你看见那个画面了没有？在你脑海里那是什么画面？（任真真：我脑海里当时就有了一个问号，我就想怎么“啪”站起来走了？啥态度呢？啥反应呢？怎么是这种表现呢？）你看见那是个什么画面？有感觉吗？能不能形容出那个画面呢？那是在干嘛？灵里边实际的情形是什么情形？能不能描述出来？（任真真：就是不管算了，走！）

萧明志一来的时候说的什么话？还记得吗？（任真真：只有两条路。）“只给我两条路走，但哪一条也不能走。”（任真真：要不就是回教会结婚生孩子去，要不就是断，一刀两断，然后好好尽本分。）他觉得只给他两条路走，神逼得他无路可走。他来的时候是带着这个情绪来的，是吧？（任真真：嗯。）他是不是找第三条路走呢？（任真真：嗯。）有没有第三条路？（任真真：没有。）神给了他两条路，他说哪条路都不能走，所以他是来找第三条路走的，这是在干嘛？这是个什么画面？他来的时候已经定义了，他是有条件的，这是不是跟随神？（任真真：不是。）这是在干嘛？（任真真：要走自己的路。）信神是在干嘛？（任真真：信神就是听神的话，按神的要求做人，恢复良心理智，最后能蒙拯救，剩存下来。）说得简单一点，信神就是跟随神，那跟随神又是在干嘛呀？跟随神就是顺服神的过程，也就是说信神的过程就是寻找一条顺服神的路，目的就是来顺服神。可是你看萧明志是来信神的吗？（任真真：不是。）是来干什么呢？（任真真：打着跟随神的旗号走自己的路。）名义上是信神呢，话里边说的是跟随，在这儿说的是跟随我了，但是他来的时候是什么态度呀？“神只给了我两条路走，但这两条路都不能走！”你说这还叫不叫跟随？不是要跟随，不是要顺服，但是他还来了，那他来是要干什么呢？这应该叫个什么名词？这叫谈判！知道什么叫谈判吗？（任真真：谈条件呢，最后协商解决问题。）就像两个国家之间有冲突了，要打仗了，“来，咱来桌子上谈判谈判。”商量、协商。谈判的时候，他代表着他国家的利益，你代表着你国家的利益，你给他一个条件，他给你一个条件，各自守住各自的原则来谈判一下。他把他的条件放在桌面上，你把你的条件放在桌面上，你损失一部分，他损失一部分，你降降，他升升，咱达成一致的结果，这叫谈判成功。如果你持守某一个条件，“这个我不能放，我这个尊严不能放，我这个利益不能放！”这就达不成一致的协议，这叫谈判失败。萧明志是来干什么的呢？（任真真：谈判呢。）（肖红：他们四个都是谈判的！）（任真真：嗯，他的表现是赤裸裸的，我们是伪装一点。）他来的时候他是知道我这边的条件，我是要让你们断的，所以他一来就是“这又是干什么呢！”较劲、反抗。其实我的条件不说，他也知道我这边是什么条件，是吧？（任真真：嗯。）他知道我这边的条件，所以他来的时候就打着旗帜，“我来是谈判的！”硬是来谈判，并且还是带着一线希望

来谈判的。（任真真：垂死挣扎，最后再争取一下。）当没有争取到利益的时候，也就是没有按他想的第三条路走的时候，这就是谈判失败了，是吧？（任真真：嗯。）谈判失败以后他是什么表现？（肖红：你看他把那凳子“咯噔”了一下，看见了吗？）从凳子上站起来的时候，把凳子“咯噔”一放，这是个什么动作？（任真真：谈判失败。）最后还说，“你不管了，不管了……”咱把每个画面用一个名词总结出来，这个画面是个什么画面？谈判失败以后，这是在干嘛？拍桌子宣战！谈判失败，宣战！（任真真：好像是咱们走着瞧。）不仅是咱们走着瞧，而是谈判失败就要宣战呢。

（任真真：可是我有时感觉他心里想的也不完全是他外表表现出来的那种……）你认识一切事物是以什么为基础的，什么作为标准的？（肖红：神说：“任何一个人都能用自己的语言与行为来代表自己的本来面目，这个本来面目当然就是人的本性。”（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背叛　一》）言行举止就是人的本来面目，这是神话说的。）你是根据神话看事还是根据你的意思看事？神是看人的态度、观点，这个态度、观点是不是放在桌面上了呢？（任真真：嗯。）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神看的是什么？他的刀举起来了没有？（肖红：举起来了。）举起来是痛哭流涕的？（肖红：没有。）神看的是人的态度、观点，神要什么呢？约伯，他老婆说他：“你弃掉你的神死了吧！”这一句话临到，神就看他的态度、观点，看他的心在哪儿，神要的就是态度、观点。你在这个背景下能把你的挚爱拿出来，神就看见了你的心，看见了你的顺服，看见了你的跟随，你就是跟随的，你就是顺服的。咱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当皇上的说了一句话，下面的大臣什么态度？“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咱就不要说让臣死了，皇上说：“任真真，寡人把你许配给张三的儿子了。”你敢嫁给李四吗？你能嫁给李四吗？你敢和皇上说：“我还要和李四搞对象了。”能说吗？敢说吗？咱今天信神了，信神就是跟随神，跟随神就是神走在哪儿，跟随在哪儿，神怎么说怎么来，信神就是要顺服神，尊神为大。行政第一条：“人不得妄自称大，不得自尊为高，当敬拜神，尊神为高。”（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国度时代神选民必须遵守的十条行政》）你说你一来就带着谈判的形式，你是谁呀？你就是一把泥！尘土！神用尘土造了你以后，你成了一个人样，神造了你

以后把万物赐给了你。神给了你情感、给了你情欲，可给了你情欲以后，你就能因着有情欲来到造物主面前和造物主来谈判。萧明志在谈判，你是不是也在谈判呀？（任真真：嗯。）还记得你那天说的那句话吗？你说的是，“神，你造人的时候要不就不要给人情欲，你给了人情欲又控制我，不让我释放情欲，那你让人喝口水就能生孩子不就行了吗？”你说的话就代表着你的心思，你是不是在与神谈判？你是不是在指责神？你是不是想在神的经营计划里指手画脚？你是不是给神出谋划策？“神，你造人的时候就造得不太合适，你要是控制人的情欲，那你让人喝口水能生孩子就行了，何必要让人有这个情欲呢？人有了情欲以后，就不愿意献上了，那你一开始不要给人不就行了嘛。”为自己说话，其实就是控告，“你给了我自由意志，然后你又给了我情欲，你这不是陷害我吗？我选择了自戒，我选择了情欲的时候，你又说不行，你又让我献上，又让我强戒，你耍我呢？给了我又和我要？诚信哪里去了？人家做生意还要合同呢，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咱就不能协商？咱就不能商量？不能商量着慢慢来？怎么就是你说了算呢？怎么你说强戒就得强戒呢？就不能慢慢来？”从灵界看，是不是这个表现呢？（任真真：嗯。）

咱是来谈判的，谈判失败以后就是宣战，就像是两个国家在谈判桌上谈不成以后就开始宣战了。这中国人和神战的时候是勇士，站在神面前的时候是勇士，但中国人站在世界面前是什么？懦夫！东亚病夫！你和美国谈判试试！神来在地上拯救人来了，大红龙把国家统治得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神挑选了点好一点的、有点人性的、能跟随神的人，可是这些人跟随着神又抵挡着神！跟随着神还要和神谈判！他敢和神去谈判，敢和神去叫嚣，谈判不成就敢宣战！他敢和神去宣战，敢去抓捕神的选民，但是他敢去碰一下美国吗？敢去触碰一下美国的利益吗？让他和美国谈判谈判去，当人家美国不和他谈判的时候，他是“来，回来，回来，咱回到谈判桌上。”中国人是不是总要把人拉到谈判桌上呢？害怕打仗，不敢惹人家。让别人回到谈判桌上，首先得有个诚信吧？让别人看见你的诚信，别人才会回到谈判桌上吧？那你要是让别人看见你的诚信，你该干什么呀？是不是得损失自己的利益？是不是就得做懦夫呢？你不做懦夫谁和你谈判？（任真真：嗯。）中国的科研气球出了中国的边界以后，让美国打下来了。

但是美国的高空气球来了中国呢？敢不敢碰？（肖红：不敢，是驱赶。）驱赶？来了十余次了，每次都是警告！警告！来了十余次以后中国说什么呢？“美国，你的高空气球来了我中国上空领域十余次了啊，不要以为我不知道！我警告你已经十余次了啊，警告！警告！”丢人不丢人呀？美国高空气球飞越中国领空十余次了，就在你上空呢，你动都不敢动一下。你的科研气球出了国外了，不要说出国外了，就刚在“门口”，刚出了边界，人家就把你打下来了！人家把你打下来了，你就没有让美国赔偿赔偿？你就没有问问美国为什么直接打下来呢？还是“来，回来，回来，咱回到谈判桌上。”人与人之间相争，国与国之间相争，他甘愿做懦夫，甘愿让出一步来，但是在和神争起来的时候，露出来的是什么？狰狞，狰狞的画面。你和神谈判呢，和神谈判就谈判吧，你谈判的时候有点中国人懦夫的精神没有？中国人知道打不过美国以后，还知道割地赔偿，签订不平等条约呢。在国与国之间相争的时候他能够让步，在人与人打起架来的时候他能够让步，但和神打起架来他能让步吗？和神谈判的时候能让一下步吗？你看你们谁让步了呢？在谈判桌上谈判不下来就是宣战。萧明志是拍桌子，立马就能拍案宣战。是立马，不是回了家以后，也不是争战了三天以后，是立马！

晓丫是什么表现？（任真真：晓丫也是，一交通完之后，我一看，人家“噌”地走了。我还想着和她一块儿走呢，结果我下去人家早走了。）看见了吧？（任真真：哦，抬起屁股就走了。）那她的那个表现流露出来的是什么？（任真真：也是那种态度。）晓丫还有什么？她还有病，但她害怕吗？（任真真：不害怕，宁死对抗。）看见了吧？“死，我也要这么做，你说要给我帮助，我不用你的帮助，我就要这么干！”以死相逼！用死来逼、来控告，“神不是公义吗？不是公平吗？你们能结婚，为什么我不能结婚？你能结婚，我搞对象就让我得病？我得了病还让我断绝联系？神，你作得太苛刻了吧？太不像话了吧？这就是公平、合理？这就是公义？这就是美与善的象征？你今天给我一个病，你让我的病加重试试，你让世人看一看，看看你公义不公义！看看你公平不公平！你让我放弃，我就不放弃。我不放弃就让你看，就让众人看，众人会说什么？会说我晓丫的问题？神，你的公义在哪儿？公平在哪儿？公平合理在哪儿？你作吧，你能作就这么

作吧，你让人都看看。”还控告呢。你不要拿上这个病来吓唬我，不要拿上死亡把我压在谈判桌前。在灵界来看，晓丫那是什么表现？“神，凭什么？你不要觉得你有权柄、有能力，你能控制住我的生死，你就可以这样胡作非为，你就可以这样不讲公平合理。我死也要站住这个‘见证’，我死也不回头。”所以，她要站一个“见证”，她要让世人看见不是她有问题，是神作得不对，是神有问题，是神坑害人，是神不公平，是神把人逼到了这一步。“你敢让我死，那你就让我死，你敢让我的病不好，那就让我的病不好。你能让我的病不好吗？你要是因着这个让我的病不好，让我病成那样，别人会说你什么？你因着我不投降，因着我还要继续搞我的对象，我还要结婚，你就要让我得病，就让我去死，那你看别人怎么看你吧！你还拯救人呢？还让人跟随你呢？我看谁还跟随你！”为撒但抱打不平。（任真真：嗯。）

从跟随到谈判到宣战（十五）

说了萧明志和晓丫的表现了，任真真，你当时是什么表现？（任真真：我当时坐在那儿有点蒙了。）有点蒙了,但是你在说“自戒”这个话的时候，你是斩钉截铁的、胸有成竹的、没有丝毫犹豫的，这个话就说出来了。你和凯凯比他俩还稍微好一点，在你这里还稍微有一点害怕。你也不是良心发现，你是害怕失去圣灵作工。肖红说你失去圣灵作工了，你是感觉到有点害怕而已。（肖红：不是害怕，她是冤屈，她的意思是：我哪失去圣灵作工了？你是定罪我呢！）（任真真：你们都说我没圣灵作工了，然后我就想我是不是真没圣灵作工了？也有点想放弃的意思。我就想呢，要是没圣灵作工的话，那就算了吧。我自己没有感觉，别人说我没圣灵作工了，那我还能干成啥呀？）对，你是这个心态，所以你是来肖红这里寻问一下、考证一下，“你看我是不是没有圣灵作工了呢？”确定一下，“我有没有圣灵作工？我要是没有圣灵作工的话，那就算了吧。”是吧？（任真真：嗯。）那这个是什么画面呢？咱说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假设把圣灵作工当成一个物，那圣灵作工是谁的资产？是谁的呢？（任真真：那是神的。）是神的吧？（任真真：嗯。）那你的意思就是在问“你看我身上还有神的这个东西吗？如果有，我就接着干，如果没有，拜拜。”不就是这个意思？（任真真：是。）那这个是什么画面？（任真真：神，你要我就要，不要我我就走呀。）“神，你给我圣灵作工，我在；你不给我圣灵作工，拉倒，拜拜！”可怕不可怕？（任真真：嗯。）你说这是个什么画面呢？谈判失败以后，一个是以死相逼，一个是拍桌子宣战，那你呢？给你举个例子，弟兄几个在老爸病重的时候，一个个伺候老爸呢，伺候完以后，老爸一死，他们干什么呀？他们是先分家产还是先打发老爸？（任真真：先打发老爸。）先打发老爸说明他们还是有点人性的，那没人性的会做什么？（任真真：先分家产，先分了再说。）他们是分家产了，是吧？（任真真：嗯。）“拿出土地证来，拿出老爸的遗嘱来，哪个是你的？哪个是我的？”这是一个什么画面？用哪句话来概述？尸骨未寒就开始分家产！尸骨未寒就分家产，这是一个多么残忍的画面！

你们几个人都是背叛神而去，但仅仅是背叛吗？仅仅是远离吗？你们几个人是宣战！是弃绝了神的救恩，是弃绝神，是把神钉在了十字架上！是不是？（任真真：嗯。）把神钉在了不义上！你说神什么感觉？神什么感受？我对你们是什么心呢？你们作在我身上的，我的心又是什么感觉？我的心死了！就你这种态度我能在你身上作工吗？原来我是想让你们当柱子呢，在我身边的人也都想作我的左膀右臂呢，可最后一显明，一个一个都是骗子！在我交通完了以后，在实际生活中摆设环境以后，你们和我是谈判！谈判失败以后又是宣战！我的心还活着吗？我就怕你们做出这样的事来，所以我就明明地告诉你们说："这是试炼啊，神看着呢，撒但看着呢。"我一再地说："神看着呢，撒但看着呢。"结果你们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你说我的心能不死吗？再有工作我还能给你作吗？我敢把托付加给你吗？不敢，也不能！我的心就死了！我的心死了，气得我在这儿上气刚出来，下气还没有出去呢，你倒开始咋了呀？"哎，我身上有没有圣灵作工呢？"拿上土地证过来了，"北房是我哥的，这南房是我的吧？你看这南房是不是我的？"你说，你是不是要气死我呢？你连一句安慰神心的话都没有。他们谈判无果，宣战，是因为他们没有资本、没有资格，你在这儿比萧明志是有资本、有资格的，所以你就"我不能白干吧？你走了以后这个家产应该有我的一份吧？要是有我的这一份的话，行，我就还是你的后裔。如果你这遗嘱上连一个偏房都没有给我，那就说明你心里没有我，那我还认你干什么呢？"你还认得谁是你的主吗？血淋淋的，这个画面能看清吗？（任真真：嗯。）人太残忍了，残酷无情！这就是给我带来的感受！给我带来的是不是就是给神带来的？你们作在我身上的，我还是这样的一种感受，圣洁的神呢？圣灵呢？人都能看到这个画面，都能感受到这种感觉，那造物的主呢？他拿上一把尘土造成人以后，人这样在神面前宣战、宣告、分资产，甚至是尸骨未寒就能分资产！神会怎么作呢？神能给你圣灵作工吗？神还能撤下救恩吗？还能撤下怜悯吗？咱看到这些画面可怕不可怕呢？

凯凯所做的那是什么画面？（任真真：我就听见凯凯说，"反正以后晓丫要是有什么事，我得去帮她"。）还是"我必须去帮她"！（任真真：嗯，态度特别坚决，我就想不是无所谓吗？怎么又成必须要帮了？）"必须要帮！"谁敢说这话？凯凯刚开始绕圈圈，想欺骗。神要

让人站见证，神要看人的态度、观点。他一欺骗的时候，神已经看见了。那时候我为什么要逼着他说出来呢？那就是要人能看见。就好像约伯，约伯是敬畏神远离恶的人，神知道吧？但撒但信吗？撒但不信，人更看不见，所以神要让约伯把这个见证作出来。其实在神那边神早就看见了，那让约伯把这个见证作出来，是让人能看见他，是让人来认识他，所以才把那些环境摆上。凯凯想绕个圈圈遮蔽人的眼睛，在我这里不让他遮蔽，所以我逼着让他表个态度。可凯凯表的啥态呢？“我必须要帮”，这个“必须”是什么词？那是神的专用词。你能帮助得了呀？这是跟随神的人说的话呀？你看见了萧明志的表现，凯凯没有看见晓丫的表现？晓丫以死相逼他没有看见？（任真真：看见了。）都看见了，还“必须要帮她，必然要帮她”，你说这是不是神所说的，这帮撒但要联合起来拆毁神的经营呢？这就是跟随神的人？在神这儿，凯凯不说一句实话，不说一句真心的话，没有一句实话，没有一句真心的话，但是他对晓丫呢？晓丫是谁？大红龙的孝子贤孙，撒但的后裔。凯凯对晓丫是什么态度？忠实地表白，“我必须得帮她”，这是个什么画面？用哪个词能表达？咱结合这个举一个例子就一目了然了。一个父亲和孩子说话了，“你从小是怎么长大的，在这长大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咱的邻居张三、李四、王五他们是谁，你不要经常和他们玩耍，免得他们把你给耍了。你小时候什么都不懂的时候，他是怎么欺负你的，又是怎么欺负你爸、你妈的。你在外边和他们玩，他们是戏耍你呢，那时候你什么都不懂，现在你长大了，你不要让人家把你再当小孩子戏耍，拿个糖果就能哄骗、欺负了你。你看人的时候不要看外表，也不要让人家用美人计把你迷惑了，你不要看人家现在外表表现得怎么好，你知道人家心里边是什么？想干什么吗？我是你爹，你得知道谁是你的父。你在家做事做错了，你爹训你了，或者是做坏事了，你爹管你了、骂你了，甚至打了你一下。你爹打了你一下，你就去了外面了，邻居安慰你了，给了你个糖吃，或者是给你花了二十块钱，你就觉得人家对你好得不得了了。又或者是人家给你介绍了一个对象，那人家给你介绍的对象是谁呢？人家给你介绍对象的目的是什么呢？你在家你爸不让你耍游戏，你去了邻居家了，人家给你游戏玩、给你烟抽，让你随心所欲，你心里要是再不痛快，来，这边有冰毒，吸吸，放松放松。你爸告诉你说在家对你打了、骂了那都是真实的爱，外边的人再说得花言巧语、甜言蜜语，那

都是糖衣炮弹，那都是害人的。什么人能接触，什么人不能接触，你得知道，你可得和那些不能接触的人划分界限。有时候还有美人计临到，咱都得看清楚。世上有句话说的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咱得远离危险区。有的事情能帮，有的事情不能帮，不要遇上碰瓷的。”这是不是父母对孩子的一种关爱呀？但在孩子心里边怎么想呢？“你每天就是打我、骂我，我这么大的人了，我就不知道个好坏呀？我就不会分辨善恶呀？还用你给我说呀？李四有问题我必须得帮、必然得帮，我不管你对他有什么成见，我不管你对他有什么看见，但我必须得帮。”是不是这个画面？那这是个什么画面？用哪个词来代替？（任真真：认贼作父。）认贼作父！都看见了！认贼作父，晓丫在那边已经是以死相逼了，凯凯在这儿还是“我必须得帮”，凯凯必须帮的这个人还是凯凯认为无所谓的人，对于凯凯来说，一个无所谓的人有困难了，凯凯是必须得帮。神说神要毁灭撒但，你同情撒但就是与神为敌，可你是告我说“我必须得帮”，你让她心中有你的位置，可你说的这句话给人带来的感觉是多么伤痛的呀？人都是这种感觉，别说神了。为什么让你强戒？让你强戒就是怕你跌到泥坑里难以自控，让你强戒就是让你和撒但拉开距离，不要掉在情感里边。神恨恶人的情感，人有了情感做事就不公平了，失去公义了，失去公义就失去做人的样式了，就不能要你了。是为了保证你的安全，所以让你强戒。可你在来了句无所谓以后又是“必须得帮她”，你有条件、有原则没有？你相信不相信神的公义呢？你信神，神的主宰、神的掌管、神的公义在哪儿？还用你出来抱打不平呢？你怕神管不过来，该管的没有管，怕神遗漏呢？

你们这四个人有四个名词，是吧？（任真真：嗯。）回忆一下，凯凯是认贼作父，晓丫是以死相逼，萧明志是拍桌子宣战，你是尸骨未寒分家产。你说我是和什么人在一起相处呢？（任真真：都是魔鬼。）神来在地上受到了极大的试探、受到了极大的痛苦，神是带着伤痕来爱人的，可即便如此，神放弃人了没有？要按这个表现，按神的性情来说，人还能活吗？前两天发了《亚拿尼亚和撒非喇欺哄圣灵而死》这个圣经故事，“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非喇卖了田产，把价银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但充满了你的心，叫你

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仆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约过了三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彼得对她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她说：‘就是这些。’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妇人立刻仆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些少年人进来，见她已经死了，就抬出去，埋在她丈夫旁边。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他们欺骗了彼得，卖了房子留下了几分，私藏了几分，但告彼得说是都拿出来了，就几分没有拿出来，就骗了这个，两口子当下死亡。那是耶稣走后，正是见证彼得的时候。神的性情不能容人触犯，但今天临到你的不都是话语吗？现在是建造国度的时候，是极力地拯救人，是最大限度地拯救人。作工期间、隐秘期间是拯救，紧接着就是什么呢？公开的时候呢？那时候就是惩罚！现在看见了，隐秘期间是不是快完了呀？（任真真：嗯。）紧接着就是公开，因为你看见神性情的时候就是公开的时候了，公开的时候咱还要抵挡，那就是惩罚，事实临及，抵挡就死，这就是事实临及了！咱不害怕吗？世人常说“画龙画虎难画骨”，而神今天是让咱脱胎换骨，你连你的骨头都看不见，你怎么能换骨呢？咱今天是不是看见骨了呢？

现在有什么认知？（任真真：现在才意识到这是尸骨未寒分家产。我自己实行不出来，我可以直接说我实行不出来，但是我得往上去配合，得有一个态度、观点，而不是最后还来一句“我还有圣灵作工吗？要是有圣灵作工能干就干，没有圣灵作工神也不要我了，也不用我了，那就这样吧，能走到哪儿就走到哪儿。”还要圣灵作工呢。）是要挟神！（任真真：嗯，你给我，我就信，你不给我，我就不走了，就是这。）“你给我房产了，我还是你的子民；你不给我房产，那就拜拜。”（任真真：嗯，我也不跟你了。）你说人心可怕不可怕？（任真真：不是有没有圣灵作工，自己都是一个受造之物，就是效力也得死心塌地地效力，没有这个理智。）圣灵作工是怎么来的？（任真真：人得主动配合。）是因着你对神的追求，你配合到哪儿神作在哪儿，神是根据你的追求而作的，可咱呢，把它当成什么了呢？当成了交换

之物，“我跟随你，你得给我圣灵作工；你不给我圣灵作工，我就不跟”。（任真真：是“我抵挡你了，然后你给我就给，不给我就不给”。）是“别说我抵挡你了，我就是抵挡之后不配合你，你也得给我。你不给我，我就走！”你看咱霸道不霸道？你不是说，“在这个事上我就没有配合神的作工，我没配合圣灵怎么能作工呢？这不是神的公义吗？我在贪婪肉体呢，圣灵怎么能作工呢？”你在这儿是什么表现呢？“我就是贪婪肉体，我就是不寻求，你也应该在我身上作工。”你看咱多霸道！刚才说了一个尸骨未寒分家产，一个是你要圣灵作工的时候流露出来的态度是什么？（任真真：霸道。）要挟。（任真真：我抵挡你还得给我圣灵作工，还得用我。你用我，我就让你用，你不用我，那就算了。要挟、霸道、分家产。）孩子们没有钱了，和父母要钱了，有的人是哄住他妈要钱了，有的人是在要钱以前赶紧好好表现，赶紧扫扫地、抹一下桌子，收拾完了以后，“妈妈，我想吃那个好吃的呢，我想吃这个好吃的呢，给我点钱吧？”他妈看见他这个表现，看见可爱、可亲，是不是就给了呀？有的人要钱是怎么要呢？看见想要的东西了就躺在地上不走了，撒泼打滚“我要这个呢”，或者是不给他买东西不走，硬要。这是两种人，还有一种什么人呢？打游戏上了瘾以后，当没钱打游戏的时候想打游戏，所以就拿着刀问父母要钱，你给钱不给钱？（任真真：把你杀了。）咱属于哪个？（任真真：第三种，反目成仇。）可怕不可怕？（任真真：嗯。）咱信神都想获得圣灵作工，这是咱的一个愿望，也是唯一的一个追求，因为有了圣灵作工就有了一切。可咱没有去表现，“我在神家好好尽本分，多与神祷告，多与神配合，我配合到哪儿，神作在哪儿，我只要配合神就作，我开口交通神就给我当说的话。我没有去这么做，也没有和带领说说，‘给我加点本分吧’，走走‘后门’，更没有向神祷告祷告，让神给我点圣灵作工。”没有配合，也没有去要，而是威胁、威逼，“你说我这个表现有没有圣灵作工？有圣灵作工我就尽，没有圣灵作工那你爱找谁就去找谁。”就要背叛，这就看见了咱的可恶、可恨。反过来再看看神，再认识一下神，看看你所做的，看看神的主宰安排，看看神所作的，神怎么作的？神在你身上是怎么主宰安排的？神在你身上是不是操碎了心？处处流露出来的是不是爱？是不是拯救？咱回想一下，一路走过来，神是怎么主宰安排的？（任真真：一次一次交通、带领，然后没有事实临及，就是用话语唤醒，然后等着我苏醒。）把你和单

小北放在一起，这是不是神的有意安排？（任真真：嗯。）这样安排是要干什么呢？（任真真：取缔我的地位，熬炼我的地位心，显明我争强好胜的这些东西。）神要拯救你先要显明你，显明你然后让你认识，神用时间与事实来给你证实，显明你对地位的渴望。你为作工跑断腿、累断腰，让你看见你走的就是保罗的路，你要的就是别人的一种称赞，要的是一个冠冕，当得不着冠冕的时候你就背叛，“该打的仗也打了，该跑的路也跑了，冠冕应该为我存留。”我作了多长时间的工作了，可弟兄也没有夸过我，肖红也没有夸过我，我这冠冕在哪儿呢？冠冕还戴在了单小北头上，还说单小北什么了啊？（任真真：素质好，有实际。）“我在这儿加班加点地作工，最后你说我没有实际，是字句道理，说我不进入。她啥也不做，她睡在床上不作工作，她还有实际，你还说她有素质。”保罗能接受得了吗？神说保罗一直想要一个结果，神告他不告他？（任真真：不告诉。）你说要是告诉了他结果呢？（任真真：他就不干了。）那你和他走的路一样不一样？（任真真：一样。）那今天是不是告诉你结果了？今天告诉你结果是要干什么呢？是不是让你认识呢？是要让你看见你所走的是保罗的路，你没有走彼得的路。

肖红一开始是怎么走路的？我说她和任笙是作工与进入，肖红是怎么把作工与进入结合起来的？你看她走的路了没有？你没有看成功之人走的路，你走的是失败之人的路，可想而知不更是失败有余吗？你想让神夸你，神什么时候夸人了呢？神说：“人看见我时并不理睬我，因我并没有装饰高档的服饰，只是带着我的‘身份证’来与人‘坐席’，而且我的脸上并未搽高级化妆品，头上未戴华冠，脚上只穿一双普通的‘家做鞋’，而且最使人失望的是，我的口上并没有‘口红’，而且不会讲‘客套话’，不会出口成章，而是句句刺伤人的肺腑，所以致使人对我的口另加三分‘好感’。”（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发声·第三十一篇》）神来在地上的时候口上抹口红了吗？（任真真：没有。）神和你说神来在地上的时候口上没有抹口红，穿的是家做鞋。你说神没有抹口红是什么意思？神不会去哄人，不会去捧人，所以神没有抹口红。神穿的是家做鞋，是吧？（嗯。）这话什么意思？人能不能看得起家做鞋呢？人看不起。意思就是在人来看很平常，就好像是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枝节小事一样，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作工，人都

看不起、不搭理。我和你交通这些话，你能看得起吗？我所作的这些工作，你能看得起吗？神说你得往上配合，咱怎么与神配合的呢？神说神没有抹口红，可是你老想让神抹口红，神早就告诉你了，夸人就是给人送花圈，怎么？我夸夸你？你本来就已经走上保罗的路了，还再夸夸你素质好？有希望？那你说你还能走生命进入的路吗？还能认识自己吗？在你面前说单小北的目的是什么？这和在肖红面前说任笙是进入不是一个意思吗？说作工的肖红是扫罗，说不作工的任笙是大卫，目的是让你能把作工与进入结合起来，两条腿走路，可你结合了没有？你活在自己的想象观念里边，你老想用作工换取，你没有想着走进入的路。

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实行真理，在实行真理的过程中尽本分，可咱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实行真理了没有？是，你尽本分了，可你在尽本分的时候实行真理了没有？问自己了没有？（任真真：从去年开始配合这个文章之后，就感觉一下子走不上去了。）咱就不用说走不上去了，就说咱在能走上去的时候，在尽本分的时候实行真理了没有？（任真真：怎么就算实行真理了呢？我也不知道。）神说："里面的变化才能决定你外面受的苦是否有价值。里面的性情变化了，实行出真理了，那你外面所受的苦也就获得神的称许了，里面性情没有变化，那你外面所受的苦再大、跑的路再多，神也不称许，人所受的苦没有神的印证，都归于徒劳。所以，你的代价是否蒙神称许决定于你是否有变化，决定于你是否实行真理，背叛自己的存心，背叛自己的观念，达到满足神的心意，达到对神有认识，达到对神忠心。你跑的路再多，但你从来不懂得背叛自己的存心，就追求在外面做、外面热心，对生命总也不注重，那这些苦都属于徒劳。"（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爱神才是真实的信神》）你外表的行为是否有价值取决于内在的变化，内在的变化是不是就是实行真理呢？你不实行真理内在能变化吗？内在的变化就是你看人看事、做人做事的观点、态度变了没有。你为什么去尽这个本分？你尽这个本分是为了神的见证、为了神的名、为了神家利益？还是为了自己的名？还是为了在我这边让我看得起，让肖红看得起？有自己的企图，想让别人高看，是哪个？（任真真：刚开始是为了让你看见，为了让肖红看见，后来得不着的时候，就是为了能有个归宿，就这样配合吧，不敢跑。）那你说，哪一个是

实行真理了呢？是不是都没有实行真理？如果实行真理，那不是做在人前，那是做在神前，做在灵前，做什么事都得能经得起神鉴察。咱辛辛苦苦尽本分不能是为了让弟兄看见、为了让肖红看见，而是得为了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维护神家利益，赶紧把文章整理好发下去，是为了整个团体、是为了配合神的经营工作、是为了把那些活在黑暗里边的人唤醒，让他们从撒但的铰肉机里走出来。“为着神的工作、为着神的名，我在这儿我得站个见证，我得活出正常人性。神给我周围摆设了人事物，我得给他们立个标杆。单小北没有正常人性，我得给她立个标杆，让她看见我不单是作工的，我还是有生命进入的。我在作工中要实行真理，在实行真理的过程中尽本分。尽这些本分的时候，我心里边得事事为着神、处处想着神、时时念着神。我做人做事得有神话根据，那我对待单小北应该怎么对待呢？”如果你想做在人前，那你想的是让肖红和弟兄看见你作的工作，那你就要让肖红和弟兄看见你和单小北之间的一个对比，“看，我做了什么，看，单小北做了什么，你们说吧！”如果你是为了神的工作、为了神的名、为了神的见证，那你考虑的是什么？这个工作怎么能够作到最好？怎么能尽快完成？当你有这个方向、目标的时候，你和单小北是打不起仗来的，这个时候你是想尽办法来配合。咱就说单小北是个半瓶子，能用一半，因着她的信，达不到你的这个标准，对她就只能是哄着来，那你咋对待她？“那我对她就哄着来，我对她哄着来的目的是要怎么呢？目的是为了神的工作。她是效力的，我就按对待效力的来对待她。她能尽一样本分就尽一样本分，能尽两样本分就尽两样本分。她消极的时候我要去帮助她。”你帮助她的目的不是和她这个人有啥，而是因着你能处处想着你的本分，想着神的名、神的见证。就好像我用沈蹦一样，你看见我怎么用沈蹦了吗？我给他交通的时候把他打成了驴总，在打完以后，他悖逆的时候，我还得怎么做？我还得帮助、还得扶持，还得用爱来帮助，让他看见爱的流露。我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在我这儿有个方向、目标，我要考虑这工作什么时候能完成，如果没有驴总的话，这个工作不能按时完成。我为了按时完成，我就是多帮助他也好，哄着他来也好，不管用什么办法，哪怕我受点苦，也不能让他消极，不能让他软弱。他就是羞辱我也罢，都无所谓，只要神给我的托付能按时完成就行。在我这儿说的是他们羞辱我了，在你这儿就是他们对你不满了，对你另眼看待了，或者说另有什么想法了，你

还和他们较真吗？你就不在意了、顾不上了，也就没精力在乎这些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交通过寡妇熬儿，是吧？咱有方向、有目标，就顾不上那些东西了，这个时候你和单小北配搭是不是就好配搭了呢？也没有隔阂了，那这个时候你所作出来的工作，是因着内在的变化而有的外在的变化，那就有了价值、有了意义，那你所作的这些工作就是你尽的本分，在神那边是得着承认、称许的。

神称许的才是本分，神不称许的就是祸。什么是神不称许的呢？如果在尽本分的过程中你掺杂着你个人的意思，那你就是在搞着你个人的经营。因为你的目的、存心不是为了神的名、神的见证、神家利益，你是为着你个人的利益，是在搞你个人的经营，你是为了别人高看你，你是唯利是图，那你所做的一切是什么呀？那就是撒但送来的一个礼品，那你在神家尽的本分有没有用？有用。就说保罗，神开启他的也不少，但是他帮助别人的时候供应了别人，自己什么也没得着，他就是来送了一个礼品就又出去了。如果他是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实行真理，他得着了真理，那在神那边看，他所尽的这些本分神就称许、承认，也可以说，他尽的本分有价值了、有意义了，他不是来送礼品的了，因为内在有变化了。外在的变化是否有价值取决于内在的变化，这话理解了吧？原来你尽本分的时候，内在并没有发生变化，那你所尽的本分就只是过来效了一步力。你只是效了一步力，你尽的本分和你没有任何关系，你是来送了一个礼品。为什么和你没有关系呢？因着你没有实行真理，因着你内在没有变化，也就是说你的本性没有改变，你的看事观点没有改变，你的做人做事、看人看事没有改变，那对于你个人来说是什么？徒劳！白干！这个能理解吧？（任真真：能。）也就是说，你外在的变化没有价值。那怎么就有价值了呢？在你尽本分的过程中暴露了自己的一些私心欲望，暴露了自己是在与神搞交易，暴露了你走的就是保罗的路。借着弟兄的交通、肖红的交通看见了自己走的是保罗的路，“我不再走保罗的路，我要走彼得的路，我生命得有进入，我得实行真理，我不能只是作工。”当你回转的时候，当你变化的时候，当你变化了以后再去作工的时候，你是不是得着了？（任真真：嗯。）所以尽的本分也就有意义了、有价值了。

咱一直在说，本分是人来在神面前的一个桥梁，是拯救自己的一个工具，就看你怎么用它。神把单小北摆在了你面前，你歪脖子看表，看见我是喜欢单小北，可单小北看见的是我喜欢任真真，这是不是都是歪脖子看表？你不是根据神话去看事，不是站在真理一边去看事，不是看我把真理供应给了谁。就像当父母的训孩子两句，“你怎么不好好学习呢？”或者是打他两下，这孩子说什么呀？“你就是我后妈，你就是我后爸。”就因为打了一下、骂了一下，就把父母定在了后爸、后妈的位置上，就去认贼作父了，就按着自己的意思去做了。人家只是给他一个糖果吃，他就把人家当爹了，你说咱是不是歪脖子看表？是不是个浑人？那我在这儿能给你什么呀？我作的是神给我的工作，我嘴上不能抹口红，我不会捧人，也不能捧人。因为捧人就是害人，我不可能去害人。在我这儿看的是你的生命长大，在我这儿看的是你怎么能与神相合，怎么能得着神的称许、认可，怎么能让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了，你就进了保险箱了。我想的是让你进保险箱，你在那儿想的是地位、名誉，咱们想的不是一个方向，你是南辕北辙，越走越远，那我能满足你的意愿吗？满足你的意愿不是害你吗？所以你和我之间的成见只能是越来越大，因为你走的是失败之人的道路，我带你是往神面前走。借着单小北，是为了让你生命进入，跌倒爬起来，是为了让你认识，生命这条路是蜿蜒曲折的，不是直线上升的，让你跌倒再爬起来你才能有认识。回过头来一看，“神给我摆设的这些真好，没有这些显明不了我、认识不了我，也看不见神的作工。在神的作工中，看见神的奇妙作为，看见神的智慧，看见神的全能！如果不是这些环境显明不了我、刺激不了我，我的保罗本性显明不出来，我还隐藏着呢。正好在我对弟兄有成见的时候、走不动的时候、消极的时候，萧明志又出现了，原来我以为我信得挺好的，我就是效力我也要在神家效力，你就是不欣赏我，我也要效力。”可萧明志一出现，自己的小差一开，自己原来如此。“我信神多少年了，神话在我身上没有扎了一点根，根本没有开花结果，没有一句话。经不住风吹雨淋，经不住一点试探，一来个小的试探就掉在里边了，而且还是掉在里边出不来，并且还看不到神的爱，还想不起神来，神在我身上作工多少年了，丝毫没有唤醒我的一点良心理智，我依然是当初的我，依然是活死人，没良心、没理智，今天还能干出这个事来。我看见我就是地狱之子，我做的就不是人做的事，我白白

呼吸着神给的这口气息，我还在这儿讲理了，哎呀，神太爱我了！神作在我身上的都是拯救，即便我如此，做了这么大逆不道的事，神对我仍然是等待我的苏醒。神等待了六千年了，并且从我信神以来，我一直是这种看事观点去走路的，我一直是以这种方式去做的，神一直是看着我的，我在神那边给神带来的一直是伤害、痛苦，就这样，神还是一直在期盼着我长大，一直在忍耐着。”今天神的工作作完了，神不再等待，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神不必要再等待，不需要再等待，时间到了，人可以听懂他的话了。神摆设的环境让人看见了自己的败坏，让人看见了自己与神之间的一种尴尬的关系，是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当人看到这些的时候，当人的良心有点发现，当人有点歉意的时候，这个时候神再说话，他能够听懂神的话了，能听听神的话了，神就不需要再等待、不需要再忍耐了。

神原来为什么要等待、忍耐呢？是因为神说话人就听不进去。任真真过来几年了？（任真真：三年。）这三年来，我和任真真说了多少话？任真真听了几句呀？又有几句进心里边了？又有几句是扎根了、管用了？没有！所以说在神这儿都是白白地赐给你，没有得着一点。打雷般的声音进去，无动于衷，你还是走着自己的路，所以神一直是忍耐、等待。今天，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你看见是自己有问题了，你可以听进去话了。神说了这话，神作了这工作，一步一个台阶，一方面看见了神话的应验，再一方面看见了神的智慧，同时又看见了神的权柄。在人来看，这个不应该，那个不应该，但在神那边来看都是好的，经过一系列的这些环境以后再反过来一看，对咱的生命都是有益的，“呀，这些真是神的奇妙作为，神作在人身上的都是拯救。原来我是恨单小北了，原来神是借着她显明我、刺激我，刺激得我暴露了我原有的真实的东西，原来我能够做出背叛神的事！神说，“背叛是人的本性，随时随地。”“不可能吧，不会吧，我不能。”神说，“你说你效力也要效到最终，你不承认你有背叛神的本性，那你看看行不行。没有神话作你的根基，那是不可能的。神要让你认识自己，不然神话装不进去，那就该萧明志出场了。萧明志，去那边和她碰碰头，让她认识一下自己。”所以这个时候圣灵也不作工了，圣灵就在那儿看，“当初我作工的时候，你不听我的，那就按着你要走的路走走，你看看你走的是什么路。”你一遇见萧明志以后，你感

觉到了一种幸福，感觉找到了人活着的意义，好像是找见了人生真道，你活在了情欲里边。当你得着情欲的时候，就开始背叛神了。你背叛神了也没知觉，不感觉是背叛神，还感觉是应该，因为情欲是神给的。你还想成家，还想生子，还把自己以前和神许的一些承诺都给抛到了九霄云外，抛在了脑后。抛在脑后也罢，反过来还对神产生了误解、恨恶，还要背叛，直接有离去的心，最后还能在尸骨未寒的时候就分家产，就走到了这一步。口口声声地说我是个受造之物，我是个尘土，对神竟然能做出这事来，这还是个受造之物呢？这是啥人？这简直不是人做的事。任真真，当你认识到这儿的时候，神说的话你是不是就能听进去了？所以神说不必要再等待了，因为人能听懂神的说话了，能够听神的话了。虽然经历了这些痛苦、波折，但是看见了神的权柄。看见神的权柄了吧？神主宰万有，主宰着每一个人事物，主宰着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在人有圣灵作工的时候，有圣灵同在的时候，人就是积极向上的，是愿意往神这边够的，圣灵一不作工，再没有神话作根基的话，人就都贪婪在了肉体里边，完全成了一个撒但样，完全与神对抗、叫嚣，这就看见了人的可怜、可悲，更可恨。看见了神的权柄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每个人的心思意念都在神手里边。看见了神的权柄，还看见了神的主宰掌管，在合适的时候，总有一个合适的人物出现。“每天临到什么样的人事物，说什么样的话，做什么样的事都不是偶然的。而且所作的一切又都是拯救，又都是为了我。神作在我身上的都是爱，而我作在神身上的都是伤与恨。”看见了神的权柄、看见了神的主宰、看见了神的管理、看见了神的爱，更看见了神的可爱。任真真，你看见神的可爱了没有？（任真真：嗯，看见了。）神作在人身上的都是拯救，怎么能不值得人去爱呢？“我不得不爱神呀！有谁能作这个事呢？有谁是为了人的生命呢？萧明志是为了我的生命吗？我是为了我的生命吗？我妈是为了我的生命吗？神这样作是要把生命赐给我，是要让我去管理万物。因为我有情感，我不能管理万物，我不配管理万物，我管理万物带来的只能是毁坏万物、挥霍万物。因为有了情感我就是凭情感做事，我就不能正确对待一切事物。就经过这件事以后，我看见不管萧明志他做出什么样的事来，不管他与神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就即便他没有一个正常人的样式，我依然是用爱来包容他，我依然还要站在他一边，这让我看见：情感确实就是神的仇敌！就是人与神之间的第三者！这情感确实是把人拖向

地狱的，就是可恨的。人有了情感人就失去了公义、失去了公正，不能正确地处理一件事情，所以有情感的人不能管理万物。哦，神摆设一切环境是让我认识情感，让我脱去情感。神让我脱去情感的目的是要把我作成，是让我能够管理万物，成为万物管理者的祖先，让我传承下去。神不仅给了我要作的工作，还让我发现了人生意义、人生真道，神的名是值得称颂的！神是值得我去爱的！神是值得我去追寻、跟从的！我是污秽邪恶的，神是圣洁伟大的！我能有机会得着神的拯救实在是神极大的高抬与恩待，我不配，因为我本应该是该死的种类。”当良心有这些发现的时候，这就是咱的良心与理智有知觉了。当人的良心与理智发挥功用的时候，这个人就活了，就有点人样了，也就是说他的言行举止就有点人样了。神来在地上就是来唤醒人的心、唤醒人的灵的。神说：“他就在你的身边守候，等待着你的回转，等待着你突然恢复记忆的那一天：知道你是从神那里走出来的，不知什么时候迷失了方向，不知什么时候昏迷在路中，又不知什么时候有了‘父亲’，更知道全能者一直都守候在那里等待着你的归来已经很久很久。他苦苦巴望，等待着一个没有答案的回答。他的守候是无价的，为着人的心，为着人的灵。或许这个守候是无期限的，又或许这个守候已到了尽头，但你应该知道，如今你的心、你的灵究竟在何处。”（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全能者的叹息》）神苦苦巴望着，等待着你的悔改，等待着你的回转，当你有一丝的回转时，神的心都是倍得安慰的。当你的良心与理智发挥功用的时候，就是你开始苏醒的过程，也就是一个死人复活的过程。死去活来，死了以后才能活呢，以前听这句话的时候好像是矛盾的，怎么死了还能活呢？这个死是说你身上与神对抗、与神作对属撒但性情的这些东西，你得把它钉在十字架上，它死了以后，真正的人才能活过来。真正的人也就是有良心、有理智的人，属撒但的性情死了，真正的人才能活过来。人活在败坏性情里边，真理就进不来，人就没有良心理智，所以看待一切的人事物时都是歪脖子看表，都是扭曲的。今天给你把这个画面还原以后，你看这个画面是多么残酷，惨不忍睹！可在败坏的人来看，残酷吗？感觉正常、应该！这就是爱情至上，所以这个世界太邪恶了。刚才咱交通了神的作工，那在神的作工中是不是看见了神？这叫看见了神，这叫神向人显现了，看见了神的可爱！看见了神，认识了自己，这是不是咱信神该走的路？咱经过这一场波折以后，对神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对自己有了一个认识，这是福还是祸？因祸得福，虽然在这一次检验中失败了，没有安慰神心，但这又是一次拯救。如果这一次是国度里的最后一次审判、是神试炼人的最后一次、是定人结局的一次，那不就完了吗？那就该受惩罚了。咱就不要说担当什么了，就这个性情就该死，不要说担当了。咱看见了神的公义性情，看见了神的审判刑罚，同时又看见了还有神的怜悯慈爱伴随着，咱的心怎么能不因此而感动呢？有这样的认识，再去祷告、赞美神，这是不是真实的赞美？神垂听这样的赞美，这是一个“尼尼微人”悔改的画面，是放下手中强暴远离恶道的一个画面，这是蒙拯救的一个路线，这个都听清了吧？（任真真：嗯。）

你听了我的这个交通以后，现在有什么感觉？（任真真：现在看见神是付一切代价拯救人，也看见神拯救人太艰难了。神是要拯救人的，但是有时候是自己放弃自己，自己不往正道上走。）站在神一边看事才正确、才能看清，咱得站在神一边看事，不然的话你不知“庐山”的真面目。站在神这一边看，就看到咱的一种邪恶、败坏，看到咱是这样的无理智、没良心，看了这些以后产生一种责备、内疚，这种责备、内疚与你的情感压跷跷板，当良心与理智有发现以后，胜过了你的情感，你就有了担当、有了责任。“我不能这样做事，不能因为神给了我情感，我就活在情感里边；不能因为神给了我一个婚姻，我就活在婚姻里边，背叛神。神给了我婚姻，但它不能成为我背叛神的理由。神给了我一个萧明志，但不能因为神给了我萧明志，这就成了我背叛神的理由，这成什么了呢？”（任真真：我那两天心里也想呢，现在我尽本分连个负担都没有了，就因为这个最后连本分都不想尽了，对本分都是抵触，就好像弄文章就是麻烦，然后抵触，就是那种情形。心里边也是熬呢，我就想，这个东西怎么这么厉害呢？最后就能让我连本分都不愿意尽了，连一点配合的心志都没有了！后来我做了那个梦之后，我才开始和神祷告：“神啊，我是一个受造之物，不管怎么着，我得尽本分，我得看神话，我得先明白这些，我得跟随神，我得往上走。”就是这样去调整呢。）你看见这个可怕了吧？（任真真：嗯。）这就是我为什么让你强戒的缘由。情感会把人拖向地狱，有了情感你会失控。因为你没有真理，你就控制不住你的情感。有了真理，神话来掌管你了，才能有了惧怕、害怕、理智，敬畏神远离恶，

你才有自控能力。神给咱交通了这个情欲，情欲是神给的，情欲不是败坏。神给了人情欲，那是人生活的一部分。人有情欲，但不能乱释放，更不能大于神对人的呼召，这个情欲就得控制了。就是神说的，如果神家工作要你出来尽一个月的本分、尽一年的本分，或者说让你尽本分就没有时间期限，你怎么办？你该不该放弃婚姻？放弃家庭？这是人该有的理智。你就不要说其他人了，就说挪亚，挪亚上方舟的时候六百岁了，是吧？那挪亚的孩子们多大了？他六百岁了，那他的孩子们最起码也是五百岁了。他们五百岁了结婚了没有？（任真真：没有。）对呀，五百岁了他们还没有结婚呢。从电影里咱看见，上方舟的时候，挪亚的其中一个孩子去找媳妇的时候，她放不下父母，她妈把她闺女打晕以后才让挪亚的儿子抱着她闺女走了，从这个画面里就可以看见，他们还没有结婚。而且上了方舟以后，挪亚还不让他们同房，下了方舟以后，还能不让他们同房呀？在神那边是要看你是否能顺服神，也是要操练你顺服神。所以不管神给你什么，你都不能因着给了你的东西而成了你抵挡、背叛神的理由，这就太没有人性了，这就不是人做的事。

神话：《第四十四篇与第四十五篇》

自从神把“爱神”这个最深的功课告诉人以来，他就在“七灵说话”之中专注地讲这个问题，让所有的人都去认识人生的虚空，从而把人里面真实的爱挖掘出来。处于现在这个地步的人，对神爱得怎么样了？你们知道吗？“爱神”这个功课是无止境的。在所有的人里面对人生认识得如何了？对爱神的态度如何了？是甘心，还是不甘心？人是随从大流，还是恨恶肉体？这些都是你们该清楚、该明白的，在人的里面真是一无所有了吗？“我要人对我真实的爱，但到如今，人仍是磨磨蹭蹭，不能将真实的爱给我，在人的想象当中认为，若将真实的爱给我，自己将一无所有。”在这句话当中“真实的爱”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在现在这个“人人都爱神的时代”神还要求人真实的爱呢？所以，按神的本意，是要求人把什么叫真实的爱写在答卷上，因此，这正是神给人布置的家庭作业。就现在这个地步，即使说神对人的要求不高，但人仍未达到神原有的要求，即人仍未耗尽所有的力量来爱神，所以

在人不愿意的情况下，神仍是在要求人，直到在此工作上达到果效，在此工作上得着荣耀。说句实在话，地上的工作是以爱神为结束的。所以神在结束之时才把最重要的工作指示给人，若是在结束之时将死给人，那么人又会怎样，神又会怎样，撒但又会怎么样呢？只有将在地之人的爱都激发起来，这样才叫“神将人征服”，否则人都说神以势欺人，因此而得着羞辱，神不会那么傻，就此不声不响地将工作结束，所以在工作即将结束之时兴起“爱神热”，以“爱神”为热门话题。当然在“爱神”之中并无人的掺杂，而是单一的爱，就如贤妻爱自己的丈夫，就如彼得的爱，神所要的并不是约伯、保罗的爱，而是耶稣爱耶和华的爱，是父与子的爱，“单为父考虑，不求个人的得与失，单爱父一个，其余无所求”，这个能做到吗？

若对照耶稣不完全的人性作的，我们会有何想法呢？在你们完全的人性里达到什么地步了？能达到耶稣的十分之一吗？有资格为神上十字架吗？爱神的心能羞辱撒但吗？爱人的心除去多少了？换来爱神了吗？真是忍受一切爱神吗？想想过去的彼得，看看今天的你们，真是相差好远，不配在神面前站立。在你们里面爱神的成分多，还是爱魔鬼的成分多？这应分别放在天平的左、右盘上称一称，看看哪一头高，在你们身上爱神的成分到底有多少？配在神面前死吗？耶稣之所以能在十字架上站立，是因他在地的经历足够他羞辱撒但，所以父神才大胆地让他完成这一步工作，是因他所受的苦与他爱神的心。但你们却并无这个资格，因此需继续经历，达到心中只有神，别无他物，这个能做到吗？从此看出你对神恨的成分有多少，爱的成分有多少，不是神对人要求得太过分，而是人并未努力地做，实情是不是这样？若不是这样，那你在神的身上发觉多少可爱之处，在你自己身上找着多少可恨之处，这些都应作细细考察。可以说，天下之人爱神者少也，但你能做一个打破世界记录的先行者来爱神吗？神不求人做什么，难道就这一点都不给神一个脸面吗？就这一点都达不到吗？那还谈什么呢？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

7.国度建造时期的人才

（王萍芝：上次聚会的时候肖红给我们交通了做带领的得学会发现人才，为神家寻找、培养人才，也就是得把以前做过教会带领、做过小区带领的人都见见，看看现在是因着什么原因不能出来尽本分，是因着肉体走不出来，还是因着什么问题，然后去见面交通解决。每一处教会都得把埋没了的、没有用上的这些人才找出来，还得写清楚是哪类人才以及是什么原因不能出来尽本分，这些基本的信息得整理出来。有个带领给我发过来一个七十九岁的老姊妹，他问这个人还有没有价值，我看到这个以后就想，老姊妹都七十九岁了还能干啥呀？从我这儿就把这个人尽本分的机会给抹杀了，我就不问了。后来我就又想，这个带领问了好几件事都是这类的问题，这到底是不明白呀？还是不担责任呢？还是咋回事呢？）人家七十九岁了，你就把人家尽本分的机会抹杀了，这也不是实行真理呀。人家七十九岁了，但如果人家是彼得呢？你也把人家抹杀了啊？（戴笑笑：这个人我了解，她每次出来聚会，她老头都要找她，她也和她老头说她去哪里，所以她在哪儿聚会，她老头就去哪儿找她去了，咱一礼拜聚几次会，她老头就来找几次。后来我们就和老姊妹说让她自己在家，别出来聚会了。神说："……能把教会内部的事，把弟兄姊妹过教会生活细节的事，把神家所有的情况，不管是人事、行政还是工作这些现实的情况、以前的情况等等，自己所知道的情况都毫不保留地跟外邦人说，跟不信的人说，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不是真信的？"（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分辨假带领（二十五）》）还有涉及一些教会内部的事她也和她老头说，因为这两个原因才把这个人下了数。后来他们说人家就是不聚会也奉献呢，带上她吧，这才开始又带上这个人，后来他们就把这个人的简历给整理过来了。）（肖红：你前面说她老头跑到聚会的地方找她，意思是她到哪家，她老头都知道？）（杏欣：村里就是那一家，她出去就是去那家聚会。）在农村里边，村不大，它和城市不一样，要是在大城市里边，老姊妹不告诉她老头，他永远找不着老姊妹。可在农村里边，信神的就没几个人，就是那几家，老姊妹能有几个地方可去？老头就是挨着一家一家地串门，也能找着老姊妹，那说与不说就没有意义了，所以说她也没办法，咱得看实情。而且老姊妹

都七十九岁了，跟老头在一起过日子都已经几十年了，互相之间太了解了，礼拜三了，到了聚会的时候了，就是老姊妹不告诉她老头，老头闭上眼睛也能知道老姊妹去哪里了，所以这就不是老姊妹的问题了。看她有没有价值，这关键得看老姊妹的领受如何、认知如何，还得看她在原教会的表现如何。就像咱当时找萧卫的时候，萧卫都不在原教会里，而是回归世界了，但咱还要找他。当找见萧卫的时候，从他当时交通的来看，就像孩子一样，那咱找他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他奉献的比较多，当时看着他有那么一颗真心，恩待他，这就是根据他当时在原教会里的表现才这样作的。如果在原教会里边的表现本身就一般，那要不要都无所谓了。就不要说当人才了，就是跟随的要不要也无所谓。在原教会里边如果人家付出的比较多，那他今天就是追求不上真理，得恩典也应该，因为神公义！要是在原教会里边就是应付糊弄、就是欺骗，老了没地方去了，来骗取了，是一时的热心、一时的无路可走，那他就是跟随咱，咱也不要。所以看一个人有没有价值，你得看他的领受和认知如何，看他过去的一些表现，综合考虑。你们看过老姊妹的过去没有？她在原教会的表现如何？（肖红：她做过带领没有？做过几年？这些简历上有吧？）她做带领时，别人对她的评价是什么？把她的背景了解一下，这也是对人灵魂的一个负责，所以咱不能去轻易地处理。如果咱轻易地处理就容易造成一个犯罪。你把不该进来的人带进来了，你就是罪人，你把本来该进来的人没有带进来，那你身上就有了恶了。

（肖红：咱刚才看了一下老姊妹的简历，你们写的这个简历相当于是写了一下五要素，写了一下老姊妹尽过什么本分，别的就没有写。）咱以后写简历的时候，要加上她在教会时期的一个表现，不能只写她作过什么工作，咱这里不是看她作过什么工作，不是看她资格大大，而是看她的人性，所以简历里边要把她的人性简单地介绍出来，还有得写周围人对她的评价是什么。（肖红：这个简历写得不清楚。）你们都是守了个规条，把没意义、没价值的写了出来。杏欣，你在这儿作工作就是守了个规条，做了个机器人。（杏欣：他们把这个发过来以后，我也看了，人家这些人以前作过带领的工作，我就怕咱没把人家用上，当时就是这样想的。）（肖红：关键是你没了解清楚，最基本的你也没有了解清楚，你自己了解清楚了，你自己也能看

见这是不是人才，到底有没有价值。）（杏欣：咱整理这些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她作工作，我以前也见过一次，没啥价值嘛。戴李菲问呢，说年龄大的还整理吗？我说尽不了本分，没啥价值就不要整理了。我给戴李菲说了没必要整理了，但戴小何就又整理过来了，我就想着整理过来了，咱的目的就是要呢，可能是要用呢就发了。）你整理的时候，衡量一个人有没有价值的标准是什么？你都不知道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是什么标准，你只是说年龄不合适。现在你还是说这个年龄，那我给你说的是什么呢？（杏欣：你说的是能不能作工作，能不能用。）在你这儿什么是能作工？什么是不能作工？能跑、能撇这就是能作工？什么时候了，咱还是看的一个撇、一个跑，咱始终没有看看这个人的人性如何，看看她以前在教会时期的表现是什么，她的言行举止是什么，这些都应该是你们考虑的问题，可实际上这都不是你们考虑的问题！（肖红：她是因着什么被开除的、清理的？你们写的简历里面连这些都没有写。）你们只是守一个规条，只是从外表看一下。杏欣，她们没有原则，在你这儿也没有原则，她们给你报过来了，你在这儿感觉“七十九岁了，不太合适。”看的都是七十九岁不合适，都是根据年龄看的。“七十九岁了，不合适。”你感觉不合适了你也没有去完善，去核实一下，然后你就把这个不合适给我报过来了，在你这儿就没有制止住，那你说咱作的是什么工作？最起码你已经感觉到不合适了，你就得寻求原则是什么，明白了原则以后，还得和你负责范围里的带领确认一下，老姊妹到底是不是不符合人才的原则，是不是就是没有价值，如果确定了，就是不合适，那在你这里就刹住车了，就没有这回事了，就没必要作那个不必要的工作了。在你这儿看着不合适，那到底什么不合适？得有个准确的定义，你没有准确的定义，确定不了，那你就得交通，和王萍芝她们坐下来看看这个原则、标准究竟是什么，根据什么来衡量有价值没价值。杏欣，你衡量这个人有价值没价值的时候，你问神了没有？做带领是不是只要能撇、能跑就行呢？杏欣，咱信神二十多年了，从教会出来跟上国度建造也不是两年了，咱就什么也不知道，连一点原则也没有？就还是看人的一个外表行为？杏欣，你没有去寻求，你没有去交通，更没有说坐下来探讨一下，没有过吧？肖红在这儿说：“把下边的人才找一下。”你在那儿传一下：“把下边的人才找一下。”像是喊口号、报数一样，只是把话给下边一级一级地传下去了，又把下面的一句话再给上

边报过来了，你说咱这作的是啥工作呢？就是个传话筒？就起了个传话筒的作用？这跟机器人有什么区别？

王萍芝，你有没有揣摩过这些事情，什么样的人才是有价值的？有价值的定义是怎么定义的？你在下边说："来，把有价值的人才报上来。"可是什么是有价值你给她们定义了没有？没有吧？你这里有没有一个定义？（王萍芝：我说整过来简历再见那些人。）你是告诉人家说把有价值的整过来，对吧？（王萍芝：嗯。）那你该不该把什么是有价值的人的定义给人家传达一下？什么是有价值，你没有和他们说呀！今天就不要说那个老姊妹七十九岁了，就是九十七岁的老弟兄、老姊妹，只要能讲出道来，咱就是抬轿也要把人家抬过来，这是不是一个原则？人家卧床不起，但是人家嘴里边就是能讲出道来，你说你用不用？你用上十个能跑、能撇的人，他们一年给弟兄姊妹讲不出来两句实际的话来，有一个九十七岁的老弟兄、老姊妹，他（她）能讲出道来，但是卧床不起，那我就是找上四个人抬上轿也要把他（她）抬上来把道讲出去！一边是十个能跑、能撇的人，但是一年讲不出来两句实际的话，一边是四个抬轿的人加上一个坐轿的人，五个人就能把道讲出去，你说该用哪边？咱揣摩这个事了没有？（王萍芝：……）所以说衡量一个人有没有价值的关键不是年龄的大小。衡量一个人有没有价值的重点、中心你们都不知道，你们衡量一个人有没有价值就是看人年龄的大小。（杏欣：一说年龄大了，就没有用了，这方面在心里占主导了。）祭司弟兄多大了？（肖红：七十多了。）你说祭司弟兄年龄大不大？（杏欣：就这方面在心里占主导了，一说年龄就卡住了。）（王萍芝：就是考虑这个呢，年龄大了又不会骑电动车，每天出来还得让别人带上。）你想的是："让年龄大的弟兄姊妹出来尽本分，我还得给他（她）安排辆车。"你考虑的还是你的利益。咱缺车吗？咱缺的是真正有生命进入的人，真正有真理实际的人，咱不是缺车。王萍芝，你听听你说的这个话，"又不会骑电动车，还得让别人带上。"你会骑电动车，你能不能代替得了他（她）呀？（王萍芝：……）如果真是有真理实际的人，咱安排辆车也行，这都是小事。

既然咱说到这个问题了，那咱就探讨一下、总结一下人才的原则。什么样的人是人才呀？在教会建造时期，找的就是建造教会的人

才。那咱现在是在建造国度了，是吧？（嗯。）那咱找的就是建造国度的人才。这两个时期找的人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教会建造主要是要传福音呢，只要能把福音传出去就行，那个时期要找的人才就得怎么呢？那主要就是得会传福音，能把福音传出去。神说那时候撒但把它的差役派进来，把稗子撒进来，神搭理不搭理？（不搭理。）神是借着撒但的诡计来让它效一步力，最后让撒但中了自己的诡计。所以在教会建造时期假带领、敌基督、魔鬼都进来了，神并没有要求得把好神家之门，不能让它进来，因为那是在教会建造时期，那时候不是见证神，那时候只是传福音。咱说了教会建造了，那国度建造呢？国度建造是要让神话在人身上作王掌权，要让神话掌管人。国度建造和教会建造明显的一个区别就是神不要死人的见证，神要的是能见证他的人，所以咱要找的人才必须得是一个活人，这就是教会建造和国度建造需要的人才的一个区别。整体来定义一下，什么是人才呢？在国度建造上能尽上一份的，并且能尽上自己所能的就是人才，也就是说在国度建造上能派上用场，并且能尽上自己所能的就是人才。尽不上本分的是废物，有本分不尽的是悖逆，那咱找人才的时候就有了一个大概的方框。那咱得找什么人才呢？最起码绝对不能找尽不上本分的吧？因为尽不上本分的就是废物，那你找这样的人有什么用呢？所以你只能找那些能尽上本分但不尽的人，是吧？也就是说咱最起码得去找这样的人。什么是人才这个轮廓有了，有定义了，是吧？我刚才说了人才的定义是什么呀？什么人才呀？（在国度建造能尽上自己本分的。）能尽上所能就是人才的定义。就好比在教会建造时期，需要胆识、需要能跑、需要能撇，是吧？（嗯。）那在国度建造呢？神的国要建立在地上，那就需要各方面人才，就像咱看神话的时候看到神说过，在神家尽本分的有喂鸡、喂羊、种地的，神还说在世界上种地和尽本分没有关系，但是在神家种地，那是为了养活所有尽本分的人，是为了让他们能吃上饭，这是神给的托付，还是神经营工作中的其中一项。那你说会喂鸡、喂羊、喂猪、种地的这些人是不是都是人才？但在教会建造时期喂鸡、喂羊的这类人才能不能用得上呀？（用不上。）那到国度建造呢？那就用上了。因为神的国要建立在地上，所以需要的人才就不一样了，什么是人才这个范围是根据不同时期而定的。

咱刚才说了人才的定义，人才的定义是能尽上所能的，能尽上所能的最起码不是痴呆、不是麻木、不是傻子，傻子他是尽不上所能的，是吧？（嗯。）那既然是人才，就得在尽所能的基础上有个要求，这个要求就是能独当一面。独当一面这属于素质、技术、技能方面的，是吧？（嗯。）那有素质、有技能就是人才吗？还得怎么呢？还得甘愿为神献上。投机取巧的或者是骗子要不要呀？不要，咱不要死人的见证，咱要的是甘愿为神献上的，这是不是就比较全了？（嗯。）咱前面说衡量一个人是不是有价值，其中的一条是看他的领受和认知，那咱在这里说什么是人才的时候，有没有说要看他的领受和认知？有没有说得能看懂神话？（肖红：没有。）假如说一个人有喂鸡的技术，你交代人家喂鸡，人家就能把这个鸡喂了、喂好，能独当一面，并且还甘愿尽上所能，但就是看不懂神话，这个人是不是人才？（是。）能在国度建造尽上所能，能够独当一面，还能甘愿为神献上，这就是人才。这个就说清楚了，再就是咱给神家提供人才还得看神家需要什么人才，如果人家是博士后，这是不是个人才啊？神家用不用博士后呀？不用。博士后在神家就尽不上所能，所以他就不是人才。在世上看博士后是人才，但在咱这儿不看这个，博士后在神家还不如那个会喂羊的呢，是吧？（嗯。）所以说，人才必须得是能在国度建造里尽上所能的。咱这是说了三个方面，一个是能尽所能，一个是能独当一面，还有就是甘愿为神献上，而不是投机取巧。这基本是不是就全了？什么是人才的大概方向、目标出来了。所以说你们在找人才的时候，不要只看他有多少真理。什么是人才呢？你就只看准那个能做带领的是人才？医生不是人才？那边有个医生跟上二年了，都没有人提供过。咱一直说没医生，要找医生呢，可就是不往上报那个医生，还说没人才、没人才。

再下来就是人才的一个分类，是吧？（嗯。）你说神家需要哪些人才呀？那就需要做带领的人，做带领的也是一方面人才，是吧？（嗯。）需要搞技术的，搞技术的是一方面人才，技术类的人才这属于一个类别，还有懂法律的也是人才，就是神说的：“……遇到自己不明白、不清楚的一些涉及外事的麻烦要咨询律师与有关法律人士，不要自己瞎作判断，要根据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国情来作出具体的处理方案。那这个方案怎么产生？就是根据律师的说法，让律师给下决

断，自己别乱下断案、乱作决定。”（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分辨假带领（九）》）你在一个国家，你不懂法，那就会被法律约束住，做什么也做不成，所以还有一方面人才是法制类的人才。说了技术类的人才、法制类的人才，还有金融界的也是人才。搞金融的就是搞经济的，这也是人才，以后少不了这类人才。还有商业管理，也就是经商做生意的，比如开超市的、开酒店的、跑运输的……也是一类人才。技术、科技、法律、金融、医疗、经商、养殖、种植、农业……各行各业的人才都得有。国度建造，神的国要建立在地上，所以得有各行各业的人才。基本就这些了吧？想想还有没有要补充的？我这么一起头，你就知道大概有哪些，你就能补充一些了。有几样了？九样了。你想想还有没有补充的？（欣然然：教育界。）教育界就不需要了，因为咱这儿就是真理大学，还要去哪儿接受教育呢？（肖红：网络。）这个属于科技、技术方面的。科技、技术里边的东西多了，是吧？种植、养殖不应该算在技术里边吧？（属于农业了。）想想看还有什么？（杏欣：特长是传福音的也是一类人才。）是，但咱现在说的是国度建造，神的国要在地上建立需要的人才，你说的是作工需要的人才，分了类了。这一大类里需要的人才就上面说的那些吧？（嗯。）

在作工里边需要的人才有哪些？有多年作工经验的、善于表达的、有号召力的，三类了吧？（嗯。）还有什么呢？想一下。（肖红：有正义感。）有正义感属于人性方面的，不能说是人才方面的。（肖红：那跟随多年的，这也是一方面吧，有根基了。）这是刚才说的作工经验。作工经验里边就包括好多了，有作工能力、对人的分辨，还有就是肖红刚才说的正义感，这是三项，是吧？（嗯。）这是作工经验这方面的三项。那你看见有具备这三项的人就都是人才。有发展前途的年轻人，有挖掘潜力的年轻人也可以培养。还有没有补充的？对作工方面的人才还有一个要求，就是人性方面的要求，最基本的是做事比较忠实憨厚，在世上的行为规范，能看得过去，没有一些恶的行为就可以。你选拔人才的时候，你能不能只选拔那些能听懂神话、能交通出真理的呀？你现在选拔的这是培训对象，就和招生一样，现在告诉你的是要招什么样的学生进来，等招进来以后你得去教会他。人家要是会的话，还用你来教呀？他要是会的话，那就不是让

你去找人才了，那就是聘用了。在世上说的是聘用了，在咱这儿就是直接提拔。如果有可以直接提拔的人才，你不往上报、你不用，这就不是你不会用人的问题了，这就属于是你在打压人！你是恶人、敌基督！你拆毁神的经营了！这和不会提拔人就是两码事了。你不会提拔人是说你不作实际工作，你是假带领。你能把一个很明显的有真理能带领弟兄姊妹的人、能为国度建造尽上一份的人硬是给按下去，你就是敌基督，性质不一样了。咱现在说的是提拔人的一个要求，这个就不往这里边划分了。刚才咱总结的是大的一个方向，还没有里边的具体细节，具体细节神话里边就有。咱刚才交通的选拔人才和神交通的那个选拔人才不一样，但并不打架，这个能搞清吧？（嗯。）我交通这个是让你知道你对什么样的人才得有什么样的要求。现在选拔人才是给国度建造找人才，是从教会里边找各类人才呢。还有就是我交通的独当一面和神交通的独当一面不能混淆了啊。神说的独当一面是什么意思？神是在什么时候交通独当一面的？是在交通做带领的时候交通的，让你做带领，你能够独当一面，你能够把交托给你的托付完成。神交通的是带领工人该走的路，神是针对带领说的。我说的这个独当一面是什么意思呢？我不是针对带领工人说的，我针对的是各个类型的人才说的。你就是喂鸡、喂狗，是不是也是独当一面？假如说让一个人喂猪，交代给人家，猪有病了，该看病看病、该吃药吃药，别人就不用担心了，这是不是独当一面？（嗯。）会喂猪的人才是在喂猪上边能独当一面；教会带领是对教会的一切工作能独当一面；片区带领是对片区的一切工作能独当一面；搞科技的人才、搞网络的人才，他能在技术上独当一面，科技、网络这些方面交给他，不用你去担心。所以说不要把我说的独当一面和神说的独当一面混淆了。我给你交通的是从整个教会里边往出找人才呢，比较全面。在选拔人才上，神也没有给你说过年龄的问题吧？（肖红：没有。）所以咱今天就不能用年龄来说事了，年龄不是关键。

505　每个人都有被成全的机会

1　每个人都有被成全的机会，只要你愿意，只要你追求，到最终都能达到果效，哪个也不撇弃，哪个也不撇弃。

2　素质差就按素质差要求你；素质高就按着素质高要求你；你愚昧不识字，就按你这个条件要求你；你识字就按识字的标准来要求你。

3　你年老就按年老来要求你；你能接待就按你能接待来要求你；你只能尽一方面功用，或传福音，或照顾教会，或搞事务工作，那就按你所尽的功用来成全你。

4　只要你能忠心、顺服到底、追求爱神至极，这是你所要达到的，就这三条，这是你最好的实行。达到这几条的就可以被成全。

5　但首先你得真心追求，得主动往上够，别消极对待，神说了每个人都有被成全的机会，都能被成全，都能被成全。每个人都有被成全的机会，都能被成全，都能被成全。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恢复人的正常生活将人带入美好的归宿之中》

8.什么是顺服神摆设的环境

你们刚才说董士章给你们出了个难题，无路可走了？（严维申：就比方说我们在院子里分了一小垄地种了点蒜，到时候我们就不用去外面买蒜苗和蒜吃了。种上蒜得浇水，董士章说："之前村里有种蒜大户，人家种蒜我都去帮忙了，都是三天浇一回水，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浇水呀？我还不知道几天浇一次水呀？"隔行如隔山，我们就啥也不懂。）咱就这件事来交通怎么顺服神摆设的环境。既然这个环境给你摆上了，那董士章说了这句话以后，你在神摆设的这个环境里该怎么顺服？（严维申：就拿浇蒜这个事来说吧，董士章说："这个蒜得三天浇一回。"那个老弟兄说："不能浇。"咱就是左右摇摆不定，忽左忽右，咱里面就没有观点，就是听了人的了，在这方面就没寻求。）那你在这件事上明白神摆设这个环境的目的意义是什么了吗？董士章在这儿说："三天浇一回。"是吧？（董士章：我没有说三天浇一回。我说的是最少得浇三次水，你们就听成了三天浇一次水了。哎呀，咋听的呢！）这可能是存在耳背的问题，然后把这个浇三次水听成了三天浇一次水。严维申，当你听到董士章说浇三次水的时候，你又问他了，他说什么呀？董士章说："我种了二年了。"是吧？（严维申：董士章说："我去年和前年在人家种蒜大户那里就是这样干的。"咱一听人家这是老行家，人家种蒜大户都能这样干呢，咱这院子里的一小垄地还不能这样干呀！可后来有的蒜没根儿了，我们就又问董士章了，董士章说："我也不知道。"）咱现在要交通什么呢？咱主要不是说这个事啊，咱要交通的主题是神摆设了这个环境以后，怎么就是顺服了，是吧？是借着这事来交通咱应该怎么对待这个环境，怎么就是有顺服了。今天让你去负责这边呢，你们种了点蒜，董士章给你说三天浇一次水，你就三天浇了一次水，当蒜出了问题以后，你又问董士章的时候，董士章告诉你说他也不知道，这是不是神摆设的环境？（严维申：嗯。）那顺服环境怎么顺服呢？在你这里边有个错误的顺服就是："神给我摆设环境了，人家董士章告诉我三天浇一次水，我是不是该顺服？"是不是这样想的？（严维申：是。）所以说，你才告诉我："我无路可走，不知道该怎么走。"是吧？（严维申：嗯，神摆设这个环境，就不知道该怎么走。）你今天表现出来的这个就是不顺

服。为什么说不顺服呢？你对董士章说的这些话感觉到一种质疑，在质疑的时候你感觉到无路可走，这个时候你里边有没有埋怨？质疑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在埋怨？（严维申：是，还推卸责任。）推卸责任了，所以这就是不顺服神摆设的环境。

那什么是顺服神摆设的环境呢？今天董士章和你说了这些话，你应该怎么对待？今天让你负责这边呢，相当于是把伊甸园交给你了。伊甸园里有善恶树果子，神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摘自《神三步作工的纪实精选》）当你知道了神说的话以后，蛇就来了，蛇告诉你："吃了不一定死。"那你吃还是不吃善恶树果子？该怎么顺服这个环境？在你这儿就是"我没办法，顺服吧，因为蛇说了不一定死呀。"不一定死，是不是就该吃了？当亚当吃了善恶树果子以后，神知道了，问亚当了，亚当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推卸责任、不承担责任。他一个是推卸责任、不承担责任，一个是对神摆设的环境有怨言。那什么是顺服神摆设的环境呢？神在伊甸园中放了善恶树果子，是让你分辨、认识呢，在蛇来引诱你之前，神告诉你怎么对待善恶树果子了没有？神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摘自《神三步作工的纪实精选》）你知道善恶树上的果子是不能吃的，吃了是必定死的。那当撒但和你说"吃了不一定死"的时候，你应该不应该认识到这是对你的一个引诱？你该不该站这个见证？撒但来试探你了，你顺服这个环境，应该说什么？"撒但你退去吧，神说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是必死的。"这是不是顺服神摆设的环境啊？这个能听懂吗？（严维申：能听懂。）那你现在有路了吗？（严维申：有路了。）神给你摆设了这个环境，董士章不是种蒜的专家，让你负责这边呢，那顺服神摆设的环境，首先该怎么做？（祷告、寻求。）用祷告吗？这个不用祷告。这个既然让你负责了，那你就得知道、就该知道这个蒜怎么去浇，是吧？你既然在伊甸园里住着呢，那你就得搞清楚这个善恶树果子究竟能吃不能吃，首先在你这里就得有个答案。这蒜是三天浇一回还是一共需要浇三回，你是不是就得知道？你应该知道。因为神造人的时候，给了你思维，你可以独立处理一些问题。让你去浇蒜的时候，如

果你把这个当作是你的本分、责任，“这是神给我摆设的环境，神看着我呢”你会有什么样的态度、观点？又会怎么做？神定人的结局有一个原则、两个条件是什么呢？神以试炼来定人的结局，在这个过程中，神看的是试炼你的次数与态度。神说：“假如说一个人临到了保管祭物的本分，这个本分让他接触到了神的祭物，那你说这事是不是神安排的？这个不用质疑！你临到的事都是神所安排的。当你临到这事的时候，神就会在暗中观察，看你怎么选择、怎么实行，你心里怎么想，这个结果是神最关心的，因为神要通过这个结果来衡量你在此次的试炼当中是否达到了神的标准。但是当人临到事的时候，人往往不去想为什么临到这样的事，神的要求标准是什么，神要在人身上看到什么、得着什么。当他临到这事时只在心里想：这个事临到我了，我得小心点，不能大意！不管怎么样，这是神的祭物我不能动。具备这么简单的一个想法，他就认为尽到责任了。这个试炼的结果是满足神了呢，还是没满足神呢？你们说说。（人如果有敬畏神的心，临到接触祭物的事，就会想到这是容易触犯神性情的事，就肯定会在这方面谨慎。）你说的有一点贴边，但不是太到位。遵行神的道不是在外表守规条，而是在你临到这事的时候，首先你把它看成这是神摆布的一个环境、神交给你的一个责任，或者是神对你的一个托付，甚至这个事临到的时候，你应把它看成是神对你的试炼。当这事临到你的时候，你心里得有一个标准，你得想这个事是从神来的，你应该怎么做才能尽到责任，对神有忠心，怎么做才能不触怒神，不触犯神的性情。”（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怎样认识神的性情与神作工要达到的果效》）保管祭物的本分临到了，一个人把这个钱管好了，没有丢了，没有产生任何问题，神说没有看见他的态度，他只是做了个事，和生命无关。另一个人呢？让他保管祭物，他看见的是什么？“神试炼我呢，神给我摆设了环境，神看着我呢，撒但看着我呢，我得站住这个见证。”当你能意识到神在试炼你、神在看着你的时候，就是你走上敬畏神远离恶这路的一个开端。为什么呢？因为你能意识到神所作的是什么工作了。

神说：“在你们身上神所作的每一步工作，背后都是撒但与神在打赌，背后都有争战。”（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爱神才是真实的信神》）你既然是信神的，你就应该意识到神看着呢。你能意识到神看

着呢，也就是能够让神鉴察了。你能经得住神鉴察，你做一件事情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错了。你做什么事情不敢让神鉴察，那你就是为自己做的。你不敢让神鉴察，意识不到神鉴察，那在神那边怎么看呀？你心里就没神，你只是做了个事。我以前交通的时候，我举了个例子，孩子给父母做饭呢，你们看过那个例子没有？（严维申：想起来了，孩子给父母做饭呢，一个孩子是不问父母吃什么直接就做上了，一个孩子是问一下妈，“妈，我给你做啥饭呢，你吃啥饭呀？”虽然都是做饭，但是一个问了，一个没问，这就是一个态度，或者是对妈的一个尊重。）我给你举这个例子是要达到什么效果呢？我的目的就是要你知道，你是在尽本分呢，你做什么事得问问神。世上人说什么呢？“头顶三尺有神灵”，咱今天是信神的，你做什么事，不能忘了神。当你记起神的时候，你看见神看着你的时候，你再做这件事也就好做了。为什么呢？你的心不敢乱跑了。我给你交通这个就是在说，现在蒜种上了，后续还得浇水、施肥、杀虫，这个时候你该咋办呀？你去问董士章，董士章告诉你：“三天浇一次。”你就立马三天浇一次，最后蒜出问题了，神怎么看你呀？（愚昧。）（傻子。）神造你的时候，给了你思维，给了你大脑，你可以独立地处理一些问题。如果你是在你家里种蒜，你会不会去问问邻居这个蒜什么时候浇？会不会是邻居告诉你什么时候浇蒜你就去浇？（严维申：不会。）你不会。那来到这儿呢？你就会！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你没有看见神看着你呢。我在这儿给你要说的重点就是：你尽本分也好，做什么事情也好，你得知道神看着你呢，然后你再尽本分就会谨慎小心。如果你看不见神看着你，你就会放荡，你就可以推卸责任，把这个责任推给董士章。董士章给你说了三天浇一次，如果你看见神看着呢，“呀，神看着呢，三天浇一次蒜，这蒜能不能活呀？行不行呀？神看着我呢。”你敢不敢去浇？（严维申：那就得多了解了解，多考察考察。）你不敢去浇。“神看着我呢，我得怎么呢？我得查查相关资料！”这就像考试一样，上考场一样。“我既然是负责的，那我就得担负起这个责任，董士章给我说的话那仅仅是个建议，可以当作一个参考，我得多方面考证，这个蒜需要在什么时候浇，浇水的时候还需要注意什么……”这就好像是神在边上看着你一样，这个时候你就得好好表现了，是吧？你是做在神面前的，那你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求真求细了？（严维申：嗯。）你求真求细的时候还会出错吗？你绝对会去网上查一查，然后再多问问其他

人，最后你确定了该怎么做了以后，你再做这件事，你就会在这件事上用心。你说班竹荏为什么会把那些东西给我搬到那个房间里边去呀？她要做在我前，她想讨好我，所以她就怎么呢？她就用心了。就是思维里能想到的都想了、都做到了。她的本职工作，她忘了，她放下了，但是那件事情她能够做得很细。知道什么意思了吗？如果你知道神看着你呢，就算你是想讨好神，你做事的时候还能做错吗？你还能说“董士章和我说的”吗？如果你看见神看着你呢，在这个情况下，你还能这样去浇蒜，最后还能说“董士章说的”，那就是你对神的藐视、戏弄，是撂挑子。

严维申，神给你摆设环境，操练你做什么呢？操练你做人做事、看人看事。严维申，你周围的人是什么人呀？是败坏至深的人。人不值得信赖，那董士章的话就能信赖吗？一个是董士章的话不能信赖；再一个是董士章不是技术员。董士章不操心、不负责任，人家是帮忙的。你为什么信一个帮忙的话去做这个事呢？最后你还能告诉我他搞得你无路可走。你说你是什么人呢？你是三岁大的小孩？什么也不懂？这就是涉及到该怎么做人做事了，一说神看着你呢，这事是不是就会做了？（严维申：嗯。）在神摆设的环境里什么是顺服？知道了吧？你问董士章，董士章告诉你了，你听了董士章的话，按着他说的话去做了，这不叫顺服神摆设的环境。顺服神摆设的环境是怎么呀？“神看着我呢，我尽本分得求真求细，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得能够向神交了差，让神看见我这脑袋聪明。这边交代给我了，我们种蒜了，神给了我思维，我能够去查资料，我能够把这蒜种好。”当你看见神看着你的时候，蒜有什么问题了，还用不用我和你说呀？这就好比是你给自己家里边种蒜了，用不用我告你说“得施肥了，这个蒜苗的颜色不对了；这个蒜苗生虫了，得打农药了”？这些用不用我告诉你呀？（严维申：不用。）你自己就去做了。但到了神家呢？我不告诉你，你就不会，还得听董士章说呢。现在我告诉你了，神看着你呢，这下你会不会呀？这下你就会了吧？（严维申：会了。）在神给你摆设的环境下，你能够按着神的意思去做事，这就是顺服神给你摆设的环境了。假设，董士章和你说：“蒜得三天浇一回。”后来班竹荏又和你说：“蒜就不用浇，不需要浇水。”你咋办呀？然后你就不浇水了？（严维申：他们说的是建议。）假设，班竹荏是负责的，负责人说蒜

不用浇水，可是那蒜都快旱死了，你浇还是不浇？（严维申：浇。）假设，神又摆设环境了，有人和你说："你浇水就是不听人家负责人的安排，你敢不听人家带领的话？"你浇还是不浇？（严维申：得浇呢，这是责任、担当。）如果你看见神看着你呢，你就知道怎么做；如果你看不见神看着你呢，你就不知道怎么做。"神让我顺服环境，我又没路可走了。人家负责人说不让我浇，我要是浇了以后，人家给弟兄打个电话：'他不听话，打发了他。'我咋办呀！"想不想这些事呀？（严维申：想。）你要是去浇，班竹荏可能就给弟兄打个电话："让他回家吧，不要了。"你要是不浇，班竹荏不打发你，可是蒜旱死了，这个环境该怎么顺服？这用不用我再说说呢？（严维申：神看着呢。）这下就都会了。"神看着我呢，我不仅得浇蒜，我还得给班竹荏交通。如果她不接受，交通不成，我还要揭露解剖她，甚至我要揭发检举她。"因为你知道神看着你呢，你就知道临到什么事该怎么走。如果你意识不到神看着你，那你就无路可走。

那怎么才能达到顺服神摆设的环境？首先你得能意识到神在看着你。这边让你负责了，人家董士章是帮忙的，人家负责给你维护外边、周边这些环境，或者说作些次要的工作，配搭着你作一些工作，那你和董士章的这个配搭有没有路？人家是帮忙的，干活也好，做什么也好，你担的是百分之八十，董士章担的是百分之二十，你干还是不干？（严维申：哦，董士章是帮忙的。）听懂什么意思了没有？（严维申：能听懂。）我给你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做什么事情，你做的是百分之八十的事情，董士章做的是百分之二十的事情，可是你俩又是配搭，你心里边难受不难受呢？不仅仅是这一天，也不是这一年，也可能是十年，也可能是二十年，你能不能跟他和谐配搭？（严维申：能。）这不是一句话吧？如果说你能时时看见神看着你呢，我感觉你应该是能的；如果你没有感觉到神看着你，你说能不能？你俩人配搭了，假如给蒜施肥、松土、除草、杀虫都得你干，董士章就是拿个水瓢撒撒水，你埋怨不埋怨？（严维申：从神领受就不埋怨，站在肉体角度上看吧，就埋怨。这就得从神领受、从神看事。）我已经把实际情况告诉你了，董士章是个帮忙的，主要的这些活儿都得你干，这个不是给你举例子，这是个实际情况。如果你每次都能意识到、都能感觉到神看着呢，那你肯定得做到神前，肯定得有

好的表现让神鉴察，你也有路，也不会有怨言。你要是意识不到神看着你呢，那你就要讲理了，“董士章一天吃三顿饭，我也是一天吃三顿饭，为什么他干百分之二十，我就干百分之八十。并且是我也没有种过蒜呀，是董士章告诉我三天浇一回的。”这是不是咱刚刚说过的话？（严维申：嗯。）那你和董士章就不能和谐配搭了，就要和董士章打架了。可是如果你意识到、看到神在看着你呢，这些话还有吗？没有了。人家干百分之二十，你干百分之八十也没有怨言了，因为你看见神在看着你呢，这个时候你就能意识到：“摆设董士章、摆设班竹荏，神就是来检验我呢，就是看我和人讲理不讲理，和人打架不打架，在肉体上边是不是斤斤计较。我们各自尽各自的本分了，那是我与神之间的关系，和人家无关。我不会，董士章也不会，那该咋办呀？该查资料了，神要看我用心了没有，尽心、尽意、尽力了没有。”你尽心、尽意、尽力去做了，你没有产生埋怨的心，这就是顺服神摆设的环境。你说如果在蛇引诱亚当吃善恶树果子的时候，亚当看见神在看着他呢，亚当还吃不吃善恶树果子了？（严维申：不吃了。）他不会吃善恶树果子。因为神已经告诉他吃了是必死的，并且神看着呢，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吧？（严维申：嗯。）还有，当约伯的万贯家产被强盗抢了之后，还浑身长疮，他老婆对他说什么呢？“你看你还信神呢，人家不信神的都没有长疮，你信神的都长疮了。你看人家拜偶像的，啥病也没有，你长了疮，你弃掉你的神，你拜拜偶像就好了，你怎么不听话呢？”他老婆跟他说这话的时候，是对他的一种心疼吧？约伯知道不知道？（严维申：知道。）约伯知道，但约伯更知道这是神给他摆设的环境，神在看着他呢，就看他说什么呢，所以约伯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嗳！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伯 2：10）“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伯 1：21）在这个环境中约伯没有埋怨，没有放弃信仰，站住了见证，这就是顺服神摆设的环境。你能意识到神看着呢，这就是你敬畏神远离恶的开端。借着这个例子，咱得能认识、理解、明白什么是顺服神摆设的环境，这个清晰了吧？（严维申：嗯。）这个问题解决了吧？（严维申：嗯。）

给你交通了顺服神摆设的环境，还把董士章摆在了你面前，班竹荏摆在了你面前，这就意味着你肩上要担当更多的担子，你不要去推

卸责任。你要是推卸责任，过来跟我讲理："我跟董士章配搭呢，这是董士章说的呀。"我也不找董士章的问题，我就找你的问题，听明白了吗？（严维申：嗯。）董士章担百分之二十，他就是个小孩子，你就是老大哥，我来了肯定是找你，不找他。（严维申：就得让着点。）做什么你也得让着他，因着什么呢？你不能把他当神家人待，人家是来帮忙的，董士章人家自己就没有把自己看成是神家人。但是你可以把他带到咱家，如果你有这个能力、有这个素质，你把他带到神家，这是善行。还有班竹荏，你可以给她去交通，把她带到神家，让她能够在本分上边用上心，让她和你和谐配搭，让她和你共同来担当，这个听懂了吧？（严维申：嗯。）

568 人的所作所为应接受神鉴察

1 现在多数人所做的都不敢拿到神的面前，你能欺骗神的肉身，你可骗不了神的灵，凡经不住神鉴察的事都是不合真理的，都应放弃，否则那是得罪神的。你无论是祷告或是与弟兄姊妹说话、交通，或是尽本分、办事，都应把心摆到神的面前。你尽功用时，神与你同在，只要你存心对，是为神家工作，神必悦纳你所做的，你应以你的诚心来尽你的功用。

2 你的所作所为、一举一动、一个存心、一个反应都能拿到神的面前，就是你平时的灵生活，吃喝神话、过教会生活，以至于你的配搭事奉，都能拿到神的面前接受神的鉴察，这样实行才利于自己的生命长大。

3 接受神的鉴察的过程也是人被洁净的过程，你越能接受神的鉴察，你越得着洁净，越能符合神的心意，你就不至于放荡，你的心能活在神面前；越接受神的鉴察，撒但越蒙羞，越能背叛肉体。所以说，接受神的鉴察，这是人该实行的一条路。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成全合他心意的人》

9.对淫乱分子的处理

咱信神多年了对自己有没有认识？（沈平：认识少。）你把你这个少的认识说说。（沈平：这段时间，就是从收了车以后，心里老是搅得不行，后来就想着没有车的话自己就回不去了，好像是没有后路了。以前还有盼望，想着以后还能回家，现在所有的都没了……就是认识到自己没有把自己当作神家人，当作神家鬼，所做的就是你说的没有负担、没有责任心，来了就是应付着干呢，认识到这个。）你对信神这件事是怎么看的？（沈平：信神就是顺服神家的安排，每天就是按着神话来做人做事，看人看事，按着神话去做、去行。）我说的是你对信神是怎么看的，你信神是为了啥？（沈平：为了蒙拯救。）为了蒙拯救吗？蒙拯救就是剩存下来，大难不死。你相信信神能大难不死吗？信不信？（沈平：信。）你相信有神吗？（沈平：相信。）真信还是口头说说？（沈平：真信。）你信神是为了敬拜神，还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沈平：为了敬拜神。）真心话吗？（沈平：真心话。）那你自己作的恶，你知道吗？（沈平：知道。）你自己作的恶，你怎么对待？你怎么认识？自己作了哪些恶？说说，坦诚，我听听。（沈平：在男女上。）咱做诚实人，神看的是人的态度、观点，你欺骗了人，欺骗不了神。神不怕你有败坏、有邪恶，神是要看你有没有悔改，神要的是人的悔改。也就是说，你要想背叛自己，首先得有承认，得有认识。而要想认识自己，首先得先承认，承认了以后才能有认识。如果你连承认都没有的话，那就不存在有认识。所以说，悔改的第一步肯定是你得先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承认自己所做的是恶行，然后你在神面前能够坦诚，在人面前能够坦诚地供诉出来，供诉自己的罪状。如果自己的罪状还供诉不出来，那就更不存在有认识、悔改了。就像尼尼微城的人，他要悔改，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他手中的强暴是怎么放下的？怎么远离恶道的？那他肯定是先承认、先供诉出来自己所作的恶，才有背叛。咱究竟做了哪些恶行？神鉴察着呢。（沈平：一个就是男女，第二个就是借钱。）钱，有哪些钱？男女，有哪些男女？神那儿有记事册，神在那边看着呢，看你能不能坦诚，神没有掩面，你所做的，神都看着呢。就像约伯，神为什么让他站个见证？神难道不知道他敬畏神远离恶吗？神让他做出来，表演

出来，那是让他给人立个标杆。今天你作了什么恶，在神那边神都知道，那你能不能坦白、坦诚地供诉出来？你敢于供诉出来，敢于承认，你有这个勇气，你才能背叛、悔改。如果没有这个勇气的话，不存在有背叛、不存在恨恶、不存在悔改。

先谈谈钱上边，肖红当时解剖你，说你作在你妹身上的恶了，是吧？你问你妹要了多少钱？（沈平：三万五。）三万五，你不管你妹的死活，你拿了人家三万五，你只管你个人的享受，这就是一个恶行。钱上面还有没有其他的？神家的人，你还拿了谁的钱？（沈平：拿了邢欣的。）除了邢欣，还有没有其他人？（沈平：没有了。）拿了你妹的三万五，拿了邢欣的多少钱？（沈平：九千八。）九千八，将近一万块钱，是吧？（沈平：嗯。）再没有其他的了？（沈平：没有了。）这是钱上边的。男女上边呢？（沈平：和邢欣。）除了邢欣，还有谁呢？（沈平：没了。）咱坦诚吗？（沈平：就没了。）我刚才和你说的话是什么意思？我跟你说话以前，我是不是给你铺路了？头顶三尺有神灵，神看着了没有？（沈平：就没了，就是她嘛，再有就是以前不信神的时候，和外邦人谈的。）男女，一方面就是说发生过关系的；即使说没有发生过关系，但已经掉入那个漩涡的，也算男女。掉入漩涡的有几个？发生过关系的有几个？我如果不知道，我不会来问你。我刚才还告你说，神看着呢！神鉴察着呢！然后你告我的就是这个？我知道一个，你告我一个？刚才说了一个邢欣，还有谁？（沈平：真没有了。剩下就是原来没跟这步工作的时候谈了一个。）谈了一个外邦的？还是咱家的？（沈平：外邦的。）外邦哪里的？（沈平：就是我们县城的人。）在未跟这步工作以前？（沈平：嗯。）前一年？前半年？（沈平：在跟了这一步工作的时候，她信的是佛教，那就不来往了。）这是信这步工作以前？（沈平：嗯。）信了以后没了？（沈平：没了。）那是发生过关系了，还是仅仅掉入爱河了？（沈平：发生关系了，那个时候就准备结婚呢。）这是一个，还有没有了？（沈平：以前还谈了几个。）谈了几个，是咱家人还是外邦人？（沈平：外邦。）几个？（沈平：谈了有两个。）两个，发生关系了没有？（沈平：没有。才谈呢，没有谈成。）还有没有？（沈平：没有了。）真没了？（沈平：嗯。）咱家人有没有？（沈平：没有。）你坦诚了？（沈平：咱家人没有，就是朱小丽，她看上

我了，我又没有那个啥。）你们有没有关系？没发生过关系？（沈平：没有。）朱小丽是一个，还有没有？（沈平：剩下的没有了。）刚才我跟你说了，你要想悔改，那必须坦诚，我看你坦诚的程度，才能看见你是否有悔改的心志。如果你连基本的坦诚都没有，那就不存在有悔改。不存在有悔改，那你还说啥呢？咱这儿是要知道你这事的性质是什么，如果你连一个坦诚都做不到，还谈什么呢？就即使说没有发生关系的，人已经浑浑噩噩的有几个？有没有？搞得人心神不定，也就是掉入爱河了。有没有？（肖红：陷进去的，陷到你身上的。）（沈平：我不知道，没有。）（肖红：咱家人真没有了？再没有了？）（沈平：没有了。）（肖红：咱家人里面，你再想想。）机会是你自己留给自己的啊！（沈平：我不知道还有谁。）你自己不知道自己还有谁？谁拉姜子牙走了八百步的？（姬昌。）姬昌拉姜子牙走了八百步，姜子牙说保周朝江山八百年，姬昌一听自己给姜子牙拉车的步数就是自己周朝的命数，他再想拉还有机会吗？神不和人开玩笑，如果你连个基本的坦诚都做不到，还说啥呢？你不说别人就不知道了？世界上还说一句话，“没有不透风的墙”，更何况来到神家，神作的就是显明人的工作。（肖红：还和谁谈过对象吧？谈对象，要结婚的，再没有了？）（沈平：没有了，还有谁我也不知道。）数不清了？（沈平：没有。）屈指可数，那就数数，还是不可用手指数算有多少呢？你怎么从“宝座”上下来呢？你如果连承认都没有，认错都没有……（沈平：就是我的邻居叫戴桃子，她开始接受这步工作是我给她谈的，谈了以后，我每次回去，能见了的话，就在一块坐一坐，谈一谈，也没有什么。）没事了在一起坐坐？（沈平：嗯。）（肖红：什么话也没说过？）（沈平：没有，就是这，就没有了。）和戴桃子说一说，说些啥呢？交通神话呢？还是说男女呢？（沈平：交通神话呢，她说没信心了什么的，我给她交通交通，剩下的没有了。）“剩下的没有”，那就是你和戴桃子有点关系？（沈平：没有关系。）那你告诉我说剩下没有？（沈平：真没有。）是关系不大？（肖红：你每次回的时候，带戴桃子都是一大早或者晚上回呢？）（沈平：没有，就是一次嘛。）（肖红：就带过一次？）（沈平：嗯，就是那次她和谁去了我们那边了，坐了一次车。）（肖红：和欣然然？）（沈平：嗯。）（肖红：就带了那一次？）（沈平：嗯。）肖红，你啥也知道，还欣然然呢，让人家回忆呢，你替人家回忆呢？好像你坐车了，

你什么也知道，人家都想不起来，你想起来了。（肖红：沈平，你回忆吧。）（沈平：剩下的没有了。）你和戴桃子谈过？（沈平：没有。）谈过一些敏感词汇？（沈平：她说她信神，她丈夫逼她呢，她说要是不行就离婚，离了婚就好好信呢，我说你要能离了……）“你离了，你和我结婚，咱们都是信的”？（沈平：没有。）没有？没有那你怎么能好好地说起这个呢？我让你说你的男女呢，你怎么给我说出个这呢？（沈平：剩下的就没有了。）不需要我说吧？前面给你说了姬昌拉车多少步就保了多少年江山，你现在走了多少步你自己数好，你自己数起来。你自己供诉出来，是你来在神面前想认罪悔改的一个表现，要是让别人给你说出来，那是抓捕你的罪状，性质不一样。神看的是人的态度与观点，在这个事上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你这是神家人被大红龙抓住了，“死不承认是最高智慧”？（沈平：没有了，我确实没有了。）不想悔改，是吧？（沈平：不是，就是想悔改呢，确实没有了。）你追过几个？除了邢欣，你还追过其他姊妹没有？你还和谁说过，让人家跟你结婚，有没有？在咱家追过其他姊妹没有？勾引过没有？（沈平：就是邢欣，剩下的就没有了。）这就是我碰着一个是一个，碰不着就不是。（沈平：剩下的就没有嘛！）决定了吧？你要是这样，不坦诚地供述，我就不用再给你机会了吧？（沈平：你说有哪个，我也不知道。）我一直告你说就等着你的态度观点。（肖红：你说出来那是认识。）如果你想承认，你想来到神面前坦诚，想让神给你一个赎罪、悔改的机会，那你就说。如果你不说，你只是想欺骗、只是想隐瞒，神可能让你欺骗、隐瞒吗？那就按你的罪治你。如果说你愿意悔改，咱就给你悔改机会，如果你不愿意悔改，那就不说了，那就按你犯什么罪以什么罪来治。你知道今天就是用行政管辖。（沈平：我愿意悔改。）你愿意悔改不是说一句话呀！尼尼微城的人不是说愿意悔改就行，他得从“宝座”上下来披麻蒙灰，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这是一个实际的举动，而不是你一句话“我愿意悔改”就行了。你只是告诉我说你愿意悔改，你说实话了吗？如果说我什么也不知道，我会和你说这个话吗？在教会建造的时候，让人写过犯时，所有人都能把自己的隐私写出来。今天呢？今天我没有问其他人，我为什么要问你呢？肯定你有问题了，我才问你，你要没问题，我不问你，我问其他人。我不问其他人，什么原因？你说没有就没有了？你在记忆上给自己一笔勾销，你说神能一笔勾销了吗？（沈平：

没有说和谁结婚呀。）没有说结婚，你勾引过人没有？我给你提示提示？提示了算你招供还是算我“招供”？（沈平：想不起来还有谁。）你引诱也算、勾引也算，搞对象也算，你要愿意，你就一五一十全部招供出来，你要不愿意，就不说了。你要不愿意，那我就直接公布于众了，把你放在烈日之下酷晒，那你就是个演员了。

（沈平：是不是那个朱平平她妹妹？）朱平平她妹妹怎么了？（沈平：是不是那个？）你别问我是不是那个，你试探呢？探水呢？让你招供呢，不是让你在这探水呢。（沈平：那次加上微信聊了聊，后来就没说过话。）（肖红：加个微信有啥？除了加微信还有啥？）（沈平：过年的时候，她到我们那儿，她说要下载东西呢，让她中午来下载了一下，第二次她又说要下载呢，我说我没时间。）她去了几次？（沈平：就去了一次。下载完她就走了。第二次她说还要下载，我说我开车又不能去，没有伴儿。她说要是那样她就不去了，说男女不能在一块单独配搭，她后来就不去了。）配搭干什么呢？（沈平：过年的时候，她说她没有新东西，说是下载不下东西，她说她要到我这下载一下东西。）下载一下东西就成男女了？你想表达什么呢？（沈平：就是那嘛。）你的意思是下载一下东西，这就是男女？你想表达什么呢？我不知道。（沈平：就是我俩单独在那儿待了一下，下载了一下东西。）你俩单独在那儿待了一下，啥也没说，啥也没做，那你说了个啥？那咱家弟兄姊妹就没有两个人在一个家里待过二分钟？你说得还怕呢！萧齐进就没有给姊妹们下载过东西？下个东西就成男女了？下载东西还分男女呢？你说咱怎么说话呢？咱今天从“宝座”上就下不来！做个诚实人就这么难？这不是诚实，连坦诚也达不到。而且今天是定你罪的时候了，你还是这个态度，还是试水呢，你说你想悔改吗？（沈平：想。）你想悔改，怎么就连个错都不能承认呢？你自己做的事你自己最清楚了，就连这事都不敢承认！亚干他的银子在哪里藏着都能够说出来，今天咱自己做的事自己都不能招供出来？你招供不出来，你还想让饶恕你，你还说你想悔改，怎么悔改？周瑜怎么回家的？交通什么不承认，不承认就等于没有了？你到现在连个承认的态度都没有。神给人的机会是有期限的，神给尼尼微人的悔改期限是四十天，我觉得给你这个悔改的机会给得足够多了。等你多长时间了？从肖红那次给你交通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两年了吧？

（沈平：嗯。）两年了，钱和男女这两件事你没有一件事悔改，我没有看见你有一个悔改的表现。男女上边你连一个招供都没有，那你说吧，你要是不愿意说就算了，愿意说了你就招供，你要不愿意说了就等通告里面告诉你。你要想悔改那就坦诚，根据你的表现，给你悔改的机会，你要不愿意悔改，那就不说了。到现在我没看见你有悔改的诚心诚意。就刚才那个话，你给我说了个什么呢？你说你给人家下了一下东西，你说这是啥？这是招供？还是说应付呢？还是说在逼供之下捏造呢？你这说的是个啥？（沈平：那也没有啥，没有做什么咋说呢？）就下了一下东西？（沈平：嗯。）我让你说你男女呢，你和我说下了一下东西，耍我呢？（沈平：不是，她去我家……）我问你男女呢，你就说她去你家下了一下东西，过一会儿，你再告我说，你邻居还去你家拿了个锄头，去你院里边抓了个鸡。（沈平：那就没有了。）这就是诚心？不愿意悔改，是吧？（沈平：愿意。）愿意悔改，那你是什么态度呢？连悔改的态度都没有，那你还说什么呢？别人悔改的态度是在神面前跪下，一五一十地招供出来，一个都不敢遗漏地招供出来，求神饶恕。你呢！在我的“威逼”之下，你都不愿意承认一件事。你刚才说了一个戴桃子，说了一个朱平平她妹，是吧？但你说出这两个人的时候，你说出你和她们发生关系了没有？和她们有没有情感瓜葛？什么都没有！那你说，你这是耍我呢？还是逗我呢？你招供出这两个人究竟是发生关系了？还是有情感瓜葛？还是她就是过来转了一圈呢？还是在我这儿逼得你无奈之下……（沈平：也没有发生情感这些。）没有发生关系，也没有发生情感，是吧？（沈平：没有。）啥也没有发生，是吧？（沈平：嗯。）什么也没发生，那你跟我说这个干什么呢？我今天是武力对待你了？我刑讯逼供你了？你要不愿意说，我也就不说了，我已经跟你说得够多了。你计划让我咋呢？把你搁置起来不搭理了？我对你这样坦诚说话，你就是这个态度和我说话？我还告诉你说，我不是不知道！我要是不知道我能来问你？可结果你还是用这样的态度说呢，你是一点一点地来试水了。神家要的是悔改的人，就是说，不管你这男女是成立还是不成立，你现在这个态度就把你给断送了。你没有计划要悔改，你连个承认都没有。神的交通你已经看了，如果人家搞对象，那是属于正常的，搞对象也可以，但不能做带领、不能做负责人。就像凯凯他们，能用不能用我在等待着，在观察着，你也看见了。如果是因着和家里的老婆感

情不合，在外面有一个相好的，这也正常，也可以。就即使说你做了，有一个相好的，那不属于淫乱，正常的。如果说你连一个承认的态度都没有，如果你连一个坦诚都没有，你就没有计划在神面前去坦诚，在神面前没有坦诚，就没有计划去悔改，那就不说了。你信神如果从来没有计划过要在神面前坦诚做人，不要说做受造之物，就连一个坦诚做人都没有，就没有计划要悔改，那你还信神干什么？就不要信了，没用的。你不是尼尼微城的人，你是所多玛城的人，“你来这儿寄居还想做官呢？我来信你就是临时的，你还想当我的官，还想来掌管我？”你要不想让掌管，那就不说了，我不是赶鸭子上架，我必须得管着你，你连这个心志都没有，那就不说了，那你就不是信神的人，你就不应该来到这儿，神说，“信与不信的本不是相合的，而是敌对的。”“秋天，落叶归根，你归回你‘父’的家中，我归回我父的身旁……”你归你的父，我归我的父，各是各，信与不信的本不是一家！车，我也不要你的，咱各走各的路。

来我这儿的都是能够认罪悔改的人，我已经跟你阐明了、说明了，自己表态，是招供还是掩盖？（沈平：就是一个邢欣，那次朱平平的妹妹去我家下载东西，就是说了几句话，然后动了一下手，再没有什么了。）怎么动手的？咱敢做就不敢在大家面前说一下？敢做不敢承认？（沈平：抱了一下。）其他的没有，是吧？（沈平：没有。）那戴桃子呢？（沈平：戴桃子没有。）戴桃子没动手？（沈平：嗯。）指头也没动过？手指头动过没有？抓过手没有？（沈平：抓了一下手。）说什么话了没有？（沈平：没有。）就抓了一下手？（沈平：嗯。）抓了一次还是抓了两次？（沈平：她手指甲长，我就说“你的指甲挺长的”，然后摸了一下。）说暧昧的话了没有？（沈平：没有。）真没有？（沈平：嗯。）还有没有其他的？（沈平：没有了。）真没有了？（沈平：嗯。）你就是有十个漏上一个也是包庇。前两天，萧卫给你们交通群里边发的那个话了吧？

“信徒凡物公用

全体信徒一心一意，没有一个人说自己的财物是自己的，他们凡物公用。使徒大有能力，为主耶稣的复活作见证，众人都蒙了大恩。

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有缺乏的，因为凡有田产房屋的都卖了，把得到的钱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着各人的需要来分配。有一个人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就是‘安慰者’的意思，他是个利未人，生在塞浦路斯。他卖掉了自己的田地，把钱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

亚拿尼亚和撒非拉的鉴戒

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妻子撒非拉，把田产卖了。他私底下把钱留了一部分，妻子也知道这件事。他把其余的一部分带来，放在使徒的脚前。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但充满了你的心，使你欺骗圣灵，私底下把卖地的钱留了一部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然卖了，所得的钱不是由你作主吗？你为什么存心这样作呢？你这不是欺骗人，而是欺骗神。’亚拿尼亚一听见这话，就仆倒断了气。所有听见的人都十分害怕。有几个青年人来把他包好，抬出去埋了。大约三小时之后，亚拿尼亚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彼得问她：‘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钱，就是这么多吗？’她说：‘是的，就是这么多。’彼得说：‘你们为什么串通试探主的灵呢？你看，埋你丈夫的人的脚，已经到了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她立刻就仆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些青年人进来，发现她死了，把她也抬出去，埋在她丈夫旁边。全体会众和所有听见这事的人，都很害怕。”（摘自《神三步作工的纪实精选》）彼得出来作工的时候，让人把家里的钱、卖了地的钱全部拿出来，因为作工要用呢，别人都能把家里的钱、卖了地的钱全部拿出来，而亚拿尼亚和撒非拉两口子过来，他们就把卖了地的钱，给家里边留了一部分，没有全部拿出来。彼得问亚拿尼亚：“这是你们卖地的所有钱吗？”他说：“是的。”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但充满了你的心，使你欺骗圣灵，私底下把卖地的钱留了一部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然卖了，所得的钱不是由你作主吗？你为什么存心这样作呢？你这不是欺骗人，而是欺骗神。”意思是你能骗得了人，你能骗了神？你骗了神，你就不能活了。彼得的话音说完，亚拿尼亚当场毙命，当场死了。亚拿尼亚死了以后，人刚把他抬出去，他老婆撒非拉过来找他，彼得就问撒非拉：“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钱，就是这么多吗？”撒非拉说：“是的，就是这么多。”彼得说：“你们为什么串通试探主的灵呢？

你看，埋你丈夫的人的脚，已经到了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彼得话音没完，撒非拉当下就死了。因为那时候彼得刚出来作工，神要见证彼得，意思是人在神面前都能欺骗神。神，你都敢欺骗，那你说还有什么不敢欺骗的？你做什么事神不知道？神在看着呢！记事册给你记着呢！如果咱连诚实人都做不到，连自己做的事情都不愿意招供出来，那你说神怎么看你呢？你就是犯了十个，招了九个，有一个没有说出来，那也不是真诚地招供出来。你就不要说在神家了，你就是在世上，“我百分之八十都说了”，留下百分之二十，那也是骗，和没有招供是一个罪。

你和戴桃子说暧昧的话了没有？（沈平：说过喜欢她。）她和你说什么了？（沈平：没有说什么。）她什么话也没有说？（沈平：她说要是离了婚的话就不找了。）（肖红：你听她的意思是想要离婚呢，所以你就说你喜欢她，对吧？）（沈平：她说离婚，然后我说你离了婚咱俩过，她说她不找了。）（肖红：她说她离了婚也不找了？）（沈平：嗯。）你跟她说过几次这个话？（沈平：就说过一次。）还有没有了？（沈平：没有了。）（肖红：你抓她的手，你说什么了呢？）（沈平：我说她的指甲这么长。）（肖红：就说了一下这？她啥也没说？）（沈平：她说现在就流行这样的指甲。）你说你坦诚不坦诚呢？还有没有？（沈平：没了。）真没有了？（沈平：嗯。）你说这些话的时候动了一番脑筋呀，翻江倒海翻了半天，跟我说出这两个，你不是随便拿出两个说，你不是就有这两个，你是在试水，是在探着说，你知道这两个可能去卖你，是吧？（沈平：剩下就没有了。）是没有了，还是你感觉她们不会卖你呢？这就跟做什么事一样，数了坏人数赖人，我来问你的时候，你心里边肯定在寻思，“谁把我卖了呢？最大、最可能卖我的是谁呢？那肯定是不顺服我的一个人，顺服我的那一个人她不会卖我。那肯定是我追她呢，没有追上，或者我想和她发生关系，她不同意，没发生了，她把我卖了；我想和她结婚呢，她不和我结婚，她把我卖了。”如果她要和你结婚，这个人会不会卖你？这个人不会卖你，所以说这个不需要你说，或者她和你发生关系了，这个也不需要说。“已经发生关系了，她没有那么傻，她不会把自己给卖了”，你太聪明了！你说你这是啥呢？你这是坦诚面对？你在神面前，在我面前，就是试水呢？试探呢？认罪悔改是试探

呢？你信神信的什么神呢？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你在这儿是戏弄我呢？还是考验我呢？（沈平：没有。）那你所做的是什么？我刚才说的这些话，难道不是你心里的所思所想？难道不是你说这些话的原则？我连这个都看不出来？我不逼你了，你自己看着办！（沈平：这下就没有了。）

我给你提提，你还和谁说过“你长得漂亮，我喜欢”！这个话你还和谁说过？还和谁发生过关系？（沈平：没有，没有发生过关系的。）你有坦诚、悔改的态度，那我就给你最大程度的悔改机会；你要是不愿意坦诚、悔改，那就按原则办事。我刚才说这些话，背后的意思也就告你说了，我知道的这些信息不是你说的那些！你并没有完全招供！需要考虑考虑？还是现在招供呢？还是不用考虑了？（沈平：……）不想说了，是吧？（沈平：没有啊，就想着没有了。）你对哪个姊妹说了这些话，你能忘了吗？如果咱是那个犯罪多的人，那是真想不起来了，因为数目太大了，所以想不起来了。在咱家，我看这些姊妹也没有多少呀，拿手指头也能数清呀，你数不过数了，也算回事。咱就数数有几个姊妹呢。（沈平：……）你和朱小丽发生过关系没有？（沈平：没有。）你不是说她喜欢你吗？（沈平：她和别人说她喜欢我。）别人说的？（沈平：她跟别人说的，她说她喜欢我，我都不知道。）和她动过手没有？（沈平：没有。）（肖红：一次都没有？）（沈平：没有。）说过暧昧的话没有？（沈平：没有。）没有？（沈平：没有，真没有说过。）有过这心思意念没有？打过主意没有？（沈平：没有。）没有？真的没有？（沈平：真没有。）考虑考虑再说，用不用？（沈平：就没有，就是那时候，她给我送过她做的饺子，其他也没有什么。）她给你送过饺子，是吧？（沈平：嗯，送过一点饺子。）你给她送过什么？（沈平：我什么也没有给她送过。）你没有送过瓜子、糖果？没有热情招待过她？“我买下瓜子、糖块、苹果了，过来吧！”（肖红：“我家里还有排骨呢”，说过这话吗？）（沈平：那是过年的时候，她在那边住，我说那你过来吧，我家里有排骨，你在我家吃饭吧，再没有说啥。）那过去了以后呢？过去以后什么话也没说？（沈平：没有。）吃排骨了没有？（沈平：没有吃。）为什么没有吃呢？（沈平：后来她坐了坐，我说吃饭，她说她走了，我和她什么也没有。）你给她准备的排骨，准备的瓜子、糖

块？（沈平：没有准备瓜子、糖块。）那你是骗她呢？（沈平：哪有？我就没有说准备那些。）你告人家说你准备的排骨，专门买的瓜子、糖块、苹果。（沈平：没有，这儿就啥也没有。）（肖红：有人见你买去了。）（沈平：哪有呀，这就没有的事。）是你和朱小丽已经提前通过话联系好了，还是说你们要说什么，共同协商好了？（沈平：就没有过。）你现在和朱小丽还联系着吗？（沈平：不联系了，就是有联系方式也不说话了，从她回来以后就不说话了。）（肖红：她从那边过来，每次都联系你，这次来不是你联系的？）（沈平：嗯。）（肖红：她怎么老找你呢？怎么不找带领找你呢？）（沈平：她联系不上嘛。）（肖红：为啥联系不上呢？她就在那边呢，怎么能联系不上呢？她就不想要他们的联系方式吧？怎么老要你的联系方式？）（沈平：那时候还不是我们家邻居，她说让我加，我就加上她。她那次不是回去了，后来就加上了，加上她说她想来呢，我说“你跟萧卫、凯凯说一下”，她说她联系不上，让我联系呢。）你和咱家姊妹发生过关系的有几个？（沈平：就那一个，剩下的没有了。）就那一个吗？（沈平：嗯。）回想回想。（沈平：就没有了。）别人都公认了的，说你还有……（沈平：公认也没有。）公认也没有？（沈平：就没有。）你是觉得已经和你发生关系了，她不会说，所以你也就说没有？（沈平：就没有发生过关系的。）和朱小丽没有？（沈平：没有。）和蔡丽丽呢？（沈平：哦，那是有。）（肖红：有吧？）那你说没有？（沈平：那是还没有跟上这步工作的时候。）（肖红：不管跟没跟这步工作，总是咱家姊妹。）（沈平：我都忘了。）你说你一生有几个你都忘了？你的忘性太大了吧？你是忘了还是不能说呢？（沈平：忘了，那是没有跟这步工作的时候，跟上这步工作就没有过。）（肖红：跟了这步工作以后，你到蔡丽丽干活儿的地方，踢过人家一脚吗？有吗？）（沈平：没有吧，没记得踢过。）人家不是踢了一脚，人家是勾引了一下，肖红不会说话，怎么说踢了人家一脚。（沈平：没有。）

你究竟聪明不聪明？聪明！你说既然别人知道了，你也知道自己所做的，为什么就不能完全都招供出来呢？（沈平：这个我都忘了。）真的忘了吗？（沈平：真的忘了。）我一个一个给你提醒？（沈平：再没有了。）我刚才给你提了一个了吧？（沈平：嗯。）还

用我再提醒吗？我要提醒出来，还算你招供吗？萧卫，我没主意了，你说吧，我提醒提醒他，算他招供还是不算他招供呢？（萧卫：不算。）凯凯，算招供不算招供？（凯凯：不算。）那你说怎么处理呢？到现在他还不完全招供，我给他提一个，他说一个，我不提，他不说。（沈平：这个我忘了，我是真忘了。）你加过几个姊妹的微信呢？（沈平：现在有一个戴笑笑，有一个戴桃子，还有邢欣的，还有沈老毛。）还有没有了？（沈平：还有程晨的，那天才加上的。）几个？（沈平：一个戴桃子，一个沈大大。原来加的戴笑笑，小方，还有程晨，就没有了。）你为什么要加她们？（沈平：那是原来干活儿的时候加上的。）你加她们以后，和她们说过什么话？（沈平：也没有说过什么话。）什么话也没有说？（沈平：加了戴笑笑以后，就是说让她过来干活呢，再没有说过什么。）我给你提醒了吧？这算给你提醒了吧？（沈平：嗯。）你勾引过谁？从你心里边你勾引过谁？你做什么事肯定你有意识，你意识里边你勾引过谁？我够给你提醒了吧！（萧卫：是不是戴笑笑呀？）你招供呢？勾引谁了？（沈平：就说漂亮这也算勾引呀！）你说算什么？（沈平：那以后就不能说话了。）漂亮，漂亮是个书面词吧？你说的是漂亮吗？漂亮土话叫什么？（好看。）“你长得好看”，你说这是什么词？（沈平：那也没有说过她漂亮呀。）你刚才还说人家漂亮呢，现在又说没有说，到底说了没有？（沈平：就说漂亮了。）是说人家漂亮了还是说人家好看了？（沈平：漂亮和好看还不一样啊！）你觉得一样不一样？沈胡陆，你说一样不一样？漂亮、好看一样不一样？你跟异性说，“你长得好漂亮啊”“你长得好好看呀”一样不一样？（沈胡陆：一样的，意思表达的一样。）意思一样？（嗯。）那出来的效果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沈平，你说的是什么？你说的是好看还是漂亮？对谁说的？（沈平：我跟戴笑笑说的，我说“你长得挺好看的”。）长得挺好看的？（沈平：嗯。）说沈老毛了没有？（沈平：没有。）你就说了这一句话？还有其它话没有？（沈平：没有。）这些话都让我替你说出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你说就从这儿截止了吧？你让我怎么处理？按你招供来处理你，还是按逼供处理你？你计划怎么解决？从你这些行为上来看，你已经构成什么了？沈胡陆，他已经构成什么了？（沈胡陆：公开打岔搅扰，与神作对。公开和这个背后抵触还不一样。）就不要说现在的表现，就说他所做的这些事构成什么了？够上

淫乱了够不上？（够上了。）该不该按淫乱处理？（该。）沈平，我给你机会你都不珍惜！你都够上淫乱了！（沈平：就说个话也是淫乱啊！）我刚才说什么话了？我刚才说你勾引过谁？心里打过谁的主意？（沈平：那也没说打过主意。）那你和戴笑笑还说什么话了？（沈平：也没有说什么。）真没有说？（沈平：嗯。）我替你说？用不用我替你说？我要替你说就不算你招供了，那就应该按淫乱来处理你，那你就该回家了。你对神没有一点信，为所欲为，犯了罪了连个招供都没有。你在她身上有没有动心思，你还不知道呀？你和她说过什么话，你还能不知道呀？你怎么能忘了呢？不可能忘了呀！戴笑笑跟你说什么话了？（沈平：没有说什么。）她什么话都没说？一句话没说？（沈平：她有时候知道我回去了，就问我，“你还没有来”？）她平白无故就问你还没来？她找你干嘛？（沈平：说过来干活儿呢。）（肖红：她又不管你干活儿。）她不是你的负责人，她找你干活儿呢？（沈平：有时候她问我，在哪呢？我说回去了。）她问你在哪呢，是吧？（沈平：嗯。）她问你在哪干什么呢？（沈平：她有时候说找东西或者找人呢，找不到。）戴笑笑找你找什么东西？把话说清楚。（沈平：原来她在这儿干活儿呢，有一件她的衣服，她问那衣服在这儿不在这儿，我说不在这儿，后来她又说“你还没来”，也没说啥。）就说了一次话？还是说了几次、多次呢？（沈平：说了几次。）（肖红：意思是每次你回家她都知道，你来她还知道，还关心你来了没有，回去了没有？）（沈平：就知道两次。）问题是你一年也没有回去几次呀，是吧？（肖红：你每次回家是不是要告诉她一下“我回家了”？）（沈平：没有说。）（肖红：没有说？真没有说？）（沈平：嗯。）（肖红：沈平，这就是你做的诚实人！）沈平，你连诚实人也不能做，让我说什么呢？我想救你也没法救你，神看着呢。（沈平：也说过，有时候我不在，我说我回家了。）（肖红：她问你，你才说回家了？还是说人家就不问你，你也告诉她你回家了？）（沈平：有时候我先说我回家了。）（肖红：是你走到哪儿，你就告诉她，你在哪儿，你回家了或者怎么样？）（沈平：没有。）（肖红：她又没有问你，你告诉她回家干嘛？）（沈平：就是过年的时候，我说我回家了。）（肖红：我的意思是你为啥要告她呢？按说不需要告她，你回家呀。）（沈平：过年了问候一下。）（肖红：你问候她一下？还是她问候你一下？）（沈平：问候就是说

新年好，然后说在哪呢？我说回家了。）（肖红：你给她发了个新年好。）（沈平：嗯。）（肖红：还有呢吧？还没说完。）（沈平：就是问候的话，有时候说回去了，说一下。）你再没有说其他话？（沈平：有时候问她“不上来干活儿？”就这样问一下。）你勾引过她没有？（沈平：没有。）跟她约过会没有？（沈平：没有，我跟她约什么会呀？没有。就是过来干活儿说说话，也没有什么了。）让我说？约会了没有？（沈平：没有，那不算是约会呀，我过来的时候，那几个人干活儿呢，买了个西瓜，那几个人吃了一下，那算约会呢？）你给人家送的西瓜？（沈平：那几个人说让我买西瓜呢。）（肖红：是在你们那里的山上？还是在这儿？）（沈平：在那边，剩下的没有了。）（肖红：你没有说带她在你们那边玩玩？）（沈平：我说你要是没事了，过来跑跑、转转。）去哪儿跑跑、转转？（沈平：在我们那儿，我说：“你要没事了，你过来到我们这儿，跑跑、转转。”）怎么跑跑、转转？她能走过去？（沈平：那也算？）“那也算？跑跑、转转那也算？”听听沈平说的这话。（肖红：从你这话里边就看见，你已经习惯成自然了，跟谁你都认为这就不是个啥！她做带领呢，你回家呀，你和人家联系，和人家说什么呢！）人家一个异性去你家转转干啥呢？还跑跑、转转！（肖红：“我们那里的山上你没去过，到我们那儿玩玩，我带着你去玩玩。”你说你这是什么存心？）（沈平：在我们那里，那就是礼貌。）（肖红：客套话？礼貌话？）（沈平：哦。）你和人家说哪里的客套话呢！“你长得好好看呀”“我明天回家呀，跟我去我们那里的山上玩玩吧。”游山玩水。（肖红：“你去没去过？我带你去看看”。）没有说过这话？（沈平：没有说“我回家，跟我到我们那里的山上去玩玩”。）（肖红：你不是说“明天大早我回呀，你去吗”？）（沈平：我说你没事了，你过来，我带你玩玩。）是呀，肯定是说没事，有事了还能去玩呢？一没事你就带她去玩玩，你说这是啥呢？还得让我替你说呢？（沈平：我觉得这是客套话，不算是勾引。）（肖红：看见了吗？这就是你的一贯表现，谁都勾引。在你来看，“我只是说个客套话”，这是客套话？人家跟你又不是工作上的配搭，她跟你是工作上的配搭？你回家需要不需要和她说？你回家的时候，你说：“我明天回呀，你去吗？你也没去过我们那里的山上，我带着你去玩玩。”你说这不是勾引，这是什么？）回你老家几十公里，坐车还得两个小时，“去我老家玩玩”，这不是约会是什么？人家做带领

呢，人家在教会呢，你是在这儿呢，你跟人家有什么业务往来呢？有什么关系呢？问题是你这个关系还发生在戴笑笑和邢欣之间，她们俩是配搭，你和邢欣住在一起，你给戴笑笑发了这个信息，你说你是干什么呢？（肖红：邢欣跟你生气了吗？这个你很清楚吧？）（沈平：那还生气呢！那在这干活儿呢，戴笑笑说等一下就上去了，我就没有回。）（肖红：是因着这个争吵了吧？）（沈平：她嫌戴笑笑和我说那个话。）（肖红：是嫌你和戴笑笑联系。）（沈平：哪呢！这就是干活儿呢，她说等一会儿就上去了，说了一下话。）（肖红：这会儿谈的是什么呀？这些业务不关你的事，按说她该找萧卫、该找凯凯，可是你借着工作之余，勾引人家，你说你跟哪个不说这个话？）你和邢欣住在一起，与此同时，你和戴笑笑说，“你长得好好看呀”“我带你去山上玩玩”，同时，过年的时候，朱平平的妹妹到你家让你给她下一下东西，人家进门你就抱了人家。（肖红：朱平平的妹妹到你家去，下个东西，你光说下个东西，就不说其它了，事实上是人家进门你就抱人家，你说这是不是咱的弟兄姊妹？你说你走的这是什么路？）这些事情都得我替你说出来？（肖红：戴桃子坐了一下你的车，你跟人家说你喜欢人家，你说你对谁不钻空子？你在神家这是干啥呀？按理来说，你跟邢欣已经在一起几年了，可是你还找这个找那个，你哪个不找？从你这些表现上看见，咱不是信神的。信神的人，最基本的，他有一个敬畏神之心，他不敢。就你刚才说的这些话，你对你这些表现怎么看？你认为“这也是？”这就证明你认为“啥都不是！”你说你做的这些事怎么说呀？这几年你和邢欣这些事，因着这次的事才知道了你们的关系，你真的是跟她过日子呢？你到哪里都是拿着手机让人看你老婆的照片，“你看我老婆长得漂亮不漂亮？”借着这些话题就开始了。你作在这些人身上达到的最终果效是不是打岔、搅扰、拆毁？你谁都勾引！你说弟兄姊妹怎么看你？姊妹到你家下个东西，你就把人家抱住了，咱成啥了？成了恶狼了？弟兄姊妹怎么看？可在你来看，这也正常，那也正常，你对谁都正常。就说戴笑笑，你明知道她做带领，你对她做的这事是不是勾引？你谁不想勾引？你追求的是啥？你在神家，就追求这些呢，好像神家是你淫乱的场所了。如果你真的是找对象，和邢欣过了三年了，没有这些事也算你确实是找对象了，可是你作在哪个人身上都是这样的。其实你心中就没神，如果有神的话，你不敢这么做。这是神家，不是社会。社会上这么做，那是渣

子！到了咱神家，更是渣子！因为你，弄得邢欣和戴笑笑吵起来、争执起来，怪不得工作一直不合，合不来，合不来的原因在这儿呢！都不是工作配搭不来了，是这——嫉妒！你说你在神家做的啥？你看见你做的恶行了吗？你到哪里不管岁数大的，岁数小的，见了人家就是，“你看我家老婆长得漂亮不漂亮？”走到哪儿炫耀的都是这些。你想着你老婆，可是你却在神家到处找人。）

你尽本分不好好尽，偷奸耍滑，私下里找姊妹，影响她们情形不对，直接造成的就是拆毁。当了带领了，带领尽不上功用，尽本分尽不成，本分成了应付糊弄。让邢欣当带领了，不知道她是什么原因，尽本分一年多了没有任何的效果，跟戴笑笑除了打斗再没有其他的。咱家有多少人？掰掰指头，你勾引人，弄得人心惶惶，你作了多大的恶？前面让你悔改认识，还给了你个机会，还告你说，你得坦诚，最后还得我一个个给你抠出来。按你这个表现就不跟你多说了，你直接回家就行了，我还等着给你机会。如果你愿意悔改，给你个机会，结果你把我当傻子待呢！一个一个让我抠，没有一点坦诚！现在有两条路，一个是这边跟你没有关系了，你走你世界的路；另一个就是在这儿效力，至于神怎么对待你，那看你与神之间的关系如何。如果你还觉得你是一个受造之物，不管神怎么用你，你还是一个受造之物，你愿意效力，做一个效力者，能不能成为忠心的效力者，那是你的造化，我这里只是给你一个平台。如果你愿意效力，那我就按照效力者来要求；如果你愿意去世界，你就去世界。我如果按照效力者的要求来要求你，那我对待你肯定和弟兄姊妹就不一样了，这件事我肯定是要公布于众，就是让你效力也是公布于众。然后，这边考核，你的微信，萧卫定时监督、卡着，不能给弟兄姊妹造成打岔、搅扰。你要在这儿效力，得有一个前提，就是神说的话，敌基督他可以效力，他也应该效力，但前提不能打岔、搅扰。不打岔、搅扰，你可以在，如果说发现有，效力也不用你效力了。你每天去哪儿，带领卡着、盯着，就像在单位上班，都得报到，你得报到，因为你是嫌疑犯，行动不应该自由，必须放在公众之下，在这个前提下你可以效力，在你自己愿意的情况下。我现在不强迫你效力，关于效力者这方面我交通得够多了，你也都知道。你要留下来效力，对你就是特殊加“照顾”，卡着、看着，如果有一次失踪，那你就回家，不要了！我的要求，你愿意接

受，就在；你要不愿意接受，接受不了，你就回。在我这儿今天已经是给你够宽大的了，太宽大了！你平时的表现并不咋地，自己作个决定，你说吧，留，就是这个条件。要看清你所做的，你做的性质太恶劣！为了你的地位，为了你的名誉，为了你能享受，你什么事情都能做！就为了你那个车，你能骗取你妹子的几万块钱，她都活不了了，你都能骗取她的。你跟邢欣在一起，你并不是喜欢她，你并不是爱她，你是为了钱。你跟一个人在一起，并不是为了跟人家搞对象，有个伴，有个正常生活，你是淫乱！咱用这个外表的一种伪装、外表的一种行为骗色、骗钱，连世上的好人都不达标。所以说，在你这儿，我给你的这个政策放得太宽了，在神家来说放得太宽了。（肖红：按说这次就不能要你。）绝对不能要！（肖红：按说你得回家，现在就看你的表现。你自己愿意，“我就是甘心效力，愿意彻底立心志，悔改。”那是你自愿、愿意效力。但神家按你的这些表现，留在这里不行，神家不能要你，不要！你自己选择，你就是回家过日子也行，但不允许你在神家搅扰，不允许再找弟兄姊妹，任何人不能联系，微信里联系的姊妹都得删掉，因为这个不涉及工作，你在这儿他们抓工作的有权监督你的手机，任何人不能联系。你真愿意效力，那你就在这儿甘心效力，接受这里的管理。你愿意自由，就回去过日子去。不能和神家任何一个人联系。）凯凯、萧卫，听见了吧？（嗯。）不要再给我学了那边，最后落得被火烧。（嗯。）（肖红：你自己看，你选择。）凯凯，你负责把这件事情给办了。（凯凯：嗯。）你真有这个心，就在神面前起誓，写下保证书，如果你连这个态度观点都没有，那就不要了。我今天和你一直说，一直卡着你，我一直在等待着你一个真诚地悔改，我始终没有看见你真诚地悔改，一直都是我在卡着你往前走。就卡着你往前走，我对你还是宽容，就最后一个条件，你必须得在神面前许下诺言，我才能看见你有这么一颗心，不是骗我的，不是骗子。如果说你不敢跪到神的面前，许下这个诺言，那你依然是骗，这边不要骗子！

990 陷在罪中执迷不悟的人不可挽救

现在，就按你们当前所有的来衡量你们的追求是否有果效，以这些来定你们的结局，就是按着你们的代价、按着你们所做的来显明你们的结局。你们的追求、你们的信心、你们所行出来的就能显明你们的结局。在你们所有这些人中间，有许多人已是不可挽救，因为现在已是显明人结局的时候了，我不会作糊涂工作的，不会将根本没法挽救的人带入下一个时代之中的，工作总有停止的时候。我不会在那些根本没法挽救的腐臭了的没灵的尸首身上作工的，现在已是拯救人的末了时候了，不会作那些无用的工作了。

那些专为自己肉体打算、喜欢安逸的人，那些似信非信的人，那些行污医邪术的人，那些专搞淫乱、破烂不堪的人，那些偷吃耶和华祭物、偷取耶和华财物的人，那些喜欢贿赂的人，那些做梦上天堂的人，那些狂傲自大、专为自己的名利而争夺的人，那些散布轻慢之语的人，那些亵渎神自己的人，那些专搞论断、毁谤神自己的人，那些拉帮结伙搞独立的人，那些高捧自己胜过高举神的人，那些陷在淫乱中的轻浮的少男少妇、中老年男女，那些在人中间喜欢个人名利、追求个人地位的男人与女人，那些陷在罪中执迷不悟的所有的这类人不都是不可挽救的人吗？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实行　七》

10.福音指挥的职责

（此篇文稿是肖红交通的，弟兄在最后交通了一些内容，弟兄说的话用括弧括起来了。）

咱看一下福音指挥的职责，“福音指挥的职责：一、各地指挥必须持守住神的托付，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违背神的心意，自己该向神立下心志，为神的托付尽忠。二、发动教会中的人了解原教会的情况，还有对教会里的假带领、敌基督有分辨认识的，属于真心信神的人的线索，利用一切途径掌握了解教会情报，对每一个线索都要研究、分析，若有能作的工作绝不能放弃。三、因着原教会的封锁，反面的宣传，我们就不能直接去打了，对可打的对象，就要研究好方案再去打。四、如果近处没有可传的对象，就可利用其他途径去远处得人，只要保障安全，不白搭工程就可以去.五、福音指挥每个月根据自己所掌握的线索，保证每月得几个人，或者规定每个人得几个人，这样对工作有利。六、一、二线打仗必须推荐出有素质、有智慧的人去，对素质差、没智慧的人绝对不能差派，指挥必须会训练打仗的人员，使他们会应付各种环境，能保证自己安全的人才可以打发出去打仗，绝对不许给教会带来意外的麻烦。七、一线主要谈的对象是开除了的一、二线人员和各级带领，但务必得是不合原则开除的人员，还有在教会的所有追求的人员。二杆子、邪灵，也就是符合原则开除了的，不要打回来。八、二线和教会可以打开除了的普通人员，同样也是符合原则开除的不要带回来，不符合开除标准的人才可以带回来。”咱作为指挥首先得知道指挥的职责，你们现在做指挥的打仗不打仗？（伊扬雪：打。）以打仗为主吧？（伊扬雪：嗯。）余伊忠呢？以打仗为主还是以指挥为主？（余伊忠：以打仗为主。）指挥不是打仗的，你根据这个职责来看什么是合格的指挥，咱选指挥不是选能打仗的，光是能打仗的，不能做指挥。对指挥的要求是又能打仗，又能做指挥，这是全面的。但指挥最主要的还是得能作了指挥的工作，也就是说虽然你打仗不是高手，但你得有指挥的能力。咱看过电视上的那个指挥官吧？（余伊忠：嗯。）他是怎么打仗的？他怎么做的？他做啥？（伊荷莉：会分配安排各类人去打仗，他分析这个战场、这个形式，

分析完以后，哪个人适合往哪个片上放，有一个统筹计划安排，这是在电视上看到的指挥。）所以咱得根据咱自己尽的本分和指挥的职责来对号，看看咱没有做到的是哪些，往这个标准里去走。指挥他就是指挥咱和原教会的这场战役呢，这是一场战役。比如说：这个国家和那个国家打仗，咱是要占领他那片的根据地，提前就已经划好了，那一片的根据地，我必须占领了，必须占领了他的根据地。那怎么占领呢？怎么能更好地占领呢？不是一个一个地去攻占，而是就像咱今天谈的“这片我要占领呢！我从哪里下手呢？作谁比较合适呢？”咱看电视剧里那些做指挥的，他要占领一片根据地，他就要从地图上去找，哪个地方能开个岔口，从岔口一作，这下那一片就能打开；从另一个岔口一作，那一片又能开，就是说你得先有这个计划步骤，而不是碰着一个找一个。要是碰着一个找一个那就不是指挥了，那就是有这个我就作这个，没这个那我就再找吧，好像没计划、没目标。有计划、有目标就是这一条线、这场战役我该怎么去打下来，打下来这一片我都得成立教会，就得占领了他这一片。那要占领，拿下谁才能占领呢？那就得先拿下将军。也就是找他这一片里边谁是将军，先把他的首领拿下，这一片是不是才能拿下？（嗯。）如果你拿个尾巴，能不能拿下？（不能。）这是不是你作为指挥该有的计划与目标？（嗯。）作为指挥如果你就没有这个计划与目标，你就是看见一个找一个，看见一个打一个，也不管果效怎么样，反正这片砸了就砸了，坏了就坏了，那最后肯定是砸。你要是在这一片去作，光作了一个尾巴，一作砸了，那你这一片都砸了，所以这是不是得有一个计划呀？你作为指挥就是想这些呢，脑子里就是计划这些呢，一般你就顾不上打仗。以前一个一线就二十个人，现在咱们要求一个一线最低也得十个人，再加上两个指挥，就是十二个人，这就是一个小一线。要是再大了的话那就是十五、六个人，二十个人，是吧？那你们这两个指挥还打仗呢？（不打了。）按说去前线打仗根本就不是你指挥的主要工作，你就是计划、安排、部署、交通真理。你交通真理主要是要解决弟兄姊妹的情形，哪些人处在什么样的环境里，活在什么样的消沉里，活在什么情形里，有哪些思想观点，就解决这些问题，这跟带领作的工作是一样的，这就是指挥。如果光会打仗，作不了这工作，能不能做指挥？（不能。）如果你光会打仗，弟兄姊妹都活在消极里，都活在那个反面的思想观点里，你解决不了这些，整个一线就是瘫

瘐。因为他思想里面就是“我做吧，不得已，不得不做；我回去吧，又不敢”，是不是就活在这里面？那是不得已。所以指挥主要的职责就是交通真理，解决思想问题，还有计划、安排、部署。比如，这几个月我计划开这片呢，从哪里开始？有没有这方面的线索？如果已经有突破口了，已经有线索了，有线索的突破口了，只要把这个突破口抓住，就能找回一些，这一片就开了。而那个地方又有一个线索，抓住他就又能作一片。一个小组有一个组长，有一个打仗的，还有一个牧新人的，十个人就能分三个小组。如果一个一线有三个地方，那就放三个小组，这边放三个人，那边放三个人，另一边放三个人，指挥你就负责这几个地方总的安排、部署、计划，要开的话这三条线都能去开。这边如果有活儿了，那一线就驻扎在这里，如果没有，那就哪个地方有，你就去哪个地方。指挥就是计划、安排，就是训练打仗人员的，指挥不能总在前线打仗。我以前做指挥，我就不打仗，我就不上场谈见证去，就没有时间，顾不上，除非他们作下来以后，那我就进去了。他们作下来以后我为啥要进去？因为我要安排后面的线索，马上这条线就要开呢！我进去以后就要解决思想问题了，他接受了以后，要把他里边的劲鼓起来，只要是个好线索、好苗子我都要见，因为要借着这个线索往下开工作，要是不见就砸了。像伊满竹和伊达献这次作活儿砸了一样，为啥能砸了？就是因为指挥的工作没有作到，如果你这作了一个了，这个线索手里有五、六个线索，那指挥就得先见，抠出线索，哪个先作，哪个后作，安排好，而不是说你莽撞地作，一个接一个地去作，那这就不叫指挥了，那叫打仗的。做指挥的就得有思维，就得有计划，你作了这一个，如果他下边有五、六个线索，那就先不作，先不让他找其他线索，再给他交通一天，要是调出来作的，就先不回家，要是在他家作的，那就明天再去，谁也不能暴露，明天再把他稳一下，再稳一天，各方面都定真了，然后把后路再卡了，目的就是一旦别人来搅，都搅不了。反打，都打好了以后，然后把他的劲鼓起来，思想问题都解决了，这就把他的劲鼓起来了，你是稳拿的。稳拿了以后，这下把他的线索全部抠出来，五、六个线索全抠出来以后，你看哪个有价值，也就是说你把他作回来以后，他首拿的是谁呢？稳拿的是谁呢？先作这个，不好拿的放最后，先谈哪个，再谈哪个，计划好，这样不坏、不砸。他就有五、六个线索全捋出来了，然后一个一个地分析，别抠一个作一个，抠一个作一个，这

就成二线作工作了，二线就是乱套呢，就没计划。指挥就要从这里边把好拿的先拿下来，然后一个一个地去作，就是每作一个从心里想着绝不能砸，一个砸了这一条线就全砸了，从你指挥脑子里就不能砸，你指挥就作这工作呢。

打仗的他只能打，打下来以后他就顾不上其他的了，因为他不操这个心。为啥不让指挥打仗？而专门负责打仗的不能做指挥呢？因为得有人专门操这个心，指挥就是操这个心的。就是说打仗的一作回来人以后，这人到底定真了没有？你得过一下吧？你不能那么放心他吧？打仗的打下来以后，指挥就得进去，进去再加固一下。加固一下就是把他的劲全部鼓起来，异象方面和作工趋向，什么都给他谈到了以后，线索就从他手里抠出来了。指挥手里全是线索，哪个人作哪个活儿都得清楚。这条线上有六个线索，那条线上有十个线索，另一条线上有几个线索，你手里就有多少线索，但是每一条线都不能砸，指挥就操这个心呢。下边的人为啥务必得听指挥的话？就因为这个。如果你这指挥没有能力，你卡不住，也计划不了，那也就是指挥不得当吧？（嗯。）一个指挥下面有十个人，三条线，这一条线上作谁呢？那一条线上作谁呢？另一条线上作谁呢？就是在这些线索里边先作哪个，后作哪个，这一天作谁，那一天作谁，指挥都得一清二楚。如果你啥都不知道，你就不叫指挥。指挥就作这工作呢，第一天作哪个，第二天作哪个，随时都得汇报，指挥得心里有数。做指挥的把每个组长的各方面培训出来了、训练出来了，这些他也能掌握了，他不会乱作，他这条线就能正常地作活儿，你就能轻松一下，你把他培养出来，就不用你管了。如果你还没有培养出来呢，他就根本没有经历过训练，那你就得跟上他走，带着他走。他在前边打了，你后头再进去，进去以后你各方面再加固一下，然后把线索抠出来。抠出线索以后，跟组长商量好，先作这个，后作那个，作下来以后，两、三天一线都得带着他走。你在这一条线上带上这个组长，你进去咋作的，他进去以后就咋作，他看你怎么谈的，怎么商量的，怎么分析的，怎么去作的，后边怎么鼓劲的，他都看见了，下次组长他也会了，你带上三、五次，这条线就不用你多操心了，他这不就会了？就得一条线一条线这么去带，这就是指挥。如果你没有培养出来，那你就跟着走

吧，待上两个月、三个月地带他，因为你没有把他带出来，他就不会，就不懂。

指挥具体还作哪些工作啊？打仗的谈哪些，你都给他分好类，所有打仗需要的真理你都给他预备好，全部给他总到一个文件夹里边，啥都有，预备在这里边。浇灌的谈哪些，浇灌哪些，第一个月内谈啥，第二个月内谈啥，第三个月内谈啥，都给他预备好，浇灌就根据这个走，不能越格，不能看咱现在的这些文稿。这些你要是卡不住，他下边就乱套，是不是会带来麻烦呀？（嗯。）指挥一般作啥呀？打下来以后好苗苗，都是总指挥见，指挥见，只要打下来这个人你马上就见，见了以后后面的线索一个一个往下走，打下来的人才你都见了，最后打上三个、五个、八个、十个，你就开始成立一个小组，再给他加劲、鼓劲，这里边线索又出来了。指挥就作这工作呢，指挥不是打仗的，不能去打。你光顾了打，你就顾不上抓，就跟咱那两天说的猪肉事件一样，负责人如果负不上责任会带来多大的后果呀？你们都看过文稿了吧？（嗯。）不管哪方面的工作都一样，肯定有负责人，如果负责人天天干活儿，整个工作还能负责了吗？（不能。）那就负责不了了。如果咱这个思想观点不转，那在你这个指挥带领下的一线，打仗得的人就太少。一个好指挥他带的一线，一打一个月就是得几十人。如果你是个打仗的好手来作指挥这个工作，那得人就是几个几个地蹦豆呢，只是蹦豆呢。所以指挥得抓全面的工作，每一条线里边都得去负责。这一个观点咱扭转好多次了，咱思想里就没有跟上指挥的职责，你下去能做啥？虽然现在你还没有达到合格的指挥，还不怎么懂，但你慢慢地就得往这个标准里去走。到一年以后、半年以后，那就完全不能上战场了，就是只负责指挥，最后神就是在指挥方面成全你，什么样的线索你都能指挥了，你都能安排到，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安全方面，弟兄姊妹得安全，下面的线索方面不砸，不能出任何问题，还要把人作得更多，是不是就在这些方面成全你啊？那个人是做指挥的，这个人也是做指挥的，同样是做指挥，但人家有的人是专做指挥，这就是在指挥上被成全。什么样的工作，什么样的难处，在他那里都不难，他都能给你指挥了，就是第一步怎么走，第二步怎么走，他都能给你安排好，指挥了，这就是指挥这方面。打仗方面是高手就是什么福音对象给了他，他都能打下来。因为一个人顾不

了那么多，一个人只能操练达到一方面的成手，你要是达到了全面手，那不可能，不是那回事。你要在打仗这方面全部装备上，指挥那方面你就跟不上，你没那精力。（对。）你要在指挥方面全部做到了，那你打仗方面肯定就差一些，所以咱一线就是一个团体，各有所长，结合在一起互相取长补短，工作就拿下来了。打仗就是打仗，打仗也得操练往成手上够，往高手上够。以后各地的人都要来寻求，那咱就得培养出各方面的高手。咱现在是“四不像”，别说高手了，哪个也不高。说你是指挥，你也指挥不了，是不是呀？（嗯。）指挥那就是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什么样的工作，你都能给他安排、指挥得当，把这个工作拿下来，这就叫指挥。就是再难的活儿，在你这儿不难，只要福音对象来了，你就能根据这个福音对象的问题给一套方式方法，把这人拿下来，这是不是指挥？不是像现在这样，给了你这个活儿以后，“不会，这咋作呢？”这就不行。现在就是你有哪一方面特长，就往哪一方面培养你。只要你是指挥，以后把难活儿给了你，咱就不能说“我不行”，就不能说“呀！我指挥不了，我安排不了”，还能说这话吗？（头拱地也得拿下来。）咱今天要谈的就是指挥的职责是什么，咱明白了以后就得往这个上面够，操练，几年下来，就没有能难住你的活儿。当你这样去操练了以后，就咱原教会的那些，什么样的难活儿给了你，都不在话下，根本说不出“呀，我作不了”这话，丢人呢，羞耻呢。（嗯。）所以这就是你作为指挥最终的目标，最后就得达到这个，啥活儿给了你都得行，没有能难住你的。有的人说：“这是个区带领，是个监察员！”你敢去吗？你要是说：“呀，不行，我指挥不了。”这就不行吧？（嗯。）所以这就是你在指挥方面要成全你，你不会指挥，现在就得赶紧、加紧地操练，专在指挥这方面成全你，半年以后，一年以后，或者是两年以后，达到什么活儿给了你，在你这儿都不会说“我不行，我不敢，我不能”，这就是在这方面成全你呢！打仗的，这个线索原来是区带领，过来给了你了，你就敢上，不管是区带领还是什么人过来，你都敢、都能把他拿下来，因为你在谈见证、打仗这方面操练了。就是说你是哪方面的料，就往哪方面培养你，你不是这个料，你做不了指挥，只是一个窝囊废，也不能往指挥上培养，是哪方面的料，就往哪方面培养。神利用你的长处而补足你的短处，就是你有哪方面可以用呢？可以作哪方面的工作呢？你要是操练打仗，那就是什么活儿给了你都能把他拿下，遇上狂徒，不能光

是看他站在高位拿不下，就是他再狂，你也能把他拿下。你不是站在比他还高的高处去谈，你给他谈的时候你感动他也能把他拿下，这是不是就是高手了？什么人你都能把他拿下，这就是打仗高手。咱以后要的都是高手，都往这个上面去够，最终要的是打仗高手、浇灌高手、拉关系高手、指挥高手。会拉关系也是个特长，但是在拉关系方面绝不能用邪恶之人，只会用下三滥手段的人不能用。会拉关系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就比如说有个活儿，还没有达到能作的地步，那就起码得有个内应，能联系上线索，拉拉关系，达到最后能把他带出来，这也是一方面。如果有这方面的特长，是不是也合适呢？你根据你的人员，看他能做啥就培养啥，有的打不了仗，但是能浇灌新人，那就去浇灌新人，培养，最终达到以后有什么样的新人只要打下来交给你，他就跑不了，就得把浇灌的培养成这个，就得训练成这样的人，只要给了你就不能让他跑了。因为咱一线要的是能培养成才的，要的全是高手，哪方面的人才都能培养成高手，这就是你指挥作的工作。所以你就得给浇灌的聚会，给打仗的聚会，给拉关系的聚会，是吧？一个指挥最少负责三个小组，三个组里的小组长就能够往指挥上去培养，因为他作的工作跟指挥作的工作是一样，只不过范围小而已，这就是你要培养的人才。具体该从哪些方面去培养，你都得有你的计划和安排，如果是确实什么也做不了，但他还能跟人拉拉关系，这些人是不是也能做一些啊？不管怎么样，去拉拉关系，他能跟线索说上话，就能把你拉进去，你就能给线索谈，这是不是也是一方面啊？（嗯。）以后有什么工作交给你们一线，你们是啥人才都有，都是高手，都能把他拿下，这就是你里边该有的思想观点。

咱再看看指挥职责，“一、各地指挥必须持守住神的托付，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违背神的心意，自己该向神立下心志，为神的托付尽忠。”持守神的托付，咱今天是国度建造，神的心意就是让咱把原教会里边真心要神的人打回来，不是光要开除的。（嗯。）如果你的思想里边就没想着打原教会，光想着打开除的，这是不是违背神的心意啊？（违背了。）大的方向就违背了，你这样的话那就是懦夫，那就不是精兵。你就得有心志，“我非得把你拿下”，就没想着“不行”，这就叫指挥。你要是说“不行”，证明你不想付代价。如果你想的是“我非行不可，这是神的心意，我不行是我没真理，是我可怜，我赶快追

求，我赶快装备，真理得全备，各方面能力得增加，素质得提高，普通话得有。”你是不是就得训练这些人啊？（嗯。）就和世界上的部队一样，训练不训练？（训练。）你看那些当兵的，一开始去了部队都是乱七八糟的，训练上一段时间以后，那就都是正规军，精兵强将。就像伊满竹一样，没经过大的训练，只是在二线上做个指挥，小区带领又不懂，就是你想咋做就咋做，是不是就是这个啊？（嗯。）这和在“部队”里边训练过的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你看那些当兵的，在家里就是娇生惯养，一当了兵以后，到了部队里大早上几点就得起来训练你跑步，是吧？（嗯。）到了部队上以后，再受苦，太阳再晒，你能说吗？（不能。）这就是训练你呢。咱作为指挥，你得把你的人员训练出来，这就是咱指挥的职责。你得训练人员，你不能说“这人就不行，我一说人家就顶”，这就证明你指挥不了，是你不行，你别说人家不行。（对。）不管什么样的人来，他就是再是狂徒，你都行。你要是训练不了，那说明是你不行。“为啥人家不听呢？是我不行。”你别说“这人太硬，太不行了，回家吧！”这还叫指挥吗？是你不行，你别说人家不行。狂是狂，咱怕狂的吗？（不怕。）狂不怕，有资格更不怕，有资格证明他有两下嘛！是不是？（嗯。）你把各方面都给他安排了，让他去做。所以咱心里别老想着“呀，他狂，不行，这个人不听话”，虽然他不听话，但他如果要是有的话，那就上战场去，这就在乎你怎么去安排了。咱做指挥的是不是也得长呀？咱也得长，不能因着来那些厉害的、可以的、太狂不听话的，你就先不想要他，不听话的让他听了话，这是不是你的能力？狂徒你让他不狂了，是不是你的能力？（嗯。）这就是你作为指挥该有的，“他就不行，不听话”，你天天汇报，汇报别人，你不行你得认识自己，你半夜里哭是你不行，你别在白天训人家。为啥这么谈呢？就是要扭转你的思想观点，就是第一条里边说的，这是神给人的托付，不能嫌弃，你只能看见你自己无能，如果你这么去想的话，你生命是不是就要长大？这就是生命长进的路途。生命长大了就是在任何情况下不能违背神的心意，原教会难作也要作，不能违背神的心意。大方向就是打原教会，小方向就是找不合格开除的这些人。你开一个荒区的时候，去了荒区连根据地也没有，怎么打原教会？你要打原教会，先得有个根据地，是吧？那咱就先把不合格开除的这些人打下来，打这些的目的是要有个根据地，然后目标、方向就是打原教会。（对。）这就是咱作为指

挥该有的目标、方向，在任何情况下不违背神的心意，自己该向神立下心志，为神托付尽忠，非要打开不行。

“二、发动教会中的人了解原教会情况”，你看咱现在还有些荒区就没有打开，但是咱打回来的这些新人里是不是也有荒区的线索啊？你打回来新人以后，就得从他那里去了解这些线索。“还有对教会里的假带领、敌基督有分辨认识的，属于真心信神的人的线索，利用一切途径掌握了解教会情报，对每一个线索都要研究、分析，若有能作的工作绝不能放弃。”咱得根据这个原则、标准来，对于每一个线索你要研究、分析，你不能说“这个线索是张三的妈，明天带来就行了”，能不能行？（不能。）“张三已经回来了，他妈直接带来就行了”，你能说出这话就证明了你里边对待线索的态度，对待能作的工作你不是绝不能放弃，你是轻慢的态度。张三虽然回来了，但是张三他妈是不是也得想一想啊？（嗯。）张三他妈的致命处是啥？信神几年了？简历是啥？尽过啥本分？他妈要是区讲道员的话，那是不是还是个好苗苗啊？这些你是不是得了解啊？（嗯。）每一个线索你都得了解，他的简历是什么，他是什么人呢？了解以后兵对兵，将对将，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你今天不了解张三他妈这个线索，明天让张三带着他妈来呢，虽然你能卡住，但是你在谈的时候还得咋呢？还得兵对兵，将对将，你了解，你就能掌握了嘛！像作过几年工作的人，他都有些资格，他都有些资本，他认为他比你强，这就得上场打仗的人提前下功夫，做准备，目标就是必须把明天来的这个人拿下，就不能想着“我试试，能拿下就拿下，拿不下就算了”，这就不能上场。交通这个就是要调整打仗的人的思想，提前就得准备，上场谈，就得拿下！作为指挥的你就得问问打仗的，“明天上场了，你计划了吗？对于明天来的这个人你计划用几个步骤呢？我听听你的计划。”这就是指挥该做的。作为打仗的，人家指挥要问你呢，“对于明天来的张三他妈，你计划怎么谈？你了解多少？你是不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如果你一点都不了解，明天你上场能打了胜仗？人家出枪呢，你是出刀了，你就不知道她有啥。那你是不是得根据简历提前下一番功夫啊？她信神几年了，尽过哪些本分，你是不是得了解这些啊？有的人信神信了一辈子，就搞了几天接待，就没啥了，是吧？有的人作了几年的工作，不管他作的啥工作，只要做上几年带领，作上几年工，他就有资本，他那个资

格就在那儿了。如果他来，你打他就得从他的资格上下手，因为他有资格。如果你就不了解人家，你从哪儿下手呢？你光是给人家谈工作那能谈成？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所以你就得研究、分析。明天这个活儿要来呢，今天晚上就得计划了，交通哪些真理就得有计划了，再细节就是具体从哪一方面开始入手，第一下说什么，第二下说什么，一下就列了五个步骤，你起码得有个计划吧？并不是一律地死套规条。你这些都准备好你就有了路途了，虽然已经有了这个步骤了，但明天你还要具体地解决一些问题，那你就随机应变。如果你没预备好，明天人家来了，你啥也不知道，盲目上场，那最终肯定是失败。所以每一个活儿都得研究、分析，不研究、不分析不能作，这就是训练。在一线的每一个人员的素质都得提高，都得这么稳当、老练。对于打仗的，不是每一个活儿都让指挥给你研究、分析，如果你刚开始不会，指挥帮你研究、分析，如果你会了以后你自己就能上场了，就能放开手了。打仗的熟练了他就知道该怎么打了，指挥时间长了他也知道怎么指挥了。下边人一开始不会作工的时候，你作为指挥得教打仗人员，明天第一步先从哪里开始，先从哪里下手，先谈啥，后谈啥，指挥就把这几个步骤教给他。再具体的就是，对于明天来的这个人，第一步先谈这个，第二步再谈那个，给他发五步，这个套路给了他，他就按这个套去。你是指挥你得帮他分析线索，那个人是狂徒，狂徒从哪方面下手？诡诈人从哪方面下手？这就是分析、研究线索呢。遇上诡诈人，那就是抓他的鬼，遇上狂妄人，那就是感动他，这就是你做指挥总结出来的方式方法。狂妄的人本来就狂妄，就特别的不服气，你去了还打他呢，能不能打下来？那怎么对待狂徒呀？他有资格、有资本，才是狂徒，就像我一样，弟兄给我谈的时候，我也想着抓弟兄的尾巴，但是弟兄咋做的？要是弟兄说句“这还听不懂？”我还能接受吗？（不接受了。）（就是说每一个线索只要合原则，够上原则的标准了，咱就得想尽办法打过来。）对呀！是呀！（假如说咱一观察他，他就是探了，然后咱就不给他暴露这个底，然后就把他放了。）不是把他放了，是把他的“鬼”给抓了。虽然咱不能站在高位上，但你能给他谈你的经历。他本身有探的心，你说“我当时听人家给我谈的时候比你探得还厉害，但是人家给我谈的哪些，我认识到哪些，最后看见哪些”，你把这些谈出来不就把他打了吗？（嗯。）他一听，“我来就是存着探的心，我这么探了但还没你探的心厉害呢！呀，你这么探

你都能够明白了……”他就已经服了，他通过你的经历就已经服了，你比他探得还厉害，按诡诈来说，你比他还诡诈吧？（嗯。）你一谈你的经历，他就感觉“呀！他比我还怀疑得多呢！”他就服了。你给他谈一下经历，就感化他了，他说：“呀！我也是这个。”你谈你的经历的时候，给他的感觉就是你能理解他，就是“你狂的时候，我能理解你，你这么去做，我也能理解，因为我也是这个。”遇上狂徒，他就愿意听你说这话，是吧？你说“我也是，我和你一样。”他还狂吗？（心瞬间就融化了。）对，什么背景，什么人，你得怎么对待，你是不是得分析、研究？你一看简历，“哦，这个人是个狂徒，而且他手下有人，那我咋办呀？明天我就想尽一切办法，我就以感化你为主，这是个大方向。大方向有了，路途也有了，这个人该怎么作，我怎么去谈……”这就有了步骤了。感化他的同时，如果他特别地悖逆，特别地抵挡，特别地亵渎，那必须打他。虽然打了他，骂了他，但你的心还是要感化他的。就像那次也是打仗呢，谈见证的在这边谈呢，谈不下来，实在不行，人家就要回呢，我就进去了，我进去就骂他，我骂了一句，人家好了，接受了。但是能随便骂吗？（不能。）他是山沟里出来的，后来我说：“你要走，等几分钟，几分钟谈完你就走，我还能不让你走了？肯定让你走。”我说完这话，我接着就说：“人家给你谈了两天，你没听明白？你不是没听明白，你听明白了，你是真听明白了，但是就是想刁难，就好像故意的，真是井底青蛙没见过大天，穷山恶水出刁民。”我这话难听吗？够难听的了。我那会儿说他的时候可不是现在跟你说话的这个语气、态度，我那会说他的时候，我就像是骂他一样，但是我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我是满脸的泪，我的泪下来了，我是骂他吗？这话听着像是骂他呢，其实我那是气得不行，我说：“你说你愚昧不愚昧？你故意抵挡，你没命了！是，你刁难了这些人了，但是你得了啥了？真是穷山恶水出刁民。”我就这样说了他，他的眼睛一下就瞪了，瞪了眼睛以后就说“呀，就是”！（骂醒了。）醒了以后我说再谈，后来就接受了。那是个弟兄，我骂了他，他还跟我挺亲近，他说：“呀，姐，真的是，我真的听懂了，有时候就是脸面下不来。我想的是你这么和我说，我就服了你？我能让你这么跟我说？所以我就不行得不行，可你这句话一下骂醒我了，呀！我真是这人，太刁难了，就是刁民！”他服了。虽然外表上看着我是骂他呢，但是我的心是在爱他，我的心是在唤醒他，他看见我的真诚了，他看见我是真诚的，所

以在他来看：“不管你骂不骂，你的心是真诚的，是爱我，不是害我。”就穷山恶水出刁民这一句话，达到果效了。谈见证的看见了，说“呀！你进去就骂他，还真骂对了。”所以他再去作工的时候，作别人的时候也去骂了，但骂得人家要打他呢，你说随便骂能行吗？我说这个的意思就是让你知道，得抓住对方的要害去谈，不管你怎么谈，你得有个主方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他是什么人？我怎么谈？我怎么作这个活儿？遇上狂徒的大方向那是感化，就是打他也是让他看见你的心，你用心去作，用心去感化，就是打他他也不会反，什么时候他也不会反，他还能够跟上你走。但是要是遇上诡诈人这么作就不行了，你感化诡诈人，他说你窝囊，他是不是看你不行？（嗯。）面对诡诈人就是抓他的鬼，他有这个鬼，你就得把他这个鬼给他揭露了，就是他有什么想法，你说“我也有你的那个想法，我比你还厉害！”同样也是不跟他站地位吧？（嗯。）把他的鬼给他揭露了，他就说：“呀！怎么我心里想的他都知道？我心里想啥他都知道？我想害他，他也知道，我想出去干什么他都知道，而且是他都给说破了。”你还没有直接说他，你是先说的你，他服不服？这就是打仗的一个技巧，是吧？什么人该怎么对待，这就是你作为指挥该作的这个工作，你作为指挥怎么培训、训练你下边的这些人，什么人怎么对待都有方式方法。咱根据这个原则标准来看，你作为指挥的职责是啥？就是对每一个线索都研究、分析，并且要把打仗的、浇灌的这些人都训练出来，达到训练有素。指挥就是训练他，让他学会怎么看人看事，只要是给了他，就不能想着拿不下。拿不下来你就得写认识，为啥没拿下来？原因是什么？“呀，我就没有想，没有计划，没有……”是不是就得认识呀？你总结了这次的失败，下次是不是就成功了？（嗯。）不能过去就过去了，没啥事了，那你啥时候能成为精兵？要是这样的话，你在一线待上两年也成不了精兵。十次失败你都总结出来了，这次失败在哪里，那次失败在哪里，十次失败都总结了，在这十次失败上犯的错误都没有了，那就是个成功。你要是这样作上十年，这样打仗打了十年，你是不是高手？（嗯。）你做上十年指挥，是不是高手？（嗯。）是不是成了？就是哪一方面你都总结，这是第二条。

“三、因着原教会的封锁，反面的宣传，我们就不能直接去打。”以前，咱刚开始打仗的时候，咱是不是都是直接上门啊？

（嗯。）那时候就是直接上门，那是一个作工步骤，但你现在直接上门，能行吗？那就不一样了。像咱刚开始传全能神福音的那个时候，就是一张小纸吧？一张纸一说全能神来了，一看那纸，“呀！”都是高兴的吧？可过了两年以后，还传纸，能行吗？（不行。）就给张纸不行，塞个纸条更不行了。刚开始传全能神福音，就去大教堂里边讲去了。到哪儿都先找教堂，“呀，这有个教堂，去吧，上讲台给他讲一会。”讲了一会，下边的人就是：“呀！就没听过。”主来了，他高兴不高兴？（高兴。）他就接受了。有的时候上台讲道，一讲道，下边几千人就接受了。接受的接受，不接受的不接受，是不是马上就分开了？（嗯。）那就是在荒区的时候，刚开始都不知道，那就这么讲。但等哪里都知道了以后，就不能这么讲了，那就得用智慧了，那就得根据工作需要去作了。“因着原教会的封锁，反面的宣传，我们就不能直接去打了，对可打的对象，就要研究好方案再去打。”就得想想，考虑好，怎么去打。“四、如果近处没有可传的对象，就可利用其他途径去远处得人，只要保障安全，不白搭工程就可以去。五、福音指挥每个月根据自己所掌握的线索，保证每月得几个人，或者规定每个人得几个人，这样对工作有利。”就是你手里有多少线索，这个月能得多少，咱计划得多少，指挥就得有这个心志，就得有这个计划、安排。“六、一、二线打仗必须推荐出有素质、有智慧的人去，对素质差、没智慧的人绝对不能差派”，就是没智慧，出门管不了自己的人，不合适培养，只要他是各方面合适，那就得训练。只要有这个素质，只要不是脑子不行的就能培养，要真是脑子不行的那就打发回去。“指挥必须会训练打仗的人员，使他们会应付各种环境，能保证自己安全的人才可以打发出去打仗，绝对不许给教会带来意外的麻烦。”这就是说作为指挥的得会训练。你这个一线队伍是不是精兵强将，在乎谁呀？（指挥。）打不了仗，一个月得不了人，谁的问题？（指挥。）你不能说“他们就不行，你给我预备的人就不行”，只要是脑子够的，只要是有智慧的，只要是理智正常的，训练不出来就是你的问题。要是理智不正常的话，你就能说“不要了，放回去”。你得训练，从现在开始，一年以后收果实，就这一年，最后就是浇灌的是高手，打仗的是高手，指挥的是高手，起码你选择的人是合适的。现在不是已经选好了吗？咱就先这么走，只要是能够培养的你就得培养到这个程度，就往这个路上走。（温婷婷：到年底见分晓。）对，就到年底见分

晓。你自己培养、训练，意思就是一年以后，也就是到明年，你手底下的人员个个都是高手，打仗高手、浇灌高手、拉关系高手，那以后不管四面八方什么样的人，只要给了你，你都能给拿下来，然后浇灌都能上场，后期浇灌就不用你管了。只要打回来十几个人，浇灌就知道该怎么做，选执事，设立教会，选出来各执事以后他该怎么带，这些他都能拿下来，这就是浇灌的也得把他培养成浇灌高手。我做指挥的那时候一个月作了六十人，成立了三个教会，就那一个浇灌，浇灌六十人，他就知道该怎么去做。马上分三个教会，光抓这几个教会，特殊情况他就跟上一线人员就去了。（人家那就是一手浇灌，是吧？）哦，那就是你把他培养出来了，浇灌他就是高手，你就不用管他了。你说你现在不赶紧把这些人培养出来，到以后一个月作了六十人，你能顾上？咱以后肯定就是这个趋向，就得有这个心志，往这方面够。培养人才，个个都是高手，浇灌也是高手，那他就得是什么都知道，遇到什么样的人该怎么带，什么样的人他该怎么去浇灌，这就训练出来了。那就是只要给他这几十人，他去了以后就知道该怎么带，不会说“带不了，这么多人……”，只要是能说出这话，那就是没方向、没目标。咱现在就带三、五个人，你说这能带，以后给你八个人、十个人、二十个人，还能不能带？一下给你六十个人，能带吗？他去了以后就不知道怎么去安排、治理，所以你就得训练他。咱现在的一线是一个一个地去打呢，其实一线得打原教会的那个好苗子，就是能够推动工作的人，好比这个人是什么带领，或者是他作过什么工作，起码是他范围里有一些人，作这类人是不是一下子就能得一些人？（嗯。）这下就得这么去走。现在咱主要的方向就是原教会，那咱就是真理得装备，各方面都得加强，整天脑子就得想这些工作，怎么能占领根据地。

“七、一线主要谈的对象是开除了的一、二线人员和各级带领，但务必得是不合原则开除的人员，还有在教会的所有追求的人员，二杆子、邪灵，也就是符合原则开除了的，不要打回来。八、二线和教会可以打开除了的普通人员，同样也是符合原则开除的不要带回来，不符合开除标准的人才可以带回来。”一线主要谈的对象就是开除了的一、二线人员和各级带领，这说清楚了吧？（嗯。）你作的是这些人，如果你把这些人作回来还愁你里边没人才？不愁了。一线主要谈

的对象是开除了的一、二线人员和各级带领，你把这些“领导”抓住，后头就是一串。你只要抓住“领导”，他下面不可能没有人吧？如果你光抓尾巴，能作下“领导”？这个方向不能变啊，这就是你指挥的职责。如果你的方向总是这个，你说你不追求行不行？你不装备行吗？你还能顾得上回家？你还会想“我过两天回回家吧！我孩子还小呢！”就这些工作你就忙得不停了，你还能顾得上孩子？你要是只作个尾巴，那你就有闲心想孩子。可是就这咱还累得不行呢，是吧？你把这些作下来，整天想的就是“我怎么能把他拿下呢？”整天想“我怎么去拿？我怎么去作呢？”是不是就得考虑呀？（嗯。）你活在这里边就顾不上想孩子了，但咱们打的务必是不合原则开除的。有的是犯淫乱开除的，咱刚到荒区的时候，是为了利用他打开荒区，这个是不是也可以作？（可以。）但不是都要，咱这么多人了，还要这些人吗？（不要了。）淫乱、邪灵、二杆子，这些就不需要了，不要了，咱要一个好人，这才能把神的荣耀见证出去。为啥人家现在都说“他们要的全是人家不要了的人”？（垃圾。）咱要的全是那些垃圾，你说羞辱神名吗？咱本身要的不是垃圾。（对。）咱开荒区的时候，是刚开始不得已，这么作一下，垫个脚，并不是让你就去作那些人家不要的人。所以咱现在得知道咱一线的方向是什么，一线主要谈的对象就是开除了的一、二线人员和各级带领，方向就是这个。咱以后就看你每个月打了多少原教会的，你只要把原教会的带领打回来一个，原教会就“地震”了，是不是就“地震”了？（是。）这儿“地震”，那儿“地震”，原教会是不是就塌了？（嗯。）那你是不是就把这步工作见证出去了？（嗯。）就等这个呢！这就是礼炮要响呢！可是你就不敢去作各级带领，你就老是作尾巴，所以老是不响。（温婷婷：作上一个有用的带领，然后一个区就轰动了。）是呀！咱现在为啥硬要谈这个呀？其实这个咱早就发了吧？咱按这个做了没有？（没有。）（温婷婷：我刚来一线的时候就发了。）是呀！你就不按这个做嘛！为啥咱现在的人素质提不高呢？为啥咱的素质不高呢？（伊荷莉：有个观点呢！好像心里边就是觉得原教会现在留下的是老好人，他没分辨，就是这个观点。）（伊满竹：其实就这个观点，昨天听见咱的人说：“哎呀！原教会没好人了，没有了。”就觉得没有啥了，实际上就这些观点在里面。）你这是为你自己开路呢，是你不想打他，是你没真理，不敢上，所以你只能说他没分辨。（伊满竹：对，确实是。）（伊荷莉：

教会带领多着呢，但是我们就没动，这个观点就拦阻着呢。）所以现在就让你去动嘛！咱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指挥的思想，就没有想着神给我摆的原教会就是神对我的一个恩待、高抬，就是操练我的智慧、能力，是成全我呢！是这个思想观点没扭，还说“他不行”，其实是自己不行，自己不敢去，这就是大问题。（温婷婷：其实还是追求的方向有问题，就是为了得数，得名利。）哦，是呀！（温婷婷：有时候作原教会，就是再计划好，也不会没有失败，肯定有失败。本来是想钓条大鱼，但是失败了，失败以后就封了，封了以后眼下肯定没有活儿，到月底要报数呢，肯定数量上不来。那下次就得为有数量而作，方向盘就歪了，歪到数量上去了。）所以咱现在就是扭转歪脖子了嘛！就是说你得知道神对你的要求是什么，不能违背神的心意，你那么做完全就是违背神的心意了。如果一线只是作那些，那就是作上十年，你的素质也提不高，所做的还根本不合神的心意。你这一个月就作了一个带领，他下边就有一串的线索，能不停地给你找下好苗苗，这就是咱一线以后该有的一个目标。（嗯。）我们那个时候作工就是这样，我每个月抓的就是大的,尤其是荒区，那个大的必须得抓住，大的全是我一手指挥、一手安排，绝不能有任何差错。指挥得当了，这一个大的抓住了，这一片就全开了，这一个月就是几十人。第二个月是抓那个地方的大的，在这个大的上面不能有任何差错，这个就是你自己抓的，小活儿就给他们小组，他们下边就作了，这样就是每个月都有工作。大的就不能随便交给他们下边作，要是交给他们那就乱套了。但大活要是砸了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所以就不能让砸。现在要扭转的就是咱一线作工的主要对象，咱主要就是作那些一、二线人员和各级带领。一、二线人员这些人本身就是传福音的，他哪里都去，都知道。咱作回来一个一、二线人员或者是各级带领，他下边是不是有一些平信徒啊？（嗯。）平信徒咱也要呢，不是说光要一、二线人员和各级带领。（温婷婷：要的，就是说咱的重点目标就是瞅住大的。）对。（温婷婷：不是在那个小的、垃圾上下功夫，作了那十个也不如这一个。）是呀！咱就要作这些人呢，哪个地方如果作上一个人才回来，那一片就兴旺起来了。（嗯。）要是一个人才没有，那是啥？瞅着人是不少，但废物、垃圾太多，神要得着的人是啥呀？一班精兵，得着一班对神有认识的人，咱得的是些啥人？（温婷婷：痴呆麻木。）所以这些人就是你的后勤部队。后勤，你需要啥他都能给你

提供，他能干啥？他就能买些油、买些面吃，是吧？这也是造福呢，他还能给你做这些。

再看一下2022年1月6日的工作安排，这个咱都交通过了，再看一下。“对一线的要求：刚开始找开除的是为了不打草惊蛇，才作开除的独立军，有了根据地就要作原教会的。”这是不是早扭转了？主要就是指挥的思想，如果思想跟不上，那是打岔搅扰啊！其实这个咱以前早就交通过，但咱的思想一直没扭，就是为了得人而得人，为了比别人得的人多，最后就捡了一堆废物、垃圾回来了。咱这次再交通这个，这次听了就得扭转了。“刚开始找开除的是为了不打草惊蛇，才作开除的独立军，有了根据地就要作原教会的了。找能够带动更多的人去扩展神工作的人是有用的人才。”这是不是把一线的作工对象和作工方向说清楚了？（嗯。）原教会为啥现在还抓咱把柄啊？咱的要求是不是这么要求的？可咱做的时候是这样做的吗？不是，你还是天天找人家开除的人，就是在垃圾、废物里找人，所以人家一看你们这些人做的就不是神的心意！所以他咋都不接受你的。（伊满竹：因为在人家里面就有个观念，“你们找的都是些开除的，把那些垃圾都给收回去了”。）是呀，咱成了“垃圾收购站”了！所以这次咱务必得扭转啊！再不扭转自己打岔自己呢！（嗯，是。）就是“找能够带动更多的人去扩展神工作”，你说谁能带动更多的人？是不是原教会的？（嗯。）“是有用的人才”，比如有的开除的人，他是不合格开除的，人家后头还有一堆人，还有一伙人，这样的人要不要？要，这也打，得根据背景。“找有信的人和各种有技术才能的人，能推动我们各项工作进展的人才。”人家有的人是医生，中医、西医，或者是焊工、电工、大工，这些是不是技术人才啊？是，这些人才都行、都要。“找有信的人和各种有技术才能的人，能推动我们各项工作进展的人才。”你作为指挥，如果你脑子里天天装的就是这些要求、标准，你有没有方向？这就是方向。如果你没有这些方向，你走到哪儿算哪儿，这还是指挥啊？这就不是了，所以咱得根据神的要求去走。“找开除的人，务必是不合格开除的人，是有被打压性质的好人。”咱要找的是不是这些人啊？（嗯。）你找这些人、作这些人才能扭转原教会对咱的这些看法，才能扭转了。如果你还这么去走，就是自己打岔自己。“找外邦中有人性的好人，而且是能为推动福音工作作出贡献的人。”咱一线是不是也打

外邦啊？（嗯。）到那个地方去，那个地方还没有打开呢，打几个外邦也行，最起码有家了，你先有地方住了，是吧？（嗯。）一下打上两、三个家，先住到那儿，有根据地了，然后咱再作，这是不是也可以啊？（嗯。）其实这个是咱早扭转了的，就是因着咱没有按着工作安排去作，就是指挥都对抗工作安排，温婷婷，看见了吗？（温婷婷：嗯。）你自己对抗，你就没有按着这个去落实、去实行。这个咱早就下发了，但你的思想没转，还是作的这些人，你就是为了个地位、名誉，为了个脸面，多作上几个人，“看我月月作的人多，他们作的不多”，是不是为了这个呀？你做的不是合神心意的。现在就是说任何情况下，你不能违背神的心意。（嗯。）

如果你做这些人的时候，你作不下来，你还能狂起来？能不能狂？这就是让你性情变化的一个地方。一个一线每月得二十个人，这是最低的，这是这个里边说的吧？一线每月得二十个人，是外邦也可以，就是说有家、根据地的可以，也算数，外邦、宗教总共二十个人，但是打外邦必须得是能推动工作的这些好人，你可以用他的家，那就是咱作工的根据地，咱一线不随便打这些外邦，要打就打些有用的、有价值的，或者你打回来这些人里边他的亲戚朋友有好的，或者是他这个家能用，方便，有厂房了这些都可以。一个一线一个月得二十个人，现在你们是两个一线，一个月得四十人，这就是对你们的要求。新人网里边谈的那就是平信徒，你指挥安排的这个肯定是大一些的带领，包括浇灌的去浇灌新人的时候有哪些线索还能去作。每一条线路都不放松，这就是指挥。这个方向有了吧？现在有些活儿还得你指挥去作，但这是暂时的，慢慢地、逐渐地你就得放下，但是你不能把活儿砸了。你说放，马上就放下了，但有些活儿他就没作过，砸了是不是也不行啊？你带上他去作上一两次，逐渐地往下放，他就知道该怎么走了。指挥必须是会操心、有负担、有责任、不自私，他起码能为着神家工作，看事观点是为着神，不是为自己，这就能做指挥。他一切向着神，这就是一个正面的方向，如果自私卑鄙，总想着家里的事，能不能做指挥？当他想那些的时候，他还能顾得上弟兄姊妹的安危、工作？就顾不上了。咱现在已经选好了，就先这么做，操练。我这么谈了以后，你们怎么想？有心志吗？（江伊涛：有。）余伊忠呢？（有。）伊扬雪，有心志吗？（有。）伊荷莉呢？（伊荷莉：心

志倒是有。）（温婷婷：没有啥？）（伊荷莉：配合吧！心里面好像一下沉甸甸的，说这个话好像一下不敢说。）（弟兄：怎么沉甸甸的？有多重的负担？觉得什么重呢？哪些地方感觉沉甸甸的？）（伊荷莉：说“不能考虑自己的利益，只考虑神家的利益”，哎呀，就好像……）（温婷婷：家也没时间回了，家也不能回了，咋弄？）（弟兄：还是想的家，是吧？觉着沉甸甸的太重是因为回不了家了，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一让你谈有没有心志的时候，就说不出话来，我要是有心志就回不了家，没心志我还能回家。）（温婷婷：不敢随便说。）（弟兄：不敢随便立心志？）（温婷婷：嗯。）（弟兄：呀，你说这是多悖逆的行径呀，为了回家而不敢立心志！）（温婷婷：嗯。）（弟兄：点头了意思就是这个，是吧？）（温婷婷：嗯。）（弟兄：你们都有这想法？伊扬雪，你也是这个？）（伊扬雪：我也有，但是现在不敢想。）（弟兄：那意思是敢立心志，是吗？）（伊扬雪：不敢。）（弟兄：你不这样走，最后你就是背道而驰，南辕北辙，不能按着你的意思来，按着你的意思是不能成就的，成就不了的，那你何苦呢？）（温婷婷：多挨上几下打就好了。）（弟兄：约拿当时也是这么想的。）（伊扬雪：那就被鱼吞到肚子里了。）

（弟兄：以前有个笑话，主人养了一头驴、一头猪，主人问猪杀哪个？猪说“杀驴”，主人又问驴杀哪个？驴说“杀猪”。在主人问杀哪个的时候，猪想的是杀驴，驴想的是杀猪，你说杀哪个呀？杀驴还是杀猪？）（杀猪。）（弟兄：他说那个驴和你的想法一样，你要说杀驴，他说猪也是和你的想法一样，按哪个说的杀？按你的想法行不通，我给你说这个例子的意思是说你的那个想法行不通。）（温婷婷：不成立。）（弟兄：不成立，实行不了，是一种讽刺吧。意思是不管你的想法是驴的想法还是猪的想法，都不是刽子手的想法。换种说法就是你再有什么想法不是驴的想法，就是猪的想法，但不是人的想法，你决定不了什么。是杀猪还是杀驴，你决定不了，你仅仅是个想法而已。既然决定不了，那你何必要去想呢？这就好像是你已经知道拿鸡蛋跟石头碰一下鸡蛋必定是破的，那你何必非要碰一下呢？你立心志，神会成全你的心志；你不立心志，神不会成全你的心志，但你的“心志”也成全不了。为什么成全不了？你不立心志，成全不了你，你也就走不上这条路了。你想回家，行，你可以回家，你回家的

这个“心志”能成，但是你回家了以后也达不到你的目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是回家了，但是你知道你回家团聚了以后是什么结果吗？那个结果是可怕的。就像亚伯拉罕献以撒一样，你说他献还是不献？）（温婷婷：献。）（弟兄：你愿意献吗？你愿意立心志“我立心志，我献，神，你加给我力量让我走向那十字架”？）（温婷婷：嗯。）（弟兄：你立不立这个心志？）（温婷婷：立。）（弟兄：你有这个心志，那就成全你，成全你上十字架，成全你把这个孩子放在祭坛上，你立不立？）（温婷婷：立。）（弟兄：你立，那神就成全你。那你要不立呢？）（温婷婷：不立他也得死，还不如立了呢！）（弟兄：他就即使不死，也不会有好的结果。）（对。）（温婷婷：还是要会算账。）（弟兄：“还是要会算账”，还得算账呢，这成了说啥也不对了，是吧？这不是算账，这叫看清后果啊！）（温婷婷：嗯。）（弟兄：你得知道信神是在干啥。）（温婷婷：给自己把思想工作做通。）（弟兄：你顺服神了就是有命。）（温婷婷：嗯。）（弟兄：不顺服就是不要命。）（温婷婷：嗯。）（弟兄：你立心志那就是“我立心志，我要命呢！”你不立心志叫啥呢？“我不敢要命。”你立心志要命就和治病一样，去了医院，你要是立心志治病，还有一丝希望，病还能看好。给你看病、治病呢，你连心志都不敢立，那你这病还能好吗？）（伊荷莉：在这个立心志上面这就是不明白，好像是觉得我立了心志啦，我就得往上够，不立心志，好像……）（弟兄：就可以放荡一下。）（温婷婷：因为立下了就得实行嘛！）（弟兄：你立下了你得实行，就像保罗一样，自己给自己身上背了一根刺。）（温婷婷：嗯。）（弟兄：就像保罗一样，不走也得走。你不立心志了你身上就没有那根刺，你就可以不往前走。那往前走是什么？那是国度大道。）（温婷婷：嗯。）（弟兄：你可以不往前走，那就是你可以不进国度。）（伊荷莉：就这么愚昧啊。）（弟兄：不敢立志，就是不敢立心志进国度，这流露出来的就是对地狱的那种留恋，舍不得。）（伊扬雪：让回去也不是真的想回去，回去了的生活也不好过，但是那个思想里的感觉就觉得家好像就是归宿。）（弟兄：还是还想回。）（伊扬雪：那天回去把东西安排了，说是走呢，后来没走成，一下午待在那家，就这样的生活，哎呀，还不如死了呢。）（弟兄：你得知道人心里边的那个平安是神给的，当你离开神以后，你就失去了平安。）（伊扬雪：对。）（弟兄：你失去了平安以后，你将是惶

惶不可终日，不管怎么样，你心里就不平安。虽然你活着，但你那个心就被撒但控制了。心不安，寝食难安。不管你周围的环境如何，你的心不安，把你折腾得就想死了。）

118 神的心意你们该明白

1　你们今天所承受的高过历代的使徒、先知，甚至高于摩西、彼得。福不是一天两天得着的，得付许多代价，得具备被熬炼的爱，具备极大的信心，极大的信心，具备神所要求达到的许多真理，而且能面向正义不屈不挠，有至死不变爱神的心，需你们的心志，需你们生命性情变化，你们的败坏得医治，接受神一切摆布，不埋怨，甚至能达到顺服至死。

2　他既赐给你们，也必向你们索取，他必向你们提出合适的要求。从此看见神为什么高标准、严要求，所以你们对神要充满信心。总之，神作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们，能有资格接受神的产业，与其说为了神的荣耀，不如说是为了拯救你们，为了成全这班在污秽之地受害至深的人。

3　神早已忍受了所有人所没有忍受的痛苦，神早已替人受了更多的屈辱，还有什么能比神的心意更重要？还有什么能高于神的爱？还有什么放不下的？神在此地开展工作已是难上加难了，若是人再明知故犯，神工作就得拖延时间了。神不受时间的限制，他的工作、他的荣耀第一。他不管多长时间，只要是他作的他就不惜任何代价，这是神的性情——不成不罢休，这是神的性情——不成不罢休。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像人想象得那么简单吗？》

11.作工与进入的关系（1-8）

作工与进入的关系（一）

（任茔：这段时间，你和肖红去那边作工的时候，把马汪叶、戴杜心这些人全部大调换了以后，我里面有个情形，就是看到自己没有去作实际的工作，就是觉得自己作不了工作，哪一次作的工作都是失败的。还有这次我负责范围里的一个弟兄是个人才，人家来这边配合工作，更加把我显明了，肖红天天要人才，说是让报人才，我还说就没有人才，这次这个弟兄一出来，就明显把我给显明了，其实自己就没有去作实际的工作，光是喊口号呢。就是在这些工作方面把我显明了。）把你显明了，那你反省了没有？（任茔：反省了，就是看到自己还是没有进入这个细节方面，在我这儿我还觉得对待这些工作我当时都是细抠呢，但是工作没果效。）你说显明出来你没有作工，那你感觉你自己作工了没有？（任茔：在我这儿我感觉是作了，可是显明出来的就是没有作。显明我没有作工以后，我能在这里面总结一个失败教训，知道这次这个工作没有作了，这次失败了，下次该怎么作，知道这个了。）总结了没有？（任茔：总结了。以前也不揣摩，也不总结，现在知道不管在哪一方面工作没有作好，失败了，总结出来，下一次该怎么去弥补。）我在这儿看见的不是你作工失败，我看见的是你没作工作。就从你给我说“树枝坏了”的这一件事上就特别明显。她们是怎么跟你说的？（任茔：静茹茹给我发过信息说那边砍了一些树枝，说是让捎过来，但得据开或者粉碎一下再捎，我问肖红怎么处理，肖红给我回过信息说机子坏了，处理不成，我看成是枝子坏了，不粉碎了。）我现在先问你，是你的工作量太大，你作不过来呢？还是说你就没有去作呢？你的工作量大不大？（任茔：我觉得这个和工作量没有关系，我是看见自己有时候太大呼。）我为什么要问你这个呢？因为从这个上面看见你就是不作工作，并且还是赤裸裸地不作工作。肖红给你发的信息说机子坏了，结果你看成了树枝坏了，不粉碎了，你就给我发过来说是树枝坏了，不粉碎了。任茔，当时人家跟你说这话的时候，你是理解成树枝坏了，还是你打字的时候打错字了？（任茔：一方面是自己就没有看清，一方面就是理解错了。还有一方

面是当时看见你在线呢，我心里高兴得不行，就想着赶紧和你说说。后来你给我发过来说“树枝还有好坏一说呢？肖红说这话是脑子进水了还是血管堵了？”当时看了这个话我一下愣了，这个话当时就好像审判我一样，正好戴露露在我旁边，我说：“戴露露，快，你给我看看这个信息，肖红怎么说树枝坏了？”戴露露看了以后说：“肖红没有说树枝坏了呀。”这时候我就更怕了，我说这下可真是……）（肖红：她可能想的是“肖红说的树枝坏了，你怎么还打我呢？”）不是，我当时写的就是“肖红脑子进水了……”（任笙：对，是这个，当时我没有感觉到弟兄打我，我都做成这样了还怕弟兄打呢！是觉得怎么一次次的啥事也处理不了呢！）任茔告诉我“肖红说了，树枝坏了”，我大概知道肖红发的是机子坏了，在我知道的前提下，但那时候我不能打任茔，我不能说“任茔，你脑子进水了”，我怕任茔承受不住，我想让任茔反思一下，所以我直接写的是“肖红是脑子进水了还是血管堵了，树枝还有好坏一说呢？”我就是借着打肖红看任茔是什么反应呢，我看任茔究竟知道不知道是树枝坏了还是机器坏了，她是写错字了还是真的就是不知道什么坏了。她要是写错字了，那是一个失误，这就什么也不能说了。但如果说任茔就不知道是机器坏了还是树枝坏了，这就是大问题了。任茔，你传达问题，安排工作呢，你就不调查清楚是机器坏了还是树枝坏了，然后你就去安排工作了，这不就是严重的不作工作？不要说不作工作了，你就是连话都听不清楚、看不清楚，还谈什么作不作工作呢！所以我就把“肖红是脑子进水了还是血管堵了，树枝还有好坏一说呢？”这个话给任茔发过去了。（欣然然：“肖红脑子进水了还是血管堵了，树枝还有好坏一说呢？”就这两句话，下边没话了。）让她去熬一熬。（欣然然：她一看这两句话就进去了，就开始受熬炼了。）受熬炼了。就是我说了这个话以后，任茔还不知道是树枝坏了还是机器坏了。（肖红：她是赶紧又让戴露露看呢。）（任茔：我就没看清。）（肖红：正好我说的“机器坏了”的那几个字还在呢，是吧？）（欣然然：在呢，你还没有删呢。）（肖红：要删了的话就更说不清了。）（任茔：说不清也知道我错了，也知道弟兄不是说你呢，就是说我呢，能理解了这个。）就任茔这句话又透露出一个信息：弟兄就是习惯性地说我呢！（任茔：我心里想着，肖红就不会这样说话，这就是说我呢。我就想着我脑子进水了，血管堵了，和人家肖红没有关系。后来我又返回去看肖红给我发的话，人家就是说的机

子坏了，我心里就想真是丢人现眼，这是闹了一场大笑话。看着弟兄发的话：“树枝还有好坏一说呢？”我就想，当时我怎么就理解不了呢？我眼睛看着就是树枝坏了。我看到我这个人一方面就是大乎，应付多，我并不是理解不了机子坏了和树枝坏了的区别。再后来你给我回过话了，说我给肖红造谣呢，我的心是跳得突突的，就害怕了，所以当时我就说：“我确实是不作工作，就是不作工作。”我说了以后，你觉得我还没有把这个话给理解了，第二次你又和我说：“你知道为什么我说你给肖红造谣吗？”当时就进到那个话里头了，我们在那儿正干活儿呢，这下也没心思干了，就想着这还干啥呢，还不如一下子死了呢，当时就是这样想的。）这就看见你不仅是不作工作，你就是传话也没有传对，你是什么都不想，什么都没想。肖红在那边给你发信息说机器坏了，就说你看错了，你看成是树枝坏了，那咱第一反应是不是应该揣摩一下：树枝有没有好坏？这是不是首先应该想到的？要处理那边的树枝，那边又属于你的管辖范围，这是你的本职工作，是你该作的工作。可结果呢？咱先不说你作工不作工，人家告你说那个树枝得处理呢，但是机器坏了，不能处理，那你就得把话传达过来，“树枝不能处理，是因为什么原因不能处理”，你就是传话也得传达清楚呀，可是你自己都没理解了，这还说什么呢？没法说了！咱就不要说你有没有处理问题了，就是到底有没有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你都没有想，你什么都没想，没搭理。你能把机器坏了说成是树枝坏了，就证明你什么都没想，什么都没理，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呢！你跟我说树枝坏了，在我这儿是觉得你可能是写错字了，把机器坏了写成树枝坏了，我说：“树枝还有好坏这一说呢？”我这样给你返回去，是要看看你是打错字了还是理解错了。如果你是打错字了，你一看，这怎么能写成树枝坏了呢，那你的第一反应肯定是说：“呀，打错字了！”这就证明你是理解了，最起码你不至于看都没看清楚，理解都没理解了。可是，实际情况是你还要返回去找到肖红和你的聊天记录，看看肖红说的究竟是机器坏了还是树枝坏了，这就证明你就没有理解了是树枝坏了还是机器坏了，你就没有用心，你看都没看清楚。你说你看都没看清楚，这还谈什么作工呢？这就不可能了。

这个事发生了，这就是神给咱摆设的环境，你平时也不和我说话，那天怎么就想起和我说这么一句话呢，告我说树枝坏了。任茔，

什么原因导致你成了这样的？（任茧：应付糊弄。）心里有什么心思呢？（任茧：没有什么心思。）那怎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按道理说，还不单单是应付糊弄，应该是心不在焉。要是应付糊弄的话，最起码得应付呢，你应付了没有？你应付都没有应付，连应付糊弄都没有，你是心不在焉，是人在曹营，心在汉。所以，我想问的就是你当时的心在哪儿呢？心里想什么呢？做什么呢？是有了什么心思了？顾不上了？还是说任务比较繁重，比较多，打理不过来，超出了你的这个承受能力了？是哪种原因？（任茧：说不清。）说不清？（任茧：嗯。）你不知道什么原因？（任茧：要我说就是，我这个人做什么主要就是大大乎乎，这儿还没有确定，那儿就去做了，从根源上说，就是这一方面。）就算你没有确定就去做了，但最起码你也得理解了呀。人家和你说的是机器坏了，你看成树枝坏了，你就没有去理解这一句话呀。（任茧：给你发那句话的时候，为什么能那样给你发过去呢，当时我就看成那样了，我就根据我理解的给你发过去了。我不能说我写错了，我就是理解错了。）那你怎么能理解错呢？（任茧：当时就说我糊了也算，我就是那样的理解法，就看成那样了，也不是打错字了。我要是说我打错字了，那我就是违背我的良心说话呢，我当时没有打错字。如果是打错字了，我就会说这个字打错了，但我不是打错了，我不能说是打错了，我就是按着我这个理解法给你回复过去了，我就是理解错了。）那怎么能有这样的理解呢？有这样的理解就说明你没有去理解呀。（任茧：看就看成那样了，不是打错字了。）而且咱是要粉碎树枝呢，也不存在树枝坏与不坏呀！（任茧：静茹茹给我发过来砍的那个树枝，我还看了一下，我还想这树枝还有好坏呀，没有好坏呀！）那你产生这个疑问的时候，你也没有问问静茹茹？（任茧：没有问。也知道“树枝还有好坏呢？”心里也知道。可是那天就看成树枝坏了。）你也没有问问肖红“这树枝还有坏的呢？”（任茧：没有。）这应该问吧？如果你真理解不了的话，你应该问问，“这树枝还有坏的呢，怎么就是属于坏的，怎么就是属于好的呢？”（任茧：我就理解成那样了，所以说……）是，你理解成树枝坏了。但你作为负责人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你是不是得先搞清楚树枝还有坏的？这树枝怎么坏的，什么样的表现能说成树枝坏了呢？你是不是应该有这个思考询问的过程？可是咱没有这个过程呀！你自己理解不了树枝还有坏的，是不是应该追问一下呀？什么原因导致你没有去

追问？你当时也意识到了“这个树枝还有坏的？”也有这个感觉，是吧？（任茔：看了一下，我说树枝哪有坏的呢？）是我给你发过去你才这样想的？还是说你想了以后才写的？（任茔：你给我发过来以后我就知道树枝没有好坏一说了，那就清楚了。你问我说“这是理解错了，还是打错字了？”我不是跟你说“是我理解错了，不是打错字了。”你给我发过来以后我就知道了，后来又看肖红给我发的，人家说的是机子坏了不是树枝坏了，是我理解成这样了，我看错了。我也寻思该往哪儿操心呢，按说我觉得现在已经往工作上操心着呢……）平时作工是不是也是这样作的？别人说一句，你给传一句，也不去理解。（任茔：都是那样哪能行呢，也不是吧。）

我看肖红跟你抠问点问题，你也没有准确的了解、汇报，你第一次给肖红汇报的是什么问题，过了多长时间了，等肖红再抠、再问就完全改变了。那是件什么事呀？（肖红：出车祸的那个事。任笙第一次跟我说的是一线的一个新人出车祸了，新人的弟弟来了以后，伊追秋告人家新人的弟弟说是她撞的。本来新人的弟弟都来医院了，人家弟弟就问是谁撞了他哥了，咱的伊追秋就说是她撞的，人家一听就不管了就回去了。我一听这个消息，心里就是一惊，呀！饭都吃不下了，我说一线怎么还能要这样的人呢。你说新人出了车祸，你把他送到医院就已经够可以了，你赶快让他家人找肇事者，看是谁把他撞了的，让他的家人去处理这事去，你还能跟人家家属说是你撞的呀，我说咱一线还有这人呢！你说你撞的，他家人马上把你告上法庭跟你打官司，你撞的你掏钱呀，那你就在这儿一直伺候吧！我说咱一线怎么还有这傻子呢！这是任茔第一次给我汇报的。那会儿我就一直跟你说，赶快查，赶快找，赶快找那个肇事者，看是怎么回事，我说怎么能有了这事呢，什么时候的事呢？你说是九天前。我说九天前就出了这个事，这都九天以后了，你找不着肇事者你出钱呀！如果人家出车祸严重的话，这个钱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你还跟人家家属说是你撞的，不是你撞的你为啥非要说是你撞的？人家弟弟一听是你撞的，人家就走了，不管了。）一看这就是个神经病。（肖红：所以一听你说的这个话，我这心就揪起来了，问你什么时候出的事？你说是九天前。我说九天了，都这么长时间了你也没跟我说，你也不早告诉我。这个事到现在了人家没人管了，你才跟我说，我说你赶快去查，这是

第一次说的。后来让你再查，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等了一个小时以后，你说你问了，不是这回事。是肇事者当时就在呢，人家把这个新人送到医院的，肇事者的意思是说现在不给新人出医疗费，等医院的这些医疗费用账单都开好了以后，保险公司就给出这个钱呢，对吧？最后查出来事情是这样的，我这揪着的心才放下来。你第一次告诉我的时候，我听着一惊一乍的，就想着一线怎么还有这二杆子、傻子在呢，怎么还有这人呢。你傻了呀，人家出车祸你在前边挡什么呀，后来又让你查了以后，你才说不是。我想着你要知道这件事不是这样的话你不会告我这个，但是那会儿你告诉我的时候，我听着一惊一乍的，我一听心里就感觉这个事是个大事，有可能是要上法庭的呀！后来我再让你查了之后你才说不是这么回事。你当时是了解了一个小时以后才知道不是这么回事的，还是你提前就知道呢？如果你提前知道你也不会这么告我，我说可能你当时不知道，后来你才告诉我说是保险公司出钱了，只是伊追秋在那伺候着呢。不管她在那儿伺候不伺候，人家家人来了你让他家人去照顾他呀，你还能说是你撞的呀。任茔，这个事是你提前就不知道，还是就没有问呢？）（任茔：知道。）（肖红：就知道！）你知道什么情况？（任茔：刚开始的时候，我和欣然然在那儿聚会呢，这个姊妹就在呢。那时候听见她说把人家送到医院以后还把字给签了……）是，我是说你知道什么情况，你知道的是这个人就承认是她撞的？（任茔：这个当时不知道，是到了给小区带领聚会的时候，她们才反映出来这个问题。）我知道你当时不知道，就是说你给肖红发这个信息的时候，你知道不知道？（任茔：给肖红发信息的时候是给小区带领聚会，小区带领把这些话说出来了，我就给肖红反映了。刚开始给一线聚会的时候，光知道伊追秋把这个新人送到医院里了，后边这些事就没有说。是那天下午给小区带领聚会，这才知道了贷款的这个事。）（肖红：按说九天前你给一线聚会你早知道这个事了，你也没告诉我，是吧？）（任茔：没有。）（肖红：你就不去了解这个事，也不考虑这个事对咱家人有利吗？别把咱的人给卷进去，你当时是不是就得去处理这个事啊？）（任茔：当时给一线聚会的时候，就说伊追秋把新人送到医院了，送到医院之后又签了字。）（肖红：谁签的字？）（任茔：就是伊追秋嘛。）（肖红：她签字，你为什么不说她“你签什么字呢？肇事者怎么不签字，你签什么字呢？”）（任茔：伊追秋觉得这个新人的两个儿子

都不在家，一个在北京，一个不知道在哪儿……）不是，这和孩子没有关系啊，你一听这个事，谁肇的事谁应该把人家送到医院呀？（任茱：就是她把人家送到医院的，当时就没有人。）谁把人家送到医院的？（任茱：就是伊追秋嘛。）那肇事者为什么不送呢？（任茱：肇事的人当时给她出了两千块钱。）出两千块钱那也是在医院出的吧？（任茱：哦，肇事者把新人送到医院以后，给新人出了两千块钱，伊追秋就给人家签字了。）（肖红：意思是伊追秋一直跟这个肇事者在那儿交涉呢？）（任茱：她就在呢，她就把这个事情给管起来了。）不是管起来不管起来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去医院应该是肇事者去呀。（任茱：肇事者给了新人两千块钱就不管了，人家就交给保险公司了。他不是通知了保险公司以后，这个时候医院里得有个家里人陪护呢，伊追秋就说她是新人的外甥女。）她为什么要揽这个事呢？（任茱：就是说嘛，她就要那样做呢，她已经那样做了，给人家签了字了，那你还说什么呢？）（欣然然：这俩人肉体关系好，在原教会的时候关系就好。）肉体关系好你也不能给签字呀，你不是人家家属呀！（欣然然：伊追秋就是以她是新人的外甥女这个关系签的字，而且这一步是伊追秋传的这个新人。伊追秋家里有活的时候这个新人就去帮她干活呢。）不管什么关系，你去了医院里边不是招惹麻烦吗？你去医院给人家签上个字，一旦出现了人命问题以后呢？（欣然然：我们当时知道的时候她已经把这个字签了。我们就问伊追秋签字的这个情况，几个人都说人家关系好，这个新人是她传过来的……）是，知道你是在伊追秋签了字以后才知道的。你知道了以后你应该认识到这是个问题吧？你是不是认识到这是个问题呀？就是咱得有个理智，你已经知道、认识到这是个问题了，如果说在医院的这个人一旦出现问题，出现意外了，谁签的字呢？人家家人是不是要找你麻烦？找你麻烦是不是找到咱家人头上了？那咱是不是就应该把这个事情妥善处理呢？（任茱：就是伊追秋后来又给人家贷上款的时候……）怎么还有贷款呢？（任茱：网上贷的款。）（肖红：任笙第一次告我的时候就是说伊追秋还给人家贷的款。）贷上款去看的病？这是谁说的？（任茱：伊追秋在网上贷了一万块钱。人家新人家里有钱，只是这个钱拿不出来。然后她给人家贷上款以后，把这个钱先给人家垫上了。）（肖红：任茱第一次告我的时候就说的是这个，伊追秋又是贷款又是揽到自己身上。）这是你第一时间知道的，是吧？（任茱：

嗯。）从出了事到什么时候知道的？（任茔：就是九天后，给肖红发信息的那天知道的嘛。）发的那天才知道这个信息的？（欣然然：嗯，那天才知道的。）（肖红：你给一线聚会的时候不是就知道出了车祸吗？）（任茔：知道出了车祸，是她给人家在医院里签字还有贷款各方面……）不是，肖红在这儿说的是当你给一线聚会的时候，你知道了这个事的时候是不是就应该抛根问底把这个事情给解决了？（任茔：没有抛根问底。）（欣然然：那是后来才知道的。）（肖红：我知道你是后来才知道的，九天以后你才告诉我的嘛。）你看咱们之间对话该怎么对话，我问你什么话，了解什么情形，你得跟我达成一致。我说话是什么意思，是要和你较明一个什么问题，你给我说的是什么？我跟你说的是你第一时间知道了哪些信息，这些信息你去做了没有。我一问这些信息你去做了没有，你是告诉我说“九天以后才知道的”，那你说的这个话和我问的这个话沾边不沾边？（不沾边。）咱就不是一问一答，你总是要逃避开我要问的话。你逃避开我问的话，你去说你要说的，那不是我所要的。（任茔：没有刨根问底，那时候只是问了一下。）在这儿咱就不叫刨根问底了，为什么不叫刨根问底呢？这就是你的本职工作，这是你的职责，是你应该负的责任。这不是说刨根问底了，你必须应该去了解。他们都在一线呢，是吧？（肖红：嗯。）都在一线呢，一个是影响到了工作，一个咱既然是一个团体，是一家人，咱后边的事应该怎么去处理，怎么去安排，你都应该去了解，对每一个人的情形都应该了解，更何况他现在都进了医院了，你能够不去了解？你还能够聚会就是聚会呢，聚完会以后知道这个信息了，知道他在医院呢，“哦，他在医院”，咱的人性在哪儿？你知道了这些事情以后，你也没有去处理，你也没有去管理。而且你知道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伊追秋给他签字了，这就不正常。如果人家家属过来签了字了或者肇事者签了字了，那和咱也没有关系，还又好一些。伊追秋签了字以后是代表谁签的字，出了问题怎么办？咱是不是应该意识得到会有哪些后果？意识到咱就问问，落实一下。不要到时候你签了字了，人家孩子回来了，那就打成官司了。打成官司了人家孩子再一问，“你们是干啥的……”又拖到信神上边了，再给你来个搜家；再出个什么问题，再来个告官，那时候还能收拾得了？咱第一时间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咱没有去处理这些问题，然后又隔了多长时间呢？（肖红：九天嘛！）九天。

（肖红：当时你一听到这个事，就是确实不会处理也算，不会处理你告诉我一下，说“呀，这个人已经签了字了”。是，已经签了字了，签了字咱后边应该怎么去处理呢？你签了字这本来就是后果呀！你说那是手术做好了，如果手术做不好呢？手术做不好了那后半辈子就是残废，肇事者那边要是不给他出钱，你说你卷到这个里边干啥呀！你说这是不是理智太差呢？一线要这样的人吗？不管他们关系再好，你就听她们的话，她们认为关系挺好就能这么做，你知道这么做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吗？到以后万一有什么后果把她告上法庭，让新人弟弟把她抓住，“你说是你撞的嘛”，她又签字又跟人家说是她撞的，这不都是问题？你在这儿光是知道了一下，她们说人家关系好、关系好就完了，在你这儿就完了，就没事了。我从这里边就感觉你不管有什么大事你并没有真正的说是，“我不知道怎么处理，我得去商量一下，问一下”，这也算，但咱也没有说。咱作这些工作，有了事你没有感觉到这是你的本职工作。事情大了处理不了了，感觉到怕了，你就抛出来了，“我就问你这些事情该咋办，给了你，你去处理”。在这里边咱没有感觉到这是神对咱的托付，咱该给弟兄姊妹负这个责任，不管她是一线也好，二线也好，教会也好，咱就像大人一样，她们出了什么事逃不过咱的责任，她就是做了愚昧的事，有没有咱的责任？怎么能愚昧成这？她出了问题你说咱怎么办？咱怎么做？这是不是咱的责任？你就连这些细节都没有问。）咱现在是负责人，负责人独当一面。咱现在是团体生活，什么叫团体呢？你就是一个家长，他们就是个孩子。你去带领他、管理他，作工的时候你去带领他，生活的时候你去带领他，咱是一家子。你说今天孩子们（弟兄姊妹）谁出了车祸了，谁住医院了，你听见老大告诉你说老二住医院了，你仅仅是“嗯，住医院了”，这就完事了，那叫父母吗？那叫负责人吗？咱的职责、责任哪里去了？你说我在这儿怎么做的呢？你看见我在这儿做的什么了吗？我负责呢，我不仅负责你生命上的供应，我还得负责什么呢？还得供应你生活所需，就连卫生纸还得给你准备上。弟兄姊妹他们每个人是什么情形，两个人互相打斗，是因为什么打斗的？他家庭里边有什么难处，我是不是都得解决？那我给你作标杆了没有？你是不是得效仿我呀？我整体在作这个大的工作，我把这一片给了你，让你去管理，那你下边的是不是应该你去了解呀，去知道呀？那我让你去管理这一片的时候，下边人出车祸了，你仅仅是知道了，你也不上报，你

也不去解决。那这个人出了问题呢？不在了呢？这个归到谁的头上呢？咱成为团体了，是团体生活了，一家子了。你让弟兄姊妹感觉到是一家人了吗？他们有什么难处找不见你，看不见你的手，甚至住了医院了，也看不见你去问他一句，经济上行不行？有钱没钱？医院的医疗费用能不能交了？人家给不给治？九天了！要是这个肇事者跑了呢？医药费交不起呢？或者他家庭里面有什么困难过不去呢？你把他逼上绝路？那咱还叫负责人吗？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人家尽本分要追求做神家人呢，咱怎么对待的呢？咱负责了没有？那你说，要让你这么去带领人的话，谁还敢跟随？谁还敢把自己交托出来，依靠、信赖呢？我在这儿作的是让人信赖、信靠、交托。那你在这儿呢？是不是造成拆毁了呢？造成人对神的误解了呢？你第一时间已经知道了，你是负责人，你不是旁观者呀！你既然已经知道了，那你就去落实、核实清楚，把所有难处解决了。解决不了你上报，你也没有上报，你也没有去解决，你也不去核实，而且从你这些说话里面还听到一些不正常的问题，姊妹还给人家签了字，还贷了款……你听出来一些不正常的问题，你都没有去搭理。这就像刚才说的“树枝坏了”是一个样。他们给你报过来本身就是要让你解决问题呢，你没有去解决问题，你不仅没有去解决问题，你还听不懂问题。你听不懂问题，你也不去问问这个问题是不是这么回事，在你这儿就是不搭理、置之不理，“我管你是什么，你给我汇报过来，我就随便处理”，在你这儿给人的感觉就是随意处理。肖红说“机器坏了”，你看成“树枝坏了”，树枝坏了，那就树枝坏了，坏就坏吧，你想都不想，然后还给我发过来告诉我“树枝坏了”。你就不知道树枝能不能坏，你也不觉得它合理化不合理化，可能不可能，它矛盾不矛盾，这事情存在不存在，想都不想！一线有人出车祸住了医院了，咱家人还给人家签了字，签了字还又贷上款，你一听这就不正常呀，就危险呀！一听不正常，你就应该感觉到有一种危险信号啊，是不是该去落实一下？你就是不去医院里，最起码你从侧面把这个事情全部都调查清楚、核实清楚，问问看需要怎么处理，都解决了，安顿好了你才能做其他的呀！

他在医院住着呢，那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你先把手头的工作都放下，“家有三件事，先从紧处来”，假如你有两个孩子，一个孩子要去念书了，一个孩子要去医院看病了，你是先去送孩子念书呢，还是

先去医院给孩子看病呢？而且这个车祸是急救呢，你说咱作什么工作了？新人在医院住了九天了你都不管、不过问，你说咱冷漠到什么程度了！咱对弟兄姊妹的爱在哪儿？冷漠。后妈也不是这样的后妈，那咱怎么当负责人呢？怎么担当呢？九天时间你也没有上报，你也不去过问，你能听出问题来，却置之不理。那九天后呢？九天后小区带领来了，是小区带领给你汇报的，是吧？（肖红：聚会的时候她问的。）聚会的时候给你汇报的是咱家姊妹说她把新人撞了，她自己把这事给揽下了。她明知道是汽车撞的这个新人，她自己还揽起来说是她把新人给撞了，你是不是听着更有问题了？这是不是脑子进水了？那你接下来怎么去处理这些问题？她还没钱，她还要去贷款借钱，她借钱还要揽下这个事，咱家人就是神经病？这些感觉不正常的事情，在你这儿感觉都正常，都没有引起你的一个“问号”来，你也不去核实调查，调查清楚，你核实也不核实，调查也没有调查，连个事实都没有落实清楚，然后你给肖红报过来了。你给肖红报过来是什么意思？连一个正确的信号都没有，还说什么解决问题呢？你把这边人都给吓死了，咱家人都是信神的，她把人家这个车祸揽起来，医疗费用花十几、二十万都是小事，谁能担得了呢。在这边看见是问题的时候，肖红再问你的时候，你才调查去了，这是实情吧？是问你了你才去调查去，如果不问你，你是不是还不调查？咱就不要说处理问题了，调查核实都没有。你说咱还作什么实际工作呢？还要什么果效呢？没果效，哪来的果效呢！就没作工作怎么会有果效呢！就不要说没作工作了，就连一个正常的信息都没有汇报，都没有传达。还是在肖红的追问下，你这才开始追问呀，你说咱今天作什么工作了？你和欣然然在一起配搭呢，是吧？（嗯。）欣然然，任笙是这样的，你呢？是肖红追问的时候，你们才下去继续调查的，是吧？肖红不问，你们还不管。（欣然然：那天正好是把小区带领和区带领叫到一块儿聚会呢，聚会才又去了解了，了解的时候小区带领回来才知道，伊追秋网上贷款了。）（肖红：小区带领当时也不知道？他去下边了解了才知道的？）（欣然然：嗯。）小区带领也不知道，是吧？（欣然然：当时小区带领对这件事有一部分不知道，就是签字那个是刚开始就知道。伊追秋自己说她把人家给撞了，自己揽到自己身上，而且在网上贷款，这才感觉到这是问题了，现场就赶快去了解。）（肖红：这才去了解？）（欣然然：嗯。现场了解，正好戴露露也在那儿呢。）这是

谁报出来的呢？谁报出来伊追秋自己担起来的？（欣然然：她那边的小区带领。）（肖红：如果不聚会，她们也不给你们汇报？）（……）她也汇报了，她汇报了，你不问她就不再说了。（欣然然：对，没有细节的。）你不问她细节，她还说什么呢？（肖红：她汇报一下，你们就不细抠、不细问？）（欣然然：没有细抠，就是那个小区带领在那……）（肖红：你说，咋说你们呀！）任笙不管，你也不管。我就不知道你们每天起来忙什么呢！（欣然然：当时就没有这方面的负担。第一次聚会的时候，人家说是他俩人关系好，伊追秋说是新人家里没人，她就以一个亲戚的名义——外甥女，在医院里就签了一个字。伊追秋说撞得不严重，就根本没有想到刚才弟兄说的万一这个人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环境给神家带来麻烦，就没有往这方面去考虑，想着住几天就好了。没想到后面医院继续让付医药费的时候，他家里有钱当时拿不出来。肇事者是说出院以后根据他那个责任事故，才能给他赔偿呢。在医院人家就不给他钱，只给他两千块钱住院押金，然后就没当一回事，后来一听见说伊追秋贷款了，我们这下才着急了。说任笙是这样的，我也是这样的，就是弟兄说的没心没肺。）成了冷血动物了。（肖红：主要是责任问题，就下边这些弟兄姊妹不管有什么问题，你先考虑什么呢？先考虑咱大局工作，整体在安全的基础上，不给神家带来任何麻烦的基础上，一听这些是不是麻烦已经到了？在你这儿看就不是问题？你就不考虑弟兄姊妹的安危问题，各个方面在你脑子里就没数，就没有这些。我从这件事上才看见，任茥第一次跟我说的是这，本来正做饭呢，做到半截，饭都不能做了。我说这么大的事，你就不想后果，你跟人家弟弟说了是你撞的，万一把你告上法庭呢，你后半辈子呢？你说这是什么呀！）还说什么了？人家弟弟来了，伊追秋承担起来说是她撞的，人家弟弟也不管了，人家为什么不管了呢？就因为伊追秋担当起来说是她撞了的，人家弟弟就不管了。（任茥：第一次就是这么汇报的。）是呀，你这么汇报是不是你的问题？（任茥：嗯，就是这么汇报的。小区带领在这儿呢，就说起这个了，然后就给肖红发信息汇报过去了。又去问伊追秋的时候，伊追秋当时说人家弟媳妇进去以后问“这是你撞的？”伊追秋就没有吭气，她就默认了。）你们这都是些什么呢？你们在下边闯下塌天大祸了，没路可走了，就给了肖红了，“肖红，你看吧”。但是出现问题的时候，你们也不调查，也不汇报，也不说，给人的感觉就是故意

刁难人一样的。从这里边看见咱就没人性，还记得咱那时候交通过一个车祸的例子吗？就是看你的态度、观点，任茔记得吗？那个交通说什么呢？汽车撞死了一个人，路过三个人，三种态度。什么态度呢？仇人过来“活该，公义”；陌生人过来，一句话“呀，撞死人了”；他亲人过来是怎么呢？站不起来了，瘫倒在地。咱是哪种人？咱和弟兄姊妹成了个陌路人一样，互不相识，毫不关己。你说咱还是人吗？连正常人性都没有！什么是弟兄姊妹？不要说爱了，就互相的一个帮助扶持都没有。连一句过问的话都没有，问问，关心关心，应付应付咱都没有，你说咱不是跟个冷血动物一样？欣然然，你们两个人加起来就没有一点心？都不搭理？从这件事情上就看见咱的人性太次呀，人性太次！弟兄姊妹出了车祸，你们都不搭理，你说你还搭理谁呢？做人做事、看人看事，咱怎么做人的，怎么看事的，又是怎么敬拜神的？怎么对待本分的？你临到这么大的事还是这么解决的，那你下面的小事又会怎么解决呢？那是不是更是不愿搭理呀？在肖红的追问下才去调查核实呀，你调查核实出来那么一个结果来，自己不嫌难受？不嫌丢人？咱做负责人呢，九天了，连一个问题都搞不清楚，不知道，这还谈什么工作呢？

作工与进入的关系（二）

（肖红：任茔，今天谈的这些受辖制吗？这会儿在想什么呢？）（任茔：不受辖制，想的是这一次一次的，我这个人就没有改变，而且还是一次比一次更加严重了，我感觉自己就是弟兄说的那个话“没人性”。）（肖红：就是咱得找着根源问题，也就是怎么能走到这种地步的，原因在哪儿，你找找问题的根源。这段时间，温婷婷把你们带到那个家差点被抓了，还有刚才谈的树枝坏了，车祸的事，还有我看到的一些事情，在我来看，看着你也去做了，比以前确实是强了，长了一些，但最主要的是你的这个“长”是外表的一些做法，你内心深处，没有依靠神，没有真正的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你里面有点向我交账的意思，这是我看见的。就是好像让我看见你一下长了，让我看见你这么去做了，不是实实在在的，“我在神的面前怎么尽好我的所能，我是面向神去做的这些，我一切向神交账呢”，我感觉你是在向我交账，这是我看见的，这就是一个错误的道路。以前说你有哪些方面的问题，有哪些抵触，或者是跟我合不来，你从这个里面有一个大的反转，就是说“我这下可得跟你合得来，再不能这么去打岔了，也不能这么去走了，我得和你合得来”，就是外表做法上的一个改变，不是内心深处、心灵深处的一个改变。在涉及到有些事的时候，你说了吗？也说了，但是我就感觉你里面还受一些辖制，虽然我说不清道不明，但是我总觉得有点问题，就是好像“我做了，我也说了”，但不是那种释放自由的，这是我看见的。你是不是在哪些上面还有一点受辖制？有些事，按说你是能处理得了的，但是你好像不是面向神去做的，好像是你不去担当，“有了事了，我给你汇报或者不报”，好像一切都是你给我汇报以后，我跟你说了，你再去做。我看见你的内心深处没有想着“我面向神去做，有事了我就敢当家做主”。你这样是因着我说了你哪些说得让你受辖制了，你不敢当家了，还是你确实就是看不出来那些问题呢？按说你也应该能看出来，就像胡氏还有马汪叶一直没有改变，我这次去了以后，我看见她们一直没有改变，她们一直就是这个观点，可这几年了咱就不处理。她们一直就在那儿当着“将”，下边的工作就没法进行，但你不敢处理。你不敢处理是受我辖制？你不敢解决？还是啥原因？这是我心里摸不着的。就像刚才说的这几样事，如果你是

面向神去做的话，你是真看不出来那些问题呀，还是受我辖制呢？我觉得你好像就是没有面向神，如果你知道神看着、神鉴察，“我得对神忠心，对神给我的托付忠心，我尽上我的责任，尽上我的忠心”，这就知道该怎么做。可是我觉得你在这儿好像就是不知道，看着不知道但是又不是真的不知道，你也能看出来，你这是不敢当家，还是受我辖制呢？）（任莊：要说受辖制也没有觉得受辖制，要是受你辖制，我就啥事也不敢和你说了，就跟刚开始一样，可是现在在我这儿还觉得有啥话敢和你说了，你说啥我现在不受辖制了，真不受辖制。你刚才说马汪叶和胡氏我没有处理，我就揣摩这个事，我看见我这里边有个错误的观点，那时候我和你配搭不来以后，我还能慢慢地扭转过来，什么都有个时间阶段，所以人是不是都能够扭转呢？我是在这一方面卡着呢。揭露解剖了以后，人都得有个变化的过程呢，我都两年了还是这个样子，那她们呢？揭露了马汪叶以后，倒是看着平时还收敛了一些，但是变了没有？我也知道她没有变了，是走过程，所以后来就看下边到底还有没有人呢，他们说的也没有合适的人，左揣摩右揣摩觉着也没有合适的人，就说让马汪叶先去做，再不变了就把她换了，是这样。也知道她再打岔这个工作就作不成了，这个也知道。不是你把我辖制得不能做，也不是不敢做，我也说不清我这个人的问题，肖红，你给我说说吧，你看我的问题到底在哪儿呢？）（肖红：我就看见你不是面向神，你总是要面向我。）（任莊：这个有，一有个啥我只怕你说我，我心里就是信的你，啥也别说了……）（肖红：我看见的就是你不是一个真正的改变，你是一个外表行为的改变。你的变化是哪些呢？比如说“我这下不打岔了，我这下跟你合得来了，我这下再不能这样了，再不能有这个了”，外表上不去做了，但你不是内心深处的改变，你只是一个怕，怕再做下什么不合适的事，“我这还叫人吗？我不能这样了，我再有什么，我不能打岔，我不能怎么样……”你只是把你控制到这里了，你并不是在这里边真学到了。我看见你好像是学到了，听你谈的好像也是学到了，但你从内心深处变没变？你真正学到的话，就不是现在这样，我看见你还是没有真正学到你该学到的功课。从你做出来的这个里面看见你只是，“呀，我不能这么去做了。”这是伪装，外表的一种控制、克制。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问题，你还在这儿报，但是并没有去解决。你之所以这样做，好像是因为我以前说你，你不汇报，有啥你不说话，你不说，所以你现在就开

始说了，“我就跟你说”，但是你并不是明白了这一方面。我为什么要让你这么说？咱工作当中有这些问题不说行不行？这是该说的。可是你里边是“你让我说，那我就说，我这下开始和你说了吧？你以前说我不说，我现在开始说了吧？我以前不作，我现在开始作了吧？我让你看见我变了。”你是为了让人看见：你开始作工了，你开始说了，哪些工作你都开始作了。你并不是在这些方面明白了而去作的，你只是为了让人认可你这个表现去作的。在工作当中咱该怎么去和谐配搭，工作当中哪些是务必得说的，这就是咱该做的、该说的。原则方面，咱该怎么去走，这些你不明白，所以我看见你就是做法上的一个改变。也知道你受辖制，有时候也不想往这方面说你，一般是不这么说你，目的是让你能够长。但是从咱做的这些事来看，你说咱长了没有？不说不行了。还有何小芳来这边尽本分的这个事，你说咱作了没有？从这里边更看见咱就没有作工。你说在家批改文章能批好呀？就批不好。咱早就说了让何小芳过来这边尽本分，片区负责人在这边找个家，让她们在这边安下心来批文章，这是咱早就安排了的，咱一直说这话呢，你也说了，但是你没有去做。这次是逼着这才做了的吧？逼着让片区文字人员赶紧出来，倒是做了，让何小芳出来了。但是按咱作了几年的工作来说，让一个人从半家信的家庭里出来，怎么配合，这个不需要我再说了吧？你让何小芳出来，肯定得没有后顾之忧，得和家里说好吧？最起码不能带来麻烦吧？后边的这些你是不是自然就得跟上？不能什么都让我说，我都说了的话，证明你就全靠了我了。我只是跟你说让何小芳出来跟片区在一起去作工作，剩下的后面的这些你就要监督，“你出来以后跟你丈夫怎么说的？”这方面咱交通很多了吧？每一个人出来的时候都交通过，这些都老生常谈了，这个是都知道的。你说我还再跟到你后头，再跟你说呀？我就再没有说。我和你说让她出来，你还不知道后顾之忧该解决？要出来尽本分家里有什么问题都得处理了，站住见证了，起码老公回来不告、不说，得达到这个。“你跟你老公怎么说的？”这个你得问吧？“从你家到这边几个月不回去，你跟你老公怎么说的？”这些在她来之前起码该问吧？这细节工作是你作呢，我没办法跟到你后面问你“她在家里跟她丈夫咋说的？”这个还用我再说吗？你不是刚作工作。有的人是新人，刚开始配合，啥也不知道，那我可以教，你说咱作工几年了，这谁都知道了吧？戴露露是看你呢，你不问，戴露露也不问，欣然然更不问，这就

是你作的工作。我光知道你说何小芳来呀，都说好了，我也相信你们，就没有问，可结果呢？何小芳来了没几天说她给她老公写了一封信留在了家里，还写的神怎么怎么，写的都是她信神的事，“这次我怎么怎么，我就该信，我怎么信……”，她把这个给她老公留下了，把证据放到了家里。她在家里还跟她老公说不了呀？还留封信？你说她就这么出来了。她出来了，这个信在家里呢，证据在呢，他老公说知道咱的东西拉到哪里去了，你说人听了这个害怕吗？她老公知道东西拉到哪里了，车牌号人家还记上了，你说我听了以后什么感觉？我听得一惊一乍的，你说咱就是这样作工的，这个人就这样出来了。说咱不作工作吧，有时候也挺冤枉的，看你任茧确实跑了，跑了这边跑那边，就没有一天是闲着的。可是你作的就是这工作，你说害怕吗！主要就是你在这些方面没去作，我说出来，你就光是说出来，出来就出来了。咋出来的呢？细节呢？没有，反正是出来了，出来了隔上几天又回去了。本来我说的不让她回了，我说已经出来了那就别回了，在家里就没有解决了，回去就能解决了？回去能不能解决了？你说了以后，戴露露也跟我说让她回去处理一下，我看见你俩的心态就是怕环境，让回去，我才又和你们说，你们去跟她交通，回去也行，如果回去以后就能解决了，能把留下的信烧毁了，把家里的书也拿出来，跟她老公说通了，还能再出来，有这本事，可不可以回去？可以。我说你们把这些都交通到，回去以后怎么谈，怎么能达到还能出来的这个果效，那就回去解决去。你和戴露露去交通解决去了，最后说行了，能达到，让回去解决了。何小芳回去以后到现在了还出不来，书也拿不出来，你又跑来问我了，“这几天了，何小芳出不来，人家说不给她书，说扔了。”你说，你跟我说的这话让我说啥呢？那天就告诉你了，能达到回去还能出来的这个果效就回去，出不来就别回去，可是现在的情况是回去出不来了。

任茧、欣然然和戴露露，咱从这些上面该不该反省自己？说何小芳从那么远的地方来了，来了以后才知道就没把半家信的后患解决了，再让回去，回去了到现在还出不来，人家就纹丝不动，你就没有感觉，你说咱作的这是啥？半家信怎么达到站见证，这方面我谈的例子也谈了好多了吧？要出来尽本分得达到在半家信站了见证，而且何小芳平时在家还当家做主呢，又不是不当家做主的，就这还给不信的

丈夫留了一封信，把证据留到家里，还能做下这事。你说你在家里不说，留着信干什么？从这点上我就看见你俩没有一个人问何小芳“你怎么出来的？”正常情况下，在还没出来之前该不该问？欣然然问了吗？）（欣然然：没有。）（肖红：任茔也没问吧？）（任茔：问了。）（肖红：问了，她就说她留了一封信？这个是你早知道的？）（任茔：我问的时候，她就没有说留信，半家信的见证早就给她交通过，我说你把家里各方面安排好，她说安排好了。）（肖红：怎么安排的？细节怎么安排的？）（任茔：她说给她老公说的时候，人家一直不说话，我说能不能带来环境？何小芳说带不来环境。）（肖红：她自己说的“我带不来环境”呀？）（任茔：嗯。）（肖红：这并不是经过你的监督，并不是你实际地看了，确定带不来环境，你没有监督她，是她自己说的，“我就能出来，带不来环境。”“因为啥带不来环境，你跟你老公咋说的？”或者是何小芳把话和她老公挑明了、说到了，“我跟上你半辈子了，这么多年了我就要这点自由”，最起码的，何小芳出来以后她老公啥都不能说，更不能告。）（任茔：说了，说的时候人家就不听。）（肖红：何小芳老公就不听她的？）（任茔：嗯。）（肖红：不听她的就来了？）（任茔：嗯。）（肖红：不听她的，起码把他打败也算呀，打败了起码他不会告呀。）（任茔：她说什么话，人家就不和她说，人家就不搭理，就是这个情况。）（肖红：不搭理，人家回去马上告诉她姐姐，跟她姐姐说他看见咱的东西都拉走了，还知道车牌号呢，这不就是吓唬呢？咱从这里面总结啥了？就是每一次失败都得总结，总结失败在哪里。就像何小芳这个事情，出来又回去，到现在出不来，你和戴露露总结了没有？）（任茔：当时我说你把问题处理了你再出来。）（肖红：怎么处理？他老公会不会因着这个事去告？）（任茔：何小芳说不会告。）（肖红：又是何小芳说的不会告。）（任茔：她心里有底嘛，她就说他们还有两个孩子，她老公要告她的话，对这两个孩子不好。我就说她，“你在家里对你老公是不是了解呢？”她就说的不会告。）（肖红：不是说他们有两个孩子他就不告，你得让她用话把她老公打了，我以前谈过我的经历，我怎么用话打的我老公？何小芳用话打了她老公没有？打了以后她老公说“我绝对不会告”，我要这个果效呢。我问你是谁说的不会告？你说何小芳说的不会告，那何小芳的老公说不会告了没？何小芳打的啥？最后何小芳老公有没有说“两口子过一辈子了，我还能做这

事，绝对不会”？他说这话了没有？）（任茔：没有。）（肖红：我要的就是这个果效。）（任茔：何小芳说人家话都不和她说，她和人家说话，人家摔门就走了，就是这样。我说你和人家说话是不是带有血气呢，她说这次没有带血气，我还和她说了我在家的例子……）（肖红：这个不是主要的，我主要是说什么呢？何小芳她愿意不愿意出来？她现在是不是用这个当一个借口，她就不想出来呢？她是不是就不愿意出来？何小芳的思想你看透了没有？她心里要是真愿意出来能不能达到？欣然然，何小芳愿意出来吗？从她内心里愿意出来吗？）（欣然然：那天给她交通的时候，她说愿意。）(肖红：愿意？）（欣然然：她说的是愿意。）（任茔：不是那样。何小芳说的是“我昨天晚上和他说我出去打工呀，他说啥时候走，我说明天走，他说能行”。我和何小芳之间的对话，我不是给你发过去了？这是何小芳和她家里人说的这些话。）

（肖红：我的意思是啥呢？就是咱得面向神去做，你得看透她真实的一面，按说何小芳真是愿意放下这一切出来尽本分，她和她老公还说不成呀？这就不用人教怎么说，你把这个看透了没有？她到底是不是真愿意出来？真愿意的话这还说不了？她还说“人家不跟我说话”？她自己就没个把握！她如果当家，真有把握，自己回去干啥去了？“我就是在家里留下信了，他也不敢告我！”她心里就把他摸透了，她老公告不告，她自己是不是最清楚呀？你看她说的那个话是不是就是诡诈，就想蒙你呢？她心里就不想来，就说“你看，这确实就是个问题”，你们也看不透，就这么带她出来了，带她出来她又是这个话。要是她自己愿意出来的话这还用教？智慧就不用教，她什么招都有。再一方面就是你那天没有问她，这些细节你就没问，各个方面问清楚了你再让她来。你在信息里边就把这些问清楚了，“你怎么说的？你老公怎么答应的？你怎么打败他的？在哪一方面你打败了他？”或者是她说“你要真把我告了，我俩孩子会怎么对你……”也算，她怎么说的？她老公怎么答应的？不可能是你和人家说了，人家摔门就走了，这叫说好了？何小芳说“我不怕”，这就出来了，出来隔了几天又回呀，你敢保证她不回？她怎么解决的？你把她的后路掐断了没有？起码她得达到她老公绝对不会告，她自己有这个把握“他不会告”。别说“我也不知道人家告不告我，我又走呀，人家要告的时候，我可以再

回来嘛。”你说这是啥？敢不敢保证她老公不会告？）（……）（肖红：这就是不作工作！不作工作不是说你没跑，不是说你跑的路少，你说这些细节咱该不该问？你怎么交通，怎么能达到这几方面果效？那天下午我说你和戴露露去见她，见了以后她能达到回去还能再出来，再让她回去，你俩去的，你说这下交通好了，“她说回去能出来”，这不是你说的？你一下午交通的什么？或者你交通了怎么达到这个果效，有细节。你不能光说“你回去达到果效再出来”，怎么达到果效呢？细节呢？她回去跟她老公谈哪些话，你给她几个步骤，她根据这几个步骤回去打去。她根据这几个步骤把她老公打了没有？直到现在你们还是说人家摔门就走了，人家就不跟她说话。她回去以后人家还是不跟她说话，你说让她回去干什么去了！她回去的存心是为了啥？如果她存心是为了出来尽本分，她老公不跟她说话就不说话？老公喜欢啥给他个啥，给他做顿好吃的，这个不会？如果她真的是为了达到她的目的什么不能做？因为她存心就不是为了出来，她存心要是为了出来这还用教呀？为啥一说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做？就没见过不知道该怎么做的，也不可能不知道。再一方面从这里边就看见，咱作工作是怎么作的？如果都这么去作的话，哪个都是应付糊弄。你说这个咱平常交通多少了？你该知道怎么去给她交通。从哪几方面把他卡住，从信神上来说，从家庭上来说，从夫妻一辈子上来说，从儿女上来说，哪一方面来说，她把她老公说住了，话语成就一切，她说了以后，她老公说“我不会告”，这才叫不会告呢。她说了啥，人家都是“我就不理你”，你说她回去解决跟没解决不是一样的吗？她解决什么去了？你给她几个步骤，她回去按着这几个步骤去做，你这才是真正作工了。你作了些什么？她回去怎么做的？你不能说空话、空道理，说达到站见证呀，半家信站见证呀……大道理一片，这站的啥见证？怎么站的见证？她家啥背景？怎么站？是不是得实际地去做到呀？因为你这方面已经到了再不说就不行的地步了，再往后走你说如果把你抓了呢？你说这多少次了？你这么带领的话，下边的人都是这样。就像上次一线聚会也是这样，一线一说聚会你就聚，“家合适吗？安全吗？”你不问，他们就不问；你不知道问，他们更不知道问，这就乱套了。你看那次一线聚会也不看看怎么样就聚去了，结果全部感染，能聚吗？没人问，也没人管。他们聚会去了，都感染了，你在这儿有感觉吗？你在这儿没知觉，他们感染是他们难受，你就没有看到你的责

任没尽到。你该问问吗？正是疫情期间，有感冒的吗？有病了的吗？有没有交警呢？有没有监控呢？那个家合适吗？你就不问。如果你长期这么问，你带的人他们看样学样，就学会了，“呀，怎么人家就知道这么问？那我对待我下边的人，我是不是也会这么问了”。这方面如果一直就这么做，你等下边出了大祸，到那时候怎么收拾残局呀！最近你给我汇报的这几件事情都是一知半解，就刚才谈的那几个都是一知半解，一听还吓我一跳，我说这事又出来了，戴露露是更不问。咱是做带领的人，咱身上有责任、有神的托付，我一听你作的这些工作就害怕得不行。你和欣然然就是这，你说咱光作工呢，让你出去作工能放心你吗？咱都是些憨憨，你出去人家让你到哪儿你到哪儿，你就不问也不抠，你说这要是把你抓了呢？你带他们，你还得照顾他们，你连你都照顾不了，你怎么照顾他们？就上次温婷婷给你们找的聚会家，你们啥也不问，最后差点被抓了，就这个教训还不够深刻呀？温婷婷让你给聚会呢，“去，到那边去聚会”，你光问一句到哪个家，剩下啥也不问，温婷婷她没去，你去了，你去聚了以后，差点把你抓了。你说这是不是天上的火焰显给你看？这么多的环境摆上，目的就是让你求真求细，你自己求真求细，你自己在神面前别应付糊弄了，其实就是保护自己了，你在神面前忠心，这是你的责任，你对下边的弟兄姊妹和对你自己是一样的。就像上次温婷婷那么对待你，你说我怎么看？让你出去作工，别人就这么套你，“能行，去吧”，你就去了，你说咱是不是傻子呀？别人怎么看你？“任茥就不管那个，反正我让她去哪儿她就去哪儿，我让她到哪儿她都能去！”你说羞辱神名吗？你说你这方面吃的亏少？像以前戴露露让你去哪儿你就去哪儿，或者是别人领你到哪儿你就到哪儿，那次我不是也对付戴露露了？你就没有个方向盘，“我这个原则标准是……你领我去，我还得看合适不合适，合适了我才去，不合适我就不去。”咱是不是得有个主见呀？再一方面，我看见你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维护人际关系，其实你还是维护你自己，你怕别人说你不好，“别人让我去，我就说不合适？我还非跟人家较个劲不行？”你不是按着神的要求去做，你是按着撒但给你的处世哲学，“你看大家都说我这个人挺好”，好像是你跟谁也能合得来。你在神作工当中，你没有个原则标准、没有个方向，不是按着神的要求原则去做，而是按着你自己的意思去做的，再往深了挖就是搞个人的经营，在神作工当中搞你个人的小天地。人家别人都说任茥好，好

相处，任茔好说话，这个名声是留下了，但是你为什么能给人留下这个印象？你是按神的要求吗？他们说什么都合适，你都答应，你里面没有一个目标，就不要求他们，比如说现在在那边给你找了一个家，是区带领家，是吧？你说合适吗？不合适，让再找，找不下了，就给你找都找不下了，下面人他有没有家？你说弟兄姊妹跟上你可怜不可怜？因为你就不考虑，这就是弟兄那会儿说你自私就自私到这了，你还得考虑他们有没有家，别说他们了，你都没家！那两天你说让某某也过来住到这儿吧，你说我说啥？我只能说住下，他还是个区带领，但是你们几个都住在他家，你说咱们这哪样是有原则？就再找不下了？你就没去找，就和咱调换带领一样，问你还有人适合做带领吗？你说没有，我也相信你，我确实相信，我是信任你的，可是到现在我没法信任你了，你说咱这方面交通过吗？以前哪次去那边聚会都交通，区带领聚会有区带领聚会的家，片区带领聚会有片区带领聚会的家，你都得给他安排妥当，没有的话再找，你去下边去看去，他们说没有，你就特别相信，你相信就没有，到现在你就在区带领家住，谁谁过去也在区带领家住。咱就找个新人打下来也算，或者是谈外邦，打下外邦，外邦家可以住。根据地有吗？打了没有？咱起码得找下根据地呀，可是没有，咱都没去做。任茔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些工作方面这几年一直就没有加进去，你就是“我能解决问题，两人打架我能给你解决了”，你就持守这一方面，抓住这一方面你就觉得够了，后头的这些工作上，“我该怎么全面负责？我怎么才能达到？哪些方面我该操到心去操到，去抓了，去做了”，没有真正的去加上，没有去配合，神要成全你这方面。就是他那边没有家，咱怎么去配合？咱不能光用现成的。“他这个人做了几年带领了，他就懂，他家能住下。不懂的那些带领，我该怎么去交通才能达到让他多预备一些家”，可是这些就没有了，这都几年了就是这个样，除了那还是那。你把你的家安排得有条有理的，区带领在哪里聚，片区带领在哪里聚，小区带领在哪里聚。你看那个时候那边一出事，一个家都没了，只要有一个家就乱去，这就是你里面没有原则、没有标准。那两天让欣然然跟你配搭上，欣然然做过带领，任茔这方面没有多作过，让欣然然配搭上，配搭上让你作这个呢，任茔解决问题这就是她的长处，但是负责方面、担当方面没有，让欣然然跟上做个伴，你配搭上，你把你这方面发挥出来，你们两人合起来去配搭，可是欣然然也是“我做伴”，你们都是做个伴，

你说下面那么多工作咋办呀？咱主要就是不认识自己，老是护脸面，“我这又不对了，我这又是个这”，看着可怜的，就这些“我错了”，自己错在哪里？多少事情你自己错在哪里？偏差在哪里？你认识自己哪些了？就像何小芳这个事情，来来回回，认识自己啥了？“我说了嘛！”任茔就是这表现，“我说了，都说了”，都说了就是这个果效，你说的啥？就没有真正认识、看见，“我自己就丢人了，你说我自己做的什么？”自己还不知道自己做的啥？到底细节问了没有？就能这么来？这事实都在这摆着呢？就是这。你只不过是说了，话你是说了，果效没有，等于白说、没说。如果你对自己求真的话，你自己就不放过自己，“在这方面我有哪些没做到呢？我差在哪里？”你自己找见自己的偏差了，你找见自己差在哪里了下次就补上了。以往每次找你的问题，你都是“我不差，我说了呀”，你说了，那就是他没做到，那就是他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了。戴露露平常还操一些心，如果你这么带下去，她就不知道了，糊了，跟上你走就糊了，工作什么也不知道了。光是一个心眼别给那边带来环境，让何小芳回去，结果回去来不了，“我这次怎么能做成这？”咱得学功课呀。任茔，这就是我看见的，你不是面向神去做，我觉得你就是面向我，你就是“这些事，我跟你说了，或者是没说，但是这责任不是我”。你不是担当一面，独当一面，“这就是神给我的托付”，因为那两个片就给了你了，这就是交给你了，你哪些方面没做到的话，咱可以商量，可以共同去配搭，但是你没有这么去做，这就是你的责任，你面向神去做。该处理的处理，我没有不让你处理。哪些问题你要处理的时候，你当下做不了主，你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但是咱不能不做，不能不处理。就像你刚才谈的，好像是给她机会呢，看给什么人机会呢，哪些人给机会呢，如果打岔搅扰的人，就一直打岔搅扰，导致工作无法进行，这个就得处理，这个不是给机会了，给什么机会呢？给机会让她打岔？神的工作绝对不能拦阻。他们说的是没人，你说的是那天把马汪叶给撤了，那边还有一个事务，她做过几年小区带领后来回去的，马汪叶没有做过带领，胡氏更没有做过带领，咱起码把那些做过带领的有根基的人用上，这些人可用，咱不能说没有人。你把那些人乱用，能做带领的人做事务，不能做带领的，打岔搅扰的，还在那占着带领的位置。即便是他们选的，也得有你的把关呢。弟兄姊妹没有分辨，还得有你的把关呢，你把他揭露了，看还选他吗？你看见问题了，你把他揭露出

来，是不是就没人选了？你如果不揭露他，他们选不选？他们肯定要选呢。因为你看透他了，但是下面的弟兄姊妹看不明白，他看不透，他认为这个人还可以，你把他的所作所为全部揭露出来，让大家一看这个人不能做，他们还选吗？同样还是选票，一票都没有他的。马汪叶、胡氏，你明显地看着她们就打岔搅扰，但你能让她们一直在那占着带领的位置。一直打岔搅扰。她们打岔搅扰还不止一次，如果是一次打岔搅扰是不懂，可以揭露解剖。如果第二次打岔搅扰，可以给警告，再给一次机会，但是第三次打岔搅扰，那就撤换，不用了，已经给你机会了。性情变化是漫长的，一生之久，可以给你机会。你不打岔搅扰，可以，但是打岔搅扰，那是绝对不行的。任茔，这就是我看到的一面，你看的是不是？）（任茔：嗯，就是。）（肖红：根源里面是不是面向我？你不是面向神，心中没神了，根源有没有这方面？）（任茔：安排工作方面还不是正常？也不是纯粹没有神了，有没有你说的这方面，有，不能说没有，那你说要是纯粹就没有神，那还说啥？那就啥也不用说了。）（肖红：就像车祸的那些事一样，你要面向神去做，那就是你的责任，可是后来你没做，要是出了大事的话，你说这事谁能担当得了？你没去做。）（任茔：嗯，是。）（肖红：就像温婷婷上次差点把你送进去，我怎么对待她的？你看见了吗？我怎么打的她？恶毒！在她来看也许是“我不是有意的”，可是她为啥能这么去做？她能随便的就让你去，差点被抓了？温婷婷是有问题，她的问题是她的问题，你的问题是你的问题，如果你求真求细的话别人骗不了你。）（任茔：知道。）（肖红：我这会看的任茔就是这一方面，就不是面向神，好像是面向我，这是我看出来的，要是面向神的话能成这？）

任茔，现在心里面有什么东西？（任茔：你让我说，我说不出来啥东西，真说不出来，肖红说我受她辖制，我觉得我不受肖红辖制呀。欣然然，你看我有啥，那你说说，我也说不上来我有啥东西。你说说你看见我有哪方面，咱俩是配搭你看得清楚，你说说，让弟兄和肖红给交通交通，你看我这段时间作工糊得成什么了。）（欣然然：就是肖红刚才说的是工作没原则这一方面，还有就是肖红刚才说的戴露露没有负担，戴露露这段时间也就是没有负担，有时候我们下去把她的工作就作了，把下面所有的问题都交通解决了，没有去解决她的

问题，带她该怎么去解决问题这方面。我就说是咱把人家的工作给作了，一竿子插到底的感觉，好像把她们架空了一样，一天忙得不停点，解决问题呢，解决问题呢。可是真正的问题没有解决了。）（肖红：你们一天做的什么说把戴露露架空了？）（欣然然：比如下去给小区带领聚会，见小区带领呢，见一线的人，有几次，戴露露就没有跟着，我们俩直接去解决了。）（梁平：我是看见任茔有点欣赏自己，就比如弟兄这会问的怎么能看成是“树枝坏了”呢，我这会才想，要是真是认识到这件事是神显明了，她会反省自己，可是她谈的时候没有说给肖红造谣了，她没有弟兄谈得这么严重。）（肖红：她出去谈呢，是吧？）（梁平：嗯。她出去谈呢，她谈的意思就是她变了。）（肖红：怎么变了？）（梁平：我记不住原话是怎么说的了，大概意思就是“以往我不敢和弟兄说话，总是躲着，现在我敢跟弟兄说话了，有什么问题我敢跟肖红说了”，比如说神显明人，人自己里面是很难过的，但是她谈的让人听到的果效就是“你看我多会认识自己，我变了，我临到这个环境变了”。那天就是给一线聚会呢，交通神摆设一切环境的时候，那个谈得比较明显，她说：“你看我以往跟你沟不通吧，你看我现在……”当时听了的果效就是这个。哪个人变了他不自己说自己变了，他不会说“我变了、我变了”，只是说在这个环境当中自己怎么经历的，对自己有哪些认识了，一谈这个吧，人里面就感觉到人家在这个环境当中是这么经历的，可任茔谈出来就是“我变了”，一开始欣赏自己了，她就看不到自己不好的，她只能看见自己好的，我是看到这一点。）（肖红：其实还是为了面子，怕别人说她不好，怕别人说她怎么怎么。）梁平说任茔是在见证自己，是什么原因导致成了这样的呢？（肖红：就是说找不着这个原因，怕别人说自己没变，就说“我变了”？）没有怕别人说什么，从这里面没有看见她有怕呀，她是一种心不在焉，心里有什么东西……（任茔：你说我心不在焉,我还感觉不到心不在焉，我没有揣摩过家庭、儿子的这些事，或者是跟人去打斗这些，你说我的心去了哪儿了？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这些心思呀，他们给我提的这些缺欠，我也想改变自己，就是肖红说我的这些，我觉得确实也是，也是尽量在改变呢，那你说我的心去了哪了？我也不知道我的心究竟到了哪儿了。我也搞不清了，你说懒我也没整天都在睡觉。）消沉不消沉？（任茔：也感觉不到消沉，欣然然还说，看着你早上早早的就起来了，晚上也早睡不了，天天就是

这。）起来看神话呢？（任茔：嗯，看神话，回信息，我也揣摩了，你说我跟上你出来几年了，一直这样做下去，你说我这是啥人呢？纯粹的不作工作？还是……）我给你把这些点出来，你也能看到是问题，是吧？不是看不出问题吧？（任茔：能看出来是问题，大概就是我糊了，我就不对了，我也说不清，也不知道是不是我不适合作这个工作……老是出错，欣然然说我来了这儿把人家的工作作了，你说我作了啥了？人家明明是说我没有作工作，她是说我还跟人抢着作了，我抢着作了什么了？）粗心？（任茔：粗心这方面有。）是不是粗心？（肖红：我觉得就是梁平说的她是欣赏自己。）肯定欣赏自己，问题是欣赏自己和这个没关系呀。（肖红：一欣赏自己了别的她就想不到了。）她是有点见证自己。（任茔：嗯。）欣赏自己、见证自己，也不至于连别人说出的一句话都没有领会，再欣赏自己也不可能欣赏得把“机器坏了”理解成是“树枝坏了”呀，是吧？（任茔：我给你再谈一下，我的这个眼睛也有问题，我实实际际地跟你说，我在一个地方坐着，对面有个人过来了，大概一米远的样子吧，我就把人家看成是我的一个亲戚，等到了跟前就不是。）你是眼睛不好？（任茔：那你说我这个是脑筋不对，还是眼睛不好？我也说不清了。）你是说你离多远对这个人看不清？（任茔：离远看就是这个人，但往跟前走一看就不是了，我就是这样的，你说我还能作工作吗？我真的就是这样，就像把“机器坏了”看成是“树枝坏了”，我也不是专门想给肖红造谣，我确实没有这个存心。）你说的这个也正常呀，你说眼糊、眼花了，我有时候也眼花呢，嘴里念的八手里写的是六，但我跟你说的是什么？就说是你眼花了，人家是“机器坏了”，你眼花了看成是“树枝坏了”，当你看成是“树枝坏了”，再给我发信息编辑“树枝坏了”的时候，是不是得有想法？“树枝有好坏一说吗？”我是说你这个思想，树枝会不会坏呢？树枝坏了你还报告呀？你跟我报告一下“弟兄，那边那个树枝坏了。”我说的是这个话，你听懂了没有？我跟你说的不是说眼花了，出错了，你眼神不好才经常出错，我不是说这个呢。（任茔：写出去了，可是话又收不回来了，我就说我理解错了。）那究竟是理解错了还是写错了？（任茔：那个话发过去以后,我只能说理解错了，明明话都告了你了，我也不能再说写错。）不能呀，写错就是写错了，理解错了就是理解错了，你这想哪去了？（肖红：你说“人家说机器呢，我就写错了，心里想的机器手里写的树枝”，这种情况也有呀。）

（任茧：也不是这个。）理解错和写错怎么能混淆呢？（任茧：理解错了，写错了，给你发过去了，只能这样了。）不是只能这样，是实质是什么？（任茧：实质就是看错了，我给你发了信息以后，你在线呢，回了一句“哦”我才给你说的这个话，你要是不“哦”，我还不说这个话呢。）激动得就说成“树枝坏了”？（任茧：也有这个吧，不能说纯粹没有，不然的话，怎么能说句“树枝坏了”。让别人看着我这一方面总是……总觉得大脑不够用，树枝还有好坏一说呀？）当你写成“树枝坏了”，我问你，你当时写的时候念的就是树枝，还是脑子里想的“机器”写的时候写错了写成“树枝”了，还是都已经发错了，那就说成这吧，屈打成招？（任茧：当时也没有这个心……）你写这话的时候，想的是树枝还是机器？（任茧：那时候就想着树枝坏了，就是这么理解的。说不清，是不是我这个人就是大脑不够用？）（肖红：上次温婷婷差点把你送进去了，再不说不行了，这次不管怎么样，就是让你真正看见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作工与进入的关系（三）

咱再谈一个话题，班竹荏原来在那边当带领呢，你是因着什么把她撤换下来的？说她不作工还是咋呢？怎么把她给撤换下来了？（任茔：那段时间粒沐给她发过去信息，好几天她也不回信息，就坐在家里不作工，教会带领说她下教会下得少，一个月还是多长时间才去一回，就是因为这一方面。）就是下教会下得少，是吧？（任茔：嗯。）然后你给她发信息她几天没回呢？（任茔：我没有给她发，那是粒沐给她发信息问她在哪儿呢，班竹荏说她几天了就没有网，那边是急得找她，她也不回话。）那你把她撤下来的理由就是：给她发了信息，她几天没有回信息？（任茔：还有一个就是教会带领反映她就不下教会转，就是转也转得少，她就不去作工作，是这一方面。）你调查核实了没有？这个话是不是真实的？（任茔：问班竹荏了呀。那次聚会的时候，人都在呢，我问她的时候，她说她就是下教会少。我问她粒沐发了信息怎么也不回，她说她在家里坐着写文章了，没有网。我说没有网，你找个手机回一下信息，起码让别人知道你在这儿安全吧。）人家说那时候手机欠费了。（任茔：欠费是后来说的。我说欠费以后你能不能找别人的手机打个电话？人家找你呢，你总得回个话吧？这是不是该有的呢？）班竹荏说她跟寿桃红一直在一起呢。（肖红：班竹荏说她跟寿桃红在一起呢，寿桃红的手机能联系上，就即使说班竹荏的手机欠费了，但是你跟寿桃红能联系上，也能找见班竹荏呀。）班竹荏说在寿桃红的手机上还给你们发过信息，发过文章，你找见寿桃红就找见她了呀。（任茔：班竹荏和寿桃红那时候是小区带领。）她们是在一起了吧？（任茔：嗯。）你说找班竹荏找不见，这一说不存在。你说找她，给她发信息，她几天没有回信息，这是个实情，她看不到信息，肯定回不了信息。还有就是你说班竹荏不去下边作工作，不下教会？（任茔：嗯。）她出去作工作了多长时间呢？（任茔：没有多长时间，一个多月，还不到两个月。当时我跟肖红说，不行就让班竹荏回去做饭吧，后来就回去了。）（肖红：我听你说班竹荏不作工、胆小，不出去，就是在家待着呢。）（任茔：不能说人家纯粹不出去，是那一段时间在家坐着呢。）（肖红：我是说你告诉我的意思是这个人不能用，我说不能用，那你们自己看嘛。）

（任茱：嗯。班竹荏怎么说的呢？）班竹荏说你们打压人家了。（任茱：那打压就打压人家了，人家说打压人家了，你总不能不承认打压人家了吧。）这说的是啥呀，“人家说我打压人家呢，我总不能说我没打压人家吧。”人家丢了东西了，怀疑你偷了，“人家怀疑我偷了，那我能说我没偷？”（任茱：那班竹荏说打压人家了，那保险是打压人家了。）你这是什么理呢？还保险呢，保险是打压人家了。（任茱：那你说怎么说呢？）你自己作的工作，你还不知道打压人家了没有？（任茱：她要是真正能作了工作，就不让她回去做饭了，因为当时就没有能当带领的，就是因为她不作工才让她回去做饭的。她说我打压，我只能承担责任。要是班竹荏真正能作了工作就不可能不用她，人家说话各方面不比我强呀，人家作这个就好呀！可是她那时候确实作不了那个工作，她和寿桃红还合不来，我说起码咱不能和人打架吧，她就没有和你说这些？我说咱出来作工多少年了，你和这些人总不能打架了吧，外表咱也得去作工吧。那时候她俩是各作各的，两个人就合不来，好几方面结合上才放下她的。她说打压她了，那我就承担起来，我打压她了。今天她能用，再次用上她，就行了吧！）看这说话口气，“今天你觉得合适就再把她用起来，这样行了吧！”刚才我说你对我有仇吗？你还不承认呢，你这话里有话呀！（任茱：这就是有仇？可是有仇也不知道怎么叫有仇。）梁平，你听见有没有仇？（梁平：有没有仇我也不知道，反正听着就是感觉冤枉她了。）（邢欣：气得跟你杠上了。）杠上了，“你说什么算什么吧，你说了算吧”。（肖红：你说打压就打压吧，错了再用上，用上也行嘛！）“你觉得人家比我强，你用上就行了。”（肖红：这就是任茱的厉害，就厉害在这儿了。）任茱变相地把我告成“昏君”了，“在你那儿哪还有原则所在？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我问你，你怎么把她放下来了，最起码你知道她做的哪些事情不合原则，所以你就把她放下来了，这是不是一个正当的事呀？这个你最起码得知道吧？因为什么把她放下来了？在你这里没有一个准确的数据。你在这儿是试探着走、试探着说，“你就没有问她？她就没有说这些？”咱有没有准确的数据？你用一个人或者放下一个人，在你这里肯定要有一个标准呢，“我是因着什么用她的，是因着什么放下她的”，是吧？你说她不作工作，她怎么不作工作的？她不作工作的依据在哪儿？说说。（任茱：……）你和人家怎么交通的呢？（任茱：没有给人家交通过。）你没有给人家交通就把人

家放下了？（任茱：嗯。）为什么不交通呢？（肖红：你没给她交通清楚是因为啥把她放下的吗？）（任茱：就是那天聚会的时候，她们都说……）（肖红：对，她们的意思是人家确实是不知道因为啥把班竹荏放下了，还有就是，你们把慧改带过去以后，就把班竹荏放下来了，是吗？）（任茱：慧改是那天选出来的。）（肖红：是选的，那是你们把慧改带过去了，她们才选的慧改嘛。还有你是因着班竹荏的哪些方面把她放下的呢？）（任茱：就是因着这些方面。）（肖红：那你当场揭露她这些方面了吗？“你看你不作工作……”）（任茱：揭露了！）（肖红：人家确实是手机不合适了，还是她故意不作工作呢？）（任茱：揭露以后，还跟她说，如果你能作了，你再去作。）（肖红：不是说作不作的问题。）（任茱：我是说当时那个过程呢。）（肖红：不要这个过程，要的是你当时是因着啥把班竹荏放下的。你揭露了她以后，人家服气不服气？人家就是手机不合适，还是故意就是不接电话呢？）（任茱：人家哭了……）（肖红：人家哭的意思就是手机欠费了，没网了，掉线了，寿桃红和她在一起呢，你能联系上寿桃红就能找见她，并不是人家有意的不见你们，是这个吧？这个你清楚吗？那天我问她的时候，她说：“我的掉线了。”一直说了半小时我的掉线了，我就想班竹荏为啥要说掉线了呢？我才想起来去年有段时间都掉线了，你掉、她掉的，确实有这个情况，人家说的也是这回事，这个就是正常现象。你能跟寿桃红联系上也算，这不能说你联系不上班竹荏，这个说法就是个错误的。那个时候你给我汇报的是几天也找不见班竹荏，也不上线，她就不出去，她胆小、害怕，你一说胆小，我也知道班竹荏确实是胆小。你跟我说了，我也不了解那边的情况，我也相信你嘛。后来你们见了班竹荏，这才了解到人家是掉线了，手机也欠费了，正好疫情期间也出不去，在这种背景下，你能联系上一个人找见她，这也不算是人家不搭理你们或者是不见你们。）

你跟粒沐一起处理的，是吧？（肖红：是不是粒沐给你反映的这些，你就相信了她。你去了问班竹荏了吗？到底是因着哪些处理的？）（任茱：我就和粒沐在一起呢，这个和人家无关，当时我在呢，不是人家粒沐给我反映的。）那你们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主要是以你交通为主呢？还是以粒沐交通为主呢？（肖红：她去肯定就

是以她交通为主。）放下班竹荏，是你的意思还是粒沐的意思？（任茱：那时候是人家粒沐管的范围，我只不过是配合一下。）那放下班竹荏是粒沐要放下的，是吧？（任茱：嗯，我也在呢，不只是粒沐一个人做的。）我和你说啥呢，你说的是啥呢。我的意思是粒沐要主动放下班竹荏的，还是你要放下班竹荏的？放下班竹荏是谁的主张？记不清了？（任茱：说不上来了。）是谁的主张就是谁的看事观点，如果是粒沐主张放下班竹荏的，你看着班竹荏也不行，放下就放下吧，那你这是跟随。如果是你主张放下班竹荏的，那粒沐就是跟随，就是说主要是你看班竹荏不行。（任茱：我也在呢，不是光人家粒沐。）我不是说谁在不在，和谁在不在没关系，我说的是谁的主张。就像这次放下戴杜心一样，现在我不用她，这就是我的主张。（任茱：这个我能分清，我知道。）是谁的主张？（任茱：粒沐。）粒沐的主张？（任茱：嗯。）当时你们去的时候，你们心里就有数，班竹荏这个人不能用了？（任茱：嗯。）你当时感觉班竹荏不能用的时候，粒沐给你造成这种印象时，你核实了没有呢？（任茱：就没核实。）（肖红：就没核实，就带着慧改去了，是吗？）慧改是你们带过去的，是吧？（肖红：嗯。我问了一下慧改的简历，啥也不懂，啥都不知道，才信了一、二年。我说怎么能选上慧改呢？那天她们说的意思就是她们有看法嘛，说选举呢，任茱和粒沐直接把慧改带过去了，她们才选的慧改。）她们认识这个慧改吗？（任茱：认识。）（肖红：谁认识慧改呢？是你们过去的时候把慧改带过去的，是吧？）（任茱：粒沐那时候就是让慧改当带领呢。）（肖红：她的意思就是定好让慧改当带领呢，是吧？）（任茱：倒也不是定好的，是说她随时能出来作工。）（肖红：慧改能出来？就因着慧改能出来，就把慧改带过去了？）（任茱：那时候班竹荏在那儿作工不行的时候，也就是你说的这回事，另选一个人。）（肖红：那谁带过去的这个慧改呢？粒沐已经定好这个慧改了？她怎么能找着这个慧改呢？）（任茱：呀，是怎么把这个慧改带过去的呢？过程我也想不起来了，反正不管怎么说，人家班竹荏说打压人家了，也就是打压人家了。）在你这儿来看，我今天来是拿你是问呢，我这是法官下来了，准备追究责任来了，“你说啥就是啥吧，不用调查核实了，我担了，我认罪。”你告诉我这是啥话呢？（任茱：时间长了想不起来了，不知道怎么把慧改带到那儿的。）

任茔为什么会这样呢？刚才看了任茔的表现就是做事没有个原则，我看任茔也没有在一件事情上去反省。（肖红：对，就是这个问题。）不反省，“我顺其自然，过去就过去了，你要是觉得不合适了，你看怎么对就怎么来，我也不和你追究这个对与错，不和你较真”，从这里感觉任茔好像是顺服环境一样，大度，“我不违背你的意思，你愿意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你怎么处理我都接受”，有一种稀里糊涂的顺服。稀里糊涂的顺服，给人有两种感觉：一种感觉就是，“昏君下来了，我能跟你说成个啥呢？这哪能说清楚呢？”还有一种就是本身做事的时候就是昏昏沉沉的，“事做完了，你现在问我呢，我想不起来了，我能跟你说啥呢？说不清楚，说不下个一二三，你愿意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吧，这事也和我有关，我本身就没有搞清”，每一件事情都这样稀里糊涂地过去了，任茔，属于哪种？（任茔：糊糊涂涂吧。）糊糊涂涂吧！还是就是糊糊涂涂呢？糊糊涂涂吧，这个“吧”代表什么意思呢？“你看吧，大概吧，你说成啥就是啥吧。”任茔心里在想：“今天我是看清了，你是非要拿我是问呢，我跑哪儿呀！我跑也跑不了，躲也躲不了，你愿意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吧，我就是个这了吧。我再说什么呢？我说什么也躲不开，你眼睛盯上我了，我有什么办法呢？你不说梁平，你也不说戴笑笑，就是盯住我不放，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这还不放过我呢，我要是再和你说些什么，这更不放我了。”是不是？（任茔：也不知道是不是有这种想法，也觉得……呀，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了……我现在感觉有一种……哎呀……）你下边的人有什么情形，谁能用，谁不能用，你把谁提上来了，是因为什么提拔的？被你处理过的人，是因为什么被放下的？也就是说，因着他有什么过犯了，把他放下了，他目前该变化的是什么，这个你是不是应该是一清二楚、手到擒来？应该是装在心上，什么都知道吧？就像神说的，了解弟兄姊妹就像了解自己的孩子一样，了如指掌。你一说到班竹荏，得知道班竹荏是怎么被放下来的，是在哪块绊住了，哪方面是她的致命处，她在哪方面要是有变化了，就还可以用，这对每一个人是不是应该有的一个了解？这是你的管辖区，是你的本分，是你处理过的，也就是说你专门去处理了的问题，怎么能够忘得没印象了呢？你在侧面了解了班竹荏的问题以后，你去和班竹荏对号了没有？是不是这么回事，落实了没有？到现在不知道你落实了没有？（任茔：没有落实。）咱没有落实就能把人家放下？（任茔：嗯。）这是被迫这么说

的，还是事实就是这样呢？（肖红：粒沐告了你，你就没有落实？）（任茔：这个粒沐就没有告诉过我。）你说人家不作工，最起码你得抓住事实呀，你说人家不回你们信息，那你是不是得问问为什么不回你信息呢？你们问人家不回信息的缘由了没有？（任茔：这个问了。）那她说什么原因了没有？（任茔：人家说一个是没有话费了，一个是没网了，手机掉线了，这个人家说了。）人家说了吧？（任茔：嗯。）人家说的这个是不是实情？（任茔：是。）如果这个是实情，那这个能不能成为调换人的根本原因？这个成了你调换她的根本原因，那你说她感觉冤不冤？她敢说什么呢？你说她下去一个月没作工，你们让她作什么工作，告诉她了没有？（任茔：告诉她了呀，作什么工作，该怎么去作都告诉她了。）那边成立新教会，一线往下送人了，让去接人去，还得一个一个卡住过，这是不是你们交给她，让她这么做的？是不是粒沐让她这么做的？（任茔：怎么做的？让她一个一个卡住过？）就是反打，从一线过来的得反打，怕有探子。（任茔：嗯，说了。）是粒沐交代的吧？是粒沐让一个一个卡住过的吧？（任茔：粒沐说一个一个都卡住过一下，怕是探子。）班竹荏是不是正在作这些工作呢？你说她不作工，但她是不是正在作这些工作呢？她过去好像不到一个月，就二十来天。一个教会是十几个人还是二十几个人？（肖红：一个教会十几个人，都得一个一个地卡，一作就是半个月。这些你都不问，你都不知道，你光说她不作工，不作工是因着啥？）她一个人得一个一个地往过卡，十来个人，就得十来天。（任茔：一个一个地卡，她和寿桃红两个人作工呢嘛。）寿桃红作的是她的工作，你们让寿桃红作什么工作呢？是让她作这个工作呢？这是粒沐安排的，你们告她作什么工作了没有？你们不告她作什么工作，她不会去作这个工作呀！（任茔：她是小区带领呀，那边没有合适的人带，让班竹荏实际操练把那边的新人带起来，就是这么安排的呀。）让她把新人带起来，安排这个了，让她去反打，安排了没有？（任茔：怎么反打呢？）她成立新教会呢，从一线带过来的新人要反打，怕里边有探子，要一个一个交通，反打一下，咱还不知道反打是干嘛？让反打，她过去二十天就跑了十五天去反打新人了。如果你们给她安排了，她根据你们给她安排的，她去做这个事情了，这不能说人家没作工呀。她作工的果效先放后不说。（肖红：一个教会就是半个月。）一个新教会，没有执事，她先把人反打了，还得安排执事。

（任茔：新教会没有执事？她带的那个教会就有执事，怎么没有呢？）那她怎么说没有执事呢？那有执事，她还反打去？人家在那儿冤着呢，人家一天不停点，你们还说人家不作工，你们让人家怎么作工呢？“我一天起来跑，那段时间有瘟疫，那边还不停地查，每天不让跑，我每天起来骑个摩托绕着村跑，还说我不作工。”查得都封锁了，你们说人家不作工。咱得结合实际，究竟是不作工，还是条件不允许，还是你们给她安排的工作，超过了她的范围？这是不是需要咱落实、核实的呢？班竹荏说她的手机停机了，不知道从哪儿传出来的话说班竹荏害怕得不行，把卡都拔出来了，你说这话差距有多大？谁说的这话呢？（任茔：呀，我真是糊涂了，记不清了，不知道是听谁说的卡拔了。）拔了卡和手机欠费的性质就不一样了嘛。她手机欠费了，没信号了，她手上没有钱，也交不了费。（任茔：这个知道，后来见了她，她说的是手机没有费了，不能打电话。）（肖红：那当时还是撤了她了？）（任茔：撤她不是因为不接电话，是嫌她不作工作撤的她。）（肖红：说她不作工，她在教会一个一个地反打，打了半个月，这个知道吗？）（任茔：今天真没法说了，我也说不清了，你说我现在还能说啥呢？）成了浑浑噩噩的了，你说不清，我给你说清吧？（任茔：我说不清。）班竹荏做了件啥事呢？班竹荏做了件抵挡任茔的事，所以说任茔就把她撤下来了。任茔，她怎么抵挡你了？（任茔：她抵挡我啥了呢？）（肖红：别的你都说了，就这个你没有说。）哎，对，就这个没有说。任茔想的是“就是有这事我也不能说呀，你让我说啥呢？”（任茔：我都不知道她抵挡我啥了。）她把你说成敌基督了。（任茔：她说我敌基督也正常，这个真不受辖制，我本身就是个敌基督。）你去打探子的时候，你打完探子以后，你让班竹荏去看一下，然后还让班竹荏把她去和探子谈的音频发过来，是吧？（任茔：这个有。）班竹荏发过来的信息只有你知道，她里边说什么内容了？你反打探子的时候，人家说你是敌基督，班竹荏说“就是敌基督来了，你也得让人家坐下……”，班竹荏搬出祭司弟兄的交通了，就是敌基督来了，你也得大门敞开让他进来说。任茔过去是干什么呢？是带领过去处理问题去了，是吧？可别人把她当作她不处理问题，她是敌基督，那班竹荏也把她说成“她就是敌基督来了，你该怎么对她”？这个话是从哪儿说出来的？是不是你说出来的？这个音频她只是给了你吧？还给了谁？（任茔：不知道。）这个音频出来，首先她只

会给你，只有你知道她在这个对话中说了什么，她自己不会出来和别人说这个事。把班竹荏放下来的时候，她们都知道因为什么把她放下来的，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班竹荏翻不清个，交通不了。（肖红：班竹荏没有站在你一边，站在了人家那边。）班竹荏同情这个探子，这个她是承认了的，她就觉得那个不是探子，说任茔打得太重了，所以班竹荏就和这个探子站在了一起，她不仅说这样的话，她心里边也就是和人家站在了一起。任茔，你把班竹荏放下来有没有这个？（任茔：有。）那这话应该是你说出来的吧？（任茔：你看要说这个，我要把这个事给你说清楚。我这人从来就是不求真求细。班竹荏是把这个音频给我发过来了，发过来我听了。放下她不是因为她不站在我一边，而是站在探子一边，才把她放下来的，她要是这么去说，我只能这么去担当。其实那个人就是探子，你看他说的那些话，做的那些事，明明就是探子来了，但班竹荏还和他站在一边，那你说我打这个探子合适不合适？她和探子站在一边说话，你说到底……有时候作工呀，我真是分不清了，你这儿作了，总是……哎呀，该怎么说呢，我这作工总是合不了神的心意，作了，就是把人打压了；不作，又说不作工作，不操心。我不知道到底该怎么走这个路呢，有时候在这里边真糊了。）这不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话？我在任茔这儿是不是成昏君了？（任茔：探子来到咱家，他姑娘还在原教会呢，还没有巩固呢，这不还没有几天呢，他就把弟兄的交通给了他姑娘了，还把卡给了他姑娘了，还说我打压他了……这都是事实，你说不把他打倒行吗？我该不该打他？你说我打你班竹荏不对吗？这也是神带领，说起这个来了，我觉得我心里亮了，就是因为这个把探子打了。我打了探子以后，班竹荏还和探子站在一边，那你说这个班竹荏到底做的是啥，弟兄，你说今天我拆毁你呢？那你说这是拆毁你吗？她跟着你，却站在探子一边，她是人吗？你说按着这个咱该不该把她放下来？咱就别说那些了，那些我糊糊涂涂的也忘了，但就是因为这个我把班竹荏打了。我说："班竹荏，你还是人吗？你天天跟着弟兄，你把弟兄的交通给了探子，到现在拿不出来了，这个探子把卡给了他姑娘以后就拿不出来了，万一因着这个卡给弟兄带来环境怎么办？你一天说跟随弟兄呢，你这就叫跟随？"我就这么揭露解剖她了，确实有这个。揭露解剖了以后，班竹荏还要给探子说好话，我说"他怎么你了，你要为他说好话？"那时候我就说，你到了人家家里了，规规矩矩的，还得和人家说

好话，咱怎么了，低人一等了？他把咱东西没有了，你说不打他？你不把他带到神的作工中，你是给他说好话，他还不让你去他家，这些你就不能揭露解剖他？弟兄，音频我是没有了，要是有我让你听一下，确确实实就是这样的，这样作了这个工作以后呢，不管班竹荏心里对我有没有成见，可是我觉得这个是正常的。咱出来作工呢，你说给弟兄带来环境，咋办呢？然后这个探子就因着这个和我有了仇了，又说我是个敌基督，管他说我啥呢，我先把卡给拿出来，拿不出来我让他写了起誓保证书。我说“那你还是人吗？刚几天你就把卡给了你姑娘，你姑娘还没接受呢，你给她干啥呢？是不是让她听呢？”把卡给了他姑娘了，后来人家说是他姑娘把卡给弄断了，什么也没有看到，也不知道人家说的是真的假的，反正人家写的就是那样，就是这一件事。）那最后他究竟是不是探子？（任荎：现在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探子，我走了就再没有见过那个探子。人家那个探子就是厉害呢，人家说我是敌基督，这确实有。有时候我没有把这话用心地给你们汇报了，确实这方面没有。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了，总是说我不作工，弟兄，我还真觉得委屈呢，到底怎么叫作工呢？我不能说我没有这个偏差、缺少，确实是有。但我好像也尽了我的所能了呀，为什么总是这样的，在我这里边也就是带有一种看不起自己。这还怎么作工呢？不是打压人就是给神家带来麻烦，要不就是拆毁，你说我这出来是干什么呢，你说我出来信神是为了什么信呢？哎呀，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你说我出来信神到底……到底为什么要信神呢？信神的根源是啥？那我该怎么去做呢？我该怎么去跟随？我也是不解，也揣摩呢，我每天出来就这样混过来混过去？自己有一种什么呢？也不敢相信我自己，我这个人到底怎么能活成这样呢？）

（肖红：其实任荎里边还是在维护自己，弟兄在这儿说这些问题的时候，是为了让咱找出问题在哪儿。比如：粒沐跟你说了班竹荏怎么样，到底是不是粒沐说的这回事，咱去了以后就没有先见班竹荏，先问问她，你就没有了解实情，你只是啥呢？你是上当受骗，你就没有看见你这个问题。粒沐那么跟你说了，可能粒沐说得也比较玄乎，“班竹荏几天了也不上线，也不怎么怎么……”你们在一起，粒沐跟你说这么多，你们去的时候就把慧改带上了，其实你们早就想好不用班竹荏了，因为你光知道班竹荏不接电话或者联系不上，原因是啥

呀？是因为掉线了。确实，那两天都掉了，有这回事。那你去了之后，最起码得问问怎么回事，把细节问一下，如果人家不是这回事，你就不能按你自己的意思这么去做吧？再说那段时间正好是疫情期间，不能跑，她还没有证件，在那种背景下她还能出去那么跑，咱是不是就得有点体谅呢？她本来还没有什么证件，在那个情况下她能那么去走，咱得符合实际，符合实情，了解一下。如果正常情况下，不需要证件她就不出去跑，那又是另一方面问题。而在那种特殊背景下，咱就得有个了解，不能听粒沐的一面之词。粒沐说了一些，正好再加上你这些事，你打探子呢，那个人说你是敌基督，班竹荏还站在探子那边，这各方面就让你心里有决定了。你去的时候已经把慧改带上了，这已经是定意了的事，正好再借着这个事这就全出来了。所以你得在这里边找出自己的问题在哪儿，你得总结自己的问题。那会儿你说不作，你想着“你看你把我说成这样，作也不对，不作也不对”。你先想着别人说你的这些话有问题，你没有想着临到这些事，是要让你得什么，补足你哪方面。就像咱那会儿谈的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一样，同样有的人七八十岁还愿意来尽本分，他愿意成为神家鬼，你要不要？或者是你只要愿意成为神家人咱神家就管，是这回事吗？其实都不是这回事。这不是规条吧？其实是让你从里边明白一方面的真理，要扭转人的一个思想观点。要不有的人就说“交通这方面说管呢，这又不管了，你说你的话能听不能听？”是不是就成这了？你从这里边得明白交通的是什么，交通这个是要扭转你的一个思想观点，你把自己交给神，你看神能把你怎么样，是要扭转你的思想，不是让你从这里边找个规条。就刚才，你从这里边就没有想着“确实，我就没问，这还是人吗？”如果咱这么作下去的话，以后人家谁有什么问题，你也不问，他们给你汇报啥，你也不落实、核实，那人家怎么看你？你以后怎么出去作工？我这会儿谈的不就是这个问题吗？上次戴露露跟你说“到那个地方去”，你连问都不问。以前我就说过这方面，你就不问。这次温婷婷让你去给一线聚会，温婷婷不在，你去了那个地方差点把你抓了，你说你是不是上当受骗了？咱不是看自己愚昧无知，咱不是看自己没有原则标准。临到这些还说“是”，好像还认识自己了，真认识自己了？你上当受骗的原因在哪儿？一方面粒沐跟你说了，再一方面这里边的关键点也涉及你了，你打探子呢，那个人不服气说你是敌基督，班竹荏还站在那个人一边，你气不气？这个又加上一码，

这是不是你里边的思想？问你因着啥撤的呢？“呀，我不知道，忘了，糊了”，你说你糊了但这个事你就没有说。当把这个一谈出来，你说你也亮了，就是因着这个，出来了吧？咱这里边是不是有掺杂？再说就是选上慧改了，是根据哪方面选的？你和粒沐把慧改带过去了，你是根据哪一方面让他们选去了？要是慧改比班竹荏强可以选吧？咱以前选带领是不是因为这个呀？她比她强，行，合适，给每个人一个机会。可是班竹荏在那边刚去了一个月，你又把她弄下来，而且这里边确实有咱的掺杂。在这里边你得找见你的问题在哪儿，“呀，我不是这一次了。”你想想你这是一次吗？为啥这次非得给你谈这方面呢？不谈，你说咱以后的工作咋作？你不求真不求细，他们一说啥你都信，你说你出去要是出了事我咋向神交账？我也害怕呢。温婷婷说啥，你就信，结果差点把你抓了，别人说什么你都信。外表看你是相信别人，其实再往深里挖，你就愿意维护人际关系，在别人心里有个地位。你自己没个原则标准，没个主见、没个方向，别人说什么你都能答应，让别人看见你好相处。这个“好相处”不就是为了见证咱自己？是不是没有原则标准呀？其实你里边没个方向、没个主见。每一个问题出现，咱都得去反省认识自己的偏差在哪里，错在哪里。其实你刚才说的这话不叫认识自己，你只是包起来了，“你这么说我，那我就认识吧，我就担当吧。”这叫认识？以前说你是认识自己，其实那就不叫认识自己。怎么是真认识自己？“我知道在这件事情上我差在哪里、错在哪里、偏在哪里，下一步正确的观点是什么，那我往前扭转、扭正”，这是真认识自己。但你是包起来了，“你这么说我呢，那我就认识吧。你说我打压呢，那我就认识吧。”但真正承认打压吗？你没有。你只是“我得认识吧”，那不叫真认识，那是假冒为善。我从这里边看见，就是好多次失败，你没有认识，你从这里边没有看见。多少次失败，你总结出来，下次就没有这个失败了。可是你不管多少次失败，你照样是这个，我就从这里看见你没有学到功课，没有从这里边看见你错在哪里、偏在哪里。你就是大包大揽，“我认识自己吧，我认识了”。而且给别人说“我真认识了，都认识了”，别人一看，确实认识了，那你到底认识的啥？你说咱认识的啥？就像找家一样，别人领你到哪你就到哪去，从这里边你认识到啥了？你自己要是有个原则标准，不管谁都迷惑不了你。但是你不管别人说什么，你都相信，所以别人就能迷惑了你，就能带着你跑了。不管他说什么，你里边有个方

向，你有个原则标准，你就不会被别人迷惑。别人看着你好说话，一说去哪儿，“行，都行”，也没有个原则标准了。其实到温婷婷那儿，差点把你抓了，不就因着人家说个啥，你都说“行，都行”，你连问都不问。那是半家信，本身温婷婷就把他当探子待呢，人家就把你送探子家聚会去了，你还看不见？你说：“我认识了，我下次知道了。”知道啥了？过去了，你就知道了？咱没感觉到一种羞耻。要得着一方面，失败过，痛过，苦过，你就得着了，“呀，下次我知道该怎么走了。”多少次，你说你知道了，但是你在工作这方面没有长了，这就等于不知道，那只是骗别人呢，“你别说我了吧，我变了、我变了，我都变了。”只怕别人说咱没变，这是我看见的。一说你就特别维护自己，护！不是说我在这方面怎么能得着一方面，怎么去走。你没有认识自己，你只是“我担了，我认识自己了。你说我不担咋办呀？我得认识吧！”其实你不是真认识，真认识是确实看见了，“我自己哪些方面缺”，那下次就开始补，你没看见自己的缺少，“我就不缺，只不过是他们有问题，我大度，我这人担当，不像他们小气，是自己的错误都不承认，我都担当。”你看咱多大度呀，你真承认了？我说这些的目的就是让咱真正地看见自己这一方面，因为你没有看见可怕性。我在这儿看见可怕了，你要是看见可怕，你就知道该怎么走了。你说以后的路怎么走？神让咱在神面前尽忠心，求真求细呢。当你在神面前求真求细的时候，就保护自己了。咱现在不仅得保护自己，还得保护别人呢，下边的人还得咱去保护呢。就像那天如果你有原则标准的话，你就会问问，“温婷婷，你给我找的这个家，你们聚过吗？”你起码得问问吧？“你们聚过几次了？家里几口人呢？在不在家？咱聚会她儿子不回来吧？”咱这么多人进去聚两三天，没有人打扰才能聚会呢。这些你都没有问，人家让你去，你就去了。你说别人怎么看你？“还带领呢，还负责人呢，我让你往东你就往东，往东还不知道有危险没危险，你就去了。”你说别人看你是不是傻子？憨憨？）（任茔：就是。）（肖红：为啥我那天打温婷婷打得重呢？我不打她能行吗？我打了她了，可你该怎么做呢？咱没想到咱自己的问题，你说你这么出去作工的话，别人放心吗？为啥你到哪里去，我都派个人跟上？我专门让欣然然跟上，欣然然又是个这。欣然然，让你跟上任茔就是让你补足她一方面，照顾呢，配搭呢。欣然然，你去了不但不照顾，你还是和以前

一样，任茔到哪儿你就跟着到哪儿去，“我跟班”，你再跟个班，你说你俩可咋办呀！）

欣然然，看出什么问题来了？你俩配搭有多长时间了，有一个月了吧？（欣然然：两个月。）两个月有所收获了吧？咱那次解剖了以后，有一个月吧？那这一个月总结了没有？这个月操心了没有？（欣然然：操心呢，也是尽量往上够。揭露解剖了以后，就是该作的工作就去作了，去配合。）欣然然和任茔是配搭，还是……（肖红：是配搭。）欣然然，任茔作这些工作和你说不说？她工作中的问题和你说不说？（欣然然：说呢，在一块商量呢。）这个树枝坏了，她和你说了没有？（欣然然：……）（任茔：哎呀，把人家都笑掉大牙了。）欣然然，那给一线聚会呢？（欣然然：一线聚会在一块儿呢。）那你有什么认识呢？（欣然然：我记得当时给温婷婷交通了，就觉得这个问题解决了，就没有当一回事，觉得不需要反映了。结果给小区带领聚会的时候，再一问的时候，问题出来了，那会儿就傻眼了，就不知道该咋解决了。不光是任茔这一方面缺少，我也是这一方面缺少，主要就是你刚才说任茔的没心没肺，我也是没心没肺的。）（肖红：工作上，上个月你们那边就没有文章吧？）（任茔：没有。）（肖红：文章一篇没有。咱作工起码得有个要求标准吧？你自己就没有要求标准。这次我说的是10号把福音工作上的难处和问题都发过来，发了吗？）（任茔：没给你发。）（肖红：我给你们都发了吧，10号要福音工作上的问题，因为现在的福音工作都停止了，咱看看是不是有啥难处、有啥问题。有问题，你不会解决，你拿过来，咱给你解答。你把你那边的福音问题拿过来，10号我没有见到你们发的。还有，让下去把每个小区里的人才再寻找一遍，有哪些合适的，比方这个人做过带领，那个人做过福音方面的……）（任茔：现在这个正在落实呢，写的那些简历里都没有这些人才。）（欣然然：HN那边就上不来，说的是要以往做过带领的，人家把不聚会的，没有尽过任何本分的，没有任何特长的，把这些简历给发过来了。我又给他返回去了，我说要以往做过带领的，把个人简历写过来。就像不聚会的，没有任何特长的，你教会带领、小区带领根据他的情况，你看他是有本分不尽呀，还是尽不上本分，实际了解以后自己交通，咱说的是要人才的简历呢。人家就把那些人发来一串，后来又返回去让重新弄呢。）（肖

红：福音方面的问题也没有？她们都发过来了，人家说的几号就几号都发过来了，不管什么问题，她们都整理了，一个一个地发过来了，不管问题怎么样，哪怕守规条，也交过来了，你们这儿没有。这方面的工作是忘了还是就没有作呢？）（任茔：没有忘。）（肖红：那福音问题怎么一个也没有呢？）（欣然然：福音问题那边没有。）（肖红：他们就没有交呀，还是你们就没有问呢？）（任茔：问了，给他们发下去以后，让他们赶紧总结上来。）（肖红：你说了一下赶紧发上来，到现在他们也没有赶紧发上来吧？欣然然，有吗？）（欣然然：就是一线的一个弟兄发了两个问题，他们发的就不是问题，他说的就是一线的个人的观点，他用哪些真理去给解决的，他不是发现福音工作、福音对象有哪些问题、哪些观念。）

说任茔不作工，任茔感觉到有点冤，是吧？说任茔作工，任茔又找不见作工的方向与目标，任茔现在作什么工作呢？（任茔：……）欣然然，你们在下边作什么工作呢？你给我说说，我听听。（欣然然：反正每天都挺忙的。就是交通扭转人的观点、扭转人情形这方面多一点。）你转教会呢，是吧？去扭转观点去了？（欣然然：嗯。）你们相跟上作工呢，还是各作各的呢？（欣然然：相跟着呢。）一般是相跟着呢，是吧？（欣然然：嗯。）那你说说扭转什么观点了呢？（欣然然：就是一线那边他们之间打斗的这些。虽然文稿里面交通了，现在不解决这个打斗了，可是在现实里边还有这些问题，还得交通解决。还有一线有个叫伊蒙恩，伊蒙恩从肉体里边就出不来，交通就是解决这些呢。下去见哪些人，培养哪些人，给有特长的人也交通了。）怎么交通的？交通了什么内容？（欣然然：就是交通让人配合工作呢，现在神的工作已经到最后了，咱得尽上个人的本分，功用得尽上，他有哪方面的特长得用在神家。就是解决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呢，扭转这一方面呢。）你们大部分时间都是作这个呢，是吧？（欣然然：嗯，这一方面多。）嗯，你再说说。还作些什么工作？（欣然然：再一个就是一线福音线索这一方面。给人家抠福音线索。）你们去抠福音线索？（欣然然：给一线的人抠福音线索，给教会带领、小区带领、区带领交通怎么抠线索给教会，教会里面不是得给一线提供线索嘛。还有就是文字组，给文字组聚会的时候就是交通文章上不来的问题，大多数文章就是写一个过程，就是光是写自己有哪些败坏流

露，也没有具体的实行路途，就是不会返回来认识自己，认识神的作工，进入神的作工当中。不能把弟兄这步工作给咱带来的生命进入，性情变化的这个路给见证出去，就是给文字组这样交通的。）还有没有？任茔，还有没有补充的？你们在下边作什么工作呢？我听听。（任茔：那一段时间就光是扭转人的情形了，欣然然说了一方面。主要是工作安排下来，《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打开奥秘是为更好地经历神作工》《该怎样见证神》《找出亚干是维护神作工》落实工作呢。）你怎么落实的？拿上这个再跟他们交通这个话？你怎么落实的，你大概举举例子。（任茔：比如《该怎样见证神》，你不是交通了几个步骤，交通这里边的细节嘛，交通教会建造和国度建造有相同之处，这是不是都有细节呢？这些都要去交通，交通相同之处与不同之处的这些。要是不细交通，人都是看个大概就过去了。交通以后呢，戴露露还说我整天拿着这些交通，人家还厌烦呢。）戴露露？（任茔：她那段时间情形不对，她流露呢。她说："一交通就是《打开奥秘是为更好地经历神作工》《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该怎样见证神》《找出亚干是维护神作工》《成为被征服的俘虏才能蒙拯救》天天交通这个没完没了了。"她里边还烦呢。《该怎样见证神》里边说了怎样见证神、几个步骤、怎么去作工，主要是这个交通得多，后来给他们举了些例子，这些都是通篇那么交通的，还谈败坏性情怎么变，打斗怎么就不打斗了。）

梁平，任茔和你们作工有什么区别？（梁平：区别就是我们解决人的情形这方面差得多，我们就是作工多，光想着作这个，作那个，解决情形这方面差。任茔就是解决情形这方面多，抠工作少，福音工作该怎么配合，传福音有哪些问题这方面少。那天我带她在这边一线聚会，这边不是属于她范围里的，因为萧白的情形，我就解决不了，她能把萧白的情形给解决了。）（任茔：在你这边是一个范围，在我那边是一个范围，我去你那里就不是我的范围，我要是去了我的范围，福音工作线索是不是都得抠呢，还得下去交通，他们这些线索上不来是怎么去作的？线索有几个是怎么去抠的？这些工作范围内的是不是都去作呢？还有他们去打仗的家能不能去？这些线索合适不合适？知情人是谁？这些工作是不是都得作呢？肖红抠的这个，还达不到，但是在我这儿呢，就觉得是用心在作了。作了以后觉得还是个

缺，是这样。你问福音方面的问题，确确实实是问了，他们一线到哪儿打仗，怎么去打的，这个步骤他们还得和我说，这个人到了什么时候能回来呢，还得把新人见了。是人才的这些人，都要抠，都要去看，看了可以的话就把这些人放一起培养，明明要用这些人呢，最起码这些人我得去看了，看了以后呢，哪些人还可以，在我心里就有了数了，下去再去浇灌。这些人到什么时候能出来派上用场，这些工作是不是都得去作呢？还有事务上的工作，账目都得查清。）梁平，她作的工作和你作的工作有什么区别？这些工作你作不作？（梁平：作呢。）跟她们一样，陪伴下边去作？（梁平：不是陪伴他们所有人去作，就像事务查账，跟他们查一下账，给他们聚一下会，他们就自己去作去了。）刚才任茔怎么说的？和你一样不一样？（任茔：怎么不一样呢？）你下去查他们的账了？（任茔：我不查谁查呢？）欣然然，是不是？（欣然然：查的区里边的账。）（肖红：各自有各自的范围，都查呢。）我在这儿听了那么多，还有那么多细节的东西，还陪伴他们……（任茔：那他们的账都是乱七八糟，有的还整理不到一起呀。）你们再跟着整理整理账，是吧？（欣然然：我们得给他找出来、查出来，他就不会查、不会对。）你们是片区的负责人，片区负责人是起一个监督、管理的作用，可我在这儿听着就不是监督、管理呀。监督、管理是怎么监督、管理？管理是一个培训、抽查。我看着你不是培训，而是在陪伴着他做账。（任茔：也没有陪伴人家做账，是人家自己做账。）你刚才说的这些是不是陪伴他做账？（欣然然：其实也就是了，有这一方面。他们在下边就乱得不行，你不教他，他就做不成。）是，你可以教他、培训他，而不是陪伴他，一样不一样？而且是让你培训他，不是让你直接去“前线”“一线”培训，是一层一层地培训。你培训谁呢？你陪伴谁呢？你去哪儿培训呢？是去教会呢？还是培训小区呢？还是培训区呢？（欣然然：区里边嘛，区带领和小区带领。）你说你在下边忙的作工呢，我说你们在下边忙的作什么工作呢？在我看你们什么工作也没作，可是在你们看，你们每天忙得不停点。这忙得不停点是在干什么呢？所以我就让你们说说，我看你们作什么工作呢。你一说起来，我看见你们是陪伴他们做账，再一个就是和他们交通解决打斗的问题。解决打斗的问题，你们还不是解决区里边的，小区里边的，你们是去下边解决了。这一段时间要贯穿的，要扭转人的什么思想，你们去扭转的时候怎么交通的？怎么能让

戴露露反感了？（任茔：不是反感，你没听清楚，她说的是我整天拿着这些交通……）你们交通的重复了，人家厌烦了，“怎么一直交通这个呢？”不就是这个意思？从这个来说，你去给谁交通的？交通了多少次呢？（任茔：就是给一线交通了，带领过来都要交通这个呢。戴露露自己情形不对，她流露的是“一直交通这个，就不嫌麻烦”，人家是谈人家的败坏流露，是这个。）我不管她谈败坏也好，还是怎么也好，就是说你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会给人一种什么感觉？就好比说《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这个，你给谁细交通了？（任茔：交通这个不是在这个范围，是交通《该怎样见证神》这个人家说听得多，刚开始听还……）我是给你举了一个例子嘛，就不管怎么说，你是包片区带领，你给他们下边交通不交通这个？需不需要交通？（任茔：那你说作啥呢？）刚才说了，你是管理、监管，好比下去要交通扭转这些情形呢，那你下去把任务给了他们，“这段时间把这个贯穿下去”。等他们贯穿下去了以后，那你就去下边搂底，在下边你再调查、核实，看他们扭转了没有。就像《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这个，是让你问问他们，跟他们对答对答，交流交流，不是和他去交通，而是看他们对这个有多少了解，有多少认识，看这些人转过来了没有，有没有收获。我为什么在下边抽上三、五个点问问呢，我问了之后就知道负责这个范围的带领作工了没有。你如果把这个管理、监管的工作作到位了，那贯穿的这个工作你还管不管？就不管了，这是个正常流程，这就不管了。如果抽查下边的时候，下边就什么也不知道，文稿就没有下来，或者下来了，但他们还有多少错谬的观点扭转不过来，没人解决，那这个带领就有问题。然后就得找带领谈话，看是哪个环节出问题了。如果你抽查下边没问题，那就不说了，那就是已经把这个工作作下去了，不需要你去给他细交通、细卡了。管理、监管，你是不是这样作的？肖红给你说这一段时间要看哪些神话、文稿呢，经过这些话要扭转整个情形，把情形扭转过来走向正轨，那你把这个传达下去，然后你去了下边抽查上几个，了解了解看他们的情形扭转过来了没有，如果扭转过来有方向了，有力量了，这个事情就过了；如果没有扭转过来，是看哪个环节出问题了，把他扭转过来，如果是带领有问题处理带领，我说这个话能听懂吧？（任茔：嗯。）那你是不是这样作工的？（任茔：不是。）你要是按着我给你说的这样作工作的话，这还忙吗？下边打斗的问题，他们能解决了就解决，他们解决

不了的你才出面。你出面是要怎么呢？是要处理、解决问题。下边已经是给他交通过了，警告过了，你再去给他解决，如果他是有认识的情况下、有认知的情况下，你过来把这个问题一解决，该撤的撤，该换的换，就把这个事情做了，而不再是给他交通。第一次是提醒，让他认识；第二次是警告，他有反应；第三次是最后的机会，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再出现问题，撤，“不用你了”。如果交通了三次，还是与人打呢，“不要你了”。咱这里边有好多就是该撤的没撤，该换的没换，你只是给他交通交通，好像一直是在等待着他悔改一样，明知道他不悔改，你还再等待他，所以他在下边还搅，而且感觉不到怕。你给他揭露解剖也好、打他也好，或者是让他看见他是个魔鬼样了，他看见自己的魔鬼样了，可是他没有看见神对待一个魔鬼的处理，成了老油条了，“我该打斗还打斗，越打越有劲”，这就把你弄得越来越忙，工作贯穿不下去。下边人越走越产生观念，这就把你搞忙了。在你这儿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呀？你认识自己，没有真实地认识自己里边的一个情形，不是看事观点有一个真实的扭转。你们只是在一件事情上长记性，“这件事怎么怎么样了”，就是说这件事情的一个对错也好，自己对这件事情的一个态度也好，没有从这件事情上认识自己流露出来的性情是什么，然后去认识自己的性情，去恨恶自己、认识自己、背叛自己，拿实行真理来代替的这个过程没有，感觉就是一种“我知道了”，就满足于知道，然后控制。满足于知道，控制，不是拿实行真理来代替，而是控制，伪装起来，不做了。

作工与进入的关系（四）

任茱解决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别人给你反映什么，你就跟着他所反映的去解决？自己不去核实、落实，没有核实、落实的这个环节，有没有？（任茱：现在有，反映了以后我还问了，我不可能不问就那么说。）就是刚才说的，人家利用你，把你当啥了？当炮筒，人家利用你做事。（任茱：这个没有。）（肖红：主要是没原则标准，意思就是他们在你这儿好说话，让你到哪个地方去聚会你就去了。）（欣然然：啥时候叫啥时候到。）（肖红：不光啥时候叫啥时候到，还有就是人家让你到哪个地方去聚会，你都是“行”！）（欣然然：嗯，对。）（肖红：人家给你说一下你就“行”，比如说“这个家怎么样呢？”这些也不问，后面就没有再问什么，不管这些就去了，好像她……）不知道自己的本职工作。（肖红：对，就是这个问题。）不知道自己该干嘛，只要哪里需要我就去哪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心里没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你只是注重交通解决情形，把这个当成了重中之重。（肖红：哦，是。）然后肖红给你安排的这个工作，你没有执行，没有执行力，你只是给人传达了一下话，你没有去求真，也没有去落实，没有按着这个方向去走，你有没有去走？（任茱：你说我没有按这个走，那抠这些福音工作，还有文章各方面，也是按着她安排的这个工作去走、去问、去抠，还不是按这个去走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叫执行了。这些工作，肖红跟我说了，如果我不去作，只是传达一下，说一下，那这个工作就更上不来了。）什么更上不来？（肖红：她的意思是她作工呢！）（任茱：嗯，我觉着自己也去作这工作了，也用心去作呢，她这里下发的工作安排，还有在群里转发的这些，是不是我就赶紧去作了？我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叫作工了。）什么是作工，什么是不作工呢？最起码就是做什么得有果效。首先得根据果效来说话，咱作工的果效在哪儿？一说到果效是不是就得有始有终？就好比说，报人才呢，前面你说的来这边的这个弟兄怎么咱就没报上来呢？这是什么原因？让人报人才的时候，那你和下面的带领抠这个工作了没有？这个月进来几个人？有些什么人？这个工作抓了没有？（任茱：你说作工没有果效，所有教会的那些人得实实际际去抠，看哪些是人才，我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就是……）实实际际去作

工、去抠，不是让你下去抠这些工作，是让你抠带领的工作。你是不会去抓人，不会去管理，缺了管理能力。刚才我给你说了这个管理、监管、监督，这个没疑问吧？能不能腾出手来管理、监管、监督？你们下去是不是只是说一说，没有和他们多求真？所以导致一倍工作三倍作，是不是这样？（任茔：怎么叫求真呢？还不是落实下去，教人家怎么怎么去做……）不和他去商量、协商，你协商了一次，再过来商量他就爱搭不理，你就执行不下去，然后你第二次再追，有没有这现象？一次通知，二次追，三次才能拿上结果。（任茔：就像写文章，就有这方面，像一线的人这一段时间都不写文章，工作安排里要求每个人每个月写一篇生命经历文章，就写不上来，人家就说是忙得在外面作工呢……呀……）你没有用严厉的话去卡，在你身上你的执行力差，他们肯定也就好不到哪儿去，是不是？你是不是执行力差？梁平天天作工呢，你看看任茔的缺少是什么？（梁平：我感觉她就跟我去年那段时间一样，就是肖红给我一谈啥，我只是说“是”；当一说我不作工，我就想：“还要我咋作呢？”我那时候就哭的，感觉一天忙得啥也不管了还要我咋作工，就没有真正地走信神这条路，没有看到自己的缺少，没有看到自己要得着哪一方面真理，你要解决你根源里的一方面败坏。我当时找不见这个路，就走不上这个路，这一段时间才看到神摆设一个环境，就几次地给你摆设，你在这里头都得不到一点。神摆设这些环境不是说你这个事没做，失误了，不仅仅是这个，而是说这个环境失误的根源从哪儿来的，为啥神接二连三地给你摆设这个环境？是自己没有在这里进入，看到别人有个问题、有个情形，我就赶紧给她交通，她有个情形，赶快给她交通，而不是自己转过来去反省。就这会你给任茔谈的，撤换班竹荏的那些事，要是正常的吧，就会反省，“我这有了失误了？我自己该怎么进入？我的问题出在哪儿了？失误到哪儿了？我当时撤换她的时候里边咋想的？”没有这个。我结合自己的经历来看，任茔里面有些欣赏自己，这也是那次聚会肖红问我的时候，我才认识到的。以往肖红说我不会认识自己，我想这一段时间我可是看文稿了，对自己有一点认识了，结果一去聚会就谈这个呢，我就欣赏这个呢，我就谈：“呀，我这段时间看了弟兄给卫军军交通的那个文稿，我才看到，我自己这个性情也挺严重的。”我一谈这个，弟兄就说：“你认识你自己，只能说你不抵挡神了，你认识自己对神就有认识了？”那个时候我就是维护脸面呢，一下就懵了，弟

兄问我的这个话要咋呢，对不上号了，这下就问东答西了，要不我就说：“呀！我麻木，啥也不知道。”就开始和弟兄转圈了，弟兄一说“这是‘周瑜’又来了，只怕让她跳了坑”，我那会就反应不过来。为啥反应不过来？就是满脑子想的不是，“呀！我这个还不算认识自己，你谈的这个话题在哪儿呢？要让我进入哪一方面呢？”就没有这个点，那会就只是防备。后来就说，“我跑得没停点”，你又说了一句，那会儿我就越晕了，就说：“呀！这怎么了呢？这怎么说合适呢？”好像就是自己脑子预料不到的事发生了，这怎么……就到了那个里头了，他们几个都笑我呢！“哎呀！怎么他们都笑了？”我都反应不过来了。后来这下才琢磨明白了，以前你说跟我们沟不通，自己还意识不到，现在才知道这就叫做沟不通。你谈的是“你光认识自己，只能证明你不抵挡神，但是你对神没认识”，你是让我往这个路上走呢，但是我在这个上面已经防备了，所以这个就沟不通了。过了之后才想呢，“哦，怪不得弟兄以前说沟不通，原来沟不通就在这儿呢。不是为了自己得着一方面真理去寻求，你谈的这个你有了，现在是把你没有的那个给补足上。你明白这一点儿了，再给你加上一点”，就没有这个认识。我看到任茱这会儿谈的就是和我这个一样。）（肖红：嗯，她这会儿懵着呢！她想的是“你说我这不好那不好，我还认为我长了一点儿了，在你这儿就把我说的啥也没了”，所以她糊就糊到这儿了。护脸面、护脸面，这会儿就已经……）（梁平：本来听着是很清晰的，但活到那个里面的时候就糊了。就像那天他们笑我一样，后来我就想着他们笑啥呢？怎么我就能糊到这个地步？怎么他们都能看到？怎么我就糊得这么厉害呢？我咋啥话都反应不过来？反应不过来，过后我还说了一句“我就麻木！”过后才慢慢揣摩，为啥我要说这个话呢，我麻木了，你还说啥呢？再挖的时候我才知道“哦，这个点在这里”。后来我看了神话，里面就说这是不追求真理，不是反省自己在哪件事上缺少哪方面。咱聚会肯定就是补足缺少呢，不是有了才谈呢，就是谈没有的，可我当时就转不过这个弯。就像任茱这会儿谈的我就看到，就是和我一样。）（肖红：她里边感觉“我已经尽到我所能了，尽我全力了，你还说我不作工，我不知道该咋作了！”她不是在这方面怎么去认识，她里边是认为“你们这是找茬”，有点这个。）（梁平：这个思路是错的。你问班竹茬的那个问题，你肯定是看到任茱作工的失误了，你想交通的是她失误到哪儿，什么支配她能做出这个事，但是她的心领会不到这

儿。）（肖红：不在一个频道上。她想的就是“你说我不行，不行我就不作，又不是我非要作，班竹荏能作了也行嘛！”她跑这儿去了。）（戴笑笑：她以为她尽力了嘛！）（肖红：“我已经作成这了，你还说我不作工，每次都是说我‘不作工、不作工、不作工’，哪次来都是个不作工，那咋叫作工？”跑到这儿了。）

任茔今天把我打晕了，我晕得进了哪里了？我进了作工里面了，我想给任茔解决点作工的问题、指出点作工的路呢，我就一直在作工里边想，“任茔人家也作工呢呀，你说人家不作工，人家也跑呢呀，不要打得任茔消极了”，把我“作”进去了。明显看到任茔就是没作工，就连调查、核实都没有，还谈什么作工呢？谈不上作工。任茔每天也跑呢，刚刚还说了那么多作工内容、有那么多细节，人家忙得没顾上管这些事，树枝坏了你也和人家说，人家忙得顾不上，树枝坏就坏了吧，人不坏就行。人家顺便给你答一句，你就抓住人家不放了？咱不要“误解”了人家！任茔，从你刚才说的这些来看，总的来说就是梁平刚才说的那个话，没有看见你总结、回忆。（任茔：不反省自己。）没有看见你反省自己。（任茔：反省啥呢？你说反省不反省，也反省，反省过去也知道，能认识到偏差在哪里，心里很清楚，可再有个事情就把这个又忘了。）怎么就忘了呢？（任茔：不在心里头不是就忘了？假如说这个工作……）任茔的忘性大不大？（任茔：忘性大。）记忆力差？（任茔：记忆力差。就说我找路吧，同样去一个地方，人家去上两次就记住了，我去上几次也记不住。你说我想不想记住到人家家里的路？想记住，可是永远记不住，我就说不清我这个人。像欣然然去那个地方，人家就是去上一次，第二次人家就能找见了，我就找不见，这还不是记忆力差？我真的在这儿……哎呀，在这方面不行。）现在会骑车子了吗？（任茔：会骑。）没有忘了吧？（任茔：嗯。）那你是怎么会骑车子的？多长时间不也是定规自己不会骑车？（任茔：那就是逼到那里了，不学也不行了。人家都各有各的本分，谁天天带我呢？我这么大的人，你让别人带上我，我就不知羞耻？就这个原因我才去学的呀。）最终是学会了呀！是吧？（任茔：现在就是东倒西歪，反正是学会了。那时候到了那边，人家晚上都在家，我就趁晚上路上人不多去学的。8点出去，学两小时就回来

了，反正总有这个心要学会，最后终于学会了。）只要逼住什么也能干呀！这主要还是没有逼住。

你在作工中整体表现出来的一个作工原则是啥呢？就是只讲究过程，不讲究结果、果效。就是做什么事情只是有一个过程而已，你丝毫没有考虑过这个果效，在你不考虑果效的情况下，所以说，你只是走了个过程，也就是说你只有这个作工的过程，没有收获。在你这儿，“我作工了呀，我不停点，我也作工了呀！我尽我的力作工了呀！”果效呢？你不是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从根源上去解决这个问题，你只是说你作了。任莊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作工与进入没有结合起来，分道扬镳了，就是作工是作工，进入是进入。她为什么糊成这样了呢？在她进入的时候，“我作工了呀！我作了，我不停点地跑呢！谁敢说我不作工呢？事实在那儿摆着呢！人证、物证都有，谁敢说我没作工？我作工了。”生命进入了没有？“我进入了，谁说没进入呢？”在她的意识里边，什么叫进入？她认为生命进入不是我给你们交通的看事观点的转变，然后作她的生命，她认为看事观点的转变仅仅是种看法，是说给人听的，她是去看别人的问题，没有用在尽本分上边。也就是神说的话，在实行真理的过程中尽本分，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实行真理。她这两个没结合起来，所以就导致怎么了呢？你说她解决问题行不行？可以，行。她能看透一些事，能给你解决一些问题，但她就活在这情形里，认为这就叫生命进入。她活在这里边，认为：“我能看透一些事，你能看透吗？你看不透。为什么？你没有生命进入，我有生命进入。”所以，她只是在这儿能看见别人的情形，能给别人解决问题，她把解决别人的问题和能给人交通当成了生命进入。“我作得越多，我看得越多，我生命进入就越多！生命进入我有了，在作工上，我不停点地跑了，我作了，我忙得手忙脚乱，谁敢说我没作工？我不仅作工了，而且是我的工作我作了，不是我的工作，我也作了。我当带领了，我也管理了，我也监督了，我还下去带领他们，还手把手教他们、带他们了。”任莊，刚才听你说的话里边有个什么？就是说，我交通的你们得下去落实，扭转他们的观点，你是不是拿上我交通的，或者是我和你交通的对话，在这个聚会点上，和这五个人交通一遍，把他们唤醒，然后再去另一个聚会点又重复地交通？所以就造成了戴露露对你的一个烦？（欣然然：对，就是那个。）那

这是不是占用了你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嗯。）只要你明白过来了，认识过来了，你把你的观点扭转过来以后，认识到这是异象方面了，异象方面你知道了，但那不是你的实行。异象方面你知道了，那你去聚会点就不是跟他交通异象了。你点一下、问一下他们其他问题，你看看他们的看事观点如何，你就知道该怎么作了。

就像今天，我问戴超拓对“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是怎么理解、认识的，戴超拓说了句什么话？（戴超拓说的是神家管。）就不用多说，就这一句“神家管”，就证明没有经历认识，这还在跟神搞交易呢！今天不用和她专门交通，就这一句话抓住了。然后再看这里是谁负责呢？考核了没有？把这个问题扭转过来。我在那边听到有人说“神家鬼，神家还能有鬼吗？”再来一问你，“神家鬼是什么？”这一问你，你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那你落实这个问题了没有？你理解了没有？我给你交通了这些，你有没有和神话对号？有的人听着和神话不对号，然后就说“神话里哪里说的呢？如果真是一个口一个心，我怎么看不见呢？”你负责的范围里有没有这个？你怎么解决的？我给你交通了这些以后，你去反省了没有？你去理解了没有？你去下面贯穿了没有？那我就问问你这话，结果一问，你不知道，那就证明你没有理解了。我那篇《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的文稿里边是不是都说了？有，但你不知道，这就证明你没有理解，这也不需要我再去给你交通，你下去自己琢磨。这就是一个抽查、检查。检查清以后出现了这些漏洞，这就相当于是补漏洞了。我检查出来这些漏洞，我抓住这几个点，今天我再给你一交通，你下去再一落实，这是不是就补了漏洞了？（嗯，是。）任茔的作工里有没有这个？（没有。）我在这儿说她不作工，她还有点冤。在这儿自我欣赏，处于一种自满的状态，“我作工有了，我进入有了，还有什么可追求的？满了，不用了。”所以导致在显明出来以后，就在认识自己的这条路上停滞不前。任茔不仅不去反省认识自己，还要干啥呢？见证、高举自己，她自己是这么走的，她也是这么带别人的。任茔一直是在解决打架斗殴的这些事情，没有在本质上把这些工作作了。一直说你不作工、不作工，是说什么呀？就是说果效呢。你作工没有果效！可你在这儿就是，我把这些认识了，把人打架的灵界正反面的这些事情给解说完了，把这些看透了，这就相当于自己生命进入了。你给他们解

说，好像就是在供应他们生命了。他们天天打架，你隔两天给他们说一下，隔两天说一下，好像这就供应他们生命了，这就进入正轨了。然后在作工上边呢？肖红跟你说“机器坏了”，你在这个上面用心不用心？不用心，因为在任茔来看，这和作工也没关系，和进入也没关系。在任茔的思想里认为什么是作工呢？在教会里边的才是作工呢，“机器坏了”这是个什么事情呢？“机器坏了”这算什么作工？算不上什么作工，也算不上什么生命进入，所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和我有什么相干？”这就是刚才说你是冷血动物的原因，你看见撞死孩子了，你不搭理，“这和我无关，不是我的孩子，和我没有关系”，隔得太远。所以说，你就是临到肖红给你发的“机器坏了”，你能理解成“树枝坏了”，你也懒得搭理，“无所谓”。就像旁观者在路上看见一颗螺丝，你要这螺丝有用吗？“呀，这螺丝不应该在地上，这是个铁东西，这还能卖个二分钱，可是我也不缺这二分钱”，你还搭理它？不搭理，不管，路过了，所以说，你就成了个旁观者。机器坏了，你也不去思考，你也不去思维，直接就是“树枝坏了”就发出来了。你心里在想着什么？“你说我不作工，我每天睡不着觉想着怎么作工呢，正因为我作工，正因为我进入，我才把‘机器坏了’看成了‘树枝坏了’，我就没有去思维。这就是因着我追求作工，追求进入，导致我没有了正常人性，没有了正常人的活出。”这就走了邪门歪道了，不正常了。你没有把什么是作工，真正地去理解、去认识了。什么是生命进入，你也没有真正地认识，所以就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就好比说这个事做成这样了，一般正常人得反省认识，而你在这儿呢？你不反省认识，也就没有反省认识这一说，你只是承认，“呀！我怎么糊了？怎么能够说树枝坏了？那是啥人？我就啥也记不得了？”到此为止，完了。就像祭司弟兄讲道里边说的鳄鱼的眼泪，是吧？他就是做了再大的坏事，你对付他了，你看见他哭了，他哭的是什么？他不是说恨恶敌基督这个性情，不是哭他的性情，哭的是什么呢？“下次我可不能这样做了，这个事我不能再出现第二次了，我一不小心没有掌握好，怎么和他说了呢？这个事情我怎么就不小心给败露了呢？”他这属于一种做法，他在做法上认识，“下回我不做了”。他哭的是什么呢？哭的是“这次我不小心把这个事情做成这样了”，他对他的性情丝毫不反省、不认识。任茔在这儿呢？她为什么能够把这个机器看成了树枝，她不去反省认识，“我做什么事情怎么没心没肺，这心都用到哪儿了？”她是说，“呀，我怎么就

没有仔细看看呢？看错了就理解成那样了，就说错了，以后可不能再做这种事了。”好，就停止在这儿了。她没有说，“这可是神给我摆设的环境，借着这件事，这是显明我呢！显明我是要我干啥呢？显明我是看我在作工中正常人性的活出，我做人做事、看人看事是根据啥呢？姊妹和我说的是‘机器坏了’，我怎么就能给弟兄传过去‘树枝坏了’呢？经过弟兄姊妹一说，我反省一下，我当时给人家反映的是‘树枝坏了’，不是说写错字了，确实是我理解成就是‘树枝坏了’。我这是什么人？我怎么能把‘机器坏了’理解成‘树枝坏了’？这树枝我也知道，树枝不存在坏了嘛！我怎么能把这个‘树枝坏了’发出去呢？那我对弟兄的这个态度是啥呢？我跟别人说话用不用大脑？有没有思维？有没有正常人性？我就没有正常人的思维？我今天还不是和别人说，我是和弟兄说了，我和弟兄说话都是如此，我和别人说话呢？那我和弟兄这样说话，这是不是在玩弄弟兄、耍弟兄呢？明明是‘机器坏了’，我能说成是‘树枝坏了’，我逗逗弟兄？考考弟兄？看弟兄懂不懂得这树枝会不会坏？我这是干什么呢？我在别人身上还不能这样做呢，我怎么就做在弟兄身上了呀？从我做在弟兄身上的，我看见了什么？我对弟兄是一个什么态度？最起码是轻慢、小瞧、藐视、看不起、不注重、懒得搭理。”有懒得搭理的这个态度才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吧？“呀！我这是啥人呢？弟兄带着我、供应着我，在我心目中我是跟随弟兄的，我就是这样对待弟兄呢？我这胆子怎么这么大呢！我这敬拜神的心在哪里？连基本的尊重都没有，还谈何敬畏呢？”认识到这儿是不是感觉有点后怕、出汗、儆醒？有没有这些东西？如果你真认识到这些了，你就不会说你忘性大了，这不是你能忘了的事情，这不是说你去谁家，忘了那个路怎么走那么简单，你是一生难忘！为什么难忘呢？你这是和谁说的话？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给别人带来天大的笑话！怎么还能说成是“树枝坏了”呢？这个“树枝坏了”不是你写错字了，是你就没理解了，也就是说你理解了，认识了，知道是在树枝坏的情况下，还能和弟兄说。弟兄在你心目中有多大的地位呢？就像亚伯拉罕献以撒，神让他把孩子献上，他没有献羊，他没有听错。该不该听错呀？该听错都没听错。那在你这儿呢？所以说，从外边看就说错一句话，从灵里边挖的话，这个事情大不大？这是件大事情，这不是做一件事，这流露出来的有个性情，做事不求真，爱搭不理。你说你对弟兄爱搭不理，你说这是啥？为什么会成了“树枝坏了”？这是不

是神摆设的环境？借着这个环境咱学到了什么？你是写文章了，你看你写的是什么文章呢？你只是承认了一件事，是吧？只是承认了一件事情，“呀！我写错了，我就没考虑”，一笔带过，完了。那你说生命还能长大吗？生命可能长大吗？你下次再有这个问题，你能改变吗？你还是大大咧咧。

信神得有一个什么心呢？得有一个谨小慎微的心。咱谨小慎微了没有？咱在这个事上是这个表现。过年的时候，你看着我的肚大了，我起来走了，你就想着我是看病去了，等我回来了以后，你就能问我“弟兄，你去看病的时候，医生说什么了，看病看得怎么样了？”你对我的那个猜测立马就能变成一个事实！从这个事情里边就看到咱里边有没有一个严谨的心？任茔，知道严谨是什么意思吗？知道不知道？（任茔：应该是谨慎的意思吧。）严肃、谨慎。在法庭上，一个字一个词不能错，严谨。那你对待我呢？如果你对待我，在我身上是轻慢的，没有一个严谨的态度，那哪天神来了，你就能严谨了吗？你看那个做视频的，神让那个做视频的把“国度降临在地上”这几个字重重地砸下来，神给她安排下去了，可她就是没按神的要求去做，神怎么说的？你是逗我呢？还是考验我的记忆呢？你说那个和这个性质一样不一样？是逗我呢？还是考验我呢？考验我，看看我知不知道树枝会不会坏？这所有的一切根源就是作工与进入没有结合起来。你得看神交通的作工和进入该怎么结合起来，这是你目前应该解决的问题。任茔，我说的这个对不对？是不是你的情形？（任茔：就是。）所以导致你对自己连一个真实的认识也没有。所以他们感觉到的、看到的就是你在见证自己。如果你对自己真有认识的话，你不会见证自己，说不出来这样的话。而且你对本分、作工也是掉以轻心，你只是注重“我怎么作工”，就像刚才说的，你把班竹荏怎么撤下来的？你为什么要把班竹荏撤下来？为什么不用她？如果你真作工了，在你心目中应该是清晰的、透亮的。为什么呀？这关乎到一个人的灵魂，这关乎到神家工作的利益。你说在那边怎么也找不出一个人来，再说神拣选一个人多么艰难，在这个基础上，咱把她放下来了，或者把她提起来了，是不是都得有原则？咱要提她，是不是因着看见了她的哪个特长？咱要把她放下，是不是因着她在哪方面拦阻了神的作工？你应该是清晰的，就是再过二年、三年咱也应该是清晰的。为什么呀？这是

对这个人的一个认识。该不该有这个？就今天，我给你说老马为什么走了？小白为什么走了？周瑜怎么回家了？每谈起哪一个人的时候，是不是一谈起来就知道他走或者是回家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因为你对他有认知了。可你把班竹荏放下这才过了多长时间？因为什么把她放下来的，你记不清了，浑浑噩噩。你作工是浑浑噩噩，只注重不停点，“神看着呢，神看着我今天去哪了，昨天去哪了，我作了”，不求果效，所以说，该处理的没有处理，该用的没有用上。但是呢，你还能看懂一些，所以你只是注重于讲、说，在别人心目中有你的位置，你没有把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维护神的作工放在首位，你把维护自己的名誉放在了首位，把见证自己放在了首位，把认识自己当成了一种掩饰。所以说，你在认识自己上面有一个什么“特长”？从外边看，就是一个糊涂地顺服，实际上是你对认识自己的一种掩盖，让别人看见你顺服了，你顺服如羊。所以说，在这个事情上你不敢去求真。“你说吧，你说怎么弄就怎么弄，我都顺服，我都接受。”这叫不叫顺服？咱现在明白顺服的含义了没有？什么是顺服神？什么是顺服神摆布的环境？对顺服能不能有一个准确的认识？梁平，怎么认识顺服神？怎么衡量、怎么就是顺服神了？（梁平：不会定义。就是勉强的，是不得已的顺服，那不叫顺服，外表上常说的顺服，其实心里是不得已的那种顺服。）你说的是不得已的顺服。戴笑笑，你呢？（戴笑笑：有的人是外表顺服，但是他里头不顺服，有的时候他是不管临到啥事，他对神摆设的这个环境他有认识了，就是“不管神摆设什么环境，我是个受造之物，我就得顺服”。）咱今天找一个顺服的原则啊！一说到顺服有好多人就糊了，特别是顺服神摆设的环境，就是说神给你摆设了环境以后，你就不知道什么是顺服了，容易晕。检查自己是不是顺服神的人，很好检查。就是说头顶三尺有神灵，是吧？你要想检查自己是不是顺服神的人，那你就把你所做的、你所认为的，放在桌面上让神来鉴察。有首诗歌说的是：“若你有很多隐私难以启齿，若你很不愿意将自己的秘密也就是难处与人敞开来寻求光明之道，那我说你是一个很难蒙拯救的人，而且你是一个在黑暗中难以露出头脚的人。若你很喜欢寻求真理之道，那你是一个在光明中常活着的人。”（摘自《跟随羔羊唱新歌·神祝福诚实的人》）“如果你很善于原谅自己，很善于宽待自己，那我说你永远是一个得不到真理的懦夫，而且你的过犯会永远不止休地缠着你，使你永远做不到真理的要求，

永远都是撒但的忠实伴侣。”（摘自《跟随羔羊唱新歌·过犯给人带来的后果》）如果你有很多隐私难以启齿，你有太多的事不敢让神鉴察的话，如果你很善于原谅自己，很善于宽待自己，那过犯就会永远不止休地缠着你。就是说如果你不敢拿到神面前让神鉴察，那你大多数做得都是见不得人的事。也就是说，你所做的事敢于拿到神面前让神鉴察，那你所做的事基本上是合适的。所以说，你要想检查你所做的事是不是在顺服神，那你就得把你所做的这个事拿到神面前让神鉴察，经得住神鉴察的做，经不住神鉴察的不做。任莊在顺服的时候，多数表现出来的是什么顺服？从外边来看，任莊挺顺服的，就今天任莊说的那个话，“今天她能用，再次用上她，也行吧！”别人也看不出有任何问题，任何抵挡的地方，任何不合神心意的地方。“今天她能用，再次用上她，也行吧！”这叫什么？自己没有任何立场，没有立场哪还有顺服？没有立场就不存在有顺服。没有立场是什么表现？我和她对话的时候，她还有没有立场？（没有。）对于班竹荏是该放下还是该用，有没有立场？（没有。）没有立场了。没有立场就没有原则，没有原则还存不存在顺服神？（不存在。）不存在顺服神。那为什么说不存在顺服神，知道吗？神是有态度的，是吧？（嗯。）神是有态度的，神有喜怒哀乐，爱憎分明，不是糊涂的。所以说，你没有立场就没有原则，没有原则那就不存在顺服不顺服。没有立场，那这是什么呀？这就成了滑石蛋、老好人了。滑石蛋、老好人，你怎么说怎么来。没有立场，看着只是一种顺从、随从，他里面就没有原则、没有标准，那自然就不存在顺服神。咱信神，你顺服的是谁呢？我今天跟你说了，肖红跟你说了，如果你顺服了，这又成了顺服地位了，是吧？顺服地位、顺服权势。你说的“今天她能用，再次用上她，也行吧！”这一句话就是对我的一个定罪，怎么是对我的定罪呢？你定罪我做事没有原则，“你说啥就是啥，你说了算嘛！”如果你是顺服神的人，你不应该管我是什么观点，你应该拿出你的观点态度来，对吧？我今天还没有说班竹荏该放下，还是该提起来，最起码你得有个观点态度，“班竹荏怎么怎么了，她拦阻神工作了，她不配合，不接受修理对付，对抗呢，不能用。”就不管是谁问起这个事了，你都是这句话。肖红问你，你是这句话；弟兄问你，你还是这句话，这就是有原则，用人得有原则。怎么导致你这样的呢？你做什么事没有原则，所以就导致你走得糊了。怎么糊了呢？前段时间说任莊不作工，为什么说她

不作工呢？因为她没有原则。这个事情能做不能做？没有原则就没法做。没有原则，一做肯定就出错。那时候肖红说任茔不作工，任茔听了这句话难受，她看到自己不作工的时候，她不是去认识该怎么作工，作工的原则是什么，按原则去作工。在任茔心里想的是："你肖红说我不作工，我得学着作工，我得学着担当。"然后她下去就来了个人事调动，撤的撤，换的换。但你要撤换的时候，你是不是该和肖红商量一下呀？"这个人，我看他不合适，我给他调动一下，我把他撤换了。"但是你没有和肖红说，就是撤换完了也从始至终没和肖红说。肖红在问你的时候，你说："撤换了。"肖红说："你撤换人怎么不和我说一下呀？商量一下，看合适不合适。"在任茔那边还憋着一肚子气呢，"我和你说吧，你嫌我说，你说我不担当、不作工。"原来为什么说任茔不作工，因为她不下决定，"你说吧！"她向来就是"肖红你说吧！你说撤我就撤，你说立我就立"，所以刚开始任茔是有一种依赖性，就是"你说然后我做，你说一个我做一个，我做了以后我给你反映回去"，就成了一个机器人一样。成了这样的时候，肖红说："你自己不担当、不作工，你自己就不能担当？"任茔在这受了气的时候，"我得作工，我得担当。"然后就开始作工呀。在作工的时候，你做一件大一点的事情时，"这个人适不适合做带领？"是不是该和肖红说一下呀？商量一下呀？可是你不商量。你为什么不商量呢？"是因为你肖红说我了，'什么也和我说，什么也让我给你决定'，所以我不和你说了，我得长大了，成人了。"长大成人了，就什么也不说了。什么也不说，撤了以后，发现不合适，肖红再问她，"你怎么就不和我说呢？"你说任茔在那里难不难？"我问你的时候，你是嫌我不作工，嫌我问你呢！等我做事的时候，我不问你的时候，我独立作个工作吧，你嫌我啥呢？你嫌我不商量，不问你呢。你说问你对，还是不问你对？我怎么也不对！"任茔难在这个里面了，作工还是不作工？她不是从这里边找这个原则，"什么事情，应该是我根据原则自己来作工，来卡着下面的人做。什么事情，得我和你肖红商量、协商以后，最后做出决定。"她不是这样有分辨、有认识了去解决，而是在里边找一个规条守。肖红再这么说她，她再下来作工，还敢不敢作工了？就不敢作工了。所以就导致怎么呀？"我在教会里边，我只是交通、交通、交通。"该处理、该撤换的，她敢不敢处理、撤换？（不敢。）不敢撤换，这不就没事了嘛！但是，你这么一来，教会的工作还能通行下去

吗？（通行不下去。）又通行不下去了，这就导致该撤的撤不了。然后她自己也是困惑、难受，在她心里就是，“肖红天天抓我的不是，话不能说，我要说出这个话来就是啥呢？就是不顺服，对带领工人不顺服。”可是，任茔这儿有路走没路走？（没有。）没路走。她没有从里边去学习、去认识哪些事情该商量，哪些事情不该商量，而是活到一个死圈圈里边了，“我说还是不说？说还是不说？”难在里边了，“我不能说，我只能憋在心里，憋着，藏到心里边”。所以做什么事情就怎么呢？她就憋着，还得小心谨慎着。她小心谨慎是种啥呢？是种无谓的恐惧。一到了做事的时候，“这个人我处理不处理？”就开始犯难了，“我处理，我和肖红说不说？不说，肖红会和我说什么？我要是和她说了，她会和我说什么？”任茔在这些事情上，用了大量的思维，在这些事情上用了大量的思维的时候，当肖红再跟她说“机器坏了”，她还顾得上管是“机器坏了”，还是“树枝坏了”？（不管。）顾不上了。她只顾这个了，所以树枝坏了就树枝坏了，“咔咔”我给你转发过去，顾不上管这些事情，所以导致常常在作工上边该用心的时候没有用上心。任茔，我说的这个是不是实情？你的大脑里边是不是运转着这些东西？有没有？（任茔：呀！要不是你这么交通，我意识不到这么……）我解剖出来以后，是不是你的情形？是不是你在这儿正难过，大脑里边受着压制，还要成了抑郁症呢。肖红给你的这个无形的压力，说压力又不是压力，说不是压力它又是压力，让你不得释放，有没有这个？（任茔：你说不释放，我还感觉不到不释放。）作工作的时候，本来该问的事情，你敢不敢问？你受辖制了，不敢问。就好比找人才呢，什么是人才呢？这些事情你要是不明白，是不是该问肖红呀？能问不能问？“一问的话，肖红又说我了。什么是人才？我这么大的人了，连这也不知道？我啥也得问？我得自己去分辨、认识吧！那什么是人才呢？能撇、能跑的是人才！”这是不是人才？在人的习惯里边、思维里边，能尽本分的，能撇、能跑，这就是人才。所以你去那边作工的时候找的是什么人呀？你去了那边找出来的人才就是能撇、能跑的。年龄大了，出不来了，这个能用不能用？（不能用。）不能用。所以说就即使当过带领，当过讲道员，有资本、资格的，可选的这些人，因着年龄大了，也选不上了，也不用了。什么人能撇、能跑呢？追求的人。什么是追求的人呢？有热心的人、有劲的人。什么人有劲？刚进来的新人有热心，还有什么人有劲呢？追求地位的，

他也有劲。你给他地位，他跑得特别有劲。所以在任茔用人的时候，这个原则就是能撇、能跑，所以任茔选出来的就是新人，刚过来的人，而且还有什么人呢？还有就是从来没有跟过教会建造的人，还有的是2014年、2016年接受的，一来就是跟的国度建造，教会建造都没跟过，来这儿还让做区带领呢！这些人是不是你一手提拔的？有没有？（任茔：就是戴杜心和夏新羽。）好几个了吧！好几个都是，选出来的都是新人，或者是追求地位的人。在任茔这儿看，这些人都是些啥人呢？这些人都是人才。任茔在这里没有寻求原则，没有寻求什么是真正的人才。我刚才说了，我说你作工与生命进入没有结合起来，你注重的只是外边的一个跑，没有真正的要达到一个果效。作工要什么呢？要的是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维护神的工作。这些人能维护了神的工作吗？（维护不了。）所以说这些你都没有考虑。

任茔，戴杜心和夏新羽打架，你知不知道？（任茔：那时候我都过来这边了。）一开始聚会，我见了七八个人，我一个一个地问这些人的经历的时候，戴杜心给我的印象是啥呢？人家戴杜心还是算可以的，人家最起码还是2004年、2006年就开始跟上了，人家是有资本与资格的，其他人都是没有跟了几年的新人。所以戴杜心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人家还是这里边的正经人才啊，说话也利索，是人才！跟他们交谈的时候，他们才说戴杜心和夏新羽打架了。夏新羽是个新人，没有跟过教会建造，是吧？（嗯。）没有跟过教会建造，一来跟的就是国度建造，你想吧，她有啥呢？但是她们两个人配搭，还做小区带领。戴杜心是2004年、2006年进来的，她看得起看不起夏新羽？夏新羽是个新人，戴杜心肯定看不起夏新羽！她们在一起配合的时候，在一个接待家，戴杜心跟接待家说她在哪儿作工，跑哪儿、跑哪儿，哪儿的接待家给她吃什么、喝什么，夏新羽就和戴杜心说："咱在人家接待家不能说这些话吧？你说这些会造成什么影响？"夏新羽这么一说，戴杜心能接受了吗？（接受不了。）"你一个新人，你算哪根葱？你还说我呢？"戴杜心避开接待家就直接说夏新羽了，还说什么了？（肖红：夏新羽说戴杜心呢，"我看见你以前是那种嚣张跋扈的，现在我看你都变了。"戴杜心说："你以为我变了？我也没变。"）这是干啥呢？开始明干了，"我就没变！"意思是"你给我提意见干嘛？"明着给夏新羽打回去了。打回去以后，夏新羽还有一种态度，就是和戴杜心配搭

不成了，就走了，是吧？（肖红：嗯，就哭着走了。）夏新羽就哭得不行，戴杜心还打夏新羽呢，夏新羽就要走。夏新羽要走，戴杜心就咋呢？“你不能走……”（肖红：“你要走也行，把工作交了”。）她们是配搭，戴杜心还不是上层带领呢！戴杜心就说：“把工作交了再走。”厉害不厉害？“工作还没交了你就走了！”夏新羽当下说了话以后，戴杜心就不让她走，就要让她交工作。夏新羽越哭越难受，最后哭着走了，就去和上层带领告状了。人家戴杜心也告状了，说“夏新羽撂挑子走了，这边工作还没交接，她就要走呢”，夏新羽是个新人，也不会伪装，过来告状了，其他人一听她的这个语气、态度、说话这么强硬，人家戴杜心没有强硬，所以她们看着就是啥呢？“呀！在神家还有这么大的……”她们把这说话强硬当成了血气，就让夏新羽悔改，“你悔改，为什么不认识自己？你为什么要撂挑子？人家别人还没有接手你的工作，你怎么就能走？”夏新羽能听进去这话吗？（听不进去。）听不进去，她就控告，“你们和戴杜心是一起的，是她的保护伞！”所以就和上级带领就打起来了，争执起来了。争执起来的时候，戴杜心反过来还说让夏新羽干啥呢？让她悔改呢！让她认识自己呢！你说这人恶不恶？夏新羽在戴杜心姑娘家放了一包衣服，走的时候忘了拿了，就让她们放好，说她下次过来拿呢。等人家来拿的时候这个东西丢了，找不见了，谁也不承认，没办法，那就让带领把这个钱赔了。戴杜心出钱了没有？（肖红：戴杜心出的多点，那俩带领出100块钱，她出300块钱。）夏新羽就觉得“丢就丢了，我还让神家赔？也不好意思，这个钱我也不能要。”她自己又拿出100块钱，这个钱再加上她们出的钱，就把这些钱奉献了。戴杜心抓住了，“认识自己，你为什么要奉献？你为什么要奉献？”你听听这话是什么意思？还几次三番地让夏新羽认识自己，“你为什么要奉献？你给我说出个一二三来，你为什么要奉献？你怎么就不认识自己？”几次三番地说，就这样的一个人，她们看这个人还觉得怎么呢？“这个人会作工，用起来。”这个人在和粒沐配搭的时候，粒沐给她安排工作呢，她在接待家就能说啥呢？“老娘怎么怎么了”！（肖红：不知道粒沐给她发了个啥，她就说“老娘就是这”！）怕不怕？（怕呢。）神交通说敌基督、恶人说啥话了？神说：“一点都不知道收敛，公开就这样说，‘我要是不信神，我尿过谁！’公开炸刺，公开叫嚣，公开让别人知道‘我是流氓我怕谁’。是不是公开说这话？恶霸、恶棍、流氓有什么好显露的，有什么

好夸耀的？敌基督就能这么夸耀，以前做过恶霸还当成光荣历史了，来到神家炫耀。你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这是真理掌权的地方，这是神拯救人的圣洁之地，怎么能容得你说这鬼话呢？敌基督没有廉耻，不知道这是鬼话，还把它当成好话、当成真理来炫耀，真是无耻之徒，不知羞耻，让人厌憎。”（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十六）》）这人在神家还是老娘呢！给弟兄姊妹当老娘了，这人能用？就凭这些，我知道以后，这人就不用了，直接回家吧！不考虑她了。在了解、知道了她的人性、性情以后，再听她说出的这些话，怕了呀！这人多危险！就不要说提拔她当带领了，让她在神家，这都是宽待她了！肖红说：“再给她一次机会，悔改悔改，看看。”我说：“不用给她，不用看，不看了。那还看啥呢？再缺人，也不能用这种人！”咱这是说到用人方面了，是吧？（嗯。）你们提拔这个人、用这个人的时候，是任茔提拔的吧？（任茔：当时我在别的地方呢，我刚过来的时候人家就是当的教会带领。）原来在教会当带领呢，是吧？（任茔：当过。）从教会带领往上提拔的时候是你提拔出来的，是吧？（任茔：那是粒沐把她提拔起来的，那时候她就是小区带领嘛！）哦，对！就这样的人还是区带领呢，这人能做区带领？一级一级怎么提拔上来的？那时候是粒沐作工呢，你和粒沐过去作工呢，戴杜心在教会就没有流露？（任茔：那时候看不出她这么多败坏，真没有看见。那时候看见她作工各方面还差不多，人也能够配合，虽然在交通这方面缺少，但是她工作方面看着还能往起抓。）所以说，你们在这儿衡量人的标准就是“工作方面能往起抓”，在你看哪方面工作能抓起来？你抠过没有？是能抓起工作吗？是什么？（任茔：能跑。）能跑、能撇。再一个，这种恶人在教会是不是能掌管人、控制人？（嗯。）她能掌管了人、控制了人，你就说她能作了工，是不是有这样的认为？因为啥呀？在她的管辖区，人敢不敢说个不？（不能。）那你说，这人是能作了工吗？其他地方，打架了，干啥了，这个地方的人在她的掌管、控制之下，不敢，安安稳稳。就刚才说的夏新羽把她反映过来了以后，柯真真是把夏新羽给打了，我过去是把戴杜心给放下了。如果我不去管，那你说戴杜心是不是就把这片教会给掌管了？（嗯。）那夏新羽是不是就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了？（嗯。）那最后是什么结果？戴杜心把这个教会给掌管了。但在你这儿看，一片“和谐”，那这是谁作工才达到了这么“好”的果效

呢？你把这个“功劳”全部降在谁头上了？戴杜心的头上了，她成了“功臣”了。咱说这个事情是要说啥呢，是要说你只是把能撇、能跑当成了作工。从外边看她作工呢，这就行了，但你始终没有站在神一边看事，始终没有寻求什么叫作工。那什么叫作工呢？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维护神家利益，是要人人能起来见证神，能让神话在神家掌权，让人都能高举神、见证神，这才是作工。信神就是得着做人做事、看人看事的准则，能寻找到做人做事、看人看事的准则，这才是作工。你找不着这个准则，你再作多少，也不叫作工。咱作为带领是带着弟兄姊妹得真理呢，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实行真理，实行真理的过程中尽本分，互连着呢！咱把作工、进入分开了，不看果效，只看了个外表。

作工与进入的关系（五）

还有李小锁，在那边不作工只打岔、拦阻，你给她交通过好几次了吧？（任茔：嗯。）她故意刁难，故意打岔，你为什么不处理？她不出来作工，别人追着她出来作工她都不出来。她自己不作工，还不让别人起来作工，别人一起来作工就拦阻，你说这样的人还能当带领？在教会一直打岔、搅扰，我听他们说你处理过两、三次了，是吧？（任茔：去年几月份过去……）不管你处理过几次，你处理这个的过程中，你觉得是生命进入的过程，你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解决教会的纠纷呢，但你就没有分辨分辨他们之间是派别之争？还是正邪之战？哪些人是该处理的？哪些人是该帮助的？咱有没有原则？怎么还能让打岔、搅扰、拆毁的人一直打岔？不仅是让她存在，还让她当二线指挥？（任茔：那时候就把她换下去了，怎么现在又成指挥了？）换下去就是从带领直接换到二线指挥，不是你在这儿换的？是你换的，是吧？（任茔：嗯。换下了之后怎么又让她当指挥？）就一直是在当指挥呀！她撤下来后不是一直是指挥？（肖红：从做带领撤下来就在二线做指挥了吧？她还做啥了？你怎么说“怎么又成了指挥”这话呢？）（任茔：把她换下以后，她是队员，不是指挥。）任茔，给你举这些例子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咱没有去作这个实际的工作。现在能认识到了吗？什么是实际的工作？（……）交通了几次，你看见她是什么人的时候，你该处理就得处理，该放下就得放下，该调整就得调整，在作这些工作的时候，你该问的时候就得问，该商量的时候就得商量，咱做每件事情是不是都得有原则呢？刚才咱交通了什么是顺服，该怎么顺服了，是吧？你要调整撤换带领，该问肖红还是不问肖红呢？怎么算顺服？如果你找不见路的时候，最起码得怎么呀？最起码得能意识到神鉴察，神看着呢！如果你真觉着神看着你呢，那你再做这个事的时候，是不是就会做了？因为什么得这样去走呢？咱是不是有好多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去走，无路可走了？不知道怎么就是顺服了，不知道怎么做神就承认、认可了，这个事多吧？（多。）那遇到这个事了，怎么办呀？我刚才跟你说的是什么办法呀？来到神面前，让神鉴察。你敢拿到神面前让神鉴察，基本就合乎真理了。多数时候你无路可走了，你也没有来到神面前，没有敢让

神鉴察，所以你无路可走。就如神交通的保管祭物这个本分临到的时候，神说：“假如说一个人临到了保管祭物的本分，这个本分让他接触到了神的祭物，那你说这事是不是神安排的？这个不用质疑！你临到的事都是神所安排的。当你临到这事的时候，神就会在暗中观察，看你怎么选择、怎么实行，你心里怎么想，这个结果是神最关心的，因为神要通过这个结果来衡量你在此次的试炼当中是否达到了神的标准。但是当人临到事的时候，人往往不去想为什么临到这样的事，神的要求标准是什么，神要在人身上看到什么、得着什么。当他临到这事时只在心里想：这个事临到我了，我得小心点，不能大意！不管怎么样，这是神的祭物我不能动。具备这么简单的一个想法，他就认为尽到责任了。这个试炼的结果是满足神了呢，还是没满足神呢？你们说说。（人如果有敬畏神的心，临到接触祭物的事，就会想到这是容易触犯神性情的事，就肯定会在这方面谨慎。）你说的有一点贴边，但不是太到位。遵行神的道不是在外表守规条，而是在你临到这事的时候，首先你把它看成这是神摆布的一个环境、神交给你的一个责任，或者是神对你的一个托付，甚至这个事临到的时候，你应把它看成是神对你的试炼。当这事临到你的时候，你心里得有一个标准，你得想这个事是从神来的，你应该怎么做才能尽到责任，对神有忠心，怎么做才能不触怒神，不触犯神的性情。刚才我们说到保管祭物，这个涉及到祭物，也涉及到你的本分、你的责任，这个责任是义不容辞的。但这事临到你有没有试探？有试探！这试探来自于哪儿？这试探来自于撒但，也来自于人邪恶的败坏性情。既然有试探，那就涉及到人该站住的见证，站住这个见证也是你的责任与本分。有些人说：这么小的一个事，有必要把它拿来大做文章吗？有必要！因为要想遵行神的道，就不能放过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周围所发生的任何一件事，哪怕是枝节小事，只要临到我们，不管是我们认为该注重的或者不该注重的，我们都不能放过它，都应把它看成是神对我们的考验。这样的态度怎么样？如果你有这个态度就证实了一个事实：你的心是敬畏神的，你的心是想远离恶的。你有这个意愿想满足神，你实行出来的就离敬畏神远离恶这个标准不远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怎样认识神的性情与神作工要达到的果效》）一个人是把祭物保管好了，他管好了只是说他会做这个事了，这个钱没有丢失。就和尽本分一样，你把这个本分尽好了，尽对了，可能是你多年作工的经验、教

训，在这个事情上你会作工了，也可能是你碰巧做对了，但是你没有去问神就那么做了，在这件事上，神没看见你的态度观点，那神能对你满意吗？所以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得能意识到神看着呢，得能问问神。怎么就是问问神呢？在你做事的时候，神看着呢，当你意识到神看你的时候，你还敢胡乱做吗？你没有原则你能做吗？那出来的答案就不一样了。好比说，任茔在那里糊着的时候，“这件事情我该不该问肖红呢？”神看着你呢，你能意识到神看着呢，你就接受神鉴察，让神鉴察，“这是件什么事情？这件事情我用不用跟肖红说？我不跟肖红说的目的是什么？神看着呢！神看我是不是懒得不作工，不承担责任，推到肖红身上。”如果是这样的观点态度，你自己是不是知道的？（任茔：嗯，对。）你自己知道，那你敢让神鉴察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不敢让神鉴察。你如果是“我不能推脱责任，那我就得敢于担当，去寻找原则，神看着呢，看我找原则了没有。”那你自然就谨慎小心寻找原则，按原则办事了。在面临一件大事的时候，如果你受辖制，“肖红说我了，说我就不作工，那这件事我该不该做？我要是做了吧，这是个大事，我怕又做错。可我要是不做这个事，肖红又说我不作工。我问肖红吧，又怕肖红说我啥也不承担、不担当。”当你举旗难定、无路可走的时候，你只能来到神面前让神鉴察。但当你让神鉴察的时候，你的那个鬼道道出来了又不敢见神，不敢见神就放不到桌面上了，“这件事我怕做错，但我为什么又不问肖红呢？我找原则找不出来，我为什么不能和肖红商量一下呢？我不和肖红商量，怕什么呢？哦，怕伤着我的虚荣脸面，怕肖红对付我，怕肖红说我不承担。可是我没有不承担呀，我只是和她商量一下，我没有要把这个推给肖红，让肖红做呀！我只是和肖红商量一下、协商一下，肖红也没有说过不能商量呀！”你一来到神面前，一让神鉴察，你是不是就有路了？就会实行了，“这个事情，我就得和肖红说。”如果一拿出这件事，你觉得这不是件大事，你就会想：“那我为什么还问肖红呢？其实我问肖红心里边想的是啥呢？我问肖红了，和你说了，肖红你知道了以后，再有什么需要承担责任的时候，你就不要说是我怎么怎么了，我是问过你的，你是知道的，所以说我就要计划问肖红。可是我这些存心对不对？我知道神看着呢！我把这些存心拿到神面前让神鉴察，琢磨我这是在干啥呢？哦，我这是推脱责任，是要把责任推到肖红头上，我这是不敢担当，自己不求真，还推脱责任。不行，我得看看做这件事的

原则是什么。找着原则，我敢于担当。遇上处理恶人的事了，我不敢去处理，我推给肖红，我没有正义感，不行，我要敢于担当！只要我知道他是恶人，知道这人该处理，我就不用再问肖红，我就直接去做了。”这个原则是不是就出来了？也有路了？你这么做完以后，那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属于顺服神的。那怎么就是顺服神摆布的环境？神摆布了这个环境，这恶人出来了，肖红在这训你呢，嫌你不处理恶人，在这个环境里边你该顺服谁？如果你不寻求神，没有意识到神在看着你，也不是让神鉴察你，然后你还说你要寻找顺服神的路，你所说的和你所做的是打架的！“我要顺服神，那我该不该和肖红说？和肖红说吧，肖红说‘你看不见他是恶人？你看见他是恶人，你不应该处理？’不和肖红说吧，肖红说我做什么事情也不和她说。反正怎么做都不是顺服神。”当你看到神鉴察你的时候，你是做在神前的，不是做在人前的，你就没有那么多的辖制，你是顺服神的，那你做出来的这些事也是合理的，而且基本是合乎真理的，因为你做在神前就相当于和神商量、和神在协商了，问神了。你不来到神面前，经不住神鉴察，你就相当于是没和神商量。你不和神商量，你是直接找带领，那你只是和带领商量了，和人商量了，不是和神商量了。所以说任茥在这儿没有从这里边找一个实行的路途，只是用一种中庸的办法，“我顺服、我顺服”，哎，你只是看看方向标，看看肖红说什么，“肖红你要求我说了我说，你不要求我说了我就直接做。你要是卡我卡得严了，我做，你卡我卡得不严，我就不做。遇一件事情，你要是卡我了，我就问问你，你要是不卡我了，我就不问，或者是他们说什么了，我告诉你，给你传个话。”你不管这个事情是不是事实，是不是实情，你只管传达。当肖红再一抠问的时候，把你抠蒙了、抠哭了。人家问你，你也不知道，然后你才又去问呀！当你临到一件事的时候，你能够来到神前，接受神鉴察，“神看着呢！我得了解，这是啥事呢？我作为带领，听到下边人报过来那个弟兄出车祸了，我该怎么办？该怎么处理？神看着我呢！”这个时候，你敢随意做？你敢一下就推给肖红、报告给肖红？你是不是该落实？因为神看着你呢，你不敢不落实，你不敢不求真。这是咱以后的一个实行路途。也就是神说的，当你做什么事能够问神的时候，就是敬畏神远离恶的一个开端，这就开始走上敬畏神远离恶的路了，这也是你信神的开端。为什么做什么事让神鉴察呢？咱以前交通过，你做什么饭是不是得问问你妈呀？你问了你妈，

再做这个饭，那基本上就是合你妈心意的，所以说你做什么事情得让神鉴察，只要你敢让神检查，那基本就合乎真理了。

神说："你们都不应满足现状，对神的工作不能三心二意，不能不当作一回事，应该处处想着神，时时念着神，事事为着神，说话做事把神家利益放到首位，这样才能符合神的心意。"（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既信神就应为真理而活》）每临到一件事，都能处处想着神，时时念着神，事事为着神，"肖红说'机器坏了'，我看成是'树枝坏了'"，当你准备告诉我"树枝坏了"的时候，你能意识到神在看着你，"神看着我呢，这环境临到让我看见'树枝坏了'，这树枝还有好坏一说呢？"当你意识到神看着你的时候，你还告不告诉我"树枝坏了"呀？（不告诉了。）你就不告诉我了。在神看着你的时候，你再告诉我"树枝坏了"，你说你是啥呀？所以说，当你再看见是"树枝坏了"的时候，就要想呀，"不对呀，树枝咋还有坏的呢？"你是不是就重复问问肖红啊？"哎，怎么是树枝坏了呢？"再一问的时候，还没问呢，就看见是机器坏了，"哦，是机器坏了，是我眼花了。我得告诉弟兄一下是机器坏了。"这个事情还能发生吗？就发生不了了，在你这里就制止了，你看见自己眼花了，看错了，就制止了。任茔也是一个口快，不省察，不反思。从你那次问我去看病的事上，就足以证明你说话不过大脑。（任茔：没有思维。）你不是没有思维，要是没有思维还不会问这个话了，是吧？那你是没有什么？做事不三思，不考虑，不省察，也不严谨。你看你说的话、做的事是不是都是这个原因？（任茔：嗯，都是。）不当回事。神说："当警戒你的口舌，免得因你的口舌中了恶人的诡计。"（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新时代的诫命》）"事必三思免之后悔，这是你当守住的。"（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寻求神的意思做到最大程度地实行真理》）这些事你要是都三思了的话，还有这个事吗？你说是眼花了，那我的肚子就是再大，你也不能眼花得看成是我去看病了呀！再说了，那是你的一个猜测，猜测和眼花没关系啊。你刚才说你没有思想，没有思维。（任茔：嗯。）你不是没有思维，你是有思维的，你如果没有思维的话，你见我出去了之后联想不到我去看病。你如果没有思维的话，你给他们也解决不了那些问题。你还能看了他们的问题，证明你是有思维的。虽然你是有思维的，但是你不反思、不省察，这又想到一个什么呢？为什么他们看到你处处在见证

自己、高举自己呢？这也是因为你不思维、不反思。你要是有思维、有反思的话，你说不出这话来。行政的第一条就是不能妄自称大，神说："人不得妄自称大，不得自尊为高，当敬拜神，尊神为高。"（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国度时代神选民必须遵守的行政》）咱信神多年了，咱还能妄自称大，因着什么？不反思，然后随口一出。现在不能随口一出了，得考虑一下这话能不能说，该怎么说，就是神说的得沉着稳重。这也算找见一个问题了啊，记住了吧？（任茔：嗯。）在你这里边有几个问题？刚开始说了一个什么问题呀？（任茔：不反思，不事必三思。）不反思，不省察，随口一说。你要反思、省察，这难不难？不难吧？这个不难。今天主要在大的方向上还说了个什么问题？（任茔：说我没有原则。）因为啥没有原则呢？大的方向是什么？（任茔：没有立场，容易让人利用。）这是你的表现，根本原因在哪里？（她把作工当成了自己的进入。）她不是把作工当成进入了，她是把外边的一个撇弃跑腿当成了"这就是作工"，她信的是一个规条方式，认为这就是作工。然后呢，任茔认为她和你谈的这个、交通的这个就是生命进入，解决问题就是生命进入，她走在了这里边。所以说任茔所做的这些都成了一个做法、成了一个表演，都是人在做法上边的一个表演，生命进入也当成一种做法了，没有真实地去改变她的看事观点，这是任茔所走的一个错误路线。所以，她的根本原因是作工与进入没挂钩，分开了。

神说："你看看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不是能拿到神的面前，你如果不能把自己所做的拿到神的面前，说明你就是作恶的人，作恶的人能被成全吗？你的所作所为、一举一动、一个存心、一个反应都能拿到神的面前，就是你平时的灵生活，祷告、亲近神、吃喝神话、与弟兄姊妹交通、过教会生活，以至于你的配搭事奉，都能拿到神的面前接受神的鉴察，这样实行才利于自己的生命长大。接受神的鉴察的过程也是人被洁净的过程，你越能接受神的鉴察，你越得着洁净，越能符合神的心意，你就不至于放荡，你的心能活在神面前；越接受神的鉴察，撒但越蒙羞，越能背叛肉体。所以说，接受神的鉴察，这是人该实行的一条路。无论做什么事，就是你与弟兄姊妹交通时也能拿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鉴察，你能存心顺服神自己，这样做你的实行就准确多了。你的所作所为能拿到神面前，接受神的鉴察，你才是活在神面

前的人。”（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成全合他心意的人》）咱去教会里解决问题，就以这个为方向轴，他们之间打架也好，发生争执也好，敢不敢拿到神面前让神鉴察？不敢拿到神面前就是作恶的。任茔给他们处理问题，也经常抓他们这个存心、观点、态度、心思，是这样解决的吧？（肖红：嗯。）任茔，那你的存心、观点、心思能亮在光中吗？你说说你信神的存心、观点是什么？你走这条路的存心、观点、态度是什么？你给他们解决问题的时候，你的存心、观点、态度是什么？你在尽本分抓这个工作的时候，你的存心、观点、态度是什么？咱们在一起交通的时候，你的存心、观点、态度是什么？你既然能抓住他们，那你自己应该是更加清楚的，对吧？能不能说说你给他们解决问题的时候，你的存心、观点是什么？（任茔：那时候的存心、观点就是想着他与神的关系怎么接通，就是作这个工作呢，让他能明白神的作工，让他能听明白你交通的那些话，就是这个态度、观点。）那你在作工作的时候，你的态度、观点、存心是什么？好比说，你去一线给他们聚会的时候，你听见他们说的那边出了车祸了，那时候你的心思是什么？（任茔：那个人已经送到医院里了，我看这个事没有给一线聚会交通要紧、重要，就把车祸的那个事搁置了，不管了，当时就是这个态度、观点。后来听说伊追秋在网上贷款了，一下就害怕了，马上就意识到这下给神家闯下大祸了，这不跟肖红说不行了，所以就赶紧和肖红说。那时候就没有当成事，这一下就成了大事了，这可咋办呀，那天下午给小区带领聚会，才赶紧和肖红说了。我主要就存在你说的那个问题，没有根据神话的原则去做，就是凭着己意，凭我自己掂量哪头重就先做哪个，哪头轻就后做哪个，也没有个原则。没想到这么作工就闯下了这么大的祸。）刚才你说一临到这个事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事大了，闯下大祸了，赶紧和肖红说。（任茔：也知道闯大祸了，那不赶紧说还等啥呢？）只是说是闯下大祸了，得赶紧和肖红说，你就没有想到“神看着呢，让我进入什么呢？问问肖红该怎么做呢”？（任茔：这时候我没有想这个，确实没有想。）没有反思，没有省察。（任茔：要不是肖红今天说出我信着她呢，我还意识不到，这么一说好多就是跟肖红交账呢。）这个时候是不是该来到神面前呢？该想到神看着呢，不是肖红看着呢。你该不该给肖红交账？你应该给神交账，“神看着我呢！”神看着你了，你该去干啥呢？你该不该去落实、核实？可你没有去落实、核实，你第一

时间想起来的就是给肖红反映。你也不管这个事情的真真假假，就先去说了。（任茔：就是这方面，要不就……）还没有核实清呢就给肖红先报过来了，万一让人高血压发作了呢？还要吓死人呢，你这是检验了一下肖红的承受能力。咱这个事不只一次两次，都有好几次了。还有什么事呢？还有环境方面，上次说的什么事，也是先报过来了，随后不是那么回事。（任茔：哎呀，我也想说我这个，我确实是……）是吧？光我知道的就有好多事呢，在你这里经常出现谎报军情的事情。（任茔：怎么这么多事，在我身上也唤不醒。）咱遇什么事不是先去反省认识、去分辨，去证实一下这个事情的真假，然后想着该怎么去处理、解决。要么是不说，要么就是“突”地一下就给了肖红了。你先分析一下，看是什么问题，看你能不能处理了。（任茔：那一次你解剖我的时候就说，“等你落实了，这些人都要出了事了。”解剖以后，在这个做法上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做，到底怎么是合适，怎么是合乎神的心意，假如发生一件事以后，我是不是也得说“这个事我还没核实呢，我先跟你说一下。”我把话这么一说，我觉得这是不是也合乎原则？假如说这事是大事，人家给我报过来以后，我是不是就能这么去说呢？还是说我什么时候核实清楚，再告诉肖红呢？我在这儿还翻不清。）你汇报的这个信息，是他们汇报的就是错误的信息，还是说你在汇报的时候看错了呢？（任茔：信息是他们的信息。）你就好比说你汇报的“树枝坏了”这事。（任茔：这个里边是给你写错了，要是把信息转发一下就错不了，他们的消息又涉及到传达，呀！我就是有也不知道，有时候我还就是糊了。）你看调查的事情得多长时间，如果是三、五分钟，十来分钟你能把这个事情调查出来，那你就先不需要汇报，你就把这个事情调查清楚，事实究竟是什么？准确的数据是什么？如果你要调查这个事情还得三天、五天，那……（任茔：一个晚上人家也回复不了这信息，还觉着不给肖红报不行呀，赶紧先报回去，自己心里这么一想就报过去了。报过去，人家又不是这个情况了，又让重新落实一下，他们反映到我这儿的空话也不少，也不切合实际，肖红说：“你看你给我报的这个……”）你先给自己留一个调查核实的时间。（任茔：嗯，在这儿弄得我……我这一段确实也就是脑子糊了。）最起码留上半个小时的调查时间，找着当事人，打电话问了，核实了。如果当事人联系不上，还核实不清，没办法，那就一句话，“传闻：……情况，当事人还联系不上。”最起

码人一看这不是从当事人那里直接传出来的，心里边还有等待真实状况的一个余地。可是从你说的话里边，看着你就是郑重其事的，就是这么回事，当再抠问谁说的时候，你又没个确切的话了，要不你就再说上一句话，“据可靠消息，真实情况还在侦查之中。”你说一句这话，他们也就不再想什么了。需要把这话给完善，表达清楚，咱信神了就得有做人做事的准则，你怎么做人，怎么看事，人与人之间怎么沟通、来往，这些得去完善呢，不能说半句话。（任茔：就是这方面确实缺少。）在做人这方面，这是个缺陷。（肖红：我和你沟通的时候，我看着你这样我也受辖制呢，也不敢再说啥，我也在想你是受辖制呢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但是我看着确实是受辖制导致的。）（任茔：现在我可感觉不到受你的辖制。是你感觉到辖制，我还感觉不到。往常确实就不敢说，现在敢说，不是受到捆绑不敢说，“呀，这个不敢和她说……”，防备这方面还认识不到，真的认识不到。）

现在看见自己的问题了？（任茔：现在能看见了。）能看见自己的问题了，有没有路？知道该怎么走吗？（任茔：嗯。这个路知道，有路走。）你给我说说怎么走？（任茔：梁平说我欣赏自己，确实有这方面，所以从这方面再往上走，我欣赏啥呢？再一个作工方面，就是你谈的那些，我在作工方面主要是不核实、不看，没有方向目标，不确定就给汇报过来了，这方面特别地严重，一次一次显明我的就是这个。再一个撤换人方面，该什么时候和肖红说，就是看清、认准了这个事以后得去做，但是得和肖红说一下，这个不是叫传达，是商量。如果我能解决了，我就把问题解决了，解决不了，我就和肖红说一说，和弟兄说一说，我得把事情说清楚，我不能再包裹了，我再这样下去，我觉着我也就和周瑜一样，用不成了。我能听懂，我要是再这样不变化，还不是走的周瑜的路？）嗯，你说的这个是个做法，我刚才交通的只是给你举了个例子，是说你和肖红之间的得怎么配搭，这条路该怎么走？你说的是这一件事的一种做法，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个问题解决了。我和你说的重点就是，你的作工与进入没有结合起来，这个有路吗？（任茔：作工与进入你再和我说，我这会儿还忘了，你说我的作工和进入就没有挂钩？）你觉着挂钩了没有？（任茔：没有挂着，我看着是各是各。）那什么是作工？什么是进入？进入是指什么说的？（生命进入。）生命进入，既然说进入那就是说生

命进入了。“进入了没有？”就是说生命长大了没有？一说进入就是说生命进入，就和生命挂钩。那什么是作工呢？作工就是神给你的工作，神给了你的工作就是作工，你在作神给的这些工作的时候，就叫作工。作工与进入，就是说在神给的工作中，你得有生命进入，这个作工与进入配合起来了。咱常说啥呢？神给了你这个工作，这就是你的作工。咱以前说过啥呢？神给的工作就是本分了吧？作工就是神给你的工作，神给你的工作就是你的本分，把这几个词给联系一下，你就好理解了。你不作工，生命就长不大，所以这个作工就是一个工具，就借着这个工具让你得着生命，这就是作工与进入。任莊是把作工与进入分割开了，这样说你就好理解了吧！（任莊：嗯。）任莊，你这生命进入是从哪里来的？你的这个生命进入纯属空谈，因为你没有和你的作工挂钩，没有和你尽本分挂钩。你在帮助他们的时候只是用你的眼睛来看，你看见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借着你看见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这仅是把你看见的说出来了，这不是生命。就像说保罗，神对保罗的开启光照是不是也不少啊？（嗯。）但是保罗仅仅是把这些光照给了别人，他自己没有得着，因为他自己没有实行。就是说你能够在教会里边解决这些问题，你仅仅是把这些光照给了别人，别人借着你的话能看见他与神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的。你看见他与神的关系了，但是你看见你与神的关系了没有？（任莊：没有。）你的生命进入在哪里？你与神没有关系，你没有看见这个，那你与神没有关系这个解决了没有？也没有解决。所以说，这不等于你有生命进入。那你与神之间的关系是怎么产生的呢？你怎么看见他与神的关系不正常的呢？你是借着他们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对本分的这种态度观点，看见了他们与神的关系，看见他们的生命进入，看见了他们的生命小得可怜，那你与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你在尽本分的过程中看见这个了没有？你没有去看。你只看了别人，没有看自己。为什么说你没看自己呢？有没有证据？什么证据？因为你没有什么？（没有生命进入。）那是最后的结果。你没有去反思，没有去认识，那你怎么可能看见自己与神之间的关系？没有反思，没有认识，也就是说你就没去看你与神之间的关系，你看不见你与神之间的关系，那也就不存在你与神之间的关系能解决，你对神产生的误解没有去解决。你把作工与进入分割开了，所以你所做的就都是一种做法，你的生命进入是一种做法，你的作工也就是为了作工而作工。你为了作工而作工，这仅仅

是个作工，就是个雇工，里边没有生命，没有生命就不存在与神之间有挂钩的关系，就是个帮忙的。一个帮忙的作工能不能作好啊？肯定作不好。因为性情没有变化，工作肯定作不好，所以说在人看，你就不作工，就没作工。也就是说，从作工果效上看，看不见你作工，你虽然跑断腿、累断腰，但看不见作工果效。看不见你的作工果效，别人还看见你不作工，你和肖红恰恰相反。在教会建造的时候你看见的是什么？你看见的是他们跑断腿、累断腰，他们有太多的作工经验教训，是吧？在他们身上你能看见什么呢？你能看见他作工了。但是在你这儿呢？你跑断腿、累断腰，别人连你的作工都没看见，什么原因导致的？他有多年的作工经验，你能看见他作工了，他走的是保罗的路，他是奔着什么去的呢？他为了地位、冠冕，是吧？他是有目标的，他是奔着这个冠冕而去作的，所以说他在作工的时候，也是要用上心去作的。他用了心只是与神在搞交易，他不是用敬拜神的心去作工，他是搞交易。他为了得着冠冕，所以说他也是尽上心了，既然尽上心了，那这个工作是不是就有果效？（嗯。）工作有果效，但不等于他和神之间的关系就搞好了，就对了，他只是为了这个冠冕而效力。而任莊在这儿呢？因着她已经把她的那个认为当成就是生命进入，她是不是就认为自己会生命进入了？（嗯。）她来信神要的就是生命进入，她看见自己已经“有”生命进入了，那她还追求吗？所以她在作这些工作的时候就是作工，“我作就行了”，她不是说在这作工中“我还要地位、名誉”，她不要。她既然没有这个追求，那在作工中就不会产生经验教训，也不会学会作工，她仅在作工上边有一个忠心，所以她只注重什么，“我不停点地作了，我作了就行了，因为我在生命进入上已经怎么了？我左手已经抓住生命进入了，右手我作工就行了”，她还考虑这个工作作好作不好呢？（不考虑。）不考虑了。但保罗他要考虑，他那时候不知道什么是进入，他也不追求进入，他考虑的就是得冠冕，所以他一心一意为着冠冕作工，他就这一条路，就得作工、作工、作工，所以他就在作工中学会了作工，他作工就有果效。本身你没有在教会里作过工作，也就是没有经验教训，可以说你是开始学着走路，在学着作工的过程中，你没有一个奔头，所以就和孩子们念书一样，你念书不是为了考上大学，只是为了完成父母给你的这个任务，“我上学、上学、上学就行了，我去了学校，老师说什么什么了，我会做就做，不会做就不做，我能做多少做多少。只要我上

学念书就行了，我没有逃课，我不是淘气的学生，但是我不是为了学习文化知识。”因为啥呢？因为在你这儿你不把学习文化当回事。学习文化就相当于啥呢？就相当于生命进入，人家学习好文化才能咋呀？才能分配好的工作，所以人家为了有个好的工作就得好好学习。但在你这儿，你已经认为自己得着了，“我已经生命进入了，我还给他们交通，在他们那儿当老师，我生命都得着了，我这个作工能作成啥就作成啥。”你没有个奔头，所以说就和学生上学一样，学生在上学的时候如果定了要给他找一个好的工作，他还好好学习吗？那他上学就是为了混个毕业证，因为他父母有关系，还说：“你念书啊，最后拿上个毕业证，你叔叔、大爷是某某单位的，你拿这个毕业证没问题，保证能拿上。”当他知道保证能拿上这个毕业证的时候，他就不把学习当回事了，熬时间就行了。（嗯。）任茔就处于这个阶段，所以说，自己把自己给欺骗了。你看见任茔认不认识自己？她也不认识自己，作工上边有没有进展？（没有。）看着也作工呢，但是看不见作工上的收获，这就是啥呢？这就是关系户所念的书，“我只念书，不学习文化，但是我也不是一个淘气学生。我不淘气，学校能把我开除了呀？我要淘气的话，学校开除了以后我想拿毕业证我去哪儿拿呀？”所以你总得从学校毕业了呀，你这路得走完呀，所以就开始在上学的时候熬日子了。

咱今天交通的是啥呢？交通的是作工与进入之间的关系，是吧？（哦。）作工与进入之间的关系，这个好理解吧？（嗯。）你们有没有这个状态？（有。）是应该有还是通过交通看见就是有。（欣然然：就有这方面的情形，自己能解决一点、看一点问题就觉得自己进入了，有这一方面。）神给了你一点开启光照，我给你交通了一点，你会分辨、认识点人了，但这没有帮助你得到一个生命进入，反倒成了你不作实际工作的一个资本了，把你害了。（肖红：也就是把圣灵作工当作了生命进入，把圣灵的开启光照当作了生命进入。）也可以那么说，但又不完全，因为她是两眼看着别人身上的问题，把自己有的一个分辨认识当成了一种生命进入。（肖红：哦。）就像敌基督、假带领常说的，“我什么都知道呀，就是实行不出来”，他什么都看见了，但他没有去实行，他能看到别人的问题，但他没有看到他自己的问题。任茔能给他们解剖出来，那些不作工作的带领工人，任茔是不

是也能解剖出来？（嗯。）任莊能把他们的不尽心、尽意、尽力给解剖出来，但是她自己的不尽心、尽意、尽力，她看见了没有？（没有。）她不去看自己。她不去看自己，这也就是不实行真理，没有去拿神话和自己对号，她只是拿神话和别人去对号。刚才你说了句什么呀？（肖红：把圣灵开启光照当作了生命进入。）也可以这么说，是吧？（嗯。）她也是有点认识了，有点认识了她就当成自己的生命了，但她没有去实行，那就不是自己的生命。你仅仅是认识了、知道了，也就是说“我什么都明白，就是实行不出来”，这个真理是你实行了以后才能真正地明白内在的含义，才能成为你的生命。就像那个开车的教练一样，你可以当教练，但你不一定会开车，因为你没有实践过。还有一个游泳教练叫谢曼·查伏尔，他能够当教练，教这些人怎么去游泳，培训这些人去游泳，但他自己不会游泳。他当教练教的是一套理论，理论他是知道的，但他自己不会游泳。他没有下水指导游泳，他用他的理论就能够把这些人培养出游泳冠军，当他培训的人得了游泳冠军以后，这些人高兴了，高兴、兴奋起来就把教练抬起来“哦~哦~”不住地往上抛，一猛劲就把他扔到水里了，把教练扔到水里了，“扑通、扑通、扑通”，教练不会游泳，还得别人下去救他，出了笑话了。游泳教练不会游泳，因为他没实践，这是实情。就和今天一样，真理告诉你了，你字句上知道该怎么实行，但你始终没有去实行，没有去体验，没有去实际经历，那你怎么能得着生命？不可能。所以说神必须给你摆设合适的、实际的环境，让你实际地去经历。

作工与进入的关系（六）

神说：“**自从人走上生命的正轨以来，人对许多事仍是模糊不清，对神的作工与人该作的许多工仍是一塌糊涂，一方面是因为人的经历偏差，领受能力差，一方面也是因为神的作工并未把人带到这个地步，所以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对多数属灵的事都是模棱两可。你们不仅对自己该进入的是模糊不透亮，对神的作工更是一窍不通。这不仅是你们的缺欠，更是所有宗教界人士的一大漏洞，人不认识神的关键就在此处，所以这一‘漏洞’是所有追求神之人的‘共病’。就因为人不曾有一个认识神，不曾有一个看见神本来的面目，才导致神的工作犹如排山倒海一样艰难，有多少人为神的工作献身，有多少人为神的工作遭受弃绝，有多少人为神的工作被活活地折磨死，有多少人眼含爱神的眼泪而含冤死去，有多少人遭受惨无人道的迫害……这些悲剧的出现，不都是人对神没有认识的缘故吗？不认识神的人有何脸面去见神呢？信神却逼迫神的人，有何脸面去见神呢？这些并不完全是宗教界的缺少，而是你们与他们的相同之处。就因为人信神却不认识神，人才没有敬畏神的心，也没有惧怕神的心，甚至有的人敢大张旗鼓地在这道流中作着个人想象的工作，按着个人的要求、奢侈欲望作神的工作，很多人都是胡作非为，眼中根本没有神的地位，为所欲为，这不都充分体现人的‘私心’吗？不都体现人的欺骗成分太多吗？人固然聪明绝顶，但人的才华怎能代替神的工作呢？人固然体贴神的负担，但不能太自私了。人的作为真‘神’了吗？谁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为神作见证、承受神的荣耀不过是神破例的高抬，人本身哪有资格？神的工作刚开始，他的说话刚开始发出，人就自觉不错了，这不是自找没趣吗？人明白得太少，就最高理论家、口若悬河的演说家也说不出神的所有丰富，更何况你们？你们别把自己看得比天高，应看自己比任何一个有理智的追求爱神的人都低，这是你们进入的路，看自己比谁都矮一截，何必那么高得了不起呢？何必那么高看自己呢？漫长的生命历程你们刚步入起头，你们看见的只是神的臂膀，并未完全看见神的全部，你们得更多地看见神的作工，需更多地发现你们该进入的，因为你们的变化太少。**”（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作工与进入　一》）咱交通以后再看这个话就能对上号吧？任茔，能不能对上号？（任

茔：能对上一些了。）能对一些了。神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内涵之意，在实际生活中有没有能对上号的话？能对多少？（……）咱念神话的同时你就揣摩着，再接着念吧。

神说："**神作人、变化人的性情这工作是一步无止无休的工作，因为人的缺少太多，人与神所要求的标准相差太远。所以，可以说你们在神的眼中永远是一个刚降生的婴儿，并无多少神所喜悦的成分，因你们毕竟在神手中是受造之物，人若有自满自足的心理不是被神厌憎的人吗？所谓你们今天能够满足神是相对你们的肉体而言的，但若与神相比，你们将永远是擂台上的败类，人的肉体从未得胜过，除非是圣灵的作工，人才能有可取之处。其实，在神造的万物中，人是最低贱的，虽然人在万物中是主人，但在万物中只有人在受着撒但的愚弄，只有人经撒但百般地败坏，人根本没有自主权，多数人都活在撒但的污秽之地中，而且受着撒但的嘲弄，被撒但捉弄得死去活来，受尽人间沧桑，受尽人间的苦难，而撒但将人都玩弄之后便结束人的命运。所以人的一生尽是扑朔迷离，从未享受过神为人预备好的可享之物，而是让撒但糟踏得破烂不堪，到了今天，人更是精疲力竭、无精打采，根本无心去搭理神的工作。人若无心搭理神的工作，人的经历将永远是残缺不全，人的进入将永远是一个空白。神来在地上历时几千年历史，多少个仁人志士被神使用，为神作工多少年，但对神作工有认识的人几乎没有，所以，多少人在为神作工的同时充当了抵挡神的角色，因为人不是作神的工作，而是站着神给的地位而作人的工作，这叫作工吗？谈何进入？人都把神的恩典给埋没了，所以，历代以来作工的人很少有进入，根本不谈对神作工的认识，因为人领受到的神的智慧太少了。可以说，虽然有很多人事奉神，但并未看见神的高大，所以人都把自己当作'神'来让人敬拜。**"（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作工与进入　一》）（肖红：哎呀！这两段神话真好。）对上了吧？（肖红：哦，确实就是这样，不搭理神的作工。我昨天还想呢，就是任茔所作的跟工作安排没关系，跟神话没关系，好像是总要给我交账，所以她才能走到这个地步，她跟神没关系，她总想跟我有关系，"我跟你说了，我确实不会，我怎么样……"这就是问题，我也想交通明白这方面，可是问题在哪儿呢？）"我只想剩存下来，我并没有要追求生命，你让我剩存下来就行，没生命也行。"就是这个问题。

（肖红：我就是找不到问题在哪儿，但这个话就完全对上号了，就是人光作工，不进入，也不搭理神的作工。其实咱下发工作安排的目标、目的是啥呀？是通行神旨意、满足神吧？是怎么能扩展神的工作，是这个，但她不搭理这个，只是说“你咋看我呢？”你只谈自己的感受，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不搭理神作工。）把自己当神来敬拜了。（肖红：这往深里挖就可怕了。）因为你做什么都是按着你自己的意思做了。（肖红：是嘛！）今天让你当带领，这不是神给你的位置？（嗯。）你站在神给你的位置上作着你自己的工作。念完吧。

神说：“**神在万有之中隐秘了多少年，在迷雾之中观察了多少个春秋，在三层天上观察了多少个日夜，在人中间行走了多少个岁月，神静坐在万人之上等待了多少个寒冬，他从未公开向一个人显现，默不作声，悄然离去又静而飘来，谁能认识他本来的面目？他不曾向人说话，不曾向人显现，人要作神的工作谈何容易？岂不知认识神是最难的事吗？神今天向人说了话，但人从未认识他，因为人的生命进入太短浅。在神来看，人根本没有一点资格去见神，人对神了解得太少，与神的关系太疏远，而且人信神的心也太复杂，内心深处根本无神的形像，使神的心血、使神的工作犹如金子被埋没在沙土里一样，发不出一丝光亮。神对这些人的素质、存心、观点感到极度的厌憎，领受能力差、麻木到极点、腐朽又庸俗、奴隶性太大、脆弱无毅力，犹如牛马一样得牵着走，对灵里的进入、对神工作的进入丝毫不理会，根本没有为真理受苦的心志，就这样的人被神作成谈何容易？所以，你们关键还是从这方面着手你们的进入，从你们的作工与进入上来着手认识神作的工作。**”（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作工与进入　一》）

“自从人走上生命的正轨以来，人对许多事仍是模糊不清”，什么是生命呢？顺服神了就是有生命了，对吧？信神就是为了顺服神，你刚一进来就开始传福音，那时候就开始顺服神了。“自从人走上生命的正轨以来”，神开始发声，这是不是正轨？神来在地上，用话语来直接供应，不需要你再去揣摩，不需要你再去想，不需要你在梦中认识，直接有神话供应。“自从人走上生命的正轨以来，人对许多事仍是模糊不清”，咱不要说在教会建造了，就直到现在咱还是啥呢？对许多事仍然是模糊不清。“对神的作工与人该作的许多工仍是一塌糊涂”，给你

们下发了工作安排，你们怎么作工的呀？让你去传福音，尽心尽力地传，结果戴超拓来了个“来，发誓”，为了作工果效而要求人起誓，这就一塌糊涂。在尽本分的时候，与神话不挂钩，与生命不挂钩，这就一塌糊涂。“一方面是因为人的经历偏差”，经历偏差，咋了呢？咱就把“我给别人去交通了、说了，我认识了”当成生命进入了。（嗯。）然后你再作点工，跑点腿，“我不停点地跑了呀！”好了，这就是作工了，这偏差够大的了吧！“一方面是因为人的经历偏差，领受能力差，一方面也是因为神的作工并未把人带到这个地步”，虽然说你跟随神二三十年了，但那只是教会建造，神作工没有作到这个地步。什么时候作呢？在国度建造的时候，这时才作生命供应的工作，审判刑罚才正式开始。所以说，“一方面是因为人的经历偏差，领受能力差”，这就让你看到了，为什么在教会建造时期能作成一班得胜者呢？人家得胜者的领受能力不差。把这话反过来看，之所以在教会建造时期能作成一班得胜者，是因为人家的素质领受能力好，而且领受纯正，经历没偏差。所以说，那你没被作成是因为啥呢？一方面是你的经历偏差，领受能力差；再一方面神没有在你这个经历偏差的人身上作工。这就是“一方面也是因为神的作工并未把人带到这个地步”，神那时候不是带你呢，是带得胜者呢！（嗯，是。）那时是教会建造，你们只管扩展神的福音工作，还不是见证神的时候。这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素质差，一个是神的作工没有作到那个地步。“所以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对多数属灵的事都是模棱两可。”我给你交通的这些是不是都是灵里边的事？（嗯，是。）所以你对这些事都是模棱两可，“对多数属灵的事都是模棱两可”。“你们不仅对自己该进入的是模糊不透亮，对神的作工更是一窍不通。”今天我给你交通了作工与进入，是吧？在作工中让你生命进入呢，借着这个生命进入再来把工作作好，做在神的心意上，借着这个认识神。“你们不仅对自己该进入的是模糊不透亮”，让你生命进入是让你认识自己呢，你拿上手电筒照的是别人，把别人看清楚了，自己不赶紧认识自己。“对自己该进入的模糊不透亮”，好像是“我能够给别人解决问题了，感觉自己有认识了、有分辨了”，这就认为有真理了，其实这是模糊不透亮。“对神的作工更是一窍不通”，给你个本分，让你做啥呢？让你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实行真理，实行真理的过程中尽本分，作工与进入结合起来，在作工中才有进入。“对神的作工更是一窍不通”，就不知道神让你尽本分是要让你干啥呢，你把作工当

成了一个负担，当成了一个包袱，无奈地、应付着、稀里糊涂地作，所以说你一无所获，这就是“对神的作工更是一窍不通”。“对神的作工”是指什么说的？“对神的作工”就是在说作工与进入，就是我给你交通的，生命怎么得着呢？是在作工中才能得着。神为什么要让人作工？就是这样供应你生命呢，神是让你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得着真理，在尽本分的过程中摸着神的心意，在尽本分的过程中能够学会顺服神，得着生命，这就是神作的工作。“对神的作工更是一窍不通”，我以前就交通过作工与进入之间的关系，你跟上好几年了，这是你早看过、念过的，是吧？（嗯。）但是你还是一窍不通。“这不仅是你们的缺欠，更是所有宗教界人士的一大漏洞”，这话明白了吗？（嗯。）为什么说是宗教界呢？因为在他的作工中根本就不结合神的话，与神话无关。（肖红：这个宗教界就是咱原教会的宗教界了，是吧？有没有这个？）这个更是所有宗教界，不是单指原教会的那个宗教界，是在外边所有的宗教界。（肖红：这个也包括了吧？）全包括，所有的宗教界就连佛教也包括在里边了。（肖红：对神的作工是一窍不通，他不管神的作工，他只按着自己的意思，“我怎么信神，怎么能活了”。其实他也不知道能不能活，但就是这么追求呢！）不管是佛教还是哪个教派，信的都是他自己想象的、渺茫的、让他摆布的天上那位根本不存在的神，这就是一个漏洞，一大漏洞！所有人信的都是他认为的那位神，这就更是所有宗教界人士的一大漏洞，没有人冲破这一点。（肖红：就像咱现在的人，信的也是他自己想象的、渺茫的、让他摆布的天上那位根本不存在的神，因为他认为“只要我一天都没有歇着就行了。”）对，“我没停点”，这就行了。（肖红：就是“我又没回家，又没想儿子，又没想孙子……”。）后面紧接着就是：“神应该称许了吧？”（肖红：哦，是，他信的就是自己认为的那位神。）“保罗跑了半个欧洲他是为了得冠冕，而我不要冠冕，我只要命，我只要不停点地跑就有命了！”人就走的这个路。“人不认识神的关键就在此处，所以这一‘漏洞’是所有追求神之人的‘共病’。”这个听懂了啊！“所以这一‘漏洞’是所有追求神之人的‘共病’。”“共病”就是说你信神根本不想认识神。（肖红：意思就是不认识神的作工，也不想体贴神的心意，光想着自己怎么能够从神得着啥，这就是个大的问题。）“人不认识神的关键就在此处”，你不认识神的关键之处就在此，就是说你不能把作工和进入结合起来，你不是在作工中寻求神的心意，不是让神来鉴察

你，你不这么结合，所以这就是“人不认识神的关键就在此处”，你作工不让神鉴察，不寻求怎么在作工中进入，把作工和进入当成两码事，各是各。“所以这一‘漏洞’是所有追求神之人的‘共病’。”那信神在干嘛呢？“不知道了”，这就是一个共病、漏洞，所以导致你信神多少年从来没有追求生命，可以这么说吧？（肖红：哦。）因为追求顺服神就是追求得命呢，你追求过顺服神吗？（肖红：没有。）你没有追求过顺服神。（肖红：就追求“怎么总说我不好呢？”或者是“这还不行啊？”）“所以这一‘漏洞’是所有追求神之人的‘共病’。”这个漏洞太大了，是吧？（嗯。）这看起来不是个漏洞，是个布口袋，敞开的，哎呀，这个“漏洞”太大了。“就因为人不曾有一个认识神，不曾有一个看见神本来的面目，才导致神的工作犹如排山倒海一样艰难”，什么原因呢？神没有作这个工作，所以不曾有一个人认识神，有没有人认识神？（没有。）还没有一个人认识神。“不曾有一个看见神本来的面目，才导致神的工作犹如排山倒海一样艰难”，今天你看见这步作工了，你就可以看见神的作工将要有排山倒海一样的势力，就是空前盛况要出现，定时炸弹要爆炸，所以当给你把这些异象打开以后，也就是这个奥秘打开以后，当所有人去追求生命的时候，那你想一下神的工作会是怎样？在中国就会爆炸开，这爆炸开了就是排山倒海之势。所以神说：“……有真理可使天翻地覆、排山倒海，无真理能让蛆虫攻破城，这是明摆着的事实。”（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明白真理就当去实行》）当你有真理的话，你就可以怎么呢？排山倒海。没有真理呢？寸步难行。

“有多少人为神的工作献身”，咱就不要看历代以来的使徒了，咱就看教会建造里的人。“有多少人为神的工作献身，有多少人为神的工作遭受弃绝”，神说他们啥呢？神说他们熬的是猪食，是吧？就是被弃绝熬的也是猪食。“有多少人为神的工作被活活地折磨死”，被活活地折磨死，无路可走，在宗教界，在教会建造时期就处于这种光景中。咱现在给任茔在这儿交通了，要是不给任茔交通，任茔是不是也是被活活地折磨死？（嗯。）不是被撒但活活地折磨死，而是被神的工作活活地折磨死，就这么走了。“有多少人眼含爱神的眼泪而含冤死去”，说起来你爱不爱神？“我付出这么多，这是不是爱神呢？”人是不是这样想的呢？（肖红：哦。）“有多少人眼含爱神的眼泪而含冤死

去”，为什么含冤？神承认吗？（肖红：不承认。）你再作多少，跑断腿，累断腰，神不认可，所以“含冤而死”。“有多少人眼含爱神的眼泪而含冤死去”，你去打仗的时候，你给他们交通以后，有多少人当下他就哭得“哇哇”的？怎么了呢？（肖红：含冤。）含冤而死去。你给他定罪，“你触犯神的行政了，你该死了！”他看见他该死了，他喊冤了，“我可跑了呀！我可撇了呀！”（肖红：嗯。）他为谁呢？为自己呢！为敌基督呢！所以他含冤而死去。“有多少人遭受惨无人道的迫害”，你就不要说含冤而死了，这里说“有多少人遭受惨无人道的迫害”，为什么会遭受惨无人道的迫害？这是神对他的一个惩罚、管教。环境兴起由神摆布、由神掌管，是吧？（嗯。）咱交通说了坐监，宗教界血流成河，在教会建造里的那些人被交给大红龙，遭受了惨无人道的迫害。就即使遭受了惨无人道的迫害，他能认识神的作工吗？（不认识。）所以“这些悲剧的出现”，一个一个都是悲剧的出现，“不都是人对神没有认识的缘故吗？”如果他对神有认识了，神能让他遭受到惨无人道的迫害吗？不可能了！就像彼得，彼得坐了监，第二天就要掉脑袋了，前一天晚上天使就把他救出来了，是吧？（嗯。）你要真是对神有认识的人，神就不可能再让撒但迫害你了。“不都是人对神没有认识的缘故吗？不认识神的人有何脸面去见神呢？”后边把答案给你说了吧？（嗯。）你就不认识神，你有何脸面去见神呢？神怎么可能去救你呢？不存在的。就即使说你掉脑袋了，从你那里来看你是为神的作工而遭受的，但在神那边不认可，就即使你掉脑袋，神也不见你、不救你。“信神却逼迫神的人，有何脸面去见神呢？”这句话是对所有人的一个什么呢？审判，是吧？原来你看这话的时候，你逼迫神了没？“别人逼迫神了，我没有逼迫”。现在再看有谁没有逼迫神？（都逼迫了。）都逼迫了。所以说，不认识神的人，“有何脸面去见神呢？”所以说神就一直掩面了。“信神却逼迫神的人，有何脸面去见神呢？”今天咱都看见了，虽然你跑得不停点，但神却说你是啥呢？神说你是逼迫神的人，那你就是跑得不停点地起来逼迫神，任茔跑得不停点地起来逼迫神。那你说你还想得着神的称许，神不惩罚你就很好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是在神的作工中，你不是外邦人，外邦人做什么他不是直接与神挂钩的，但你是在神家尽本分，你做什么是直接与神家挂钩的，所以你的罪比人家外邦人的那个罪要大。所以到最后你得不着真理，神要惩罚你，在你身上用酷刑，你比人家外邦人的罪

行、罪名要大，因为人家是不明白、不知道，而你是明明白白地知道了，然后去抵挡神。我说，你是明明白白知道了，然后去抵挡神，冤不冤？不冤吧？（嗯。）你是知道的，只不过是你对神话信不来，你不能做诚实人。你要是做诚实人，哪还有这事啊？（对，是。）是你总想另辟蹊径，总想用你的诡计来骗取。神告你说，神的智慧建立在撒但的诡计之上，你总想说你的诡计在神的智慧之上，所以说你总要另辟蹊径。神让你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实行真理，在实行真理的过程中尽本分，可你总要把作工和进入分开，你认为这样你更轻省，结果你中了自己的诡计，咱成了作恶的人。“这些并不完全是宗教界的缺少，而是你们与他们的相同之处。”虽然你原来信了二十多年，但你还是跟宗教界是一样的，因为你与他们有共同之处。所以说，咱们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了。“就因为人信神却不认识神，人才没有敬畏神的心，也没有惧怕神的心”，你为什么能这么走呢？能这么做呢？因为你没有敬畏神的心、没有惧怕神的心，你要是有敬畏、有惧怕，那就不可能做那些抵挡、拆毁、打岔、搅扰神工作的事，那任茔就不可能说“树枝坏了”。你如果有敬畏神的心，就再怎么也不可能说“树枝坏了”，你也不会说是眼花了，这些都不存在了。“甚至有的人敢大张旗鼓地在这道流中作着个人想象的工作，按着个人的要求、奢侈欲望作神的工作”，咱昨天解剖了以后，看见咱是不是都是这样的呢？（嗯，是。）在这道流中，人敢大张旗鼓地作着人想象的工作，按着人的要求、奢侈欲望作神的工作。“很多人都是胡作非为”，咱不仅看到戴超拓让别人为着福音工作的果效起誓，胡作非为，还看见任茔发的“树枝坏了”，也是胡作非为，你在这儿等待、研究、分析，也是胡作非为。“眼中根本没有神的地位，为所欲为，这不都充分体现人的‘私心’吗？”人的“私心”什么意思？私心带引号了，就是说该让神作主呢，结果你自己的心作了主，神话在你身上没有作王掌权，在作工中还是按着你自己的意思去作了，这就是私心。“不都体现人的欺骗成分太多吗？人固然聪明绝顶”，呀！聪明绝顶！太绝顶了吧？“人固然聪明绝顶，但人的才华怎能代替神的工作呢？”这就是神对咱的审判。神是让你把作工与进入结合起来，你聪明绝顶，把作工与进入分开了，用这个来代替神作工。“人固然体贴神的负担，但不能太自私了。”这话什么意思？既要对你审判，还得咋呢？还得安慰着你。“人固然体贴神的负担”，体贴吗？（肖红：不体贴。）不体贴，但因为啥说你体贴呢？因为你跑得

不停点，所以还得安慰着你，别让你气得不行，再跑了，“那我不作了，我让他发誓就行了。”所以安慰一下，你还得不停点地跑。“人固然体贴神的负担”，这不停点地跑在你心里边来说，这就是你体贴神的负担了。（肖红：嗯。）“但不能太自私了。”什么意思呢？人啊，太难办了！敢跟你求真吗？一跟你求真，“我不干了！”那还得怎么呢？安慰你一下“一点点地变啊，一点点地变。你有点偏差，可以，但得慢慢地、逐步地变”。所以说，你不要太自私了，不要所有都为你的虚荣脸面作工，你为神一点行不行？你看人难办不难办？这说话里边有讽刺，因为啥这样说呢？你在作工的时候，与生命进入不挂钩，也就是你作工的时候与神话不挂钩，与信神不挂钩，甚至任意妄为。随后你有点挂钩的时候，就怎么呢？那就是你有私心的时候，“我为了得个地位呀，得个名誉呀，搞个交易呀……”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得好好尽本分啊？（嗯。）哎，好好尽本分了。所以这个比那个不挂钩强一些，他能尽本分了。但是你别太自私，别纯粹都为着你的冠冕，你想想神。“但不能太自私了。人的作为真‘神’了吗？”什么意思啊？“人的作为真‘神’了吗？”这里带了个引号，意思是说你的那个意思是真理吗？（不是。）你的意思能成了神的意思了？“人的作为真‘神’了吗？”这是不是说你站了神的位置了？成敌基督了。但在这儿没有说你敌基督。“人的作为真‘神’了吗？”这就是神说的话：“举个例子，人对自己的儿女都有爱，为了让儿女走上正道都下了很多功夫，当发现他的缺点时，说话轻了怕他不听，改变不了，说话太重了又怕伤小孩的自尊心，怕他受不了，这都是在爱的支配之下做的，都下了很大的功夫。”（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你认识神对人类的爱吗》）说得轻了不管用，说得重了又怕伤了小孩子的自尊心，从这里都能看见神的心意在里边。“谁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为神作见证、承受神的荣耀不过是神破例的高抬，人本身哪有资格？”咱能作个见证，承受神的荣耀，这是神破例的高抬。咱就说去传福音了，是吧，传的是教会建造到国度建造，这是不是见证神呢？“为神作见证、承受神的荣耀不过是神破例的高抬”，咱出去打仗了，把他们打成一个不信派，把他们打成该死的。任莊去下边解决问题了，是不是也是把他们打成一个该死的，是吧？（嗯。）这是不是对神的见证啊？（嗯。）这不都是啥呢？“为神作见证、承受神的荣耀不过是神破例的高抬，人本身哪有资格？”

“神的工作刚开始，他的说话刚开始发出，人就自觉不错了，这不是自找没趣吗？”这就说任茬了。“他的说话刚开始发出，人就自觉不错了”，所以说，任茬才流露出来狂妄的性情了，说话站地位、指责人、见证自己。“人明白得太少，就最高理论家、口若悬河的演说家也说不出神的所有丰富，更何况你们？你们别把自己看得比天高，应看自己比任何一个有理智的追求爱神的人都低，这是你们进入的路，看自己比谁都矮一截，何必那么高得了不起呢？”这话就是说任茬了呀！“你们别把自己看得比天高”，为啥是比天高呢？咱应该是高举神、见证神呢，可咱自己没有生命进入，出去解决问题的时候，你不仅把你怎么做的说给别人听，还要站高位，还要见证自己，好像是你自己实行出来了一样。“应看自己比任何一个有理智的追求爱神的人都低”，怎么理解这话？“应看自己比任何一个有理智的追求爱神的人都低”，“有理智的”，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受造之物的位置上了。“应看自己比任何一个有理智的追求爱神的人都低”，这是不是就不张狂了？（嗯。）不张狂了，有理智了，那你应该怎么呢？你应该比他还低。“应看自己比任何一个有理智的追求爱神的人都低，这是你们进入的路”，咱不能是比谁高了，就是任茬昨天说的话“我觉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你应该以谁为标准呢？“应看自己比任何一个有理智的追求爱神的人都低”，“任何一个”是什么意思啊？就说比最低的有理智的追求爱神的人都低，“应看自己比任何一个有理智的追求爱神的人都低，这是你们进入的路”。“看自己比谁都矮一截，何必那么高得了不起呢？”哎，一步比一步进深，刚开始还要你追求啥呢？“应看自己比任何一个有理智的追求爱神的人都低，这是你们进入的路”，紧接着就是“看自己比谁都矮一截”，不要说看你比谁高，而是谁都比你高，看自己比谁都矮一截，只有这样的话，你才能坐个低凳子，你带着狂妄的性情还能坐个低凳子？“何必那么高看自己呢？漫长的生命历程你们刚步入起头，你们看见的只是神的臂膀，并未完全看见神的全部，你们得更多地看见神的作工，需更多地发现你们该进入的，因为你们的变化太少。”“并未完全看见神的全部，你们得更多地看见神的作工，需更多地发现你们该进入的”，“你们得更多地看见神的作工”，你们会看神的作工吗？怎么去看神的作工呀？要从神摆设的这些环境中、摆设的人事物中，去看神作成你的这些果效，看神的话是不是应验了，这就是看见神作的工，看见神的作工了。“神作人、变化人的性情这工

作是一步无止无休的工作，因为人的缺少太多，人与神所要求的标准相差太远。”经历到现在有点感觉了，以前信神是怎么信的啊？神说大街上的玩童，捎带着信，是吧？（嗯。）现在呢？神怎么说的？你信神必须得有一颗专一的心，咱一开始信神是什么？业余的。你再看现在，就即使说你是专业的，没有专一的心也不行。“神作人、变化人的性情这工作是一步无止无休的工作”，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现在才怎么呢？才开始进入正轨。“因为人的缺少太多，人与神所要求的标准相差太远。”相差太远，你现在感觉到有多远了吗？（肖红：感觉跟没信一样。）感觉到和没信一样吧？空空如也。人家亚伯拉罕能把以撒献上，你就不要说比谁了，就说人家亚伯拉罕能把以撒献上，你能献上什么？用戴超拓的话来说是啥呢？别说献上了，而是咋呢？（肖红：神家管。）“神家管”成座右铭了。亚伯拉罕人家能把孩子献上，戴超拓是要求神家管，这就是一个距离，相差太远。“所以，可以说你们在神的眼中永远是一个刚降生的婴儿，并无多少神所喜悦的成分”，我在这儿交通，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是说人得有一颗要神的心。“不管神要不要我，我要爱神，我要跟随神”，是让你有一个心志，到了戴超拓这儿，就给我来了个“神家管”。神说“并无多少神所喜悦的成分”，戴超拓在这儿是等着神家管，哎，任茔在这儿是啥呀？是把作工和进入分开了，是一种欺骗。“并无多少神所喜悦的成分”，哪有神所喜悦的？都是神恨恶的，并没有神所喜悦的东西。因为你就没走正道，神喜悦什么呢？“因你们毕竟在神手中是受造之物，人若有自满自足的心理不是被神厌憎的人吗？”“人若有自满自足的心理”，任茔在这个上面比较严重，是吧？就是说你跟他们交谈的时候，人就能感觉到、认识到。原来不知道原因在哪儿，今天就知道根源在哪儿了，之所以你感觉自满自足，是因为你把自己帮助别人和对别人的认识当成是生命进入了，你看见他们的败坏流露了，你就认为你有真理了，这就是自满自足。这就好像啥呢？你看见猪了，你就感觉你是最幸福的，自满自足了，能听懂这话是什么意思吧？（任茔：嗯。）神造了你本是让你去彰显神、荣耀神呢，你不是说你是一个受造之物，作为一个受造之物该怎么做才能彰显神、荣耀神，你却是和一个魔鬼、撒但去比。你去教会里边揭露解剖他们在厮杀、厮打呢，你在揭露解剖他们厮打的过程中，你在沾沾自喜。你沾沾自喜啥呢？一方面你比他们强，一方面你比他们有认识，所以当你看到一头猪的时候，你感觉你是最幸福

的，自满自足了。你不是和人比，你是和猪比，说这话就是有意地刺激你，刺激你的心、刺激你的灵，是让你醒悟。“人若有自满自足的心理不是被神厌憎的人吗？”既然是神厌憎的东西你就得怎么呢？你就得踩，你就得践踏。“所谓你们今天能够满足神是相对你们的肉体而言的”，今天让你满足神是相对你们的肉体而言的，神对人的要求并不高，是吧？你有多大身量，神就要求你多少。“所谓你们今天能够满足神是相对你们的肉体而言的，但若与神相比，你们将永远是擂台上的败类”，当你嘲笑他们的时候，看不起他们的时候，你自己又是什么样的呢？你就不要和其他人比了，咱俩在一起的时候，你说你打赢过我一次吗？昨天我差点输了，但我还是赢了，对吧？（任荎：今天又说我糊了，我就想我为什么糊了呢？我这一段时间糊了，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不维护神家利益。我越看越看见他们说的那些话有问题，但是我没有维护神家利益，其实那完全是神的作工，那不是我看错了，我才从这方面看见自己的问题。还有出车祸那是个大事，我都没有当成一个大事，你说我和你有仇了，我就想我这是不是敌基督呢？就这么揣摩了嘛！这一段时间过来，事实是不是就是这样？说我糊了糊了，其实就是神一再地给我摆的环境。）神是在显明你，也是在警醒你。显明你出了这么多差错，是显明你、警醒你。警醒你了，你得去找根源是什么问题，但是你不反思，你不反省。你要是反思反省的话，“我把这个当作生命了，既然有生命了，我怎么能做出这事来呢？我在尽本分的过程中考虑神的心意了没有？”你没有反思，所以说你永远得不着。“你们将永远是擂台上的败类”，当你揭露别人的时候，想起我揭露你的时候，你还能自满自足？还能喜乐起来？还能见证自己？“人的肉体从未得胜过，除非是圣灵的作工”，神说清楚了，“人的肉体从未得胜过，除非是圣灵的作工，人才能有可取之处。”就即使咱人能作点工作，那也是圣灵的作工，这就是肖红刚才说的话，“人把圣灵的作工当成是自己的生命了”。“其实，在神造的万物中，人是最低贱的，虽然人在万物中是主人，但在万物中只有人在受着撒但的愚弄，只有人经撒但百般地败坏，人根本没有自主权，多数人都活在撒但的污秽之地中，而且受着撒但的嘲弄，被撒但捉弄得死去活来”，“其实，在神造的万物中，人是最低贱的”，现在知道人怎么低贱了吗？怎么低贱了？人在万物中是最低贱的，但在万物中神给人的位置是最高的，这个能看懂吗？人在万物中为什么是最低贱的呢？神话告诉咱了没有？

（告诉了。“但在万物中只有人在受着撒但的愚弄”。）嗯，人为什么最低贱呢？根本原因在哪儿？“人根本没有自主权”，神造人的时候给了你一个自由意志，你有选择权。你没有真理，撒但把你败坏以后，因着你是有自由意志，你可以自己选择，但你分辨不清，所以说，撒但能够愚弄你、能够玩弄你。在万物中除人以外，其它物没有自由意志，只是神给它规定成什么，它就是什么，也就是说，它超不出神的安排、神的管理，因为它没有自由意志。既然它没有自由意志，那撒但也就败坏不了它。神给了人自由意志，人有了自由意志，人可以自己选择，但人听从了撒但的引诱，背叛了神，所以被撒但败坏了，人就成了最低贱的，人从最高的变成了最低贱的。“人是最低贱的，虽然人在万物中是主人”，人在万物中是主人，但又是最低贱的。“但在万物中只有人在受着撒但的愚弄，只有人经撒但百般地败坏，人根本没有自主权”，人有自由意志，神在这儿却说人没有自主权，什么原因？“人根本没有自主权”，撒但败坏你有撒但的一套理论，目的是让你进入它的这个网罗里边。撒但败坏你也是随着你这个自由意志来，它是要迷惑你，它顺着你自由意志的这个道道，给你个擦边球来句“吃了不一定死”，它不会直接制止你，它要是直接制止你的话，你不会听它的，所以它就是靠着这个边界，靠着这个擦边球把你一步一步地败坏。撒但站在一个什么角度上？就是站在对你肉体有利的角度上。人有自由意志，人可以自己选择，当人看到对自己肉体有利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就往这个方向上偏。当人偏向自己，为自己肉体说话、做事的时候，就失去了自主权。为什么是失去自主权呢？就好像作工与进入的这条路，信神你是在尽本分呢，你本应该是在作工中进入，在进入中让神话来掌管你。就是在世界上，你还知道啥呢，有句话怎么说的呀？“办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是吧？（嗯。）在世界上你给人家去打工，你还知道这句话，你得由着人家东家的来，办事得由人家东家，不由东家，累死你也无功，是吧？这个你懂。但来到神家的时候，你怎么就糊了呢？你来到神家了，让你尽本分了，那你该不该由神家的来，由神家说了算呢？可是咱谁是由神家说了算呢？为什么给世人能那样干，但来到神家就不行了呢？来到这儿了，咱说“来，尽个本分吧！”咱就不能由着神家了，就即使说下发了工作安排也不由神家，那不下发工作安排的时候就更不由神家了。反过来，你就能够欺骗神，你能够进入是进入，作工是作工，那种作工就不叫作工了，那

叫啥呢？随手一做，为所欲为。你口里边喊着你是啥人呢？“我是敬拜神的，不是伺候外人的”，但还能做出这些事来。

“只有人经撒但百般地败坏”，人被撒但败坏以后，人开始有了败坏性情。人的败坏性情总的来说就是一切为自己肉体利益说话，无利不起早，就在尽本分的时候，你也是在算计着你的利益。你跟随神的时候，一切算计的是你自己的利益，所以在尽本分的时候，你就咋了？如果你为着你肉体利益说话，你应付糊弄，你就少受多少苦。就好像戴超拓下去作工作的时候，“我让你发个誓，我就不用再卡你了，不用再管你了”，为了自己的肉体少受苦，不用实际地去作工了，所以就想了这么一招。当她这么去做的时候，就不去实际地去作工了。“人根本没有自主权”，人被撒但败坏以后人根本没有自主权。自主权是什么？自己在心里定了你应该怎么走，神话告你说吃了善恶树果子是必死的，你应该是“必死”的就是“必死”的，这个“权”就定了。在万物中，神定了什么就是什么，当神给人自由意志，人可以自由选择的时候，他就为自己说话了，为自己开小差了，所以说你就按着你的意思下去作工了，这边肖红要你去抓工作了，你在那边是压住他，“发誓，去作去吧”，你倒回家睡觉去了。在任茥这儿呢？“你让我作工作，来一个工作，我给你汇报，来一个工作，我给你汇报……”任茥汇报了两次以后，“任茥就不作工”“你说我不作工，那我作工，事情来了以后我不考虑，我也不说了”，“嚓、嚓”一做，做了才看见做出来的不对，不合人性，自己就没用心。“人根本没有自主权”，你嘴上说“我得向着神，得为着神”，但你做出来的呢？没有自主权，你不由自主就站在撒但一边为撒但服务去了。为肉体服务就是为撒但服务去了。“多数人都活在撒但的污秽之地中，而且受着撒但的嘲弄”，梁平笑李黑枣了，你说她笑什么呢？那就是笑撒但玩弄她的那个鬼样了，是吧？今天咱再看任茥，虽然不可笑吧，但是看着你做的这个事也是个笑话，自己玩弄自己。“被撒但捉弄得死去活来”，跟过教会建造，神作完教会建造让你扩展神的福音工作，让你献上呢，教会建造的时候是抛头颅、洒热血，那时候哪来那么大的劲呢？为谁呢？（为自己。）保罗，为自己。神告诉他让他做诚实人，早就说了吧？一开始进来说的就是让人做诚实人，听吗？不听，他就要做诡诈人，就不相信神的话，信着神却不相信神的话，就要走保罗的路，花虽然开得漂亮，但到最后呢，

并无果实，最后变成了撒但的诡计。开除了以后就看见自己中了自己的诡计了，人家诚实人虽然花开得不漂亮，但人家得着了果实，得着了真理。诡诈人呢？自己中了自己的诡计，无人问津。马上无人问津，就现在你也能看见无人问津，将来外国人还要拥入中国，为什么外国人要拥入中国呢？当外国人拥入的时候，是不是就显明了？（嗯。）无人问津，这就是事实，就证实了。外国人现在虽然没拥入，但是你现在看原教会是不是看得一清二楚的？而且你是走过来的，即使走过来了，从教会建造到了国度建造了，这下应该走上正轨了吧，可是呢？撒但诡计多端，它有多么的活鬼，你就有多么的活鬼。从教会建造来到国度建造了，还想咋呢？还想欺骗，还不能实实在在地做一件事，还不能根据神的话来做事。你刚进来的时候，咱就拿上神话打着你，神怎么说，你就怎么走，神说全国上下一个真带领都没有，那就一个也没有，必须按神话来行事。等进来三年以后呢？还是按神话做事吗？不是，用自己认为的做事。就光这个“认识自己”咱交通了多少呀？在神摆设的环境中，显明了自己，显明自己以后不能只是承认自己，也要认识自己、恨恶自己、背叛自己，是吧？（嗯。）拿实行真理来代替自己的过犯，这是不是一系列的路？（是。）任茔和他们也交通了吧，可任茔自己走不走？不走。她不走，她还把这个作在别人身上，她还认为这就是生命进入，自己定义了个生命进入。自己不走，但还觉得自己有身量了，临到这么多环境也不反省，你说吧，在教会建造你没有做诚实人，你就中了自己的诡计。来到国度建造了，又一次中了自己的诡计，这让撒但玩弄得怎么呀？死去活来！

作工与进入的关系（七）

“受尽人间沧桑，受尽人间的苦难，而撒但将人都玩弄之后便结束人的命运。”你被撒但玩弄以后最后什么结局，你还能顺服神？你被撒但玩弄以后是不是处处都是抵挡神的，成了神的仇敌？成了神的仇敌你还有生命吗？那最后你是什么样的命运呢？“而撒但将人都玩弄之后便结束人的命运。”撒但把人玩弄之后来结束人的命运，“受尽人间的苦难，而撒但将人都玩弄之后便结束人的命运。”什么是撒但玩弄人呢？说到这个了，咱在这儿给你举个例子，你看孔子在儒家发表的《春秋》《论语》，李悝在法家发表的《法经》《李子》，这些都是他们代表撒但的代表作，是吧？神让这个灵来人世间就是来发表一些言论，也就是发表一些谬论，它发表出来一定的谬论，再让它败坏人，败坏人以后让人去认识。你们有没有听过世上人说的二八定律？听过这个没有？二八定律就是说世界上百分之二十的人管理着百分之八十的人，百分之八十的人养活着这百分之二十的人。也就是说老百姓占百分之八十，当官的占百分之二十，就是这百分之二十的人剥削着这百分之八十的人，管理着这百分之八十的人，这是二八定律。那这百分之二十的人为什么能控制这百分之八十的人呢？撒但的一个生存法则就是“枪杆子底下出政权”，是吧？这百分之二十的人拿着枪，他就拿这个政权，那百分之八十的人就得给他干，也就是恶人当道，谁诡诈、谁邪恶谁就有权，谁就能管着善良的人，善良的人就得伺候着这恶霸，你就得为他服务，这叫社会的潮流。他再释放些谬论，就把这些善良的人捆绑起来，把恶人释放出来了。他要捆绑善良的人，怎么才能捆绑起来啊？他要发表一些言论，这言论叫什么呢？叫传统美德文化。传统美德让你干啥呢？神那时候解剖过哪些传统美德呢？好比孔融让梨，孔融让梨就是，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他也做不到的事情，他要求你去做。孔融让梨，小孩他哪里知道拿上大梨自己不吃给了你？人本身是自私的，这是人的天性，怎么可能自己不吃就给了你呢？所以那百分之二十的人就用“孔融让梨”教育着这些善良的人。还有现在的法律，对于正当防卫有规定，在什么情况下是正当防卫呢？是别人影响到你生命危险的时候，人家打了你了，打你影响到你生命危险了，你可以起来去反抗他，但是你的反抗不能让人家遭到危险。

也就是说恶人过来打你、杀你的时候，在未杀你以前，你是不能动手的，你动手就是违法。因为人家不动你，人家没杀你，你就没有生命危险，你要是起来反抗，那就成了你先动手，你先打人了。人家过来动手打你，如果没有把你打成半死，就是说没有致命、没有生命危险的时候，你不能把人家打死。那法律规定你在什么情况下才有还手的权利？是人家先动手打了你，你生命受到危险的情况下，也就是你快死的这个时候，你才可以还手，在这时候你还手才是正当防卫，这时候你打死他就不属于犯罪，但在人家没打死你之前，你不能打死人。你听出这个谬论的荒谬之处了吗？如果人家把你打个半死，更甚至是你快死的时候，你还能起来反抗吗？（快死了咋反抗？）法律的规定是让你在反抗不了的时候反抗，但在你能反抗得了的前提下允许你反抗吗？你不能反抗，所以说法律是反过来保护恶人的。咱怎么去认识法律是保护恶人的呢？就是说人家能来打你，但是你不能打人家。就这些谬论还有什么例子呢？就像我给沈蹦交通的时候，沈蹦常持守一个什么生存法则呢？拳头能解决问题。他怎么就认为拳头能解决问题呢？他怎么就怎么也扭转不过来呢？你看沈蹦今年有五十一岁了，从他懂事以来，也就是说从他十来岁懂事到五十岁的这四十年间，他用拳头解决问题是他经历实践体验出来的结果，“只要我拳头一出，这个问题就能解决，我的拳头要是不出，这个问题就解决不了，再解决那我就只能是吃亏了”，所以在他的思想里面就是“枪杆子底下出政权，这拳头能解决问题”，这就成了一个什么呢？这就成了一个“真理”，这就叫撒但玩弄人。撒但玩弄你呢，它让你对神话信不来了，在沈蹦这里来看，“枪杆子底下出政权，拳头能解决问题”，这就是一条“真理”了，这也是这二八定律的一个依据。但神作工结束了，神要显明撒但是玩弄人的，撒但是残害人的，撒但的话它不是真理，神让你体验、看见、认识，让你心服口服加眼服，这话怎么应验呢？在撒但来败坏人的时候，神用生死轮回来控制恶人的发展，在撒但说拳头掌权的时候，在传扬二八定律的时候，神就要抓捕人的罪状，要显明人，还要让人去认识。也就是人在这轮回转换的时候，人死了又活过来，活过来之后给他来了一句附和撒但说的“枪杆子底下出政权”这话，让人去经历经历，你先得经历撒但说的话。撒但这个话怎么来的，是人经历了以后总结出来的话语，也就是人的经验、教训，人把这话当成了“真理”，“谎话说上一百次就变成真理了”，撒但先把这个话给说出

来，然后人去经历，在经历中看见，“哎呀，人家这话就是‘真理’！”所以说从撒但来的话说了一百次以后就变成啥了呢？说了一百次以后就变成“真理”了。

咱知道人是有生死轮回的，恶人在世上做了恶事，到了阴间以后是要受到惩罚的，受到的惩罚是根据他在世上所犯的罪来给他相应地惩罚，他有可能再做人，有可能让他转七次畜牲，也就在第八次的时候才能再次转人，是吧？这样一来就造成了一个什么规律呢？在世上的这个恶人就受到了一个制约。为什么受到制约了呢？恶人轮回七次畜牲才转一次人，也就是说他活一次人就得轮回七次畜牲，咱在平日里边，在过去的日月里边，咱看见的这个恶人实际上只是恶人的八分之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还有八分之七的恶人他是猪、狗，是畜牲，他不是人，你是看不见他是恶人的，你看见的恶人只是八分之一。但是好人、正常的人不和这个畜牲循环轮回，就像宗教界，或者是没有犯罪的人，那他死了以后依然是人。那就是好人有多少还是多少，每次死了以后还是和人循环轮回。在这人世间你看见的恶人必定是少数的，就是说你看见的恶人和实际的恶人比起来只有八分之一。神给撒但败坏人的期限是多少年？六千年，是吧？在这六千年期间就是这么运行着呢，因为神要让人繁衍生息，延续下去，让人去经历，所以神要控制恶人的发展，如果说恶人太多，这个世界就乱了，互相残杀就运行不下去，所以神要制约着恶人的发展。那怎么制约呢？那就是让恶人轮回七次畜牲转一次人，这样的话，不管是哪个年代、哪个朝代，好人他都能看见恶人，都能看见善恶树的果子，让好人都能看见恶人的目的，是要让好人去分辨、去认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神只给了撒但六千年败坏人类的期限，在六千年以后，神就要结束拯救人的工作，也就是要结束撒但、要毁灭撒但。在神毁灭撒但的时候，神必须让人都完全看见、看清撒但说的话不是真理，是谬论，也就是说神不仅让人经历了，还要让人看见。所以在神作工结束的时候，当人都看了神话装备上字句以后，然后你再去经历、去体验，看神话是真理，还是撒但的话是真理。撒但的话就是你被撒但败坏以后，撒但在你心目中种下的那些毒素，就让你去看那些东西。在神作工结束完了之后，神要各从其类，也要让撒但灭亡，也就是说，在神作工结束的时候，等你把真理装备上以后，神要把所有的魔鬼都放出

来。听过这话吧？神要把魔鬼放出来，历代以来的使徒也都要来，使徒来他是来看戏的，所有的魔鬼来他是来演戏的，他是来扮演魔鬼的。也就说在往日里是一个鬼，在末世的时候，就要出来七个鬼，原来在你身边神给你安排了一个鬼，你看见的是一个鬼，到了末世你看见的就是七个鬼，在你身边就能看见七个鬼，这七个鬼就是你身边的人。现在为什么你感觉人都坏了？不是人坏了，是灵不一样了。原来你处朋友处了十个朋友，十个朋友里边有一个鬼，现在你处的十个朋友里边就有七个鬼，所以说就让你看见你周围的人多数都坏了。因为什么呢？神让你体验，让你看见，人被撒但败坏以后是什么样，也就是说，神让他们把身上所有撒但邪恶性情都表演出来让你看见。更主要的是，神说撒但没有真理，撒但是玩弄你、残害你的，最后你是没有归宿、是没有命运的。怎么就是没有命运呢？没有命运就是没有结果的。所以说，神就让鬼都来，你们看看它的鬼样，最后会是什么结果。神要让人看见“枪杆底下出政权”是谬论，那一群鬼就都要来表演，所以就看到了末世必然有战争出现。原来的二八定律是一百个人里有二十个人是魔鬼就够了，可是到了末世呢？一百个人里面就又增加了几个？增加了七倍，那就是二十个人乘以七，那是多少？一百四十个魔鬼，也可以说一多半是鬼。咱都听说过传销，是吧？传销他们的生存法则是金字塔，为什么传销挣钱呢？其实传销只是最上边的人挣钱，他把下边所有人的钱都吸收了，他就挣钱，下边的人都是亏本的。二八定律就是这金字塔，下边的八十个人供应着上边的二十个人享受。现在到了末世出现什么现象了？现在不是二八定律了，成了八二定律了，上边的八十个人在压制着下边二十个老百姓，那二十个百姓能养活了这八十个人吗？他养活不了了。养活不了咋办呀？那他们在上边就得厮杀，所以就有了战争的出现，他们互相要争夺这个权。下边的百分之二十的人里边还有跟随神的神选民呢，历代以来的使徒要来，使徒来了不参与这个，他是来看戏的，那剩下的就是魔鬼与魔鬼的残杀，再剩下的那些百姓就是跟随魔鬼的人。当他们剥削不了，没办法的时候，他们就要互相残杀。当他们互相残杀的时候，你再看“枪杆子底下出政权”这句话，这个政权还能出来出不来？（出不来了。）出不来了，这个拳头还能说话吗？不管用了，这就让你看见啥了？这就是说撒但说的这是个谎言，他不是真理，是经不住检验的，是没有归宿的，是没有命运的。就是说举这个例子再来看这个话，“被

撒但捉弄得死去活来，受尽人间沧桑，受尽人间的苦难，而撒但将人都玩弄之后便结束人的命运。”这命运是不是结束了？魔鬼一出来，那些就都显明了。

“所以人的一生尽是扑朔迷离，从未享受过神为人预备好的可享之物，而是让撒但糟踏得破烂不堪，到了今天，人更是精疲力竭、无精打采，根本无心去搭理神的工作。”咱现在信神为什么信成这样了呢？是因为你在跟随着神走的同时，你还在信奉着撒但所说的那些谬论，你还把它当成了真理。刚说了二八定律，你看见二八定律还是合适的，你看着人家那个“枪杆子底下出政权”还是真理，你看见撒但所说的还是真理，你看不见神所作的，所以你对神没有敬畏，对神没有信，这路你就走不下去，所以你总是脚踏两只船，你在尽本分的时候你也不会有忠心，你尽本分的时候就会搞欺骗，搞自己的经营。“所以人的一生尽是扑朔迷离，从未享受过神为人预备好的可享之物”，如果你按照神告你的这条路走，是不是轻松加愉快呀？那你就享受着神给你预备的可享之物了。因着你没有按着神告你的这条路走，那你就享受不到。“而是让撒但糟踏得破烂不堪，到了今天，人更是精疲力竭、无精打采”，你看任茔现在，精疲力竭，提拉不起来，昨天还能正常说话呢，今天说话倒没音了。“人更是精疲力竭、无精打采，根本无心去搭理神的工作。”如果咱今天不交通，只是揭露了任茔以后，“你回教会吧”。你说，任茔明天还去不去尽本分？她躺倒在床上了，成了病瘫之人了。“人若无心搭理神的工作，人的经历将永远是残缺不全”，看到是怎么说的了吗？永远！“人若无心搭理神的工作”，那你就是跟随神一辈子，就是跟随神一万年，你也得不着真理！“人的经历将永远是残缺不全”，为什么说效力者效力一千年呢？他就是效力一千年，他也依然没有真理。“人的进入将永远是一个空白”。咱在教会建造跟随神二十年了，到国度建造又多少年了，但人的进入依然是一个空白。“神来在地上历时几千年历史，多少个仁人志士被神使用，为神作工多少年，但对神作工有认识的人几乎没有”，你看历代以来被神使用的人太多了吧？（嗯。）摩西没有进入迦南美地，是不是因着对神作工没有认识？（嗯。）还有谁呢？掉脑袋的约翰，保罗，悖逆的先知约拿，太多了，是吧？“为神作工多少年，但对神作工有认识的人几乎没有，所以，多少人在为神作工的同时充当了抵挡神的角色”，看看咱现在走

的路，想想历代以来的使徒，今天是神直接把话给你说了，明明白白把话给你说了，你都走不上去，那历代以来的使徒呢？他比你要难多了。没有准确的话语，他怎么能不抵挡神呢？“因为人不是作神的工作，而是站着神给的地位而作人的工作，这叫作工吗？”咱今天做带领工人呢，你是作神的工作吗？你只是站在神给的地位上作人的工作。咱看戴超拓，让她作工作了，她是让下边的人发誓呢，然后她在这儿对神的要求是“神家得管我”。她是两手抓，一手“发誓”，一手“神家得管我”，你说把你这个形象画个画，这会是个什么画像呢？“而是站着神给的地位而作人的工作，这叫作工吗？谈何进入？”让戴超拓带领人进入呢，这谈何进入呢？怎么进入呢？任茔谈何进入呢？为什么你带领的教会里边都没有工作果效呢？戴露露为什么消极？这都是根本原因。“谈何进入？人都把神的恩典给埋没了，所以，历代以来作工的人很少有进入”，呀，看来任茔是历代以来使徒的孝子贤孙，是吧，不是创始人，我还以为是任茔聪明，自己创造了一套“秘诀”。“历代以来作工的人很少有进入，根本不谈对神作工的认识，因为人领受到的神的智慧太少了。可以说，虽然有很多人事奉神，但并未看见神的高大，所以人都把自己当作‘神’来让人敬拜。”“虽然有很多人事奉神，但并未看见神的高大，所以人都把自己当作‘神’来让人敬拜。”怕不怕？所以神说：“在人心里对神有多少认识，神在人心里就有多少地位；人心里对神的认识有多高，人心里的神就有多大。”（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独一无二的神自己　九）你对神有多少认识，神在你心中就有多大，所以说，你处理班竹荏对你就有嫌疑，他们说有几个原因，一个是说联系不上，没作工；一个是你没有调查核实；再一个原因就是，她和那个人站在一起说你是敌基督，然后你把她放下来了。所以你让人不得不想，你这里边是不是有个人的意思？说得不好听就是有没有报私仇的意思？

“神在万有之中隐秘了多少年，在迷雾之中观察了多少个春秋，在三层天上观察了多少个日夜，在人中间行走了多少个岁月，神静坐在万人之上等待了多少个寒冬”，你听着这些话什么感觉？咱昨天说什么了呀？就是说你做什么事敢拿出来让神鉴察。你尽本分都不敢让神鉴察，你什么事还敢让神鉴察？所以说，“神在万有之中隐秘了多少年，在迷雾之中观察了多少个春秋”，神都看着呢！任茔为什么会这么糊

呢？怎么能把“机器坏了”理解成“树枝坏了”呢？神要显明你，这也不由得你。“在三层天上观察了多少个日夜，在人中间行走了多少个岁月”，神来在地上三十多年了，行走了多少个岁月？“神静坐在万人之上等待了多少个寒冬，他从未公开向一个人显现，默不作声，悄然离去又静而飘来，谁能认识他本来的面目？”从教会建造到国度建造，就不要说其他的了，就说从2012年到现在，我给你交通的有好多是奥秘，给你把奥秘揭开后，那你是不是看见了神的作工？看见了神的作工，那你是不是看见了神的手？是不是看见了神的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更看见了神作在什么人身上，你看见了神话的应验，神的显现！如果你是一个诚实人，你把这些都看见了的话，你会是什么反应？可你现在的这个反应证明你看见了没有？我和你交通的这些你都领受了没有？你看不见，我给你揭示出来，然后你再去经历，这些你是有知觉的，你应该是能看见神本来面目了吧？在你已经看见神本来面目的情况下，咱还是如此这样。“他不曾向人说话，不曾向人显现，人要作神的工作谈何容易？”你看见人要作神的工作，谈何容易呀？你这一路走过来，你看我是怎么带你的？我能把神的这一部分作工给你揭示出来让你看见，我和你交通的，跟你所说的哪个不是根据神话而来？可是当你去做事的时候，你效仿我了没有？当你去做事的时候，你能把神话抛开。所以神说“人要作神的工作谈何容易？”让你去作工与进入的时候，你竟然能把作工与进入分开，按照你的意思去作开了。在你个人来看，你是找到了捷径，在神来看，你找见的就是死路！“岂不知认识神是最难的事吗？神今天向人说了话，但人从未认识他，因为人的生命进入太短浅。”今天神向人说了话，我还给你做了翻译官，“但人从未认识他，因为人的生命进入太短浅。”这也就让你看见你和肖红之间的一个距离，怎么产生距离的？生命进入太短浅。咱交通了作工的现象，一个是脱节，一个是掺杂，最后一个是什么？有真实的一个进入，这就是三个台阶。你看见肖红现在能走到这儿，是因为当时肖红里边只是有掺杂，但是你这边是脱节了，所以说你能得着什么？“在神来看，人根本没有一点资格去见神，人对神了解得太少，与神的关系太疏远，而且人信神的心也太复杂，内心深处根本无神的形像”，任茎在这儿做了一个丑角表演，作了个标杆。“人根本没有一点资格去见神，人对神了解得太少”，你尽本分怎么尽呢？进入怎么进呢？“人对神了解得太少，与神的关系太疏远”，人对神了解太少，与神的关系不

是一般的疏远，是太疏远！所以我说“任茔你是不是恨我呢？”“与神的关系太疏远，而且人信神的心也太复杂”，为什么这么疏远呢？人的心太复杂了。肖红她有个什么能和我说，但是任茔有什么也不说，我想帮助也没法帮助。我说：“任茔，你有什么问题说说，把你的心思说说。”“没有啊！没有啊！”咱不能交心。你看人家沈蹦，不管人家有什么，人家能表达出来，能说出来，敢说。如果你把你的心思说出来，“我这里边有个心思，我找了个捷径，我觉得不需要那么苦，我觉得我去作工的时候，我给他们交通的时候，我里边就有东西了，我认为我这就是真理了。我在作工的时候，让下边人去做就行了，不需要用神话去卡呀。”当你能把你找的捷径表达出来，或者当你有这个意识的时候，你能表达出来，我是不是就能揭露解剖你，就能给你打回去了？我给你打回去，揭露解剖你的时候，这是不是给你条路呢？那你就走上正轨了。可是呢？任茔太要面子！“我自己寻找出路来了，我自己认为是对的，它就是对的。”任茔不和人商量，也不问问我这条路能不能走，然后就一直持守着这条路在走着。而且在你持守着这条路去走的时候，你不仅是不说、不表达，反而是问都问不出来，隐藏得太深，包得太深，不让人知道。只是让我去猜测，一个个猜测，当我看见任茔发的“树枝坏了”，呀！这大有问题！我说任茔心不在焉，怎么能把“机器坏了”理解成“树枝坏了”，而且还能告诉我呢？我从这个“树枝坏了”上面看见任茔有问题。可看见任茔有问题，我猜不着人家想什么呀！所以说，你坑害不了谁，你只是把你自己坑害了。你靠控制、克制、掩饰，解决不了问题。神说“而且人信神的心也太复杂”，所以说你走这条路就太难！什么样的人走这条路简单呢？三岁大小孩子，神怎么说，他就怎么走，这个事就简单，单纯就简单，你的心太复杂，你走这条路就太难。“内心深处根本无神的形像”，因为你没有看见神，你心里怎么能有了神的形像呢？你心里要是有神的形像，你不会做出这事来。

“内心深处根本无神的形像，使神的心血、使神的工作犹如金子被埋没在沙土里一样，发不出一丝光亮。”让你去见证神，让你去作工，那你怎么能作了呢？把金子埋在沙土里边了，所以说，你作出来的工作就一塌糊涂。人家别人作工，是用心去作工，就像肖红人家作工的时候是用心作工，当你用心作工的时候，你还要寻求神，按原则作

工，按工作安排作工，同时更主要的是借着你的配合，你与天上卫星电台接通，你有圣灵的作工，这是最关键的。只要你有圣灵的作工，你一颗热心真正按原则实际地去作工的时候，你就够上人的配合了，这时候一般不会出什么差错。人有神给人的理智、给人的素质，加上人的配合，你就够作这些工作了。你够上人的配合了，能作这些工作了，再加上圣灵作工，你就可以作新的工作。你有了这些成分再继续作工，在你能够继续作工的过程中，神在你原来的这个台阶上就能继续再给你，让你芝麻开花节节高，那你的生命就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你配合到哪儿，神作工就作到哪儿。即使说神不作工，你在这个台阶上也能作工作，你作出来的工作也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你在这儿不配合神的作工，再不按工作安排的要求来，那你走的就是下坡路。三个台阶：一个是在地狱里边，一个是保持平衡的，一个是芝麻开花节节高。所以说，神说："**圣灵作工一天一个样，一步比一步拔高，明天的启示比今天更高，一步一个台阶总往上走，神就是借着这样的作工来成全人，人若跟不上就可能随时被淘汰，人若不能存顺服的心就不能跟随到底。**"（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真心顺服神的人必能被神得着》）现在圣灵作工的步伐特别快，一天一个新亮光，如果你跟不上，短时间内就会一落千丈，甩得好远好远。你看你和肖红，原来你们在一起作工配搭呢，配搭到最后一步一步甩、甩、甩，甩到现在甩得好远好远。怎么甩得好远？这个甩得好远好远，甩开以后是谁的"功劳"？是我偏带肖红了？我也好想给你呀。虽然我带着肖红跑呢，但是肖红在外面跑，她是作工作呢。我也想带你呀，我想带你，可是你不和我交心呀。你把心交出来，你去作工，你起来一作工，那不就开始跑了吗？从肖红刚跟上国度建造以后她就向我敞开，她心里边有什么就能说什么。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她就能够把她在原教会里边发生了什么问题和她对神的一种误解说出来，她就借此机会，"你得给我解决"，她能够把这个说出来让我给她解决。任莊，你对神的误解能说出来解决吗？你是不会表达出来的，你是不会说的，你只是埋在心里边，你武装起来、伪装起来，给人的感觉就是高大上、假大空，但是别人还感觉不到，看不出来。就像肖红那时候问我呢，"任莊就不认识她自己？她就没败坏？"但是当时我也没有研究肖红说什么，我说："人家没有败坏，你让人家认识啥呢？"把肖红气坏了。我说："肖红，我没本事，你要是有那本事，你给人家说说，人家有什么败坏

呢。你要是能说出任茔的败坏你就说呀，我也没有说不让你说人家有败坏呀！”肖红怪我呢，怪我不说人家有败坏，你是两只眼睛，我也是两只眼睛，你看不着，我也看不着，我有什么办法呢？任茔那时候伪装得太严，我让她认识自己的败坏，我说“任茔说说。”任茔说“我没有呀。”你说你没有，我还说啥呢？你自己把自己给骗了。一开始肖红还告状了，“你们是一伙的，你们是一个地方出来的”，所以说，我在这儿跟肖红表白，不要让她对我产生怨言，“呀，弟兄他就是待人不公，凭情感用事，他和任茔就有情感，他就偏待任茔”，不管什么时候我都得背黑锅啊。

“使神的心血、使神的工作犹如金子被埋没在沙土里一样，发不出一丝光亮。神对这些人的素质、存心、观点感到极度的厌憎，领受能力差、麻木到极点、腐朽又庸俗、奴隶性太大、脆弱无毅力”，领受能力差，为什么说差呢？神给你说了什么话你都领受不了。让你做个诚实人，你连做诚实人这个弯都转不过来。神让人敞开，敞开交通，你和别人不能敞开，你和我还不能敞开？“麻木到极点”，任茔把“树枝坏了”发给我了，她还没多大知觉呢，只是说知道“呀，错了”，不能这样做了，也没有反思一下，哪儿出问题了。“麻木到极点、腐朽又庸俗、奴隶性太大、脆弱无毅力”，什么事你都是靠肖红呢，问肖红呢。“犹如牛马一样得牵着走，对灵里的进入、对神工作的进入丝毫不理会，根本没有为真理受苦的心志，就这样的人被神作成谈何容易？”咱看戴超拓，哎呀，根本没有为真理受一点苦的心志！肖红不抓你工作的时候，你没事，一抓你工作，你就让下边的人发誓。我在这儿给人交通“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是让人敢于把自己交出来，让人起来为神尽本分，为神献上。我交通的目的是让他们为神献上，你来了个“神家管”，这就是神说的你的言行举止受着你灵魂深处的支配。我说出同样的话来，不同的人听着就是不同的意思，戴超拓在那儿是时刻盯着呢，“神家管不管我？神家管不管我？”她一听到“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的时候，“哦，神家管！”在你这儿听到的就是“神家管”。到人家那边，当人家走不出来的时候，“哦，‘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这是神对我的要求，我作为一个受造之物，我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我得有这个心志，得有这个毅力！”因着你里边的需要，你把我交通的“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就给加工了，这就看见你根本没有为真理受苦的

心志。“根本没有为真理受苦的心志，就这样的人被神作成谈何容易？所以，你们关键还是从这方面着手你们的进入，从你们的作工与进入上来着手认识神作的工作。”“从你们的作工与进入上来着手认识神作的工作。”把这句话分开来看，从你们的作工与进入上来认识，今天跟你说了作工与进入得结合起来，也就是你得生命进入，在作工中揣摩神的心意，按着原则、工作安排、按着神所要求的来作工，敢于拿到神面前让神鉴察，这就是一个进入。“从你们的作工与进入上来着手认识神作的工作。”从这里看就知道神要作的是什么工作了，工作安排一下发，看工作安排这是让干啥呢？这一段时间交通什么呢？是要实行什么呢？“哦，这就是神要作什么工作了”。

作工与进入的关系（八）

任茔，这不是让咱重新做人呢？是不是任茔？（任茔：……）任茔今天失去了往日的光环，明白了一个做人的道理。今天明白做人的道理了吧？（任茔：嗯。）这下得重新做人呀，应该将功补过，补过不补过？（任茔：我觉得我啥都没有了。）啥都没有就对了嘛，什么都没有了真理才能进来。你说你啥都有了几年了，你进入了啥？谁要是信得啥都没有了就好办了。就不要说你了，就是我也是，神说什么呢？神要把我作成什么呢？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自己的观点。看过那个神话吧？没有自己的想法，完全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那就成了。因为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这个时候神说什么话，你才能听进去，才能按神话来，也就是说神才能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你还想有一些自己的东西？在神那里不行。咋了？你还舍不得没有这些？感觉自己啥也没有了，还有点难受呢？还是高兴喜乐呢？（任茔：我心里边想着你刚刚交通的那些话，看到我和肖红有那么大的落差。）你又进到落差里边了？你还非得和人家肖红平起平坐呢？咱追求啥呢？有落差这算啥呢？是，现在是有落差，神说过这样的话，在作工期间，有做带领的，有做长子的，有做子民的，作工成全以后，还有这个区分吗？都是受造之物！你现在是还想戴冠冕了吧！（任茔：不是。）这就是为什么要你恨恶自己的原因，你和肖红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落差呢？因为咱中了自己的诡计，这不是神的公义吗？你只能恨恶自己，是你自己中了自己的诡计而已。（任茔：我也知道，可是……）知道，那咱还看这个落差干啥呀？这又是要脸不要命呀！本身就有落差，本身肖红就是抓你工作呢，这又不是才有的落差。你应该看看你有没有得着生命，而不是看你和人家有没有落差。（任茔：我没有得着，我该死。）任茔，现在怎么想呢？（任茔：我觉得这么走下去就是羞辱神的名，带领不了弟兄姊妹。）你可说错了，这可是真有了带领弟兄姊妹的东西了，这才是真才实学呢。怎么作衬托物呢？那就是把你跌倒失败之后怎么爬起来的经历谈出来，让你用你的经历去带他。你把戴露露怎么带成那样的？你现在再把她带正了，这是不是你的使命？（任茔：……）神还没有放弃你，你倒放弃自己了？（任茔：这样走下去……）今天交通了以后，你还计划这么走下去呢？你

不会不这么走下去呀？神要的是尼尼微人的悔改，你认识到四十天以后尼尼微城要倾覆的时候，就得从宝座上下来。你能从宝座上下来，看到有那么大的落差，这不是好事吗？你要是还看不到落差，你还要和肖红平起平坐，那你这不就危险了吗？这个名誉、地位这么厉害啊！梁平，你呢？哪天要是把你从地位上拉下来，你怎么办？想过没有？和任茔一样，还是比她刚强一点？（梁平：我这个人脸皮厚。）（戴晓静：任茔那时候想着，好像除了肖红，她就比谁都好。现在一解剖一下显明了，刚才又交通了那么多，就接受不了了。经不起神的显明，现在显明了就觉得，“呀，我怎么谁都不如呀？怎么哪个片区也不是我这片区这样啊？怎么我这片区出了这么多乱子？怎么我连这都解决不了？”原本任茔认为她能解决得了，这些是手到擒来的事，可是到今天，来到这里怎么就啥也没有了。其实神显明了是拯救，任茔又误会了。我刚才听任茔说的那个话就觉得她是要说“呀，我不能再这样走了，我不想当这带领了。”不知道弟兄怎么听的，我听着好像就是这意思。）你看见她不想当带领了？（戴晓静：我觉得她是“我不能在这儿当带领了，再这样当下去我就成作恶的了。”你说咱走的是啥路呢？也不知道我听的这个对不对，我是着急的。）戴晓静，你误解人家了。任茔，她是误解你了吧？（任茔：……）还是她理解你了？（任茔：……）她要是理解你了，你这可就丢了面子了。她要是误解你了，那你这就是刚强响亮的见证。（任茔：……）还能是她理解你了？（任茔：……）

咱今天交通了什么？信神每天在干啥呢？（肖红：得命了。）任茔，你想不想得命？（任茔：我想着前面就揭露了我一回，那时候我也没有说过不作，也是一直作，可作了以后还改变不了我自己，今天我觉得我的实质就改变不了。不止揭露了我一次，揭露多次以后，根本就没有改变，我觉得我这个实质就改变不了，就变不了。）谁说揭露你多次了？你说没有揭露过哪个人呢？那你要是沈蹦的话怎么办呀？你看揭露沈蹦多少次了？信神就是来接受神的审判刑罚呢，就得被揭露解剖呢。你怕被揭露解剖呢？揭露解剖一次就行了？你想得那么简单呢？你要是这样走的话，那不就证实了你所走的就是保罗的路？你信神完全就是为了得冠冕呢？得着冠冕就跟随，得不着冠冕就走不动了？那时候保罗要向神要个结果呢，神不告诉他，一旦告诉

他，他就不干了。（任茔：我这个不是不干。我觉得这样走下去那不是我一个人，那么多弟兄姊妹……）那我问你，是你了解你呢？还是神了解你呢？（任茔：我觉得好像就……）以前你不明白的时候，你是作恶了，今天你知道了这是不是刹住车了？刹住车了这是不是好事呀？你知道怎么走了，那你这不就是走对路了？你以前作恶了，现在成预备善行了，这不是一个大的扭转？你的意思是“我能作恶的时候我作恶，当我不能作恶的时候我就不做了。你要让我走正路，预备善行，我不行。”你是这个意思？（任茔：不是。）那你是什么意思？今天揭露解剖了，咱立马就得勒马回头，将功补过，“我知道这条路怎么走了，我得把神见证出去。”你刚知道这条路，还一步没走呢，然后你就不做了？你这不是撂挑子呢？（任茔：弟兄，我不是撂挑子。我这里边有个什么呢？就是你说我是假冒为善，有个伪装，其实我这个人就不行。）你是说这个话与事实不符呢，还是嫌丢人呢？（任茔：不是嫌丢人，早就丢人了，不是才丢的人。）那你是说这个与事实不符，是吗？（任茔：不是与事实不符，我是说揭露我几次了，几年了我就根本没有变，我害怕我一直作恶。）我还没有害怕，你倒害怕了，那不用你担心，你的担心是多余的。你没有自己选择的余地，安排你做什么你做什么，你只有接受顺服，就行了。

咱今天刚交通了什么？咱每天起来干啥呢？你们告诉一下任茔。（追求得生命呢。）追求得生命呢，那怎么就得着生命了？（顺服神。）顺服神，你只要顺服神就得着生命了。那你现在就不能有自己的选择，“现在既然说成这了，我也没有自己的选择，我不说我能做了，我也不说我做不了，我不撂挑子，我也不高攀，我顺服。你看我能做啥我就做啥，你给我安排啥我就做啥”，这是不是一个顺服？那你该不该有这个态度、观点？（任茔：该。）你有这个观点，这就是追求顺服神，这就是追求得生命。如果你不追求这个，你就不是说“你看我能做啥？”你不问问神的意思，而是你自己作主张“我不行了，我不行了，我烂泥扶不上墙了”，你一直在表达着你的意思，你又按着你的意思走呀，这就是悖逆！神给了你位置，你不能超越神给你的这个位置。你想要拔高你的位置，你说，“我和肖红的落差太大，我要和肖红平起平坐呢，结果落差下来了，不行，我要和肖红在一起呢。”这个行不行？这个不行。你得站在神给你的位置上，神给你什么位置就是什

么位置，你不能往上够，那能不能往下滑？不能上也不能下。你往上边够，那你追求的是地位；你往下边滑，你是不担当，你是逃脱、逃避。你不能追求得地位，也不能逃避，那就是有一个顺服，“神给我什么就是什么”。咱就是“你给我什么就是什么，你怎么安排我怎么来”，这是不是一个顺服的实行呀？任茔，听懂了吗？（任茔：嗯。）所以今天没有人说撤你，那你就不能打这个辞职报告。如果今天说，“任茔作的工作不行，影响工作呢”，那你打辞职报告也行，或者别人撤你也行。别人没说撤你，你就不能打辞职报告，这是基本的一个理智。我还不知道该撤不该撤呀？你要是在这儿坚持，“你撤了我吧”，那你是要给我建议，是吧？你给我建议是不是也是悖逆呀？你不用给我建议，我不听你的，我自作主张就行了。像那边教会的戴杜心，我不听她的，就直接不用她了。任茔，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吧？（任茔：没有。）那你就还在你的位置上作你的工作就行了，只不过原来你是作工和生命进入不挂钩，那现在就得挂钩了，原来脱节了，你现在就得接起来，让神鉴察。这还难吗？这不难。（任茔：我这个人太悖逆了。）你看见你太悖逆这就好了，你要是看见自己不悖逆，那就麻烦了。看一下神话诗歌《失败跌倒是认识自己的最好机会》，念吧。

966　失败跌倒是认识自己的最好机会

1　信神得学会经历神的作工，达到顺服神。顺服神是真理，是神对人类的要求，你能朝着顺服神的方向追求，你信神的路就走对了。你经历多少次失败跌倒不是坏事，被显明也不是坏事，不管经历对付修理还是被显明，你得记住：人被显明不是被定罪，这是好事，这是认识自己最好的机会，能给你带来生命经历的转机，要不你没有机会，也没有条件、没有背景能达到认识自己的败坏真相。

2　你把自己里面的东西，隐藏在深处的方方面面很难认识到、很难挖掘出来的东西认识到了，这是好事。真实认识自己是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最好机会，真实认识自己就能看见真理作生命太宝贵，就能渴慕真理进入实际，这是太好的事！你如果能抓住这个机会，在失败跌倒时认真反省自己，达到真实认识自己，就能在消极软弱中重新站起来。跨过这道坎儿，你就能长进一大步，就能进入真理实际了。

——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要得着真理得从身边的人事物上学功课》

这个话好理解吧？（任莊：好理解。）失败跌倒是认识自己的最好机会！“信神得学会经历神的作工，达到顺服神。”“信神得学会经历神的作工”，怎么学会经历神作工呢？神作的是什么工作呀？（刑罚、审判、揭露、解剖。）得学会经历神作工。神作的工作就是甩来甩去的工作，就是显明、审判，审判、显明。神给你摆设环境要显明你，让你跌倒，跌倒是让你认识自己，认识自己了起来再走，再走的时候显明、经历，再开启光照，让你认识，认识以后再跌倒，跌倒、爬起，跌倒、爬起。祭司弟兄那时候经常交通这个，是吧？祭司弟兄交通说：“你们说人站着好呢，还是爬下好呢？（站着好。）爬下你敢肯定以后就站不起来吗？（不能。）如果爬下几次再站起来好呢，还是始终站着一次也不爬下这样地站着好呢？（爬下几次再站起来好。）那更好。所以说人受到一些挫折，只要他心里有真实的信心，这对他不是什么坏事，也是好事，也是一个成全哈。你们爬下过没有、跌倒过没有？（跌倒过。）爬下来以后又起来了，这回站起来是不是比以前坚强一点啊？（是。）失败过几次，受过几次挫折，被熬炼的爱就产生了，被熬炼的信心就产生了，这不是什么坏事，这叫饱经风霜啊，最后像松柏一样迎风挺立而不倒下。”（摘自《上面的讲道交通·50-D7-31》）跌倒、爬起几次就坚强了，就像祭司弟兄说的话“像松柏一样迎风挺立而不倒下”。“信神得学会经历神的作工，达到顺服神。”咱现在是不是在经历神作工？给你摆设环境，给你一个表演的舞台，你表演出来显形了，显形了去认识，认识了咱悔改。人本身就是神的仇敌，你是神的仇敌，你来尽本分了，你能不抵挡神？那是百分之百地抵挡神。神必须让你流露出来，流露出来以后，你才能去认识，才能抓捕你的罪状。抓不住你的罪状，审判你，你能接受吗？能承认吗？你不接受、不承认。所以要抓捕你的罪状，那你肯定是抵挡神了呀。所以说，在神征服人期间有恩典伴随。如果说，一来让你敬拜神，你就能顺服神的话，那还用恩典伴随呢？不需要。有恩典伴随，就是因为人有抵挡，就是因为人要触犯神的行政，就是因为人应该被定罪。但神没有按你的罪来治你，这是因为在神作工期间，神是要拯救你。要拯救你就得让你先去认识，所以在这个期间显明你是让

你认识，不是要淘汰你。所以说，你信神得学会经历神作工，得知道神让你跌倒失败的目的意义是什么，神这样作的目的是让你能达到顺服神。咱交通了训练警犬，你刚开始训练警犬时，那警犬是不是经常失败？经常失败，因为它是在操练呢，它是在练习呢。它失败多了，慢慢的就成功了。就像咱上学的时候，做练习题呢，刚开始你就能打一百分？你还不是五道题答错三道题？你答错几回不就答对了吗？经历神作工就是为了顺服神，你今天不经历神新的作工，到国度里边你还能顺服神？不可能。

“顺服神是真理，是神对人类的要求，你能朝着顺服神的方向追求，你信神的路就走对了。”咱交通了信神是在干什么，就是告你说，信神得追求得生命呢，追求得生命就是追求顺服神，是吧？（嗯。）那你今天这条路是不是走对了？（嗯。）那你应该为今天走对这条路高兴喜乐。“你经历多少次失败跌倒不是坏事，被显明也不是坏事，不管经历对付修理还是被显明”，不管经历对付也好，修理也好，还是被显明，都包括了，是吧？“你得记住：人被显明不是被定罪，这是好事，这是认识自己最好的机会，能给你带来生命经历的转机，要不你没有机会，也没有条件、没有背景能达到认识自己的败坏真相。”“人被显明不是被定罪，这是好事，这是认识自己最好的机会，能给你带来生命经历的转机”，今天把你显明了，怎么显明的？必须得让你在外面作一段时间的工作吧？你没有作这一段时间的工作，我怎么能知道你没有把作工与进入结合起来呢？所以说，这个时间段必须得有。我过早地给你，你也要不上。所以要给你这个生命经历的转机，就必须得让你先去外面作工。作工以后，借着你作工表现出来了，好了，神就可以借着这个显明你了，你就来了句“树枝坏了”。好了，神的时间到了，这就开始显明你。显明你是给你带来生命经历的转机，一个“树枝坏了”，生命经历有转折了。“树枝坏了”到今天几天了？一个礼拜？（半个月了吧。）这半个月我不在家，我要在家就早给你转了，是吧？我不在家，我回来就赶紧给你来转你的命运了，给你一个生命经历的转折。“要不你没有机会”，你在这恨，“我怎么就把‘机器坏了’理解成‘树枝坏了’呢？”现在再看还得感谢这“树枝坏了”，要不是这“树枝坏了”，我还发现不了你的问题呢，是吧？（嗯。）“要不你没有机会，也没有条件、没有背景能达到认识自己的败坏真相。”没有这些认

识不到。这还是经过昨天一下午的努力，才找到这个深海中的“奥秘”，也不容易呀！“要不你没有机会，也没有条件、没有背景能达到认识自己的败坏真相。”得有这个条件，有这个背景，也就是说你的生命转折了，同时让周围人再借着你也看到了自己的问题，每个人身上都有这个问题，是你在这边做了这个带领了，你坐了这个位置了，你这边的“树枝坏了”，把你显明出来了。他在那边的“树枝没坏”，没把他显明出来。所以说，你还得感谢这“树枝坏了”。这是神给的一个机会、一个条件、一个背景，有这些才能达到认识自己败坏的真相。你得感谢，感谢这次显明。“你把自己里面的东西，隐藏在深处的方方面面很难认识到、很难挖掘出来的东西认识到了，这是好事。”今天把你那深海中的“奥秘”挖掘出来是好事，你再张狂不起来了，是吧？我记得那时候，我揭露解剖别人以后，任莊嫌他们不进入了，“哎呀！一个这……”就这么一个动作。这是什么动作？嫌弃，看不起，高傲。我感觉不对，任莊怎么是这动作呢？什么原因呢？可我找不见病在哪儿。今天找见了，病在哪儿呢？她自认为她已经有真理了。“哎呀！一个这！怎么办的是个这呢！”看不起人，她是种狂妄、高傲的表现。“你把自己里面的东西，隐藏在深处的方方面面很难认识到、很难挖掘出来的东西认识到了，这是好事。”如果没有昨天的挖掘，如果不去解剖的话，你今天可能还高兴呢，那就相当于你是站在一个定时炸弹上跳舞呢。今天你从炸弹上下来了，虽然你不跳舞了，但是安全了，这是好事。

“真实认识自己是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最好机会”，如果说没有这么多人看着你有这些败坏、没有显明你，你要是以后不张狂了，人家还会说你有病呢。“以前任莊一天天揭露解剖人，现在怎么不敢揭露解剖了？”还想不通呢！借着这个他们看见了，“哦，任莊原来在这方面有这个败坏”，他也不难为你了，所以“真实认识自己是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最好机会”。以前他们见了任莊，还有一种仰望的感觉，是吧？还有一种请“神仙”的感觉，“我们这边有问题了，快、快、快，呼求一下任莊。”揭露解剖你以后，他们还呼求你吗？不呼求你了，这是好事坏事？（好事。）原来他们一呼求你，你以为你是政府机关，“我是110！”你说你是不是还要摆架子呢？“你看，他们还离不了我。我去了南方，北方要我了；我去了北方，南方要我了，我还是香饽饽。”那你

能从宝座上下来？今天能借着这个从宝座上下来，能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这是好事，所以“真实认识自己是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最好机会”。“真实认识自己就能看见真理作生命太宝贵”，你现在才能感觉到，真理作生命太宝贵了。“真实认识自己就能看见真理作生命太宝贵，就能渴慕真理进入实际，这是太好的事！你如果能抓住这个机会，在失败跌倒时认真反省自己”，跌倒失败时，不仅得反省还得认真反省。“达到真实认识自己，就能在消极软弱中重新站起来。跨过这道坎儿，你就能长进一大步，就能进入真理实际了。”这是不是一个路途？这路途多明确！而且你也能看见，只要你能跨过这个坎儿，这生命是不是就长进一大步了？首先，你给人的感觉还张狂吗？没有张狂了。第一个，有了圣徒体统的样式了；第二个，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工作安排你能落实了，你再不会出现“树枝坏了”这一现象了，那你说这是不是进入了？完全进入真理实际，这是进了一大步，可不是一小步。原来你的作工与进入就没有结合起来，与生命无关，你都是作恶呢。你结合起来以后，在实行真理的过程中尽本分，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实行真理，这个时候神才称许、神才悦纳。你原来尽的本分，神是厌憎、定罪的，只要能跨过这个坎儿，作工和进入结合起来了，就是神悦纳、称许的，这是天上地下的区别，所以说这是好事。这个能理解了吧？现在有什么想法吗？（任荎：没有什么想法。）你今天这个仅是个失败跌倒，这边没有说要清理你、放下你、隔离你，你就接着作你该作的工作。要是说清理你、放下你、隔离你，这可是得衡量衡量，害怕呢！

235 人的所作所为应接受神鉴察

1　现在多数人所做的都不敢拿到神的面前，你能欺骗神的肉身，你可骗不了神的灵，凡经不住神鉴察的事都是不合真理的，都应放弃，否则那是得罪神的。你无论是祷告或是与弟兄姊妹说话、交通，或是尽本分、办事，都应把心摆到神的面前。你尽功用时，神与你同在，只要你存心对，是为神家工作，神必悦纳你所做的，你应以你的诚心来尽你的功用。

2　你的所作所为、一举一动、一个存心、一个反应都能拿到神的面前，就是你平时的灵生活，吃喝神话、过教会生活，以至于你的配搭事奉，都能拿到神的面前接受神的鉴察，这样实行才利于自己的生命长大。

3　接受神的鉴察的过程也是人被洁净的过程，你越能接受神的鉴察，你越得着洁净，越能符合神的心意，你就不至于放荡，你的心能活在神面前；越接受神的鉴察，撒但越蒙羞，越能背叛肉体。所以说，接受神的鉴察，这是人该实行的一条路。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成全合他心意的人》

966 失败跌倒是认识自己的最好机会

1　信神得学会经历神的作工，达到顺服神。顺服神是真理，是神对人类的要求，你能朝着顺服神的方向追求，你信神的路就走对了。你经历多少次失败跌倒不是坏事，被显明也不是坏事，不管经历对付修理还是被显明，你得记住：人被显明不是被定罪，这是好事，这是认识自己最好的机会，能给你带来生命经历的转机，要不你没有机会，也没有条件、没有背景能达到认识自己的败坏真相。

2　你把自己里面的东西，隐藏在深处的方方面面很难认识到、很难挖掘出来的东西认识到了，这是好事。真实认识自己是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最好机会，真实认识自己就能看见真理作生命太宝贵，就能渴慕真理进入实际，这是太好的事！你如果能抓住这个机会，在失败跌倒时认真反省自己，达到真实认识自己，就能在消极软弱中重新站起来。跨过这道坎儿，你就能长进一大步，就能进入真理实际了。

——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要得着真理得从身边的人事物上学功课》

12.超越行政的后果（1-2）

超越行政的后果（一）

邢欣，你愿意活在光中还是愿意活在黑暗中？（邢欣：光中。）真的假的？你愿意活在烈日的酷晒下，还是愿意活在黑洞洞的地方煎熬？我尊重你的意见，你说吧。（邢欣：活在烈日的酷晒下。）活在烈日的酷晒下？我没有听错吧？（邢欣：没有。）这一段时间你还和萧平在一起吗？你见他了没有？（邢欣：那天见了。）哪天见的？（邢欣：前两三天，他弄车的时候见的。）邢欣，你现在有什么认识？从咱那次见了面以后，到后来你有没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计划？（邢欣：那天见了你，当时我就说断呢，后来回来以后就开始拉锯了，那几天有时候就想破罐子破摔，感觉撕不开。后来再看看你交通的《从跟随到谈判到宣战》里边说的是今天这个路非得这样走。）你有没有什么认识？（邢欣：认识就是看到自己凭着想象，没有和神话挂上钩，没有活在行政里边，把行政放在了一边。）你对萧平了解多少？了解不了解？（邢欣：有一点，不完全。）邢欣，你的这些付出有没有价值？前一段时间肖红一直说你糊着呢、糊着呢，因为什么糊着呢，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才知道原因。（肖红：邢欣，你能感觉到在你做带领期间看不透事吗？你表达出来的让人感觉你看不清、看不透事，你解决问题的时候，看不透事就没法解决，肯定做不到神的心意上，就是一股热心那么去做了。再一方面你和萧平的这个事是几年了，不是几天，三年了你活在这个里边，任何人不知道，你自己活在里边也不知道害怕。本身你还是做带领的人，天天活在那个里边也没有说过。）首先这就是一个欺骗，这个欺骗是你的主意还是他的主意？是你不让说还是他不让说？（邢欣：我俩都有。）（肖红：你俩都有？）（邢欣：他那方面严重吧，那天我说要说了，他还说别说了。）（肖红：他不想让说，是吧？那天他就不想让说吧？）（邢欣：嗯。）（肖红：神家的带领、负责人，那可不是在外边干活儿的，外边的那些活儿会干就能去干，但带领工人就涉及到咱与神的关系。咱作为带领工人的责任、使命，那就是把弟兄姊妹带到神面前，咱就得高举神、见证神、荣耀神。自己的活出也得高举神、见证神、

荣耀神，这才能把弟兄姊妹带到神面前，这是一个大的方向。而且这三年你和萧平经常在一起，你也没有告诉过谁，你也能装得住，最起码你的良心得受责备。不管你再认为“我们都是离了婚的人，他是离了婚的，我也是离了婚的，在一起也正常，光明正大”，你也可以寻求寻求问一问，这是一方面。但是三年了你也能包得住，好像若无其事，没有责备。你就是看不透事，也没有从里边去反省这些问题。）

邢欣，主要的问题是你里边有个欺骗，你为什么要欺骗呢？现在有什么想法？（邢欣：……）（肖红：没事，你说吧。你认为这是正常的，或者你心里怎么计划，就是“我们这是正常，我愿意结婚去”也算嘛，这也是你的计划。或者是“我愿意放弃，我愿意尽好我的本分，神对我的托付，我愿意真正豁出去尽本分”也算嘛，就是你自己的打算。）（邢欣：放弃。）（肖红：放弃？你放弃是因着什么放弃？是因着我们这么说你，卡着你，你自己放弃了，还是你自己心里有什么想法？）（邢欣：那天弟兄谈了，根据神话看事，神今天作的工作就是打破家庭，我走的路与神让人走的路就是背道而驰的。这几天我看了弟兄交通的《从跟随到谈判到宣战》，我选择放弃。）咱交通得多了，你都看了，知道轻与重了，该怎么走这个路，你也知道了。还有就是你比人家更甚，你这里边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欺骗。他们里边少了欺骗，你这里边多了欺骗，这是其一。其二是什么呢？他们之间比你们纯洁一些。你们之间不纯洁呀，你们是交易，你能看到吗？这是你自己说的，你告我说：“你放不下他，他放不下车。”那他心里边有没有你？你明知他是骗你的，你为什么就愿意让他骗呢？这是我误解了还是你是知道的呢？你知不知道他骗你？（邢欣：我不认为是骗。）这是那天你自己说出来的，你没有说他放不下你，你说的是你放不下他，他放不下车，你说这是不是就是骗？（邢欣：……）邢欣，你了解他多少？了解不了解？你把你对他的了解说说。（邢欣：……）你宁愿把你的心给一个骗子，也不愿意把心给神。打心里边说，你知不知道他是骗你的？你是不是自己糊弄自己、自己安慰自己？（邢欣：……）你心里应该比谁都清楚，对不对？（邢欣：……）你对他的以前不了解？（邢欣：……）了解不了解？（邢欣：……）咱说起这个事了得正确面对。（邢欣：以前就是听说他实在，对他老婆忠心，没有和他多接触。）听谁说的？（邢欣：在原教会的

时候经常听别人说，他老婆出来尽本分也是经常说呢。）你和萧平的这个事咱家人谁也不知道，是吧？（邢欣：嗯。）萧平这个人有问题，咱这边计划处理他呢。他不单是跟你，他这个不属于败坏性情，他属于淫乱了。你还给他处理过一次问题，你真不知道？（邢欣：我不知道。）你和梁平处理的。（肖红：在教会里的时候，他和朱小丽，这个你知道吗？）（邢欣：知道。）（肖红：是你们处理的吧？）（邢欣：他就没有那个关系。那时候谈朱小丽时，是我带着他去谈的，还有一个人呢。后来那次他说给车交保险没有钱，朱小丽说："我这有钱，我先给你。"他说："不要。"后来任茬去了，朱小丽说："我咋看他都顺眼，咋看他都好嘛。"）这是哪年？（邢欣：2020年。）（肖红：那时候你已经和他在一起了，有关系了，是吧？）（邢欣：嗯。）（肖红：虽然当时他跟朱小丽没有什么，但是他有好多表现，他给朱小丽打电话，别人就听见了，萧平在电话里就说："你到我家来，我家有排骨，我给你做。"你说这说的是啥？别人听得清清楚楚的。虽然朱小丽不说，但是别人在跟前呢，别人听见了，别人就说这人怎么是这呢。）（梁平：其实我想着邢欣应该是了解一些的，因为那个时候教会反映萧平和朱小丽的时候，邢欣就在那个区域撤换带领呢，那就是邢欣的范围。那个时候教会带领和弟兄姊妹都反映萧平和朱小丽两个人不正常呢，萧平传回来一个新人，朱小丽有车，萧平一个人就叫上朱小丽牧新人去了。神家里有行政，弟兄姊妹都知道有行政，就那样反映呢。有人反映我们就了解，了解到的就是肖红现在说的这些，就萧平的那些言谈、举止，弟兄姊妹都说呢。那次我跟任茬去见了一下朱小丽，朱小丽说她开上车都是晕的，满脑子想的都是萧平，还害怕呢。）朱小丽说她都害怕呢，是吧？（梁平：朱小丽就说她陷到男女里边了，那个时候朱小丽丈夫不在家，就朱小丽一个人在家呢，萧平也是一个人，她和萧平有微信，在微信上联系呢，两个人是你来我家，我来你家的，朱小丽说她开上车满脑子想的都是那种东西。那个时候任茬还给朱小丽谈了男女这方面，"你开上车满脑子都是想的那种东西，你开上车不怕吗？那就是撒但把你控制了，到有一天邪灵把你附了，就不正常了。"那个时候就给她谈的这个。弟兄姊妹都说这方面呢，邢欣能不了解啊？）（邢欣：我问过他，他说不是那样。）（肖红：朱小丽这是一个，而且还跟蔡丽丽，这个你知道吗？）（邢欣：知道。那是之前的。）（肖红：之前他们谈对象，但

是都有关系了。后来蔡丽丽在那边尽本分的时候，人家在干活儿呢，他去了以后，趁别人不看的时候就踢踢人家，蔡丽丽就骂他“死呀！”，萧平就这些表现，那已经是在和你有关系的时候发生的。咱在神家，弟兄姊妹在一起呢，不管他们以前是什么关系，他到了那边趁蔡丽丽不防踢人家一下，这是啥表现？他踢倒不是怎么使劲踢，其实那就是要勾引人呢，看蔡丽丽说什么呢。还有去年腊月，朱平平的妹妹回老家以后说手机不好，让他修一下就到他家去了，朱平平的妹妹一到了他家他就把她抱住了，就这些表现。你跟了他三年，但他这三年中间就做的这些事，而且还是做在弟兄姊妹身上的。如果他是单纯的就跟你一个人搞对象也算，但他还不是单纯的，本来弟兄姊妹去了让他修一下手机，或者看一下手机有啥问题，他就把人家抱住了。）就不用多说别的了，就这一件事，就显明了。他跟朱平平的妹妹就没有多接触过，他在那边干活儿的时候仅仅是和朱平平的妹妹见过几次面，话都没有多说过几次，只是一个地方的。朱平平的妹妹手机不合适了，知道他在家就给他打电话，让他帮她修一下手机，姊妹去他家了，他就能立马抱住姊妹，你说就他做出的这个动作还用再说其他的呢？

（邢欣：去年的时候，戴笑笑和我说萧平叫咱干活儿去呢，我心里还纳闷呢，他又不是负责人，他怎么能叫咱干活呢？戴笑笑说没有人，后来我们就去了。去了之后萧平的手机放那儿充电呢，我给他拔手机的时候看到有一条信息，我就问他呢，“谁给你发微信呢？”“还不是你呀？”“不是我，我早晨就不在。”后来我就逼着他把手机打开，结果是戴笑笑给他发的微信说：“我迟去一会儿。”当时我就火了，我拿上他的手机就把戴笑笑删了。）（肖红：他跟戴笑笑有联系？）（戴笑笑：当时在那边一起干活儿了，要联系就加上微信了。刚开始的时候萧卫说干活儿要用人呢，让我们去干活儿呢，我说哦。后来萧平给发微信说要用人呢，我以为是萧卫给他说了，让他给我说呢，后来我说我还要拿东西呢，我还有事呢，我迟去一会儿。）（肖红：邢欣，你的意思是说萧平和戴笑笑有联系，是不是有那个意思？）（邢欣：嗯。我和萧平说你俩人就不必要联系，为啥要加微信呢，我就把她删了。后来我问他有没有再加戴笑笑，他说又加上了。）（肖红：戴笑笑，萧平老加你干什么呢？）（戴笑笑：后来又在一起干活儿，他说

加上要联系呢就加上了，平时就不说话。）（肖红：现在还有吗？）（戴笑笑：嗯，加着呢，但是不说话。）（肖红：他就爱加别人，你一直加他干啥呀？不需要加他呀。）（戴笑笑：嗯，那把他删了就是了嘛。）他在微信里说话了没有？（戴笑笑：没有，就是那次干活儿的时候说过。）（肖红：直到现在一直没有再说过话？）（戴笑笑：没有。）（肖红：如果是工作需要得加，那也是加负责人呢，是工作上需要才加呢，工作上不需要就不需要乱加，都乱加的话下边乱套了。）现在微信还加着呢？（戴笑笑：没有了，刚才肖红说不需要联系，我就删了。）我还想着看看萧平说什么话呢，你倒删了。（肖红：邢欣，这么谈了以后，你怎么想？）（邢欣：自己瞎眼。我看到弟兄交通说，以后要让你当万物的管理者，如果他触犯了神，要处理他，你有情感，你会不会凭情感？两个人能不能都走下去？很难说。那个时候我就想现在断了少受苦。我看弟兄交通说，本来人有儿女、父母就是情感，我就想我这也是找了个过路人，给自己加了份情感，那时候就想着断呢。萧平那天和我说："连车带我一下都失去了承受不了。"我就想着把车给他处理了，我就和他断了。他那天要他的电动车钥匙了，说以后不联系了，我还想着把这些都给他处理好、安排好，就不跟他联系了。）（肖红：你知道今天跟你谈这些的目的是什么吗？神的心意是什么？看到神对你的拯救了吗？）（邢欣：看见了。为什么那个时候他拖着我不结婚呢？这个时候我才醒悟，要是结了婚就把我给害了。这样一谈我更明白了，就是我瞎眼，看不透。）（肖红：这就看到你愚昧无知，他真是你说的这样？我是从你这事上才看到他的问题，就他联系的这几个，我一个一个都找了、都问了，都问了之后，他的这些表现我都知道了才和你说的。正月里的时候萧平又问朱小丽借钱，"你有钱吗？我这车要怎么怎么呢。"他跟这些姊妹们联系，目的是啥呀？为了借钱方便，你说这是啥人呀！一个仅仅是见过几次面的姊妹到他家里让他帮忙弄一下手机，人家一进门他就把人家抱住了，姊妹推他呢，"你怎么是这人呢！"他就说："我就是这人。"）姊妹是说："你就不怕行政惩罚吗？"他说："我就是这人。"你说他说的这是啥话呢！（邢欣：那两天他说："一天啥也不顺，还罚了他150元，走不上去了，想打工去呢。""你就不进。"我说了他以后，他又说："信神信得车没有了，你也没了。"后来我就说："剥夺那是神对人的检验，你没有看弟兄给萧卫交通的那个文稿啊？房子都是过眼

浮云。”其实有时候我看着他可执拗呢。他说：“我想走也不敢走，我也怕呢。”说的那个意思是也不敢去打工。）（肖红：他不是执拗，他是有他的目的。萧平跟你联系的这几年，你也看见了，他花了你两万多。从他做出的事上来看他的目的，他跟人家那个姊妹也是打电话跟人家借钱。还有，朱小丽怎么出来尽本分的？哪次朱小丽出来尽本分都是他说的，我就觉得奇怪。按理来说朱小丽有问题该不该给教会带领说？教会带领是不是应该第一个知道？可是实际情况就不是这个。从这些事上就看到这是个淫乱分子，他不是真正找对象，要是真的找对象那也算，“我就找的邢欣，我就跟你结婚也算。”可他联系的是好几个，你说他这是啥？）萧平跟朱小丽应该是有关系了，是吧？（邢欣：这次他又说朱小丽要来，我问他呢，我说你怎么知道人家朱小丽来呢？他的意思是说朱小丽看见他了和他说的。）（梁平：肖红和我说了两次朱小丽要来呢，我就纳闷了，之前还说见一下朱小丽呢，因为朱小丽年轻点，又会开车，要是出来了最起码工作安排和文稿能给那边的人送了，可结果那边就找不见她。那次通知聚会呢，朱小丽来了半天的时间，我赶去见她的时候，人家说她打了一个电话就走了。所以当肖红和我说朱小丽要来的时候，我就纳闷了，怎么肖红就老能知道朱小丽要出来尽本分呢，怎么我在下边就找不见她呢。后来我问戴桃子呢，戴桃子给人家打电话，人家也不接，碰巧萧平在呢，萧平给朱小丽打电话，这下她才接上了，人家说已经出来了，已经来了咱这边了，后来就没问。）（肖红：凯凯和我说了几次朱小丽要出来呢，我说：“她要出来怎么没给教会带领说呢？你咋知道的呢？”凯凯说：“是萧平说的。”我当时也没意识到，是后来这些事出来以后，我才一幕一幕地回想呢。朱小丽哪次出来都离不了萧平，都是他负责让她来的，那边找不着她，这边是说她一直要来，都是萧平说的，最后还就是萧平把她带来的，这就证明邢欣刚才说萧平跟朱小丽没关系了是假的。这个萧平也真是的，他跟人家这些姊妹们联系啥微信呀！）现在不是他联系不联系的问题，是他做的这些事情已经比联系微信严重得多了，所以咱现在不说他和姊妹联系不联系微信了。邢欣，萧平是在和你保持着关系的同时，又和朱小丽搞着关系，你是看得见的，而且还是你去处理的，这是神给你摆在眼前，让你看得见的，而且是能让你触摸得到的，结果你还是执迷不悟，深深地陷在了里边。你就是明知道他骗你，你还放不下。

（梁平：去年肖红把萧平花他妹妹几万块钱的音频给我发过来了。）（肖红：你让邢欣听了吧？）（梁平：没听，我给她谈了。我说这次肖红解剖萧平，我听着都挺扎心的，萧平确实是没人性，确实是失去理智了，他能为了自己那么自私，能把他妹子弄得死不得活不能，尽本分的时候是心不在焉，回去了人家是找得不行，我说这个人怎么是这种人呢？怎么能把他妹子弄得活不下去呢？我见了他妹子一次，现在也是哭呢，花了人家那边几万块钱又还不上。我就给她谈呢，这萧平怎么是这么个人性呢？我在她跟前把这实话都给她谈了。）这些邢欣都知道，她都知道了以后还是执迷不悟，到现在邢欣还放不下萧平，也是够顽固的了。（梁平：人家对人家的妻子忠心，是因为人家有儿女呢，现在人家女儿大了、儿子大了，人家不忠心不行呀，但是人家不会对你那么忠心。去年咱在那边干活儿的时候，人家见我一次和我说一次让我传他妻子，我一开始去找过一次他妻子，后来忙得也没时间。但是去年人家见了我又说："你怎么不去传我妻子呢。"我从心里就感觉人家还是放不下他妻子。）人家去哪儿都炫耀人家的妻子，"看我老婆漂亮吧"。（肖红：到哪儿都说"这是我老婆的照片，你看漂亮吧"。）邢欣，人家怎么没有炫耀说"你看我的邢欣老婆漂亮不漂亮"？咱的自尊就伤不透？（梁平：那次我跟着邢欣聚会，她骑电动碰了一下。我就想着不会无缘无故地临到这些事吧，但是我也不知道因为啥，我只是给邢欣说咱得反省一下，还有一次她和萧草开着三轮车翻了一次车。）就不反省。（梁平：说起这些事，我都软呢，我就啥都不知道，一点意识都没有。说我粗心吧，一般的人我还能看到一些言行举止，但我就想不到邢欣她这个。）邢欣这隐秘工作作得还是挺到位的，在这方面还是挺隐秘的，谁也看不出来，连邢欣的配搭都看不出来。（梁平：去年干活儿的时候，萧平一见了我就说："你怎么不去传我妻子呢？"我说："我还没有时间，等我有时间了，我就去传。"就从那里就看到人家就放不下人家妻子嘛。）（戴笑笑：因为邢欣已经陷到里边了，她就看不到。）（肖红：邢欣不认为是骗局，她认为是真实的。邢欣，为啥咱在这方面这么糊啊，因为这就是咱的致命处，你从心里也想着找个伴，正好他还是个信神的，所以你从这里边还能看见啥呀？这就啥也看不见了。）（梁平：去年肖红把音频给我发过来，我一听心里就想这个人怎么就是这么个人性呢？我见了邢欣一点也不隐瞒，就都给她说了，我就给她谈这个人人

性就是这种。）她啥话都没说？（梁平：我说了这些人家也没有吭声。）人家心里想的是：我真想踢你两脚，一面之词你也能听，你了解还是我了解？（肖红：邢欣，你能看见今天给你说这些的目的是什么吗？这就看到你愚昧无知。他有这些表现不是一般的败坏性情，他也不单是找个对象，他在神家是对任何人都敢这么做。）他这个不是一个败坏性情，这是邪恶了。（邢欣：他说他没有二心，我说你没有二心为什么你不答应结婚呢？我那时候就纳闷呢。）人家是三心，人家肯定不结婚呀，就这你还非得说人家是二心。人家去哪儿高举的都是人家的老婆，你已经看见他是三心了呀。

（邢欣：我和戴笑笑在一起配搭，萧平有啥戴笑笑都知道，有时候戴笑笑知道得比我还早呢。那次萧平从那边回来了，戴笑笑也知道萧平从那边回来了，我就纳闷呢。那次我气得把戴笑笑的微信给删了，后来他们又加上了，我让他删呢，他说删了，我还问他是真的删了还是假的删了，他说真的删了。通过这会儿谈的这些，我看到他就是在欺骗。）邢欣还吃戴笑笑的醋了，这里面肯定是有问题。戴笑笑，你说说，你们具体说过什么话？或者是他跟你说什么？（戴笑笑：我没有跟他说，我跟他说啥呢？）（肖红：你没有跟他说，他跟你说了吗？）（戴笑笑：他问我呢，我不给他回，我不理他。）（肖红：他问你啥呢？）（戴笑笑：他说你见我老乡了吗？我不知道他说的老乡是谁，我就没有给他回，我就没有理他。）你为什么不理人家？（戴笑笑：我理他干啥呢？）你这不理就有问题呀！正常情况下人家和你说一句话，“你见我老乡了没有？”出于礼貌、出于对人基本的尊重你也该回个话，可你是不理人家，你这个不理里面肯定就有问题。（肖红：是不是他对你说了些啥，你对他有看法了才不理了？加上微信了，正常的情况下该理人家的呀，好好的为啥不理？萧平和你说话有没有咱刚才说的那些倾向、表现？）（戴笑笑：没有，没有。）（肖红：有，也没事。）（戴笑笑：没有就是没有嘛。）可是经过你这么一说就有了事了，你说：“他和我说话，我没理他。”这不就有了事了？如果你和这个人没有任何关系的话，人家加上你微信了，问你：“你见我老乡了没有？”正常的反应应该是：“你是谁呢？你找谁呢？谁是你老乡呀？”这是不是随口一说？他给你发过来了，你没有理他，这个就值得怀疑。（戴笑笑：他发过来的时候，我正好聚会

着呢。我就没有理他，就没有回复他。）聚完会呢？你聚完会也该给人家回复一下呀，人家给你发的文字，又不是给你打微信语音通话呢。你聚会的时候人家给你发的信息，你聚完会了给人家回一下，“呀，我刚刚聚会呢，我没有看见。”正常情况下是不是会这样做啊？（戴笑笑：嗯，我没有回复。我想的是我尽的这个本分，他尽的那个本分，我跟他说啥呢？就因为这个我就没有给他回复。）人家又不是和你说本分的事呢。（肖红：人家和你说老乡了，人家问的是你见我老乡了吗？人家没说别的呀，是不是还有呢？）（戴笑笑：嗯，还有呢。）（肖红：还有就再说说。）（戴笑笑：他说你今天去哪儿呀？今天有事呀？我就没有理他。）（肖红：你的意思是：凡是他跟你说话，你都没有理过？）（戴笑笑：嗯，他跟我说话，我就没有回复。）你都在聚会呢？你说的这话不对呀。（戴笑笑：那我给他回啥呢？我给他说啥呢？）不管回啥，你得给人家回个话呀，“你是谁呢？你干啥呢？”是不是该有这个反应？（戴笑笑：我那微信上边就那几个人，我知道那是他给我发的。）你知道是他，那你为什么不回复人家呢？你这是对人家的不尊重呀。你的意思是“我看着你就是个淫乱分子，所以我不回复你”？（戴笑笑：我心里就那样想的，我想着我尽我的本分，他尽他的本分，我和他又没事，他跟我说啥呢。）人家和你就没啥事呀，人家就问问你“你见我老乡了吗？”这有啥事呢？（戴笑笑：我给他回了，他又给我说呀，我就不给他回复了。）这个理怎么都说不通呀。（肖红：是不是他说了啥话以后，你感觉到不正常，你才不回复的呢？）（戴笑笑：好像有感觉，我忘了他跟我说的啥话了，但就是有感觉他说的那个话不正常。）我一听你前面说的那些话就肯定这里面有问题。（戴笑笑：他说的是：“你长得漂亮。”）（肖红：看，这不就出来了啊？让你说你就是“没有，没有，我就没有理他，就没有回他”。）（戴笑笑：他说呢，我就没有给他回复，没有理他。）（肖红：他就说你长得漂亮？还有啥？）（戴笑笑：我都忘了。）你说着说着就漏了，一开始是啥也没说，后来是说了一句，再就是又说了两句，说了两句后又说了三句。（戴笑笑：我就没有给他回复。）我没有问你回复没回复，我问你说没说呢。我一开始问的就是人家和你说话了没有，你说的是“没有，加上就没有说话。”后来就是“他问了我一句，我没有回复。”然后我说不正常，你不回复肯定有问题。肖红又说肯定是有什么问题你才不回的，他是说了什么话你感

觉不正常了你才不回复他的？这下你就“哦，就是感觉不正常，还说我长得漂亮”。（戴笑笑：时间长了，我就想不起来了。他跟我说呢，我就不给他回复，我给他回啥呢？）你说时间长了你想不起来了，那你怎么就能想起来“我就没给他回复”？要是确实是时间长了想不起来了，应该是“我想不起来给他回复什么了”，怎么能是笃定、肯定脱口而出就是“我没有给他回复”？这个怎么就记得这么清楚？（戴笑笑：那他是弟兄，我是姊妹，我跟他说啥呢？）这个理由就站立不住，哪个姊妹和哪个弟兄不说话呢？你说：“他是弟兄，我是姊妹，我跟他说啥呢？”没说的，那你们加什么微信呢？（戴笑笑：那又不是工作上的需要，我跟他说啥呢？）人家还没有说话呢，你怎么就知道不是工作上的事呢？你知道人家接下来就不会说“我这边有个福音，你帮我传一下吧”？你没回话，你怎么能知道不是工作上的事呢？不敢确认吧？（戴笑笑：嗯。）

戴笑笑，你这话就把自己给卖了。“他一打电话我就知道不是工作上的事，我就知道是私事。”你们之间没有通话，你怎么知道是私事呢？邢欣一接萧平的电话，邢欣就知道这肯定不是工作上的事，工作上的事，他肯定不找邢欣，对吧？那你怎么知道他和你说话不是工作上的事呢？不是工作上的事，你还加他干嘛？你就是加上也删了。（戴笑笑：那时候干活儿加上的。）干完活儿以后呢？（肖红：干活儿的时候加上的，后来他说了你漂亮，你已经感觉到他说的这个话有问题了，按正常情况来说该删了，怎么你到现在都没有删呢？现在又不干活儿了，又不需要联系，你加他干啥？）（戴笑笑：我没有删。）（肖红：没删肯定是有原因的，我现在问你的是你为什么没有删。）谁也愿意听个漂亮嘛！戴笑笑，你不接他的电话，不理他，肯定是你受过刺激，你才不理他的。如果你没有受过刺激的话，一般情况下最起码得尊重人，“你是谁呀？我不知道你是谁了，忘了。”或者你知道是谁，“你干啥呢？有啥事呢？”肯定你是随口一说，你要有回应呀。（戴笑笑：……）（肖红：他光说你长得漂亮还有啥呀？没有说见见面？）（戴笑笑：没有。）（肖红：就光说你长得漂亮？）哪还能像你一样这么直接问，一看你就不是“专家”，就是个买土豆的。你以为这是在菜市场买土豆呢？“一斤土豆几块钱呀？”“一块五毛钱。”完事了。（戴笑笑：没有，他没有那样说。他没有说我们见见面

吧，没有说这个。）你们以前不认识，是吧？（戴笑笑：不认识。）以前不认识，哪能说起这些话呢，不可能。人家在网上聊天都是聊上一段时间，感觉关系亲近了才出来见面呢，哪还能什么也没聊，刚说了一句话，第二句话就是见见面吧？这就是外行。（肖红：戴笑笑，总之你能从他发的微信里看到他有动机，是吧？）（戴笑笑：嗯，总之看到他说话不正常。）（肖红：按说正常的情况下，人家问一句话，就该有个回话。但是因为看到不正常，所以戴笑笑才不理他。邢欣，看见了吗？）邢欣，你和戴笑笑做过配搭，是吧？（肖红：她们做过配搭。）做配搭的时候打架打得不行，打架的原因原来是在这儿呢。（戴笑笑：今天不说这些我都不知道。）（肖红：戴笑笑，如果你心里没啥的话，你感觉到他跟你说话有动机，你也没汇报呀。）（戴笑笑：我就没有注意这个。）（肖红：你也不想汇报吧？）（戴笑笑：不是不想汇报，我就没有往那里想。）（肖红：你不是听着他有动机呀？他说你漂亮，这是不是不正常的话？）（戴笑笑：可是我就没有在乎那个。）（肖红：你在乎不在乎不关键，关键的是你是不是看着他有问题？）（戴笑笑：嗯。）（肖红：他有这种表现在神家里正常不正常？）（戴笑笑：不正常。）（肖红：不正常你怎么不汇报？）（戴笑笑：可是那会儿我就没有想着不正常呀。）（肖红：有弟兄说你漂亮也正常？对你有点意思也正常，是吧？）（戴笑笑：我的意思是说他说了那话以后，我没有回复，我也没有在乎那个。）（肖红：咱现在说的不是你在意没在意，而是说你看见这些的时候，你是什么观点态度，这是啥表现，你是怎么对待的。如果正常的是工作来往就不说这些了，可他说这些的意思就是有动机、有目的、有存心，就是想拉拢你，这是不是一个不正常的标志呀？可你并没有汇报，“我看着萧平有问题，他跟我是工作联系，可他跟我说我漂亮呢，这不正常。”如果你自己里面没有问题的话，你该汇报。就像咱今天说邢欣一样，为啥他们在一起三年了都不汇报呢，因为人家心里就是愿意，这还汇报啥呀？你和她是一样的，你没有说过这个问题。）（戴笑笑：没有那样想。）（肖红：这不关乎你想不想，你作为负责人，如果你下边有这些人，你汇报不汇报？你也认为这是正常的吗？异性之间见了面就说“我喜欢你”，或者说“你长得漂亮”，说这些的存心目的是要干啥？是不是引诱人犯罪？是不是想拉拢人？神家接纳你是让你做这个呢？如果是工作需要，那是在特殊情况下，需要联系，需要

在工作上有一个配搭，但你这个是那种情况吗？萧平说你漂亮这和工作有关系吗？这是工作？这是不是咱该汇报的？可是你不汇报。在邢欣这儿能感觉到你有问题，你自己也在掩盖着什么。）

（邢欣：我和萧平在一起相处，我在意他这方面好像我就敏感。萧平不在我面前说戴笑笑，但戴笑笑常说萧平咋啦、萧平咋啦，我就想我都不知道，戴笑笑怎么能知道了呢？有次戴笑笑就给我说："萧平回老家去了。"我就纳闷呢，他怎么老跟她说这些呢。）这就不是一次吧？（戴笑笑：那次萧平跟我说他回呀，我就跟邢欣说呢，我说萧平说他回呀，你有捎的东西没。我给邢欣那样说的，我心里啥也没有。）（肖红：萧平给你说他回的目的是啥呀？他为什么给你发这个呢？）（戴笑笑：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给我发这个呢。）（肖红：这确实是有问题。他为啥跟你说他回呀？他回家需要给你汇报吗？）（戴笑笑：我可不知道他心里有啥想法。）（肖红：哎呀，戴笑笑，这下可是抓住你了。他回家给你说啥呢？我抓梁平的工作呢，梁平回家呀，给我说一下这个正常。你抓萧平的工作呢？他回个家为啥和你说？他跟你汇报呀，还是请示呢？你就感觉不到这有问题？戴笑笑，我觉着不对呀。）（戴笑笑：我没有往那儿想。）（肖红：不是你想不想的问题，在正常情况下，如果你们是工作上的配搭，他回家怕耽误工作，请示一下，这个正常。但是他回家给你说啥呀？这不需要呀！他回家需要给萧卫说、给凯凯说，不需要给你说呀，这就不对呀。）按这个来说，你们之间的联系还是比较频繁的呀。（戴笑笑：也不频繁，没有。）我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个联系不频繁的人跟你联系，然后说："我回家呀。"他回家告了你一下，你还没有觉得奇怪，这就让人怀疑。如果是联系不频繁的人好好的就来了一句"我回家呀"，正常的反应应该是说"这是啥人呀？是不是我认识的人呢？怎么好好地和我说他回家呀？"或者是说"这人平时不说话，这么一说话就是我回家呀，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你应该和邢欣说"这萧平也不知道干什么呢，回家还告我一声。"可是你没有说这个话，你反过来是说"萧平回家呀，看有什么捎的呢。"你的反应很平淡，好像是稀松平常，毫不奇怪。（邢欣：她没有说捎东西，她说她就知道萧平回去了，所以我心里才纳闷呢。）现在邢欣和戴笑笑还配搭着吗？（梁平：配搭着呢。我就想不明白，邢欣，你发现了戴笑笑这方面，你一

直也没有说呀。戴笑笑尽着区带领本分呢，跟你是配搭，你不怕一下闯下祸吗？）她一说不是把她自己卖了吗？她能卖？家丑不可外扬，所以这个时候邢欣的工作是什么她已经顾不上管了，在她那里是工作可毁，家不可毁。“我要是和你汇报了以后，你说戴笑笑就把我身边的人也带上了。”你说她能说不能说？她已经不管神的工作了。（肖红：邢欣要保萧平呢，所以这些就都不能说了。所以邢欣不是为工作，要是为工作就不是现在这回事了，她是为自己。）就是邢欣说的那句话“我的心在萧平身上呢，萧平的心在车上边。”她为什么要保那个车呢？因为他牵连着她，所以没办法她要保萧平就要保这个车呢。邢欣的心在萧平身上，萧平的心到了戴笑笑身上的时候，她为了保萧平，她就得把戴笑笑先保住，所以说有什么她也不能说。今天你把萧平放到桌面上了，萧平已经保不住了，那戴笑笑你也陪葬吧，所以今天才能说，听懂了吗？人心太复杂，是吧？（梁平：我还是想不通。邢欣和萧平在一起三年了，按说三年了应该对这个人都了解了，方方面面都看到了。假如萧平跟戴笑笑有关系，又是朱小丽，又是蔡丽丽，又是朱平平妹妹，就这么多，你说你不是看得更清楚吗？为啥要管他呢？我里边就想不通这个。）爱情至上，爱得伟大，不懂这个？掉在漩涡里边了，爱得伟大，这才是痴情，这才能证明是“真爱”！在世上来说，这是真爱！

（戴超拓：刚才如果戴笑笑没删萧平的微信，从微信里给萧平说一句话，就把他抓住了。）我还说看看微信里面说啥了，迟了一秒钟，戴笑笑倒删了。（戴笑笑：说让删，我就删了。）（肖红：你是要赶紧删呢，把这个脏赶快拿了。）（戴笑笑：你说加他没用，我就删了。）（肖红：是，那是我说的，我说那话是因为我不知道你里面有这么多的“奥秘”。我不知道你这里边还有“奥秘”呢，要是知道有“奥秘”就不删了。）（梁平：关键就是弟兄这会儿谈的，邢欣，你太会伪装自己了。去年邢欣、戴笑笑、张小玲三个人在那边干活儿呢，我把她们都拉不回来，那次我都不对了，我说教会里的工作一塌糊涂，干活儿没人咱能从其他地方找，怎么老是你们三个人去干活儿呢！后来我说不让去了，干活儿没人去教会里找人，而且那边出环境了，咱不了解实情，别让大红龙把咱捎带得监控上，给咱带来祸患，我说让在教会里找人，可她又上去干活儿了。邢欣，你和萧平之间的事不说，

戴笑笑的这些事也不说，啥都不说。）（肖红：你就不观察，还怨人家不说。你这就是不看情形，按说你是配搭，你早该看见了，可你不看情形，就是做做做。去年的时候，我就感觉到邢欣看不透事，看着有时候也大发热心地去做呢，但老感觉她看不透事，就是不知道原因在哪里。）这就是人常说的心不在焉。（肖红：这就看见咱每一个人里边有多少“奥秘”呢！邢欣，这真是神作呢。一说萧平被骗了一万多块钱，有人交了，是朋友交的，我就想萧平的哪个朋友呢？他哪有朋友？这问题不一般呀，一万多块钱谁能给他垫得起呢？那个时候立马来个意念，就是邢欣，他的老乡只有邢欣。邢欣姑娘刚结了婚，估计邢欣手里有点钱，这才拉出来这么多事。看不透事的时候，神就作呢，这完全是神在作。）萧平这都不光是淫乱了，还是骗色，骗钱。（肖红：对呀，这么大的问题。）邢欣知道人家骗她的钱，但她在自我安慰，她不愿意把这张纸给捅破。（肖红：其实是已经上了贼船下不来了。）她啥都知道，所以她安慰自己“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不是真的……”只能自己糊弄自己。（肖红：男女这方面你们肯定交通得少，这方面就得多交通，这些表现不都是不正常的吗？可你们是连说都不说。戴笑笑，你明知道萧平跟你说的这些话就有问题，有这些动机，按说咱是做带领的，见他这些表现都得揭露他呢，“你啥意思？”打了他还得把他删了。可是咱不这样做，咱就喜欢让人家说咱漂亮，你看这下陷在里边了，就这一句话就把你迷住了。）按这样来说，戴笑笑这里应该还有东西呢。按戴笑笑一开始说的话是，你们就在工作的时候谈了一下，一般的时候不说话，那他回家也和你说，这都没有引起你的好奇，“萧平为什么回家和我说一下呢？”反过来你还正常地把这件事给邢欣说了，“萧平回家呀。”如果说你心里根本就不存在这个人，或者是有个陌生人在微信里给你说了句“我今天回家呀。”“你回你的吧，给我说什么呢？”这就完了。可你把这句话还装在了你的心上，还从你嘴里说了出来，这就说明他这句话进了你的心里边了。进了你心里边也就是说这个人物已经在你的朋友圈里了，在你心里他是个朋友了，他的位置不一样了，他不是你刚才说的那个位置，所以你就带点隐瞒了，戴笑笑，有没有？（戴笑笑：可我心里啥也没有嘛。）可你刚才说的话把你自己卖了。根据你刚才说的来看，你和萧平可以说是一面之交，没有多来往，就是干活儿的时候，才有的来往，才加上他微信的。而且他给你发了微信以后，你说：“我没搭

理他，我就不想搭理他，我和他又不是一样的本分，我和他说什么呢？”可随后咱在说的时候，你又说他回家告诉了你，还说你长得漂亮，也就是说你刚才述说的情况和现在你说的这个话不配套。（戴笑笑：你问呢，我才这样想的嘛。时间长了，我就记不得了。）那你和邢欣说，“萧平要回家呢，看要捎什么东西。”这个事有没有呢？而且从邢欣这里说，这类的事还不只是一次。邢欣，是不是？（邢欣：嗯，多少次，她老在我跟前说萧平怎么了、萧平怎么了。）邢欣，你的意思是说她跟萧平联系的也不少，说的话也不少。（邢欣：挺频繁的，好多次她就是萧平长，萧平短，反正一怎么就是萧平萧平的。我就想呢，一个人心里装着一个人的时候才不停地念叨呢，心里要是没有就不念叨，所以我感觉这不对劲。那次不知道要找谁呢，戴笑笑不知道给谁打电话没打通，这下她就给萧平打电话，让萧平找那个人呢。我就想你怎么处处能想到他、老能想到他呢，我心里就嘀咕呢。还有那次萧平让给他找衣服呢，后来我和戴笑笑在一起的时候，戴笑笑就给我说：“萧平回来呢，人家说回来没有衣服冻得不行，让我给他拿衣服呢。”因为疫情萧平的车在一个姊妹家放着了，衣服在车里面呢，我说要去拿，咱俩人去，我就知道他要拿啥衣服，该拿什么衣服，我给他拿。说好的我俩人去呢，结果戴笑笑就一个人去拿衣服了，也没有跟我说。）（肖红：戴笑笑，人家邢欣说俩人去，怎么你一个人就去了呢？）（戴笑笑：她没有跟我说去拿衣服。）（邢欣：说了，但她一个人去了，那次我就觉得不对劲，心里就有点疑惑。）戴笑笑，说说，这个事不是你说得那么简单呀。（戴笑笑：萧平跟我说了，我就给邢欣说了一下，我心里就啥也没有。）戴笑笑，你说话的时候，是不是考虑得过多了？我刚开始听你说话的时候，感觉你和萧平是有点陌生的，后来“回家”“漂亮”这些话说出来以后，我感觉你和萧平越来越不陌生了，最起码还是个熟悉的人，那你一开始说的时候为什么要给人一种你和萧平很陌生的错觉？你考虑着什么？（戴笑笑：没考虑。）你刚开始说的时候，给人一种你和萧平很陌生的错觉，后来邢欣又说出来这么多，就感觉你们不是陌生的，最起码不是你所说的那样的。你说你不搭理他，这个你能解释通吗？能不能说说？（戴笑笑：……）咱信神得坦诚。（戴笑笑：他就是给我发过他回家呀。）发过几次？（戴笑笑：发过两次。）就凭空说了这么一句话？还说什么了？（戴笑笑：他晚上给我发的“我明天回呀”。）你和

他老家是一个地方的？（戴笑笑：不是。）那他为什么和你说他要回了呢？（戴笑笑：我也不知道他为啥要跟我说他回呀。）你不问他？（戴笑笑：我没问。）如果不是熟悉的人是陌生人，他不会和你说这个话呀，他回家怎么不和其他人说，怎么就和你说这个话呢？（肖红：后边应该还有话呀。）肯定有话呀。（戴笑笑：他晚上给我发的，“我回呀，你去我们那边吗？”“我不去”我就这样说的。）你在那边作工呢，是吧？（戴笑笑：嗯。）两次都是这话？（戴笑笑：他说：“去我们那边玩去，你没有去过。”我说：“我不去。”）（肖红：还要玩去呢，这话不是全出来了？这就不是一句话。）你说如果和你不是很熟悉的人的话，他能说出这话来？他还要带你去玩呢，那边有玩的地方？（肖红：嗯。）戴笑笑，你刚才说的那些话就是故意隐藏，包庇他呢。（肖红：戴笑笑，为什么要包庇他？你是不是还有什么问题？）（戴笑笑：没有什么问题呀。）（肖红：那你为啥包庇他？）（戴笑笑：我心里没有想着包庇他。）就说了这两句，其他话再没说？肯定还有其他话呢，如果没有其他话，他就说带你去玩呢？（戴笑笑：没有说其他的，他就说他回呀，你去吗？）他和你还有其他的聊天吗？（戴笑笑：就是干完活儿了，他在微信里跟我说了几句话，就那个时候说的，我说你以后别给我发了。）他大概给你发过什么话？（戴笑笑：他就是和聊闲话一样，“你去哪儿呢？你今天干啥去呀？明天干啥去呀？”我说“你以后别给我发了，你有你的工作，我有我的工作，没有工作上的联系，没有工作上的需要，你别给我发了。”他就说“哦”。）那你那时候已经意识到他的意思了？（戴笑笑：嗯。）

超越行政的后果（二）

戴笑笑，还有没有想起来的？（戴笑笑：没有了。）过期不候啊！（戴笑笑：他还跟我说："没事干，去戴桃子家跑跑。"）（肖红：他找你和他去戴桃子家呢？）（戴笑笑：哦。）（肖红：去桃子家跑啥啊？为啥他要和你相跟着去戴桃子家啊？这听着越不对了，你说这是不是有问题啊！）（戴笑笑：我说："我有事呢，我事多呢，你别给我发这些。"他说："哦。"）还有没有？（肖红：他说了你漂亮，你后面就没回话？一直没回？）（戴笑笑：没有，我说："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呢？你以后别跟我发信息，别跟我说这些了。你有你的工作，我有我的工作呢！"他说："哦。"）（肖红：现在知道该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了吗？你下去以后如果再临到他们有这些问题的话，该怎么去解决？如果有人再跟弟兄姊妹说："我看着你漂亮啊！"或者是说："咱俩相跟着去干个啥啊！" 这是不是男女表现啊？啥是男女呢？这个就是不正常的表现。"人家戴桃子是小区带领，我跟着你到人家家里跑啥呢？我跟你啥关系呢？"从这话里边听出来，你俩确实有问题。按说如果没有什么，如果关系没有拉得这么近的话，他跟你说这话吗？说这话正常吗？没事干，让你跟着他到人家家里转转，转啥去啊？证明他前边跟你还有好些话。他还说的啥呀？"你去我们那边吗？我带上你去玩玩。"这些话还不明显？）他不是带你去作工，他是带你去玩呢。（戴笑笑：他说："你没去过我们那里，我带你去到我们那里看看。"我说："我不去，你以后别跟我说这些。"）这话很明显，这和外邦人的约会有什么区别？（肖红：嗯，是呀！这就是很明显地约你呢。）戴笑笑，就是萧平说了这些话，你也没有删他？（肖红：哦，一直没删。）你看着他不是个正干的是不是就该把他给删了？（戴笑笑：我想着我不跟他联系，我不跟他说话，他就不给我发了。）（肖红：就不是这回事，你就不说实话。）（戴笑笑：不是不说实话，我就是这样想的嘛！）（肖红：你说你联系他干啥呀？如果是和萧卫、凯凯联系也算，那是工作上的需要。你和他联系有啥需要？你们之间不需要联系呀，我理解不了你跟他联系的目的是什么，这个你怎么能说清楚呢？是工作需要也算，但你这不是工作需要啊！而且他还有这些表现，你还不删，你说这能说得过去？如果确实像你刚开始说的那

样，“我就没跟他说过，就啥也没有”也算，可现在证明你那会儿是骗呢！欺骗！现在说的和你刚开始说的那话，一点关系都没有。）人多，不好意思说。（肖红：咱现在说出来了，这不就是咱里边的掩盖？你在掩盖一些问题！从咱这会儿说的这些话来看，谁看不出来这是啥目的？你看出来了，但你还没有删，这就是一个问题。证明你也愿意和他在一起，愿意和他说说话、聊聊天，享受享受他对你的欣赏、赞美，说说你的好，咱就愿意听这些话，你说这是什么啊？）（邢欣：去年干活儿的时候，戴笑笑丈夫因着她不回去，跟她生气呢，那时候我就说萧平呢，我说：“有时候人在这方面容易胜不过去，尤其是在生气的时候，你把她删了。”他说：“我没有那想法，你想多了。”我说：“就是你没有这些想法，一旦她要是有意了，那不是麻烦吗？就跟朱小丽似的，那不就是你没意，人家看着你就有意了？人家还说咋看你都是好的，你不要在这上边再起火了。”我还说了他的，说了以后我发现他把她删了，最后疫情过去了，他们开车去了就又加上了。萧平还说：“笑笑问我怎么把她删了呢？”他说：“哦，没啥。”）（肖红：第一次是邢欣把戴笑笑给删了的，后来戴笑笑还问呢，“你怎么把我删了呢？”是吗？）（戴笑笑：我怎么不记得我说这个话呢？）（肖红：那怎么能又加上了呢？）（戴笑笑：他加的我。）（邢欣：还有那天他们四个人去开车了，结果去了没有人，那俩人等不上走了，就她和萧平俩人单独在那里等着，姊妹回来把车开上走了的。）戴笑笑，他们都走了就剩下你们两个人？（戴笑笑：嗯。就我和萧平在外面等着，我在这个姊妹门口等着呢，萧平在路上那边路口等着。）

（肖红：戴笑笑，萧平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光是说说话，有没有什么表现啊？）（戴笑笑：没有、没有、没有，真的是没有。）（肖红：敢在神面前说话？）（戴笑笑：哦，没有，真的是没有。）（肖红：他和你说那些话，你没有拒绝，也没删，你这里边是不是欣赏他说的那个话？还是你是怎么想的？）（戴笑笑：那就是欣赏嘛。）（肖红：欣赏，是吧？就欣赏他说你漂亮、说你好，就享受他说的这些话。他说了这些话，你肯定有回应，如果没有回应的话，他不会和你说他回家呀。而且他说你漂亮，或者说了一些别的话，你没有打回去。）（戴笑笑：嗯，他说这个话我没有打，没有往回打。）（肖

红：就是一种享受？）（戴笑笑：嗯。）去年开始的还是前年开始的？（戴笑笑：去年干活儿的时候。）（肖红：一时的意念里边享受这些，其实已经是中了撒但的诡计了。你享受这些话，如果还一直联系着，再往后是不是就预表着要走向歧途啊？他每次说什么你都没有拒绝，每次说什么你都是一种享受，其实你心里也能感觉到他对你有意思，也知道他是不走正道，但是你还在迎合他不走正道。你心思意念就在享受，所以邢欣和你说咱俩人去给他拿衣服，你自己就跑了。你里边也想和他单独相处，也想和他说说话，再听听他里面有没有对你有好感的话，再听听他里面有没有对你有欣赏的话，咱里边有没有这些动机？你听见了，你也知道，你已经享受了，你享受这个就愿意与他单独接触，就是单独坐一会儿、说一会儿话你也愿意，你里面是不是有这些想法？）（戴笑笑：呀，没有这样想。）（肖红：可是邢欣跟你说她跟你一块去，你却听不见，你一个人就走了。）（戴笑笑：哎呀，我忘了邢欣说没说了，邢欣没有跟我说这话吧？我就没有记得她跟我说嘛，我只是记得萧平跟我说他要衣服了。）（肖红：咱不是说这个事，咱认识自己从哪里认识呀？认识自己不是从外边认识，“我真的没有呀！”没有人听你说这些有没有的话，是说咱自己里边的心思意念，咱自己最清楚，认识自己从认识心思意念开始呢。咱写文章、写生命进入的文章那是写里边的东西，自己最清楚的。你自己已经享受这个话了，你就顺其自然那么去做了，你就是听见邢欣和你说话也装得没听见，因为你的心已经不在那儿，你本来就想和他单独相处，再听听他对你还有没有什么想法、什么好感，所以你自然就忘了，也听不见，一个人就去了。你到现在还有他的联系方式，这个就足以证明你啥都知道，你不是不知道，你是清清楚楚的，可是刚开始问你的时候，你是一直在掩盖，什么也没有。咱再一听你后来说的这些，都是问题。本来你们之间就是不应该联系、不适合联系，因为不是工作需要，可是你还和他联系着，这时候还不删，还联系。你明明知道他有动机、知道他存心不良，你还要和他联系，也不汇报，这就已经足够证明你里边有你的小秘密，你自己的心你最知道。如果你这样的话，你带弟兄姊妹你能看见这些问题？弟兄姊妹如果谁跟谁也是这样，你能看得见？你看见是不是也一样地装看不见呢？咱怎么能把弟兄姊妹带到神的面前呢？这段时间只是说你俩合不来，现在这根源出来了吧？邢欣里边是最清楚的，就是你不知道人家俩人的关系，

但是你们的勾心斗角里边有没有这些存心、目的、动机？邢欣里边能没有记恨？这能合得来？咱别说工作上合一了，这就谈不到工作上合一，咱天天和世人一样活在这些嫉妒里边去了。邢欣你本身已经对戴笑笑有看法了，就你刚才说的，“他说什么话你怎么能知道呢？”你啥都清楚，对萧平你是一清二楚，但还不能说，还得憋着，你越清楚心里越难受。你只是说“在工作上我们俩合不来”，你从工作上说呢，现在再一看，咱里边“奥秘”无穷！咱在神话里边看，什么是男女呢？你天天穿得花枝招展，这就是男女！神的话说：“**你们浑身上下满了情欲，你们不知道吗？以至于你们的情欲都从你们的衣服中渗透出来，显出了你们那丑陋不堪的污鬼之态，这些不是你们自己最清楚的吗？**”（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实行 七》）神说你的这些邪恶、情欲，从你衣服里边渗透出来了，这都是邪恶，更何况咱今天还享受他说的这些话，这不更是吗！咱作为一个负责人，让别人一看，这还是带领？戴笑笑，就萧平个人来说，他怎么看你？“戴笑笑还做带领呢？还是片区带领呢？我说什么话她都享受，我就是说勾引她的话，她都沾沾自喜。她虽然嘴上说不搭理我，但她心里是知道的，她没有拒绝过我一句，这就是带领？”你看不见他在勾引你？你啥也知道。“我知道他在勾引我，但我愿意上钩。”你说咱的见证在哪里？神怎么看咱？每一件事临到，咱不说人怎么看，咱得说神怎么看。就和邢欣一样，骗了三年了，骗过了任何人，但是你是骗不了神的。你说咱做带领的就能愚昧无知到这种程度，别人一骗就上当，别人一勾就跑，你说这是不是一点身量都没有？还让你维护神家利益，保护弟兄姊妹的安全，保护弟兄姊妹别上当受骗，何况咱呢？你看咱这些做带领的，就这还隐瞒呢！神要的是咱的见证，在大红龙国家你就是最污秽、最败坏的，就在这样的国家，就在这么邪恶淫乱的时代，你不沾染污秽，这才是见证！咱看过那话吧？就在邪恶淫乱的时代，就要得着这样一班人呢！这个时代再邪恶淫乱，但是你不沾染污秽，你能胜过撒但的这些诡计，识破撒但的这些诡计，你把撒但给打败，打回去，这才是见证呢！萧平勾引你，你打了没有呢？你不但没打还上钩，还替他隐瞒，你说你去下边能管了啥？神看的是人的心思意念，你的心思意念早已享受。你享受了以后想着“他什么时候再跟我说这话呢？他什么时候再有这意思呢？”你就不知道神在那儿看着呢！撒但在那儿笑呢！嗤

笑你呢！你就这么经不起引诱？他说那话是爱你？咱就享受这个，那是诡计！）

萧平说的就是暧昧的话，戴笑笑，他和你说暧昧的话了吗？（戴笑笑：没有说。）他没有说暧昧的话，他就不能说约你出来的话啊，他一般说话都是探水呢，探了深浅以后，他才能约你出来呢。他给你发这些无用的信息，你就不怕回家被老公看见？咱这不是自己招惹是非吗？现在难受的是什么呢？说说。（戴笑笑：难受的是自己愚昧，我发现自己太愚昧了。这些话就能把自己给迷惑了。）怎么把你迷惑了啊？（戴笑笑：人家说的这些话我当时没有看透。刚开始你跟朱小丽交通的时候，朱小丽哭呢，那个时候你问我，“你有她这些想法吗？”我说“有”，你还跟我说“你以后可不敢走她这个路”，我听着你这个话就想，弟兄的心意就是让我走正道呢，我怎么都不能走她那个路，不管怎么我都得往上走。从那儿我就看见了弟兄的良苦用心，可是我没有识破撒但的诡计，没看透他说的这个话，就当成了一种享受。）（肖红：戴笑笑，他只是说话，他并没有拉你的手这些表现吧？）（戴笑笑：他不敢动我，没有。）萧平没有和你说过暧昧的话吗？（戴笑笑：没有，他就光说“你长得好看”，再没有说什么。）咱今天信神要做诚实人，神可鉴察着呢。（戴笑笑：嗯，就真的是没有，没有动过我。）没有什么其他的了吧？没有就算了。（肖红：没有，咱就不说了，咱把这段神话念一下。）

神说：“**还有一种人，一开始选负责人的时候，看他各方面都合适，弟兄姊妹都愿意选他，人性好，又有热心，心地还善良，还精通业务，哪方面都是组里最好的、最强的，他做负责人当然是不二人选。但是选上一段时间之后，他总犯困，聚会也困，别人跟他说话的时候也总迷糊，总是答非所问。以前不是这样，现在怎么突然就像变了一个人呢？后来，有人无意中在一个聊天群里发现，他跟一个人说话的内容不像是说信神的事，像是谈恋爱的语言，就猜测他是不是跟人谈恋爱呢。这事越来越明显，这人也越来越迷糊，问什么问题或说什么事不像以前那么清晰、明白了，负责人该作的工作也作得越来越少了，尽本分的忠心劲儿也越来越小了，像是变了一个人，爱梳洗打扮了，常常照镜子，这就有问题了。有没有这样的人？以前工作忙的**

时候好多天不洗衣服、不洗澡也不洗头，每天擦擦脸就行了，现在一天洗两次脸，没事就梳头发、照镜子，还总问别人，‘你看我这段时间是白了还是黑了？我怎么发现我变黑了呢？你看你多白啊’。人说，‘你一个负责人聊这些多无聊，有什么用啊？变黑了或白了能怎么样？’他总聊这些无聊的话题，没心思作工作了。没事就聊衣服，聊女人，聊男人，聊爱情，聊什么样的异性是人择偶的对象。话题变了，就是不聊尽本分，不聊业务，不聊谁有问题，谁提出的问题，谁能解决问题。这是不是有问题了？他还能不能作工作了？（不能。）他的心变了，心里装满了别的东西，本分的事装不下了，不愿意想了，心野了、花了、跑了，心思不能放在本分或业务的事上，就琢磨怎么谈恋爱、怎么打扮、怎么吸引异性。外邦人有句话叫陷入爱河。那是爱河吗？那是深坑啊，进去就出不来了。在尽本分的人员当中有没有这类人？普通弟兄姊妹谈恋爱的有没有？（有。）神家干不干涉？不干涉。普通人谈恋爱，要是搅扰环境、影响工作的话，那你俩出去谈，别影响别人。如果负责人谈恋爱了，神家干不干涉？神家会不会劝他别谈恋爱，或者限制他，把他们分开？（不会。）神家是怎么做的呢？你谈恋爱了，那你就别尽这个本分了，神家另选别人。你该谈还继续谈，但是神家的工作不能因为你谈恋爱就此停止，不能因为你而受影响，而被耽搁了，工作还得继续。怎么继续呢？另外选一个不谈恋爱的、能担起工作的、业务能力强的合适的负责人来接替你的工作。神家从始到终都是这么做的，这个原则不变。有的负责人说：‘我谈恋爱也没影响工作啊，还让我负责吧。’这话能相信吗？（不能相信。）为什么不能相信呢？因为事实在那儿摆着呢。人一谈恋爱聚会就总犯困，满脑子想的都是恋爱对象，心都被这些事占满了，本分尽不了了。所以，神家采取的解决这类人的办法是合适的，是合乎原则的。神家不拦阻你，不剥夺你恋爱的自由，你尽情地恋爱，那是你自己的选择，你别后悔就行，别到时候哭鼻子就行。有些负责人就是因为这个被撤换的。一个人谈恋爱了就不能信神了吗？一谈恋爱神家就不要了，就开除了，有这种情况吗？（没有。）如果你谈恋爱，那就不能做负责人，不能做带领了，另外，你总没心思尽本分，那你就从全职教会出去。有没有说不让你信神了，开除你了？有没有定规说你就不能蒙拯救了，你就遭咒诅了？（没有。）神家从来没有这么说。神家丝毫不干涉你个人的选择与自由，丝毫不剥夺你任何的自由，给

你自由。但是对于这一类负责人，神家的处理原则就是赶紧找合适的人代替，把他撤换就完事了。如果他适合继续尽本分，那就可以留用，如果不适合就打发走。不打不骂，也没有人羞辱，这不是什么羞耻的事，这很正常。所以，有的人因为谈恋爱被撤职了或者被打发到普通教会了，这丢不丢人啊？这只能说明你尽本分没什么忠心，要神的劲儿不大，对自己的生命进入没有丝毫的负担。但没有人定你的罪，也没有人定义说你就不能蒙拯救了，神没那么定规。这个负责人出现这样的问题，大家都看出来了，这个问题是不是就严重了？（是。）**这已经严重到影响工作效率与工作进度这样一个程度了，这个负责人已经不适合再留用了，应该采取的办法就是撤职。有些人说撤职是不是有点太急了？他从开始谈恋爱到撤职，如果一天两天是有点急，如果三五个月这算急吗？这动作就够缓慢了，工作都耽误多少了，你怎么不着急呢？一撤他你就说急了，一点也不急。**”（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分辨假带领（三）》）

（肖红：这段话里边说的啥？谈恋爱、谈对象，神家指责不指责？普通弟兄姊妹谈恋爱咱是不是不管呢？咱处理问题得根据神话处理，就像上午你们说的普通教会里的小冰，正常谈对象，也作不了什么工作，神家也不是非要用他，那他就去谈吧，咱不硬拉他。但是如果他是到处谈的都是二婚，那种乱谈，那就不行了。）那不是谈恋爱，那叫淫乱。淫乱和谈恋爱不一样。（肖红：是嘛，根据神话来看，要是有这些表现咱是不是就得处理啊？那就不叫谈对象。还有萧平利用这个借点钱、要点钱，这是不是有目的啊？那就不正常了。神说：“**还有一种人，一开始选负责人的时候，看他各方面都合适，弟兄姊妹都愿意选他，人性好，又有热心，心地还善良，还精通业务，哪方面都是组里最好的、最强的，他做负责人当然是不二人选。但是选上一段时间之后，他总犯困，聚会也困，别人跟他说话的时候也总迷糊，总是答非所问。**”咱们看见这些事的时候，是不是就得下去了解啊？咱得了解弟兄姊妹情形。几年了，邢欣的这些事咱都不知道，梁平那个时候还和邢欣天天在一起配搭，但都不知道，这就看见咱们就是作工，根本没有了解弟兄姊妹的情形，细节、细微的这些就看不出来。邢欣长期就是犯困，这是不是咱们都看见的呀？聚会犯困，看不透事，跟她说话，她就迷糊、就听不懂，这些都是咱看见的。）（戴

笑笑：到了那边，那边的带领说邢欣谈的那些谈不出来路，是糊的，就不想听。）（肖红：邢欣看到这话了吗？神说：“**但是选上一段时间之后，他总犯困，聚会也困，别人跟他说话的时候也总迷糊，总是答非所问。**”邢欣，去年的时候，我确实看着你有问题，说话就是答非所问，总觉得你看不透事，但也不知道你为什么总是看不透事。你看不透事所以你更解决不了，这就是一个打岔。咱看了神话，咱得跟这话对对号，神说“现在怎么突然就像变了一个人呢？后来，有人无意中在一个聊天群里发现，他跟一个人说话的内容不像是说信神的事，像是谈恋爱的语言，就猜测他是不是跟人谈恋爱呢。这事越来越明显，这人也越来越迷糊”，邢欣，你说你陷在这里边能走出来吗？走不出来啊！就糊了！因为你陷进去以后，你脑子里就是这些事。神说：“**问什么问题或说什么事不像以前那么清晰、明白了，负责人该作的工作也作得越来越少了，尽本分的忠心劲儿也越来越小了，像是变了一个人，爱梳洗打扮了，常常照镜子，这就有问题了。**”咱根据神话来看，神说：“**爱梳洗打扮了，常常照镜子，这就有问题了。**”这是不是就是男女啊？咱们以前想着什么是男女啊？一说到男女就是“我就没事，我没有问题，我们俩啥问题都没有”，咱从神话里边来看，什么是男女呢？梳洗打扮，常常照镜子，是不是都是邪恶？这都是你里边的男女表现。你打扮的目的是不是为了吸引人啊？这个就是邪恶。不是看你外表，是看你心思意念里边的目的是什么。神说：“**这就有问题了。有没有这样的人？”那以后咱看哪个人有没有男女表现，是不是就得这么看？“以前工作忙的时候好多天不洗衣服、不洗澡也不洗头，每天擦擦脸就行了，现在一天洗两次脸，没事就梳头发、照镜子，还总问别人，‘你看我这段时间是白了还是黑了？我怎么发现我变黑了呢？你看你多白啊’。**”谁白了，谁黑了，是不是总注重这些？

“**人说，‘你一个负责人聊这些多无聊，有什么用啊？变黑了或白了能怎么样？’他总聊这些无聊的话题，没心思作工作了。没事就聊衣服，聊女人，聊男人，聊爱情，聊什么样的异性是人择偶的对象。话题变了，就是不聊尽本分，不聊业务**”，咱作为负责人是不是就得看这些啊？你根据神话去看哪些人有这些表现，看下边哪些人是这个样。工作作不了的原因在哪里呢？别人看你的表现就能看见你里边流露些什么，就像以前我说的那个萧雪梅一样，跟着我们去聚会了，就戴那

么大的耳环，不聚会她还不戴，一说聚会去就戴着那么大的耳环，这是不是一看就看出来了呢？你们说出去聚会戴那么大的耳环干嘛呢？咱们是去聚会呢，你戴那么大的耳环吸引谁去呀？这是不是就是问题？这就是不正常的一个表现。“**话题变了，就是不聊尽本分，不聊业务，不聊谁有问题，谁提出的问题，谁能解决问题。这是不是有问题了？他还能不能作工作了？**（不能。）”只要看见有人有这些表现就不能作工作了，就得问问他，细节地了解了解，是不是就得问啊？咱们看见这些问题聊不聊？问不问？咱们看见了还认为很正常，是不是就不看这个，不聊这些啊？“**他的心变了，心里装满了别的东西，本分的事装不下了，不愿意想了，心野了、花了、跑了，心思不能放在本分或业务的事上，就琢磨怎么谈恋爱、怎么打扮、怎么吸引异性。**”你穿着打扮跟外邦人一样的目的是要干什么？你不就是要吸引异性吗？那就是要吸引异性。咱这是不是在神话上看的？你说穿着打扮是咱工作上的需要？不需要。“**外邦人有句话叫陷入爱河。那是爱河吗？那是深坑啊，进去就出不来了。**”就像搞对象陷进去以后咱们在这儿一直卡他、一直说他，但是他能理解为什么卡他吗？他是说：“你为什么这么对待我，我谈个对象也不行。”就像那会儿的戴笑笑一样，“我跟他又没啥，我们连拉手也没有，什么表现也没有，他不过是和我说了几句话，我也没怎么他，他也没怎么我。”是不是这么想的呀？这有什么事？好像这就没事！话是这样说的，但是你的心跑不跑？别人和你说：“你看你，又年轻、又漂亮、又好看，我看着你挺漂亮的，我就喜欢你。”你听了这话是不是就享受啊？你听了人家说的这一句话是不是还想听听还说你好看吗？是不是想着？等着？人家不说你好看你还不打扮，这下说你好看了，你打扮不打扮？更加打扮一下，更好看了，目的是不是这些啊？你陷在这里边，整天就活在这里边想，还能顾得上工作？进去就出不来了。咱们看了十五篇《从跟随到谈判到宣战》，你看那些人进去能出来吗？好出吗？所以咱们作为带领工人是不是得对下边的弟兄姊妹负责啊？你得有责任心，你得负责，你得看管好，你别让他们进去。咱为什么要监督这些啊？你们说这是不是咱们的责任？你自己有了生命经历你才能带领别人，你有了这个经历你下去会给别人谈吗？戴笑笑你如果有经历的话，你下去发现类似的问题，你会给别人解决吗？“萧平在什么时候、什么背景下说我漂亮、说我好看、说喜欢我，然后我就开始越来越打扮自己，越到他干活儿的

地方、他在的地方跑一跑，让他看看我，再吸引吸引他，我就做这些事。借着神话的带领以及弟兄姊妹的交通，我才真正看见了这就是邪恶，虽然什么事也没有，但是我有这些由得了自己吗？神说咱们是摩押的后代，这就更能证明咱们是摩押的后代！由不得自己，顺其自然地就要往那里边陷。”当你看见这个的时候，你把你的实际经历谈出来，是不是就能带领别人啊？他们借着你的经历就能看见什么叫男女，这就是叫男女。不是你做了什么事才叫男女，要是做了事那更是男女。你想听他说这些话，他就是骗你你也愿意听，这不是享受吗？有时候咱明知道人家骗咱，咱也不拒绝，就爱听这些话。你能拒绝这才是见证呢！如果你在萧平这事上有了经历，你带弟兄姊妹的时候是不是就有实际经历了？让你用你的经历带他呢！你凭什么带？你下边的弟兄姊妹有这个问题了，你认为挺正常的。如果你有这些经历，你就感觉不正常，你就能从他的这些心思意念里把关，还能够交通出来，让他认识哪些表现是男女。就咱刚才看的神话，这就叫男女。“照镜子打扮，又是耳环，又是手镯，我戴上这些漂亮”，这就是男女。一天注重穿着打扮就不说工作作得怎么样，所以目的就是享受这个，在神来看，那不就是吸引别人吗！“在尽本分的人员当中有没有这类人？普通弟兄姊妹谈恋爱的有没有？（有。）神家干不干涉？不干涉。”这说清了吧！咱根据神话看，普通弟兄姊妹不追求，在家谈恋爱咱不干涉。

“**普通人谈恋爱，要是搅扰环境、影响工作的话，那你俩出去谈，别影响别人。如果负责人谈恋爱了，神家干不干涉？神家会不会劝他别谈恋爱，或者限制他，把他们分开？**（不会。）**神家是怎么做的呢？你谈恋爱了，那你就别尽这个本分了**”，这下说清了吧！邢欣今天为什么给你说这些呢？因为我把这些证据都掌握了，这才告你呢。如果今天告诉了你这些，你还认为“你们说萧平有问题，我认为萧平没有问题”，还要这么去走，还是要谈恋爱，神说“**神家是怎么做的呢？你谈恋爱了，那你就别尽这个本分了**”，这就是你后面的路，那你就别尽这个本分了，不拉你，“神家另选别人。”这是不是说清楚了？还有戴笑笑，咱作为带领工人，咱还享受这个，现在是他没有那些表现，要是他再有那些表现，你是不是什么事都能做？你说咱出来撇家舍业，因着工作瘦了十几斤，咱再活在这里边，咱是不是找死呢？“神家另选

别人。你该谈还继续谈，但是神家作的工作不能因为你谈恋爱就此停止”，邢欣，今天都告诉你了，说了这些都给你说清楚了，你要是再走那个路，你说你愚昧不愚昧？这叫爱吗？所以根据神话来说，不拆你，你就那么谈着吧，你就那么走吧，你要谈继续谈，神家的工作离了你能行。别人不谈恋爱，他就是再愚昧无知也比你强，你谈恋爱，你陷在里边是糊涂蛋一个，什么也看不清楚，你能作了工作？倒想用你呢，能用吗！邢欣，按说三年了，你陷在这里边走不出来，就糊成这个样，不能用你，但今天咱还给你一次机会，这是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你要是放下了，彻底走出来了，你能把工作作好，不说了，既往不咎。如果你现在还像他们一样“我就这么走呢！”那就不能用了。我是根据工作看你呢，工作作不了了，那下次就不用你了，这就给你说清楚了。还有戴笑笑也是一样，听见了吗？（戴笑笑：嗯。）要让咱有实际经历呢！看看咱的失败，以后再有人和你这么说话，说喜欢你，看你漂亮，咱是不是就有路了？打回去，拒绝，这是撒但来了，那不是爱你的来了，是魔鬼的黑爪来了，你看见这个你才能有见证呢！“神家另选别人。你该谈还继续谈，但是神家作的工作不能因为你谈恋爱就此停止，不能因为你而受影响，而被耽搁了，工作还得继续。怎么继续呢？另外选一个不谈恋爱的、能担起工作的、业务能力强的合适的负责人来接替你的工作。神家从始到终都是这么做的，这个原则不变。有的负责人说：‘我谈恋爱也没影响工作啊，还让我负责吧。’这话能相信吗？（不能相信。）为什么不能相信呢？因为事实在那儿摆着呢。人一谈恋爱聚会就总犯困，满脑子想的都是恋爱对象，心都被这些事占满了，本分尽不了了。所以，神家采取的解决这类人的办法是合适的”，就像我上次问邢欣的时候，邢欣说她还是陷在里边出不来，就想着哪怕结婚去呢！我从这里边就看见咱愚昧无知，我才找这些证据呢。证据找见了，我才跟你说的，不然能救了你？没有这些证据，邢欣还认为“我们这是爱呀！他也爱我，我也爱他”。

“**心都被这些事占满了，本分尽不了了。所以，神家采取的解决这类人的办法是合适的，是合乎原则的。神家不拦阻你，不剥夺你恋爱的自由，你尽情地恋爱，那是你自己的选择，你别后悔就行，别到时候哭鼻子就行。有些负责人就是因为这个被撤换的。一个人谈恋爱了就不能信神了吗？一谈恋爱神家就不要了，就开除了，有这种情况**

吗？（没有。）**如果你谈恋爱，那就不能做负责人**”，戴笑笑，看见了吧？享受能不能行？（戴笑笑：不行。）享受都不行！你别说“我们没拉手，也没怎么，什么也没有”，你享受他对你好都不行，因为你一享受心就跑了，心就跑在享受里边去了，“人家对我好，对我是爱”，然后紧接着就是想着“我怎么露一手，我怎么穿得漂亮点，我再戴个耳环，我到他跟前多转转，我看看他再说什么，看他还说喜欢我吗？”这就开始享受呀！心陷到这里边还能想到工作吗？就想不到工作了。为什么咱的心操不到工作上？在工作上什么都想不到呢？心跑哪儿去了呢？跑到打扮上去了。“**如果你谈恋爱，那就不能做负责人，不能做带领了，另外，你总没心思尽本分，那你就从全职教会出去。有没有说不让你信神了，开除你了？有没有定规说你就不能蒙拯救了，你就遭咒诅了？**（没有。）**神家从来没有这么说。神家丝毫不干涉你个人的选择与自由，丝毫不剥夺你任何的自由，给你自由。但是对于这一类负责人，神家的处理原则就是赶紧找合适的人代替，把他撤换就完事了。如果他适合继续尽本分，那就可以留用，如果不适合就打发走。不打不骂，也没有人羞辱，这不是什么羞耻的事，这很正常。所以，有的人因为谈恋爱被撤职了或者被打发到普通教会了，这丢不丢人啊？这只能说明你尽本分没什么忠心，要神的劲儿不大，对自己的生命进入没有丝毫的负担。但没有人定你的罪，也没有人定义说你就不能蒙拯救了，神没那么定规。这个负责人出现这样的问题，大家都看出来了，这个问题是不是就严重了？**（是。）**这已经严重到影响工作效率与工作进度这样一个程度了，这个负责人已经不适合再留用了，应该采取的办法就是撤职。有些人说撤职是不是有点太急了？他从开始谈恋爱到撤职，如果一天两天是有点急，如果三五个月这算急吗？这动作就够缓慢了，工作都耽误多少了，你怎么不着急呢？一撤他你就说急了，一点也不急。**”这就看见什么了呢？神家对每一个人都是最大限度地拯救，对你邢欣也是，这次就是破例了，再给你一次机会，就看你后面怎么走，如果你能放下这一切，完全投入到工作中，把工作作好了，确实既往不咎。你如果还像他们是一样的，就不能用了。）

407 做带领之人三要记

1　做带领事奉神得有原则，做带领事奉神得有原则，你交通真理交通不透亮，但你的存心得摆对，不管怎样你得高举神，尽你所能地见证神，明白多少就说多少，只要见证神、高举神，千万别高举自己，别让人崇拜你，千万千万别高举自己呀，别让人崇拜你，这是第一条，千万要记住。

2　第二，要记住，千万别搞花样，别凭己意、别凭喜好，对神要有敬畏之心，要严格按照工作安排作，你若真在工作上求真，愿意满足神让神放心，对工作安排的每一条都认真对待，在工作安排上下功夫，尽最大努力。对工作安排的每一条都认真对待都认真对待，千万要记住。

3　第三，你记住，人在作工中谁都难免有一些过犯偏差，发现过犯，发现偏差后要及时抓住好好反省，来到神前对照神话，检查解剖，避免再犯。若事奉事奉胆大了，己意出来也满不在乎，心也粗了，大摇大摆，这就危险了。尤其钱财、地位、男女，有这念头时赶紧控制好，就能蒙保守。

4　为啥做带领的一段时间就得见面，修理、对付，解剖本性、供应真理，这最有好处、最有益处，最主要还是在神话上下功夫，竭力追求明白真理，竭力追求性情变化，这是积极方面的进入，使你边作工，边逐步减少过犯，边作工边不断发生变化，使你的情形越来越正常，这是避免过犯最有效的办法。这一条最关键。

——摘自《基督与教会工人的座谈纪要·事奉神当走彼得的路》

13.生命经历与生活经历的区别

（柯真真：现在交通打架的文章不写了，得写见证神的文章，所以在平常生活中经历的时候我就想着，我认识到了，这是我错了，我不能再打架了，这是神给我摆设的，这是借着别人来检验我来了，就只能认识到这儿。在写文章的时候写着写着就写到了认识自己上面了，等写好发上去之后，人家说是生活经历，就不是生命经历。我就想原来是打架的，现在不打架了；原来是不会，现在是会了，这也是生活经历，那怎么就是有生命经历了呢？我想不明白，就不知道咋回事了，就糊了。）你是分不清什么是生命经历，什么是生活经历，是这个意思吧？（肖红：她是说为啥任真真老说她写的文章不行呀？她不知道什么是生命经历。）（柯真真：之前交通过班竹荏原来不会做饭，后来她会做饭了，那是生活经历，这个我知道。）给班竹荏交通的《人性上的进入不等于生命进入》这个能理解吧？（柯真真：嗯。）那你说你怎么糊了，这个和哪个混淆了？（比如说我和某某某打架了，一打架的时候，我就想："呀，不对了，这是回'娘家'了，我不能再打斗了，这是神摆设环境让她来检验我了。"就是只能认识到这儿。）是因为啥打架的？得有原因，不能一说打架你就说是回"娘家"，打架等不等于回"娘家"？首先你得分清你打架是为正义打架，还是为自己打架，你为正义打架，那是为了神的名、为了神的见证，是吧？（柯真真：嗯。）如果你是为了你的虚荣脸面、地位打架，那就是败坏性情。在打架这个事上有没有生命进入？如果你能为了神的名、为了神的见证去打架，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好事。）这个架该不该打？（该打！）该打，那这个架必须得打。好比说他们打架了，一个人说另一个人是老好人，不维护神家利益，这个时候你就得维护正义，那你就不能去劝架了，你应该是去帮架。但帮架的前提是你得看他们打的是什么架。如果是肉体生活上的琐事，那就是狗咬狗两嘴毛；如果是有的人性情出来了，拦阻了神的工作，那你就不能去劝架了。那你就得看哪个魔鬼出来了，你得消灭魔鬼呢。这个时候就得消灭魔鬼，不能劝架了。如果在魔鬼出来的时候，你去劝架，那你就是帮助魔鬼了，你就成滑石蛋、和事佬了。什么是和事佬？就是把这件事情给缓和了，所以就成了和事佬了。所以说在打架这个事上也有生

命进入，不是说一打架就没有生命进入了。从外边看打架的人是属于发火、发脾气呢，是吧？但火和火还不一样，火有正义的火，有邪火，还有无名火，那你流露出来的火属于什么火？就像昨天那个姊妹，拦阻了神的工作，你发起火来让她看到神的烈怒临到了她，那你发的火就是正义的火。你得维护正面事物，你能为正义的一件事情去发火，这是你正义感的一个增加，这也属于生命进入的一个变化呀。所以说，你不能从外表来看事，不能一见了打架就去拉架，是吧？你得先分辨清，他们是派别之争呢，还是正邪之战呢，是吧？如果是派别之争，那你还得去分辨一下；如果是狗咬狗两嘴毛，那就各打五十大板；如果正邪之战呢，那你就必须得把邪恶的毁灭掉！所以说遇到有人打架，你得先分辨，他们打的是什么架，不能从外表来衡量这个事情。柯真真，你再接着说，你在哪里糊着呢？（肖红：她说写文章的时候打架的事不能写了，她可能有点误解。同样是打架，个人有个人的观点，你把你的错谬的观点写出来，用正确的观点代替了错谬的观点，这是不是还能写呀？并不是说这一类的文章不能写了。现在有些人就活在“不能打斗”这个里边了，像昨天的那两个姊妹也是“我不能和人打架”，就活在这里边了，不能打架，压制住了。你得看她做的是啥事，如果她打岔搅扰，你不把她打下去，那你是不是更是拆毁？她打岔搅扰呢，你把她拿下，把她踩下去，你做的这是不是正面的啊？）要是这种情况，你不打架那就是东亚病夫、懦夫。咱原来说人与人之间互相争夺名誉、地位而打架，那是狗咬狗两嘴毛，是宝宝与贝贝，现在不能走宝宝与贝贝的路了，应该见证神。见证神也就是能够把与神相合的观点、态度亮出来，你得为了正义的事业而做事。

咱这是把打架的这个迷雾拨开了。柯真真，这个交通清楚了，你还有哪个不清楚？（柯真真：我写的文章是我和某个人之间发生过什么事情，我从中认识到一些啥了，然后写的就是认识自己这一方面的文章。但是看人家肖红写的《对自己是骗子的一点认识》这篇文章，人家写的就是对神作工的一方面认识，她写的是这一方面。）肖红写的是对神的一个误解，你写的啥呢？（我现在想的是怎么写就能上了人家现在在的那个台阶。）你是说你怎么就够不上她在的那个台阶，是吧？（柯真真：对。）是因为你没有作工，你没有作工，也就不存在为自己作工，还是为神作工。保罗作工是为自己作工，为自己有个

好的冠冕，为自己得有个好的归宿，为自己有个好的地位、名誉而作工。保罗想在别人心里有他的位置。别人心里有他的位置，他作工就有劲儿；别人心里没有他的位置，丢了他的脸了，他还干不干了？不干了。所以保罗如果知道自己的归宿是什么的话，还干不干了？就不干了。这是不是个错谬的观点？信神那就是扭转这个错谬的观点，扭转对神的这个误解，神来不是给你冠冕，不是让你来享受地位之福的，神是来赐给你生命的，所以你得站在神一边看事。神怎么看这个事呢？你是一个受造之物，你该为神说句话，不应该为自己说话。（柯真真：这一次交通了这方面以后，从这方面进了，原来我是人家一说原则，我就不敢去跟人家交通了。）只怕丢了自己的脸。（柯真真：嗯，就不敢再说了。）意思就是人家一说你是敌基督，然后你就不敢说话了。（柯真真：嗯，现在是不管怎么样最起码我得去说，是这个。）在你这儿是："我原来把他们都当神待了，他们说什么话，我就进了他们说的话和事里边了。人家说我是敌基督，那我可能就是敌基督。现在是我不看他怎么说我，他说话不能代表神，他说话是给我挠痒痒了，我没知觉了，我只管做我该做的。"是这个意思吧？（柯真真：我原来不敢，现在敢了，我这样一说的时候，别人就说这是生活经历。）这和生活经历、生命经历没有任何关系。刚开始你说话的时候思路不清晰，你和人家对话的时候，你总是容易受人家的干扰，总要受人家的引诱，人家一引诱你，你就随着人家跑了，也就是说你的思路不清晰，缺乏理智，你没有理智。现在你的思路清晰了，你知道这条路该怎么走了，你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目标是要干什么了，别人再来引诱你的时候，你不听他的，你胸有成竹，不受别人话的影响和干扰了，不跑题了，能围绕着一个主题去说了。但这个和生命经历、生活经历不挂钩，它不代表生命经历，也不代表生活经历，这个只代表你的理智增加了、胆识增加了，不受他们的影响了，你可以按着你的意思去做事了。但你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还不知道，你有可能是为着你个人的意思说话、做事，也有可能是为着神的意思说话、做事。所以说这个不涉及生命经历、生活经历，这只是说你的素质比原来拔高一些了、理智拔高一些了。（柯真真：写文章的时候就是涉及到这些事情了嘛。）虽然涉及到这些事情了，但这不是生命长大，只能说你的素质提高了一些，学会了作工，作工中的经验教训拔高了，不代表你的性情有变化。

生命经历和生活经历的区别是什么？什么是生活经历？什么是生命经历？生命经历是改变你的看事观点，你是站在神一边看事的，这就是生命经历。在你没有得着真理以前，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你肉体利益说话的，那你所流露出来的观点、态度就不可能是为着神的，你是为着自己的肉体利益。这个时候你所做的事、所说的话的存心、目的、出发点、源头都是为着你的肉体，都是围绕着你的利益。在作工中流露出来的这个就是一个错谬的看事观点。你原来是为着你的肉体说话呢，现在是为着神说话了，这个转变就是性情的一个变化。性情变化就是：原来你是为着肉体利益说话呢，性情变化以后就是站在神一边看事了。神是一切事物的总根源，那就是一切的准则，站在神一边看事才准确。原来你站在个人的肉体利益一边看事，所以你衡量事物的对与错时，没有一个准则，用土话来说你是一个斜眼，也就是歪脖子看表——观点不正。你衡量事物的对与错是根据他对你个人的肉体利益是否有利，如果对你个人的肉体有利，你就认为他是好的；如果对你个人的肉体利益不好，你就认为他是不好的，这就是没有正确的标准、准则，是你败坏性情里的一种看事观点。所以说你看出来的观点和他看出来的观点不一样，张三一个观点，李四一个观点，各是各的观点，为什么呢？每个人考虑的都是自己的利益。但是当站在神一边看事的时候是统一的，是一个口径，更重要的是这才准确。因为神是一切事物的总根源，所以当你在每个环境临到时都站在神这边看事的时候，性情就变化了，你活出来的就是时时、事事、处处都为着神、向着神、念着神，那你这个人是不是就变了？这就是性情变化。这是大概的一个方框，一个方向。这是说了生命性情的变化，说了生命经历，那生活经历是什么呢？生活经历不涉及性情，也就是说不涉及你的看事观点、态度。咱就说班竹荏说的话：“安排让我做十来个人的饭，我心里想：不就是做饭吗？那还不好做呀，一个人就行了。看看之前那个姊妹做饭，指挥这个人，让那个人帮忙，烧个柴火也不舍得多烧，一天逮住个人就是让帮忙弄柴火，我心里就有这些看法。轮到我做饭了，我心里就想我能行，我一个人就做了，人家说需要个跑腿的吗？我说：‘不需要！’哎呀，结果那火死活就是生不着，把我着急的，后来直接连柴也没有了。一个弟兄说让我用电锯学着劈柴，我心里就想：神啊！我感觉好难呀！哎呀，我就体会到别人做饭生火的时候，舍不得烧柴的感觉了，知道自己之前是站着说话不

腰疼。平常的时候都会喊，等进入实际的时候，可不是那样。还有我蒸馍、弄包子的时候想显露，结果包子不熟，馒头也是个黑馒头，呀！丢死人啦！弟兄姊妹再一说，我心里想，我啥也干不了了，现在连做饭也做不了了，就消极得不行了。后来才知道，神兴起这个环境，是要让我知道怎么能把这些都料理得开，多少水能熬多少米汤，多少面能吃几个人的饭，就是要把这些都料理得开。就在这个环境中体会体会，亲身体尝体尝，才不会说别人长了短了，经历经历感觉实实际际，这就是神话里面说的能寻求、体会别人的难处。现在才能体会到做饭姊妹的不容易，我和姊妹再说话的时候，也能谈心了，能体谅姊妹了，在心里不会那么苛刻地要求人家了。之前就是嫌弃，感觉自己比她行，现在就低调一些了。”班竹荏原来不会做饭，现在学会做饭了，是吧？（嗯。）她也“认识自己”呢，她说：“熬米汤的时候放的水少了，做面条和面的时候放的面多了，经过几天操练之后，掌握好了，呀，我生命长大了。”这是不是生命长大？（不是。）这是生活经历，不是生命经历。生活经历不涉及性情的问题，是生活方面的琐事，不涉及性情它就不是生命经历，涉及性情了才和生命挂钩。生命经历扭转的就是一个看事观点，什么是真理呢？做人做事、看人看事的准则。临到一件事以后，你原来是怎么看的？怎么做的？观点、态度是什么呢？借着神话改变了你的看事观点了，这就是你的性情变化了，生命长大了。

有个刚跟上国度建造的新人，神家让他配合着给他的朋友、亲戚去传福音呢，他敢传不敢传呀？不敢传，他说的是：“我还在这儿挂着呢，还不知道能不能蒙拯救呢，我把人家传进来，如果人家不能蒙拯救，那最后受的苦比外邦人还重，那我在人家面前不就成了恶人了呀？”这是什么看事观点？这就是一个错谬的看事观点。他站在了哪一边？他站在了肉体利益的这一边，“呀，他是我哥，她是我姐，如果传进来，他要是不实行真理，她要是站立不住，那最后是要受到惩罚的。那个时候他要受的惩罚比不把他传进来要受的惩罚更重，我不能让他受这些苦。如果我把我哥传进来，他白白效了个力，生命也没得着，最后所受的惩罚比外邦人更重，那我哥该骂我不是人了，我不能传。”这是个受造之物吗？（不是。）但是在他来看，他是不是维护了他哥的利益？维护了自己的利益？（是。）之所以有这样错谬的看事

观点，是因为他站在了个人的肉体利益一边看事。站在神这一边看事，你是谁呀？站在神一边看，你是一个受造之物。不管你的归宿如何，你是一个受造之物，你有什么可要求的呢？你本来就是尘土，你有什么可要求的呢？神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神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因为你是一个受造之物，你有什么理由呢？你就不要说你和你哥、你姐、你亲戚能不能蒙拯救了，就是约伯站住了见证，神把约伯灭了，神公义不公义？（公义。）道理上你也得明白呀！咱现在能理解这个事了吗？道理上能明白吗？（能明白。）那你说说，强盗抢了约伯的万贯家产，约伯站住见证了，神不但没有灭了强盗，结果还说就是把约伯灭了，也是神的公义，这话你怎么理解、认识？（神是造物的主，咱是受造之物，神怎么对待咱都应该。就是彼得说的："神即使拿我当玩物，我何尝不是甘心乐意呢？"）因为神是造物的主，你是受造之物，你本就是尘土，所以道理上你也得知道。这就是从神是造物的主，是事物的总根源，而你是一个受造之物，是尘土这个上面来看的，再一个就是随着你对神逐渐有了认识以后，对神的性情有了一个认识，对神就有了信靠、信赖、交托。咱就说神把约伯灭了，可这就等于约伯受惩罚了吗？能不能等于约伯受惩罚呢？（不敢说。）那彼得被倒钉在了十字架上，你能说彼得受惩罚了？法利赛人被钉十字架了吗？（没有。）法利赛人把耶稣钉了十字架后，法利赛人还继续好好地活着，他受惩罚了吗？（没有。）他没受惩罚吗？你不能用肉眼去看事，因为你用肉眼去看灵界的事你是看不见的。所以首先你得相信神的公义，你如果相信神不会作错事的话，那你还有什么胆怯的？你为什么去衡量神的工作呢？你害怕神作错事？用不用你操心？（不用。）一方面是理智的问题，你是个受造之物，你对神所作的不应该提出任何理由与要求，神说什么你只能是阿们。你不要去研究、不要去分析，这是个理智问题。再一方面就是你对神的信的问题，神是美与善的象征，神是公义的，神是爱人的，神作在人身上的都是拯救，这些话你相信吗？你相信的成分有多少呢？能不能成为你的生命呢？如果这些话能成为你的生命，你就敢把你交给神。所谓的信是信靠、信赖、交托，把你完全交给神了。"今天神就是把我灭了，让我死，我也心甘情愿！"为什么呢？"我相信神作在我身上的都是拯救、都是爱。"在亚伯拉罕得知神让他把以撒献上的时候，他怎么看呀？还给神，是吧？（嗯。）约伯被剥夺了万贯家产以后，约伯说啥呢？"神的

名是当称颂的。”约伯能说出这句话是因着他的信。彼得是不是早就祷告神，想为神做点什么？是吧？（嗯。）也就是说他早就想为神死了吧？神只是说什么呢？彼得在地上的使命还没完，他得为神站一个见证。彼得害怕死亡吗？（不怕。）为什么不怕呢？因为在彼得最软弱的时候，在病床上爬不起来的时候，耶稣向他显现了，耶稣和他说了句什么话呀？神说：“**彼得因为耶稣的那些话特别受激励，因为耶稣在没有钉十字架以前向他说过这话：‘我不属世界，你也不属世界。’后来彼得痛苦到一个地步，耶稣提醒他：‘彼得，难道你忘了吗？我不属世界，只因为工作我早走一步。你也不属世界，你真忘了吗？我对你说过两次你就不记得了吗？’彼得听了说：‘我没有忘！’耶稣又说：‘你曾经与我在天上有过欢聚的时候，在一起同在过一段时间。你也思念我，我也思念你，虽然说受造之物在我眼中不值得一提，但天真、可爱的人我怎能不爱呢？你忘了我的应许了吗？你在地要接受我的托付，我在你身上的托付你应该完成，到有一天我必定把你带到我的身边。’这之后，彼得因这受了更大的激励，得到了更大的启发，所以他在十字架上能说出：‘神！我爱不够你！你就是让我死，我仍爱不够你。不管你把我的灵魂带到什么地方，不管是不是按着你以前应许的成全，不管你以后怎么作，我也爱你，我也信你。’**”（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彼得认识“耶稣”的过程》）彼得在未钉十字架以前，他就知道钉完十字架以后他去哪儿呀？（去神身边了。）你说彼得知道了这个以后还惧怕死亡吗？这就不惧怕死亡了。这是一个认识，总的来说就是一个是理智的问题，一个是认识的问题。从理智上说，你是受造之物，你不应该有任何想法，神作在人身上的都是爱、都是拯救，神是公义的，这是理智问题。从认识上说，你得知道神作的是什么工作，神让你作这个工作的目的意义是什么呢？彼得事奉神多年基本都是合格的，是吧？神说：“**彼得在我面前尽忠多少年，不曾发过怨言，不曾有过埋怨的心，就是约伯也不及他，而且历代圣徒都远远落后于他，他不仅追求认识我，而且是在撒但施行诡计之时来认识我。这样，就使他多少年的事奉都是合我心意的，因而不曾被撒但利用。他吸取约伯的信心，但看清了他的短处，约伯信心虽大，但在灵界的事他缺乏认识，所以说出了许多不合实际的话，说明他的认识仍然是肤浅，仍然是不能达到完美。所以，彼得一直注重摸灵中感觉，一直注重‘观察’灵界动态，所以不仅我的心意他能略有体察，而且撒但的诡计他也**

略知一二，从而是历代以来对我最有认识的人。”《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八篇》）彼得对灵界略知一二就对神所作的略知一二，就知道神所作的是什么，所以他尽的本分就是合格的，这是一个认识。

生命经历就是看事观点的一个转变，是吧？（嗯。）也就是说你从站在个人肉体利益的角度上来看事，再到站在神一边看事的一个过程。咱这是说了让这个新人配合传福音的时候，这个新人所流露的，是吧？（嗯。）如果你站在个人肉体利益的角度上来传福音，你考虑的是人肉眼能看得见的利益。站在神这边看事呢？你就要考虑神的名、神的见证、神的工作，在这个基础上来看待一个受造之物该做的，该有什么样的理智。我给你谈了受造之物该有的一个理智，“我是一个受造之物，我就该为神献上。神作的是拯救的工作，神让每一个人都得预备善行，预备足够的善行，那我预备了多少了呢？神话成为我的生命了没有？我不把家里人传过来，这是什么观点？什么性情？我不考虑自己的生命，不考虑自己预备善行了没有，也不考虑神的心意，只怕家里人受苦。神经营人类六千多年，神苦口婆心地发表了几百万字的神话，神苦苦巴望着、等待着人的回转，今天让我去他面前宣告一下，让他悔改，我却不敢去，我怕告诉了他以后，他不悔改，更加加大了惩罚，我这是想包庇。”这就是一个错谬的看事观点。你把这个错谬观点扭转过来，你能站在神这边看事了，这就是一个生命性情的变化。性情变化了也就是生命长大了，怎么就是长大了？原来你所做的那个事，在神那边怎么看呀？你是不是处处与神对着干呢？（嗯。）那你就该死！当你的看事观点扭转过来以后，你能看见神的心意，你能看见神苦苦巴望、等待着那些还在黑暗中苦苦挣扎的人，你看见你是个受造之物，你能够为着预备善行而去作工，你配合了神的经营，那你做出来的就是正面事物。神的喜意味着什么？神的喜意味着正面事物的诞生与存在。这个存在就是让活出来的是正面事物的人永远活下去。你能站在神一边看事、做事了，那你这个人就能存在下去，也就是说这个人就蒙拯救了。那让你现在看一个人该是受惩罚的、该是剩存下来的好看不好看？（好看。）外邦人是算卦了，是蒙了，你是一眼就能看见一个人的归宿了。同时根据你的言行举止，根据你临到神摆设的人事物时流露出来的态度、观点，就可以知道你是

剩存下来的，还是该灭亡的。该灭亡的是什么意思呢？人常说是命中注定，到时候了，该灭了。同样一个人，仅仅是因着看事观点不一样了，从站在个人肉体利益的角度上来看事，扭转到站在神一边看事了，就改变了这个人的命运。当神的工作结束的时候，事实临及人的时候，神用行政管辖的时候，抵挡就死！如果那时候你还是现在的这种看事观点，还是与神对抗的，立马就该灭了，是吧？（嗯。）如果现在你改变了你的看事观点了，到那时候你就可以剩存下来。同样都是你，同样都是到那一天，你不变化就死了，你变了就可以剩存下来。而且神不仅是说让你剩存下来，还是让你永远活下来！交通到这里你看见什么了呢？这就是有生命了！你想不想得着生命？（想。）找见怎么得生命的路了吗？（看事观点的转变。）咱常说生命长大、生命长大呢，你以前能不能看见生命长大呀？你看不见，不知道怎么就得着生命了，也不知道生命怎么就是长大了，今天看见怎么得生命了吗？（嗯，看见了。）

神说："**在人看了我口之言后，便都失望了，因人都不愿死去，谁何尝不是为了'活来'而'死去'呢？当我告诉人我无有让人'活来'的'法术'之时，人便失声痛哭，确实，虽然我是造物的主，但我只有'权力'让人死去，却并无'能力'让人活来……**"（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四十篇》）今天是自己拯救自己，成功与否在于自己选择走什么路。成功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让神话作你的生命，这话够实际了吧？够简单了吧？（嗯。）你说出话来，处处是为你个人的肉体利益，我在你的话里边听不见一句神话，我看不见你活出来的一句神话，神话在你身上就没有生根发芽结果，所以我从你说出的话里就看见你没有生命。那如果今天事实临及了，你就是该死的，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是事实临及，地震、瘟疫临到了，那张三、李四、王五就是该死的，因为他们活出来的就没有见证神，所以他们是该死的。剩下的赵六、孙七、周八呢？人家活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人家活出来的是见证神的。你知道了这个以后，你就在生活中注意看，看哪个人活出来的是见证神的，看哪个人活出来的不是见证神，而是羞辱神的，你看清楚了，那在地震、瘟疫还没有来的时候，你就知道谁该死谁不该死。你看见那个不该死的人活出神话了，这就是人家有生命了，人家得着生命了。这样交通看见得生命简单了吧？（嗯。）想不

想得生命？（想。）想得生命，那就简单了。咱每天看的《话在肉身显现》那么厚的书里边都是生命！这比你吃人参、吃保健品强多了，就没法相比，是吧？（对。）你就是再吃人参、再吃保健品，顶多就是你的肉体舒服了，但它决定不了你的生死。所以你就是吃不上人参，吃不上合适的饭，你这个人最差也就是个病秧子。神不让你死，不收你的这口气息，你这口气息就跑不了，虽然是个病秧子，但还能活着。如果你不追求得着生命，性情变化，那你吃得再好、保养得再好，你身体再健壮，神收了你的这个灵魂，你还健壮吗？健壮，你是健壮的一个尸体！现在知道什么是生命经历了吧？（嗯，知道了。）

生命经历，从没生命到有生命中间变化的这个过程叫什么？这叫生命经历的过程。生活经历，从不会蒸馒头到会蒸馒头，这个过程叫什么呢？（生活经历。）这叫生活经历。认识自己的错谬观点，吃喝了神话以后，根据神话去看事、去做事，这个过程叫什么呢？（生命经历。）这就是生命长大了。人说："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这叫什么？这叫生活经历。这个没疑问了吧？（柯真真：我是把作工经验和这个混在一块了。）对了，你是把作工的经验教训当作生命经历了。（柯真真：所以我写文章的时候就总是从这一方面写。然后人家一看我写的文章就和生命经历挂不上钩，再看的时候就是生活经历，把我愁的。）这就是神说的话："**作工时间长的人说话老练、不慌不忙，即使没有话他也不慌不忙，里面能不断地祷告，寻求圣灵的工作，这是作工老练的人。作工时间长经验教训多的人，他里面有许多拦阻圣灵作工的东西，这是他长期作工的弊病**。"（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与人的作工》）经过多年作工以后，有了资本了，有了资格了，有了经验教训了，把这个就当成生命了。他把这个当作了生命，但这是不是生命？（不是。）他把这个当作了生命，其实这个不是生命。你有了这些不但没有生命，反倒还成了要命的了。所以咱在作工的过程中得逐步地改变自己的看事观点，追求活出神话，追求性情变化，追求得着生命。

612　性情变化是指本性上的变化

1　性情变化主要是指你本性上的变化，本性的东西不是在外表作法上就能看得出来的，本性的东西直接涉及到人生存的价值、意义，涉及到灵魂深处的东西，涉及到人的实质。

2　如果人不能接受真理，这些方面就不会起变化，只有经历神作工的人完全进入真理了，人的价值观，人的生存观、人生观都起了变化，看事观点与神一致了，能绝对顺服神能绝对顺服神、忠于神了，这叫性情变化了。

3　什么时候无论周围人事物怎么变化，哪怕天翻地覆，你有真理作主导了，真理在你里面扎根了，神的话引导你的生活，引导你的喜好，引导你的经历，引导你的生存，你才真有变化了，引导你的经历，引导你的生存，你才真有变化了。

——摘自《基督与带领工人的座谈纪要·对性情变化该有的认识》

14.担当与承担的区别

（肖红：有人反映你们这里的肉坏了，有味了，你去了以后就让人家担当呢，是你吧，戴虹虹？是你说的让担当，就不交通？没有交通说这个肉坏了，是怎么坏的呀？是小区事务让坏了的还是怎么坏了的？你去了以后就让担当吧？）（戴虹虹：我们给事务聚的会，晓变就说肉坏了，我们说反映问题归反映问题，可是这个事临到咱了，咱得有个担当呢，别让神家受了损失，是这样给他交通的。）（肖红：最后你查出肉是怎么坏的了吗？在谁手里坏的？还是从那边拉来就坏的？还是从你们这儿耽误了，坏了的？是怎么坏了的？）（戴虹虹：从那边拉来就坏了。）（肖红：就坏了他一家还是都坏了？）（戴虹虹：不是他一家，是一袋肉。）（拉过来的时候，一袋肉就不对，28斤。）（肖红：28斤，都坏着呢？他是拉到咱这里就坏了？还是从这里到你们那儿坏了呢？）（来了这里就是坏的。）（肖红：拉到这里就是坏的？）来了你们这里就坏了，怎么不反映呢？（肖红：就是呀！）（程晨说肉都是红的，是好的，李晓利说看见就坏了，怎么说没坏呢，还反映是说打压人呢。）（肖红：就是有一袋坏了，剩下的不坏？）（戴虹虹：这一袋看着就不一样。）（肖红：看着就不好？）从哪儿看见的？是在这儿看见的？（在这里。）（肖红：在这儿看见就不好了，就下去分给人家弟兄姊妹了？）（程晨硬让拿下去分的。）（程晨说你们拿下去，她和肖红说，有什么问题让和她说。）让和程晨说呢？（嗯。）这不是程晨给按下去了？“有什么问题跟我说。”意思是程晨做的，是吧？（那个时候是程晨在这儿负责呢。）程晨说这话来，是吧？（我不在跟前。）那是谁反映的呢？（李晓利反映的。）（戴虹虹：我儿子回去还熬呢，你们一说就是反映问题，人一反映问题，你们就打压人，人就不能张口。）（肖红：你确定是在这儿坏的？确定从那边拉来就这一袋坏了，剩下的都不坏，就这一袋坏了？）（嗯，是呢。）那坏了，是化开了，还是冻着呢？（戴虹虹：冻着呢。）拉过来还冻着呢，是吧？在这儿有问题，怎么还能拿下去呢？（戴虹虹：程晨非要让拿下去嘛。）程晨非要让拿下去，程晨说是好的就是好的？（戴虹虹：说是不拿，她说拿下去，完了她给交通去嘛。）（肖红：她说她下去交通？）（戴虹虹：

李晓利说拿下去，程晨下去交通嘛。）（肖红：谁说的呢？）（戴虹虹：这是李晓利反映的嘛，程晨说的，咱又不在跟前。李晓利反映的，程晨说拿下去，拿下去后哪个人拦阻她交通嘛。那次聚会李晓利不是反映程晨打压她呢。）看着程晨大包大揽也没有人反映？到了下边了才说呀？（肖红：本来在这儿坏了，咱就拉回来了嘛，你不要给人家分，就不要往那边送了嘛。）（戴虹虹：我们反映肉坏了，人家程晨说那是你们败坏污秽，谁家的肉都不坏，就你家的肉坏了。）（肖红：程晨这样给你们说的？）（人家说针对你们的败坏摆的。）（人家说在别的地方肉就不坏，到了你们这边肉就坏了。后来说能吃咱就担当，不能吃咱就反映，解决不解决那是她的事。）（肖红：这个事还是人家晓变给我反映的呢，我知道了后就问，最后就查到是你这儿嘛。程晨也知道，也没说这个事，光知道你说的让人家担当，我说你查一下根源问题，从哪里坏的，从他们小区耽误了，那就赔，如果是咱这边小区坏了，你得查出问题在哪儿嘛。）（戴虹虹：不拿，程晨非得让拿，不行嘛！）（肖红：那你们怎么不反映呢？这还是人家晓变硬反映上来的。）（我们反映给程晨了，反映的时候她是解剖我们了嘛。）是程晨的问题，你们又反映给程晨了，这是反映问题？（肖红：你反映给我呀，你找一下我也能找着呀，你找不着？）你反映程晨的问题呢，你到程晨跟前反映呢？以后你该反映反映，反映了是什么问题再说嘛，你不能不反映呀。再一个你明知道程晨在这儿压着呢，程晨说这话，你再反映给程晨那还有什么意思呢？那还叫不叫反映？（戴虹虹：聚会的时候就反映给她，这问题得解决呢。）而且也不应该在聚会点上反映呀，当下出现这个问题，立马反映就行了呀，为什么要在聚会点上反映呢？（戴虹虹：聚会点上她们有联系方式，让程晨给我们反映。）（肖红：你可以反映给柯真真，柯真真也能找到我，说一下这事。）当下这个事出来后，立马就得反映呀，不能等到聚会的时候才反映。（肖红：柯真真知道肉坏了这事吗？）（柯真真：后来才知道的。）（肖红：后来才知道？当时肉在这儿坏了，你知道吗？）（柯真真：当时不知道。）（肖红：程晨就知道坏了，才给送走，你怎么不知道呢？你当时不是跟她配搭吗？）（柯真真：程晨当时在这边分肉呢，我是在那边呢，后来分完了，下去以后才知道肉坏了。）（肖红：坏了你也没有说过这事嘛。怎么你们也不说呢？）（柯真真：没说。）（肖红：你跟她配搭呢，你也能说呀。

你知道从那边就坏了，从这儿就直接拉回去了嘛。拉回去人不能吃，别的还能吃嘛。你不能让人家扔了呀，你不能分给人家弟兄姊妹吃呀，那肉能吃吗？坏了呀。这还是晓变告诉我，我才问的，问了一下，查一下底，他说："到了人家那儿就是坏的。"我说："你查一下，是怎么坏的嘛。"他说："就是戴虹虹去了后，让人家担当呢。"我说这戴虹虹怎么做带领呢，是你们让坏了，让人家担当呢。）（戴虹虹：程晨一直给我们交通的是得担当呢。）（肖红：所以你们都学下了，都让人家担当呢。你给人家坏肉怎么担当？怎么吃呢？咱这不是让弟兄姊妹对神有误解呀？好像神家就是让弟兄姊妹吃坏肉？肉坏了你让人吃，还让人家花上钱，吃坏肉，你说，你觉得良心能下去吗？你还说她说的，她说黑就黑？她说坏肉就得吃？你们也跟上她一伙子下去让人家担当，你说，咱神家是魔王掌权，还是神掌权到底这是？）

你先不说程晨的问题，程晨不在，先说你们这问题怎么产生的嘛，究竟在哪块出现的问题？坏肉在哪块发现的呢？在这儿发现的问题？是谁和程晨反映的问题呀？（李晓利。）李晓利和程晨在一起呢，是吧？（肖红：去年几月份的事呀？）（年前。）（肖红：在这里谁发现肉已经坏了呢？）（李晓利拿肉的时候就看见坏了。）这是从哪儿开始的？（就在这里嘛。）（肖红：意思是当时就看见肉坏了？程晨就说拿上？就这么说的？）（嗯。）（肖红：就是坏了，让他们担当吧。给李晓利怎么说的呢？你就没问到底给晓朱怎么说的呢？晓朱怎么能拿下去呢？晓朱也知道坏了？）（戴虹虹：知道嘛。）他给谁反映的？谁也没有反映？（晓朱、马大、程晨还有李晓利，都在这儿分肉呢。）（肖红：晓朱给程晨反映了没有？当面就说了嘛。）当面说了，是程晨把这个事给按下来了。按下来，他们三个人向其他人反映了没有？（柯真真：没有反映。压下去以后，就是哪儿通不了，她下去解决。）（肖红：程晨说的你们拿下去分吧，哪儿通不过，我下去解决？）（嗯。）他们三个人就不吭气了？（柯真真：嗯，就把那个肉拿走了。）（聚会时说这个担当不是说让人家担当。那次交通担当，李晓利说咱家存的肉多呢，时间长了处理不了，时间越长肉越不好，不行就每人分担点，担当了吧，不是说坏肉让人担当。）担当不是说坏肉担当，这成了给人家造谣了。她说的这个担当和这个坏肉没有任何关系，这和人家程晨说的也没有关系。

（嗯。）（肖红：这到底是有关系没关系？）她们说担当是怎么说起担当的呢？在这后期的时候，说咱家有些肉时间长了，把这个肉分了，担当，一人分一点，但不指这个坏肉说的。（说是把肉清一下，不然放的时间越长，肉质越不好了，那时候是这样交通的。）（肖红：这是程晨交通的是咱肉多呢，把这个担当一下。）（和程晨没关系。）说担当这个话和程晨没有关系。现在不说其他话，只说这个坏肉是怎么回事。（戴虹虹：……）（肖红：因为上次晓变告了我，我最后问了一下，谁是小区带领，结果说是你，你去了以后给人家说担当呢。）（不是，程晨说的担当和这个担当是两码事。）（肖红：这是晓变告我的，我问呢，我说："谁是小区带领呢？"他说："戴虹虹。"我当时就跟那个程晨说，我说"小区带领下去让担当呢，你就不知道？"我还问程晨呢，程晨说："不知道这个事。"就这坏肉你就没有给人解决，这次是坏肉，给你的大方向咱交通过的，因为这个多了，大家担当这是正常的，跟这个不是一回事。就是这个坏肉给了那家了，那家说是坏的，人家告诉我说肉坏了，后来小区带领过去说"肉坏了你就该担当。"我说的是这个事，跟你刚才说的这个是两码事。所以你说的是担当，刚才你不是说程晨说的是担当，你们都是担当，你说的这个担当和我刚才说的那个坏肉的担当不是一回事。）两个担当得分开。（肖红：是人家让你去了，给你说"你怎么给我分的是坏肉呢？"你说的"分到你这儿了，你就得担当。"所以晓变那次告诉我不是这个事？对吗？静茹茹知道吧？）（嗯。）

一个说担当说的是把坏肉拿下去，让人家把坏肉分了，说的是这个担当；另一个担当说的是咱还有些肉，清一下底，这个担当，这两个担当不一样。（肖红：你刚才不是说程晨在这儿就知道肉坏了，就让拿下去，拿下去以后，哪里通不过她去解决，对吧，这不就对上号了吗？）（戴虹虹：李晓利说程晨说的。）（肖红：李晓利说的程晨就知道坏了，拉到这儿就知道坏了，最后把这肉拿下去分了，"哪里通不过我去解决。"戴虹虹，对吧？）（戴虹虹：嗯。）（肖红：所以你们下去后到了买坏肉的那里，你们才能说担当吧。这话才能来，对吗？因为都是知道的嘛。为啥咱得掌握，肉来到这里你看见是坏了，那咱就让拉回去，在这里这就是你总管静茹茹和柯真真是不是得知道呀？他们有时候也有应付糊弄的时候，他们拉来了，你看到肉有味

了，立马就让拉回去。拉回去人不能吃了，别的也能吃嘛。你不能让坏了的肉，给人家弟兄姊妹吃呀，你这不是专门造成误解？坏肉，你让人家担当啥呀？掏上钱再买坏肉，那能吃啊？你再让别人吃出病？这是咱带领的责任嘛，不能因着维护神家利益，坏肉也让人家吃呀，这是这个坏肉的担当。那个担当也说过，咱还有一些肉时间长了，大家赶快先吃了，是不是这个呀？你说时间长了和这个坏不一样呀，时间长了，咱大家都吃，这是交通过的，这个是有的。但是这个肉已经坏了，这个肉已经不能吃了，你在这儿就知道坏了，他下去后也得担当，这个不混淆是非，各是各，上次晓变告诉我的就是这个事，他们这坏肉也不能说，还让人担当。我说你就没有反映呀，他说反映了，带领解决的就是让担当吧。这一方面咱就得查，所以上次我问到这儿就是小区带领让人家担当呢，我说这肉是在哪儿坏了的，你得查，你不查清就让人家担当呢，你让人家本人担当呢，“你送给我坏肉，我担当啥呀？”你查一下是小区事务坏了的？还是大区事务总管坏了的？还是在那边坏了就拉过来了？这是不是得查呀？我要是知道是那边坏了的，我就找那边的问题呀，这个听懂了吧？处理问题是这么处理的，不是说像你这糊里糊涂的让人家担当。所以说上次说的这个问题我是知道的，他们说让人家担当呢。）

咱对担当这个词不认识啊，什么是担当呢？什么叫担当？担当、承担，是吧？担当和承担一样不一样？“担”就是把这个东西拿起来，“当”就是应当的，你应当把这个担起来，担当。承担只是你把这个承担起来，你把这个担起来，这是承担。承担和担当不一样。我记得小时候，出过一个什么笑话呀，三十年前吃油都是拿瓶子打油呢，用大瓶子打一瓶子油，和那个点油的煤油灯用的油，也是大瓶子，打一瓶子油。做饭的时候倒油呢，就把煤油倒在里边了，你说炒出菜来还能吃吗？拿煤油炒菜，炒出来的菜，吃着味道不对了，这是啥呢？一股煤油味，一看倒油倒成煤油了，那在这个情况下，这个饭还能吃不能吃了？（不能吃了。）那你让这个吃饭的人担当吧，“你把这个饭吃了”，该谁担当？（该做饭的。）该做饭的担当。做饭的他把油倒错了，然后他把这个担起来，这就是担当。你让这个吃饭的人把煤油当成食用油炒的菜吃了，你告人家说这是担当，这是不是担当？（不是。）那这是啥呢？是不是打压？是打压。你说“算了吧，担当一下，

炒菜的不容易，把这个饭吃了吧”，说这个话是在干什么呢？是不是构成打压呢？构成打压了。那吃饭的构成什么了？如果这个吃饭的把这个饭吃了，那他属于什么？那不叫担当，那叫什么呀？那叫包庇犯罪。这饭如果是她孩子炒的，孩子用煤油炒的肉，你说当妈的，这个肉吃还是不吃？不吃吧，孩子炒的，吃吧，是用煤油炒的，这个责任都是在谁头上呢？孩子头上，还是妈头上呢？当妈的推不推责任呀？（不推。）不推责任。她把这个肉或者吃了或者倒了，她不会去追究孩子的责任，是吧？（嗯。）当妈的会说“这是谁谁谁把煤油瓶子放错了，这个煤油瓶子怎么能往食用油瓶子这儿放呢？”她追究啥呢？她追究放油的问题呢，不追究孩子的问题了，这叫承担。但是如果当妈的放错油了，孩子吃了，他会追究谁的问题？他只会追究他妈的问题。但如果他不追究这个责任，这是在干嘛？包庇。他把这个吃了，承担起来了，这叫包庇，包容犯罪。包庇就属于什么？属于犯罪了，是吧？（嗯。）包庇犯。他不追究了，包容犯罪，这不叫担当。谁的责任，谁把这个担当起来，这叫担当。咱用简单的例子，把担当、承担、包庇、打压这几个词认识一下。然后再看咱在生活当中，就这个坏肉出来以后，咱作的是什么工作？带领做的是打压，买肉做的是包容犯罪，包庇。而应有的承担者承担了没有？（没有。）逃之法外。咱做事不能糊里糊涂的，把这两个都叫担当，人就晕了。后边说的这个担当，说咱有些肉时间长了，得赶紧需要处理了。或者说坏了，或者说不坏，或者说还能吃，这个肯定是在能吃的基础上说的吧？（嗯。）在能吃的基础上分下来，分也好或者便宜处理让人买也好，那你现在再买这个肉，还一样不一样？（肖红：不一样。）不一样了，这叫担当。就是把上边这个重任，哎，“父亲”担不动了，有些肉得赶紧分一下，不然的话怕坏了，坏了就不能吃了，亏损太大，这需要咱消费一下，这叫担当。你得担当，你是知道了，要减轻负担，减任，减了这个负压，这叫担当。或者是你的责任造成的，你得承担这个责任，你不能把这个责任推到上边，这叫担当。那把这个分清了以后，那你在做事的时候就分清楚了，首先第一个要追查这是在哪边坏了的呢？先把这个事情还原。是在哪边坏了的呢？哪边坏了？哪边出现问题了？谁的责任，谁应该去担当，承担这个责任。他承担了，担当了，或者他担不起来，需要下边去帮助一下，或者好比说这个肉，或者苹果，或者其他任何东西，他拿回去还能吃，为了减少损失，咱

赶紧分下来。苹果受了伤了，不能卖了，咱赶紧分下去，你买一点，他买一点，把这个责任分开，这也叫什么呀？（担当。）担当，这就不叫包容了。你把这个弄清楚了，你处理问题是不是就简单了？简单了。就像刚才说的那个事，那你就得把这个责任划分清楚，是谁在包容犯罪呢？是谁没有尽到责任？当时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为什么不去报告？为什么不去说？这就不叫扶油瓶除狗屎，这是他的本职工作，是吧？拉过来东西以后，你得检查一下、看一下，看看这个东西是好的还是坏的。你发现东西坏了，你也不吭气，你只是随口一说。不是让你赔这个钱呢，是让你去下边分去了，“分给谁谁通不过我去交通。”人家随口一说，你倒不管了，因为什么不管了，因为你不出这个钱，不涉及你个人的利益，这就是一个败坏性情，邪恶了。你的本职工作都没有作到，更不用说担当，承担了，本职工作都不尽。就像咱昨天交通的一样，每个环境临到都是神要看你的一个态度、观点呢。临到一个事情，你没有态度观点，不涉及你的利益，你就没有观点，自私卑鄙，无耻，你根本不是信神的。你做好了，做成了，你就是做一个事，你做不好了，你就是作恶的，那这件事就是作恶的。正经尽本分每件事临到都能意识到神看着呢，撒但看着呢，都是撒但与神在背后的一次打赌，在这个时候就需要你站一个见证。你看到一个肉过来是坏肉的时候，别人说就这样分下去，就这样拿去了，你也不吭气了，这就是与这个包庇犯同罪。就不要说神看你的态度了，这完全就是在作恶。就是你这个事情完全做好了，你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试炼，没有意识到这是神鉴察，没有意识到这是定你归宿的依据。神没有看见你的态度，你做这个事情是白做，只是个做事，只是个效力。但你这个已经知道了，还要做下去，那就是作恶了，就不是做事了，作恶了那就成了罪了。（肖红：明知故犯。）明知故犯，成了罪人了，用行政要处理了。从这儿来看，咱就是说在神给你摆设的这个环境中，神要看你的态度，你能够意识到神是让你站一个见证的时候，这个人就走上了一个敬畏神远离恶的路，一个起步。如果你意识不到，你仅仅是守个规条，我得尽本分呢，我得尽心、尽意、尽力呢，你没有这个意识神在检验，那你就是效了个力，与真理无关，与生命无关，你仅仅是个效力，这就是本分看着你是合格了，你是效了个力，级别不一样了。如果尽本分的时候，应付糊弄、欺骗、明知故犯，这就不叫效力了，效力也不合格，不合格那就是作恶的，那就成

了恶人了，恶人是要受惩罚的，这是不是就和归宿挂起钩来了，所以说你在尽本分的时候，你一看他尽本分就看见他的归宿了。一个人是心里有神的，看见神鉴察，一看见神鉴察，是不是就根据神话办事了？人家这个人就走上了一个追求真理的道路。马大哈，“我只是做事的，我只知道做事，像做自己家的事一样，我得求真求细”，这个求真求细，他不是在神话里求真求细，他是在做事里边求真求细，咱把这个分清楚啊。做事里求真求细和你寻求神作工的求真求细是两码事，神说的求真求细是让你在灵里边求真求细，不放过每个细节，我给你现在说的这个是在做事的里边求真求细，求真求细也就是做事合格了，但神没有看见你的心，你和神没有发生任何关系，只是说你这个做事合格了，一件事不能说你默默无闻吧，首先说你勤勤恳恳，你走上了一个效力者的道路。如果你过来是应付糊弄，三心二意，想做不想做，不做又不行，无奈的，神不仅看不见你的心，而且你做事还不求真，到处出差错，那你就是来送礼品的，送礼品的那就是一个利用，效力，效完力连个恩典也没有，甚至就是连效力都不合格，是一个惩罚的，三个归宿。你把这个清晰了，让他们在尽本分的时候，他们有个清晰的路线，逐步的这就叫神话在人身上作王掌权的一个过程，那我这样要求你，你下去也这样要求他们，他能听明白的话，叫人做什么事都能心里有神，再做事就不一样了，逐步地走向正轨，这个好理解吧？我给你交通了这个以后啊，你不能把它放在笔记本上就完了，这是给你的一个什么呢？这是个路，这个路你走不走？这需要你去实行，不是说你知道了就行了，你下去得实行。怎么实行呀？这个事还没解决吧？（嗯。）这是不是需要去解决了？（嗯。）那你就按着这个路途去解决，把这个事情有头有尾。如果你不去解决，那你就成了明知故犯，你就成了包庇犯，你没有担当。找出来看这个肉是在哪个环节里边坏的，是谁的责任，谁的责任谁担当，看谁是包庇犯，谁是没有尽到责任的，把涉及到这一条线里边的人，只要参与的人或者看见的人，都给拖出来，看见就有份啊！看见没作工说话这叫不扶油瓶除狗屎，是吧？如果是他的本职工作那就更不用说了。（肖红：柯真真和静茹茹下去解决谁的问题呀，这个问题你们解决谁的问题呀？）（柯真真：总事务，所有看见的，参与的，都一块交通。）首先你得把这个事情的真相查出来，查出来，每一个人都得给人家一个结果。你不能说处理一个人就完了，这不是一个人的事。

485　信神之人的行事原则

1　跟神的关系正常就是对神的一切作工能不疑惑、不否认，而且能够顺服，在神的面前存心对，不为个人打算，不管做什么事都以神家利益为重，接受神鉴察，顺服神的安排。做每件事都能把心安静在神面前，即使不明白神心意，但也要尽其所能地尽到自己的本分、尽到自己的责任。

2　跟神的关系正常了，跟人的关系也就正常了，一切都建立在神话的基础上，借着吃喝神的话，按神的要求去实行，摆对观点，不干那些搅扰教会、抵挡神的事，对弟兄姊妹生命没益处的事不做，对别人没造就的话不说，见不得人的事见不得人的事不干，做每件事都光明正大，能拿到神面前。

3　虽然有时肉体软弱，但能以神家利益为重，不贪图个人利益，能行出公义。做每件事的时候都得检查个人存心对不对，如果能按神的要求做，跟神的关系就正常了。借着你察看自己的存心，若有不对的存心你能背叛它而且能按神的话去行，这样你在神面前就成为一个对的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神。做事、说话心能摆对，行事公正，不随从情感、个人意思行事，这是信神之人的行事原则行事原则。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与神的关系如何》

15.对福音工作的误解（1-2）

对福音工作的误解（一）

（温婷婷：我们作过来一个有过底案的人，然后让教会接呢，教会带领说这不行，那不行，哎呀，我看见那些做带领的一天起来就是各种刁难，就想呢，应该让这些带领都去一线体验一下，不用多长时间，他们一个人体验上一个月的一线生活就行，他们回来肯定就不再说这个话了。我觉得他们做带领的太舒服了，晚上9点、10点就睡觉了。）（肖红：这是你想的，你想着他们晚上9点、10点就睡觉了。）（温婷婷：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姊妹和她老公视频呢，人家在床上坐着，我说："天哪！这才几点呀？我们还在半路上没地方住呢，人家就上床睡觉了？"那时候心里就感觉可不平衡呢！有个姊妹原来做过小区带领，后来调到一线了，肖红说，"这个人做过带领怎么能在一线呢？做过带领的不能在一线，还是培养做带领"，我每次听见这个声音都受刺激，有时候还会有误解、猜测，"哦，人家做过带领不能在一线，那我之前就是做带领的，按照这个原则我该去做带领，可现在为啥让我去一线呢？是我不符合做带领的原则吗？"就又开始误解了，又开始瞎猜测了。）（肖红：其实还是要地位呢，咱不就是要个地位啊！）（温婷婷：我觉得那个工作好作。）（肖红：真好作？）做假带领好做！（温婷婷：做带领最起码一个月能回一次家，我觉得二十天回不去一次，一个月总能回一次吧！然后一线呢？一来了一线那就成了真枪实弹了，让回自己能回去吗？倒是没有人辖制，你和弟兄倒是谁也不说"你别回家"，就是让我回我也回不去啊！但是当带领就不一样了，他总有时间回家嘛。）你当了带领你也回不去呀。（温婷婷：我想的嘛，我想着能回去。）你想着你当了教会带领就能回去了？（温婷婷：我一个月回一次总行吧。）你老公一个月扣你一回总行吧！（温婷婷：在一线长期就是这儿住一下，那儿住一下。）哪都是你的家还要咋呢？他们都眼红你呢。

其他人有没有问题？（肖红：你们心里有没有温婷婷刚才谈的这个观点，好像在一线有点委屈、有点难受，没有在教会好，你们有没

有这个观点？）（……）（温婷婷：余伊忠难受呢，他和我那个观点一样。居无定所，一天天飘荡在外面，什么时候是个头。）（余伊忠：我在一线总感觉特别地吃力。）怎么吃力呢？（余伊忠：就是整天飘飘荡荡，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不是那种固定的生活，再一个就是压力也大。)（肖红：伊扬雪呢？）（伊扬雪：我之前是牧养新人，后来是在教会里边，从来没有作过一线工作，现在就是一涉及这个领域就感觉生疏，然后又吃力。就像现在配合做指挥，就觉得压力山大，从我心里边就想着我干个单项工作，专业牧养新人也好，或者打仗也好，想搞这个单项的工作。还有就是，从我心里边来说我一直没有准备要在一线安家落户，我没有死心塌地要在一线尽本分。再加上我有时候也想孩子，我从今年出来还没有回去过，知道这个工作不能回去，也回不去，也忙得没有时间回，但是一提起他们，我心里边就想："算了，明年和温婷婷商量商量，我不用出去了，我就在本地吧！"反正心里边就有这种想法，其实从那个时候心里边就已经定了，明年不准备出来了。我心里就想着再等等，看一线什么时候再打回两个合适的人，然后我就准备退休呀，一直就是那种"等两天，等两天，等两天"，就一直等到去年过年。自己不准备出来了，还又不知道怎么说，自己在心里盘算半天，要是无缘无故的就不出去了，这也不得劲吧！正好我平时腰有点问题，自己里面就开始筹划了，心想："我要是生病了就不用出去了。"后来我阳了，在家清洗家里边的东西时就提了一小桶水，当时腰就疼得动都不能动，就真的不会动了，我睡在床上都翻不了身，吓得我！腊月里让出去聚会，我说我去不了了，现在还在床上躺着呢，身子也翻不了，动也不能动，温婷婷说："你还是来吧！我不想让你的腰更疼。"她这样一说，我心里就觉得，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那这也没法推脱了。去聚会虽然也疼，但不是那么严重，从那回去以后就能动了。那个时候弟兄正好交通《为什么追求真理（二）》，交通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看了当下可以解决我的一些情形，我自己也在扭转，但是那个作不了我的生命，一提起孩子心里就……）孩子多大了？（伊扬雪：大的今年八岁，小的今年五岁。）老公信不信？（伊扬雪：信。）老公上着班没有？（伊扬雪：上着呢。）那谁在家看孩子？（伊扬雪：我婆婆。）婆婆信不信？（伊扬雪：我们一家人都信。）一家人都信，呀，你这是掉到福窝里了，那你还有什么难受的呢？（伊扬雪：我走了以后他们也磕不了、

碰不了，我难受的是，我自身里边的东西，总想着他们还小呢……）你是总想往床上躺一躺吧？（伊扬雪：就想着他们的童年是短暂的，应该陪陪他们。）没有一个人想用一生来敬拜神！

余伊忠，你的名字是哪个yu,哪个zhong？（余伊忠：余，是余生的余，忠，是忠心的忠。)（肖红：意思是在余下的光阴里为神尽忠。）谁给你取的工作名？（余伊忠：温婷婷取的。)人家给你取了这个名了，你还能跑了？（余伊忠：不跑，就是我自己给自己的一个评价吧，我感觉我没有那个魄力，感觉一线需要有那种魄力，而我就好像缺少那种魄力，有很多事情拿不了主意，自己都觉得自己很婆婆妈妈的。）要什么魄力呢？（余伊忠：有很多事情，自己就拿不了主意，好像作不了什么决定。）你要拿什么主意？作什么决定呢？这话里有话呢！（温婷婷：他主要是不想担当，因为怕苦怕累，怕担责任。）怕苦怕累？（余伊忠：嗯，其实就是不想担，因着这个也解剖过我，就是自己实质里面自私卑鄙，不想受苦。再一个就是太爱自己，总为自己说话，不能体贴神的心意，所以就感觉苦、感觉难。）在工作上、生命进入上有什么难处？有什么想法呢？（余伊忠：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难处到底在什么地方。）（肖红：他的问题是思想上的问题，就跟温婷婷和伊扬雪一样，他感觉福音工作不好，一说福音工作他就感觉好像是后娘养的一样，有这个东西，是吧？）（余伊忠：嗯，对。）其实一线是最好的、最幸福的，我为什么说一线是最好的、最幸福的？知道吗？（……）刚才你们说的不想在一线，想去做教会带领或者作单项工作，自己有个选择，当你自己有选择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核算过成本？不可能没有吧？（余伊忠：是，有选择的。从我心里就不愿意在这个福音班上，就是除了在这个福音班上，去哪儿也行。我那个时候还想着去干活儿，或者开个车，当个司机也行。我之前报了好几次，但他们非要让我去一线。他们说“你不用报，你报了也不管用”。那个时候从我心里来说不想报这个福音班，但是在理智方面又觉得不能对神有要求，所以后来心里就有这些，觉得在一线、二线尽本分比较苦，也比较累，而且压力也比较大。虽然也知道在一线得的比较多，但是从我心里就是不愿意在一线待，就想干点别的单项活儿，干个其他的。我知道这事不能由我，不可以选择，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就会选择别的。）选择什么？（肖红：干活儿，当

司机都可以。）（余伊忠：对。）宁愿干活儿都不愿意在一线？（余伊忠：事务呀，干活呀，我都愿意。）做牛呀？做马呀？（余伊忠：不是，里面就有这些东西，做单项活儿不用费多大力，也没有太大的压力，让干活就干活呗。）

达翔，你对一线的这个职务有什么评价？对这个本分的评价是什么？也就是你的认识，你在一线尽本分的一个感悟。（达翔：感觉有时候有点累，疲惫的。）除了累还有什么？（达翔：有压力，就像这次失败了，自己也觉得做不了，做不了还不如回家呢，有这种想法。）正合你意，是不是？（达翔：嗯。）是不是你们有意作怪呢？（达翔：不是不是，不是有意的。）你们对一线没有一个正面的评价，没有一个客观的、准确的认知。温婷婷，你对一线什么评价？什么认知？谈谈你对一线的认知。（温婷婷：在我的印象里，在我对一线的概念当中，去一线的人和去二线的人都是教会里不要的人。在教会建造那个时候，各个带领贯穿下来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思想。假如这个带领一撤换，没地方处理，打发到哪儿？“到一线去，到二线去，狂得放不下的人都到那里去。”从那时候就给我心里造成了一种不可磨灭的阴影，就感觉去哪儿都不敢去一线和二线。还有那会儿听交通，“做带领走的就是子民的路”“传福音走的就是保罗的路”，反正这两种思想在我的心里、记忆里挺深刻，所以说我觉得怎么都不能到一线和二线去。）这就是你对一线的评价和认知。（温婷婷：在教会建造那个时候就是这种想法。）现在呢？（温婷婷：现在还有那种思想，那种余毒还未清。）还是那个思想，就没有变，是吧？（温婷婷：嗯，还有这种思想，但是我觉得在我这里好像嫌苦怕累这方面也占很大一部分。很多时候就是一种无奈，“但我得有理智”，所以我不敢说什么，我也不能说什么，我就是再怎么样也不能说什么。）你说这是不是你瞎眼无珠呢？（温婷婷：瞎眼无珠？）你在神家比一下，哪一个职务最好？想过没有？（温婷婷：想过。见证神的人最好。）那你每天为什么还叫苦连天呢？（温婷婷：受苦呢嘛！）你知道，是吧？你们都知道，是吧？（温婷婷：凭心而论的话是知道的。一线现在还达不到见证神，但最终的果效是见证神。）你刚才说见证神的人最好，那个见证神是指什么呢？你说见证神是说的一个理论，而不是说一线，是吧？（温婷婷：嗯。）那你说一线不去见证神，让谁去见证神？你说

一线最后要成为见证神的人，这是肯定的。也就是说，这个成为见证神的人肯定是出现在一线，他能出现在教会？为什么这么说呢？教会和一线有什么区别？教会是后勤，一线是前线，后勤是为前线服务的。（温婷婷：嗯。）原来教会建造的时候，那是传福音，那是把福音告别人说了，那叫传福音，不称为见证人。神交通过，什么叫见证人？能把神见证出去，这才叫见证人。今天让你干啥呢？今天神告咱说了，什么是真理？神说："**真理是做人、做事、敬拜神的准则。**"（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十）》）做人做事、看人看事。你每天在外边打仗的时候，该干啥呢？每天临到的人都不一样，要传进来一个人你首先得干啥呢？你得看人呢，你得看他、分辨他，根据神话和这个人的表现对了号以后，你就得立马想到"我该怎么做事呢？我该说什么话呢？"你每天起来干的就是这个事，这不是福分？（温婷婷：可是做不了带领的那些人，被撤换下来又打发到一线了。）（肖红：温婷婷里边就是"你把不好的给我了。他们做不了带领了，你咋给我了呢？"是这个。）（温婷婷：嗯，有这个。）那是神的一个作工，摩西好不好？（温婷婷：摩西好啊。）摩西好，是吧？（温婷婷：嗯。）但摩西去旷野里边放了四十年的羊，其他人没有去旷野里边放羊，你得明白神的心意呀！首先，你得知道神把你放到了一个什么地方，神把你放在了流奶流蜜的地方。你给我说说教会里的哪一个职务比你的这个职务优越？你信神是为了得啥呢？是为了得生命。信神为了见证神，因为只有见证神是最有意义的事。那你说，教会里哪一个职务是能第一个见证神的？你选出一个职务来了吗？当带领？带领好？（温婷婷：嗯。）带领好在哪儿，你说说？（温婷婷：舒服。）舒服？当猪最舒服！你为什么要当带领？你要想舒服，你不用当带领，你当猪就行，你咋不说一句你要当猪呢？带领能有猪舒服？上边每天还要抠他的工作呢，当带领就简单了？就凭你那个"当带领舒服"的观点来看，那你不是敌基督就是假带领！当带领舒服？就不要说敌基督了，你要想不成为假带领，你说你得付出多少呢？下边人，他们是什么情形你得掌握；他们之间发生的一切打打闹闹，你得处理；下边的工作，你得跟进；上边下发的工作安排，你得贯穿；真理，你得给他们通行下去；福音线索还得给你抠出来……哪一项工作不作能行？你少作一样就是你站在国度门口不进去，也不让别人进去，你少作一样，你就是假带领！这样实际地一

对比，你说一线和教会带领哪一个容易？他的工作并不比你的工作容易，但是带领得着的是什么？有你多吗？教会里边的人大多数都是些什么人？教会里边的人大多数都是些似信非信的人，是吧？（嗯。）似信非信的人，他们每天是不是就是在鸡毛蒜皮的事上打打闹闹？（嗯。）当带领的每天给他们解决的是些啥事情？还得“哄孩子”呢，对吧！当带领的是冒着当敌基督、假带领的风险，还得当着驴、马一样，还得给你们一线当后勤，为你们一线服务，给你们把人才拣选出来输送上去。（温婷婷：多会的事！说是这么说的，又不是这么做的。）不是这么回事，那这个带领就是假带领、敌基督！你说是不是？（是！）做带领的，要么做一个真正的带领，要么肯定就是假带领、敌基督！你计划咋呢？你计划做个假带领、敌基督？你要做假带领、敌基督，你不如回家去喂猪。温婷婷，你要做带领，你计划怎么做呀？你就计划做一个假带领呀？躺平下去呀！是，今天的带领没有做到这一步，那今天的带领有几个真带领？你给我说说有真带领吗？

所以说，你看着他做带领，你似乎是眼红他呢。（温婷婷：嗯。）那是你没有去作他那个工作，今天他做带领也不好做，上边是要抠他工作呢，他所带领的下边人是检举他“假带领”“敌基督”呢，张三说他偏李四了，李四说他偏张三了，谁谁又说他不解决问题了。神家要求写文章，教会里写出来的有些是谬论文章，假如写出二十篇文章，带领还得在这二十篇文章里边再选出十篇文章，你说他选不选？不看吧，是犯罪；看吧，是一肚子火。孩子的作业还顾不上看呢，还得看文章呢，要是你，你看还是不看？你要是随便选上十篇文章交上去，那是应付糊弄、欺骗神，比犹大还可悲，你能行？你要想做真正的带领，他们写的好赖你得看，你看了以后，你得给人家把批语批下去，对吧？你说当带领舒服？你计划咋呀？你当带领计划欺骗神呀？你刚刚说当带领的能回家，是，能回家，你回了家了给孩子、给老公洗洗涮涮，做做饭，你把这些都弄完以后还有多少时间干活儿？你在一线呢？你在一线给孩子、给老公洗涮、做饭呢？你去了接待家，接待家是做好饭你直接端上吃了、喝了，这些琐碎的家务事用你干呢？你说你是不是天上人间？有福不知福！他们涉及的是什么？他们做的是什么？你做的是什么？人家把线索给你安排上，你只管出去打仗，你只管出去作见证神的工作。而且你打仗的文稿有了，该怎么做人做

事、看人看事，神话告你说了，什么东西是该放下的，什么是该投入的，路途有了，然后你去打仗的时候需要你操练什么呢？需要操练你的分辨能力、智慧，你怎么能掌握住他的心思，你根据他流露的态度、观点，去观察他的心思，他的心理动态你都能看见，这就是把智慧加给你了，你得着的是什么？你不懂的时候，这是一个大的操练场所，在这里边操练了你。如果你掌握了一些真理以后，你能直接见证神，你就成了见证神的人。现在要的不是传福音人员，现在要的是见证神的人，你是直接见证神的人，你是直接操练得着真理的。教会里边的带领工人呢？每天起来还得做报表，抠工作，各种事务性工作都得作，“张三家要这个东西呢，李四家要那个东西呢，王五家分上烂肉了”，你管这些事吗？（温婷婷：吃喝拉撒我不用管。）肉坏了没管，罚款，追究责任，带领工人是包庇？还是担当？而你在一线你是只管吃呢，你吃着肉不好了，你和接待家说一声，“这肉有点味道了”，你倒不管了。

再说说文字组，文字组本分好吧？文字组是直接涉及真理的。她是直接涉及真理的，你是直接引用真理的。（肖红：是呀！）你每天面对的是活人，他每天面对的是“死”文章、“死”字句，每天盯着电脑看，看得眼睛都瞎了，门都出不去，你体尝过她们的难吗？任真真为什么烦？任真真羡慕你呢！羡慕得都想替代你呢！下边交上来的那些文章好也罢，坏也罢，就即便是谬论文章，她也得过眼吧？只过了眼就完了吗？还得给人家批了吧？还有咱聚会的这个音频得整理成文稿，咱在这儿对话了，我的话听得时间长了也就听懂了，但咱聚会不只是有我的声音，各个地方的声音都有，听也听不懂，她们还得使劲听。咱今天聚了一天的会，你说该不该处理这些音频？要是处理音频的话，咱坐在这儿聚了十个小时，这十个小时的音频她都得听完。不听吧，她不知道中间说了什么，你说咱交通的中间有个精彩片段，她要是不听，把个精彩片段给错过去了，你说她要等待听这个精彩片段，那就得竖起耳朵听，多长时间不能动。你去听听！你听听祭司弟兄的讲道交通，听听神的交通，你一天能听几个小时？你听的时候能不能聚精会神地听？她呢？她得竖起耳朵听，去了趟厕所十分钟，精彩片段错过了，完了，整理出来文稿了，没能找出来精彩片段，肖红问她呢，“那个里边有个什么什么精彩片段，哪儿去了？怎么没有了？

应付糊弄，欺骗！”这个本分好尽呢？音频整理文稿了，咱在这儿说话呢，咱说的口语、方言，她还得给转换成书面语言，转换之后的书面语和咱说的口语、方言配套不配套？转换成书面语言，这个字，那个词，标点符号都得准确，当时咱说话的时候是句号，还是问号，还是感叹号？有的时候没有听出来还得重听，重新听听是什么意思，还得结合上下文才能知道说的是什么意思，刚解剖了你怎么怎么了，解剖的内涵是什么，还得把你当时怎么表演的听出来，还得把不用的内容给删了，好不好删？咱就不要说让你去听音频了，就说咱今天交通的这些，让你把今天交通的精彩片段拿出来，把解剖的内容，解剖的针对的东西留下来，和解剖无关的删掉，你能理清吗？你当场听了都不一定能理清，上午交通了你知道，下午你就忘了，等到明天，什么都不知道了。她呢？你交通五个小时，她得听五个小时，哪个舒服？都觉得自己最苦。

你去外边是风光的，今天坐车了，明天划船了，是吧？走南了，闯北了，她们羡慕死你了呀！你在张家吃了个桔子，在李家吃了个香蕉，进了这家，“打”了他两下；进了那家，“侮辱”了他一下。你“打”了他，“侮辱”了他，你是见证神，你把神的性情、神的怒气见证出来，你光明正大地“欺负”了他，不“欺负”他还不行。你说，教会的带领工人他能行？这个人是他表大爷，那个人是他叔叔，另一个人是他邻居，他说哪个能行？不仅不能，还得面带笑容，时间长了有了情感了，情感是神的仇敌，他该怎么做？他说话要是再严厉一点，人家说他是人家的仇人。你出来打仗，你认识谁？你和福音对象有什么关系？中间人负责和他的关系，你负责拼命打，你有情感也流露不出来，还操练你脱离了情感。你去打仗，福音对象来了，你得把神的喜怒哀乐见证出来，刚开始你就是不会作见证，你可以在他身上表演、练习，当演员，对吧？（是。）你练习练习，打了五年以后，最终成为你的生命了，咋了？是不是成全了？（对。）你还在这儿哭啼呢，你说该谁哭啼呢？你再看看我打仗写的文稿，就是交通的这些真理，是不是都是在打仗的过程中得来的？（是。）打败撒但，打败撒但，你怎么打败撒但？你们一线还受委屈呢，还觉得苦呢！你们要是觉得苦的话，那下边的人该说什么呢？你看看那些干活儿的人受的是啥苦，你去试试。你们每天拿着真理给人交通，吃喝，装备，干活儿的

人整天拿着个干活儿的工具，早上6、7点起来赶紧去干活儿，咱也去参加过，是吧？（嗯。）晚上有时候干完活儿回去就12点了，第二天6点又得起，忙起来是就忙那两天吗？天天都忙！也就过年那两天没啥活儿，过了年以后，你看其他时间什么时候不忙，什么时候停过？没有停过。聚会，一个礼拜能聚两个下午都是高待，都是抽时间聚呢。一般情况连聚会的时间都没有，就没时间聚会，就只能抽个晚上聚，晚上还没聚几分钟，又瞌睡了，哪有个正常聚会时间？咱这里每天起来翻的看的就是真理，手里是捧着神的话，嘴里是说着神的话，活出来的是神话，“表演”出来的还是神的话，你是让神话浸泡透，他们是被什么浸泡透？就这你还要在这儿叫苦连天呢，这要是让他们听着，你说他们会说啥？神是公义的，赐给你多少，神就要跟你索取多少，你在一线也是你能担得起才让你在一线，你担不了你能在一线？神给了你一定的素质，那就要和你索取，所以你在一线那是高抬、是高待！但你看不见，因为你只是站在你的肉体上边看，考虑你的肉体，为你的肉体说话，“呀，我不能回家，我不能陪孩子，我的情感不能释放”。这是你从你的肉体上看，那你从灵里看、从生命上看呢？从你得的福上看呢？此地甚好！瘟疫来了、饥荒来了，你孩子、你老公、你妈都是信神的人？都是忠于神的？你全家都能进国度？能不能？（不能。）那你说他们进不了国度，你该怎么对待他们呢？以后灾难来了，他们有啥事你也不知道，眼不见心不烦，这不是给你减轻了一半痛苦？（是。）你要是当了教会带领呢？白天在教会里，晚上回了家了，一个灾难过来了，孩子哇哇地哭呢，当爹的在那边喊呢，你管谁呀？你说什么呢？只要你来句“天呀！妈呀！”抵挡神了，你说哪个本分好？咱今天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还能说出这些话，这就是没良心，没理智。咱看看前边的光景，现在全国有多少人还在黑暗之中？现在咱连一个地区都还没打出去呢！就一个地区跑了那么远，都还跑不出去，那还有多大的面积等着你去作呢？有多少人还在黑暗之中哀号呢？当神的名扩展出去的时候，人人都见证神的时候，那是什么景象。今天咱们看了一段神话是说什么呢？当号声全部响起的时候……你想一下，那是什么场面。你羡慕他们当教会带领呢，教会是你的一个后勤部队，是为你服务的。这就和宾馆、酒店一样，你是前线，你是大堂经理，你是门面人物，那后台的那些人是什么？是后勤。后边的厨师、跑腿的、打扫卫生的人干的是什么？温婷婷，你想怎么呢？

你想回去打扫卫生呢？（肖红：这就是愚昧。）咱看问题只是站在自己的肉体利益上边看问题。你说咱信神只是站在自己的肉体利益上看问题，能看出真实问题来吗？你要是站在自己的肉体利益上看问题的话，那你何苦信神呢？你就不要信神。你信神是为了什么？你信神就是为了得生命、为了剩存下来，那你就得站在神一边看事，根据神话看事，你不根据神话看事，你看出来的都是假象。你不站在神一边看事，你不是为了自己的生命进入，不是为了认识神、认识自己、变化自己的性情，那你图啥呢？所以说你要是站在神一边看事的话，你的观点就完全变了。

对福音工作的误解（二）

咱为什么要信神呢？（为了剩存下来。）为了剩存下来，为了混个不死的结局，为了逃避大灾难，是吧？（嗯。）是为了这个来信神呢，那信神又是在干什么呢？（温婷婷：性情变化。）性情变化是为了什么？（……）你信神是在干什么？给你举个例子，你念书为了什么？（温婷婷：有个铁饭碗。）为了有个好的饭碗，为了有个好的工作，为了以后有个好的命运，是吧？（嗯。）你念书是为了有这样的结果而念的书，是吧？（嗯。）你念书是为了有好的命运，那你念书是在干什么呢？这话题一样不一样？（温婷婷：不一样。）你念书是在干什么？（学知识、学文化。）学习文化、学习知识。也就是说，你学习上文化知识你才会有好的命运，是吧？（嗯。）就是说你念书是为了学习文化知识，你学习上文化知识你就有好的归宿、有好的命运，但你念书不等于就能够学习上文化知识，你念书就都学习上文化知识了吗？（没有。）所以说，学不上文化知识的毕业出来肯定没有好的命运。因为你没有学上文化知识，你只是拿上一个假的毕业证，你还是什么也做不了，所以你也没有好的命运。借着这个咱知道了，念书是在学习文化知识，念书是为了好的命运。那信神呢？信神是为了有一个好的归宿，信神是为了存活下来。（嗯。）那信神是在干什么呢？（……）这就不知道了，信神是在干什么？（做人。）（了解神的性情，不抵挡神。）这就答什么的都有了，是吧？（嗯。）这问题难不难？我看是不是把所有人都难住了。信神是在干什么？（寻求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这是在书面上找原始答案去了，是吧？说说，信神是在干什么？（温婷婷：信神就是为了得着生存法则。）你为什么得生存法则呀？得生存法则和剩存下来有什么关系呀？（温婷婷：只有有了生存法则才能剩存下来。）（不信神就不能活。）（温婷婷：你信了神得不着也不能活。）所以说咱一天起来是浑浑噩噩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光想着信神是想剩存下来，但你不知道信神是在干什么。揣摩揣摩，真想不出来？（温婷婷：认识神。）你没有那么伟大吧！你说大灾难临到，你存活下来了，存活下来意味着什么？代表着什么？活下来！活下来跟死去有什么区别？（有命了。）有命了，是吧？也就是说，你活下来就是有命了，你死

了就没命了。那你每天是在干什么呢？（每天追求真理、生命。）你每天起来追求得命呢，是不是追求得命呢？你得着命了才能剩存下来，你得不着命能剩存下来？（对。）你每天起来嘴上说“生命经历、生命经历”，你每天起来经历是让你的生命长大了。生命长大了、生命长大了，每天起来就是得命呢，追求得命呢。你一生中追求得着命了，你就可以怎么呢？（剩存下来。）这就剩存下来了。咱每天起来信神却不知道怎么得命，那命是什么呢？怎么就得着命了？（命是活着，活着就是命。）命就是活着，活着就是命，是吧？（嗯。）那怎么就活着了？（不抵挡神就能活着。）怎么就不抵挡神了？不抵挡神的表现是什么？不抵挡神用一个词该怎么来形容？（顺服。）顺服，是吧？不抵挡神不就是顺服吗？信神就是学着顺服神，你只要能学着顺服神，你就能得着命，简单吧？（简单。）

那怎么就顺服神了？（温婷婷：神让你往东你就不要往西，不要有自己的选择。）那就得与神相合，你与神相合了，你就顺服神了。那怎么就与神相合了？你得认识神，你不认识神你怎么与神相合呢？你得认识神、认识自己，这才能与神相合。认识神什么呢？（温婷婷：认识神的喜、怒、哀、乐。）你得认识神的性情，认识神的喜、怒、哀、乐。神喜的，你做，神怒的，你能不能做？（不能。）你做了神怒的事就意味着你得死。（嗯。）所以说你得认识神的喜、怒、哀、乐，神喜欢什么，怒什么。好比说你养了一只狗，那这只狗能不能剩存下来取决于什么？取决于这狗它是不是顺服你，是吧？（嗯。）假如你买这只狗是让它看门呢，它只要能看了门，它就能剩存下来，你就能让它留下来。假如说你买这只狗本来是让它做导盲犬，他买那只狗是让它做牧羊犬呢，可是你们买的狗作不了导盲犬或者牧羊犬这个工作，还能要吗？（不能要。）所以说不相合，是吧？（嗯。）或者你买一只狗准备把它驯化成警犬呢，你得把它驯化得能听懂你的话，你说东它就能往东，你说西它就能往西，让它成为一只警犬，能帮你去破案。如果它能帮你破案，能听从你的话了，能顺服你了，那这只狗就肯定能怎么呢？这只狗能顺服你了它就剩存下来了。如果这只狗听不懂你的话，它是只肉狗，或者它就是只看门狗，那就意味着这只狗不是被卖掉就是被宰杀。你养只狗还这样呢，那你说神呢？神从来不作无意义的事，神是造物的主，你是受造之物，神

造了你以后是让你彰显他、荣耀他，神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的人，是让你活出他、荣耀他呢。也就是说，你必须得是与神相合的，你不能去荣耀撒但，你荣耀撒但就意味着你得死、你得灭，神不要你。所以说，咱就得顺服神。你每天信神就是学习顺服神的功课，你对神能顺服了，与神能相合了，那你就有生命了，所以说你每天学着顺服神就是在得生命，这生命好得吧？（嗯。）咱每天信神不知道自己是在干什么，所以说咱信神二、三十年了什么也没得着，因为你从来就不知道每天得得生命，你就不知道该顺服神。你嘴上说“信神就是顺服神”，但这话只是挂在你的嘴上，你学过一天顺服吗？你没有学过、没有操练过一天得顺服神。顺服神就得与神相合，就得了解神的性情，就得站在神一边看事。那怎么就站在神一边看事了呢？你原来是站在哪一边看事呢？（肉体。）你原来是站在肉体利益上看事的，那你现在就不能站在肉体的利益上看事，得站在哪一边？得站在神一边看事。原来站在肉体的利益上看事，现在站在神一边看事，这是不是一个变化？这个变化叫什么变化？这个变化就叫性情变化。原来你是自私、自利、自是，是吧？（嗯。）最后你能够站在神一边看事，成为一个真正的受造之物，一个堂堂正正的受造之物，你就与神相合了，这就是你的性情变化了。性情变化也就是能站在神一边看事了，与神的性情相吻合了，神喜你喜，神怒你怒，神哀你哀，那你就不与神发生冲突了。也就是说，当你与神的性情不发生冲突了，你也就不触犯神的行政了。你不触犯神的行政了，你是不是就存活下来了？（嗯。）所以每天问你“生命长大了没有？”那就是看你顺服了多少了。咱这样交通了以后，你信神就充实了，你就知道你每天该干什么了，不然你不知道你每天该干什么，你的生命究竟有多大你不知道，你的生命究竟长大了没有你也不知道。

一个人是有生命还是没有生命怎么看？就看他是不是顺服神的人，所以说，今天看着你的言行举止，就知道你能不能躲过大灾难。如果你的言行举止是与神相合的，不用说，那就再有什么病你也死不了，神就不会让你死。如果你今天处处与神敌对，那神会怎么对待你？今天看着你健壮着呢，去医院检查，你这个人没有任何问题，五脏六腑没有一样有问题，很健壮，那就不用说了，那是活死人，哪一天肯定死，就即使说你这个岁数没到，你命中注定该有的生命没到，

但神作工结束你就该死了。这个结束就好像刚才给你比喻的那个警犬一样，是吧？（嗯。）你刚买回来这只狗，它不是一开始就能听懂你的话，它得经过人的驯化，这驯化的过程就像神给人的一个悔改机会一样，这个能做警犬的狗也不是都能被驯化成警犬的，在被驯化的这些狗里边也有愚昧的狗，也有驯化不过来的狗。假如说驯化警犬的时间是三个月，在这三个月的时间里这只狗被驯化成警犬了，那它就存活下来了，驯化不成警犬，那就宰杀。咱人也是一样的，这六千年是神拯救人的时间，在神拯救人的这六千年期间，如果你追求生命，得着生命了，好了，剩存下来了。在这六千年期间驯化你，到最后如果你还是不能顺服下来，你还是要抵挡神，“不行，顺服不下来，拉倒吧”，到神作工结束的那一天，你就该灭了。在这六千年期间你之所以能存活着，这完全是神的一种恩待、恩典。因神要拯救这一班败坏至深的人，而污鬼邪灵并不是神拯救的对象，但因着神的作工不也在这六千年里，生死轮回投胎转世周替地活到了今天。所以说你能活着是神的恩典，你沾光了，这就是借着神拯救人你白白地活了这六千年。就好像驯化警犬一样，虽然没有把你驯化出来，但是在驯化的这三个月里，你是白活了，你和人家那些驯化好的警犬是同吃同喝，是一个待遇，但最后驯化结束了以后的归宿就是两码事了。所以说咱今天看见世界上的恶人，和你一样都在活着，甚至他的生活过得还比你好，人家逍遥自在，还可以在家团聚，你连个家也回不去，你感觉受了痛苦了。那你说人在训练狗的时候，你看见狗舒服不舒服？让那个狗站在单线上，“站着、起来、卧下。”狗在完成这些指令以后，人才给吃一点点肉，可怜不可怜？在驯化的时候你看着它是可怜的，在它面前放下肉不让它吃，它就不敢吃，让它吃它才能吃，要的是个顺服。当驯化成了警犬以后呢？那是什么待遇？而那些不听话的狗，在驯化它的过程中，不让它吃的时候它吃了，你看着它吃了当下是舒服了，但最终结果呢？被宰杀了。咱今天也是，今天神要驯化你呢，你眼里边含着泪，告我说：“我孩子在家呢，我想当教会带领呢，在一线不舒服……”你的顺服在哪儿？你的见证在哪儿？也可以说，你的命在哪儿？咱每天追求得命呢！在神拯救人时期，这个人将是剩存下来的，还是被毁灭的？他是众子、是子民，还是忠心的效力者？就是在神还没有宣布人结局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他的结局了，是吧？（对。）在神还没灭他呢，你已经看见“张三肯定是被灭的，现在没死，迟早有

一天，肯定死亡；李四肯定受神咒诅了，受神咒诅没有什么好结果，虽然说死不了，但也不是好活的；人家那个人在一线是见证神的人，为神花费，受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泪，那就不用说，他再有什么病，就是有癌症也死不了，放心吧。”因为神说：“**爱神的人走遍天下，见证神的人横贯全宇，这样的人都是神所爱的人，都是神所祝福的人，这样的人永远活在神的光中。**”（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爱神的人永活在神的光中》）基督都说了，你还担心什么？如果你能够站在神一边看事的话，那你看的是什么？你就看得是你生命是否长大了，是否得着命了。经过你这十年、二十年或者是经过五十年地尽本分，结果你得着生命了，得着真正的命了。你这个命不是以前那个败坏人类的命了，你的这个命是永远存活下去的。败坏人类的那个命就算上八十年，让你敬拜神八十年，你仅仅用了八十年的时间去敬拜神，最后你得了多少命？得了多大的命了？谁能用八十年的时间来敬拜神？就算你总共的寿命有八十年，你从几岁开始敬拜神？（十七岁。）就算你从二十岁开始，那也就是六十年，就说你是为神受苦，那也仅仅是六十年，可你存活下来以后是什么？是万物的主人，永远地活下去，是让你去管理万物！管理万物，不要说物了，还有人呢，下边多少人还得你去带领，还得你去管理，因为下边有众子、子民，还有效力者，神说：“**到有一天，全宇都归向神的时候，全宇的工作中心就随着神的发声，其他地方有的人打电话，有的人坐飞机，有的人乘海上航船，有的人用激光来接受从神来的发声，人人都仰慕，人人都渴望，都向神靠拢，都向神聚集，都向神敬拜，这都是神的作为。**”（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千年国度已来到》）各行各业、各宗各派还要不同程度地回归，还有外邦的，都得向神靠拢。你就是忠心的效力者，还能活一千年呢！你算算，你这辈子的六十年换回了多少个六十年！你说说，你现在的六十年换回了多少？那是“黄金万两”！当你这样看事的话，你还有忧伤？还有眼泪？你不该感谢神、赞美神、荣耀神？所以说咱是不是愚昧啊？咱瞎眼无珠，不看以后只看眼前。咱信神多少年了不知道每天是在追求得命呢，以后就得扭转这个观点。每天干啥呢？（得命。）得命呢，追求得命呢。得命就是在干什么呢？得命就是在顺服神呢！哪天悖逆起来不愿意顺服了，“呀，不行，得得命呢！”活得实在了。这个听懂了吧？（听懂了。）信神就要扭转自己的看事观点

呢，你原来的那个看事观点就是歪脖子看表，我这会儿给你交通这些就是要把你的脖子给扭正，扭正了，也就是把你的观点摆正。

（肖红：还有就是咱为啥能有这个观点呢？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咱自己的思想活在地位、名誉这些里边了，所以才有了这个观点，虽然你们嘴上说的是“呀，我得着了，我觉得在一线得的不少”，其实你还没有真正看见。你真正看见的时候，你的这个思想、观点就扭转了。我为什么这么说呀？因为我做指挥的那个时候也是有这种思想，刚开始也是听别人说，“呀，这个人不行，做不了带领，去一线吧……”）（温婷婷：嗯，对，就是这个。）（肖红：当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你意识里就会想：“呀，怎么这些做不了带领的人就到一线了？好像一线是收破烂的。”是不是就有这种思想啊？）（是。）（肖红：你里边有这种思想，那就是一个错谬的观点，你一听了这个话以后，你就有这个观点了。后来再一想，“他是做不了带领，才到这里来的，还有教会里的狂徒，一般教会里的狂徒，教会里是不是解决不了呀？这种情况下让一线处理一下，你说这是高抬呀还是轻看呀？”是不是高抬呀？当你的这个观点转了以后，别人再说，“谁谁撤换了去一线吧”，你会说“我都要”，因为凡是给咱的这些都是他们教会管不了的狂徒。但今天你还能把他带到神面前，你还能把他调教得规规矩矩的，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好事。）对，这是又一方面了。（肖红：这是我那几年所得着的。到一线的如果都是些狂徒，他们都是别人管不了的，但到了一线以后，你把他调教成精兵强将，哪个都是精兵强将，你说你的素质是不是提高了？你的智慧是不是增长了？你跟什么样的人都能合得来，他就是再狂，他在一线都得老老实实的，这是不是成全你？）这就和神来中国作工是一样的，因为中国人要败坏有败坏，要邪恶有邪恶，神要把这些人作成，神要得着更大的荣耀。咱今天也一样，把这些要败坏有败坏，要邪恶有邪恶的人，交给了你，这不是就跟神来在地上作工，而且就来中国作工一样？（肖红：是。）神要得着最大的荣耀。（肖红：就像那些做不了带领的，到了一线，你培养了他一段时间，他就感觉到：“呀，确实，我在一线还能行。”他在教会的时候，带领就管不了他，他到了你这里，你照样能管了他，这是不是成全你？那天咱刚说让某某某去一线吧，你说“不行”，从你的心里就不想要。你的思想要是转了的话，你就会说“只要你们不要的都来

一线”，你为啥敢要呢？）“我这里就是专门训狮子、训老虎的，我不是训猫的!”（肖红：是呀！狮子、老虎你都能把它训练出来，你说是不是成全你呀？一般的人说：“某某某在咱教会里不行，咱给了人家一线吧！”他为什么给你一线呢？他管不了，他给你一线是不是高抬你呀？“到一线去，人家一线啥都能够训练得了”，在你来看，你是歪脖子看表，你是觉得不要了的人给你了。你说如果这些狂徒都在你一线，你都把他训练得哪方面都能做到，是不是你成了呢？对你生命是有益的，你还不要呢。后来我的思想就转了，“都要！啥人来了我都要！”，都能磨炼我一方面，这是不是我长了呢？你抓不了人家，是你不行，是你有问题，你说“我就不要”，你为什么不要？是你不行。如果你这么看，你还说人家不好吗？还说“他们不要了就给我呢！”如果以后你说“你们不要了的都来一线”，从你心里来说，他们都可以，这是不是你的观点转了？）（是。）（肖红：你现在是歪脖子看表，如果你观点正了的话，是不是都来了呢？是不是谁来都行呀？我给你谈的就是我的经历，我以前就是四面八方的狂徒都在我这儿，工作照样都能够作下来，那就是为了成全我。你看教会的那些带领就抓不了狂徒，他狂得在教会里就搅扰呢，他在教会里搅，但是他到了一线，还搅扰吗？凡是到了一线的，都规规矩矩的，他搅扰啥？一线都是精兵强将，他一到了一线啥也不会，他就是缩头乌龟，他还搅啥呀？本来在教会里狂得和啥一样，到了一线，他想狂都狂不起来。他一看这些人哪样都比他强，自己啥也不是，想狂都狂不起来。现在让咱传原教会里边的，越是有这些难处，你越得能把他拿下来，那你所明白得着的真理和智慧、素质是不是都提高了？这是不是成全你呀？）（对。）（肖红：思想问题，你思想转了，一切都不是你的难处了。为什么神让咱与神相合？神的心意是什么？神没有轻看福音工作，是你自己歪脖子看表，一切工作不都是为福音工作铺路吗？你现在打的是素质差的，咱为什么老要作那些破烂呢？老要收垃圾呢？你把原教会里边的那些素质好的拿下来，再有别的还能难住你吗？难不住了。这个难处一攻克，那个难处一攻克，再把更多的难处一攻克，这是不是成全你？就没有能把你难住的。什么工作到了你这儿都能拿下，是不是成全你？为啥说你的那个思想不对？因为你的观点是歪的。就说你那会儿的那个观点，不管你作了多少工作，你的观点是歪的，你的观点是为肉体，就这一下，神看的就是你的这个观点。如果你的观点

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他们说的不要的、不好的都来”，那你的思想是不是正的？你从心里就是“不管什么样的人摆在我面前，那是成全我呢！”你不抵触给你摆的这些环境，你看着都是好的，“我抓不了人家是我不行，我作不了是我素质差”，就不嫌弃这些人，再狂的人都可以，就练你呢！如果这些你都能做到，什么样的人在你这儿都是规规矩矩地去作了，这是不是成全了你了？这是不是神对咱的一个成全啊？说的是你的思想观点的问题。为啥说性情变化就是人的看事观点的转变？如果你的看事观点与神相合，神就称许你。你不是说“呀，他们把不好的给了我了”你的这个观点变了，“不是他们把不好的给我了，是他们抓不了”。比如有的狂徒在教会里做不了，那到战场上练练，一线是不是战场？）（嗯。）（肖红：他去了一线，让他把宗教拿下，当他感觉到难的时候，不是就狂不起来了吗？这是不是他的需要呀？他的性情是不是需要这个场合呀？就像咱这些人，如果你不在一线，你的性情能变化？）（变不了。）（肖红：这是咱的需要，在一线是咱性情变化的需要，如果你在教会呢？就咱这性情你还成敌基督呢！但你要在一线这个场合呢？对你性情变化，对你的各个方面都是好的。如果你这些都转了的话，你还有这观点？你的看事观点与神相合了。神说你得寻求与神相合之道，在一线是咱的需要，你的看事观点转了心里就没有误解了。要不咱里边，看着咱是作工了，你看咱这两年作的这些工作……，但你的这个观点呢？没变，你的看事观点是错的。神看的是人的看事观点，就看你怎么看呢。要是歪脖子看表的话会怎么看呢？就像你们刚才的那些观点，她那会儿是说想当教会带领，你是想孩子，他是想去干单项活儿，就你们三个人的这个观点，同样都作了一些工作吧，但你们的看事观点与神相合吗？神看的是这个。以后不管听别人说什么，你思想观点得正，你得知道神的心意，他说“这个不好的给你”，你说“可以，我都要，我什么都要”。）（嗯。）（肖红：就是刚才弟兄说的，“我是训老虎、训狮子的，老虎、狮子我都训得规规矩矩的”，你说是不是成全你啊？咱抓不了是咱不行，不能说人家不行，这就是对咱的一个提高。像咱们一线人员，一线人员你也是训练了吧，你也是训练。根据工作安排来看，你指挥的职责就是训练传福音人员的，让每一个人都能应对各种环境，这才是指挥，如果你作不了这工作，你行吗？）（不行。）（肖红：这是不是要成全咱？）（嗯。）

250 你知道你的使命吗

1　你肩负的重任、你的托付、你的责任，你都知道吗？你的历史使命感何在？你将怎样做好下一个时代的主人？你的主人翁的感觉是否强烈？万物的主人怎么解释？真是生物与世界的所有物质的主人吗？你对下步工作的进展怎么打算？等着你去牧养的人该有多少？你的任务是否很重？你的任务是否很重？

2　他们贫穷、可怜、瞎眼，不知所措，落在黑暗之中哀号，路在何方？多么渴慕光明犹如流星一样，突然降下来驱散这将人压抑了多少年的黑暗势力。苦苦巴望，日思夜想，有谁尽都知晓？有谁尽都知晓？这苦难深重的人竟然在光划过之日仍被囚禁在黑暗的监牢里不得释放，何时不再哀哭？这些从未有过安息的脆弱的灵竟这样惨遭不幸，无情的绳索、凝固了的历史早将其封锁在其中，哀哭之声谁曾耳闻？愁苦之态谁曾目睹呢？

3　你可曾想到神的心何等忧伤着急，怎忍看着亲手造的无辜的人类遭受这样的折磨呢？遭受这样的折磨呢？人类毕竟是经受过毒害的不幸者，虽然今天幸存下来，但谁知人类早已经历了恶者的毒害。难道你就忘了你是受害者中的一个吗？你不愿因爱神而努力地将这些幸存者都拯救回来吗？以自己所有的力量来还报那爱人如爱自己骨肉的神吗？你到底是怎么认识被神使用来度过自己不平凡的一生的？你真有心志、有信心活出一个有意义的“虔诚的、事奉神的人”的一生吗？**你真有心志、有信心活出一个有意义的“虔诚的、事奉神的人”的一生吗？**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论到以后的使命，你当怎么对待》

16.生命经历文章的标准

什么是生命经历？

回复：从为自己肉体活着，到为见证神活着的过程就是生命经历的过程，当人完全能为神的见证活着，能见证神、荣耀神的时候，人就是顺服神的人，也就是能永远存活下来得着生命的人。从抵挡神、羞辱神到顺服神、见证神的过程就是生命经历。从高举、炫耀自己，一厢情愿凭观念想象，任他自己摆布的并不存在的神到一切根据神话看事，实行真理进入实际成为真正跟随神、敬拜神的经历过程就是生命经历的过程。从站在神的位置一切为自己肉体利益说话到站在受造之物的位置又站在神一边为着神、想着神、念着神的过程就是生命经历的过程。

群里发了上面的这段话，什么是生命经历，也就是怎么写文章，是吧？从你原来的看事观点转变到什么呢？转变到站到神一边看事。（从为肉体转到为神。）这就是一个思路，从这个方向去写。原来你的看事观点是什么？在光照之下看到了自己不是人，在神话的揭示下立志要重新怎么做一个人。站在神一边看事，看见自己丑陋、邪恶，对自己是一种恨恶，必须看到对自己产生一种恨恶，然后背叛它，这才是一个真实的路途。为什么让你写文章呢？让你写文章是让你怎么呢？你既然要写文章，你心里就得揣摩，揣摩、寻求，在神话里找路。借着你寻求、揣摩的时候，圣灵就能带领你，神话在你里边就能穿针引线，你从神话里就能找见路途，在神话里看见你的邪恶以后，你就能产生敬畏神的心，你感到行政在管辖，看到自己触犯行政一条又一条，你感到害怕，由此产生对神的一种敬畏、产生一种认识，才能制止你作恶的脚步。所以说，让你写文章也是为了拯救你，是让你往上够呢。你把这个思路构思出来，你把这个文章写出来，这也就是你通往国度的路，你对这个路是清晰的，接下来就怎么呢？那就有了实行了，按着你的文章去实行。你写出文章不等于你就实行了，这只是说路线你清晰了、认识了，接下来就是你的实行。如果你都写不出文章，那你怎么实行呢？你说你不会表达，是吧？（嗯。）你说你不

会表达，那你怎么会有路呢？你不会表达，肯定没有路；你不会表达，你的心思就不清明，是浑浑噩噩的。如果你真是浑浑噩噩的话，这就不是说解剖了你，你认识不到了。路是很明显的，而且路在神的交通里、祭司弟兄的讲道里交通得也够多了，你自己在里边找一下，这个路线清晰了吧？（嗯。）

让你写文章，一开始的时候，你肯定是写你的观点、态度，是吧？写你的观点、态度的时候，你不能过多地去表白，不是让你过多地去表白。什么是表白呢？就是把你为什么这么做的背景、原因说出来，把你的背景、原因说出来那就是一种表白，你想用这种表白给人灌输一种思想，“我是在这种背景下才做出了这种事，这是不由自主的，是正常人性……”这就是表白。你写经历文章是写对你的认识，不说背景，只说自己干了什么事，给人带来了什么祸患，经过弟兄揭露了以后是什么，神话里又是怎么说的。一开始的陈述只是简单地说自己做了什么事，然后给人带来了什么后果，把这个陈述一下。而咱写文章经常把什么当成了重点？（写背景。）写背景，主要是在陈述自己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犯的罪，想让人去同情他、可怜他、饶恕他，那叫认识？那不叫认识！所以说，不写背景，就是说不写你身不由己，而只是写你做了这样的事给人带来了一种祸患，祸患必须得写。（就是得写带来的后果。）但咱往往在写的时候，都写的是什么？只是讲自己的理。就像沈蹦交通的时候或者写文章的时候，常说什么？把他在什么情况下，没办法了，才这么解决的说了出来，他给别人带来了一种伤害、带来了一种后果，他提不提？（不提。）所以说，那叫表白，甚至是什么呢？见证自己。那不属于认识，这个听懂了吧？（嗯。）

性情变化的重点在哪里呢？性情变化的重点就是说你看到给别人带来的后果以后，看到自己不是人，再根据神话对你的揭示，刺伤了你的心。你的良心发现、理智发现，看到自己做的不是人，自己不是个受造之物。就是神话说的，你得站在神一边看事，也就是神话对你的审判，你在神话里看到了自己，看到自己是什么东西。接下来要立志做人，该怎么做，得有实行的路，神话把你揭示出来了，最后你还得在神话里找到该实行的路，拿实行真理来代替你的过犯，这个写出

来就是整个一个生命历程就出来了。咱往往写文章的时候，只是把自己辩解、表白的话写一堆，审判刑罚的话只是提两下，不愿意多写，害怕什么呢？害怕露丑、害怕丢人。最后几句话完了，他要怎么做人、怎么悔改，简单化了，没有说具体的实行原则。所以说，那个文章就是假的。（就是没心志，最后没有具体怎么实行的路途。）他只是一句宏观的话而已，没有具体的实行内容、内涵，也就是没有方向、没有心志。如果真有心志，他就要给自己有个规划、有个计划，“我得怎么背叛自己，我该怎么实行真理。”这一套、一系列的就来了，就立下心志了，“我要怎么做、怎么做”，这就是一个生命经历。生命经历只是你刚开始的一个路，当你真正实行真理以后、当你得着真理以后再写就又和这个不一样了。同样一件事，再写就是你最后得着真理以后，你得着一种喜乐，得着真理，真正明白真理了，借着实行真理以后，得到一种好处，和弟兄姊妹怎么呢？和弟兄姊妹能和睦相处了，心情也痛快了，尽本分也没有那么多愁苦了，神也祝福你，在神话里光照你，让你在神话里明白更多神的心意，这是一个真正的生命经历文章。前边解剖了你以后，只是一个路线、方向，但你还没有实行出来，你实行不出来，还不等于你就得着真理了。得着真理是在你实行真理以后才能明白真理。所以说，你实行真理以前写的这个文章，这只是一个思路。他们说萧明志写的文章挺好的，但萧明志实行了没有？他并没有实行，那只是他实行以前的一个思路。只有思路清晰了，才有下一步的实行。你实行以后，最后得着了，这才是一个完整的生命经历。

另外，以下这几个文稿所有人务必进入实际。

一、《打开奥秘是为更好地经历神作工》

二、《在行政管辖内的才是神家人》

三、《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

四、《成为被征服的俘虏才能蒙拯救》

五、《信神是在干什么》

这五方面各级带领工人都得能进入、实行。下次在这五方面上要考核带领工人，如果这五方面带领工人都能落实到所有人心中，所有人都能进入这五方面实际中，工作就好作了。所以修改文章也是根据这几个文稿达到的果效来衡量文章的分量，也根据这些文稿的要求来批复文章，更是带领所有人进入文稿的实际。我们所有人得跟上神作工步伐，我们得随着神的作工而变化，这才是配合神作工达到的性情变化。

17.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一）

（网易：这条路一直都是这样交通的。）这条路一说也知道，是吧？（网易：知道。）但是不说就忘了。（网易：弟兄姊妹之间相互都不提这些，也都不谈这些，也谈不成这些，所以就是听了然后各走各的。刚才你问交通的啥，我说还是这些，老生常谈，把这方面再巩固巩固，记一记，把这方面再谈一下。它不单单是一种克制，或者说只明白个字句，也有懊悔、也有悔恨，但这些东西还达不到能让自己掌握这方面的进入，或者是理智性地去对待这种环境，好像一临到环境就怒发冲冠，什么都没了，连最基本该达到的那些都没有守住。）网易，你想不想进入吧？（网易：想嘛，咋不想呢。）你想进入就跟沈蹦配搭。（网易：可以。）这是一门很好的功课。（网易：嗯，相互之间有种约束，我觉得这个还是好的。就像你说沈蹦，人家和我相处这么长时间，看我的问题还是准确的，是能刺到我心里去的。）（沈蹦：能刺到你心里，但你不接受，能咋呢？）（网易：三五年都没接受你的呢，瞬间就能接受了你的？）沈蹦随口就来，“你不接受，你不听我的”。（沈蹦：我和网易相处这么长时间，我发现网易有个缺点，就是丝毫不接受真理。我跟杨披相处，看到人家杨披有时候还能接受一些东西呢，但是网易是丝毫不能接受。）但是你说话还得给人留点余地，你一棒子就把人打死了，人家还没有和你配搭呢，你就把人家打死了。你哪怕说他不怎么追求真理，也不要一棍子打死他。你刚才说他“丝毫不接受真理！”你说你还给不给他一点活路？（网易：丝毫接受不了沈蹦的谬论。沈蹦，你看我跟多数人都能处得来，为啥你在说那些谬论的时候，我就接受不了？）沈蹦，你得给网易一点空间，给他一点活路，你得让他看到他还有活着的希望。你给他一句话，“丝毫不接受真理”，他听了以后没有活着的希望了，你说还干吗？是不是要鱼死网破、垂死挣扎？（沈蹦：我今天说这件事，意思就是，人只有认识到自己是地狱之子的时候，才是信神的开端，你能认识到自己不愿意接受，那别人说的时候你就接受，就是这个意思。）成为地狱之子不是让你一下就把他打死，打成地狱之子呀。我给他们交通地狱

之子是指啥呢？是我给他们揭露解剖了以后，让他们看见神的性情，这个过程是一点一点的，而且还要苦口婆心地说，打完以后还得给人家留点希望，让他觉得他还是有希望的，还得告诉人家，“神是检验、试炼你呢，神只是显明你，让你去认识，让你去悔改。”可你在这儿不给人家留一点余地呀。（沈蹦：嗯，我这么一说的意思就是，让网易以后注意一点。）我说话既要点破他，还不能憋死他。可你说“他丝毫不接受真理”，你这话没有给他一点活路，是要活活地憋死他。如果网易不在这儿，咱可以这样说，但网易在这儿呢，你就不能这样说。（沈蹦：咱要当面说他，咱不在背后说他。）（网易：“老实人”就是这样的。）（沈蹦：网易这里边还有个啥呢？他最大的缺点就是爱贬低人，他公开贬低人可严重了。）是，他贬低人严重，你贬低人也不次于他，你俩打个平手！（沈蹦：我这个人，在一般情况下，别人提出意见，我都能采纳，我都能去考虑，我就是再难受，我都要接受……）你说我还没走呢，你们就是这个样子，让人不放心。刚让你们配搭呢，你们倒来了个“掐脖子”，把人给“掐死了”。（沈蹦：不是，有话咱放在桌面上说，咱不背后说人。）有话说在桌面上，咱把话说在桌面上的目的是什么？（沈蹦：为了以后和他好配搭。）咱来这儿信神是干啥来了？来追求真理、来追求生命了，是吧？（沈蹦：是呢。）是互相帮助扶持，神供应人生命是怎么供应的？神说：“举个例子：人对自己的儿女都有爱，为了让自己的儿女走上正道都下了很多功夫，当发现他的缺点时，说话轻了怕他不听，改变不了，说话太重了又怕伤小孩的自尊心，怕他受不了，所以这都是在爱的支配之下都下了很大的功夫。”（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你认识神对人类的爱吗》）说得轻了不管用，说得重了呢？（沈蹦：就怕伤了小孩的自尊心。）那这段话能不能成为你的生命？（沈蹦：能嘛。）你这么说话，你怕不怕伤了他的自尊心？你怕不怕？一听你这说话就好像是他上一辈子的仇人来了！（沈蹦：我这么说的意思就是……能说……）是，能说，我为什么让你俩去做配搭？就是让你说呢，但你说的时候还得考虑一下，你说这句话会不会伤了小孩的自尊心，考虑一下他听了这句话会不会跌倒。你看我和你说话的时候，我是不是一下就把你打死了呢？（沈蹦：不是。）沈蹦，让你和网易做配搭，你经常打着网易，一个是网易就狂不起来了，一个是他自己也能够省察一下自己，但是你得让人家能喘得上气来。神说：“就像给小孩吃药的时候，

都是先给他一点好吃的东西哄住他，然后趁他不注意的时候给他灌一口药，他觉得苦了，再给两块糖一哄他就把药吃进去了。”（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追求真理的重要性与追求真理的路途》）给小孩喂一口药还得咋呢？（喂个糖。）还得喂个糖吃。你这样说他，他那样说你，你们就成了打架了，那你就是拿神话打人呢。让咱配搭的同时又操练了咱什么呢？你还得包容忍耐。咱的包容忍耐在哪儿？（沈蹦：我觉得我在网易身上也操练了很多东西，我和网易说话的时候，心里还得想着怎么说，“中午干啥呀，吃完饭干啥呀？”逼得我都得这样说话。）这不就行了嘛，还逼呢，你应该是学习到这了，不是说“把我逼到这儿了”。（沈蹦：就是逼得我非得跟他这么说，他才能接受我说的话。）从这儿来看，又暴露出你的一个败坏性情，今天你说的这句话狠不狠？在尽本分中你还知道要用网易的时候，你怎么呢？你被逼得谨小慎微。可今天你是毫不客气！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在这儿呢，是吧？（沈蹦：如果你不在这里，我要是敢和他说这么一句话，网易马上就跟我翻脸了。）是因为我在这呢，所以你才不怕，是吧？（沈蹦：嗯，是。）你这个表现是什么？狐假虎威。（沈蹦：其实我愿意和弟兄姊妹共同进入，真诚地共同进入。咱不虚假，咱们就是有啥就说啥，可是有的时候，他不接受，我就没法儿。就和今天一样，我一说他，他就说这是谬论，还有那天我说他的时候，他说“你闭口”，我就说“我说的如果是神话，你让我闭口，那你就是打岔；我说的如果是谬论，你让我闭口，这个我闭口，我说的是啥呢？”网易不说话了，我说我交通的是真理，他说“你闭口”，这话他就不能说了。）我刚才说什么了？是，即便是你说的对，你说出的话是合乎真理的，可是你这话说出来把他掐死了，你说这算善行还是恶行？（沈蹦：你在跟前我才这么说呢，你不在我就不敢说。要不然的话，马上就弄不成了，你说这不是让弟兄姊妹看笑话呢？）是嘛，同时我不是又给了你一句话吗？这不是你的一个进入吗？（沈蹦：嗯。）咱在这里边得有个路途，这是你该走的一条路。

卜丽桦，你和网易之间沟通有什么困难吗？（卜丽桦：不能沟通的时候少，大部分是能沟通的。生命进入方面我也没和人家交通过、沟通过，我和他一般就是工作上的沟通，在工作上、本分上他有什么难处也和我说，我感觉也能和他沟通成。）能沟通，是能说事。（卜丽

桦：对，是能说事，工作上的一些事我觉得和他能沟通。在生命进入方面，只是正常聚会的时候聚一聚，其他时间就没有沟通过。）在生命进入上为什么没有沟通？是沟通上面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难处？（卜丽桦：生命进入方面，我看到他和弟兄姊妹相处的时候，有时候就是动血气呀，或者因着狂妄性情和人争吵呀，心里就觉得他年龄这么小，每天忙碌着，不怕脏、不怕累地付出着，但性情方面没有变化，觉得他可怜，想和他交通，但有时候就觉得我也没能耐，刚开口和他说，他就……）他就给你打回去了？（卜丽桦：嗯，他就打回去了。他打回去了，我也就不说了，有时候又想试着说。有一次达贫在车上说网易，让他慢点开慢点开，他就说达贫，“闭口，拐弯的时候你把眼睛闭上”，听见他和达贫那样说话，看到他的那种狂妄性情，我心里就想，“你开车技术再好，因着这个性情，因着咱的狂妄，神是不是也要兴起环境呢？”我就想给他交通这方面呢，“你技术再好，但是别人给你提了个正确的建议，让你慢点，你却用那种口气和达贫说话，一点不尊重人，没有正常人性。”或者是说“你开车技术再好，因着咱的狂妄性情，一次一次的出事，好几次了，也没有一个反省。”我想从这方面给他交通呢，我找到他以后，我刚跟他说了一句“你跟达贫说话的那口气……”，刚刚说了这句话，他就说“我还心烦呢，他还在那边‘哔哔哔’呢，他这个人就得那样对待呢”，听了人家的这话我感觉我就没话说了。从生命进入方面看也看到他的问题了，我看见他天天这样付出，但是又没有变化的那种可怜，我想帮他，但是帮不了人家，没等我说他就把我打回来了，我也就不说了。有时候听他说，“你看见我有没有变化呢？我最起码得先学会做人”，我就想呢，“呀，我可教不会你做人”。）书继刚，你看出网易什么问题了？（书继刚：网易看不起别人。）网易，听完这些怎么想呢？怎么认识？（网易：……）网易，自己说说，现在想什么呢？堵住了？（网易：我那种表现就是瞧不上人、看不起人。）你不要说人家书继刚说的，谈谈你自己的认识，你自己的领受。（网易：我看不起他、瞧不上他。）看不起他、瞧不上他，这是个什么？（网易：狂妄，就自认为自己有，比别人强。）首先说这个性质，你看不起他、瞧不上他，这是个什么性质？这是你的一个态度、观点，是吧？（网易：嗯。）这是你的一个表白，它不能成为认识。我刚才问你的是，你怎么领受的？怎么认识的？刚才我说让你和沈蹦配搭的时候，沈蹦给了你两句话，然后我把

沈蹦解剖了一下，在这同时，你说了句什么话？（网易：我说沈蹦谬论多。）沈蹦在说你的时候，你说了句“我丝毫接受不了沈蹦的谬论”，这是你的原话。“沈蹦的谬论多”这是另一码事。“我丝毫接受不了沈蹦的谬论”，这一句话是什么话？你说的这话和沈蹦说的话是两个性质。沈蹦说你什么了呀？这个你得记住。网易，沈蹦说你什么了？（网易：忘了。）你倒好，该记的不记，该忘的不忘。（丝毫不接受真理。）别人告了你一下，你再复述一下。（网易：沈蹦说我丝毫不接受真理。）在我打沈蹦的时候，我并没有说沈蹦这句话是错的，我是说他作工的方式不对。作工的方式不对并不等于他说的这句话就是错的。对人有造就的话说，没有造就的话不说。我不让他说，不等于他说的这句话是错的，我只是说他说出来的话对你得有造就。但是沈蹦说的这句话，对你来说是生命的供应，是合乎事实的。神话怎么说的？神说：“什么叫接受真理？就是你无论有什么败坏性情，或者在你的本性里有哪些大红龙的毒素，神话揭示出来就承认，就顺服，没有别的说的，根据神话认识自己，这就是能接受神话，神无论怎么说，说得多扎心，不管用什么词语，只要是真理就能接受，只要合乎事实真相就能承认，凡是神的话不管明白几分都能顺服，就是弟兄姊妹能交通出圣灵开启的亮光也能接受顺服，这样的人追求到一个地步就能得着真理达到性情变化。”（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怎样认识人的本性》）只要合乎事实，就应该接受过来。只要他说得对，他就是敌基督，你该不该接受？（网易：该。）该接受，可是你说什么话了呀？（网易：我没有接受。）你说的是“我丝毫接受不了沈蹦的谬论”。首先你把人家一句对的话，对你是揭露解剖的话，对你审判的话，这相当于是审判的话吧？（嗯。）你给反打回去了。你不是去和自己对号，“我是不是这样的人？”去认识一下。你没有去认识，而是怎么呢？你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虚荣、脸面、地位，封他的口，你直接把他打回去，“我丝毫接受不了沈蹦的谬论”。人如果不去分辨、认识的话，就会认为“人家网易是接受真理的人，人家不是接受谬论的人，人家是不能让沈蹦迷惑的。”这是不是就相当于你把这个冠冕夺回来了？你是为了夺冠冕而战。沈蹦说的这话有点狠，对你有点成见，这是事实，但他说的这句话没错，它不是谬论。（网易：一句对的话我都不能接受。）沈蹦说出这句话了，一个正常人应该怎么呢？应该阿们。那追求真理的人该不该阿们？（该。）“是，阿们。”为什么他

们说杨披能接受一些东西呢？因为不管谁说什么，或者是我解剖他什么，他吭气不吭气？（不吭气。）即便他心里面反驳、反抗、难受，在心里记住你，他当下也不反抗，不把你打回来。只要你不往回打，那别人还会供应你，还会源源不断地供应你。可你把别人打回去以后，谁还敢打你？你连沈蹦打出去的都敢打回来，你说书继刚还敢动你吗？书继刚都不敢动你，你说还有谁敢动你？书继刚为什么不敢动你呀？败坏的人都是要虚荣、脸面、地位的，是吧？（嗯。）“别我打不成网易，反倒让网易把我打成谬种了，这不合算呀！”人要算成本呢。人家一看这个情况，受到了辖制，“拉倒吧，即便我说的这话对人家网易是帮助，我能得着啥呀？”世上有句“惹不起你躲得起你！”是吧？（嗯。）“今天沈蹦说这句话对网易是帮助、是扶持、是生命供应。我还没沈蹦那两下子呢，我供应不成你，还落不下啥好，就是世上人说的‘打不着狐狸还惹一身骚’，拉倒吧，我也不说人家网易了。”你不可触碰了，你这样走下去就导致没有任何人来帮助你了，就是看着你有问题也没有任何人给你提意见了。可在你这儿看见啥了？当别人不给你提意见的时候，你是高高在上，“我是完美的，我是没有破绽的，我做事他们说不出一个‘不’字来。”是他们说不出个“不”字来吗？是他们不敢说个“不”字！成了大红龙坐江山了，谁敢说个“不”？你说个“不”就得掉脑袋。就不要说说个“不”字了，就是网上有不好的言论出来，你敢在评论区点赞吗？赞都不能点。

网易，沈蹦流露出来的对你是一个揭露解剖，虽然说他对你说的话有点狠，再说得不好听点，他是拿神话来打你呢，就算是打你，他是用神话打的你，可是你给他反打回去的时候，你用的是什么？有神话吗？（网易：没有。）人家给你打过来的有正面的东西，虽然说他存心不是好的，但从外表看或者从实质看，人家做出来的是好的。可你这里呢，你的存心也不是对的，你做出来的、表演出来的更是错的。你表演出来的是啥？（网易：撒但的性情，撒但的诡计。）首先，你是颠倒黑白、混淆视听，你把沈蹦这句话颠倒黑白了，本来人家跟你说的是对的、是正确的、是对你生命有益的，你没有接受，还反过来说人家说的是谬论，把人家反打回去了，颠倒黑白、混淆视听。更重要的一个是什么？更重要的是你触犯了神的性情，怎么是触犯了神的性情呢？你这些表现就叫弃绝神的救恩。什么叫弃绝神的救恩？我交

通的这个弃绝神的救恩，你们看见了没有？（看见了。）网易怎么弃绝的？（网易：人家是用神话揭露我呢，可是到我这里就成了颠倒是非、颠倒黑白，然后给他反打回去。）反打回去，拒绝，“我不接受！”这叫弃绝神的救恩。神怎么救你呢？你配让神直接和你说话吗？神借着周围的人、事、物和你说话，可能借着三岁大的小孩和你说话，三岁大的小孩和你说的话合乎真理，你接受不接受？小孩说的话你还该接受，那沈蹦说的话你该不该接受？首先你得衡量他说的符不符合神话，是不是合乎真理的，是不是正面事物？你没有去衡量，你是直接给他反打回去。祭司弟兄那时候交通说什么了？祭司弟兄说：“有一个人给他传达神话，他说：你没资格。就仨字，哎，你们给解剖解剖这仨字啥意思？代表啥问题呀？谁能把这个问题看透就行了，你就知道啥叫撒但性情，啥叫抵挡神，什么叫不敬畏神。能不能解释啊，有没有人好说‘没资格’这三个字啊？就这三个字挺厉害呀，就这三个字就能把你断送了，你相不相信，是不这么回事？（是。）这三个字就能把你断送了，这三个字就给你画像了，你就是撒但哪，这了不得呀。有的人骂人，骂八辈祖宗没被定罪，有的人就说‘没资格’仨字就被定罪淘汰了，哎，你们说这是什么区别呀？他骂八辈祖宗没被定罪没事，他说一个没资格被淘汰了，就仨字结局定了。这两件事有没有区别？（有。）你骂八辈祖宗你是对人的，你这没资格是对神的，对神不用说脏话就这仨字你就麻烦了，就够你吃不了兜着走，对不对呀？（对。）那我再问你，啥叫触犯神知不知道？这仨字是不是触犯神了？（是。）哎，正赶上圣灵感动一个人跟他交通这个真理，指出他这个问题，他说‘你没资格’，这没资格可不是对人来的，那是对圣灵去的，那是对待神话呀，这就触犯神性情了。”（摘自《上面的讲道交通·78-A6-06》）神要借用沈蹦的嘴给你传递一句话，你说什么？（没资格。）“你没资格和我说话”，就你这种性情，就你说出的话，你死到哪儿都不知道！为什么说死到哪儿都不知道呀？这个死不是说你是高血压死了，心脏病死了，而是说你不知道你在哪一块触犯神死的，你就不知道你是因为说了哪一句话死的。就你的这一句话就够你死的了！因为啥呢？因为你亵渎了圣灵，弃绝了神的拯救，弃绝了神的救恩，你是在审判台前逃跑的人！这算不算是在审判台前逃跑？你不要说我揭露解剖你的那个审判台前，就沈蹦和你说出这句话，只要是神话临到，你不接受就是在审判台前逃跑。这个弯能转过

来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神要作王掌权！神话要作王掌权！不管是谁说出来的，只要是神话，只要是真理，就应该接受，而且是必须得接受。神说："圣灵向众教会说话……凡是有耳的就当听！凡是活的就当接受！"（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十五篇》）不管那句神话是谁跟你说的，有耳的就当听，因为你是听见了，你是听懂了，你不是听不懂。你要是听不懂，这个就是另一码事了，是吧？沈蹦说你的你听懂了，你承认不承认？（网易：承认。）能听懂吧？（网易：嗯。）你如果听不懂，你不会来这么一个反击的，所以你是听懂了的。"凡是有耳的就当听！凡是活的就当接受！"只要你不接受，那就证明你是该死的、必死的。（网易：明白真理还不接受、不实行，这就是抵挡神。）所以说你死在哪儿都不知道。

抵挡神，什么叫抵挡神？神是一切正面事物的象征，你弃绝一切正面事物就属于抵挡神，这是说你和沈蹦打斗的这一个回合所流露出来的，是吧？（网易：嗯。）你和沈蹦有个差距是什么？你看到了吗？沈蹦打在你身上的是对你的一个揭露解剖，是给你一条路，告诉你该怎么走，是一个审判，审判临到你对你是一个拯救。网易，沈蹦说了句什么话呀？你再说一下，我看看你记住了没有。（网易：说我丝毫不接受真理。）如果"丝毫不接受真理"这句话成了你的座右铭，当他们再说出一句话的时候，"我接受不接受？如果说我再不接受，那沈蹦说的那句话就是真的，我丝毫不接受真理！"你接受不接受？（网易：接受。）"就因为这一句话，我不能不接受了，我要是再不接受，那沈蹦那句话就说对了。"这次接受了以后，下次可能就不是沈蹦说了，那就是书继刚说了，"书继刚说的话再扎心我也得接受，因为有沈蹦的那句话，我就为了赌这口气，我不能让沈蹦那句话成为真理，我网易是接受真理的人，我要做给沈蹦看，让他看我接受不接受！"就为了这口气，有一个心志，实行了一次真理，沈蹦那句话作废了。沈蹦的那句话作废了，你得着生命了，这是不是拯救？（网易：是。）网易，沈蹦的话临到你对你是一个审判，是一个拯救，可你临到达贫的那句话是什么话？卜丽桦刚才说你对达贫说什么了呀？"闭上你的嘴，闭上你的眼，闭嘴、闭眼。"还有啥呢？"哔哔哔。"这是些什么话？这些话是什么性质？（控制人。）控制人，是吧？（嗯。）"闭上你的嘴，闭上你的眼"，这是要控制人、辖制人，这是什么人做的事？（大红龙、魔

鬼。）控制人，这是魔鬼、大红龙做的事。沈蹦做在你身上是救恩、是审判，你做在人身上的是控制，不让人家说话，还不让人家看，“你要再说你就是‘哔哔哔’”。你还带着一种血气，辖制、威胁、恐吓，你活出来的是什么？你彰显的是撒但，见证的是撒但。你说这样的表现圣灵会在谁身上作工？（网易：不会在我身上作工。）圣灵没法在你身上作工，那撒但只能是盯着你、缠绕着你不放。因为你活在撒但的性情里边，你没有去寻求神，神没法在你身上作工。沈蹦他能够把人分辨出来、认识出来，还能准确地定义出来，敢于把这句话说出来，那圣灵就要在他身上作工。刚才你也看见了，沈蹦和你说话，你打回去了，你当下就来了个表演。卜丽桦和你说话，只是说“我在工作上我能和你配搭、协商”，在生命进入上，她能不能和你说？敢不敢说？受辖制，没法说。“我看见了，但不能说，我说出来你就要把我打回去，我有心脏病还要要了我的命呢，我救不成你，还把我拉下去了。”这就是说，要想救网易，还必须得怎么呢？就像有人掉河里了，不是随便一个人就能去救的，是吧？随便一个会游泳的人去救河里的人，那会被河里的人拉下水，然后被淹死。所以你只会游泳也不行，你还必须得会一套在水里救人的技术，没有这个技术，你别下水。所以面对网易，只有我掌握了这点技术，我还敢和网易说说，别人没有这套技术，不敢下手，就怕下不成手把自己的命也要了。网易，这个画面看见了吧？当你看见了这个画面，就知道咱是怎么弃绝神的救恩的。你不是说把你与神之间的这条路挖通，而是在你与神之间堵上了一堵墙。

沈蹦，再谈谈，你和网易之间还有什么？（沈蹦：那次我和网易在那边待了大概半个月的时间，我也没有看见他看过一篇神话。我就没见他看过，我就给他提了一句，我说：“网易，我不管你怎么对待我，你就是说我说的是谬论也好，怎么也好，我从心里头觉得你应该看神话，你不看神话你怎么走呀？”网易跟我表白说，“咋？我看神话还要跟你说一下啊？”又把我打回来了。我说：“我不管你怎么说吧，我的意思是咱多看看神话，多听听诗歌，才能多得，才能进入，做个祷告，一看咱是个信神的人。”我从心里想帮他，不管怎么说，就尽管他看不上我，尽管他有时候“我不搭理你”，但是咱作为一个信神的人，能看见他的一点问题我就应该帮他一点，听不听那是他的事情，说不

说那是我的事情。）网易，沈蹦刚才说的话你听懂了吗？（网易：神话我看着呢，我也听着呢，所以当时他那样说的时候我就说，“我看不看神话还得跟你说一声啊，这个也得让你知道啊？”）“我看神话还得通知你一声，还得告你一下呀”，你说这话是什么话？（网易：还是刚才说的那些，我听到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不管哪方面的话我就都给他回击回去了。）你打回去了。刚才说了，你把他打回去，这是弃绝神的救恩，是吧？（网易：嗯。）因为他是让你看神话呢，而不是让你看电视剧。人家是让你看神话呢，你把人家打回去了。咱刚才解剖了，那作为一个正常的人，如果沈蹦和你说这句话，你该是什么样的流露？该是什么样的表现？（网易：应该耐心地告诉他，以平常心和他说清楚，而不是回击回去，给他打回去，不耐烦听他说任何话。）萧颂，如果是你，你会怎么？（萧颂：“你说得对，阿们。”）你说得对，阿们，下一句话还得说什么？（萧颂：“我以后多看看。”）你怎么就没有个谢意呢？你得感谢呀！“谢谢你提醒。”如果人家给你五块钱，你会说“谢谢，谢谢”，对吧？让你去追求真理，让你得生命，你连个“谢”字都没有，你是无奈地说“唉，阿们吧，不阿们不行。”咱们得感恩，得感恩！只有你去感恩，去阿们，那这个正面事物在神家就能怎么呢？（存在。）（畅通无阻。）存在、畅通无阻，就能被高举，那沈蹦做的这个正义事业在咱这儿就能站立得住。如果网易的这个做法太多的话，那就把沈蹦打得出不上气了，那正面事物还能存在下去？所以必须说“阿们，谢谢”！得有谢意，不仅是感谢沈蹦，还得感谢、赞美神，“神借着你的嘴来提醒我，这是对我的拯救，我应该把荣耀归给神。呀，神真全能，神每天看着我，又一次把救恩赐给了我。这是神对我又一次的拯救。”咱们必须是让神话浸泡透，情形不正常的情况下，必须天天听诗歌，多听诗歌、多看神话，让神话浸泡透，你的情形才能扭转过来，这不是容易的事。如果身边经常有这些人在鞭策着你，那你情形就正常了，熏陶感染嘛！

沈蹦，还有没有了？（沈蹦：我再说一个，那天安排几个人分开干活儿呢，干活儿前吃饭的时候我说话说得多一点，饭就吃得慢一点，而网易本来就吃得少，他吃完了，我没吃完。他也不考虑拿什么干活儿的工具，而是坐我旁边一直催我“走走走”，我说：“网易，我吃饭呢，你让我吃完呀。”人家是接二连三地让我走，我说：“呀，这个弟兄，

你先干一下别的，我吃完再走嘛。”结果人家催得不行，我就胡吃了几口就走。结果我们去了干活儿的地方是啥工具也没拿，我就说网易了，“弟兄，咱尽本分得考虑该怎么尽忠心，咱干活儿得考虑该拿啥拿啥，我还吃着饭呢，你就坐我跟前一直催着走走走，你催我催得东西都忘拿了。”我也受他辖制，他让我走我就走，结果就没拿工具，我就责备网易呢，他说他拿去，可是放东西的地方还不在附近，我就说“转一圈拿上都啥时候了”，网易就跟我大吵了一架。我就想“算了，算了，我不和你在这儿干了。”我把车开上，去干其他活儿去。反正那天他就和我大吵了一架，我就想，这干活儿就干不成，你干活儿该从家里拿什么工具你先想好，我觉得这也不算过分，你先吃完了，你不去拿工具，你是坐到我旁边，催着让我赶紧走呢，说“你吃饭就慢，怎么怎么……”我实在是没办法了，“行行行，走走走”，当时我不愿和他发生争执，可是上去没拿工具，我说没拿工具咱这么远跑来干什么呢？人家就和我大闹了一场，在那骂的呀，还说我“哔哔哔”，他说那话其实我可难容忍了，我根本受不了那话。）网易，听懂什么意思了吗？（网易：对人不尊重。）这个是事实吧？还是里边有水分？（网易：事情大致就是这样，就是没拿工具，就先干别的了。一开始他说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也没吭声，没说他什么，因为确实是我催得他没拿东西嘛，在这件事情上我本身就错着呢，所以我没吭声，然后他一直在那儿说说说，然后我就火了。）那现在有什么认识？（网易：他干这些活儿的时候，我瞧不上他，觉得他磨磨唧唧的，跟不上趟还耽误事，当时我里面是有这些东西。因为我没有拿工具，我当时也没法说，确实是我没拿东西，没考虑到这些，人家说得没错。就是在接下来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说的时候，我就不能忍受了，就想堵住他的嘴不让他说。当他走了去干其他活儿的时候，我心里也难受。后来也在一块儿说过这件事情，聚会的时候也说过这件事情，当时都因为这个发火，他火了，我也火得不行了。因为这件事我们在聚会的时候还说过，当时不应该有这种血气。）咱以前说动血气，“我有血气，又动血气了”，只是在外表流露上去认识，说“我不该动血气”，守了个方式，守了个规条。咱得从根源上认识，这血气从哪儿来的？这血气、这火是正面的，还是邪火呢？（邪火。）邪到哪了呢？（网易：因为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说的时候，触及到我的脸面了……）这里面有个什么东西呢？就是说咱没有担当、没有责任感。如果有担当、有责任，那你

还有没有火？有担当、有责任的话，干活儿没有拿工具，即便沈蹦不说什么，自己就懊悔了。（网易：到了以后，没拿工具，我们先干别的，等拿来工具以后再收尾就行了，这也不耽误事。可他在那儿“嘟嘟嘟”，然后我放下手里的活儿走了，离开他，可人家追到我屁股后面又来“嘟嘟嘟”，一个劲儿地“嘟嘟嘟”，我就忍不住了。）那你的担当在哪儿？你的责任在哪儿？刚才我说啥了？我说有责任、有担当就有懊悔，你的懊悔在哪儿？（网易：就那一会儿有点懊悔，但当他再继续追在我屁股后边“嘟嘟嘟”的时候，我就受不了了。）那你说你有没有真实的懊悔？（网易：没有。）如果真正有担当、有责任、有懊悔的话，就别人说的这些话，你会不会因为他说得多了就有火？（网易：不会。）为什么？（知道自己做错了。）是自己做错了，是自己的责任，人家就是再说得多也该，人家越说得多自己越难受，“我这是个啥人呢？弄得人家一上午干不成活儿，因着我的责任，闹得人家都动了火，一上午让人家‘嘚嘚嘚’。”咱举个例子，犹大出卖主耶稣以后，他懊悔不懊悔？（懊悔。）懊悔吧？就和刚才沈蹦说的这个一样，你忘了拿工具了，你懊悔不懊悔？你是不是也懊悔？（嗯。）你懊悔呢，犹大也懊悔呢，当犹大懊悔的时候，别人也在骂犹大呢，是吧？（嗯。）“你跟随耶稣，你把耶稣卖了，你真不是个东西！你不如死了呢，你还活人呢！”你说犹大会不会骂人呢？别人骂他一天，犹大就骂别人吗？（不会。）他还没有等着别人骂他，他自己就怎么了？（自己就上吊了。）自己就上吊了。网易，你应该去上吊，应该肚腹崩裂，这才是真正的什么？（懊悔。）懊悔、自责、难受，不能饶恕。如果你真有懊悔的心，不会因为别人说你就有火，你不会有火了，越说你越怎么呢？掉下泪了，“我这干的是啥呢？”一直是懊悔。就像父母给孩子看病呢，家里有两个孩子，一个孩子因着你耽误了看病时间，没有看好，死了，你老婆埋怨你呢，骂你呢，你会不会和你老婆动火？（不会。）就是过了十年、二十年，你老婆再骂你，你会动火吗？（不会。）你没火，你老婆还没有骂你，刚说起这个孩子，你的泪就出来了，你心里就难受了。就不用等你老婆骂你了，而是你老婆不敢骂你，你老婆不敢提此事，还得怎么呢？还得安慰你呢！如果网易是有担当、有责任，感觉有神的使命在自己身上，那就不是沈蹦骂他了、说他了，应该是什么？（安慰他。）得安慰，“网易，别气了，别哭了，没事。”沈蹦不安慰网易，网易就要气得上吊呢！这才是有良

心、有理智、有担当、有责任的一个表现。知道我跟你交通这个的目的、意义了吧？目的、意义是什么？我要通过你所做的，把你的这个撒但的性情、这个邪恶面给你揭露出来，同时还要把一个正常的，有良心、有理智的人该有的表现给你树立起来，让你有方向、有路可走，你就奔着这个方向走。沈蹦，看见了吧？帮助人得有具体的细节，得让他清晰，你不能直接给他扣一顶大帽子，打得他喘不过气来，憋死他。

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二）

还有什么？书继刚，谈谈。（书继刚：有时候网易说：“你看我身上有什么问题，你就给我点一点。”我就说：“我跟你说管用吗？”）你说你跟他说了也不管用，是吧？（书继刚：嗯。我说他的时候，他就说“咱们都是这样，我说你的时候，你听了呀？”我就不愿意说了。他还提前说“我做得不好了、不对了，你跟我说说。”还跟我说这个呢，可我一说人家……）他是提前告诉你，“我可是寻求真理的人，我是接受真理的人，你给我提吧。”你提出来以后，他不听。“我不听也是有原因的，我给你提，你也不听呀，咱们礼尚往来吧。”网易，他说的这里面有没有水分？（网易：少说了一些，我们这儿是有这些事情的发生，怎么跟他说，他也不听。不管是在任何情况下，相互之间都能耐心地把这个事情多沟通沟通，再多说一说，因为这种事情发生了不止一回两回三回五回了，一个是没法正常沟通，一个是把事情弄得一团糟。不管怎样，一个是我带这种情绪的时候你能看得着，你多说一说，多提一提。或者借着其他人相互把我这个问题给压下来，或者说能正常对待这件事情，所以之前我才这样跟他谈的这些问题。不是我说你不听，你说我不听的时候就停止了，该制止还得制止，或者说在这个问题上该加深还得加深，基本上就是这些吧。）网易刚才说什么了呀？该制止还得制止，是吧？（网易：嗯。）这个制止是在什么情况下该制止？是说人得有正义感，遇到损害神家利益的事情时得不屈不挠，得维护神家利益，得有这个态度。但谈到生命进入的时候，就不是让人去制止，而是要干什么呢？经过协商、商量以后，选择一个更准确的、更好的一个办法。协商、商量以后，确认一个办法，而不能靠别人去制止。（网易：这个知道，可是像书继刚说的这些，沟通的时候存在沟通不了的问题，那段时间，就是一种表面性的沟通吧。就像我们干的那个活儿，我看着不合适，就和书继刚说了，可人家书继刚不听，沈瀚是随着书继刚，书继刚咋干他咋干，就是这。他们刚弄完你来了，你又让重新改。可当时我和书继刚说的时候，他没听，我就不说了，也没有发生多大的争吵，就是这。接下来达民和我说，书继刚这样干不太合适，让我上去和他说说。我说我刚跟人家说过，不管用，你要是有心那你再去跟他谈谈。结果没五分钟，他就回来了，“不

行不行”。然后这个问题我也就不再说了，到最后还是返工。）你们确实是找见了对手啊！（网易：所以在这些问题上就不想犯这种错误，或者说在这些问题上说了也没达到果效，最后还是出现这样的问题。跟书继刚这样去沟通过，说过这样的话，反正这些问题也很无奈。所以你今天晚上问我的时候，我说还是老生常谈的这些问题，在这些问题上相互之间都很难接受。但你刚才说我的这些问题的时候，让我真正感受到，一句对的话不再是一句字句道理了，按说临到这些对的话如果说我能冷静下来，那么这件事情就不一样了。我在跟人沟通的时候里面缺少了很多，缺少一些正确对待别人的一种态度，不是跟人商量，而是一种压制。一开始是说了一些，但是说了没几句以后就没有耐心了，他们一直计划按他们认为的干，个个都不听，所以我跟他们说的时候，对他们就是一种压制。听他们说我的那些问题时，我觉得接受一句对的话，对我来说很难。但刚才你通过一个例子这样交通了以后，我就感觉一句对的话，不能再是一个字句道理了，要从内心当中去体会，要去揣摩人家说的是否符合神话。在这上面我要先冷静下来，不反驳，给弟兄姊妹一个敢与我正常说话的一个场合。要这样的话，那我在这方面可能就有一个正确对待人的方式了，就有变化了。如果神借着弟兄姊妹来跟我说了哪些话，我不听，那我死到哪儿我都不知道。）

咱们在配搭的过程中常说一句什么话呢？“我和他说什么他不听，他不听。”经常遇到这个问题，这个难题。书继刚和网易说，网易不听；网易和书继刚说，书继刚不听，问题出在哪儿？老想让人听自己的。两个人，一个是说话的人有败坏性情，一个是听话的人也有败坏性情。说话的人有什么败坏性情？他老想让人听他的，没听他的，他就说“他不听我的，他不听我的”。听话的那个人有什么败坏性情呢？“你老让我听你的，你也信神，我也信神，为什么我就得听你的呢？”说话的人是说“你也信神，我也信神，为什么你不听我的呢？”该听谁的呢？这两个人就打起来了。而我和你们在一起交通的时候、相处的时候，我是怎么和你们相处的？我先让你把你的态度、观点，把你的理论说出来，然后我把我的理论说出来，我让你去作什么呢？（对比。）作对比，最后选择用哪一个，是吧？（嗯。）那我让你听谁的呢？我有没有说让你听我的？我有没有说过“他不听我的”？有这话吗？（没

有。）我让人听谁的？最次是听个对的，听个合理的、有理智的。这个合理的、有理智的必须得给人家放在桌面上，让人家看清楚，你这个是合理的、有理智的。如果你给人家说不清楚，人家为什么要听你的？在人家不听你的情况下，你首先检查一下自己，你的这个方案给人家阐明了没有，你这个方案和人家那个方案作对比了没有，两者之间各有的优点、缺点对换了没有？世上人叫“切磋切磋”，是吧？把人家的那个东西拿过来，和你的对比对比，两个人协商，最后用了一个对的，这叫啥？这叫配搭，这叫协商，这叫商量。

说到“商量”了，给你举个例子。那天晚上聚完会了，有人说方范在的那个家里乱七八糟的，那么大的一个家就摆了一只床，就不像个样子，后来就谈起怎么合理利用这个空间了。他们听完交通以后，回去立马就让方范把这个床搬到哪儿，还安排谁和谁去哪边住，要把这个家整理一下。方范一会儿就给我打过电话来告状呢，“他们回来就是要搬床，要么就是说某某说的，要么就是某某拿弟兄压我呢，说弟兄说了，就要搬这个床，整理这个家呢，就没有个商量，就不能明天或者过后再搬。”你说他们在那儿有没有商量？在方范打过电话来说对方没有商量的时候，方范有没有商量？书继刚，方范有没有商量？（书继刚：没有。）晚上他们回去要收拾家，要把床搬到里边那个家，但方范就在那个床上睡呢，她不同意搬。她就说“我和他们商量就商量不通，我说咱明天再搬，人家就要今天晚上搬。就连个商量也没有，做事情之前就不能有个商量？”你说这件事情究竟有没有商量？谁和谁商量了？谁也不和谁商量。一个是主张今天搬，一个是主张明天搬，然后方范过来告状呢，“就不能有个商量？”你说她聪明不聪明？别人没有商量，方范有商量吗？如果方范有商量的话，她还打电话吗？如果方范有商量的话，这个床是不是就搬过去了？（书继刚：嗯，反正明天也是个搬，今天也是个搬，搬就行了。）所以说，只要是没有答案的事情，你就不要说某某某没有商量。那是啥呢？两个人就没有一个是能商量的。因为什么？因为它没有答案嘛！如果有了一个答案了，那肯定是让步的那一方商量了，或者是有一方强行实施了。总而言之，只要你没有让出一步来，那你在这儿说“就没有个商量”就是假话，因为你首先就做了决定了，你就不和人商量。书继刚和网易两个人向我告状呢，说对方就不能有个商量，那首先告状的这个人就没有

商量，对不对？（嗯。）咱首先得解决了这个没商量。“没商量”这是一句什么话？这是一句假话。那什么才是商量？怎么个商量法？刚才我说了吧？应该把你们两个的方案都拿出来对比，也就是把它们的优点、缺点全部阐明，让对方能够真实地理解了你的意思。人家理解不了你的意思，你就不能说人家不和你商量，不是人家不和你商量，是人家不理解你的意思。所以你必须把你选择的这个方案的优点，以及这个方案比他那个方案要强多少给表达清楚。只要你表达不清楚，你就不能定人家是不和你商量，是因为人家听不懂，不是人家不商量。如果你有这个观点的话，你在你自己的表达程度上去加深，把他的方案的优点、缺点和你的方案的优点、缺点搞清楚，这才能说话呢。如果说两个方案的优点、缺点明显出来了，他的方案缺点太大，站立不住了，他敢坚持吗？他不敢，因为这不是给他自己家做事。如果他敢坚持，那你就敢找第三个人。你把思路、优点、缺点全给他说清楚。（网易：我说清楚了，我说了以后，人家还是这么说的，“不行咱再改，反正咱家的事情常常改”，所以我就无话可说了。）你的意思他听清了？（网易：听明白了。）那就完全是自己的面子问题了。（网易：然后达民上去又说了一会儿，也不管用。）不过，书继刚也确实有这方面问题啊，面子是拦路虎。书继刚，我给网易交通的时候，你听懂了吗？（书继刚：嗯。）你的问题也能解决了吧？（书继刚：能解决了。）因为我看你也和网易一样，别人和你说句话，你不愿意听“啪啪”就给人打回去了，你和他就是兄弟俩。（网易：嗯，一样。）网易终于拖了个下水的。（网易：书继刚能看见我的问题，所以我才说，“你看见我这些问题的时候给我点点”。）书继刚人家也是经历过来的，所以才能看清你的问题。（网易：我也痛恨自己的那种做法，就是不能从这方面去进入，没有这方面的认识，没有这样一个对待事情的态度。）咱得有个理智，不要在这上面争，“我必须得比张三强，必须得比李四强”。动物的名字是谁起的？想想这话咱交通了多少了？网易，刚才说沈蹦和你说那句话的时候你把他打回去了，我说你是弃绝了神的救恩，是吧？（网易：嗯。）当你们在协商一件事的时候，他的方案如果是合适的，那你就得想想他的方案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合适的方案是通过他的大脑思维出来的，那他的大脑思维是谁给他的？是神给了他的，神引导他的。神引导他一个方案，在你这儿你为了你的地位、名誉，你就不用他这个方案，那你是不是也是拒

绝了神的救恩呢？直接成了打岔、拆毁神的经营呢？（嗯。）这个罪咱能担当得起吗？当你真认识到这是罪的时候，你还敢吗？还敢持守自己吗？敬畏神远离恶，你能认识到了，能看见了，就远离了。敬畏，敬，尊敬，临到你的这些话是谁说的呢？这个根源是从哪儿来的？一切正面事物是从神而来。从神来的，你敢打回去吗？你必须得听，这是得尊敬。是正面事物就得让它存在，必须得有一个敬。畏，“如果我不按这个正面事物去走，就意味着我在犯罪，就意味着我会被惩罚”，你这样想你还敢吗？你不敢。因着敬畏神而怎么呢？（远离恶。）所以说，你这就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了。你不再维护自己的地位、权势、冠冕了。不是说你不喜欢这些东西了，你仍然喜欢，但是你不敢了，所以你就蒙保守了。书继刚，还有没有问题？（书继刚：没有了。）书继刚不能有了，书继刚这会儿心里想啥呢？“我刚说了一个，就把我拖下水了，这下不能说了，要不然我不能安全撤退了”。

（卜丽桦：我有时候看见网易和萧旭、沈瀚、达贫等等这些人说话的时候，那种口气、态度……）特别猖狂。（卜丽桦：嗯，就是那种让人难以接受的口气。我想说的是他那种说话口气，狂也好，血气也好，他认为他看不起别人，其实是啥呀？最后慢慢的人都把他放在对立面了。）大家把他放在对立面的时候，大家更看不起他了。（卜丽桦：对，就好像被孤立了。）成孤家寡人了。（卜丽桦：看见这个情况，我想着直接说吧，但又怕他接受不了，扎心。可是不说吧，他永远不知道他在弟兄姊妹心中那种形象、位置。还有那次让网易开车拉一下鹿韩七，网易没有拉，等网易走了以后，弟兄姊妹在那边七嘴八舌地说网易人性太次什么的。）人性太次，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人渣。（卜丽桦：嗯，就是说他人性太次了，没有人愿意挨他，你说这他说那。网易，你看不起人来，你狂妄，你指责、教训人，最后人都站在你的对立面，你想听一句真心话，想让弟兄姊妹说你哪有问题了，可是谁敢给你点一点，谁敢给你提一提？谁也不想搭理你，也不敢给你点、提。那你走到哪儿都是一样，走的就是孤军作战的路。）不是孤军作战了，那是啥呀？（孤家寡人。）孤家寡人还是个人呢，孤家寡人抵挡了神以后，那成啥了？孤魂野鬼！连孤家寡人也不是了，人们一说这个人的时候就说“那就是鬼”，谁还和你说话呢？（卜

丽桦：那次我听说网易在这个桌子上吃饭呢，达贫也想过来在这个桌子上吃，网易就说“你不能在这个桌子上吃，你应该在那个桌子上吃。”）有一句话怎么说的呀？“上帝让你亡，必先让你狂”，所以一个人狂起来不是好事。还有一句神话怎么说的？“卑者必升为高。”（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二十一篇》）（卜丽桦：网易有时候还说脏话。）说脏话那就成啥了？连外邦人都不如了。网易，这是个严重问题啊！人家跟你说话呢，你说人家是“哔哔哔”，那说的是啥话呢？而且你这话还是说在弟兄姊妹身上。那边被烧了你也看见了，是因为什么被烧的？就因为那边用的人的言行举止连外邦人都不如，比外邦人还恶。（卜丽桦：有时候他说的话比“哔哔哔”还难听。）（萧旭：他有时候说话跟开玩笑一样，他说莫师傅是“老家伙”，当着人家面笑着说的，我听见好几次了，我就觉着这是不尊重人嘛，人家毕竟那么大年龄了。）咱得学着尊重人，学着活出正常人性来。网易，咱活出的这是啥呢？你这里边流露的是啥呢？就是对人的一种嘲讽、嘲笑、贬低、藐视，这是个邪恶败坏性情啊！这是属撒但的！这是什么样？魔鬼样！这些问题可是个严重问题，这可不是你认识不到。咱如果连外表的好行为都没有，那咱连宗教界也不是。你说的这些话是什么人才这样说的？在世上那些人都是些什么人？见面就是挖苦、讽刺、贬低、藐视，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你说老弟兄是“老家伙”，还说啥了呀？（老光棍。）“老家伙”“老光棍”，你说咱总揭别人的短，无非不就是想显露一下自己嘛！想见证一下自己嘛！可是你伤害他们自尊的同时，神看着呢，撒但也看着呢，撒但看着你是它的孝子贤孙。撒但就是互相欺压、玩弄，你是不是也是欺压、玩弄人呢？神是一切美与善的象征，咱活出来的这是啥？你这样的活出还能有圣灵作工？如果没有圣灵作工，神不承认的话，咱所做出来的一切就都成什么了？都成了撒但送的礼品了。这个应该好变吧？（网易：嗯。）撒但的生存法则里边有知书达理，还有通情达理，见人叫“叔叔、大爷、阿姨……”，还有什么？“猪大爷”。在社会上，这种人是上等人，是吧？可以说人家是会说话的人，也可以说人家是有礼节的人，是吧？是值得尊重的人，人家这是叫桌面上的人。你说的这些话在社会上那叫什么？那叫流氓，下流人物，不是桌面上的人物，放不到桌面上。能放到桌面上的人家是知书达理的人，是一个文人，就像萧颂一样戴个眼镜，最起码在社会上是个标准的人物。

可是咱的外表活出、言行举止连个桌面上的人都不如，怎么还能成为基督徒呢？这不是对神的一种羞辱？所以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去攻击人、揭人的短，卑鄙无耻，这是卑鄙无耻的行为。你得去认识，然后去恨恶、背叛，这是撒但玩弄人的一种低劣手段。神来在地上，就像来到猪圈一样来帮助扶持人，神是坐低凳子，卑微隐藏，让咱去效仿。而咱做的是什么呀？咱效仿的是魔鬼，自己的地位是争来的，是靠拳头争出来的。你是靠欺压人，“我看不起他们，我揭他们的短，踩在他们的肩膀上，让别人都高看我”。你叫他们“老光棍”“老家伙”，连基本的称呼都没有了。今天虽然不需要你叫他们“猪大爷”“狗叔叔”，最起码你也不能叫人家“老家伙”，叫人家“老光棍”呀！信神，信神，就是让咱操练做人呢。什么是真正的人？必须得活出真正的人的样式才行。网易，这个清晰了吧？（网易：嗯。）这个不是个难事啊。虽然不是个难事，但却是个严重的问题。

你们还有没有要说的？今天是专为网易服务呢。网易昨天梦着啥了？（网易：来到了改变人生的地方。）昨天晚上梦到跳了“黄河”了。（沈蹦：我有一个问题要问网易。网易，你有什么样的资本看不起别人？你有什么资本？拿出你的资本来！）（网易：我没有什么资本。就是你在说那些不着调的话的时候，我不耐烦。）（沈蹦：我问你的是：你有什么资本看不起别人！）（网易：我就跟你说呢，我没说其他人，我就是跟你在一块沟通的时候费劲，总感觉很费劲。你说的那些话我学都学不来。）沈蹦，我刚说了网易，你倒跟他学呢。今天已经给他开了十八刀了，你还要在上边撒把盐。（沈蹦：我想说的是，得能正确对待人。网易，人家哪个人的优点比你少？受苦各方面都比你强，并不比你出的力少。）但你刚才问话是怎么问的？你说说。（沈蹦：我说“你有什么样的资本看不起这些人呢”。）你说这是什么话？（卫军军：意思是有资本就可以看不起别人。）（沈蹦：不是嘛。就是说你只要看清你自己，你就能正确对待别人，这样咱就能和平相处了。你眼睛里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肖红：你这个话能不能解决问题呀？）（网易：沈蹦，这就是你说的话，你觉得自己说得很对，但是给别人带来的是什么？）沈蹦，你这是对他的一种质问。（沈蹦：我就是质问，就是质问他呢，“你为什么看不起别人？”）你有什么资格质问他呢？（沈蹦：我的意思是想让网易站在与

咱的平等位置上，先平等了才能相处。）你这话里边一个是质问，一个是骂人，怎么说是骂人呢，“你有什么资本看不起人？”你刚才不就说这话了？（沈蹦：我说你有什么资本……）两个人吵起架了，“你有什么资本看不起人？”（沈蹦：我就是心平气和说的，意思就是让他站在平等的位置上与弟兄姊妹相处。）“我杀人是用软刀子慢慢地捅进去的，我是温柔地杀人。”你说拿软刀子温柔地杀人和拿快刀子杀人哪个狠？（沈蹦：我的意思是……）你的意思是你挺会伪装的。（肖红：沈蹦，你这句话能不能达到果效？你刚才就没听懂，没理解了，这会儿谈的是啥？现在是不是已经把网易从天上打下来了？你看见打下来了吗？现在是不是让他跟人能够平等相处呢？信神就是为了得着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那今天是不是让他做人呢？他已经明白了、知道了该怎么做人，剩下的还有个过程，看自己以后该怎么做人，怎么活出，这是他该走的路吧？你这会儿再给他来一刀子，这是不是就有问题了？）（沈蹦：我的意思是拉平、拉平。）（肖红：你看，你还是要说你的意思呢，你刚才听到我谈的啥了吗？你之前也体尝过他今天的滋味，是吧？刚才咱吃饭的时候，你还说“呀，上次弟兄已经打了我一顿了，肖红又上来打了我一顿”，你说这话了吗？）（沈蹦：嗯。）（肖红：你体尝过那是啥滋味，“呀，已经打了我一顿了，你又打了我一顿”。这会儿谈的是啥呢？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致命处，现在已经把他从那一方面拉下来了，让他真正看清自己以后该怎么做人，该怎么和人相处，这些咱是不是已经说了？剩下的就是给他一个路途，让他自己慢慢去反省，自己去活出，哪一方面都不是一下就能变的。你今天明白了就能做到？你看咱现在，哪一个人不是揭露解剖了多少次了，可谁做到了？揭露解剖一次，往下拉一截、拉一截，今天拉下来了，明天做的时候说不定又上去了，上去以后，“呀，这不行”，再下来，是不是有个过程啊？是有个过程的，不是说一下就能变了的。就刚才说的，你这就是往人伤疤上撒盐。今天打了他，你看着没啥，但对于他来说，他内心深处是不是也是遍体鳞伤？）（沈蹦：是。）（肖红：弟兄说的是不是已经够重的了？就网易这些表现都成了下三滥了，他已经感觉到“呀，我怎么是这呢？我怎么成这人了？该怎么做人？呀，那我得改。”他还有个脸。弟兄前面说了揭露解剖他还得给他个希望，咱这会儿也一直谈，打了他以后还得给个糖，是吧？本来这会儿大家都不说话了，等他下次实行、改就行了，可咱

在这儿再这么一说，这就是一种伤害。那会儿还谈你作工没智慧，像刚才这句话，这就不是没智慧了，这就是有点在人伤口上撒盐了。）（沈蹦：其实我说不好听的话就是想让他站在和弟兄姊妹平等的位置上。）（肖红：这就是不在你身上你不知道疼嘛！）沈蹦说这话的意思是“今天我终于翻了身了，我得赶紧报复一下”。（肖红：这也是他顺其自然流露出来的。）

萧颂，还有没有？说说。（萧颂：说网易？）嗯。（萧颂：别说了吧。）你这样说，网易打心底里感谢你。网易，感谢不感谢他？（网易：不感谢，不差这一点啦。）（萧旭：我说一点吧，他干活儿是快、利索，这个我挺羡慕他的。可虽然他手快、眼快、脚快，但是有时候他的这个快让人接受不了。那次给家里买面的时候，他特别利索，提起面“咚”一下扔那儿了，面袋子不平整凸起个疙瘩，他一看那疙瘩也不整理，说累得不行了，脚上去“咔咔”踹两脚。）踹了两脚？（萧旭：嗯，我就想这可是吃的东西，可我也不敢说，害怕他接受不了。干活儿是快，我是比不上人家，可就是他这种方式，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网易，吃的面你是拿脚踹了两脚？（萧旭：他的意思是一踹就平了。）（网易：脚稍微一踩，然后往上一摞，踩一下快。）不管怎么样那是吃的面，不能拿脚去踩呀。别人看见你拿上脚踩的话，谁还吃呢？这是网易里边的一个什么个性？（萧旭：反正给人的感觉是干啥特别利索。）他不是给人的感觉利索，他是就让你看见他利索。这是一个人生舞台，网易在这人生舞台上尽情表演。一开始我给网易取的啥名呀？膨大素，是吧？（嗯。）网易就是要把这些东西更扩大化，让你去看见他、认识他。认识他什么？（萧旭：雷厉风行。）不是雷厉风行，就是你刚才说的麻利、利索。“让你看见我这个人干活儿不一般，我这牛皮不是吹的。”说白了就是让人心中有他的地位，也可以说他这完全是为了自己的一个名誉而做事。他里边有没有尽心、尽意、尽力这一项呀？就他拿起来一甩，用脚一踩，这里边就有问题了，他不是为了速度快，他这完全是个显示、显露。（表演。）对，表演。里边没有尽心、尽意、尽力，对这个本分没有一个尊重，能意识到吗？（网易：嗯，不尊重。）没有说“这是个本分，在神家神看着呢，我做这件事该怎么做？能不能随手一扔？”是，人看见你干活儿利索，可你扔过去一袋面再拿脚一踩那是什么呀？这是你做

事的一贯做法，你做这一切事都是为了一个名，为了一个冠冕，而不是说为了一个本分的完整。所以说，在干活儿的时候，网易要的是什么？要的是速度，要的是量。“让你看见我短时间内能把这活儿拿下，能出来成绩”，这就完工了，至于后续的收尾工作他不管。因为什么？“这个尾我收了你也看不见，不收你也看不见。”也就是说，网易为面子作工作得比较多，也就是成了现在的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做的都是啥呢？面子工程，就是名声工程。为了名，为了这个名声，“你看，人家网易干了这个活儿，又干那个活儿，干完这些另一个活儿人家也去干了，你看人家干了多少活儿。”他要的是这个，让人看见他干了多少活儿。至于说“这个活儿干精了没有？干完全了没有？神鉴察，我这个本分是否合格？”这些他不去寻求。这就和萧旭差下了，萧旭在这边干活儿，他在面子上边没有过多的东西，他只是默默地把这个活儿有头有尾地干完。这个有路吧？（嗯。）

还有什么？都说说。萧颂是刀下留人了，是吧？（萧颂：嗯。）沈冲冲，说说。（沈冲冲：有一次，他跟萧武一起去干活儿呢，他提醒萧武路况不好。网易你还记得吗？那天萧武和你说了个啥？）网易做在萧武身上的太过分，是吧？（沈冲冲：嗯，他对萧武的那个态度不好，好像他也是想帮助萧武呢，但萧武给他的话不痛快，好像他里头就接受不了。网易当时说的话大概意思就是：连个对的话也接受不了，我好心好意帮你呢，你也不接受。当时网易的那个话就是骂人呢。我忘了原话说的啥了，网易，你还记得吧？）“你告我状呢，还问我记得吗？哪还有这样的呢？”（沈冲冲：想不起来了，确实是想不起来了，反正网易当时发火了。）这就是老好人的一贯作风。你就是想起来也不能说，然后就说“你当时说什么了呀，你自己说，我不说了”。（网易：我当时说的啥我真不记得了。）沈冲冲，本来你说的是诚实话，因着你一贯性的当老好人，不行了，这就又成了鬼话了。网易，你做在萧武身上的确实太过分了，萧武也和沈冲冲一样，带点老好人的味道。神说：“‘心’字头上一把刀。”（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怎样追求真理（十二）》）是吧？（忍。）一个忍，给了网易可乘之机。网易，你不管人家对与错，你不能是那种做法，这个以前就说过你吧？（网易：自己要求太高，让人家都听我的。）抓住一点不放。咱的训斥、指责太多，贬低、藐视太多。可以说你做在萧武身上

的比较明显、比较完整。你做在别人身上的都集中在萧武身上了，集中表现出来了，让别人都看见了。别人看见以后，在你心里边你认为什么呀？让他们看见你比萧武强多少，强几百倍。可是恰恰相反，在别人眼里并不是那么看的，你想错了。在别人眼里怎么看呢？你知道吗？你看见你自己的威风涨了，你的见识涨了，你在他们面前显露了你的地位、名誉了，可是在人的心目中，恰恰显明了你的什么呀？你还是个人吗？不够人格。恰恰是借着你的这个行为把人家萧武给见证出来了。“你看人家萧武的包容忍耐，萧武尽本分对神的忠心，不管周围人、事、物怎么样，不管你再说什么，人家该干什么干什么，不受你的辖制”。虽然不能说他是实行真理吧，达不到那个高度吧，但可以用一句话去理解，实行真理的人把不实行真理的人给定罪了，别人已经看见了。就像杨披，杨披在这儿“叽哩哇啦”和这个发火和那个发火，最后在人心目中谁的位置高？不是发火的人位置高。发火的人在人心目中是个什么形象呀？兽！兽来了！你是哪个？

235　性情变化的特征

1　性情上的变化有一个特征，就是能顺服对的、合乎真理的东西。不管谁提意见，他是年老年少，他跟你合得来合不来，不管你俩关系好不好、是近还是远，你俩认不认识、熟不熟悉，你俩之间有没有仇，他说的对，合乎真理，对神家工作有利，你就能听，能采纳，能接受，不受任何因素的影响，这是一方面表现。

2　另外，遇事能寻求能寻求真理。好比说，这事大伙都不知道，以前没听说过，这是个新事，你能寻求，看这事怎么做、怎么实行合乎真理原则，能满足、达到神的要求。你能寻求，看这事怎么做、怎么实行合乎真理原则，能满足、达到神的要求达到神的要求。

3　还有一方面是能体贴神的心。怎么体贴怎么体贴神的心？无论你尽什么本分，做什么事得掌握这方面的原则，得明白神的心意、要达到什么果效，守住这方面的原则，另外你还得尽到责任，有忠心。好比说，这事你还不知道怎么体贴神的心，但是为了达到能体贴神的心，

为了达到满足神的心，这事得寻求得寻求。啦……啦……啦……
啦……

——摘自《基督的座谈纪要·只有追求生命进入才能达到性情变化》

18.不是经历神作工而是抓把柄

不是经历神作工而是抓把柄（一）

（宝达：我刚开始看见李小锁又能找见神话，又懂原则，我觉得她挺好的。但后来我就发现她光是拿着神话对别人呢，不会对自己，我就点了她一下，姊妹就对我不满意了，在配合工作的时候她就是愿意作的就作呢，不愿意作的就不作了。在我来说，我也不愿意再点她了，我就是能作多少作多少。从去年阳了的时候，李小锁聚会都不正常了，让牧新人也不出来，叫也叫不出来了。还有接待家庭不合适，有时候我就把弟兄姊妹带到我家去了。后来李小锁提出来，说我做得不合原则，说我动不动就把人带去我家了，不去接待家是去我家了。还有我们牧的一个新人，是个小姊妹，她愿意配合尽本分，其他本分她又尽不上，但她会开车，她就说“我愿意接送弟兄姊妹”。我们就安排小姊妹接送弟兄姊妹，一开始让姊妹送了一次，那天，又有人打电话，让小姊妹送呢，我说人家聚会呢，后来人家就说让晚点送。但是我看着姊妹还不到三十岁，怕太晚了不合适，我就让小姊妹三点多走，最后回去八点多了。可是李小锁就说我把小区带领的工作作了，我本来是二线指挥，这些工作就不是我该作的，人家聚会呢，我是把人家叫走去接送弟兄姊妹了。有时候我也不会进入，因为从原教会开始一直说的就是能尽啥本分就尽啥本分，弟兄姊妹去了，没有接待家庭，我就尽力而为去接待。接受了这步工作也是，反正谁去我都是尽力接待，弟兄姊妹没住处、没吃饭的地方就去我家。前一段时间，一线也是没有合适的家，就去我家聚了一次会，那是任茔他们给一线聚的会。李小锁就说我，“你是顺服地位权势呢，本来你是二线指挥，可你是搞接待呢，任茔就不守原则，你又不是接待家庭。”这些方面我也不会进入，就搅得我不知道该咋进入。退到灵里看吧都是好事，这是神摆设的丰盛的宴席，可是有时候肉体软弱就觉得难呢，确实是不知道该咋进入。去年我认识了一个养生的人，今年他又叫了几次让我做养生呢，我就去了，我就摸神的心意，我就想着这是不是神摆设的这个环境，让我去那边拉关系、摸底呢？教会也提供不出来线索，我们也没有线索，待在家里干什么呢？我就去摸线索了。去了以后就遇上

一个信耶稣的，他就给我传，让我信耶稣呢，他给我传了三天，我也摸了他的底了，他又唱又跳的，就觉得他们信耶稣挺好的。后来我就开始打他，我说："你觉得你信得好，那耶稣二次驾着白云来的时候你预备好了吗？"我就用神话开始揭露他，神说："耶稣的再来对于能接受真理的人是一个极大的拯救，对于不能接受真理的人就是被定罪的记号。"（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当你看见耶稣灵体的时候已是神重新更换天地的时候了》）用这个打他的时候，他没有听懂，打得他跑了，但是旁边有一个也是信耶稣的，听了以后说"对着呢，挺好的"。后来我就跟我们二线的人商量，说去传这个人，他们就说信耶稣的环境大，怕人家宗派抓呢、告呢。后来我也是摸神的心意呢，我说："神呐，你把我放到这个环境中，人家也愿意，我也不能不去呀，我好歹也得去看看人家究竟是个啥情况呢。"我跟人家以前也没有什么关系，就是见了两次。我跟他们商量的时候，他们都说不能去，有风险呢。我说"人家愿意听，咱不去就没见证。"我只好把去年七月份过来的一个新人叫上一起去了。去了两次以后，我看见这个信耶稣的没有主见，但那也得去呢，第一次去给她看了《"救主"早已驾着"白云"重归》，她说"都对着呢，挺好的"，我还给她谈了《神是人生命的源头》和《认识三步作工是认识神的途径》的最后一段，她听了以后也觉得挺好。可我和二线的人说的时候，他们老是这样不行、那样不行，这福音工作是停止着呢，你说咱就这样等着？啥也不做？以往吧，我在二线觉得神的羊神自己带呢，这一次吧，我也认识呢，我老是害怕得罪人，可是二线的人一直不动，就是抓我，"你这样，你那样"，有时候确实是看见自己一无所有，可是这环境是接连不断。）

（肖红：听懂了吗？）听懂一半吧。她这话里边废话太多，一看就是个滑石蛋，太诡诈。宝达，你要说李小锁的问题，你还得先铺一段路，先给人家打个预防针，先和人家拉好关系了，才开始说问题，这就是你的处事哲学。（肖红：她就是说一下什么再返回来，再把这件事圆一下。）对，她不能得罪人。（肖红：但是圆得圆得我们都听不懂了。）你知道为什么这么难吗？在世上什么人走的路最难走？在神这儿叫的是滑石蛋，在世上叫的是老好人。你说老好人这条路好走不好走？（宝达：不好走。）你越做老好人越不敢坚持正义，越不敢为神说话，那你说你能站立得住吗？你站立不住。那你招来的是什么？

世上有句话怎么说的？人善怎么了呀？（“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是“马善被人骑，人善狗也欺”，你连维护正义的勇气都没有，那你做什么能有勇气呢？是你不愿意维护正义呢，还是说你就是老好人呢？你属于哪一种？（……）大卫去打三米多高的巨人时，人家不怕，为什么？（宝达：人家有耶和华神。）你有没有？（宝达：嘴上说有呢，可遇到事情就是个这……）说话软得像绵羊一样还作见证呢？你怎么作见证呢？你既然看见了神的心意，那维护正义、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得胜过自己的性命。在你这里你维护这些超过自己的性命了没有？连大声说句话都不敢，你让别人从你身上看见的是啥？现在见证神怎么见证呢？得把神的性情见证出来，把神的喜怒哀乐见证出来。面对邪恶事物，你应该有什么态度？借着你得让别人看见神的怒临到了他。反面事物出来了，在你身上看不见怒，看见你像软绵羊似的，你怎么见证神呢？神要的是男孩子气概！宝达，说你是滑石蛋吧，可是他们说你和李小锁还打斗呢，要真是滑石蛋就和人打不起来，可你俩还又能打起来，你说这是什么情况？宝达，你们两个人打不打？（宝达：面子上不打，心里就是这。我也知道和人打不合神心意，可是遇到事情心里就……）心里打呢，外表打不打？（宝达：外表上大多数时候不和人勾心斗角，要是和人打斗的话就是抵挡神，从外表看好像是放下自己了，可是心里放不下。）柯真真，她们外表打不打？（柯真真：打呢。）外表因为啥打呢？因着神的公义而打呢，还是因着自己的肉体而打呢？（柯真真：为自己。）为着自己的肉体利益打，这就不是老好人了，不是滑石蛋了。你能为自己的肉体站起来说话，但为神站起来说话却很难。

李小锁，你呢？（李小锁：就像宝达说的信耶稣的这个人，我说虽然她是信耶稣的，但毕竟咱们不认识她，又不熟悉，你在养生店见了人家三次，就说这个人这样好、那样好，能行，就能作了。我说再看一段时间吧，宝达说她了解了，后来她说人家把家庭住址也给了她了。正好咱去年回来的一个新人，离那个村不远，她们就约见了一下这个人，了解了一下情况。新人说宝达刚传的这个人村里有一个信耶稣的，在那个村里可厉害了，谁家信的和他们不一样，那个人就领上几个人去了。我听到这个声音之后，我就告诉宝达了。宝达好像很胆大，就说“传福音就得这样去呢，要是像你这样缩手缩脚的，怎么能作

回来人呢？”我说我们看了新下发的原则我们不敢去，宝达就和离那个村不远的新人去的。我不知道我自己是因为不愿意作工不去呢，还是因为不合原则不去呢，我自己在这里边也打转呢。反正她每次说出来这个线索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线索不在原则范围里。还有听她刚才说的这几件事情，我们现在牧的那个新人小姊妹会开车，每次上层的弟兄姊妹过来，就需要有个开车的接送一下。我说：“如果不是咱们本职范围内的事情，咱就不要去做，先以本职工作为主。比如说小姊妹今天聚会呢，咱就不应该耽误人家的聚会时间让人家去接送人。再说了咱又不是小区带领，这些事情应该是小区带领的工作。这又不是咱们的本职、托付，要是不耽误咱们本职、托付的情况下，可以去，其他时间我也管不着，主要是你在咱们该工作的时间内送他们，我觉得这个不合适，不合原则。咱们下发的原则里不是说每个带领出去尽本分的时候，车费什么的都有这一笔开支呢，人家每次过来怎么还得你去找人送呀？”我就这样揭露她了。她的意思就是维护神家利益呢，上层带领过来了，小姊妹有车，她就得去尽这个本分。她还说：“对不对这是我与神之间的事情。”意思好像是我们就不用说她，我们两个人就因为这些打架呢，就是在这些地方合不来。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是实行真理呢，还是点她呢。）

（肖红：宝达，刚才我听你们说传了一个信耶稣的，按原则来说，咱不传信耶稣的，这个原则你掌握了吗？咱传的就是原教会的，因为咱是国度建造，咱要的就是教会建造的人。那段时间咱下发了传外邦的原则，可以传外邦，但是信耶稣的这些人咱先不传他，原则里没有说让咱们传信耶稣的吧？因为他本身就落下了一步。当然也不是绝对不能传信耶稣的，可以传，但是那是在咱没有原教会的线索，或者是没有被开除的线索，或者你手里没有信全能神的这些线索，在这个背景下你碰上了信耶稣的人，而且是知根知底的，还有保障，在安全的基础上可以去传，这是咱这方面的原则标准。咱不能在外边随便碰到个信耶稣的就给人家传。)（宝达：我知道，我当时看见那个人也不是太精明、太好，我就看不上，但后来给人家谈了人家听清楚了，还说“挺好的，对着呢”，要不是这样我也不传她。）（肖红：咱这会儿谈的是啥呢？原则上咱得先掌握，也许你打那个人的时候正好碰着她了，但是咱得知道在原则范围里边该去做啥。为什么要和你说这方面

呢？因为咱的人在这上面出过问题。去年他们那边传三自的时候就差点被抓了，你知道这事吗？下边的人说有个线索，教会带领也不抠，配合的也不细抠然后就去了，结果闹得派出所的都去了，一伙人差点被抓了。你说你不按工作安排去传，带来麻烦，带来后果呢？说这个的意思就是咱得根据工作安排走，不能根据咱自己的意思，想传谁就传谁。咱现在是国度建造，打的就是教会建造的人，最起码是信全能神的人，这是你该打回来的。或者是打被开除的、被隔离的，是不是打这些人呀？这是咱的主要作工对象，也是咱的主要作工范围。三自的、信耶稣的，不是咱现在的作工范围。你们下去再查一下，咱小区里、教会里还有传信耶稣的、三自的吗？有没有传这些的？）（没有。）（提供的线索里有信耶稣的是亲戚关系的。）（肖红：是亲戚关系，也得在安全的基础上，而且是在你没线索的情况下，这些是不是可以传呀？可以。但三自的是绝对不能动，因为他们是国家紧密查的对象，受国家保护的咱不传，所以三自里边的这些人根本不能动，咱先掌握原则。咱把这个原则掌握了，作工范围掌握了，就不会打架。咱的作工对象就是原教会的，你能把原教会的打下来，这才是征服他呢。全能神咱传了多少年，信耶稣的他们都知道。要传信耶稣的这些人除非是在安全的基础上，亲戚、朋友、有关系的、知根知底的可以去传，这个是额外的，但大方向不是去传这些，咱的方向不能错了。要是再有人因着传三自的带来麻烦，那就是咱带领的问题。带领在下边就不交通这些原则，就不掌握原则。）（李小锁：宝达传的这个人，他们村里有个人势力特别大，人家要是听见谁家有个风吹草动就领上其他人去了。）（肖红：宝达，这是一方面的原则，咱不能因为热心传带来麻烦，你得在安全的基础上，在原则范围里去传，你救别人还得保证自己的安全。如果你要传的人是你的亲戚，他就不会告你，你说可不可以传？可以传。宝达，原则范围得掌握，这方面明白了吗？）（宝达：嗯。）

这个人现在是已经传过来了吗？（宝达：还没有。这个人比较懦弱，她说“我没有你们那样的信心，我怕丈夫，我也不太追求……”）不愿意跟，是吧？（宝达：嗯，不愿意跟，可是又不说咱是错的，反正说“你们来吧”，我说：“你要愿意我们就来，你不愿意我们就不来”，她说：“我不能说不让你们来，你们来吧。”）咱不说这个线索，

我不是说这个线索重要不重要，该打不该打，这是一个作工上面的事，我不说这件事。就刚才肖红说的，这个不是咱作工的主要对象，是吧？但不等于说是不能作。再一个就是看你已经作到什么程度了，根据作工程度、根据作工对象来决定是继续作还是不作。（宝达：我感觉这个人没有啥价值。）咱现在不是说她有没有价值，是说神给你摆设的这个环境是不是有价值。这个环境引起了你们俩的争战，你们俩谁说的是实在话。你说那个人能传，李小锁跟你说那个人不能传，说那个人村里有个人势力太大。宝达，那个人的村里是不是有个人势力太大？你了解了没有？（宝达：这个人又不追求……）宝达，我刚才说你什么了？我说你是滑石蛋。我问你什么话，你直接答什么话就行了。（肖红：弟兄刚才说的是，那个人在那个村里势力大。）（宝达：那个人在那一片就是有名的。）你是说你的作工对象有名，是吧？（宝达：我的作工对象没名也不追求，只是比外邦人强一点，是说他村里有个人势力大。）你是说这个人的村里边有个势力大的。（跟她的作工对象一样也是信耶稣的。）这个也是事实，是吧？（宝达：是。）是事实，李小锁不让你传的时候，她跟你说这个原因了没有？（宝达：……）这个人是你自己作的，你没有跟李小锁说过？（宝达：没有。）李小锁是不知道的，是你把这个人作过来以后，你才跟李小锁说的？（宝达：嗯。）你把这个人作过来以后，李小锁是什么态度？（宝达：她们都说不敢去，说那儿的环境可大了，一共四个人，有三个人都说不敢去。）你刚开始说这个事的时候，你是想说李小锁拦阻你传这个人呢，但是你没有说清她因着什么原因拦阻。（宝达：说了。）（肖红：说了，说是怕环境，但没说细节，没说村里有个势力大的。）刚开始你没说清楚她村里边有个势力大的，你只是简单地说了一下怕环境。你既然要表达这个事情，你应该把这个事情表达清楚，李小锁拦阻是为什么拦阻的？她和你怎么协商的、怎么商量的？她是有理由地拦阻还是无理由地拦阻？她拦阻的存心是什么？我要看她的存心是什么。如果人家是为了教会的安全起来拦阻，那这个拦阻就应该，是必须的。如果她拦阻是为了名誉，“是你传的不是我传的”，或者是说她不想牧养，是为了减轻负担，那这就是她的问题。（宝达：那是她个人跟神的关系，反正我就觉得一有啥的时候，她都是拦阻……）我就说当时她拦阻你，不让你去的原因，她和你说了没有？如果说她当时和你说清楚了，“这个人不能动啊，这个村里边

可是有恶霸呢，你不要招来是非。”人家跟你说这话了，那人家拦阻的存心是为着神家利益而拦阻的。如果人家没有说这话，是今天才说的这话，或者是随后才说的这话，那她的存心就不是为着神家利益，那她今天过来就是为自己说话呢。神看的是人的心，看的是人的态度、存心是什么。虽然说这是个事实，但我要根据她说话的前后顺序来定她的存心、目的是什么。她是不想去外面尽本分而拦阻的，还是真实地看见了危险而拦阻的？她属于哪一类？（宝达：……）既然你说她有问题，那就得把她的问题列出来。她当时给你解释这个人不能作的原因是什么了没有？（宝达：说了。）宝达，你说咱说话累不累？现在问的是“当时你去传福音的这个时候，她说了没有？”当时说和随后说这是两个概念，能听懂吗？（宝达：……）现在是不是晕了？（宝达：嗯。）就好比说，你第一次去传福音的时候，李小锁过来拦阻你了，但啥也没说，那她这个拦阻就是拦阻神的作工，这就属于拦阻神的作工。如果是在随后发生了这个争执，李小锁才说这个村怎么怎么，这是马后炮，这是为自己辩解表白，是保护自己的一个手段。神在这儿看的是人的存心、观点是什么，而不是从外表看这件事谁对谁错，这个听懂了吗？（宝达：嗯。）虽然她说了这句话，但说的前后顺序不一样，达到的果效也不一样，你得学会去分辨一个人。这个话听懂了没有？（宝达：……）你记不清她是怎么说的了？（宝达：嗯，反正当时……）你记不清就说记不清了。

咱今天只是借着这个事明白一个真理，让你学会分辨一个人、认识一个人。怎么去分辨、认识？不能在一件事上去论是非对错，那就说不清了，听明白了吧？咱今天不是要借着这个事来定谁的罪，只是借着这个事来学一门功课，借着这个事来让你学会怎么去分辨一个人。再一个就是，李小锁刚才说什么了？“我在这儿也不知道对不对，不知道合不合原则”，是吧？（李小锁：她说嫌我拦阻她呢，我就自己挖自己里面的东西呢，我到底是维护自己的肉体不想去那个地方，还是说这件事就是不合原则呢。）对，你是说你今天拦阻宝达了，你是为了自己的肉体利益呢，还是那边有个恶人不能去呢。你现在混淆不清了，是吧？（李小锁：嗯，是。）你刚才就是这么说的，就是这么表达的，那你说的这话是真话还是假话？（肖红：假话！）这一听就是假话。其实自己的存心自己是最清楚的，你为了你的肉体利益想在

家多睡一会儿觉，还是为了维护神家利益，这个你还不清楚？这是谁都清楚的。（李小锁：当她第一次摸底回来的时候，我们执事聚会呢，她就说这个人可好了，给交通这个交通那个，人家都听明白了，当时我就说“一个陌生人你去谈上三五次，就能行了？”我就觉得不行，可是别人也说宝达把那个人打醒了。我就自己在那儿徘徊呢，人家有这个魄力，要是换作我，我就没有这个勇气，但这到底是对还是不对，我也不知道。返回来又一想，一个耶稣教的见上三、五次她就说这个人可好了，从别人名下也了解到这个人好，可是我就觉得陌生人不踏实，我就抓着这个陌生人，又是信耶稣的，就觉得不行。后来聚会的时候，我跟和宝达一块去的新人了解这个信耶稣的人性呢，新人说“那个村里边有一个叫什么什么的可厉害了，谁家稍微有个风吹草动，人家几个人就围攻你呢”。我是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更觉得危险了，可是看见宝达好像很坚定，就要去。我心里又害怕，这个人要真是神要的人，又怕我拦阻了工作，也想呢“那个村里福音工作没有打开，也许神就是要借着这个人来打开那个村的福音工作呢”。我就是这样徘徊呢。所以我不清楚我到底是因着维护自己的肉体不让她去呢，还是我就是维护神家利益呢，我就自己在这儿搅呢。看着人家积极地去那个村里边维护呢，我们三个就胆怯得不敢去。可是返过来又一想，人家在的那个村毕竟有个势力那么大的……）不管你再说什么，你就是再说上五遍能不能说清楚？你说你在这儿徘徊呢，是，你肯定是徘徊呢，因为你心里有鬼，你不徘徊能行吗？你本来就是为你的肉体说话呢，你就不是纯粹为了神的作工而说话的，你能不徘徊吗？你说我为什么敢这么确定地说你心里有鬼呢？（李小锁：我是为了我的肉体啊？）如果你不为肉体的话，你怎么能想起来你是为肉体说话呢？我还不知道你为肉体说话呢，你提前就告诉我了。如果你能意识到，“我得尽心尽意尽力，我不能为肉体”，那你今天就不是这样说出来了。你背叛肉体得有表现呀，你背叛肉体了吗？（李小锁：没有，我反正就是觉得不合原则。）你说不合适是因为不合你的肉体，不合你的肉体那这个事它就不应该合适。如果说你是为了神的工作，你就不可能想起来肉体。你是为了神的工作，那你是不是就得核查一下？“不行，这个人靠不住，大大咧咧的什么都不顾，连个安全也不考虑，我不能让她给神家带来祸患。”有句老话是“靠小孩看火，一屁吹塌个炉火”，意思就是靠不住，不可靠、不敢靠。你既然看见她大大呼

呼的靠不住，那你就不敢靠她，不能靠她，那你就得起来担当，有责任、有担当，“我不单是为了她，我更是为了我自己”，换句话说就是：她出了问题你能好了？你能跑了？你跑不了，那最终是给神家带来了祸患。如果说你真意识到这是个危险了，那你该咋办呢？你不可能在你家里待着，那你是第一个站出来的，就不要说为她了，你就是为了你自己，你也得赶紧把这个漏洞堵了。你堵了没有？（李小锁：没有，人家就要去呢。）你没有堵。是，她就要去呢，那你去落实、调查了没有？调查调查这个人的人性究竟如何，敢不敢拿出证据把她说服？镇住她？你跟我说，你也是听说那个村里的恶人是怎么怎么，那这个恶人是不是确实就是恶？你去核实了没有？（李小锁：没有。）一个你只是听说，再一个你也没有具体行动，就是说你听到了这么大的风声，这个人的村里有个大恶人，宝达去了以后可能会引火烧身。你听见了、你知道了这个信息，你感到害怕，是吧？（李小锁：嗯。）你要维护她，可是你连门都没出，你究竟是害怕还是不害怕？（李小锁：不害怕。）那你刚才所说的“你害怕”那就是假的，完全是假的，完全是为你的肉体说话呢。你只是借着维护神家利益的这个旗号搞着自己的经营，你是为了维护你的肉体，为了把她打败。如果你真害怕，你就会拦阻。但从你的实际行动来看，你并没有害怕，也可以说，其实那个福音线索并不是你所说的那么可怕，最起码在你这儿并没有那么可怕。如果宝达传的这个福音对象是个大红龙，人家随时有可能来抓，那你会不会不出门？你没有去拦阻、去落实，那你向上汇报了没有？（李小锁：没有。）你没有调查、核实，没有汇报，你也没有出门，你只是和她打，你这是不是完全就是借题发挥？你只是为了满足你的私欲，你就愿意和人打斗。宝达她不管危险不危险，她还知道要传福音，还知道去作工，知道得向着神、为着神，大概还有个方向。可你在这儿呢？你没有这些，甚至你还煽风点火，还极力去拦阻。我说你煽风点火冤不冤？（李小锁：煽风点火搞不清，转不过这个弯来。）刚才说了，根据你的行动来分析，你并没有看见危险，并没有感觉到害怕。可是在你没有看见害怕的时候，你和宝达说的话还挺怕，来这儿说的话还挺怕，你说这是不是煽风点火？你说那个村的人是不是达到了你说的那个危险程度？如果这个村的人真是达到了你说的那个危险程度了，你真看见危险了，那就又是一个性质了，那你就比咱现在说的更邪恶。怎么更邪恶呢？刚才咱说的是什么

呀？根据你的言行举止来看，你没有看到那个村的危险，没看到这涉及到神家利益，所以你不出来汇报，也不去拦阻，不去说什么。咱换个角度，如果你真实看见这个危险了，但事实是你没有上报，这又证明个什么问题？你想看神家笑话，你想看大红龙过来抓了这些人，我是什么反应，那你是不是比犹大的行为还恶劣？（李小锁：嗯。）所以说不管怎么看你，从哪个角度看你，你都是邪恶的，你不是做一个诚实、有正义感的人。这就是说，你最后不要反说我冤枉你了，你看到危险不报，你是犹大；你没看见危险，却把它说成危险，这是煽风点火，你制造环境来拦阻神作工，是为了打压人。咱一心是向着谁、为着谁？成了谁的出口？（撒但的出口。）撒但的出口，拆毁了神的经营。不管怎么说，这就是一件拆毁神经营的事，是吧？（嗯。）拆毁了神的经营还打了个什么旗号啊？维护神家利益。那你说，这个和撒但当时引诱亚当夏娃做的那事情是不是一样的呢？撒但说什么话了？“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创3：5）所以说，你所做的就是撒但所做的，完全就是撒但的一个差役，是打岔、是搅扰。在我这儿我不看这个福音对象如何，和福音对象有没有关系？没关系。所以我在这儿我不和你说这个作工，不说这个福音对象有价值没价值，或者她就是懦弱，传她没意义，我不说这些。我不管有意义没意义，我在这儿看的是你对神的一个态度，对本分的一个态度、观点，说的是你的性情。这是第一件事。

不是经历神作工而是抓把柄（二）

咱再说第二件事。李小锁，宝达让小姊妹用车接送人，你说这不是她的本职工作，还说了句什么话呢？（肖红：说宝达是顺服地位权势呢。）“顺服地位权势”，你这话是什么话？你说这话的时候心里怎么想的？（李小锁：当时我也没有怎么想，就觉得宝达让人家聚会时间接送人耽误人家聚会的时间了，宝达好像就是有地位的一说啥她就赶紧做啥，我就是说这个呢，我也不知道我当时咋想的。）你说什么话没有所想？没所想你能说出这话？宝达给他们找了车，你说宝达是顺服地位权势。在大红龙国家，出入不方便，公交车不能坐，因为公交车上到处是监控，骑电动车又不方便。在中国能尽上本分的有几个人？中国人要败坏有败坏，要邪恶有邪恶，没有几个人是忠心的，更没有几个人是有车的，也没有几个人能来尽这个本分。如果带领工人自己能找到车，还会不会找宝达？带领工人让宝达给找个车，如果宝达说，“我不顺服地位权势，你跟我说话不管用，我只听我配搭的，我不听你这个带领的，我要是听了你这个带领的，我就是顺服地位权势”，这叫什么话？（宝达：李小锁说，“他们就是贪享地位之福呢，你是纵容他们作恶呢，就得让他们受受苦。你的家本来就是二线指挥的家，现在没接待家庭，他们就去你家，他们就是贪享地位之福呢，你啥也做了，他们就啥也不做了，你是不是纵容他们作恶呢？”哎呀，我也不知道怎么弄了，我也不会进入了。）李小锁为了把配搭打倒，已经是失去理智了，什么话都能说出来，还说“纵容他们享受地位之福”呢，开车接送一下，这是享受什么地位之福？什么是纵容他们？他们作工呢，那是一小段距离？那是电动车可以办了的事？他们真享受了？而且对于实情咱啥也不知道，咱在这儿为什么能说出这话来？这是不是论断？他们要用车去哪儿，这是带领工人去找的宝达，不是宝达找的“领导”，这是两码事。因为宝达她也不知道人家什么时候用车。这只能是带领要用车才找的她，她才知道人家什么时候要用车，所以说这就不存在巴结领导，是吧？这和你说的完全不挂钩，你完全是在造谣。要是说宝达每天开上车，跟上带领工人跑呢，巴结带领工人呢，溜须拍马呢，也算句话。可带领今天要去哪儿宝达她并不知道，而是带领他们要用车才和宝达说的。咱把这关系先搞清，如果带

领不用车的话，宝达是不会知道的。反过来说，如果带领手里边有车用，还找不找宝达呀？如果他们有车用的话，他们是不会找宝达的，他们不会去绕这个圈圈，还专门找宝达传话，借着宝达联系小姊妹找这个车。他们是无能为力、是无路可走，如果有路可走，他们不会找宝达的。咱就从他们这个绕圈圈来看，就能看得见。神家的人遇到难处了，需要用车，你没有去帮忙，宝达去帮忙了，你还怎么呢？你还拦阻、还拆毁、还论断、还定罪，你说咱这是什么性情？你说咱是信神的吗？咱的言行举止比外邦人还恶劣，意思是说你做了大红龙做不了的事了。如果说宝达听信了你的话，不给他们找车，把他们放到大街上，你高兴了，撒但嗤笑了，所以说你的言行举止完全是拆毁，连个帮忙的都不是，就更不用说追求真理了。

李小锁，刚才说到福音对象有问题的时候，你既然不知道合不合原则，感觉不对，那你寻求原则了没有？你有没有问问带领工人这个原则是什么？你只是说不对，并没有维护神家利益的实际作为，所以你是把这个“不对”当作你定罪别人的一个理由，你始终没有去寻求这个原则，这就可以说你不是为了寻求原则，你也不是为了解决问题，你完全是为了借题发挥。第一件事是借题发挥，第二件事呢？这个连借题都不借题了，完全是拦阻、拆毁。你在这里边是借着什么理由打宝达呢？你是借着这个姊妹因为接送人下午聚不成会而打的宝达。这个姊妹是咱教会里的一个普通姊妹，是吧？（嗯。）咱这个聚会时间可不可以调一下？今天不聚明天可以聚吧？中午不聚、下午不聚咱可以晚上聚啊，守这个规条吗？而且你们都是过来人，我记得我刚开始尽本分的时候就写过一篇文章，我写的是我怎么走过来的，还记得吧？就是《谁是你的好邻居》，都听过这个吧？这是耶稣讲的故事，柯真真看过吗？（看过。）耶稣讲的这个故事是：

“好撒玛利亚人

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作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

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惟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路10：25-37）我是看了这个故事走出来的。当时带领工人都说要开除我呢，人家说我打岔搅扰，说我和人家不是一个教会的，这不是我范围之内的事。我想着人家都说我和人家不是一个教会的，我是不是罪恶的手伸得太长了？人家说带领工人做事是有时间的，不能是你今天检举了明天就给你处理，我说那我就等吧，我也不能把罪恶的手伸得太长了，我就等。在等待的那半年里，我看不见带领工人去解决这些问题，可是这个事在我心里没有放下，我不能看着他们被敌基督、假带领隔离在外，吃喝不上神话，然后教会的那些假带领、敌基督还继续作威作福。在我无路可走的时候，我看了这个小故事：有个人在路上被强盗抢了、打了，路过了几个人，第一个过来的人是讲道的祭司，他一看“我得赶紧去讲道，因为讲道重要，那么多人还等着我讲道呢”，讲道是本分，是事奉神呢，敢不敢耽误？不敢耽误，所以祭司放着这个人不救，去讲道了；第二个人过来一看“我是听道的”，听道是不是也是本分？也是，所以听道的他也不能耽误；第三个人过来了，他怎么呢？他把自己手中的活儿放下，然后把这个人的伤口处理好，送到店里，安顿好，给他出了钱、看了病。耶稣说谁是你的好邻居？从外边看，听道的、讲道的，是顺服神的吧？那个撒玛利亚人他没有去顺服神，他按着他自己的意思去做了，但人家是救了一条命。神话是让你活出呢，真理是让你活出呢，真理是恢复你的正常人性的，不是让你当作字句的，不是让你当作规条的，不是让你假冒为善的。咱打着什么旗号？打着一个维护教会生活的旗号，“今天你应该是聚会呢，你不能去尽其他本分”。背后论断弟兄姊妹，论断神作工，你说咱恶毒不恶毒？信着神，拆毁着神的经营。宝达在传福音你是在拆毁，她给弟兄姊妹找个车，你拦阻、定罪，颠倒黑白、混淆视听。怎么颠

倒黑白的呢？宝达她是扶油瓶除狗屎，带领工人让她去找车，她该不该去找？可你说她啥呢？你说她是顺服地位权势呢。她不听带领工人的就是顺服神了？似是而非，混淆视听。神交通过，撒但迷惑人，它从来不和你说真神是谁，从来不说造物主就是神，但它也不和你说没神，它用一个假神来代替神。李小锁呢？你也不说宝达这个是抵挡神，你是用什么代替这个了呢？她是接受上层带领给安排的工作，这是一个顺服的正常表现，但你给她扣了一个什么帽子啊？你说她顺服权势地位，你不说她这个顺服还是不顺服是不是合乎神心意，也不说这是不是维护神家利益、维护神的名，你不说这些，你说的是什么？“顺服地位权势”。你用这个来代替，这就叫混淆视听。还给她戴了个什么帽子？“纵容他们犯罪，纵容他们作恶，纵容他们享受地位之福”，你说这话怕不怕呀！混淆视听紧接着就是啥呢？撒但败坏人有六种手段，神说：“第三是强行灌输。灌输什么东西？强行灌输是在人有选择的情况下吗？人是同意还是不同意？（不同意。）你不同意也没办法，就是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它就给你灌进去了，灌输了撒但的思想、撒但的生存法则与撒但的实质。”（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独一无二的神自己　六》）强行灌输、强行占有。什么是强行灌输？用不用和你商量？不和你商量，不和你去分析。今天我跟你交通是不是要调查、要分析这个背景？说这个原因？我根据什么说什么，可李小锁说的这个有没有依据？没有依据、没有根据，也不和你商量，不经过你同意，不需要你去认识、分辨，直接就告诉你说，“你这是顺服了地位，你这是纵容他们犯罪”，这叫强行灌输。强行灌输最后就成了啥？强行占有，这就强行占有了。

今天宝达这老好人还不是老糊涂人，她还有点知觉。如果李小锁遇上一个糊涂人，这是不是就强行占有了？（嗯。）以后上层带领要再来用车，还用得上用不上？（用不上。）不行了，“我不能纵容你们犯罪”，如果宝达再听信了李小锁的话，“我不能纵容你们犯罪，我不能给你们找车”，这是不是让撒但吞吃了？（嗯。）（宝达：她一说就是“你接受不接受？接受不接受修理对付呢？”我心里就想，“你们说的要是合乎真理，我可以顺服，你们打岔搅扰，让我顺服你们啥呢？我要是顺服了，我成傻子了。我信神信了多少年了，字句道理也有不少了，就听你们说那话呀？”）这就跟你平时的活出有关系，我刚才说你

啥了？你一说话你那老好人的样就来了，你不敢维护正义。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你给人家的态度得明确，如果你是一个有正义感的诚实人，她敢不敢来迷惑你？你看撒但迷惑夏娃的时候是怎么迷惑的？圣经中记载：“耶和华神所造的，惟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惟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创 3:1—5）”撒但先用带着引诱、试探的话去问夏娃：“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神‘岂’是真说”这就是一句引诱夏娃质疑神、怀疑神的话。他说这个话的存心就是想试探一下夏娃对神话信的程度，并且给夏娃传递灌输一种带有疑惑的思想态度。把撒但的质疑、怀疑传递出来，形成一种熏陶感染。夏娃听见撒但的这个态度后，就随帮唱柳附和撒但，所以夏娃就能说“神曾说”而不是“神说”，这是一个。第二个是神说“必定死”，夏娃被撒但感染后就成“免得你们死”。撒但看到夏娃上道了，所以撒但才继续进一步迷惑说“不一定死”。一个是“神岂是真说”，一个是“神曾说”。一个是怀疑，问“神真说过这话吗？”一个回答的就是“曾经说过吧！”她的言外之意是“神说的这个话是不是过时了还不知道呢”。而她不是直接说“是，神说，‘吃了必定死。’”，神的话没有成为夏娃的生命。就像宝达，神说：“做诚实人再具体点：做敞开的人，不做掖着藏着的人，不做撒谎的人，不做说话委婉的人，做一个直接的人、有正义感的人。”（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只有追求生命进入才能达到性情变化》）神让你做一个诚实人，做一个有正义感的人，这句话成为你的生命了还是仅仅是神说的？（神说的。）是神说的，所以说你在这儿不敢做诚实人，不敢做有正义感的人。那你要是做有正义感的诚实人，你把这话活出来了，谁敢过来迷惑你？你们跟上这步工作去原教会打仗的时候，原教会的人一听说你们跟上这步工作了，他们干啥呀？他们是赶紧跑，不敢见咱的人，见了就跑。为啥？他不敢来迷惑你，可是你敢理直气壮地去见他。因着什么？你敢于站住见证，敢于相信、承认神的话。信，你既然相信神话，那就不仅是神说了，而是“我就应该按神说的做，我就是要这么做呢！”当你活出来的时候，谁还敢在你身边说迷惑你的话呢？谁还敢强行占有你呀？我一来听宝

达说的那话，我说这是个滑石蛋，这肯定得被人欺。老好人肯定被人欺，是吧？（嗯。）宝达是老好人，不是老糊涂人，要是老糊涂人的话，糊里糊涂的，那被人欺负就欺负了，又没知觉。可咱听宝达的说话里边还有那么多怨气，老好人还有那么多不服、不甘，心不甘情不愿，这就是不敢拿起神那一把两刃利剑来行使神的权柄。所以说，如果你不实行真理，撒但就在你周围盯着你，如果你没有立场，撒但随时上身。

咱这是说了两件事了，还有什么事呀？（宝达：那段时间一线没有聚会的家，正好我家谁也不在，我一个人住着一个院，就说在我家聚聚会吧，我就接待一线在我家聚会了。后来李小锁的意思是，“你是二线指挥，又不是接待家庭，任茔不守原则，到你那儿去聚会你就让去？”我说那又不是常聚会，偶尔聚一次也行，咱得分轻重缓急呢，咱也不能持守我是二线指挥，我家就不能聚。他们找我，肯定是神家有困难了，没困难人家有接待家，就不可能找我。这件事临到我这儿了，是要我的见证呢，我不能推脱，但李小锁就说我不是接待家，说我不守原则。）你听听这话，李小锁说的这是什么话？柯真真，你听了这话什么感觉？把你们的感觉说说。（柯真真：要是我的话，我就蒙羞，连个家也没有，还能找到这儿，这就是工作没作到位。可是李小锁还是守了个原来的规条，不让去宝达那儿聚会。）静茹茹呢？（静茹茹：李小锁一说就是宝达不守原则。）什么是原则呢？（静茹茹：李小锁说宝达是二线指挥，就不能接待，就拿这个原则要把宝达……）那接待的原则是什么呢？既然说原则呢，咱就说说这个原则。什么是原则？咱对这个原则怎么理解的？神交通原则的时候怎么交通的？（柯真真：神交通了洗碗的原则，就是为了干净卫生。）洗碗的原则是干净卫生，那这原则是不是方式、是不是方法、是不是规条？（不是。）不是。首先你理解一下，什么是原则？这个原则指的是什么？“原则”这两个字该怎么理解？祭司弟兄也交通过这个原则，祭司弟兄交通说：“举个例子，外交家到外国签订合约，他的原则是什么？他说：‘我就两条原则，第一不出卖国家利益，第二不出卖国家领土，守住这两个原则，啥约都能签。’”（摘自《上面的讲道交通·116-A-5》）两个国家谈判呢，谈判桌上各自是为各自的国家争取利益而说话，谈判桌上的原则是在不出卖国家、不出卖国家领土的基础上为

自己的国家尽可能争取到利益最大化，这是不是就是原则？那咱这下是不是就知道什么是原则了？原则其实就是你的方向、目标。咱一说原则有的人就晕了，所以有人经常用这个原则来迷惑人，一说原则你就不知道怎么做了。原则就是你做事的方向、目标，方向、目标就是你的原则。咱既然说到搞接待了，那咱具体说说搞接待的原则是什么？（安全。）安全，接待的原则是保护弟兄姊妹的安全，在保护弟兄姊妹安全的基础上，让弟兄姊妹有一个停脚的安息之所，是吧？咱现在说的这个原则不是细节，只是说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就是个原则。接待的原则是什么？让弟兄姊妹有个安全的落脚点，这就是一个大的方向。既要保障弟兄姊妹的安全，还要保证弟兄姊妹有个落脚点，那接待就以这个为原则。祭司弟兄交通说："……接待一些四处逃难的、有家难归的弟兄姊妹，这是善行啊，这个善行蒙神纪念，也可以说是最大的善行。"（摘自《上面的讲道交通·169-B-5》）大红龙追捕的一个弟兄姊妹逃难逃到你家了，你接待不接待呀？有好多人是，"咱得守原则，不敢接待，你接待了他，大红龙就跟来了。"是不是有这样说话的人？他的原则是什么？他的方向、目标是什么？他的方向、目标是为了自己的安全，他根本不管神的名、神的见证。所以咱的方向、目标不能跑了，不能跑在自己的身上。接待的原则是为了维护神家利益、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在这个基础上让弟兄姊妹有个安全的落脚点。宝达是二线指挥，她搞接待，接待一线的弟兄姊妹聚会呢，她为什么要接待呢？是她知道任茔过来了，有接待家她不让去，她抢着把大带领"拖"到她家了？如果是这样她就错了，她这个就是不守原则，这是巴结领导呢。李小锁，你先了解背景了没有？咱就不要说了解背景了，就说咱这边的接待家多不多？（不多。）不多，半家信的很多，不好找接待家。是咱这边缺少接待家，才来你二线指挥家的。如果不缺少，任茔她来不来？（不来。）就是你要接待她也不愿意去。任茔现在去是无处可去、是无奈之举。宝达接待的同时是不是也冒着风险？别人能带着风险去接待一线聚会，她能够这么去做，你没有在她身上看见人家的实行、看见人家的善行、看见人家的优点，你没有在她身上找到自己该走的路，而是怎么呢？抓把柄。那你说你现在还顾得上维护神家利益吗？你做一切是为了自己的名誉、地位，只要把她踩下去就行。你打着一个原则的旗号，来拆毁、打压、拦阻。那你说今天她要是听了你的，她这边不能接待，那这工

作还能不能作？任茔来了都不能接待，谁来了能接待呢？你这分明就是拆毁神的工作，不允许这个工作进行下去。你觉得她这里接待不合适，那你给她找个家也可以呀，或者你给她租个家也可以呀。如果你真是维护神家利益，“呀，不行，在这儿不合适，我给你出个钱，另外给你租个家，你们去那儿吧。”这可以说你不是打着原则的旗号了，因为你用实际的行动来证明了，你就是维护神家利益呢。可你没有实际行动，你只是说宝达这个不合原则，你只是以“不合原则”拦阻了这个工作就行了，你的目的只是拦阻了这个工作就行了，你并不是说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就像神交通的：“好比说，我告诉一个人用方砖垒个墙，多高，多长，垒在哪儿都告诉他了。之后敌基督来了，‘这个墙这么高行，但是如果这么垒的话，风一刮能不能倒啊？’他一听，‘是啊，能不能倒呢？神也没说，那我就先不垒吧。’”（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三）》）这个敌基督不是说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他是想着怎么来拦阻这个工作。就像李小锁，弟兄姊妹来了，你不是想办法怎么去接待他们，而是啥呢？“你不能接待他们，你接待他们就是不守原则，你应该把他们赶出门外”。你不接待还不让别人接待，你不预备善行还不让别人预备善行，你恶不恶？这就是耶稣说的：“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太 23：13）这是今天遇到了宝达，她还有点善行，如果今天遇到的是个糊涂虫或者是一个新人，或者他也是贪婪肉体的人，他是不是有了理由了？“李小锁说了，这不合接待原则，我接待你不合适，你走吧。”这是联合起来作恶、联合起来拆毁！那这就成了那个听敌基督话不垒墙的人了。你觉得不合原则，你给她交通一下原则，你看哪里不完善，你给她完善一下。就神交通的这个垒墙，你怕墙被风刮倒，你可以顶根柱子嘛，一根柱子不行你可以顶两根嘛。李小锁，你看宝达所做的不合原则，“这样吧，你今天做的这个不太合原则，这里不安全，我今天晚上值个班，我在外边帮你放个哨。”如果你有这句话，这说明你的存心是对的。虽然说你不明白什么是原则，但是你的存心是对的，你这是善行，可你有这话吗？话都没有，行动都没有！那就完全是拆毁，完全是为了拦阻！祭司弟兄说那会儿刚开始成立合

唱团的时候，一直搞不起来，一盘散沙抓不起来，好不容易找了一个对这方面懂一点的人，刚有了点起色，下边的人就造反呀，说这个人不行，非要把他弄下来。就好比今天的宝达，她比不上谁好吧，但是在这方面她还有一颗热心，“你们找不上接待家，我给你们想办法”。也可以说，今天她在二线或教会刚有这么一点起色，刚有这么点人性，你不是去维护，你是怎么呀？她刚有这么点人性，你是非得把她打得趴倒，你说你恶毒不恶毒？你这是拆毁！完全是拆毁！在没有起色的时候，你不吭气，在一盘散沙的时候，你也不说话，刚有一点起色，你就起来拆毁。今天如果你们二线的人都不去传福音，都坐在家里边贪享肉体，如果宝达也不给带领找车，也不接待一线聚会，你还有话说吗？你肯定没话说，你肯定满意。这刚有个人起来给带领工人找了一下车，传了一个福音，还接待了一下一线聚会，在你这里就不行了。她作了多大的工作呢？就传了一个福音，找了一下车，接待了一下一线聚会，你在这儿就坐不住了，你就非得起来把她打得趴下、非得把她打倒，你说咱恶毒不恶毒？这就是神说的：“不追求上进的人总愿意别人也跟自己一样消极、懒惰，不行真理的人就嫉妒那些行真理的人，不行真理的人总想迷惑那些糊涂没分辨的人。这些人释放的东西能够使你堕落、下滑、光景不正常、里面黑暗，使你远离神，使你宝爱肉体、迁就自己。不喜爱真理、总是应付神的人没有自知之明，这样的人的性情引诱人犯罪，引诱人抵挡神。他不行真理也不让别人行真理，他宝爱罪，不恨恶自己，他不认识自己也拦阻别人认识自己，拦阻别人渴慕真理。受他迷惑的人看不见光明，落在黑暗之中，不认识自己，对真理模糊，离神越来越远。他不行真理也拦阻别人行真理，把那些糊涂虫都拉到他的面前。与其说他信神，倒不如说他信的是他的老祖宗，信的是他心中的偶像。”（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对不行真理之人的警告》）你不追求真理，你恨恶真理，你就见不得她追求真理，你不实行真理，你就不愿意让她实行真理，你怕什么呀？你害怕什么？神说过，实行真理的人把不实行真理的人给定罪了，你怕被定罪，怕把你显明，所以说你就恨死她了。“我不传福音，如果你也不传福音，咱传福音就困难，咱都传不下人，你还能说我有罪吗？”原教会为什么开除那么多人？不就是这个原因？“我不传福音，你也不要传福音，我不帮带领忙，你也别帮，我不给他找车，你也别给他找车，把他困在那里，他能说谁有问题呢？世上有句话说‘法

不责众’，咱团结起来、联合起来把神的经营搞垮。可你这个傻子，傻乎乎的，你还给他们找车，还接待他们聚会。”你心里是这么想的，可这个话能说吗？这话不能说，所以你还得伪装一下、包装一下，还得打个旗号，来摧毁正义。车不能找，福音不能传，接待不能接待，因为你怕被显明，怕被人看见，怕被淘汰。你走不上去就不愿意让别人走上去，所以咱竭力地去拦阻，竭力地去拆毁。你拆毁还和大红龙不一样，大红龙是公开拆毁，你呢，你不敢公开拆毁，所以你必须得打个旗号。你打的这个旗号更加阴险、邪恶，跟随着神又抵挡着神，还拆毁着神的经营。

李小锁，你信神多少年了？（李小锁：2008年接受的，2014年被开除的。）尽过什么本分？（李小锁：就是教会带领。）做了几年带领？（李小锁：二年。）还做过什么？（李小锁：还做了几天福音执事。）我给你交通的这个你听懂了吗？（李小锁：听懂了。）你走的这条路是什么路你知道吗？（李小锁：……）保罗走的是什么路？形容保罗的那八个字是什么？（争强好胜，唯利是图。）争强好胜，唯利是图，保罗从来不见证神，他只见证自己。唯利是图，经过刚才那三个例子，可想而知，你是唯利是图。什么叫唯利是图？为了自己一时的利益，什么事都能做，什么话都能说，这就是唯利是图。现在把你所做的都给你放到桌面上了，也许你原来认识不到，也许你原来是清晰的。清晰不清晰？你原来知道不知道？（李小锁：你不说就不懂、不明白，在原教会带领工人就不按原则，就是随便做呢，想咋做就咋做，也许是在那个环境当中被熏陶了，已经习惯了，来到国度建造就还是这样的。）现在是国度里边的最后一次审判，最后一次，再没有了！而且现在是事实临及，最后还给你一个悔改机会，如果你再实行不了，那就是按行政处理。这次咱就以愚昧来处理，再给你一次机会，让你看见神不是不给你悔改机会，神给了你悔改机会。显明你不是要让你难堪，而是让你去认识自己，认识自己所做的。这就是看你自己有没有信了，神成全的是人的心志与信心，而不看人过去怎么样，也不在乎你过去做了什么事，只看人有没有悔改。如果悔改了，既往不咎；如果不悔改，新账旧账一起算。咱信神多年了，不是刚信，这些话咱都知道。以前你看到这些神话没应验，那是因为不到时候，所以你越信胆子越大。现在神要公开显现，是神的性情要公开向

人显明，要事实临及，让你看到抵挡神是什么结局，审判刑罚正式开始。我交通了这个，你听了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观点？（李小锁：你不这样交通的时候，我就认识不到，没有这个认识，我还觉得自己是在维护呢，你这样一解剖吧，我就认识到了。）认识到了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计划？（李小锁：认识到以后就得变呢，得朝着这个方向走。）愿不愿意悔改？（李小锁：愿意悔改。）愿意悔改就得立心志，得有信心。愿不愿意立心志？（李小锁：愿意。）那就立心志，看你接下来怎么实行。

（肖红：李小锁，刚才谈的这些，有没有冤枉的地方？里面还有没有误会的地方？）（李小锁：冤枉的地方就是搞接待的这一方面，宝达是接待完了才在聚会的时候谈的这个经过，她刚开始接待的时候我就不知道。她说她对门有一个在公安局上班的，那天任莊他们从那个院往这个院走的时候，人家那个人正好就在门前的警车一边站着呢，她这样跟我们说的时候，她说看见神还维护呢，她的意思是说用了个智慧“这是我哪哪的亲戚，我说不让他们来，他们就要来”，她是这样维护着让弟兄姊妹进了门的。听了这个我才说，“你搞接待就不在原则之内，你对门就住着在公安局上班的人，那么多弟兄姊妹出出进进的，就是危险呢”。）（肖红：从这个里面看见咱守的是原教会留下的这个原则，从外表上看，你是持守原则，但神看的是咱的心。而且那会问你到底知道不知道，你说“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清楚了”，从这里就看见你也不是真心的去维护，如果真心去维护的话，你是不是就会到那儿去问去？真是这样的话，那是不是无论如何也得给她谈呀？你心没有向着神家利益，没有维护神的工作。就跟你刚才说的，她对门有个公安局的，你得根据背景，不能用原则死套。）（宝达：当时他们找下接待家庭了，都说好了，结果去了接待家她丈夫就不让接待，不让住。我看着那情况就想，一线聚会得维护呢，要是出环境了该咋呀？我就想我一个人在家呢，就到我家吧，也方便，咱又不是常搞接待，现在肯定是神家急需要家呢，这就去了我家了。）（肖红：咱得针对背景，按平常来说咱是不是得守原则啊？但是特殊背景下那个地方不行，那去一下宝达家是不是也行呀？李小锁，这个还有冤枉的地方吗？）（李小锁：整个接待的过程我就不知道，是后来宝达跟我们聚会的时候，她才说这过程的，她还说对面还有公安局的住着，然后我

就说了一下，在你家接待就不合原则，人家不说我也不知道。）她是接待完了以后才跟你说的这话，是吧？（李小锁：嗯。）她接待完了告你说她家对面停着警车，旁边还站着个警察，是吧？（李小锁：嗯。）但那个人是不是公安局的警察还不知道呢。（李小锁：这是宝达说的。）宝达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她想让你认可她，她来你这儿想领个奖赏，她说这话的意思是“你看我接待人是冒着什么风险？我是冒着掉脑袋的风险接待呢！”她来你这儿说这些话是想让你高看她，让你说“呀，我没有你这么大信心，我没有你那么忠心”，所以说那个警车是不是警车我还在考虑之中。可你在这儿没有去仰望她，你没有说，“我没有你身量大”。人家还提前告你说，“任茬是从那边逃出来的，晚上没地方去了。警车就在我家门口，我是冒着被抓的危险去接待他们的，我这是何等的胆识！何等的忠心！我来你这儿不仅得不着你的高看，最后你还说我没原则，你识货不识货呀？你把我这‘黄金万两’当成啥了？我想来你这儿领奖赏呢，不光没领上奖赏，反过来你给了我个什么？你给我泼了一盆冷水。”宝达说话有存心、目的，你呢？你办事也太邪恶了，人家还告诉你门口有个警察，还告诉你任茬是逃得没地方可去了，所以才来了这地方。你说如果宝达直接告诉你，“那天晚上任茬没地方去，但是我这儿还停着警车，所以我说‘你别来啊，我这边太危险，你在外边飘荡着吧。’”李小锁，那你会说什么呀？你会说“你持守的这个原则对，就让她在风中淋着雨吧”。

（肖红：还有就是每件事临到的时候，你问一下背景，在正常情况下一线的不能在二线指挥家聚会，不合适，咱都有原则，一线在一线的地方聚会，二线在二线的家聚会，是不是都有原则呀？现在这么谈并不是说咱们就不用守原则了，这个能听懂吧？在正常情况下原则还是要守的。任茬他们本来也有地方去，但去了以后接待家丈夫不让在他家住，在那种背景下来到这儿了，咱是不是就得接待一下呀？就是说你根据这个背景来看，看她是在什么背景下怎么做的。就像刚才谈的找车接送一样，如果他们有车的话他们不去找宝达。但为什么他们还要找二线里边的人去用这个车？你当时如果再问问，了解一下具体背景，他们无路可走了才找的宝达，真是无奈之举，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就能行？这就不是死守规条。）她就不可能去问，因为她的存心、目的并不是为了解决带领工人的困难，她的存心、目的是“你在我面前

不能站立起来”。因着她有这个存心、目的，所以她流露出来“我就没有时间去考虑神家利益，我只考虑我的名誉、地位，我在你面前是不是个勇士呢？你要高过我，所以说你一露头我一棒子就给你打回去”。（肖红：李小锁，你还有哪些问题呀？你是不是对带领工人有些看法？这里边有没有这个？我听你说出来的话都是“顺服地位权势”，或者是“你这么大的带领不守原则”，这些里面是不是有些问题，有些冤情呀？你说说吧。）对带领工人有成见？（李小锁：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从原教会感染过来的这种东西在里边作祟呢。）（肖红：是不是还像打仗一样，这些带领是敌基督，得打？是不是有这些？）（李小锁：我也说不清，反正就是在原教会的时候，不守原则带领工人一直就是打呢。）（肖红：我觉得你里边好像有问题，在每件事上你为啥不求真求细？为啥不问一下她是在啥背景下做的？比方说她刚才谈的传信耶稣的那件事，你也知道危险，可是你并没有要真心地去帮助她或者说真心地去拦阻她，也没有真心地去了解一下，了解清了赶紧去反映，也不是这回事，是吧？你只是说了她一下，并没有真心去和她同心合意地想着怎么去维护。两个人真心的在一起配搭的话，她能这么做，你是不是也得拦阻、得帮助呀？她出了问题，是不是也有你的份？但你也没有做啥。我就感觉你这里边好像有问题，就感觉你好像跟带领们之间有成见，还是有别的什么，反正是做出来以后，让人看见里边有东西，这是我感觉到的、看到的。就像你说的“顺服地位权势”也好，“一个大带领没有个原则”也好，或者是哪些方面，你也没看她是在啥背景下这么去做的。每一件事如果你求真求细一下，问一下细节，在这种背景下这么做是不是也正常？如果她平常就是随便的，一线也不找个家，就专门到二线指挥家聚会，你说这正常不正常？是不是也不正常？那不合适。每一件事如果你求真求细地问一下，是不是也没啥事，这也不是啥问题。任茔她也不是不知道原则，她也不是不知道宝达家不合适，按说也不需要去宝达那儿去，但在这种背景下是不是能去一下呢？如果你能理解的话，能不能行？那就能行了，不是说死守原则。原则是一方面，正常情况下就不能这么做。咱完了还得交通原则，二线得有二线的家，一线得有一线的家，是不是还得交通？刚才谈的大红龙追捕的例子，你要是为了自己的安全，“我这个家是接待小区的，你来了，后面又有追兵，我这个家不是接待你的家”，你说这种情景能不能接待呀？）（李小锁：这个肯定能接待，就是去

了我家我也接待。）（肖红：嗯，这个得根据背景，就刚才咱们谈的这几样，都根据背景的话，你说能不能解决？）（能解决。）（肖红：都解决了。借着这个事，咱说两件之前发生过的事来分辨、认识，达到明白。以前有一个原则说不能打电话，接待家和这些人之间都不能打实名制电话，这是咱长期要求的。可是那次，弟兄姊妹在一个接待家聚会呢，这个接待家和一个姊妹认识，互相有电话但不打。一天，外边就有人跟这个姊妹说："那家有聚会的，派出所去那家了，现在派出所的车已经转过弯到那家去了。"那个家就和咱们现在一样在聚会呢。你说在这个时候是打电话快呢，还是人跑着去通知快呢？）（电话快。）（肖红：可是咱要求的是绝对不能打电话，但在这特殊情况下她打不打呢？）（打呢。）（肖红：她就打了电话了，随后人是不是就跑了？又有一次，也是一样的情况，另一个人就不打电话，而且还说："不能打电话呀，虽然我着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但是我确实不能打呀。人家有原则，不能打电话，我就不能打。"最后把弟兄姊妹抓了，也把那个人开除了。他冤枉的是啥呀？"你说我守原则也不对吗？是你带领交通的不能打电话呀，我这次没打电话弟兄姊妹被抓了就怨我？你说我守原则好，还是不守原则好？是你交通的守原则呀，我守了没有？我守了原则你咋把我开除了呢？"这个领会了吧？每件事如果你都能去寻求一下，你都了解一下实底，这些问题是不是就解决了？咱这会儿就看她的存心，是，宝达她这方面没有原则，她没原则是不是更需要你照顾她呀？可是你照顾了吗？也没看见你照顾。）

咱扭转一个说法，原来在教会里边制定的那些不叫原则，那叫规章制度，是个规定，它不叫原则。因为什么呢？原则是活的，规章制度是根据这个原则而规定的一些方式方法，是个死的规条。现在让咱做诚实人，那就得准确。如果没有守住这个规章制度，那就是给你规定的规章制度你没有守住，但不能等于说没守原则。原则是活的，原则是一个大的方向、目标，它是一个准则的问题，也就是说最终你得达到什么。就和咱搞接待一样，规定了，什么样的家接待什么样的人，这是一个规定，这是一个规章制度，一般情况下，没有什么特殊情况，这个规章制度是不能打破的。但有特殊情况就得特殊对待，就像任茔过来你们这儿了，没地方去，这就是特殊情况。原则就是说方向、目标不能变，最终追求的成果不能变，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做的，这就是

个原则。教会建造时期那叫原则，现在工作逐步拔高了，往前边走了，就得求真求细，这个词汇就得逐步准确。在你不懂的时候，不明白的时候，给你规定一些规章制度，让你去守住这些“原则”，当逐渐进深的时候，就得逐步拔高，得准确。

不是经历神作工而是抓把柄（三）

（肖红：李小锁，刚才宝达说有时候你因着自己家里忙，在工作上也配合不上，有没有这方面？）（李小锁：嗯，家里边忙，这说的是事实。）（肖红：宝达，平常她和你配搭的时候，她有时候是不是就去不了？）（宝达：嗯，反正她有时间愿意去就去，不愿意去的时候她就找各种借口、理由不去。）（肖红：李小锁，你内心深处还有哪些误解？可以谈谈。）（李小锁：宝达觉得我是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就像去年冬天，本来咱有接待家，但有两三次她就是叫上人去她家，我觉得去她家不合适，要是有特殊情况人家接待家不能去，去她家也行，可是她是动不动就叫上人去她家。所以她让去她家我就不去，她就嫌我不去呢。）（宝达：咱在接待家聚会，你不是上午不去下午去啊？有时候你就说“这来了就是吃顿饭，谈什么呢？有什么说的呢？”还有去年让去那边的时候，她说什么也不去，然后我就跟另一个姊妹去了，反正经常就是这样，一有事就是这样，人家愿意就配合，不愿意就……）（肖红：意思就是平常她不忙也不去，是这个意思吗？）（宝达：她有时间愿意去就去了，在这个上面，我有时候一说她，她的脸就拉下来了，给我难堪，就配搭不到一起。配搭之间，应该是我有困难她帮助我，有时候她不帮助我，她还打岔搅扰，还跟其他姊妹合起伙来攻击我呢。有时候确实是憋得我不行，有什么事不能说，说说吧，一会儿置气一会儿又……）宝达现在说的就是李小锁平时的表现，她就不愿意往前走，就像失去信心一样，不要说主动进入了，就是尽本分都是一种被动地等待，被动还带着埋怨，是吧？尽本分不愿意尽。（肖红：李小锁，是不是？）（李小锁：在尽本分上面，我还觉得我也走了呀！）你是走了，但你是被动地走，就跟驴一样，打一下走一下，不打就不走了。你说它走不走？它也走呢，但是得打着它走，或者是逼着它走。它有没有主动走的时候？没有。而且打着走的时候，还有怨言，不情愿。就是说从你的这个表现来看，你好像是对自己失去了希望，感觉自己好像是烂泥扶不上墙，失去了活着的希望一样，有没有？是不是消极软弱，失去了活着的希望了？（李小锁：我还觉得我是尽力配合呢。）是，对于一个消极的人来说，他就是这样说的，消极的人他作一点点工作，就是“我尽力配合

了，我已经尽力了”。你看彼得是怎么认识自己的呢？彼得他总觉得自己怎么呀？他总觉得自己不能满足神，满足不了神，是吧？（嗯。）他总觉得自己满足不了神，总觉得“呀，我就是一个信，别的再没有了”。可对于消极的人呢？他是怎么说的呀？“我什么也给了神了，还要我怎么呢？”不管他作了多大的工作，或者做了多大的事，就从他的说话里边、态度里边，就可以知道他处于一种什么状态。消极的人就是“我尽力了。我都尽力了，你还让我做啥呢？”对于一个情形正常的人是“呀，我亏欠神太多，神给了我太多，我还报不上神爱，我做得太少”，他是总觉得自己做得太少。李小锁，从你说的这两句话里就已经把你自己的情形表露出来了。

（肖红：李小锁，那个时候说让去二线，不愿意去二线的那个人是你吗？有没有这回事？）（李小锁：有。）（肖红：你里边是不是有好多的误解，谈一谈吧。）（李小锁：嗯，就像上层带领把我从带领的位置上撤下来的时候，我就感觉他们的做法跟原教会是一样的。原教会就是那样，撤的时候啥也不说，马上就撤下来了。）（肖红：谁撤的你？）（李小锁：温萍萍跟冷静文。）那你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而结下了仇？（尔杠子：李小锁在教会当带领的时候被撤换过一回，去年在二线的时候选举指挥选上了她，后来人家按原则交通了以后，又把她拉了下来，重新选的。李小锁心里好像对带领就有看法，好像是带领撤换人没有原则，就是以权、以地位来撤换呢！她心里就想着，上层带领下来作工跟原教会一样。她文章里就是那样写的，表达的意思就是现在的教会跟原教会是一样的。）（肖红：李小锁，他们撤换你的时候就啥也没说吗？）（李小锁：没有。）（尔杠子：把她从教会带领的位置上撤下来的时候我不在，选二线指挥的时候，我在呢。因为原则里说，要选先选做过指挥的，或者是在二线干过的，李小锁没有做过，所以选上又拉下来了。她心里可能有那些想法。）（李小锁：人家当时说让我上二线呢，我说我发愁去二线呢，后来他们就指定了一个浇灌当带领，说让我休息两天，就这样把我撤下来了。）（肖红：你最后不知道因着什么撤的你？）（李小锁：不知道，撤了我以后我休息了一星期。）（肖红：她说的啥撤的你呢？怎么说的？）（李小锁：就是让我上二线呢，我没有答应，我说我发愁呢，不想上二线。后来人家就告我说，“你休息几天吧！”我就休息下了，

我休息的第二天，浇灌就在教会里边说她当上带领了，就这样把我撤下来了。）（肖红：就因为让你上二线你不去？）（李小锁：嗯。）（肖红：是李小锁说的这回事吗？你们知道吗？）（不知道。）（肖红：你们都不知道啊？）（肖红：柯真真也不知道啊？）（柯真真：我知道任茔后来过来解决把她撤下来以后的问题了，因为教会里的弟兄姊妹说“把李小锁撤下来以后，我们也不信神了”，任茔就说李小锁把弟兄姊妹带到她的面前了，没有把弟兄姊妹带到神的面前，这样揭露解剖的她。）（李小锁：嗯，后来任茔是这样交通的嘛！）（肖红：当时到底是因着啥撤的呢？你也不知道？）（柯真真：她那会是跟马萧达配搭呢，听说她和马萧达配搭时，马萧达在那头管，她在这头管，她出去不怎么作工，就是因为这些。）（肖红：不作工？）（柯真真：嗯，有了活儿是在家里头先忙自己的活儿，然后她也不抓教会工作，她和马萧达各占一个山头，马萧达是这头，她是那头。马萧达是新人，那会儿她是老带领，但他们是各管各的，就跟搞独立王国一样，各搞各的，就因为这个把她撤下来的。（柯真真：而且她跟何枣配搭的时候，两个人也是合不来。）（肖红：李小锁不可能不知道因着啥吧？）（李小锁：当时我就不知道。）（肖红：为啥他们没有跟你说清楚？也许他们不敢说你，或者是说不了你。）（李小锁：不知道嘛，反正当时就是那样撤的。）（肖红：但是你自己总知道他们为啥撤你吧？）（李小锁：后来任茔过来交通说我把弟兄姊妹都带到我面前了，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不知道。）（肖红：就是你不作工他们也维护你，不尽本分他们也站在你一边，是这吗？）（李小锁：嗯，是。后来任茔说“这就是神的作工，你再这样下去你就危险了，你站了神的地位了”，她这样交通了我才明白了。）（肖红：明白了以后呢？你现在还有误解？）（李小锁：明白了以后好像里边就一直是这个东西。）（肖红：弟兄姊妹没分辨，你不尽本分，他们也没分辨，也不说你，还站在你一边，他们还维护你，当时是不是这个果效？）（李小锁：原来在原教会撤我的时候就跟这个一样，也是悄悄地就撤了，撤了以后跟我一个村的，还有我邻居他们都站起来维护呢，现在他们也是认为这跟原教会的做法一样。后来我明白了以后就跟他们交通说“人家揭露解剖我，说我把你们都带到我面前了，再不撤换我，我就到了死亡的边缘上了。”这样交通了以后，后来慢慢的他们就明白这一方面的真理了。）

他们不会平白无故就维护你啊！他们怎么跟着你走的？是你给他们散布了这个消息了，“他们跟原教会是一样的，不打招呼，没有任何原因就把人撤换了”，是吧？（李小锁：嗯，这是我说的嘛，人家没说。）所以说不是这些人要维护你，而是怎么呢？刚才我交通什么了？是你强行灌输、强行占有、拉拢，是你做了这些以后的果效。（李小锁：可能就是我不会揭露解剖。）这和揭露解剖有什么关系？（肖红：你维护大家的肉体利益。）（李小锁：是嘛，我维护大家的肉体利益，肯定他们就维护我呢。）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把你放下来以后，他们还能维护你，他们和你有一个共同的观点。为什么是共同的观点？这观点肯定得有一个发源地吧？如果说你不去和他们说，“他们作工就和原教会一样，不吭气就把人暗暗地撤了”，你不说这话，这话从哪儿来的？（柯真真：这些都是老姊妹说的。）是不是李小锁在下边说的？（李小锁：记不清了。）如果你不在下边说，他们怎么会统一口径呢？再一个，如果你不说“他们放下我的时候没有说任何原因”，下边的人又是如何知道放下你的时候没说原因呢？他们谁敢说这话呢？这只有你有发言权啊！对吧？（李小锁：真的记不清是不是我说的了，记不清了。）任何一个带领被放下去了，其他人都是，“哎，这是什么原因把他放下去的？”“呀，我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把他放下去的。”可以说每个人心里都是“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把他放下去了”，他们敢不敢说“这上层带领什么都没说就把这个带领撤了”？他们肯定得从你的口里考证了，“带领撤你的时候和你说了没有？”“没有，和原教会一样。”这是你把这话释放出去以后，他们才能说这话。就像刚才我说你强行灌输、强行占有，你遇事和他们商量不商量？你强行灌输、强行占有，他们站在了你一边，他们还维护“正义”呢，他们可不就为你说话，被你利用呢？你作了这么些恶，你没有去悔改、没有去认识，最后你还活在这个情形里边，还感觉冤枉。不仅感觉冤枉，好像是没有带领的这个位置就不能作工了，信神好像就是为了来当带领的，就是享受地位之福的。咱今天就不要说他们有没有和你交通放下你的原因，就算没有和你交通，把你放下来了，你还能把这个当成一个主要的话题，能不能当成主要的话题啊？就算你上边的带领工人是敌基督、假带领，他们打压你了，那是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那是他们的性情，能不能代表了你啊？他们的恶能代表你圣洁吗？神摆设环境，他们把你放下来了，神是要看你的态度、观点，你的态度、观点是什

么呢？“哦，把我放下来了，没有跟我说清楚就把我撤了，不让我当带领了。”然后你就散布？就把它当成了一个问题放在心上？那神看见的是什么？“哦，原来你信神不是为了尽一个受造之物的本分，原来你在神家是想当家做主，你是想当带领。让你当带领，你就能做，你就能信；不让你当带领，你就能记仇，甚至在教会里边拉帮结伙，搞拆毁。”

李小锁，这件事到现在多长时间了？两年了吧？（李小锁：嗯，两年了。）两年了，咱在心里还耿耿于怀，还记仇。你没有认识自己的败坏性情，而是记下了仇，为自己的地位、名誉而记仇，还报复。不管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但你做出来的这些事已经证明你是在报复了，你不仅记仇，而且是在报复，所以说，你才能对宝达说出那些话来，“你纵容他们作威作福，还给他们找车”。你恨带领工人，你嫌宝达不恨带领工人，“你为啥不恨带领工人？我恨死他们了，你还给他们找车。你不能为我所用，你就是我的仇人，我就非得把你打垮。”你尽搞拆毁，还谈什么生命进入呢？连正常人性都没有了。你从带领工人的位置上下来了，按正常人的理智来说你应该是“带领工人也没说我这问题在哪儿，我做什么打岔搅扰的事了？我做什么拆毁的事了？怎么能把我放下来呢？”或者说“我反省了以后，我自己也没有作什么打岔的工作，我作得挺好的，我看见带领工人就是有问题”，即使他有问题，神主宰、神掌管，你是顺服呢？你还是给神提意见呢？你还是反抗叫嚣呢？就把他们说成是敌基督、假带领，敌基督、假带领把你打压下来了，神是要看你的一个态度，你有没有顺服？什么叫顺服？不是说让你顺服她的权势，是怎么呢？就即使把你打压下来了，能不能使你与神之间的关系拉远？你能不能埋怨神？能不能不尽本分？能不能叫嚣、对抗？就从你所活出的神看见了答案，只要不给你地位，你就能背叛神，你不仅背叛神，你还能叫嚣，你还能拉帮结伙，甚至你还能耿耿于怀，几年以后都不忘还要报仇，这哪是在信神啊？这是在搞自己的经营，想作王掌权，想与神争夺权柄，看不到自己的危险，不害怕，直到今天，你还能说出这话来。两年了，应该有所反省认识，“哎呀，我就不知道我当初为什么为了一个地位争个你死我活呢，今天我才看到自己的丑陋相。”两年了，你没有看到自己的丑陋相，没有看到你与神在叫嚣，你反过来还感觉自己有冤情，“他们就没和我说，我还

是过后才知道的”，你还在抓把柄呢。你没有说：“感谢、赞美神，神借着这个环境显明了我，让我认识了自己。”你没有感谢、赞美，而是埋怨，开始实施报复，也没有信了。就刚才所说的，从你尽本分的这个过程中看见你的善行了吗？看见你尽心了吗？其实就谈不到尽心，就说在本分上用心了没有？其实你完完全全就是借着这个机会实施报复、拆毁！我刚才看你做这些事的时候，我还在纳闷呢，“你和神家有什么仇呢？为什么这么做事呢？”后来才把你的历史抖出来了，哦，原来是因为把你从带领工人的位置上撤下来以后，你心里就开始有了东西了，这还能作工呢？所以说，根本听不到你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维护神的工作，看不到你作工，不要说让你接待弟兄姊妹了，别人接待你都产生嫉妒、产生恨恶。你对带领工人产生一种恨恶、仇恨，拿不下他你不甘心，拿不下他你还要改姓呢。我揭露解剖了你这么多，正常人应该感觉到害怕、难过，“这是在信神，我在神家做的是啥事呢？”正常人是害怕神的行政临到，难过、懊悔，但我看不见你怕，看不见你难过，也看不见你有悔改的心、恨恶自己的心，我看见你是很冷静、很平静，感觉好像理所当然、应该，“我这样做都是你们逼的，你们不这样逼，我也不会这样做”。（肖红：李小锁，你这里边的恩恩怨怨，可能和何枣他们之间也都是这些问题。咱信神该注重自己与神的关系，不是注重人与人的关系。你没有真正经历神作工，所以你这么经历下去全是仇、全是恨。）正常人应该是瘫倒在地了，应该是泪流满面了，你没有，可以说你这心已经冰冻三尺了，这不是一日之寒！

（肖红：还有我听说你们这边有人说“如果是神家的东西就要，不是神家的就不要”，这话是李小锁说的吗？）（嗯。姊妹说“弟兄说了这是咱自己家的东西，这是支持这步工作呢，好赖咱不说，这个我能接受，问题是说了从外面买东西有毒呢，那神家从外面进回来的东西卖给咱就没毒了？”姊妹就这样说呢，就这样反映了嘛。）她在抓把柄呢。（肖红：李小锁，你与神之间有这么大的隔阂，你对神家、对带领有了误解，有了成见、仇恨的时候，什么话都出来了。你说这些话就属于拉帮结伙，你这些话出来以后，散布到别人那儿，他们听了以后怎么看？这以后都开始说“这是神家的吗？只要是神家的，这个我要，有一点东西不是神家的我就不要。”你给他们灌输的达到的是不是

这个果效？）她不仅是说不要，她现在是直接在抓我的把柄！我交通过什么呢？咱家的这些东西都是绿色产品，我还举了几个例子，现在的鸡蛋，吃到最后把你吃得断子绝孙了，还说了转基因食品不能吃，咱说绿色食品这是以后的一个发展趋势，咱慢慢朝着这个方向走呢，是吧？而且咱肥水不流外人田。也就是说，你买外边的也是买这个东西，买咱的也是这个东西，这个钱咱不能让外邦人赚了。这是两个概念，第一个概念是以后的发展趋势，最好能自给自足保证咱的食品安全；第二个概念就是咱这个钱不能白白地给了别人，咱神家自己把这个钱挣了，这是两个事，是吧？假如咱家进了世上的葱来卖，但并没有产生暴利，和世上是一个价，这个时候，你没有维护神家利益，你说的是“我在市场上买葱，你说我买的葱有毒呢。你从市场上买回来卖给我，这就没毒了？”这就是控告我在搞欺骗！你控告我骗取，“弟兄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骗弟兄姊妹的钱财，他还打着‘为了食品安全’的旗号搞欺骗”，下边的弟兄姊妹听了这些话，会怎么看我呀？我是不是唯利是图呢？我是不是处处搞欺骗呢？我是打着“为了食品安全”的旗号吓唬人，言外之意就是在控告我，“弟兄说吃咱家的食品安全，吃世界上的食品就会断子绝孙，弟兄用这个威胁着弟兄姊妹来买咱的东西，结果咱的东西还不是绿色产品，还是啥呢？还是冒牌货。用外边进回来的东西冒充是自己的绿色产品来欺骗人，这是个骗子！”李小锁，你把我钉在了十字架上，我成了一个撒但。你说咱的用心多恶毒？你不仅是和弟兄姊妹打斗，你还直接打在我身上！（肖红：所以下边听到你这个声音的人都成了这话，“神家是那么说的，可却是这么做的。”）现在下边已经形成了一种风声了，是吧？（嗯，是。）（静茹茹：这个月有人写的文章就写的这方面。而且还问程晨呢，咱的这些东西是不是神家的呢，如果是神家的，她就放心，如果不是神家的，她就得反映，得问一问。）（柯真真：有的东西是正常价位，那就行，那一次价格便宜了一些，有的人就又开始问了，“呀，是不是咱家的呢？”好多次都是这。）（静茹茹：上次和肖红也反映了，就说东西便宜了是问题，涨价了也是问题。）处处见缝插针，抓把柄呢，目的就是抓把柄呢。你说这个东西涨价，市场上的价格是不是也经常是涨价、跌价呢？而且咱在这儿还说过什么？弟兄姊妹谁家种了什么都可以拿过来，咱成为一个团体，这是让你成为一个团体，到你这儿就什么都行不通了，成了什么都是问题了。

（宝达：还有下发的视频《缅甸基督徒死后的地狱见闻》，她看了就说死里复活是神迹奇事，神不作神迹奇事的工作。她还说那是原教会的，没有跟上这一步。）（肖红：意思那个视频不是国度建造的，那是教会建造的，是这个意思吧？）（宝达：嗯。）（肖红：这是李小锁说的，是吧？）（宝达：嗯。）她什么话都敢说呀！太可怕了！首先说这个事情算不算神迹奇事呢？死了又活过来，算不算神迹奇事？（……）这不算神迹奇事。因为死了又复活的在中国这样的事情太多了，有死了以后复活的，还有死了重新投胎以后能想起自己前世在哪儿的，人家还能找见前世在的地方，是吧？这事是不是也多了？（嗯。）这个算不上什么神迹奇事。这个《缅甸基督徒死后的地狱见闻》属于灵魂出窍，是吧？这算不上神迹奇事，这是一个。再一个，这个视频的根源你问了没有？这视频的根源从哪儿来的？那是从外国回来的，是从神家网站上下载的，你不调查，也不核实，你就敢随便说话？祭司弟兄说过，神家网站神家看着呢，祭司弟兄看着呢，咱能不能随便定罪？随便论断？你遇一件事不是想着从这个环境里边怎么去得着生命，怎么去认识神的作工，认识神，认识自己，你没有从正面去进入，你时时处处就是抓把柄。“不管是从哪儿来的，我只要把你打倒，显出我自己就行。”你处处是为了权力、地位。你与弟兄姊妹争夺地位，你与我争夺地位，现在你又与神争夺地位，太可怕了！你今天借着这个要达到什么果效？让弟兄姊妹明白一个什么呢？这里边有了迷惑人的了？那咱今天的存心、目的是为了唤醒弟兄姊妹呢，可这个视频让人一看只能是警醒人，对吧？只能是警醒人，没有什么能够迷惑人的，那咱拦阻的目的在哪儿？（李小锁：我就没有说迷惑。）你没有说迷惑，那你为什么要拦阻？你拦阻的目的在哪儿？（李小锁：我说咱们要正面领受这个视频，这是对咱们的一个警醒，就像咱之前看过的地狱之旅一样，那个姊妹就像做了一场梦似的，把地狱的情况描述出来了，让咱们产生一个惧怕。咱们现在国度建造的工作作到这儿了，可我看到这个视频后面的神话说：“最后的工作我不但是为了惩罚人，也是为了安排人的归宿，更是为了得到所有人对我所作所为的认可。我要让每一个人都看见我所作的一切都是对的，我所作的一切都是我性情的发表，并不是人的作为，更不是大自然缔造了人类，而是‘我’滋养着万物中间的每一个生灵。失去我的存在，人类只有灭亡，只有灾害的侵扰，不会有人再看见美好的日月，不会有人再

看见绿色的世界，人类面临的只是阴冷的黑夜与不可抗拒的死阴的幽谷。我是人类唯一的救赎，是人类唯一的希望，更是全人类生存的寄托。失去了我，人类会马上停滞不前，失去了我，人类只有遭受灭顶之灾与各种幽魂的践踏，尽管人都不在乎我。我作了无人能替代的工作，只希望人能用一些善行报答我。尽管能报答我的人很少，我仍是结束我在人间的旅途，作我下一步即将开展的工作，因为我在人中间多年的奔波已有了结果，而且我非常满意，我在乎的不是人数的多少，而是人的善行。总之，我希望你们当为自己的归宿而预备足够的善行，这样我才满足，否则你们都不可能逃脱灾难的侵袭。灾难是由我而起，当然仍由我摆布，你们若不能在我面前看为善，那你们都难逃灾难之苦。患难之中你们的所作所为并不算是完全合适，因为你们的信与爱都是空洞的，只表现出胆怯或是刚强，我对此只作很好与不好的评价。我关心的仍是你们每一个的所作所为与所有表现，以此来定规你们的结局，不过我仍要声明的是：那些在患难中并未对我有丝毫忠心的人我是不会再施怜悯的，因为我的怜悯仅至于此，而且我也不喜欢曾经背叛我的任何一个人，我更不喜欢与出卖朋友利益的人来往，这是我的性情，无论这个人是谁。我要告诉你们：任何一个伤透我心的人都不可能第二次得着我的宽容；任何一个忠于我的人都永留在我心中。”（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当为你的归宿预备足够的善行》）我感觉到就是没有跟上咱们这一步嘛，我是这样理解这个视频的。）（宝达：你还说神现在不作神迹奇事的工作。）（李小锁：嗯，我说了。）你刚才说的是视频前边的内容，说神不作神迹奇事的工作，你现在重点又说后边基督说什么话了，是吧？（李小锁：嗯，就是说国度建造已经作成了嘛，视频里边出来的神话好像还是教会建造的话。）现在是建造国度，但国度成形了吗？（没有。）还没有成形，就即使成形了，神的话就废去了吗？（没有。）那国度建造或者是国度成形和神的话打架吗？从这里边看，咱追求的目标是什么？（肖红：你不是从神领受下发这个视频要达到什么果效，为什么要发这个视频。你看现在，咱打外邦的，还有宗教的，他们一看这个视频，“呀，可是得信神呢，你看人每天干什么，人每天的所作所为都在记事册上记着呢！我可得好好信神，好好吃喝神话。”他因着这个能不能来到神面前？发这个视频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让他们打仗用啊？）（嗯。）（肖红：如果你看到这个的话，你还有什么想法呢？

看你是从哪里领受呢。因为你不是从神领受，所以你领受的就是这个，“呀，这里边的这些怎么没有跟上神的作工步伐？”你还在这儿研究呢！你在里边不是运用这个，看怎么能够对神家有益，怎么去维护神的工作。你是二线的，你能用这个赶快打几个外邦，作宗教也能用，原教会他一看这个，达到的果效是不是也一样啊？看你怎么给他谈呢！这是不是记事册啊？最后你能不能蒙拯救，就是根据你所做的这些证据来定呢，看你做了哪些事，让每一个人都赶紧走正道，预备善行，不再预备恶行了。是不是要达到这个果效啊？）你不是想着怎么能够使人达到敬畏神、远离恶，借着这件事情对神产生一个敬畏。咱没有借着这件事对神产生敬畏，而是借着这件事去研究、去分析，然后你再和别人去说，造成散布、拉拢。那如果他们都听信你的，一起去议论、论断，这成啥了？别人看了是产生了一颗敬畏神的心，而在你这里产生了什么？你有什么权利在神的作工上、在神话上说三道四呢？行政第一条：“人不得妄自称大，不得自尊为高，当敬拜神，尊神为高。”（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国度时代神选民必须遵守的十条行政》）不要妄自称大，不要自尊为高，再大的物，在造物主面前也只有接受顺服！咱把咱自己看得太高了，高到什么程度呢？咱在神话里边还敢去分析分析！再评论一番！（肖红：李小锁，你不是追求真理，你走上研究的路了。你走的路是错的，就因着你里边有了这些仇恨，就获不得圣灵作工，全是反面的。）成了宗教界的长老、牧师了。就是从神话里边，从神的作工里边找茬、抓把柄，想尽一切办法，“我怎么才能驳倒他？怎么才能打倒他？”李小锁，这成了你的追求了。（肖红：就像他们撤换你这件事，我也不了解这细节，即便他们啥也没说就把你撤了，你也没想他们这些人为啥这么做，或者是他们不敢揭露你，揭露不了你，但是能感觉到你不能作这工作了，你作不了带领的工作了，他们才撤你的吧。或者是你把人都带到你面前了，都听你的话，你控制了整个教会了，他们不让你做了，但是他们揭露不了、说不了你，那就先用智慧。比方说他们用智慧把你换下来，你没有从这里边看见“呀，我成啥了？他们怎么不敢跟我说呢？”哪怕就是他们愚昧无知，他们做不了，但是你没看到你做到啥份上了，“我怎么成这了？他们怎么吓得都不敢跟我说呢？他们撤哪个人都要跟别人说清楚呢，怎么他们在我这儿就不敢说了呢？是不是我在这儿就成啥了呢？我活到什么份上了呢？”咱是不是得认识自己啊？可

在你里边就成了成见，成了恨他们了。“你看，他们就作不了工作，他们能作了工作？都不敢跟我说个对和错，都不说错误在哪就把我暗暗地撤了，跟原教会不是一样呀！”你从这里边没有真正经历神作工，为什么他们能这么做？你该经历什么呢？）李小锁现在一心是“凭什么撤我？”她的方向、目标就已经钻在这里边了，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一切从神而来的，什么都不考虑了。

（肖红：看一下神的交通《分辨假带领（十三）》里的一段话，李小锁，念吧！）（李小锁：神说：“什么是拉帮结伙这个事是不是好理解？如果一个人提出一个问题，有好几个人附议，这算不算拉帮结伙？（不算。）如果有些比较有负担、有正义感的弟兄姊妹，为了完成一项重要的工作，号召弟兄姊妹跟着他作，或者是为了在聚会的时候不跑题，能够在一个重要的话题上更能明白真理，更能明白神的心意，达到明白真理原则，而领着大家交通，然后大家按着他的意思交通、祷读，这算不算拉帮结伙？（不算。）那涉及教会生活的哪些事属于真正的拉帮结伙？什么性质的行为属于拉帮结伙？（几个人互相包庇、互相纵容，搞嫉妒纷争，形成打岔搅扰或者是反面的影响，这是拉帮结伙。）这是其中的一项，这里的重点是什么？互相包庇、纵容，形成了打岔，是在明知道这个事不对的情况下，知道做这件事情的性质是对抗，是错的，是不合原则的，还要故意掩盖事实，不说出真相，宁可神家的利益受亏损，也要维护住人的面子、人的地位，以神家的利益为代价来包庇做错事、犯罪的人，这是拉帮结伙。还有一种情况是煽动、蛊惑人共同对抗神家的安排，这个性质严重，这对神的工作和教会的正常秩序也是一种打岔搅扰。拉帮结伙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就是想控制教会、控制人。”）（肖红：这里边是不是把拉帮结伙的定义说出来了？“什么是拉帮结伙这个事是不是好理解？如果一个人提出一个问题，有好几个人附议，这算不算拉帮结伙？（不算。）”是不是得根据背景看啊？“如果有些比较有负担、有正义感的弟兄姊妹，为了完成一项重要的工作，号召弟兄姊妹跟着他作，或者是为了在聚会的时候不跑题，能够在一个重要的话题上更能明白真理，更能明白神的心意，达到明白真理原则，而领着大家交通，然后大家按着他的意思交通、祷读，这算不算拉帮结伙？”这是不是就区别开了？）（嗯。）（肖红：这两种情况的外表现象一样不一样？也是

一个人说话让大家听他的，按着他的做，但看他做的是啥事呢。就像那会儿谈的宝达找车，或者怎么去做，她做的是啥啊？是不是正面的呀？她做的是正面的。在外表看是不合原则，也就是咱平常说的不合原则标准，她就这么去做了，但她做的是啥啊？她的存心是为了维护神家的工作吧？）（嗯。）（肖红：她也知道，“我家是二线指挥的家不能聚会，但在这个节骨眼上能不能到我家？我就是豁上命也得接待”，她作的是不是这工作啊？可能她这么一说，别人一听：“呀，你看你，你不是见证你自己吗？”不管她怎么说，但她的存心、目的是为了维护正面的，这就不算是拉帮结伙。“那涉及教会生活的哪些事属于真正的拉帮结伙？什么性质的行为属于拉帮结伙？（几个人互相包庇、互相纵容，搞嫉妒纷争，形成打岔搅扰或者是反面的影响，这是拉帮结伙。）”咱这会儿谈的，李小锁跟弟兄姊妹说的这些话，你说“他们就不声不响地把我撤了”，弟兄姊妹一听是不是就想“这不是跟原教会一样”？都成了这个论调了，这是不是反面的啊？你不是在这方面认识自己“他们怎么就不敢说我呢？我这成啥了？我现在认识到了。”自己解剖自己，“就我做的那些事，神家撤我对、合适！”这是不是正面的啊？“这是其中的一项，这里的重点是什么？互相包庇、纵容，形成了打岔，是在明知道这个事不对的情况下，知道做这件事情的性质是对抗，是错的，是不合原则的，还要故意掩盖事实，不说出真相，宁可神家的利益受亏损，也要维护住人的面子、人的地位，以神家的利益为代价来包庇做错事、犯罪的人，这是拉帮结伙。”就像那会说的那几个例子，你知道宝达她传信耶稣的有哪些问题，你说的是维护神家利益呢，但是你没有真的去帮助她，也没有帮助她去处理这个事情，你没有达到维护神家利益。你说的是“我守住原则”，你说的是维护神家利益，但实质上你没有去维护神家利益，你维护的是你自己的利益，这是一个幌子。“还有一种情况是煽动、蛊惑人共同对抗神家的安排，这个性质严重，这对神的工作和教会的正常秩序也是一种打岔搅扰。”就你那一句话，“神家的东西我要，不是神家的东西我不要。自己在外边买的就有毒，神家买回来的就没毒？”让所有人都开始怀疑、猜测、防备，最后达到的果效就是不管给弟兄姊妹分什么，只要是分下来的，人都要问问“这是神家的吗？”他们是不是说这句话啊？是不是达到这个果效了？）（嗯。）（肖红：咱其实就是因着对带领工人的仇恨，这就开始了，什么都是事，这就看见咱心态不对

了，与神的关系不正常了你才能做出这些事。你所做的达到的果效就是拉帮结伙、拆毁！）

不是经历神作工而是抓把柄（四）

（宝达：有一个退了的人，现在要接回来了，这个人是李小锁那里的人，我就想和李小锁了解一下那个人的情况，可是李小锁怎么也不告诉我。）（李小锁：她说话绕了一大圈，也不直接说她要了解谁谁的事情，就好像是套我一样。我知道她是问谁，这时候她里边有鬼我里边也有鬼……）（肖红：这就看见你是和人斗呢，你跟那个人是一个村的，宝达问你那个人的情况呢，就一个正常的问话，你是不是应该正常地去回答一下？从这里就看见你就是诡诈，你就是怀疑她。在你这里觉得她说啥都是绕、绕、绕，她不绕也是绕，从你内心深处就已经定规了。咱今天一天谈的啥呀？咱的存心、目的不对了，你跟带领有了成见、有了仇恨的话，她如果要往正面走，你就不允许，这就是撒但作工。）（李小锁：我就是觉得，宝达要了解那就直接了解，直接说“咱们谈一谈谁谁的事”，可宝达不是这样说的，宝达是说“听说你们教会里边的那个人……”，我就说“你还听说啥了？”我就这样问了她一下，后来她也就没再说啥了。）（肖红：我刚才说的啥？你听懂我刚才说的啥了吗？）（李小锁：你说我就是跟她打斗呢。）（肖红：嗯，是说咱的存心、目的就不对，不管她说啥话，你都是要打、要斗，就是盯着宝达，“她就是存心、目的不对，她绕呢！”不管她绕不绕，咱得有个正常人性的活出，也就是说不管她怎么样，你怎么活出呢？你是“你怎么说，我怎么给你打回去！”咱今天一天谈的啥呢？宝达就是个老好人，她就是个滑石蛋，她平常说话就是这样，她不是跟你说话是这样，你看她跟我们说话也是这样，一听就能听出来她里面的诡诈。她说一句话就得圆多少话，最后达到的就是这个果效，这是她的性情。一个人一个性情，她就是这样的人，你别光盯着她的败坏，你得了解她说这些话是啥目的、啥存心，你了解了之后看见她是想了解你们那边的那个人，她是为工作，那咱就配合。在这个环境中，咱应该注重咱自己的生命进入，不要抓她说话绕的这些问题，重点应该放在咱该怎么做人上边，你该怎么活一个人？你该怎么做呢？）（李小锁：我就见不得说话绕弯子的，你要说啥直接说就行了，为什么要绕那么一大圈呢？我里边就是这个。）你的理由借口还是十分充足的，“因为她绕弯子了，所以我就可以不实行真理；因为她

绕弯子了，所以我就可以不跟随神，我就可以拆毁神的工作”。（肖红：所以说李小锁你走的路不对，你一直就是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她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就该这么对待她”，就是一个“斗”字，你不是经历神作工。你在神给你摆设的环境当中，你怎么变的？你经历哪些了？你对神有哪些认识？你和她是怎么配搭的、怎么配合的？这些都没有，正面东西都没有。你说的都是她这个人，你跟她这个人有关系，带领那么作，你跟那个带领也有关系，你信的就是人，你就没有信神。你信神就能看见周围人事物都是神摆设的，都是神主宰、神安排的。）

李小锁就是来找茬的。（李小锁：字句道理是明白，一到了自己身上就不会对号了。）（肖红：是你不想对号，也不想走这条路。你走的不是性情变化的路，你走的不是“我怎么经历神作工，我怎么达到性情变化，我怎么达到满足神”。）就别说性情变化了，她就连作工也没作，她走的就是打斗、报复的路。（尔杠子：李小锁就是一句话也要争个高低，打平了好像心里就舒坦了。）（宝达：反正我们聚会就聚不成，李小锁一挑，那几个人再一跟，聚会就是这。）（肖红：李小锁，你们在一起配搭呢，她哪些方面有缺欠、不足你应该是想着怎么去和她更好的配搭，可你不是帮助、不是和谐配搭，你是在这儿抓把柄，你是看不惯她，“她怎么是这人呢？”你非要人家改变。）李小锁不是让宝达改变，李小锁的目的是要把宝达打倒。（静茹茹：上次尔杠子看见李小锁给新人交通《该怎样见证神》呢，就说了她一句“你怎么给新人交通这篇呢？咱不明白可以问问。”后来尔杠子问了一下温婷婷，温婷婷说可以给新人交通，李小锁就说“宝达能给他们交通，那我就不能交通？”就因为这她俩也要打。）（尔杠子：好像总要扯平了似的。）找茬呢。宗教界信神不就是来找茬的？法利赛人不就是来找耶稣的茬的？在法利赛人那里什么都是问题，圣经中记载：“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哪，你的门徒作安息日不可作的事了。’”（太12：1-2）耶稣的门徒在麦地里掐了点麦穗吃都是问题。（肖红：李小锁，咱今天谈的这些，你领受了多少？领受了没有？）（李小锁：从这些交通当中知道我做的这些确实都是我的邪恶性情在支配着。）（肖红：你来到神家几年了，为啥在这几年的经历当中啥都没得着？

她们撤换你也好，或者怎么对待你也好，你没有从神作工当中看见神的性情。你看见神的手了吗？那是神的手不是哪个人的手，在你来看就是上层带领没原则，宝达又是这，说话又爱绕。咱在跟每一个人相处的过程中，该怎么去经历神作工？你该怎么去帮她？该怎么去对待她？你该怎么做人？咱在一起配合呢，得帮助、扶持人，而不是抓把柄。但是你所走的路一直就是打岔、搅扰、拆毁，就咱这会儿谈的这些，看到你所走的路是不对的。你这次回去不能和她配搭了，你在家吧，反省反省，你什么时候学会做人了，咱再安排。因为就你现在这么做下去，不但工作不能启动，达到的果效也只能是打岔、搅扰、拆毁，啥也没法做，你该反省了。以前我就听任茔说过，每次来你的问题她都去解决过，任茔那次回去还跟我说李小锁的问题解决了，解决了以后你是怎么认识的，最后你还写了一篇文章。李小锁，因为你好多次了，你说你认识了，认识过后到现在这么长时间了还是这个，你没有真正地去经历神作工。咱信神是为了得着个人的性情变化，尽本分那是个桥梁，但你在尽本分的过程当中，你的败坏性情流露出来了，你就没有看到你自己的问题。就刚才谈的，宝达说话绕的这个问题，我们也看出来了，不是我们没看出来，弟兄第一句话就说她是滑石蛋，你听见了吗？她就这性情，就是这人。每个人都是在尽本分，但她的存心是什么，你看见了吗？她有缺少是有缺少，但她的存心对，她是向正方向发展。但是你呢？在你来看，你素质比她高，但你是向反方向发展，你所走的路就是拆毁、搅扰、打岔。如果有你一直在二线，这工作没法启动。）她是个滑石蛋，这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时候流露出来的一个败坏性情，但是她还是在作工的。你呢？你不是滑石蛋，你是“勇士”，但是你不是像大卫一样的勇士，你不是与神的仇敌对着干，你是在神家当“勇士”呢。最近神交通了什么呀？（神交通揭露了“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的说法。）滑石蛋是不是伪君子？（是。）“我不做伪君子，我要做个真小人，做一个真正的小人！”你说哪个人恶？（真小人恶。）李小锁在这儿是挂了个信的名，什么是信？神说：“所谓信是指相信、信靠……”（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到底怎样认识地上的神》），信靠、信赖、交托。那你信靠了没有？你没有信靠神，你没有信赖神，更没有把自己交托给神。你信靠的是你自己，信靠的是你的想象、地位、名誉，你信靠、信赖、交托的对象全部都是你自己，完完全全是靠你自己，所以你对神根本没有

信。信神，就是跟随神，所谓的跟随就是顺服。跟随、顺服，虽然说你是在信神，但你没有跟随，你更没有顺服。那什么是顺服呢？神喊“一二一”你就一二一，神说什么话，“阿们！”神怎么说你怎么来，这才叫顺服。你今天跟上国度建造了，你是跟随神的，只是我带领你呢，可你接受我的带领吗？我喊“一二一”，你一二一了吗？你没有一二一，你是在我喊的“一二一”里边找茬，这叫跟随吗？这叫研究。你只是挂了个信神的名，但你不是信神的，你是考古学家，是宗教界。你是在里面找茬，“我找着你的一个什么茬，把你的工作摧毁”。

看一下这段神话，神说：“那些作恶的，并不是我要惩罚他，而是他们的恶给他们带来的报应。我不轻易惩罚一个人，我也不冤枉一个人，我对谁都实行公义。我的儿子我必爱，抵挡我的恶者我必恨，这是我作事的原则。我的行政你们应人人有所看见，否则，你们没有丝毫的惧怕，在我面前大大乎乎，不知道我要成全什么、要作成什么、要得着什么、我的国度需要什么样的人。

我的行政：

1．无论何人，心里抵触必遭审判。

2．对于我所拣选的，意念不对，立时有管教。

3．对于不信我的，我放在一边，任其乱说乱做，到最后，我彻底惩罚他、收拾他。

4．对于信我的，我时时看顾、保守，时时以拯救的方式供应生命，对于这些人，有我的爱在他们身上，他们必不致跌倒，必不致失迷，即使软弱也是暂时的，我必不记念他的软弱。

5．对于那些似信非信的人，也就是相信有神的，却不追求基督的，但也不抵挡，这样的人最可怜，我作事之后会让他看清的，这样的人要因着我的作事我要拯救他们，使他们归回。

6．最先接受我名的众长子们有福了！我必赐给你们上好的福分，让你们尽情地享受，谁也不敢拦阻，一切已给你们预备得完完全全，因这

是我的行政。”（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五十六篇》）

“我的行政”，怎么认识神的行政呀？神的行政包括什么呀？神的行政包括烈怒、威严这两部分。为什么包括烈怒呢？烈怒是不是对人的一个惩罚呢？烈怒是惩罚人的手段。那行政是从哪儿来的？是根据神的性情而来的，神的喜怒哀乐，神喜欢什么样的人，神恨恶什么样的人。神的“喜”意味着正面事物的存在与诞生；神的“怒”意味着反面事物的不复存在。因着神的性情，然后再有他的什么？烈怒，来实施神的行政。神喜的，神让他存在下去；惹神发怒的，神让他永远不复存在，这就是神的行政。神的行政和世上行政机关、行政机构的这个“行政”不能划为等号吧，但咱可以理解“行政”这个词，是吧？（嗯。）“1．无论何人，心里抵触必遭审判。”咱现在能经历到了吧？许多的揭露解剖，你从这些揭露解剖里边就能感受得到“无论何人，心里抵触必遭审判。”为什么要揭露解剖呢？因为揭露解剖的是你看不见的，是我根据他的言行举止揭露解剖了他以后，你才能看见他的真相。也就是说，在没有揭露解剖他之前你从他的言行举止是看不见他里面的东西的，但揭露解剖以后你就能看得见了，这就是把他心里的话给他说出来了。世上有句话怎么说的？“画龙画虎难画骨”，那这个揭露解剖就是要画什么呢？就是要画你的骨呢，把你的骨头画出来。“1．无论何人，心里抵触必遭审判。”审判刑罚正式开始，咱现在也能体验到这个了，那咱现在是不是跟上神的步伐、跟上神的脚踪了？“心里抵触必遭审判。”心里抵触，这个做出来事了没有？（没有。）还没有做出来事，只是心思意念里面抵触，揭露解剖的就是你心里边所抵触的那些东西，给你揭露出来，立遭审判。“2．对于我所拣选的，意念不对，立时有管教。”“我所拣选的”是指什么说的？是指神所拯救的对象，是吧？就像神说的：“你们可知道，凡是我的爱子，我必管教你们，修理你们，早日把你们作成。”（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二十三篇》）神责打管教的是儿子。“2．对于我所拣选的，意念不对，立时有管教。”所以说神管教人不是随便管教，神管教的是神所拣选的。意念不对，神立时管教。前段时间，那边被火烧了，我在解剖的时候说什么了？在那边看门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偷偷地抽烟呢，一个是言行举止还不如外邦人。对于偷偷抽烟的这个人

来说，他在干活儿上边没有什么可说的，干活没有什么怨言，也可以说是心甘情愿的，神就看人的这个心。但他就有一个抽烟、喝酒的毛病，早在律法时代神就让人戒烟呢，可他到现在都没有戒了，所以神给了他一个小小的管教，他的半张脸被烧伤了。而对于那个言行举止还不如外邦人的人，他没有受一点皮毛之伤，虽然火不是他点燃的，但我说这火是因着他而引起的。在他身上有没有管教？（没有。）他的行为还不如一个外邦人呢，他就不是神拣选的，也就不存在有管教。从前边交通的这两条行政中就可以看到神的作工，看到神作工作在什么样的人身上，看到神是怎么样作工的。现在神要用行政辖管，也就是说审判、管教开始了。

“3．对于不信我的，我放在一边，任其乱说乱做，到最后，我彻底惩罚他、收拾他。”这一条行政跟第二条是相对称的，第二条行政是说对于神所拣选的意念不对立时管教他，那对于不信的神管教不管教？（不管教。）神把他放在一边，他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这就让你看见有很多人说了很多抵挡神的话，做了很多抵挡神的事，在人来看这人该受惩罚了，神该管教他了，可是呢？神不管教他，也不搭理他。所以就借着这个把那些不信的人给“迷惑”了，在他们来看：“你看那个人就那么抵挡，人家都没事！”所以说，不信的人他就进不了神家。信神话的人他是根据神话来信的，他不是看神迹奇事的，他不是看惩罚不惩罚的，所以说稗子能不能进来？（进不来。）所以你看见有的人就是乱说乱做呢。那神为什么任其乱说乱做？刚才说了，一方面这是神的智慧，让那些稗子进不来；再一方面，他既然能乱说乱做，那证明他代表谁？（撒但。）他代表撒但，那他的使命是什么？他的使命就是扮演撒但，借着他让你去认识撒但，当你全部去认识了以后，你看见他说什么话了，做什么事了，到了最后，神彻底惩罚他、收拾他。当神的烈怒降在他身上的时候，你借着惩罚他看见了神的什么？（神的性情。）看见了神的性情，看见了神的公义，看见了神的威严。刚才说行政里边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威严，一部分是烈怒。这是对于不信的人，神是这样对待的，从这儿来看，不信的有了归宿了吧？（嗯。）这就是各从其类，行政管辖。对于神所拣选的，心里边抵触的审判，意念不对的管教；对于不信的神不搭理，最后惩罚，这就是行政。行政也就好比一

个国家的法律，什么样的人，该受到什么样的惩罚，这样说咱就好理解了。“4．对于信我的，我时时看顾、保守，时时以拯救的方式供应生命，对于这些人，有我的爱在他们身上，他们必不致跌倒，必不致失迷，即使软弱也是暂时的，我必不记念他的软弱。”“对于信我的”，你们在肖红的经历中也看到了，肖红是不是信神的？（是。）“对于信我的，我时时看顾、保守，时时以拯救的方式供应生命，对于这些人，有我的爱在他们身上，他们必不致跌倒”，在她刚过来生命转折的时候，我给她交通了扫罗和大卫，是吧？（嗯。）后来又解剖说她是保罗来世，这是不是以拯救的方式供应生命？“对于这些人，有我的爱在他们身上，他们必不致跌倒”，肖红跌倒了没有？（没有。）你看人家消极跌倒了吗？没有。咱看到的是审判刑罚临到她以后，她软弱、痛苦、难受了两、三天，人家的工作放下了没有？（没有。）工作始终没有放下。“他们必不致跌倒，必不致失迷，即使软弱也是暂时的，我必不记念他的软弱。”即使我揭露她说她是保罗来世，就定了她的罪了？她就是保罗来世？定了没有？（没有。）没有，不记她的罪。对于不信的，到最后，神彻底惩罚他、收拾他；对于信的，神时时以拯救的方式供应他生命，使他必不致跌倒。

“5．对于那些似信非信的人，也就是相信有神的，却不追求基督的，但也不抵挡，这样的人最可怜”，这样的人多不多？（多。）在原教会里边多呢，是吧？（嗯。）似信非信的人在原教会里多，这样的人就和滑石蛋差不多。“对于那些似信非信的人，也就是相信有神的，却不追求基督的，但也不抵挡，这样的人最可怜”，为什么说他最可怜呢？因为在神拯救人时期，他不追求真理，所以说他最可怜。怎么可怜呢？“我作事之后会让他看清的”，神作事以后，要让他看见神的公开显现，也就是他看见了一些人受管教了、受惩罚了，害了怕了。那他经历不经历这些？他也要在里边经历、体验，所以说这种人最可怜。“我作事之后会让他看清的，这样的人要因着我的作事我要拯救他们，使他们归回。”神怎么作事呢？管教、刑罚，还有咒诅、惩罚。咱有时候一说惩罚，就好像是把这个人给取缔了，是吧？这个惩罚不完全是说把这个人取缔了。还有咒诅，这个人受了咒诅了，你能不能说这个人完了？不能。只是让他受到了病痛的折磨，比如：腿疼得走不成路，受了咒诅了。所以说咒诅、惩罚也是神的爱！怎么说是神的爱

呢？让你经历、体验了以后，你还敢抵挡神吗？你还敢不信吗？（不敢了。）因着咒诅、惩罚使你对神产生了一个敬畏，最终结果是要让所有人都对神产生敬畏，你对神有敬畏了，能敬畏神远离恶了，你这个人就蒙拯救了。对于信的人来说，神说了话人家就相信，就能敬畏神远离恶。神轻微作事，因着人家的信，神就不让他跌倒，所以人家就不需要受那个痛苦。可你呢？你是似信非信，你非得看见点事实才行，那神就给你点事实，给你点咒诅，咒诅你腿疼、肚子疼，或者咒诅你得一种病，让你不能离开神，你感觉到一种害怕，这时候你才赶紧怎么呀？你才赶紧来到神面前。别人在神隐秘作工时期就能蒙拯救了，而你非得看见事实，就是说在神公开显现的时候，也就是神要惩罚、管教你的时候，让你有一些事实临及的时候你才信呀。咱现在说的这类人和不信派有个区别，不信派是乱说乱做，神不管他，等最后惩罚他。而似信非信的人，他没有作那些恶，他没有抵挡神，所以神还给他机会，让他看见神的作事以后，产生敬畏神的心，所以说这样的人最可怜。因为啥说他可怜呢？他非得受了这个苦他才能回来！可怜不可怜？（可怜。）就像孩子们做作业呢，那个听话的孩子听父母一说："快，赶紧做作业，做完作业就能看会儿电视。"他就赶紧把作业做完看电视去了。那个淘气的孩子，他回来不做作业，他回来是要玩呢，他浪费了时间不好好做作业，到了晚上看电视的时间，他爸他妈允许不允许他看电视？不允许。当父母说话不管用的时候该干啥呢？（打。）该打了，他挨了打，作业一样得做，擦着眼泪哭着还得写作业。人家听话的孩子做完作业了，电视也看完了。而淘气的孩子把时间都浪费了，到看电视的时间作业还没做完，那他还能看电视吗？时间已经到了，电视也没看上，还挨了一顿打，最后作业还得做，你说可怜不可怜？（可怜。）似信非信的人就像咱这会儿说的淘气、捣蛋不做作业的孩子，他非得挨了打以后，他才能做作业，最后他是该得的没得着，所以说这样的人最可怜。"这样的人要因着我的作事我要拯救他们，使他们归回。"你不会认识的时候，你就会把后边的这句话当作一种安慰，认为："似信非信也行，最后神还要把你拯救回来，你着急啥呢？前边说这样的人最可怜，可怜啥呢？他进国度，你也能进国度；他蒙拯救，你也能蒙拯救，你着急啥呢？"你还拖后腿呢！所以说，不要让后边的这句话成了你抵挡神的一个资本。咱这样

交通你就清楚了，这话的意思是说：你会受更多的苦，最终你也得进来。这是似信非信的人，这就是不追求真理的人。

“6．最先接受我名的众长子们有福了！我必赐给你们上好的福分，让你们尽情地享受，谁也不敢拦阻，一切已给你们预备得完完全全，因这是我的行政。”这六条行政里边有四条是说人的归宿，是吧？一个是信的，一个是不信的，一个是似信非信的，还有一个是最先接受神名的，四类人。什么是最先接受神名的？就是说看了神话就相信的，也就是说众长子。第二个就是因着信神的话，神就看顾保守，以拯救的方式供应生命。这个“对于信我的”和“最先接受我名的”是有区别的，最先接受神名的是众长子，再接着是后来接受神名的。后来接受的他缺乏一个素质，是吧？（嗯。）虽然缺乏素质，但因着他有信，所以说神就看顾保守。为什么要看顾保守呢？因为他缺乏素质，神不看顾保守他能不能过来？不能过来。他能得着这些恩典，这就是神的一个看顾保守。“时时以拯救的方式供应生命”，如果不以拯救的方式他能不能过来？（不能。）也就是说，“对于信我的”必须是神来拯救你，你才能过来。而众长子呢？众长子是最先接受神名的，这就把这两类人给分开了。似信非信的，最终让你受了苦以后，你还得过来，这是似信非信的。再过来就是不信的，神不搭理，最后惩罚你。四类人，四个归宿。

行政这六条里边有四条是涉及到人归宿的，有两条是说神的一个作工。“无论何人，心里抵触必遭审判。”心里抵触就会临到审判，那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临到？（是。）神作的就是审判刑罚的工作，如果你心里不抵触，还用不用审判？（不用。）不用审判，所以说这条是人人都要经历的，这条说的是神的作工，是行政里边的一条，它不是归宿，是神的一个作工。“对于我所拣选的，意念不对，立时有管教。”这个是不是也是所有人都有呢？败坏的人就不可能没有。别说光意念里边不对了，甚至有的人还要做事呢。从一个心里抵触，也就是一个心思意念都不放过，意念不对，立时有管教，这叫行政。这是现在需要实行的行政，然后用行政辖管。现在知道行政怎么辖管了吧？行政里面包括威严、烈怒，你不要惹神发怒，让神的烈怒临到你，也

就是神的行政临到你。你走的是什么样的路，你就要遭到什么样的行政管辖，这就是各从其类。

056　这就是你们的信吗

1　你相信神的存在却为什么总是不敬畏神？你相信神的存在却为什么没有惧怕神的心？你承认基督是神所道成的肉身却为什么对其采取藐视的态度？

2　为什么对其指手画脚？为什么公开论断神？为什么总是窥探他的行踪、不顺服他的安排？你为什么做事不以他的言语为准则？为什么勒索偷取勒索偷取他的祭物？

3　为什么你站在基督的地位上讲话？为什么评价他作工与他说话的对错？为什么敢在背后敢在背后亵渎他？等等这些就是你们就是你们的“信”吗？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真是信神的人吗？》

19 .什么是顺服

萧草，现在有路吗？（萧草：路就是尽好我的本分就行了。）尽好本分是不是路？（萧草：心被本分占有了，就不想别的了。）不想别的，就有了路了？（萧草：准确的路，我没有。）信神是在干什么？交通过没有？（萧草：交通过。）信神是在干什么？（萧草：顺服神，得生命嘛。得实行神话，让神话在人身上作王掌权。）现在知道什么是顺服神吗？什么叫顺服神？（萧草：顺服神不就是顺服神摆设的这些环境吗？顺服神摆设的这些环境，而不是顺服别人。）那什么叫顺服神摆设的环境？（萧草：我也答不上来。）晓丫，什么是顺服神摆设的环境？（晓丫："每天临到的这些人、事、物是神摆设的"，得先有一个这样的态度。然后在神摆设的这个环境中去寻求神的心意。看神的心意是什么，周围人所说的观点是什么，得有一个分辨认识。不是他说什么都盲目地去顺服。我就想到那会儿谈的，把善恶树放到伊甸园是为了让你分辨，而不是让你吃树上的果子。也不是说你没吃就叫顺服了，你得在这里边揣摩神为什么摆设这个环境，神的心意是什么。我是这么想的，这么理解的。）咱先不说"顺服神"，单说"顺服"这两个字应该怎么认识。什么是顺服？顺服是什么意思？（萧草：我还真不明白，不知道。）土话经常有人说"顺毛驴"，就是说，你要是顺着这驴来，它就听话；你不顺着它来，它就撂挑子。猫喜欢让你去抚摸它，顺着毛去抚摸它，是吧？（萧草：嗯。）顺着毛，毛往哪个方向长，你往哪个方向抚摸，这叫顺。你要是反过来摸猫呢？有没有反方向抚摸的？（没有。）那叫什么？那叫对着干，是吧？（嗯。）不管是狗还是猫，你要是顺着毛摸它，你越摸它越乖、越听话。你试着反方向去摸它，你看它听不听话？没试过，是吧？（没有。）先得理解"顺"，从这里边认识"顺"是什么，怎么就是"顺"呢？你梳头发怎么梳呢？（萧草：顺着梳。）怎么叫顺着梳呢？（萧草：从上往下顺着梳。）它是什么样的，你按着它的生长方向去走，这叫顺。头发是往下长的，你不能横着梳，你不能往上梳，你得往下梳，这叫顺。你先理解"顺"，那"顺"首先你得随着他，随着他就是顺。但随着他的时候还得怎么呢？还得服。你不能说随着他的时候心里还捣鼓着，还骂骂咧咧的，在心里边还骂着，那叫不叫顺？

（不叫。）手上顺着，心里骂着，心里面是抵挡，心口不一，那是欺骗。首先得把顺服理解了，这个顺服是什么意思呢？你得顺着，顺着这个方向走，心里边还得服。那顺服神是什么意思呢？顺服神那就是顺着神来，还得心服口服，还得心甘情愿。怎么证明你顺服了呢？你心甘情愿，你首先得顺着神来，你看神是什么意思，然后顺着神的意思来。顺着神来的时候你还得赞美，这叫顺服。如果你外表顺着神了，但你心里边是谩骂，心里边想的是“我有什么办法呢？我不顺服能咋地呢？我不顺服就是下地狱，你说我该不该顺服呢？”从外边看是顺着，但心里边还抵触着，这叫赶鸭子上架。虽然它上了架了，但它是被赶上去的，神要不要？（不要。）神不要。所以说你那个顺是欺骗，神不要。既要顺，还得服，这就叫顺服。

那该怎么认识顺服神摆设的环境？你得顺着神给你摆设环境的意思，你还得怎么呢？你还得赞美神，还得服，这叫顺服神。顺服神摆设的环境，简单来说也就是顺服环境，在环境中顺服神。为什么要顺服环境呢？环境从哪来的呢？（从神来的，神主宰的。）因着神是主宰者，神主宰着这环境，有生命的、没生命的都是神主宰着。这环境有好环境，有坏环境，这个顺服是让你在这环境里顺服神，那就得寻求：摆设了好环境，神是什么意思？摆设了坏环境，神是什么意思呢？你首先得搞清楚神是什么意思，你才能顺服，这叫顺。神再给你摆设环境，你不知道神什么意思，你可能不可能顺？不可能顺。就像神在伊甸园摆设了一棵善恶树，你吃了树上的果子是顺呢，还是不吃果子是顺呢？如果人不寻求神的意思，不问神的意思，那在人来看，“神在伊甸园摆设善恶树的果子就是让人吃呢，神要是不让人吃，那神在这儿放这果子干啥呢？”人就按自己的意思去想了，“既然是果子，那就应该吃。”他就吃了，吃了以后还挺有理呢，“我是顺服神摆设的环境，神摆设了这个环境，所以我吃了。”这顺服的是谁？这顺服的是什么？顺服的是他自己的意思。是，环境是神摆设的，但是神摆设这环境是什么意思你问了吗？你没有问神摆设这环境是什么意思，你怎么能说你是顺服神？神摆设善恶树的果子是让你去分辨善恶，神并没有让你吃，神还明明白白地告诉你，“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创 2：16-17）“吃的日子必定死”，你知道了神的意思，你才

能知道该怎么顺服神。什么是顺服？神告诉你：“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这果子能不能吃？你首先知道了神是什么意思以后，你在这环境里边才有了这个顺服，才有了顺。这环境你知道是神摆设的，但是你不知道神是什么意思，那你再怎么顺那是按照你的意思顺的，那不是顺服神。是，你顺服，但你顺服谁了呢？这个你得搞清楚。撒但告诉你：“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创3：4-5）你吃了果子你是顺服了撒但的意思了，还是顺服了你的意思了呢？那是撒但告诉你“吃了不一定死”，如果撒但没说这句话，你看见这个果子了，你想吃它，那你顺服的是谁呀？你顺服的是你。你可以顺服你自己，可以顺服撒但，还可以顺服神。今天信神就是顺服神，顺服神就有生命。既然要顺服神，那第一步先得搞清楚什么？（萧草：神的意思。）你得搞清楚神的意思，你搞不清楚神的意思，你再顺服，你顺服的是谁呀？你挂了个名，你顺服的是那位天上渺茫的、并不存在的、任你摆布的那位神。那是谁？那是你自己。（萧草：那意思是说天上渺茫的、并不存在的、任自己摆布的那位神就是自己呀？）你想他是什么他就是什么，你信的是那位神，那位神不存在。就像刚才说的善恶树的果子，“善恶树的果子好好吃呀，吃这个果子能补充营养呀。”这是谁说的？（萧草：自己说的。）你自己认为它是补充营养的，你自己认为吃了它眼睛能明亮，然后你就吃了它，这叫顺服谁？（萧草：顺服的是自己。）顺服的是自己，不是顺服神。

那也就是说，你要想顺服神，首先第一步得先搞清楚神的意思是什么。你搞清楚神的意思了，你才可能去顺。当你顺的时候，有可能和你的肉体是冲突、打架的，有可能是有某种原因让你不乐意的，或者是对肉体有什么伤害的，这就是既要顺，还得要服。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是受造之物。“不管我肉体受到什么伤害，我都应该服，服下来。”你顺服神，先得寻求到神的意思，你不知道神的意思，你就不可能顺服神。就像你爸和你妈吵架呢，你听你爸的话还是听你妈的话？你首先得搞清楚你妈是什么意思，你爸是什么意思。神和撒但争战起来了，你顺服撒但还是顺服神，你最起码得知道撒但是什么意思，神是什么意思。你得搞清楚谁是什么意思，才能说你是顺服谁的。咱老说顺服神、顺服神，你就不知道神是什么意思，你还要说顺服神，那

不是假冒为善？空的、假的，那就是假冒为善。所以说，你要想顺服神，你首先得知道神的意思。也就是说顺服神第一步该干什么？（萧草：寻求神的意思。）寻求神的意思，这个过程叫什么？叫认识神。你要顺服神，你得先认识神。认识什么呢？认识的范围是什么？第一个应该认识什么？（神的主宰。）主宰不叫认识，主宰是什么？主宰是信。你相信万物是神主宰的，这叫信，这不叫认识。你相信神的主宰吗？你相信神的主宰，今天你再遇到什么事“都是神的主宰”，这些都是建立在信的基础上。所以说，认识神的主宰是建立在信的基础上，你没有信，就不存在有认识。那认识神的主宰是怎么达到的？是在相信的基础上经历神的作工，认识了神的性情，明白了神的心意，认识了神的奇妙作为以后，对神的主宰产生了一个认识。所以说，对于神的主宰那是信。不管神摆设什么环境，用不用说“你得寻求、你得祷告”？用不用呢？（萧草：信就不用。）哎，要的就是信！神说：“神不怕你愚昧，不怕你素质差，因为你对待真理的态度是诚恳的、是渴慕的，你有一颗真心，神就看在你这颗真心上，看在你这种态度上，神会一直怜悯你，你就有蒙拯救的希望。”（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要尽好本分明白真理最关键》）神不怕你愚昧，也不怕你无知，神要的就是你的一个信。约伯那时候神向他显现了吗？（没有。）没有显现，他就能站住见证。为什么能站住见证？就一个“信”字。所以说不需要神向他显现什么，他就承认神是万物的主宰者，神主宰着全人类的命运。“神主宰着万物，有生命的、没生命的都在神手里，我就是受造之物。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成了！这个见证就站住了。你得有约伯的信心，就是把你的万贯家产全部剥夺了，就是把你的命要了，什么话也不要说，谁作的？（神作的。）神说：“没有神的许可，地上的一滴水、一粒沙它都不能轻易触碰；没有神的许可，连地上的蚂蚁它都不能随意乱动，更何况是神所造的人类呢？”（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独一无二的神自己　一》）如果神不同意，撒但连地上的蚂蚁都动不了；没有神的允许，你连一根头发都掉不了。你信神得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这叫相信，信！

有好多人听见我的说话，看见我在行动上有点儿大老粗，看见我不害怕大红龙。我为什么不怕呀？（萧草：因为对神有信。）信，相信神

的主宰是建立在信的基础上。但以理为什么就是下狮子坑都要敬拜神呢？因着信。还有约伯，“你就是把我的万贯家产剥夺了，把我的十个儿女剥夺了，我依然有信！这都是神作的。既然是神作的，那我就应该有理智，我不能要求神。在这个信的基础上，那我就得服。”这是神作的，你一个受造之物，你还有什么要求呢？你看见你的十个儿女死了，万贯家产没了，心里难受不难受？痛不痛？难受！痛！谁作的？（神作的！）那你还有什么话说？就像父母教育孩子呢，孩子旁边放着糖，“做不完作业，不能吃，不能动。”就放在这儿，就不让你吃。“你做吧，做完作业吃；做不完作业，不能吃。”你服不服？你看着游戏机，你爸不让打，非要让你做完作业才能打；你想看电视，不让你看，你服不服？（服。）你不服也不行。为什么呢？那是你爸。那你要是不服，你给他当爸，是吧？首先得有个服，就是不管神作得再不合你的观念，再不合你的意思，你就是再难受，那也得服。心里痛苦也得服，就像孩子做作业一样，一边流着泪，一边还得做作业，得服。服，顺服，你得知道你父亲的意思，然后顺服。刚才说到主宰了，主宰是让你去信的。

再回到前面的话题“认识”，认识什么呢？认识神的性情，这是首要的吧？神的什么性情呢？（喜怒哀乐。）喜怒哀乐。人有没有喜怒哀乐？（有。）人有喜怒哀乐。这喜怒哀乐是一种什么表现？这是一种态度。神有喜怒哀乐，你也有喜怒哀乐，那怎么是顺服呢？你的喜怒哀乐和神的喜怒哀乐能相合了，是不是就顺了？顺了以后还不能想背叛，这就是服，顺服。认识神，你得先认识神的喜怒哀乐，神喜的是什么？神怒的是什么？神说：“神的‘喜’是因为有正义的存在与诞生，是因着有光明的存在与诞生，是因为黑暗与邪恶的毁灭；他的‘喜’是因着他为人类带来了光明，是因为他给人类带来了美好的生活；他的‘喜’是正义的，是一切正面事物存在的象征，更是吉祥的象征。”（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了解神的性情很重要》）神的“喜”是一切正面事物的象征，神的“喜”代表正面事物的诞生与存在。所以说，只要你做的是正面事物，再加上你相信神是万物的主宰者，你还怕反面事物吗？不怕了。正面事物那必定是要诞生的，还要永远地存在下去，所以你就不需要害怕了，这样你就有胆识了。你对神有多大的认识，你就有多大的胆。神在你心中有多大，你就有多大的身量。神

说：“神的‘怒’是因为非正义事物的存在与搅扰在侵害着他的人类，是因为邪恶与黑暗的存在，是因为有驱逐真理的事情存在，更是因为有抵触美善事物的存在；他的‘怒’是一切反面事物不复存在的象征，更是他本圣洁的象征。”（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了解神的性情很重要》）神的“怒”是一切反面事物不复存在的象征，只要是反面事物，你相信它就是再猖狂，它也就是转眼之间，神不会让它存在下去的。今天让它猖狂，是让你认识神的作工，认识善恶树的果子，让你去分辨认识。人如果分辨认识了，就不要善恶树的果子了，要它干啥？没用了。所以这个恶，将来必定是不复存在的。现在它存在有它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因为它的使命还没完，咱不能要求神把这恶拿走。你得相信、得承认、得认识神对恶、对邪恶事物的恨恶与厌憎。神让它存在，不是说神不恨恶它、不厌憎它，是因为还不到取缔它的时候，你不能替神作事，你别走在神的前头，你别自己先把它取缔了。一个邪恶的事物，在神还没有取缔它以前，你不能取缔它。你要取缔它，一个是你走到神前头了；再一个，这就是你又一方面的不认识了。神把这个邪恶事物放在这儿，把这个善恶树放在这儿，是让你去分辨认识呢，你还没有分辨认识清呢，你就说“这善恶树的果子太影响人了，我不吃，我怕我孩子吃，我把树砍了吧。”你一旦把这善恶树砍了，没有这善恶树了，拉倒了，你孩子永远是个痴呆，他永远也不会分辨善恶。所以这就涉及到还得认识神的作工，你不仅要认识神的性情，还得认识神的奇妙作为，还得认识神的智慧，认识神的所有所是，总体来说叫认识神。你的信建立在相信神主宰万物的基础上，有生命的、没生命的一切都是神在主宰着。再一个就是，对神的性情——喜怒哀乐，咱得有认识，这个好认识吧？正面事物、反面事物，只要是正面事物，神就让它存在下去，是反面事物神就让它不复存在。你得认识，还得相信。建立在认识的基础上，又得相信，看着反面事物出来了，它能存在，神肯定恨恶。虽然看着它猖狂，但那不是神对它的祝福，而是神要显明它。你认识到这是对它的一个显明，而不是神对它的祝福，这是建立在你认识神作工的基础上。那认识神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去认识呢？从神的三步作工中认识神。为什么得从神的三步作工中认识神呢？你从神以前作过的工作中去看，你就看在神的作工中神流露出来的性情是什么，你看在三步作工里边，所有的邪恶人物最终是不是倒了？是不是受惩罚了？（是。）美与善是不是要存留下来

的？（嗯。）让你看见，神的话就是真理。在这个过程中你看到什么了？你看到神的奇妙作为，看到了神的智慧建立在撒但的诡计之上，你把这些认识了，对神就有认识了。你对神有认识了，你就能顺服神了。你对神没有认识，你想顺服也顺服不下来，就没有顺服可言！你就不知道神的意思，你顺服什么呢？就像你父母吵架呢，你说“不行，我跟我妈亲，我得顺服我妈。”可你连你妈是什么意思都不问，你顺服谁呀？你妈是个邪恶的，你爸是正面的，你虽然跟你妈亲，但你本性是喜欢正面的，所以你不由得就站在了正面的一边。一下想起来“呀，我要站在我妈那一边，怎么站在我爸这一边了？反了。”所以说，你首先得去了解神，去认识神，才能达到顺服神。

前一段时间咱交通了信神是在干什么，信神是在追求得生命呢。怎么就是得着生命了呢？顺服神就有生命，那就得追求顺服。可是你不认识神，你能顺服神吗？（不行。）那要想顺服神，要想有生命就得干啥呢？（先认识神。）认识神。认识神包括多方面，咱今天要想认识神，就得先经历神的作工，在神摆设的环境中去经历神的话，经历神话应验的过程就是你认识神的过程，就是你看见神的过程，就是你看见神本体的过程。也就是说，当你看见神话应验的时候，你就看见了神，神的本体就向你显现了。也就是说当你看见神所说的话一句一句都应验的时候，你说啥？“呀，我看见神了，看见了神的全能，看见了神的主宰，看见了神的智慧，看见了神的性情，看见了神的不容人触犯。”为什么？因为你看见神话一一应验了，属恶的全部倒了，诡诈人全部倒了，诚实人掌权了。在诚实人掌权的这个过程中，你看见了一幕一幕的电影：诡诈人怎么残害人，诡诈人用了什么诡计，最后把他的诡计一个一个都给他显明了。最后神是怎么让诚实人掌权的？神说：“……唯独不能使他们得释放的，那就是我的话语。”（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们当思想自己的所作所为》）让人都服到神话下，诚实人因着相信神的话，与神同掌王权！诚实人怎么掌的权？是因着诚实人相信神的话，与神站在了一起，神的话在人身上作王掌权的时候，同时也是诚实人作王掌权的时候，诚实人与神同得荣耀。谁掌的权大呢？（诚实人。）为什么诚实人掌的权大呢？因为神是造物的主，神主宰着全人类的命运，神主宰、掌管万有！当诚实人相信神的话，与神同得荣耀的时候，按神话去管理万物的时候，谁掌管着万物？诚实

人掌管万物。当神把这些人作成的时候，神安息了，神不管了，让谁来掌管？让诚实人来掌管。你撒但再有权，你诡诈人再有多大的诡计，你再怎么骗取你也依旧是活在神的权下，所以诡诈人中了撒但的诡计。

咱信神就是顺服神，顺服神就得认识神，认识神才能顺服神。那你认识神就得经历神的作工，在神的作工中认识神。那要经历神的作工怎么经历呢？建立在相信神主宰万有的基础上去经历神的作工，你必须得去经历。好比说效力者的试炼，把你放在效力者的试炼中时，神不和你说话，你能站住见证吗？（站不住。）因为你就不知道神要的是什么，所以说，你在经历效力者试炼以前，也就是在你站见证以前，神要先把话告诉你，所以说先有话后有事。神要让你站见证呢，那神就要先把这个步骤告诉你，向你显明。效力者的试炼，神告诉你，为什么要让你当效力者呢？因为你是受造之物，你得有良心、有理智，即使你什么也做不了，最起码你得当个效力者，“就是效力我也得在神家效力，因为我是个受造之物！”神告诉你这句话的时候，你是不是知道了神的意思？你知道神的意思了吧？（嗯。）你知道了神的意思以后，那接下来就是神摆设环境，看你能不能做个效力者。你在神摆设的环境里边站住了，就说你是一个顺服神的人。就像神交通的：“神不怕你愚昧，不怕你素质差，因为你对待真理的态度是诚恳的、是渴慕的，你有一颗真心，神就看在你这颗真心上，看在你这种态度上，神会一直怜悯你，你就有蒙拯救的希望。”（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要尽好本分明白真理最关键》）神不怕你愚昧，不怕你无知，神要的是你应当有的一个良心理智，最起码你得站住一个效力者的试炼。效力者的什么试炼呢？神要检验人，神检验人的时候要看你的态度，“我就是效力，我也不能离开神。”为什么是效力者的试炼呢？因为有的人信神是想来干什么呢？是想得恩典、是想得福、是想混个不死的结局，他不是来信神的，他是来搞交易的，无利不起早。所以说，从神的话里边你知道了、明白了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是人的顺服，咱是个受造之物，咱理当来敬拜造物的主。神要检验工程，神要扬场。这些话神已经告诉你了，神告诉你以后，神就要摆设一些环境，神要检验你，看看你愿意不愿意效力。神要检验你愿不愿意效力怎么检验呢？神就把你想要的剥夺了，然后看你的态度。你信神是为了啥？

（想剩存下来。）你想剩存下来，你想得恩典，你想得钱财，你想得地位，所以神就把你想要的这些东西给剥夺了以后，看你的真心。你究竟愿不愿意做个效力者，这下是不是就显明了？神把这话先告诉你以后，紧接着就是事实临及！

以前效力者的试炼是个演练，2012年那是个什么？是个事实临及，是个神话应验。所以说在2012年的时候，神给你摆设了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信神多少年的，不管是跑断腿的、累断腰的，还是诚实人，大批的人是不是都让开除了、隔离了？（嗯。）这个开除、隔离是什么意思？临到你的是什么环境？不要你了！“哎呀！信神多年，神不要我了！”当神不要你的时候，神就要看你的态度。当你不明白神心意的时候，你咋办？“哦！顺服神给我摆设的环境，神摆设环境把我开除了，这是神不要我了。”不要你了，你怎么呀？你还看神话吗？你不看神话了。你去哪儿呀？（世界。）年轻一点的是上班、找对象、结婚、生子，为什么要这样做？“神不要我了，你说我有什么办法？”年龄大一点的是给儿子盖楼、娶媳妇、带孙子因为什么？“神不要我了，我这叫顺服！”他还有话说呢，“咱有点理智，咱别赖在神家。”这是有理智还是没理智？（没理智。）这顺服的是什么？顺服的是他自己的想象、观念。神开除你了吗？神告你说不要你了吗？谁告你说不要你了？（萧草：自己跟自己说的。）在这个环境里边人家开除了你，把你开除出来以后你问神了没有？“神，你让他把我开除了是什么意思？”该不该有这个态度？（该。）该有这个态度。当你有这个态度的时候，你去哪里找答案？（神话里。）在神话里面找答案，看神什么意思，神摆设这环境是要干什么呢？神说：“在大红龙国家，我作了一步令人莫测的工作，使人都在风中摇摆，随之许多人都随着风的刮动而悄悄飘去，这也正是我所要扬尽的‘场’，是我所盼望的，也是我的计划。”（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七雷巨响——预言国度的福音将扩展全宇）“呀，神是要扬场呢，神要兴起环境，让人都在风中摇摆，随着风的刮动悄悄飘去，也就是把稗子扬出去。”现在这个效力者的试炼不是应验这句话了吗？你是不是看见这句话应验了呢？有多少人随着这风的刮动悄悄飘去？把你开除、隔离这是不是一场风？人随着风的刮动悄悄离去，走了，不信了，神话应验了，这叫经历神话。为什么要有这个环境呢？神说神要检验人，神要兴起环境来看人的真心，所以要

有效力者的试炼。神在说效力者的试炼时还说什么了？效力者的试炼就是要看你愿不愿意效力，“哦，神说了，神是要看我愿不愿意效力。人家把我开除了，开除了我，我是不是还是受造之物？神收走我这口气了没有？没有啊！他们开除我了，就是神不要我了，我没有归宿了，可是我是个受造之物，我该不该传福音？我该不该在家效点力？神话我该不该看？不管神要不要我，我不能不要神啊！所以虽然把我开除了，但我还是该看神话看神话，该聚会我找开除的人聚会，该传福音传福音，预备善行，我不能离开神呀！”你从外边来看，这个人顺服不顺服？（从外表看顺服。）顺服吗？你说在开除这个人的带领来看，这个人顺服吗？“开除了你，你还吃喝神话呢！开除了你，你和敌基督还合起伙来在一起聚会呢！开除了你，不要你了，你还传福音呢！你要脸不要脸？”在带领来看这叫不顺服。“一说不要人家了，人家就走了，人家去世上结婚，娶妻生子了，人家那才叫顺服。”那是顺服吗？虽然把你开除出来了，也就是说“人家不要我了，把我赶出家门了，但我还不走，就是效力我也得在这个家效力”，这叫什么？这叫顺服。就像五六岁的孩子不听话，他妈把他赶出门外，“我不是你妈，你走吧，你去找你妈去吧！”把他赶到外面去，“咔嚓”把门一关，这孩子咋办呢？“我妈都不要我了，我还在这儿干啥呢？”站起来跑了，你说他妈气不气？“你真是个傻孩子呀！我把你关在门外什么意思？练练你，看你认识不认识谁是你妈、谁是你爸，管你的才是你爸、才是你妈。”如果这个孩子是，“你们把我关在门外了，我也不走，我等着你们开门，等着你们过来叫我，我还得回家。”这才叫顺服。“不管你是把我关在门外，还是骂我，不管你怎么对待我，你是我妈就是我妈，你是我爸就是我爸。”那咱是不是也一样？“今天我是受造之物，不管神要不要我，我是受造之物，受造之物理当敬拜神啊，不管神怎么对待我，我也应该敬拜神呀，我怎么能起来走了呢？我不可能走，我也不能走，我要是走了我这良心理智就说不过去呀！”你这样走下去，这才是顺服神，顺服神的意思。“这是一个效力者的试炼，神是在检验我”，如果你有认识了，认识到“这是神在检验我，看我离去不离去”。如果你不认识，那你所流露出来的就是你真实的，良心上的流露，“神是造物的主，我是受造之物，神还能说不要我就不要我了？”没认识的时候是这样认为的，有认识的时候呢？“你带领工人开除我，那能等于是神开除我？我是信神的，我信你带领呢？带领打压了我、陷害了

我，我就活在他的权下？神的性情是什么？神的性情有喜怒哀乐，神的喜是什么？正面事物的诞生与存在，不要看你带领工人现在那么牛，你别这么狂，等你快跌倒的时候，我看你……”你建立在认识神的基础上，认识神的喜怒哀乐，经过几年以后，你看见那些敌基督、假带领是不是一个个跌倒了？你看见诚实人掌权了，看见神了。

好比说，神在你面前给你摆设一个敌基督、假带领，然后祭司弟兄告诉你，让你揭发检举假带领、敌基督，可你眼看着那些揭发检举的人一个个都被开除了，就把这环境摆在你面前，你说什么是顺服神呢？“我要顺服神去揭发检举，我就得被开除、被赶出教会，那我就和神家无关无份；我要是不揭发检举，我就能在神家，我该顺服不该顺服？我是不是该规规矩矩地顺服在神家？”这时候就得寻求神的意思了，你不明白神的意思，你顺服的是什么？你听带领工人的，规规矩矩的，那叫顺服人，不叫顺服神。祭司弟兄说让揭发检举呢，你不考虑你会不会被开除，“即使我被开除了，我也一样得揭发检举，我顺服谁？我顺服神，顺服工作安排，顺服正义，顺服正面事物。神给我摆设这环境，我先找着神的意思是什么，我找着神的意思了，我服在神话下，按照神的意思去做，不管我受了多少苦，你就是开除了我、隔离了我，我也要顺服神。”开除了你、隔离了你，你看受苦不受苦，加上带领工人再带领上一些墙头草、老好人咒诅你，你痛苦不痛苦？（痛苦。）“再痛苦，我也顺服神，神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信神就得顺服神，你就是说我不能蒙拯救，说我是大邪灵，说我是敌基督，我也该敬拜神呀。”神看的就是你的态度。从外表来看，你是一百个不顺服，但在神那边看你是顺服的。约伯的万贯家产被剥夺的时候，强盗来抢他的时候，神和约伯说“我来试炼你”了吗？说不说？（不说。）不说。强盗抢了他的以后，在人来看怎么是顺服呀？“神给了你万贯家产，你该保护好呀，你为什么不从强盗手里抢回来呢？”可约伯是跪下来祷告，他觉得这不是偶然的，这肯定是神作的，所以他就不去找强盗，而是顺服。“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约伯站住了见证，这叫顺服。当你顺服神了，你就在撒但面前站了一个刚强响亮的见证，羞辱了撒但，你有点人样了，神就高兴，神高兴，你就能剩存下来了。

就像你和单小北打斗呢，现在有路了吗？什么是顺服？（萧草：寻求神的意思，如果她是邪恶的，就把她给打下去。）她流露出败坏了，你就开始寻求“神给我摆设这环境让我干啥呢？”（萧草：维护正义。）“神给我摆设环境是让我维护正义，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维护神家利益，我怎么维护呢？如果她是个败坏流露，我得帮助她，给她指出来，‘你这是什么啊’。如果她是恶，我得羞辱她，把邪恶踩在脚底下。如果她这个人太恶，我一个人拿不了她，我就得联合别人，要是联合不起来，我找不上人或者分辨不清，我就去找弟兄，让弟兄给我看看、把把关，我不能活在她的权下。”咱们今天交通了这方面，假如有一天再有一个人不合你的观念了，“我得分辨分辨，我找找、看看他有什么败坏”，这叫不叫顺服？（不叫。）这叫找茬。他流露出败坏了，咱就帮助扶持；他流露出恶了，咱去揭露解剖、取缔，咱不能去找茬。这下“顺服”有了内容了吧？（嗯。）所以说，为什么咱现在要信神呢？信神是为了学着顺服神，而不是利用信神搞自己的经营，见证自己，更不是把神话当做武器拿来打击别人的。神话不是你认识分辨别人的专业工具，更不是你见证所利用的工具。咱以前是认识自己呢，从教会建造到国度建造的一个转折就是从认识自己转到认识神，你对神有认识了你才能顺服神。认识自己是干啥呢？认识自己是让你不至于去抵挡神。而认识神是让你能够去顺服神，与神相合。这个能听明白吧？（能。）

238　顺服神、爱神是人信神该有的目的

1　信神就是为了让你能顺服神，就是为了让你能爱神，尽到受造之物该尽的本分，这才是信神的目的。必须达到认识神的可敬、可爱，认识神在你们身上所作的工作是拯救、是成全。这是信神起码该具备的。

2　信神主要是从肉体的生活之中转入爱神的生活当中，从天然里转到活在神的所是里，从撒但权下走出来，活在神的看顾保守下，达到顺服神，让神成全你，得着你的心，脱离撒但的败坏性情。

3　信神主要是为了让神的大能、让神的荣耀在你身上显明，来通行神的旨意，成就神计划，在撒但面前能为神作见证。信神不该是为了看神迹，也不该为了个人肉体，该追求认识神，能够顺服神，像彼得一样顺服至死，信神就是为达到这个目的。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话语成就一切》

20. 对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的误解

（肖红：任茔，胡氏说弟兄交通的“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有没有神话依据，是跟你说的吗？）（任茔：嗯。）（肖红：你说这问题大吗？胡氏能说出“弟兄说的这句话有神话依据吗？”这话，就证明她对这步工作还疑惑，那你说她还可能把各个方面的工作通行下去吗？她自己都怀疑呢，“你还说你和神是一口一心呢，你说话有神话依据吗？你说你和神是一口一心，我得监督你，我看看你说的这句话有神话依据吗，有吗？来，拿出来。”这是个大问题！按说你是那边的负责人，你下边有这样的带领，这是不是最大的一个问题？我这次去才知道了这个问题，昨天你还说这个问题胡氏早说了，她早说了你也没跟我说过呀，我就不知道。这是啥时候的事，这些问题你怎么也没告我呀！就她这样还能做带领？）任茔，他们造反了你也不知道。其实也不是不知道，是你知道了也不管。（肖红：任茔，这事你早就知道了，是不是早就该告诉我啊？可是你没说。你下去也没有去解决这个问题，你明知道她有这问题，这还能让她做带领？她有这个问题她就不可能把工作安排通行下去，就不可能在下边去作工作。咱是不是就得了解她说的这些话是从哪儿来的？有这个问题之后她又是怎么作工的？她在下边是怎么做的？是不是就得了解她呀？都这么长时间了，你没去问这些。你看着这么大的问题，却不认为这叫问题。可是说你不认为是个问题吧，昨天你还告诉我了，这就说明你还是认为这是问题，你要是真认为这不是问题，昨天就不告我。你也知道这是个问题，可是在你这儿，没有去处理，没有去解决，这就是弟兄说的没有作工。）任茔心里面是不是有东西？（任茔：没有。）是不是有冤屈呢？（任茔：没有啥冤屈。）有没有记恨？有没有仇？（任茔：和谁有仇呢，没有。）和肖红有仇？和我有仇？有没有？（任茔：没有仇呀。）按理说不应该有仇，可你做出来的就好像有仇一样。（任茔：就是说呢。）那你怎么感觉有仇呢？（任茔：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为什么说你做出来就像是有仇呢？你看着下边再乱，再有什么问题，你不报，这叫啥？那句话怎么说的？知情不报、隐瞒事实、故意隐瞒，有危险不报，你这是昨天来了才报的，而且是在肖红说胡氏有问题了，处理了胡氏的情况下，你才说胡氏有问题，你说你给人什么感觉？你

看着有人在那拆台、挖坑，你不说，你不报。你不仅没报，你也没去处理。你处理了也算，可你没有处理。胡氏说了这样的话你还能让她当带领，这是个什么性质？你说她是来干啥的呢？是来跟随的，还是来给我把关的？问我说这话有没有神话依据，这是在干啥呢？是不是要给我把关呢？怕我跌倒呢？怕我走错路呢？这是跟随？跟随应该是什么表现？一二一，接受顺服。有什么不解的寻求，“我这里没听懂，理解不了，对不了号，这里是什么意思？”咱不是不允许人去寻求呀，可以寻求，“我这里还有观念，想不通。”咱不允许人有观念吗？她不是说有观念，而是直接说：“神话依据呢？神话依据在哪儿？”我需要她给我把关呀？她说话的态度、观点是什么？猜疑、疑惑、质问！不光是猜疑、疑惑，而是直接就是质问，“神话依据在哪儿？”想不明白可以寻求，但她说的这话是什么意思？可想而知，从这一句话里边可以看到，她来这儿就不是跟随，她一直是研究、分析、等待，是抓把柄！你既然不是跟随我的，那你跟我干嘛？我要你干嘛？同样的一句话，“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有的人他有点想法，有点听不明白，但他不会去质问。就像一线有一个人看了交通以后说：“咱这里是神家，怎么还有神家鬼呢？我怎么觉得这话有点别扭，这话能不能说呢？”他看文稿的时候没有达到一个理解的程度，不会结合，看不懂，所以他有点想法，有点观念，这个正常，可是不能质问啊，“神话依据是什么？”你不去寻求，你来质问我干嘛？你研究呗！

你们这边有没有听过有人对这句话的疑问？你们能不能理解得了这话？有的人对这个“神家鬼”有观念，“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神家怎么还能有鬼呢？”有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你们有没有想过？有没有神家鬼？（……）“神是生命的源头，神家怎么还能有鬼呢？”梁平，有没有这个想法？（梁平：没有想过这些。）没有想过就让我“迷惑”了。你呢？（没有想过。）那现在想想，有没有神家鬼？（没有想过。）咱交通了你们就不揣摩、不想？多数人的生命为什么长不大？我交通了，你们就听了个字句。字句也没听进去，过就过了，也不倒嚼，也不想。有没有神家鬼？（戴超拓：有。）根据什么说有？（戴超拓：在神家尽本分，不和家里联系了，到时候神家管呢。）你说的是啥呀？（肖红：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这就是他们听到的果效，他们认为“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意思就是：不和家里人联系了，这下

神家全管了。他们听了就是这果效。）（戴超拓：嗯。）我问的是啥？你说的是啥？不和家里边联系了，就成神家鬼了？（戴超拓：神家就管了嘛。）我跟你说管不管呢？我现在不是问这个问题。你心里边始终想问的就是“神家管我还是不管我？”哎呀，交易脑袋太发达！这搞交易的心始终占有着你，导致你连我的问话都顾不上回答。我问的是“神家有没有神家鬼？”你是在那儿说“我离开家了，神家管不管我？”哎呀，这疑问在你心里边藏了多久了？今天憋不住就说出来了！（梁平：我看文稿的时候就没想着神家有鬼，是说今天得有这个心志追求，神家是让人蒙拯救的，不是要鬼。）神家不是要鬼，“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是说你得有这个心志，是吧？（嗯。）既然得有这个心志，那有没有神家鬼？如果没有神家鬼，那还要这个心志干嘛？再问一遍啊，有没有神家鬼？（梁平：我脑子里想着没有鬼，神家不要鬼，我是这么想的。）（戴晓静：我想的是人老了尽本分，不可能不死，死了就好像有鬼，就这么想的。就算尽本分也不可能就不死吧？死了就有鬼。）人老了，都得死，是吧？都得死还是说……（欣然然：也不是说都得死，有的人他有病了……）有病了，有病了就得死，这话该怎么说？（欣然然：我记得你交通的那个文稿里就说，你只要忠心尽本分，在临死的时候还能露出笑脸，还能感谢神，死了三天以后，灵魂又投到信神的家里了。）那究竟有没有神家鬼？（欣然然：没有鬼。）那是我说谎话了？我欺骗人了？（梁平：光想着说，“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这个是心志，不是说神家就有鬼。）我在交通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的时候还专门解释了“神家鬼”，到现在你们都不知道有没有神家鬼。你还说人死了三天以后就投胎了，那人死了的这三天是不是鬼？（是。）那究竟有没有神家鬼？（有。）不管是三天、七天还是八天，和几天有没有关系？（没有。）那怎么能说没有神家鬼呢？只不过到了神家以后，咱就不能说是“鬼”了，咱是说“灵魂”，是吧？（嗯。）你死了以后，你的灵魂简称就是个“鬼”，你的灵魂就是鬼魂，“鬼”只不过是个简称而已，所以神家鬼是肯定得有呢。

我在交通的时候，我给你们交通什么是神家鬼了呀，知道在哪块交通的吗？人死了以后分别会去三个地方，直接告你了没有？（告了，三个地方。）有没有神家鬼？（有。）这就有了？（嗯。）我交通了

吧？（嗯。）我交通了，你不去听、不揣摩。咱再回忆一下，人死了以后分别会去三个地方：一个是黑暗的地方，没有光明的地方；一个是属于宗教，有信仰的地方；一个是活在光明的地方。活在光明的地方，那不是神家鬼？我要是说人死了灵魂去哪了，这个你能听懂，一说“神家鬼”这就不行了。（就领受不了了。）你领受不了，你在这儿不敢说，也没有去揣摩。但人家爱研究、分析的人，人家就研究呀，“神家鬼、神家鬼，神就没有说过神家有鬼，你说这话的神话依据在哪儿？你给我说，神话依据呢？”抓住把柄了。那我刚才说的人死了以后去的三个地方，这是不是神话依据呀？你不去寻求、寻找神话依据，不去认识我，看我是不是和神一口一心，而是去研究分析。从这儿看见你们一天听道呢、看道呢，就不知道是怎么看的、怎么听的。“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是一个题目，是一个总结语。给你交通了“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以后，没有把你带得更敢把自己交托于神，反过来还成了拦路虎了。我还特意在里边交通了，如果你活着做不了神家人，你死了休想成为神家鬼，是吧？（嗯。）就是说你活着必须得成为神家人才行，不是说你想成神家鬼就能成的。人家寻求的人是从我的交通里边得生命呢，从我的交通里边去认识神，经历神的作工，去认识神的主宰、掌管，领略神的智慧，看神的公义。可有的人不是去认识神，认识自己，而是在我的交通里边抓把柄，找问题！

（肖红：他们在领受方面还有一些问题。咱现在不是在找清理错的人嘛，看看哪些人清开得不合适往回找呢，戴小荷就给我发了一个七十多岁的人的资料，戴小荷说她见这个人了，这个人愿意成为神家鬼，看能不能出去尽个本分。我一看这个我就问“出来干啥呢？”戴小荷说“人家愿意成为神家鬼。”从这里边看，你说这领受有没有偏差之处？咱为啥不要他呢？在他家，他老婆不信，他老婆还是长期当家的，他在家里就不做主，并且他在家里都作不了见证。这几年了，他传他老婆了吗？或者传周围人也行啊，啥也不做，啥也不懂，见证也不站，一辈子老好人。他管不了老婆，而且他老婆还能从他手里拿走咱的东西，他有啥东西他老婆都能看了，都能让他老婆拿走，他就能当了犹大。就这号人，咱就不要了。这次戴小荷说“这个人愿意回来，愿意成为神家鬼，看能让出去吗？”还给神家送一个这样的人。）给神家送个“鬼”，哎呀！（肖红：他们那边有人通不过，意思是“清理得不

对，这个人愿意成为神家鬼，还得接纳回来”。我说：“接纳回的根据是什么呢？他作了几个人？打了几回仗？这几年没人搭理他，他做的啥？根据什么往回接？是不是也得有个标准？他传他老婆了？把他老婆打回来了？”啥都没做。他们的意思是这个人愿意出去，他在家里不行，让送他出去。我说“一个七十多岁的人，这几年都没跟，送过来干啥呢？送个干活儿的？”而且人家还有依据呢，“根据文稿上说的，人家愿意成为神家鬼，人家愿意来”。）还有了依据了。（肖红：嗯，戴小荷给我发过来，我一看这就是领受有问题，这就是这方面的真理带领就没给下边交通明白。）我还专门说得给下边交通清楚，自己都没有搞明白，下去怎么能交通清楚呢？（肖红：你现在能成为神家人，以后你才能成为神家鬼。他现在都不是个神家人，是教会都不要的人，你把他送到神家当个鬼，你说可能不可能？就愿意来当鬼，“我在家里活不成人，来神家当鬼”。）神家缺少鬼，填补空间呢。咱在文稿里边还明明确确地说了，你做不了神家人，你休想成为神家鬼，说得够明白了吧？你活着没有做神家人，就不要来神家当神家鬼，就不可能！（肖红：你在教会你都做不了一个正常人，在家里你都活不出一个人的样式，你在家里都站不住见证，这几年在家里啥也不干，啥也没有，还想让接纳回来。咱只是说别把一些不该清的人清了，不要把那些真心追求的人误清了，是找这些人，并不是说不管什么人，只要愿意回来就接纳。我说你想不明白，就让他打仗去，让他到外边配合去，把他那一片人配合回来，也算他有真实的悔改，这也算吧。可他啥都没有，凭啥接呀。还有刚才戴超拓说的那话，不是说不允许你跟家里联系，就把你困在这儿，让你成为神家人。戴超拓，你下去是不是也这么交通的？）戴超拓，你去控制人去了？（戴超拓：下去不是这样交通的。我就是说“今天你在外边好好尽本分，和家里纯粹断绝关系了，不是说神家就不管你了。”）你这里边常有一个“神家管”，这就是个大问题，你哪句话也离不开“神家管”，刚才你就说神家管，现在说起来还是神家管，你老想让神家管。你和弟兄姊妹交通的也是神家管，你说吧，那你召进来的是什么人？呀！你把犹大、乞丐全部召回来了，一问“你为啥来这儿啊？”“神家管。”“你为啥来这儿信神呢？”“我活是神家人，因为神家管。我死也是神家的，因为我死了没人埋，有神家管。生的时候神家管吃，死了以后神家管埋，总之神家管。”你说咱把这话演变成啥了？不是去解决人对神的误解，而是制造

混乱去了。戴超拓，既然你说出这话了，就说明“神家管”就成了你的生命了，是不是这样呢？你的领受，你的追求方向就都是这样的，你心里怎么想，你嘴里就肯定要说什么话。

（肖红：咱得分清背景，咱上次交通这方面真理的时候，是因着马阳的那个事，是因着那个背景。人家已经几年不和家里联系了，而且咱神家确实还需要这个人，因为人家忠心耿耿，各方面还可以，咱需要的是这些人才。）咱现在不是论人才不人才，就是涉及到人年老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尤其是年纪到了七十、八十岁的时候，人人都有这个想法，“我活着的时候在神家尽本分呢，我有了病了，我死了咋办呢？”人都要想自己的后路呢。所以交通这方面是为了给你一个正确的方向，让你不要经常与神算账，不要经常想你的那个前途命运。今天是让你追求什么呢？是让你追求生命，追求真正的生命，不要追求前途命运。你与神之间的关系一好百好，一了百了。你信神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看事观点，我给你扭转的是看事观点。扭转你的什么看事观点呢？“我今年就是七十岁了，我就是八十岁了，我生是神家人，我对这个死看淡了，我坦然面对。我信神了，我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了，是神造了我，我是受造之物，我的一生献给神了。我不是说我今年七十多、八十多岁了，我老了，我就告老还乡呀，而是只要我能尽一天本分，就尽一天本分。我只要喘着这口气息，我就要尽我所能地尽好我的本分。假如说我今天就是一个放羊的，我能放羊的时候我放羊，今天我身体不好了，不能放羊了，但因为我放了一生的羊，我有了经历了，我就能说个话，我能给他们交通个真理，我能把我的经历交通给他们，我能用我的经历来带他们，我只要喘着这口气息，我就见证神。”既然你能够成为神家人，肯定有经历吧？你有生命经历，即便你七十、八十岁了，行动不便，你坐在床上给咱交通生命的道，谁不愿意听呀？那你这个人活着就依然有意义，那就不需要你回家，你每一天都活得有意义。只要你有这一口气，就活得有意义。哪一天你咽气了，你都没有说要回家，什么意思啊？你能正确面对死亡了，已经对神的主宰有点认识了，看见神的主宰了。“我即使是死，我也顺服神的主宰安排。从一个受造之物的理智来说，我死了，神把我打发到哪儿，我都没有要求，我这灵魂一走，我的肉体神家想怎么处理怎么处理，这是一个理智。我这个灵魂从肉体出来以后，神怎么安排我，不

由得我，我也不去选择，我坦然面对。神公义，神安排，我没有什么要求，我心安然！我的心为什么安然呢？因为神公义。我这一生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从抵挡、悖逆到接受、认识、顺服、站见证，我有什么不安心的呢？”即便是死，你也是安然死去。你看见了灵界实情，你死了以后，神怎么安排，你没有要求，所以说你不受任何辖制、捆绑。这个是咱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的，这不单单是那些年龄大的该有，就是年龄小的也一样，因为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受到伤害的是不是也多得是？（是。）咱也交通了，就即使是那个死，神是不是也给你安排了？咱交通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是要解决你这个消极情绪，让你有个正确的态度。让你不要回“娘家”，不是说就不让你回家了，是说你的心、你的态度、你的观点，你别总想着回“娘家”。就像戴超拓，出来尽本分了，即使你天天不回家，但就你刚才说的那两句话，足以证明你是天天回“娘家”。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的心思意念就是为你的肉体说话呢，你那心思意念就是“神家管”，你想的就是神家管。“神家管，我才在这儿，神家不管，我在这儿干啥呢？”你为什么要靠神家管呢？就你这一句“神家管”，你就已经回“娘家”了，你想的是你的肉体，你不是为了神，不是为了神的工作、神的经营，不是为着本分，你是为着“神家管”。所以说，即使说你不回家，那神家也不承认你是神家人，不等于说你在神家。神看的是你的一个看事观点，看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你看见有人经常回“娘家”，天天回“娘家”，但人家回“娘家”干什么去了？人家回“娘家”传福音去了，人家是见证神去了，人家算回“娘家”吗？不算回“娘家”，不能从外表上来衡量。我跟你交通的这些，是交通真理呢，不存在针对谁交通，不存在啊！刚才肖红说咱上次交通的背景是说马阳年龄大了，其实不单单是针对马阳年龄大了说的，是针对所有人说的。是马阳当时正好面临着这个问题，他面临的这个问题正好需要有一个解决方案。对他来说，是一个解决方案，对咱来说，咱对这方面也得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观点。因为他信神也信了一辈子了，他一辈子都在信神，在尽本分方面人家也是天天在那儿守着呢，所以说，咱就必须得跟人家交通，给人家供应到位，解决现时面临的这个问题。同时借着他临到的环境，咱也能明白一方面的真理。不然的话，人人都要想这个呢，尤其是年龄一大，一有个病，人就掉在这里边出不来了。

（肖红：这里边的一个区别就是：你是为了让神家管而来，还是为了尽本分而来。）你要是为了让神家管而来，那你将要受到惩罚，不仅是受到惩罚，你就是过来想当个鬼也不是个好鬼。你还想成为神家鬼，可能吗？你只能成为魔鬼家的鬼！（肖红：所以带领下去交通的时候，就得把这个区别交通清楚了，不能像戴超拓这样去交通，不能让他们为了让神家管而来，而是得考虑各方面，看他们是否适合尽本分等等这些方面。）咱怎么听交通的呀？我给你们交通“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的意思是啥呀？意思不是神家管，是神家不管！我就怕人有“神家管”这个想法。所以我给你交通得清清楚楚，就是说你死了以后不要要求我怎么对待你，你不要有要求，我想怎么处理怎么处理，我顾得上，我管你，我顾不上，你的尸首让狼吃了、狗吃了，我也不管你！我提前就告诉你了，你不要到时候说，你和我签订条约了，我失约了，在这里没有这个条约，由我随意处理。因为你是个受造之物，你还有什么要求？你还要求说“我死了还得给我怎么葬，或者是得用什么把我裹起来”？“怎么也不能让狼吃了我，怎么也要给我个全尸，把我埋了”，这也是要求。死都不能要求，这叫顺服至死。你活着还不能要求神呢，死了你就要求怎么处理你这个臭肉体？神家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如果说你活得有意义、有价值，能让人去效仿，那给你纪录一下，留个纪念，或者是给你写个碑，“记住啊，这是某某某的碑，他一生怎么样……”但你不要要求神家给你立个碑，你要是有这个要求那就失去理智了，是吧？你说的是“管”，我跟你说的就是“我不管”。（肖红：他们看了那篇文稿之后领受的就是管，是吧？）（是呢。）我说的这个“管”是什么？你完全献给神了，那你的生存我管，就是神说的你大胆地来爱神，看神能把你怎么样。我今天建造国度呢，我作为负责的，那我肯定就得管你的生存，我连这个都管不了，那你说这些出来尽本分的人还怎么生存？我管你，是管你生存。既然你在活着的时候做到这一步了，你成为神家人了，那神的公义你还用怀疑吗？你不用怀疑，那我也敢说，你死了肯定是神家鬼，这是不是也是管了你了？但是如果你想的这个“管”是管你的臭肉体，这个不要要求我管，不能有你自己的想法。你想让给你树碑立传，那就正好让狼把你给啃得吃了，最后连肉体都没有，尸首都没有。咱交通“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是因为在人心目中对死的这个观念太重，老想着“我死了以后怎么呀？怎么呀？”这个东西占得太多。有好多人的一

生就是为了死去而活着，有的人不敢离婚怕什么呀？怕死了以后没有埋的地方。（怕成孤魂野鬼了。）“我死了以后往哪埋呀？我死的时候谁在跟前呀？”人考虑这些东西考虑得太多，这些占有了人。所以给你交通“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就是让你脱去这个败坏性情。（肖红：主要是扭转人的一个思想观点，最后让人不受这个搅扰、不受这个辖制了，是要达到这个果效。人有时候领受的就是“凡是这些都管了”，这就是个错的。咱说的是你的思想转了，你不受这个辖制了，是死是活完全交给神了，要达到这个果效。）交通这个是让你去顺服，神想怎么作就怎么作，你只是顺服、接受，而不是说“哦，神管呢”，那叫顺服？“从‘娘家’出来，神家就管了。我迫不得已得脱离家庭，离开孩子呢，我离开孩子神家就管了，正好我孩子不孝顺，我去神家，神家管。”“我孩子正好买房、买车呢，没钱了，我去神家，神家管，给我孩子减轻负担。”（那边有个人就是，正好没人管，所以就说要出来。）（肖红：所以下边就把那些没人要的孤寡老人，愿意成为神家鬼的给提供上来了，这就是个试探。那天他们还汇报了一个六十多岁的，说“现在就他一个人过呢，信了神就没再找过老伴，儿子也死了，他一直就是一个人在家生活呢，人家愿意当神家鬼，看神家要吗？”）那得看人家活出来的是不是神家人呢。就像圣经中记载的：“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哀求以利沙说：‘你仆人我丈夫死了，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现在有债主来，要取我两个儿子作奴仆。’以利沙问她说：‘我可以为你作什么呢？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她说：‘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没有什么。’以利沙说：‘你去，向你众邻舍借空器皿，不要少借。回到家里，关上门，你和你儿子在里面，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倒满了的放在一边。’于是，妇人离开以利沙去了，关上门，自己和儿子在里面。儿子把器皿拿来，她就倒油，器皿都满了，她对儿子说：‘再给我拿器皿来。’儿子说：‘再没有器皿了。’油就止住了。妇人去告诉神人。神人说：‘你去卖油还债，所剩的，你和你儿子可以靠着度日。’”（王下 4:1-7）就像这个寡妇，她老伴死了，还欠了债活不了了，找先知呢。她找先知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仆人我丈夫死了，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这第一句话就说清楚了，你要想让神管，首先你是敬拜神的、跟随神的才行。先知说什么？“你去，向你众邻舍借空器皿，不要少借。回到家里，关上门，你和你儿子在里面，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倒满了的放在一边。”一夜之间，油瓶

全都满了，是吧？穷寡妇卖了油以后除了还了债，自己还能生活。你活着敬拜神，是神家人神家就管你，你不是敬拜神的，你还想让神管你？你活得没儿没女了，你想让神家管，可能吗？咱就不要说这个，就说世界上的人入保险呢，你入了保险了人家才给你保呢，你不入保险就让人家保险公司给你保呢，你去试试看，看人家给你保吗？你现在想让神家管，你“入保险”了没有？（肖红：是神家人神家才管，首先先说你是不是神家人。）神家人就是说你入“保险”了，有“保单”了，你有了“保单”神家管，你没有“保单”神家不管。咱交通这个的意思就是，以后要扩展福音工作，好多人都得出来尽本分，人出来尽本分心不安，出不来，也不愿意出来，所以咱是要解决人的这个后路，从人的思想观点里就砍断他的后路，让他安安稳稳出来尽本分呢。可是把一些好吃懒做的、想找一个靠的、蠢蠢欲动的这些投机分子给显明了。这个交通居然还带来了这么些风波！

244　信神必须追求生命

从彼得与保罗实质的区别上你应该明白，凡不追求生命的都徒劳！你信神跟从神你得有爱神的心，你得脱去败坏性情，你得追求满足神的心意，尽到受造之物的本分。你既信神、跟从神就得为神献上一切，不应有个人的选择与要求，你得做到满足神的心，既是一个被造的人，就应顺服造你的主，因你本不能掌握自己，也没有掌握自己命运的本能。你既作为一个信神的人，就应追求变化，追求圣洁。

从彼得与保罗实质的区别上你应该明白，凡不追求生命的都徒劳！你信神跟从神你得有爱神的心，你得脱去败坏性情，你得追求满足神的心意，尽到受造之物的本分。你既信神、跟从神就得为神献上一切，不应有个人的选择与要求，你得做到满足神的心，既是一个被造的人，就应顺服造你的主，因你本不能掌握自己，也没有掌握自己命运的本能。你既作为一个信神的人，就应追求变化，追求圣洁。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成功与否在于人所走的路》

撒但打发来的差役

撒但打发来的差役（一）

贝贝，谈谈你这一段时间的经历认识。（贝贝：是说这个病呢？还是说什么呢？）不是说病，说说你的良心理智有点苏醒了没有。咱们相处几年了？（贝贝：四年了。）四年了，我给了你些什么？你给了我点什么？算过账没有？这账本就不清算清算？寻思过没有？（贝贝：没有。）呀，真没良心啊！连账都不算算？怎么想的？（贝贝：……）你低着头是什么意思？低头认罪？有了罪了？不敢看我了？先说说你怎么想的。（贝贝：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没认识，也没良心、没理智。）不知道该说什么？你一说不知道说什么，我看见你就是太没有良心了！（贝贝：就是。）就像孩子见了父母一样，他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你说这个孩子有没有良心？什么人话多呢？有良心的人话才多，是吧？嘘寒问暖呀，说说知心话呀，感觉哪里有点亏欠了呀，给父母买点好吃的、好喝的呀。贝贝，你有没有这些？（贝贝：……）贝贝，你感觉你的良心理智如何？（贝贝：不怎么样。）不怎么样？那你说说，你怎么觉得你的良心理智不怎么样。（贝贝：怎么觉得不怎么样？）你不能凭空说呀，得有事实呀，你不要只说一个大框架。（贝贝：那天她们把音频给我拿过去，我一打开就正好听到那次我没来聚会的那个音频，里面全是她们在说我的问题，说我整理文稿没负担……听了那些我就生气了，就火了。）说你没负担，是吧？（贝贝：其实我不是火别人，我是火肖红呢，我就跟她顶上了。因为我就觉得她说的那些话都不符合事实，她说我检查一下文稿就得检查两天，而她从下午四点到晚上三篇文稿就检查完了，反正就说我慢。还说我身上起疙瘩了就不工作了，一篇文稿都没整理出来。我听了这些话心里就觉得，怎么是这呢？她明明跟我说把《找出亚干是维护神作工》五个全整理完再发，我整理好都攒着呢，她说我一个都没整出来。还说我发的那些都是她帮忙检查的，她不检查我就不发。然后还说我整理下发文稿，一开始的存心就是发下去让大家给我检查。我当时说这个话也是有背景的，怎么她就说成这样了？她是让赶紧往下发呢，我说要是需要赶紧往下发的话，那就把整得差不多的文稿先发下

去，让大家先看。因为我有一个毛病就是检查文稿的时候总是把话看成颠倒话，包括我添加整理的时候也总是添加颠倒话，但我自己还看不出来。文稿发下去以后，这类明显的问题这也不是大问题，也不涉及真理，大家一看就看出来了，然后再给我提出来，我月底再替换一下，这样弟兄姊妹最起码能看到文稿。我又不是一开始就这样做的，是在那个背景下我才说的这话，可她就那样说，都不符合事实，我听了那话就可火了。肖红还说："贝贝能干个啥干个啥去，不用她了，袁园和温朵你俩整理文稿吧。"袁园还说："给我们分了六个，这段时间全是我们发呢，贝贝一个都没发出来。"然后我就想着："肖红你跟我说了，让我把五个全整完再发，我整了都在这儿压着呢，等着五个全整完再一块儿发，就在这期间袁园发了几个，这就成了贝贝一个都没整理出来。你想让袁园整理就让她整理吧，看她能整理成什么样，袁园整理的文稿里边那么多问题，让她整理去吧。反正你不让我整理还正好呢，我也不愿意干这个。"我里面那种对抗、叫嚣就出来了，出来了之后情形就不好了。我就想着那次肖红给我安排的那些任务、那些工作量我觉得我就完成不了，当时她就给我交通为什么这样安排呢，"因为这里边涉及到圣灵作工的流了，如果说咱们不赶快把这些文稿发下去，就是拦阻工作呢，就是加班加点也得把它整出来。所以这里边就是人的一个配合，你配合上了工作就有果效，你要是不配合就拦阻了工作，这个圣灵作工的流过去了下个阶段又是作的另一方面。"她就给我谈了这个，她说的这些话我觉得挺戳我心的，我觉得这是符合神心意的，这是我该配合的，我听了她这些话回去就配合，虽然说我身上有这个病，但我基本上每天都是一两点才睡觉，就是加班加点地往出整文稿呢，但是最后临到的还是这些，就这样说我呢，我就觉得冤枉，也不想配合了，我就想着让袁园配合去吧，"你觉得你能行你整理去吧"，就是这些情形。后来我就问温朵，"肖红说让袁园配合呢，那就没有再作具体的安排呀？"然后温朵就说"因为你装备得多了，想让你去看生命进入这方面，让你整理文章呢。"我就觉得这个话挺扎心的，自己跟了这几年了，听的也多了，揭露解剖的也多了，按理来说应该担呢，可是自己那段时间作的这个工作一塌糊涂。当时我这个病越喝药越严重，后来我才知道是误诊了，但情况已经严重了，不好治了，我就气得不行，就想找医生理论呢，然后我一下就想到"我今天如果不把这些文稿发下去的话，那是断送灵魂呢，那以后会有多

少人揪着我的脖领子找我理论呢。”想到这些的时候就看见神在我身上作了这么多，其实神在我身上是寄托了希望的，包括神兴起这么多人都说我工作效率差，丫头也说、袁园也说、肖红也说、认真也说，这么多人都说，那就是神借着这么多人提醒我呢。就是弟兄说的那句话，不是哪个人要怎么样，是我的这种做法激起了神的烈怒。从这些上面看见自己就是没良心、没理智在这儿了。其实大家都督促着我、都盯着我把这些文稿赶紧发下去，那我是在这儿预备善行呢，我不是在这儿积攒恶行，这些环境都是对我的一个爱，如果我这样领受的话，我就能看见这些环境都是对我的爱。可是我一临到环境里面都是这些反面的东西，然后还在这儿叫嚣、对抗，不想配合。所以就看见自己没良心、没理智，就是看不见神作在人身上的爱，不知道还报，只是一个劲儿地要，最近就这么一点认识。）

这是你对自己的一个认识，是吧？（贝贝：嗯。）那你有什么心志？（贝贝：我的心志就是配合把这些最新的文稿都给发下去，最起码让弟兄姊妹都能看见最新的，看见神的工作作到哪儿了，知道自己该怎么起来配合，都知道这条路该怎么走，怎么能共同起来站见证。我现在的心志就是，只要她们把文稿打出来、整出来给了我，我就必须得发出去，不能让文稿压在我这儿。后来我反省的时候就看见自己和神之间的关系，从把我安排到那边的接待家，我心里就是跟神对抗。去了那边之后，还给我安排了一个肖草，肖草去的时候情形不好，她打文稿打的也慢，跟她说了怎么做也不听，那些简单的问题也整理不了，那些说过的不该出现的问题到时候还出来。新的文稿要下发，内容又长，里边问题也多，就感觉肖草一点用也顶不上，等于就是我一个人在那儿干呢。然后接待家那个环境还不好，有时候接待家姊妹上午还直播呢，吵得心根本安静不下来，面对这些环境的时候，我就感觉挺闹心的。然后肖红还跟我说“你得怎么怎么”，让我发文稿呢，有时候有错别字没有检查出来就说我，反正那些话说的也挺……我就感觉反正我就是这样，我就这样干。不是说从神去领受，看神借着这些人事物、环境是要给我传递一个什么信号，而是心里对抗，反正我干着就行，就这些情形。等到后来心里就没有负担、没有本分了，也干着呢，但不是那种着急地干，就是那种干着就行，只满足于干的这种情形。最明显的就是接待家要养一只猫，而我又特别喜欢猫，听到她

说要养猫我心里就可开心了，等小猫来了以后，我的心就转移到小猫身上了，就老想找小猫玩。在这个过程中，我就想起神话说："小孩呢，外面鸟叫也去看，小猫叫也去看，狗打架也去看，什么事都能让他把正事耽误了，都能搅扰他做正事，这是不是有点不务正业啊？"（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尽心、尽意、尽性尽好本分才有人样》）想起这句神话就觉得我得赶紧整理文稿呢。虽然说知道了，但还是不去做。后来借着肖草对我发火，我才赶紧往本分上去扭转。）肖草，你发什么火呢？嫌她进度慢呢还是怎么了？（肖草：刚开始去了接待家的时候，我是刚调换了本分，情形还转不过来，一直是消沉的，想往上配合吧，自己还什么都不懂，什么也不会。刚开始打文稿的时候不熟悉，打得就慢，只能是尽量地往上赶。但是我看见贝贝和接待家姊妹在那儿一说话半天就过去了，我看着心里是干着急，然后心里又想着"我刚被那边的人弃绝出来，好不容易有个地方收留我了，我别再惹出什么事来，要不然的话，我这又去哪儿呀？"我又为自己考虑呢，就没有说她。可是我越看越看不下去，然后心里就有火了。我就跟贝贝说，"我这段时间就看你呢，我就看见你的心就不在本分上，你从来到接待家你的心就不在这儿。你是能把这些文稿整理出来，可是你没有负担，你没有这个担当，要真有负担的话就不是你这个样子。我调换本分之前，我是怎么怎么尽本分的，我再看你，你这就不叫有负担。"那次说了以后她好好干了几天，过了一段时间又开始了，尤其是接待家养了猫以后，她时不时就跟接待家的姑娘跑去逗猫去了，要不逗逗猫，要不弄弄这，要不弄弄那，反正就在那儿一圈一圈转。过年的时候那些文稿也要往出打，也要往出发呢，我知道自己慢，还什么也不懂，派不上用场，自己心里也清楚，所以想着我能打多少我就赶紧往出打。当时接待家又弄了那么多吃的准备炸呢，不给她帮忙吧，她一个人在那弄，给她帮忙吧，工作又耽误了。然后贝贝跟我说："吃完饭你去跟接待家姊妹帮忙把那些东西炸一下。"炸这些我知道，我该帮忙得帮忙呢，可是我听了她说的话心里就不舒服，我就想着"这文稿是着急的要往出打呢，我本来就慢，你是安排我去跟她炸那些吃的呢。要是不帮忙吧，好像咱就是坐在这儿等人家做呢，也不是个正常人性活出，那就帮忙吧。"我在那是帮接待家炸东西呢，她在那里是一会跑出来一会跑进去，我就火了，心想：你让我去帮忙炸东西，我去帮忙了那你赶紧整理文稿吧，你是在那儿一会儿跑进来

了，一会儿跑出去的。我说“你要是没事就把土豆给削了”，我就跟她生气了，就因着这个跟她发的火嘛，然后她就说她怎么怎么，我就没有搭理她，然后她就回去整文稿去了。）（贝贝：我心里想着，本来我一开始带的是袁园和温朵，好不容易把她俩带出来一点了。袁园那段时间在我家住，我天天说她文稿里的那些问题，这段时间好不容易看着工作有点长进了，能给我帮一下忙了，现在又被安排去干别的了，又让我一个人整理呢。一个人整理也就算了还得整理这么多，安排了一个肖草还派不上用场，打字慢，文稿打也打不出来。后来那段时间我阳了，失眠睡不着，文稿又发不下去，整文稿就头昏脑胀的，就整理不成。那天晚上接待家说的是要休息呢，我就喝了一点安眠药，刚有点困了，接待家姊妹就开始干活，那水流得“哗哗”的，吵得就睡不着，好几次我迷迷糊糊睡着了又给弄醒了，一晚上又没睡。第二天早上起来说这个事呢，接待家姊妹又冲我发火，我就觉得这些环境都是不顺的。我想着能有一个好的环境，赶紧把这些整出来，但都是不合我观念的环境。那段时间她们整的音频里边有特别多的问题，整的文稿也是有特别多的问题，我就感觉好多问题她们都没有整理，都得我一个人在那儿整理呢，我心里就想那就这样干吧，然后就是对抗、叫嚣的情形。之前交通说涉及到神的工作、神的名神才管教呢，我现在就看见我这个病就是因着我对待工作的这种态度才临到的。）你这个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贝贝：换了住的地方第二天我就发现身上的皮肤有些地方烂了，一开始不知道是什么，那会儿就想着不管怎么样本分得去配合，想起约伯满身长疮的事例，那我也得把这个本分守住。但是等到后来喝医生开的药越喝越严重，后来知道是猫癣的时候，才反省自己所做的，才看见自己在神面前作的这些恶，才想着该怎么去悔改。我看见自己对待这个本分的态度，看见我里边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点就是“我干着就行”，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是我就没有看到整文稿、下发文稿的目的，没有看到耽误文稿下发的这个性质这么严重。之前跟认真在一块配合的时候，我就认为是认真逼着我、卡着我作工呢，我就认为她就是让我干活呢，包括肖红也是，我就认为你们就是喜欢干活的。但是当我得了这个病之后，尤其是这个病特别严重的时候，我心里的那种气愤，我想去找医生理论的时候，我才看见我走的这条路，就想起以前交通过，欠什么债别欠灵魂债，要是欠了灵魂债，到时候有多少人揪着你的脖领子向你讨债呢，想到

这儿的时候我心里就害怕，就是那种感觉。这一下才意识到整文稿不是干活儿，不是干了就行，这个涉及到人的生命进入，涉及到人的灵魂了。今天不好好配合这个工作在这儿胡作，那以后就是断送人的灵魂呢，这都是欠的灵魂债，我就是看见这些以后心里害怕。）

你借着这个病去反思了一下。刚才你说了文字组的重要性，你感觉到它重要到什么程度了吗？（贝贝：你交通的是所有人生命进入的一条路、一个方向，人只有通过这些文稿才能去了解神、认识神，才能知道神作的是什么工作，才能知道这个方向、这条路。人有了方向、有了路途、有了目标，这条信神的路才能往下走。如果文稿没有及时下发，人不明白这些，他就是两眼墨黑，虽然说跟上国度建造了，但是人的心并没有真正跟上国度建造，还是停留在教会建造，那这个就是我作的恶。文稿和带领工人去聚会还不一样，带领工人去聚会是针对人的情形去解决问题。但是这些文稿它是代表着所有人共同存在的问题，而且每篇文稿都交通得特别细，每篇文稿里边都有路途。并且里面解剖的那些表现、性质、根源特别透亮，实行的路途、神的心意、神对待这些事怎么看，这些都交通得特别细，人一看就能明白。所以说这些文稿就是光、就是路，所有跟上这步工作的人看了下发的文稿就意味着活在这个光里边了，最起码他知道这个方向、这条路，他知道神作的是什么，然后神再实际地摆设环境，他借着文稿里交通的路和圣灵的开启、引导再去走这条路，他不会对人产生误解、埋怨，不会和神之间产生误解、隔阂。但是因着我在这儿对待工作的态度，导致没有把这些文稿下发下去，人没有看见这些文稿，两眼墨黑。弟兄你的本分已经尽到了，你给弟兄姊妹带出路了，但是因着我的拦阻，弟兄姊妹没有看见这条路，那我就是直接拦阻神作工的人。）

为了让咱看见咱各个本分的重要性，我给你描绘一个画面。咱这个团体就好像一个人一样，我在这儿所交通的这些东西就好比一颗心脏，心脏要把这些血液都供应到人身体的各个地方。那你在这儿起一个什么作用呢？你要把这些文稿都给整理出来，把该删除的给它过滤、整理干净，你就好比一颗肾脏，肾脏是过滤血液的，你在这里就起到了一个肾脏的作用。那肖红在这儿就像整体的神经系统一样，她要控制整个血管，让各个地方所需的血液都能供应到位，她是抓整体的，各

尽各的功用。我在这儿产生了血液，把这个血液造出来以后，血液要经过你肾脏的整理、过滤，如果你这边整理不好、过滤不好，那可能会造成高血脂，或者是血液里边有了毒素、杂质，或者因为血脂堵塞把血管给堵住了，人体缺了血液。也就是在你这儿堵住了，文稿下发不下去，那整个神经系统全部出乱，那咱整个团体还称为团体吗？那叫瘫痪。就这么一个画面让你看到文字组的一个重要性，当你在那儿逗猫的时候，当你消极软弱的时候，当你拦阻工作导致这些文稿推迟下发的时候，就好比这些血液停止流动了。血液一停止流动这个人相当于怎么了？休克了。如果血液偶尔停止流动一下半下，那人顶多晕倒一二分钟、三五分钟。如果血液停止流动的时间长了以后，那这个人还能活过来吗？如果血液总是短暂性地停止流动，那造成了什么后果？刚缓过来还没两三天呢，正干着活呢，“咔”晕倒了，“咔”晕倒了，经常性晕倒。或者说你整理不好，该让人看见的没看见，不该让人看见的你让人看见了，你这颗肾脏就没过滤好，导致血液中的毒素、杂质集中到了大脑血管中成了脑梗、瘫痪。那你说你这个工作如果作不好，造成了什么？直接就是摧毁、拆毁！拆毁神的工作不是一句话，不是你说的“我今天没有好好尽本分，我搞拆毁了”这句话，根据这个画面让你看见你实际造成了多大的影响。你这边把杂质也过滤出来了，把文稿也整理好了，整个血液正常运行，各处都能跟上圣灵的作工，都能跟上圣灵的流，都能明白神的话了。现在圣灵正在作什么事呢，圣灵要作什么工作呢，咱交通的也都跟到位，他们在下边就能看到现在发生的事和这些交通都对上了。如果我交通出来了，但是你在这边没有整理出来，他们在下面看不到话与实并行，那这个就是你造成的。你不是教会里的普通弟兄姊妹，在日常生活中，你只是影响到了你身边的一个肖草，但是你在工作上感染到的、影响到的不仅仅是一个人，是整个系统！你想一下如果要给你定罪的话，这是多大的罪呢？但凡有个损失的话，那是无人能承担得了的，圣灵要治你的罪呢。咱看了这个画面以后，得有一个准确的认识，信神就是认识自己，得站在神这一边看事。神掌管万有，神是给你一个意念、给你一个认识，你有了意念、有了认识再支配你的行为，整个一个系统、整个一个工作体系就成形了。如果神给你一个心思、给你一个意念带动不起你的积极性，神再给你摆设一个环境，再修理对付，然后你再麻木痴呆、刚硬，再起不来，那就影响了神的工作。神不能打岔他的工

作，神要维护他的工作，那神就要调换人员，你不行再换一个。神在你身上作工不行，神就去其他人身上作工了，当圣灵在其他人身上作工的时候你还有救吗？所以咱要看到事情的严重性、连贯性，这是连锁反应。这是给了你一个画面，让你看到问题的严重性，让你看到你打岔、搅扰不是一句简单、轻松的字句道理，它是有事实的。

再一个就是咱的良心理智恢复了多少，四年了，贝贝，我在你身上作的工作你是知道的，然后你回报回来的有多少，你是清楚的。你每天作什么工作我没有卡着，但圣灵看着呢，你是有体验的，肖草看着呢，周围人也看着呢，你拿上什么去与神交账呢？国度成形的时候，你的通行证在哪呢？当初你和萧卫你俩是“宝宝与贝贝”，“宝宝”去哪儿了？人家作人家的工作去了。你贝贝呢？你作你的工作了没有？当时在你身上的托付哪里去了？我对萧卫说“我爱贝贝，行不行呀？”贝贝，你听着这句话心里温暖不温暖？你听了这句话什么感觉？（贝贝：……）贝贝，温暖不温暖？怎么想的？我听听。（贝贝：你说这话的时候我正好回去了，而且我回来一进门就听见你和萧卫说：“贝贝她就是管家，你是儿子。管家效完力以后是要把她一脚踢出去的，你能不能让这个管家在家帮忙？”我就没听到你说“我爱贝贝，行不行呀？”这句话。）我说谁是儿子呢？（贝贝：你说萧卫是儿子，我是管家。而且我觉得你说“我爱贝贝，行不行呀？”这句话是在熬炼萧卫呢，我想着“你看我就是管家，就是效力的，萧卫就是儿子”。）人听声音都有“过滤网”，是吧？都挺会过滤的！（贝贝：因为我一进门就听见你说这句话，说我是管家，后来你还说什么驴要宰杀呢，要怎么呢，我就想“我一天尽本分累死累活的，加班到两三点，最后是管家，还要被一脚踢出去呢！”所以我就熬了好长时间。）哎呀！人啊！神说人是摩押的后裔，人就消极得爬不起来了，那神对人安慰的话就都忘了？我说你是管家的话你是记住了，我说“我爱贝贝”这句话你就记不住，“我爱贝贝”就压制不住这个“管家”。你说“我爱贝贝”这句话是不是谁都知道？公布于众的话在贝贝这儿就没听见。“贝贝是管家”这句话我是忘得一干二净，你们听过这句话没有？（没有。）她们都没听见这句话，贝贝听见这句话了。我说“我爱贝贝，行不行呀？”这句话挂在了高空，贝贝看不见。我说“贝贝是管家”这句话我踩在脚底下，没有人知道，放在“库房”里面你倒翻出来了。贝贝，你不仅是翻出来

了，还牢记在心，还放在心里边。这么长时间以来你一直不能忠心就活在这个“贝贝是管家”里边了，是吧？贝贝，是不是受这个影响？（贝贝：也不是，是我贪玩。）这话在你这儿随口就来，你一谈就谈出来了，可想而知这句话是不是已经进到你心里了？哎呀，人与人之间的厮杀我今天算领教了！为什么人与人要互相厮杀呢？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爱不起来能厮杀起来呢？只要伤害到自己任何利益的时候他都能记住、记在心上，你给他利益的时候他是忘得一干二净。萧卫在那儿是“你愿意爱谁爱谁！你愿意爱谁爱谁！”他是活不过来。现在我也就领受了为什么神说人就是神的仇敌，你看见了吗？我不管怎么作在贝贝身上，贝贝说“我是管家”；我不管怎么作在萧卫身上，萧卫说“你爱贝贝”，我这去哪儿能说得清呢？

（肖红：主要是贝贝的良心差一些，看不见对她的爱。认真能消极成那样，走到现在这种地步，贝贝还没心。怎么对待你贝贝，你都没心。你就看不见自己所做的这些事，这几年，你在尽本分中只要对你的肉体利益有一点不利，你就能在工作上撒气，这是你的一贯表现。按你这一贯表现来说，能不能用你？你看不见自己做的，就看见“你咋对我这么不利呢？你给我安排的家也不合适，本分上也是不顺。”你看不见你自己对待本分的态度，也看不见弟兄姊妹怎么看待你。你是个负责人，你作的工作就是肖草刚才说的这些，你转了一圈又一圈，这是负责人？这四年以来哪次对付你不是因着工作？认真消极不是因着你吗？人家是作工作，你是不作，你作的工作一直就是这样。所以在认真那里就是“这不作工作的弟兄还爱，我这累死累活的弟兄还说我不好”，她为什么消极到这种地步？）认真现在恨死我了。（肖红：是啊，就到现在，你看咱贝贝的良心哪里去了。你没看见这一路走来自己作的什么工作，你看不见你自己在神面前所做的，你看不见神对你的态度，你就看见我说你呢。我是说你了，但我说的哪样不符合事实？那天咱俩对话，我问你呢，“文稿怎么出得这么慢呢？”你说她们整理好了以后你两天才能检查一篇，这是不是你和我说的呀？）（贝贝：我说两天整理一篇，一天的时间得把肖草打错的给改过来，因为她给我的文稿里边很多听错的、打错的，错别字、标点符号所有的都在那儿放着，都没有整理，我还得把这些修改过来，都得我一个一个去整理。一天是把音频对完，一天是检查，而且我还得多检查几遍，

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两天一篇，可是到你这儿就成了检查一下就得检查两天。）（肖红：那你就是这样说的呀，我说她们整理好以后给了你，你说你检查也得两天。）（贝贝：我说的是我整体整理一篇得两天，不是说检查得两天。）（肖红：不是袁园她们整理好给你以后你得检查两天吗？）（贝贝：我说的是肖草，因为那段时间整理的全是肖草打出来的。）（肖红：不管谁的，我给你谈的就是，她给了你，你再检查一遍就行，对吧？）（贝贝：一遍过完再检查还有问题呢。）（肖红：就是你不求真求细，我给你谈的我就检查这一遍，不需要几遍。）（贝贝：你过了还有问题呢。）（肖红：你看这又跑到这里去了。你说一篇文稿你得几遍地检查，我说需要几遍吗，我说的是你不求真求细，不需要几遍，你说咱检查几遍呀？人家过完你又再过几遍，你说你过了几遍发出来还有问题，哪次都是别人提出来以后你再发出去，你的观点就是“我把这文稿先发出去，他们发现错误给我提出来我再改”，只要是发出去的文稿下边的人都要看呢，那是亮相呢，得没有一点错误才能发。我对咱文字组的要求标准就是这个，不允许有错误。在你来说“我尽我所能了”，你肯定是一点错误都没有才发吧？不可能满是错误全发出去，“他们发现错误再给我返回来，我再发，这不行吗？”我说不行，这能行？除非有时候是尽所能地看了，还有些错误，这是避免不了的吧？但是你不能“我就是有意的，我全发出去以后，有问题他们再返回来，我再检查、我再改”，这个思想、观点是错误的。你说哪个人不说你慢？这几年了，哪篇文稿是快的呢？）

贝贝，又堵上了？（贝贝：没有。）想什么呢？（贝贝：就想着以后得好好配合呢。）刚才肖红说的话是不是刺伤你了？是刺伤还是委屈？（贝贝：我心里想着：你想咋说咋说吧！）那你告诉我，你这是个什么态度？（贝贝：因为我都跟她说了不是那样的，她还要那样说，那愿意咋说咋说吧！她就认为自己那个对着呢，“那你对，对去吧！”）咱今天刚说了，认识自己得有一个标准。为什么得有个标准呢？她说她的对，你说你的对，这有没有标准呀？（贝贝：没有。）一个是没有标准，一个是别人一说话咱就堵住了，堵住以后咱还有没有收获呀？贝贝，还有没有收获？（贝贝：她说的那些是我的问题我就听进去了，不是我的问题我也不去较那个真，我以后变就行了。）刚才我问你有没有标准，你告诉我没有标准，那既然没有标准，能不

能说清谁对谁错呀？（贝贝：所以就不去说谁对谁错了嘛，她说的是我的问题，我以后变就行了。）你没有标准，你能不能找见你错在哪儿？（贝贝：肖红那会儿说我没良心那个确实是我的问题。）是肖红说你没良心伤着你心了？（贝贝：不是。我就觉得“你说的要是符合事实，那能行。你说的那就不是符合事实的，你还不让人说话？我都跟你说了，你还非要说你那个对着呢。”）你说说哪个不符合事实呢？（贝贝：那天我和肖红在一块，她问我工作怎么那么慢，我就跟她说因为现在是肖草在打文稿，我整的是肖草打的，肖草听音频都听不对，她里面好多都是听错的，我就得把那些听错的全部都修改过来，然后连带的整理，完了我还得再对一遍音频，光对音频就得一天。对完还得检查，检查的话也得多检查几遍。因为我看话的时候老是颠倒看，之前看一遍、两遍、三遍，现在就得再多看两遍才能避免那些问题。所以说，一篇文稿整理下来就得两天。她说的是我检查就得两天，我说我就不是这样说的，我说的是我对音频得对一天，检查得一天。她说“那你就是那样说的呀，咱俩在那儿你就那样说的呀。”那你说她听就听成那样了，那就这样吧，反正我不是那样说的。）咱在交谈中、交通中，心里面经常就堵住了，那你说你会有什么收获？在工作中没有收获。咱今天在这儿聚会呢，一般聚会的时候常说什么呀？圣灵运行在其中，是吧？（嗯。）不聚会的时候神还鉴察呢，你说聚会的时候，神是不是更看着呢？在神看着的时候，咱的这种态度、表现是什么？（贝贝：我里面就转不过来。）转不过来咱先不转。我刚才跟你说现在正是神拣选人的时候，是吧？（嗯。）你是想让神拣选上你还是想被淘汰呢？（贝贝：想被拣选上。）那你先给我说一下，神拣选人的标准是什么？神定规人结局的标准是什么？（贝贝：不知道。）一会又不知道了？（娜娜：试炼人的次数和结果。）神说：“神以试炼来定规人的结局。以试炼定规人的结局有两个标准：第一是试炼人的次数；第二是试炼人的结果。就是以这两个指标来定规人的结局。”（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怎样认识神的性情与神作工要达到的果效》）每件事临到都是神与撒但在打赌，每件事临到都是一场试炼，每一场试炼神都要看人的态度、观点。贝贝，能听懂吗？（贝贝：能。）那你呢？神给你几次机会啊？神是公义的，神看的是人的什么态度呢？贝贝，你说说。（贝贝：不知道。）不知道？你刚才这是什么态度？来，你给咱说说，神交通试炼人的次数与结果时，神举了一

个什么例子呢？这个咱交通了多次了，是吧？（贝贝：不知道。）你说什么？不知道？谁不知道？你敢说谁不知道？神在交通试炼人的次数与结果时举了一个例子，你不知道？贝贝，你装疯卖傻了吧！（贝贝：我真不知道。）所有人都知道。一个是神交通了，第二个是我交通也交通了不下十五次了。（贝贝：我就知道一个试炼的次数与结果。）神衡量人能不能蒙拯救有两个标准，那就是试炼人的次数与结果，神给人的次数是有限的。神是公义的，给你十次机会，给他也是十次机会，不是无止尽的，所以说你要宝爱神给你试炼的次数，你不要把每次的试炼就这么白白的浪费过去了。一旦这个次数完了以后，随后你再想悔改，神说什么呢？神不搭理了，神不给人再留有悔改的机会，听过这话吗？（贝贝：……）贝贝，怎么了？不能和你正常对话了？（贝贝：能。）往这边靠，坐的太远，我听不见你说话了，再往过靠一靠。（贝贝：到时候后期能处理音频。）说什么了呀？（肖草：她说后期能处理音频，音频声音可以调大。）哦，你是为了逃避音频，是吧？我不是说音频里听见听不见，我说的一个是你坐的太远，我的耳朵听不见你说的；一个是你的这种态度，你高兴的时候到处乱跑，消极的时候趴下睡大觉，然后和我说话的时候是没声音，还告诉我说这个声音后期能调大，我得先把你现在的声音调大了吧？

撒但打发来的差役（二）

贝贝，神交通试炼人的次数与结果时举了一个什么例子呢？（贝贝：是保管祭物的那个吗？）还得带个“吗”呢！贝贝，我带了你四年，我怎么带的你？我该不该说你没良心？（贝贝：该。）你嘴上说“该”，你心里说自己没良心了没有？咱就不要说其他的了，不要说对得起神了，你对得起我对不起？我那么培养你，我说“我爱贝贝，行不行？”我把萧卫也得罪了，结果你说“我就没听见你说你爱我，我就记得你说我是管家，到最后你要把管家一脚踢出去”，你说你这良心哪里去了？我再给你多少你也感觉不到，我对你有一次不小心的刺伤你就记住了，你一开门正好听见我说你是管家这句话然后你就记住了，咱的良心在哪儿？就凭咱们这四年的恩情，你也不应该这样对待我吧？贝贝，我说你这样对待我你能认识到吗？（贝贝：能。）认识到什么了？（贝贝：……）贝贝，我和你说话累不累？你为什么用这样的态度对待我？你是种不想搭理人的态度，是吧？（贝贝：……）贝贝现在不想搭理我。贝贝，我今天没得罪你吧？（贝贝：没有不想搭理你。）那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低着头，看着杯子，声音没有两分贝高，我追问你两句你也说不出一句，这是什么表现？这是搭理我的表现？这是欢迎我的表现？贝贝，这是殷勤？（贝贝：不是。）这是什么？就算是肖红说了你，伤着你了，你就反过来打在我身上？贝贝，应该不应该？（贝贝：不应该。）不应该，可是你就这么打在我身上了呀！我怎么和你交通？怎么和你说话？贝贝还给我甩脸色看呢。（贝贝：我是不知道怎么说，一说又是这些事。）你不知道怎么说，那你和我能不能有个正常的对话？该不该有个正常的对话？（贝贝：该。）可你现在和我有没有正常的对话？咱有没有良心理智？眼睛该往哪儿看呢？瞧不起我？（贝贝：不是。）你看在世界的人，她再苦再累，她去上班的时候，把眼泪一擦、口红一涂，去了单位你能看得出来这个人有什么情形吗？（看不出来。）尤其在前台上班的人，培训的时候要求这些人得面带微笑，是吧？（嗯。）她开口说话得面带微笑，不笑不能开口，还得露八齿，还得喊“欢迎光临”，还得对你微笑，点头哈腰，她心里多痛苦你一点也看不出来，世上说这是礼仪、礼节。等出了单位卸了妆回归生活以后，和她老公不仅能吵还能打起

来，还要把对方的脸给撕破，是吧？（嗯。）成了两面人，她为什么是两面人？打了架以后一看中午十二点了，孩子快回来了，赶紧洗把脸，把脸上的疤痕用药膏一抹，等孩子回来以后还得面带笑容，孩子问“你脸上怎么了？”“碰着了。”她老公在外边有外遇了，和老公打架了，气得肚子都大了，孩子回家了还得说“没事没事，啥事也没有”，还得假装顺心把孩子送到学校，是吧？（嗯。）她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做在孩子身上很简单是爱的流露，是吧？因着爱，她不想把这些伤痛带给孩子。去了外边你得掩盖自己的情绪，是因为家丑不可外扬，上班的时候那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单位有要求，为了能在人家那儿上个班，她得遵守人家的规章制度，人家把这个礼节定在规章制度里边了，她必须得这样去做。她为了钱也好，为了名也好，为了不伤害孩子也好，这些是不是都能做到呀？（嗯。）那你说，让贝贝去做个前台，她能不能做到这些？差不多吧？（嗯。）贝贝在那边尽本分接触到外邦人的时候，她给他们甩脸色了没有？没甩过脸色吧？（没有。）没有，但是同一时间她给萧卫甩过脸色，是吧？贝贝，你给萧卫甩过脸色吧？（贝贝：嗯。）那你说咱今天见面了，你把我当谁呢？能把我当成谁？把我当外邦人？还是把我当成一个你应该体贴、尊重的人？（贝贝：……）我没有得罪你吧，我和你有仇吗？（贝贝：没有。）可你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好像我欠下你二十万一样，有话说不出来。你和我之间无冤无仇的，本来该有的正常礼节、活出咱没有，那你说，你没有礼节，而是用这种态度、用这种眼神、用这种表情对待我是什么支配的？贝贝本来也是有点礼节的，刚才也说了，她在那边尽本分没有给过一个外邦人脸色看，是吧？（嗯。）但她现在是不是给我脸色看呢？（嗯。）她给我脸色看是确定的吧？（嗯。）这是确定无疑的，这是事实。贝贝，你承认吧？这个不冤吧？（贝贝：我不觉得我是给你脸色看。）你不觉得是给我脸色看，那边有个镜子，用不用给你照照镜子看看你的脸？你这样和我对话你说你不是给我脸色看，那你是给肖草脸色看呢？给谁脸色看呢？（贝贝：我就是不想说话，肖红爱说啥说去吧，我现在就是这样想的。）当父母的有再大的委屈，他会不会和孩子说？孩子在外面受了再大的委屈，他会不会和他父母说？不会，他怕父母担心、操心。那贝贝要是有良心的话，她心里再受多大的委屈，她应该掩盖起来，不应该给弟兄增加负担。

刚才说了贝贝在这儿起一个肾脏的作用，是净化血液的，“我不能把这个血液给污染了，今天肖红说话再伤我心，我再忧伤，我不能把这个伤痛给弟兄反打回来，让弟兄在我身上再操这个心，他的工作量够大了，我应该帮他分担，不应该老让弟兄为我担忧，我长大了，我得承担点家务了，该担当了、该承担了，再苦再累我得有这个负担、有这个责任，我得有这个良心。”贝贝，这个能听懂吧？（贝贝：能。）可贝贝这么做了没有？贝贝要这么做的话能不能做到呀？完全可以做到，但贝贝没有这么做。不但没有这么做，反过来是更甚了，给我的脸色也是更甚。（贝贝：怎么是更甚呢？）头低得更低了，眼皮更不想抬起来了，声音更加低沉了，你说是不是更甚了？（不想搭理。）外表看贝贝不想听、不想搭理，其实贝贝是“这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弟兄领会到我活在一种痛苦之中就行了，你不要让我说出来，说出来有点难听了，你意会了以后看见我受苦了，你知道你该做什么就行了”，是吧？所以贝贝相当相当的聪明呀！明白什么意思了吧？（嗯。）这下都明白了，是吧？（嗯。）就像孩子们，如果这个孩子是一个有担当的孩子，他在外面受了苦、受了累了，和别人打架了，衣服脏了不敢回家，他得洗洗涮涮、擦擦脸，他不敢把这些伤疤带回去让父母担心、操心，所以他得赶紧掩盖一下，把他的痛苦掩盖起来，这是一个有担当的孩子。没担当的孩子不仅没担当，他还怎么呢？他在外面打架打输了，或者受了些苦，胜不过去，想报复但又治不住人家，打不过人家，或者因为某种势力打不了翻身仗，他要干什么呢？（回去找他父母。）他要搬救兵呢，是吧？他要搬救兵的时候，怕搬不动，怕他父母说：“多大的事呀？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值不值得呀？”最后还要挨顿训，所以他就要想招儿，“不行，我得把这个事实夸大点”。本来脸上只有一处疤，但他还得再滴点红墨水，“看我流了多少血，流得血淋淋的，妈，你怎么说吧！你管不管我？你就看着你孩子流血流死呀？”所以他会把这个伤疤更放大化，回家还得“呼、呼”地大口喘气，让父母看着他已经快到奄奄一息的地步了，这个时候，他妈肯定问“谁干的！”他妈要搬出她的后盾，用上全身的力量去把这件事给摆平。这个孩子成功了没有？（成功了。）一个孩子是担当，一个孩子还想利用此次事件招兵买马来平反。所以说，贝贝在那边心痛不痛呢？有可能是真的痛，有可能就不痛。为什么这么说呢？有可能真的就是“肖红这句话伤了我，歪曲了事实，不切合实际，扭曲

了我真实的表达，我谁也不管，我也没有这个良心，我也没有这个担当，你们愿意干啥干啥吧，我撂挑子，谁愿意干什么干什么吧”，挑子撂下了不管了，这是一个平息，是吧？没有利用。如果说伤害了她了，“我借用这个，我要把我心里流的这点血都放在脸上，让你看见我伤痕累累。弟兄你看着办吧，肖红就在你面前明目张胆地胡说八道，她就是这样地诬陷我，我看你怎么主持这个公义呀，看你能不能公平合理地处理这事，你就这么放任肖红，就让她这么胡说八道，就让她在我身上这么一刀一刀地刺伤我？弟兄你的公义、公平合理在哪儿？弟兄有时候走神了，听不见，我必须得提醒一下弟兄，让弟兄看见我已经是伤痕累累了，我已经奄奄一息了，我已经两眼发呆、两眼无神了。”还记得那时候我跟我妈交通的吗？贝贝应该记得吧？我妈跟我说：“孩子呀，得买点药了呀！人不急病急呀！这不行了呀，这个心脏病不行了！心脏快跳出来呀！”我给她买药了没有？（贝贝：没有。）没有买药，那我妈的病怎么好的？（贝贝：揭露解剖一顿好了。）怎么交通的呀？怎么揭露解剖的呀？（贝贝：把她的存心挖出来。）什么存心？（贝贝：听她说这话是要干什么呢，她说这话想怎么呢。）她想干嘛呢？（贝贝：她想借着你打肖桃呢。）她还说了一句什么话，“打狗还得看主人的面子呀！”这句话是不是火上浇油呢？是不是煽风点火呢？那贝贝，今天你在这儿所做的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刚说了爱我，还说‘我爱贝贝，行不行？’你前面说爱我呢，我说你不爱我，你是把我当管家了，你说我误解你了，我倒要看看弟兄你是不是真的爱我，你嘴上说你是爱我的，那肖红这么欺负我，我倒要看看弟兄你是什么表现，我倒要看看弟兄的心是红的还是黑的，还是骗人的！”所以贝贝这个时候的脸色该怎么呀？能不能正常呀？（不能。）脸色不能正常了，所以非得把脸色给我甩过来，这是一举两得。“打狗还得看主人呢，肖红你打我也不看看弟兄爱不爱我，你就糊里糊涂地打我呢？我正好看看弟兄是不是维护我、是不是爱我，这样我什么都认识了。”所以说，本来贝贝的心不痛，但她为了达到她的目的她也得让心痛起来，心一痛指挥着整个系统都得痛苦起来。这是说贝贝里面另有的存心、目的，是吧？（嗯。）

那要是有良心的人呢？咱把两种人的表现都看一下，没担当、没良心的人是招兵买马搬救兵，那有担当、有良心的是什么表现？贝贝，如

果有担当、有良心是什么表现？（贝贝：不知道。）温朵说说。（温朵：“虽然我觉得自己不是肖红说的那样，我是一心为着工作的，但不管人家再怎么说我，我还是得在我的本分上用功，人家给我点出的问题也可能是我没有意识到，那我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不能活在这个里边，导致该尽的功用没尽上，影响本分，影响整个工作，拆毁神的经营。我现在也不能让弟兄看到我这个消沉的情绪着急上火，我得立下心志，让弟兄看到我的心志，我愿意在这个本分上、工作上下功夫。我不会受这些外界的影响，当然我有缺少我也会补足。”）嗯。你们呢？（肖草：不会受肖红说的这些话影响，反而会让这些话作为自己尽本分和还报神爱的基础，成为自己前进的一个动力。来到弟兄面前会有一个寻求，虽然这个问题是一个问题，但是不会把这个问题扩大到让自己消沉。在这里寻求，一方面是解决这个问题，另一方面是寻求自己怎么能在本分上有更大的一个进步，怎么能把这个工作给担起来，看还有哪些偏差是自己意识不到或者看不到的，能寻求这些。是一个主动的寻求往上走的心，然后去想着怎么把这个工作担起来。）如果是一个有良心、有理智、有担当的人，当他遇到一切问题的时候，他首先要考核的是谁？他首先是看自己。咱先说有良心的人，有良心的人听到肖红这样的话，他会想“在工作上，肖红是负责人，怎么在肖红那儿看我作的这个工作是应付糊弄呢？怎么是欺骗呢？怎么我在人的心目中是这个位置呢？”他的良心发挥作用了，“我做了没有？怎么会造成这种影响？我平时作工作的时候作了几个小时？我尽心尽意了没有？这里边有没有她说的这方面？她说的这个和我想的不相合，但是她说的是不是我没有看见的一个问题呢？今天交通了一个画面，弟兄是心脏，我们这个本分是个肾脏，肖红是个神经系统。弟兄是心脏，是血液的出发点，我们是肾脏，是负责把这些血液给净化了，让这些干净的血液能够输送到各个地方，这是我的一个责任。我的责任要是尽不到，就可能造成血管的堵塞，人就会晕倒，就会死去。那我这肾脏功能是不是在正常运行呢？从哪儿能体现出来呢？”今天咱还又交通了一个认识自己，你所说的认识自己是站在自己的位置上认识自己，是没有标准的认识，你是看不见自己的问题的。认识自己必须得站在神这一边，站在神这一边你才能看见自己的问题，这才是一个真实的认识自己。肖红说你的话正好和你认识的自己是相反的、不相符的，它是不一致的。这个不一致是因着什么导致

的？是因着没有标准，没有一个衡量标准。就像咱之前说过的例子，怎么衡量这水是不是干净的水？你说河里边的水一看干净不干净？干净，是吧？那河里边的水和自来水比呢？肯定不干净了，是吧？那自来水再和纯净水比呢？自来水又没有纯净水干净了。你没有制定一个标准，你就没法衡量。“我和她打架是因为没有一个标准，是因为我没有站在神这一边，站在神这一边再看才准确。所以说，肖红跟我说的这些话和我想象的打架，这纯属正常，那是我没有看见的那一部分。就像我的肾脏有没有病，有没有问题，我这个肾脏的这些功能是否在正常运行，谁最知道呀？神经系统最知道。”假如今天腰疼、腰酸呢，这知觉是从哪儿来的？是从神经系统来的。但是肾是不是有点毛病？肾坏了吗？（没坏。）没坏，它还没坏。肾要是坏了就肾衰竭了，肾萎缩了，我看着这肾也没萎缩呀。虽然肾没萎缩，可是神经系统已经感觉到酸困了，但是肾能感觉到酸困吗？感觉不到。肾要能感觉到疼痛难忍那就成癌了。所以说，你作为一颗肾你还不知道自己有问题的时候，神经系统就已经知道了。因为神经系统是感知器官，神经系统要根据各部位反映过来的这些信息给人反馈、提示。神经系统起作用了，人就能感觉到腰困、腰疼。人有时候腰困、腰疼控制不了的时候，要吃个去痛片，吃个麻醉神经的药。一吃药，腰还疼不疼？（不疼。）因为什么不疼的？是肾好了？（不是。）是什么原因呢？是神经系统出了问题，药把神经系统给麻痹了，好像是腰好了，但其实腰好了吗？腰没好，肾没好。可是你没感觉了，你感觉不到疼痛了。也就是说今天你们之所以能够打架，是因为神经系统还正常运行呢。要是遇上一个不正常的神经系统，如果让欣然来抓这个工作，或者是让认真来抓这个工作，那还有知觉吗？认真是吃上去痛片了，是吧？（嗯。）欣然是天生神经系统就损坏了、紊乱了，就不能反馈正确的信息，所以说就不会有冲突。贝贝，要让认真过来配合，她会说你的问题吗？认真原来说你贝贝有问题，现在认真绝对不说你的问题，绝对不和你打架，对吧？这个承认吧！为什么？（肖草：因为已经不起作用了。）神经系统不起作用了，这个神经系统已经不收集这些信息了，就没知觉了。你们能打起架来只能说人家神经系统是对着的。人家这个神经系统是对着的，那我能不能在神经系统上下刀？我能不能吃去痛片呀？我要是吃了去痛片，那整个国度就完蛋了。吃一天去痛片，吃两天去痛片，如果吃上一年的去痛片会怎么样？原来这个肾只

是有点不舒服，后来就成尿毒症、肾衰竭了。肾衰竭是不是整个系统就完蛋了？那你说我敢不敢吃去痛片呀？贝贝在这儿是让我吃个去痛片，因为她不舒服嘛，你看她给我的那个脸色，我要是“啪嚓”一打肖红，这个神经系统一瘫痪，贝贝这儿是不是就好了？（嗯。）贝贝这儿好了以后我的工作瘫痪了。所以说，这个去痛片你怎么给我，我也不能吃；你脸上再有什么疤，我也不能吃；我就是爱贝贝，我也不能吃。所以说，我不吃你给我的去痛片，你也不要说我不爱你，是因为我不能吃，你给我吃去痛片是害我，更是害你。你虽然给我吃了个去痛片，但最后你这颗肾就衰竭了，或者成尿毒症了。咱这是说良心又说到理智上边了，咱得有个良心理智，那就是说肖红说你也好，我在这里看着你也不可怜。世上有句话说“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是吧？（嗯。）虽然说你哭了，但我也不给你奶吃，反过来我还揭露解剖你。咱借着这个画面，借着这个人体系统的例子，让你去理解这就是个理智。从良心上来说这是在救谁？（救自己。）救你自己呢。这是从良心理智这方面来看的。

刚才说一方面是从良心理智来看，还有一方面是从神的作工里边看，是吧？（嗯。）咱又返回到那个点上了，神要拯救一个人有两个标准，试炼人的次数与结果，是吧？贝贝，这个时候是不是好点了？能说说了吧？神交通试炼人的次数与结果时怎么说的呀？神举了一个什么例子呢？（贝贝：神交通了保管祭物的例子，神把祭物交给这个人了，后面记不得了。）贝贝，真让我失望呀，这个例子你都忘了呀。神说：“假如说有一个人临到了一件事，这件事让他接触到了祭物。你说这个事是不是神安排的？这个不用质疑，你临到的事都是神所安排的。当你临到这个事的时候，你会怎么选择呢？这个神在看，你怎么选择，你怎么实行，你心里怎么想，神要的是这样的一个结果，这是神最关心的。但是往往人临到事不去这样想，多数人都不去这样想。他临到事，一看，‘这个事临到我了，不管怎么样，这是神的祭物我不能动。’就这么简单一个想法，也不去碰，也不去多想，就这么简单就做完了。这样试炼的结果是站立住了呢，还是没站立住呢？你们说说。（人如果有敬畏神的心，临到接触祭物的事，就会想到这是容易触犯神性情的事，就肯定会在这方面谨慎。）你说的有一点贴边，但不是太贴切。怎么说呢？遵行神的道不是外表守一个规条，而是在你

临到这个事的时候，首先我们把它看成这是神摆布的一个环境，神交给你的一个责任，或者是神对你的一个托付，甚至这个事临到的时候，你应把它看成是神对你的试炼，你明确地这样想。当这些事临到你的时候，你心里得有一个标准，得想这个事是从神来的，我应该怎么做不触怒神，不触犯神的性情。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涉及到祭物的事，祭物让你保管这是你的本分，也是你的责任，这个责任是义不容辞的，但这个事临到你有没有试探？（有。）这个试探来自于哪儿啊？这个试探来自于撒但，也来自于人的败坏性情，来自于人的邪恶的败坏性情。但是在神那儿来看呢，这个事情临到了对你来说是什么？神要作这个事情，这个事情临到你对你是一个试炼哪，这是试炼临到你了。有些人说，这么小的一个事，有必要把它拿来做这么大文章吗？有必要，因为我们要想遵行神的道，就不能把任何的小的、枝节的事都看成一个小事，不去搭理它，不去注重它，而是不管大事小事，不管我们认为是我们该注重的或者不该注重的，只要临到我们，我们就不放过它，把它看成是神对我们的考验。这样的态度是什么？这个态度就证实了一个事实，你有这样的态度就证明你的心是敬畏神的，你的心是想远离恶的。你有这个意愿想满足神，你实行出来的就离敬畏神远离恶这个标准不远了。是不是这样？

往往有些人把人都不太注重的一个事、平时人总也不提的事当成小事，临到这个事了就简单地想想，‘完事了，反正这就是我的责任，我保管好就完事了，我做好就完事了，尽到责任就完事了’，这就错了。其实这个事临到的时候，正是你该学习怎么敬畏神、怎么远离恶这个功课的时候，而且我们更应该知道，当这个事临到我们的时候神在作什么。你们知道吗？神就在你的身边，在观察着你的一言一行，观察着你心思的变化、你的举动，这就是神的工作。”（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怎样认识神的性情与神作工要达到的果效》）

有两个人，一个人看到祭物以后，他想的是“这是祭物，神家保管祭物是有原则的，我得把它保存好，不能让老鼠啃了，不能让坏了”，等带领来的时候把祭物一分不少地拿走了。这对于他来说，这个事情就完了，是吧？（嗯。）一分钱没少，在人来看他尽的这个本分合格不合格？（合格。）可是神在那边说“我啥也没看见”。神要看的不是你把

祭物保管好了没有，而是要看你的态度、观点。而另一个人呢，这环境一临到他以后，“哎呀，神在试炼我呢，神在那边看我呢，神在看我会不会贪吃祭物呀，看我在保管祭物的事上用心不用心，是不是尽心、尽意、尽力呀。”他看见神在考验他、在试炼他，神在看他，头顶三尺有神灵。当你走到这儿的时候，当你有这个认知的时候，你就走上敬畏神远离恶的路的起步了。因为你能够看到每件事临到是神在试炼你，神在看着你。当你意识到神在看你的时候，你敢不敢犯罪？（不敢。）一个是不敢犯罪，对自己是一个保守，再一个就是你意识到神在看你的时候，你有“神在看我”这个意念的一瞬间，你就依靠神了。“神看着我呢”，你就依靠神了。那个人他没有依靠神，他没有搭理神。在你这里是“神看着我呢”，不管怎么说，神看见你这个人心中还有神，一临到这个事情，“这是从神来的，神要看我的观点、态度呢”。就像孩子读书回来了，一个孩子回家看到他妈了，告诉他妈“妈，我回来了”。另一个孩子回来了，搭理也不搭理父母，他回来是玩游戏、看电视。你喜欢哪个孩子？（第一个。）第一个孩子回来要告诉他妈一声，要和他妈说个话；第二个孩子他回来是干他想干的，和他父母有关系没关系？（没关系。）他回来只管吃了饭再去上学就完了。第一个孩子回来不仅是吃饭，而是“这是我的家，这是我妈”，“妈，我回来了；爸，我回来了”。上学走的时候，“爸妈，我走了，我去上学了。”另一个孩子是一声不吭起来就走了。你说哪个孩子把妈当妈了？（打招呼的那个。）这个好理解吧？（嗯。）这就是说咱今天信神是跟随神呢，是顺服神呢，是称神为大呢，所以咱做什么事情就得意识到神看着呢，做什么事情都问问神。今天咱聚会呢，神是不是更看着呢？神在咱中间运行，圣灵在咱中间运行，不只是看着呢，还运行着呢，圣灵还在每一个人身上作工，那在这个背景下，肖红和你说这些话的时候，你的心思意念，你的流露，神是不是都鉴察着呢？（是。）贝贝，那在这个时候，肖红说出这句话了，咱就不要说肖红说的这个对与错，就说她冤枉你了，这个事实已经形成了，那她冤枉你的时候，你该有什么样的表现？冤枉你了，你该不该担当？（贝贝：该。）你该不该进到事里边？（贝贝：不该。）可你不仅进到事里边，你还撂挑子。“肖红，你和我说的那句话，你那是说的啥话呢？我尽本分呢，你把我说得一文不值，说我的不是，那你爱用谁用谁去，你觉得我不好、不合适，你用认真去，不用和我说了，我啥也

不听。”这是不是撂挑子？（嗯。）神看见的就是这个。你不只是听了她这个话不舒服，而是你听了不合你意的话时“摔门而出”了。虽然说你人在这儿坐着呢，但是你的灵已经走了，灵已经摔门而出了。怎么就是摔门而出？什么意思？“我不搭理你了，你再说什么，我已经听不进去了，你有你想说的，我有我所想的。”当我再和贝贝说话的时候，我看见的是什么？我看见她就像是灵走了，空有个躯壳的孙悟空，两眼麻木、痴呆。那是咋回事啊？（灵魂出窍了。）灵魂出窍了，灵魂上天了，他去搬救兵了，去半空中看看哪个“神仙”在值班呢，找一个过来支援一下。我看见贝贝就像看见了灵魂出窍的孙悟空，你说当神看见这个画面的时候，神什么感受？“好家伙，贝贝，你还在审判台前呢，你就敢放下肉体，灵跑出去找你的‘父亲’！”这是你对神的什么？忠心、顺服？还是担当？你要看神在那边看着你呢！神看着你呢，你该怎么做呢？这是你与肖红之间的关系吗？刚才那个画面怕不怕？你找你的“祖宗”去了，找你的“父亲”去了。神看见了，神什么感受？

你不可触碰，临到这个事就算是肖红冤枉你了，很可能就是神专门摆设的、有意摆设的这个环境，冤枉了你以后神的目的是要看你的态度、观点，看你的表现是什么。就像我跟你说的我当时的一个经历，人家几个人都跪下来咒诅我，“你就是一个大邪灵！你就是一个假基督！”在我听了这些以后我心里在想“他们都在说我是大邪灵，我该不该反省认识自己？”我那个时候就把自己放在邪灵的位置上了，人家都说我是大邪灵，我不能不认识自己呀，神说：“越是人认为‘不可能’越是可能发生的事，因为神的智慧高过诸天，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作工是超出人的思维观念这个范围作的，越是不可能的事越有真理可寻求，越是人的观念想象不到的事情就越有神的心意在其中。”（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显现带来了新的时代》）我认为我就不是邪灵，我认为我是追求真理的人，可是人家都说我是大邪灵，而且他们还都跪下来祷告咒诅我，人家还把这个话和神说了！人家要是冤枉我还敢和神去说？还敢跪下祷告让神咒诅？既然人家敢跪下祷告说这些话，人家心里肯定是有一个真实的认识，肯定是看见我是邪灵样人家才说这个话呢，这可是信神的人，如果他们没有看见，他们说的完全是虚构的、假的，谁敢作这个假见证？谁还敢跪下和神说假见证？那不是找死呢？所以说我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我就把自己放到了一个

邪灵的位置上，我想着“人家看到了，可能是我看不见，每个人都是一个照妖镜，可能是我对我的所作所为不认识，我看不到，但是人家看见了我的所作所为”，我就把自己放在一个大邪灵的位置上。这个时候我就想，“我是个大邪灵，我该做什么呢？即使我是大邪灵，我也是个受造之物啊！我是一个受造之物，就即使说我是邪灵，邪灵最后神是要惩罚的，是不要的，是要加重咒诅惩罚的，但不管神对我怎么样，我始终不变的是什么？始终不变的是：我是一个受造之物啊！那一个受造之物该有的理智是什么？受造之物就该敬拜造物的主，我就是邪灵，我也该敬拜造物的主啊，不能因为我是个邪灵，我就可以不敬拜造物的主啊。当时他们为什么说我是邪灵？我怎么走到这一步的？是因为我要揭发检举，是因为我说人家带领是假带领、敌基督了。我再省察一下自己所做的，我根据工作安排来看，他做的确实就是敌基督做的事啊，他确实就是与神对着干了呀，他确实拉帮结伙了呀，这个毫无疑问呀。是，我有问题，我承认我的问题，但不管我是不是邪灵，神的工作不会错呀；不管我是不是邪灵，那敌基督肯定是要撤下来的呀，拆毁神经营的肯定不允许他存在呀。那今天就是让我这个邪灵看见了，我也应该反映上去，我应该去拦阻敌基督所要做的，不应该让敌基督在神家成形，我应该把敌基督拉下来，这个和我是不是邪灵没有关系呀！我就不是邪灵，我也应该把敌基督拉下来；我今天就是邪灵，我也应该把敌基督拉下来。不能因为有人说我是邪灵了，我就和敌基督抱成一团，我和敌基督成了亲家了？这不是一个受造之物该做的呀！这也不是一个受造之物该有的理智呀！”想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把自己放在一个邪灵的位置上，神是要惩罚邪灵的，我就不要什么前途命运了，那时候还要什么前途命运呢，“神，你想怎么惩罚我就怎么惩罚我，我该受的惩罚是我的报应，是我的本性，应该、活该，神是公义的。但是我的使命与责任我不能抛弃，我不能放弃。我就是个邪灵，我不能白白呼吸神给我的气息，我得有这么个良心，就是在神惩罚我之前，我必须把敌基督拉下来。”所以说，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也不说教会接纳不接纳我，我也不管原教会的那些带领说不说我，我就把自己放在一个邪灵的位置上，然后继续作着揭发检举的工作，继续揭露解剖敌基督的恶行。不管原教会的人怎么说，都辖制不了我揭发敌基督的心志，也就是拦阻不了我做正义事情的这条路。我在这个事上这样做，神是不是看见我的态度、看见我的观点了？神看见了

我的态度、观点，我不是为了地位、名誉，我不是为了要追求剩存下来，我只是要完成我的使命、责任与担当。那神的心是不是安慰的？（是。）可贝贝你呢？还没说你是邪灵呢，你倒已经怎么了？你还尽本分吗？不尽本分了，倒撂挑子呀，倒甩脸色呀。你给我甩脸色，神在那儿看着你是不是给神甩脸色呢？你看我给神甩脸色了吗？（没有。）我从始至终没有给神甩过脸色，就是他们咒诅我的同时我也在向神寻求，这一路走来我就是把自己当成了邪灵。这就是一个担当、一个责任，把这个担子担起来。那你说，就算人家冤枉你了，说你什么了，你是不是应该担当，还得继续作着你该作的工作？那今天肖红说的这个工作上的问题是不是冤枉了你这还不能确定呢，就是冤枉了你，你在这儿也有路可行；就是冤枉了你，也不影响你尽本分；就是冤枉了你，也不影响你与神之间的关系；就是冤枉了你，你也不应该恨肖红，因为肖红她属于神经系统，神经系统报告信息也可能把这个信息报告错，对吧？你不能因为神经系统把这个信息报告错了，你就在这儿撂挑子。有时候腰疼是劳累了，或者是谁在后面碰了一下你的腰，本来是外界原因碰了一下腰，但神经系统指示今天腰不舒服，腰不舒服了我就问问这个肾是不是有问题了，你在这儿就撂了挑子了，“你凭什么问我？你为什么问我？他们碰着腰了，你来问我呢！”你说这肾是不是有问题？有没有理智？虽然神经系统在寻求的时候可能有点偏差，但人家神经系统是在完成她的责任。用这个画面咱去理清楚咱该怎么对待肖红，该怎么实行。当你这么对待肖红去实行的时候，你能够真实看到人家是属于神经系统你是属于肾脏这么一个关系的时候，当人家再来抓你的工作时，或者是给你报告一个信息的时候，你对她还有成见吗？就没有成见了。因为人家作的就是这个工作，即使说信息报告错了，一个是这里还有真理可寻求，第二个是“人家说是为了工作，而我这个肾还没感知到”。即使说她冤枉你了，说错了，一个败坏的人你还要干什么呢？你有败坏，你就不允许她有败坏？咱对人的要求是不是太高了？咱做人该有理智啊，你在神面前可以撂挑子，肖红在抓工作的时候就不能有点掺杂呀？当你允许她有掺杂的时候，这是不是一个包容忍耐？（嗯。）当人和人之间有了包容忍耐的时候，还有争战吗？还有痛苦吗？（没有。）什么是真理？真理能使你快乐起来。那我和你交通了以后，你是不是就快乐起来了？国度里边没有痛苦，没有忧伤，没有眼泪。那你还给我甩脸色看呢？

你的灵魂还用像孙悟空一样出窍呢？孙悟空的灵魂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窍呢？遇到危险，无可奈何，没办法的情况下他才出窍呢，是吧？（嗯。）贝贝，那你这下不能再出窍了啊。咱今天信神呢，咱比孙悟空要厉害得多，孙悟空他信的是如来佛祖，他是属于那个系统的。咱今天跟随的是造物的主，所以说，你不需要灵魂出窍，没有到那个地步，在神这儿是只要你呼求神就给你。孙悟空太落后了，他还得灵魂出窍去搬救兵呢，你不用。行了，这就记住了，咱以后不能灵魂出窍了，再灵魂出窍神就在那边给你记上账了，“好了，这一次试炼的结果出来了，你灵魂出窍了啊，你去找你的‘父亲’了，下一次你又灵魂出窍了。你要是经常灵魂出窍，算了吧，再灵魂出窍的话你的灵魂就不要回来了。”这样你是不是就成了死人了？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了啊。（贝贝：嗯。）

贝贝，我刚才交通的这一切作的是一个边缘性的工作，是吧？为什么说是边缘性的工作呢？因为我交通的这些丝毫没有提到你的工作，对吧？这只是理顺了你的情绪，至于说工作上面的问题，那还得从工作上面说，在工作上面那就得找着标准。因为什么呢？你是站在你一边看事，肖红是站在她那边看事，两个人不在一个频道上，不在一个频道上就会打架。最后放在一个频道上了，也就是站在神一边看事了，是不是就好解决了？站在神一边看事，肖红这边是维护神家利益，你也是维护神家利益呢，那还有架打吗？所以说，这个问题是很好解决的。也就是说，肖红跟你说的话对你来说就是一种完善，用你可取的部分成全你不足的部分。那怎么成全你不足的部分呢？是不是兴起周围的人事物、环境来成全你呀？如果说你不接受别人的意见，你把自己封闭起来，你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边，那你是不是保罗呀？保罗，神利用他可取的部分，结果他作完工作了也没有得着他应该被成全的那一部分，他把更多的真理供应给了别人，但自己却一无所获。咱今天应该走彼得的路，不敢再走保罗的路了。

撒但打发来的差役（三）

还有什么？（肖草：那天老宏来给我们弄窗帘呢，我跟老宏把窗帘这些弄好，贝贝没有帮忙，然后老宏就嫌贝贝不帮忙呢。我当时想的是贝贝可能觉得自己惹上猫癣了，她就拿着电脑坐在床上弄文稿呢。）不让她乱动。（肖草：嗯。）肖草，你给老宏扶梯子了，是吧？（肖草：嗯，因为老宏弄窗帘要上桌子，下边有凳子，我得给他扶呢，我害怕他掉下来。毕竟老宏年龄大了，我害怕再把他的腰给闪了，到时候麻烦。）（肖红：你们俩当时心里都是这么想的？就是说贝贝别动其他地方，要不然给别人传染上再带来麻烦，是这个意思吧？）（肖草：她在床上整文稿的时候，我是这么想的，我想她估计是怕给老宏传染上呢。）（肖红：你是说她估计是怕给老宏传染上呢，不是你俩提前说好的？）（肖草：没有说好。）（肖红：贝贝，人家觉得你是这样想的，那你是不是这样想的？）（贝贝：是呢，因为我从网上查了说这个病传染呢，但医生也不给你绝对地说这个传染不传染，他只是说跟人的免疫力各方面都有关系。从我得了猫癣以后，就花了一千多块钱，现在还没有治好呢，而且传染了之后伤口流黄水特别麻烦，所以我就不想多去碰别人的东西。我们几个人在一个家，我用完她们的东西基本上全部都用酒精消了毒再还给她们，她们用我的东西也是全部都消毒了才用呢，就是和她们尽量分开。我不去给老宏帮忙，就是害怕给他传染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也着急整文稿呢，然后我就想着你们弄去吧，我赶紧把这个文稿整理了发下去，是这两个原因，不是说不帮人家。）（肖红：老宏的意思主要是说那会儿涉及到危险，两人就弄不成，还得再有个人帮忙，当时需要不需要有两个人帮忙？）（肖草：需要，弄杆子的时候，老宏要用电钻往墙上钻眼儿，他是需要人扶桌子、扶杆子，那就得再有个人搭把手呢，后来老宏就叫她呢，“你先帮一下忙”。）（肖红：贝贝，那会儿人家叫你的时候，你怎么想的？）（贝贝：那会儿我就想着那就过去帮一下吧，我好像记得当时还说消一下毒怎么的。）（肖草：不是，没有这个，就是老宏来的时候给消了一下毒，当时没有说这个话。）（肖红：说这个的意思就是咱得看到别人对咱的一个看法，一看咱这就是没有操这份心。最基本的，人家去你那儿给你安窗帘去了，再加上你还是负

责人，肖草在这儿忙前忙后，一直不是干这个就是干那个，又怕老宏掉下来。你怕给别人传染的话，起码也能抓个梯子，是吧？肖草给他递东西，你能给他扶个梯子，你又不挨他这个人，你也就不会给他传染上。肖草怕老宏掉下来，在你这儿你怕不怕老宏掉下来？有没有想到这方面？其实咱心里边就没有这些，不操这些心，不考虑，这就是咱正常人性缺少的一方面，让别人看着不舒服。为什么人家能把这个事反映过来呢？人家一看你就是在那儿贪享地位之福呢。咱连最起码的、最基本的正常人性的活出、正常人的一个来往都没有，人家过来给你们安窗帘呢，你就是再忙，也不在乎这一下。因为他是安窗帘呢，需要攀高。他年龄大了还得攀高，你起码给他扶个梯子，他们两个人是不是还得需要人帮忙呀？）（肖草：因为他往墙上钻眼儿的时候，桌子低够不上，然后要把桌子放到床上，我得给他扶桌子，像拿个螺丝呀，或者是再递个别的东西，我还得一个手抓着桌子，一个手递东西，我又害怕他掉下来，我就说“你先抓好啊，你先不要动，我给你拿来了东西你再动”。）（肖红：贝贝，肖草说这话的时候，你听不见呀？）（贝贝：我带着耳机放着音频呢。）（肖红：你说吧，你说让别人咋看？）人家去了以后，你和人家说话了没有？（贝贝：说了。）你和人家说什么了？（贝贝：他去了以后，我就说我这个病害怕传染呢，让他离得远点，就说这些了。他一开始说要来弄窗帘的时候，我跟他说“你先别过来，我怕给你传染了”。他说“没事”。）你说怕给人家传染呢，你怎么和人家说起怕传染的？（贝贝：就是在他说来弄窗帘的时候，我说要不就先别弄。）你是打电话说的还是见了面说的？（贝贝：电话里说了没有？我也不记得了。）人家过来以后，你和人家面对面地打招呼了没有？说话了没有？（肖草：这个没有。）贝贝，人家进你家了，你也没说话？（贝贝：不记得了，可能是没有。）肖草，给哪个房间挂窗帘呢？给你房间？（肖草：我们两个人的房间。）贝贝，那你怎么能连个招呼都不打呢？咱就连正常的一个礼节、一个活出也没有，人家怎么看你呢？你说怕传染，说话打个招呼还怕传染呢？所以说，你刚才说怕传染那就是一句谎话，那是个说辞，是吧？（贝贝：嗯。）

（肖草：以前在那边的时候我不关注她，这次再跟她打交道的时候，我从贝贝身上能看到的是好像她眼睛里边就没人。）目中无人。（肖

草：对，就是这种感觉，我从哪儿感觉到她有这方面的？就是在那个接待家的时候，我看到了她这一方面。就包括她跟接待家姊妹起冲突的那一次，我也给她点了，我说“你这个表现是享受地位之福呢”。我为啥说她享受地位之福？原来我在一个地方尽本分的时候，李霞她们也说我享受地位之福，但是我还看不到我怎么享受地位之福。后来在接待家我看到贝贝那些表现的时候，我才知道这是一种地位之福，这是享受地位之福呢。像那段时间我们阳了以后我失眠了一个星期，所以我知道晚上睡不好白天的时候要头疼，心里会有那种莫名的烦躁感，这种东西挺严重的，我是硬调了一个多星期才把失眠调过来的。然后紧接着就是贝贝失眠，我不能否认她是在调整、调节自己的睡眠，但是从她表现出来的去看的话，就是别人得体谅她。她那天跟接待家姊妹起了冲突的时候，并不是人家一开始就跟她发火，而是贝贝跟人家说话的态度有问题，我跟她说：“你这个态度不是询问人家，或者是好好跟人家说话，你里边带着一种血气和指责、质问，所以人家接受不了。就像我那个时候跟老宏说话，人家接受不了，就是因为我里面有这种东西人家才接受不了，跟我才合不来的。”她流露出来这些东西的时候，我感觉可明显了。后来她又闹着要回家呢，然后我和接待家姊妹考虑的是，我现在整理不了文稿，还得靠她一个人赶紧把文稿往下发呢，我就跟接待家姊妹说：“咱得赶紧想办法把她这个失眠调过来，调过来以后让她赶紧把文稿先整理好发下去。”然后我就想着给她腾空间，让她一个人在这个屋里住，我跟接待家姊妹去打地铺睡。她里边有一种什么呢？从我这里看她就是，整理文稿是她一个人在这儿整呢，压在她头上，她有这个压力，但是她又把这个东西当成了她享受的一种资本了，所以我看到她是在享受地位之福，别人得体谅她、得围着她、得考虑她，就是这个东西。有时候跟她在一块，你在她面前得不到尊重，就是这种。在这个接待家的时候，我跟她还闹过一段时间的矛盾，让我感觉到的就是在她跟前我得不到尊重，没人格，说难听点就是她不把我当人待。后来我心里边也想，本来我刚从那个环境里边出来，就不敢惹事，害怕再惹事了，我这下可真的没地方去了，还有这个东西在里边呢，然后她的那些行为表现让我有一种想远离她的感觉，哪怕我调本分呢，反正我不跟你打交道了。）（肖红：你想调本分还有这个原因呢。）（肖草：在接待家的时候，我想调本分就是有这个原因。还有在我俩聊天的过程中，我接了她这一句

话，就不知道她下一句话会怎么拿我开涮，我里面就有这个。总的来说就是从她这边得不到尊重，这个时候我才看到我在老宏他们身上作的恶是啥，我眼里边没有他们，我有了资本了，我看不上人了，所以，我才目中无人，心中无神。所以说，她做出来这些的时候我才看到了我的过去。）借着她看到了你的过去，神作得真好呀！（肖草：对，我以前做的一幕幕在脑子里边全都回想起来了。那次你跟我交通的时候，我心里还抵触呢，我就想不明白，我拉个脸就是为地位铺路了？我心里还通不过这个呢。后来从贝贝身上看，我才知道为什么大大说“离开肖草是从地狱里出来了”，老宏说的是“跟肖草没法打交道，这句话说出去还不知道肖草又要咋呢”，我才感受到他们为什么这样说我，这下我才想起来我在那边做的那些事。我说这确实是神的爱，没有把贝贝摆到我跟前，我还真看不到，我眼睛盯的还是老宏和大大，我还跟他们过不去。我就是从贝贝身上看到这些的时候，我才把那些东西放下了。在贝贝这里我看到这些的时候，我才知道了神明明知道我身上没有这方面的素质，没有这方面的恩赐，可为什么又把我摆到贝贝跟前了。）（肖红：让你体会一下。）（肖草：嗯，然后我才明白原来神的心意是在这儿呢，神是为了让我认识我自己，所以才摆了贝贝。然后我想给她交通呢，可是我那会儿对她是有一种远离，我想逃避，我不想再跟她在一块了。我就想着：“我在你跟前得不到尊重，没有尊严，你就不把我当人待，你想拿我怎么开涮就怎么开涮。”然后我有一种感受就是，我算是见识了什么叫校霸。再后来才感觉到我人性活出太次，才看到我自己一直标榜的就是自己人性好，原来我认为我不会跟别人这样，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跟大人顶过嘴或者怎么的，对别人都是尊重，借着老宏和大大把我这方面显明了以后，再从贝贝这儿我才看到我确实是没有人性，人性活出太次，我才承认了我这一点。后来我想着跟她去交通，但是心里对她有火，想远离她，有这些，后来我看到神话里边说，一涉及到交通，里边就不能有血气，要有正常人性活出。后来，我就调整自己，把自己的心往本分上用，再抽时间跟她交通。有一次，我们三个人在一块说起什么来了，我就趁着那个时候给她点了一下她这方面，但是我跟她说的时候，估计是我戳着她的脸面了，她就不听，她不把我给她反馈的信息听到心里，她是反过来说我的问题，然后还说：“如果你要是接受不了的话，别人还会给你提问题吗？还会怎么吗？”她是把我打回来了，然后我就想“你

听不进去，是因为从你心里边就看不上我，我说的话你能听进去？你听不进去。”后来就是，她说我的问题，那我就先进入吧。我不跟她说了，说不成了，就不说了，就是这个东西。还有一次她给她妈打电话说要回家，结果因为疫情不能回，然后又给娜娜打电话，要去娜娜和认真那边，我那会儿心里就有个啥想法呢？“这就是跟了弟兄四年的人，也就这身量！”）贝贝啊，你可给我丢死人了！（肖草：我心里就是这个反应，“这是实际的环境显明人的实际身量，不是看人嘴上谈得有多好听，实际环境临到的时候，我就看你活出来的是啥呢，我就看你这个呢。”然后，我心里面就想着“你走吧、走吧，你去吧”，但是那时候也跟她说：“要不你就换个地方调一下你的失眠，你要是在那儿能调好失眠，或者说你把文稿能整了这也行，咱给你找个安静的地方。”后来她也给肖红发信息说去另一个接待家能行吗，肖红说不让乱跑。后来，我又反省，看我里面的掺杂是啥呢，因为我跟她合不来了，我在她面前实在是要尊严没尊严，要人格没人格，人家就不把我当人待，我里边就想远离她呢，所以我心里想“你失眠了，行，我给你找个地方，你把文稿整理出来，同时你还把你的失眠调了这也行，我也在这儿静一静”，我里边有这种想法。后来才想到这不就是老宏当时里面的掺杂？他有这些东西，我里面也有，这就成了排斥异己了。借着这个还给了我一个排斥异己的理由，后来借着这个疫情，她也没走，如果不是借着疫情的话，她一走，回家贪享肉体安逸的话，文稿就彻底耽误了，我就成作恶的了。我从她身上看到的问题就是她眼睛看得太高，眼里没有人。她能看上的那能行，看不上的，你跟她说话，她不服，她里面就不认同你跟她说的这些东西，她听不进去，这是我跟她接触以来，在她身上看到的这些问题。）

（肖红：贝贝，你现在看见肖草为啥受辖制了吧？根源看见了吧？所以你光看见她有问题，解决她的问题呢，你看见咱自己作工给别人带来的是什么了吗？本来她就是要个地位，可现在她没人格、没尊严，天天是这样，她心里就获不得圣灵作工，就活在这里边出不来了，但你还着急地解决她的问题呢，可这个问题是怎么带来的呀？）贝贝有没有路？（贝贝：有。）这个“有”是带着感叹号还是引号？“弟兄怎么是这样呢？肖草说什么就相信什么？你还问我有路没路呢，你看她是什么人，她的话你也能听？”你心里是不是在想这个？（贝贝：不

是。）不是，那是什么？（贝贝：就比如她说的我不把她当人看的这个问题，她给我提这个的时候，从我心里来说，我并不觉得我不把她当人看，我只是觉得“小草”变成“大树”了。因为以前在那边的时候，我跟她开玩笑，跟她玩呢，并不是说要真正的怎么怎么。以前和现在我对她都是一样的，怎么她现在是这样说呢？我眼睛就盯在她身上了。然后今天丫头说不想跟我深交，之前袁园在我家住了一个月，我们俩谈心、交心呢，袁园就说她在我这儿感觉到不能被尊重，她就给我谈的这个。今天这些环境再凑到一块的时候，其实就是神借着这些环境对我的一个审判，对我的一个显明。我和别人在一块相处的时候，确实是有这一方面。前段时间王意有事去我们那边，然后因为什么事说肖宝呢，他一说，肖宝就顶嘴，肖宝就听不进去。当时我就从王意的那个言谈举止上看见了我的影子，就感觉王意有一种教训人的感觉。）（肖草：王意跟肖宝交通的时候，他是站在比肖宝高的位置上说肖宝的问题，让人听了感觉就是一种指责、质问，好像就是“你怎么怎么”的。人一被放下，在世上来说就是落魄了，但是你看到她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你对她不是一种爱心帮助，而是有一种打落水鸡的感觉，墙倒众人推的感觉，让人听了是这种感觉。）（贝贝：所以我就在王意身上看见了我的影子，我就知道肖宝为什么顶王意了，然后肖宝就给我提呢，说我跟别人说话的时候也是怎么怎么的。从这些上边就看见我的活出这方面的问题确实是严重，以后我就得在这方面去变。）

贝贝，有路吧？（贝贝：嗯。）会走吧？正常人性方面、礼节方面应该简单。（肖红：有路就不说了，知道以后怎么做人就行了。不是光解决别人的情形，主要是看咱自己给别人带来的是什么，你给别人带来了这个果效，肖草心里本来就对你有抵触，你还解决她的情形。咱得看自己该怎么去做，怎么能达到在工作上更加有负担，把心用在工作上，她的情形不对工作能上去啊？那就上不去，她就不往上够，她就活在你压制她的这个情形里边。为啥她刚才谈她就得不到尊重？这就是最基本的一个正常人性该做的。如果你这样作工的话，你给别人带来的都是这个果效，那谁也跟你合不来，以后的工作就散架了，这还是你带来的。咱现在就是一门心思地解决别人的问题，并没有看自己给别人带来的这种辖制、压抑，就像袁园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也

是听她们说袁园不想在你家待了，后来就走了。你们两人也是合不来，袁园才走了。）（贝贝：不是吧？）（肖红：那个时候我跟认真在一起呢，正好袁园给认真发信息呢，说你们两人之间也是有问题了，有争执呢。最后袁园说："我回呀。"正好疫情解封了，她就要走了，之前那是因为疫情没办法了才呆在你家。咱作为一个抓工作的人，如果咱跟任何人都是这么个关系，让人避而远之，你说还抓啥工作？你再素质好，你跟人就没有一种沟通，沟通不成，你说的再是理，你再讲得对，别人谁听呢？）（贝贝：那你说，我这里边根源的东西是什么，根源是不是还是地位心呢？）（肖红：是呀，你里面一个是地位，一个是狂妄自大，就是刚才人家说的目中无人，心中无神，你就是谁也看不上，就不寻求。最基本的，别人和你说什么，你别着急地往回打，你先看人家说的是啥呢，你先寻求一下，可你是先按你的意思把人家全打回去，你不是为了神的工作，你就是为了争强好胜，为了地位名利。你说别人的时候，你让人感觉这有问题，那有问题，是有问题，但你还得根据他的身量看怎么说合适。就咱这次群里边发的事奉神的人该怎么去带领人呀？你得根据人家的身量，根据人家的素质，根据各个方面，他在往大长、在往前走就行。你是根据你里面的认为，你能达到的他就得能达到，是不是根据这个？所以为啥他老要跟你比呢？因为你给他要求的就是这个，就是这么去做，"这个也做不到？连这也不行？"他一听，你有多高，他有多低，这就是你给别人带来的这种压制。抓工作咱能够真正的为了工作而抓，真正为体贴神心意而去抓，还得顾及弟兄姊妹的情形。如果你抓得人心里都不愿意跟你深交，不愿意跟你交心，不愿意跟你谈心，那你说这工作还说啥，就是个外皮，跟谁都是个外皮工作，这工作你就抓不了了，因为你不了解弟兄姊妹的情形。就像你那会儿着急地说"肖草就是这，肖草就是那"，但是你根本不知道是你给她带来了这么多的伤害。）（肖草：所以她越跟我交通，我心里边就想"你说的这些我全知道，你就是把弟兄的文稿念了一遍"，我心里边就是这种东西。"你根本就不了解我心里边是怎么想的，你解决人的问题你就不解决思想问题，你不知道人思想里边是什么，你光是把弟兄的文稿念一遍。你整理文稿了，你装备的字句道理多了，但是你光把这些东西念一遍，你说的这些人一看文稿也明白、也清楚，但是里边的观点转变不了。我不知道我在争这个地位，我在跟你们比高低呢，我一直以为我还是看人这个

素质呢，我追求的还是恩赐的这些东西，我里边有争强好胜，有这些东西在里边呢。但是跟你说话就是，我说这个，你是跟我谈那个，好像就是两个人不在一个频道上说话，那行吧，我在神话里边自己找路。”）（肖红：贝贝，弟兄姊妹给你提的这些，这是咱该进入的，你就从这些方面重新走，怎么能够和弟兄姊妹同心合意，打成一片，能够先听进去别人说的是什么。因为你的一贯表现是听不进去别人说的话，就是说得有一点不符合你的肉体利益，你都听不进去别人的一点话，这是你的致命处。你以前和认真在一起还不是这？根源性的问题都是一个问题，你不管对你的工作有没有益处，对你的生命有没有益处，只要对你的肉体不利，绝对不行，这是你里面的根源问题。）

撒但打发来的差役（四）

肖草，贝贝打你呢？你受辖制呢？（肖草：反正和她在一起压抑得不行。）（肖红：所以就把你调到这边了，把你解救出来了。）（肖草：我前天下午出来的时候还在想呢，不管神挪不挪去这个环境，这回我得学会顺服。要不然的话，我实在是和她合不来，要不就给我调个本分，我换个本分尽吧。）（肖红：你有这个想法，是吧？你怎么不告诉我这些事呢？）人家要顺服呢，跟你说了就不顺服了。（肖红：你有什么难处就告诉我们呀。）（肖草：我就想着我自己进入吧，我脸面太重，就需要贝贝这个人在我身边天天刺激我。工作上，确实是人家带我呢，日常生活中，跟贝贝在一起相处，我就感觉她这个人人性不好，就感觉她人性恶。考虑到工作这一方面，文稿还需要她整呢，也不敢让她消极了、情形不好了，自己就不停地看神话、看文稿调整自己的情形。那天发生了一件事让我挺气的，有些吃的东西枫姿就不收拾，所以就都坏了、酸了，然后那天张大说那个东西闻着有点酸，我就过去闻了一下，刚开始还没有闻出来，因为酸的和不酸的掺到一块儿了。然后，贝贝就说“你闻！”她不是正常的话，“肖草，你过来闻一下。”人家就是“来，你过来，你怎么怎么的……”好像我犯错了，对我就是那种态度，我就没有说她。等后来我跟张大说东西坏了的这事儿呢，贝贝也在跟前，她就说：“肖草，你说这个东西酸吗？酸吗？”人家那个劲儿就是逼问你的那种口气，就像世上的人欺负人的那种样子，张大站在跟前都看我呢。本来说得好好的，还在那儿笑着说呢，贝贝那么一弄，张大的脸色都不一样了，然后就看我呢，我心里就想，“我不搭理你吧，你问我话呢；我要是搭理你吧，我看你那个样子。我心里就气得不行。”然后我就说：“嗯，是有点酸。”人家说：“我说得对吧！是不是就是酸呢？我说得对吧？”我说：“对，你说的话对，就是酸呢。”贝贝是要证明她就是对的。后来又说什么的时候贝贝就又开始了，我说：“你正常说话行不行？你正常说话也行嘛，你那就不叫正常说话。”我又看见张大看我呢，那会儿真的是让人又火又不自在，不知道该跟人家怎么了，我心里一下子对贝贝就有看法了，贝贝这个人太恶了，这个人人性恶。世上的什么人才这样做事呢？什么人才有这种表现呢？我就想贝贝真的就是神话里揭示的那些恶棍、

流氓、地痞。到了中午吃饭呢，可可就从里屋往出走呢，贝贝站到门口就伸出脚绊人家呢。可可走得慢，如果走得快贝贝一下就把人家绊得趴那儿去了。后来可可就说："贝贝，你干啥呢？我走路呢，你干嘛把你的脚伸出来，你绊我干啥呀？你这就是恶人。"）（肖红：人家就这么说她呢？）（肖草：嗯，那会儿我就想着晚上得跟贝贝说一下，就算给她交通不了我也得给她提一下她这方面的问题。）（肖红：人家说她是恶人，她说的什么呢？）（肖草：她就没说话。她该咋还咋。）（肖红：也没有解释？）（肖草：没有，她就是故意那样的。）（肖红：人家这么说，她也不吭气？也不解释？）（肖草：嗯。）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肖草：就是前天的事。还有那天我去屋里放东西呢，人家贝贝就进去了，我放完东西要出来呢，我往这边走，人家往这边走；我往那边走，人家往那边走，人家就拦着我不让我出去，然后我就说："贝贝，你是要拿东西呢，你还是有啥事呢？"人家还那样。我说："你要拿东西你拿。"我就把她给推到一边，我就走了。）你问她，"你是想干架呢？还是想摔跤呢？"（肖草：人家就那架势，就是那种样子，我实在受不了她这个。我就想"真是的，你这是啥人呢？社会上什么人才会这样呢？在那个接待家的时候，你那样，我给你点了，你不听。聚会的时候，我把你那些事给你说出来，希望你能好一点，可是你从接待家出来以后这个性情又来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跟她说："我说的是你的啥问题呢，我是说你人性方面的问题。中午你那样对我，你做在我身上也就算了。人家可可是一个新人，你拿脚绊人家干啥？人家要是走得快的话，你就把人家一下绊得趴到那了。还有那天，你说你那种表现是啥表现呢？你看一下《怎样追求真理（十四）》里面怎么揭示的呢，你这是欺负人呢！外表看你是欺负人呢，可是挖你的本性呢？你的性情是啥呢？是不是恶呀？是不是恶毒？是不是恶人？我说的是你人性方面的问题，你的人性活出太次了，你让人不想和你接触。我实在是不想和你接触了，我真的是想远离你呢。"贝贝就说："那《怎样追求真理（十四）》里面说的啥呢？那说的是上下铺，人家本来睡下铺的，他来了就让人家睡上铺呢……那跟我这个有什么关系呢？跟这个能挂上什么钩呢？"人家就把我打回来了，那没法说了，那就睡吧。第二天早上，贝贝早早地起来

看《怎样追求真理（十四）》呢，最终她也没有跟她去对号。然后肖红说让我来这边的时候，贝贝说，她在我身上也没有遗憾了，该给我交通的也给我交通了。）（肖红：她的意思是“你走就走吧，我在你身上没留什么遗憾。”）（肖草：对。后来贝贝说，她昨天晚上看《怎样追求真理（十四）》了，人家没有对上号，还说我里边对她有恨，对她有成见，人家说我那天晚上的那个语气态度不好，还说我说话的时候嘴都颤呢。因为我给她交通是再三衡量以后我才给她交通的。）（肖红：本来就受她辖制，说话嘴肯定颤呢。）（肖草：她说我对她有恨，“你说有恨就有恨吧，你愿意咋说你咋说吧，但是我该跟你说的我说了。工作上边咱能整理了文稿，但你性情不变化，到最后导致的是啥呢？人家是一个新人，你带人家呢，你的活出是什么？你做到人家身上的是啥呢？我说的是你这个。”贝贝说：“你说我没有正常人性、没有圣徒体统，我能接受。你说我恶毒，说我是恶人，我接受不了。”）（肖红：和她的恶对不上。）（肖草：对。后来她就开始说我呢，说我里边的存心、掺杂，跟她也没法交通，没法交通那就算了，那就不交通了。你说我的问题我听着，我里面有啥，我省察我自己。反正我跟贝贝在一块挺压抑的，从我跟她接触这么长时间以来，她给我的印象就是，贝贝这个人人性恶，让我看到的就是这个。我要是看着她那样我不说，我成“短韩信”了；跟她说吧，我又不会交通，又给她找不出合适的神话，到时候再给人家乱交通一通就麻烦了，怕影响了工作。我心里边再三衡量，我不能做“短韩信”，哪怕我给她点出来，让她自己去找神话，去反省也行。可人家就不听，说了也不听。）（肖红：让你出来，她没有什么想法？她没说什么？）（肖草：没有，她就说在我身上没留遗憾。）（肖红：“我培养你呢，我带你呢，我在你身上不留遗憾，我对得起你了，你不追求拉倒。”说白了就是这个意思。）（肖草：反正跟她在一块儿尽本分，有时候她的一些行为表现，给人带来的就是一种压抑，你说心能完全安静下来尽本分吗？有的时候就安静不下来。）（肖红：你看着新人受她辖制吗？）（肖草：新人也是不想跟她在一起，因为我走的时候还想让可可和贝贝一块住到前面那个屋，结果人家宁愿住后面也不跟她住前面，人家对贝贝也是有些分辨的。人家看到贝贝有啥，人家也说呢，不明白的，人家也问呢。）

（肖草：还有在接待家的时候，疫情刚过去，那段时间她吃饭也不多吃，所以快半夜十二点的时候她就饿了。因为是在接待家呢，我考虑的是最起码在人家家里，跟在咱家不一样，我就说："贝贝，要不你晚上吃饱一点，你吃饱了半夜就不用老做饭了。人家女儿是人家女儿，咱跟人家不一样。"我刚说了一句"你吃饭的时候你就吃饱"，贝贝就火了，她就说："你拉屎能一下拉完？"人家那种态度，那个血气就出来了。她那个话能让你一下撞了墙，我就再没接人家的话。接待家姊妹听着她那个话实在是太难听了，进来就说："贝贝，你咋说话呢？"后来她那个泼妇样就开始了，没完没了。我说："哦哦，我错了，我错了，我不该说那句话，我错了。"那会儿都半夜十一二点了，幸亏下边没人住，我就说"我错了"把她给安抚下来，让她不要再那样闹了。我说："我是见识了，为啥萧卫当时跟你配搭能跟你吵成那样？"后来贝贝又说："如果要是一个正常人，他要是反省的话，他会不会想我为什么会说这句话？我为什么会把他怼成这样？"人家反过来说我是罪魁祸首，我是导火索，惹得人家这样，如果不是我，人家不会这样。后来人家说"后边我还要跟你交通呢，你就在那里说'我错了，我错了……'"我说："如果我那会儿不那样说的话，你能完了吗？你那个不叫跟我交通，你那个不是交通，你别把这个说成是在给我交通呢。你要是给我交通我能感受到，但是你那天不是在交通，你完全就是因为我说了那一句话把你给惹着了，你是在发泄呢，你是要把你肚子里边那一通火发到我身上，你不发出来你心里不舒服。你给我交通呢，那我也给你交通一下，我也给你点出来。你帮我呢，那我也帮你，你那天是什么什么表现，那我也给你说出来。"人家说我是封她的喉呢，一剑封喉，用这个来堵她呢。贝贝说我说她的那个话厉害，厉害在哪儿呢，一下子就把她说成还是在那边尽本分时候的表现，好像她这些年还是和在那边一个样，她就接受不了了。后来我就是能跟她说成话我就跟她说，说不成话就不说了。后来再跟她接触，感觉人家就不把我当个人待，人家就是想怎么拿我开玩笑就怎么拿我开玩笑，想拿我怎么说就怎么说。在她的观点里她认为"我是在跟你玩呢，我是在跟你开玩笑呢。"我说："你那个不叫开玩笑，开玩笑不是你那么开的，开玩笑是两个人在一块高高兴兴的，能说到一块，你那叫开玩笑呀？"我从贝贝身上就感受到了我在那边尽本分时给别人带来的伤害。还有一次，弟兄给我们交通了以后，肖红让我们八号之前把文章写出来交

了。她就在那里听给她交通的音频呢，她越听越气，人家说：“我听这个音频，我是越听越气，你听听你说的那些话。”人家嫌我说她人性活出这一方面的问题呢，说她在接待家没负担，转了一圈又一圈，她就气这个呢。她说：“你说话的时候我就能听出来，我是有感受的，你对我有成见、对我有恨，所以说你说话里面有掺杂。就像我对肖红一样，是不是就是恨呀？我对肖红有恨才能跟肖红那样对着干。”）（肖红：意思是证明一下，“肖草你对我有恨，你才会这样”。）（肖草：嗯，然后我说：“什么恨呢？这怎么成恨了？那你给我交通一下，这怎么就是恨？你让我明白一下，什么叫恨？”人家的意思就是我对她有成见，那就是恨。“你说话的时候，你里边就带有这些东西呢。”我说：“那我省察省察，我对你是不是有恨，是不是有成见。”前天，我还想着摆设这个环境我该学什么功课，后来想到神说：“你处处做事，处理事，或者临到什么事怎么想，别凭己意，别凭血气，咱祷告神来到神面前，首先这是能顺服的态度，第一个该具备的心理素质。求神作，神如果不作，不给开辟出路，咱就受着，一直在这样的环境里活着，咱任神摆布，不自己强出头走在神前面，这样活得才有价值。”（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进入信神正轨具备的五方面情形》））（肖红：你看看《什么是顺服神摆设的环境》里边交通的，什么是顺服？什么是顺服神摆设的环境？）（肖草：环境是从神来的，是神主宰、安排、摆布的。）（肖红：贝贝就是神主宰安排的，你就得顺服啊？）（肖草：不是顺服她，是顺服神给我摆设的环境，看神让我学什么呢。）（肖红：学什么呢？）（肖草：学啥我也不知道。）光喊了个顺服的口号。（肖草：准确地说确实就是这样的。）（肖红：顺服神摆设的环境，给你摆设了贝贝，她所做的这些，所流露的这些表现就是恶。你能把她的恶踩在脚底下，这就叫顺服神摆设的环境。如果你顺服在恶者的权下，这叫不叫顺服神摆设的环境？就像亚当、夏娃一样，神说“吃了善恶树的果子必定死”，蛇说“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不一定死”，你听谁的呀？那边摆设了一个贝贝，她说的是这么恶毒的话，这边是神的话，你听谁的话？神喜欢有正义感的人，摆设了贝贝这个人，她说的那些话就是要打压你，就是要欺压你，你把她的恶踩在脚底下，这就是顺服神摆设的环境，这就是检验你呢，看你在这个环境里是顺服撒但呀，还是顺服神呀。你在这个环境里，你顺服了她就是顺服了魔鬼，但是你顺服了神的话，按照神话把她打

败，那就是顺服神。贝贝这些表现确实恶，贝贝每天晚上十一、二点要在接待家自己做饭吃，肖草的意思是，“咱晚上吃饭的时候一下吃饱，你别一会饿了半夜又跑去做饭，不合适，这是在人家家里呢，这可不是在咱家。”贝贝说：“你让我一下吃饱，你拉屎一下能拉完吗？”就说的这话，这话多恶毒呀！）肖草你不会说话呀？“我拉不完，你就吃不完？”（肖红：接待家都过来说她呢，“贝贝，你这是说的啥话呢？”）（肖草：接待家听她那个话听不下去了，就站到我跟前说了这么一句话，贝贝就说我俩拉帮结伙呢。）（肖红：她可会张冠李戴呢，啥帽子都能给你戴，接待家说一下就是拉帮结伙？你们共同合起来把她踩在脚底下，这是正常的。）“对啊，对于你来说，我俩就应该‘拉帮结伙’。”神说过，你面对一个恶人，你扳不倒他怎么办？神说：“如果弟兄姊妹中间有与你一样有分辨的人，那你们就联合起来检举、揭发他的恶行……”（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怎样追求真理（十四）》）你找两个人“拉帮结伙”合起来干掉她，把她干倒。（肖红：对，就这么说，这不是把她打倒了？）（肖草：我说话人家不听，不听我就不想理她了。）（肖红：贝贝太恶了。）

（肖草：前天晚上，本来我也不想和她交通，因为我知道和她交通她要把我往回打呢。可是我不说的话我就是“短韩信”，我不想当“短韩信”，我就再三考虑，我跟她说还是不说呢？说吧，我实在是不想再理她了；不说吧，可是我看见她这种性情，她做在我身上也就算了，可是人家是新人，不能让她做在一个新人身上，到时候再把人家给绊倒了，万一人家心里边再产生了什么，憋到心里呢？我就想：不管怎么，晚上回去我得给她谈，她听就听，不听就算了，反正我给她说出来了，让她自己去反省吧，我能给她交通的就是这些。我也没有什么神话，我也给她找不出准确的神话，但是我看到这些了，我得给她点出来。等我晚上跟人家说呢，我说：“《怎样追求真理（十四）》里边神怎么说的呢？神说的是外表是欺负人呢，本性实质里是什么？你往你的本性实质里边去认识一下。”她就“啪啪”把我打回来了，“那是恶毒？那能套上？那能一样？神话里说的是上下铺，我这是啥呢？这顶多能说是没有正常人性，是没有圣徒体统，这跟恶毒能挂上什么钩呢？”就说不成。她就是看了这篇神话也没有往自己身上去对号。我走的时候她就跟我说，我给她提问题的时候我心里对她有恨，“你心里对

我本来就有恨，你本来就压抑呢，正好可可说了我是恶人，你借着这个跟我说的时候，你心里边是恨，你说话的时候嘴都颤呢。”我说我嘴颤是因为我说的时候心里在想我咋跟你说呢。）（肖红：她的意思是你恨她恨得颤抖呢，气得说不成，你是气得颤抖呢。）（肖草：她说我是伺机报复呢。）（肖红：人家还举了那个例子说，“你恨我就像我恨肖红一样，为什么我能跟她对着干？其实我就是恨她。”意思就是证明“你能这么对待我，你就是对我有恨。”）

（肖草：那次我就说，“贝贝，我从你身上就看到我在那边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了，所以我一看你这个我就知道你要干什么呢。那次我说你控制人，你不仅控制人的行为，你连人的思想也要控制。”那次我揭露了她一次，她觉得她不好掌控我了，任何问题说来说去都要绕到我身上，她就要处处证明她是对的，我都是错的。我跟人家交通不了，说不来。）（肖红：你有感受，她说啥都是她是对的。）（肖草：对，就是不管她怎么说，人家绕来绕去最后总能绕得她是对的，我是错的。有些时候我本来没有流露一些败坏性情，但是她就是要挑得让我流露败坏性情呢。）（肖红：刺激你，你流露出来了，再打你。）（肖草：对，一开始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一方面。）（肖红：一开始还不上当，后来就上当了。）（肖草：后来我就想这是咋回事呢，本来我就没火嘛，怎么一跟贝贝在那里说一会儿话，我这里边就气的、火的，我不怼她、不把她给打回去都不行。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她故意挑衅我呢，把我的火给挑起来以后，这下抓住我了，“你怎么怎么了”，然后她再抓住我这点，再拿神话、拿弟兄的文稿把我给打下去，我才知道贝贝这个人够阴的呀，我说我在她这里真是见识了不少。我去上趟厕所或者只要我从我那个座位上起来，她的头就抬起来了，她就问，“肖草，你干啥去啊？你干嘛呢？”我说：“我去上厕所。”）你说“我去拿刀。”（肖草：后来我才知道什么叫控制人，在那边他们说我控制老宏控制得厉害，我都还不知道我怎么控制老宏控制得厉害呢，从贝贝这里可是让我知道了这才叫控制。我不仅控制人，我还要控制人家的思想，老宏一出去我就说：“师傅，你干嘛去呀？”我说贝贝这真是跟我在那边表演得一模一样。那段时间老宏要跟萧卫配搭一段时间呢，正好那段时间我心脏也不太好，我就跟老宏说：“师傅，你出去办完事赶紧回来啊，咱这儿还有什么活儿、什么活儿呢。”我就给

老宏安排好了。老宏只要一走，我就问人家：“师傅，你干啥去呀？你啥时候回来呢？”后来我才知道，我把人家这些行动、行为全给人家控制了，还得让他思想里老想着“肖草给我安排的啥活儿呀？”我才知道原来这样就是在控制人呢。）你应该跟贝贝说：“你还嫩着呢，我强行控制人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呢！”（肖草：我越看贝贝就越看清我了，后来才知道什么是享受地位之福，什么是控制人的思想。）神摆设得好呀！（肖草：那次我就跟贝贝说呢，我说：“贝贝，你不仅把人的行为控制了，你还要控制人的思想呢。”还有贝贝老拿弟兄那次交通的那个话压我呢，“‘你是想在文字组待呀，你还是想去干个出力的活儿呢？’肖草，你选吧。”后来丁珍说她，“你拿这个话说肖草不合适。”因为那段时间我这个病是接二连三的来，心脏也不是很好，就不能想她，不能太压抑了，一压抑，心里面一憋气的话，心脏就疼呢。紧接着就是胃不行，胃又开始难受，饭也不能吃，身上的牛皮癣又严重了，我就活到这些病里边了。又想到我爸天天在家里待着，想让我爸出来尽本分呢，也不能老让他在家里待着。然后人家贝贝天天在这里是训斥着我，我说：“这一天的，还能活吗？这还能活下去吗？”越是那样，我的心就越静不下来，心根本就不在文稿上面，我是在那儿打文稿呢，可我都不知道我打的是啥，那段时间就是那种情形，跟她也谈不成，说不成话。有一次文稿整得不对，她就说：“肖草，你这块怎么整的？你这块怎么能整错呢？”我说：“这一块我不会，我整错了，你教我一下，你看这怎么整呢。”人家就说：“我问你呢，这咋整的呢？”那会儿我心里就想着：不说了、不说了，说不成，跟她没法说。可是心里还想着本分总不能真的就撂下不管，不尽了吧？那段时间打文稿的人也就我一个，还就是我供着她呢，我还得赶紧把文稿往出打，还得赶紧整呢，所以那段时间就是自己硬往过调整自己的情形呢。）（肖红：你也能联系上我，你怎么不单独和我说说呢？）人家顺服呢。（肖草：那段时间就是埋怨的心也出来了，一个是自己身体越来越差，一个是跟她在一块，还得配合尽本分，还不能把她给影响了。那段时间里面背叛的心都出来了，就想着：我这是信神呢？神说信神是让我快乐呢，可我越信神越痛苦，这条路跟我刚开始想的根本就不一样。后来就想着，在那边我的那些行为我自己看到了，那是我自己应该受的。我要是在家的话，我也不至于像现在一样落一身病。从小到大我还没受过这罪呢，在家的时候，一方面我身上有这个病，

一方面家里人看着我性子又软，所以什么都是紧着我、让着我、考虑着我。结了婚以后，孩子他爸也是不让我受一点委屈。从小到大我就没有受过这罪，我说我这信了神了，反而这没受过的罪全让我给受了，反正我就感觉到信神这条路我是越走越难。我现在就想把这个本分给尽好呢，我素质到哪儿就尽到哪儿，自己尽量往上配合就行了。前天刚把情形调整过来，也不是说我学到什么功课了，是我心里想着“不管天上再下刀子，别人再怎么对我，本分我得守，我得认真对待，这条路反正我得往前走。”虽然我嘴上没有老说我要调本分，我要怎么，但是我心里边有这些东西，这下我心里边也不能再拿本分撒气了。不管她再怎么样，她人性再怎么，我得操练找神话给她交通，我不用自己的嘴跟她说了。她接受不了，完了我还能再跟她交通。然后第二天中午肖红就给贝贝发信息说让我来这边呢。）

（肖红：让你来这边的时候，你心里有一种释放的感觉吗？）（肖草：有这个，但是我没有想到让我挪地方，这个是比较惊讶的。）（肖红：就想着一直在那儿受着吧？）（肖草：在那儿我都打算好了，这下我不用嘴跟她说了，不管她再怎么，这下我得找神话去揭露解剖她。以前我老活在“我不会给人交通，我没有神话，我看得少”里面。这下我就把贝贝当我的陪练了，我就在她身上这样练呀。她就是把我打回来完了我还能再给她交通。前天晚上我虽然没有找出来神话，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最起码先给她点出来，她这个就是恶毒，是恶人，她接受不接受是她的事。现在我就是在神面前祷告，尽量让我的心安静下来，配合我这个本分就行。那段时间就感觉痛苦，我心里边都在想：神呐，我是越来越痛苦了，你让我快乐呢，我就快乐不起来。那段时间就和认真有同感，我说认真为什么能走上那条路呢？人里面是有那个败坏性情呢，但是这个配搭也关键呢，配搭不上一个好人，可真是把人折磨得够呛。那天贝贝给我交通说：“你在这儿也半年时间了，新人一旦起来，你说你在这儿还能干成啥？”后来弟兄和肖红又送过去一个姊妹，第一天我还没感觉到什么，第二天我心里莫名其妙有一种怕的感觉。）（肖红：看人家强，人家能行。）（肖草：嗯，因为人家各方面原则都懂，人家最起码在原教会操练过，有些东西人家掌握了。我在这里看着是在贝贝跟前待了半年，可我光调整情形就调整了半年，还说学东西呢，就不可能学，心都静不下来，学啥

呢？那会儿我心里面莫名其妙的就感觉到有一种怕，有一种危机感，我要是再不用心的话，慢慢的我肯定就被落下了，然后就想着往上配合呢，最起码我得赶紧去操练，有这个心往上去配合了。那天贝贝倒是跟我说："你看人家这个新人，人家一旦能听懂弟兄的话了，就能派上用场了。你也在这里操练了半年了，我也跟你说了不少了，到现在你还是原地踏步，你还是这样。"我心里边就讲理呢，"我在这里是待了半年，可你不知道我这半年是咋待的呀？就想着整理文稿的原则和那些标点符号各方面的这些东西，我得一样一样地去学呢，我不可能一下子就能掌握到什么程度。神说不赶鸭子上架，这不就是赶鸭子上架吗？哪能一下上去呢？"就对神的公义不认识，不知道神在我身上到底是怎么作工呢，作什么工呢。那天萧齐正好在那儿，就交通他那些经历呢，谈弟兄跟他说的，作工作不是让你卖命，是让你从这里边认识自己呢。萧齐在那里谈了半天，我也谈呢。后来贝贝就问我："肖草，你到底是啥情形呢？你到底是怎么呢？我就不知道你心里到底咋想的。"后来我说："我该说的下午都说了，你到底是想知道什么呢？你是想问啥呢？"她说："我就想了解你的情形。"我说："你想了解我的情形，可是下午我全都说完了呀，我已经没有什么了，我都说出来了。"然后她就说："我是想看一下我说得对还是不对。"我说："那你可以直接说呀，'我谈的是你那个情形，我说得对还是不对呢？'你直接问我不就行了吗？那你还让我谈情形，我还咋谈呢？我都谈了一下午了，啥都说了，萧齐也交通了一下午了，你该了解的我也说了。你是要从我这里验证你说的对还是不对，那你直接说也行。"后来我想着人家带领工人了解弟兄姊妹的情形这也正常，我就说："那贝贝我再跟你谈一下我心里边是怎么想的，下午那会儿我说的啥。"人家说："算了，各进入各的吧，不说了。"我说那不说就不说吧。第二天我想着两个人在一个屋里边，还要在一块尽本分呢，总不能一直这样吧，两个人就这样我心里还不得劲呢，我又找人家说话呢。到晚上我又跟她说，我说"贝贝，我跟你说一下那是怎么怎么，我跟你寻求一下，寻求一个问题，缓解一下咱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咱不要老这样，就像冷战似的，我就受不了这个。"然后人家说："睡吧，有时间再说吧。"人家就不说，就不理我，后来我就没再跟她说啥。那天是说什么呢又说起来了，她说她和弟兄反映我的问题呢，说我在跟她斗呢，我在跟她争呢。我说："贝贝，我跟你斗啥呀？我跟你没有什么好斗的，也没有什

么好争的。在工作上，你也知道我是什么素质，你也知道我能做了什么，我跟你争啥呢，斗啥呢？”贝贝说：“弟兄说你是自卑，你里边有怕，你是对神的公义不认识。”）（肖红：她说她和弟兄反映你的问题呢，弟兄怎么说的？）（肖草：贝贝认为我跟她斗呢，弟兄说“肖草跟你斗啥呢！”后面是感叹号。弟兄还说贝贝没有了解我里面的真实情形，本来我在这一方面就自卑，刚解剖了我，而且又来了新人，说我里面是自卑，说我对神的公义不认识。不过我当时听了这个话的时候，就想着这个话说到我心里去了。）

撒但打发来的差役（五）

贝贝是哪年信的神呀？（贝贝：2016年。）你不是还在外边尽过几年本分吗？（贝贝：我是2016年信的神，2016年6月份毕业以后就出去尽本分了。）2016年信的神，那神话看了多少？（贝贝：神话看得也不多。）《话在肉身显现》有没有看了一半？（贝贝：没有看了一半。）神话连一遍还没有看完，是吧？（贝贝：没有。）神的交通《独一无二的神自己》看完了没有？（贝贝：没有。）神话还没有都看过，这能行？早晨有没有灵修？（贝贝：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就看呢，看一段《话在肉身显现》里的话，要是短的话就看一篇。）你一天看一段神话到现在也应该看完了呀，你就没有挨住看？（贝贝：没有。）那你现在对信神怎么看？你说一说自己的认知和你自己的情形。（贝贝：信神就是追求做人、行事、敬拜神呢。看见现在的这个大环境，还有世界上发生的这些事，就看见今天神的作工了。所以作为一个人就得信神，就是看见这个了。）让你说你的情形呢，你说的是什么？（贝贝：我这段时间就感觉特别难，感觉神摆设的这些人事物、环境也难，尽本分也难，是这种感觉。）怎么难呢？（贝贝：以前我在原教会的时候就感觉信神当带领就是好，就是一天对付人，转点聚会。我们的负责人就给我们交通，她早上起床就早起不了，背叛不了肉体，说她睡到几点怎么怎么的，从这些上边就看见，当负责人挺好的。当我尽上这个本分以后，就是从今年过了年到现在，感觉这个负责人不是自己想的那么简单，感觉有好多好多问题需要去解决。）说话怎么有气无力的？咋了？没精神？（贝贝：感觉在配合工作的时候跟人相处挺难的。）怎么个难法呢？（贝贝：……）在你看信神的意义是什么？（贝贝：信神的意义？信神是让人活得轻松快乐的，是这个意义吗？）你现在信神为了什么？（贝贝：想预备善行呢。）想预备善行呢？你信神就是为了预备善行？（贝贝：想剩存下来，预备善行。）怎么就剩存下来了？（贝贝：得有神话，活出神话，顺服神。）你信神这几年来有些什么收获？（贝贝：这几年的收获就是看见自己人性差、人性恶、活出差。今天信神，神是让人活得轻松快乐，让人活得有人样，能看见信神最后要达到的这个人性是美与善的。自己也想往那个路上走呢，但是一临到环境，需要去背叛的

时候，里边就痛苦。）你不明白信神的意义，贝贝，信神的意义是什么？（贝贝：信神的意义就是……）现在支持你信神的动力是什么？（贝贝：动力就是神给了我这些，我得去配合，就是这个。）神给了你哪些？（贝贝：我在原教会也待了两年，在文字组也待了挺长时间的，从我这里来说，我在原教会文字组刚掌握了一些祭司弟兄交通的原则，然后来了咱这边尽本分，这些原则正好能用得上。）掌握了一些什么原则？我听听。（贝贝：就是以前我们写文章的时候，祭司弟兄就交通：什么是啰嗦的话，什么是车轱辘话，什么是胳膊肘不分里外拐的话，怎么变换事例等等，掌握这些原则。然后来了这边整理文稿的时候，这些原则都能用得上，我个人认为这就是神把我提前放在教会操练，让我装备了这方面，来了这边，整理文稿就是我的使命，我得去配合。那天弟兄说在我身上作了四年的工作，我感觉自己也明白一些了，自己意识到得去配合，得还报，就是这个。）明白一些了？明白什么了？你在这儿流泪，流的是什么泪？痛苦难受什么呢？贝贝，什么使你痛苦呢？（贝贝：感觉也说不清楚。）你说不清楚就痛苦呢？说不清楚就流泪了？泪从哪儿来的？（贝贝：自己的败坏性情。）自己的什么败坏性情？（贝贝：狂妄自大，不服人。）你狂妄自大，不服人，怎么还哭呢？（贝贝：就感觉好难呀。）怎么个难法呢？难在哪儿？（贝贝：就是配合本分难呢。）怎么难呢？你把难说出来，你说都没说，你哭什么呢？（贝贝：整理文稿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整。）怎么不会整理呢？我听听。（贝贝：就是整理的那些不合适，感觉自己是不是尽不了这个本分。）你尽本分不知道自己尽的合适不合适，然后我问了你一下，是什么动力支持着你走信神这条路的呢？你信神的目的是什么？意义是什么？然后你就痛苦了，是吧？（贝贝：不是。）你说的这个“不是”是什么？我唤醒了你的痛苦、苦楚？（贝贝：严格地说，我也不知道信神的意义是什么，反正今天看见了社会上的这个大环境，也看见了神在我身上作的这一切，就看见这有我该尽的本分，有我的使命，我得去配合。然后上一次聚会交通，你说你在我身上作工作了四年了，我就感觉这四年你确实教会我很多，就像大人带小孩一样带着我怎么去做人呢，然后就想着在本分上还报。可是整出来的文稿就是这些情况，想着预备善行，结果没预备下善行，反倒成了恶行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贝贝：不知道。）所以我问你，咱信神的目的、意义是什么？你为什么要信神？什么支持着你走信神的路？这个应该知道吧？你为什么这么痛苦呢？（贝贝：肖红今天早上说我给你当参谋呢，我们以前整理文稿的时候，祭司弟兄就交通过这方面，人给神当参谋，这就是严重的敌基督，得毁灭，我想起这些就难受。）那你认识到了吗？（贝贝：没认识到。）你现在为什么要信神？信神又是在干什么呢？这个清晰不清晰？（贝贝：就是为了顺服神，在神摆设的这些人事物、环境里边，变化自己的性情，扭转自己错谬的看事观点，能够从神那边得着一个正确的看事观点，然后达到做一个真正的人，我现在是这样认识的。）你们整理文稿呢，你们应该对我交通的最了解、最清楚，因为你们一个字一个字都得过呢。你信神是在干什么？为什么要信神？你应该是最清楚不过了。咱最近交通了五篇文稿吧？哪五篇呢？（贝贝：《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信神是在干什么》《打开奥秘是为更好地经历神作工》《成为被征服的俘虏才能蒙拯救》《在行政管辖内的人才是神家人》）你对这五篇文稿有没有一个真实的认识？（贝贝：……）你们整理完这些文稿也没有真实的认识？是现在麻木了，还是装糊涂呢，还是怎么了？（贝贝：感觉能记个大概。）咱今天交通的这些，那是你信神的一个转折，是异象、根基，这些你认识不了，扎不下根，你还能走下去？你整理文稿呢，这些你都听不懂，你怎么走下去呢？你听了我的这些交通以后惊讶不惊讶？（贝贝：惊讶。）兴奋不兴奋？有没有兴奋的感觉？（贝贝：有。）怎么兴奋？（贝贝：看见了进入国度的一个标准，就看见这个国度实实际际地降在地上了。）能看得见吧？（贝贝：能。）神要公开显现，这就是一个登山变像。登山变像，神的本体向人显现，你看见了。这五篇是关键的，是让你生命转折的，你看了这五篇怎么还是死气沉沉的？这些交通能起到作用吗？你们在这里听的是音频，起到作用了没有？（贝贝：起到了。）起到作用了是这个表现？那你还痛苦什么呢？（贝贝：就是在想是不是我领受能力有问题。）领受能力有问题是不是该寻求呀？你寻求了没有？是该寻求呢？还是该活在消沉情形里边？你现在这种情形，这是什么情形？（贝贝：就是消极、消沉。）为什么消极？又为什么消沉？（贝贝：就是因为这两天整文稿发生的这些事。）整文稿发生了这些事情你就消沉？什么原因？这五篇文稿你看了，你对信神有了一个真实的认

识、一个真实的看见，路途有了、方向有了，就这么实实在在的。可你按这个方向走了没有？肖红给你发了这个信息以后，你就消沉了，从你这个表现来看，这证明了什么问题呀？你追求的依然是地位、名誉。（贝贝：怎么是追求地位、名誉呢？）别人把你整理的文稿打回来了，说这些文稿整理得不合适的时候，是不是伤了你的面子了？（贝贝：我觉得是前途归宿吧。）怎么说是前途归宿呢？（贝贝：因为肖红说我当你的参谋了。）说你当参谋，你不当参谋不行呀？（贝贝：可是我看着那里就有问题，就没说清楚。）看见有问题，你寻求了没有？（贝贝：寻求了，她就说那里说清楚了，可我就看着没说清楚，没说清楚就这样发出去，我感觉心里不踏实。不发吧她说那里说清楚了不需要再整理，这到底该怎么弄？）肖红说了“你怎么把弟兄交通的那个例子给删了”以后，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贝贝：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例子说得不合适，就给删了。你要是觉得这个例子挺说明问题，那就加上。”）你的第一反应不是问肖红这个合适不合适，你的第一反应是，“谁和你说的？”（贝贝：不是，那是后来了。后来肖红把整篇文稿给我发过来以后，说里面整个标红的我都删了，让我再加上呢。我就纳闷了，因为标红的里边有一些我就没有删，现在说我删了，这个不符合事实，而且这个底稿我也没有给她发过呀，这是谁给她发的？然后里边还标了颜色，这个只能在电脑上操作才会有颜色，手机上操作不了。所以我就想着“这是别人给她发的，还是她自己看出来的？”）你说你想的是啥？“这个例子该不该删？能不能删？是删了合适，还是不删合适？”这是你应该揣摩的，但你没有揣摩这些。你揣摩的是什么呢？“这个是在电脑上操作的，在手机上操作不了，你从哪得来的这个？”你走正道吗？你走的这是什么道？你的本分是什么？（贝贝：我的本分是整理文稿。）那你现在做的这个和整理文稿有没有关系？（贝贝：没有。）这是个什么道？（贝贝：歪道。）人家给你提出来了，你不是说怎么更改、怎么更正，而是走的歪门邪道，“谁跟肖红说的？谁在后面打报告呢，想干什么呢？”在本分上你没有求真，然后你当间谍去了，判案去了，这是不是邪心？是不是邪门？你想干什么呢？你调查是想干什么呢？想报复呢？你为什么要调查？这是不是追求地位、名誉呢？你刚才还伤心掉泪呢，我说你掉的是什么泪呢？“四年来良心发现了，我没有尽上本分，我得还报呢。”这话好听，那你说，你走的是不是还报的路？（贝贝：可是我在

这儿做这些的时候，我就发现……）发现啥？（贝贝：发现这些问题。）发现啥问题？（贝贝：就是自己删减了以后别人说我删减得不合适……）就是呀，发现了这些问题，发现了不合适，应该是更正，还是应该找麻烦呢？你走的哪条路？你追求的是什么？贝贝，糊了？（贝贝：怎么是找麻烦呢？）找麻烦就是找茬呢。咱信神是在干什么？（贝贝：顺服神。）你说你现在是什么态度、观点？我问你什么呢？（贝贝：信神是在干什么呢？）你怎么回答的？（贝贝：顺服神嘛。）你什么态度？你是有气无力地说“顺服神嘛”，这是干什么呢？这是什么表现？（贝贝：……）

你们看她是什么表现？言行举止流露出来的就是她心里边的态度、观点。就刚才我问她话的时候，她有气无力地说“顺服神嘛”，这是个什么表现？（可可：漫不经心。）漫不经心代表着里边的什么态度？（……）贝贝，我来给你交通了，你高兴不高兴？欢迎不欢迎？（贝贝：欢迎。）欢迎？别人见弟兄来了，是高兴的，“我没路走了，弟兄来了，能给我交通一条路”，或者是“弟兄来了，给我带来了新的工作，带来了新的异象”，别人见了我是种兴奋，是种高兴。你呢？你有没有这种感觉？（贝贝：……）贝贝一见了我，神经紧绷，“弟兄是来干什么的呢？是不是来找我麻烦了？还是来找茬了？来兴师问罪了？所以弟兄一来就问我‘你信神是怎么坚持走到现在的？你对信神是什么态度呢？’”我问贝贝这些的时候，她不是和我正常地对话，“这是弟兄对我的关心，我对信神怎么理解、怎么认识的，我得和弟兄去交心。”贝贝在干什么呢？她心里在防备着，把我当成了一个对立面。“弟兄是来侦查什么呢？是要抓捕我的什么罪状呢？小心点，小心点，再小心一点，弟兄和我说了这个，我说话的时候就得注意点、想着点，看该怎么说。”她没有一刻是“弟兄来了我有种亲近的感觉，四、五年了，弟兄怎么把我带过来的，弟兄来了就像亲人来了，我有多少说不完的心里话想跟弟兄去诉说，好想看弟兄给我带来了什么礼品。”在贝贝这里，好像我是个检察官，我下来检查了，她怕我检查出什么要罚她款呢，或者是要她命呢。所以说，弟兄一来她听着弟兄的这个问话有种什么感觉？如果她有亲近的感觉是想着，“哎呀，弟兄还问我呢，问我长问我短，弟兄是关怀我、关心我呢。”但是一有了防备感以后，她是什么态度呀？“弟兄今天这是不把我打倒不罢休呀，这是

不让我这里边有任何的漏网之鱼呀。”她对我的问话是种什么态度？是研究、分析，没有一种沟通意识。贝贝，我说的话对不对？你把我当什么了？早晨肖红给你发了那句话以后，我再来问话的时候，你怎么呀？“这还怎么信神？这还怎么走呢？”伤心难过。“肖红给我发了一句话，弟兄立马就来质问我，我伤心呀！”痛苦出来了，泪出来了，这还能说话吗？话也不能说了。我问贝贝信神在干什么呢？“你说干什么就干什么吧”，有气无力的，你说这还能沟通吗？还能不能沟通？（贝贝：能沟通。）那你这样能得着什么？（肖红：把你的冤枉说说，还有哪些冤枉呢？）你痛苦流泪，冤枉什么呢？说说你的冤情，冤在哪儿呢？（肖红：说说，把你的冤屈说说。）这冤屈都是凭空而来？就肖红这一句话就冤得不行了？（肖红：还有呢吧？说说，还有哪些？）肖红和你说了这句话，如果咱不理解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态度？（贝贝：……）可可，你说她这是什么态度？（可可：她心里面应该有东西呢。昨天萧卫和萧达来了，她就和那两个弟兄在那儿诉苦呢，我就听了一点，好像是说她对丫头有那种怀疑的心。因为她之前说了丫头有什么什么问题，这次是丫头抓住她这个问题不放，丫头正好反击她呢，所以肖红说删得不合适，她就是想刨根问底呢。）（肖红：意思是丫头用文稿删得不合适来打贝贝呢？）（可可：贝贝好像说丫头报复她呢，“你之前说我什么问题了，这次我就抓住这个文稿当中的问题，我就回击你。”贝贝一直怀疑丫头对她有成见，她觉得丫头想的是“你之前说我什么问题了，这次我就从文稿当中去回击你”，她里面有这种观点，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这文稿要重整的话，还得重新听音频，这下又得费功夫，又得花费时间，还得返工，她感觉头大，麻烦，感觉挺难的，然后就在那哭着跟那两个弟兄诉苦呢。）

贝贝，你信神不是来追求得生命的，你是来搞个人经营的？你就是为着地位、名誉来信神的？（贝贝：嗯。）你“嗯”是什么意思？（贝贝：你不是解剖我呢？）我问你呢，怎么是解剖你呢？（贝贝：从我心里来说，我就觉得丫头是整我呢，因为当时她给我发这个文稿的时候，她跟我说里边整得有出入，不合适，让我重整呢。然后我就问她，“出入在哪里？你跟我说清楚。”她说她说不清楚。后来我又说，“那个姊妹也是这样看的吗？”她说“也是这样看的。”还说看了我

整的这个之后就不明白，是糊的，原来看就是清楚的……）咱先不说那么多，就说看了那个事情以后，再看今天的这个事情，你感觉丫头整你呢，是吧？那你感觉肖红呢？肖红是不是也在整你呢？肖红整不整你？贝贝，说心里话不难吧？（贝贝：我感觉肖红就是偏听偏信。）咱不说绕弯弯的话，直接说肖红是不是整你呢？她偏听偏信最终是不是还是整你？是不是？（贝贝：我感觉也有点这个。）丫头是整你呢，肖红听了丫头的也是整你呢，我呢？我是来救你的？我是什么？一说起这个，这眼泪又得往出流呀。我是不是也是来整你的？我一来就兴师问罪。贝贝，我是来整你的？（贝贝：不是。）你心底里真认为不是？说心里话，咱说心里话难不难呢？可可，你们年轻人、同龄人之间互相最了解了，她怎么看事的？她心里面怎么想的？她是不是认为我整她呢？（可可：她认为你专程跑过来可能就是为这个事，可能就是你说的这个。）从她的流露来看，她对我的问话是一种防备，是不是觉得我也是要整她呀？（嗯。）我为什么知道她有这种感觉呀？贝贝的言行举止已经告诉人了。我来了啥也没干呢，还没说两句话呢，贝贝这委屈的眼泪就都出来了，连话也不想和我说了，我问贝贝信神是在干什么呢？“顺服神嘛。”贝贝，你把我当什么人了？你认为我是和她们串通在一起的，你认为我公义吗？你认为我公平吗？你认为和我能说清吗？说不清，憋在肚子里，痛苦，是吧？我说的这个对不对？（贝贝：……）丫头整你呢，肖红也整你呢，我也整你呢，为什么要整你？你说肖红和你说的话是帮你还是整你？（贝贝：肖红说我删减得不合适，我一开始看见她说那个问题挺关键，不能删。我就觉得“在这个上面我就没有看见这个问题比较关键，这是我的问题”，我就赶紧加上了。后来肖红又发了那些，说我都删了，我一打开看见好些就没有删，她就说我都给删了，我就觉得她是给丫头出头的，我心里就是这样想的。）肖红抓你工作呢，有问题了她和你说一下，你就认为她是给丫头出头来整你的，那我也是为肖红出头来整你的？你说这还让人活不活呀？你把从神来的所有一切都当成了仇视之物。

贝贝，你信不信神？信神的概念是怎么说的？什么是信神？（贝贝：神说：“真正的‘信神’的含义是人能在相信神是万物的主宰的基础上来经历神的说话，经历神的作工，达到脱去败坏性情满足神的心意以及

达到认识神，这样的历程才叫信神。”（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写在前面的话》））贝贝，这个话你能背下来，那你是不是走这条路了呢？（贝贝：没有。）你有没有信？（贝贝：没有。）你相不相信神是公义的，神是主宰万有的神？你把神摆布的一切从神来的都当成仇视之物，这叫不叫顺服？（贝贝：不叫。）那叫什么？（贝贝：……）信神是在干什么呢？（贝贝：顺服神。）你顺服的是什么呢？（贝贝：顺服自己里边……）信神追求得生命呢，怎么就得着生命了？什么是生命？贝贝，什么是生命？（贝贝：真理就是生命，神话就是生命。）可真是个“贝贝”了，你整理文稿呢，什么是生命，我是不是给你交通了？咱用土话怎么说？什么是生命？这个文稿整理了吧？（肖红：整出来了。）怎样得生命呢？信神在干什么？不知道信神在干什么？可可，信神在干什么？（可可：信神就是追求真理，实行神的话，敬拜神，得生命。）贝贝，信神是在干什么？（贝贝：信神是在性情变化。）你说我该说什么呢？我无语了。这文稿是你们整理的，你们直接听的音频，标题直接就是《信神是在干什么》，你们刚刚整理了文稿，现在就不知道信神是在干什么了？信神是在干什么？回忆也得回忆起来了吧？说你整理文稿整理得不合适，你还觉得委屈呢？你整理的文稿，你都不知道信神是在干什么，那你说这个文稿能不能整理成功？别人怎么看这个文稿？可可也不知道？你整理了没有？（可可：我整了《信神是在干什么（二）》。我记得前面用了狗的比喻，就是说神作人就像训练、培训警犬一样，意思是神六千年的经营计划就好像训狗一样，给你三年的时间，这狗里有好的狗、坏的狗、各种各样的狗，什么狗都有，在这三年期间，你只要达到主人的要求，达到顺服听话了，主人让你干啥你干啥，完全听懂主人说的话了，你就留下来了。如果你还是以前那个样子，你还是不能听主人的话，这三年过了之后，你最后就要被淘汰。）那信神是在干什么呀？我还举了一个例子呢，是吧？读书是在干什么？（学习文化知识。）那读书为了啥？（可可：有个好的归宿，有个好的前途命运。）这两个一样不一样？（可可：不一样。）你信神是为了啥？信神就是想追求剩存下来。那信神是在干什么？你每天在干什么？（贝贝：追求真理。）这是书面语吧？我给你交通的是什么？用你的土话说，更切合实际地说。信神是在干什么？你知道读书是学习文化知识呢，就不知道信神是在干什么了？（……）你们文字组啊，真是丢人呢，听了音

频，又整理了文字，最后不知道信神是在干什么！你说这个问题难不难？你知道读书是学习文化知识呢，然后就不知道信神是追求得生命了。你每天信神是在干什么呢？（肖红：得命呢。）不就是得命呢？你得命了，你才能活，才能永生呢。贝贝，信神是在干什么呢？（贝贝：得命呢。）每天就追求得命呢。你整理文稿整理的啥？信神多少年了，不知道你每天信神在干什么！你尽本分、预备善行、吃喝神话，一切不就是为了得命呢！那怎么就得着这个命了？（……）命是什么？（……）你追求的是得命呢，是吧？那命是什么？（……）你们在整理文稿呢，不知道生命是什么？可可，生命是什么？（可可：生命就是能活出神话，在神话上能够彰显神。）贝贝，你是当负责人的，就这还有脸哭呢！信神是在干什么呢？信神是在得生命呢。那这个生命是什么？刚才可可还说我交通的时候举了一个培训警犬的例子，举这个例子是要说明一个什么道理？是不是告诉你生命是什么？那生命是什么？（顺服神。）生命就是顺服，顺服就有命，不顺服就没命。例子是记住了，训练警犬呢，可是举这个例子是要给你证明什么呢？搞清楚了没有？是忘了？还是我一说话你就晕了？还是就没有搞清楚？属于哪种？（贝贝：搞清楚了，也知道，你一说脑子蒙了，然后说一个不是，说一个不是，不说了等着听吧。）可可，哪种情况？是原来弄文稿的时候就没有听明白？还是说一下给忘了，想不起来了？还是我问话给问蒙了？属于哪种？（可可：蒙了。）这个东西没有变成自己的，你们只是听了个故事。（肖红：就是有一个认知。）（没有经历。）就是你没有去经历，只成了一个经过。就像路上撞死了一个人，你说“哦，撞死了一个人”。撞死了一个什么人呢？知道不知道？“我就知道撞死了一个人，不是撞死一只狗。”人家再问你“撞死的是男的女的？”“不知道。”你不去体验、不去经历。我给你交通出来了，你也看了，当下你好像明白了，但你回味了没有？你没有去回味，没有去认识。“弟兄交通这个狗是什么意思呢？哦，那个狗能完全听话顺服下来，才能剩存下来，这就是个命，这就有了生命了。”能够体会、体验。如果体会、体验成了自己的，还怕我问吗？所以咱是走马观花，过了就过了，根本不当回事。你在这儿还是这样的呢，那下边的人呢？现在搞清了，生命是什么呢？（贝贝：顺服神。）顺服神就是生命。那你要生命吗？（贝贝：不要。）现在要吗？（贝贝：没有。）现在也不要？这是从地狱里边发出来的魔鬼的

声音！我问你要不要生命？你说不要，那你不要生命，你来这儿干什么呢？（贝贝：我听错了，我以为你说现在有没有生命呢，我说没有。）我说话你都能够听错，你说这是什么原因？（肖红：神经紧绷着呢。）她在想“弟兄是不是又给我挖坑了？”这是周瑜来了，怕掉下去呢。（贝贝：脱轨了。）脱轨了，你心里在寻思什么呢？（肖红：“你来了肯定有你要说的，你说吧，我听。”估计是想这个。）她倒不是“你说吧，我听。”她心里在寻思呢，“你说你的，你说吧，我在寻思着，看你下一步说什么呢。你说了这话，你下一步想要干什么呢？”你一直在研究着我。贝贝，你不是跟着我的思路走，不是跟着我的问话走，是在研究，是在分析，只害怕上了当、上了道。人家是怕跟不上脚踪，跟不上步伐，你是只害怕跟上步伐，只害怕我把你迷惑了，那你能得着什么？

撒但打发来的差役（六）

再返回到刚才的话题，信神是在干什么？（得生命。）还得唠叨唠叨呢，是吧？信神是在得生命呢，那怎么就得着生命了？（顺服。）顺服什么呢？（顺服神。）是顺服神，不能单说一个“顺服”，不然的话顺服你了也说是顺服。那什么是顺服神呢？（贝贝：就是在神摆设的环境里寻求神摆设这个环境神的心意是什么，神对人的要求是什么。）你在神摆设的这些环境里边，你得知道神的意思，你得顺服神的意思。也就是说你要想得生命，你就得顺服神，那顺服神第一步得干什么呢？（寻求神的意思。）你得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你知道了神的意思是什么，跟着神的意思走，这才叫顺服。你没有跟着神的意思走，能叫顺服吗？（不能。）那你说，贝贝把整理好的文稿发出来以后，丫头给她返回来了，说“你把文稿整理得乱七八糟，删得太多了”，这是不是神摆设的？（是。）贝贝，那神给你摆设这个环境，神的意思是什么？你知道不知道神的意思？（贝贝：……）不知道神的意思？可可，这是不是神给她摆设的环境？（可可：是。）那神给她摆设了这个环境，神是不是在看着她呢？（可可：嗯。）那神的意思是什么？（可可：就是因为贝贝哪个地方做得不合适了，不合神心意了，所以神就兴起这个人跟她说让她重新再看一遍，重新寻求神的心意，看哪个地方该怎么做才能合神的心意。如果她做得合神心意，神也不会兴起这样的环境。）神的意思就这么难找吗？难不难找？（不难找。）贝贝笑了。贝贝，神的意思难找吗？（贝贝：难。）贝贝，你这是已经毕业了的大学生，神给你摆设了这么一个环境，你实在寻求不到神的意思是什么？“我自己做了一件事情，我把文稿中的这个例子删了以后，丫头看完过来跟我说，‘你删得太多，导致这个意思没有表达清楚’，神什么意思呢？神让丫头跟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神的意思是让你看清楚有多少人是你的绊脚石，有多少人不顺服你、不听你的话，你得维护着你的地位权势，不然的话你就完蛋了？是不是？（贝贝：不是。）所以说，“我得‘顺服神’，我就得把这些绊脚石一个一个扳倒。‘你给我提的啥呀？你再说一遍！’”贝贝，这是谁的意思？（贝贝：我的意思。）那你的意思代表谁的意思呢？（贝贝：代表我自己的意思。）你的意思是从哪儿来的？这是正面事物还是反面

事物？（贝贝：反面事物。）反面事物代表谁？（代表撒但。）你说你寻求了，那你在这件事情上顺服了谁？（贝贝：……）这又不知道顺服谁了，还是得研究研究再说呢？这顺服的是谁？（贝贝：顺服的是撒但。）贝贝，咱们之间有没有配合呀？（贝贝：有。）那怎么配合呀？我问你“谁的意思？”“我的意思。”“你的意思代表着谁？”“代表着我。”“是正面事物还是反面事物呀？”“反面事物。”你眼里都无光了，我问你“你顺服的是谁？”没声音了。这问题难吗？（贝贝：不难。）那你说，咱能不能一问一答呀？你跟着我的说话走了没有？（贝贝：没走。）为什么呀？为什么不能跟着我的说话走呀？把我当仇视之物？怕我把你领上歪歪道？（贝贝：不是。）那咱为什么不能正常对话呢？为什么不能交心呢？能不能交通？（贝贝：能。）那你为什么不能和我正常交通？看不起我？失去活着的希望了？（贝贝：没有。）那我问你话的时候你怎么是待搭不理呢？（贝贝：……）就刚才说的这个环境里边神的意思是什么？神的意思好不好找？（贝贝：好找。神就是借着丫头给我传达这篇文稿整得有问题。）嗯，神是不是借着丫头的口告诉你这篇文稿里边有问题？她告诉你这里边你删得太多，这里边有问题，这是不是对你的一个提醒？（贝贝：嗯。）那接下来你还用不用去追问一下丫头哪块有问题？用不用追问？（贝贝：可是我不问，我不知道哪里有问题呀！）她又告诉你了，“我也说不清，但我总觉得怪怪的，总觉得不对。”那你还用不用再问她？现在是你带丫头呢，还是丫头带你呢？谁带谁呢？（贝贝：我带她呢。）你带她呢，那用不用非得从她嘴里抠出个东西来？人家仅仅是给你一个提醒、劝勉，但是她跟你说不清楚。这就像你开上车出去了，别人看见你的车冒黑烟了，看见你的车有问题了，你就非得问人家有什么问题？“你给我提出来，你给我处理。”他能看见你的车冒黑烟，但他能不能给你处理得了？（贝贝：处理不了。）他处理不了，那你硬让他处理这是在干什么呢？这是不是故意刁难人呢？（贝贝：哦，也是。）那别人还敢不敢给你提问题啊？（贝贝：不敢了。）你故意刁难人，导致别人不敢给你提问题。

贝贝，是你带领丫头呢，不是丫头带领你呢，有些问题应该是你能处理得了，丫头处理不了，这个正常。如果你处理不了，丫头能处理得了，这就不正常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丫头带你了。所以说，

你不应该去问她，人家只是提醒、劝勉你，告诉你、警醒你，然后你就应该去寻找问题了，这是不是你该作的工作？（贝贝：嗯。）你作了没有？（贝贝：作了，我当时让可可找呢。）接下来，肖红知道了以后，肖红把这个发过来告你说删得不合适，这是不是又一个环境临到了？（嗯。）开始神给你摆设了一个丫头，你顺服不顺服？你不接受、你不顺服，你也没有寻求神的心意。可以说你应该是知道神心意的，但是你不能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不能顺服神的心意，因为在你来看，如果顺服神的心意那太没面子了。然后肖红也给你发过来信息了，还告诉你那个例子挺说明问题的，但是你删了。这个环境临到你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这文稿从哪儿来的？”你问这个想干嘛？是不是要调查呢？你这第一反应是什么反应？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话？（贝贝：不知道。）这又不知道了，真不知道？（贝贝：你刚刚说我调查呢，调查什么？就调查谁给肖红发的？调查然后要怎么？）你来办案了，“谁给你发的？你又用不了电脑，按你的能力，你在电脑上就标不了颜色，你这文稿从哪儿来的？你告诉我，我看看是谁在背后告我的状呢，谁告我的状我就处理谁，要不然我以后咋混呀？”你搞个人经营呀。给你摆设了这个环境，你要是一个喜爱真理的人、追求真理的人，你第一认识到的应该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咱每天起来就是为了得命呢，想得命就得寻求顺服神。那怎么能顺服神呢？要想顺服神，那就得寻求神的意思。那这件事神的意思是什么呢？“丫头在那儿说我呢，这个环境给我摆上以后我接受不下来，神又把肖红给我摆布过来了，哎呀，这问题不是一个人和我说了，人家周围人都说我呢，神看着我呢，‘头顶三尺有神灵’，我可不敢这样做了，我得赶紧看看有啥问题，看看这篇文稿该修改还是该怎么呢。”你是害怕，赶紧去悔改，还有没有时间、还敢不敢去看看是谁告你的状了？（贝贝：我当时是这样想的，想着得赶紧去改，也是这样去做的，可是我在改的过程中一看有的内容我就没删，她就给我标上了，让我加呢，我的火就上来了。）你的火从哪儿来的呢？就刚才我给你举的例子，人家说“你的车冒黑烟了，你检查检查。”“你一说这车冒黑烟，我的火就上来了，我刚花了二十万买的新车，你就说我的车冒黑烟了。你说冒黑烟了那你给我处理，哪块冒黑烟了？”这是什么表现？你允许不允许别人给你提意见？（贝贝：提的是对的也行嘛，可我就没删她说我删了。）跟你说你的车冒黑烟的这个人他是不是内

行？（不是。）你为什么就非得让他是个内行呢？外行能不能给你提个意见？三岁大的小孩能不能过来和你说句话？能不能？（能。）不管人家给你提出来什么，人家提的对，咱接受；提的不对，他身量小，咱再给他交通。他提出了不同意见，咱可以共同寻求，可以去沟通。（贝贝：那我就想不明白了，丫头能看出来这些，她也标出来了，为啥我问她的时候她不跟我说，而是跟肖红说呢？我当时就问她哪里不合适，她看见不合适的直接跟我说就行，为啥当时不和我说，转头又跟肖红说？）一临到环境，你的第一反应不是“神是什么意思？我得顺服神。”你的第一反应是“你为什么不和我说？为什么和肖红说？”这是谁的意思？这两个意思你顺服哪个吧？神有没有告诉你“你得搞清楚谁给你提意见，谁在你背后搞鬼”？神让你抓这个了吗？（贝贝：没有。）这是什么？这是不是地位、名誉呢？（是。）

贝贝，不管神给你摆设任何环境，你一切都是为着你的地位、名誉去说话、做事，你对神的心意、对神的工作、对神的见证毫不关心、毫不挂齿，是不是？（是。）那你说，人家给你提意见呢，人家给你提的是什么呀？“这是整理文稿呀，这是见证神呀，这是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呀！”人家给你提出来了，不管是张三提出来了还是李四提出来了，还是张三、李四绕了个圈，人家揭发检举告你了，只要人家跟你说的是对的，你就应该接受顺服，你用不用找一下是谁检举你的呢？（不用。）可是贝贝就找了，还是光明正大、理直气壮地找呢。贝贝，你说你是不是太邪恶了？你想当敌基督啊？敌基督是怎么做的呢？（贝贝：谁反映他的问题，他就找谁的茬。）那你说，丫头为什么不能和肖红说一下呢？“我就不和你说，我就和肖红说，就反映你的问题。”行不行？（贝贝：行。）正常人临到这个环境，人家第一个反应是“我得顺服神。我寻找到神的心意，明白神的意思以后，我顺服神。”第二个反应是“我得反省认识自己，丫头为什么不直接和我说而是和肖红说去了？”有正常人性的人是寻求“人家为什么想远离我呢？为什么不和我说，还非得让肖红和我说呢？我是不是什么地方得罪人家了呀？或者她受什么辖制了不敢和我说话了，还得去搬个‘尚方宝剑’才行，还得借着肖红和我说话。我是不是老虎呢，导致人家不敢和我说话了？人家是不是怕我吃了人家，人家才不敢和我说话呢？我得认识呀，我这是个什么败坏性情呢？”这是个反省认识。而你反省认识

了没有？你不是反省认识自己，你是先把自己的地位、名誉维护好。“‘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我看这下面还有哪个是逆我的，看还有谁敢在背后打我的小报告。”你邪恶不邪恶？撒但给你的话你牢记在心，神的心意你置之不理，作为一个正常人该走的路你不走，那你还能剩存下来吗？（贝贝：这就是太恶了，我心里边太恶了。）听懂了吗？（贝贝：听懂了。）路该怎么走？神摆设环境，先摆设了丫头和你说话，然后再摆设肖红和你说话，今天我又来和你说话了，你对我的态度又是什么呢？是不是涛声依旧？对我的态度也没有什么两样。那你说，咱每天起来操练什么呢？在神摆设的环境里操练顺服神，操练寻求神的意思，认识神，认识自己。咱操练的是啥？前途命运总挂在心上，时时事事处处为着自己，为着自己的地位、名誉，唯利是图、争强好胜，这能得着生命？刚才咱是要阐明一个什么道理呀？顺服神摆设的环境，是吧？顺服神摆设的环境，第一个条件得建立在什么基础上？顺服神摆设的环境，就是一切的环境都是神摆布、安排的，每个有生命的、没生命的，他要说什么做什么，都有神的安排。神摆设了环境以后，神要看你的态度、观点，看你是不是顺服神摆布的环境。那神摆布这个环境神的意思是什么？你先搞清楚神的意思了，你才有可能顺服神。你不去寻求神的意思，你再说什么“我顺服神摆设的环境，丫头反映我的问题了，我就追问她呀，我这不是顺服？神给我摆设了这个环境，让肖红过来问我呢，让我看见丫头在背后搞鬼呢，我不应该认识她？”这叫什么呢？（贝贝：不走正道。）你现在看见是不走正道，在我没交通以前，你怎么看？“我这不是顺服？”

肖红跟你说了句什么话呀？（贝贝：说我给你当参谋呢。）肖红说你给我当参谋呢，这是不是又是一个环境？（贝贝：嗯。）那神的意思是什么？（贝贝：不能给你当参谋。）神是不是在警告你、提醒你呢？那你在这上面寻求了没有？“什么是当参谋？”是不是该寻求一下？你寻求了没有？（贝贝：找神话了。）找到什么了？（贝贝：撒但就是给神当参谋呢。）你知道什么是参谋了吗？（贝贝：指手画脚。）那你现在对“参谋”有认识了吗？（贝贝：我没有什么认识，对不上。）对不上？整理我交通的音频、文稿和整理弟兄姊妹的文章一样不一样？（不一样。）那你的态度、观点呢？对于我交通的音频和文稿你能不能随便改呢？（不行。）（肖红：贝贝那已经是篡改

了。）你知道我那时候揭发检举“编辑猪”吧？为什么叫“编辑猪”？是不是因为他们修改了神的话，把神话删减了，把前后顺序给颠倒了？神刚开始交通的那篇话下发了四五遍，下发一遍毁一遍，下发一遍毁一遍，后来神又交通说，神的话交通了以后他们又在下边私自改动，这些咱都听了呀。（嗯。）都听了以后，那你是怎么做的呢？我在交通的时候举了一个例子，那你怎么能把这个例子删了呢？（肖红：那个例子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但是你把那个例子全删了。删了以后我说“你再看一遍，她们给标红的那肯定都是有问题的，你看有哪些删了哪些没删，你把这些重捋一遍，重看一遍。”你不是把人家给你标的这些全部仔细认真地看看，看哪些删了、哪些不合适，再重新整理一遍，你不是从这里边进入，你是在这儿抓丫头的问题，“我没删的你也给我标成红的了，那就还在了呀！”）（贝贝：你跟我说的是让我全加上重新整理。）（肖红：就是嘛，你得看呀，标红的地方就是有问题的地方，你把她们标的那些重新再整理一遍嘛，看看哪些有差错，你看看到底是啥问题，对比一下，这是不是你该去重做的呀。那天你让我看呢，因为我不对原稿，我也就没细看，但是我查出来老师举的那个例子你全删了，连个例子都没有了，我只是说这是个主要的。我说那个例子最能说明问题了，但你把它给删了，我让你把它加上。后来你说弟兄的那个例子说得不清楚，你又添加了点东西把那个加得好长，我说你把这个例子改得面目全非了，这个时候我才说你是要给弟兄当参谋。那个例子本来说得就很清楚，只要把语句整理通顺，加一两个字，标点符号用合适就行了，可你把整个例子全改了。弟兄说的这个例子就是要达到开心窍的目的，达到这个果效就行了，可你把那个例子一下加了那么多。）

一个是说你把我原来举的例子给删了，这叫随便删改。就好比我最近交通的“什么是命”，如果你把我举的培训警犬的这个例子取了以后，谁还能看懂？我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是为了阐明一方面真理，让人好理解、好认识，所以我举的这个例子你不能删。如果你觉得这个例子不合适，你可以来问我，“这个例子说明了什么呢？我没看懂。”问一下，看是不是我当时说的这个例子不恰当，或者重新换一个例子，或者说这个例子就不恰当，就取了，不要了。你是不是得和我沟通一下？（嗯。）用不用这个例子，我举的这个例子是不是恰到好处，是

不是还有更好的例子，你需要和我去沟通一下，你不能随便删，随便删这就成了犯罪了。肖红告诉你不能随便删，然后让你在这个例子意思不变的基础上，你可以改动逗号、句号、问号呀，或者把口语转变成书面语呀，这些你可以去改动一下，但我要表达的意思是肯定不能变的。（贝贝：我感觉我没把你要表达的意思变了呀。）你后来举了一个买玉的例子，我说买玉了没有？（贝贝：没有。）那改变意思了没有？（贝贝：我那是补充了一下，不是改变意思。）你补充的把没有的东西给补充出来了呀。我交通的时候举这些例子既要把这个问题阐明，还不能让这些例子占用太大的空间，能精简就精简，但是效果不能减小。再一个就是，不管你举的这个例子它合适不合适，我现在跟你说的是人的性情问题，不是说我举的例子和你举的例子哪个合适，也许你举的例子比我举的例子还合适，但是你举的合适的例子是不是就能代替我举的例子呢？（不能代替。）为什么不能？（贝贝：因为那是我的话不是你的话。）我举了一个例子，你又举了一个好的例子代替了我举的例子，把我举的这个例子废除了，你把你举的例子放到文稿中了，咱从外边来看，从效果上来看还可以，但从性情上来说这是什么性情？（肖红：藐视、贬低、没敬畏。）你把我给否了。就像神说的："在'神造夏娃'这段经文里有几句关键的话，你们把它画下来：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它的名字。这个给各样活物起名字的人是谁？是亚当，不是神。……神造了人，给了人气息，也给了人一些他的智慧、他的能力与所有所是；神给了人这些之后，人就能够独立地做一些事，独立地想一些事。如果人想出来的、人做出来的在神看是好的，神就悦纳并不干涉，人做得对的事，神就以这个为准了。所以说，这句话'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它的名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各样活物的名字神并不作任何修改，亚当说叫什么，神就说'是'，神就确定了那个东西叫什么了。神有没有意见？没有，这是肯定的！在这里你们看到了什么？神给了人智慧，人用神所给的智慧做事，如果在神看人所做的是正面的事，那这事在神那儿是被肯定的，是被承认的，是被悦纳的，神并不作任何的评价或者批判。这是任何一个人类或是任何的邪灵、撒但都做不到的。在这里你们有没有看到神性情的流露？如果作为人，作为一个败坏的人或者撒但，会不会容许他人在自己的眼皮底下代表自己做事呢？一定不会！会不会与另外的人或者另外的与他不同的势力去争夺这个地位呢？一

定会！在这个时候，如果是败坏的人或撒但与亚当同在的话，他肯定会否认亚当所做的。为了要证实他有独立的思考能力、他有独到的见解，他会否定亚当所做的一切：你说要叫这个我偏不叫，我就要叫那个；你说叫张三，我偏叫李四，我就要显示我的高明。这是什么本性？是不是狂妄？”（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　一》）动物的名字谁起的？（亚当。）亚当起的，亚当说叫什么，神就说“是”。神说：“这是任何一个人类或是任何的邪灵、撒但都做不到的。”他是非得说个比你高的显明他。今天如果你是在整理弟兄姊妹的文章，你给他改一个更好的，可以，不算你犯罪，那顶多就是一个败坏性情的问题。但你在这儿要改我交通的文稿，那就不一样了。（枫姿：那天我就提醒她了，我说“弟兄的话你还能改啊？”她说“弟兄的话重复太多，有的我就能改，改了就能发。”她是这样说的。）有的话是重复的话，是不需要的话，还有的话是口误，这就需要你去整理，你尽整理文稿这个本分呢，这就是你的使命和责任。但是你不能把原意给改了，或者把我举的这个例子给取了，又或者你拿另一个例子代替了我的这个例子。如果你举的例子比我举的例子更好、更完善，你可以用你的例子代替我的例子，但是你这里边的性情太可怕！你把我贬低了，把我踩在脚底下了，把你见证出去了。（肖红：按这个来说，就是明显的敌基督了。所以我说“你怎么改成这了呢？”你还让我看了一下，这越改得不对了。）或许我举的这个例子没有表达清楚，你可以说“弟兄，你重新举一个例子吧，现在这个例子我感觉没有表达清楚，有点不完善，你再完善一下。”或者说“弟兄，我给你个建议，我这儿有一个例子，你看看这个例子行不行呀？合不合适呀？能不能说明问题呀？”一般情况下，你最好不要给我这个建议。你给我建议不太好，但是也不是犯罪。可是今天你直接把你的这个例子拿出来代替我举的例子的话，这就是犯罪了。咱说的是你这个性情太可怕了，你今天在这个例子上随便改，明天在那个例子上随便改，那整理出来的文稿还是不是我所交通的？（不是了。）这个认识了吗？（贝贝：嗯。）现在怎么想？有气无力的，无精打采的，咱对待生命就是无精打采的？生病了？还是咋了？（贝贝：看到我做的这个事性质严重。）贝贝，我发现了一个问题，我说你的问题时，你就无精打采；你说别人的问题时，你就精神抖擞，这是什么问题？今天能够对自己有个看见、有个认识，是不是应该感到兴奋、刺激呀？可我

看见你是无精打采、无可奈何的一个表情。（贝贝：我是没想到性质这么严重，从我心里边还想着这样去配合是尽我的心呢。因为以前你就说过，肖红就是有什么做出来摆在你面前让你看合适不合适，别人都是直接问你呢，我还想着我这是做出来了，摆在你面前让你看合适不合适，我还认为是这个呢。）肖红做的是什么？（贝贝：工作。）人家作的是工作，人家把她该做的和应尽的本分做出来让我看呢，你是把我的给否了，然后你把你的拿出来让我看呢，性质一样不一样？（不一样。）（贝贝：就是说我看见这个不合适我可以和你沟通，但是我这是直接改了，直接把我的意思加到里面了，我觉得怎么怎么合适。）嗯，这就是说你把你自己放在哪个位置上了。

（肖红：你再看以前的那一篇话，神交通过有一个人在传福音当中篡改神话，最后被开除了，这个问题就是这么严重。）（贝贝：什么篡改呢？）这些人传福音呢，他们觉得这个传福音效果不好，《话在肉身显现》里揭露解剖说人是“淫妇”“妓女”，“该下地狱”“下硫磺火湖”，人嫌难听，人家接受不了，就把这些话删了。（最后做回来了大家一看不一样。）那是你的意思，你先搞清楚你今天是来干什么的，你是做跟随者的，你不是来搞建造的。你是来跟随的，是我带领你呢，不是你带领我。可你这么一改以后，成谁带领谁了？（肖红：再一方面就是这一项工作交给你了，就和以前交给认真一样，因为我没有时间一个一个地对，我要是这么去对的话那就成我作这一项工作了，所以我就没对，大部分的问题我确实是不知道的。我只是认为咱交通了整理文稿的原则，不能随便乱改弟兄的话，你肯定是根据这个去做的。这次的问题是新人看出来的，新人看出来以后跟丫头说得反映一下这个情况，你得知道这个背景。一般情况下，你见丫头她敢跟你说吗？她怕你，她不愿意跟你说，她怕说了以后你要整她、打她，她不敢说。这还是新人在后边给丫头鼓劲，“你说吧，没事，你说，你给肖红反映一下吧。”她还是鼓足勇气跟你说的，说了以后，还害怕你再说她。丫头从来都没跟我说过这些，她不敢说，咱的活出就带来了这个果效，让别人怕你，人家一说你就是整人家、治人家，所以他们都不敢说。新人说：“你看贝贝把这例子改成这了，怎么把弟兄说的那个例子也删掉了，还有肖红专门解决这些问题的也删掉了，大改动了。”有些话人家就是说这个问题呢，专门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个你不

能取了，特别明显的不合适的你可以删，但有些是人家专门针对这个问题说的，就不能给删了，可你也给取了。新人看着有些确实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也没了，所以才从头开始看了一下。你要是从神的作工来看，这是神对你的爱，不然你这么走下去是第一个遭惩罚的，这是不是神对咱的爱呀？可是你对神的爱怎么领受？“你们都是来整我的，你看我说了丫头不好，丫头就开始整我了，借着文稿整我呢，而且肖红也成了丫头的保护伞，也开始整我。”你看你多可怜，在你的口中，神家成啥了？神家成魔王掌权了。你看咱是不是颠倒黑白？）“歪脖子看表——观点不正。”（肖红：你把神对你的拯救都当成别人整你、治你。）贝贝进入了深思之中。

看一段神话吧，神说：“还有的人和我在一起时就跟我比，他说他是大学本科毕业，学哲学的，我说我什么也没学，就认得点字，会读书。他说：‘那你不行。’我说：‘那咱们交通交通吧，你现在有什么难处啊？’‘哼，什么难处也没有，我尽本分好着呢！’一交通真理就没兴趣了，又打哈欠又流眼泪的，就跟鬼上身似的，你再揭露点他的败坏性情，他提着杯子就走了，不感兴趣。你越跟他按平等关系相处、说话办事，他越低看你，这是什么东西？好比说他会开车，我说：‘你开几年了？’‘大学毕业工作两年就买车了。’我说：‘那你会开挺多年了，我还不会开车。’这么说话是不是平等相处？这是不是正常人性里的交谈？（是。）他一听，‘你还不会开车啊，那你会干什么？’他有正常人性吗？（没有。）我问他：‘你现在尽什么本分呢？’他说：‘我尽财会，我这个人头脑里全是数字，大学时我数学就最好，理科最擅长，那就是上清华的料。’我说：‘我最不擅长数字，最不喜欢数字，我不喜欢做数字游戏，我喜欢学文字，学点词汇这一类的。’‘那个没什么用，一般学文科的人都没什么出息。’你看，你一跟他这么心平气和地平等相处，人能不能正确对待这个事？就是说，不管我跟他怎么说话，怎么跟他平等相处，人能不能守住这个界限？败坏的人达不到。这么相处一段时间，他觉得‘我跟神熟了，聊过天，打过交道了，神作有些事还得求我，好多事都是我给办的’，觉得有资本了，说话口气也不一样了。有一次我问他，‘听说有一个人不想尽本分了，想回去，那人回没回去？’‘人家啊，人家才没想回去呢！’什么口气？变了吧？一开始刚见面他觉着测不透你，先恭敬点、老实点，夹着尾巴做人，现

在熟悉点了尾巴就翘起来了，说话口气就带点顶撞，漫不经心，不想搭理你，以小瞧、蔑视你的态度跟你说话。这叫什么性情？邪恶。这是不是正常人性？（不是。）一个普通正常的人跟你能正常地交流、说话，这是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这对你来说是不是好事啊？（是。）如果他骑在你脖子上拉屎，欺负你、踩你，你是什么滋味？这就不是正常人性了，那这类贱货就得让这样的人来收拾他。这类人他们要是碰着世界上的名人，有地位、有头有脸的人，或者他们的老板、上司，他们敢这么对待吗？他不敢，他得怎么说？卑职、属下，奴才、小人，还有贱民、草民，他得用这些头衔来说他自己，来与这些人对话。为什么呢？你们说外邦人能不能像我这样心平气和地跟他说话？外邦人那是官大一级压死人，你一个小喽啰兵谁跟你心平气和地说话？就是偶尔高兴跟你说两句话，那也没把你瞧在眼里，没事就拿你当球踢，心里根本就没有你。我一这么心平气和地跟他说话，不但没起到正面的果效，还起了副作用了，你们说，这是我的相处方式不对还是对方有问题？（对方有问题。）我琢磨也是这么回事。我用同样的方式对待所有的人，为什么有的人会这么做，有的人就不这么做？人可能就分两类，一类人有人性，他知道尊重人，知道自己与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知道自己是谁，还有一类人邪恶、狂妄，不知道自己是谁。你们说人披着一张人皮，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这就是畜生，没理性。”（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七）》）

（肖红：贝贝，能对上号吗？）贝贝无精打采的，我看见贝贝就像被霜打了的茄子一样，是不是？贝贝，原来你在那边和萧卫一起尽本分的时候，你是什么表现？现在没有那个活跃劲儿了，没有生命力了，咋了？没面子就没有生命力了？（贝贝：不是。）那是什么？（贝贝：我是没想到这么严重。）没想到那么严重也不至于说话有气无力的呀。你怎么对号的？（贝贝：就是看不上别人，藐视、贬低人，没有正常人性。）能对上号吗？（贝贝：能。）这个性情你是不是经常流露？你在我这里还是这样的呢，你在弟兄姊妹面前是不是更是这样的呢？（贝贝：嗯。）“还有的人和我在一起时就跟我比，他说他是大学本科毕业，学哲学的，我说我什么也没学，就认得点字，会读书。他说：‘那你不行。’”你把我举的例子换成你举的例子，是不是这个性

质？（是呢。）“他说：‘那你不行。’我说：‘那咱们交通交通吧，你现在有什么难处啊？’‘哼，什么难处也没有，我尽本分好着呢！’”今天我说和你交通交通吧，你想不想和我交通？你是懒得搭理我的那种态度，对我是一种防备。“‘哼，什么难处也没有，我尽本分好着呢！’一交通真理就没兴趣了，又打哈欠又流眼泪的，就跟鬼上身似的，你再揭露点他的败坏性情，他提着杯子就走了，不感兴趣。”“又打哈欠又流眼泪的，就跟鬼上身似的”，贝贝今天没打哈欠，是吧？但眼泪流出来了，无精打采的，什么意思？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表现？“一交通真理就没兴趣了，又打哈欠又流眼泪的，就跟鬼上身似的，你再揭露点他的败坏性情，他提着杯子就走了，不感兴趣。”贝贝现在是人不敢走，但心已经走了，魂已经跑了，眼睛也睁不开了，坐也坐不住了。贝贝，看了这段神话怎么想的？（贝贝：这就是说我呢。）说你呢，你应该是什么反应？认不认识这是罪呢？（贝贝：嗯。）那你怎么悔改？（贝贝：怎么悔改？）没想着悔改？（贝贝：悔改呢。）怎么悔改？你现在这个表现是不是想悔改的表现？有气无力，想说不想说的，想搭理不想搭理的。“你越跟他按平等关系相处、说话办事，他越低看你，这是什么东西？好比说他会开车，我说：‘你开几年了？’‘大学毕业工作两年就买车了。’我说：‘那你会开挺多年了，我还不会开车。’这么说话是不是平等相处？这是不是正常人性里的交谈？（是。）他一听，‘你还不会开车啊，那你会干什么？’他有正常人性吗？（没有。）”他一来就是比试高低，咱是不是经常活在这种性情里面？（是。）贝贝，丫头给你发过来信息的时候，你没有寻求神的心意，看该怎么去改，你想和她比高低呢，“你觉得我不行，你行，那你给我说！”还有，你觉得我举的例子不合适，你就举了一个例子，这些是不是都是一个性质？（嗯。）“我问他：‘你现在尽什么本分呢？’他说：‘我尽财会，我这个人头脑里全是数字，大学时我数学就最好，理科最擅长，那就是上清华的料。’”他处处是见证自己，怎么看见他见证自己的？“他说：‘我尽财会，我这个人头脑里全是数字，大学时我数学就最好，理科最擅长，那就是上清华的料。’”“我说：‘我最不擅长数字，最不喜欢数字，我不喜欢做数字游戏，我喜欢学文字，学点词汇这一类的。’”他立马就把神打回来了，“那个没什么用，一般学文科的人都没什么出息。”这是什么话？（贝贝：贬低的话。）贬低、藐视。那你平时和弟兄姊妹相处的时候是什么表现？这是你一贯性的表

现，这就是个问题，能认识到吗？（贝贝：嗯。）今天你和我相处时流露出来这个性情了，你和弟兄姊妹相处时也流露出来了。还有当他们整理文稿出现问题的时候，你给他们修改的时候，你是不是经常上纲上线？（贝贝：嗯。）咱平时就流露出了这种性情，藐视、贬低别人。

“你看，你一跟他这么心平气和地平等相处，人能不能正确对待这个事？就是说，不管我跟他怎么说话，怎么跟他平等相处，人能不能守住这个界限？败坏的人达不到。这么相处一段时间，他觉得‘我跟神熟了，聊过天，打过交道了，神作有些事还得求我，好多事都是我给办的’，觉得有资本了，说话口气也不一样了。”贝贝，你今天和我说话的口气和咱一开始见面的时候一样不一样？你在那边尽本分的时候你是怎么表现的？四年以后咱熟悉了，你现在是怎么说话的？（贝贝：不想说。）为什么不想说？（贝贝：就是了解了就觉得自己有资本了。）你现在对我是什么态度？今天你和我聊天是这种态度，那你见了神会怎么样？（贝贝：也是一样的。）那会是什么结果？（贝贝：被惩罚。）所以说，人今天不配见到神，也不可能见到神，见到神就该死了，观念随时产生，随时抵挡。今天给了你一个机会让你去操练，可咱是怎么对待这个机会的？“这么相处一段时间，他觉得‘我跟神熟了，聊过天，打过交道了，神作有些事还得求我，好多事都是我给办的’，觉得有资本了，说话口气也不一样了。有一次我问他，‘听说有一个人不想尽本分了，想回去，那人回没回去？’‘人家啊，人家才没想回去呢！’什么口气？”有时候有些说话咱听不出来，是吧？其实经常有人这样说话，一和他说话他的立场就站错了。“什么口气？变了吧？一开始刚见面他觉着测不透你，先恭敬点、老实点，夹着尾巴做人，现在熟悉点了尾巴就翘起来了，说话口气就带点顶撞，漫不经心，不想搭理你，以小瞧、蔑视你的态度跟你说话。”贝贝，你今天的态度是不是这个？直到现在你的态度变了没有？（贝贝：没有。）为啥呢？爱咋地咋地呀？失去活着的希望了？什么意思？意思是我把你羞辱了、贬低你了，你没劲儿了？（贝贝：不是。）那是什么？（贝贝：……）“一开始刚见面他觉着测不透你，先恭敬点、老实点，夹着尾巴做人，现在熟悉点了尾巴就翘起来了，说话口气就带点顶撞，漫不经心，不想搭理你，以小瞧、蔑视你的态度跟你说话。这叫什么性

情？邪恶。这是不是正常人性？（不是。）”今天我来和你交通什么呢？（贝贝：交通怎么得生命呢。）那你是什么态度呢？我来害你了？（贝贝：不是。）“一个普通正常的人跟你能正常地交流、说话，这是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这对你来说是不是好事啊？（是。）如果他骑在你脖子上拉屎，欺负你、踩你，你是什么滋味？”贝贝，你说我在这儿是不是这种感觉？你有没有认识到这个？（贝贝：……）咱今天在这儿说话呢，弟兄姊妹看着呢，我和你说话好像还得巴结你似的，你对我还待搭不理，灵界怎么看呢？贝贝，你好像没睡醒一样，有气无力的，什么原因？好像孙悟空的魂走了以后，就留下了一个肉体。“如果他骑在你脖子上拉屎，欺负你、踩你，你是什么滋味？这就不是正常人性了，那这类贱货就得让这样的人来收拾他。这类人他们要是碰着世界上的名人，有地位、有头有脸的人，或者他们的老板、上司，他们敢这么对待吗？他不敢，他得怎么说？卑职、属下，奴才、小人，还有贱民、草民，他得用这些头衔来说他自己，来与这些人对话。为什么呢？你们说外邦人能不能像我这样心平气和地跟他说话？”贝贝，外邦人能不能像我这样和你说话呢？（贝贝：不能。）你这样不搭理人家，还有人和你说话吗？（贝贝：没有了。）别说外邦人了，就说原教会的带领工人会不会和你这样说话？（肖红：你是不是还没有体会过呢？会不会？）（贝贝：……）你让可可在这儿看见“奇迹”了，什么“奇迹”？“贝贝对待弟兄竟然是这样的态度！”“外邦人那是官大一级压死人，你一个小喽啰兵谁跟你心平气和地说话？就是偶尔高兴跟你说两句话，那也没把你瞧在眼里，没事就拿你当球踢，心里根本就没有你。我一这么心平气和地跟他说话，不但没起到正面的果效，还起了副作用了，你们说，这是我的相处方式不对还是对方有问题？（对方有问题。）我琢磨也是这么回事。我用同样的方式对待所有的人，为什么有的人会这么做，有的人就不这么做？人可能就分两类，一类人有人性，他知道尊重人，知道自己与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知道自己是谁，还有一类人邪恶、狂妄，不知道自己是谁。你们说人披着一张人皮，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这就是畜生，没理性。”贝贝，“没理性”是什么意思？（贝贝：没理性就是畜生。）那“理性”是什么意思？（贝贝：理性就是有正常的一个理智。）没理性就是没有正常的理智，你说咱有没有正常的理智？（贝贝：没有。）我来和你交通了，你把我当谁了？在那边的时

候，你见了我还想跑两步呢，还想跳起来呢，到今天我见了你和你说两句话，你连话也不想和我说了，就因为咱们熟悉了？（贝贝：不是。）是因为什么呢？“还有一类人邪恶、狂妄，不知道自己是谁。”就你今天所流露出来的和你所说的、所做的，你说你是不是不知道自己是谁啊？“人可能就分两类，一类人有人性，他知道尊重人，知道自己与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知道自己是谁，还有一类人邪恶、狂妄，不知道自己是谁。”你知不知道自己是谁？贝贝今天感觉太气人了、太伤痛了，气得都不想搭理我了，话也不想说了，是吧？（贝贝：不是。）那怎么成这样了呢？（贝贝：我感觉这有可能就是本性吧，自己好像不由自主就走到这条路上了。）什么本性？（贝贝：狂妄自大的本性。平常他们整理文稿的时候也改你的话呢，还说这个话不通，那个话咋了，我还跟他们说呢，我说“弟兄的原话合适就用人家的原话，不合适的再改”，结果我自己走的就是这条路。）

撒但打发来的差役（七）

神说：“以前刚刚扩展福音的时候，有的人拿着《话在肉身显现》到各宗各派传福音，发现宗教的人看神话里揭示奥秘、交通异象还有生命进入这些方面的话都挺好，就是神揭示、审判人的话他们觉得是在骂人，接受不了。传福音的一个负责人就说他有办法，把神话当中凡是人看了不喜欢、不合胃口的，人看了之后不容易接受影响传福音果效的都改了。比如神揭示人本性提到的‘淫妇’‘妓女’这类词，还有神说败坏的人类该下地狱、下硫磺火湖这些话都给删掉了好多。这一删还是不是神的原话了？不是了。这位‘老先生’没跟任何人商量，就把神话里关于熬炼方面的，关于揭示人败坏性情的，有些特别严厉的，尤其是效力者试炼那个时期的有些话删掉了不少，之后宗教人一看，‘不错，这样的神可以信’，接受了。这位老先生就觉得，‘看我多聪明，神话那么说也不智慧啊，人哄还来不及，你怎么还随便乱骂呢？我改完之后宗教的牧师都愿意信，接受的人一茬接一茬，怎么样？我有智慧吧？我聪明吧？我是不是有妙招啊？’改完之后把他美得不得了。结果有些宗教人一进教会，看了原版的神话书就反映说不一样。这位老先生这事做得怎么样？咱们不说别的，就说这些话也不是你说的，你没有改的权利，就算是谁写的一篇文章或者一部书，你如果要改的话，首先也得征得原作者的同意。他同意了你可以改，他要是不同意你绝对一个字都不能动，这叫尊重作者，尊重读者。如果作者没那个精力，授权说你可以改，怎么改都可以，只要按着原文的意思达到果效就行，在作者授权或者征得作者同意的情况下，这就可以改，这叫做事地道，名正言顺。要是作者也没同意，你也没通过作者授权就擅自改了，这叫任意妄为，独断专行。现在他所改的是什么？是神的原话，那带着神的心情，带着神的性情，带着神对人类的心意，这话那么说是有意思的。神说那话是什么心情，是什么用意，要达到什么果效，你知道吗？你测不透你瞎改什么呀？显你聪明，显你会改，显你识字呢？神说每句话，前言后语他怎么考虑，用什么样的口气，让人感受到这里面的气氛、心情、情绪是什么，这都有说法、有讲究，神有考量。这位老先生认为什么呢？神失策，他把神看成这样。他说面对宗教里吃饼得饱的这些人都得哄，都得用爱、用怜悯，话不能说得

这么严厉，要是说重了还怎么传福音？神难道不知道这事吗？神太知道了。那神为什么还要这么说呢？这就是神的性情，神就要这么说，你爱信不信，你信你就是神的羊，你不信你就是狼。神审判你、骂你两句你就不承认你是信神的人了，你就不是神的受造之物，神就不是神了？那你是狼，你是魔鬼，赶紧滚！有的人说：‘神骂我我也心甘情愿，他是神那就能拯救我，即使他打我也是应该的。他说我是浑人，那我就是浑人，说我是淫妇，虽然我好像没做淫妇的事，但这是神说的，那我就接受。’他有一个最简单的相信、承认与接受，有一个最简单的敬畏神的心。神要得着这样的人。有的人一看神话觉得不好听，得不着福，他就要跑，说‘你是神我也不信，你这么说话我就不跟你’，那你赶紧滚！你连神都不认，神能认你是他的受造之物吗？这是不可能的！神的话就在这儿摆着，你爱信不信，不信你就滚，你就得不着，你信就能有蒙拯救的一线希望，这是不是公平的？那这位老先生他是不是这么想的？他能不能看透神的这个心思？（看不透。）那他是不是愚蠢哪？不通灵的人就做这蠢事，他把神看得可小、可简单了，觉得神的心思就跟人的头脑思维差不多。平时常说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没事就讲这些大道理，结果临到事就把这话抛到脑后了，觉得神说这些话不像神，在他心里就不承认神的这些话，所以在他那儿就通不过。正好赶上传福音，他趁此机会赶紧把神的那些话改了，还打着为了传福音有果效、为了多得人这么一个旗号。最后对他这种行为我怎么定性的？篡改神话。什么叫篡改？就是擅自加减、滥动原意，把人家原来的意思都改了，就是作者说话的初衷、用意他都给改了，他无视，然后随意改动，这就叫篡改。这里面有没有敬畏神的心？（没有。）胆儿太大了！这就不是人干的事，这是魔鬼干的事。一个普通人的话你都不能随便动，你得尊重作者的意见，得提前通知获得人家的同意，经过许可之后按着人家的意思改，这叫尊重。对神呢，何止是得尊重啊，神的一句话印错了，少一个‘的’字都得问问行不行，要是不行的话再重印这一页，得有这样认真负责的态度，这就叫敬畏神的心。这位老先生他有没有这点心哪？没有，他目中无神，胆儿太大了，这样的人就应该开除。”（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四）》）

（肖红：咱得知道整理文稿的重要性，贝贝，你的性情太可怕了！每件事临到，咱得根据神话看人看事，不是根据自己的意思看人看事。要是根据你自己的意思看，都是坏人，都在整你。人家给你提个正确的建议，你说是因着你对付了人家，人家就要整你。你刚才想不明白丫头为什么跟我说不跟你说，这里边的问题就是咱不是从正面领受。就像那会儿谈的，丫头跟你说了，可你没有从这里边看见她为啥后边没再跟你说，或者也说了，但你是怎么想的？你怀疑她整你，想不明白她为啥这么去做，你心里认为是因为你对付过她，你说过她的问题，她就借着这个事整你，这就是咱里边的一个错谬观点。咱就凭着咱自己的败坏性情，凭着自己的看事观点来看，你自己看事的时候都是以你自己的利益为重，你就认为是你得罪她了，所以她才这么说你。你不是在这件事上有一个正确的领受，三岁大的孩子给咱提出建议，只要合乎神的心意，只要人家说的是对咱有益的，咱接受不接受？）（接受。）（肖红：那就是该接受的，可是你没有从正道上走。她说你删得太多了，乱了，让你重整理一下，这是一个正当地提建议，如果这个建议你接受不了的话，以后谁还给你提？那咱就被孤立了。神看这个问题怎么看的？神说：“以前刚刚扩展福音的时候，有的人拿着《话在肉身显现》到各宗各派传福音，发现宗教的人看神话里揭示奥秘、交通异象还有生命进入这些方面的话都挺好，就是神揭示、审判人的话他们觉得是在骂人，接受不了。传福音的一个负责人就说他有办法，把神话当中凡是人看了不喜欢、不合胃口的，人看了之后不容易接受影响传福音果效的都改了。比如神揭示人本性提到的‘淫妇’‘妓女’这类词，还有神说败坏的人类该下地狱、下硫磺火湖这些话都给删掉了好多。这一删还是不是神的原话了？不是了。这位‘老先生’没跟任何人商量，就把神话里关于熬炼方面的，关于揭示人败坏性情的，有些特别严厉的，尤其是效力者试炼那个时期的有些话删掉了不少，之后宗教人一看，‘不错，这样的神可以信’，接受了。这位老先生就觉得，‘看我多聪明，神话那么说也不智慧啊，人哄还来不及，你怎么还随便乱骂呢？我改完之后宗教的牧师都愿意信，接受的人一茬接一茬，怎么样？”这是说刚开始扩展福音的时候。“‘看我多聪明，神话那么说也不智慧啊，人哄还来不及，你怎么还随便乱骂呢？我改完之后宗教的牧师都愿意信，接受的人一茬接一茬，怎么样？我有智慧吧？我聪明吧？我是不是有妙招啊？’改完之后把他美得不得

了。结果有些宗教人一进教会，看了原版的神话书就反映说不一样。”你看那个时候那些人狂不狂？咱现在还能这样做是不是更可怕呀？所以我现在还得找人把咱整理过的这些文稿重新再过一遍，哪些是合适的，哪些是不合适的，还得重新整理出来，因为这些文稿以后也要流传万代呢。如果咱的这些文稿整得不合适，后面的人看着，“呀，不对吧，这是不是有问题呢？”人家是不是要骂呢？所以还得重整。你看咱现在整的就出现了这些问题，所以咱还得重新找有敬畏神之心的人，重新整理一套文稿。现在神的作工在前进，咱没有时间再过以前的文稿，等咱有更多这方面的人才以后，得把以前所有的文稿都重新整理一遍，文稿里的错别字、逗号、句号还有病句等等都得细细检查一遍，保证各个方面都正确无误了，以后才能流传呢。你说就咱现在这样的态度可怕不可怕？）（可怕。）（肖红：那就可怕了。上次我就跟贝贝说过，我说以后这些文稿咱都得重新整理，这项工作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结果有些宗教人一进教会，看了原版的神话书就反映说不一样。这位老先生这事做得怎么样？咱们不说别的，就说这些话也不是你说的，你没有改的权利，就算是谁写的一篇文章或者一部书，你如果要改的话，首先也得征得原作者的同意。他同意了你可以改，他要是不同意你绝对一个字都不能动，这叫尊重作者，尊重读者。如果作者没那个精力，授权说你可以改，怎么改都可以，只要按着原文的意思达到果效就行，在作者授权或者征得作者同意的情况下，这就可以改，这叫做事地道，名正言顺。”上次咱交通了文稿组和文字组这两个组的职责是什么，这些咱是不是都交通了？是不是都有个原则标准呀？文稿组应该怎么做，文字组应该怎么做，你根据这个原则标准来。你自己能够掌握自己的情形，也能够看透别人的情形，也知道文稿里说的哪些话是要解决哪方面的情形，这是不是才能把文稿整理出来？如果不是这样还整理不了呢。

“要是作者也没同意，你也没通过作者授权就擅自改了，这叫任意妄为，独断专行。”咱今天谈的主要就是扭转咱一个态度，就是作这项工作的时候，你的态度得对，得有敬畏神之心，你在有敬畏神之心的前提下，你是不敢改变原意的，但还要能达到果效，并且更加精练，这是咱的一个本分。如果你对神的托付有这样正确的态度的话，别人再提出意见你能不能接受？谁提都能接受，因为你也怕错，你也怕触犯

神性情，那就能接受。如果咱就没有这个心，别人提个意见咱能不能接受？那就豁上命了，“就你还给我提意见呢？”那你就会找理由、借口，“她是因为什么原因才找我的茬，才给我提的”。“现在他所改的是什么？是神的原话，那带着神的心情，带着神的性情，带着神对人类的心意，这话那么说是有意思的。神说那话是什么心情，是什么用意，要达到什么果效，你知道吗？”这篇文稿别的细节我也没有多看，但是我看见你把弟兄举的那个例子全删了，我一看这是大问题。别的细节，就比如我说的那些话，哪些是有用的，哪些是没用的，我也没细看，我只是让你们去改，让你去看。但弟兄举的这个例子是专门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开人心窍的，这个你不能给删了，但这个全没了。你说“剩下的还在呢，她们就说我删了”，我是让你去看呢，不管她们怎么说，你再检查一遍。我主要谈的是弟兄举的开人心窍的那个例子没了，咱不说别的，就这一件事，这罪够不够大呀？你把弟兄举的开人心窍的这个例子删了，这就够了，罪够大的了！你还抓别人说的哪些哪些细节，可见咱就不是一个接受真理的人。你在这件事上不是“人家说啥我接受”，而是“那个我就没有删你咋说我删了呢？”就跟以前有一个弟兄，当时咱和外邦人打交道，怕人家骗了咱，就让他去把关，我说“你把好关啊，看那个人有没有骗咱，看他说的是不是实话，符不符合事实，有没有出入。”结果他就没有实际地去把关，看都没看，就告诉我“看了，对着呢，而且还超出不少”。然后咱就根据他说的这个“还超出不少”去做了，做了以后发现外邦人骗了咱了，跟咱说的有出入，而且还差下不少，你说这得损失多少啊？最后我知道了以后告诉他，“你赶紧再看一下，看看到底差多少，咱再问他要”。他就嫌我说“差下不少”呢，后来他就说“这就没有差这么多嘛，你咋说差这么多？”他不是接受，而是抵触！就即使是差一点，这是不是也是差呀？）（嗯。）（肖红：到最后神怎么对待他的呀？就因为他欺骗神，临到他的是在他干活儿的时候东西掉下来把他砸成了三截！就因着这件事他欺骗神，而且是大胆地欺骗，最后就是这后果。就像你做的这件事，我看见你所做的就和那个弟兄做的事情一样可怕，你做的和他做的性质一样，所以这才跟你说的，没有一点害你的心。你说这问题大不大？）（大。）（肖红：如果不及时制止，那后果是什么？你说这是不是神兴起丫头跟你说的呀？其实是神兴起新人说的，丫头都没这胆儿，你看丫头说过这些吗？丫头从来不给别人提意见。还是

新人说的，人家说“这不行，这怎么改得乱七八糟的呢？赶快跟贝贝说一下。”丫头跟你说了一下，又跟我说了一下，你主要是把弟兄举的例子删了，我跟丫头说让她把原稿给你发过去，让你再去看一下细节的内容。你说这是不是神兴起的？）（贝贝：是。）（肖红：贝贝，你得看见这是神对你的爱，神兴起周围这些人事物是对你的提醒，不然的话，你这样走下去不受惩罚？那是要受惩罚的呀，这个罪大呀！神对你的爱，你不是从正面领受，咱还冤枉呢，“别人都打压我”。）（可可：我在想她是不是就是凭素质、恩赐在作工，有素质、有恩赐了，就好像是“这事我懂，那事我会”，就不寻求神的心意了，然后就那样去做了。）（肖红：嗯，是嘛。凭咱的心情尽本分。神话怎么说的？“显你聪明，显你会改，显你识字呢？神说每句话，前言后语他怎么考虑，用什么样的口气，让人感受到这里面的气氛、心情、情绪是什么，这都有说法、有讲究，神有考量。这位老先生认为什么呢？神失策，他把神看成这样。”他说神失策了，“你没想到，我能想到”，他把神看成这样了。“他说面对宗教里吃饼得饱的这些人都得哄，都得用爱、用怜悯，话不能说得这么严厉，要是说重了还怎么传福音？神难道不知道这事吗？神太知道了。那神为什么还要这么说呢？这就是神的性情，神就要这么说，你爱信不信”，这是不是就把一些狼显明了？他就进不来了。“这就是神的性情，神就要这么说，你爱信不信，你信你就是神的羊，你不信你就是狼。神审判你、骂你两句你就不承认你是信神的人了，你就不是神的受造之物，神就不是神了？那你是狼，你是魔鬼，赶紧滚！”神就不要这类人，神这么去作就是不让这类人进来，你就非要把这些人带进来，你把狼带进来了，这不是打岔？

“有的人说：‘神骂我我也心甘情愿，他是神那就能拯救我，即使他打我也是应该的。他说我是浑人，那我就是浑人，说我是淫妇，虽然我好像没做淫妇的事，但这是神说的，那我就接受。’他有一个最简单的相信、承认与接受，有一个最简单的敬畏神的心。神要得着这样的人。有的人一看神话觉得不好听，得不着福，他就要跑，说‘你是神我也不信，你这么说话我就不跟你’，那你赶紧滚！你连神都不认，神能认你是他的受造之物吗？这是不可能的！神的话就在这儿摆着，你爱信不信，不信你就滚，你就得不着，你信就能有蒙拯救的一线希望，这是不是公平的？那这位老先生他是不是这么想的？他能不能看透神

的这个心思？（看不透。）那他是不是愚蠢哪？不通灵的人就做这蠢事，他把神看得可小、可简单了，觉得神的心思就跟人的头脑思维差不多。平时常说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没事就讲这些大道理，结果临到事就把这话抛到脑后了，觉得神说这些话不像神，在他心里就不承认神的这些话，所以在他那儿就通不过。正好赶上传福音，他趁此机会赶紧把神的那些话改了，还打着为了传福音有果效、为了多得人这么一个旗号。最后对他这种行为我怎么定性的？篡改神话。”贝贝，你看这问题大吧？你说你把弟兄举的例子删了，把你举的例子加上了，这问题大不大？弟兄说的那个例子，你完善一下就行了，你还加了个“买玉”，还加了那么多。“什么叫篡改？就是擅自加减、滥动原意，把人家原来的意思都改了，就是作者说话的初衷、用意他都给改了，他无视，然后随意改动，这就叫篡改。”新人看见了说“怎么改了这么多呢？”你让我看呢，我不作这项工作，细节我不知道。虽然说当时是我们交通的，但天天交通多少呢？过后还能记得吗？不记得了。我对照原稿能记起来，要是不对照原稿我能记得吗？我也不记得。所以这项工作就让咱文字组去作呢，如果你有敬畏神的心，你就不敢那样去乱动，你就得看看这个例子是不是为了达到后面这个果效。“这里面有没有敬畏神的心？（没有。）胆儿太大了！这就不是人干的事，这是魔鬼干的事。”看见了吧，就这么厉害，所以咱就得让你面对事实。这几年怎么带着你过来的？都了解你，不是不了解你，只是对你有怜悯，弟兄对你是怜悯和爱，一直扶着你走，知道咱有这方面败坏性情，一直是带着你去走呢。咱里面这个性情太狂妄自大，太胆大了，如果你不能披麻蒙灰悔改，而是继续这么走下去，那这项工作是没法作的，那就乱套了，你最终还得受惩罚。“这就不是人干的事，这是魔鬼干的事。”神就这么看的，你的观点是什么？站在神一边来看是什么？“一个普通人的话你都不能随便动，你得尊重作者的意见，得提前通知获得人家的同意，经过许可之后按着人家的意思改，这叫尊重。对神呢，何止是得尊重啊，神的一句话印错了，少一个‘的’字都得问问行不行，要是不行的话再重印这一页，得有这样认真负责的态度，这就叫敬畏神的心。这位老先生他有没有这点心哪？没有，他目中无神，胆儿太大了，这样的人就应该开除。”贝贝，根据神话说的，还得开除呢，可咱今天说的是“她们整我呢”，这能对上号？这里边也有我的一些失职，我认为你各方面素质也可以，就想着你不敢这样

做，从我内心里是信任你的，我没有在这方面对你求真求细过，我只是在这方面给你交通到了，我想你肯定会按我交通的这么去做的，我就完全信任你了，你也知道，所以你说："肖红，你就不作这项工作，你就不可能知道。"我确实不可能知道，如果这次不是别人提醒，我能知道？我确实不知道。这有没有神的美意？）（有。）（肖红：我忙，我也不会电脑，我也没细看文稿，我信任你，就像以前把文字组的工作交给认真一样，是不是也是信任？各方面原则给你交通明白，剩下的是不是你做呀？如果每篇文稿我都检查一遍，那就成了我做了，我确实没有那么做。所以这次人家给我发过来以后，确实我自己都害怕呢，所以我才赶紧跟你说，说了你还消极，你还抓别人的问题，说别人是在整你呢。再把后半段念一下。）

神说："所以说，讲一方面故事，你在这个故事里能得一方面真理，更能加深认识或者加深理解，这都是好的。当然那些不通灵的人，他听这个故事本身就是一个故事，看不到这里面所应该明白的真理，他不通灵，那没办法，是吧？好比说，听大宝与小宝的故事记住什么了？'大宝坏，小宝傻'，光记住这个了，大宝、小宝的名字记住了，没记住这里面所讲的人流露的败坏性情，在一种什么情况下流露的，流露出一种什么样的性情，这个性情是怎么回事，跟真理有什么关系。你在什么情况下会流露这样的性情，你会不会说类似这样的话，如果你说你不会，那就麻烦了，证明你没明白真理。有的人说'会，我碰到有些事也会说这类话，是在一种情形里流露出一种性情'，你认识到这个，这故事就没白听。有些人听完故事之后说：'大宝那是什么人呢，那么小的小孩都欺负、都骗，真是邪门，我碰着小孩我就不那么骗。'这是不是不通灵？他就说事，不明白这里面要交通的真理，跟自己对不上号，这就是不通灵，严重的不通灵。整理讲道这事就出现这么个问题。一涉及真理，有些人就流露出不信的观点了，有些人就不通灵了；一涉及真理，有些人偏谬，有些人刚硬，有些人邪恶，有些人厌烦。那整理讲道的人是什么性情？最起码是狂妄自大、自作主张，问都没问过，说'前面讲的故事我们听着好像是跟后面的讲道内容不符，这有没有什么说法？用不用分开啊？'问都没问，直接就给你分开。'这权交给我了，我就这么决定，就这么砍，全给你砍掉，你的讲道交给我整理了我就这么处理，要不你就别用我'，这是不是狂妄啊？

狂妄自大，听不明白真理，也不明白真理，不知道自己分内的活儿应该是什么，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不知道。不通灵的人尽干没理智的事，尽干没人性、没人格的事，也尽干违背真理原则的事，自作聪明，没有顺服。你说我的讲道录音交给他整理了，他个人有什么意见，想怎么处理，都不问问我，这问题是不是挺严重？（是。）严重到什么程度了？（篡改神话。）带点这个性质了。”（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八）》）

（贝贝：我在整理文稿的时候发现有一些用词不当的，在网上查了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然后就给改了，就好比你举的警犬的例子，你说的是养一只小狗把它驯化成警犬，我感觉“驯化”这个词不合适，怎么不合适我也不是太清楚，我就在网上查了“驯化”这个词的意思，驯化是说把野生动物驯化成家畜，才用“驯化”这个词呢。一般不说驯化狗，是说培训和训练狗，然后我就把这些也给改了，你说这些能改吗？）可以说驯化吧。（贝贝：不能这样说，因为驯化是指把野生动物驯化成家畜，狗本来它就属于家畜，它就没有野生动物身上的那种野劲儿。所以说，只能是把狗训练、培训成警犬，只能这样去说，要是用“驯化”这就是病句了。）这个不存在病句一说吧。（贝贝：这就是用词不当啊。）这个“驯化”可以这样说吧，只要是动物都可以说驯化，在人身上就是训练，听见了吗？（肖红：网上这不是有驯化狗吗？你看网上说的“人类驯化了狗之后，还可以陆续驯化很多动物。”）可以用“驯化”，这是你理解错了。（贝贝：要是根据“驯化”这个词的意思来看就不能用。）（肖红：我又查了一下，你看这里边说的就是“人类驯化狗”，那也没说训练狗呀。“狗是被驯化的还是被驯服的？驯化的。”“狗可以说被人高度驯化了。”人家用的这个词是“驯化”。“狗的驯化史”“狗是怎么驯化而来的”“狗的驯化是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狗是人类驯化的”等等一直说的都是“驯化”。他们怎么说咱们怎么说就行了。）（贝贝：我感觉跟你难沟通就难沟通在这儿了，有好多时候跟你说个问题，你就说“这都是这样”。）（肖红：人家都说的驯化狗，一般人都这么说，那咱就按着这个来就行。）“驯化”和“训练”之间不是近义词。驯化，是改变野生动物的栖息环境、遗传基因，使其成为家禽、家畜的过程。训练，是有计划、有步骤地通过学习和辅导掌握某些技能，有意识地使受训者发生生理反应，从而改变受训

者的素质、能力的活动。和教育一样，训练也是培养人的一种手段。训练是用在人身上的，驯化是用在动物身上，不一样。而且这个“xun”字也不一样，动物身上用的是马字旁的“驯”，训练用的是言字旁的“训”。人和动物是不能对话的，不是用语言说话，那就是要驯化它，用食物、物品诱导或机械刺激、威胁音调发出的“非”口令等等去驯化它。人和人是对话呢，那是训他、锻炼他，所以叫训练他。（贝贝：可是现在不是有好多小狗学校吗？小狗它不是去学校学习了吗？它们就是培训、训练。）那去的是宠物店，是吗？（贝贝：不是，就是动物学校。）现在人把动物当成什么了，你知道吗？（当宠物。）“来，跟爸爸；来，跟妈妈；来，跟奶奶”，人把动物高抬起来是为了亲近它，不说驯化说训练的意思是它能听懂人话，人能和它说话，这就叫训练。（贝贝：那你说，像警犬达不到训练的这个程度？就是驯化？）一说叫驯化，就带着一种野性，把动物的野性改变成一种规范化的行为叫驯化。如果你不驯化狗，它是不是还是有野性呀？经过驯化以后，它能听懂人话了，它能守规矩了，这就把它驯化成了。部队上的那些人是说训练，其实训练就是重复地做一个动作，重复性地做某些动作，那叫训练。驯化是从有野性变成没野性，驯化的“化”是化解的化，没了，把这个野性给化了。训练的“练”是操练的练，这个“练”是重复练习的意思。（肖红：你把驯化都改成训练了？）（贝贝：嗯。）（肖红：这都得重改回来，我都没看。）（可可：改成训练、培训了。）你不能把训练、培训说成是驯化、培训，训练、培训那是在培训班的一种活动。驯化就是改变野生动物的栖息环境、遗传基因，使其成为家禽、家畜的过程。什么是家禽、家畜？人能够管理它了。狗和警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警犬它能听懂人话，你能管理它。驯化的近义词是驯服、制服、降服。驯服，驯得这个动物服了。训练是操练一个技能，训练跳高或者训练体操呢，训练他的技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肖红：贝贝和我难沟通就难在这儿了，是吧？）（贝贝：每次意见不合的时候，你不是给我交通让我能明白，而是说“这就对着呢，你就这样改就行”。你说对着呢，让我改呢，但是我不明白，我心里就通不过，按你那个改的话，我就觉得心里不踏实，因为我整理呢，我都看不懂，我都不明白，那发下去别人能不能看懂？能不能弄明白？）

（肖红：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我在网上也查了一下，我说人家一般都说驯化，你改成驯化就行，你能听进去吗？你持守的是“我这个就是这意思”。你临到这个事，你不是去寻求一下，“怎么她非要按她说的那个呢？是她要让我听她的呢？还是确实就是人家说的那个呢？我再查查。”你就是嫌别人不听你的，就这一下你就说“我跟你难沟通就是因为这个”，我要是说“能行，按你说的来”，这就好沟通了。你看刚才我也在网上查了吧，我也不是说就没有听你的，我只是说咱再查一下，到底是不是这回事，我查的都是驯化、驯化，就没有你说的训练狗。我是查了以后跟你说的，你听进去了？你说你跟我难沟通，我查了也不行，还是难沟通，按着你的来，就好沟通。这没有冤枉你吧？）她已经堵住了，你说这些她也听不进去。贝贝的心门锁住了？“和你难沟通。”（贝贝：……）驯的近义词是顺从，就是能让这个动物顺从你，所以是马字旁的这个驯，驯化、驯兽、驯服。要是说训练的话，就得改成言字旁了，你要是改成马字旁的驯，那成啥了？那就不成词了吧？你不能把马字旁的“驯”和“练”放在一起，马字旁的驯是让这个动物能够顺从你、能够听从你。训练的这个“训”是言字旁的“训”，是用说话来指挥、训练、锻炼、操练。狗是驯化成警犬的，而不是训练、操练成警犬的。贝贝，能听懂这个意思吗？（贝贝：能听懂。）那现在你这个观点扭转了没有？（贝贝：扭转了，得用驯化。）训练是有计划、有步骤地通过学习和辅导掌握某些技能，有意识地使受训者发生生理反应。生理反应知道是什么吗？训练产生的是肢体上的生理反应。驯化呢？它是人和动物之间的沟通，你肯定不能用训练呀。你训练一下动物，人和动物就能沟通了？只能是驯化了。你现在用的是训练还是驯化？（贝贝：训练，这下得改成驯化。）通过这些，你发现你存在的问题了吗？（贝贝：狂妄自大，临到这些也没有去问一下，自己觉得不对就直接改了。当时肖草还跟我说：“这个是不是不对呢？”我说：“我在网上查了，对着呢。”在我的思想里边狗本身就是家畜，它不是野生动物，我思想里是这样认为的，所以当我看到从野生动物到家畜这是驯化的时候，就觉着警犬不能用驯化，就用训练了。因为像警犬各方面都强一些，还会一些技能，这都是有一个训练的过程，每天训它，什么指令什么指令，训练一段时间之后，它慢慢就掌握这些指令了，就是这样。）掌握指令的这个过程这是不是驯化的过程？（贝贝：今天这样交通就是得用驯化，对待动物就应

该是马字旁的驯，它不能和人对话，它只是能掌握一些基本的指令。还有就是我在网上看见有的宠物狗也跟人似的就能听懂话，就能那样对话，看了这些然后就觉得是训练。）宠物狗能听懂人话吗？（贝贝：网上有好多视频，那些宠物狗你让它干啥它就干啥。）那是驯化出来的，不是听懂人话了，就和警犬一样。（贝贝：我领受偏了。）就即使说你发现这些问题了，你看见我用词不当的时候，你是不是更应该问问我呀？你不问我就把词给改了，你改了发出去以后外国人进来的时候，“看这说的是什么话呢？还训练呢！”这是不是羞辱的事呢？（贝贝：是。）（肖红：贝贝，我看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般的人和你说话，你是听不进去的，就是今天我和你说，你还听不进去，那下面弟兄姊妹跟你说你能不能听进去？你主要是太持守自己。今天这是弟兄跟你说了，你能听进去，可你这么走下去的话，咱这是追求真理的人吗？能接受真理就是不管什么人跟你说，只要是合乎神心意的，只要是你能够听懂的，只要是维护神作工的，咱都能听进去，这才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你看见咱里面的这个性情了吗？为啥别人不敢说你？你说他们哪个不怕你，就文字组的这些弟兄姊妹哪个敢说你？你给弟兄姊妹带来的伤害是什么？那天，你跟可可在一起是不是还伸出腿来差点把人绊倒？可可，有没有这个事？）（可可：有，那天贝贝在门口站着呢，我要出来呢，她就把脚一下伸出来了，我就说：“你这是恶人。”这种举动就好像是放荡不受约束的那种表现，后来我跟肖草说了一下，肖草说她正好要给贝贝提意见呢，然后她就说晚上要跟贝贝说呢。）（肖红：贝贝那天伸出腿在你那儿看是故意的还是怎么呢？）（可可：就好像开玩笑的那种。）（肖红：开玩笑的？）那贝贝是坐着呢还是站着呢？怎么回事呢？（贝贝：我在门口站着呢，然后她往出走呢，我看见她低着头往前走，我就说逗一下她。）你伸出腿是什么意思？（贝贝：我看着她低着头往前走呢，我心想：这可可想啥呢？逗一下看她是看地面呢还是怎么呢，当时脑子里就想着逗一下她，没有想别的。）可可，是不是？（可可：就是开玩笑的那种，我看她也不是故意的那种。）那你说她是恶人？说了没有？（可可：我也是和她开玩笑说的，我说“你是恶人”，她好像就是有意的那种感觉，看我出来了，就把腿伸出来，差点绊倒我。我就没有意识到她会那样。）（肖红：你没有意识到，她突然伸出腿来，差点绊倒你，是吧？）（可可：嗯，我就在那走呢，然后她的脚突然

就伸出来了。）这两个人都是耍呢？可可，她伸出去腿是逗了你一下就收回去了，还是你人过去以后她的腿才收回去？（可可：还分情况呢？）如果说她逗你的话，她就是伸了一下，逗你一下，腿就收回去了。如果说她就是要绊你，她就会等你过去以后她才往回收呢。（可可：不是，她应该是收回来的。）也就是说，你和她说她是恶人的时候，你也是和她耍呢，你也逗她呢，她逗你，你也逗她呢，是吧？（肖红：那你怎么说她是恶人呢？你那会儿怎么领受的？）（可可：我就觉得她是故意的，但是后来一看她也不是那种……我说她恶人的时候，她还嘿嘿笑呢，不过又觉得她好像是故意的。）（肖红：你说她是恶人，她还笑了一下？）（可可：嗯。）（肖红：她当时伸出腿来以后，你说她“你这是恶人”，是这么说的？）（可可：我是这样说的。）（肖红：你当面说的她，是吧？）（可可：就是当面说的嘛。我说“你这是恶人”，然后她嘿嘿一笑。）（肖红：她笑了一下，啥也没说？）（可可：没有。）（肖红：没回话？）（可可：没有。）（肖红：贝贝，你跟她开玩笑的话，你会不会说“呀，我跟你开玩笑呢，我看着你低着头走路呢，我看你看见了没有”？你是不是会说这些话？可你啥也没说。真是开玩笑的话，你得有解释嘛，“我是跟你开玩笑呢，我看着你低着头走路，看你看见了没有”。贝贝这会儿又堵住了，你真是开玩笑，她说“你这是恶人”，你该不该跟她说，“我跟你开玩笑呢，你还当真呢，我看见你低着头走路呢，我看你看不看路”？你是不是会给她解释一下？）贝贝，她说你是恶人的时候，你什么感想？（贝贝：我就感觉挺惊讶的，我想的是“我就是跟你逗着玩一下，怎么就是恶人了？”我还没见过有谁是这种反应呢。后来我就感觉这个人好像经不起逗、经不起玩，我就想着“那我以后就不跟你这样开玩笑了”。还有自己就是比较放荡一点，以后我在这方面得有正常活出，我就是这样想的。）那你为什么不跟可可解释一下呀？（贝贝：她一开始是低着头走呢，我绊了她一下，她不想事了，反应过来了，但是已经走了一截了，然后她就回头说：“呀，你这人，你是个恶人呀！”说了就走了，我当时脑子就蒙了，因为我跟人开玩笑，好像就从来没有遇见过逗着玩一下直接就说我是恶人的，我脑子一下反应不过来，就想“你怎么能这样说呢？”但是那会儿她已经走了，我就想着算了不说了，我知道她啥情况就行。有的人他能经得起逗，有的人他经不起，

那我以后知道怎么对待她就行了，我以后不跟她这样玩了，就正常的相处就行了，然后我就没有说，当时我心里就是这样想的。）

贝贝，在别人和你产生误解以后，应不应该化解误解？是不是应该跟人家说一下呀？（贝贝：当时我就觉得有可能她也是开玩笑，因为她也是笑着跟我说的。但是我觉得如果她是开玩笑，可她说我是恶人，不是开玩笑吧，但她又是笑着说的，我也搞不清楚。我就想着我以后跟可可在一起相处不跟她开玩笑了。）那你过后是不是应该寻求寻求呀？“你当时说我是个恶人的时候是什么原因说我恶的呢？你看见我哪里恶了？”你想不想进入？你想不想背叛恶？想不想？当你听见别人说你恶的时候，然后你又认识不到恶的时候，你愿不愿意解决这个问题？贝贝，恶代表着什么？意味着什么？知道不知道？（贝贝：恶意味着将要被神毁灭。）将要被毁灭，不复存在！你身上有恶的行为，在别人把你这些行为看为恶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搭理呢？为什么不想办法去解决呢？所以说，我今天一天一直问你什么呢？“贝贝，你为什么信神呀？你信神的目的意义是什么呀？”我看见你在这儿糊着呢，你根本不知道信神是在干什么，我才问了这些话。你信了这么长时间了，原来你和萧卫在那边打斗的时候，我说你们是“宝宝与贝贝”，还小呢，咱就给你们交通一些人与人之间该怎么互相来往的常识，可现在进入正轨了，咱还在这里边钻着？应该有方向了吧？可我看着你这里边没有方向感，没有一个追求的目标。原来看着你是争了斗了，我现在看见你还是争了斗了。我第一次解剖你是因为什么解剖的你呢？我记得你刚开始过来是不是也是特别狂妄？与人争夺地位？第一次解剖你是因为你是和肖红打斗呢，你心里对肖红不服，还有想当长子的一种性情，是吧？（贝贝：嗯。）现在你的这些性情取缔了没有？（贝贝：没有。）为什么呀？你不害怕？你现在信神是为了啥？（贝贝：为了活下来。）真的吗？（贝贝：嗯。）为了活下来，那怎么才能活下来呢？你对这个活下来的欲望大不大？（贝贝：不是太大。）为什么？你想活下来，可是你对活下来没有一点欲望，失去了活着的信心，那你活着是为了什么？走保罗的路？“我活着就是基督，活着不是基督，我就不活了！”咱上午还说唤醒良心理智，还要报答神呢，下午就是没有地位、名誉就不活了？你说你经历几年了，也揭露了、也解剖了，咱的收获在哪儿呀？到今天怎么看着你还是保罗的性情呢？

神能不能和保罗说一句“你没有归宿”这样的话呢？保罗一直想得到好的归宿，想得着一个结果，神自始至终没有告诉他，神说告诉他以后，他就连福音都不传了，不作工了，你呢？（贝贝：我也是一样的。）你说你也是一样的，这是你看见你和保罗走的这条路是一样的，还是你从始至终的方向就是和保罗一样的？就是说你来这儿就是得冠冕来了？（贝贝：看见我和保罗走的路是一样的。）你看见你和保罗走的路是一样的，该咋办呢？该不该不走保罗的路？（贝贝：该。）可你呢？我今天和你来交通了，我揭露你，说你走的就是保罗的路，你看到你走保罗的路是不是看到自己没有归宿了？你看见你没有归宿的时候，你是不是该警醒、害怕、胆怯，应该重新做人？这一系列的动作（对抗、叫嚣、撂挑子、罢工）是不是就出来了？贝贝，你是什么动作？（贝贝：消极对抗。）说你是个浑人的时候，“我就是浑人”；说你走敌基督道路的时候，“我就是敌基督，我是敌基督，你还和我说啥呢？爱咋地咋地”，这是什么性情呢？贝贝，你还让不让我说话？你还要不要命？（贝贝：要。）你要命的表现应该是什么？你现在这个表现要不要命？（贝贝：不要命。）为什么说不要命？你的意思是身上的猫癣好了，就可以放荡了，就和我连个正常的对话也没有了？我和你在这儿对话，你的心门就堵上了，连个寻求的意思都没有？连个不做恶人、不走敌基督道路的心志都没有？（贝贝：有。）你这是“有心志”的态度？没有一点恨恶恶的心志，对罪不恨恶，我给你说出来了，你没有惊讶，“我怎么还有这罪恶呢？我要背叛它、恨恶它、弃绝它！”虽然咱现在做不到，但是心志得有呀！

贝贝，你想不想知道你自己走的是什么路？（贝贝：想。）可你这个态度是不是想知道？（贝贝：不是。）贝贝，如果你真想知道自己所走的是什么路，自己所犯下了什么罪，该怎么悔改？该是什么样的表现？（贝贝：最起码有一个正常的沟通。）可可，该是什么表现？（可可：懊悔，恨恶自己，然后低调做人，遇到什么事就寻求真理，有敬畏神的心。）这个还达不到，她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犯的罪，她是达不到的。贝贝，我现在和你交通呢，和你交通什么呢？肯定是你有罪了，肯定是你抵挡神了我才和你交通，可是我一和你交通你抵挡神了、有罪了的时候，你消极了，不想说话了，不想和我交流了，想逃避，这是在干什么？这能说你想背叛恶？这能说你追求真理？不要说

追求真理了，这能说你追求生命？这能说你想剩存下来？你这个表现不是想剩存下来，你是想与神对抗到底！就像咱去了法院了，法院刚开始要审案的时候，第一句话说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贝贝，那你的这个态度是什么？一个人去了法庭上了，法官知道他犯的罪了，他也知道法官已经知道了他犯了什么罪，他还掩盖不掩盖？（不掩盖了。）他知道掩盖不住了，其实就是不招也是这个罪，罪已经定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干什么呀？积极地配合，“招招招，我都招，我全部招了，求你给我宽大处理”，他要寻求一条活路。贝贝呢？贝贝认为“弟兄已经知道我作的恶了，完了，我也剩存不下来了，神惩罚我呀，拉倒吧，这还信啥呢？”我跟你交通，你作了什么恶了，你有什么样的罪，该怎么样悔改，你是听都不想听了，一心就想着走呢，“在这儿弄的是什么呢？出力不讨好，拉倒吧，明天我回家吧，回世界挣钱去吧。”你心里是不是在寻思这些东西？（贝贝：是呢。）那你说，这是什么人？这是认罪吗？你说哪个犯人去了法庭不是求告法官给他减刑？而你现在是啥呢？“爱咋地咋地，反正都已经是死刑了，你说是明天解决还是今天解决吧”，铁了心了，“我就是我”。世上有句什么话呀？“宁折不弯。”意思就是说一个人的刚硬像钢针一样，能掰弯吗？掰不弯，宁折不弯。“我不能向你屈服，我堂堂的贝贝怎么能屈服在你面前？”当一个人犯了死罪的时候，法官要判他死刑，他看见他没有希望的时候，他也就不去求人家给他减刑了。人家法官还想给他减刑，还想着和他再说两句话，他的表现要是好一些就给他减刑，可他已经没有那个心思了，他心里寻思的是什么？他一直寻思的是“算我倒霉吧，我这次偷这个东西、抢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没有跟搭档商量好，我怎么能留下蛛丝马迹让人家查到我呢？如果还有机会的话，我下次干的时候可得小心点，可不能再找这种损友了。”贝贝没有计划以后不这样干了，没有计划怎么悔改，没有计划将来的后路，她只是懊悔什么呢？“自己精密的计划还是没有考虑周到，留下了蛛丝马迹，让别人发现了我的过犯、失误，导致我走到了今天，我下次做人的时候我要谨慎小心。‘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周围的这几个人也不知道谁哪天就把我给卖了。在文字组的这几个人没有一个好东西，不是肖草卖我，就是丫头卖我，今天还来了一个可可，你们真是可恶呀，我在这儿隐藏不了了，我活着还有什么希望？”她不是说，“我这个罪，我这个恶，我该怎么取缔它，怎么把它踩在脚底下，

咒诅、背叛它，活出一个真正的人来”，而是总觉得“周围的人他们不能容忍我的恶，他们把我的恶给揭发了，我在这儿存留不下来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想的就是背叛，想的就是跑。你说这是在信神？是在走悔改的路？贝贝，你有怕意吗？你承认神是造物的主吗？你想剩存下来吗？看到你现在的情形了吗？（贝贝：看到了。）那你现在是什么态度呢？你是该跪地求饶还是该宁折不弯呢？（贝贝：跪地求饶。）跪地求饶该是什么表现？（贝贝：寻求配合。）看到自己所犯的罪就要判刑了，就要定死罪了，跪地求饶，想尽一切办法，有一颗求生的心，有一种求生的欲望。咱现在没有这种求生的欲望，贝贝，你为什么没有求生的欲望？（贝贝：不知道。）你没有看见神的怒气，你没有看见神惩罚人的手段，千万年来稀有罕见的灾难你没有看见、没有体验、没有经历，所以你没有求生的欲望，你只有逃跑的欲望，只想逃跑，只想从审判台前逃跑。（贝贝：是呢。）别的不用说，就说你这个猫癣，你得了猫癣才好了，那个苦好受不好受？（贝贝：不好受。）那你还敢与神较量吗？还敢叫嚣吗？咱不长记性？神说：“你们从我得着了不尽的恩典，看着了不尽的天上的奥秘，乃至我将天上的火焰显给你们看却并不忍心烧着你们，而你们还给我的有几多？”（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们的人格太卑贱！》）神把天上的烈火显给你看却并不忍心烧着你，而是为了拯救你，可你不能把神当成无能之辈呀！我和你说话温柔体贴，你就把神的性情当成绵羊了？我说你信神时间短，是2016年信的吧？（贝贝：嗯。）可2016年到现在几年了？（贝贝：七年。）你也是信神七年的人了呀，按神的要求来说，信神超过三年就开始要求人了。在我这里，我信神超过三年人家就把我开除了。咱现在信了七年了，咱的身量长了多大？（贝贝：没长。）现在面临这个情况，咱没有求生的欲望，对神的怒气丝毫没有一点畏惧，连一点惧怕都没有。你要是跪地求饶的话是什么表现？（贝贝：……）可可，跪地求饶是什么表现？（可可：懊悔痛哭。）俯伏在地，两眼瞪着，“弟兄，你说说，我哪儿得罪神了？我这个罪还有没有救？我总共犯了几条？哪条是可以饶恕的？哪条是不可以饶恕的？可饶恕该怎么处理？不可饶恕又该怎么处理？弟兄你给我一条生存之道。”这是不是你应该寻求的？（贝贝：嗯。）这是你跪地求饶应该询问的、请教的，可你有没有这个表现？（贝贝：没有。）你没有，我给你交通，你还不想听，抵触着，你有没有理智？（贝贝：没

理智。）是聪明还是傻？（贝贝：傻。）你现在是什么观点？（贝贝：得寻求自己的路到底哪里走错了，是哪些性情导致自己这样的，然后看怎么悔改，怎么变。）

撒但打发来的差役（八）

贝贝，那时候你和萧卫就是一种打斗，你在我面前就是萧卫说的“表演呢”，那时候因着你身量小，我也不多说你什么。咱一路走过来，也给你揭露解剖了，你也应该有认识了吧？可是咱没有往前走啊！当时你和肖红斗的时候，你说你有种野心想当长子。那时候因为什么想当长子呢？（贝贝：看神话的时候，感觉自己有好多能看明白，还有之前在原教会隔离反省的时候有点消极，然后我无意间看到神话说“我儿怎么怎么，我儿怎么怎么”，还说“要快快长大，担起父身上的担子”，我就想：这是不是神借着这个跟我对话呢？后来就说素质好就是长子，我就想“那我这素质挺好的，我是不是也是长子呢？”就流露了一个这个意念。）流露出来以后，就成了你自己的了，就开始持守了。（贝贝：没有持守。我就是说，我怎么能流露这个意念呢。）这个意念流露出来了，那你的心思呢？你的心思是不是也是奔着这个方向而走的？（贝贝：怎么就是心思奔着这个方向走的？）你和肖红打斗的时候，为什么要和她打斗？是不是为了证明你的能力、你的素质？（贝贝：不是。是那段时间肖红让我们写东西呢，但因为一些事儿就给耽误了，就没有写出来，没出活儿。那段时间你解剖她和任茔是作工和进入，你说她是作工，她得把人带到进入里边，她得走这条路。刚解剖了这个，她就过去抓我工作了，抠问我呢，“因为什么没写出来？”当时因为我没有作那个工作，我就不想让她说我，不想让她抠，然后我就说她的问题，我说：“你看你就老是作工、作工、作工，弟兄给你交通了你是作工，你还是作工，都把人带到哪儿去了？都把人带到作工里边了。”就这样说她，打她呢。）这就成了攻击人，打人了。（贝贝：就是堵她的嘴呢。）你做这些的时候，是什么驱使你做的？知道吧？是不是地位、名誉？（贝贝：是，地位、名誉。）地位、名誉驱使你做这些。还有上一次聚会的时候你说肖红不懂原则，这是什么话？（贝贝：我说的是以前在原教会祭司弟兄交通的那些原则她都不知道。）什么原则？（贝贝：像删减的原则，胳膊肘往外拐的话，半截子话等等这些原则她都不知道。）你说今天是肖红带你呢，还是你带肖红呢？我那时候交通了“原子弹”，让你效仿走“原子弹”的道路，这是不是给你铺路了？是不是给你立下标杆了，教你该怎么走？

咱走了没有？（贝贝：没有。）咱去效仿“原子弹”了没有？对“原子弹”有没有尊重？对人有没有尊重？（贝贝：没有。）你为了你的地位、名誉，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你这是不是故意在众人面前攻击她？（贝贝：是，一种踩、贬低。）揭示保罗本性的八个字是什么？（贝贝：争强好胜、唯利是图。）争强好胜、唯利是图，什么都能干得出来。我给你把肖红放到这边，告诉你，这是个标杆，这是“原子弹”，让你去研究她的路，让你走她的路，让你跟着她走。你研究了没有？（贝贝：没有。）你没有研究她的路，你没有把她当成标杆，反过来你是什么？你不是效仿她，跟着她走，你是在干嘛呀？你是有意识地去贬低她，你贬低她不就是为了见证你吗？（贝贝：是。）即使你把这个标杆贬低了，你就能成为标杆了吗？在众人面前，只有新人会说“看人家贝贝有原则，肖红她没有原则”，你只能把一些新人迷惑了。老人呢？有认识的人呢？他们看到了什么？就不用说有认识的人了，就说别人一听你说的“肖红没有原则”这句话，会怎么看你？“你是不是太狂妄了？狂妄到什么程度了？你敢贬低一个标杆！你敢贬低一个弟兄见证出来的人！”你贬低她不就是藐视我吗？“弟兄，你看你拣选的这个标杆竟然连原则都不懂，你让她来带领我呢，她能带领了我？你眼瞎呀，懂原则的你不用，你用了一个不懂原则的人。”这是不是羞辱我？是不是要抓我把柄？即使说她今天犯错了，即使说她哪里做得不合原则，咱用不用拆台呀？（不用。）反过来再说，这是不是她不懂原则？贝贝，真的就是你懂原则，她不懂原则？

我记得神交通说过，宗教里边有的人在神话里边抠字眼、抓毛病，说神说的哪句话是病句，听说过吗？（有。）神怎么回答的？世界上的语言专家他说不了基督的话，他不是在基督的话里寻找真理，他是在抓把柄，这是不是一种邪恶？我给你立了标杆，你没有看这个标杆是怎么走成功道路的，你没有在这里边找见成功的道路，你是在肖红这里抓了个把柄。安静怎么成为敌基督的？（抓祭司弟兄的把柄。）抓祭司弟兄的口误，抓祭司弟兄的把柄。这把柄是让你抓的呀？你抓把柄就是故意地、有意地羞辱祭司弟兄，就算祭司弟兄错了，用不用你管呀？（不用。）与你无关。今天你说肖红没有原则，这是在干什么？你可以说她哪里有问题了，哪里做得不合适了，你给她提个建议，用不用给她戴这么一个大帽子呀？今天肖红在这儿抓工作呢，抓

工作的原则是什么？什么叫原则？（贝贝：大的方向、目标。）办事有原则且合乎真理，方向与目标就是原则。肖红的方向、目标是什么？她错了没有？（没有。）你刚才所说的那个原则是什么呀？再说说你的原则。（贝贝：车轱辘话、半截子话、胳膊肘往外拐的话等等。）什么人才说半截子话、车轱辘话、胳膊肘往外拐的话呀？什么人才能说出来这些话呢？基本素质都没有的人才能说出这些话，即使说你能够分辨清、看清哪些话是胳膊肘往外拐的话，哪些话是车轱辘话，哪些话是半截子话了，即使这些话你明白了、你认识了、你分辨了，这叫不叫有真理呢？（不叫。）这只能说你在语法上有一技之长，你比肖红有点学问了，这不叫原则。在原教会的时候，你写文章可以把这个当作一个原则，但在国度建造的时候，这个就不是原则。你知道什么原因吗？教会建造的时候人有真理吗？能写出生命经历文章吗？教会建造时期虽然天天让你写文章，但那就是操练、锻炼你的一个写作能力而已，你能够把一件事情表达清楚就行了。所以说，在那个阶段就是操练你能和人有正常的沟通，能通过书面语把你要表达的表达出来。所以说，那时候你作为文字组的一员，你检查文章那就是检查这些语句是否通顺。你没有真理，他也没有真理，那你怎么能写出生命经历文章来呢？那是不可能的，那只是叫了个生命经历文章的名字。就像小孩子练字一样，一、二、三年级他能写什么？四五年级又能写什么？写文章是能写出来论文，还是能写出来什么？（都不能。）只是基础的操练而已，就是借着一个字造一个词，借着一个词造一个句，借着一个句造一篇文，对吧？造一个词、造一个句、造一篇文，这是在干什么呢？只是练习、操练而已，这是种文化知识。你信神得学点文化知识，没有点文化知识你看不懂神话，你见证不了神，这是基础知识。教会建造那是些基础知识，就是作为一个人你应该有点基础知识，没有点基础知识你看不懂神话，经历不了神作工。而国度建造呢？国度建造是在干什么呢？那直接就是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就是让你办事有原则，合乎真理，让你进入正轨，不是让你在文章里边研究这个词汇，而是让你研究什么？研究你所说的话是否有真理，你所做的事、说的话对人是不是有造就，是不是把他带到了神面前。那现在的文字组和以前教会建造的文字组区别在哪儿？以前就是让他们操练学会造词、造句、造文，那现在呢？就是操练你得学会写经历文章。这文章里边有没有生命，有生命的写，没生命的不

要。原来它里边没有生命，经过你修改以后它里边有个生命经历，这是不是文字组该有的一个原则？那你能不能拿上教会建造时期文字组的原则来考核今天国度建造的文字组工作？神话怎么说的呀？神说："……不敬畏神的人往往会用旧的工作来定罪神的新工作……"（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三》）你不要拿上神以前作过的工作来定罪神今天所作的工作。你跟上神作工的步伐了没有？今天咱做的是什么事？是不是拿上以前那些浅显的道理来定罪今天实行的真理？（贝贝：是。）那你说，如果肖红都没有原则，那下面怎么会有原则呢？让她抓工作呢，她连原则都不懂，她怎么抓工作呢？你有原则，那你来给咱抓抓工作，你抓得了抓不了？（贝贝：抓不了。）你自己还顾不了自己呢，你怎么能说你有原则呢？那今天写文章的原则是什么？搞清楚了没有？关键是看这里面有没有生命经历，对神选民有没有造就，能不能把神选民带到神面前，神话能不能在他身上作王掌权，这是不是一个原则？（是。）

那时候你为了争夺地位跟肖红打斗，到现在你还在这儿跟肖红打斗呢。你没有寻求她所走的路，没有把她当标杆去效仿，反过来，你把她当作竞争对手，这不是撒但性情吗？再看咱今天所做的，你不仅把她当作了竞争对手，你对我呢？（也是一样。）你所做的这是受什么性情支配的？在人中间你想站个高位，在肖红这边你还想站个高位，你到了我这边还想站个高位，你这性情可怕不可怕？（贝贝：可怕。）你向来就是在一些字句上大做文章，你在教会建造里懂得了那么一点点小小的知识，想来这儿显露、玩弄。你看一篇文章不是看这篇文章里有没有生命，看怎么能把这些阐明，怎么能见证神，怎么能让人们好理解、好认识，而是看这篇文章里的哪个字用错了，哪个词用得不合适了，哪个标点符号用得不对了。你想一下，你和周围配搭的弟兄姊妹争执的百分之八十的内容是不是都是因为这些东西？（贝贝：嗯。）有价值、有意义吗？就算标点符号用错了，"的、地、得"用错了，"驯化"、"训练"用错了，影响不影响人的生命？（不影响。）可你在这儿专注的是什么呀？你在这上边尽上心、用上功了，你求真求细，用一个词你要经过查、经过筛选。就像"驯化"和"训练"，最终你还是改成了训练，为什么最终能用了训练呢？其实网上是不是都给你解释这两个词了？你是不是都看见了呢？在你没有看见这

两个词的解释的时候，你只是看见“驯化”这个词的时候，你就想在这上边做文章了。这不是谁给你提起的，是你自己看着这个“驯化”用得不合适，“到底合适不合适呀？我找找这个词”，人家这边正好说驯化是把野生动物驯化为家畜，正合你的口味，你还求真求细吗？你还看“训练”是什么意思吗？你还会对比一下这两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吗？你还会求真或者问问周边的人吗？世上有句话，“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你现在就处于这种状态，所以你必须得让你胜利。也就是说，如果你能够把某个不合适的词抓住，类似于把“驯化”改成“训练”，这样就让所有的人看见了你贝贝的能力与素质，“弟兄说的是驯化，我把它改成了训练，而且我改成训练是有依据的，这还是一个准确的话语呢，别人怎么看我贝贝？”你要的依然是一个名誉、地位，是名誉、地位驱使你这样去做的。你做这个事的时候没有和其他人去商量、协商，你没有问我，也没有去问肖红。如果真是用词不合适，你应该问问我，或者是问问肖红，“这是不是不合适呀？”可是你问了没有？（贝贝：没有。）你没有问，最后你还把它改了，你说你的存心是不是就暴露出来了？你的存心并不是把它纠正，你是狐假虎威，你的存心是有意识地借着这个把你见证出来，让他们看一下，“音频里是那么表达的，文稿中却是这么表达的，这是谁改的？这是贝贝改的，人家贝贝能够发现这些问题，看人家的素质，看人家的能力。弟兄用词不当，还得贝贝给他修改一下；弟兄举一个例子不合适，还得让贝贝删了它。”要是用弟兄举的这个例子还得咋呢？“你那个例子不合适，我给你修改一下，我给你完善一下，我给你举一个买玉的例子，再给你编个小故事。”咱的每一个举动里边的动机是什么？你是在跟随弟兄？（贝贝：不是。）你是让弟兄跟随你呀！你在辅导弟兄呀！这个不是偶然的一件事呀，这都多少件事了？你和认真在一起打得不停，是不是这些东西在里边作怪？咱以前也给你解剖了，你一直是在这里边去做文章。根据你的言行举止流露出了你的态度、观点，你的心思，你的思想。你的思想是什么？“在众人面前我最高，没有人比我更高”，你想带冠冕，走的完全就是保罗的路，这性情可怕不可怕？你这是不是抓把柄？（贝贝：是。）这叫鸡蛋里边挑骨头、抓把柄、借题发挥、显露、卖弄、显摆。你显摆、玩弄是不是故意羞辱我？拆毁，你来这里搞拆毁，那你说你是从哪儿来的？（贝贝：从撒但来的。）咱

做了这些事，不是感到害怕，“我该怎么悔改？我得赶紧悔改”，反过来，咱还沉浸在里边，还当成了一种享受。

当你说出一个词的时候，肖红和你一说，“你的这个词不合适”，你心里堵住了，和肖红无法沟通。怎么无法沟通呢？她有她的意思，你有你的意思，是，她没有解释清楚，但当她给你提出来的时候，你是不是更应该去寻求一下？能不能堵住呀？再说了，这话是谁说出来的？你是不是得衡量衡量呀？“弟兄说出这句话了，我能不能随意去改动？”你有没有这一颗心？（贝贝：没有。）你说咱信神为了什么？你走不上彼得的路，走的一定是保罗的路。你走保罗的路还有什么归宿呢？（贝贝：没有归宿。）神说：“那些模仿以往成功之人的人到最终是福是祸都很难预测，更何况那些踩着失败之人的脚印追求的人呢？不更是失败有余吗？他们所走的路又有何价值呢？不都是空跑一趟吗？”（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成功与否在于人所走的路》）历代以来，效仿成功之人的人他成功与否还未可知呢，更何况你走在失败之人的道路上呢？贝贝，你现在有什么想法？（贝贝：感觉挺可怕的，得赶紧变，不敢再这样走下去了。）咱太张狂了。贝贝，这路不难吧？（贝贝：我觉得这样去整理文稿反而简单了，一般情况就用原话，要是感觉哪里有点问题，可以去沟通、可以去问，不用自己费尽心思去改了，更简单了。）你得先去理解我说的话，看我整体要表达什么意思，你能把我要表达的意思给表达清楚，这是根本。（贝贝：我现在感觉我一表达就表达不清。）表达不清什么？你要是没听懂我的交通，你可以和弟兄姊妹商量，让他们都听听是什么意思，听了上段和下段以后商量一下，“这是要说明什么呢？什么目的？什么意思？咱该怎么改呢？”如果这个交通得很明确，好改，那你直接就改了，就不用和我说了。如果交通得不明确，不好改，你们商量了一下还确定不了怎么改，那就可以问一下我。（贝贝：要是这样的话，还是让肖草过来配合吧。）为什么？（贝贝：因为肖草跟随的时间相对长一点，跟她商量还行，像她们是新人，之前的好多文稿她们就没有看过，跟她们商量，有时一下接不上轨。）

肖草在这儿，你把人家辖制、打压出了一身病，你有感觉吗？（贝贝：没有。）肖草在那儿还哭呢。（贝贝：我没有感觉。）（肖红：

你在接待家，肖草说了你一下，“你晚上吃饭吃饱，别到半夜十一二点又要自己做饭吃，这不是在咱家，这是在接待家呢，不合适。”你说的啥，还记得吗？）（贝贝：我说“你拉屎一下能拉完？”）（肖红：这是什么话？“你拉屎一下能拉完？”你听咱说的这话，别人说咱恶，你说咱恶不恶？你给弟兄姊妹带来的这是什么印象？人家跟你说的是，“咱在别人家呢，你一下吃饱，别半夜十一二点再做饭。”你说“你拉屎一下能拉完？”肖草还得赶紧跟你说：“呀，我说错了，那我说错了。”你说咱和弟兄姊妹相处，怎么能处得来？你知道肖草她本身就受一些辖制，你给别人带来的影响是什么？上次聚会就跟你说了，她在你跟前受辖制，她在你跟前就没有人格、没有尊严。人家说这个话还不是对咱的一个指责呀？人家在你这儿就活不出来，没有人格、没有尊严，在你跟前就活不出个人样，可见咱就是践踏人的人格尊严。咱该不该反省？以后该怎么跟人相处？你说“你拉屎一下能拉完？”这是说的啥话？世上的人都不说这话！）贝贝，你看到里边的问题了吗？这句话的问题在哪儿？（贝贝：攻击人。）肖草和你说这话是什么动机？（贝贝：帮助我呢。）她是帮你，是一种爱的流露，可你反过来回了一句什么话呢？“你拉屎一下能拉完？”你是攻击人，把人打回去，你说伤不伤人的心？肖草本身也是一个爱面子的人，就别说肖草了，谁不要个面子呀？谁不要个尊严呀？谁不愿意活得让人尊重呀？肖草本身来这儿就自卑，觉得自己恩赐不行，能力有限，工作作不好，没有你们有资本，她本身就感觉有点技不如人，她就觉得抬不起头来，有点受辖制，有点羞愧。贝贝，你看到这么一个人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贝贝：帮助、扶持、鼓励。）应该鼓励、应该帮助、应该扶持，可你做的是什么呀？打击、玩弄、羞辱。你说她还有活路吗？神作在人身上是怎么作的？我在你身上是怎么作的？你有体会吧？（贝贝：有。）怎么作的？（贝贝：耐心地交通、鼓励、引导。）神说：“举个例子：人对自己的儿女都有爱，为了让自己的儿女走上正道都下了很多功夫，当发现他的缺点时，说话轻了怕他不听，改变不了，说话太重了又怕伤小孩的自尊心，怕他受不了，所以这都是在爱的支配之下都下了很大的功夫……”（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你认识神对人类的爱吗》）说话轻了不管用，说话重了还害怕伤害小孩的自尊心。神怕伤害小孩的自尊心，贝贝，你呢？你只害怕伤不了她的自尊心，只害怕她起来飞了！你把她踩在你的脚底下，让她规规

矩矩、服服帖帖的，你想把她“驯化”成你手中的“宠物”？你想怎么来就怎么来？咱这是在干什么呢？咱流露出来的这些还有没有人性？（贝贝：没有。）这是不是恶？（贝贝：是。）你流露出来的这叫没人性。神给咱立了标杆，我在这儿给你立了标杆，肖红再给你立了标杆，可你怎么走的、怎么做的、怎么扶持人的？你看我在这儿攻击过人没有？（贝贝：没有。）我怎么对待人的？（贝贝：只管交通、帮助、引导，就是对待老吕都是耐心地交通。）嗯。我有没有羞辱人？（贝贝：我对于这个羞辱不太明白，怎么就是羞辱呢？）怎么理解这个羞辱呢？就是说你所说的这个话是不是她的实情，是不是她的实质。你说的这话低于她的实质，对于她是一种藐视、贬低，这就是伤害了她的自尊。如果你说的是她的实情，这个可以说你说了一句实话。你说你和肖红沟通不了，这句话伤不伤她的自尊？（伤。）这是不是羞辱？（是。）伤害别人的自尊就是对人的一种羞辱。你说肖红不懂原则，这是不是羞辱？你羞辱人，你说话伤害了人的自尊，就是对人的一种羞辱。我说话呢？我对人说话有没有羞辱？（没有。）真没有？（贝贝：有的时候也有。）我经常说羞辱人的话，我叫老吕什么？（驴总。）这是不是羞辱他？（你羞辱他，是为了让他明白，让他醒悟，但不是真正的羞辱。）我叫他驴总，是有意识地羞辱他。我说“宝宝与贝贝”这是不是羞辱？（是。）贝贝，你多大了？你是一个大学毕业生，萧卫是一个好几十岁的人，我叫你们“宝宝贝贝”这是不是够羞辱的了？（是。）但我这羞辱的是什么？这羞辱的是一个撒但性情，这就叫羞辱撒但。从外边来看是羞辱撒但，从实质来看你俩不就是个宝宝与贝贝吗？羞辱吗？你做的这个事不是小孩做的事吗？我叫老吕“驴总、驴总”，老吕干的不就是驴做的事吗？老吕干人的事了吗？说你是畜生，说你是招回来的驴、马，那是实情。从外边看，你不是驴、马，但你实质所流露出来的不就是驴、马吗？（是。）那我羞辱你了吗？（没有，说的是实情。）从外边看那是羞辱撒但，从你的实质看，从你所做的看，你就是那个东西，那不叫羞辱。可我这儿呢，有时候还要夸大，有意识地羞辱你。我羞辱你干什么？贬低你、讽刺你、羞辱你、挖苦你，在我这里这些是不是也是经常有？神话里边也有，那我这样做是要干什么呢？是让你警醒，是让你背叛，是让你感到耻辱，是让你感觉丢人。我是专让你丢人！但我让你丢人是不让你走那个歪歪道，是在你走了歪歪道之后让你觉得丢人。你走歪歪

道，你不追求真理，你只管出力，那你就是头驴，人家都藐视你，“那我不能做驴了，我得追求真理”，我是为了让你追求走正道。我说你天天和萧卫打斗，不追求生命进入，不追求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你们多大了？就是个宝宝、贝贝，我来了我还得给你们拉架呢，“狗咬狗两嘴毛”，看你们长不大，才叫你们宝宝、贝贝，我是专门有意识地羞辱你们，是让你们干什么呢？“我得长大，我不能狗咬狗了，我得做一回人了。”我有意识地羞辱你、挖苦你、刺激你，是让你走正道，是让你做人，不让你做畜生。那你呢？你去羞辱人的时候，你伤害她自尊的时候，你是因为什么这么做的？（贝贝：涉及到自己的利益了。）涉及到自己的利益了，你是玩弄她，你想践踏她，你想见证自己。你是为了见证自己玩弄她，所以说，你所作的那是恶。在我这里，我越挖苦、越羞辱人，他们越得对我尊敬。我叫枫姿犹大，她敢跑吗？虽然她心里难受感觉扎心，但她能跑吗？我越解剖、越挖苦她，她才越进入了。而你呢？你挖苦、羞辱她们是把人家带到了哪儿？你是要把人家踩在黑暗里边，是要把她们作成一个懦夫，任你玩弄。你是要给人家强行灌输，是要强行占有、强行控制人家，你是要让邪恶掌权。你给人带来了黑暗，带来了捆绑，谁愿意亲近你呀？人家对你那是种恨恶、是种仇视。有正义感的人那就得反打你，得把你踩在脚底下，把你揭露出来、解剖出来，咒诅你、定罪你。就像今天我作的这个，就给你揭露出来，让你看见你所走的路是什么路，让你和敌基督去对号，和恶人去对号，让你看见你所做的丑陋不堪，看见你是个恶人，感觉到羞辱。

神说过，人要想蒙拯救得有两个感觉，什么感觉？（羞耻感和惧怕感。）得有一个羞耻感和惧怕感。那我在这儿就是挖苦你也好，专门刺激你也好，就是让你觉得羞耻、丑。“在人面前，我是个什么人？我是个恶人。”这就是捆绑撒但，我在这儿是要把你这个撒但性情捆绑住，让你不敢这样做了，不能这样做了，是要让你走上正道。我羞辱了你，你还得感谢、赞美，这就是打败撒但的一个见证，也是你追求生命的一个途径。你想让人家肖草过来呢，可肖草在那儿害怕呢。我为什么把肖草调走呢？调走的原因是什么？肖草本来身体就不好，来了这儿病更严重了，现在饭也吃不下了。（贝贝：肖草那一身的病都是我打压她造成的吗？）你说这个病一般是从哪儿来的呀？（心情不

好。）心情不好、压抑就容易得病，她在这儿得不到你的尊重，她做出来每一件事都得不到你的认可、承认，“我做什么都不对，我什么都不如人，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神说：“你们的领受程度能达到一步一个台阶，然后我也一步一个台阶地领着你们往上走，你们就能跟得上我，要是我一步跨四个台阶，那你们永远跟不上我。”（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解决观念才能进入信神正轨（一）》）神带人的时候是怎么带的？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带，根据你走到哪个台阶就带你走哪个台阶。神还说：“就像给小孩吃药的时候，都是先给他一点好吃的东西哄住他，然后趁他不注意的时候给他灌一口药，他觉得苦了，再给两块糖一哄他就把药吃进去了。”（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追求真理的重要性与追求真理的路途》）喂你一口药还得给你吃块糖。那你呢？你不是喂人药，你是喂啥呢？人家有的人是喂糖衣炮弹呢，你这喂的是什么呀？糖衣都没有，就是一种欺压人。就像神交通的，在世界上，人和人之间是什么关系呀？你欺负我，我欺负你，谁厉害，谁就欺负人，咱所活出的是不是和世界上的人一样？肖草在那边的时候，肖草厉害，肖草欺负人呢，“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肖草来了这儿呢？就这么一亩三分地，大门也出不了，活在你手里边跑不出来了。在贝贝面前，肖草就不能有个观点，肖草要是有个观点伤害了贝贝，贝贝就要给她“交通”，肖草从这个家躲到那个家，贝贝从这个家追到那个家，从今天“交通”到明天，从明天再“交通”到后天，非得把肖草那个观点扭转过来，肖草说“是是是，服了服了”，这才完。贝贝，只要肖草不服你的观点，这个事完不了，这是你的一贯表现吧？你说你非得给人强行灌输，把人掌管、控制到你的手心里边，你控制人的这个心太强！谁愿意被控制啊？你愿意被别人控制吗？（不愿意。）不要说被控制了，就说今天肖红没有和你交通清楚，你就说什么呀？咱就说得不好听点，刚说给你强行灌输一下吧，你说什么呀？（沟通不了。）“和你没法沟通，沟通不了。”你说我能不能给你“强行灌输”下去？别说强行灌输了，我连熏陶感染都感染不了你。我说用“驯化”合适，“不对，应该是训练”，你拿起手机查查，查查这个词，把我打倒，你的目的是想把我打倒，并不是想给我纠正。咱再仔细看这个词是驯化还是训练，咱就认识了，认识了以后，这就完全暴露出了咱的存心究竟是什么。贝贝，咱这性情可怕不可怕？看见自己这种可怕的性情应该去咒诅它、恨恶它，而不是任着自己的性子发

展。贝贝，你看见自己所走的路了吧？（贝贝：嗯，看见了。）你从始至终完全就是为着自己的冠冕、地位争、抢、夺。你不为自己的生命，也不为神的工作，不是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你做的这些都是一些很明显的事，是吧？这也不是隐藏着什么东西需要解剖、揭露，很明显，是明知故犯。这算不算明知故犯？（贝贝：没有意识。）

看看神话，神说："第一条笼络人心的定性、定位说完了，第二条是打击排斥异己。笼络人心有很多让人看起来很柔和、很合人观念、对人没有任何伤害的手段，比较委婉、隐晦，让人看不出来有任何恶意，看不出有什么争夺或者是血腥、恶毒的表现，就是用很隐藏的手段去做。第二条，打击排斥异己就不是这样了，一说'打击'这就不是正面的而是比较贬义的词，肯定不隐晦，是公开的让人看得出来的。这个手段不是那么阴险、隐晦、带有诡计，而是很露骨，让旁观者都能看到带有一定的攻击性质，他不是隐忍而是主动出击。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公开地打击、打压、排斥，说别人的不是，揭露别人的不对。他所说的话、用的手段与他的行为、动机带有恶毒的性质，他的语言、方式肯定带有一定的攻击性，就是定罪、毁谤、揭露还有恶语中伤，也可能把正的说成反的，把对的说成错的。他打击排斥异己，一般主动出击的时候是出于一种报复的心理，一看谁跟自己意见不一致，对自己的地位有威胁了，就先下手为强，主动出击治服对方。打击排斥异己还有什么表现？（贬低对方。）贬低也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就是你做得再好他也贬低你，这么贬低那么贬低，把你贬得没信心了，消极软弱了，他就高兴了。另外，还有一种表现是定罪，怎么定罪呢？就是你做了一件事其实谁也不知道做得到底是对还是错，但是他有目的地想打击你，就把你这个事跟某一个事联系起来定罪你，让别人一听觉得他说的有道理，这就达到他的目的了。那排斥是什么呢？就是你做得再对，他心里其实也认为你是对的，但他就说你是错的，就跟你成为两条战线，成为明显的两派，然后用他这一派的观点、谬论驳倒你，再用驳你的这些话迷惑大家，让大家听了之后觉得你那个是错的，以此赢得大家对他的赞成，这就达到他打击排斥异己的目的了。排斥异己有时候是当面辩论，有时候是背后论断、挑拨还有毁谤、诬陷。好比说，他想排斥一个异己，他不跟这个异己说，而是对另外一个跟异己不错的人说：'他上次说你这人没什么素质，领受

东西又差又不通灵，好像挺热心其实尽本分没什么原则。我就跟他辩论，因为在我看你这人还是不错的。’挑拨完这个人和那个异己就吵起来了，他就在旁边观看、观察，不断地煽风点火，结果那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不好了，他跟这个人的关系好了，慢慢地跟那个异己关系好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异己被孤立了。就是说，最终能收服异己最好，收服不了就孤立他，想方设法把他排挤出去，如果不出去就让他自己告饶。这样的带领拉拢一些势力，打击与自己意见不合或者与自己的追求目标、人性不合的人，他是搞拆毁，搞帮派，最后在他带领的教会出现一个什么局面呢？听他的是一派，不听他的是另外一派，在他的‘英明’带领之下，听他的人越来越多，不听他的人越来越少，向他俯首称臣的人越来越多，与他有不相同意见的人越来越不敢吱声了，不同的声音、不同意见的人越来越少了，这就是他要达到的目的。‘即使你跟我有不同意见，但是你也不敢说什么，你得服我这个带领，因为现在是我说了算，你在我手下，你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不管你有什么能耐，只要我在这儿一天你就别想得势，你就别想说了算！’他要达到这个目的，就是想一手遮天控制教会，控制神选民。”（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一）》）

这个很简单直接就对上了，不是很难对，是吧？对是对上了，关键就是看你呢，看你什么呢？你的本性实质如果就是这样的，那你就没得变了。如果你只是走的这条路，你这个人就还能蒙拯救，因为你能变。所以说，我在这儿不说你的实质是什么，也不说你走的就是什么路，我也看不清你是走这条路的，还是你的实质就是这个，那只有神知道，我不知道。那我关键看的是什么呢？有个词怎么说呢？以观后效，是吧？就是观察这个人看了神话以后的果效如何，神话在他身上是否能掌权，如果他的实质不是这样的，他只是走这条路的，那神话要在他身上逐步地掌管他，他看了神话以后，他有羞耻感、有惧怕感，他就不敢做这个事了，不能做了。敬畏神远离恶，他对神有敬畏他才能远离恶，他对神没有敬畏他是不会远离恶的。所以说，如果他的本性实质是这样的，他的本性实质就是魔鬼、就是撒但，他可能有敬畏吗？（没有。）他不会有敬畏，他不会有惧怕，不会有害怕，所以他始终不会有变化的。如果他还有点良心，只是让撒但败坏得太深

了，那他听了这些话以后，警醒、害怕还得畏惧，“头顶三尺有神灵”，原来是“如果我不欺负欺负你，我心里就发痒痒”，现在是“当我想欺负人的时候，神看着呢！”他还敢不敢？（不敢了。）撒但受到了制约，撒但不敢再来此处游玩，把撒但捆绑了。今天有一个事情制约住了，明天有一个事情制约住了，一个月过后别人就能感觉到这个人有点变化，不一样了。

那天胖妞跟我说“我今天实行了一个小小的真理”，她也知道是“小小的”。她多长时间没有给龚竹发群里的话和文稿，人家就质问她呢，“我没在群里，你就得给我发，你为什么不给我发？”龚竹问话的语气态度可能也有点硬吧，咱换位思考，群里的话和文稿胖妞没给龚竹发，你说龚竹火不火？“你们吃喝呢，但是不给我！”你说龚竹和胖妞说话还能柔和了？肯定不会柔和。胖妞也是一个厉害人，是吧？正常情况下，要是龚竹说这话，胖妞什么反应？“你说啥话呢？我绝对不能让你压住我，显得我好像成了假带领似的。”胖妞总得想办法把龚竹打回去。但经过这一系列的交通以后，胖妞不敢发火了，“我悄悄的，算了，我给人家发吧”。外表看着胖妞不说话了，但是她心里发生争战了呀，“我胖妞能让你龚竹训我？”可能不可能？老虎怎么能服在狗下边呢？怎么也不行。“可是我要是再发火，别人怎么看我呢？多长时间了，人家都说我胖妞不实行真理，我今天得实行真理，不行，不能发火。我就是控制也好，克制也好，我不能发火，然后我还得把群里的话和文稿发给人家。”这就说明这个东西在她心里、在她身上是有记忆的，她是有知觉、有感觉的，这是她强行控制住的，不是说她没感觉。所以在她强行控制住了以后，是一种享受。为什么是享受呢？要是你临到这个事，你今天没有发火，没有和人争执，没有吵、没有闹。你没有吵、没有闹，心里还受伤害吗？你要是一吵一闹的话，你这个血压是不是要上升？最起码五六个小时安静不下来，你安静不下来，别人也安静不下来。可是你一不吵，过后你的心是坦然的。你坦然，对方呢？他欺负了你，他说了句话，然后你不和他吵，他还上劲儿吗？（不上劲了。）他早就把气放完了，就是一开始有气现在他也没了，他也就坦然了。真理是让人高兴的，让人能快乐起来。在上午发生这个事的时候，胖妞她没吵，到了晚上她是一种享受，享受了以后高兴地说，“我今天实行了一个小小的真理”，她有所感受。虽然事

情不大，但她能够感觉到实行真理以后的快乐，就是说她能够有意识地去变化。贝贝，我给你举这个例子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说在生活中遇事不放过，在小事中操练，时时、事事、处处想着神、念着神、为着神。遇到不合自己观念的事了，要发火或者要说什么的时候，“说？还是不说？”考虑一下，“这话说出来对人有没有造就？这是正面事物还是反面事物？神什么意思呢？神有喜怒哀乐，我说出这句话、做出这个事来，神是喜？还是怒？神说：‘神的“喜”是因为有正义的存在与诞生，是因着有光明的存在与诞生，是因为黑暗与邪恶的毁灭；他的“喜”是因着他为人类带来了光明，是因为他给人类带来了美好的生活；他的“喜”是正义的，是一切正面事物存在的象征，更是吉祥的象征。’（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了解神的性情很重要》）神的‘喜’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正义的诞生与存在。我做出来这个事神是喜，证明这是神的心意。我按神的心意这么做了，这就是个顺服。我顺服了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得着生命了，我今天就得着生命了！”今天得着一点生命，明天得着一点生命，一年365天就得了365个生命，三年以后，十年以后呢？你看着这个生命是不是渐渐长大了？“呀，人家这个生命长大了。”咱以前说谁追求生命呢，谁有生命，谁没生命，是不是都是些空话？因为你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你现在能够看得见了，究竟谁有生命，谁没有生命，你是能看得见的。怎么看见的？就看他有无变化，就看他从信神以来到现在生命性情有没有变化，他正常人性活出来了没有，他做人做事、看人看事是不是在逐渐地有所变化呢？不管变化多少，只要有变化，就说明这个人有生命，还活着呢。如果说十年、二十年过去了，这个人从始至终没变，这说明什么？这就是死人一个。就是说不管揭露解剖多少，他始终没变，那这个人的本性就是这个，这人本身就是魔鬼，这就不救了。他对神没有敬畏、没有害怕，所以他就不会远离恶。所以定一个人是本性实质，还是这只是他的败坏性情，就根据他的悔改，看他有无悔改，看他有无生命。从今以后咱就看他有无生命，是吧？（嗯。）人家有生命了，死里复活了，但是刚活过来，还奄奄一息呢，但起码有了一口气息，如果多长时间一直没有气息就死了。

贝贝，你想不想活过来？（贝贝：想。）这活过来有路吧？（贝贝：嗯。）特别是在这个时候了，不是在教会建造的时候了，你也看见

了。你知道我说的“看见”是说看见什么吗？（贝贝：看见神的行政发挥功用了。）一个是行政发挥功用了，一个是你今天更应该看见登山变像。神说：“全能神！公开显现出荣耀的身体，圣洁的灵体出现了，他是完完全全的神自己！世界肉体全改变，登山变像是神的本体。头戴金冠冕，身穿洁白衣，胸间束金带，世界万有是他的脚凳，眼目如同火焰，口中有两刃利剑，七星右手攥。”（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十五篇》）“登山变像”是什么？登山变像就是神的本体。就是说你看见登山变像了，你就看见了神的本体。什么是登山变像？登山变像，登山，高了；变像，原来的形象变了。登山变像以后就看见神头戴金冠，口中有一把两刃利剑，眼目如同火焰，你看见了没有？你看见神眼目如同火焰了没有？“火焰”是什么意思？火眼金睛，一个是怒气，一个就是你的心里边在想什么，神看见了，你能掩盖得了？你能隐藏得了？神话是一把两刃利剑，审判刑罚、揭露解剖，让你看见神的公义。身穿洁白衣，洁白如雪。怎么洁白呢？纯粹的，神作在人身上都是拯救，没有什么瑕疵，纯洁的，就是爱。神的爱和人不一样，你帮助人、扶持人，你是有目的的，要么是你们有情感，要么是你想达到自己的目的，但在神那里没有这些，你看见这个了没有？（贝贝：看见了。）你看见这个的过程就是登山变像的过程。原来你能看见神吗？当你看见神的性情了，看见人子的形象了，也就是看见神的本体、看见神的喜怒哀乐、看见神的作工、看见神的奇妙作为、看见神的智慧建立在撒但的诡计之上了。经过咱的交通，经过咱的认识，你是不是看见了？（看见了。）这逐渐看见的过程就是登山变像的过程。我给你举这个例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来在地上是隐秘降临，隐秘是拯救，公开是惩罚。在神隐秘作工阶段，也就是在教会建造的时候神说了多少话，事实临及了没有？（没有。）临到你的不都是话语吗？（是。）那时候是一个拯救，所以2012年那时候是一个拣选，拯救回来以后再拣选出来，到现在得胜者已经出来作工了，已经作成了，作成了就开始见证神了，见证神的时候也就是神向人公开显现的时候。见证神是见证什么？就是见证神的作工，见证神的作为，得胜者能把神的所有所是见证出来。他见证出来了，你是不是看见了？你看见了，这还隐秘不隐秘？（不隐秘。）这就公开了。公开是说神的性情向人公开了，而不是基督这个人公开向你显现了。咱以前说公开显现，好像是大红龙倒了，公开信神了，那叫公

开。咱今天得扭转这个错误的观点，公开显现是神的性情向你公开了，也就是刚才说的行政辖管，事实临及，该惩罚的惩罚，该管教的管教，该对付的对付，心思意念抵挡立时审判，让你看见了人子形象。神的喜怒哀乐，神的奇妙作为都让你看见的时候，这就是登山变像的过程。登山变像就是一个公开作工的现象，这个公开作工是指什么？是有事实临及，就是说你一悖逆，审判立马临到，事实立马临及，这是不是公开了？（是。）这就是公开了，公开让你看见了神。看见了神紧接着就是什么？这就叫公开显现，当人人能起来见证神作为的时候，大人小孩都起来见证神的时候，这是不是公开显现的时候？公开显现的时候就是神作工结束的时候，神作工结束的时候大灾难降下来了，那是人人都看见神的时候，你不要说你没看见。公开显现，人人都看见了神以后，都起来见证的时候，神就开始用行政来辖管，正式进入话语时代，用话语来掌管你，如果掌管不了你，惩罚！所以说神公开显现还和你说话吗？神说出话来，你走就走，你不走就灭，所以说，公开就是惩罚。在公开以后那就是国度建造成形之时，你再来抵挡，抵挡就死。所以说，登山变像过后，下一步就是公开显现，公开显现以后就是作工结束，各从其类。咱现在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能够让你看见登山变像。现在你看见的还不是神的公开显现，你看见的是登山变像，这个登山变像和公开显现之间是有个距离的，是吧？（嗯。）你逐步地看见了登山变像，神的性情、神的奇妙作为是你逐步看见的，你看见了登山变像以后公开显现，你起来见证神，周围人都起来见证神，外国人听见了，外国人拥入中国的时候是不是就到了？（是。）那个时候纯粹就是公开显现了。神公开显现的过程是不是神的重归？（是。）原来是隐秘降临，接下来就是公开降临、公开显现在人面前。神的重归，你该不该去迎接神的重归？（该。）登山变像的这个时候就是带领着你让你经历审判刑罚、揭露解剖，你经历审判刑罚、揭露解剖以后是不是看见了自己，看见了神？（是。）审判刑罚你的过程这就是一个登山变像的过程！在你面前，你看见了！如果你经历了这个过程，你就看见了登山变像的过程，那这个过程就是迎接神重归的过程。如果没有这个过程，而是直接过渡到神公开显现的时候，人人都起来见证神了，那时候你说你悔改呀，还有机会吗？还有时间吗？你现在看不见神行政辖管，看不见哪个人受惩罚，你在这儿觉得时候还早呢，所以你还不着急呢。就是神说的

话：“当黎明到来的时候，东边亮起了一颗晨星，那是从未有过的一颗星，他照亮了寂静的星空，燃起了人们心中熄灭的灯火。这灯火使得人们不再寂寞，照亮了你也照亮了他。但是只有你仍在那黑夜中沉睡，听不到声音，看不到光亮，觉察不到新天新地、新时代的到来，因为你的父亲告诉你：‘孩子，不要起来，时候还早，天气很冷，不要到外边去，免得被刀枪戳伤你的眼睛。’你只相信你父亲的叮咛，因为你相信只有父亲是对的，因为父亲比你年长，父亲是真的疼爱你。”（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全能者的叹息》）你父亲让你等等看，那你就等吧，等人人都起来见证神的时候，那你的罪就被定了。为什么定你的罪呢？你跟随了神多年，在神重归的时候你没有起来迎接神。你没有起来迎接神就是说你没有看见神登山变像的这个过程。那当神公开显现以后还用你去迎接吗？（不用。）不用你迎接了，迎接的时候你不在，公开显现的时候你出来承认了，“呀，神重归了”。神显现以后立马就回锡安了，神回锡安的时候，迎接了神的人都欢送神回锡安呢，你欢送不欢送？（欢送呢。）那由你呢？你没有迎接神的重归，你怎么可能欢送呢？什么是欢送呢？你得歌唱赞美，你看见神了，你得着神的救恩了，你才能歌唱赞美神，你才能欢送神回锡安。在审判刑罚临到你的时候，你没有实行真理，等着神公开显现，人都看见的时候，你就感觉到害怕了，因为你被定罪了，你被咒诅了。那个时候是不是已经定形了？为什么定形了？你跟随神多年，神登山变像的时候，你没有去寻求，你没有去跟随，你是逃跑躲藏，审判刑罚临到，你是避开，等神公开显现的时候你就被定罪了，因为你是在审判台前逃跑的人。到那时候是不是新账旧账和你一起算？（是。）当新账旧账和你一起算，该惩罚你的时候，你能赞美神？你不能赞美神，你是埋怨、亵渎、哀号，那是地狱里边发出来的声音。那是在干什么？和神叫嚣呢！那新账旧账是不是该和你一起算了？那你还能欢送神？所以说，你是想站在欢送神回锡安的行列里边，还是想站在与神对抗叫嚣的行列里边，到了那个时候还由你吗？（不由了。）所以说，现在是什么时候？关键时候。最后时期你是否能为神摆上？神要公开显现登山变像的这个过程，你看见了，你该不该把神见证出来？你怎么见证神？你做过什么？做过效力者，作过衬托物，才能做子民。是先做子民还是先作衬托物呢？（先作衬托物。）作了衬托物才能做子民，是吧？（是。）贝贝，你现在走到哪儿了？（贝贝：效力

者都不够格。）效力者的试炼你站住了没有？你先站住效力者的试炼了，你才能作衬托物呢。效力者的试炼就是神不要你了，就是揭露解剖你，你走的道路就是敌基督道路，你就是该死、该毁灭的，你咋呀？明天就回家呀？（不回，效力。）“我就是犹大，我就是敌基督，我也得尽本分呀，我也该效力呀！”最起码该站住一个见证，这是一个效力者的见证。“就是效力我也不能离开神！”当站住效力者的试炼以后，才能作衬托物。怎么作衬托物的呢？就是说神是怎么把你征服的？神又是怎么审判刑罚你的？你怎么与神对抗叫嚣的？神又兴起了什么样的环境？是借着人给你交通呢，还是修理、对付、管教呢？在这个情况下你要咋呢？你要回到神面前，逼不得已地跟随神走了这条路，作了衬托物。作什么衬托物？就是见证神在你身上所作的工作，所作的审判刑罚的工作。你是个罪人，神才审判刑罚你呢，那神是怎么审判刑罚你的？神怎么拯救你的？你得把这个见证出来。你作衬托物得能够把神见证出来，怎么见证呢？作衬托物就是用你的邪恶、败坏来衬托神的圣洁、公义、智慧，用你的诡计来衬托神的智慧。你的什么诡计呢？像贝贝，一来信神就想来神家当什么？想当长子，想得地位、冠冕。在这儿追求了这几年以后，得上得不上呀？（得不上。）中了自己的诡计。贝贝每天起来想的就是“我把他们这个打下去，那个打下去。把十来个人都打下去了，可打下去以后，他们都跟我成了仇敌了。我把他们打下去以后，我没有成了长子，我成了什么了？在我和他们打斗、排斥异己的过程中，我变成什么了？我成敌基督了。我的罪摆在了神的审判台前，因着我所犯的罪遭到了审判刑罚，让我感到羞耻、煎熬，晚上睡不着觉，进入了硫磺火湖，惶惶不可终日。晚上还做什么梦呢？恐怖的梦。神话审判着我，我又不敢离开神话。”神话在你身上是怎么逐步作王掌权的，用你的见证文章把这个过程见证出来，这是不是一个衬托物的见证？这就是你作了一个衬托物。作衬托物得作一个什么衬托物呢？你现在作的衬托物也不是一个好的衬托物，你作了一个什么衬托物？敌基督的衬托物，恶人的衬托物。什么是好的衬托物呢？得胜者。得胜者算不算衬托物？（也算。）为什么叫衬托物呢？主要是把神的作工给见证出来，就是衬托物，得胜者衬托了神的大能。诚实人掌权，在世界上谁能看得起诚实人？人都看不起诚实人，可就是人都看不起的诚实人在国度里边还要作王掌权，和神同掌王权！他是怎么掌了王权的？一路怎么走过来

的？他这一路走过来的就是神怎么作过来的，这是不是神作的工作？神说的诚实人有一个表现是什么呀？从外边看诚实人愚昧不愚昧？（愚昧。）没什么恩赐，就是简单、顺服。他在世上什么也做不了，世人对他是排挤的，世人都看不起、什么也做不了的一个人，但在神的作为下，他成了一个作王掌权的人。作王掌权不是作哪个家庭、哪个地方的王，是和宇宙君王同掌王权，这是多大的权？怎么作成的？神的全能！人家这个见证是什么？这个衬托物是什么衬托物？是好的衬托物。那你作衬托物作的是什么衬托物？你作衬托物也不是个好的衬托物。贝贝，你愿意不愿意作衬托物？（贝贝：愿意。）愿意作衬托物，那你就得把你所作的恶暴在光中，在光的威逼之下承认自己的不洁，把自己的不洁如实地招供出来，这才承认你是坦诚的，是吧？招供出来，立志悔改如何做人。神成全的就是人的一个信心与心志，告诉你尼尼微城还有四十天就要倾覆了，就看你能不能从宝座上下来披麻蒙灰，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痛苦不痛苦？这个不难吧？（贝贝：嗯。）咱们看见路了，应该是高兴。

撒但打发来的差役（九）

贝贝没路走了？（贝贝：上次你说把之前的原则给废了，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整理文稿了。）我说废了吗？（贝贝：你说不能拿教会建造的原则来国度建造用。）那叫不叫废？可可，我说“废掉之前的原则”这句话了没有？（可可：没说废。）没有吧？（可可：没有。）贝贝，那你在这里怎么说我说把之前的原则废了呢？（贝贝：你说我拿教会建造的原则在国度建造用不行嘛。）对呀，我说：“现在是国度建造了，你不能再以教会建造的原则来卡国度建造了，教会建造的原则不能成为国度建造的原则”，但我没有说那个原则就废了，这意思一样不一样？（贝贝：那就是我理解错了，所以我整理文稿的时候就不知道怎么整理了。）你几年级毕业？（贝贝：大学毕业。）你是大学毕业，你还不是初中毕业，你连这话都理解不了？是你理解不了还是你不能理解呢？（贝贝：怎么是不能理解呢？）你不想理解它，是不是？（贝贝：上次你问我教会建造有哪些原则，我说半截子的话、重复啰嗦的话、前后颠倒的话都得去整理，然后你就说那是修改文章的时候祭司弟兄针对弟兄姊妹说的，改弟兄姊妹的话能随便改，改你的话不能随便改。我听了这句话我就想那以前这些原则就都不能用了，不能随便改了，就是这想法。）你是大学毕业，你承认你是大学生吗？（贝贝：承认。）承认，是吧？那你的素质如何？（贝贝：素质正常。）素质正常，那你理解这话怎么就理解得不正常了呢？枫姿什么学历？（枫姿：小学。）小学毕业，你和小学毕业生有什么区别？枫姿拿钥匙给我开门呢，我说她到哪里都是“作王掌权”的，她没听清我说这句话的意思，所以她熬呢。你呢？你是听见我说的话了，是吧？（贝贝：嗯。）你听见我说的话了，你理解不了？你不是理解不了，你是不能理解，不想理解，对吧？（贝贝：我还转不过来呢。）那现在理解这句话了没有？（贝贝：现在的哪句话呢？是说没有把那个原则废去？）我没有说把那个原则废去，是吧？（贝贝：嗯。）这废去是不是你说的？神怎么说的那个话呢？神说：“……不敬畏神的人往往会用旧的工作来定罪神的新工作……”（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　三》）这话什么意思？神以前说的话废去了没有？（没有。）我当时是不是和你交通这句话了？（贝贝：那

就是我理解错了。）耶稣来作工的时候，耶稣说把律法废去了，事实上废去了吗？（成全了律法。）你怎么理解的？国度建造的原则怎么可能把教会建造的原则废去呢？只能是成全，还能废去呢？（贝贝：我当时就是那样领受的。）你为什么那样领受？这是不是有问题？你不是领受不了，你不是理解不了。（贝贝：不知道。）在我这儿看着你是有意的。（贝贝：有意的？）嗯，而且当天交通的时候你还专门和我说过这个话。（贝贝：说啥话？）“那以前的原则废去了？”我说以前的什么原则？你告诉我半截子话、车轱辘话……这些原则，我说怎么能废去呢？在你小的时候是让你学个字、造个词、造个句，就像写文章，原来在教会写文章，只是让你操练会写句话，会写个书面语言，今天国度建造是让你能写出生命经历文章，能把生命经历写出来，这个文章里边得有生命，这是个拔高，我是这么交通的吧？（是。）那你说废去了吗？（贝贝：……）

贝贝，我交通的这个音频你反复听了没有？（贝贝：我没有音频。）你没有音频，你也没有要？你也没有说“弟兄交通的我没有听清，给我一下音频，我自己的音频我再听一听”？为什么不这么去做？（贝贝：解剖完的第一天晚上我就睡不着了，就想着你说的那些话，就想着这就被显明了、被淘汰了，就这样了。）你心里边一直想的就是被显明了、被淘汰了，你的前途命运总挂在心上，你就没有把你的使命挂在心上，没有把责任挂在心上，没有把你闯下的祸挂在心上。你要是把你闯下的祸挂在心上应该怎么做？还能不能顾得上考虑自己被显明了，不行了，被淘汰了，顾得上考虑这些吗？有没有时间考虑这些？正常应该考虑的是什么？（贝贝：我就想着闯下了这么多祸，我现在不敢再乱整理了，最起码原话怎么说，我就怎么整。）这是你的借口、你的理由，你自己编了一个理由、借口，你得说心里话。就像你刚才说的，“我闯下祸了，不敢乱整理了。”你不是不敢整理了，你想的是“把我显明了，淘汰了。”你就没有想你得担当，你得弥补、承担？（贝贝：我就想，以前的文稿都整理成那样了，现在怎么整理呢？）该不该悔改？（贝贝：在我这儿认为悔改就是不要再整理错了，到时候有领受好一点、素质好一点的人过来再整理，最起码在我这儿不是给改得乱七八糟，在原稿的基础上最起码还比较好整理一点。）你里面想到的是你的归宿，想到的是显明你了，你没有想到你

的责任是什么，“我该怎么弥补”，我没有看见你想这个，反而看见你所说的这些话是个借口。咱交通了以后，这个原则应该是越来越透明、越来越清晰，还是越来越糊涂？那你说，经过这一次的失败跌倒是使人长大了，还是使人缩小了？经过这一件事以后，你怎么能把原来的原则也废去了呢？里边有半截子的话、不通顺的话怎么也不管了呢？也不整理了呢？你说这是成了还是废了？你让别人看了以后怎么想？这是在干什么呢？这是不是撂挑子？这是不是在抓把柄？这是不是在反抗？这是不是在看笑话？这是不是让弟兄出丑？看见了吗？（贝贝：我没有意识到这个。）咱先不说你意识到了没有，就说你走这条路的一个结果是什么，你看见了吗？让别人看了是什么体验？什么感受？如果说你是枫姿，你是小学毕业，领受不了，胆怯害怕不敢走了、不会走了，那情有可原。可是你不是小学毕业，你是有那个素质、有那个能力的，这话对吧？你有那个素质、有那个能力，你是能理解得了的，你能理解了但你为什么不做呢？这不是有意的吗？这就好比你和你老公养育一个孩子，你老公告你说：“我走呀，你看好孩子，给他喂好奶，孩子拉屎拉尿你给处理好。”这是你的责任，是吧？你老公怕你第一次生孩子没经验，不明白、不清楚，他多和你唠叨两句，告诉你这个奶粉该怎么冲，能不能用开水呀？不能用开水，该用温水。喂孩子的时候不敢烫着孩子，咱得知道基本的一个生活原则、一个生活常识吧？刚开始告诉你怎么带孩子了。当孩子生病了，得吃药呢，这个时候是先吃药呢还是先吃饭呢？是不是能混在一起吃呢？这是不是比刚开始带吃奶的孩子又拔高了一些？你得知道、得了解孩子肚子疼的时候或者是胃着凉的时候，什么敢吃什么不敢吃，这个奶多少度才能喝，肚胀的时候还能不能吃东西，这个是不是得拔高呀？刚开始孩子没病的时候，你学会照顾孩子了，但当孩子第一次生病的时候，你不会体贴，你也不会照顾，孩子肚胀呢，他在那儿难受呢，你还给他喂奶吃呢。喂药和喂饭应该是错开时间，刚吃了饭就吃药，那这个药还管用不管用？不起作用。给孩子治病治不好，你老公回来是不是要训你，是不是要说你呀？你老公说：“你怎么带孩子呢？你怎么就不知道把吃药和吃饭的时间给错开呢？药和饭在一起吃这还能起作用？孩子肚胀正难受呢，还能吃吗？你要撑坏他呀？你照顾孩子就得逐步学会基本常识。”你老公回来是不是要训你？你妈是不是要说你呢？训了你以后你是不是学会做事了？应该是学会了吧？可是你学会

了吗？再后来喂奶不会喂了，给孩子冲奶粉不会冲了，给你老公打电话，“老公，我不会冲奶粉了，用多少度的水冲奶粉呢？是四十五度？是七十度？还是八十度？”你开始量温度了，冲奶粉用不用量温度？你摸一下，体验一下那个温度就行了，可你不敢了，你不能了，奶粉你也不会冲了。孩子感冒了，药也不敢喂了，“我不敢喂了，因为什么？因为上次你说我了，说药喂得不合适。”你老公说药喂得不合适，意思就是说孩子生病以后废去了喂药这个环节，孩子就是病了也不能给孩子吃药吗？你老公教了你一下、告诉了你一下该怎么做以后，下次孩子生病你就不敢喂药了，从外表看“上次因着我没有看好孩子，孩子肚胀了还让喝奶，把孩子的脾胃给喝坏了，最后孩子还住了医院，我胆怯、害怕了，不敢带孩子了”，似乎是很合情合理的，但是你老公仔细一看，这是在干啥呢？是不是很明显是对抗、叫嚣呢？你把以前的常识给取缔了，你还说是你老公不让你用了。是咱自己取缔的还是你老公给取缔的？正常喂孩子吃饭，孩子生病了得喂药这些常识能不能取缔？（不能。）用不用取缔？（不用。）

就像咱整理文稿的时候，基本的常识，像错别字、用词不当、话和话连不起来，这个到哪儿能取缔呢？这是不是作工的一个基本条件？其实它算不上原则，可你不敢改了，原来是什么就是什么。咱上次聚会说的是什么？说的是我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基本能说明问题，让人知道、理解就行了，一开始你是把这个例子给删了，我说：“这是辅助人去理解的，你把这个例子删了，人不好理解，这个小故事不能删，删了效果就大打折扣了，而且我举的这个例子你不应该删，也不能删，你不明白也不能删。”在我告诉你说不能删的时候，你给我把这个例子加深了一下，又多了一些内容，让我看行不行。你写的这个比我那个详细了，可是详细了、多了有没有意义，有没有价值？一个是有没有替换的价值与意义，第二个是我说的那个例子基本能说明问题，咱为什么又要替换呢？上次我过来跟你交通说，“你要替换它，你的这个性情是什么？”咱先放下你替换的这个例子的好与坏，你的例子比我的例子好也算，咱先放下这个不说，就说你想替换它，你的性情是什么？如果你真感觉我那个例子不合适、不恰当，或者说我那个例子有点表达不清，那你是不是可以商量？或者问一下，“弟兄，这个表达得有点不清楚，是不是得再说得详细一点？我这里有一个合适的例子，

你看看这个行不行？”这叫什么？提个意见，商量，你还没有和我商量，你倒把故事直接编出来了，直接问“能换吗？”这就和你在一个单位上班一样，你要做什么事情，是不是得先打个请示报告呀？先打个请示报告，领导批示了，“可以”，那你才开始着手这项工作。可咱呢？咱是先着手了这项工作，最后又给了我，让我批示，那叫让我批示吗？（不叫。）所以说，第一个是你把我举的例子给废了，第二个是我说这个文稿需要这个故事，然后你又自己编了个故事代替了我的故事。你要么就是要把我那个例子直接废掉，要么就是用你的例子代替，就是这两个结果。从外边看这是两个表现，但其实是不是就是一个问题？就是你始终想把我的给废掉，给作废，然后想拿你的来代替。原来是你把我的给废了，现在是用你的把我的代替了，就一个原因，把我的废了，能把你的意思加上，要是不废除我的，不把我原来的意思取缔，那也要加上你加工过的，咱说的是你的这个性情。你的性情是什么？你老想给我当老师，老想给我当教官，我和你说的是你的这个性情。

当时肖红跟你说什么呢？这个故事它能够说明问题就行了，不需要你再加上那么多东西，她跟你说的是能说明问题就行了，可是随后你在整理文稿的时候，你怎么做的？你连一个口头语转变为书面语也不转了，然后我没有说清楚的一些话，缺个字的你也不加了，我把“尼尼微城的人悔改”说成“尼尼微城悔改”了，你说是尼尼微城的人悔改，还是尼尼微城悔改？加一个“人”字，这是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可是你改吗？你也不改了，不能改了。这是不是抓把柄？这是不是专门露我的丑？“让弟兄姊妹看看，看他交通的是什么，语句都不通顺，话都说不清，我给他改，他还嫌我给他改。我给他改他还挑三拣四，来，事实证明一下，让大家都看看我不改是什么状态，我给他改了是什么状态。”你是不是要把我显明出来？“你有地位，我没有地位，不怕人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咱两个人的‘货’拿出来比一比，证实一下。”你明明知道有些话有问题，你不改，最后还来了一句什么话？“只要能看懂就行。”这句话成了你的生命，为什么能成为你的生命？是因为肖红说了“能看懂就行”这句话，你把这句话更加深地去“描述”了一下，更让这句话成为了你的“座右铭”，成为了你作工的“原则”。真成为原则了？真成为座右铭了？你口头上挂着这个座右铭，你还按着这个去做

事，那咱这个文字组还有啥意义？还叫什么整理呢？（贝贝：当时说“宁死不屈”和“宁折不弯”的时候说人能看明白就行，不要老想着改，不是说的这个吗？）肖红跟你说能看懂就行是说我举的那个例子不需要你再加深，宁死不屈是在什么时候说的？是在聚会结束的时候说的，一直说你争强好胜，你总想在别人的基础上改一下，以此来见证一下你，证实一下你的能力。交通了一天以后，肖红刚说了一个宁折不弯，你就说“这个能改改吧，这个能改成‘宁死不屈’吧？”不是说你不可以改，可以改，是说你的自然流露，是说你这个性情。刚刚解剖了这个事情，肖红刚说出来这个话，你立马就说“能改吗？”这成了你的生命了。不管别人说出来哪句话，你都能在里边找茬，“找见这个，我给它改一下”，习惯了。我不是说这个话能改，或者这个话不能改，我是让你守那个规条吗？是说你说的一句话吗？要是那样的话，你以后整理文稿的时候，每改动一句话，都过来让我给你认可一下，这个可以改，那个不可以改，那还要你干什么呢？那就是一个机器人了。要是那样的话，我自己改吧，还用你整理？让你整理是给你一个原则，告诉你一个原则，你根据这个原则就能去做事了。你整理文稿的原则是什么？（贝贝：最起码得让人能看懂、看明白。）最起码！咱整理文稿能不能是“最起码”？什么是原则？（贝贝：方向、目标。）你的方向、目标就是个“最起码”？你的方向是一个“最起码”的方向，那你说你这个事情能做成吗？方向、目标应该是什么？方向、目标应该是完美。做不完美就是有瑕疵，有瑕疵就是有掺杂，有掺杂就证明你的本分尽得不合格。那整理文稿的方向、目标是什么？能够见证神，咱处处是见证神呢，你整理出的文稿得能见证神，见证神的奇妙作为，荣耀神的名。让你整理文稿呢，我有一个地方没说清楚，或者交通的断开了，你能把它连接起来，把口头语变成书面语，在文字的表达上要准确，用词也要更加准确，表达的意思要清晰，还能一环紧扣一环，里边不能有漏洞，能够让人很好地去理解认识，这是不是你的方向？你的方向、目标是为了见证，让别人一看这个文稿不一般，这文稿怎么出来的？这是弟兄交通以后整理出来的，那交通以后整理出来就不单是弟兄不一般了，是什么呢？是弟兄带的这一班人都不一般，这叫见证。咱的交通不是提前准备好的，而是随时地交通，随时地沟通，是大脑思维随时寻思交通出来的，可能就是寻思到哪儿就说到哪儿，这和提前准备好的书面的交通能不能是一样的？它不可

能和写文章一样有条有理一条一条顺下来，它里边有个小插曲或者有时候忘了个什么，或者刚开始交通的时候这个思路是乱的，交通完以后这个思路是清晰的，觉得应该是列一个顺序一二三四，但已经交通完了。这是随时地交通，不是写文章，要是写文章的话，自己还可以修改。所以当你听到这个交通以后，能够把一个口头语转换成准确的书面语，经过你的整理，你整理出来的不再是我的交通，而是成了文稿，成了书面语言。我不是圣人，不是出口成章，我要是出口成章的话，那就不用你整理了，我直接交通出来就是标准文稿，还用整理？而且咱的交通是现实的交通，根据你现实的情形来交通，而不是我准备了多长时间的讲稿，或者说就是老掉牙的、重复的、早已锻炼出来的讲台上的讲道，我跟你讲的都是一些新型的内容，不是重复的。所以说，我说出来的话就不可能那么完美，这就需要你去完善，让它更完美，你把这些文稿整理得越完善、越完美，证明你在本分上越是尽到心了，你尽心、尽意、尽力了，打败撒但是靠人的忠心与顺服，说明你忠心了，说明你顺服了，这就是你与我之间的一个配合。如果这个文稿拿出来让人一看，都是口头语，“这哪有人整理呢？这是谁在配合呢？这是孤家寡人，这是一个人在打江山呢。”

你现在整理文稿的方向、目标是让人看懂就行，那人家看你整理出来的文稿不是看一下就亮堂，而是看这一句话还得再看看前面的一句话看看后面的一句结合起来，揣摩半天才能知道，“哦，这句话是这个意思”，那咱的这个文稿是带领人家呢，还是考试呢？就像“尼尼微城悔改”，是“城”悔改呢？你让人去考虑，让人去抓把柄？“这是国度建造？这是带领人生命进入的文稿？”今天让你尽本分是让你去见证神、荣耀神，不是让你拆毁，更不是让你去羞辱神的名，这些话还用问吗？基本常识还不知道？我就再跟你交通什么，能不能成为你打岔，不能正常尽本分的理由？你就连最基本的常识都没有了？可不可能形成这样的结果？（贝贝：不应该。）那你说这是怎么造成的？不是你里面的心思出了问题？不是你的性情流露出来了？不是你争强好胜不服的心？不是你的控告？这个难吗？难不难？（贝贝：不难。）就像我刚才举的养育孩子的这个例子，你学会给孩子喂奶了，孩子生病了，你不会照顾，你老公告诉你“孩子生病了你该怎么带他”，你应该是会带有病的孩子了，结果是连喂奶的孩子都不会带了？所以说，你

的一系列的做法让人怎么看呢？一看你就是唱对台戏的，“我听你的，你说怎么干我就怎么干，做错了是你让做错的，是你说的！”这不是抓把柄？咱信神信了几年了，最后信得造反呀？你说你害怕呢，你究竟害怕还是不害怕？今天让你把这个文稿整理出来是让跟随的人看呢，随后还要印成书籍呢。生命供应是人人都要看呢，人人离不开神的话，以后外国人拥入中国还要看这些话呢，让他们看一下弟兄作的工作是什么工作，人家一看“就作的这工作？”那不是高举神名，那是什么？臭名远扬！

还有你们抓把柄抓到我头上了，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什么？怎么还传到晓宋那里了，还让晓宋产生了观念，晓宋都要背叛呢。（肖草：晓宋背叛什么呀？）就因为她们把观念散布出去，然后给晓宋煽风点火，让晓宋和她们拉帮结伙了。（肖草：我还没听懂。）你不知道，温朵知道，温朵还扇了一把火，这就是你们的“作品”。（贝贝：怎么回事呢？我还不知道咋回事呢。）温朵知道吧？（温朵：可能是我不理解贝贝她们说的，然后我那天从贝贝这儿回去就跟他们说呢，正好晓宋也在呢。）说吧，给他们说说你做了什么好事，抓重点说。（温朵：我一去了贝贝那边，白冉就问我修改后的另一个例子能不能看懂呢，我觉得那个交通跟正常的思维不一样，我有疑问就问了，然后白冉就对付我，说我性情太有问题了，老要改弟兄的，老要抓把柄，然后贝贝还说她整理文稿的时候不会整理了，还说以前整理文稿的原则不要了，现在整理就是人能看懂就行，不用改，能不动尽量就不要动，我说“弄得我也不会整理了，我说弟兄的意思……”）谁和你说不要动呢？（温朵：贝贝。我说“弟兄的意思是说你的性情问题呢，不是说啥都不要改吧？那整理得更规范一点不好吗？”就说了这些，没了。我回去以后就把我的观念和他们说了一下。）你没有说清楚，你来了这儿，贝贝给你交通了，交通的内容是“弟兄的话不能随便改”，然后这个“不能随便改”就引起了你的观念，是吧？你是什么观点？（温朵：我就说“那些方言，还有口头语，也不改？不改那也不行，那不规范，神的交通那么规范，咱们整理得更规范一些不好吗？”）这是对的呀，你和贝贝说了没有？（温朵：说了。）沟通不成？（温朵：嗯。反正她俩都说不要改，还说“你为什么老要改？”）（肖红：最终还是不允许改。）那叫不叫改？咱把这个“改”的名称确定一下，什么叫改？

（温朵：改就是把人家的意思变了、改了。）变了的意思叫改，那你说的这个是不是改？（温朵：不是。）那这叫什么？（温朵：更规范。）完善、准确、完美、规范，更有了一个标准。让你去整理文稿不是让你去改文稿。如果是下面弟兄姊妹的生命经历文章写得不合适，稍微给他改动改动，能够阐明一个真理，那你可以改动，是吧？你在我的交通里边能改动吗？你比我有真理吗？你有真理你能改动，你没有真理你怎么能随便改动呢？咱文字组干的是什么？（整理文稿。）是让你去整理，是让你去完善，让文稿更加准确，不是让你去改编，不是让你去编辑。你们讨论了，“弟兄的话不能改、不能动”，什么不能动？分类了没有？寻求了没有？你们还说弟兄不让你动，弟兄不让你动的是什么？你们讨论的是弟兄不让你动什么？弟兄不让动的是弟兄交通的这个意思不能变，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是必死的，那必死的就是必死的，这个不能动、不能改。（肖红：加一个字也不行。）你在这儿是跟随神，是跟随弟兄的，是要见证神的，那你的目的是要把神见证出去，让人听了更加明白、透亮，让人把真理搞清楚，你是为这个而服务的，你是让文稿更加完善，是一种跟随，是一种认同，是一种阿们，更是一种传达。“弟兄哪句话没有表达清楚，我整理文稿呢，我给他完善一下，把弟兄的这个意思传达出去”，这是你该做的吧？（嗯。）这叫完善。你们把“完善”说成是“改”，把“改”又说成“完善”，这不是混淆概念？（贝贝：是。）

你们说了一个“不能改”，这下弟兄说出什么话也不能改了，就是说错话也不能改了。（温朵：我没有跟晓宋这么说，贝贝跟我说前天给她们聚会了，说“宁折不弯”要改成“宁死不屈”，弟兄说的是她的性情问题，明明能表达清楚，然后还要改，但是贝贝跟我说的是“什么都不能改”。）这篇文稿整理了吗？（温朵：没有。）这篇文稿没有整理，为什么要说改与不改呢？怎么说起改与不改的呢？（贝贝：一开始的时候，我和白冉两个人在整理《担当与承担》这篇文稿呢，咱聚会结束的时候，我说《担当与承担》里面的例子没交通清楚，那会儿你们准备走呢，就说把例子给你们发过去看看，我就发过去了，肖红看了以后说那个例子不要了，后来整理的时候我就跟白冉说，“肖红说了，这个例子不要了，所以说，咱不要后边的这节了，直接把例子删了，这样也连着，也能说清楚。”然后白冉就说“不对，这个例子就是完整

的”，然后就那样整理了一下。后来白冉就问肖红“这样行吗？”肖红说“行”，然后就那样改了。还有几处，我和白冉观点不合、意见不合，然后就标了一下，说等温朵来了让温朵看一下，看能看明白吗。温朵来了让她看的时候，温朵说那块儿就没说清楚，白冉就给温朵交通呢，说温朵这个性情怎么怎么，后来就一直交通温朵的性情，就没有再交通那篇文稿。然后我就说，“昨天弟兄过来聚会了，说了改文稿出现的问题，弟兄解剖我里边的这种性情，就是否了弟兄的，总是把自己见证出去。最后弟兄说了一个词‘宁折不弯’，我就说能不能改成‘宁死不屈’呀？弟兄就说你看你这自然流露出来的就是老想改，老想把你见证出去，这个‘宁折不弯’人家也能听明白，你为什么老想改呢？弟兄是说我里边的这个性情呢。”我就说了一下这个，大概就是这个过程。）咱返回来再交通你说的“宁死不屈”，你是在肖红说了“宁折不弯”以后，你立马就说“‘宁折不弯’能改成‘宁死不屈’吗？”咱首先说这个词可不可以改？能不能改？（贝贝：要是按规范来说就可以改。）温朵，能不能改？（温朵：可以。）肖草，能不能改？（肖草：能改。）既然能改我为什么要说贝贝？（肖草：因为她里边流露出来的性情，你才说的这个话。）对，但在贝贝这里分开了。贝贝，虽然你说了这句话，但我不是说你说的这个词的对与错，我是说你流露出来的性情。如果单说你说的这个词，这个词可不可以改？可以改。你改这个词和你所流露出来的性情完全是两码事。我和你说的是你的性情，这个词可以改，但你在改这个词的时候，你流露出来的性情是什么？你去改这个词不是为了它的规范性。我是说当肖红说出“宁折不弯”的时候，你立马就能说出“这个词能改吧？”你里边流露出来的是什么性情？就像保罗，保罗跑了半个欧洲跑错了吗？（没有。）那为什么说他是敌基督呢？（肖草：就是因为他的性情才说他是敌基督。）不是说他不能做这个事，这个事可以做、能做、应该做，但是在做这个事的时候，保罗流露出来的性情，也就是保罗做事的出发点、目的是什么？保罗的存心、目的是要干什么呢？（得冠冕。）他是要得冠冕，他是在搞交易，“我只要跑了半个欧洲，我只要把工作作了以后，神，你就应该给我什么什么。”他是带着交易去做这个事的。说他是敌基督，是说他这个交易的心，他的心不是在见证神，不是在传扬神，所以说他是敌基督。贝贝，我说你是敌基督，我解剖你，是说你说这句话的存心，你是为了见证自己，你不是说为了完善这句

话。如果你是为了工作、为了把文稿整理完善，那你所做的就是一个正面的，这又是一个性情，这是你该有的，是你该作的工作。从外边看你作的这个工作是一样的，但我看的是什么？我看的是什么支配你做的，听懂了吗？（贝贝：听懂了。）不要再纠缠在里边了。你说“弟兄说了不能改”，这又给我戴了个帽子，我什么时候说不能改？我明明说的是你的性情，你反过来说“弟兄说了不能改”，那是不是给我戴了个帽子？还要抓把柄呢？误解我的意思，还要戴到我头上，“弟兄说了”，这是说这件事。

温朵在这儿产生争执以后也产生了一个观念，“弟兄说的话敢动不敢动？不敢动。”就说《担当与承担》这一篇文稿，温朵里边有自己的意思、自己的理解，是吧？（温朵：嗯。）温朵自己的意思、自己的理解和弟兄说的这个话产生了一个冲突，产生争战了，产生冲突、争战以后你应该怎么？（寻求。）应该是寻求的态度，温朵去寻求了没有？（温朵：没有。）你没有去寻求“弟兄为什么会说这个话？我理解不了，怎么能说成这样呢？这不是不讲理吗？不是反了吗？他是在什么背景下说的话？为什么这样说？含义是什么？”既然你理解的和我交通的发生冲突了，那你就应该寻求一下，我的意思是什么，你应该先寻求我的意思是不是合乎真理，可你呢？你是在没有寻求我的意思的前提下，持守了自己的意思。持守自己的表现是什么？持守自己的表现就是持守自己认为对的，把自己先放在了对的一面。把自己放在对的一面就是把自己放在了哪一面？就是放在了正义的一面。你不寻求我的意思，你先把自己放在了正义的一面来和我较量了，所以说，这是不是就对我产生了一个观念、一个误解？“弟兄怎么能那样做呢？怎么能那样说话呢？”你对我说出的话不去揣摩认识了，而是停止在这儿了。“弟兄怎么能说这话呢？”什么意思？是不是想让弟兄按着你的意思来？这就是持守自己，尊谁为大了？（自己。）尊自己为大了。为什么说尊自己为大呢？你把自己认为对的东西当真理持守了，而且毫无寻求之意，咱应该尊谁为大？应该尊神为大，不能自尊为高。行政里边的第一条就是：“……人不得妄自称大，不得自尊为高，当敬拜神，尊神为高。”（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谈谈关于国度时代的行政》）你触犯行政了。你有这样的看事观点，这是不是邪恶的看事观点？神说过，你越认为对的事越有真理可寻求，可在你这里，你不去

寻求真理，你认为是对的那就是对的，那就要持守。你持守的时候还不是在心里边憋着，人家有的人是在心里憋着、克制着、控制着，“我不说了”，那叫克制、控制。在你控制不住自己的时候，你要干什么呢？（说出来。）你要说出来也就形成什么了？成了散布了！如果你是对一个对我没有观念的人说出这话也没有什么影响。你要是对一个对我有成见的人、有观念的人说出这话，那你散布出来就成什么了？成拉帮结伙了，勾结在一起了，成了团党了，那你和贝贝在这儿就构成了什么？对我都有了成见了，无形中勾结在一起了。然后你再跟晓宋把你的观点一说，达到什么果效了？晓宋已经听明白你什么意思了，你什么意思呢？（肖红：弟兄不讲理。）“弟兄不和人讲理，弟兄他自己就经常说他不讲理，他说了算。人家自己也说自己不讲理，我看着人家也不讲理，事实上也无理可讲，人家说什么是什么。明明是这样，他就非得说成那样，没办法说，我只能接受顺服，不接受顺服，我有什么办法呢？”你和我寻求了没有？你也没和我寻求呀，你没寻求倒先把我钉在了十字架上。你把我钉在十字架上了，还宣告了我的罪名，还告诉了晓宋，在晓宋那边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你说的这样，我和弟兄在一起相处，弟兄就是不讲理，就是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人和他根本说不通，别人的意见他根本不听。那次他安开关安反了，几个人说他安反了，弟兄都没听，我对他就有了观念了。”温朵，你为什么要和晓宋说这些话呢？（温朵：我一回去他们就问我，然后我就说了。）你也不考虑这些话说了以后会带来什么后果？（温朵：我没有说你，我说的是她们，我说“弟兄说的是贝贝的性情问题，她非说不能改，那更规范一点不好吗？”我就是这么说的。）晓宋听到的不是这个，他听到的是……（肖红：通过弟兄交通了以后，这些人才成了这样的。你回去不是说第一天弟兄给她们聚会了，聚了会以后第二天贝贝她们就给你灌输这个，不是这个原因？不然的话，好好的，怎么贝贝能说这些话呢？）（温朵：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温朵，你把这边的情况跟他们诉说了一下，“弟兄为什么给贝贝她们交通呢，就是因为贝贝改人家的文稿了，弟兄说这个不能改，这个改了就是触犯行政了，就是犯罪，不能改。弟兄第一天给人家交通了，第二天贝贝就持守不能改，我过去人家还对付了我一顿，说不能改，白冉也对付我不能改”。（温朵：我不是那么说的。）（肖红：我听晓宋是这么说的。）不管你是怎么说的，达到的果效是这样的，我现在只是给你还

原现场。返回来说，不管你是怎么说的，首先是我交通的不能随便改，这个没错吧？经过交通以后，贝贝没路可走了，或者说，贝贝听从了我的交通，白冉听从了我的交通，不能随便改，这是事实吧，对吧？这就是你给晓宋带来的一个观念，也是晓宋从你这里认识到的，就是“弟兄的话不能改”。白冉和贝贝再加上一些话，半截子话不能改，什么话也不能改，只要人能看得懂就行了，总之持守不能改。你把这些话说出去以后，紧接着又说什么？温朵对哪句话有看法呀？你对我交通的什么是担当与承担有看法，这是不是有你的意思呀？你的意思和弟兄的意思是相反的，你给晓宋传达的意思也是说和弟兄沟通不成。“弟兄刚对付修理了贝贝，贝贝成了那样了，白冉也说不能改，我在这儿就接受不了了，这个承担与担当该怎么弄？怎么理解？怎么认识呢？我以后怎么整理呢？”你没有向我寻求，你向谁寻求去了？你向晓宋寻求呢，晓宋一听你说的这个话，“我和弟兄在一起多长时间，我还不知道弟兄什么人？弟兄说出的话，谁也不能改，我一听你说的这句话就知道这是弟兄说的话，就是弟兄做的事。”你再给他加上一句话，“贝贝有这种感觉，我也有这种感觉，弟兄做的事、说的话，不合人的观念，不合常理。”晓宋听了这个话以后什么感觉？每一句话是不是都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怎么不是呢？就是！在贝贝那里是这种感觉，在你这里也是这种感觉，在我这儿也是这种感觉！”

晓宋和我接触的过程中发生过什么事呢，有一次开关坏了，我打开盖子滴了点油，修了一下，修好以后，安的时候就把壳子给安反了。原本这个开关的盖子是完全不分上下的，他们在用开关的时候，怕分不清，就在开关的壳子上边写了一个“上”、写了一个“下”。人在写“上”字和“下”字的时候比较相似，几乎是区分不开的。“上”字、“下”字无非就是中间部分不一样，一个中间是横，一个中间是点，就这么点区别。我也麻木，我从来也不看他们写的这个“上”与“下”，我看的是开关的结构与功能，开关里的线是从一边来的，另一边是没有线的，所以开关挨线的这一边是一个功能，不挨线的一边是另一个功能，这个功能始终是不会变的。我在安的时候没有动开关的结构，所以它的功能是不会变的，但是开关的壳子我安反了，原来是“上”就是上，“下”就是下，当我安完以后，壳子一安反，这两个字就颠倒了，“上”成了“下”了，“下”成了“上”了。在我来看，

它动了没有？（没有。）没有动，但晓宋一看呢？动了没有？（动了。）“怎么反了？怎么现在按‘上’的时候成了‘下’了，按‘下’的时候成了‘上’了？弟兄，你给人家安反了”。我就说“怎么反了，这不还是上是上，下是下吗？”你说是我说的对还是他说的对？（他是看外表，你是看功能。）我一直说“对着呢，没坏、没反”，他是说“反了、反了”，他和我说了两个“反了”以后，还敢说第三个“反”吗？（不敢说了。）“弟兄说了没反，那还再说什么？你说不反就不反吧。你看着‘上’非得说成‘下’，我也没办法。”然后萧齐看见了，也说反了，杨皮也说反了，你说这个时候在晓宋脑海里面形成了什么？（“就是弟兄安反了。”）“弟兄说出的这句话，绝对就是皇上口里的话——金口玉言，说出去的话错也是对，对也是对。不管怎么说，你说啥就是啥，这个话说出来就不能反了。我们三个人，六只眼，明明看着你安反了，现在‘上’成了‘下’，‘下’成了‘上’，你就非得说没安反。”所以晓宋就对我产生观念了，“拉倒吧，反正我是跟随的，我有什么办法呢？那你说是什么就是什么吧，我知道怎么用这个开关就算了，不和你较真了”。但是他已经把观念放在心里了，已经把我定位在这儿了，“我和你就说不成，你不讲理”。今天再遇上一个同病相怜的人一说，“可不是！我们三个人还扭转不过来人家一个人呢，你一个弱女子，你能扭过来啊？”所以说，造成了一个散布，造成了你们团结起来，把我放在了一个对立面。你说在晓宋跟随我的同时心里有了这个观念，会带来什么后果？原来是两个人，现在又加了两个人，成四个人了。“不是我一个人看见不对啊，那么多人看见不对，你说还能对吗？我还跟随不跟随？能不能跟随？连个常识都不懂，连个错都不认识，还建造什么国度呢？”他能不消极、软弱、背叛吗？同时晓宋又想起另一件事了，那天要打窟窿，我的意思是拿标尺量好间距，把窟窿的位置标好以后，这些位置就准确了，晓宋的意思就是，打一个量一个，打一个量一个。在我的认识里，打一个窟窿再量下一个窟窿的位置容易出问题，因为如果有一个窟窿稍微错上一毫米，后面的窟窿就全错了、全废了，但如果拿标尺全部标好以后，打出来不会错。他的意思是想打一个量一个这样干呢，我的意思是一下全标好再打窟窿，要是错位的话，那是整体错位，所以用我这个办法要么就都错位了，要么就都对住了。但要用我说的方法就得把位置算对，因为是在一个圆圈上打窟窿，所以有一个难题，那就是里圈和外圈有误差，在我的脑海里算这

个的时候，我就把这个给算错了，原本应该减半毫米，结果我算成了加半毫米，就多了，最后就对不上了。在我算错的时候，我不知道，所以我告诉他“一个窟窿大概加多少毫米，你就按照我这个去做就可以了。”但他本身有他的主意，我也有我的主意，当我让他用我这个方法的时候，他心里高兴不高兴？（不高兴。）就跟贝贝一样，“怎么就非得用你的？就不能用我的？”这就是神说的，动物的名字是谁起的？亚当起的。神说败坏的人绝对做不到这一点，没有一个人能做到这一点。晓宋虽然年龄小，但狂妄性情是一样的，他也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当我说出来这个以后，他心里边就不服，“你为什么把我的意见给否掉呢？”他带着这个情绪去做我交代给他的事情时，就是“你说什么是什么吧，那就按你说的做吧”。你说这是不是他的本分？这件事情是不是应该晓宋去做？你不应该让我去做呀。我告诉晓宋这个原则的时候，这个尺子该怎么画，该缩回来几毫米，我把这个原理告诉晓宋了，晓宋理解了，就不用我再说什么了吧？就即使我说错了，说成加几毫米了，那我是大概说了一下，我没有去做预算，也没有仔细地去做这个事情。因为什么呢？因为晓宋是做这个的，晓宋是直接责任人，这是他尽的本分，应该他去做预算。我把这个工作给他的时候，他就去作了，但因为这个方案是我出的，他还求真求细吗？他不搭理了，“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你说加就加，我什么也不想。”“咔嚓”一加，加上以后打了窟窿，这些窟窿白打了，对不上去，这是谁的问题？（你的。）是我的问题。我有没有问题？我有问题。有什么问题？我把减说成加了，可问题这个本分是谁的？（晓宋的。）

这就好比今天让你整理文稿呢，我没有给你把“整理”和“改变”这两个概念交通清楚，但是对于你来说，你是大学毕业，这个你还理解不了？你整理文稿呢，你还不知道你该干啥呢？弟兄在这儿交通的是真理，真理可以随便改变吗？你不能改变，这你是知道的，这应该是你来把它划分清楚。我没有说清楚，你应该去把它完善，你搞清楚哪句话能改，哪句话不能改。这是你应该有的理性。你是有理性的，神造人的时候给了你思维，你不是麻木的，你不是木偶，不是痴呆，不应该是我告诉你什么，你做什么，我不告诉你，你就啥也不做了。但在晓宋那边就是，“你说啥就是啥吧，我做错也是听上你的了呀”。晓宋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不求真求细了，也不当回事了。为什么？他心

里边还暗暗的有一种思想，“我就看你说的这个能对上吗，我看你这个不出错吗，你还说我的那个会出错，你看你这个出错不出错？”他心里就有了这么一个抵触。本来他就没有求真求细，然后心里再有这种抵触，你说做这个活儿能精确吗？算也不算了，作工也不精确了，可想而知最后能出来一个准确的数据吗？最后完了还是弟兄你的问题，我说那样做，你非得让这样做，看你说的这个能行得通吗？在这个过程中晓宋心里在想什么？他在有意地抓把柄、看笑话。“我看你能做成啥！”就和贝贝今天的这个情形是一样的。在我没解剖贝贝以前，她冤不冤？“我没有那么计划呀！”晓宋想的是“我没有计划专门给你打错窟窿呀！”是，你是没有计划打错窟窿，可是你的本分你尽心了吗？你揣摩了吗？你尽到你的责任了吗？没有。你把这些东西都埋在了心里面，也就是说为什么你平时尽本分能用心，现在就不能用心了呢？是不是心门堵了？心堵上了。你今天和我是什么关系？是跟随、是顺服、是配合。你的跟随在哪儿？顺服在哪儿？如果你是跟随的，那我给你安排了以后，你是不是按照我给你安排的来揣摩我的意思，跟着我的意思一条路走过来？（嗯。）这叫跟随，这叫顺服。可我给你安排了这个方向以后，你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脚是往这个方向走着呢，可你手里边干的不知道是什么活儿，你心里边想的是歪歪道。你不在本分上求真求细，你心里边想的是“我的魂受苦了，这不是我的意思”，这叫什么跟随？这是不是背叛？从外表看是跟随，心里边早已经是背叛了，早已经在对抗了，早已经开始叫嚣了。只不过是不能说出来，但你所做的事已经是做出来了。真正跟随的人，在我交代他这件事情这样做的时候，他会把自己的意思废掉，废掉以后，“我寻求一下，弟兄说的是什么意思呢？”跟着我走，跟着我的意思去走，领会了我的意思，就得尽心、尽意、尽力，尽上自己的忠心来做这件事。尽上你的忠心去做这件事的时候，这件事还能做错吗？而你是啥呢？我交通以后，你心里边和我的意思是对抗的，“你说那可能吗？你太固执了，我给你改得那么好，你就不听，这下我不改了，我看你能做成啥。”你就带着这样的情形、情绪去做这件事，这叫什么？这连帮忙的也不算，别说跟随的了，帮忙的人还得看看人家主人是什么意思，所以这就是混进来的撒但的差役，有意识地拆毁、打岔、搅扰！

刚才说的这两个例子听清了，是吧？（嗯。）这是说了晓宋的两个例子。他这两个例子是不一样的，是吧？第一个例子说的是什么？第一个例子说的是看事观点的不同，你歪脖子看表，你怎么看都是斜的，你没有一个准确的标准去看这件事。所以说，我看到的是一个现象，你看到的是另一个现象。第二个例子说的是什么？第二个例子说的是他的跟随是假的、顺服是假的，心里对抗、叫嚣是真的。你说你跟随我呢，你不寻求一下“弟兄的意思是什么？他怎么有这样的看事观点？他怎么这样说话呢？”你不寻求，只管持守自己的，把自己看成了一个标准。你说我安反了，我在这边看的是什么？我看的是开关里面整体的一个结构，也可以说就是它的一个实质，它的实质是上还是下，这个实质是没有变的，我跟你说的是它的实质没有变。你明明知道就是盖子安反了，上面的字颠倒了，那当你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你该不该揣摩一下？“弟兄一直说的是它的实质，而我看的是它的一个外表，看的是个字，人家弟兄说这个上下也没说错呀，是我这个人歪脖子看表，只看了个外表，只认上面的字。”如果你能够真正地去理解，它还能成为观念吗？为什么这个观念今天才爆发呢？当时出现这个事情以后，我坚持了我的观点，“那就是对的，没反，没错。”晓宋坚持了他的观点，“反了，坏了。”我再给他解释的时候，我说这开关里边的结构我丝毫没动，我就是拆开盖子上了点油，我再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听不听呀？（不听。）他已经听不进去了，不听了，他说什么呀？“你说对就对吧，我啥也不说了，我不说了，我把它放下了，我不说了。”就这个“不说了”他还寻不寻求？（不寻求。）当他和我之间产生冲突的时候，他不是去寻求、去解决这个问题，而是“我不说了”，从外面看，人家胸怀宽大，宰相肚里能撑船，“弟兄小肚鸡肠，就是个这，还得和我讨论半天，非得说清楚。那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随着你的意思走就行了嘛！何必和我一直说个这？别说了！不说了！”显得我太小气了，显得我非得占这个上风不行，人家都不说了，我还在说。他那个“不说了”，就是“我不寻求了”，就是把自己看为对的那件事情当成啥了？那就是真理。“那还说啥呢？你连个真理都不接受，和你有什么说的呢？不说了。”他心里有一种顽固、刚硬，他看不见。他看见的是，他给你显出来了他的胸怀宽大，他大度。“你那个小肚鸡肠，你死要面子，那我也只能给你一个面子了，谁让你有地位呢！”他把这些憋在肚子里，就一直埋在他心里边了，这就是一个毒瘤。这个

毒瘤在心里冬眠着呢，酣然入睡，他始终没有解决。今天遇到温朵了，温朵两句话唤醒了他心中那个火，那个火又点燃了。温朵听见晓宋心里对我有观念、有想法，温朵也没有和我说。（温朵：我们当时都在，他没有说这个，估计是心里想的。）（肖红：这是昨天我见了他以后，他说了这么一大堆。就因着你说了这些以后，他心里有了这一大堆的东西，这是他告诉我的。）这就是他跟你们说的，只是你当时心里一直揣摩着，“和弟兄能说成？不说了。”你这一句“不说了”，他再说什么你也听不进去了。（温朵：我就没听见他说这些。）你心里已经堵了，“不说了，还说什么？”你一说“不说了”，你还能听进去他说什么？你看贝贝能听进去什么？“不说了，你说不改就不改。我不改了，我不动了，我不说了，谁让人家你是……”（温朵：我说了那么多，他就是拣着听呢。）你们同病相怜呀，你要是说其他的他听不进去，但是你说了你的病，点到他的病了，你说他能听不进去啊！他对我有观念，埋在心里了，等你一说“我对弟兄有观念”，他一下起来了，“是，在我这儿也有观念”，这一下他的观念不就被唤醒了？他听其他的没什么影响，如果你说“我对贝贝有观念”，晓宋对贝贝就不怎么了解，“你有观念就有观念，和我有什么相干？”产生不了共鸣。还有枫姿对我说的一句话产生了误解，她根本就不寻求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你说你们一个个的这都是什么人！

撒但打发来的差役（十）

每日神话 选段19

不被神认可的一类人

在神心里有一部分人的信从来没有被认可，就是说，神不承认这部分人是神的跟随者，因为神不称许他的信。这部分人不管跟随神多少年，他们的思想观点从来没有改变过，他们与外邦人一样持守着外邦人的处世原则与方式，持守着外邦人一样的生存法则与信念。他们从来就不接受神的话作生命，从来就不相信神的话是真理，从来就不打算接受神的拯救，也不承认神是他的神。他们只把信神作为一种业余的爱好，只把神当作一种精神寄托，所以他们不屑了解神的性情、神的实质。可以说，真正的神的一切都与他们毫不相干，他们不想关心，懒得搭理。因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强烈的声音总在告诉他们：神看不见摸不着，神是不存在的。他们认为了解这样一位神那是在白搭功夫，是在玩弄自己，只在口头上承认不作任何的表态，也不付出任何实际的行动，那才是真聪明。神是怎么看待这部分人的？神把他们看为外邦人。有些人说了：“外邦人能读神话吗？能尽本分吗？能说为神活这话吗？”人往往看到的都是人外表的表现，却看不到人的实质，而神不看人外表的表现，只看人的内心实质。所以对待这些人神才有了这样的态度，有了这样的定义。对于这些人说的“神为什么那样作，神为什么这样作，这个事我想不通，那个事我想不通，这个事不合人观念，那个事你得与我解释解释……”这些话，在我这儿的回答是：有必要与你解释吗？这事与你有关系吗？你是谁呀？你是从哪儿来的呢？你有资格对神指指点点吗？你信他吗？他承认你的信吗？既然你的信与神毫不相干，那他所作的与你又有何干呢？你都不知道自己在神心里的位置，你还有资格与神对话吗？

劝诫之语

听了这番话你们是不是挺难受的？虽然这些话你们不愿意听或者不愿意接受，但这都是事实。因为作这一步工作是神来作，你要是不关心

神的心意，不关心神的态度，不了解神的实质与性情，那最终受亏损的是你自己。你们别怪我说话难听，也别怪我说话冷了你们的心，我说的都是事实，不是打击你们，无论让你们做什么，怎么做，我都是希望你们能走正道，希望你们能够遵行神的道，不要偏离正道。如果你不按着神的话去行，不遵守他的道，那无疑你就是在悖逆神偏离正道。所以我觉得很有必要把有些事跟你们说清楚，让你们信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不稀里糊涂的，让你们明确地知道神的态度、神的心意，知道神是怎么成全人的，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定规人的结局。即便到有一天你没走上去，那我说我已经没有责任了，因为好多话已经跟你说清楚了，至于你自己怎么对待自己的结局，这个事就完全取决于你了。对待不同的人的结局神有神不同的态度，他有他的衡量方式，有他的要求标准，这个衡量标准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这是不容置疑的！所以有些人的担心是没必要的。这下你们放心了吧？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怎样认识神的性情与神作工要达到的果效》

“不被神认可的一类人”，标题就告诉你了，下边这一类人是神不承认的，是不被神认可的。“在神心里有一部分人的信从来没有被认可，就是说，神不承认这部分人是神的跟随者，因为神不称许他的信。”“在神心里有一部分人的信从来没有被认可”，不是说一时的不被认可，是从来没有被认可，也就是说从开始到现在就没有被认可。“就是说，神不承认这部分人是神的跟随者”，说清楚了，神不认可你，也就是不承认你是跟随神的人，也就是说你不是神家人。“因为神不称许他的信。”为什么神不认可这部分人的信呢？是因着神不称许他的信，他的信达不到信的标准，神不承认他的信，神就不认可他，这就转到了对神的“信”上面了，那就得看看你是不是这部分人。“这部分人不管跟随神多少年，他们的思想观点从来没有改变过，他们与外邦人一样持守着外邦人的处世原则与方式，持守着外邦人一样的生存法则与信念。”你衡量衡量你自己，你是不是这部分人里面的人？“他们的思想观点从来没有改变过”，贝贝，你的思想观点改变过没有？（贝贝：没有。）怎么没改变？（贝贝：不相信神的存在，看不见神的存在。）思想观点就是你的心思意念、你的观点态度。“他们的思想观点从来没有改变过”，什么思想观点没有改变呢？“他们与外邦人一样持守着外

邦人的处世原则与方式，持守着外邦人一样的生存法则与信念。”知道持守哪个东西了吧？生存法则与信念。你的生存法则改变了没有？你的信念改变了没有？你一开始信神跟随神的时候，你的生存法则是什么？你的信念是什么？你现在的生存法则是什么？你现在的信念是什么？反省认识一下自己。（贝贝：得福。）你的信念是得福，那你得福的心变了没有？（贝贝：没有。）确定没有？（贝贝：没有。）温朵得福的心变了没有？（温朵：我也没有。）还是得福。枫姿呢？枫姿更不用说了，“你们还想得福呢，我不是更想得福呢？”枫姿和年轻的小姑娘们一样，那就可怜、可悲了。从你信神开始到现在，你还是一种得福的心，你的信念还是得福。白冉呢？（白冉：刚开始是奔着得福来的，但是熬了这么多年，然后接受了这步工作以后，借着揭露解剖……）现在不是得福了？（白冉：好像得福的心没有那么强烈了。）没那么强烈了，意思原来是强烈的，要抢、要夺，现在只能暗暗地要吧，那就是咱得福的心还没有变。明明告诉你，教会建造是个过渡，国度建造，神话要作王掌权，那你的信念是不是该改变了？（嗯。）该改变成什么信念？原来你是得福的心，是得恩典的心，是要向神要，你跟上国度建造了应该是什么信念？国度建造了你得干什么呀？（献上。）你得献上。因为什么呢？因为神要的是见证，神是根据你站的见证来定你的归宿，要是再给你恩典那还算见证吗？（不算。）一提得福，谁不愿意得福？还用你见证？那谁也愿意站这个见证。见证就是你能把心给神，献上你的所有，像历代以来的使徒彼得、约伯，并且还要高于彼得、高于约伯，最后作工是不是要达到这个果效呢？（嗯。）国度建造就是要达到这个果效，让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原来是你自己掌权，最后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如果你原来是这个信念，现在还是这个信念，神认可不认可你？（不认可。）那你还不是神家人，是外邦人，看清楚，自己还是外邦人。（那生存法则是什么？）这个生存法则温朵知道，贝贝知道，白冉更知道，她们的生存法则是什么？她们的生存法则是赤裸裸的，你很容易就能看得见。白冉的生存法则是什么？（白冉：好像就是争强好胜、唯我独尊、我说了算。）你看人家多了解自己，争强好胜、唯我独尊。还有什么呢？（白冉：控制人的心理、欲望挺强烈的，这方面也比较严重。）爱控制人、掌管人，白冉的生存法则就是“我要生存下来就得把周围的人都控制住、掌管住，这样我就能生存下来了。我要

是管不住你，我就生存不下来。”贝贝在这儿偷着乐呢，贝贝这是找见师父了，还是找见徒弟了呢？贝贝，你的生存法则是什么？（贝贝：唯利是图，有利就干，没利就不干。）还有没有了？刚才白冉说的这些生存法则你有没有？（贝贝：争强好胜。）（肖红：唯我独尊。）有没有唯我独尊？（贝贝：有。）生存法则就是你要想生存下来，你是靠什么生存下来的，你要想生存下来必须得具备这些东西你才能生存下来，你没有这些东西就生存不下来，也就是说什么是你的生命。贝贝和白冉有点像，是吧？都是争强好胜，离不开“斗”字，你不斗还叫争强好胜吗？争强好胜、唯利是图，什么都得占个上风，占不了上风就不能活了。贝贝和谁相处也是要占上风，在我这儿也想占个上风。白冉对自己这么了解，这么坦白，信神几年了？（白冉：2006年年底接受的。）2006年就已经接受了，到现在了还依然是这样的？（白冉：我一直就是按着这种生存法则去生存的，也是借着一次次的揭露解剖才认识到的，看见我一直是凭着这个东西活着呢，这方面的性情特别占主导。）这是不是特别恶呢？（白冉：嗯。）这就是特别恶了。争强好胜、唯利是图，要和神争夺权柄，可怕不可怕？神造了人，你想占有人，你想掌管人、控制人，天使长的化身。神话改变不了你，你不能按照神话行事，这意味着什么？（不能存活下来。）

我说了整理文稿该怎么整理，咱就都跑到了队伍的最前边，说你认为对的话，做你认为对的事。我说了一个不能改，然后就成了连说错的话也不能改了，错的也不能改了，倒开始较量了。“这部分人不管跟随神多少年，他们的思想观点从来没有改变过”，现在是什么时期？现在是各从其类的时候，是定人结局的时候，神要看你最后时期是否能为神摆上。这为神摆上不单单是说你的奉献、你的献上，在这儿说的更是什么呢？咱交通到这儿了，知不知道为神献上是说什么？（把心给神。）心给神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让神来掌管你，就是说把你的生存法则，你里边认为对的事，你放不下的虚荣、脸面、地位，争强好胜的那些东西，你都能献上。让你献上是神要你的这些东西吗？（不是。）那为什么要说献上呢？是让你毁掉它，不要它了，让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你看见你的性情是不是正好是与神为敌的？神是卑微隐藏，你是张狂；神给人的是自由释放，你给人的是掌管、控制；神尊重人的意思，神给了亚当智慧，亚当就能给动物起个名字，那神就

能阿们。咱呢？任何人做任何一件事你都想把他打败，都想显露一下自己。以前你的生存法则是靠什么生存的呀？你是靠着你把周围的人群打败，把周围的人踩在脚下，把你显明出来，让人都高看你。你有生存之道，那你在社会上就能生存下去，“看人家那个人有素质、有能力”。在世上那是比素质、比能力，你的能力就是在人生擂台赛上把周围的人群都打倒、打败，你就能生存下来，这是你的生存法则。到了神家呢？神家是诚实人掌权，恶人沉沦，诡诈人沉沦，到现在你还要选择走沉沦的路，还要用原来的生存法则，把侍候官老爷的那一套拿到神家。侍候官老爷那一套是溜须拍马，作外表工作，你在这儿作的是不是溜须拍马的工作、讨好的工作？（贝贝：我作的？）你作的，白冉作的，或深或浅，你和白冉作的是不是最明显的？说好听话……（贝贝：我还对不上呢。）贝贝在这儿也确实有点对不上，贝贝在那边的时候，感觉外表还有点溜须拍马的表现，可自从到了文字组以后，贝贝好像有点变了，好像对我待搭不理了，是不是？（贝贝：嗯。）因为什么呢？你觉得这是溜须拍马，“别人对付我，说我是溜须拍马，那我还溜须拍马吗？所以说，我就不溜须拍马了。”（贝贝：关键就是因为我和认真斗呢，从我心里就有点理解不了，然后和你之间就有隔阂了。）理解不了什么？你对我有误解了？（贝贝：以前不理解你的那种作工方式。）说说，怎么不理解？意思就是你对我有成见了，是吧？（贝贝：嗯。）你对我冷淡了，是因为你对我有成见了，因为你和认真斗呢，认真说我爱你，你说我爱认真，然后你们觉得弟兄不公平、不公义，然后你们斗得对我有成见了，对我冷淡了，就把我从你们之间踢出来了。原来对我还溜须呢，现在还溜须不溜须？不溜须了，也不讨好了，冷处理。（贝贝：我反正就是把手里的活儿干了就行，就是这种情形。）是这个意思，是吧？（贝贝：就是说我今天在神家呢，我还活着呢，这些活儿不干不行，那我就得干。）活一天算一天。（贝贝：总之就是得做点什么，不做点什么好像感觉每天就是浪费时间，就是虚度。）“我呼吸着这口气息我就得干着。”（贝贝：对，我得干着，所以干活儿的时候就算呢，算什么？我今天得出一个文稿，这样我好像就能对得起神让我呼吸的这口气了。所以明天也得干，后天也得干，要是这两天没干出来点活儿，就觉得这两天在这儿没有好好干，这不行，愧对神，就是这样支撑着自己，反正干了就行，就是干，就是出活儿。）

你经过几年的跟随，你对我没有产生了认识，没有产生了爱，反而和我之间产生了一种隔阂，产生了一种误解。在你来说不是误解，是种认识，“我在这儿，弟兄是怎么对待我的”，所以说，你就连外表的一个溜须也没有了。（贝贝：每次你修理对付完，我能理解了你为什么要那样去对付我，为什么那样去说我，包括肖红前两天说我的那些。我也知道自己走的路不对，看见自己这样走下去危险，但是我里面有正面的东西和反面的东西在争战，好像正面的东西就压不过反面的东西，压不过那些消极的东西，能好一会，一会儿那个劲儿又上来了。）你不去咒诅反面的东西，你不恨恶它，你还体贴它。（贝贝：然后再摆设一些不合观念的环境，就不知道怎么办了，那就这样吧。）就开始背叛了。（贝贝：嗯，是。每天就是一会儿正的，一会儿反的，情形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那你按神话行事了没有？（贝贝：……）这就是咱人性的问题了，不知感恩。我再给你交通多少，你看见了没有？你看见了。但你只是理解了，你还缺一颗感恩的心。（贝贝：怎么就能有感恩的心？）感恩应该报答吧？（贝贝：嗯。）你报答了没有？（贝贝：我怎么才能有报答呢？）你得有良心理智。（肖草：因为你不会记别人的好，所以你就不会有感恩的心。）你不会记人的好，你就不会有感恩。（肖红：没良心。）这就是良心理智的欠缺。今天就是要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为什么揭露解剖你？为什么打你？就是要唤醒你，让你醒悟醒悟。为什么让你去看呢？让你理解了人家别人是怎么做的呢。良心理智，这就是你和认真的良心理智。（贝贝：神说唤醒人的良心理智，那我怎么老是这样呢？好像就没有良心理智，怎么才能有了良心理智？怎么才能有了这个感恩的心？）良心怎么产生的？咱探讨探讨良心怎么产生的。一般用哪个词来形容没良心的人呀？（畜生、白眼狼、狼心狗肺。）人为什么会没良心呢？人自私就没良心，自私卑鄙，太自私了，不管什么时候都是为自己想，他怎么可能会有良心？心就只有一颗，他心里边想的就是自己，他就是自私卑鄙，他根本不想别人。就像富人家的孩子和穷人家的孩子，一般情况下，富人家的孩子有没有良心？（没有。）他没有良心，因为他从来没有想过别人，他生活在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那种环境里，没有受过什么苦，他也不会去想什么，他心里是单纯的，他心里只是想着“没吃的我就喊，没穿的我就要，我这么一要你就得给，我这么一要我就有。”穷人家的孩子呢？要的时候得不

来，父母还得告诉你，因为什么原因得不来，所以他要的时候就得考虑一下在什么情况下父母才会有，这个时候他就比那个富人家的孩子多了一个考虑、多了一个揣摩。世上人常说一句什么话？“养儿才知父母恩。”这是不是一个良心的发现与转折？就是说他养了儿以后，他才可能产生这个良心。为什么呀？他养孩子了，他照顾孩子了，他在养孩子、照顾孩子的时候有体会感受了，才想起了他父母养活他的时候付出的心血代价。他是如何付出的，他就想起了他妈当时是怎么带他的，想起了他妈所付出的，这个时候他才知道了父母的心。贝贝问良心是怎么产生的，现在知道良心怎么产生的了吧？良心怎么产生的？（体会。）一个是体会，除了体会，还有什么？首先得有一个方向，你不能自私地只想自己，你首先得想一下别人，想一下别人所做的，别人做在你身上的是什么，他给了你什么，他为了给你这些，他损失了什么，付出了多大的心血代价，你先得有这个揣摩的心思。第一步，你得先揣摩别人的心思，寻思别人做了什么，“他做在我身上的善行、举止有哪些？他付出的有哪些？为了做在我身上他又受了哪些苦？”第二步，就是体验。体验别人做在你身上的这些爱，与别人做在你身上爱的同时他付出了哪些，你去想一下，感受一下，体验与感受。人常说唤醒人的心怎么唤醒呢？得感动你的心。怎么能感动你的心呢？第一个，你得先看见人家做在你身上的；第二个，再体验一下他做在你身上的同时他所付出的，这是不是就感动了你？感动了你的心，你的良心是不是就有了？人要是太自私卑鄙了，他就不想这些，他不想别人做在他身上的，他只想别人怎么伤害了他。他看到的是别人伤害了他，记仇，而别人做在他身上的爱，他感觉不到，即使感觉到了，也是一时的，“是，你说的是，我知道”，但是他揣摩不揣摩别人做在他身上的爱和付出的心血代价？他不深挖，他不去体验、不去感受。所以说，他会产生良心吗？（不会。）不会产生良心。这就是为什么养儿才知父母恩，养儿了，他就有体验、感受了。

贝贝，你说你没有良心，你信的是谁？你心里想的是谁？天冷的时候、天热的时候你想的是谁？为什么说你卑鄙无耻呢？你什么时候想的都是你自己。再一个就是你的认知，你不会认识神的爱，你理解不了神的审判刑罚是爱。理解不了，你也不会去体验，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爱。要体验到这个还得有一个理性。（肖红：还有一个就是有的

人就没良心。神说过，有的人是人的灵，他就有人性，他就有良心；有的人他是魔鬼的灵，他就没良心，这是天生的。还有一方面，有的人能够唤醒他的心、唤醒他的灵，他败坏得浅；有的人本性实质是魔鬼的灵，没心没肺，唤不醒。）神说了那就是魔鬼，狼还知道报恩呢，但魔鬼没有丝毫感恩、还报的心。（肖红：我看了这一方面的神话扭转了我的一个看事观点，在咱来看，神拯救人好像是拯救所有人呢，但神拯救的是有良心的人。虽然看着都跟上国度建造了，但是神拯救的是有良心的这类人，因为有良心的人好被唤醒，只要你做在他身上，他就知道，他有感觉、有感受。有的人就是做在他身上千百次，他也没感觉，那就是魔鬼了，那就是没人性、没良心，唤也唤不醒。其实那就不是唤不醒的事，因为他本身就是这种人。）这就是神说的活死人，唤不醒他的心、唤不醒他的灵。贝贝，刚才跟你说怎么唤醒你的良心，你应该怎么走。既然你有心，你就应该揣摩揣摩这些。你信神了，你得揣摩神在你身上付的心血代价是什么，你应该怎么去还报。没良心的人，他就没有还报的意识。（肖红：做在贝贝身上的，大家能不能看到？）（能。）（肖红：贝贝，做在你身上的你看见了吗？在你这儿你是想“怎么能唤醒我的心呢？”但对于大家来说，大家都能看得到做在你身上的那是极大的爱！）（贝贝：就是，各种方式都有。）（肖红：你最该有良心，你最该还报神爱。可是你还说“怎么就唤不醒我呢？”你问问文字组的所有人，弟兄怎么对待你的。）因为做在她身上的爱太多，所以说她就没知觉，就感觉不到。当时作肖红的时候，肖红是怎么走的？肖红和任茔在一起的时候，为了作肖红，对她都是责打，你能看见是爱吗？（看不见。）看见的都是责打，但是肖红有一个良心、有一个理智，她看见的是真道。虽然她看不见爱，她看见的都是刀剑的击打，但她有一个理智，能够看见“对呀，是呀”，她能够去反省认识自己，她有一个良心，她得还报，她就是哭，在厕所里边哭，她起来还得继续做，她该做什么还做什么。贝贝，咱呢？你和认真配搭呢，你和肖红比起来就能看见你们之间的差距在哪儿。肖红和任茔在一起配搭的时候，任茔是怎么对待她的？周围人群是怎么对待她的？在她看不见爱的时候，只要她看见这是神在作，是神作了这步工作，她就能顺服。虽然她受到了伤害，但她里边认定这个环境是神安排的，有神的美意在里面，有真理可寻求，就是哭着也得往前走，哭着也得维护。但你和认真呢？你们俩太

自私卑鄙。你只让把爱作在你身上，不能作在别人身上。耶稣在圣经里举过一个例子：“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出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作工，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在巳初出去，看见市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约在午正和申初又出去，也是这样行。约在酉初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约在酉初雇的人来了，各人得了一钱银子。及至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一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作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有古卷在此有“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太20：1-16）你们还不能和人家比，你们比耶稣例子中那些先来的雇工要自私卑鄙得厉害，因为在你们这里是只能爱你，不能爱别人。就刚才说的，我做在你身上的，你就不寻思寻思、揣摩揣摩？我在你身上是怎么做的？你看后来的人还有哪一个人是用的这样的作工方式呢？宝宝与贝贝打斗了多长时间？我引导了多少？给了你多少次机会？在文字组里，你的作工方式谁不知道？你尽心、尽意、尽力了？你每天是不是应付、糊弄、欺骗？对你越宽容，越是毁坏你。认真来了跟你求真一下，跟你对比一下，你没有作实际工作，还想让爱，还想让哄着，咱是不是卑鄙无耻？（贝贝：是。）你这么经历过来了，到今天还能做出来这事，这就是刚才说的生存法则。你们的生存法则就是什么？“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就是没良心，什么都是为自己，根本没有一个付出，根本没有一个献上，感动不了你的心，带来的还都是背叛。认真在那边说我爱贝贝，我把认真得罪了，认真和我有仇了，所以说，人家现在搞对象是因着我作得不公义，因着我太爱贝贝了，她看不见我对她的爱让她失去了信心，然后她才搞的对象。在你这儿呢？你看见我太爱认真，你得不着我的爱，本分都

不愿意尽了，刚开始还对我溜须呢，后来连溜须也没有了，铺红地毯也没有了。

咱以前说过，溜须、铺红地毯该不该有？（该有。）这是最差的、最次的。你就是顺服了一个地位，你也该有这个心吧？只不过神是让你追求真理，不要像马大一样铺红地毯，只是作个外表的工作。铺红地毯你能得着什么？神说你不要把侍候官老爷的那一套拿过来，神不要那一套，神要的是你的心，结果你连侍候官老爷的那一套也没了，你说咱还有什么？来这儿完全是赤裸裸地索取，连正常的尊重都没有了，最后还看笑话呢。那你说，你跟那四个从跟随到宣战的人有什么区别？你这不也是宣战吗？这就是咱的人性。你的信念完全是为了得福，得不上福，连个溜须也没有了。你的生存法则还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还是为了地位、名誉、权势，还是撒但给你的生存法则。“这部分人不管跟随神多少年，他们的思想观点从来没有改变过，他们与外邦人一样持守着外邦人的处世原则与方式，持守着外邦人一样的生存法则与信念。”咱今天来信神了，不是用自己的忠心与顺服打败撒但，不是以忠心与顺服的心来到神面前，而是还用着世上的那种生存法则、处世哲学。世上的处世哲学是什么呢？要想升官发财你得咋呢？你得学会“厚黑学”。厚、黑，在世界上这是一门学问，所以这叫厚黑学。你要在世界上生存，这就是生存法则。第一个，厚，脸皮得厚，不要脸。狠，脸皮厚，在社会上就站立住了，这就是一个成功人士。第二个，黑，你得学会黑，心得黑，下手得狠，这是一种狠人。在世界上是不是狠人才能生存下来？（嗯。）越狠才越发达。你看看哪个成功人士不黑能行？在你身边的人，只要是你的竞争对手，你是不是不管用哪种手段都得把他踩下去？你把他们打败、踩下去，最后显明出来你还是可以的，你才能一级一级地升上去吧？（嗯。）有的人是在背后使刀子，这是不是黑？心黑手辣。黑，还得厚，你对你的同事，对你周围的竞争对手你就得黑，你对你的上司呢？那就得厚着脸皮，那就得不要脸，用各种手段巴结、讨好上司，什么手段都能使出来。这在世界上是一门学问，厚黑学也就是人的一种生存法则。不管你是在官场上，还是在世界都是一样的。那今天呢？白冉是不是就是这种生存法则？白冉是不是有厚黑学呀？黑不黑？（白冉：我觉得挺黑的，要不然这个事就干不出来。昨天那篇文稿打回来以后，我就

想我怎么能干出来这样的事？一来到这儿又干了一件这样的事，这还是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仗，来了这边第一时间就干了这么一件事，直接就羞辱了弟兄，我都不知道。）黑做在哪儿？做在竞争对手身上，咱和弟兄姊妹相处是不是打斗得最多？抓把柄、攻击、论断，这是不是都是黑？厚呢？揭露解剖出来，显明出来你的那个性情了，你嫌不嫌丑？丢人不丢人？你不嫌丑，不觉得丢人，你的性情能有变化吗？神说人要想蒙拯救得有两个感觉，羞耻感和惧怕感，咱没有羞耻感。为什么说你没有羞耻感？世上的人是为了加官进爵，只能是用这个厚黑学。来到神家呢？你也离不开厚黑学，也是用这个生存法则。你见了带领（上司），那是溜须；你见了弟兄姊妹（下属），那是打压，这是咱的一个生存法则。以前是这样，直到现在如果你还是这样，还不认识，还不悔改，等作工结束的那一刻，你如果没有得着任何的变化，依然是这样，那就等着被惩罚吧。“他们从来就不接受神的话作生命，从来就不相信神的话是真理，从来就不打算接受神的拯救，也不承认神是他的神。”“他们从来就不接受神的话作生命”，为什么说不接受神话作生命呢？也就是说，你做的哪一件事是依据神话做的？都是凭自己的想象观念，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任着自己的性子来。咱信神跟随神，就得见证神、荣耀神，这句话作咱的生命了没有？这句话要是作了你的生命，咱还敢在整理文稿上做文章？还敢任意妄为？还敢随便修改？或者今天还敢看笑话？“他们从来就不接受神的话作生命，从来就不相信神的话是真理”，贝贝，你相信神话是真理吗？神鉴察人心肺腑，你相信这话吗？神是根据人预备的善行、根据人顺服的态度来定人的归宿，咱顺服的态度在哪儿？“从来就不相信神的话是真理”，神要的是人的忠心与顺服，你的忠心与顺服在哪里？神说恶人要沉沦，你相信吗？神说诚实人要掌权，你相不相信？“他们从来就不接受神的话作生命，从来就不相信神的话是真理，从来就不打算接受神的拯救”，你不相信神话是真理，你不用神话作生命，那你还接受神的拯救呢？咱最近交通了什么？（贝贝：怎么得生命。）什么是生命，是吧？什么是生命？你顺服神就有生命，不顺服神就没有生命，就这么简单。那你要顺服，第一步该干什么？也就是说你想顺服神，怎么才能顺服神？（明白神的心意。）你想顺服神首先得知道神的心意吧？你不知道神的心意，你怎么可能顺服呢？那你要想了解神的心意该干什么？从哪儿能知道神的心意呢？神的心意从哪得来的？从神话

里得来的，神的喜怒哀乐一切都是从神话里得来的。第二步该干什么呢？你该不该接受神话作你的生命？你接受神话作你的生命了，这是不是你顺服神的表现？你不接受神的话作你的生命，你不相信神话是真理，那你怎么可能顺服神呢？你不顺服神，怎么可能蒙拯救呢？所以神说“他们从来就不接受神的话作生命，从来就不相信神的话是真理，从来就不打算接受神的拯救”。

白冉，你见每一个人都想打斗一番，都想见证一番你自己，这是你自己能感觉到、能体尝到的，这不是说别人才给你反映的，你自己是清晰的吧？（白冉：嗯。）那你为什么要和弟兄姊妹打斗呢？为什么就不能和弟兄姊妹正常相处呢？为什么就不能互相帮助扶持呢？为什么非得作这个恶呢？咱今天来这儿，知道怎么来这儿的吧？是因为咱在外边太能打斗了，去了哪边都不得安生。（肖红：白冉，你知道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吗？）（白冉：不知道。）（肖红：咱在一线打仗也是狂的，把人打的、压的，就不是见证神名，而是羞辱神名。因为现在已经改变作工方式了，不像以前一样那样打了，你再用以前的那种打法那是羞辱神名。还有你和弟兄姊妹相处也是个打，谁都跟你合不来，你就不会和人相处。你在一线打得不行，一线不要你，没处放你，才让你来的文字组。咱得知道咱是怎么来文字组的，不是咱优秀才来的文字组。你在哪里也不合适，你跟谁在一起都是个打斗，跟谁在一起都不会尊重人，你不会跟人正常沟通，不能跟人正常去说话。说白了，你在一线就是个害群之马，大家就是这么看你的。两个一线都不要你，没处放了，那怎么办？就这么让你来了文字组。你在这儿就打个字，先操练跟人相处，可不是因为咱是优秀人才来的文字组，跟你谈的就是这个意思。按说一线是见证神的地方，咱出去是不是得见证神、高举神呀？咱不能羞辱神名。你说你现在还这么打是不是羞辱神名？原教会本来对咱的这步工作就有那么多的反抗、抵触，都说咱是敌基督，而咱活出的那些表现就是敌基督。咱现在作工都是交通真理，谈自己的经历呢，你什么都没有，还是个打，一直就是这样打，就没有原则、没有标准，不是跟上现在的这个作工步伐这么去走。为什么跟你谈这个？咱得知道咱是怎么来文字组的。这就和刚才给贝贝谈的一样，为什么说她没有良心呢？她不会反省，她不会认识，就认为“我好着呢，我这一路走来都是好的”，所以她哪能看见神

在她身上所付的代价？让你看见这个就是让你看清事实真相，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两个一线都不要你，往哪儿放呢？没地方放，那来文字组吧，来了卡住你，你就光打字，打异象，先装备，先学会做人，先学会跟人相处，先学会怎么尊重人，听取别人的建议，这样互相才能正常相处，你就是这么来的文字组。跟你谈的意思就是你得知道你是怎么来文字组的，别把自己看成“我这是好人才，这是抽上我了，我是百里挑一挑出来的”，就这种思想，你能尽好本分吗？）（贝贝：所以我就看见把白冉放到这儿，这是神对我的爱。因为她来了的这几天表演的就和我之前做在弟兄姊妹身上的一模一样，我才体会到为什么肖草说我根本不把人当人待，羞辱人，践踏人的尊严，我才体会到那个感觉了，我才知道弟兄说肖草身上的病是我气出来的，我才知道我是怎么把人家气得有了病的。）（肖红：让咱知道了事实真相，咱才能学会做人。神说信神就是得真理呢，真理就是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就得这个呢，就是得做人的准则呢。咱在世界上被撒但败坏太深，不会做人，不会跟人正常沟通，到哪儿都是羞辱神名，打仗更是羞辱神名。你打仗不管别人怎么看，不管能达到什么果效，不管人家出去会怎么传扬，什么也不考虑就那么乱打。跟人相处也不行，也处不来，哪儿都不想要你，推荐了几次不能要，不能要我硬是卡了几年，硬让要你，你在一线呆了这几年，实在是没人要了，你就是这么来文字组的。白冉，我这么谈，你消极吗？）（白冉：不消极。）（肖红：这是实情，让你知道实情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咱知道咱自己是怎么来文字组的，这下你在这里才正式学做人呀。如果你不把握这个机会，在这里还要表演在一线的那些表现，那下次就是回家。神家是真理掌权，诚实人掌权，是让咱做诚实人呢，不是让咱在这儿去发扬你的厚黑学，“我狠、我脸皮厚就能在这儿待住”，在神家你这样能行吗？咱信神得追求性情变化，追求蒙神拯救呢，咱来到这里得看看咱和弟兄姊妹怎么能和谐相处、共同配搭尽好本分，不是来文字组刚待了三天半就让人说出，“呀，这白冉是怎么怎么的，就是打斗不停，正事不干”，名声又出去了。按说咱哪个人的素质不好？素质能行，你真正地在文稿上下功夫，把这文稿全都整理好，这是不是咱的本分？这是咱本本分分做人呢，可咱是在这里面要争个高低，“我来这里边一看，眼睛一扫，还是我可以，我还是从一线来的，我素质高。”咱就比这个呢，就这样你在神家能行？）

撒但打发来的差役（十一）

正常人一般去了一个新的地方是不是应该收敛一点？去陌生的地方，咱得熟悉一段时间，而白冉刚来文字组还没有三天就已经开始“出手”了，你过来的第二天就把温朵收拾了一顿。温朵是一个相当狂妄的人，你把温朵给收拾了，收拾得温朵都受不了了。你来的第一天我听说温朵要过去呢，有人说你们之间认识，我说这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这是要抒情呢，温朵过去本来是见“亲人”呢，可温朵见了“亲人”以后回家还伤感呢，因为挨批了，我说这见“亲人”，见成啥了呢？温朵，是不是出乎意料？（温朵：没有出乎意料，我在路上就想着去了肯定要发生点什么。）意识到了？（温朵：嗯，因为我之前跟白冉接触过，所以我知道她要是抓住我的问题的话，肯定会说我的。）温朵和白冉多长时间不见，白冉也没有一个礼节，一来就上阵，咱要给人当老师，这是什么性情？咱总想教导人、教训人，咱有真理？如果咱有真理能供应人那也算，可咱没有真理，还要教导人，还要管理人，那你不是要迷惑、吞吃人？这不是作恶呢？咱信神就是来追求肉体享受的？享受控制人的一种快慰？让他们都怕你的一种快慰？显露一下自己，这是你自己的真才实干？那些假基督能显露，自己喊自己是基督，他就是再喊他能成了基督？基督从来不喊，但最后人人都得去敬拜这个小小的人。用你喊吗？你有真才实干不用你喊。你喊只能暴露了你狂妄的野心，这就是你的生存法则。在世上来说，自己能把自己输送出去，让人看到你这个人有表达能力、有素质，人还能夸夸你，但在神家这是什么？这是罪、这是恶，这是与神争夺地位！人人都得服在神的话下，怎么能让人服在你的权下呢？怎么能让人听从你的呢？白冉，让你来这儿还有个用意，贝贝这几年来也是狂得不得了，是瞎狂，什么也没有还瞎狂。就是个“宝宝与贝贝”什么也没有，狂什么狂？不仅狂还没有良心，不知道还报，享受了几年以后，现在见了我连铺红地毯的外表行为也没有了，结仇了，反过来还要和我打，还要和我对着干，还要羞辱我，够狂妄的了吧？所以让你们俩在一起配合配合。贝贝是在温室里边长大的，让你俩在一起试一试，我看你们两个人谁能狂过谁？谁能打过谁？看谁厉害。贝贝，让你和在外面闯荡过的人打斗打斗，感受感受被人打的感觉。你刚才说你想起

你当时打肖草了，是吧？（贝贝：嗯，感受到了我做在弟兄姊妹身上的。）让你好好认识认识，看你作了多少恶，作了什么恶，看弟兄是怎么对待你的，你是怎么对待人的。你没有良心，让你体尝一下爱，看能不能唤醒你的心。如果再给你找个配搭，你们还是打，唤不醒你的良心，那你们就自相残杀吧。是自相残杀呀？还是认识自己呀？这就是自己选择了。我作在你身上的没有得到你的理解，没有看见你给我的还报。你不是报答，反过来你是报仇。

“这部分人不管跟随神多少年，他们的思想观点从来没有改变过，他们与外邦人一样持守着外邦人的处世原则与方式，持守着外邦人一样的生存法则与信念。”在神的经营中搞着自己的经营还想得福，不愿意献上、不愿意站见证，只愿意得福、得恩典，和外邦人是一样的，和不信派是一样的。虽然说你现在在这儿，但是你的活出跟外邦人一样。“他们从来就不接受神的话作生命，从来就不相信神的话是真理，从来就不打算接受神的拯救，也不承认神是他的神。”咱信神这么长时间了，没有任何变化，也就是说你从来就不接受神的拯救。你不接受神的话，怎么能接受神的拯救呢？“也不承认神是他的神。”冤不冤？（不冤。）“他们只把信神作为一种业余的爱好，只把神当作一种精神寄托，所以他们不屑了解神的性情、神的实质。”“他们只把信神作为一种业余的爱好”，听着这句话有点冤，是吧？“我都全职信了，怎么成了业余的爱好了？”贝贝，你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贝贝：业余。）是业余的爱好。“我天天在这儿信神，怎么成业余的爱好了？”为什么说是业余的爱好？（白冉：把自己的这些名誉地位都放在主要位置上了，把神的工作、托付放到了后面。）之所以说是业余的爱好，是因为神不是看你外表怎么做，是看你的心呢。“他们只把信神作为一种业余的爱好”，闲暇之余的一种爱好。你把大量的时间用在了在神家搞个人的经营上，所以在闲暇之余的时候，临到合自己观念的环境了，你寻求一下，所以说，“他们只把信神作为一种业余的爱好，只把神当作一种精神寄托”，把神当作一种精神寄托还有没有信？（没有。）精神寄托是什么？可能有，半信半疑。“所以他们不屑了解神的性情、神的实质。”你不去了解神的性情、神的实质，我直接给你揭露解剖出来了，直接告诉你了，你也听了多少道了，你还不搭理。“可以说，真正的神的一切都与他们毫不相干，他们不想关心，懒得搭

理。”能看见吗？是不是这样的？为什么这么说呀？“可以说，真正的神的一切都与他们毫不相干”，这里为什么说“真正的神”呢？从外边看，他们聚会不聚会？（聚。）作工不作工？（作工。）而且还是专业的，还在神家的“心脏”里，从外边来看，他们是真正的信神的人，但在这儿为什么说“真正的神的一切都与他们毫不相干”？他信的是什么神？他信的是渺茫的、不存在的、任他摆布的那位神。“真正的神的一切”，也就是神一切的话，是吧？“真正的神的一切都与他们毫不相干”，为什么不相干？神所说的一切的话在他身上发生一点作用了没有？没有。丝毫的影响力都没有，什么影响力呀？信神呢，神让你干什么呢？信神的主要功课就是认识自己、认识神，然后用实行神话来代替自己的过犯，洁净自己，这是根本吧？可白冉和贝贝呢？什么是根本？“我拿上神话照别人，当教会警察是我的根本。”认识不认识自己？不认识自己。那认识神了吗？毫不关心。所以说，“真正的神的一切都与他们毫不相干”，神的作工他管吗？在神的作工中，有自己的地位、名誉在里面伴随，为着自己的地位、名誉能作点工，如果没有地位、名誉，那就不作了。你看贝贝，刚开始作工的时候，贝贝在整理文稿上特别用心。怎么用心呢？什么标点符号，“的地得”，贝贝能给你抓出这些问题。其实这些重要不重要？这些不是最重要的，但贝贝能给你抓出来，还能给你交通半天。交通半天她还把这些东西放在了心里，这些成了她的生命了。过了半个月、二十天了，她还知道你那天整的那个“de”字不对。她为什么这么做？她要借着这个机会来故意贬低你，“你什么也做不了，你这个问题是我看到的、是我教你的、是我告诉你的”，去了哪儿贝贝都会炫耀一番。为什么？她要到处告诉别人，“他们都不行，都是我作的，我能行。”贝贝，你说的能行是说你在神家所作的工作吗？不是，你是借着神家作工的一个平台显露了一下你的那些能耐。有什么能耐？如果你是把这里面的真理阐明了，这是你真正的能耐。可显明你的是什么？显明了你的小儿科，你抠的就是写作上那些最基本的、最根本的、最不值得一提的东西。最不值得一提的东西，贝贝却把它当成了宝贝，可想而知，贝贝值钱不值钱？不值钱。你整理文稿明白了哪个真理了，或者弟兄交通的哪方面的真理还不透亮，你把它阐明了，这是你的善行。哪个姊妹整理的哪个原则错了，你给找出来了，这是你的善行。咱在里面就是抠一些“的地得”用错了，哪个标点符号用错了，丢人呢。你拿着你整理文稿发现的

这些问题出去说说，别人一听，“贝贝检查文稿呢，检查了几个‘de’字不对，检查出来哪个标点符号不对，这叫整理文稿？这叫检查？这叫负责？”这叫什么？这叫规条形式的一个认识、最基本的一个认识，这就是幼儿园、一年级的水平。即使你查出来这些问题了，你说的这个对，也没有多大意义。就即使这个错了，它也没有多大意义。为什么呀？因为你没有改变了原则，就即使这些有错，这个错它也不影响整体的果效。所以说，即使说你找见这些问题了，你改了，你所做的这不是一等功。但是你把这不是一等功的事当成了一等功的事来炫耀，你给自己颁发了一个奖状。所以说，你所做的一切与真正的神有没有关系？没有任何关系！“可以说，真正的神的一切都与他们毫不相干，他们不想关心，懒得搭理。”上次给贝贝交通了该怎么整理文稿，对于整理文稿的原则你应该是透亮了，应该是清晰了，你在整理文稿上应该是更加准确无误了。可贝贝反过来说，不会整理了，整理不成了，最后整理出来的文稿，让别人看不懂了。贝贝最后还来了一句，“能理解了就行，弟兄姊妹能看懂就行。”她也不说神的名、不说见证神了，也不怕弟兄姊妹看了会不会有误解了，而是只在乎她自己的名誉地位。当自己的名誉地位受到损失的时候，她就舍性命，就和你舍命了。在本分上，她能随便做事，这是不是找死？贝贝，你要么是在文稿上随便修改，要么就连文稿里边的口语都不改了，故意对抗叫嚣！

“可以说，真正的神的一切都与他们毫不相干，他们不想关心，懒得搭理。因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强烈的声音总在告诉他们：神看不见摸不着，神是不存在的。”是不是这样？（是。）所以说，他信的是他的眼见，他不是在信神。白冉之所以能做出这个事来，也是一样的。在她那里，“神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神是不存在的”，这是不是直接把神给否认了？（嗯。）你直接否认了神，但是你还能在神家尽本分，什么原因？你把神否认了，认为神看不见摸不着，神是不存在的，在这个基础上，你怎么还能走下去？你是凭着什么走下去的？（……）你们说保罗信神吗？（不信。）那他为什么要在圣殿里？他把信神当成了一种职业，当成了他的饭碗。保罗在圣殿里算祭司吧？保罗在圣殿里面事奉神呢，他把这个当成了饭碗，他要靠它吃饭、靠它生存，他并不是信神的人。那你今天呢？你把信神当成了什么？（饭碗。）也可以说你把信神当成了饭碗，当成了你的事业，当成了

一种喜好去追求。在这儿能当官，在这儿能显摆，不然你去哪儿能显摆？贝贝，你说说心里话，你把神家当成什么了？你怎么走下来的？（贝贝：……）（肖红：贝贝是把神家当成擂台了，贝贝是打擂的。）神交通了每一个外邦人，也就是不信神的人，他们能待在神家，都是有自己的存心目的的，有的人是想在神家搞对象呢；有的人是因为在世界上混不下去，在世界上吃不开，在神家还能够混个饭碗；有的人是因着在神家还能当个管理人员，是地位权势在驱使着他待在神家；有的人是想在神家能当个带领，“你让我当带领，我就能信神”，如果不让他当带领的话，他还信不信？（不信了。）那他追求的是什么？“你看，我还管了三四十号人”，他以这个为一种享受。他在世界上能这样吗？不能。神之前交通过，“有些人在人群当中没什么特长，也没什么能耐，外表看老实巴交，似乎是受人欺负、受人排挤的对象，这一类人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地做事，就能说他们是追求真理的人吗？这样的人就没有败坏性情了吗？就没有野心了吗？他是没有机会。有一天，他养了两只猫、三条狗，机会来了，‘做不了人的领导，可以做动物的领导啊。’喂了一段时间，小猫小狗跟他相处得不错，一发号施令，小猫小狗还挺害怕他，他里面产生成就感了，特别地享受，觉得这是无限的光荣。”（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实行真理才有正常人性》）他管不了人，他就管个猫、狗，给猫、狗当领导呢，那些东西就成了他的生命了。还有的人是把神家当个养老院。还有什么？（想混个不死。）不信神的人他能待在神家可不是想混个不死，想混个不死的人那还是相信有神的人呢。而咱前面说的这些人待在神家是因着自己的喜好、爱好，这是寄居在神家，他并不是信神。你说白冉信神是信什么呀？“在这儿我能对付人、能修理人，我对付修理人有祸患吗？祸患临不到我。”在世界上她敢对付谁呢？谁服她？她对付别人是不是会遭来祸患？人家是不是要跟她干架呢？她敢说人家一个“不”字？在神家呢？“我说了你、刺激了你，你不敢反抗，你敢反抗你就是败类，你就不是追求真理的人。我用两句话给你打回去，你规规矩矩的。打了你，最后你也没话说。”她心里是不是一种喜乐、高兴？以此为享受，有这种享受你才能继续在神家待着。如果说不允许你打人，不允许你当教会警察，只让你效力，干个出力的活儿，你干不干？不用说干个出力的活儿了，就是说你只能尽个本分，封了你的嘴，捆了你的手，不允许你指责弟兄姊妹，你就是一个小小的跟随

者，在弟兄姊妹中你是最小的，别人都看不起你，你没有话语权，行不行？能不能站得住？（白冉：能行，现在能行，我愿意这样去做。）这就是你的心志与信心。如果你有这样的心志与信心，“我要这样去做”，神就按着你的信心去成全你，你去背叛它，背叛你的奢侈欲望，背叛你想掌管人的野心，“我要重新做一个真正的人”。那你就得在这儿先经过贝贝在你身上的团打。如果贝贝没有心志，“今天正好有个可以打的”，打得让你出不上气。打得你出不上气来，你想不想反抗呀？一反抗想起来了，“呀！我那天还立心志了呢，我再反抗就违背我立的心志了。”贝贝高兴了，“我打死你，你也不能还手，我可找到发泄的好地方了”。（贝贝：不会的。那段时间，白冉做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感觉，我就感觉这种人真的太不是个人了，那时候我心里就想“我不能再做这样的人，我得变化，我不能再这样做在弟兄姊妹身上”，然后我就体会到别人想远离我，觉得跟我在一块儿相处难，觉得我老给人挖坑的那种感觉了，就感觉跟这种人相处太痛苦了。但我活出来的就是这种人，我就感觉我真的得变，我真不能这样走了，再这样走下去我就没路了。）那你就感谢赞美神吧，神主宰万有，真是神的爱临到了。“神主宰一个狂妄自大的人，来打我这个狂妄的人”，狂妄打狂妄这叫棋逢对手、英雄对好汉，看你们哪一个是英雄，哪一个是好汉，看你们是共同起来进入呀，还是互相厮杀，看谁厮杀得厉害，看谁倒在谁的面前。（贝贝：我们得和谐起来，不能再这样了。）那就看你们的心志如何了，现在聚会的时候有这个心志，等我走了以后还会不会有这个心志呢？我记得我上一次聚会的时候，贝贝说明白了、知道了，等我回去，第二天贝贝就糊涂了。（贝贝：我那会儿说明白了、知道了，是说以后我就不改了，我就这样整理就行了。）这又撒谎了，最后结束的时候，你还问我“这个能改吗？”（贝贝：你说不能改，那我就说不改了。）（肖红：哪说不能改了？说不能改了吗？）（贝贝：就说我的性情嘛。）（肖红：说的是你的性情，并不是说错了就不能改呀！）（贝贝：我就想着捆绑我的性情怎么捆绑呢？我就不做事了。那天还说以后有了人才都要重新整理这些文稿呢，我现在就先保证都是原话，最起码不是错的。）你就想着“等着吧，等他们来了重新整理”，你就在这儿等着吃闲饭吧，等得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贝贝：我这下是真知道了，我下次绝对不这样了。）大家都听见了啊，她说“真知道了”啊！她真知道什么了？她以

后不打了、不斗了，要追求做人呢，是吧？（嗯。）别到了哪天给我发信息说，“我回家呀，我待不住了”。

“因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强烈的声音总在告诉他们：神看不见摸不着，神是不存在的。他们认为了解这样一位神那是在白搭功夫，是在玩弄自己，只在口头上承认不作任何的表态，也不付出任何实际的行动，那才是真聪明。”“他们认为了解这样一位神那是在白搭功夫”，我都揭露解剖、修理对付你了，你该不该摸神的心意呢？（该。）咱现在交通转变的就是你的信，什么是信神？什么是生命？顺服神才是生命。该怎么顺服神？要想顺服神得寻求神的心意。这是不是把异象全部给你打通了？我直接给你交通了，可是你寻求吗？你不寻求，也就是说你的言行举止足以证明，你并不承认有神，你不相信神的存在。你要是相信神存在的话，我跟你说了那么多，你不应该去寻求一下神的心意？“他们认为了解这样一位神那是在白搭功夫，是在玩弄自己”，所以说，即使我过来对付了你，这几天的时间你也没有去寻求一下神的心意，因为在你这里认为这就是白搭功夫，是在玩弄自己，“与其寻求神的心意，还不如我和白冉打一把，还不如我和她斗一把”。“是在玩弄自己，只在口头上承认不作任何的表态”，这是不是口头信？（贝贝：怎么是有那个功夫还不如跟她斗一斗呢？）从我上次给你交通到现在有一个礼拜了吧？（贝贝：差不多吧。）一个礼拜了，你寻求神心意了没有？我直接给你交通说顺服神就是生命，要想得生命，首先得顺服神，你要想顺服神就得找着神的心意，你顺服在神的心意里才叫顺服神吧？那你找神的心意了没有？我过来的时候说，“你把我的话给改了，不应该改”，我给你交通完以后，你要是不清楚原则的话，是不是应该找一下原则？（嗯。）要顺服神，那是不是就得找神的心意？“这些话我该怎么改？”你找了吗？你没有找。“弟兄，你那天给我交通，我没有听懂、没有听明白，你给我重发一下音频，我想再听听。”你有这句话吗？没有。为什么没有这句话？这些你都待搭不理。就是这里说的“他们认为了解这样一位神那是在白搭功夫”，没意义，没用。与其这样还不如在他们身上找找茬，所以你宁愿有这功夫找茬，你也不愿意寻求神的心意。就像温朵提出来的，“应该是‘尼尼微城的人悔改’，不应该是‘尼尼微城悔改’”，她认为这是错的，让你加个“人”，你加不加呀？你不加。“能看懂就行，不能

动。”就明知道人家说的是对的你也不搭理，你认为是白搭功夫，是在玩弄自己。你认为“要是寻求神的心意那就是在玩弄自己”，所以你“只在口头上承认不作任何的表态”。我给你交通的时候，你是“嗯，是”，这是不是口头上承认？到实际中又是怎么样的呢？就开始对抗了，所以你只是一个口头表态。“也不付出任何实际的行动”，你付出实际行动了吗？你和我刚才交通的晓宋的表现一样，是吧？晓宋付出行动了吗？我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开关，晓宋没有行动了一下，“弟兄为什么说这个话呢？弟兄说这话是因为弟兄看的是这个开关的实质，它里面的结构根本就没有动，只是开关上下换了一下，写的字换了一下位置而已。”在晓宋那里就连这么一个寻求都没有，“不说了，不说了”，就把这个观念定在里边了。第二个呢？我告诉他怎么做的时候，他实施了没有？从外表上看着他是顺服了，去做这个事了，但是在做这个事的时候他心里堵着呢，也不揣摩、也不用心，他自己该作的工作没去作。那你贝贝呢？我给你交通了，哪些话能改，哪些话不能改，让你改你应该改什么，那天给你说得清清楚楚的，当我走了以后呢？不敢改了，不能改了，连个错字也不能改了，开始故意对抗了，“你不是嫌我改吗？我不做了，我不改了，总行了吧！”该你作的工作不作了，不搭理了，“我要去改就是在玩弄自己”。所以神说“只在口头上承认不作任何的表态，也不付出任何实际的行动，那才是真聪明。”贝贝，你觉得你是真聪明。还有温朵，我给你交通的这两个词是“承担”与“担当”，既然我给你交通了，那你听听我这个意思，看看我这个例子说的是什么，究竟我为什么要说承担与担当。咱没有去寻求，只是沉浸在自己的意思里边。你没有去寻求，说明你付代价了没有？你就没有付这个代价。你要是去寻求了，付这个代价了，那你配合到哪儿，神作工就作到哪儿，你不配合，神怎么作？所以神说“只在口头上承认不作任何的表态，也不付出任何实际的行动，那才是真聪明。”所以你们信神信得真聪明，你们信神累不累？不累，轻松。（贝贝：累呢。）还累呢？（贝贝：太累了。）连原则也不用寻求，改也不用改，你还太累了？（贝贝：哦，对，不累。）你说你太累了，是你跟弟兄斗得太累了，“我出一招，想着能一招致命呢，结果没致了命，你还反打我一下。”就是神话说的，“虽然神的作工甚是丰富，而人的进入却甚是贫乏，在神与人合作的‘工程’之中，几乎都是神的作工，人的进入有多少，几乎是一片空白，就这样贫穷而又瞎眼的人竟

然手持‘古代的兵器’来与现代的神较量，‘原始的类人猿’几乎不能直立行走，‘赤裸’着身子竟不知羞耻，有何资格评价神的作工！有许多四肢着地的‘类人猿’竟然双目通红，手持古代石器与神比试，想来个举世无双的‘猿人擂台赛’，进行一次举世闻名的‘猿人与神的末日擂台赛’。有许多半直立行走的古猿人更是洋洋得意，满脸的毫毛相聚在一起，充满了恶杀之意，双脚跷起，由于其还未完全进化成现代人，所以它一会儿站立，一会儿又趴下，额头上满是汗珠，似乎是露珠一般，密密麻麻，急不可待的心理不说便可知。看着台上的四肢落地的纯粹的古猿人——它的同伙，四肢又粗又笨几乎招架不住，几乎无有一点招架之力，更是急得抓耳挠腮，眨眼之间还没看清是怎么回事，台上的‘英雄’便滚落在地，此时，四肢已仰面朝上，将其多年着地的四肢的错误之态顿时扭转过来，再也没有一点反抗的意思，‘最古老的类人猿’从此便在地上绝迹了，真是令人‘伤痛’，‘古老的类人猿’竟然死得如此仓促，何必这么早就匆匆离开这美好的人间呢？”（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作工与进入 十》）“类人猿”拿石器和我打斗呢，我还没还手呢，你倒四脚朝天了。“今天又让我四脚朝天了，我还说什么话呢，什么话也不能说了。”所以太累了。

“神是怎么看待这部分人的？神把他们看为外邦人。”贝贝，神为什么把他们看为外邦人？（贝贝：因为外邦人不承认神话，也不相信神话。）什么是信神呀？（贝贝：信神是人能在相信神是万物的主宰的基础上来经历神的说话，经历神的作工，达到脱去败坏性情满足神的心意以及达到认识神，这样的历程才叫信神。）那这部分人呢？（贝贝：这部分人不相信神主宰万物。）没有经历神的说话，没有经历神的作工，更没有变化自己的性情，脱去自己的败坏性情，始终没有，所以说就是外邦人。“神是怎么看待这部分人的？神把他们看为外邦人。有些人说了：‘外邦人能读神话吗？能尽本分吗？能说为神活这话吗？’”刚开始看上边那段话，好像是说教会里边那些只是聚个会的人，可现在再看这段话，不是说他们的。“有些人说了：‘外邦人能读神话吗？能尽本分吗？能说为神活这话吗？’”咱天天在这尽本分，经常聚会呢，问你是在干什么呢？你说你是为神活着呢。你怎么为神活了呢？（……）“人往往看到的都是人外表的表现，却看不到人的实质，而神不看人外表的表现，只看人的内心实质。”从这段话里看，再

根据咱这一段时间交通的来看，你应该发现一个问题，根据神话看事，看有多少外邦人？（基本上都是。）基本上都是，那又说明了一个问题，这涉及到了神作工的步骤。现在多数人都是什么人？从咱的交通来看，你能不能看到咱现在主要的作工方向是在哪儿？能不能看出来？（……）你们以前注重的就是打呀、斗呀，为什么有打斗存在于教会里边？人现在都知道得认识自己，是吧？但人不愿意认识自己，只是认识别人，所以就存在有打斗。神说过，“现在的人心里充满仇恨、充满痛苦，随时随地都能自杀，随时随地都能作恶、杀人，干尽坏事，都能搅扰这个世界。那蒙神拯救、得着真理作生命的这个人类呢，就能在一起和睦相处，没有争斗、没有仇恨，都能顺服神的安排，神所说的每一句话人都能齐心协力地顺服，人活在‘一’里了。这个‘一’指什么？（真理。）对了，每个人都明白真理，大家在一起没有不同的观点，都活在真理里，人心里是相合的。这样，人与人还能有厮杀、争斗吗？人还用不用忍受痛苦了？没有痛苦了，这样的人类活着是幸福的，没有争斗，没有厮杀。”（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真理是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信神从打斗过渡到不再打斗。因为什么不打斗了？从咱这段时间正在交通的“什么是信神”“信神在干什么”“什么是命”“怎么得生命”这些文稿里边，你看到了什么？最后把你引导到哪里了？你要想得生命就得顺服神，要想顺服神就得得着神的心意，要想得着神的心意就得干什么呢？你就得认识神的心意，认识神的心意就得在神话里面经历神的话，经历神的作工，从神话里得着神的心意。你想得着神的心意，那得着神心意的过程是什么？是认识神的过程。也就是说，现在不是注重认识自己的时候，是注重认识神的时候。当初为什么让人认识自己呢？因为人和人之间打斗，不能够正常地过教会生活，所以得认识自己。现在呢？从认识自己转为认识神了，只有认识神，认识神的性情，知道神的心意，你才能有顺服。所以说，神的那个话就要应验了，人还打斗吗？顾不上打斗了，不打斗了。咱为什么走不上正道呢？就是因为咱对神不感兴趣，对神的作工不感兴趣，对神话不感兴趣，所以说，人信着神却搞着个人的经营。今天给你交通了这些异象，就是让你知道，不认识神不行，不认识神就不是一个信神的人，枉活一世，白搭功。

“有些人说了：‘外邦人能读神话吗？能尽本分吗？能说为神活这话吗？’”你经历了、你体验了，你看神话了吧？（看了。）你尽本分了吧？（尽了。）你说为神活着了吧？（说了。）可是呢？你相信神的话吗？（不相信。）你没有经历神的话，没有相信神的话，没有跟神话走，所以即使你读神话了，尽本分了，说你为神活着了，又如何呢？没用。“人往往看到的都是人外表的表现，却看不到人的实质，而神不看人外表的表现，只看人的内心实质。”那次解剖说，“看你的存心、看你的思想”，这是不是看你的实质？这就看见咱现在走的这个趋势、这个方向就是“里面的变化才能决定你外面受的苦是否有价值。”这句话能不能成为你的座右铭？能不能成为你实行的路途？外表你表现得再强悍，外表你表现得再追求真理，能代表你里面的变化吗？为什么说你是外表表现的追求真理呢？因为你要在神家当警察，指责张三指责李四，让人看见你很负责任、很有真理，也可以说很追求真理，但你做这些的存心是什么？神看的是你的存心，看的是你的实质。“我要让你看着我已经尽力给你整理文稿了，我竭尽全力了”，不管你竭尽全力了还是怎么了，你的内心是什么？那时候看见你是竭尽全力地改呢，修理对付了以后看着你不敢动了，好像是敬畏神远离恶了，不敢改了。神看的是什么？神看的是人的实质，看的是你的内心实质是什么，你的内心实质是对抗、是叫嚣。“所以对待这些人神才有了这样的态度，有了这样的定义。”对待哪些人？（枫姿：对待信神的，也尽本分，也看着神话，但心里没神。）贝贝，说说，我听听你是什么人？我看看你了解不了解你自己。（贝贝：在神家不是为走信神这条路，而是在这儿争强好胜、唯利是图，然后在这个环境之中贪享地位之福。）“所以对待这些人神才有了这样的态度，有了这样的定义。”咱总结一下，今天咱看的神话里边说什么了呢？“这部分人不管跟随神多少年，他们的思想观点从来没有改变过，他们与外邦人一样持守着外邦人的处世原则与方式，持守着外邦人一样的生存法则与信念。”从你一开始信神，你是什么信念？你是什么生存法则？到现在依旧没改。既然我告诉你到现在你信神的信念与生存法则依旧没改，那我的目的就是要让你怎么呢？就是让你现在改呢，是吧？那怎么改呢？要想改那必须是对以前做个总结，对你自己有个认识。你总结一下，你以前是什么人？你以前追求的是什么？当初你信神的时候信的是什么？我给你总结一下，你的信念是：只要你跟上了全能神，只要

你聚上会，只要你尽上本分，神就恩待你，灾难下来就要保守你。就好像你只要进了这个大学，四、五年过后就会给你毕业证。所以在你里面就有这么一个信念：“我为什么信神呢？因为我信神，大灾难要降下的时候，我不会落在灾难里边，我就能得着生命，信神就能永生”。你是怎么传福音的？你去传福音是不是和人家这样说的？“信神吧，不信神就完了，世界末日来了，信神你就能剩存下来，不信神你就完蛋，千万年来稀有罕见的灾难在等着你，神要惩罚你。”这是你的信念。从那时候你就是这个信念，就是搞交易，就是为了得福、得恩典，直到现在为止，你还是这么走的。你一开始信神的生存法则是什么？“只要我跑了、我花费了，最后跑断腿累断腰，神就纪念，神就悦纳。”神说人信神的信念是什么？人认为什么呢？神说：“我定规一个人的归宿不是根据其年岁的大小，不是根据其资格的老幼，也不是根据其受苦的多少，更不是根据其可怜的程度，而是根据其有无真理，除此以外别无选择。”（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当为你的归宿预备足够的善行》）神直接告你说，神不看人年岁大小，不看人资格老幼，不看人受苦多少。神为什么会说这些话？因为神知道你的心里在想着什么。你不就是觉得你资格大大吗？你能跑断腿累断腰，但你为什么不实行真理？为什么那么狂妄自大？不就是觉得自己有资格了？贝贝为什么不实行真理？她觉得她有资本了，“我在神家有资本了，我从国度建造开始跟随到现在，而且我还担负着重要责任，你说这里边有几个人能干得了我作的这个工作？到进国度的时候能没有我的份儿？我要是进不去，肖草她能进去？还是温朵能进去？论资格，从哪方面能说出她们能进去这话？总共就这几个人，不让我进去，谁能进去？”她有了这些资本，被这些充满了头脑。贝贝当初是这么想的，现在呢？她为什么能这样走呢？因为她在心里自我安慰呢。咱简单说一下这个吧，一个是资格老幼，一个是受苦多少，还有什么？可怜程度，自己就把自己的这些东西当作了一种资本，可在神那儿这些都不看。人跟随神是有什么资本就摆什么资本，跟随左右的人是说“我跟随神左右，神最后能把我撇下？”摆老资格的人是说什么呢？“我为神跑断腿累断腰，最后神能不管我？”就人常说的那句话“神是那么说了，还能那么作呢？”人是有情感的，他就把神也当成有情感的了，“神能不纪念我？”还有什么呢？可怜程度，这些神都不看，可人却恰恰看中这些。你刚开始信神是这个信念，现在你信神十几年、二十几年了，这个信

念有没有变过？没有，始终没有变。神话一开始就和咱说，人对待神话的态度就是对待神的态度。神告诉你神不看这些，可是你跟随二十几年依旧是认为“神话是这么说的，神还真那么作呢？”所以你的信念从始至终没有改变。你看枫姿，枫姿是不是也是典型人物？枫姿为什么不实行真理呢？为什么不在神话里边进入呢？为什么把神话当作耳旁风呢？有资本了、有资格了，看着你们这些年轻孩子，“想当初我尽本分的时候，你们还穿开裆裤呢！”她有了这些东西还往前走吗？不走了，而是以这些自居。反过来她就把她这些劳苦作工当资本了，你告诉她“咱得用心呢，咱得维护神家利益呢”，她理都不理你，她就活在自己的情形里边、信念里边，枫姿的生存法则就是侍候官老爷那一套。

撒但打发来的差役（十二）

“所以对待这些人神才有了这样的态度，有了这样的定义。”神公义不公义？（公义。）因为人这样做了，从始至终人的态度没有改变过，神才有了这样的态度。你一开始这样做，神怪不怪罪你？你刚开始进来，什么都不明白，什么都不知道。神话和你说了，你第一年不知道，第二年不知道，十年、八年了还不知道，神话都背下来了你都不知道。有好多人是不是“什么都明白呀，但就是不实行”，这样的人大有人在。不仅是大有人在，而且你就是其中的一员。所以神说，“所以对待这些人神才有了这样的态度”，不是原来就有这样的态度，是才有了这样的态度，这是因为你始终不变才有了的。“有了这样的定义。”定义，定了。“对于这些人说的‘神为什么那样作，神为什么这样作，这个事我想不通，那个事我想不通，这个事不合人观念，那个事你得与我解释解释……’这些话，在我这儿的回答是：有必要与你解释吗？这事与你有关系吗？你是谁呀？”在神那边已经定义了，所以才有了这样的态度。定义什么了？定义你是外邦人。为什么定义你是外邦人呀？刚才说了根据你的这些生存法则和信念，然后定义你了，为什么这样定义呢？神苦口婆心和你说了多少？掰开了说、揉碎了说，你听进去了吗？你搭理神的话吗？你不搭理神的话。神的羊听神的声音，你听见了吗？你把他当神待了吗？你没把神当神待。所以说，在神这儿就定义了，定义了你是什么人？（外邦人。）定义了你是外邦人，你不是神家人。你是神家人，你就应该能听得懂神话。这就像你妈教育你一样，你妈和你说什么，你能按照你妈说的去做、去行，你妈一看，“这就是我的孩子”。如果你妈和你说什么你都是对抗、叫嚣，你从始至终就没有听过你妈的话，你只顾打游戏，你妈会说什么？“你就不是我的孩子。”这是不是当妈的常说的话？（是。）“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不要你，你走吧。”从外边看，你是不是你妈生的呢？你是你妈生的，但你妈不要你，不要你这种没良心的孩子，“我养大了你，你还这么悖逆，在家你还要掌管我、还要控制我、还要夺我的权、还要给我当父母呢！你是个什么东西！”你悖逆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妈有这样的举动那是必然的，你妈不仅骂你，还要一脚把你踢出去。当妈的喜不喜欢听话的孩子？（喜欢。）当妈的都喜欢听话的

孩子，对不听话的孩子当妈的常说一句话，“你不是我生的，你是抱回来的”。你要是听话的孩子，当妈的能对你说出这样的话？（说不出来。）在神这儿，因着人有这样的性情，对待神的话是一种置之不理的态度，所以神就定义了，这是个外邦人。你是个外邦人，神就不要你。

“对于这些人说的‘神为什么那样作，神为什么这样作，这个事我想不通，那个事我想不通，这个事不合人观念，那个事你得与我解释解释……’这些话”，就像贝贝临到这个环境一样，贝贝想得通想不通？（想不通。）“认真才来了几天呀，你就那样对待她”，贝贝想得通想不通？（想不通。）“你对待我就是把我打入冷宫”，想不通。“这个事不合人观念，那个事你得与我解释解释……”，第一天我给贝贝交通了，“这个例子不能删，以后该怎么整理文稿”，在我聚会交通的时候，贝贝还知道该怎么做，到了晚上她还知不知道？（不知道了。）到了第三天贝贝就不作工了，不敢作了，她自己心里边也开始矛盾了，“我是整理文稿的，别人把这个音频打成文字给我了，我改了吧，你说这不是你的原话；我不改吧，人家打成文字给我了，我直接就发出去，那还用我干什么呢？我这是干什么呢？”贝贝在文字组还有用没用？（贝贝：没有价值、意义了。）没有价值、意义了，“我就成了活死人了，怎么办呀？弟兄，你这是在干什么呢？耍我呢？你给我解释解释。”所以贝贝就给我发信息了，“我想见见你”，她见我干什么呢？“我想见见你”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你给我解释解释，你究竟是什么意思吧？你让我改，还是不让我改？你要是让我改，我就改，你要是不让我改，我就不改了，我就这样做。这不是已经出了一篇没改的文稿吗？温朵不是也看见了，也拿给你看了吗？‘尼尼微城悔改了’，我不给你改是什么样子，你看见了吗？我改了以后是什么样子，你看见了吗？你看吧，你是让我改，还是不让我改？你给我解释解释，你要哪个？”贝贝将我的军呀，厉害吧！贝贝小算盘打得响，她想的是打个擦边球，“弟兄，你不让我改，是吧？好，我就不改，我要让你自己和我说了话。”她不仅不改，她允许你改吗？“不能改，改就是犯罪！”不让你改，话不通顺也不能改，“不通顺也无所谓，只要能理解了就行”，她为什么说这句话？如果改了以后，你们能看见贝贝的心思吗？改了以后话通顺了，贝贝的心思就显不出来了。贝贝是要借着这

个机会，专门不改，“让弟兄看看，看看我不改是什么效果，让弟兄来见见我，给我解释解释，看怎么办！”所以贝贝就给我发消息“见见面吧”，那咱就见见吧。她见我是要干什么呢？（让你给她解释解释。）这“解释解释”是什么意思？兴师问罪，“你不是说不要改吗？你看不改是什么结果。”包括晓宋在内，都是在向我兴师问罪呢，是吧？晓宋说，“你给我说说”，我跟人家说上两句，人家听不进去了，又说“不说了，不说了，我和你没办法说了，再说我就犯罪了，不说了。”温朵也快不说了，是吧？温朵没有找我询问，找晓宋询问去了，“你得给我解释解释”。

“这些话，在我这儿的回答是：有必要与你解释吗？”有必要吗？（没必要。）这个“有必要与你解释吗？”有几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你是外邦人，神话不是对你说的，神话是对谁说的？是对神家人说的，是对听神话的人说的。所以说，“这个事我有必要与你解释吗？”就在贝贝来问我这个话的时候，我本应该说什么？我本应该说“我有必要和你解释吗？”为什么呀？我以前和你说的话你听了吗？我和你解释了又如何呢？即便我给你解释了，但我昨天说的话你不听，我前天说的话你不听，我今天说的话你就听了？今天你就重生了？那既然你不听，我有必要和你解释吗？没必要解释。这是一层意思，就是说你是外邦人，我没必要和你解释。第二层意思呢？你是谁呀？（受造之物。）你是一个受造之物，造物主做什么事情还得给你一个受造之物解释解释？这话怕不怕？你在这儿只管接受顺服，有必要与你解释吗？神这样说了，那我和你之间的相处呢？我没有站在神的位置上，你也不要把我放在神的位置上，你应该把我放在哪个位置上？最起码你得把我放在一个比你有真理的位置上，这是最次的，我比你有真理。既然我在比你有真理的这个位置上，那我说出了这么一句话，你该怎么对待呢？（接受、顺服。）我说出的这句话，不合你的观念了，或者说你感觉有点不对了，你应该怎么？（寻求。）你应该寻求，看我这样做的目的意义是什么，你首先去寻求一下我这样做的目的意义是什么。你连我这样做的目的意义都不寻求，一来就用你的观念把我打回来，这就不是对待一个比你有真理的人的态度。你就是对待一个普通弟兄姊妹，你都不能平白无故地把他打回去，这是做人的一个理智。做人的理智是什么呢？对待人得怎么呢？人有尊严，你对待人得有最基本

的尊重。对待人更主要的是得有一个什么原则？按照人的实质来对待人，这就是对待人的一个原则。那你看我的实质是什么？你该怎么对待我？如果我是敌基督，如果我是迷惑人的，你分辨我、解剖我、践踏我、羞辱我。如果我是普通弟兄姊妹，那你该怎么对待我？（帮助、扶持。）那就是像对待弟兄姊妹一样对待我，帮助、扶持、互相尊重、互相包容。你对待人必须得有一个尊重，你不尊重人，谁尊重你呀？这是一个有人性的人该活出的。咱今天是严重的缺乏人性，贝贝和白冉，你们两个人严重缺乏人性，不是缺乏一点，是严重缺乏！这就像人体缺乏某种维生素一样，如果说不是很缺乏某种维生素的话，你可能只是身体上有什么缺陷，有什么缺欠。如果你严重缺乏某种维生素的时候，会怎么？会涉及到你的生命，会要命的。人都有狂妄的败坏性情，但他的狂妄败坏性情有一个范围、有一个程度。你的这个狂妄性情到什么程度了？你的这个狂妄性情太严重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想打斗打斗，你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想占个上风，你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想证实一下你比别人强，这就成了天使长的化身了。你愿意做天使长的化身吗？（贝贝：不愿意。）别人是被天使长迷惑了，被天使长败坏了。如果你就是背叛不了这个狂妄性情，那你就不是被败坏了，你就是它的化身了。化身和败坏有什么区别？败坏就是被熏陶感染了。化身呢？化身是从里到外的实质就是天使长。所以说，你要想背叛就得受一些苦。如果你再不愿意受苦，再不愿意立心志受苦，那你自己就把自己报废了。还记得神说过什么话吗？神说："人在经历中容易碰着哪些难处，人在哪些事上还容易跌倒，每一个人的致命处在什么地方，这些东西都得掌握。"（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人里面不信的成份与背叛神的本性》）每一个人都得知道自己的致命处是什么，你知道自己的致命处了，你先把你致命的东西解决了，先保住你的命，再说其他的。

"这些话，在我这儿的回答是：有必要与你解释吗？这事与你有关系吗？你是谁呀？你是从哪儿来的呢？你有资格对神指指点点吗？"这就像刚才我交通的这两方面，"你有资格对神指指点点吗？"你看怕不怕？今天咱们在一起，你能够对我指指点点，以后神来了，你就敢保证你不会对神指指点点？你对神就没有其他的想法？（贝贝：不能保证。）"你信他吗？他承认你的信吗？"你信神吗？信不信？你从始至

终没信，不管神说什么，你都没有信神的话。今天看着你跟随我呢，我说话的时候，你一言不发，好像你是信我的，其实你信了没有？什么是信？（贝贝：相信、信赖、依靠。）相信、信赖，你既然是信，那就必须是听话、顺服。什么叫相信呢？神就是“骗”你，你也跟上神走，这叫什么？这就叫信。可我和你说什么，你能让我“骗”了你吗？实在是难“骗”啊，你这大学生我“骗”不了，不好“骗”，要是“骗”枫姿这个小学生估计好“骗”，其实这小学生也不好“骗”，哎呀，看来是我这个“骗”的智商实在太差了。我想打败众仇敌，我想得着俘虏，这话好说，你们也答应了，“我愿意做俘虏”，可是你们心口不一，你们嘴上告诉我你们愿意当俘虏，背后呢？还向我捅刀子，这是俘虏吗？这好像不是俘虏。嘴上是愿意做俘虏，背后捅刀子，这是什么？这才是正宗的撒但送来的奸细、差役，专门来拆毁的。外表上给我当了个俘虏，“我听话、我顺服，你说什么我顺服”，背着我就做事呀。咱俩之间所发生的让你看见了在灵界你与神之间的关系，我把这个话和你说清楚，让你看见这个画面，你就看见了你与神之间的画面。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在这儿交通的是神的话、神的心意。“你是谁呀？你是从哪儿来的呢？你有资格对神指指点点吗？你信他吗？他承认你的信吗？”你这样做神承认你的信吗？你在我这儿这么表现，我还苦口婆心地在跟你交谈呢，是吧？圣灵呢？圣灵还能让你这样去欺骗？借着这个咱从侧面又能认识到什么呢？就是神为什么要道成肉身来作工，没有道成肉身的作工，你没法被作成，因为抵挡就死，你怎么悔改呢？那是圣灵呀！你连悔改的机会都没有！还记得乌撒扶约柜吗？乌撒扶了一下约柜直接就被神击杀了。今天是一个过渡，是教会建造到国度建造的一个过渡。等国度成形了以后，那是什么？事实临及，抵挡就死，犯罪就刑罚。“既然你的信与神毫不相干，那他所作的与你又有何干呢？”经过回忆你自己的信，咱看见你的信和神有没有关系？（没有。）你信神就是有一种空洞渺茫的想象，想象让神赐给你福分，还要让你剩存下来，你这样的信与神毫无关系。就你说的这些资格、资本，在神这儿神根本不看。神说：“我定规一个人的归宿不是根据其年岁的大小，不是根据其资格的老幼，也不是根据其受苦的多少，更不是根据其可怜的程度，而是根据其有无真理，除此以外别无选择。”（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当为你的归宿预备足够的善行》）神看的是什么？神只看你有无真理。但是你却丝毫不看你有无真理。所以

说，“既然你的信与神毫不相干，那他所作的与你又有何干呢？”你与神无关，那神所作的也与你无关。神作的是什么呀？神是供应人生命的，神是拯救人的，神是成全人的，那神所作的与你无关、不相关，那你还能蒙拯救吗？（不能。）你还能逃脱大灾难吗？（不能。）一切都不可能了。因为“既然你的信与神毫不相干，那他所作的与你又有何干呢？”那你就不要说你每天起来追求蒙拯救、追求被成全了，别做梦了。神建造的国度不是给你建造的，和你没有任何关系，你不要乱激动了，不要自作多情，以为自己最起码还做了个伴娘，你连伴娘都不是！为什么我在这儿说“做了个伴娘”呢？神来是迎娶新娘的，迎娶什么新娘呢？贞洁童女。你是贞洁童女吗？你是淫妇。所以说你连伴娘都不是。伴娘是效力者，伴娘还能进去转一转、看一看。可你呢？你拜着偶像，你还坚持着你的信念、你的生存法则，所以说，你是个外邦人，你与神毫不相干，神所作的，也与你不相干，神赐给人生命，也与你不相干。“你都不知道自己在神心里的位置，你还有资格与神对话吗？”神与你对话不对话？（贝贝：不对话。）不对话。什么人才有资格与神对话呢？像那二百五十个首领，神和他们说话吗？（不说。）神不和他们说话。神只和谁说话呢？摩西，神只和摩西说话。二百五十个首领没有资格与神对话，所以说，他们再有什么想法，再有什么说法，神不搭理他们，甚至还要定他们的罪。摩西可以和神说话，摩西还提过一些要求，瘟疫起来了，制止不住，摩西赶紧献祭。摩西要和神说话的时候，先要干什么呢？先要献祭。摩西献祭之后与神说话，瘟疫才停止了，摩西向神祈求什么，神就垂听。还有一个寡妇，她老公是先知的门徒，并且一生敬畏耶和华，她老公死了以后，家里面没有钱了，活不了了，她和先知以利沙说了一下，就能让她一夜之间把油瓶全部灌满，卖的钱不仅还了外债，还够她以后生活。神是不是听了她的话呢？（是。）还有一个不会生育的妇女，她向神承诺如果有了孩子，她要把这个孩子献给神，她祷告以后没几天就怀孕了，就有孩子了。神是不是垂听了她的祷告？但是在这儿，你还有资格与神对话吗？没有资格。你为什么没有资格与神对话呢？因为你是外邦人！怎么定你是外邦人的？是因为神和你说话的时候，你就没有搭理神，你离神而去了。所以说，你就没有资格再与神对话。

“听了这番话你们是不是挺难受的？”难受不难受？（贝贝：嗯。）“嗯……”真难受还是假难受？（贝贝：真难受。）“听了这番话你们是不是挺难受的？”难受什么呀？活该！信了几十年，白信，根本不把神话当神话待。跟上国度建造了，一开始就和你说国度建造就是让神话在你心里登宝座呢，你就是不让出宝座来，你就是要和神争、夺、抢，你就是要说了算，只要是你认为对的你就要坚持，直到今天，这话也不知道和你说了多长时间了。“听了这番话你们是不是挺难受的？”咱现在正好在交通“什么是生命”，你得顺服神，顺服神才有命。顺服神就得顺服在神的话下，看神的话，看神的心意。把你引到神的心意这边了，然后再让你看这句话，你才感到难受了。不是这么一步一步把你引到这儿，你看这些话心里会难受吗？（贝贝：不难受。）因为你看不到你自己所作的恶。“听了这番话你们是不是挺难受的？虽然这些话你们不愿意听或者不愿意接受，但这都是事实。因为作这一步工作是神来作，你要是不关心神的心意，不关心神的态度，不了解神的实质与性情，那最终受亏损的是你自己。”在国度建造时期，我立了标杆，你也看见了，你看见神所作的，你也看见我是怎么作的，你也没有主动去寻求、去考核、去效仿，即使“原子弹”出来了，你也没有去效仿，你还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你走到现在，你看这句话才难受，你是怎么看到这句话难受的？是因为你看见了神。你看见神了没有？（贝贝：看见了。）神公开显现了，你看见神的本体了，你才难受的。“虽然这些话你们不愿意听或者不愿意接受，但这都是事实。”咱先尊重事实。“因为作这一步工作是神来作，你要是不关心神的心意，不关心神的态度，不了解神的实质与性情，那最终受亏损的是你自己。”咱这一段时间一直给你交通“信神是在干什么”的目的意义是不是要说明这个问题？（嗯。）归根结底，最后归到了什么是生命，顺服神就是得生命。要想顺服神你就得了解神的心意。也就是说你了解神的心意、了解神的性情是不是至关重要？（嗯。）神专门给咱交通过一篇话《了解神的性情很重要》，你把了解神的性情当成重要的了吗？（没有。）所以这叫撒但中了自己的诡计！你不把神话当神待，你想搞自己的经营，想欺骗神，想向神骗取，最后中了自己的诡计，美好的时光错过了，几十年白搭工。你现在看见神了，如果你再不悔改，那最终受亏损的是你自己。原来神没有向你显现的时候，神是隐秘作工，隐秘是拯救，公开是惩罚。那时候是隐秘作工，

如果你信神了，你跟随神了，那是拯救，那你是得福了。现在是公开作工，你看见了，这就是惩罚。你现在看见人受惩罚了没有？（贝贝：看见受惩罚了。）怎么受惩罚了？（贝贝：灵里受惩罚了。）灵里受惩罚？咱还不知道为什么说受惩罚了。神话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开的，在神公开说话的时候，你藐视神的话，你不把神话当神待，所以神也不管你。相信神话的人得着了，你藐视神话，最终你啥也没得着。没得着什么？没得着真理就是没得着生命。没得着生命是不是就被惩罚了？也就是说你和我相比较、相对比，那你就是被惩罚了。怎么被惩罚了呢？你本来可以走在前边，可以被成全，可以事奉神，可以做长子，可是因着你不追求，你受惩罚以后，你就与长子无关无份了，就成什么了？（效力者。）比效力者再好一点儿，众子、子民。众子、子民和长子是不是一个级别？（不是。）不是一个级别。严格地说众子、子民也是效力的。众子、子民相比长子来说那就是受到惩罚了。这还是说，你追求真理、得着真理的情况，如果你连真理也不追求，得不着真理，最后成了一个忠心的效力者，那是不是更得着惩罚了？（嗯。）所以说，你得这么去认识这个惩罚，你错过了大好的机会，你错过了神拯救人的机会、征服人的机会。“因为作这一步工作是神来作”，这句话告诉你什么原因了，这步工作是神来作的，当神来作工的时候，来说话的时候，就好比父母对家里的五个孩子说话呢，有两个孩子是认真听父母说话呢，有三个孩子看着是听父母说话呢，其实是开小差呢。当父母说完话以后，两个孩子是按着父母的话去做事了，另外三个孩子是去玩耍了，不搭理父母的话。同时他们心里边还在期盼着父母把家产分给他们，他们想的是“他就是我爹，不管我再怎么样，他也不会把家产给了别人，所以我只管做自己想做的事。”父母管他们也没用，也就不管他们了，父母就只管听话的这两个孩子。话都对这些孩子说了，这些孩子怎么走，最后有什么结果那是他们自己所走的路决定的。那三个孩子不听父母的话，那到最后父母能把家产给那三个孩子吗？（不能。）所以与得着父母家产的两个孩子相对比，那三个孩子就受到惩罚了。

“因为作这一步工作是神来作，你要是不关心神的心意，不关心神的态度，不了解神的实质与性情，那最终受亏损的是你自己。”神的行政里面怎么说的呀？神说：“1．无论何人，心里抵触必遭审判。2．对于我

所拣选的，意念不对，立时有管教。3．对于不信我的，我放在一边，任其乱说乱做，到最后，我彻底惩罚他、收拾他。4．对于信我的，我时时看顾、保守，时时以拯救的方式供应生命，对于这些人，有我的爱在他们身上，他们必不致跌倒，必不致失迷，即使软弱也是暂时的，我必不记念他的软弱。5．对于那些似信非信的人，也就是相信有神的，却不追求基督的，但也不抵挡，这样的人最可怜，我作事之后会让他看清的，这样的人要因着我的作事我要拯救他们，使他们归回。6．最先接受我名的众长子们有福了！我必赐给你们上好的福分，让你们尽情地享受，谁也不敢拦阻，一切已给你们预备得完完全全，因这是我的行政。”（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五十六篇》）如果你心里抵触要遭到审判，如果你的意念不对的话，要受到管教，是吧？（嗯。）如果你是似信非信的人，神怎么看你？神说这样的人最可怜。为什么最可怜呢？因为神要让他最后都看见了以后，神再来拯救他。为什么是在看见神以后才拯救呢？就咱今天交通的这个，似信非信的人最可怜，怎么可怜呢？他半信半疑，他疑惑、诡诈、信不来，最后他看见神显现了，看见神的公义了，看见诚实人掌权了，看见诡诈人被惩罚了，他不信不行了，“哎呀，原来就是神。”但这个时候他是不是已经受了更多的苦了？受了更多的苦以后他才能归回，所以说，这样的人最可怜。贝贝，把“那些似信非信的人……”这句话再念念。（贝贝：“对于那些似信非信的人，也就是相信有神的，却不追求基督的，但也不抵挡，这样的人最可怜，我作事之后会让他看清的，这样的人要因着我的作事我要拯救他们，使他们归回。”）神要拯救他们，但是这种人最可怜，这就是子民。你越走在前边，受的苦越少；你越走在后边，受的苦越多。为什么说隐秘是拯救呢？在隐秘期间，你被神拣选上了，神把你征服了，然后成全了，成全了以后，灾难是不是就降下了？那灾难降下是因着谁？是因为你的悖逆而降下了灾难，得胜者是不受灾难之苦的。刚才说了神的行政，神的行政里边说了一类人是似信非信的人，这类人最可怜；一类人是真实信神的人，是跟随神的人，神要祝福这类人；还有一类是不信的人，不信的要受惩罚。咱大概回忆一下，回忆一下的目的就是让你把神的行政、神所作的工作和你所走的路去对一下号。对一下号的目的是要干什么呢？是让你看见神作得公义，更重要的目的就是让你加深认识，不然的话你还不难受，你还不悔改，你还要拖延。所以

说，得给你掰开了说、揉碎了说，就像祭司弟兄一样，下发交通还要告诉你灾难来了，点缀一下，这都是辅助你生命进入，都是在警醒你。“你们别怪我说话难听，也别怪我说话冷了你们的心”，现在估计顾不上冷心吧？为什么呢？眼看着外边的灾难降下了，你害怕了。“我说的都是事实，不是打击你们，无论让你们做什么，怎么做，我都是希望你们能走正道，希望你们能够遵行神的道，不要偏离正道。”这句话是不是正好说贝贝呢？“你们别怪我说话难听，也别怪我说话冷了你们的心”，贝贝今天这样就是嫌我说话难听，嫌我冷了她的心，是吧？所以说，人家还记恨我呢，人家溜须也不溜须我了，把我当成什么了？世上的人还侍候官老爷呢，贝贝也不把我当官老爷了，把我当成什么了？怎么形容呢？在贝贝心里边把我当成后爹了，“你说不管他吧，他还是个爹；管他吧，他是个后爹”，想走不敢走，想在又不是个滋味，这就是到了“单亲家庭”了。更可笑的是，贝贝和认真这两个孩子没有一个是和我亲的，都把我当成后爹了。这人没良心怕了呀！“你们别怪我说话难听，也别怪我说话冷了你们的心，我说的都是事实，不是打击你们，无论让你们做什么，怎么做，我都是希望你们能走正道，希望你们能够遵行神的道，不要偏离正道。”不管让你和谁配合，还是作哪项工作，我都是希望你们能走正道。贝贝，认真以前一直在文字组，让你和认真配搭一下，让人家带带你，是不是对你的一种帮助呀？（贝贝：是。）可是你不走正道，人家带了你几年，你没有从人家身上学到东西。就像任茔和肖红一样，肖红学到任茔的了，任茔学不到肖红的，白白浪费，白白耗掉了时间。你爱斗，让认真在你身上练一练，把她的狂妄性情打一打，可没想到你们两个谁也不服谁，互相都打不下来，几个回合下来不分胜负，把我给打败了，我成了你们俩的后爹了。这没办法，你们都和我有仇了，那就怎么呀？还得白冉上阵，这就得换一个将士过来再打一打。“无论让你们做什么，怎么做，我都是希望你们能走正道，希望你们能够遵行神的道，不要偏离正道。”从外边来看，“你明知道这边都有贝贝了，再来一个白冉，你还让不让这里安宁呀？”就是为了安宁才让两只虎在一起，让她们互相制约，互相打得遍体鳞伤爬不起来以后就安静了。互相打斗打斗，互相看看，照照镜子，就看见自己是老虎，自己是狮子了，从打斗里边把这个兽性脱一脱。“我都是希望你们能走正道，希望你们能够遵行神的道，不要偏离正道。”不管怎么说目的是好的。

“如果你不按着神的话去行，不遵守他的道，那无疑你就是在悖逆神偏离正道。”我给你交通“咱做事得有原则，咱不敢乱删我的话……”，我给你交通完以后，你不是根据我给你交通的来，什么该删，什么不能删，有问题的该怎么处理，而是反过来想着把我给打回去。“如果你不按着神的话去行，不遵守他的道，那无疑你就是在悖逆神偏离正道。”我是让你掌握一个原则，我是让你在这儿本本分分地活出来一个人样，让你守住你的本分，守住你的本位，让你能够见证神的名，维护神家利益，让你荣耀神。可你呢？你总想荣耀一下自己，总想证实一下你自己。“不遵守他的道，那无疑你就是在悖逆神偏离正道。”咱是不是偏离正道了？（贝贝：是。）你要是听了我的话，就这么寻求，就这么走，这是不是敬拜神？（贝贝：是。）这就是见证神，维护神家利益。可是呢，你没有这样去走，你就偏离了正道了。“所以我觉得很有必要把有些事跟你们说清楚，让你们信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不稀里糊涂的，让你们明确地知道神的态度、神的心意，知道神是怎么成全人的，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定规人的结局。”所以，昨天你说想见见我，那咱就见见吧，让你明确知道，咱已经交通到这儿了，交通了什么是生命，就是让你顺服神呢，就是让你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其实咱就是不交通，神的心意你是不是能揣摩到呀？你是可以揣摩到的。但是你不走正道，偏离了正道了，那你就不可能认识清楚，那我只能是苦口婆心再和你说一次，让你们信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不稀里糊涂的。还有就是白冉刚过来，也让白冉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今天我对白冉说的话有些不好听，“刚来了啥也不是，就给我来了个劈头盖脸地击打，毫不客气，没有说我是新来的，对待我客气点，或者过两天再开刀。我啥也不是，就先给我来了一刀，打得我头昏脑胀的。”我也不客气，肖红也霸气，两个人对你都是劈头盖脸地击打，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让你们信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不要稀里糊涂的。“让你们明确地知道神的态度、神的心意”，没有隐藏吧？（没有。）没有隐藏，什么才隐藏呢？欺骗才隐藏。隐藏就是欺骗，撒但才欺骗呢。“让你们明确地知道神的态度、神的心意，知道神是怎么成全人的，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定规人的结局。”今天给你交通了这些，你更应该清楚了吧？“让你们明确地知道神的态度、神的心意”，让你知道这些就是把顺服神的这条路给你修通了吧？那关键就在于你自己了。如果你能顺服神这是不是成全？（嗯。）也就是，“知道

神是怎么成全人的，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定规人的结局。”给你交通出来，告诉了你神的心意，然后给你摆设环境，逼着你走这条路，你只有一个选择。怎么是只有一个选择呢？环境给你摆上了，神话、神的心意告诉你了，你只有一个岔道，要么是跟随神，跟随神有路，有神的心意；要么就是跟随你的“父亲”。你是跟随你的“父亲”还是跟随神，神管不管？（不管。）神不管这个，神只是给你摆设环境，顺服神的这条路神给你修通了，道理给你讲清楚了，走哪条路你自己选择，神不赶鸭子上架。为什么呢？因为这样才能显明你真实的实质。顺服神的路给你摆上了，神的态度告诉你了，如果你依然要跟着你的“父亲”走，那就是说你的实质就是魔鬼。国度里边要不要魔鬼？（不要。）不要魔鬼。所以说，绝对不会强压你，绝对不会强制地压住让你变化你的性情，也不会给你显神迹奇事，用神迹奇事把你吓住。就像保罗，他信神吗？他不信，他信的是谁？他信的是能击杀他的那一位神。国度里边要的是能去敬拜神的人，而不是要怕被神击杀的人，得把这个搞清楚了。所以说，需要你效力，需要你跑半个欧洲的时候，神可以击杀你，作神迹奇事让你害怕，打着你让你去效力。但进国度的时候打不打你？（不打。）不打你，你是自愿的，你愿意追求到哪里就算哪里，神不赶鸭子上架，是让你自由地选择。“知道神是怎么成全人的，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定规人的结局。”现在更知道了吧？给你摆上路，把神的心意告诉你，你“父亲”告诉你的就不用说了，你自己知道了。你“父亲”和你说什么了，神和你说什么了，弟兄在这儿又和你说什么了，你都是知道的。周围再给你摆设环境，对于弟兄姊妹，你可以去带他，可以去帮助扶持他，你还可以去打压他，可以去残害他，这是不是都是由你呢？你随便做，你在做这些的时候你的观点、态度是什么，什么驱使你做的呢，神是不是就看这个呢？（嗯。）这就定了你的结局了。“对待弟兄姊妹，我明白哪些了，我得去帮助他，我得去引导他，我不能打他，不能辖制他，不能让他消极软弱了。一旦他消极软弱走不上去了，那我就在作恶，我就在恶上有份了，我就是恶人，我就是不能与人正常相处。这个姊妹性情比较暴躁，我能够帮助她，我能够忍耐她，她为什么暴躁？也借着她来显明我有没有变化，互相效力。”神在这儿就看你的态度。

咱在这儿一起聚会呢，你不要说我偏待张三了，也不要说我偏待李四了，我偏待谁啊？谁我也不偏待，我只管把神的心意给你表达出来，让张三听见，让李四也听见，然后你自己去走。你去走的时候，你的态度、观点在支配着你走，在这个过程中，神就看见了。神看见你走了，在神那边就定了神要哪个了。在神定了要哪个的时候，在追求走正道的人身上神就要引导他、开启他，圣灵就要在他身上作工，那他的情形只能越来越正常；那不追求走正道的人，他也不配合，神更不作工，他就活在了一种黑暗里、无底深坑里，他想出来比登天还难。即使我给你交通了，你也只是一时的亮堂，过后就是贝贝说的那句话，还要争战，争战来争战去。我给你交通的时候，你感觉亮堂，但是这个光明取代不了黑暗，这个光明没有后援去支援它，但你的那个“父亲”是源源不断地给你支援，那在你身上的这些正面事物它就会被反面事物给吞吃，也就是说你的异象会被撒但吞吃。即使我给你交通了那么多异象，那么多神的心意，虽然你现在知道，但如果你不下苦功往上够、往上追求，不和神要，不寻求神，神就不给你，但撒但是时时盯着你，你要是不去和神要，撒但就要给你送。撒但给你送的时候，反面事物就开始和我给你交通带来的那一点点光明打架，要知道撒但给你的是源源不断的，如果你不愿意主动往上够，神看着你没有心志，也没有信心，神就不管你了，最后撒但把你的异象吞吃完了，你就成属撒但的了，这就是你的结局。“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定规人的结局。”这个听懂了吧？（听懂了。）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定规你的结局，不要想着说“我跟随弟兄几年了，随后就像单位分配工作一样，有了指标了，这次能分配五个人，我来走走后门，弟兄给我弄一个指标吧”，我现在跟你说清楚，没有那个后门啊，我说了也不算，完全是谁说了算？（神说了算。）神说了算吗？（自己说了算。）你自己说了算，自己定规自己的结局。神只给你把这些天规诫命规划了，然后你得自己配合。“即便到有一天你没走上去，那我说我已经没有责任了，因为好多话已经跟你说清楚了，至于你自己怎么对待自己的结局，这个事就完全取决于你了。”神说了好多话，不是说了一点，而是好多话已经说清楚了。“至于你自己怎么对待自己的结局，这个事就完全取决于你了。”咱刚才也说了，这个事就完全取决于你了。“对待不同的人的结局神有神不同的态度，他有他的衡量方式，有他的要求标准，这个衡量标准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这是不容置疑的！”刚才我给

你谈的时候，你看见公平了没有？（看见了。）怎么公平呀？（贝贝：把路说清楚了，每个人自己选择。）把路给你摆出来了，并且让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我和张三说的时候，李四也听见了，王五也听见了，听了同样的道，面对同样的环境，人家为什么就能走上正道？你为什么就走不上正道？公平不公平？（公平。）公义不公义？（公义。）“对待不同的人的结局神有神不同的态度，他有他的衡量方式，有他的要求标准，这个衡量标准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这是不容置疑的！所以有些人的担心是没必要的。这下你们放心了吧？”不要担心弟兄偏待认真，给认真吃偏饭，给认真走后门。（贝贝：没有。）没有，那你在这儿委屈什么呢？

撒但打发来的差役（十三）

再看下一段，神说：“事实上，神的性情向每一个人都是公开的，不是隐藏的。因为神从来没有有意识地去回避任何一个人，也从来没有有意识地去掩饰自己，从而不让人认识他，不让人了解他，而是神的性情始终是公开的，始终是直白地面对着每一个人。在神的经营当中，神作着他的工作，面对着每一个人，而且他的工作是作在每一个人身上的。他在作这些工作的同时，在不断地流露着他的性情，也不断地以他的实质、以他的所有所是来带领供应着每一个人。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阶段，不管是好的环境或者是恶劣的环境，神的性情向每一个人都是公开的，他的所有所是对每一个人来说也都是公开的，就如他的生命在源源不断地供应着人、扶持着人。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神的性情是隐藏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类人虽然活在神的作工中，虽然跟随着神，但是他从来不去了解神，也不想去认识神，而且更不想去靠近神。对他而言，一旦他了解了神的性情，那就意味着他的结局临到了，意味着他被神的性情审判、定罪。所以说这类人从来不想去了解神、了解神的性情，也不想去深入地了解神的心意、明白神的心意。他们不想通过有意识地配合达到理解神的心意，他们只是乐此不疲地在做着自己想做的事，信着自己愿意信的神，信着自己心中的想象当中的神、观念当中的神，信着日常生活当中与自己‘形影不离’的一位神。对于真实的神自己，他们不屑一顾，不想去理解他，也不想去搭理他，更不想去靠近他，而是用神所发表的话语来粉饰自己、包装自己，这样，他们就觉得自己已经把神信到家了，把神信到心里了。在他们的心中，他们的想象、他们的观念以至于他们对神的定规在带领着他们，而真实的神自己呢，与他们无关无份。因为一旦他们了解了真实的神自己，了解了神真实的性情，了解了神的所有所是，这就意味着他们的行为、他们的信、他们的追求被定罪。所以说他们很不甘心去了解神的实质，也很不甘心很不愿意去主动地寻求或是祷告达到更了解神，更知道神的心意，更了解神的性情。他们宁愿神是一个虚构来的、空洞的、渺茫的东西，也宁愿神是一位与他们的想象一模一样的神，让他们呼来唤去，而且取之不尽、用之不完。当他想享受神的恩典的时候，让神作他的恩典；当他需要祝福的

时候，让神作他的祝福；当他临到逆境的时候，让神给他壮胆，作他的后盾。这些人对神的认识只是停留在恩典、祝福这些范围里，他们对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对神的了解也只局限在想象与字句道理的说辞里。但是有一部分人急切地想了解神的性情，想真真切切地看到神自己，实实在在地了解神的性情与神的所有所是。这一部分人追求真理的实际，追求能被神拯救，追求得着神的征服、拯救与成全。这些人用心看神的话语，用心去体会每一次神摆设的环境与神为他安排的人、事、物，真心地去祷告、去寻求。他们最想知道的是神的心意，最想了解的是神真实的性情与实质，以便他们不再触犯神，在经历当中更加看见神的可爱，看见神真实的一面；以便他们心里有一位真真切切的神存在；以便神在他们心里有地位，他们也不再活在想象观念当中，也不再活在渺茫当中。对于这些人来说，之所以迫切地想了解神的性情、了解神的实质，原因就在于神的性情、神的实质是人经历中随时的需要，是人一生的生命供应。他们一旦了解神的性情就能更加敬畏神，就能更好地配合神的作工，更好地体贴神的心意，尽好自己的本分。这是两种人对神的性情的态度。一种人是不想了解神的性情，他们虽然嘴上说想了解神的性情，想认识神自己，想看到神的所有所是，想真真切切地体会神的心意，但是在他们心里宁愿神不存在。因为这些人一贯地悖逆、抵挡神，在心里与神争夺地位，在心里常常怀疑甚至否认神的存在。他们不想让神的性情也不想让真实的神自己占有他们的心，他们只想满足自己的欲望，只想满足自己的想象、满足自己的野心。所以这一部分人虽然信神，虽然跟随神，也能撇家舍业，但是他们的恶行不断，甚至有些人偷吃祭物，有些人挥霍祭物，有些人背地里还咒骂神，还有一些人利用地位之便不断地见证自己、高举自己，与神争夺人，与神争夺地位，以各种方式、用各种手段让人崇拜，总想笼络人心控制人，甚至还有些人有意让人误会他是神，从而把他当神待。他从来不向人说他是败坏的人，他也有败坏、有狂妄，别崇拜他，无论他做得多好都是神的高抬，都是他应该做的。为什么他不这样说呢？因为他深怕失去在人心中的地位。所以这样的人从来不高举神，也不见证神。他不高举神、见证神的原因是因为他从来就不去了解神。他不了解神他能认识神吗？不可能！所以说‘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这个话题中的这几个字虽然简单，但是对每一个人的意义不同。对于那些常常悖逆神、抵挡神、与神敌

对的人，那就是定罪；而对于那些追求真理实际能够常常来到神面前寻求神心意的人，那无疑就是如鱼得水。所以在你们当中，有些人一听说要讲神的性情，讲神的作工，脑袋‘嗡’的一下就大了，心里满是抵触，甭提多难受了！但有些人听了之后感觉：这个话题正是他的需要，因为这个话题对他太有益处了，是他生命经历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内容，是关键的关键，是人信神的根基，人不能离开它。虽然这个话题对每一个人来说既近又远，既陌生又熟悉，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话题还是每一个人必须要聆听，必须要知道、要了解的。无论你怎么对待，也无论你怎么看待这个话题，怎么去领受这个话题，这个话题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　一》）

“事实上，神的性情向每一个人都是公开的，不是隐藏的。”你对这句话能信得来吗？（嗯。）为什么呀？（枫姿：神的话向每个人都说，而且公平。）“事实上，神的性情向每一个人都是公开的，不是隐藏的。”这个和神现在说的话没有任何关系，这是说神所作的工作，神的主宰安排，神主宰着全人类的命运，人类这六千年的命运是怎么过来的？是不是按着神的性情？（是。）“事实上，神的性情向每一个人都是公开的，不是隐藏的。”为什么是公开的？神作这些事，没有向人隐藏，不是隐藏的，都是敞开的。什么是敞开的呢？神要惩罚哪个恶人隐藏了没有？（没有。）没有，是公开的。地震、瘟疫、饥荒，隐藏了吗？人都看见了。举个例子，犹太人把耶稣钉到十字架上以后，神兴起了希特勒屠杀犹太人，这是不是神的性情向人公开了？根据历代以来的记载来看，中国人在世界上是没有地位的，现在你也看见了，世界上各个国家都在欺负中国人，都看不起中国人，上海沦为租界的时候，外国人在上海的外滩公园门口还写着“狗与华人不得入内”，人家把中国人和狗划在了一个行列里边。从这里看，有没有神的性情？（有。）为什么？中国人是受到神咒诅的。因着什么呢？因着中国人是摩押的后裔，又是抵挡神的种族。所以，你处处能看见神的性情，神的性情并没有向人隐藏，只不过是看你寻求了没有。“事实上，神的性情向每一个人都是公开的，不是隐藏的。”这是从一个大的方向来看的，咱从一个小的方向来看，你说像贝贝临到的这些事，神的性情向她是公开的还是隐藏的？（枫姿：公开的。）你怎么知道是公开的？

咱先不说贝贝了，说枫姿吧，神的性情怎么向你公开的？（枫姿：借着人事物。）神的性情向她公开不公开？（公开。）是公开的。就好比说枫姿是犹大，偷吃了祭物，不知悔改，神的性情怎么向她公开的呢？就借着一个环境，“贝贝，上！”贝贝就给枫姿举了一个例子说“……你这就是犹大”，是不是向她公开了？（是。）神借着周围的人事物向人公开神的性情。还有白冉，神的性情向她公开吗？她和这个打和那个斗，人都不愿意和她接触，这边不要，那边也不要，神的性情是不是向白冉公开的？（嗯。）神的性情是借着周围的人事物向你公开的。诚实人掌权，你看见了没有？（看见了。）公开了没有？（公开了。）是公开的。世界在倒塌，你看见了没有？（看见了。）“事实上，神的性情向每一个人都是公开的，不是隐藏的。”事实上就是实际上，但是人看见神的性情了没有？（没有。）人看不见。也就是说，这不是神隐藏了，是你瞎眼。“因为神从来没有有意识地去回避任何一个人，也从来没有有意识地去掩饰自己，从而不让人认识他，不让人了解他，而是神的性情始终是公开的，始终是直白地面对着每一个人。”“你这就是犹大”，你看贝贝说话够直白的吧？还有肖红说话也够直白的吧？“人家都见不得你，不要你”，够直白的。这是神借着周围的人事物在与你说话。“在神的经营当中，神作着他的工作，面对着每一个人，而且他的工作是作在每一个人身上的。”这个有体会吧？你寻求你就能感觉到神的工作是作在你身上的，你不寻求呢？那你就看不见。“在神的经营当中，神作着他的工作，面对着每一个人，而且他的工作是作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就好比贝贝这一次做的事是怎么发生的呢？这就是神要显明人，神要作工了。先是抓捕你的罪状，让你随便去改，改了一段时间你不进入，你越改越胆大，最后，神就给你摆设人与你说话。神摆设了什么人呢？贝贝周围的这些人早已经被贝贝给同化了、感化了，有的人是为贝贝说话呢，看见问题也不说了，有的人是被贝贝打得看见问题也不敢说了。神要显明人，这些人被同化了，神就得派一个不害怕贝贝的人，那就得借着一个新人来说，新人来了以后发现了这个问题。其实也不是新人发现了问题，是丫头发现了这个问题。（肖红：新人发现了，丫头也发现了。）两个人都发现了这个问题，但丫头敢不敢说呀？丫头不敢说，没有正义感，也不维护神家利益。神知道她不敢说，所以神就得给她派一个敢说的人过来，所以说这件事也就成了。这就是“在神的经营当

中，神作着他的工作，面对着每一个人，而且他的工作是作在每一个人身上的。”你说这个新人来了干了个什么呢？来这边住了几天？就来了半个月，她就是来作这个工作的，她就是来效这个力的。就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贝贝做的事恰恰就让新人看见了，新人恰恰就把这个抓住了，把这个抓住以后，把这件事抛出来了，新人的任务完了就走了。你看着这是人在调动，是人把她安排过来的，可谁又知道她过来还能起这个作用呢？你知道？（不知道。）不知道，这就证实了是谁作的？（神。）神作的。你不要归到人身上，这是神的安排。再从另一方面来看神的安排，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贝贝还对我溜须的时候，我给她交通整理完善文稿的原则，哪个该删，哪个不该删，贝贝会出差错吗？（不会。）贝贝不会，因为那时候贝贝还把我当恩人待，还溜须我呢。所以在那个时候贝贝作工作还要让我看她的成绩呢，我就是对付她、解剖她，她也能正常接受。所以说，如果那时候临到这个环境，贝贝的这个本性还暴露不出来，今天要让她的这个本性暴露出来，必须给她先预备一个环境，这就是神说的一环紧扣一环。先得安排她和认真打斗一番，两人打得遍体鳞伤、两败俱伤，贝贝伤着心的时候，再看到弟兄就是后爹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可以了。当她对她爹不忠心的时候，这个时候骗子就开始来了，这样她才能上道呢。当她做出事来以后，我告诉她“你搞欺骗了”，我抓住这个再和她交通。我和贝贝交通的时候动火了没有？（没有。）没有吧？（嗯。）依然是正常的交通，可就是这么一个正常的交通，贝贝服不服？（不服。）不服，还要对抗，还要起来拆台。这就是前边得具备了这个条件，贝贝再来做这个事情，这下就完全暴露了贝贝真实的人性。因为贝贝在那边的时候，萧卫给我反映“人家贝贝会演戏呀，你走了人家是一张脸，你来了人家又是一张脸。”贝贝在我面前都是跑着的，人家在我面前是一脸“忠心”，我能说什么？我看不见萧卫说的贝贝的另一张脸，我也不能凭空说人。可今天，神摆设的是什么呢？那就是“让贝贝直接做在你身上，让你看看”，所以这个事情就直接做在我身上了，我就有知觉了，我就有感受了。原来贝贝是带点掩饰，现在贝贝在我身上所做的就是不带掩饰的，直接就做出来了。

“在神的经营当中，神作着他的工作，面对着每一个人，而且他的工作是作在每一个人身上的。他在作这些工作的同时，在不断地流露着他

的性情，也不断地以他的实质、以他的所有所是来带领供应着每一个人。”咱这段时间正在交通什么呀？从这段时间交通的也能看见圣灵的一个带领，是吧？（嗯。）从那五篇交通逐步到了“什么是生命”，再到“生命就是顺服”，又到了“认识神”，今天又交通到了这儿，咱得认识神的性情。正好走到这个步骤的时候，贝贝再来做了这么一个丑角表演。这一段时间，贝贝做了一个丑角表演，任莊做了一个丑角表演，还有梁平做了一个丑角表演。什么丑角表演呢？就是咱今天交通的，信神的生存法则与信念始终没变的一个表演。梁平的信念是什么？劳苦作工。任莊的信念是什么？资本、资格。任莊可以解决好多人的一些问题，任莊把解决人的问题当成了是在信神，等到解决自己的问题时呢？那就是在虚假地认识自己。任莊把解决别人的问题当成了资本，当成了享受，当成了是在信神，这成了任莊的一个信念。任莊的生存法则是什么？她认为神家能不能离开她？（离不开。）任莊为什么欣赏自己？因为她认为神家离不开她，这就是任莊的一个信念。任莊从刚开始信神，走到了现在，她为什么一直走不上正轨？她为什么一直是虚假地认识自己？她把这个当成了是在信神，她还用真实地认识自己吗？真实地认识自己，亮自己的相，那是要疼痛的呀！所以任莊没有走这条正道，偏离了正道，这就是任莊的一个生存法则与信念。梁平呢？梁平是劳苦作工，在教会时期她是以跑断腿、累断腰，是以卡着人，是以她能作了这些工作为资本，为她的生存法则与信念。从外边来看，就如梁平说的，“我跑得不停”，她确实是跑得不停。但是这些人都是在梁平卡着的情况下才能作点工作，梁平不停地卡着下面这些人，这些工作就能作了。但是在她卡人的这个过程中，卡的时间长了、多了，她下面这些人对她是什么态度？（抵触。）反感。“跟着梁平就不能偷懒，跟着梁平就不能休息，就是一个字——累”，所以说，下面的人不服气，要造反。还有一个就是，梁平这样作工只是卡着让别人作呢，没有跟上国度建造。教会建造是什么？教会建造就是卡着、管着作工作呢。国度建造是要转到什么里面？神说：“我早已将各类人都摆设在不同的环境之中，他们都在各自的位置上表演着自己原有的属性，没有人捆绑他们，没有人引诱他们，他们的一切都是自由的，他们的流露都是很自然的，唯独不能使他们得释放的，那就是我的话语。”（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们当思想自己的所作所为》）神话要作王掌权，神话让人不得释放，国度建造是要让

人生命进入，利用交通告诉人神的心意是什么，站在神一边看事是什么观点，是要用神话来掌管人。借着这个用心来带动人，让人里边先发生一个变化，这个时候外面的变化才更有价值，更有意义。也就是说，国度建造是要让人的心先动起来，心动起来以后，是不是就不用让人卡着、管着了？因为唯独不能使人得释放的就是神的话语，让神话来掌管人。教会建造是压着、卡着让人做，国度建造是用神话来掌管人。用神话来掌管，就是说你给他交通清楚以后，他心里明白了，不用你去管了，他的心情是舒畅的，他要是不干活，他心里受责备，他不敢嫌你，他也不敢嫌神，他不敢对神怎么样，他就是再苦再累，他还得默默无闻地干。但是你要让他干什么，他就不服，所以就导致了什么？如果神话在他身上不能作王掌权，神话不能掌管他，而是用这个势力、地位去压他，他会反弹，而且他还讨厌你。更主要的是人的生命没有进入，经不住试炼，经不住环境的诱惑。所以说在梁平带领的队伍里边，两个人倒下了，一个人进了男女里边了，另一个人听了咱交通的“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回家了，为什么呀？从他心里边、意念里边，就没有改变了信神的信念和生存法则，他就不知道什么是信神，他还想着得恩典，想的是神的作工完了以后回家怎么呢？（团聚。）回家团聚过生活。可国度建造是让你干什么呢？是让你献上，是让你站见证呢。平时梁平就没有把他原来信神的信念和生存法则给打了，就没有把他对神的误解解决了，没有把神的心意给他交通清楚。所以说，一临到胜不过去的环境，他就站立不住倒了，回家了。梁平下边的两个人一倒，她就消极了，她也就倒了。梁平为什么消极？因为她进国度的根据是什么，她的信念与生存法则是什么？梁平不是根据人有无真理，梁平是根据什么呢？梁平是根据资格大大与作工多少。梁平一看“这几个人就有两个人退去了，我作的什么工作呢？”梁平看见了什么？看见了自己没有前途、没有命运。就用这两个例子来证实了，这是梁平里边的生存法则与信念。在任茔那里呢？任茔主要交通解决的是人和人之间的打斗，她给你解决问题的时候是揭露你的一个败坏，但她从来没有交通神的心意，她只给你解决了败坏，使你们互相不打斗了。任茔满足于让人和人之间不打斗，达到这个了，任茔就感觉自己会作工了，能作工了，就在这里自居，觉得自己在神家也是有用的人才，觉得自己是有功劳的。但是任茔把人带到神面前了没有？（没有。）她没有把人带到神面前。任茔把这些当成

了自己的生命进入，把她所作的这些工作当成了生命进入，自居，所以导致她对自己没有一个真实的认识。因为她没有作实际的工作，只是在解决打架纠纷，所以在她带的这些弟兄姊妹里面，虽然打架的少了，不打架了，但是出来作工的人寥寥无几。虽然弟兄姊妹不打架，但教会是混乱的。给你叙述了这个背景，告诉了你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因为她们的生存法则和信念没有变化。就和咱现在交通的贝贝的问题一样。“他在作这些工作的同时，在不断地流露着他的性情，也不断地以他的实质、以他的所有所是来带领供应着每一个人。”刚才和你说了她们的作工果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作工果效？这是不是神性情的一种流露？她们带领的这些教会，神要不要？（不要。）不要。她们的这种理念，神要不要？（不要。）她们这就是外邦人，神不要。神不要，你能把教会带起来？带不起来。“在不断地流露着他的性情，也不断地以他的实质、以他的所有所是来带领供应着每一个人。”在神摆设的环境中，早就显明了，然后今天又交通了这个话题，这是不是对你的供应？（是。）今天给你交通了，“什么是生命”“怎么追求生命”最后交通到你得认识神的心意，你得了解神的性情，你知道了神的性情，知道了神的心意，你才可能顺服神。可以说你走到这儿是不是走投无路了？你走投无路的时候才是信神的开始。今天给你交通的这些正是“以他的所有所是来带领供应着每一个人。”能理解这句话了吧？（贝贝：能。）

“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阶段，不管是好的环境或者是恶劣的环境，神的性情向每一个人都是公开的”，咱经历过教会建造了，是吧？（嗯。）经历了教会建造到现在，还有咱刚才举的那两个例子。就是说“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阶段，不管是好的环境或者是恶劣的环境，神的性情向每一个人都是公开的”，这个咱就不用说了，以前都交通了。“他的所有所是对每一个人来说也都是公开的，就如他的生命在源源不断地供应着人、扶持着人。”以前看这句话，你可能不理解，但经过这段时间的交通，你再看这句话就能理解了吧？（嗯。）“神的性情向每一个人都是公开的”，只要神的性情向你公开了，就证明了什么？你了解了神的性情，你认识了神的性情，你就有机会能顺服神，你顺服了神，就意味着你得着生命了，你就能剩存下来。“他的所有所是对每一个人来说也都是公开的，就如他的生命在源源不断地供应着人、

扶持着人。”这里的“就如”是什么意思？好像、似乎。就好像是他的生命在源源不断地供应着人、扶持着人。实际上也就是这样，神把他的性情向你显明了，你就知道神喜欢什么样的人，神厌憎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将要受到惩罚，这是不是在供应你的生命？（是。）原来你不知道什么是生命，那你看这些话就看不懂，现在知道了那就清楚了。神向你公开显现了，也就是神向你供应生命了。“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阶段，不管是好的环境或者是恶劣的环境，神的性情向每一个人都是公开的，他的所有所是对每一个人来说也都是公开的，就如他的生命在源源不断地供应着人、扶持着人。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神的性情是隐藏的。”前一句话说神的性情是公开的，后一句话说“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神的性情是隐藏的。”刚才说神的性情对所有人都是公开的，后来为什么又说对于有些人神的性情是隐藏的？为什么？对外邦人神的性情就是隐藏的，因为外邦人他不寻求，他不相信神话，他就不知道，所以神的性情就是隐藏的。外邦人不跟随神，他不进这个家，他能知道这个家里有什么东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类人虽然活在神的作工中，虽然跟随着神，但是他从来不去了解神，也不想去认识神，而且更不想去靠近神。”神和你说了神向这类人隐藏神的性情的原因。“因为这类人虽然活在神的作工中，虽然跟随着神，但是他从来不去了解神”，就像原教会的人，或者是咱这里边的人，咱这是经历过来的，咱就不要说别人了，就说你自己，你跟随神了吧？（嗯。）跟随了，你是活在神的作工中的，但你就是神这里说的，“因为这类人虽然活在神的作工中，虽然跟随着神，但是他从来不去了解神，也不想去认识神，而且更不想去靠近神。”这是你从信神以来到现在的所有表现。（是。）所以才导致你的生存法则与信念从始到终没有改变。找见原因了，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这类人虽然活在神的作工中，虽然跟随着神，但是他从来不去了解神，也不想去认识神，而且更不想去靠近神。”）“因为这类人虽然活在神的作工中”，是，你是教会的人，你还传福音呢，你还在文字组整理文稿、整理生命经历文章呢，这不是空谈？是吧？（嗯。）“因为这类人虽然活在神的作工中，虽然跟随着神，但是他从来不去了解神，也不想去认识神，而且更不想去靠近神。”咱就不说其他人了，就贝贝今天还又给咱表演了一场，是吧？贝贝想了解神吗？她不想了解神、不想认识神。贝贝有点太让人不可思议了！怎么说不可思议呢？你作为文字组的一员，我一

直给你讲道，一直说这五篇文稿是重点，让你知道什么是生命，怎么得着生命，这些你应该是清晰的、清楚的呀！在你清楚的基础上，你为什么不想去了解一下神？为什么？所以说，这就让人感觉有点不可思议。你这完全就是什么呢？喂一口吃一口，不喂就不吃了。都已经直接告诉你了，你得了解神的性情，你才有可能顺服神，你才可能有生命。但是在这个基础上，你还不去了解神。“虽然跟随着神，但是他从来不去了解神，也不想去认识神”，我记得神交通过，大批的人对认识神的这门功课就不感兴趣，一谈认识神就不感兴趣。咱今天的交通就是要改变你的观点，让你对认识神感兴趣，也就是说，从认识自己转变过来开始认识神。“但是他从来不去了解神，也不想去认识神，而且更不想去靠近神。”这就是贝贝所做的，不想靠近神。

“对他而言，一旦他了解了神的性情，那就意味着他的结局临到了，意味着他被神的性情审判、定罪。”我上次过来和贝贝交通的时候，我本来想的是“贝贝真厉害，随随便便就把这个例子给删了，简直是不像话！今天我可得把贝贝打死！”你说就贝贝所做的，该不该打她？（该。）我说贝贝一直太狂妄了，没有狠狠打过，贝贝不害怕，今天我可得狠狠打她一回。但我过来以后得先询问询问，总不能开门见山一进来就打呀，得有个过程，得先引导一下，所以我和贝贝先说两句话吧，结果我和人家还没说了三句话呢，人家的泪倒出来了，那可怜巴巴的表情就出来了，怎么打呢？还没打呢，人家就这样了，我要是打的话，人家得跑呀，所以不能打了。这就让我想起了他们说贝贝会演戏，贝贝就知道我要打她，我一来她就给我摆出个可怜样，不让我打。贝贝为什么这样呢？神话就告诉咱了，“对他而言，一旦他了解了神的性情，那就意味着他的结局临到了，意味着他被神的性情审判、定罪。”贝贝怕什么呢？怕结局临到。她什么都清楚，什么都知道啊。神在这里说“意味着”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她知道？（嗯。）她知道，所以她逃避。“对他而言，一旦他了解了神的性情，那就意味着他的结局临到了，意味着他被神的性情审判、定罪。”就像小鑫一样，我问小鑫，“你吃喝神话吗？”“不吃喝。”“你为什么不吃喝呢？”“不敢吃喝，因为神话我一看就明白，一旦明白了就得实行，不实行就被定罪。要是不看呢，不看不知道，没有被定了罪。”他就是这种思想观点。（就是有一种观点：不知者不遭罪。）他想当个不知者。（肖

草：我是有的时候不敢跟神话对号。）不敢跟神话对号，这就是“聪明人”！（肖草：我害怕一对上号了我就成了这样的人了。）在贝贝这里呢？“我知道你过来要打我，知道你要把我打死，知道你要让我进硫磺火湖呢，我可不能让你打了我，我可不敢下硫磺火湖。我让你可怜可怜我、同情同情我，因为你一旦打了我我就被定罪了，你不打我，我就不会被定罪。”（贝贝：好像就是这样想的。）好像是这样想的？这就是你做出来的言行举止就已经告诉了别人你是怎么想的，你还说好像就是这么想的，不是好像，你就是这么想的。正因为你是这样想的，所以你在我面前才能演出那个可怜的样子，一见了我就装可怜，只害怕我打你。你想逃避，好像我不打你，我不解剖你，你就没有被定罪。贝贝是在别人面前张狂，来了我这边规矩，是吧？你说这是不是聪明？（不是。）是什么？（傻！）傻，傻狗，愚蠢，聪明透顶就叫愚蠢。贝贝太聪明了，聪明透顶了，这就成了愚蠢了。神说审判刑罚是最真最实的爱，可贝贝说什么呢？“不对，审判刑罚是被定罪，没有得到审判刑罚就没有被定罪。”贝贝把神信成什么了？信成大红龙了。大红龙国家抓住了你的罪状，审判了你，你是不是就该坐监了？那没有审判你呢？你还是自由人。所以贝贝信的是大红龙，信的是人的一种做法，她把神当成了人一样待。好像是我在这儿审判不了她，她就是无罪的；我审判了她，她就是有罪的。有罪没罪是我说了算？（不是。）把我当成法官了！我说你有罪，我说判几年就是几年？这是在信神？（贝贝：不是。）她不相信神的主宰，不相信神的鉴察，不相信神的权柄。神惩罚一个人、刑罚一个人，还必须得告诉你你犯什么罪了神才能惩罚你？太小儿科了吧？法院给你下了判决书，在你这儿你接不到判决书，就不判你死刑了？这是哪门子道理？所以说贝贝聪明透顶了，成了愚蠢了。人家是得着审判刑罚，从审判刑罚中认识了自己，从审判刑罚中看见了神，看见了神的心意。看见了神的心意是不是得着了救恩？（是。）审判刑罚为什么是救恩？现在明白了没有？因为审判刑罚的正是你与神不相合的东西，因为审判刑罚的是你的罪。你如果接受了审判刑罚，你就找着了你与神不相合的东西了，也就找着了要你命的东西，找着了你的“癌细胞”。你看见了“癌细胞”，你看见了与神不相合的东西，你得取缔它。什么是命？顺服神就是命，你要想顺服神，就得与神相合，那就必须得把这个“癌细胞”取缔，这样你才能与神相合，才能顺服神。你顺服神了才意味着你能蒙

拯救，如果“癌细胞”不取缔，你不可能蒙拯救。就是说，你在这儿，你知道你有“癌细胞”，但是你说“神看不见，神不这样作。神，你不要说我。”所以说愚蠢透顶！神所作的，审判也好，定罪也好，甚至是咒诅，都是神的爱。这个咒诅是不是神的爱？（是。）咒诅是神的爱，你是认识了，还是领受了个字句？（认识了。）那你说怎么是爱呢？知道不知道？咒诅是不是神的爱？（是神的爱。）怎么爱呢？（贝贝：咒诅也是神的爱，人只有经历咒诅的这个过程，才能看见神的性情，看见自己的悖逆，然后才能保守人不敢再作恶，不敢再抵挡神。）经历咒诅的生活就是在体验、经历神的怒气，体验、经历了神的怒气，你还敢像以前那样做吗？（不敢了。）所以说，这是不是也是神的爱？（是。）就像大卫一样，神咒诅了他，刀剑不离他的家，这是好事坏事？（好事。）从外边看是坏事，从灵里看咒诅他是好事，不然的话他对神是没有那种敬畏的。“对他而言，一旦他了解了神的性情，那就意味着他的结局临到了，意味着他被神的性情审判、定罪。”这是人的想法，这是愚昧的，是吧？（嗯。）

“所以说这类人从来不想去了解神、了解神的性情，也不想去深入地了解神的心意、明白神的心意。”这类人为什么从来不想去了解神、了解神的性情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一旦了解了，就被定罪了。”这也就是弟兄姊妹之间经常不能和谐配搭的一方面原因，怎么不能和谐配搭呢？当你看见这个姊妹做了什么抵挡神的事了，触犯神性情的事了，你和她说不说？（说。）她接受不接受？（不接受。）“你就恨死我了，你就是要害死我呢，你就是咒诅我死呢！”她觉得“你要是不说，我就没罪；你要是说了，我就有罪了。”这也就是人和人不能和谐配搭的原因。当你真能看到审判刑罚是最真最实的爱的时候，那就不存在不能和谐配搭了，这些问题就都解决了，因为你认识到审判刑罚是真实的爱，“你这么说出来了，虽然对我是审判刑罚，对我肉体是一种伤害，但是在你的话里我得着了神的心意。我能得着神的心意，我能够顺服神了，我就有了命了。虽然你给我的是一句难听的审判刑罚的话，但是我在你的话里边得着了生命，是你说的一句难听的话救了我，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原来做配搭的时候是冤家对头，你不愿意让人说你不好，可现在呢？“如果你不说我的不好，我看不见我的不好，那我最终就是死亡。你能给我说出我触犯神性情方面的问题，不正确

的一方面问题，你是救了我一条命，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所以说，随后不再厮杀了，进入了安息之中。“所以说这类人从来不想去了解神、了解神的性情，也不想去深入地了解神的心意、明白神的心意。”所以说这些人就得不着什么呢？（生命。）得不着生命。他就不可能顺服神，也就得不着生命。这也是咱经历过来的吧？（嗯。）因为你就是那个不想了解神的性情，也不想去深入了解神心意的人。“他们不想通过有意识地配合达到理解神的心意”，就像贝贝，我给你交通了以后，如果你能够有意识地去配合、去寻求，达到理解神的心意，“我整理文稿呢，弟兄为什么不让我把这个例子给删了呢？哦，人家这个例子让人看了容易明白。那其它的呢？尼尼微城后边加不加‘人’呢？神让人整理文稿的心意是什么？整理文稿是要干什么呢？整理文稿是要见证神，是要荣耀神呢，是为了让人好认识、好理解呢。那在尼尼微城后面加这个‘人’字不仅没有改变意思，反而让文稿更加明白清晰了，这是神的心意。”见证神，让人在看文稿时能够更加清晰，这是不是神的心意？这肯定是神的心意。那这还能成了你的难处？你有这个配合的心，再有意识地配合达到理解神的心意，这事情是不是就好办了？（嗯。）“他们只是乐此不疲地在做着自己想做的事”，这每一句话都是说贝贝呢。“他们只是乐此不疲地在做着自己想做的事”，为什么说乐此不疲呢？贝贝做这件事快乐不快乐？（快乐。）快乐、享受，她能够借着这件事把我打回去，那是多好的事啊！“我把温朵打回去，这是个什么级别？我能够把弟兄打回去，那将是多大的荣耀！”所以贝贝是快乐的，乐此不疲，感觉不到累。她要是打你，打的时间长了，“拉倒吧，和你打没意思”。就像对待肖草，“你是个‘小草’，我踩你几脚能显出我什么？没意思了。我得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才叫高！站在肖草的肩膀上，这算什么？”所以说，人家和你打没意思，要打就打弟兄，乐此不疲，快乐还不疲倦。“他们只是乐此不疲地在做着自己想做的事”，贝贝想做什么？给弟兄、给人们见证一下，“我比弟兄强吧？弟兄发现不了的问题我能发现吧？弟兄的话还得我整理吧？我要是不整理，你看他交通的是一塌糊涂，我要是整理了以后是什么呢？是精品。”这是她想做的事。“信着自己愿意信的神，信着自己心中的想象当中的神、观念当中的神”，“信着自己愿意信的神”，贝贝愿意信什么？她做这件事愿不愿意让神看见？（不愿意。）“我做这件事的时候，神你掩面啊，你不要看我。”所以说，“信着自己愿意信的神，信

着自己心中的想象当中的神、观念当中的神”，贝贝信的是什么神？她信的是她观念中的神、想象中的神。她的生存法则是什么？是打斗，是名誉。她的信念呢？“我只要信你，我只要跟你，我只要给你整理文稿就够了，这样你就应该让我剩存下来，你不应该在我身上挑毛拣刺。有谁能不挣钱给你整理文稿呢？有谁？我这么年轻，还没有结婚，我跟随你尽本分，有谁能这样呢？我看着你的话，还给你整理文稿，工资还不发，有谁能这样呢？我是有付出、有功劳的，我还能给你把文稿整理成精品。”“信着自己心中的想象当中的神、观念当中的神，信着日常生活当中与自己‘形影不离’的一位神。”什么“形影不离”呀？就是说她自己的心思意念，她每时每刻想着她“父亲”告诉她的那个面子、地位，让她为了面子、地位斗、打。最后肖红说了一个词“宁折不弯”，贝贝立马给肖红打回去“这个词能改吧？其他的话不能改，这个词能改吧？”“形影不离”，一分一秒都不离！在那个场面中就看见撒但的虎视眈眈，盯住你一刻都不放松。

撒但打发来的差役（十四）

“对于真实的神自己，他们不屑一顾，不想去理解他，也不想去搭理他”，贝贝想不想理解？（不想。）“不想去理解他”，让你整理文稿呢，为什么让你这么整文稿呢？整出来文稿是要干什么呢？贝贝不想，不想去理解。“也不想去搭理他”，搭理都不想搭理。我说的那些话，贝贝当天说“知道”，我走了的第二天，贝贝还知道吗？（不知道。）搭理都不想搭理。（贝贝：当天晚上睡到半夜两点多醒了就睡不着了，这下就开始想你说我的那些话了。）你想我跟你说的那些话的时候，你不是想“我怎么顺服弟兄那些话”，你是在想“弟兄说了什么话呢？我该怎么给他打回去呢？他说不让我改，好，我就不给你改！”刚过半夜十二点心里就开始翻腾了，想着该怎么攻打我呀，都开始做计划表了。（贝贝：好像也没有吧。）好像也没有，但就是这么回事，还没有精心计划倒已经成了，这就说明了你这六千年是怎么过来的了，已经习惯成自然了，这是手到擒来。可以看见这已经快成为你的生命了，如果你再不用功，再不下决心祷告、咒诅这些东西，你怎么能走出来呢？太可怕了！你现在还感觉不到可怕，还能笑出来。为什么能笑出来呀？感觉到自己厉害，“我怎么这么厉害呢！”还有点享受呢。还没有说“我这么可怕，我怎么是这个东西？我这怎么办呀？”还没有为自己愁苦，没有惧怕。“更不想去靠近他，而是用神所发表的话语来粉饰自己、包装自己，这样，他们就觉得自己已经把神信到家了，把神信到心里了。”贝贝觉得这就信到家了。“而是用神所发表的话语来粉饰自己、包装自己”，贝贝习惯性地打人，把肖红打成“你不懂原则”，这是不是粉饰自己？（是。）还告诉我“把以前的原则废了？”我什么时候说把以前的原则废了？贝贝还给我挖了个坑，想让我跳呢，我没跳，是吧？你用以前的原则来粉饰、包装自己。“这样，他们就觉得自己已经把神信到家了，把神信到心里了。”觉得自己有资本了，有资格了，就和神交通的在神身边录音、整理文稿的那个人一样，神说：“以前有个人在我身边作录音、整理文稿的工作，作了几年之后他就觉得自己有贡献了。……后来这个人得病回老家了，他就觉着自己更有资格享受地位之福了。在这个思想的支配之下，他这类人是不是会要求人有更多、更好的待遇去对待他？因为什么他有这

样的要求？他不觉得过分，不觉得无理吗？因为他觉得自己有资格了，‘我为神受了很多苦，也为弟兄姊妹受了很多苦，我有这个资格，我是因为受那些苦得的病，所以说弟兄姊妹必须得伺候我。’他生病期间就躺在床上让人伺候，还有人喂饭，这是不是够恶心了？如果真病到这个程度还可以，否则这也太没有理智了吧？”（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一）》）他觉得自己有资本、有资格了，生病躺在床上，还得让人怎么呢？（伺候他。）还得让人喂他饭呢，不光是伺候他还得喂他饭呢，可怕不可怕？（可怕。）

“在他们的心中，他们的想象、他们的观念以至于他们对神的定规在带领着他们，而真实的神自己呢，与他们无关无份。”就像今天我交通提起的晓宋，晓宋说开关安反的问题，这是不是他的想象、观念和定规在带领着他？（嗯。）“而真实的神自己呢，与他们无关无份。因为一旦他们了解了真实的神自己，了解了神真实的性情，了解了神的所有所是，这就意味着他们的行为、他们的信、他们的追求被定罪。”你看白冉，白冉为什么会这么做呢？在她心中怎么想象的？“神喜欢有正义感的人，我就得做一个有正义感的人，我用神话装饰一下自己，包装一下自己，显得自己有正义感。怎么有正义感呢？我看见你们有一些败坏流露，我就大发雷霆，这就证明我有正义感。”有正义感是不是你证明出来的？（不是。）神看的是什么？神看的是你的态度、观点，不是看你演出来的。你在演戏的时候，你心里边是最清楚的。这一段时间你是为了神的作工，为了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做的？还是为了维护你的名，让别人高看你呢？还是纯粹就是伪装，让神看你呢？这是不是你的想象？这是你的想象、你的观念。在你的观念里“神看我站在哪一边？我站在真理一边，我恨恶撒但，我替神出头。”在你的想象里、在你的观念里是这样认为的，所以就导致你对弟兄姊妹不是去帮助扶持，你是一种卖弄，在别人面前是一种显摆。你把这种显摆当作了一种正义，当作了一种实行真理。“他们的想象、他们的观念以至于他们对神的定规在带领着他们”，怎么定规的？“我实行真理了，我维护神家利益了，怎么？不对？”还讲理呢。所以说，白冉用这种血气、用这种方式做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而且她还不认为这是罪，自己包装掩饰，自己肉体享受了，还认为神称许，这就是她自己定规的。“他们的想象、他们的观念以至于他们对神的定规在带领着他

们，而真实的神自己呢，与他们无关无份。”“真实的神自己”是说什么呢？神是让你怎么做人呢？神是让你本本分分地做人。神是卑微隐藏，那你作点工作用不用张狂呀？（不用。）不用张狂。所以说你与神不相合，神是卑微隐藏，那你出来作工作是不是该坐个低凳子呀？（是。）可你没有坐低凳子，你是站在神的位置上教导人，是与神在争夺位置、争夺权柄。“而真实的神自己呢，与他们无关无份。”神的性情，神的所有所是与你所做的无关无份。

“因为一旦他们了解了真实的神自己，了解了神真实的性情，了解了神的所有所是，这就意味着他们的行为、他们的信、他们的追求被定罪。”这就是你不愿意了解神的性情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吧？那也就是说，要想解决你的性情，首先得干什么呢？是不是得先了解神呢？那你必须得了解神的性情，了解神的所有所是。这也是你的一条路吧？同时把路指给你了。“所以说他们很不甘心去了解神的实质，也很不甘心很不愿意去主动地寻求或是祷告达到更了解神，更知道神的心意，更了解神的性情。”这后面的话就是把路指给你了，也可以说，给你把另一部分人的表现说了。“所以说他们很不甘心去了解神的实质，也很不甘心很不愿意去主动地寻求或是祷告达到更了解神”，也就是说，你应该怎么走呀？你应该主动地寻求或是祷告达到更了解神，更知道神的心意，更了解神的性情。咱现在所走的路就是神这里揭示的，这和神让人走的路整个都是相反的。“他们宁愿神是一个虚构来的、空洞的、渺茫的东西，也宁愿神是一位与他们的想象一模一样的神，让他们呼来唤去，而且取之不尽、用之不完。”这些贝贝和白冉早就想过了，是吧？贝贝，这是不是你的心里话？（贝贝：……）“他们宁愿神是一个虚构来的、空洞的、渺茫的东西”，宁愿，不是说你在想着，而是你愿意让神成为一个虚构来的、空洞的、渺茫的东西。贝贝，你是不是这样想的？（贝贝：是不是？）“是不是？”还得问问呢！“也宁愿神是一位与他们的想象一模一样的神，让他们呼来唤去，而且取之不尽、用之不完。”（贝贝：就是这样的。）这就是你的心里话。你为什么会这样想？只要神不是真的，贝贝就烧高香了，那是贝贝最喜乐的事、最庆幸的事。因为只要神不是真的，只要神是虚构来的、是空洞的，她这几年信神就没有白信。（贝贝：没有白信？）有点听不懂了，是吧？（贝贝：嗯。）肖草听懂了吗？（肖草：没有。）你和贝

贝同病相怜。（白冉：我听懂了。就是弟兄刚刚交通说的，我觉得我实行我认为的这些东西，就是实行真理，我这属于站在正义的一边，我有正义感了。然后每天还乐此不疲地实行着，走着这条路，结果这条路与神让人走的路正好是相反的。所以在我的想象当中，我宁愿神是一个虚构的，如果神是一个虚构的，那我这样做下去就得着了。但如果神是真实的话，那我这样做就是被神定罪了。）对，所以说他们现在就盼着，“神啊，我宁愿你不是真的，我宁愿这是一个信仰，这是一个虚构的。只要你是虚构的，我今天就释放自由了，我今天就不至于被定罪，我今天就不是罪人，我今天就不会被惩罚、不会被管教。”所以说，他在这儿盼的是他所信的这位神不是真的，是虚构来的、是空洞的、是渺茫的、是不存在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这十几年来打打斗斗也没白打了，我该享受的也享受了，还不被神定罪，我没有白来一回。”你要根据你的利益来算，“一旦神要是真的呢？我这一生不是白来，我这一生算是毁了，毁在哪儿了？就毁在神是真的上面了！神要是真的，那神就要按神话和我算账呀！我这成了罪了呀，我也成了被定罪的了，我以后也不能再这样做了呀！这样就是毁掉了我的祖先，断了我的子孙。”神说要让大红龙怎么呢？（断子绝孙。）断子绝孙还要怎么呢？还要惩罚它的祖先。你在这儿是不是一样的？你以前所做的这些事，这是不是你的祖宗？（是。）你的祖宗是不是被定罪了，是不是要被惩罚的？（是。）同时，从今以后你还敢这样做事吗？（不敢了。）你不能了，那你的子孙呢？断子绝孙了！这就是说，你与神打斗的这个性情还能繁衍生息吗？（不能了。）从你这儿就截止了，这是不是断子绝孙了？没有后代了，你与神打斗的这个撒但性情没有后代了。过去的被定罪了，将来不能做了，断子绝孙了。所以说，在你来看“神如果是真的呀，真是百害无一益；神要是假的呀，我是最划算的。不能说我得着了，但是我是最划算的。他们辛辛苦苦跟随了神几十年，最后是个假神！他们委曲求全，默默无闻、勤勤恳恳，最后是跟了一个假神。我跟随神是应付糊弄加欺骗，我还骑在他们头上欺压他们，我作王掌权了，我这些年没白活。不仅是没白活，随后呢？我还可以继续活，我还得繁衍生息，我这个邪恶势力还可以发扬光大。谁最划算？我最划算。弟兄最亏本，去你的吧！”认识了吧？（嗯。）这就是说，“他们宁愿神是一个虚构来的、空洞的、渺茫的东西，也宁愿神是一位与他们的想象一模

一样的神，让他们呼来唤去，而且取之不尽、用之不完。”怎么取之不尽呢？“弟兄来了，我从那边取了，能把弟兄打败，能把我见证出来”，取之不尽、用之不完，“我不仅能打肖红，我还能打弟兄”。

“当他想享受神的恩典的时候，让神作他的恩典”，这就是对前边“呼来唤去”的一个详细的解说，是吧？（嗯。）“当他想享受神的恩典的时候，让神作他的恩典；当他需要祝福的时候，让神作他的祝福”，贝贝刚接受的时候，是不是想要恩典呀？所以贝贝就能铺红地毯，是吧？（贝贝：嗯。）“当他需要祝福的时候，让神作他的祝福；当他临到逆境的时候，让神给他壮胆，作他的后盾。”这就是外邦人、不信派的一种表现，需要神的时候就把神拖过来当拐杖使了，是吧？当他打不过别人，说不过别人，没话说的时候常说一句什么话呀？“我是信神的，我不是信你的，神是公义的！”在你没路可走的时候你就是信神的。当贝贝有了病的时候，得了猫癣的时候，贝贝说什么呀？“我是信神的，神是我的后盾。”等猫癣好了的时候呢？“这些人对神的认识只是停留在恩典、祝福这些范围里，他们对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对神的了解也只局限在想象与字句道理的说辞里。”这个不用说了吧？这个好理解，基本上都知道了。“这些人对神的认识只是停留在恩典、祝福这些范围里”，我经常打老吕，老吕嫌我打他呢，我为什么打他呀？老吕一交通就是交通神的恩典，交通神给了他几头猪，他挣了多少钱。咱现在交通不交通神的恩典？（不交通。）现在要见证的是什么？要见证神的公义。现在主要以见证神的公义为主，见证神的公义、见证神的性情。“他们对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对神的了解也只局限在想象与字句道理的说辞里。”就好比说，我问你“什么是生命呢？”你说什么？你说“真理是做人做事、看人看事的准则”“脱去败坏性情”，咱们的对话是不是这些内容？（是。）这是什么东西？（字句。）这就是只局限在想象与字句道理的说辞里，你不知道它的真实含义，你不知道这里边真实的灵意。“但是有一部分人急切地想了解神的性情，想真真切切地看到神自己，实实在在地了解神的性情与神的所有所是。”我跟你说我当时跟随神的时候是怎么走的呀？不管带领工人说什么，我去哪里找出路呢？（神话里。）我去神话里找出路，我看神怎么说的，我完全是根据神话去走的。可以说，我也无路可走，也是急切地想了解神的性情，想真真切切地看到神自己。“但是有一部分人急切地想了解神

的性情”，你说我那时候急切不急切呀？（急切。）我不急切不行呀，人家要开除我呢。祭司弟兄那边是让揭发检举呢，教会这边是要开除我呢，可是我面临那样的环境就该揭发检举呀。甚至人家已经开除我了，甚至人家还咒我全家死绝，说我是大邪灵。那时候我无路可走，只能怎么呢？只能是急切地想了解神的性情，看神的性情是什么，“他这样对待我，神会怎么对待他？神会怎么对待我？”我是不是从神的性情里面知道这些的？（嗯。）所以说，我那时候就是神这里说的“但是有一部分人急切地想了解神的性情，想真真切切地看到神自己”，为什么想看见神自己？因为我无路可走，唯一的希望就是神，看神是怎么看的。我在这儿给你立了一个标杆，“实实在在地了解神的性情与神的所有所是。”“这一部分人追求真理的实际”，什么是实际呢？追求实际是什么呢？把神话带到实际生活当中，是在实际生活当中。我给大家解决问题的时候，你发现了什么？真理是不是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是。）让你看见了，是吧？（嗯。）真理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这一部分人追求真理的实际，追求能被神拯救，追求得着神的征服、拯救与成全。”我那时候为什么那么有劲呢？就是因为我看见了神说神越喜欢的人撒但越恨恶，神越喜欢的人临到的环境越恶劣。我就对照我临到的环境，从外表看我临到的环境越恶劣，别人越欺压我、咒诅我的时候，我是不舒服的、是难受的，可是我心灵里边是高兴、喜乐的，为什么呀？借着周围的这个实际环境我看见了，神看上我了。你愿不愿意让神看上你？（愿意。）这就是让神看上的一个标志，神和你说话了？（没有。）神不和你说话，就让你在神话里对号。所以说我感觉我没有受什么苦，是因为有神话在我里面加给我胆量，让我有认识，因为神话给了我安慰！他们越咒诅我，并且咒诅得越狠，我觉得神给我的祝福越大。因为神说过：“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太5:10-12）我看了这句话是不是越得安慰呀？“这些人用心看神的话语，用心去体会每一次神摆设的环境与神为他安排的人、事、物，真心地去祷告、去寻求。”我能给你解决了问题，我能给你把灵界实情叙述出来，这是怎么达到的呀？（用心去体会。）是因为“用心去体会每一次神摆设的环境与神为他安排的人、事、物，真心地去祷告、去寻求。”

“他们最想知道的是神的心意”，为什么说最想知道神的心意呀？我在这儿最想知道什么呀？我最想知道的就是神的心意。我和你不一样，因为今天你是在我的带领下走这条路的，我带着你到哪儿，你就走到哪儿。但是谁带我呢？（神带领。）神怎么带领我呢？（神话。）我得在神话里边找见出路。所以说我得干什么呢？（寻求神的心意。）那我为什么想急切地知道神的心意呢？因为我得顺服神，我不能悖逆神。我一旦寻求错神的心意，按照自己的己意去做了，不合神心意，那就是悖逆，所以我为了顺服神必须得寻求神的心意。“他们最想知道的是神的心意，最想了解的是神真实的性情与实质，以便他们不再触犯神，在经历当中更加看见神的可爱，看见神真实的一面”，就像打架事件一样，咱该怎么呢？是该逃避躲藏呢？还是该面对呢？“在经历当中更加看见神的可爱，看见神真实的一面；以便他们心里有一位真真切切的神存在”，刚才说了贝贝盼的是什么呢？贝贝盼的是“宁愿这个神是假的”。可我呢？神说“以便他们心里有一位真真切切的神存在”，我是盼着神存在呢，贝贝是盼着神不存在，这就是跟随我的贝贝！“以便神在他们心里有地位，他们也不再活在想象观念当中，也不再活在渺茫当中。对于这些人来说，之所以迫切地想了解神的性情、了解神的实质，原因就在于神的性情、神的实质是人经历中随时的需要，是人一生的生命供应。”我刚开始揭发检举的时候，我能不能离开神话？（离不开。）离不开神话。在检举的过程中，人家把我打压了以后，我离不开神话，直到今天我还离不开神话。“是人一生的生命供应。”什么是生命呢？顺服神就是生命。那我就是为了顺服神，也就是说神给我供应了一个让我能顺服神的条件，给了我一个顺服神的条件，就是给了我生命。你想不想要生命？（想要。）你想要生命，那神给了你一个能顺服神的条件，这就叫给了你生命。给了你的顺服神的条件是什么？审判刑罚、击打管教，是不是给了你一个你能顺服神的条件？（是。）这就是给了你生命，所以审判刑罚就是生命。这下把这些神话串起来你就好理解、好认识了。“他们一旦了解神的性情就能更加敬畏神，就能更好地配合神的作工，更好地体贴神的心意，尽好自己的本分。这是两种人对神的性情的态度。一种人是不想了解神的性情，他们虽然嘴上说想了解神的性情，想认识神自己，想看到神的所有所是，想真真切切地体会神的心意，但是在他们心里宁愿神不存在。”从外面看你也吃喝神话呢，你也聚会呢，好像你也想知道神的

心意，“但是在他们心里宁愿神不存在。”神话把你灵魂深处的东西都说出来了，把你骨髓里的那些毒素都给挤出来了。“因为这些人一贯地悖逆、抵挡神，在心里与神争夺地位，在心里常常怀疑甚至否认神的存在。他们不想让神的性情也不想让真实的神自己占有他们的心，他们只想满足自己的欲望，只想满足自己的想象、满足自己的野心。”这就是贝贝一直以来变不了，走不上来，拦阻她进入，尽本分应付糊弄，不愿意好好尽本分，还能跟人打个不停的根本原因。“他们不想让神的性情也不想让真实的神自己占有他们的心，他们只想满足自己的欲望，只想满足自己的想象、满足自己的野心。”贝贝的欲望是什么？想让别人心目中有她的位置，是吧？（嗯。）想让别人高看她，她只想满足自己的欲望，只想满足自己的想象、满足自己的野心。“所以这一部分人虽然信神，虽然跟随神，也能撇家舍业”，你看神说的这些人，他们不愿意让神存在，是吧？（嗯。）不想让神的性情占有他们的心，也不想让神占有他们的心，但是呢，他们还要跟随神，还能撇家舍业。你说贝贝年纪轻轻的，不结婚，也不上班，还能跟随神，还能撇家舍业。温朵现在是不是呢？现在还没显明啊。（温朵：一样。）一样？你心里也是这样想的？（温朵：实质一样。）实质一样，温朵又开始逃避呀！你说你也一样，那你就得怎么呢？你就得举个例子，把你的例子说出来，对对号，看看是不是一样，结果你说了一句“实质一样”，这倒逃避了。“实质一样”，这话好听吧？温朵又给自己戴了一个“冠冕”，“你看人家温朵，看人家多会认识自己！”“虽然跟随神，也能撇家舍业，但是他们的恶行不断，甚至有些人偷吃祭物，有些人挥霍祭物，有些人背地里还咒骂神，还有一些人利用地位之便不断地见证自己、高举自己”，这样的人是不是大有人在？（嗯。）“与神争夺人，与神争夺地位，以各种方式、用各种手段让人崇拜，总想笼络人心控制人，甚至还有些人有意让人误会他是神，从而把他当神待。”这就是白冉和贝贝两个人明显表现出来的东西，贝贝能认识到吗？（贝贝：能。）怕吗？（贝贝：怕。）想当神呀！所以说，咱看神话看到这儿的时候就不难理解贝贝为什么要把我的话给打回去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她想当神呢！她想高于我。白冉呢？白冉每天想控制人、掌管人。为什么要掌管人、控制人？是不是想当神呢？（白冉：想要让人崇拜，想笼络人心控制人。）太可怕了！你再不刹车就要命了。“甚至还有些人有意让人误会他是神，从而把他当神

待。”白冉，你是不是有意的？（白冉：是。）你跟人说话的那种语气、态度是专门演出来的，你让人一看“好怕呀！呀！神的性情临到我了，我看到了神的性情，看到神向我显现了。”你不就是想给人这种感觉？多可怕呢！你听见我那样说话了吗？（没有。）“他从来不向人说他是败坏的人，他也有败坏、有狂妄，别崇拜他，无论他做得多好都是神的高抬，都是他应该做的。为什么他不这样说呢？因为他深怕失去在人心中的地位。所以这样的人从来不高举神，也不见证神。”保罗是不是这样的人？（是。）贝贝见证过神没有？（贝贝：尽是见证自己。）“所以这样的人从来不高举神，也不见证神。”你不高举神、见证神，这就该死了，因为你失去了作为一个人的功用。“他不高举神、见证神的原因是因为他从来就不去了解神。”他不想见证神，他也见证不了神。

“他不了解神他能认识神吗？不可能！所以说‘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这个话题中的这几个字虽然简单，但是对每一个人的意义不同。对于那些常常悖逆神、抵挡神、与神敌对的人，那就是定罪；而对于那些追求真理实际能够常常来到神面前寻求神心意的人，那无疑就是如鱼得水。”“而对于那些追求真理实际能够常常来到神面前寻求神心意的人，那无疑就是如鱼得水。”怎么理解这话？你寻求着神心意了，那你所实行的路是不是就多了？在各种环境下你都有路可行，这条路怎么来的呢？是因着你对神心意的了解。人一开始和我见面的时候，都想向我兴师问罪呢。有的人是在教会建造时期撇家舍业撇得太多了，到国度建造的时候不敢信了，害怕了。他害怕什么呢？撇得太多了，“教会建造时期撇得家里揭不开锅了，好不容易刚能揭开锅了，刚能生活得了，国度建造又来了，我这是跟还是不跟？”来兴师问罪了。你给他传国度建造，他告诉你“我不敢跟，我不能跟，我要是跟了家里揭不开锅了”。还有的人说什么？“我家里边有妈、有孩子，还有孙子呢。我小儿子要结婚呢，我大儿子的孩子要念书呢，我现在又要给小儿子娶媳妇，又得接孙子上下学。”能不能尽本分？（不能。）不能尽本分，出不来，这都是麻烦，这麻烦是怎么带来的？这是神给摆设的吗？（不是。）刚才说了两种情况，是吧？（嗯。）你让他来这儿尽本分，他能把这些事“嚓嚓”摆在桌面上，人家是不是有理霸道的？“不是我不尽本分，是神给我摆设的这个环境不行呀。我还有病，

你让我怎么尽本分呢？”人家有理霸道的，什么是有理霸道呢？人家有足够的理由，所以人家就能霸道！你说，贝贝在这儿是不是有理霸道的呢？“是你不让我改，我才不改的呀！我有了这个理了，我就霸道地都不改，该改的我也不改。”这都是来干什么的？（兴师问罪。）都是来向我兴师问罪的。人家来兴师问罪了，我得给人家解决吧？怎么解决呢？有没有办法解决？（……）这是不是实际的问题？（是。）我得给人家解决，我就得来到神面前寻求神的心意，看神怎么看，还得站在神这一边看事，我知道了神的心意，那我就是如鱼得水。如鱼得水以后是个什么表现呀？就是神不让人在我面前能站立得住。所以说，贝贝再和我打几个回合她也得输，她也站立不住，那是神不让她胜。还有温朵，就像她说的什么“担当”“承担”，是吧？也不行，也站立不住。不是我能行，是神不允许你行，一旦让你行，你行了把我羞辱了这就麻烦了！所以我一一都能给你解决了，这就是如鱼得水。解决是指什么说的呢？是满足你的欲望了？（不是。）就像刚才说的让一个姊妹出来尽本分呢，但是她要给小儿子娶媳妇，还要接大儿子的孩子上、下学，自己身体还有病，出来尽不成本分，没法尽本分。怎么办？你有什么办法？你站在神一边看事，寻求神的心意，你把神的心意表达出来。什么拦着她不能尽本分呀？她小儿子拦着她不能尽本分，她孙子拦着她不能尽本分，那她的儿子、孙子是从哪儿来的呀？是神给她的，神让他们跟她作伴。你寻求到这的时候，明白了，“神给了你个老公、给了你个儿子、给了你个孙子，让他们跟你作伴呢，结果就拦阻的你不能出来尽本分了，那你的意思是让神给你帮一下忙？”你寻求到“让神帮一下忙”这儿了，你说她用不用神帮忙？她敢不敢让神帮忙？（不敢。）那你说她能不能出来尽本分？（能。）她不用神帮忙就有了办法了，因为她不敢让神帮忙。温朵听到这儿的时候，倒已经知道怎么解决问题了，是吧？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温朵：取缔。）取缔了成了光杆司令这不就行了吗？你也没有什么缠累了，你也能轻松上阵了。

“所以在你们当中，有些人一听说要讲神的性情，讲神的作工，脑袋‘嗡’的一下就大了，心里满是抵触，甭提多难受了！”贝贝今天心里就难受呢，实在不舒服，“今天我叫你来是让你给我交通交通整理文稿的原则，可你给我交通的是神的性情，实在不合我的口味，难受。你

要是交通整理文稿的原则，那我可就有话说了，因为我早就想了两天了，我已经知道如何回答你了，你要是说整理文稿的原则，我能给你对答如流，因为我天天整理文稿呢！可你今天就不和我提这个话，岔开了。”我说的是神的性情，贝贝脑袋“嗡”的一下大了，“弟兄打我了，也不管我说的这个原则不原则了”。贝贝，这个原则还用不用我给你制定了？（贝贝：不用了。）不用我给你制定了，你也不用和我商量了。昨天晚上贝贝还告诉我明天要见见我，要和我商量商量呢，还用不用和我商量？不用商量了，脑袋“嗡”地一响就不用了。“但有些人听了之后感觉：这个话题正是他的需要，因为这个话题对他太有益处了，是他生命经历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内容，是关键的关键，是人信神的根基，人不能离开它。”看了神的这一句话我又想起《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了，《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是什么时候发表的呢？（2013年。）2013年，看了神的这句话也就知道神为什么当时要发表《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这一系列的话了，这就是神的作工。神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作这个工作？作这个工作的意义是什么？2012年、2013年正是大患难时期，神说：“患难的时间也不能太长，不能达到一年，持续一年就耽误下步工作了，人的身量也够不上，时间太长人受不了，人的身量都是有限的。”（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当怎样走末了一段路》）人从患难中走出来以后神就得带领他呀，怎么带领？虽然他从大患难中走出来了，但那只是拣选了他，他具备多少真理了？没有多少真理。他对神还没有认识，所以说神要带领他，神要向他显现，怎么显现？发表神话。从神的话里看见了神的性情，看见了神的作工，看见了神自己。就是这儿说的，“这个话题正是他的需要”。《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这一系列的话是2013年发表出来的，2013年得胜者出来了，这些话正是他的需要。“因为这个话题对他太有益处了”，那时候转折，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祭司弟兄下发的工作安排题目直接就是《2013年是神选民得胜大红龙权势达到合格尽本分的关键年》，开始作工了。“因为这个话题对他太有益处了，是他生命经历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内容”，为什么必不可少呀？了解神的性情就是了解神的心意，你知道了、了解了才能顺服神，有顺服才有生命，所以神说“是他生命经历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内容”。让你看见，认识神、认识神的性情是至关重要的。“是关键的关键”，还不是普通的，是关键的关键！也就是说，你要得着生

命，要走生命进入的路，第一步，也可以说必须的，你必须得了解神的性情、了解神、认识神，你只有这样才能顺服在神的权下，你顺服了神你才有生命。所以说“是关键的关键，是人信神的根基，人不能离开它。”和咱交通的那些话联系起来了吧？（嗯。）“虽然这个话题对每一个人来说既近又远，既陌生又熟悉”，这个好理解吧？你感觉这个话题陌生不陌生？（陌生。）陌生，可是这个话题和你说了多少年了？从你开始信神的时候，神就和你说了，2013年神就开始说了，神一开始说话就说了神的喜怒哀乐，你应该是熟悉的。“虽然这个话题对每一个人来说既近又远，既陌生又熟悉，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话题还是每一个人必须要聆听，必须要知道、要了解的。无论你怎么对待，也无论你怎么看待这个话题，怎么去领受这个话题，这个话题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咱看这话的时候，要建立在那五篇交通的基础上，看完那五篇交通你再来看这篇话，可忽视不可忽视？（不可忽视。）这是根本。这个话题就谈到这儿，接下来听一首歌。

全能神圣洁灵体出现了

1　全能神！公开显现公开显现出荣耀的身体，圣洁的灵体出现了，他是完完全全的神自己！世界肉体全改变，登山变像是神的本体。头戴金冠冕，身穿洁白衣，胸间束金带束金带，世界万有是他的脚凳，眼目如同火焰，口中有两刃利剑，七星右手攥。国度道路光明更无限，荣光发现照耀，山欢水笑，日月星辰都在环绕，排列整齐，正在迎接完成六千年经营计划的独一真神已凯旋归来！

2　全能神已坐在荣耀宝座上宝座上！神选民都在欢舞跳跃！神选民都在欢舞跳跃！欢呼吧！歌唱吧！全能者得胜的旗帜在整个威严雄伟的锡安山上高高地升起来了升起来了！列国在欢呼，万民在歌唱，锡安山在欢笑，神的荣耀出现了！做梦没想到见神的面，今天我已看见了，天天和他面对面，对面说话把心交，吃的喝的他全备供应，生活、言语、举动、心思、意念，他的荣光在照耀，每行一步他引领，心若悖逆立刻审判临到。

3　和神同吃、同住、同生活，和他同在、同行、同享受、同得荣耀、同得福，与神同在国度中，何等享受！何等甘甜！天天面对面，天天在说话，时刻在交谈在交谈，天天有新开启，天天有新看见，灵眼一开全都看见，灵里的奥秘显明给咱。神圣的生活真清闲，快快奔跑别停步，一个劲地向前向前，更奇妙的生活在前边，尝到甘甜别满足，一直追到神里面，包罗万有真全备，缺啥少啥样样俱全，积极主动去配合，享受神的话一切都改变，生活得超脱，任何人、事、物都不干扰咱。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十五篇》

撒但打发来的差役（十五）

神说：“比如说，有些人有表演的才干，当了一次主演就端上架子了，化妆的时候三个化妆师都伺候不了他一个人。他以前就是个农民，花钱雇都不见得有人愿意给他化妆，现在在神家当了一次主演就端上架子了，这到底是在干什么呢？（拿把。）拿把是实行真理吗？我看他就是作死呢。你长得也不特殊，就是适合演某些角色，让你多演一部戏，这不是高抬你吗？给他个机会他还端上了，演戏的时候还使唤人端茶倒水伺候他，结果导演跟弟兄姊妹都来气，我说把他清理出影视组，这合不合适？（合适。）他以为离了他不行，所以他就敢端架子，他没想到会是这个后果，这就是本性驱使的，这类人恶心。这类人宝爱知识、才干、学问还有经验，他们太看重这些，却忽略了一样最宝贵的东西——真理。他们没有意识到，神家是真理掌权，如果不追求真理，你的才干再高、你的知识学问再高、你的口才再好也站不住，早晚有一天会被淘汰。你们说明白这点事费劲吗？这点儿道理好像挺好明白，那为什么还拿出来说呢？值得说吗？不明白就值得说，如果人不用点出来自己就能悟到，那就不用说了，但是人自己悟不到，那就得说了。”（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十）》）

（肖红：贝贝，能对上哪些？）（贝贝：基本上都能对上。）（肖红：哪一方面？你谈谈。）（贝贝：神说：“比如说，有些人有表演的才干，当了一次主演就端上架子了，化妆的时候三个化妆师都伺候不了他一个人。”我不是有表演才干，我是以前在原教会的文字组待过，文字表达比一般人稍微好一点，所以说，给我这个本分其实对我是一个高抬。按理说就像我这样的人，在原教会待的时间也短，跟上国度建造也不是特别追求，尽这个本分就不够格，所以对于我来说就是一种操练，是破例的高抬。但是我在这个本分上面不识好歹，就觉得我行，就是神话说的端上架子了。“化妆的时候三个化妆师都伺候不了他一个人。”就是说，在神家弟兄姊妹在一块尽本分应该是互相配搭、互相补足，而不是说哪个人高、哪个人强、哪个人好。就像神话说他尽的是主演的本分，化妆的弟兄姊妹尽的是化妆的本分，可是三个化妆

师都伺候不了他。就像我，我在这里整理文稿，弟兄姊妹在这儿配合打文稿，但是在我这儿我对弟兄姊妹是挑毛拣刺，就是弟兄交通的抓住弟兄姊妹打文稿出现的那些小问题贬低弟兄姊妹，抬高、见证我自己，和弟兄姊妹之间没有一个和谐的配搭，反而是把跟我在一块配合整理文稿的弟兄姊妹都踩一遍、都贬低一遍，就是神话说的弟兄姊妹都伺候不了我。后面说，“他以前就是个农民，花钱雇都不见得有人愿意给他化妆，现在在神家当了一次主演就端上架子了，这到底是在干什么呢？”自己在整理文稿这方面也不是特别精通，是神家高抬我，给了我一个操练的机会，给了我一个平台、一个本分，但是自己就在这上面端上架子了，开始拿把了。就是后面说的，“拿把是实行真理吗？我看他就是作死呢。你长得也不特殊，就是适合演某些角色，让你多演一部戏，这不是高抬你吗？给他个机会他还端上了，演戏的时候还使唤人端茶倒水伺候他，结果导演跟弟兄姊妹都来气”，就像弟兄解剖我做的这些事，这就是我对待弟兄姊妹的态度，我所做的这些事弟兄姊妹看着都来气，所以就是把我清理出去也是合适的。“他以为离了他不行，所以他就敢端架子，他没想到会是这个后果”，我想着现在文字组基本上还是我稍微可以点，有“离了我用谁呢？”这些思想在里边支配着，然后在神这儿看就是恶心呢。我把这些东西当成最宝贵的东西，而忽略了真正的最宝贵的东西——真理。“他们没有意识到，神家是真理掌权，如果不追求真理，你的才干再高、你的知识学问再高、你的口才再好也站不住，早晚有一天会被淘汰。”我走的路一直就是和人打斗，争强好胜、唯利是图，见谁都想踩，总是高举自己、见证自己，总要把自己见证出去。这方面其实弟兄之前就跟我交通过，这就是强盗的表现，就是一直打、一直斗，但是我没有按弟兄交通的路去走，反而还是打斗。就像神话说的没有意识到神家是真理掌权，我就是再能做，早晚有一天会被淘汰。这个淘汰不是说神家要淘汰我，而是自己的这种性情，自己走的这条路就是被淘汰的路。我以前跟萧卫打斗，后来跟认真打斗，再到现在就是跟肖红斗、跟弟兄斗，就是因为我里边这种性情。弟兄刚才说，“你现在对我都是这样的态度，到有一天你见了神能保证自己不触犯神吗？”就看见自己走的这条路，早晚都是被淘汰。如果不悔改的话，很危险。就是神说的：“这点儿道理好像挺好明白，那为什么还拿出来说呢？值得说吗？不明白就值得说，如果人不用点出来自己就能悟到，那就不用说了，但是人自己悟不

到，那就得说了。”所以今天就得给我把这方面点出来，让我能够看见我这样走下去的后果。）

（肖红：你得能够看到咱的这些表现就是在拿把，在神那儿怎么看。咱那天说你把弟兄举的那个例子给整体删除了，说了你之后，你是连错别字、病句都不改了，我是没时间看，我就是大概地看了一下就看见了好几个错误，还是温朵给我发的那几个错误，我说“贝贝这是一点儿都不改了，就这样发出去让别人一看，‘这是什么人说话呢？’一看就显得这些人都没素质，说的话让人都看不懂。”从这里看咱就是故意、有意这么干。你不是不会，你也知道怎么干，你就是故意让弟兄丢人现眼。“你不是不让我改吗？你不让改，我就不改了。”而且咱还到处散布，散布得所有人都成这样了，直接拆毁了神的工作。咱说得好听，“我不懂，我不明白原则”，起码的病句、错别字，这不属于原则范围里的吧？这些你也不做了，从这儿看见咱是不是有意拿把？而且还不停地问，平时问得还少，现在问得越多了。本来那天我的事情也多，你问来问去就问了一大堆，而且白冉也问，按说就这些问题你们两个人加起来能不能整理好？除非特殊的问题确实整理不了，这个可以问。可你们问的就是一些没意义的问题，在我来看就是没什么意义的问题，两人就能商量成的问题也问，你问一次，白冉问一次。有时候我在聚会呢，你们就给我发过来了，还说等着要下发呢，你说我是说还是不说？一个问题你不明白，你们这边有三个人，你们三个人合起来能不能整理了呢？就是一些病句、错别字，就这些问题还整理不成？这还不能完善一下？还沟通不成？你怎么能够把这个文稿完善了，怎么能够让别人好理解就行了，或者加上一个字，或者加个逗号把句子分开，就这么简单。可你们下发的文稿里有好多错误，你就不检查了。）（白冉：也检查呢，三天检查一篇文稿，当时贝贝持守的就是不改，能看懂就行。我说“这样念也念不通，语句都不通顺，还有错别字，这能行？”贝贝说“能看懂就行”，所以我俩就因为这个打架呢。）（肖红：这就看到贝贝就是故意拿把，就是故意这么去做，让人看见就是这么可怕，按说就咱这些表现还能不能用咱？你根据神话看，对咱的态度应该是什么？应该清理。麻烦的问题不知道，简单的问题也不改了，整理不成了。在神家你拿把是实行真理吗？还认为离了你不行。在贝贝心里想的是“你再看看这些人，我能给你干了就算不

错了，还挑我毛病。”这是不是就开始了？在神看那就是作死呢。本来按咱以前的那些表现就不能用，认真一直说咱不作工作，确实，不光是人家说，我也能看见。以前认真有环境，让你全权负责的时候，你怎么做的呢？不是没给你机会，给了你机会了，但就是不能说你，只要一说你的问题，下发文稿的速度就越慢了，有的时候一说你，索性就找不见你了，整得更慢了。从你的这些表现就看见，别人一下都不能说你，只要说你，你要不就是索性不干，要不就是整理得越慢了，“让你看看，看你还敢说我吗？”每次说你，你就没有一个正确的领受，连一个正常的对付修理也不行，咱的一贯表现就是对工作应付糊弄、不求真、不当一回事，为什么认真一直说你在工作上应付糊弄、没负担、不操心呢？其实对你一直就是包容忍耐，你看弟兄怎么带你的，你以前信的时间短，跟认真不一样，弟兄一直根据你的身量这么带你，给你机会。就这次给了咱这个机会，咱也没有说“看弟兄姊妹哪些方面有缺少，我怎么带他们，怎么能让弟兄姊妹同心合意把整理文稿的工作作上去，让下面的弟兄姊妹一看，没有任何把柄可抓。”我是没时间看，但只要把文稿一发下去，有些问题别人就看出来了，穆糖打仗呢都看出几处问题，截屏给我发过来了，说“这里整理得不行，好几处不行”。咱是专门作这项工作的，你要往出发就得都整理好，以前我就说你这方面了，你在发出去之前你就得多看几遍，在你来看没有任何问题了再发，咱不能用这种应付糊弄的态度。我那次说你的时候，你说：“我就想着先发出去，他们发现问题再给我发过来，我再改。”你就是这种思想，纯属就是应付糊弄！咱今天谈的是什么？你信神就是为了高举神、见证神，就咱整理的这些文稿发出去，这是不是也是在荣耀神啊？如果就按你现在整的这个文稿发出去，别人一看这是什么呢？“这是什么人整理的呀？错别字一大堆，看不懂的话一大堆。”有些话就不能说，留着不合适，得把它删了，可你是不删，就让它在文稿里，一看就是羞辱神名。下面的弟兄姊妹有的是就那样胡看呢，有的是忙得没时间看，但是以后各个地方的人都来看呢，你说文稿里错误一大堆，这是不是羞辱神名？你说咱这项工作多重要呀！如果你就是这种思想观点，就想着“我发出去以后他们看见错误再给我发回来，我再改嘛”，你有这种思想观点，你就不适合作这项工作。作这项工作咱得尽所能，在你自己尽所能的情况下是不是特别完美了？在你来看各方面特别完美的情况下才往出发呢。发出去以后那是见证

神、荣耀神、高举神呢，让所有人看着都合适，能看懂、能理解，而且语法各方面用得都合适，咱要的是这个成品，所以咱里面的思想得对。那天不是说你们有三个人呢，你让白冉检查错别字，她起码能看出来错别字，起码能顺着把文稿念下来，两个人把关，发出去的文稿是不能有任何错误的。除非是特殊情况有一个错误，这是不是也正常？但是不能多处都有错误，那一看就是应付糊弄。咱得看到咱这种性情，在神那儿怎么看。如果你一直就是这样的表现，在神家是不是不能用啊？在神看把你清理出去合不合适？就这种性情在神看就这么看呢，“他以为离了他不行，所以他就敢端架子，他没想到会是这个后果，这就是本性驱使的，这类人恶心。”所以不管你是什么大学生，在神家大学生值钱吗？什么也不是，你没有真理什么也不是。你有点知识、有点文化用到正道上，神是不是就喜欢？如果你有点知识、有点文化就开始在神家拿把，“神家离了我不行”，你说神家离了谁不行？离了谁也行吧？是咱离了神不行，是咱离开这个场合、离开神作工拯救你的这个场所不行。今天看着贝贝认识到了，就再给你一次机会。按说如果你认识不到，一直还是这么走，还能用你吗？不能用了，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还有白冉，让咱看见这次让你来文字组不是说你行，而是神是最大限度拯救人，所以再给你一次机会。就咱这些表现，如果一直这么做下去，就不能用。神家就是用一个不如你的人，人家求真求细、小心谨慎也比你强。不是离了你不行，离了你照样能行。）不仅是不能用，你们以这样的表现走下去是不能要！

（肖红：是呀，所以就是让你清清楚楚地知道你现在走到什么地步了，在神家怎么看你，你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危险的境地，你一直这么走下去，下一次就不是这样了。贝贝，你认识到了，而且你也谈到了，你也看见了你确实是在拿把，认识到了就行，最后再给你们俩一次机会。这下两人合作，不能打斗，还得给弟兄姊妹立个标杆，不能两人天天打斗得不停，咱要的是工作果效。你把文稿发下去，文稿没有任何瑕疵，别人看见就是变了，要的是这个果效。白冉，有心志做好吗？）（白冉：有。）（肖红：贝贝呢？）（贝贝：……）贝贝自己表态，这个工作你能不能作了？不要觉着是在刁难你，别等我走了以后你又给我发信息。你能不能作了？（贝贝：得说一下什么情况下得改，什么情况下不能改，把这个标准说一下。）咱今天上午是不

是说了？怎么说的？（贝贝：就是说基本的……）咱从概念上是不是区分了？（贝贝：还有就是口语转书面语，哪些是属于口语需要去转书面语？这个标准不是太清晰。就像有的时候口语表达说“啥呀”，他们就总是习惯性把“啥”改成“什么”，其实这个也不算是口语，就这些问题也得说一下。）“啥呀”还是“什么”这些无所谓吧。（贝贝：还有什么情况下需要口语转书面语，这个概念也得说一下。）今天上午说的概念是什么？（贝贝：什么是修改，什么是整理规范，整理规范就是把一些口语变成书面语，然后把一些没表达清楚的表达清楚，话没有连上的给连上。）就是有一些口语也无所谓，但是话必须得通顺，你得表达清楚。假如说咱下发的文稿里说了一句话是口语，有这么一个漏洞，这也无所谓，谁抓这个把柄呢？但上一句必须得和下一句能接通，不能成为病句。你是理科生还是文科生？（贝贝：我是理科生。）理科生，文科不精通？（贝贝：不精通。）你文科不精通，可是我见你还抓他们“的地得”。（贝贝：我以前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我是跟上国度建造以后才学的。）那这个“的地得”在哪儿学的？（贝贝：我就在神话里边看人家是怎么用的，有时间还在网上查，这样才一点点学会的。我以前逗号、句号都不会用，还问认真呢。）那意思是你在这方面是个缺陷？（贝贝：反正不是特别精通。）你精通什么呢？你把你精通的拿出来，在整理文稿上你精通哪一环节呢？（贝贝：打字还稍微行点。）

（白冉：要不我说说我的观点吧。那两天解剖完贝贝以后，贝贝那个情形特别消沉，每天的情形就特别不好，我一说她，她还气得不行，然后我就没办法再说什么了。她老说跟我沟通不成，因为文稿拿到手以后我只是看文稿呢，有的地方我念都念不通，我说“这个不通，需要改一下”，贝贝说“大家能看懂就行”，我说“这个真不通”，就比如有一篇文稿里弟兄说“你能数真数不真”，我说“咱直接说数清数不清就行”，她说“不用改，弟兄说的是数真，真就是真，你就按数真来，能看懂就行了，不用改”，所以我俩就打架了。还有就是有一篇文稿里说了两件事没说清楚，我就说“咱补充一下，具体哪两件事呢”，可贝贝说“上篇文稿不是说了吗？”我说，“我是一个读者，我只能看见这一篇文稿，上篇文稿我看不见，从这句话里体现不出说的是哪两件事，这个肯定是需要咱们完善的，是吧？把这个稍微补充一下也是可以的

嘛。”但她就愁得不行，当时发的时候我就觉得不行，但她就是不愿意改。不过神的作工也挺奇妙的，那天我整理《对福音工作的误解》这篇文稿的时候，弟兄正好说文字组呢，里面说了语言、语句、语法，哪个地方错了，哪个地方语言不通顺了，你还得修改，逗号、句号、问号都得用准确，我也跟贝贝说了，可是就是沟通不成，贝贝就说“弟兄说了，能看懂就行，不要随便乱改”，所以我就没有方向了。为什么我问肖红那个问题呢，我问是因为我们俩打架了，贝贝说“整理不成，你问肖红去”，我又不知道从哪儿问，这个方向我也不知道，我只是说拿上这篇文稿，我就看不懂，我就看不明白，只是觉得这是个问题，觉得需要修整一下。不是说你这篇文稿都不能修整，咱主题中心不变就行嘛，有的文稿里弟兄姊妹说事的时候啰啰嗦嗦地说了一堆，其实有的就可以精简一点，可贝贝说“不用，人能看懂就行”。是昨天把这篇文稿打回来以后她才开始调整，她把文稿上下调了一下顺序，读了读，我觉得也能读通了，也挺好的，后来我就说“你整理的文稿也挺好，为什么之前不整理呢？”贝贝蒙是蒙到哪儿了，你一说能看懂就行，贝贝干脆就不整理了，我说这看也看不懂，我俩打架就打到这儿了。其实不是她整理不了，通过昨天下午我们整理这篇文稿，我觉得她有这个能力可以弄好。目前我不知道她们几个的能力，温朵的这个能力我还是了解一点的，毕竟温朵基础少，你要让温朵把这个关的话，后期弄完了每个人都看一看、检查检查，这个是可以的。但在我来看贝贝是有这个能力的，她就是那几天情形特别不正常。还有就是我们几个人在一块商量的时候，只要是她确定了的，她说能行，我们谁说也不好使，她就不听，所以就沟通不成……）

（肖红：可可说说，是不是白冉说的这回事？）（可可：我也觉得确实和贝贝有些难沟通，因为这段时间贝贝就好像处于较劲的那种情形。“你说我什么问题了，我下次就专门针对这个问题，我就不改了。”因为这两天我也给贝贝提了一个意见，下发的文稿里有的句子太长，弟兄姊妹不会断句，就是读不通顺的那种感觉。然后贝贝就说“能看懂就行，能看懂就行”，我说：“是，能看懂，可是像这种情况好像都读不通顺，你就需要改。”可她的观点就是不扭转。其实稍微改一下，去一个字就可以，或者是加个标点就可以。可是她就坚持她的那种观点，就觉得……）（肖红：她是这两天是这样，还是以前是这

样？）（可可：就是这两天。以前人家能改得通顺了，发现一些什么问题她还改呢。这段时间怎么是持守“能看懂就行”这个观点呢？）这两天她较上劲了，跟我对着干呢。（袁园：她是从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极端了。）她不是跑到极端里了，她是有意给你极端。（肖红：贝贝，这几天的这些问题，咱今天交通扭转了，剩下的就是看你还有没有这个心志，就刚才谈了以后，你也认识到你拿把了，如果你不拿把，你是能做的，还给你机会呢。看你怎么想，你有没有这个心志，你有心志就给你机会。）贝贝，你自己怎么看这个问题呢？（贝贝：什么是怎么看这个问题呢？）你对待这个本分怎么看？（贝贝：怎么看？）这个本分超过了你的负荷？超过了没有？（贝贝：有一些能处理得了，有一些处理不了。）什么有些能处理了，有些处理不了？说清楚。（贝贝：主谓宾那些就都不懂。）现在我没有让你去追求做这些，我没有让你去追求语法。你这两天整理文稿整理成这样是不是有意的？咱这是正常地对话，不是定罪你，你说说你的心里话。（贝贝：我没觉得我是有意的。）（肖红：你这个拿把不是有意的吗？）（贝贝：有拿把，但不是有意的。）你拿把不就是有意的？咱就说你现在的态度是什么？我听听你的态度是什么？（肖红：通过今天给你交通以后，看你是真认识了还是假认识了，你刚才认识到拿把了，看你到底真认识了没有。）通过今天的交通以后，你的态度是“我的能力有限，我害怕，我不敢了，我退去了，我不尽这个本分了”，还是“我明白真理了，我得顺服神，我得尽上我的全人”？你自己能做多少，自己有几斤几两你自己是知道的，“这个本分给我，我能做多少，我能做成什么”，你是清楚的。你是在本分上用尽你的浑身力量，把它做到最好，最后能做到什么程度，是不是能达标？能达标有心志做就做，你失去信心没心志，那你就直接说出来，咱不要在本分上撒气，你自己选择。（贝贝：……）你掌握不了咱交通的原则？修改文稿把握不住这个度？能不能把握住？什么该改，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你不知道？知道不知道？现在怎么想？（贝贝：现在我就感觉我这个情形也不怎么好。）你情形不好？（贝贝：嗯。）你的意思是你原来情形不好，还是现在情形不好？还是你不想计划情形好？你说。（贝贝：我就感觉我有时候领受也有一些问题，得找一个人配搭，但是白冉是不行的。）你整理文稿需要什么配搭呢？（贝贝：就是两个人一块儿去看，有一个补足。）两个人配搭只能是你整理了别人给你检查一下，

或者别人整理了你检查一下，一篇文稿两个人怎么整理？为难呢？（贝贝：为难呢？）你什么意思呢？你在这儿耍我呢？我问你为难呢？你告诉我“为难呢？”你说的这是啥话？（枫姿：本分，贝贝愿意担，她也能行，她就是和白冉说不成。）（贝贝：就是这个情形。）什么情形？（肖草：跟白冉配搭不来。）（枫姿：贝贝是说这，白冉是说那，达不成共识，两个人就争执呢，她心里就烦，就成了“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我就那么做吧，顺服吧”，她里面就不担当了。）（贝贝：我就感觉整理一篇文稿特别累。）你还没整理，你就说特别累？你那个特别累是什么？（贝贝：因为前两天就跟白冉一块整理过文稿，感觉正常的一句话，不是正常地去交通、去沟通，就是卡得不能往下整理，“你这个不行、不能这么整”。）白冉今天不是立志重新做人呢？（贝贝：本来是她卡着不让改，现在全部都颠倒过来了，都成我的问题了，我就……哎呀……）人家今天不是要重新做人呢？这不是问题。（枫姿：两个人这下商量着共同学，共同去进入。）现在不是讨论这个问题，今天交通了这个，咱以观后效，不光是白冉还有你，要看你变不变，咱不是根据昨天的你来看今天的事。（肖红：那天交通的时候白冉就没听，她是下午才来的这边，她没听就不知道原则。）（贝贝：就是嘛，白冉不知道原则，她还在这儿卡着、卡着。）（肖红：刚才白冉说了你的这几个问题，是你卡她还是她卡你呢？）（贝贝：所以我就说感觉颠倒过来了，我感觉跟她配搭不来。）今天刚和你交通了，你还说在她身上看见你了，这是给你最好的功课，把最好的配搭给你了，这是神的主宰。（贝贝：可是我就感觉两个人在一块儿太累了。很明显的一个倒装句，改了就行了。可是白冉就说不能改，到现在又成了白冉明明看着这个话不通顺，是我不改了。当时我要改的时候是白冉在这儿一直争着、一直卡着说不能去改。）（白冉：咱们都放下自己，如果我放下自己，咱们能不能和谐配搭？你愿不愿意干？我从现在开始，我放下自己，我不做参谋，我重新开始做人，还是以你为主，我今天就是配合，我打出来以后你检查。）（贝贝：不是这个。）（白冉：咱们不要卡到这个上边。前两天也许我的情形也不对劲，我也不正常，我用这种态度对待你，没有去体谅你的感受。但是那两天你的情形是明显的不好，谁说什么你都听不进去。咱们从今天开始，过去的事不提了。咱从今天开始重新做人，我有这个心志，我愿意重新做人。如果配合一段时间你觉得我做

得还不行，你再把我踢了，我都接受。咱今天在神面前呢，我不是说因为今天在这儿聚会呢，我就说这么一句话。可能我给大家造成了伤害，我也确实看到了，这个恶是我自己的性情问题，但是我愿意在这儿面向神有一个真实的悔改，我不希望因为这个事情给工作造成拦阻。）贝贝，你现在什么意思？（贝贝：上次交通完以后，我想着能找一个人跟我一块儿去整理，跟我一块儿去把关。这样两个人在一块儿，互相补足，取长补短，这样对我也是一个保守。但是我发现跟白冉在一块儿配合的时候，不是说两个人怎么去补足，怎么去完善，好像是我说个什么，她就总要把我打倒、打败，所以我就感觉特别累。如果要是让我担、配合这个本分，得找一个能跟我一块配合整理的人，稍微懂一点之前的整理文稿的原则，能共同地去配合。两个人在一块儿，他能补足我缺少的一方面，这样去把关，对我是一个保守。白冉虽然在文稿上面也能理顺句子，但是感觉帮不上多大忙，而且还打个不停，还老要把我的给否了。）我现在不是说白冉的问题，我是说你呢，你的意思是什么？你的意思是有白冉就没你？有你就没白冉？你是信白冉还是信神呢？我是说你怎么对待这个本分，你怎么看待这个本分，而不是拿上白冉来衡量你的本分。我说了这些话，我的意思难理解呢？（贝贝：不难理解，本分肯定要配合呢。）配合，这仅仅是个配合。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你对这个本分是什么态度？你的心志是什么？这和配合没有任何关系。（贝贝：心志就是尽上全力，力所能及，该整的都得整，就是这。）这是心志？（贝贝：嗯。）心志就是力所能及的两句话？（贝贝：就是尽我的全力，我发现的问题肯定都得改。有不明白的，自己不确定的就问一下。）我今天跟贝贝交通了半天，我看好像有点白交通了，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温朵，今天交通的这些在她身上起不起作用？（温朵：现在交通完以后应该是扭转过来，尽力地往上够。）那她现在扭转过来了没有？（温朵：现在感觉她有气无力的，“你让我直接说我能把文稿整得十全十美，我说不来。但是我怕我自己整理文稿上出现偏差，我得担这个责任，或者是受到神的惩罚、审判。要是有一个人能辅助我，然后发现我的问题，这样的话我的罪责也能少一些。”感觉她的心志不是很大。）（肖红：她就是不担当，不是说有心志就行，因为给你的责任就是你负责，你不管找谁配搭，他都是个配搭，他只是帮你的忙，但是主要责任还在你。你里面没有这个心志，不是说“我今天知道我错

在哪里了，我现在有心志去往上够！”不管谁跟你配搭，还是以你为主，不管谁跟你配搭，他就是检查一下，他能妨碍咱什么事，主要是你的态度。你没有真正的从这个交通里认识达到果效，“我这几天确实在拿把，我现在知道该怎么走了，我现在不拿把了，我重新开始，我原则也懂，我什么也懂，我求真求细就没什么问题。”按说这样做就没什么问题了，就不需要说“我还有什么不会，给我找个配搭”。不管是哪个人和你配搭，最后是你把关，你尽到你的责任，你的态度对了就行了，不是说他们，他们是个辅助，跟他们没关系。你现在是要找个替罪羊，“这文稿是我俩检查的，你只找我？他也检查了，又不是我一个人检查的，别到时候有错误了，你又抓我把柄”，你要是这种心态，那就是不担当，那就是不想负这个责任。咱这会儿说的是不管谁跟你配合，都是以你为主，就像白冉和你配合，是不是也是个辅助呀？出了一切问题还是你的责任。就像我现在作的这工作，出了一切问题是不是还是我的责任？不管哪个人辅助，责任都是在我呀，我不能说“得再找个人替我把关”，这存心、目的就不正了，这是不是为了推脱责任？这些问题按说已经解决了，没有问题了。）

我交通了半天，我以为达到果效了，可后来听了贝贝这两句话以后，我看到她还是原来那个样。我刚交通完的时候，贝贝似乎很清醒，十分钟以后还原了、复原了。（肖红：贝贝走的路不对。）我在贝贝身上看不到信心。贝贝，你嘴上说“我原来拿把了”，可我看见你现在依然是在拿把。贝贝没有说，“今天我听了弟兄的交通可是明白了，我以前走的就不是信神的路，我以前走的是拆毁的路。我跟随弟兄，是拆毁弟兄的工作，是贬低弟兄，我得有良心理智，我得还报，今后我宁可累死牛也不能让车溜了坡，今天在这里的有些什么人呢？就这些人，我要尽我所能，竭尽我的全力，我尽力去整理，哪怕我多整理两遍，哪怕我整理完了以后，让温朵再给我看看，让其他人再给我看看，我多复查两次，做不到完美，争取完美。我不能受这个辖制，我从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来。”我没有看见你有赎罪的意识，没有看见你有认识自己、恨恶自己的意识。让我看见的是贝贝拿把，想退去，最后没法说，不好意思说，只能找个借口，借用白冉作为突破口。你拿上白冉的过去说什么事呢？今天又是新的一页，你告诉我“白冉昨天怎么怎么了”。而且白冉还在这儿坐了个低凳子，她还告诉你以后要怎么

做，她还有心志做。在白冉这儿，我看见她有个信心、心志，不管明天怎么样，她现在还是有信心、有心志重新做人的。可在你这儿，我看见你没有重新做人的心志。我在你这儿，看不见你今天得着真理了、明朗了、有路了，“弟兄又给了我一次机会”，按说应该是种感恩，是种高兴喜乐，可我看不见你高兴喜乐。我也没看见你今天看见了自己所走的路感到害怕、惧怕、恐惧，感觉有对不起的一种难受、痛苦。我看不见你高兴，看不见你痛苦，我只是看见你闷闷不乐，消沉对抗的一种态度，这就是贝贝。（肖草：交通了一天了，那会儿我还看着她，觉得她这下是明白了，知道自己是拿把了。然后这一会儿，越看她，才感觉到她之前是拿把，现在更是拿把呢。让我感觉到的就是有一种，“你让我担当这个负责人，但是我还得把我自己端着，你还得给我再交通，你还得再哄哄我，你还得再怎么怎么，你得给我个台阶下。”贝贝还得要个这。到最后“你要这么说那我就怎么呢，那我就这样继续干吧。”我看到的反而是这个。）（肖红：是。）贝贝，你要拿把，我就不说了，不用你了，你不用刁难我了。我今天上午就说了，你不要刁难我。虽然我再三和你交通，但你也不能把我的交通当成是一种无能的表现，把神的性情当成绵羊。你没有一颗感恩的心，反过来你还是这个态度，感觉有点故意刁难一样。（肖草：对，就是有这种感觉。之前贝贝好像也是这种态度，现在看着更明显一点。她这一方面挺严重的，就是老得把自己给端起来，让别人哄着她去做。这是我看到她的这方面。）你来这儿尽本分，你是尽一个受造之物的本分，你是为自己预备善行，你不是给谁尽本分，你不是在伺候我，所以说，我也不巴结你，我也不强求你。神是广施怜悯深发烈怒，神的爱是浩瀚的，神的爱是硕大无比的，但是你不要把神的性情当成了绵羊，神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我不强求你，你自愿吧。

贝贝，你有什么话要说吗？有什么计划吗？（贝贝：配合。）你直接说你的心意吧，你谈谈你自己的心意，谈谈你自己的意思。我不刁难你，你也看见了神喜欢诚实人，咱不需要伪装，不需要掩盖，直接说，直截了当。（贝贝：就是不想跟白冉配搭。）我现在问的不是你和白冉配搭不配搭，我是问你其他的，你跟我说的是我不要的，你跟我说这个干什么呢？（枫姿：你担不担这个本分？）（贝贝：本分担呢。）（枫姿：担本分你得有责任、有心志呢。）你说这些话只是找

了一个话题，找了一个借口，你的真心话并没有说，咱说实实在在的心里话。一个人要尽什么本分，不会因为他有一个什么配搭就影响了他尽本分的心志，影响他跟随神的心志，任何条件都不是人背叛神的理由，任何条件都不是人在本分上撂挑子的理由，所以你说的这些都不是根本理由，而是一些借口。（贝贝：我就想着，我之前就作了那么多恶了，现在害怕我再整错，再作下恶。）你害怕整错，那和白冉有什么关系呢？（贝贝：因为现在得赶紧往下发文稿呢，所以就得赶紧往出整理文稿呢，但是整的时候就涉及大的原则性问题了，比如半截子话、层次……，这些就是大的原则性问题，还有口误，容易让人起观念的话，这些都得改，但白冉就总是在一些表达上卡，有的时候这样表达也行，那样表达也行，但这些小的问题在白冉那里就过不去。本来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心安静下来去整理的时候是比较难的，然后再有一个人在一些小问题上总是说说说、卡卡卡，时间都浪费到这些上面了，就感觉发一篇文稿特别慢、特别费劲。到时候文稿没发出去，又延迟了，这个性质就是上次弟兄交通的人体系统的例子，血液不能及时地供应到身体的各个位置，最后导致的就是人晕倒了、休克了，这也是拆毁神的作工，就感觉怎么做都是拆毁神的作工。）别人给你提意见是好事还是坏事？（贝贝：是好事，但是她说的那些问题好多都是表达上的问题，本来就是这样也行，那样也行，可她就非得卡着，非说不行，“你这样改行不行呢？你问问肖红吧。”非要让问一下肖红，时间都浪费在这些上面了，就感觉发一篇文稿挺慢的。因为检查文稿的时候有好多问题不是检查一遍就都能检查出来的，得心安静下来，反复地去推敲、去揣摩、去看、去检查，有时候稍微一走神，有的问题就漏过去了。就像我那两天，看着人在这儿整理文稿，思想就老跑、老走神，就安静不下来。）（肖红：白冉给你提的这些意见，对你整理文稿有没有帮助、有没有益处呢？还是胡搅蛮缠呢？）（贝贝：有好多话就不是特别重要的，白冉就非在那儿卡着。）（肖红：哪一个呢？）（贝贝：比如我给你发的好多话，有一些是颠倒词，我就把那些词调过来了。白冉就说，“你这样调我不知道行不行”，让我问你呢，非让问不行。）（肖红：这不是已经说了吗？这不是以前的事吗？）（贝贝：可是我又觉得，要是这样的话就是枫姿说的好像又是不让人家监督似的，弄得白冉又不敢说了。反正我也挺纠结的，我也不知道我这是什么情况。）你那会儿刚说了“我怕出

错”，现在你又说“我怕人监督”，那你究竟是怕人监督，还是怕出错呢？（贝贝：怕出错是说怕出一些大的原则性的问题，但是白冉就是卡一些小的话。）如果确定有一些小的话就是有问题，那她能找出来是不是就是好事呢？（贝贝：就好比“啥”，她就非要改成“什么”，就这些话。）“白冉非要改”和“人家找出来的话确实有问题”，这是两码事。如果白冉确实找出问题了，你是不是该改？（肖红：比你这个还完善，改了也行呀。）不是也行，那是必须得行，这是在见证神呢。如果白冉是在找茬，这不是还有可可呢？让可可说一下，在中间做个裁判。（贝贝：因为现在对音频的时候，她们就听错了，我听着这个音，可白冉听着就是那个音，可可听着也是那个音……）现在不是听音，是让你整理文稿，你听什么音呢？你整理文稿这句话通顺不通顺，这个意思表达清楚了没有，这和你听音频没关系呀，因为现在已经翻译成文字了。（贝贝：她们翻译成文字有好多就是听错的。）那是不是特殊情况呀？（贝贝：一篇就有好多好多“特殊情况”。）你整理文稿呢，她们听不清，你听清了也行，如果你也听不清，她们也听不清，那把音频拿过来让我听，这难吗？这是问题吗？（贝贝：不是。）咱整理了几年文稿了，最后这成了问题了？整理了几年了，我的话也听不懂了？

（肖草：贝贝的意思是“要是得快速地发文稿，就别让白冉她们卡到这儿，本来就不是问题在这里说成问题还说上半天”。）如果不是问题那绝对不能说成问题，这是肯定的呀！如果白冉能把不是问题的说成是有问题，你不就抓住她的把柄了？这不是好事？（贝贝：我的嘴就说不过人家。）谁让你用嘴说，用事实做出来。（贝贝：我这话还没有说出来呢，白冉的话“哒哒哒”就过来了。）贝贝这是说的什么话？“我这话还没说出来呢，白冉的话倒‘哒哒哒’地打过来了。”她说这话的意思是什么？“我不是人家的对手。”是不是这个意思？（白冉：对，她就一直卡到这儿了，就觉得我在挑毛拣刺，所以说我给她提的建议，她就特别难接受。昨天下午还好，我们在一块儿沟通还是可以的，咱们不管怎么调整语序，主要是为了把文稿整理明白。可之前贝贝就不让调整，不让动。）（贝贝：是你不让调整还是我不调整呢？）（白冉：咱这个翻篇了，从明天开始咱们好好配合行吗？）贝贝，你说白冉说的这些话对你是不是一种羞辱？你丢人不丢人？你作为文字组的

负责人，白冉是过来的一个新人，才两天的时间，你就把她定规了，我有没有用两天的时间就把你定规呢？我要是在两天的时间里把你定规了，你早就被开除出去了。我定规你了没有？我给了你多长时间让你悔改？给了你多少次悔改机会？（肖红：白冉是你生命进入的需要。）今天刚刚交通了，这是神的主宰安排。你光想着你的话能把白冉压住，白冉的话不能把你压住。你说着说着就把真话说出来了，“我的话还没说出来，她的话‘哒哒哒’就把我给打住了。”让你把文稿整好呢，你是在这里争谁说话占上风呢！贝贝，你的心在哪里？（袁园：贝贝是要比试，她想说了算，可是现在她说了不算。）那你说今天有个人卡着你，让你说了不算，这不是好事吗？（肖红：这次是专门让白冉过来的，因为这是你生命进入的需要。）（贝贝：那你说要是这样的话，整理文稿总是这样说半天，卡半天，进行不下去，那不还是整理得太慢吗？）现在的问题不是快与慢的问题，现在说的是你整理出来的文稿必须得是见证神的。如果你发出来的文稿不是见证神的，那白冉必须过来拦阻，不能让你作恶。如果你发出来的文稿是见证神的，白冉起来拦阻，那她就是拦路虎，那必须把这拦路虎取缔，这不是原则？你在这儿几年了，你怕一个拦路虎过来拦呢？（肖红：白冉才来两天，她知道什么？她打岔，你把她打下去。白冉说的对你有益，你接受。）你为什么胆怯害怕呢？心里有鬼？（肖红：你害怕什么呢？）（贝贝：我感觉白冉说话老是带着定罪的口气，她说那些话的时候，我脑袋还得想半天，我到底是不是……）这不就行了嘛，因为你就是这样说别人的，你说肖草的时候，肖草就是想半天也给你回答不上来。你说那些话，肖草感觉到的就是你对肖草的定罪，肖草的病从哪儿来的？（贝贝：我那几天都感觉我的心脏也不对了，我才知道人家肖草的心脏难受是让我给气出来的。）那你该反省认识一下自己了吧？肖草在这儿待了三个月，白冉在这儿才待了三天，“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怎么说也不公平呀。（肖红：最少也得在一起待三个月。）（贝贝：我就感觉跟白冉在一块儿太痛苦了。）（袁园：因为你做在别人身上的太多了。）

神的公义性情你应该领受、应该体验一下。（白冉：你们知道贝贝那天说了个什么吗？她说，“别人谁也没有揭露过我，就是弟兄揭露我。弟兄说话的时候，是循循善诱的那种，你说话是噼里啪啦就来了，我

接受不了”，贝贝是说这呢，她就卡在这儿不敢让监督，她怕身边有个钉子。我说，“你这些话不对吧，改得意思变了”，然后贝贝说，“对着呢呀”，我说，“真的不对，你再反复地念一下，意思变了”，她说“不行就发过来”。我嘴也快，这确实也是性情问题。但是你看在坐的这些人，谁敢说贝贝？贝贝把谁都要打下去，谁都没话说。就我那嘴“嘚嘚嘚”，她有问题我看出来我就敢说，所以她说跟我配搭不来。那你跟别人配搭，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咱是要解决主要的问题呢。）“所以你一说出这句话，我就害怕。我为什么害怕呢？你想作王掌权呀！我身边不敢有个探子看着呀，让探子给我汇报了，怎么办呀？”贝贝，你想干什么呢？（贝贝：那要不就……）（袁园：你现在就不用选择了，顺服就行了，还讲什么条件呀！）（枫姿：顺服，担责任，担这个本分。）（袁园：其实给你摆上白冉真的是挺好的，就是因为你太狂了，没人能管得了你，就是你一个人说了算，所以就得来个人压一下你。）贝贝的要求太高了，对别人要求可高了，对自己要求可低了，这就是人信神的卑劣行为。（肖红：你看神为了拯救你，给你安排了一个多好的配搭，这是神精密的计划！）“多好的配搭？不管咋，你不要让我灵受苦！”（肖红：只有这个配搭能让你性情变化，这不是神对你的爱？绝配！别想着逃，别想着按你自己的意思找别人当配搭。）你不是感谢赞美神，把荣耀归给神，还在这里埋怨呢。老想称王称霸，这是不是应验了神的话呢？神说过，有的人来信神就是想来作王的，“我作不了王，我信神还有什么意义呢？”是不是？（贝贝：不是。）你今天的表现就是，“你要是让白冉在，你就别找我；你让我在，就别让她在”。这不就是来作王的？“你让我来这儿，我就是要作王，你不让我作王，你说我信神还有什么意思呢？”不就是这个吗？

（贝贝：其实我真实想说的是让别人配合也行，我在后边帮着整，这是我心里真实的想法。）帮谁呢？（贝贝：温朵也行，袁园也行，她俩都行。）贝贝想看看袁园的笑话，“来，你试试，不要在那儿说风凉话”。（贝贝：不是，真不是。）人太邪恶了，把神的高抬当成什么了？（肖红：贝贝，还是不做？真不做吧？怎么想的？）“你们早就知道我怎么想的了，还问呢？我就是白冉在，我不在；我在，她不能在。”咱从开始就交通了，信神是来得命的，是吧？你看贝贝要命不要命？（不要。）她信神不是要命，她要的是地位。得命，命就是顺服

神，顺服在哪儿？顺服神的心意。那神的心意是什么呢？刚才都说了，治你就得靠白冉，这就是神的心意。那你的心意呢？“有你白冉在，就把我治住了，我不能让你把我治住。”（贝贝：顺服，配合。）咱每天信神就是得命呢，得命就是在神摆设的环境中，寻求神的意思，顺服神，这是不是你每天应该寻求的？贝贝寻求不寻求？她不寻求神的意思，她寻求的是她“父亲”的意思。“我怎么才能有位置呢？我怎么才能得享受呢？”（贝贝：你说我以前作了那么多恶，我就在想……）你作了那么多恶，今天还不赶紧悔改、还不赶紧赎罪？（贝贝：可是……）“可是我要是赎不了罪呢？我要是不赎罪呢？”（贝贝：我要是赎不了罪……）你问问尼尼微城的人，“我从宝座上下来，我披麻蒙灰悔改了，神要是不承认了，我不是就白悔改了？”是不是这个意思？“我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我好不容易今天有了这个位置，你让我下来。我下来了，结果圣灵没看，最后惩罚我了。与其惩罚我，我还不如在‘宝座’上多坐两天呢。”（贝贝：我知道了，不用说了，我把我的地位献上。）世上五毒俱全的那些人常说一句什么话？“今朝有酒今朝醉”，是吧？还说什么呢？“我还有什么恶事没做，我要做完，这样就不枉活此生了，不白来一回。”这是不是他们的名言？世上那些作恶的人，要枪毙他了，问他后悔不后悔？他说什么呀？“不后悔。该做的我也做了，该享受的我也享受了，别人没享受的我也享受了，别人没做的我也做了，我没有白来这一回，满足了。”听过这些话没有？（贝贝：嗯。）那你刚才说那些话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想不白来一回？信神的人是说什么话呢？不枉活此生，是吧？（贝贝：不白活一回。）不白活一回，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而你成了世上的人了，“不白来一回，既然来了，我就该享受什么享受什么，该作什么恶作什么恶。”你现在还在担忧，“我以前作了那么多恶，我悔改了，万一要是弥补不了，我就白悔改了。要是白悔改了，那我还不如继续作恶，反正已经作恶了，作恶肉体是多么的享受。”（贝贝：我就在想，上次你给认真交通的时候说认真失去圣灵同在了，不害怕，没有羞耻感。我也在想，我现在估计也走到那个境地了，每天就这样能尽好本分？整理文稿呢，这可涉及到所有弟兄姊妹的生命进入了，要是整理不好的话，真理整成谬理，这可完蛋了。）你尽力去整理文稿，还能失去圣灵作工？你要是在整理文稿上和我拿把，你还能有圣灵作工？神还能给你圣灵作工让你和我拿把？你要是竭力去见证神，

与我合作，圣灵能不在你身上作工？（贝贝：那我还是必须得配合。）真悖逆呀！“说了半天看来我还是得配合”，你们说她的心邪恶不邪恶？（邪恶！）她心里想的就是“我和你拿把，圣灵还能在我身上作工”，邪恶不邪恶？你和我拿把还想有圣灵作工，有邪灵作工是真的！你还能有了圣灵作工？你要是和我拿把，邪灵是不是上身？（是。）邪灵不上身谁敢和我拿把？还没有人敢和我拿把！你要是拿把，最后邪灵上了身，你还想怎么呢？贝贝的心也恶了啊，是吧？（嗯。）又邪又恶，是不是？（贝贝：嗯。）你这“嗯”后面是句号还是问号呢？（贝贝：还没有认识到。）你刚才说的那是不是恶？（贝贝：嗯，是恶。）你想拿把的这个心一直没有从你身上挪去，是习惯性的，手到擒来，还是计划好的？（贝贝：昨天说要聚会呢，后来我听白冉说温朵也过来呢，让肖草也过来，我就想着是不是要重新选举一下呢？）你知道人家准备重新选举，也不说“我可得悔改呀，我可得挽回”，还继续拿把？（贝贝：这是拿把吗？）你说？（肖红：这是神对你的爱，按说就咱这些表现是不能用了，但是给你一个机会。真是不用你了，你不就完了？是不是就被淘汰了？你认为这是好事？）（贝贝：我也能打个字。）（肖红：你认为这样能行？不要这个机会了，是吧？说清楚，真不要就不给了。今天就是硬恩待你呢，怕你在这方面失去这个机会。不是说她们确实做不了，不是这回事，就是硬给你机会呢。你听明白了，认识自己拿把了，就再给你机会。）你要是不愿意也不强求，即使说你素质比她们好，她们素质比你差，但是你要拿把，那也不可能用你这个素质好的。神不要死人的见证，我给你交通得这么透亮，你现在还要拿把，那你说你还是信神吗？你就不是信神的，你就不是神家人。今天刚给你交通了，那就是外邦人，交通到这个程度了，直到现在，你还敢拿把，还想拿把，那你说我还培养你干什么？（贝贝：怎么就是拿把呢？）卖缺货就是拿把，物以稀为贵。

（贝贝：我觉得温朵和袁园都差不多。）现在不是说她们行不行，我只是看你拿把不拿把，我看的是人的态度、观点和心，你的心在哪儿？（肖红：你不做了我就重新安排，就这个意思。一直给你机会，你要是确定不做了，“我确实是不做了”，我就重找人。）就和认真一样，认真在作工上比你强，是吧？（贝贝：嗯。）后来还用认真吗？

（贝贝：不用了。）你拿把我怎么用你？（肖红：是啊！）你过来做了两天，你又要拿把，那我还能用你吗？我肯定不能用一个拿把的呀，你再这样拿把，我就培养另一个人就行了。（肖红：是啊，就这个意思，你要觉得不合适，咱就不说了。我是看你认识到了，给你一个机会，就这个意思。你要是觉着不合适，咱就找别人，这个不用你操心，真不做了，咱就重新安排。）神家和世上不一样，在神家要的是人的一颗心，要的是人的良心，你配合到哪儿神拯救到哪儿。神要的不是恩赐，恩赐是你送来的礼品，如果你有恩赐，还不想给神家送礼品，那神家不强求。你来拿把，神不会让你得逞，因为拿把就是要挟，我不可能让你要挟住我，你就是难为我，神能让你难为住我呀！在神那边是取之不尽，用之不完，谁能拦阻了神的作工？今天给你这个本分是给你一个悔改的机会，是给你一个蒙拯救的机会，并不是说我非得求你尽这个本分，这个不存在！我一直以来对你的态度是一种什么态度？我对你的态度是“宝宝贝贝”的态度，一直是觉得你信神时间短才给你这个态度，我给你这个态度你觉得我这个人就怎么了，我这个人就是好戏弄的？你看不见神的威严，你不宝爱神的卑微，你和保罗一样，你只是害怕击杀你的神。如果神显一个神迹奇事怎么样？你还有要求？还有条件？你这样神不要。咱以前交通过这个本分是怎么来的？是因着神的作工才有了本分，本分是神与人之间的一个桥梁。有了本分你才与神挂了钩，你没有本分你与神就不挂钩，也就是说你没有本分就不存在有生命进入，所以说，本分就是人生命进入的一个工具。好比说神让挪亚造方舟，神造了万物，神造不了一个方舟？还非得用挪亚造呢？让挪亚造方舟，神只是借着挪亚造方舟看挪亚的心呢，看挪亚能持守神的话多长时间，看挪亚能不能把神话当神话待，神是要看挪亚的态度、观点呢，并不是说非得让挪亚去造方舟。（肖红：算了吧，不用你了。）你看有的人犯了过犯以后，要取缔他尽本分的资格的时候，人是一种痛苦，不敢让把本分取缔了。取缔本分意味着什么？连效力的资格也没了，你还敢让把本分取缔？一般人如果犯了罪，神要取缔他本分的时候，或者祭司弟兄取缔他本分的时候，他着急不着急？害怕不害怕？（害怕。）他着急、害怕，“我怕这次把我的本分给取缔了，我得赶紧表现表现，还得求告求告不要取缔我的本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以后好好干、好好做。”他得表现一下，有个悔改的态度，哪有人作了恶了，最后还在本分上撂挑

子，“你可不能在本分上严卡我啊，你要是再严卡我，我可不能保证能够达到百分百完美，你要我保证达到完美，我做不到，那你就另找别人。你要是不让我保证完美的话，那我就做。”这是不是一种要挟？你说在祭司弟兄那边如果有人敢说这句话，祭司弟兄怎么对待？就不要说这样说话了，只要你犯了罪，祭司弟兄立马就不让你尽这个本分了，你要尽也不让你尽了，更别说尽本分敢有这个态度了，一脚就把你踢出去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跟随神时间一长，熟悉了就危险了。为什么说危险呢？咱看原来跟我在一起的小白怎么样了？还有天天、小苗，什么原因？咱今天不是在她们身上吸取教训。她们想干什么呢？她们在我这里是不是想卖弄卖弄资格？想让我同情、可怜？更主要的是想在我这儿撒撒娇。在我这儿能撒娇？撒娇不是把你自己给杀了？本来恩待了你、宽待了你，你应该是感恩，你不能因着我宽待了你，你就感觉好像我和你关系好一些，或者是觉着你跟随的时间长了，我和你的关系不错，然后你就可以撒娇？因为认真来了冷淡了你，你就开始痛苦、难受、撒娇，等待着我去安慰？咱做什么了呢？就得让我去安慰你？你不是拿你的悔改去弥补你的过失，你犯了罪不悔改，还让我给你安慰，你说我能够违背神的意思？你做了这事，我去安慰一个与神对抗的悖逆者？谁同情撒但都要把谁打成撒但，打到撒但的一边！咱不是走成功之人的道路，走的是失败之人的道路，那不更是失败有余吗？天天那个时候不也是整理文稿的？最后怎么成了那样的？咱前面说了，人为什么没有良心呢？因为人不去思考别人做在自己身上的，所以就没有良心。你说那个搞对象的人，对象在她身上做了些啥呢？她为什么就爱得死去活来的呢？神说：“据说有的人别人给两块巧克力就动心了，就想跟人家处对象了，就这点儿身量，这是信神年头短的事吗？不见得。”（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什么是合格的尽本分》）人家就给她买了两块巧克力就把她的心给收买了，就放不下了，为什么？吃了个巧克力就开始揣摩人家的心思了，就寻思了，“他心里想我了？喜欢我？为什么他谁也不给就给我呢？”心就开始思念了，越想越多，越想越多，为什么一个巧克力就能收买了你？一个巧克力你就开始想他、思念他，他只是给你买了一个巧克力，你都感动不已，可是神在你这儿作的呢？神给你生命，神供应你所有，你感动不感动？神作在人身上再作多少，你不去寻思神的可爱，你不认识神的可爱，你怎么去爱神呢？你不可能爱神。你信神不

爱神，枉活一世。你信神不管神作在你身上有多大的爱，你不去寻求、不去认识。我给你苦口婆心交通的，我在你身上所作的工作，别人都羡慕、嫉妒呢。认真都嫉妒得宁愿去结婚也不跟了，跑了，结果你还在这儿撒娇呢，还撂挑子呢。认真去追求对象了，在你这里你感觉我把爱给了认真了，你在这儿吃醋了、难受了，你还想回归世界呢。你看不见神的爱，在你身上再作多少，你都觉得是一时的，一晃而过。你软弱了，有时候给你颗糖吃，哄一哄你，你还想咋呢？一直活在保温箱里边？不用说别人，就说肖草，肖草心里是怎么想的？肖草心里服不服？在肖草心里对弟兄怎么看呢？“弟兄偏待贝贝”，心里不平衡。不平衡又有什么办法呢？“弟兄想偏待谁就偏待谁，我有什么办法呢？”是嫉妒，嫉妒里边有恨，但是又没办法说，即便肖草不说，谁不知道？可是贝贝就不知道呀！贝贝还认为我爱的是肖草。“肖草在这儿，我刚打了三个月，你倒赶紧把她调走了，你心里边就向着她。”人心不足蛇吞象啊！肖草，我刚才说得对不对？（肖草：对着呢。）人的心都是一种嫉妒，不去看神作在自己身上的。等哪天贝贝消极了、背叛了，肖草怎么说呀？“谁让你溺爱她呢？这就是你溺爱的结果，活该！那时候让你爱我，你不爱我，你爱她。”你不是在神的主宰安排中去领略神的奇妙作为、看神的爱、认识神的爱。信神就是在经历神的话，怎么经历神的话？在神的话中看见神所作的都是供应人生命、都是对人的爱，你发现了神的爱才能爱神。你不是去发现神的爱，你是看我最爱谁，你说你研究的是啥？这些人都联合起来看我的笑话，认真是搞对象去了，贝贝再这么来一下，看我怎么办，你们都可以啊！神作工艰难啊，人多难蒙拯救啊，一个个都弃绝神的救恩！

417　人悖逆的心太大

你的观念放不下，是你的顺服成份太少，而且没有一点受造之物的样式，并不是因神对你过不去，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与神毫无一点关系，一切的苦楚、祸端苦楚、祸端是人造成的。神的意念神的意念总是好的，他不愿让你他不愿让你产生观念，而是愿意让你随着时代随着时代的转移而更新、变化，而你却不识好歹不识好歹，不是研究就是分析，不是神与你过不去，而是你对神没有敬畏的心，悖逆心太

大，不是神与你过不去，而是你对神没敬畏的心。一个小小的受造之物竟敢用神以前给的仅有的一点点微不足道的东西反过来攻击神，这不是人的悖逆人的悖逆吗？人根本没有资格在神的在神的面前发表自己的意见，更没资格随意摆弄自己那一文钱不值的臭的腐烂的臭的腐烂的文言汇语，更何况那些发霉的观念呢？不更是没有一点价值吗？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认识神现时作工的人才可事奉神》

撒但打发来的差役（十六）

（小鑫：那天我和萧康、萧铭开车去那边，把车上捎的一个东西给摔到地上了。萧康说我跟他发火呢，说我带情绪把东西给摔了。）（肖红：萧康当面跟你说你带情绪把东西给摔了？你就没说话？）（小鑫：我说我没带情绪，没发火，那东西怎么摔下去的我也不知道，他非要说我带情绪。就是这，就是这么点小事。）没有摔坏吧？（萧铭：没有，我感觉没有。）你别说你感觉，你检查了没有？（萧铭：没检查，掉地上以后抬起来就走了。）东西摔到地上了，你也不检查检查？（萧铭：就摔了一下，没有磕到别的地方。）我问你检查了没有？（萧铭：没有。）你不检查怎么知道没有磕到别的地方？要是你自己车上的东西摔到地上你检不检查？当时谁在场呢？（小鑫：我和萧铭还有萧康、韩工。）都没检查啊？韩工也没有检查？（小鑫：没有。）（肖红：小鑫是不是确实就是情绪不对了？是不是情形不对了？）（小鑫：没有。）（肖红：可是刚才你说的话就有问题，你说“就这点小事”，意思是这事太小了。如果咱没带情绪的话，那东西摔下来了，咱应该是一种自责，“呀，我不小心让它摔下去了。”你也不是有意的，谁还有意这么去做啊？谁也不敢有意这么去做。你不小心做了这件事，把东西摔到地上了，得赶紧看一下，看坏在哪儿了。“呀，这是我不小心造成的，我得赶紧看一下坏得有多厉害，我怎么这么不小心呢？我今天怎么能做了这事呢？我是不是哪方面有问题了？”这是不是咱该想一想啊？小鑫，该不该？）（小鑫：当时我就没碰那个东西，我感觉就不是我弄的，萧康非要说是我弄的。）（肖红：那到底是谁的责任呢？你当时看这个责任是谁的呢？是萧康？还是韩工呢？）（小鑫：按道理说是在车上的人的责任。）（肖红：谁在车上呢？）（小鑫：我在车上。）（肖红：我还以为是别人呢，还是你。咱就按正常道理来说，你今天就是在社会上给别人帮忙帮成了这样，咱心里都会想：“呀，你看我今天给人家帮的什么忙啊？我帮的是倒忙。给人家帮忙帮成这了，这到底摔坏哪了呢？”自然地咱都会有个想法，都得考虑考虑、想想，确实是自己有问题，咱不能做了这个事以后还有理呢，“就这么点小事嘛，怎么倒成大事了？还向上反映呢。”你看咱这态度是什么态度，你别说别人说你情绪不对，你说就你

这态度，你的情绪对不对？你给别人帮忙帮坏了，也得看看坏在哪儿了，“我检查一下，太对不起人家了”。你给人家帮忙帮了个倒忙，“我对不起人家”，得有这个想法，感觉自责，得去看一看，得给人家说句话，“你看我给你帮忙帮成这了”。何况咱们今天回来还没有主动去说，“你看我今天干活儿干成这了”，咱没有自己主动说，别人提出来了，咱还觉得：“呀，就这点小事……”，你说咱这做的是什么吧？咱信神还知道最基本得学做人呢，是要越来越会做人呢。先不说信神该怎么做人，就是在世界上做人都不是这么做的。还有萧铭刚才的表现，还反问呢，“是谁说的？”）他反问的意思就是：谁报告的呢？谁打的小报告呢？（肖红：看看咱流露的这是什么呀？咱跟外邦人一样。）还要报复呢？（萧铭：没有没有。）你听听这话，这不是准备报复是什么？（肖红：小鑫还说：“这跟情绪能联系上？”你看咱的这些表现，都比不上社会上的人，社会上的人一听这话，“这说的是什么话呀？”不管怎么样，咱都有责任，那是咱家的东西坏了，摔得歪了，这是人家反映上来的。但是我看见萧铭来了也没有主动说“我们今天去那边把咱的一个东西摔地上了，我们怎么就能做下这事呢？”里面有亏欠，他得主动先说，别等人家说出来以后咱还理直气壮的，眼睛瞪得比谁都大，这是什么呀？）

萧铭，这还是让你和王意负责这方面呢，王意不在，你一个人负责呢，你还又在现场，结果东西掉地上了，你连检查都不检查，这是什么性质？我想想都感觉害怕。咱今天建造国度呢，我跟你说过，国度里面的景象是什么，咱现在的景象是什么？国度里面的景象是神话执掌王权，那咱在这里尽本分得怎么呢？不能和在自己家做事一样随随便便。你给自己家做事都不能是随随便便的，可咱在这里呢？连在自己家都不如，要是在自己家，自己家的东西摔到地上了，你能不检查检查？咱这是干什么呢？伺候日本人呢？即便是应付糊弄、欺骗，也得应付应付啊。我把这方面的工作交给你们管理呢，你们怎么管理的？东西掉下来了，你们连看都不看，有没有摔坏你们也不知道。（萧铭：没有摔坏。）你没检查怎么知道没有摔坏？（萧铭：哎呀，弟兄，我真看见了就没摔坏，就是外面挨着地了，歪了一点，别的地方没摔坏，我不是一点都不检查。）今天他们拿过去直接就要用呢，你说没摔坏，你检查内部结构摔坏了没有，你检查这个东西还能不能

用了没有？（萧铭：这个不知道。）摔地上了你们也不检查，等他们用的时候才发现是坏的，不能用，说什么呢？不管它有没有摔坏，你没检查，这是个什么性情？什么态度呢？有东西掉下来了你都不看看摔成什么样了，而且是四个人没有一个人去检查一下。

萧铭，你跟认真回她家了？（萧铭：没有回她家，就带她办了一下身份证。）你们说的是办身份证呢，下午就回来了，结果你带着认真早上九点走了，晚上九点多了才回来，下午回不来也不打电话说一声？什么性质？晚上太阳都落山了，八九点了他们也找不见人。你们说的话都好听，说是要两个人扶持着进国度呢，这怎么扶持着进国度呢？连最起码的人性都活不出来，那么晚了回不来，不知道别人会着急？“这人去哪儿了？”别人是不是要担心？萧铭哪年信的神啊？（萧铭：2017年。）2017年才信的？（萧铭：嗯，2017年后半年信的。）以前没信过？（萧铭：以前算是听说，挂名信，但是不在乎。）2017年在教会里过教会生活了吗？（萧铭：之前上班呢，也就是周六、周日的时候听听。）你在教会待了多长时间？（萧铭：待了一年多。）2017年进了教会，2019年接受了国度建造？（萧铭：嗯。）《话在肉身显现》看了多少？（萧铭：看了一点。）看了多少？三分之一？（萧铭：不到三分之一。）那跟上国度建造以后看了吗？（萧铭：就是跟上国度建造看了这么一点，之前就没看过。）那你知道信神是在干什么吗？（萧铭：知道。）你说说，信神是在干什么？（萧铭：追求能活下去。）信神就是追求活下去，怎么才能活下去？（萧铭：当条听话的狗。）当条听话的狗，这就是信神呢？信神就是来当狗呢？你这话是彰显神吗？彰显神、荣耀神就是让人成为狗呢？（萧铭：做人、行事、敬拜神，这都是在当狗的基础之上。）先得做个真正的人呀！2017年到现在几年了？六年了？（萧铭：嗯。）五、六年正是高峰期，正是最有劲的时候。现在信神是不是感觉有点冤？（萧铭：不冤。）有点倒霉？（萧铭：不倒霉。）那是什么？（萧铭：幸运。）幸运，那你宝爱吗？（萧铭：比之前宝爱。）历代以来抛头颅洒热血为神献生命的使徒，他们都没有得着这样的福气。神作工三十多年了，即使是在教会建造时期跟随神的人，有几个得着了这样的福气？你没有经历教会建造，一来就跟上了国度建造，这对你是多大的高抬、多大的怜悯？咱该怎样珍惜？咱不知道是不知道，现在知道了、

认识了，该怎么走？你该怎么走，看见了吗？咱进来得迟，所以咱应该比别人下的功夫更大，受的苦也应该更多，赶紧补足。可咱做的这是什么？咱得了这么大的偏得，得还报。你有没有还报的心？（萧铭：有。）怎么还报呢？（萧铭：先从尽本分开始。）怎么尽本分呢？（萧铭：把心投入到本分上面。）你们听听萧铭说话的这声音，这是什么声音？（萧凯：无可奈何。）有气无力、无可奈何、被逼无奈，这是不是还报的态度？是被迫还是还报？（萧铭：还报。以前是被迫的，现在是还报。）可你刚才那个声音、那个口气是什么？（萧铭：你不能以那个声音为准。）那以什么为准？（萧铭：以我的行动为准。）那你说说你的行动。（萧铭：呀，我就……）你不说行动我还不气呢，你一说行动这不是火上浇油？你说说你的行动，你就是这样还报呢？（萧铭：这……）我怎么对待你的？你怎么对待我的？你怎么还报的？你的还报就是从跟随到宣战？咱上次交通了以后你怎么认识的？你谈了认识以后，谈心志了没有？你有没有心志？你也认识到了，也把认识谈出来了，但是只有认识，而没有向上跟随的劲、没有心志，这是什么？只满足于被征服、承认。萧凯这属于什么？什么也都认识了、知道了，但是走不动，也没心志去走，这属于什么？（萧凯：属于刚硬？）“属于刚硬？”还得问问呢！萧铭，这属于什么？（萧铭：悖逆。）怎么是悖逆呢？（萧铭：听懂了不走就是悖逆。）神把荣耀赐给谁就要向谁索取，你什么都认识到了，什么都明白了，看到神作的都是爱，但自己就是走不上来，不愿意立心志。这是什么？“我什么也明白了，就是实行不了”，这是什么？（萧凯：魔鬼。）（肖红：萧凯说的对着呢，什么都明白就是实行不出来，那就是魔鬼，靠边站吧，不说了。）你这个表现就是萧凯刚才说的，刚硬！“是，神你是造物的主，我是受造之物，我是该敬拜造物的主，应该的。我再有什么所爱也不能超过爱神，万物中再大的物不能超越神，人心中的这个‘殿’是神的‘殿’，只能神住。但是……”有时候神让你能够爱一个东西，让你喜欢一个东西，神是要试炼你、检验你、显明你，看你爱它能不能超过爱神。如果说你能够为神献上，献上你的所爱，这是一个顺服的表现，是一个受造之物该有的表现，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接受神的托付。亚伯拉罕能把以撒献上，神不是要他的以撒，神是要看他的态度、观点。但今天我看不到你的这个态度、观点。刚开始你不明白，通过咱的交通，你认识了，看见自己的悖逆

了，咱就先不说你能不能走上去，也就是说先不说你能不能献上“以撒”，就说你该不该有个方向目标？“‘以撒’是我该献上的，我得献上，但是我现在还做不到、走不上去，但我得有个方向、有个心志往前走。”该不该有个方向目标？（该。）你们有没有？（萧凯：有。）真有？还是鼓足勇气说了一下？（萧凯：真有。）“真有”，可咱表现出来的有没有？萧凯，你的见证文章里面有没有？（萧凯：……）萧铭，人家萧凯有，你呢？你有没有？（萧铭：有。）你有？你的见证文章里面写了没有？（萧铭：我就能写到那了。）写到哪了？你的见证文章里面有没有心志？（萧铭：有。）见证文章里面写了什么心志？（萧铭：……）萧凯，应该有什么样的心志？刚才你说你真有心志，我听听你的心志是什么。（萧凯：……）有心志还能说不出来吗？（萧凯：不会表达，不知道咋说呢。）有心志但又没法表达？（萧凯：虽然现在还不能完全放下，但是现在放不下不代表以后也放不下。目前的想法就是有心志去尽本分，尽自己的力、尽自己的所能把本分尽好。）尽自己的所能，尽自己的什么所能？这说了半天说了个什么？我问的是“你有没有心志？”你说的是“我有心志尽所能。”尽自己的所能是不是心志？（不是。）“尽所能”听着好像也是尽上自己的所能了，是吧？可是你这话里有话啊，尽所能怎么尽所能？自己所能达到的是不是所能？我要的是你告诉我你自己能达到什么，你告诉我“尽所能”，你这是不是诡诈人？你给我答案了没有？萧凯说的“心志”是什么意思？“我尽所能，我走到哪儿就是哪儿，这就是我的所能。”这叫不叫心志？什么是心志？（胖妞：有方向、有目标。）有方向、有目标，不达目标不罢休，这叫心志。“虽然我现在软弱，但是我愿意向着这个方向进军，我要想尽一切办法达到。我立心志得立起来，我追求什么就得得着什么。”我问你“有心志吗？”“有！”我问你“什么心志呢？”“尽所能。”萧凯，你说，我不说你诡诈说你什么？有没有句实在话？（萧凯：有。）来，说句实在话。（萧凯：……）你说尽所能，你是尽什么所能？尽效力者的所能？还是尽蒙拯救的所能、被成全的所能？尽什么所能？（萧凯：尽蒙拯救的所能。）立心志了没有？那你说这是不是立心志啊？这算不算立心志啊？（萧凯：向这个方向追求。）哪个方向？（萧凯：就是蒙拯救的方向。）（萧铭：人家要求你得咋呢？“士无贪生之念，将有必死之心”，你得有这样的心志，这才叫心志呢。）现在不是让你立心志，不是让你发誓，

是吧？是说你有没有心志，有没有这个方向、目标。“我现在做不到，但是我得知道，我得有这个心志，得有这个方向、目标，我得知道怎么做。”这是心志。咱原来是怎么做的，现在还怎么做着，你说这是不是心志？你努力往前走了没有？你祷告让神加给你信心了没有？你没有努力往前走，你没有祷告让神加给你信心，那你这个表现出来的是不是就是“爱咋地咋地”？你给人的感觉是不是这样的？咱去认识这个性情，认识咱这个言行举止流露出来的是什么，不管咱能走到哪儿，这条路咱得知道，到最后你走不上去那是你走不上去，不能说我没有给你交通到位。

萧铭呢，有没有心志？（萧铭：有。）什么心志？（萧铭：视死如归的心志。）什么是视死如归？听听咱说的这些话，信神让你进国度呢，怎么你说的信神好像就是让人死一样，视死如归是让你去死，上战场呢，是吧？（萧铭：不进国度不罢休的心志。）实在不实在？（萧铭：实在。）怎么个实在法？（萧铭：……）胖妞，什么是立心志？（胖妞：就是刚才弟兄你说的，有方向、有目标，然后朝着那个方向走。）有勇气、有毅力去背叛它，萧铭有没有？（萧铭：有。）你怎么背叛的？你的见证文章里怎么写的？见证文章里写了没有？（萧铭：好像没有写。）你的见证文章里只是承认了、认识了，承认了这是个罪，承认了自己的悖逆，认识了自己没良心、没理智，认识了自己贪恋肉体，仅仅是认识，到此为止，没有下文了，你说这是有心志还是没心志？写文章的时候没有立心志，生活中呢？生活中有没有立心志的表现？（萧铭：有。）怎么做的？我听听。（萧铭：哪个方面？）你说哪个方面？你装迷糊呢，装得把萧凯都逗笑了。哪个方面？（萧铭：都有。）都有，那你说说我听听。（萧铭：做人追求公平、公义、公正……）我看你又开始跟我说绕口令呀，咱能不能来点实在的？前一分钟还说你写文章写了认识，但我没有在文章里看见你的心志，我说“你在实际生活中有心志吗？我看看你的心志”，你立马倒问我“哪方面呢？”你倒不知道哪方面了，时间长了？忘了？你可会装迷糊呢！咱的那个东西掉下来摔了你也不检查，这刚过了几分钟，咱就糊涂了？神说过，不要为了贪恋一点肉体享受而放弃所有真理。（萧铭：嗯，我知道了。）知道了就完事了？你回答我的问话了？

（萧铭：准备按着你说的话走。）我说什么话了？（萧铭：刚才那句话。）刚才哪句话？（萧铭：没记清楚。）

你立心志呢，我听听你立的心志，我听听你实际生活中的心志。（萧铭：我的心志就是在与任何人的情感中，逼迫自己背叛，不受情感辖制。）逼迫自己？（萧铭：背叛的第一步就是先逼迫自己，逼迫了再往后走那就是自然而然的，那就是主动去迎合、配合了。）我让你说的是你在实际生活中的心志，可你好像有点领受不了、有点听不懂我说的话一样，你说出的话总是和我的问话接不上轨。胖妞，你感觉他说的话和我问的话接不接轨？（胖妞：不接轨，说不到点上。）萧铭说这个心志是逼出来的，我是给你交通呢，我没有逼你。（萧铭：嗯，心志是默许，不用逼，我自己逼自己呢。）我想了解一下你的心志，但我不是逼着你非得立这个心志。（萧铭：我得逼我自己，我得有心志，但是具体什么心志我也说不出来。）“我得逼自己，我得有心志，但什么心志我不知道。”你在这儿逗人笑呢？萧凯，你呢？（萧凯：……）不为难你，咱现在是交心呢，不是逼你呢，因为这个不是抵挡神，是吧？一人一个心志，神按照你的心志来成全你，我是看你的心志有多大，看你有什么心志。萧凯，你有没有心志？有什么心志呢？（萧凯：我的心志就是不受这些事的辖制，反正是有追求的动力……）咱对什么是心志好像没有一个具体的认识，所以答不上来。在某一件事情上看一个人有没有心志，怎么看呢？就像一个家庭里的孩子没有钱上大学，当父母的要干什么？他为了供孩子上大学要砸锅卖铁、变卖家产，甚至能把家里的房子卖了，拿这个钱供孩子上大学，这种情况有没有？（有。）那这个孩子的父母是不是有心志啊？你怎么看见他有心志的？（萧铭：能砸锅卖铁、卖房子。）他砸锅卖铁，甚至能卖房子。房子是他自己住的一个家，他为了供孩子上大学他能够把家给卖了，这是不是他的一个心志？（嗯。）卖房子这就是他的一个心志。他不喜欢房子？他不喜欢有个自己的家？他喜欢，但是为了让孩子念大学，为了孩子的前途，别无选择，没办法，“我要是有钱我还卖房子干嘛”。你从这里看见这个孩子的父母是有心志的人，是有信心的人，这个具体了吧？（嗯。）那你有没有心志？你的心志在哪儿？你为神献上了一根毫毛？还是为神献上了头颅？还是为神献上了所有？还是为神跑断腿、累断腰了？你为神做了什么？萧凯，我

刚才举的这个例子你听懂了吗？（萧凯：嗯。）现在能理解什么是心志了吗？（萧凯：能。）心志是什么？（萧凯：心志就是为了自己的目标、方向而舍弃了多少。）嗯，好，大概知道了。你看彼得和主耶稣说什么呀？“我别的什么也没有，就有一个信、一个爱。”神成全的是有心志的人，什么意思？你只有有心志才能被神成全，没有心志不行。为什么没有心志不行呢？因为信神这条路不是简单的路。咱就不要说信神了，就是念书都得有心志。人做什么事都得有心志，人没有心志就容易走偏，走着走着就走上歪歪道了。他只要有心志、有毅力，方向就不变，就是祭司弟兄交通说的，“有心志的人就一个劲地约束自己，‘不能软弱呀，既然明白真理就这么行！肉体想退回去不行！’有一种人就是这种性格。外邦人说这人犟啊，那是认准一条路，九头牛都拉不回来呀！说：‘你犟啥？别犟，傻瓜！听人劝，吃饱饭。’‘听谁劝呀？听你的鬼话呀？我听神的话，不能听撒但的话。’追求被神成全需不需要点犟劲儿啊？（需要。）”（摘自《上面的讲道交通·110-C-6》）认准一条路，九头牛都拉不回来。萧铭，听懂心志是什么了吗？（萧铭：嗯，心志就是为了这个目标与方向你得……）心志就是你为了这个目标与方向付出了多少，这是不是心志？（萧铭：是。）父母为了供孩子上大学，能变卖家产、卖房子，但一个后妈为了供孩子念书她会变卖什么？（萧铭：什么也不会卖。）她会把她家的土豆、白菜卖了，“我为了孩子念书把地里面的土豆、白菜卖了”，她还出来宣扬呢，这有没有心志？（没有。）萧铭，你献上了什么？（萧铭：……）看一个人有没有心志是看什么呢？（萧铭：看他实际做的，实际付出的。）

约伯献所有，亚伯拉罕献以撒，这算不算心志、信心？（算。）萧铭，你有没有心志？你的心志是什么？（萧铭：先把土豆、白菜献上。）怎么还有个“先把土豆、白菜献上”呢？（萧铭：先献小的嘛。）先献小的，后献大的？（萧铭：嗯。）什么时候献大的？（萧铭：现在。）怎么又成现在了？你不是说要先把土豆、白菜献上？（萧铭：现在不献何时献呢？）现在献什么？现在献土豆、白菜？（萧铭：献大的。）“要不献大的？”考虑考虑、商量商量？萧凯献什么呢？（萧凯：把心献上。）把心交给神，是吧？（萧凯：嗯。）那怎样才能代表你把心献上了呢？（萧凯：时时想着神、念着神。）神

就是让你在心里想着、念着就行了？（萧凯：先以神家利益为重。）来点实际的。你刚才说把心献上，是吧？（萧凯：嗯。）怎么就代表你把心献上了？（萧凯：以神的心为心。）以神的心为心？（萧凯：嗯。）你刚才说了把心献上，咱就单说你说的这句话，怎么就能代表你把心献上了？萧凯说的这句话是不是正是神所要的？（嗯。）神是不是要人的心呢？可这颗心怎么就是给神了呢？神怎么就能得着你的心了？是不是你说这一句话就把心给神了？神要检验工程呢，对吧？怎么检验呢？你嘴上说你要把心献上，你既然要把心献上，那神就要看你的心，看什么占有了你的心，你能把占有你心的东西拿出来献上，就证明你能把心献上。如果说占有你心的东西你献不上，能不能说你把心献上了？（不能。）神看亚伯拉罕能不能把心献上，就看他最爱什么，他最爱以撒，那就让他把以撒献上，他能把以撒献上就证明了什么？就证明他把心献上了，因为以撒就代表了他的心。那萧铭献什么呢？萧铭说“我先把土豆、白菜献上”，那代表什么？（王艳：做样子呢。）（胖妞：代表他没把心献上。）“我的心不能给你，我只能给你土豆、白菜，所以我先把土豆、白菜献上。”萧铭一来就想欺骗，人家是把上好的牛羊献上，萧铭是把土豆、白菜献上。咱就别说给神献上了，咱就说你谈对象，你想娶认真呢，你去认真家给认真她爸拿个土豆、白菜，认真她爸能不能把认真嫁给你？你去她家就拿个土豆、白菜？然后你跟认真说：“我先给你土豆、白菜，等我把你娶回去了，再给你上好的。”萧铭，行不行？（萧铭：……）你这土豆、白菜连个媳妇都换不回来，你拿着土豆、白菜还想在神那里换永生呢？你真以为神好欺骗？萧铭聪明透顶了！萧凯，有路了没有？现在什么占有了你的心？（萧凯：我没觉得有什么占有我的心。）没有什么能占有你心的？（萧凯：嗯。）一个比一个聪明！萧铭是把土豆、白菜献上，现在来了一个比萧铭更聪明的，“我把我心上的东西拿走，现在我心上没有什么了，我没有什么东西可献上。”还用不用献了？“我连土豆、白菜也没有”，土豆、白菜也不用献了，真是高手！咱在这儿是不是装疯卖傻呢？萧凯，你是不是有点装疯卖傻？（萧凯：没有。）没有？你心里没有东西？有没有婚姻？（萧凯：有。）有没有家庭？（萧凯：有。）愿不愿意献上？（萧凯：愿意。）那你刚才说没有？（萧凯：我说的是这些东西辖制不了我。）既然辖制不了你，那就献上呗！神和亚伯拉罕说“把以撒献上”，亚伯拉罕说“神，你不用跟我要

以撒，以撒他占有不了我的心。”用不用表这个态啊？既然不占有你的心，那不就是土豆、白菜吗？你连土豆、白菜都献不上，你还不如萧铭呢，萧铭还知道献个土豆、白菜呢。萧凯，婚姻、家庭究竟占不占你的心？（萧凯：不是说没有，而是说……）你不要跟我说有没有，你也不要解释了，亚伯拉罕爱不爱以撒用不用别人去问？亚伯拉罕用不用告诉别人“我喜欢以撒”，或者“我不喜欢以撒”？用不用说？（不用。）神和你说“你把土豆、白菜献上”，好了，你把土豆、白菜献上；神和你说“你把‘以撒’献上”，你直接把“以撒”献上是不是就行了？用不用你解释一下“神啊，土豆、白菜占着我的心呢，‘以撒’没占我的心”？你这么一表白是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萧铭：嗯。）萧铭都知道你这么一表白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萧凯，既然你说这些东西不占有你的心，那你敢不敢献上？（萧凯：敢啊，怎么不敢呢？）你别赌气地说“怎么不敢呢？”这献上用不用赌气啊？神说“亚伯拉罕你把以撒献上”，“献上就献上，有什么不敢的！”亚伯拉罕用不用说这话啊？亚伯拉罕说不说这话啊？亚伯拉罕不说这话，亚伯拉罕只是到了那个时辰把以撒捆绑起来放在祭坛上拿起了刀。所以说，萧凯也不需要说什么，因为神要的是人的心，神看着你举起了这把“刀”，在你就要下手的时候，神说“成了”，神看见了你的心。萧凯，你敢不敢举起这把“刀”？（萧凯：敢。）“明天我就把这个婚姻给毁了，把家庭给毁了”，有这个心志吗？（萧凯：我一直不就是这呀，一直不就毁着呢？）主耶稣说什么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太5:37）你怎么总要做恶者呢？这是不是很简单啊？神说：“你把婚姻给我献上，把家庭给我献上”，咱献上是不是就行了？还用不用去表达、去诉说？需不需要？不需要，是吧。敢献上吗？（萧凯：敢。）那也就是说你有心志为神献上婚姻、献上家庭，是吧？（萧凯：嗯。）不是我逼出来的吧？（萧凯：不是。）说亚伯拉罕是义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刀是人家自己举起来的。假如哪一天是我把“刀”举起来了，是我毁了你的家庭，你说这叫献上？叫献上吗？（萧凯：不叫。）所以不要说是我逼你的，那是你自己立心志呢，是你的心志，是你的方向、目标。萧凯，文章写出来了吗？把你的认识写出来，把你的心志写出来，拿你的心志安慰神心，能不能？（萧凯：我已经写了。）（肖红：写得不行，没心

志。）这下咱也交通了什么是心志，这下跑不了了，我看你怎么写心志，怎么立心志呀。这是自愿的，没有逼迫啊。

萧铭，你呢？你的心志就是献土豆、白菜？你要是献土豆、白菜那你就回吧！（萧铭：啊？）你就回家去吧。你要把土豆、白菜放在祭坛上，这是在干什么？萧铭，你告诉我这是在干什么？（找死。）你信神也五、六年了，你告诉我，你把土豆、白菜放在祭坛上，这是在干什么？（萧铭：应付糊弄神。）这是应付糊弄？什么是应付糊弄呢？那些搞迷信的人在献祭的时候献猪头三牲祭，以前的人动了土烧香磕头的时候是献牛头、羊头、猪头呢，是吧？后来怎么样？还用不用宰牛杀猪了？人直接把面捏成牛头、羊头、猪头往那一放，这叫什么呢？这叫哄鬼呢。即便他哄鬼他也得拿着假牛头、羊头、猪头去哄呢，就是假的它也是牛头、羊头、猪头，他不能拿出土豆、白菜！拿上假的牛头、羊头、猪头，这叫什么呢？（欺骗。）这叫欺骗，这叫骗取。萧铭是拿出土豆、白菜放在了神的祭坛上。萧铭，如果你去认真家你拿上土豆、白菜试试，认真她爸会怎么办啊？认真她爸会说什么？萧铭，认真她爸会和你说什么？（萧铭："这个人没心。"）没心？有这么简单？萧凯，认真她爸会说什么？（萧凯："你戏弄我呢？"）"你耍我呢？戏弄我呢？"是吧？"我养活了几十年的闺女，那是我的心肝宝贝，是我的掌上明珠，你要娶我的心肝宝贝，你就拿个土豆、白菜过来？你哄我呢？你给我拿个土豆、白菜就要把我的掌上明珠娶走？你耍我呢？你还是土匪强盗呢？就算是土匪强盗去抢个媳妇，礼节上他还得拿两个元宝呢，他也没拿个土豆、白菜去抢媳妇。"你拿土豆、白菜去提亲，那完全就是戏弄！是种侮辱、耻辱！你拿上土豆、白菜去认真家提亲试试，"来送彩礼了啊"，外面那么多人观看呢，结果一看是拿了一箩筐土豆、拿了一箩筐白菜，别人怎么看啊？你看小鑫听着这个描述，脑海里想象着这个画面都在那儿笑呢。这就是萧铭对认真的一种藐视、小瞧，"你，就值这几颗土豆、白菜，你和土豆、白菜是同等价的，你没有超越了这几颗土豆、白菜，你在我心目中就是个土豆、白菜！"神是让你去敬拜的，结果你呢？你是戏弄、侮辱，你是谁派来的？萧铭，你的话是这么说的，事实上也是这么做的，是吧？（萧铭：好像是，但又好像不是。）还好像不是呢？对对号。（萧铭：是。）你来神家所做的，你为神献上了什么，你知

道不知道？（萧铭：知道。）那你说是不是我刚才说的？你嘴上说是献上了土豆、白菜，实际上你的行为也是献上了土豆、白菜。（萧铭：嗯。）我就纳闷了，你刚才怎么能说出“我为神先献上土豆、白菜”这话，这是你揣摩了以后说的，还是一不小心把心里话吐露出来了？（萧铭：我看到我的所作所为就是献上了土豆、白菜。）你倒挺会认识的，一来就看见了自己献上的是土豆、白菜。那你说说，你的行为怎么是献上了土豆、白菜？（萧铭：就拿开头说的这个事来说，在我眼前发生的事，我都没有好好去检查，就没有这份敬畏神的心。本该检查的东西，可我就把它当土豆、白菜一样廉价的东西来对待，就没有去检查，没有把它看成是贵重的东西。）你的言行举止太可怕了，知道吗？你在这儿是个危险。当初我来这边的时候，我没有合适的地方住，萧卫让我去他家呢，我说：“我不能去你家，我去了你家的话，你就毁了。”你还记得我说的这句话吗？（萧铭：嗯。）可咱今天是每天见面，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喝，你是什么表现呢？（萧铭：跟萧卫一样，危险。）咱看看咱的言行举止，再看看你在神家你所献上的是什么，你想索取的是什么。从你到了神家，从你信神以来，你是不是来敬拜神的，是不是来追求真理的，你心里清楚。就从2017年到现在，六年了，你反省了没有？想了没有？你来神家做什么了？你把神家当成了什么？你把神家当成了游玩的场所，你是来这儿耍的，根本没当回事。耍也就罢了，咱里面还另有存心，你来神家是来搞对象的，是来找媳妇的。从咱进来神家以后，一直在神家寻摸着自己的所爱，寻摸着自己所要追求的，找了张三找李四，找了李四找王五，找见哪个算哪个，这是事实吧？是不是？（萧铭：嗯。）咱信神的初衷是什么？是追求蒙拯救？咱来信神了，咱在神家的言行举止是什么？咱对异性的那种表现，那种言谈举止，正常不正常？这个咱不需要细说吧？咱自己做的自己知道。（萧铭：嗯。）按神的要求来说，这是不是神家人？你来这儿是不是来信神的？你不是信神的，不是神家的人，你另有目的，你是来找对象的。你来信神是另有目的，你说神家要不要你？咱以前愚昧无知，就说咱有交易的心，就是贼商，但我没有按对待贼商那样来对待你，我只是揭露解剖你，临到你的都是一些话语。国度建造是最后一次审判，临到审判刑罚、揭露解剖是让你有认识，是让你悔改，而不是玩弄、嘲笑、讽刺你，可你给我的恰恰是这样的回报。咱在神家尽不上功用，但认真在这里尽着本分，因

着咱的言行举止，认真坠入了爱河，不能正常地投入工作之中，这是不是咱犯下的过犯？神家要用她尽本分呢，可你倒好，你放荡不受约束的一种行为，把她带入了爱河，导致她不能自拔，你愧疚吗？你难过吗？你给她个人带来的是什么？你给神家带来的是什么？在你做出这一系列的事时，我没有去追究你的责任，而是耐心地帮助扶持你，让你认识，让你看见自己所做的，让你看见自己的罪，目的是让你悔改。可咱悔改吗？你怎么悔改的？你承认自己所犯下的错吗？咱为神献上了什么？就别说为神献上了什么，咱别打岔搅扰行不行呀？（萧铭：我明白了，我见她一次就等于打岔搅扰，以后我再也不见她了。）不是你见她一次就是打岔搅扰，现在是让你去认识，认识你所做的带来的后果。再一个就是咱刚才说的，你昨天带认真去办身份证了，你带她办身份证也可以，为什么说可以呢？咱先不说你们搞对象，先说你是不是得和人有一个正常的沟通啊？“我出门带上手机，咱有什么事手机联系”，可你出了门以后别人和你连话都通不上。咱今天信神呢，大红龙要抓捕咱，怕咱有危险，别人在家操心、担心咱呢。神交通说搞对象可以，咱们一直也没有说不允许，我一直给你交通的是咱们应该有心志，可是咱在这里最起码的正常人性得活出来呀，我得考虑环境、考虑人的安危，如果说认真出环境了，她住的这些地方是不是都应该处理啊？你们晚上七八点了回不了家，找不见你们，你说是该找还是不找？咱刚交通了《从跟随到谈判到宣战》（1-15篇）的文稿，你是认识了，你认识了以后立心志了没有？你们的心志是什么？刚才交通了，你既然没立心志，那你就是“爱咋地咋地，我就是要搞对象呢，你让我回家我就回家，你让我回教会我就回教会，你让我尽半职本分我就尽半职本分，反正我就是要搞对象呢！”可以啊，咱不拦阻，神是根据你的追求来成全你，在我这儿不是非得控制你不让你搞对象，你要搞对象可以啊，神说了，只要不影响工作就行，可是影响到工作就不行了。

前两天，认真因为你卖给姊妹们镯子、项链，和一个姊妹吵闹了两三天，本分也不能尽了，本分都尽不成了。她的心静不下来，你说怎么尽本分呢？咱就说对于坠入爱河的人，咱给他一个悔改的机会，我在等待，我在这儿是不是一直在等待着呢？我在等待着、在交通着，给人一个反悔的时间、空间，是人性化，不是一刀切。可是在我等待的

过程中，你们是怎么做的呢？我一直在说什么呀？我不要求你现在就做出个什么来，但我只要求什么呀？心志，我只要求你有心志，我想在你这里得着你的一个心志，“我现在从这里面出不来，但是我得有方向、得有目标，我得从这里面出来，不能让这个搅扰了我，我有这个心志走出来。”可是我始终看不见你主动的心志，你们两个人的心志我都没有看见。我没有看见你们的心志，反过来我看见你们不仅是不以为然，还变本加厉呢。（萧铭：弟兄，怎么是变本加厉呢？）你说她因为一个手镯跟姊妹在那吵得尽不成本分，这是不是变本加厉？你带认真出去办身份证，你直接说句话，“我带认真去办身份证，可能晚上才能回来。”有这一句话也算，你们下午没回来咱也就不找了。可你说的是下午就回来了，结果不但下午没有回来，手机也不带，你说别人着急不着急？（萧铭：我敢说这句话吗？）你不敢说，但你敢做啊！你为什么说不敢说呢？我说过你不能说实话、不能说心里话了吗？我说你们搞对象我不管了，但是，第一、你们不能搅扰弟兄姊妹的情形；第二、不能影响工作，其他的你们随便，你们就是结婚也可以，我只按着工作来要求你们，只要你们别搅扰就行了。我根据工作来要求你们，你们就是结了婚生了子我也不管，如果不影响工作就继续作，如果影响了工作那就根据你能做什么让你做什么，能干个出力的活儿就干个出力的活儿，要是连出力的活儿都不能干了，那就回教会，我没说不要你，没说开除你。（萧铭：这是做人的缺欠。）什么做人的缺欠？（萧铭：我不知道她没拿手机。我说到了下午怎么别人给我打电话能说出这些事呢？弄了半天是她没拿手机，没接电话。）咱做人呢，正常人性得活出来吧？（萧铭：嗯，这个得活出来。）咱活出来的正常人性在哪呢？（萧铭：没有。）咱不是说来给神家添砖加瓦，最后是来添麻烦的。你今天失踪、明天失踪，谁敢用你？（萧铭：不敢用。）

撒但打发来的差役（十七）

萧铭，反过来再说，就你今天这个情形，咱自己所做的也看见了，咱今天这个病是怎么得的你也知道了，你知道不知道这个病是从哪来？和这个有没有关系？（萧铭：有。）和这个有关系。咱去外邦人那里看病，神借着外邦的医生就告诉你了，“如果这病是老天爷惩罚的，是老天爷管教的，我不看”，这是不是提醒你、告诉你了？（萧铭：嗯。）咱在这儿做的是什么？受到神管教了，腰疼呢，你说咱还能正常尽本分吗？不能正常尽本分了。因着自己的悖逆受到了神的管教，咱不能正常地尽本分，只能在这儿休养。工作不能作，咱在这儿休养，弟兄姊妹还给你端吃端喝的，神家还得给你生活费，你有何感想？有没有歉意？（萧铭：有。）难受不难受？（萧铭：难受。）那你有歉意、难受的表现是什么？（萧铭：……）我在这里都难受，你知道我为什么难受吗？我在这里建造国度呢，是建造人的心呢，每个人作为受造之物理当来敬拜造物的主，人人都在这儿尽本分呢，可咱在这儿干什么呢？正常来说，神管教你了，你临到管教了，是不是该你自己承担？还用不用给你发生活费呢？用不用弟兄姊妹给你端吃端喝啊？（萧铭：不用。）不用吧？（萧铭：嗯。）因为这是神的管教，“神管教我，我自己自理不了，我尽不上本分，本身就是一个亏欠，我一个受造之物呼吸着神给的这口气息，今天因着我的悖逆，连个本分都尽不上，成了一个废物。惭愧、惭愧！”惭愧之余，咱在这儿还得让弟兄姊妹伺候着，神家还给你发着生活费，难受！在这难受之余咱做了什么事？在我这里想的是萧铭没有经济来源，现在又有病了，我难受，虽然是神的管教临到了，但是你还得有生活出路，我在这里是给你一个生活出路，可你反过来给我的是什么？萧铭，你想这些了没有？我想的是你萧铭没有生活来源，你在这边是你一个受造之物该尽的本分，我在这边是事奉神的，神在那边要看我所作的工作，看我是不是公义。那边被火烧了这是咱能看得见的，这里边的公义在哪儿？我做在你身上的是什么？反过来你在这儿给我做的是什么？你把认真叫走了，天黑了认真也回不来，你们出去还去饭店吃饭呢，我就有点想不通了，你的经济究竟紧张不紧张？人家信神是奉献十分之一，以色列子民的奉献还超过了该奉献的十分之一，咱呢？该奉献的

十分之一都无影无踪，无影无踪也就罢了，咱在尽本分的时候，咱尽了什么本分？在神家尽了重要的本分？还是尽了多大的本分？献上了多少？是献上了所有？神供应着咱，可反过来咱尽不上本分，得了管教以后还享受着神的供应，在这个时候咱在饭店还能吃下去那碗饭啊？心里不难受啊？咱今天吃的喝的是什么？是祭物，是弟兄姊妹奉献过来的，是因着咱今天全职尽本分才这样对咱，咱吃的、喝的是弟兄姊妹的。你吃着神家的、喝着神家的，最后还给了你生活费，生活费是让你解决你生活上的困难呢，可是呢，你们去饭店享受去了。咱去饭店吃饭的时候，享受的时候，花这个钱的时候，神能不能看得见啊？你心里难受不难受？有没有自责？“我还是不是一个受造之物？我是一个受造之物，我在神家做在神身上的是什么？神作在我身上的是什么？”有没有亏欠、自责？从这里看，咱献给神的是什么？从神那里你想得着什么？你献给神的没有一根毫毛，可你从神那里想得着什么？想得着黄金万两，还想得着蒙拯救，还想逃难，逃脱那灾难之苦。咱做在神身上的是什么？在神那里看着是什么？咱什么都认识到了，咱不是没有认识到，可咱依旧连个心志都没有。你没有说“我现在做不到，但是我得有方向、有目标，我得把我的婚姻、家庭给献上。疾病临到是神的爱，这个病临到是神对我的管教，是神对我的提醒，是神对我的警戒。神看见我强戒不了，神看见我不愿意远离恶，所以神就借着这个病痛让我对神产生敬畏，因着敬畏神而远离恶。所以我不能这么做了，不敢这么做了，我不能再把土豆、白菜献给神了。”神应当是让你去敬拜的，不是让你去玩弄的，咱玩弄神不是在找死吗？

就不要说咱在这儿尽了多大的本分了，神交通说，在神身边有个作录音工作的人，他得了病躺在床上还得怎么呢？（肖红：还得人喂。）还得人喂他呢，为什么呀？他觉得自己有功了、有资格了。神说什么了啊？“如果真病到这个程度还可以”，什么意思？真就病得躺到床上非得人喂吗？不喂就吃不了饭？他是觉得自己有功劳了。他在那儿是给神录音呢，神没有说他的病是神管教了他，咱今天呢？咱今天的腰疼是在给你交通了之后出现的，你能看见你的腰疼与神的管教有关，但咱不是去悔改，而是干什么呢？你的腰疼呢，在神家什么也不能干，咱也没有让你干什么，让你休养呢，可是你出去吃饭就不腰疼了？坐在外面腰不困？跑了一天不累？你为自己肉体的时候就怎么也

行，咱这是在干什么？咱该怎么为咱自己所犯下的过犯赎罪呢？该不该赎罪？（萧铭：该。）我怎么对待你的？我是以诚相待，你是怎么对待咱国度建造的？今天有东西摔到地上了，你腰疼呢，不用你去搬它，但最起码咱把它当成自己家的东西，生是神家的人，咱自己的东西，咱看一看、检查检查。你还是负责这方面的，你连检查都没检查，这就是咱做的。咱自己的腰疼成这样了，连个心志也没有，连个真实地归服在神面前都没有。什么叫征服？成了俘虏就是被征服了，你成俘虏了没有？咱那时候给你交通说你是贼商，“贼商”这个名称刺耳，刺耳的意思是什么？目的是什么？说你是贼商是不让你做贼商，说你是浑人是不让你做浑人。可咱做的是什么？在神给的本分上，你没有用心。

咱那天刚交通了什么是生命、信神是在干什么。萧凯，信神是在干什么？（萧凯：得生命。）信神是追求得生命呢，怎么就得着生命了？（萧凯：顺服神。）顺服神，是吧？那怎么就能顺服神呢？是不是你说顺服神就能顺服神？怎么顺服神？顺服神有没有路？怎么就是顺服神？（萧凯：顺服神摆设的环境。）怎么就是顺服神摆设的环境呢？萧铭，什么是顺服神？（萧铭：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说什么就是什么？这说的是什么话？咱就单说“顺服”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怎么理解“顺服”这两个字？（萧凯：听话而顺服。）顺，就像顺毛驴，你得顺着它这个毛的长势，顺着这个方向去捋，是吧？还有咱梳头发的时候，怎么梳是顺？（顺着一个方向梳。）梳头发得从头发根往头发梢梳，也就是从上往下梳，你能不能横着梳？（不能。）横着梳不叫顺，是吧？（嗯。）得顺着一个方向，这叫顺。那顺服的“服”是什么意思？（萧凯：服气。）你听听今天萧铭说的那些话，你说萧铭服气不服气？萧铭是只顺不服。你对神是既要顺还得服，神是造物的主，你是受造之物，那你对神所作的不顺行不行啊？由得了你吗？有一种顺服是什么顺服呢？是悖逆的顺服。从外表看他是顺，但他心里面是不情愿、不服的，就像赶鸭子上架一样，“虽然把我赶上架了，但我是不服的”，你说神要不要这样的顺服？（不要。）顺服，既要顺还得服。那顺服谁呢？顺服神。那既然是顺服神，该有什么表现？顺，按着神的意思来，还得服，这叫顺服神。也就是说，你要想顺服神，首先得干什么呢？就像咱刚才说的梳头发呢，你得从上往下梳，不能从

下往上梳，也不能横着梳，这叫顺。那你要想顺，第一步得怎么呢？第一步你得知道头发它是怎么长的，你的头发是从上往下长的，你梳头发也得从上往下梳，这就是顺。再好比你摸猫呢，你是顺着它的毛摸，是吧？怎么摸呢？横着来。你梳头发是竖着来，你摸猫是横着来，为什么？首先你得知道它的方向。也就是说，你要顺服神，首先得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你知道了神的意思你才能顺服神，你不知道神的意思，你能顺服神吗？如果你不知道神的意思，那你再说顺服神也是假的，你再说“我顺服”你顺服的是谁？你顺服的是你自己的观念想象，空的、假的，这不是顺服。要想顺服神摆设的环境，你得先知道在神摆设的环境中神的意思是什么你才能顺服。在神摆设的环境中，你就不知道神的意思，那叫顺服吗？就好比说，把萧铭和认真摆在一起了，你说“我得顺服神”，怎么是顺服神？在萧铭看，“把认真摆到我面前了，这是神的安排，神把我们有意安排到一起就是让我们搞对象呢，我这不是顺服神的安排吗？神要是不把认真给我安排过来的话，我们还能搞对象吗？”这叫顺服什么？这叫顺服自己。那什么是顺服神？“神给我摆设了这样的环境，神专门给我摆设了我所喜欢的对象，我怎么就是顺服？”摆设上这个人以后，除了要知道神是主宰万有的，是神给你摆设了这个环境，还有就是人的心思意念能不能超脱神的手？（不能。）就如圣经中所说的，“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箴21:1），那萧铭和认真之间互相爱恋、暧昧，能不能超脱神的手？神要是不让你们爱，你们能不能爱起来？你们之所以能互相爱恋，那是有神的允许，可以说有神的许可，也可以说是神兴起的。那神为什么兴起这个环境让你们去互相爱恋？专门让你们互相爱恋，让你心里面有了人的位置以后，神再让你献上，神把“以撒”给了你以后，神又和你说“来，把‘以撒’给我献上”，神是要看人的真心。神让你心中有了人的位置以后，我说“萧凯，你有没有心志？”“我有心志，我要把心献上。”“好，那你献上，献什么呀？”“我心里什么也没有啊。”你说你心里什么也没有，能献什么？那就先得让你心里面有东西，那就把你心爱的先给你，等你有了心爱的东西了，并且放在心上了，这个时候，神再给你摆设环境，你们搞对象被别人发现了，“哎呀，某某某搞对象呢，影响工作了，工作效率不高”。你的工作效率不高，让人家发现了，神就借着周围的这些人事物再来告诉你，“信神不能搞对象，作为带领不能搞对象”，你不明白神的心

意，神不怕你愚昧，不怕你无知，只怕你不追求，只怕你没心志，是吧？所以神借着周围人告诉你，告诉你什么呢？“信神就应该敬拜神，信神就该为神献上，信神不爱神枉活一世。在人心中，再大的物不能超过神。”“哦，这是神摆设的环境，神有意让我心中有了人的位置，然后神再摆设环境让我去认识、让我脱，神就看我能不能爱神，能不能为神献上自己的所有，献上自己的婚姻。呀，神现在就在那儿看着我呢，我得怎么走？”神在那儿看着呢，就看你的观点、态度是什么呢，是吧？当你知道了神的心意以后，你才能有顺服，“神的心意是让我为着神的作工，为着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神的意思是让我把这个婚姻献上，是让我把这个‘以撒’献上。”那你能够把“以撒”献上、把婚姻献上，这就是顺服，主动地顺服。你心里边有了“以撒”，你愿意放下吗？不愿意。你嘴上说顺，但是呢？服不服？不服！交通了几次以后，不服，最后来了一句话，“我什么也知道，就是实行不出来，你爱咋地咋地吧。你要是让我强戒，那强戒就强戒；你要是不管我，那我就这样；你要是让我干个出力的活儿，那我就干个出力的活儿。”我说：“你要是愿意结婚也行，我不管你，你要是能干个出力的活儿也行。”萧凯一听就开始想了，那天萧凯就准备说“我去那边干活儿吧”。萧凯，你今天还告诉我你有心志呢，你说你是不是个骗子？有心志没心志？“我能干个出力的活儿，那我就干个出力的活儿，或者我就回教会。”这就是什么呢？这叫什么？“我就是这样，你爱咋地就咋地。”“爱咋地就咋地”能不能算顺服？“你把我摆到哪儿算哪儿。”那句话怎么说的？这叫悖逆的顺服。从外表看顺服不顺服？“你让我干个出力的活儿，那我就干个出力的活儿，你让我做负责人我就做负责人。”人家顺服吧？（嗯。）他外表顺服可他心里不服啊，只顺不服。

信神就是得生命，顺服神就有生命。那你要想顺服神，你首先得认识神、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的意思是什么。人有喜怒哀乐，神的性情呢，也有喜怒哀乐。你要想顺服神，那你是不是必须得与神相合呀？（嗯。）得与神相合。神的喜是不是你所喜的？神所喜悦的恰恰是你所仇恨的，神所仇恨的恰恰是你所喜悦的，这能相合？神恨恶人的情感，可你恰恰是追求情感；神恨恶爱情至上，你恰恰就是追求爱情至上。你要想顺服神，你就得先认识神，认识神所摆设的环境，先搞清楚神摆设这个环境神的意思是什么。2012年神把假带领、敌基督摆在

你面前了，还把敲锣打鼓传福音、大肆宣传三天黑暗摆在你面前了，什么是顺服神？跟着带领工人去敲锣打鼓传福音？那叫不叫顺服神？神给你摆设环境，带领工人追着你让你去传福音呢，在你来看“我跟着带领工人敲锣打鼓传福音就是顺服神”，可神怎么看呢？神摆设这个环境就是在看你会不会上当，你会不会根据神话看事，你做什么事问神了没有。敲锣打鼓传福音是不是神的意思？是不是工作安排的要求？神是为了显明人，显明那些不信派，显明谁是按工作安排做事的，谁是办事有原则且合乎真理的。神兴起敌基督、假带领胡作非为是要怎么呢？神是要检验工程呢，神是用效力者的试炼来检验工程，就借着敌基督、假带领把人都隔离出去、开除出去。你不去寻求神作的是什么工作，神作这工作的目的意义是什么，神要什么，而你只是用肉眼去看。你肉眼看见的是什么啊？“某某某被隔离了，某某某被开除出教会了。”开除出教会了，神还要不要？在你看神不要了。既然神都不要你了，那你还赖在神家干什么？所以上班的上班去了，搞对象的搞对象去了，结婚的结婚去了，在他们来看，这是不是顺服啊？“神不要我了，我就去做我自己的，这不就是顺服？神不要我了，我还赖在神家干什么呢？”你顺服的是谁？（自己。）你顺服的是你自己的意思，顺服的是你的头脑想象。带领工人开除你能代表神开除你吗？那神兴起这个环境让带领工人开除你，神的意思是什么？那是效力者的试炼，神是要试炼、检验你，把你开除出去，让你看见似乎是神不要你了，这个时候神就看你还跟不跟神。神是要看你的心、看你的心志、看你的信心呢。“我宁愿效力，我也要在神家效力，我不能回归世界。”你如果明白了神的心意，认识神了，“我得顺服神，教会把我开除了，就是开除了我，我也是一个受造之物；开除了我，我也应该吃喝神话；开除了我，我也应该聚会；开除了我，我也应该传福音。”这时候神是不是看见了谁是顺服神的人？不管神给你摆设了什么样的环境，你都不离开神。神的喜是一切正面事物的诞生与存在，你只有明白神的心意了，你才能走与神相合之道，你与神相合了才叫顺服，你与神不相合还能叫顺服？所以说，在神摆设的环境中，你首先得认识神，你知道神的意思了才能去顺服，你不知道神的意思，你不可能顺服神，你就是再喊顺服也都是假的，都没有从神领受。既然是从神领受，那就先得从神领受神的意思才能有顺服。萧铭，今天神摆设了这个环境，东西摔到地上了，神的意思是什么？你问了没有？在你看，谁也没有

动那个东西，可那东西就掉下来了，怎么掉下来的？是不是神把它推下来的？神给你摆设环境，神把它推下来，就是要看看你的态度是什么，看看小鑫的态度是什么。东西摔下去了，人家埋怨小鑫说“小鑫，是你把那个东西掉下去的”，小鑫说什么呢？小鑫还发火呢。小鑫，你发火了没有？（小鑫：没有。）那他们怎么说你带着情绪呢？“我就没动那个东西，他们非说是我把那个东西掉下去的。”开始互相推卸责任了，没有一个担当，也没有一个责任，没有主动地去看看东西坏了没有，坏成什么样了，你们四个人没有一个人去检查一下，看坏成什么样了，这是不是都显明了？“哦，原来那个东西掉下来是神要检验一下，看这四个人有没有一点人样呢，有没有把神家的东西当回事，维护不维护神家利益，有没有时时向着神、为着神。”就这么一个环境，东西掉下去了，你们连检查都不检查，你说还用看什么呢？还要怎么维护神家利益呢？那敌基督、假带领出来拆毁神的经营，你可能会拦阻吗？就连用眼睛看一下、检查一下坏没坏这么一个随手的动作都没有，还说“就这么点小事”。萧凯刚才说“处处想着神，时时念着神，事事为着神了”，是吧？那个东西掉下去的时候，你们想着神了没有？念着神了没有？萧铭还是专门负责这方面的，结果看都不看。

小鑫，信神是在干什么？（小鑫：顺服神。）胖妞，信神是在干什么？（胖妞：得生命。）怎么就得着生命了？（胖妞：顺服神。）怎么才能顺服神？（胖妞：按神的心意走。）咱那天交通了信神是在干什么，信神就是追求得生命呢，只有顺服神才有生命，是吧？（嗯。）今天咱又延伸了一个话题，“你怎么才能顺服神呢？”顺服神不是你想顺服神就能顺服神的，是吧？（嗯。）要想顺服神先得干什么呢？（认识神。）得认识神。这就是神说的，咱现在得从以前的认识自己过渡到认识神。认识神得建立在认识神作工的基础上，从神的作工中去认识神，得经历神的作工。要经历神的作工，你首先得相信万物都是神主宰、掌管、安排的。今天那个东西能掉下来，在神的主宰中；今天认真来到萧铭面前，在神的主宰中；今天你心里边能有谁的位置，在神的主宰中。也就是说，在这个主宰中神摆设这个环境是要看见你的观点、态度是什么，这是神的作工。那你明白了神的心意是要看你的观点、态度，那你是不是更应该注重寻求一下？“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要看我站的见证。”神要看你的观点、态度是什

么，找见这个你才能顺服神，不然的话你不可能顺服神。萧铭，今天听了这个交通有什么想法？（萧铭：……）从明天开始生活费先不给你了，知道为什么吗？知道吗？（萧铭：……）萧铭，这生活费是怎么产生的？（萧铭：……）是为了解决弟兄姊妹在尽本分的过程中的生活所需，是吧？有的人尽本分要生活费，有的人尽本分不要生活费。咱信神本来应该为神献上十分之一，本来是应该献上的，但因着咱是全职尽本分，没有经济来源，所以咱不仅没有奉献，反过来神家还得给你补贴生活费。生活费是为了解决你的生活所需而来的，萧铭，咱今天的生活需要不需要生活费？（萧铭：……）就是全职尽本分给你生活费也是看你生活需要不需要。我看见你的生活不需要生活费，咱倒卖车也有钱，你和认真去饭店吃饭也有钱，我看你现在的零食也不断吧，你说咱缺不缺生活费？（萧铭：……）按道理说，现在正是你生病的时候，正是你需要钱的时候，除了生活费还应该给你补贴呢，可你这儿一个是神的管教得病了，一个是你生活的不检点，怎么给你补贴呢？咱到这儿是事奉神呢，在神家讲的是公义，要的是公义，不是公平合理，更不是慈善机构，不是说看谁可怜。补贴你更应该看什么呢？看你为神献上了什么。你为神献上了土豆、白菜。下面的弟兄姊妹有的生活苦寒，你看他们吃的是什么？喝的是什么？穿的是什么？但是他们省下来的一点钱还要奉献。我在这儿要主持一个公义，萧铭，你能听懂我说的什么吗？（萧铭：能。）现在怎么认识呢？（萧铭：不会认识了。）怎么不会认识呢？（萧铭：每个月给的生活费解决不了我什么问题，就只论平常开我的车出去办点事，长途按照五毛钱去算，短途不计，就这种情况下，就已经超出给我的生活费了。我之前的生活费都是补贴油钱的，如果现在你不给，那也可以，我也认，因为我不配。我之前也没要过，后来说给呢，我就想着：我目前也一分钱不挣了，那行吧，给我我就拿一点。后来拿了几个月，今年是过年的时候给了一次，到现在了……，这个倒无所谓。我知道你要实行公义，你实行的是公义，这个我顺服，因为我能理解到你的苦，我能理解你要实行公义要面临的这些，这个我能理解。你按着你的意思来，怎么都行。）按着我的意思来？（萧铭：嗯。）不按着你的意思来？（萧铭：我只能按着你的意思，我的意思并不是意思。你要实行公义，公平、公正去对待人，这个是你得做到的。）你看到你自己所做的了吗？（萧铭：我看到了，所以你有什么样的决定

我都顺服。）你和其他弟兄姊妹对比一下，你看到你做在神身上的和别人做在神身上的一样不一样？（萧铭：不一样，我也往这方面走。）你的经济状况究竟如何？（萧铭：我没有经济状况。）可是你让我看到的是眼花缭乱。（萧铭：我知道，你看不懂，是吗？）嗯。（萧铭：对我来说，我没有经济来源，只是我爸妈能给点罢了，我花的都是我爸的钱，除了花我爸的钱，谁的也没花，也没什么能指望的，就是这。基本上是月月光，也没什么，反正现在能活着就行了，那些欲望没有以前强了，基本上也没有什么欲望，争强好胜基本上也不存在了。）咱还有一个问题，你的言行举止虽然比以前好多了，但现在还有，你说话太伤人了。咱今天信神就是得活出一个真正的人，你能不能认识到？（萧铭：能认识一点点。）咱就说那天，咱们在说事的时候，你和胖妞说了句什么话啊？你说“我可不可以帮你这愚蠢的脑袋分析一下呢？”你说胖妞是愚蠢的脑袋，你看你说的这话伤不伤人，怕不怕啊？（萧铭：我说那句话是专门刺激她呢。）你为什么要刺激她呢？（萧铭：在我这儿我认为我是在帮她呢。）你就不觉得这话伤人吗？（萧铭：是伤人，我是故意伤她呢。）你可不就是故意伤她呢！我还不知道你是故意伤她呢？我问的是你为什么要故意伤人呢？（萧铭：因为我要提建议，她不听，她只听你的。）那你说“我要提建议她不听，我就故意伤她”，这是在干什么？我这样作工了没有？（萧铭：没有。）你这是个什么表现？这是不是要强行灌输、强行占有？人家不听你的，你就要强行刺激她？（萧铭：对。）你这是不是想控制人、掌管人？这是什么性情？（萧铭：敌基督的性情。）你说你这样的表现，谁还敢和你在一起？谁还能和你在一起？你要是想帮助人家，你得耐心地去帮助扶持人家，你去给人家交通，哪怕揭露解剖也算。（萧铭：我还以为我这样能帮助点胖妞呢，弄了半天成了罪过了。）你帮助人家还非得让人家高举你才行啊？人家不高举你你就气急败坏？（萧铭：我没气急败坏呀。）你说她是愚蠢的脑袋，还发血气呢，你说完那句话以后，你蹦起来就走了，那个时候你的腰一下子倒好了。我没有听到胖妞说什么，胖妞也没说什么，只是你跟胖妞说，胖妞没听你的，你就说胖妞“你就只听弟兄的不听我的”，就把你气坏了。（萧铭：我说“我就提个建议怎么就提不上去呢？你怎么就听不进去？好家伙，你听听不行啊？”）你嘴上说的是建议，但还必须得让人家听你的，你说这叫建议吗？（萧铭：我错了。）你把胖妞打得

没话说了，最后胖妞还得给你道歉呢，你颠倒黑白了。（萧铭：哎呀，像那种情况下我该怎么说呢？我只是想帮她完善一下，可是就完善不了，人家就不动。）你要是正常地说，“就是三岁大的小孩说出一句符合真理的话，你也该听啊。”这不是正常的一句话吗？（萧铭：后来我不是就这么说的啊，把我急得没办法了，我说“呀，你听听行不行呢？”）“我给你提建议你不听，我只能强行占有你。”是不是这个意思？（萧铭：我不是针对她啊，我不是带着恨去针对胖妞，我没有这些。要是放在以前，我是真有，现在这些基本上不存在了。就算是有，当下也会悔改，当下也会制止，不存在这些了，我以后不这样了。）咱说话得尊重人，你现在说话比原来是好点了，你原来和人说话是怎么刺激就怎么说，怎么损就怎么说。（萧铭：是。）你是绞尽脑汁地要把别人损到底，你说你损不损？（萧铭：损，那时候是真损，以后能不损就不损。）还能不损就不损，意思是能损了还得损。（萧铭：怎么不损怎么说。）以后坚决不能再损人，“我要是再损人愿神管教、惩罚！”得有这样的决心和心志！（萧铭：我损谁谁损我。）人家才不跟着你干这事呢，你损人家犯罪，人家还跟着你犯罪？你聪明，知道别人不会犯罪，“信了神了谁敢犯罪？”他都知道你是损人呢，他还跟着你去学损人？（萧铭：那也好。）“那也好”，省的人损你了。你现在计划往出献什么啊？土豆、白菜？（萧铭：不献土豆、白菜了，换换。）换什么呢？（萧铭：换心。）在本分上一直说让咱操心、操心，咱也没有操心，在那件事上刚罚了款，你说这件事呢？（萧铭：我知道了。）那你说说你做的是什么？（萧铭：……）你今天真是出乎我意料！我问你献什么呢，你竟然能从你嘴里说出来“我先献上土豆、白菜”这话，你怎么想起这话的啊？（萧铭：因为自己没有献上真金白银，献上的那就是土豆、白菜，献上真金白银就不是现在这样了。）生活费就先不扣你的了，咱先观察你一个月，看你的表现，看你是追求上进还是追求堕落呀。（萧铭：追求上进，我要是堕落我也不在这个地方堕落，这个地方不适合让人堕落。）“我要堕落我找个弟兄看不见的地方堕落去”，你听听这话说的。萧铭太聪明了！“我不能在弟兄面前堕落，下一次再有东西掉下去了，我不能在弟兄面前说。”（萧铭：我在哪儿也不堕落了。）（胖妞：对了，先从你的言谈举止变，首先要考虑自己说出来的话是不是符合真理。）（萧铭：嗯。）

撒但打发来的差役（十八）

（王艳：弟兄的床单洗了没干呢。）王艳，我看就得胖妞对付你呢，不对付你就不行。你搭床单是怎么搭的？（王艳：我嫌晾衣绳脏呢，我就搭到衣架上了。）（胖妞：脏了你不会把它擦一下吗？）（王艳：能擦干净吗？）（胖妞：嗯，用干毛巾擦一下就行。）胖妞不好意思得罪你，只有我来得罪你。（胖妞：我现在是谁也得罪不起，我伤不起了，就跟外邦人说的一样，“我伤不起了”。）哎呀，还伤不起了，为了正义事业伤不起了。（胖妞：我还是为正义事业呢？）为正义事业受了一点屈辱、受了一点苦，最后是“我可受不了了”。（胖妞：受不了了。）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呢？胖妞，把王艳打一顿，解剖一下。（胖妞：我不会，就这点事还解剖人家呢。）情感太重！一说就是“就这点事……”可不就是这点事，王艳做在我身上了，就是这点事还解剖人家？胖妞，如果这个事她做在你身上了，那这个事可得解剖呢，是不是？（胖妞：我都不知道她这样搭床单呢。）你现在不是知道了吗？你还往哪儿跑呢？你现在知道了吗？（胖妞：知道了。）该解剖了吧？（胖妞：……）“我于心不忍啊！让我怎么下手啊！”（胖妞：嗯，总觉得就是这点事……）是不是这点事？（肖红：意思是“这还叫事？”）（胖妞：就是搭床单的方式不一样。）这又成了方式不一样了，她刚才已经把答案告诉你了。（胖妞：嗯，她嫌晾衣绳脏呢。）哎呀，你可会为她说话呢，可会为她辩解表白呢，她都招供了，你还说“你多嘴”。（胖妞：就是嘛，嫌晾衣绳脏不会擦一下呀！）你看看胖妞，什么都知道啊！（胖妞：我现在是谁都怕，我都不敢惹。）你谁都怕就是不怕我。（胖妞：怕呢。）怕呢？你看见她们对我是应付糊弄、是欺骗，然后你是吓得不敢说话了，可如果她们欺骗你，你可不饶她们，你的正义感哪去了？（胖妞：没了。）你嘴上说你向着我、为着我呢，可遇到一个环境我看不见你的心啊！（胖妞：哎呀，龚竹把我打得什么都没了。）你就记住龚竹了？（胖妞：嗯，我就成了不说话了，我以后就不说话了，我看见了我去做就行了，我就不说了，就成这了。）胖妞在报复我呢，这是不是在报复我？（胖妞：我怎么报复你了，弟兄？）“弟兄装聋作哑的，你看着龚竹打我也不管，我跟你说了，你也不搭理我。拉倒吧，打碎牙往肚里

咽吧，我不说了，我当个哑巴，行了吧。”（胖妞：我是想着不说了，要不又是控告呢。）你天天活在自己的性情里了，“人家打我呢，我就不说了”，然后今天你看见别人欺负我了，你说不说啊？你不说了，今天晚上我这床单也铺不上了，这湿床单怎么铺？你担心不担心我没有铺的床单，铺了一个湿的床单啊？（胖妞：我怎么样都得想办法给你拿个干的床单呢，我还能把湿的床单给你铺上啊，我一会儿就去给你找干的床单。）你就不看是谁造成的？你情感太重了吧！要是龚竹搭的床单你说不说？（胖妞：不说。）那意思是不管是谁搭的，只要是涉及到我的事，你就不说？（胖妞：也不是不说……）你说你该不该说？你这是什么性情？（胖妞：我不知道。）这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她们做在我身上的你就没知觉了。你说这要是王艳的床单，她会不会这样搭？（王艳：也会，我也是这样搭床单的，我嫌晾衣绳脏呢，我就不往上面搭。）你会吗？可能不可能？你今天晚上没床单铺了，你铺个湿床单，别人还以为是你尿湿了，你急不急？你会不会这样搭床单？（王艳：……）你晚上就要铺这个床单呢，然后你今天就这么搭床单？可能不可能？（胖妞：不可能。）不可能！（胖妞：肯定是要展开晾干呢。）干不了王艳还得拿吹风机吹吹，可是王艳一看“这床单不是我的，也不是我孩子的，也不是我丈夫的，谁的？弟兄的，弟兄的床单和我有什么相干？”（胖妞：王艳，你是不是这样想的？）还用想啊？手到擒来，不用思维。“只要这床单不是我的，那搭床单的时候就是怎么省事怎么来，怎么应付糊弄怎么来，我要是往晾衣绳上搭床单，晾衣绳上有灰尘我还得擦呢，我还得去拿抹布，还得洗抹布，洗了擦，擦了洗，来来回回不得好几次啊！我就往衣架上这么一搭，任务完了没有？完了。谁敢说我没完成任务？我做了，你没话说。”所以她就不考虑这床单晚上能不能干了，她就不想这些，只要把这件事做了就行。那她搭床单的时候想什么呢？她想的是“我家房子什么时候拆呢？能赔我多少钱呢？我丈夫在家能不能吃上饭啊？”她想这些的时候，她还有心思管床单这样搭能不能干了吗？没心思了，所以这件事她就这么做了。胖妞过来一看，“这床单是谁搭的？怎么是这样搭的？怎么还湿着呢？”胖妞一追查是谁搭的呢？（胖妞：我没追查，我拿下去是她洗的。）“是她洗的，这让我说什么呢？准备举起手打吧，是自己人。还是放下手吧，拉倒吧，于心不忍。我今天要是把自己人打一下，明天我就成孤家寡人了，成独立王国了。能说不能说？我不能说

了，没办法了。别说打了，我收买还收买不过来呢，还能打呀！”所以说，你在这儿怎么和弟兄交代啊？没法交代。“我借此机会，借着没法交代跟弟兄说说，‘弟兄，我没法交代，我为什么没法交代呢？这都是龚竹造成的’。”一石二鸟、一箭双雕啊，厉害不厉害？

胖妞一箭双雕，在这儿把龚竹给钉在了十字架上，把我给控告了，还把王艳给挽救了。如果我不追问，王艳有罪没罪？她没罪。挽救了没有？如果我一追问，“我不敢说呀，人家都顶我顶得不行啊！人家龚竹顶得我都喘不上气来，你说我还能不能说？弟兄，龚竹顶了我，我跟你说了，你也没有给我撑撑腰啊，这是弟兄你的问题。你平时不保护我，我怎么保护你？”（胖妞：哎呀，我一直保护你呢。）今天不保护我了啊！（胖妞：我还有新的床单、好的床单呢，我给你铺上。）那是你的诡计！（胖妞：不是，我不知道她是这样搭的床单。）别人偷了我的金银财宝了，你跟我说：“没事，我还能挣下，过两天我挣下了还给你。”你为什么不抓住偷我宝贝的人？“不行啊，那是我‘亲家’！”咱看看你的诡计，你把我控告了，然后也抒发了你的情怀，终于把心里的话都吐出来了，把龚竹也给亮在桌面上了。“我一直想亮龚竹的相，一直想把龚竹钉在十字架上，就没一个机会说，也就不给我这个机会说，今天就借着这个机会说出来了。我今天没有实行真理，我包庇王艳还找不到借口呢，这正好，不是我要包庇，是弟兄你逼得我包庇呢。弟兄你不仁我不义，你弄得我没有正义感了，所以说我只能打碎牙往肚子里咽。人家王艳要那样搭床单，那就那样搭吧，人家不承担，我来承担，我给你找个干的床单行了吧？”你看你，该和稀泥的时候和稀泥了，该控告的时候控告了，该收买我心的时候收买了，这是一箭三雕，不是一箭双雕。（胖妞：哎呦，我还厉害呢！）把你的“忠心”也暴露出来了，“你看，她应付糊弄呢，导致你的床单没晒干，你看我，我还能给你再找个干的床单铺上。”你说我感谢不感谢胖妞？我想感谢胖妞，可是胖妞也不为我说话啊！（胖妞：我就觉得是我的过，我没吩咐让她这样搭。我也不知道她这样搭，刚才看见了，我说，“妈呀，这是怎么干活儿呢？”）你看，我说了以后你才说，“我的妈呀，你怎么干活儿的？”在我不说以前，你就没说“王艳，你怎么干活儿的？”你就没说这句话。（胖妞：我第一眼看见就说“王艳，你怎么干活儿的呢？”就没见过这样搭床单的。反正心里挺气愤，但后来

一想，算了，别说了，一说就又生气了。）我必须把你放在亮台上面，你才开始说心里话了，你说人心复杂不复杂？（胖妞：复杂。哎呀，什么稀奇古怪的事都让我碰上了，真有意思，你说怎么就那样搭床单呢？把晾衣绳一擦，一搭，一会就干了。真是出了奇了，还有这样搭床单的。）你是必须得让我把这件事情亮在桌面上以后，你才能伸张正义呢，我要不亮出来就不行？（胖妞：嗯，没有你给我撑腰，我敢啊？王艳一会儿又打我呀！）（王艳：没事，你发泄吧，发泄发泄，要不难受呢，今天确实是我错了。）王艳就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心不在焉。（胖妞：唉……）你还在这儿长出气呢，“唉……又打了个败仗，唉……”（胖妞：哎呀，弟兄，这么多天我心里就压抑呢，真的压抑得不行。）本来说一箭三雕，结果呢？这一箭有十雕了，又开始压抑了，“唉……”（胖妞：确实挺压抑的。）今天早上你还和我说你有收获了。（胖妞：我是有收获了，就是心里……）有收获了还压抑呢？有收获了应该感谢赞美呀！（胖妞：肉体受伤害了得缓一下嘛。你让别人缓劲儿，你不让我缓缓。）这又把我控告了。临到肉体的都是刀剑的击打，你为什么不让刀剑击打呢？（胖妞：击打了不得缓会儿？）你为谁求情？（撒但。）我捆绑撒但呢，所以临到你的都是刀剑的击打，就是要把撒但打死，今天早上肖红告诉你应该把撒但打死，结果你这会儿说，“你就不能让我缓一缓啊”。（胖妞：我不是那意思。）今天早上给你起了个名字叫什么？不倒翁。“你让我缓一缓，你让我起来！”今天早上刚把你打下去，晚上倒缓过来了，还说“你让我起来”。（胖妞：弟兄，其实我的承受力也行吧？）不是说你的承受力行，是你对撒但的忠心程度还是可以的，不管再受多大的压力，“我总不能放弃我的‘父亲’”，这是不是你的承受能力？（胖妞：也放呢。）你告诉我，“我的承受能力还是可以的”，是吧？你承受什么了？（胖妞：不吵了、不闹了。）不是不吵了、不闹了，你心里一直放不下的不就是你的撒但“父亲”吗？

咱不要纠缠事，咱从灵里边看事，你是不是一直给撒但求情呢？今天早上肖红告诉你应该把撒但打死，我打得你奄奄一息了，然后你跟我说：“弟兄，我的忍耐还是可以的，我已经是奄奄一息了，必须得抢救抢救了，再不抢救我就死了呀！我能撑到现在，我这能力已经够可以了呀。”胖妞，听懂什么意思了吗？（胖妞：嗯。）什么意思呢？你为

撒但求情，你想让我急救撒但，说撒但马上就要死了！肖红今天告诉你，得把撒但打死，死去才能活来。你在这儿告诉我：“我这身体是相当可以的，到现在我还没死。在没死的前提下你赶紧救救我，再不救就完了。”你说我该救还是不救？（胖妞：我不是那意思。）不是那意思你是什么意思？（胖妞：哎呀，我也不知道了。没跑了这还不算好的啊？）没跑了？（胖妞：嗯，有好几回我都想跑呢。）你没跑是因为什么啊？是因为他们打得你重，什么人才跑啊？（胖妞：打得重才该跑呢，承受不起了。）打得重你是蒙了、晕了，才不跑。打得你轻，就跟上手术台一样，神说什么了呀？神说：“我在人间做了一笔‘生意’，将人的不洁、不义全部消除干净，从而‘加工’合我心意的人，但这步工作又不可缺少人的配合，因为人总是犹如从水里打捞上来的鱼一般活蹦乱跳。因此，为了避免一切‘事故’，所以我将打捞上来的‘鱼’全部宰杀，之后，‘鱼’便‘顺服听话’了，丝毫不发一点怨言。”（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三十六篇》）把鱼打捞上来先得宰杀，这样就听话了。你今天没跑，是因为什么？虽然没有把你杀了，但你也是奄奄一息，所以说你没跑。如果我没把你打晕，你活蹦乱跳的，你早就跳到河里跑了，那你说你让不让我打死你？（胖妞：那就打死吧。）所以说必须把你打死。可你就是不想死，你就是为撒但求情。“哎呀，弟兄太狠心了。我让你过来是想着你能同情同情我，结果你不同情我，还把我打死。”（胖妞：就得打死呢，太顽固了。）不为撒但求情，从灵界看，这个情形有意思吧？（胖妞：是的。看人家肖红是怎么走过来的，人家怎么就能把眼泪往肚子里咽，什么都不说，什么也不计较，就能过来了。）肖红不是把眼泪往肚里咽，人家流出眼泪以后是骂自己，“我怎么是这东西呢？我怎么不走正道呢？我是保罗来世，我怎么就为自己的地位、名誉而痛苦难受呢？”（胖妞：肖红是为这个哭呢，我是为肉体哭呢，正好反了。）在没打肖红的时候，她觉着冤得不行，“我回家看我妈去，我老了……”在把她打成了保罗来世的时候，她低下了头，还说自己老了吗？（不说了。）不说老了，什么话也不说了，打了她，她才规规矩矩地干呢！你呢？（胖妞：我就不干了。）你这不是不干了，你是“刀下留人、刀下留人，稍微慢点慢点，少割一刀，我已经顶不住了。”（胖妞：我是不想让审判刑罚，“等我缓会、缓会，我能承受得起了，你再解剖”。）一打肖红，肖红是“哦，撒但在玩弄我呢，我不

能听从我那个‘父亲’的了，我得跟神走。”你在这儿呢？一打你，“哎呀，我没有活路了，好痛苦、好难受啊！”你不考虑神说什么了，你考虑的是你自己的地位、名誉，“这怎么活？这还能活吗？跑，不敢跑！在，丢人！我奄奄一息了。弟兄，你不能让我缓一口气吗？你非得一下把我打死。”一打肖红，肖红看见了救命稻草，“呀，如果不是你今天给我揭露出来，我就不知道原来我信神二十多年来走的是保罗的路，走不上彼得的路，走的肯定是保罗的路。我就是走了保罗的路我自己都不知道，今天借着你给我揭露出来以后，我才看见道路光明了，光明大道就在我面前。”肖红是一去不复返、勇往直前，“撒但退去吧，别迷惑我了”。你在这儿是拽着你“父亲”的衣衫死死不放，只害怕失去与你同寄居的“父亲”。你们两个的表现一样不一样？（胖妞：不一样。）

肖红在那边接受审判刑罚的时候是痛苦的，但揭露解剖以后就不痛苦了，为什么？因为揭露解剖了以后她看到了实情，我揭露解剖了肖红以后，她是恨恶自己。在你这儿，我揭露解剖了你以后，你是一笑而过。你笑什么呢？“我怎么做了这么可笑的事呢？”你不是觉得自己做了这么可恨的事，而是觉得自己做了可笑的事。“哎呀，弟兄把我说成什么了？说我又来控告了，我又来一箭三雕了。弟兄你好会编啊，你好会看事，你说得我是无话可说。哎呀，我是苦笑呀！”笑脸相送，你就把真理给推出去了。我在揭露解剖肖红的时候，给她交通灵界实情的时候，你看见她有笑意吗？没有。她是诧异，瞪着眼睛，“啊！”惊讶，表现就不一样。肖红看见灵界实情的时候，表现的是一种诧异、害怕，“我怎么做出了这样的事呢？”她还痛苦吗？还为肉体喊冤、还为撒但喊冤吗？不喊冤了，她看见她做的是邪恶的，她就能放下、弃绝，她不认识是不认识，但只要认识到了就能放下、弃绝。她看见了之后感觉到丑、羞、害怕，“我信神怎么走的是这路呢？”今天我给你把这个事就和说故事一样交通出来以后，你看着这个事有没有感觉到丑、羞、害怕？你感觉我好像是在说评书一样，你没有感觉到一种丑、羞、害怕，所以说你在这儿还怎么呢？“唉……你说成什么是什么吧，反正由你的嘴说呢，反正我没有这么去做。”（胖妞：我没那想法。）你没有说，“弟兄，这是你说的”，但你想的是什么？“反正我没有这么做”，你肯定有这想法，“我不是这么做的，我也不是有意包庇

王艳。”你是有意包庇她吗？有没有？不敢承认了吧？（胖妞：不……）不什么？“不说了，和你没话说。”不什么？“不”字后面有什么后话？（胖妞：有时候我跟龚竹之间的这点小事，你就说我呢。我觉得反正这个床单没干，我一会再给你找个床单，还有干的呢，再给你铺上。）主要是说你现在活在什么情形里面了。（肖红：她活在床单这个事里了。）她现在顾不上床单的这个事情，她一心想着她和龚竹之间发生的事，龚竹给她带来的伤害太大了，伤口就愈合不了，疼得“哎呀、哎呀”地叫呢。她在这儿疼得“哎呀、哎呀”叫呢，旁边再出现什么事情，她能不能顾得上管？就算旁边撞死人了她也顾不上。你去医院里边看看，他自己还在急救室“哎呀、哎呀”地叫呢，旁边撞死人了，他还睁开眼看看？他理都不理。所以说，你在这儿把什么放在心上了？你和龚竹之间这些事就占有了你的心，你这颗心里边就什么也没有了。所以说，“弟兄，如果你给我解决我和龚竹之间的事，我精神抖擞，我侧耳倾听。你要是给我解决我和龚竹以外的事，我就不想听。所以说，我不想听，我也看不见，我也不搭理。即使你说出来了，逼迫着我去听听、看看，但我听完了、看完了也就过去了。我在这儿痛的是什么，弟兄，你就听不见？我说的是龚竹。你为什么要跟我说王艳呢？”你总是想把我拉到你说的这个线条里面，但我总是不跟随你。（胖妞：有这个。）我知道你有这个，所以说我不跟随你，我所做的不合你的观念，我恰恰是打掉你的观念。什么是生命？（胖妞：顺服。）跟随神、顺服神，神要的是人的顺服。你呢？你想不想要命？你是想要命呢？还是想要心里舒服呢？我是该让你心里舒服还是该给你命？我要是让你心里舒服，你就没命了；我要是给你命，你心里就不舒服了。你要哪个？（胖妞：我哪个都想要。）“弟兄了解我的心，也理解我的心，但弟兄就是不满足我的心。”是吧？（胖妞：嗯。）“我给弟兄端上药，给弟兄倒个水，给弟兄拿上衣服，不管我怎么给弟兄送上温暖，弟兄总是温暖不了我这颗心。哎呀，原来弟兄什么也知道呀，就是不流露。”你说我该怎么做吧？胖妞，满足你的心，还是伤害你的心？（胖妞：怎么都行。）怎么都行？为什么说这句话呢？对自己下不了狠心，所以说了个“怎么都行”？你说这话的时候有没有想法？你明明知道伤害你的心是给你生命，你要生命吗？“生命是应该要的，可是我要生命就得伤害自己的心。我要是满足我的心吧，太瞎眼了，太愚昧了，我哪能说得出口啊？我哪能要啊？所以说，我

没办法选择。弟兄你说吧，哪个也行。”你说，我会走哪条路啊？（胖妞：给我生命呢，你就是给人生命呢。）所以说你就不要怪我狠心，不要控告我说我满足不了你的心。（胖妞：唉……）“我不控告你，唉……”（胖妞：我这心里面也想让你打打龚竹。）这就是深海中的“奥秘”。

（胖妞：我就觉得和龚竹没法相处。）你老是用这个没法和她相处来给我敲警钟，而我就是不理这个事，为什么呀？我没有让你和她相处啊，对吧？那应该怎么看事？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怎么相处的？约伯和强盗怎么相处的？人家是用真理解决了自己的问题，再去解决别人的问题。你能不能解决了自己的问题？今天你说她不尿你，是吧？你尿不尿她？（胖妞：最起码我对她是尊重的，有什么事我也跟她好好地说了，可她就是吵。我就见不得吵，为什么要吵呢？为什么要伤人呢？不过又想呢，她就是那种性情吧，她和谁都是那样，又不是只和我一个人是那样，了解了她、理解了她，心里也就……）你理解她了、了解她了，如果你觉得她能帮助你，那就是能供应你生命的生命树；如果她供应不了你，那就是善恶树，那你去分辨、认识她啊！用不用占你的心？（胖妞：天天打交道呢。）天天打交道呢，为什么在这里边生气呢？她不尿你，你尿不尿她呢？还是这句话，你尿不尿她呢？（胖妞：不存在尿不尿吧，反正就是和弟兄姊妹在一起正常沟通、正常相处、和谐配搭。）实行真理的把不实行真理的给定罪了，你能不能实行真理把她定罪了呀？那天你跟我说你实行了个小小的真理，对吧？（胖妞：嗯。）你说你实行真理了，那你是实行真理了吗？是不是？（胖妞：不是。）为什么说不是？（胖妞：还没缓过劲呢。）那你说吧，你说我该不该为你说话呢？你就没实行真理，我怎么为你说话呢？你没有实行真理我怎么定罪她呢？如果你真正实行真理了，也就是说，你没有不尿她了，那你就不会有反抗，也不会反过来告她的状。你实行真理就把她给定罪了，咱经得住检验吗？经不住。你那天告诉我，你实行了一个小小的真理的时候，其实你不是实行真理呢，你是克制了一下、控制了一下，你控制了以后想怎么呢？你想来我这儿告状，让我打她一下，对付她一下，你说你这是不是在实行真理？你是在克制、在控制，你是在演戏想伪装一下，你伪装的目的是要怎么呢？目的是让我能打她、揭露她。那你是不是在实行真

理？（胖妞：不是。）你不是实行真理，那神该不该向你露出笑脸？你施行了诡计，该不该揭露、解剖、击打，该不该？心思意念不对，立即临到审判，对不对？（对。）这是不是应该的？那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如果你是真正“不尿”她，真是实行真理的，不管她说出的话有多强硬，态度有多恶劣，第一个，了解、理解，“她跟我发脾气呢，为什么发脾气？我没有给人家发群里的话，没有给人家发文稿，她跟我发脾气，合适不合适？哎呀，每天临到的人、事、物不是偶然的，神借着她的话来警告我。‘你是怎么作工的？你是怎么尽本分的？’我没有尽到我的忠心，神借着周围的人、事、物与我对话，不是她和我说什么，不是她要怎么怎么，我在她说话里面看见了神的怒气，看见了天上的烈火，好怕呀，我尽本分连自己该作的工作都没有作到位。借着她这么一说，我才看见了自己的问题，她说的这话对呀，我就是该尽的本分没有尽到。对本分掉以轻心，连犹大都不是，连犹大都不如，该死、该受咒诅！别说人家骂我两句、训我两句了，我就是该受咒诅、该死！”这个时候你还顾得上说人家呢？你得立马悔改，“呀，对不起啊，真忘了，我对工作掉以轻心，神借着你显明我、对付我，借着你提醒我，使我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我立马给你发群里的话，给你发文稿，你别发火、别发火、别发火，是我的错，我应该把这些事情担当起来。我给你道个歉，是我的错，我现在就给你发。”你这样和她交谈了以后，她还火吗？她以后还会和你发火吗？即使她想抓你把柄呢，你这么一实行真理，是不是把她控告了？她流露出来的是血气，你流露出来的是实行真理。信神就是得着做人做事、看人看事的准则，你流露出来的是追求真理的表现，你有这样的一个认识，这样的一个举动，这样的一个说话，你肚子里面还有火吗？还会不会控告啊？还会不会找弟兄讲个理啊？还会不会说“我今天实行了一个小小的真理”？你会不会说你实行真理了？（不会。）那时候你会说什么啊？“哎呀，弟兄，我今天又流露了一个败坏，我今天又抵挡神了。怎么抵挡神了？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尽本分的，我连自己的本分都看守不住，我负责给人家复制文稿呢，结果我忘记给人家复制了，三天、五天了，就没有给弟兄姊妹发，就不管弟兄姊妹的生命进入，今天神借着她的嘴来警告了我一下。虽然我的面子受苦，但是这次我就顾不上说面子了，因为神看着我呢，我无颜面对神，无法交代。我成了个罪人，好怕啊，幸亏现在是国度建造时期，这要是国度成形之

日，我这是什么罪？神要按罪来治我、定我，我怎么活？哎呀，弟兄，我得赎罪，我得献上祭去赎罪。今天虽然我流露了这个败坏，但神还向我施下了救恩，借着这个人来警告我、警醒我，借着她的这个血气提醒我，让我记住。我感谢赞美神，赞美神的全能、智慧，赞美神的权柄、主宰与对我的爱。今天虽然我流露了败坏，虽然我看见了自己的邪恶，但我学了一个功课，我吃了一个生命树的果子，我有生命经历了，我作了一个衬托物，我作了一个有意义的衬托物。”当你真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你和龚竹的关系融洽不融洽啊？当你发出赞美之声，当你感谢龚竹的时候，龚竹蒙羞不蒙羞？龚竹蒙羞了。你说出了见证神的话，我在这儿喜悦不喜悦？人人都开始能够见证神、荣耀神，不为自己肉体活着，不为撒但求情，人与人之间流露出的是什么？是帮助、是扶持、是善行，是在预备善行。这样你来我这儿就不是告状了，不是让我为你打抱不平，不是让我来抚平人间的不平，而是来我这儿报告工作，“我今天要来认罪”。你在这儿负责呢，你作为带领工人，你给他们立起了一个标杆，让他们看见，“你看人家胖妞，可不是当初的胖妞了，人家遇上那么一个环境，周围人都看着呢，灵界都看着呢，龚竹如此对待她，人家没有跟龚竹发火，反过来人家是认识自己呢，人家沉着稳重！呀，第二个‘原子弹’出来了，我得效法胖妞呢。”神得安慰，你心里喜乐不喜乐？你心里喜乐起来了，周围人能够佩服你，你还有痛苦呢？和神的关系一好百好，这是不是百好呢？（嗯。）等咱跟神的关系好了以后，今天你再看见王艳搭床单搭成这样，你怎么解决？你是不是拿你的经历去给她说说？你情形正常了，你看见她做的这是什么了，你是不是该对付她、修理她呢？“你给弟兄搭床单就是这样搭呢？”你的正义感是不是实行到正经地方了？神能不喜欢吗？我能不喜欢吗？我看到这个场景，我心安慰。大红龙怎么垮台呢？众子民越成熟，大红龙越垮台。我这样说你听懂了吗？（胖妞：听懂了。）好实行吗？我觉得不是什么难事。（胖妞：不是难事，放下来就好走。）还得放下来呀？（胖妞：不放下来哪能走下去呢。）你只管追求真理、见证神。不是放下，是怎么呢？是拿起来，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在我来看，周围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好的，哪个不好？可是在你来看，哪都是问题，这个解决了吧？

胖妞，把我今天给你交通的让龚竹也听一听。胖妞心里恨死我了，“让你打她你不打她，你打了我还让给龚竹听一听。”今天晚上能不能睡着觉？（胖妞：能睡着，没事。）这话我不爱听啊！（胖妞：我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胖妞：我就是让弟兄解剖呢，解剖完了才能得着生命呢。）你不应该是说“能睡着”“死猪不怕开水烫”，有句话怎么说的？“画龙点睛，弟兄一下给我点开了心门！哎呀，感谢赞美神！我今天晚上不仅是能睡着，而且我坦然、高兴、喜乐。”我觉得我给你交通得这么透亮、这么有路途，但我得不到你的一个阿们，得不到你的一个赞美，最后你来了一句，“没事，我死猪不怕开水烫”。我好像是“开水”，你就好像是“死猪”，这是什么比喻呢？（胖妞：比喻错了，说错了。）应该是，“哎呀，你点亮了我心中早已熄灭的灯火，我今天终于亮堂了，活在了光中，得着了生命。那我不是气得睡不着，我是激动得睡不着，一晚上赞美、歌唱，响礼炮”，不能是死猪不怕开水烫。“死猪不怕开水烫”，从这一句话里证明什么？你走出来了没有？你还在里面钻着呢，还等着开水烫呢，等着开水煮呢。（胖妞：唉……）胖妞还是“唉……”呢，胖妞总是在这里控告，“唉……约伯真苦啊，强盗抢了他的满山牛羊。神，你不是去惩罚强盗，反过来还把他的十个儿女剥夺了。不仅是儿女被剥夺了，最后还要让他满身长疮。”别说自己走约伯的路了，反而还为约伯的遭遇打抱不平呢。胖妞，你会不会为约伯打抱不平？现在想什么呢？（胖妞：想什么呢？）是不是在想“在弟兄跟前告状什么时候都告不赢”？（胖妞：反正每次都是解剖我，也挺好的，解剖了我，我也明白了，明白了就慢慢地往里面走，慢慢地缓劲儿嘛。）

把我解剖你的这些话再多听听、多看看。（肖红：这就是方向的问题，就是说你追求得有个方向、有个目标。方向定了，你怎么看周围人、事、物都是为了让你有个变化而摆设的。看咱追求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如果你追求的是为了让自己身上的败坏得着变化，那你就感觉亮堂。如果你追求的不是自身的变化，总感觉自己很不幸，那你是为自己肉体喊冤叫屈，“太不幸了，我这命怎么是这呢？到底怎么回事呢？”因为你的方向不是在自己身上，你的方向在“谁说我不好”这个上面。“怎么我的命这么不好呢？”你为自己去说话的时候，就什么都看不见，这就是说你追求的路线得清楚。你的方向要是不对的话，你就

是研究别人，研究说你的人，研究给你提出问题的人，你在这个里面研究的就出不来了，怎么研究都是他们的问题。那个时候，我给你谈过我的经历，我就是研究什么呢？“我这就没有一点对的吗？我就成这了吗？就没一次对的吗？任茎哪次都是对的吗？”就活在这里面了。怎么想也想不明白，最后悟出来了，“哦，原来任茎和弟兄是老乡，我这就是一个外人，所以弟兄就这么对待我。”一想就想到这里面去了，但是又一想，这也不对，可自己就要这么想，自己的方向就不对。当自己肉体受痛苦的时候，就不在肉体痛苦方面下功夫了，就在别人身上下功夫，就在任笙身上下功夫，就在弟兄身上下功夫，就在这些上边下功夫。一看“他们怎么是这样呢？”就开始研究了，“这工作不对了吧？这工作对不对呢？怎么正反面分不清呢？这正面事物、反面事物也得分清楚吧？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就说都是我的问题吧？我就没一点对的吗？我就是全错吗？”就活到这里面去了。当自己有这些想法的时候，再返回来想，“我为什么这么想呢？”再想想自己里面这些东西，返回来得追求自己的性情变化，这个时候才看见，不管神摆设怎样的环境，这是对我极大的爱，是对付我身上的一方面败坏，我认识到了，对我有益处就行了。反过来就是只顾自己生命得益处，对我自己生命有益处就行了。神摆设的哪个环境对咱肉体都是不利的，但是对我的生命有益吗？只要对我的生命有益就得着了。只要得着对咱生命的益处，最后自己有变化，这就是所得。真正明白了一方面的原则，得着了一方面的真理，这就是得着。得着别人对咱的夸赞，或者得着别人对咱的好、认可，这什么都不是！你自己得着一方面的真理，得着一方面的做人原则，这是得着。不管什么样的环境，能够让我得着这些，这就是得着了。这是咱该追求的方向，你要是追求这个就有路了。你在每件事上都能看见神的全能，看见“神怎么这么全能呢？我有一点败坏都逃脱不了神的眼睛，哎呀，神太全能了！我有一点败坏，神就借着这个人说出来了，就借着那个人拦阻我作恶的脚步了，就借着那个人又打住我了。”在你看是人所做的，“哎呀，怎么这些人四面八方向我‘射击’呢？”当你看到这些人从四面八方向你射击的时候，你能看见这是神借着他们拦阻你呢，“神太爱我了！”这就是两个观点，你站在肉体一边，那就是喊冤叫屈，气得不行；要是站在神一边，你就看见神的爱了，这就是两方在打架呢，看哪方能打过另一方。如果你看见是神对你的爱，“不管哪个人这样对待我，最后我得着

生命了，我生命长大了，我性情变化了”，这个压过你肉体的欲望，这就是得着了。两方要争战呢，那边让你为肉体说话呢，这边是让你得生命呢，这边你得着了，“这是神对我的爱，我得着了”。正的压过反的了，你里面就是享受，这是真正的得着，不是在事里面，如果你在事里面的话就走不出来。你一切都跟神挂钩，就能够看见神的手，就能够看见是神的全能，就能够看见神的作为了。就像大卫一样，大卫做了那些事，神就借着拿单给他讲故事，大卫就看见是神打发拿单过来给他讲故事，他没有说“这个人怎么是这么个人呢？”他不说人怎么，他说每个人都是神打发来的。你看见神的作为了，这就是经历神作工。你看见了神的手，看见了神的全能，看见了神太爱你，你这么经历，它就是一条大道。你要是经历肉体的痛苦，就觉得“怎么这些人都对我不好呢？都对我不好！”这样你走着走着没路了，走不出来了。就这个思想很难转的，要转这个思想自己必须得有个寻求的心，“我不能按着自己想的来，得寻求”，你有寻求的心，神就开启你，神一开启你，你就亮堂了，你再受多大的苦，你没有感觉到苦，你里面是有心志的，而不是一种嫌弃。就像你那会儿说，“肖红是怎么走过来的？”我就是不管神摆设什么样的环境，只看自己与神的关系。不管别人说什么，不管别人对我好与不好、恨与不恨，我只管考虑我与神的关系怎么样。神给我摆设这环境，我该怎么做人，我该怎么做呢？在神话里找自己做人的标准。“神看着我呢，我该怎么做？我这么做了，神怎么看我呢？”你里面就不会计较他们对你的伤害，你只是当时看到他们对你有伤害，但是你过后就看见“这是神摆设一个环境来检验我呢，这个时候是看我的态度是什么。”以前谈过大卫和扫罗，扫罗追杀、迫害大卫的时候，大卫是怎么做的？就看你准备做谁呢，就这些历史人物你准备效法谁？神把这些标杆都给咱立在前面，就让咱看见，你走谁的路呢？咱得看每天临到的这些事，“我自己走的是谁的路呢？”扫罗那么追杀大卫，为什么大卫不杀他？这就是大卫的做人，这就是神所喜欢的。）胖妞，你只在乎你的魂是否受了苦，但是你不在乎你是否得着了命。这边让你负责呢，那你说，遇到事以后该解剖谁？该对付谁？祭司弟兄交通说，他一聚会解剖、打的是谁呀？（肖红：带领。）带领，是吧？（嗯。）谁让你是带领呢？带领作工应该临到修理对付，这才能有进入，普通弟兄姊妹没有作工，也没有修理对付，修理对付临不到他们。修理对付那是福分，咱临到修理对付不

是感恩戴德，而是把它当成是一种祸患，心里不平衡。再一个就是龚竹流露出来的是什么？她流露出来的是一种表达方式。你流露出来的是什么？是态度、性情。龚竹她对你吼，这只是外表的一种行为，她好变。你这里面的问题是你的看事观点。

撒但打发来的差役（十九）

龚竹，胖妞说那天她实行了一个小小的真理。她没有给你复制上文稿，你带着一种血气、火气去质问她，你现在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了没有？（龚竹：认识到了。）咱那是羞辱神名。今天信神咱得荣耀神名，咱不能羞辱神名，咱最起码得活出一个基督徒的形象。神要用行政来辖管！你看那边怎么被火烧的，咱看着应该感到害怕。虽然说你是利益受损者，你找胖妞是要群里的话呢，你是要真理呢，你是要生命的道呢，但咱不能借着一个对的事，就能任意妄为、胡作非为。咱的言行举止，咱所做出来的和外邦人一样，那你这不是比外邦人还恶吗？咱要看清咱现在所走的路。龚竹，你是哪一年信的神？（龚竹：2013年。）2013年以后信的人，没有经过效力者的试炼。效力者的试炼咱都听说了，但是没有经历过，是吧？（龚竹：没有。）没有经历过效力者的试炼，没有经历过教会建造，直接进入了国度建造，你是不是得着了偏得？（龚竹：是。）得着了偏得，你得珍惜啊！就如圣经中记载的“在葡萄园做工的比喻”：“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约在酉初雇的人来了，各人得了一钱银子。及至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一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作好人，你就红了眼吗？’”（太20:8-15）打了一天的工和打一个小时的工，工价是一样的，咱正是那打了一个小时工的雇工，你和那些打了一天工的雇工工价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在教会建造经历了三十多年的人，他们没有进入，也没有得着国度建造的生命供应，咱是2013年才开始信神的，咱和他们是同步地、同时地进入，咱没有受过他们那个苦，但是得着的恩赐是一样的，神的供应是一样的。所以，咱更应该去认识、去珍惜，更应该感觉到对神的亏欠，更应该有还报的心。有珍惜、有还报，所以咱再做事的时候，良心上就会有一种自责感，咱不敢随意

做，不能给神家带来祸患，不能羞辱神名，而是还报，咱报恩还报不过来呢。

咱今天能跟上国度建造就像那时候主耶稣举的例子“喜筵的比喻”，圣经中记载：“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召的人，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席。’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作买卖去；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于是对仆人说：‘喜筵已经齐备，只是所召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召来赴席。’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召聚了来，筵席上就坐满了客。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太22:2-14）咱们是哪个人呢？咱就是在岔路口被召进来的人，咱本不属于主人的亲戚，也不是主人的朋友。为什么呢？因为咱2013年才接受的，咱就没有经历过教会建造，就没有经历过效力者的试炼，以前和神就没有关系，所以说咱是偏得。今天咱跟上了国度建造以后，咱更应该有基督徒的形象。“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知道“礼服”是什么意思吗？在我小的时候，我记得父母就会给我预备一身新衣服，到时候去参加结婚这类喜事的时候就得穿上新衣服。结婚是喜庆的事，是要庆贺呢。那穿礼服是什么意思呢？是一种礼仪。人家娶媳妇呢，你穿个乞丐衣服去了，你不是羞辱人家呢？让乞丐来赴婚筵了，别人一看，“办喜事的这家有乞丐这样的亲戚！”“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别人是赴筵席呢，乞丐却被捆起来了，什么意思？因为他没有穿礼服。礼服是什么呀？外表的言行举止。咱今天来赴筵席了，你是从岔路口被叫过来的，你不是亲戚，你过来以后再没有好的言行举止，没有基督徒的形象，那

神会怎么对待你呢？神不要求你有什么性情变化，不要求你有多少认识，但你得有基督徒的形象，不能羞辱神。如果说，你一直这么下去，一直这么羞辱神，神会怎么样？神会捆绑你的手脚，把你扔出去，扔在黑暗的地方。怎么捆绑你的手脚啊？就说咱这个顶头、乱发血气，咱和人能不能相处？不能相处。不能相处最后得来的是什么？你成孤家寡人了，用世上的说法是你身边没有一个朋友。在神家呢？没有一个人和你说心里话了，没有一个人帮你，你成孤家寡人了。人人见了你都害怕，你一来人都散了。就像一群麻雀在那儿吃东西呢，老鹰一飞过来，麻雀都飞走了。你一来人就都散了，显明了。如果咱一直没有一个正常人性，就算神不处理你，到时候你再想和人家沟通，你再想跟人家说说心里话、唠唠嗑，有没有人和你唠嗑？没人和你唠嗑。因为你不尊重人，你乱发血气。别人不是闲得没事，就想让你在人家心上捅上一刀子，撒上一把盐，谁愿意啊？就像神交通的："一般人愿意接触硬的东西，还是愿意抚摸软的东西？柔软的东西从质感上让人感觉是舒服的，给人带来的是享受，刚硬正好跟这相反。"（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认识性情是性情变化的基础》）谁愿意和硬的东西接触啊？都愿意抚摸软的东西。你硬邦邦的像个刺猬一样，人家一不留心就被你扎一下，人就不愿意和你接触了。到那时候你痛苦不痛苦？痛苦、难受。你再有什么不明白的、不认识的，想让别人给你交通交通、说说，人家谁也不说了，那你是不是活在了黑暗之中？那是不是捆绑了你的手脚？捆绑了你的手脚，你活在了黑暗之中，那最后就是哀哭切齿。如果你成了"你一来人都散"，别人都不管你，对你不闻、不问，那等神作工结束的时候，大灾难降下来了，谁也顾不了谁，那时候你会面临什么？祭司弟兄交通过，等大灾难降下来的时候，一个人不行，得几个人在一起，互相有个照应、有个帮助。当灾难降下来的时候，你是孤家寡人，没人和你接触，为什么呢？因为你平时已经把路给堵死了，就不用说神作什么工作了，你自己把自己的路给堵死了，那你怎么能躲过那灾难之苦呢？咱认识到这个后果，应该感觉到一种害怕，咱不能再那么做。你有什么话可以好好说，交流、交通，咱得对得起"公主"这个名字。

龚竹，你能认识到你的问题吧？你说话的那个语气强硬，是一种顶头。你有什么冤情，有什么苦楚，咱一五一十慢慢地把它表达出来，

不需要带着发泄的情绪来说。做一个河豚鱼，伪装起来，假装自己强大、厉害，管用吗？神家是诚实人掌权、正义掌权。神是一切正面事物的象征，只要是正面的，神就让它诞生、让它存在，不仅是存在，还是永远存在下去。但对于一切的邪恶事物，神让它不复存在。如果你明知道它是邪恶事物，你还死抱着邪恶事物不放，那神会怎么作啊？神会将你与撒但一起毁灭。因为国度要降临在地上，撒但不能存在于这个世界。咱因为撒但做它的陪葬品？傻不傻呀？不能做它的陪葬品，咱得弃绝它，咱得在神家做一个俘虏。俘虏有没有血气啊？（龚竹：没有。）那首先得明白，俘虏是没有血气的，俘虏不该有血气，也不能有血气。神今天要的是人的顺服，咱先操练顺服。咱总是很强硬，不管你里面强硬不强硬，你外表表现出来的是强硬的。在你不明白真理以前，根据咱自己的这个问题，咱先把这个变一下，这是规条形式的一个做法，这还不好变啊？对待人得有方式，不要把人都当成仇敌，并且说话要有技巧，得学着交通、沟通，这个难不难？（龚竹：不难。）你心里有什么难处就直接沟通，和张三不能沟通，和李四、王五沟通，和他们都不能沟通就来找我，你见过有人来和我沟通，我不和他沟通的情况吗？有没有？（龚竹：没有。）而且你还就在我的身边，还有什么难处呢？还需要你借用撒但的势力、借用血气来解决问题吗？那能解决了问题？跟胖妞学着点，自己没武器了就来找我了，“弟兄，你给我拿个尚方宝剑”。学着用一用这个方式，行不行？这话能听懂吗？（龚竹：嗯。）

龚竹，你心里面有什么难处吗？有什么难处，或者心里有什么结、有什么疙瘩，想不通、解不开，就直接说。（龚竹：没有。）没有，是吧？有什么困难呢？（龚竹：没有困难。）你现在对胖妞有没有成见？有成见就直接说，放在桌面上。（龚竹：胖妞有时候觉得我不好沟通，从我心里来说，我有时候也不想和她沟通，因为有时候我们都有互相顶撞的意思，也许我顶撞人家的时候，她感觉我不好沟通，但同样的，她把我顶回来的时候，我也不想和她沟通了。我正常问她一句话她就抓住我教训半天，本来心情还挺好的，可我一问啥她就是那样，还影响心情呢。好比那天我洗衣服呢，门口的袋子里面有一双鞋，我就问她“这是谁的鞋？”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一个问题，可她就训我，她说：“你就不观察？一点不操心，眼力见太差了，这鞋弟兄穿

了好多天了！”这个我确实是没注意到，我在观察这方面就比较缺少，每天就不瞅谁穿什么鞋，确实是没注意到。在我来说，我是不知道才问胖妞呢，我要是知道就不问了，我就想着要是这鞋需要洗，她顾不上，我洗也行。本来情形还挺好的，就因为我问了她一句，这下人家训了我好一会儿，她说话那口气，训得我就不想和她说话了。说实话，我真不想和她说话了，然后就变成她也不想和我说话了，我想着正好我也不想和她说话，因为我一说话她就是站高位教训我。我们之间这种情况太多了，鞋的事这是刚刚发生的，我还记得是怎么回事。还有去年因为搭防晒网的事也是这样，她告诉我让我找萧铭、卫军把防晒网搭上去，她说完就有事出去了。她是吩咐我了，可是萧铭前一天出去干活儿了，半夜才回来，我想着防晒网也不着急搭，什么时候闲下来了再搭也行，然后早上我就没叫萧铭，防晒网也就没搭上去，她一回来就训我：“防晒网怎么没搭？吩咐你干什么事情你就不干。”她大早上回来就在那儿又训了我好一会儿。我们之间就是这种情况比较多，后来我就想，我们之间我就不能说话，我一说话她抓住一点问题就能训我好一会儿，我不知道怎么说了，没法说。）胖妞，听到了吗？什么问题？（胖妞：鞋的事我就没训她，那是她问我“这鞋是谁的呢？”我说“弟兄在这边待了这么长时间，你就没有观察那是弟兄的鞋啊？”她说“没有。”我说“那说明你平时的观察能力太差了。”我就是这样说的，我也没训她。）那天你说这话的时候，我正好路过，我听了一点，话是这些话，但是你说话的口气要比你现在重一些。你现在说的这话相当于是给她交通呢，你那天要是和今天说话的口气一样，她还会不会跟你来劲儿啊？（胖妞：我就是今天这说话口气她也跟我来劲儿呢。那天我出门的时候说“龚竹，一会儿你把肖红的药泡上”，人家半天不理我，完了又问我“泡哪个锅里啊？”这个也用我吩咐？平常就是什么心也不操。）你听见我说的什么话了吗？（胖妞：我知道，你说我说话的口气不对。）我一开始说的什么呀，我说你们两个谁也不尿谁，这是不是事实？（龚竹：是。）（胖妞：是她一天天跟我那样吵闹呢，我就不想理她了。）她跟你吵闹，你不想理她了，你这么和她说话，她想理你吗？（胖妞：不想理就都别理、都别说。）你还是在信神吗？（胖妞：弟兄，我能不说话吗？我以后就不说话了，你没看见我现在什么都不说吗？）我问你你是在信神吗？你能听进去别人的意见吗？能不能？你要命吗？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胖妞：她光看见我训她呢，她训我的时候是怎么个训法呢？怎么个架势呢？我就应该接着，我就应该受着。）所以说你不尿她，她不尿你。这就是咱追求生命的表现，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啊！

（胖妞：我觉得她把我伤得太厉害了，所以我也就不吭气了，什么也不说了。）她把你伤得厉害，你伤她伤得轻不轻？（胖妞：我就不是伤她，平常说话是带一点口气，我没有像她伤我一样，伤得那么厉害。她不只是伤我一个人，我知道她就是那样，她跟谁都是那样，我也不计较，不说了。）不说了？你们听这是不说了？（胖妞：不说了，我以后就低下头尽我的本分就行。）你说你不说了，你把你见证出来、高举起来了。（胖妞：不是见证出来、高举起来了，是没法说。）（肖红：胖妞成了芳芳了，芳芳也是“不说了、不说了，说不清楚，不说了”。）每个人都有尊严，都需要人去尊重。（胖妞：我就没看见她尊重我。）你没尊重人，人能尊重你啊？（胖妞：我怎么没尊重她呢？是她把我伤得太厉害了，我成了不说话了，这也错了。）咱就说鞋的事，咱用正常的语言应该怎么说？每一个人都有败坏性情，更重要的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不足之处，你允许不允许人有败坏？允许不允许别人有不足之处？谁是个完全人？谁是个完美的人？反过来说，你要求的这个是不是真理啊？你刚才说“你不会观察啊，你不看弟兄每天穿什么鞋啊？你连弟兄穿的鞋都不认识啊？你跟随的是谁呢？”你说的话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你说的这些话是不是真理啊？是不是把人往神面前带啊？是不是让人每天观察我呢？观察我观察得细这就是实行真理啊？咱是不是让每一个人学着做马大呢？（胖妞：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她平时什么心都不操。）她平时不操心，那是她的缺欠，神是用她可取的部分成全她不足的部分，神还给人一个悔改的机会呢，咱为什么不给人悔改的机会呢？她是不操心，可她要是操心的话，她不就当带领了？她不就做负责人了吗？（胖妞：她就是负责人。）她是负责人，那你是什么呢？（胖妞：我是跟班的。）扫地的？（胖妞：嗯，就是一天吃喝拉撒……）你说她是负责人，这个“负责人”是你给她封的还是她自己封的？还是你撂挑子不干了呢？这是什么性情呢？（胖妞：弟兄，你安排的我是负责人，可我就不是负责人，我在这儿就是个打杂的。）那谁在这儿负责呢？（胖妞：我就是个打杂的，我天天就是个打杂的，你天天也都能看见。）那谁是负责

人？那就不是负责人不负责人的问题，是说人和人之间该怎么沟通，咱每天就是训斥人？咱就是要给人当老师啊？（胖妞：我没有训斥。）你给她当老师了没有？教导人了没有？咱和人相处用不用教导人啊？（胖妞：怎么就算是教导呢？平时正常的沟通说话人家就不听，就说不成。）那你和人家能不能说成啊？龚竹问你这是谁的鞋，你哪怕就干脆说，“这是弟兄穿的鞋，你平时就不观察啊？”你哪怕是说句这话呢？（胖妞：我就是这样说的，我说“你平时的观察能力太差了”。）你前面怎么说的？（胖妞：我说“弟兄来这边这么长时间了，你就没有观察这是弟兄的鞋啊？”人家说“不知道。”我说“那说明你平时的观察能力太差，平常就是没有负担，没有责任心。”她不是这一件事是这样，哪一件事她都是这样。）是，一人一个缺陷，这是人家的一个缺陷，但这是不是她的败坏性情啊？如果她是敌基督，她是神的仇敌，那你把她踩到脚底下；如果她是撒但，你就恨恶撒但。（胖妞：人家踩我呢，我踩人家干什么。）胖妞，咱现在说的话是什么话呢？是信神的人说的话吗？（胖妞：这么多年就是任人家踩我呢，我就是那什么……）你只看别人踩你呢，你踩人家的时候，你看见了吗？一个巴掌能不能拍响？你们两个人确实是谁都不尿谁，谁都不会让一步。胖妞是坚决不会让步的，“你未尊重我以前，休想让我尊重你！”那龚竹呢？龚竹能不能让一步呢？你能不能说“在她不尊重我以前，我先尊重她，我先尊重她一年。咱有个期限，在这一年期间，我不管她怎么说，我先尊重她”？（龚竹：能。）（肖红：谁能实行真理，谁就把对方蒙羞了，这就是路途，看谁能这么走。）实行真理的人把不实行真理的人给定罪了，怎么定为罪的？就是因为实行真理的人把不实行真理的人给定罪了。你们两个人谁先实行真理呢？你们两个人是“你不尿我、我不尿你”！咱能不能先坐个低凳子？这样是不是就把另一个人给定罪了？（肖红：胖妞，你能不能这样做？我以前给你交通了那么多，哎呀……）龚竹，你说你能啊，你在我面前说了啊，不管胖妞再说你什么，再伤害你什么，你能有个包容、忍耐。咱就说胖妞伤害你了，胖妞、胖妞，她就是个妞，她多大了？一般什么人才叫胖妞呢？小孩，什么话都不懂的时候，才“胖妞、胖妞”地叫呢，是吧？一个是胖妞，一个是“公主”，差距多大？你一个“公主”和胖妞斤斤计较，有失身份啊！谁是公主？皇帝的闺女是公主，公主的名字一出来震耳欲聋，虽然没见过此人，但一听这个名字就不一样，

那公主还能和人这样说话啊？首先公主得懂礼节吧？所以不管胖妞是什么表现，你就把她当成一个胖妞，她还小呢。世上人说什么呢？家风不一样。你是“公主”，出于富贵人家，你是有教养的人，她胖妞是出于没有教养的人家，你和她一般见识啊？（龚竹：我不和她一般见识。）这是你说的啊。（龚竹：嗯。）那以后不管她再怎么撒泼打滚，再怎么伤害你，你当个大姐姐行不行？（胖妞：我就不会伤害她。）龚竹，听见了吧，人家就不会伤害你，不管她会不会伤害你，即使她伤害到你了，你得先做到。（龚竹：行。）她伤害到你了，“十五六岁的小孩，正在叛逆期，淘气呢”，你能不能把她当个叛逆期的孩子？（龚竹：能。）“神借着她的口来成全我的不足之处，让我活出一个正常人性，感谢赞美神。”她一伤害你，“感谢赞美神，神又借着撒但来效了一步力”。（龚竹：其实我这方面严重。）你和她就是针尖对麦芒，“你不尿我，我还不尿你呢！你看不起我，你觉得我什么心也操不上，我看着你也不是个好东西！”（龚竹：是。）这就打起来了。

咱们来这儿信神呢，信神是干什么呢？追求生命呢！什么是生命？顺服，顺服谁呢？顺服神。顺服神口里一切的话，神要的是诚实人，神要的是能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的人。不管别人怎么对待你，你的言行举止得有信神之人的体统，得相信一切的人事物都在神手里掌管。所以今天就是给你摆设胖妞、摆设大卫，摆设狮子，你该不该接受？（龚竹：该。）但以理进狮子坑了，他和狮子发脾气了吗？没有吧？（没有。）约伯和谁发脾气了？他暴跳如雷了？他对强盗暴跳如雷了？“强盗他伤害我了，他说话口气太硬！”强盗和你说不说话啊？（龚竹：不说。）那是强盗硬还是胖妞硬？（龚竹：强盗。）强盗那么硬，约伯都没有和强盗还一句嘴，那今天胖妞说你一句，你就非得还她一句呀？用不用啊？你就把她当强盗待，能不能？（龚竹：能。）你实行真理，你实行出真理了就把她定罪了，她就蒙羞了，她就失败了。一年过后，胖妞说什么呀？胖妞想激起你的火，胖妞说：“我一直没有变化”，在神那边要定她的罪呢，当神定她的罪，要淘汰她的时候，她火大不火大？她火大，她就要拉个垫背的。她拉谁啊？她拉龚竹呀。为什么是龚竹呢？因为龚竹好拉，“我咬龚竹一下，龚竹就要咬我一下，龚竹一咬我，好，显明了。”所以她就要咬你两下，如果你还口了，显明了，你也是狗不是人。如果你平时操练出来

了，周围人事物不管是老虎、狗，还是强盗，“我一切从神领受”。今天咱是与虎作伴，与狮子作伴，与动物作伴，操练出来以后，习惯了，习惯成自然，等你再遇上说话比她厉害的人，“你也休想激起我的血气，我要按人的实质来对待人，我对待人有原则了，我对待你胖妞该怎么对待呢？胖妞胖妞，身量还小呢，我该以包容、忍耐来对待她，不能和她一般见识。”你既然不尿她，那你就来个真正“不尿”她，怎么真正“不尿”她呢？“胖妞就是个胖妞，小呢，不值得！”你看不起她，她再说什么，她就是逗你，你也是嘻嘻一笑，“她还小呢”。小孩嘛，有些三岁大的小孩子，对他妈还不是骂呀、踢呀、逗呀？三岁大的孩子过来踢你两脚，你怎么呢？你和他大干一场？他越踢你、越逗你，你越怎么呀？你越笑他。你拉着他的两只手，他两只脚乱蹬你呢，他越乱蹬，你越笑，这叫什么？你“不尿”他，这是真正的“不尿”他。那当胖妞和你乱撒娇的时候，你“不尿”她，这个“不尿”她是有身量了。不难吧？（龚竹：不难。）

胖妞呢？你是继续做胖妞呀？你尿不尿龚竹？（胖妞：……）现在还缓不过神来呢？不知道你们之间的仇有多大呢！人家九个人跪下咒诅我全家死绝、五马分尸，我都没有像你们这样，他们就那样对待我，但不出一个礼拜我又去咒诅我的那家帮助他了，半个月我就让他带着我传福音，找见谁家就帮谁。他们这样对待我，我看的是什么？在我来看，他们是被迷惑了，是被上边来处理问题的人迷惑了。那处理问题的人说的什么话呢？处理问题的人说他们是圣灵使用之人身边的人，这就把他们迷惑了。我并没有见过他们，他们就咒诅我全家死绝、五马分尸，我都没有把它放在心上。你俩呢？狗屁话装在心上还不放了。他们咒诅我，说我是大邪灵，在我来看，我就是大邪灵，我也是受造之物；我就是该死，我死也要把我该做的做了，我得预备我的善行。只要我明白了、我认识了，我就得交通出来，把那些不明白的人唤醒。他咒诅我那是死罪，如果我还不去唤醒他，让他赶紧赎罪，那他就完了，所以我还去帮助他。咱是个受造之物，你把你放在受造之物的位置上了吗？彼得是怎么做的？亚伯拉罕是怎么做的？亚伯拉罕向神献上的是他的孩子啊，亚伯拉罕九十多岁了才得了一个儿子，又养了十来年，那是掌上明珠啊！他怎么能拿起来刀呢？他愿意？他乐意？他能拿起刀来向孩子下手，你却连个观点都扭转不了！

别人说话伤害了你一下就不行了，你说你尊谁为大呢？可怕不可怕？你和亚伯拉罕差下多远？神为什么要祝福亚伯拉罕？为什么敢于把托付降在亚伯拉罕身上，不能降在你身上？约伯，剥夺了他的万贯家产，他对神不是埋怨、要求，而是怎么呢？“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的信不变，他觉得这都是神作的，就算是剥夺了他的万贯家产也是神作的。可你呢？别说剥夺你的万贯家产了，就是借着周围的一个人伤了你一下，你承认不承认神是万物的主宰者？你承认不承认？你不承认！你嘴上说你是信神的，可是你连神主宰万有都不相信！神说人的心思意念都在神手里面，人的心思意念就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今天哪个人要说什么话、做什么事由他吗？有谁能超出神的主宰？这就是咱跟萧铭交通的，萧铭和认真之间能互相有爱，没有神的许可能产生爱吗？不可能的。那今天别人说了一句伤害你魂的话，伤害你肉体的话，没有神的许可能临到你吗？没有神的许可，你的头发都掉不到地上，这是神的权柄。你信神，对神有信吗？没有信啊！咱根本不相信，根本没有信！你信的是谁呢？你信的是你自己。你只相信你自己，你认为对的，那就是铁板钉钉的，那就是对的，那就是真理，谁也不能触碰。你信的是天上那位渺茫的、并不存在的、任你摆布的神。你信它是什么，你定它是什么，它就应该是什么。那你看我做的是什么，我把我的观点固定了吗？我把我的认为定成真理了吗？咱就不要说其他的了，就说昨天，我按我的思维把这个家布置了一番，胖妞全给我搬了，我回来以后，你看见我按我的思维去还原了吗？至今我训过你一次吗？“你给不给我一点自由权？你尊重不尊重我？”你看见我在这上面用功了吗？我只是说你什么呢？我只是说你流露出来的败坏性情，我没有再持守我的什么。在这件事上我能这样做，你能吗？如果咱们的位置换一下，胖妞你是我，在这件事情上，你按你的思维布置了一番，龚竹再给搬回来以后，会发生什么？可想而知。就连龚竹怎么削土豆皮在你这儿都过不了关，何况这个家按着你的意思摆设以后呢？谁能触碰？我对待这件事的态度不应该是你效仿的？

咱有败坏性情，不允许别人有败坏性情，咱的理智是不是太差了？（胖妞：弟兄，你那天为什么那样摆呢？什么意思呢？）我在这边用电脑，有人进来了，我给人家的是个后背。人家要和我说话，我该怎

么呢？我该把凳子扭过来？还是我不扭凳子，背对着人说话？我背对着人礼貌不礼貌？人家就过来说两句话、问两件事就走了，我如果就给人家个后背和人家说话，连个礼节都没有。今天张三过来了，我扭过来和人家说两句话，人家说完走了，我再扭回来。隔了一会儿，王五又过来了，我再扭过来，每一个人进来看见的就是我的后背，你说合适不合适？我如果坐在正面，是电脑的背后正对着人，不雅观，不好看。所以我只能是支棱起来，留个侧面。要按你给我摆的方向，我在电脑上写个什么，是不是我后面的人都能看见？假如说我要写与王五有关的话呢，王五进来了，就在我背后呢，你说我把电脑盖住还是不盖呢？再比如我要写个下发的通知，通知下午咱们秘密地去干个什么，探子进来看见了，怎么办？（胖妞：那我再给你搬回来。）这个都不重要，这是我给你举的例子。这是我想怎么去摆设的时候我里面的观点，但是我在这里没有坚持，“我要怎么怎么……”我给你说这个只不过是在说你流露出来的是什么性情。你考虑的是朝这边太阳光照到屏幕上什么都看不见，你考虑到的，我没有考虑到，我对你的建议是尊重的，可你对我的建议是践踏的。你说咱这个家大不大呀？空间不大。按你那样摆，我的后面是空的，那边放了一个东西立在那儿，看上去利索不利索？我这个桌子靠墙放着，那边能坐一个人，虽然不是庞大的桌椅，但是把它靠墙以后，还占空间吗？不占空间了。这边宽大了，我把桌子靠着墙，那边就利索了，有什么不合适的？你有你的看见，我有我的看见，对吧？神让亚当给动物起名字，亚当看见一个动物，给它起个名字叫大雁，要是你在场的话，你会说什么？（肖红：“叫雁大。”）“那么大的动物应该叫雁大，雁太大了。”你是不是非得把他扭转过来？你绝对不会说“阿们”。我这么去摆设，你没有说“阿们”，你也没有寻求：“弟兄为什么这样摆呢？人家这么摆，美观在哪儿呢？用意在哪儿呢？”从这当中能学习一点东西。学点东西，然后再说你的意见，“我看这个不好，应该这样摆……”你只能是给个建议，当你发现你的想法有可取之处的时候，那咱就把咱的建议说一下。生活琐事稀里糊涂，摆这个东西，它不涉及真理，所以说你给我摆成这样我也就不动了，我怎么啊？我稀里糊涂，因为这是生活琐事，我和你还较个真？我不较那个真。我和你较真的是什么啊？是你不和我商量的那个性情。我在生活方面的活出你也看见了，我是不是稀里糊涂？我没有在意这些。可你呢？胖妞？你在生活方面可是求真

求细，我稍微改动一下，“不行！”我改动了，你还得还原了。（胖妞：弟兄，我明天给你搬回来。）

56　这就是你们的信吗

1　你相信神的存在却为什么总是不敬畏神？你相信神的存在却为什么没有惧怕神的心？你承认基督是神所道成的肉身却为什么对其采取藐视的态度？

2　为什么对其指手画脚？为什么公开论断神？为什么总是窥探他的行踪、不顺服他的安排？你为什么做事不以他的言语为准则？为什么勒索偷取勒索偷取他的祭物？

3　为什么你站在基督的地位上讲话？为什么评价他作工与他说话的对错？为什么敢在背后敢在背后亵渎他？等等这些就是你们就是你们的“信”吗？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真是信神的人吗？》

531　你当建立与神的正常关系

1　你愿意做撒但的差役吗？愿意被撒但利用吗？你信神、追求神是为了被神成全，还是作神工作的衬托物？你这一生是愿意被神得着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还是愿意过一个无价值、虚空的人生？

2　你愿意被神使用，还是被撒但利用？你愿意被神使用，还是被撒但利用？你愿让神的话充满你，还是让撒但、让罪充满你？这些你都掂量掂量你都掂量掂量。

3　在日常生活里你得掌握说哪些话、做哪些事能导致你和神的关系不正常，然后矫正自己进入对的方式里，每时每刻都省察自己的一言一

行、一举一动、心思意念，掌握自己的实在情形，进入圣灵的作工方式里，这样才能达到与神有正常的关系。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与神的关系如何》

21 .什么是愚忠

什么是愚忠（一）

马萧达，你对班竹荏的评价是什么？（马萧达：班竹荏是一种愚忠，就是愚昧的忠心！她太持守自己，说得严重点就是独断专行，做什么事情她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因着她的性情实质是这样的，所以导致她不管是做带领、还是做饭，流露出来的、表现出来的都是这样的。我前两天也点她了，就像在做饭上，她想的是什么就是什么，哪怕就是吃饭的人多，别人帮着她去做饭，她和别人也没有和谐的配搭和商量，好像帮手就是她的一个下属，她指挥人家做这做那。在别人帮她的时候，她总是流露出指挥人的那个表现。还有她做饭前也不看冰箱里有什么，还剩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放的时间长了，不能放了得赶紧吃。这我倒是也点过她了，但是点了以后她不赶紧去实行，还是我行我素。以前的就不说了，就像最近发现冰箱里的豆腐皮发霉了的那件事，我已经点过她了，但过了两三天又发现冰箱里的肉臭了。按说我点她的是一个正面的，神借着我点出来了，我说“你就不检查这个冰箱里什么东西是放了三天到五天的，什么东西该先吃，什么东西该后吃？”这个是我已经点到了的，但是她没有赶紧去实行，她不是说“人家给我点出来了，那我赶紧看看冰箱里有啥”，她要是赶紧去看了冰箱里有啥，是不是就不会发生后面肉坏了的事情？她一检查，检查出来以后，是不是该怎么处理就处理了？借着这些事情接二连三地显明，就看到这也是班竹荏的一个致命处吧。我和班竹荏认识几年了，虽然说她的性情实质没变，但是外表上倒是有一点变化。我记得2019年的时候班竹荏好像是大区带领，就像那个检察官、监督官、视察官一样，一说话就是“这、这、这……”，我看着她有点不对的时候，我也点她呢，那时候班竹荏她心里边火得站起来就走了。现在不管怎么点，最起码她不站起来走了，她也不对抗，她在那儿能纹丝不动，这是我的一个看见。）还有没有？（马萧达：还有就是，因着班竹荏能联系上你们，导致其他人不敢点班竹荏，我也不是说谁是班竹荏的后台，但这是我看出的一点问题。好像弟兄、肖红就是她的娘家人，打个比方，她就像是皇亲国戚，导致弟兄姊妹都不敢点班竹荏，反而还

有点尊重她的那种感觉，但是越这样就越导致班竹荏的那个性情不知不觉就又流露出来了。那一段时间我观察班竹荏从转点下调到做饭以后，她还低调点，不吭气，默默无闻的。但最近班竹荏在这一方面不知不觉又流露得多了，说得不好听点她还是有指手画脚的这个表现。按她自己的领受，她是在扶油瓶除狗屎呢。）马萧达说的这些你们听懂了吗？（听懂了。）那你们对班竹荏的认识与他说的这些认识相合不相合？（他说班竹荏好像把你们当成娘家人了，感觉她就像皇亲国戚一样，指挥人干这干那的。）有这个感觉？（嗯。）你们受班竹荏辖制吗？（也不受辖制。）刚才马萧达说，因着她和我能联系上，好像你们有什么话不敢说，或者受辖制，这方面有没有？（马萧达：他们才来了几天。）（嗯，我们来的时间也短，这方面倒是没有。）他们还没有进了这个圈圈里。（嗯。）咱之前交通了顺服环境，要顺服这个环境，咱现在就先了解了解这个环境。神在这儿给你们摆设了一个董士章，摆设了一个班竹荏，这就是神给你们摆设的环境，咱得先把这个环境了解了以后，接下来才能知道该怎么顺服，哪些是该顺服的，哪些是不该顺服的。（嗯。）

刚才马萧达说了班竹荏的一些问题，咱把经典的一些问题总结一下，她有些什么问题？首先是愚忠，是吧？（对。）除了愚忠还有什么？（独断专行。）独断专行就是自是，是吧？（嗯。）还有什么？（马萧达：主要也就是这些。她认为她是扶油瓶除狗屎呢，实际上是管得多。她要是真正能管到位也算，但她管的不是……）这就是你说的愚忠。（马萧达：对，是。）愚忠、自是，地位心特别强，还有就是不接受别人的建议。（马萧达：自是不就是不接受别人的建议？我看见给她提意见的时候她也不抵触，嘴上也“嗯、嗯”，但就是没行动。）自是和不接受别人的建议又不一样，自是，是她要坚持自己的观点。好比你说的，吃的东西坏了两次，这个不应该是自是，你跟她说了，她当时也知道了，但她没有去做，就是说她不待搭理你，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建议，而是一种敷衍的态度。（嗯，对。）咱总结一下她这里边有什么东西，有自是，还有她不待搭理人，她只是一个什么呢？就像神交通的：“你们说，这些人对待与基督交谈的态度是不是有点像街头巷尾那些妇人在一起闲扯的态度？就是跟谁说话都不用求真，各说各的。他们对待基督也是这样，你发表你的观点，我持守我的观点，

咱俩井水不犯河水，你也别想说服我，我也不可能接受你的话，是不是一种这样的态度？这是什么态度？你们给这种情形定性一下。（藐视、轻慢的态度。）”（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二十二）》）就像街头巷尾的妇人在一起唠家常，东家长西家短，各自在发表着各自的观点，从始至终没有一个人说要扭转自己的观点，没有说要接受、顺服别人的建议，也没有想要扭转别人的观点，只是在发表着自己的观点，只是在闲聊。（马萧达：对，班竹荏也不是认识不到，她也能认识到，但是她没有一个恨恶，没有一个变化，没有一个实行。再举一个实例，你让她拆院里的棚顶呢，但棚子下面还有东西，沙发、暖气片等等都在下边放着呢，这些东西她都不管，她就把棚顶拆了。我和她说了，她也认识到了，“你看我这些事情做的都是不顺服神呀，做的都是一些没理智的事情”，她这不是就知道了？那知道了以后是不是该立马把沙发或者暖气片给搬一下，搬到风吹不到、雨淋不到的地方？可她还是不动。就她这种表现和素质有没有关系呢？反正她只是能把别人交通的倒出来一点，但是没有自己的领受、认识和实行。）对，你刚才说的这个就是没有执行力。把这些总结一下就是愚忠、自是、对别人的建议是敷衍了事、没有执行力。（马萧达：她要求弟兄姊妹干这干那，给人的感觉不是爱心，不是责任，还是地位。还有她有时候给人的感觉就是老嫌弟兄姊妹做得少，吃得多。你说又不是吃她的，她这也是一个愚忠，好像是为了节省，有时候确实是让人受辖制。）这就包括在愚忠里边了。（马萧达：嗯，对。）

班竹荏，马萧达说的这些你听进去了吗？（班竹荏：嗯。）人家把你的问题给你反映过来了，你得总结一下有几方面问题，看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实行，这样你才有路途、有方向。咱总结一下，愚忠、自是、对别人的建议是敷衍了事，还有就是没有执行力。（马萧达：嗯，她能认识到，她也明白，但就是没有执行力。）这是藐视别人的建议，她也能听懂，她也知道，但是对你这个建议她不放在心上。（马萧达：她知道了，只是“嗯，我知道了”，那知道了该怎么做，就没有下文了。）她知道了就完了。（马萧达：嗯，外表是没有执行力，但实质上她说的那个“知道了”，就是在……）敷衍，是虚假的一种接受。（马萧达：对，是。而且她说“知道了”的这个事情是谁告诉她的呢？

是弟兄和肖红告诉她的。她好像打了一个旗号，让人崇拜她，“你看人家能接触上弟兄、肖红”，里面就有这种东西。）她愿意打着旗号做事。（肖红：她是打旗号说事，还是真实的就是给她打电话说了的这个事呢？）肖红的意思是说，班竹荏是在你们不听她话的时候，她传达一下“这是上边的意思”？还是虚假地打了个旗号呢？（马萧达：比方她说“你看弟兄一交通，这棚子下面的沙发也不管、暖气片也不管我就把棚顶子拆了，你看我这实行的是个啥？”给人感觉就是“你看人家弟兄又和她交通了”。就算是弟兄和她交通了，那弟兄已经说了这话了，那该不该赶紧把暖气片搬到一个雨淋不了的地方呢？这个她就想不到，她就不去做了，这个表现里面有一个实质，这个实质是啥呢？得自己再挖一挖，其实挖来挖去还是一个显露地位。）她只是想炫耀一下。（马萧达：对，这个比较准确点。）她只是炫耀一下，但并没有把这个当成自己的责任来担当，没有当成一个托付来担当。只是把别人给她的托付当成了一个炫耀的工具，而没有去担当这个责任、职责，只是要了个名誉。你们能听懂我说的啥意思吗？（能听懂。）这就给你们作了个标杆，来到这儿都要认清一个什么呢？认清该怎么去揭露解剖别人，因为她自己是什么她看不见，借着周围的人对她的言行举止流露出来的是什么来个认识，你们先对她有个认识。你们在一起学功课不知道学的是什么功课，连个真正的路都没有走，今天就借着这个让你们看怎么学功课呢。主要是要看她的一个性情，看她所走的路，然后去认识、分辨。认识、分辨的同时还得先把这个背景、环境了解一下。

班竹荏，你对马萧达说的这些怎么看？怎么认识的？他说你是愚忠，你心里边感觉到你是愚忠了没有？（班竹荏：我没感觉到我是愚忠。）“愚忠”这个词听懂是什么意思了吧？（马萧达：愚昧的忠心。）班竹荏，除了愚忠，还说了你什么？（班竹荏：自是。）自是能感觉到吗？（班竹荏：能。）还有什么？（班竹荏：独断专行。）这个感觉到了吗？（班竹荏：嗯，这个有。）再说。（班竹荏：独断专行、地位心强、不搭理人。）怎么个不搭理人？马萧达有没有感觉到班竹荏不搭理人？（马萧达：就是她持守自己，别人说的话她也不抵触，她也应承呢，但就是不当一回事嘛。）那不是不搭理，她是搭你的话了，但是人家不理你说的这回事，也就是说她对别人的建议是

采取一种敷衍的态度。（马萧达：对，是。她搭理了，但是搭理完又没下文，不实行。）班竹荏，这个能看见吗？（班竹荏：这个在我对董士章的态度上比较明显，当董士章一个劲儿不停地说时，他让我干啥我就不愿意搭理，这个我能意识到。）敷衍和不搭理是两码事，不搭理是别人跟你打招呼呢，叫你或者是和你说话呢，你不搭理他，这是一种没礼貌，没有一个正常人的行为。董士章叫你的时候，你是不搭理他，是吧？（班竹荏：嗯。）你不搭理董士章，这是你对他个人采取的一种措施，这个不代表你的性情。刚才和你说的是，你对别人给你的建议是一种敷衍的态度，这个能认识到吗？（班竹荏：嗯。）你敷衍了没有？（班竹荏：敷衍了。）你能感觉到吗？（班竹荏：当时没有感觉到。）当时没有感觉到，现在认识到了里边有敷衍，是吧？（班竹荏：嗯。）那就是说你是有知觉的，现在能感觉到了。（班竹荏：嗯。）还有一个什么呢？没有执行力。（班竹荏：嗯。）这个没有执行力是什么原因？你感觉你有没有执行力？（班竹荏：刚才说，棚子下面有东西，我一直就没有过去，那天我过去跟他们说“你们看棚子下面的东西咱得整呢……”当时有个弟兄说“等干完着急的活儿再收拾”，然后我就自己过去收拾了一下，把沙发拉出来晒一晒、整一整，但那个暖气片我一个人就搬不动嘛。那天说起这个事了马萧达说：“这就跟在自己家一样，你拆这个棚顶的时候，是不是得考虑下面的东西呢，东西该放到哪儿，该怎么处理，该怎么安排，是吧？”）暖气片现在在哪儿放着呢？（班竹荏：我搬不动，所以还是在那里放着呢。）（马萧达：我放到家里了。）班竹荏，这就是说你没有执行力的原因。暖气片的事只是我和你说了一下，但我并不是让你亲自去办这个事，那暖气片你能搬动呀？我还不知道你能不能搬动呀？他们都是后来的，这儿就你和董士章两个老人，让你在这儿当负责人，所以你应该去安排。没有执行力是什么意思？这个执行力不是让你亲自去做，不是你亲自去做了就是执行了，是说你没有跟踪到位，没有把这个事安排下去。就像刚才说的这个暖气片在外边下雨生锈了，那你是不是就得想办法搬啊？你搬不进去，那你可以安排人去搬。你没有和马萧达说，是吧？（班竹荏：说了。）你只是和马萧达说了一下，然后马萧达他多了个心把暖气片拿进家里了，也可以说他明白这个意思了他就去做了，但你没有去跟踪，你没有把这个当作一个任务安排给他，“马萧达，你负责把那个东西搬到家里去啊。”你没有去安排，你

只是随口一说。这是马萧达有一个责任心，他去做了，但他不是去领了个任务。你应该是给他一个明确的任务，让他赶紧把这个事情做了，而不是随口一说，因为是让你在这儿当负责人呢。你不安排，不跟踪、落实，只是随口一说，所以说他们对你的评价就是，你只是要了一个地位，不做事，就是一个假带领的表现。

你对别人的建议是敷衍，人家第一天都告诉你冰箱里的豆腐皮坏了，你看见豆腐皮已经坏了，那你是不是应该检查一下冰箱里的所有东西，看看是不是还有其它坏了的？这应该有一个条件反射，你就应该意识到，可你没有去过问、没有去管这些东西，到了第三天别人又发现冰箱里的吃的坏了。人家发现了以后，拿出来这坏东西了，你才和人家抢呀，你早干嘛去了呢？这三天之内你没有搭理，没有去看冰箱里的东西是好是坏，当人家从冰箱里拿出来坏的东西了，你赶紧从人家手里抢过来要放在水里洗一下来掩盖事实，你只是要了个名，只维护了个名，但不是真实地去做事。咱没有实实际际地去做事，咱的心操在哪儿了？马萧达说你是愚忠，你现在对愚忠有认识吗？（班竹荏：嗯，愚昧的忠心，自认为是忠心。）那你给我说说，你自己认识到你有哪些愚忠的表现。（班竹荏：就是马萧达刚才说的怕人吃，怕人歇着，怕人吃得多，做得少。）（马萧达：也许我说的话严重了点。）在班竹荏这儿认为她是维护神家利益呢。（马萧达：嗯，是，愚忠。）“我信神就应该维护神家利益”，所以说班竹荏在这方面持守得比较严重，“我实行真理呢，我维护神家利益呢”。可是班竹荏你并没有真实认识了什么是神家利益。什么是神家利益？正常人性咱活出来了没有？作为一个人咱得活出一个正常人性来，咱要求自己活出正常人性了没有？咱的活出彰显神了没有？（马萧达：就像主耶稣说的“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太 25:40），她就不会实行这个话，说白了她对弟兄姊妹就不是一种爱心。）嗯，没有爱。（班竹荏：我怕人吃得多？这个我还是有一点……）这是走了一个极端，走了一个偏路。（马萧达，她接受不了这个，你给她具体指一下。）她不是接受不了，她想的是“我给你们每次做得饭都多，你还说我怕人吃得多。”（马萧达：她是一开始做了新鲜的吃的，舍不得给人吃，怕人吃得多，然后就保存起来，保存得就坏了，坏了就又扔了。她这不是一

贯的，是有过这方面的表现。）这是小气，小家子气，没有见过大世面，这个问题不是很大，但是咱得活出正常人性来，说你愚忠也包含这方面了。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咱该怎么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呢？你的活出能够彰显神，让撒但抓不住把柄。神说人是“堂堂的受造之物”，是吧？咱得让人看着得体大方，不能不当回事去浪费，也不能过于节约，节约过度的时候就不正常了，这里边就是一个愚昧的忠心。你留下那些东西是等着让我吃呢，我就是吃这个东西的？这就是个愚忠。从你心里来说，你认为你对我够忠心的了，在别人来看也是，你对我够忠心的了，但是我在这儿看见的是啥呢？我看见你好像就是捡了两颗鸟蛋也要赶紧给我，这是咱为了让你认识说得夸张了点，虽然不切合实际，但是是为了让你去认识。在你这里你是想着保存下来一些，总是等着我吃，我不是要过来吃这些东西的，你就没有去了解我、认识我、理解我，然后你等我来吃，等的把这些东西给放坏了。而且这些东西它也不是什么高级东西，再说了我也不是要吃这些东西的，你不知道我要的是什么，你不知道该忠于我的是什么，这就是愚忠。

我这次过来了，你们正好捡了一些献过祭的水果摆在桌子上让我吃呢，我看到你们捡的这一堆水果我是没感觉的，我想吃点水果换换口味，但我吃不下去，为什么？以前有人问过我，说“这献过祭的东西能不能吃？原来有人说献过祭的东西是献了魔鬼了，污秽了，人吃上是不是就污秽了呢？”我说这是个谬论，说污秽了是说你让撒但败坏以后，你背叛神了，你欺骗神、背叛神以后你这个人污秽了，不是这个东西吃了能污秽人。神造了万物，这万物怎么能把人污秽了呢？有人说“献祭的东西魔鬼吃了”，就即使说让魔鬼吃了，那是你献上了魔鬼才吃的？你不献魔鬼就不吃了？咱有时候有一种愚昧的思想，认为“献祭过魔鬼的，人就不能吃了，人吃了就污秽了”，我说献祭过的这个东西不存在人不能吃，吃了就污秽了，这是人的一种想象。我说了这个以后，献过祭的东西人也就开始吃了。但让我没想到的是你们不仅是开始吃了，还专门去捡这些东西吃，我看着这个就有点失常了。我有些想法，但我也没说，究竟这个怎么说呢，“能吃不能吃”这是一个问题。我说这个又有多大的价值、意义呢？那些水果在外面卖好几块钱呢，咱在这儿也不挣钱，捡回来吃了也不是污秽身体呢，我去制止这

也不是个事，我鼓励你也不是个事。但我在这儿难受的是什么呢？你们能体尝到吗？你们能体尝到什么？（马萧达：你这样一说，我就感觉这种表现就像讨吃要饭的人，感觉有点羞辱神，实际环境确实也不是没吃没喝。虽然外邦人没有看见咱去捡着吃献祭过的东西，但是灵界的撒但它能看见，还是会嗤笑的，这么做的后果是羞辱神名。借着你这样说看到人总是守规条，不是偏左，就是偏右。）人只是注重一个做法。（马萧达：嗯，对。人在做这个事的时候没有想这个后果，没有想这个后果会对神的名怎么样。）对，他不知道怎么维护神的名、神的见证。所以那天我来了你们摆了一桌子那些东西我啥都没动，我心里边是复杂的，也想吃个水果换换口味，但吃不下去，恶心！看见恶心！为什么说恶心呢？这些东西是他们拜给偶像的、拜给魔鬼的，你说我没有吃的了？吃人家拜过魔鬼的东西？（马萧达：是呢，实际情况不是那样，并没有到了没吃没喝的地步。）就是到了那个地步，我也不应该去吃这些东西。（马萧达：嗯，对，你更不应该吃。）我就是饿死也不能吃这些东西，因为这是一种耻辱，在我这儿来说，你可以吃，但我不能吃这些东西。我吃的是什么呢？我应该吃什么呢？你心里是清楚的。（马萧达：对，应该吃最好的。）所以说，我一开始没动这些东西，没吃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你心里清楚了，但是我不能要求，你说我去争吃争穿呀？还争着去吃个献过祭的东西呀？没意思。再一个就是我作工的目的是要把你带到神面前，我的目的是要见证神。我心里虽然难受，但不把它当一回事，所以就把它扔在一边了，用世人的一种说法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理这件事。可是我这次过来，你们在我住的那个家桌子上放了一大袋东西，我原来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那天我一看里边都是猕猴桃。猕猴桃一般算好水果，是吧？（肖红：嗯。）再好的东西我看着也没有胃口，所以就在那儿放着，放了两天我也没动它，然后我把它拿出来放到外边的桌子上。在我心里想的是：谁想吃谁就吃，不想吃就放着。我等着别人去吃，但我不可能专门叫人去吃呀，我不能吃，我也不专门叫人去吃，你们自己看着办吧，我是这么一个态度。所以就一直放在那儿，我也没有去动它。今天我准备走呀，那些东西快烂了，看着挺可惜的，我说算了吧，让他们都吃了吧，别扔了。我说这个是想说什么呢，是谁把这些水果拿到我这儿的？班竹荏？（班竹荏：我拿过去的。）你就是不说，我也知道是你班竹荏拿过去的。为什么呢？班

竹荏太“忠心”了，总害怕我吃不饱，总害怕我吃不好。但拿过来以后，班竹荏没有和我说一句，“弟兄，这是给你拿的吃的。”班竹荏没和我说，她觉得“弟兄你也应该知道是我班竹荏给你拿的，但是我也不能再说什么，你就吃吧。”等我把这个东西拿到外面桌子上的时候，我回去看见桌子上又多了一袋东西，里边还是精包装的水果，用塑料盒子包装着。在班竹荏那里是好几天舍不得吃放在那里，专门拿过来给我呢。还有班竹荏做的杏罐头，还有山楂片，给我留着呢，之前还给我捎过去好多瓶，我还拿出来说：“人家做了一次呢，我尝尝吧，吃一个吧。”肖红说：“这是谁做的？多长时间了呢？还能不能吃呢？你的胃也不好，你别吃了。”所以这个东西我就没吃，我给了别人了。在班竹荏心里边那是什么？那是宝贝，是她对我的忠。这次我来这儿了，班竹荏又给我拿出来两瓶子，说是专门给我拿的。你说我看见了心里是什么滋味？我想起了神交通的，有人给神送鸟蛋，还想起了有个人要给神做点心。愚忠，愚昧的忠心。班竹荏对我好像是孝敬父母的那种对待法，“让他吃好、喝好”。你把我当成什么了？你太愚昧了！你要给我，你应该拿什么给我？咱就不要说把你的心、把你的殿让出来让神来掌管，最起码你对我的忠心，应该是在本分上对我有忠心。如果你在本分上没有忠心，在我交代给你的本分上你是掉以轻心，你是推脱，你只要位置而不担当责任，那是什么性质？你对本分掉以轻心，你把本分放下，把一个正常的该献上的放下，那就是最严重的背叛！就算你是想讨好我呢，你想献上呢，你应该拿什么？你应该拿上好的，是吧？应该是拿上好的，你不应该去外边捡个“鸟蛋”，更何况你拿的是祭过邪灵的东西，你还把它当作宝贝一样给我攒着、放着，等待着我吃。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试探，一个极大的侮辱，在灵界里边那就是一个极大的试探，一个极大的侮辱。这些东西都在我心里边装着，我没有去说，但不等于我没有知觉，我再有知觉，你说你做的这些神怎么看？撒但怎么看？太愚忠！

你忠于我不知道拿什么忠，咱效法肖红，你看肖红是怎么忠的。肖红她没有给我买过一个水果，顶多是我吃吃人家给自己买的水果，但肖红绝对没有给我买过一个水果，但是我告诉你，我要的是肖红这样的人。为什么呢？这是给你立了个标杆，肖红做的是什么？你看见她一天从早到晚忙的是什么？你看神家的这些工作我抓过没有？工作我根

本不管，交通也好，下去做什么也好，不管什么工作都是她管、她抓。一线和教会该怎么去抓、怎么去做报表、怎么去带，哪片的带领是谁，合适不合适，这些我都不管。仅仅是她和我讨论一下，“我觉得这个人有点不合适，你看看，定夺定夺”。然后我和她配合，她抓工作让我给她看这个人行不行，让我给解剖解剖，看还能不能用。我俩是个配合，我是把人往生命里边带，她这边是抓了一个工作。我需要的是一个配搭，我需要的是能够在工作上尽忠心的人，让我在工作上能不用担心、不用操心，我只需要尽心做我的。就是说我只管啥呢？神说：“我对你们的任何一个作法与说话都感觉极度的厌憎，好歹因着我对你们的‘污秽’与‘悖逆’有点‘兴趣’，成了我说话的‘集大成’，否则我绝对不会呆在你们中间这么久的。”（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落叶归根之时，你会后悔你所行的一切恶行的》）我对你们的败坏性情感兴趣，我只管把你们的败坏性情揭露解剖出来，带着弟兄姊妹生命进入。在神话里边有哪些奥秘，有哪些是你们看不懂的，神现在作工作到哪一步了，我管的是这个大的方向。肖红她作的是一个大的工作，但到了下边，把这个地方交给你，是让你在这儿独当一面，是让你在这儿负责。你抓不了一大片，但你在这个地方应该能抓起来吧？你抓不起来也无妨，你尽心、尽意、尽力了没有？你用心了没有？我让你做的事你始终没有去做，等待了几年你都没有去做，你是在什么上边忠心呢？你看的、你研究的是我的吃，这跟伺候官老爷有什么区别？你管的是我的吃穿。咱信神呢，该急神所急、想神所想。我事奉神、通行神旨意呢，那我只能是与神一个口、一个心，我要急神所急、想神所想，是神急的，就是我急的；是神想的，就是我想的。你看着神家工作你该作什么呢？你还不知道你应该作什么？在你该献忠心的时候，你没有献上你的忠心，你每天心里寻思的是啥？你把心思都用在这些上边了。你在这儿做饭呢，这么多人吃饭，你一个人做饭本来就难做，你还做两样饭，又有大米又有面，还得炒上好几个菜，你能忙得过来吗？你在这些上边再付上多少代价，又有多大的价值与意义呢？在你心里边还不是想着“弟兄来了，来，赶紧给吃。董士章，给弟兄买上东西让弟兄吃。”我和你交通几次了，你就是把我当吃货呢？你的心意我领了，不是说不可以这么做，可以，但是你这个忠，忠在哪里了？愚忠，愚昧的忠，一厢情愿，和伺候官老爷一样，好像是给他吃好，给他送上礼，讨他高兴，讨他喜欢，然后在你的本职工作上就

可以不求真，甚至不执行，没有执行力。当你知道该怎么做了以后，当真正到了该你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维护神家利益的时候，你执行了没有？

咱刚才说了班竹荏的这几个问题，还有哪个问题没说呢？班竹荏，你把别人给你提的一个建议，也可以说是神兴起环境给你传递的一个信息，不管是帮助也好、警告也好，你都不当回事，敷衍。就像冰箱里的豆腐皮，你已经看见坏了，即使你没有看见，你自己做饭呢，冰箱里边的东西你是不是得经常检查一下，看看哪些东西快坏了？这是你手到擒来的事，更是你的本职工作。前些天豆腐皮已经坏了，人家都提醒你了，你还不赶紧去看看？这些事还用让人卡呢？你把心都用在哪儿了？你的心思用在“揣摩”我的心思上了，正因为你“揣摩”我的心思，所以说你才做这些事。这算不算揣摩我的心思？（班竹荏：不算。）你要是真正地揣摩我的心思，那还好说呢，是吧？因为真正地揣摩我的心思是做我的知心人呢。班竹荏现在做的这些应该属于什么呢？用哪个词描述比较准确、恰当？（班竹荏：讨好。）讨好、显摆，你自己经历的你知道。讨好，想用外边的一种做法来讨好，从我这儿走个后门，没有用真才实学在这儿实干，只想智取，不愿强攻，在自己生命该进入的时候你丝毫没有进入。还有哪个没说呢？（班竹荏：独断专行。）那你说说你为什么要独断专行？独断专行，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自作主张，这是个什么原因呀？持守的一个什么呀？争夺地位？马萧达，这是个什么？怎么描述？（马萧达：她就是持守自己，自己想怎么就怎么。）持守自己是说她自己的一个认识，她这里边还有就是她对别人是一种强行灌输、强行占有，她独断专行，不和别人商量，自己想一出是一出，还必须这样去执行。这个认识到了，是吧？班竹荏大概就是这些东西，你们也看见了、了解了。（嗯。）

什么是愚忠（二）

（肖红：你们这两天跟董士章在一起相处，有什么问题吗？）（我们这几天干活儿，董士章说得怎么干怎么干。另一个弟兄说不行，那样容易出现一些问题，董士章说“没事，我都做了两年了，我一直就是那样做的。”结果按着董士章的方法去配合确实出现问题了。然后他又说他也是听别人说得那样干呢。我通过这件事就看到董士章这个人说话不靠谱，只管事不担事，他让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做完有问题了他就不愿意承担责任，你再一说董士章马上就火了，“我说我不当这个负责人，你们要让我当呢，我就不想当这个负责人”，昨天晚上说这个事的时候董士章就火了。）（我记得董士章还说：“我说我不当这个负责人，是弟兄让我当的这个负责人。我负责管理吧，你们还不听我的话。既然让我当这个负责人，那我让你们干啥你们就干啥。”）董士章，我还在这儿呢，你昨天就又和人吵架呢？又发飙了？因为什么发飙的？（董士章：什么是发飙呢？我忘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了。）你发飙了你不知道因为啥？（董士章：怎么是发飙呢，就是说话声音高嘛！）你和弟兄姊妹说话是怎么说话的？（董士章：我说能做就做，不能做你们就先做别的嘛！反正就是家里的活儿……）我那天说让你负责呢，你负责你就得负责安排工作呢，你让他们怎么做呢？（董士章：我安排了呀！）你安排了就是让人想做啥做啥？（董士章：我跟他们说了三样活儿，这就是家有三件事，先从紧的抓，但咱的这三样活儿哪样都要紧呢，我说：“你们做哪样都行，你们看吧，你们随便选吧！”我就是这样安排的。）那天晚上咱交通了什么是顺服神摆设的环境，今天就是摆设这些环境看咱怎么顺服呢。你们和董士章接触多长时间了？（就几天，还没一个月呢。）谁和董士章接触时间最长？（马萧达：我和董士章认识好几年了，但没怎么打交道。）你对他有没有认识？（马萧达：我觉得有。）那你先把你对董士章的认识给大家谈一下，介绍一下你对董士章的认识。（马萧达：通过这几年和董士章的接触，我看到董士章就像小孩子一样，做什么事情都是凭心情，高兴了怎么做也行，一不高兴就怎么做也不行，就是小孩子的那种样式。说他单纯吧他也不单纯，他心里边也有他的想法，他有时候是不懂装懂，有时候是懂装不懂。总而言之，他给人的感觉总是模棱

两可的，其实他实质里面就没有把自己当成神家的人，和弟兄姊妹不交心，这是我发现的一些问题。我还看到他实质里追求的是地位，但他还不承认，他认识不到。我为什么说他追求地位呢？因为别人都听他的他就高兴，别人要是不听他的他就罢工“我回我的‘高老庄’呀！”这是董士章一个明显的、一贯的表现。还有他总要分他的和神家的，他总要分这个，这一次弟兄也给他交通了，我也给他交通了一些后果什么的，但他只是有一时的认识，也许是三分钟的热度吧，其实还是没有真实认识到。后来，我看到神说：“神对各人的要求，一方面根据素质，另一方面也根据人性，根据各人的追求，也不是一刀切的。”（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寻求真理原则才能尽好本分》）神对人的要求不是一刀切，个人找准自己适合的位置就行。我昨天还说董士章是当地人，有些事还得他出面，所以说这个角色也得有人去担当。还有现在好多人觉得自己软的硬的都跟董士章说过了，最后就是哄着董士章走呢。我感觉这些董士章还是能看出来的，有时候别人哄他的时候他就高兴，有时候他好像是“你们哄我呢，我也哄你们”，在他这儿还有一个这样的表现。其实说来说去，我认为根源还是地位。）

董士章，刚才马萧达说你什么了？（董士章：说我是孩子脾气，这是一方面。）老顽童？（董士章：嗯，再一方面是我的心没有放在神家，我在这方面还严重呢，不过现在我正在一步一步地转变呢。前两三年有个弟兄说我是个帮忙的，我心里就想，“是呢，我就是个帮忙的，能帮多少算多少”，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以后在神家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当我一想到我就是在神家帮忙的时候，再加上我看到弟兄姊妹和我相处时的言谈举止，我心里就难受得多呢，“我负责呢，我是帮忙的，我是外部人员，你们是内部人员，但你们也不能这样待我吧？”我有时候从心里头就是真的不想管理了，就心痛呢！后来心里想：“我就是帮忙的，我能帮多少帮多少，实在帮不动了就不帮了！”我就是这样想的。可是通过这次阳了以后，弟兄给我谈“你是不是俘虏呢？你是俘虏，那你的东西也是被俘虏回来的”，我心里就想：“我是俘虏回来的，那我的东西就是神家的了，既然我是俘虏那我就成了神家人了，我也不是帮忙的了，我不能再像之前一样说我能帮多少帮多少了。”我这两天还这样想呢，我也是一步一步地扭转呢，这不是一下子就能扭

转过来的。）那你现在呢？你现在是把你当作神家人呢，还是当作帮忙的呢？（董士章：现在我就是把自己当作一个被俘虏过来的人，学着去做人。反正那一段时间我里面就是软弱呢，而且软弱还大呢，因为我明白的少，生命进入得也少，和弟兄姊妹见面的时候不是吵就是心里难受。你说弟兄姊妹真正和我坐下来交心、谈心的时候有多少呢？根本就没有几次。平时来了人以后，他们是和班竹荏坐在一起，真正坐下来和我交心、谈心的没有。可是他们走了以后呢？我有什么呢？我什么也不知道啊，就这样我能跟到现在，这都是神的高抬。）董士章，我这次来了给你交通了哪些内容？你还记得吗？我说了你的问题，你丝毫就没有……（董士章：你说我的问题就是我能不能在这儿担起这个担子呢。）我和你说的话都白说了？（董士章：我得慢慢想呢，我忘了，一下想不起来。）（马萧达：你还告我说，“弟兄跟我说了，‘你不吃喝神话也行，你不干活儿也行，你能不能给咱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地干呢？’”）（董士章：说是那样说的嘛，可是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干还得吃喝神话呢，还能不吃喝神话呀？不吃喝也不行吧。）董士章，刚才说班竹荏的时候说了一条什么问题呀？班竹荏对别人的建议是种待搭不理、敷衍，待搭不理、敷衍就是一种玩弄、戏弄。如果你对我和你说的话也是待搭不理，那就是对我的一个玩弄、戏弄。你还记不记得祭司弟兄讲道交通里有一个姊妹交通她的经历时说，神让他们制作视频，把《国度礼歌》的标题作个特效，神要求将标题带着气势有力度地从上到下重重地砸下来，结果他们就是没有按神要求的去做，就是不做。神专门指导他们怎么去做，但他们就是不听，他们按自己的意思把做好的视频再次传给神看，让神检查的时候，还是原来的那个效果，《国度礼歌》的标题就没有重重地砸下来。神看了以后说，“你逗我呢？还是考验我的记忆呢？”你让神跟你说几次呢？（董士章：我没听过这个。）你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知道，你看神话吗？神说：“你逗我呢？还是考验我的记忆呢？”神为什么这样说？神交代给他们的事情，他们没有按着神要求的去做，对神所说的就是不搭理，“你们考验我的记忆呢？我交代给你们的事情你们为什么不做？你们是不是跟随神的？你们是不是信神的？你们信神是不是该实行神的话？你们这还叫信神？这还叫跟随神？”所以神质问他们：“你逗我呢？还是考验我的记忆呢？”就不要说今天神亲自要求的事情了，就人和人之间相处，别人交代你办一件事情，你该不该办？

该不该守个诚信？人和人之间还得守个诚信，但神交代给他们的事情就不做，所以神揭露他们这个性情，“你逗我呢？还是考验我的记忆呢？”神为什么说“你逗我呢？”（马萧达：因为人不把神说的话当回事，不把神当神待，答应了却不做。）答应了不做，就是戏弄呢，“你告诉我的我就不做，我耍你呢。你别觉得你是神，你是神我就该听你的？你说了不算！我就要让他们看看谁说了算！”神还交通说有个敌基督说什么了呀？他说“我要是不信神，我尿过谁！”你听听这话，这意思不就是“我是信神了，要是不信神我在世界上尿过谁呀？我谁也没尿过。所以你别觉得你是神，我就得听你的，我不听你的，让弟兄姊妹看看，让周围人看看，我就敢不听神的。”人都在比高低呢，在他来看，“神说话我都可以待搭不理，你说我的位置多高？”董士章，你听懂我的意思了没有？（董士章：听懂了。）

假如说咱们三个人在一起，并且互相都认识，我交代你一件事情让你去做呢，如果你规规矩矩地把这件事情做了，那第三个人怎么看你呀？“你们这是上下层关系啊，人家说出来你就言听计从？你就那么听话？你就那么窝囊？人家说什么你听什么，自己就没有个主张？”他看不起你、小瞧你，“你就是个窝囊废，你就是东亚病夫！”如果你这个人地位心重，你听了这些话以后会怎么做呢？“我为了不成为东亚病夫，我为了不让别人小瞧我，我不听你的，我自己做一件事情，我要让第三个人看看我不是东亚病夫，我这个人是有认识、有见识的，我是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我不是说没有方向盘，我不是无头苍蝇乱打乱撞，由人指挥。”所以说他就要做点什么来证实一下。这就是神说的：“神造了人，给了人气息，也给了人一些他的智慧、他的能力与所有所是；神给了人这些之后，人就能够独立地做一些事，独立地想一些事。如果人想出来的、人做出来的在神看是好的，神就悦纳并不干涉，人做得对的事，神就以这个为准了。所以说，这句话‘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它的名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各样活物的名字神并不作任何修改，亚当说叫什么，神就说‘是’，神就确定了那个东西叫什么了。神有没有意见？没有，这是肯定的！在这里你们看到了什么？神给了人智慧，人用神所给的智慧做事，如果在神看人所做的是正面的事，那这事在神那儿是被肯定的，是被承认的，是被悦纳的，神并不作任何的评价或者批判。这是任何一个人类或是任何的邪灵、

撒但都做不到的。在这里你们有没有看到神性情的流露？如果作为人，作为一个败坏的人或者撒但，会不会容许他人在自己的眼皮底下代表自己做事呢？一定不会！会不会与另外的人或者另外的与他不同的势力去争夺这个地位呢？一定会！在这个时候，如果是败坏的人或撒但与亚当同在的话，他肯定会否认亚当所做的。为了要证实他有独立的思考能力、他有独到的见解，他会否定亚当所做的一切：你说要叫这个我偏不叫，我就要叫那个；你说叫张三，我偏叫李四，我就要显示我的高明。这是什么本性？是不是狂妄？”（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　一》）动物的名字是谁起的呢？（马萧达：亚当。）亚当给动物起了名字，神说“是”，因为什么呢？神不和人去争这个地位、名誉，是吧？（嗯。）神说：“神给了人智慧，人用神所给的智慧做事，如果在神看人所做的是正面的事，那这事在神那儿是被肯定的，是被承认的，是被悦纳的，神并不作任何的评价或者批判。这是任何一个人类或是任何的邪灵、撒但都做不到的。”在人来看，“我绝对得比你强，你说东，我就非得说西，我就非得给你证明一下我比你强，你说这个有什么好处，我就说一个比你这个更好的。”他要抢、要争这个地位。所以神说：“这是任何一个人类或是任何的邪灵、撒但都做不到的。”就比如说干活儿呢，“你说三天能干完，我就得说五天能干完；你说五天能干完，我就要说三天能干完”，他总要给你见证一下他自己比你强。人有这个败坏性情，互相就要争战，所以人在和神相处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因为他习惯了。咱就不要说人和神相处了，就说咱刚才举的例子，咱们三个人，当我交代给你“这件事你怎么做怎么做……”的时候，你有你自己的主张，你看不起我说的这个，你就要按自己的意思在里面修改一下，另外去做了。即使你听着我的这个建议是好的，你也不能听我的，因为听了我的就意味着什么？丢脸，被别人小瞧，“我要让第三个人以及其他人看看我是有能力的”。在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你就另外做事了，就否掉了别人委托你做这件事的做法。你一改变，第三个人一看，“哎，人家敢，人家能”，给你高位了。可在你这么做事的时候，对于交代你办事的人来说，你是在干嘛？“你是在玩弄、戏弄我。”所以说，我交代董士章办一件事情，董士章按不按我的意思做呢？董士章不按我的意思做。不按我的意思去做，就是戏弄我，就是神说的那句话“你逗我呢？”说你是逗我吧，你心里边还想“我怎么能逗你呢？我能逗别人，我还能逗

你啊！”在你这儿说得过去说不过去？说不过去。所以神说，“你逗我呢？还是考验我的记忆呢？”就像我跟班竹荏说棚子下边的暖气片生锈了，让她安排一下，班竹荏所做的跟你也是一样的性质。神说：“神对人的托付是天经地义得完成的，这是人最高的职责，跟生命一样重要。你如果对神的托付掉以轻心，那你就是最严重的背叛神，这就比犹大更可悲，该受咒诅。”（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追求真理才能达到性情变化》）

董士章，对于我交代给你的事情，以及我和你说的话，你搭理不搭理？我和你说的话你能听进去吗？你搭理吗？你嘴上答应呢，但心里并不搭理，并不当回事，你和班竹荏都是这样。我为什么说你不当回事呢？我交代你去做某件事的时候，你能去做，但当我说的与你的观念打架的时候，当我揭露解剖你的时候，当伤了你自尊的时候，再让你去做这件事情你还做不做？（董士章：你说了我肯定做呀。）我说让你在这儿负责呢，之前我过来聚会的时候，你一直说我不给你权，说没人把你当董事长，我说：“行，让你当董事长，让你做事，让他们听你的。”后来呢，你跟我说什么呢？你跟我说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他们把你董士章撤了，第二件事是我让你和谁谁配搭，他管钱，让你记账呢，可你是怎么做的呢？你是抄账呢。咱先说第一件事，我让你在这儿负责呢，这些工作你没去作，我问你，“你为什么不去作呢？”你说“他们把我撤了。”董士章，这是你说的话吧？我记得我问董士章“谁把你撤了？”董士章说：“不知道。”你说这些话是不是骗人的话？我让你在这儿尽本分，你说我没有把权给了你，然后我把权给了你让你去管理，你不去管理，你没有去管理，最后你告诉我一句话，“他们把我撤了”。你的意思就是别人把你撤了，你无权管理，无法管理。可是当我仔细查问的时候，我问“谁把董士章撤了呢？”我一个个都问了，查了个遍以后，才知道人家谁也没有撤你，谁撤你了？是你自己不去管理，然后我说你的时候，你没办法说了，你骗我说他们把你撤了。董士章，这是事实吧？这是第一件事。咱再说这个账的事，让你管账呢，结果你是抄账的，我说：“让你们一个管账，一个管钱，你怎么能成了抄账的呢？”董士章和我说：“他们做什么事不和我说。”董士章是来找我告状的，意思是说别人拿了东西不和他说，导致成了他的配搭一个人又记账又管钱，所以董士章在这儿记不了账，他

只能是随后从他的配搭那里抄一下账。我说："神家有原则，一个管账的，一个管钱的，不能一个人又管账又管钱，你连原则都守不住，啥也不管，你是让你的配搭一个人管钱又管账。"董士章只是过了三天以后抄个账本就完了，但是他看见他的配搭管钱又管账，他感觉自己好像失去权了，来我这儿告状了，"他什么都做了，我在这儿就抄了个账本"。我说："谁让他一个人管钱又管账的？你是干什么的？"董士章跟我说他是负责记账的，我说："你负责记账那你为什么去抄账呢？你为什么不去记账呢？"董士章跟我说，"他们做什么也不和我说。"我说："你这是什么话？你在这儿负责呢，假如这儿有桌椅板凳等等这些东西，别人过来要把这些东西拿走的话，应该是拿东西的人过来和你董士章说呢，还是你找他说呢？"董士章说："他们不和我说。"我就给董士章举了一个例子，我说今天小偷来偷东西了，小偷和主人说不说"我要偷你家的凳子呢"？（董士章：不说。）今天你是这家的主人，别人来拿东西了，你没有记账，我问你"为什么没有记账呢，人家拿你的东西呢，你该不该找他们记账？如果你开商店卖东西呢，人家随便拿着你的东西走了，你就让人家走啊？随便拿了你东西就走，这是不是小偷？如果你看着这个小偷偷东西，而没有丝毫的反应，你是啥人？"董士章说："他没和我说，他没找我记账。"他没找你记账他就能把东西拿走，谁的过？你看家了没有？你连家都不看。所以我当时说："董士章你太可恶了！"我让你在这儿负责呢，你不作工作，就连基本的工作你都不作，你连个账都不记，他们要把东西拿走呢，在你这里记不了账，最后找你配搭记了账。你的配搭记了账，你在这儿还有话说，嫌拿东西的人没找你，怎么找你？应该是你找他们还是他们找你？所以我给你举了个例子，我说："你看着小偷把你的东西偷走了，你不搭理，然后你去派出所告状了，'小偷偷我的东西还不告诉我！'"董士章，你在这儿给我表达的就是这么个意思。我让你在这儿负责呢，你负的什么责？我说这话是把你在这边只要地位不作工作的表现，给你形象化地比喻成了"你看着小偷偷东西你不搭理"。今天是有你的配搭在这儿记账呢，如果他不记账呢？神家东西全部丢完以后你啥也不知道。我问你呢，你告诉我说他们拿东西不和你说。

董士章，你这个性情我和你交通了几次了？第一次交通是早在那边就交通了的，那次我是提了一下，简单地说了一下，今天白天是第二次

给你交通了。董士章，现在我跟你说你这性情是第三次了，我今天白天和你说了以后，我晚上又问你，“我和你交通什么了？”“不知道、不知道。”你把我和你说的话当句话了没有？你当什么了？当放屁了？你这是不是对我的一种戏弄、耍弄？又或者是考验我的记忆呢？董士章，你说我不给你权，我不让你负责，现在我让你负责了吧？我让你负责了一年，你负责了个什么？结果你告诉我的是什么？你说他们把你撤了，我调查了、问了一遍，就没有人撤你，然后我问你谁把你撤了的，你说你不知道，你说这是什么话？领导不上班，领导还说有人把他这个领导撤了，再问领导“是谁把你撤了的？”领导说不知道谁把他撤了的。你说这是不是个天大的笑话？你坐在位置上什么工作不作，还要倒打一耙，说是他们把你撤了，还说小偷偷东西没有告诉你，你这说的是什么话？你把你当成了谁？帮忙的？你就是来神家帮忙也不应该是这个态度啊！你心中没神，没有神家。董士章，这是我第三次给你交通了，你把我说的话当成什么了？那天早上我和你交通说了你做的这些事，在我未揭露你以前你振振有词，你在和我亮大话呢，你还质问我呢，“他们把我撤了，什么也不让我管。”我说：“谁在这儿瞎搞呢，搞得乱糟糟的？”我随后调查了以后，证实了你就是一个看着小偷偷东西而不管的人。这个和你对号了以后，你是一笑而过，嘻嘻哈哈地说“这次我听懂了”。董士章，你当时是不是这样说的？（董士章：嗯。）你当时听懂了没有？（董士章：听懂了。）你听懂了，你是这么笑着说的，我给你举的例子这么清楚，你只是一笑而过，嘻嘻哈哈地说知道了，知道自己闹了一个笑话，来这儿告状没有告成，结果告了自己的状。董士章，连着今晚上的交通，我已经和你交通三次了，我可记住了，我看你要戏弄我到什么程度！我和你交通了这么多，你不知道我和你说的哪些话是重点？知道不知道？（董士章：知道。）知道，那为什么我问你的时候，你装作不知道呢？你这是不是考验我的记忆呢？我还在这儿呢，才交通了几天呢你就这样，你说这工作怎么作？你还让不让我走？还有班竹荏，你是做饭的，你能让别人从冰箱里面拿出来坏东西，你说还能说你什么呢？还需要别人说什么呢？你嫌人家说你呢，你自己做的这是啥？你这不是戏弄人家吗？人家都告你说冰箱里的东西坏了啊，这时候你就应该考虑到这些东西放了多长时间了，是不是应该拿出来赶紧吃了。你自己做饭呢，你还能不知道冰箱里有些什么东西？就像今天做带领的，要对下

边带领的所有人了如指掌，他们各自是什么情形带领都得了解，和做父母的了解孩子一样。可你作为一个做饭的，你竟然不知道冰箱里有什么东西，你说你是怎么尽本分的？这是不是戏弄？这些该你作的本职工作你没作了，你倒是还记得把猕猴桃放到我住的家里，这些事情你能记得，你说咱的心操到哪里去了？这就是不走正道！

董士章，你说你计划怎么呀？你是计划做帮忙的呀，还是计划做神家人呀？你要是做帮忙的，我就按你帮忙的算；你要做神家人，我就按一个神家人算。董士章，你要戏弄我到何时呢？就凭你这样作工，我能让你在这儿吗？我和你交通了两次，你没有装在心上，你没有亏欠、内疚，没有觉得应该悔改，该重新做人，该有个心志，把这个工作抓起来，你反过来对我的话还待搭不理，你这是不是对我的一种羞辱？犯不着啊！我这已经是第三次告诉你了，这是最后一次说了，我再不说第四次了！你也看见了，神家都是行政管理，可你是什么心思？你是“如果我在这儿能做我就做，不能做我就走，我就撤。”你现在怎么想的？你先表个态。如果你是要做神家人，我就按神家人的标准来要求你，你得做的像个人。你要说你是帮忙的，那我就把你当帮忙的待，我就不能把你当个人了。你自己说，我该怎么要求你？这个话说不出来？不敢表态？还是不能表态？能不能表态？（董士章：能。）那你表个态。（董士章：当神家的人吧。）“当神家的人吧”，这个心志应该怎么立呢？有这个心志吗？你有这个心志那我就按神家人的标准来要求你了。如果你再这样不作工，故意刁难人，怎么处理，你自己说！（董士章：我也不知道怎么是刁难人，我在这儿没有刁难过任何人呀。）今天我给你交通了吧。（董士章：我只能尽心、尽力地做了。）班竹荏呢？你听懂了吗？（班竹荏：听懂了。）那你计划怎么做？（班竹荏：执行。）对别人的建议呢？对别人的劝告呢？怎么对待？（班竹荏：接受、实行。）你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表现，就是在我交通揭露出你们里边的鬼样时，你们没有感觉到羞耻、丑陋，而是一笑而过。就你们那个一笑而过，我就知道接下来的答案了，不会有收获，不会有变化。因为你们就不搭理，你们感觉这就跟个笑话一样。班竹荏，你没有说“我在那儿是做饭的，那这个做饭我该怎么做？”你一个人做这么多人的饭呢，简单、方便就行，可你是做了好几样，做了面还又做了大米，还又炒了好几个菜，那就肯定费

时间，最后导致中午吃饭吃到一点，晚上吃到八点。而且你做饭总是做得多，你就看几个人应该做多少饭，你做上两回你心里就大致有个估量，有个数了，可你不操心。当我说出这些话以后，你没有从这里边去反省、认识，“这里边有什么原则？我以后该怎么做？下一步该怎么实行？该怎么执行？”你没有去寻求。你没有感觉到你给大家带来了一种不便，也可以说是造成了一个小小的打岔，晚上八点多这儿要聚会呢，结果八点了才吃饭呢。其它地方都是六点半就吃完饭了，咱这儿八点才吃饭。有的人胃不好，有的人牙不好，咱做饭就得考虑一下。班竹荏，咱连这点生活琐事都做不了？我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你该用心听的是什么呢？你不是从里边听一个原则，听我这话里边有什么要求，你只是感觉这儿好像出了一个小插曲，出了一个笑话，“哈哈”一笑，这件事就完了。你不从里边学功课，不从里边得一个经验教训，看自己下次该怎么做，该怎么悔改。所以说就你那一笑，从你的表情里就能看到你没有悔改。什么人有悔改？别人在述说他这里有问题的时候，人家是侧耳聆听，在听这里面的细节，究竟哪里出问题了，一听“哦，明白了，我以后在哪里得注意，我以后得怎么做呢……”他自己在心里边就有了一个新的计划，“上次是哪块石头把我绊倒的，我记住了，下次不能再被绊倒了。”这样他才能长大，为什么咱一直是愚忠呢？就因为咱不管跌倒多少次，始终没有在里边去得一个经验教训，所以导致你到现在依然是一种愚昧的忠心。

你们现在对董士章有了解了吧？他这个人大概怎么样，我给你们介绍的你们听懂了没有？（嗯，听懂了。）听懂他的信是什么样的信了吧？（嗯。）他心里边没有神，他自己认为他是帮忙的，他自己就把自己放在一个帮忙的位置上，他确实就是来这儿帮忙的。董士章在这儿追求的是什么呢？他要的是个名誉、地位，他毫不关心、毫不搭理弟兄姊妹怎么看他，他也不管神怎么看他，他只在乎世人怎么看他，他信的是世人，他要的是个名誉、地位。我给他交通说了神怎么看，他始终不搭理。其中有一次，我给人家交通说“你这可是抵挡神呢，你抵挡就死，不敢抵挡啊”，这是不是对他的警告啊？他听了是不是该悔改啊？董士章说了一句有名的话，你们想不到！董士章说“哎呀，蹬蹬腿就过去了！”听懂了吧？（听懂了。）就是说他不怕死亡，我说“你这样最后要遭神击杀”，他不是感觉害怕，而是“哎呀，蹬蹬腿就过去

了！”董士章你还记得吗？（董士章：……）连死都不怕的勇士，你说我还能说什么呢？董士章在这儿信神，可以说就是挂了个名，所以说你对董士章不能要求什么。就和刚才马萧达说的一样，他就是个“顽童”，马萧达原话是怎么说的呀？（马萧达：混呢。）混呢，像顽童一样，混一天是一天，玩呢，多大了还是玩呢！还有下发了神的新交通或者是咱的文稿，在董士章这儿是“你给我就给我，不给我就算了”。我问董士章“你听神的那篇交通了没有？”“他没给我”，他自己要都不要，这就是他对神话的态度。还有前段时间我交通了“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是吧？给你们交通了一个大的方向，让你们知道该怎么走。我问董士章“你看了没有？”“没看，就是在聚会的时候，听班竹荏读了一半”，都还没有读完，可能是聚会读不完，是吧？（班竹荏：读了一半他先走了。）他先走了？（董士章：那是中午吃饭的时候班竹荏读的。）聚会也好，吃饭也好，他自己没有，他不看，让人家班竹荏给他读，人家还在读着呢他就走了，听都不想听，听一半就完了。你说这还说什么呢？这就是给你们把董士章的这个背景，和董士章的这个性情，还有他的信都让你们了解、认识一下。还有关于班竹荏的我也给你们说清楚了，你们知道我是什么意思了吧？咱回到“你怎么顺服神给你摆设的环境”这个话题上来，这是神给咱摆的一个环境，一边是董士章，一边是班竹荏，你该怎么做？（马萧达：让人分辨呢。）让你去分辨、认识，不能靠，不要靠。本来神说人不值得信赖，你不能靠人，他们两个人又是……没法说了啊！董士章心里边没有神，连信都谈不到，就是帮忙的。只是说董士章是本地人，他有个关系，外边有什么问题，需要本地人处理一下。所以说神家运行的一些事情你们不能靠他，这就是神给你们摆设的环境。神给你们摆设的环境就是让你们分辨、认识，而不是让你们去依靠他。班竹荏能不能靠得住？也靠不住。每个人和每个人都不一样，各自信的是各自的，神是根据你所站的见证而定你的归宿，互不影响，只是说你把这个当作一个功课学，让你生命进入，让你长大。所以说，把这个背景告诉你们了，你们也看见他们两个人不能胜任，也给了他们好几年机会了，他们确实担当不了。就董士章刚才的态度，连一个准确的态度都没有，你说这儿还能交给他让他负责吗？所以说咱今天必须得选出一个负责人，董士章只能是一个配搭，不能以董士章为主了。去年就是以董士章为主

的，结果人家过来和我说别人把他撤了，我说“我让你作主，我还不知道谁敢把你撤了呢！”人家自己把自己给撤了，还说别人把他撤了。

你们谁能在这儿长留？有没有兴趣做负责人？（有。）（愿意学习。）这边咱得有个负责的，谁在这儿负责合适？（这儿需要一个有这方面专业的人，需要一个懂的人来负责，我们全是些想干又不会干，一干就干错了的人。）这些都是次要的，你们不会，可以去学。你看出国的那些弟兄姊妹拍了那么多视频，有做音乐的、有唱歌的、有跳舞的、有当演员的，他们刚开始会不会这些？有好多是不会的。还有好多是博士，是吧？博士去了之后要不要他们那个文凭啊？拿上他们那个文凭管用不管用？来了神家是根据神家需要什么你做什么，而不是根据你会什么而做什么。这个咱跟随神多年应该知道吧？（嗯。）就像祭司弟兄交通说：“以前有一个为神花费的人，他到美国留学，得了两三个博士学位，圣灵感动他回大陆传道，传福音见证神。他经过祷告以后就顺服了，他在轮船上就把这几个博士学位证书扔到海里去了，在他眼中这几个博士学位证书虽然能让他有钱，能让他享受荣华富贵，能有地位、有名望，但是跟神的托付来比一文钱不值，他就把证书都扔到海里了。神的托付高过任何的博士学位呀！为什么高过人的博士学位，包括总统、皇帝的封赏啊？神的托付那是造物主的破例高抬、使用啊！那是无上的荣耀，是最光荣的事！”（摘自《上面的讲道交通·150-A-7》）这个人跟随神了，他考取的博士学位有用没用？神家要不要这个文凭？人家定准要为神花费以后，把那些证书都扔到海里了，不是让你凭文凭尽本分。这方面神也交通过，神说：“神从创世开始就预备你这个人，你生在什么时代、什么年代，生在什么样的家庭，家庭对你的影响是什么，你学了哪些知识，神需要你做什么让你提前学了这些东西，好比说你学了外语，你具备这个素质、具备这方面能力，能胜任这个工作，神是作了很多预备工作的。神作这些预备工作是为了什么？为了让你出人头地？为了让你追求世界，为撒但效力？绝对不是，神是让你在神家当中，在神的福音扩展当中，在神的经营计划当中，献上神所给你的那些东西。但是，如果你不能把神所给你的献上，却为撒但效力，那神是什么心情？神会怎么处理？按神的性情神应该怎么处理？神就一脚踢开，不要你了。你忘恩负义，你不认祖归宗，你不把神所给你的再献给神，反倒献给撒

但，这是严重的背叛，神不要这样的叛徒！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在神的经营工作当中每一个人所学的这些东西，所能达到或者够得上的，不管是后天学的还是先天就预备一些，总之这些东西神是让你用在神家，让你在神经营工作扩展的这个过程当中尽上你的一份绵薄之力的，这个绵薄之力就是你的本分，是神给你这些的目的，也是你这一生活着的价值与意义。如果你没有活出这个目的与价值，而是为了撒但、为了你的肉体而活，在神那儿看你就失去了活着的意义与目的，你这个人在神家中就应该消失，永远地消失，神不用了。”（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传福音是所有信神之人义不容辞的本分》）你有什么恩赐，你会做什么，或者你有什么技术，等等这些有没有价值与意义取决于什么呢？假如说你是搞音乐的，你在神家作曲呢，那你这项技能就有价值、有意义。如果你在世上搞音乐，还有没有意义？（没有了。）没有了。所以说你在世上有再好的技术、再好的文凭，都没有任何价值、意义，你要是把你的这个技术用在神家了，这就有价值、有意义了。这话能听懂吧？（嗯，能。）就好比说你会开车，神家这边需要开车的，那你在这儿开车就可以说是尽上本分了，用你在这儿尽本分那你就得把这个车开好，你这开车就有意义、有价值了。如果今天这边不需要开车的，即使说你会开车，也没有什么价值、意义。但这边需要个干其他活儿的，你干不干？（干。）你把这个活儿干好，那你就尽好本分了。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是顺服。神家需要什么，然后你做什么，这就是顺服。有一句神话怎么说的？神说：“什么时候无论周围人事物怎么变化，哪怕天翻地覆，你里面有真理作主导了，真理在你里面扎根了，神的话引导你的生活，引导你的喜好，引导你的经历、生存，你才真有变化了。”（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对性情变化该有的认识》）信神跟随神以后，改变了你的喜好，是因着信神改变了你的喜好，那你能不能改变你的喜好啊？这对咱也是一个操练、试炼。去年咱那边去了一个弟兄，他是有技术的，他去的时候带着他的工具就是奔着适合他的那个活儿去的。如果那里需要你这个技术你就干你的技术活儿，不需要你干技术活儿，需要你干别的活儿，你干不干呀？（干。）他去了以后他那个技术活儿也没多少，但其它活儿一堆，等让他干其他活儿的时候他就不情愿了，在他心里边想的是“我是搞技术的，我是干技术活儿的，我来这里你是让我干别的活儿呢。”干别的活儿一天能行，两天能行，三天就不行了，

消极、软弱、造反，“你们这里看不起人，不会用人”，待不住，回家了。咱那边还有个干活儿的人，也是有技术的，他刚去的时候也觉得自己是有技术的人，去了以后和他说“你干别的活儿吧，现在缺个干其他活儿的人”，在他心里边干那个活儿是什么？（低人一等、下等的活儿。）下等的活儿，而且是替补空缺干两天就行了，因为现在暂时没有干那个活儿的人，“最起码我是个有技术的人，你总不能让我一直干那个活儿吧？”他心里是有这个盼头，有这个想法的。（他觉得是大材小用。）嗯，觉得大材小用了。他在教会的时候，他感觉自己挺追求的，感觉自己是相当相当地追求，认为自己挺好的，刚来的时候也是信心十足，但没有适合他的岗位，没有让他当技术人员的岗位，只缺个干其他活儿的人。“那我刚来，干其他活儿就干其他活儿吧”，干了半年以后，他心里边就翻江倒海，开始煎熬了。你们要是他的话，让你们干那个“低人一等”的活儿你们会不会熬？（熬，那是正常的，每个人都会熬。）在这里边熬炼有什么意义吗？知道有什么意义吗？（……）

神拯救人，要的是什么呀？（顺服。）顺服，神关键是看你顺服不顺服，而不是看中你的恩赐，因为神说：“在历代的使徒先知当中，他们作工全凭着恩赐，神正是利用其恩赐在历代以来以至于到如今作他的工，所以说，凡属恩赐之人的事奉都是来自于撒但的，但因着神的智慧，‘我以撒但的诡计作为我的衬托物’。因此神把有恩赐之人的事奉都说成是撒但送的礼品……”（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三十五篇》）有恩赐之人的事奉是撒但送的礼品。神拯救人、成全人关键是看你是不是有忠心与顺服，神看的是你的忠心与顺服的态度。那怎么才能看到你是有忠心与顺服呢？如果你是搞技术的，让你去搞技术；如果你是开车的，让你去开车；如果你是喜欢搞电脑的，然后让你去搞电脑，这个顺服好不好顺服？这个能检验了你的顺服吗？（检验不了。）证明不了你对神的顺服，因为这正是你的喜好，正是投其所好。神要检验一个人的顺服，那必须是不合人的观念。约伯，神剥夺了他的万贯家产看他的态度；亚伯拉罕，神让他把以撒献上，看他的态度。神看的就是人的态度、观点，所以说，来到这儿了，不可能按你想象的安排，不合你观念的那正是神安排的。神这样安排是要操练你顺服的态度与观点，是让你生命进入呢。当你来到这

个岗位上的时候，你对这个岗位不感兴趣，但你还得尽本分，这个本分能尽好尽不好？（尽不好。）尽不好。正常情况是尽不好的，因为啥尽不好呢？（不喜欢。）第一，它不是你所喜悦的，不是你的喜好，你也不会在这项业务上边用心；第二，它也不是你的特长，因着它不是你的特长你就不会顺服下来，不是你的特长你就不会忠心，你心里就会反抗，那你的本分还能尽成吗？尽不成了。正因为这样神才这么安排。神要检验看你的态度、观点，同时还操练你的什么呀？打败撒但靠的是什么呀？打败撒但靠的是人的忠心与顺服。就借着这个不合你观念的本分来检验你，看你对神是不是有忠心与顺服。如果你对神是忠心的，那你对给你安排的本分还有没有要求？（没有了。）没有要求了，也就是你能够顺服下来了。你能顺服下来了，再看你的忠心。你顺服下来了，但你不一定就会这项技术，是吧？这就是检验你的忠心与顺服。神要在这里边看你的忠心与顺服，如果你对神有忠心与顺服，那在这项业务上还用人管你吗？就是神交通的，你主动地去查资料、学习，你能在这上面用功，那就证明你的忠心与顺服了。听懂这个意思了吧？（嗯，听懂了。）所以说，当给你摆设一个不合你观念的岗位，或者是摆设一个与你的技术不同的岗位时，才恰恰是要显明你、试炼你、熬炼你。

好，咱知道大概意思就是，这是神安排的一个平台，是吧？这个平台是干什么的？咱这边现在正好缺一个负责的，谁愿意来负责？你要是在这儿做了负责人，你就基本上是在这儿铁板上钉钉子了，难不难？想不想做负责人？你们谁愿意做？你愿意不愿意做？（既然安排的话我就顺服吧，尽心尽力去做吧。）不要让我去安排，你们中间有没有自愿的？（……）马萧达，你愿意不愿意？（马萧达：我也顺服。）你呢？（行，我愿意学，我会去学！）你呢？（愿意。）刚才我问话的时候你们有人说“我顺服吧”，一说“顺服”代表着什么？（……）你们都笑呢，是吧？一说“顺服吧”，他心里愿不愿意？（不愿意。）这就得认识，是吧？（嗯。）他心里边想着“哎呀，没办法，顺服吧，我能说个啥？董士章刚才说‘我就是个帮忙的’，我绝对不能学了董士章，所以说我只能说个‘顺服吧！’你看着办吧，你一说这，我能说什么呢？我说顺服，你不一定能选我，我总不能说不顺服吧，就这一条路，你让我说什么呢？但是你要让我自愿报名，我一旦说出这句话

了，就把我锁定了，那我是不是就完了？”你们有没有这想法？马萧达首先是这个想法吧？（马萧达：我是想着我没干过这个，不过刚才也交通了，这个不是主要的，如果神家需要，我愿意。）咱一边谈工作，一边就把你内心的争战，也就是把你的性情谈了，让你去认识。咱还在这儿辩解表白呢，你在这儿一辩解表白他们都笑呢，你还不如不表白呢。闫威，你呢？（闫威：我愿意全力配合。）自愿的还是说你顺服？（闫威：我愿意。）你和谁配搭？（闫威：跟严鲁配搭吧。）严鲁，你和他在这里配搭？你心里怎么想的？（严鲁：我愿意。我愿意不是为了这个地位，就像弟兄的一篇交通里问：“你能不能放下婚姻？”然后他说“我尽力去配合吧”，就跟刚才马萧达说的“我顺服吧”一样，这话其实就是模棱两可的一句话。）他想逃跑，但是又不能跑，只是应付你一下。（严鲁：这个回答其实就是神在问咱呢，看咱愿意不愿意立下这个心志去配合，然后咱就得当机立断，就是有难处，也得把这个见证站住，这样撒但就蒙羞了。然后咱们在配合的过程中把后面的事全处理好，往前走就行了！）但你要知道这个见证不是说出来这句话就站住了。（严鲁：嗯，是得实际地做出来呢。）就像挪亚造方舟一样，你得把“方舟”造起来以后，这才算把见证站住了。

什么是愚忠（三）

董士章，昨天晚上睡着觉了没有？（董士章：睡着了。）睡得舒服吧？交通了以后你有什么想法呢？（董士章：没有什么想法。）那你有什么计划呢？（董士章：我还是把外边的工作作起来，该干啥还是干啥，该负责什么我还是照样去做，能做多少尽量做多少，尽我的心去做，做好就行了。对他们来说，让他们负责这就是一个操练，但整个大局的工作我还得操心，还得撑起来，我就是这个想法。）（肖红：对着呢！这就长大了，这就是检验你呢。）咱不能用嘴皮子来敬拜神。（董士章：嗯。）看你的实际行动，看你能不能执行，要的是执行力。（董士章：嗯。）班竹荏，你昨天晚上有没有睡着觉？（班竹荏：翻腾呢。）怎么翻腾的说说。（班竹荏：开始让马萧达谈对我的评价时，我感觉马萧达就是专门针对我呢，我心里就堵上了，情形就不对了。）心里堵上了，堵上以后昨天晚上交通的听懂了吗？（班竹荏：听懂了，昨天说我是愚忠，我自认为是忠心，其实是愚昧的忠心。我记得我以前提过“献过撒但的东西到底能不能吃？”当时弟兄也给我交通了，我之前持守的就是不能吃，后来通过交通扭转了，献过撒但的东西能吃。去年我过来听他们说捡了一三轮车的东西，今年我说我也捡点，我捡了以后正好你们都来了，这个时候我还感觉这是好东西，不管怎么样想留给弟兄。这些东西要让我掏钱去买，我是绝对不会买的，然后我挑拣了一些好的放到冰箱里，就想着你们来了还能吃点，剩下比较好的、能放的等你们聚完会走的时候再拿点。但通过昨天交通以后，我才知道自己是作恶呢。应该是把最好的献给神，可我是把献过魔鬼的东西给弟兄吃，自己还认为是忠心，这就是愚昧的顺服、愚昧的忠心。因为我这么多年一直是铺红地毯，就是用外表的好行为来换取、骗取。我还想着借着做饭我怎么能尽上我的所能，让弟兄姊妹吃好，结果马萧达昨天说我是舍不得让弟兄姊妹吃，我就接受不了。我感觉我一天不停点地干，就没有空闲的时间，结果还说不行。刚开始觉得委屈，后来就寻求“这是神要让我明白一方面的真理，让我知道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是人性情的变化，当别人给我把问题提出来的时候我应该接受，不能持守我自己。”我这几年一直都是用外表的做法、说法营造了一个假象，欺骗了别人，也迷惑了自己。神喜

欢的是诚实人，可我是时时事事处处用外表的行为来欺骗，神要的是人在本分上能够忠心，能够有见证，能荣耀神、见证神，可是我一直是注重外边的做法。我在教会建造的时候就是追求外表的好行为，来了国度建造还是铺红地毯，一直就是注重外表的好行为，一直以来就没有变化。这次你交通以后，我就知道了，其实不是不能有外表的这些做法与说法，是看我里面的存心。同样做一件事，说一句话，但是里面受不同的存心、观点支配，得认识自己里面的存心到底是什么。很多时候我自认为那是好的，结果做出来就是打岔、搅扰，就是作恶。还有冰箱里拿出来的东西已经坏了，但我没有一个担当，不愿意承担责任，坏了就坏了嘛，那明显就是坏了，事实已经是那样了，可我在事实面前还想伪装、想掩盖，总不想把自己的丑给露出来。看到自己越想维护脸面，结果越出丑。还有马萧达提出来说我跟弟兄姊妹一块配搭的时候不商量，我就想这是神给我摆设的环境，让我寻求怎么能够和弟兄姊妹和谐配搭，能够商量，别人给我提出问题的时候，能当一回事，不能持守我自己。神要显明人是分秒的事，神就是借着周围的这些人、事、物来显明我呢。昨天聚会的时候，我就把眼睛盯在马萧达身上，“呀，这个马萧达，你就是有意在这儿陷害我呢，有意告我的状呢。那天咱也说了暖气片应该搬啊，我跟他们说得搬了呢，他们忙着干其他活儿，没时间，说干完这个活儿再搬，那我就先收拾，可我确实是搬不动啊。后来你马萧达搬了，你搬就搬了，还来这儿再告我一状。”我就搅在这个事当中了，后来想到神说“走正道最起码人活得得有尊严，得有人样，让人信得过，让人器重，让人感觉你这个人人品、人格有分量，说到做到，得让人对你有这样的评价，说你这人说出的话保证能兑现，答应别人的事保证能做到，别人托付你办一件事，你肯定能尽心尽责地办到，让对方十分满意。这是不是好人？这样的人是不是有尊严？”（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做诚实人才能活出真正人的样式》）你这个人得值得信赖、值得托付，托付你办一件事的时候，不管别人怎么样，首先你自己得尽心尽责地办到，可我最后也没有叫别人去做这件事，没有督促、监督到位。这就是神借着这些环境显明我呢，我涉及到我利益的时候，就说是别人的问题。同时也发现自己就不知道啥是生命进入，老是搅在这些事当中，这是神借着周围的人事物、环境来提醒我，可我总是说这个人怎么怎么，还是在是非对错当中争，感觉冤屈。后来想到神说：“神此次道成

肉身的作工主要以刑罚、审判为主来发表他的性情，在此基础上带给人更多的真理，指给人更多的实行，以此达到他征服人、拯救人脱去败坏性情的目的，这是神在国度时代所作工作的内幕。”（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写在前面的话》）神是借着这个环境显明我的败坏，变化我里面的性情，让我活出个人样呢。）

班竹荏，你这个铺红地毯，我早以前就给你交通了，是吧？（班竹荏：嗯。）这个有认识吗？（班竹荏：有。）你一直以来铺红地毯，这个你是能感觉到的吧？即使我今天不点出来说，你也知道你在铺红地毯，是吧？（班竹荏：嗯。）铺红地毯不是不行，也可以，但你是把铺红地毯当成了生命，当成了唯一，你把本分放下，去铺红地毯。你在本分上是掉以轻心，可以说是不搭理、敷衍的一种态度，你重点做在了铺红地毯上，你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你是清楚的。清楚不清楚？（班竹荏：清楚。）你的心用在哪里了你是知道的，你是用在铺红地毯上了，你是讨好，但你在本分上没用心，清楚吧？（班竹荏：嗯，清楚。）你也清楚，我以前也提过，这不是今天马萧达才提出来的。你这一路走来是什么原因导致你没有去实行？是我没有交通透、没有交通到位？还是你没有去重视？还是实行不了？属于哪一类？（班竹荏：自己没有重视，不实行。）能不能实行出来？（班竹荏：能。）咱正经路没走，追求生命的路没走，也可以说你对我不认识、不承认。我说我要爱神所爱、恨神所恨，和神一个口、一个心，你相信这句话吗？（班竹荏：不相信，如果相信就不会做出那事。）对了，在你心里对这句话没信。你对神话没信，对我所要做的，我要走的路，你也是采取一种怀疑、迟疑、不承认的态度。所以说，你一直是一厢情愿地走着铺红地毯的那条路，你走的是世界那种讨好的路。就像电视剧里的和珅，你看和珅他作实际工作吗？他不作实际工作，还打岔，但是他还能剩存下来，还有好的收获。就是说人被撒但败坏以后，在人心目中就是啥呢？“诚实人是不可能掌权的，如果不会溜须、讨好，你是剩存不下来的。”这个在你身上就成为你的生命了，所以说你并不注重在作工上、在本分上下功夫，你只是想讨好。人被撒但败坏以后，就有了撒但给人的一种生存法则，“当官不打送礼的”，有这些生存法则在里边支配着你，所以说你只把讨好当成了一个重要工作，你就没心思去揣摩其他的，也没心思去做其他的了，然后你把这

些精力都用在讨好上，就像伺候大红龙官员一样。（班竹荏：我还认为那是我应该做的。）怎么是应该做的？（班竹荏：对别人不这样吧，最起码对你应该这样，因为你和他们不一样嘛，我的出发点就是这个。）你做出来的这些事，让人看着你就像是我的监护人一样，你要照顾我的起居，供应我的吃喝，把好吃的给我吃上，好喝的给我喝上。但是你对我所说出来的话，对我的要求是什么态度呢？你搭理了没有？（班竹荏：没有搭理。）你没有搭理，就像父母对孩子的态度一样，父母搭理不搭理孩子说的话？（班竹荏：不搭理。）他不搭理，因为他觉得那是小孩子说的话，所以父母就按着自己的意思，一厢情愿地做着一切的事情。所以说，这是个大的颠覆！你把你的一厢情愿，把你的一个认知当成什么了？当成了真理来待，而且是雷打不动，是不可动摇的。几年了，我也给你揭露解剖了，神也给你摆设了好多环境，你也看见了，屡次三番提起来用你呢，提起来不行，回去了；再提起来还不行，又回去了。但是你始终没有从这些失败跌倒里边吸取教训，“这是因为什么呢？”而是跌倒就跌倒了，没下文了。就像上次说让你去那边当带领，去了不行又回来了。因为什么让你回来的呢？回来以后你吸取教训了吗？（班竹荏：……）你没有吸取教训。也可以说咱是不学无术，只是在顽固地持守着自己。咱们刚见面的时候，你就是一个铺红地毯的，几年了，给你前边也立了标杆，让你明明白白地看见了我喜欢的是什么、我要的是什么，但是当你看见了我喜欢什么、我要什么之后，你始终没给我。我态度明确地告诉你我要什么，然后你也看见了我见证的、用的是什么人，但你始终没有去搭理我的意思。

咱之前说过一个例子，孩子给父母做饭呢，他不管父母要吃什么、想吃什么，他始终不问，他只管按着他的意思去给父母做。他喜欢吃大米，他觉得父母也应该喜欢吃大米，他也不管父母胃口好不好，能不能消化得了。班竹荏，你就是这个做饭的孩子，咱这表现不是一次两次了，咱是什么？咱是一再地持守着自己。你是讨好也好，溜须拍马也好，你最起码得了解对方要什么、喜欢什么。你连对方喜欢什么，对方的要求是什么你都不问，你只管按着你的意思给对方强行灌输。这就和饭桌上灌别人酒的人一样，那个人他不能喝酒，你非得让他喝，你灌他酒的时候你还和他说个好听话。就像神说的：“好比说，你

不喜欢吃油腻的，胃口不好，容易拉肚子，他说：‘油多的营养好，你得吃啊，你不吃没劲，你就瘦。’紧接着，他端上一碗油来让你喝。你说：‘我喝不下，我喝完拉肚子，求求你别让我喝了。喝一半行不行？或者明天再喝行不行？兑点菜汤行不行？’‘不行，就这么喝，我说了算，必须喝！你不喝我给你灌。’给你灌下去了，‘这不喝了吗？这不挺好嘛，拉肚子了吗？我就这么喝，你也这么喝。’不管喝完以后什么结果，你感觉怎么样？你感觉被摆布了，被愚弄了，被控制了，是吧？这是不是撒但的行为？撒但就这么愚弄人，就这么想掌控人，所以在人身上表现出来的撒但性情就是总想控制、摆布别人。”（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认识性情是性情变化的基础》）班竹荏，这就是咱做出来的事。其他人有没有这方面呢？（……）咱刚出来的新人，你们还没有体会，还没有经历，神是用时间与事实来证明一切，神必须给你一段时间让你去流露，去显明你，显明了你你才能去认识自己。为什么会有教会建造？为什么会有国度建造？教会建造就是让你去经历，来显明你。国度建造就是审判，抓住你的罪状。神说：“现在若是还在圣经古先知预言的基础上作工就不能把你们征服，因为旧约根本没记载你们中国人的悖逆与罪孽，没有你们那罪恶的历史，所以，若仍在圣经里徘徊，你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服气。圣经里记载的有限的以色列人的历史，根本不够定你们是恶是善，不够审判你们。你们说，我按着以色列人的历史来审判你们，你们能像今天一样跟随吗？你们的难办你们自己清楚吗？”（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作工异象　一》）圣经里只记载了以色列的历史，没有记载中国人的悖逆与罪孽，如果神按以色列人的历史来审判刑罚你，你承认不承认？你接受不接受？你肯定不承认，肯定不接受，因为你认为你没有走法利赛人的路，你不承认你是法利赛人。如果和你说“你是法利赛人，你是犹大，是你把耶稣钉在了十字架上”，你接受不接受？你会不会接受？（我没做过，我不接受。）谁都不会接受。我说你是神的仇敌，你承认吗？（在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时候是不会承认的。）不会有一个人承认，不会有一个人接受。所以说必须得抓住你的罪状，要不然说你是神的仇敌、说你是法利赛人的时候，你会觉得冤枉。而且你看不起法利赛人，你看不起犹大，你说“我绝对不会做法利赛人，不会做犹大”。可事实摆上了以后就不一样了，哪一个人信神也没有计划要做犹大，没有计划要做法利赛人。但是摆设了环境以后呢？你就是了。

咱为了有一个好的进入，为了能够走上正轨，咱今天得寻找一条路途，让你能够走上正轨，不需要再走过多的弯路。咱先说你为什么要信神，都发发言，说说，你信神为了什么？（起初信神就是为了得福，现在信神的观点就是，咱作为一个受造之物就应该尽上一个受造之物的本分。）咱说点实在话，简短一点。（一开始信神是为了混个不死的结局，后来明白了信神是为了做一个真正的人。）真正的人？（嗯。）你看咱现在的对话，都没有一个正确的对话，为什么说没有正确的对话呢？就像耶和华问撒但“你从哪里来？”这话简单不简单？（简单。）简单吧？（嗯。）你从哪儿来的就说从哪儿来的，就这么简单，撒但怎么回答的呀？“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从撒但说的话里，你知道它是从哪儿来的吗？（不知道。）最终撒但也没告诉耶和华它是从哪儿来的。咱现在操练做诚实人，是什么就说什么，简单、明了、单纯。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太18:3-4）主耶稣为什么说“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小孩子他没有自己的鬼道道，没有过多的想法，他单纯，你问他什么，他直接给你回答什么。你信神为了什么？你信神想得着什么？你信神就是因为你觉得你是受造之物，理当来敬拜造物的主？是不是？（不是，人当初就没有想过要敬拜造物的主。）咱就别说当初了，就说现在。（现在信神就是为了蒙拯救。）严鲁，你呢？（严鲁：咱是受造之物，理当献上自己，我现在就是为了尽受造之物的本分。）为了尽受造之物的本分，没有其他所求，是吧？（嗯。）你呢？（现在就是为了脱去败坏，达到蒙拯救。）我说的是你的心思，你的存心。你们今天不是来考试的，不是来答一个考题的。我和你们在这儿交心呢，你们能不能坦诚地说你们的心里话？刚才说了，咱能不能说句心里话，说句实实在在的心里话？你信神究竟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尽一个受造之物的本分？（这个问题我自己都没有考虑过。）其他人呢？（咱是个小小的受造之物，就应该顺服神的主宰安排。）咱这是不是在考试呢？是不是在聚会中答题呢？扪心自问，问问你自己是不是这么想的。这个问题难不难？（不难。）问题不难，但是你们回答这个问题挺难的。咱说句实在话很困难、很艰难，为什么呢？人被撒但败坏了以后，你连你自己的存心都不清楚。你真的不知道你是来干什么的？你不知道你是因为什么

信的神？（马萧达：要不我先说一下吧。我今天不是第一次听这方面交通了，弟兄给他们聚会的时候我也听了，我现在的领受和之前听的不一样，我现在听到弟兄问这话的时候，我第一意念还是原来听到的那个话“信神是为了蒙拯救”，就像守规条一样的回答。然后我再从弟兄现在的问话当中去揣摩、对照，“我到底是因为什么信神的？我信神是为了什么？”我在想的时候才看到我自己信神是为了地位。我为什么说我信神是为了地位呢？在接受了全能神的这步工作以后，原教会的弟兄姊妹都问过我，“你为什么总有劲儿呢？”我那个时候就说：“我在世上吃不开，我在这儿看到弟兄姊妹都高看我，我就有劲儿。”我认为我这个就是正面的，所以我就有劲儿。我看到我的出发点、源头还是为了地位，好像还是大红龙毒素，为了“出人头地”，还有一个毒素就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就是说大红龙的世界容不下我，好像在神家能有我的一个立足之地，这就看见我的源头、出发点根本不是为了蒙拯救而信神。如果我真是为了蒙拯救而信神，我就会恨恶我的这些东西，然后去改变。虽然我嘴上说我是为了蒙拯救、我是为了活出神话、我是为了性情变化，但这是一句官话，这是一句字句道理。在揣摩中我看到自己自然流露出来的就是这些毒素。就像讨好神，讨好弟兄，我这两天心里也在徘徊“该不该讨好神、讨好弟兄呢？”后来就想，这应该是看人的存心呢，我觉得神和弟兄我也应该讨好。这两天我和班竹荏配搭做饭呢，我就想买西红柿呀，想买西瓜呀，然后班竹荏就说那些都是大棚里种的不好。我也想到神交通的话，什么季节吃什么，那才是对身体最好的。现在不是吃西瓜的季节，那我想到以后也就不买了。虽然我没有像班竹荏那样做出来，但是我心里也有这些东西。我有时候表现出来的，也是讨好，比如说我捡到的一个二手手机就想给弟兄，或者说给肖红，这些都是讨好。弟兄昨天说献给神的应该是头生的、最好的，可我自己却没有注重这方面。）

你们听到马萧达谈的这是什么？他谈的是借着班竹荏的这件事，和自己对上号了，然后谈了他的一个认识、认知。你们还没有经历到这些，你们这里边是有个什么问题呢？你们似乎还没有找到自己里边的存心、观点，你们还不知道什么是存心、观点。走过来的人回过头来再看你们的表现，就看到你们像小孩子一样，所以你们小孩说大话人家一下就看见了。“我是个受造之物，我要尽上一个受造之物该尽的本

分”，这就是冠冕堂皇的一句话，是你自己欺哄自己的一句话。现在能不能理解存心、观点与态度这三个词？这三个词在你们身上能不能对号？什么是存心？什么是观点？什么是态度？你们信神的观点是什么？信神的存心是什么？（是为了有好的归宿。）再进深一下，什么是好的归宿？这个存心是什么？你们信神所要追求得着的那个东西，就是你们的存心。难道你们信神不想得着什么？想不想得着？（还是不想死嘛。）人的那个交易脑袋很发达，如果神没有说信神能拯救你的生命，没有说信神可以不死，可以得永生，你会信神吗？就不要说你以前信神的存心、观点了，就现在告诉你“你没有归宿了，你来这儿就是效个力，你就是效力者，你效完力就把你打到地狱了。你就是一个受造之物，你能来尽上受造之物的本分就行了”，你还干不干？假如说你在这里就是个干苦力的，干上十年，把这个活儿干好以后没你的事了，让你回家或者让你下地狱，或者地震来了该取缔你就取缔了，行不行？你还干不干？（不干了。）那肯定是不干了，对吧？你现在没有那么高的认知，你没有那么大的身量，你对神并没有那么忠心，能献上自己。人家彼得能为神倒钉十字架，听你刚才说的话，好像你也能上十字架一样，这就是说你是小孩说大话，其实你啥也没有，但你说的那话还挺高、挺大。听懂了吗？你的存心是来干什么的？你是想剩存下来，想逃脱大灾难，想逃脱大灾难所受的苦。怎么就看见你的存心了呢？一旦把你想要得到的东西拿掉，你还干不干？（不干了。）这就是你的存心。保罗的存心是什么？（追求公义的冠冕。）追求公义的冠冕。保罗他一直想知道他的归宿，神一旦告诉保罗他的归宿，他还干不干？不干了。你看着保罗是传福音呢，你看着他跑了半个欧洲是为神服务的、效力的，但他的存心是什么？他内心想得着的，也就是他根源上是为了得冠冕。那咱今天信神呢？你那个根源是什么？你的根源是想逃脱灾难，想混个不死的结局。并不是你说的“我是一个受造之物，理当敬拜造物的主”，这是你给自己戴的一个冠冕堂皇的帽子，你让人看见你的认知，看见你的这个人性理智是多么好。在目前来说，这话是一句欺骗的话，不是真实的。所以说，咱来信神都是想来骗取，咱是来搞交易的。你的存心是为了混个不死的结局，但是你还得戴一个帽子，“我是来尽本分的，我是一个受造之物，就理当敬拜造物的主”。你有这个存心，你自己认识到认识不到？认识不

到。你自己没意识，那神就摆设环境，当神取缔你归宿的时候，那就什么都显明了。

这是说了存心，还有观点、态度。什么是观点？马萧达，你来表达一下，你对这个“观点”怎么认识。（马萧达：观点就是自己以什么来衡量一件事情，这是不是就代表一个观点？）观点就是你判断了一件事情以后你的一个看法。比如说信神，你觉得信神好还是不信神好？（信神好。）你觉得信神好，不信派他觉得不信神好，这是不是两个不同的观点呢？这些观点从哪儿来的？根据人自己的思维判断而来的。你觉得信神神能给你生命，但外邦人他承认不承认神？他不承认神。“你信的是渺茫的神，那是个骗子，你信到最后一无所有。你看人家实干的，人家在外面有房有车，人家在外面挣钱挣得有房有车的时候，你在这儿是尽本分呢，你傻呀？”这就是一个观点。人的观点从哪儿来的？是根据人大脑里的思想，经过思想、思维判断以后产生的观点。从思想里产生一个观点，从观点里再产生一个态度。产生一个什么态度呢？你是坚持要信神，不信派他是坚持要追求世界，这就成了两派了。信与不信的本是两类人，神要看你是什么人主要看什么呢？神看的是你的心思意念、观点、态度。你的心思意念人看得到看不到？人看不到，撒但它也看不到，只有神知道你的心思意念，只有神知道你在想什么。但是神要让撒但蒙羞，神要让人能够有认知，所以说，神摆设环境就让你流露，让你从你的思想上流露出你的观点、态度，用你的观点、态度来证明你是什么人，这就是让你做了一个演员来证实一下，让人看见了，让撒但也看见了。所以说，神给你摆设一个环境，你在这个环境里不由自主地就会产生一个思想，这思想不由自主地就产生一个观点，这个观点一出来就决定了你的态度。就像半家信，一个是信神的，一个是不信派，神给你摆设传福音的人告诉你“神来拯救人了”，你思想里边是相信有神的，“神看着呢，神来拯救人了”，你是非信不行。你那个不信派家人他就不承认有神，“那是糊弄人的”，他就非要拦阻你，“好好的家你不在，好好的工作你不干，你就非得信神”。他要打岔、搅扰，两个人说不到一起，两个人态度不同就打起架了。你们能打起架是因为你们对信神的态度不一样，你说“信神是作为一个人必须该有的良心理智”，你的不信派家人认为，“你去信神就是你为了自己能偷懒的一个说辞，你是不想干活，才

说不想追求世界，你是个骗子，你是被他们迷惑、引诱了。”这是根据两个不同的观点而产生的两个不同的态度，是吧？日常生活中，或者是在配搭中，两个人在协商事情的时候，两个不同的思维、心思会出来两个不同的观点，“我有个什么观点，你有个什么观点”。如果这两个人能协商得通，“你这个观点听着还好一点，我这个观点好像比你那个差一点”，那这一方就能跟随另一方走了，这就是祭司弟兄所说的，派别之争与正邪之战。派别之争就是方向大概是一样的，只是两派之间稍微有点偏差；正邪之战就是对立的，双方的观点是相对立的，那双方的态度肯定就是对立的。

因着你的存心影响到了你的思维，你的思维就影响到了你的观点，你的观点就影响到了你的态度。人能不能看见你的态度？态度人是看不见的，态度是借着人的一个言行举止表现出来的。所以说，你想知道对方的态度，就得看对方的言行举止。我给你交通的是怎么去分辨、认识一个人，你根据一个人外表的言行举止就能看见他的一个态度。好比两个人，一个人要信神，一个人不信神，不信的就跟信的这个人打架、吵架呢，你根据不信的人他的言行举止，你看见了他的什么？你根据他的言行举止就看见了他的态度，他是反对人信神的，是吧？那他这个态度怎么产生的？由观点产生的。什么观点呢？在他的观点里“信神就是被人骗了，被人给洗脑了”。那这个观点是从哪里产生的？从思想、思维产生的。他的思想、思维是“就没有神，你非要去信神，你让人家给骗了。你这么一信神闹得班也不上了，钱也不挣了，你就是被人洗脑了。”为什么单是因为不挣钱了就能打起架呢？是因为他里面有一个存心，“我要追求钱财、地位、名誉、面子，你这么一信神，就成了我追求钱财、地位、名誉、面子的拦路虎、绊脚石！我的钱财、地位、名誉、面子还有吗？没了！”可是还有不信的人对家里信神的人说，“你去外边打麻将可以，但你不能信神”，这样的人是不是也多呢？（嗯。）他允许你打麻将输钱，但不允许你信神，这是一个什么？从他的态度就看到了他的观点，是吧？他这个观点是怎么产生的？刚才说了，观点是从思维里产生的。他有一个什么思维？他为什么会有这么谬的一个思维呢？为什么可以去打麻将而不能信神呢？他有什么思维？他就觉得“你信神这是让人给骗了，因为神就不存在，就没神”，在他心里他就不相信有神，然后你去信神，他觉得你是让人骗

了，给他丢脸了，他的思维里产生一个观点就是“信神丢脸”。因着他怕丢脸、怕丢人，所以他说“你去打麻将也行，就是不能信神。打麻将那是社会潮流，那是玩钱呢，那是为了玩，你就是输了钱也没有人笑话你，但是你信神就有人笑话你，说你被骗了”，所以他就要起来反抗。他怎么就产生这个思想了？他里边的存心在支配着他的思想，然后就产生了一个观点、态度，所以他这个观点、态度出来就要和你这个信神的人打架。他有什么存心呢？他想让你去挣钱呢。因为你信神不能挣钱了，所以他要和你生气。他特别喜欢地位、名誉，他有这个存心，所以“你是绝对不能信神的，你信神丢我脸呢！”他老婆要是信了神，别人说“你看谁谁家老婆信神去了，被骗了……”，他听了这话是抬不起头来。要是说谁家老婆打麻将输了一万，他会说什么呢？（“看人家多有本事。”）怎么有本事呢？“你看人家老婆输还输一万块钱呢，你敢吗？你给孩子买奶粉都不敢买五千块钱的，看人家能玩一万块钱的麻将，脸上多有光彩。”

咱用这个例子来让你认识存心、思想、观点。你的存心就改变了你的思想，有思想就会产生观点，有观点就会出来态度，态度就支配着你的行为。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恶呢，这个恶从哪里来的？咱今天信神要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那就得先从你的存心上来解决。咱信神想找到一条正道就必须得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你从根上就错了，你还想信成神？别想，信不成！所以你首先必须得了解你自己的存心是什么，“我来这儿信神，我的存心就是想混个不死的结局，能剩存下来，不得病、不遭灾、不受苦，还能得永生，这是我的追求目标和存心。”我问你的存心是什么的时候，你说“我是个受造之物，理当敬拜造物的主，这是我该尽的本分，是我该受的苦”，这是不是你的存心？（这是我的想象。）我问你话的时候，我想看看你的存心，你究竟是来干什么的？你本来是想混个不死的结局，结果你还告诉我说，“我看待死亡无所谓，我要尽上我受造之物该尽的功用”，你这一句话就证明你是个骗子。如果说你有了真实的经历，对神有真实的认知，你对神有爱了，那这句话就是有经历的人说的话，这是句实在话。但是咱今天信神，你知道你信了多长时间，你知道你有多少经历，你心里清楚，所以这话一听就是欺骗的话。你跟我说话为什么要这样欺骗？你是在掩盖你的存心，“我信神就是为了得命，就是为了剩存下来，就是

为了大难不死？别人怎么看我呢？别人会觉得我这个人也太没理智，也太没有良心了，‘一个受造之物信神信得怎么还跟神要生命呢？凭什么这么要求神呀？就不能为神活一回？’”你要为自己的脸面冠冕堂皇地说一些话，你把你的存心给掩盖起来了。你说那些话，神看着呢，撒但在那边也看着呢，你说的是谎言，说的是欺骗的话。你如果按这样去走，会走上什么路呢？能走下去吗？（马萧达：走不下去，走的是保罗的路。）因为你对自己的存心不了解、不认识。如果说神看着你这个人还可以，你要尽一个受造之物的功用的时候，那神就给你摆设这条路了，摆设了以后，就刚才和你说的，尽完本分后就淘汰你，你那个时候干嘛呀？当你尽完本分以后，当你该跑的跑了，该干的活儿也干了，该受的苦受了，然后和你说“可以了，你效力效完了，你受造之物的功用尽完了，你走吧”，你咋呀？你是不是就反了？就造反呀？“神的公义在哪儿？公平在哪儿？凭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让我走？”你不认识自己，不从自己的根源上去解决问题，你自作聪明，老想用一些冠冕堂皇的话来掩盖你的存心，欺骗自己，欺骗人，欺骗神，你这条路没法走。因为你再往前走，不管你走到哪儿，你都用一些冠冕堂皇的话来欺骗。刚才说了，最终你的这个观点是受你的存心支配，最终你做出来的这件事是受你的存心支配，它不受你这些冠冕堂皇的话支配。你那个存心完全是与神来搞交易的，你得不着你想要的你肯定不干。在尽本分的过程中，神要求的是你作为一个受造之物该做的，就像你说的那句话“我是受造之物，我理当敬拜造物的主”，最终是要达到这个标准，可是你的目的是要搞交易，所以你走着走着就没路了。你始终想用一种骗来换取，你只想智取不愿意强攻，你不愿意从根源上解决自己的这个看事观点，也就是不愿意解决你的败坏性情，你也不愿意多想、多揣摩，你只想怎么呢？你只想用骗、用劳苦作工来骗取、换取一个不死的结局。你自己给自己编织的一条路，这条路能行得通吗？那是你的一厢情愿，你信的是天上并不存在的、任你摆布的那位神。你自己给自己编织的这条路行不通！

什么是愚忠（四）

咱返回到原点，咱刚才说了你为什么信神，我问你这个是想得着什么呢？我想得着的是你心里面真实的、根源上的东西，也就是你的存心是什么。我不要的是你的谎言和欺骗，你要是用谎言来欺骗我，我和你还说什么？我跟着你的谎言去交通，和你接不了轨，你也走不上去，那咱谈的就是字句道理，根本不实际。怎么不实际呢？你没有结合你真实的身量、真实的根源，那我给你谈出来的这就不是一条实际的路。咱实际上追求的是想剩存下来，那怎么就剩存下来了呢？咱得谈心里话，不再谈冠冕堂皇的话。怎么就剩存下来了？（性情变化。）怎么就性情变化了？（顺服神。这是不是冠冕堂皇的话呢？）这是你找的一个字句，你实际地去理解、去认识，用土话、用你自己的话来说，怎么就存活下来了？怎么就能不死了？你信神也信了十几、二十年了，是吧？（嗯。）你信了这十几、二十年应该知道怎么就不死了吧？咱说心里话，不需要说冠冕堂皇的话。你现在知道你的存心就是为了剩存下来，不想死，那怎么就剩存下来不死了？刚才说了一个性情变化。（转变思想观点。）思想观点的转变，怎么个转变法？怎么就代表思想观点转变了？怎么就代表性情变化了？知道不知道？（根据神话、根据真理看事。）那你整体说一下怎么就代表性情变化了、根源变了呢？马萧达，听过这方面的交通没有？（马萧达：听了，性情变化就是以神话为依据。）什么是性情变化？怎么就是性情变化呢？为什么性情变化就能存活下来呢？咱想过这事没有？（神说人只有在神的经营中才能蒙拯救，这就得与神配合，顺服神。）这又跑题了，咱刚才问怎么就剩存下来了，然后你们说了一个性情变化，那怎么就是性情变化？这是不是你该去研究的？你每天想混个不死的结局，那怎么就能混个不死的结局了呢？你研究过没有？（没有。）你没有研究过，也从来没想过，信神多年了你从来没有想过怎么就能性情变化，怎么就能剩存下来了，那你究竟追求剩存下来了没有？（得忠心尽本分。）忠心尽本分就代表你的性情变化了？神说：“我定规一个人的归宿不是根据其年岁的大小，不是根据其资格的老幼，也不是根据其受苦的多少，更不是根据其可怜的程度，而是根据其有无真理，除此以外别无选择。你们都应明白，不遵行神旨意的

人同样都要受惩罚的，这是任何一个人都不能改变的。”（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当为你的归宿预备足够的善行》）咱都知道性情变化就能剩存下来，在神那里，神不看你资格老幼，不看你年龄大小，不看你受苦多少，只看你是否有真理，只看你的性情是否变化了。字句道理上你是知道了，但是究竟怎么就是性情变化了呢？这个“性情”是什么？这个“性情变化了”又是什么？这该不该是你探讨的话题？（该。）你信神十几、二十年了就没有想一想？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是吧？你只是“神话怎么说，我怎么读，我怎么看。”你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更证明你是想混个不死的结局。你信神是想混，“混”这个字是什么呀？你没有真正地去追求，你只是想混，那是什么？那是不是就是想骗？你信神多年只是想骗取一个不死的结局，你能骗得过神吗？人你还骗不了呢，你能骗得了神？你骗不了神，但你每天还在欺骗着神。也就是说，信神这条路、追求生命这条路你走了没有？（没有。）“你说得我还可怜呢，我信神十几、二十年了，你说我没走信神这条路，没走追求生命这条路。”你走的是什么路？你走的就是一条骗取的路，你所走的路是你自己给自己规划的一条路，是你自己认为的一条路。你信的是渺茫的、天上并不存在的、任你摆布的那位神。就像那个弟兄刚才说“忠心尽本分”，在他那里认为忠心尽本分就能混个不死的结局，这是不是他的想象？忠心尽本分就等于性情变化了吗？（不等于。）所以说你走的是自己给自己规划的一条路，你自己给自己定了一条路，你自己能把自己送到天上吗？是神拯救人还是你自己拯救自己？（神拯救人。）神拯救人，但你从来没有在神话上下过功夫，你只是一厢情愿地按着你的意思去走，神不会按着你的意思去作工，所以你的那条路行不通，你再走下去只能自己把自己带到地狱。

马萧达，什么是性情变化？（马萧达：看人看事以神话为依据，这才是性情变化。）咱别走得太快了，一步一步走，走得太快就跟不上了。性情变化，什么是性情？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信神的人是一个存心、思想、思维，不信神的人是一个存心、思想、思维，这个存心、思想、思维就决定了他对一件事情的对待法，也就是他对待一件事情的一个态度、观点，这就是性情。对待一件事情的一个态度、观点，这个观点是怎么出来的？是由思想产生的。这一系列的就是人的一个性情。性情变化是什么？性情变化就是看事观点的一个转变。咱

刚才交通了看事观点，说了看事观点是怎么产生的。一个人是相信有神，一个人是不相信有神，这信与不信的两种观点是怎么产生的？原来他是不信神，不承认有神的，最后他能从不承认有神的这个观点转换到承认有神的观点上，或者原来他是不支持信神的，最后他能支持信神，能够跟随信神的，这是不是一个观点的转变？这是不是一个性情的变化？（是。）所以性情变化就是看事观点的一个转变，先把这个词理解了。咱知道了性情变化就是看事观点的转变，那怎么转呢？那看事观点的转变是从哪一边转到哪一边呢？怎么转？（从反面转到正面。）哪边是反面的？（与神话不相合的就是反面的。）什么是与神话不相合的？人被撒但败坏了以后，人都活在肉体里边，人都特别的自是、自私，被败坏性情充满，那这个人活出来的就是一个魔鬼样，那他的看事观点是什么？就是人常说的撒但败坏人的毒素“唯我独尊”“狂妄自大”“自私卑鄙”，这些败坏毒素又影响到哪个看事观点了？他的看事观点就是时时、事事、处处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那什么叫看事观点？看事观点是从哪儿来的？怎么产生的看事观点？看事观点就是对待一个事物的态度、观点。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哪个是好事、哪个是坏事，你怎么来区分？涉及到你利益的就影响到了你的看事观点，对你肉体有利的你就认为是好事，有损你利益的在你看都是坏事。这就是人的看事观点的产生，也就是你原有的一个性情。因为你是围绕自己的利益看事呢，那你这个性情流露出来的就是什么？卑鄙无耻、自私。保罗是什么性情呢？争强好胜、唯利是图，这就是他的性情。保罗只是作了个代表，咱现在是让你去了解一下、认识一下什么是看事观点、什么是性情、为什么要性情变化。你的看事观点是围绕着你的利益看事的，他的看事观点是围绕着他的利益看事的，那你们两个人在看待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个观点会不会统一？会不会一致？（不会。）不会一致。因为你们都是根据个人的利益看事的，自己得利了就是好事，自己失利了就是坏事。那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没有一个准确的标准，定不了，不能定案。就像日本人侵略中国，中国人说日本人是什么？是敌人、坏人。就像小时候玩游戏的时候，“你当坏人，我当好人”，把好人坏人一分，那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有没有定义？（没有。）你是中国人那日本人就是坏人，你是日本人那中国人就是坏人，这个好坏没有一个标准。咱之前交通了“歪脖子看表——观点不正”，两个人在不同的角

度看表时，在你眼里看现在就是十二点，在他眼里看现在就是一点；你看的是十二点，他看的就是六点。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概论。歪着脖子看表，那你出来的这个观点会不会正？就不可能是正的。所以说统称为“歪脖子看表——观点不正”，这就是让你去认识一下“歪脖子看表——观点不正”。我说你“歪脖子看表——观点不正”你肯定不接受，“谁说我歪脖子看表呢？我是正着看的呀！”因为你有这个败坏性情，你的脖子就不可能是正的，那你看出的这个点必定不是正的。

人和人之间相处因着都是围绕个人利益，你看着这个正，他看着那个正，这就产生了争执、吵架、打架。国与国之间也是一样，所以世界就发生了战争。人和人之间不能和睦相处，所以这就需要神来拯救，神不拯救的话，人和人之间就会互相残杀，最后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这就是人让撒但败坏得互相残杀。所以说你这个性情必须得改变，改变你的性情也就是改变你的看事观点，你的看事观点必须得扭转，必须得有一个准确的认识。什么是准确的认识呢？就是对事物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真正的认识，也就是一个正面的认识，不是真实的它就不是正面的，不是真实的那就是邪恶的，不正就是邪嘛，你不是正面的就是反面的，所以说你就得有一个真实的、正面的认识，得有一个标准。一切事物的标准从哪而来？你要想知道这个事物是否是真实的、正确的，那你就得看这个事物是从哪来的。也就是说，谁规定了这个原则，这个解释权就归谁。就像你买彩票，彩票上边就会写“最终解释权归谁所有”，这个咱都知道吧？你造了一个凳子，这个凳子是让坐呢，还是让踩呢？谁最知道？（造凳子的人。）你造了一个梯子，这个梯子是干什么的呢？一个人说梯子是让上房用呢，另一个人说是要过河用呢，那究竟是上房用呢，还是过河用呢？（用的人知道。）（造的人知道。）用的人就是歪脖子看表，因为他不知道人家造梯子的目的是什么，不知道这梯子的材料是什么，不知道它能竖起来用还是能横着用。竖起来用的和横着用的这个材料不一样，结构不一样。你要是横着用它过河，它那个跨度大，要是经不住压就给压垮了，竖着用它就不需要考虑这些因素了。所以说你想知道一个事物的真实性、正确性，那你必须得看这个事物的来源，看它的源头是哪儿，你找见源头才能正确对待。那万物的源头、总根源在哪儿？（神。）万

物由神而造，那解释权只有神。你不要去解释，你解释的都是错谬的，是邪说谬论。所以说就得根据“从神而来”，看神是什么意思，看神造它的时候为什么要那么造呢，造它是起什么作用呢，有什么意义、什么目的呢，那就得问问神。但你问神的时候神和你对话不对话？人是受造之物，神是造物的主，神在天上你在地上，是对不了话的，是无法对话的，所以说你就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也就没有一个正确的做法，没有一个正确的观点、态度。也就是说，在地上没有真理。真理、真理，什么是真理呢？真正的那个理才叫真理。咱那个理叫什么呢？（道理。）咱那个叫道理，从道德伦理上来说是这么个理，它是个道理，但不是真正的理，所以说地上没有真理，地上没有义人。人要想存活下来，就需要神的拯救。那该怎么拯救呢？神造人时给了人自由意志，所以人就要为自己的利益说话，那人和人之间必然要打打杀杀，最后这个世界就得灭亡，所以就得神来拯救。神要来拯救人，神就得把真理告诉人，所以神就必须得从天上来在地上。你说一个河南人和一个山东人用方言能不能对话？（不能。）咱就不用说日本人、美国人和中国人能不能对话了，互相都听不懂对方的语言。咱也不用说山东和河南了，就是两个县，话音都不一样。那你说神在天上打打雷你能听懂吗？（听不懂。）隔三十公里的两个县话音都不一样，天上的话地上的人还能听懂呀？听不懂。所以神就非得来在地上成为人子，成为一个和你说相同语言的人。如果说神来到美国，你也听不懂，神正好来到中国，说中国的国语，你才能听懂。

神来在地上的意义，神道成肉身的意义是什么？就是给人留下一个准确的、实行的话语。不再是渺茫的，不再是人想象的，是要准确的、实行的话语，这就是神道成肉身的意义。你有了准确的话语，就不存在打架了，这就是一个正确的标准，也就是说对万物的一个认知、认识的标准从哪儿而来？只能从神而来，也就是从神的话而来。这个时候，神话就是生命，神话就是人生存的根本、生命。这就回到了咱刚才说的话题——性情变化，性情变化就是看事观点的转变，你原来是站在人一边去看事，人和人之间互相就要残杀、拆毁，人就无法生存下去，这个看事观点不转变最后就是死亡，没有生命，剩存不下来。这个看事观点扭转得扭转到哪一边呢？神来在地上告诉了你真理，所以神让你性情变化，就是让你转变你的看事观点。看事观点的转变就

是说原来你是站在人一边看事呢，现在就得站在神一边看事，你得看神是怎么看的。神告诉你现在是中午十二点，那就必须是中午十二点；神告诉你现在是晚上十二点，那就必须是晚上十二点。有了统一的标准，人才不会打架，就不存在有战争；有了统一的标准，人才能在地上安居乐业；有了统一的标准，人不打架了，神才能安息，这就是性情变化。性情变化就是看事观点的转变，看事观点的转变就是一切根据神话来看事，一切根据神话来看事！不能再有自己的“我认为”“我感觉”“我觉得”，这些都是谬论，都是抵挡神的，所以不能再说“我”了。今天让你看见了班竹荏为什么能走到这条绝路上，因为她还有太多的“我认为”“我感觉”，而对神的话她没有搭理。神的话她看了多少年了，每天起来说是看神的话呢，但她没有让神话成为她自己的生命，这话只是用来看的，是用来说给别人听的，而没有作为她的生命，没有成为她做人的标准，所以导致自己几年来所做的都白搭，不仅是白搭，反过来还成了与神为敌的，做了打岔、搅扰、拆毁的事，做了羞辱神的事。这是说了什么是性情变化，这个好理解了，是吧？（嗯。）为什么性情变化了就能剩存下来呢？刚才说了，人与人之间不打不闹了，没有争战了，可以安居乐业了，是吧？这个安居乐业是单指人之间不打了，但单是人与人不打了就能剩存下来吗？有的人说，“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要打呢，那如果是我一个人独居，我是不是就可以剩存下来呢？”能不能？（不能。）刚才说人与人之间不打不闹了，就是说你基本活出来一个正常人性了。真理是什么呢？真理是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刚才只是说了一个做人、行事，那还有什么？（敬拜神。）你还得敬拜神呢，如果你只是会做人了，就咱前面交通的，世上人看你是好人，看你不打、不斗、不争、不抢，即使都是这样的人，但是你不承认神，你也是死罪。真理是做人、做事、敬拜神的准则，敬拜神，怎么敬拜神呢？也就是说，咱想剩存下来那咱的看事观点就得扭转，性情就得变化。这个性情变化是为了什么？（班竹荏：活出个人样。）一个是为了活出个人样来，另一个性情变化是为了与神相合。刚才说了，你从站在人一边看事转变到站在神一边看事，这就是性情变化。站在神一边看事的目的就是为了能与神相合。那与神相合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顺服神。信神就是为了顺服神，你顺服神就意味着你能剩存下来，你不顺服神，意味着你没办法剩存下来。这个话能理解吗？为什么不顺服神就剩存不下来，顺服神

的就能剩存下来呢？就像你家里养了条狗，你养狗的目的是让它看门呢，它能给你看门就意味着这条狗它能存在下去，你就会继续养它、喂它。如果这狗发病了，是条疯狗，小偷进来它不咬，它就专门咬你的孩子，这狗还能要吗？这狗是不是一种不顺服？你让它看门它不看门，那就意味着这狗不能要了。人养狗还知道得让狗听你的、顺服你呢，那你说神造了人神怎么能让人不顺服他呢？神造人的时候是怎么造的？神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人，是让你去彰显神、荣耀神，不是让你去羞辱神。所以说你不能彰显神、荣耀神就失去了活着的意义。如果你让撒但败坏以后，你是羞辱神的，那你就是神的仇敌，那你就是神要毁灭的对象。所以说你不顺服就该死，只有顺服下来，你才能剩存下来。

那剩存下来和没有剩存下来之间有什么区别？（马萧达：一个是死的，一个是活的。）剩存不下来就代表他这个人是死的，是吧？剩存下来的人就意味着他还喘着这口气息。他喘着这口气，你叫他什么？活人。一个是活的，一个是死的，活的和死的区别在哪儿？一个人有命，一个人没命了，这就是生命。你活着就有生命，死了就没有生命。咱都知道确定一个人是活的还是死的，一般都是把手放在他的鼻孔下面，如果没气了，就没生命了。咱要追求剩存下来，也就是要追求活着，追求活下来。追求活下来是追求什么呢？你得有这个命，你得活着，得有生命。那你每天起来在干什么呢？（……）你信神的存心是为了什么？（不死。）你是想不死，你想不死就得有生命。那你怎么才能有生命？咱每天起来干什么呢？你每天起来是不是该追求生命呀？你每天不追求生命，你能得着生命吗？那每天做什么就是追求生命呢？（……）其实咱到现在都还不知道每天是在干什么呢。就像读书一样，你让你孩子读书呢，你为什么让他读书呢？你为什么让他读大学？为什么？（为了让他能出人头地，为了让他以后有更好的生活。）为了让他以后有更好的生活，是吧？为了让他后半生有一个好的命运。可读书是在干什么呢？读书是在干什么和读书是为了什么一样不一样？（不一样。读书是在学文化，是为了以后更好的生活。）读书是为了以后有一个好的生活、好的归宿，是吧？那读书是在干什么呢？（读书是在学习更高的文化知识。）读书就是在学习文化。如果你读书不学习文化，你会不会有好的归宿？（读书不学习文化以后

就是文盲，文盲就啥也不会干，找不到工作，以后就没有更好的归宿。）人在读书的时候都想着以后能有一个好的归宿、好的命运，“我能当个县长、省长，能升官发财”，人读书是不是都是奔着这些去的？（是。）这是人读书的一个目的、一个存心。可你读书是在干什么呢？读书是在学习文化呢。你为什么学习文化呢？因为在社会上你没有文化是当不了县长、省长的，你没有文化升官发财这些好的命运是不存在的。但是不等于读书的人出来都能当县长、省长，不等于读书的人都能学习到文化知识。也就是说，虽然信神的人都想得着生命，都想混个不死的结局，但都能得着生命、都能不死吗？（不能。）那得干什么呢？（得追求呢。）你读书得学习文化才能有好的归宿，不学习文化不会有好的归宿，因为你没有真才实学。你信神要想有好的命运，要想剩存下来，你得有生命，有生命你才能活下来。那你信神每天起来该干什么呢？你信神就必须得追求生命。你信神不追求生命，你将得不着生命，你得不着生命，那你就不可能成为下一个时代的主人。人家也读书你也读书，都是十年寒窗苦读出来了，最后，一个去放羊了，一个去送快餐了，一个去当省长了。同样都受了十年寒窗苦，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这就像在神家尽本分一样，你在这儿干活儿呢，班竹荏也在这儿干活儿呢，董士章也在这儿干活儿呢，一天一天过去了，时间是一样的，苦是一样的，但是呢？（结果不一样，得着的不一样。）得着的不一样。那读书呢，一节课四十五分钟，人家好好学习的也是四十五分钟，你在课堂上玩游戏也是四十五分钟，睡觉还是四十五分钟。人家上了十年学，你也是上了十年学，但出来的结果就不一样了。咱今天信神呢，你尽本分为什么要应付糊弄呢？你信神为什么不追求生命呢？什么是生命？刚才说了顺服神就有生命，信神就该顺服神，那你为什么不顺服神呢？你不顺服神你能得着生命吗？信神就是为了得着生命，顺服神你才有命，不顺服神你就没有命。所以你每天起来就该干什么呢？你每天起来就该学着顺服神，要看神怎么说呢，看神要你怎么做呢。神要让你尽本分，你该怎么尽本分呢？你不能时刻想着骗取，想走捷径，神交代给你的本分你不尽，你只想铺个红地毯，你只想要个冠冕，你在神的经营中搞着个人的经营。让你去学习呢，人家好好学习的去了学校是学习呢，你去了学校里面呢？你看班级里那个班长，他为什么当了班长？（学习好。）当班长的人是学习好的？当班长的一般是学习不好的，调皮捣

蛋的才当班长呢。越调皮捣蛋，老师越让他自己管自己，所以说这个调皮捣蛋的就得当班长，他越当班长越有了冠冕他还学吗？他就追求什么呢？他就越要当这个一班之长。一旦当了一班之长，那就不要想着去学习文化知识了。你看当班长的有几个是去学习文化知识的？当班长的都是要地位、名誉的，追求地位、名誉的。你看咱的董士章、班竹荏，这就是“董事长”和“一班之长”，他们要的是什么？（地位。）地位，他们在这里边追求的是地位、名誉。董士章一天天说“他们不听我的，他们不听我的！”小偷过来偷东西呢，他还得让小偷跟他打个招呼，“小偷不跟我说我就不记。他不把我当董事长！他没把我当董事长他就是把我撤了！”这董事长当的！我过来了他还要告状呢，“他们把我撤了”。他只要这个地位，不追求顺服神，也就是不追求生命，不要命！就像董士章说的话，“要什么命呢？蹬蹬腿就过去了。”那你说你信神干什么呢？这个弯转过来了吗？这就是咱信神为什么要追求生命。

追求生命不是说你在这儿干个活儿就是追求生命了，你要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实行真理，在实行真理的过程中尽本分。也就是说，不在乎你在这儿干了多少活儿，出了多少力，这个不等于你生命长大，不等于你有生命。怎么就等于有生命了呢？咱前面交通了，你做什么事神看着呢，得经得住神鉴察，你要是经不住神鉴察，那你就有太多抵挡神的事了，你就作了太多恶了。如果你做每件事情都能经得住神鉴察，那你基本就安全了，不怕死亡临到了。为什么呢？你做每件事你敢于拿到神面前让神鉴察，这件事基本上就没什么错了，因为你让神鉴察的过程中你就有意识地去顺服神了。当你有意识地去顺服神的时候，你就有生命了，那你所做的这件事就有价值、有意义了。你外边所受的苦是否有价值，取决于你内在的变化。就是你在外边再干什么活儿了，再出力流汗了，这个是否有价值取决于你内在、你心里边的这个看事观点的变化，也就是看你的性情是不是变了呢。你在干活儿的时候，你想的是“我看班竹荏尊重我了没有，董士章尊重我了没有，他们听不听我的话呢。”如果说你这样去尽这个本分，这样去做事，那你就是在作恶。如果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想的是“呀，神看着呢，我这个正常人性活出了没有？我怎么与神交差呢？”你与神之间发生关系，你是给神交差呢，不是给哪一个人交差。顺服神摆设的环境，神

给你摆了一个董士章，给你摆了一个班竹荏，在这个环境中你该怎么尽本分？你本分没尽了，活儿没有干了，我过来了你还向我告状呢，“董士章非让按他的来，结果那个活儿没干好，怎么怎么……”谁的过？（董士章的过。）“班竹荏做的那个饭怎么怎么了，吃的我拉肚子呢，吃的我干不成活儿了，班竹荏怎么怎么了，说什么话了，班竹荏让我怎么怎么了。”你把一切的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了，和你没有任何关系，你对神给你摆设的环境是种埋怨，那你什么也得不着，你是作恶呢！你再跟我讲多少道理，从外边看确实是这么回事，确实是因为董士章的原因这个活儿没干好，但神怎么看呢？神说“你不是痴呆呀，我给你摆设个董士章，不是让你吃这个善恶树的果子呀！你顺服我给你摆设的环境了吗？我是让他来迷惑一下你，看看你对我有没有忠心。”打败撒但靠的是忠心与顺服，你如果对神有忠心与顺服，那在本分上就应该体现出来，在本分上你就不应该听从董士章说什么，你就应该对董士章有个分辨、认识，“他说的这个话能不能听？这个活儿他干了几年呢？他了解不了解？我去查查资料，考证一下、证实一下，神看着我呢！神就是看我对这件事重视不重视，如果我对神交代给我的本分不重视，董士章说什么我就去做了，做好了神没有看见我的态度，做不好就成了作恶了。不行，神看着我呢，我得求真求细；神看着我呢，我得顺服神，我得把这个事做好，我得作见证！撒但也看着呢，这个事一旦没做好，撒但在那嗤笑呢，‘你看这还是跟随你的？这是尽的什么本分呢？尽本分都是应付糊弄，这还是跟随你的跟随者？还有圣徒体统呢？’这是羞辱神，我不能这么干。董士章的这个话是个建议，虽然说董士章给了我这个建议，但神给了我素质，给了我能力，我自己得求真。虽然说我在这方面不是专业的，但是我得去学习这方面的业务知识，我为什么学这些呢？是因为神给了我这个本分了，我得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实行真理，我得把神交代给我的事情贯穿下去。”神看见了你的态度、观点。你用心做出来了，那不管董士章说什么，还能影响了你吗？他影响不了你。最终因着你的诚心、因着你的忠心，这个结果会好还是会坏？那只会成功。人做成了一件事，从哪儿看见他做成的？你从人家尽的本分去看，人家尽的本分从外表上看就合格了。如果说董士章告诉你怎么做了，或者说你就有这方面的技术，你按着专业的做法去做了，做成功了，但在这个过程中你始终没有和神发生关系，你没有意识到神看着呢，即使说你做好了，你也

不是因着敬畏神做好的，你也不是为了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实行真理。虽然外表是做好了，但不等于你与神的关系正常，也不等于你是顺服神的。就好比说你是为了地位、名誉，“你看，去年董士章管理的时候，这边的活儿干的是什么呢？今年让我负责呢，今年这个活儿我必须得干好，尤其是那个之前没干好的活儿必须得干好。我不能再听董士章的了，我得去找一个准确的方法，看干这个活该注意什么，我必须得把这个活儿干好。我干好以后，张三、李四来了他们怎么看我？‘你看人家谁谁负责了以后，你看人家管理得有条有理的。’”这样是不是也能管理好啊？同样你也管理好了，可在神那边怎么看？在我这边又怎么看？你是为了什么做的？（脸面、地位。）你是为了脸面、地位而做的。从外边看你工作是作好了，但神不称许，你追求的是地位、名誉，你不是在尽本分，你不是忠于神的，你不是性情变化，你的看事观点并没有转变。神为了显明你，好了，专门摆设一些环境，虽然你干得好，但这次不用你了，你做技术员，人家董士章是本地人，让人家做个“董事长”吧，别让人家做顾问了。从现在起让董士章负责，给董士章个帽子，让你做这些活儿，带领的帽子戴在董士章的头上，董士章高兴不高兴？董士章就高兴了，人家也能出力了，咱这是为了用董士章。如果不给董士章这个帽子，董士章就会跑，就会不干了，为了让这个整体工作能作好，这个面子工程就给了人家董士章，要是有人问“这里谁负责呢？”“董士章负责呢。”人家又问了，“闫威在这干什么呢？”“闫威是技术员，是打工的，是普通的弟兄姊妹，他就是干活儿的，这里是人家董士章管呢。”闫威听到这话难受不难受？难受。闫威本来就知道这个活儿怎么干能干好，但如果说按着闫威的专业技术把这个活儿干好了，这个冠冕就给董士章了，闫威能不能把冠冕给董士章？不能，闫威为了他自己的地位、名誉，本来应该能做好的事他也不能做好了。董士章说“这个活儿得怎么怎么干呢”,闫威说什么呀？“董士章说了，那就按他的来，我看按他的方法干是个什么果效！”闫威暗中窃喜，“正合我意”。这个话不能说，但这个事能做，为什么？“董士章说的，即使上面怪罪下来那也是董士章说的，我只是在这儿干活儿的，我是个出力的。”好了，这么去做了以后，活儿没干好，谁高兴啊？（闫威。）闫威高兴，高兴什么呢？“这个地位快到我头上了，你看你用董士章呢，董士章做的是啥？”在神那边看“你这个人太恶毒了！太邪恶了！”给你个本分你不是在实行真理

的过程中尽本分，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实行真理，来追求生命进入，你不是学着来顺服神、来见证神，而是在神的经营中非要搞个人的经营，没有地位就不能作工作，没有地位就要拆毁，这是什么人呢？这就显明出来你是个恶人，那你还能剩存下来吗？不能了。那你每天追求的是什么？你每天追求的不是生命，你追求的是地位，地位会把你带到地狱里去。那到神公开显现的那一日，你肯定是被惩罚的对象。今天是让董士章当顾问呢，或者人家董士章还是“董事长”，这个活儿让你闫威来干了，这个帽子、这个冠冕给人家班竹荏、给人家董士章，你行不行？你心里舒服不舒服？能不能干？这对你是一个熬炼，是一个试炼。如果说你能够在这个环境中没有埋怨，还能尽忠心，还能让神鉴察，那你就是在顺服神摆布的环境；如果你在这里想撂挑子，那你就是不接受神摆布的环境；如果你在这里想玩弄，想搞点诡诈，那你就更邪恶了。这个能理解了吧？（嗯。）

什么是愚忠（五）

因为神是造物的主，咱是个受造之物，所以你能不能存活下来是神说了算。神造人的时候，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人，是让人能够彰显神、荣耀神。人被撒但败坏以后，人活出来的就是一个撒但形象，对神就是一种羞辱，羞辱神就应该是死的。神说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是必死的，人本来应该是死的，但是人死了没有？（没有。）该死的人为什么没死呢？是因着神要拯救人，是因着神给了人一个恩典，是因着有了这个恩典人才没死。咱今天之所以能活着是因着神的恩典，没有神的恩典人就得死了。神给你一个恩典是为了神的经营，是为了能把人拯救过来，所以在神拯救人的这段过程中，神就必须得给你一个恩典，给你恩典就是不按你的罪治你，所以耶稣钉了十字架，替人担当了罪，人才能来在神前，人才能活着。在末世神说要各从其类，该活的活下来，该死的灭亡、被神惩罚。咱现在依然还活在神的恩典中，但在神作工结束以后，就不再有恩典，完全是什么？完全是神的公义。神作工结束以后只有公义没有恩典，也就是说只有性情变化的人才能剩存下来，没有得着生命的、性情没变化的人，神要惩罚他，他必然得死亡，这就是神的公义，因为他就该死。现在他还没死是因着神的恩典，是因着神的拯救。简单举个例子，假如说你要养一批警犬，但狗不是刚出生就是警犬，所以你就得培养它、训练它。那从它出生到训练成为警犬的这个过程，就好比现在神拯救人的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你之所以能活着，不代表你就有生命，不代表你就应该活着。在你把这批狗训练成警犬以前，训练成的狗、训练不成的狗是不是都在同一个环境里活着？这段期间你得供应它们的吃喝吧？假如你计划三年把这批狗训练成警犬，到了三年以后，训练不成的狗就定性了，就是普通狗，普通狗你还要不要？那就看这狗是该卖还是该宰杀，你就处理了。那训练成警犬的狗呢？这就意味着它能剩存下来。只要它寿命不到，那它就能一直存活下去。它为什么能活下来呢？是因着它能成为一条警犬而存活下来的。在这个训练的过程中，训练不成警犬的那些狗也让它们活着，是因着它们还没有被显明出来，还不能淘汰它们，所以因着这个原因它们还存活着。也就是说，因着培训的需要让所有的狗存活，这就是把普通狗训练成警犬的一个必须的过

程。所以今天的坏人还活着，不信神的人也还活着。这就是主耶稣说的话，“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太5:45）为什么也让那个歹人存在呢？因为他们是善恶树上的果子，是让人去认识、分辨。所以在这个期间，该死的、不能剩存下来的，都呼吸着这口气息活在这个世上，因为这里边有神的恩典。交通这个是让你清醒，现在的这些恶人他还活着，不是说他就可以活着，也不是神就不管他，而是现在是在一个征服时期，等神的作工结束了以后，就好像警犬训练出来了，那警犬就能剩存下来，不是警犬的、训练不成的就淘汰，这就是公义。这个理解了吧？

神今天要把人训练成“警犬”，训练的是人的顺服，你顺服下来，你就能剩存下来；你不顺服，就剩存不下来。那怎么顺服呢？神让你干什么你就能干什么，这就是顺服。今天我看见班竹荏和董士章的这个表现，我似乎看见了什么？在神训练人期间，班竹荏的这个表现是铺红地毯，是吧？人在训练狗期间，狗也有不同的表现，咱对号一下，就班竹荏的这种表现属于哪种狗。人在训练狗的时候，有的狗就像宠物狗一样，那宠物狗和警犬有什么区别？宠物狗是讨人喜欢的、是逗人乐的，警犬是绝对顺服主人的。也就是说，在训练狗的时候，宠物狗它不是按着主人的要求来，不是让它干什么它就干什么，那它是什么表现？好比主人给狗安排了一个任务，“你在这儿看好这个包，不能乱跑，不能让小偷把包偷走了。”那狗是不是就得看好这个包不能乱动呢？能训练成警犬的狗就能够听懂指令，所以它就能看好这个包不乱动。可那个宠物狗呢？它自作聪明，它要干什么呢？它要铺红地毯呢。在狗看包的过程中正好下雨了，能训练成警犬的狗想的是“主人给我命令了，我得看好这个包，不能让小偷偷了。”宠物狗想什么呢？它一看下雨了，它干什么呀？（跑了。）它为什么跑呢？因为宠物狗想的是“我的主人会不会被雨给淋湿呀？”想到这里，它赶紧叼了一把伞给主人送去了。你说这条狗听话不听话？到了吃饭的时候，宠物狗看见主人要去推车，但忘了拿钥匙了，它就又赶紧跑回家给主人把钥匙叼过来，省得主人去拿钥匙了。你说主人喜欢不喜欢这条狗？（不喜欢。）又能给主人叼伞，又能给主人拿钥匙，主人为什么不喜欢它？（因为这狗不听话。）它不是听话的狗，它是讨好主人，它是替主人

做事了，但是主人安排的事它没当回事，它一心想的是怎么讨好主人。所以，在主人来看，这条狗能用不能用？能不能给它一个重任让它担？（不能。）让它看个包都看不了，就刮场风、下场雨它的思想就跑了，赶紧看有什么讨好主人的路，它是和人拉关系去了。它一走，小偷过来把包拿走了，它失职了，你说它做的是什么？这狗不能做警犬，只能是做宠物狗。这就是班竹荏所做的，神不要这样的“狗”。你要是宠物狗就不能给你重任，不能让你担当，你担当不了。董士章，我刚才交通的你听懂了吗？（董士章：听懂了。）那你说说你是什么狗。（董士章：我不知道。）刚才说了两种狗，一种狗是警犬，不管刮风下雨，人家能看住包，不让小偷偷了，“主人告诉我是什么就是什么，我不看其他人的脸色，主人交代给我的事情，我就必须得办了”。一种狗是喜欢察言观色、喜欢溜须拍马、喜欢讨好主人，给主人铺红地毯。还有一种狗是什么狗呢？这种狗可以说是调皮捣蛋，主人给它个地位，它高兴的时候，“我给你看着包”。它也不讨好主人，它是只管做它自己所喜欢的事。那边过来一条母狗，它还守不守岗位呢？它跑了。那边过来一只鸟，它去扑鸟了；再过来一只老鼠，它多管闲事，逮老鼠去了，你说这是条什么狗？如果是在它闲得没事的时候，让它过来看一下包，它也能看，但它在看包的时候，它自己心里得高兴，“我心里高兴、喜乐的时候，我给你看包，我一不高兴了，我走呀！”一不高兴就走的狗，连个看门狗的标准也达不到，就更别说警犬了。达不到看门狗的标准，但偶尔还能看个门，这叫什么狗？（野狗。）流浪狗、野狗。流浪狗过来了，你给它点吃的、喝的，有时它能给你看看门。但是它不是你家的狗，它不会对你忠心的，有任何风吹草动，它都可能跑。所以说，你不要指望它，它就是来帮忙的，帮忙的流浪狗。这样的狗有没有生命？别说有生命了，连一个基本的吃喝都难以保证，因为什么呀？因为它是流浪狗，跑到哪儿吃到哪儿，碰到给它吃喝的人，它能帮帮忙，讨点吃的、喝的。董士章听懂了吗？（董士章：听懂了。）对号不对号？（董士章：对号。）那你计划做什么狗呢？（董士章：……）这就是对自己的一个认识，给你描述这个画面就是让你认识咱属于哪种狗。你应该做什么狗？如果今天没狗了，偶尔让你这条流浪狗看看门，或者说有剩饭剩菜了，给你吃点。但如果我这边能培训成警犬的狗还多呢，还培训不过来呢，我还搭理你这条流浪狗吗？不搭理了。所以说，正常情况

下，我是不收留流浪狗的，也是不搭理流浪狗的。即便流浪狗想过来给我看门呢，我要不要流浪狗看门呢？（不要。）不要，“去、去、去”直接就赶走了，不要你。那什么时候需要流浪狗看门呢？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没办法的情况下，或者是有多余的时间、空间可以让它看门。就像咱这儿，没有个合适的人，正好董士章有这么一个关系，要是不让他看这个门，咱就连这个家也没有了，咱就得搬走。你说该不该让董士章看这个门？这就得让人家流浪狗看看门吧。但是还不敢全交代给他，在流浪狗看门的时候，同时还得再选一条看家狗来看门。这就是说，你不能把流浪狗当看家狗用，今天就给你摆设这个环境了，一条是流浪狗，一条是想讨好主人的宠物狗，那你在这边你负责做什么呀？如果你再来做条流浪狗，做条讨好主人的宠物狗，那咱这个地方就完蛋了。对于他俩来说，借着这个环境把他们显明出来了，他们能认识、能进入。对于你们来说，神给你们摆设这个环境，你们就得有一颗责任心，“我可不能做像他俩一样的狗，我可得做一条警犬，我得把这个托付担当起来！”等神作工结束定人归宿的时候，是不是根据你所做的来定你的归宿？（嗯。）

董士章，听了我描述的这个简单的画面，你有什么想法？（董士章：没有想法。）没想法是什么意思？（董士章：就是事实嘛。）你计划继续当流浪狗吗？你也不感觉“哎呀，我跟随多年怎么是流浪狗呢？”你感觉不到一点内疚、亏欠？（董士章：有这个感觉，可是已经做成这样了，以后改嘛。）如果你都已经把流浪狗收留了回来，都管了它的吃喝，它还要往外面跑，那这条狗就是没良心，吃里爬外。你是流浪狗，把你收留回来，其实你应该比家狗更忠心、更感恩。为什么应该比家狗更忠心？更感恩呢？因为家狗它没有体尝过流浪的滋味，但流浪狗已经体尝了在外面流浪的生活，你来了这儿结束了你流浪的生活，你就应该珍惜，应该倍感珍惜！为什么人常说，人受了苦以后就比较坚强，就比较有良知呢？很多富人家的孩子为什么就不成才呢？很多穷人家的孩子为什么就有良心呢？为什么说养儿才知父母恩呢？因为亲自体尝了。董士章，你回想一下，咱们未接触以前，你是不是在外面流浪了多少年？你流浪了多少年？你还知道吗？董士章在外面流浪多年，原教会的人用他尽本分的时候，让他找接待的地方呢，用不上他的时候都不搭理他，反正人家看不起他，当时我就知道

这个事。（董士章：那是他们那样说的。）既然人家都这么说呢，那你自己怎么看呢？那咱自己在别人眼里边是什么？（董士章：我不在乎别人说什么，我只在乎我做的是对的就行了，我就是这样。）所以说你今天走到了这个地步。今天你来到这儿了，你依然是不管别人怎么看你、怎么说你，你也不在乎神怎么看你，你始终活在自己的一个范围里，“我就看我自己是怎么看的”，自我欣赏，那你还有变化吗？对别人的建议都听不进去，你看到班竹荏走的路了吗？（董士章：看见了。）你和她一样不一样？（董士章：……）班竹荏现在后悔的是她早知道她的问题，她不是不知道，她就是对神说的话、对别人的建议是一种待搭不理，不搭理的态度，她一厢情愿地按照自己的意思走，好像把自己的那个东西当成了真理。咱再看董士章，今天交通一天了，董士章的那个观念还是“我不看别人怎么看我，我只管我自己，只看我自己怎么看”，你把你自己的东西当成真理待了，你说你还有救吗？我给你交通了这些以后，你不是说“弟兄跟我说了，就是啊，我得变，我不能走这条路了，我自己的认为都是通向地狱的，弟兄给我交通的有真理、有路途，我该实行。”结果我在这儿交通了半天，董士章仍是说“我不管别人说我什么，在我这儿认为的就是对的。”董士章，我还给你专门交通了三种狗，让你对照一下，看看自己属于哪一种狗，我给你对照你是哪一种狗的目的不是要侮辱你的人格，之所以这样去对照是让你看见自己走的路是什么。（董士章：我不是说不管你怎么看我，我是说不管世上的人和教会的人怎么看我，我是说他们呢。）我和你交通的是真理，别人和你说的就没有合乎真理的？三岁大的小孩和你说出来的话合乎真理你接受不接受？（董士章：当然接受。）神能不能兴起周围的人、事、物和你说话？非得借着我和你说话呢？别人和你说话就不行？合乎真理就该接受！你有真理？你能分辨出哪个合乎真理？咱今天交通什么了？还专门交通得那么细，说了每个人都是站在自己的位置上考虑自己的利益，伤害了自己利益的那就是坏事，自己得利的那就是好事，人和人的观点是不会合一的，因为没有准确的观点，那就是歪脖子看表。我给你董士章交通了，你就是歪脖子看表，你必须得站在神一边看事，可你呢？你说你不管别人怎么看。别人给你提了一个建议，这会不会是神借着他的口给你传达一个信息？也许我和你说的话过多，不管怎么说，你自己愿意往上够就够，你不愿意往上够，那就成了一个演员，让他们借着你去认识、

经历。董士章，那你计划做条什么狗？简单来说，你计划要做什么狗？你就计划做条流浪狗，继续维持现状呢？还是有什么计划，有什么变化呢？（董士章：不能做流浪狗嘛，哪还能做流浪狗呢？）我先听听你计划做什么狗，有什么方向。（董士章：方向就是我在这儿尽心、尽力去做，做就行了。）你说那个流浪狗它是不是也是尽心、尽力地去做呢？（董士章：流浪狗就不是。）我觉得人家流浪狗也是尽心了呀！人家也是尽心、尽力地做了呀！它那个尽心、尽力是什么呀？是它自己所认为的尽心、尽力，“我尽心、尽力了呀！母狗没有来的时候，我就在这儿守着了呀！在没有搅扰的情况下我还持守着呀！”“在班竹荏不得罪我、不跟我争夺地位的时候，我就在这儿看着呢呀！我为什么要跑？我为什么没忠心？班竹荏那样说我了，班竹荏做的饭不好吃，你说我能在这儿待着？我尽心、尽力了呀！”这是不是尽心、尽力？（董士章：这都不是尽心，跟吃饭没关系，吃饭是饿了吃呢，不饿还吃呀？这倒是与吃饭没关系。）“饭做得不好吃，我就去外面吃了，我不在这儿待了，饭做得不好吃，我尽本分就没劲儿了。”（董士章：和那没关系，饭做得不好与尽本分没关系，就是不吃饭，我还不是该做什么做什么；就是不吃饭，我还不是该干活儿干活儿啊，我又不是在吃饭上有什么想法。）咱们不在这个事里搅，我给你举的那个例子是说，在你来看你是尽心、尽意、尽力了，在我看你的尽心、尽意、尽力只是在你的良心范围内尽心、尽意、尽力了，本来你就没有感恩的心，你的心就那么一小点，你的良心就是别人三分之一的良心，你在这三分之一的良心上边，“我尽心了呀！我尽了我三分之一的心就是尽心了”。在你来看你是尽心了，可在别人看你尽心了没有？你只是在你的那个良心范围内尽心了，而不是尽上你的全心了。你的那个良心有多少呢？今天就是要恢复人的良心理智呢，你那个良心恢复了有多少？你在你那个良心的基础上尽心、尽力，那才有多少？你不是在真正地尽心。你要是能达到尽心、尽意、尽力那还了得呀？你要是真达到了那就是警犬了。

（我记得前段时间董士章在饭桌上说“你们不安下心来，我就安不下心来，你们这些弟兄姊妹能安下心来，那我也能安下心来。”）（董士章：那是我和那两个姊妹说的，她们要搬东西的时候，我说：“你们成天起来就这样计划那样计划，你们安不下心来，让我怎么安下心

来？”你要知道我们说话的背景是什么。）你说，“你安不下心来，我怎么能安下心来？”（董士章：是他们那样说的。）你安不下心来，他们怎么安下心来？你说该谁安心？咱刚才说家狗和流浪狗呢，你说如果这里没有一条狗看门，我这个家是不是乱了，是不是谁都能进呀？如果没有一条狗看门，我这个家就不安全，我就不敢在这个家里放东西。我不敢在家里放东西，那我就得找人看东西，或者是把东西搬走。可是你看见她们把东西搬走的时候，你心不安了，“你们一走，我这条流浪狗又去哪儿流浪呀？”这是不是循环的？你如果不做流浪狗，做个看门狗，把家门给看住了，你说我还搬东西吗？我不搬，她们还能动吗？她们不动，你还能不安吗？有时候我看见董士章说世上的一些事，或者是处理一些事挺通达的，也挺精明的，脑袋转得也挺快，也能够得上。董士章看不起班竹荏，说班竹荏脑袋转不过来，是吧？董士章？（董士章：……）你昨天告诉我，不能让班竹荏做负责人，说班竹荏脑袋转不过来。（董士章：我不是说她不能做负责人，我是说她遇上事情或者处理问题就看不开。好比说在人情世故呀，或者打交道这方面。）她不懂，她也看不透，这是不是证明了董士章你能看透、能看懂，是吧？你在这些事上都能看透、能看懂，但我给你交通的时候，你怎么就又看不透、看不懂了呢？（董士章：也能。）你究竟是能看透、看懂呀，还是在我面前又看不透、看不懂了？我一问你，我一和你交通，你就开始装疯卖傻了。

今天交通这个，一个就是对他俩的揭露解剖，一个是让你们去认识，再一个就是告诉你们生命经历的路该怎么走。这环境摆给你们了，这三方面也都给你们说了，你们别到时候说我没有跟你们说，或者是你们又找他俩的问题呢，知道什么意思了吧？你们得担起来。你们不要告诉我，“董士章怎么怎么又跑了，董士章怎么怎么又回家了。”这些你们不要跟我说，因为我已经告诉你们了，人家本来就是流浪狗，懂了吧？你们就不要说“人家又跑了”，你们就不要怪罪人家，因为我就告诉你们了，“母狗”一过来他就跑了。如果经过这次交通以后，人家董士章不跑了，人家在这儿要悔改呢，那对你们是不是又是一个大的帮助呀？对他来说，悔改了走向正道了；对你们来说是个帮助。但即使他不悔改，也不能影响到你们的本分，也不能成为你们不做警犬的一个理由，你们更不能受他的熏陶感染，“他能跑我就不能跑？”我告

诉你们了，你们要是跑了，你们也是流浪狗！你们是计划做流浪狗呢，还是计划做警犬呢？（警犬。）你们知道了自己该做什么，所以到时候别过来给我找理由，你们要给我找理由，那就是自己打自己。（嗯。）班竹荏尽不上她的功用，因为人家就是铺红地毯呢，所以我今天也没有赶鸭子上架，生命进入也有一个台阶，我也愿意给她一个台阶让她走，董士章也给他留个台阶让他走。就是这个环境，就是这些人，就这么让你们去经历呢。这就像让你做饭呢，家里买不起猪肉就是有鸡肉，打不起酱油就是有醋，你能不能做这顿饭？你别到时候说“因为没酱油，所以我没做饭”，这是谁的问题？我提前就给你下达任务了，你现在没有后路可逃跑，没有什么理由可说，只有你尽上你的忠心。而且你也看见了，神说：“那些模仿以往成功之人的人到最终是福是祸都很难预测，更何况那些踩着失败之人的脚印追求的人呢？不更是失败有余吗？”（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成功与否在于人所走的路》）摆在你们面前的这两个人失败不失败？信神几十年了，征服不了，不愿意做俘虏，最后做了条流浪狗、宠物狗，这就是给你们摆设的，让你们都看见了。

班竹荏现在怎么想？（班竹荏：不能再走这条路了。）有没有路走？（班竹荏：有。）这条路其实也简单，是吧？刚才说了，咱得追求生命呢，什么是生命经历？通过刚才的交通，明白什么是生命经历了吗？什么是生命呀？怎么就有生命了？（看事观点转变了就有生命了。）看事观点转变了就有生命了。刚才交通了，看事观点怎么转变呀？从原来站在人的位置上看事，转变到站在神一边看事，这个转变的过程就叫生命经历的过程。让你写生命经历文章呢，写什么呢？就是写你从原来站在人一边的看事观点转变到站在神一边看事的这个观点，这个观点的转变就叫生命经历。就像董士章、班竹荏，他们要写这个生命经历文章该怎么写？原来他们怎么看事的？原来他们是站在自己肉体利益一边看事，为了地位、名誉，为了这些走的。借着揭露解剖，得从站在自己肉体利益看事转变到站在神一边看事，“我这做的是什么呢？我连个家狗都不是，就是流浪狗，就是宠物狗。神家成了我想来就来，不想来就不来的地方。这是什么呢？我在神面前就不是个人，不要说见证神、荣耀神了，我连基本的都做不到。不管神怎么作我不能背叛，我怎么随时随地就能背叛呢？而且任何理由都能成了

我背叛的理由。呀，我看见自己所做的，我在神面前表演出来的就是条流浪狗，就是条宠物狗，我看见自己的一种可怜、可悲，更可耻。我看到了自己做的可怕，不行，我得寻找相关神话，用实行真理来代替自己的过犯。那怎么实行真理呢？那就得看神家要什么呢，神家要警犬呢，我做不了警犬，我也得做条看门狗。不管神家怎么说、怎么做，我得尽上我的功用，在本分上我不能掉以轻心，我不能凭心情尽本分，我得尽心、尽意、尽力，我今天就是心情再不好，就是有人和我吵了、闹了，或者这儿的饭实在难吃，我也不可能闹着回家，我也不能撂挑子，睡大觉。我今天该干什么活儿就干什么活儿，我首先得把本分尽好，我做什么事不能受这个心情的影响。”这是不是一个变化？当你这样去变化的时候，这就是一个生命经历。为什么叫生命经历呢？你的看事观点转变了，这就是有了生命了。所以以前你写的那个生命经历文章，其实就没有生命，你是生活经历，和生命根本不挂钩。为什么和生命不挂钩呢？因为与看事观点不挂钩，与你的存心、观点、态度这些都没有关系，都不挂钩，你只是做了个事。咱以前做事都是讲理呢，“他说什么了，他做什么了”，只是在事上纠缠，什么都没有。

刚才说了看事观点转变的过程就是性情变化的过程，咱再看你们刚过来的时候，你们的性情是什么性情呢？咱今天也解剖出来了，你们做出来的是一种欺骗，假、大、空。那天那个弟兄说要把他的后半生献上，是吧？你看说的这话大吧？（假、大、空。）你说咱在神家能作了什么工作呢？不是神呼召你让你作什么大的工作，让你做大带领，让你负责一个片区，让你独当一面。咱现在作的是什么工作呢？咱在神家作了一个事务性的、规条性的工作，这算什么工作？是出力的工作，没有让你去作见证神的工作，所以咱说的那些话是大话，咱不是说咱能效个什么力就效个什么力。再一个就是，你刚出来说的那话，你还想献上你的后半生呢。你真能献上后半生吗？献上献不上？（愿意献上。）愿意献上，你在这边干上三个月的活儿，你再回想一下你说的这句话。咱就不要说三个月了，你来了几天了？有十天吗？（不到十天。）还不到十天，在这几天里你有没有想法？（肯定有呀。）“这就是信神呢？在这里干干活儿就可以进国度了？这和进国度有没有关系？和生命进入有没有关系？”有没有这个想法？想了没有？

（想了。）“我在外边忙呢，人家是在家里聚会呢，一聚三天过去了，五天过去了，人家是在家里聚会呢，我是在这儿干活儿呢，这是干什么呢？将近十天过去了，我要是在家，我能看多少神话呢，我能追求多少真理呢？我在这儿干这些活儿是追求了哪个真理呢？”咱嘴上没有说，可心里能没有想吗？能没有心思吗？这还不到十天呢，那三个月以后呢？三个月以后就不仅是你眼睛看见的这些了，还有什么呢？还有事实临及，你看着周围的人群，你看着他们你里面流露了什么？“你看人家董士章怎么尽本分的，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人家多自由呢！人家能这么尽本分，我为什么就不能呢？”想不想回家呀？家里边再给你打个电话：“家里这玉米你还种不种呀？你干什么呢？”你还能献上你的后半生？更不用说献上你的全人了。那时候再回想你当时说的话，都是假、大、空。你在这边干活儿这还是有个盼头呢，什么盼头呢？把这边的活儿一干完就咋了？（回家。）就可以回家了，你有这个盼头，所以你敢说“献上我的后半生”这话。假如我给你安排个没有时间段的工作，让你一直干，你愿意不愿意？（愿意，就是有些工作有点不懂行。）现在就不存在懂不懂行，前面刚交通了，懂行不懂行都应该是你去钻研，你要尽这个本分，你应不应该去钻研？今天问的是，你愿意不愿意呢？能不能呢？咱的“愿意”是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说的。我在这儿这样说呢，你能连句愿意的话都没有？你能说“我不愿意”呀？那就太悖逆了。在世上送人情的时候说，“到时候我来帮帮忙啊”，但其实你心里愿不愿意去啊？你不愿意帮忙你也得说这句话。咱今天跟你说的是真实的环境临到的时候你所流露的真实的东西，这个没有时间段的工作和有时间段的工作可不一样。刮风下雨，别人都休息了，你还得冒着雨尽本分，大冬天下雪了，你还得戴着帽子在那工作，因为这是这个工作的需要。那是种什么滋味？人家聚会呢，你能放下手头的工作来聚会？你聚会是得抽出时间来聚会。人家白天聚会，你白天得在外面尽本分，你只能晚上聚聚会。晚上人家和你聚会呢，你累了一天都磕睡了，你心里边想的是什么呢？“我这样也是一生，人家那样也是一生，我来这儿这是追求真理呢？我受这个苦、受这个累是干什么呢？我就是再受上多少苦，谁承认我一句呢？”本身每天就得不停点地干，刮风下雨还得在外边受累，你甘心不甘心？你这会儿想睡觉呢，那边出问题了，你是干还是在这儿睡觉呢？还是在本分上撒气呢？这不是给自己家干活，你要是给自己家干活，你会不会

看着出现问题不处理？你管不管？这个问题不处理损失的是你自己的利益，就是别人不管，你自己绝对就管了。可在神家呢？你看见那边出现问题了，你管不管？你没有那个心。就别说其他的了，就说前两天你们无路可走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人家董士章说了那话了，所以你们无路可走了。不是给自己家办事，人就没有那个心，就不会尽心、尽意、尽力。“献上我的后半生”，这话能说，也好说，但是一到了做事的时候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因为什么呢？你心里边已经失去平衡了，“人家是当带领呢，我是天天在外边风吹日晒雨淋干呢，人家是坐汽车呢，我是怎么怎么……”在这儿你本身就是难受的时候，有气无力的，人像丢了魂一样。这个时候，这些工作果效怎么样你还管吗？你顾不上管了，你也不会管，三个月以后工作就都出问题了。你能看得见吗？你也看不见。因为你的心不在那儿，你的心在哪儿呢？“我什么时候能回家？什么时候是个头？”你在盼尽头，在盼神的日子什么时候结束。所以说，等你尽本分尽上三个月以后、半年以后、一年以后，你干的工作都出问题了。你尽本分没有预备下善行，反而预备下恶行了。预备下恶行的时候，你认为这是恶行吗？你还要在本分上撒气呢。所以说就借着这个环境，让你出来尽本分才能显明你。你给自己家干活，你是高兴呢。在这儿尽本分你心里想的是什么？“本来每天不停点地干就已经够累了，还又安排了一些工作……”你的心烦不烦？“我就不知道安排这么多工作干什么呢！”这话是不是就出来了？我在这儿盼的是，“多长时间了这工作怎么没啥进度呢？”而你想的是“这一段时间怎么安排了这么多工作呢！”你出来的都是和我相反的，和我打架呢。神给你摆设环境才能显明你，到这个时候，你还能说出刚才说的那句话吗？“我得把我的后半生献上。”献上了没有？

现在还没有真正的给你摆设这些环境，仅仅是把这个画面说给你听一下，让你想象一下，你还行不行？这就打折扣了。你行不行？（我们这两天想的就是，把手里的这些活儿干完如果是不忙的情况下我们再回家绕一圈，确实是这样想的。）（肖红：已经想好了。）（嗯，但是回家干什么呢？也不知道。总是想的回家有个安排，把家里边安排安排，这边需要干活儿的时候再来。好像就是弟兄交通的，来到神家尽本分，好像就是来去自如，就没有个约束力。嘴上说的是来了不回家了，但是心还没有真正来到神家。所以说，我们在尽本分当中，干

活儿不知道咋干，最后导致就是埋怨，“董士章说什么了，某某某说什么了”，在这个地方心安静不下来，就是来串门的。）这就是咱的存心，你的存心并不是来这儿安家落户的，你来这儿只是一个好奇。咱这么一交通、一看，你和董士章有多少区别？你是不是也是条流浪狗？你看咱一说这个董士章就高兴了。（终于有伴了。）所以说这个性情转变、性情变化，需要时间与事实说话，时间与事实来证明一切，需要你去磨炼、去熬炼，熬炼中产生真实的信心。怎么就是熬炼呢？需要你站见证。挪亚造方舟造了多少年？（一百二十年。）为什么要造一百二十年？神说：“在神眼中，能完成这么大一件事情的，只有挪亚是不二人选。那挪亚这个人具备了什么？其实就两样东西——真实的信心与真实的顺服，这是在神心里对人的要求标准。这简不简单？（简单。）这不二人选就具备这么简单的两样东西，但是除了挪亚以外没有任何人具备。有些人说：‘怎么就不具备呀？我们现在撇家舍业，什么也不要了，工作、前途、学历什么都不要了，儿女、财产都撇下了，你看我们多大的信心哪，对神多大的爱呀！跟挪亚比差在哪儿啊？神要是让我们建方舟的话，现在现代化工业发达，木材、各种工具不有的是吗？我们开着机器也能顶着烈日干活，我们也能起早贪黑，完成这点小活儿算什么呀？他用一百年，我们缩短时间不让神着急，用十年就造完了。还说挪亚是不二人选，要是拿到现在，不二人选多了，我们这些撇家舍业的、对神有真实信心的、真实花费的人都是不二人选。神怎么就说挪亚是不二人选呢？这也太小瞧我们了吧。’这话有没有问题？（有问题。）有人说：‘想想也是啊，挪亚那时候什么都没有，电没有，电脑没有，现代化机器也没有，连最简单的电钻、电锯都没有，钉子也没有，那怎么造啊？现在这些东西我们都具备，我们完成这项托付那不是太容易了吗？神如果在空中跟我们说话，让我们建造一个方舟，不用说一个，十个也不在话下，这算什么啊？小菜一碟。神你尽管吩咐，有什么要求尽管说，我们这么多人建成一个方舟那太容易了，十个二十个一百个都能给你造出来，你要多少有多少。’是不是这么简单啊？（不是。）”（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二十四）》）现在造方舟比以前简不简单？（马萧达：简单，现在有很多工具，以前都是人工。）以前造那么大的方舟为什么要造一百二十年？第一个是方舟大，第二个是那些木材都得人从山上扛下来。光砍那些树就需要多长时间？砍

下之后再扛下来需要多长时间？以前有没有锯还得打个问号呢。中国人说锯是鲁班发明的，究竟是谁发明的还不知道。如果是鲁班发明的，那鲁班是在挪亚前边还是后边？鲁班能去了挪亚前边吗？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咱所有的人都是挪亚的后代。在挪亚以前有没有历史记载？（没有。）所以你就放心吧，如果真像历史记载的锯是鲁班发明的，那也就是说在挪亚那个时候就没有锯。那么大的一棵大树，你说要把它做成一个方舟，需要费多大功夫？你说神造了万物就造不了一个方舟？就非得让挪亚去造？（神是要检验挪亚呢。）所以有的人说，“神如果在空中跟我们说话，让我们建造一个方舟，不用说一个，十个也不在话下，这算什么啊？小菜一碟。神你尽管吩咐，有什么要求尽管说，我们这么多人建成一个方舟那太容易了，十个二十个一百个都能给你造出来，你要多少有多少。”现在造方舟简单不简单？（简单，军舰都能造出来。）军舰也能造出来，就不要说造方舟了。钩机一上，电锯一拉，把树就砍下来了，你说吧，要多少有多少。现在造方舟还用一百二十年吗？我看现在造方舟用一年就造成了。你现在一年能造成了，可是神让不让你造呀？你造一个方舟你就是挪亚？还用不用你造方舟？（不用。）不用你造了。神要的不是那个方舟，神要的是什么？神看你里面的信究竟有多少，看你能坚持多少年，神话在你身上能通行多少。神告诉挪亚让他造方舟，他一下坚持了一百二十年，信心没减，方舟里连个蚂蚁洞都没有，那么大的一个方舟连个蚂蚁洞都没有。如果挪亚要是失去信心了，他肯定是应付糊弄，那他造方舟就肯定不是有蚂蚁洞的问题了，那么大的方舟有个老鼠洞也很正常。就是你家里你能保证没有一个老鼠洞？你都不敢保证。那如果方舟有个老鼠洞还能在水上漂那么长时间？神要检验工程，最后来证实挪亚造的方舟是合格的，他的方舟造得合格是因为他这一百二十年心志没减、信心没减。神要成全的就是人的信心与心志，一百二十年就是熬炼。神为什么说挪亚是义人呢？神告诉他的话在这一百二十年间他都没有忘了。亚当，神告诉他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是必定死的，他持守住神的话了吗？（没有。）但挪亚呢？挪亚持守了一百二十年神的话，最后造出了方舟。人家用一百二十年造方舟，你呢？今天让你出来干个活儿吧，坚持了几天呀？（不到十天。）不到十天倒有想法了。摩西在旷野里放羊放了多长时间？（四十年。）那你有没有想过

在这儿放四十年的羊？你想的是：我顶多放四十天羊，那时间也够长了！

再回到刚才的话题，生命经历就是看事观点的转变，看事观点的转变就是你从站在肉体利益一边看事，最后转到站在神一边看事。就从咱第一次见面你说的那句话“我要献上我的后半生”来看，你说的那句话就是假、大、空，就是欺骗的话。在你信了三年、五年以后，你又是个什么表现呢？我今天跟你交通说董士章是流浪狗，你能不能看得起他？你肯定看不起他。在我交通了你的表现之后，你觉得你和他一样，也可能你就能看得起他了。但是在我刚开始交通董士章和班竹荏一个是流浪狗，一个是想做宠物狗，想做讨好人的一条狗的时候，你看不起他俩。咱就不要说班竹荏了，你能看得起董士章吗？你肯定看不起。你看不起董士章，但你的身量有董士章的身量大吗？有没有？董士章所做到的你能做到吗？做到做不到？这还是个未知数。你将来能不能做到不知道，你现在肯定做不到。因为董士章毕竟是经过了这几年的磨炼，熬炼中产生信心，他已经熬了这么长时间了。不管董士章再熬，我再打他，他嘴上说想跑，但是他没有敢跑。你敢不敢跑？我就说他是流浪狗，说来了一条“母狗”他就跑了，他今天都没敢反。要是你的话，你会不会反呢？这样的揭露解剖你能不能经得住？董士章感觉自己出力了没有？（出了。）“我该出的力出了，该跑的也跑了，我尽力了，结果你一来，一个不成把我打得什么都不是，还把我说成是流浪狗。”对董士章来说，“我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我已经做到了。你说我家里边还有什么？我就这些家底，我就定了在神家了，我有什么我都给了神家了。”你能做到吗？就那个弟兄的车，你说你来这边了，来了要把车给神家呢，给这个车还是一时冲动，是吧？（有点，但不是一时冲动。）有点，这还是在嘴上说呢，等哪一天你眼看着我真正把车开走的时候，和今天你光是嘴上说说一样不一样？（不一样。说的时候和眼看着开走的时候不一样。）这就行了。在董士章这里是眼看着“开走了”，对董士章来说，“神家把我剥削得一无所有了”，所以说，虽然咱看不起董士章，但是咱要想做到董士章这个程度还有段路程。这就需要经历，这是生命经历的一个过程，经历变化、熬炼的过程，都有个变化的过程。咱看这条流浪狗接下来能变化成什么狗，是不是能从流浪狗变化成一个讨好狗。董士章，你是否有

讨好的心？（董士章：倒是没有这个想法，没有。）董士章是条流浪狗，班竹荏她敢流浪吗？班竹荏再怎么她也不敢去流浪。班竹荏是“我不能去流浪，我就是再愚我也得忠，你就是说我愚昧我也得忠，我也不能跑。”这就是一步步拔高了。从外表来看，你能达到班竹荏的标准吗？（达不到。）为什么达不到？你打光棍，你不是为了信神而打光棍的，你是因为某种原因而打了光棍。班竹荏单身是因着信神而离婚的，多少年一直在外尽本分。当了带领，从带领的位置上下来干了其他活儿。不管干了什么活儿她没有敢跑的意思，你就再怎么揭露解剖、修理对付，她只能一笑而过，给你应付着，她就是不听你的，她也不敢跑。容易不容易？这是一步步的生命经历。你在这儿尽本分尽上半年，我再过来对付你一下、解剖你一下，或者“我来这儿是想作我拿手的工作呢，结果给我安排了其他的工作，作了三个月还没作好。”工作没作好，你说我该不该质问质问你？我一质问你，你心里什么滋味呀？你会不会走呢？所以说，生命经历、生命长大是个漫长的过程，咱人每天都应该追求生命。什么是生命呢？就是学着顺服神，学着站在神一边看事。你站在你一边看事，什么都对，你就是跑也该跑。可站在神一边看事，你是什么呀？你就是条流浪狗，吃着神家的饭跑外道，你就是个骗子。你告诉我说你来这儿是献一生的，结果呢？没干了几天就要跑了。

什么是愚忠（六）

咱看一下《生命经历文章的标准》里面的这段话，“什么是生命经历？从为自己肉体活着到为见证神活着的过程就是生命经历的过程，当人完全能为神的见证活着，能见证神、荣耀神的时候，人就是顺服神的人，也就是能永远存活下来得着生命的人。从抵挡神、羞辱神到顺服神、见证神的过程就是生命经历。从高举、炫耀自己，一厢情愿凭观念想象信着任他自己摆布的并不存在的神，到一切根据神话看事，实行真理进入实际成为真正跟随神、敬拜神的人，这样的经历过程就是生命经历的过程。从站在神的位置一切为自己肉体利益说话到站在受造之物的位置又站在神一边为着神、想着神、念着神的过程就是生命经历的过程。”结合咱刚才交通的再看这段话，是让你真正地知道什么是经历，什么是生命，什么是得着生命，什么是没生命，什么是生命长大。咱以前常说生命长大了没有，你就不知道什么是生命长大，生命长大看得见看不见呀？（看不见。）看不见，是吧？现在交通以后你应该能看见一个人的生命长大了没有，能够看见一个人的生命了。就刚才我交通的那个例子，假如说神作工结束了，各从其类的时候，那你说流浪狗能不能剩存下来？（不能。）不能剩存下来。那也就是说流浪狗它有没有生命？（没有。）它没有生命。因为它没有生命，所以说它是必死的，是必定要死的。但如果说流浪狗的看事观念扭转了，也可以说它成为一条警犬了，能完全顺服下来了，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能剩存下来，意味着它有生命了。也就是说，有没有生命，生命长大了没有，你自己会看了，会分辨、认识了。以前他们是算卦呢，你能活几年呢，他能活几年呢，等你有了真理还用不用算卦呢？（不用。）不用算卦了。你有了真理，你就能看见他们所走的路。比如我今天看董士章和班竹荏，我就看他俩是什么“狗”，我就可以看见他俩有没有生命，就能看见他俩能不能剩存下来。瘟疫来了、地震来了，就像祭司弟兄说的话：“……反正瘟疫一来客观上起码达到一些果效，尤其是有一些瘟疫那是带着使命来的。有的使命是警告，那警告的果效就达到了，有一些瘟疫那就是毁灭，瘟疫一来该死的人都死了，这不都达到目的了吗？”（摘自《上面的讲道交通·105-D-3》）有一些瘟疫是带着使命来的，是吧？（嗯。）它带着什么使命它

就是要带走多少人，那这次的瘟疫会不会把你带走呢？如果你的言行举止被显明了，经过多少次修理对付你也不悔改，神放弃你了，那这次瘟疫来了，很可能你就是在数者难逃了。灾难还没临到，有真理的人就知道你这个人该死了。人家那个人能够完全顺服，在本分上面尽心、尽意、尽力，达到一个受造之物的标准，那再大的灾难来了你也放心吧，再大的灾难也不会伤及他。这就是神说过的话，即使说他患了癌症，但他能不能死了？（死不了。）他也死不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人家有生命了。

“从为自己肉体活着到为见证神活着的过程就是生命经历的过程”，为肉体活着，讲自己的理。假如你有媳妇、有孩子，让你尽本分呢，你能不能出来？你出不来，你要讲自己的一些理，因为你在为自己的肉体活着。就好比前两天你们困惑呢，因为什么困惑呢？因为董士章和你们说这个工作得怎么干怎么干，按他说的配合完以后出现问题了，你们不知道该怎么走了。那这是为什么活着呢？（为肉体。）为肉体活着呢。怎么说你们是为肉体活着呢？因为你们是为了自己的面子，你们没有把它当成本分待，所以你们就能说出“董士章说了……”这话，你们崇拜董士章？董士章说的话就绝对正确？你们为肉体活着，把这个责任都推到了董士章身上，这是一种什么表现呢？这是你们自己不寻求，是你们懒惰，是你们不愿意献上自己的忠心，是你们不愿意承担责任的表现，这就是为肉体活着。“从为自己肉体活着到为见证神活着的过程就是生命经历的过程”，怎么见证神？神造人的时候，给了你正常的思维，你能正常地处理一些事情。你没有接触过这项工作，你可以在网上去查、去学。如果你用神给你的这个功能，你正常地去处理一些问题，那这是不是一个见证呢？“当人完全能为神的见证活着，能见证神、荣耀神的时候，人就是顺服神的人，也就是能永远存活下来得着生命的人。”马萧达，这个话能理解吧？（马萧达：嗯。）你用你理解之后的话来交通交通。（马萧达：“当人完全能为神的见证活着”，就是说人做什么事情都能考虑到神，哪怕是说话也得看看自己说话产生的后果，会不会对神家造成一个不良的影响，或者会不会影响神家的利益。把心归给神，这就是一个能顺服神的人，这是我的一个理解。“从抵挡神、羞辱神到顺服神、见证神的过程就是生命经历。”这个就是每个人都得经历的一个过程。神是把已经被撒但败坏

成鬼的人再从鬼变成人，人从抵挡、悖逆到顺服，走上这条路才是走上了一条生命的路。）“从抵挡神、羞辱神到顺服神、见证神的过程就是生命经历。”你说董士章的那些表现是不是种抵挡？是不是种羞辱？（嗯。）咱解剖一个人的时候你就能看见他的抵挡，看见是种羞辱。咱跟随神呢，神说过一句什么话呢？神说：“若你不知道自己到底信谁，那你最好也不要说自己是信神的，这样说是亵渎！”（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对不行真理之人的警告》）就像董士章嘴上说的是跟随我呢，可他却是条流浪狗，这是不是一个羞辱？（嗯。）“从抵挡神、羞辱神到顺服神、见证神的过程就是生命经历。”顺服，也就是我安排了一项工作，你能够按着我安排的去作，能顺服，不做流浪狗了，能做条警犬，让你去看门你就能看门，不管是刮风下雨，不管有任何理由，都不能去逃避，这个过程就是生命经历的过程。

“从高举、炫耀自己，一厢情愿凭观念想象信着任他自己摆布的并不存在的神到一切根据神话看事”，“从高举、炫耀自己”，人被撒但败坏以后，咱人成了一个什么形象呢？成天使长了，是吧？你能看见你高举自己的画面吗？我昨天问你，你信神的存心是什么，你说你是为了尽上一个受造之物该尽的本分，是吧？你说这话就有点太高举自己了，因为你没有那个身量。高举、炫耀自己，一厢情愿信你自己的神，这叫信神吗？“从高举、炫耀自己，一厢情愿凭观念想象信着任他自己摆布的并不存在的神到一切根据神话看事，实行真理进入实际成为真正跟随神、敬拜神的人，这样的经历过程就是生命经历的过程。”进入真理实际，不是凭空说的，你是什么就是什么，你现在走到什么程度了？你信神是为了什么？（班竹荏：跟我自己对号，我这个就是一厢情愿凭着观念想象信神，用自己的认为来摆布神，信的就是渺茫的神，不是实际的神，对神话信不来。）信的渺茫的神，还高举、炫耀自己，这就是原来的你，是吧？（班竹荏：嗯。）要性情变化得变化到什么程度？（班竹荏：真正跟随神、敬拜神，一切根据神话看事。）成了截然不同的两个人。祭司弟兄交通说：“性情变化容不容易？（不容易）太不容易了，脱胎换骨啊，性情变化才是死里复活呀。”（摘自《上面的讲道交通·89-B-8》）性情变化不是简单的事，因为性情变化就好比脱胎换骨，原来你是一厢情愿高举、见证自己，到最后呢？你能一切根据神话看事、做事，看神是怎么说的。原来你对

神话是什么态度呀？（信不来。）是一种不待搭理，没有执行力的态度。最后一切都是看神说什么了，没有神话不做事。

“从高举、炫耀自己，一厢情愿凭观念想象信着任他自己摆布的并不存在的神到一切根据神话看事，实行真理进入实际成为真正跟随神、敬拜神的人，这样的经历过程就是生命经历的过程。”咱写生命经历文章呢，你对什么是生命经历有了认识以后，你才会写文章。你原来写的文章是不是生命经历呢？你就没有生命经历，你怎么可能写出生命经历文章来呢？所以你写的文章里边根本就没有生命。怎么就有生命了？你能够站在神一边看事了，站在神一边所看的事这就是一个生命。你原来的看事观点是什么？你现在的看事观点是什么？你原来怎么做事的？现在怎么做事的？你能够站在神一边，一切根据神话看事、做事，你把这个演变的过程写出来，这就是生命经历文章。咱在写文章的时候写得很简单，一句话就过去了，怎么过去的？你原来是什么，到最终你应该是什么，变化以后是什么，话就一句话，但你走起路来可不是那一句话的事。都有哪些过程呢？首先你信的是一个渺茫的神，你是一厢情愿，你得经历揭露解剖、修理对付，最后让你真实地认识了，你还得经历，不然的话你不相信别人说的话，不相信神的话。认识、经历、体验了，“这是谬论，这是撒但对我的玩弄”，认识了以后，对它产生了一个恨恶，产生了一个背叛。背叛它，还得拉锯呀。恨恶它、背叛它、咒诅它，随后找着相应的神话，“那我该怎么做呢？我不能这样做了，那什么才是路呢？原来我信的是渺茫的神，那我现在得一切根据神话，神怎么说的？我得根据神话来看事，我得找着相应的神话来实行。”你把这个过程写出来，你原来怎么看的，站在神一边怎么看的，你心里边怎么争战的。站在神一边看了之后，你才必须这么去做，心里边再痛苦、再难受，还得这么去做。你把这个过程写出来，这就是一个生命经历的过程。在你写文章的时候，就得按照这个来写。

“从站在神的位置一切为自己肉体利益说话到站在受造之物的位置又站在神一边为着神、想着神、念着神的过程就是生命经历的过程。”什么是站在神的位置上呢？人是神造的，人就应该被神掌管、管理。但是董士章常说句什么话呀？“他就不听我的”，人家为什么要听你的呀？

人家信神应该听谁的？（应该听神的，位置站错了。）你的位置站错了，你不应该非要让人家听你的。如果你说的是真理，你说的是神话，你应该是说，“神话是这么说的，他为什么不实行真理？他为什么不做？”而不是说“他不听我的”。如果你是实行真理的人，实行真理的人就把不实行真理的人给定罪了。如果你实行真理了，而他却不这么做，那他不是不听你的，他是不听神的。董士章你常说“他不听我的”，你位置就站错了。

“从站在神的位置一切为自己肉体利益说话”，你这样一说话嘴肯定是歪的，你肯定是为你自己肉体利益说话的。你是为了地位、名誉、肉体利益说话，这就是人被撒但败坏了以后的一种表现，是吧？等揭露解剖完认识了以后，这变化到哪儿了？“从站在神的位置一切为自己肉体利益说话到站在受造之物的位置又站在神一边为着神、想着神、念着神的过程就是生命经历的过程。”“站在神的位置”和“站在神的一边”一样不一样？（不一样。）这个能理解了吧？（嗯。）站在神的位置是什么呢？给人一种居高临下，一种管制、控制人的感觉。站在神一边，你说的是神要说的话，你是为神说话。为神说话和站在神的位置上说话那是不一样的。性情变化以后，你不再站在高高在上的位置上掌管人、控制人了，而是站在一个受造之物的位置上，“咱们都是个受造之物，即使我是大带领，你是过来帮忙的‘流浪狗’，但咱俩都是个受造之物，没有上下级关系，咱俩和谐配搭、商量着办事”，这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于神呢，咱站在受造之物的位置上，不要去掌管人、控制人，对神话一切是接受、顺服，活着就该接受，有耳的就当听，这是咱应该做到的，这就是站在了受造之物的位置上。站在受造之物的位置上，你还又站在了神一边。什么是站在神一边？与神相合，神说什么你说什么，神要求的你要求，神恨恶的你恨恶，这就是站在神一边。“从站在神的位置一切为自己肉体利益说话到站在受造之物的位置又站在神一边为着神、想着神、念着神的过程就是生命经历的过程。”从那个极端转换到了这个极端，这个过程叫生命经历的过程，也就是生命长大的过程。这个能理解了吧？（嗯。）这就是给你交通的生命长大的一条路途，你走不走是你的事，路我是给你带出来了。清晰不清晰？（嗯，清晰。）现在是有一个方框，细节的话你再看一些文稿，再看一些生命经历文章，看“原子弹”怎么作成的，看他

们的这些经历过程，这些过程就是人里边的思想、心思意念变化的过程，你把你的思想、心思意念抓住，你原来是站在哪儿的？然后看神话是怎么说的，通过神话揭露、审判、刑罚、击打，说的你就不是个人，最后根据神的要求，你是个受造之物，你应该怎么做，“哦，受造之物就应该怎么怎么做”，站在受造之物这边一看，站在神这边一看，你看见自己简直就不是人。就像咱今天看董士章一样，如果你站在董士章一边看董士章，董士章已经是尽心、尽意、尽力了，已经相当不错了，是吧？（嗯。）但站在神一边一看成什么了？（流浪狗。）成流浪狗了。两个边看到的就不一样，你能够站在神这一边，也就是你能看见董士章是流浪狗了，当你做出来以后也看见自己是流浪狗了，这就说明你的看事观点扭转了。我看见董士章是流浪狗，说明我的看事观点扭转了，要是扭转不了我是看不见的。董士章现在恨死我了，“你把我看成狗了！”

你们在什么地方有疑问，或者有不明白的就说说，有没有？（……）感觉这条路好走不好走？有没有难处？（……）你现在才刚开始走，这只是给你一条路线，这需要的是一个熬炼，先熬吧。说到熬的时候又得说一方面，你熬的是否有价值。熬什么呢？你要是站在神一边根据神话看事去熬，那你熬的就是生命，在这个熬里边产生的就是信、产生的就是爱。但如果你要站在肉体一边去熬，这就是熬什么呢？（熬猪食。）这就是熬猪食呢。你得搞清楚为什么说熬猪食呢，你来到这儿，“哎呀，我来这儿已经几天了，我老婆在家能不能喝上水呢？也不知道家里有没有电呢？”你老婆给你打个电话，“家里猪圈的灯不亮了，晚上进去黑得什么也看不见。”你听了你老婆说的话，你在这儿尽本分还能不能安下心来？这就熬呀，你老婆再跟你耍个态度，“你这个老不死的，你给我当老公当的去哪儿了？你心里还有没有这个家？没有了就离婚去！”你说你听了这话难受不难受？你熬不熬呀？“你说我这老公当的，尽不上老公的责任，这些家务事应该是我做的，我走了谁做呀？我这是给我老婆出难题呢，我对不起我老婆。”你在这儿一边尽着本分一边在心里想着、煎熬着，这个时候熬不熬？肯定熬吧？（嗯。）煎熬。如果过了这几天工作就作完了，能回家了，你还不怎么熬，“赶紧干，赶紧干，干完赶紧回”。如果你手里的工作还有四十天、还有五十天、还有三个月、还有八个月，你咋呀？你是不是熬得

死去活来呀？你这个熬就是熬猪食、熬情感呢。那什么熬才有价值呢？站在神一边，“这工作怎么干才能不出问题还有果效呢？”你围绕的是你的本分，“这董士章信了几年了，怎么信的还是条流浪狗，我看见他可怜，我怎么能帮帮他？我帮他得和他多交通交通，可我找不见合适的神话，我该用什么和他交通呢？用什么方式交通呢？”你站在神一边是在这个里边熬呢。或者是熬“我看见这项工作怎么就没人负责呢？这儿怎么连个负责的人都没有呢？我看见这工作出问题了，我这心里面就不是个滋味。我信神呢，有我在这儿怎么还能让这工作出问题呢？我是个受造之物，我受造之物的本分尽上了没有？神看着我呢，我这还是人吗？我今天还要追求剩存下来呢，我连这么点本分都尽不好，我作工就不看看按董士章说的那么作会造成什么后果？呀！我给神家带来了这么大的损失。”你是感觉到一种难受、自责。这个也是熬，是吧？（嗯。）这个熬是什么呢？神看见你的熬是因着什么？因着负担、因着责任，你是因着这些熬呢，那这个熬就有价值、有意义，这个熬产生了爱。当你这么熬的同时，你家里人再给你打电话让你回去的时候，你回去不回去？你在这些上熬你就不会回去，你也不会因着家里的缘故而熬。你里边打架呢，“我回家不回家？我回家满足的是老婆，满足的是肉体。我满足了肉体以后，这儿的本分呢？在这儿的本分是因着我的失职给神家带来了损失，我心里煎熬，我还敢回吗？还敢想着回吗？这个家我想都不想。”你会和你老婆说，“那些事情你自己做吧，我在这儿的工作还没有给人家作好，我在这儿还熬不过来呢，我在这儿还喘不过气来呢，你还添乱呢，你自己的事情你干不了？不行你找个人干呀”，你反过来还得训斥你老婆。就像约伯一样，“你这个愚顽的妇人”。“你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我追求生命尽本分呢。神说：‘当为教会的工作着想，当放下自己肉体的前途，对自己家庭的事应该当机立断，应全心全人投入神的工作之中，应该以神的工作为主，以自己的生活为次，这才是圣徒该具备的体统。’（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国度时代神选民必须遵守的十条行政》）个人的事应该当机立断，但对神家的事应该尽心、尽意、尽力，在神家就没小事。我在这儿把工作干成这样，闯下了这么大的祸，这事大不大？对神家来说，虽然算不上是大事，可在我这儿，我把本分丢了，你还给我瞎打岔，退去吧，愚顽的妇人！”你对她是训斥，在神那边看这是一个见证，在撒但那边撒但也蒙羞了。可是如果你的看事观点不扭转的话，

工作出问题了那是谁的责任？“董士章让这么作的，不是我要这么作的。”你看见工作出问题了，“出了问题又不是我一个人的责任，这么多人呢……”。在这个时候，你老婆打来电话了，“回家吧，你那儿工作出问题了，我这地里的韭菜都烂了！”“我家里面种着韭菜呢，我凭着这个生活呢，我要是不回家，我要是不弄这些，老婆就得弄呀！老婆在家还腿疼、胳膊疼呢，我不回去这就得让她受苦呢。不行，看啥时候我得回一趟家呢。”你就看哪天有时间，找找负责人，“我哪天回家呀，家里边怎么怎么了，我老婆打电话骂呢。不行，我老婆没什么信心，家里边吵翻天了，我不回去她就要和我离婚呢，我真是没法走了。”你为家里边的时候，你都能考虑周到，在这儿再发生什么事你没知觉，即使是你自己做出来的事你也没感觉。要是负责人和你说：“这不行，这儿还有什么工作没作完呢，你不能走。”在这个时间内你是不是就熬上了？就害怕老婆打电话，电话一响，心惊胆战，“这是要干什么呢？”两个熬：一个熬是熬猪食；一个熬是熬生命进入。

什么是愚忠（七）

班竹荏，咱今天上午交通的那条路你听懂了没有？（班竹荏：听懂了。）知道信神是在干什么吗？（班竹荏：学做人、敬拜神。）我说的路是什么路，知不知道？（班竹荏：人刚开始临到什么事都是根据自己的想象观念，最终要达到能够一切根据神话来看人看事，要走这条路。）上午说班竹荏是什么狗呀？（追求做宠物狗的哈巴狗。）哈巴狗，还不是宠物狗呢，是吧？班竹荏，记住“哈巴狗”这个名字。（班竹荏：嗯。）看你以后做什么狗呀。班竹荏上一回在那边做带领做不成回来了，是因为什么回来的呢？（柯真真：因为她害怕环境，手机卡在那边人在这边，人家找她呢，给她打电话打不通，找不见人。还有一个是她和另一个小区带领寿桃红两个人不作工，一个人在这边，一个人在那边，一个月了连一个小区都没转完。就是这样让她回来的。）给她交通了没有？（柯真真：粒沐给她交通了。）班竹荏她自己好像就不知道她是怎么回来的。班竹荏，还记得今天上午说了你什么问题吗？失败跌倒以后不总结经验教训，不学功课，对别人的建议不搭理，对别人的建议采取一种轻视、轻慢的态度，就你这样的观点、态度，你怎么可能有进入呢？你在那个地方做带领做不成回来了，因为什么回来的，你心里应该有个清晰的答案，而且这么长时间了，你应该有个悔改，用实行真理来代替自己的过犯。可实际上我看见你就没有啥收获，问你因为什么回来的，你不能用几句简单的言语把中心原因给表达出来。你现在能总结、表达出来吗？我看看你表达出来的和别人看到的事情是不是一样的，也可以说看你知不知道你是因为什么回来的。她们让你回来，她们肯定要给你交通呢，你用概括性的话说说，有没有个清晰的画面？你在那边是因为什么回来的？（班竹荏：就因为不能和谐配搭，弄得工作就没有果效。）没有和谐配搭，工作弄得没有果效，这就是笼统的一句话。没有内容、没有细节？不是让你多详细地述说细节内容，但你总得知道是什么原因吧？因为什么不能和谐配搭呢？是因为在吃饭的时候，你要吃肉她要啃骨头，吃不到一起？（班竹荏：就那次我掉线了，但弟兄姊妹有要发的文章，还有我写好的文章也要发呢，我就跟配搭说让她发出去，她不发，到第二天的时候还没有发，我说：“你发了吗？”她说：“等一等、

等一等。”她就要等她的文章写好才一起发呢。）（柯真真：不是这个，是因为你不作工，你们两个人是一个人在这边一个人在那边，而且你把卡卸了，人家给你打电话的时候打不通，找不到你。还有一次任茔把一个姊妹打成探子了，那个姊妹就说“任茔是敌基督”，班竹荏就跟人家说“就算任茔她是敌基督，你给她搬个凳子让她坐在那儿交通一个小时，你可以分辨分辨呀”。班竹荏在作工当中，就跟不上人家的节奏，就打岔呢。）她是用打仗里边的话去套了一下，意思是“即使任茔是敌基督你也得让她把话说了”。（马萧达：对，这话没用在对的场合。）（柯真真：任茔已经把那个人打成探子了，让她去反省呢，但她认识不到，就让班竹荏过去给交通解决去了，但是班竹荏给交通反了。）这个信息是怎么反馈回来的？这个声音怎么出来的？（……）班竹荏，这是不是事实？（班竹荏：是吧，我当时给那个人交通的时候录音了，我给任茔发过去的。）我就说这个声音怎么出来的呢。那刚才我让你谈谈你作工中的失误、认识的时候，这话你也没有说，你是难以启齿不愿意说呢，还是早就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你对这个事怎么看呢？（班竹荏：就是我和那个探子站在一边了。）任茔把那个探子打下来以后，那个探子气得不行，想把任茔打下来，打成个敌基督，然后你又和那个探子一同把任茔说成敌基督，你说“她就是敌基督，你该怎么对待？”任茔是过来作工的，是过来抓工作的，你这样说给工作带来的是什么？那这个人最终是不是探子？（柯真真：那会儿打的是投机分子，后来写了认识了。）

任茔是做带领工人的，她是过来抓工作的，那个人说任茔是敌基督，是种攻击，你应该去打那个人，因为她攻击、论断、毁谤带领工人，可你反过来是把过来作工的带领工人当成一个敌基督。那你对任茔怎么看呢？（班竹荏：她当时揭露解剖、打那个人的时候，我心里边就想：“这打得太厉害了吧，本来这些人的异象就不透亮，本来他们聚会都不正常，刚刚正常了，你一下子这样打，打得太厉害了吧！”我心里就有这个想法。）其实你心里边想替那个探子平反。（班竹荏：嗯，我心里面就想着“任茔把人家打得太厉害了，人家只是异象不透亮”。）你觉得有问题那你和任茔说呀，你还说你是去给探子交通解决问题去了，这就不是交通。你和那个探子是一根绳上的蚂蚱，然后你和她在一起再交通任茔所交通的，那这个时候就有了一个笑话了，你

们是在背后一起论断任茔呢，对吧？（班竹荏：嗯。）是这个概念吧？（班竹荏：是。）刚才我听着好像是你给那个探子交通解决她的误解呢，然后你用错了例子说错了话，我第一下听见的是这个声音。可是再听你说的时候，就听见你是和她站在一个立场上的，也就是说你是同情她的。你同情她，你们又单独私下交通，那就可以说你们的观点是一致的，你们就是在背后论断、议论任茔。可是还有一个奇妙的事情，你们还把背后论断任茔的音频给了任茔。（班竹荏：就是嘛，我录的音。）为什么？你的意思是想和任茔叫一下板？告一下任茔，“我们开始造反了啊！”（班竹荏：我可真没想那个。）可是你做出来的是不是这样的？（班竹荏：嗯。）你是不是想着“任茔，之前你做什么事情我是在背地里不服你，今天我遇了一个兵，我招兵买马了，我敢和你宣战了！”（班竹荏：我真没有那样想。）你没有那么想，那你把这个音频发给任茔的目的、意义是什么？（班竹荏：我就是让任茔看我怎么解决的问题嘛。）你是去解决问题的，还是过去在背后议论任茔去了？（班竹荏：就是一段时间了，过去看一看那个姊妹是什么情形。）那问题处理了没有？（班竹荏：没有，这不是又造成问题了。）你给任茔发音频的时候你是认为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还是说你造成问题了？还是说这个问题你解决不了，你发给任茔让任茔去解决？（班竹荏：我那会儿没有意识到是造成问题了，我还以为是解决问题了。因为一开始那个姊妹不让我进门，最起码后来我进了门了，还住了一夜，我还认为是解决问题了。）那你去解决问题，你是拿“敌基督来了你接待不接待”的例子去帮助了她一下，让她认识了一下。她可能在那儿讲理呢，然后你就说“她就是敌基督你也让她进来说，咱分辨、认识”。（班竹荏：我说“就算她是个敌基督，你也听听，分辨分辨、认识认识嘛。”然后我还谈了我自己的经历来带她，最后通知她聚会的时候，她还愿意去聚会，她在聚会点上说“如果不是班竹荏那天晚上给我交通，这次聚会我都不来”，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我作工还是有果效的。”（班竹荏：刚开始我听了这话，我心想：“你看，我给她交通了以后，最起码她来聚会了，要不她都不来聚会”。后来任茔说她探子的表现时，我里面就想我把人带到我面前去了，因为她说“要不是班竹荏的话，怎么怎么……”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那天给她交通的时候，我是高举自己了，把人带到自己面前去了。）

你看咱说着说着就把这个话题转移了，班竹荏，我老想看看你是怎么被撤换下去的，你老想告诉我“我应该是被提拔上去的”，听懂了吗？（班竹荏：嗯。）我问你，你是因为什么被撤换下去的，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其实这个问题不应该我去问，你是因为什么被撤换下去的，应该是你去研究、去分析，“我是怎么下去的呢？我怎么惹人讨厌的呢？我怎么不作工作的呢？我怎么能走到这个地步呢？我是哪里出问题了呢？”这是不是你应该去注重的？（班竹荏：嗯。）可是我感觉你在这个事上丝毫没有去注重，而且别人对这个事的关注度比你的关注度还高呢，别人还知道是什么原因撤换的你，你不知道你是因为什么被撤换的。我问你，你是怎么下去的，她们为什么要把你放下来，根本原因是什么呢，你说不出来。人家柯真真能给我拿出一个简单的事例，说在任茔交通的时候，你给人家打岔了。可你呢？你是答非所问，更加深了误解。在你说话的时候，我想听听你和人家交通了什么，导致任茔把你放下来了，或者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任茔把你放下来的，别人说是因为你不作工，打岔呢。我是要给你找毛病，因为你自己都发现不了你的问题。可是我越听越不对味了，你说那个探子还是你带起来的，她还感谢你呢，那你在这件事上是有功了还是有祸了？你既然被撤换下来了，我就看看你在这上边是怎么有祸的，是因为你交通的什么有祸了，可你告我说的是，她之所以能出来聚会，还是因为你给她交通了你的经历以后才达到的，“如果不是班竹荏给我交通，今天的聚会我来都不来”，她还感谢你呢。我没有问你这个事啊，可你自己说出来了，什么原因？（班竹荏：我是说我给她交通了以后达到的果效就是“如果不是班竹荏，今天的聚会我来都不来”，我把人带到我面前去了，我是要表达这个呢。）任茔是因为这个把你放下的？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把你放下的？（班竹荏：是因为任茔已经把那个姊妹打成探子了，可那个姊妹又反过来说任茔是敌基督，意思是任茔把她打得太厉害了。在这种背景下我没有站出来揭露她，反而是跟她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上，其实就是拆毁、打岔、搅扰了。就是因为这方面把我放下了。）可是听你刚才说的，你没有打岔、拆毁呀，你把她带起来了呀，怎么是打岔、拆毁？任茔放下班竹荏的时候，有没有班竹荏说的她把那个姊妹带到她面前这个原因？柯真真知道不知道？（柯真真：没有，是说班竹荏糊了。）说班竹荏糊了？（柯真真：嗯。）没有说班竹荏把那个人带到她面前吧？（柯真真：没有那

么说。）班竹荏，任茔没有和你说这话，即使说你在这话里边去认识了，但任茔是因为什么把你放下去的，和你说的这个有没有关系？（班竹荏：没有。）没有关系，你能说出来，那这是不是另外有什么东西驱使你这样说的？还是说你想见证一下自己，“我还是可以的，她们有眼不识泰山”？（班竹荏：想掩盖一下事实。）那你怎么能认识自己呢？把你放下来了你都没有去注重是什么原因，任茔放下你的时候，没有和你交通？交通了吧？和你交通的内容有没有音频？（班竹荏：没有。）没有音频，最起码你得问问任茔，“来，我是因为哪几点被放下去的？你给我列出几点。”你看肖红是怎么经历的，你效仿肖红了没有？我揭露解剖肖红呢，你们谁也不愿意听，但是过后肖红要拿上这个音频重新再仔细地听，看自己里边究竟是什么东西。人家翻来覆去地仔细听，听完是想认识自己，看自己里面有什么东西，人家是要悔改，要背叛自己。可你都被放下来了，相当于是受到了一个相应的处理，因为你的过犯给了你一个小小的惩罚，小区带领不能做了，立马让你回去做饭去了。这不是一个小小的惩罚？在这个小小的惩罚临到你的时候，你还不知道你是因为什么被撤下来的。你当时不认识，当时缓不过这个劲儿来，难受，但过后你得有认识呀！结果过后你也没有认识，这就是你走的路。对你的审判你是待搭不理，甚至都忘了，那你还怎么悔改呢？你没有说，“上次我站的立场不对，我跟探子站在一起了，给探子交通用的那个例子也不恰当，我该怎么说这个话呢？该怎么做这个事呢？我该怎么悔改？”这些你都没有。今天咱再说起来的时候，你能说出还是你把她带出来的这话，这是一个话题。第二个呢？咱从昨天到今天一直问因为什么把你放下来的，但具体的内容你没有说，这是柯真真说出来的。是你舍不得说，还是你就干脆没搭理呢？是什么？你就没放在心上？（班竹荏：嗯。）那你把心用在哪儿了？没有一点心志、没有一点信心，那你又是怎么走到今天的？

（肖红：还有一个是班竹荏怕环境，是吧？当时她们说班竹荏可能是怕环境，就在家里不出去作工，正好那段时间是疫情期间，她自己没有健康码，后来还掉线了，所以她们几天也找不到她，最后跑到她住的地方才找到她，她说她掉线了。）即使掉线了，电话也不应该打不通呀？（柯真真：卡早拔了。）为什么要拔卡呢？（肖红：怕环境

呢。）（班竹荏：卡是当时欠费了，没有费了。号是掉了，那段时间就一直掉线，掉得就登陆不上。刚开始寿桃红在线呢，最后她的也掉线了，都掉了。）（肖红：她们要找班竹荏和寿桃红呢，结果这俩人都找不着，打电话一直打不通，也都不上线。）从找不见到找见用了多长时间？总不是一下午吧？（班竹荏：大概四天吧。）号也掉线了，电话也停机了？（班竹荏：嗯。）这两个状况就这么同步？（班竹荏：当时就是没有话费了。）没话费了你为什么不交费？（班竹荏：没有钱了。）没有钱了，你在接待家借点钱也应该交话费呀。（肖红：是没钱了？）（班竹荏：嗯。）（肖红：没钱了借上先交了，再问任茔要嘛，这是工作呀，找不着你把她们给吓的。）（班竹荏：我和寿桃红在一块呢，她们和寿桃红一直联系着呢。）你一直和寿桃红在一块呢？（班竹荏：嗯，我们两个人一直在一块呢。）那她们怎么说联系不上你呢？（班竹荏：反正当时我们就一直在一块呢。）这话不对呀。如果她们联系不上你，应该能联系上寿桃红呀。（班竹荏：她们就跟寿桃红联系着呢，她们找到我们俩的时候，我俩还在一块呢。）那这就不成立了呀，如果你和寿桃红一直在一起，她们怎么还能说找不到你呢。（肖红：你不是说寿桃红的也掉线了？）（班竹荏：她们找到我们的前一天，寿桃红也掉线了，可是她的电话通着呢。）对呀，那她们还是可以联系上你的呀，那为什么说联系不上呢？（柯真真：找你们的时候是寿桃红在线说话呢，可是你一直就不说，还认为你不回呢。你要是告一下“我掉线了，手机也欠费了，你们跟寿桃红说”，那我们也就知道了。）（肖红：班竹荏，你就没说吧？）（班竹荏：不记得了。）（肖红：没有说，我听她们说就找不着你。）那你说，你是一个小区带领，你在外面作工呢，她们四天都找不见你，该不该贴寻人启事呀？咱这是在信神呢，这和在社会上打工一样吗？大红龙随时有可能会把你抓了，她们四天找不见你是不是要操心、担心呀？那你是不是得定时给人家汇报呀？（班竹荏：嗯。）你四天都不和人家汇报一下？你掉线了，你可以用寿桃红的跟她们说一下“我掉线了”。你和寿桃红在一起，她们要是找不见你，她们第一时间找到的肯定是寿桃红，对吧？（班竹荏：嗯。）那为什么她们还能说找不见你呢？她们第一时间问寿桃红，“班竹荏在哪儿？”通过寿桃红是不是就找到你了？（班竹荏：嗯。）这有什么难的？可是为什么她们说四天找不见你？（班竹荏：那就是因为我没有

跟她们说我掉线了。）你说不说也无所谓呀，我现在就怀疑当时你们在不在一起呢。（班竹荏：在呢，确定在呢。）那个期间你一直和寿桃红在一起呢？（班竹荏：一直在呢。）那你掉线四天，最后她的也掉线了，你是不是应该通知一下她们，别让她们乱找了？这次你因为这个被撤换了，她们肯定给你总结原因了吧？总结你因为什么不行，不能作工了。因为你乱打岔，到处找不到你，四天都找不见人。四天找不见人，这一句话你听见了没有？任茔和你说了没有？（班竹荏：说了。）柯真真，当时你是带领，这件事你当时就了解这个情况呢，还是你也是听说的？（柯真真：我是后来听粒沐回来说的。）班竹荏，柯真真她听粒沐说，她都知道你这些事情，那你为什么不知道？粒沐难道不和你说吗？（班竹荏：说了。）说了，那你放在心上了没有？这些问题你就没有放在心上，就没有当回事，那你说，假如现在再让你去做带领的话，同样的这些问题你是不是一样还要犯？是不是还是四天联系不上你、找不见你？然后你给人家交通，你是不是还能拉出那话“敌基督来了也坐下听听”？你会不会把带领来了说成是敌基督来了？肖红来了，你说“敌基督来了你应该怎么对待？”你会不会还说这句话？（班竹荏：不会。）可能不会吗？因为你就丝毫没有感觉，没有认识，你怎么不会呢？

还有一个什么事呀？就这两个？（柯真真：还有就是一个月的时间，一个小区四个教会，她都没转了一圈。）四个教会相当于四个点，一个月四个点还没有转完，是吧？（柯真真：嗯。）转了几个？（柯真真：就两个吧。）转了两个，还有两个没转。这是她第一次去外边作工，是吧？（柯真真：就是从这边出去让她当小区带领的时候。）班竹荏，你刚上任是不是得把这四个点先转一下，把这几个带领先看一下、见一下？（班竹荏：带领都见了。我去其中一个教会的时候正好碰上一线交新人，人家说让我们把关呢，就是让我们打异象、反打，我一个人在那儿一个一个地接、一个一个地见呢，挨个反打呢，在那儿一下就待了半个月。）（肖红：怎么一个一个接呢？好比一下叫过来五个新人，这五个新人一天不就打了吗？）（班竹荏：接倒是能这样接，但接上了过两天还得再去浇灌浇灌嘛。）（肖红：还让你们浇灌呢？你反打了，新人定真了、接受了，能行了教会不就去负责了吗？）（班竹荏：那是个新教会，过来的人都不聚会，当时就相当于

是扶持呢，扶持以后才开始聚会呢，是那种情况。）谁让你这么去做的？（班竹荏：当时任茔、粒沐这样交代的嘛。）（肖红：可能是当时的工作安排里边说，小区带领接这些新人时得把关，得检验一下，别让那些探子什么的混进来。你可能就这么检验去了。）（班竹荏：就是一个一个交接的，一线的人带着我去接的。）（肖红：这里边有没有你的愚昧呀？一线交新人是一个一个地交呀？你找一个家，把这几个人叫过来见一下不就行了吗？一天见五个，两天不就见完了？同时也接上了？接上以后你就把他们放到教会里，你先把每个教会的五个执事见一见，先了解一下。）（班竹荏：当时那边教会的执事不全，都还没有执事呢。）你是成立教会呢，还是把新人往教会里边接呢？（肖红：是这一个教会是这样，还是几个教会都是这样，都是新人？）（班竹荏：就这一个教会。）（肖红：那就是一线的刚把新人交接给你们。）（班竹荏：一方面是刚交接，再一方面那是一个新人教会，执事都不全。）那是成立教会，那就不是接新人。（班竹荏：边接新人边成立教会。）（肖红：你用了半个月时间？）（班竹荏：反正来来回回去了几次嘛。）那她们为什么说你不作工呢？（班竹荏：本职工作没作。）什么是本职工作？（班竹荏：就跟这两天解剖的一样，放着本职工作不作，做了一些……）你不是说这个工作是粒沐让你去作的？（班竹荏：嗯。）那粒沐为什么又说你是不作工呢？这是不是有矛盾呢？是不是冤枉你了？冤枉了你你也没问呀，你也没说呀，我没听到你反抗一下呀，“这粒沐就是耍我呢，她让我去干什么，我做了以后她又说我不作工。”（肖红：你现在心里面是不是还有好多误解呢？觉得她们打压你呢，有没有这个？）（班竹荏：开始有呢。）（肖红：班竹荏感觉她们打压她呢，她里边有这些东西。）这些说起来就是这个意思，你这里边没有认识，是因为有怨言，可你有怨言也没说。

柯真真，你为什么说班竹荏一直为脸面说话？（柯真真：因为不管临到什么她都不说，总在里面藏着，自己就老是想想想，想的也顾不上其他的了，我就是说她这个呢。）她回来以后觉得丢了脸了，一直活在这个情形里边，什么也顾不上管了。今天说的话又勾起了她当时的难受劲儿了。班竹荏，你当时是觉得哪里冤？是打压你了，还是受什么委屈了？（班竹荏：我一开始就接受不了，当时我心想：“一会让我

到这儿，一会儿让我到那儿。我一个人能分成几块呢？我跑得不停歇，最后还说我不作工。就是疫情期间我也没有停下不作工呀，就是没有办法去，我也没有停止作工呀，我想办法从其他地方绕着过去我也去了，还说我不作工。”）你回来多长时间了？（班竹荏：去年六月份回来的。）快一年了，是吧？（班竹荏：嗯。）快一年呀，可以说你没有从这里面得着一点收获，那你说，咱信神是在干什么呢？还记得咱文稿里边交通的“回想过去，看看现在，展望未来”吗？看过那个文稿没有？（班竹荏：看了。）你看了就没有触动你？没有回想起你的过去？你信神还能不回想过去呢？经历神作工怎么经历神作工呢？你连过去都不回想，你怎么经历？怎么看见神的作工呢？从咱这里边看见咱相当刚硬！像小女孩一样刚硬、执拗、一厢情愿，还不悔改，不认识自己。不管别人跟你说什么，你就是要碰得头破血流，即使碰得头破血流，你也不悔改、不回头。别人和你说了你的问题以后，你也不去认识，这就是弃绝神的救恩。什么是弃绝神的救恩？当神兴起周围的环境给你传递一个信息的时候，告诉你“你不作工”“你的交通打岔了”，这话别人都已经说出来了，已经是对你的一个审判了，可这些事情你根本没有放在心上，没有搭理。神说：“圣灵开启的都是什么样的人呢？开启心思敏捷、细腻的人，给他个感觉、开启，他能意识到是圣灵作的，是神要这么作，或者有时候里面一受责备他马上感觉到了，就受约束了，圣灵开启这类人。若是粗人、不通灵的人，给他感觉他也意识不到，他不留意圣灵作工，圣灵就再也不开启他了，连着开启三次四次他不接受，圣灵就再也不作了。”（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凡事都得用真理的眼光来看待》）神兴起环境来引导你，引导你两次、三次以后如果你再不接受，神还作不作？（不作。）神就不作了。但你这个事情神都引导你多长时间了？快一年呀，你都不搭理，那你说神还作吗？所以导致你信神几年来没有任何收获，你始终没有反省、认识自己。所以说，这就是弃绝神的救恩。你自己弃绝了神的救恩还不知道，咱在这儿还钻到这个牛角尖里，还要讲自己的理呢。你说咱可悲不可悲？这就足以证实昨天给你总结的那几项，你对别人的建议是丝毫不搭理，对真理是一种戏弄。为什么神说“连着开启三次四次他不接受，圣灵就再也不作了”？这就和神对视频组的人说的话，“你逗我呢？还是考验我的记忆呢？”这是不是一个性质呀？（班竹荏：嗯。）明明都给你摆设环境了，都借着人、事、物告诉你了，

但你还是一次又一次的不悔改、不实行，那就不管你了，不搭理你了，那你就按着你的意思走吧，看你能走到哪儿。圣经上有一句名言是怎么说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箴9:10）。昨天给你总结了，你是什么呢？愚忠。咱先不说忠不忠，这个愚怎么来的？愚昧从哪儿来的？因为你不敬畏、不仰望耶和华，你不敬畏、不仰望神，你怎么可能有智慧呢？所以你必然是愚昧的，愚忠。你不仰望耶和华，不仰望神，不仰望基督，你不仰望所有的正面事物，你只仰望你自己，只是高看自己，直到今天你还是三句话不离“本行”，你觉得“还是我把那个人带出来的，没有我她还出不来呢！”你听听这话，咱见证自己的话随口就来，这咱就记在心上了。你特别欣赏自己，那你说你能不愚昧吗？你怎么会聪明了呢？世上有句话还说，“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你这就不用说谦虚了，你把自己所想象的一切都当成真理一样对待，还持守得那么死，对自己的一些谬论丝毫放不下，你的观念、想象占得你满满登登的。

什么是愚忠（八）

“神的话说：‘你是一个很诡诈的人，那你就对每件事、每个人都有防备之心与猜测之意，所以你对我的信也是建立在猜疑的基础上的，这样的信是我永远都不能承认的。既然没有真实的信，那就更谈不上更真的爱了。你对神尚且还能怀疑，还能随意猜测，那你无疑就是最诡诈的人了。你猜测神能不能也像人一样罪不可赦，也像人一样小肚鸡肠，也像人一样没有公平合理，也像人一样没有正义感，也像人一样手段毒辣、阴险狡诈，也像人一样喜欢邪恶与黑暗等等这些猜疑。’这是第一种严重触犯神的实情，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种诡诈心理，就是疑心太重，甚至对神的态度也是充满猜测之意。”（摘自《上面的交通·人触犯神性情的最严重的几种情形》）“你是一个很诡诈的人，那你就对每件事、每个人都有防备之心与猜测之意，所以你对我的信也是建立在猜疑的基础上的，这样的信是我永远都不能承认的。”“你是一个很诡诈的人”，现在我看见神所说的话句句是真理。我怎么看见的呢？我看见班竹荏的眼睛又大又圆，一眨巴一眨巴的，并且还滴溜溜地转，以前我说这是人家的一个长相，今天我才看见确实不是长相的问题，就是神所说的“如果听到狐狸吃小动物，你觉得可怕，那面对偷人心的这类人，你是不是觉得更可怕啊？他跟你在一起，你怎么防备？他不吱声，你没法防备，他吱声你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眼睛一眨巴就有一个道儿，他说的事你听明白了，但你摸不透他的存心、动机、目的是什么，他心里想要做的事你永远也测不透，这样的人太圆滑了，形象地说就是一只圆滑的狐狸，准确地说就是活鬼，就是活在人中间的活鬼。”（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分辨假带领（二十）》）眼睛一眨巴就有一个道儿，就是活鬼，是吧？（嗯。）我说班竹荏是愚昧，这个愚昧是怎么来的？太诡诈了。就刚才说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你对耶和华神没有敬畏，那就不存在有智慧，那带来的就是一个愚昧。这个话正好结合上现在神所交通的，还记得神交通的哪个话吗？神说：“人在为人处世中涉及到的游戏规则应该还有不少，像父母常常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你傻乎乎的，就是个实心眼儿’，父母常常这么说，甚至长辈在你耳边也常常唠叨这些话，告诉你‘要做好人，别害人，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人都坏

着呢，你别看人家表面跟你说得好听，背后人家怎么想你不知道，人心隔肚皮，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这话有没有正确的一面？从字面上来看，每句话都没有毛病，人内心深处是怎么想的，人的心是凶恶的还是善良的，这没法知道，就是一个人的灵魂是什么人没法看透。这话表面意思是对的，但它仅仅是一种道理，最终人根据这两句话总结出来的处世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是老人言。老人、家长常常这么说，总告诫你，‘多长个心眼儿，别傻乎乎的心里有啥就说啥，学会防备人、提防人，再好的朋友也不能跟他交实底，不能交心，不能把命卖给他’。老人劝诫的这些话对不对？（不对，都是教人诡诈之道。）理论上出发点是好的，是为了保护你，不让你陷入危险的境地，为了保护你不被人坑害、不被人骗，保护你的肉体利益，也保护你的人身安全，保护你的命，不让你惹上什么麻烦、官司，也不要陷入任何试探，平平安安、顺顺利利、欢欢乐乐地度过每一天。家长、老人的出发点无非就是为了保护你，但是保护你的方式、告诫你的原则还有灌输你的这些思想并不是正确的。他们的出发点虽然是对的，但是灌输给你的这些思想无形中让你走入了一个极端。”（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怎样追求真理（十四）》）“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是让你干什么呢？（肖红：让你猜疑、怀疑。）防备，从小你妈就告诉你“防人之心不可无”，让你防备所有人。“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为什么要防呢？（因为“画龙画虎难画骨”。）“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肖红：人不可信赖。）人不可信赖，这是神说的。人是不可信赖，但不能等于你就得去猜疑人。你妈让你去防备，你怎么防备呢？穿上盔甲、小心翼翼，对每一件事情都得防备。防备就是猜疑、疑惑。你妈告诉你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得怎么呢？（肖红：怀疑。）对每一件事、每一个人你都得去怀疑，都得去猜测，不然的话你就会上当。这是换了个说法，其实怀疑、猜测和防备的意思是一样的，是吧？（嗯。）你怎么防备呢？你一防备对对方肯定是一种怀疑、猜测，“你从哪儿来的？你是干什么的？你想来干什么呢？你和我说这个话是什么目的？”这是不是一种防备？你在防备的时候，是不是开始对别人疑惑、猜疑？疑惑、猜疑背后的意思是什么？不能信、不敢信。神不交通的时候咱不认为“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是一句迷惑人的话，神交通了以后你才能看见防备人就是一个败坏的东

西，防备人就是让你做诡诈人。你对别人疑惑、猜疑，这是不是让你做诡诈人？（是。）

咱再看“害人之心不可有”，你说害人之心咱该不该有？（那肯定不能有害人之心，不能干那个缺德的事情。）“害人之心不可有”，也就是说你不能害人。你说魔鬼来了你害不害它？神作工六千年了，你想一下历代以来的圣徒中有没有害过人的？（……）你不要错误理解了这个“害人”，害人不等于就是陷害人。（那就有。）你不能把害人和陷害人混为一谈，这是两码事。对魔鬼你还计划要干什么呢？祭司弟兄说对待敌基督得怎么呢？（肖红：怎么做都行。）祭司弟兄都说了，你还有什么话说？对待敌基督怎么做都行，那你能不能害敌基督？（这也包括在害人里面呢？）大卫害了多少人？（大卫杀死万万。）大卫杀死万万，甚至更残忍的是什么呀？他还把二百个人的皮给扒下来了，在你看大卫恶不恶？（恶。）可神定他的罪了吗？（没有。）他就是杀了人把人皮扒了，神都没有定他的罪。（这是神允许的。）大卫杀的人是该杀的。所以说，“害人之心不可有”这句话就是个谬论，你面对该害的就得害。面对敌基督、邪灵、污鬼，你该不该把它踩在脚底下？（该。）你该不该羞辱它？（该。）祭司弟兄说，对待敌基督怎么处理都合适，但是呢，不想污秽了你的手。是不想污秽了你的手，并不是说不行，是可以的。大卫一直想为神建一座圣殿，是吧？（嗯。）神让不让他建？（不让。）神不让他建圣殿，是因为他的手上沾满了鲜血，所以神让他儿子建呢，但是神没有定他的罪。所以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个话是让你做什么呢？做木偶。你要是按这个话来做人做事，那你就是一个木偶。你要按“害人之心不可有”来实行的话，那魔鬼来了你能不能害？不能害了，你成了滑石蛋了。魔鬼来了你不能害，坏人来了你也不能害，那诚实人来了你能听诚实人的话吗？你不能听，诚实人来了你干什么呢？你得防备诚实人，诚实人也得防。所以说班竹荏在这儿持守着她自己，对我的话也是防备着，对神的话也是防备着。我怎么看见她防备着我呢？我再和她说多少话，她听不听我的？世上有一句话说“你有千条计，我有老主意”，所以说，我是怎么也“迷惑”不了人家班竹荏。他们说“哎呀，你不敢见‘敌基督’呀，你一见‘敌基督’人家说两句话就把你给迷惑

走了。”班竹荏说“不怕，把门打开，你让他进来，你看他能把我迷惑了吗！我有我的老主意。”

神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这是父母灌输给你的一个最基本的处世原则，也灌输给你一个最基本的防备人或者看待人的准则。从父母的出发点来说是为了保护你，为了让你防身，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这些话、这些思想观点让你更加觉得这个人世间的险恶、人的不可信赖，让你的内心深处对人没有任何的好感。”（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怎样追求真理（十四）》）“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你妈告诉你这句话是让你自我保护，她是让你做一个滑石蛋，只有这样你才能在世上立足。如果你没有防人之心的话，怕你去外面被别人骗了。“害人之心不可有”就是说你见了一个坏人得离得远远的，你看着他坏，他打你一下、骂你一下，你和他来往不来往？你别和他来往，你走开，躲开他，退一步海阔天空。你和世人没有任何相争了，那世界上就没有一个人是你的仇敌了。你妈还告诉你，“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仇人多堵墙”，如果你妈根据这一句话把你培养成人的话，那你这个人就一定是个滑石蛋。你是滑石蛋，那在你身上还能看见正义感吗？你是不会有正义感的。就算你看见恶人，你也不会去得罪这个恶人。你不会得罪一个恶人，你也不会接受一个诚实人的话，这就让你做了个诡诈人。所以说，在你小时候你的父母就开始用这些思想败坏你了。咱刚开始听这一句话的时候也听不懂，“这句话怎么能成了败坏人的话呢？”仔细一揣摩，就是这么败坏人的。那你说该怎么做呢？不防人该怎么办？有没有路？刚才还交通了“害人之心不可有”的错谬之处，也就是害人之心咱还得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咱不凭这个撒但生存法则去活着，咱应该怎么活？有没有路？咱听了这个交通了吧？（听了。）那你听明白了没有？听了以后有没有路？神让咱怎么走呢？（……）没有听到神给人的答案，是吧？听到了没有？（……）神是让咱们对待每一个人都得有原则，那这个原则是什么，知不知道？（爱神所爱、恨神所恨。）爱神所爱、恨神所恨。刚才说了“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是句什么话呢？中庸的话。这是一种愚昧的做法。那正确的路途是什么？正确的路途是对待人得有原则。什么叫原则呢？原则就是一个方向、目标。咱和人之间相处得有原则，

对于诡诈人你怎么对待？对于诚实人你怎么对待？对于诡诈人你需不需要和他说诚实话？不需要。对于诚实人你能不能说诡诈话？（不能。）所以说对每一个人的方式、方法是不一样的，态度也是不一样的。对待人得有原则，不能一律对待，一律对待就是中庸。对待诚实人应该是以诚相待。神喜欢诚实人，你喜不喜欢诚实人？（喜欢。）爱神所爱、恨神所恨，那你与诚实人来往该怎么来往？（以诚相待。）交心，以诚相待。如果是真正的诚实人，你对待诚实人应该是什么态度？你应该仰望。你仰望不仰望诚实人？（尊重。）尊重，这是基本的一个做人。做一个诚实人简不简单？（简单。）简单？你说的那个诚实人简单，神说的那个诚实人简不简单？（不简单。）做一个诚实人不简单，那你对待一个诚实人应该是什么态度？（仰望。）对于诚实人就应该仰望。既然是仰望，那对待诚实人你还敢有防备吗？（不能。）那就不能用“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去对待诚实人了。刚才说了你对诚实人应该仰望，应该羡慕，应该去追求，你怎么还能去防备呢？你不能去防备。也就是说你不能去猜疑、疑惑，因为他是诚实人。诚实人不是老实人，老实人再加上智慧才是诚实人。如果他是个老实人，你就应该以诚相待。如果他是个诚实人，那你就该怎么呢？（仰望。）就该仰望，你羡慕诚实人，你要跟随诚实人。诚实人不值得你跟随吗？（肖红：值得，还有效法。）效法、跟随，是吧？（嗯。）因为他是诚实人，就代表着他有真理、有智慧了。诚实人、老实人再下来是什么人？（诡诈人。）那对待诡诈人的原则是什么呢？（马萧达：不说实话。）（得用智慧。也不能是不说实话，要是不说实话，那你比诡诈人更诡诈了。）对待诡诈人不是说不说实话，你还要羞辱他、揭露他。对于魔鬼还要把它踩在脚底下，其实诡诈人也就是个魔鬼，是吧？（嗯。）也就是说，只要他是一个诡诈人、恶人、一切反面的人物，那就都应该是揭露、解剖、践踏、羞辱、弃绝，这是不是对人有原则呢？对于不同类型的人有不同的对待态度、观点，这个原则就是爱神所爱、恨神所恨，站在神一边看事，对人有了一个原则。

“你是一个很诡诈的人，那你就对每件事、每个人都有防备之心与猜测之意”，这就是刚才说的，咱对人应该有原则，是吧？对诚实人应该是仰望，对于老实人咱应该是以诚相待。对于老实人能不能以诚相待

呀？（老实人是愚昧。）虽然愚昧但他老实呀，能不能以诚相待呀？（也能。）可以以诚相待，是吧？（嗯。）以诚相待就是讲诚信嘛。（肖红：对，他是老实人，他不是老好人。）他是愚昧一些，但他不会骗你，所以对待老实人能以诚相待。“你是一个很诡诈的人，那你就对每件事、每个人都有防备之心与猜测之意”，那对待诡诈人呢？班竹荏在这里就给咱表演了一个诡诈人，她对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是什么？防备、猜测。她对“每一个人”达到什么程度了？她对我的话相不相信？（不相信。）如果说她对我的话不相信，她还有点冤，是吧？但事实证明冤不冤？（不冤。）不冤，她不仅对我的话是猜疑、是防备，就是对基督的话她信吗？（不信。）她也信不来。她对基督的话信不来，对我的话信不来，她对谁的话还能信得来？她对谁的话也不可能信得来。“所以你对我的信也是建立在猜疑的基础上的，这样的信是我永远都不能承认的。”为什么说班竹荏猜疑呢？都是猜测之意，都是防备。神说了那么多话，神说神要的是诚实人，她没有追求做诚实人。我在这儿说我要的是谁呀？我要的是能够作工作的人，能够替我担担子的人，我要的是像肖红这样能够作实际工作的人。在我见到肖红的时候、见到班竹荏的时候，我就已经把我的态度都亮明了，这是谁都看得见的，这是公开说的。班竹荏信不信？班竹荏打心底里就没有信过，她心里边不相信，她心里想的是“我就不相信，哪个人不喜欢别人铺红地毯呢；我就不相信，哪个人会伸手打上门送礼的呢。”班竹荏不相信。“既然没有真实的信，那就更谈不上更真的爱了。”为什么说没有真实的信就谈不上真的爱了呢？这话怎么理解？没有真实的信，你对他的话都信不来，你说还谈什么爱呢？简单举个例子，比如我告诉班竹荏，“我这个人胃不好，我不喜欢吃肉，我就喜欢吃个鸡蛋”，她信不信？她不信。“你是不愿意当个吃货，怕别人小看你，怕别人说你‘那个人就喜欢吃肉’，祭司弟兄交通了总琢磨吃肉的，绝对没好东西！你说你不喜欢吃肉，你是为了掩盖。那么好的肉你不吃？你不喜欢吃？可能吗？”我告诉她“我不喜欢吃肉”，她如果对这话信不来，你说接下来她做饭或者送礼会怎么做？（送肉。）她会给我送肉，是吧？（嗯。）她会按着她所喜欢的、她所认为的来做，“肉那么好的东西，你竟然不喜欢？不可能！”所以她就给我继续送肉。我和她是以诚相待，我和她说的是“我不喜欢吃肉，我不吃肉”，结果她给我送来的还是肉。她能给我送我不喜欢吃的东西，那你说她还怎么爱我

呢？她对我还存在爱吗？（不存在。）不存在了。连个真实的信都没有，连个交心都没有，还谈什么爱呢？爱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什么是爱呀？神说：“所谓的‘爱’是指纯真无瑕的感情，用心来爱，用心去感觉、去体贴；‘爱’里没有条件，没有隔阂，没有距离；‘爱’里没有猜疑，没有欺骗，没有狡诈；‘爱’里没有交易，没有任何掺杂。你有爱就不会欺骗，就不会埋怨，就不会背叛，就不会悖逆，就不会索取，就不求得什么，不求得多少；你有爱就会甘心奉献，就会甘心受苦，就会与我相合，就会为我舍弃你的所有，舍弃你的家庭、你的前途、你的青春、你的婚姻，否则你的爱就不是爱，而是欺骗，是背叛！”（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如果说你没有信，这爱里边有什么？（掺杂、诡诈、交易。）其实这还谈不到爱里边有什么，因为说“爱里边有什么”是说爱里边带有掺杂，但如果没有信，那直接就是否认，直接否认还能谈爱吗？那就不能说爱里边有什么了，那只能是说什么呀？只能说是在这个交易里边含了一点爱，也就是这个爱成了一个掺杂。所以才能出现今天的笑话，班竹荏能把献过祭的水果给我拿过来，这就成了一个笑话。“你对神尚且还能怀疑，还能随意猜测，那你无疑就是最诡诈的人了。”为什么班竹荏会把献过祭的东西捡回来给我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呢？是因着什么呢？是因着前几年他们看见了外边扔的这些东西有点可惜，他们就问我“上过坟的这些东西有人拿上吃了，这东西能不能吃？”我就告诉他们“神恨恶的是人败坏的那个思想，不是哪个物，万物是神造的，撒但能败坏了物吗？败坏不了。所以说你吃这些东西不会败坏你，败坏不了你。”他们在我这儿确定了，吃这个东西不会败坏人，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可以吃的。在我说这些东西可以吃的前提下，那他们会怎么认识呢？我说这些东西可以吃，他们没有去真实地认识，“这东西是人家献过祭的，为什么弟兄说能吃呢？”他们不是从这里面更深层地去认识，而是研究、分析、揣测、猜疑，“你为什么说能吃呢？你是不是就是想吃呢？你想吃你才会说它能吃吧？你要是不想吃你会不会说它能吃？”你在猜疑嘛，你在猜疑的时候，这些东西跟着你的想象随意就出来了，“你想吃，那我为什么不投其所好送你点礼呢？”紧接着这个事情就发生了。

“你对神尚且还能怀疑，还能随意猜测，那你无疑就是最诡诈的人了。你猜测神能不能也像人一样罪不可赦，也像人一样小肚鸡肠，也像人一样没有公平合理，也像人一样没有正义感，也像人一样手段毒辣、阴险狡诈，也像人一样喜欢邪恶与黑暗等等这些猜疑。”“你猜测神能不能也像人一样罪不可赦”，这个话怎么认识？这个话怎么理解呢？“罪不可赦”是什么意思？（人作了很多恶就罪不可赦。）（死罪不可赦免。）“你猜测神能不能也像人一样罪不可赦”，“也像人一样”这是把神信成什么了？（信成人了。）“也像人一样罪不可赦”是什么意思？把神和人划成了等号，也就是说神是不是也是个罪人？（嗯。）“你猜测神能不能也像人一样罪不可赦”就是否认神的圣洁。你否认了神的圣洁，那你就把一切都否认了，那神说出来的话还是真理吗？神所作的还是爱吗？还是拯救吗？你把一切都否了。因为什么？从根源上你把神信成了一个人，你认为神跟人一样。正因为如此，所以人才没有了敬畏神的心，想干什么干什么、想说什么说什么、想做什么做什么，没有任何制约。他诡诈他觉得别人都是诡诈人，就连神都信不来，神也和人一样，神也是骗子，神也是在外边说说而已。我之前打仗的时候常有人说“神是那么说呢，还能那么作呢？”这是不是很明显的？这就是人猜测神也像人一样罪不可赦。“你猜测神能不能也像人一样罪不可赦，也像人一样小肚鸡肠”，班竹荏这么想了没有？前面说让她去做带领，她做不了带领把她放下来了，她没有去认识自己，人家因为什么把她放下来的，是没作工作？是作不了工作？是打岔搅扰？是给别人带不出路来？还是不能胜任这项工作？她没有从这些里边去认识。她怀疑什么？（肖红：“我得罪谁了？”）“你们给我穿小鞋，你们小肚鸡肠，怀恨在心”，所以说她就不需要去认识自己，她也不去认识这些东西，她只认为“你们给我穿小鞋呢”。“也像人一样小肚鸡肠，也像人一样没有公平合理”，正因为班竹荏认为我小肚鸡肠，所以她才给我铺红地毯，才给我这些小恩小惠。“也像人一样没有公平合理，也像人一样没有正义感，也像人一样手段毒辣、阴险狡诈”，班竹荏对所有人都是一种猜疑、疑惑、防备，对神也是这样的。对神是这样的，那对我是不是依然也是这样呢？（是。）所以才导致她几年来固步自封。她就把我想成一个什么人了？就和前边神话里说的“你猜测神能不能也像人一样罪不可赦，也像人一样小肚鸡肠，也像人一样没有公平合理”。班竹荏每天在想什么

呢？“我在哪块得罪弟兄了？我在哪块没有铺成红地毯呢？我是哪句话说得不对了？他为什么给我穿小鞋呢？”那时候班竹荏说肖红，“你那小嘴就会说，你是怎么讨好弟兄的呢？”原话怎么说的我记不清了，大概意思就是这样。肖红在那边作工作呢，我说“我爱肖红”，她想不想让我说“我爱班竹荏”？她想听这句话，但她不是看肖红怎么作工的，怎么做我的助手的，怎么给我减轻负担的，她没有在工作上去效法人家，没有看到人家是怎么实行真理的，怎么有正义感的，她不看这些，她只看哪些？“也像人一样小肚鸡肠”，“弟兄那个小肚鸡肠，肖红给弟兄送什么礼了呢？弟兄就想听个好听的，肖红那小嘴跟他说什么了呢？”她的这些思想受什么支配的？这是不是因为她觉得我也像人一样小肚鸡肠？（嗯。）

“也像人一样没有公平合理”，我天天在这儿给你交通什么呀？我告诉你，“我要通行神的旨意，我得和神一心一口，我得爱神所爱、恨神所恨”，班竹荏信不信我说的这句话呢？她不相信这句话。“你那句话是说给人听的，你还不是和人一样呀？谁能伸手打一个上门送礼的人呢？谁不喜欢让人送礼？所以铺红地毯是不会有错的。”“也像人一样没有公平合理，也像人一样没有正义感，也像人一样手段毒辣、阴险狡诈”，怎么手段毒辣呢？在班竹荏心里对我应该是恨之入骨呀，班竹荏，你恨不恨我？（班竹荏：不恨！）我所做的合不合理？（班竹荏：合理！）我问班竹荏第一句话“你恨不恨我？”“不恨！”第二句话“我做的合不合理？”“合理！”“也像人一样没有公平合理”，就别说班竹荏了，之前有一个接待家姊妹，她给肖红做饭的时候气呼呼的，“你是受造之物，我也是受造之物，为什么就是我做饭，你吃饭呢？”作为一个接待家她能说出来这话。班竹荏比肖红进来的早，又年轻，又有希望，我曾经说过“班竹荏年轻，有希望，神喜欢年轻人”，在她身上带着一种希望、寄托。她想不想让我用她呀？（想。）她想，可结果是“你居然不用我，你用了我一段时间就把我放在这边了，在这边又让我出来，我出来没两天又把我打下来了，最后我成了个做饭的”，她心里边痛不痛苦？在她心里边感觉就是从天上掉下来了，所以说在她心里想的是，“弟兄也像人一样没有公平合理”。在我这儿是没有公平合理吗？（不是。）我早就想用你班竹荏了，可是能用你吗？（不能用。）我带着班竹荏去打仗呢，把一个姊妹打下来以后，

我说："班竹荏，你晚上牧养一下她，浇灌一下她。"说完我就走了。等我第二天过去以后，我问接待家，"你们昨天晚上吃喝哪个了呀？交通哪个了？""哪个也没有。"我说："班竹荏，让你在这儿牧养人呢，你牧养的什么呀？"班竹荏说："我不敢，我害怕牧养错。"你怕牧养错，你就什么也不说了？你怕牧养错，那你就不要在这儿，你就直说"你换个人，我牧养不了"，这是不是很简单的一句话呀？我让你留下你还留下了，可结果你留下一句话也没有说。我还想着等我第二天去了就有收获了，结果你告诉我你就没有说话，就没有开口说话！你说我说你个什么呀？带你打仗，让你牧养人你是这个样，我不能用你，用不成。让你在这儿做负责人呢，让你去担当呢，你跟董士章开三轮去外面了，你远远的看见大红龙了，董士章还没跑呢，你先跑了，你说我敢不敢把这里交给你呀？耶稣人家是上十字架呢，咱应该效仿耶稣，耶稣是咱的标杆。人家彼得是倒钉十字架呢，你说咱呢？咱就不要说效仿耶稣、效仿彼得了，历代使徒为神抛头颅、洒热血的有多少？神这次道成肉身开展工作，有多少人为神坐监？有多少人为神把牢底坐穿？咱今天能为神做什么？行政里边说得维护神的见证、维护神的名、维护神家利益，你维护哪个了呢？你这么一跑，灵界撒但怎么看呀？嗤笑，"这就是跟随你的？这就是你的精兵？"你给我的是羞辱。人家还没抓你呢，你就先跑了！你离得多远看见一个大红龙你就开始跑了，简直就是羞辱！我能不能把这边交托给你呀？能不能用你呀？在这里负责的人得有胆识，没有胆识不行。我说："你一个人不行，你和董士章两个人负责吧。"你不知道董士章是什么人？今天解剖了，董士章是什么呀？董士章，你是什么呀？（董士章：流浪狗。）董士章是流浪狗，让你带领流浪狗在这儿看门呢，结果你能和流浪狗叫板，你能和流浪狗争地位，"流浪狗他怎么了他怎么了"，你能不能和他说成话呀？让你在这儿负责呢，他只是在这儿有这么个关系，借着他的这个关系让他在这儿维护一下。因为咱不懂、不会处理这个人际关系，该怎么跟人正常来往，比如陌生人来了说什么了、做什么了，借着他这个关系，咱能和人家有一个正常的往来，可咱跟人家没有正常往来。让你去外边作工，做小区带领，结果是这样，你能和一个探子站在一起，你能把任茎说成"敌基督来了该怎么办"，这就是咱所做的，你说你能不能用？（班竹荏：不能。）是你不能用，不是我不用你，在你这儿感觉就是不合理。"也像人一样没有正义感，也

像人一样手段毒辣”，如果我不交通，我不说，班竹荏心里恨不恨我呀？班竹荏晚上睡在床上心里怎么想？“你的手段也太毒辣了、太阴险了！我跟随你的时候，我年轻有为，我跟随在你左右，结果你把肖红打进来以后，你就把我一脚踢开，踢得我远远的，一年也不见我一面，也不给我交通！”你说班竹荏心里苦不苦？站在班竹荏一边来看，我的手段毒辣不毒辣？（毒辣。）“也像人一样手段毒辣、阴险狡诈，也像人一样喜欢邪恶与黑暗等等这些猜疑。”“喜欢邪恶”，什么是邪恶？班竹荏，受贿送礼是不是邪恶？你铺红地毯是不是邪恶、黑暗？（班竹荏：是。）我明明告诉你我喜欢什么，可你信吗？你信不来。神喜欢诚实人，你为什么不做诚实人？“这是第一种严重触犯神的实情”，为什么说这是触犯神呢？这是不是把神钉在了十字架上了？（班竹荏：嗯。）神是让你把你自己的一厢情愿、邪说谬论、观念想象钉在十字架上，横下一条心把老己钉在十字架上，可你呢？你把一切从神来的正面事物都钉在了十字架上，你把你自己的认为、观念想象放到宝座上，这些东西掌管着你，你抓着这些东西死死不放。“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种诡诈心理，就是疑心太重，甚至对神的态度也是充满猜测之意。”这就是让撒但中了自己的诡计。班竹荏，这个一点都不冤吧？（班竹荏：嗯。）你是不是对神有猜测，你是不是对我有猜测，你心里是最清楚的。但对于我来说，我看着你说这些话，我是怎么说的呀？我是根据你所做的这些事来判断你是什么样的人，是吧？但是对于你来说，你是心知肚明的，可不可以这么说？（班竹荏：我还认为……）我刚才说的这个是不是实情？你里边是不是有猜疑、疑惑、防备？（班竹荏：嗯。）

看下一段吧。“神的话说：‘甚至更有的人认为我喜欢的人无非就是那些会讨好、会奉承的人，不会这些的人在神家也是吃不开的、站不住的。’这种情形是对神的亵渎，这是第二种严重地触犯神的实情。这种人连神的公义圣洁都不相信，真是属魔鬼的不信派！”（摘自《上面的交通·人触犯神性情的最严重的几种情形》）这个很明显吧，不用交通也行，是吧？（嗯。）其实董士章也是个活鬼呀！董士章，我在这儿说班竹荏呢，你是不是比她还鬼？你对神是不是也是猜疑、防备？实际上你比班竹荏还要鬼得多。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对神信不来、不相信。正因为你不相信，你才敢说出那个话来，我说“你就不怕死

吗？”你说“蹬蹬腿就过去了。”从这一句话就足以证明你对神没信，你把这句话当成个笑话一样，你对神话根本信不来，所以你根本没信，完全都是猜疑、防备。班竹荏把这话念上两遍吧。（班竹荏：“神的话说：‘甚至更有的人认为我喜欢的人无非就是那些会讨好、会奉承的人，不会这些的人在神家也是吃不开的、站不住的。’这种情形是对神的亵渎，这是第二种严重地触犯神的实情。这种人连神的公义圣洁都不相信，真是属魔鬼的不信派！”“神的话说：‘甚至更有的人认为我喜欢的人无非就是那些会讨好、会奉承的人，不会这些的人在神家也是吃不开的、站不住的。’这种情形是对神的亵渎，这是第二种严重地触犯神的实情。这种人连神的公义圣洁都不相信，真是属魔鬼的不信派！”这跟我对上号了。）咱看神话的时候呀，不能单单只是和这些神话对上号了，如果你只是和神话对上号了，然后你再不进深，那你看神话就等于白看。什么意思？神话不仅仅是让你对上号就行了，对上号了这仅仅是一个承认，承认不等于是你的认识，更不等于你恨恶，更不等于你悔改了，不等于你背叛了。也就是说，对上号了不等于你就有生命了。有好多人就停止在这一步了，和神话对上号了，对上号了就好像对自己有认识了。对上号了能不能等于是对自己有认识？对上号了只是说你的言行举止和神话对号了，你承认你所做的和神说的是一样的，但不等于你对自己有一个真实的认识，你这个认识是外表的认识。什么才是真实的认识？站在神一边，看你做在神身上的是什么，就像后面的这一句话“这种情形是对神的亵渎”，你能够真实的认识到这是个亵渎，这就叫认识。如果你对这个亵渎没有认识，仅仅是跟前边的这些话对号了，那等于你什么也没有，那仅仅是说你把你的行为和神话对上号了。

就跟今天柯真真问我的那个话一样，有一个人是个诡诈人，他散布谬论迷惑人，还不承担责任，而是说了一句“神话说了，‘你千万别把神的话跟骗子的谎言联系在一起’”，他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是诡诈人，他不是从里边去认识自己的诡诈，看见自己是个骗子，恨恶自己是个骗子，反过来还咋呢？还倒打一耙，意思就是说“我的话不要当真，你不要把我当神待啊”，神说这个话的意思是“骗子的话就是骗子的话，你不要和我的话联系在一起，和我无关。”他不去认识这句话，不是认识他是个骗子，他是用这个话来迷惑、来逃避。

咱再看这话，“‘甚至更有的人认为我喜欢的人无非就是那些会讨好、会奉承的人，不会这些的人在神家也是吃不开的、站不住的。’这种情形是对神的亵渎”，为什么说这种情形是对神的亵渎呢？亵渎神的罪是什么呀？（今生来世不得赦免。）不得赦免，那为什么说这种情形是对神的亵渎呀？“甚至更有的人认为我喜欢的人无非就是那些会讨好、会奉承的人”，这个“无非”是什么意思？一定，是吧？（嗯。）“无非”的意思是“你不就是嘛！”还定规神呢，“你喜欢的就是那些会讨好的、会奉承的”。昨天我交通说班竹荏是讨好我、奉承我呢，马萧达说：“我讨好弟兄对不对呀？我该讨好弟兄还是不该讨好？”用不用讨好呀？该不该讨好？（……）有个姊妹挤了新鲜的牛奶，把牛奶给我送过去了，一个弟兄看见了就说，“我就最讨厌、最看不起那些溜须拍马、讨好弟兄的人”。那你说你对弟兄是溜须拍马还是不溜须拍马？他说他最看不起那些溜须拍马、讨好弟兄的人，也最讨厌这样的人，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他做不做这样的人？（不做。）他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人。那你说做这样的人对还是不做这样的人对？（……）这一下问住了，马萧达，你做不做这样的人？（马萧达：不做。）你不做那个溜须拍马的人，是吧？柯真真呢？你做不做溜须拍马的人？（柯真真：做呢。）静茹茹呢？（静茹茹：做。）做呢，是吧？马萧达是不做，是吧？闫威呢？（闫威：我不做那溜须拍马的人。）你的意思是弟兄来了你不溜须拍马，是吧？（……）“溜须拍马”是对人做一件事的一种概述，是吧？（嗯。）有时候一件事它可以用两种词来表达，它可以用正面词来表达，也可以用反面词来表达，是吧？就像“智慧”和“诡计”，咱以前常说用智慧做正面事物，这叫智慧，是吧？（嗯。）你用智慧做了反面事物，那就成什么了？（诡计。）那究竟是诡计还是智慧？（……）所以说，本来是一件事，但它可以用两种词来表达。就说这个“溜须拍马”，“溜须拍马”是个贬义词，对于旁人来说，旁人看着他是溜须拍马，但对于他自己来说，他是不是溜须拍马？（不是。）那对于他自己来说那是在干嘛？用一个词来描述一下他应该是在干嘛？（尊重。）尊重里边还有什么？（爱。）殷勤，人家是殷勤，殷勤好不好？（好。）殷，热情地迎接你；勤，勤快，这叫殷勤。你要是献殷勤，这就跟溜须拍马一样了。同样的一件事描述不一样，“献殷勤”和“溜须拍马”一样，但和“殷勤”不一样。那你说，弟兄来了，你殷勤不殷勤？（肯定殷勤。）咱殷勤，但不溜须。你正

在沙发那儿坐着呢，弟兄来了，你赶紧就起来“来，弟兄你坐这个沙发，我坐凳子”，别人说你溜须拍马，在你那儿说是什么？殷勤、礼节。姊妹把牛奶给我送过来了，你说她溜须拍马呢。你既然能说她是溜须拍马，也就是说你是绝对不会做这个事的。你绝对不做这个事，那你对我的态度是什么？是不是一种藐视、小瞧、看不起？那你还跟随我干嘛呀？这还叫信？那你说神喜不喜欢殷勤的人？（喜欢。）喜欢不喜欢？（……）不敢说了，是吧。殷勤的人，咱先说殷勤，咱不要说溜须拍马，神喜不喜欢殷勤的人？（喜欢。）祭司弟兄交通说，“有的人对上层带领总是阿谀奉承、溜须拍马，这好不好？他把世界上那些人对领导、高级人物的那一套做法全搬到神家来。你要坐汽车，他给你开门；你往汽车里迈，他给你遮着头，让你别碰着；下雨了，他给你打伞；你要喝水，他赶紧给你倒。这些做法好不好？外邦人是不是喜欢这些？外邦那些领导喜欢这些，在神家需要这些吗？要是有人这么对待你，你是什么感觉？有些人见了我就这样，我心里什么感觉？我有点恶心，心里厌烦、不舒服。神也看不惯这事，神也特别恶心。人这么做倒是没有恶意，但这一套做法总让人感觉有些虚假、虚伪。其实有的人也不是虚伪，他也真心，但是就感觉这套做法不好，挺恶心的，你越这么做越让人恶心，这就麻烦。”（摘自《上面的讲道交通·192-B-5》）“你往汽车里迈，他给你遮着头，让你别碰着”，咱见过那个动作，是吧？你看见那个动作肉麻不肉麻？（肉麻。）你感觉肉麻，那就是一种溜须拍马的表现，也可以说太殷勤了，怕坐车的人碰着头，给他遮一下头。祭司弟兄怎么说呀？“人这么做倒是没有恶意，但这一套做法总让人感觉有些虚假、虚伪。其实有的人也不是虚伪，他也真心，但是就感觉这套做法不好，挺恶心的，你越这么做越让人恶心，这就麻烦。”

“甚至更有的人认为我喜欢的人无非就是那些会讨好、会奉承的人”，咱看神的话一个字也不要丢了，这里边多一个“无非”就不一样了。如果没有这个“无非”，就是“甚至更有的人认为我喜欢的人就是那些会讨好、会奉承的人”，加上“无非”怎么了呀？加上“无非”的意思就是“你只是喜欢这些人，你不就是喜欢那些会讨好的人吗？”所以在这儿殷勤不能定罪，他就是来铺红地毯也不能定他的罪。是什么情况下才定罪呀？他“无非……”，就这个“无非”，他只是来讨好你、只是殷勤，他

是做给人看的。他溜须拍马是做给人看的，他面对你的时候是溜须拍马，可背后呢？他跟随你吗？（论断。）他在背后还论断你、还定罪你。他见了你说你是仙女下凡，是吧？（嗯。）在你背后就说你是猪八戒它二姨，这是不是就是那个溜须拍马的人？（是。）“你喜欢的无非就是那些会讨好、会奉承的人，那我就在众人面前给你个脸面就行了，我不需要用真心去待你，所以我只需要做给你看，给你个面子就行了”，这就是诡诈人。所以说，诡诈人只做在这些讨好的事上，做在铺红地毯上，但他真正的态度是什么？他在背后对我所要做的事支持不支持？阿们不阿们？没有阿们。如果你在背后对我所要做的事是支持，对我所说的话你是阿们的、是认同的、是支持的，那你这个殷勤还算错吗？（不算错了。）不算错了，这就是个殷勤，不是溜须拍马。在外表看这个殷勤表现出来的和那个溜须拍马表现出来的是一样的，但殷勤是发自内心的。（这就是看人的存心、出发点。）对，他是发自内心的，他真实的就是那个状态。而诡诈人呢？“哎呀，他无非就是喜欢那个铺红地毯的人，无非就是喜欢那个会讨好、会奉承的人。他喜欢会讨好的人，那我就讨好他个够，应承他……”这就像咱昨天说的和珅，和珅在皇上面前会讨好吧？他在皇上面前是学狗，为了逗皇上笑他能在地上蹦呀、跳呀。等回了家他就是主子，坐在那儿上厕所还得下人给他擦屁股。然后在下边官场上他是卖官，考试的时候都是暗箱操作。在皇上名下的那些产业里边，他是挖墙角、是拆毁。这是什么人？这就是说，在诡诈人的眼里认为“神喜欢的无非就是那些会讨好、会奉承的人”。加个“无非”，就是“神只是喜欢那些会讨好、会奉承的人，那我只要讨好他就行了，只要奉承他就行了”，那其他工作他还用不用作？（不用。）不用作，所以就导致他只是讨好、奉承，而不作实际工作。在我这儿要的是能作实际工作的人，但讨好也好，殷勤也好，这个不是说不应该，你也应该，如果说你没有这个殷勤，反倒证明你这个人人性不对，没有人性。你说我在这里你没有一个殷勤的态度，基督来了你就有殷勤的态度了吗？（没有。）会不会有？（不会。）所以说殷勤是该有的。“不会这些的人在神家也是吃不开的、站不住的。”定规了，好像神家要的就是这些人，不会这些就不行。在神家哪里是凭这个给你职务的？神是看你能作什么工作让你作什么工作，所以说你把这个给定规了、给论断了，也就是说，你修改神的行政了，这个罪名大不大？（大。）神要的是什么人？神要的是

诚实人。在你这儿说，神要的是什么人？（会溜须拍马的人。）会溜须拍马的诡诈人。这就把神的话完全给扭曲了，给修改了。所以说“这种情形是对神的亵渎”，神怎么可能喜欢诡诈人？怎么可能喜欢骗神的人呢？“这是第二种严重地触犯神的实情。”这种触犯是严重的！不是轻微的，是严重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相当于是把神的行政给修改了，所以说这是严重地触犯神的实情。

“这种人连神的公义圣洁都不相信”，什么是公义？什么是圣洁？公义，爱神所爱、恨神所恨，这是不是神的公义？（嗯。）在神那里是“你爱我，我就爱你，你用诡计来欺骗我，我也敷衍你。”诡诈人能得着什么？（什么也得不着。）所以神说诚实人掌权。诡诈人对神的公义圣洁信不信呢？诡诈人就不相信，“神就不是那样的神，他无非就是喜欢讨好的人”，所以说“这种人连神的公义圣洁都不相信”。圣洁是什么？公义和圣洁一样不一样？公义指的是该剩存下来的剩存下来，也就是说神按神的性情来作事，神说：“神的‘喜’是因为有正义的存在与诞生，是因着有光明的存在与诞生，是因为黑暗与邪恶的毁灭；他的‘喜’是因着他为人类带来了光明，是因为他给人类带来了美好的生活；他的‘喜’是正义的，是一切正面事物存在的象征，更是吉祥的象征。神的‘怒’是因为非正义事物的存在与搅扰在侵害着他的人类，是因为邪恶与黑暗的存在，是因为有驱逐真理的事情存在，更是因为有抵触美善事物的存在；他的‘怒’是一切反面事物不复存在的象征，更是他本圣洁的象征。”（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了解神的性情很重要》）“神的‘喜’是因为有正义的存在与诞生”，只要是正面事物，那这个事它必然得诞生，它还得剩存下来，还得永远地存在下去，这就是神的喜。神喜欢诚实人，那也就是说诚实人他是必定要存活下来的。“他的‘怒’是一切反面事物不复存在的象征，更是他本圣洁的象征。”你是诡诈人，那你这个反面事物是不复存在的，你这个诡诈人是不允许存在的，神迟早是要毁灭你的。这就是神的性情，神的性情就是公义的。诚实的留下来，耍诡诈的灭亡，这是神的公义性情。理解这个“公义”了吧？（嗯。）在神家要的是公义，在世界讲的是什么呀？（公平。）人总要讲个理，“我也尽本分呢，你也尽本分呢，我在外面跑断腿、累断腰尽了五年本分，你也跑了五年，咱们两个人的工价是不是应该是一样的？”就像耶稣说的：“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

个，撇下一个。”（太24:41）而在这儿你们两个人都是一样的付出，打的都是一样的工，在人看，这个结果是不是一样的？应该是一样的吧？（嗯。）假如说，班竹荏传了十个福音，你也传了十个福音，在神那边你俩得着的赏赐、恩赐应该是一样的，因为你传了十个福音，她也传了十个福音。可实际上一样不一样呢？在人来看应该是公平合理，得的赏赐应该是一样的，可在神那边看，不是这样的。你在这儿传福音的时候，你的存心是什么呢？你想的是“我是个受造之物，我得预备足够的善行，我看着他们在黑暗之地可怜、可恨、可悲，我要把他们带到神面前，我要把神见证出去。”你是在这个存心的支配下去传了十个福音。而班竹荏在那边呢？她传了十个福音是想怎么呢？她是想得着冠冕，想搞交易，或者是想让别人看看，“呀，你看你们传五个，我能传五个；你传十个，我也能传十个”，她是为了和人争夺这个地位、名誉。或者是她传的这个福音对象家里有钱，能给她个空调，她能变卖福音，这个福音她是不是也要传？她是在这种利益的驱使下，是在能搞交易的情况下，是为了冠冕，是为了得利而传的福音，而不是为了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而传的，不是为了完成受造之物的使命而传的。你传了十个福音，她也传十个福音，在人来看是一样的，在神那边看呢？（不一样。）不一样了，一个是该得赏赐的，一个是该受惩罚的，这叫什么？（公义。）今天理解这个“公义”了吧？（嗯。）公义，这就是公义。圣洁呢？圣洁就是说没有污秽存在。什么是污秽？就是里面没有掺杂。比如说，班竹荏这样传了十个福音以后呀，班竹荏给神送了点礼，铺了个红地毯，这是不是就不用受惩罚了？“你给他赏赐了，你没给我，我也不要赏赐，你也不要惩罚我啊，或者你给我减小点惩罚。”这是不是就有掺杂了？（嗯。）这就有掺杂了。圣洁就是你送的这个礼没用，就按你所做的来定你呢。咱去理解这个公义圣洁。“这种人连神的公义圣洁都不相信，真是属魔鬼的不信派！”为什么说不相信神的公义圣洁呢？如果真相信神公义圣洁的话，还为不为地位、名誉去作工呢？（不为。）不为了。刚才我给你举了一个例子，一个是为了地位、名誉作工呢，一个是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作工呢，是不一样的。正因为她不相信神的公义，所以她才能干出这样的事，如果她相信神的公义，她就不会做这个事。“真是属魔鬼的不信派！”你信神却不相信神的公义圣洁，这不就是魔鬼了吗？咱以前一直让写《我是魔鬼》，但很多人没题材，不会写，总是看不

到自己的魔鬼样。班竹荏写《我是魔鬼》了没有？（班竹荏：写了。）写的什么魔鬼样？（班竹荏：就是写的我跟探子站在一边的事。）你写的时候还能认识到自己的魔鬼样，今天就看不见了？今天我看见你没有认识到你是魔鬼呀，所以说咱只是写了一些书面认识。

什么是愚忠（九）

咱继续看下一段，“神的话说：‘你们认为无论是谁都是一样的诡诈、一样的弯曲，甚至认为就连神道成肉身也会像正常的人一样没有善良的心、没有仁慈的爱，更甚至你们认为高尚的品德，怜悯、仁慈的本性只有天上的神才有，而且你们还认为这样的圣人是不存在的，世间只有黑暗与邪恶掌权，神只是人美好向往的寄托，是人编造出来的传说人物。’这是第三种触犯神的实情。”（摘自《上面的交通·人触犯神性情的最严重的几种情形》）班竹荏，你和这话对对号，会不会对号？这话说的是不是你？（班竹荏：是。）怎么对上的？（班竹荏：我信的就是天上那位渺茫的神。）“你们认为无论是谁都是一样的诡诈、一样的弯曲，甚至认为就连神道成肉身也会像正常的人一样没有善良的心、没有仁慈的爱，更甚至你们认为高尚的品德，怜悯、仁慈的本性只有天上的神才有”，作了一个对比，是吧？“你们认为无论是谁都是一样的诡诈、一样的弯曲，甚至认为就连神道成肉身也会像正常的人一样没有善良的心、没有仁慈的爱”，班竹荏，你对基督的话信不来，对我给你交通的话信不来，对任茔和你说的话也信不来，你为什么对任茔和你说的话信不来呢？因为任茔说的话你就没有放在心上，你就不承认，你觉得委屈呢。所以说，“你们认为无论是谁都是一样的诡诈、一样的弯曲，甚至认为就连神道成肉身也会像正常的人一样没有善良的心、没有仁慈的爱，更甚至你们认为高尚的品德，怜悯、仁慈的本性只有天上的神才有”，班竹荏，你认为道成肉身的基督也就是地上的神，和正常人一样没有善良的心、没有仁慈的爱，你看着我更没有善良的心、没有仁慈的爱。我为什么这样说？从你所做的这个事，和你对我所说的话的态度上就能看见。我说过你多少回了？我说：“班竹荏不和我交心呀，对我的话信不来。”我说“班竹荏不和我交心”这话说了三年了吧？（嗯。）三年了，你没和我交心，但从开始到现在你一直是给我铺红地毯，你就把我定在了“你无非就是喜欢铺红地毯的人”的位置上。“更甚至你们认为高尚的品德，怜悯、仁慈的本性只有天上的神才有”，班竹荏，你是不是这样认为的？你信的是不是天上的神？（班竹荏：是。）你知道我为什么知道你是这样认为的吗？你只承认天上的神，不承认地上的基督。为什么这么说呀？班竹

荏信神多少年了？（班竹荏：2008年开始信的，信了十五年。）信神十五年了，离开了家，在这儿受的是什么苦？但不管再受什么苦，班竹荏跑了没有？走了没有？（没有。）没有走，还在这儿。她为什么还能在这儿呢？好多人在揭露解剖以后，他不承认，不去悔改、认识，还常反驳一句话，一句什么话？“神看着呢”。（肖红：神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神看着呢。”（信的是渺茫的神。）他信的是渺茫的神，给他摆设实际的环境，给他揭露解剖出来了，他不承认、不接受，他来了句“神看着呢”。你说班竹荏是不是也是这样？不知道她有没有和别人说过这句话，但她做出来的就是“神看着呢”。班竹荏，你说过这句话没有？（班竹荏：嘴上没有说过，但心里想呢。）

我揭露解剖班竹荏的时候，她是不是相当扎心、难受？其他人也给她点呢，但不管给她怎么点、怎么揭露解剖，她不是去承认、认识，她是感觉别人在打压她。我揭露解剖了她以后，她没有感觉到害怕，没有积极地去悔改、认识。为什么不悔改、认识呢？（肖红：因为在她心里认为“神知道！”）“你做的不公平、不公义，你没有仁慈的心、没有善良的心，神不像你这样。基督审判人呢，神不会审判人，神怎么能说人是魔鬼呢？神看着呢，神是公义的，你说的那个我不承认，不是那么回事”。所以说，不管别人再说什么、做什么，她始终没有悔改、没有认识。她为什么没有悔改、认识呢？在她那里始终是“神看着呢，你说吧、做吧，神看着呢，神是公义的”。她之所以说“神看着呢”，是因为在她的想象中有位渺茫的神，她自己想象中渺茫的神与她是不是相合的？（嗯。）她把那位渺茫的神摆布成什么就是什么，她说怎么对，她想象中的那位渺茫的神就说怎么对，所以她就能说“神看着呢”。她既然能说“神看着呢”她还害怕吗？（不害怕。）不害怕。天上那位渺茫的神没有审判她，天上那位渺茫的神说“你没有罪，他们都打压你呢”，在天上那位渺茫的神来看，她是没有罪的，所以她还用走吗？什么人才走呀？看见自己的归宿了，“哎呀，我抵挡神了，神不要我了，我回世界吧，我回世界大干一番吧。”或者是“反正神家不要我了，反正我已经是死罪了，我还在这儿干什么呢？与其在这儿等死还不如回世界上好活两天呢，还不如回家抱着老婆、闺女过我的小日子去。”如果人真看到自己没有好归宿的时候，人就失去了在这儿的希望，也失去了活着的希望，也可能去自杀了，也可能回家过日子去

了，跑了。班竹荏在这儿没跑，但她还没有认识，还没有悔改，这就足以证明神刚才说的这两句话跟她对上了。她不相信神的仁慈、不相信神的公义圣洁，不相信神能作成这事。但是她相信天上那位渺茫的神是公义的，天上那位渺茫的神是慈爱的、是怜悯的，“天上那位渺茫的神会给我平反的，会有那么一天的”。所以她就一直按着她给自己所规定的那条路去走，一直不接受别人的揭露解剖，迟迟不悔改，而且还不消极。虽然你看着她也痛苦、软弱，但她的那种痛苦并不是消极，而是她心里难受，觉得你们欺负她。因为什么呀？因为天上那位渺茫的神给她作主呢，那位神是她的靠山，所以她没有害怕。“神的话说：‘你们认为无论是谁都是一样的诡诈、一样的弯曲，甚至认为就连神道成肉身也会像正常的人一样没有善良的心、没有仁慈的爱，更甚至你们认为高尚的品德，怜悯、仁慈的本性只有天上的神才有，而且你们还认为这样的圣人是不存在的，世间只有黑暗与邪恶掌权，神只是人美好向往的寄托，是人编造出来的传说人物。’这是第三种触犯神的实情。”这都属于亵渎吧？都属于亵渎。因为在你的观念里你把神的行政给修改了，所以说这是触犯神的实情。

再看一段话，神说：“有些人信神就是这样，不管神怎么说，好像与他无关似的，他该追求什么还追求什么，该怎么做还怎么做，就不在神话上寻求真理，这就不是经历神作工了。还有些人，不管神的话怎么说，他都不理睬，他心里只有一个信念，‘神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神指东我就往东，神指西我就往西，神让我死我就死给神看’，但就是对神的话听不进去，他感觉‘神的话太多了，应该简单点，让我干什么直接说不就完事了，我心里就能顺服神’，不管神说话多少，他最终也不能明白真理，也不会谈经历认识，好像不通灵的门外汉。你们说，这样的人神喜不喜欢？神想不想怜悯这样的人类？（不想。）肯定是不想，神不喜欢这样的人。神说‘我的话说了千千万，你怎么像瞎子、像聋子似的没看见也没听见呢？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你就是奔着得福去的，奔着美好归宿去的，你就是奔着保罗的目标去的。你不想听我的话，不想遵行我的道，那你还来神家干什么？你不是奔着蒙拯救来的，你是奔着好归宿、奔得福这个欲望来的。既然你这么打算，你有利用价值，那你就当个效力者算了。有效力者也是好的，神作工作几千年，还差你一个效力者吗？’神家工作需要效力的，但人类为神效

力不是神最终要作成的，不是神在人类身上要作的目标，也不是神要看到的结果。但人瞎眼，人欲火攻心，就被这点蝇头小利迷惑了、占心了，而对神所说的这么珍贵的生命的话语人都不当回事，都不去正视，更谈不上重视了。不读神话，不宝爱真理，到底是聪明还是愚昧？能不能达到蒙拯救呢？人都应该看明白，把人的观念想象都放下了才有蒙拯救的希望。”（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宝爱神话是信神的基础》）这话能看懂吗？“有些人信神就是这样，不管神怎么说，好像与他无关似的，他该追求什么还追求什么，该怎么做还怎么做，就不在神话上寻求真理，这就不是经历神作工了。”咱看神话看了十多年了，神话改变咱哪个了？好像神话就与咱无关。班竹荏，我也给你交通了，反正你就是不和我交心，不和我说心里话，不做诚实人。我说了你多次了，但这好像与你无关，你只管追求你要追求的。我说“不能追求地位、名誉，追求地位、名誉不行”，可你该追求什么还追求什么。班竹荏，你和董士章较什么劲呢？原来在那边的时候，你说你是在尽本分呢，可你不是尽你的本分，而是两只眼睛盯着他们，你说你盯他们盯的是个什么？你在事里边纠缠不就是为了要个地位？让他们高看你？来了这儿，你对待董士章还是这样的，你该追求什么还是追求什么，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咱作工作是这样的，咱做事情也是这样的。别人告诉你冰箱里边的东西坏了，咱应该赶快看看，可你也不看，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你在这里熬炼了一两年了，我想着你应该有认识了，让你去作工作呢，可你作工作还是……不管你觉得冤枉你了还是怎么呢，别人是抓住事实说的，有事实在那儿摆着呢，在事实面前你悔改了没有？到今天你把这些事实都忘了，你做过的事你自己都记不起来，你该怎么做还怎么做，就不在神话上寻求真理，这就不是经历神的作工。神告诉你，神给你摆设丰富的宴席，神是要借着尽本分这个平台引狼出洞、引虎下山，引出来以后是让你认识自己的这些败坏性情，认识自己和神之间的误解，看见自己的缺少。可别人给你揭露解剖了，咱也已经经历过来了，但你始终没有一个真实的认识，所以说你不在神话中寻求真理，不是在经历神的作工。“还有些人，不管神的话怎么说，他都不理睬，他心里只有一个信念”，不是有“信”是有一个“信念”，“神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神指东我就往东，神指西我就往西，神让我死我就死给神看”，你只想守一个规条、形式，只想做个木偶。“但就是对神的话听不进去”，“你不要跟我说那

么多，你不要要求我性情变化，你不要要求我让我看我的思想、观点、态度，你不要总给我谈这些东西，你就直接告诉我让我去东还是去西，我做就行了。”因为你的性情被撒但败坏了，所以神要改变的是你的性情，让你站在神一边看事，但是你不让神提这些，你也不听，你只是想简单地做个事，想骗取。

“但就是对神的话听不进去，他感觉‘神的话太多了，应该简单点，让我干什么直接说不就完事了，我心里就能顺服神’，不管神说话多少，他最终也不能明白真理”，为什么最终也不能明白真理呀？不管神说多少你就不听，你就听不进去，你怎么可能明白真理？“他最终也不能明白真理，也不会谈经历认识”，你就不明白真理，你就不知道这生命经历是什么。今天咱交通了什么是生命经历，是吧？以后会谈自己的生命经历了吧？谈生命经历谈的是什么？是谈看事观点的一个转变，原来你是站在肉体一边看事，最后你能够站在神一边看事，这就是一个生命经历，得谈这个经历。“好像不通灵的门外汉。”神告诉你让你性情变化，神说：“我定规一个人的归宿不是根据其年岁的大小，不是根据其资格的老幼，也不是根据其受苦的多少，更不是根据其可怜的程度，而是根据其有无真理，除此以外别无选择。”（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当为你的归宿预备足够的善行》）神不在乎你年岁大小、也不在乎你资格老幼，神是看你是否有真理，看你的性情是否变化了，看你的看事观点转变了没有。咱看了十几年的神话，但咱始终不在性情变化上下功夫，而且不去认识，也不去钻研，看看神说的这个性情变化是变化什么呢，这个性情是什么东西呢，“我原来的看事观点是什么？我现在的看事观点是什么？我信神十来年了有没有一点变化？”这些你就没有回过头来看看，不闻不问，所以说你就像一个不通灵的门外汉一样。“你们说，这样的人神喜不喜欢？神想不想怜悯这样的人类？（不想。）”为什么神不怜悯这样的人呢？因为神和你说多少，你都是采取一种待搭不理的态度，也就是看不起、玩弄、戏弄神，弃绝神的救恩，你这样神怎么还能搭理你呢？所以说，“神想不想怜悯这样的人类？（不想。）肯定是不想，神不喜欢这样的人。神说‘我的话说了千千万，你怎么像瞎子、像聋子似的没看见也没听见呢？……’”就不用说神话说了千千万了，班竹荏，我在这儿给你说了多少？就光给你交通的有多少？“你怎么像瞎子、像聋子似的没看见也没听见呢？你心里

到底在想什么？”班竹荏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呢？就说不出一句心里话？“你就是奔着得福去的，奔着美好归宿去的，你就是奔着保罗的目标去的。”咱前面交通了读书的例子，是吧？你读书的目标是什么呢？你读书的目标是想有一个好的命运，有一个好的归宿，有一个好的工作。就是神在这里说的“你就是奔着得福去的，奔着美好归宿去的，你就是奔着保罗的目标去的。”你读书就是奔着得福去的，奔着美好归宿去的，你读书只奔着这个目标去能不能有个好的归宿？你读书只想有一个好的归宿，只想有一个好的工作，但是你又不想学习文化知识，那你还去学校干嘛？这和神说的“你不想听我的话，不想遵行我的道，那你还来神家干什么？”是不是一个意思？（嗯。）用这个读书的例子对比一下你就清楚了，你就看见自己太愚昧无知了。你信神就是信神的话呢，变化性情就是根据神的话去改变自己的看事观点，改变了看事观点咱就能剩存下来。你只想剩存下来，你只想得福，但你又不根据神话去改变自己的看事观点，那你还在神家干嘛呢？你不用在神家了！“你不是奔着蒙拯救来的，你是奔着好归宿、奔得福这个欲望来的。既然你这么打算，你有利用价值，那你就当个效力者算了。”“利用价值”，班竹荏还是有利用价值的，是吧？她就是再差最起码还能做个饭，不管做的饭好吃不好吃，别人干完活儿以后回家还能吃上饭，是吧？（嗯。）这是不是有利用价值？（嗯。）这就是有利用价值。让你做带领你做不了带领，你也不追求生命，那你就充当个效力者算了。想让你当带领呢，可你当带领不是根据神话去尽本分，你要么是不作工，要么就是凭己意去做事，那你就效力吧。

“有效力者也是好的，神作工作几千年，还差你一个效力者吗？”这个话的意思可不能领受反了啊！神说这个话的意思是神觉得效力者可有可无，有你没你无所谓呢？还是说多你一个效力者也能放下呢？这是哪个意思？这两个意思一样不一样？（……）能听懂这话吗？（能。）“有效力者也是好的，神作工作几千年，还差你一个效力者吗？”这个“差”该怎么领受？没有你这个效力者神的工作就不往前走了？差不差你这一个效力者？（不差。）不差。你想走就走，不差你这一个效力者，这是一个意思。另一个意思是，神作工几千年，还差一个效力者？你来这儿效力还放不下你？多一个效力者也无妨。人一般会理解成这两个意思，是吧？那神这句话是哪个意思？是说你不来

效力也无所谓，还是你来效力也有地方让你效力？（两个全有。）神说“有效力者也是好的”，就是说你效力也是好的，也可以。就是刚才说的，你不追求真理，那你就效力吧，效力也行。“神作工作几千年，还差你一个效力者吗？”神作工几千年了还安排不了你这一个效力者？所以你来吧！神的意思是你不要跑了，你在神家能做什么你就做个什么，是要把你留下来，而不是说多你一个也不多。要是神说多你一个也不多，那你还效不效力？那样说你就不效力了。这是说“神作工作几千年，还差你一个效力者吗？”在神家有做带领的，有做众子的，有做子民的，还有做效力者的。你做不了众子，做不了子民，你还不能做个效力者？（能。）神还安排不了你这一个效力者？“神家工作需要效力的，但人类为神效力不是神最终要作成的”，看了这个话是不是就能理解上边那话的意思了？（嗯。）“神家工作需要效力的”，上句话告诉你，有你神家也能放下，但是呢，神不是就让你做一个效力者。“神家工作需要效力的”，这就是说，你不要非得追求去做效力的，是吧？（嗯。）“神家工作需要效力的，但人类为神效力不是神最终要作成的”，为神效力不是神想要的最终结果，就像给班竹荏安排本分一样，班竹荏做这个不行，做那个不行，调出去做带领还不行，“算了吧，你就在这儿效力吧”。这是不是我最终想要看到的？（不是。）这不是我最终想要看到的，我不是想要这样的人。“但人类为神效力不是神最终要作成的，不是神在人类身上要作的目标，也不是神要看到的结果。”那你为什么能成了一个效力的？是你不追求，是你不宝爱基督的卑微，是你不宝爱神话，是想用你却提拉不起来你，是没办法用你，所以导致你成了一个效力的。

“但人瞎眼，人欲火攻心，就被这点蝇头小利迷惑了、占心了”，班竹荏是被什么给迷惑了？班竹荏不愿意强攻只愿意智取，只想用一个殷勤来换取、来骗取。她看见肖红走的那条路苦不苦、累不累？（苦、累。）她看到得实际去作工、实行真理，她看到苦、看到累，就是神说的话：“耶稣在一生三十三年半中受尽了许多屈辱、痛苦，就是因着他实行真理，凡事遵行神的旨意，只体贴神的心意，才受了许多苦，若只知道真理不去实行就不会受苦了。如果耶稣随从犹太人的教训，随从法利赛人，那他就不会受苦了。从耶稣的事迹中你可知道，神在人身上作工达到的果效是借着人的配合，你们要认识到这点。耶稣如

果不实行真理能受钉十字架的痛苦吗？他如果不按神的意思作能有忧伤的祷告吗？所以说，你们应该为实行真理而受苦，这种苦是人该受的。”（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明白真理就当去实行》）如果耶稣不实行真理还用受苦吗？如果耶稣不实行真理就不用受苦了。要实行真理就得受苦呢，要实行真理就得付代价呢，所以班竹荏只想智取不愿强攻。班竹荏，你就是强攻，你能付出多少呀？肖红能做到的，你就做不到？她在工作上能用心，你就不能用心？什么是蝇头小利？这是不是个蝇头小利呀？所以说人太能算账了、太会算帐了，班竹荏只想在我这儿给我铺个红地毯，“我给你铺个红地毯，咱们就是‘亲家’了，咱们关系好，你就给我走个后门，剩下的这些工作你就不要跟我求真，我应付应付就行了。正常人工作十二个小时，我工作上五个小时就行了吧？在这上面我给你铺个红地毯也就过去了，但我要是实行真理的话，人家上十二个小时的班，我也得上十二个小时的班，是不是有点太累了？”咱举的这个例子，这就是蝇头小利。还有个蝇头小利是什么呢？地位。做什么都想要个地位，想让别人高看，想让别人心目中有她的位置，想控制人、掌管人，这是不是蝇头小利？（嗯。）这都是蝇头小利。“但人瞎眼，人欲火攻心，就被这点蝇头小利迷惑了、占心了”，这些东西占有她了，她对本分还能忠心吗？还能寻求真理吗？（不能。）她就开始搞欺骗了。“而对神所说的这么珍贵的生命的话语人都不当回事”，“神所说的这么珍贵的生命的话语”，珍贵到什么程度？珍贵的生命的话语。咱今天理解了吧？怎么是“珍贵的生命的话语”？为什么说这些话语是生命呢？咱今天交通的听懂了没有？（嗯。）听懂了你就应该知道神为什么说“珍贵的生命的话语”。（因为神话能作人的生命。）为什么神话能作人的生命呀？因为神的话语是神的所有所是，是神对人的要求。就像把普通狗训练成为警犬一样，主人告诉警犬让警犬做什么做什么，警犬是不是就该按主人要求的去做呢？（嗯。）主人对警犬的安排是不是对它的生命供应？这样去理解。警犬能按照主人的要求这么去做的时候，意味着这条狗就能剩存下来，那主人的话就是这条狗的生命。那今天神和咱说的这些话就是作为一个人该做的，你按着神的话去做了，你就是与神相合了，你就是顺服神的人。你是顺服神的人，你就配剩存下来，神就让你剩存下来。你能剩存下来，你得着的是不是生命？你的生命怎么得着的？是不是从神的话语中得着的？（嗯。）这就是神的话是珍贵的生

命的话语。“而对神所说的这么珍贵的生命的话语人都不当回事”，咱在前面交通了训练狗，主人告诉它“把这个东西看住，不敢乱跑啊”，它当不当回事？那狗不当回事，它东瞧瞧西瞧瞧，看主人干什么呢。下雨了，它马上给主人叼了把伞，给主人送伞去了，主人需要它去吗？主人要的是它能听话顺服。它听话顺服就证明这狗能用；它不听话顺服，等到了战场上，需要它往东呢，结果下了场雨它返回来叼伞去了，这不就露丑了？这狗还能干正事？所以说，这条狗不是警犬，没有生命。“而对神所说的这么珍贵的生命的话语人都不当回事，都不去正视，更谈不上重视了。”不当回事、不正视、不重视，咱看班竹荏对神话的态度是不是不当回事、不正视、不重视？你们重视神话了没有？你们把神话当回事了没有？（……）根据咱今天交通时的问话来看，可以说咱对神话也是不当回事。咱信神十几年了，最后不知道信神是在干嘛，不知道信神是要追求生命呢，这是不是对神话不当回事的表现？（嗯。）“不读神话，不宝爱真理，到底是聪明还是愚昧？”在班竹荏自己来看，她是不是很聪明呀？她之所以把蝇头小利都算得清清楚楚的，这是不是一种“聪明”的表现？她只愿智取不去强攻，你去强攻、去实干，她笑话你，她看不起你。班竹荏在当带领的时候，睡在床上把腿一翘，等饭做好起来一吃，那是什么表现呢？她看得起你吗？看不起你。“不读神话，不宝爱真理，到底是聪明还是愚昧？”她那时候的表现是不是对自己的一种欣赏？她欣赏自己，“我就不需要受那个苦。”她对受苦的那个实干家是一种小看，还自认为是聪明，可在这儿看呢？太愚蠢了，愚蠢！你是玩弄真理，你是弃绝神的拯救，你就不知道神看着你的言行举止呢？你是信神的，在你临到修理对付觉得自己没路走的时候，你是“哎呀，神看着呢”，在你撂挑子的时候，抵挡神的时候，你就看不见神看着你呢？

“能不能达到蒙拯救呢？人都应该看明白，把人的观念想象都放下了才有蒙拯救的希望。”看到这儿的时候，你觉得信神简单不简单？（简单。）太简单了，是吧？（嗯。）你只要把你的观念想象放下，神怎么说你怎么走，信神这件事情就简单。就和咱讲的训练狗的例子一样，把普通狗训练成警犬简单不简单？其实狗当警犬是最简单的，为什么说简单呢？（听话照做。）听话就行，听主人的意思就行了，主人告诉它怎么走、怎么做，它就怎么走、怎么做。至于能不能帮主人

破了案那不需要它去考虑，主人只是让它去闻那个气味，是吧？灵敏的嗅觉是神造这条狗的时候它本身自带的这个功能，这是人没有的，人做不到，所以就得让狗去做。如果这条狗能够凭气味辨别出来与破案有关的线索时，那这条狗就值钱了，成警犬了。狗凭气味就能辨别出来好多东西，其实有好多狗都能辨别出来，不是辨别不出来，有的狗虽然能辨别出来，但是它听不懂人的意思，“我辨别出来能干什么？有什么意义呢？”同样的狗，它听懂人的话了，这狗就有价值、有意义了，就活出了狗的价值、警犬的价值。如果这狗听不懂人话，不能按着主人的意思去走，那在这条狗身上就是再有什么发达的器官也发挥不了它的功用，这条狗就失去了训练成为一条警犬的价值，它就变成了普通狗。你说是狗变成警犬难，还是败坏的人成为一个蒙拯救的人难呢？从道理上说，哪个难？（狗变成警犬难。）为什么这么说呀？（因为它听不懂人话。）因为狗和人有言语上的沟通障碍。狗和人之间不能对话，狗只能是观察人的举动来理解人的语言，这中间还得有个转换。但今天你如果想要蒙拯救简单不简单？（简单。）神来在地上直接和你对话，神的话掰开了说、揉碎了说，这是你能听得懂的，而且今天神说的还是中国话，你说简单不简单？太简单了！“把人的观念想象都放下了才有蒙拯救的希望。”你之所以没有蒙拯救的希望，是因为你的观念想象太多，你抱住你的观念想象不放，你不相信神，所以这些才成了你蒙拯救的一大拦阻。咱信神蒙拯救简单，只不过是神的所有所是太多，又加上咱的悖逆，所以生命经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这漫长的过程更多的是因为人的悖逆。你看神在中国人身上付了多大的代价，神说作以色列人两个月就作成了，这是什么问题？中国人要败坏有败坏，要邪恶有邪恶，中国就是一个不承认有神的国家。信神其实太简单了，神给咱们把什么都预备的丰丰富富，难就难在咱自己这儿，是你自己给自己出难题，自己把自己绊倒了。

什么是愚忠（十）

神说：“当一个人在神工作结束的时候摆脱了效力者的称呼，摆脱了这个头衔，摆脱了这个状态，这是不是可喜可贺的事？（是。）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人在神眼中不再是门外汉，不再是外邦人，而是神家中的人，神国中的人。神家中的人、神国中的人这个称呼是怎么来的？人是怎么得着这个称呼的？就是你经过付代价，通过明白真理，你追求真理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性情变化，你能顺服神了，能敬畏神了，你成为神家中的人了。就如约伯、彼得一样，你再也不用经受撒但的迫害、败坏，你能在神的国中、在神的家中自由地活着了，你再也不用与败坏性情作争战了，你是神眼中真正的受造之物，真正的人类了。这是不是可喜可贺的事？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被撒但败坏的人的苦难日子彻底结束了，喜乐平安的日子、幸福的日子来到了，能活在造物主的面光之中，能与神同生活。这是不是可喜可贺的事？（是。）但是，另外的那一类人到最终也没有摆脱效力者这样的称呼，当神的工作结束的那一刻，他头上的效力者这个称呼、这个‘桂冠’还没有被拿掉，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依然是门外汉，意味着他仍然是神眼中的外邦人。为什么意味着是这两样呢？原因就在于他不实行真理，没达到性情变化，不能顺服神，更不能敬畏神，所以在神的家中、在神的国中无关无份。没有他的份，那他在哪儿呆着呢？在神的国度外面呆着呢。这样的人依然被称为效力者，这就意味着他们没有被神认可为神的跟随者，意味着他们没有成为神家中的人，也就意味着他们永远不是神的跟随者，神不承认他们。他们不会再得着神的祝福、神的恩典，当然也意味着他们没有这样的机会与神在神的国中同享美福，得到平安喜乐，没有这样的机会了。那这一刻对他们来说是可喜可贺的，还是可悲的？是可悲的。至于他们在神家之外，在神的国度之外，他们顶着效力者这样的头衔有怎样的待遇那是以后的事，咱们在这儿先不说了。总之，与在神国中的民这样的待遇区别太大了，在地位上、待遇上，方方面面上来看都有区别。这样的人在神工作期间、在神拯救人期间没得着真理，没能达到性情变化，这可不可怜？太可怜了！这是关于效力者这个称呼的一些说法。”（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十七）》）“当一个

人在神工作结束的时候摆脱了效力者的称呼，摆脱了这个头衔，摆脱了这个状态，这是不是可喜可贺的事？”为什么是在神工作结束的时候摆脱了效力者的称呼呢？也就是说在神工作未结束以前人都称为什么呀？都称为效力者。为什么称为效力者？在神工作结束之时神要看在最后时期你是否能为神摆上，在国度里边有最后一次审判，最后一次审判是什么意思？最后要定你的结局呢，是根据你在最后时期是否能为神摆上定你的结局，而不是看你以前。神怎么说的？神说：“你跟神的关系正常了一好百好，神不看别的，就看你信神的观点对不对，你信神到底信谁，给谁信，你为什么信，这些你如果能看透，能够摆对观点去实行，你的生命就能长进，保证也能够进入正轨。如果你跟神的关系不正常了，信神的观点偏了，那你就一了百了，信来信去什么也得不着。”（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与神的关系如何》）你跟神的关系正常了一好百好，跟神的关系不正常了那你就一了百了。如果你在最后时期站住见证了，以前的一笔勾销，既往不咎；如果你在最后时期站不住见证，那就新账旧账一起算。你说最后时期关键不关键？这就像读书一样，你十年寒窗苦读为了哪一天？是不是就为了高考的那一天？你就是为了高考能够有个好的成绩。就像你能不能摆脱“效力者”的这个头衔关键在哪儿呀？关键在于最后时期你是否能为神摆上。咱跟随神十几、二十年了，是不是眼看神作工就要结束呀？地震、瘟疫、饥荒四起，眼看现在就是神作工结束时期。神作工结束的时候，就是神拟定人归宿的时候，也是各从其类的时候。以后有做带领的、有做众子的、有做子民的，还有做效力者的，还有被惩罚的，在神作工结束的时候，你的位置就定了。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什么是召？教会建造那就是“被召的”，“选上的”就是根据你所站的见证，看你能做个众子呢，还是能做个子民呢。这个选上不是说你就被作成了、被成全了，是看你所走的路，看你走的是什么路，你是追求真理的，那你就是众子、子民，神就把你放在众子、子民的位置上来成全你。如果说你不追求真理，你不是追求真理的人，但你有一个真实的信，那你就做个忠心效力者。如果你连效力都不想好好效力，那就是要被淘汰、毁灭的。在这个时候定你是众子、子民并不是说就把你给作成了，只是说拣选上你了，在接下来神给你摆设的环境中再成全你。你是众子，成全你做众子；你是子民，成全你做子民；你是效力者，成全你做效力者。所以说，现在正是拣选人的时候，是各从其类

的时候，也就是考试的时候，看你怎么表现呀。董士章，我看你怎么表现。

“当一个人在神工作结束的时候摆脱了效力者的称呼，摆脱了这个头衔，摆脱了这个状态，这是不是可喜可贺的事？”为什么效力者的称呼是在神工作结束的这个时候摆脱呢？因为在这个时候才正式供应人生命，国度建造才正式开始，审判刑罚才正式开始。咱听神的交通，再听我现在给你交通的，是不是能感觉到？（嗯。）交通的都是怎么做人做事、看人看事。而且今天你才真正明白，你信神就应该追求真理，今天你才有了方向、目标。这就是说，如果你是追求真理的人，你现在是不是该在神话上下功夫呢？你明白多少实行多少。在神交通的这些和我交通的这些里边，你跟着往上够、往上走，神看着你是个追求真理的人，神给你摆设几个环境一检验，看见你是个追求真理的，“这个人是个追求真理的人，把他放在子民这一堆里；这个人不仅追求真理，还有许多善行，还能去帮助扶持别人，还能去作一些工作，还能独当一面，把他放在带领这一堆里；如果这个人对神话信不来，只有一个信，那就把他放在效力者这一堆里。”听懂我说的“这一堆”是什么意思了吗？就是分类了，好比把谷子、高粱、玉米给分类了。这个分类是怎么分的呢？这个分类就好比人出生的时候被安排在不同的家庭中，人的出生是谁掌管着呢？（神掌管着。）如果神让这个人来到世界做个画家，那神就把他安排在一个与画家相关的家庭里边，让他接触的就是画家这些人物，那他以后就是个画家。如果神让你来到这个世界是让你跟随神、信神呢，那神就得安排让你的父母信神，或者你周围的人信神，让他们把你带到神家。这是不是神的安排？给你举这个例子是让你去理解刚才说的“这一堆”，分堆了，这一堆是做带领的，这一堆是做众子的，这一堆是做效力者的。你是个效力者神就把你放到效力者的这个环境里边、这个氛围里边，各居其位；你是做带领的，那就把你放到做带领的位置上让你去操练。把你放在不同的位置上，这是谁在作？（神。）这是神在作。神是根据你所追求的给你摆设环境，如果说你不追求真理，你也不想效力，你只想骗取，那神就一脚把你踢开。怎么一脚踢开呢？你在这儿想换取呢，但是神不让你在这儿隐藏，神要想办法显明你、淘汰你。假如说你在这儿不追求真理，你想冒充一个追求真理的人在里边混，但在神

这儿没有拣选上你，神就要淘汰你。怎么淘汰你呀？神给你摆设环境，给你身边摆设一个女人，勾引勾引你。如果这个女人没有勾引走你，那就再给你摆一些金钱，摆设一个人叫你上班，一个月给你两万、三万，你心动不心动？再给你摆设一个环境，来一个假带领对付你一顿、打压你一顿，这边是假带领打呢，那边是拉你去上班呢，你说还用不用我处理你？你自己就退去了。这是不是被神一脚踢出去了？（嗯。）因为这个环境是神摆设的。如果说你追求真理，神拣选上你了，你是子民，那神给你摆设的环境就是，这边是谬论，然后你追求真理在神话里找着相应的话了，能分辨谬论了。如果你分辨不清，带领再过来给你交通一下，然后你就明白真理了。你追求真理，神给你摆设的就是生命上的进入。你要是不追求生命，神给你摆设的就是回世界的路途。你如果在这儿追求做看门狗，那神就给你安排一个看门狗的位置；如果你在这儿一直是要做流浪狗，在神作工还没有结束的时候，那你就一边流浪一边帮忙。如果神作工结束了，你一直还想做流浪狗，那你就做吧，神给你摆设环境，你就做流浪狗去吧。行不行？（不做流浪狗了。）这就看神有没有拣选上你了。原来你是做流浪狗呢，但如果神看见你这个人还有点忠心，对神还有点信，或者遇到某个环境你有认识了，你悔改呀，“不行，我不能做流浪狗，我怎么也得做个家狗”，你的忠心与顺服让神看见了，“这狗变了，就像尼尼微城的人一样有真实的悔改了，我告诉他他是条流浪狗，过两天就要把他踢出去的时候，他不做流浪狗了”。那你这条狗还用不用出去呢？你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那你这条流浪狗就不用流浪了，那你就归在神家了，在神家做条看门狗，做个忠心的效力者。现在正是神拣选人的时候，当神拣选结束了，决定了你的位置以后，你再想做神家的效力者，神家也不要你了，神家不缺一个效力者。所以效力者的这个头衔是什么时候摆脱呢？“当一个人在神工作结束的时候摆脱了效力者的称呼，摆脱了这个头衔，摆脱了这个状态，这是不是可喜可贺的事？”

神说：“所有温室里的花，虽然多如繁星数点不清，而且吸引着所有的游人，但花谢之后，便如撒但的诡计破烂不堪，无人问津。而经受风吹日晒的所有的为我作见证之人，虽然花并不美丽，但花凋谢之后，便有果实，因这是我所要求达到的。”（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

宇的说话·第三篇》）教会建造几十年，你所作的工作都是什么？都是效力的工作。虽然花开得美丽，但是结果子了没有？咱都看见了，虽然花开得美丽，但都没有结果子，因为人太败坏了、太诡诈了，对神话信不来，注定要中自己的诡计。在花凋谢以后，就是在神作工结束的时候不用他的时候，花凋谢了没有果实，变成什么了呢？变成了撒但的诡计。好比班竹荏，你看见了没有，花虽然开得美丽，但她这是不是中了自己的诡计？班竹荏当时在教会里边也是做带领的，也是撇家舍业的人，为了神的工作舍弃了婚姻、舍弃了家庭，这花开得美丽吧？（美丽。）让人去效仿她，值得人佩服，我当时都佩服。但作工结束的时候呢？花凋谢了之后呢？怎么凋谢了呢？一揭露解剖以后花凋谢了，有没有果实？（没有。）没有果实。那时候我还羡慕班竹荏呢，更不要说其他人了，还要跟随她呢！那现在呢？还有人跟随她吗？没有人跟随。就不用说她了，你看2012年到2013年那个时间段，教会里边的大带领是不是都倒下了？这就是花凋谢了没有果实，都变成了撒但的诡计，无人问津。现在神说审判刑罚正式开始，你已经是花凋谢的时候了。现在是审判刑罚正式开始的时候，也是供应人生命正式开始的时候，也就是正式拣选人的时候。怎么拣选呢？以前效力的效完力了，神就开始拣选人，神交通真理，直接供应人生命，看你是不是喜欢真理的人。那些诚实人是神怎么说就怎么走，人家就跟上了。神说："我曾经说过'我在锡安放一块大石头，这石头对信的人来说是建造的根基，对不信的人来说是绊人的磐石，对那些魔鬼之子来说，又是砸死人的石头'，这句话不仅是我说过，而且又有多少人预言过，在今世又有多少人读过这段话，而且有人试着解释过这段话，但是不曾有人揭开这一奥秘，因为这个工作只在今天末世的时候才作，所以即使有人解释过这段话，但也是谬论。我今天把全部意思都显明给你们，好让你们认识到我见证众长子的严重性，我见证众长子的目的。我在锡安放一块大石头，这石头就指众长子被见证这事，所说的'大'并不是指见证的声势浩大，而是见证众长子要有大批的效力者退去这事。"（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一十八篇》），这里的"石头"是指什么说的？是指众长子被见证这事说的。这块石头对信的人来说是什么？是建造的根基。也就是你信神的一个根基，你真正走上信神这条路的一个根基。这块石头对于不信的人来说那就是绊人的磐石，这个"绊"不是普通的一个消极、软弱、跌倒，

是什么？是永远的淘汰。这块石头对于外邦人来说就是砸死人的石头。我给你交通了以后，如果你对这些话是信、是跟随，你对你自己的性情是一种背叛，你是悔改，那你就是追求真理、追求性情变化的人，那你就变成了一个子民。但我给你交通以后，你对我的话还是信不来，就是说我的话不能作你信神的根基，你还是你，你的心还是诡诈的心，你信的还是天上那位渺茫的神，那你这个人还能成为子民吗？不可能成为子民。不能成为子民，但你还有一个信，就像班竹荏她有一个信，“我不追求真理，但我绝对相信有神，神看着呢，天上肯定有神”，如果她不相信天上的那位神她走不到今天，她能走到今天肯定是相信天上有一位神。你心里有神，你有个真实的信心，那你不打岔、不搅扰，你能默默无闻、勤勤恳恳效力，这就成忠心的效力者了。这就是各从其类的时候，也就是你摆脱这个效力者头衔的时候。怎么摆脱呢？神正好在这个时候拣选人呢，拣选上你了，你就摆脱效力者的头衔了。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人在神眼中不再是门外汉，不再是外邦人，而是神家中的人，神国中的人。”什么是门外汉呢？咱现在看这些神话的时候，再回想一下你在教会建造时期看这些神话你能看懂吗？你就不要说能看懂了，那时候你连信神是在干什么都不知道，那你说你是不是门外汉？门外汉就没有走上审判刑罚的正轨，也没有得到真正的审判刑罚。因为审判刑罚现在才正式开始，所以说你就是个门外汉。“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人在神眼中不再是门外汉，不再是外邦人，而是神家中的人，神国中的人。”你今天能得着审判刑罚、揭露解剖了，就像班竹荏今天能得着揭露解剖、审判刑罚，这代表着什么？代表着你不再是门外汉，我把你当成了神家中的人，神国中的人。我把你当成神家中的人、神国中的人，和你能不能成为神家中的人、神国中的人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我仅仅是拣选上你了，但你能不能被作成那还在于你与神的配合，你配合到哪儿神作到哪儿，神不赶鸭子上架，只是神给你摆设了一个让你可以做子民的环境，至于你能不能成为子民那就看你自己了。就像我说董士章是流浪狗一样，虽然你是流浪狗，你流浪过来了，但因着你的善行，给你预备一个环境，给你垒了一个狗窝，给你留了一点狗食，我就把你当成家狗了，但是你能不能成为家狗不是我说了算，是董士章你自己说

了算。你要是当家狗，那你就得待在这个家里不能乱跑。我把你当家狗，你也能把自己当家狗，你能去配合，坚持在这儿不乱跑，你配合到哪儿神作到哪儿，那从此以后你就是家狗。如果你不配合，那我拣选上你也没有用，我是拣选上你了，但是没有作成你，你没有被成全了，那你一样是被淘汰。在外边的人，是似信非信的人，他们是没有被拣选上，咱没有把他们带到神家来，他们也没有尽上本分，也就是没有拣选上他们。但董士章，你本来是流浪狗，现在拣选上你当家狗了，如果你自己不珍惜，那神也不赶鸭子上架。董士章，这个了解了吧？（董士章：嗯。）“意味着一个人在神眼中不再是门外汉，不再是外邦人，而是神家中的人，神国中的人。”我今天之所以揭露解剖董士章，是没有把董士章当成流浪狗，而是把他当成了神家里的狗。“神家中的人、神国中的人这个称呼是怎么来的？人是怎么得着这个称呼的？就是你经过付代价，通过明白真理，你追求真理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性情变化，你能顺服神了，能敬畏神了，你成为神家中的人了。”刚开始我说是个拣选，给你预备了这个环境，如果说你再能追求达到一个程度，你能性情变化，能顺服神了，能敬畏神了，你成为神家中的人了，这是不是就成了？从拣选到作成这还需要过程。班竹荏、董士章现在正走在哪儿呢？我是把你们拣选上了，但你们能不能被作成，就看你们的造化了。这就好比说我现在已经把你们招到高中了，你们已经开始上学了，我给你们提供这个条件了，但你们能不能考上大学那在于你们的追求，在于你们是不是学习文化的。对于他们没有进来的、跑到外边的人就是不要的。

“就如约伯、彼得一样，你再也不用经受撒但的迫害、败坏，你能在神的国中、在神的家中自由地活着了”，咱经过教会建造又经过国度建造来到这儿了，“就如约伯、彼得一样，你再也不用经受撒但的迫害、败坏”，怎么不用经受撒但的迫害、败坏呢？从2012年教会建造直到你接受国度建造的这段期间，你是不是受到了撒但的迫害、迷惑、败坏？来到这儿以后，直到今天咱要行政管辖，神家不允许污秽存在，要逐步洁净教会，这就是再也不用经受撒但的迫害、败坏。现在在神家还用受假带领、敌基督的苦害呢？不需要了吧？（嗯。）这就不需要了。“你能在神的国中、在神的家中自由地活着了”，这个“自由”可不是你所想象的为所欲为的自由，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自由，这个自

由是什么？这个自由是不受撒但的辖制、不受撒但的苦害。你回想一下2012年你在原教会的时候你自由不自由？你看见假带领、敌基督，你敢不敢说？你看见他们做了那些不正义的事你敢不敢说？你说了就隔离你、开除你！现在没有这些了，所以说现在自由了，你可以在神家中自由地活着。还有哪些是让人自由地活着呢？行政管辖，那边被火烧光了，这场火也是对我的一个警醒，赶快把“亚干”赶出去，把打岔搅扰的人赶出去，教会里边就洁净了。洁净了以后不允许有这些污秽存在，咱这就自由了，不受辖制了，不受捆绑、控制了。就像前段时间过来聚会的那个带领，一看就像恶人一样，我说不用了，直接让他回去了，不用他悔改，也不再试用他，也不再警告他。“你再也不用经受撒但的迫害、败坏，你能在神的国中、在神的家中自由地活着了，你再也不用与败坏性情作争战了”，这个现在还达不到吧？达不到这是你的问题。“你再也不用与败坏性情作争战了，你是神眼中真正的受造之物，真正的人类了。”这是在这个环境中达到把你的败坏性情变化了，你能站在神一边看事了，不受撒但的玩弄了，你也能实行真理了，那你在神的眼中就成为一个真正的受造之物了，成为真正的人类了。“这是不是可喜可贺的事？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被撒但败坏的人的苦难日子彻底结束了，喜乐平安的日子、幸福的日子来到了，能活在造物主的面光之中，能与神同生活。”你现在还走在这条路上，你看给你立的标杆，你看肖红现在受不受撒但的捆绑、败坏、逼迫？（不受。）“你是神眼中真正的受造之物，真正的人类了。这是不是可喜可贺的事？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被撒但败坏的人的苦难日子彻底结束了，喜乐平安的日子、幸福的日子来到了，能活在造物主的面光之中”，“活在造物主的面光之中”是什么意思？（活在光中了。）活在光中，就是说你没有看不透的事了，你没有困惑了。因为在你看不透一件事的时候，你就困惑、难受，但是当你有难处的时候，圣灵就能引导、开启你，你就活在光中了。所以说“能活在造物主的面光之中，能与神同生活。这是不是可喜可贺的事？”咱以前交通过无底深坑，是吧？活在无底深坑里痛苦不痛苦？（……）马萧达，知道这个无底深坑是什么意思吗？（马萧达：嗯，知道。）活在无底深坑的痛苦在哪儿？（马萧达：活在无底深坑里就是活在黑暗中，怎么挣扎也挣扎不出来，想找一条路还找不到。）活在无底深坑里就是活在黑暗中，这个黑暗不是人肉眼所看见的黑暗，是说人的看事观点扭转不过

来，活在一种错谬的看事观点里边，讲理讲不通，没法讲。（马萧达：没圣灵作工。）圣灵不引导你，你就不明白，认识不到。就好比说你活在黑暗里边，你就要讲你的理，当你讲你的理时，你就感觉神作得太苛刻了，都是他们的问题。但是你越这么讲理，就越是在与神叫嚣，越是在抵挡神。你越叫嚣、越抵挡，那你犯的罪越大。你犯的罪越大，你心里还能平安吗？不能。你犯的罪越大，你越痛苦、越难受，心里越不得平安，惶惶不可终日。

“但是，另外的那一类人到最终也没有摆脱效力者这样的称呼，当神的工作结束的那一刻，他头上的效力者这个称呼、这个‘桂冠’还没有被拿掉，这意味着什么？”董士章，你现在看到你是哪类人？（董士章：……）“另外的那一类人到最终也没有摆脱效力者这样的称呼，当神的工作结束的那一刻”，神的工作现在是不是快结束了？“当神的工作结束的那一刻，他头上的效力者这个称呼、这个‘桂冠’还没有被拿掉，这意味着什么？”“桂冠”是什么意思？带了个引号，这个冠冕好不好？不好。咱说董士章是流浪狗，“流浪狗”这个“桂冠”不好。“他头上的效力者这个称呼、这个‘桂冠’还没有被拿掉，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依然是门外汉，意味着他仍然是神眼中的外邦人。”如果用效力者、忠心的效力者和董士章对号的话，董士章现在是效力者还是忠心的效力者？（效力者。）效力者。因为董士章是流浪狗，流浪狗怎么会忠心呢？流浪狗不能成为忠心的效力者。董士章，你愿不愿意拿掉“流浪狗”这个“桂冠”？（董士章：愿意。）愿意拿掉？（董士章：嗯。）那就看你怎么努力了，看你拿不拿了。“意味着他依然是门外汉，意味着他仍然是神眼中的外邦人。”就是直到现在你还是外邦人。“为什么意味着是这两样呢？原因就在于他不实行真理，没达到性情变化，不能顺服神，更不能敬畏神，所以在神的家中、在神的国中无关无份。没有他的份，那他在哪儿呆着呢？在神的国度外面呆着呢。这样的人依然被称为效力者，这就意味着他们没有被神认可为神的跟随者”，就咱前面说的，你不是神的跟随者，你是流浪狗，不是神家的狗。“意味着他们没有成为神家中的人，也就意味着他们永远不是神的跟随者，神不承认他们。他们不会再得着神的祝福、神的恩典，当然也意味着他们没有这样的机会与神在神的国中同享美福，得到平安喜乐，没有这样的机会了。”董士章，你也看到神作工作到什么程度了，我是一再地

给你机会，现在恐怕是最后一次了。去年你说你要负责呢，我给你机会让你负责呢，结果你负责了一年，你负责的是什么呢？你是负责的，结果你是做了条流浪狗。既然你说你愿意拿掉“流浪狗”这个“桂冠”，那今天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但不是让你做负责人了，是让你做配搭，先做一条看家狗，看你能不能在这儿看家。你能看家那就看家，那我就把你这条流浪狗当成一条看家狗了。但如果你连看家狗也做不了，那你就继续流浪，能听懂吧？（董士章：嗯。）“神不承认他们。他们不会再得着神的祝福、神的恩典，当然也意味着他们没有这样的机会与神在神的国中同享美福，得到平安喜乐，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你想一想如果你从神家出去，从这边出去，意味着什么？神家这两年管教的事情也比较多，你也应该听说了，前两年这些管教、刑罚的事几乎看不见什么，没有什么，就这两年得病的人多了，出事故的人也多了，咱都是看得见的。因为什么？神要话与事实并行，事实临及，行政管辖，因为时候到了。那可想而知，你从这个家门出去将意味着什么。“那这一刻对他们来说是可喜可贺的，还是可悲的？是可悲的。至于他们在神家之外，在神的国度之外，他们顶着效力者这样的头衔有怎样的待遇那是以后的事，咱们在这儿先不说了。总之，与在神国中的民这样的待遇区别太大了”，这个区别咱今天好像感觉不出来，但是等国度成形以后你就会看到，一个忠心的效力者和一个子民方方面面的区别太大了。“与在神国中的民这样的待遇区别太大了，在地位上、待遇上，方方面面上来看都有区别。这样的人在神工作期间、在神拯救人期间没得着真理，没能达到性情变化，这可不可怜？太可怜了！这是关于效力者这个称呼的一些说法。”为什么说太可怜了呀？因为神也给你机会了，但是你不要。董士章，有没有想说的？（董士章：没有了。）那交通了这个以后你有什么感想呢？有什么计划？（董士章：我的计划就是不打算做其他的了，就安下心来在这儿配合。）那就看你有没有心志做神家狗。（董士章：有，这就不到外面去了。）不能做流浪狗，这下就看你的表现了。（董士章：嗯。）（马萧达：流浪狗就好像是总想回“娘家”，总想体贴肉体，看家狗最起码是能一心想着神家的利益，为神家着想，不想个人的利益，不分神家的、自己的，就不要有这些话题。）董士章，你听懂马萧达说的话了吗？（董士章：嗯。）

252 神希望人有真正的信

1　神对人历来要求都很严格，若是你的忠心里有存心、有条件，那神宁可不要你的所谓的忠心，因为神厌憎人用存心来欺骗他，厌憎人用条件来勒索他，神只希望人能对他忠心无二，做任何事只是为了一个“信”字，都是为了验证一个“信”字。

2　神讨厌你们用花言巧语来博得他的欢欣，因为神对你们向来都是向来都是以诚相待，所以神也希望你们能用真正的信来待他，所以神也希望你们能用真正的信来待他。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真是信神的人吗？》

22.外邦人的四大代表

外邦人的四大代表（一）

（肖红：我跟王芳说“任茔处理完问题以后，现在你们去还报那伙人那儿聚会，他们还赶你们走吗？还有什么问题？你把细节说一下。”这是王芳反映问题的音频。）（王芳：我们这儿这两年一直就是混乱的，去年神家让补充、浇灌异象方面呢，里面有一篇2015年弟兄的文稿《不揭发检举敌基督就不可拯救了》，实行、还报他们看了以后就在教会里散布，“圣灵现在作的就是让分辨敌基督呢，如果王芳今天不带领大家作这个工作，就作了大恶了，偏离了圣灵作工的流了，所以王芳就是敌基督，既然分辨出敌基督就应该弃绝，就不应该和敌基督在一起了，就应该弃绝王芳。就像彼得一样，既然看到教会里嫉妒纷争，没有圣灵作工，分辨出来了就要弃绝，既然离开就不回去了。”在这个思想的支配下他们常年就这么搅扰，他们认为我们是敌人，所以我们去他们家里送东西，他们也不要，他们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把我们撵出去。我想问的就是，这属不属于是模仿弟兄的作工呢？这属不属于正邪之战呢？还有，这次任茔过来揭露我的时候，实行和还报就在一边赤裸裸地讥笑我。任茔让他们写出悔过书，然后再安排他们聚会、尽本分，悔过书他们是写上去了，这么悔改呀，那么接受呀，说自己再这么打斗就死无葬身之地了，结果最近还是这样的表现。他们现在的论调还是：教会现在混乱成这个样子，责任全在王芳，所以那么多人弃绝王芳。人家现在还是要求我引咎辞职呢，还报一见了我的面就说：“你们作了这么大的恶，准备怎么往下走呀？还要作呢？就不看看什么样的人不配事奉神呀？你们是垒墙的？我们就是拆墙的？”你说这到底是属于派别之争还是正邪之战呢？还有那天小区带领过来处理问题的时候就是一种回避问题、和稀泥的态度，实行他们就喜欢这样的处理方法。当时小区带领就让我安排他们聚会、尽本分呢，小区带领的一些做法给他们加了一把火，让这些人越猖狂起来了，到现在他们还是定罪。我去了以后实行是盯着我说：“你要我们怎么样才能达到让你满意呢？”还报是身子一扭背过去了。当时还有人说：“咱们选带领吧！”我观察到这些人的言行举止发现根本问题就没有得到解决。

我确实也没有真理，我也处理不了我们这儿的问题，我还是希望有人来处理我们这儿的问题。还有还报的意思是小区的人来了处理得好，交通得对着呢。其他人交通人家就听不进去，可能交通的不合他们的意思，人家就说“某某某也是个人，都是人的作为”“正义不掌权争战就不间断”。他们估计是嫌任茔让他们回去写了悔过书以后才安排他们聚会、尽本分呢，就说“任茔也是个人嘛”。2021年底李牧来处理、交通一个姊妹的问题时，人家回来也是说“李牧也是个人嘛”。咱不是说李牧是不是人，李牧是交通姊妹的问题，让咱能够从中找见问题所在，找见路途，能够扭转，情形能够正常，才能跟着往前走呢，也不知道他们是听不懂还是油蒙了心了。他们就等待小区里的人给他们交通，等小区里的人来安排了，人家才聚会、尽本分呢，我们现在安排不好使，这是我的配搭凯凯去了反映回来的情况。最近小区带领让我隐藏呢，我也隐藏了，现在只有四个正常聚会的弟兄姊妹，然后我就让凯凯去看看还报等等那些没有环境的人，看看他们扭转了没有，看看他们是什么情形，他们扭转了我就安排他们聚会、尽本分。凯凯见了还报，还报的意思就是“不是让隐藏吗？又要聚会呢？”意思是他们不接受我们的带领，“你们还要往下作呢？你们准备怎么往下作呀？今天教会是这样的现状，都是你们造成的，你们就是那个魔头。”现在的问题也不是说咱装备上的这些真理就派不上用场，问题是咱去了以后说什么人家都听不进去，交通什么人家都听不进去，现在是这样一个状况。任茔那天揭露我的问题，说我不能坚定不移地站在神一边，不能把这个反面事物打下去，还是维护自己的脸面、地位，尽为自己的脸面、地位作工，在神的经营里搞着自己的经营。任茔揭露了我以后，我也认识到了我确实是这方面问题，我也想下定决心去配合，结果现在又隐藏了，接下来我该怎么配合呢？还有一方面是等我隐藏完再面对他们的时候，他们还是这样的思想观点，对我们还是敌对、弃绝的态度，只要是交通得不合人家的意思，人家就不听，人家现在也不接受我们的带领。现在有一个以往一直反对他们，不和他们一起的弟兄，估计也是听了还报的交通，已经站在还报一边了，也弃绝凯凯的带领了。他们意思是“做不了赶紧下台吧”，已经开始搅扰人了，很快新一轮混乱就又起来了。）

（肖红：我从王芳前面说的话里听到，这些人的论点就跟魔剧集里面的那些人的论点一样，走的这条路是一样的，他们不是走正道，一直还活在分辨假带领、敌基督里。“你是敌基督，我就走出去，我不跟你在一起，我不进教会，我在外面成立一个教会。”他们也要成立教会呢，是这种情况，这就是一个大问题。任茧，你看王芳前面说的是不是这个呢？他们这一伙人为什么就不去聚会，“你叫我，我也不去。”在他们来看，“我们还是重新成立教会吧，我们就不进你这个教会，我们得出来。你这个教会是敌基督掌权，所以我们就出来了。你给我们新的神话和弟兄的文稿就行，我吃喝，你的人别浇灌我们。”这还不是跟魔剧集里面的那些人说话一样？任茧，你看见他们的这个苗头了吗？）（任茧：我没有看见这个苗头，我觉着他们和魔剧集里面的那些人还不一样。）任茧，你们处理问题就没有调查清楚问题？王芳说的这个问题你们调查了没有？还报他们和你说的是不是这个理由？他们之间的矛盾起源是不是王芳说的这个？（肖红：这是不是因着王芳不给他们下载东西引发的？）（任茧：嗯。）（肖红：这个问题是不是就卡到这儿了？王芳为什么不给他们下载东西？是在什么背景下不给他们下载东西的？如果是王芳有意不给他们下载东西，或者就是好好的在平常的环境下突然就不给他们下载东西了，那这是不是就是个问题？这和有环境的时候不给他们下载东西一样不一样？这两个有没有区别？任茧，你没在这方面下功夫吧？）（任茧：没有。）（肖红：欣然也说说。）（欣然：主要解决的不是这个问题，没有在这方面这样交通。）先不要说交通不交通，你先把案件调查清楚。（欣然：没有从这方面去了解。）他们就是因为这个引发的矛盾，你们为什么没有从这方面了解？（肖红：打架打了两年，就是因着这个事，这个事是不是得摆到桌面上？）那你们解决的是什么问题？你们打王芳呢，你们打的她什么？我听听，你们说的是哪方面？（欣然：当时就没有从这方面去解决，反正还是解决他们的打斗。）（肖红：他们因着什么打斗呢？）解决打斗问题你也得问人家是因为什么打斗的，他们因为什么打斗呢？你主要解决他们打斗的哪方面呢？你怎样解决的这个打斗问题呢？你把你解决的这个过程说一下。（欣然：我说不来。）呀！你们解决问题呢，说不来？任茧？（任茧：我问王芳原因了，她也说了，我是忘了没记住，恐怕就是肖红说的这个原因。）（肖红：恐怕？就是？）你打他们是打的什么呢？（任茧：打

的就是王芳去了他们家，他们把王芳赶出来了，就解决这个问题了。）（肖红：你一步一步地推嘛，他们把王芳赶出来的原因是嫌王芳不给他们下载东西。咱一步一步地走嘛，这下就问王芳为什么不给他们下载东西，什么原因不下载东西，你没问王芳这方面？）（任茔：王芳说了。）（肖红：王芳说因着环境？说了吗？）（任茔：不知道是因着环境还是因着哪方面，反正是没给他们下载东西。）（肖红：因着什么环境呢？）（任茔：恐怕是他们出了事的那个时候没下载东西，实行和还报那时候还坐过监。）（肖红：你就是“恐怕……”你就没有在这方面去了解，他们一个个都被抓过，实行被抓过，那几个人都被抓过，王芳是在这个背景、这个阶段没给他们下载东西吗？咱得求真嘛，你得让他们心服口服。那几个人服气不服气？如果他们服气的话肯定不会在这方面再抓着不放，“为什么不给我下东西呢？”他们服气不服气？）

任茔，这是你们处理过的案件，你们对案件应该是熟悉、了解、记忆犹新，怎么一说起来还能什么都忘了呢？他们现在不接受王芳的带领是什么表现？是让王芳下台呢？还是要干什么呢？（任茔：没有让王芳下台，就让她作工作呢。）你们走了以后他们又和王芳怎么了？（任茔：这不是就这个事吗？他们又出来搅扰呢，不行的话就不要他们了，让王芳起来作工就行了嘛。上次已经和那些人说了，“你们再打岔搅扰那就不要你们了”，当时他们跟神祷告说再不出来打岔搅扰了。）和王芳配搭的凯凯有没有反映这方面问题？王芳说的这些是不是事实？（欣然：王芳说这是凯凯回去告诉她的，意思是这是凯凯和王芳两个人反映的问题。具体那边是什么情况，咱也不知道，实行那儿到底是什么情况，王芳反映的这情况属实不属实，都不太清楚。他们祷告的时候还说“要是再搅扰就遭神惩罚”，我觉得他们再伪装，祷告的时候他们还敢胡乱祷告呢？）（肖红：主要是你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没有阐述是谁对谁错，究竟是谁的问题呢？王芳为什么不给他们下载东西呢？最基本的问题你没有说呀！如果你什么也没说清楚，实行就祷告“我愿意悔改，我不再打岔了”？他打岔什么了呢？他错在哪儿了呢？这个你就没说清楚呀。人家在合原则的情况下不给他们下载是合适的、对的，但他们要是一直这样闹这是不是恶人呀？）（任茔：不是在一件事上，还有好几件事。还有王芳安排他们尽本

分，他们就不去，他们是祷告这方面呢。）原因呢？他们说为什么不去尽本分？是腿疼、胳膊疼呢？还是有意和王芳作对呢？还是没听清王芳的安排呢？是什么原因不去的？（任茥：那还是这个根源吧。）什么根源？（肖红：什么根源呢？不下载东西吗？）（任茥：嗯。）（肖红：这根源问题就没有解决。）咱就说王芳没给他们下载东西，王芳没给他们下载东西，他们就不尽本分了？（任茥：我就是在这方面揭露他们了。）你怎么给他们谈的？他们说要悔改呀？（任茥：嗯，他们在祷告的时候明明就说要悔改嘛。）他们总共几个人？（任茥：他们总共有六个人站在一起，我们只见了实行和还报两个人，还有四个人没见过。）那四个人怎么没有过去见见呢？（任茥：那么多人都过去？那边的环境不好。）你不是解决这六个人的问题吗？那四个人就没有见见他们吗？（任茥：没有见。）实行和还报这两个人是他们的代表还是什么呢？（任茥：不是代表，是环境不合适，没有合适的家，所以就见了他俩。）那这两个人是不是他们的头目？这两个人是不是刺头？（肖红：是他俩挑头的吗？）（任茥：这两个人是挑头的吧。）（肖红：是吗？）（任茥：嗯。）确认不确认？（任茥：王芳说他们就是跟着他俩呢，我不确定，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他俩。）你去解决问题了，你就不知道他们中间谁是头目？（任茥：就是他们两个人。）欣然你说说。（欣然：主要就是实行和还报两个人，那几个人都是跟着这两个人的。）那就不要这两个人了嘛，打发出去嘛，剩下那四个人看看他们是什么表现。起什么哄呢？你们下去处理问题也不调查清楚？根本问题是什么问题？谁是什么问题、谁是什么问题，你得给人家定性了。（肖红：咱这会儿谈的主要就是任茥和欣然你们里边就没有一个方向。你们就认为他们也悔改了，在你们这儿，你们就已经给实行他们开了路了。你们看见了吗？你们心里是不是这么想的？）你们上午解剖了他们，解剖完他们就说要悔改，是吧？（任茥：下午走的时候他们才祷告说要悔改的。）那王芳什么时候跟你们反映说他们瞟她、用眼睛剜她呢？（欣然：中午吃完饭的时候。）你们看见他们是不是那个表现？（任茥：我就没有看见。)（肖红：你也就不察言观色，你就不看。欣然，你看了吗？）（欣然：他们和我在一边坐着呢，我就看不见。）即便你没有看见，但王芳跟你反映了，是吧？（嗯。）王芳跟你反映了这个问题以后，你落实这个问题了没有？你没有落实这个问题，你反而是把王芳给打了，对吧？

那你说你为什么打王芳？（任茱：是因为让她做带领呢，她说她不干了，这才给她交通的呀。王芳说“让他们干，让实行做，我不干了”，好好的她就是这样说话呢？就算他们用眼睛剜王芳了，还是怎么了，这个带领是不是还是让王芳去做呢？让她去做，可她就来了一句，“那让他们去做吧，我不做了。”是因为这个才给她交通的。）王芳为什么能说出“那让他们去做吧”这样的话？也就是说你上午把那几个人打死了没有？（肖红：没有。）你在王芳面前是不是公开拍案，说他们有问题？你拍案了没有？（任茱：我说他们有问题了。）你说他们有问题是说他们有败坏流露，还是说他们有该死的罪？（任茱：是说他们是敌基督嘛。）那王芳为什么能说出“那就让敌基督干吧，我不干了”这句话来？这里边是不是有问题？（任茱：我当时看着王芳的那个性情，他们都是在斗呢，我看见的就是这个。）就算他们背着你眼睛瞟她了、剜她了，或者耍弄她了，你没看见，但王芳向你反映了，第一，你是不是要落实？“你们瞟她是什么意思？”你得落实一下嘛。（任茱：我当时心里就不是那么想的，我就觉得王芳这个人事就多。）你觉得王芳事多，那你说就这一刻、这一瞬间你站在了哪一边？（肖红：站在那伙人一边了。）（任茱：我觉得王芳的事就多，她不是说交通了真理达到了什么果效，而是看看人家这个，看看人家那个，说这个人剜了她一眼，那个人瞅她了，她经常是说这句话。她不是光这一次说了这句话，而是经常这样说。）你去了，她是不是要给你反映问题啊？（任茱：给他们交通了以后她还说。）是，你给他们交通了以后，反过来他们又瞟她了，他们又耍她了，她该不该给你反映？她给你反映的是你解剖他们以前他们瞟她了，还是你解剖以后他们瞟她了？（任茱：解剖以后。）那解剖以前他们瞟她和解剖以后瞟她，性质一样不一样？（肖红：不一样。）（任茱：她经常就说“交通了也不行”，这话就成了她的口头禅了。）是，这话成了她的口头禅了，可为什么能成了她的口头禅呢？你是不是给她做成口头饭了？（肖红：两年了，问题一直不解决，这话是不是就成口头禅了？）如果你们确实就是这样的，你们过去打了他们五十大板，再过去又是打了五十大板……两年了，你说王芳说的“交通了也不行”该不该成为口头禅？“不行，你们交通了以后也不行，人家当时说得好，你们走了以后人家又成这了！”（任茱：她就是这么说的。）因为这话成了王芳的口头禅了，这就成王芳有问题了，然后你就打王芳呢。（任茱：怎么

打她了呢？我是给她交通一下，这是叫打她？没有怎么打她。）不用打她嘛。王芳在那儿当带领呢，是吧？（任荎：嗯。）咱举个例子，法官判案呢，土匪是冲着法官造反呢。你是审判长，你过来了，法官和你说“土匪造反得不行，我判不成案，你来吧”，然后你把土匪们训了一顿，土匪们说“我们悔改、我们悔改”，等你扭头以后，土匪们怒目圆睁、面目狰狞指着法官比划着手势。然后你扭过头的时候他们又规矩了，法官和你说“不行，你走了，土匪们就是那样干呢”，第二次、第三次……“只要你扭头走了土匪们都是那样干呢”。在你这里是什么啊？“我每次走了以后，法官就跟我说这话，成了口头禅了。”那你说，你是不是中了土匪的诡计了？你越是这样做，他们越是学会表演了，你来了就表演“我悔改、我悔改”，然后看着你不在了就给王芳来一锤，王芳该说什么？王芳见了你该不该跟你说实话？你上午交通完了，王芳和你说，“你上午刚交通了，人家就说悔改呀，可你还没有走呢，人家就开始用眼睛瞟我、剜我，耍弄我了，这不就是耍弄吗？你还在这儿呢，人家就耍我呢。”你说他们剜人一眼，再“切~”两下，这动作、这性情，王芳该不该向你反映？王芳向你反映了以后，你是不是认识到他们两面三刀？他们是不是在你面前是一个面，在她面前又是一个面呢？在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应该落实一下情况？如果这个事确实是真实的，那这些人是不是魔鬼？那你应该是把他们打死，不让他们翻身。你倒好，你是审判长，法官给你反映问题呢，虽然你没有定了法官的罪，但你说“法官，你也有问题啊”，就你这一句“你也有问题”，下边的土匪什么反应？法官怎么看？所以说，你在这儿说“王芳，你也有问题”的时候，王芳怎么看？“你要是觉得我有问题了，你就让他们来做吧”，这是不是随口一句话？（任荎：我真是没……）首先你不落实事实，你没有先把事实澄清，究竟是什么？实质是什么问题？（任荎：澄清以后就忘了，我不知道我这忘性怎么就这么大，我忘了这件事是怎么解决的了。）你怎么解决的？刚才给你还原了一下你是怎么解决的，你把土匪“啪啪”打一顿，土匪在你面前规矩了，然后你扭过头以后土匪过来了，再和她干上两下。（任荎：我还觉得王芳是土匪呢。那天我和欣然都在这个方向坐着呢，王芳大概就是在那个位置看见人家瞅她呢，我就没有看见人家瞅她呀。）现在不是说你看见还是没看见，有人和你说那里杀人了，那杀人的过程还非得让你看见？你先落实一下，问问他们“你们是不是用眼睛剜王芳了？什么意

思？”你去落实一下这个情况，是王芳在这儿造谣呢，还是他们就是剜了王芳一眼。（任茔：我没问。）你不能根据“我没看见”来说事啊，你没看见就不是事实？

（肖红：这里边主要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两年了，就因为这事，王芳一直做不成带领，下边乱套、乱套、乱套，任茔你早烦了，你就火得不行，“就你事多，已经解决了，解决了就行了！”）下一步你把王芳撤了。（肖红：任茔里边有这个想法，她已经烦到这儿了，“两年了，你这事就解决不了！”）（任茔：那些人就已经盯上王芳了。）是王芳盯上他们了，还是他们盯上王芳了？（任茔：我就觉得王芳的问题也大呢，她就不去做。我和她说“你不能去揭露解剖他们啊，是让你去跟他们说好话呢？你必须把黑暗势力打下去。”）你说的这是句空话，她要是能把黑暗势力打下去，她还用你来当保护伞啊？你刚刚说王芳怎么说好话了？（任茔：她去人家家里给人家下载东西、交通神话，人家就把她赶出来了，她还和人家说好话呢，我说“那不是羞辱神的名？”我在这方面说她了，我说“你到了他家了，那是他的家？你给他聚会聚不成，该不该把他们揭露出来，打下去？”）（肖红：任茔，这会儿谈的什么呀？是说你去了以后得把他们打下去，你得给王芳开路呢，不是说王芳怎么，你怎么不把他们打了呢？）（任茔：我主要是觉得王芳也有问题我才打了她。）（肖红：这就是任茔，“土匪们有问题，你法官也有问题。”）

任茔主要是嫌王芳老在这儿告状呢。（任茔：不光是她老要告状，还有一次，王芳说他们要当得胜者呢，后来查了一下，他们就没有说过要当得胜者这话，是王芳说的。在这方面，我就看着她有问题，我心里就想“王芳你这是人吗？”这几个人能当了得胜者？这是不是就是问题呢？我就说王芳“你想告状，但咱是不是得说事实呢？”）（肖红：任茔，咱这会儿谈的什么呀？谈的是方向问题。这就像魔剧集里的小稳和送上门他们这一伙人一样，你说小稳有没有问题？有，不是小稳就没问题。可咱打的是谁？）（任茔：小稳有问题，可我看见人家的观点是正的，这个我知道。王芳的观点和小稳就不一样，我现在说的是这个，我不是说她的哪件事。我看见王芳的观点比别人就邪恶。）（肖红：你根据什么说的，把事实说出来。）（任茔：王芳她不从自

己身上找问题，也不在神的作工中追求认识神的作工，她就是抓住说他们怎么怎么。王芳是为了地位、名誉，她不是为了神的工作，在这个观点上她就和小稳不一样。王芳是打着正义的旗号，从表面看她是为了神的工作，实际上她是为了她的名誉、地位，把他们打倒她就行了。她不是说为了工作，把他们这些恶人除掉了工作就能运行了，那这个观点就对了。）（肖红：现在王芳负责的范围工作能不能运行？）（任莊：我是说王芳的那个观点不对。）（肖红：我说现在她负责的范围工作能不能运行？两年了，能不能运行下去？）（任莊：运行不下去啊。）（肖红：那一样不一样？）（任莊：一样，我是说她的那个观点和魔剧集里他们的观点还不一样，我是说这个观点呢。）（肖红：咱现在说的是工作运行不下去，问题在哪儿呢？你现在一会儿说这边有问题，一会儿说那边有问题，到底谁有问题呢？我问的是这个，你去查了，到底是哪方面问题？）任莊说这些话的意思是王芳作工要地位、名誉呢，小稳没有明显地要地位、名誉。咱就说王芳作工要地位、名誉呢，一个要地位、名誉的人带领了一帮什么人？她对面是什么人？这些人是王芳控制不住、不服王芳的人还是不服神的人？不服谁？（……）欣然，这些人是不服王芳，还是不服神？（欣然：不服神。）那王芳和这些人摆在你面前了，你处理哪个？（欣然：处理不服神的人。）你先得把不服神的这些人处理了。王芳她要地位、名誉，那保罗要不要地位、名誉？（要。）那在工作结束以前，保罗是不是还得继续作工？最终他是敌基督，他没有任何得着，但是还得让他作工吧？如果王芳能作了这个工作，她要地位、名誉那就给她地位、名誉，让她作嘛，让她把工作作起来嘛。作起来之后，咱怕她要地位、名誉吗？咱今天是干什么的呢？你一步一步地作工作嘛，先把魔鬼处理了，留下要地位、名誉的，然后再对付掉她的地位、名誉，看她没有地位、名誉能不能作工作，如果她没有地位、名誉就不能作，地位、名誉是命，要命呢，那就把她撤下来。这就和一个地方官一样，一个地方官要地位、名誉呢，要回扣呢，但那边还有土匪存在，他和土匪打仗呢，你要去处理这个问题呢，你怎么处理？你是处理土匪，还是处理要地位、名誉的地方官呢？你处理哪个？（任莊：处理土匪。）你起码先把土匪解决了，把这个事态平息了以后再看留着这个地方官合适不合适，不合适再处理。咱放着土匪不处理，说地方官有问题。土匪是怎么来的？是地方官欺压百姓，百

姓没有活路了，没生存之道了，地方官把百姓逼成土匪了？这些土匪闹事的目的就是要逼着你把这个地方官给取缔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咱这个时候就不能把老百姓当土匪了，是吧？那咱就得把这个地方官给处理了。可今天到底是谁在兴风作浪？是地方官还是土匪？这个能分清吧。咱再说，那六个人是属于老百姓被逼得反了，成了土匪了，还是就是属于土匪当道呢？属于哪个？（……）欣然，属于哪一类？（欣然：要是像王芳这样说的话，他们就属于土匪。）不要站在王芳那边，你们处理问题，你们的判断力呢？（欣然：要是揭露之后还是没有变化，那不就是土匪当道吗？）你们在那边见过这两个人了，根据你们的分辨能力，还有你们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对他们所叙述的事情的了解，他们属于哪类人？属于老百姓被逼得造反了，还是本身就是土匪造反？老百姓也会造反，但那是在被逼得无路可走的时候才造反，而土匪强盗就是要霸占人呢。那六个人属于哪一类人？（……）老百姓是不是就是良民啊？良民起来造反，那肯定是政府有问题；土匪起来造反，那就是本性；还有一些起哄的，咱得看对方是良民还是土匪，还是一些起哄的，是良民咱得扶持，是土匪咱得打死，要是起哄的那就该教育。那六个人是什么？（……）这三类，他们属于哪一类？（欣然：具体我也确定不了。）任茔，那六个人属于哪一类？（任茔：……）超脱，你听懂他们的这个故事了没有？那六个人是良民还是土匪？还是起哄的？（超脱：给他们去交通，他们都不愿意听，把人赶出来了，那不就是属于土匪嘛！如果他们属于良民，他们可以坐一块儿交通，沟通一下。）梁平，那六个人属于什么？（梁平：土匪。）属于土匪，是吧？（梁平：一般的人，或者是有点人性的人，他不会拉拢一帮人，带领去了他家还能把带领撵出来、赶出来。）一共六个人，你们见了两个人，那四个人没有见，那最起码这两个人可以确定是土匪了。他们光说没有给他们下载东西，从这点来看，好像他们是追求真理的，是要真理的，是吧？但当王芳去给他们送东西的时候，去给他们下载的时候，他们要不要？（不要。）那他们究竟要还是不要？要不要？他们就是找茬的，就是抓把柄的，就是起哄、造反的。咱要解决问题、判案，首先得把事情调查清楚，调查清楚案件，决定其性质。要是良民，那就得查清原因；要是起哄的，那就得教育教育；要是土匪，那就得枪毙。人常说“家有三件事，先从紧处来”，王芳有没有问题呢？一个败坏的人，你要是说她

没有问题，那是不可能的。那肯定会有问题，哪个人去了也有问题。你说王芳要面子呢，这里面还不单单是要面子，如果下面是土匪的话，这就不是面子的问题，这是一个尊严的问题。因为这问题你解决了两年了，耳朵都起茧了，你打了他们以后，你告诉他们“悔改吧，写悔过书，写出认识和悔过书给你们安排聚会，写不出来就不要你们了。”他们听了你这话怎么想？高兴不高兴？他们是不是还有足够的希望？他们已经看到了希望。然后他们见了王芳以后，对王芳是不是一个耍笑呀？“怎么样？你把我搞下去了？你有本事把我搞下去啊！”他们再来刺激一下王芳，你说王芳心里能舒服呀？所以说，王芳看到这个画面以后，肯定要和你说，“你看，你们还没走呢，他们就已经这样了，你们要是走了，可想而知会成什么样呢？”可是王芳刚和你说这话，你听着就烦，你说王芳心里怎么想呢？（梁平：反映了问题解决不了，王芳心里肯定想，“你让我去把黑暗势力打下去，你说得轻巧，你就是说嘴呢，你们来了怎么不去解决，你们来了都不解决，都没把他们打下去，你让我把他们打下去，我有那两下，我还跟你说？”正常的想法就是这个。）（肖红：她肯定是这样想的。）嗯，“我要是能处理了，我就不用你了，我还用你干什么？”（梁平：她就有这种思想，所以她就敢说“我不干了”。）“你来了没有把他们打下去，反过来我给你反映情况，你还嫌我反映呢，你还说我的问题呢，你觉得我不好，你用他们。”到最终什么问题也没解决。任茔，咱遇上这么多事，你们解决了几件事呀？我看见你们始终不调查问题，不核实问题的真实性、总根源，不是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外邦人的四大代表（二）

欣然，你对任莊的作工怎么认识？（欣然：任莊能解决一些问题。）你在任莊解决问题这方面学到了哪些？（欣然：我觉得她在解决问题时站在了正义这一方面，不管哪一个人说出来哪些问题，也不管哪一个人站得再高，或者是再想跑，任莊都能给拉下来、拉回来。）怎么个拉法？（欣然：就是揭露人里面的性情呢，就像那次任莊揭露我一样，任莊带着陶紫去了，对我说“你知道我今天带着陶紫来干什么吗？我专门过来羞辱你呢。”第二句话就是“欣然就是死皮不要脸”。在那之前，我和陶紫配搭着呢，她们带陶紫进来的时候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就已经难受、难看了，人家就那样揭露我，我就想着：我今天就该接受这样的刑罚审判。）任莊揭露你什么了？（欣然：揭露我不学功课，跟谁也配搭不来，跟谁在一块儿配搭都不学无术，都要讲自己的理，揭露我这一方面。我说：“就是，我跟机器人在一块儿配搭不来，跟武则天在一块儿配搭不来”，那会我们的上层带领是信心和张琳，我从心里就觉得她们交通不出来，任莊这样揭露我，这是我该学的功课，是我的狂妄性情，谁也看不上。就是那一次让我感觉到，不管哪个人再狂，人家任莊能把他截下来、拉下来。）你说的这个截下来、拉下来，你让我有种没法理解的感觉。你的意思是说不管你有多高，任莊都能从上边把你压下来，还是说她能把你里面的毒素给你解剖出来？（欣然：也能揭露解剖。）也能解剖，这是什么成分都有，是吧？（欣然：是。就好比说解决王芳他们的这个问题，从外表看也解决了一些，但根源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可是在我们这儿，我就感觉到已经达到果效了。）已经达到什么果效了？（欣然：就是我们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可是事实上人家回去以后还是那样，问题就没有彻底解决。）梁平跟任莊也配搭了好长时间了，是吧？（梁平：没有多长时间。）还没有两个月？（肖红：有。）在你俩配搭的这两个月里，任莊带你转教会，你在她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学习到了什么东西？得着了些什么？（梁平：任莊在解剖人的时候，能把人心里所思想的给解剖出来，有的人就是不说，但她能把这个人里边的东西都一点一点地拉出来，让人能服气。）你是说任莊能看透一些，还有什么？（梁平：我就学的这些。）她多数是解决人与人之间打斗

的问题，是吧？你在解决问题这方面，有没有得着一些？对任茔解决问题这方面有什么认识？有什么可学的功课？（梁平：就我这会儿谈的这些，这就是我们解决不了的，我就是看不见人里面的这些真实的流露，这些隐藏的东西。）欣然刚才说的那些你听懂了吗？你有没有那种感觉？（梁平：从我心里边想的就是，不管怎么谈，能让人认识到，能回转了，这个就是好的。）你说的是不管怎么谈，我问的是她怎么谈的。你对任茔谈出来的这些是怎么认识的？就刚才欣然说的这个问题，你听着什么感觉？你始终没说你的感觉、你的感受。（梁平：……）欣然，任茔在下面是不是也是这样谈的？还是就是跟你是这样谈的？（欣然：没有，跟别人没有。）跟别人没有？（欣然：反正我跟她在一块的时候没有。）就是跟你这样谈的，是吧？（欣然：嗯。）你刚才说任茔揭露你是哪年的事？（欣然：前年冬天。）欣然，你谈谈你的感受，说说你的心里话，你是什么感受？（欣然：我当时脸面上肯定也难受，我心里边就想着还用你这样明点啊？我看见陶紫我就已经知道了，可是过了一会儿我也觉得这样揭露揭露，把咱的鬼脸拉出来，不用在高楼上面下不来了，这事过了以后也感觉到是好事，可是当时那一下就是难受。）欣然这个鬼话太多，你怎么这么能欺骗人呢？（肖红：欣然现在还流泪呢。）梁平，欣然诡诈不诡诈？（梁平：……）梁平嘴上不说话，心里想着“我比欣然更诡诈”。哎呀，梁平，装糊涂装得太好了，啥也不说。超脱呢？（超脱：诡诈，当时不可能有正面的东西。）三年了，欣然卧薪尝胆呀，耿耿于怀呀，实在是没有一个合适的时机啊，今天终于能够吐露出心声，说一句心里话呀。可是还没有吐露完心声呢就又给打回去了。欣然，没有憋出病吧？（欣然：没有，憋什么病呢。）三年了憋到现在，还能把泪挤出来，这是多么伤心痛苦的事啊！梁平什么也知道，是吧？什么也知道不说。（梁平：我这会儿想的是，欣然谈的是假的？）还打出了怀疑的问号。（梁平：一开始的时候，欣然说任茔解剖了她，她确实看到自己就是狂的跟谁也合不来，还感觉有一些认识。可是这会儿她又哭了，我说这眼泪怎么还能出来呢？证明还没从那个事里出来呢。）能看出来吧？你们都知道就是不说，欣然到现在还没出来呢。

欣然，刚才打断你了，现在再说说你的感受，说说实在话，把你的感受继续说一下。（欣然：当时任茔那样说了以后，我心里就想着我已

经知道了，我已经蒙羞了，还用你这样说？后来我还从正面去进入了，就像那天人多，没地方睡了，我说我就在沙发上睡觉吧。人家拿出来一个被子，这个被子有点潮、有点味，我把那被子往开一拉，就闻着有味了，当时我心里就想：就我这性情，盖这被子都不配，后来人家又拿出来一个被子，那个被子是新的、干净的，要是以往，我就肯定把那个被子换了，有新的、干净的被子，就不愿意盖那个有味的被子嘛。可是那天我就没换，我想着自己面对一次一次的刑罚审判不是从中找自己的问题，不学功课、不学无术，我盖那个被子就不配……）欣然，路铺完了吧？该说正题了。（欣然：我就是这样认识的嘛。）我问的是你的感受，你跟我说的是什么呀？你跟我说“我在这方面得着了好多，我这边认识了好多。像以前那个狂妄的我还要换被子，我现在诚实了好多。”呀，你累不累呀？（欣然：我说这就是我的感受。）你前面都告了状了，结果你又说任茔那次交通的效果很好。效果好了应该是高兴喜乐，赞美嘛，怎么还流泪呢？（欣然：你是说任茔这样交通以后我有什么感受？当时也难受呢，就觉得“你对我要求太高了，就这样打我呢”，当时就是这样想的。）你有没有认识？有什么认识？怎么认识的？（欣然：那次确实也感觉到了我就得从正面进入，如果我再不从正面进入，那我就报废了，这样的环境对我来说太好了。）欣然，你说些实在话，你要真觉得就是，“呀，就该这样修理对付我，我就得正确进入，要不这样进入就报废了”。你真有了这样的认识，今天你怎么能流出泪呢？你能欺骗了谁呢？你这个泪里边流露的是什么？（欣然：冤枉。）冤枉，是吧？你都知道冤枉，那你又告诉我不冤。（欣然：还不是觉得任茔打我是对我要求高嘛。）对你要求高这有什么冤的？对你要求高一些还不好啊？欣然，究竟冤不冤？（欣然：就你刚才说的已经就证明了。）那证明了，你脚踏实地地说就行了嘛，脚踏实地地说说你的冤屈嘛。你的感受、你的冤屈这还不好说？这么难呢？（欣然：就是感觉到她要求高，好像对我是一种打压。）这是硬挤出来一个“打压”，是吧？还有什么？（欣然：我就感觉我在任茔心里面就什么也不是，我干什么在她那儿都过不去，我干什么她都看我不顺眼。有什么事情她也不去了解、不去核实，她就是抓住一方面问题就开始揭露解剖，有时候觉得自己冤枉，有些事情她不是真正去了解这件事情的背景。）完了？（欣然：嗯。）让欣然说句实在话实在是费劲。（欣然：就是这些呀。）你刚才就说了这两句

实在话吧？你重说一下这两句实在话。在你心里边什么是实在话，什么是冠冕堂皇的话，自己能分辨清吧？（欣然：嗯。）那你说说哪句话是实在话？（欣然：就感觉她对我是一种打压，看不起我嘛。）还有一句什么？（肖红：不了解事实。）（欣然："你不了解实际情况，你抓住我就揭露，抓住我就打，你对待这件事情的背景了解不了解？他们说的是不是属实的？"心里就是这样想的。）抓住一点就打。欣然，多长时间了你才说出了这么两句实在话！（肖红：前边那些就是铺路的，前边那些是不需要的话。）（欣然：是废话。）冠冕堂皇的话，欣然又是一个滑石蛋，咱信神这么长时间了，你都不知道坦诚做人，连这个也做不到，真实的声音也没有。

欣然，你和任茔下去作工这又作了一个多月了吧？你跟任茔配搭又作了一个多月了，这些事你是看得见的，你是有体会的，你自己体会了、感受了。你跟任茔去外面作工你也看见了，上次聚会的时候就让你谈谈谈，你谈了一半，最后是谁说出来了呀？（超脱：我说的。）你说出来的，是吧？我记不清谁说的了，谈了半天超脱才替欣然把真实话说出来。真实话大概就是欣然这个意思吧，做个人怎么就这么难呢。欣然，咱配合作工呢，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直接放在桌面上？你就不寻求，你享受到爱了，不让别人享受一下。人家把你打回来了，人家把你揭露了，你为什么不能给人家揭露揭露呢？你这是只来不往，也太自私了吧。自私不自私？（肖红：怕得罪人。）老好人，然后到我这儿来，我怎么也问不出来，左一圈右一圈，怎么也转不出来，你心里什么都清楚就是不说。（欣然：我觉得这只是我里面的败坏，我回头认识自己就行了。）什么是败坏呢？（欣然：这是我自己不接受真理的一种表现。）什么是不接受真理的表现呢？（欣然：人家这样揭露解剖我就是为了帮助我进入。）什么是揭露解剖呢？你信神多长时间不知道什么是揭露解剖？揭露解剖一下就不让你说实话了吗？让你坦诚做人、坦诚做人，让你看见了说出来，你看见了，你经历到了，你为什么不说呢？（肖红：不说那就是恶，心不善。）弟兄姊妹互相配搭怎么配搭呢？对待带领工人该有什么样的原则？带领工人该走的路有什么？互相有监督的责任，你监督了没有？互帮互助，你帮助了没有？你汇报了没有？（肖红：主要是看事观点的问题，你站在人意的角度上，你认为"我这么说，任茔会怎么想，好

像我在告状”，你就怕得罪任茔，你的观点就在这儿了，就感觉说一句实话特难。如果你观点站在神一边来看，这是一方面问题，如果这么走下去的后果是什么？你害死她了。就和咱今天说的这个问题一样，如果你不拿到桌面上去谈，任茔以后还是一直这么解决问题，这是不是打岔？这是不是搅扰？你这能解决问题？这能做带领？这问题大不大？如果你从肉体角度上看，“哪次都是说我，我还能活吗？”你要站在神一边来看，这问题该说还是不该说？）（欣然：该说。）（肖红：这就看你站在哪一边看呢。）我以前交通过“短韩信”，你也听说过吧？那你走的是不是“短韩信”的路？为什么说“短韩信”？听过这个故事没有？（欣然：听过。）听过吧？你走的路和他走的路有什么区别？（欣然：我还觉得我这段时间有什么问题我跟她说着呢。）你和我说了没有？你把你真实的看见你和我说了没有？（欣然：就咱这次见她有哪些问题，我不就说了吗？）你是说了，但你怎么说的呢？你是绕了八个圈。那次我问他们，“你们看欣然什么情形？”人家陶紫能把你的情形说出来。为什么陶紫能说出来？你的情形，陶紫能说出来，而咱不敢做诚实人，不敢说诚实话，不敢说实在话。欣然，我打压你了、压制你了？（欣然：没有。）就这个话在你嘴里是不是憋了半天了？堵了多长时间不能说，这是个什么现象？害人又害己。看见问题的严重性了吗？什么严重性？（欣然：刚才说的互相配搭就得发现问题，及时地解决，揭露解剖。解剖不了咱可以往上反映。）主要你连自己真实的感受你都不能说，任茔这么说你了，你也感觉到是对你的打压，你难受了三年，憋在心里还憋出病来呢，就这么一句话都不能说。那你说，这哪还来的正义感呢？哪还敢为正义说话呢？自己都不敢为自己说一句公道话，哪还敢说正义的话呢？那你能得着什么？（欣然：我觉得我这方面是自己里边的流露，自己里面对人的一种看法、感觉，自己写文章，自己生命进入就行，这些不需要说。）那我和你交通是不是让你说实话呢？（欣然：嗯。）那你为什么不能说实话？（欣然：现在知道了，说呀。）你对一个人的真实认识为什么不能说？你刚才说什么呀？知道自己生命进入了，知道了，是吧？（欣然：嗯。）“我说这个和生命进入没关系，我不用说”，这是不是太自私呀？只管你进入，对任茔是个报复，对我是个报复。你看到任茔在下边那样作工了，给神家带来多少负面影响，是不是羞辱神名呢？你看着她在外边做羞辱神名的事，你为什么不报？你怎么维护神

家利益？你有你自己的生存之道。刚才任茔那个表现是什么表现？欣然，你看是什么表现？对你是打压，是吧？（欣然：嗯，我感觉就是一种打压，就是一种嫌弃。）

梁平呢？（梁平：我对这方面就没怎么在意，因为当时她跟李飞两人配搭呢，李飞说了她的一个表现，有一次她俩去办一件事，李飞说欣然“你光会说你不会实行。”他俩就因着这个有隔阂了。欣然，是不是？我记得好像是那样的，后来任茔就谈你那个，说你跟谁都合不来。）谈哪个？（梁平：就谈的她刚才说的，跟谁配搭都合不来，就谈的那个。但是弟兄刚才说的是羞辱啥呢，从我心里真没在意这方面。）你知道我为什么说她羞辱神吗？（梁平：不知道，我这会儿就听这个呢。）听晕了，是吧？（梁平：不是晕了，在我来说我就不在意这些事，所以我就不当一回事。聚会的时候，欣然谈的就是任茔怎么解剖她跟谁都合不来，她说“确实就是，我看到我的性情就是狂妄。”我就觉得任茔给她交通，她转过来了，我就是这么看的。就从聚会的时候他们交通的这些来看，感觉她有一些认识。可是刚才她一哭，我说这还是没认识，要是真认识了，她就看到“呀，神给我摆设这个环境，确实是显明我了，揭露解剖确实对我有益处。”她不会哭，她感觉冤枉才哭呢。）（肖红：梁平里边有个什么呢，为什么她看不出来任茔这个问题呢？因为她欣赏任茔，她也向往。）向往任茔？（肖红：向往任茔，因为梁平有时候面对一个问题她不知道从哪儿下手，人家任茔一去就能找出这个入手点，知道从哪儿下手，她里面就欣赏、享受这个，所以她就看不出任茔的问题。）（梁平：我佩服任茔解决问题这方面。）（肖红：任茔就能找出这个入手点。）梁平佩服的是任茔能看到这个破绽。（肖红：对对对。）（梁平：任茔能看出别人的情形，我就看不出别人的情形、心思意念，经历也少，我也愁呢……）（肖红：不管什么问题，任茔能够给你找到突破口，给你能解决了，梁平找不出突破口，就这个原因。）梁平看不见人的心思，任茔能看见人的心思。（梁平：所以我跟上任茔作工，我就是佩服人家这个呢。我只是佩服她能把人里边这个鬼给抓出来，我跟上她就看这个呢。）这个佩服是可以的呀。（梁平：但是其他的就没了。）你刚才说的是什么？任茔作工作在欣然身上……（梁平：任茔作在欣然身上的，我就没反应。就是肖红说的“梁平没感受”。）（肖红：梁平

欣赏任茔，她享受，她也向往。）（梁平：我向往任茔能解决问题。）（肖红：对，她是这个。）是，你向往任茔能解决问题，但是欣然身上的感受你应该知道呀。（梁平：欣然的感受我这会儿不是没有感受到嘛！）现在有感受了没有？（肖红：没有吧，她不会有感受，因为梁平就希望有这个，希望她也能达到这个。）（梁平：弟兄这会儿谈的是任茔羞辱神名了，我说“这叫羞辱？”）你听到我说这个羞辱是说谁了吗？（梁平：我不知道嘛。）晕着了，是吧？我说任茔羞辱神呢。（梁平：我知道嘛，就说任茔羞辱神呢，这个属于羞辱神？）

你听任茔说的这些话，她是不是有点太狂妄了？太狂妄，不管别人是什么感受。她是来干什么来了，她是站了个高位，是个炫耀。欣然说的第一句话原话是怎么说的？（欣然：“你知道我带陶紫来是干什么呢？专门来羞辱你了。”）你听这是什么话？这是不是在解决问题？（梁平：那我跟任茔也是一样的。）你也是？（梁平：嗯。）你怎么也是这个呢？（梁平：我也说一些呢，但没有说羞辱什么的……）你会怎么说？我听听，你怎么说呢？（梁平：他们说受我辖制呢，就像那会欣然说任茔打压她呢。）那个话，任茔是这么说了，如果是你的话，你是什么表现？（梁平：我不会说羞辱她吧，但是……）“我今天就是来打你的。”（梁平：不敢明说是打吧，但是总感觉这工作就作不起来，有时候说话语气就来了。你这会谈任茔，我才感觉我也是这种表现，他们不敢说我打压他们，但他们也说受我辖制呢。）（肖红：其实也是一样的，所以梁平就听不出来。）你听着任茔那口气是什么口气？居高临下，“你知道我带陶紫是来干什么的？是专门来羞辱你的。”这一句话是不是在耍弄人？如果你揭露解剖了她什么败坏性情，解剖她这些邪恶毒素了，“我今天就是要打败撒但，就是要羞辱你，羞辱撒但”，羞辱撒但，这个能说。你一来开门见山说的就是“你知道我今天来干什么吗？就是来羞辱你的”，咱站在哪个位置上了？你说话的语气、态度是什么？神是卑微隐藏，咱是什么？咱是张狂、狂妄。咱作工给人带来的是什么？别人听了以后是什么感受？那叫欺负人，你彰显神呢？你要让弟兄姊妹在你身上能够看见神的爱、看见神的拯救、看见神的公义。不能让弟兄姊妹看见“这叫欺负人呢！”这是不是羞辱神？任茔首先是地位作工，带着陶紫是干什么来了？给陶紫出气

呢？和世上那个打架的人有什么区别呢？“你知道我今天带她来干什么吗？”是不是干架呢？梁平，有没有这种感觉？晕了，没感觉了。（梁平：现在谈了以后……）有没有这种感觉？有吧？还是还糊着呢？（梁平：你谈的这些我才知道这……）你让别人尊重你，你该不该尊重人？你是怎么对人有尊重的呢？用咱的活出来见证神呢，咱的这种活出能见证神？这见证的是魔鬼！三年了欣然还在肚里憋着呢。欣然当时不是老好人是被打成老好人了，当时欣然也是狂妄的，是吧？欣然，你以前作工还是可以的，是吧？（欣然：也不可以，什么可以呢。）不用谦虚，实实在在的。他们都说你以前作工还行，是不是？（欣然：不是谦虚，本来就什么都不会。）听你这话音，好像感觉是受了打压以后、受了辖制以后，你也就不作工了，成了滑石蛋了。“我要等待、研究、分析”，等待、研究、分析成了你最好的实行，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去了外边，“我就是跟班的”。（欣然：我没有感觉是那样的。）所以说，以前他们说欣然和这个配搭不来，和那个配搭不来，“你们说我了，我也不敢和人家配搭不来了，我只能做个跟班的，这总配搭得来了吧？你总不能再说我什么了吧？”所以说，你在做事的时候，也就不和他们相碰撞了，“我顺着你们来”，是不是有这个意思？

任茔，谈谈你的观点。（任茔：欣然说的那个话我说了没有，说了。但不是一进门就那么去说的，去了是先谈她和李飞的事了，她们经常合不来，我就说欣然“你这和谁都合不来”，我就是这么说的。我说“你看你和武则天那时候你们也是合不来，你和梁平配搭也合不来，和机器人她们也合不来……”我记得是揭露解剖她这个以后，才把这个话拉出来的，这个话说了没有，确实是那么说了。弟兄今天谈到羞辱神的名了，我没有认识到我说的那些话是羞辱神的名。弟兄今天给我谈出来以后，那我以后在作工方面……我确实不知道是在打压她。）你现在能看到吧？（任茔：她这个说话态度是这样的，我不是用她那个说话态度去说的。因为按她这个态度、观点，那我就打压她了，“那你知道我来干什么吗？”这是不是说话口气不一样？虽然我说了，可是这个说话的态度、观点还有个区别，是不是？）（梁平：弟兄谈的就是你不管口气软硬，你这句话说出来就是羞辱。）（任茔：这个我能听懂。）（梁平：所以你自己就没感觉。）（任茔：要不是欣然今天这

么诉说，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事，真的不知道我打压过欣然。我看着这也是神对我这一方面的显明，她把这一方面说出来，那也是对我的一个帮助。如果不说出来，我还不知道这是在羞辱神的名呢，以后还是那么去说话，还那么去给人交通。）你现在没有认识到是羞辱神名，还是认识到了？（任茧：现在能认识到是羞辱神的名，当时不知道那是羞辱神的名。）你刚才还说了个什么呢？态度、观点不一样，还有口气不一样。（任茧：我的态度不是她那么去说的，不能她说个什么就是什么，那我得更正一下，我是说那句话了，但是我不是她那个态度。）你更正一下，我看看你是怎么说的。（任茧：更正一下，欣然说我一来就说“我今天来干什么了？我带上陶紫就是羞辱你的，你知道吗？”她是这么说的。而我是带着陶紫进去，坐下以后，我才说这些话的，这个话我确确实实是说了。）你这也没更正什么呀，你只是更正了一下你不是一进去就跟她说的，而是坐下来你才说的，更正了一下时间。（任茧：交通以后才说的嘛。）更正一下这个话不是一开始说的，是交通完以后说的。（任茧：我还能一进门就说“欣然你知道我今天带上陶紫来干什么吗？”我就这么说了？）是不是，欣然？欣然不说话了。（欣然：刚进门没坐下可能说话吗？任茧进来了，“来了？”“来了。”梁平进来以后，任茧也进来了，然后陶紫也跟着进来了，我一看陶紫也来了，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我就在沙发上坐着呢，坐下来任茧就开始交通，对这个情形，对那个情形，说了这些以后她就开始说了，“你知道我带上陶紫来干什么吗？”）（任茧：就是这么说了，这个话学得对。刚才她说的我听着也是难受的，我也不能刚进门就说，“欣然，你知道我来干什么了？”我成了什么人了呢？信神信的一天天真是羞辱神呢。成了干部了，下来审判她来了，怎么能这么说话呢？要不就是我说了她这个，她躺到那儿，也不往起站了，成了这样了，倒又不说了，这样就记在心里，不说了，就是这样一种性情。有时候她说得都不合乎事实，我自己心里也生气呢，想生气，后来一想经历神作工，算了吧，不用说了。要不就是她在那儿一直说，“我感觉不到，感觉不到”。那天我和梁平相跟着在一起呀！你说我天天这么去打，那你说，我这工作怎么还能作成呢？有时候心里在揣摩着，这一段时间每天在显明我，把我显明得淋漓尽致，这还能作工作呢？丢人败兴，一天天做了个什么呢？）

任茔的这本性又出来了，“这丢人败兴的还能作工作呢？”（任茔：你说我出去几年了，你说我是这样一个人。）作工作还非得不能丢人败兴才能作工作呢？这刚说了王芳作工非得要个地位、名誉、面子。你刚打了王芳，你在这儿就是“我没有地位、名誉、面子，我以后怎么作工呢？”（任茔：我不要地位、名誉，我今天是羞辱神的名呢。）你刚才说什么？“你这样羞辱我，我以后怎么作工呢？”任茔，我作工的时候，你听见我说“你羞辱了我，我没法作工了”吗？（任茔：我是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因为那天人多，我觉着这是羞辱神的名呢，不是羞辱我这个人呢。所有人都知道我这个人是什么样了，大家都知道，我是说以后不要让我这个名字羞辱神，我是说我这一方面。我做出来、说出来怎么是这样一个人呢？自己觉得自己越来越是个魔鬼样了。）这又把任茔给误会了，你们听懂任茔刚才说什么了吗？任茔这儿又有了怨言了，任茔说，“你又把我误解了”，任茔说的和我说的意思完全不一样。任茔说的是“我这出来给人家交通羞辱神呢，我以后怎么还能作工呢？”和我说的那个“你把我羞辱成这样，我怎么作工呀？”（任茔：我不是光羞辱神，我作工还羞辱你呢，借着这个事我是觉得羞辱你呢。）再羞辱羞辱都进了圈圈里边了，听懂了吗？任茔说了两个意思。（任茔：我就是个魔鬼样呀，天天出来就是羞辱神的名呢。）（梁平：知道了羞辱就不羞辱了嘛，变嘛。）任茔刚才说了两个意思，我一开始说任茔需要地位、名誉呢，是吧？“你把我羞辱成这样，我以后怎么作工呀？”这是一个意思，是吧？任茔辩解了一下，辩解说“我不是说你羞辱我这个人呢，是说我作工羞辱神名，我羞辱神名这工作还让我怎么作呢？我还能作吗？我羞辱神名这工作还能作吗？”所以，这个话挺有理智，是吧？（嗯。）“我不能一直羞辱神名呀。”那任茔还作不作了？你听了这句话还能不能作了？（肖红：不能作了。）任茔，能作不能作？（任茔：能作吧。）作就羞辱神名了，还能作？（任茔：我觉得我天天就是在羞辱神的名呢。）梁平刚才把答案给你了，既然你羞辱神名了，那你作工不要羞辱神名就不行？（任茔：我也知道啊，弟兄。我也不想去羞辱，可做出来的事就是羞辱。）今天给你交通这个，给你把这个说出来，你这是羞辱神啊。说你有败坏，是不是就是让你挪去这个败坏？（任茔：知道。）说你有癌细胞，是不是要你把这个癌细胞挪去呢？说你这样做羞辱神名，是不是让你不要这样做，不这样做不是就不羞辱神名了吗？（梁平：因

着她不知道这个是羞辱神名，我还以为是任茔拿这句话激欣然呢，激得能让欣然更加积极了，我没有想到这是羞辱神，结果弟兄那会儿说羞辱神，这才知道这是羞辱神。）

（任茔：要这么说，我天天就是打压人呢，我不是光打压欣然一个人。）所以说，从外边看，你似乎有好多工作果效，但似乎又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就是说有好多事情是你用这种地位、权势把他压制下去了，他并不是心里边真实地就服你了。你这是两者兼具，用这个势力，用这种地位、权势，先把他压住，压住他不敢乱跑。这是第一个点。在这个时候呢，你再能够抓住他的几个点，你这不仅抓几个点了，就是你能查到他的心思，揭露他的心思，这是第二个点。第三个点是什么？（肖红：找出他的问题。）不一定能找出他的问题来，要找出他的问题，这个问题就解决了。第三个点，任茔在这儿习惯性、常用的是什么？经历神作工。这三点，也就是人常说的“程咬金三板斧”，这就是任茔的“三板斧”，这就是你作工的三要素。第一要素是用势力把别人压住；第二要素就是从别人说话的语气上，找着了别人的一个悖逆的东西。就你们常说的抓住一个人的点了，抓住这个点，就好像抓住他的二股筋了，他能不能乱动？（不能。）好了，抓住他二股筋不能乱动了，规矩了。第三要素就是你还得给他出路，“经历神作工，这是神摆设的，你认识自己，认识神”，你说了这话他往哪儿跑？“你不要和他们争吵，经历、认识”，你只是说了经历、认识，这是个方框，有没有细节？交通中有没有细节？有时候也有，是吧？（欣然：有细节。）也有些细节，经历有些什么内容呢？就说这些方框吧。“三板斧”，这样就把人给弄住了。所以说，你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就用这“三板斧”解决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你没有去调查、核实，没有从根源上解决这些问题，你解决的只是个皮毛。所以，随后这个问题还要出现，这就是在你的作工中总结出来的一种作工方式吧。任茔，我说的这三点对住了吧？这里边还有没有失漏的？有没有补充？这种方式也可以说是你作工的一种捷径，你把这个作工当成了一个什么了？当作一种生命、当作一种资本、当作一种信神。所以说，你就在这里边停滞不前了，导致你认识自己也是个外皮，“经历神的主宰吧”，神给他摆设环境，不管好的坏的，你一说这个“经历神的主宰安排”，这些环境还分不分好坏？（肖红：不分了。）好坏不分

了，也不需要你去深挖了，从此也就在这儿停止了。你说的似乎也对着呢，有那么一点道理，但是，这里缺了什么呢？你把经历神的主宰、经历神的安排当作一种万能药，一切的事都是用这个“经历神摆设的环境”，在神摆设的这一切环境中认识神、认识自己。这个下边有没有下文？有没有再认识自己的东西？从外边看，任茔是给了你一条路，从里边看，有没有一个具体的认识？有时能谈一些，有时就停止在这儿了，不谈了。但是不谈了，给别人看、给别人交通的是不是这个理呀？（欣然：是，也是。）（梁平：任茔找的神话都能对上人的情形。）（欣然：嗯，也是。）（梁平：一般谈到哪个人的情形，哪篇神话针对这个人的情形她能对上，神话是对上了，但是里边缺什么，我也说不清。）（肖红：我看见任茔处理问题的方向不是从大方向、从整体利益上来看这个问题，就刚才说的这几点里边，比如说教会的这些问题，咱从整体利益上来看这个问题看得就比较准。不光是从这几点上看这些问题是拦阻、搅扰神旨意通行，你得从整体上看咱怎么能够通行神的旨意，看得全面一些。任茔没有从大的方向去看问题。如果有大的方向，你根据大的方向，一看他哪方面该怎么做，哪些该怎么去处理，这是比较准的，可你里边没有这个，这是我看见的。）

外邦人的四大代表（三）

任茔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交通的一个方向是什么呢？她只是解决人与人之间的打斗，让你们不要去打斗。环境是谁摆设的？环境是神主宰安排的。你只管在这里边经历，经历神的主宰安排，从这里边认识神的奇妙作为，认识神、认识自己，经历神的作工。一个是宏观方面的，有时候也能进入到一些细节里。但总体来说，任茔是在环境里认识了什么？认识了撒但性情。就像梁平说的，能对号人的一些情形、一些撒但性情。任茔能根据这个看见张三流露出来哪些性情，李四流露出来哪些性情，给他们对一下号，揭露一下，把他们想打斗的一些存心、目的揭露出来以后，使他们不能再打斗。其实这些你们也能看得见，只是你们没有仔细去揣摩，你们去仔细揣摩的话，他们的这些存心你们都是能够看得见的。任茔给你们交通出来以后，你们看着是不是也是呢？（嗯。）即便任茔不说，如果你们仔细揣摩，你们也能看出来。（梁平：有一些就是很隐藏的，不是很明显。）你只是能看出来，但是你表达不出来，你能看见他流露出来的败坏性情是什么，你能看出来他就是什么，但是你表达不出来。任茔比你多的一点就是她能表达出来，她能把这个说出来。能表达出来、说出来一方面是一个认知，一方面是跟你的性情有关。你的性情使你受辖制，你有诡诈的态度，你有老好人的一种观点，你让任茔去得罪人，你不去得罪人。在你心里边有一个什么观点呢？你不会得罪人，也得罪不起人，“这有现成的炮筒呢，不用我上”，你想利用任茔，让任茔当个炮筒，然后你在这儿只管得益。所以说一有问题“炮筒过来”。习惯成自然以后，任茔逐渐地能够更多地看见人的一些败坏性情，能够更好地表达出来，这是一种操练。你呢，你习惯用这个炮筒了，你也就没有爆发力了，你的这个表达能力也就逐渐差了、退化了。你张嘴、你开口神才能告诉你怎么说话呀，你不开口，你心里想的是“得罪一个人那是多了一堵墙啊，任茔有地位，任茔过来不怕得罪人。我不行，我不敢，我还要和人家做配搭呢。有人替我出头，何必我出头呢？”你活在这个保护伞下，下面一旦出了问题，任茔顶；捅娄子了，任茔顶。也可以说你是诡诈吧，是不是？（梁平：我这会儿认识不到。）认识不到？（欣然：有，就是有。）（任茔：就是，就像今天上午那边的一

个活儿干砸了，她把那个信息给我了，让我去和穆糖说说，让穆糖去那边一下，我觉得这是工作，我就跟穆糖说了。梁平就是盼着我去说，我确实是炮筒，谁叫我，我也敢冲。）

咱再回到任茔的问题上，任茔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就是解决一个打斗问题，也就是她对撒但的这个性情能够分辨一些、能够认识一些。能分辨一些、认识一些更多的是因为有自己的经历认识，本身你就属于一个被撒但败坏了的人，他有什么心思和你一样不一样？（一样。）所以说，把你放在那个环境里边，你想认识他很简单，自己有的心思就是他的心思，很难揣摩吗？不难揣摩。所以这个问题好解决，只不过是人诡诈，不得罪人。这里有不怕得罪人的人呢，那就让不怕得罪人的人上就行。任茔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是有个什么呢，也可以说任茔在这儿停滞不前，不往前走。也就是说，为什么任茔在这儿不作工作，也作不了工作呢？根本原因就是她不体贴神的心意，不去认识神，不去揣摩神的心意，不去认识神的心意。你不体贴神的心意、不揣摩神的心意，那还有没有作工了？（没有了。）就没有作工方面了。所以说，在作工方面就是教也教不会，学也学不会。从神那边得不着神的心意，你就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没有该走的路，任茔也就活在这个情形里边了，开始自我享受了，也就不往前走了。人对神的作工、对神的性情是一个什么态度呀？不愿意去搭理。人都自私卑鄙，只考虑自己的归宿，所以他对神的作工、对神的性情是一种不搭理的态度。人对神的作工、对神的性情不搭理，那对神的作工、神的性情的认知更是为零。任茔是以作工自居，这个作工是属于什么？分辨认识人、解决问题。任茔就是活在分辨认识人、解决问题的这个情形里边，也可以说，她活在这个情形里自居，这成了她的资本了。“神喜欢什么人呢？神喜欢有分辨认识、能够分清黑白的人。”所以任茔能解剖人，能分辨认识人，她以分辨认识人自居。咱把自己的致命处，也就是把自己的资本先认识了。那欣然呢？什么成了欣然的资本了？也可以说这是一种生存法则，是吧？欣然是什么？欣然自己说说。（欣然：……）梁平，什么成了欣然的资本了？（梁平：不知道。）说句实在话，别说不知道，把你看见的说说。从欣然今天的这个表演里边能看出欣然是老好人，是吧？老好人的情形太严重，也可以说给人一种可怜相，这种可怜相是装出来的。老好人就是给人一种可怜

相，这个可怜相又成了你的资本，你特别欣赏你的可怜相。因为在欣然脑海里她对神的认知是什么？“神是美与善的象征，善，我这可怜相是不是一种善？”所以说，欣然是以“善”自居，“我比较善良”。所以她再受了多大的苦，再受到别人的欺辱，她也把自己的情绪和感受克制、控制起来，欣然把克制、控制当成一种包容，“包容”起来就显得自己特别“善良”。“神拯救人呢，神不可能拯救恶人呀，那神拯救谁？神拯救善良的人。”她这个“善良”就成了她的一种资本、一种生存法则，她就活在里边自居，不往前走了。

梁平，你是以什么为资本呢？咱那天说了，是吧？（梁平：搞个人的事业，会卡人、能卡人。）以什么为资本，肯定不是搞个人的事业，搞个人的事业这是一种败坏流露。你以什么为资本？你在神这边以什么自居？为什么人都停滞不前？肯定都是因为他对自己是欣赏的。（梁平：我会看人，会发现问题。）你会发现问题？刚说了你什么问题也发现不了，现在你又说你会发现问题？（任茔：梁平是会管理、安排。）梁平不是会看人，她是会管理、会操心，任茔是能分辨、认识人。梁平，你刚才说你是什么呀？（梁平：我能够看到哪个人有问题。）你为什么能看见哪个人有问题？你是在这方面操这个心呢，你能操这个心，你就能看出来问题，你不操心你就看不出来问题。梁平有点责任心。（梁平：工作作得一塌糊涂了，还有责任心呢。）你不要说你工作作得一塌糊涂了，你为什么消极呀？是因为你自认为“我这么负责任，最后作得一塌糊涂，证明我没操到心”，所以你就消极了。也就是说，你自认为你是操心的人，对不对？（梁平：嗯。）这不就行了吗？就是说你以操心自居，你以作工自居，“我什么都用到心了”，你以自己操劳、操心为资本。（肖红：找个家呀，哪些该怎么做呀，这个家里安置什么呀，这些方面梁平能操上心。）梁平以作工自居是说她操心这方面的作工，要不然光说“作工”这范围就大了。梁平是以操心、管理这方面的作工自居，她活在这个里边了，所以她把这个当成了一种资本。梁平，你为什么会消极软弱呢？你要拿上你所操的那个心，你所用的那个功进国度呢，你拿上这个“通行证”去了，结果还没有到了国度门口呢，你操的心哪儿去了？没了。你的资本没了，你还走吗？所以说你就垮了、倒了。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资本，是吧？超脱呢？超脱是以什么为资本？（任笙：超脱和我一样。）超

脱跟你不一样，大不一样，超脱跟你的区别太大了，跟她俩倒是有点相符。梁平这边是操心，是以操心作工、操心管理自居。超脱呢？超脱、超脱，人家起的名字就是超脱，超脱你们，大干一番超过你们，冲在队伍的最前面，做自己认为对的事，说自己认为对的话，只害怕人看不见她，时常给你们一个惊喜，这就是超脱。她以什么自居呢？她想一鸣惊人，想得个一等功，“我想得个功，我有了这个功，这就是我的一个资本。”所以说，有什么事她会往前边冲，“冲啊！”做第一个，打响第一炮，她以这个自居。你们这四个人有四个方向、四个方面，哪个是正面的？哪个是反面的？（欣然：她们几个都是正面的，就我这个是反面的，完全是老好人、诡诈人。）梁平，哪个是正面的？哪个是反面的？（梁平：没有正面的。）（超脱：没有正面的，哪有正面的？都是以这个为资本了，所以停滞不前了。达不到目标就停滞不前了，都消极了。）我说的这个和你们能对号吧？（能对号。）这个成为了你们的资本，你们因着这个和神在搞交易。在欣然那边觉得，“我比你们都聪明，我这是善”，是吧？欣然？（欣然：不是。）那我说这个对不对呢？（欣然：对。）欣然总想把外表的行为包装得好好的。任莊对欣然有什么补充的？（任莊：说白了欣然的性情也不是善的，她是一种伪装、是一种包装，她的性情也厉害呢。）那要真是善，那不就成了正面的了？神是美与善的象征，欣然如果真是善，那就成了正面的了。这个善是学得更诡诈了，看不透的事不说了，研究、分析。神说：“只不过你们现在都学得相当乖巧，看不透的事不说也不露声色，但你们那敬畏的心与你们那顺服的心根本不存在，在你们来看，研究、观察、等待是你们今天最好的实行，你们学得太灵巧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对作工你们得认识，不要糊涂跟随！》）你看哪件事上欣然说呢？哪件事她都是说半句话，你们自己揣摩吧。问欣然“任莊有什么问题？”不知道问了几天，多长时间了，也不说任莊的问题。（肖红：欣然是正宗的滑石蛋，是不是？）（任莊：欣然她知道，她心里清楚。）欣然还觉得“一个是炮筒、一个是要一等功的勇士在前边冲、一个是操心管理工作的，有炮筒、有勇士、有管理，还用我吗？我是什么？我是谋士。”你们四个全了，但谋士最安全。所以说，她们都算计不过欣然，在欣然脑海里早就开始算计了。欣然，你算计了没有？（欣然：……）这个算计不好听，是吧？看看下面的这段话。

神说：“不被神认可的一类人

在神心里有一部分人的信从来没有被认可，就是说，神不承认这部分人是神的跟随者，因为神不称许他的信。这部分人不管跟随神多少年，他们的思想观点从来没有改变过，他们与外邦人一样持守着外邦人的处世原则与方式，持守着外邦人一样的生存法则与信念。他们从来就不接受神的话作生命，从来就不相信神的话是真理，从来就不打算接受神的拯救，也不承认神是他的神。他们只把信神作为一种业余的爱好，只把神当作一种精神寄托，所以他们不屑了解神的性情、神的实质。可以说，真正的神的一切都与他们毫不相干，他们不想关心，懒得搭理。因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强烈的声音总在告诉他们：神看不见摸不着，神是不存在的。他们认为了解这样一位神那是在白搭功夫，是在玩弄自己，只在口头上承认不作任何的表态，也不付出任何实际的行动，那才是真聪明。神是怎么看待这部分人的？神把他们看为外邦人。有些人说了：‘外邦人能读神话吗？能尽本分吗？能说为神活这话吗？’人往往看到的都是人外表的表现，却看不到人的实质，而神不看人外表的表现，只看人的内心实质。所以对待这些人神才有了这样的态度，有了这样的定义。对于这些人说的‘神为什么那样作，神为什么这样作，这个事我想不通，那个事我想不通，这个事不合人观念，那个事你得与我解释解释……’这些话，在我这儿的回答是：有必要与你解释吗？这事与你有关系吗？你是谁呀？你是从哪儿来的呢？你有资格对神指指点点吗？你信他吗？他承认你的信吗？既然你的信与神毫不相干，那他所作的与你又有何干呢？你都不知道自己在神心里的位置，你还有资格与神对话吗？

劝诫之语

听了这番话你们是不是挺难受的？虽然这些话你们不愿意听或者不愿意接受，但这都是事实。因为作这一步工作是神来作，你要是不关心神的心意，不关心神的态度，不了解神的实质与性情，那最终受亏损的是你自己。你们别怪我说话难听，也别怪我说话冷了你们的心，我说的都是事实，不是打击你们，无论让你们做什么，怎么做，我都是希望你们能走正道，希望你们能够遵行神的道，不要偏离正道。如果

你不按着神的话去行，不遵守他的道，那无疑你就是在悖逆神偏离正道。所以我觉得很有必要把有些事跟你们说清楚，让你们信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不稀里糊涂的，让你们明确地知道神的态度、神的心意，知道神是怎么成全人的，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定规人的结局。即便到有一天你没走上去，那我说我已经没有责任了，因为好多话已经跟你说清楚了，至于你自己怎么对待自己的结局，这个事就完全取决于你了。对待不同的人的结局神有神不同的态度，他有他的衡量方式，有他的要求标准，这个衡量标准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这是不容置疑的！所以有些人的担心是没必要的。这下你们放心了吧？”（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怎样认识神的性情与神作工要达到的果效》）

“不被神认可的一类人”，“不被神认可”是什么意思？神承认不承认这类人？（不承认。）神不承认这一类人，神不承认他是信神的。“在神心里有一部分人的信从来没有被认可，就是说，神不承认这部分人是神的跟随者，因为神不称许他的信。”“在神心里有一部分人的信从来没有被认可”，你的信，神认可不认可？（不认可。）为什么不认可呢？“就是说，神不承认这部分人是神的跟随者”，神为什么不承认这部分人是神的跟随者？“因为神不称许他的信。”神说你不是神的跟随者，为什么呢？是因为神不承认你的信，你不是在信神。任茔，你的信，神认可不认可？（任茔：不认可。）来，说说，为什么不认可？（任茔：不认可主要是说我在作工当中、在哪一方面都不是根据神的话，不是根据哪个原则、安排去做的，是凭着自己的意思做的，和神话不挂钩，作出来的工作神不称许，这部分人和外邦人一样。）神说“在神心里有一部分人的信从来没有被认可”，就是说从开始到现在就没有被神认可。梁平，神称许不称许你的信？（梁平：不称许。）不称许，你还消极吗？（梁平：不消极。）咱们看为什么不称许，“这部分人不管跟随神多少年，他们的思想观点从来没有改变过，他们与外邦人一样持守着外邦人的处世原则与方式，持守着外邦人一样的生存法则与信念。”第一句话告诉你神不认可的一部分人，神为什么不认可这部分人呢？是因为从始到终神不称许他的信，不承认他是神的跟随者。“这部分人不管跟随神多少年，他们的思想观点从来没有改变过”，你一开始信神是什么思想观点？（得福。）信神就是为了剩存下来，是吧？“信神吧，信神就能大难不死，以后有大灾难，外邦人都死

了，你信神就能活下来。”你一开始信神是这个观点，到现在呢？“信神吧，信神以后传福音、作工、跑腿就能不死。”“他们的思想观点从来没有改变过”，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工作结束的时候。）工作结束的时候，现在已经从教会建造到国度建造了，但“他们的思想观点从来没有改变过”，那你说，现在你的思想观点应该有什么样的变化？你一开始信神的时候那是教会建造时期，到现在是国度建造时期，再到以后国度成形，那国度成形的时候，人应该是什么思想？应该是什么观点？梁平，应该是什么观点？你刚开始信神是为了剩存下来，混个不死的结局，是吧？（嗯。）可作工结束了，你的思想观点应该转变成什么？（梁平：性情变化。）咱不要说性情变化，说思想观点的转变。你原来是想混个不死的结局，信神二十多年以后呢？你的这个观点变了没有？（没有。）没有变，但该不该变？（该变。）那怎么就是变了呢？该变成什么呢？作工怎么就成了？国度怎么就成形了呢？任茔，国度怎么就成形了？（任茔：不为自己考虑了，也不为自己剩存下来考虑了。）咱不要说这路怎么走，咱现在连该有什么样的思想观点都不知道。教会建造时期你是为了得恩典、为了剩存下来跟随神的。在跟随神多年以后，在跟随了国度建造以后，你信神该有什么样的观点？还是追求剩存下来？（不是。）还是追求在大灾难中不死？（不是。）应该是什么？让神在你身上作王掌权，让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现在是爱神的时代，是让你胜过约伯、胜过彼得，这是不是作工结束时的景象？（嗯。）这是不是一个思想观点的转变？也就是说，你刚开始信神的时候，你只是和神在要，在乞求，在勒索、敲诈神。当作工结束了以后，应该为神站见证、为神献上，这是不是完全翻转了呀？（嗯。）你一开始信神是为了得福、得恩典，想逃脱大灾难。作工结束了以后，你应该是能够为神献上！关键是为神献上，为神站见证，为神献青春、献婚姻、献家庭，甚至献所有，这是不是该有的？（是。）“他们的思想观点从来没有改变过”，就是说从一开始信神到现在咱的思想观点从来没有改变过。“他们与外邦人一样持守着外邦人的处世原则与方式”，外邦人的一大处世原则是什么？（“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无利不起早”。）“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无利不起早”你说的这是一个方式，是吧？原则呢？外邦人的处世原则是什么？是交易。“他们与外邦人一样持守着外邦人的处世原则与方式”，外邦人的处世原则就是交易、交换，就像保罗跑半个欧洲是为了换个冠

冕，是为了交易、交换。外邦人的处世原则、方式是“我付出你就该给我”，搞交易。“持守着外邦人一样的生存法则与信念。”思想观点、原则、方式其实就是一个生存法则与信念。也就是说，你从一开始信神，你的生存法则是什么？你的信念是什么？什么是生存法则呀？就是刚才所说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搞交易，这是生存法则。那信念呢？梁平，你一开始信神的信念是什么？（梁平：一开始信神就是为了得平安。）你一开始信神的信念就是“只要我好好作工，神就不会亏待我，只要我尽心、尽意、尽力地作工，管理好，神就应该让我剩存下来。”这是不是信念？信念，你信的是谁？（梁平：自己。）你信的是自己的想象观念，自己想成什么就是什么，自己信的是天上那位渺茫的、并不存在的、任你摆布的神，你认为“我这样操心，我这样管理，我这样不停点地跑，我这样付出，神就应该给我”，你的交易脑袋特别发达，这是不是信念？你从一开始信神就是这样的，到现在依然是这样的。任茔的信念是什么呢？刚才总结了任茔是以什么为资本？那你的信念是不是就是你的资本、你的生命呢？你感觉“我能作工了，我能分辨人、解剖人了，我对人有认识了，我是不是就该剩存下来了？我可以给别人解决问题了，教会里边离不开我了，我成了有用之人了”，你以这个自居，这成了你的信念、生存法则。欣然，你的信念呢？（欣然：刚才说我是谋士，这是什么信念呢？）你想着“神肯定喜欢好人，好人肯定长命，那什么是好人呢？不打、不骂、不抢、不杀。”超脱呢？超脱是想用一时的表现换取永远的得福。“持守着外邦人一样的生存法则与信念。”都想骗取，都想智取，没有一个人愿意强攻，没有一个人愿意变化自己的性情，没有一个人是“我信神了，我得根据神话看事，看神话怎么说。神话里边说国度里要的是什么人？神恨恶什么人？神的喜怒哀乐是什么？我是不是与神相合的人？”你想不想？揣摩不揣摩？你根本不想，也根本不寻思。

你从一开始信神到现在你的生存法则与信念、你的思想观点、你的处事原则与方式，从来没有变过，和外邦人一样，这个你能感觉到吧？你从一开始信神到现在，神话改变了你什么？（什么也没有改变。）什么也没有改变，什么也改变不了你，哪还存在神话作你的生命呢？哪还存在让神话掌管控制你呢？不存在。虽然你嘴上说你跟随着神，但你真的跟随神了吗？你信神的话了吗？什么是信？信靠、信赖、交

托。你信靠了没有？你信赖了没有？你交托了没有？什么是信神？神说：“真正的‘信神’的含义是人能在相信神是万物的主宰的基础上来经历神的说话，经历神的作工，达到脱去败坏性情满足神的心意以及达到认识神，这样的历程才叫信神。”（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写在前面的话》）经历神的说话，经历神的作工，咱经历了没有？咱对神的话可以说是置之不理，没有搭理，只管按着自己的意思去做事。就像梁平，咱下发工作安排说《打开奥秘是为更好地经历神作工》《在行政管辖内的才是神家人》《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成为被征服的俘虏才能蒙拯救》《信神是在干什么》这五篇文稿是生命进入的一个转折点，所有人务必搞清楚、弄明白，你们看了没有？搞清楚了没有？你们理都没理。所以神的性情、神的话就更不用说了，你对神的话、对神的要求是一种置之不理、待搭不理的态度，一直按着自己的意思在走着自己的路。教会建造和国度建造的区别在哪儿？梁平，还知道吗？（梁平：教会建造是装备神话，国度建造是实行神话、活出神话。）你活出神话了没有？（梁平：没有。）教会建造和国度建造有一个最根本、最基本的区别，在教会建造时期咱作工作是靠什么？一个是靠圣灵的感动，另一个是靠地位卡着、管着。国度建造时期呢？国度建造时期是干什么呢？国度建造时期给你自由，但唯独不能让你得释放的是什么？（神的话。）国度建造是让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是让神的话登宝座呢。也就是说，你在作工上感觉特别累，是吧？（嗯。）特别累，有没有收获？（没有。）还没有收获，还自以为你付出了，管理好了。你跑得不停点，认为“这下可是应该有一个好的收获了”，结果是一个什么收获？你为了能有好的收获，你和别人之间是什么关系？你给别人的是一种卡、抠、压，外表上看着还是有果效的。就是在人群中你看着梁平管理的这些地方挺好的，作工有果效。而任茔管理的地方呢？作工没有什么果效，但是下边没有污鬼邪灵作怪，打闹的是不是就少？（是。）任茔能解决一些打斗的问题，是吧？（是。）在梁平这儿是作工上的问题能解决一些，好像是各有所长，是吧？（是。）在梁平这儿是一时的假象，让人看到有作工果效，肖红还特别欣赏梁平，梁平也有了资本。梁平，你没有感觉到肖红对你的欣赏？（梁平：感觉到了。）肖红欣赏什么？欣赏梁平能操心、管理，能把该安排的工作“嚓嚓”安排下去，然后能够卡着让他们作。但是这只是一时的，时间长了行不行？第一个，你去卡着、管

着，你不停点地跑感觉劳累，你累得精神紧张，时间长了你忍受不了了；第二个，跟着你作工的弟兄姊妹，他们也受不了你卡着、管着，因为他们内心的认知没有改变，看事观点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你还是用教会建造那时候的作工方式卡着、管着，经常得见面，卡着、管着让他们这么去作工作。刚开始能行，时间长了以后，他们就产生了一种反抗的情绪，你要卡着他们让他们听话，你就必须得给他们一点脸色。那是一种地位的辖制，你辖制着他们，他们能作点工作，你辖制不住他们了，还能作吗？不能作了。所以就导致在你的管理下他们是作了一时的工作，可同时人对你是一种反感、逃避。梁平，你有知心人吗？你没有知心人，他们不能和你说知心话。三年了信心有什么不能和你说，你连她的情形都掌握不了。你带领的求真，你平时不管她，不管她的情形，你看着她挺好的，好像她作工还行，但她看了《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退去了，没有任何生命力，站立不住。等这些人一退去以后，你的资本没了，你拿什么和神交差？你怎么进国度呢？什么也没了，你也就消极软弱了。这是教会建造时期的一种作工方式，到了国度建造呢？国度建造是要让神话在人身上作王掌权，唯独不能让你得释放的是神的话。人是自由的，我只给你交通神话，让神话掌管你。神已经把灵收回，神已经从撒但的手里把权柄收回了，撒但还有权柄吗？（没有。）撒但没权柄了也就是梁平没权柄了，人家不听你的了。完全是神性出来作事，神性出来作事就是神话来管理。也就是说，原来是神性在人性里作工，圣灵极力地感动你，神说："在中华大陆这些人的身上所看见的全是撒但的败坏性情，所以神在这些人身上作工几乎无法找到人身上的可取部分，都是圣灵作工部分，只是圣灵加倍地感动人，作工在人的身上。"（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路…… 六》）你所作的工作不都是圣灵的感动吗？有哪些是你自有的身量呢？国度建造的时候，圣灵出来，就要你看你自身的身量，然后再用神话带着你。原来是圣灵在里面感动着你作工，而现在是神话带着你，让你在前面作工。你有神话，你就刚强有力；你没有神话，你就软弱消极。只有这样才能显明谁有神话谁没有神话。有神话就是有真理，就有命；没有神话就是没有真理，就站立不住。梁平活在教会建造的作工里自居，肖红还欣赏梁平，梁平就固步自封了。梁平，你没有在神话里用功，你没有让神话来掌管你，你更没有按照国度建造的作工方式去作工、去带领人，你用你的方式去带领别人，这

是谁在掌权？你操心、你安排、你管理、你掌权，虽然你操碎了心，但是神已经把权柄给收回来了，你再说话不起作用了，所以别人对你反感，对你还有了仇恨。所以说，在你的带领下管理是一时的，也就是说人管人能够一时地克制、控制，它不是长远的，不是生命。这个能看懂了吗？这就是你为什么会消极，为什么下面的弟兄姊妹会成了这样的一个原因。（肖红：他们不跟你交心，有距离。）就不要说交心了，就不和你交通，他们对你是一种敌对、仇视。你有这个权势，他们在你面前是不得已、没办法，你自己跑得还累。梁平，找着根源了吧？（梁平：嗯。）也就是说，你一开始信神是这个信念，到现在呢，还是这个信念，信念没有变，生存法则没有变，你还是在搞交易，而不是见证神，不是宣扬神的名，你不是神经营计划中的人，你是在神的经营计划中搞着个人的经营，神怎么可能维护呢？借着梁平这个例子，咱看自己的例子。欣然每次来了想和我见面，“一见弟兄，弟兄就要抠工作，一抠工作什么也没有。”你的生存法则是什么，你的信念是什么，从来没有变过。咱这个不用细说了，是吧？超脱自己会对号吧？（超脱：嗯。）

“他们从来就不接受神的话作生命”，这就是咱刚才说的，是吧？“他们从来就不接受神的话作生命，从来就不相信神的话是真理，从来就不打算接受神的拯救，也不承认神是他的神。”这话说得直接吧？（嗯。）“他们从来就不接受神的话作生命”，能不能找找自己怎么没有接受神话作生命呢？任茔，你说说，你怎么不接受神话作生命的？（任茔：只管跑、做，就没有用神话和自己对号。）咱谈细节，“他们从来就不接受神的话作生命”，就好比说，神说你信神得认识神、认识自己，你认识神、认识自己了没有？（任茔：没有。）你认识自己是一种虚假地认识，认识神的路你也没有走，你就没有去搭理，所以说，你并不接受神话作你的生命。“从来就不相信神的话是真理”，为什么说从来不相信神的话是真理呢？神说人怎么才能剩存下来呀？神说：“我定规一个人的归宿不是根据其年岁的大小，不是根据其资格的老幼，也不是根据其受苦的多少，更不是根据其可怜的程度，而是根据其有无真理，除此以外别无选择。”“那我现在正式告诉你们：我不管你劳苦功高，或是资格大大，或是追随左右，或是名望顶天，或是态度好转，只要你没有按着我的要求去办，那你永远不可能获得我的

称许。”对对号，任茔是哪个？（资格。）欣然，你呢？（欣然：我是追随左右、受苦多少。）神不看你可怜的程度。超脱呢？（超脱：受苦多少嘛。）你受苦了？（任茔：超脱是想名望顶天、一鸣惊人吧。）超脱想要一等功，她想名望顶天，想一鸣惊人。“我在神作工结束的时候，冲在最前面，我做件最大的事，做件别人没做过的事。”梁平呢？（梁平：受苦多少。）受苦多少、资格大大，是吧？（梁平：嗯。）每个人身上都有神不看的东西，神不看的东西你们都看，神看的你们都不看。神看什么呢？（神看人有无真理。）真理是什么？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你该怎么做人呢？你搭理这些话吗？你不搭理。咱交通说什么是生命呢？（顺服神。）顺服神就是有生命了。你顺服神了没有？信神就是顺服神，咱顺服神了没有？你要想顺服神，就得了解神的心意，你了解了神的心意，你才能顺服神。你了解神了没有？你没有了解神。你不愿意去了解神的性情，也不愿意去认识神的性情，你就没有计划去顺服神，可你还想得着生命！神要的是人的性情变化，神要的是人看事观点的转变，你的看事观点始终不变，但你始终想怎么呢？你始终想剩存下来，想逃避大灾难。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外邦人的四大代表（四）

“他们从来就不接受神的话作生命，从来就不相信神的话是真理，从来就不打算接受神的拯救”，你们没打算接受神的拯救吧？怎么就是接受神的拯救呀？刚才说了，什么是命呀？（顺服神。）咱始终就没有去寻求一下该怎么顺服神。神要什么？神喜欢什么？难道神就是让你劳苦作工多年，资格大大？“从来就不打算接受神的拯救，也不承认神是他的神。”你们承认不承认神？（……）越信越信得可怜了，最后连神都不承认了。梁平，你把谁当神了？谁是你的神？（梁平：自己的想象。）把自己的想象、自己的观念、自己的认为当成了神，你带的两个兵一倒下以后，“完了、完了”，都是自己的认为。“他们只把信神作为一种业余的爱好”，看到神说的这句话是不是感觉有点冤？冤不冤？（不冤。）“我没有把信神当成业余的爱好呀！”就是梁平说的那话，“我都不停点地干了，还要干什么呢？不停点地干了还不专业？”专业不专业？你脚不停点地跑、手不停点地做，你的心呢？停点了没有？你的心是不停点地拽着你“父亲”的衣衫。“他们只把信神作为一种业余的爱好，只把神当作一种精神寄托，所以他们不屑了解神的性情、神的实质。”业余的爱好，是捎带信不是专业信。什么是精神寄托？精神上的一种想象，一厢情愿，这是不是精神寄托？“所以他们不屑了解神的性情、神的实质。”对神的性情，对神的实质不搭理。神的性情，神对什么是喜，神对什么是怒呢？欣然，神对什么是喜？（欣然：神的喜是正面事物的诞生与存在。）神的喜是正面事物的诞生与存在，怒呢？（欣然：神的怒是一切反面事物不复存在的象征。）咱的表现、咱的所作所为带来的是神的什么性情？神的怒是一切反面事物不复存在的象征。咱今天所做的是什么？跟随着神，却又不接受神的救恩，却又不承认神是咱的神，这是不是在作恶？这带来的是不是神的怒气？（嗯。）“可以说，真正的神的一切都与他们毫不相干，他们不想关心，懒得搭理。”神的一切什么？神的性情和你有没有关系？神的喜怒哀乐和你的喜怒哀乐有没有关系？梁平，神喜欢什么人？（梁平：诚实人。）神喜欢诚实人，神喜欢有正义感的人。神恨恶什么人？神恨恶诡诈人。梁平，你算不算诡诈人？（梁平：算嘛。）说说怎么个“算嘛”？究竟算不算？（梁平：诡诈人跟神搞交易。）搞交

易，总想用劳苦作工来向神骗取，想用一时的付出、想用外表的一个好行为或者是好的表现、想用不停点地跑骗取神永远的祝福，这是不是骗子？欣然就更不用说了，赤裸裸的骗取，更明显。还有超脱，只想用一次一等功来换取，好像神就那么好骗，就像世上说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一样，你的想象太美好了。任茔有没有正义感？（任茔：没有。）没有正义感，是不是诡诈人？你们四个代表是不是都是诡诈人？都是在与神搞交易，都是在搞欺骗，想骗取。神恨恶诡诈人，咱恰恰是做诡诈人，只想智取不愿意强攻。“可以说，真正的神的一切都与他们毫不相干”，神说了多少话，神的喜怒哀乐与你毫不相干，神的作工、神的经营计划与你毫不相干。神的国度怎么建造呢？神的拯救和人的性情变化与你毫不相干，这个咱有体会吧？你就没有搭理过，你只管做着你自己认为对的事。所以说，这话毫不夸张，就是毫不相干。“他们不想关心，懒得搭理。”搭理都不搭理，这话说了多少？神掰开了说，揉碎了说，给你摆设环境，我在这儿又给你举例子，可你是毫不关心，懒得搭理。

“因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强烈的声音总在告诉他们：神看不见摸不着，神是不存在的。”在你的意念里是不是有这种感觉？有没有这种想法？梁平，这话冤不冤？（梁平：不冤。）“神看不见摸不着，神是不存在的。”如果你心里面有一点神的位置，如果有一点“头顶三尺有神灵”的话，你敢不敢做这事？能不能做这事？你是做不出来这事的，你是不能做这事的。你怎么能把神话撂在一边呢？你怎么不搭理神话呢？对待神话的态度就是对待神的态度，神的性情在这儿让你看见了，我给你立了标杆你看见了没有？诚实人掌权你看见了没有？神话的应验你看见了没有？神公开显现你看见了没有？神登山变像你看见了没有？登山变像咱也交通过了吧？梁平，听了没有？（……）梁平进入了深思之中，感觉有点惊讶，“我怎么是这人呢？”惊讶不惊讶？（梁平：嗯。）消极了？（梁平：没消极。）“神看不见摸不着，神是不存在的。”咱在交通登山变像的时候，梁平在不在？（肖红：在呢。）在了吧？（梁平：嗯。）梁平还发癔症呢，不记得了？（梁平：……）登山变像，神公开显现了，什么是神公开显现？（梁平：……）忘了？登山变像就是神的公开显现。怎么就看见神显现了？登山变像就是神的本体向人显现。梁平，你现在看见神登山变像了没

有？（梁平：……）其实登山变像就是在说什么呢？你原来信的神的形象和现在信的神的形象一样不一样？（梁平：不一样。）这个转变的过程就是登山变像。原来你信的是天上渺茫的、不存在的、任你摆布的那位神，而现在逐步走向了什么？让你真实地看见了神，怎么就是看见了神呢？神说："全能神！公开显现出荣耀的身体，圣洁的灵体出现了，他是完完全全的神自己！世界肉体全改变，登山变像是神的本体。头戴金冠冕，身穿洁白衣，胸间束金带，世界万有是他的脚凳，眼目如同火焰，口中有两刃利剑，七星右手攥。"（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十五篇》）"登山变像是神的本体。"登山变像，人子的形象公开显现。"眼目如同火焰"，他的眼睛如同火焰，你能逃脱得了神的眼睛吗？"口中有两刃利剑"，神口里吐出的是什么？神口里吐出的是两刃利剑。这是不是咱看见的？"头戴金冠冕，身穿洁白衣，胸间束金带，世界万有是他的脚凳"，逐步都让你看见。在神的作工中，让你看见神话的应验，让你看见诚实人掌权，让你看见诡诈人上了自己的当，中了自己的诡计，让你看见大红龙在垮台，让你看见神的国在成形。国度在成形，这个看见了没有？（看见了。）神话在人身上作王掌权，这个起步了没有？（起步了。）梁平，这些能看见吗？（梁平：……）梁平，你是不是每天只管跑点，这些方面就没有看过呢？就没有寻求过，是不是？（梁平：自己没认识。）神话的应验就是神向你显现了，这话能理解吧？（嗯。）也就是说，你看见神话应验的过程就是神登山变像的过程，你经历、体验到神的作工，你在神的作工中看到了神的性情，看到了神的喜怒哀乐，看见恶人受惩罚了，诡诈人中了自己的诡计了，诚实人掌权了，这是不是神话应验了？你看见神话应验了，这就是看见了神的本体，这个能理解了吧？这就是看见了神。所以说，当神公开显现的时候，人就进入了大日的审判之中，因为你看见了神。你怎么看见神的？可以说你是在审判刑罚中看见了神，审判刑罚你的悖逆、你的罪，那就是神的圣洁向你显现了，光照了你了。这个可以理解了吧？（嗯。）

"他们认为了解这样一位神那是在白搭功夫，是在玩弄自己，只在口头上承认不作任何的表态，也不付出任何实际的行动，那才是真聪明。"这是不是咱今天走这条路的一个根本原因？"他们认为了解这样一位神那是在白搭功夫"，这句话也就是说，了解这样一位神是不是至

关重要呀？（嗯。）它重要在哪儿？梁平，了解、认识神的重要性在哪儿？（梁平：了解了神才能知道神的心意，才能做在神的心意上。）了解了神、知道了神的心意才可能顺服神，顺服神了才能有生命，有了生命才能剩存下来。你了解神了，能顺服神了，就证明把你征服了。把你征服了，你才能剩存下来。你剩存下来了，这才能追求被成全、被使用。所以说，了解神是不是太重要了？但是呢？“他们认为了解这样一位神那是在白搭功夫”，这是今天我给你交通到这儿了，我要是不给你交通这些，或者现在没有听见这些交通的人，是不是依然是这种想法？他对神的作工、对认识神搭理不搭理？他不搭理，他最大也只是认识自己。所以说，咱现在的国度建造要从认识自己过渡到认识神。那为什么先认识自己后认识神呢？认识自己是因为人被撒但败坏，活得不是个人样，成了魔鬼样。你不认识自己，天天就被撒但玩弄，人和人之间天天厮杀、打斗。任莊天天解决什么呢？是不是解决打斗问题呢？先把人与人之间的打斗解决了，人认识了自己，不能打斗了，这相当于解决了什么呀？这是边缘性的工作，是在水平面下边的，把地狱里的这种东西解决了，差不多成为一个人了，有点人样了，人才能上到地面上，在地面上才开始认识神。在地底下的人那就是地狱之子，那就是该死的。你和别人互相厮杀，连个正常人性都没有，你还信什么神？正常人都不是。所以说，你得先解决认识自己。认识自己就是认识你的这种败坏性情，你和别人不打不闹了，你能正常地来到神面前吃喝神话了，能够有个正常的信神的生活，来到地面上了，开始操练神话在人身上作王掌权，认识神、顺服神。你得先解决了你悖逆神的东西，你才能来顺服神。“他们认为了解这样一位神那是在白搭功夫，是在玩弄自己，只在口头上承认不作任何的表态，也不付出任何实际的行动，那才是真聪明。”所以说我给欣然再交通多少，欣然只是“嘻嘻”一笑，“嗨，我最聪明。”“只在口头上承认不作任何的表态”，神的每一句话都是审判，那你能不能领受到这句话是对你的一个审判？“只在口头上承认不作任何的表态”，咱自己表态了没有？任莊表态了没有？（任莊：……）欣然，你表态了没有？（欣然：没有。）你嘴上说“我是信神的”，但是不作任何表态，这就是你口头承认但不表态。什么是表态？就是“我得跟随神呢，我得根据神话看事，我得了解神的性情，我得变化自己的性情”，这是不是一个表态呢？咱表态了没有？没有。因为你始终是持守着你自己原有的那个信

念和生存法则，从来没变过，所以说，你就没有表态。“只在口头上承认不作任何的表态，也不付出任何实际的行动”，如果不解释，如果不交通，你会误解，你不承认这句话，你会说什么呀？“我付出了那么多实际行动，你说我没有付出？”梁平付出了没有？“我不停点地跑了，我操碎了心，你还说我没有付出，你还让我怎么付出呢？”这句话对不对？能不能说操碎了心？你操的是什么心呀？你操的是作工的心，你操的是与神搞交易的心。你为了与神搞交易操碎了心，你没有为了满足神的心意而操碎了心，你没有为了顺服神而操碎了心。所以说，“也不付出任何实际的行动，那才是真聪明。”你们四个人都是聪明人！

“神是怎么看待这部分人的？神把他们看为外邦人。”扎心不扎心？任茔，“神把他们看为外邦人”，伤不伤自尊？（任茔：自己就是一个外邦人，每天就是浑浑噩噩地跑。）超脱，为什么说咱是外邦人呢？（超脱：不是追求真理的，也不是为了满足神心意的，就是浑浑噩噩地跑呢，有自己的存心、观点，连外邦人都不如。）梁平，说说，总结一下，为什么说咱是外邦人？（梁平：外邦人的生存法则就是搞交易，今天信了神也没改变，还是跟神搞交易。）“神把他们看为外邦人。”为什么把他们看为外邦人呢？虽然他外表在跟随着神，但他心底里从来没有承认过神是他的神，从来没有顺服过神口里的一句话，从来没有接受过神的任何要求，从来没有根据神话去看过事，这是不是外邦人？神把他们看为外邦人。“有些人说了：‘外邦人能读神话吗？能尽本分吗？能说为神活这话吗？’”咱是不是常说这话呀？“人往往看到的都是人外表的表现，却看不到人的实质，而神不看人外表的表现，只看人的内心实质。”这就想起神的那句话了，神说：“里面的变化才能决定你外面受的苦是否有价值。”神不看你的外表怎么样，只看你的内心是什么。“所以对待这些人神才有了这样的态度，有了这样的定义。”什么态度？什么定义？神要不要你？不要你。神不认可你、不承认你，神不承认你是跟随他的。“所以对待这些人神才有了这样的态度，有了这样的定义。”什么定义呀？（外邦人。）你是个外邦人，你不是跟随神的。“对于这些人说的‘神为什么那样作，神为什么这样作，这个事我想不通，那个事我想不通，这个事不合人观念，那个事你得与我解释解释……’”其实梁平那天眼里流着泪就是要说这话呢，这话实在是没法说，所以就让我揣摩揣摩吧，考考我。梁平，是不

是？（梁平：……）“对于这些人说的‘神为什么那样作……’”这句话能理解吗？梁平，能不能理解？为什么要说“神为什么那样作”？“我明明没有说这句话嘛，为什么给我头上戴这个帽子？”梁平，给你戴帽子了没有？（梁平：像那天说的，我消极了，自己带的人怎么一个一个成了这样了。）是不是这个意思？（梁平：是。）你嫌神给你摆设的环境不合你的观念想象，“我付出了，我不停点地跑了，我用了浑身的力量了，我尽心、尽意、尽力了，你说神主宰安排，神给我摆设的这是什么？国度建造，这就是国度建造？神就这样作工呢？信心背着我干了那事，求真是一交通《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就跑了，这事怪我？神就这样作事呢？”“神为什么那样作，神为什么这样作，这个事我想不通”，想通想不通？“这个事我想不通，那个事我想不通，这个事不合人观念，那个事你得与我解释解释……”梁平那天是不是想让我解释呢？“我消极了，软弱了，你给我解释解释。”我当下真给你解释不了！我就想着你怎么就能消极了呢？今天才看见了海底的“奥秘”，梁平，我还用不用给你解释了？（梁平：不用。）有自知之明，不用解释。“这些话，在我这儿的回答是：有必要与你解释吗？”神为什么说这句话呀？这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你把神话当真理待了吗？有没有必要和你解释？神话和你说了那么多，你听哪句话了？我和你解释，你就听呢？神话说了你也不听，那我和你解释又有什么用？没必要和你解释。另一层意思就是：你是谁呀？你是一个受造之物，神作什么事还得经过你同意呀？你不在神话里面寻求，你想去哪里找答案呢？“有必要与你解释吗？这事与你有关系吗？”为什么说没有关系？因为你是口头承认你是信神的，你并不是跟随神的，你是外邦人，所以说和你没关系。“你是谁呀？你是从哪儿来的呢？”你知道你是从哪儿来的吗？你一个受造之物，从你问的这句话来看，你根本就不知道你是一个受造之物。“你有资格对神指指点点吗？你信他吗？他承认你的信吗？”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说你是一个受造之物，你就不应该对神有什么要求，凡事临到都有神的美意在其中，你只能是接受、顺服、寻求神的美意。也就是说，在不合人观念的环境里，你得寻找神的意思是什么。另一个方面就是“你信他吗？”你就是外邦人，“你一个外邦人有什么资格指指点点说我家里的事呢？”“你信他吗？他承认你的信吗？既然你的信与神毫不相干，那他所作的与你又有何干呢？你都不知道自己在神心里的位置，你还有资格与神对话

吗？”是不是每个人都能与神对话呢？二百五十个首领是不是想与神对话呢？神搭理不搭理他们？他们还控告摩西，“神跟你说话，不也跟我们说话吗？”在他们那里听见神说话就像响雷，是吧？神只与摩西说话，最后他们遭到了击杀。

“听了这番话你们是不是挺难受的？虽然这些话你们不愿意听或者不愿意接受，但这都是事实。”这个没有疑问了吧？（嗯。）今天我这样带你吃喝这篇神话，这是不是把神话带到了实际生活当中？这就是实际。用神话作你的生命，在神话中认识自己，看看自己是什么东西。你在神面前就是外邦人，神不承认你。“因为作这一步工作是神来作，你要是不关心神的心意，不关心神的态度，不了解神的实质与性情，那最终受亏损的是你自己。”这和咱这段时间交通的是不是相吻合了？咱交通什么了？“什么是命”“你怎么得命”，要想得命，你首先得知道神的心意，你得顺服神，顺服神就有命，不顺服神就没命。可是咱所走的路呢？咱对神所作的事不搭理、搁置，对神的心意、神的作工根本不搭理，那你怎么可能顺服神？你不顺服神，哪来的生命？所以就有了答案了，“因为作这一步工作是神来作，你要是不关心神的心意，不关心神的态度，不了解神的实质与性情，那最终受亏损的是你自己。”咱今天是不是受亏损了？受亏损了没有？（受亏损了。）梁平，你受亏损了没有？（梁平：受亏损了。）怎么说受亏损了？神让你宝爱神的话，神还告诉你神喜欢诚实人，神喜欢有正义感的人，你要是真相信这些神话，你前十年就开始这样走，到现在是什么情形？是不是进入正轨了？可到现在咱还是一个外邦人，这是不是亏损？（是。）“你们别怪我说话难听，也别怪我说话冷了你们的心，我说的都是事实，不是打击你们，无论让你们做什么，怎么做，我都是希望你们能走正道，希望你们能够遵行神的道，不要偏离正道。”这些话不用交通了吧？（嗯。）“如果你不按着神的话去行，不遵守他的道，那无疑你就是在悖逆神偏离正道。”从这一段时间的交通中，你是不是能感觉到神的作工是一环紧扣一环，一步一个台阶？从这儿感觉到什么了？现在是让人干什么呢？现在是让人追求认识神、认识神话、认识神性情的重要性、认识神的作工。你不认识神的性情、不认识神的作工，不可能蒙拯救，那你是枉活一世。你信神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生存法则和信念，那你想剩存下来是白日做梦，不存在的。“所以我觉得

很有必要把有些事跟你们说清楚，让你们信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不稀里糊涂的，让你们明确地知道神的态度、神的心意，知道神是怎么成全人的，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定规人的结局。”今天清楚了吧？（嗯。）不能再糊涂了。“让你们信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不稀里糊涂的，让你们明确地知道神的态度、神的心意，知道神是怎么成全人的”，神是怎么成全人的？你感觉现在和你交通这些话是有点早还是有点迟？（有点迟。）（梁平：合适的，不迟不早。）（超脱：正是需要的时候。）不是正是需要的时候，其实你早就需要它。（欣然：是。）可是有两个原因导致你不能需要它，一个原因是你的素质、你的追求，你就是知道了你也不会追求，因为你的素质、追求达不到，你只能等得胜者带领你，他做出来了才能去带领你呢，标杆给你做不出来你怎么去走？再一个原因呢？神还要抓捕你的罪状，不抓捕你的罪状审判你，你服不服？（不服。）你必须得去经历、体验，在经历、体验中定真神。信神不是神把他的话告诉你，你就能得着生命，神的话你得去经历、去体验。现在来看是恰到好处，正好在你需要的时候，神按时供粮，供得早了你也吃不了。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是你不追求，你配合到哪儿神作到哪儿。神的行政里说：“对于那些似信非信的人，也就是相信有神的，却不追求基督的，但也不抵挡，这样的人最可怜，我作事之后会让他看清的，这样的人要因着我的作事我要拯救他们，使他们归回。”各类人的归宿不一样，神对似信非信的人怎么呀？神说神要在显现以后拯救他们，让他们都看见神以后再拯救他们。这些人最可怜，怎么最可怜？越是在后边才清醒的人是不是越得受更多的苦？看见了神才能接受、才能认识，人家是没有看见神显现，只看了神的话就信的。神拯救的是诚实人、有正义感的人。有正义感的诚实人，或者是看见神的话就信的人，是不是就走在了前边？你信不来，你信的是自己的观念、想象，那你只能等神抓住你的罪状，审判刑罚你以后你才能有看见。“让你们信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不稀里糊涂的，让你们明确地知道神的态度、神的心意，知道神是怎么成全人的，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定规人的结局。”这个知道了吧？（嗯。）神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定规人的结局？神给你摆设环境，显明你的态度、观点，根据你的态度、观点来定你的结局。

“即便到有一天你没走上去，那我说我已经没有责任了，因为好多话已经跟你说清楚了，至于你自己怎么对待自己的结局，这个事就完全取决于你了。”神说过什么话呀？神说：“当我告诉人我无有让人‘活来’的‘法术’之时，人便失声痛哭，确实，虽然我是造物的主，但我只有‘权力’让人死去，却并无‘能力’让人活来，在此我向人赔礼道歉。”神只有让人死的“权力”，没有让人“活来”的“法术”。梁平，什么原因呢？神为什么这样说呀？（梁平：神话是真理、道路、生命，神跟人说了话，实行的人就能活，不实行的人就得死。）神只有让人死的“权力”，没有让人“活来”的“法术”，意思是神能让你死，但是要让你活，神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天规诫命是神制定的。至于你愿不愿意遵循神制定的天规诫命，愿不愿意顺服在神的权下，这是由你自己选择的。人是有自由意志的，神不赶鸭子上架，你如果愿意顺服，那就能剩存下来，就能进入国度。但是你要顺服不了，实行不了，神有没有办法？神没有办法。因为你是自由的，神不强迫你，而天规诫命是死的，神没有让你“活来”的“法术”，没有办法。这就是人常说的什么话呀？“我什么都明白，就是实行不了。我知道你国度里有天规诫命，我知道你国度里面有要求，但是我就不能按你的要求去实行，我就要带着悖逆进去！”可能吗？“对待不同的人的结局神有神不同的态度，他有他的衡量方式，有他的要求标准，这个衡量标准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这是不容置疑的！所以有些人的担心是没必要的。这下你们放心了吧？”今天交通到这儿的时候，你能不能看见神的公平、公义？梁平，说说，神公平不公平？（梁平：公平。）怎么个公平法？（梁平：就是你不追求，什么也得不着，凭着自己的想象信神，神不称许。）公平吧？（梁平：公平。）公平、公义，神早就告诉你了，让你做诚实人，神不是没和你说吧？相信神话的人，人家提前走上这条路了；不相信神话的人，自己把自己给欺骗了。公平、公义。所以导致咱信神几十年来，依然是一个外邦人，劳苦作工与生命毫无关系。你们听了这个交通，看了这篇神话有什么感觉？消极？（超脱：不消极。）真不消极？（梁平：不消极。）任茔，你呢？你有什么感受？（任茔：感觉神对人就是公义的。我从一开始信神到现在，一路走过来，是自己把自己骗了，不相信神的话，也不去实行。以前我和肖红在一起配搭，按说我也该实行真理，但是因着我的诡诈，不相信神话，导致现在还是外邦人。虽然天天出去拿

着神话呢，但那是给别人去交通，不是自己去进入。）神话没有成为咱自己的生命。（任莊：现在就看见神的公义了，今天走不上去，是自己走不上去，因为不是没有给我交通，也不是没有给我揭露解剖，哪方面都说了，是我自己走不上去，我只能怨我自己，是自己不走，这就看见了神公义。）今天上午你们自己看这些神话的时候，跟自己对号了没有？（任莊：对了。）（欣然：对了，只是对了一个外皮。）对上自己是外邦人了？（欣然：道理上知道就是没有这么深地去揣摩。为什么神说咱们是外邦人，就是因为在实际生活里没有一句神话成为咱的生命，看人看事都是按外邦人的那种处事的观点，没有根据神话去看过事，也没有根据神话去实行过，也看不到这样下去的严重后果是什么，只是在外皮上对一对。）所以咱可悲、可怜！从这里也能看到彼得的路是怎么走的，保罗的路是怎么走的。保罗走的是什么路？彼得走的是什么路？从这儿能不能看见呢？神说，你走不上彼得的路，你走的一定是保罗的路，别的无路可走。保罗走的是什么路？（为了冠冕。）为了冠冕，他走的路是与神搞交易的路。他信的是谁？（信的是自己。）他不是信神，他信的是自己，他信的是那位能击杀他的神，他信的是自己，是与神搞交易。彼得呢？（彼得追求认识神，寻求神的心意。）彼得追求认识神，你怎么看见彼得是在追求认识神呢？你看你走的路和我走的路的区别是什么？这样看是不是能够看得更明朗一些？就像欣然一交通，一提起往事，两眼还能流出泪来，这证明了什么呢？什么占据了她的心？她的看事观点是什么？她每时每刻寻求的是什么？她是以她个人的虚荣、脸面、地位得失为主，她考虑的是她的肉体。你看我考虑过没有？从我揭发检举敌基督、假带领，到人家处理我，再到祭司弟兄说我是“敌基督”，你看我在这个上面受辖制、受影响了没有？可以说我不受任何人、事、物的辖制。而我只是在看什么？我只看神的心意是什么，在神的心意中寻求神工作。你看彼得，人家追杀他了，把他抓进监狱里，后来又把他送出去，他都已经跑出监狱了，他跑出来以后，神向他显现了，神跟彼得说什么了？神直接安排彼得让他回监狱去了？（没有。）没有吧？神说了句什么话？神和彼得说：“难道还让我为你第二次钉十字架吗？”彼得从这句话里揣摩神的意思，他就能说“我回去钉十字架去”。

777　神根据人有无真理定人结局

1　现在是神拟定每个人结局的时候，不是神开始作人工作的阶段，神将每个人的言语、行为以及每一个人的跟随历程与原有属性或其最终的表现都一一列记在神的记事册上，这样，无论怎样的人都难逃神的手，都会按着神的分布而各从其类的。这样，无论怎样的人都难逃神的手，都会按着神的分布而各从其类的。

2　神定规一个人一个人的归宿不是根据其年岁的大小，不是根据其资格的老幼，也不是根据其受苦受苦的多少，更不是根据其可怜的程度，而是根据其有无真理，除此以外别无选择。你们都应明白，不遵行神旨意的人同样都要受惩罚的，受惩罚的，这是任何一个人都不能改变的，都不能改变的。所以，受惩罚的人都是因着神的公义都是因着神的公义而受惩罚的，是因着他们自己作恶多端而遭到了报应。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当为你的归宿预备足够的善行》

外邦人的四大代表（五）

欣然，昨天交通了以后有什么收获？（欣然：早上起来，我还和任茥说，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是什么情形。昨天交通的时候，她们几个人的情形弟兄都能掌握了、都能了解了，到我这儿弟兄就说看不懂我，我自己都看不懂我自己，我到底是什么情形自己也不知道，就觉得自己真的难办。）你受什么辖制着呢？（任茥：前段时间欣然跟我说梁平打压她呢，我觉得欣然是不是受这方面辖制呢？）欣然，你是受这个辖制呢？（欣然：那次梁平就把我气哭了，后来任茥还给我交通呢。）梁平说你了？（欣然：嗯。）（肖红：我昨天说你不能干了，你是不是又受辖制了？我说了那句话以后，我看见你一下不说话了。）（欣然：我回去还跟任茥说了，我说肖红说我不能干了，我第一反应还是想自己的脸面、地位。我不是想自己耽误了神家多少工作，耽误了多少弟兄姊妹的生命进入，我不是在这一方面难受，而是在我的脸面、地位上难受。肖红说我不能干了，这下让我去干什么？我能干了什么？我什么也干不了，丢人现眼的。我就是这个流露。）（肖红：你现在还受任茥辖制吗？）（欣然：受任茥辖制就是昨天谈的那一方面，我觉得任茥能交通出来，那任茥就交通吧，我谈不了那么细，我有时候谈也是谈一个外皮、皮毛，谈不到根源的东西，所以就是任茥谈，慢慢的我就没话了。也不是他们不让我交通，是我自己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感觉。这是刚开始配搭的时候，这段时间我还是尽量往这方面配合呢，往这方面去谈。）欣然，你的情形你自己应该是最清楚的呀。（欣然：可是在我这儿我就觉得说不清、道不明。）（肖红：欣然认识的都是别人跟她说的，这个人跟她说“你是这个吧？”那个人跟她说“你是那个吧？”她说“那我可能就是这个吧。”）（欣然：我是没有正义感？诡诈？）（肖红：太诡诈，按说你自己的情形你应该是知道的，你心里是清楚的。你受任茥辖制也好，受梁平辖制也好，你心里是清楚的，“我就因着这个不敢说了，我就因着哪些方面不敢做了”，这些你里面是有的呀。你现在一直说不清楚自己的情形是什么，“任茥说我是这个，那我可能就是这个吧”，你是让别人猜你是不是这个呢，这就是个问题呀。）（任茥：昨晚我一直寻思，“是我把欣然打压得不会作工了？”后来我又想到，欣然说梁平和一般人不

一样，梁平比较厉害，从这方面我就想欣然是不是受了气了，是不是在这一方面有阴影了？）不管怎么说欣然的问题都是别人说的，即便让她留下心理阴影了，即便她受了刺激了，欣然自己是知道的呀。（肖红：欣然就是不敢得罪人，不敢说。）就好比说受了刺激了，“因为梁平说我了，从那以后我就受辖制了，我现在不敢说话了”，或者是“任茔说什么了、做什么了，我受辖制了”，或者是“我现在贪婪肉体，我的心不静，我现在一直想家呢”，或者想老公呢，或者是有什么事情搅扰着你呢，你就顾不上管这些了，你心里想的这些你应该是知道的呀，是吧？（欣然：嗯。）或者是心里有个意念，“神不看人资格大大，神不看人作了多少工作，神是看人性情有无变化，我只管性情变化就行了，所以这个我就没考虑、没用心。”这就是你自己的心思，你自己的心思你还能不知道？你敢不敢敞开心谈谈？

（欣然：听梁平的那种说话口气、态度，我心里就想“反正我跟你说不清，那我就不说了”。）你现在不和梁平配搭了呀，你现在这样的情形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你把现在的原因说说。（欣然：你刚才说了肉体这方面，我没有肉体这方面。）我只是和你说，不管哪方面你自己是知道的。（欣然：我和任茔配搭就是，这两次任茔让我主抓生命进入，我里边也受辖制呢，就觉得她好像为难我一样，“你明明看见我就没有生命进入，你是让我去主抓生命进入呢！”）这是她说了让你主抓进入之后，你的一个态度、你的一个反应，这是昨天还是前天任茔才说的这个话。我是说，你这一年来就是这种表现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你没有上进心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什么影响得你不作工作？什么导致你作工作没有激情？欣然，你感觉你作工作有没有激情？（欣然：没有，自己也感觉到没有。）（肖红：她一直就是温水，不冷不热的。）温水中的青蛙。欣然，为什么会这样呢？就完全是为了混一个不死的结局？为什么会有这个“混”的思想存在？（肖红：我看着欣然就是诡诈，有的人不管他做得怎么样，做得好与不好，他敢担起来往前走。欣然是诡诈，“我就是什么也不知道”，是真不知道，还是装得什么也不知道？如果不知道你可以学呀，这几年也学下了吧？你不懂，你跟着任茔学，你为什么非要和任茔比呢？她谈她的进入，你说你的工作，配搭上不就行了嘛。你非要这个地位干什么呀？）（欣然：我觉得我工作这方面也差。）（任茔：欣然不会作工作。）现在

不是会不会作工的问题，现在是说她作工作没激情。欣然，你也知道你作工没有激情，你没有激情还可能会作工作吗？就不可能。（肖红：这样就获不得圣灵作工，那就没有圣灵作工了。）这就好比做饭，你说你不会炒菜，你真是不会炒菜？如果你没有激情，你就不去炒菜。你不去炒菜和你说的不会炒菜一样不一样？（欣然：不一样。）别人看着你就没去炒菜，所以别人说你就不会炒菜。你的问题首先是你没有那个激情。咱前面说了超脱是冲在最前面，不管她的存心、目的是什么，她有激情，冲锋号吹响她就往前走，就算她是做给人看，起码她有激情。你的激情在哪儿？在我说到你没有激情的时候，你自己也知道你没有激情，是吧？（欣然：嗯。）你知道激情是什么意思吧？（欣然：就是积极、主动地往上够，愿意去做。）激情是主动出击，而你只有等待，被动地等。你为什么会被动地等？你自己说嘛，“我信不来了，我走不动了，就这样混吧、熬吧”，你现在是不是有点混、有点熬的感觉？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欣然：我这是不是神话里说的痞性呢？是不是痞性太大？）你自己感觉是懒惰？（欣然：我不知道是不是痞性，反正是走到哪儿算哪儿，反正是作工作也没有果效。）在你这儿，你看一切事是看别人怎么看你，你自己就没有一个感觉、知觉？你自己感觉自己属于什么？昨天我和你交通说你以外表行为“善良”为资本，是不是这个？（欣然：有这一方面。）谈到哪个你都是“有这一方面”。（欣然：具体说不清楚，我一说又是讲理、表白、辩解，然后我就不讲了。）不怕，你就是讲理、表白，你也说嘛，来了这儿是要和你谈呢，是要了解你的情形呢，又不是说你讲理、表白、辩解，你说说你的真实情形，这是让你讲理呢，你讲嘛，把你的理拿出来。（欣然：也知道自己的理不是理，是谬理。）不是理，就是谬理也算。是什么支配你这么去走、这么去做的？让人能看到咱的情形，讲吧，你讲讲理吧，我听听。

（欣然：我感觉我说真话梁平都把我打回来了，我就没法说了，我要是再辩解、表白我就是讲理呢，那我就不说了。）你的意思是梁平不让你说话，是吧？（欣然：嗯。梁平对我就是一种打压、一种嫌弃，我干什么都不对，干什么都不合适，她给我的就是这个感觉。）你感觉梁平的矛头对准你了？（欣然：嗯。）（梁平：那个时候我才开始作工，让我抓欣然和武则天的工作呢，其实我自己里面也受辖制呢，

因为欣然和武则天都比我信得早，我又撂过挑子，多长时间又不追求，就感觉到自己装备的神话也少，去了不知道给人家交通什么。那次我问欣然要人数呢，欣然就说“我就是有意不给你发，我看见了也不给你发”。）欣然说的？（梁平：嗯。）就是耍你呢，是吧？（梁平：那个时候我的眼泪“哗哗”地就下来了。）这是你刚开始配合这个本分的时候，是吧？（梁平：嗯。后来肖红就给我交通，说我说话的口气里带有血气，就谈的这方面，这个我能领受得了，我说话这方面自己也能意识到。）你也知道。（梁平：嗯，我也知道我说话这方面的问题。）你说话有种冲劲儿，可你还说你受辖制呢，受辖制说话语气还冲？说话冲这是后边的事，是吧？一开始你受她俩辖制的时候，你不敢冲人家吧？（梁平：受辖制就是想着“自己什么都没有，我去了给人家交通什么呢？”是受这种辖制。）当时是你带她俩呢，但你没东西可交通，她们笑话你了没有？（梁平：笑话我？我当时也不在意那些。）你没在意，你怎么会受辖制？（梁平：自己里面就想着……）你自己里面有一种恐惧，没有看见她们笑话你？（梁平：不是她们辖制我。）不是她们虐待你？（梁平：不是人家的问题，就是自己的感觉。就像那个时候他们都说武则天厉害，我见武则天，自己就受辖制呢。以前是人家抓我的工作呢，等到了后来就是我抓武则天的工作呢，这就受辖制呢。）以前人家抓你工作呢，你再见到人家以后，你就有点胆怯。（梁平：还没见武则天就胆怯了，都不敢去武则天家。）哎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欣然：我没抓过梁平，就武则天抓呢。）欣然是跟武则天配合呢，是吧？（欣然：嗯。）（梁平：那个时候我都不敢去武则天家里，还得叫个人一块去呢。那次我记得特别清楚，我问欣然要人数呢，要不来人数，里面就熬炼呢，心想：这是工作，人数总得报吧。可问她们就要不来人数。）（欣然：我是三号来的这边，梁平四号就跟我要工作呢，我当时还什么也不知道呢。我心里就想：我第一天过来，第二天你就跟我要工作呢？我还没去教会转呢，你就让我汇报工作呢？这现实吗？所以从我心里来说，我就觉得梁平是在刁难我呢。肖红当时说“这是梁平的工作范围，即便你是第一天过来，你了解一个发一个也可以嘛。”我没有发，因为我里边马上就堵上了。）（肖红：你刚过来你可以跟梁平解释一下，“我刚过来还没转教会呢”，你说句这话也算，可是我记得你就没搭理她吧？）（欣然：是。你说了解一个发一个也可以，可是那

时候我心里真的就抵触上了。我想着：我刚过来，第二天梁平就让我报人数呢，你梁平什么不知道？你不知道我才来？还是你接的我呀！这会儿你就跟我要工作呢，我给你报什么呢？我里面就堵上了。到现在了才看见这就是没人性的表现。可当时就是抵触上了，我心里就想：这本来就是你抓工作的范围，你什么不知道？你就非要走这个过程呢？我心里就是这样想的。）梁平让欣然汇报工作的时候就有些胆怯、害怕，可是又得抓她工作呢，“人家谁怕我这个纸老虎呢，我是张纸我也得装老虎。我就是张白纸，什么也没有，但我还得抓人家工作呢，怎么抓呢？要是让人家看着我是只猫，那就完蛋了，所以我就是张纸我也得做个纸老虎！”所以说，梁平就开始起步做纸老虎了。从那个时候你就开始说话冲，伪装得厉害点，“我用我这种厉害来作工作，来辖制、控制你们。不管用哪种方式、方法，‘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我是一个纸老虎，我用什么样的语气和你说话，你就能不小瞧我，不刁难我呢？我用什么样的语气和你说话，能让我抓了这个工作，能让我不受你的辖制呢？”梁平，这是不是你的“法宝”？经历上两次以后，你感觉这个“法宝”还是可以的，是吧？这个慢慢地就成了你的一个私有财产，成了你的生存法则，成了你解决一切问题的一个总根源，也成了你的生命。梁平，你回想一下是不是这样的？你这个“法宝”也可能不是才发现的，可能是早就发现了，是吧？遇上你解决不了的问题时，你用充当纸老虎这个“法宝”就能解决好多问题。你用充当纸老虎来解决问题，所以给别人带来的就是辖制。

欣然受辖制了以后不说了，“你们抓工作呢，你们不知道呀？和你说不成，不说了。”话不说了，工作还作不作？工作也就不作了，所以一遇到问题欣然就不说了。不说了里边有什么东西？为什么不说了？（欣然：心里就觉得这是梁平的工作范围，我第一天过来，梁平第二天就让我汇报工作呢，感觉她是故意刁难我，我就堵上了。）你也没有作任何解释？（欣然：没有。）然后你就不说了？（欣然：嗯。我没有作任何解释。）那你这“不说了”是什么意思？（欣然：没有人性。）怎么没有人性呢？（欣然：就不能和人正常沟通，就像肖红说的，“起码正常回一下话，‘我现在还没有了解到呢’，这是不是一个正常的回答？”可我就没有一个正常的回答。）那后来有正常的沟通了吗？（欣然：后来就不和她配搭了。）你是不和她配搭了，但你不做人了？你

和任茔有没有正常的沟通？（欣然：和任茔在一块儿沟通呢。）和任茔配搭受不受辖制？（欣然：就是交通真理这方面，还是我自己的虚荣脸面强，觉得抬不起头来，丢人呢、不是人家辖制我呢，工作上边我有哪些问题，互相发现哪些问题在一块也说呢。没有受任茔辖制。）那你刚才说的这个“不说了”里边有什么内涵？你的这个“不说了”是真的不说了，还是假的不说了？（肖红：假的。到现在还在里边呢，跟任茔一样。）（欣然：嗯。）咱交通这个“不说了”就是给任茔交通的，是吧？（肖红：嗯。任茔就是“不说了，我全包了”，她说是全包了，其实没包，没有消化了，现在是爆炸了。）（欣然：真要是不说了，就放下了。）欣然，那你说，咱那天交通的“不说了”是什么意思？这个“不说了”有什么含义呢？（欣然：怕亮相，怕把鬼亮出来，不愿意接受揭露解剖，还是不经历神的作工。）（肖红：其实你再往深挖，还是自己狂妄自大。要是从外表看欣然，“你看我懦弱、可怜，我成这样了，你们还不帮助我，还要说我狂。”其实你内心深处是狂的，所以梁平让你汇报工作的时候，你心里就在想“你说你什么不知道？你就能这么对待我？你真的不知道？你自己连个正常的脑瓜都没有？你这是不是在刁难我？你这是什么人呀？我不搭理你了。”其实你内心深处对梁平是瞧不起、看不起、贬低，“你连这也不知道？我昨天刚上岗，今天你就问我要工作，你脑子够不够用？”所以你就不能搭理她了。如果你把这当成正常地抓工作，从工作上来说，不管你是昨天尽的这个本分，还是今天尽的这个本分，你不知道，人家问一下你，提醒一下你，“这是你的责任，你赶紧去做吧”。可是从你内心深处就是“我昨天才开始尽这个本分，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你就是这个态度、观点，所以人家提醒你一下，这是你的工作，你就是刚接上，是不是也得赶紧配合？第一项先作这个工作，“先全盘掌握一下，今天我要汇报工作呢，虽然我刚尽上这个本分，但是我得赶紧深入细节，深入这个角色，这是我的本分，这是我的工作，这是神给我的托付。那我就进入角色，我赶紧去整理。”这是不是你该做的？第一先作这项工作，并不是先去转圈，转一个月才能知道。你这思想是不是有问题？人家提醒一下这方面合适不合适？）（欣然：合适。）（肖红：这是不是就不冤枉了？主要就是看你的看事观点，看你怎么看。对于工作来说这是第一要旨，不管你在哪个地方，你现在是尽这个本分呢，第二天又让你尽那个本分呢，第二天一尽上本分你就得进入角色了，“我

赶快了解一下，交接一下，看看有几个教会，哪个教会有多少人，有哪些人才，这个教会有几个接待家，哪个教会带领是什么情形，我先掌握一下，脑子里有个框框。”这个一天就了解了吧？你说一天了解不了？其实半天就了解了，这些在你交接的时候在武则天那里也能了解。了解了以后，已经到点了，就要报数呢，晚上两个人合起来把这数也整理出来了。光整理这个，能不能整理出来？）（欣然：能。）（肖红：这不冤枉吧？就是能，但是你不是往这条路上走，你不是往正道上走，你没有走这条路，你没说“我经历神作工呢，这是神给我摆设的这个环境，我得马上进入角色，赶紧尽好我的本分”。这是你责任范围内的事，可是你把你责任范围之内的事，当作了别人的无理取闹，看见了吧？本来是你自己范围内的事，可是你认为“你这是无理取闹，我昨天刚尽上这个本分，你今天就问我要人数呢。”你再回想一下，“这是神在提醒我，我已经接上这工作一天了，我和武则天两个人都没有把这个整理出来，现在到了人家让交人数的日期了，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先作这项工作，第一天就赶紧把人数整理出来，先给了人家。梁平还没作过工作，现在刚作工，她问我要，我要是不给，可能会让她受辖制。”咱是不是得考虑各个方面呢？“第一，我先把这个做好给了她”，这是不是配合？你有这些想法吗？）（欣然：没有。）（肖红：你光想着“我就不到时候呢，尽瞎胡闹！”往深挖，你就是狂妄自大。就跟那会儿谈任莊的时候是一样的，任莊说受辖制，外表看着她可怜，其实咱现在从任莊的内心深处来看任莊，任莊狂妄不狂妄？她内心深处是狂的，她里面就是嫌弃别人这样，嫌弃别人那样。是不是这个？你也是这个，让人看着你可怜。别说她们了，我也对付你挺多的吧？我就看着你走的这条路不对，你不是往正道上走。你要是从神领受，从正面领受，那就没问题，可在你这儿这个是问题，那个是问题，都成问题了，就把你拦阻得走不下去。拦阻得你走不下去的主要问题就是因为你没有方向、没有目标，你就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欣然，我这么说，打压你了没有？）（欣然：没有。）（肖红：我刚才说这些话你心里怎么想的？）（欣然：没怎么想。其实我后来也往过转呢，可是当时自己流露出来的就是撒但鬼相，就是要表演呢，里面就是抵触呢。）（肖红：刚才我给你谈的这些就是告诉你，咱信神的这条路该怎么走，正确的路该怎么走。如果你走的方向不对的话，你里面自然就是嫌弃别人、要求别人。）

欣然竭力地在给你表达，“这不是我要怎么样，这是撒但本性在里面支配得我怎么样”，你在交通的过程中，她赶紧添加两句，“这是撒但本性，不要说我，不是我”。欣然，肖红给你交通路呢，你不是从肖红的交通里看路该怎么走，而是觉得自己丢了脸了，“这又说我打斗了，不是我要打斗的”，你说这还能认识自己啊？（肖红：你有路途了，就有方向了，这些就左右不了你。你能够正确去领受，而不是在这方面堵住了，一直堵，这个事堵，那个事堵，就堵死了。）欣然，肖红在这儿说你狂呢，你觉得你狂不狂？这个冤不冤？（欣然：不冤。）你怎么狂呢？（欣然：本性就是这样，我跟别人配搭，我谁也看不起来，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就是本性狂妄。）这是硬套规条套上去的？（欣然：不是套规条，事实就是。）那你狂什么呢？（欣然：我也不知道自己要狂什么呢，反正就是性情的东西。）“不管有没有反正是狂。”（肖红：我觉得她的路、她的方向不是走自己怎么能生命长大的路，她走的路不对。）路肯定不对。欣然这里有个自作聪明，还狂妄呢。欣然，其实你看得起任茔吗？你看得起梁平吗？“梁平在这儿坐着呢，你让我怎么说呢？”欣然受辖制呢？（欣然：不受辖制，也有狂妄本性，看不起来。）你能看得起任茔吗？（欣然：也看不起任茔。）你看不起任茔，也看不起梁平。（欣然：上一次让一线给任茔发汇总发不过来，我里面就想：“就是这？你一天说我不作工作、不作工作，你抓的这些人连个汇总都发不过来，还有些工作你也是弄得一塌糊涂”，这是不是还是一种小看人的表现？）这是任茔抓的工作，是吧？（欣然：嗯。）（肖红：意思是“我才跟你配搭上，你看你抓的这是什么？什么也弄不出来！”）后来你不是也抓了吗？（肖红：欣然不说自己嘛，欣然光说任茔。所以我就说欣然这个方向有问题，她观察别人特别清晰，这条路是最大的一个错误，这就导致欣然现在什么都弄不成。）欣然自作聪明。欣然，我觉得你是在坐山观虎斗，看笑话。你说你看不起别人，你刚才又说人家能解决了问题，你受人家辖制呢。（欣然：有这一方面。）“这边你辖制着我，那边我还看不起你”，同一个人，你受她辖制，你还又看不起她，那你该怎么对待她呢？（欣然：不知道了。）你看不起她，她还又比你强，你说会产生什么东西？（欣然：产生嫉妒、恨。）产生嫉妒、恨。你看不起她，你尿不尿她？你不尿她。你对她有嫉妒、有恨，你还不尿她，但见了她你还受辖制，那你想不想扳倒她？想不想把她扒拉到一边？“因着你

在这里影响了我，显不出我了，反倒还显得我无能。”所以说你嫉妒、恨恶、嫌弃她，那你该干什么呢？你想不想把她扒拉到一边？有没有这个？（欣然：没有认识到这里。）认识到也不敢说。（欣然：这个真没认识到。）欣然，你也看不起梁平，是吧？梁平抓你工作说了什么话了，你说“不说了”，不说什么了？你不愿意和她辩解、表白，是吧？辩解、表白也是澄清，你为什么不澄清呢？（肖红：有失身份。）（欣然：不是这个。）（肖红：说不清，不辩解了，不一般见识了。）（欣然：表白也没用，表白又是讲理，神家不讲理，我讲理有用吗？我里面就是这样想的。）可是你不说了以后，她再说你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欣然：难受。）梁平是抓工作的，你把她当上司了没有？（欣然：没有。）为什么说没有？假如说在世上，你刚入职一个新的岗位，上司过来抓工作了，你会不会说“不说了”？你是不是要表白，说一下？“我是新来的，这是我刚来的第二天，我什么也不了解”，你是不是要解释一下呀？这叫不叫表白？表白和解释一样不一样？（欣然：不一样。）表白是为了显摆自己，是为了逃脱罪责。解释是不能让人产生误解，是要解决误解。解释是必要的，表白是没用的、没意义的。解释是怕产生误解，是不让人产生误解。表白是怕别人小看，是护脸面，“我不和你讲理了，不和你说了”。你不说的同时，你心里不是真正的“不说了”，你不是把这件事情放下了不说了，而是怎么呢？“和你说不成，和你说不清，你什么也不懂，和你说什么呢？能说什么呢？不需要说，不说了。”所以你这个“不说了”，不是真正的包容、理解。那什么是真正的包容、理解？“我虽然是刚开始尽这个本分，还什么也没接触，但毕竟我以前还尽过这个本分，而梁平刚出来抓这个工作，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熟悉，我可以理解，我不需要说这些、不需要较真，这有什么呢。”这个“不说了”是真正的包容、忍耐。“鸡毛蒜皮的事情需要解释、表白吗？用说这些吗？”这也是“不说了”。但你的那个“不说了”是“我和你说不成，不说了”，其实你愿不愿意不说呀？你不愿意不说，是因为说不成了你才不说的。从外边看都是“不说了”，但一个是包容、理解的“不说了”，一个是记在心里，记仇的“不说了”，“我记住你了，不和你说了”，这是在干什么呀？是不是对对方的一种弃绝？“我和你说不成，不和你说了，不说了”，是不是弃绝？（欣然：嗯。）弃绝、搁置、不搭理了。就像神作工一样，神对待那些伤了神心的人，神还和他们说不说话呢？对于那

些外表欺骗、本性恶毒的人，神怎么处理的？搁置、弃绝、不搭理。是不是也是不和他们说了？不和他们说了。神还对一部分人也是不说了，这部分人是什么人呀？神看你生命幼小，做了一些愚昧、糊涂的事，随后你悔改了，以前的事神还和你说不说？不说了。这也是不说了，但这两个“不说了”差距大不大？（大。）一个是把你搁置在那儿，不搭理你了，不说了；一个是对你的一种饶恕，一笔勾销，不说了。欣然，咱这个“不说了”是什么呢？你包容梁平了？你饶恕她了？饶恕了没有？（欣然：没有。）神为什么把这些人搁置在那边不搭理他们呢？搁置在那儿，放在那边是要怎么呢？等待最后时机惩罚他们。而咱今天的这个“不说了”是什么呢？等待、搁置，“我不搭理你，我看你能狂到何时。在我这儿我不搭理你，我不说你，你看别人能饶恕你吗？我看你能张狂到哪天？”

昨天我说欣然是短韩信，我因着什么说欣然是短韩信？（肖红：欣然跟任茔在一起的时候，看见了任茔的问题不说。）欣然和任茔在一起，看见了任茔的问题，不说了。今天咱看见又是这个“不说了”，把这些总结起来说，咱性情里边的这个“不说了”就是短韩信的表现。短韩信的目的是要干什么呢？（肖红：看笑话。）看笑话呢，“我看你最后能做成什么”。欣然，咱明知道任茔的这个败坏性情流露出来了，明知道她在教会里边造成打岔搅扰了，咱不说了，搁置、看笑话。“我就坐在这儿等、看，我看你能走到哪一天，就你这个性情，最后总有一天神的公义性情要向你显明。弟兄今天看不见你，明天看不见你，弟兄后天还看不见你？弟兄看不见，神还看不见？总有处理你的时候。”这就是昨天交通的，你里边有诡诈的心。神说：“只不过你们现在都学得相当乖巧，看不透的事不说也不露声色，但你们那敬畏的心与你们那顺服的心根本不存在，在你们来看，研究、观察、等待是你们今天最好的实行，你们学得太灵巧了。”看不透的事不说了，研究、观察、等待，这不是更诡诈吗？你能躲过一时能躲过一世吗？咱现在看见欣然这个人好相处吧？咱只是看见别人伤害欣然了，欣然伤害过谁？欣然没有伤害过谁，感觉欣然平易近人，有些好相处，有没有这个感觉？（嗯。）话又说回来了，当时他们说谁也和你配搭不来是什么原因？你现在成了这样是受哪种情况的影响才成了这样的？“张三说和我不能配搭，李四说和我不能配搭，经过几年的作工，我学会了‘作

工’，看不透的事我不说了，我之前和他们配搭不来，今天我要和他们都能配搭得来，我只要不说他们是猪八戒它二姨就行了嘛。”然后你就开始不说了，你认为你只要不说了就可以了，“不管你说话怎么刺激我、怎么伤害我，你看不见我和你翻脸，我这包容、忍耐可以吧？”然后在别人来看，欣然有包容、忍耐了。可是包容、忍耐是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你没有理解哪来的包容？那包容也是假象、伪装、克制、控制，将来有一天条件合适了，你肯定会爆发。所以说，虽然你控制了几年，但这些东西始终在你心里边装着呢。就是你昨天说的，任茔和你说了两句话，有两年了吗？（任茔：三年了。）三年了，你现在谈起来眼泪还能流出来。这就足以看见欣然是卧薪尝胆，在心里边记仇呢，记着呢。欣然现在有了名字了，叫“短韩信”就差不多。欣然，从外边看你温顺，其实你心里边并不温顺，你在等待、在观察，你在看神家笑话，看他们笑话，你不惜损害神家利益，你不惜他们走上一条绝路。在你心里，你也是自满、自喜，就是我昨天说的，你把你自己放在善良的角色上，“神是美善的”，你自己把自己放在美善的位置上。那个美善是穿了个衣服，是假的、不存在的，你想用一个美善来欺骗、骗取。

梁平是把做纸老虎当作了生存法则，这个认识了吗？（梁平：嗯。）这个成了你的生命。老吕的生存法则是什么？（拳头。）拳头成为了他的生命，不管你再说什么，反正改变不了他的看事观点，“去哪里必须是我的拳头说了算”，一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拳头一来解决了，所以经过他多年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也就是总结、经历、体验出来了一个“真理”，他认为“枪杆子底下出政权”这是真理，其实纯粹是谬论。咱那天举了几个例子？老吕是拳头，还说了谁呢？（任茔：胖妞是诡诈。）胖妞是诡诈。（任茔：龚竹是血气，我是东亚病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生存法则，他的这个生存法则是他在从小到大的生活环境中自己经历过来、总结出来的，虽然他不是有意识地去总结。这就像神说的，在他心中有一个天大的秘密，这是他“父亲”给他的，咱交通出来以后，他就能够去认识，但你要是不和他说，他根本不知道这个秘密。龚竹和梁平差不多，也是纸老虎。龚竹不会说话，胖妞是手腕多、诡诈，胖妞用这个诡诈可以骗，也可以不得罪人，最终胖妞用这个诡诈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不管怎么说，人的这些生存法

则都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拳头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诡诈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龚竹要拳头没拳头，要什么没什么，“那我只能当纸老虎”，和梁平差不多。“你让我用拳头我也没拳头，我只能从说话的语气、态度上让你感觉可怕，或者是挂个脸子，给你个脸色，让你看到就怕。”肖红，你有没有？（肖红：有。）那你和她一样。这就是你从小到大，直到你结婚以后和你老公争战，一切都是用这个脸色来解决问题。你给人吊脸子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谁都得服在你的吊脸之下，所以你就把吊脸子当成了什么？你就把吊脸子当成了解决问题的一个生存法则。你有理可以讲理，但是你讲不过理的时候，“我一吊脸，问题解决了，没理的时候，我给他吊一个脸，我也有了理了，没理我也要争三分。你不要看你有诡计，我耍不过你，但是我也不怕，我给你吊个脸，你的诡计管用吗？你有诡计还得服在我下边，你还得受我辖制。”（梁平：你有诡计，但我不吃你那套。）“你的诡计来我这儿不管用，你有你的千条计，我有我的老主意。不管你说什么，我充当个纸老虎，我用这个吊脸子就降住你了！”诡诈人要脸面呢，你把脸一拉，他没有脸了，他和你说不成，他只能退去了。所以说在你多年的经验里边“我这一招最高！”但今天又出来一个比你这一招还高的人，谁呀？（肖红：欣然。）是短韩信，人家有新名字了。“我让别人都看不透我，我不说话，我不吱声，我也不伤人，让你看见我可怜，都是他们欺负我呢。我总结了多年的经验，我已经看见了坏人没有什么好报应，我就不说他的问题，就让他按着他现在走的这条路继续走吧，继续这样去做吧，我在这边看笑到最后的人是谁！”欣然这属于什么？根据她的这个“不说了”里边的败坏性情、反面事物去看，这个“不说了”给别人带来的是什么？这就好比你眼看着一个人跳河呢、跳崖呢，你也是“我不说了，不说了”。（超脱：坐山观虎斗。）坐山观虎斗，最后责任到不了你头上。耍诡计的人是最后把人骗了，但欣然这是“我不耍诡计骗你、害你，但我也不去救你，我也不会帮你，我就在这儿看。我不说了，我就在这儿看，我看见你有什么我也不搭理你。”这也可以说是见死不救、看笑话，“我看不起你，我看你能做成什么！”这种人应该怎么表达呢？（恶毒的人、老好人。）老好人就是老恶人，这还不完全是老好人，老好人只不过是有一种懦夫的表现，欣然这个比懦夫还邪恶一点，这应该叫什么呢？首先，肯定是短韩信；其次，说她这里面没有诡计吧，可她这里面还带有点邪气，是

吧？看见了不去说、不去做，有点邪气、邪门，能不能揣摩到？欣然，为什么叫你短韩信呢？你能看见你这个短韩信吗？（欣然：看见了。）得能看见你的致命处和生存法则。

外邦人的四大代表（六）

梁平，我给你交通的有路吧？说出你的问题就是给你的路，你就应该知道这条路是什么。也就是，说你是浑人就是不让你做浑人；说你是纸老虎就是不让你做纸老虎；说你是短韩信就是不让你做短韩信。超脱的问题是什么呢？（超脱：昨天交通说我想一鸣惊人。）（肖红：超脱是自己说了算这方面比较严重，这方面最容易触犯神，因为你不寻求，不是根据原则标准，而是自己给自己当家作主。）超脱和欣然两个人走的是什么路呢？超脱和欣然两个人是想智取、想骗取。任茔和梁平是想干什么呢？任茔和梁平是想换取。你们看是不是我说的这样？超脱想冲在队伍最前边，想做一件大事，让人看见她所做的，“只要我立一个一等功，神就纪念，我就有话语权了。”超脱想来个百米冲刺，用这种冲劲来骗取。欣然是用外表的一种温柔，外表的一种美善来欺骗、骗取神的认可。任茔和梁平也可以说成是骗取，不走正道肯定都是骗取，但是你们能实际地作一些工作，你们在作一些工作的时候，也真实地付上代价了。所以说，虽然心里想的也是骗，但是实际地付出了一些代价，这就是想用这个代价来换取。你们两个人是想换，要从根源上来说也是骗取，但是你们操心了、你们用心了，在作工上边你们付代价了，但果效不大，也可以说是有点果效，也可以说你是想要有果效，你们是只想换取。一个是想骗取，一个是只想换取。梁平只想劳苦作工，把工作抓好，想用这个来换取。任茔也一样，但任茔这里还有个什么东西呢？任茔错认为自己已经是劳苦作工了，怎么错认为呢？就是说你在作工上边你没有达到一个实际的作工。咱再来分析、解剖一下任茔的这个作工，任茔她看见了我的作工方式，她对我的作工方式是学习也好、模仿也好，只是走了一步，然后就满足于这一步不往前行了。走了哪一步呢？我作的工作主要是解决问题，供应你生命所需。我和肖红是个配合，肖红要把整体的工作抓起来，我是个软件，她是个硬件，也可以说我解决问题是配合肖红的工作。我在供应人所需的时候，我先得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打斗的问题，因为人都在互相厮杀、互相打斗，给他们交通神话，他们能不能听进去？他们听不进去，不感兴趣，他们跟随神只是为了得福、得恩典，所以什么都不想。同时呢？就是神说的跟随着神又拜着撒

但，这就是他们的那种生存法则。人始终还是宝爱自己的肉体，为自己说话，为自己肉体利益说话，所以在跟随神的同时，人与人之间又互相打斗着，人就没法进入正轨，在这个基础上就得先解决什么问题？就得先解决人与人之间打斗的问题。解决打斗的问题，那就是把人的这些败坏性情，人凭着个人的生存法则互相打斗，不能正常生活，把这个先得制止。我制止这个是要干什么呢？我制止这个是要他们停止打斗来到神面前。就好比说，在教会里有人在互相打斗的时候，互相不能和谐配搭的时候，还有人去揭发检举的时候，或者是告状的时候，其实不管哪种形式都是一样的，都是一个人在告另一个人的状。我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解决的？我是建立在作工的基础上，在生命进入的基础上，建立在这些基础上。我围绕的中心是怎么作工，怎么维护神家利益、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我是围绕这个中心开始去作。作这个工作，首先要解决人与人之间打斗的问题。所以说当有人告状的时候，我第一步要干什么呢？我要先把告状的这个人征服了，先把这个人征服的目的就是让他能够说出实情、真话，等他说出真话以后我才能对这个事情有一个真实的了解，才能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的原则是根据什么呢？是根据每个人所尽的本分，在神这边怎么看，该走什么路。我不管怎么交通，交通哪个，最终要达到这一步。任茔看见我走的路了，跟着我走呢，她是效仿、学习，但效仿、学习只走了一步，就是说她能解决一些人和人互相打斗的问题。人有败坏性情，每个人都是自私的，张三为张三说话，李四为李四说话，他们之间打斗的问题，任茔能看出来，她能看见他们里边是凭哪些败坏性情说话，凭哪些败坏性情去做事。所以说，在他们诉说的时候，任茔能抓住这个点，把他们揭露出来。也就是，在他们告状的时候，她能把他们揭露出来。在任茔把这些揭露出来的时候，这个人当下是不是就蒙了？因为他凭他的败坏性情想控告，想搞个人经营，任茔一下把他的败坏性情揭露出来以后他感觉到了丑陋、难受，他就蒙了。蒙了以后，也就是说他规矩了，从外边看，是不是听话了？是不是把他征服了？这就是把他征服了。因着任茔能够解决这一个问题，这就成了她的一个生存法则，也成了她的一个“法宝”，她就自居在这儿，再不往前走了，也没法往前走了。为什么说没法往前走了呢？因为任茔没有负担，她对神的作工、对神喜怒哀乐的性情，感不感兴趣？任茔，你对

这些感不感兴趣？（任茔：嗯。）我问你感不感兴趣，你是“嗯”呢，这就是诡诈人。（任茔：不感兴趣，不去了解。）任茔既然不感兴趣，肯定就不去了解了，她对神的性情、对神自己、对神的作工不感兴趣，那她肯定不会了解神的意思，不会知道神的意思。也就是说，你要让任茔把人带到神面前，这一步可不可能达到？不可能。因为任茔没有得到神的心意，她就不可能把弟兄姊妹带到神面前。再加上她没有负担，那她在作工方面还操心吗？没有负担就不会操心了。在她这儿，她活在自己可以解决打斗的问题里自居了，对作工她是一种什么态度呢？因着她活在这里面自居，也就是欣然的那种感觉，任茔对作工是什么态度？藐视、看不起，“那是个啥呢！”藐视、看不起的同时又嫉妒会作工作、能作工作的人，处于又嫉妒、又瞧不起的这种矛盾心理。在这个前提下，任茔会不会主动去作这个工作？她不能去作了，因着她心里边对这个作工是一种藐视的态度，是看不起，所以这些工作她就不会放在心上，既然不放在心上，自然就不会有知觉，就不会有成就。就是说作工在她这边是没有知觉的，没有知觉就不存在有作工了。

在任茔这里会解决问题就只是会解决打斗的这个问题，但解决了打斗的问题并不能把人带到神的作工中，也不能把人带到神面前，只能是停止在因败坏性情引起的打斗问题上，停止在对败坏性情打斗的这些认知上面，不往前行了。所以就看见了一个什么现象呢？你看见任茔能不能解决得了问题？似乎能解决一些问题，但似乎又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原因是，她只要能够把这个人打晕、打蒙，而且让人看见了他的这些败坏性情，让他感觉到羞耻不敢再做，这就完事了，这就大功告成了。至于他们之间不能和谐配搭的真实原因是什么，不能给神家带来益处的真实原因是什么，这些任茔没有去考虑，也没有去想，自然也就没果效，自然也就不存在有作工了，不存在这方面作工了。所以说任茔解决问题的时候能解决这个打斗的问题，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也就是根源上的问题，也不能把他们带到一个作工中。我说的这个话你们能听懂吧？（能。）能和任茔对了号吧？（能。）这就是你们对任茔作工方面一直不解的一个根源。那造成这样的原因是什么？刚才也说了一些，什么原因？（……）可以说任茔解决这些问题的存心、目的、动机不对，也可以说她解决问题和

我解决问题不一样。我解决这些问题，我也在这儿揭露解剖、修理对付人呢，是吧？（嗯。）我揭露解剖、修理对付人的存心、目的是什么？能看见吗？任茬揭露解剖、修理对付人和我揭露解剖、修理对付人的存心、目的的区别在哪儿？（欣然：你揭露解剖、修理对付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对自己的本性实质有认识，就是把我们自己认识不到的给我们挖出来，让我们不再抵挡、不再拆台、不再做触犯神的事。）除了刚才说的那些区别，还有一个什么区别？任茬给你解决的是人与人之间打斗的问题，我要给你解决的是人与神之间打斗的问题。（对。）这是一个根源上的问题。任茬给你解决不了人与神之间打斗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她对神的作工，对神的性情，对神自己不认识、不了解、不感兴趣。既然不认识、不了解、不感兴趣，那她就不可能站在神这一边说话、做事，因为你不了解神，你怎么能站在神一边说话、做事呢？她只能站在人的角度上看这个人是好人、坏人，看人之间流露出来的这个败坏性情。也就是说，任茬能解决人与人之间打斗，人与人为敌的邪恶性情。这是说解决问题的方式上的区别。

解决问题的存心、目的、观点就决定了这个结果了，我解决人和人之间打斗的问题，最终目的是要干什么呢？我解决这个打斗问题的目的是要了解实情。我必须解决人与人打斗的这个问题，我才能了解到实情。我了解到真实情况以后，事情才能够水落石出，这才能有一个真实的看见。我揭露解剖你们互相打斗的问题，我是要看见事情的一个真相。而任茬解决打斗问题的出发点就是“我能把你征服，让你规矩了，不要起来捣乱了，到此为止”。所以说，我在这边能把人与人在配搭中产生打斗的根本问题解决了，而任茬解决不了人与人打斗的根本问题。任茬，其实你也不是解决不了，而是你就没有那个存心，就没有那个动机。你在解决了人与人打斗的问题时，你就认为你已经得着了，“我来教会里解决问题了，我已经把他们征服了，他们之间已经不能打斗了，也不打斗了，我已经把他们打斗的这个问题解决了。”你处于这种满足之中，然后就自居了。在我这儿呢，这不是解决了，这才是一个起步，解决了你们不打斗了，我了解了真实的问题、真实的情况以后，才开始了一个正式的解剖。为什么说是正式的解剖呢？前边人与人打斗这是败坏性情，就是人让撒但败坏以后，人与人之间不能

和睦相处了，互相就是残杀。一开始我解决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残杀，把这个解决了以后，我找着了真实的问题，然后我就解决什么呢？我解决问题主要是要把你带到神面前，就是解决你和神之间的问题，所以说我最终解决的是让你知道神怎么看你，你的言行举止在神那边神是怎么看你的。让你看见了神怎么看你，神的心意是什么，就让你看见了一个后果、一个结果。这是一个真正的揭露解剖。我给你做这个真正的揭露解剖的目的、意义是要怎么呢？是让你能规规矩矩地来到神面前，守住你的本分，做你人该做的，让你能够在本分上尽心、尽意、尽力。我最终站在神这一边，给你一个审判刑罚、揭露解剖，目的就是让你能够尽心、尽意、尽力，尽好你的本分，这是我的动机、出发点。也就是要把你带到神面前，做到被神认可。神认可你了，你能够忠心顺服了，你是不是就得着神的救恩了？也就是说，我所做的这个存心、动机是把你带到神面前，让你看见自己，让你看见并得到生命的这个路途。我的存心、目的完全是为了拯救，是为了救你，是为了神话能在你身上作王掌权，神话能掌管你、能控制你。神话掌管你、控制你的过程就是国度建造的过程。这也可以说我是在见证神，我把神的性情见证出来，也就是神向你显现了，神的本体向你显现了，神的性情、神的作工向你显现了。这里边还交通到了神的主宰，在我跟你交通神的主宰的时候，我的目的是要从神的主宰中给你见证什么？见证神的奇妙作为、见证神的权柄，目的是让你顺服下来。不只是让你在神的主宰、安排中能够顺服下来，更主要的是让你能够认识神的权柄、认识神的智慧。在任莊这里，她也给你交通神的主宰，是吧？（嗯。）但任莊给你交通神的主宰的时候，她见证的是什么？她的目的是什么？任莊给你交通神的主宰安排目的是让你能够顺服下来，不让你讲理。因为她对认识神不感兴趣，所以她也不可能见证神的奇妙作为，见证不了神的作工。也可以说，任莊把交通神的主宰当成了自己交通解决问题的一个法宝，用神的主宰把人讲理叫嚣的后路堵死了。我交通神的主宰是让你去认识神，认识神的作为，任莊交通神的主宰是要把你征服，制止你讲理、叫嚣，对你是起一个刹车的作用，是一种制止。任莊，我的交通和你的感受对不对号？是不是这样的？（任莊：嗯。）任莊，我没有多听过你的交通，我只是根据你对神的作工不感兴趣，根据这一条去认识的。你在下边交通的我也没有多听过，我是从理论上认识的，事实中是什么样的，我还不太清楚，

我说的这个是不是？（任茔：……）任茔没法说话，“我要是为自己说话吧，说什么呢？”（任茔：我也就是这样的。）咱不能冤枉了人，欣然，你从任茔的交通中看，她与我说的这个相合不相合？（欣然：相合着呢，就是你说的这一方面，任茔也交通了，也揭露了，就是谈不了那么彻底，解决不了根源上的问题。这一段时间那边几年前的事情一件件又重新出来了，这也就是这一方面的问题。你让她谈、交通，她也交通呢，“神的作为、神的作工，神给人摆上这些环境到底要干什么？”这些她也谈呢，但就是弟兄刚才谈的，起到了一个刹车的作用，他们不敢再反了、不敢再抵了，但是就是对神的性情、对神的主宰、对神的智慧这一方面……）神的奇妙作为，没有谈，是吧？（欣然：也谈呢，但是好像达不到让人走上这条敬畏神远离恶的路，是这方面。）谈的就是一个浮皮。（任茔：我谈是怎么谈呢，比如说今天摆设了一个环境以后，能从神主宰的人事物上面把一个一个的细节和他对上号，就是说神摆设这个环境的目的意义就是什么什么，哪一个环境能和神给他摆设的这个环境结合上，我是这样去说的。不是光说摆设这个环境“咔嚓”就截止了，就不给他对号了，也要把他这个给他对上号。）你这个对上号就是“我一切都给他对上号”，对上号主要是在显明他，不管神怎么摆设这个环境，你主要交通的就是显明他的败坏、邪恶，但是你没有谈他……（任茔：我还给他谈神的爱，假如人临到一个环境，从人的角度上看见这个环境是不好的，从神的主宰、作工方面能谈出神的爱，让他能够看见这是神的爱。假如说今天他家里出了事了，出了什么不好的事，我是从神的主宰安排中给他谈那是神的爱，让他看见神的爱，看见神作在他身上的就是爱，从这方面也能谈一些，不是光从反面根据这个人怎么怎么谈。我没有你谈得那么彻底，确实是没有。对神的性情这些我是能说，但只是个空话，不实际。但是从神的爱这一方面都能把这个环境说出来，说出来以后能和他们一个一个对号。如果你给人家对不了号，那你怎么去交通呢？不管深与浅，在我这儿我就是这么去交通的。）

所以说，你能交通的内容在哪些有限的范围之内呢？第一个就是我交通过的内容你能效仿我去交通，我交通过的你肯定能学着去交通，谁也能够学着去交通，交通神的主宰、交通神的奇妙作为、交通神的作工。不是说你不能交通，也不是你交通不出来，你能交通出来，但不

是你自己交通出来的，你是从我这儿学话学来的，不是你真实交通出来的，我跟你说的是你得自己交通出来。一方面你是学出来的。第二方面就是你交通神的爱，交通的只是一个方框。神的奇妙作为、神的作工、神的性情这些你交通不出来，因着什么交通不出来？就刚才交通的，根本原因就是你对神的作工，对神的性情不感兴趣。你既然不感兴趣，那你就不会主动地去了解、去认识，你没有主动了解、认识，你怎么可能把神见证出来？不可能。那只能是说我带到哪儿你走到哪儿，我不带你，你不会往前走。就是说，你得看我是怎么走的，你看谁带我了？没有人带我。是因着什么呢？是因着我寻求神的作工、神的性情、神的心意，在这个基础上你配合到哪儿神作工作到哪儿。所以说我在这儿有源源不断的新的认知，就是成为一个神性情的发表，给你表达出来。我为什么谈这个呢？任茔就停止在这儿了，没有继续往前走，停止在哪儿了呢？就是说，你没有对神的作工感兴趣，所以说你就停止在这儿了。如果任茔你能够对神的作工、神的性情、神自己感兴趣，你在这方面要追求，再往上够，你配合到哪儿神作工作到哪儿。当你和我一样配合到这儿，神自然也一样地开启、引导你了，那你自然也就可以谈出神的奇妙作为了，你就可以把神见证出来。因着你这儿对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不感兴趣，对本分，也就是对神家的工作也不感兴趣，也没有负担，所以说你见证不了神，在解决这方面问题上你也解决不了。然后你能谈这些，能交通这些，你就自居在这里边，不往前走了。我谈这个主要就是说你为什么走到这个步骤上边了，你能谈出什么，谈不出什么，简单来说就是人与人之间这些打斗你可以谈出来，但是你要站在神一边去看事，去看神所作的，这个你谈不出来。我给你交通这些就是让你对自己有一个认知、认识。

咱昨天晚上说到保罗走的路和彼得走的路了，是吧？（嗯。）保罗走的是什么路？彼得走的是什么路？（梁平：彼得主要是认识神，在他的作工中能看到自己悖逆神的那一面，满足不了神的那一面。保罗光注重作工，对自己没认识，对神没认识。）神说你走不上彼得的路，你走的一定是保罗的路。你想走上彼得的路，那你还得知道彼得走的是什么路，彼得走的是什么路呀？彼得走的是认识神的路，彼得是主动去认识神、认识自己，主动去揣摩、寻求神的心意，彼得注重摸灵

界的动态。这是个大概吧，彼得走的是这个路，你们走彼得的路了没有？（欣然：没有。）你没有走。任茔走这个路了没有？（任茔：没有。）没有走这个路。（梁平：走彼得的路，能常常看到自己的缺少，总感觉自己满足不了神。我跟彼得走的路是相反的，我感觉自己满足神了，彼得走的那个路是他对神有认识，常常能看到自己满足不了神，我们走的路就感觉自己做得已经可以了呀，还不行。）“我都已经成这样了，还不行吗？”彼得觉得是满足不了神，亏欠神，咱觉得是“我还亏欠神吗？”（梁平：“这做得还不行吗？”就是这个。）任茔，彼得的路怎么走？（任茔：彼得总觉得自己有缺少，他是认识神，他心中常常能够反省自己的心思意念，每个心思意念都不放过，他能寻求神的心意，他时时、处处觉得自己缺少太多。像我走的路就是时时、处处都是狂妄自大，我看着我连保罗的路也没走上去。）看见彼得走的路了，是吧？咱先不要说彼得走什么路了，神说走不上彼得的路，走的一定是保罗的路。也就是说现在很明显，咱是没有走上彼得的路，就是一句话，彼得是追求认识神，你追求认识什么呢？你对认识神这个话题从来就不感兴趣，你怎么可能追求认识神呢？你怎么可能满足神呢？所以你不追求认识神，你就不可能满足神，行不通。彼得是追求怎么满足神，现在说的是这个，是吧？彼得的这条路你是肯定没走，是吧？（嗯。）那你走的一定是保罗的路。好了，那咱就揣摩你是怎么走保罗这条路的，和保罗对号不对号？（该跑的跑了。）宏观上咱就不说了，就说这个根源上，也就是说从这些源头来看。什么是源头呀？源头是看事观点。保罗的看事观点是什么呢？咱刚才说了一个宏观的，保罗是要什么呢？（肖红：冠冕。）要冠冕呢，是吧？保罗认为自己该跑的路跑了，该打的仗打了，你是不是也是呢？这是从宏观上看。从细节上，从以前没有看见过的来看，有什么区别？你看你和我有什么区别？你的看事观点和我的看事观点有什么区别？你能不能看见我的看事观点？欣然，看见看不见？（欣然：你凡事是根据神话看，你是完全把神话活出来，就和彼得一样，神话是先落实到你自己身上，你自己实行出来了，然后你才能用你的实际来带领人。我就是弟兄交通哪一方面，我领受一个道理，我就出去给别人讲了，和自己就没关系，这些真理只是给别人说了说，没落实到自己身上。）咱从彼得那个宏观的路上退回来，咱再看看实际的，在你面前的，你看我和你的为人处事这些有什么区别？（……）什么是

真理呀？（肖红：做人行事。）真理是做人做事、看人看事的准则，是吧？我这个做人做事、看人看事和你们的做人做事、看人看事有什么区别？想过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没有？没想过？任茧，想过没有？（任茧：想过。）梁平，想过没有？（梁平：看到弟兄看人就是根据神话去看人，没有那种嫌弃，不管什么人，“我都给你谈”，能跟人沟通，能跟人相处，“我也不看你败坏多少，反正我自己尽我自己的责任，我只管交通，能让你对你自己有认识，对神有认识”。）能感觉到，是吧？（梁平：嗯。）和你有什么区别？（梁平：我就是看到你和我不一样，神话说不是高看就是贬低。通过这几天的交通感觉到自己出来不是为了尽本分，不是为了尽自己的责任。）看见了，是吧？（梁平：嗯。）欣然呢？你们看见欣然和我有什么区别？说话、行事的时候有什么区别？（梁平：我不知道说得准不准呢，反正我自己感觉，欣然就是有一种心高气傲的感觉，不行的吧她也看不上，好的吧也比不上，我就感觉她有这方面。）你说欣然是比上不足，让自己做吧做不了，眼睛看吧看不起，眼高手低。（梁平：你比如有的人强势，“我不行，但是我得追求，我得比你强”，这个也是争强好胜吧，但是从欣然这个表现里边也看不到这方面。）她也不去追求。（梁平：她也不说“我不行，我看不起你，但是我得追求。”）“我看不起你”，还追什么追呀？“我就看不起你做这个，我就不走你这条路。”（任茧：看不起来，欣然不是说不追求，主要她也没有做出什么来。梁平，你是不是谈这方面呢？“你说你看不起别人，你能做出来也算”，是不是这个意思？）（梁平：就是这个意思。）（任茧：在欣然那儿，她看不起你，但你让她做她还做不了。）（梁平：我跟她正好相反，我是“她做不成的我做”。要是我看到的话，你做不成我就做了，就像以前我跟武则天配合，那会儿让删音频，那边有个人的音频就是删不了，那个人厉害他们都不敢去删，让武则天去删音频武则天不去，我说“你不去我去”，自己就是这种强势吧，你不做我做。）争强好胜不是“你不做我做”，这句话说得不对，是“你做不了我做”。“你不做我做”那是种责任心，“你做不了我做”那是争强好胜的心。（梁平：“你不是不去吗？你不去你看我能去办了吗？”就是这话。那个时候我们在武则天家里，肖红让删音频去，大家都不敢去。肖红问：“这是谁传的这个人呢？”武则天说是她传的。肖红说：“那你传的你去删不是更好吗？”武则天当时答应了，后来她不去，不去我说音频总得删

吧，但是我里面想的不是责任，就想着“你不删，你看我能删了吗？”我就跟上李沐去了。）所以说这是较量、较劲，是一种显露。（肖红：她这也是种责任吧？）梁平不是那个意思，她和你说的不是一个意思。（梁平：我是说“武则天你不去，你看我能给你做了吗？”）武则天她害怕，她做不了，不敢去。梁平的意思是，“武则天你做不了，你看我做了做不了？”因为当时是武则天带梁平呢，梁平本身在武则天下面还受辖制，“我今天要让你看一下青出于蓝胜于蓝，你小看我呢？我要让你看看，你做不了的事情，我都能做了。”她要做给武则天看，所以梁平作工不是为了这些工作而作工，她是为了自己的脸面而作工，是为了证明给武则天看的，是借着这个作工来贬低武则天。她的目的是要贬低武则天，不是为了作工，是在没办法的情况下帮神家做了个事，目的不是为了做这个事。梁平，你越描越黑了。（梁平：反正自己总知道自己的存心。）自己的存心不对，梁平跟保罗一样，保罗他并不是说单单就是为了神的作工而跑了半个欧洲，他是为了什么？他是为了在众人中间能讲，他喜欢讲，喜欢显露自己，喜欢在别人心目中有他的位置。他是为了讲，为了在人心目中有他的位置，他才跑了半个欧洲。（梁平：反正在肉体上也是这种，“你不服，你看一下我能不能抓了这个工作？”）对，梁平不是为了作工。（梁平：所以我就说我跟欣然就是不一样的嘛，我那会儿谈的要是争强好胜的这种人吧，他是“你做不了我做嘛”。）还是为了显明一下“我能做得了”。（肖红：这个跟“你做不了，她做不了，就该咱做”还不一样。）不一样，梁平跟这个不一样。这里面你可能有掺杂，也可能你是以这个为主题，这个性情小一点那属于你的掺杂，是要解决你的掺杂，但是你这里边以这个为主了，这就完全是为了自己。（梁平：我走到现在看一下自己所走的路就是这种的。）对，这就是保罗的路，所以你得知道保罗走的是什么路。

从宏观上你也会说保罗走的是什么路，彼得走的是什么路，但自己实际去做的话你又没路，从根源上你看彼得走的是什么路呢？就刚才说欣然和梁平，你们不管临到任何的人事物，你们是怎么看这个事的？这就是一个看事观点，你们怎么看这个事呢？你们时时、事事、处处想的是什么？（自己。）自己的前途、地位、名誉，这些东西就占得你满满登登的，周围人说什么话做什么事，他不能触碰到你，不能伤

害到你，伤害到你，你就干什么呢？（反抗。）反抗，情形就不正常了，就是当你临到周围人事物的时候，你是看你自己的肉体利益是否受到了损失。你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你是为着你的肉体利益在做事，周围的环境临到了你，你是要看你的肉体利益是否受到了亏损，你做一切的事也是为着自己的肉体利益去做事。那你看我呢？（你是为了神家利益。）我为不为自己说话、做事呀？你看我和什么人是不是也能合得来，也能交通呀？别人对我藐视、贬低、攻击，不管他怎么做在我身上，你看见我有没有报复？（没有。）我没有报复，可以说他做在我身上的，我都没有搭理他。而且你能看见一个什么事情？就是我在交通什么事情，你看见我这个构思是清晰的，一条线，不管你说什么话、做什么事，影响不影响我的构思？（不影响。）不影响。不管你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都影响不了我的构思，为什么不影响呢？就是你对我的伤害，伤害到我的利益了，我是不搭理的。就好比说人家咒诅我全家死绝的时候，或者人家说我是大邪灵的时候，这些对我是没有影响的，我该做什么我还继续在做什么。为什么对我没有影响呢？我为什么不搭理呢？一方面是说他们说我这些话，伤害到我的仅是什么？他们伤害到我的仅是虚荣、脸面、地位，它影响不了我的实质，不影响我真正的归宿，在我这儿我看谁主宰着呢？神主宰着。我只管用神话来衡量，看神怎么看，看神怎么说，看神怎么作，他们所说的这些话对我来说是耳旁风。就像人家说我大邪灵呢，跪下来咒诅我全家死绝呢，就咒诅我全家死绝的这十个人我都想去帮他们，我看见那几个带领是为了要他们的地位而把这些人给利用了。我觉得被他们利用的这些人可怜，我同情他们，他们被人家耍了。我想帮他们，为什么帮他们呢？他们咒诅我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在作恶？他们作恶，那他们的归宿是什么？还有归宿吗？（没有。）我看着他们是没归宿了，那他们对我说那些话的伤害，我还能记在心上吗？（不记。）而且他们就是再咒诅我什么，再说我是大邪灵，他们说的话能成就吗？（不能。）不能成就，不能成为事实。所以说我在他们说出的话里没有受到任何的辖制，也就是说，他们说的话辖制不了我。你就说我是敌基督，你就说我是大邪灵，你就是咒诅我全家死绝，对我没有任何辖制。再一个就是你对我的一种伤害，我看的是什么呀？你再咒诅我，再说什么，这也是过眼浮云，你再欺压我，你能欺压几时呀？神的性情是什么？神的“怒”是一切反面事物不复存在的象征，你

终有一天会被惩罚的。神的“喜”是一切正面事物的诞生与存在，我有神话在这儿，我看见他们越欺压我、越欺负我，我什么感觉？我的心越得安慰，越证实我走对了。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对那几个人还有恨吗？不但没有恨，反过来不到两个礼拜我就去找他们了，他们咒诅我他们没脸来见我，我主动去找他们，上门去找他们，让你做你能做到吗？（不能。）为什么做不到？因为你时时处处想到的、感受到的是什么？（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利益，你把自己的名誉、地位总挂在心上，你的前途命运总挂在心上，别人不能触碰你一点。神的话你不搭理，神的主宰你不搭理，神的性情你不搭理。就好比欣然，任茔说了她几句话，三年了她还放在心上，因为伤害了她的脸面了，她追求的是什么？追求的就是这些不值钱的地位、名誉、钱财。地位、名誉、钱财这些属于什么？这个肉体属于什么？过眼浮云。这些过眼浮云你抓得紧紧的不放，而真正的真理、神的话、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你却置之不理，这是不是保罗走的路？（是。）保罗是什么呀？争强好胜、唯利是图。咱所做出来的这些事归纳起来是不是争强好胜？非得在别人中间逞个强，让别人能高看，自己不能受到一点伤害，受到伤害里边还记仇呢、还报复呢。人事物临到的时候你的看事观点是什么？在神那边看你是搞交易，是自我满足，是不求上进，对神的作工是不搭理，对自己的利益是求真求细。彼得走的是什么路？彼得走的是认识神、寻求神、寻求神心意的路。你看保罗是怎么对待彼得的？保罗对彼得是攻击、藐视，而彼得对待保罗呢？（彼得称保罗弟兄。）彼得还称保罗为弟兄，这是不是就看见保罗的看事观点了？保罗要的就是一个名利。彼得呢？彼得为什么叫保罗弟兄呢？欣然，彼得为什么叫保罗弟兄？（欣然：彼得临到事情能从神看事。）保罗那样对待彼得，彼得记仇了没有？（没有。）彼得感觉到伤痛了没有？（没有。）似乎没有感觉到。没有感觉到，反过来还叫保罗弟兄，为什么会这样？彼得看见保罗传福音跑了半个欧洲，这是不是彼得叫他弟兄的原因呢？彼得寻思的是什么？揣摩的是什么？想的是什么？神的作工、神的心意。他心里边想的是神的作工、神的心意，所以说别人怎么伤害他，他不搭理，他只是看神的心意是什么。因为保罗能跑半个欧洲，所以彼得能叫保罗弟兄。那欣然，你能不能叫梁平“姊妹”呢？能不能叫任茔“姊妹”呢？（欣然：嗯。）当然，这个叫是得从

心里发出来的，是吧？欣然想着“我每天都在叫她们姊妹，这还用你说呀？”但你叫的同时眼里边含着泪呢。

你看肖红走的这条路，肖红在和任茥配搭作工的时候，不管任茥怎么伤害她，这个作为她的主导了没有？虽然她心里受苦、难受，但这些改变她了没有？（没有。）她在工作上边放下工作了？周瑜怎么对待她的？她不管别人怎么对待她，她要怎么呢？她与神发生关系，她要看神的作工是什么，神的性情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咱简单总结一下，彼得走什么路呢？保罗走什么路呢？（梁平：保罗是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名利、地位、前途，只想得冠冕；彼得是只注重认识神，不考虑自己的利益。）如果你走保罗的路，能不能和谐配搭？（不能。）就不可能和谐配搭。为什么？你时时想的是你个人的利益，是你的归宿。如果你是走彼得的路，就没有配搭不来的人，和保罗都能配搭，叫保罗是弟兄。就好比大卫，大卫能不能和扫罗配搭？（能。）是扫罗不能和大卫配搭，是吧？（嗯。）扫罗还非要追杀大卫。大卫呢，“我可以和你和睦共处”，不仅是和睦相处，还怎么呢？扫罗死了以后，大卫还给扫罗写了哀歌，让世人纪念，大卫为什么会写这个？为什么？（……）因为扫罗当这个王的时候是神膏立的，就这个原因。（梁平：我里面还有一种思想，自己也知道肖红走的这个路，也知道肖红人性好。比如谈肖红包容，不管谁对她怎么样，肖红哭着也得给你交通这些表现，我自己心里也知道，我一想就觉着人家那个人性就好。我这会儿就想说，这个是自己迁就自己呢，还是不认识神呢？）你问问肖红，她原来人性好不好？肖红刚开始作工的时候，她是什么人性？（任茥：刚开始作工我和肖红配搭，我看不到她人性不好。）你当时不是和我说你在她面前受她辖制吗？（任茥：受辖制是受辖制，是我说一句人家都能给我打回来，受这个辖制。我始终没有说过她的人性坏，真没有提过她人性坏，就是和她们说“我觉得肖红这个人性比咱们好”，我也是这种感觉。那时候受辖制是我说一句，人家都能给我回过来。）现在不能说这个人性，应该说肖红这个活出。当时肖红的活出是什么？人和她来往，能不能正常来往？能不能？（超脱：刚开始不能吧？）“不能吧？”你问呢？（超脱：当初我没接触过肖红，我不知道。）刚开始肖红和你有什么区别？（梁平：我看不出来区别。）你是看见你吊脸色比较严重一点，是吧？肖红脸

色虽然没有你那么严重，但是话严厉吧？（梁平：嗯，话严厉。）别人来到她面前是不是会受辖制？和别人去你面前是不是一样的？（梁平：我不受辖制。）是，你不受辖制，因为你太厉害了，肖红在你面前受辖制了。你看着别人在肖红面前受不受辖制？（肖红：欣然，受不受辖制？）（欣然：不受。）（肖红：不受？我打你也不受辖制？）（欣然：不受，你揭露的是我实质里的东西，是我真实的情形。）不是说那个揭露，就是在作工尽本分的过程中，刚开始有什么话你和她沟通受不受辖制？（欣然：刚开始受呢，后来……）这不就是说肖红的过去和现在？说这个你才能看见她的这些变化。刚开始都在受她的辖制，是吧？为什么后来不受辖制了？（任茧：人家变了。）你现在和梁平说话是不是受她辖制？（……）梁平刚才提出个疑问，“肖红原来人性就好……”她这个表达不对吧？咱不说这个人性，人性的好坏这本身就是天性，是吧？（嗯。）一出生就是这个人性。现在是说她这个活出，你看她原来那个活出有没有正常人性？刚开始的活出有没有正常人性？（没有。）用准确的话说是“有没有正常人性”，是吧？肖红刚开始的活出没有正常人性。为什么没有正常人性？你和她在配搭、沟通的时候，她管不管你的感受？她能给你打回来，能顶回来，然后你还和她说话呢？当时叫她顶头，是吧？（嗯。）梁平，你不也是顶头，是吧？（梁平：嗯。）一样不一样？肖红以前是顶头，她现在还顶头吗？现在谁和她交往还受辖制吗？（不受。）不受辖制了。原来受辖制是她没有活出一个正常人性，现在活出了一个正常人性，那她是怎么活出一个正常人性的？这是不是一个变化的过程？这个变化的过程是不是就是性情变化的过程？她怎么得着变化的？不知道了，是吧？因为在她心里边有个什么？她和你们有个区别是什么？你们对待别人对你的观点、看法太注重了，你把别人对你的态度、观点就当成了生命，太注重了！也就是刚才说的你的前途命运、你的虚荣脸面，成了你的生命了，你太注重了。而你对神的话，对神的意思不搭理。但肖红这个和你们有点不一样了。当然刚开始她也是这种情况，她也是看别人怎么看她了，你不敢伤害她，不敢触碰到她，害怕她。刚开始，她也是神话以外的人。因为那时她不会经历神作工。

你在这儿看见我和肖红有一个区别是什么？从我这儿，你能看见什么？我是寻求神心意的，我看神的作工，看神的性情，寻求神心意。我在寻求神的心意，而肖红呢？你在肖红这边看见的是什么？她遵行的是神的作工。她从一开始，工作安排怎么要求了，“我看神给我安排让我作什么工作呢”，她注重的是作工，她没有注重神的心意。但不管怎么说，她的目的还是为了顺服神。她借着这个工作，“工作安排下来了，我得顺服，我得看工作安排要求人怎么做，我得怎么做。所以不管你是谁，我得按着工作安排做。我得罪人，也是因着工作安排；我就是对付你，也是因着工作安排。”但因着她没有把神话带到实际生活当中，没有信了实际的神，她依然走的是保罗的路。为什么交通说她是保罗来世呢？她不知道彼得的路，只能走保罗的路。她的目的是想顺服神，但她没有走上这条路，当我把神的心意告诉她的时候，她是不是要走这条路了？所以说，她就开始注重满足神了，那就看神要求什么，把她带到神话里边，从这个时候，她才注重神的话。虽然她作工几十年了，但她只注重工作安排，传福音、传福音，只注重这个工作怎么抓，注重工作。对待神话的态度就是对待神的态度，她没有在神话上注重，那也就是说她对认识神不感兴趣，对认识神的作工也不感兴趣。所以说，她只注重于作工。当临到我来带她的时候，我把神的心意告诉她的时候，她才恍然大悟，“信神就是在信神的话呢！”从这个时候，把她带到神话里边，她才根据神话去要求自己。当她知道神的心意了，知道神是让她怎么呢，她就能去按神的心意去实行。我当时给她交通了“教会建造和国度建造的区别是什么”“神为什么要拯救人”“国度建造就是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你这个人活着的人生意义是什么”。神说过一句话，神说：“……数年的经历过去了，经历了熬炼之苦、刑罚之苦的人类变得饱经风霜，虽然失去了往日的‘光彩’与‘浪漫’，但却不知不觉中懂得了做人的道理，懂得了神拯救人多年的良苦用心。”虽然失去了往日的“光彩”，但是懂得了一个做人的道理。她在这个时候，她才懂得了一个做人的道理，原来不懂做人的道理。那时候肖红光彩吧？跑遍天涯海角，花开得美丽，她觉得她也作了多少工，觉得自己有资本、有资格了，结果拿出神话一看，是什么呀？什么都不是。神要的是你用活出来见证神，怎么活出？所以说，这个时候才注重呀，得有一个真正人的形象，开始有了理解、有了包容忍耐。昨天咱也交通了，刚开始肖红和我配搭的时候，也是打架

呢。她注重的是这些作工，我注重的是抓人的心，用心来支配人去作工。肖红那边抓的就是从外边的作工来抓人，她一直以来就是这样走的，从来没有抓人的心。所以说，在改变自己的同时改变别人，虽然没有往日的光彩，但是懂得了做人的道理，懂得了该怎么做人、怎么对待人。而且一路走来看见人和人有什么区别？看见一个比一个败坏至深，一个比一个难办，你看到了一个又一个的“英雄好汉”趴倒了，同时自己又产生了一种同情心，对人的同情、可怜又上升了。所以当别人在顶撞你的时候、欺负你的时候，你看见的不是对他的恨，你看见的是可怜、可悲，你和他就没有那个怒火了。看着他那样对待你，你还得去帮他，就像对待小孩子一样，他什么也不懂，他还在危险时期。你也不在乎他说你什么，他就是咒诅你什么、说你什么，他也就是一个人，他能做成什么，无非就是伤你的一个脸面。我这个说清楚了吧？（说清楚了。）还羡慕她吗？羡慕不羡慕？（梁平：羡慕，还能不羡慕？）羡慕什么？用不用羡慕？欣然，用不用羡慕她？（欣然：羡慕是羡慕人家有心。）这个话不好回答，是吧？（肖红：这就证明你对我以前不了解，对我所走的路还是没有了解了。）你们就没有研究过这个“原子弹”。（欣然：其实我里边也有这一方面，“虽然都是败坏的人，但是人性不一样，还是有区别的”。）自己给自己定规了。（欣然：就是这样的，实际上咱就没人性，就不算人。人家人性比咱强多了，能公平、公正地对待人。）你没人性，你就不能活出个正常人性？变得有人性？（欣然：好像是拿这个“人性”给自己推脱罪责呢，有这一方面。）哎，对了，你自己不实行真理，给自己开脱罪责呢。（欣然：就是。）（肖红：我以前就和梁平一样，为什么一直说把梁平打死，梁平才能重新活过来？我原来不是败坏的人类？同样我里边也是有败坏性情。从这点就看见你对我以前的生命经历那方面就没有注重过，或者我写的文章我怎么走出来的，这些你就没有去看。你只是看我现在，你没看我以前，没看我怎么能有这么一点点的变化。）

外邦人的四大代表（七）

（肖红：我刚开始和任茔配搭的时候，就跟梁平现在一模一样。所以我看梁平就看得清楚。梁平，你这个旧性情没死，还没打死，所以你给人带来的是一种辖制。我刚和任茔配搭的时候，我里面也是有资本，多少年的作工资本，自以为是，也是自是。弟兄让我跟任茔配搭的时候，任茔来了一看我这表现就说不跟我配搭，我心里就是火的，所以我马上就说："这个人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就是不允许人这么说话，"我还什么也没说呢，你怎么就不跟我配搭呢？"心里边就嫌她说这话丢我的人呢。我又没跟你配搭过，也不是我打了你了，你就不跟我配搭，我就是嫌脸面挂不住，所以心里就有抵触，"你不跟我配搭，我还不跟你配搭呢！"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后来在一次次的事上，人家一直说受我辖制，我就对她是一种嫌弃、贬低，"我怎么你了？还说受我辖制呢，是你不行吧！"这就是梁平现在说的话，"我也没怎么你，你就受我辖制。"我说："你打了人，你有感觉？"梁平说，"我就没打，就没打！"其实我那个时候也是这样，"任茔，我怎么你了？你把事实拿出来放在桌面上，我怎么你了，把你辖制的。你每次到弟兄跟前说受我辖制、受我辖制，弟兄每次打我、打我，我怎么你了？"我跟梁平一样不一样？一模一样。我就感觉我什么也没有做，怎么就受我辖制呢！你说什么也没有，那为什么人家受辖制呢？）（任茔：你在那儿没知觉嘛。）（肖红：我没有知觉，所以弟兄就一步一步地引导"你打了人，你还有感觉？"我这才在想，"我打她了吗？我打了她，我没感觉？我没打她呀。"我里边就不承认。因为自己打人打习惯了，哪有感觉？你打别人你哪疼呀？我这才借着弟兄的交通一步一步地想，"我这是习惯性的，那我习惯性地做了什么？她为什么受我的辖制啊？"这就不在她身上下功夫了。但是她一开始说我的时候，我就对她有抵触，就在她身上下功夫，"你受什么辖制呀？我怎么你了？我就没怎么你呀。"就不在自己身上下功夫。后来弟兄就说"肖红，人家说受你的辖制呢，为什么人家受你的辖制呢？"就是从弟兄交通了扫罗与大卫的那一次，才把我打下来。现在是明白神心意了，那个时候就不明白，就认为"我这么做还是扫罗，还得死？"从圣经上就知道扫罗是该死的，弟兄说任茔是大卫，而我是扫罗，我就想着"那不是利用我

吗？”弟兄就这么明显地说呢，弟兄打完我了最后还说任茔走的是子民的路，那个时候就感觉自己就得死，这一下就把我打死了。这之前，我从心里就是贬低、藐视、看不起任茔，“你还不跟我配搭呢？”我心里就这种想法，“一说就是受辖制，一怎么就是爱告状，每次都是受辖制，我怎么你了？”我就气得不行，在我这里不允许任茔说她受辖制，因为她一说受辖制，弟兄就得打我，她一受辖制弟兄就是说我，我里边就是这种气嘛！我心里就想“我怎么你了？你把事实拿出来！”心里面打架呢，就跟班主任说我“二十天了不动、不作工”一样，我说“胡说八道，哪有二十天？你把事实拿出来。”意思就是要讲这个理。后来弟兄说我是顶头，还说“人家拿神话过去了，你就这么一扒拉？”我说：“我确实是扒拉了，她胡说八道呢，我能不扒拉呀？”我认为我对着呢。“班主任胡说八道，说我二十天了不动、不作工，我三天就动了，第一个作的就是萧铭的妈，我一个一个地都能给你拉出来，怎么就说我二十天不动、不作工呢？”班主任说我二十天不动我怎么都想不通，我还要讲理呢，要证明我还是对的，“我没错就是没错”，就要讲这个理，就不是寻求神摆设这个环境是要干什么呢，为什么任茔总说受我辖制呢。她一说受我辖制我就不承认，“我没辖制你嘛，你受辖制是你有问题”。谁说我有问题我就说谁有问题，班主任有问题、任茔有问题，机器人那次还说了一下，“我也是，我听肖红一说话，我就想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呢？”我就说：“呀，机器人呀，你看看你，你拉倒吧，你还说我呢……”我就是任何人说我，我都能把他打回去，“你作的这工作就是这，我说你一下，你就说我说话不行，其实就你作的这工作我就该这么对待你”，这就是以前的我。“你作的这工作，我不这么对待你，我怎么对待你？笑脸相迎？”我认识自己吗？不认识。那就是我怎么都对着呢，“就你作的这工作，我就得这么对待你”，我就不认识自己。就是一切为了工作而工作，就不想着走认识自己的这条路。自己还认为是认识自己了，其实根本不认识自己，谁说我，我把谁打回去，都打回去。就和梁平一样，就是这个样。这是说你走的这个路是错的，并不是说咱的人性就次，而是你不会走这个路。你就是人性再好或者人性再次，你走的这个路就是错的，你的方向就是眼睛一天盯着别人，就是“电灯泡”抓工作，就是教会警察，谁的问题我都能看得见，但是自己的问题看不见。所以我看任茔的问题看得更清楚，我那个时候一说任茔，弟兄就不让我说，我就想这工作对不对

呢？我回去又开始看《话在肉身显现》的前言了，那个时候看着工作是对着的，但是看弟兄是不对的，我为什么就能说出“弟兄，你和任茔是一个老家的”呢？因为在我看，“弟兄怎么连真理也不讲了呢？”我就活在这里边了，那是死胡同，怎么都走不出来。但就从弟兄说我是扫罗的那一次，一下宰杀了这才转了，为什么我能写出被征服的过程？就是因为自己经历了。我那个时候就对这个工作有疑惑，再加上弟兄带着天天、小苗、小白，就那些人的活出，我就怀疑这个工作了，“我真的上当了？”但又不能说。“到底上当没上当呀？要是上当了那可就完了，这一辈子就栽到这里边了”，就这么想的。你看弟兄带的这些人，那是什么人呀？我里边就开始疑惑了。我不认识自己，我就开始怀疑，怀疑这个工作，怀疑这些人，哪个人我都贬低、看不上。）

什么都是肖红背叛神的理由。（肖红：他们一说我，我都能把他们打回去，我走的这个路就是错的。那次弟兄一说我是扫罗就把我打死了，那个时候就深思呢，多少个晚上怎么也睡不着，别人睡着，我就睡不着。本来还有病，那就真是死里复活呢。“你说我这命怎么就这么不好？”又开始说命呀，“我这命怎么就是扫罗的命呢？我这命就该死，人家就该活？”我那会就结合上摩西降生的时候，跟摩西一般大的两岁以下的孩子都该死，命定他们就该死，我就活在这个“该死”里边了。这下才从这个“该死”里一点一点反思，为什么我就该死呢？这才开始往深里反省，这才不说弟兄不对了，也不说他们了，从这里才开始不怀疑人家都不对了，“人家都不对，就我对着呢？我是真理？”这才看见自己太狂妄自大，把自己看得太高，走的就不是认识神、认识自己的路，这么多年就这么走的。这才开始想：我就是该死的，我为什么该死呢？因为我走的路就是该死的路，所以弟兄说我是保罗、扫罗，就是作工，就是效力的，是该死的，弟兄是说我走的这个路，不是说让我怎么去死，而是我走的路确实就是该死的路。人家说的是实情，我为什么接受不了呢？为什么我跟他们谈要勇敢地接受现实呢？我以前看过这些神话，后来我临到这个环境的时候，我实际地经历以后，我再看这些话，才看到自己就是大红龙吹牛皮说大话，事实临到的时候，我是不是就不接受了？弟兄说我的这是不是事实？那就是事实。我多年来在外面作工，就是得了一个作工经验，觉得自己会作工作，这就成了资本了，这就谁都瞧不上，谁都看不起了，所以神就兴

起这么多的环境来拯救我，让我走性情变化的路，这不是神对我的爱吗？这才扭转过来了。这是神对我的爱，这才不说别人挑毛拣刺都在找我茬，才不这么说了。那个时候弟兄就是步步带领我、浇灌我，就这一步一步才跟上了。一开始就是想背叛回家，“不行算了，我就是效力的，迟早就是死的”，有这个意念，但是不能背叛。就像神话里说的，“你得不着福就不干了吗？不走了吗？你就不愿意效力吗？”这就从这里边转过来了，“我最后就是死也得这么走，我现在开始走，重新悔改。”我以前走的路就是为了作工而作工，不追求生命进入，而国度建造就是神对我的一个拯救，让我生命进入呢，这才对国度建造和教会建造的区别有了认识，所以我经历到的就是教会建造那就是个外表行为，国度建造就是性情变化，也就是生命进入，这就是神对我的一个极大的爱。那么多年谁跟我说过？没人说我，他们都是吹捧我、高捧我。可今天是什么呢？事实是什么就把我说成是什么，我就不行了，这不是大红龙吹牛皮说大话吗？不敢面对事实。人有脸面，不想面对这个事实。我就想到神说过的话，为什么有的人不想面对事实就能背叛了呀？这句神话就把我给压住了，面对现实，我就是扫罗，我就是来扮演这个角色的，最后我就是死我也效力到底。后来又一想，我现在已经知道错了，“我以前走的路是错的，但我以后愿意走彼得的路，从现在开始到死我走彼得的路还不行吗？”我就跟神祷告。神又没说不行，那你在临死之前就这么走嘛，从现在开始我就这么走呀，立下心志，重新做人，就得这么走。最后我是什么结局我不看，但是现在我得改，我得重新做人。后来弟兄就说了，“任茔就是你的监测器，人家一直受你辖制，这就是你有问题。人家什么时候不受你辖制了，释放自由了，你不就性情变化了吗？”我就记住这句话了，就按这句话去实行，我天天就看人家的脸，看人家又受辖制了，我该怎么做人家才能不受辖制。我去变我，不是变人家了。以前我就是变她呢，“你受辖制是你有问题”，现在返回来了，人家受辖制就是我有问题，就是我的言行举止让人家受辖制。别说我什么也没说，就是我坐在那儿，我眼睛这么一瞟，人家就受辖制了，因为我瞟人都是狂妄的，都是贬低人的，气势都是贬低别人的，这些人都受我辖制呀。我的本性是啥，我的言行举止就代表我的本来面目，我坐在那儿别人就受我辖制，这是不是我的问题呢？这就开始在自己身上变了。以前是变化别人，谁都得变，不变我就打他，他不变他就是有问题，都是他们有问题，自

己把自己放在真理的位置上，把自己放在神的位置上了，就这么高。后来发现纯粹都是错的，怪不得弟兄说我“你是扫罗，该死！”这才体验到我就是该死的，走这个路就该死，不是今天死，就是明天死，迟早得死。这下才把我是扫罗，是该死的接受下来，弟兄这么对待我，我才接受下来，才不认为“你俩是老乡，要欺负我”，我不这么讲了，这个观点才扭转了。“今天不是弟兄欺负我，这就是我该死，这就是我该走的路，所以我得变。”这才开始走上这个变化的路，不告状了。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不告状了。刚开始也告呢，告了几次弟兄把我打回来了，不能告了。有时候我告状刚说了一个“任”字，“茔”字还没出来呢，弟兄就先说“你控告呀？你又控告呀？”我说“我还没说话呢，你就说我又控告呀，你还不知道我后面要说什么呢……”就是嫌弟兄说我呢。主要就是注重周围人事物对我的这些态度，就像弟兄说的“又控告呀”，我就再也不控告了，我再不那么做了，这不是神的心意。这下我就开始经历了，我的败坏性情就需要这样的环境，我就该经历，所以后来不管周围那些人怎么对待我，还有不管任茔怎么对待我，我就能去经历了。就像任茔刁难我的那次，我更清楚，我哭着给她谈，我就能够放下了，不管我怎么谈目的是为了工作，我这会儿给你谈我就是为了工作，我不是跟你争，不是跟你打，也不是跟你斗，而是因着咱做的这些羞辱神名。后来人家还要那么去走，我就想她还要那么去走，这就是神摆的，可能人家还是没有看见我的心，那我再变嘛。就是不管她怎么对待我，我再变嘛，我不是变她了，而是我再变、我再做。后来我记得有一次就想什么呢，“任茔，我就不相信我感化不了你，你就是石头，我也能把你的心感化，因为我真没有怎么对待你”，就有这个心志，就是变自己，不是变她。

从天天打别人，改变别人，能返回到周围的人事物都是为我效力的，周围的人事物都是为了改变我，这个返回来，这就是一个大的转折。所以不管她怎么对待我，我就不跟她打了，我只管改变我自己，人家有什么表现，还是我没有改变，人家有什么还是我有哪些问题，我就改变我自己。解剖一次、改变一次我就写一篇文章，看见了吗？我为什么一直跟你们说让写文章呢？你们怎么不写呢？解剖一次，你再往深处去反省，把这个根再刨一下，自己再借着神话在神话里面去抓，写出来就更加深刻，就对这个经历记忆犹新，忘不掉。我当时是怎么

走的？你从我的经历文章中去看我一步一步最后是怎么走过来的。第一次就看见了神多大的爱，就是一个感恩，我认为击杀了我、宰杀了我这是一个极大的爱，我就把这个记录下来，这是我生命经历当中的第一步：宰杀。后边就是审判刑罚，这是对我的爱，就是我光作工不进入，神给我摆的这个环境多好，说我是作工，我就承认，我确实就是作工，你看神多爱我，还给我摆设了一个任莊，任莊是生命进入，把她给我摆到跟前让我学生命进入，这是神多大的爱啊！这个观点是不是就转了？看事观点从一开始贬低她到最后认识到这是神对我的爱。把任莊放到我跟前，弟兄说任莊走的是生命进入的路、是子民的路，这不就证明我走的就是效力的路，什么也不是嘛，所以我就看人家这个生命进入的路、子民的路怎么走，我就学人家走，我就把这个又记录下来，这是第二步。第三步是什么，一步一步我都记录下来，就是我生命经历当中的步骤是怎么过来的，就是我怎么变的，我怎么转的都记录下来。就是弟兄哪一次揭露解剖我，把这个真正地接受下来，真正地承认。就像弟兄给咱交通了生命进入的几个步骤，第一步是先承认，然后再认识，认识了以后你能够顺服，你能够去恨恶、背叛，最后才实行，这几个步骤都得有，你的每一个败坏首先你得承认，承认了你才能写出来，认识了以后你才能记录下来，然后再往深里挖，再结合神话、对照神话，就看见弟兄解剖的和神话是一，而且我承认、服气，这就是征服我的一个过程。从天天看别人最后到看自己、变自己，这就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如果你没有看这个，光看他就比你强，那是一个错的领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不走变化的路了，因为你认为不可能变化，你的人性就定这儿了，这就是一个偏差，不是那么回事。我刚开始打人打习惯了，又要说，又要控告呢，但话刚到嘴边不能说了，就是你有意识地在克制、控制。从习惯打人到克制、控制自己再到长期克制、控制自己，最后习惯成自然，这是不是三个步骤呀？它是一个过程。我自己是这么过来的，当我克制、控制自己的时候，我自己清楚，克制、控制的时候是难受的，因为本来想说但控制住了、克制住了。我看到弟兄交通的捆绑撒但，才跟我自己结合上了，原来我这个表现正是捆绑撒但的时候，我就结合这个，“哦，那我正好是在捆绑撒但的这个阶段”。慢慢的习惯成自然了，不是天天有意识地克制、控制自己，自然而然就不需要克制、控制了，你自然就变了。因为长期克制、控制你就成了自然的了，慢慢

从心思意念里就把控住了，这是我自己经历的一个过程。每一个人都需要这么一个过程，如果你没有这三个步骤，你有没有性情变化的经历呀？

现在我看见梁平走的路就跟我刚开始走的那个路是一样的，现在这才开始正式宰杀，正式走性情变化的路，我看的是这个，所以现在就是计划把你打死，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你带的弟兄姊妹能成这样？为什么信心成了这样？不是说他们没问题，虽然说他们有问题，但是他们有问题为什么跟你还什么也不说？因为他们怕，他们里面就有种惧怕，就跟他们以前和我相处一样，他们就有种惧怕，和我有距离。咱从自己身上找问题，不能天天找别人的问题，“你看张三、李四，你看他……”其实你也挺硬的，我也见识过。那次我说你，你说“不是！不是！”也是和我以前一样，这就是败坏性情，你里边的这个不倒翁就没倒，你没有看见你这么做下去的后果是什么。神已经向你显现了，“你不是说你做得挺好吗？看看，就是这。”神向咱显现以后是让咱反省呢，不是让咱消极。让你看见了，“他们为什么就不敢和我交心呢？他们如果敢跟我说话，敢跟我去交心的话，也不至于成这样。”你别光说信心，你看笑笑，你别看她外表说得好，还不都是这个呀？她也跟你说呢，但真是交心吗？她不是跟你交心，只是把工作上的那些问题说说，她跟咱不能说真正的心里话，所以咱还得真正地去听取大家的意见，他们说什么，你先听，先别打，这样他们就都能跟你说，你先等他们全部说出来，然后再共同商量怎么去做，这样他们就感觉到了一种希望，他们就愿意往这个路上走，这就涉及到咱怎么做带领，怎么带领人，这就是一个大的转折。那次认真说“梁平和任茎她们俩的素质还是可以的嘛，怎么就写不出文章呢？”这就是你没有真正地经历“倒”，你就没“死”，你自始至终就是不倒翁，倒下了吗？只倒了一下，又起来了，知道了吗？知道了一下，没有深刻地认识到这一方面，就是你不管转变哪一方面，你就没有真正地认识了再去转变。就刚才我谈的这个，从你贬低别人、一切都看不上到一下把你宰杀了，揭露解剖了你就是扫罗，你就是该死的以后，你才知道你错在哪儿了，错在哪儿你得找出来。就像认真说超脱写的文章什么也不是，人家为什么这么说？你错到哪儿了，你都没找出来你的偏差在哪儿。你再挖挖你的根，你自己再往深里挖，把这根再刨出来，这个时候你再

跟神话对号才看到太可怕了，你把自己就看作是地狱之子，你看到这个的时候你才能恨恶自己。如果你就没有认识透，你想恨恶自己，那是白说，不可能恨的。就像任茔一样，任茔也是不倒翁。在我这里，我自己感到弟兄给我交通的话我做到了，弟兄说“任茔释放自由了，你才有点变化”，我这几年是不是一直就是跟着弟兄交通的这个话走的？任茔释放自由了吗？现在是太释放自由了。太释放自由了以后你看快上天了，这是不是还得打呀？当时弟兄给我交通了以后，我确实就是弟兄说的那样，就认可弟兄说的，以前任茔不说话，就是受我辖制，我在这边任茔就跑那边去了，这不是受我的辖制导致的吗？人家就跑那边去了，还得叫出来，“任茔跑哪儿去了？赶紧来”，这才来了，来了一会儿又跑了，人家不愿意挨我。梁平，咱是不是也得往这方面走呀？你按这个去走。你从自己身上去认识，不盯她了，她就慢慢地释放了。你也得往这个路上去走，当你这么去走的时候，这是你的一个大的转变，首先你的方向得先对，我这会儿谈的这个理解了吧？就是说这个大的方向得先对。就像那会儿谈梁平一样，梁平的方向是错的，不是人家说你什么，你就说“你怎么能这么对待我呢？”你看你这方向错了吧？你就不是对的人，这个路是错的。当你这个方向对了以后，你怎么做都成对的了，如果方向错了，怎么做都是错的。比如梁平那会儿说的，“这个有问题，那个有问题”，你看见谁都有问题，你这个方向是不是就是错的呀？你就不是认识神、认识自己，你是以作工来认识别人，把眼睛盯在别人身上，当教会警察，这是神厌憎的。你这样再怎么做也是错的，是吧？等你方向走对，就认识到“这就是神对我的爱，欣然受辖制也是神对我的爱，信心成这样这是神对我的一个显明，神太全能了，就为了显明我，显明我是为了什么？显明不是为了淘汰，显明是为了让我有一个大的改变、改善，我得改变我自己，我以后该怎么与人相处？我自己怎么说话能不让人受辖制？自己怎么做能不让人受辖制？我该怎么去改变自己？”这是不是一个路途？你这个大的方向变了，后面的思想观点就往这个路上走了，这就是一个大的转变。比如说那会儿班主任那么对待我，那纯属是找茬，她就天天故意地这么找茬，但那个时候我就是再痛苦、再难受我照样正常去待她，看了神的话以后，我就正常地去带她，我还是以一个正常的心态去对待她，这就是调整心态，想着该怎么去走。当我这么去走的时候，就感觉我不做亏欠你的事，不管你怎么对待我，我该这么去做

人、行事、敬拜神，一直往这个路上去走。当你这么去走的时候，就感觉是一种踏实，你自己做到了剩下的就是神作了。咱自己该怎么去走这个路，这个方向先选对。我看见梁平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就感觉在她这里这方面还没有给她交通到，那天看着梁平消极，就证明还没有跟她说通，她还没有理解，还不知道路呢。所以这次就要跟梁平加紧说清楚这方面，以后的路该怎么走，方向是什么。你消极不是神的心意，你消极就是你感觉“我做的已经够可以了，怎么还是这？”你没有看见自己的偏差之处在哪里。你走的就是我以前的那个路，就是凭你的地位、资格，凭给你的权力这么去作工，所以别人有啥就不敢跟你说，从这方面认识，以后做人就是有意识地不那样做了。性情变化不是瞬间就变了，而是你看见你的错误在哪儿了，能够有意识地往这个路上走，有意识地不让人受辖制，有意识地这么去变化自己、痛恨自己，这就开始恨恶自己呀。当你走上恨恶自己这个路，这才开始变化，经历这个过程。所以从现在开始，一篇一篇地写文章，你怎么变的，这个路途是什么，第一次揭露了你，你变了什么，变了哪一方面，哪一方面是怎么走的，一点一点地记录下来，这是你的生命经历的一个过程。

咱刚开始就是不承认自己有问题，连承认都没有。像超脱一样，你只是为了写文章而写文章，你写篇文章就是凑呢，认真一看，“超脱还是最高带领呢，写的这文章就是这。”人家心里对咱就是贬低，我一看确实是还不如别人写的呢，从这里边就看出你是不倒翁，你再往深里挖，再去反思反思。还有任茔也是这方面，她有经历，经历不少，可就是不在文章上下功夫。你安静下来，“我非要在这方面变”，那就再去往深里挖自己，有一个真正的改变。可你是把自己给包装起来了，包装了几年，其实就没有变，只是假的，不是一个真实的认识。真实地认识是把根刨了，从根源上，就是从思想观点上得变，这才是一个变化。你只是“这个事我不做了，那个事我不做了”，就认为变了。就像超脱说的一样，“这下我记住了，以后我不这么干了”，这是外表行为的变化，而不是从根源上认识你自己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心中无神，这个路太危险，你一般情况下就是胆大妄为，什么都敢做，都要当家作主，要当天使长，你走这路就这么危险，在神眼中就是敌基督，你走的就是这个路。你再往深里挖，就看见可怕了，当你看见可

怕了，你才能恨恶，再也不敢了，这才开始走这个正确的路。如果你没有认识透，你能走上去吗？你就没看透。真认识跟假认识它不一样，真认识就能写出文章，就能把这个文章写得深刻，让人一看“呀，这篇文章真好”，这篇文章确实能给别人解决一些问题，能让别人有同感、有印证，这就证明这篇文章是真实的。不是借着一解剖就行了，而是你回去以后再往深里挖挖，把弟兄解剖你的，你细细地再往深里挖。那时候我写文章就是把弟兄解剖我的内容反复地看，越看越觉得确实就是弟兄解剖的那样，一步一步就是那样走的，所以凡是弟兄解剖我的，我就记录在一个文件夹里，这就是写文章的方向，就是弟兄揭露了我哪方面，改变了我哪方面……所以弟兄揭露我一次，我写一篇文章，揭露一次写一篇文章，这才是生命经历的过程。只有你自己经历了，你才能看见别人哪方面的问题，然后你再带别人是不是就有路途了？因为咱是带领，所以写文章就是第一步，这方面咱是不是也要求过呀？要求过，但咱不做，好像忙得没时间写，其实再忙，你晚上把写文章的这个时间得腾出来。那个时候我写文章就是四、五个晚上地写呢，每天都是晚上写，因为白天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时间。你先把弟兄揭露你，解决你什么问题了，记录下来，内容已经有了，然后找一些神话结合，你再装备哪方面的神话，再跟神话对照，对照了以后你才看见了，你再祷告再去实行，它是有一个过程的。但是我看见你们在这方面，不管我再说多少你们就不当回事，我就感觉好像说了一通流水账，你要是真按着这个走，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反正我那个时候就是弟兄说了这个话我就按弟兄说的这个话去走，但是我在你们这儿就看不见这个。写文章的这个我跟你们说过吧？“解剖你一次写一篇文章”这个都知道吧？）（嗯。）（肖红：工作安排里为什么一直让写文章呢？为什么我这么带你呢？因为我就是这么过来的，不这么带你你就不可能有性情变化，你就没有性情变化的这个过程，现在是硬逼得让咱这么走。但咱这里边还是“忘了，我就没注重”，那咱注重什么呀？注重见证自己、高举自己，说白了不就是这个吗？你们就不往性情变化的这个路上走，当你感觉你要死的时候，你需要一根救你的绳子，那个时候你就感觉抓住了救命稻草，所以你就认识到“我是一个该死的”。解剖你的时候是不是也有把你打死的时候呀？但你“死”吗？你就没“死”，你是装“死”，其实没“死”，所以就又起来了。那时候我就按着弟兄说的这个走，“你是扫罗”，“我就是扫罗”；“你是保

罗”，“我确实是保罗”，反过来我该怎么去走呢？不是光承认“我是保罗、扫罗”就行了，承认自己是扫罗该怎么走呢？还得有后面的实行吧？我该怎么走？这个就是自己的配合了。就和吃药一样，给你药你就得吃，但是你就没吃，你不吃病能好了吗？为什么说任茔就是骗了自己一下？就是你没有在这方面再去深刻地挖，你要是包装和假装，那再有事实临及的时候，你这些东西出来不出来？“啪”就出来了，又出来了。因为根没刨，你自己没有配合，没有把那些错谬的思想观点刨去。像超脱这个样子，在我看就特别危险，但是在超脱来看，“下次我不做了”，这就没了。超脱，你这么一路走过来，我就看见你走的这个路就是敌基督的道路，你自己再结合你的细节表现，你自己再挖，不是说“我怎么就结合不上呢？”不是结合不上，而是你就不想结合。如果你想结合，你就不是从外表行为上看，而是有意识地结合自己以前的那些表现，从流露里边、从心思意念里边去看，反思、揣摩，有时候睡下想想自己有哪些流露，赶快记录下来，你想到的时候记下来，哪些问题出到哪儿，把它们都记录下来，然后你再写出来，这就是你生命经历变化的记录，每变化一点都有一篇文章，有时候返过来再一看，这些文章从头到尾哪次是怎么走的，哪次是怎么变的，是不是都有个经历呀？可是咱就不按照这个走，主要就是咱不把这个当回事，这就是你不老实、不实在，你太聪明，“你说‘一’我就不按照你说的‘一’做，我就来个‘二’。”弟兄哪次说我的话我就是当真的，我就去这么做的。我觉得你们就不是这样，弟兄说了，你们就没有真真实实地这么去变化，就没有这么去做，就是弟兄说了，你们就撂了、没了。在咱来看好像是“我认识了，我知道了”，其实你真知道了吗？有时候只是简单的一个对号，所以你得借着知道了以后，再往深里挖，自己再挖。这是我看见的这一点，我就说到这儿。）

你自己经历了，你就能给她们原原本本地说清楚。（肖红：我说的听清了吧？）（清楚了。）够清楚的了。你们还需不需要羡慕肖红？（欣然：羡慕人家走的这个路，人家往上走呢。）还羡慕人家走的路呢？人家走的路不是摆在你面前了，谁不让你走了？用不用羡慕她？抬抬腿就上去了，这个不难吧？梁平，这个路不难吧？（梁平：不难。）“人家人性好，我人性差”，别拿人性做挡箭牌。（任茔：对神没有信，对弟兄说的话没有信，弟兄说了不管用，不去实行，那是不

是就是不信他的话呢？不信他的揭露解剖，是不是都是没有信呢？不是光笼统地说一句话，你没有信，弟兄说的话你就不宝爱，就不会看见你确实就是弟兄说的那样。）（肖红：不承认，连承认也没有，平常的那就是假的，不承认也不信。）（任茔：偏就偏到这里了，跟随弟兄的名也是个空架子。）（肖红：你再看神话里说的，什么是审判？什么是真理？你真明白了吗？若你真明白了，你就老老实实地接受审判。你再结合着国度建造的工作，弟兄交通的这些，再结合神话里所说的，结合上就能老老实实地接受审判刑罚，这才能达到性情变化，这不就对上号了吗？）（任茔：我对我自己也确实就是看不清，说我不信，那我还能站住呢呀？说我信，我怎么不去实行呢？）（肖红：再往深里说，是不是就是没有敬畏神之心呢？）就谈不到敬畏。心里没神，还有敬畏呢？（任茔：没有信。）就是刚才神话说的，不被神认可的外邦人，心中有了神以后，你才能再谈敬畏。（肖红：再一看现在下发的那些文稿，《从跟随到谈判到宣战》十五集“连续剧”都下发了，他们这几个人为什么不变呢？我感觉跟咱们吃喝神话是一样的，他就不进这个圈，你说审判刑罚是最真实的爱，可他们是怎么对待审判刑罚的？你从灵界看，那就是不尿，你说多少人家都不尿；再从撒但性情来看，那就是根本不接受，谈不上接受，那是对抗、叫嚣；再根据神话来看，再结合咱这些人所流露出来的来看都是一样的，他们是这样，咱们不也是一样的啊？为什么每次揭露解剖以后不写文章？因为他从心里就没想着去写文章，他为什么不想写呢？他的目标方向就不是性情变化，就不是为了接受揭露解剖达到性情变化，他不是这目标，他就只想得福。这方向是错的，所以他就不要这个揭露解剖，他就不喜爱这个，他就不走这个路。有的人是“只要有一篇揭露我的，我就得狠狠地挖我里边的这些东西，以前是我看不见，现在我看见了，我就要挖它呢”，人家这个路是不是走得对呀？但是有的人他就不走这个路，你说多少，白搭。咱再看神话，你不能老老实实地接受审判刑罚，最后你就是审判台前逃走的人，这就是傀儡，最后就得受惩罚。如果你结合上神话了，你该怎么走是不是就有路途了？你就不走这个路了。所以说就是咱前面谈的那个外邦人，这话不是对他说的，只是揭露解剖了他，把他放在太阳下酷晒去了，酷晒是让真正信神的人得益处，对他只是个利用，就达到这个果效了。本来不是利用你，但是你不走这个路，就把你利用了。）（欣然：咱人就

是不随着弟兄揭露解剖的这个思路走，不往这里面进，不更深地去挖挖自己里面到底是什么性情支配的。就跟弟兄说我一样，为什么那么会伪装？自己就不去深挖解剖自己的本性，这次交通的短韩信，短韩信那不就成恶毒了吗？那还是人吗？又恶又毒又邪。）（肖红：但是你在说又恶又毒又邪的时候，你是一种笑呢，还是一种“怎么是这呢？”还是感觉到一种震惊，“呀，我怎么这么恶毒，我怎么是这样呢？”然后恨恶自己。）（欣然：我就感觉我的败坏性情怎么就这么多，哪一头都占了。）（肖红：你的看事观点不是一种恨恶，自己就气得不行，恨自己，“我不能再这样了”，你里面不是恨的这个态度，而是“怎么是这呢？把我说成这，我是这吗？”还得想想。）（欣然：但是怎么能脱掉呢？这要变，从哪方面开始变呢？）欣然，为什么说你是短韩信，你知道吗？这个能对上吗？（欣然：就是说我能发现问题，我也不给别人交通，不去帮助他们。就是弟兄说的，看着别人往下跳呢，我也不去拉他一下。）所以说就是短韩信，最起码得能对上号呀，别到最后还认为是我给你戴了个帽子。（欣然：不是，能对上。）让你和任茔去作工，你们解决问题连问题都调查不清，你说这是不是短韩信？（欣然：是。）这一次可找着路了吧？不能再说没路可走了。梁平也有路了吧？（梁平：有一些。）有一些？你昧着良心说话呢，这是不是你昧着良心说话呢？任茔，她昧良心了没有？（任茔：肖红刚才就谈清楚了，结合肖红谈的就有路了。）肖红给你谈了两个小时，最后你是说“有一些路了”，明明是光明大道，你是说有一些路了。（梁平：自己是这么想的，这次谈的这个有路了嘛，但是里面……）但是里面还有什么呢？梁平不想走这个路。（梁平：这个路是找见了。）那还要找什么路呢？（超脱：剩下的就是自己变，自己往上够、往上走。）

任茔，你也看见了吧？（任茔：我现在还有些糊，还分不清。）还糊呢？怎么糊呢？（任茔：我感觉我不是一方面，我是有好几方面败坏，这路都混了，和她们那个不一样，她们那是一方面败坏。你像我这好像是几方面败坏，就和写文章一样，这好几方面，总感觉乱了，不知道该写哪方面了。）梁平，乱不乱？任茔和你一样不一样？（梁平：大的方向，知道这个路该怎么走。）就两条路，一条是保罗的路，一条是彼得的路。你怎么还糊呢？（任茔：我是从这个事上说

的，路是这条路，一条是保罗的路，一条是彼得的路，这条路知道是怎么走了，但是你给我交通以后有好几个问题，这个里面就是有一点糊。）不管几个问题，它不就是两条路吗？你还管它几个问题呢？（任茔：那你说我对神的性情、神的作工不感兴趣这是又一方面吧？）这不是一方面，这是所有人的问题，不是你这一方面，这就是根本问题，你这个问题解决了，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任茔：我就在这儿糊着呢。）就这个问题，你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就行了。你信神，你对神不感兴趣，那还叫信神？你信神肯定得对神感兴趣，对神的作工感兴趣。就像你是这个家里的人，你说你爱你家，爱你父母，那你对你父母认不认识？你对你父母感不感兴趣？如果你对你父母丝毫不感兴趣，你说你爱你父母这是不是假话？就说你父亲，你说你很尊重你的父亲，对你的父亲很有爱，这爱怎么表现呢？怎么能承认你是爱你父亲呢？你说你爱你父亲，人家问你，你父亲喜欢什么呢？知道不知道？不要说人家问你什么了，如果说你对你父亲有爱、有信，你就知道你父亲喜欢什么。什么是信呢？信靠、信赖、交托，你说小的时候，孩子信不信他父母？（信呢。）对吧？为什么说他信他父母呢？因为他父母说什么，什么是对的。那就叫信，为什么神说把你作成三岁大的小孩呢？作成三岁大的小孩，和你说什么你都能相信了。咱三岁大的时候能信父母，长大了还信不信父母？信不信？不信了，大了就不信了。为什么不信了？小的时候你为什么信？（单纯。）一个是单纯，还有一个是什么？（没能力。）你没能力，你得信靠、信赖、交托，你得把自己交托给你的父母。在你小的时候，你信你父母的时候，你对你父母是种什么态度呢？（百依百顺。）你做不到百依百顺吧？孩子能对父母百依百顺了？（小的时候嘛。）小的时候你也不是百依百顺。就比如在这儿放了杯水，你敢不敢动？你想动，但你得看看你爸在不在，不在了敢动一动。这杯水究竟能不能动？“我爸说了能动”或者“我爸说了不能动”，是不是要想这些，寻思这些事呢？你爸回来了，赶紧给你爸拿个拖鞋，给你爸点根烟，有没有这些动作？（有。）有这些动作提前得干什么呢？你得知道你爸抽烟不抽烟，你爸是抽烟、喝酒，还是喝水呢，是不是？你得对你爸感兴趣才行，得了解，你不感兴趣能行吗？你信他却不认识他，这能说信吗？就像咱信神从来没有对神感过兴趣，你只对什么感兴趣呢？就跟孩子们一样，一个孝顺的孩子，一个不孝顺的孩子，孝顺的孩子和不孝顺的孩

子分别是什么表现？（梁平：孝顺的孩子是体贴父母的心，不孝顺的孩子是看上父母的财产。）这不就是一个很大的区别吗？咱今天信神对神不感兴趣，只对神手里的黄金万两感兴趣，只对神能不能赐福于你感兴趣，你对神的喜怒哀乐不感兴趣，对神的性情不感兴趣，对神所作的工作不感兴趣。就像孩子一样，他对他的父母上什么班，对他的父母喜欢什么不感兴趣，他只对他父母手里有多少钱感兴趣，这就是赤裸裸的两类人。今天知道这个路了，这个路是不是很简单？首先你得感兴趣，为什么得感兴趣呢？你信神，你就得信靠、信赖、交托，神作什么工作，神的喜怒哀乐是什么。你信神是不是得与神相合呢？你与神相合，彰显神、荣耀神，你不与神相合，怎么彰显、怎么荣耀呢？就像你养育一个孩子，你还想让孩子光宗耀祖呢，是吧？（嗯。）如果说你的孩子连你是什么性情也不知道，他怎么给你光宗耀祖呢？你家是个文明世家，结果出来一个小偷孩子，你难不难受？丢不丢人？他之所以能出来偷东西，能偷、能抢，他寻求你这当爸当妈的意思了没有？就像咱信神一样，当你能够对神的作工感兴趣了，你自然就去了解神的作工、了解神的性情了，你去了解、认识是要怎么呢？是要交托，是要与神相合呢，做神的知心人，急神所急，想神所想。其实就是一条路。梁平，你给任茔交通交通，任茔说她的败坏太多，这路不知道该怎么走。刚才我不是说了，路简单吧？你给她圆圆梦，好不好圆？（梁平：就是路找对了，其他的哪方面败坏性情就都可以解决了。就跟彼得说对神有认识了，知道神的心意了，他就能按神要求的去做了。要是这个路找不见，谈多少还是没路，不知道自己的败坏。）任茔这个有没有办法解决？（梁平：不知道怎么解决。）欣然，任茔这个有没有办法解决？（欣然：就是这两天交通的，主要是解决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人和神的关系正常了，心里有神了，能真正地相信、信靠了。因为工作是神作的，就不难，关键是人不敢相信、不敢依靠，没有仰望、交托这一方面，然后就是自己做了，那难处就多。）

咱就不要说你的品德有多高尚，咱就说得自私一点，就说你为了剩存下来。你要想剩存下来，你得追求真理，也就是追求生命，追求生命就得追求顺服神，追求顺服神就得追求认识神，追求认识神就得对神感兴趣，你对神不感兴趣能有认识？所以说你要想对神感兴趣那就得

在认识神的作工、神的性情、神自己上面用功，去了解、去认识、去理解。当你了解、理解、知道神的心意了，然后你去顺服，你有这样的态度去做事，还有难处吗？（没难处。）任茔现在的难处是什么？作不了工作，是吧？你知道神的心意以后，知道神的经营计划以后，知道神现在要作什么，这个工作还怕配合不上去？好不好配合？（任茔：先得把我作过来呀，我都成这样了。）先得把你作过来？你什么没过来呢？（任茔：我这思想观点一路走过来是错的。）你什么思想观点？（任茔：就是对神的工作不感兴趣，对神的性情这些不感兴趣。）任茔，我刚才和你交通什么了？刚才交通的你就没听进去？走神了？（任茔：听进去了。）听进去了，刚才不就是交通这个事呢？（任茔：我是说我呢，我对这些从来就不感兴趣，就没走过这个路。）（肖红：任茔活在前途命运里了，“我这么多败坏，别人就一个”。）意思是还有自己的前途命运呢？（任茔：什么前途命运呢？不是前途命运！）（肖红：觉得“我这么多的问题，人家是一个。欣然是‘短韩信’，梁平是‘纸老虎’，我怎么这么多。你把我说的有这么多败坏，我谁都不如了”，她在这里还没有真正地下来，还没真正认可呢。没有一种惊讶，“呀，我怎么这么多问题，我该怎么去变、去恨恶。”她不是有心志往上够，去变，她现在已经活在这里面，“我怎么这么多，怎么办？怎么办？”）消极了？（肖红：嗯，她是这种。）“我有这么多，我可怎么办呀。”任茔是对自己发愁，“我这么多”，你有那么多，有那么多什么呢？你说说有那么多什么呢？你发愁什么呢？我就不知道你发愁什么呢！（肖红：她惊讶的是，“我本来没有什么，但你说了这么多了，说得太多了。”）（任茔：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觉得自己这败坏这么多，看见自己就有种什么呢，恨恶自己，惊讶自己还是这样的人。）我给你举个例子，我一个人在家生活太烦恼，杂务事太多，又得扫地，又得做饭，又得擦桌子，中午一顿饭不做还吃不上饭，你说这事情多不多？（任茔：多。）你说好不好解决？（任茔：光做饭其他都不管。）没听懂我的意思。梁平，听懂我意思了没有？（梁平：没有听懂。）我给你点一下，我光棍汉一个人在家，什么家务也得干，门不敢出，出去还怕小偷撬了门；回了家，家里乱糟糟；起了床，不叠被子还不行；不扫地，地还干净不了，你说我一天起来忙不忙？累不累？（累。）生活痛不痛苦？你说这么多事情，这让我一个人怎么办呢？我那边上班，这边还得扫地，

还得擦桌子，还得喂狗，这怎么办？有没有办法？梁平，什么办法？（梁平：不知道。）娶个媳妇不就行了，难吗？是不是？（嗯。）娶一个媳妇，家务事全部干了，你回来还用干什么？坐着吃就行了嘛！简不简单？对于刚才说的这些，“又得干这又得干那”，再有多少，一个媳妇全给他干了，发愁呢？愁不愁？（不愁。）任茔，那你说你愁什么呢？（任茔：就愁这个。）那你娶个“媳妇”不就行了？（超脱：她愁娶不下“媳妇”。）你把神请进来，那还有什么难呢？把神请进来，让你对神感兴趣是什么意思？不就是想让你知道神的心意吗？你知道神的心意了，把神请进来，把这个殿给神，那还有什么解决不了的？简不简单？跟你说这个意思就是你所说的那些东西，就不用搭理它。咱以前交通过吧？这个败坏那个败坏，就是你身上那个包袱，神有没有说你得把你那个包袱看清楚？神只是说你卸下包袱，把你身上那些肮脏污秽的东西倒掉它，神有没有说“把你身上的东西仔细研究研究，你看有什么东西”，神让你研究了没有？“你得把身上的东西研究研究，一个一个解决了”，神说这话了没有？（没有。）用不用拿出来一个一个解决？（不用。）不需要，把这些东西全部倒掉以后，用神话来代替，用实行真理来代替，这不就完了吗？你看看我身上的东西多不多？这个你能想通吗？（能。）任茔，想通想不通？（任茔：能想通，唉……）有难处呢？（任茔：难处是怎么能把神请进我心里呢？）你不要想走捷径，不要想一猛之劲，不要走超脱那个捷径，你得经历、体验，在经历、体验中认识神，在神话中认识神、认识神的心意，让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就行了。你不要发愁，就是神交通的，三五岁大的孩子发愁，“现在物价涨得这么高，房价这么高……妈，我发愁以后养活不了你。”用不用愁？不是你愁的事，你该干什么只管干你的就行了，你只管怎么干呢？原来你是时时、事事、处处怎么呀？（为自己。）（考虑个人肉体利益。）你时时、事事、处处为着你，就没有一时一刻不是为着你的，现在改变一下，时时、事事、处处为着神、想着神、念着神，这一切不是就最简单了吗？（嗯。）你时时、事事、处处为着神、想着神、念着神来尽本分的时候，你还怕本分尽不好？你原来尽本分是因为怎么呢？因为你想着自己的肉体，满足自己的肉体，拦阻了神的作工，你想着神的时候你还怕忘不了你自己？你有几颗心呀？让神话占有你就够了，就有了。其实作工不难，是因你的生存法则与信念从来就没有改变过，不是说你改变不

了，是你没有想改变，你试着改变一下。等你改变了以后，还觉得难呢？任茱，现在没路？有没有路？（任茱：走就有路，不走就没路。）你有没有路可走？（任茱：弟兄给我交通以后就有路，交通了我不走，这不就没路？）我说你有没有路可走？不要说你走不走。（任茱：现在你交通了以后有路走。）怎么走？（任茱：就是不想自己、不为自己了，不考虑自己的前途命运，不用考虑那些，也不用考虑我怎么去作工呀，不用考虑这些，只管做我的。）只考虑神的心意，只管考虑满足神。（任茱：这么一说，我就轻松了好多，就是你不为自己考虑了，什么都做的是好的。）主要是你太爱面子了，别人太容易对你形成一个干扰。哪个人说话不对你胃口，你就受到干扰了，已经受到了辖制了。“你说我这么多问题，这个也干扰我，那个也干扰我，我怎么走呀？”是吧？不要点头，是不是？（任茱：就是。）那今天上午咱们就说了一个问题，很好解决嘛。保罗的路怎么走？彼得的路怎么走？梁平，彼得的路怎么走呢？（梁平：从人事物、环境中认识神。）彼得搭理不搭理这些？（不搭理。）对于能够干扰他、辖制他的这些，彼得不搭理。你看我怎么走的呢？他们说我是敌基督、大邪灵，我搭理他们了没有？（不搭理。）我只管寻求神的心意，神怎么说，神要求什么，神的性情是什么，时时、事事、处处拿神话作标准，把神话带到实际生活中，对他们这些话不搭理。他们是不是老想用这些话刺激我，把我带下去？（嗯。）“祭司弟兄说你是敌基督”，祭司弟兄说我，我也不搭理，是吧？（嗯。）他们看见“你好狂妄呀，祭司弟兄说你是敌基督你也不搭理。”我为什么不搭理？第一个就是对自己的前途命运不搭理；第二个就是我信神呢。别人告诉你，出门得吃饺子，不吃饺子就没命了，你搭理不搭理他？（不搭理。）你要搭理他，神说你是不知死活的东西。今天张三和你说这了，李四和你说那了，你要搭理他，你就是不知死活的东西。因为你不知道谁在主宰着全人类的命运，别人就是把你开除了，把你隔离了，你搭理他吗？那得看神的心意，看你是不是神所恨恶的。你不是神所恨恶的，他们再说开除你，再咒诅你什么，能管用吗？他们咒诅你，神垂听吗？所以说你不需要搭理他们，你只管寻求神心意，只管满足神。神交通的诚实人是什么表现呢？（诚实人只知道满足神。）诚实人是只知道满足神，这路是不是就成了？你只知道满足神就行了，连满足自己肉体利益都不知道了。任茱主要是面子太重，“老想让

谁都满足我这个脸面，不管什么事临及，先满足我的脸面，”所以你的事情就太多，条件太多。梁平也是这样，想要满足脸面。（梁平：诚实人只知道满足神，诡诈人只知道为自己。）这不就是彼得的路和保罗的路这两条路吗？保罗走的路总是为自己，他的眼睛只是看什么？他看的是别人给他带来了什么，别人给他带来了好处还是坏处，他是注重带给他的肉体是什么，为这个而活。而彼得呢？彼得不搭理这个，他只是看自己是否满足了神。而你是看是否满足了你的肉体，满足你的肉体你就欢迎、相合，不满足你的肉体你就发怒、排斥。这不就是两条路？很简单。任茔，解决了吧？（任茔：嗯。）真解决了吧？（任茔：解决了。）

602　信神成功之路

1　保罗与彼得的归宿就是按着能否尽到受造之物的本分而衡量的，不是按贡献的大小而衡量的，是按着他们原有的追求而定的，并不是按作工的多少或人对他们的评价而定的。所以说，追求主动尽受造之物的本分是成功的路，追求真实地爱神的路是最正确的路，追求变化旧性纯洁地爱神这是成功的路，这是成功的路。

2　所谓成功的路就是恢复受造之物原有的本分、原有的模样的路，就是恢复受造之物原有的本分、原有的模样的路，是恢复的路，也是神从始到终作的全部工作的宗旨。若是人的追求中还掺有个人的奢侈要求与人不合理的盼望，达到的果效并不能使性情有变化，这就与恢复的工作相打岔，无疑不是圣灵作的工作，那就证明这样的追求并不是神所称许的追求，并不是神所称许的追求，不是神所称许的追求还有什么意义呢？还有什么意义呢？不是神所称许的追求还有什么意义呢？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成功与否在于人所走的路》

外邦人的四大代表（八）

神说：“咱们今天要交通、解剖的，敌基督对于财物的看法。他认为他是那一带的带领，是那一带的头儿，那一带的财物他就全权负责、占有、使用，他就说了算了，他成土皇帝了，是那一带的神了，是那一带作王掌权的了。这是不是敌基督啊？在那一带给我买东西，他就说了算了，‘不用通知你，也不用问你，我就给你办了，不管你同不同意，我觉得这么做好，我想这么做我就这么做’。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不是敌基督？敌基督就这么无耻。给他个地位，当上带领了就要当王，当了王之后就要霸占教会财物，他认为教会这些财物就归他一个人说了算了，他就有权占有，有权使用，甚至给我买东西、买什么东西都是他说了算。我用得着你买吗？我用什么东西，怎么用，用得着你干涉吗？这是不是没理智？是不是不知羞耻啊？你忘了自己是谁了？这是不是天使长，给个地位就要跟神平起平坐啊？办这件事情的人他犯了几个错误？第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把教会的财物当成私有财产来分配；第二个最大的错误，就是给我买东西他要做主；第三个错误，他做主之后还不通知上面，不寻求也不汇报。这几个问题哪一条不严重？都挺严重。这个敌基督在当地经营得不错啊，一封信过去那些奴才就把事规规矩矩地给办了，他们都不问问‘谁让办的啊？花上万块钱买这个东西是不是神亲自让办的呀？这钱能这么用吗？合不合适啊？’那些狗奴才连问都不问。他们负不负责任？有没有忠心啊？没有忠心，该淘汰。这是随意使用祭物没有原则的一个先例，花教会的祭物给我买东西不通过我，随意买，这犯了严重的错误。”（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三十）》）

（肖红：超脱，咱做的这件事虽然没有花了上万块钱，但是你这个和神话能对上号吗？不是说一件事，“这件事我做了，我下次不那么做了”，不是一件事的错误，就是看神怎么看咱这个性情。你做得就是一鸣惊人，让人感觉不可思议，一般的人不敢这么做，他都要向上汇报，可是你在这儿就敢这么去做。主要是你不管做什么事，你不是让原则掌权、神话掌权，在神家哪一方面都有原则，钱财有钱财的原则，找家有找家的原则，干什么事都用原则来衡量，就是办事有原则

而且合乎神的心意，看怎么做合适，合适了咱心里踏实了才敢做，不合适、不踏实咱不敢做。可是在你这儿就是你自己的意思掌权。就像那段时间和你说找下接待家了还得找个人维护环境，说了好长时间，你每次都这么做，在每件事上问你话的时候你就跑了，跑得可快了，跑得可大了，绕一大圈。就像咱这两天聚会也是，问你啥你都要把你的意思先表达出来，就听不进去别人说的是什么。你表达你的，别人说的你根本就没听进去，所以你不管做啥事，就是根据你自己的想象，根据你自己的观念，根据你自己里边的意思就去做了，你习惯按着你自己的意思做。咱信神最基本的一方面就是凡事得按照神家的要求、按照神家的原则去做，得处处高举神、见证神，让弟兄姊妹也都明白原则，也能按神的要求去做，这才是把人带到神面前。如果你凡事都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一问“行”、一问“行”，是不是都是自己做主了？哪方面咱都得根据原则，你都得问问、打听打听，再把神家哪方面的原则、要求、标准给下边的弟兄姊妹交通清楚，让他们也按照原则去做。不是光你，不是问你你说“行”或者“不行”，这就是咱虽然作着神家的工作，但是自己作王掌权，自己说了算。从这件事上就看见，咱里边就有这个，像神话里说的：“他认为他是那一带的带领，是那一带的头儿，那一带的财物他就全权负责、占有、使用，他就说了算了，他成土皇帝了，是那一带的神了，是那一带作王掌权的了。”神就是这么看的吧？就咱这件事，咱就敢这么去做，你从神话里边看，可怕不可怕！“这是不是敌基督啊？在那一带给我买东西”，咱不是给神买东西，而是给神家买东西，但都是用祭物买东西。这个是不是一样呀？他就说了算了，‘不用通知你，也不用问你，我就给你办了，不管你同不同意，我觉得这么做好，我想这么做我就这么做’。”外表看着咱是想赶紧把东西给神家买回来，看着咱是为着神家利益，看着是好的，“我觉得这么做好，不用神家安排我就把东西买回来了”，是吧？你自己认为这么做好不好？你要是不认为好，你会这么做吗？你当时就认为这么做好，是吧？）（超脱：嗯。）（肖红：“我这儿有门路，我还不赶快去做啊，我这下做的肯定是神满意的。”“‘不用通知你，也不用问你，我就给你办了，不管你同不同意，我觉得这么做好，我想这么做我就这么做’。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不是敌基督？”咱要从性情里边看，是不是就是这么严重啊？你要从这件事上看，“那我下次不做这件事不就行了吗？”你说，同样的一件事，你要是看得深，

从神话里边看自己，站在神一边来看这件事，那就可怕。你要是站在个人肉体利益上看，这事大不大？这事就不大了，是吧？“我好心买呢，把我的好心当成了驴肝肺，他们啥也不买，倒是啥事都没有。”“给他个地位，当上带领了就要当王，当了王之后就要霸占教会财物，他认为教会这些财物就归他一个人说了算了，他就有权占有，有权使用，甚至给我买东西、买什么东西都是他说了算。我用得着你买吗？”这个里面说的虽然不是太针对你这件事，但是大概能针对一些，是吧？这里面说的是他用祭物给神买东西，虽然咱这个是给神家买东西，但是能够跟咱这个性情对上号。你能这么做，神怎么看？“我用什么东西，怎么用，用得着你干涉吗？这是不是没理智？是不是不知羞耻啊？你忘了自己是谁了？这是不是天使长，给个地位就要跟神平起平坐啊？办这件事情的人他犯了几个错误？第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把教会的财物当成私有财产来分配”，不通过商量就敢支配祭物，这是不是一个大的问题啊？咱按原则来看，哪些钱咱可以支出？这个不能自己说了算，都是根据原则衡量，不是两个人一商量就能行了，你们两个人凭自己的意思商量也不行，是不是得根据原则衡量呀？再看神的话，神说：“第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把教会的财物当成私有财产来分配”，咱是要买东西，但咱把这个当成了自己的事，把祭物当成了自己的私有财产去分配了。“第二个最大的错误，就是给我买东西他要做主；第三个错误，他做主之后还不通知上面，不寻求也不汇报。这几个问题哪一条不严重？都挺严重。这个敌基督在当地经营得不错啊……”超脱，你能对上哪一个？）（超脱：都能对上。祭物本来就是神的，任何人都不能动，这些行政里都有。虽然买这些东西是我自己先垫的钱，还没有拿祭物，还没提款……）（肖红：不是提款不提款的事，你只要买了，肯定要给你钱吧？）（超脱：是呢，主要是看自己里面的这个性情，看自己做出这件事的性质，已经触犯神了。这三条我哪一条都对上了。）

（肖红：这下面说的跟你这事对不上，下面说他用祭物给神买东西花了几万块钱。外表看他也是好心给神买的吧？他认为这个好。）（超脱：其实跟我这件事是一样的，是一回事。）（肖红：如果咱不根据神话看，就感觉这事不大；要根据神话看，神就这么恨这事。把他灭了，他感觉“我怎么能得了病？我怎么会死呢？啥原因呢？”好像没感

觉这事很可怕，如果来到神面前一看，“咋这么可怕呢！”所以我那天听到超脱做了这件事，我当时一下就愣了，我说“超脱呀，你就这么做呢？”超脱，这就是你的性情，这就是你里边的流露，你有这个性情，你就能走这条路。等你以后再有什么权利的时候，或者咱们长时间见不了面的话，你会不会这么做？这就成了土皇帝了，就跟以前那些敌基督一样了，就能这么做了。一般的人不敢这么去做，别说你了，我做什么事我都得去问问弟兄，我都不像你一样，“敢”“可以”。只是在原则范围内，在咱清楚原则的情况下做一些所能及的事，但是大方向的一些事不是咱随便能定的。好几次我就看见你这方面特别自是，按自己的意思要作王掌权，说了算，你就敢这么走。有的人他不敢，临到每件事他就想“原则是怎么说的、怎么要求的？咱再想想，衡量衡量，再去做。”这就是有一个寻求的心，如果你没有一个寻求的心，就这么可怕！所以你说了算以后，他们下边就按这个去做了，做了一会儿又不按这个去做了，他们就气得不行了，“全都是你说了算，是吧？”他们为啥逼你呢？下边的人就认为“你这么说也能行，那么说也能行，你说了算！”下边的人也认为你说了算吧？在神家谁说了算？（神。）神家有原则吧？办事有原则，原则说了算，神话说了算，不是你说了算，但他们逼你，非要让你说了算，证明你平常就是这样的。按说一般的人一听别人说他“不行”，他马上就会反省“不行，肯定咱做错了”，按说说得那么清楚，下边的人还跟你吵，你说是啥原因？因为你平时就不是让神话掌权、真理掌权、原则掌权。在神家是神家的要求掌权，根本不是你掌权，如果你掌权掌习惯了，他们就跟你吵呢。如果你长期就是把原则、要求、标准拿出来，他们敢不敢吵？他们就不敢吵。超脱，你爱见证自己，那天一说你这个，你说“他们吵呢，但是我也跟他们这么说、那么说，最后解决了”，你谈出来的全是你说的解决了，你就没有谈原则标准，没有谈这件事你错在哪儿。你没有谈“我为什么挨了对付，是因为我自己哪方面有问题，我怎么做的。你看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咱该怎么改、怎么变。”你拿着神家的钱随便用，你越掏的钱多越有面子，你到底是为神家办事还是为你的脸面办事？反正那天你这一个流露，我就看着这么可怕，一下就感觉这么危险。超脱，你走的这条路就这么危险，太可怕了！在神来看就是，你拿神家的钱给神家买东西，不按照神家的原则去做，这就是严重的过犯。）

超脱有什么认识呢？（超脱：认识到自己的性情不好，目中无人、心中无神、胆大包天，成了天使长了，成了这一片的土皇帝了，成了自己说了算，就没有商量。）说说看了神话以后你的认识，不要背神话。神话这么说了，借着神话你认识到了哪些？你领受到了哪些？不是说神话说了哪些。咱今天不能只是神谈了多少咱就抓住那些字句说多少，神的话引起了你的一些什么构思？你不可能看了神话自己没有所想、没有思想吧？神话说一句，咱就是一句，你能没有思想、没有联想？没有思想、没有联想那你有没有认识？（超脱：咋没有呢。我就认识到，也想着是为神家办事呢，这个事谈出来以后感觉很吃惊，自己就意识不到，怎么能够这样触犯神的性情，怎么能这么胆大，怎么能流露出来这些，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呢。刚做出这个事的时候里面就没有这样去想，当跌倒的时候才触动了我的心。自己信神这么多年了，怎么走的这个路却成了天使长的路了，成了土皇帝了，成了自己说了算了，心中就没有神。）你这里边只是套了个字句，没有深挖自己的看事观点与性情问题。神说："咱们今天要交通、解剖的，敌基督对于财物的看法。"不是说你做什么事了，不是说你做这个事的做法，买东西怎么买的，买得对与错，不是在这个做法上面说个对错，而是说你对于财物的看法。你买东西要用这个钱呢，用谁的钱呢，怎么用，这钱是不是你的，你能不能当家做主，你能不能支配，是说这个看法。今天咱买东西买贵了，让别人看着感觉很吃惊，所以说在这上面就要寻求。我第一下听说这事我就觉得"超脱买的是不是她亲家的东西呢？怎么有便宜的还能掏贵价钱去买呢？而且不商量就先买了，这是先斩后奏的性质呀！"为什么是先斩后奏呢？如果说你商量了，知道了现在这些东西的市场价是多少，那这贵的还能不能买？就不能买了，就打断你的思路了，这个买卖就做不成了。所以说你为什么要先斩后奏呢？你就是怕商量不通才先做的，那你就得咋呢？"我先把东西买回来，然后再和你说，我已经买回来了，你还说什么呢。"就是说，你是怕事做不成，所以才有了先做事后说话，有这样的嫌疑，所以才要深挖。你不是在为神家买东西，你是想在外面连结外邦人，让我看见好像你是跟你亲家买的，让你亲家能多赚点钱。因为在神家这样的人太多了，数不胜数，去年谁出现这个现象了？还记得吗？（超脱：不知道。）不知道？你说咱怎么看下发的交通的？去年枫姿怎么尽本分的？她把神家当成了周扒皮，好像咱要扒她的皮一样，把神家看得

好像钱很多一样，然后就往外扒拉。这是人吗？所以说今天你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这种感觉，给人这种感觉以后，才注重的，才看待这个事的。也可以说，你为什么在东西涨价以后买呢？如果说这些东西掉价了，你买回来了，我该不该奖赏你？梁平，你说该不该奖赏？该不该夸赞？（梁平：不该。）那该怎么处理？如果市场价高，超脱给神家把这些东西便宜买回来了，该不该赞同？（梁平：那只能说她是站在神家一边，维护神家利益，只是尽了自己该尽的本分了。）那你怎么评价这个事呢？（梁平：能看到她的心是为着神家。）心是为了神家，是吧？她是为了神家，神家夸赞不夸赞她？赞赏不赞赏她？（不夸。）神家不夸人，但在心里面夸不夸她？称赞不称赞这种做法？称许不称许这种做法？（心里面称许。）称许这种做法，是吧？（嗯。）任茔，称许不称许？（任茔：不称许。）为什么不称许？（任茔：即使便宜买回来了，但她也没有和上边商量该怎么去做，自己就买回来了。咱只是说了一个外面的价格，钱多钱少的问题。）所以说，超脱，这回让你贵价格，超出市场的价格买回来这些东西，是要人提醒你、看见你。如果说你低价买回来了，人不会注意的，不仅不会注意，有的人还会称赞，“呀，你看人家超脱”，随后有更多的人去学你。（嗯，这成了自作主张了。）不是说你买回来给神家省了多少钱。你看这里神怎么说的，神说：“咱们今天要交通、解剖的，敌基督对于财物的看法。”是你对财物的看法是什么，更是借着这件事刺人的心，刺伤你的心以后，肖红能找到这段话让你来看，这就是神的主宰安排。就借着这件事刺伤你的心，那就得交通，如果说你把这些东西便宜买回来了，这件事还会交通吗？不会交通了。那你对钱财的看法依然是一塌糊涂。（超脱：嗯，是。）

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你拿上神家的钱买了贵的东西，是浪费了神家的钱；另一个问题就是你对这钱财的看法是什么。“他认为他是那一带的带领，是那一带的头儿，那一带的财物他就全权负责、占有、使用，他就说了算了，他成土皇帝了，是那一带的神了，是那一带作王掌权的了。”是说你的这个看法，那是祭物，你把神家的钱财当什么了？自己的钱？自己想怎么安排怎么安排？你看见市场上这个价格便宜，是个好机会，你是应该把这个信息汇报上去，看上边是什么态度，看上边现在是不是在计划买这些东西。一个是上边要看合适不合

适，第二个主要看的是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就是咱以前举的例子，孩子给父母做饭呢，父母胃疼呢消化不了，你给他们做的是大米饭。即使说你做了面条，但你没问过父母，不证明你是孝顺的，不证明你是顺服父母的，你只是碰巧做了面条，而今天正好不碰巧。主要是说你这个性情，说你对待一件事情的一个看事观点。出了这事以后，超脱没有一个根本的认识，在肖红给她交通的时候，她没有说接受，肖红交通说什么了她也没有说去领受，而是只管辩解、表白，只管说她的理。超脱，你不是看自己花这个钱你在里面当了什么了，肖红在这里问你的时候，说这不是你家的钱的时候，你告诉我“这不是我家的钱，是我急得打不上电话，问不了你”。在问不了上边的时候，你可以支配下边，支配下边你说你没电话，没电话你可以通知让另一个人传话啊，你可以支配人去传话，去做这件事，但是你没有让人去传话问一下肖红。咱是绕来绕去，你能够找人传达到下边，让下边的人和你去采购，但你就是联系不上肖红。你说这话说得好听不好听？就从这儿足以证明，你就已经把这个钱财当成你自己家的了，你成了这儿的头儿了，连梁平你都没有和她商量，都没有问问她。这是说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你把神家的祭物、神家的财物当成了你私人的财产，你私人占有了、霸占了，你成了这儿的头儿了，成了这儿的土皇帝了，你说了算了，你站在神的位置上了；另一个问题呢，你根本不维护神家利益，你只是在见证自己、维护自己的名、搞自己的经营，你只是想在外邦人中称大，同时让下边的带领看见你说了算，他们一问你你就可以决定买还是不买。在你高价买回来以后，我在这儿告诉你，这个东西买贵了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你的一种惭愧、难受，没有看到你这个表现，你也没有感觉到自己失职，然后你过我这儿还要显示一下你的能力，你告诉我，你下去给他们交通了、解决了，扭转了他们的看事观点，是他们在这里掰手腕呢，他们胳膊肘往外拐呢，借着你的交通他们才不拐了，这话交通得好吧？即使说你做错了，损坏了神家利益了，你自己没有去反省、认识，没有一个负荆请罪的精神，没有一个承担、担当，反过来还要八面见光。在那边见了光，来了我这边还要领个奖赏，说他们在你的交通下扭转了，咱丑不丑？丢人不丢人？

“这是不是敌基督啊？在那一带给我买东西，他就说了算了，‘不用通知你，也不用问你，我就给你办了，不管你同不同意，我觉得这么做好，我想这么做我就这么做’。”咱说这个就是说你的这个性情。“在那一带给我买东西，他就说了算了”，这个敌基督他不是说拿这个钱给他自己买东西，他是给神买的。是，看着他是给神买东西呢，可是他给神买东西问神了没有？就像刚才说的做饭的例子，他问他父母了没有？“他就说了算了”，他就做神的主了。超脱，你在这里就要做主呢！你就没想到在神家花的这钱不是普通的钱，是祭物，是祭坛上的，是神家的，是神的。咱就不要说神家多大的东西，神交通说连一瓶止咳糖浆你都不能随便瞎动，因为它的属性不一样了。你家的钱也是钱，神家的钱也是钱，但是钱和钱不一样，属性不一样。你要拿你自己的钱去买什么东西，别人没有任何权利去指责你，也不会说三道四，但是你拿上神家的钱，那就不行了。神交通止咳糖浆的例子时，神怎么说的？神说：“他的良心、理性不会告诉他说，‘这东西不归你，就是神不喝，神扔了，给狗、给猫，只要没说给你你就不应该用，这不是你应该享用的东西’，他的良心不会这么告诉他，因为他没有良心。”就是这个东西放的烂了、扔了，用不用你管？烂了也与你无关，烂了你也不能动。就像咱刚才交通的买东西，即使说今天这东西掉价了，也不用你管。我说不用你管是什么意思？不用你去做主，你只管反映、反馈信息，得去问上边，不让你做主，不是说以后你在外边遇上便宜的东西，“好了，虽然神家需要，但弟兄说了，不用管”，不要抓了把柄。“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不是敌基督？敌基督就这么无耻。”他目中无人、心中无神，那他做出来的事肯定都是无耻的。“给他个地位，当上带领了就要当王，当了王之后就要霸占教会财物，他认为教会这些财物就归他一个人说了算了，他就有权占有，有权使用，甚至给我买东西、买什么东西都是他说了算。”超脱，就从这次买东西这事上看，在那一带是你说了算。刚才肖红交通说你的做法会给下边带来什么影响，它不存在带来什么影响。你在那边说了算，可以说，下边那些人要做什么都是要问你的，他们不是说没问你就去做这个事了，然后你包庇他们了，而是你给他们当头儿了，你给他们当决策者了，你当了这个家了。他们没敢买，他们定不了这个价，他们是问了你，你作了决定以后，他们才做的。所以说这个怪不到任何人身上，这完全是你在这儿作王掌权。“当了王之后就要霸占教会财物，他

认为教会这些财物就归他一个人说了算了，他就有权占有，有权使用，甚至给我买东西、买什么东西都是他说了算。我用得着你买吗？我用什么东西，怎么用，用得着你干涉吗？”神家每个人尽的本分都不一样，是各尽其职，按神的话怎么说呢？神说：“当警戒你的脚步，免得越过神给你划分的地界，使你站在神的角度上说狂妄的话，因此而被神厌憎……”你是作什么工作的？你是负责什么的？你为什么要干涉这个事呀？用你干涉吗？现在不需要采购这些东西，需要的话就要布置、安排呢。你遇上什么合适的，你得看谁负责这一块儿呢，找人家负责人，让负责人安排，负责人知道这个东西好坏，知道这个价位等等。那你来这儿横插一杠，那不是乱弹琴吗？你自己的本职工作放下不作，你作的是其他人的工作。

“我用得着你买吗？我用什么东西，怎么用，用得着你干涉吗？这是不是没理智？是不是不知羞耻啊？你忘了自己是谁了？这是不是天使长，给个地位就要跟神平起平坐啊？”神家祭物不是你可以随便支配的，神只把祭物给了祭司，祭司能够支配。咱是谁呀？给咱个带领当，咱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就敢随便支配。而且这钱也不是你自己能拿的呀，人家管钱的没通过，这个钱你能随便动吗？“这是不是天使长，给个地位就要跟神平起平坐啊？办这件事情的人他犯了几个错误？第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把教会的财物当成私有财产来分配；第二个最大的错误，就是给我买东西他要做主；第三个错误，他做主之后还不通知上面，不寻求也不汇报。”刚才交通了两个问题，我是怎么说的呀？（肖红：不管是东西贵还是便宜都不能自己做主买与不买。）嗯，不能做主啊！“第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把教会的财物当成私有财产来分配”，超脱，因为这个事没有经过梁平的配合，也没有经过肖红的同意，你就能私自分配，你把祭物当成你的私人财产了。“第二个最大的错误，就是给我买东西他要做主；第三个错误，他做主之后还不通知上面，不寻求也不汇报。”东西都买下了你才说话呢，你怎么能让人不怀疑你呢？我还和肖红在这儿说呢，“回来问问超脱，看看是不是她亲家卖这些东西呢。”虽然是玩笑话，但这个玩笑里边包含着内容，是对你的质疑、对你的讽刺。“这几个问题哪一条不严重？都挺严重。这个敌基督在当地经营得不错啊，一封信过去那些奴才就把事规规矩矩地给办了”，你说，你一句话传达下去，梁平都没有吭气，他

们就能够把这个事情给办了，钱就能给你取了，这些东西就能买回来。“他们都不问问‘谁让办的啊？花上万块钱买这个东西是不是神亲自让办的呀？这钱能这么用吗？合不合适啊？’那些狗奴才连问都不问。他们负不负责任？有没有忠心啊？没有忠心，该淘汰。”就你下边的这些人，听你一个人说了就能这么去做，做什么事情他们在下边应该有一个监督，看看这个事是谁批准的，上边许可了没有。要调动这个钱应该得有两个人签字才行，得两个人都认可才行，结果梁平都不知道。“那些狗奴才连问都不问。他们负不负责任？有没有忠心啊？没有忠心，该淘汰。这是随意使用祭物没有原则的一个先例，花教会的祭物给我买东西不通过我，随意买，这犯了严重的错误。”

外邦人的四大代表（九）

神说：“事实上，神的性情向每一个人都是公开的，不是隐藏的。因为神从来没有有意识地去回避任何一个人，也从来没有有意识地去掩饰自己，从而不让人认识他，不让人了解他，而是神的性情始终是公开的，始终是直白地面对着每一个人。在神的经营当中，神作着他的工作，面对着每一个人，而且他的工作是作在每一个人身上的。他在作这些工作的同时，在不断地流露着他的性情，也不断地以他的实质、以他的所有所是来带领供应着每一个人。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阶段，不管是好的环境或者是恶劣的环境，神的性情向每一个人都是公开的，他的所有所是对每一个人来说也都是公开的，就如他的生命在源源不断地供应着人、扶持着人。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神的性情是隐藏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类人虽然活在神的作工中，虽然跟随着神，但是他从来不去了解神，也不想去认识神，而且更不想去靠近神。对他而言，一旦他了解了神的性情，那就意味着他的结局临到了，意味着他被神的性情审判、定罪。所以说这类人从来不想去了解神、了解神的性情，也不想去深入地了解神的心意、明白神的心意。他们不想通过有意识地配合达到理解神的心意，他们只是乐此不疲地在做着自己想做的事，信着自己愿意信的神，信着自己心中的想象当中的神、观念当中的神，信着日常生活当中与自己‘形影不离’的一位神。对于真实的神自己，他们不屑一顾，不想去理解他，也不想去搭理他，更不想去靠近他，而是用神所发表的话语来粉饰自己、包装自己，这样，他们就觉得自己已经把神信到家了，把神信到心里了。在他们的心中，他们的想象、他们的观念以至于他们对神的定规在带领着他们，而真实的神自己呢，与他们无关无份。因为一旦他们了解了真实的神自己，了解了神真实的性情，了解了神的所有所是，这就意味着他们的行为、他们的信、他们的追求被定罪。所以说他们很不甘心去了解神的实质，也很不甘心很不愿意去主动地寻求或是祷告达到更了解神，更知道神的心意，更了解神的性情。他们宁愿神是一个虚构来的、空洞的、渺茫的东西，也宁愿神是一位与他们的想象一模一样的神，让他们呼来唤去，而且取之不尽、用之不完。当他想享受神的恩典的时候，让神作他的恩典；当他需要祝福的时候，让神作他的

祝福；当他临到逆境的时候，让神给他壮胆，作他的后盾。这些人对神的认识只是停留在恩典、祝福这些范围里，他们对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对神的了解也只局限在想象与字句道理的说辞里。但是有一部分人急切地想了解神的性情，想真真切切地看到神自己，实实在在地了解神的性情与神的所有所是。这一部分人追求真理的实际，追求能被神拯救，追求得着神的征服、拯救与成全。这些人用心看神的话语，用心去体会每一次神摆设的环境与神为他安排的人、事、物，真心地去祷告、去寻求。他们最想知道的是神的心意，最想了解的是神真实的性情与实质，以便他们不再触犯神，在经历当中更加看见神的可爱，看见神真实的一面；以便他们心里有一位真真切切的神存在；以便神在他们心里有地位，他们也不再活在想象观念当中，也不再活在渺茫当中。对于这些人来说，之所以迫切地想了解神的性情、了解神的实质，原因就在于神的性情、神的实质是人经历中随时的需要，是人一生的生命供应。他们一旦了解神的性情就能更加敬畏神，就能更好地配合神的作工，更好地体贴神的心意，尽好自己的本分。这是两种人对神的性情的态度。一种人是不想了解神的性情，他们虽然嘴上说想了解神的性情，想认识神自己，想看到神的所有所是，想真真切切地体会神的心意，但是在他们心里宁愿神不存在。因为这些人一贯地悖逆、抵挡神，在心里与神争夺地位，在心里常常怀疑甚至否认神的存在。他们不想让神的性情也不想让真实的神自己占有他们的心，他们只想满足自己的欲望，只想满足自己的想象、满足自己的野心。所以这一部分人虽然信神，虽然跟随神，也能撇家舍业，但是他们的恶行不断，甚至有些人偷吃祭物，有些人挥霍祭物，有些人背地里还咒骂神，还有一些人利用地位之便不断地见证自己、高举自己，与神争夺人，与神争夺地位，以各种方式、用各种手段让人崇拜，总想笼络人心控制人，甚至还有些人有意让人误会他是神，从而把他当神待。他从来不向人说他是败坏的人，他也有败坏、有狂妄，别崇拜他，无论他做得多好都是神的高抬，都是他应该做的。为什么他不这样说呢？因为他深怕失去在人心中的地位。所以这样的人从来不高举神，也不见证神。他不高举神、见证神的原因是因为他从来就不去了解神。他不了解神他能认识神吗？不可能！所以说‘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这个话题中的这几个字虽然简单，但是对每一个人的意义不同。对于那些常常悖逆神、抵挡神、与神敌对的人，那就是定罪；

而对于那些追求真理实际能够常常来到神面前寻求神心意的人，那无疑就是如鱼得水。所以在你们当中，有些人一听说要讲神的性情，讲神的作工，脑袋‘嗡’的一下就大了，心里满是抵触，甭提多难受了！但有些人听了之后感觉：这个话题正是他的需要，因为这个话题对他太有益处了，是他生命经历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内容，是关键的关键，是人信神的根基，人不能离开它。虽然这个话题对每一个人来说既近又远，既陌生又熟悉，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话题还是每一个人必须要聆听，必须要知道、要了解的。无论你怎么对待，也无论你怎么看待这个话题，怎么去领受这个话题，这个话题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一》）

你们以前看过这段话吧？（看过。）和今天看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梁平，把你的感触简单地说一下。（梁平：以往看这些话，跟自己对不上号，现在看了这个话，就感觉……）感觉每一句话都是说咱自己呢，是吧？（梁平：嗯。）让你感触最深的是哪句话？你读这话的时候，基本上每一句话都能和自己对上号吧？（梁平：嗯。）任茔呢？（任茔：神说：“这是两种人对神的性情的态度。一种人是不想了解神的性情，他们虽然嘴上说想了解神的性情，想认识神自己，想看到神的所有所是，想真真切切地体会神的心意，但是在他们心里宁愿神不存在。因为这些人一贯地悖逆、抵挡神，在心里与神争夺地位，在心里常常怀疑甚至否认神的存在。”这些话就是你今天说我的，我不愿意了解神的性情、神的作工，虽然我没有那么去说，但实质就是那样的。我怎么这么多事呢？虽然表达不出来，但是也想去了解，你解剖我说我没有那个线条，没有去了解过神，这个话特别能印证我走的就是这个路，在我心里边神就不存在，我就没有去了解神。我作这个工作以后，就是昏昏沉沉的不知道怎么去作的，就感觉好像没有作一样，根本不是根据神话，往常读这些神话和自己对不上。通过这段时间的解剖，在神话里面能有一个深刻的印象，看到哪句话都是在说我呢。）你看到这个神话是说你的，这才说明把你带到神话里去了。你以前看神话，“这是说张三呢，这是说李四呢，这是说哪个不信派呢”，你就是神话以外的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把你打死，打死你以后，你一看神话，“这神话就是说我呢。”如果不打死你，“那神话是

说死人呢，不是说我”。（任荎：往常看这个神话根本就不和自己对号，就是和别人去说呢，以前看了神揭露敌基督性情的话是对这个、对那个，现在感觉到神话就是审判自己呢，不管敌基督的哪一个表现都能和自己对上。当人家说我是敌基督的时候我就不承认自己是敌基督，外表还假装说“我是”，就这样应付过去了。可是今天感觉到不是那么回事，而是在心里边深刻地觉得神话审判的就是我，我走的就是这条路。根本没有真真切切地去了解神的心意到底是啥，我是按着我的心意去做的，不是了解神的心意。神的话怎么带领我的？弟兄给我怎么交通的？我怎么就不去走呢？我浑浑噩噩怎么走过来的？还说我可以解决问题，解决啥呢？还不是糊弄呢！现在才感觉到自己确实是浑浑噩噩的不知道怎么走过来的。再看这些话，就看到自己是在和神争夺地位。还有神说的人想当神，就是别人一说我能解决问题什么的，我什么都不说，不吭气，这是不是也想当神呢？其实地位心已经到那儿了。以前我看了那个话我想的是“谁还敢当神呢？可是不敢。”今天从神的话里看见，我就敢。）早就已经做了。（任荎：嗯，我就这么做了，别人把我当神对待了，我的心理动态出来的就是这个。）

“事实上，神的性情向每一个人都是公开的，不是隐藏的。”这话有体验吧？为什么神说“事实上”呢？是因为人都不认识神的性情。你不认识神的性情，并不是神没有向你公开显现，是公开显现了你不认识而已，是你不去认识他，所以说，“事实上，神的性情向每一个人都是公开的，不是隐藏的。”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命运，一个人的命运，这是不是都能看得见？（嗯。）你一生的命运，你父母的命运，你儿女的命运，你如果从神话去看，是不是就能发现神的性情？六千年来，在不同时期神所作的工作，这是不是神性情的显明？亚伯拉罕、约伯、彼得这些历史人物，是不是神性情的显明？所以说，“事实上，神的性情向每一个人都是公开的，不是隐藏的。”咱就不说远的，就说近的，从咱们相处以来，神的性情向你显明了没有？（显明了。）你看见了没有？神的性情向你显明了，是你没看见。神喜欢诚实人，你看见了吗？诚实人掌权，你看见了吗？诡诈人要沉沦，你看见了吗？诡诈人中了自己的诡计，你看见了吗？是不是已经应验了？已经应验了，你自己已经经历了。就好比任荎，咱们一路走过来了，诚实人掌

权，你看见了吗？把你的真心献给神，看神能把你怎么样，这个看见了吧？你里边有诡计，你不想认识自己，你想用欺骗来骗取、换取，你能得着什么？看见了吗？最后只能欺骗了自己。所以说，“事实上，神的性情向每一个人都是公开的，不是隐藏的。”只是今天我用神话和你去对号，让你去回味，你才看见了；是今天给你揭开了以后，你才看见了；是你睁开了眼睛，你才看见了。不是说神没有向你显现，神向你显现了，是你不睁眼、装瞎，是你对神的作工不理睬。“因为神从来没有有意识地去回避任何一个人，也从来没有有意识地去掩饰自己，从而不让人认识他，不让人了解他，而是神的性情始终是公开的，始终是直白地面对着每一个人。”咱刚才说任莊呢，现在就看任莊。“因为神从来没有有意识地去回避任何一个人”，认识神的作工，得从多方面去认识，从大方向去认识、从小方向去认识。大方向是什么？就是神的整个作工步骤，从历代以来去观看、认识。从小方向呢？就是你每天临到的人事物，你接触到的、你经历到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因为神从来没有有意识地去回避任何一个人”，任莊和肖红在一起配搭，咱一路走过来，没有回避任莊吧？是公开的。“也从来没有有意识地去掩饰自己”，我做在你身上的，你看见了，神给你摆设的环境，你也看见了。我说：“任莊，你和肖红是作工与进入，你们得互相学习，你学她的作工，她学你的进入。”而且我是明明白白地、有意识地告诉你了，这个是很明确的，肖红能够学你的进入，但是你没有学了人家的作工。“也从来没有有意识地去掩饰自己，从而不让人认识他，不让人了解他，而是神的性情始终是公开的，始终是直白地面对着每一个人。”我面对任莊了，对于梁平我是不是也是面对着她？也是公开的吧？（嗯。）不仅是公开的，肖红还把文章写出来，我还告诉你“这是‘原子弹’”。神说：“就如人开始知道有原子弹，但因着时候未到，所以人并不注重，若有一个人开始制造，那么就有人开始注重了，当原子弹出现之时，人才更加了解了。”神话告诉你，造“原子弹”的时候谁也不知道，当“原子弹”开始爆炸了，人就开始研究了，当开始研究“原子弹”的时候，人就开始风闻了，有了这风声人就开始研究了，爆炸了以后人就都知道了。我直白地告诉你，给你立了一个标杆，告诉你神要的是什么样的人，告诉你“原子弹”的道路，告诉你“原子弹”是怎么成功的，让你去研究她，让你走她的路，但咱始终没有去研究过。就是说对每一个人始终都是公开的，肖红写的文章每一个人

都能看得见，我作的工作每一个人都能看得见。我的每一篇交通，一篇接一篇，你们都可以看得见。咱最近发的这五篇文稿，这就是一个转折。这五篇文稿都发下去了，有的人看了，但只是走马观花地看看，看到啥了？和其他文稿一样，看了也没有什么知觉、没有什么感觉。如果你用心把那五篇看了，然后咱再看今天交通的内容，第一个是把你打成一个外邦人，你是一个外邦人，让你看见你信的是什么，你的生存法则、你的信念从始至终就没有改变过，你不是个信神的人，你是外邦人。你从来没有追求过顺服神，从来没有想过要认识神，你对神的作工、对神的性情根本不感兴趣。2013年神就已经发表了这些话语了，可是你始终不感兴趣。你也看见了，我也看见了，我看见我就根据神话去经历、去体验、去感受、去活出。而你看见了，你是怎么对待的呢？你没搭理。我给你立了一个标杆，你也没有去研究，你还能像教会建造一样，你跟随的是神的名。教会建造时期，你跟随全能神了，国度建造时期，你也跟上了，“哎呀，我是跟随国度建造的”。跟上国度建造好像只是换了一个名称，实质没有丝毫的变化。每一步工作都有实质的含义，是进一步的拔高，是对上一步工作的一个成全。咱们没有去认识，没有去看见，更没有进入。把那五篇话和这次的交通连起来，如果你真正地去体验、去经历，如果你把这些话连起来的话，你这个信神就是一个大的转折。如果你在这几篇话上再不注重、再不进入，你就转不过来。什么是建造国度呢？建造国度就是要让神话能在你身上作王掌权，神话能够管理了你，你能够活在神话下，这就是建造国度呢。所以让你感觉到、体验到，确确实实的是神在建造他的国度，国度就建立在地上，让你能体尝得到，手能触摸得到。所以说，这些话咱不仅仅要真实地去体验、经历、领会，咱还得干什么呢？咱还得贯穿下去，把每一个人都带得转过来，真正地把弟兄姊妹从教会建造带到国度建造里，让神话能掌管了他们，这是咱们的本分、责任与使命。这一次可不敢再忘了，忘不了了吧？这次下去不能再喊个口号，“咱吃喝哪篇、咱看哪篇啊”，完了。这涉及到了每一个人的灵魂，是你在预备善行，是在救人呢！

“因为神从来没有有意识地去回避任何一个人，也从来没有有意识地去掩饰自己，从而不让人认识他，不让人了解他”，任莊和肖红就是两个对比，你们俩是同时走的路，在我这儿也是同时带的你们俩，也可以

说是同时向你俩显现。根据你自己的追求，根据你自己所付出的，让你能看得见，神没有去掩饰，没有不让你去认识、不让你去了解。“而是神的性情始终是公开的，始终是直白地面对着每一个人。在神的经营当中，神作着他的工作，面对着每一个人，而且他的工作是作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咱今天就从小方向来看，神作在你身上的，作在周围弟兄姊妹身上的，这个能对号吧？这是你能体验、感觉到的。“他在作这些工作的同时，在不断地流露着他的性情，也不断地以他的实质、以他的所有所是来带领供应着每一个人。”在我的作工中，你是不是能看见就是神的作工？在我的作工中让你看见神的作工，你看见神的作工是不是作在每一个人身上？而且在每一个人身上流露出来的性情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你看我对待肖红怎么对待的，对待任茎又是怎么对待的，对待你又是怎么对待的。“他在作这些工作的同时，在不断地流露着他的性情”，我在这儿流露出来的是什么？我得与基督一个口、一个心，我得站在神这一边看事。我站在神一边看事，流露出来的是不是与神一口、一心？（是。）那你看见了我的流露，你是不是就看见了神的性情？（是。）那我流露出来的性情对你有隐藏吗？（没有。）都是公开的。“在不断地流露着他的性情，也不断地以他的实质、以他的所有所是来带领供应着每一个人。”咱们今天的相处，你能体会得到、能感觉得到、能触摸得到，同时你也能感觉到神在带领着神身边的一班人，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嗯。）“在不断地流露着他的性情，也不断地以他的实质、以他的所有所是来带领供应着每一个人。”你看这儿有个什么呢，“他在作这些工作的同时，在不断地流露着他的性情”，我借着作工的同时流露出来神的一些性情，这是一部分。“也不断地以他的实质、以他的所有所是来带领供应着每一个人。”能理解什么意思吗？就是说，我的一个活出、我的一个带领、我的一个作工，给你作了一个标杆，让你去看，我带领着你、指引着你，指引着你怎么呢？让你看见了神的性情、看见了神的作工，你是不是认识了神？是不是看见了神的本体？那你看见了神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了解了神的性情，明白了神的心意。你已经看见神公开向你显现了，那神的心意是不是已经向你显现了？（是。）也就是说，你看我在作工中所流露的，我喜欢什么人，我是不是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了？我直接告诉你，我喜欢肖红。我为什么喜欢肖红呢？因为她能为神的作工献上。我是不是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了？我告诉了你神的性

情，神的所有所是，供应着你。怎么是供应着你？我告诉了你神所喜欢的和神所恨恶的，把诡诈的人一个个打了，揭露解剖，揭露得体无完肤；把那些不可拯救的混蛋开除出去、处理出去，打出去，甚至不搭理、搁置。你是不是看见了神的性情？神恨恶诡诈人，你在这儿也能看得见我对诡诈人的态度。我在使用人方面，我用什么人，不用什么人，你也看见了。这是不是看见了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不是向你公开显现了？神的心意向你公开显现了，你看见了神的心意，对你有没有好处？有什么好处？（欣然：能按神的心意去做了。）咱交通说什么是生命？（顺服神。）顺服神就是命，你来这儿信神就是要得命呢，得命就是要顺服神，而学着顺服神就是要摸着神的心意呢。在这儿把神的心意公开向你显现了，你是不是得着神的心意了？你得着神的心意了，你是不是得着生命了？那我把神的心意不断地给你流露出来、发表出来，是不是在供应着你的生命？（是。）生命是供应给你了，你要不要那是你的事了。就像种庄稼一样，我把肥料都用上了，你吸收不吸收是你的问题。我只管把神的心意、把神要发表的借着我的口传达给你，我的任务就完了，这就足以达到了神的公开显现。你看见了，你不往上走，那是你的悖逆，那是你的不顺服。就像任茎，我跟你说咱得认识自己，得确确实实地认识自己，你得进入，你不能欺骗人、欺骗自己，你得敞开亮相，得把你的心里话说出来。任茎一直爱脸面，不愿意说心里话，不愿意真实的交流、交通，那你就把自己给坑害了。你只想掩饰、掩盖，做一个假象，虚假地认识自己，最后把自己欺骗了，怪谁呀？我在这儿交通这个，就是让你能够把这句神话理解了，就是说，“他在作这些工作的同时，在不断地流露着他的性情，也不断地以他的实质、以他的所有所是来带领供应着每一个人。”神怎么供应人呢？是不是这样供应人？（是。）这是供应你生命的。

“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阶段，不管是好的环境或者是恶劣的环境，神的性情向每一个人都是公开的”，刚才我交通说从大方向、小方向来认识。从大方向来说，就是从一个时代来看，从一个阶段来看，从一段时期来看。就好比咱这个阶段，你是不是看见了神的性情向你显现了？神的显现一天比一天高。这一段时间的看见够多了，异象够多了。“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阶段，不管是好的环境或者是恶劣的环

境，神的性情向每一个人都是公开的”，2012年是不是也是一个阶段啊？在2012年那个阶段，你看见神的什么性情了？神检验工程，神不搭理人，神不说话，你看见了什么？击打牧人，羊群分散了，教会混乱了，你看见了神话的应验，看见了神不作工将是什么场景，看见了人欺骗神最后得着的是什么。一个好的环境和一个恶劣的环境，神的性情向每一个人都是公开的。你看见2012年、2013年那个恶劣的环境，神向人显明了什么性情？神那时候拣选人，神有没有情感？（没有。）没有情感，完全是根据你所站的见证而定你的归宿。2012年以后，对于众子民来说是效力者的试炼，是同步的。神不作工，不搭理你，就看人在大患难里能不能经得住试炼。在神检验神选民的时候，击打牧人的时候，神把患难倒下，击打牧人，把牧人放在患难里边。跟随神的人看不见太阳，失去了方向，都进入了患难里边。有身量的人是站见证，没身量的人是显明了、退去了、上班去了，什么都有，都显明了。从这里看见，神没有情感，完全是靠你自己有无真理，这就看见了神话的应验。神不看你资格大大，不看你追随左右，是吧？神话应验了，神的性情向人显现了。这是一部分神的性情吧？神公义的性情向人显现了。“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阶段，不管是好的环境或者是恶劣的环境，神的性情向每一个人都是公开的，他的所有所是对每一个人来说也都是公开的，就如他的生命在源源不断地供应着人、扶持着人。”不要说环境好就供应你，环境不好就不供应你了？2012年环境不好，但那也是一样在供应人呢。怎么供应人呢？把你交给撒但，让撒但迷惑、残害你，让你对敌基督、假带领有了认识、分辨，你有正义感，你能弃绝他，你能从大患难里走出来，神继续带领。咱也看到了，从2013年开始神交通什么？神交通了《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十二篇话，这就看到了什么呢？神向人显现了。神向人显现是神的性情向人显现了，神的作为向人显现了，神的十二篇话，把神的主宰安排向你显现了，你寻求就看见了神。我在神的这十二篇话里寻求了，我就看见了神，所以你在那个时期看不见我的消极、软弱。为什么呢？因为我看见神了，神带领着我呢。但是你呢？你对神交通的《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感不感兴趣？你不感兴趣。你感兴趣的是什么？“我老婆吃不上饭，我孩子没人管，我孙子没人带，我得去上班，我不去上班谁管我呀？”你看的是你的家庭，看的是你的肉体，你看的是你是否能剩存下来，你看的是“三天黑暗，黑暗了

没有？听说太阳要从西边出来，出来了没有？”三天没黑暗，第四天大摇大摆地去上班了。这样的人多吧？他看的是自己的一个得失，他根本不看神的性情，对神的性情、对神的说话是不搭理。

“他的所有所是对每一个人来说也都是公开的，就如他的生命在源源不断地供应着人、扶持着人。”我在那个阶段里我体尝到的是什么，是神的生命在源源不断地供应、扶持着我，所以说我在那个阶段里，我的生命是在长大的。那你在那个阶段里是在干什么呢？你是在煎熬着、挣扎着。“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神的性情是隐藏的。”对于你来说，神的性情隐藏了，你看不见。神已经向人显现了，十二篇话都已经说了，但是你还在黑暗里边煎熬，你的灵眼不开啊。就不要说那时候了，就是国度建造时期，我带领你以后，我告诉你这是国度建造的时候，我告诉你神喜欢有正义感的人，我给你立了标杆，我告诉你我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我告诉你我是怎么从患难里走出来的，你是不是看见神的性情了？神的作为你已经看见了。你看见了以后，你信吗？你不认为是神的主宰安排，你以为我是侥幸逃脱；你不认为是我的正义感、是我的真诚、是我与神的配合所达到的，我配合到哪神作到哪。让你看见了诚实人掌权，可即便你看见了，你也不一定能信，你还用自己的观点来看。所以说，即使咱在一起交通了多少、走了多少，你对神话的信有多少呢？你还没有进入到神话里面。所以对于你来说，神的性情那就是隐藏的。神并没有隐藏，只是你看不见而已。你只有在什么时候才能看见呢？我给你直接指出来，举例交通，让你亲自经历完了以后，我再给你交通，再给你对号入座，再把你带到神话里面，你看见你上当受骗了，这才咋呀？“呀！就是啊”，这才看见了。“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神的性情是隐藏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类人虽然活在神的作工中，虽然跟随着神，但是他从来不去了解神，也不想去认识神，而且更不想去靠近神。”这是不是实情？咱是跟随全能神了，教会建造也跟了，国度建造也跟了，是活在神的作工中了，但你没有去了解过神呀，你没有主动地去认识一下神。“但是他从来不去了解神，也不想去认识神”，你心里想不想认识神，这就得问你自己了，你心里最清楚。你想不想认识神？你嘴上肯定说想认识神，但是你心里想没想过“我得认识神”？有过这个意念没有？（没有。）你心里没有这个意念。在我这儿，我是想不通“你为什么就不想去认识

神呢？你信神不认识神，你来这儿是干什么呢？”我想不通你。你呢？你也想不通我，“人家信神都是得福呢，你信神为什么就非得去认识神呢？你不认识神就不能活了？”你想不通我，我也想不通你。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和你站的角度不一样，看法不一样。超脱呢？超脱说“那还用想什么呢？我跑到最前面，我做事让你看。”“但是他从来不去了解神，也不想去认识神，而且更不想去靠近神。”信神不想了解神、不想认识神、不想靠近神，只想从神那边得着什么呢？得着恩典就行了。“你给我恩赐，让我得个平安喜乐就行了。”（肖红：靠近还有一个寻求的意思，是吧？人就不想寻求。）你不靠近你还会寻求？刚才说了，她就不想去认识神，还寻求呢？她就不想，就不可能去寻求。她寻求的是她的意思，她丈夫的意思，她孩子的意思，她不会去寻求神的意思，所以更不想去靠近神。她自私卑鄙，她信神不是为了为神做点什么，她要是为神做点什么，这才是往神身边靠呢。就是咱今天说的，你走的是保罗的路还是彼得的路？不管临到任何人事物，你第一想到的是什么？你第一想到的是你的肉体、你的利益，“他怎么怎么伤害到我了”。而我是怎么看的呢？我临到一切人事物，我没有看怎么伤害到我了，我第一看见的是，你是如何对待神的，你与神的关系如何。所以说，你这么一做出来以后，我站在神这一边，我就能看见你与神的关系，你看不见。

“对他而言，一旦他了解了神的性情，那就意味着他的结局临到了，意味着他被神的性情审判、定罪。”神把这个给人揭示了。“对他而言，一旦他了解了神的性情，那就意味着他的结局临到了”，这就是他为什么不敢靠近神，为什么不敢了解神的真实原因。他是怕什么呢？怕审判、怕定罪。就像任莊，“我怕你让我认识自己，我就先告诉你，我认识自己了。我伪装起来了，我认识自己了，我不说了，你看吧。”她怕什么呢？她怕你解剖她。一说解剖人就退缩了。梁平在来之前先看看弟兄想干什么呢，“你是不是要解剖我呢？”一说有可能，一怀疑弟兄今天要解剖她，她在路上就想好了，穿上盔甲了，一进门就开始流泪了，“你再解剖我！”（肖红：那天贝贝演得才像呢。）那天我去了贝贝那边，我准备在问话的过程中逐渐进入到她做的事里面，肖红提前已经问过她了，她知道她有问题了，她知道我去了肯定要打她、解剖她，所以她一见我就心虚。我还没问了三句话呢，主题还没有进去

呢，她还不知道我要问什么呢，泪倒出来了，怎么打？我那天去的时候本来想着，“这个贝贝太狂了，今天必须得把她打死，几年了怎么也不死，像任茔一样，打不死她的旧性，她就活不了。”贝贝知道我要去打死她了，所以我一去她就先装死，“我都死了，你再打！”没法打。任茔当时也是先装死，“我可认识自己了”，任茔一虚假地认识自己，意思就是“我都认识自己了，你还说啥呢？”我记得那时候肖红给任茔安排了一项工作，任茔愿不愿意作呢？任茔不愿意作。任茔不愿意作就说了一句推脱的话，“我不会”，她心里边怎么想的？真是不会吗？她是不愿意作，不想去作，然后就说“我不会”。人家说不会，我还能赶鸭子上架呢？人家说不会，我还再说什么呢？我就说“人家不会。”肖红说什么呢？（肖红：你说她就不会！）肖红嫌她不作工，我说任茔就不会，把肖红给气坏了。任茔怕什么呢？怕她会了就得作这项工作，“我要是会了我不作，这不就被定罪了吗？我跟你说我不会，还能定我的罪吗？不能去定我的罪了，因为我不会。”神说什么？神不怕你愚昧，不怕你无知，神也不赶鸭子上架，肖红你说你能赶任茔“上架”？你要是这么做了，那就是你肖红的不对了。她不会，你非要赶着让她会，肖红，你也太可恶了，怪不得人家就受你辖制呢！这就是任茔的内心世界。“对他而言，一旦他了解了神的性情，那就意味着他的结局临到了，意味着他被神的性情审判、定罪。”聚会的时候，人一看见我在，人就胆怯、害怕了，怕什么呀？（怕审判。）怕审判、怕定罪。我不审判你，我不定罪你，你就没罪了？（有。）是不是一样的呀？那依然是一样的，你说你傻不傻？好像是“我不了解神的性情，我离神远一点，我就安全了。”好多人都说过这话，在我揭露解剖了人家以后，人家说“我惹不起你，我躲不起你？我离得你远一点，我就安全了。”（肖红：胖妞，能结合上了吧？周围的人事物都有神的性情在里边，可你一临到事儿就是“这还能活吗？这还能活吗？”）胖妞倒要回家了，她离我太近了，每天看见不是审判这个了，就是定罪那个了，“我哪天回家呀，我不干了”，好像离开了以后就不被定罪了。（肖红：“天天说我有问题，我胖妞的问题太多了，他们没问题？天天说我，怎么不说他们？龚竹就没问题？再说我，我在这儿还能干吗？还能呆住吗？回呀、回呀！”就开始了。这就是不想了解神的性情。）你说诡诈人自己知不知道自己诡诈呀？（知道。）知道，但他装糊涂，来了这儿还是装糊涂，还让我揭露揭露他吧、解剖解剖他吧。他

不知道自己的败坏？还用人揭露他？他心里是清楚的。他心里要是不清楚的话，他就不敢见我，见了我还得躲着，钻到门后面，只害怕我看见他。什么意思？他怕定罪他，心里有鬼。只要我不说出来，自己就想象着自己没罪。好比有男女的人，“我背着你，我不告诉你，我就没罪，让你知道了，我就有罪了。”

“对他而言，一旦他了解了神的性情，那就意味着他的结局临到了，意味着他被神的性情审判、定罪。所以说这类人从来不想去了解神、了解神的性情，也不想去深入地了解神的心意、明白神的心意。”因为他心里有鬼，所以他就远离神，不愿意了解神的性情，不愿意了解神的心意、明白神的心意。（肖红：越交通越透亮一些，就像萧平，他越了解了自己，越认识了自己，越看见了自己，他就回家呀，不能在这儿了。文稿一下发，再加上这些人一说，他就好像不能在这儿待了。其实这正是你刚了解了神性情的时候，神的性情对你是个定罪，你看到神对你是定罪以后，你是不是得有一个改变啊？他了解神的性情以后，不是“我应该怎么去改变？怎么去做到神的心意上？”而是说“这就被定罪了，完了，我回家呀！”还有那会儿任莊说的，“我这么多的问题，这还能行吗？”她这里边就是在想“我这么多的问题，我还能蒙拯救吗？”她的目标还是，“我差这么多，我能不能蒙拯救？能不能行呀？”是不是这么想的呀？她不是想着“我今天可是了解神的性情了，这下我各方面都认识到了，这下我该怎么去变”，她的方向不是这个。她的第一个方向先想啥呢？前途命运、脸面，“别人怎么看我？丢人呢！我这几年了，就这么多问题？”她就先想这个。这就是不想了解神的性情，所以她就有这么个想法。还有信心、笑笑，不也是一样？神的性情向她们显现的时候，她们看到了以后先想着啥呢？“算了吧，我别做了，回家吧。这下我可得躲到阴暗角落里，我在暗处谁也看不见我，我不做带领了谁还能看见我？不丢人、不败兴就行了。”她们的目标就是维护脸面、地位。她们看见神的性情以后，不是“我俯伏在地，我向神俯伏，我认识到神的性情了，我该怎么去变”。这就是人里边的这个思想、心思意念。就像超脱一样，超脱，今天看见神的性情了吧？看见神的性情是不是该俯伏？“我以后该怎么走？”而不是说“我今天来聚会了弄了个这，看见我这个了，丢人败兴。”）（超脱：那天一通知让我聚会的时候，我想肯定是要对付我这方面呢，不管怎么样我

先祷告神。我哭着祷告，我说：“神呀，不管今天怎么处理我，我先接受、顺服下来，我就是一个受造之物，就是一个该死的人，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作了这么大的恶，所以不管怎么处理我都行。”当你说要罚我的时候，我说我出，我愿意，就有这种想法。其实不是我里边没有东西，也有东西，就感觉神拯救人就这一次了，就只有这一次机会了，所以在没有处理我之前还给我机会呢，我也愿意去变，就有这种想法。）今天我和超脱一交通那件事，超脱赶紧辩解表白，“电话没费了，打不出去了”。（肖红：准备好了。）早就准备好了！怕了解神的性情，怕被审判、怕被定罪。交通出来以后她不是说“哎呀，我怎么就没有去问一问呢？你说我这是什么性情呢？我怎么能把祭物当作自己的钱财来处理呢？那是祭物呀！真怕呀！我怎么啥也敢做！”她的心思不是去考虑这些，她的心思考虑啥呢？“你别定罪我”，我为什么说她想的是不要定罪她呢？因为我一交通这个事她赶紧告我，“不是我要当这个钱的家，是没办法，这钱非让我当家，这个钱没主了，电话打不通，发信息也联系不上人，你说咋办？人家那边是着急要呢，你说我有什么办法？我没办法呀！”她是一种逃避，她怕什么呢？怕被审判、怕被定罪。在她心里边想着“只要你不审判我、不定罪我就行了，我就没事了。”这就是神说的话，“对他而言，一旦他了解了神的性情，那就意味着他的结局临到了”。所以，一说交通交通吧，对于追求真理的人来说，是不是更加明朗、透亮了？是不是更是高兴、喜乐呀？（嗯。）可对于超脱呢？一说给她交通交通吧，“哎呀，完了、完了，这下抓住狐狸尾巴了，这又给我定罪呀！”“扑通”跪到地上赶紧祷告“神呀……”她得先祷告呀。这就是不愿意了解神的性情。你心里边已经不愿意了解神的性情了，你怕一旦你了解了神的性情，那就意味着你的结局临到了，那你还靠近神吗？（不靠近了。）“所以说这类人从来不想去了解神、了解神的性情，也不想去深入地了解神的心意、明白神的心意。”你问任茔，她想了解神的心意、了解神的性情吗？她肯定不愿意、不想去了解神的心意、了解神的性情。任茔，想过没有？没想过吧？（任茔：也想过。）也想过？是也想去了解神的心意、了解神的性情，还是去了解过神的心意、神的性情？（任茔：没有去了解过，就是想过这些事。）是有这么一个意念，想过，但去了解神的性情了没有？实施了没有？（任茔：也想和你说，但是不知道怎么说，也不敢去说。再加上上次我和你说“树枝坏了”，之后我就更

不敢和你说话了。）因为你觉得你被审判了、被定罪了。“所以说这类人从来不想去了解神、了解神的性情”，如果说你想去了解神、了解神的性情的话，咱所做出的事就不是这样的了，那你处理问题就不是这个结果了。你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就不是解决人与人之间的打斗了，而是看每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如何，那你就把他们带到神面前了。你把他们带到神面前的同时你要了解神的性情、要了解神，那你自然而然就要了解神的作工，你了解神的作工了，那神的托付是不是就要加给你呢？你知道神的心意了，你去做还是不做？你知道神的心意了，你能不去做？你不去做的话，心里边就会受到责备。但如果你不知道神的心意呢？那你是不是就完全可以不做？（嗯。）所以说，你为了不让心里受责备，那你就怎么呢？你是不是就不去了解了、不去想了？就好比说，一个母亲生病在家，如果是孝顺的孩子他想的是“我妈病了，我得去看看我妈，看她需要些什么药呢，需要什么东西呢，我给她买点东西。”如果是没有良心的孩子呢？他敢不敢去看他妈啊？他不能去。如果不去他心里边还平安一些，还感觉也差不多。如果一去，他妈说：“你终于来了，快点吧，我的心脏病犯了，赶紧给我买点药吧，得两千块钱。”你说他后悔不后悔去呢？“我要是不去哪有这个事啊？”但是对于有良心的人，他去了以后听到他妈说这话的反应是“哎呀，幸亏我今天来了，我要是不来，今天就把我妈的药给断了。”他是觉得幸亏他今天来了，了解到了他妈的情况，没良心的人他就怕去见他妈。所以说，咱是什么呢？如果你是愿意为神花费的，愿意付出的，那你就有意识地想去了解神；如果你本身就不愿意去付出，你只愿意智取、只愿意骗取，那就不用说，你肯定不愿意去了解神。因为你一旦了解了神，你就得实行真理。你们知道小鑫说什么吗？“我不敢看神话，因为神话一看就懂，懂了就得实行，不实行就是犯罪。我要是不看、不懂呢？犯罪了我也不知道呀！那我就不会被定罪。”你是发愁看神话看不懂呢，人家是怕看懂呢。跟超脱一样，超脱为什么不能打电话问呢？她一问，肖红不就知道了吗？肖红知道了以后，“这价格合适不合适？东西好不好啊？”一系列的问题都出来了，所以能不能问呀？（不能。）不能问，一问这个事情不一定能做成，“一问人家交代给萧凯去做了，这功劳成萧凯的了，所以我得把这件事情做好以后，给你一个惊喜。我再有什么问题，不管贵了还是便宜了，你啥也别说。成了，你说啥？如果我问了你，我再去做就不合你意，我就是犯

罪；我不问你去做了，那叫犯罪吗？那不叫犯罪了，我都做了你才说的，我不知道，不知者无罪。”是吧？所以说在你做事以前，你是绝对不能问的，你那手机绝对得没信号、得没话费，不管它有没有话费，你预先不能让它有话费。超脱，有点冤？不冤吧？

“所以说这类人从来不想去了解神、了解神的性情，也不想去深入地了解神的心意、明白神的心意。”就像梁平，梁平想不想知道这条路呀？（梁平：不想。）不想知道，你要想知道的话……（梁平：要是想知道的话费尽心思也得知道。）不用费尽心思，那是举手之劳，睁开眼睛就能看见。是你一旦知道了，就不是那么简单了。“我一旦知道了神的性情，我下去抓他们工作，就不能给他们吊脸色看了。神是带着伤痕来爱人，神卑微隐藏，我该怎么呢？我还能站这个地位说话呢？我要是不知道的话，我就可以嘛，我作这个工作，我就骗取，我把这个工作抓好就行了。我要是知道了，麻烦，说话的时候还得看看神怎么说的，还得包容忍耐，还得和他们去交通、沟通，从心里边去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再解决那个问题，麻烦！我过去两分钟就把问题解决了，你过去解决得两天！”你说是了解好还是不了解好？你过去给他一吊脸，他去做了；我过去给他交通三个小时，都不一定能打开他的心灵，我给他交通、揭露了，还得给他一个路途。你要哪个？你那个省事、简单、粗暴、有效果，你还嫌我这个废事呢。再一个就是肖红今天交通的经历，你要想活过来，就得先死去。谁愿意死？谁愿意把老己钉在十字架上？你要去了解神，就意味着你的老己得死，老己不死你活不过来。“所以说这类人从来不想去了解神、了解神的性情，也不想去深入地了解神的心意、明白神的心意。他们不想通过有意识地配合达到理解神的心意，他们只是乐此不疲地在做着自己想做的事，信着自己愿意信的神，信着自己心中的想象当中的神、观念当中的神，信着日常生活当中与自己‘形影不离’的一位神。”“他们不想通过有意识地配合达到理解神的心意”，这个话好理解吧？你看肖红怎么走的？是不是有意识地配合呢？肖红是有意识地去配合，任茔在这边作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任茔有没有有意识地配合？（没有。）没有有意识地去配合。“他们不想通过有意识地配合达到理解神的心意”，在作工中你就能看到他是有意识地配合，还是没有有意识地配合。你看欣然，欣然有意识地配合了没有？没有。你看超脱，真是超脱！就

根本没有有意识地去配合，“我今天来是做什么呢？我得问问能不能做。”人家说内行带外行呢，咱是什么呢？咱是外行还想带内行呢！“他们不想通过有意识地配合达到理解神的心意”，梁平呢？梁平那天消极了、倒塌了，痛苦呢，还流泪呢，什么原因？“他们不想通过有意识地配合达到理解神的心意”。“他们只是乐此不疲地在做着自己想做的事，信着自己愿意信的神”，还记得自己乐此不疲的事是什么吗？回忆一下。梁平是什么呀？（梁平：劳苦作工。）用劳苦作工来骗取。梁平以什么为资本呢？（以操心、管理为资本。）“他们只是乐此不疲地在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梁平用这个地位权势控制、克制地在作着工作。咱那天刚解剖了你们是以什么为资本，以什么自居。这儿说的乐此不疲是不是就是自居？（嗯。）就是以此为资本、以此为享受，一直沿着这条路走着，就是乐此不疲的。任茔呢？（肖红：任茔是以资本自居。）都是资本，但是每个人的资本不一样。梁平的资本是什么？不停点地作工，在工作上边能安排、操心。“他们只是乐此不疲地在做着自己想做的事，信着自己愿意信的神”，任茔是什么呀？（能解决问题。）任茔是能解决人与人之间的打斗问题，这个得说清楚，她不是真实地能解决问题，是能解决人与人之间打斗的问题，并且以此为资本，以此自居。（肖红：任茔是能把人打服，打下来。）把人征服，但不是把人征服在神的权下，因为她不是把人带到神面前，只是把人打服了。任茔是解决了人与人之间的打斗问题，以此为资本，以这个自居，并且乐此不疲地做着这些事。好几年了，一直是这样的，做着自己愿意做的事、想做的事，但在真实地认识自己上面动工了没有？没有。欣然是什么呢？（短韩信。）解决的是她短韩信的败坏性情。她是以善自居，是外表的一个好的行为。超脱呢？超脱想一鸣惊人，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想用一等功来骗取、换取。今天为什么要再说一次呢？我给你交通的这个就是你的致命处，你就能因为这个要了命，所以你得先解决你的致命处。“信着自己愿意信的神，信着自己心中的想象当中的神、观念当中的神，信着日常生活当中与自己‘形影不离’的一位神。”为什么是“形影不离”呢？因为你以此自居，你每时每刻以它为准则。就像欣然，每时每刻都在注视着自己的形象，欣赏着自己的美善。任茔呢？以解决打斗的问题为作工。“信着日常生活当中与自己‘形影不离’的一位神。”这个“形影不离”说的是什么呀？时时、事事、处处你想着的、念着的是什么？你的想象、你的观

念、你的认为。“对于真实的神自己，他们不屑一顾，不想去理解他，也不想去搭理他，更不想去靠近他，而是用神所发表的话语来粉饰自己、包装自己，这样，他们就觉得自己已经把神信到家了，把神信到心里了。”这个能和自己对号吧？（嗯。）“对于真实的神自己，他们不屑一顾”，什么是不屑一顾？不搭理。“不想去理解他”，你不管再怎么碰壁了，再有什么事，你没有去寻求过神的意思。“也不想去搭理他”，就不要说其他的了，就在我揭露解剖你的时候，你还辩解表白，还想逃跑，你搭理不搭理？不想搭理。“更不想去靠近他，而是用神所发表的话语来粉饰自己、包装自己”，任茔，你怎么粉饰自己、包装自己的？（任茔：不说了。）“不说了”，这是一个包装。还有什么？“我能作工了，我能解决问题了。”粉饰自己、包装自己。欣然呢？欣然更会包装了，真是包装！完全是包装！没有一点实质了，就是包装。梁平，又能管理了，又是不停点地作工，包装、粉饰，然后一看到这个工作没果效的时候，一看见倒塌的时候，自己还信不信了？信不来了。包装袋里包不住了，这就不行了，信不成了。“而是用神所发表的话语来粉饰自己、包装自己，这样，他们就觉得自己已经把神信到家了，把神信到心里了。”就因为梁平自己感觉自己把神信到家了，把神信到心里了，结果出来这么一个结果，所以梁平就站立不住了，梁平就倒了，不行了，消极了。你一消极就足以证明，你就把它当作你信到家了，没路可走了。欣然，你说我和你交通几次了？在工作上边你始终没有动过，就自居在这儿了，总觉得自己信到家了，看着他们一个个都是表演呢，你呢？你感觉你是性情变化了，你是得着生命了，你以这个自居。感觉自己善，就是感觉到自己有真理了。任茔是认为自己能作了工了，就信到家了。今天再一交通，把任茔的这个作工又给打翻了、又给否了。

外邦人的四大代表（十）

“在他们的心中，他们的想象、他们的观念以至于他们对神的定规在带领着他们”，“对神的定规”是什么意思？就是用你的想象、用你的观念来定规神就应该是怎样的，“我跑断腿、累断腰，神就应该拯救我，我就应该剩存下来，我就应该蒙保守。”所以说，当你跑断腿、累断腰的时候，当你看不到自己未来的结果的时候，你就走不动了、消极了。任茔呢？任茔想不想她已经成了呀？在她自己的想象中、观念中，任茔是不是感觉自己有了？有资本了、有资格了，“肖红你能作工，我也不差，我现在在教会里是不是也能解决好多问题呢？”任茔把解决他们的打斗问题，当成能解决问题了，有资本了，然后就自居了。这个资本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不是就是“在他们的心中，他们的想象、他们的观念以至于他们对神的定规在带领着他们”呢？他们自己用想象、观念定了一个标准，定规神就应该这么作，“我成了，我觉得我这就够了”。那欣然是怎么定规神的？“神是美与善的象征，你看他们多凶恶呀！我多么善呀！如果我这么善都剩存不下来，他们休想剩存下来。”任茔呢，“我能解决了人与人之间的打斗问题，我能给他们带出路来，我剩存不下来，他们谁能剩存下来？”梁平呢，“看他们谁行，谁能抓了工作？我能抓了工作，我都剩存不下来，他们谁能剩存下来？”梁平，有没有这个观点？（梁平：不敢想。）你现在肯定是不敢想了，但在你下面带的这两个人没有倒下的时候，你是不是这个信念？（梁平：她们没有倒下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是追求真理的。）那你说追求真理的不是剩存下来的？（梁平：是。所以总觉得他们不行。）你把你外表的作工、不停点的作工当成了追求真理，当成了生命。这是不是追求真理呢？（不是。）这不是追求真理，这就是什么呢？“他们的想象、他们的观念以至于他们对神的定规在带领着他们”，把神定规了，这就成追求真理了。“他们的想象、他们的观念以至于他们对神的定规在带领着他们”，怎么带领着呢？就是这些东西维持着你的生活，维持着你走信神的这条路。所以说，我就惊讶了，“信神不追求真理，还在那儿撇家舍业，还怪有劲儿，是什么东西支配的呢？”我看见你处处不追求真理，你得不着真理，你也不满足神，但你还高兴、还喜乐、还不消极，也不退去，我感到惊讶！原来如此，是

因为你活在了自己的想象、观念里边，你的想象、观念和你定规的事情在带领着你走这条路。你看超脱走得多有劲啊！她的定规是“我跑在队伍的最前面，谁像我这么付出呀？谁像我这么忠心呀？你看任茔，聚会坐在那边讲个字句道理；你看梁平，去了教会就是转一转，这实际的问题还得我去解决。”就是这些带领着超脱。“而真实的神自己呢，与他们无关无份。”什么是真实的神自己呢？神的性情、神的作工、神的所有所是，这是不是真实的神自己呢？“而真实的神自己呢，与他们无关无份。”就像你说你孝顺你妈，你说“我可用心了，我家里有多少财产、有多少资产，我都登记得一清二楚，我妈一年穿衣服花多少钱，她要用什么我都知道。”你关心不关心你妈？你搭理不搭理真实的你妈？你妈喜欢什么？你妈有什么病？你妈心里在想什么？你知道不知道？你妈是个寡妇，一个人在家，她想要一个作伴的，你当儿女的想着陪伴你妈了没有？你对真实的你妈不搭理。这就是咱在这儿信着神，却对真实的神不搭理。

“因为一旦他们了解了真实的神自己，了解了神真实的性情，了解了神的所有所是，这就意味着他们的行为、他们的信、他们的追求被定罪。”这就是他为什么不了解神，为什么不了解神的性情，为什么不了解神自己、不了解神的所有所是的原因，因为了解了以后，就有可能被定罪，所以他就不去了解。这是傻还是聪明？（傻。）可是他还自认为自己是最聪明的。“所以说他们很不甘心去了解神的实质，也很不甘心很不愿意去主动地寻求或是祷告达到更了解神，更知道神的心意，更了解神的性情。”为什么说很不甘心呢？刚才说了，你不愿意去了解这些是因为你怕被定罪。在实际生活中你也看见了，你不甘心去了解神的实质，也很不甘心很不愿意去主动地寻求或是祷告达到更了解神。怎么看见你不甘心、不愿意的呢？彼得说了一句什么话呀？“是神的刑罚、是神的审判拯救了我，我一生活着离不开神的刑罚，离不开神的审判，我活在地上就是活在撒但的权下，如果不是神的刑罚审判来看顾我、来保守我，我会一直活在撒但权下的，我更没机会也无法达到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只有神的刑罚审判不离开我，使我总能蒙神的洁净，有神严厉的话语、公义的性情，有神威严的审判，我才蒙了极大的保守，活在了光中，得着了神的祝福。”彼得离开神的审判刑罚能不能活？彼得是离开神的审判刑罚不能活。而你是有审判刑

罚不能活，“你审判得我不能活了，你别说了吧”。人用各种手段不让审判他，有的人是辩解、表白；有的人是用“跪下”这个行动来堵住你的嘴，“你别说了吧”；有的人是“不说了吧，我不说了、不说了，我不和你说了”。用各种办法、各种手段不让审判他。咱说，“来，你说说，你有什么心思，咱给你解决解决。”“我自己解决吧，不用你解决了，不说了。”显得你很慷慨、很大方，其实你是怕被审判。因为一旦审判了你以后，你就了解神的性情了、你就了解神了、你就认识神了。彼得是不能离开审判，你是不能要审判。“也很不甘心很不愿意去主动地寻求或是祷告达到更了解神，更知道神的心意，更了解神的性情。”追求真理的人，人家是主动地去祷告、去寻求、去了解神的心意，你是给你都不要，作了个明显的对比。你看我在作工当中是怎么作的呀？我在这儿带领你呢，谁带领我呢？（神。）神怎么带领我呢？我是不是得寻求神的心意呢？我得主动去寻求、祷告。你配合到哪儿神作工作到哪儿。“他们宁愿神是一个虚构来的、空洞的、渺茫的东西，也宁愿神是一位与他们的想象一模一样的神”，神话揭示的与咱们想象的不一样，在我来看，人既然来信神了，是不是都是相信有神的人才来信神呢？可是神又说：“他们宁愿神是一个虚构来的、空洞的、渺茫的东西”，这不是不信派吗？不愿意相信有神，是吧？在我来看是矛盾。信神的人怎么会有这样的思想呢？可在实际生活当中人是不是不愿意相信有神？（是。）你看任莊，当初把任莊和肖红放在了一起，经过几年以后，你说任莊心里在想什么？她想不想有神？“他们宁愿神是一个虚构来的、空洞的、渺茫的东西”，“宁愿”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但愿啊？一旦神是一个虚构来的、空洞的、渺茫的东西，任莊高兴不高兴？（任莊：高兴。）高兴。高兴什么呢？“第一，我不被定罪了；第二，我聪明，我没有付出，我不亏本，我没有上当。你看肖红，撇家舍业，撇了家庭、撇了儿女，最后连丈夫也撇弃了，最后得着了啥？”你说任莊愿意让肖红得着，还是不愿意让肖红得着？一个败坏的人的心是怎么样的？（她不愿意让肖红得着。）每个人都有嫉妒，而肖红就在任莊身边，她不愿意让肖红得着，所以她宁愿神是虚构来的、空洞的、渺茫的东西。梁平，你愿意神是真的，还是宁愿神是一个虚构来的、空洞的、渺茫的东西？（梁平：……）不能说？不敢说？说心里话。（梁平：神揭示的就是。）咱又来应付了，“神揭露我了，我就只能说是”。当你消极软弱的时候，当你流泪的时候，你的

心里在想什么？“亏本！”你为什么会消极？“我不停点地跑，我付出了多少，到最后是这个样子！”要是突然间告诉你“没有神，神是虚构来的、空洞的、渺茫的”，那时候你还掉不掉眼泪？（不掉。）不掉眼泪了。“我幸亏没有为了信神送了命，我幸亏没有舍上命”，你不掉眼泪了，自己也不会被定罪了。你愿意不愿意神是虚构来的、空洞的、渺茫的？（愿意。）这是不是你的心思呀？“他们宁愿神是一个虚构来的、空洞的、渺茫的东西”，只要神是虚构来的、空洞的、渺茫的，那你以前所做的就怎么呢？就不被定罪了，也不被别人笑话了，你心里也平衡了。一旦神要是真的，你就被定罪了，而且以前是白搭了。“就现在来说，如果说神是虚构来的、空洞的、渺茫的，我现在一刹车，我什么也不丢，我可以重来。如果现在说神是真的，以前我所做的，有用没用？没用。甚至还是作恶呢。如果说神是假的、不存在的，那我以前所做的不被定罪，以后也不影响我的生活。”所以说，“他们宁愿神是一个虚构来的、空洞的、渺茫的东西”。

超脱就更不用说了，生怕神不是虚构来的、空洞的、渺茫的东西，神要是虚构来的、空洞的、渺茫的东西，超脱心里是不是就踏实了？心也安了，这个钱花着、支配着也理所当然。所以你希望神是虚构来的、空洞的、渺茫的东西。欣然原来感觉自己是善的，结果就不是，神不承认、神不认可，神说你是一个外邦人，你信的是啥？这是不是跟买楼房的人一样？楼房一塌，谁最高兴？没有买楼房的人最高兴，是吧？没钱的人最高兴。没钱的人盼什么呀？“地震吧，楼市倒塌吧。”真正买了楼房的人，他盼的是“快，楼房涨价吧”，他是怕地震。没有买上楼房的人呢？正和买了楼房的人相反，没有买上楼房的盼着楼房塌。楼房一塌，楼市一倒，原来几十万买的房子，现在成了几千块钱了，买上楼房的人在这儿哭呢，没有买楼房的人呢？是不是歌唱、赞美呀？高兴了。那这和追求真理是不是一样呢？你没有追求得着真理，你是不是就盼着神是虚构来的、空洞的、渺茫的东西？“咱不敢有所求吧，但最好是吧、宁愿是吧，宁愿神是虚构来的、空洞的、渺茫的东西。”神是真是假，咱决定不了，但最起码是“也宁愿神是一位与他们的想象一模一样的神”，这该多好呢？神是与他们的想象一模一样的神，那也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得着真理了，意味着他们能剩存下来了。“让他们呼来唤去，而且取之不尽、用之不完。”为什

么说呼来唤去呢？你想象中的神，你让他干什么他干什么，你让他来他就来，你让他走他就走，你认为他该出现的时候他就出现，你觉得他不应该出现的时候他就不出现，你喜欢的东西就是神要作的，这就是呼来唤去。“当他想享受神的恩典的时候，让神作他的恩典”，直到现在有好多人见证神还是见证神的恩典呢，是吧？“神怎么恩待我了，怎么祝福我的家庭了……”让神作他的恩典。“当他需要祝福的时候，让神作他的祝福；当他临到逆境的时候，让神给他壮胆，作他的后盾。”有的人信神了让他站见证的时候，他说什么？“我没时间，没精力，还不知道有没有神呢”，不敢信，信不来，不敢交托。等他躺到病床上奄奄一息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我是信神的。”那时候他想不想让神存在？（想。）当他有病的时候，起不了床的时候，这个时候神可不能没有啊，“神来吧，让神给我看病吧，神是爱人的，神是医生”，想让神作他的后盾。“这些人对神的认识只是停留在恩典、祝福这些范围里，他们对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对神的了解也只局限在想象与字句道理的说辞里。”什么是局限在想象与字句道理的说辞里呢？一说“来，你说说，见证见证神的作工”，你会把神的话语当成一套理论、一些字句道理说出来，比如我说“什么是生命呀？”然后你就说“性情变化……”你会说出一套理论，说出一些字句道理的说辞。那你究竟有没有经历、有没有体验呢？没有。就是一些字句道理的说辞。“但是有一部分人急切地想了解神的性情，想真真切切地看到神自己，实实在在地了解神的性情与神的所有所是。这一部分人追求真理的实际，追求能被神拯救，追求得着神的征服、拯救与成全。”“这一部分人追求真理的实际”，知道什么是追求真理的实际吗？就是把神话带到实际生活当中，让神话作你的主导、作你的引导、掌管你的生活、在你身上作王掌权，这是不是追求真理的实际呢？这就是追求真理的实际。“追求能被神拯救”，他为什么了解神的性情？他了解神的性情就是想能活在神的经营中。他为什么要了解神、了解神的作工、认识神呢？他就是要看神是怎么拯救人的，他该怎么活在神的经营中，他怎么就剩存下来了。你看我给你交通的那五篇文稿，我为什么能给你交通出那五篇文稿呢？是因着什么？是因着我追求真理的实际，是因着我要真正的在神话里找着蒙拯救的路，我在神话里找怎么能剩存下来、怎么能蒙拯救呢。我找着以后，我才能跟你交通出来。我能够找着，是从哪儿找着的？是从神话里找着的。那我就得了解神、认识

神。“这一部分人追求真理的实际，追求能被神拯救，追求得着神的征服、拯救与成全。这些人用心看神的话语，用心去体会每一次神摆设的环境与神为他安排的人、事、物，真心地去祷告、去寻求。”“这些人用心看神的话语”，你看我是怎么看神话的呢？我看一句话有时候能看两、三次，是吧？（嗯。）你看神话呢？同样的话，我看半个小时，你三分钟就看完了。“这些人用心看神的话语”，我看神话的时候，我要跟实际生活去对号。“用心去体会每一次神摆设的环境与神为他安排的人、事、物”，我给你交通了我的一些经历，这是不是我的体会？我的家庭、我的婚姻、我经历的一些环境，都是我的一些体会。“用心去体会每一次神摆设的环境与神为他安排的人、事、物，真心地去祷告、去寻求。他们最想知道的是神的心意，最想了解的是神真实的性情与实质，以便他们不再触犯神，在经历当中更加看见神的可爱，看见神真实的一面”，你看见我走的是不是这条路呢？我给你作一个标杆，你跟神话对一下。“以便他们心里有一位真真切切的神存在；以便神在他们心里有地位，他们也不再活在想象观念当中，也不再活在渺茫当中。”这些话就不用说了吧？我和你说什么话、交通什么，是不是都是根据神话说的、交通的？不渺茫。我的交通是根据神的话，我的实行也是根据神的话。

“对于这些人来说，之所以迫切地想了解神的性情、了解神的实质，原因就在于神的性情、神的实质是人经历中随时的需要，是人一生的生命供应。”这一句话证实了什么？就是咱前两天交通的“什么是生命”，顺服神就是生命。“对于这些人来说，之所以迫切地想了解神的性情、了解神的实质，原因就在于神的性情、神的实质是人经历中随时的需要，是人一生的生命供应。”为什么要这么去了解、寻求呢？这就是说，用这个作为人一生的生命供应。也可以说，你从我写的文章里看，还有从我带领你走过来的路来看，这些是不是都是根据神的性情、根据神的实质、根据神的作工，然后再根据我经历中所看见的这些作为一个依据、根据走过来的？这就是作为生命的一个供应。“他们一旦了解神的性情就能更加敬畏神，就能更好地配合神的作工，更好地体贴神的心意，尽好自己的本分。这是两种人对神的性情的态度。”你看我揭露解剖人的时候，解决问题的时候，你是不是感觉有点惊讶呀？从我嘴里说出来的话，是你根本想象不到的，你认为不可

能，所以你感到惊讶。“这是两种人对神的性情的态度。一种人是不想了解神的性情，他们虽然嘴上说想了解神的性情，想认识神自己，想看到神的所有所是，想真真切切地体会神的心意，但是在他们心里宁愿神不存在。”你想不想了解神呢？想不想看见神的所有所是呢？你也想，但是呢，在你心里宁愿神不存在。“因为这些人一贯地悖逆、抵挡神，在心里与神争夺地位，在心里常常怀疑甚至否认神的存在。他们不想让神的性情也不想让真实的神自己占有他们的心，他们只想满足自己的欲望，只想满足自己的想象、满足自己的野心。”这就是人不想让神存在的一个根本原因，因为神一旦存在了，这些想象是不是都成为泡影了？你的欲望、你的野心、你的欺骗都成为泡影了，你的悖逆将会被定罪。“所以这一部分人虽然信神，虽然跟随神，也能撇家舍业，但是他们的恶行不断，甚至有些人偷吃祭物，有些人挥霍祭物，有些人背地里还咒骂神，还有一些人利用地位之便不断地见证自己、高举自己，与神争夺人，与神争夺地位，以各种方式、用各种手段让人崇拜，总想笼络人心控制人，甚至还有些人有意让人误会他是神，从而把他当神待。”任莊，这话扎心吧？能不能对上号？（任莊：能。）咱为什么那样说话、做事呢？这就是有意识地与神争夺人，与神争夺地位。梁平，这个能不能和你对上号？“与神争夺人，与神争夺地位”，能和你对上号吧？（梁平：能。）“不断地见证自己、高举自己”，这个也能看到吧？为什么说“不断地见证自己、高举自己”呢？你把你认为对的一些事，你把你的那些东西当作资本，你就高举自己、见证自己，总想笼络人心控制人。“虽然跟随神，也能撇家舍业，但是他们的恶行不断，甚至有些人偷吃祭物，有些人挥霍祭物，有些人背地里还咒骂神，还有一些人利用地位之便不断地见证自己、高举自己”，利用地位之便不断地见证自己、高举自己，这就是说，让你去外边作工的时候，你怎么作工的呀？你是用地位作工，用地位作工是不是不断地见证自己、高举自己？说这个作工的时候，今天肖红交通了一下她的作工，交通她当时为什么让人受辖制，让人感觉到害怕，让人不愿意和她说话，就是因为她不断地见证自己、高举自己。

（肖红：超脱，今天交通了以后是积极了还是消极了？）（超脱：积极了，不消极。）（肖红：梁平呢？）（梁平：不消极。）（肖红：不消极，积极吗？）（梁平：就是反省自己，想自己走过的这一幕一

幕……）（肖红：我问的是，你是消极还是积极？就是这两方面，从这个上面就能够看到咱的态度，看你到底从这里边走出来了没有，就知道这两天的交通在你这里到底达到果效了没有。）（梁平：达到了。）（肖红：欣然呢？你听了以后是积极还是消极呢？）（欣然：积极了。）（肖红：任茔呢？是积极还是消极呢？）（任茔：从这次的聚会当中才真正地看见自己的偏差，我一直就没有根据神话去对号自己，这才看到自己确确实实走的路是错的。往常只是说一下，不是真实的认识，今天确实能从神话里看见自己完全就是一个外邦人，甚至还不如一个外邦人呢。所以我不是消极，而是从神话里真正地看见自己的形象了，这个路就知道了，以后再去作工作或者干啥，知道要根据神话了。我现在想的就是脚踏实地地去走，不是像以前那样糊里糊涂地走、浑浑噩噩地走。）（肖红：你看见了以后，你里边是垮塌了，但是垮塌了以后有路，这下知道该怎么积极往上走了，是积极还是消极？）（任茔：自己不按原来的走了，现在开始按照弟兄带的这个路走，原来那个路再不能要了，得取缔，以后我得给弟兄姊妹交通我走的路是一种谎言、假象、包装，让弟兄姊妹看见我走的这个路就是偏的。）（肖红：今天交通的目的就是要把你的旧性情钉死在十字架上，我得看达到这个果效了没有，你的旧性情死了没有。梁平，你的旧性情死了吗？）（梁平：死了，达到这个果效了。就像之前说的，把你剖开，剖开看一下真实的自己。）看到自己一无所有了，“这几十年我白信了，还得从头来。”（肖红：你里边一垮塌就是两种态度、两种结果，有的人里边一垮塌就说“完了”，要不就是回家，背叛、消极；有的人是真正看见自己以后，他不是消极，而是激发了他的一种心志。那种力量那是神加给的一种力量，因为当你真看见了是往前走的，而不是消极。现在就看你的旧性情到底打死了没有，真死了以后就看后续的发展，不是看现在。）（任茔：我看见自己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信神信了几年了，这一路走过来虽然天天吃喝神话，但怎么信的神呢？哪有信呢？根本没有信。弟兄问“你到底为什么要信神？你信神要干什么？”我就在心里揣摩这些话呢，我一路走过来是一天一天混过去的，一年一年混过去的，我出来一晃六年了，时间过得真快。再一个就是揣摩，我天天浑浑噩噩地跑，一天不停点地做，根本没有根据神话行事，也没有有条有理地根据神话解决自己哪一方面性情，没有在哪一方面认识自己，没有看自己哪方面进入了原则，哪

方面还没有进入到工作安排的原则里。光是给别人说一下、讲一下，从来没有真真实实地和自己对号入座，没有去实行、去活出，看见我确实是把自己给骗了。我以往的说呀、做呀，就是保罗，就是给别人说、给别人看，不是和自己对号，不是从心里真实地看见我是魔鬼。虽然嘴上说我是魔鬼，但心里不承认自己是魔鬼，就是这么晃来晃去，一晃六年了，还没有知觉，就是这么浑浑噩噩混过来的。要是再这么走下去，真是死到哪儿也不知道。最后要不是弟兄这么交通我还要跟神算账、叫嚣呢，因为我信着想象中的神。那时候我看到神说人在大街上谩骂神，还和自己对不上号，今天想想后果，我一直这样下去敢不敢去谩骂？我会的。所以幸亏弟兄今天给我揭露出来了，要不是把我的这个旧性情打倒，确确实实后果不堪设想。今天走的这个路不是光嘴上接受，我揣摩着我心思里边确确实实就是这样，要不然那些话和自己对不上，还把自己放在了追求真理的位置上，认为神话说的是别人，就不是说我。其实在我心中就是有一个强烈的声音在说“神是不存在的”，和神说的那个话就对上了。）你一直在持守着自己认为对的，你觉得你这样作了工作以后，神应该是给你奖赏的，结果当你没有得到奖赏的时候，就认为神不存在，神要存在的话，就应该给你奖赏。就像约翰，圣经中记载：“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作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太11:2-5）约翰让门徒问耶稣这话的意思就是，“如果耶稣是神的话，你就应该把我从监狱里边救出来。你把我救出来你就是神，你不救我你就不是神。我在前面给你铺路，作了那么大的工作，你连我都不救，他却救了个‘犹大’，你说你是不是神？”梁平不停点地跑，自认为有了资本了，结果领奖赏的时候没领上，你还掉入灾难里了，你的肉体受苦了。或者神管教你了，但你不认为那是管教你，你认为神不存在，“神如果存在的话，神是公义的，应该有冠冕为我存留呢。如果说神真存在的话，我不停点地跑他能看不见？我带了一帮人他看不见？应该是把我放在一个保险柜里，我怎么还能落入灾难中呢？既然没有把我放在保险柜里，有神没神？没神！白干了！”否认神了。欣然在那边更是，“我都进不去国度，我看谁还能进

去呢？”是吧？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一个想象、观念里，自己对神的定规还引导、带领着自己走过来。

咱接着再看，“总想笼络人心控制人，甚至还有些人有意让人误会他是神，从而把他当神待。他从来不向人说他是败坏的人，他也有败坏、有狂妄，别崇拜他，无论他做得多好都是神的高抬，都是他应该做的。”任荎，你在作工的时候，他们仰望你的时候，你没有说“这是神的高抬，我有败坏性情，我也有狂妄，别崇拜我”这话吧？你没有说过这话，反过来你说过什么话呢？“我今天带上陶紫就是来羞辱你的”，说了狂妄的话。“为什么他不这样说呢？因为他深怕失去在人心中的地位。”就怕失去在人心中的地位。梁平看见下边的人倒下的时候，梁平就掉泪了、就消极了。从外边看梁平是消极了，看见自己的经营垮塌了，其实呢？梁平来这儿也相当于是对我的一个什么？兴师问罪。“弟兄，该做的我都做了，你说怎么会有这事发生呢？”让我给她一个说法。她害怕丢人，所以在梁平来看，“我都使上了所有的力量，我不停点地跑，最后还做成这，别人怎么看我呢？”梁平在别人心目中失去了地位，想来我这儿兴师问罪一下，让我给她一个高抬、一个夸赞、一个承认，证明和她自己的作工没有任何关系，是他们自己的所为，来得一个安慰，在人心目中也能有个位置，不至于丢人现眼。梁平，你有没有这个意念？（梁平：……）“为什么他不这样说呢？因为他深怕失去在人心中的地位。”你走不上彼得的路，你走的一定是保罗的路，保罗就是走的这个路，保罗就怕在人心中失去地位。谁能逃脱？别的无路可走。“所以这样的人从来不高举神，也不见证神。”所以梁平没有高举神、见证神。不是梁平一个人是这样，而是你们都没有高举神、见证神。什么是高举神、见证神呢？得高举神的话、见证神的作工、见证神的性情，这些咱都没有！你对神的作工就不感兴趣、就不了解，你怎么可能高举神呢？那是不可能的。你就不了解神的作工，你想伪装也伪装不了，所以你高举也是假的，高举也是亵渎。“他不高举神、见证神的原因是因为他从来就不去了解神。”你不了解神你怎么能高举神呢？矛盾的。“他不了解神他能认识神吗？不可能！所以说‘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这个话题中的这几个字虽然简单，但是对每一个人的意义不同。对于那些常常悖逆神、抵挡神、与神敌对的人，那就是定罪；而对于那些追求真理实际能够常常来到神面前

寻求神心意的人，那无疑就是如鱼得水。”从我的文章里边你也看见了，我从患难里走出来的时候，我的那个条件，神给我摆设的那些环境，神给我的那个家庭，我妈、我老婆、我孩子、我的工作，都看见了吧？（嗯。）这些难处是人无法解决的，但是正好在我无法解决、无路可走的时候，神发表了《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这些神话给我化解了所有的难题，改变了我的看事观点，在人看是无法解决的事，我都有路可行，这是不是如鱼得水？（嗯。）我给你一提我的经历，你就应该想起来我那几年是怎么走过来的，回想一下，能对神话有一个认识。

“所以在你们当中，有些人一听说要讲神的性情，讲神的作工，脑袋‘嗡’的一下就大了，心里满是抵触，甭提多难受了！”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你愿不愿意听？（不愿意。）你本是不愿意听的，这是在咱交通了“为什么要信神”“生命是什么”以后，你觉得你必须得追求、必须得顺服神，逼得你不得不认识神的作工、不得不认识神的性情，在这个基础上你才不再抵触。如果没有这些前提，没有把你引到这儿，你是抵触的，甭提多难受了！“但有些人听了之后感觉：这个话题正是他的需要，因为这个话题对他太有益处了，是他生命经历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内容，是关键的关键，是人信神的根基，人不能离开它。”在我作工的时候，你看见我打过多少人，但是我在作肖红的时候，我没有打过她一句，连句质问的话都没有，一直是引导、带领。在她那边是什么感觉呢？班主任说肖红“二十天了，你还不干，不动”，意思是别人一作过来就能积极地去作工。为什么能作呢？因为人都注重的是自己的前途、命运、归宿。当人一听到是国度建造，将会有好的归宿时，他还想不想其他的？（不想。）啥都不想了，做牛、做马也行，所以他没有任何疑问，没有任何想法，一听国度建造，再有《话在肉身显现》前言的神话依据，就可以了，这就不去考察了，也不去寻求什么事了。但肖红呢？你们听过肖红的交通，她见到我问得我最多的是什么？能不能想起来？“但有些人听了之后感觉：这个话题正是他的需要，因为这个话题对他太有益处了”，我是怎么把肖红征服的呀？肖红看我就是一个毛孩子，“你算个什么呢？我信神几年了，我听你的？我怎么能服你？”当我给她交通了以后，她不是听了从教会建造转到国度建造的作工方式，而是她听了我交通的这些话对她有益处，把她原

有的那些对神的误解和解不开的奥秘打开了。有谁能给她打开？有谁能解决这些问题？信神几十年了，没有任何一个人能给她解决了这些问题。这是因为别人没有把她带到神的作工里边。没有把她带到神的作工里边，那她怎么可能认识神的心意呢？她不认识神的心意，怎么会看见神作过的工作呢？那神的奇妙作为她更不知道。所以说，无人能给她解答。她和我相遇先是提出来一些问题，对她来说也是考核我呢，但是没有把我考住，反倒把她带到神的作工里面了，这就解决了她好多不明白的问题。“因为这个话题对他太有益处了，是他生命经历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内容，是关键的关键，是人信神的根基，人不能离开它。”所以，不管肖红对我有什么观念、有什么想法，她看的不是我这个人怎么样，也不看我信神几年，而是她从我口里边听到了别人说不出来的话，她从我口里边得到了从任何人那里都得不到的东西，所以她不能离开它。“虽然这个话题对每一个人来说既近又远，既陌生又熟悉，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话题还是每一个人必须要聆听，必须要知道、要了解的。”为什么说“既近”呢？咱谈神的作工，谈认识神、认识神的性情、认识神自己，这个话题近不近？（近。）太近了，因为你信神肯定就是认识神的作工、认识神的性情呀。“既近又远”，为什么又远呢？远，是因着你的悖逆，你不愿意理睬。这就跟念书一样，你去了学校本身涉及到的就是文化知识，但是你就是愿意打游戏，那你离文化知识有多远？既近又远，既陌生又熟悉。所以说，我给肖红交通的时候，在肖红里边是不是感觉到既近又远呢？听着这个话“是呀，对呀，但怎么感觉以前从来没有听过呢？”“虽然这个话题对每一个人来说既近又远，既陌生又熟悉，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话题还是每一个人必须要聆听，必须要知道、要了解的。”所以我是怎么把肖红作过来的？我不是把她打过来的，我是见证神的作工、见证神的性情、见证神的奇妙作为把她作过来的。“无论你怎么对待，也无论你怎么看待这个话题，怎么去领受这个话题，这个话题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这个话题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重要不重要？重要。因为是人生转折。你结合这些话，再把那五篇文稿的话连起来，再借着你的经历，然后写文章。把神的作工，把神作在你身上的，把你怎样作一个衬托物、怎样死里复活的，写出文章来，让下边的人能看见，这就是在见证神，这就是咱所要作的工作。你把咱所要作的工作让原教会看见，他惊讶不惊讶？（惊讶。）这就是神的公开显现！

793 凭观念想象永远不能认识神

1　神的公义性情是神自己真实的实质，他不是人塑造出来的，不是人编写出来的，他的公义性情就是他的公义性情，与受造之物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任何瓜葛；神自己就是神自己，他永远不会变成受造之物，即使他成为受造之物中的一员，他原有的性情、他的实质也不会改变。

2　认识神不是认识一个事物，不是解剖一样东西，也不是了解一个人，不是了解一个人。人如果以认识一个事物或了解一个人的观点或方式去认识神，那你永远都不可能达到认识神。认识神不能靠经验，也不能靠想象，所以，你千万不要把自己的经验与想象加添在神的身上。

3　你的经验与想象再丰富也都是有限的，更何况你的想象不符合事实，更不符合真理，与神真实的性情与实质是格格不入的，与神真实的性情与实质是格格不入的。凭你的想象你永远达不到认识神的实质，唯一的途径就是接受从神来的一切，然后去慢慢地体验，慢慢地认识。总有一天，因着你的配合，因着你对真理的饥渴慕义，神会开启让你真正地了解神、认识神认识神。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独一无二的神自己　二》

98 神的心意对任何人都是公开的

从开始有了人类到现在，神的性情、神的所有所是与神的心意对任何一个人对任何一个人都是公开的，神从来没有有意隐藏他的实质、隐藏他的性情、隐藏他的心意，只不过人都不关心神在作什么，神的心意如何，神的心意如何，所以人对神的了解少得可怜。就是说，神在隐藏他本体的同时却每时每刻都在陪伴着人陪伴着人，每时每刻都向人公开表达他的心意、他的性情与实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神的本

体也是向人向人公开的，只不过是人的瞎眼与悖逆使得人总也看不到神的显现看不到神的显现。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　一》

23.什么是顺服神摆设的环境

你们刚才说董士章给你们出了个难题，无路可走了？（闫威：就比方说我们这几天尽本分，董士章让我们怎么作，那个弟兄是说“不能那样作。”董士章说“这个工作我都作了两年了，我还不知道咋作？”隔行如隔山，他俩一个说这，一个说那，我们就啥也不懂。）咱就这件事来交通怎么顺服神摆设的环境。既然这个环境给你摆上了，那董士章说了这句话以后，你在神摆设的这个环境里该怎么顺服？（闫威：就拿这个事来说吧，董士章说：“这个工作得怎么作。”那个弟兄说：“不能那样作。”我们就是左右摇摆不定，忽左忽右，自己里面就没有观点，就是听了人的了，在这方面就没寻求。）那你在这件事上明白神摆设这个环境的目的、意义是什么了吗？董士章在这儿说：“这个工作得这么作”，是吧？（董士章：我没有说得这么作，是他听错了！）这可能是存在耳背的问题，然后把话听错了。闫威，当你听到董士章说得这么作的时候，你又问他了，他说什么呀？董士章说：“这个工作我作了两年了。”是吧？（闫威：董士章说：“我去年和前年就是这样作的。”我们一听人家这是老行家，人家前两年都是这么作的，那我们还不能这样作呀！可后来按他说的那样去作工出问题了，我们就又问董士章了，董士章说：“我也不知道。”）咱现在要交通什么呢？咱主要不是说这个事啊，咱要交通的主题是神摆设了这个环境以后，怎么就是顺服了，是吧？是借着这事来交通咱应该怎么对待这个环境，怎么就是有顺服了。今天让你去负责这边呢，你们在这儿尽本分，董士章跟你说应该怎么作，当出了问题以后，你又问董士章的时候，董士章告诉你说他也不知道，这是不是神摆设的环境？（闫威：嗯。）那顺服环境怎么顺服呢？在你这里边有个错误的顺服就是“神给我摆设环境了，人家董士章告诉我怎么作了，我是不是该顺服？”是不是这样想的？（闫威：是。）所以说，你才告诉我：“我无路可走，不知道该怎么走。”是吧？（闫威：嗯，神摆设这个环境，就不知道该怎么走。）你今天表现出来的这个就是不顺服。为什么说你是不顺服呢？你对董士章说的这些话是一种质疑，在你质疑他的话时你感觉到无路可走，这个时候你里边有没有埋怨？在你质疑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在埋怨？

（闫威：是，还推卸责任。）推卸责任了，所以这就是不顺服神摆设的环境。

那什么是顺服神摆设的环境呢？今天董士章和你说了这些话，你应该怎么对待？今天让你负责这边呢，相当于是把伊甸园交给你了。伊甸园里有善恶树的果子，神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摘自《神三步作工的纪实精选》）当你知道了神说的话以后，蛇就来了，蛇告诉你："吃了不一定死。"那善恶树的果子你吃还是不吃？该怎么顺服这个环境？在你这儿就是"我没办法，顺服吧，因为蛇说了不一定死呀。"不一定死，是不是就该吃了？当亚当吃了善恶树果子以后，神知道了，问亚当呢，亚当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他是推卸责任、不承担责任。他一个是推卸责任、不承担责任，一个是对神摆设的环境有怨言。那什么是顺服神摆设的环境呢？神在伊甸园中放了善恶树果子，是让你分辨、认识呢，在蛇来引诱你之前，神告诉你怎么对待善恶树果子了没有？神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摘自《神三步作工的纪实精选》）你知道善恶树上的果子是不能吃的，吃了是必定死的。那当撒但和你说"吃了不一定死"的时候，你应该不应该认识到这是对你的一个引诱？你该不该站这个见证？撒但来试探你了，你顺服这个环境，应该说什么？"撒但你退去吧，神说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是必死的。"这是不是顺服神摆设的环境啊？这个能听懂吗？（闫威：能听懂。）那你现在有路了吗？（闫威：有路了。）神给你摆设了这个环境，董士章不是作这方面工作的专家，让你负责这边呢，那顺服神摆设的环境，首先该怎么做？（祷告、寻求。）用祷告吗？这个不用祷告。这个既然让你负责了，那你就得知道、就该知道这个工作该怎么去干，是吧？你既然在伊甸园里住着呢，那你就得搞清楚这个善恶树果子究竟能吃不能吃，首先在你这里就得有个答案。这工作到底该怎么作，你是不是就得知道？你应该知道。因为神造人的时候，给了你思维，你可以独立处理一些问题。让你去作这项工作的时候，如果你把这个当作是你的本分、责任，"这是神给我摆设的环境，神看着我呢"，你会有什么样的态度、观点？你又会怎么做？神定人的结局的两

个标准是什么呢？第一是试炼人的次数；第二是试炼人的结果。神说：“假如说一个人临到了保管祭物的本分，这个本分让他接触到了神的祭物，那你说这事是不是神安排的？这个不用质疑！你临到的事都是神所安排的。当你临到这事的时候，神就会在暗中观察，看你怎么选择、怎么实行，你心里怎么想，这个结果是神最关心的，因为神要通过这个结果来衡量你在此次的试炼当中是否达到了神的标准。但是当人临到事的时候，人往往不去想为什么临到这样的事，神的要求标准是什么，神要在人身上看到什么、得着什么。当他临到这事时只在心里想：这个事临到我了，我得小心点，不能大意！不管怎么样，这是神的祭物我不能动。具备这么简单的一个想法，他就认为尽到责任了。这个试炼的结果是满足神了呢，还是没满足神呢？你们说说。（人如果有敬畏神的心，临到接触祭物的事，就会想到这是容易触犯神性情的事，就肯定会在这方面谨慎。）你说的有一点贴边，但不是太到位。遵行神的道不是在外表守规条，而是在你临到这事的时候，首先你把它看成这是神摆布的一个环境、神交给你的一个责任，或者是神对你的一个托付，甚至这个事临到的时候，你应把它看成是神对你的试炼。当这事临到你的时候，你心里得有一个标准，你得想这个事是从神来的，你应该怎么做才能尽到责任，对神有忠心，怎么做才能不触怒神，不触犯神的性情。”（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怎样认识神的性情与神作工要达到的果效》）保管祭物的本分临到了，一个人把这个钱管好了，没有丢了，没有产生任何问题，神说没有看见他的态度，他只是做了个事，和生命无关。另一个人呢？让他保管祭物，他看见的是什么？“神试炼我呢，神给我摆设了环境，神看着我呢，撒但看着我呢，我得站住这个见证。”当你能意识到神在试炼你、神在看着你的时候，就是你走上敬畏神远离恶这路的一个开端。为什么呢？因为你能意识到神所作的是什么工作了。

神说：“在你们身上神所作的每一步工作，背后都是撒但与神在打赌，背后都有争战。”（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爱神才是真实的信神》）你既然是信神的，你就应该意识到神看着呢。你能意识到神看着呢，也就是能够让神鉴察了。你能经得住神鉴察，你做一件事情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错了。你做什么事情不敢让神鉴察，那你就是为自己做的。你不敢让神鉴察，意识不到神鉴察，那在神那边怎么看呀？你心里就没

神，你只是做了个事。我以前交通的时候，举了个例子，孩子给父母做饭呢，你们看过那个例子没有？（闫威：想起来了，孩子给父母做饭呢，一个孩子是不问父母吃什么直接就做上了，一个孩子是问一下他妈，“妈，我给你做啥饭呢，你吃啥饭呀？”虽然都是做饭，但是一个问了，一个没问，这就是一个态度，或者是对妈的一个尊重。）我给你举这个例子是要达到什么效果呢？我的目的就是要你知道，你是在尽本分呢，你做什么事得问问神。世上人说什么呢？“头顶三尺有神灵”，咱今天是信神的，你做什么事，不能忘了神。当你记起神的时候，你看见神看着你的时候，你再做这件事也就好做了。为什么呢？你的心不敢乱跑了。我给你交通这个就是说，你现在尽这个本分，后续还得注意些什么，怎么做能避免出现一些问题，这个时候你该咋办呀？你去问董士章，董士章告诉你：“你得怎么怎么。”你就立马去干了，最后出问题了，神怎么看你呀？（愚昧。）（傻子。）神造你的时候，给了你思维，给了你大脑，你可以独立地处理一些问题。如果你是在你家里干活儿，你会不会去问问邻居这个怎么干？会不会是邻居告诉你怎么干你就去干？（闫威：不会。）你不会。那来到这儿呢？你就会！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你没有看见神看着你呢。我在这儿要跟你说的重点就是：你尽本分也好，做什么事情也好，你得知道神看着你呢，然后你再尽本分就会谨慎小心。如果你看不见神看着你，你就会放荡，你就可以推卸责任，把这个责任推给董士章。董士章和你说了“你得怎么怎么作”，如果你看见神看着呢，“呀，神看着呢，按他说的这样去作行不行呀？神看着我呢。”你敢不敢去那样作？（闫威：那就得多了解了解，多考察考察。）你不敢那样去作。“神看着我呢，我得怎么呢？我得查查相关资料！”这就像考试上考场一样。“我既然是负责的，那我就得担负起这个责任，董士章跟我说的话那仅仅是个建议，可以当作一个参考，我得多方面考证，这个工作该怎么作，作这个工作的时候还需要注意什么……”这就好像是神在边上看着你一样，这个时候你就得好好表现了，是吧？你是做在神面前的，那你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求真求细了？（闫威：嗯。）你求真求细的时候还会出错吗？你绝对会去网上查一查，然后再多问问其他人，最后你确定了该怎么做以后，你再做这件事，你就会在这件事上用心。你说班竹荏为什么会把献过撒但的那些东西给我搬到那个房间里边去呀？她要做在我前，她想讨好我，所以她就怎么呢？她就用心

了。就是思维里能想到的都想了、都做到了。她的本职工作，她忘了，她放下了，但是那件事情她能够做得很细。知道什么意思了吗？如果你知道神看着你呢，就算你是想讨好神，你做事的时候还能做错吗？你还能说“董士章和我说的”吗？如果你看见神看着你呢，在这个情况下，你还能这样去做，最后还能说“董士章说的”，那就是你对神的藐视、戏弄，是撂挑子。

闫威，神给你摆设环境，操练你做什么呢？操练你做人做事、看人看事。闫威，你周围的人是什么人呀？是败坏至深的人。人不值得信赖，那董士章的话就能信赖吗？一个是董士章的话不能信赖；再一个董士章在这方面不是专业的。董士章不操心、不负责任，人家是帮忙的。你为什么信一个帮忙的说的话去做这个事呢？最后你还能告诉我他搞得你无路可走。你说你是什么人呢？你是三岁大的小孩？什么也不懂？这就是涉及到该怎么做人做事了，一说神看着你呢，这事是不是就会做了？（闫威：嗯。）在神摆设的环境里什么是顺服？知道了吧？你问董士章，董士章告诉你了，你听了董士章的话，按着他说的话去做了，这不叫顺服神摆设的环境。顺服神摆设的环境是怎么呀？“神看着我呢，我尽本分得求真求细，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得能够向神交了差，让神看见我这脑袋聪明。这边交代给我了，我们作这项工作呢，神给了我思维，我能够去查资料，我能够把这工作作好。”当你看见神看着你的时候，这个工作有什么问题了，还用不用我和你说呀？这就好比是你给自己家里边干活儿呢，用不用我告你说“你得怎么怎么干，这个得注意，不能怎么怎么”？这些用不用我告诉你呀？（闫威：不用。）你自己就去做了。但到了神家呢？我不告诉你，你就不会，还得听董士章说呢。现在我告诉你了，神看着你呢，这下你会不会呀？这下你就会了吧？（闫威：会了。）在神给你摆设的环境下，你能够按着神的意思去做事，这就是顺服神给你摆设的环境了。假设，董士章和你说：“这个工作得这么作”后来班竹荏又和你说：“不用那么作……”你咋办呀？然后你就不作了？（闫威：他们说的是建议。）假设，班竹荏是负责的，负责人说这个工作不能这么作，可是不作的话就会出问题，你作还是不作？（闫威：作。）假设，神又摆设环境了，有人和你说：“你作工就是不听人家负责人的安排，你敢不听人家带领的话？”你作还是不作？（闫威：得作呢，这是责任、担

当。）如果你看见神看着你呢，你就知道怎么做；如果你看不见神看着你呢，你就不知道怎么做。“神让我顺服环境，我又没路可走了。人家负责人说不让我那么作，我要是作了以后，人家给弟兄打个电话：‘他不听话，打发了他。’我咋办呀！”想不想这些事呀？（闫威：想。）你要是作，班竹荏可能就给弟兄打个电话：“让他回家吧，不要了。”你要是不作，班竹荏不打发你，可是出问题了，这个环境该怎么顺服？这用不用我再说说呢？（闫威：神看着呢。）这下就都会了。“神看着我呢，我不仅得作工，我还得给班竹荏交通。如果她不接受，交通不成，我还要揭露解剖她，甚至我要揭发检举她。”因为你知道神看着你呢，你就知道临到什么事该怎么走。如果你意识不到神看着你，那你就无路可走。

那怎么才能达到顺服神摆设的环境？首先你得能意识到神在看着你。这边让你负责呢，人家董士章是帮忙的，人家负责给你维护外边、周边这些环境，或者说作些次要的工作，配搭着你作一些工作，那你和董士章的这个配搭有没有路？人家是帮忙的，干活也好，做什么也好，你担的是百分之八十，董士章担的是百分之二十，你干还是不干？（闫威：哦，董士章是帮忙的。）听懂什么意思了没有？（闫威：能听懂。）我给你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做什么事情，你做的是百分之八十的事情，董士章做的是百分之二十的事情，可是你俩又是配搭，你心里边难受不难受呢？不仅仅是这一天，也不是这一年，也可能是十年，也可能是二十年，你能不能跟他和谐配搭？（闫威：能。）这不是一句话吧？如果说你能时时看见神看着你呢，我感觉你应该是能和谐配搭的；如果你没有感觉到神看着你，你说能不能和谐配搭？你俩人配搭呢，假如这个工作什么什么都得你作，董士章就是搭把手，你埋怨不埋怨？（闫威：从神领受就不埋怨，站在肉体角度上看吧，就埋怨。这就得从神领受、从神看事。）我已经把实际情况告诉你了，董士章是个帮忙的，主要的这些工作都得你作，这个不是给你举例子，这是个实际情况。如果你每次都能意识到、都能感觉到神看着呢，那你肯定得做到神前，肯定得有好的表现让神鉴察，你也有路，也不会有怨言。你要是意识不到神看着你呢，那你就要讲理了，“董士章一天吃三顿饭，我也是一天吃三顿饭，为什么他干百分之二十，我就干百分之八十。并且是我也没有作过这个工作呀，是董士

章告诉我怎么作的。”这是不是咱刚刚说过的话？（闫威：嗯。）那你和董士章就不能和谐配搭了，就要和董士章打架了。可是如果你意识到、看到神在看着你呢，这些话还有吗？没有了。人家干百分之二十，你干百分之八十也没有怨言了，因为你看见神在看着你呢，这个时候你就能意识到：“摆设董士章、摆设班竹荏，神就是来检验我呢，就是看我和人讲理不讲理，和人打架不打架，在肉体上边是不是斤斤计较。我们各自尽各自的本分呢，那是我与神之间的关系，和人家无关。我不会，董士章也不会，那该咋办呀？该查资料了，神要看我用心了没有，尽心、尽意、尽力了没有。”你尽心、尽意、尽力去做了，你没有产生埋怨的心，这就是顺服神摆设的环境。你说如果在蛇引诱亚当吃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亚当看见神在看着他呢，亚当还吃不吃善恶树的果子呢？（闫威：不吃了。）他不会吃善恶树的果子。因为神已经告诉他吃了是必死的，并且神看着呢，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吧？（闫威：嗯。）还有，当约伯的万贯家产被强盗抢了之后，还浑身长疮，他老婆对他说什么呢？“你看你还信神呢，人家不信神的都没有长疮，你信神的都长疮了。你看人家拜偶像的，啥病也没有，你信神还长了疮，你弃掉你的神，你拜拜偶像就好了，你怎么不听话呢？”他老婆跟他说这话的时候，是对他的一种心疼吧？约伯知道不知道？（闫威：知道。）约伯知道，但约伯更知道这是神给他摆设的环境，神在看着他呢，就看他说什么呢，所以约伯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嗳！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伯2:10）“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伯1:21）在这个环境中约伯没有埋怨，没有放弃信仰，站住了见证，这就是顺服神摆设的环境。你能意识到神看着呢，这就是你敬畏神远离恶的开端。借着这个例子，咱得能认识、理解、明白什么是顺服神摆设的环境，这个清晰了吧？（闫威：嗯。）这个问题解决了吧？（闫威：嗯。）

给你交通了顺服神摆设的环境，还把董士章摆在了你面前，把班竹荏摆在了你面前，这就意味着你肩上要担当更多的担子，你不要去推卸责任。你要是推卸责任，过来跟我讲理：“我跟董士章配搭呢，这是董士章说的呀。”我也不找董士章的问题，我就找你的问题，听明白了吗？（闫威：嗯。）董士章担百分之二十，他就是个小孩子，你就是

老大哥，我来了肯定是找你，不找他。（闫威：就得让着他点。）做什么你也得让着他，因着什么呢？你不能把他当神家人待，人家是来帮忙的，董士章人家自己就没有把自己看成是神家人。但是你可以把他带到神家，如果你有这个能力、有这个素质，你把他带到神家，这是善行。还有班竹荏，你可以给她去交通，把她带到神家，让她能够在本分上边用上心，让她和你和谐配搭，让她和你共同来担当，这个听懂了吧？（闫威：嗯。）

568　人的所作所为应接受神鉴察

1　现在多数人所做的都不敢拿到神的面前，你能欺骗神的肉身，你可骗不了神的灵，凡经不住神鉴察的事都是不合真理的，都应放弃，否则那是得罪神的。你无论是祷告或是与弟兄姊妹说话、交通，或是尽本分、办事，都应把心摆到神的面前。你尽功用时，神与你同在，只要你存心对，是为神家工作，神必悦纳你所做的，你应以你的诚心来尽你的功用。

2　你的所作所为、一举一动、一个存心、一个反应都能拿到神的面前，就是你平时的灵生活，吃喝神话、过教会生活，以至于你的配搭事奉，都能拿到神的面前接受神的鉴察，这样实行才利于自己的生命长大。

3　接受神的鉴察的过程也是人被洁净的过程，你越能接受神的鉴察，你越得着洁净，越能符合神的心意，你就不至于放荡，你的心能活在神面前；越接受神的鉴察，撒但越蒙羞，越能背叛肉体。所以说，接受神的鉴察，这是人该实行的一条路。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成全合他心意的人》

24.保罗与彼得的路的区别

（李牧：从我来了这边，我心里就想着不管怎么样，我要往起担呢。那段时间我和黑枣配搭，黑枣有一些问题我不反映，也不说。可是后来临到了一系列的环境，我从这些环境里面感觉到离开神不能活，我就想这次肖宝过来以后，不管怎么样，我得和肖宝把这个工作同心合意地配合起来，在我们配合的过程中我发现一些问题我就赶紧反映。第一次反映完以后，张琳就过来了，我就和张琳谈心呢。我说："别人不了解咱这里的工作，你也作过这个工作，你也知道怎么回事。你看咱那个时候同心合意地配搭，那多好呢，现在就感觉咱们两个人之间有隔阂了。"张琳就说："那个时候是我作不了工作，咱们两个是配搭，今天我是抓你工作的。"就这一下，我就在想"你是抓工作的，你就不需要和下面的人同心合意了呀？"后来张琳就问我"你想做什么呢？"我就想不明白怎么好好的她就问我"你想做什么呢？"这样问我是什么意思呢？后来我就说："我也没有要求要做什么，怎么你就这样问我呢？咱们今天说开了，我就想和你谈谈心，把我的情形和你说一说。之前萧卫来了的时候，不谈心，也不了解我的情形，就是噼里啪啦地打，一直揭露、揭露，一场聚会下来就光是说我。"我在和张琳谈心的时候，就把这些心里话给说了，就把这些情形跟她谈了。谈了以后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萧卫就跟着张琳过来了，萧卫过来以后就说："张琳，李牧是怎么说的？"在我来看，萧卫就是一种站地位说话吧。然后张琳就说，李牧是怎么怎么说的，就把这些又说了一遍。我就想不明白了，"我反映问题吧，你们说我走的是庞涓的路；我不反映问题吧，你们说我走的还是庞涓的路，我就不知道我怎么走才能把这条路给走正了"。萧卫说完以后，我一下子就消极了，我里面就有一种啥感觉呢？好像在我这儿受委屈了，然后萧卫过来之后就说"张琳，说，你说，她是怎么说的？"我就想着"张琳跟你萧卫反映了问题，你来了之后最起码了解了解我的情形，可你来了以后，就和机关枪一样，一个劲地打打打，打得我一下就消极了。"萧卫来了聚了几次会，我都消极了，就想："工作这么多，还这么乱，肖宝那几天每天还是家里有事要回家呢，在我来说，不管怎么我得担，该做的得做，该反映的得反映，可你每天来了就是打、来了就是说。"后来那几天我消极得

不行了，就想：“怎么我怎么走都走不对啊？那我就不反映问题了，那我就不说了，要不然我就回教会吧。”我里面就有这个想法。后来我就想，我这个观点不对了，我这是不接受修理对付。带领工人他有掺杂，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我的身量到了这儿了，我的这种本性需要这样的环境。后来我就想，是我自己太悖逆，需要萧卫和张琳在我身上练手，让我作他们的陪衬，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萧卫说我要地位呢，还说“你越要当带领越不让你当带领，就让张琳带你，就让黑枣带你，这次又让肖宝带你，每一次都是别人带你。”我就想“我倒没有想我要做什么，怎么你老要在这个地位上刺激我？”就他这个话可伤我呢。他还说我写文章也没有写出什么，说我对自己的本性没有认识，是弟兄说不要我，把我吓住了。我钻到那里面就想“呀，一会儿没有前途了，一会儿又没有归宿了，还在地位上这么刺激我，我也不管谁做带领来带领我，我只管把我该做的做了就行了，可是你为什么老要说这个话刺伤我呢？”后来我一消极，想跑的时候，我就想我这还不是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我还是想背叛呢。当我反过劲儿的时候就想，不管临到什么环境，都是神的作工临到我了，都是我的需要，后来我就不和人发生关系了。现在我感觉我从那个情形里走出来了，但感觉路途不是很清晰。）

李牧，你看见我和你有什么区别吗？（李牧：你处处都是根据神话去实行、去做。）你感觉我的情形和你这个情形的区别在哪儿？（李牧：你不谈自己的这些……）咱们接触的时间也挺长的了，我的言行举止你也看见了，我的表达方式和你的表达方式有什么区别？（李牧：你的表达方式就是每临到一个环境都是看自己得什么呢。）你呢？（李牧：我感觉我也得了一点吧。）我就只是看我得了点什么？我和别人交流的时候、沟通的时候，临到我的是不是什么环境也有？有的人是寻求、是尊重；有的人是质问我；还有的人是顶撞我、是指责我，这些是不是都有？（嗯。）那面临这些环境我的表现是什么？（李牧：沉着稳重、遇事寻求。）你从外边看我是沉着稳重，是吧？（李牧：嗯。）你呢？（李牧：我就不是这样，我里边有抵触。）我和你的根本区别就是：我和别人交流的时候，不管别人说什么，我不考虑别人给我带来的伤害，我首先看别人针对我说的这句话、提到的这个事是不是事实，我在考虑别人说的是不是事实，别人给我指出来

的这个里边有没有我的路途，有没有我的问题，这个你是能感觉到的。别人给我交通也好，反映问题也好，我不管他的态度、语气怎么样，我只是去分辨、去认识，看他说的是不是诚实话，他说的我这个问题确实是我的问题，还是他另有企图。另外，他给我肉体上带来的伤害，你是看不见我有反应的，这个你能看出来吧？（嗯。）可以说我是没反应的，也就是说他们说话给我带来的伤害我是不搭理的。那让我有反应的是什么？让我有反应的是，你做在我身上的如果是事实，我要看到我的问题出在哪里，我该怎么做合适，也就是说借着你反映的问题让我认识了自己，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神要借着周围的人事物与我对话，我在这儿看神借着你的话要给我反映一个什么情况，我是侧耳细听，我要听里面的内容。如果你所说的内容与事实不符，我去分辨了不是这么回事，或者你这里边有掺杂，那我对你是认识、是分辨，最后我还要揭露解剖你，但我没有报复、没有记仇。就好比说《从跟随到谈判到宣战》，我就是再给他们揭露解剖，或者说我说话的语气态度再怎么样，我和他们记不记仇？有没有仇？你看不到我和他们有仇，但是我那个态度是绝对的，这是我的一个表现。而你们呢？你们的表现是什么？在别人跟你说你有问题，在别人给你反映问题的时候，或者是修理对付你、揭露解剖你的时候，或者是和你沟通的时候，你在乎的是什么？别人给你提出你的问题时，你对你的问题关注不关注？（不关注。）你是不关注的，甚至不搭理。你关注的是什么？你关注的是他和你沟通的方式是什么，他和你说话的语气、态度是什么，他给你带来的伤害是什么，他把你的面子丢了，你在乎的是这些。而且你不仅是在乎，过后你还咋呢？过后你睡在床上反思的时候你想的是什么？你想的不是“人家今天说我了，说我在本分上怎么怎么了，和弟兄姊妹怎么怎么了，我这活出撒但形象了，我这是羞辱神呢，神借着他的口警告我呢，神借着他的口对我是一个拯救。”你考虑这些吗？你不考虑这些，你也不揣摩、不寻求，你考虑的是什么？“他今天为什么用那个态度和我说话？他说话的时候谁在那边呢？他说话的时候别人都看着我呢，看的我都脸红得不行，我的脸都没地方放了，他为什么这样和我说话？他想干什么？他这里边流露出来的是什么东西？想站地位？想显摆自己？想报复我？我都不吭气了他还要说！看着他是解剖我呢，实际上他就是想丢我的丑、想丢我的脸，他就是想把我踩在脚底下！”你想的、你揣摩的和我想的、我揣摩

的有什么区别？听清了吗？（听清了。）你想的、你揣摩的是我不想、不揣摩的，我想的、我揣摩的是你不想、不揣摩的。你得到的是什么？我得到的是什么？我得到的是我作工中的偏差得以纠正；我得到的是我与神之间的误解得以解决；我得到的是神的心意是什么；我得到的是我下一步该怎么做，我得到的是路途。你得到的是什么？我得到的东西你什么都得不到！你得到的是什么？你把他们都看见了，你看见他们一个个都是魔鬼撒但，都是过来吞吃你的，你把从神来的正面事物都当成了仇视之物！弟兄姊妹对你的帮助扶持、揭露解剖本是爱，可你觉得他是在报复你，他是在欺压你。

咱之前交通了什么是信神，首先你得建立在相信神是万物的主宰的基础上，这一切都是神主宰着，神直接和你说话吗？神要借着周围的人事物和你说话，神就借着这个人给你传达话语或者是借着这个人给你一面镜子，让你去认识。在我这儿是这个认识，是建立在相信神是万物的主宰的基础上。可你呢？你不承认这是神的主宰安排，你觉得是他们个人所为，是他们任意妄为。这还是好一点的，再差一点呢？“神的主宰在哪儿？这要真是神主宰的话，神的公义在哪儿？神的公平合理在哪儿？这哪是神的拯救？这明明就是在玩弄我呢，就是在欺负我呢。”你这是在与谁说话呢？是与哪一个人说吗？因为万物是神主宰的，你把这一切的怨言、埋怨都给了谁？你针对的是谁？你针对的是神！你不是从这里边去解决你对神的误解，你是加大了对神的误解，加深了对神的误解，你还不时地在寻思着、在思想着。你对神有了误解以后，你没有去解决，那接下来干什么呢？这是不是就该回家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弟兄说不要我了，周围的环境也告诉我了，神就是不要我了，那不要我就不要我嘛，我离了你还不能活呀？我还得活呢。”那些心思都是自己的观念、想象、认为，根本没有神的话。神话和你说什么了？即使说你进到这种情形里，你也应该经历神的话吧？就不要说进到这种情形里了，就说神不是借着他们过来给你传达话，而是撒但过来围攻你了，你该怎么认识？就像约伯，临到他的是谁？（强盗。）是强盗！今天不要说萧卫过来修理对付你了，就说萧卫是假带领、是敌基督；连同张琳也不是好东西，是假带领；还有肖宝等等，没有一个好东西，他们都是魔鬼、邪灵，他们一个一个过来夹攻你。魔鬼、邪灵不是从神来的，那是从撒但来的，即

使他们都是从撒但来的，这一切临到你是不是有神的允许呢？“既然有神的允许，那就是对我的一个试炼，是试炼、试探临到我了。那面对试炼、试探我应该怎么做？我看见他们所作的都是恶，他们违背了工作安排、违背了神的心意，我该怎么做？”或者“借着他们给我传达了一个信息，‘我就是效力的，弟兄说不要我了，他们也起来弃绝我，我就是个效力者。’”即便你就是一个效力者怎么了？神说：“下面你们都要回答我这样的问题：1．如果你真是一个效力者，那你能不能为我忠心效力，不掺有一点糊弄与消极成分？2．如果你得知我从来就不赏识你，那你能不能留下来为我效力一生？3．如果你出了很多力，但我仍是对你很冷淡，那你能不能继续为我默默无闻地做事？4．如果你为我付出了一些东西之后，而你的一点要求我并未满足你，你能不能对我灰心失望，甚至怨气冲冲、破口大骂？5．如果你一直很忠心，你对我一直很有爱，但你却遭受到病痛的折磨、生活的拮据，而且亲友的离弃或者任何生活上的不幸，那你对我的忠心与爱是否还能继续呢？6．如果你心里想象的与我所作的都不相合，那你该如何走以后的路呢？7．如果你希望能得到的都没能得到，那你能不能继续做我的跟随者呢？8．如果你从来就不明白我作工的目的与我作工的意义，那你能不能做一个顺服的人，不随意论断、下结论呢？9．你能不能把我与人在一起时的说话与作工都宝爱呢？10．你能不能做我忠实的跟随者，宁可一无所获也要为我受苦一生呢？11．你能为我而不去考虑、打算、筹备自己以后的生存道路吗？”（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背叛　二》）当你知道你是效力者的时候该怎么走？你还能不能继续跟随？这是不是你该走的路？当你走到这儿的时候，你能够经历神的话，“神的话这样说了，神的话是对我的劝勉，神借着周围的环境和我对话呢，这就是神在试炼我呢，我能不能在试炼中站住见证？弟兄那时候临到了什么？几个人跪下来咒诅他全家死绝！弟兄人家说的什么话呢？‘我就是魔鬼，我就是个大邪灵，我也是受造之物。虽然我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以后背叛了神，但归根结底我还是神造的。我是受造之物，我不应该为神献上？我就是邪灵我也应该悔改。那至于神给不给我归宿，那是我的实质而决定的。哪怕明天就是我的死期，那我今天也应该站好最后一班岗。哪怕就剩最后一口气，我也要为神站住一个见证，为神站住一个效力者的见证！’”咱就是不能忠心，咱也做个效力者，咱有没有这个寻求？神话在这个时候发挥功用

了吗？神明明告诉你了，神在国度时代说话作工的第一个步骤——效力者的试炼，你经历了没有？（李牧：没有。）你连效力者的试炼都站立不住，那你怎么能成为子民呢？还怎么成为衬托物呢？我在这儿给你立了个标杆，我是怎么走信神这条路的？你效法了没有？你不效法我所走的路，那你怎么能得到我所得到的东西呢？

我刚才的这个交通有路吧？（嗯。）说得很清楚，这个“很清楚”是指什么说的？知道吗？（李牧：就是说每天临到这些环境的时候，不要总注重别人怎么对自己。神借着这些人事物给我传达信息的时候，要从神领受，认识自己，不要老是盯着别人，这样自己才能得到……）你是怎么经历的，我是怎么经历的，我给你作了一个对比。我看的是什么，你看的是什么？你看的是别人给你带来的伤害，看别人怎么伤害你了。我看的是什么？我要去分辨、认识，去寻求神的美意。别人给我带来的伤害我丝毫不过问，我是不搭理的。彼得的路怎么走？保罗的路怎么走？走不上彼得的路你走的一定是保罗的路。保罗的路是什么路？与神搞交易。保罗追求什么？（地位、名誉。）追求地位、名誉、冠冕。刚才我和你说得很清楚，你所寻求的、感受的是不是走的保罗的路？（是。）那彼得的路怎么走？彼得他是怎么寻求的？在他无路可走的时候，他说什么话了？“即使神把人当作玩具一样玩弄，人又有什么怨言可发呢？”为什么说当作玩具一样玩弄呢？就是说神兴起不合你观念的环境，就好像你说的，“萧卫就是站地位和我说话呢，张琳就是欺负我呢，肖宝在背后还踢我一脚”，这环境是谁兴起的？是神兴起的吧？“这不就是耍我呢？这不就是把我当猴耍呢？你让不让我反映问题？我不反映问题，你嫌我不反映；我反映了问题你又说我的问题呢，这不是耍我呢？”在你不明白神心意的时候，你觉得神是在耍你呢。就好像神试炼人一样，你看不见神、摸不着神。神赐给约伯万贯家产之后，强盗又抢了约伯的万贯家产，你感觉这是不是耍约伯呢？“神，你给了我万贯家产又让强盗来抢了我的万贯家产，你是不是在耍我呢？要不你就不要给我，你给了我又让强盗来抢了我的，你逗我呢？”你要是约伯的话，你会不会质问神？亚伯拉罕九十多岁了才有的以撒，最后神又让他把以撒献上，“我都九十多岁了你给我以撒干什么呢？你要是舍不得你就别给我，我等到九十多岁了你才给了我以撒，我养活了十多年了，你又问我要以撒呢，你前大后小，你没想

好？你这不是拿我当猴耍吗？我这么大的人了，一百多岁的人了，就让你这么耍我呢？你想给我就给我，你想要走就要走，我去外面怎么面对人呢？我丢人现眼的怎么活个人呢？我九十多了得了个儿子，天下人都知道了，过了十多年了，我又把孩子献给你，我又没儿子了，别人拿我当笑柄，你的公义在哪儿？”你要是亚伯拉罕的话，你会不会质问神？（会。）可亚伯拉罕那么做了吗？约伯那么做了吗？彼得那么做了吗？他们怎么做的？“即使神把人当作玩具一样玩弄，人又有什么怨言可发呢？你是造物的主，我是受造之物，我只有接受、顺服，别无选择。”亚伯拉罕不明白神的心意，他只有一个接受、顺服。而彼得呢？彼得知道“我得满足神的心意。”“你就是把我当玩物耍，我又何尝不是甘心乐意的呢？我就是个受造之物，就是玩我也得让神玩呀，我不能让撒但玩我呀。”这是在不明白神心意的时候你觉得神是在玩你呢，当明白神心意的时候，还叫不叫玩呢？当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就不叫玩了，因为你是知道有神的美意在其中，你知道神的美意是要干什么。就像那个弟兄说：“在我小的时候，我的父母就离异了，这不是把我当玩物耍呢？”可是当你寻求神的美意时，“哦！神的美意就是专门让我受这个苦呢，我受了这个苦以后我就能早点成人，我早点成人我就能懂得爱。在我生活拮据的时候，我还能来到神家，有神的美意在其中！”

咱说了一个是保罗的路一个是彼得的路，刚才说了保罗的路，现在说彼得的路，彼得怎么走的呢？彼得没有自己的意思，他凡事寻求神，最后环境临到，别人要追杀他、要抓捕他呢，弟兄姊妹说他是带领，让他赶紧走，他们替他坐监，先把他送出去了。他跑出去以后高兴不高兴？（高兴。）高兴吧？从那个监牢中，也就是从该死的地方跑出来可不就是高兴呢，那是活着啊，那是有命啊！可耶稣向他显现以后，耶稣说什么了？（“难道还让我为你第二次钉十字架吗？”）耶稣还吩咐他其他的了吗？还命令他必须得回去吗？耶稣没有再说其他的。彼得一听这话自己揣摩揣摩，“神啊，你已经钉了一次十字架了，还要让你钉几次？我去钉！”他是担当，连个怨言都没有，而是自愿担当。他是寻求神的心意，本来他从那个环境里面逃脱出来了，合不合人的观念？合人的观念，因为他逃脱出来了。可耶稣向他显现，说“难道还让我为你第二次钉十字架吗？”彼得对神是一种爱，“我还能让你

再去钉一次十字架呀？该我去呀，神呀，我得满足你！”所以彼得什么话都没有说就赶紧顺服了。如果你是彼得呢？你会和神说什么？“你再去钉十字架？你什么意思呢？没有钉够？上了一次十字架有瘾了？还再来一次？”你会不会去质问神？有时候弟兄姊妹对你的揭露解剖你接受不了，你能质问，那神的话你就不质问了吗？你想不通，“你堂堂的一个造物的主，你怎么能让败坏的人把你钉到十字架上呢？而且你已经钉过一次了，怎么你还要来钉呢？怎么了？脑子缺弦了？有问题了？短路了？”因为不合你的观念嘛！但是彼得呢？彼得想这些吗？他不想这些，而是揣摩“哦，神你都钉过一次十字架了，怎么还能让你钉第二次啊？哦！今天这个环境是需要人去钉十字架，那不用你去了，我去，我替你去，不就是钉十字架吗！还能让你第二次钉十字架呀？我去担当，我知道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去。”他去是一种担当，是寻求了神的心意，一切是接受、顺服，他没有考虑他肉体的苦楚，他没有和神在那儿讲条件，“神啊，我能去倒钉十字架，你不去我去。可是那是钉十字架呀，要流血牺牲呀，你得保守我不要让我受痛苦啊，不要让我受羞辱啊，尽快把我的灵取缔啊，不敢让我头朝下啊。”你说钉十字架是倒着钉舒服还是正着钉舒服？（正着钉舒服。）彼得没有任何条件，没有任何想法，没有自己的所求，就是一个顺服，完全顺服于神。神话里边怎么说的？神说：“在平时，他注重结合以往那些失败之人的教训来勉励自己，深怕自己落入失败的网罗之中，他也注重吸取历代以来所有爱神的人的信心与爱心，因而不仅在消极方面，更重要的是在积极方面更快地成长，以至于他成了在我面前最有认识的人。因而不难想象，他已把自己的所有都放在我的手中，就连吃、穿、睡、住都不由着自己的性子来，而是在一切满足我的基础上来享受我的丰富。”（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六篇》）彼得的吃、穿、睡、住都不由着自己的性子来，这个“吃、穿、睡、住”是指什么呢？这些是不是指生活方面呢？祭司弟兄交通说生活方面怎么呢？稀里糊涂。当时彼得的吃、穿、睡、住都不由着自己的性子来，都不稀里糊涂，那可想而知他事奉神怎么能稀里糊涂呢？他在尽本分的时候怎么能稀里糊涂呢？

今天最起码你得搞清楚彼得的路和保罗的路区别在哪儿。（彼得没有自己的意思，不考虑自己的利益。）彼得临到一切人事物、环境不考

虑自己的感受，而是只寻求神的意思。神告诉你了，人什么时候就被作成了呀？被作成的这个人有一个标准是什么呀？神说：“我的话说出来，就应人人相信，不要疑惑，去掉人的观念，去掉人的思维。我现在揭示奥秘的过程，正是去人的观念、思维的过程（因着人都是用自己的观念衡量我，衡量我说的话，所以我用我揭示的奥秘，来除去人的观念，除去人的思维），这个工作在不久就作成了，等到我的奥秘揭示到一个地步，人对我的话简直没有一点思路了，而且也不用观念衡量我了，每天所想的，我都揭示出来，而且反击回去，到一定时候，人就不会想了，头脑空空没有所想，完全顺服我说的话，那时便是你们进入灵界的时候了，这是我让你们进入灵界的前一步工作，必须先脱去人的观念，方能圣洁无污点地进入灵界，这也是我是圣洁的灵体的本意。但你们务要按着我的步骤行事，在不知不觉中，我的时候就到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零六篇》）“去掉人的思维”，我刚开始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吓了我一跳，“人被作成了就没有自己的思维了？”没有思维好不好？在咱来看没有思维那就成了傻子了。神说把你作成三岁大的小孩就好了、成了，你没有自己的思维了。李牧刚开始叙述的那些东西是什么？是不是都是她那些思维？“萧卫站地位说话呢，噼里啪啦地打我，就不想一想我能不能接受得了！张琳，人家可是当上带领了……”她想的是这个人对她说话怎么了，那个人对她说话怎么了；这个人不讲理了，那个人不讲理了，李牧的思维是不是太发达了？太发达、太复杂！她都是为自己考虑的，这就是她的思维。彼得有没有自己的思维？（没有，彼得只管寻求认识神的心意。）彼得没有自己的思维。为什么说他没有自己的思维呢？他临到环境了，“人家抓我呢，我赶紧跑”，跑出来了，耶稣说“难道还让我为你第二次钉十字架吗？”彼得有没有想其他的？他没有想其他的，直接就是“不用你第二次钉十字架，我去！”还有短暂的停留吗？“我考虑一晚”，或者是“给我五个小时我考虑考虑”，彼得有没有考虑？（没有考虑。）没有考虑，这就是没有自己的意思、没有自己的思维。在人完全没有自己思维的情况下，神在人身上才能作王掌权呢，神话在人身上才能说了算。你有自己的思维，神话在你身上是不是要打架？那你实行真理的时候就打折扣了。就像你给小孩子安排任务一样，你愿不愿意给一个老实的孩子安排任务呀？老实的孩子和聪明伶俐的孩子有什么区别？聪明伶俐的孩子人家脑子

转得特别快，人家有自己的思维，还转得快。那个老实的孩子，老实巴交，别人说什么他就相信什么。你和这两个孩子说话，你给他们安排同一项任务，你对谁放心？（对老实巴交的孩子放心。）对那个聪明的孩子不放心。为什么呢？那个聪明的孩子偷奸耍滑，你就不知道他要干啥呢。所以你就愿意把重要的活儿交代给老实巴交的孩子，因为他老实巴交，最起码他做这个事不会欺骗你，你告诉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我小时候看村里的小孩玩呢，其中一个是耳聋的傻子，放炮的时候有人告诉他“你用手把这个炮抓好，我给你点着，你握紧啊！”他就握紧了，结果“嘭”的一声，把手给炸了。他没有思维，别人让他干啥他干啥。神要的就是没有思维的人，只有这样，神和你说什么，你就能做什么。神告诉你“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你还吃不吃？你绝对不吃。你没有自己的思维，你就不去思维“善恶树上的这个果子好看，是不是可能也好吃？”你没有了自己的思维，完全是神话掌管、神话占有你。

我把我的看事和你的看事作了一个对比，最后得了一个什么样的果子也作了一个对比，你该走什么路，神要的是哪一个也让你看得一清二楚。现在是作众子民的时候，即便你原来走的是保罗的路，现在也要让你看见彼得的路怎么走，那完全就是看你自己的意愿，看你愿不愿意走彼得的路。这就是说，你寻求什么得着的就是什么，你总拽着你“父亲”的衣衫死死不放，“他这样对我了，他那样对我了”，你总是为你的肉体打抱不平、喊冤叫屈，那你得着的就是你“父亲”给你的果子，那就是打斗，“和他打、和他斗，报复他、残害他，他不仁你不义。神既然这么作了，你还跟随他干嘛？”所以人就都背叛走了。同样的环境、同样的条件，不管你怎么对待我，我不寻思肉体上的这些，我不为自己的肉体受伤而说话，我只寻求什么？我只是把你分辨、认识清楚，听你这个声音是来自哪儿的，如果你是来帮助扶持我的，或者是在灵里边给我新亮光的，那这个声音是从神那边来的。如果这个声音是从撒但来的，那个声音是从地狱来的、从魔鬼来的。我只管分辨这两种声音，从神来的我接受、顺服，我不管你说话态度如何，我只管接受、顺服、实行。如果是从地狱来的，我要把你打回去，羞辱你，把你踩在脚底下，让你不得翻身，让你不敢再来此处游玩，这是

我的使命与责任。清晰吧？就是说你给我带来了什么肉体伤害，在我这里不足挂齿，我不搭理它。因为什么呢？你给我带来的肉体伤害也好，或者你让我感觉到肉体舒服也好，这些东西都是过眼浮云。你给我的地位、冠冕都是过眼浮云，都是不值钱的破烂物。为什么这么说呀？因为你给我的赞赏、夸赞再多、再好，那是你给我的，有实质意义吗？（没有。）为什么？因为你不是主宰者，我不受你的辖制，我也不领你的奖赏，你奖赏不了我。那我是要从哪里领奖赏？我要从神那边领奖赏，我要看神怎么看我。从神那边领到的奖赏那是永恒不变的，是永远的奖赏。可你呢？你和我的看事观点恰恰相反，你是“我可丢不起那个人，你说的那个过眼浮云可是我的忠实伴侣，我可放不下”。你对神的意思，对神所要赐给你的，对从神来的那些东西，或者神所要剥夺你的，你恰恰是不足挂齿。神说“你听话顺服吧，听话顺服你能得永生”，你在乎不在乎？你那个撒但性情来了你还在乎神给你什么吗？你不在乎。和肉体发生冲突的时候你追求肉体，你要因为你那一点小小的肉体放弃所有的真理吗？你放弃了真理就是放弃了你的生命。神的话你搭理吗？你依然是追求你的肉体。你对神的话是无动于衷，撒但的那一点点话就勾了你的魂。神说，“你就作恶吧，你就打斗吧，狗咬狗两嘴毛。人家咬你人家是狗，人家是畜生，是要受惩罚的。狗咬了你一口，你反过来非要咬狗一口？我是让你做人呢，你不能咬狗，你如果咬了狗那就是对我的羞辱！”因为神造了人就是让你彰显神呢，神造了你这个人，你却咬了狗，撒但怎么看？“这叫人？人还咬狗呢？”所以说这个人就是羞辱神的人，这个人就不能存在，那这个人必须被打到地狱，必须让这个人转成一条狗！所以神说，“你的言行举止得活出一个圣徒体统，你活不出圣徒体统就捆绑了你的手脚，把你扔在黑暗里。”这些话你听见了没有？你把这些话当成啥了？当成了耳旁风。这是神说的话，这是实实在在的，而你根本没有把神话当作你的生命。如果你真听着这句话是实实在在的，你还会去咬人吗？你还会与人打斗吗？人根本不把神的话当神待、当真理待。所以导致人虽然跟随神多年，但依然是撒但性情，活出的依然是撒但，依然是羞辱神。这个够清晰了吧？（肖红：李牧，你的问题解决了吧？）（李牧：解决了。）神话早就告诉你把这些包袱卸下，轻松上阵。可你那个包袱就卸不下来，你把那些破烂货当真理待、当金银财宝待，就是不放，死也不放，“我就是进棺材里我也不放”，多顽固呢！（肖红：

这就是头可断血可流，观点不可扭。）（李牧：我还感觉自己放下了，其实没有，这样一交通就轻松了。）（肖红：解决了就行了。）（李牧：嗯，解决了。）

553 你认识彼得与保罗所走的路吗

1 虽然你没打算走保罗的路，但你的本性就这么支配的，你也是身不由己是身不由己正是这么往前走的，虽然你心里愿意愿意走彼得的路，但你不清楚彼得的路到底怎么走，你不知不觉走的还是保罗的路，事实就是这么回事。你们现在到底该怎么走彼得的路？你如果对彼得和保罗的路分不清或根本不认识，你再说走彼得的路也是空话。

2 你得在心里先分清楚彼得与保罗的路是怎么回事是怎么回事。你真认识到彼得的路是生命的路，是唯一达到被成全的路，你才能知道并掌握走彼得的路该具备的真理与具体走法具体走法，你如果不认识彼得的路，你走的肯定是保罗的路，因为你没有别的路可走，别无选择。没有真理再没有心志不容易走上彼得的路，没有真理没心志不容易走彼得的路。

3 可以说，今天神将蒙拯救的路、被成全的路显明给你们，这是神的恩待，是神的高抬，是神在带领你们走彼得这条路，如果没有神的开启引导，谁也走不上彼得的路，都只能走保罗的路，步保罗的后尘导致沉沦。保罗走他的路当时并不觉得错，还满以为正确，他没有真理更没有性情的变化，太相信自己了，他认为这样走没丝毫差错，满有信心把握走下去，到最终他也没有幡然醒悟，还以为他活着是基督。就这样一直走到最终，到最终受惩罚的时候一切都晚了。

4 保罗的路里没有认识自己，更没有性情变化的追求，他从来没有解剖过自己的本性，根本不知自己是什么东西，他只知道他是逼迫逼迫耶稣的罪魁祸首，他对自己的本性丝毫没认识丝毫没有认识，作完工之后觉得他是基督该领奖赏了，保罗的作工是为神效了一步力就他个

人来说，虽然他得一些圣灵启示，但他根本没有真理、生命，他没有蒙神拯救反而受神惩罚。

5 为什么说彼得的路是被成全的路？因他的实行是特别注重生命，注重认识自己，注重追求认识神，注重认识自己、追求认识神，他在经历神的作工中对自己有了认识，对人败坏情形也有了认识，他知道自己的缺少，他知道人该追求什么追求什么最有价值，他能真心爱神，知道怎样还报神，他得着一些真理，具备了神所要求的实际，具备了神所要求的实际，他从神话里明白明白这么多真理，使他的路越走越光明，越来越合神心意。

——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怎样走彼得的路》

104 彼得爱神的表现

1 彼得在生活当中若有一点没满足神的心意，他就觉得不平安，没满足神的心意他就懊悔，之后寻找合适的路来力求达到满足神的心。他在生活中一点一滴的小事上都要求自己满足神的心意，他对自己的旧性情一点不放过，总是严格要求自己能在真理上进深。彼得爱神爱到一个地步，爱神爱到一个地步，正是神所要的，这样的人才是有见证的。

2 彼得信神是追求追求一切满足神，追求顺服一切出于神的，追求顺服一切出于神的，刑罚、审判他能接受，熬炼、患难、生活的缺乏他也接受，一点怨言没有，这些都不能改变他爱神的心，这不是爱神至极吗？这不是尽到受造之物的本分了吗？或是刑罚、审判，或是患难，你都能达到顺服至死，这才是一个受造之物受造之物该达到的，这才是爱中的纯洁的成分，这才是爱中的纯洁的成分。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成功与否在于人所走的路》

25.解决因家庭而背叛的问题

解决因家庭而背叛的问题（一）

（肖红：陶紫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呀？）（陶紫：我不敢说。）（信心：说吧，你不说就卡着走不动，陶紫说“我不敢说，我说了弟兄肯定要给我交通让我往上走呢”。意思就是“还不如不说就这样算了，反正我定意不走了。”我让她过来我就没跟她说来这儿是聚会，我怕我跟她说了实话以后她就不来了。）（肖红：陶紫，你说说，什么问题？）（陶紫：就是自己家的一些事，没法说。）（信心：可是这事已经压得你走不动了，你就得说说。）陶紫的意思是自己已经定意要走了，所以过来聚会也没用，“我过来聚会和你们说了，你们肯定是留我，让我在呢，与其这样刁难我，那我还不如不听这个声音，我就这样走吧！”陶紫，是这个意思？（陶紫：嗯，心里边有这个东西。）所以你就没有想着自愿过来寻求一下，也就不想了、不说了？别人让你过来的时候，也不敢说过来干什么，是把你骗过来的，是吧？（信心：嗯，我没告诉她说你要见她。那天你问我陶紫来吗，我说“我要是跟她说你要见她，她不来，所以我就没跟她说来这儿干什么。”）（肖红：陶紫是被你这么骗来的？）信心把人家骗过来的。（陶紫：我也知道肯定是要找我呢，因为没什么事是不会耽误那边聚会的，既然不让那边聚会了，那肯定是要和我交通呢，但是我没想到弟兄在呢，然后不敢面对。）怎么不敢面对？（肖红：没事，你把你的难处说说，咱就跟谈心一样说说，什么事把你难住了？）（陶紫：一说就是家里的这些事，没脸说。）（肖红：说家里的事也行呀，家里的什么事？）（陶紫：就是家里边的一些难处。）为什么家里边的难处就把你绊倒了？你是哪年信的神呢？（陶紫：我十几岁的时候在原教会跟过一、两个月，2020年8月份才跟上国度建造的。）在原教会跟了两个月？（陶紫：嗯。）真正的聚会也就是从2020年开始的？（陶紫：对。）看过多少神话？（陶紫：神话没看了多少，进来就是听了弟兄的音频，看了弟兄的文稿。）那你信神的初衷是什么？（陶紫：刚开始信神就是害怕死，躲灾难，还有就是我和我老公生气呢，心里无聊，没有依靠，在那个背景下，我妈给我谈了国度建造，然后就跟着信了。

我上班上了十几年，后来信了神也不上班了，一直跟到了现在。）2020年到2023年有三年了，是吧？你信了三年，在信法上有没有一个转变、认识？（陶紫：对神的认识啊？）就是说你为什么要信神，你信神的理念。你信神是想剩存下来、想混个不死的结局，还是想追求不死呢？（陶紫：刚开始有这个动力，就是追求不死，追求这个结局，但是走着走着，好像没有这个信念往下走了。）为什么没有了？是什么使你消极的？是什么使你没劲儿的？（陶紫：就感觉家里边的这些压力太大，就是再信神家里边的这些实际情况也得面对，这是实际的。虽然我每天是出来尽本分了，但只是一股子热心，没有时间想家里的那些事，可等我回去了以后，家里边的这些难处总得面对，总得实实际际地去经历这个环境，就感觉难得够不上去。）你承不承认有神？（陶紫：承认。）相信有神吗？（陶紫：相信。）那你对信神的态度是什么？（陶紫：我这段时间感觉对神就信不来了，感觉神的要求和我自己的观念一直在打架，一直抵触得不行。）哪些地方打架？（陶紫：就比如说，神要求人信神把神带到实际生活当中，在实际环境临到的时候，该看病看病，该怎么怎么，不让人信恩典，神不让人的思想观点停留在恩典里边。可是当实际环境临到的时候，又要求人脱离家庭、脱离情感、脱离钱财、脱离丈夫、脱离儿女，说这些和自己没有关系。我就感觉神要求人的时候是实实际际的，可是当人实行的时候就感觉太渺茫，就够不上去，这个时候就感觉神对人的要求又不是那么实际的，就是特别渺茫，特别让人够不上去的那种。）哪些有点渺茫？哪些不实际？（陶紫：比如我家里边临到的这些环境，我老公把孩子送去上学了，每个月就得五、六千，然后我想的是要不我去挣点钱分担一下，可是神要求人，当本分临到的时候不能把心给了丈夫、给了儿子，不能管家里边的这些事，就得一心尽本分，我就觉得这些要求不太合理，就是一直在这里打架呢。神要求人信实际的神，可实际环境临到的时候又不让人追求家庭，追求钱财，追求这些东西，可是不追求这些，家里边的环境已经到这儿了，总得面对呀。想逃避又不能逃避，就得面对，可是又得尽本分，又不能管。）那你信的这位神是什么神啊？在你心目中你信的是什么神？你信的这位神和实际的神一样不一样？（陶紫：不一样。）实际的神是什么？你信的神是什么？能说清楚你信的这位神是什么吗？（陶紫：我信的神是合自己观念的神，能按着自己的要求来，能满足自己的神。）

嗯，那实际的神呢？（陶紫：实际的神所作的不合人的观念。）嗯，怎么不合人的观念？（陶紫：人想要的，不是神要给的；神给人的，不是人想要的。）还有什么？你对实际神的认识是什么？（陶紫：越是这些不合人观念的环境临到，越需要自己站见证，越得荣耀神、见证神。）咱把见证神、荣耀神当成了一种负担，感觉担不动，是吧？（陶紫：嗯。）那这是不是实际的神？（陶紫：……）笑笑，在你心目中实际的神是什么神？（笑笑：实际的神就是摆设实际的环境来成全人，解决人里边的这些悖逆的东西，不愿意放下的东西。）为什么让人放下？（笑笑：因为如果人不放下，人的心思就被这些东西给拦阻了。）为什么不让这些东西拦阻人？（笑笑：这些东西把人的心思拦阻了，人就走不上去。因为人活到自己的这些想象、观念里，活到自己的这些认识、认为里就走不上去，就老觉得神作得不合自己的意。）什么走不上去？（笑笑：就是自己肉体上的这些事，家庭啦……）咱对神有误解，咱把神放在了一个被告席上，放在了对立面。

陶紫，工作安排里说的那五篇文稿看了没有？（陶紫：看了。）理解了没有？那五篇话里的主题和内容知不知道？能不能表达清楚？（陶紫：道理上知道了。）来，说说。（陶紫：《打开奥秘是为更好地经历神作工》这篇文稿里面说的就是现在的人分三类，外邦人是在火湖，信神的人是在硫磺火湖，原教会的人是在无底深坑里。现在临到的环境就是把我们往硫磺火湖里面赶，神的心意就是要把人熬炼成精金之品，就是在这些实际环境之中熬炼我们，越是自己不想放下的这些，越是需要熬炼的。神的希望是把我们都作成精金之品，最后成为下一个时代的主人，万物的主人，可是我就是……没有临到这些环境的时候，会和别人说，会喊这些口号，现在临到这些环境结合自己就是自己不想进硫磺火湖，自己愿意走沉沦的路。进到硫磺火湖还有两个结果：一个是被熬炼成精金之品，一个是沉沦。以前就没把沉沦和自己结合过，就想着我肯定就是那个精金之品，我肯定就是能接受对付修理、能接受揭露解剖、能够性情变化的人。现在想想，自己就已经走到沉沦的路上了。）让人感觉艰难，难以抉择，这是不是才叫硫磺火湖呢？如果让你感觉轻松、简单的话，还叫硫磺火湖吗？还叫熬炼吗？精金之品是怎么出来的？金子是怎么出来的？（信心：炼出来

的。）炼出来的，不炼你能行吗？得炼，这不是一句话。这就是你刚才说的话，在平时说话的时候，觉着自己可以了、能行了，既然你觉得理解了、认识了、可以了、能行了，那神自然就要给你摆设环境，让你看看究竟行还是不行，这是不是一个拔高？这是不是实际经历？这是不是正是实际的生命？实际的路途？这就看到了神话应验了，“哎呀，硫磺火湖就是硫磺火湖，不是那一句话！”更看见了神就是要和人要事实呢，神话就是实实际际的，这是不是更看见神的实际了？咱这是说了硫磺火湖、无底深坑。既然你看见实际了，那你是不是也就看见结果了？（陶紫：嗯，是。）人是怎么沉沦的？人是怎么被神惩罚的？人为什么活在无底深坑里？人宁愿活在黑暗里边，不愿活在光中。咱之所以能活在硫磺火湖里，是不是因为活在了光中？咱活在了光中什么都清楚了、什么都明白了，就是实行不来，你说咱该不该被惩罚？明知道神是造物的主，神主宰着万有，自己就是一个受造之物，一个受造之物理当敬拜造物的主，理当顺服在神的权下，可咱能不能顺服呀？愿意不愿意顺服呀？你作为一个受造之物，竟然不能顺服在神的权下，那你还配不配称为堂堂的受造之物呢？还配不配呼吸着神赐给人的一口气息呢？配不配享受着神所造的万物呢？咱有没有这个良心理智呢？心里是不是产生了一种自责？里边是不是打架？咱经常举狗的例子，你养了一条狗它还得听你的话，它不听你的话，你要么宰杀它，要么卖了它，要么把它关到门外让它成了一条流浪狗。何况神造了你呢？神造了你，你是不是更应该听从造物主的话呢？咱怎么可能听一个撒但的话呢？咱宝爱肉体，那肉体是从哪里来的？不就是撒但给你的？肉体是一种理论，是撒但迷惑人、残害人、苦害人的一种手段，实质都是骗人的。咱经历了这么长时间，是不是已经看到肉体的一切都是虚空的？是不是都是虚假的、骗人的、过眼浮云？你看看那些追求花花世界的人，到最终得到的是什么？现在已经让你看见了一个结果，这是能看得见、摸得着的，是实实际际的、实实在在的，让咱去经历、让咱去体验，让咱实实在在地看见咱确实不配称为一个受造之物，确确实实地看见咱自己太悖逆了。咱享受着神供应的所有，却还时时刻刻想弃神而去。想弃神而去，但还想享受神所赐给的万物；想弃神而去，但又对神所造的万物不放松。咱所享受到的丈夫、儿女、家庭生活，是谁给你的？（神。）神给你的，你想放开吗？（不想。）你不想放开。你紧抓着神供应的所有不放，但又不允

许神主宰你，这是一个什么人？咱有良心吗？有理智吗？那可想而知，咱所活出来的是不是一个原原本本的撒但相、天使长呢？神造了人，可撒但想掌管人，想把人占为己有，让人成为它的。你撒但有本事那你自己去造人呀！你造不了人，但你想抢、想夺，夺不过来还气急败坏！你说咱这是什么人性呢？这不成兽性了？这就看见人的确败坏，确实不是个人，确实失去了良心理智。这就看见了自己真实的情形，看见了神的良苦用心。神经营人六千年，看见确实是伤痛了神的心，确实看见了神苦苦等待、苦苦巴望，这不是一句话，神足足等了六千年！等待着什么人呢？等待着咱这样麻木痴呆，就像活死人一样的人。神再作了多少，能唤醒咱的心、唤醒咱的灵吗？咱的心仍然在冰冻之中，没有任何反应。但神对咱呢？依然还没有放弃。神没有放弃咱，但咱先放弃神了，这就看到咱的可悲、可恨、可怜。反过来再说，你就这么硬抢、硬夺，能夺过来吗？咱看看世界，地震、瘟疫、饥荒，是不是已经看到神的手了？是不是看到了神的权柄，看到了不信派的结局，看到了弃神而走的结局？与神夺，夺不过来；与神抢，抢不过来，最后反倒被神惩罚了，那你说，这是什么路呢？你进了硫磺火湖，活在了光中，明明知道顺服神就是生命，顺服神就能剩存下来，但你还要抢、要夺，那你临到的只有死亡！而且神还要跟你旧账、新账一起算。路在前面摆着，光明大道你不走，你偏想选择死亡的地狱，你说咱是不是够刚硬的呀？就是宁死不屈，成为一个“勇士”！这就更看到了咱的刚硬！咱看到了神作在人身上的，又看到了人做在神身上的，咱怎么能不受感动呢？怎么能不恨恶自己的悖逆？怎么能不恨恶自己卑鄙的人生观、价值观？

《打开奥秘是为更好地经历神作工》这篇文稿里面谈到了硫磺火湖、火湖和无底深坑，这就是一个异象，是吧？咱要活在光中，被神炼成精金之品，能够追求做一个有心志、有信心的人，你的方向、目标得对，你不能明知道那样做是死亡，你还要那样去做。你明知道那样做是死亡，你还要那样做，那不就是所多玛城的人吗？所多玛城的人明知道那两个人是神的使者、是天使，还要让罗得交出那两个人来任他们残害，那他们不是找死吗？尼尼微城的人听见约拿喊“尼尼微再有四十天就要倾覆了”，他们知道“谁能作成这事？只有神能作成这事。”所以尼尼微城的人知道了尼尼微城要倾覆了就害怕，王都得从宝座上下

来披麻蒙灰悔改认罪。王都从宝座上下来了，何况百姓呢？那咱呢？咱今天能不能从“宝座”上下来，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呢？什么是手中的强暴？你老想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是不是恶道呢？就像神交通，神说：“有一些人经常做这类事情，就是如果有人出远门就给包饺子吃，出门的人回来了就给煮面条吃，这是不是一种传统？（是。）这是一种传统，也是一种不成文的规矩。咱们暂先不说他做这件事的目的是什么，先来看看这种做法具体的说法是什么。（‘出门饺子进门面’，也可以说‘出门饺子回家面’。）‘出门饺子回家面’，什么意思呢？就是今天要是有人出门得给他包饺子吃，寓意是什么？就是饺子是用皮包上的，‘包’谐音是‘保’，意思是保命，让他出门别出什么意外，出去别死在外面，一定得回来，就是出门会平安。‘出门饺子回家面’，就是平安归来，然后万事顺利，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总之，传统上有些家庭会这么做，家庭成员如果有出门的会给包饺子，回来之后会给吃面条。不管是吃的人还是做的人，都是为了取个好彩头，为了现在好、以后好，大家都好。你们认不认同这种传统是正面事物，是人在生活中必须做的、应该延续下去的一件事？（不认同。）比如，有的弟兄姊妹要出门，做饭的人就给包饺子。我说：‘他要走跟吃饺子有什么关系？’‘出门嘛，出门就得包饺子。’我说：‘出门包饺子，那要是回来呢？’‘回来就得吃面条了。’我说：‘我还第一次听说这事，这是哪儿的传统啊？’人说：‘我们那儿都这样，谁要是出门就给包饺子，回来的时候就吃面条。’后来在我心里就种下个什么印象呢？我说这些人信神了，做什么事不根据神的话，人家根据传统、根据老祖宗遗传，人家认为人的命就是一个饺子皮能保住的，人临到什么事不在神的手中，在人的手中，人用饺子皮一包，出门的人就平安了，要是没用饺子皮包，他就不平安，他兴许就死在路上回不来了。在他们的思想观点里，人的命就是饺子馅，跟饺子馅一样的价值，人的命不在神的手里，神主宰不了人的命运，只有人用饺子皮才能主宰人的命运。这是一些什么人呢？（不信派。）不信派。……神供应人真理不是让你恢复传统，而是要取缔一切的传统。你呢，不但不放弃，而且还要把它当成真理、正面事物来持守，这是不是不知死活呀？这是不是公开与真理、与神对抗啊？（是。）这是公开与神叫嚣、对抗。”（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怎样追求真理（十五）》）“出门饺子回家面”，在咱来看这事大不大呀？（不大。）不是一件大事，这有

什么呢？但在神那边看这事大不大？（大。）怎么看见是大事的？你看神的态度，神说：“这是不是不知死活呀？”在人来看“就是出门吃个饺子，这有什么呀？”可你有这么一个意念，你有这么一个心思，你要这么去做，就该死了。不知死活是什么意思？这是不是就该死了？（是。）这就该死了。为什么说该死了？因为你信着神又否认着神，你相信这个饺子皮能保了你的命运，明明是神主宰着人的命运，你却说是饺子皮能保住人的命运，你是不是不知死活？咱今天呢？咱今天的吃穿住行、人的命运、生老病死，谁主宰？谁掌管？（神主宰、神掌管。）神主宰、神掌管。可是在你这里，你认为神主宰、神掌管吗？（不认为。）你认为谁掌管啊？是钱掌管着。“钱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钱成了你的生命，亲人成了你的生命。你说的那个亲人和你有什么关系啊？神告诉你了，那是神安排过来给你作伴的，是过来给你效力的，你却把他当成了亲人，“他是我的父亲，他是我的老公，他是我的儿女。”在神那边，“你再说一遍！什么是你的呀？”你敢说吗？以前不定你的罪，现在让你再说一遍，怎么说呀？神是让你说话吗？神是根据你的做事来看你的观点、态度。你的观点、态度就是：你的美好家园是你双手创造的，你的命运主宰、掌管在你的手中。所以你就要强力扭转这种命运，改变你自己的命运。你信神了，神也告诉你人的命运是神主宰的，你也知道神主宰人的命运，可你还要用自己的双手来扭转、改变自己的命运！你连你自己的过去与将来都不知道，你还想掌管别人的命运，你说咱的野心多大呀！你说吃个饺子保平安在神那里都是不知死活，那咱这个是不是更是不知死活？那可想而知，你这样走下去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那就是小女孩的命运，必须让你碰得头破血流。你想靠父母，父母不能让你靠得住；你想靠老公，老公不能让你靠得住；你想靠儿女，儿女不能让你靠得住，那就注定了你的命运。因为神是让你碰得头破血流，让你回转。如果你不回转，那就是更大的、应有的管教、惩罚、咒诅临到，那咱就作了一个衬托物。衬托了什么呀？就衬托与神对着干最后的一个结果，让后人看见与神对抗、不能顺服在神话下的一个结果，让人看见现代的所多玛城的人就在眼前。人看见以后还敢不敢跟随所多玛城的人走？（不敢了。）不敢了。你就成了一个什么呢？你成了一个衬托物。但你这个衬托物也不是什么好衬托物，你是一个反面的衬托物，是衬托神怒气的一个衬托物。

再说《成为被征服的俘虏才能蒙拯救》这篇文稿，陶紫，你怎么理解这篇文稿的？（陶紫：在外面干活儿能有钱挣，可是在神家做这些不仅不表扬、不挣钱，还得被揭露解剖。神现在要的不光是人外表能出力干活儿，神要的是人的心，让人能够放下一切跟随神。）嗯，谈谈你的认知。（陶紫：之前看这篇文稿的时候想的是连人带钱、带家产一切都给了神，然后想着什么也没有了，就这么一个人，在神家能尽多少本分尽多少。但现在想的就像你刚才交通的一样，我还想争呢，自己没钱还想去挣钱，不愿意做被神征服的俘虏。现在连心都要背叛神，就是没有被征服，不愿意做神家的俘虏。）这是你的一个情形，那站在神一边怎么看呢？正常一个有理智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表现？能不能看见？（陶紫：……）咱为什么要成为一个俘虏呀？（陶紫：做俘虏才能剩存下来，才能活。）那为什么是俘虏就能活，不是俘虏就不能活呢？（陶紫：不成为俘虏的人身上抵挡神的东西太多，背叛神的成份太多，总是活在自己的观点里边和神对抗、叫嚣。不能成为神的俘虏最后的结局就像你举的那个例子，人不能成为俘虏的话，人和神就不是一条心，最后的结局就是不能留。）没人愿意当俘虏，是吧？你们愿不愿意当俘虏呢？（愿意。）你们说愿意当俘虏是被逼无奈的还是真的愿意呢？（被逼无奈的。）被逼无奈，就是被逼无奈也得选择做俘虏，是吧？（嗯。）那你为什么得做俘虏呀？这个你是不是也认识到了？（嗯。）那你为什么要做俘虏？你做俘虏的理由是什么？你为什么甘愿做俘虏呢？（……）做俘虏够不够羞辱呢？够不够丑呢？（不丑。）不丑？喜欢做俘虏？（笑笑：喜欢做。）笑笑喜欢做俘虏，是吧？（笑笑：嗯。）笑笑，你是喜欢做俘虏还是得做俘虏？（笑笑：我是得做俘虏。）喜欢不喜欢做俘虏？（笑笑：不喜欢做，但是得做俘虏。）为什么不喜欢做俘虏？（笑笑：因为作为一个受造之物就得顺服造物的主。）被迫服在了神的权下，是吧？（是。）当你做俘虏的时候能不能感谢神、赞美神？（……）咱当时交通了为什么要做俘虏，陶紫，做俘虏的意义是什么？（陶紫：只有心甘情愿做了俘虏，才能剩存下来，才能活下来。）为什么做了俘虏就能剩存下来？（陶紫：做了俘虏和神是一条心，没有自己的要求，没有自己的观念想象，能够被神话征服，能够荣耀神、彰显神。神作六千年的工作就是为了得着见证，就是为了让这批俘虏能够见证神，神得着荣耀了，人自然就活下来了。）为什么俘虏能见证神呀？（陶

紫：没有自己的要求，只是按照神话去做，神话能掌管人，掌管人的心。）笑笑，为什么俘虏能见证神？（笑笑：因为人不做俘虏就达不到神的要求，就要与神讲条件，就和神是背道而驰的。要是神把人俘虏了，人就没有自己的那些要求，自己的那些想象、认为了，神就把人征服了。）你感觉俘虏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正面的。）咱不说这件事，就单说“俘虏”这个词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欣然：单说“俘虏”这个词在世上来说就成反面的了，就和战俘一样。）那你用你的看事观点来看，它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陶紫，“俘虏”这个词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陶紫：如果情形正常的话，就是正面的；如果情形不正常、情形下滑的话，就感觉是反面的。感觉是被迫无奈的，想挣脱又挣脱不出去，不想做可是又没办法。）什么原因呀？你现在看“俘虏”这个词就是反面的，是吧？（陶紫：这段时间情形不对，然后看这个词就是反面的。）来，说说，你怎么看“俘虏”这个词是反面的？（陶紫：不能按着自己的想象观念来。）不能按着你自己的想象来，是吧？（陶紫：嗯，是一种被动的。）还有什么？你们给她补充补充，为什么说“俘虏”这个词是反面的？（笑笑：从陶紫这里来看就是反面的，因为她想要的没得到。就像她那天说，“弟兄交通了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你既然嫁给人家了，你就得好好跟人家过日子呢，可我现在妻子也不是一个好妻子，妈也不是一个好妈，你说这是自己想追求的呀？自己想追求家庭和睦，做个好妻子、好母亲。”）我举起手来打了自己一个巴掌，是吧？是我让人家追求做一个好妻子的，是吧？（笑笑：她是那样领受的。）她的领受是不是我拿我的手打了自己一个巴掌？（笑笑：她说其实人交通的有问题，神话和弟兄交通的是这个，但是人的要求就是太高了。）谁的要求太高了？（笑笑：她说人对她的要求太高了，“神作工是实际的，现在神作的也是实际的，那人也是实际的呀，有了病就得看病呀，有了病还不让看病，还得尽本分呢，不尽本分就是背叛。”她那天就是这样说的。）神家没有说有了病不让看病呀，是吧？（陶紫：我没说不让看病。我不说了，说了就是表白，你交通吧。）就是让你说呢，你把你的观点亮出来，我才能看到你错谬的观点在哪儿，你先把你的观点摆在桌面上，你才能承认你错谬的观点呢。

我为什么在这儿交通做俘虏呢？在人来看，“俘虏”是不是一个贬义词呀？（是。）俘虏就是相当羞辱、相当羞耻的，是吧？用自己的观点来看，也就是你站在你自己的角度上来看，你愿不愿意做俘虏？谁也不愿意做啊！正因为谁也不愿意做，所以才叫俘虏。“俘虏”这个词是怎么来的？是因为人歪脖子看表，才有了“俘虏”这个词。为什么叫俘虏呢？是因为你的看事观点太邪恶。所以咱在这儿说，“你做个俘虏，你就蒙拯救了；你做个俘虏，规规矩矩、服服帖帖的，就把你征服了！”是把你征服了，但是不是真正的俘虏呢？（不是。）是什么？（是拯救。）咱先不说拯救，你说的拯救是一个结果，我在这儿说的是一个表现。在人来看，被征服了就是一个俘虏。肖红是不是当了俘虏了？（是。）我掌管着她，是吧？（是。）怎么说她当了俘虏了呢？家庭放下，孩子、孙子也得放下，没有她的自由，没有她的权利，让她干什么她就干什么，让她笑她不能哭，让她哭她不能笑，这是不是俘虏？（是。）你说她当俘虏痛苦不痛苦？（不痛苦。）为什么当了俘虏又不痛苦？（因为从神领受了。）怎么从神领受啊？（痛苦，刚开始也痛苦。）这个“俘虏”，就是神交通的，站在不同的角度上看事，站在神一边看事，站在人一边看事，又或者是站在第三者的角度上看事。你站在人这一边看事，站在撒但这一边看事，那你看到的就是真正的俘虏，“你算什么东西？你不过就是某某的一个俘虏”，是不是这句话？你流露出来的就是这样的看事观点，你还笑话他呢！“你作为人没有自己的一个选择，没有自己的一个观点、态度，完全成了一个俘虏，哪有人的尊严？”你说话振振有词，但你的这个观点对不对？（不对。）太邪恶了！为什么说邪恶呢？因为你歪脖子看表——观点不正！你的脖子歪了，你看什么都是邪的。人家这是不是一个俘虏？站在神这一边来说，站在神这一边来看事，根据神话来看事，这才准确。站在人这一边看是俘虏，那站在神这一边看是什么？用正确的话来说，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人，这才是活出了一个人样，这才是一个标杆，给人立了一个标杆。正常的人就应该活在神的权下，让神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为什么让神掌你的权呢？因为你是神造的，你是一个受造之物，就应该让神掌权，你就应该为神效力，你就是效力也应该，这是站在神这一边看事。刚才说了这是立了一个标杆，既然是标杆，那还是不是俘虏？（不是。）不是俘虏那是什么？（真正的人。）是真正的人，是立了一个标杆，这是什么？这是一个见证，

并不是俘虏。俘虏这是一个过渡期，就是说你是那种看事观点。你是什么看事观点呢？你信神不是为了见证神，不是为了活出真正的人样，你信神只是为了混个不死的结局。你想混个不死的结局，你想从神那儿得个恩典、得个福分。借着你有这样的一个看事观点再来看，你怎么就能不死了？你怎么就能混个不死的结局？你怎么就能剩存下来？你怎么就能得着神的恩典？咱先说神的恩典有什么？就是效力者还能活一千年呢，要是剩存下来还能得永生呢！你逃过了大灾难之手，这是不是福分？这是不是你想要的？（是。）你想要得着这些东西你该干什么？“我该做俘虏！”是借着你有这样的一个观点，你有这样的需求，你有这样交易的心，你有这样的存心，也可以说是邪恶的心，所以才有了俘虏这一说。但站在神这一边来说，这就是一个邪恶了。为什么说邪恶呢？因为你是搞交易、骗取、换取。你这个骗取、换取是怎么骗取、换取的呢？“我只要能做个俘虏，那我最差也能活一千年，我能存活下来了。”这是不是搞交易呢？你是一个受造之物，你与神搞交易，你是不是邪恶？（是。）所以说，你用邪恶的眼光来看，你就是一个俘虏。“我要是按我的意思为所欲为，我就存活不下来，神就必定要灭我，因为我手中有强暴，我所走的是恶道，我就必定得死，我就必定得被灭。我要是想不死，想活下来，还想活一千年，还想剩存下来，还想混入国度里边，那我就必须得做个俘虏。我委曲求全，我不能再妄自称大，我不能当将军了，我得当个俘虏。我当俘虏，我就能进国度；我要当将军，我就得下地狱。”你做谁呀？（做俘虏。）“我做俘虏呀！”这是从一个骗子的嘴里说出来的话。

那做“俘虏”的真正含义是什么？你做俘虏主要是神把你征服了，“我服了，我算服了，我不做俘虏，我就得死；我做了俘虏，我就能剩存下来。”这叫征服了，“我算是服了”，没办法，征服了。神要的是什么？光是征服吗？不要满足于征服，不要满足于蒙拯救，更应该追求被成全、被使用。被征服了，你是一个效力者，但你不明白真理，不懂得真理，你只有一个信，只是承认神是造物的主，“神是造物的主，我不顺服神就得死，我没办法”。就是约伯说的那句话，“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我有何办法呢？神是造物的主，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不管再受多大的苦，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是一个信，仅仅是一个信，这就是被征服了，算是把你征服了，这是一个被

征服的见证。你当了俘虏，就做了一个被征服的见证，但咱不能满足于被征服，还得追求被成全，怎么就被成全了？你能实行真理了，你能按神话去做事了，不仅仅是当俘虏，而是能按神话去做事了。当你按神话去做事的时候，别人就能看见神话在你身上显现了，这个人就活出有意义的人生了。你能够按着神话的意思去做了，你的言行举止就可以彰显神了，这就活出了一个真正的人样。活出了真正的人样，这叫见证神。当你明白真理了，当你实行真理的时候，你还认为你自己是一个俘虏吗？那不叫俘虏，那叫人，那叫蒙拯救的人，那叫得永生的人。你认为你是俘虏，你就是一个被征服的，是效力者，活一千年。你所做出来的、你的活出能见证神了，你是一个真正的人，你是一个蒙拯救的人，你是一个有生命的人，你配活在这个世界，神可以把万物交给你让你去管理。你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了，你所作的这是一个见证，你从神那边得着了所有，得着了管理万物的主人这样的角色，你还叫俘虏呢？万物的主人不叫俘虏，叫什么？得胜者。得胜了，你成了万物的主人了，你能实行真理了，办事有原则且合乎真理了，虽然说自己的肉体受点痛苦，但明白了神的心意就当去实行，能够有意识地去满足神，不再是俘虏了，这是被成全了。再拔高一点，不仅是蒙拯救，不仅是被成全，还要怎么呢？被神使用。“我不仅能够办事有原则且合乎真理，我还要主动满足神，能通行神的旨意，只要我揣摩着神的意思了，只要是神的意思，我就去做。”那蒙拯救是什么？办事有原则且合乎真理。“只要你给了我原则，我就是难受、痛苦我也得这么做。”那被神使用呢？被神使用就知道神是什么意思了。这个原则是从哪来的？圣灵使用之人是被神使用，他能够从神那边得着神的意思，他知道了神是什么意思，然后当个翻译官，告诉人该怎么做，转换成人该实行的原则，有原则并且合乎真理，那这个人就可以独当一面了，这个人就可以做被神使用的人，圣灵能用他了，圣灵在他身上开启他、引导他，他就能跟着这个开启、引导的话去带领人。他不仅是能把神的话、神的心意转换成人该实行的原则，而且还追求做神的知心人，不仅是知道神的心意，还能揣摩出神的心意，神现在在作什么工作他都知道，和神一口一心一意，他和神是一，他就能替神发表神所要发表的，他就能成为神的出口。被神使用的人把神的心意发表出来，再把神的心意转化成人该做的，让人做出来的合乎真理原则，活出一个正常的人样。神的国度有层有次呈现在人面前，你是

不是看见了？当你一步一步走向这儿的时候，那还叫俘虏？那是和神同掌王权了，去管理万物了。做子民的还要管理外邦人呢，这叫不叫俘虏？（不叫。）不叫俘虏。之所以叫俘虏，是因为站在了败坏的人一边看事。正确地看那不叫俘虏，那不是来到神家当俘虏了，那是神把你拯救回来，洁净了你，让你做神的儿子，要继承他的产业。不是俘虏是什么呀？神把人当成了什么？（亲人。）俘虏能成了亲人？跟你说俘虏只是说这是一个台阶，和你有个共同语言，“咱们都是来做交易的，做交易就能剩存下来。”把你“骗”过来，让你好接受一点。如果不说做俘虏，那咱来神家做什么呢？让你来作见证你愿意作吗？不愿意作见证，你愿意为神家做事吗？不愿意。你委曲求全凑合着混个不死的结局能行，但要是说为神家做什么做什么，口号喊得再多，谁愿意？一根毫毛都不愿意献上！

为什么说俘虏呢？更准确地说，在神那边这是见证，你是见证神的。可在人这边呢？你愿意不愿意站见证呀？你不愿意。你把见证当成了什么？你把见证当成了负担、包袱、任务。你没有把见证当作一个受造之物该做的、应做的，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是美与善的事。你没有把这个见证当成是美与善的事，你把这个见证当成了负担、累赘，所以让你站见证你就感觉到愁苦、难受、痛苦。你愁苦、难受、痛苦的时候是不是对神产生了一个误解？你对神产生了误解的时候，你在这儿要受些苦的时候，你最后就产生了什么？误解、消极，最后导致背叛。你说“神作得太苛刻了，好好的人就不让我做，非得让我做个俘虏。明明我有儿女，我有父亲，我有家庭，你非得让我背叛我的父母，非得让我走出家庭，非得把我的家庭破坏了。我有儿女，我儿女本来能念大学，你非不让我支持他们念大学。我这孩子本来可以考个研究生，你非得让我站个见证。”让你站一个什么见证呀？神告诉你大学是一个什么地方？进了大学就进了绞肉机里了，就把孩子推进了火坑里。你说，“我孩子明明就能考个研究生，出来就能当个公务员。公务员是什么生活？吃香的、喝辣的，还有地位，多么好的生活！结果你告诉我那是下地狱的生活！我要是不让孩子去念大学，我要是不支持孩子过好的生活，吃香的、喝辣的，你就告诉我，我没有把孩子推到火坑里。你说这是什么骗人的话呢？”你能去实行出来吗？你自己都不过关，还说什么实行呢？你为了剩存下来，“算了吧，我就做一个俘

虏吧。孩子，你也不要去上大学了。”不让孩子去上大学了，痛苦呢，“我把孩子的学业给毁了”，痛苦地做了一个俘虏，这还是说你为了剩存下来做个俘虏。如果你的观点扭转不过来，“这把我孩子的学业给毁了，把他的一生给毁了呀！你让我做俘虏，我做一个俘虏就行了，还把我孩子的一生也给毁了。我老公有病呢，他上不了班、挣不了钱，那以后孩子就念不了大学。我弟有病，看不了病，在家躺着“哼呀哼呀”地叫唤，如果让我做一个俘虏，我的孩子毁了，我弟弟也毁了，我爸也完了。”这叫干什么呢？“你让我做俘虏，我家里边就要家破人亡，我能不能做俘虏？我做了俘虏，是，我剩存下来了，可我的家就家破人亡了，我也太自私、卑鄙、无耻了，我也太没良心了。那别人会怎么说我呢？所以我得活出一个人样来呀。什么人样呢？我得让人看着我有良心、有理智、有人性。不然的话，别人会怎么说我？‘你妈把你养活大容易呢？你该不该孝敬父母？你的兄弟和你在一个家里长大，你的兄弟有病了你就不管不问？你也太冷酷无情了，你冷酷无情，你是冷血动物，你不是一个人！’外边是千人指万人骂。我老公身体不好还得去挣钱，我老公挣些钱是给孩子念大学呢，我在这儿我干什么了？本来有一万块钱孩子就能上大学，假如我老公一个月挣九千，我再去挣一千，这就够一万块钱了，我孩子就进了大学了。可是我在这儿是班不上、钱不挣，还要聚会，甚至有时候还得奉献，我这不是败家子吗？这个家毁在谁身上了？毁在我自己身上了。把我老公给坑害了，如果我上个班，老公再挣上钱，孩子上个大学，考个博士，出来当个公务员。以后我孩子拿着公务员的工资，老公挣点钱，我挣点钱，我再少奉献些，这又增加了多少收入呢？我们再买个房，这是什么？小康家庭，幸福美满的生活。神也太可恨了，我奔着这么幸福美满的生活走，你不让我走，你非得让我做一个俘虏，剥夺了我的也就罢了，你还把我妈也剥夺了，间接地把我老公的房子也剥夺了，把我孩子公务员的命也给剥夺了，你说让我怎么和别人说呢？老公说，‘你不是一个好老婆，在家是一个败家子’；孩子指着我骂，‘你不是一个好妈妈，人家说有妈的孩子像块宝，没妈的孩子像根草，我有你这个妈我是个什么东西？你不配当我的妈’；当妈的说，‘你不配当我的女儿’。”千人指万人骂，活在痛苦里。“我这边什么都没有了，我得到了什么？我就得到了一个俘虏的名称，我为了在神家做个俘虏，我付出了多少心血代价？值得吗？”灵魂深处发出了质

问，“我在神家做俘虏？我还是去世界大干一番？我要是去世界大干一番还有可能扭转整个家庭的命运，我要是做俘虏，我眼看着我的家就完了！我没有钱孩子上不了大学，解决不了老公的难处。我不在家，我帮助不了我兄弟，我兄弟的病好不了。我要是不做俘虏我得的是多大的益处，我一做俘虏，完了，家破人亡，所以是神迫使我要背叛。‘神，不是我要背叛你，是你作得太苛刻。你让我做俘虏也行呀，你把我家里给我安排好，不要让我兄弟有病，再让我老公挣的钱能供孩子念了书，我安安稳稳地给咱好好地做个俘虏，这多好！神，你作事也不和我商量商量，看行不行，能不能行得通，你就这样无理取闹，就让我这样做个俘虏。人家做俘虏你看人家那条件，张三、李四人家能做俘虏，我这条件我怎么做俘虏呢？不是我不承认你，是你把我当个后孩子，你要给我当后妈，我该怎么办？’”你有理有据，理由充足地弃神而去。咱是受造之物吗？你弃神而去又是什么结果呢？你想过这个没有？你不做俘虏家里就安全了吗？你不做俘虏你兄弟的病就能好了吗？你不做俘虏你孩子就能考上公务员吗？你家就能买个小高层吗？有没有关系？（没有。）没有一根毫毛的关系。不相信你就去试试，可咱能不能试得起啊？试不起，不敢试。

咱睁开眼睛看看，老公有钱了，你的家庭就幸福了吗？有哪个老公有钱了之后家里幸福的？老公有钱了家里就招祸了，你就开始进入痛苦之中了，因为小三来了。不仅有小三，甚至还有小四呢，你敢让你老公有钱？（不敢。）不敢。你孩子想考公务员呢，明年要考大学呢，考上大学就考上公务员了？考上公务员就有好的生活了？如果你孩子从大学出来真考上公务员了，有了好的工作了，那儿子也是随他爹，他爹有小三，他儿子就有小四，你怎么生活呀？光有小三、小四吗？社会上还有人吸毒呢吧？假如你的家人吸毒、赌博了以后，你面临的是什么样的痛苦生活？你老公在这边是吸毒呢，你儿子在那边是赌博呢，还没两天呢，一个进戒毒所了，一个进监狱了；一个得了抑郁症了，一个住了医院了。家庭生活幸福了？你去看看监狱里边有多少人是公务员，现在的公务员有活路吗？（没有。）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人过的是逃亡的生活，这些你看不见，你去抖音里边看看，逃出外国的人有多少？转移资产的人有多少？惶惶不可终日的人有多少？咱就不用说远的，就说最近引起热议的扬州城管车落水事件，三个城管开着

城管车扎进河里边，三个人爬在车顶上还挥手示意等待救援呢，结果围观的一堆人没有一个人去救，围观的那些人在那儿喊：“我们没有救人证，我们没有下河证，我们不敢私自下河救人，捞不能捞，救不能救，我们什么都不能干。”这就是现在的公务员，老百姓看着他们在河里呼救都不救他们。这还是今天，再过三年以后呢？他们和百姓就是仇敌，那就是仇杀、私杀，那就该掉脑袋了。神要根据他在地的享受而惩罚他，你当公务员，你享受了多少，都得一一得到相应地惩罚，这说的还是公务员。今天咱孩子还没有考上公务员，但准备考大学呢，你还想供孩子上大学呢，是吧？现在的大学是什么？现在所有人都进入了什么状态？都进入了“内卷”的状态。咱都看了视频里边说的内卷了，理解内卷是什么意思了，是吧？（嗯。）进入大学就是进入了内卷、进入了绞肉机，进入内卷里边没有什么好结果，只能是越卷越死。神说：“从今天开始，国际形势会更加紧张，各国从内部开始瓦解，也就是国内从此之后再没有好日子过，就是说，工人起来罢工，学生罢学，商人罢市，工厂全部倒闭不得存活，那些干部开始筹备资金准备逃跑（这也为我的经营计划效力），中央各级领导更是顾头不顾尾，都在做准备工作（为下一步效力）。”（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七十七篇》）神话告诉你神作工结束了工厂要倒闭，工人罢工，学生罢学，咱现在是不是已经看见了？你的眼睛已经看见了呀，虽然有好多视频被封锁了，但你还是能听到些风声。有多少工厂倒闭了，有多少门市关门了，经济萧条，你老公上班挣钱呢，咱是深有体会的。现在虽然没有让你看到学生罢学，但其实早就有了，有好多地方的学生已经开始罢学了。你想一下学生起来罢学会有什么结果？第一批起来罢工的人应该是什么人？应该是学生。学生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他的眼界、他的素质、他的能力是高于一般人的。大学出来即将进入社会，他从大学出来对自己的未来是充满了希望，但现在的大学生看见的未来是什么？有希望吗？（没有。）是死亡。他们有这个素质、有这个能力，能展望未来，但展望未来看到的是死亡，他会怎么办？会不会垂死挣扎？大学生要垂死挣扎，挣扎要干什么呀？改革，开始革命。所以他要干什么呢？学生要起来罢学，要游行示威。学生他们有什么？他们没枪、没势力，所以他们只能用喊口号、用一种游行示威来唤醒所有的人，他们想带头唤醒人。那你说大学生上街一游行，一喊口号想唤醒人，大红龙会干什么？大红龙

能等着让他们喊出来？（不能。）只能割了他们的喉咙。所以说，那就面临着什么呢？大红龙的手伸向了大学生，大学生就该灭了，这都是咱看到过的事实，是吧？北京天安门的“六四事件”杀了多少大学生？那一批的大学生不管有没有参与“六四事件”，只要是那个时间段的大学生，毕业之后都受到了制裁，什么工作都不能安排。你家孩子聪明也好，诡诈也好，在大学里没有和那些知识分子混在一起，没有和他们一起参加革命、改革，没有和他们一起上街游行，那顶多是没有镇压你孩子，没有枪决你孩子，但你孩子也同样会受到牵连。也就是说，只要你孩子是大学生，他就是不被枪决也得受到牵连，国家绝对不能用你孩子，因为用你孩子，你孩子就造反呀！国家怎么可能用你孩子呢？那必须得制裁了你孩子。那你说，你供孩子上的大学那是大学吗？神说那是绞肉机，那你看见了那是什么？那是坟墓，那是把他送往了太平间。你爱你孩子吗？你还让你孩子有公务员的这个归宿吗？你爱不爱你孩子？你爱你孩子。所以“我得挣点钱，我得把孩子送到那个太平间”，这就是你的爱。你对你孩子是爱还是恨呢？你为了把孩子送到地狱，送到太平间，你还得怎么呢？你还得背叛神去世界挣点钱，没有这个钱，孩子可能还进不了这个地狱，因为这地狱的门总向你孩子关着。你还得怎么呢？你还得在后边搭把手，推开地狱的门把孩子送进去。你明知道大学是绞肉机，是世界的大染缸，是一座抵挡神的学府，要是进了大学就是进了抵挡神的行列里边，抵挡神就该死！你孩子进了抵挡神、进了“兽”的学府里边，学着抵挡神，跟随抵挡神，那就等于是自杀。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有人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在山上修行的道士，他为什么修行呢？因为他们都想成仙呢。有一天山上起了一场大雾，有的道士激动地说：“呀，我的修行到此终于结束了。”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把那大雾就看成了仙境，以为上了天了，所以他去了山顶往下一跳准备登云起飞，结果一跳跳哪儿去了？（跳悬崖了。）他想跳悬崖吗？他的目的不是为了跳悬崖，他是要登云上天呢，结果呢？被这种迷雾给迷惑了，还以为自己修练成仙了。今天孩子念大学不就是这种迷雾吗？这种内卷不就是迷雾吗？（是。）念大学，就像在山上修行呢，总有一天迷雾出来了，那些大学生就跳呀。你看着他念了几天书，你也看见迷雾出来了，你看着孩子“快，赶紧跳，赶紧跳，你再不跳这迷雾一散，你还能升天吗？你就没机会了。”你孩子在悬崖边还徘徊“我跳还是不跳？”这个时候你在干

什么呀？你还在背后推他一把，“赶紧跳吧！”咱现在在干什么？你供孩子赶紧让他去某个大学上学，那个画面不就是这个画面吗？（对，是。）“好好念，好好念，从大学出来以后就可以成仙，就可以一跳飞上天去，去了天安门，当了公务员，去了习近平身边。”你这边就赶紧怎么呢？让老公挣钱，你也放下本分去挣钱，挣钱赶紧供孩子跳崖去，你太“爱”孩子了！别人爱孩子，看见孩子跳崖的时候是拉一把，你爱孩子是推一把。外邦人推一把正常，因为人家认为那就是仙境。可你呢？你吃喝了神的话，你知道那是自杀，那是地狱，你还推孩子一把。可悲的是你明明知道那是地狱，明明知道神的作工就要结束，你在这儿还想做神的俘虏，还想混个不死的结局呢，可你非得把孩子推向地狱，你可恨不可恨？你知道那个仙境是一场迷雾，是假的，你还要辅助他、成全他。

如果你离开了神，就不用神惩罚你，你是什么样的结局？你现在是不是已经看见了？不用说什么离开神了神惩罚你，给你老公一个病，或者给你孩子一个祸，需要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自取灭亡！要是说神惩罚你，那就更怕了，是吧？你本来还想着出来挣两个钱供孩子念书呢，结果出来钱没有挣上，挣下祸了；你给你兄弟看病呢，你兄弟病没有好了反倒成绝症了；你出来上班了，工作还没有找到，你老公失业了；你供孩子念书呢，孩子得了瘟疫了，校门也进不去。那时候你心里是什么滋味呀？你说神作这些事难吗？（不难。）神用不着作，神不作这些事，也不需要作这些事。就让你按着你要走的路走，你跟随你的“父”去吧，就凭你那点力量，你能改变了什么呀？这只是一个眼见。实质呢？信与不信的本是两类人，本就是两类人，信的人是剩存下来，不信的人将要被毁灭，那是必然的，那是必定的。咱信神了，这是最简单的、最浅显的认识，咱还不知道这个？而且这是咱眼能看见的事实，你看外邦世界是不是在垮塌？（是。）你自己还顾不了你自己呢，你还想救别人呢，能救得了吗？那你只能是和他一起毁灭。让你当个俘虏，你觉得有点亏本，你觉得有点放不下，这是你放不下的事吗？不管神作与不作，不信派最终肯定得灭亡，不管你再怎么努力，你的善行、你的义行不会继承给你孩子、不会转移给你老公，各是各的。你做俘虏呢，你能剩存下来；你要是贪婪世界，或者因着孩子、因着老公做不了俘虏，那你只能是跟你孩子一起灭

亡。咱能扭转了什么呢？那是明摆着的。不管你使什么力，你的兄弟只要是不信神的人，那肯定是被神咒诅、惩罚的。你就是再有钱，神要咒诅、惩罚他，你有钱能给他治好病吗？（治不了。）所以说你再有什么都不管用。神要让你更加痛苦，有可能怎么呢？“你不是要挣钱吗？行。”你一不信神、一不尽本分以后，神就立马给你安排一个好的工作，让你挣个几百万、几千万，你挣了几百万、几千万以后你可是能给他们解决问题了，“来，兄弟，给你十来万去看病吧。”你是给了他钱了，按着你的意思让他去看病，你给他拿上十万、二十万，或者一个亿让他去医院看病，能看好吗？因着你，你兄弟得灭亡，你老公得灭亡，你孩子得灭亡，但神就不灭你，让你怎么呢？让你看着吧，让你体验、经历。神交通过一个什么事呢？就是说人最痛苦的是什么？看着亲人却不能伴随。世界马上就要倒塌，神要将人各从其类的时候，神说你把情感放下痛苦减轻一半。今天为什么让你做俘虏呢？为什么让你尽本分呢？就是要帮助你脱下这些情感，让你远离，在拔出稗子的时候不要带出麦子，是要减轻你的痛苦。你不认识、不理解，你反而还和他打成一片，那将来神不惩罚你，光惩罚外邦人的时候，你熬炼也得熬炼死。这是咱明知道的事，是咱看见的事。在神话就要应验的时候，就要呈现在人眼前的时候，咱再这么去做，你说咱是聪明呢？还是愚昧呢？（愚昧。）

解决因家庭而背叛的问题（二）

陶紫，《在行政管辖内的人才是神家人》这篇文稿你看了没有？（陶紫：看了。）说说，怎么认识的？（陶紫：……）（肖红：以工作为主，以生活为次。）根据你所站的见证来定你的归宿。行政早就和你说了，外邦人、不信派将遭受到的是什么。先有话，后有事，让你去经历、让你去体验。咱看到有多少悖逆神的人受到了惩罚，咱就没有体验？你跟随神三年了，虽然时间不长，但这三年来咱没有看见？没有认识？在咱不明白的时候，说让你做俘虏，你是难受、痛苦呢；当你明白、认识了以后，那就不是俘虏，那是让咱作一个见证，是让咱活出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是让你活得没有痛苦、没有忧伤、没有眼泪。让你实行真理，让你追求蒙拯救，是要把你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是要把你从黑暗中拯救出来，你原来是活在一种痛苦、难受里，现在是让你活在神话里，活在神话里那是轻松加快乐。那这是神给你赐福呢？还是害你呢？（赐福。）神还让你做万物的管理者。神为什么要兴起这些不信的家庭来熬炼你呢？因着人有败坏性情，神要检验工程，神的话究竟在你身上行得通行不通呢？那就得给你摆设上这些不信的家人，不信的儿女、丈夫、妻子，然后再有神话，看你能不能按着神话行事。你能够按着神话行事，能正确处理这些事情了，你能按着神的意思去做事了，神就看见你的见证了。虽然外表看着你像俘虏一样，但这是见证。神只是印证一下，用你站的这个见证来印证一下，你是否值得托付、值得信赖。随后神才能让你去管理万物，神才能给你一个家庭，给你儿女。如果你经不起这个检验，神不能给你家庭，不能给你儿女，因为给了你，你就会反叛。陶紫，你现在就是一个例子，你今年才多大呀？刚给了你儿女，刚给了你家庭，你倒开始想背叛神了。亚伯拉罕，在他九十多岁的时候神给了他一个儿子，亚伯拉罕又养了他十几年，那是掌上明珠、独苗啊！神说“来，把他献上。”神并没有让别人拿起刀来，而是让亚伯拉罕自己拿起刀来把他心爱的掌上明珠杀了。亚伯拉罕自己举起刀来，眼里还不能有眼泪，神看见了什么？神看见了他的心，他就是顺服，在他心里再大的物都不能超越神的位置。神看见了亚伯拉罕的良心理智，“我本来是没有孩子的，这孩子是谁给我的？是神给我的。这孩子本就是神的，我

现在是还给神，我不应该有任何的理由、想法，不应该对孩子恋恋不舍。”神看到亚伯拉罕的心了，才开始在他身上作拯救工作的吧？所以神才赐福于他，让他的子孙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他站住这个见证了，神才给他，那仅仅是个见证，仅仅是个试炼。今天让你作个见证也好，或者就像你说的，让你做个俘虏也罢，这仅仅是一个见证，是一个过程，是神要看到你对神顺服的一个态度与观点。神看见你顺服神的态度与观点了，神才能把家产、家业交给你。神并不是要看你痛苦、难受。可神给了咱一个家庭以后，咱就放不下了，而且神给了你家庭，给了你儿女、给了你丈夫以后，你就要背叛神，神还能给你吗？给你一个，你还是这样呢，再给你十个、八个呢？那你还能当万物的主人呢？神给了你，你都不愿意还给神，那一旦让你当了万物的主人，让你去管理万物，会怎么样？那是不是一人掌权，鸡犬都要升天？你的鸡犬都得跟着你升天，都成了作王掌权的了，别的人呢？都成了你脚底下的残害对象，你不能公义、正确地对待人事物，你不能管理万物。所以说，神之所以让你站一个见证，之所以要检验工程，之所以让你做个俘虏，是要看见你被征服的一个表现。借着你被征服，神才能赐给你该有的福分，神看不见你被征服的表现就不能给你，因为给了你你只能毁坏它，毁坏万物。所以交通《在行政管辖内的人才是神家人》这篇文稿就是要告诉你，神要用行政来管辖，怎么管辖呢？就是根据你的言行举止，根据你的表现来定你的归宿。诡诈人，该有什么样的归宿；诚实人，该有什么样的归宿；对神顺服到什么程度的人，该有什么样的归宿。

陶紫，《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这篇文稿你看了没有？（陶紫：看了。）谈谈你的认识，谈谈你对这篇交通的领受。（陶紫：如果现在不扭转观点，不能成为神家人的话，等灾难下来的时候家里一个电话就能背叛。因为在没有灾难的时候，心里都在牵挂着家庭，牵挂着丈夫、儿子。《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就是要扭转人的思想观点，现在的人跟上神了，可是心却不在神家，外表上看着也跑呢，也尽本分呢，可是心始终在家里边停留着呢。就像你举的那个例子，虽然结婚了，但心始终是在娘家呢，不愿意背叛，还是想回娘家；虽然和丈夫结了婚，但有二心，非要搞外遇。就像我今天一样，虽然我信神了，可我的心总是在家里边，不愿意出来。）《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

这篇文稿对你有什么帮助呢？还有没有更深层次的认识？（陶紫：神的心意是让我跟着神一心一意地走这条路呢，可是我走着走着就开了小差了，走着走着就背叛神了。就像你今天给我交通的一样，我找了足够多的理由想把神给打败。虽然你今天没有问我心里有哪些实际情形，但你刚才谈的那些都是我心里边的真实流露、真实动态。我找了一堆的理由总想把神打败、总想背叛神、总想弃神而去，以前没有这么强烈的意念，但这次的这个意念特别强烈，这也更坐实了我弃神而去的野心之大，坐实了我想掌控人、想做天使长的这个性情。）这是撒但送来的试探，是撒但的玩弄。（陶紫：我现在就是做了撒但的俘虏，就是在和神谈判、和神叫嚣。我那两天想得可简单了，就把这个工作交接一下，自己就回归世界了，没有要回转的心思。通过你的解剖，我才看见我拿着神赐给我的一切和神谈判、和神叫嚣，就像在和神叫阵一样，我自己的观念想象太多了。）就咱持守自己观念想象的这种态度，神敢不敢赐给咱更多的啊？敢不敢赐给你像赐给约伯一样的万贯家产？敢不敢赐给你像赐给亚伯拉罕一样的，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的子孙？要是那样的话，你就更有理由与神对抗了，“我有这么多的孩子，我怎么养活他们？我怎么供他们念书？我哪有时间来敬拜你啊！这怪谁？谁让你给了我那么多的儿女呢？我要是没有那么多的儿女，我要是寡妇一个，我这不是轻松上阵？”你能把这个弯转过来，就看清了，不是神作的工作太苛刻，而是人太没良心、太没理智了，人太卑鄙、太无耻了，人贪婪的心是得寸进尺，而且丝毫没有一点顺服神的意思，丝毫没有问问神的意思是什么。作为一个受造之物，理当敬拜造物的主，是理当敬拜造物的主！理当顺服在神的权下！是理所应当的！可结果呢？就不用说理所应当了，就连一点顺服的意思都没有。约伯，他站住见证以后，神给他赐福了，是吧？那如果约伯站住了见证神把他灭了，神公义不公义？（公义。）为什么说公义呢？神说：“虽然现在事实上你不好认识，但道理上你得明白。”哪个道理啊？约伯站住见证，神把他灭了也是公义。怎么就公义呢？“公义就是站住见证还把他灭了？”“既然站住见证以后还要被神灭了，那我还站见证干什么？我就不站见证了。”为什么说约伯为神作完见证，神把他灭了，神也是公义的？为什么说是公义的？（因为人是受造之物。）因为你是个受造之物，你是神造的，神怎么作都公义。就像驯化警犬一样，能驯化成警犬的狗就驯化成了，驯化不成警犬的

狗把它卖了也行、把它杀的吃了也行。因为什么？因为它的实质就是一条狗。人是从哪儿来的？人的实质就是尘土，人是从尘土而来的，人只是尘土而已，是神吹了一口气息才成了有灵的活人，你在神面前有什么可以言论的呢？所以说，这就是神的公义，神怎么作都对，人别无选择。咱得有这个态度、这个心思来跟随神。只要是神说的，只要是神的意思，别无选择，只有接受与顺服，这才是一个受造之物的形象。可咱们呢？咱不愿意做神的俘虏，还要和神讲条件，讲你的理由，你说这是什么理由？神明明确确地给咱交通了，当神的工作没有临到你的时候，不需要你配合的时候，你有义务赡养你的父母、抚养你的儿女，这是你在家庭里的责任，那你对你的朋友、弟弟姐妹有没有义务与责任啊？（没有。）没有。但当神的工作需要你的时候，给你使命、给你本分的时候，你该干什么呀？当机立断，以神的工作为主，以自己的生活为次，你得放下你原来的做人的使命而通行神的旨意，这是人该走的路。可在咱这儿，咱该走的路没有走。

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如果你在活着的时候做不了神家人，那你死了以后呢？你休想做神家鬼！如果你在活着的时候追求做人，追求蒙拯救、被成全，那你的灵、魂、体可以一起蒙拯救，你依然活在这个地上。根据你所追求的，还有神给你的使命不同，有可能你这个人还得死去，那是根据神在你身上作工的不同，和你命运的不同，还有你追求的不同决定的。但神只是大概给咱交通了一下神主宰掌管全人类的命运，具体在每个人身上有各自不同的使命的时候，那是由神说了算，神想怎么作就怎么作，你只有接受顺服，别无选择，只不过你能够理解神是怎么作的。交通《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的目的意义是什么呢？任茔知道吗？（任茔：这是一个路途，路就该这么去走。）笑笑呢？（笑笑：让人能够知道自己是一个受造之物，认识到自己该站的位置，知道神对人的要求，知道该怎么走信神这条路。因为人是一个受造之物，神是造物的主，所以神想怎么作就怎么作，人就该任神摆布。）《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这篇交通给了人一个方向，也就是说，你活着的时候得干什么呢？把努力做神家人和做俘虏配合起来，你敢于把自己交给神。信，信靠、信赖、交托。人都防备着神，不敢把自己交给神，活着不敢把自己交给神，死了也不敢把自己交给神，那你来信神是把神当什么了？你对神话信不来，脚踩两只船，信

则有不信则无，半信半疑，是一种怀疑的态度，走不动，经常回“娘家”，不敢把自己交托给神，不敢把自己的一生交托给神，活着不敢交给神，死了也不敢交给神。借着这个是要交通，人在年老的时候，面临死亡的时候，人该站一个什么样的见证，该扭转一个什么样的观点。借着这次神交通的传统方面的说法“出门饺子回家面”来看，神注重的是什么？神关键看的是什么？神看的是你的态度、观点。不是说吃饺子怎么样、能不能吃，而是说你为什么要在出门的时候吃饺子，你的心思意念是什么，你的观点是什么。咱今天在神家尽本分的时候，你不敢完全献上。你为什么不敢完全献上？你的心思是“我病了以后去哪儿呀？我老了以后去哪儿呀？”更有人想“我死了以后去哪儿呀？”特别是姊妹们，离婚了出来尽本分了，她在考虑什么呀？（怕死后成了孤魂野鬼。）她怕死了以后成了孤魂野鬼。她不是想着她活着的时候怎么样，往往是这个事情一直苦苦地缠绕着她，她说：“活着的时候我能跑、能吃、能穿，一旦我死了就完了，我就成孤魂野鬼了，我死了往哪儿埋呀？我死了连个埋的地方都没有！为什么？回老家，我是闺女，不能回老家；去丈夫家，我们离婚了，人家有新老婆了，也不要我了。我这死骨头往哪儿埋呀？即使火化了我这骨灰盒往哪儿放呀？”是不是一直想这个事呢？她一直想这个事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她信的是撒但给人灌输的那些东西。所以说人老了，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了也得找一个老伴。找个老伴，活着的时候能有一个家，死了以后有个埋的地方，有个合葬的地方。即使临死之时找不上老伴，死了也得让孩子给她配冥婚。你说有这些心思意念的人是什么人？（追求死的人。）她不是追求死的，她是什么呢？就像神交通的持守“出门饺子回家面”的人，信着神却不相信神的主宰、不相信神的权柄。她相信的是自己死了以后配冥婚，和老头埋在一起就有伴了，没和老头埋在一起就没有伴，没埋在自家主坟旁边就是孤魂野鬼。你说这些观念是从哪儿来的？（从撒但来的。）是传统文化，是撒但遗留下来的那些东西，败坏人思想的那些东西，是吧？（嗯。）可你看了多年的神话了吧？神话在你身上起作用了没有？发挥作用了没有？（没有。）你信着神还持守着传统文化、迷信。神交通那个“出门饺子回家面”的时候怎么说的？神说：“……神供应人真理不是让你恢复传统，而是要取缔一切的传统。你呢，不但不放弃，而且还要把它当成真理、正面事物来持守，这是不是不知死活呀？这是不是公开与真理、与神对抗

啊？”（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怎样追求真理（十五）》）你持守“出门饺子回家面”这句话就是不知死活。“出门饺子回家面”，你有这个心思意念不是不知死活吗？所以说，我给你交通《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是要扭转什么呢？是扭转你的思想观点，你不要不知死活，不要一天起来在这儿还寻思“我死了以后怎么办呢？”还找老伴呢！我给你交通《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是要解决你的后顾之忧，让你敢于把自己的一生交出来，在活着的时候能出来尽本分，死了以后让你把灵魂也交出来，你不要想着跑。你得敢于信靠、信赖、交托，完全依据什么呢？完全依据神的话。

神都给你交通了，都跟你说了，不同的人死了以后鬼魂分别得去三个不同的地方，由不由你？是不是由你的想象安排呢？人死了以后有的人在七天之内就转人了，有的人就转畜生了，这和你埋的地方有关系吗？（没有。）没有任何关系。那就像“出门饺子回家面”的传统说法一样，不让那些不存在的想法辖制你。从这个里面是要证明什么呢？从这儿更让你清楚，你生是神家人，死了你才能是神家鬼，你生不是神家人，死了以后你想做神家鬼也不要你。不同的人死了以后鬼魂是分三个地方去的，你和你老公是什么关系？你和你孩子是什么关系？在肉体中分男女呢，灵魂分不分男女？灵魂连男女都不分。信与不信的本就是两类人，在你们活着的时候你是神要的，他是神不要的，你们是两类人，合不来；等你们死了以后去的地方还分了三处，灵魂都不是一个地方的，还哪来的你儿女？哪来的你丈夫呢？那就是神给你的一个伴。你看了神话了，你什么都知道了，灵界实情你知道了，神主宰管理人的命运你也知道了，我还又给你交通了，这些话你听进去了没有？这是不是真理？这是不是真实的实情？如果是实情，那你又是怎么走的呢？你那不信的丈夫、不信的儿女和信的你是关在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即使说你不信的丈夫是好魔鬼，顶多他下回投胎的时候没转成动物又转成了一个外邦人，顶多就是这样吧？这是说投胎了。如果不投胎呢？把他关在一个什么地方？一个外邦人是要关在一个黑洞洞的地方，是和畜生的灵关在一个地方，因为畜生死了以后要根据它生前所做的够不够人性，来定它下一辈子是转动物还是转人。就算你不信的丈夫是好魔鬼，他也是和畜生在一起关着呢。你和你的儿女再亲，只要他是不信派，他也是和畜生在一起关着呢。他们活着

的时候和你是人心隔肚皮，逼迫你呢，死了以后他们和你都不在一个地方关着，你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呀？毫无关系！按世上人说的，那就是八杆子打不着的一个亲戚，你和他有亲戚关系？从灵界来看那是八杆子的距离？那是多远的距离啊，多少个光年（宇宙天体之间衡量距离的一个单位）都数不清。把你们分别关在灵界的某个地方，如果神不让你们见面，我看就是十几万年你们也见不了面。今天你之所以能和魔鬼见个面，能和魔鬼组成一个家庭，这完全取决于什么？完全取决于神要在末世作这个工作。神要来在大红龙国家作这个工作，要让大红龙效这个力，神来到中国作工是因为中国人要败坏有败坏、要邪恶有邪恶。在末世，历代以来的使徒也要来，你究竟是不是那个使徒，这个很有可能。因为你跟随神了，所以你有可能就是历代以来的使徒。历代以来你可能为神抛头颅、洒热血了，或者殉道了。这一步你又来了，这一步你是和谁来的？你以前是在以色列呢，因着神的作工神来到了中国，你为了配合神的作工你也得来到中国。那你不信的丈夫和你一个是中国人的灵一个是以色列人的灵，你们有什么关系呢？你们之间有什么牵扯？有什么放不下的？你和一个畜生，和一个牛马牵扯、放不下，你说咱成什么了呢？你说你连牛马都放不下，还敢给你一个“以撒”啊？太可怜了。从灵界来看，咱是一个信的，他是一个不信的，活着的时候，咱是在这儿聚会呢，人家是在那儿打麻将呢；死了以后，如果你是追求的，那你是在神给你安排的有光明的地方，你活在了光中，而他是活在了十八层地狱里，连个电话都通不了，还说什么联系呢？就是个这关系，咱还苦的，难以放下。都告诉你实话了，而且你从人性上也感觉到了，你们不是一类人。在末世就连地狱里钻着的所有魔鬼神都要放出来，那你老公是不是就是那魔鬼？你孩子是不是就是那魔鬼？你抱住你的魔鬼丈夫、魔鬼孩子舍不得放，你成什么了？神都直接告诉你了，你还是“我的魔鬼孩子没有念了书，我得为魔鬼孩子念书而放弃信神去挣钱。”你看清楚人与人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他只是从你肚子里边生了一下，你仅仅是一个生育工具而已，你和他有什么关系啊？在灵魂上你们没有任何关系。肉体是腐朽的，不信派死了以后，肉体一腐烂，还有什么呢？回归尘土，那就是个尘土。你为了个尘土而献上你的性命，值得吗？（不值得。）如果你真相信神的话，真相信灵界实情，真相信神主宰着全人类的命运，真相信神的喜怒哀乐，神的“喜”意味着一切正面事物的诞

生与存在，神的“怒”意味着邪恶事物不复存在，那不跟随神的人将要临到的肯定是神的怒气，神的怒火降临，神要将他的灵魂体都毁灭。你看所多玛，连钢铁烧完都是灰，何况是人呢？所以说，你既然来信神了，神为了保守你，不让你回“娘家”，给你交通得这么清楚，就是让你和大红龙断绝关系、和魔鬼断绝关系。虽然咱来到了中国，来到了大红龙国家，来到了污秽之地，但是神是让你分辨善恶呢，你分辨清楚，认识了就行了，而不是让你去“吃”它。让你来中国当探子呢，然后你就爱上中国的这个畜生了，连家也不回了。咱看清楚实情以后，看清你和人家不是一个地方的，你就能够放下。从认识上放下，从灵界看事放下，你还受痛苦吗？没有痛苦。你站在神这一边看事，就没有痛苦。

还有一篇文稿是《信神是在干什么》，陶紫，这篇看了吗？（陶紫：看了。）这篇里主要的论点是什么？信神是在干什么？（陶紫：追求顺服神，追求生命，得生命。）为什么是得生命啊？这个理解清楚了吗？简单说说，我看你理解了没有，听明白了没有。（陶紫：……）信神就是得命呢，是吧？什么是命？知道吗？（陶紫：顺服神才能得着生命。）顺服神就是命，不顺服神就没命。每天起来信神是在干什么呢？信神就是在追求得命呢，那命是什么东西呢？命就是顺服神，你顺服神就有命，不顺服神就没命。也就是说，每天信神是在干什么呢？每天信神就是追求顺服神，顺服神你就有命，不顺服神你就没命。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吧？什么原因？咱举了一个什么例子，还记得吗？（陶紫：培养警犬的例子。）对，培养警犬的例子。就是说狗能够听懂主人的话了，能顺服下来了，那它就可以存留下来、存活下来，也就是它有了活下来的意义。今天咱信神得顺服神，你顺服神了你才活出了人生意义，你活出人生意义了你才配活下来，你活不出人生意义就不配活下来，所以就没命了。因为神主宰、掌管着咱的命，不是你主宰。如果你主宰的话，那神说了不算，你就不用顺服神了。今天是神主宰，那当然就是顺服神就有命，不顺服神就意味着灭亡、没命。信神简单吧？（嗯。）想不想得命？（想。）这是所有人信神的一个观点，所有人信神都是为了得命，实在一点，都是为了得命。那要想得命该干什么呢？（顺服神。）要想顺服神是不是说一句话就能顺服神呢？（不是。）那怎么才能顺服神呢？你要顺服神的前提条

件是什么？（肖红：认识神。）首先你得知道神的意思吧？（嗯。）这边放了两杯东西，一杯牛奶、一杯清水，你说你要顺服神呢，那你喝哪个呀？（看神喜欢哪个。）你得问问神让你喝哪个，你喝了神让你喝的才能说你顺服神。你说“牛奶好喝”，神让你喝牛奶了？（没有。）你就没问神。你选择喝牛奶，那你顺服的是谁？（顺服的是自己。）你顺服的是自己的意思，你没有顺服神，不能代表你顺服神。你要想得命就得顺服神，要想顺服神你首先得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你知道了神的意思你才可能顺服神。为什么说可能顺服神呢？还有你愿不愿意做的问题，你知道了神的意思但你不愿意做，你也不是顺服神，你不是仅仅知道神的意思就完事了，还得实行，你得实行出来。也就是说，神给你摆设了一个环境，“我在环境中顺服神，顺服神的主宰安排”，这话人人都会说，可怎么顺服神的主宰安排呢？神给你主宰安排的老公挣不到钱了，这个时候你孩子要念大学呢，你弟弟也有病了，“我得顺服神的主宰安排，我老公今天没钱了，我得去挣钱。我孩子要上大学，神给了我这么一个孩子，给了他那个素质让他考上了大学，你说我能不顺服？给了我一个弟弟，人家有病了，你说我不给人家看病能行吗？我该不该顺服神？”所以咱就起来控告神了，“神啊，我完全是顺服你的主宰安排啊！我没有怨言。我去上班挣钱，供我孩子念书，我没有怨言，我顺服；我老公不挣钱，我挣钱补贴他，我不埋怨神，我顺服；我弟弟有病了，我挣钱给我弟弟看病，我不说神给他的病好坏、大小，我不埋怨，我顺服。”这是什么？（顺服撒但。）顺服撒但，顺服的是你自己的意思，顺服的是你想象中的神，顺服的是天上那位渺茫的、任你摆布的神。神为什么道成肉身？神道成肉身就是给人留下了准确的话语让你去实行，给你准确的话语让你去实行，神把准确的意思告诉你了，你该怎么走没有任何异议了，没有任何疑问了。历代以来的使徒，他们没看见神，所以信神难，就是彼得也是一样，彼得那时候是怎么得来真理的？都是在揣摩中得来的，是在圣灵作工中得来的。而你今天比他幸福多了，因为神直接告诉你了，不需要你去揣摩，而且今天神是在中国作工，发表的神话还是你能看得懂的中文，没有话语上的阻隔，这是多幸福的事啊！所以说，咱信神就得先了解神的意思，你知道神的意思了，你再去做事，你才有做事的方向，你才能去顺服神，你不知道神的意思，你就不可能顺服神。

所以说，神给你摆设环境了，什么是顺服神、什么是不顺服神，现在是不是清楚了？（嗯。）陶紫说说，什么是顺服神？（陶紫：首先得了解神的意思，知道神要什么，知道神摆设这个环境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目的是什么。）那你家现在的这个环境是不是神给你摆设的？（陶紫：嗯。）首先得相信一切都是神给你摆设的，都是神主宰安排的。那你说说，神现在给你摆设这个环境，神的意思是什么？（陶紫：让我能够站在受造之物的位置上，不要有自己的理由，不要埋怨，能够在这样的背景之中看到神的心意，神是让我能够心甘情愿地做一个俘虏，最后能够被成全、被使用。）有没有具体的路？怎么做俘虏？神给你摆设了一个有病的弟弟，这是让你干什么呢？神的心意在哪儿？神的意思是什么？也就是说，神为什么要给你摆设这么一个有病的弟弟？你丈夫今天不挣钱了，神为什么给你摆设一个丈夫不挣钱的环境？能不能找到神的意思呢？（陶紫：先顺服神的主宰，然后在这样的环境中能够不埋怨、不对抗，先顺服。）在这个环境里边你怎么可能不埋怨呢？你不知道神的意思，能不能做到不埋怨神？你嘴上说不埋怨，能不能做到不埋怨？（做不到。）所以说，你嘴上说不埋怨是假的、不存在的，你必须得知道神的意思，知道神作工的意义。神说，当不合人观念的环境临到时，人常说“有神的美意在其中”，是吧？你把神的美意找着了，你才能不埋怨，因为你理解了。你的弟弟有病了，这有神的什么美意呢？在人来看“我弟弟有病了，还有什么美意呢？”有没有美意？（有。）有什么美意？让你帮助他，给他点钱看看病？神的美意是什么？（陶紫：让人看见这是神的主宰。）神的主宰不用你去看见，为什么呢？你信神第一步是什么？神说：“真正的‘信神’的含义是人能在相信神是万物的主宰的基础上来经历神的说话，经历神的作工，达到脱去败坏性情满足神的心意以及达到认识神，这样的历程才叫信神。”第一个就是，你既然是信神，你就必须得相信万物是神在主宰掌管着，这才叫信。在这个基础上去经历神的说话，经历神的作工。当你经历到神的话，神给你摆设这个环境了，你把神话带到实际环境当中的时候，就是你看见了神。你看见了神，你是不是就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了？也就是说，你要想知道神的意思，你就得从神话里面寻找神的意思。经历神的说话，“神的话说什么了，神给我摆设了这个不合我观念的环境，神话是怎么说的？”把神话带到实际环境当中，“哦，原来神的美意是这个啊！”然后有结果了，“哎

呀，我看见了神，神话应验了”。在神话未应验以前，你要寻找神话，再寻找神话的意思，寻找神的心意是什么，你看见神话应验的结果了，你就看见了神。在神摆设的这个环境中，你流露了什么，神话说了什么，应验了什么，这是什么？这是神的作工。这就是经历神的说话，经历神的作工。在神给你摆设的这些环境里边，给你摆设了一个弟弟，摆设了一个父亲，摆设了老公、孩子，经历神的说话，神说你的家人是什么是什么，不信派是什么是什么，这是不是神的心意？神说：“每个人都有合适的归宿，这归宿都是根据其本身的实质而定的，与别人根本没有一点关系。儿女的恶行不能加在父母的身上，儿女的义父母也不能分享；父母的恶行不能加在儿女的身上，父母的义儿女也不能分享。各人担当各人的罪，各人享受各人的福，谁也不能代替谁，这是公义。”（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与人将一同进入安息之中》）你的亲人和你有关系吗？（没有。）没有关系。就是刚才给你交通的，一个是中国人的灵、一个是以色列人的灵，他们虽然组合了家庭，但神是让他们各效各的力。魔鬼来是要让它显形的，是让人来认识魔鬼的；众子民来是让他来经历撒但是怎么苦害人的，让他去认识它、恨恶它、背叛它，把它打败，这是有神的美意在其中。“哦，我和这个魔鬼组成一个家庭，神是让我看清它呢。”就像祭司弟兄交通说的：“在什么环境里最显明人，就是在你的私人生活里，家庭生活里最显明人哪。了解一个做丈夫的人在家实不实行真理，问他妻子，他妻子最知道……”所以说，这个魔鬼能不能给了别人，让它当别人的老公？（不能。）要是那样的话，你了解不了它，所以这魔鬼必须得是你老公。魔鬼是你的老公，你才能认识魔鬼，魔鬼要是不成为你的老公，你认识不了魔鬼。如果魔鬼是一条狗，你就能认识一条狗；如果魔鬼是一个人，你就能认识一个人。你老公如果是畜生，那你对这畜生就能有所认识。所以说，神就给你摆了一个魔鬼、畜生和你组成了一个家庭，这就成了一个半家信。这个半家信并不是神一不小心让你投错胎了，而是神的有意安排，这是不是神的意思出来了？（嗯。）神的意思就是让你分辨、认识善恶树，看见魔鬼，那它在这儿就是让你分辨、认识的，它并不是你的老公，也不是你的儿子，也不是你的父亲，灵里边什么都不是，那是神专门让它和你组成一个家庭，让你去分辨、认识它。你分辨、认识清楚以后神要看你的实行，神告诉你“善恶树的果子是不能吃的，吃了是必死的”，神要看你听了这句话

以后能不能实行，看你分辨、认识清楚它是魔鬼以后，你对魔鬼是什么态度、观点。神不仅是让你认识它，神还让它成为你的老公，还让你爱上了它，你爱上魔鬼以后，最后还让你去认识、分辨魔鬼，再下来，神就要看你有没有正义感，看你能不能把魔鬼踩在脚底下，看你敢不敢弃绝你曾经爱过的魔鬼，看你的正义感能不能胜过你爱魔鬼，这是不是显明你了？最后你老公不仅给你做了一个演员，给你演了一个魔鬼的形象，而且它还得负责在外边挣钱，还得负担家庭的生活所需让你出去聚会，它供应着你的生活所需，这是它的使命与责任，这是它所效的力。它是来完成神给它的使命的，你说“我老公是爱我的”，是你老公爱你还是它在完成使命？（完成使命。）它是在完成使命的。但是如果神直接告诉它“你去给她当个老公，你负责她一生的生活消费”，魔鬼干不干？（不干。）魔鬼不干，但神有智慧，所以就得让魔鬼心里边对你有爱，它爱上了你，它就得为你无私地奉献，无私地为你做牛做马。可在你这边你得清楚呀，魔鬼丈夫给你做牛做马从外表看着它是爱你，是爱吗？（不是。）即使说它是真爱，那也是完成神给它的使命，是借着让它爱你，它才能给你做牛做马，它不爱你，它给你做不了牛、做不了马，你这一生就不能为神付出。如果让你单身，你还得挣钱，你养活不了自己。所以说“哦，有神的奇妙作为在其中，妙哉、妙哉！”让它效了力，还让你把它所表演的当“电影”看了，它每天睡在床上让你分辨、认识它。你追求真理，它追求了钱财，它供应着你的吃穿，它一生追求的钱财供应了你的生活，然后它扮演完了，它也该走了。你呢？你对它分辨、认识完了，最后它还给你效一个力，让你一脚把它踢出去。神看见你把它一脚踢出去了，神看见你这个孩子长大了，可以把万物交给你去管理了，因为你办事不凭情感，你不根据“这个是我儿女，是我的谁，他爱我……”来衡量，而是完全根据神的话，根据人的实质来对待他。如果你丈夫也是跟随神的人，人家活出正常人性了，不是诡诈人，那你该怎么对待？如果他是跟随神的人，但他是诡诈人、敌基督，那这就不能被他外表的行为所迷惑了，是吧？“我老公看着是信神的，实际上它就是个魔鬼，它只是披了个羊皮，它就不是信神的人。”这个时候你还能不能把它当信神的人对待？不能把它当弟兄姊妹对待了。它披了羊皮，那就让它披着吧，它披羊皮让它中了撒但的诡计，所以你也表面上对它就行了，它没救，你再说什么拯救不了它，因为它的观念不变，所以说，只管

认识、分辨它，到时候拔出稗子的时候不带出你这个麦子，因为你提前就知道它是披了张羊皮。

刚才交通了神的美意，陶紫，神的意思是让你干什么呢？你老公就是让你分辨、认识的。你还有一个弟弟，是吧？那你对你弟弟是不是乱爱呢？你弟弟身上有你的使命吗？（陶紫：没有。）有你的责任吗？（陶紫：没有。）他信神吗？（陶紫：不信。）逐步地把你身边的亲人分辨、认识了。你弟弟为什么会有病呢？有神的美意在其中，神给你安排上这个弟弟，不是让你发泄情感的，“我还有一个亲人”，而是让你认识的。你弟弟长大以后，神是要用你这个弟弟来检验你对神的认识，怎么检验呢？就在他年轻力壮的时候，就在你对他有情感的时候，他就该得病了，得的还不是普通的病，得的还是让你看着吓人的病，甚至随时可能取缔他的生命。在随时取缔他生命的时候他还不信神，那神要看什么呢？神要看你的态度、观点。你相信神主宰吗？你相信各类人的命运吗？你相信神的公义吗？神在那边看着你呢！就像约伯被剥夺万贯家产的时候，神要看他的一个态度、观点。这个时候也是，神要看你的态度、观点。当你这个弟弟临近死亡的时候，你会不会为他求情？会不会为他去服务？你会不会为了给他看病放下本分？神是不是看见了？神看见了。让你在这儿站一个见证。你还有一个孩子，人家正念大学呢，这又是什么意思呢？你口头说你信神信神，你相信神的话吗？你相信神的话将要成为事实吗？你相信世界是个绞肉机吗？你相信你让孩子去念大学会把你孩子败坏了吗？（不相信。）你什么都不相信。你吃喝着神的话，但是你做事的时候还是按着你自己的意思去做，你没有把神话带入到实际生活当中，你信的不是实际的神，你信的依然是渺茫的、任你摆布的那位神，所以你才能做出这个事来。咱今天清醒了，“我得顺服神。在神摆设的这些环境中，神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别人的孩子父母打着让他念书还不好好念，而我的孩子不打人家，人家自己就能努力学习，而且人家的学习成绩还可以，人家就能考上大学。”你家孩子能不能考上大学是不是神的安排啊？（是。）别人家的孩子可以不让他上大学，但是你家孩子必须得让他达到能够上大学的条件，因为只有让他达到上大学的条件，才能检验出你对神的这个信有多少。如果说他考不上大学，能显明你呀？显明不了。“哎呀，不用念大学了，大学是神咒诅了的，不去

了，咱在家好好吃喝神话吧。”是他无路可走来吃喝神话的？是你对神有认识而拦阻他不让他上学的？（不是。）所以神必须给他摆设环境，把一切路都铺好，神就看你“刮不刮东风”，你要“刮东风”，说明你在背后是支持他的，你要支持他就说明你是不相信神话的，你不相信神话将要应验成为事实。神会不会拦阻？（不会拦阻。）神不会拦阻。如果你要这么走，神会顺其自然，“那你走吧”。如果你有钱，那你就供他上大学，你看十年以后，他从大学出来以后是什么结果，你看看当初的“天安门事件”是什么结果，你去经历一回，你就记住了。神还要看看你跟随你“父亲”的心志有多大，所以神还得给你放点拦阻，让你孩子能考上大学，但经济上还得不富裕，差就差你这一个月一千块钱的工资，你一去上班挣了这一千块钱的工资，你孩子上学学费就够了，你不上班，你孩子就念不成大学。这个时候神就看你呢，看你怎么选择呀。你去找工作呀？还是不让孩子念大学？这两条路看你选择什么。你如果选择“我上班挣钱让孩子上大学”，神就看见了“这是忠于撒但的，摆个试炼她就能弃绝神去拜偶像，她弃绝实际的神，她能跟随渺茫的神，她相信大红龙，她相信公务员，她不相信神的话，不相信神既说必算，既算必成，既成必到永远，她不承认神。”如果这是在神拯救人时期，神只是想引狼出洞、引虎下山，抓捕你的罪状，那当你这么一做，好了，这就抓捕了你的罪状了，给你一个揭露解剖、审判刑罚，还看你的悔改呢；如果这是末世、是最后作工时期，你这个表现就是定你归宿的，那你就完了。神早已经给够你机会了，你就被定罪了，那你就跟随你的撒但父亲去吧，经历去吧。即使今天陶紫说“我才信了五年呀，神给我的机会还多呢，现在还不能定我的结局呢，那我就能试试。”你想试试，神拦阻不拦阻？（不拦阻。）那你就试试，你去挣上四、五年钱，供孩子大学毕业了，你这四、五年善行没有预备上，神话没有吃喝上，人家都往前走呢，你停止不前，是不是落下一大截了？生命落下一大截，孩子也进入了绞肉机，你再想出来容易不容易呀？（不容易。）自己把自己给坑了。你知道了神的意思以后，你还想再试一把，这叫试探。试探是犯罪的，敢不敢试探？（不敢。）

刚才我给你交通的时候举了各种例子，这是什么？这就是神的意思。你要顺服神，你先从神给你摆设的环境中去寻找神的意思是什么，你

寻找到神的意思了，这才存在顺服神。那该怎么顺服神呢？这就是该你选择你要走的路了，这个就不难了吧？不难了，接下来神就看你的选择。当你按神的意思走了，这叫什么？这叫顺服神。你没按神的意思走，这叫不顺服神的主宰安排，对神的主宰安排不顺服。这样交通的话你对“顺服”就应该有了一个真实的认识了，不要到时候一临到事情就晕了，“我不知道顺服谁了，人家带领说了，张三说这了，李四说那了，我该顺服谁呢？我得顺服神摆设的环境呀，神给我摆设这个人说什么了……”你还有这些话吗？没有了。你先得找到神的意思是什么。也就是说，什么是信神呢？这句话怎么说呢？“真正的‘信神’的含义是人能在相信神是万物的主宰的基础上来经历神的说话，经历神的作工，达到脱去败坏性情满足神的心意以及达到认识神，这样的历程才叫信神。”刚才咱交通的是不是这个历程呀？这就是信神的历程。在神摆设的环境里必须得承认这是神主宰的，这是第一点。相信神不作无用的功，既然是神主宰的，就有神的美意在其中，神不作无用的功，既然神这么安排了，那肯定有他的美意在其中，那你只管在里面找神的心意。在你找神心意的时候，这就是经历神的说话。当你按着神的话去实行了以后，这叫什么呢？这就又开始经历神的作工了，当你经历以后看见神话应验了，那你在经历中是不是看见了神？看见了神，认识了神，脱去了自己的败坏性情。“哦，原来神是这么作的呀，我以前对神有误解，我以后不能再这样做了，我得顺服神。”你这一次顺服了，下次再临到这个环境，还用这么寻求吗？不用了。你都已经走过来了，已经习惯了。这个历程就叫信神，你真把这个信神历程搞清楚了，咱知道咱每天该干什么了，这才是真实的开始信神呀！

解决因家庭而背叛的问题（三）

780 人该作的见证

1　见证神主要谈你对神作工的认识，谈他怎么征服人，怎么拯救人，怎么变化人，怎么带领人进入真理实际，达到被他征服、被他成全、被他拯救，作见证就是谈他的作工和你的所有经历，他作的工作才能代表他，他的作工才能将他全部公开显明出来，他的作工为他作见证。所以，你见证神不只是见证正常人性的外壳，乃是见证他所作的工作、他带领的路，见证你怎么被他征服了，在哪方面被他成全了，你该作的是这方面见证。

2　你经历这一步一步的刑罚、审判、熬炼、试炼、挫折、患难，达到被征服了，肉体的前途放下了，个人的存心放下了，肉体的切身利益放下了，就是你的心彻底被神的话征服了，虽然说你的生命没长到他所要求的程度，但是这些东西你都认识了，你能对他作的心服口服了，这就是见证，是实际的见证！他来作审判、刑罚的工作是为了征服人，但他还是作收尾工作的，结束整个时代，把人类从罪恶中彻底拯救出来，完全得着受造的人类，这些都是你该作的见证。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实行 七》

“见证神主要谈你对神作工的认识，谈他怎么征服人，怎么拯救人，怎么变化人，怎么带领人进入真理实际，达到被他征服、被他成全、被他拯救，作见证就是谈他的作工和你的所有经历，他作的工作才能代表他，他的作工才能将他全部公开显明出来，他的作工为他作见证。”咱改变一下对见证神的认识，你原来见证神是怎么见证呢？以前的传福音算不算见证神？（不算。）不算见证神。为什么不算见证神呢？他仅仅是把神来了所要作的工作传出去了，所以说他是传福音的人，他不属于见证神的人。“见证神主要谈你对神作工的认识”，咱们今天上午交通了见证神的话题——什么是信神，怎么说的？“真正的‘信神’的含义是人能在相信神是万物的主宰的基础上来经历神的说话，经历神的作工，达到脱去败坏性情满足神的心意以及达到认识

神，这样的历程才叫信神。”首先得在相信神是万物的主宰的基础上，在这个基础上来经历神的说话、经历神的作工。如果你不相信神主宰万物，那你再说什么你也不是信神的。你家里边再有什么情况，你再有什么难处，那都是神主宰、神安排的，你不能超出神的主宰。那你见证神，首先得见证神的主宰，人来在地上是干什么呢？经历、体验神的主宰，在神的主宰之中去认识神。先相信神的主宰，你有什么病了、有什么环境了，家人有什么病了、有什么环境了，不管在你看是好的还是坏的，都是神的主宰，在这个基础上你来经历神的说话，看神怎么说，根据神所说的去对号，看你周围的环境，也就是说，你在周围的环境中看见了什么？看见了神与你的对话，也就是神直接和你说了。咱在前面交通了，你信神要想顺服神得知道神的意思，你不知道神的意思你不可能顺服神。那你要知道神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得问问神？问问神就是看神说什么了，神怎么说的。这就需要什么呢？周围的环境是神摆设的，神不会直接和你说话，圣灵不会和你说给你摆设什么样的环境是要干什么，是吧？对于你来说，给你摆设的周围的这些环境是一个奥秘，但这一切的奥秘用一个词来代替，就是神主宰。那你怎么解开这个奥秘呢？你解开这个奥秘你就知道了神的意思，知道了神的意思，你就能走顺服神的路。咱刚才说了，周围摆设的环境这个奥秘是神主宰，你知道了这个奥秘是神主宰，那接下来要干什么呢？这就像你念书呢，你发现一个新的词语，或者是看到两个不认识的字，你不明白它的含义、它的意思是什么，你该干什么呀？（查字典。）查字典，看字典里面是怎么说的，看它是怎么解释的。你看了字典里面的解释，这个词的意思你是不是得着了？（是。）你知道它的意思了。那今天神主宰这奥秘去哪儿查？（从神话里查。）神话就是“字典”，在神话里面查，看神话是怎么说的，摆设周围的环境神话是怎么说的。神给你摆设了半家信家庭，摆设了不信的妻子、不信的丈夫，那你就得看看神把你放在半家信家庭的目的是什么。咱这半家信是在以色列吗？不是，是把你放在了中国的半家信家庭里，这就得看看神是怎么说的。神为什么要把你放在这儿呢？把你放在这儿是要干什么呢？因为中国人要败坏有败坏、要邪恶有邪恶，把中国的这些人作成了，就代表着全宇的工作结束了，所以说神就得来在中国作工，你要配合神的作工，那你也得来中国。信神是要干什么？认

识撒但，背叛撒但。那神就得把撒但派来做演员，让你去看见，让你去认识。从神的作工，从神拯救人的方式里边去寻找答案。

你觉得“我老公挣钱让我花呢，我心里边有亏欠、有内疚”，这个亏欠、内疚对不对？该怎么解决？去神话里边，去“字典”里边查一查，神话里边有没有这个答案啊？（有。）能不能找出来？神话怎么说的？咱看神的主宰。神话说每个人的使命不同，你来世上的使命是要干什么呢？（完成神的托付。）你是要完成神的托付，是要见证神的作为呢。外邦人他的使命是什么呢？（效力。）他是效力呢，不同的人效不同的力。比如科学家爱迪生，他是来干什么的？发明电灯。神看见你点油灯实在不舒服，就安排了一个科学家，这个人喜欢研究，神就给他摆设一个什么环境，让他逐渐成长。他来到这个世界的责任、使命就是给人带来电灯，让人活在光中。神已经把话告诉你了，他的使命不是来敬拜神的，所以说不需要人家来信神，你也不要逼迫人家信神，因为发明电灯就是人家的使命，你不要和人家去对比，“他为什么不信神？为什么要让我信神呢？”这是举了一个科学家的例子。你老公不是科学家，那这个答案又得怎么看呢？你不要让神来给你一一解答，“农民是来干什么的，科学家是来干什么的……”用不用神给你一一解答呀？（不用。）别哪天又问“喂猪的人来是干什么的？”不用解答了，他的使命就是来养猪的，就是让你吃猪肉的。那你老公呢？咱在前面刚交通了，他是来干什么的？这方面好像神也交通了，是吧？（嗯。）他的使命就是维持着你家里边正常生活的需求。这是不是在神话里找到答案了？在神话里边找着答案，这个奥秘你是不是就知道了？（嗯。）你知道了这个奥秘，这是不是神所作的工作？神把你安排到哪儿了？神把一个信神的人、追求真理的人安排到了中国。历代以来的使徒都要来，这是不是一个奥秘？这也从“字典”里边查出来了，是吧？历代以来的使徒要来，到作工结束的时候，魔鬼都要放出来。大圣徒来了，大邪灵也来了，都来到了中国，这就是在中国上演了一场正邪大战。所以说中国人邪恶也邪恶到了一个顶点，事奉神的人的认识也必须达到一个顶点。这就把一个奥秘给你解开了。你来到了中国，你丈夫为什么爱你还要逼迫你？他爱你，他能供应你吃穿住行，但是他不允许你信神，还控制你，那是他的一个使命与责任。为什么呀？人家是撒但送来的一个探子，探子是来干什么的？也

是来完成神加给他的使命的，只要他来肯定有神给他的使命，如果没有神加给他的使命，他不会来，他到不了你身边。虽然他所流露出来的、发表出来的代表着撒但，但撒但是来效力的，是配合神来检验工程的。你吃喝神话了，你要追求生命呢，你要追求真道呢，你要有正义感呢，神是不是要检验你呀？神怎么检验约伯的，是不是也得怎么检验检验你？（是。）那就给你一个老公，他既要供应着你的吃穿所需，还得拦阻着你，让一个爱你的人去拦阻着你，看你还跟不跟随神。神的作工里边包含了什么？神要摆设环境试炼你，检验工程，还要磨炼你、熬炼你，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最后完了还得让你站一个见证。怎么站见证啊？刚开始你和你老公在一起的时候，两个人是恩爱的，借着这个恩爱他养活着你，你能够信神，当你在信神这条路上逐步长大的时候，你对他有认识、分辨了，你长大了他的使命也就完成了，神的作工结束了他的使命也就完成了，完成了以后最后还得让你站见证。让你站什么见证呢？你要做神的俘虏不做他的祖宗，“我宁愿做神的俘虏，我也不愿做撒但的祖宗”，什么意思？你老公再爱你，再把你捧在手里边，你跟不跟他？（不跟。）捧在手里也不跟他。神作工结束了，他效完力了，你看见他是魔鬼样了，你们没有共同的语言了，你该不该一脚把他踹出去？（该。）信与不信的本是两类人，他效完力了，你能够把他踹出去了，证明什么？最后让你站了一个见证，他来这儿就是为你作见证作了一个衬托物，他是陪衬的、效力的。

肖红在这儿作了一个见证，是吧？刚开始需要她丈夫在家给她操持着家，把她孩子养大，等神作工结束了，国度建造快要成形的时候，她老公还有用没用？（没用了。）是不是该踹了？该踹出去了。这就是让你站了一个见证，在灵界站了一个见证，在人面前站了一个见证。神摆设的环境你看见了，你看见了神所作的，这个主宰安排是神作的，你是看见了，你是经历了，你是不是看见了神的作为？你能把这一切见证出来，把神的心意见证出来，神的心意怎么见证出来呢？经历神的说话，看神话是怎么应验的，神话在你身上怎么应验的，神给你摆设了什么样的人事物，神的心意是什么，你把神的心意见证出来。正因为神有这样的心意，神又摆设了这样的环境，这就认证了、确定了一切都是神作的。先有话后有事，先有预言后有应验，这就确

定是一位神作的。你看见了，你把这个作工见证出去了，你就是把神见证出去了。这就是“见证神主要谈你对神作工的认识”。这是我看见陶紫临到的这个环境，我对神作工的认识。我给你举了一个例子，你能够举一反三，我给你举了一个你兄弟的例子，你就能看见你老公是来干什么的，你孩子是来干什么的。“见证神主要谈你对神作工的认识”，这个仅仅是一个小的范围，神作在你身上对你的一个拯救。神的作工范围是不是大了呀？在你个人身上，还有大的环境，2012年神要走出“厨房”让你大显身手，人没有真理能做出什么事来？败坏的人不能代表神，未拯救的人、未洁净的人所做出来的是什么？能不能让他管理万物？一旦让他去管理万物，他只能毁坏、残害。所以神就让你经历，神不作工，神就让你看。2012年神出国了，神也不卡着、管着人了，神说：“你们中间很多的人都是作一段时间工作没人修理、不聚会，在底下自己就把握不住自己了，然后说：‘哎呀！人这个东西就是难办呀，真是把握不住自己的本性，也知道自己是啥东西，就是到时候就做出事来了……’你看人说话多恬不知耻！‘到时候就做出事来了！’为什么能做出事？你这方面真理不具备，你不能不做出这类事来。……我看你们这些人个个都挺危险，一旦下步工作一开始，没人搭理你们，你们都得倒下。你们在一个地方带一个区或者带领多大地方，你们都得成为占山为王的响马。”（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明白道理永远代替不了明白真理》）人作一段时间工作没人修理就把握不住自己了，就得卡着、管着；如果不卡着、管着，就成什么了？都成了占山为王的响马了。让你去经历经历、体验体验，“哎呀，就是呀！”让你看见了神，让你能够触摸得到，最后你再能够把神的作工见证出来。

认识神的作工，我给你举了两个例子了，一个是神主宰你身边的家庭成员，神的美意是什么。一个是神的作工步骤，在击打牧人羊群分散的时候，你是看到了神的主宰。你看到了神主宰你家庭的这一个小的环境，同时神主宰的真正的一个神作工，也就是从教会建造到国度建造过渡时期的这个体验，过渡时期也就是神的作工向人显现的过程，神作工向你显现了，也就是说你看见了神。这是举了两个神作工的例子。你还看见了什么？神作工结束的时候各种灾难要降下，国度建造开始了，然后你看到灾难四起了，是不是同步的？处处能看见神的作

工，你把神的作工见证出来。“谈他怎么征服人，怎么拯救人，怎么变化人”，怎么征服人，怎么拯救人，怎么变化人，这整个过程你是不是体验了？就像咱给你交通的这五篇文稿，你从这五篇文稿中整体能够感觉得到、体尝得到神是怎么征服人、拯救人的。咱举了一个什么例子？俘虏。就是让你做俘虏你也不愿意离开，这是征服人。拯救人，怎么拯救人的？你是怎么看见神的？神作工结束的时候，神要登山变像。登山变像是什么意思？登山变像就是神的本体，你看见了神的本体。你看见神了没有？你看见神登山变像了，你就看见了神的本体。你是怎么看见的？从神的作工当中，从他拯救人的过程中看见的。神是怎么拯救人的？揭露解剖、审判刑罚，神的话直穿你的心思，你的内心深处，也就是神说的“深海中的奥秘”，都给你揭露出来。你活在那个败坏性情里边，撒但怎么残害你的，你的那种痛苦、挣扎，你是深有体尝的。揭露解剖以后把你放在光中，然后你再按神话去实行以后，你是轻松加愉快的，你做人做事、看人看事的观点扭转了。同样一件事，你的看事观点一扭转以后，你就轻松了。就像今天的陶紫，不给她交通的时候，她有路可走吗？（没有。）无路可走，不管怎么走，最后都是死亡。是死亡，她还痛苦难受，还要撂挑子，还要和神对抗、叫嚣。等看事观点扭转以后，还有没有痛苦了？没有痛苦了。让你看见，虽然揭露解剖、审判刑罚有点痛苦，但扭转了你的看事观点以后，你是快乐的、是有路的、是能顺服神的，是能剩存下来的。不单单是能剩存下来，还怎么呢？剩存下来以后是高兴喜乐的。不是像那个打仗擒获的俘虏，他虽然是剩存下来了，但是把他当狗待。而你不仅仅是剩存下来了，你还要作王掌权。这就是神拯救人的过程。原来你活在一个什么地步呢？神说：“中国人历时几千年的奴役生活，将人的思想、观念、生活、言行、举止都束缚得毫无一点自由，几千年的历史将活活的、有灵的人都折磨得犹如无灵的死人一样，多少人都生活在撒但的屠刀之下，多少人都安居在犹如动物的巢穴之中，多少人吃着犹如牛马一样的饭食，多少人横躺竖卧在‘阴曹地府’之中毫无知觉，人的外貌犹如原始人类，人的安息之地犹如地狱，而且周围都有各种污鬼、邪灵伴随。”（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作工与进入五》）你吃着像牛马一样的饭食，在“阴曹地府”横躺竖卧。今天就以陶紫为例，她为什么要背叛？是不是吃了太多像牛马一样的饭食？（对。）她的那个理念，她的那种思想，就是牛马一样的饭食吃得太

多了，吃得太多了以后她就在“阴曹地府”横躺竖卧，每说出一句话、每一个心思意念都是抵挡神的，就是该死的种类。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是不是横躺竖卧？你去哪儿横躺竖卧呢？你去国度横躺竖卧了？（不是。）你活在“阴曹地府”。然后借着审判刑罚、揭露解剖以后，你看见了光明大道，你看见了人生意义，这是不是神拯救人的过程？（嗯。）

“谈他怎么征服人，怎么拯救人，怎么变化人，怎么带领人进入真理实际”，我今天是不是在手把手地教？口对口地喂？（是。）你能把这个写成生命经历文章，这就叫什么？这就叫见证。你能够把神征服人的过程、拯救人的过程、变化人的过程，我怎么带领你的都写出来，这就叫见证。我是跟着你的心思意念去带你走信神这条路的，你只想混个不死的结局，你对神的作工感兴趣不感兴趣？（不感兴趣。）不感兴趣。你只对你在大灾难中不死感兴趣，对你能活下来感兴趣，所以我就跟着你的这个思路一步一步地带你。你想活下来该干什么呢？那你就做一个俘虏，你就规规矩矩地做一个俘虏，顺服下来不要回“娘家”，那你就能剩存下来、活下来。当能够把你征服了以后，我又跟你说什么呢？我说你得做俘虏的时候，你有一种被强迫、被控制的感觉，有这种感觉吧？（嗯。）战败的俘虏就是被强迫、控制的。你从这个台阶走过来以后，再返过来看，实际上并不是让你做俘虏，是怎么呢？不是做俘虏，是做什么呢？是做了一个见证人，作了一个见证。作什么见证呢？你能接受、顺服神的话了，作了这么一个见证。神根据你所作的见证来定你的归宿。这个感觉又不一样了吧？原来是被强迫的俘虏，这个是你作了一个见证，神看见你了，根据你的见证来定你的归宿。是征服、是拯救，再过来是什么？咱前面交通了，被神使用。如果你能够追求明白神的心意，按神的心意去做事。不是给你一个原则，你按原则把这个事情做了，而是你能主动按着神的心意去做事，那你就能怎么呢？你就能独当一面，就能被圣灵使用。这就是一步一步地把你带入到真理实际里边。“怎么带领人进入真理实际”，什么是实际呢？实际的环境。什么是真理啊？真理是做人做事、看人看事、敬拜神的准则。真理实际就是把神的话带到实际生活当中，解决了你的实际难处。今天就是给陶紫解决了一个实际的难处，这就是把神话带到实际生活当中。借着这个例子你就知道了，什么是

进入实际，“怎么带领人进入真理实际”。我今天这么带你了，你不仅能够认识，还能够写成经历文章，还能去给别人见证，“哎呀，弟兄是怎么交通的，交通了什么什么，最后到了圣灵使用。我当时进来的时候是泪流满面，还想背叛，还想走呢，最后弟兄把我带入了实际里边，最后是什么样的果效……”“怎么带领人进入真理实际，达到被他征服、被他成全、被他拯救，作见证就是谈他的作工和你的所有经历”，以后咱就知道了，什么是见证人呢？要谈什么？要谈神的工作。你不要谈“我和他配搭了，他说了什么不合我的观念，我和他打了，我说了什么他不听……”你们是不是天天谈这个呀？而且咱现在去解决问题，是解决张三说李四、李四说张三了，然后你说“张三不是人，李四不是人，你们得做人”，你谈的是谁的作工？你谈的是狗咬狗，这不能说成是见证神。今天明确了啊，什么是见证神呢？得见证神所作的工作，得把神的奇妙作为见证出来，这才是见证神。就像任莊下去给他们解决问题的时候，是不是都是解决这些问题呀？你解决这些问题，这只是解决了什么呢？你只是解决了他们打斗的问题。人与人之间打架就没办法信神，不够人的标准，没有人格。这就是神交通的边缘性问题。解决了这些边缘性的问题，人和人之间不打了，然后你再来看神话，再来经历神话。你不和人打了，神话才能听进去，听进去了这才开始经历神的说话、经历神的作工呢，所以说任莊解决问题只是把这个边缘的问题解决了。信神就好像是一个水平面，打架的人就在这个水平面的下边，他们说话和流露出来的就是从地狱发出来的嘶嚎声，你解决了打斗的这个问题，他们不打、不斗了，这才放到了水平面上，这才开始听神话，听神说什么了。他们不再说“张三说什么了，李四说什么了，伤着我面子、地位、名誉、权势了，我没面子了，走不动了”，这些东西还谈不谈了？（不谈。）不谈了，开始谈什么呢？开始谈认识神。你以前在水平面下边的时候，谈的是认识谁呀？认识自己。你自己的败坏性情拦阻你就没法来到神面前，你都来不到水平面上，所以你第一步得来到水平面上。你来到水平面上了，这才开始认识神。认识神是为了想剩存下来，那为什么认识神才能剩存下来？为什么呀？咱今天交通什么了呀？你认识神了，你才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你知道了神的意思，你才能怎么呢？你才能顺服神，你顺服神了，你才有命，也就是说你不要满足于被征服。什么是征服呢？就是来到这水平面上了，这就是被征服了。来到水平面上怎么就被征服

了？就是人与人之间不敢再打、再吵闹了。一打、一吵闹就知道那是该灭亡的种类，警戒自己的口舌，“我不吵了，我不闹了，我不打了”。你不吵、不闹、不打就等于蒙拯救了吗？不能蒙拯救。你不吵、不闹只是预备了一个基本的条件，接下来还得怎么呀？还得预备善行。如果你真实的相信神，相信神主宰万物，相信神主宰着万有，你得有一个信心。在这个水平面的基础上，因着信神，“我虽然没有多少真理，但我要默默无闻、勤勤恳恳、不打不闹，我尽着我当尽的本分。”这个人有没有真理呢？对神有没有认识呢？对神没有认识，没有真理，但他能因着信而默默无闻、勤勤恳恳，他不明白真理，但他能配合神，神交代给他一个本分，他能实实际际地去做，这就是一个效力者，他不打、不闹了，这就是一个忠心的效力者。效力者只能有一千年的生命，不能剩存下来，为什么呀？因为在他那里，只是神告诉他做什么，他能做什么，他做事没有原则，他需要人去带领，一不带领他，他就不知道神是什么意思，因为他没有原则，所以他就容易抵挡神，抵挡神就死，所以这个人还不能剩存下来。虽然他在这个水平面上了，但他剩存不下来，他能活一千年，神给他一千年的恩典。这一千年里边，因为他有信，众子民就能带着他生活，众子民带着他，能够给他一个原则，给他一个做法，他守住一个做法，有好的一个做法，就能活一千年。这就是说，虽然他没有得着生命，但是神恩待他，让他存活一千年。在这个基础上，如果他经得住效力者的试炼，能够顺服真理，能够按原则做事，合乎真理。虽然他受点痛苦、难受，但他能根据神所要求的真理原则去做一些事，这就是说，不需要别人给他交通什么了，他能在神话里面找到一个该实行的路途，有原则了，合乎真理了，也就是达到一个子民的标准了，具备一点真理了，不至于做出抵挡神的事了，比较安全了，这就怎么了？这就蒙拯救了。咱今天还在哪儿呀？（……）咱下教会里边交通的时候，就能给他们分等级了，在下边还打架的人，那就是在水平面以下的人，你发出的声音就是从地狱里发出来的哀嚎声；你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地尽本分了，你是忠心的效力者，你到水平面上了；来到水平面了，然后你再追求真理，达到办事有原则且合乎真理地来尽本分，这个人就蒙拯救了。

“作见证就是谈他的作工和你的所有经历”，先谈神的作工，再谈你的经历，你从水平面下边走到水平面，再从水平面实行真理，这是不是你所经历到的？（是。）把神所作的工作和你的经历见证出来。“他作的工作才能代表他”，也就是说，你看见了我作的是什么工作，你是不是就看见我代表谁了？你作的是什么工作？你能代表谁？基督来作的是什么工作？基督来作工之前，世上有这工作吗？（没有。）所以基督来作的是什么工作呀？基督来作的是开辟时代的工作，也是来结束时代的工作。我作的工作你看见了，你看见我作的是什么工作呀？神说：“全能神！公开显现出荣耀的身体，圣洁的灵体出现了，他是完完全全的神自己！世界肉体全改变，登山变像是神的本体。头戴金冠冕，身穿洁白衣，胸间束金带，世界万有是他的脚凳，眼目如同火焰，口中有两刃利剑，七星右手攥。”（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十五篇》）你借着我、我的作工，你看见了什么？你看见了登山变像。“登山变像是神的本体。”我作的工作，我和你交谈的一切，就让你看见了登山变像，看见了神的本体。“身穿洁白衣”，怎么就是身穿洁白衣呀？你在我身上看见我所做出来的，我所交通的，一切是不是都是正面事物？（是。）那你就看到了什么是“洁白衣”。“眼目如同火焰”，你看见了神的眼睛如火焰，就是你心里边寻思什么、想什么，都逃不出神的眼睛。“口中有两刃利剑”，我嘴里边吐出来的是什么？两刃利剑。你害怕，你怕什么？我打你了？我骂你了？（没有。）因为你心里有鬼，所以你怕我揭露解剖你。也就是说，我说出来的这话厉害，是一把两刃利剑。“他作的工作才能代表他，他的作工才能将他全部公开显明出来”，你看见神了，你怎么看见神的？是不是在我的作工当中看见的？所以说，“他的作工才能将他全部公开显明出来”。也就是说，神将来要公开显现，怎么显现？这就是一个公开显现。神登山变像，你看见了神，是不是公开显现了？我今天给你交通了，你看见神了。当你经历一段时间，你能够把神的作工见证出来，他能够把神的作工见证出来，人人都起来见证神的时候，神的工作怎么了？结束了。人人都看见了神，三岁大的小孩他都要喊“全能真神！”其实也就是神公开向人显现了。怎么显现了？就是正义，正面事物，神的主宰向人显现了。今天我把神对陶紫的主宰给你们见证出来了，那神对你们的主宰你们是不是也认识了？（是。）那你们给别人见证神对你们的主宰的时候，他都看见了，“呀，神主宰万物！”人人

都看见了神。“他的作工才能将他全部公开显明出来，他的作工为他作见证。”见证神怎么见证呢？见证神的作工才能把神见证出来。神说过什么话呀？神说：“……我既说必算，既算必成，谁也改变不了，这是绝对的。”“我怎么说话圣灵就怎么作，你们按着我说的去做，圣灵马上就作工在你身上。”神怎么说，圣灵就怎么作，话说到哪儿，事作到哪儿，话一出事就必成。和这些神话结合起来了吧？神怎么显现的？看了基督的话，再看见事成了，就看见了神。“他的作工才能将他全部公开显明出来，他的作工为他作见证。”“所以，你见证神不只是见证正常人性的外壳”，教会建造的时候，基督来了，你见证神不见证？你见证基督的正常人性，有的人不接受，还得见证什么是基督，是吧？基督有正常人性的外壳。“你见证神不只是见证正常人性的外壳，乃是见证他所作的工作、他带领的路”，见证神正常人性的外壳往往是咱人容易走的一个歧途，一说见证神，“谁见过神？谁见过基督？”就要打听这些小道消息。好像见了基督、见了神正常人性的外壳，这就是看见神了，这就是咱以前那种渺茫的想象。“所以，你见证神不只是见证正常人性的外壳，乃是见证他所作的工作、他带领的路，见证你怎么被他征服了，在哪方面被他成全了，你该作的是这方面见证。”“你经历这一步一步的刑罚、审判、熬炼、试炼、挫折、患难，达到被征服了，肉体的前途放下了，个人的存心放下了，肉体的切身利益放下了，就是你的心彻底被神的话征服了”，这就看陶紫今天能不能放下了。“你经历这一步一步的刑罚、审判、熬炼、试炼、挫折、患难”，陶紫还没有开始熬炼呢吧？熬炼了没有？（陶紫：开始了。）熬炼还在后边呢，你来得迟，那更应该加紧操练。所以说，从外边来看，好像你的环境比别人的环境不好，“我怎么这么难呢？有这么一个兄弟，这么一个老公，还有这么一个孩子”，其实，你这个环境好，还是别人的环境好呢？你羡慕谁呢？羡慕肖红？还是羡慕任茔？你羡慕哪个人呢？在你来看，哪个人的环境好？有没有你羡慕的？（陶紫：……）神作的都是好的。虽然咱跟随得迟，但其实所有的人都羡慕你，“羡慕陶紫呀！”什么原因呢？“人家陶紫在年轻有为的时候就跟上了国度建造。”信心不羡慕陶紫？信心哪年信的神？（信心：2003年。）2003年就信了神了，信心心里想什么呀？“我要是早知道这时候才建造国度呀，我何必当初信呢？”有没有这想法？在教会里边跑断腿、累断腰，到现在连国度建造的声音还没听着呢，当那些人听到这些声音以后，

会说什么？会不会控告呀？控告什么？控告神不公义。“我抛头颅、洒热血为神献上所有，二、三十年了，国度建造不向我显现，向陶紫显现了，这公义在哪儿？这公平在哪儿？”控告不控告？陶紫，神高待你了没有？（陶紫：高待了。）陶紫来的时候还埋怨呢，“神对我不公，给了我这么一个环境”，可是呢，在你享受着神的高待时，有多少人在眼红呢？耶稣那时候举了个什么例子呢？圣经中记载：“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出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作工，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在巳初出去，看见市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约在午正和申初又出去，也是这样行。约在酉初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约在酉初雇的人来了，各人得了一钱银子。及至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一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作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有古卷在此有‘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太20:1-16）打了一天工的工价和打了一个小时的工价是一样的。陶紫进来相当于打了一个小时的工，人家打了一天的工，人家信了三十年和你信了三年工价是一样的，他们也是才开始，才看见神，甚至有的人还没看见神呢，你倒看见神了。这是说，他们为什么要控告的原因。在你这儿，你应该感到什么？你内心里边应该是一种荣幸、自喜、偷乐，偷着乐。陶紫，这下回家还哭吗？不该哭了，该偷着乐了。

耶稣那时候举例子说了婚宴的比喻，“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召的人，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席。’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作买卖去；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

们，把他们杀了。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于是对仆人说：‘喜筵已经齐备，只是所召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召来赴席。’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召聚了来，筵席上就坐满了客。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太22:2-14）王把筵席全部摆好了，让仆人找他的亲戚、朋友来赴筵席呢，他们来不来啊？不来。咱的“亲戚朋友”指哪儿啊？（原教会的。）他们不来还定罪，他们不但不来还把叫他们的人给打了、骂了，王没办法，结果王说什么？去岔路口把过路的人请过来，陶紫就是过路的人。虽然是过路的人，但你一进来就让你吃筵席，你说这是多大的天福呀？这是天上降下了什么呀？（馅饼。）陶紫还不乐意呢，你说人悖逆不悖逆吧？（悖逆。）太悖逆了！所以说，咱信神既然得着了这么大的福分，咱更应该宝爱，咱就得活出一个基督徒的形象来，“我既然来信神了，就好好地信神，最起码言行举止得过关”。王让仆人把他们从岔路口叫过来了，结果把一个乞丐叫回来了，乞丐穿了件破烂衣服就来吃筵席了，你说这不是羞辱？王怎么说的？“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礼服是什么？信神的体统，你不穿礼服就捆绑你的手脚，把你扔到黑暗的地方。本来你是一个幸运儿，这么幸运，可是你不珍惜，你还要回归世界，还要挣钱去呢，那你就试试看，你挣钱是不是捆绑了你的手脚了？到了那黑暗地方，你哀哭切齿去吧。等你醒悟过来的时候，早已到了大日的审判之中了。“你经历这一步一步的刑罚、审判、熬炼、试炼、挫折、患难，达到被征服了，肉体的前途放下了”，肉体的前途，你是放也得放，不放也得放，由不由你？（不由。）不由得你，所以肉体的前途你得放下了。为什么呢？因为地震、瘟疫都起来了，你也看见了，你说你不放，那你能抓住这些东西吗？你要买房子，你买的房子塌了；你要挣钱呢，你挣了钱了，你老公住院了。你能抓住什么呢？“肉体的前途放下了，个人的存心放下了”，你信神是来干什么的？你信神是想蒙拯救的。你想蒙拯救，可你所做的连保罗都不如，保罗还知道干什么呢？保罗还知道搞交易、换取。你想干什么呢？你只想骗取，“我想跟着神，不用尽本分，也不用经历，我也不用付出，我就这样挂着名最后

进国度。”可能吗？你个人的存心是什么？你想着“我挣点钱，能给老公减轻点负担，还能把我孩子送到大学，我弟的病也看了，最后也买下房子了。同时，信神这边放不放呀？不放，我还能信着神。国度降临的时候，我一步跨入了下一个时代，成为下一个时代的主人，多美！”这是不是人的存心？这存心该放下了。经过今天的交通，你不放也不行了。“个人的存心放下了，肉体的切身利益放下了，就是你的心彻底被神的话征服了，虽然说你的生命没长到他所要求的程度，但是这些东西你都认识了”，虽然今天给陶紫交通了这么多，但这些东西是什么呢？仅仅是你的一个认知、认识，并没有成为你的生命，你的生命并没有长大，并没有达到那个程度。“但是这些东西你都认识了，你能对他作的心服口服了”，这能心服口服了吧？“这就是见证，是实际的见证！他来作审判、刑罚的工作是为了征服人”，你看我对谁揭露解剖得越多，他越不敢离开，什么原因？这就叫征服了。圣经中记载：“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约4:13-19）“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约4:28-29）耶稣说这个妇人有五个丈夫，那个女人惊讶了，赶紧去城里边喊“神来了”。她为什么喊神来了？有谁能知道她有五个丈夫呀？就今天你心里的秘密，不为人知的事情，谁能知道啊？（神知道。）所以把你给征服了。怎么征服的呢？就借着一个审判刑罚、揭露解剖征服了。“但他还是作收尾工作的，结束整个时代，把人类从罪恶中彻底拯救出来”，他不仅要审判刑罚征服人，他还是作收尾工作的。怎么作收尾工作呢？揭露解剖了以后，试炼、熬炼，看你是不是有悔改、认识，是不是有实行。如果你不接受审判刑罚，对神没有信，那你能受这个苦吗？有的人是接受了揭露解剖、审判刑罚，有的人还没有接受过，是吧？接受过的人才知道那个真苦、真难受。不实行真理的人，不喜欢正面事物的人，他能不能经得起揭露？（经不起。）那他就该干什么呢？就该逃跑了。你信神本来是想来这

儿得福呢，结果来了一个审判刑罚、揭露解剖，来了一个丢人现眼，成了一个衬托物。昨天当了效力者，今天又是衬托物，你要是嫌丢人现眼，你要是要虚荣脸面、要地位，你在这儿能不能待下去？（待不下去。）待不下去，那你就得回归世界。回世界绝对没人揭露你、解剖你，可来这儿绝对不会有人夸你，也不会给你隐瞒，你的黑暗面全部都要给你放在光中，看你能经得住那烈日的酷晒吗？你不让酷晒，你回归世界，回归了世界那就进入了无底深坑。你要是接受酷晒，那就进入了什么？（硫磺火湖。）你进也得进，不进也得进，为什么呢？你要想蒙拯救就必须得进硫磺火湖。“但他还是作收尾工作的”，怎么作收尾工作？把你扔到硫磺火湖里边，让你熬，让你去经历，让你去体验，让你去认识，熬成精金之品。熬的过程中，熬不行了，那就熬死了。在硫磺火湖里边有两个结果，是吧？要么成精金之品，要么就成了一把灰。“但他还是作收尾工作的，结束整个时代，把人类从罪恶中彻底拯救出来，完全得着受造的人类，这些都是你该作的见证。”今天我给你揭露解剖了，我给你交通了，你该干什么呀？神说神把荣耀赐给了谁，谁就为神作见证。哎呀，今天陶紫算“倒了霉”了，今天听了这个道，如果你不去作这个见证，那叫什么？罪加一等。你想想，原来你想逃跑，神只是给你一个苦楚，现在给你交通了，你再要逃跑，那这个苦楚就要更加加重。陶紫听了这话，心里后悔了，“早知道这样我还不如不来呢，信心把我给‘陷害’了”。“完全得着受造的人类，这些都是你该作的见证。”我给你们六个人交通了，你们六个人在下面再交通，一个人再交通六个人，六六三十六个人，一个一个去给他们交通，让他们都学会见证神。

145 当为真理舍一切

1 应该为真理而受苦，为真理而献身，为真理而忍受屈辱，为了得着更多的真理而忍受更多更多的苦难，这是你该做到的这是你该做到的。别为享受家庭和睦而丢掉真理，别为一时享受失去一生的尊严、失去一生的人格。别为享受家庭和睦而丢掉真理，别为一时享受失去一生的尊严、失去一生的人格。

2 应当追求一切美善的事物，追求更有意义的人生的道路。不该庸俗地活着，一点追求的目标都没有，这样不是虚度吗？这样不是虚度吗？当为一个真理舍弃一切的肉体的享受，不该为一点享受丢掉所有的真理。当为一个真理舍弃一切的肉体的享受，不该为一点享受丢掉所有的真理。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彼得的经历——对刑罚、审判的认识》

0604 信神之人该追求什么

从彼得与保罗实质的区别上你应明白，凡不追求生命的都徒劳！凡不追求生命的都徒劳！你信神跟从神你得有爱神的心，你得脱去败坏性情，你得追求满足神的心意，你得尽到受造之物的本分。你既信神、跟从神就得为神献上一切，不应有个人的选择与要求，你得做到满足神的心意，既是一个被造的人，那你就应顺服造你的主，因你本不能掌握自己，也没有掌握自己命运的本能。你既作为一个信神的人，就应追求圣洁，追求变化。你既作为一个信神的人，就应追求圣洁，追求变化。

从彼得与保罗实质的区别上你应明白，凡不追求生命的都徒劳！凡不追求生命的都徒劳！你信神跟从神你得有爱神的心，你得脱去败坏性情，你得追求满足神的心意，你得尽到受造之物的本分。你既信神、跟从神就得为神献上一切，不应有个人的选择与要求，你得做到满足神的心意，既是一个被造的人，那你就应顺服造你的主，因你本不能掌握自己，也没有掌握自己命运的本能。你既作为一个信神的人，就应追求圣洁，追求变化。你既作为一个信神的人，就应追求圣洁，追求变化。你既作为一个信神的人，就应追求圣洁，追求变化。你既作为一个信神的人，就应追求圣洁，追求变化。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成功与否在于人所走的路》

26. 交通《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三十八篇》

交通《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三十八篇》（一）

神说：“在人的经历当中不曾有我的身影，不曾有我话的引领，所以致使我总是远远地避开人，之后，离人而去。我恨恶人类的悖逆，不知是何原因，似乎有生以来我就恨恶人类，但我对人类又颇感同情，因此人对我总是持有两种态度，因我爱人，我又恨人。在人之中，有谁真体贴到我的爱了？又有谁能体贴到我的恨呢？在我的眼中人都是没有生气的死物，似乎是万物中的泥像一般，因着人的悖逆，所以不时地激起我对人的怒气。当我生活在人中间之时，人都因我的突然来到而加添了一丝‘微笑’，因为人总是在有意识地‘寻求’我，似乎我在地之上与人玩耍一般，人总是不把我放在心上，因着人对我的态度，所以我只好从‘人’的‘单位’中‘退休’，但我要申明，虽然我‘退休’了，但我的‘退休补助金’一文钱不能少，因着我在‘人’的‘单位’中的‘工龄’，所以我仍向人索取我剩余的工资。虽然人离我而去，但人怎能逃脱我的手心呢？我曾放松人到一个地步，让人尽情地放纵肉体的情欲，所以人才敢放荡不受约束，足见人并无真实爱我的心，因人都活在肉体当中。难道真实的爱是用肉体换来的吗？难道我向人索取的只是肉体中的‘爱’吗？若真是如此，那人又有何价值呢？人都是不值钱的贱货！若不是我的忍耐的‘特异功能’，我早就离人而去，与人在一起受人的‘气’，何苦来呢？但我还是忍了下来，我要看看人究竟做的是什么‘生意’。当我在地上的工作完成之后，我便升到高空，审判万物的‘主人’，这是首要的工作，因我已将人恨恶到一个地步。有谁不恨恶其仇敌呢？有谁不将其仇敌灭绝呢？在天，撒但是我的天敌，在地，人是我的冤家对头，因着天与地的联合，所以我将其株连九族，一个不放过。谁叫其抵挡我？谁叫其悖逆我？为什么人的旧性与人藕断丝连？为什么人的肉体总是在人的里面增多？这都是我审判人的证据，谁敢不屈服于事实面前呢？谁敢说我的审判带有‘感情色彩’？我与人本是不相同的，所以我便离人而去，因我本不属人类当中的一个。

我作什么事都是有根有据，当人的口向我‘吐露’‘真情’之时，我便将人押入‘刑场’之中，因人的罪状就足够我刑罚的，所以我并不盲目给人上刑，而是按着人的罪状的实情来刑罚人，否则因着人的悖逆，人绝对不会向我低头认罪的。就因为到了今天这个境地，所以人都勉强低下了头，但心中并不服气。因我给人喝了‘钡餐’，所以人腹中的器官在‘照相机’前显示得清清楚楚，在人的肚腹之中，污秽、杂质并未除去，各种脏物正随着人的血液在流动，所以人身上的毒素越来越多，因着人多年都活在这种境况之中，所以人都习以为常，并不觉稀奇，从而致使人里面的细菌在人身上长大、成性，所有的人都活在它的支配之下，所以人才犹如野马一般到处‘奔走’。但人并不完全承认，只是点点头表示‘服气’。其实，人并没有把我的话当作一回事。若人把我的话当作良药，那么人都会‘遵医嘱’的，从而在‘良药’的作用下来医治人腹中的疾病。只是人的表现在我心中不能如愿以偿，我只好是‘硬着头皮’对人讲，不管人听不听，我只是在作着我的本职工作。人不愿享受在我之福，而愿接受地狱之苦，我只好答应人的要求，但是为了我的名、为了我的灵不在地狱之中受羞辱，所以我要将人管教之后再‘顺服’人的愿望，使人都‘满心欢喜’。我不愿让人在何时或在何地打着我的旗号羞辱我，所以我一再是管教人。若无我严厉话语的辖制，人怎能在我前站立至今呢？人不都是怕我离去而不犯罪吗？不都是怕遭受刑罚而不发怨言吗？有谁的心志单是为了我的计划呢？人都以为我是缺乏‘大脑素质’的‘神性’，但又有谁能认识到我在人性里就能识透一切呢？正如人所说的‘何必大材小用’呢？人都是怕受刑罚而‘爱’我，并不是‘天生’就爱我，在人之中，有谁生来就有爱我之心？有谁把我当作自己的心脏一样来看待？所以我总结出一条人间的格言：在人之中，并无爱我之人。

因着我要结束我在地的工作，所以我才这样加快步伐作我的工作，否则，人都会被我甩得远远的，以至于落入汪洋大海之中，正因为我已提前将事实的真相告诉给人，所以人才稍有防备。若不是这样，有谁能在大风大浪到来之先而将船上的白帆升起来呢？人都在作着防备的工作，似乎我成了人心中的‘强盗’一般，人都害怕我将其家中之物全部抢走，所以人都使上浑身的力量将其‘家门’顶住，深怕我突然闯进去。看着人胆小如鼠的样子，我便悄悄离去，因为在人的想象当中，

似乎人间要经一场大的‘浩劫’，所以，人都吓得魂不附体到处逃窜，在此之时，我才看见地上的幽灵在到处游荡。我不禁发出笑声，在笑声之中，人都惊奇丧胆，我在此时才明白了事实的真相，所以我收敛笑容，不再观看地上之况，而是按我原有的计划作事。我不再把‘人’当作模型来为我的研究工作作标本，因为人都是废品，我将其废弃之后便毫无用处，是废料一块，在此之际中，我便将其毁掉扔在火堆里燃烧。在人的心目中，在我的审判、威严、烈怒之中包含着我的怜悯、慈爱，但人哪里知道，我早就不看人的软弱之处，我早就将我的怜悯、慈爱收回，所以人才都处于现在这个地步。所有的人都不能认识我，听不懂我话，看不见我面，摸不着我意，这不正是人的光景吗？怎能说我有怜悯、慈爱呢？我不考虑人的软弱，我不‘照顾’人的不足，这难道还是我的怜悯、慈爱吗？还是我对人的爱吗？人都认为我与其讲‘客套话’，所以，人并不相信我口中之言，但有谁知道‘因着时代的不同，我的怜悯、慈爱并不存在于今天，但我永远是说话算数的神’呢？我在人间，人在自己的心目中把我当作‘至高者’，所以人都认为我总爱在‘智慧’之中说话，这就致使人对我的话总是半信半疑，但又有谁能摸着我说话的规律呢？有谁能摸着我说话的根源呢？谁能测透我到底要作成什么呢？有谁能看透经营计划的尾声中的情节呢？谁能成为我的知心人呢？万物之中，除我之外，谁能知道我作的到底是什么呢？谁能知道我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三十八篇》）

“在人的经历当中不曾有我的身影，不曾有我话的引领，所以致使我总是远远地避开人，之后，离人而去。”这一句话说的是什么？前半句话“在人的经历当中不曾有我的身影，不曾有我话的引领”，说的是人的一个情形，后半句话“所以致使我总是远远地避开人，之后，离人而去。”说的是什么呢？因着人这样的情形致使神总是远远地避开人，之后，离人而去。这就是说神的性情、神的作工。“在人的经历当中不曾有我的身影”，怎么看这句话？在你的经历中有没有神的身影？（没有神的身影。）为什么说没有神的身影呀？（聪聪：因为人不寻求神的心意。）不管你在交谈什么或者你在交通什么，我看你交谈的、交通的就是你自己的所是。老吕交通得多，老吕常交通什么？有神的身影吗？有神的性情吗？老吕交通的要么是恩典，要么就是见证自己。“在

人的经历当中不曾有我的身影，不曾有我话的引领”，这个好理解，是吧？（嗯。）“不曾有我话的引领”，你寻求神话了没有？（没有。）没有，在你的经历中没有神的作工，看不见神的作为，看不见神要作什么，这是不是没有神的身影？你不是看神的奇妙作为，不是看神的作工，不是看神在作什么工作，而是总看自己的一个感受，“我认为”。“在人的经历当中不曾有我的身影，不曾有我话的引领”，看木匠今天说的话，木匠，你是来干什么的？你是来尽本分的，可是从你的说话来看，你是不是在尽本分呀？尽本分应该怎么尽呀？应该尽心、尽意、尽力。你尽了没有？（没有。）“在人的经历当中不曾有我的身影，不曾有我话的引领”，刚才我和你们交通呢，你看咱每一个人说的话，有没有神的身影？有没有尽本分的含义？（没有。）就像那边有三个门，要拆一个门，看拆哪个门合适，老吕问老郝，“老郝，你来看一下，拆哪个门合适。”老郝就习惯性地指了旁边卧室的那个门，意思是拆那个门比较合适，这个时候老吕说了一句什么话？（书纪：“你这脑子咋想的呀。”）“脑子不知道咋想的”，这是什么话？王意，这是什么话？（王意：老吕都定意了，又问别人，然后再把别人嘲笑一番。）聪聪，这是什么话？（聪聪：这是对别人的贬低，说人家没脑子。）这个可以说是骂人的话，“啥脑子呢？”下句话就该从嘴里说出“猪脑子”了。虽然话没说出来，但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嗯。）老吕，是你先问人家的，既然你问人家话了，那人家是不是得给你一个建议？人家回答你的话了，给你一个建议，合不合你的心思，这是人家的观点。你有你的观点，如果你觉得他这个建议不合适，或者就说他说的是一个错误的观点，你说“你这个建议不合适”，你给他指出来他错在哪儿，又或者你说你接受不了也行，这是不是很简单的一句话？可你是习惯性地说“啥脑子呢”，这就是自然流露。当老郝听了老吕的话之后，老郝说：“以后你想咋办咋办，以后咱俩多见面少说话，尽量不说话，谁也别搭理谁。”在老吕和老郝的对话里，有没有神的身影？（没有。）那怎么就有了神的身影了？老郝，怎么就有神的身影了？（老郝：……）老吕，怎么就有神的身影了？（老吕：……）“在人的经历当中不曾有我的身影”，“身”“影”，连个影子都没有，边都不沾，是不是没有神的身影？神要公开显现了，让你看见神了，是吧？可是你连神的影子都看不见，所以说“在人的经历当中不曾有我的身影”。什么是信神？“‘信神’的含义是人能在相信神是万物的主宰的基

础上来经历神的说话，经历神的作工，达到脱去败坏性情满足神的心意以及达到认识神，这样的历程才叫信神。”在相信神是万物的主宰的基础上，那今天老郝和老吕这个环境是不是神主宰的呀？（是。）老郝怎样看这件事呢？（老郝：我就觉得我也没有说他，他为什么那样说我？）“我也没有惹你，我也没说你，可你和我说的那是什么话呢？”是吧？（老郝：嗯，我又不和他打交道。）这里面有没有神的身影？（老郝：没有。）神主宰万有，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的说话，神给你摆设环境操练你、磨炼你。在这环境里，你把这个看成是神摆设的环境了没有？（没有。）你没有和神建立关系，你连神的影子都没有看见，神的主宰你推开了，你不接受、不承认。神就是要引狼出洞、引虎下山。咱前两天刚交通了什么呀？（茅梁木。）让你做茅梁木，你在最污秽不堪的败坏人群中，你还有什么要求？

神说：“以前在大陆的时候，我在有些弟兄姊妹家住，有些人人性不好，有些人是初信，还有些人初次接触观念特别多，不明白真理，还有些根本就不是追求真理的人，你说这些人你敢对付吗？那就不敢对付，说话就得和风细雨的。你要是真对付他，有可能你就没地方吃饭了，所以就得哄着、商量着来，要是不商量，要求点什么都不行。”（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二十一）》）你的理智太差了，还要求别人和你说话得温和一点，还得和风细雨的，这是不是咱的理智太差了？（嗯。）神是专门摆设环境引狼出洞、引虎下山。第一天刚给你交通了怎么做人，你看约伯，强盗来抢他的东西了，约伯觉得“这不是偶然的，神看着呢”，所以约伯不是和强盗争、不是和强盗抢，而是来到神面前寻求神的心意，看神是什么意思。而咱呢？就因着老吕的一句话，就把神的主宰推开了，把神的救恩弃绝了。咱昨天刚交通了，信神得在相信神是万物的主宰的基础上来经历神的说话，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的什么话呢？咱信神了，咱说话要怎么呢？咱说话得有个信神的体统，对人有造就的话可以说，没有造就的话不说。可老吕是信口开河，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心里有没有神？没有敬畏神的心。两个人配搭是互相效力，老吕这么说出来了，在老郝那里是什么感觉？（聪聪：老郝感觉被羞辱了，所以说老郝不愿意和老吕说话了。）老郝说了句什么话呢？（老郝：我说“以后你想咋办咋办，以后咱俩多见面少说话，尽量不说话，

谁也别搭理谁。”）如果是不信神的人说这句话，从外边来看，这好像是一句正常的话，是吧？（嗯。）就是人和人之间说不成话，“拉倒吧，各做各的”。可咱今天是来信神的，信神是来干什么的呢？（追求真理。）追求真理，那什么是真理呢？真理是做人做事、看人看事的准则。该怎么做人呢？该怎么看事呢？这就是真理。“这个环境我该怎么面对呢？我该怎么看这件事？我该怎么做这件事呢？”咱每个人是不是都有功课可学呀？对于老吕来说，神给你摆设环境，让你来这儿负责，今天你开始作工了，你要说什么话、做什么事，咱得怎么呢？咱得注意形象，得荣耀神，不能活出撒但性情来。可咱呢？给了咱这个舞台，然后你就流露了，你流露出来的是什么呢？咱是心中无神、目中无人，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就那么随便自由。老吕，在你和老郝说那句话的那一瞬间，也就是在那个画面里边不曾有神的身影，也没有神话语的引领。如果有神的身影，“呀，我是个信神的人，我说话做事得敬虔，我不能乱说话”，那句话是不是就说不出来了？（聪聪：对，对人没有益处的话不说。）如果有神话的引领，“我该怎么做人做事、看人看事呢？我得给弟兄姊妹立个标杆。”对于老郝来说，“神给我摆设了一个环境，就是要引狼出洞、引虎下山。”咱昨天刚交通了什么？（书纪：不能做茅梁木就是在审判台前逃跑的人，就是不接受神救恩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神交通了彼得走的路与保罗走的路，保罗是怎么对待彼得的？（玻璃花：攻击、贬低、小瞧。）攻击、贬低、藐视、嘲笑、讽刺，保罗对彼得是这种态度，而彼得是怎么对待保罗的？彼得叫保罗弟兄。而且神也告诉你了，神喜欢哪个呀？（神喜欢彼得。）神要的是彼得，神是让你走彼得的路，不要走保罗的路。那老郝在和老吕说那句话的时候，有没有神话语的引领呢？有没有神的身影呢？“我是信神的，我不管你怎么对我，我不管你是强盗还是土匪，我得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这强盗就是操练我的，我不能和你这个强盗去争。”而你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受造之物的位置上，没有看见这是神摆设的环境，没有去经历神摆设的环境，所以说在你的经历中看不见神的身影，没有神话的引领。“所以致使我总是远远地避开人，之后，离人而去。”神为什么要离开人？因为你弃绝神，你不搭理神。神与你说什么话，你不听，你对神没有敬畏，对神所说的话也不搭理。这就是神对视频组的那个人说的话，“你逗我呢？还是考验我的

记忆呢？”咱的言行举止表现出来的是不是这样的？所以咱得学会去经历神的话，去独立吃喝神话。

今天问木匠呢，你看木匠说的话里有没有神的身影？（没有。）答话干脆利索，还能笑得出来。不管你是什么笑，你还能笑得出来，没有惧怕、没有害怕、没有敬畏。神作工已经作到哪了？事实临及，你看见了吧？可咱还是没有一点敬畏，还不害怕。木匠看见事实临及了没有？（木匠：……）老郝看见事实临及了没有？说说。（老郝：我打着信神的旗号欺骗神。）咱昨天吃喝的神话里说什么了呀？（老郝：一厢情愿。）怎么就是一厢情愿呢？（老郝：按自己的想象来。）你按自己的想象、认为、观念来信神，神告诉你神不称许，你还一厢情愿。一厢情愿有哪些内容呢？一时的花费、一时的撇弃……从这句话中咱看咱实际经历中有没有神的身影，有没有神话的引领，如果都没有的话，那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什么？“所以致使我总是远远地避开人，之后，离人而去。”最终神是离人而去。小个子今天在呢，小个子有什么收获？认识到什么了没有？（小个子：……）给你交通了多少次了，神摆设环境，神让你和芳芳配搭都是有意义的，让你们互相显明，让你们互相进入，结果呢？就是再怎么给你们交通不管用，你们还是打斗不停。经历之中没有神的身影，没有神话的引领，就是直接指出来告诉你们了，也不行，还要打斗，那神只能是离去，那最后导致什么？最后导致尽不上本分了。神说，有本分不尽是悖逆，尽不上本分是废物，咱看见神的公义性情了吗？末世这步作工就是见证神的公义性情，人家都是好好的，就你俩，你是胳膊断了，芳芳是脑梗了不能尽本分了。看见神的公义性情了吗？（小个子：……）“我恨恶人类的悖逆，不知是何原因，似乎有生以来我就恨恶人类，但我对人类又颇感同情，因此人对我总是持有两种态度，因我爱人，我又恨人。”两种态度，两种什么态度？（聪聪：爱人又恨人。）“因此人对我总是持有两种态度”，是神对人有两种态度还是人对神有两种态度？（人对神。）“因此人对我总是持有两种态度”，什么态度呢？从外边来看，人似乎是称神为大，似乎是尊神为大，在你的心目中神似乎是最大的。一问“你干什么呢？”“信神呢。”一说神，你感觉你是只有顺服、接受。可实际上，在你心目中你称神为大了吗？你称谁为大了？（自己。）所以说人对神是两种态度。“因我爱人，我又恨人。在人之

中，有谁真体贴到我的爱了？又有谁能体贴到我的恨呢？”“我恨恶人类的悖逆，不知是何原因，似乎有生以来我就恨恶人类”，神恨恶人是什么原因？是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呀？（书纪：因着人的悖逆。）“我恨恶人类的悖逆”，是因着人的悖逆而恨人的，后面怎么又说“不知是何原因，似乎有生以来我就恨恶人类”呢？是因为你有生以来就是应付、欺骗神的，是不是？（嗯。）“但我对人类又颇感同情”，为什么颇感同情？因为人对神总有两种态度，你悖逆抵挡神，可是你还又是跟随神的，你跟随神还要抵挡神，所以神说“因我爱人，我又恨人。”这个爱人、恨人搞清了，为什么爱人？又为什么恨人？“在人之中，有谁真体贴到我的爱了？”老郝，能体贴到神的爱吗？王意，体贴到神的爱了吗？（王意：稍微比以前明白了一些，但还是没有体贴神的爱。）那你现在看到神的爱了吗？（王意：发生了这些事情，是神给人摆设的环境，让人流露这些东西来认识自己，活出神话，这才是神要的。）（老吕：这段时间我体贴到神的爱了。）怎么体贴到神的爱了？（老吕：以往我认为大家都挺熟悉的，年龄都差不多，说话高一句低一句，自己还认为没有啥，可神的要求是什么呢？说话、做事得对人有造就、有益处。所以说，这就看到我不会做人、不会说话、不会做事。今天我来到神家了，才开始走人生正道，才知道做人的意义，才开始学习做人，看到神摆设这个环境就是为了成全人。）“在人之中，有谁真体贴到我的爱了？”既然神说出这话了，就证明人就没有体贴到神的爱。你说老吕这两句话体贴到神爱了没有？（没有。）有谁能说出神的爱呢？神作的工作，神的主宰，神的精心安排，还有神的经营计划，神的经营计划是不是因着爱？神的主宰安排是不是因着爱？（嗯。）你看见了吗？你没看见。

昨天咱刚交通了让你做茅梁木，你做不了茅梁木，神就要借着周围的人事物去操练你、去团打你、去试炼你、去熬炼你。昨天咱刚交通了，今天就有事实临及，神就调动万有，给咱摆设环境，这是不是神的爱？（是。）你看见了吗？你看见神的主宰安排了吗？神调动万有，神作这些安排的时候是为了显明你，是为了让你认识自己，同时神家又受到了损失。咱想让木匠认识一下自己，咱想让义生认识一下自己，咱让老马来认识一下自己，怎么才能让他们认识自己呢？神要摆设环境，怎么摆设环境呢？神直接和人说话呢？（不是，神是借着

周围的人事物和人对话。）神怎么借着周围的人事物和人对话呢？老马和义生说一句话，义生听吗？义生和木匠说一句话，木匠听吗？听不听？（不听。）怎么办呢？那就让你碰壁，怎么碰壁呢？他们弄的那些东西报废了一个又一个，看你警醒不警醒，看你反思不反思。还记得神说的那句话吗？神说："在地之上，我曾以海水来侵吞人，曾以饥荒来控制人，曾以虫灾来威胁人，曾以大雨来'浇灌'人，但人未曾觉着人生的虚空，直至现在，人仍不认识在地活着的意义。"神用大雨来"浇灌"人，大雨怎么"浇灌"人？咱见过大雨"浇灌"人没有？（洪灾。）如果是风调雨顺，人会悖逆的，如果给人一个旱灾，给人一个洪灾，人会怎么呢？（人会呼求神。）人会想起神，人会呼求神，这是不是神教育人呢？神教育人，那这是不是浇灌人呢？（是。）那神为了让你警醒，为了让你有良心，为了让你能够认识自己，给你摆上这样的环境，让你报废几个东西，而且是连续报废，让你警醒，这是不是付的代价？（是。）这个爱你看见了吗？神摆设环境，就让老吕、老郝在一起配搭，在世上这叫什么呢？死对头。还有什么词呢？（针尖对麦芒，冤家路窄。）那让你俩在一起配搭会带来什么后果？会不会耽误工作？（会。）那耽误工作的这个损失是谁的？（神家的。）咱一直着急呢，到现在已经几号了，那边要搬的东西还没有搬过去，腾不了地方，租的房子退不了，你着急不着急？咱在这里着急上火，他俩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他俩着急的是什么？（得面子。）着急的是自己的面子没有了，没有得到尊重。这就是神摆设的环境，如果给你摆上其他人与你配合，行不行呀？那就显明不了你。为了显明你让你进入，给神家带来了损失。给神家带来损失的目的是要干什么呢？（警醒人。）神交通了丢失千万祭物的那件事，神是要这千万祭物吗？神是要唤醒你的良心，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让你有一个羞耻感，有一个敬畏感。咱有羞耻吗？咱有敬畏、有害怕吗？这是不是神的爱？这就像你把你孩子送到高级培训班，还得花钱给他补课，那是不是你的心血代价？那今天神对咱的心血代价咱看见了吗？"有谁真体贴到我的爱了？"神的爱你体贴不到。"又有谁能体贴到我的恨呢？"能不能体贴到神的恨呢？神恨不恨？怎么恨呢？老吕，你说说怎么恨呢？恨到什么程度呢？（老吕：恨人活不出神话，活不出真理，活不出人样。）神的爱体贴不到，神的恨也体贴不到。刚才说了神的爱了，那神的恨呢？你看老吕、老郝这两个人的表现就能看

到，这是不是大逆不道呢？是不是逆子呢？神为什么造人？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不是让你彰显神、荣耀神呢？神让你彰显神、荣耀神呢，你没有彰显神、荣耀神，最后你吃了善恶树的果子，让撒但给骗了。然后神用六千年的经营计划来拯救你，最后让你赶上这步工作，神直接和你说话，直接带领你，经过教会建造，还又来到国度建造，把你直接带到了神话里。神用神话带领了你多少了？给你摆设了多少次环境了？揭露解剖你多少次了？你苏醒了吗？你有良心吗？不管揭露解剖多少，修理对付多少，摆设多少环境，你只是一厢情愿的，只是想用一时的撇弃、一时的好心、一时的敬虔骗取神的祝福，想混入国度。神明明告诉你，神不看你功劳大大，不看你资格老幼，而是看你有无真理；神明明告诉你，神是要把人作成一个真正的有人性的人，这样才能剩存下来；神明明告诉你，神把你拯救回来，是让你做万物的主人，神要让你管理万物。你俩都不能正常相处，连配合作工都不能配合，怎么管理万物？你们的这些表现是一次、两次？你说神恨不恨？现在你感觉到神的恨了吗？体贴到了吗？神的爱你感觉不到，神的恨你也感觉不到。

“在我的眼中人都是没有生气的死物，似乎是万物中的泥像一般，因着人的悖逆，所以不时地激起我对人的怒气。”“在我的眼中人都是没有生气的死物”，什么是“生气”呀？没有生气就是没有生命。你说木匠有没有生气呀？（没有。）怎么说没有呢？（萧齐：他就和一个机器人一样，只管干活。）这些东西报废了，什么原因报废的？你查资料了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那他每天干什么呢？每天就是重复地、机械性地干这些活儿，这是不是一个死物？这就是没有生气的死物。老吕是不是一个死物？（是。）你怎么看见老吕是一个死物的？根据神话看事，怎么看见他是一个死物的？神话怎么说的？“在人之中，有谁真体贴到我的爱了？”老吕体贴到神的爱了没有？（没有。）“又有谁能体贴到我的恨呢？”神的爱体贴不到，神的恨体贴不到。“在我的眼中人都是没有生气的死物，似乎是万物中的泥像一般，因着人的悖逆，所以不时地激起我对人的怒气。”拿这几个例子再来看这篇神话，一个是让你去经历神话，再一个更主要的是让你看见什么？从我刚才叙说的这些里面，你看到什么了？看到神的作工了，看到神作什么工作了，神给你摆设了环境，神的目的是什么，神看见的

是什么，在你身上神要的是什么，然后神继续给你摆设了什么样的环境，在什么情况下神就离弃你、不搭理你了，这是不是神的作工？（是。）这就是神作的作工。为什么这样给你交通呀？因为你不认识神。你认识神得在神的作工中来认识神。神作了什么样的工作，你知不知道？（不知道。）你不知道。神是先有话后有事，借着你去经历这些话，你看见了神所作的工作，看见了神作的是什么工作，不然的话，你每天总觉得是人和人过不去。经历神的说话，经历神的作工，如果你对神的作工不认识，你怎么经历神的作工？“所以不时地激起我对人的怒气。当我生活在人中间之时，人都因我的突然来到而加添了一丝‘微笑’，因为人总是在有意识地‘寻求’我，似乎我在地之上与人玩耍一般，人总是不把我放在心上”，再看这句话，“当我生活在人中间之时，人都因我的突然来到而加添了一丝‘微笑’”，“微笑”带引号了，微笑不微笑呀？（不微笑。）为什么不微笑呀？（人都把神当成了仇视之物。）木匠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愿不愿意让我来？不能说不愿意，是吧？（不能说不愿意。）那心里愿不愿意？没法回答了，是吧？（萧齐：有点不愿意。）这是不是“微笑”呢？你看老吕的那个“微笑”，老吕愿不愿意让我说？愿不愿意见我？（不愿意。）“当我生活在人中间之时，人都因我的突然来到而加添了一丝‘微笑’，因为人总是在有意识地‘寻求’我”，他是寻求吗？（不是。）是什么呢？他想避开、逃避、躲藏、利用。“似乎我在地之上与人玩耍一般”，这句话把前面的“微笑”和“寻求”给咱做了一个总结。“似乎我在地之上与人玩耍一般”，为什么说是玩耍一般呢？（书纪：不当一回事。）昨天咱们交通什么了？人都来信神、跟随神、称神为大，结果是一厢情愿。你口中称神为大，但你做的是一厢情愿，总以你的想象观念为大。心里远离，笑脸相送，“微笑”，你想逃避，你想讲理，可你流露出来的还是什么呢？“寻求”。你的寻求是假的，是欺骗。“因为人总是在有意识地‘寻求’我”，老吕今天说“老郝是什么人性呢，都无法沟通。”在我这里还“寻求”呢。是不是来寻求呢？他是在我这里告状呢。老郝在那边是说“多见面少说话，尽量不说话，谁也别搭理谁。”“似乎我在地之上与人玩耍一般”，什么是玩耍呢？怎么玩耍呢？小孩过家家，说话不算话，这是不是玩耍呢？神告诉了你行政，你遵循吗？神告诉了你他的性情，告诉了你他的国度里的行政是什么，你呢？你依然按照你的一厢情愿，这是不是在玩耍呢？（是。）“人总是不把我放在心上，因着

人对我的态度，所以我只好从‘人’的‘单位’中‘退休’，但我要申明，虽然我‘退休’了，但我的‘退休补助金’一文钱不能少，因着我在‘人’的‘单位’中的‘工龄’，所以我仍向人索取我剩余的工资。”能看见这个画面吗？（能。）你看见这个画面了，就是看见神所作的工作了，是吧？（嗯。）“所以我只好从‘人’的‘单位’中‘退休’”，因为人根本不把神当神待，根本不把神的话当真理待，神还搭理你吗？（不搭理。）“所以我只好从‘人’的‘单位’中‘退休’”，“人”带了引号，什么意思啊？不和你在一起了，不和你再说了，不搭理你了。“所以我只好从‘人’的‘单位’中‘退休’”，也就是说修理你、对付你，给你摆设环境磨炼你，一段时间开启你三、四次，如果你还不接受，神还开启不开启你了？（不开启了。）不开启了，那就是说神只好从“人”的“单位”中“退休”，神不搭理你了，“退休”了。神不和人玩游戏，神和你说了，神苦口婆心、再三地唠叨你两句，如果能唤醒你，你也就苏醒了。但是如果你就是一个活死人，说什么都唤不醒你的心、唤不醒你的灵，神就不搭理你了。神给每个人都是有时间期限的，这个时间到了以后，神就在“人”的“单位”中“退休”。“退休”了就完事了？（没有。）“但我要申明，虽然我‘退休’了，但我的‘退休补助金’一文钱不能少”，神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呀？神对人的要求不会变，神的行政不会变。你看我给周瑜交通了多少，解剖了多少，看见在他身上“退休”了没有？（“退休”了。）“退休”了，他想怎么呢？（翻篇。）他想翻篇，想既往不咎，能翻篇吗？能既往不咎吗？（不能。）这就是“退休补助金”一文钱不能少。“因着我在‘人’的‘单位’中的‘工龄’，所以我仍向人索取我剩余的工资。”神该作的工作作了吧？（嗯。）苦口婆心已经作了，给了你悔改的机会了，就像神给了尼尼微城的人四十天的悔改时间，你不扭转，你不能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也就是“工龄”到了，时间到了。不管老郝也好，老吕也好，神给咱摆设的环境是有期限的，不是没有期限，也不是和你玩游戏，到一定时候神就从“人”的“单位”中“退休”了。虽然神“退休”了，但神的话已经都白白地告诉你了，也就是说神把荣耀赐给了谁，就要和谁索取，所以说“退休补助金”一文钱不能少。这个画面看见了吧？（嗯。）看见了这个画面就是看见了神所作的工作了，神作的什么工作呢？你一天起来经历神的作工，经历什么了呢？你不要把神所作的工作给埋没了。“所以我仍向人索取我剩余的工资。虽然人离我而去，但人怎能逃脱我的手心呢？”行政告诉你了，

神要各从其类，神要根据神的行政定你的结局，而不是根据你的一厢情愿，你能逃脱神的主宰吗？你能逃脱神的手心吗？所以说，你那个一厢情愿能成立吗？（不成立。）

“我曾放松人到一个地步，让人尽情地放纵肉体的情欲，所以人才敢放荡不受约束，足见人并无真实爱我的心，因人都活在肉体当中。”这话看见了吧？（嗯。）“我曾放松人到一个地步”，给老吕放松到一个地步了吧？（嗯。）老郝放松到一个地步了吧？（嗯。）“让人尽情地放纵肉体的情欲”，木匠放松了没有？（木匠：放松了。）“所以人才敢放荡不受约束，足见人并无真实爱我的心，因人都活在肉体当中。”什么是活在肉体当中？（聪聪：一厢情愿，维护自己的脸面、地位。）为着自己的肉体，为着自己一时的利益得失。老吕的利益是什么？（萧齐：脸面。）（老吕：肉体放荡，随自己的嘴胡说，没有对待人的原则，说话没分寸。）老吕说的这句话是什么？这是对自己败坏性情的一种饶恕、迁就、宽容，善于宽待自己的过犯。（书纪：他就没有说说不实行真理的人，言语行为像外邦人一样放荡不受约束，这是什么后果。）神说：“你不要只把自己的过犯看成是一个不成熟或愚昧之人的失误，不要把你不实行真理看为是因素质差而难以实行的一种借口，更不要把你的所作所为的过犯仅仅看为是一种不在行的作法。如果你很善于原谅自己，很善于宽待自己，那我说你永远是一个得不到真理的懦夫，而且你的过犯会永远不止休地缠着你，使你永远做不到真理的要求，永远都是撒但的忠实伴侣。我还是那样地忠告：不要只注重你的归宿而忽略了你身上隐藏的过犯；要重视过犯，不要只为了归宿而忽略你所有的过犯。”（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过犯会将人带入地狱》）老吕总把自己的过犯当成是一种不在行的作法，那最终会怎么呢？（聪聪：过犯会永远不止休地缠着他。）（书纪：永远都是撒但的忠实伴侣。）所以说，老吕到现在一直是撒但的忠实伴侣。为什么这样说呢？从老吕刚才的话语里来说，他认罪吗？（不认罪。）老吕认识那是罪吗？老吕刚才怎么认识的呀？（老吕：放荡嘛，说话放荡不受约束。要是有真理原则的话，说话有分寸，不乱说，弟兄姊妹都能互相尊重。）是放荡吗？是不是放荡不受约束呀？老吕只是说自己放荡不受约束，对自己的过犯是一个笼统的概括，迁就了一下自己，但实际是什么呢？老吕说老郝的这句话恶毒不恶毒？（恶毒。）

对人是不是攻击？（是，贬低。）对人贬低、攻击，这恶毒不恶毒？你看没看到自己的恶毒？是放荡吗？（不是放荡。）放荡是什么呢？不敬虔，说话自由、随便，这不是说话自由、随便、放荡的问题，你说话对人是人身攻击、毁谤。（老吕：妈呀，我这还啥也不知道呢，我这是啥本性啊，有时候就是随口说的，伤害了弟兄姊妹了。）老吕，你还为自己辩解说话呢，你认罪不认罪？（老吕：不是，我不知道我这属于什么本性，在生活中，我和弟兄姊妹说话的时候……）老吕，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在跟你交通这个，你说什么呢？你说的这话是什么意思？我说你说的那话是对人的一种攻击、毁谤的时候，你感觉到羞耻了吗？你感觉到惧怕了吗？你说的是什么呢？我和你说了这些话，你要是一个有良心、有理智的人，是什么表现？“呀！”惊讶。心里有神，有敬畏神的心，“我信神了，我怎么能攻击人、毁谤人呢？我说这话这是不是魔鬼样啊？我说话、做事哪有点人样？好怕呀！呀，我怎么以前没认识到呢？”（老吕：我以前就是没认识到。）得恨恶自己。可你刚才说的是什么话？里边有恨恶吗？恨恶罪吗？我说不管老郝怎么样，各是各的进入，老郝那个表现是老郝不接受真理的表现，但你攻击人，是一种恶的表现。你既然伤害了弟兄姊妹了，你在弟兄姊妹面前坐个低凳子，认个罪，“弟兄，对不起呀，不好意思呀，我这说话太放荡了，不受约束。”我和你说了吧，你说了没有？（老吕：我还没说呢，他就不让我说，说不成，没法说。）是说不成吗？是你不说还是说不成？你是过去说你的问题了吗？我就是不在跟前我也知道你说什么了。你过去是指责老郝了，还是说你的问题了？书纪，老吕说什么了？“哎呀，多大个事呀”，有没有这话？（书纪：有，还说“只是说得轻一句重一句”。）“说得轻一句重一句，有什么呀？”肯定有这话吧？咱不较真老吕说哪一句话了。我是说我就是不去跟前，我也知道你老吕说什么了，你肯定没有坐低凳子，你是去指责他，那是道歉呢？说老吕的时候，并不是说老郝没问题，各是各的进入。老郝，不管老吕说什么了，你流露出来的是什么？你有没有良心？（老郝：没有。）你的责任，你的本分哪里去了？你有没有担当？你有没有责任感？

交通《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三十八篇》（二）

“难道真实的爱是用肉体换来的吗？难道我向人索取的只是肉体中的‘爱’吗？”老郝在那边的态度那叫什么态度呀？是不是背叛啊？还要本分吗？本分也不要了，工作也不管了。在人看，好事、坏事怎么区分呀？对自己肉体有益的，就认为是好事；自己肉体利益受到亏损的，就认为是坏事。所以说，人衡量好事、坏事是根据自己肉体利益的得失来衡量。老吕说出来的话对老郝来说，老郝的肉体利益受到了亏损，老郝就认为是坏事了，就要弃绝，还要撂挑子，还要讲理。我还在这里呢，老郝就是这样，我要是不在这里呢？“难道真实的爱是用肉体换来的吗？”真实的爱，神的审判刑罚是爱，责打是爱。真实的爱是不是用肉体换来的？（不是。）肉体的得失，对你的肉体是刀剑的击打，是一种剥夺，所以说“在人的经历当中不曾有我的身影，不曾有我话的引领”。“难道真实的爱是用肉体换来的吗？难道我向人索取的只是肉体中的‘爱’吗？”这里的“爱”是带引号的，什么是肉体中的“爱”呢？（书纪：就是人认为好的，对自己肉体有利的。）“难道我向人索取的只是肉体中的‘爱’吗？”从外表上来说你能跟随，或者你能铺红地毯，你就认为这是爱，神要这个“爱”吗？（不要。）神要的是什么？（体贴神的负担。）神要的是真实的爱、真实的跟随。你真实的爱在哪儿？你真实的跟随在哪儿？你的顺服在哪儿？“难道我向人索取的只是肉体中的‘爱’吗？”听懂这话了吗？神向人索取的是什么？神要的是什么爱呢？神要的是你能够顺服神，能够顺服神给你摆设的环境、顺服神的拯救，能接受神供应的真理、接受神的救恩。“若真是如此，那人又有何价值呢？人都是不值钱的贱货！若不是我的忍耐的‘特异功能’，我早就离人而去，与人在一起受人的‘气’，何苦来呢？”这话能感受到吗？老郝，你能感受到吗？（老郝：……）“若不是我的忍耐的‘特异功能’”，“特异功能”加了个引号，什么意思？这是忍耐的事吗？能忍耐下去吗？“我早就离人而去”。“特异功能”指什么？要不是因着神的经营计划，要不是因着神要得荣耀，要不是为了征服你，神怎么呢？（早就离人而去了。）神早就离人而去了。“与人在一起受人的‘气’，何苦来呢？”如果说你看不到这个画面，你可以站在我这一边感受一下，你看我和老吕在一起、和老郝在一起时，我的感受是什

么？老吕在我面前就能说弟兄姊妹“什么脑子呢？”老吕，你怎么敢在我面前说这样的话呢？虽然你不是说我，但是你在我面前说的是什么话？老吕，你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话吗？神是一切正面事物的象征，国度里边不允许有一点污秽存在，神是恨恶罪的，你在我面前就能对弟兄姊妹说出攻击、毁谤的话，“什么脑子呢？”你差点就说人家是猪脑子了。“若不是我的忍耐的‘特异功能’”，我要的是见证，我要的是果实累累、粮食满仓，我要的是把你征服的见证，如果不是为了神家工作，我受这个气干嘛？你感觉到我受气了没有？（没感觉到。）这个是不是感觉不到呀？（嗯。）明明老吕说的是老郝，我怎么能受气呢？我在这儿受气不受气？（受气。）怎么受气呢？咱不要规条形式地说句话，真实地体会一下。（王意：你对每一个人都是苦口婆心地交通，还得手把手地教，可今天人还能做出来这样的事情。）我在这儿是带领你的，就像法庭上的法官在判案呢，一个是原告，一个是被告，一般情况下，原告是有理的，是吧？老吕你是安排工作的，咱就说你是原告，但你在法庭上敢随意放荡？你在法庭上敢随意攻击人？（不敢。）咱看电视剧里古代升堂的时候是什么场景？衙役们是不是要齐声喊“威武”？什么意思？（法律是严肃的，让人感觉到害怕。）你在法庭上敢随意放荡，你就是在藐视法庭、藐视法官，你是在公然挑衅！能不能看见挑衅？如果我在这件事情里边不吭气，别人会怎么看？（觉得你包庇罪恶，容忍罪的存在。）那是不是把我给污秽了？是不是把我的工作给拆毁了？（嗯。）那老吕在我面前这样说话是不是挑衅呢？是不是试探呢？（是。）但我还得忍耐着。我有这个“特异功能”，忍耐着是为了什么？为了神的经营计划，为了神的工作，为了征服人。

咱刚才说的是老吕，那老郝呢？老郝在这里流露出来的又是什么呢？老郝当下就能撂挑子，当下就能背叛，我在这里有这个感受，神在那里看着呢，那你说神是什么感受呢？咱在这儿尽本分呢，这是本分吗？你把这个当成本分了吗？开玩笑呢？你是一个小小的受造之物，神是造物的主，神怎么作都是公义的，神说约伯就是站住见证，神把约伯灭了，神也是公义的。道理上你能明白吧？（嗯。）那今天不管你做了什么，或者你有什么大的能耐，或者你有什么恩赐，或者你有什么冤情，你就有功了？能不能在神面前表功、讲条件？（不能。）

咱是谁呀？咱根本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受造之物。外邦人还说“头顶三尺有神灵”呢，咱说这些话、做这些事的时候，头顶三尺有没有神灵？能不能比得上一个外邦人？我在这儿是什么感受？周围的弟兄姊妹怎么看？撒但怎么看？神在那边怎么看？“若不是我的忍耐的‘特异功能’，我早就离人而去，与人在一起受人的‘气’，何苦来呢？”“何苦来呢？”受这个气干什么呢？神离了你不行了？神的工作离了谁不行？“但我还是忍了下来，我要看看人究竟做的是什么‘生意’。”这里的“生意”带了个引号，是吧？（嗯。）做的是什么“生意”？咱昨天已经交通了，做的是什么“生意”？一厢情愿，是不是欺骗、骗取？（是。）连一根毫毛都不愿意献上，还想咋呢？还想骗取黄金万两，还想剩存下来，还想蒙拯救，还想成为下一个时代的主人。但是神的话一句不听，连一句话都没有实行，就这样还一厢情愿地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跟随神，这做的是什么“生意”？这个“生意”做得是不是太有讽刺价值了？有保罗的自知之明吗？（没有。）保罗有什么自知之明？（他还知道要换取。）保罗他还知道要用劳苦作工换取呢，你知道什么？你知道用一时的表现骗取！一个小小的受造之物，竟然想用一时的表现骗取神永远的赐福，这是什么“生意”？（不赔本的生意。）这不是不赔本，这是一本万利！“当我在地上的工作完成之后，我便升到高空，审判万物的‘主人’”，“主人”带引号，审判什么？成为主人了吗？（没有。）看人的表现，那是什么？（……）万物的“主人”就是对人的一个讽刺。这就是万物的主人？什么是万物的主人？让你去管理万物，可你和弟兄姊妹配搭连一个正常的相处都没有，互相就是攻击、毁谤，伤害了弟兄姊妹就连个认错都没有，连坐个低凳子都没有，你怎么管理万物？王意说他有一个什么难处？（意识到了就是背叛不了。）意识到了就是背叛不了，你说这是什么话？原来咱是意识不到，现在意识到了，但还实行不了，实行不出来。今天我和老吕说，“你作工作呢，你得和弟兄姊妹和谐配搭呢，你就不能坐个低凳子？今天的这个事咱不管老郝怎么样，但从道理上来说，你做的这个事就不对呀，你怎么还能攻击、毁谤人呢？就是从世人的角度来说，你还不该给老郝赔个礼道个歉？‘哎呀，对不起啊，你看我这是一张什么臭嘴，我什么人性啊，我这嘴怎么就能随意攻击人呢？’”我还给老吕点了一下，给人家做了个示范，老吕能开了口吗？（开不了。）老吕在我这儿是“嗯嗯嗯、是是是”，等老吕到了老郝那里这话就说不出

口了，而是说“你这人是怎么了？就和你说了一句这话你就不行了？”我还学不来人家的那个原话，老郝，老吕的原话是怎么说的？（老郝：说啥？）今天老吕主动过去和你说话，说的是什么呢？他和你道歉了？（老郝：没有。）他和你说什么了？（老郝：他说“我以后咋安排工作呢？”我说“你干你的，我也不用你安排。”）（萧齐：老吕说“老郝，一会把杂活儿干完就干另一个活儿。”）（老郝：我就是干完杂活儿又干另一个活儿的，昨天晚上回来还不是我先弄的？还用他安排呢？）老郝现在还在气头上呢。（老郝：我真不想搭理他，可以说这边有十个人就有九个人不愿意搭理他。前两天萧许在那儿干活儿呢，不知道俩人说啥呢，最后萧许告诉老吕“你以后别和我说话”。老吕还告诉我“我和萧许在一起都四、五年了，萧许跟我说让我以后别和他说话。”）那是老吕的功课，老郝，那你今天该学什么功课呢？（老郝：我不想和他一起干活儿，这就是我的心里话。老吕不愿意干活儿还总有想控制人、辖制人的那种气势，有些时候他就不把人当人看。）是，他是他的问题，我今天跟你说的是什么？我说的是你该怎么进入呢？今天你听了交通听着什么了？（老郝：听是听了，说得确实是，可一下子让我跟他好好地配搭，总觉得心里有点放不下，难受，堵着呢。）（书纪：先不说和他配搭不配搭，就说在神话里，你怎么看到神的爱？怎么看到神的身影？）（老郝：这个我知道了，通过弟兄的交通我知道了，知道了一下子放不下自己。我不可能说“哦，行了，我放下了”，明天弟兄走了我又和他有分歧，那说这假话干嘛？欺哄人呢？反正通过这个事慢慢的我可以认识，慢慢的我知道以后该怎么对待人，该怎么走这条路。对待任何一个人都得有一个原则，或许以后我不会和他再争吵，我就尽量少和他说话，他安排工作的时候，我能干的尽量就干，我不能干再说，尽量能忍则忍，不和他杠。反正我只能是一步一步慢慢实行，要让我一下子放下，那是不可能的，我没那么大的身量，不敢说那么大的话。）咱今天下午白交通了？（老郝：没有。）老郝表了态了，王意，你呢？（王意：你今天谈的我听明白了，这件事情主要是神给人摆设的，看人能不能活出正常人性。在这方面，我临到这些事情也不会去低头，有些时候还是自己的脸面、地位心太强，自己就不会低下头来跟人正常地说句话，有时候也知道自己错了，但我也不会低下头跟人家说，所以有时候说个低头的话就特别难。就像你今天下午跟老吕交通的那些，咱明明错

了，那就跟弟兄真诚地道个歉，说“因着自己的败坏性情，神今天是显明我”，其实这句话这样说起来很正常，也很简单，也是自己的一个懊悔的心。哪怕有时候这些话是学出来的，但至少对自己是个警戒、警告，这也不一样。可是今天在这儿聚会，说到他们俩这个情况，看到他们俩谁也低不下头来，在这里也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在这方面即使你点透了，也说透了，我也不愿低下头来去承认错误。尤其是对人有成见的时候，更不会低下头跟人承认错误。就像今天下午老吕跟老郝说的那话，我好像听见一句，老吕说：“我以后能不能给你安排工作？”我就想呢，如果是我，我跟老吕的那种说话口气是一样的。以前我上班的时候，跟人发生争执了，班长说“你过来，你们互相道个歉”，“对不起，行了吧？”就是这口气，就是这态度，可当时我还认为不管怎么样我还道歉了，对方连歉都不道，所以今天下午老吕说那话的时候，跟我这个没什么区别。）（聪聪：今天下午我好像听见老吕说了一句道歉的话，但是他那个话挺费劲，他说“我错了还不行吗？”是吧？好像是说了这么一句。）（老郝：下午啥时候说的？下午我说“你们如果暂时不用那个东西的话，我们就先用一下”，他说“嗯，行”，他就说了一句这话。后来他还问了一句“你们拉着那个垃圾准备往哪儿倒呢？”王意说“我们出去自己找地方吧。”）老郝，那你从这里面看到了什么？虽然说起因在老吕，老吕他不会去和你道歉，但他能够主动和你去说话，这是不是一个进入？这是不是一个低头？（是。）（老郝：他的说话里面是带着要求的，意思就是“我还要给你安排工作呢”。）他给你安排工作带着要求，那他是给你安排工作。不管是他的借口还是什么，在他谈到工作的时候，咱的态度是什么？（老郝：我告诉他我自己找工作来作，我对他肯定有火气呢，口气也不好，当时我的心里放不下，这是我的败坏。有些时候我也不吭气，每次他说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也不和他争辩。你今天下午交通的我也知道，确实是，咱应该活出个人样，可是在他这里……）可是你现在的言语、你的态度，弟兄姊妹怎么看呀？你比老吕更甚，能体会到吗？（老郝：能。）老吕他够不上，但他往上够了，你在这儿没有往上够的态度，在你这里完全是人与人之间发生的事。咱交通的第一句话说什么呢？“在人的经历当中不曾有我的身影”，在你的经历中如果没有神的身影，那你还是不是一个受造之物？那你还是不是在信神？还是不是在经历神的作工呢？在你的经历中没有神的身影，没有神话

语的引领，咱这是什么呢？刚才王意表了一个态我没听懂，王意你表了个什么态啊？（王意：我在面对这种事情的时候，可能跟老吕的那个态度是一样的。）你不要说和谁一样，就说现在，你此时此刻的态度与观点是什么？（王意：现在明白了，就是说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能不能站在真理一边，站在神话一边来对待这些事情。环境是神摆设的，而且不是平白无故摆设的，是因着自己有这方面的败坏性情，这个事情出来以后会勾出我里面的这个态度，一个对立的态度，而不是一个对待这件事正确的态度。）你给我解释了一下，神摆设的这个环境勾出了你的态度。（王意：这个态度也是反面的，一开始也是抵触的。今天你和他们谈的时候，我在这儿听明白了，面对这个事情，首先得知道这是神摆设的这些环境，不是哪个人怎么，还有一方面就是对这个人的了解，然后从这里面也会有一些分辨与进入，才能正确地对待这些问题。）王意，你所回答的是不是我所要的话？（王意：你说的就是对这件事情的一个观点、态度。）聪聪，他说的是不是我所要的话？（聪聪：不是。）书纪，我要的是什么话？（书纪：你要的是像王意昨天表的那个态，王意说“一遇到事我也知道不对，可是实行不出来”，今天还是同样的问题，“我遇到这个环境知道自己不对了”，那你该不该实行？该不该往这方面够？他知道不对但还是不愿意实行。）你说咱悖逆到什么程度了？你所回答的不是我所问的话。我所问的话很明确吧？我问的是什么呢？今天我给你交通了这些，就是要告诉你，你就是那尼尼微城的人，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为什么倾覆？因为在你的经历中没有神的身影，在你的经历中没有神话的引领，你是神话以外的人，你是神作工以外的人！什么意思？我告诉你这些以后，我要看的是什么？（看人有没有悔改。）我要看的是你有没有悔改，我看你是不是能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可王意你和老郝表达出来的是什么？你给我表达出来的是“我为什么有这个恶道，当时是因为什么我才有了这个恶道，所以我才不放下手中的恶，不放下手中的强暴”，你有放的意思没有？你没有放的意思，你只是跟我表白了一下，“我手中有这些强暴脚下有这些恶道是有原因的、是有原由的，我不是无理取闹的”，能听懂吗？我听见这个声音不是有良心、有理智的人发出的声音。我今天和你交通了什么？我说你是一个什么人呢？我说你是一个死物。我为什么说你是死物？（因为人没有神话的带领，在人的实行中没有神的身影，和神没关系。）你

看不见神作在你身上的爱，你也看不到神在你身上的恨，你看不见神所作的工作。你看不到、感觉不到，也领会不了，你是不是一个活物呢？你有没有这口气息？你通不通灵呢？这是不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嗯。）你看尼尼微城的人，是神亲自和他们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吗？（不是，是借着约拿说的。）约拿是个什么人？约拿是悖逆的先知，是吧？（嗯。）如果你是尼尼微城的人，你会说什么？“你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你是谁啊？你是从鱼肚子里出来的，谁不知道你啊？你悖逆神，神把你放在了鱼肚子里，你现在刚从鱼肚子里出来，你还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你在二十天以前就倾覆了！你还说我呢，你悔改了？你的话我不爱听！你还说我手中有强暴呢，还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你咒诅我呢？你谩骂我呢？”尼尼微城的人有这个话音吗？（没有。）尼尼微城的人不管约拿说话的口气。你想一下，约拿说话的口气会不会温和？（不会。）约拿会不会和老吕一样说“你们这些猪脑子啊，你们抵挡了神，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有没有这样的话语？（有。）约拿说了这话以后，还没走，“我就坐在这儿，我就等着看神怎么惩罚你们呢”，看笑话呢，你说约拿里面是什么心态？就他的这个心态，你说他在喊话的时候语气能柔和了？（不会柔和，肯定带着气。）我觉得约拿说的话要比老吕说的话狠得多。那你说尼尼微城的人听了约拿的话怎么能和约拿配搭得来呢？（配搭不来。）尼尼微城的人听了约拿的话以后，他们不在乎约拿说了什么话，不在乎约拿说话的态度如何，他们只知道“有谁能作成这事呢？只有神能作成这事”。尼尼微城的王说了句什么话？“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致灭亡，也未可知。”神告诉他、要求他悔改了没有？（没有。）神要求他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了没有？（没有。）没有，是他自己的一种认识。“也未可知”，有这么一点希望，“如果我们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神很有可能就不定我们的罪了，很有可能就放过我们了”，所以尼尼微城的王就带领全城的人披麻蒙灰悔改。

咱今天有没有要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的意思呢？（没有。）老郝在这里说的话，就没有计划过要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不管你和谁发生关系了，你该不该带着情绪尽本分？该不该在本分上撂挑子？他就是敌基督，敌基督过来安排工作了，只要人家安排的是工作，你

该不该接受？（聪聪：该，因为是神家的工作。）咱能根据“你是敌基督，所以你给我安排工作，我就不接受”？这是什么理？王意听懂什么意思了吗？（王意：主要是神摆设的人事物，得跟神建立关系，不是跟哪个人建立关系。）我在和任何人交谈、交通的过程中让你们总结一下，交通完我说让你谈谈吧，我让你谈的是什么？然后你谈的是什么？我让你谈的前提是我和你交通完以后，让你谈谈，我是要看看你的认知、看看你的态度、看看你的悔改。我是告诉你“再有四十天就要倾覆了”，我要看你听了这话以后，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可我大多数听到的是什么？我没有听到有一个人说“哎呀，我太悖逆，我得悔改，不能再这样了。”这个果效我只看到过一次，那是在我给萧齐交通的时候，萧齐说“他们把我当软柿子捏呢”，我怎么和他交通的？（逆子。）我说他是一个逆子，是吧？（嗯。）他听到这个逆子以后，他能根据“逆子”看到自己的悖逆，能够懊悔、流泪。但我在其他人身上没有看到这个果效。我在其他人身上看到了什么果效？在我和你交通完以后，你依然没有悔改的心，没有看到神作在人身上的是爱、是饶恕、是忍耐、是包容。刚才交通的神话里说什么？神说“若不是我的忍耐的‘特异功能’”，什么是“特异功能”？实在是无法忍耐、包容下去了，根本不应该忍耐、包容了。在这个前提下你听到这个话以后，你该不该感动？（该。）你的良心该不该有所知觉？（嗯，应该。）“我是一个小小的受造之物，神在我身上作了这么大的工作，神对我是一次又一次地拯救，我对神是一次又一次地悖逆；神一次又一次地开启光照我，我一次又一次地明知故犯，我是干啥呢？和神掰手腕呢？掰了两次、三次没完了？掰着好玩？”咱听了这话以后，没有认罪悔改，没有看到自己的丑，没有羞耻，没有恨恶自己，“我怎么是这东西呢？我作为一个受造之物，我算是什么受造之物呢？我不是以色列民，而是淤泥中的残渣，神作在我身上完全是我的偏得，我还有什么怨言，我还有什么想法，还有什么野心呢？我不敢了，我不能了，我内疚，我懊悔。”我应该看到的是你的一种立心志，重新做人，重新还报神爱，背叛自己的肉体。这不是人应该认识到的，应该表明的心志，应该表达的态度？以此来安慰神的心，以一个悔改来安慰神的心。可是我看不到，我看到的是什么？（人的刚硬，对抗。）“我对抗你不是没有原因的，是你给我摆设的环境，是你作得太苛刻了，是你把我逼到这条路上的，不是我要和你对着干，是你逼得我和你对着干。”你说咱

的性情多恶毒呀！你在和谁搞条件呢？约伯是满足而死，亚伯拉罕人家是献以撒，你献了什么？就说把你的败坏性情献上，也就是说让你背叛你的败坏性情，让你放下你的恶道，放下你的肉体享受，就这一点咱都放不下。虚荣、脸面、地位，你的猪狗爹娘，这是吞吃你的，这是坑害你的，这是玩弄你的。你为什么这么痛苦？不就是你的“父亲”告诉你的这些东西让你产生了痛苦吗？“虽然我‘退休’了，但我的‘退休补助金’一文钱不能少”，退休补助金是什么意思？退休补助金，就是神要和你算账呢。如果你变化了，就怎么了？（一笔勾销，一好百好。）一笔勾销，一好百好。如果不变化，神就新账、旧账和你一起算，你不害怕吗？咱今天看见了，在你周边发生的事实临及有多少？你非得让事实临及发生在自己身上？王意你就不怕神新账、旧账和你一起算？（王意：……）咱连保罗的自知之明都没有。保罗信的是谁？保罗信的是能击杀他的那位神，你呢？（……）

神说：“但我还是忍了下来，我要看看人究竟做的是什么‘生意’。当我在地上的工作完成之后，我便升到高空，审判万物的‘主人’，这是首要的工作，因我已将人恨恶到一个地步。”人难办不难办？（难办。）神先有话后有事，神就知道人难办到了一个什么地步，给你摆设多少环境，你就是刚硬。你信神，在你的实际经历当中，竟然没有神的身影，没有神话的引领，这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所以在神作工结束了以后，该审判万物的“主人”了。“审判万物的‘主人’”，“主人”带引号，是因为现在还不能称为万物的主人，还不配称为万物的主人。“审判万物的‘主人’”，这个时候就怎么呢？是不是灾难降下了呀？所以说众子民是在灾难中作成，没有灾难不行，太悖逆。这还是好一些的人，如果在灾前你连见证都站不住，你达不到一个做子民的要求标准，那你就是被淘汰的，是效力的。如果你效力效不到最终，就连效力者都不是。“这是首要的工作，因我已将人恨恶到一个地步。”这是神首要的工作，必须用武力解决，用事实临及。咱今天已经看见事实临及了，从你周围的人事物当中你也都看见了，你非得让事实临到你自己？有的人已经临到自己本身了，但还是不害怕。“有谁不恨恶其仇敌呢？”那你说，你是不是神的仇敌呢？（是。）你看见你是神的仇敌了吗？神明明来拯救人，告诉人国度里不允许有污秽存在，撒但是要拆毁神的经营，让人勾心斗角，而神要的是人与人彼此有爱、彼此包容

忍耐。可你们呢？一点包容忍耐都没有，就是和神对着干，与神对抗到底，不管交通多少，反正你就是要维持己意，就是一厢情愿，按着自己的意思走下去，最后还要和神要福气。“有谁不恨恶其仇敌呢？有谁不将其仇敌灭绝呢？”这话是不是说得够清楚了？“有谁”，意思就是说谁都不行，不是神不行，是谁都不行。“有谁不恨恶其仇敌呢？”你恨不恨仇敌？你看看今天发生的事，你看看老郝恨不恨老吕？（恨。）老吕恨不恨老郝？（恨。）你都能恨成这样，你想一下，你在神的经营中搞着你自己的经营，你吃喝享受着神的供应，神维持着你的生命，给着你气息，反过来你和神怎么呢？（对抗、叫嚣。）要么硬着颈项与神对抗、叫嚣，要么就是尽本分欺骗、应付糊弄。所以说“有谁不恨恶其仇敌呢？”你的仇敌你恨不恨？（恨。）那你为什么不让神恨恶他的仇敌呢？你与神对抗了，可想而知神对你就是恨恶，不要觉着你是神手中的小宝宝，神对你是恨恶。那恨恶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就是灭亡呀？（嗯。）神就要惩罚你。“有谁不恨恶其仇敌呢？有谁不将其仇敌灭绝呢？”灭绝！今天老吕说了老郝这句话，老郝想什么？想不想灭绝了老吕？（嗯。）他灭绝老吕的那句话怎么说的？“不要和我说话，工作也不要和我说，我自己安排”，这是不是断绝来往？从这件事上断绝来往，是不是就是把老吕灭绝了？（嗯。）灭绝了。“有谁不恨恶其仇敌呢？有谁不将其仇敌灭绝呢？”那你想一下，神不灭你怎么能行呢？你看到神的态度以后，看到神注定、必须得灭你的时候，你还不警醒？还要应付糊弄、欺骗？

“在天，撒但是我的天敌，在地，人是我的冤家对头，因着天与地的联合，所以我将其株连九族，一个不放过。”这里边有句什么话呀？“在天，撒但是我的天敌，在地，人是我的冤家对头，因着天与地的联合”，天上和地上，撒但和人，联合起来了吧？（嗯。）撒但是灵界的，人是物质世界的，天与地的联合，“所以我将其株连九族，一个不放过。”不放过什么呢？天上的不放过，地上的不放过，株连九族，你的祖先不放过，你的子孙不放过。谁是你的祖先？你的祖先不是你妈、不是你爸，谁是你的祖先？（撒但。）就是给你那个意念，给你那个思想，让你为你肉体说话的那个东西，让你不得释放的那个东西。你看王意放不放他的祖先？（不放。）“我要面子……”，给他这些意念的是不是他的祖先？（是。）那是他的祖先给他的，他的“父

亲”给他的。所以他的祖先和他的子孙神一个都不放过。咱知道他的祖先了，他的祖先就是他脑海里面的臭水坑生出来的那些东西，那是他的祖先。那他的子孙是谁呢？（自己。）他借着他的口要怎么呢？要迷惑人、要控制人。王意要讲他的理，老郝要讲他的理，在别人遇到同样环境的状态下，他想起了王意说的话，想起了老郝说的话，“是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活脸树活皮，怎么能不为自己说一句话呢？怎么能不为自己肉体说话呢？”你会不会想起王意的话？会不会想起老郝的话？（会。）这是咱经常遇到的事啊，那王意、老郝就成了什么了？成了你的祖先了，你就是他们的什么？（子孙。）所以说你不要随意听一个败坏之人的话，你要是听了败坏之人的话，你就是他的子孙。神对人怎么说的呀？“所以我将其株连九族，一个不放过。”你的祖先就是撒但灌输给你的那些东西，还有你迷惑人的那些东西，都得怎么呢？都得一个不放过！“谁叫其抵挡我？谁叫其悖逆我？为什么人的旧性与人藕断丝连？”这话说得够清楚了吧？你看王意的那个旧性，人家那不是藕断丝连，而是好像焊住了，切割机能切开？王意，这怎么就开了？（王意：背叛自己。）“为什么人的肉体总是在人的里面增多？这都是我审判人的证据”，这就是为什么摆设环境让你流露出来，流露出来这就是审判你的证据，没有这些环境你承认吗？（不承认。）不承认。所以摆上这些环境就是刚才交通的第一句神话，“在人的经历当中不曾有我的身影，不曾有我话的引领”，抓住这个证据了，“你不是跟随我的，你要是跟随我的怎么能没有我的身影，怎么能没有我话的引领呢？证明你不是跟随我的。”你跟随的是谁？（撒但。）你跟随的是撒但，你跟随的是你的祖宗，你还带领着你的子孙。“这都是我审判人的证据，谁敢不屈服于事实面前呢？”咱看刚才他们的表现，老郝服不服呀？王意服不服呀？不服。把这个事实、真相揭露解剖出来以后，服不服？不服也不行了。“谁敢不屈服于事实面前”，怎么不屈服于事实面前呢？你是不是神的仇敌呢？（是。）你是不是拆毁神的经营呢？（是。）你是不是没有跟随神？（是。）你是不是挂着跟随神的名而搞着自己的经营呢？（是。）你这是不是在欺骗神、玩弄神呢？（是。）那你是不是神的仇敌呢？（是。）那你是不是该被毁灭呢？（是。）所以说“谁敢不屈服于事实面前呢？”神是用时间与事实来给你证明一切。“谁敢说我的审判带有‘感情色

彩’？”神的审判有没有“感情色彩”？（没有。）“我与人本是不相同的，所以我便离人而去，因我本不属人类当中的一个。”

下面这一段你们自己交通一下吧，咱今天就不交通了，交通了上面这段神话，后面的神话就好理解了吧？（嗯。）交通这篇话，咱不单单是在这里面认识神的话，更主要的是我刚才跟你说什么了呀？认识神的作工。（认识神的性情。）不是认识神的性情，这里主要是认识神的作工。神作了什么工作？在经历之中看见神，你必须在经历之中看见神作的是什么工作。你怎么在经历中看见这些？你说你知道谁是你的父亲，谁是你的母亲，是吧？你怎么敢确认她是你的母亲、他是你的父亲呢？怎么确认的？你看见你父亲在你身上作了什么工作，你看见你的母亲在你身上作了什么工作，你亲自经历了、体验了，你看见他们作了什么工作，你就确认他是你的父亲、她是你的母亲。那你信神呢？你必须得看见神作了什么工作，神在人身上是怎么作工作的。我是借着今天的一个例子来让你看一下神作的工作，让你在每件事上看见神是怎么作的，看见神在人身上付的心血代价，让你能看见神的爱。你看见神的爱才能去爱神，你看不见神的爱没法爱神。经历神的作工，你每天得去揣摩，你遇到一个事以后，你就得看神在这里面和你说什么了，神要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这是不是你应该寻求的？（嗯。）

52　四句格言

1　人都是怕受刑罚而“爱”神，并不是“天生”就爱神，有谁生来就有爱神之心？有谁把神当作自己心脏一样看待？所以神总结出一条人间的格言：在人之中，并无爱神之人。神一直在人中间作工，到了今天，人仍不认识神。

2　神能爱人到永远，也能恨人到永远，而且是一成不变，因神有毅力，但人却并不具备这个毅力，对神总是总是忽冷忽热。所以神又总结出一条格言：人缺乏毅力，人缺乏毅力，因此，不能满足神的心。因此，不能不能满足神的心。

3　至今神仍不知人为什么不守本分，为什么不知自己的身量有多大，是几克重，还是几两重，人都是不透亮。所以仍在欺哄神，似乎神的工作全部归于徒劳，似乎神的话只在大山之间回响。神以此为基础总结出第三条格言：人并不认识神，因人未看见神。

4　人都因神的言语而大声求告神，在人的求告之中总是埋怨神绝情绝义，似乎人都在寻求神对人真实的“爱”，但人怎能在严厉的话中找着神的爱呢？因此人总因着神的话语而失望。人的言语为什么总是埋怨神呢？因此神总结出第四条人生的格言：人的顺服成份甚少，因此人总是在恨神。

5　当神向人提出要求之时，人便大吃一惊，没曾想多年心地善良的神也能说出这样的话，既没情又没义，人便默然了。在此之时，神看见人的心中恨神的成份又一次加添了，因为人又开始作着埋怨的工作，总是埋怨地，总是在咒诅天，但在人的言语中，神从未找着人咒骂自己的东西，因人太爱自己了，神借此总结了人生的意义：人的一生之中因贪爱自己而悲切、虚空，人的一生之中因着恨恶神而自取灭亡因着恨恶神而自取灭亡。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三十八篇》

27. 信神不是在闯江湖、打江山

信神不是在闯江湖、打江山（一）

先说一下问题，卫军有什么问题？（卫军：就是看了这话挺受审判，因为我的过犯、悖逆挺多的，人际关系不正常，男女关系也不正常，羞辱神名，再一个是情绪和血气，不能与人有正常的沟通，交通，来往，这是我自己的看事观点。很多时候我都不愿意把我自己的短处、悖逆、缺欠、败坏讲给任何人，看了神对人的警告那些话，这样的人是受惩罚被毁灭的对象。这段时间才看到自己的结局归宿，看到自己的所作所为，看到了自己的做人……）看到了你的什么作为了？没内容，详细一点，你说你看到什么了？（卫军：看到我触犯神性情，羞辱神名。）怎么羞辱神名呢？（卫军：我仔细省察，一开始弟兄你揭露我的问题，情感、邪恶，羞辱神名，我内心当中很排斥，觉得我的规条守得挺好，也没有什么越界的地方，后来省察到的确有情感，对穆糖所说的一些事情自己就上心了，她说的一些事情我会认真对待，会付一些代价。）还有什么？（卫军：还有就是，比如工作上的一些事情感觉跟她比较好沟通，愿意跟她配搭。）你是说和穆糖，是吧？（卫军：嗯。）那你的工作呢？还有什么？再谈。（卫军：我的工作压力比较大，很多事情往往自己要达到的达不到，没达到。反正我自己觉得最应该达到的也没达到。）为啥？（卫军：各种各样的原因嘛。）前两天对账了，是吧？（卫军：一直都在对。）对你的账了，是吧？（卫军：对。）对你的账有什么感受？（卫军：漏洞挺多的。）什么问题？（卫军：……）萧凯说说，看你们对账有啥问题？（萧凯：就是那天算了一下那个东西的账，本来到卫军这应该是总出来的，就是进多少，出多少，是这么个结果。但是过去查看的时候还没总，这个账就没有算，也就是说这个工作就没有作。我们过去对的时候才开始算这个账，而且算的时候好多不清楚。）就没总账？（萧凯：对，就没总账，到他这儿这项工作可以说就没作。还有就是，去买这些东西的过程中，当时支出的时候有一些油钱和饭钱，但是这个油钱和饭钱没有单据。就是说人家吃饭了不开票，或者是加油没有开票，但当时有当事人，总得开个单子吧？开个单子、写个单据让别人

给证明一下确实加油了，最起码有这个单据，但是这个饭钱和这个加油钱就没有单据。后来我又去了几个地方，看了一些账，我去另一个地方的时候，他们说前两、三天卫军已经算过账了，可是算账的时候，我看了一下那个账上差了十三块钱，说差的钱那俩人补上。还有一笔账就没有上，我忘了是几月份了，账上没有这笔钱。一开始我问的时候，我说“这个钱呢？怎么不见这个钱呢？”当时杨丽跟老贺发懵了，他们不知道了，我说“你的东西也不在了，钱也不在了，你这是干啥呢？”后来老贺想了一下，他说“呀，这个钱大大拿着呢。”我说“不管谁拿着，这个钱得过一下账呀！”神家所有的钱都得在账面体现，你这个不在账面体现，照这样谁都可以拿呀！都拿了钱不过账，这算啥呢？这是算了账以后，有这么一笔账没上。）算过后？（萧凯：对，算过后有这么一笔钱没上账，不知道这个钱怎么回事，这是这个地方。然后就是萧康这儿，那天我过来萧康说他的这个账不对，我看他那个账本的时候，我说“算过了吗？”萧康说“算过了。”而且我看见上面有卫军写的字，写着往来账多了多少多少钱，萧康说“这钱多了不知道咋回事”。然后我把他那个账看了一下，从账本上看不出来啥，我让他把所有的单据全拿出来以后我查了一下、算了一下，他有一个重复的账。实际的这个票据少，但是往来账上记得多了，同样的钱在往来账上写了两次，他把这个写重了，这重复的加起来正好跟多出来的那个数目差一点。）是一个单子？（萧凯：对，就一个单子但他是写了两次，他手里的钱不是就多下了？这两个单子重复了，把这个空单子一去，正好就差不了多少了，这账基本上就不差了。后来我问了一下萧康，“当时算账的时候你们怎么算的呢？看单据你们看错了？”萧康说没有，就没有看油票或者这些票据，只是说根据他往来账上记的那个算了一下，然后说多了多少钱。）没看单据，多出多少钱也没有个处理方案？（萧凯：嗯，这是萧康这边的问题。老贺那边还有一个问题，他们一直以来都没有账本，就是他们自己弄一个本子在上面记着，手写的记着，没有账。）就没有账本？（萧凯：就没有账本，我去的时候他说卫军前两、三天去了以后才给了他一个账本，之前就没有账本，这是老贺和萧康这儿的问题。还有朱萍那里，我看了一下那个账，她那个账可以说是一直就没有做账，实际买东西的那些票据是混乱的，放在一个盒子里乱七八糟一堆，就不做账。）就没做过账？（萧凯：嗯，就不做账，朱萍是管账的，朱丽是管钱的，朱萍那个账

就是一堆，混乱的，也不整理。）这边是没做账，那边是有多少钱没上账，就是结完账以后都没上账？（萧凯：对。）

还有什么呢？卫军，这个怎么解释？（卫军：……）刚才萧凯说的话你听见了吧？你说说。（卫军：当时萧康去了我和老宏正在对账，我没有对那个票据，我就对了一下他记的那个账。）萧康这边的账单你跟他结了没有？（卫军：没有。）那是几号的事？（卫军：前半个月。）前半个月，那你没有去结账，他过去那是算什么呢？他找你的？（卫军：我找他的，他把那个东西的票据给了我，我弄不懂，我说把他叫过来再对一下，他说他的账让我帮他看一下，感觉也不对，当时就在账本上和他对了一下，对了一下钱多了，我说你赶紧回去找单据去，找单据重新对。因为当时忙得顾不上跟他对，在我的想法当中就是我先给他对一下，他说的“你先给我看一下，看一下什么情况”。）你对一下不就直接对完了吗？那你对几次呢？你查账查几次呢？（卫军：他那个账得专门去弄，得坐下细细的、好好弄，因为当时大账也不对，我才到老宏那儿对大账呀，我没有跟萧康对那个细节性的，细节性的在四月份对过一次。我知道萧康那个记账，他也是今年才刚刚开始，我是想着把大账先对上我找个时间跟他对一下，对一下那就要对日期、对单据，那天就简单地对了一下。）那老贺那边呢？（卫军：那边我知道老贺和杨丽他们只是一个小账，那些大的账全在大大那，什么电费，出这费，出那费那些……）那边不就是一个账吗？（卫军：大大那的确有一本账。）你怎么给他们安排的呢？你不是告诉他们怎么做账了吗？（卫军：我跟大大对过去年的账，对完了，对完以后就跟大大说的，把大大所垫付的钱全部结了，结了以后这边就有一本账。然后大大的意思是像她买的那些东西她是奉献呢，我说你奉献归奉献，奉献有奉献的原则。）这和这有啥关系呢？这和买那个东西没关系啊，咱现在说的是这个账。（卫军：对呀，买这个东西的账也在大大那个账上呢，买这个东西、电费、水费……）那这边有几个账本？（卫军：两本。）大大那边还有个账本？（卫军：对，大大那边有花销。）萧凯，你见那个账本了没有？（萧凯：没有。）那你问大大了没有？她为什么两个账本呢？两个账本是他们记两个账本，还是你允许他们记两个账本？（卫军：我没有要求他们记两个账本。）你是几月份过来的？（卫军：去年六月份。）有一年

了，你一来了就是培训他们怎么做账的，对吧？（卫军：……）那你培训他们的果效在哪儿？你没有要求他们记两个账本，他们记了两个账本，那你查完账以后也没有要求他们合并账本，也没有安排他们继续怎么记账，是吧？（卫军：跟大大谈过，聊过。）你说的这个话不是对我的回话吧？我说的是什么？这是不是一个谈话、聊话的问题？咱们谈的是个什么问题？卫军，咱们谈的是个什么问题？（卫军：……）什么性质的问题？你和我说的是不是一个性质？是不是？你说说。（卫军：……）我和你谈的是你的本分问题，我和你谈的是你的职责问题，你和我说的是你和大大聊过，聊什么了？职责是聊的？你的职责、责任是不是随便聊聊就行了？这个职责、责任是必须的，是有要求的，是不是和别人谈谈就过了？那你说咱是不是作工的？你是跟她交通一个真理了？“我跟她聊聊，我跟她谈谈”，谈谈心，这是你的本职工作，这是你的职责、责任。你的职责、责任与你的本职工作能不能和别人谈谈就过了呢？那咱对待这个本分是什么态度？去年六月份来到这儿有一年了，你给他们培训了，到现在连个账本都没有规范了，你说咱的本分尽得怎么样？你的责任怎么样？你当时来的时候怎么说的？还记得你当时说的话吗？卫军，你当时是怎么说的？（卫军：……）我听了你的话我是高兴，我是信任，我全部交托给你，然后一年以后你就给我交这么一个账！在你查完账以后，有多少钱不在账上，问你怎么记的是这账呢，你告诉我那边记的是两本账，记两本账是她记两本账，还是你要求的，你说“是她记的”，一年以后你告我说是她记的，你培训了一年，最后你告诉我说你和她聊过。卫军，看见问题的所在了吗？这边是没记账，那边是没有账本……卫军，今年我把全部都交给你我啥也没过问，我对你是信任，你说出来的话，我是把你说话当话听了，是相信，可这边却连账本都没有。你又怎么说呢？有没有账本？（卫军：有账本啊。）（萧凯：老贺那边没有，朱萍这边有。）老贺那边没账本？（萧凯：对。）朱萍这边不是有一堆单据吗？不是没有流水账吗？有没有流水账？（萧凯：她记了一个往来账，但单据是混乱的，后来他们看了一下说是有往来账，只是有一些单据不全。）她记了个往来账，是吧？（萧凯：嗯，她有个往来账。）那刚才说的是老贺这边没账本？（萧凯：没有。）（卫军：他们就是自己在那个本子上记呢。）那你怎么查他的账呢？你怎么总账呢？让你从培训到监管，再对账、查账，一年了，你这个都没有规范

了。咱做啥了？我看见你每天晚上到了十二点以后才睡，我还看见你累呢，咱忙啥了？忙在什么地方？卫军？（卫军：……）

最基本的、最根本的，一年了，你这边查完账以后这个钱没上账还体现不出来？你告我说老贺这边是一个账本。（卫军：按正常情况下查账是大大也应该在才对，我查账的时候是这个人在，那个人不在，这也是一个客观情况。客观情况就不说了，老贺这边的这个事情的确一开始是因为去年有环境，今年是大大那……）咱账本应该有吧？总该有个记账的，有个管钱的，这应该有吧？这不存在对账时人在、人不在吧？有账本在，人在、人不在还不是一样的？你说的这是不是理由？咱现在别说查账了，查账是你对账对出问题以后才查账，咱首先有个对账，这个有没有？对账不需要大大在，你有账本你这边对一下账就行了，开支多少钱，收入多少钱，跟他们对一下就行了。你没有对账，哪来的查账？就像萧康的账，萧康的账你怎么弄的？你既然和萧康在一起对账了，是不是也就结清了呀？他那个账单你和他对了没有？（卫军：不算对了。）“不算对”，你对了没有？你和他是一种对账，还是一种查账？（卫军：我那……）你对萧康是对账？还是查账？还是教他做账？属于哪个性质？（卫军：那天就连对账都算不上。）那算什么？在你这儿算什么呢？（卫军：他说他的那个账有问题，让我给他看一下，那天时间很短……）时间很短，你和他算不算一种来往？算不算？（卫军：算。）你把他账上的数据抄到你的账本上了没有？（卫军：没有。）没有上你的账本？（卫军：没有。）他那个账多长时间了？（卫军：两个月，四月底跟他好好对过一次，查过一次。）四月底到六月底也该算了，该截止了吧？那天是咋了？时间短？你没计划做？（卫军：没有。）没有给你的账本上记他的账？他的数据你没有采纳？（卫军：没有。）也就是萧康那个账你其实就没管。（卫军：那天就没有准备要对他的账，我知道他的账不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能弄完的，得细细地查一遍，才能知道那个问题，我只是把那个跟他说了一下，说怎么对怎么对，现在对的多出钱了，我说你再回去查去吧，我当时顾不上查他那个，当时我的大账也不对，对不上。）萧康的账就没结束，对吧？（卫军：没有。）萧凯，他那个账就没上账，萧康那个账截止了没有？（萧凯：他账本上面有一行标了一个多出多少钱。）上卫军的账了没有？（卫军：没有，当时老

宏在呢，没上。）老宏，两个月了你们不跟他们结账？结不结？查萧康的账，你当时也在，是吧？你两个人弄的，是吧？（老宏：他当时把钱交了。）（卫军：那是那个东西的钱，那不是萧康的账。）就说萧康的账，他的加油钱，他个人的账，想起来了没有？（老宏：当时看见他的账不对，然后跟萧康说，你回去对一下，具体找什么票据啊，找啥呢，这个说了。）那就是还没有对账，就没有和萧康对账，也没有总他的账。（老宏：没有对，那天没对账。）你们一般是多长时间对一回？就是说按规程你们制定的是多长时间算一回账呢？多长时间查一回他们的账，或者是对一回他们的账呢？（老宏：他是自己去查账的。）卫军不和你说？（老宏：没有说什么时候查这个账。）那这个账相当于是没做？还没管呢，没过问呢。（卫军：像萧康是今年才开始弄这个账，一般情况下他如果不会，我会问得勤一点，查得勤一点，一、两个月，两、三个月会查一次。）（胡路：一个季度。）（卫军：有的时候他有情况的话，他会叫我，然后我随时会查。）胡路说是一个季度，你们是不是按一个季度来算的？有没有规矩？有没有制定说多长时间结一回账、清一回账？有没有？想起来算算，想不起来不算，还是说，就是胡路说的一个季度结一回？（卫军：之前那个规定是一个季度查一次，后来的那个安排上边说是半年查一次。）半年是说查账吧，对账不可能说半年对一次啊！对账是多长时间对一回账？你们也没有个时间标准，没有个时间要求？（卫军：什么时候出问题了，什么时候得赶紧去弄一下。）出了问题了才对账呢，不出问题就不对账？你不对账怎么能知道有问题、没问题？你每天专业对账、查账的还没找出问题，萧凯倒查出问题了。萧凯做了几天？大大那边是什么问题？和大大那边是查完账了，还是对完账了？（卫军：没有。）那对大大那边是查账还是对账？（卫军：查账。）查账，还没查完账？多长时间没查完账？（卫军：大大手头的账比较多。）有多少？（卫军：有之前的这账那账，好多账，现在就剩下大大和肖草的那个账还没对好。）咱不是说那么多账，那么多账就一个账一个账来。老贺那边的账是什么时候对账？什么时候查账的？（卫军：那边前几天去对过。）萧凯，他们什么时候查的账？（萧凯：我去的前两、三天他就去了。）前两、三天，你那时候是查账还是对账？（卫军：那连查账都算不上，是对账呢，去教了他们一下。）算对账，是吧？（卫军：嗯。）那对账算结束了吧？（卫军：

没有。）为什么不结束呀？（卫军：因为大大那还有一部分。）你这两、三天了还不应该结束？她那边有多少账？总共有多少账？老贺那边总共有多少账？（萧凯：没多少。）（卫军：几千块钱。）几千块钱，那你光是对账得多长时间？你对账需要多长时间？卫军？（卫军：那天对了两个下午。）对了两个下午，是吧？还是说教了两个下午？（卫军：对了两个下午。）就按你说的两个下午，你这个对账总共需要多长时间？（卫军：唉！）刚开始来了你可不是这样说的呀，对账得需要多长时间？对账你都对了两个下午没结束，又过了三天还没结束。这边的账你要对多长时间结束？在你的计划中，你计划几天结束？总共几千块钱，几张单子就结束不了。咱怎么教他们做账的？（卫军：他们如果要是会记账的话，对账就快，他们不会记账的话，就慢一点。）

同样都是这边的账，萧凯对了多长时间？（萧凯：我看了半小时。）萧凯半个小时看了一遍，发现问题了，你这边两个下午没有查出问题，卫军！你这话怎么说的呢？这里边是不是有诡诈呢？咱连一个诚实话都不能说。你对完账了没有？卫军？（卫军：……）咱有没有正常的交流？不管咱是教他做账，还是对账，还是查账，三种，这三种哪个你也说不过去，你没办法说，所以你就说了个“还没完呢”。是不是和我绕弯呢？卫军，啥时候完呢？（卫军：没有，我知道老贺那边的账，大大手里有一本。）你知道她有一本，那你这是教她做账还是对账，还是查账，这应该是清楚的吧？或者是你刚才说的第四种没做完账，没和他对完账，你和他没对完账这是不是一句假话？你对完了没有？（卫军：我说的对完账，就是他整个的账都出来了以后，完了以后把所有的账目都倒在账本上，最后对出一个结果来，这才叫对完呢。我去了那边就对了一个小账，就是老贺和杨丽他们的一个小账，总共几千块钱，然后去了把单子找好了，所有的东西都核算了一遍，核算出来我知道大大那有账，我只是把他们那个账对了一下，大大那还有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没有算。我对完了他们的，再去找大大对大大那的账，所以这个账就没有对完，到现在也没有对完，现在那账还在那放着呢，我还得去。）那你说咱什么时候能把这个账对完呀？按这样的进程，咱有完没完？到现在大大在另一个地方的账还没完。卫军，我让你来做专业的会计，你对了两个下午，几千块钱的账对完了

还没找大大，那你早对完了这些账了是不是应该立马去找大大算？你这三天以内应该找大大把账对完了吧？该不该？你把这账算了一半以后又去做其他事去？（卫军：经常都是这样。）为啥经常是这样呢？什么原因呢？什么事情能让你半途而废？那你说，什么原因？有什么特殊事件呢？（卫军：大大那段时间确实挺忙的，找不见她人，我找见大大，找不见张玲，找见张玲找不见大大。）这跟张玲没关系。（卫军：还跟她有一些账，要结账。）张玲，你和大大还有……（卫军：没有，不是老贺那边的账，她和大大是另一个地方的账。）我和你说的是老贺这边的账呀！（卫军：我知道嘛，就是说她那段时间的确比较忙，就是这两天才闲下来的。）那段时间她特别忙，那你给她打电话了没有？她那边的账有多长时间了，她给你账单了没有？再忙她抽出两个小时来，她能给你账单呀。她忙的是什么？家有三件事，先从紧的来，你问她了没有？（卫军：她在医院呢。）她在医院里你问她了没有？“我这边对账呢。”（卫军：我天天给她打。）她怎么说的？她能不能给你个账本呢？她给你账本用不了多长时间吧？（卫军：她那账本……）好，她这边忙，没有对了账，半途而废。萧康这边呢？萧康这边他既然把账拿出来了是不是该给他结一下账？那个东西的账才结了，是吧？（萧凯：嗯，结了有几天了。）这有多长时间了？咱直到现在也没结了，咱作的什么工作？咱忙的什么？卫军，大大就是去医院，有她的本职工作要作，她能把她的本职工作放下去医院？能不能呀？你要求她了没有？那边房租到期你去收场了没有？萧凯去收的场？（萧凯：嗯，最后找老吕、陆寒他们收的。）卫军，你在那边负责呢，当时给你们分的是各负责一片呀，你是负责人，你连场都不收，你去哪儿了？忙啥呢？卫军，你说。（卫军：……）卫军。（卫军：嗯。）有想法了？（卫军：这个的确是我的失职，老贺那边的账是我的失职。）在那个地方收场呢，你在那负责你为什么没有收尾？去忙啥去了？（卫军：当时我跟老宏把那个东西的账都对完的时候，那儿都收拾完了，就……）和老宏对什么账了？（卫军：对买那个东西的账。）（老宏：买完那个东西的账全部合并到一起，总了一下。）收钱了？（老宏：没有，钱没有算好。）收总账了？（老宏：嗯。）在哪儿总账了？（老宏：在我这儿。）总完账，正好那边正收尾，是吧？（老宏：嗯。）你们不等那边收完场、结束了就总账

去了？（老宏：那个账是个大账，当时合并到一块了。）正好选了那一天？

（萧凯：当时是10号到期呢，超一天要收咱100块钱，我说那就最迟9号赶紧收拾了，别到时候超了还得多给人家钱。）你过去收拾了几天？（萧凯：两天。）两天，你就没问卫军去哪儿了？（萧凯：那会他说他算账还是干啥呢，我心里想的是这边快到期了，那就赶紧搬。）信心就没有和卫军说？（信心：说了。）卫军，和你说了没有？（卫军：中午的时候跟我说的，我说我算完了过去，等我算完了，准备过去，人家说都收拾完了，都走了，然后我又返回来了，就没去成。）你就没想到人家10号要结束？要到期？（卫军：……）你负责呢难道这些能不考虑？你在那全权负责呢，你把心放哪儿了？（卫军：我想的再收一、两天，然后10号的时候过去收拾。）你收拾是不是得9号收呀？萧凯是9号收的吧？（萧凯：8号开始收的。）9号结束的吧？（萧凯：嗯。）你赶10号收拾不完能行吗？咱没什么事了不是得赶紧给人家腾出来呢？你们对账对了多长时间？（老宏：其实要收他们的账，推迟三天也可以结账。就是那段时间干那个活儿，我每天早晨干我这边的活儿，晚上去那边加班，有一天卫军和我在一起结账的时候说“这个账弄得乱七八糟，谁安排你去那边干活的？”我说“没有人安排，咱家弟兄姊妹忙到那种程度，我去帮个忙，错了吗？”你的意思说“光忙着和他们干活了，你是干啥的？”我被弄得没有头绪，然后你在那训我“你这账弄得是啥玩意呢？”我说“卫军，你今天说了这个话了，下一次我的账绝对不用你去算，我给你算得一清二楚。”就是因为你这句话而来的。而你的意思，你的观点是什么呢？“我是做账的，做账就是以做账为主，其余的活儿就是他们的事，与咱们无关。”说实在话，在我和他配搭的这段时间，你内心之中的观点就是做账，咱们家的事你不当回事，这就是你的活出，你说出来的话就达到这个果效。）

大大，第二天你去医院卫军给你打电话了没有？卫军给你打电话说对账了没有？（大大：打了，说了。）你和他怎么说的？（大大：我说没时间，时间不充足，我知道对账不是一下能对了的事，在医院来回就没时间，时间不充足。）时间不充足，你是把老贺那边的账和其他

地方的账都分开了吧？（大大：都分着呢。）他查账呢，你分开给了他账就行了。卫军和你算的是哪个账呢？是老贺那边的账还是哪儿的账？（大大：他也说过那边的账，再说之前萧凯和马答在那边已经算了那个账了。）意思卫军是在马答和萧凯在那边算了账以后他才给你打的电话？（大大：不是，在这之前他打电话，我就说你先到那边去把这个账给算一下，你教他们看怎么走账。随后马答和萧凯就到那去算账了，马答就问我“四月份的那个钱在你那吗？”我说“在”。）在萧凯给你打电话以前，卫军给你打过电话没有？（大大：打过，就是弄老贺这边的账，而且说了好几次了，“把那个账弄一下”，我说“哦，弄一下”。因为他们不会记账，我说“你教他们怎么记账，把账给记清楚一点”。）这个账有多长时间了？（大大：我记不太清了，就是马答那天给我打电话之前，也就是一个星期左右吧，大约就是那样吧。）离上次对账有多长时间？（大大：这个我不太清楚。）对过账没有？从老贺那边见他以后对过账没有？（大大：没有。）从老贺那儿见他到现在没对过账？（大大：我想想，对过，因为今年一月份杨丽过去的，然后我就把这个给了杨丽。）老贺这边你是另外还记了一本账？他们记了一个账，你记了一个账？（大大：不是，那是去年七月份刚开始咱们不是签的合同吗？七月份那个账就是我一个人记着，那个时候不是也没收入吗，刚开始就是我在那儿管着呢，到了今年的一月份，杨丽到了这边以后，我才跟杨丽说“你记账，老贺管钱”，就这样给他们分开的。）从今年一月份以后到现在，你还有账没有？（大大：没有了。）老贺那边就没账了？（大大：嗯。）都是他们算的吧？（大大：嗯，我的账就结清了，没有了。）那这就没有什么要算的账呀！卫军说你这边还有账呢。（大大：还有？那是不是买了那些东西，没有给他们过去上账，是那个吧？老宏是那个吗？）（老宏：这个清了。卫军的意思是老贺那边有个账，你手里有个账。）（大大：没有，我这没账了。）没账了，也就是卫军没有必要和你在这边算账了呀，是吧？不存在有对账了呀！（大大：嗯，应该是这样，没有账了，因为最后一笔就是买了那个东西的钱。）卫军，那她和这边就没有什么牵连了呀，不存在有对账了呀！（卫军：她不存在的，我知道，我要核对她记的水电费，而且买的那些东西都有账呀，都要和她对呢。）大大，你拿着水电费单子呢？水电费的账是你记的？（大大：电费每个月都是我交的。）杨丽那边没有记账？（大大：我这边

交了以后，就给她一个截屏。）给谁了？（大大：给了杨丽，杨丽在那记账呢，我就给了杨丽了。我说“这个月是多少多少，你看一下这个。”然后杨丽就记上了。）那账还是在杨丽那边记着呢，对吧？那还有什么？这就没有了呀，这完全就一句话的功夫呀，就是一个没有上账的钱，也就是大大拿了的这个钱，没有其他账了呀。去年的账结清了没有？（大大：去年的账结清了。）结到几月份了？（大大：去年的就从七月份结到十二月份，然后从一月份开始是杨丽和老贺管。）那这边基本上是没账，就没有了，其实就是一本账。卫军问过你这边的账没有？（大大：问过。）问过“你这边还记的账没有？”问这个话了没有？（大大：他在记账这方面也经常问呢，就是“账记得怎么样了？”我说“呀，杨丽和老贺记着呢，随后你过去看一看、查一查”。）他没问你手里边有没有账？他去和你对账了吗？（大大：对账就是对的以前的那个，那个账早就对完了，没有了。）那卫军给你打电话要对账呢，对什么账呢？（大大：对的就是其他地方的账。）卫军在这儿说话绕了个圈圈，卫军，大大这边就没账，老贺这边的账基本就完了，就一本账嘛，对吧？你说两本账。（卫军：但是大钱都在她这儿呢，那边总共的小账加起来就几千块钱。）大钱就一个钱嘛，没有账了嘛。（大大：嗯。）钱都在这儿你收钱就行了，她没有账了呀。（卫军：肯定是先对上账再收钱。）她这没账了呀，你知道不知道没账？（卫军：我知道她有，不是没有，我过去看老贺那儿的很多东西，比如杨丽记的有电费、有水费，但是大大的账上没有电费、没有水费，还有买了其他东西的钱在大大那呢，剩下的就不在她那。）大大不是说水费、电费在杨丽那边记着吗？没记？（大大：嗯，我是跟杨丽说了。）（卫军：像他们这种账，杨丽那儿小账上有，大大这出的钱，这个时候就需要对单据，因为记账的不过钱，花钱的不记账，大大这儿花钱了她不记账，记账的呢她不花钱，这种账就没有任何意义，必须得对。必须得从大大的手机上查哪年哪月哪日交了多少电费，然后再跟杨丽对，把这个账对上以后才能结账，她这儿的钱才能拿呢。）你这必须是先把账先对了呀，先别管钱，账你得先对了，你账先对了，你这边查那边的账，杨丽那边没有水电费，大大说告诉杨丽水电费了，你看过杨丽的账没有？大大看过杨丽的账没有？（大大：看过。）有没有水电费？（大大：有，反正我每次交了都问杨丽记了没？她说记了，有时候我也就那样看一下子，应该是有。我没听

懂卫军的意思，你的意思是必须在我这儿重新过一遍单据还是咋？）（卫军：那是肯定的嘛。）（大大：我不太清楚这个。）（卫军：要确定你花的水电费，还有记的水电费，咱们那天对的那个煤气费是咋对的？不是你写上煤气费交了多少咱就交多少，咱是按照你那个凭据，一月份交多少，二月份交多少，三月份交多少，它是要那个凭据的。然后那个电费也是，对那个电费为什么要那样对，你有的有单据，有的就没有单据，我只是记了一个。）（大大：你是要每个月的几月几号几时几分，要那个。）（卫军：对呀。）你那是查账呀！你现在是对账还是查账？（卫军：我既对账又查账，他们连账也不记，钱在这花的，大大在手机上支付的，手机上有存根，然后在杨丽那有一笔没一笔的，就必须得找大大对。）那你一年多了，就没有培训出个结果来？（卫军：这是我的失职。）你说就按咱这个效率如果去给世上的企业单位办事的话，哪个企业单位能生存下来？大大那边就是两笔账，你是说她忙不过来对不了账，截止不了。

老宏那边还有什么呢？你们配搭之间还有什么呢？（老宏：卫军还有一个问题，咱家不是安排他管账，我管钱，就是那段时间去跟袁园结账，结完账以后卫军把钱和账都装在他兜里，我问他要过两次，我说“袁园的账呢？钱呢？”他说“账和钱在我兜里呢，不怕，有账，钱错不了，结账的时候我给你。”过了几天结账的时候，才把这钱给我。当时我跟他谈过这个事，我给他打了个比喻，扫罗，神为什么不喜欢他呢？因为献祭本身是先知的事，不是扫罗的事，但扫罗就要作这个工作。我也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反正最终他是没有把这个话听进去。就像那次买东西的钱，你说“还有一笔钱没有给你呢”，这个我一无所知，什么都不知道，这里边的疑问是啥呢，回来钱了，钱你带着可以，你跟我打个招呼，你说“回来钱了，在我兜里呢，见了面给你”，结果你连招呼都没打，你给我钱的时候我还吃惊呢，“什么钱没给我呢？”我不知道卫军怎么想的。）卫军，说说。（卫军：老宏说的这个问题，这个东西的账不对，钱多下来，然后对了很多天。就因为账不对，所以各个地方的账都结了，但是总账合不回来，所以那些账就在那儿放着呢，没法合账。）袁园那边呢？（卫军：袁园那边也是。这个钱要动，这个账就得往上记，账现在动不了，这些东西就没法动。所以说一开始是先对账，先把账对上，老宏那的钱和账就不对，账不

是我记的，钱也不是我弄的，把这些东西全部结过来以后，钱是他出的，账也是他记的，完了以后账和钱对不上。账和钱对不上的时候，他是忙他的，我在那儿对，这个东西……）关于这方面咱交通过吧？（卫军：嗯。）怎么交通的？咱当时怎么交通的？（卫军：一人管钱一人记账。）有没有细节？（卫军：各做各的账，不能抄账，完了统一上明细账。）还有没有细节？（卫军：一个人禁止取钱。）嗯，你按这个做了没有？你刚才说的那个理能不能站得住？

信神不是在闯江湖、打江山（二）

卫军，说说你刚才说的那个理。（卫军：……）因为账和钱对不上了，所以说你要在那儿对账，你就得拿钱，把账对上了以后钱才能给老宏，这是不是你刚才说的这个理？和咱交通的一样不一样？能不能站住？（卫军：是老宏的账对不上。）怎么是老宏的账对不上？（卫军：对呀，在他那儿对账，就是对他的账。）对谁的账呢？对老宏的账？（卫军：对。他只有条据，只有签字，没有账本。）那你对老宏的账，老宏是不是更应该参与？你是不是得问他？（卫军：对呀。）那你问他了没有？（卫军：问了。）你问他了，他为什么说他不在场？（卫军：什么不在场？我在他那儿了，他一直都在场，有时候他就去忙别的事情了，我自己在那儿对呢。）刚才老宏说你在那边收回来了剩余的钱，这个钱是不是你收回来的？（卫军：对。）是不是你结的账？（卫军：对。）那老宏在哪儿？（卫军：老宏当时不在场。）那你告诉我说你和老宏在那儿对账呢，对不上账，这话成立不成立？这话不成立，那是不是就是假话？还有袁园那儿的账，你和袁园算账的时候，你收袁园钱的时候，老宏在不在场？（卫军：老宏，你在不在？）（老宏：那个只算了一半我有事就走了，剩下的是卫军接着算的，然后钱和账都是卫军拿着。因为这个事儿我前天还专门问过袁园，她说把钱和账都给卫军了，具体什么时候给的，她记不清了。后来我们说起账的时候，卫军说他在哪儿还收了一笔钱，我问他“你怎么没说这个事呢？我就不知道。”然后卫军就火了，他说“你不知道我有什么办法？我和你说了”。）（卫军：你不知道，那我有什么办法？我也没有办法。我跟你说过，我说过很多次，咱们的账对不上你也不是不知道，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自己的钱都对不上，光你的那个账我就翻查了七八遍，我实在对不上就专门给你立了一本账，不和别人的账混在一起了，但还是对不上。最后我问的萧凯，那些钱才找见了，存下来了，剩下的几十块钱不知道什么情况。）卫军，你这话是不是声东击西呢？我和你谈的是什么？（卫军：一个人禁止取钱。）你谈的是什么？我谈的是你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我谈的是你的实质，我谈的是你的败坏，我谈的是你里边的鬼，你和我谈的是什么？你想干什么？你想转移话题。（卫军：我就觉得这些事

情……）这些事情怎么了？当我谈你的问题时，你不是从里边去认识自己的问题，不是接受，咱连一个接受都没有。你没有接受还有什么认识？连承认都不承认，那还会有什么认识？面对事实，咱有没有一个接受的态度？有没有一个承认的态度？敢不敢承认？不敢承认，咱就用一种诡计？声东击西？抓别人的把柄？这是不是抓别人的把柄？别人有把柄，别人有过失，能代替你有过犯吗？我把话给你谈到这儿了，你没感觉到严重性，没感觉到自己在本分上放荡、掉以轻心。你不感觉害怕，不是赶紧认罪悔改，反而是想找一个垫背的。老宏记账记不清就把你的罪给抵消了？成立不成立？咱信神多长时间了？对于会计这方面、记账这方面、对于管祭物这方面，祭司弟兄交通了多少次？神交通了多少次？咱又交通了多少次了？我专门给你交通过吧？咱是怎么说的？（卫军：……）

我以诚待你，你是怎么待我的？我说的话你听进去一句了没有？（卫军：听进去了。）听进去了？把我的话当话待了没有？你把我的话听进去的证据是什么？怎么证明你听进去了呢？你把我的一句话当一句话了没有？尊重我了没有？咱不要说对于祭物的这个严重性了，就说神让拍视频的人把《国度礼歌》的标题带着气势有力度地从上到下重重地砸下来。就这么一个要求，人没这么做，神怎么说的？“你逗我呢？还是考验我的记忆呢？”就这一句话，神就交代这么一件事，人都没做。那咱今天交代的是什么事呢？是你的本职工作，是诫命吧？从教会建造开始就一直说了不允许一个人管钱又管账，咱以前在教会没待过多长时间，来了这里咱再次交通。咱做了一年了，你为什么这么做？你这么做了以后还想掩盖，能掩盖得了吗？连个承认都没有，咱怎么悔改呢？从哪儿来的悔改呢？（卫军：一个人不能管钱又管账，这个我知道，我也在遵守啊。大大的账不在我手里边，是当时欣然要回那边呢，然后把账和账本全部移交过来了，这个我跟老宏说了。之前大大的账老宏去过，已经把钱收了，后来是欣然又问别人借了多少钱，也不是从老宏这儿借的，是老吕给她稍过去的。我和老宏说这钱是怎么回事，他收了一部分，剩下一部分就在账上，就在我这儿呢，这个账已经结回来了。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钱在我这儿呢。）不管这个钱是从哪儿来的，是咱的钱吧？（卫军：是人家的钱。）谁的钱？（卫军：大大账上的钱。就像那天在袁园那结账，老宏中途跟韦

伟去买东西去了，然后对完以后，我把单子签了以后，老宏知道那个钱是多少，单子是多少，我给他拍过去了，他看过。）咱刚才交通的是怎么说的呢？你这个话和刚开始说的是不是不一样了？（卫军：我刚刚说的是我就是这么做的。）怎么做的？（卫军：当时对完了以后，如果老宏当时没买东西……）咱一个一个地说，先说在另一个地方的账，那个账是怎么回事？（卫军：那个账是欣然交给我的。）你是管账的吧？（卫军：我不管。）这个账是谁管的？（卫军：欣然和那个姊妹，后来那个姊妹回去了，就剩欣然一个人了。）我说的是什么呢？你和我说的是什么呢？我问你的是那边的账是谁管的？是谁管理他的账呢？是不是你管账呢？那边的账你不管？（卫军：不在我手里边。）在谁手里边呢？（卫军：后来全到了欣然那里了。欣然一开始是管钱的，后来那个姊妹回去了以后，账就移交到欣然手里了，这个我也知道。）这个和欣然没关系，欣然只是临时负责，我说的是咱家的账是谁管？（卫军：我管。）是你管吧？（卫军：是。）她收回来多少钱，出了多少钱，这个账是不是你来管？是不是你来算的？（卫军：是。）是你在记账吧？（卫军：是。）是你在记账，那你还能不能拿这个钱？（卫军：这个账不是我记的。）谁记的？（卫军：欣然和那个姊妹。）不管欣然记什么账，她是向谁交账呢？（卫军：和我交的。）那你说了个啥？是不是你管理这个账呢？你管账能不能拿钱？你刚才和我说了一个什么理由呢？你是什么原因拿了钱的？欣然要走呢，没办法，把钱给你了，是这个意思，是吧？（卫军：对。）这和你前面说的可不是一个意思。你前面跟我说的是账和钱对不上。（卫军：什么账和钱对不上呢？）你说她那边的钱和账对不上。（卫军：我说的是我和老宏的钱对不上，其他地方的钱都对着呢呀，就是总账不对。）你和老宏的钱对不上？（卫军：对。我和老宏的钱对不上，所以分账就在那放着呢。）好，咱就按你说的来说，你和老宏的账对不上，这个影响不影响你的账和钱的分离？影响不影响？有没有这个理由在里边？有没有这个前因后果？（卫军：有。）你和他的账分不开，这个钱你就不能给他了？因为你和他的账分不开，然后你的本职工作就不能正常运行了？你是管账的，他是管钱的，这个是死的吧？那你为什么能收了他的钱？就因为你和他的账不清？（卫军：对，人家那几个的账都是清的，就是我和他的账不清。）

我说的是，你和老宏的账目不清，这和你收欣然她们那边的钱与账有没有直接关联？你和我说的这个和我问你的问题有没有关联？没有关联，这是不是就是欺骗？（卫军：这怎么又成了欺骗了？账不清楚，钱不清楚，不能把清楚的混到不清楚的里边去，我是这么想的，所以不清楚的那个账就一直在那儿挂着呢，就在那放着呢。）哪个账清楚，哪个账不清楚？你再说一遍。（卫军：欣然的账、萧凯的账、袁园的账，还有这儿的账，这些账都清楚着呢，但是总账不清楚。总账的钱和账就不对。）你们这边的总账不清楚，是吧？因为你们这里的总账不清楚，所以欣然那边的钱和账你就需要先拿起来？（卫军：账和钱就在那放着呢。）是放着呢，还是你先拿起来了？你拿起来和在那放着一样不一样？（卫军：我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你明白什么意思了？你把你自己放到什么角度上了？你和我说的你们之间的账不清和这个事儿挂不挂钩？咱做事的原则哪里去了？准则哪里去了？什么时候能够把准则和原则推了呢？你给我说了两个理由，你一开始是说你俩的账不清，所以你先把这个钱和账拿起来了，后来你跟我说欣然要走了，所以你才把钱和账拿起来了，究竟是哪个原因？（卫军：……）不管是哪个原因，你都不应该拿钱。咱敢不敢拿起来？咱做事有原则？神要求人做事有原则且合乎真理，咱做事没有原则，真理在哪儿呢？咱尽本分能和办自己的事一样随心所欲？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咱在神家能当家做主？那你在这里当家做主，你当的是什么家？做的是什么主？那你是不是成独裁了？让你和老宏配搭，结果你说账目不清就能把钱和账都拿了，账目清了才能给老宏，你说这是什么表现？你手里边拿着钱、拿着账别人怎么看？别说别人怎么看了，你是不是给自己留下了足够的机会？咱在这里平账是不是手到擒来？袁园那边呢？袁园那边的那个原因是什么？王宏去买东西去了，出去一会儿，你就把钱收了、把账就收了。咱上一次专门交通了，管账的不管钱，管钱的不管账。你管账了，你可以走在前边，你可以把账先总了、先截止，钱咱可以随后拿，你总了账以后，老宏他一个人也可以去取钱。两个人能一起去取钱那更好，但是你是管账的，你肯定不能拿钱呀，这是最根本的、最基础的呀！你告诉我账目不清，所以你才把这个账和钱都拿了，你让我听着这一句话是什么感觉？你是要干什么呢？这是不是要计划平账呢？“账和钱对不上号，等我能对上号了再给你。”暗箱操作？

咱来这儿是来尽本分了，预备善行了，而且你尽的本分和别人尽的本分还不一样，还特殊，在这个本分上你还敢掉以轻心！这是两个问题。还有肖宝的账，你在这儿怎么敢收她的钱呢？肖宝的那个钱转到你微信里边了？你让她转的？（卫军：没有。）那她怎么能把钱转到你微信里边呢？（卫军：我当时也不太清楚。）是你不知道她转进去呢，还是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款项呢？（卫军：她给我转过来才告诉我的。她告诉我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什么款，但是我大体知道应该是大大这的。）你就没问她？（卫军：我没问。）那你说咱这样做事是不是成一种习惯了？在欣然那边的钱和账咱可以收，在袁园那边能收钱，肖宝这边能直接转账……事不过三，咱这是过几了？（卫军：我知道她给我转是借用一下我的账户，这个是有记录可查的呀。）你说是借用一下账户，咱现在的账户不能随便转，而且到了一定的数目微信就要监视，然后咱再转给自己人，你不是自告奋勇？一上那个数目人家就要收税，就要税务登记。你在那里收了没有去制止，反过来咱再自己去转一下，还把咱再联系上，从安全系数上来说，你作为做账的，你敢随便让他们把钱往你的账户里边转，你怕暴露不了你的身份呢？从原则上说，她怎么能给你的账户里转钱呢？你是管账的，你不是管钱的。如果你是管钱的，可以。这个钱要是打到老宏账户上，你给肖宝出个单，让她转，她才能在那边转，可咱是怎么操作的呢？她转给你以后，你立马处理了没有？（卫军：没有。）你不觉得这是烫手的山芋吗？为什么不处理？老宏和你要这个钱了吧？老宏和你要这个钱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卫军：没人跟我要钱。）肖宝给你转的钱没有人和你要？（卫军：后来我知道那是大大那儿的，完了我跟大大结账就行。）你知道是大大这边的，你给大大这边结账，意思是你把钱给了大大，把大大也拖进来？你给了大大，大大再给了谁呢？（卫军：这是她账上的钱。）是她账上的钱，但这是她个人的钱吗？你转给她你让她给谁呢？（卫军：我不是转给她。）我现在就问你这钱往哪儿走呢？（卫军：这是她收的款。）我知道这是她收的款，我是说这一笔钱的流向是去哪儿？（卫军：属于哪里的钱我给哪里呀。）你给了那里，那里把这钱给谁？（卫军：她做好账，钱就在她的账上呀。）这个钱的动向去哪儿？你给了她，她再给了老宏？你想做犹大，是吧？你为什么这么做？这个钱为什么要转来转去？（卫军：没转，到了我这儿就再没转。）你刚才不是说计划给大大吗？

（卫军：我要变现呀，我得把它弄成现金，然后给大大。）不管变现不变现，变现了再给和直接转有什么意义呢？这有什么意义呢？咱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还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肖宝那边是想着直接把钱转给你就能上交了，然后你又给了大大，让大大再上交一次？（卫军：什么上交啊？那与上交没关系呀。是，肖宝转到我微信上的时候，我的确没有考虑到安全问题，这是我考虑不周到，没考虑到环境问题，她把钱转过来，我只是代收。）你能代收吗？你为什么要代收？代收的意义何在？为什么需要代收？这是不是代收那么简单？（卫军：我变现以后就把这钱给大大了，然后大大先上账，上完账再走程序上交。）你说咱是不是搞得复杂化了？你走账呢，你把你的账走了以后，把钱直接给了老宏，这是不是最简单了？（卫军：这得过账呀，得上账呀。）过账用不用过钱？账和钱还非得一起走？用不用？这不是你做账的素质吧？

咱管账的最忌讳的就是沾染钱，最怕的就是沾染钱，咱信神呢，咱的原则根本是绝对的——钱、账分离。你去给他们交通呢，你教他们做账呢，结果在你这儿钱、账不分离，你一个人又做账又拿钱，你成私人老板了？成了你个人的资产了？而且别人和你交通的时候，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老宏和你要这个钱了，是吧？老宏和你要这个钱的时候，你怎么说的？（老宏：我问卫军“肖宝给你转钱干啥？”他说他不知道。我说“你这账上进来这些钱你也不问一下。”“我问那干啥……”我说这人怎么是这呢！）卫军，你把老宏当谁了？老宏和你做配搭呢，做配搭是做监管呢，老宏问一问也错了？不应该问吗？不是不应该问，而是本应该管，咱用那种语气、态度对待人，咱还是不是信神的？有点信神的味道没有？咱就不用说信神了，神家有原则呢，你就是在世界也不是这种做法。你是做账的，最基本的你还不知道？（老宏：因为这个钱到了卫军手里以后，当时我们两个人都在，大大说“卫军，这个钱不用给我了，直接上账就行”。）大大和他说了，是吧？（老宏：嗯，那是31号说的，我跟卫军要钱呢，他说他和大大的账不清不能给，算清了才能给，然后就一直没给我。）卫军，你说你自己的账还得别人帮你做，还得别人告你、教你？是让你带他们做账呢。（卫军：这个事情真郁闷呢。）什么原因呢？（卫军：……）大大，这个事情你也没说过，是吧？你没说过，也没吭过气，是吧？

（大大：说了，刚开始我和张玲在一起的时候那个钱马上过不来，说要不弄个二维码……）咱不说这个，就说肖宝收回来这个钱以后，这个钱怎么能给了卫军呢？（大大：因为转到肖宝的二维码上了，她那会儿不是病着呢，肖宝就说："这个钱给谁呀？老放在我这儿啊？我这儿不能放这么多的钱，我也担心。"我说："那咋办呢？"她说："要不给卫军吧。"我说："也行，你转到他那儿也行，你转到他那儿以后，他直接就上账了。"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那你也不知道这个原则？管账不管钱，你知道老宏和卫军负责吧？你也不问问卫军？也不问问老宏？（大大：知道，但没问谁管钱谁管账。）这就是咱对本分的态度。问都不问，咱就直接往卫军账上转。（大大：当时没想那么多，就想着转到他那儿直接就上账了。）你想什么了？什么是你该想的？咱以前交通过一个什么原则呢？你尽本分是在干什么？给谁尽本分呢？尽本分是咱来到神面前的一个桥梁，咱怎么对待这个桥梁呢？你怎么走这条路呢？咱在本分上掉以轻心，神怎么看咱呢？为什么说尽本分是咱来到神面前的桥梁呢？神是在你尽本分的过程中检验你的存心、检验你是不是一个人。人为什么要尽本分？尽本分就是让你出力流汗？尽本分要干什么呢？神是作什么工作呢？萧凯？（萧凯：神在作成全人的工作。）咱信神一天起来不知道神在作什么工作，是吧？世人常说一句什么话？"人在作天在看"，那神在作什么工作呢？（观察、鉴察。）人在做神在看，神在作什么工作？神就负责给你们摆设环境之后在那儿看，看你的态度，看你的观点。你说咱信神呢，就不知道人在做神在看？外邦人还知道这么一句话，你就不知道？（肖草：一问就不知道了。）你天天把这话当作一条路，"我天天做什么神都看着呢！"你天天走这条路还能忘了吗？你忘了你叫什么了吗？（没有。）外邦人还说人在做天在看呢，可咱呢？为什么让你尽本分呢？你尽本分就和神挂钩了，有关系了，所以神就看你在尽本分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是什么，神看的就是这个。如果你不尽本分，神再看你顶多就是"这个人还有点正常人性"而已，你和神没有建立任何关系，所以说，你不尽本分，就不可能蒙拯救，你不尽本分，你和神就没有建立关系。你和神没建立关系，你就没有做到一个受造之物该做的，你就不是一个受造之物。即使你活出了一个正常人性，那你也是一个外邦人，你不是一个受造之物，神不承认你是受造之物，你不配！因为你与神没有建立任何关系。听懂了吗？你和神的关系搞好了，一好百

好，你没搞好，一了百了。你做什么事情根本不考虑神还在看着，那你说你还是一个信神的人吗？外邦人还知道头顶三尺有神灵，那你做什么事的时候就不想想头顶三尺有神灵？你就那么随随便便、自由地去做了？更何况你是在尽本分。神告诉你，你在神给你的本分、给你的托付上掉以轻心，那你比犹大还可悲，神是不是说得够清楚了？

人在做神在看，说到这儿了，你想起神交通的那两个原则了没有？神是根据试炼人的次数和试炼人的结果来定人的归宿，这是不是人在做神在看？想起神交通的那个例子了吧？（保管祭物。）一个人保管祭物没有任何差错，没有少一分，从外边看他的本分尽得再好，没有任何损失，神说“我什么也没看见”。神为什么说这话？（因为他和神没有建立关系。）他就想不起神。另一个人一临到这个本分以后，他立马能想到“神试炼我呢，神看着我呢”，他心里面有神。根据这个例子，我举了孩子给父母做饭的例子，两个孩子给父母做饭呢，一个是做大米一个是做面，心里有父母的孩子他就要问一句“妈，你想吃啥呀？”他有这么一句话，证明这个孩子肯定是一个孝顺孩子。另一个孩子做什么饭的时候，不管他父母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他就是做的饭再好，父母不喜欢。或者他做的饭正好碰巧就是他父母喜欢吃的饭，虽然他父母喜欢他做的这顿饭，但他父母没看见他的心，没看见他这顿饭是为父母做的，那他依然不是一个孝子。人在做神在看，咱尽本分呢，咱就是让神看呢，你做什么事情能拿出来让神鉴察吗？敢放在桌面上让神鉴察吗？敢不敢？都不敢让人看见，怎么能让神鉴察呢？你做每一件事都能让神鉴察的时候，你敢拿出来让神鉴察的时候，你这个人基本就安全了。什么意思？因为你做每件事都敢拿出来让神鉴察的时候，这就证明你所做的基本是合乎真理的。你拿出来让神鉴察，神看见了你的心，你这个人就蒙拯救了，所以神在那边说你这个人就安全了，基本就安全了。怎么说安全了？撒但也搅扰不了你了，因为你心里有神了，你做什么事要让神看呢，“我拿出来让神看看合适不合适，祷告让神看还有什么不完善的，我做的事在不在原则范围内，合不合乎真理”。你这么一寻求，一拿给神看，肯定是“呀，神看我做得合格不合格呢”，这个过程是不是就是寻求神的过程？你寻求神，神话里是不是什么都有呢？即使说没有神话、没有印证，你拿出来没有结果的东西敢不敢给神？你肯定不敢给神。那你就得左右寻求

寻求、问问、找找答案，或者祷告祷告，有结果了以后才敢拿给神看，这么出来的是不是基本是合乎真理的？你要是这样做了还能得到审判？还能得到惩罚？不可能！那这个人是不是就安全了？所以咱得珍惜神给你摆设的环境。因为神试炼人是有次数的，咱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这样做，因为神在看着呢。神在看你心里边有没有神，和神说了没有。刚才举的例子，即使你外表做得再好，神不承认，更不用说咱今天做得坏了，做得坏了就更不用说了，那直接就是过犯，成罪人了。如果你做出来的就跟神交通的管理祭物没有出任何差错的那个人一样，你尽的本分基本是合格的，那只是说你效了一个力，是一个效力者，出了一个力，因为神没看见你的心，神不承认你是他的子民，你不能称为他的子民。为什么？效力者是被征服了，效力者他是不明白真理的，他只有一个信。他不明白真理但他守规条也得守住，他在做这个事的时候能守住规条，神看他是有一个信，所以神把恩典赐给他，让他得恩典，他得不着生命，只是得个恩典。如果你心里有神了，你做事能问问神了，你有了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了，那你这个人是不是就安全了？安全了就蒙拯救了。

大大，听懂了吗？你做事让神看了没有？问神了没有？（大大：……）尽本分必须得有这个过程，没有这个过程你就是白做，你就是一个出力、效力，你什么也得不着。肖宝拿回来这个钱了，该给谁呢？原则是什么呢？神的心意是什么呢？神在看着呢，“神在看我办事有没有原则呢！神家的钱我该给谁？卫军跟老宏两个人谁管钱呢？我能不能稀里糊涂碰到谁就给谁呢？”神看着呢，你还敢随便给？你随便给就定了你的罪了！一方面定了你的罪，再一方面你也成了引诱人犯罪的一个恶人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给卫军这个钱了，你给卫军带来了多大的试探呢？如果你给他的这个钱没有账，也没有任何人过问，你说人会不会动心呢？（会。）人的本性就是背叛，你不要告诉我，“我不贪，我不怎么怎么”，这个话谁都会说，但把你真实地放在这个环境里边试试，谁都会有这个心。所以你这样做会给人带来一个极大的试探。数目小了，那是试探试探，如果他具备了这个条件，他正好缺钱，那你是不是把他给害了？他成了犹大，你就是帮凶。那你所做的就不是效力的了，你就成了帮凶、成了罪人了，成了丢失千万祭物的那个人了，级别是不一样的。你稀里糊涂去尽本分，你不明白

真理，也没有寻求神，但你守住诫命了，你是一个什么？你是一个效力的。如果你胡乱来，连个原则也守不住，最后没闯下祸，那不定你的罪，但你也不存在有善行，也就是说你不是尽本分，也没有善行。如果他一旦闯下了祸，他贪婪祭物了，那你就是恶上有份了，你说冤不冤？几个台阶？一个是随便做、胡乱做，有可能你就会犯罪，有可能把你带入地狱。一个是守规条，就是有信的人，他就是有一个信，但没有真理，所以他是一个效力。还有一个是寻求神，有原则的人，那就可以蒙拯救了，是子民。作恶的，效力的，子民，这是不是分开了？所以说你尽本分不要作了恶，不要不寻求就随随便便做，那你就很可能成了作恶的。咱尽本分最起码得像神交通的保管祭物没有出现任何差错的那个人，“虽然说我没有寻求神，但是我得保证这个钱的安全，我该给谁就给谁，该怎么管理就怎么管理。”他只是说没有想起来神，没有让神看，没有让神鉴察，所以说神没有看见他的心。这就分了三个台阶：作恶的，效力的，子民。

还有什么呢？其他还有没有补充的？萧凯，买了那个东西的账算完了，是吧？（萧凯：还有欠着的没要回来的。）对了账了吧？（萧凯：对了。）账对了就行了。卫军，当初我不让萧凯做账是因为什么？（卫军：平账。）还有什么？（卫军：……）平账，没有正义感，不维护神家利益，不站在神一边办事，当老好人。那你在这儿呢？刚开始的时候，你怎么说的？你怎么交代他们的？你怎么想的？当时咱说管钱的不管账，管账的不管钱，分得清清楚楚，你说“没问题的”。可连一年都不到，“管钱的不管账，管账的不管钱”，在你自己身上就作废了？卫军，还记得吗？你感觉你做到了没有？（卫军：我作恶了。）我说的是你做到了没有？（卫军：没有。）什么原因？这么长时间还有好多账没算完，还没弄清，不是你的工作你插手了，你的本职工作却没作了。（卫军：我知道。）你的本职工作没作是什么原因？时间不够？精力有限？还是你就没有成心去作呢？属于哪个原因？（卫军：效率太低。）什么原因？是你效率太低，还是他们效率太低？（卫军：是我效率太低。）为什么低呢？是他们的账记得不清楚，难算？还是咱偷懒，睡觉了，开小差了？还是有其他的心思呢？（卫军：没有其他心思。）那是什么原因导致效率太低的？当时你告诉我这不是个事，晚上加个班，加上个二十来分钟的班，什么都办

了，账是清清楚楚的，一天的账一天记，可到现在咱一年的账都没有一年清了，别说一天的账了。想不想说一下什么原因？（卫军：不是不想说，是没有去做。）没有去做，那你是去哪了？比如那段时间在那边干活，你去老宏那边三四天、四五天，你是下午去老宏那儿了，你上午去哪了？（卫军：老宏那去的多。）你下午在他那边，你上午去哪了？肖草说你早早地就出来了，你不在家，是吧？你去哪了？记不清？（卫军：不是记不清，没地方去，这地方也没有什么亲戚，也没有什么朋友，而且那个账弄不清楚，就和百爪挠心一样，啥心思也没有，还去哪呢。）你在家了？（卫军：老宏，咱们把账彻底对上之后，归到一处的时候，不包括把萧铭的账对上，那时候萧铭的账还没对，是吧？当时就是把两处的账归到一处的时候，这个心理压力才不大了，睡觉才好睡了，要不然不好睡觉。我把这个大账对上之后，我才能把小的那些细微的给对出来。比如，萧铭的账我才能对出来。就像大大的那个钱，现金没有那么多，跟她这儿结了账以后我才能跟老宏去结账，那后面压力已经不大了，前面那段时间那么大的金额，完了他们每天都在收，每天都会把这些对一下，所以那个账是特别难弄，不好弄，都在那放着呢，那个的确费了一段时间功夫，我没有地方去，也没有去开小差。）那个账数字大一些，但账目是清晰的呀。（卫军：可是钱多出来了呀，就不可能多出来，只能是少了，怎么能多出来呢，一看就是有问题，而且问题也不小，明明看见老宏记的那单子都有签字，都有单据，可是跟他对余额就对不上。我一开始把所有的账混在一起，后来对不上，我又把所有的都分开，分开对的时候能对得上，各个地方都能对上，就他那个总账对不上，后来把账分开以后给他重新立了一本账，对了六七遍、七八遍才对出来。光老宏出去的钱，不说其他出去的钱干了啥了，就说他手上出去的钱，包括那些报销，买这买那，那些全重新立了一本，那个费了点劲。剩下对不上的时候，我也很头疼，挺郁闷的，有的时候就把它放在一边了。）我是说这个账怎么就这么难弄呢，那这几天就是一直弄这个账了？（卫军：这个月就是弄大账了，先把大账弄好，我才把我的本职工作赶紧弄弄，才赶紧对。）

萧卫，你呢？（萧卫：那段时间就是不知道卫军去哪儿了，萧凯那儿卫军也没过去，我这儿卫军也没过来，然后查账也没查，后来问了问

肖草，我说“卫军在家吗？”肖草说“早上在呢，后来就走了。”我在这边找不着卫军，他们跟我说他去了三个地方查账，但其余时间都找不着他在哪儿，所有人都不知道，老段也不知道，肖草也不知道。问别人，别人也没见他，所以说，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老宏问了好几个地方，他们说“没过来。”没来我这儿，也没去萧凯那儿，这去哪儿了呢？然后就想呢，这查账一天也查不了几处嘛……）（卫军：你说的那个时候大账刚对上，就是我从那边回来以后。）（萧卫：因为从7月8日、9日以后你就再没出现，这个事我们是7月20日才说起的，萧凯问我“卫军没去你那边？”我说没有，我问萧凯“没去你那边？”他也说没去，这时候我才问了一下肖草，问了一下老段，我说“卫军几点走的？”肖草说“早早地就走了，晚上有时候挺晚才回来。”我就想呢，他干啥去了，去查什么账去了。有几次我问老宏，老宏说见过一、两回，加起来大概有四五次，中间有六、七天的时间段，老段说有三四天在家，我说“中间还有三四天呢，这三四天去哪了呢？”）（萧凯：他在那边负责那个工作，6月25日左右，那边的工作就基本完了，他就回来了，他回来后我们就没见他，这边干活也没见他，其他地方的人也没见他去算账，这二十天左右不见他人，都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卫军，你听懂他们说的这个意思了吧？不是说你忙不忙，是说你这段时间去哪了。（老宏：萧卫问我“卫军这段时间过去了没有？”我说“没有”。大账对了五天，萧铭的账对了两天，也就是30、31号这个时间他在我那呢，其他时间他去哪了，我不知道，他也没和我联系。）卫军，老宏是你的配搭呀，你去哪里算账你都得叫老宏呀。（卫军：我知道老宏上午没时间，我去老宏那儿一般都会下午去找他。）（老宏：可是那几天萧卫问我，你过去了没有，那几天上午我没时间，但下午我也没见你，下午你也没过去，问题就在这呢。大账对上五天，30、31号一直对的是萧铭的账。）（卫军：那账是怎么对上的，你们是不知道，唉……）（萧卫：关键那个时候我问那几个地方“卫军过去查账了没有？”他们都说没有。从那个时候，我就想“卫军干啥呢，忙啥呢”。那边干活也没见你，我这边你也没来。）卫军，能想得起来吗？（卫军：我不是想不起来。）那是什么原因？去外面散心去了？（卫军：哎呀，反正把那个大账对到最后对的剩下几十块钱，在整个过程当中，没有人去操心这些事，怎么对上的，老宏都不知道，我在那对他在那忙，他在那忙什么，我是在那对账。要么对账

要么就是弄那些东西的售后，我光这个就在老宏家弄了两天。）现在不是说你做什么了，是说你人去哪了。（卫军：不是在老宏家就是在我家。）他们说问老宏家没有见你，问你家也没有见你，是说你失踪了。（卫军：哎呀！）在这儿说你失踪了，你是说你算账头疼呢，回答的不是一个话题。（卫军：没有去其他地方，我还嫌费油呢。）在家了？（卫军：不在大大那就是在家呢。）大大那边？你一个人在那边呢？（卫军：当时朱平在呢，有时候大大出去了，我一般等大大回去，然后就赶紧弄，弄一会儿大大就走了。）你在大大那边算什么账呢？（卫军：对过她的账。）对大大的账？（卫军：对大大这边的账，对什么账我都会把账本拿上，条子拿上，就是她把账做好以后，我才敢把账和条子拿上去对，有些账她没做好，我连钱带账光是那些条子都不敢拿，只有她在现场的时候我才敢弄，她不在现场我弄不了。像萧康的账就是那样弄的，老宏的账也是那样弄的，老宏把数目一给我，我对吧对不上，没有账只有单据。所以，哎呀，不好对。）大大，卫军在那边等你算账了？（大大：有那么一天……）是有那么一天还是有那么两三天？（大大：我记得那是下午，当时没对完，第二天又过来对的。）就两天时间，一个下午一个上午？（大大：嗯，是这样的。我也记不太清楚了。）

信神不是在闯江湖、打江山（三）

张玲，你对卫军有什么建议？（张玲：有时候他的看事观点跟我们几个的看事观点就不一样。）你们是指谁呢？你和谁？（张玲：萧卫、萧凯。）怎么不一样？在哪方面看事观点不一样？（张玲：比如说，本来说好肖宝是这边的负责人，交接账目应该把肖宝叫过去，但是黑枣走之前跟卫军和卫军妈交账就没有叫肖宝，然后我问卫军的时候，他说“叫啥叫？我和我妈就能弄了。”我说“你和你妈是什么关系？这有可信度吗？因为你们是母子，这个就不行。”他说“哎呀，我就服气了，你们一个个怎么看事的，有两个人证明还不行？我和我妈签字都不行？”我说“你们的关系不行。”就在这点上，他跟我们的观点不一样。还有一次是我在大大那儿吃晚饭的时候，正好笑笑过去了也在那吃饭呢，弟兄交通的文稿里明明说笑笑跟信心有隔阂，两个人因着一些事情争斗，可卫军还跟笑笑说信心给她挖坑呢，说信心长了短了，说一些问题，在我看卫军就是有意在笑笑跟前说一些信心的问题。过后我也和卫军说了，说他这些话起到了挑拨离间的作用，他当时没有说话。）嗯，还有什么？（张玲：有时候跟卫军在沟通上面也费劲，他一说话就爱瞪眼睛。）不好沟通，是吧？（张玲：嗯。）卫军，总结一下，刚才说了你几个问题？（卫军：一个是不好沟通，说话爱瞪眼；一个就是我在笑笑跟前说信心的事；一个是我和他们的看事观点不一样。）什么看事观点不一样呢？（卫军：在肖宝的事情上看事观点不一样。）那你怎么看呢？你对张玲提出的这三个问题怎么看？（卫军：不好沟通、爱瞪眼，这个是一直存在的问题，我承认。在笑笑跟前说信心的事情，那是我的问题，我没有顾及那么多，没想到那么多。）那对于肖宝的问题呢？（卫军：当时是黑枣跟我妈交接账呢，叫了肖宝几次肖宝忙得就过不来，当时我在呢，我知道李牧和黑枣已经把账都对完了，因为是我给对的，所以余额我也知道。在交接的过程当中我问李牧把余额确定了以后，黑枣就把账和钱交给我妈了，我妈和黑枣把字签上，这个交接就完成了。）那你说这是不是理由？（卫军：我说的这个符合程序啊。）符合什么程序？（卫军：符合交接程序啊。李牧也在，李牧知道，黑枣和我妈俩人签字，钱一数就完事了。）肖宝在那儿当负责人呢，是吧？（卫军：对。）肖宝在

那儿当负责人，你不和肖宝交代？你能因为肖宝忙就不理人家了？你叫肖宝了，肖宝不过来？（卫军：她们叫了，我没叫。）她们叫了肖宝不过来？（卫军：嗯，因为当时肖宝忙着呢，然后黑枣说“交接了一上午也没交接了，我就要走了，得赶紧交接。”我说“那你就交接啊”，然后就交接了。）你指使她们这样做的，是吧？是你拍板定案的？（卫军：嗯。）你当了个指挥？（卫军：嗯。）你忙不忙？（卫军：我忙啊。）你忙还有时间管这事？（卫军：那账是我对的呀！我知道啊。）账是你对的，那么交接是该谁来交接？为什么你要管这事？这个她们得交接呀，她们出了问题你是管查账、对账的呀。（卫军：对，就因为黑枣要走了，所以我就把那些账都查了，账目也清楚，她们也把字签了，就是交接一下那个钱。）是不是应该交接给肖宝？该不该？（卫军：该呀。）那为什么没有让肖宝参与？这里面是不是都有掺杂？（卫军：你要说这个事情有掺杂，我也不知道有什么掺杂，在我的内心当中这个事情……）在你内心当中有没有原则？有没有标准？有没有每个人辖管的范围？有没有每个人的职责、责任？在你的内心当中就这么随便自由。（卫军：那也是我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啊。）你的职责范围是管你的账，至于她们怎么交接，咱就管不着。（卫军：这个事情就是在我的职责范围内呀，她们交接账的时候有时候就叫我呢，不叫我我也会去。）那在你的职责范围之内，你更应该给完善呀，对吧？那你是不是应该主持公道？你怎么能把肖宝落下？这能不能说得过去？那肖宝还是不是那边的负责人？那你这样做了谁是那边的负责人？卫军，怎么想的？（卫军：没想法。）没想法是什么没想法？（卫军：就是这个事情很正常。）你是说你做得很正常，是吧？（卫军：对。）怎么正常呢？（卫军：她们交接账的时候叫肖宝，我也看见肖宝挺忙的，然后叫了几次都叫不过来。）那你说，假如我要拿钱呢，会计忙得不行，我能不能跳过会计去拿钱？（卫军：问题是肖宝她不是会计也不是出纳，交接的过程是出纳在交接，然后还需要一个证明人。）肖宝就是证明人，最起码人家得知道吧？人家有知情权吧？（卫军：有啊！）咱给了没有？（卫军：给了。）怎么给的？（卫军：叫她了，她没过来，等她忙完了也可以告诉她呀，那有签字呀，李牧账上也是一样的，都有签字。）谁的签字？（卫军：李牧、黑枣的，她们各自都有各自的账。）肖宝是负责人，你这样对待一个负责人，那你说她这个负责人当的还有意义吗？你去了一个地

方，有记账的，还有管钱的，那这里的负责人是不是就不用管了？用不用管？（卫军：哎呀，不说了。）卫军和谁说过一句什么话，“算账有我和我妈就行了”？是和谁说的？怎么说的呀？（张玲：他说有他和他妈签字就行了……）（卫军：不是，话不是这么说的，我没有签字，他们的账我签什么字呢。）（张玲：原话我不记得了……）

卫军，当时张玲和你产生争执了没有？（卫军：这个事情我们的观点的确不同。）产生争执了没有？张玲？（张玲：产生了。）已经产生争执了，争执中阐明了什么观点？争执的观点是什么？卫军，他们的观点是什么？你的观点是什么？你说有你查清的账，有你妈的签字，就行了，是吧？（卫军：这是个交接嘛。）不管是什么，就是你这句话流露出来的是什么性情？给别人造成了什么影响？别人还给你提出来了，既然产生了争执，就已经提出异议了，提出异议以后你的观点是什么？你动摇了没有？你寻求了没有？你避嫌了没有？卫军？（卫军：没有。）那既然你没有做这些，这流露出来的是什么性情？在世界上还因为有亲戚关系，所以做什么事情都得避嫌、回避，咱在这个事情上是不是更应该是回避呢？咱谈不上回避吧，最起码不能做主吧。（卫军：这个事情，这个回避……哎呀，我不会说了。）你说这个事情怎么了？感觉到神家很麻烦，是吧？（卫军：这个事情谈不到避嫌啊，避什么嫌？为什么要避嫌？有嫌才避呢，没有嫌，避嫌干什么？我就觉得她们两个人交接，也不是光她们两个人在场，李牧也知道，李牧说“金额昨天就对好了”，然后我说“你们要交接，你们俩把字签了就可以了。”）更重要的是人家提出了异议，提出异议的时候……（卫军：提出异议的时候我也想了，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需不需要避嫌。）她们提出异议的时候你的观点、态度是什么？你的那句话流露的是什么？有你的证明、有你妈的签字就行了，这句话流露出来的是什么？你是一种不耐烦，是一种无奈。咱今天信神是干什么呢？不是说这一件事，是说通过诸多方面的事，在别人的脑海里面印证了一个事实，你对肖宝是种排斥，这是不是事实？你极力反对肖宝做负责人，这两点加起来，你说人会不会想？那你对肖宝的这种做法在肖宝看来你对肖宝是不是藐视、不尊重呀？不是说在这里边做的这个事的对与错，是说从这件事情上流露出来的你的观点、你的态度、你的人性。如果是穆糖在这儿负责，你会不会不让穆糖过来签字？（卫军：

这个与那没关系，不管是谁在那，当时我处理就是这么处理的，那个事情跟肖宝怎么怎么没关系。）你对肖宝有没有成见？（卫军：成见谈不上有，但有看法。）他们都看见你对肖宝有成见。（卫军：我看见他们对肖宝有情感。）他们怎么对肖宝有情感的？（卫军：肖宝，我知道、我了解她，因为我接触肖宝的时间已经很长了，去年查账差了那么多，人家现在也不承认，“我没有错”，因为这个事情发生了争执，后来在她没出车祸之前我跟肖宝还解剖过我自己，也算是我跟她亮过相、道过歉。）你给她道过歉？（卫军：嗯。）道什么歉呢？（卫军：因为对完账她说她没有错，把我气着了，我跟她发火呀、生气呀，我说“你没有错，那去年对完账，你赔了那么多钱，补了那么多钱，那叫啥？那不叫错？”她就说“我没有错，我没错！”所以从那些事情上我也能看见肖宝的问题。我待在那儿，对肖宝、李牧还有黑枣她们之间的这些问题我也知道、了解一些。我知道肖宝的看事观点和心里边的想法，不管别人给她交通多少，只要跟她一嘻嘻哈哈，别人所交通的她肯定不当回事，甚至更加放荡不受约束。这个事情李牧也知道，李牧也说过肖宝那样下去不行。最后李牧跟肖宝闹翻了，李牧就是想着“她这么走下去跟我是一样样的”。）李牧说肖宝跟她走的路是一样的？（卫军：嗯，都是不愿意接受，错误也不愿意承认，交通了也不愿意承认，让刹车也不愿意刹。我对肖宝的看法就是在这儿产生的，我看见她不仅不愿意承认错误，然后还更加的肆无忌惮，所以争执起来以后，我知道我动血气了，我跟肖宝解剖过我自己，然后跟她说我这段时间的表现，别人是怎么说我的，怎么对付我的，怎么帮助我的，我心里是怎么想的。）我问的是你对她的成见，你是告诉我你跟她交通过你的什么什么，你跟她道过歉。（卫军：对，就是说为啥我要这么说呢，唉……）想说啥？（卫军：我把这些所有的东西都跟她说过、交通过，就包括刚才你说的别人看见我对她有成见，这些事情我都跟她说过，等说完了、交通完了，这些东西就没有了，但是看法还是那个看法。）你说你对她没有成见。（卫军：我对待她和对待李牧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卫军：我琢磨了，我把李牧对付一顿，我再和她干一些活，我能正常对待她，我能和她正常沟通。但是这个肖宝啊，我对付完她以后再跟她开玩笑，就白对付、白揭露了。之前解剖、对付完肖宝，和肖宝说个什么事情她容易嘻嘻哈哈，容易混过去，我也就跟她嘻嘻哈哈，后来我对她比较严肃一些了，正常一

些了，不和她开玩笑了，然后别人就觉得我对她有成见、有意见。这个我知道，这个我心里比较清楚，这个事情我跟张玲也说过，跟张玲也沟通过，但是好像观点也不一样。其实你要说成见，我最起码不会通过这个去做事情。）最起码你对她是有成见的，不是没有。

（萧卫：卫军，我跟你说我是从哪儿看出来你对肖宝有成见的，肖宝出车祸的半个多月以后，我说让肖宝过来，你给我打电话你是很火的，你说“她来了谁伺候她呢？”我说“谈不到伺候，这么长时间了，她来了先了解了解她的情况，她到底能不能干咱再说。”你整个过程的情绪是很高涨的，她来了用不用她还另说呢，也谈不到伺候，她来了咱再说，可你那个时候是很生气的。后来你给我发了一段话，你也给肖红发了，肖红说那就不要让她来了，后来我又跟肖红说呢，“肖宝来不来、用不用是一码事，她出车祸已经半个月、二十天了，她这个时候情形咋样？这方面咱得考虑，如果她对神有观念，让她来了先把她的观念解决了，她歇着都行。”但是你那个时候的反应就特别强烈，正常人不管她来不来，反应都不至于那么强烈，你是“不让她来，来了谁伺候她呢？”我是琢磨着你里边可能有掺杂，人有情感，你害怕让你妈伺候她呢。但是哪怕让你妈伺候她，你那个情绪表现出来的也不属于正常的反应，或者是很平稳的一种表达方式，你就是很火的那种情绪。我那个时候就觉得“估计是这俩人有成见了”，我是从这儿看你对她有成见了。）（卫军：那个情绪是对你的，不是对肖宝的，我在医院待过，我知道骨折了以后至少得十五天，她还是肋骨折了，还折了那么多根，所以我觉得她过来不合适，因为干系重大。）（张玲：关键的问题是，当时用肖宝你就不赞成，因为那次肖宝回来以后，我过去那边你妈跟我说，“当时就不让用肖宝、不让用肖宝，后来用上了，看，现在出事了吧，打脸了吧！”不知道这话是你在你妈跟前说的，还是你妈自己说的。）（卫军：这话是李牧说的。）（老宏：这个事我知道一点，萧卫是负责人，肖宝出事了，让她过来是了解了解她的情况，用不用她再看情况，这是很正常的，但是你的反应不是正常的，你的反应是反对肖宝来。）（卫军：对，我的态度就是反对。）卫军，别人给你提的意见你听过没有？就是张玲和你说的，你的观点和他们三、四个人的观点都不一样，当他们提出的观点和你的观点不一样的时候，你寻思过没有？想过没有？（卫军：想过。）想过什么结果？

（卫军：考虑的不一样。）考虑的什么不一样？考虑的怎么个不一样？你说。（卫军：我当时跟萧卫说话情绪激动也好，有情绪也罢，那个是我的性情问题，那个我接受。剩下的我也跟萧卫说得很清楚了，那个责任他担不起，“肖宝是骨头断了，那不是简单的问题，不是说半个月你看见没事就没事了。”）这只是说一方面的理由啊，我刚才和你说的是，当别人都给你提出不同意见的时候，你听见不同意见的时候，你怎么考虑的、怎么看的？因为什么你的看法、观点和他们不一样？你的看法、观点是什么？张玲说你流露出来的观点、态度和他们三个人流露出来的观点、态度不一样，你跟他们的观点、态度为什么不一样？当不一样的观点出来以后，你的观点、态度是什么？当他们的看事观点和你的看事观点不一样的时候，你的看事观点是什么？（卫军：我考虑的比较重，而且危险性比较大，所以我不赞成让肖宝过来，这是我的观点。）你说的是在某一件事情里的一个特殊的背景下，你的一个特殊的想法。我说的是整体的，他们整体的看事观点就是你对肖宝有成见。（卫军：那和他们说我包庇李牧不就是一个意思啊。那一段时间，我对待李牧和对待肖宝不一样。）我就是说，他们说出这个观点以后，你是什么观点？我是说这个呢，你是什么观点？你没回答我这个问题，反过来你告诉我“那不是和他们说我包庇李牧是一样的吗？”是，我没有否认你对李牧是这个观点，对肖宝是那个观点，虽然观点不一样，但是是一个性质。我说的是你和他们的观点不一样的时候，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听明白这个意思了没有？有点绕口令啊。（卫军：我的态度、观点？我的态度、观点我还是持守我的态度、观点。我不同意他们的看事观点，我赞同我的看事观点。）这就是我要让你说的观点。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是自是的，你是固执的、是持守的，你是不接受别人任何意见的，我是想让你明白这个观点。然后你告诉我，“是啊，就是啊，我对肖宝是这样的，我对李牧是那样的。他们说我偏向李牧，我就是偏向李牧呀！”听懂我的意思了吗？那你流露出来的是什么？现在转过来了吗？（卫军：自是、持守自己。）你持守的是什么呢？你既然能够这么自是，能够这么持守，那是不是有一个东西在里面呢？没有这个东西你会不会持守、自是呢？（不会。）（卫军：我认为我还是持守的神话呢。）持守的哪句神话呢？（卫军：使用敌基督不打岔、不搅扰就行了。对待李牧我当着面也是那样说她的，我说“李牧，你是敌基督，用你的标准是什么什

么。”）这又出来另一个话题了。（卫军：我对待李牧是怎么对待，我内心当中也有根据，我对待肖宝，其实我内心当中也有根据。）那你对待肖宝是什么根据？（卫军：对待肖宝，神话说了，连错误都不愿意承认这个事情很麻烦。）你是指李牧她承认错误？那你不是要证明这个？（卫军：哎呀。）那我该怎么理解？你给我个建议。（卫军：弟兄你说话太厉害了。）对李牧，刚才你也说了，敌基督只要不打岔搅扰就可以效力，是吧？那肖宝是不是也应该用同一个原则来对待？你用两个原则来对待两个人，用神的两句话来分别对待两个人，这是不是情感？是不是“一国两制”？听懂了吗？这是不是凭喜好事奉神？神和人说话是怎么和人说话的？神会不会直接和人说话？神怎么和人说话呢？是不是借着周围的人事物和人说话？那神借着周围的人事物和你说话的时候，他们谁的话你能听进去？一个人的看事观点有可能有点偏，有情感，可能会看错，他们三个人都看错了？神兴起环境，三、四个人都和你说同一件事的时候，你该不该反省？你已经是碰壁了。约伯一天之内牛丢了、羊丢了……他一看就知道这肯定不是一般的事，这不是一般的强盗，这肯定是神的安排，他返回来就去寻求、认识，不敢轻易下断案。咱呢？神兴起来三个人和咱说一件事，咱不应该去反思一下？你持守的是什么？你持守的依据、根据是不是标准？你看见的全面不全面？你把自己放在了哪一边？你忠实的是谁？忠守的是谁？咱连别人的建议都听不进去，咱能不能接受真理呢？弟兄姊妹都看见一个现象，你从这个现象里边不该去反思？你对肖宝公正吗？公义吗？你为什么这样对待肖宝？不就是肖宝不尊重你吗？肖宝不尊重你，别人都看在眼里。

肖宝现在还和你吵呢？（卫军：嗯，吵呢。）肖宝她敢和你吵，李牧会不会和你吵？（卫军：吵啊。）李牧和你吵什么呢？李牧会因为神家的事和你吵吗？会不会？（卫军：……）李牧绝对不会因为神家的事和你吵，这个应该放心。吵过？（卫军：就她撞车的前一天还和我吵。）嗯，吵什么呢？李牧和你吵得厉害还是肖宝和你吵得厉害，人都看在眼里。（卫军：李牧听不进去，别人怎么交通，她怎么辩、怎么吵，根本听不进去。）你给李牧交通她听不进去，和你吵，是吧？是这个意思吧？（卫军：我让她刹车，她说“我就不刹，就不刹！”）你用刹车作比喻，是吧？（卫军：对，我说“你那个性情太厉害了，你

刹刹车。”“我就不刹！”）那她是不是和你吵呀？肖草，李牧和卫军吵了没有？（肖草：没吵。）没吵那是什么？那是和你撒娇。李牧那句话那是在与神对着干，“我就不刹，我就不刹！”她是不是和你吵呢？“爱咋地咋地”，人家是舍上命和神对着干呢，是不是和你吵呢？和你没有啥关系呀！而肖宝和你吵是吵什么呢？知道不知道？（卫军：还是因为账目问题。）账目怎么了？（卫军：……）所以说你衡量一个人好坏是怎么衡量呢？肖宝在账目上算错账亏了钱了，她不知道是不是她亏了的，她害怕，她就自己拿钱垫在里边把亏了的补起来。李牧能补吗？要是李牧，李牧会不会补？这是肖宝做出来的。相对比，李牧能在神家给她闺女走后门，咱先不管是否有冤情，当这个事临到她的时候，她的态度、观点是什么？有害怕吗？她是叫嚣、喊冤叫屈。肖宝会不会喊冤叫屈？这个肖宝绝对做不出来。这两个对比一下，很明显。肖宝不管账上亏下多少钱，肖宝怕得罪神，她宁愿自己从家里拿钱贴在里面，找不见原因就自己贴钱。甚至芳芳那边借了钱想不起来了、不承认，肖宝没办法，她说要再拿自己的钱来补，因为时间长了她不敢确认，她宁愿自己赔钱也不敢沾染。这个谁都知道。（卫军：这个与那没关系，肖宝也没补。）虽然没补，但看的是她的心态，她去提过、说过这个事，她要补，我没让她补，她找我要补呢，我说“这个有张玲作证，这个钱是真真实实给芳芳了，张玲过手了，也就是这个事定性了，所以这钱你就不需要再补。”是我在这边说肖宝不需要补，因为她以前就已经补过一部分钱了，来这尽本分尽了不到一年，在咱这里面赔了不少钱，即使这样今天她还要在这儿尽本分，她没有因为尽本分赔了这么多钱而退去，也没有埋怨，甚至还要在这儿再贴钱，还要尽这个本分，能看到她对本分的一种渴望。黑枣是什么？因为类似的问题就吓得不敢尽本分，吓得不敢担当，直接退去了。这是不是很明显的对比？（是。）神看的是人的心，不是看人嘴说得多好听。（肖草：这是两种人对待神的态度。）这是三种人了。李牧是因为买东西的价格上的问题，我跟她说了“我就不去调查，我就是冤枉你了，冤枉了你以后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彼得说“即使神把人当作玩具一样玩弄，人又有什么怨言可发呢？人有什么资格呢？”咱看肖宝、李牧、黑枣她们三个人的态度，肖宝，就说别人把肖宝耍了，肖宝她甘愿把钱补上，就是哭着把钱补上，她也不离弃这个本分。你说咱要谁？在卫军这儿，你衡量人，你看人的心了没有？你

衡量人是根据什么衡量的？你是根据她对你的态度。人衡量一件事情，一个人的好坏，是根据对他个人的利益来衡量，能得利的是好事，不得利的就是坏事。那你站在神一边了没有？你根据她与神之间的关系衡量了没有？你没有看她的心，没有根据她与神之间的关系来衡量，你是根据什么衡量的？你是根据她与你之间的关系来衡量。肖宝她不尊重你，李牧她就是跟神吵也不跟你吵。那你说，你在神家是不是维护神家利益？是不是维护神的名呢？是不是追求真理呢？是不是爱神所爱、恨神所恨呢？你衡量人的原则，看人的实质了没有？你听了李牧说出来的那句话，你分辨认识她了没有？咱这是从她们三个人在本分上流露出来的一个态度来看她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你就是不看这个，那你看看周围人对她们的一个态度，你看到周围人的态度和你的态度完全不一样的时候，你该不该刹车了？你别说让人家李牧刹车了，你刹车了没有？“呀，兴起的这个环境不是偶然的，不是人家一个人和我说，是两个人和我说、三个人和我说，我是不是有问题呢？”问问自己。你没刹车，没回头，没有任何态度、观点，依然持守你自己的看事观点，太自是、太狂妄！为什么说你狂妄呢？卫军，为什么说你狂妄呢？这个狂妄能认识到吗？（卫军：对神所兴起的周围的人事物、环境，不反省、不认识。）狂妄、自是，自是再加上狂妄就厉害了。自是，自认为是；狂妄，还要让它做主。你自己认为的那是在你身上当家做主，可你还得让它在教会当家做主，这是不是就可怕了？还要掌管人、控制人。就刚才你说的那句话，“在我心目中……”你衡量一个事物，你没说是在神的心目中，你说的是在你的心目中，你高举、见证的是谁？你让谁做主呢？你用你的败坏性情做主，却毫不认识你的败坏性情，毫不理会。神兴起环境来让你去认识，你不去揣摩、不去寻求，碰得头破血流了还不去寻求。今天，当他们三个人都说起来的时候，我在这儿说的时候，你还在讲自己的理由，咱刚硬不刚硬？咱没有一个寻求的态度。

卫军，刚才说这里面有什么败坏性情呀？还记得吗？（卫军：自是、狂妄。）嗯，这是表现出来的一个性情，是由什么败坏性情支配的？这个根源是什么败坏性情支配的？情感。他有情感，受情感的败坏性情支配。（卫军：情感？）（肖草：对人的喜好，凭喜好、情感。）凭他的喜好，凭他的情感，他对谁有好感，他对谁厌烦，这个是根

源。那你如果有败坏性情，有情感，情感在里边还要作王掌权，情感出来以后还要自是，自认为那就是，自认为是还要当家做主，狂妄，还把它当真理待，你就按着你的意思这么去实施、这么去做。今天还没有让你当负责人，你和萧卫，你和他们还能争起来、吵起来，如果让你做负责人呢？是不是一手遮天了？没有让你做负责人，只让你负责做账，你在做账的工作上没有尽到忠心，而是在你的本职工作以外，你操碎了心。然后你再凭着败坏性情去尽你所认为的那个超出的本分、你所认为的善行，这成了什么了？这不是善行，成恶行了。那你这个手就成了罪恶的手，罪恶的手伸出来了。卫军，能听得懂我说话的意思吗？因为你超出了你的本职工作范围，你除了管住你的账目以外，如果你看出其他问题了，你可以给他们提建议，你感觉李牧比肖宝强，你可以把你的观点“我看见人家李牧怎么怎么，肖宝怎么怎么，你考虑一下”，你是个提建议的，你不是决策者，负责人才是决策者，你不能篡位，这叫篡位。如果今天是让你做负责人，让你做决策者，你这样做也可以，这不能说成是篡位，只能说是你的一个过犯，情感用事，但今天咱超出咱的范围了。刚才说这里边有一个根源，有情感，还有个什么？我以前解剖过你这个情感太重，你的情感比一般人要重得多。你的致命处就是情感，你还培育你的情感，有情感就可能产生些什么东西？神交通了敌基督的一些表现，有哪些表现呀？家天下、拉帮结伙、培养亲信，是吧？（嗯。）排斥异己，这些就都来了。有的人是为了搞他的江山，有的人是因着他的情感，当然也是互相牵扯了吧，那你这样互相牵扯下来，你因着情感想用你的亲信，想把你的亲信放在你的周围，慢慢、慢慢是不是就成了你的江山了？咱走的是不是敌基督道路呢？神交通了家天下以后，咱在神家应该尽力去回避这些事情，不能说“我在这儿做了主了，再让我家人去签个字”。或者“我就尽这个本分呢，她就尽那个本分呢”，也可以，但你不能参与到人家这里面处理问题呀。“神交通了家天下，所以我不能让他们看见我搞家天下，人家交接呢，肖宝还在呢，肖宝再忙，我也不能跳过人家去参与这事。”一个是不让他们看见你搞家天下，一个是腿要让你下地狱，就把这条腿剁掉。“这个有可能导致我搞家天下，我就得回避，不管别人要求不要求我，我自己就得回避，我自己就要把自己下地狱的这条脚砍断，不能允许它存在，还能够让别人监督。”反过来咱是这个正路没走，还维护呢，你不是说把它剁掉，你还要搞建设让

它存在下去呢，搞起了家天下，拉亲信，和李牧能说得来，向着李牧，这是不是一个流露？排斥异己，排斥肖宝。肖宝的那个嘴没“阀门”，有好多人都已经败在她的嘴下了，是吧？让肖宝在这儿就是一个炸药包，那肖宝能不能在？肖宝绝对不能在。枫姿是肖宝给卖了的，是吧？（嗯。）李牧也是肖宝给卖了的，是吧？（嗯。）“我得长点记性呢”，这个人还能不能在？（不能。）芳芳也是肖宝卖了的，你说这个肖宝“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在败坏性情里边要让肖宝和你做配搭就完蛋了，你不知道哪天你就跌到地狱了，所以“怎么也不能让肖宝在，我得有自知之明。”可你这么一做，神在那边怎么看呢？神在那边看，还就得让肖宝这个人在这儿呢，有肖宝这个人在这儿，这是对这儿的一个保守。那你说，咱是该维护肖宝还是该排斥肖宝呢？如果肖宝没有骨折，没有因着生病回家，咱敢不敢大胆地排斥她？是不是还受点辖制？她骨折了，回家了，咱是不是就胆大了？因为怎么呢？在人们心目中看什么啊？“她肯定是遭到神管教了、惩罚了，她肯定是有问题了”，是吧？（嗯。）这就是一个筹码，“加了个筹码，我就可以大胆地排挤她、排斥她，让别人看，她因为什么骨折的。”这是不是咱潜意识里面的东西？卫军，有没有？（卫军：唉……）可能你没有计划，但是水到渠成。（肖草：嗯，这样一解剖的话，我就知道我跟萧卫说让肖宝过来的时候，卫军妈和卫军为什么极力地反对了。）卫军妈不愿意让肖宝来，是吧？（肖草：嗯，然后卫军也不愿意，他们两个人的语气特别强硬。）

卫军得有自知之明，前面都有多少人倒下了，再不吸取点教训还能行？前车之鉴，前面的车是怎么翻了的，你得看着点路走。（肖草：肖宝一来他就得倒。）咱不能说人家得倒，是危险。是危险，是不自由、不随便。卫军，经得住经不住？经得住？（卫军：……）对号不对号？经得住了就再来一棍子。你自己说说，咱这里边还有一个什么败坏性情？我听听。（卫军：还有？）嗯，你还有个什么败坏性情？如果在世上你这是特长，来了这儿就是败坏性情。卫军在为人处事上咋样？（张玲：为人处事上没得说。）没得说吧！他和你们产生争吵是因为你们都信神，你们要是不信神，“咱们是好哥们、好朋友。”因着你们信神，信神就有了原则，和世上的处世哲学就打架，所以就产生了争执。所以在世界上，卫军在这个处事方面相当可以，但在这儿

就是个败坏性情。那你们说他处事上边有什么？你们能看见什么？卫军一个是会来事，会与人沟通，也就是说，他能看见你的心思，能投其所好，跟着你的心思走，会拉你，这也算聪明智慧吧？（嗯。）看你用在哪一边呢，用在正面就是智慧，用在反面就是邪恶。他作这些工作的目的是啥呢？这些是不是基础工作啊？他愿不愿意？他愿不愿意投其所好？其实投其所好是一种损失呀，他愿不愿意损失？人都是自私的，人衡量人事物的好坏都是根据自己的利益来衡量，对自己有利就好，是吧？那这投其所好首先是一种损失，从经济上也好、从精神上也好，都是一种损失。从经济上，小恩小惠；从精神上，你要和人家拉关系，你首先得坐个低凳子，是吧？你在别人面前坐个高凳子，别人理你不理你？在精神上也得损失。卫军为什么要受这些损失呢？他投其所好的目的是要什么？目的是什么？（肖草：在人心中有个好的形象。）投其所好的目的不是为了在别人心中有好的形象，这个不对号。投其所好，他在别人心目中的位置是高还是低？（高。）投其所好在别人心目中的位置是高吗？（低。）你在别人心目中位置高了你还用投其所好呢？你在别人心目中位置低，你去讨好，这是投其所好。投其所好，讨好了以后，接着你坐个低凳子他坐个高凳子，人就愿意与坐低凳子的人来往，不愿意与坐高凳子的人来往，这么一来往，好，上钩了，在人来说上钩了。上什么钩了？他的目的就是啥呢？为他所用，最终就是为他所用。也可以说是有计划的、是有谋略的、是有心计的。这个心计如果用在追求真理上边，用在本分上边，这是善行、智慧。卫军，我说的这个有没有？是不是？（卫军：你接着说。）你用心思了没有？就好比说，在肖宝这件事上，卫军其实是想让肖宝为他所用呢，但是肖宝不知趣，“肖宝，你脑袋跟个小孩一样是咋回事？”是吧？（嗯。）肖宝反不过劲来，所以说，卫军这边没有得手。怎么看呢？他拿了个什么东西想打肖宝的头？是要拿什么打呢？（肖草：本子。）本子，是吧？（嗯。）这个怎么看呢，就是从这些动作上边看。你打肖宝的头不是因为算账算糊了，你火了打她的头，这是引起的一种火气，是吧？是一种自然的火气。但是你不是因着这个账引起的火而拿起账本想打她的头，你拿起账本还面带微笑，是吧？（嗯。）面带微笑和这个火气完全是两个概念，火气完全是发自内心的一种火气，气得不行，面带微笑性质就不一样了，什么性质啊？还记得神交通说什么了吗？神说：“神家一再强调，弟兄姊妹之间

要分清男女界限，不要纠缠异性。……你信神得知道廉耻，就是不信神的外邦人也很少有这么闹的，那得是多轻贱的人啊。往异性衣服里扔雪球找刺激，不单追着打闹，还踢人家的屁股，有人揭露他这样做太放荡，男女界限不清，他还说‘这是因为两个人太熟了才这么闹的，人应该理解’，他放纵到一定程度，不但自己放纵，还要勾引其他人跟他一起放纵，这是什么东西？你们说，这样的人该不该在教会里存留？（不该。）”（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分辨假带领（二十五）》）异性之间不要互相挑逗。他好好地踢人家屁股一下，揭露他他还说“我们太熟了”。往异性衣服里扔雪球，踢人家的屁股，这是干啥呢？（打情骂俏。）打情骂俏、撩逗。这个打情骂俏、撩逗用另一种词怎么说呢？勾引。在卫军这件事上说这个“勾引”是什么呢，它不是说男女之间的勾引，而是拉进关系，用这个动作、用这个行动，来告诉肖宝“咱俩的关系还是挺近的，以后呀你和我不要有太多的隔阂。”如果别人跟你来一下这个动作，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你看我们之间关系挺近的，人家和我撩逗着玩呢”，你无意中是要和他靠近的，你无意中靠近他了，无意中你会和他交心的，你和他无意中就成啥了？成了朋友了。咱说在神家只交友不结朋，是吧？（嗯。）这些不需要什么成本，从外边看就是一个撩逗、挑逗，是吧？也没有什么过犯，也不是什么得罪神的事。但是，你的那个心思神是看到的，你的心思想干啥呢？你的心思用在本分上边了？你想把本分尽好了？其实在你里面，你是想搞好关系呢。咱就不要说不好听的，不要说你为了和肖宝搞好关系，在账目上、在这些事情上“我可以做些小动作了”，咱不要说这些。就说在神家为了和弟兄姊妹搞好关系，这个搞关系行不行？不允许搞这个关系！搞这个关系就是情感，拉情感、拉帮结伙。神家是让你怎么呢？弟兄姊妹是因着什么走到一起的？因着共同的心志、共同的志向、共同的愿望走到一起。而你们走到一起是因着什么呢？撩逗？为你所用？卫军的这个撩逗不是其他人的那个撩逗，他这个就是想怎么呢？让人能为他所用。世上人有个撒但生存法则，怎么说的？“惹人一堵墙”“多个朋友多条路”。当人为你所用的时候，如果你再发展下去，那你有时候就很可能犯男女，那是一个陷阱。在神的经营中搞个人的经营，咱自己的心思不走正道，走了邪门歪道。神是让人心目中有神的位置，咱想尽一切办法让人心目中有咱的位

置，那你岂不是在犯罪？卫军这也是绞尽脑汁呀！跟肖宝实在是没办法了，这一招也不行了，所以说还能不能让肖宝来？不能让肖宝来。

信神不是在闯江湖、打江山（四）

老宏还有没有其他问题了？（老宏：我和卫军在一块儿配搭期间，我看见卫军的私生活有问题，但是我搞不清咋回事。有时候我们尽本分要走呢，他就开始打电话了，和工作没关系，但是打电话的时间挺长的，最起码是半个小时，有时候在工作期间也是这样。萧凯也说过这个问题，说他一打电话就没完没了。我不知道他是在跟谁打电话，但是知道对方是个女的。有一次，我们两个在车上，他和一个女的在电话里又聊起来了，说是去北京旅游了还是咋呢，聊的时间可长了。有时候他一边干活儿，一边打电话呢，打电话的时间可长呢，也不知道是啥事，我也没法问人家“你和谁打电话呢？”人家打个电话我也参与？我不能参与，但是打电话的时间确实是特别长。以往我听说过他和穆糖的事，穆糖的声音我也能听出来，但其他人的声音我听不出来。）卫军，这个咱交通过吧？你早就告诉我断了，还是她，是吧？（卫军：我那个姐。）（老宏：还有一次是去我们那边办事，卫军在路上就和一个女的打电话呢，那时候我家里就我和我家姊妹两个人，我家有三个卧室，我就和卫军说让他在我家住，别去那女的家了，当时我听见电话里说“给你做好饭了”，我就跟卫军说我家这三个卧室又不是住不下，可卫军还是走了。卫军把我们送到家门口，然后连人带车就去了那女的家了，吃和住都在那女的家里，我不知道他当时是怎么想的。）卫军，怎么想的？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咱都交通过了，你也和我说过了，这一段时间找不见你人在哪儿，你说你忙呢，是不是就忙这个了？（卫军：没有。）你不害怕吗？你看你走的是条什么路！马答和你去了一次那边，他看见的也是这。在这边你跟穆糖聊着，在那边你又跟你那个姐那样聊着，你说最后是什么结果？而且别人看见你们现在已经是依依不舍的那种感觉，怎么收场呢？（卫军：没有依依不舍。）你没有依依不舍，对方有依依不舍呀。别人都看见了，你还说啥呢？对方都有快落泪的那种感觉了，你就不害怕？人家还有家庭。早就有人跟我说过这个问题了，我一直忙得没顾上处理。你在那儿是查账呢，结果你和穆糖谈话谈得那么投机，最后查账成了应付了。人家在那干活儿呢，你们两个人在那儿说话，人家一看你们说话的那种语气、态度就看出来了。（萧卫：后来你就和穆糖去另一

个房间说话了，说了老长时间。你查账呢，账目都不清楚你就结账了。）账还没查完你就要走呢，你一边聊天一边查账，那能查清楚？你一边查账一边聊天这不是一个人反映了。你第一天是一边聊天一边查账，第二天是单独聊天，你说咱去那边是干啥去了？为什么你一去那边，穆糖就知道你去了呢？（卫军：总共就两个屋子，没有单独聊天呀。）他们反映的时候说了一个什么词呀？什么粘人呢？（萧卫：意思就是人家一看见他们两个人就像谈恋爱一样，原话我说不来了，反正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人家都没见过你们，但一看就知道，你还说啥呢？

你在这边和穆糖是这样，那天你那个姐请你吃饭呢，吃了饭以后依依不舍的。（卫军：什么请我吃饭呢？）（萧卫：你姐请你吃饭呢，最后走的时候，你姐眼里含着泪依依不舍的，然后马答就问你，“这是你亲姐呀？”）你姐还说“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呀？”你说这说的是些啥呢？你自己把自己搞到泥潭里边了，你都不松手，难道你没知觉？神怎么说的？你把人搞得神魂颠倒，你是不是罪魁？咱传一个福音，传着传着就带到你面前了，传着传着她心里边有了你了，放不下了，你不是把人带到神面前，而是一个一个都成了你的情人。咱盘算盘算自己所做的，一个对象、两个对象马上快三个、四个呀，这还是在这里给你刹着车呢。人家家里人要是知道了呢？人家丈夫知道他老婆心里边有你的话，会有什么结果？（卫军：我就是在她家住呢。）那你说，这还再说什么？还用再说什么？你都住到人家家里了，人家老公怎么说？你是因为和她老公的关系住在人家家里的？（卫军：关系都不错，我叫她姐，叫她老公姐夫。）你是以谁的关系住在人家家里的？是你姐夫请你吃饭，还是你姐请你吃饭？是你姐要招待你去人家家里的，还是你姐夫招待你去人家家里的？（卫军：都让去呢。）关系都不错？你所称呼的姐夫如果知道你们之间的这种感情的话，他会饶恕你吗？还会和你关系不错吗？（卫军：这些东西都是公开的。）公开和你恋恋不舍的？你和她一聊就聊半个小时这也是公开的？这能公开吗？你和她公开就是无话不谈？是公开？能公开？当时你怎么和我说的？记得你当时说的话吗？咱说话算不算话？是你亲口告诉我要断的吧？可结果断了没有？（卫军：那时候……）那时候怎么说的？咱在一起说的话都成泡影了！

当初你告诉我，你是强戒，我说“你有心志那就强戒吧”，强戒了没有？断了没有？（卫军：强戒是说和穆糖呢。）那你和穆糖强戒了没有？没有联系了？（卫军：嗯。）没有联系那怎么你去哪儿她都知道呢？（卫军：什么我去哪儿她都知道呢？）每次你去那边她都知道。（卫军：不知道啊。去那边算账是无意之中碰上的。头一天没对完账，我去了一趟其他地方，返回来以后又和他们对的，对清楚了我才走的。）当时他们反映过来，我没时间，咱都忙呢，我就没处理这个事。你去对账的时候就心不在焉，顾不上对账，账对了一半就走了。（卫军：对，我去另一个地方了。）那次对账叫过去两三个人，最后咱的账还是对不完，什么原因？是，你去其他地方了，如果没有其他事发生，如果你一心对账是不是就对完了呢？结果你和你姐去会餐了。如果你没有去会餐，没有和穆糖的聊天，账是不是就对完了呢？咱对账的时候那么潦草，账还没对清呢，你倒说完了。而且还是人家要求要和你对账呢，结果你是说随后再对，咱对账就是马虎过关？以前你一来体现出来的是什么？给我的感觉是什么？是一丝不苟！你以前所说的话都成了空话、假话，哪个话落实了？你和你姐你也是说要断呢，直到现在都没断。不仅没断，现在你周围的人都知道了，一打电话半个小时都打不完，耽误多少工作呢？你打电话打了半个小时，那半个小时以后呢？你的心思能静下来吗？这就是说为什么这工作作不成呢？为什么工作作得一塌糊涂呢？你把时间都用到哪儿了？

信神不是在闯江湖、打江山（五）

卫军比一般人有心机，卫军，对不对？为了你能有一个好的进入，咱可以再回顾一下，加深一下，在刀口上边再撒一把盐，行不行？卫军这里边有个邪恶的败坏性情是什么呢？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他来神家尽本分，外表是来尽本分的，实际是来搞他个人经营的。卫军，我说的这个你有没有知觉？咱不要说有没有知觉了，咱对这方面有没有认识？你是来尽本分的，还是来搞个人经营的？（卫军：……）萧卫，就单独说“尽本分”和“搞个人经营”这两个词，你有没有认识？什么是本分？什么是搞个人经营？（萧卫：本分是人该守的。）你怎么去分辨？怎么区分？（萧卫：区分不了。）萧凯呢？（萧凯：本分是按神的意思、神的要求去做，搞个人经营就是按自己的意思去做的，也就是按个人的奢侈欲望、野心欲望去做的。）张玲，本分和搞个人经营之间有什么区别？（张玲：本分就是能按着神的要求去做，搞自己的经营就是把神的要求、原则放到一边，按自己的喜好去做。）按自己的喜好做，喜好有点笼统，再细一点。一说到“经营”就离不开计划，是吧？他这么经营，那里边就会有一个什么计划。张玲刚才说了一个喜好，喜好里面有没有计划？（萧卫：喜好没有计划，这只是个人的一个喜好，但是经营里边就有计划了，就有存心部署了。）尽本分和搞个人经营，它们的区别是什么呢？尽本分里边既然没有经营就没有计划，有个人的经营那里边就有了计划，不管这个计划大小它是有一个计划。就好比：人尽一个本分，有的人为了追求地位、名誉，他去做这个事的时候，他就要想一个办法“我怎么做能让别人高看我”，他是不是先有这个计划才这么去实施呢？他这么去做的时候，那他就是按照他的计划去做的，那他就是在搞他个人的经营，那他就不是在尽本分。什么是尽本分呢？神称许的是本分，神不称许的是祸。既然是尽本分那就是神称许的，是神交托给你让你去做的。你在尽本分的过程中添加了自己的掺杂，为什么添加掺杂呢？你是有计划的，你在尽本分的过程中为了追求个人的虚荣脸面、地位，那你就要在尽本分的过程中添加一些你的做法，这是不是你的个人经营呢？一个小的经营。也就是说，咱每个人都有一个小小的经营、小小的计划，咱之前交通的一厢情愿，那是不是也是一个计划呢？你经营着你的一个

小小的计划。所以咱先理解一下什么是尽本分，什么是搞个人的经营，还有它们之间的区别。正因为你有这样的经营、有这样的计划，神才说神不看这个、不要这个。这是要焚烧的，焚烧是要怎么呢？焚烧就是要洁净，不允许有这个掺杂。

咱前面说的是个人的一个小小的计划，这计划还有大小，是吧？刚才说的是尽本分和人的败坏性情里掺杂的一个计划，那再大一点的计划是什么呢？就是在尽本分的过程中，人把这个本分当成了一种事业。咱刚开始说的是在尽本分的过程中有一个掺杂，那个掺杂是一种败坏性情，是吧？是种败坏性情，是种掺杂，这也叫搞个人的经营。那搞什么经营就成敌基督了呢？敌基督和败坏性情怎么区分呢？萧凯？（萧凯：败坏性情是知道了以后能够改变，而敌基督是死不悔改，知道了还那样做。）你说的是不悔改这方面的区别。还有一种是败坏性情与走敌基督道路、敌基督性情的区别，敌基督就是与基督为敌，敌基督那完全就是与基督敌对、对立的，也就是说在尽本分的过程中搞个人的经营，你有败坏性情你是在尽本分的过程中有一个掺杂，走敌基督道路也好、有敌基督性情也好，他搞个人经营，这就不属于掺杂了。既然不属于掺杂，那完全就是在搞个人经营了，这是两码事。一个是在尽本分的过程中有掺杂，一个是完全搞个人的经营。在尽本分的过程中有掺杂是神交代你一件事情，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掺杂着你自己的意思。完全搞个人的经营是神就没有安排你这样做，你就要这么去做。走敌基督道路是与神为敌的，他的表现是什么？（控制人、掌控人。）控制人、掌管人，是吧？尽本分是让你荣耀神、见证神的名呢，敌基督是要争夺神的荣耀，他想掌管人、控制人。他掌管人、控制人的目的是什么？想掌权。他既然要掌权是不是就有计划了？“我得怎么才能掌权？”既然有经营，他就有计划。走敌基督道路的人和有敌基督性情的人那都是有一定的素质、能力才行，一般人没有素质、没有能力，他没有这个经营、没有这个计划。卫军，他因着有败坏性情，搞个人的经营。保罗有一个什么性情？笼络人，他要搞一个势力，让人为他所用，想掌管人、控制人，但他不是谁都能掌管得了、控制得了的，那他是不是就得物色人选然后拉拢人为他所用？因着他有这个野心欲望，他再有一定的素质、能力，他在这儿就不是尽本分了，就完全搞成个人的经营了，他的心思意念就跑了，走神

了，在尽本分的过程中，他不是去分辨、认识人，而是寻摸人才。他也不是一来这儿就寻摸人才，如果那样的话，就成造反了。他是在尽本分的过程中搞个人的经营，在尽本分的过程中扩大自己的势力。卫军，你想不想扩大自己的势力啊？要是在世界，如果你不扩大自己的势力，你就会被别人“吞吃”了，站不住脚。卫军把世上的那一套拿到神家了，你在这儿想站住脚，你不是根据与神之间建立正常的关系来尽本分，你想的是“我怎么能扩大势力、怎么能站得住脚”，有这些掺杂在里边，所以你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就逐渐搞着个人的经营，就开始笼络人，你把世上的那些东西拿过来，这走的就是敌基督的道路。你笼络人无非就是想控制人、掌管人，让他听你的，为你所用，这一系列的动作是不是都是与神为敌的？因为人是受造之物，人都应该听神的话，都服在神的话下，让神话在人身上作王掌权，不应该是你掌权，不应该是你掌管、管理，你这是天使长的性情。咱今天是来尽本分的，是来完成一个受造之物该尽的功用的，但是尽功用对你来说只是一句话，你在尽功用的过程中不由自主地就要搞个人的经营，“我得站立得住，我得拉拢人，我得搞势力”。我这个交通能听懂吗？知道怎么就是走敌基督道路了吗？卫军，听懂了没有？（卫军：听懂了。）萧凯，这个听清楚了没有？有一个明显的画面没有？（萧凯：……）不太清晰，是吧？（萧凯：嗯。）张玲，听清楚了没有？（张玲：大概听清楚了。）

咱再简单地说一下，一般正常信神的、跟随神的人，他来到神家是尽本分的，是听神的话呢，神安排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神怎么说他就怎么跟随、就怎么做，是吧？但有敌基督性情的人，或者是走敌基督道路的人一进来以后让他做一个普通的跟随者，他也可以做一个跟随者，如果一旦给他一个位置，让他做一个带领，就会怎么呢？就像在世界上当了官以后，不由自主就会产生一种势力，所以他和他的配搭、和他的上级带领在尽本分的过程中自然就会产生一种势力，是对地位、权势、面子的一种享受、羡慕、向往、追求，对肉体享受欲望的力量加添在看事观点里，就形成了一种势力，成了一种歪曲的势力。在正常尽本分的人的观点里，打架了或者产生冲突的时候，应该是寻求神话来解决这些矛盾、冲突，但活在败坏性情里边的人他要拉帮结伙，拉拢人，“我一个人敌不过你，我叫上两个，叫上三个。你们

经常都对着我，我在这儿站立不住了，我得拉拢，找一个和我观点一致的，和我套近乎的人。”一开始是拉一个观点一致的人，再过来就得看对方有哪些人，然后挖他的墙根，这个时候想和别人套近乎，这是不是就得用撒但的生存法则呀？套近乎拉拢人，一步步这就形成了一个拉帮结伙。他怎么走上拉帮结伙的路的？也就是在配搭的过程中，产生冲突，打架的时候，感觉自己体力透支、无能为力，这时候就必须得有一个助手。他不是想找神话来解决这个问题，不是让神作他的后盾，不是让正义掌权，他是想找助手。再加上人有自私、狂妄的本性，不服输，“我就必须得拉拢人，扩大自己的队伍”，这是不是一步步走上敌基督的道路了？这就是在神的经营中搞自己的经营。正常人信神的话，让你做带领，你应该是维护神家利益，根据神话来看事，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我不和你拉帮结伙，不和你搞势力派，如果你站在神这一边，你站在正义一边，做正义的事情，我同意。如果你站的不是正义一边，不管你的人有多少，我还是拦阻。”为什么当带领必须得有一个正义感呢？

这就分开了，一个是走敌基督道路，一个是有败坏性情，这个听懂了吧？也就是说，一个败坏的人从世界上一下到了神家，他一下适应不了这个环境。神家人要是去世界你生存不了，因为在世界你必须得有势力，但是你从世界来神家，不允许世上的那一套在神家存在，你也一样生存不了。从世界过来以后的人有一个自我保护的形式，加上败坏性情，不由自主就走向拉帮结伙了。当你想拉帮结伙的时候，你自身还有一点素质、有一点能力，这是不是要充分利用呀？当你充分利用你自己的这些能力，把你在社会上学到的、熏陶感染到的那些邪恶性情、社会阅历用到神家，那你就是作恶了。所以说，在外人来看，你越有素质、越有能力越能够成为一个敌基督。萧卫，听清楚了没有？就是说他是怎么走上敌基督道路的，走敌基督道路和普通的败坏性情的区别。（萧卫：差不多知道了，就是表达不出来。）萧凯，听懂了，是吧？给咱表达表达。（萧凯：有敌基督性情的这类人来到神家不适应环境，在他感觉自己软弱无力的时候，他就会拉帮结伙，拉拢一些人为他所用，就会形成一种势力，然后对抗神家安排的一些工作和要求。）不管他和神家对抗了没有，只要拉成了一种势力，这就已经构成拉帮结伙了，这就已经走上敌基督道路了。萧凯说了一半，

张玲说一说。（张玲：有败坏性情是一种败坏流露，是一种掺杂。如果是走敌基督道路的人他是把社会上的生存法则带到神家，树立自己的亲信，拉帮结伙，搞自己的经营。）（肖草：他搞自己的经营是为了拉拢人为他所用，他要利用这些人达到他的目的，他有了自己的经营，所以他才有这样的计划。他要把这些人拉拢到一起，拉拢到他的跟前，把这些人迷惑了之后，不管再有多大的势力来跟他对抗，这些人可以拥护他，可以为他所用，成为他的工具。）败坏性情和走敌基督道路有一个区别，败坏性情是当你受到挫折的时候，临到修理对付也好，和别人有不同的观点也好，或者打斗也好，你个人的败坏性情流露出来的是一种反抗、反驳、讲理、叫嚣，是吧？他流露出来的是这种性情，总体来说就是一种反抗。但是走敌基督道路就不一样了，他遇到这个以后，他就要自我保护，“你要和我反抗，我就得把你打倒、打败”，他喜欢斗，他要把你打倒、打败就需要助手，这个时候他就需要拉拢人，在他拉拢人的时候这就是往敌基督道路上走，他就是走敌基督道路的人。也就是说，有败坏性情的人遇到这个波折是反抗，走敌基督道路的人，他不只是反抗，他要拉拢人和你对抗。拉拢就有好多表现了，他是想尽办法让你站在他一边，或者散布一些迷惑人的话，他有了他的计划，他想搞一种势力。也就是说，当同样的环境临到的时候，一个人就是单纯地反击，另一个人他有长远的计划，“我以后怎么剩存下来？我的名誉怎么能挽回？我怎么能站立得住？得有多少人给我助威？”在这个驱使下他就要实施他的计划，拉拢人。这是说有败坏性情和走敌基督道路的人的一个初衷。

走敌基督道路的这个人如果再有点心机，那是什么结果？一个粗人能不能做得了敌基督？（做不了。）粗人他做不了敌基督，他没有谋略、没有计划，要做敌基督必须得有心机、有谋略才行。卫军他具备了这些条件，他在社会上，在单位里也待了几年，也享受了一下势力带来的优越，所以他进来以后就要自己扩大自己的势力。他不是在这儿尽本分，不是根据神所说的做诚实人，神是让诚实人掌权，他不是为了这个“诚实人掌权”而去尽本分，他是用自己的一种手段来掌权，所以卫军就有了这一系列的动作。卫军，你有没有我说的这个心思？（卫军：……）我为什么这么说呀？他这里边有几个表现呢？拉拢人、排斥异己。昨天他在说肖宝和李牧的时候，别人一眼就能看出他

的做法就是想拉拢李牧，排斥肖宝，这是你能看得出来的，你能感觉到的，但是你又无法表达，说不清，找不见这个根源，说不清这个表现是什么。他昨天在述说这个的时候，你听他说的话就已经暴露出来了，当一说到肖宝的时候，他把肖宝放在了哪个位置上？他有了情感、有了计划的时候，就失去公平了。失去了公平以后就不能把人放在同一个标准上边来衡量，所以只要一提肖宝，他就把她放在该踢出去的那个名额里，放在该踢出去的那个位置上。然后根据有关这个位置的神话来说她。李牧呢？他不是把李牧和肖宝放在同一个位置上，而是把李牧放在需要被保留下来的位置上，再拿上神话来保留她。在卫军这里，需要保留的人，他是把她放在保留的这个位置上，拿上保留的神话来和人说；他需要踢出去的人，他拿上能把人踢出去的神话来说这个人。正常衡量人是怎么衡量呢？同样表现的两个人放在一起，用同样一句神话来考核，这是一个衡量，而卫军是用不同的标准来衡量同样表现的两个人，“我需要把你踢出去，我就拿踢你的‘文件’来踢你；我需要保留你，我就拿上保留你的‘文件’来保你”，当卫军把肖宝一放在被踢的这个位置上的时候，他已经暴露了。卫军一说肖宝就说什么？（萧卫：说她不能用。）因为什么不能用？（萧卫：因为给肖宝交通完以后，她不接受，总是嘻嘻哈哈……）也就是说肖宝不接受、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他要把肖宝踢出去的时候，他就说肖宝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也就是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这就该被踢出去。等说到李牧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拿这句神话来问问她？她接受不接受错误呢？但是卫军就不用这句神话了，就用哪句神话呀？敌基督能效力也应该留下。卫军预先就把李牧放在留下的位置上，他就想办法怎么能把李牧留下来，所以他就拿着能留下李牧的话来说，他要把肖宝踢出去，他就拿踢出去的话来把肖宝踢出去，这就是他里边的一个经营。（张玲：他给人的感觉好像就是计划好的，用李牧找什么神话，不用肖宝找什么神话。）那肯定是计划好的。卫军先把她们放在这个位置上，“我要保护的人，就想着怎么给你找个保护伞；我需要踢出去的人，我就找一个什么茬把你踢出去。”从卫军对肖宝和李牧的不同态度来看，卫军做的就是排斥异己，拉拢人，搞个人的经营。根据卫军对肖宝的一个表现，再根据他的一贯的活出，他一贯的活出就是利用人为他所用，能让这些人为他说话，站在他的一边。

卫军，根据你两次的婚姻，而且对方都是你传过来的姊妹，现在还有你的那个姐、穆糖，从这些来看你能把你与这些人的关系处理得融洽，游刃有余，咱在这上边付了多少心血代价呢？你没有付心血代价能不能做到呢？从观察了你和这六个人（加上肖宝、李牧）的为人处事，我才说的这个话。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但我是怎么看的？我是根据你的言行举止来看你的观点、态度是受什么支配的，我把这些连串起来以后才和你说的这个话。我也不管这是不是对你的一种误解，因为我把这一连串的连起来以后，我是能看见的，这一连串的连起来让你看，你是不是也能看见？我能看见，别人也能看见，所以说咱不是在尽本分，完全是在搞个人的经营，也就是说你的的确确走的就是敌基督的道路。咱不能定你是敌基督本性，但你走的绝对是敌基督道路，这是肯定的。敌基督本性和走敌基督道路又有什么区别啊？有敌基督本性的人承认不承认自己的过犯？有敌基督本性的人承认不承认自己所做的？走敌基督道路的和有敌基督本性的是不是两类人？走敌基督道路的人，他是走的这条路是这样的；有敌基督本性的，他本性就是敌基督，这是不是不一样呢？走敌基督道路的人，他可以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但是有敌基督本性的人放得下放不下？他是放不下的。为什么说他是有敌基督本性呢？世上人还说一句什么话呀？（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也就是说，你是走敌基督道路的，还是有敌基督本性的，那就取决于你是悔改，还是不悔改，这个能听懂吧？从我刚才说的卫军拉拢人、排斥异己、想说了算这些上面，能看见卫军走敌基督道路的这个画面吧？（萧卫：当时我就一直想不通，李牧的表现是很明显的，而且是特别明显的，别人都看出来李牧有问题，怎么卫军看不出来？我思想里一直想不通这个问题，怎么别人都能看出来李牧有问题，怎么卫军说只有他能和李牧聊得来？所以我当时就想：怎么回事呢？李牧的做法就在那儿放着呀，那是明摆着的呀，所以当时这个疑问一直在我脑海中。今天你这么一谈，我就清楚这里边的问题是啥了。）他里边是凭情感做事，不能站在神一边看事，有这个他就不考虑神家利益了，所以他也就看不见李牧有问题了，别人能看见，他看不见。

信神不是在闯江湖、打江山（六）

神说：“今天交通敌基督各种表现的第十四条——敌基督把神家当作个人的家天下。先看看这一条的内容，琢磨琢磨敌基督的哪些表现可以证明他有敌基督的实质。把神家当作个人的家天下，从‘神家’‘家天下’这两个词的表面上看不出敌基督能作什么恶。如果说‘敌基督把神家当作个人的家’，从表面上也看不出这个‘家’到底指什么，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是褒义还是贬义。如果把‘家’变成‘家天下’，这是不是能看出一些问题来？首先，你们从‘家天下’这个词上看出什么了？（敌基督想自己说了算。）（他把神的家当成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会培养亲信，培养自己家的人，以此来控制教会。）这都是敌基督的表现。这个‘家天下’，从表面上能不能看出来这就是敌基督的势力范围，是敌基督行使权力、独揽大权的地方，是敌基督控制一切、垄断一切、限制一切的地方，是敌基督说了算的地方？（能。）大约就能看出这些意思来，因为之前讲敌基督的各种表现时，对敌基督实质的解剖、揭露这方面交通了很多，敌基督主要是控制人，掌控权力，还有其他各种表现。

说完了家天下的大体意思之后，再交通一下到底什么是神家。你们对神家有没有概念，有没有准确的定义？弟兄姊妹聚集的团体是不是神家？一班跟随基督、跟随神的人的团体、集合算不算神家？有教会带领、执事，有各组组长的一班人的集合算不算神家？到底什么是神家？（基督掌权的教会才是神家。）（一班能以神的话为实行原则的弟兄姊妹的集合才算是神家。）这两个定义算不算准确？你们说不清楚。你们听了这么多道，对这么简单的定义都说不上来，看来你们平时对这些具体的词汇、属灵术语都不较真，都不揣摩。你们太粗糙了！那揣摩揣摩，到底什么是神家？如果在理论上定义的话，有真理掌权的地方，以神话为实行原则的一班人的集合就是神家。那敌基督把神家当作个人的家天下，这就出问题了，就是敌基督把跟随神的弟兄姊妹的集合当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当成自己行使权力的地方、行使权力的对象。这是在字面上能看到的敌基督把神家当作个人的家天下的这一层意思。敌基督把神家当作个人的家天下，这无论从哪个角度

来解释、来看，都能让人看见敌基督控制人、专权的这个本性实质。神家是神作工、说话的地方，是神拯救人的地方，是神的话得以让人实行、落实的地方，是神的旨意、神的心意、神的话得以通行、畅通无阻的地方，也是神的经营计划得以落实、成就的地方。总之，神家是神掌权的地方，是神话掌权、真理掌权的地方，而不是哪个人施行权力，搞个人经营，实现个人愿望、个人企图、个人宏图伟业等等的一个地方。而敌基督做的恰恰与神要作的相违背，他不理睬神到底要作什么，神的话是否得以在人中间落实，神话、真理原则是否在人中间让人得以明白、实行、经历，他不管这些，他只管自己在人中间是否有地位、有权力，有话语权，他的意思、他的想法、他的欲望是否能在人中间得以落实。就是在他的权力范围之内，有多少人听他的话，他的形象、他的名望还有他的权威到底是怎样的，这些是他要做的、要经营的、要关心的事情。神在人中间说话、作工，拯救人、带领人、供应人，引导人一步一步走上蒙拯救的道路，引导人一步一步来到神的面前，明白神的心意，进入真理实际，逐步地达到能顺服神，而敌基督所做的一切恰恰与神所作的背道而驰。神引导人来到神的面前，而敌基督也要争夺人，让人来到他的面前；神引导人一步一步进入真理实际，明白神的心意，顺服在神的权下，而敌基督也要一步一步地控制人，掌握人的动向，然后把人牢牢地控制在他的权下。总之，敌基督所做的一切就是要把跟随神的人变成跟随他的人，把实行真理的人、想来到神面前的人、能够忠心尽本分的人统统都归纳到他的权下，听他的话，按照他的意愿活着，按照他的意愿行事、为人，做一切的事情，最后达到顺服他所说的话，顺服他的意愿、他的要求。就是神要怎样作，神要达到什么果效，他也要达到同样的果效。达到同样的果效不是让人来到神面前敬拜神，而是来到他的面前敬拜他。总而言之，敌基督一旦有了权力，他就要控制他势力范围内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要控制他所能控制的范围，他要把教会、把神家、把跟随神的人都变成他施行权力、能掌控的范围。就是说，神怎样引导人来到神的面前，敌基督也要怎样引导人来到他的面前。敌基督做这一切事情的目的就是要把跟随神的人变成跟随他的人，要把神家、教会变成他的家。敌基督这样的存心、实质，有哪些具体的表现、行为让我们能看清敌基督就是敌基督，敌基督就是神的仇敌，就是与神为敌的、与真理为敌的魔鬼撒但？我们就具体地解剖一下敌基

督在哪些方面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做法，是能够证实敌基督把神家当作个人的家天下这一条的。”（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三十一）》）卫军，这话和你自己能对上号吧？（卫军：能行。）你的说话语气，你发血气、发脾气，这些东西都是什么呀？神给咱解剖说这都是为了经营他的地位，想让别人听他的。所以他这个火不是无名火，他是有目的、有意义地发火。继续念吧。

神说：“第一方面是我们经常交通的，也是敌基督特有的一个实质的表现：敌基督最爱地位。他为什么最爱地位呢？有地位代表什么？（有权力。）对了，说到关键点了，有地位才有权力，有权力才好办事，有了权力，人心中的各种欲望、野心、目标才能有望实现，才能变成现实。所以说，敌基督很狡猾，他把这事看得很明白，要想把神家变成他的家天下，首先他就要把持权力。这是一条重要的表现。你们见识过的，听说过或者亲眼见过的一些敌基督，哪个不把持权力？无论是什么方式，是圆滑狡诈的方式，是外表温柔、不急躁的方式，还是比较凶恶、手段特别卑劣的方式，或者是强暴的方式，他的目的只有一个：能拥有地位，然后手握权力。所以，咱们第一条要交通的就是，敌基督首先把持权力。敌基督对于权力的欲望是超过常人的，就是超过普通的有败坏性情的人。有败坏性情的普通人只是喜欢让人高看，让人对他有点好看法，说话爱占上风，要是没有权力当然也能过，心里也不是那么难过，有没有权力都行，他对权力有那么一点爱好、欲望，但是达不到敌基督这个程度。敌基督是什么程度呢？就是没有权力每天惶惶不可终日，心神不宁，吃不好睡不下，觉得每一天都过得那么没趣、不安，心里好像有一种什么事没能实现的感觉，觉得自己好像失去点什么。他对权力的欲望超过一般人。一般人有权力了挺高兴，没权力也不太懊恼，心里稍微有一点失落，但是做普通人也行。敌基督就不行了，做普通人他就活不成，日子就没法继续下去，好像人生失去了方向、失去了目标，不知道怎么继续以下的路，以后的生活。他觉得只有有了地位生活才充满光明，只有有了地位、有了权力活着才精彩，才有平安、幸福。这是不是与常人不同？敌基督一有地位就表现得异常地兴奋，人看他这些日子怎么与以往不一样了呢？怎么光彩照人、满面春风呢？怎么就那么高兴呢？一打听，原来是有地位了，有权力了，有话语权了，能使唤人了，能行使权力

了，有威望了，有跟班了。你看，有了地位、权力精神面貌都不一样了。”（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三十一）》）

卫军，这些话你能对上多少？你喜欢不喜欢地位？（卫军：喜欢。）权力、地位。咱刚来的时候，让你做账呢，是吧？（卫军：嗯。）是让你做账呢，没有说让你做负责人吧？说过这话没有？没有吧？（没有。）没有说。我说让萧卫和萧凯做负责人呢，但是在作工的过程中，卫军是参与负责了吧？（嗯。）如果别人不知道卫军是做账的，他直接去其他地方别人一看，卫军就是一个负责的，有这感觉吧？（嗯。）卫军，让你作做账的工作呢，可你自己给自己封了一个地位。其实你做的这个事情已经是超出了自己的界限了。神说：“当警戒你的脚步，免得越过神给你划分的地界……”神给每个人划分了地界，是吧？你得守住你自己的本位，别超出了神给你划分的地界。但是你超出去了，我也没说什么，我也没吭气，一方面是，人有败坏性情，有败坏流露；再一方面是，在神家还得扶油瓶、除狗屎，是吧？（嗯。）你看见了当下就得说、就得做，等你流露出来了咱再解决。扶油瓶、除狗屎和争夺权力能不能区分开？不管在哪儿，都给每个人划分了一个地界，你是做账，他是负责人，负责人就是作决策的，是吧？（嗯。）人都有败坏性情，都不称职，能有一个人操心这应该是好事，应该高兴。但是人有败坏性情，他的这个操心不是为了维护神家利益、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他是为了什么？他是为了他的权力、权势，也可以说是种显露、是种卖弄，就是告诉人“我也可以、我也能行”。卫军，你那时候是一种显露，还是迷失方向了，还是做给我看呢？能回忆起来吗？属于什么？（卫军：……）不管哪个吧，现在主要交通的是让你区分扶油瓶、除狗屎和争夺权力。你们能不能区分开？扶油瓶、除狗屎是必须的、应该的，对吧？（是正面的。）是正面的。但你争夺权力、篡位是正面的吗？这个你怎么区分呀？首先说这不是你的本职工作。虽然不是你的本职工作，但你看到他做得不合适，你也可以给他提意见。如果你给他提意见，他不听，你可以和我说，可以上报，对吧？但你不能直接参与，你不能参与决策。你参与了，这就走出了给你划分的地界，胳膊伸得太长了。而且还有一个是你说话的语气、态度的问题，他们在作决策的时候，你看见他们的

缺陷要帮助扶持他们的时候，你该有什么样的态度、观点？如果你是和他们正常地沟通，通过正常地沟通、交流多长时间都不行，如果是在这个情况下你再发血气，这个咱可以接受、可以认同，是吧？（嗯。）不管你这里边有什么，败坏的人控制不住情绪，但是这个方向是对的。是你和他们说了多长时间，他们不接受以后才激起了你的血气，你没有控制住你的火气，这不涉及你的败坏性情，这不是你的败坏性情，只是你没控制住。但是在你这里没有前边的沟通，没有前边正常地引导，你一来就带着一种指责、血气，直接参与管理、决策，这就是你的一个败坏性情，这就是你想篡位，这就是你想争夺权力，这就是你的野心。你作为做账的，你的本职工作是什么？你的本职工作作了没有？你的本职工作还没作呢，你还要去教导负责人，这是一个严重的篡位！你刚过来的时候没有经历过什么，你所做的大家都能看见，也都能知道，但我并没有提那些事，也没有说那些事，是想让你怎么呢？让你在经历中自己去认识、自己去苏醒。就是今天神说的，咱不能跟畜生一样，得怎么呢？得主动去寻求、进入，借着周围摆设的环境，你去吃喝神话进入。所以不是说我没看见，我看见了，但我没吭气，是因为我在等待着，我等待着你自己去认识、自己去进入。自己认识、自己进入，一个是操练了你，再一个呢？从你个人来说，也不伤你的自尊，让别人更能看见“你看人家能自己走出来，能给别人带出一条路。”可是你这一路走过来，我没有看见你主动去进入，反过来看见你是变本加厉了。也可以说神就这么安排的，安排了我当时没有说，如果我当时说了，就把你压制住了，可能你也就没有后边的这些表演了。逐渐地让你做出来以后，周围的人都看见了，然后再拿出来，你也不得不服。卫军，不受辖制吧？（卫军：不受辖制，我的确就是那样做的。）我刚才给你交通清楚了，就是说扶油瓶、除狗屎是必须的，咱不要说我跟你说了这个以后，你再看到什么，“我不吭气了，我不能说了，要不然你又说我卖弄自己呢。”咱必须得有一个准确的认识，不要极左极右。

卫军，从这里边就能看出你对权力的这种欲望。咱再看你给一个老弟兄办证件，你急着要给他花两万块钱办证件，你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在这里扩大自己的势力，所以说你主动出击。这些一系列的问题就把你的性情给显明出来了。（萧卫：前段时间卫军跟张玲说去那边交通

的时候把他叫上，当时我也没多想，就想着他去就去吧，能解决问题也算，那是第一次。第二次张玲又去那边的时候，卫军又说让把他叫上，一共说了两次。他第二次去的时候，我只是觉得不对，但不对在哪儿我也不清楚。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没跟我说那边有啥问题。最后才说“我不是跟萧凯说了吗？”反正是没有跟我说。）卫军这里面是想显露一下自己，卖弄自己，走的是保罗的路。保罗走的是什么路呢？保罗就是喜欢讲，喜欢占有人，让人心目中有他的位置。在咱这儿是认识人的一方面败坏性情，如果去了世界呢？人家这就是一个优点。这是一个什么优点呢？人家能把自己卖出去、推荐出去，人家出去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有名望、有知名度了，别人就能聘用人家。但你出去，十年你也出不了名，因为你不能把自己介绍出去。在神家呢，先不管你交通得如何，先把这个放下，先交通你的这个性情是什么，你这样做的根源是什么。不是说因为你在那边给人家交通了，交通得不错，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你觉得自己解决了个什么问题，过来得领奖赏呢，这是按你的功劳计数呢，是吧？（嗯。）但是在神这儿不看这个，你即使在那儿解决问题解决得再好，我要解决的是你的败坏性情，也就是说，你为什么那样去做事呢？先解决了你的本性问题，先把你的根源问题解决了以后，你再去做事。你会说“他们打得不行，负责人顾不上，我在这儿看不下去了，我在这边看着害怕，不行，我憋不住，我得去帮帮他们，我得把他们带到神面前”，这时候你的存心、目的是不是就又不一样了？（嗯。）

神说：“从敌基督对权力的欲望上来看，敌基督的实质不一般，不是普通的败坏性情。所以，这一类人无论在什么人群当中，他都想方设法做佼佼者，想方设法表演自己、表现自己，让众人看到他的优点、长处，想方设法地在人中间让众人看见、关注，想方设法地在教会当中得到一官半职。在教会开始实行选举的时候，敌基督就觉得机会来了：表现自己的机会来了，实现自己愿望的机会来了，满足自己欲望的机会来了。他想方设法地让众人选他当带领，想方设法地得到权力，得到权力之后就好办事了。怎么就好办事了呢？敌基督没有权力的时候，也可能在外表来看，他的野心、欲望，他的实质你发现不了，因为他隐藏着、伪装着，你看不漏。一旦得到地位有了权力，他第一件事要做什么？就要把自己的地位坐实，要把自己手中的权力给

扩大、抓牢。把权力抓牢的办法有哪些呢？把自己的地位坐实的办法有哪些呢？敌基督有的是办法，他不会错过这个机会，不会在自己把握权力的时候不做任何事情。机会来了对于他来说，这是他最高兴的时候，也是他施行诡计、大显身手的时候。敌基督一上任，把自己的家里人、亲属先过滤一遍，都有谁是他知近的人，都有谁向他靠拢，谁跟他比较贴心，谁跟他比较合得来，能说到一起去。谁比较正直，站队的时候不会跟他站在一起，如果他做了违背神家原则、规定的事还能举报他，那就给划出去。他把自己家的七大姑八大姨都过滤一遍，一看，‘多数亲戚跟我关系都不错，都跟我比较合得来，能说到一起去，这些人如果都归到我的麾下，都为我所用，那我的势力不就大了吗？我在教会当中的地位不就稳固了吗？俗话说“举贤不避亲”，外邦人当官都得靠知心人、知近的人来帮衬着，我现在当官了，我也得这么做，这个方法不错。得先把家里的亲人提拔起来，自己的老婆儿女就更不用说了，先给他们安排点职务。老婆干什么呢？教会当中管奉献款这个职务比较重要、关键，财政大权一定得掌握在自己人手里，这样花起钱来才痛快，才容易。这钱不能放在外人手里，放在外人手里总归是外人的钱，花钱还得受人监视、管制，这不好，不方便。那现在教会管账的这个人跟我是不是一条心呢？看外表好像还行，但是他心里怎么想谁知道呢。不行，得想办法把他换下来，让我老婆管账。’跟老婆一商量，老婆说：‘这事好啊，你现在当教会带领了，教会的奉献款不就都是你说了算吗？你说让谁管那就谁管。’敌基督说：‘可现在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把原来管账的人撤了啊。’老婆一寻思，‘撤他还不容易，我给你想个办法。你就说原来管账的人管的时间太长了，这不大好，怕这里面有死账、烂账，有贪污的现象，还没人监管。谁管什么管的时间长了都容易出事，管长了有老资本了就容易谁也不听了，那就得换个人。另外，那个人年纪也比较大了，容易糊涂，容易忘事，万一出现什么糊涂账，对教会的钱财不是有影响吗？这个职务这么重要，不能找年纪大的，得换换人。’那得让谁说换人呢？还不能从教会带领嘴里说要换人，说换成谁，得让弟兄姊妹主动说换成他老婆。他老婆这一出招怎么样？把教会的钱转过来了，管上账了。但是按原则，一个人管账不行，还得找配搭，两三个人一起，避免有人钻空子，避免钱财不清。那怎么办呢？敌基督就找了他表妹来监督，一起管账，说她信神时间长，奉献多，名声比较好，信得

过。大家一听，‘既然你举荐了，那行吧。不过这两个人都是你的亲戚，得再找一个外人。’‘找那个老姊妹吧，老姊妹人实诚，心眼儿好，记性也好，就是不识字。不过不识字也没事，有三个人呢，只要记性好就行。’敌基督先把钱控制在自己家人手里，那以后具体这钱怎么花销，来龙去脉就都由他家人掌握了，都掌控在他手里了。”（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三十一）》）

这是说敌基督安排自己家人管钱，是吧？卫军，那你在这方面的流露呢？你还记得那时候你给我推荐让龚竹管账吗？我一直没有让龚竹做。不管她做得怎么样都不能让她管账，一方面是因为你和她的关系，更主要的是，她跟上国度建造才多长时间？她信神才多长时间？她信神才几年呀，能不能管账？所以你考虑的是用你的亲信。这几方面都是走敌基督道路的表现。你排斥肖宝，你为什么排斥她？你刚才读的神话神交通了有一年了吧？家天下，咱都看过了，所以咱更应该注意、更应该警醒自己。咱还能在人家交账的时候，不让肖宝在场吗？让你妈签个字就行了？这让别人怎么看？这就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张玲：他还做了一件事，我让肖宝记账，肖宝跟我说卫军不让她记，非要让李牧一个人记。我说“人家哪里不是两个人记账呢，到了他这儿就成一个人记账了？肖宝你是负责人，账错了的话人家找你这个负责人呢，所以你就得记，你用个便签本记。”肖宝就说：“便签本卫军也不让记，卫军还拍着桌子说‘如果你要记账的话，这账错了，不找李牧就找你！’”卫军是这样跟肖宝说的，不让肖宝记账。但是我跟肖宝说的是，“你是负责人，你得记，你是信神的，你不是信卫军，神家的原则是要求负责人就得有一本账。”）卫军，咱自己就把要走的这条路铺好了，你走的完全就是敌基督的道路。（张玲：而且卫军他妈刚来的时候，我让李牧和肖宝两个人记账，让他妈只管钱不用管账，因为他妈出门不方便，管钱就在家里还挺好的，可是他就非让他妈参与管账。我说“你妈那么大年龄了，她们上账晚上十一、二点才能睡觉。”他妈每天早上起来早早的还要做饭，如果晚上再上账上到十一、二点睡不了觉，那身体能不能吃得消？他就不考虑他妈的身体能不能吃得消，只考虑他妈能不能参与管账。）这和神话是不是对上号了？卫军，咱在这儿就是做了一个表演，咱是先看了话了，但这些话没有成为咱的座右铭，没有成为对咱的警醒，话是话，事是

事，还是这么走着。你让你妈管账，不让肖宝记账，你的意思是结账的时候让你妈结账，不需要肖宝存在。咱做的这一系列是啥？祭司弟兄交通说：“你们说敌基督管理祭物为啥不按财经制度用账来管理，他给你整个乱七八糟，他不给你准确地入账、记账，清清楚楚，一式三联，各人都清楚，都能对号，他为啥不这么整呢？他为啥不把神家的祭物、教会的钱财管理得有条有序，按照财经制度管理，他为啥不这么整？要真那么整他偷吃不了了，他就害怕制度健全，制度一健全他偷吃不了，他钻不了空子了，所以他就不给你整那么多制度，就不给你那么管理，就不给你让教会选举最好的人管理，他就找自己的亲信、自己的家人，这样他偷吃方便哪，告诉‘拿点钱，给买什么好吃的去，买什么好穿的’，最后账上没有，你查不出来，因为没有账目。现在听清楚了吧，敌基督怎样偷吃祭物，他并不是不会管理，他那么管理他怕钻不了空子，达不到自己的目的，对不对呀？（对。）”（摘自《上面的讲道交通·73-I4-68》）敌基督就喜欢让账目混乱。卫军，你这么做是不是将会导致账目混乱呢？怎么能一个人记账呢？你这个表现就是搞家天下，自己再去和这些神话对一对。

卫军，这个感觉冤不冤？（卫军：有点。）有点冤，哪点冤呢？（卫军：原则里说的是一个人记账，一个人管钱，然后负责人要做好监督。其实我也不赞成我妈管钱，但是我知道管钱的和管账的每天得对，我妈既然拿上钱了，那她就得操心钱的事，就得操心进和出，一笔一笔的这个账必须记，我那样说就是就工作而言。）萧卫，当时你们那边定的是什么？定了让肖宝记账没有？（萧卫：我记得是安排让肖宝管账呢，后来张玲给我反应过来的就是后边她说的这个事，肖宝说的是卫军不让她参与管账，“人家不让我管，我就不管了，不管还轻松呢。”我说：“先不说卫军，你这是什么态度呢？”我把她这个话抓住还揭露了一通。）（张玲：当时考虑的是卫军他妈只保管钱，如果李牧她们要拿钱，给卫军他妈打个条子，今天拿多少钱，她只负责管钱不需要管账。）她只是负责管钱，账目和她无关。（张玲：嗯，账又不用卫军他妈插手，但如果不让肖宝记账的话，李牧说多少就是多少，当时就存在这么一个问题，李牧一个人记账的话，如果她的账错了，无从查起，因着这个我才让肖宝也记账，但肖宝一直说“卫军不让我记、卫军不让我记”。）他们安排肖宝是记账的。（卫军：要是安排

肖宝记账，就应该让肖宝把李牧的账全部接过来。在世上一个企业就没有两个会计一起记账的，原则里边也不是这么说的，没有说一个地方得有两个会计、一个管钱的，就不是这么说的。我当时是说，肖宝可以监管，每天做账的时候她要签字、要确认，要肖宝签字李牧才能上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人管钱，一个人管账，一个人管库存，通过库存对账，通过账对钱，这就匹配上了，我说的是这个。）（张玲：卫军，可是你在我们那边不是这么安排的呀，你说一个人管钱，一个人管账，每个人手里有一本账，所以我根据你跟我们说的这个原则，我才要求肖宝跟李牧两个人手里各有一本账，到时候对账，有一个人记错了，从另一个人的账本上能查出来，可是你说只让李牧一个人做账，我在这儿就想不通。）一直说的是两个人做账呢，一个人做账不行，因为人有败坏性情，人不值得信赖。再一个就是，肖宝是负责人，不管神家原则里边定没定负责人需不需要记账，即便没定，对于肖宝来说，她也能够去记账，咱没有权力去制止，也不应该去制止，卫军你这么去制止只能是暴露了你的问题。

（张玲：而且肖宝记账了，但是卫军把她的本拿走了，我说："你买个便签本记上，你自己记一本账。"肖宝说："这个卫军也不让我记。"）卫军，你说你做的是啥？强行控制、强行占有！而且你强行控制、强行占有的是谁呢？是这里的负责人。你强行占有的是什么呢？你强行占有的是不让肖宝记账。从她自己的良心上来说，"人家没安排我记账，但是我作为负责人，我得小心谨慎，我自己得记一本账"，即便没有任何人安排，没有说这个要求，就是从她良心上来说，她自己应该有这个账。她有这个账，咱还能把人家的账本拿了！卫军，你怎么还能拿人家的账本呢？（卫军：我给了她一个本，让她记别的呢。）你说的是，你给她一个本，我说的是你是拿了她的账本，还是给她一个本？（卫军：我是给了她一个本让她记别的。）我在这儿问的不是你给了她一个本，我问的是你是不是拿了她的一个本。你就是再给她五个本我都不管，因为我问的是你是不是拿了她的一个本，所以你不要告诉我你给了她一个本。听懂这个意思了吗？你拿她的账本了没有？（卫军：……）咱们交流呢，咱们交流是想解决这个问题，是想从这里面去认识自己呢，还是想掩盖一个事实呢？他们跟我说的是你拿了肖宝的一个账本，我在这儿一直问的是，你拿她账本的目的、意义是

什么，然后你告诉我，你给了她一个本，咱是不是在正常地对话？（卫军：……）卫军，你是给了她一个本，还是拿了她的一个本？（卫军：……）咱不说你给她本，你拿她的账本了没有？（卫军：我不记得了，就算拿了吧。）不记得了，就算拿了。（卫军：我已经把我的思路跟你说了，我当时就是那么做的。）卫军是拿了肖宝的账本还是给了肖宝一个本？（萧卫：他拿了肖宝的账本。为什么这个事我记得这么清楚呢，因为那天我去的时候，肖宝死活不记账，“我不管、我不管，我不管账，人家卫军把我的账本拿了，我就不记账！”我说：“你这是什么态度呢？”所以我记得是卫军把肖宝的账本拿了。）神说什么呀？神不看你做过什么，而是看什么？神看的是你的悔改，看的是你的态度、观点。卫军，你拿了肖宝的一个账本，你说如果你给了她一个本，她能不能说你拿了她的账本？你给了她一个本，她能不能在那边跟萧卫说她不记账啊？你说的这与事实不符、不相合。那不管是什么本，今天咱说的是你拿了她一个本，并不是说你给了她一个本。你给她一个本不在今天的讨论范围里，你就是给她十个本都不在今天的讨论范围里。你给她几个本是为了让她记个账，就是再多余、再不合原则都无所谓。现在是说，你为什么要拿她这个账本？咱连事实都不敢面对吗？（卫军：不是不敢面对事实。比如说两个会计，记两本账，然后单子那么一堆合适吗？也不合适啊。我考虑的是我以后的工作，所以我没有跟萧卫商量。我觉得我是做账的，我知道这个账目怎么管，怎么能把这个做得更准确一些。唉……我也不会说了。）你说的是一个人做账，神家有没有说过一个人做账？从来没有说过。人不可信赖，怎么能让一个人做账呢？随便记一个账？那他随便涂改一下，或者有的上账有的不上账，谁来监管？咱今天不是在世界做管理，咱是操练怎么去管理、对待祭物，得慎重，是要卡住不让人走上犹大的路，是卡住不让人犯罪，是对每个人的一种拯救。而且你也没有问过萧卫他们是如何安排的，你直接去安排了。一个是这不是你安排的事，第二个是你安排的不是去完善。就像你是做账的，你要做账呢，你在这儿做了账以后，你还得和老宏一起算吧？老宏那边还要记账吧？你这儿有明细，他那儿不要明细，但是他有流水账呀，怎么能让一个人记账呢？

信神不是在闯江湖、打江山（七）

（卫军：一张单子一张单子，管钱的那儿也有啊。）谁管钱呢？（卫军：我妈管钱。）管钱的有什么呢？她怎么会有单子呢？（卫军：管钱的有单子呀，没单子怎么管钱。）她有什么单子？（卫军：收据呀，她有肖宝和李牧签字的收据。）管钱的只是负责管理钱财，就跟存钱一样，“我有多少钱就放在你这儿，我用多少钱从你这儿拿”，拿钱的人拿上这个钱究竟去做什么事情和管钱的没关系。（卫军：那咱拿钱做什么事情跟老宏没关系啊？怎么能没关系呢？）就像我这边定了要买什么，然后在你这儿的账上划出来以后，在老宏那儿就写个进账、出账就行了，他管什么？跟老宏有什么关系啊？定了要出多少钱他那边出多少钱就行了，他知道这个钱去哪了、干啥了就行了，他还管什么啊？（卫军：对啊，他得知道这个钱干啥去了，谁拿走的。）他得知道这个钱去哪儿了，但是他不去落实这个钱具体怎么花了。比如说要拿这钱买一个吹风机，这钱给了你了，至于吹风机能不能买回来和他没关系了，他管不管？他不管啊！再比如，从你妈那里拿了五百块钱去采购了，但具体采购了多少东西你妈管吗？（卫军：不管。）对啊。（卫军：但是我妈要看条子呀，如果拿了五百块钱，结果买了二百块钱的东西，那还剩余多少得还回来，每天都是这样。）你没听懂我说的是什么意思，我是说管账的人拿钱出去采购的时候，谁去监管他？（卫军：负责人啊。）负责人没有账本怎么监管他？（卫军：负责人和他一起去呀，他们都是两个人一起出去的。）假如我就是负责人，就是两个人一起去的，两个人一起去等不等于就是两个人一起做账呢？再说了，可能两个人一起去吗？没事的时候两个人一起去干什么，做什么事都是两个人去？负责人怎么能不管账呢？（卫军：哎呀，我也理解不了，那你说我和老宏，他管钱我管账，那应该还有一个记账的、管账的，和我一起管。）你和老宏这不是两个人在管吗？（卫军：那肖宝那儿也是一样的呀。）哪一样呢？你和老宏管的是什么？拿钱买东西的人是第三者，他是从你这儿批示了以后，再从老宏那儿拿上钱去买什么东西，他拿上钱去买东西是和他那边的负责人去对账了，和你们就没关系了。你这儿和肖宝那儿是不是一样的？在肖宝那儿管账的是去买东西了，你妈是管钱的，第三者

呢？老宏这儿有没有账？你和老宏是不是记了一个流水账？老宏这里是不是要卡你的账？你是不是要卡老宏手里的钱？是不是互相牵制呢？（卫军：是。）那在那边是谁牵制谁？（卫军：那边也是互相牵制。）能牵制住吗？如果是李牧管账，你妈能管得住李牧吗？你妈给了李牧五百块钱，李牧花了四百五十块钱，拿回来四百五十块钱的东西放在这儿，谁监管？（卫军：肖宝啊。）肖宝没账怎么监管？（卫军：她能看东西是多少钱啊。）是啊，看了啊，是四百五十块钱的东西啊，对啊！（卫军：唉，理解的不一样。）假如李牧拿五百块钱买三百块钱的东西，回去交账的时候以五百块钱算了账，谁知道呢？肖宝不记账，怎么查她的账？你怎么能不让肖宝记账呢？（张玲：卫军，而且你跟老宏是配搭，李牧跟肖宝是配搭，更何况李牧是配合人家肖宝的工作呢，在你这儿连主次都没有。）再反过来说，你和老宏配搭，老宏这儿是放钱的，他那儿放多少钱是有范围的，够了一定的数目这个钱是不是就入库了？那要是按这个来作比喻的话，你妈那儿就相当于是个库房，李牧和肖宝就和你跟老宏一样，你怎么能把你妈给拖进来呢？（肖草：我跟大大那个时候也是这样，我跟大大两个人一个管账一个管钱，最后上了账以后钱就让大师傅管上了。）是啊，这个都是这样管的呀。（张玲：在我看卫军当时是想培养李牧做会计，所以他不想让肖宝管账。）卫军，你不管培养谁，你不能不让人家肖宝做账呀！你这么做账不是就混乱了吗？李牧为什么删监控视频呢？有没有原因在里边呢？李牧做了什么你知道吗？是肖宝看见李牧拿上咱的东西给她女儿的时候，这个时候才知道她做的这事了，如果肖宝看不见李牧给她女儿东西，咱知道不知道李牧做了什么？啥都不知道。还有一次有人跟我说，李牧和卫军说过一个事，说拿什么东西的时候，李牧跟卫军说“这个不用上账了吧？”后来正好有人进去了，李牧“嘿嘿”笑了一下，脸红了一下，不说了、不吭气了。你说成啥了？想干什么呢？李牧这话都能说出来了。而且肖宝做账你为什么极力反对呢？（卫军：因为她记的账看不懂。）你不需要看她的账呀，那还有李牧的账，你看李牧的账就行了呀。（卫军：肖宝记的账只有她自己能看懂。）她记的账你看不懂，她做个辅助，或者不用你看懂，你能看懂李牧的账就行了，到该查账的时候她们两个人一起查查，肖宝按她记的账对一下，人家两个人能看懂就行了嘛。

这是外表的一种行为，咱现在说的是你外表行为透露出来的是什么东西。就是神说的你骨髓里的那个毒液，你怎么看见你骨髓里的毒液呢？你只能从你外表的行为、言行举止来观察。我虽然不能鉴察人心肺腑，但我可以观察，我观察你做的这一系列，我给你摆了这么多例子，摆上一个一个事实，这个你就是承认与不承认，其他的五个都对上号了，这一个你就能逃脱了吗？你的性情支配你做那五个事了，在这个事上你的性情就不支配你做事了吗？可能不可能？人信神如果没有管教的话，他会越来越胆大的。神话："你们中间很多的人都是作一段时间工作没人修理、不聚会，在底下自己就把握不住自己了……我看你们这些人个个都挺危险，一旦下步工作一开始，没人搭理你们，你们都得倒下。你们在一个地方带一个区或者带领多大地方，你们都得成为占山为王的响马。"（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明白道理永远代替不了明白真理》）隔一段时间就得修理对付，不管教、不修理对付就成什么了？（占山为王的响马。）占山为王的响马。神的话能有假吗？而且在这一系列事件中，我对付你了没有？揭露解剖你了没有？没有，我没有。既然没有，那占山为王的响马肯定是成了，为什么要让你长大？就像肖草那时候，我说"肖草你长吧、长吧，等你长成大树咱再说"，是吧？是要引狼出洞、引虎下山，让你去显明呢，让你自己看见你是个什么样，让别人看见你是什么样子。如果你刚露出个头我就对付你、打掉你，你还不承认，有点委屈。所以要诸多方面的事实来证明，它是不是真理得有诸多方面的事才能证明。咱在用人方面呢，那句话怎么说的？排斥异己、培养亲信。这些咱是不是都已经做了？卫军，刚才张玲说你想培养李牧呢，是吧？你想培养李牧，怎么能让李牧一个人做账？（卫军：……）再看下一段。

神说："敌基督把财政大权先把持住了，心里踏实了不少，但觉得还不行，这点踏实不算是最终的踏实，花钱这点权力还不算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就是教会各项工作的组长、负责人，这都关键，这涉及到下层各组的人是不是听他的，他的权力能不能贯彻到底层。这怎么办呢？好办，大刀阔斧地来一个改革。怎么改革？先交通，说原来各组的工作作得怎么怎么不好。比如说，视频组的工作出现哪些问题，出现这些问题都是负责人造成的。负责人作工作能出现这么大的漏洞，能造成这么大的问题，就证明负责人不合格，应该撤换，不撤换这工

作搞不好。那换谁呢？有没有目标，有没有候选人啊？‘这个组里谁的业务最好？’大家琢磨琢磨，‘有一个弟兄业务不错，但是不知道他能不能胜任。’敌基督说：‘不知道能不能胜任，那就不能选他。我给你们推举一个。你看我儿子，二十五岁，大学电子计算机系毕业，专门学做各种特效、视频，他虽然信神时间短，之前没怎么追求，但是在业务上压过你们，比你们都高。你们谁是专业的？’大家琢磨琢磨，‘我们也不算是专业的，但是我们尽本分时间挺长了，明白神家的工作原则，他明白吗？’‘不明白没事，可以学啊。’大家一听，原来他是这个意思，‘那行吧，你要选谁就选谁吧，谁让你说了算呢。’又一个重要职务被他控制了。敌基督又琢磨琢磨，教会当中还有福音队的工作比较重要，那个负责人好像不是自己人，那也得换啊。怎么换呢？同样的方式，找茬儿。‘上次那个福音对象现在怎么样了？’‘信了一个月后因为反面宣传不信了。’‘怎么听了反面宣传之后就能不信呢？是不是你们没把异象方面的真理说明白啊？是不是你们见证人口齿不行啊？是不是你们偷懒，害怕环境危险没给交通透亮啊？是不是你们没及时地关心他啊？是不是你们后期浇灌没跟上啊？’连问了一堆问题。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解释都没用，‘不用说了，看来福音队的负责人也得撤，问题太多，毛病太大，不负责任，不足以胜任这个工作。’强行地把人撤换了。撤完之后，大家说得有新的上任啊。敌基督说：‘那好办，某某姊妹在福音队也传过一段时间的福音，也有经验，也传过一些人，我看她就不错。’大家一听，‘你二姐啊，这人是挺能说的，但人性不好，名声特别差，怎么能用她呢？不行。’弟兄姊妹不同意。敌基督说：‘你们不同意，那好办，你们福音队解散，别传了，你们尽不好这个本分。要不你们选一个人，要是合适的话就让他当组长，我刚才提供的那个人当副组长，这行不行？’弟兄姊妹选出一个，他勉强同意，条件是得让他的二姐当负责人的配搭。这样达成共识了，福音队才勉强保留下来了。”（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三十一）》）

这里边说强行换人、找茬。卫军，你说咱做的是啥？我在衡量人的时候是怎么衡量的？当时李牧去那边的时候是怎么过去的？是萧卫把她调过去的，是吧？（萧卫：我跟肖红商量了。）当时我是不赞同用李牧的，就没用她，后来你们说用呢，你们说用就用吧，但是我在衡量

后是不赞同用她。用肖宝就是我刚才和你说的，肖宝她最起码还知道一个什么呢？她自己的利益和神家利益产生冲突的时候，她宁愿亏损自己也不能亏损了神家，她不敢沾染神家钱财。肖宝是亏了神家她不在乎，但是不能亏了自己。（是李牧吧？）嗯，李牧，刚才我说的是啥呢？（你说的是肖宝。）说反了，是吧？你看，这也是对咱的一个小小的测验，我是说错了，但是我一说你们就能听出来说的是谁，这说明是说对了、对号了吧？你们是能观察到的，能看出来的。神说用人得有原则，是吧？就像要选做事务的人，最低标准得有个什么原则呢？（维护神家利益。）他得维护神家利益。那在我这儿，我要用的这个人得维护神家利益。我为什么不用李牧呢？李牧直接说我喜欢恶人，不和我说话了。当时是芳芳给我叙说了一下什么，我问李牧“芳芳说的是不是事实？”李牧说“不说了，你相信恶人，你喜欢恶人。”李牧还说什么了？（萧卫：“我说啥也不顶用。”）“我说什么你也不相信。”（李牧说“都是我的错。”）我还再说啥呢？人家李牧都不和我说了，我还说啥呢？我还能用她吗？说的是信我、跟随我，但她说我喜欢恶人，那我喜欢恶人还跟随我干嘛呀？李牧不和我说了，李牧说他们是溜须拍马我，说我喜欢溜须拍马的人。她说“我不会溜须拍马，不管是谁我都不会溜须拍马。”也就是说人家不溜须我，连溜须都不溜须我，我还要她干什么呢？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也就不用李牧了。但他们说再给李牧一次机会吧，所以他们用了李牧。他们用就用了，我也不想再管这个事情了，做成什么是什么。在这个情况下，他们在那边又产生了争执以后，我又一次给李牧交通了，给她交通了保罗的路、彼得的路，李牧当天晚上听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但接下来她还能做这个事。卫军，你也是跟随我的，是吧？你卫军用什么人、培养什么人，你该不该问问我的意思？卫军，你该不该问问我什么意思？你该不该看看我的脸色？该不该？这个时候你站在哪一边？李牧不理我、弃绝我、论断我的时候，你还计划要培养她，让她做负责人，你想干什么呢？（卫军：不是我要培养她，她也不是我把她弄到那儿去的，她只不过是涉及到那个账了。唉……）不是你要培养她。那先不用说你要培养她，就是把肖宝和李牧放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对待？你应该用谁？你考虑过我的意思没有？你寻求过没有？你考虑过我为什么这么做吗？这是不是你应该考虑的？你怎么能够让李牧去管账而不让肖宝去管账呢？这又怎么说呢？你做的怎么正好和我做的

恰恰相反呢？咱做什么事，问神了没有？你做什么事问我了没有？看看我的意思了没有？（卫军：我观察到的是，肖宝后来花钱花得挺厉害的，在生活的各项开支上花得都挺厉害的，我看到的就是这个。）你观察到这个了，你有你的意见，那你发表一下你的意见也行呀，也可以呀，你发表了没有？你没有发表意见，你直接去做了，这里边你有没有败坏性情？你是不是看见李牧正是需要人关心的时候，你是不是发挥了你的特长？大发慈悲拉拢人。

还记得周瑜吧？周瑜干什么了？周瑜在那边拉帮结伙。我揭露、解剖一个人是敌基督性情与神对着干的时候，周瑜反过来是去那边讨好那个人了。我说谁不是人，他立马去亲近谁、靠近谁。这是什么性情？卫军你在这里边流露出来的是不是有这个东西？各有所图吧。周瑜那边是怎么呢，我揭露解剖了谁，谁正好对我反感，正好处于低谷时期时，他给对方送个“蛋糕”，雪中送炭，把这个人就拉拢成他的了。所以最后导致在咱买东西的时候，我让这个人十二点以前把钱拿过来，他八点就已经从那边拿上钱了，但东西都送到这儿了，钱还没送过来，最后他拿上钱去哪了？去教会里边让带领签字通过去了。等到十二点多了，我说“人家都把东西送来了，怎么还不把钱给我呢？”结果他是找周瑜批示去了，我用钱得经过周瑜才能给我，达到了这种程度，把我给架空了。卫军，那你要这么走着，我这是不是也要被架空了？我让肖宝管个账，肖宝没账；李牧不听我的了，和我对着干开了，你反倒让她管起账了。那你说，不管你这里有没有存心，事你已经做成这了，你挖我的墙根，你做成的这个事实里边有隐藏的东西，就是神说的，“你忘记了恶者曾引诱、苦害你，忘记了你的起初，就这样一步步被那恶者残害到了今天，你的心、你的灵已麻木、腐朽，不再抱怨人世间的苦恼，不再认为人世间的不平，更不在乎全能者的存在与否，因为那恶者早已被你认为是你的生身父亲，你已经不能离开他——这就是你心中的‘秘密’。……你死死地拽住父亲的衣衫，愿与其同受苦难，深怕失去同行的伴侣，失去远去的‘方向’。”（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全能者的叹息》）它是你的“父亲”，你都不知道。你的“父亲”怎么了？你的“父亲”在指引着你前行的方向。你拽着你“父亲”的衣衫死死不放，神告诉你这是你心中的“秘密”。神不和你说，你知道不知道那是你“父亲”？你不知道。就是我不跟你交通、我不跟你

说，你不知道这里边还有你的“父亲”还在牵引着你走这路。“我就没有想，我就没有怎么做，我怎么就能成这了呢？”谁指引你的？就是你的“父亲”，就是你的败坏性情。你说在神家哪个作恶的人是信神的时候就计划好要来这儿作恶的呢？没有。信神都是想敬拜神呢，结果走着走着抵挡神了、作恶了。为什么？因为他的“父亲”在指引着他。那其他人是这么走的，卫军，你能逃脱了这个命运吗？六千年了，这个东西已经成了你的生命了，你不由自主地就走上这条路了，不由自主地撒但性情就作王掌权了，习惯了。咱以前常讲一个笑话，一个学徒学剃头呢，先在冬瓜上练习呢，每次练习完就把刀子直接插在冬瓜上了，后来给人剃头的时候，也是把刀直接插到了人头上，他咋呢？他还计划要这么做呢？（没有，他习惯了。）习惯了。卫军，那你在用人方面也是习惯了，你看见这个人处在低谷时期，你看见就想帮他，你一帮他，他看见你在帮他，他往你身边靠拢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人是你的亲信的时候，你不由自主地是不是就要用他？（是。）如果别人对你不尊重，就因为他不尊重你，你会用他吗？他再好你也不用他，这是你的用人原则。在你没有真理以前，你不追求正面事物，你可能背叛自己吗？你只会顺水推舟，顺着撒但给你的意念就去做了。所以说你是不知道的，因为是你的“父亲”指引着你去做的。这只能说，你这次跌倒了，我揭露解剖你了，等下一次你再做这个事的时候你有所知觉了。第一次你不知道，我揭露你了；第二次你有所知觉了，你也不一定能站住；第三次你明显能感觉到就是你这个“父亲”在作怪呢。（嗯。）不要说你现在感觉冤，这是咱逐步能够体尝到的。神说：“或许你听了真理的道、看了生命的言语之后，认为这些话仅仅有万分之一合乎你的意思、合乎圣经，那你就在这万分之一的言语中继续寻求，我还要劝你做谦和的人，不要太自信，不要太自高。”你不要定规，你去寻求，你去经历、体验，看是不是。（卫军：我还觉得我背叛自己背叛了半天，还实行了一些呢。）实行了什么？（卫军：在这之前跟李牧发火发得不行。）是，你原来是跟李牧发火发得不行，等到李牧跟我闹翻以后，等李牧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时候，她还跟你发火吗？她不和你发火了。（卫军：她发火呀，晚上熬夜和黑枣她们对账，那是熬了好多个晚上熬出来的。）你不管再熬多少个晚上，李牧在那个时候相当于是孤家寡人，她掉在河里想要一根救命稻草。虽然你看见她张牙舞爪，你看着她发火，看着她害怕，但她想找

一个什么呢？她想找一个依靠。你给她一个小小的恩惠，她会顺着往上爬。她往上爬的时候你看见这个人悔改了、能为你所用了。当然你不会想着“为我所用”，这个是你的“父亲”跟你说的，我要说你这样想，你又觉得我冤枉你了。“最起码我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或者就不要说多一个朋友了，“我帮助她了，我发善心了，这个可以吧？我把李牧带出来这不是预备善行吗？”可在神那边怎么说呢？你同情撒但是什么？你就是魔鬼，你没有原则。虽然看着你的存心是你想往出带她呢，可是你没有去分辨、认识她。你对待肖宝呢？大刀阔斧。因为肖宝不给你面子，咱慢慢去对吧。再看下一段。

神说：“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涉及哪项工作，敌基督都要安插自己的亲信，安插与自己站在一个队伍的人。他做了带领有了地位，第一件事不是了解各组人员生命进入的情况，也不是了解各组工作的进展情况，还有各组工作当中遇到的各种难处该怎么解决，有没有还未解决的问题、难处，而是了解各组的人事状况，了解各组的组长到底是谁，各组到底哪些人能与他作对，哪些人将来对他的地位能构成威胁。这一番了解之后，教会工作的情况他没有了解到，教会当中弟兄姊妹的生命情形、生命进入情况、过教会生活的情况他没有了解到，也不想关心，而各组的负责人是否是他的亲信，是否能跟他合得来，是否能对他的权力、地位构成威胁，这些事他掌握了，摸得一清二楚。每个组里谁比较正直，能说真话，那这人得防备着，永远不能给他地位。谁会溜须拍马，谁能顺杆爬，谁能顺情说好话，谁会看眼色行事，敌基督就看中谁，心里就对谁有好感，就打算提拔他、重用他，到哪儿还想带着他，想树立他，培养成自己的亲信。对于教会当中那些追求真理的，有正义感的，有良心的，敢说真话的，处处都高举神、见证神的，对邪恶势力、对地位权势能不低头的人，他在心里防备、厌恶、歧视、排斥。而对于那些溜须拍马的，尤其是自己家的亲人，七大姑八大姨，这些能围着他团团转的人，他把他们列为自己人，当成自己的家人。所有的他权下的人，能够围着他转的，能够看他眼色行事的，能够听他口风做事的，能够按照他的意愿去执行的，不管干什么坏事都行，没有良心、没有人性、没有一丁点儿敬畏神之心的这一类人，他把他们当成自己人归拢在自己的权下，把他们变成

自己的家人。这样，敌基督的家天下就形成了。”（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三十一）》）

卫军，咱对肖宝为什么有排斥感？就肖宝那个二杆子，为什么说她二杆子呢？（萧卫：啥话都说。）不是啥话都说。就是世上的人说的什么呢？（不会看眼色。）一个是不会看眼色，一个是没有这个处事哲学，是吧？（嗯。）不分场合，她也不管人家是“上司”“领导”，她谁的状也敢告，初生牛犊不怕虎，她啥也不怕。李牧负责记账的时候，她不怕李牧，枫姿她也不怕，还有谁呀？（萧卫：芳芳，跟芳芳对骂。）咱不说她对骂不对骂，咱不要走偏了。咱是说她看到什么都敢说，咱不说她有什么正义感吧，但她敢说，能和你说实话。那在这儿，这对你来说是不是个拦路虎？你排斥肖宝，用李牧这就构成了一个家天下。要是在世上做一番事业的话，那你这就成了。你来了这边没有做成，让我给打岔搅扰了。如果说你这个做成了，这就是今天咱说的“以前的天”，是吧？打岔搅扰这叫什么？“以前的地”，是吧？这是不是你家的天，你家的地呢？看到这儿的时候，你看到一个什么呢？就是信神，在神家，你不要想搞自己的事业，你要想搞事业你就完了。你信神你的方向要搞清楚，你信神是来敬拜神的，是来这儿学着活出一个真正的人样，来完成一个受造之物的使命，你绝对不要来这里搞事业。还有什么？（卫军：不要有自己的企图。）咱从宏观来看一下，你如果要信神呀，就是简单的一条路，你就简单、单纯地信神，这就成了。咱这个路知道了，是吧？（嗯。）你信神来到神家你千万不要有自己的想法，不要想搞自己的事业，用一个什么词来概括呢？你既然信神，你就是规规矩矩地做人，这是一个信神的人该走的路。那你不应该走什么路呢？把不应该走的这个路总结一下，这个路是什么路？刚才说了不应该搞个人的事业，是吧？（嗯。）还有什么？用一句什么话能够总结一下？总结出来以后，这个路你也清晰了，你带别人的时候也清晰了。你现在能看见这个画面吗？清晰的画面能看见吗？是看见了不会表达，是吧？（嗯。）用什么话能够表达出来，能够传扬出去？（卫军：神话说：“总之，神家是神掌权的地方，是神话掌权、真理掌权的地方，而不是哪个人施行权力，搞个人经营，实现个人愿望、个人企图、个人宏图伟业等等的一个地方。”）宏图伟业，不要搞你个人的宏图伟业，这句话最恰当了。你来这儿信

神你就规规矩矩地做一个受造之物，你不要来神家搞个人的宏图伟业，你如果来神家搞个人的宏图伟业，你一旦搞成了，你就下地狱。就是神说的，把这个话说得精练一点、精辟一点。两条路，一条就是规规矩矩做人，一条就是不要搞个人的宏图伟业。再看下一段。

神说："敌基督的家天下都是由哪些人组成的呢？首先，敌基督是头儿，是首领，是这个家天下的王，是说一不二、有绝对权力的王。那家天下的其他成员都是哪些人呢？与他有肉体关系的家人，直系亲属，还有他的亲信、他的哥们儿、他的铁粉儿，还有那些甘愿做他跟班的、甘愿被他使唤的人，甘愿与他为伍、与他同流合污的一些人，还有不管神家规定、神家行政，也不管神的话，更不管真理原则等等，就甘愿为他卖命、为他出力、为他两肋插刀的人，这些人就是家天下的成员。他们统统集合起来称为什么？敌基督的死党。敌基督家天下的这些成员都做什么？他们是不是按照神家的规定、原则去尽本分，去作每一项工作？是不是按照神的要求把神的话当成最高原则？在教会当中有了这些人的存在，真理、神的话能不能畅通无阻？不但不能畅通无阻，反而因着敌基督一党人的存在，神的话、真理在教会当中没法落实，没法被人实行。有了敌基督家天下的存在，弟兄姊妹正常的教会生活、正常的尽本分，教会当中各项重要的工作都被敌基督控制着。程度轻的被敌基督搅扰得工作混乱，人心惶惶，工作没有任何的进展，人不知道该怎么做能把工作作好，能把本分尽好，就是一片混乱的状况。严重的，各项工作都处于瘫痪状态，没人管，没人问。有几个身量小的想把工作担当起来，也被敌基督搅得一塌糊涂，担不起来。谁出来说话、主持工作，谁出来揭露敌基督，谁有正义感要担当起工作，敌基督就打压谁。打压到什么程度？你不敢吱声了，告饶了，你也不敢检举，不敢汇报了，也不敢提工作的事了，你也不敢交通真理了，也不敢提'神'字了，敌基督就饶了你。你要是跟他决战到底，他就想方设法整你治你，用各种方式给你定罪，打压你，甚至蛊惑敌基督家天下的成员还有其他的墙头草，胆小的、怯懦的、惧怕敌基督势力的人，来弃绝你，打压你。最后，有一些信心小的就被敌基督打趴下了。这样，敌基督就乐了，达到目的了。"（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三十一）》）

卫军，咱在交通的时候，在教会里边经常性地发火、吹胡子瞪眼，是吧？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样做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是不是就是这个呢？想让别人听你的，想搞自己的经营，想让别人心目中有你的位置，让他感觉到害怕，想笼络人心、控制人。不管你认识到、认识不到你回去揣摩一下、寻思一下，看是什么驱使你这样做的。（卫军：嗯。）如果你有神话在里边，你能发起火来吗？能做出这事吗？不可能的。所以咱在这里边就不要再喊冤屈，做什么事背后都是有动机的。后边这个还用不用看呢？因为卫军在这儿还没有得逞，是吧？（嗯。）还没成形，那个词叫什么？（卫军：胎死腹中。）对了，让敌基督胎死腹中。为什么今天要看这个、交通这个呢？昨天我大概点了一下，基本上有个画面，但是我怕卫军在那边心不死，怕过两天死灰复燃，所以说今天再补一刀。卫军，补了一刀，进去了没有？（卫军：进去了。）你和敌基督完全对号一下你就服服帖帖了。昨天给你偶尔点了一下，对了一下，你也不去看这些话，你也不去细节地对一下，“过犯，我是有过犯了，谁能没有个过犯？人人都有。”自己就把自己当成什么了？就是神说的，“更不要把你的所作所为的过犯仅仅看为是一种不在行的作法。”把你的所作所为的过犯仅仅看为是一种不在行的作法，轻描淡写地就过了。如果我今天不说你对肖宝的那个态度，你拿人家的账本还算事吗？你根本不放在心上。你要是不拿人家的账本肖宝那个话出不来，人家不会说不记账的，不会形成事实。你今天来的时候说什么了？（化为灰烬。）化为灰烬了，是吧？我今天就是怕你成不了灰，所以要给你补一刀，得让你完全焚烧净尽，不能让你死灰复燃，不然前边对你的解剖、对你的揭露就都白做了。《背叛肉体的实行》这首神话诗歌里说：“肉体总有奢侈的欲望，你越满足它，它的欲望越大，而且越来越放荡，达到一个地步，人的肉体能存有更深的观念，能悖逆神，能高捧自己，而且对神的工作也疑惑。人的肉体就像蛇一样，本质就是伤害人的性命，等到你肉体完全得逞的时候，也就是你断送性命的时候。肉体是属于撒但的，它里面总有奢侈的欲望，总想为自己，总愿享福，贪享安逸，不着急不上火，无所事事，你满足肉体到一个地步，到最后它要把你吞灭。”人的肉体就像蛇一样，如果你满足你的肉体，它会得寸进尺，欲望会越来越大，最后把你吞吃。你在李牧身上就看见了，她最后什么都不怕了，原有的

异象都没有了，被撒但吞吃了。所以你不能满足肉体。你让我刀下留人吧，我说这刀下不是留人，那是刀下留鬼呢，不能留。

772 摩押后代该有的心志

1　摩押的后代是最落后、最败坏的人，就这样的人都被征服了，就是最败坏的人，以前不承认神、不相信有神的这些人都被征服了，都口里承认神，还赞美神，而且能够爱神，这才是被征服的见证，都口里承认神，还赞美神，而且能够爱神，这才是被征服的见证。虽然你们不是彼得，但是能活出彼得的形象，能有彼得的见证，有约伯的见证，虽然你们不是彼得，但是能活出彼得的形象，能有彼得的见证，有约伯的见证，这是最大的见证。

2　到最终你会说：虽然我们不是以色列民，我们是被弃绝的摩押的后代，我们也不是彼得，也不够那个素质，也不是约伯，不是约伯，就保罗为神受苦、花费的心志我们都够不上，我们太落后，所以说我们不够那个资格来享受神的祝福，享受神的祝福。但是今天既然神高抬了我们，我们就得满足神，就得满足神，虽然我们不够那个素质、那个条件，但是我们愿意满足神，我们有这个心志。我们是摩押的后代，是遭咒诅的，这是命定好的，这没法改变，但就我们的活出、我们的认识可以改变，我们有心志满足神，有心志满足神，我们有心志满足神。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征服工作的内幕　二》

信神不是在闯江湖、打江山（八）

251 神对人的警告

1　神的希望很多，希望你们好好做人、规规矩矩做人，忠心尽本分，做一个有真理、有人性的人，做一个为神能舍一切、舍性命的人，等等，这些希望都是对你们的不足，对你们的败坏、悖逆而言的。你们必须做到，其一，你将你的所有过犯都省察一遍，将你不合真理的行为与心思都省察一遍。希望你们不要偷偷笑话神的要求，更不要小看、轻视神的这一个要求，认真对待一下，不要漫不经心。

2　其二，把你的每一条过犯与悖逆都找着相应的真理来解决，以后用真理的实行来取代你的过犯行为与你悖逆的心思与行为。其三，做一个老老实实的人，不要耍滑头，不要做诡诈人（这是神又一次要求你们做诚实人）。这三条你都达到了，那你就很幸运，你就是好梦成真的人，是接受好运的人。不管怎么样，神的目的就是为圆了你们的梦、实现你们的理想，并不是取笑你们，也不是玩弄你们。

3　神现在正式告诉你们：不管你劳苦功高，或是资格大大，或是追随左右，或是名望顶天，或是态度好转，只要你没按着神的要求去办，那你永远不可能获得神的称许。你们还是把自己种种想法、打算趁早都一笔勾销，把神的要求都认真对待对待，否则，神会将所有的人都化为灰烬来结束神的工作，因为神不能把神的仇敌与带着邪恶味道与撒但原样的人带入神的国中，带入下一个时代。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过犯会将人带入地狱》

神对人的警告，警告是什么意思？警告的含义是什么？（卫军：警告就是这个事情的性质已经明确了。）（萧卫：警告就是警示，提醒人这个事情已经严重到了一个地步，形成了一定的后果。）（萧凯：警告的意思就是问题比较严重了，已经给人亮红灯了。）用一个什么词来准确地表达一下？最后通牒、底线、不可触犯的红线，越过这个界限就玩完了，这叫警告。神对人的警告，也就是说，神把最后的底

线、最后的通牒告诉人了。“神的希望很多，希望你们好好做人、规规矩矩做人，忠心尽本分，做一个有真理、有人性的人”，神的希望多不多？（多。）那你说说神希望什么？神有什么希望呀？（……）神希望你能蒙拯救，希望你能被成全，在这里说这些了没有？（没有。）没有说。为什么没有说呀？神的希望很多，但你够得着够不着？（够不着。）“神的希望很多”，神希望你蒙拯救、被成全，希望你做神的知心人等等。神的希望很多，你够不着，咱就先不说了，那咱说什么呢？“神的希望很多”，你对你孩子的希望多不多？（多。）你对你孩子的希望大不大？（大。）你对你孩子的希望很大，你希望他能当个国家主席，希望不希望？（希望。）但是怎么呢？（但是达不到。）你对你孩子的希望很多，但是最低得达到一个什么标准？他能够自己顾得了自己，能够成家立业就行了。“神的希望很多，希望你们好好做人、规规矩矩做人”，这就是最低底线。好好做人这是底线，如果你不能好好做人，那你就得做什么？就得做畜生。所以说“神的希望很多，希望你们好好做人、规规矩矩做人”，做人就得规规矩矩。有的人说“神家自由，世界不自由，神给人自由”，他信神是想来神家得自由。你来信神是不是想来神家得自由呢？神给不给人自由？（不给。）神不给人自由？神给不给人自由？（给人自由。）真给你自由吗？（……）那究竟神给人自由，还是不给人自由？（萧卫：神给人的自由不是我们要的自由，我们要的是属世的那种自由，能放荡肉体的那种自由。）人信神想得自由，人想得的那个自由是什么？是为所欲为。你要得的自由是能为所欲为，而神给你的自由是什么？在人的框架里边，是人该做的，你随便自由，超过人能做的事呢？（不自由了。）不是不自由了，是不能做！你要是做了，你就不是人。因为你是人，所以神给你的自由就是人该做的范围内的自由。神说你是人，给你自由，可你要随心所欲，那你所做的就不是人该做的事，那你所做的就是魔鬼做的事。你所做的是魔鬼做的事，你就不属于人这一类。所以说，你既然不属于人这一类，那你就不在神所说的自由里。神告诉你，神给人自由，因为你所做的是魔鬼的事，所以就把你划在魔鬼的圈圈里面了。你既然要做人，那你就好好做人、规规矩矩做人，不能做魔鬼。在人的范围里边，你是自由的。

“神的希望很多，希望你们好好做人、规规矩矩做人，忠心尽本分，做一个有真理、有人性的人”，我是不是希望卫军好好做人呀？卫军好好做人了没有？卫军没有好好做人，卫军不想好好做人，卫军想什么呢？卫军是不是想要自由呢？（是。）卫军，你想不想要自由？（卫军：想。）你要什么自由？是在人的框架里边的自由，还是你自己想象的自由？“……规规矩矩做人”，卫军，你规矩不规矩？（卫军：不规矩。）咱今天解剖了一下，你还能记得你有哪些不规矩吗？（卫军：……）卫军，为什么要让你再回想一下呢？你没有规规矩矩去做人，你是不是得知道你有哪些是不守规矩的？你得牢记在心吧？（卫军：嗯。）那盘点盘点你这些不规矩的东西是不是应该的？得盘点一下哪些是不规矩的。“忠心尽本分”，咱尽本分忠心了没有？咱尽本分是一塌糊涂，可以说是一塌糊涂。尽本分应付糊弄、随心所欲，这些重不重呀？（重。）为什么说你尽本分随心所欲呀？做事没有原则是不是随心所欲？（卫军：对。）你总按着自己的意思去做，你衡量一个人的标准也是按着你自己的意思来衡量。你是用肖宝，还是用李牧，你不是用真理去衡量，不是根据她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来衡量，而是根据你的好感来衡量。所以说你没有规规矩矩做人，没有忠心尽本分，没有做一个有真理、有人性的人，既没真理又没人性。为什么说你没真理呢？你做事没有根据神话，即使有一半句神话，那也是借着神的话搞自己的经营，可以这么说吧？就是卫军刚才说的，“我对李牧的态度、对肖宝的态度是根据神话”，他是不是根据神话呢？他是借着神的话搞自己的经营，达到自己的目的，既没真理又没人性。“做一个为神能舍一切、舍性命的人，等等”，神的希望很多，你看神的希望是不是一步比一步高啊？（是。）第一个希望是希望你好好做人。你既然成为一个人了，你就好好做人、规规矩矩做人。神定规人结局的时候，如果你好好做人、规规矩矩做人的话，你是什么归宿啊？就不要说其他的了，就说宗教界的人，不管哪一个宗教都有一个规矩，是吧？宗教界的人如果守住这个规矩了，就可以说是达到好好做人、规规矩矩做人了，是吧？也就是说宗教界的人守住他该守的诫命、规矩的时候，那这个人的归宿是什么？（在灵界当差。）人家在灵界有职位了，在灵界留下来当差了。在人来看，那就是什么？成仙了，是吧？（嗯。）“忠心尽本分”，这是单独的一句。本分是怎么来的？因着神的经营而来的，这本分来得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因着神的

经营才有了人的本分，因着神的经营计划才有了本分，因着有了这步工作才有了本分。咱来到了这个时代，赶上了这个时期，神的作工正好来到中国，咱才有了本分。本分是多大的高抬，是吧？（嗯。）要不然你想要本分都要不上。你没有本分，那你和神之间就没有正常的关系，所以说咱的本分来之不易。咱应该怎么对待本分？人要想忠心尽本分，如果来不到这个时期，你想尽本分都尽不上，所以咱得着了多大的恩待呢？咱得着这么大的恩待，咱应该怎么对待本分呢？应该怎么珍惜呢？咱在本分上掉以轻心，那就不是尽本分了，就成作恶了。“做一个有真理、有人性的人”，拔高了吧？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忠心的效力者，那你就得忠心尽本分。如果你有真理、有人性呢？你就蒙拯救了。“做一个为神能舍一切、舍性命的人”，能为神舍一切、舍性命的人就怎么了？被成全了。神对人的希望很多，是吧？（嗯。）

“这些希望都是对你们的不足，对你们的败坏、悖逆而言的。”也就是说咱因着有这些败坏、悖逆，想好好做人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就连好好做人、规规矩矩做人都难，你说人败坏到什么程度了？咱就不用谈后边的了，神给咱交通了，神告诉你异性之间不要互相挑逗，不要搅得人家心神不宁，是吧？人家信神不能安静在神面前，你不是作恶的？卫军，咱把几个姊妹带到了神家，同时还带到了你的面前，同时还对你产生情感了，进了情感的漩涡里。咱已经做错几个了，现在还不赶紧悔改？“这些希望都是对你们的不足，对你们的败坏、悖逆而言的。你们必须做到……”这首诗歌的题目是《神对人的警告》，紧接着这里边又告诉你“你们必须做到”，意思就是，这还再说什么？你如果做不到，还能不能活？（不能活。）这是你作为人必须做到的，所以你得看见这话的严重性。“你们必须做到”，做到什么？“其一，你将你的所有过犯都省察一遍，将你不合真理的行为与心思都省察一遍。”咱省察过没有？不要说省察了，就说我给你揭露解剖了，点着你的鼻子说过了，你反省认识了没有？承认了没有？看见自己的丑陋了没有？咱不是追求真理的人，把真理给了你，你还不要，那就等于是把真理摆在猪前了。把真理摆在猪前了，那你成了猪了，是吧？你成猪了，你这么对待真理，那你是什么罪啊？你就是那个践踏真理的人。真理是让你去实行的，是让你得生命的，结果把真理给了你以后，你没有接受过来，你没有去实行，没有让真理成为你的生

命，你把真理当成了耳旁风，你践踏了真理。你是践踏真理的人，可想而知你的罪有多大呢！“其一，你将你的所有过犯都省察一遍，将你不合真理的行为与心思都省察一遍。”卫军，你省察你的过犯了没有？咱不是第一次了，所以，可以说你没有省察过你的过犯。“将你不合真理的行为与心思都省察一遍。”咱以前没有省察过，今天开始能不能省察呀？（能。）那咱就给自己布置一个家庭作业，你回家就得把你的所有过犯省察一遍，是所有的！也就是神话说的：“你将你的所有过犯都省察一遍，将你不合真理的行为与心思都省察一遍。”这话不能成为字句，你回家得完成作业，把你自己的过犯列出来。咱没有多少认识，所以咱先不要谈认识，你首先得有一个什么态度啊？（承认。）承认，承认这是一个过犯。你犯了什么过犯了？第一个是什么过犯、第二个是什么过犯……列出表来。为什么让你列表呀？你是只有一个过犯吗？（不是。）你不是只有一个过犯。所以把你自己的过犯全部列出表来，我看有多少。你列出来的越多，说明你看见、认识的越多，你蒙拯救的机会越多，如果你列不出来，那你就看不见你的过犯，那你就活在了黑暗之中、活在了无底深坑里边，那你必将死于无底深坑。列过犯不是只让卫军一个人列，你们都列出来。萧卫，你给咱做个示范，你列几个过犯，我听听。不要细节，就把你的过犯列一个提纲。（萧卫：猪肉事件、那边被火烧了。）说你的过犯，不要找公共过犯。因为你的过犯直接涉及到你自己的路，你要是列举公共事件，就不一样了。猪肉事件算一个，那边被火烧叫不叫过犯？那是神的管教，不是你的过犯。过犯就有了细节，就是与你直接有关的，你的罪。（萧卫：……）想不起来了？（萧卫：账目不清。）这就开始随便抓呀，难道自己的过犯还需要想半天呀？自己的过犯应该是怎么呢？应该是压在心上的，压得自己喘不上气的，这才是一个寻求真理的人。如果让你说一下你的过犯，“我还得想一想呢”，那你说你可能悔改吗？“你将你的所有过犯都省察一遍”，咱不要说省察一遍了，罗列一遍了没有？罗列和省察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你的过犯难找吗？（不难找。）咱不要从信神以来省察，咱就从跟随国度建造以来省察。咱掰着指头数，“第一年我犯了什么过犯，第二年我犯了什么过犯，第三年我犯了什么过犯……”好数不好数？（什么称为过犯？）你所犯的罪就是过犯。咱回去都罗列一下，写出来都给我看看。不用写

认识，你写不了认识，也不会有认识，我看你们到现在连自己的过犯都找不着呢。

卫军，其他人的过犯过去的时间长了，忘了，咱今天刚交通了你的过犯，你罗列一下你的过犯。（卫军：男女单独配搭，羞辱神名。）你看彼得罗列他的过犯时愁不愁呀？（不愁。）彼得是什么反应？彼得三次不认主一直放在他心上，咱今天连过犯都没放在心上。萧凯，我听听你的过犯。（萧凯：第一年是买东西事件。）那时候叫你什么呀？（萧凯：败类。）败类的起源。还有什么？（萧凯：拉东西拉了半车。）这是咱的“光辉”历史，以后让你去作衬托物呢，你连你的过犯都罗列不出来，怎么作衬托物呢？衬托物就是说，神是怎么作的，你是怎么做的，拿着你的污秽败坏来衬托神的圣洁公义。你连你的过犯都找不见，怎么作衬托物？你连衬托物都作不了，那你还做什么子民，做什么效力者呢？还有什么呢？（萧凯：把一个地方的东西低价拿回来又高价给了另一个地方的人。）这就从败类变成了渣子。还有没有？（萧凯：还有猪肉事件。）知道什么意思了吧？让萧凯做一个示范，你明白了以后，把你的过犯罗列出来，放在心上。你能把你的过犯放在心上，能起到什么作用？一个是对自己的一个认识，另一个呢？（警戒自己。）还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恢复人的良心、理智。虽然咱的过犯不是有意的，但如果你能经常把你的过犯翻起来，记在心上，你就感觉你欠下了神一笔不可奉还的债。如果你的这些过犯你记不起来、想不起来，怎么也想不起来，那最后是什么结果？那就成了是神欠下了你一笔不可奉还的债，最终你就要和神打官司，“凭什么？为什么？”看到这个重要性了吧？（嗯。）认识到你的过犯，认识到你做在神身上的，你就看到了你是一个魔鬼，你不能再和神提任何要求了，你感觉你对神是一种亏欠、是一种内疚，如果你认识不到你的过犯，你感觉到的是神作得太苛刻、太不公平了，这就是你没理智的起源。让你能够经常去反省，是想唤醒你的良心、理智，什么事情都不白做。

“其一，你将你的所有过犯都省察一遍，将你不合真理的行为与心思都省察一遍。”不合真理的行为就是说你的言行举止是怎么抵挡神的，心思流露出来的什么观点是抵挡神的，你反省到心思上是不是就挖到根

上了？省察一下撒但是怎么残害你的、怎么迷惑你的。“希望你们不要偷偷笑话神的要求，更不要小看、轻视神的这一个要求，认真对待一下，不要漫不经心。”咱为什么从来没有省察过，从来没想过呢？什么意思？神是不是说了？“希望你们不要偷偷笑话神的要求”。就是说，咱信神这几十年来没有这么去实行是什么原因？背后是不是偷偷笑话神的要求呢？“信神原来就这么简单呀？把我的过犯省察一遍，看看就行了。”“希望你们不要偷偷笑话神的要求，更不要小看、轻视神的这一个要求”，刚才我给你交通的是不是把这个答案告诉你了？敢不敢小瞧？“更不要小看、轻视神的这一个要求”，你按照神的要求做一个诚实人，神告诉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你不要想另辟蹊径，走捷径。你按着神的话这么做，经常省察你的过犯，认识自己，看见了自己的悖逆，看见了自己做在神身上的，看见了神作在你身上的，唤醒了自己的心、唤醒了自己的灵，你就活了，你就成了人了。所以说“希望你们不要偷偷笑话神的要求，更不要小看、轻视神的这一个要求，认真对待一下，不要漫不经心。”“其二，把你的每一条过犯与悖逆都找着相应的真理来解决，以后用真理的实行来取代你的过犯行为与你悖逆的心思与行为。”第一个是把过犯省察出来，第二个又告诉你什么？得实行。“把你的每一条过犯与悖逆都找着相应的真理来解决，以后用真理的实行来取代你的过犯行为与你悖逆的心思与行为。”不仅是要让你找出来你的过犯，还得找着相应的真理来解决。因为找出来你的过犯以后你对神是一种内疚、亏欠，唤醒你的良心、理智，但是你还没路啊，你怎么弥补？怎么做？就像你要孝敬父母呢，你觉得他们是你的父母，你该孝敬他们，可是你拿什么孝敬他们呢？你得怎么走、怎么实施呢？你得有具体的步骤。你反省了以后，你只是认识了、看见了，你看见这是错的了，那对的是什么呢？“对”是不是就是找着相应的真理呢？那就是你该实行的路。“把你的每一条过犯与悖逆都找着相应的真理来解决”，萧卫，你的第一个过犯是应付糊弄、欺骗，是吧？和外邦人打交道的时候，人家说是多少就是多少，你连看都不去看就随便做了，最后导致祭物受亏损。那知道了你的过犯以后应该怎么呢？“把你的每一条过犯与悖逆都找着相应的真理来解决”，那这个过犯找哪个真理呢？找相应的真理，相应的真理是什么？你不能应付糊弄神，是吧？行政里怎么说的？神说：“九、当为教会的工作着想，当放下自己肉体的前途，对自己家庭的事应该当机立断，应全心全人投

入神的工作之中，应该以神的工作为主，以自己的生活为次，这才是圣徒该具备的体统。”“神的工作为主，以自己的生活为次”，也就是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神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你把神家的事当成大事做了没有？神是让你去敬拜的，不是让你去欺骗的。“把你的每一条过犯与悖逆都找着相应的真理来解决，以后用真理的实行来取代你的过犯行为与你悖逆的心思与行为。”真理的实行，怎么实行呢？就是刚才说的求真求细，求真求细是一个词，是吧？以后用真理的实行来取代你的过犯行为，怎么实行呢？有一个成语怎么说的？亲力亲为。萧卫当时尽本分里边有一种官僚主义，是吧？官僚主义正对应的是什么？就是亲力亲为。你做什么事情首先应该亲力亲为，亲自去做。咱还没有达到求真求细呢，但首先你得亲自去做。因为你的过犯离得你太远了，你连看都没去看，更不要说求真求细了。你信的是实际的神，不应该欺骗，应该实实际际的。“以后用真理的实行来取代你的过犯行为与你悖逆的心思与行为。”悖逆的心思是什么？就是死守一个规条、死守一个形式，“你让我做，我给你去做了”。“以后用真理的实行来取代你的过犯行为与你悖逆的心思与行为。”怎么取代呢？用哪个来取代呢？（用实行来取代悖逆的心思与行为。）实行是你所做的。从根源上、从思想上来变化的话，怎么变呢？神定规人的结局有两条标准，神试炼人的次数和试炼人的结果，人在做神在看，是吧？神在看着呢。“其三，做一个老老实实的人，不要耍滑头，不要做诡诈人（这是神又一次要求你们做诚实人）。”刚才说的这个是不是做了个诡诈人呢？（嗯。）“这三条你都达到了，那你就很幸运，你就是好梦成真的人，是接受好运的人。”好梦成真是什么意思？人只要达到这三条了，人是不是就可以蒙拯救了？蒙拯救了，好梦成真了。“不管怎么样，神的目的就是为圆了你们的梦、实现你们的理想，并不是取笑你们，也不是玩弄你们。”三条，第一条是什么？（省察自己的过犯。）第二条是什么？（找着相应的神话来解决，以真理的实行代替自己的过犯。）也就是说把神话带到实际生活当中，按神话去行。第三条是什么？（做一个诚实人。）这三条都达到了，你就是美梦成真的人。简单不简单？对于听了就信的人来说就简单，对听了就去实行的人来说就简单，对诚实人来说就简单，而诡诈人老有自己的小九九，老有自己的想法，那他就难。

“神现在正式告诉你们：不管你劳苦功高，或是资格大大，或是追随左右，或是名望顶天，或是态度好转，只要你没按着神的要求去办，那你永远不可能获得神的称许。”“神现在正式告诉你们”，前两天咱交通了什么呀？征服你是目的，拯救你是附加。为什么说征服你是目的呢？征服是什么意思？征服你是目的，也就是说，征服了你就相当于是把撒但给打败了。征服了你，你就是死也不跑了，你就服在神的权下了，就证明把撒但打败了。打败撒但，就证明神得着荣耀了。神作的是什么工作？神就是来得荣耀的，所以神得着荣耀是目的、是根本。只要把你征服了，神就得着荣耀了，基督的任务就完成了，神就得着了。至于说你蒙不蒙拯救，可以说神不管你，因为神得着了。我为什么说你蒙不蒙拯救神不管你呢？是因为你是中国人，你是被神咒诅的人。神拯救的是什么人？（以色列人。）你先搞清楚，神拯救的不是中国人，所以你不要把你和人家以色列人划为等号，你在神眼里不称为人。为什么这样说呢？神在几千年前就和谁立约了？（以色列人。）神和以色列人立了约，也就是和亚伯拉罕立了约，约定，神定意要拯救以色列人。神是为了拯救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在神眼中是小天使，而中国人是什么？中国人是被咒诅的，是淤泥中分解出来的残渣，淤泥都不是好淤泥，是吧？你并不是淤泥中美不胜收的鱼虾之类。就是说你先撒泡尿照照自己，看看自己是谁，不要每天起来还撒娇呢，还不想实行真理，还撂挑子呢，还想让神高待高待你、怜悯怜悯你、可怜可怜你，没门！这样说就是让你清醒清醒，神征服你是目的。你怎么就被征服了？不管神怎么作，你都不能跑，这就达到果效了。这就好比神说打败众仇敌，今天我揭露卫军呢，这是不是打败众仇敌？把卫军身上的撒但表现揭露了，他敢不敢跑？他不敢跑、不能跑，神已经得着荣耀了。但他不跑能不能等于他实行真理了？（不能。）不能等于他实行真理了，不能等于他蒙拯救了，不能等于他性情变化了，所以他只是被征服了，并没有被拯救。卫军，不管我再怎么揭露你、修理对付你，从肉眼来看，只要你不跑，你能在这里规规矩矩的，这就已经是把你征服了。在世界来看，“谁允许你这样侮辱我呢？”在世上那话就是侮辱人呢，是吧？在咱这儿，不管你看到的是不是神的爱，你不敢跑。不管在这儿是效力还是做什么，不管神怎么作，你不能跑，这就已经是把你征服了，神就已经得着荣耀了。我给你揭露解剖出来，你愿意实行就实行，你不愿意实行就不实行，神怎

么说的？神不赶鸭子上架。那是你自己的事，神只要把你征服了就行了。所以说，你追求不追求蒙拯救，你自己看着办吧。但是把你征服是必须的，你如果不服，神会给你摆设环境，让你服，让你心服口服加眼服。但是你不走追求蒙拯救的路，神绝对不会摆设环境必须拯救你，别做那个美梦。所以说征服是目的，拯救是附加。

中国人因着败坏得到了一个偏得，为什么说是偏得呢？揭露解剖你的目的是要怎么呢？目的不是为了拯救你。你的使命仅仅是来扮演一个撒但的角色，你扮演完以后，这边要揭露解剖出来，把撒但形象的画面摆出来。摆出来是要干什么呢？是要让以色列人看，以色列人一看，这就是撒但。但这个工作在以色列没法作，因为以色列人是敬拜神的人，他没有中国人那么大的胆，没有中国人这么败坏，要让他来扮演撒但的角色，不能把撒但的性情全部表演出来，表演得不完整。也就是说这步工作在以色列作神得着的荣耀没有在中国作得着的荣耀大。所以说中国人是演员，神不是来拯救你的，神是要让你把灵界的魔鬼、撒但扮演得淋漓尽致，然后让以色列人一看，“哦。这就是魔鬼、这就是撒但。”让他对撒但有了认识，对神的作工有了认识，对神的智慧有了认识，让他产生敬畏神的心，所以神拯救的是以色列人。神所作的一切是为了以色列人，是因为神和以色列人有约，神作工不是为了你中国人。但因着神这样的作工，中国人得了一个偏得、得了一个什么偏得呢？你在扮演撒但角色的同时你经历了，就相当于撒但附在你身上了，你看见了。你看见谁了？你看见撒但了。你看见撒但怎么玩弄人了，同时你也看见神怎么拯救人了，所以你得的比以色列人还多。为什么多？因为你自己亲自经历了、亲自体验了，所以说你得的多。但最终你究竟得着得不着，就在于你自己的追求了。神本来不是给你的，神是为了给以色列人，没办法了，让你经历、体验了。你经历、体验了，你追求了，借着偏得你蒙拯救了，所以说你能蒙拯救就是偏得。就像保罗，神光照了保罗以后，保罗是不是看见了神？（是。）保罗看见神以后，同时神在利用他作工的时候，他身上也有圣灵作工，所以他明白了一些真理。他把他明白的真理无偿地供应给了弟兄姊妹，但是他自己没有实行，他自己没有得着。咱今天就像保罗一样，因着神的作工，神在你身上也要作工，神为了他的作工要感动你、引导你、开启你、光照你。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在神借着你作

工的过程中，借着你扮演衬托物角色的时候，你对神有了一些认识，对撒但有了一些认识，也就和保罗一样，你有了这些认识以后，你是去实行、经历、变化自己呀，还是把它当作自己的一种资本、资格，或者充当自己的大脑去干什么？保罗是去干什么呢？去宣讲，见证、炫耀自己，想让别人心目中有他的位置，和神争夺荣耀去了。他不是把人往神面前带，他是把人往他面前带，所以保罗最后什么也得不着，还被惩罚了。保罗跑了半个欧洲，自己什么也没得着，白白效了一步力。今天的中国人，神告诉你了，中国人就是被咒诅的人，作在你身上的就是征服，征服是目的，拯救是附加，能作成就作成，作不成拉倒，你愿意走多少就走多少，神不赶鸭子上架，神把态度给你亮明了，你愿意走保罗的路，你就走。所以说在作工中有的人见证自己、高举自己，那你就见证自己、高举自己吧，神搭理不搭理？神不搭理。神对待这类人就跟对待保罗一样，到最后神作工结束以后你什么也得不着，因为神看的是什么？神不看什么？神说："神现在正式告诉你们：不管你劳苦功高，或是资格大大，或是追随左右，或是名望顶天，或是态度好转，只要你没按着神的要求去办，那你永远不可能获得神的称许。""不管你劳苦功高"是什么意思？保罗劳苦功高吧？你在中国传福音传了二十年了，劳苦功高，但神不看这个。"或是资格大大，或是追随左右，或是名望顶天，或是态度好转"，态度好转等不等于实行真理啊？不等于。态度好转是外表的、是一时的。"只要你没按着神的要求去办，那你永远不可能获得神的称许。"咱刚才说了，你按着神的要求做，你应该作个衬托物，把神作在你身上的见证出来，按着神的要求，把你所有的过犯省察一遍，用实行真理来代替你的过犯，神还让你做个诚实人，这三点你达到了、守住了，那你就是美梦成真的人，也就是说你就获得了神的称许。

"你们还是把自己种种想法、打算趁早都一笔勾销，把神的要求都认真对待对待，否则，神会将所有的人都化为灰烬来结束神的工作"，"你们还是把自己种种想法、打算趁早都一笔勾销"，神说你有自己的种种想法，有没有？（有。）你有什么想法？总结总结。（没有功劳，还有苦劳。）"你们还是把自己种种想法、打算趁早都一笔勾销"，咱这里边有百分之九十的人，也可以说是百分之百的人有一个什么想法？神在这儿说的是"不管你劳苦功高"，是吧？神不管这个，你信不信？

（不信。）是什么支配着你每天起来尽本分呢？你为什么不在真理上用功呢？我说你跑外道、懒惰，你是怎么经历神作工的？“我哪里懒惰呢？我不停点地做了呀。”你那个不停点地做，你那个劳苦作工为了什么？你为什么这样劳苦作工啊？在你的心目中就是劳苦功高、资格大大，“我得用劳苦作工换个资格，我就这样跑，我干出成绩来，神还能不要我？”肖草每天干活儿的时候想什么啊？“我要把这里的活儿干得有点起色！谁干了多少，我来这儿干多少，还有之前我在那边干了多少，看看我的功劳，不能说功劳大大、资格大大吧，最起码我比某某某强！神要谁不要谁，还能不要我？”不仅是你有这样的想法，所有尽本分的人都是这样想的。（肖草：最后神淘汰谁也不会把我淘汰的，我就是这样想的。）对，你是这样想的，大民也是这样想的，是吧？张玲也跑不出这个圈圈。为什么人的本性不改呢？今天交通说了卫军，是吧？我之前就给他交通过了，他也知道，但他改不改？（不改。）他还要怎么呢？还要跟随。这算不算跟随？（算。）追随左右。“我就不改，但我也不跑。”有多少这样的人啊？（都是。）都是这样的人！我给他交通了，告诉了他“你悖逆，你抵挡了神，神不要你”，他不改，但是还不跑。我告诉他“你不变化，到时候就得被惩罚”，他信不信我说的这句话？他不信，他还是要跟随。他要是信的话，他要么是改了，要么是跑了回归世界了，就这两条路。他不改，他还跟随，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想的是“不一定吧？你是这么说了吧，我追随左右，你还能不要跟随你左右的人？我天天给你做饭、端饭，我就在你身边，你不要谁还能不要我？”“或是名望顶天”，有资格了、有资本了。“或是态度好转”，有的人在临到修理对付、揭露解剖的时候，赔个笑，人家不反，态度好吧？可是他也不计划改，为什么呢？这就是态度好转。神告诉你，“只要你没按着神的要求去办，那你永远不可能获得神的称许。”神告诉你了吧？就是说你的那个小九九，你的那个想法，神在二十年前就告诉你了，你信吗？你不信。神说的话你从来没信过，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嗯。）神说的话你从来没有信过，可是你还又是信神的人，你说怪不怪？那你信的是谁？你信的就是天上那位渺茫的、并不存在的、任你摆布的神，神承认你吗？（不承认。）这是不是你的一厢情愿？（是。）这是你的一厢情愿。咱在群里边发“一厢情愿”这段神话了吧？（……）我发了以后你们都没有揣摩，没有看看。神说了这话二十年了，到现在咱还是一厢情愿

地信着实际的神，够不够讽刺？（够讽刺。）你一厢情愿地信着、跟随着实际的神走到了今天。什么是实际？神是实实际际地告诉你该怎么走、该做什么样的人，神给了你提醒、警戒，神告诉你让你做诚实人，让你有人性，让你认识自己的过犯，让你悔改。神现在还告诉你什么是真理，真理是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这就是真理。够实际了吧？你一厢情愿地跟随着实际的神，什么结局？会有结局吗？（不会。）

“你们还是把自己种种想法、打算趁早都一笔勾销”，神二十年前就告诉你了，这是不是你的想法与打算？“你们还是把自己种种想法、打算趁早都一笔勾销，把神的要求都认真对待对待，否则，神会将所有的人都化为灰烬来结束神的工作”，神和你说什么呢？神说国度里面不允许有一点污秽存在，神只作成一个人那就只有一个人进国度，只作成十个人那就只有十个人进国度，如果一个人也作不成，神宁愿把这些人全部毁了也不要。你信吗？你不信。你说人是精还是傻？（傻。）傻到什么程度了呢？明明知道学校里面招的是理科生，你偏偏复习文科知识。等考试的时候，你拿着学到的文科知识去考理科，傻到什么程度了？神明明告诉你，神要的是什么、神不要的是什么，神要的你不追求，神不要的你喜欢，还抱着死死不放。你抱着死死不放，那你就不要进国度了，可你反过来还要强行进国度，还要把它当作你进国度的通行证，还想让神悦纳。你想用一时的付出、想用外表的表现来骗取进入国度的通行证，你骗谁呢？你还是受造之物吗？你能骗得了神吗？（骗不了。）神明明告诉你国度里边不要魔鬼存在、不要污秽存在，你偏偏带着魔鬼相要进去，你说神该不该把你的这个通行证扔到硫磺火湖里？今天让你把你的一厢情愿放下，今天就要把你所认为的都给你放到硫磺火湖，不管你资格多大，不管你在那儿搞得多有起色，神不看这些，都给你扔到硫磺火湖里烧了。神看的是什么呀？神看的是你有无真理，看的是你的做人做事，看你做人做事有没有原则，这个能搞清楚了吧？神要的是什么？你所想的是什么？还有的人讲什么理呢？“我都这样了，还要怎么呢？”有的人是不是爱说这个话呀？“我都做到这种地步了，我都多长时间不回家了，我都加班加点了，我都累得快吐血了，你还要我干什么呢？”有的人，你给他交通一个真理，他是说“你别说了，你就告诉我怎么做”。是不是经常有这种

人？在我给你交通真理的时候，你也嫌烦，你也在想“你直接告诉我怎么做就行了”。我给你交通的是什么？我不管你怎么做，我先不谈这个做，我先把你的思想、你的看事观点扭转了以后，你再做这个事，这个时候你所做的这个事就有价值、有意义了。神看的就是你的看事观点是否扭转了，看你的看事观点站在哪一边，看你为谁说话呢。神看的就是你的思想、观点、态度，你呢？你总也不看你的思想、观点、态度，你也不想让神看。“你不要看我的观点，你直接告诉我做还是不做，是上还是下，我听话顺服。”这就是你一厢情愿地跟随着“实际”的神，还要进国度呢！可悲吧？有时候打架呢，气得回家了，“我咋做也不对”，是要你怎么做呢？今天卫军这里边是不是堵着呢？他在哪块儿堵着呢？在我说他对待肖宝和李牧有失公平的这块儿堵着呢。但是一谈到性情的时候，是不是就服下来了？如果不谈这个，服不下来，有太多的理由要讲。

“你们还是把自己种种想法、打算趁早都一笔勾销”，萧凯，你的种种打算一笔勾销了没有？萧凯的种种打算太多了，是不是？（萧凯：……）萧凯，怎么不说话了？你有什么种种打算呢？（萧凯：没有打算。）萧凯是一个典型，萧凯不和我交心，不说话，他老怕把他内部的东西和我说了，“你看见我就完了，我进不了国度了”。（他怕你挖了他的“宝藏”。）他是不是有种种想法呀？（是。）他不是说扭转自己里边错谬的看事观点，寻求“我该怎么去看这个事”，他就注重“我怎么做”。萧凯，能听懂吗？（萧凯：能听懂。）“把神的要求都认真对待对待”，咱信神以后就常说一句话，“对待真理的态度就是对待神的态度，对待神话的态度就是对待神的态度。”这话都会说，是吧？但这话成为实际了没有？知道什么是理论、什么是实际了吗？神让你做诚实人，什么是诚实人啊？每天说你是诡诈人，你信不信？“我诡诈什么了？我没诡诈呀。”你诡诈什么了？你对神诡诈了。神说你是诡诈人，让你做诚实人，你做诚实人吗？还有的人说“我这人可老实呢”，他再老实也是诡诈人。为什么是诡诈人？他不相信神的话。你看世界上再老实的人在神面前也还是诡诈人，因为他不能根据神话看人看事、做人做事。所以，怎么看一个人是不是诡诈人，怎么衡量一个人是不是诡诈人，那就是看他对待神话的态度。神话就是一个“照妖镜”，现在看神话是“照妖镜”能明白了，是吧？你就根据他对神话顺服的态度、

接受的态度、承认的态度，看他是不是诚实人。“你们还是把自己种种想法、打算趁早都一笔勾销，把神的要求都认真对待对待，否则，神会将所有的人都化为灰烬来结束神的工作，因为神不能把神的仇敌与带着邪恶味道与撒但原样的人带入神的国中，带入下一个时代。”今天该清醒了吧？得把你的通行证扔到硫磺火湖里。你以前觉得“我可跑了！我可跑了！”有的人还觉得“我在弟兄身边呢，我可跑了！我可给他铺红地毯了！”这话虽然说不出口，但他的心里面美着呢。还有的人在那儿诉苦呢，“人家在弟兄跟前铺红地毯呢，我这铺不上红地毯怎么办呀？”还着急上火呢！这样的人多不多？（多。）

信神不是在闯江湖、打江山（九）

神说：“在人的经历当中不曾有我的身影，不曾有我话的引领，所以致使我总是远远地避开人，之后，离人而去。我恨恶人类的悖逆，不知是何原因，似乎有生以来我就恨恶人类，但我对人类又颇感同情，因此人对我总是持有两种态度，因我爱人，我又恨人。在人之中，有谁真体贴到我的爱了？又有谁能体贴到我的恨呢？在我的眼中人都是没有生气的死物，似乎是万物中的泥像一般，因着人的悖逆，所以不时地激起我对人的怒气。当我生活在人中间之时，人都因我的突然来到而加添了一丝‘微笑’，因为人总是在有意识地‘寻求’我，似乎我在地之上与人玩耍一般，人总是不把我放在心上，因着人对我的态度，所以我只好从‘人’的‘单位’中‘退休’，但我要申明，虽然我‘退休’了，但我的‘退休补助金’一文钱不能少，因着我在‘人’的‘单位’中的‘工龄’，所以我仍向人索取我剩余的工资。虽然人离我而去，但人怎能逃脱我的手心呢？我曾放松人到一个地步，让人尽情地放纵肉体的情欲，所以人才敢放荡不受约束，足见人并无真实爱我的心，因人都活在肉体当中。难道真实的爱是用肉体换来的吗？难道我向人索取的只是肉体中的‘爱’吗？若真是如此，那人又有何价值呢？人都是不值钱的贱货！若不是我的忍耐的‘特异功能’，我早就离人而去，与人在一起受人的‘气’，何苦来呢？但我还是忍了下来，我要看看人究竟做的是什么‘生意’。当我在地上的工作完成之后，我便升到高空，审判万物的‘主人’，这是首要的工作，因我已将人恨恶到一个地步。有谁不恨恶其仇敌呢？有谁不将其仇敌灭绝呢？在天，撒但是我的天敌，在地，人是我的冤家对头，因着天与地的联合，所以我将其株连九族，一个不放过。谁叫其抵挡我？谁叫其悖逆我？为什么人的旧性与人藕断丝连？为什么人的肉体总是在人的里面增多？这都是我审判人的证据，谁敢不屈服于事实面前呢？谁敢说我的审判带有‘感情色彩’？我与人本是不相同的，所以我便离人而去，因我本不属人类当中的一个。

我作什么事都是有根有据，当人的口向我‘吐露’‘真情’之时，我便将人押入‘刑场’之中，因人的罪状就足够我刑罚的，所以我并不盲目给人

上刑，而是按着人的罪状的实情来刑罚人，否则因着人的悖逆，人绝对不会向我低头认罪的。就因为到了今天这个境地，所以人都勉强低下了头，但心中并不服气。因我给人喝了‘钡餐’，所以人腹中的器官在‘照相机’前显示得清清楚楚，在人的肚腹之中，污秽、杂质并未除去，各种脏物正随着人的血液在流动，所以人身上的毒素越来越多，因着人多年都活在这种境况之中，所以人都习以为常，并不觉稀奇，从而致使人里面的细菌在人身上长大、成性，所有的人都活在它的支配之下，所以人才犹如野马一般到处‘奔走’。但人并不完全承认，只是点点头表示‘服气’。其实，人并没有把我的话当作一回事。若人把我的话当作良药，那么人都会‘遵医嘱’的，从而在‘良药’的作用下来医治人腹中的疾病。只是人的表现在我心中不能如愿以偿，我只好是‘硬着头皮’对人讲，不管人听不听，我只是在作着我的本职工作。人不愿享受在我之福，而愿接受地狱之苦，我只好答应人的要求，但是为了我的名、为了我的灵不在地狱之中受羞辱，所以我要将人管教之后再‘顺服’人的愿望，使人都‘满心欢喜’。我不愿让人在何时或在何地打着我的旗号羞辱我，所以我一再是管教人。若无我严厉话语的辖制，人怎能在我前站立至今呢？人不都是怕我离去而不犯罪吗？不都是怕遭受刑罚而不发怨言吗？有谁的心志单是为了我的计划呢？人都以为我是缺乏‘大脑素质’的‘神性’，但又有谁能认识到我在人性里就能识透一切呢？正如人所说的‘何必大材小用’呢？人都是怕受刑罚而‘爱’我，并不是‘天生’就爱我，在人之中，有谁生来就有爱我之心？有谁把我当作自己的心脏一样来看待？所以我总结出一条人间的格言：在人之中，并无爱我之人。

因着我要结束我在地的工作，所以我才这样加快步伐作我的工作，否则，人都会被我甩得远远的，以至于落入汪洋大海之中，正因为我已提前将事实的真相告诉给人，所以人才稍有防备。若不是这样，有谁能在大风大浪到来之先而将船上的白帆升起来呢？人都在作着防备的工作，似乎我成了人心中的‘强盗’一般，人都害怕我将其家中之物全部抢走，所以人都使上浑身的力量将其‘家门’顶住，深怕我突然闯进去。看着人胆小如鼠的样子，我便悄悄离去，因为在人的想象当中，似乎人间要经一场大的‘浩劫’，所以，人都吓得魂不附体到处逃窜，在此之时，我才看见地上的幽灵在到处游荡。我不禁发出笑声，在笑

声之中，人都惊奇丧胆，我在此时才明白了事实的真相，所以我收敛笑容，不再观看地上之况，而是按我原有的计划作事。我不再把‘人’当作模型来为我的研究工作作标本，因为人都是废品，我将其废弃之后便毫无用处，是废料一块，在此之际中，我便将其毁掉扔在火堆里燃烧。在人的心目中，在我的审判、威严、烈怒之中包含着我的怜悯、慈爱，但人哪里知道，我早就不看人的软弱之处，我早就将我的怜悯、慈爱收回，所以人才都处于现在这个地步。所有的人都不能认识我，听不懂我话，看不见我面，摸不着我意，这不正是人的光景吗？怎能说我有怜悯、慈爱呢？我不考虑人的软弱，我不‘照顾’人的不足，这难道还是我的怜悯、慈爱吗？还是我对人的爱吗？人都认为我与其讲‘客套话’，所以，人并不相信我口中之言，但有谁知道‘因着时代的不同，我的怜悯、慈爱并不存在于今天，但我永远是说话算数的神’呢？我在人间，人在自己的心目中把我当作‘至高者’，所以人都认为我总爱在‘智慧’之中说话，这就致使人对我的话总是半信半疑，但又有谁能摸着我说话的规律呢？有谁能摸着我说话的根源呢？谁能测透我到底要作成什么呢？有谁能看透经营计划的尾声中的情节呢？谁能成为我的知心人呢？万物之中，除我之外，谁能知道我作的到底是什么呢？谁能知道我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三十八篇》）

现在再看这篇神话就好懂了吧？特别是前边的这句话，能成为咱的座右铭，“在人的经历当中不曾有我的身影”，怎么说不曾有神的身影？卫军，为什么说不曾有神的身影？（卫军：心中没有神。）“在人的经历当中不曾有我的身影”，大大，怎么说？（大大：觉得自己正确的时候，人就按自己的意思极力地去做，没有按着原则去做，没有顺服神话。）人的生活当中没有一点信神的味道，没有一点信神的样子，做什么事情没有问问神，神的一切话在人的生活当中没有体现出来，做什么事也不问神，说了自己是信神的，但做什么事与信神根本没有关系。咱说是信神的，说你是尽本分的，可你尽本分的时候你跟神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为什么说你跟神没有关系呢？因为你尽本分的时候神要看你的态度、观点，你流露出来你的态度、观点了，你看见神看着了没有？咱那天交通的时候说了，“人在做神在看”，那你看到神在看了没有？（没有。）所以说“在人的经历当中不曾有我的身影”，

在你的一切生活当中看不见你是个信神的，看不见你有信神的味道，这就是在你的经历当中不曾有神的身影。“不曾有我话的引领”，你做哪件事是有神话依据的呢？没有根据神话。就刚才说的神所不要的，神不看你资格大大，不看你功劳大小，不看你追随左右，是吧？神不看这些，可偏偏你就是要看，不曾有神话的引领。“所以致使我总是远远地避开人，之后，离人而去。”和你说了多少你不听，还说不说你了？（不说了。）避开，不说你了，离人而去，走了。“我恨恶人类的悖逆，不知是何原因，似乎有生以来我就恨恶人类，但我对人类又颇感同情，因此人对我总是持有两种态度，因我爱人，我又恨人。”有两种什么态度？刚才交通的里面有哪两种态度？（一厢情愿。）一厢情愿是什么态度呢？人对神是两种态度。卫军，什么态度？你看卫军对神的态度，撇家舍业，婚姻舍去了，工作也舍去了，在这儿尽本分不挣钱还来回跑得没日没夜的，加班有时加到半夜十二点多，看着他挺累的，人家都睡了他还不休息呢，太辛苦了。（萧卫：这就说明外表是一种行为，内心又是一种心思。）两种态度。你们看着卫军忠心、顺服吧？（嗯。）看着卫军是跟随神的人、忠于神的人。可是呢，在他的经历中没有神的身影，他之所以那么劳苦、劳累，为着什么？一厢情愿，和神不挂钩，没有神的身影，“不曾有我话的引领”。两种态度，从外面看是跟随神，从这边来看呢？不搭理神。那边是跟随神，这边是不搭理神，是藐视、是小瞧；这边是称神为大，那边是藐视神的话。看见两种态度了吧？（嗯。）这边看见你是跟随神、忠于神的人，那边看见你是藐视神、小瞧神，根本就不把神的话当神待。不要说把神话当神待了，就是一个正常人的话，穆糖说一句话卫军绝对照办，但神说十句话、神说一百句话他不一定去照做，持有两种态度。搞清楚哪两种态度了啊。“因此人对我总是持有两种态度，因我爱人，我又恨人。”神该不该爱人？你说这么多人群里面，看见卫军好像还是有点良心理智，还知道认祖归宗、还知道来信神，可是来信神了却又不听神的话，不管神的什么身影，只管自己一厢情愿地按着自己的喜好来跟随神，甚至还要搞自己的经营，搞独立王国、搞独裁、拉帮结伙、乱骚扰人，你说这干的是啥？你说神能不恨你？因着你对神的两种态度，所以神爱人又恨人。“在人之中，有谁真体贴到我的爱了？又有谁能体贴到我的恨呢？”体贴到了没有？今天说卫军呢，你说卫军体贴神的爱了没有？神摆设环境对他是不是一个拯救？是不是显明？是

不是劝勉？（是。）你说萧卫说什么了、萧凯说什么了、张玲说什么了、老宏说什么了……神兴起周围这些人，这些环境都和你过不去？你看见的是仇敌的攻击，你把它当作你的仇敌，你根本不把它当作是神的爱。这是不是神的爱？（是。）神在兴起环境来与你对话，让你去反省认识，其实就是给你的一个路。可你呢，你把它当作了一种仇敌的攻击，所以这里说“在人之中，有谁真体贴到我的爱了？”这个爱没体贴到吧？（嗯。）在我跟卫军交通的时候，我想把他的撒但性情给拽出来，他配合不配合呀？他不只是不配合，他还转移话题，声东击西。你在这儿说这呢，他说那边去了，他想把你引开，看不到神的爱。“又有谁能体贴到我的恨呢？”你做事的时候你要体贴到神的恨了，你还敢做这事？神交通了家天下，咱在这些情感上边是不是就得放下呢？咱还凭情感用事，把适合自己的拉到自己一边，把适合自己胃口的、听你话的人都用上，把不听你话的都拨到一边，凭情感用事。你如果感觉到神的恨的话，你还能做这事？没感觉，体尝不到、体贴不到。那你说，神的恨你感觉不到，神的爱你感觉不到，那你是什么人呢？“在我的眼中人都是没有生气的死物”，咱是不是人？不是人了，没知觉，成死物了！“似乎是万物中的泥像一般”，神作在人身上是不是就和作在泥像上边是一样样的？不管神再摆设什么环境，不管神怎么作在你身上，你没反应。就像以前我和萧凯说话一样，我和萧凯说话就好像和泥像说话一样，“萧凯来说说”，“不管你说好、说坏，反正我不吭气”，泥像一般。“因着人的悖逆，所以不时地激起我对人的怒气。”因着什么悖逆呢？不管神作什么你就没知觉，神作在你身上的爱，你没感觉；神作在你身上的恨，你没感觉。神怎么能不怒呢？你明明是个有灵的活人，可你做出来的是个没灵的死人，像个泥像一样，怎么能不激起神的怒气呢？比如说，你家有两个孩子，一个孩子，你说说他或者打他两下他哭了，然后你不让他干什么，他要看你眼色行事；另一个孩子呢，你就是给他端吃、端喝他都不知道温暖，你打他他都没有知觉，打他两棍子他都不知道自己有错，你恨不恨？你打了他两下不行，是不是要用力再多打他几下？“你个逆子”，顺口来个逆子。孩子们打了游戏以后，你不管再和他说多少对的话、好听的话，他能不能听进去？一进了游戏就迷住了，吼他他都没知觉，打他他都没知觉，反过来他还和你对着干呢。这是逆子，怎么能不激起神的怒呢？咱管一个孩子，如果这个孩子像个泥像一样，你当

父母的能不怒？咱可想而知，神作工三十年了，咱的言行举止是什么样的，咱做了三十年的泥像，你说神怎能不怒呢？“因着人的悖逆，所以不时地激起我对人的怒气。当我生活在人中间之时，人都因我的突然来到而加添了一丝‘微笑’，因为人总是在有意识地‘寻求’我，似乎我在地之上与人玩耍一般，人总是不把我放在心上，因着人对我的态度，所以我只好从‘人’的‘单位’中‘退休’”。“当我生活在人中间之时，人都因我的突然来到而加添了一丝‘微笑’”，咱刚见面的时候你高兴不高兴？（高兴。）那不是一丝的“微笑”，“微笑”带了引号，什么意思？那是外表的笑。

“因为人总是在有意识地‘寻求’我”，寻求什么呢？当神来到地上拯救人的时候，人是不是都来跟随了？都来寻求什么呢？人都想得恩典，想从神那边索取，一厢情愿。末世，基督来了，神是要让公义掌权，是要见证神的公义，可人还想怎么呢？还想像恩典时代一样，从神得恩典、祝福。所以加添了一丝“微笑”。“因为人总是在有意识地‘寻求’我”，寻求了没有？没有寻求，“寻求”带了引号。怎么个寻求？他“寻求”的是什么？他“寻求”的是想勒索神、要求神，不是真正想寻求神。真正的寻求神应该是寻求神的心意吧？（嗯。）寻求神、跟随神、满足神，他寻求的是想勒索神。“似乎我在地之上与人玩耍一般”，神来作工了，“你来吧”。你来寻求神了，神和你说了，“你可别一厢情愿，你信的那个天上渺茫的神可不存在啊，今天神是实际的神，神要的是诚实人。”不管你功劳大大、跟随左右，是吧？神不看这个，神看的是你有无真理。可人呢？面带微笑，嘿嘿一笑，笑脸相送，“神，你是那样说了，你还能那样作呢？”“因为人总是在有意识地‘寻求’我”，他寻求什么呢？神直接告诉他这个话了他信不信？他不信。他去哪寻求了？一厢情愿去寻求了。“神是说了不看资格，人家还能不看资格呢？神说的是不看跟随左右，你看世界上哪个人不是看跟随左右呢？”这是不是也“寻求”呢？这是寻求神吗？寻求的是他自己心中的那位神。“似乎我在地之上与人玩耍一般”，是不是像玩耍一般呢？萧平那时候跟谁说要带人家回他老家玩耍呢，玩耍之间，人常说一句什么话呢？“军中无戏言。”只有在军中才无戏言，在平时老百姓之间说话是不是都是玩笑话呀？那咱跟神之间是什么话？就跟玩笑话一样。神告诉你“我的国度里边不允许污秽存在”，你说“国度里咋能不

要污秽呢？”神说“我不看你跟随左右。”“我跟随你我就不走，你能把我咋地？我就跟随你到最后，我就给你铺红地毯。”神说了“不要把我当官老爷来侍候。”你说啥呀？“哪个人不喜欢拍马屁？”“似乎我在地之上与人玩耍一般”，就像神与人玩耍一般。“人总是不把我放在心上”，你把神的话放在心上了没有？神作工三十年了，不搭理。“因着人对我的态度，所以我只好从‘人’的‘单位’中‘退休’”，怎么了？不再和你说话了，从“单位”中“退休”。神作工结束了，是吧？神作工三十年结束了。“但我要申明，虽然我‘退休’了，但我的‘退休补助金’一文钱不能少”，为什么说一文钱不能少呢？“因着我在‘人’的‘单位’中的‘工龄’”，“我虽然退休了，我虽然走了，但这个‘退休补助金’一文钱不能少”，是因为啥呢？是因着这个“工龄”。什么意思？神作工结束了总要有一个成果，作工结束了，大灾难要降下，要检验他的成果，人人都得过关。为什么呢？因为有“工龄”等着，时间到了。神和你交通了三十年了，我在这儿苦口婆心地点着你的鼻子和你说了，把你带入正轨，当你自己会经历神话的时候，神的作工就正式结束。你把神话带入实际生活当中，你根据神话来活出，到时候神就和你要个结果，所以神就要“退休补助金”。“退休补助金”是什么东西？是见证。就根据你所站的见证来定你的归宿，你的见证就是对神的荣耀。“所以我仍向人索取我剩余的工资。”剩余的工资，就是神的工作作完了，接下来就是人该站见证的时候了，这就是和你索要工资呢。你不敢再说“我跟随左右”了，这个要扔到硫磺火湖里烧呢，你进国度的时候把所有资本，资格，认为的国度通行证都扔到火湖里边，你在国度门口怎么呀？气得直跺脚。肖草在那说，“我来这儿混了三年，我跑断腿、累断腰，我胃疼呢还得每天出去干活呢，结果我来国度门口了你不认我，我白干了，早知道这样我就不干了。”扔到硫磺火湖了，神要看你有无真理。

“虽然人离我而去，但人怎能逃脱我的手心呢？我曾放松人到一个地步，让人尽情地放纵肉体的情欲，所以人才敢放荡不受约束”，今天解剖卫军，你看卫军够放松的了吧？因着什么放松的？心思，一切都是神在作着呢。“我曾放松人到一个地步，让人尽情地放纵肉体的情欲，所以人才敢放荡不受约束，足见人并无真实爱我的心，因人都活在肉体当中。”为什么放开你呢？如果就像在原教会一样卡着你能行吗？把你放开不管你，不管你就怎么呢？让你自然流露，神看你自己有多少

身量，神要引狼出洞、引虎下山，让你看见自己的身量。“难道真实的爱是用肉体换来的吗？难道我向人索取的只是肉体中的‘爱’吗？”有人给我买鞋呢，有人给我买吃的呢，有人给我铺红地毯呢，管用不管用？（不管用。）前两天你也看见了，蔡丽平时给我买这买那的，她是不是想用这个换取呢？赎罪呢？（嗯。）能行吗？（不行。）“难道真实的爱是用肉体换来的吗？难道我向人索取的只是肉体中的‘爱’吗？”你看卫军所做的，我向卫军要的是什么？卫军对我的肉体来说，是不是够尊重了，是吧？（嗯。）“难道真实的爱是用肉体换来的吗？难道我向人索取的只是肉体中的‘爱’吗？”肉体中的“爱”，“爱”带引号，肉体中的爱是不是真爱？这个爱是什么？讨好、侍候官老爷，假象、欺骗、骗取、换取，不是从内心发出来的，内心发出来的爱就不一样了，是吧？内心发出来的爱就不是铺红地毯了，也不是侍候官老爷了，侍候官老爷那都是一种骗取，一种诡计。“若真是如此，那人又有何价值呢？人都是不值钱的贱货！若不是我的忍耐的‘特异功能’，我早就离人而去”，就像神说那个人丢失千万祭物都不知悔改，从这句话里看到什么了？那个人就是丢失了千万祭物，神是不是依然在等待着他的悔改？（对。）这是说在神那边的。那你在这儿看见的呢？你在教会里面你所做的呢？每一个人所犯的过犯给神家带来的损失是多大呢？刚才说萧卫了，光萧卫之前在那边作工给神家带来多大损失呢？最后打官司人家又少给了咱多少钱，这是多大损失呢？然后为了打官司在这上面所投入的，耽误的，这是不是都是损失啊？还有一个地方本来是要怎么用它，结果也不合用，这是不是都是损失啊？你说这些损失是你造成的，但你是我带的，这个罪是不是在我头上呢？（为啥在你头上呢？）我是监管啊，我是负责啊，是不是在我头上呢？（是。）就像你在外面和人家打架了，把人家房子放火烧了，谁去给人家赔呢？是不是你爸妈呢？（嗯。）还有杨皮，给咱买的东西闯下的祸等等，谁没有闯祸呢？“若不是我的忍耐的‘特异功能’”，即使你这么做了，我做在你身上的是什么？是不是够极大地忍耐了？（是。）这个忍耐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所以说叫什么？“特异功能”，其实是无法容忍，在人来说是无法容忍。所以说“若不是我的忍耐的‘特异功能’”，“特异功能”加了个引号，是不是特异功能？不是特异功能，这个“特异功能”是个修饰词，是个假的，只是给你夸大一点，让你认识这个忍耐是多大的忍耐，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

得了的。比如说你在世上搞一个企业，能经得起这样的折腾吗？（经不起。）经不起。一下就折腾得你跌下去起不来了，你没有那么大的实力。“若不是我的忍耐的‘特异功能’，我早就离人而去，与人在一起受人的‘气’”，不仅受亏损，还有啥呢？还得受人的气。“何苦来呢？”我以往和萧铭交通的你们知道不知道？卫军知道不知道？（卫军：知道一些。）那时候让萧铭在一个地方负责呢，他负责看管那个地方，结果他叫了两个姊妹看管呢，最后连看管的人都没有了，我那天听到的是那边没人看管，让大大去看管呢。大大一天还累死累活的，我看大大也是急着想表功呢，想跑断腿、累断腰呢，把老贺那边负责了，老师傅那边还得负责了，另一个地方有人找麻烦了，还得去解决，这边解决了还得去另一个地方干活，那边干完还要去萧铭那边替他看管。你说大大能劈开几瓣用呀？大大跟我说“哎呀，累得我已经睡在马路上了。”骑电动车实在瞌睡得不行，连家都回不了，在马路上铺了个塑料袋在外边睡了一觉。这可是资格大大啊！这是不是受这些支配所做的？因为我在这里看到是这个情况，那天晚上萧铭让笑笑替他去值班，然后我把萧铭训了一顿，“你说你是当负责人的，当负责人是怎么负责的？连值班也不值，也不管是谁值班了。你是负责人，你是‘老板’，应该你在这儿值班，怎么能让两个姊妹去值班呢？我怎么看不见你值班呢？”训了一下赶紧去值班去了，值了两天、三天，憋不住了，给我打电话说没人值班，就让他值班，“这个班就是让我值呢？自从你说了我以后，这个班就是天天让我值呢，我当负责人就是值班呢？”电话里边也不能说什么，我说“我安排吧”，然后我让萧凯安排的值班。萧铭这是什么口气？（质问。）质问。第一天质问我，第二天去了饭桌上了，我是因着什么说他呢，我说“你连笑笑也不如，你看人家一个女的，晒得黑乎乎的，人家还是该干啥干啥。”他说“你要说起笑笑了，我倒要和你说说了，请问……”，给我来了个“请问”，请问什么呀？意思就是“那边就有人值班，为什么笑笑在那儿不走，要在那儿值班呢？因为梁平也在那儿，她就是巴结人家呢，她就是跟随梁平呢，梁平不走她不走，你说她是啥人呢？”还来个“请问”，咱不管他说什么，这个“请问”就是让我回答这个呢。第一天是质问，第二天对我又是“请问”，你说“请问”是什么意思？把我放在哪个位置了？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说这个“请问”二字？（法庭。）去了法庭上了，原告问被告呢，“请问”，一下把我放在了被告席上。这是跟随的人啊！过

了几天，我又解剖他呢，我说“那天我说你不如笑笑，那天我说你不如大大，你说你是懒惰出名，人家大大是殷勤出名，你不如大大……”他又说了“你要说起大大来，我就跟你说说大大……”我说“你这是还要追问了吧？”第一次是质问，第二次是请问，接着就是追问。你说听了这话气不气？这还是跟随的人，借着这些人看了这个神话再经历神话。

“若不是我的忍耐的‘特异功能’，我早就离人而去，与人在一起受人的‘气’，何苦来呢？”今天我和卫军交通的时候，卫军的态度是什么？卫军嘴里没有说出来“请问”，也没有质问，可他里边的心思，他说出来的那个话，有没有？他讲他这个理的时候，是不是就是“那你说吧”？（是。）他没有直接说出来，但这里边的性质就是这样的。那正常的路应该怎么走？我指出来你的悖逆的时候，你感觉是不是惊讶、害怕？感觉到惧怕，“我怎么是这人呢？”有羞耻感、惧怕感，你才能蒙拯救呀！给你指出来你应该感觉到丑、羞，立心志，“这个不是人做的，这是鬼做的，我得重新做人。那我该怎么做人？我该怎么做、该怎么走？”应该寻求一下实行真理的路途，而不是讲自己的理。“与人在一起受人的‘气’，何苦来呢？但我还是忍了下来，我要看看人究竟做的是什么‘生意’。”做的什么生意啊？这叫不叫生意？连保罗的自知之明都没有。保罗做的是什么生意啊？换取，是吧？（嗯。）想用劳苦作工来换取冠冕。那你来做的是什么生意呢？（肖草：也是换取。）你换取了吗？（肖草：骗取。）骗取也不是骗取，还够不上骗取，为什么够不上骗取？你要骗取最起码你是拿上一样假东西去欺骗人家，你拿来假的了吗？（没有。）你是实实在在的拿着你的一厢情愿，拿着并不存在的、神不要的东西给神，你掩盖了一下了？你装饰了一下了？你没有！这是个什么生意？这是个强盗、土匪。这是做生意呢？神告诉你“我不要”，你说“我就是这，你给不给吧？你换不换吧？”是不是这味道？（嗯。）神说“你别想用一时的欺骗，用劳苦作工、资格大大来换取”，神看的是你有无真理，看你性情有没有变化。“我就不管这个，我就劳苦作工，就拿上劳苦作工进国度，你说吧，如果你不让我进去，别人怎么看？我劳苦作工人都看着了啊！你要不让我进去，你就没有公义。”是不是要挟？（是。）强盗、土匪，勒索。这是做的啥生意呢？连保罗的自知之明都没有。我给你交通这些神话，就是让你把神话带到实际生活当中，给你交通了这些话你感

觉到了什么？这就是神作的工，经历神的作工，你看见了神，你怎么看见神的？在神话中看见了神，神先有话后有事。先说出这些话来，你看到这些话一一应验，这是不是神作的？（是。）你是不是演员？你有什么办法？神是导演，你是演员，你只是表演一下。跟你交通这个不仅仅是说好像你刚开始是好奇呢，现在看你能听懂神话了、能看懂神话了，不单单是这个，而是让你看见神的奇妙作为。（肖草：就是神话说出来了，然后人就要按照神的话去表演。）去看神的作工，神在三十年前就知道你今天所流露出来的言行举止。神给你摆设什么样的环境，你会有什么样的流露，你会有什么样的想法，你会怎么走，神是不是都看出来了？（是。）是因为神看出来了，神就能预先说出来这些话，然后你慢慢去经历。神给你摆设环境你一看“哎呀，真是神呀！”在神的作工中看见了神，这就是我跟你交通的，先让你看见神的作工，然后你在神作工中看见了神，看见了神的性情，看见了神的所有所是。（肖草：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根据神话看自己流露出来的，然后印证了神话，这就是看见了神。）你看见神话的应验，你就是看见了神，你看到了“神向全宇的说话”，“神向全宇的说话”里边说的是什么呀？是预言，是预言以后所作的工作。当你经历到那个时候你才能看见，你今天经历到这了，所以这个神话我跟你一交通，你就看见了，你看见这是谁作的呢？神作的。所以说你看见了神。“当我在地上的工作完成之后，我便升到高空，审判万物的‘主人’，这是首要的工作，因我已将人恨恶到一个地步。”现在看见了吧？“当我在地上的工作完成之后，我便升到高空，审判万物的‘主人’”，现在马上看到神作工结束呀，灾难是不是越来越大了呀？你看那台风多大呀，十五级、十七级，走了一个紧接着又来一个，神的刑杖开始发挥功用了。“我便升到高空，审判万物的‘主人’”，“主人”带着引号，什么意思？是不是主人呀？（不是。）还没有成主人呢，是吧？（嗯。）“审判万物的‘主人’”，所以这是说未来的主人，你要是作成了是主人，作不成你就是被惩罚的。“这是首要的工作，因我已将人恨恶到一个地步。”从这些灾难里边你就看到神恨人恨到一个什么地步了，你看那个多高的楼，洪水过来一冲，你再看洪水里边，有牛、有猪，还有黄金、还有人，神说过什么话呢？神说：“当山崩地裂之时，人才想起我说的话，此时人才在梦中被惊醒，但时候已到，人都被淹没在大水之中，尸首漂浮在水面之上。”水面上到处漂浮着死尸，神已经恨恶人到

一个什么程度了？你看那楼“唰”的一下就倒了，你看那可惜不可惜？你看它是可惜，当你是那个主人的时候，什么感觉？咱今天只是看了看画面，是吧？（嗯。）今年河北、北京发生水灾，当你在河北、北京，你去亲自经历经历、体验体验，你经历一次你就追求真理了。这又想起神说的什么话了呀？神说：“神在末世是用话语来成全人，并不是用神迹奇事来成全人，借着说话来显明人、审判人、刑罚人、成全人，让人在神的说话当中看见神的智慧、看见神的可爱、了解神的性情，借着神的说话看见神的作为。”神迹奇事不能成全人，知道为什么吗？神迹奇事为什么不能成全人？你看见神迹奇事了，你只是因着惧怕、害怕来跟随神，那你被成全了没有？（没有。）什么是成全啊？你得对神有认识，你得有真理才行。神迹奇事不能成全人，你如果看见神迹奇事，这和神话是不是要打架呀？怎么看见打架的呢？如果神用神迹奇事，追求真理的、不追求真理的都进来了。你看见神迹奇事了，你说今天还用解剖卫军呢？我看不用解剖了，卫军自己都会走上这条路了。他走这条路是一种心服口服认识自己的败坏而走的？（不是。）他是怎么走的？克制、控制，控制一种行为，是一种伪装、是一种假冒，所以神迹奇事不能成全人，反而会打岔神的工作。所以神不能作神迹奇事，这也就是神不作神迹奇事的原因。（肖草：只是多了一个对神的惧怕。）只是一个惧怕没用，反过来会让恶人、狐狸混进来。但只有话没有神迹奇事，对于诚实人来说，他只要看了这个话就能相信、就能跟随着走，那诡诈人他不相信神的话，就把他一脚踢出去了，不用作神迹奇事，所以神的工作有层有次。如果作一个神迹奇事，滑石蛋都进来了，滑石蛋一旦进来没你肖草的份，哪还有你肖草的份呢，滑石蛋进来了会表演的多着呢，所以诚实人掌权，滑石蛋休想进来！所以神不作神迹奇事，而临到你的都是话语，你信了走，不信了你也走。都是走，是吧？你信了跟随神走，不信了跟着你的想象走，你一厢情愿地走，最后你啥也没得着，让撒但中了自己的诡计，你看到了神话的应验。“有谁不恨恶其仇敌呢？”有谁呢？你有没有仇敌？（有。）你是怎么恨恶仇敌的神就是怎么恨恶你的。“有谁不恨恶其仇敌呢？有谁不将其仇敌灭绝呢？在天，撒但是我的天敌，在地，人是我的冤家对头，因着天与地的联合，所以我将其株连九族，一个不放过。”什么是株连九族呢？还记得神说了一句什么话呢？神说：“……不仅让其弃绝其子孙，更要让其弃绝其祖先。”你的祖先是

谁？（肖草：祖先就是撒但。）你看卫军的祖先是谁？他的祖先就是他的那个思想观点。他能这么走，就是他的思想观点带着他这么走的，神要把你的祖先从根源上取缔了。什么是你的子孙呢？你是这么一厢情愿去跟随神的，你散布出来的、你所活出来的、你所表演出来的，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嗯。）耶稣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太15:11）什么意思呀？你把你信神的理论、观点交通给别人了，别人跟着你的这些走，你是谁呀？他是谁呀？他受你迷惑了，他就是你的子孙。所以神要让你弃绝你的祖先，就必须揭露解剖你，从你的思想观点就是错的，你的思想观点就是与神对着干呢，从这个开始就得让你弃绝你的子孙，更要弃绝你的祖先。你要敢出来散布，那叫什么呀？释放消极、散布死亡，不允许你说话，只要你不说话了，你的子孙还有吗？（没有了。）没子孙了。断绝子孙，从你这一代断了。上一辈的给你灌输的传统文化来到你这儿，你给它截断了以后，下一代的人他还有传统文化吗？没了，从你这儿截止了。地上就怎么了？洁净了、圣洁了。"所以我将其株连九族，一个不放过。"连你的祖先都不放过。"谁叫其抵挡我？谁叫其悖逆我？为什么人的旧性与人藕断丝连？"人的旧性与人藕断丝连，咱今天别说藕断丝连了，我看藕还不断呢。藕断丝连是什么意思？（肖草：藕断了，丝还连着呢。）藕断丝连是藕断了丝还连着呢，还恋恋不舍呢。可是今天你看卫军，藕断了没有？（没有。）藕还没断呢，更别说丝连了。"为什么人的肉体总是在人的里面增多？这都是我审判人的证据，谁敢不屈服于事实面前呢？"你看卫军今天的肉体多不多？他有什么呢？（肖草：情感。）情感、地位。还有什么呢？（肖草：培养亲信。）还有培养亲信等等，肉体增多。"这都是我审判人的证据，谁敢不屈服于事实面前呢？"在我和卫军争战的时候，哪一块最精彩？卫军想用一个李牧来驳倒我的观点，结果他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坑跳下去了，这就是"谁敢不屈服于事实面前呢？""谁敢说我的审判带有'感情色彩'？我与人本是不相同的，所以我便离人而去，因我本不属人类当中的一个。"后边这个就好理解了吧？什么刑场、真情、钡餐，这些环境是不是"钡餐"？（是。）你看这个"照相机"，萧卫、萧凯都是"照相机"，肖宝就是个"钡餐"。（肖草：肖宝是"钡餐"？）肖宝在那个环境里边引狼出洞、引虎下山，借着这个事就看见，这不就是"钡餐"？给卫军做了个"透视"。今天就是刑场，吐露真情，这是因为你是信神的

才来到这个刑场，你自认为你是追求的才来到刑场，你要认为你不是信神的，你逃跑了，还会来刑场吗？不存在了。

信神不是在闯江湖、打江山（十）

张玲，谈谈昨天交通了以后你是怎么领受的。（张玲：我就想我跟随国度建造几年了都有哪些过犯。就是你交通的，如果不把过犯省察出来，就会觉得自己撇家舍业最后什么也没有了，到时候不能蒙拯救，感觉神欠了我一笔不可奉还的债。现在我把我的过犯一条一条列出来以后，就感觉自己欠神的太多了。）这个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是唤醒你的良心、理智的一个阀门、开关。如果你始终不去省察你的过犯，那你的良心、理智永远不会有，你就不会活过来，你就不会苏醒。必须是在你省察你的过犯的时候，你看见你自己所做的，才能感觉到亏欠、感觉到内疚、感觉到惭愧，然后你才能再产生一个还报的心。咱就不说你养育孩子了，就说养了条狗，如果这条狗到处拉屎，它拉到粮食上面，这个时候，你干什么呀？你把狗拉到粮食旁边，让它看着它拉的那堆屎，然后“啪啪”打它两下，是吧？如果打了两下以后，它还拉，你是不是还要把它拉过来再打它？你打了它几回以后，它还拉不拉了？（不拉了。）如果没有这个环节，你不把它拉到它拉的那堆屎跟前打它，它能改吗？你打了它它也不知道为什么打它，你不打它它更不知道它犯什么错了。那咱人和这个做的是不是一样呀？就是说你有过犯，允许不允许你犯？你犯了过犯了，就和狗把屎拉到粮食上一样，它啥也不懂，需要你驯化它。它不知道哪个地方能拉，哪个地方不能拉，所以它可以拉第一次、第二次，有再一再二不能有再三再四。狗在粮食上拉下以后，你过来驯化它，你是教它以后不能乱拉。那你有了过犯了，“来，把你的过犯拿出来反省反省、认识认识”，你看见你的过犯以后，一个是你不能再那样做了，第二个是看到了神对你的管教，在这个管教之下，你才能认识到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让你感觉到所做的这些都是为了你好，唤醒你的心，你感觉到是种亏欠、内疚。

卫军，昨天交通了以后，有什么感受？（卫军：辜负了神给自己的本分，辜负了你对我的信任。我昨天回去想了很多，觉得我所做的哪样也不可饶恕，甚至觉得这样没法蒙拯救。）消极了？（卫军：嗯。）为什么没法蒙拯救？（卫军：没希望蒙拯救，就是不知不觉会触犯

神，不知不觉就会羞辱神。在我的想法当中，我觉得自己挺小心的，也挺谨慎的，每天也吃喝神话，听交通，可事实摆在面前就看见相差太远了。一开始尽这个本分，我愿意，那是热心，现在我看见这个本分就惧怕。）为什么惧怕？（卫军：感觉太容易触犯神了。）怎么就是容易触犯神？细节。（卫军：各项原则都跟我交通清楚了，我内心里也知道，但在做事的过程当中，自己还觉得很正常、很合理，但一解剖太可怕了。）能看到可怕，是吧？（卫军：嗯，所以感觉自己在神面前无法站立。其实我根本就不配尽这个本分，神高抬我了，你也信任我，也用我。但是我看见我的确做不了，的确不配，的确能走犹大的路，触犯神。）你为什么说能走犹大的路？（卫军：我对自己的本性太没把握了。我现在好像没有什么想要为自己牟利的，想要怎么样，但是人本性太不可靠，自己又没有真理，很多方面不知不觉就会犯。昨天交通说我狂妄，再加上自是，情感还是致命处……想着都害怕，现在问题多多，走下去出问题是必然的，我好像已经看到了结果。）看到什么结果了？（卫军：化为灰烬。）化为灰烬，看到化为灰烬这结果好不好？（卫军：现在各处都是灾难，台风一个又一个，结果也就是那样的，我已经看到了。）萧凯，他说他看到自己的结局了，你说看到结局好不好？（萧凯：看到结局好。如果真看到这样走下去就是灭亡的话，那就应该正确对待，去悔改、去改变。）看到结局好，还是看不到结局好？（看到结局好。）没看到结局是里面有想象、里面有欲望，看到结局了是根据自己所做的看见了一个结局，是吧？一个是看到结局了，一个是看不到结局，两眼墨黑，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是体尝。看到了并没有体尝到，一样不一样？哪一个好？（看到了结局，不能体尝，体尝了就完了。）那要看是在拯救时期还是在定你结局的时候，如果在拯救时期肯定要让你体尝一下。（肖草：为什么要体尝一下呢？）你的理论和实际是两码事，你的认识和实际是两码事。你说咱家有多少人是看到自己的结局了？揭露解剖过的人看到自己的结局了没有？（不一定。）不一定？揭露解剖以后他没有看到自己的结局？看到看不到？（……）他能看到，可有几个悔改的？有没有悔改的？（老宏：他看到了只是理论性看到了，是道理性知道了。）这就是理论的一个看见，所以他并不惧怕，在神摆设的实际环境里还胜不过去。理论上过去了，但实际上就不行了。就好比站见证，你要为神花费，为神舍性命、献家庭，在没

有环境的时候，你说的比什么都好。在你没有病痛临及的时候，“我要为神舍性命”这话好说不好说？你跑得不停点，你说你为神舍性命了，这是一个理论。神要用事实临及检验工程，就像约伯受试炼一样，给你万贯家产的时候，你能说“神是该荣耀的”，剥夺了以后呢？这才是一个实际的环境。当你眼看着要死亡的时候，奄奄一息的时候，你还能说为神舍性命吗？那个时候你是求神呀，还是舍性命呀？理论和实际是两码事。耶稣来作工的时候，法利赛人看见了没有？（看见了。）保罗看见了没有？耶稣作了三年多的神迹奇事，他不知道？他看见那是神了没有？（看见了。）但他还追捕耶稣。他能胜过事实临及吗？只能是在最后神击杀了他的时候他才悔改。神刚击杀了他以后，他在外面跑断腿累断腰他要干什么呢？他是赎罪呢。但几十年过后还赎罪吗？该怎么了？该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就麻木了，掩盖了，成不了他的生命。你真能够看见你的归宿了，看见你没有归宿了，看见你该被毁灭了，是该死的地狱之子了，是被焚烧的对象，如果你真看见这个了，那就真成为你信神的开端了，开始走真正信神的路了。你真看见了不一定等于你就能够悔改，你看见，你是理论上看见了，不等于你在实际中看见了，不等于你经历出来了。先看见，看见是好事。怎么说是好事呢？卫军刚才说了一句什么话呢？（化为灰烬。）如果卫军真能化为灰烬，那卫军就走了半截被成全的路了。能不能化为灰烬？你跟随神，神怎么说的呀？应该把老己钉在十字架上，是吧？把老己钉在十字架上，你是愿意钉还是不愿意钉？你不愿意钉。你不愿意钉神今天给你焚烧。焚烧是好事还是坏事？把你的老己焚烧了，那不就是把你洁净了吗？你是看见了硫磺火湖的火，但并没有被焚烧，要是被焚烧了就好了，焚烧了就是新人种。神说有惧怕感、羞耻感是具备了蒙拯救的一个条件，如果你没有羞耻感、没有惧怕感就怎么了？那就真彻底完了。

卫军只是看见自己被焚烧了，是吧？再没其他的了？（卫军：就这个感触比较深。）卫军说话有气无力的，感觉到自己被焚烧了。你们听了这句话什么感觉？萧卫什么感觉？（萧卫：说明他还是没有认识透，要是真认识到后果、结果了，就会转变，会悔改。）我看卫军只是在为他的肉体喊冤叫屈，在为他的肉体吊丧，感觉到了吧？卫军，能听懂这话的意思吗？（卫军：能听懂。）那你这个表现是不是跟随

神的表现？跟随神的表现应该是什么？老宏，应该是什么表现？（老宏：通过交通以后回想自己所做的，有真实的认识。卫军谈的这个认识，我的理解是，“今天要聚会了，我已经都这样了，焚烧了”，他自己觉得把自己放到最低位了，其实对自己做的好多事的实质性的东西没真实的认识。）卫军，他说的这话你怎么看？（卫军：……）我说你吊丧了，人家说你没认识，“我在这儿都已经是可怜巴巴的了，我已经焚烧了，你们还不满足，你们要把我折腾成什么呢？”是不是这样想的？（卫军：我没那样想。）那你怎么想的呢？（卫军：……）咱昨天说了要省察自己的过犯，是吧？我刚才讲了一个例子，狗在粮食上拉屎了，你要把狗拉过去打两下，你在打这个狗的时候，狗在想什么？卫军？（卫军：为啥打我？）完了？把它拉到它拉的那堆屎跟前打它，它知不知道为啥打它？（卫军：知道了。）知道那应该还有什么想法？（卫军：下次不敢了。）你有什么想法？我没有听见你说“我下次不敢了”，你这儿只是停留在“完了，我完了，焚烧了”，你的前途命运总挂在心上，神家利益、神的作工并没有挂在你的心上，你的良心、理智并没有放在心上，你的人生意义没有放在心上，咱应该怎么做一个人你没有挂在心上，如果这些挂在你心上的话，你就不该有这样的认识。人是在刑罚审判中看见了自己的不洁，是在刑罚审判中看见了神的爱，咱看到神的爱了没有？看到神的拯救了没有？你只是叫喊你的冤屈，“焚烧了”，你没有告诉我为什么把你焚烧了。“焚烧我，活该！”该不该有这个认识？（卫军：焚烧我，就活该！）那你还用为它吊丧吗？还用你为它而痛苦吗？（卫军：难受是的确难受。）焚烧的是什么？（卫军：焚烧了，我好像看见了自己的结局，我这样的性情、这样的实质，再这样走下去，迟早有一天……）那焚烧的是什么？（卫军：焚烧的是我作恶的脚步。）焚烧的是你邪恶的性情，是吧？（卫军：嗯。）事实临及了吗？（没有。）临到你的不都是拯救吗？把那狗拉到它拉的那堆屎跟前拿棍子打它，那对它是拯救，要是拉过来一刀宰了它，那是什么？（淘汰。）（卫军：该！）那你应不应该感觉到是爱？如果你感觉到这是爱的话，咱应该是什么表现？反省、认识，把老己钉在十字架上。你刚才说了活该，“把邪恶性情焚烧了，这对我是洁净，对我是拯救，是对我的爱，我感谢、赞美、荣耀神，我看见了人生的道路，我看见了人生的意义。”你看见了没有？（卫军：看见了。）

萧卫以前有个疑问，“你为什么要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解剖我？”人多的时候解剖你好呀，还是人少的时候解剖你好呀？特别是在你的下属面前，用世人的话就是下属面前，在你所带领的人面前揭露解剖你，让你颜面扫地，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好事。）萧卫和我说：“你在弟兄姊妹面前把我揭露解剖得体无完肤，你让我下去怎么作工？”你听着这话好听吧？你说他说的这是什么话？揭露解剖得你体无完肤，你下去就没法作工了？是没法怎么了？（萧卫：没脸面了，虚荣心没了。）更主要的是什么呢？是没法下去迷惑、控制人了。（萧卫：对，主要就是在这儿，控制不了人、迷惑不了人了。）“你在弟兄姊妹面前把我揭露解剖得体无完肤，我就控制不了人了、就掌管不了人了。”就是萧平说的话，“我没有存在感了”，萧平去哪儿都想刷个存在感，是吧？萧卫在人面前也是，非得有个存在感。萧卫怕我不明白，还“引导”了我一下，告我说：“我在原教会里边就是这么经历的，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经历的。在原教会我们的上层带领就是关着门打狗，我们的上层带领关上门‘啪啪啪’地把人打得不是人，但是出了门以后，绝对不能说我们的一个不是。”言外之意就是“你只有这样对我，我在下边才能打他们。我在下边打他们，他们不敢反”，是吧？可是我在这儿把你揭露得体无完肤以后，别人一看你是赤身露体的时候，等哪天你想起来打人的时候，别人看见你有问题的时候，别人是不是要反击啊？你怕别人反击你。我揭露了你以后，谁也敢反击你了，谁也敢反击你的时候，对你是不是一个洁净呢？是不是拯救呢？（是。）萧卫因为这个问题困扰了好长时间，是吧？萧卫一开始没有和我说，是和肖红寻求去了，肖红告诉他说，“把你放在烈日之下酷晒、暴晒。”他没有领会了这个意思，“呀，专门让我酷晒去呢？”心里想不通，但又没法再说，这个问题没解决了，又来问我了，我说“你还想继续捆绑、迷惑、控制人”。信神了，神是让你作什么呀？让你作衬托物，是吧？神为什么要在中国人身上作工呢？就是借着你的污秽、邪恶、败坏把神在你身上怎么作的，怎么拯救你的，让你把神的作工给见证出来，用你的邪恶、败坏来见证神的公义圣洁，可你反过来是不愿意在别人面前暴露你，那你就是不愿意作衬托物，那你就失去了做人的意义了，失去了一个作衬托物的意义了。在你心目中总想让我在私下揭露解剖你，“咱们私下说，你跟我交通，我什么也能接受，别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你是专门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专门丢我脸了，让我丢人败兴

呢。”咱家不仅是当着这么多人要揭露解剖，还要公布于众，就是要把你放在烈日之下酷晒。酷晒你的目的意义是要干什么呢？要的是没有细菌滋生的土壤，就是神说的话：“……不仅让其弃绝其子孙，更要让其弃绝其祖先。”弃绝你的祖先，弃绝你的子孙，完全是为了拯救，不要有任何的想法。一开始私下和你交通，是考虑你信神时间短，身量小，没有经历过揭露解剖、修理对付，在教会建造也没有那么多的经历，经不住烈日的酷晒，扛不住，怕你跌倒、怕你消极，所以私下里和你交通。但私下里交通人里边会有一个什么思想？你会怎么看呀？“咱有私交，有情感在里边呢”，你会感觉你在我心目中是红人，你和其他人不一样，我另眼看待你，你把我的意思就曲解了。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你没有出丑，我和你说话再温柔，你就不害怕，你没有羞耻感，也没有惧怕感，所以说没有多少好作用，反倒是起了坏作用，在你那儿只是理论上的一个东西，过后什么都没有，这就导致你没有多少实行，没有多少变化，所以逐步的得公布于众。你不想让公布于众主要是因为你害怕丢丑，我还就是让你丢丑，就是揭露得你体无完肤。你越见不得人的事情越拖出来让人看，放在光中，这就是让人闻风丧胆。就是说当你一冒出这个邪恶的意念，这个邪恶意念要冒头，要做事的时候，就捆绑了，你就不敢做了，闻风丧胆了，就做不成了。所以一下子把你放在烈日下酷晒，你经不起、扛不住。但这样做是捆绑撒但，是为了拯救你。一方面对你自身是一个压力、捆绑、控制。捆绑、控制不是捆绑、控制你这个人，捆绑、控制的是你身上的邪恶意念，也就是捆绑撒但，只有这样才能捆绑住你。你有羞耻感、有惧怕感，你就有收获。另一方面就是把你的这些邪恶败坏性情公开揭露出来，弟兄姊妹都有了一个分辨、认识，都学会了分辨、认识，同时把你放在光中，弟兄姊妹对你身上的这些败坏性情有了一个认识，你里面的那些花招弟兄姊妹已经知道了，当你再做事的时候，当你的邪恶一出来，一想用你那些花招的时候，弟兄姊妹是不是就能看见了呀？已经经历过了，所以说你那个邪恶的花招在那儿不能施展了，这就是捆绑、控制了。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监视器了，不仅要监视你，还要扶油瓶、除狗屎，使你不得释放，所以对你都是拯救。既然是拯救，那就是神的爱。卫军，这些爱你没看到，咱昨天只是大概说了一下，但从你的这个性情来看，确实严重。

神说：“在我眼中一切早已成就，早已显明（我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只不过为了让你们看见我正常人性的一个方面罢了），而在你们却是隐藏，并没有成就，都是因为你们对我不认识的缘故。我手中拿着一切，我的脚踩着一切，我的眼鉴察一切，谁能逃出我的审判？不洁净的、有隐情的、背后论断的、心里有抵触的等等，一切一切不在我眼中看为贵重的，都得跪在我的面前一一吐露出来，或许有的人听了这话稍有动静，有的人并不相信会这么严重。警告你们！聪明的人赶紧悔改，若是傻瓜就等着吧！看看到那时是谁受祸！

天，还是原来的天，地，仍旧是原来的地，但在我看天地已经更换，已经不是以往的天地。天是指什么说的？知道吗？今天的天又指什么说的？以往的天指的是什么？我交通给你们：以往的天指的是你们所信的，但又无人看见的，而且是真心实意地相信的神（因为人看不见），而今天的天是指我的正常人性加上我的完全的神性说的，也就是指这位实际的神自己说的。同样是一位神，为什么说我是新的天呢？这些都是针对人的观念说的。今天的地就指你们所在之处说的，以往的地是没有一处圣洁，而今天你们的所到之处就是分别为圣的，所以说是新地，这里的‘新’就是指‘圣’说的。现在的新天新地已完全实现，对此你们透亮了吗？所有的奥秘我一页一页地揭示给你们，不要着急，会有更大的奥秘显明给你们！”（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七十八篇》）“在我眼中一切早已成就，早已显明（我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只不过为了让你们看见我正常人性的一个方面罢了），而在你们却是隐藏，并没有成就，都是因为你们对我不认识的缘故。”咱看了神话得把神话带到实际生活当中，带到每件事情里。你看卫军的这个事，“在我眼中一切早已成就，早已显明（我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只不过为了让你们看见我正常人性的一个方面罢了）”，卫军他做什么、想什么，神知道不知道？知道。“只不过为了让你们看见我正常人性的一个方面罢了”，神摆设这些环境没有提前打岔，也就是说，如果卫军流露出来一点，就揭露解剖他，他还往前走不走啊？那就不走了。他流露出来，让你都看见，让你一眼就能分辨清，这就好像神交通的敌基督，什么时候处理教会里的敌基督啊？是半年还是一年，根据什么处理？根据弟兄姊妹的成长。你认识不到，那就是敌基督苦害得你还少，那就让敌基督再苦害你两年吧。从这里边看见，这

就是神的主宰、神的作为。可在人来看，是人的作为，我在这边没做、没交通、没有意识到，也没有看出来，可以说是神没作，神没有引导我，神没让我看见。在神这里，每一个人都是演员，卫军也是演员，让他演了以后，让你看，让你认识，人都看见、认识完了以后，这是一个显明的过程，所以神说“早已显明”。为什么呢？因为神说：“（我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只不过为了让你们看见我正常人性的一个方面罢了），而在你们却是隐藏，并没有成就，都是因为你们对我不认识的缘故。”这是神的作工，咱必须解除咱的观念。你有什么观念？你看见咱的账目是不是有点乱啊？可惜不可惜啊？每一个人犯了过犯以后，是不是感觉可惜啊？如果他还没犯过犯你就给他刹车，还没犯过犯你就提醒他，是，这个事情做好了，是，这些都没有损失，可是狐狸没有显明了，他的败坏性情没有显明了，人对这个败坏性情也丝毫没有认识，对自己没有认识，对别人也没有认识，得着什么了？什么也没得着。神经营的是人，就是让敌基督表演出来让你去认识。善恶树，必须让你去经历、认识。你经历、认识少了还不行，必须让其成为你的生命，所以敌基督对你的苦害少了还不行，还得苦害你多一些才行。

“我手中拿着一切，我的脚踩着一切，我的眼鉴察一切，谁能逃出我的审判？”能不能逃了？神是用时间与事实与你说话。“不洁净的、有隐情的、背后论断的、心里有抵触的等等，一切一切不在我眼中看为贵重的，都得跪在我的面前一一吐露出来”，今天这是不是吐露出来了呀？“或许有的人听了这话稍有动静，有的人并不相信会这么严重。警告你们！聪明的人赶紧悔改，若是傻瓜就等着吧！看看到那时是谁受祸！”昨天咱交通了一厢情愿，是吧？你所信的神是什么？神说“天，还是原来的天，地，仍旧是原来的地，但在我看天地已经更换，已经不是以往的天地。天是指什么说的？”你看见天地更换了没有？（没有。）你看见还是以往的天，还是以往的地，那神说天地已经更换是什么意思？萧凯。（萧凯：这个天与地是说人里面的看事观点，不是说把外面的天地更换了。）“天是指什么说的？知道吗？今天的天又指什么说的？以往的天指的是什么？我交通给你们：以往的天指的是你们所信的，但又无人看见的，而且是真心实意地相信的神（因为人看不见）”，咱昨天交通的是不是已经说清了？（萧卫：以往的天是人以

往凭着劳苦功高，资格大大，“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这样走下去，神还能不按这个成就？就看我劳苦功高，资格大大，也能让我剩存下来。”）对，这就是以往的天。“以往的天指的是你们所信的”，咱一直以来所信的是什么呀？所信的是一厢情愿，信的是天上那位渺茫的、并不存在的、任你摆布的神，这就是以往的天。虽然说咱信神二、三十年了，但在这二、三十年来你信的是什么？你和宗教界一样，你信的也是天上那位渺茫的、并不存在的神，所以这叫以往的天。“但又无人看见的，而且是真心实意地相信的神（因为人看不见）”虽然是天上那位渺茫的、不存在的、任你摆布的神，可是人信得还那么实实在在，还为它卖命，为它殉道，这二十多年来撇家舍业的。你看萧凯，婚姻也撇下了，是吧？这动力从哪来的？他信的是什么呀？信的是以往的天，信的是一厢情愿，信的是劳苦功高，想一时的骗取、一时的换取。“而今天的天是指我的正常人性加上我的完全的神性说的，也就是指这位实际的神自己说的。”后边给你解释了一下，“也就是指这位实际的神自己说的。”这个怎么理解？那今天的天是什么？“而今天的天是指我的正常人性加上我的完全的神性说的”，正常人性加上完全的神性是什么？今天基督所发表的话是不是正常的人性发表了灵里的话？也就是神性，正常人性加上神性，你把地上的神信到了天上，把天上的神信到了地上，这是不是就成了？这就成了，这就是今天的神。你能够把基督的话真正的当神话待，再不要当成神和你玩耍了，是吧？把地上的神信到天上，把天上的神信到地上，就是正常人性加上神性，看着是一，不能再是地上的基督是地上的基督，天上的神是天上的神，给神分家了。以前你给神分家的时候，你认识不认识是给神分家？现在应该能认识到给神分家了，是吧？就是咱昨天交通的，你信的是那个渺茫的神，其实这个时候就已经给神分家了。怎么分家了？基督说的话你并不承认是天上的神所发表的，你理论上说的，你的脑海里边想的是“那就是天上的神说的”，可是你的实际表现并没有把它当成是天上的神说的。如果神在天上说一句话，“神不看你劳苦功高！”你还根据劳苦功高去衡量吗？不了。所以用这个就能证明，你信的是什么？因着基督的正常人性，你把地上的基督，信成人了，你把地上的神和天上的神分开了、分家了，不是一，所以这是以往的天。那今天的天呢？那就是正常人性和神性是一，这就是后面的解释，“也就是指这位实际的神自己说的。”今天的天是指实际的神说的。“同样

是一位神，为什么说我是新的天呢？这些都是针对人的观念说的。”后面的这个解释是不是就说清了？同样都是一位神，以往的天和今天的天不一样。新天，只是针对人的观念而说的，你那个观念转不过来，那就是以往的天。“今天的地就指你们所在之处说的，以往的地是没有一处圣洁，而今天你们的所到之处就是分别为圣的，所以说是新地，这里的‘新’就是指‘圣’说的。”你看这里说的新地，什么是新地呢？“今天的地就指你们所在之处说的”，所在之处，咱今天来到这儿，这叫什么？所在之处这就成了新地了。为什么说成了新地了呢？（交通了以后思想观点扭过来了、转变了。）“这里的‘新’就是指‘圣’说的。”什么意思呀？是不是把你原来的观念给打掉了？你的那个观念不复存在了，你的邪恶不复存在了，卫军所做的这些事情不复存在了。

信神不是在闯江湖、打江山（十一）

卫军有经历了，你说说什么是有意义的人生？（卫军：爱神、爱正面事物，用心尽本分，做一个有良心的人才有意义。）说了一个大概、一个理论吧，有没有实际意义的？萧凯，你说说什么是有意义的人生？你认为有意义的人生是什么？你认为人生怎么就是有意义的？（萧凯：有意义的人生就是能够按照真理原则去活，堂堂正正、坦然地做人做事，按着神要求人的去活，人活着就是坦然的。就是现在交通的，你得活一个真正的人，堂堂正正的。可是现在干个什么，不是尽忠心，而是带着交易，活得卑鄙。）张玲也说说。（张玲：我觉得现在这样活着挺好的，如果不是神这步作工，我还在家里看孙子呢，手里牵着大的，怀里抱着小的，整天起早贪黑把自己累的，反正我觉得信了神挺好的。）你现在不累了，这就挺好的？这才是萧凯说的卑鄙的存心。（张玲：在这儿也是累，但累跟累不一样。）（萧凯：那次有一篇文稿，就是解决怎么按原则尽本分的问题，有的人就想占神家的便宜，当时我看到那个文稿以后，突然就感觉今天这人活得真窝囊，干个啥都带着个人的存心，都不能坦坦荡荡做人。你说做一个真正的人，堂堂正正的人，干啥都是坦然的，那人活得多轻松呢。）活得窝囊。从这文字上来说，人怎么就活得有意义？这“有意义”该从哪儿领受？你怎么活有意义？什么是有意义的人生？得从哪边看？不是你去衡量有无意义，也不是别人去衡量有无意义，得谁去衡量呢？（神衡量。）为什么呢？神说你这个人生有意义，那你这个人生才有意义；神说你这个人生没意义，那就没意义。为什么呢？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搞不清了？是因为你是神造的，就是这个道理。神造人的目的意义是什么？你按着神造人的目的意义去活，那你的人生就有意义。这就好比说你制作了个凳子，你制作这个凳子是要用它干啥呢？（要坐呢。）要坐呢，是吧？一个是家里边来了客人，人家坐着舒服，一个是看着好看。你制作出来的这个凳子能坐、看着好看，那这个凳子它就有意义了。你制作出来的凳子不能坐、不能踩，放到垃圾堆了，这个凳子尽到它的意义了没有？（没有。）成柴火了。究竟这个东西有意义、没意义，取决于谁呢？（主人。）取决于制作它的那个人，也就是它的主人。主人制作它的时候让它当凳子呢，它就

是凳子；主人制作它的时候让它做梯子呢，那它就做梯子。它按着主人的意愿做凳子、做梯子，那它就有存在的意义了。也就是说，你首先得扭转一个观点，有意义、没意义取决于主人。作为一个人，谁是你的主呢？（神。）神是你的主。你按照神的要求活出来了，你就活出人生意义了。如果你没有按照神的意思活，你是按照撒但的性情去活了，那你活出来什么了？（鬼性。）在神那边看你活出的是鬼性，在撒但那边看是啥呢？你活出了一个撒但的意义，你成了彰显它了，谁是你的主呢？撒但成了你的主了。首先说人生意义从哪来？是神造了你，是神供应你生命，是神主宰安排你，那你的人生意义就得看神是什么意思，你活着有没有意义就得看神怎么看。也就是说，人要活出个有意义的人生，这个有意义的人生就是你有托付了、有使命了、有责任了，你的托付、使命、责任是从哪来的，得从神那边领受呢。从这个道理上来说，有意义不能自己来衡量。就像毛泽东，人家活得有没有意义？（萧卫：在人家来看人家就活得有意义。）就不用说在人家来看了，就在世界来看、在人来看，毛泽东活出来的是不是有意义的人生呀？（嗯。）人家活得有意义。但在神这边怎么看呀？不仅是没意义，而且是神的对头、是魔鬼，最后完了还得受惩罚。所以说这人生意义你得从哪领受？你不能自己来衡量有意义的人生。我今天解剖卫军了，如果我不解剖卫军，咱衡量有意义的人生是不是跟世界一样呀？要是在世界，用世界的眼光来看，卫军活得最无意义了，事业没成就，婚姻、家庭没有。要让卫军去世界，人家能大干一番，给人家个合适的条件，人家再会用人，笼络人，让人为他所用，成老毛的徒弟了，也是一代伟人，对吧？这是没给他个合适的条件，给他个条件你看看。如果说在神家呢，人用肉眼衡量有没有意义是根据自己来衡量，衡量标准不一样。咱今天揭露解剖卫军了，如果不揭露解剖他，如果什么也不说就让他这么走下去，等他这个做成了，人都还羡慕人家呢，“你看人家几年下来，人家带了一帮人，人家在这个教会里边有了话语权，人家说一别人不敢说二，人家后边有多少人维护他。”是不是种享受？在人来看，人生的意义达到了。反过来咱信神了以后，看事观点扭转了，站在神一边看事了。那什么是人生意义呢？神造你的时候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神是让你去彰显神、荣耀神，你能够见证神、荣耀神、活出神话，这才是人生意义。你改变了观点，

你活出了人生意义，你就配存活下来。你活出了人生意义，那你就剩存下来了；你活不出人生意义，那就是惩罚、灭亡。

咱看一下《当追求有意义的人生》这首神话语诗歌。

198 当追求有意义的人生

1 人都要追求追求活出有意义的人生，别满足现状，要达到活出彼得形象，得具备彼得的认识、彼得的经历。要追求更高、更深的东西，追求能更深地、更纯洁地爱神，追求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这才是彼得一样的人。

2 你得注重自己能在积极方面主动地进入，别消极后退满足一时的安逸，却忽略了更深、更细、更实际的真理，你得具备实际的爱，得想方设法摆脱这堕落的生活，摆脱这无忧无虑畜生一样的生活，别把自己的一生当作玩具来玩耍。

3 对每个有心志的爱神的人来说，没有得不着的真理，没有站不住的正义。你的一生该怎样度过？该怎样爱神，以此来满足神心？这都是你一生中最大的事，你得有这心志、有这毅力，别做那没有骨头的弱者，你得学会经历有意义的人生。

4 别应付自己，别愚弄自己，不知不觉一生消逝，你还会有这样的机会爱神吗？人死后再来爱神，这可能吗？你得有彼得的心志、良心，得活着有意义，别玩弄自己！作为一个追求神的人，你得慎重考虑对待自己的一生，当如何把自己献给神，当如何信神信得更有意义，你既爱神，当如何爱得爱得更纯洁、更美、更善。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彼得的经历——对刑罚、审判的认识》

“人都要追求追求活出有意义的人生，别满足现状，要达到活出彼得形象，得具备彼得的认识、彼得的经历。”彼得是什么形象呢？（张玲：爱神至极。）彼得爱神至极，为神钉十字架，为神舍性命，给咱立了一个标杆。“得具备彼得的认识、彼得的经历。要追求更高、更深的东西，追求能更深地、更纯洁地爱神，追求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这

才是彼得一样的人。”把彼得的人生给你阐明了一下，彼得是什么人生呢？彼得要追求的是更高、更深的东西。（张玲：做神的知心人。）知心人。“要追求更高、更深的东西”，好比说生存法则，在世界，人把什么当真理待呢？马克思主义，是吧？（嗯。）在世界那就是真理。咱从一个不信派、从一个外邦人到信神，那就得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等等这些世界的真理转换到追求更高、更深的东西。看这些话的时候是在什么背景下看呢，在卫军这个背景下看他追求的是什么？他追求的人生意义是什么？他追求的人生意义是把自己的聪明智慧全部用上打下来一片江山，这是不是他追求的人生意义？那现在有更高、更深的东西，你就不能追求世界的那个“真理”了，那个真理它不是真理。在这儿其实这个例子有点不太恰当，因为什么？神这儿说的是更高、更深的东西，咱举的那个例子是啥呢？是邪恶的。只不过是注重咱这个进入。在世界上来说那是真理，那你看在神家什么才是真理？什么才是真正的真理？“要追求更高、更深的东西”，世界上那个真理叫什么呀？哲学，是吧？多年来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成了一种谚语，成了一种哲学，然后人就把这种哲学、谚语当成了真理。咱今天追求的就得比它更高、更深，那就得认识什么呢？那是人总结出来的一个经验、教训，那是一个谚语，那是人所认为的一个哲学，它不是真理。那就得追求一个更高、更深的东西，得追求真理，真理是什么呢？人生意义是什么呢？做人做事、看人看事。那你对这个人生意义怎么看？在世界上的人会怎么看呢？什么是人生意义呢？你有所作为，你有名利、地位了，这就是人生意义。人们一句话“你看人家”。来神家呢？不能再去“看人家”了。你要来了教会里边，你要让他们看着卫军都说“看人家领的一帮人”，这就完了，这就完了！因为这就成敌基督团伙了，你不能让他们说“看人家”，不能让他们仰望你领了一帮人。

“要追求更高、更深的东西”，更高、更深的东西是什么？刚才这是说世界上的那个追求，是吧？咱不能再追求这个哲学了，不能再追求人所想象的、仰望的这个东西了。更高、更深的东西，人生意义，人生意义就是什么？你不能根据你自己看“人怎么活着才有意义”，你是看名利、地位、前途，是吧？咱刚才交通说什么是人生意义？人生意义从哪儿领受呢？（从神领受。）得从神来领受，因为你是神造的，那

你就得看神的意思。那咱的人生怎么才有意义？你活出真正的人生意义来，你这个受造之物才能存活下来。咱以前交通过狗的例子，是吧？狗训练成了，活出一个警犬的样式了，它就活出来一个狗的意义了；训练不成，它就没有活出一个狗的意义来。那今天人也是一样的，你按着神的旨意活出来人生意义了，那你就有意义、有价值，那你就剩存下来了。追求更高的东西，不是追求满足肉体的东西。“要追求更高、更深的东西，追求能更深地、更纯洁地爱神”，追求更高、更深的东西，后边是追求更深地、更纯洁地爱神，一步步进深。刚开始是个大的方向，让你追求什么呀？你不要追求世界上的钱财、名利、地位，拉帮结伙、拉拢人，搞你自己的经营，这个不能追求了，应该追求人生意义。好了，那你说“我追求好好尽本分呀，我没有这些，我不搞这个拉帮结伙了”，虽然你不搞这个了，但是你里边还有什么？还有你的败坏性情、有你的掺杂。咱前面交通说了走敌基督道路的，还有人的败坏性情，败坏性情里边还有个掺杂，那就得咋呀？神要人更纯洁的爱，那你这个里边的掺杂就得取消了，你跑断腿、累断腰，你要啥呢？你从外边说“我是跟随神的，我是爱神的，我资格大大”，你所付出的这一切里边有个掺杂是什么？一个是，你想用这个作为一个筹码，作为一个交换；再一个就是，你还在人群中得着了一个什么？你得着了荣耀，你得着了一个冠冕。你不仅要在神那边得着神给你的，得着神的称许，你还要得着一个冠冕。你要得着冠冕，是不是你的掺杂？从外边看你是踏踏实实地去尽本分了，但你踏踏实实尽本分的时候有你的私心，你想让别人高看你。就像萧卫，“你不要在众人面前揭露我啊，你私底下揭露我啊，我好好尽本分。”这是不是他里面的一个掺杂？（嗯。）“更纯洁地爱神”，就是把这个掺杂取消了，成为一个纯洁的、圣洁的。“追求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把你这些掺杂全部取消了，刚开始取消的是什么？取消的是你的邪恶，接下来取消你的败坏，就是你的那个掺杂，把这些东西取消了以后才纯洁。那时你活出的就是纯洁的，你所做出来的一切完完全全就是为着神、向着神，就是荣耀神的名，你就是一个受造之物，你活出了神造你的目的、意义了，这就是啥呢？这就活出人生意义了。“追求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这才是彼得一样的人。”怎么看出来彼得对神的爱是纯洁的呢？他能爱神至极，能为神去倒钉十字架。

“你得注重自己能在积极方面主动地进入，别消极后退满足一时的安逸，却忽略了更深、更细、更实际的真理，你得具备实际的爱，得想方设法摆脱这堕落的生活，摆脱这无忧无虑畜生一样的生活，别把自己的一生当作玩具来玩耍。”“你得注重自己能在积极方面主动地进入”，咱积极了没有？什么是积极呀？就是神给你摆设环境，你能够主动地去寻求。你不要等待让别人对付你、解剖你，那就成被动的了。神兴起环境，当你碰壁的时候，你应该反省认识。好比说卫军这个事，你看见人家三个人的观点都和你不同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是不是该刹车了？“为什么他们的观点和我的观点都不同呢？我的观点是不是不对呢？我得寻求寻求，我的观点从哪儿来的？人家为什么要那么看呢？”“你得注重自己能在积极方面主动地进入，别消极后退满足一时的安逸，却忽略了更深、更细、更实际的真理”，神说过一句什么话呀？神说：“粗心的人哪！失去了多少的福气！”“你得具备实际的爱，得想方设法摆脱这堕落的生活，摆脱这无忧无虑畜生一样的生活”，你怎么走到这条路上的？你做事不寻求，神摆设环境和你说话，你还起来反抗，狂妄、自是，就和畜生一样。“别把自己的一生当作玩具来玩耍。”为什么说把自己的一生当作玩具来玩耍呢？人来到世上，神对每个人都是公义的，是吧？（嗯。）人来到世上是干啥呢？体验神的主宰安排。神给你机会，你体验神的主宰与安排。你这一生实际上就是从三十岁到六十岁，是吧？（嗯。）三十年来，前三十年人性不成熟，三十年以后，人性才成熟，等到了六十岁，基本上就完了。就这三十年，你这一生中在三十岁到六十岁的这三十年间如果你不抓紧时间，这就是你把你的一生当作玩具玩耍了。神是公义的，神不会给你再多的时间。（肖草：意思就是说，在每天的环境当中去经历、体验神的主宰，不经历、体验神的主宰，浑浑噩噩地混日子，就是畜生一样的生活。）这就是畜生一样的生活，白白流失了。神说神来拯救人这是破天荒的事，就拯救这一次，你幸运地来到了这儿，赶上神这一步作工，然后你在这个时间段再像猪一样的生活，过着畜生一般的生活，什么也得不着，你这是不是拿生命玩呢？是不是拿自己的一生当作玩具来玩耍呢？（是。）破天荒的，神拯救人就拯救一次，怎么看这个事呢？你今天能来到这儿，就不要说今天了，就说你的一生，你正好来到神作工的这个时间段，是多大的比例呢？几万分之一呢？说这话的意思就是，多珍贵呢！这六千年来，你是转了几次畜生再转

人，循环过来的，还是一直转人、转人，死去活来转过来的？这无意义的生活是怎么过来的？这六千年是怎么过来的？神是怎么说的？神说：“茫茫宇宙穹苍，多少生灵在繁衍生息，周而复始地在遵循着生命的规律，遵循着一个不变的法则。死去的人带走活着的人的故事，而活着的人又在重复着死去之人的历史悲剧。”（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人在神的经营中才能蒙拯救》）这个痛苦生活过了几千年。跟你说好像是讲故事呢，这是咱灵里边的经历，是吧？你今天好不容易碰上这个破天荒的机会，然后你再不当回事，把你这一生当作玩具来玩耍，你说这是多么可悲、可怜呢？你来这儿是多么幸运呢？你看全球有多少人，神的作工范围以点带面，你正好点中，你说你是多么幸运呢？你在这么幸运的事上不走正道，反过来你还搞独立王国，走敌基督道路，你说还说啥呢？没法说了。咱不说走敌基督道路吧，就说你不追求正道，不追求人生意义，这是多么冤枉的事，太冤了！你跟随神，跟随教会建造，跟随国度建造，最后作工结束以后啥也没得着。最后洪水一来，进了洪水里边了。应验了神的那句话，神说：“当山崩地裂之时，人才想起我说的话，此时人才在梦中被惊醒，但时候已到，人都被淹没在大水之中，尸首漂浮在水面之上。”你去应验这句话去了。神说有人在国度里边歌唱赞美、跳舞呢，你应验哪句话去呀？

“对每个有心志的爱神的人来说，没有得不着的真理，没有站不住的正义。”卫军，有没有这个心志？“对每个有心志的爱神的人来说，没有得不着的真理”，这话是不是有条件呀？（是。）“对每个有心志的爱神的人来说”，神成全的就是人的信心与心志。有心志，那就没有得不着的真理。但是你要是没有心志，那就没法说了，没有心志，就不可能得着真理。没有背叛罪、恨恶恶的一种心志，那你就不可能得着真理，什么也得不着。你看今天卫军刚来的时候说的那句话，我问他“有心志没心志？”“完了，化为灰烬了。”那他有心志没心志？（没有。）怎么说没心志啊？他失望了，“完了，全完了”。如果是有心志的人，会说什么话？有心志的人和没心志的人，表现出来一个什么区别？就像临到一场考试，同样都打了个五十二分不及格，有心志的人和没心志的人做法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没心志的人干啥去了？（退学。）退学呀。有心志的人呢？“我就是复读我也得复读呢。”咱信神呢？信神有心志的表现是什么？信神看到自己什么都不是了，看到自

己所作的是恶了，也就是看到自己该做什么了，只不过是你不愿意做而已。有心志的人就不能说那句话了，有心志的人说什么呀？有心志的人会说一句话，“失败是成功之母”。“没有得不着的真理，没有站不住的正义。”那你说，卫军实行真理难不难？卫军，难不难？（卫军：不难。）你是勉强地说不难呢？还是的确不难呢？（卫军：不难，的确不难。）不难，是吧？（卫军：嗯。）不难就不说了。有的人是“哎呀，我什么都知道呀，就是实行不了。”他觉得太难了，是吧？（嗯。）卫军在这儿说不难，不难就是你有心志，是吧？有心志，能实行。其实在我看来也不难，因为你这个还不属于剥夺，熬炼，你这个属于一种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你这个和人家亚伯拉罕献以撒不同，人家那个有做到、做不到一说，你是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你连这个都放不下的话就没法说了。（那就该化为灰烬了。）那就该真正的化为灰烬了，现在让你化为灰烬是让你的败坏性情化为灰烬。

“你的一生该怎样度过？该怎样爱神，以此来满足神心？这都是你一生中最大的事，你得有这心志、有这毅力，别做那没有骨头的弱者，你得学会经历有意义的人生。”那现在有路了吗？你的一生该怎么度过？咱刚才是不是说了这个话了？该怎么度过呢？卫军这个事，他是怎么走这个路的呀？满足自己的肉体，根据自己的喜好、观念做事。“你的一生该怎样度过？”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凭喜好办事、凭喜好尽本分、凭心情尽本分，这就是他原来走的路。那该怎么走呢？“你的一生该怎样度过？该怎样爱神，以此来满足神心？”该怎么样呢？（卫军：就是昨天交通的，把自己的过犯省察一遍，用相应的真理来解决过犯，做个诚实人。）这是一个追求蒙拯救的路。这儿说“你的一生该怎样度过？”在省察过犯上面再拔高，你省察你的过犯只是说你不犯罪了，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你做什么事情和神之间没有抵触了，在这儿又拔高了，“你的一生该怎样度过？”刚才说了你该怎样活出有意义的人生，你该问神。也就是说，在你的经历当中得有神的身影，你做什么事都得有依据，有神话的引领。就是说，没有神话不开口，没有神话不做事。“该怎样爱神，以此来满足神心？”你看彼得，神说：“彼得在最后最危险的时候曾逃跑过，当时他不明白神的心意，打算留下来作教会工作，后来耶稣就向他显现，耶稣说：‘难道还让我为你第二次

钉十字架吗？’他就赶紧顺服了……”（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人对神的要求太多》）耶稣和彼得说“难道还让我为你第二次钉十字架吗？”彼得还要说什么呢？彼得知道耶稣的意思了就赶紧顺服。“这都是你一生中最大的事，你得有这心志、有这毅力，别做那没有骨头的弱者，你得学会经历有意义的人生。”“这都是你一生中最大的事”，一生中最大的事是什么？做什么事得问问神。这个好做吧？一生中最大的事就是你做什么事都得问问神。你为什么要问神？就是为了要顺服神。信神就是为了顺服神，你做什么事都能问问神，你就能顺服神了。那你是不是活出人生的意义了？“这都是你一生中最大的事”，这简单不简单？（简单。）好做不好做？（好做。）最大的事就是做什么事问问神。“你得有这心志、有这毅力”，你光问了神，等于实行真理了吗？（不等于。）你问了神是知道神的意思了，明白神的心意了，可是你还有你的意思，你是有思想观点的，神的心意和你的思想观点要打架呀。打架的时候怎么呢？你得有心志背叛它，你得有毅力。（肖草：神话说光有圣灵作工不能成全人，有圣灵作工还得有人的配合。）就像保罗，保罗有没有圣灵作工呢？（有。）保罗有圣灵作工，但是他白白给了别人，他自己没有去实行，到最后他自己什么也没有得着。“你得有这心志、有这毅力，别做那没有骨头的弱者”，有好多人都是“哎呀，我什么都明白，就是实行不了。”因为什么？没骨头、没毅力。胖妞和龚竹在那边打架呢，谁也见不得谁，话都不能说。我一说“信神呢，你说你就连这点毅力都没有，这点心志都没有，怎么跟随神呢？”“我知道，知道。”我说“你流露的是什么性情？你怎么对待弟兄姊妹呢？你看保罗是怎么做的？彼得是怎么做的？保罗是贬低彼得，彼得是叫保罗‘弟兄’呢。你别管她对与错，你就不能叫她个‘姊妹’和她说说话？“我知道，但是我做不了。”四、五天了，不行，转不过来，话都不能说。就连这点心志都没有，这点心志、这点毅力、这点苦都受不了，那你还能受什么苦呢？这点苦都受不了！别人就是不尊重你了，你给他个尊重，你无非就是坐了个低凳子嘛，这都不行。“别做那没有骨头的弱者，你得学会经历有意义的人生。”我说“神给你摆设的这个功课还不好呀？这不就是操练让你坐低凳子呀，神让你做人做事、看人看事以神话为依据，以真理为准则，不管别人怎么对待你，你得活出个正常人性吧？”“我知道，知道。”啥都知道，就是不行，做不到。

“别应付自己，别愚弄自己，不知不觉一生消逝，你还会有这样的机会爱神吗？”“别应付自己，别愚弄自己”，什么是应付自己？神给你摆设环境，你不进入也不搭理，让环境白白地流失，愚弄自己。卫军走的这条路，这是不是愚弄、玩弄自己呢？（是。）“不知不觉一生消逝”，打打斗斗，时间就过了，看时间过得多快，都知道灾难一天比一天大，神作工随时结束，神作工结束的时候，你生命长了多少就是多少了，神是根据你最后时期是否能为神摆上来定你的结局，是吧？（嗯。）根据你最后时期所站的见证来定你的结局，你知道哪天是最后时期？“你还会有这样的机会爱神吗？人死后再来爱神，这可能吗？你得有彼得的心志、良心，得活着有意义，别玩弄自己！”“得活着有意义”，咱现在应该怎么活得有意义呀？预备善行，是吧？（嗯。）你把弟兄姊妹带到神面前，“我把几个人带到神面前了，把几个人带到神话里边了，把几个人带的让神话掌管他了。”而你是怎么活得有意义呢？“现在有五个人为我所用了，这五个人听我的话了。”你高兴不高兴？高兴、自喜。这就是愚昧，活在黑暗里边了，因活在黑暗中死亡，是不是这样死亡了？怎么抵挡神的都不知道。如果你能接受揭露解剖、能背叛自己的话，还能蒙拯救。如果你的本性就是邪恶的，就喜欢占有人、掌管人，就不放松，别人揭露你行不行呀？你还要与别人为敌呢。“得活着有意义”，你把他们带到神面前，一个是你预备了善行，一个是你救了人，你见证了神，这是不是有意义的人生？（是。）你投其所好，你用你的智慧把人引到了你面前，人听了你的话，你自己肉体里边得了点享受，但别人怎么看啊？没真理的人看你，“呀，你看人家……”是吧？（嗯。）有真理的人看呢？“唉！唉！神给了点聪明智慧没用到正道上。”“得活着有意义，别玩弄自己！作为一个追求神的人，你得慎重考虑对待自己的一生”，你一来到神家，你计划怎么呢？在神家打出来一片天地？这就是考虑你自己的一生。有多少人在神家追求做带领、追求当官呢，是吧？（嗯。）没有几个人是真情实意地想把一些人带到神面前，是吧？有没有人这样想的？不要说把人带到神面前了，他自己都没有说“我得走到神面前”，都想的是啥呢？这叫蹭这个大船呢，蹭着神的作工搞着个人的经营。都想的是个“蹭”，没有完全说自己归服在神面前，想过这事没有？（没有。）没有想过，是吧？（嗯。）就是咱昨天交通的一厢情愿，你只是想用一时的表现来骗取，你只想混个不死的结局，其他的再也不想

了。你觉得你的人生意义、神的心意等等这些不是你所想的范围。（没想过。）为什么没想过呢？和你的利益不挂钩，所以你就不想它，要是和你的利益挂钩，你看你想不想。（想。）“你得慎重考虑对待自己的一生，当如何把自己献给神，当如何信神信得更有意义，你既爱神，当如何爱得爱得更纯洁、更美、更善。”这些对咱来说好像有点太高了，是吧？你就没计划要爱神。不要说爱里面还更纯洁、更美、更善了，你就是带着掺杂、杂质你也没计划过要爱神，你只是想来神家骗取一个不死的结局，混个不死的结局就罢了，你还想咋呢？你还想在神家搞自己的产业、搞自己的经营。你说这一个台阶和一个台阶差了多少？“当如何把自己献给神”，事到如今，这个话你不想不行了，为什么？因为神定人结局是根据人所站的见证来定人的结局，所以说“当如何把自己献给神”，神看的是这个。（那怎么就是把自己献给神呢？）“当如何把自己献给神”，在你心里想的是什么呢？“当如何让神把恩典赐给我，你想从神那边捞、索取”，你没有说“我该如何把我献给神”，你是相反的。咱虽然说走到了今天，但你依然还在恩典时代，还是索求、还是勒索。今天神要的是见证，要什么见证呢？神要的是你的献上。也就是说，恩典时代的时候，耶稣说“拉撒路出来！”是吧？（嗯。）那作工结束了以后，神要得着一个什么样的果效呢？“‘拉撒路’回去！”你能回去，证明你顺服至死。你得胜过约伯，高过彼得。别到时候神说“‘拉撒路’回去！”“啊？”你必须得胜过死亡的辖制才行。所以“当如何把自己献给神”，现在你就要考虑了，你该怎样把自己献给神。也就是说，你现在得考虑好什么呢？神说“‘拉撒路’回去！”你得想着如何回答这个话，该如何去做。为什么呢？最后都要经过检验，神就检验你，看你是不是顺服。神怎么说的呀？神说：“熬炼的工作主要是成全人的信心，最后达到你要离开但又离不开，达到有些人在一丝希望也没有的时候还能有信心，达到人对自己的前途一点希望也没有了，这时神的熬炼才结束了，人还没达到死去活来那个地步，没尝到死味，这熬炼不结束。就效力者那步也没熬炼到尽头，约伯经受熬炼到了尽头，没有一点依靠，人必须都熬炼到那个地步，没有一点希望，没有一点依靠，这时才是真实的熬炼。在效力者时，你的心总安静在神面前，不管神怎么作，不管神在你身上的心意是什么，你总顺服神的安排，走到路终你就明白神所作的一切了。你经历约伯的试炼，同时也是经历彼得的试炼。约伯受试炼的时

候站住了见证，最终耶和华向他显现，他站住见证才有资格见神的面。”（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被成全的人都得经受熬炼》）“效力者那步也没熬炼到尽头，约伯经受熬炼到了尽头”，约伯那是熬到了万箭穿心，他还能荣耀神。等哪天神说“‘拉撒路’你回去吧”，然后“拉撒路”说“我荣耀、赞美神，我回去”，这才是个顺服，这才是个见证，神要的是见证。你计划了没有？（没有。）所以你现在就得计划计划。为什么呀？你看现在各种灾难都来了，没临到你的时候，理论和实际是两码事，虽然现在对咱来说谈得有点高，但你是必须要面临的。到试炼你的时候不是那一句话，不是说“‘拉撒路’你回去吧”，那是要干啥呢？（事实临及。）那个事实临及和我说的这个话不一样，那可能是让你临到一场疾病，让你奄奄一息，让你看到一种绝望，你求神呀，“神呀，快来救救我吧”。最终神是要让你见证神，你想过这些没有？没有吧？（嗯。）“我只想过怎么从神那边得着，我从来没想过给神。”（肖草：光想着自己每天把活儿干好，以后就能剩存下来。）就能得赏赐。这就是耶稣说的：“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太10:39）你该如何把你献给神？

198　当追求有意义的人生

1　人都要追求追求活出有意义的人生，别满足现状，要达到活出彼得形象，得具备彼得的认识、彼得的经历。要追求更高、更深的东西，追求能更深地、更纯洁地爱神，追求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这才是彼得一样的人。

2　你得注重自己能在积极方面主动地进入，别消极后退满足一时的安逸，却忽略了更深、更细、更实际的真理，你得具备实际的爱，得想方设法摆脱这堕落的生活，摆脱这无忧无虑畜生一样的生活，别把自己的一生当作玩具来玩耍。

3　对每个有心志的爱神的人来说，没有得不着的真理，没有站不住的正义。你的一生该怎样度过？该怎样爱神，以此来满足神心？这都是

你一生中最大的事，你得有这心志、有这毅力，别做那没有骨头的弱者，你得学会经历有意义的人生。

4　别应付自己，别愚弄自己，不知不觉一生消逝，你还会有这样的机会爱神吗？人死后再来爱神，这可能吗？你得有彼得的心志、良心，得活着有意义，别玩弄自己！作为一个追求神的人，你得慎重考虑对待自己的一生，当如何把自己献给神，当如何信神信得更有意义，你既爱神，当如何爱得爱得更纯洁、更美、更善。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彼得的经历——对刑罚、审判的认识》

28.一厢情愿完全是与神背道而驰

一厢情愿完全是与神背道而驰（一）

神说：“有一部分人不管临到什么事，只是凭着自己的头脑、小心眼儿在心里琢磨琢磨，丝毫够不上真理原则，也够不上聪明智慧，只是总结点教训，然后作出决定，‘以后再临到这类事，我可得小心，可得注意，哪些话不能说，哪些事不能做，哪类人得防备，哪类人得靠近’，这算不算经历啊？（不算。）那临到的这些不管是大事还是小情，人应该怎样经历，怎样面对它、深入它才能学到功课，才能在这些环境临到时明白一些真理，让自己的身量有所长进？多数人不琢磨这些事，是吧？（是。）那不琢磨这些事是不是寻求真理的人呢？是不是追求真理的人呢？（不是。）你们认为自己是不是追求真理的人？根据哪些事认为自己不是追求真理的人，又根据哪些事偶尔会觉得自己是追求真理的人？尽本分能吃点苦、付点代价，工作偶尔认真一下，或者见了恶人能躲避，或者能奉献点钱，或者为神花费能撇弃家庭、辞掉工作，能放弃学业、放弃婚姻，或者不随从世界潮流，等等，你们能做到这些的时候，是不是认为自己是追求真理的人、是真信的人？你们是不是这么认为的？（是。）那你们这么认为是根据什么？是不是根据神的话语、根据真理？（不是。）你们是一厢情愿，是自己定规的。偶尔能守点规条、守点规矩，有点好的人性表现，能忍耐、包容，外表谦卑、低调、不张扬、不嚣张，在神家的工作上能有一点儿负责任的心志或者心态时，就觉得自己可追求真理了，自己真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那这些表现到底算不算追求真理呢？（不算。）不算。这些外表的做法或者是行为表现，准确地说不是在追求真理。那人为什么总认为这些表现是在追求真理呢？为什么总认为自己是追求真理的人呢？（人的观念里觉得有一些付出、花费这就算是追求真理的表现，所以当自己在本分上付点代价、受点苦，就觉得自己是追求真理的人，但从来没有在这事上寻求过神话是怎么说的，神是怎么评判一个人是否追求真理的，所以就一直活在自己的观念想象里觉得自己挺好。）人的观念始终没有放下，定义自己是不是追求真理，在这个重大的事上始终是凭着自己的观念想象，凭着自己的一厢

情愿。为什么能这么做呢？是不是人这么想、这么做就心安理得了，不用为真正的追求真理付任何的代价，最终受益的还是自己？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人所谓的撇弃、受苦、付代价等等这些好的行为是人能够得上、能达到的，是吧？（是。）撇弃家庭、撇弃工作人容易达到，真正的追求真理、实行真理、按真理原则做事人不容易达到，够不上，即便是你明白了，你也很难背叛自己的想法、观念或者是败坏性情，很难坚持真理原则。你如果是追求真理的人，那你信神这些年为什么在各项真理上几乎没有长进呢？不管你是付代价也好，你是撇弃、放弃了什么也好，那最终达到的果效是不是追求真理、实行真理所达到的果效呢？不管你付了多少代价，不管你吃了多少苦，不管你撇弃了多少属肉体的东西，那你最终得着了什么？你得没得着真理啊？你在真理上有没有收获？你的生命进入有没有长进？你的败坏性情有没有变化？你对神有没有真实的顺服？咱不说顺服神这么深的功课、这么深的实行，就说最简单的一点，你撇弃一切、受苦付代价这么多年，你能不能维护神家的利益？尤其是当恶人作恶的时候，你是睁一眼闭一眼维护恶人的利益、保全你自己，还是站在神的一边维护神家的利益？你有没有按真理原则去实行？如果没有的话，那你的受苦付代价与保罗的受苦付代价一样，只是为了得福，都是徒劳，与保罗所说的该打的仗打完了、该跑的路跑完了，最终就等着得福了是一样的，没什么区别，那你就是在走保罗的路，不是在追求真理。你认为你撇弃花费、受苦付代价这是在实行真理，那你这些年明白了多少真理？有多少真理实际？你维护了多少神家利益？你在多少事上站在真理一边，站在神一边？你在做哪些事的时候因着有敬畏神的心没有作恶、没有随从己意？这些都是人应该明白、应该省察的。如果不省察这些，那人信的时间越长，尤其尽本分时间越长的人，就越觉得自己有功劳，肯定是蒙拯救了，是属神的人，如果哪天一旦被撤换了，被显明淘汰了，就说：‘我没有功劳还有苦劳，没有苦劳还有疲劳，神家就是看在我受苦付代价这么多年的份上也不应该撤换我，也不应该这么对待我，神家不应该卸磨杀驴。’如果你真是追求真理的人，你就不应该说这话。你如果是追求真理的人，神家的工作安排，你逐字逐句、踏踏实实地落实过几次？落实了多少？各项工作你跟进了多少？检查了多少？在你所负责的、所尽本分的范围之内，在你的素质、领受能力还有你明白真理的程度能达到的范围内，你到底尽上多少自己

的所能？尽好了哪些本分？预备了多少善行？这就是检验一个人是不是追求真理的标准。如果这些事做得都是一塌糊涂，没有任何的成果，那就证明这些年你是为了得福的盼望而受苦付代价，你不是在实行真理顺服神，你所做的一切就是为自己，就是为地位、为得福，并不是在遵行神的道。那你所做的到底是什么呢？这样的人最终是不是与保罗的结局一样？（是。）这些人都在走保罗的路，当然他们的结局也是保罗一样的结局。你别以为你信神了，你撇弃工作、撇弃家庭了，有的人甚至把年幼的儿女也撇下了，就觉得自己有功劳了。你没什么功劳，你就是个受造之物，你所做的一切是为你自己，都是应该的。如果不是为了得福，你能受苦付代价吗？你能撇家舍业吗？别把信神追求真理与受苦付代价、撇家舍业、为神花费画为等号，那是糊弄自己。”（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怎样追求真理（十八）》）

这话够通俗易懂了吧？神也不是第一次说这话了吧？（嗯。）书纪，看了这段话有什么想法？（书纪：人以受苦付代价、撇家舍业为资本，就认为自己是追求真理的人。神话早就说了，神不看人受苦多少，不看人资格老幼，不看人年岁大小，也不看人的可怜程度，而是看人有无真理。人不能根据神话看事，只是活在自己的一厢情愿里。）这个都清楚，是吧？（嗯。）书纪，你是今天看了这话以后才清楚了，还是原来就清楚呢？没有看这段话的时候，清楚不清楚？（书纪：以前你也交通过。）也就是说你以前也清楚，是吧？（书纪：以前也清楚。）那你走的路呢？你走的是清楚的路还是糊涂的路？书纪，你走的是什么路？你走的是一厢情愿的路还是根据神话走的路？（书纪：一厢情愿。）老吕呢？（老吕：一厢情愿。）就神所交通的这段话，咱以前是知道的，也是清楚的，我交通过，神也交通过，都是清晰的，但是你始终是一厢情愿的。你知道你走的那个路是错误的，但是你依然是一厢情愿的，对吧？（嗯。）王意，清晰不清晰？（王意：清晰。）那你这样走下去会有什么结果呢？老郝，这个清晰不清晰？（老郝：清晰。）以前清晰不清晰？（老郝：不清晰。）那你说说，什么时候清晰的？是看了神的交通以后清晰的？（老郝：嗯。）聪聪你呢？发发言。（聪聪：一样，都是一厢情愿。）那你能不能搞清楚一厢情愿和追求真理的区别在哪儿？你的一厢情愿是什么？追求真理是什么？（……）一厢情愿就是，你所认为

的这就是追求真理，那你所认为的那个追求真理是什么？一人一句总结一下。（王意：一时的忍耐。）（老吕：我自认为能离开家尽本分，能放弃家庭、放弃事业、放弃婚姻，放弃这一切就认为自己是追求真理的人。）你把自己放在追求真理的位置上，然后就看不起别人了，然后自己就按着自己认为的这个方向开始去追求了，等自己得不着真理的时候就谩骂神呀，等到时候神不要你了，你又说神不讲理了。咱先把这个大的方向搞清楚，也就是说你的一厢情愿是什么？你的一厢情愿和神所交通的一厢情愿是不是一样的？你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思想？然后正确的追求真理是什么？先把路清晰了，再看怎么走。你是计划还这样走下去，还是要改变自己的存心，另立心志呢？搞清了没有？什么是追求真理？（玻璃花：刚开始是只停留在外表做法上，只注重自己不说了，就是注重怎么说、怎么做，远离哪些人，靠近哪些人，就是在这些外表做法上。接下来就是有一种自是的性情，自以为是，就是一种一厢情愿，自以为自己走的是实行真理的路。其实和神对人的要求可以说是背道而驰，是按着自己的思维、自己的想象观念去走，走的是失败的道路、错误的道路，撇弃、花费、受苦付代价好像就成为资本了，觉得自己就能蒙拯救了。）这是人的一厢情愿，是吧？（玻璃花：嗯。）咱搞清楚什么是一厢情愿了，那究竟什么是追求真理？（老吕：我认为追求真理就是，从肉体的看事观点转到从神领受，这就是一个追求真理的表现。）（聪聪：不管做什么事，不随从肉体，从神话里边看事。）你们说的这只是一方面的表现，追求真理怎么能系统地体现出来？根据神话看事是不是就是追求真理？这是其中的一个表现，好比说，他今天为他自己说话呢，他说了一句神话，然后说“我根据神话看事……”你说他是不是追求真理？（不是。）这是他的一个表现。这是他一时的表现，那是不是他一贯的表现呢？如果他一贯的表现就是根据神话看事，那可以说他是追求真理，如果这只是他这一时的表现，那他里面是不是有其他的东西？

从宏观来说，从大的方向来说，你抵挡神是因着什么抵挡神的？咱刚才看了神话，先不说因着外表行为，因着那些败坏性情抵挡神，就是说你在跟随着神的同时又在抵挡着神，是因着什么而抵挡神的？（老郝：因着自己的一厢情愿。）就是因着一厢情愿而抵挡神的。那这个一厢情愿是个什么东西？一厢情愿就是用自己的认为，用自己认为好

的一些行为来衡量，自己给自己定了一个标准，“我撇弃了，我把年幼的儿女放在家里，我花费了，我受苦了，我忍耐包容了……”这些就是他的一厢情愿，他把这些当成是追求真理。咱刚才说了这些肯定不是追求真理，是吧？（嗯。）那你说这些为什么不是追求真理？（因为没有神话作根据。）（萧齐：和真理没关系，因为这些都是个人应该做的，这是本该做到的，和神对人的要求不挂钩。）这个你们说不清楚，是吧？（嗯。）那你们说说什么是追求真理？（书纪：临到事能维护神家利益。）那是一个方面。从宏观、从整体来看，什么是追求真理？什么是真理？（老郝：神话是这样说的：“你如果是追求真理的人，神家的工作安排，你逐字逐句、踏踏实实地落实过几次？落实了多少？各项工作你跟进了多少？检查了多少？在你所负责的、所尽本分的范围之内，在你的素质、领受能力还有你明白真理的程度能达到的范围内，你到底尽上多少自己的所能？尽好了哪些本分？”）这个是追求真理的表现，是吧？（嗯。）这是一个追求真理的表现，你看他是不是追求真理，从这些方面就能看出来，是吧？（嗯。）那根据这个你是不是就能对比出来、看出来了，神在这儿交通的时候，只是举例子说这就是检验一个人是不是追求真理的标准。那你应该给它概括起来、总结一下，区分开什么是追求真理，什么不是追求真理。刚才说了一个表现，跑断腿、累断腰是不是也花费了？（嗯。）这也是在各方面的工作上按工作安排求真求细了，这是不是也是花费了？（嗯。）同样都是花费了，那为什么一个是追求真理，一个不是追求真理？（玻璃花：一个是按照神的要求做的，这就是追求真理。）这是不是根本？（嗯。）一个是一厢情愿，是根据你自己的想象观念而做的，你的想象观念它不是真理，所以说，你就不是在追求真理。这个好理解，是吧？（嗯。）一个是根据工作安排的要求，在工作安排上用心、求真求细。那工作安排是从哪儿来的？工作安排是不是神家的要求？（是。）那你就是在神家的要求上边用心了，你所做的、你的出发点都是根据工作安排来的，是从神那边来的，这就是追求真理。还记得什么是真理吗？真理就是做人做事、看人看事、敬拜神的准则。你追求这个准则就是在追求真理。那你做人做事、看人看事能不能根据你自己的想象、你认为对的来呀？（不能。）所以说你那不是追求真理。那概括一下，这个追求真理是什么呢？打败撒但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忠心与顺服。）打败撒但靠的是忠心与顺服。那追求

真理和不追求真理是不是用这句话就概括了？打败撒但靠的是忠心与顺服，你忠心与顺服的对象是谁？你对神忠心、顺服了，你是时时事事处处想着神、念着神、为着神，这是不是追求真理？（是。）忠于神这是追求真理。你的那个不追求真理是什么呢？是一厢情愿。一厢情愿忠于的是谁？（自己。）你忠于的是自己。你忠于的是自己，你怎么能说成是追求真理？你信神忠于的是自己，你怎么不是作恶呢？宏观上知道了什么是追求真理，大的方向有了，那你不管做什么事就有实行的路途了。在这里神交通说："神家的工作安排，你逐字逐句、踏踏实实地落实过几次？落实了多少？各项工作你跟进了多少？检查了多少？"咱今天没有工作安排，那你在没有工作安排的情况下能不能追求真理？（能。）怎么追求真理呢？（萧齐：摸神的心意，按神的要求来。）王意，没有工作安排，你能不能追求真理？（王意：能。）怎么追求真理？（王意：一旦有了良心、理智、责任心，工作方面有问题也能看出来。）我刚才说打败撒但靠的是什么？（忠心与顺服。）没有工作安排，你能不能忠心、顺服？（能。）那也就是说没有工作安排，你能不能追求真理？（能。）怎么追求呢？就是在凡事上寻求神的心意，不用非得神给你下工作安排。在凡事上寻求神心意，这是不是追求真理？（是。）你寻求神心意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顺服神？不就是为了忠心？那咱在凡事上该怎么做呢？凡事上寻求神心意，打败撒但靠的是忠心与顺服，时时事事处处想着神、念着神、为着神，这是不是路？这是实行真理，是吧？（是。）那你一厢情愿是不是也是时时事事处处呢？（是。）你时时事事处处想着什么？（想的是个人的意思。）你一厢情愿是时时事事处处想着自己的前途命运，时时事事处处想与神搞交易，时时事事处处想欺骗、骗取，是不是这样呢？（是。）你所一厢情愿的那些东西是不是都是欺骗？（是。）你自认为的那些"我付代价了……"你付代价你是白白地付代价呢？你付代价是为了什么？（老吕：为了得福。）这是不是欺骗、骗取？把这两个方向搞清楚了，那你的路途是不是就清晰了？（老吕：是。人要敬畏神，能把这个得福的心取了的话就好走了。哪个人撇弃、花费不是为了得福，拿我来讲，我尽本分撇弃、花费、放下家庭也是为了得福。）那你得福的这个心能不能取了？（老吕：能取了，慢慢的恢复良心理智了，尽受造之物的本分就不求得福了。不管得福也好，受祸也好，都能尽受造之物的本分。）我问你能不能取

了得福的这个心？（老吕：能取了。）怎么取呢？（老吕：等良心理智恢复了就取了。）良心理智恢复了就取了？你等恢复了良心理智才取呢！是取了以后恢复良心理智呢？还是恢复了良心理智以后取呢？（老吕：吃喝神话多了，慢慢地明白真理了，尽受造之物的本分就行了。）你们说老吕说的这条路能不能走通？（聪聪：好像走不通。）（王意：不是好像走不通，就是走不通。）那王意呢，你说老吕说的这条路行不通，那你有没有路呢？你这得福的存心怎么就取了？你现在走到哪儿你就说哪儿，老吕走到这儿了，说把这个前途命运、得福的这些东西取缔了，这就好走了，是吧？有没有办法？（书纪：就是现在在本分上能尽上忠心，慢慢那一方面就放下了，基督就是这样交通的。）王意呢？我看看你们各自走的路是什么路。（王意：信神就是为了最后能剩存下来，就是为了最基本的这些，没有了这些……）那你说这条路就行不通嘛，王意在这里进了死胡同了，我问你说得福的心怎么取缔，你告诉我，剩存下来就取缔了。咱搞清楚咱现在讨论的话题，我是不是在和你讨论一条路呢？（是。）在你这儿老有个拦路虎。（老吕：对，老想得点什么。）老吕在这儿是说“恢复良心理智以后，得福的心就取了”，王意在那边说“能剩存下来以后，得福的心就取了”。萧齐怎么看呢？（萧齐：在追求认识神的过程中去经历、去体验，在认识神的过程中，慢慢的人的良心理智一点点恢复了，自然而然得福的心就没了，就取缔了。）（王意：现在没有一个正确对待的观点、态度。）也就是说咱现在还没有路，是吧？玻璃花有没有路？（玻璃花：追求蒙拯救、剩存下来不是奢侈欲望吗？）这不是奢侈欲望，我没有说这是奢侈欲望，我是说人要放下前途命运、奢侈欲望、得恩典的心，这个路怎么走。老吕刚才提到这个话题了，他说把得福的心取了就好走了。那这个得福的心怎么取？有没有路？（萧齐：先给自己定一个正确的方向。）谁还给自己定一个邪恶的方向呢？（玻璃花：能真实地顺服神摆布。）（聪聪：不管临到什么事，你别放下神给你的托付，别放弃神给你的本分。）

人都想追求真理，都想剩存下来，可我发现你们到现在都没有路。刚才老吕提了一条路，就是把前途命运放下就什么都好办了。神话里说得够清楚了，人为什么一厢情愿呢？人一厢情愿就是想欺骗神、就是想向神骗取。神就那么好欺？神就那么好骗？你想向神骗取、想欺骗

神，你不是在犯罪？那你该不该死？（该死。）你走一厢情愿这条路就该死！你只要不走一厢情愿这条路就能活，难不难？（不难。）神不给你前途命运了吗？不让你剩存下来了吗？神来作的是不是就是拯救的工作？是不是就是让你剩存下来？神就是让你活呢，可是你就偏偏不想活，这难不难？（不难。）明明告诉你一厢情愿是死路一条，国度是神的，进国度的这些标准是神来制定，你只有忠心与顺服，只有遵守、遵循，违背一点也不行。你是受造之物，你只有接受、顺服，别无选择，这个在道理上你懂吧？道理上你懂，但你偏偏还要怎么呢？你偏偏还要一厢情愿，还要修改神的行政。你修改了神的行政，你剩存不下来，反过来你还有怨言，然后你还在这儿说“我没路”，有没有路？（有。）那这条路是什么路？这条路就是你不为自己图谋。你不为自己图谋，还有一厢情愿吗？（没有了。）只要把自己献上，认命，就没有一厢情愿了。什么是认命呢？你是一个受造之物，你认命你是一个受造之物。这个认命不认命？我的意思就是：你是神造的，你认命吧，你不要和神争夺权柄，你没有真理，你建造不了国度。该不该认命？（该。）你认命吗？（大贫：来了这里就是认命了嘛，不认命来不了这里啊。）你认命为什么叫了个“大贫”？你和谁贫呢？（大贫：名字是人家起的，又不是我起的。）你是不是“大贫”？（大贫：是。）是人家给你起的，还是你就是“大贫”？（大贫：哎呀……）你真是“大贫”呀！大贫为什么叫大贫？是因为你对什么都不服，什么你都想贫一贫，所以叫你大贫。你对神给你安排的什么都接受不下来，所以你才是大贫。大贫，大家怎么评价你的呀？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是吧？人都看见你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你说在神看是什么？如果是一个正常的人，他会不会这样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呀？（正常人不会。）正常人应该是什么表现？正常的人在合情合理的情况下，在思维能理解的情况下，有正常的一个认知，那是阿们。在自己不理解的情况下，就是作为一个人对神给摆设的环境理解不了，觉得神作得太深奥了，那应该是彼得说的话，“神的作工太智慧了，我看不透，神就是把我当玩物耍我何不乐意呢？因为神是造物的主。”彼得和神贫了没有？你看人家谁贫了？有没有和神贫的？只要你敢贫，就是什么呢？咱刚才说的主题是什么？（不认命。）只要你敢贫就是不认命。你作为一个信神的人，首先你得认命。你说你作为一个信神的人你都不认命，你还信什么神？信神的第一件事是不是就得

认命呢？（嗯。）你如果老觉得自己命苦，那你还是信神的吗？你就不是信神的。你老觉得神给你周围摆设的这些人事物不合适，你总是忠于你自己的意思，你认命吗？（不认命。）因为你连“神主宰万物”这个信神的基本条件都没有接受了。

回到刚才说的那个话题。这条路好走不好走？（老吕：弟兄刚才说的是，你要是认命你是受造之物，就好走；你要是不认命你是受造之物，就不好走。认命你是受造之物，你就能任神摆布。）你承认你是受造之物，你就不要有自己的奢侈欲望。神给你摆设什么样的环境，你只管去经历、去领受。刚才说了一个主题，说了一条路，这条路是什么？（书纪：忠心、顺服、认命。）（老吕：关键是人凭着撒但的生存法则“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活着，为己利己，这就是撒但的哲学法则。）你看，老吕又跑到哪了？我给你交通的是这条路在哪儿，你告诉我的是悬崖在哪儿，你非得跳崖呢。用不用找悬崖？（不用。）我刚才给你交通了什么？刚才给你说清楚了怎么解决追求得福的存心，说你这个前途命运总挂在心上，那你怎么放下这个前途命运呢？刚才说了一方面是认命，再一方面呢？（忠心与顺服。）忠心与顺服和认命是一回事。再一个也是与这些相连、相关的，是什么呀？（玻璃花：把自己真正放在受造之物的位置上，任神摆布。）这还是认命。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你得有个认知，得提高你的认知。你是受造之物，你主宰不了你的命运，你掌管不了你自己的过去，你连你自己的未来都不知道。你连自己的未来都不知道，你还想掌管，你能掌管得了吗？你掌管不了，你还一厢情愿，那你还有归宿吗？你要掌管，那就没有归宿。你要想有归宿，要想剩存下来，就得把你自己交给神让神掌管，那这个问题是不是解决了？（嗯。）你要想有前途命运，那就得让神掌管你，你自己掌管那是没有前途可言的。说到这里，再返回来说，什么是追求真理呢？（老吕：先扭转看事观点，从肉体看事转到从神话看事。）咱们得切合实际，不能再从理论上来说了，得把理论带到实际生活当中。原来你是一厢情愿，是凭想象做事，你是在搞欺骗。你搞欺骗，注定你没有归宿。如果你对神是忠心与顺服，你是时时事事处处想着神、念着神、为着神，把你交给神，这是什么？这就是在追求真理。你走这条追求真理的路了，那你得着的就是生命。这个理论上通了吧？（嗯。）这个理论也能结合实际吧？能不能

放下你的前途命运？你的前途命运，这个观念想象深深地刻在自己的脑海里边，成了什么？凝固了的历史，固化在里边了，几十年了，神交通了多少，你这个观念想象始终不动摇。简单来说，你对神的话基本上是信不来的，你话是这么说的，可没有一件事是这么做的，理论讲得高，没有一点实际。所以说，你没有落实到实际中，你什么也得不到。刚才交通了多少，一问你们，你们还是凭自己的想象一厢情愿，这是公认了的，是吧？（嗯。）我就想不通，你为什么一厢情愿呢？明知道的事情，为什么要一厢情愿？（王意：就像神这里说的，“人的观念始终没有放下，定义自己是不是追求真理，在这个重大的事上始终是凭着自己的观念想象，凭着自己的一厢情愿。为什么能这么做呢？是不是人这么想、这么做就心安理得了，不用为真正的追求真理付任何的代价，最终受益的还是自己？”）看了这句话怎么想的？（王意：就觉得这个一厢情愿严重呢。）你的一厢情愿为什么就这么严重呢？为什么一直是一厢情愿呢？（书纪：不知道这个危险后果，不知道这是欺骗神。）书纪，现在知道了？（书纪：现在知道是欺骗神。）（王意：知道，但是没把这个当回事。当一个事情出现的时候，这个认知它也就不存在了。）咱一聚会，你一坐在这儿，你就是“知道了”，是吧？你去外边一尽本分就不知道了。这是什么问题？（王意：就不把这当回事。）这是不是时时事事处处心里没有神？（嗯。）那你说这话是不是老生常谈了？

“你如果是追求真理的人，那你信神这些年为什么在各项真理上几乎没有长进呢？”你认为自己是追求真理的人，那你信神这些年为什么在各项真理上没有长进？有没有长进？（没有。）你就没有走过追求真理这条路。“不管你是付代价也好，你是撇弃、放弃了什么也好，那最终达到的果效是不是追求真理、实行真理所达到的果效呢？”不管你撇弃了多少、付出了多少，神怎么看呢？为什么撇弃了多少都不行呢？萧齐干活儿卖命呢，“我干活儿卖命为什么还不行呢？”（萧齐：因为是个人的一厢情愿。）为什么说花费了、撇弃了、献上了不行？（萧齐：神要的不是人能受多少苦，而是人能活出多少真理。）你是从理论上答的，根本原因在哪儿呢？为什么你撇弃、花费不行呢？那为什么实行真理的人撇弃、花费就行呢？实行真理的人撇弃、花费和不实行真理的人撇弃、花费一样不一样？（不一样。）（萧齐：一个是欺

骗，一个是尽受造之物的本分。）从外表看着一样不一样？（一样的。）那不一样在哪儿？（萧齐：一个是忠于神，一个是忠于自己，忠于的不一样。）一个是忠于神，一个是为自己，也不完全吧？他们都撇弃、花费了，这个是一样的，是吧？一个撇弃、花费是实行真理，一个撇弃、花费就是作恶。那为什么说有的人撇弃、花费是在实行真理呢？因为你不追求真理，你撇弃、花费的那些东西神不悦纳。虽然你作的工作是一样的，但是神不悦纳。神不悦纳，那你作的就是恶。如果你所追求的是真理，神悦纳你，那你所作的就有意义、有价值，神就纪念。那为什么一个是神悦纳的，一个是神不悦纳的？神是一切正面事物的象征，你的撇弃、花费里带着存心、带着掺杂、带着欺骗，神悦纳你吗？（神不悦纳。）因为你是骗子呀！追求真理的那个人呢？（书纪：人家对神有忠心、顺服。）追求真理的人，一方面是他有忠心与顺服，另一方面，他是追求活出一个人该有的人样，是正面事物，所以神就悦纳，神就让他存留下来。邪恶事物将不复存在，你欺骗，神就让你不复存在，所以在作工的时候，顶多是让你效个力，借着你的恩赐效个力，你用恩赐事奉神是撒但送来的礼品，你送来了礼品，等神的工作作完了，一脚把你踢出去。就像保罗，保罗跑了半个欧洲，神也不悦纳他。因为什么不悦纳他？就因为他与神搞交易。他与神搞交易的这个心太邪恶，他不是在尽受造之物的本分，他是在搞交易。同样作一个工作，同样做一件事，而且做出来的效果是一样的，但是你的这种思想是邪恶的，神不悦纳。现在搞清楚了吗？什么是追求真理？什么是不追求真理？什么是作恶的？什么才与你的前途有关系？你要想追求蒙拯救、追求剩存下来，该怎么走？也就是说，你在尽本分、做事的时候，该不该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企图？（不应该。）不能有自己的企图，那就是完成一个受造之物的功用。有自己的企图，那就是撒但的差役。咱的一厢情愿太严重了！

“不管你是付代价也好，你是撇弃、放弃了什么也好，那最终达到的果效是不是追求真理、实行真理所达到的果效呢？不管你付了多少代价，不管你吃了多少苦，不管你撇弃了多少属肉体的东西，那你最终得着了什么？你得没得着真理啊？”“你最终得着了什么？你得没得着真理啊？”这就是一个衡量，是吧？“不管你付了多少代价”，咱们在这儿的都是付代价的，是吧？你付了多少代价？撇弃了多少？最终达到

的果效是什么呢？最终有没有得着东西？得着什么了？你平时是不是追求真理的，是不是根据你得着的就能看出来、就能衡量出来呢？（嗯。）你得着了什么？老吕得着了什么？说一说。（老吕：认识自己没实际，信神多年没有多少认识。）这是你得着的，是吧？（老吕：嗯。）王意得着什么了？（王意：就是有一些字面的理解认识，但是说实话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得着。就是刚才说的，看似外表撇弃了一些东西，但是内在的变化、认识根本没有。）咱一说得着什么了，你们是不是不知道得着什么了？该得着什么呢？（该得着真理呢。）该得着什么真理呢？聪聪，你得着了没有？你得着什么了？（聪聪：不再一厢情愿，不再为自己的肉体考虑了。）不一厢情愿了？（聪聪：嗯。）你什么时候不一厢情愿了？现在还是昨天？（聪聪：现在。从交通了之后不再一厢情愿了。）你这是不是欺骗别人、欺骗自己？我问你，你这几年撇弃了多少以后得着什么了，你说“我今天得着了”。萧齐得着什么了？（萧齐：看见自己以前走的路不对，就是搞交易。）这是不是你得着的？这叫不叫得着？这叫看见。你看见了，不是得着的。（王意：得着的话就能活出来。）你得着的是真理，你看见的是什么？你看见的是你的邪恶。那咱得着的应该是什么内容？就拿王意来说，王意应该得着什么？王意经过这几年应该得着什么？摩西在旷野待了四十年，他得着了没有？（得着了。）得着什么了？（书纪：会做人。）知道该怎么做人了，是吧？（嗯。）这就是得着。你在这儿撇弃、花费几年了，你会做人了吗？你首先得着的是你会做人了。大贫来这里尽了三年本分以后，会做人了吗？“我不贫了，我不是大贫了，我不贫嘴，我凭真理做人了。”王意，你得着了没有？（王意：没有。）咱来这儿尽本分几年了，没有得着，反而是什么？（变本加厉。）这叫什么？显明了，变本加厉了。因着一厢情愿而变本加厉，因着一厢情愿而被显明，因着一厢情愿被审判、被定罪，甚至被咒诅。这就是你这几年的撇弃所得着的，这就是你不追求真理所得着的。老吕，你得着什么了？（老吕：我得了点做人的知识。）老吕得着了点做人的“知识”。萧齐，他得着了吗？（萧齐：没有。）老吕也稍微有一点得着，但根本的没得着。老吕，为什么说你根本的没得着呢？因为你的致命处没解决。你尽本分多年，撇弃了多少，你应该把致命处先解决了。老吕的致命处是什么？（聪聪：他的拳头、地位心太重。）（书记：高举自己。）拳头、地位心，总是高举、见证

自己。老吕，这几年来，我一直给你叫“驴总、驴总”，为什么叫你驴总呢？是不是专门把你踩下去让你成人呢？咱是一个受造之物，不能见证自己，可你老想要见证一下自己。所以说，你应该把你的致命处解决了，学会做人了，不见证自己了，这就算得着真理了。王意呢？王意得着什么了？（王意：……）其实每个人都得着了一些，但得着的不是真理，而是得着资本了，得着狂妄性情了，敢叫嚣了。

一厢情愿完全是与神背道而驰（二）

“有一部分人不管临到什么事，只是凭着自己的头脑、小心眼儿在心里琢磨琢磨，丝毫够不上真理原则”，怎么是小心眼儿呢？勾心斗角，老想彰显自己，贬低别人，这是不是小心眼儿？“只是凭着自己的头脑、小心眼儿在心里琢磨琢磨，丝毫够不上真理原则”，要么就是搞欺骗，“我不说了，我克制、控制”，一时的忍耐、忍让，这是不是都是欺骗？（是。）小心眼儿，能不能够得上真理？（够不上。）控制、克制，够不上真理，那是一个假象。“丝毫够不上真理原则，也够不上聪明智慧”，你想控制、克制，那是学得诡诈了，学得会欺骗了，不是用真理解决问题，而是用一种诡计来欺骗，这个不用举例吧？“只是总结点教训，然后作出决定，‘以后再临到这类事，我可得小心，可得注意，哪些话不能说，哪些事不能做，哪类人得防备，哪类人得靠近’”，这是不是每一个人临到功课时的这种看事观点呀？（嗯。）“以后再临到这类事，我可得小心，可得注意，哪些话不能说，哪些事不能做，哪类人得防备，哪类人得靠近”，神说到你心坎上了，这是不是小心眼儿？凭你自己的头脑，你临到环境应该怎么呢？过后应该总结点教训？应该是什么反应？（王意：看自己做事的存心、实质是什么。）“只是总结点教训”，你还记得祭司弟兄交通的敌基督吗？遇事把他显明了，修理对付他了，或者揭露解剖他，又或者是处理他了，他怎么了呀？他在那儿哭呢，祭司弟兄说他那是鳄鱼的眼泪，他哭什么呢？（书纪：“这个事可不该这样做，一时大意，说了这话，做了这事。”）“我以后做事可得小心点，我要做事不能让张三看见，不能让李四听见，我可得小心点，这次我可不该这样做事。”他是后悔不应该做这个事，不应该让谁知道，不应该说出哪句话。他进了什么里面了？他进了这个事里面了，他没有去认识什么？他做这件事有什么存心？他是为了谁做这件事的？他做这件事的存心目的是什么？他流露出来的是什么？他彰显的是谁？他懊悔了没有？指责自己了没有？他没有懊悔、没有指责。那你在尽本分的过程中犯了错以后，有没有这些表现？王意，你犯了错以后有什么反应？（王意：不想暴露，不想让人知道。）不想让人知道，“我可得小心点，能掩盖就尽力掩盖”。就像王意把一个东西弄坏了，给我拍了张照片，说“这东西不知道是怎

么了，就坏了。”把我纳闷的，我说这好好的怎么就坏了呢？怎么就能成了这样呢？最后王意说、说、说，才和我说他怎么操作了一下。我说“你这么操作一下怎么能成这样呢？”最后说、说、说，才和我说“我这样操作完又那样操作了一下”。你直接说就行了，还迷惑一下我，告我说“不知道什么原因，那边还死了几只麻雀。”什么意思？（迷惑、误导你呢。）他的言外之意就是“可能麻雀飞得给弄坏了。”和王意有没有关系？（没有。）他还和我说什么呢？“那个东西有什么什么问题，现在没有之前好了，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这个东西坏了的？”（王意：我没有说这个东西坏了。）是啊，这就是你的“聪明智慧”。你没有告我说这个东西是因为你操作不当弄坏了，而是说这东西就没之前好了，它是什么什么原因才坏的。我就想你说的这些原因，这也不应该是你说的这种原因呀，按你说的它坏了应该有自然损坏了的痕迹呀，在照片上我也看不见，我回去一看，这明显的就是人为损坏的，就不是你说的那个原因。王意，怎么想的？以后临到这类事怎么办呀？“我可得小心点了，我以后不弄了，让杨皮弄吧。”王意临到这个事的时候只是想逃避躲藏，就是想着怎么能不让人发现。

“以后再临到这类事，我可得小心，可得注意，哪些话不能说，哪些事不能做，哪类人得防备，哪类人得靠近”，这是在干什么呢？经过尽这些本分以后，学会了什么呢？学会了“做人的道理”了。这个学会了“做人的道理”，这是带引号的。学会了什么呢？学得更圆滑了，更有了处事哲学了。本应该借着这个事学得怎么呀？（做诚实人。）（懊悔。）这一件事应该是唤醒你的良心理智，该不该唤醒你的良心理智呢？“我为神家尽本分，尽的是什么呢？刷一个锅打一个碗，我不应该选择逃避，应该是担当、承担，这个事是我造成的。”王意，你还不如萧铭呢，萧铭给神家买东西，让人给坑了，亏了钱了，人家还过来安慰我一下，“没事，我得给神家把这些亏了的钱弄回来。我怎么怎么做就把这个亏了的钱弄回来了，没事。”为了挽回这些亏了的钱他想着怎么做，结果没挽回又亏钱了。他为什么能做成这样呢？有句话怎么说的？急火攻心，着急上火，着急地想把这个亏了的钱给弥补回来，结果没做好。咱说这个不是要说这个事，而是从这里面能看见，他最起码还知道得弥补一下。王意，咱里面有没有这个心呢？“我闯下这个祸了，我该怎么弥补一下？我该怎么赔偿一下？我该怎么承担一下？不

管怎么样，我该不该担当呢？”按世上的话来说，“我是不是该负荆请罪呢？”想了没有？（王意：想赔这个钱嘛，我心里想，等这段时间忙完了，我回去打两天工，把这个钱赔上，这个事情我也没有跟别人说，但我心里是这么想的。）“我回去打两天工，把这个东西赔了，以后有这种事情我得少干。”王意，下回有这种事你还干不干？（王意：那段时间肯定有想法，因为玻璃花跟我不止一次地说这个事情，我心里也难受，所以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怎么想的？（王意：就是赶紧把这个钱还上。）（萧齐：我听王意这话的意思是逼得他去打工呢。）书纪，你想到什么了呢？（书纪：他还在这个事儿里面，就是刚才说的祭司弟兄交通的鳄鱼的眼泪，敌基督他就在事儿里面钻着呢，而不是认识自己的性情。萧铭给神家带来损失了，有懊悔的心，还知道怎么弥补，他有悔改的这些表现。王意，你尽本分就是没操心，造成了这么大的亏损，应该想着以后干活儿的时候就得操心，不能那么冲动，不能大大乎乎了。）（萧齐：应该想着下次该怎么小心谨慎地做。）我为什么要说这话？（书纪：因为出了这个事儿以后，他没有担当。就像他说的“不知道怎么弄的”，他都没有直接说因为什么弄成这样了，这本来就是一种欺骗。）你看神话怎么说的，“以后再临到这类事，我可得小心，可得注意，哪些话不能说，哪些事不能做，哪类人得防备，哪类人得靠近”。王意考虑的是什么？（自己的名誉。）他考虑的是自己的脸面、名誉，还考虑自己怎么能安全撤退，他考虑神家利益了没有？考虑做人的原则了没有？（没有。）“这算不算经历啊？（不算。）那临到的这些不管是大事还是小情，人应该怎样经历，怎样面对它、深入它才能学到功课，才能在这些环境临到时明白一些真理，让自己的身量有所长进？”让你临到这些环境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自己的身量有长进，这就学到功课了。“怎样面对它、深入它才能学到功课，才能在这些环境临到时明白一些真理，让自己的身量有所长进？多数人不琢磨这些事，是吧？”王意琢磨了没有？（没有。）也不琢磨这些事。那应该怎么琢磨？应该琢磨些什么事呢？一方面是在做事上，要提高咱的技术水平；一方面是要认识咱自己的败坏性情。咱的技术水平怎么提高？咱琢磨了没有？咱只是在里面找一个客观因素、客观原因，找着自己的失误了没有？咱对这方面的知识熟悉多少、了解多少？具体该怎么做？这些深研究了没有？我说了这些话，你说要去外面挣些钱赔这个东西，我是不是让你索赔

呢？（聪聪：不是，起码得有一个担当。）我为什么要提起这件事，把这件事说出来呢？而且我还说萧铭还知道弥补一下，我为什么说这些话呢？我的意思就是说，王意就没有这个弥补的心，是吧？（嗯。）

我为什么说他没有弥补的心呢？王意听了这话，心里是不是有个想法？“我还得在你面前说一说、汇报汇报，说一下我计划怎么怎么挣钱，给你赔偿一下。”需要不需要？（不需要。）那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是在王意身上没看见什么？（懊悔。）没看见他惭愧、羞耻、难受、愧对。从什么上面看出他没有惭愧、羞耻、难受、愧对呢？神说：“他不会因为神家的利益受到亏损掉一滴眼泪，难过一秒钟，他没有任何的自责，没有任何的难过、痛苦……”给神家造成了那么大的亏损，没有一点自责的心，没有一点悔改的心。王意有一个什么败坏性情？一般人都有，就是刷存在感，一种狂妄。我以前就说过吧？王意，你还记得吗？（王意：……）狂妄，刷存在感这里边有个什么呢？今天给你交通了，主要是有两个，一个是一厢情愿，一个是什么呢？追求真理和不追求真理的区别是什么？（书纪：追求真理是时时事事处处想着神、为着神，不追求真理是一厢情愿为自己，为自己的肉体。）他的一厢情愿表现出来的就是想用一种做法、行为来搞交易、搞欺骗，追求真理却不是看你的行为表现，而是要看支配你行为表现的动机、存心，也就是说不是看你的行为，主要是看你这个行为的背后是什么支配的。根据神交通的来说，追求真理的人他能够根据工作安排里面的要求求真求细，根据工作安排下达的求真求细地去做。他这样做的存心是什么呢？他是要按照工作安排实行，得落实工作安排，得看看神话怎么说，得根据神话去走。他的存心是顺服神，他的存心是美与善。也就是不看你外表行为，而是看你的存心是什么。咱在做这件事的时候，神看你的存心是什么，你的存心是一厢情愿，你是为了显露自己，还是为了把这个本分尽好？这是不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呀？那你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你的动机是什么？就像萧齐那次开车过一个渠，“这个渠我过还是不过？我如果不过，别人会小看我，我要是过了，别人会高看我。”这就是刷存在感，其实就是一个意思。萧齐那时候只是寻求让别人高看他，而不是寻求“我怎么维护神家利益，我得以安全为准则、原则”。他那个时候是冒着生命危险，他

连他的生命也搭上了，他不管车坏不坏，会不会翻，他顾不上管那些事了。那王意干这件事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一样的？那天干活为什么能把那个东西弄坏呢？这就是要刷存在感，“你让我安排呢，我要一鸣惊人，这边的活儿我安排好了，干好了，那边的活儿我也安排好，干好了。”完全就是做给人看的。为什么说是做给人看呢？王意那天所表演的就和咱以前交通的他是什么呀？（老吕：膨大素。）膨大素，是吧？这就是神话里说的，是一时的撇弃、一时的付出。如果你一贯是这样做的，那就又不一样了。王意这个可不可以说是一时的呀？（可以。）是一时的，你做出来的这是外表的一种假象，你是想刷存在感，在人面前有地位、名誉，让人看王意所安排的，看王意所做的，让人竖大拇指。还有萧齐开车过那个渠，有人说“人家胆大，要让我开过去，我可不敢”。萧齐有那个想法，后面还有人在吹捧。王意是只管刷存在感，他是干这方面工作的，他最清楚这个东西的原理，这个东西超负荷了，那必然是要坏的。王意，从这个东西损坏的时候，咱是不是就应该内疚、惭愧、难受呢？王意，你放在心上了没有？（王意：放在心上了。）你说放在心上了，是这件事放在你心上了，还是一种内疚、惭愧放在你心上了？（王意：惭愧、内疚。）我觉得即使你是放在心上了，也没有起到作用。我为什么说没有起到作用呢？如果你真能放在心上，如果起到了作用，你以后做事就小心了，以后做事就不敢这样了。为什么呢？一方面你已经把这个事作为教训了；另一方面咱是信神的人，咱能看到神回击人的观念，神对付人是有办法的，神对付人的狂妄性情是有办法的。你刷存在感，你想显露，咱一再地交通“膨大素”，当出现这些事情以后，你再临到事的时候，咱是不是该小心谨慎了？咱小心谨慎了没有？从这件事情里边看，咱并没有达到小心谨慎。第一个，没有达到小心谨慎；第二个，没有担当、没有承担。为什么说没有担当、承担？一说到担当、承担，咱就认为是把这个损失承担起来，赔了钱，就算承担。咱在这儿不说承担，而是说担当。担当是说你自己应该担的，必须担的；承担是种任务、责任。你应该是担当起来，不应该是承担起来。还有就是从一个什么表现看呢？别人损坏了一个东西，王意你是有态度的，看见你是维护神家利益的。他们把车上面的把手拽断了，你也和我说了，你是有一个明确的态度观点，是有恨恶的。可是临到自己做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你对自己的恨恶。王意，我为什么说没有看到你对自己的

恨恶？（王意：……）大贫，你能看到他对自己的恨恶吗？（大贫：看不见。）书纪呢？（书纪：看不见。）你为什么看不见他对自己的一种恨恶呢？如果对自己有恨恶，首先是低下了昂贵的头，抬不起头了，感到羞耻，感到丑，“看我做的什么事？我还说人家张三、说人家李四，别说张三、李四了，我连王五都不如。”抬不起头了，也就是看见自己是地狱之子了。“我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我做的是什么呢？”抬不起头了。我为什么说没有看到王意对自己的恨恶呢？就是根据他的言行举止，我看见他没有低下昂贵的头。就像圣经中记载的，有人要拿起石头砸死一个妓女，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约8:7）这也就是主耶稣说的那句话，“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太7:4）你可以容得下自己眼中的梁木，容不下别人眼里的一根刺。王意能理解这个话吗？（王意：嗯。）要想蒙拯救，必须有两个感觉，羞耻感和敬畏感。如果你里边有羞耻、懊悔的话，你对弟兄姊妹就没有看不起的感觉了，因为你看见自己是地狱之子，什么都不是。从外边说是低调了，实际上这个低调不是说外表表演出来的低调，而是从内心里认识到自己什么都不是。咱在这里不是专业人士，一方面是你没有这个技术，咱低调了；再一方面，即使咱有这个技术，咱今天信神了，在这里不是在世上，不是要你的专业技术，不是要专业人才，神要的是你有无真理。即使说你有技术，有什么，都不能成为你炫耀的资本，不是你炫耀的资本。可你是活到一厢情愿里了，你把这些东西当成了资本。

“你们认为自己是不是追求真理的人？根据哪些事认为自己不是追求真理的人，又根据哪些事偶尔会觉得自己是追求真理的人？尽本分能吃点苦、付点代价，工作偶尔认真一下，或者见了恶人能躲避，或者能奉献点钱，或者为神花费能撇弃家庭、辞掉工作，能放弃学业、放弃婚姻，或者不随从世界潮流，等等，你们能做到这些的时候，是不是认为自己是追求真理的人、是真信的人？你们是不是这么认为的？”根据神话来看，咱都清楚了，咱不是追求真理的人，可是咱还又都活在神说的这个情形里面。“那你们这么认为是根据什么？是不是根据神的话语、根据真理？（不是。）你们是一厢情愿，是自己定规的。偶尔能守点规条、守点规矩，有点好的人性表现，能忍耐、包容，外表谦

卑、低调、不张扬、不嚣张，在神家的工作上能有一点儿负责任的心志或者心态时，就觉得自己可追求真理了，自己真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那这些表现到底算不算追求真理呢？”老吕看了这些话清楚了吗？（老吕：清楚了。）王意还记得那天咱交通的茅梁木吗？我说什么了？还记得吗？（王意：我得能放下自己，不能狂妄，能降卑下来，能低调点。）我为什么这么说呢？（王意：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神摆设的环境当中顺服下来。）我那天说如果你做不了茅梁木，你就不可能做柱子，更不可能做大梁，是吧？（王意：嗯。）那做茅梁木和做大梁有什么关系？老郝，有什么关系？（老郝：就是说人要想做大梁，必须得经得住所有人的监督，所有人的踩踏，能在神摆设的环境当中，真正地认识自己，才可以有担当。如果说连众人的一些有掺杂的话语，或者是攻击都承受不了，那就做不了大梁。）茅梁木就是说人活在败坏性情里边，用你自己的看事观点来看事的话，神所作的一切都不符合你的观点。神是主宰者，你仅仅是一个演员，神在你周围给你主宰安排一些环境，你只有什么？（接受顺服。）只有接受顺服，别无选择。而且是在你接受顺服的时候，从这里边经历、体验神的作工，经历神的话，从经历之中看见神。什么是经历、体验神的作工、神的说话呢？什么是信神？（神说：“真正的‘信神’的含义是人能在相信神是万物的主宰的基础上来经历神的说话，经历神的作工，达到脱去败坏性情满足神的心意以及达到认识神，这样的历程才叫信神。”相信神是万物的主宰的基础上，这是最根本的，这是必须的。相信神是万物的主宰的基础上，不管神给你摆设什么样的人事物，首先说这是神的主宰。在神主宰万物的时候，你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观点？约伯，临到他的是什么？强盗、土匪。约伯讲理去了吗？（没有。）在世人眼里，约伯是谁啊？当时在东方人中被称为圣人，用世人的话说是相当有威望的人。这么一个人，强盗看不看他是什么人？强盗把他的东西抢了，还把他的仆人杀了。在人来看够欺负他了，强盗给不给约伯面子？（不给。）强盗连他的仆人都给杀了，不给他面子。那约伯干什么了呢？反击了没有？（书纪：没有。）那这样来看就是强盗都欺负他。我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这是说约伯，如果要是其他人呢？行不行？（不行。）肯定接受不了，是吧？（嗯。）那要干什么呢？（反抗，肯定要夺回来。）如果你夺了、抢了，这还叫不叫顺服？（不叫。）这就不叫顺服了。人被撒但败坏以后就活在一个

败坏性情里，活在败坏性情里边看事，把所有不合你观念的东西，不是你一厢情愿的东西，都认为是什么？都认为是仇敌，都认为是反面的，注定了你要讲理，你要反抗。那就注定了你要怎么？（书纪：与神对抗、叫嚣。）注定了你要与神的主宰对抗、叫嚣。反过来，也就是说，你信神要想蒙拯救，就必须得接受神的主宰安排。你想顺服神的主宰安排，第一表现应该是什么？（书纪：相信神是万物的主宰者。）你得顺服神的主宰安排，你对神的主宰安排不能有怨言。所以说，当神主宰安排的人事物临到你，和你说话的时候，你该怎么认识、怎么对待？当约伯的妻子说约伯，“你弃掉神死了吧”，你说约伯的妻子是不是欺负约伯呢？这是不是骂他的话？（嗯。）就是说不合你观念的话和不合你观念的事临到你，你都认为是别人欺负你、欺压你，认为是别人跟你过不去，把你当茅梁木踩呢、欺呢，在你心里能不能通过？我那天问王意，你愿不愿意做茅梁木呀？愿不愿意？能不能做？王意不能做，也不愿意做。现在能不能做？（王意：能。）（萧齐：那天王意要找一个东西呢，找不见，然后王意就问别人呢，谁也不知道，王意就发血气了，骂得还挺难听，最后等他表演完了，那个东西顺其自然就出来了。后来一个弟兄就说“王意信神这么长时间了，还和外邦人一样，说的那些话就不该是咱信神的人说的话。”）王意听了这些怎么领受的？（王意：……）咱这是羞辱神呢！所以说，从你的这个表现里边，没有看到你感觉惭愧、羞耻，没有看到你有惧怕的心。我给你举各种例子，让你去认识、让你去明白，明白一个自然规律。神作的是什么工作呢？优胜劣汰，神给人是有期限的，如果咱们一直这么下去，神会放弃。

刚才说王意什么呢？（王意：得做茅梁木。）为什么让你做茅梁木？咱得先明白一个道理，如果做不了茅梁木，或者不愿意做茅梁木，这是什么表现？其实就是从审判台前逃跑的人，就是弃绝神救恩的人。你想到有这么严重了吗？如果你做不了茅梁木，那你就是弃绝神救恩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为什么说做不了茅梁木就是弃绝神救恩的人？第一个原因，神这步工作是在哪儿作的？在中国。中国人是什么人？要败坏有败坏，要邪恶有邪恶。神在中国作工，而且神作的是什么工作？神作的是话语的工作，神作的是摆布万有的工作。你配神直接与你说话吗？你配神直接审判刑罚于你吗？配不配？（不配。）可

能不可能？而且是在话语时代，不是在恩典时代，没有神迹奇事，你平常临到的就是一些话语。也就是说，周围和你说话的都是些什么人？和你说话的是中国人不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在神眼里是什么？是小天使。而你中国人在神眼里是什么？淤泥中的掺杂。今天神在中国人身上作工的目的是什么？并不是为了作你、拯救你，而是为了他的小天使，为了以色列人。以色列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人家是与神有约的，你是与神没有约的。在你身上作的只是征服的工作。征服是目的，拯救是附加，所以作在你身上的主要工作不是拯救的工作，而是征服的工作。也就是说，你先清楚、明白你在神眼里是个什么，咱的这个位置你得先找对了。咱中国人是受了咒诅的，你在这么一个国家，你周围的人群是谁？是中国人，是活在败坏中的人，是神咒诅了的人。你活在败坏至深的人群中，神要摆布周围的人事物与你说话，那这些人与你说话的时候说的是什么话？客套话？或者是有正常人性的话？是带着败坏性情，是败坏至深的话。神是借着周围的人事物与你说话，周围的人是谁？他不是圣者，他就是周围败坏的人。这环境是神摆设的，周围的人事物也是神摆设的，他们与你说话，这些话是不是善恶树？是让你在这些话里能怎么呢？让你吃它呢？神要借着周围的人事物，借着善恶树让你去认识、分辨。同时神还要借着他给你传达一些话来提醒你，借着周围的环境试炼你、熬炼你，这是不是都是神所作的？临到你的都是一些败坏至深的人，但这里面都有神的美意在其中。那你临到这些环境以后的态度、观点是什么？如果你做了一件悖逆神的事、抵挡神的事，神就兴起环境借着一个人提醒你、劝勉你，你是什么态度？“你说话不柔和，你说话太强势，你说话带有攻击，我不接受！”你能不能不接受？（不能。）你不是从这些话里去认识神、认识自己，不是从神摆设的环境里面去学功课。咱刚才说的这些条件是什么？周围的人事物是什么？中国人是不是要互相效力？互相厮杀、打斗？在互相厮杀、打斗的过程中互相效力。那你的感觉是什么？是不是感觉到别人在欺压你？是不是感觉别人在把你当茅梁木踩？好比说，老吕说一下王意，王意能不能接受？（老吕：我不敢说，我哪敢说王意呢？）所以说，老吕一说话，在王意那边看是什么呢？“你就是把我当茅梁木踩呢，你就是欺负我呢，你就是欺压我呢。”他不是从这里面寻求“人家说的话里面哪个是正面事物，哪个是作为一个人应该去做的”，不是从里面寻求真理，寻求做人、行事、敬

拜神的准则。可王意的第一反应就感觉是“别人欺负我呢”，或者是“我看不起你，我不尿你”，你这样做，有这种不尿人的感觉，你怎么能得着生命的供应呢？举一个例子，老吕和王意说：“咱路过那边，玻璃花在门口等着呢，你看着点，到时候你停一下。”王意，你听见老吕跟你说的话了没有？（王意：没有听见。）没有听见？（王意：嗯。）老吕还问你戴耳机了吗，你回答老吕的话了没有？和老吕说话了没有？（王意：说了，老吕趴到我耳边说的，然后我说“没戴”。）他为什么问你这句话？你说原因了没有？你们之间有没有一个对话？（王意：我跟他说了，我没戴耳机，然后我上去拿东西了，他说什么我没听见。）老吕为什么问你有没有戴耳机呢？他后来和你说玻璃花在门口等着的这个话了没有？（王意：说了。）你跟他说什么了？（王意：我没吭气。）你没吭气，你没有说“我没听见”，没有说“我忘了”？这些话都没有说，是吧？（王意：我说了，我说“你说玻璃花的这个我没听见”。）老吕说了没有？（老吕：我看着玻璃花在路边，他也没停，直接开过去了，我就问他，“我刚才跟你说话的时候，你是不是戴耳机了没听见？”他说了一句没听见。不管怎么说，主要是不能正常交流，人与人之间不能正常交流，总是说不成话，最低标准就是得能说成话，可和王意说一句话，王意就待搭不理的，我就感觉累得不行。）咱就借着这个事说人与人之间有了成见，不能正常沟通的问题。祭司弟兄交通，神借着一个人和你说话的时候，你说“你没有资格”，虽然你王意没有说“你没有资格”这句话，但是如果你不搭理他，或者是你看不起他，是不是和“你没有资格”是一个性质？（是。）那你是不是弃绝神的救恩？你把神给你的救恩给弃绝了。你对一个人是这样，对两个人是这样，说不定神在哪个人身上作工……就不用说神在哪个人身上作工，有时候就是一个正确的建议你都不听，好比说大贫和王意说话，王意听不听？“闭嘴，哔哔哔说什么呢？”你说这些话带来的后果是什么？你就不知道大贫想说什么，他和你说的是不是一个人该做的呢？对你是不是帮助扶持？咱就不要说其他的那些真理了，就说作为一个人该做的，你有没有做到？但你把这个给弃绝了。一个对的话咱都接受不过来，咱还说什么合乎真理的话呢？那你是不是弃绝了神的救恩？不合你观念的话都听不了、接受不了，那你怎么接受真理呢？那你是不是在审判台前逃跑的人？所以说，你做不了茅梁木，注定你是在审判台前逃跑的人。这个理转过来了吧？（嗯。）

咱这是说王意呢，书纪，你呢？（书纪：嗯，知道了。）你知道什么了？你做茅梁木了没有？（书纪：我也是不能做茅梁木，这就是弃绝神的救恩，从审判台前逃走的人。）神说："还有一样，就是在你观念当中认为别人傻、笨、愚、不如你的地方，你在倾听别人意见的时候，或者别人敞开心跟你说话的时候，你不知不觉发现每一个人都不简单，哪一个人都不傻，哪一个人里面都有一些不简单的想法。这样就避免你自作聪明，觉着自己很高明，总自己欣赏自己，避免你自己总落在一种自恋、自赏的情形当中。这对你是不是保守啊？你看我跟人接触，多数人说话我就听，我就注意观察各类人，注意听各类人说话，学习各类人说话的语言还有方式。"（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八）》）神说每一个人都不简单，神还和这个人交通交通，和那个人交通交通。但你是看不起这个人，看不起那个人，不愿意和这个人说话，不愿意和那个人说话，那你活出来的不就是个撒但相吗？不就是谁都看不起来吗？不就是天王老子吗？不就是天使长吗？书纪能不能看得起人？（书纪：看不起。）书纪，你信神几年了？（书纪：2001年信的神。）咱跟上国度建造也四年了吧？（书纪：四、五年了。）四、五年了还是这样？书纪听不听别人的意见？（不听。）谁要跟书纪说一下，书纪就是"来，给你，你来弄"，这是书纪一贯性的表现，弟兄姊妹都能看得见。别人的任何建议书纪都听不进去，"只要你给我提的意见、建议不合我的观念，你去弄。"别人就不能给他提意见、建议了，把别人都拒之门外，活不出正常人性，连做人的道理都没有。书纪现在不说话了，我在说王意的时候书纪可有话说呢！做茅梁木这个话不好听，但如果你能做茅梁木，在神那边怎么看？神说踩你是梯子，坐你是凳子，扔了你是垃圾，你能做茅梁木，神看到了你的顺服。别人看着你是个茅梁木，看着谁也欺负你，谁也踩你两脚，好像你是没脾气。我在这儿说让你做茅梁木，可不是让你做木偶。木偶和茅梁木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能做木偶，做木偶可不行。你看神交通的让人做诚实人，你看到一个恶人的时候，从外面看，诚实人和他打斗吗？理他不理他？（不理。）不理他，但在心里边你得有认识、你得有分辨、你得有计划。你能够做一个茅梁木，也就是说，任何人的建议你可以听，三岁大的小孩说出合乎真理的话也能接受，这是不是做茅梁木呢？你只有做到了这一点，你才有可能做什么呢？做柱子、做大梁。你野心勃勃的，

想做柱子、想做大梁，你想在我面前表现一下，你想挑大梁，你觉得你有恩赐，你觉得你能说会道，管用吗？（不管用。）神不承认你。你没有真理，你做事没有原则，你做不了事，没有人服你。就不要说神说什么，就没有人服你，你就带领不了人。

那天咱说了茅梁木，还说了什么呢？（书纪：做不了茅梁木，就是烧火的柴。）就像是从一棵树上分岔了，你是歪瓜裂枣的，连个茅梁木也做不成，做什么也没个样子，就只能当柴火烧。这个歪瓜裂枣就像咱这种狂妄性情，什么人也和你说不成话，站没站相、坐没坐相，连走路的架势都是一种狂妄的，说话都是一种狂妄，说话里边不带脏字，拐弯抹角的还不知道说的是什么，连个正常的话都没有，你说那不是被焚烧的料？咱那天还说什么了？我要的是葫芦，不是要葫芦叶子。你明白这话的意思了吗？这个意思是什么？（聪聪：神要的是见证，要的是果实。）还有什么？我主要想让你从里边看见什么？我是要给人一条路。你说我要的是葫芦，不要葫芦叶子，我打这个比喻主要是想交通什么？我交通肯定是要给你一条路走，因为你走到了一个误区里。我交通这个是要解决什么问题？（书纪：子民是在那七个国家里，能得救的中国人没多少，大部分都是效力者。因着神要拯救那些人，才捎带地征服我们。就像给葫芦打药，捎带地给葫芦叶子也打上药了，也管理了，要是不管理，就被虫子吃完了。）我给你举例子，就是要你明白神所说的那句话，什么话呀？（“今天征服你作见证是作工中心，拯救你是附加”。）你怎么理解这句话？我让你去理解一下这句话。神说：“今天征服你作见证是作工中心，拯救你是附加”，但是你自己一厢情愿的是什么？你只满足于什么？（被征服。）你只满足于被征服，你并不追求真理、不追求蒙拯救，那你说你能得着吗？（得不着。）因为神在那边说了，拯救你就是附加。拯救你是附加的意思是你可有可无，如果你在这儿的追求也是可有可无，那你说你可能蒙拯救吗？（不可能。）神的目的就是要把你征服，你在那儿也是满足于被征服，所以你就停止在被征服的路上，再不往前走了，也就是“我拒绝蒙拯救”，那最后你只能成为一片葫芦叶子，你成不了一个葫芦，最后只能是被焚烧。为什么这么说呢？中国人被神咒诅了以后，神来中国作工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神的见证，是为了神的性情向人显现，神的公义性情向人显现，是借着中国人要邪恶有邪恶、

要败坏有败坏能够把神的公义衬托出来，让中国人作衬托物，让以色列民从里面看见了神的公义性情，看见了神作工的奇妙，从中对神产生了敬畏、产生了认识。也可以说，中国人就是一片葫芦叶子，神的目的不是为了你这片葫芦叶子，神之所以给你这片葫芦叶子施肥、浇水、杀虫，是为了葫芦。你先搞清楚你的位置，你并不重要。但是为了葫芦，还必须得给你这片葫芦叶子治病，还得给你打药，还得给你施肥。给你施肥治病就是对你的征服，征服是目的，是为了神的荣耀。拯救是附加，怎么又是附加呢？你是在神的征服工作中得着了神的救恩。怎么说得着神的救恩呢？咱那天举了一个例子说什么呢？你就是一个演员，借着你的表演，同时神也是让你免费来看了一场戏，神向你显现了，你看见了神的公义性情，你是偏得。本来神不应该向你显现的，但是神为了他的工作，为了把你征服，所以神向你显现了，你看见了，你是偏得。如果你能够追求真理，你就具备了得着真理的这个条件，你要是不追求，你现在被征服了，神的荣耀已经得着了。什么是征服呢？咱现在的表现是不是一个征服？神怎么说征服的？作工多少年了，这些人经历了效力者的试炼、衬托物的试炼、死的试炼，人都没有退去，这是不是一个征服？你在这儿尽本分，这就是一个征服，神已经得着荣耀了。如果你就是满足于被征服，你就是一厢情愿，你就是固步自封，你就是停在这儿不往前走了，那你做的是个什么？树叶。到落叶归根的时候，你就是被焚烧的，因为神要的是葫芦，要的是果实。在神征服你的过程中，你看见了神的性情，你明白了神的心意，你能够追求变化，明白了一个做人的道理。当你明白了一个做人的道理，你就不再是树叶了，你是什么呢？你就是一粒果实，有收获了，那你就可以剩存下来了。我和你说这个是不是也和讲故事一样，是吧？（嗯。）（书纪：这是一个路途。）借着一个讲故事的形式让你看见你走的是什么路，你走的只是追求被征服的路，你并不追求生命。王意，你能听懂我刚才说的“我没有看见王意的羞耻感”是因着什么没有看见的吗？（王意：因着我的表现、态度。）什么表现、态度呢？咱经历过这些事情了，你应该有什么反应？（王意：有懊悔、有羞耻感。）从你的表现来看，你懊悔了没有？你不说谁也不知道，但是从你的言行举止当中是不是能看出来你有没有懊悔的心？是不是能看出你的羞耻感？可不可以？（王意：可以。）但从你的言行举止上，我没有看出来。也就是说，咱该低下那昂贵的头了，

咱久经风霜，经历过多少事了？咱总结一下。神交通过，你看见了自己危险，看见了自己败坏的时候，看见了自己不是东西的时候，才有了点人样了，你总觉得自己有人样的时候，那你一定是个鬼样。咱前几天发了一首神话诗歌《神对人的警告》，是吧？里边有句话是，“希望你们不要偷偷笑话神的要求，更不要小看、轻视神的这一个要求，认真对待一下，不要漫不经心。”你不要小看神对你的要求，你得认真对待，不能漫不经心！

一厢情愿完全是与神背道而驰（三）

神说："你们必须得有独立生活的能力，能单独地吃喝神话，自己能独立地经历神话，不需别人带领自己就能有正常的灵生活，能依靠今天神的话来活着，进入真实的经历，有真实的看见，这样才能站立住。现在许多人对以后的患难、试炼不完全明白，以后有些人经历的是患难，有些人经历的是惩罚，是更重的惩罚，是事实的临及。你今天所经历的、所实行的、所表现的都是为以后经历试炼打基础，最起码你得有独立生活的能力。现在教会里许多人的光景普遍都是：有带领工人作工他就高兴，如果没人去作工他就不高兴，对教会的工作也不理睬，对个人的灵生活也不注重，没有一点负担，像寒号鸟一样得过且过。说句实在话，我所作的这些工作对许多人来说只是征服，因为许多人根本没有成全价值，只有一小部分人能被成全。如果听见这话你认为'神作这些工只是为了征服，那就应付着跟随吧！'这种态度怎么能行？你若真有良心，你该有负担，该有责任心，说：'不管是征服还是成全，我都得把这步见证作好。'作为一个受造之物，能被神彻底征服，最终能够满足神，以爱神的心来还报神的爱，把自己完全献上来还报神的爱，这是人的责任，是人该尽的本分，人应有这个负担，得把这个托付完成，这才是真正信神的人。现在你在教会里所做的，是不是尽到自己的责任了？这就根据你个人有没有负担和你自己的认识了。在经历这些作工中，人如果都被征服了，真有认识了，人就不管自己有没有前途命运都能顺服下来了，这样，神的大功就彻底告成了，因为在你们这些人身上只能达到这个程度，再往高要求也达不到了。但以后有一些人能被成全，素质得以提高，灵里有更深的认识，生命长大……可是有些人根本达不到，所以说是不可挽救了。说不可挽救都是有原因的，以后是征服一些人，淘汰一些人，成全一些人，还要使用一些人，所以有些人经历的是患难，有些人经历的是惩罚（天灾人祸），有一些人被淘汰，有一些人存留下来，这就是各从其类，一部分代表一类人，不是所有的人都被淘汰，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被成全。因为中国人素质太差，像保罗那样有自知之明的人都没几个；像彼得一样有爱神心志的人，像约伯那样有信心的人，在你们这

些人中间很少；像大卫那样敬畏耶和华、事奉耶和华，有那样的忠心程度的人，在你们中间几乎没有。你们实在太可怜！

现在谈成全只是讲一方面，不管怎么样，你们得把这步见证作好，假如让你们这些人在圣殿里面事奉神，你们该怎么事奉？说你不是祭司，也不得什么长子名分、儿子名分，你还能够尽上你的忠心吗？你还能够为国度的扩展工作尽上自己的全力吗？你还能够把神托付的工作作好吗？不管你的生命长到什么程度，但借着今天的这些作工，得让你里面彻底服气，观念彻底放下。你是追求生命的料也好，不是追求生命的料也好，总的来说，得让你彻底服气。有些人说：我信神不懂什么追求生命。还有人说：我信神是稀里糊涂，我知道自己不能被成全，我就准备受刑罚了。即使是这样的人，他准备受刑罚或准备做灭亡的对象，也得让他承认今天的工作是神作的。有些人还说：我不要求被成全，但是现在我愿意接受神的一切操练，愿意活出一个正常的人性，愿意提高素质，顺服神的一切安排……这也是被征服了，也是有见证了，证明人里面对神的作工有些认识了。这步工作作得太快，以后在外国作得更快，现在外国人都等不及了，一个劲儿往中国拥，你们这些人作不成就把外国人给耽误了，到那时候就不管你们进入得怎么样，不管你们如何，时间到了就得结束、完工！整个工作不能耽误在你们这些人身上，我作的是整个人类的工作，为你们这些人花费更多的时间这没必要！你们太不争气，太没有自知之明！你们没什么成全价值，在你们身上几乎没什么潜力可挖！以后如果人还疲疲塌塌，素质还不能提高，这也不能拦阻整个宇宙的工作，该结束的时候还得结束，到淘汰的时候还得淘汰，当然，该成全的、有成全价值的还得成全，若你们实在不行，那就不等了！最后你被征服了，也算你有见证，对你们的要求都是有限度的，人能达到多高的身量，就要求人作多高的见证，并不像人想象的达到最高限度，拿出来都响当当的，在你们中国这些人身上根本达不到。这么长时间的接触，你们自己也都看见了，告诉你们别抵挡、别悖逆，别背后做那些打岔搅扰的事，话都点到人的鼻子尖上多少次，就这样也不行，一转身人就变了，有些人暗地抵挡还满不在乎，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以为你与我过不去就可以完事大吉吗？你以为你背后拆毁我的工作我都不知道吗？你以为你的小聪明就能代替你的人格吗？你总是阳奉阴违、心

怀鬼胎，这样的人死有余辜！你以为有一点微不足道的圣灵作工就可代替你对我的敬畏了吗？你以为你的开启是你自己求告上天而得来的吗？不知羞耻！你太不值钱！你以为自己的‘善行’感动了上天，上天就破例给你一点天赋，让你能说会道，让你欺骗人、欺骗我吗？你太没理智了！你的开启从何而来你知道吗？你是吃谁的饭长大的你不知道吗？你太没良心！甚至在你们中间有些人受了四五年的对付还没有变化，这些事你们自己都清楚，你们的本性你们自己也该清楚，到有一天撇弃你，你也别有看法。有的人在事奉上欺上瞒下，没少受对付；有的人因为贪恋钱财，没少受对付；有些人因为男女界限不清，也没少受对付；还有些人下教会懒惰，体贴肉体，不按原则办事，也没少受对付；还有些人到哪儿都没有见证，明知故犯，胡搞乱做，这也没少提醒；还有些人下教会讲字句道理，高高在上，一点真理实际都没有，与弟兄姊妹之间勾心斗角、你争我夺，这也没少揭示。这些话都没少跟你们说，现在不谈这些了，你们愿意怎么行就怎么行吧！自己看着办！许多人接受这样的对付不只是一年两年了，有的人经历三四年了，有的人经历十多年了，刚开始信就接受对付，到现在还没有多大变化，你说你是不是猪性？难道是神委屈你了吗？别以为你们如果达不到一个程度神的工作就不结束，你们如果达不到神的要求，神还等着你们？告诉你实话，没那回事！你别想得那么美！今天的作工都是有时间限度的，不是跟你闹着玩的！以前经历效力者的试炼，在人看，人要为神站住见证、被神征服非得达到一个地步，都得心甘情愿地做效力者了，并且天天赞美神，一点不放荡，一点不糊弄，这才是真实的名副其实的效力者，其实是那样吗？那时人所表现的各式各样，跑的跑，抵挡的抵挡，有的还乱花教会的钱，弟兄姊妹之间勾心斗角，倒是来了个大释放，只有一点可夸的，就是人都没退去，这是最大的长处，因着这个在撒但面前作了一步见证，之后得着了一个子民的身份走到了今天。神的工作不是按你想象的那样作，而是只要时间到了工作就结束，不管你达到什么程度。有的人会说，你那样作就不是拯救人，也不是爱人，你不是公义的神。告诉你实话，今天征服你作见证是作工中心，拯救你是附加，你能否蒙拯救在乎你个人的追求，与我无关，但我得把你征服，你别想总牵着我走，今天是我作工拯救你，不是你作工拯救我！

你们现在所明白的，或对试炼的认识，或对信神的认识，都高于历代任何一个未经成全的人，你们所领受的都是在你们未经受环境的试炼之前所认识的，但与你们的实际身量根本不相符，你们所认识的都高于你们所行的。虽然你们说信神就该爱神，不求得福，只求满足神的心意，但你们的生活之中所表现的却与之相距太大，掺杂太多。多数人信神都是为了平安，为了得利，你是没利就不信的人，是得不着恩典就噘嘴的人，那你所说的怎么能是你的真实身量呢？就平时难免的家庭事故，比如孩子得病、亲人住院、庄稼减产、家人逼迫等等，这些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的事你都经不起，遇到这些事总是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而且多数都是埋怨神。埋怨神说的话都是欺骗你，埋怨神的作工都是捉弄你，这些不都是在你们心里存在的吗？你以为这些事在你们中间发生得还少吗？你们整天就活在这些事里，根本没有心思想如何把神信到家，如何做到满足神心意，你们真实的身量太小了，简直没有一只小鸡那么大。家里生意赔本也埋怨神，遇到环境没有神的保守仍然埋怨神，甚至家里的小鸡死了、圈里的老牛生病都埋怨，儿子该成家了家里没钱也埋怨，作工的人到你家多吃了两顿饭，教会里没人给钱、没人送菜你也埋怨。你满肚子里装的都是埋怨，有时因此便不聚会了，也不吃喝神话了，说不定消极多长时间。就现在所临到的这些事根本不涉及你的前途、命运，就是你不信神也得发生这事，但你现在把这些事的责任都推在了神的头上，硬说神淘汰你了。你信神信得到底如何，真把命献上了吗？若在你们身上作约伯一样的试炼，那你们凡是今天跟随着的人没有一个能站立住的，都得跌倒，你们与约伯相比简直是天地之别。今天若把你们的财产夺去一半你们就敢否认神的存在，若把你们的儿女夺去你们就会坐街叫骂，若把你仅有的生活门路都堵死你就会找神算账了，你就会问我当初为什么说那么多话来吓唬你，到那时你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由此可见，你们并没有真实的看见，没有一点真实的身量。所以，在你们身上的试炼太大了，因你们明白得太多，而真正认识的还达不到你们所知道的千分之一，你们不要只局限于明白、领受，最好看看自己能有多少真实的实行，有多少是自己辛勤的汗水换来的圣灵的开启与光照，有多少实行已经实现了自己的心志。你该在你的身量上求真，该在你的实行上求真，信神不要想着来应付谁，最终你能不能得着真理、得着生命都在乎你个人的追求。”（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实行 三》）

王意，你来谈谈。（王意：现在连独立吃喝神话，独立地经历、认识神话都达不到，就没有真正地去经历神话。口头上也知道有这些话，但真正临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即便这些话在心里也实行不出来。）自己也知道这些话，就是实行不出来。（王意：事情一发生的时候，知道这些话但也不容易背叛自己，实行不出神话。）有些时候你也知道不对，就是背叛不了。（王意：顶多就是不再争执下去了，不论这件事情的对错，无奈地放下，也就不再多说了。）背叛不了什么呢？（王意：就是自己里面看不惯的，还有自己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举个例子，明知道背叛不了，是指什么背叛不了？（王意：我现在只是说自己在这种情形里面，具体哪些事情说不清楚。）（老吕：你说说那天你和书纪因为用电的事，几句话说得就杠上了。你和人没有正常的交流，一说话就杠上了。）和书纪？（书纪：那天王意问外面的电能用吗，我说以前一用外边的电就快超负荷了，一超负荷电压就不行了，王意就说，“你试过吗？你拿表测过吗？”）（老吕：杠、杠、杠，几下就抬起杠了。）按说王意说的这几句话，话没问题，那就是态度的问题。书纪说外面那个电不行，看着是多少，一用就没了，王意说“你测了没有？是不是这么回事？”这话是不是都好说呀？是不是正常的一句话呀？可王意是用一种指责的态度、语气，用一种指责的话语。是不是带有一种指责呢？（聪聪：是指责，我觉得王意里面还有一方面败坏性情，就是王意在这一方面和别人相比较更专业一些，懂得多一些，所以王意一说话就是“你测过吗？你试验过吗？你要是试验了，你再说话！”外表上来看是这么回事，但是他说出这些话为什么能带有冲劲儿，因为他自认为“我在这方面肯定比你专业”，他有这方面的败坏性情说话才会冲，他要是没有这个败坏性情他不会冲的。）王意说话有一种辖制人的感觉。

“你们必须得有独立生活的能力，能单独地吃喝神话，自己能独立地经历神话，不需别人带领自己就能有正常的灵生活，能依靠今天神的话来活着，进入真实的经历，有真实的看见，这样才能站立住。”“独立生活的能力”指的是什么？后面的话就是一个解释。独立生活的能力是哪些？不是让你能够炒个菜、能够洗个衣服，那叫不叫独立生活？（不叫。）那为什么要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呢？你来到世界是干什么的呢？你来到世界就是来体验神主宰的，你的使命就是体验神的主宰。

所以说，让你能独立生活不是说让你过世人的一种生活，世人的那种生活是什么呀？那叫死人的生活。这里说你得有独立生活的能力是指生命有进入的生活。“能单独地吃喝神话，自己能独立地经历神话，不需别人带领自己就能有正常的灵生活”，神的交通《怎样追求真理（二十三）》的开头放了一首诗歌《向神献上最珍贵的祭物》，咱应该怎么听诗歌？不是让你听歌的调，而是要听哪一句话让你内心有知觉、有感觉，在神话里找出路来，在诗歌里找出路来，在实际生活当中找出路来，把神话能够带入到实际生活当中。“能单独地吃喝神话”，咱有没有单独地吃喝神话？“自己能独立地经历神话，不需别人带领自己就能有正常的灵生活，能依靠今天神的话来活着，进入真实的经历，有真实的看见，这样才能站立住。”今天神交通了什么？神告诉了你什么是真理，还记得什么是真理吗？真理是做人做事、看人看事的准则，简单吧？就是你该怎么做人，该怎么看事，追求真理就是追求这些呢。“能依靠今天神的话来活着”，神今天让你做什么？得活出一个正常人性，得靠神话活着。神怎么要求的？神现在交通什么呢？该怎样追求真理，是吧？（嗯。）该怎样追求真理神交通了哪些？（书纪：放下负面情绪，放下婚姻、家庭、事业这些世俗缠累。）你对待儿女的态度，儿女对你的态度，你的使命、责任，这是不是都交通了？（嗯。）你把这些话带入实际生活当中该怎么去做、该怎么去活着，这是不是依靠今天神的话来活着呀？（是。）“进入真实的经历，有真实的看见，这样才能站立住。”刚才咱看了一段神话，里面说什么呢？（不能一厢情愿。）你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是一厢情愿，是吧？（嗯。）你一直是一厢情愿，给自己制定了一个标准，你把自己制定的追求真理的标准当成是追求真理了。而神告诉你了，神说：“你们是一厢情愿，是自己定规的。偶尔能守点规条、守点规矩，有点好的人性表现，能忍耐、包容，外表谦卑、低调、不张扬、不嚣张，在神家的工作上能有一点儿负责任的心志或者心态时，就觉得自己可追求真理了，自己真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那这些表现到底算不算追求真理呢？（不算。）不算。这些外表的做法或者是行为表现，准确地说不是在追求真理。”（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怎样追求真理（十八）》）那你把这些话带到实际生活当中了没有？今天我给你交通这篇话了，在我没和你交通这篇话之前，你看到这些话的时候，你有没有问问自己？（没有。）你就没有看到你的那些一厢情愿，你的那些

劳苦作工，一时的谦卑、一时的受苦撇弃，你没有看到，那你是怎么吃喝神话的呢？那就证明你就没有独立吃喝神话，你就没有把神话带到实际生活当中，也就是说你没有正常的灵生活。有没有？这个路难不难？（……）“进入真实的经历，有真实的看见，这样才能站立住。”现在知道不知道什么是灵生活？王意，什么是灵生活？什么是独立生活？（王意：能寻求，能依靠神的话。）你的做人做事、看人看事，对一件事的一种态度、观点，你得依靠神的话，在神话里找答案、找源头，看该怎么对待，和神站在一边，改变自己的一种错谬的看事观点，这是不是真实的经历？（是。）“现在许多人对以后的患难、试炼不完全明白，以后有些人经历的是患难，有些人经历的是惩罚，是更重的惩罚，是事实的临及。”“现在许多人对以后的患难、试炼不完全明白”，现在还能不能说以后了？（聪聪：不能说了，因为就是现在了。）不能说以后了，就是现在，你现在就看见了，“有些人经历的是惩罚，是更重的惩罚，是事实的临及。”肖红躺在病床上了，你看见了没有？就摆在你眼前，你现在追求不追求真理？你现在还是一厢情愿？“以后有些人经历的是患难，有些人经历的是惩罚，是更重的惩罚，是事实的临及。”王意说什么话了？“有些时候也能感觉到，就是背叛不了自己”，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呢？连背叛罪的心志都没有，连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的心志都没有，那你走的是什么路呢？王意，害怕吗？你有这样的体验、感觉，所以神也向你显明了，你不害怕吗？害怕不害怕？（王意：害怕。）你如果真害怕，那临到这些事的时候，就是在你能感觉得到，还又背叛不了的那一瞬间，神看着了没有？你手中的强暴还是放不下，那神还给你几次机会呢？神开启你一次、两次，你再不接受，还有没有机会了？如果神不开启你，那你最后就连一个认知都没有，那就是到最后你死到哪儿都不知道。咱不要到了最后时期才知悔改，那时候已经晚了，因为神不再留给人悔改机会。不要哪天一下给你检查出一个绝症，还是急症，那就没有时间悔改了！

“你今天所经历的、所实行的、所表现的都是为以后经历试炼打基础”，你经历的就发生在你身边，同一时间肖红躺下了，也是重病。同一时间，一个是惩罚，一个是患难，一样不一样？（不一样。）那你计划得来什么呢？有患难、有惩罚、有试炼，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要

一有什么病痛临到了，就用一个口气“神管教了、神惩罚了……”而是要根据他一贯的活出来看。所以这是你的一个经历。“你今天所经历的、所实行的”，你周围的人事物是不是都是你所经历的？你所经历的这些都是神让你看见的，然后神又将天上的烈火显给你看了，那你的实行呢？就像王意说的“我什么也明白了，就是实行不了”，这是不是就可以说是明知故犯？（嗯。）那可想而知神会怎么报应你呢？“你今天所经历的、所实行的、所表现的都是为以后经历试炼打基础，最起码你得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咱们在一起多长时间了？（四、五年了。）四、五年了。“你今天所经历的、所实行的、所表现的都是为以后经历试炼打基础”，这就是你的一个基础。你经历了，你从这四年的经历中看见了什么？你看见神的公义性情了没有？你看见神的烈怒了没有？你看见神的爱了没有？这就是一个基础。你看见神的烈怒、你看见神的性情、看见神的公义了，你还敢触犯吗？王意，你是不是也有经历了？你明知故犯了，那神的公义性情是不是向你招手了？你晕倒休克，你是不是摸了摸阎王的鼻子呀？（王意：是。）这是不是让你经历了？这是不是能成为一个基础？你就是心里再难受，就是弟兄说话再扎心，你再受多少苦，你再难过，你想背叛，敢不敢？（王意：不敢。）不敢。如果没有这些经历是不是就容易背叛？（嗯。）有这些经历在这儿也不敢背叛，跑不敢跑，再难受还得顺服，那这些就成了一个基础。那就是看你用心去揣摩你的这个经历了没有，你忧心了没有？你认识到神的性情了没有？看见神的怒气临到你了没有？如果你真看到了，那对你就是一个保守，这就是一个基础。“你今天所经历的、所实行的、所表现的都是为以后经历试炼打基础”，什么试炼呢？今天我和你交通呢，以后还有聚会交通的时间吗？“最起码你得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咱就不要说以后了，就说这一段时间，你看见咱有时间吗？连聚会的时间都没有，咱们连见面的时间都没有，太仓促，根本没时间，而且面临的事情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多。咱现在还跟教会建造时期不一样，教会建造每天就是吃喝神话，咱现在还要干什么呢？咱还要建造呢，而且还要操练你去做人、做事。所以说，你现在不会独立生活，以后怎么生存呢？神说什么时候作工结束呀？当人都进入正轨了，消极的越消极，积极的越积极，人都进入正轨的时候神作工结束了。追求的人学会独立吃喝了，可以独立生活了；不追求的人永远不追求，就独立生活不了。神作工结束了，灾难也就降下来

了，到那时候你也联系不上我了，我也顾不上过问你了，不要说我了，王意现在和老吕有仇呢，到那个时候王意想让老吕给他交通一下，老吕顾得上顾不上？（老吕：顾不上。）老吕还顾不上呢，“我还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我还顾不过来呢。”每个人都有环境，环境都不一样，谁也帮不了谁。为什么谁也帮不了谁？神不让，谁能帮了你，因为神要定你的结局，神要看你的自有身量。如果别人帮了你，那不是你自身的身量。（就像考试一样。）对，你不能照抄。所以现在你不操练独立生活，那你最后将是生活不了。你生活不了将意味着什么？那就是被惩罚、淘汰。这就是说，“你今天所经历的、所实行的、所表现的都是为以后经历试炼打基础，最起码你得有独立生活的能力。”我今天给你讲了那么多例子、故事，是不是让你临到各种各样的环境时都有路？（嗯。）让你有路可走，让你在实行中有路。如果你用心去听、去揣摩、去实行、去试着走，就像练车一样，轻车熟路，成了你自有的了，那到时候独立生活你是手到擒来，你就站得稳，能站立得住。如果你只是听听而已，随帮唱柳，还是按你的一厢情愿，那你的结局是什么？“现在教会里许多人的光景普遍都是：有带领工人作工他就高兴，如果没人去作工他就不高兴，对教会的工作也不理睬，对个人的灵生活也不注重，没有一点负担，像寒号鸟一样得过且过。”多数人是不是还是这样？还能不能这样走？（不能这样走了。）不能当寒号鸟了。书纪，你准备什么时候“垒窝”，不当这个寒号鸟呢？（书纪：现在正在“垒窝”着呢。）哎呀，你这也是好长时间了，你这也是明知故犯呀！你说他们的时候很清晰，临到自己的时候，你就实行不了了？能当茅梁木吗？（书纪：能。）你得敢让人家说你的不是，谁能说出你的不是，你就让人家说说，让人家能够对你敞开，你就能在人家口里听到人家对你的认识、对你的看法，那对你的生命是一个进入。你总是堵住别人的嘴不让人说，你做什么别人给你一个意见、建议都不行，别人给你一个意见、建议，你就是“你做吧！”（老吕：弟兄看着我们这些人都发愁呢，好几年了还是这样。）都好几年了，你说你们走的是什么路呢？

“说句实在话，我所作的这些工作对许多人来说只是征服，因为许多人根本没有成全价值，只有一小部分人能被成全。”“说句实在话，我所作的这些工作对许多人来说只是征服”，为什么只是征服？你看见了

吗？这些人虽然跟随着，但他计划变吗？（不计划变。）不计划变。他就要一厢情愿地跟着，就要按着他自己制定的标准进国度！这就像人家告诉你考大学的时候要考英语呢，已经告诉你了，可你偏偏是学语文呢；人家告诉你考大学的时候考数理化呢，你偏偏要在那儿学政史地，你说这是什么人？就是一厢情愿。现在大学毕业是不是都不分配工作了？（嗯。）已经告诉你大学毕业都不分配工作了，都是凭本事吃饭呢，可现在的人呢？他偏偏就是要考大学，好像除了考大学就没出路。甚至从小学、初中就开始学奥数，好像只有考上大学才有出路。你说考上大学之后有出路吗？他明知道考上大学没出路，但他偏偏还要内卷，真是固执到底！神说人愚昧无知，活得像猪一样，你说这是不是像猪一样？（嗯。）人都清楚，是吧？他也知道神对人的要求是什么，神都告诉他了，但是他偏偏就是要按着自己的思想去衡量，按着自己的思想去走这条路。所以说，神在这儿只能说“说句实在话，我所作的这些工作对许多人来说只是征服”，为什么说只是征服呢？你们听了神的话了，也看见神所作的了，敢跑吗？（不敢跑。）人常说一句话“呀，神话说的是对的，但是……就是……”这些话就出来了。跑不敢跑，就是不乐意也不敢跑，还得做。“我所作的这些工作对许多人来说只是征服，因为许多人根本没有成全价值”，就像老吕说的那些话，“耳朵都生了茧了”，特别是老吕的耳朵，都堵塞了！“因为许多人根本没有成全价值，只有一小部分人能被成全。”咱看见了吧？（嗯。）神的这些话是不是都落实了？为什么只有一小部分人能被成全？因为你看见了，多数人都是一厢情愿，怎么可能被成全呢？只有一小部分人相信神，只有一小部分人是根据神话去看事、做事。“如果听见这话你认为‘神作这些工只是为了征服，那就应付着跟随吧！’”你现在走不动是不是就是应付着跟随？你应付着跟随是不是就是这个原因？“神作这些工只是为了征服，那就应付着跟随吧！”你不追求被成全的路，你不追求蒙拯救的路，你追求的就是一条效力者的路，最后还说“就应付着跟随吧”，你还理由充足。“这种态度怎么能行？你若真有良心，你该有负担，该有责任心，说：‘不管是征服还是成全，我都得把这步见证作好。’”为什么这里说有良心呢？有良心才会有负担，没有良心会不会有负担？（不会。）不会有负担、不会有责任。你看有的父母说孩子不孝顺、不管家，孩子不管家是不是就是没有担当、没有责任呢？（嗯。）没有担当、没有责任，那就是没有良心。今天

是让咱恢复良心理智，那要想恢复你的良心理智，首先是不是就是得担当呢？咱该有负担，该有责任心。今天说王意弄坏东西的这个事，他心里不是一种负担、不是一种责任在支配他做这个事，而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刷存在感。就像我上次和萧平交通的，萧平一直嫌自己没有存在感，嫌没有人把他当回事，在那边待不下去了，他能把这个存在感放在桌面上。王意，我这样交通你心里服不服？有没有冤情？（王意：没有冤情。之前那边用那个东西的时候操作不合适，我心里也怵呢，我就怕再出现什么故障，所以我在弄的时候，先把隐患排除以后才去弄的。）你的意思是说我说的这里面有冤情，是吧？你和我说的是你去做事的时候，你是把隐患排除以后才弄的，是吧？（王意：嗯。）我和你说的是什么呢？（王意：你考虑的是安全问题，我考虑的是会发生的问题。）你弄那个东西的时候你是在刷存在感。“你若真有良心，你该有负担，该有责任心”，你做另一件事，有负担、有责任心，你做事就会小心谨慎，就会考虑后果，这样你做每一件事的时候，就有细节。在王意做事的时候，你们多数时候看见王意是什么样的？在他做事的时候毛手毛脚，看见了吗？（嗯。）他做完事以后有一个顺利结束的潇洒的动作，这是在我这里看到他一贯的表现，他讲究一个潇洒。比方说咱在卸东西的时候，不好卸，但是王意卸的时候，他潇洒地拎着那东西，“咔”多利索，但他一潇洒，东西掉下来了。如果说你有责任，有负担，你考虑的就不是潇洒，你考虑的是后果。让王意干一个活儿，他干完的那一瞬间你没法去模仿他的那股劲儿，但是你能看见他有一个潇洒的结束动作，能看到吧？如果人的心用在做事上的时候，他只是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地做事，做完事的时候，他结束工作的动作和在作工过程中的动作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分，但在王意这儿有明显的区分。王意作完工作了，不管你离他多远，只要一看到他那潇洒的结束动作，好了，工作完了，你就是不在他身边也知道他作完工作了，因为他那潇洒的动作出来了。王意体会过没有？（王意：没有。）王意在做完事的时候有一种感觉，也就是人心中的一种成就感、一种存在感，刷存在感呢。王意还有一个表现就是，在你和王意说话的时候，不管你和他商量什么事情，王意会抢话。你还没有跟他说完的时候，接下来他就把你后半部分的话给说了。他为什么着急说后半部分的话呀？“如果我不跟你说，别人会觉得我就是学生。如果你说了一半，我就能把下半部分说出来，彼此彼

此，咱是同行，没有什么丢面子的事。”他要是不抢话就感觉有点丢面子，所以说，他总有点抢话题。他抢话题还形成了一种习惯，这种习惯是怎么造成的？就是有资本，要面子，刷存在感，时间长了就习惯成自然了。为什么王意在别人心目中的印象是“人家王意怎么，人家王意怎么”呢？这就是王意能把自己给卖出去。有好多人是什么呢？是“茶壶里煮饺子——有嘴倒（道）不出”，王意不仅是能倒出饺子，连茶壶渣子也能倒出来。他能给你倒出来，也就是把自己卖出去了。要是在世界上考试，表演，做事，大多数人是不是欣赏王意呀？一下就看上王意了。不会表达的人，别人就看不上，因为你没有表达出来，别人就不知道。但是你表达出来了，你一说话、一干什么，别人就看出来你这个人的不凡了。在外行来说，看到了一个人的不凡，在内行来说，看到了什么？一个是内行，还有一个是有人性的人，人家一看你就看见你没有礼节，缺乏正常人性活出。人家在表达这件事情的原委的时候，不管他的技术含量有多少，人家在叙说的时候需不需要你去补充呀？（不需要。）人家说着说着说到一半的时候表达不出来了，或者人家让你说说，这个时候你可以去说，但在人家说话的时候你不能抢话题。抢话在世上来说是没有礼节，咱信神是要看你里面的存心目的、思想观点，你为什么要抢话？抢话的目的是什么？总体来说就是你的一个性情在支配，你想干什么呢？你想显摆、卖弄。这个已经成为你的一种生命，所以你不由自主就要抢话。因为你里边有这些东西，所以当那个东西坏了的时候，你主动去换里边的东西，这没有什么可说的，那必须去换。但在换的时候，正常人应该考虑后果，“我以前有没有给这个东西换过配件？这里有一些细节，这个我该怎么弄？需要什么什么……”先在心里盘算了以后，再做这件事。不管做哪件事都应该这么做，可你是胸有成竹，恰恰这个还是高难度，又容易暴露你的毛躁，所以在王意那边看，“我换这个的时候没有你说的这个心思呀，我没有想显露一下我换这个呀”。这里还有一个背景，就是在这个东西还没有被换上去的时候，它就已经有问题了，王意还能潇洒吗？所以这个事情没有了。如果这个东西换好了，这是不是有小小的成就感了？那王意肯定是把那个工具一甩，“小许，把那个东西放回去！”是吧？（嗯。）就是简单的几句话和一个动作就能流露出来咱的那种狂妄性情，那是一种狂妄性情，就是一种得胜将军回归的架势。如果是正常人，在世上人来说就是平易近人，没有那种等级区

分，“我做什么事情没有功劳可言，我默默地做吧”，也没有指挥人，没有指挥、叫嚣。我交通这个，王意里边怎么想的？有没有冤情？你能认识到就认识，如果你认识不到，或者你只能认识到百分之二、千分之三，那你也先接受过来，去寻求，然后在你以后的经历中，你注意一下、注重一下你的活出，你看是不是这回事，有没有这回事。即使说我跟你说的这些好像是我给你放大化了，好像在你心目中没有这些东西，那你就认为没有，只是在你以后的生活中你得去经历、体验一下，当你再想潇洒一下的时候，“呀，弟兄说我了，我先不要潇洒一下了”。你不潇洒没有这个成就感的时候，你是不是感觉有些捆绑、控制、不自由释放？不自由释放的时候别人怎么看？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就有想法了？在这个时候，你有想法的时候，你就想起来我今天和你说的话了。（那时候别人的评价就不一样了。）这就是低调做人了，都能听懂吧？（王意：能听懂。）

（书纪：王意说话一般是一种指责、命令的口气。）他有这个资本了，他才能指责别人，没有这个资本，他拿什么指责别人。他就是指责、命令人，他的目的也是为了刷存在感、卖弄。书纪的表达方式和王意不一样，但书纪是不是也是和王意的性质是一样的？书纪是“我在这儿‘咔、咔’地弄什么，你听我的行、可以”，你要是敢给书纪说一句，“书纪，这个不行”，书纪也有一个动作“你来！”这也叫潇洒一回。你看人得会总结，我也看见书纪的好几个问题，但是我还没有总结。那天谁给我总结说出来了，说“书纪就是一贯性……”，人都有了总结了，成了人生格言了。书纪，这是一个什么表现？这叫撂挑子了，是吧？（嗯。）拿本分撂挑子了。（老吕：跟王意相处几年了，在他心里看自己要比别人都高一点，所以他跟人说话就说不成。王意，你以后跟人说话的时候，你拉平与人之间的位置来说，你不要当老师。王意老把自己看得比别人高一头，一说就是“哎呀，跟你说话，你听不懂，你就不明白”，他就把自己看为高，把别人的素质看为低，就已经说不成话了。咱们都是败坏人类，所以说，咱们之间就是得共同交流。）我记得上回我就说，什么时候你俩能够和谐配搭了，这就成了。今天王意从不做茅梁木到了现在想当茅梁木了，然后老吕能骑到茅梁木身上了，王意这个茅梁木就成了。（老吕：对，最起码能说成话就行，这是最基本的一点。杨皮有一天跟我发火的时候，我说“杨

皮咱别发火啊，咱好好说，你要是发火，我也发火，咱们都发火解决不了问题，咱们都收敛一点，我也不会说话，咱们学着说”。）神让人坐一个低凳子，是吧？刚才咱主要是说什么呢？“你若真有良心，你该有负担，该有责任心”，“你若真有良心”，这话反过来也就是说你是没有良心的。你在尽本分的过程中还想得着一点存在感、得着一点荣耀，你与神抢夺荣耀，那你还是不是在尽本分？（不是。）你不是在尽本分了。你尽本分是要荣耀神的，可是你在这儿偷荣耀呢。“你若真有良心”，这也就是在提醒咱呢，这良心怎么体现呢？有责任感、有负担。你既然有良心，你自然就有责任感、有负担。你看见我怎么做的，我做事是不是靠责任感、负担而做的？我在你面前能当个垃圾桶，听你倒，和你交通。有时候听着你说了几遍那些事我早就烦了，但我还得听，为什么呀？因为责任感、负担。

一厢情愿完全是与神背道而驰（四）

“不管是征服还是成全，我都得把这步见证作好。”什么见证呢？还记得王意刚跟上国度建造的时候做了一件什么事吧？王意见有人睡觉不关灯，“咔嚓”把灯一关，“你们睡觉不关灯，浪费电！”在这一件小事里流露出来的那些败坏性情，他自己能够认识到了，通过几年的经历以后，如果他真有良心就得把这个见证作出来，和弟兄姊妹说话不再刷存在感了，而且完全是为了神家利益，是种责任。好比说咱以前弄坏过这个东西，“我再做什么事情得警醒，我得先把这个步骤在网上查好、确定好，然后再下手操作，如果我是外行的话，我得先问问内行这个东西该怎么弄”，咱不能去做试验，因为它是高危险的，所以不能做试验。就是神交通的，相关的专业知识你得去了解，在网上查查。有这些动作是为了什么？你是不是为了本分？这是不是你的忠心？打败撒但靠的是忠心与顺服。咱为了忠心，为了尽到这个责任，要考虑到它的后果。有句话怎么说的？“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你把自己看得什么也能做了，胜利充满了你的头脑，你不愿意问这个人，你也不愿意问那个人，在这个上面你想露一手，在那个上面你还想露一手，这个时候你还考虑后果吗？（不考虑。）你不考虑后果，那你就是处处出差错。你想露一手呢，可神作的工作就是要显明你，让你处处出丑。神走出“厨房”让你大显身手，“来，露一手吧！”咱每次想露一手的时候，没把手露出来，把脚给露出来了，这也能看见是神作的。就是王意在弄这个东西的时候怎么就能出了差错？为什么能把这东西给弄坏了呢？这是不是神摆设的环境？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的说话，神让你怎么呢？那句话怎么说的？什么在跌倒之前？（老吕：“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你若真有良心，你该有负担，该有责任心，说：‘不管是征服还是成全，我都得把这步见证作好。’”刚才咱交通的是这步见证，什么见证呢？就是你的活出，就是你的做人做事、看人看事变了。你现在的做人做事、看人看事是什么？回过头来一看你几年前的做人做事、看人看事是什么？经历了几年的修理对付以后，人变得怎么了？人变得沉着稳重了，这是不是一个大的变化？摩西进旷野里待了四十年，出来以后还是以前的摩西吗？（不是。）这就是一个见证。把这步见证作好，也就是说，你不要把前途命运总

挂在心上，你只管变化自己，你只管活出一个受造之物的形象，活出一个真正的人。你能真正地被作成一个受造之物了，你有没有归宿？（有了。）也就是说，越追求归宿的人，越是没有归宿的；不追求归宿的人，却恰恰有了归宿，这话是不是要应验呢？（嗯。）你总把归宿放在心上，那你就是要与神搞交易呢，你已经不把归宿放在心上了，你能做一个受造之物了，这就是有了一点人样了。

“作为一个受造之物，能被神彻底征服，最终能够满足神，以爱神的心来还报神的爱，把自己完全献上来还报神的爱，这是人的责任，是人该尽的本分，人应有这个负担，得把这个托付完成，这才是真正信神的人。”这就告诉咱该怎么做人了。“作为一个受造之物，能被神彻底征服，最终能够满足神，以爱神的心来还报神的爱，把自己完全献上来还报神的爱，这是人的责任”，看清了吧？（嗯。）这是人的责任！“以爱神的心来还报神的爱，把自己完全献上来还报神的爱，这是人的责任，是人该尽的本分，人应有这个负担，得把这个托付完成，这才是真正信神的人。”咱前面交通了什么呀？交通了你的一厢情愿，你是个骗子，是吧？（嗯。）那这个相对应的是什么呀？你要想蒙拯救，你得怎么呢？（忠心、顺服。）对神忠心、顺服，是吧？（嗯。）打败撒但的见证就在于人的忠心与顺服。这个忠心与顺服用一个什么词来表达？咱主要针对人的这个追求，你原来是一厢情愿，然后你要改变，走上一条正确的路，这个正确的路应该是什么呢？完成一个受造之物的使命，也就是你对神的忠心与顺服，这才是一个受造之物。你再看这儿的神话，“作为一个受造之物，能被神彻底征服，最终能够满足神，以爱神的心来还报神的爱，把自己完全献上来还报神的爱，这是人的责任，是人该尽的本分，人应有这个负担，得把这个托付完成，这才是真正信神的人。”“得把这个托付完成”，你有这个责任，有这个负担，尽上应尽的本分，这才是一个真正信神的人，也就是说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人，才是一个真正的受造之物。明显的两条路出来了吧？你尽这个本分，这个本分是什么？本分是神的托付，是你的责任，是你的负担，是做人该做的。“是做人该做的”这一句话意味着什么？你做这一切事不应该有任何的祈求。好比说，“我尽这个本分尽忠心了，应该让我剩存下来”，该不该有这个祈求？（不应该。）不应该有这个祈求，你如果有这个祈求这就不叫献上。既然叫献上，

那就是不求什么，没有祈求。“这是人的责任，是人该尽的本分，人应有这个负担，得把这个托付完成，这才是真正信神的人。”咱这就知道信神的人该是什么样子了。就是说咱做什么事情，咱做的一切，这是一个负担，是神的托付。你看到弟兄姊妹做得不合适了，你应该帮助扶持，你不应该抓他的把柄。“现在你在教会里所做的，是不是尽到自己的责任了？这就根据你个人有没有负担和你自己的认识了。在经历这些作工中，人如果都被征服了，真有认识了，人就不管自己有没有前途命运都能顺服下来了，这样，神的大功就彻底告成了，因为在你们这些人身上只能达到这个程度，再往高要求也达不到了。”神在咱身上的要求高不高？（不高。）要求咱干什么呢？要求咱不要再有自己的企图，不要老想着尽本分能得着什么，能要一个归宿，或者能要一个什么，你只管完成你的责任、使命，担起你的负担就行了。即使你的素质差，这不是问题，你什么也不用想，你在这儿，给你托付、给你本分，你的本分就是你的责任、负担，你尽你的本分，里边不要再有什么掺杂，不要搞个人的经营，规规矩矩、实实在在地做就行了。（老吕：不能干面子活。）干面子活儿那就是搞个人的经营，有自己的掺杂。没有这些了，这个人就被征服了。“人就不管自己有没有前途命运都能顺服下来了，这样，神的大功就彻底告成了，因为在你们这些人身上只能达到这个程度，再往高要求也达不到了。但以后有一些人能被成全”，这是分了个步骤，是吧？（嗯。）“但以后有一些人能被成全，素质得以提高，灵里有更深的认识，生命长大……可是有些人根本达不到，所以说是不可挽救了。”被征服的人是什么人？被征服的人就是能效力的人。什么叫忠心的效力者？忠心的效力者就是默默无闻、勤勤恳恳，没有什么所求。刚才所说的，中国人达到这个要求是不是就行了？这个要求不高吧？（嗯。）就是说你不要有什么企图。（老吕：神说“人就不管自己有没有前途命运都能顺服下来了，这样，神的大功就彻底告成了”，做忠心的效力者这个都不好达到呢。）所以说，以后你不敢再说大话了，你一说大话就是“我爱神至极”，觉得你走的是彼得的路，你跟彼得差远了。你这是狂妄自大，以后不敢再瞎说了，你再瞎说就是亵渎，所以咱说话要说准确。神逼近了全人类，一天一天逼近了，越来越近了，神对人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了，神要和人求真了，所以不能随意瞎说。今天让你越清楚什么是效力者了，效力者就是被神征服了，做什么事没有怨言了、没有所想了。

“可是有些人根本达不到，所以说是不可挽救了。”什么是不可挽救了？就是素质提不高，灵里不能进深，生命长不大，不能被成全，这是不是就不可挽救了？神交通：“有些人说：‘我为神花费到最终，神是不是大大祝福啊？’如果你不接受真理，但是能够坚持跟随到最后，效力到最后，神给你定为忠心的效力者剩存下来。有些人说：‘剩存下来是什么福气啊？’那福气也不小啊，如果有机会、有可能的话，你可以看见神的真体，那就看神在下一个时代怎么作了，这是一种如果、假设。那这个机会有多大啊？从一到一百，这都叫有机会，就是有机会达到这个。能剩存下来，就是能多活好多年，这个福气就挺大了。”（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分辨假带领（二十六）》）做一个忠心的效力者也不错，虽然没有蒙拯救那么大的福分，但也能剩存下来，活一千年，还有可能看见神的真体。那蒙拯救是多么大的福分呀？蒙拯救了，你就是下一个时代的主人，你可以管理万物，那是多么大的福分呢？“说不可挽救都是有原因的，以后是征服一些人，淘汰一些人，成全一些人，还要使用一些人”，是不是把人分开了？“以后是征服一些人，淘汰一些人，成全一些人”，被征服的人做效力者了，被淘汰的人出去了，被成全的人蒙拯救了。“还要使用一些人，所以有些人经历的是患难，有些人经历的是惩罚（天灾人祸）”，你看这里还用括号写了一个天灾人祸，所以以后你看谁是不是被惩罚了，看什么？如果某某某死在天灾人祸里了，那就不用说了，那是受惩罚了。“有一些人被淘汰，有一些人存留下来，这就是各从其类，一部分代表一类人，不是所有的人都被淘汰，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被成全。因为中国人素质太差，像保罗那样有自知之明的人都没几个”，刚才咱说的效力者有没有保罗的自知之明？（没有。）为什么说没有呀？保罗是该跑的路跑了，该打的仗打了，你该跑的路跑了？神话怎么说的？“偶尔能守点规条、守点规矩，有点好的人性表现，能忍耐、包容，外表谦卑、低调、不张扬、不嚣张”你是一时的克制，一时的低调，一时的包容，所以说，你连保罗的自知之明都没有。保罗还有一个自知之明是什么？神一直就没有和保罗说他的归宿，神说一旦和他说了他的归宿，他还干不干了？（不干了。）说了他就不干了，所以神没有和他说他的归宿。但你呢？神跟你说了你的归宿了，但你还那样走、还那样干，你有保罗的自知之明吗？神都告诉你了，那是你的一厢情愿，你这样走下去是没有归宿的，最终是受惩罚的，你知道你

这样走下去是被惩罚的，你也不变，你不走，还继续那样干。保罗不干，人家走了，但是你呢？你不走，你还干，还要按着你的一厢情愿去干。你有保罗的自知之明吗？你还一天天地说“我不走保罗的路”，拉倒吧，你连保罗的自知之明都没有。神没有和保罗说他的归宿，而神是直接和你说你的归宿了，你还就是要干着一厢情愿的事，所以说，你连保罗的自知之明都没有。“像彼得一样有爱神心志的人，像约伯那样有信心的人，在你们这些人中间很少”，所以说，你不要一次一次拿人家彼得往你身上套，那你就太狂妄了。你付了点代价，出了点力，干了点活儿，就说“我爱神至极”，这就太狂妄了。这话成了老吕的座右铭了，一出力流汗就是爱神。老吕还给周瑜戴官帽呢，周瑜给了我两桶蜂蜜，老吕就说：“周瑜心里还有弟兄呢，还念着弟兄呢，这不是爱的流露？”你这是怎么看事的？“像大卫那样敬畏耶和华、事奉耶和华，有那样的忠心程度的人，在你们中间几乎没有。你们实在太可怜！”可怜不可怜？（可怜。）“现在谈成全只是讲一方面，不管怎么样，你们得把这步见证作好，假如让你们这些人在圣殿里面事奉神，你们该怎么事奉？说你不是祭司，也不得什么长子名分、儿子名分，你还能够尽上你的忠心吗？”这个就不用想了。“你还能够为国度的扩展工作尽上自己的全力吗？你还能够把神托付的工作作好吗？不管你的生命长到什么程度，但借着今天的这些作工，得让你里面彻底服气，观念彻底放下。”今天的交通能不能达到这个果效？能不能把你的一厢情愿彻底放下？（能。）王意能不能放下？（王意：背叛自己，实行。）观念彻底放下，里面彻底服气。“你是追求生命的料也好，不是追求生命的料也好，总的来说，得让你彻底服气。”什么意思？你是这个材料也好，不是这个材料也好，总的来说，得让你服气。这个服气是什么意思？这个服气就是把你征服了。最后作工结束了，惩罚你了，你也是说“我太悖逆，神太公义”，服了，让你死你都服。不要像去了法院一样，人家判你八年，你是“我不服！我要上诉！”你得怎么呢？“我服”，这就证明把你征服了，心服、口服加眼服，把你征服了，你没有任何话说了。就不要说其他的了，就今天神把你的一厢情愿和神对你的要求说出来，你已经是服了。你走的不是蒙拯救的路，你走的就是抵挡神的路。神惩罚你，你还有怨言吗？但即使是这样了，即使说你连保罗的自知之明都没有，你还能一厢情愿地走到现在，今天还能坚持走着。“有些人说：我信神不懂什么追求生

命。还有人说：我信神是稀里糊涂，我知道自己不能被成全，我就准备受刑罚了。即使是这样的人，他准备受刑罚或准备做灭亡的对象，也得让他承认今天的工作是神作的。”神交通了这么多，我再苦口婆心地和你说，目的是要怎么呢？目的是要让你明白神的心意。“即使是这样的人”，也就是说他已经看到自己是受刑罚、受惩罚的对象了，已经准备好受刑罚了。“即使是这样的人，他准备受刑罚或准备做灭亡的对象，也得让他承认今天的工作是神作的。”这是不是临死之时也得喊出神的公义来？就是惩罚了他，他也得喊神的公义。人心太诡诈，所以让他从自己的嘴里喊出来。

“有些人还说：我不要求被成全，但是现在我愿意接受神的一切操练，愿意活出一个正常的人性，愿意提高素质，顺服神的一切安排……这也是被征服了，也是有见证了，证明人里面对神的作工有些认识了。”你能不能说出这话来？“有些人还说：我不要求被成全，但是现在我愿意接受神的一切操练，愿意活出一个正常的人性”，愿不愿意接受神的一切操练？（愿意。）不管你能不能做到，话肯定是愿意说。“愿意提高素质，顺服神的一切安排……这也是被征服了，也是有见证了，证明人里面对神的作工有些认识了。这步工作作得太快，以后在外国作得更快，现在外国人都等不及了，一个劲儿往中国拥，你们这些人作不成就把外国人给耽误了，到那时候就不管你们进入得怎么样，不管你们如何，时间到了就得结束、完工！整个工作不能耽误在你们这些人身上，我作的是整个人类的工作，为你们这些人花费更多的时间这没必要！你们太不争气，太没有自知之明！”有危机感吗？外国人一直往进拥，神不等待任何一个跟不上他步伐的人，可你还在这儿等待呢，看见了还不实行。作工结束了，人家要果实累累、粮食满仓，你看现在的步伐，果实累累，你经历了，你也看见了。粮食满仓，你看见了吗？（嗯。）一年和一年的变化有多大？几倍地增长？三倍地增长。“这步工作作得太快，以后在外国作得更快，现在外国人都等不及了，一个劲儿往中国拥，你们这些人作不成就把外国人给耽误了，到那时候就不管你们进入得怎么样，不管你们如何，时间到了就得结束、完工！”从咱自己来看，这个话交通得也不少了吧？（嗯。）耳朵也起了茧了。所以说，“到那时候就不管你们进入得怎么样，不管你们如何，时间到了就得结束、完工！”不管了，结束

了。“整个工作不能耽误在你们这些人身上，我作的是整个人类的工作，为你们这些人花费更多的时间这没必要！”没必要！听了这话心冷吗？心冷不冷？心酸不酸？不该酸，是吧？不是个滋味，但是也不该心酸。是因为咱是咎由自取，自己不走。“你们太不争气，太没有自知之明！你们没什么成全价值，在你们身上几乎没什么潜力可挖！”就看咱这些人，你有什么潜力呢？你有什么成全价值呢？就说王意，王意有什么成全价值呀？有没有成全价值？（王意：没有。）王意，你自己说说为什么没有成全价值，我听听。（王意：没有变化。）聪聪，你说说为什么没有成全价值？（聪聪：因为人的素质提不高，一直活在自己的想象观念里，就认为自己的资格大大，就是要索取。）（老吕：我认为没有成全的价值是因为，让你洗一个锅你打了一个碗，成全你有什么价值？要用你是因为以后有大的工作，可你打岔打得就不行。）在老吕这儿的成全价值不叫成全价值，那叫做效力的价值。我在这儿说的是成全价值，神在这儿说的是你没有成全价值，你在这儿说的是你没有效力价值，效力价值和成全价值的区别在哪儿？（书纪：成全了，人能见证神。）人家是见证神的，能为神作工，对神有认识，人家这叫有成全价值。神成全的是什么人？神成全的是有心志、有素质、有能力的人，你有什么呢？要素质没有，要良心理智没有，要对神的认识没有，成全什么呢？你仅仅是有什么呀？你仅仅有一些恩赐，你有一点技术，这有什么价值呢？“你们没什么成全价值”，为什么说没有成全价值呢？咱在这儿不是打击人，是说你得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在这儿你看着你是技术人才，在神家要不要技术人才？（不要。）有人把信神当成了事业，把自己当成了专业人士，神在这儿不看这个，也不要你这个。反过来再说，你也不是什么样的技术人才，在世上你有什么呀？你什么都是懂得一个皮毛，不是专业。如果神需要用一个专业人才，神用你呀？用谁不行呀？说到专业人士，你说你搞科技了，爱迪生不比你强？牛顿不比你强？爱迪生的使命是什么？（发明电灯泡。）爱迪生发明电灯泡是为了给人照明，这是他的使命、责任。那他发明电灯泡用不用他信神呀？（不用。）不需要。神让爱迪生用科学发明了电灯泡来造福人类，他做了那么大的工程，还不需要神成全他呢，你接个灯，弄个这、弄个那，还得成全你呢？能不能谈得上？（谈不上。）你就是一个受造之物，干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儿，所以说你没有什么成全价值。即使说你在这儿干了

什么什么活儿，只是说你的这个技术拔高了，能做点什么了，再说得好一点，有点恩赐，这和成全不挂钩。成全是说什么呀？成全是说你的性情。“在你们身上几乎没什么潜力可挖！”你有良心理智呢？你有敬畏呢？你有认识呢？如果有这些的话，那是有潜力可挖，可在你身上有什么呢？没有什么潜力可挖。你所认为的宝贵的，像刷存在感，或者是你什么也懂了，还有书纪说王意的话“除了不会生孩子，什么也会了”，这些神看吗？要你这些“刷存在感”“什么也懂”“什么也会”有什么价值呢？有没有意义呢？（没有。）没有。这些只是工具，只是借着这个干什么？只是借着你的作工来洁净你的掺杂，来扭转你的看事观点。这只是个工具，你不要把它当作一种了不起的东西。

“以后如果人还疲疲塌塌，素质还不能提高，这也不能拦阻整个宇宙的工作，该结束的时候还得结束，到淘汰的时候还得淘汰，当然，该成全的、有成全价值的还得成全，若你们实在不行，那就不等了！最后你被征服了，也算你有见证，对你们的要求都是有限度的，人能达到多高的身量，就要求人作多高的见证，并不像人想象的达到最高限度，拿出来都响当当的，在你们中国这些人身上根本达不到。这么长时间的接触，你们自己也都看见了，告诉你们别抵挡、别悖逆，别背后做那些打岔搅扰的事，话都点到人的鼻子尖上多少次，就这样也不行，一转身人就变了，有些人暗地抵挡还满不在乎，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咱表现出来的是不是这样？（嗯。）看了这些话应该是什么态度？这是对你的一个审判，不敢看了就过去了。怎么是审判？怎么是独立生活？你看了这些话，必须跟你自己的表现去对号，从里面寻求神的心意，“神这么说了，神为什么这么说？神说这些话的目的是什么？神要让我怎么做？神话和我对了号了，我应该怎么做？”这是不是你应该寻求的？“有些人暗地抵挡还满不在乎，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以为你与我过不去就可以完事大吉吗？”老吕，你有没有和神过不去？（老吕：有。）总结了没有？这些是不是都是咱该总结的呢？总结一下，看你哪些没有警醒，这个总结的工作必须得作。“你以为你背后拆毁我的工作我都不知道吗？你以为你的小聪明就能代替你的人格吗？”这都是对咱的一种审判，你的小聪明，你一时的表现，你在人面前的一种表演。“你总是阳奉阴违、心怀鬼胎，这样的人死有余辜！”听着这话怕不怕？（怕。）你做的阳奉阴违的事情多不多？做的

心怀鬼胎的事情多不多？“这样的人死有余辜！”“你以为有一点微不足道的圣灵作工就可代替你对我的敬畏了吗？你以为你的开启是你自己求告上天而得来的吗？不知羞耻！你太不值钱！”咱给别人讲道理呢，对于自己流露出来的败坏性情却不搭理，咱是不是太不知羞耻了？（嗯。）“你太不值钱！”书纪，以后咱得用自己的实际经历去带人。你们看了这话受审判吗？咱不敢不知羞耻。知道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吧？（书纪：知道。）你帮助人、扶持人给人交通的时候不少，但你允许别人给你交通吗？（书纪：不允许。）你给别人交通了，即使说你交通到点上了，神怎么说的呀？“你以为有一点微不足道的圣灵作工就可代替你对我的敬畏了吗？你以为你的开启是你自己求告上天而得来的吗？”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的开启不是你自己追求而得来的，是神为了他的工作，是为了征服你而给你的开启。“不知羞耻！你太不值钱！你以为自己的‘善行’感动了上天”，这“善行”带了引号是什么意思？（不是善行，是好行为。）意思是连好行为都没有，而是神为了他的工作，为了把你征服，为了他的见证。“上天就破例给你一点天赋，让你能说会道，让你欺骗人、欺骗我吗？你太没理智了！你的开启从何而来你知道吗？”这每一句话都是对咱的一种审判、质问，你得把它放在实际环境里问问自己。“你是吃谁的饭长大的你不知道吗？你太没良心！甚至在你们中间有些人受了四五年的对付还没有变化，这些事你们自己都清楚，你们的本性你们自己也该清楚，到有一天撇弃你，你也别有看法。”把后面的接着念完吧。（聪聪：“有的人在事奉上欺上瞒下，没少受对付；有的人因为贪恋钱财，没少受对付；有些人因为男女界限不清，也没少受对付；还有些人下教会懒惰，体贴肉体，不按原则办事，也没少受对付；还有些人到哪儿都没有见证，明知故犯，胡搞乱做，这也没少提醒；还有些人下教会讲字句道理，高高在上，一点真理实际都没有，与弟兄姊妹之间勾心斗角、你争我夺，这也没少揭示。这些话都没少跟你们说，现在不谈这些了，你们愿意怎么行就怎么行吧！自己看着办！许多人接受这样的对付不只是一年两年了，有的人经历三四年了，有的人经历十多年了，刚开始信就接受对付，到现在还没有多大变化，你说你是不是猪性？难道是神委屈你了吗？别以为你们如果达不到一个程度神的工作就不结束，你们如果达不到神的要求，神还等着你们？告诉你实话，没那回事！你别想得那么美！今天的作工都是有时间限度的，不是跟你闹着玩的！

以前经历效力者的试炼，在人看，人要为神站住见证、被神征服非得达到一个地步，都得心甘情愿地做效力者了，并且天天赞美神，一点不放荡，一点不糊弄，这才是真实的名副其实的效力者，其实是那样吗？那时人所表现的各式各样，跑的跑，抵挡的抵挡，有的还乱花教会的钱，弟兄姊妹之间勾心斗角，倒是来了个大释放，只有一点可夸的，就是人都没退去，这是最大的长处，因着这个在撒但面前作了一步见证，之后得着了一个子民的身份走到了今天。神的工作不是按你想象的那样作，而是只要时间到了工作就结束，不管你达到什么程度。有的人会说，你那样作就不是拯救人，也不是爱人，你不是公义的神。告诉你实话，今天征服你作见证是作工中心，拯救你是附加，你能否蒙拯救在乎你个人的追求，与我无关，但我得把你征服，你别想总牵着我走，今天是我作工拯救你，不是你作工拯救我！”）

王意，把最后这一句话念一下。（王意：“告诉你实话，今天征服你作见证是作工中心，拯救你是附加，你能否蒙拯救在乎你个人的追求，与我无关，但我得把你征服，你别想总牵着我走，今天是我作工拯救你，不是你作工拯救我！”）明白这话了吗？（王意：明白了。）“告诉你实话，今天征服你作见证是作工中心”，和你说这么多话，摆上事实显明你，你的言行举止流露出来，咱要解剖你，这一切都是为了征服你，是吧？（嗯。）都是为了征服你。“今天征服你作见证是作工中心，拯救你是附加”，审判刑罚对你是不是一种拯救呢？（是。）如果你接受它就是拯救；如果你不接受那你就得不着救恩。虽然你嘴上不服，但你心里不得不服。咱看周瑜的言行举止，周瑜嘴上服不服？（不服。）到现在他嘴上都不服。他嘴上不服，但他敢跑吗？（不敢。）不敢跑。他心里是服的，但他嘴上是不能服的。解剖了你以后，你心里是有感觉的，你是能看见的。“今天征服你作见证是作工中心，拯救你是附加”，你可有可无，所以拯救你是附加。“你能否蒙拯救在乎你个人的追求”，这就是神说的不赶鸭子上架，你能不能蒙拯救在乎你的追求。“与我无关，但我得把你征服，你别想总牵着我走，今天是我作工拯救你，不是你作工拯救我！”所以说，你就不要和我说，你在工作中作这了、作那了，我不看这些，也不看你付出的多少，也不看你作的工作多大。我在这儿说的是什么？你的性情流露出来的是什么？你的存心、你的动机是什么？你离神的作工有多远？你与神之

间的关系是否正常？你与神的关系正常了，一好百好；你与神的关系不好了，一了百了。我只和你谈你与神之间的关系。念下边吧。（王意：“你们现在所明白的，或对试炼的认识，或对信神的认识，都高于历代任何一个未经成全的人，你们所领受的都是在你们未经受环境的试炼之前所认识的，但与你们的实际身量根本不相符，你们所认识的都高于你们所行的。虽然你们说信神就该爱神，不求得福，只求满足神的心意，但你们的生活之中所表现的却与之相距太大，掺杂太多。多数人信神都是为了平安，为了得利，你是没利就不信的人，是得不着恩典就噘嘴的人，那你所说的怎么能是你的真实身量呢？就平时难免的家庭事故，比如孩子得病、亲人住院、庄稼减产、家人逼迫等等，这些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的事你都经不起，遇到这些事总是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而且多数都是埋怨神。埋怨神说的话都是欺骗你，埋怨神的作工都是捉弄你，这些不都是在你们心里存在的吗？你以为这些事在你们中间发生得还少吗？你们整天就活在这些事里，根本没有心思想如何把神信到家，如何做到满足神心意，你们真实的身量太小了，简直没有一只小鸡那么大。家里生意赔本也埋怨神，遇到环境没有神的保守仍然埋怨神，甚至家里的小鸡死了、圈里的老牛生病都埋怨，儿子该成家了家里没钱也埋怨，作工的人到你家多吃了两顿饭，教会里没人给钱、没人送菜你也埋怨。你满肚子里装的都是埋怨，有时因此便不聚会了，也不吃喝神话了，说不定消极多长时间。就现在所临到的这些事根本不涉及你的前途、命运，就是你不信神也得发生这事，但你现在把这些事的责任都推在了神的头上，硬说神淘汰你了。你信神信得到底如何，真把命献上了吗？若在你们身上作约伯一样的试炼，那你们凡是今天跟随着的人没有一个能站立住的，都得跌倒，你们与约伯相比简直是天地之别。今天若把你们的财产夺去一半你们就敢否认神的存在，若把你们的儿女夺去你们就会坐街叫骂，若把你仅有的生活门路都堵死你就会找神算账了，你就会问我当初为什么说那么多话来吓唬你，到那时你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由此可见，你们并没有真实的看见，没有一点真实的身量。所以，在你们身上的试炼太大了，因你们明白得太多，而真正认识的还达不到你们所知道的千分之一，你们不要只局限于明白、领受，最好看看自己能有多少真实的实行，有多少是自己辛勤的汗水换来的圣灵的开启与光照，有多少实行已经实现了自己的心志。你该在你的身量上求真，该

在你的实行上求真，信神不要想着来应付谁，最终你能不能得着真理、得着生命都在乎你个人的追求。”）最后这一段说什么了？（萧齐：一切都在乎个人的追求。）在于实行。你的认识远远高于你的实行，一说什么咱都知道，但是实行就没话了。

508　神的话语就是人当遵行的道

1　在每一个时代神作工在人中间的时候神都赐给人一些话语，告诉人一些真理，这些真理就是人当持守的道，是人当遵行的道，是人能达到敬畏神远离恶的道，也是人在生活中、在人生历程中该实行、该持守的，这就是神要发表话语给人的目的。

2　这些话语从神那儿从神那儿发表出来，人就应该持守，人持守了就得着生命了，人持守了就得着生命了。人如果不持守、不去实行，在生活当中没有活出神这些话，那人就不是在实行真理；不是在实行真理就不是敬畏神远离恶，就不能满足神；人不能满足神就不能得到神的称许，这样人的结局就没有了。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怎样认识神的性情与神作工要达到的果效》

191　你们应做接受真理的人

1　耶稣的再来对于能接受真理的人是一个极大的拯救，对于不能接受真理的人就是被定罪的记号。你们当选择自己的路，不要做亵渎圣灵弃绝真理的事，不要做无知狂妄的人，不要做无知狂妄的人，当做顺服圣灵引导、渴慕真理的人，这样对你们才有益处，这样对你们才有益处。

2　神劝你们当小心谨慎地走信神的路，不要随意下断案，更不要随随便便、马马虎虎地信神，你们当知道信神的人最起码具备的是谦和的心，具备的是谦和的心与敬畏神的心。那些听了真理以鼻嗤之的人都

是愚昧无知的人，那些听了真理却随便下断案或定罪的人都是狂妄之辈。作为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没有资格咒诅定罪别人，你们都应该做有理智的接受真理的人。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当你看见耶稣灵体的时候已是神重新更换天地的时候了》

992　性情变化才能真实顺服神

性情变化，就指一个人因着喜爱真理能接受真理，终于认识了自己悖逆抵挡神悖逆抵挡神的本性，认识到人败坏得太深，认识了人的谬妄、诡诈，认识到了人的贫穷可怜，最终认识了人的本性实质，达到了能完全地否认自己、背叛自己，凭神的话活着，凡事实行真理，这就是认识神的人，就是性情变化的人。

性情变化，就指一个人因着喜爱真理能接受真理，终于认识了自己悖逆抵挡神悖逆抵挡神的本性，认识到人败坏得太深，认识了人的谬妄、诡诈，认识到了人的贫穷可怜，最终认识了人的本性实质，达到了能完全地否认自己、背叛自己，凭神的话活着，凡事实行真理，这就是认识神的人，就是性情变化的人。

——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怎样认识人的本性》

29 .放不下肉体必遭惩罚

还有什么问题？（放下：进入，你家里是不能离人，还是怎么呢？）（进入：我妻子总闹环境，麻烦得不行。）（放下：你妻子闹环境，她要告你呢？）（进入：我嫂子病了，癌症，花了几十万才从医院里回来，在家里养病呢，我妻子动不动就骂我嫂子，以前我孩子在我嫂子家里聚会，我嫂子就把门给关了，我妻子要找孩子的时候看见门是关着的，就拿石头砸人家的门，后来就跟我嫂子闹得不对了，我妻子就骂我嫂子。我在区里尽本分的时候，她们还在家里打了一架，我小姨子就告到派出所了，那时候就把我找回去了。我妻子的理智不太正常，她想起来就骂，想起来就骂，她们两个人都是互相都见不得对方，谁也不能看见谁。我嫂子现在因为生病不能受气，然后打又不能打，之前她俩打架就惊动公安局了，我侄女拿着我妻子骂人的录音去问律师，说她花几十万给她妈看病就是为了让她妈多活几天，她妈不能生气，说我妻子一骂，她妈就生气，咨询律师怎么解决。律师说“要不然就得强行送精神病院。”可是强行送的话又送不了，我妻子骂，我也是没办法。）（肖红：你把她送进精神病院也行呀。）（进入：她以往就去医院看过病，她一会儿好了就不是那样了，但是一想起我嫂子还有两个侄女打她，她就又开始骂了，就又犯病了。）（肖红：她就是骂你嫂子？不骂孩子，也不骂你，是吧？）（进入：不骂孩子，骂我呢，我天天跑人家也骂我呢。跑得时间长了她管不住，也就不管了，有的时候生气了就开始骂了。我嫂子还专门在墙上装了一个监控器，对着我家门口，要抓我妻子的证据呢，我妻子有时候拿着大石头就去砸人家的门呢。）（肖红：那不行，那你还是把她送进医院吧，送到医院里你不放心吗？非得让她在家里，你的心能安静下来吗？你能安心尽本分？）（放下：进入是指挥，他放心不下他家里的这些。）（肖红：你这样能行？这边你嫂子是泼妇，那边你妻子是神经有问题，你说你怎么办？你妻子还总给你找麻烦。你把她送到精神病院，你的这份工作也能放下，把本分也能尽了，看你怎么选择，你自己选择。你妻子在家里还要害你嫂子，她要给你带来麻烦，你能担当得起？这是你自己的选择。看你是觉得托付重要，还是家里这些重要。）（放下：进入，你是怎么计划的？昨天晚上聚会的时候进入

说，“完了吗？”我说“没呢”，他就是总惦记着家里。）（肖红：进入，你得有个选择，你要是做指挥，你就得往上够，你得先把家里的事情处理了。你这天天得回家，一不回家，她就给你闯下祸了。）（进入：哦，她要闯祸呢，去年接受这一步，派出所就找了我两、三次。）（肖红：派出所为什么找你？）（进入：我妻子现在一骂我嫂子，我嫂子也不打她，人家就报警了，一报警派出所就过来找我。）（肖红：是嘛，主要是怕她给你闯下祸，再加上人家有病，你确实得处理。）神经不正常？（进入：嗯，她神经有点不太正常。）受了刺激了？（进入：嗯，有的时候看着好好的，突然有一天就开始骂了，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就开始骂了。）（和稀泥：她就是一阵一阵的，好的话也让你吃饭，不好的话就开始骂人了。就让人走呢，门也不让进。）（肖红：因为你不知道她哪会儿要发作。）另一个灵来了。（肖红：进入，你怎么计划呢？你以前也在外面尽过本分。你现在的本分是指挥，还带十个人，就你现在这种情况，你怎么计划？）（放下：他还干着活，还得管家里。）（进入：有时候还得维持家里的生活。）你家几个孩子呀？多大了？（进入：我就一个儿子，二十五岁。）现在干什么呢？（进入：他在饭店里打了一年工，后来回来了，现在在家没有出去，前年还自杀了一次，把手腕儿都割了，差点没命了，不想活了。）（肖红：是不是抑郁了？）（进入：就是有点抑郁了，后来就出去打工去了。）（放下：现在你觉得亏欠家人，是吧？）（进入：不是亏欠不亏欠，就是有的时候会引起环境。）（放下：我记得有一次你问过我，“有没有一种办法，既能把家庭维护了，又能好好尽本分”。）（进入：我没有问过，以前我出去尽本分，孩子还太小，母子俩在家里还能作个伴儿，后来孩子到视频组呆了两个月就回去了，回去以后也不想在家里待，在家待了一年就出去打工了，我就不知道孩子出去，我妻子一个人在家。那一年多的时间她的病就比较厉害，她晚上一个人不敢睡觉，她害怕，有的时候就要跑。她和我嫂子记上仇了，我嫂子现在是病了，还在花钱化疗呢。不病的时候还好说，现在我要是在外面待上三两天也不碍事，但是时间长了不行。）

和稀泥暗暗地高兴呢，“有这么一个配搭，我该多轻松呢”。（“你在家，我也在家。”）人把自己家人的生命都看得太重要，在神那边怎么

看呢？和稀泥，在神那边怎么看呢？（和稀泥：神话说“把你的家庭、儿女交在我手中，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有这话，可是有时候在现实生活中，心里面还是不放心。）我说神怎么看，你就说把家庭交在神手里有什么不放心的。放下，怎么看呢？（放下：神说不信的都是魔鬼。其实神给人家庭就是给人一个伴，当神呼召咱的时候，就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了，这些都知道，就是不实行。）（进入：可是有的时候也熬呢，想着怎么尽本分，就是这个环境……那个时候就是因着这个环境区里才把我放回来的，说“你赶快回去处理环境，你不处理环境，别因为开展工作再带来环境”，当时回去就是处理环境去了。）（放下：你还是不相信神的主宰安排，对神还是没有信。看事观点扭转了，剩下的还有啥？）（肖红：神不看不信的那些人怎么样，神只看咱们这些信的人怎么跟随，不信的人就是为了检验咱这些信的人。你妻子、孩子都是为了检验你的，看你怎么走，所以就给你摆设这个环境，看你怎么选择。）（放下：弟兄交通的，要么是见证，要么是地狱。）今天你刚看了众长子的这个见证，神为了拣选众长子，差派了多少效力者，整个教会带领工人，神怎么看？神看他们吗？（不看。）不看。而神是看神所拣选的众长子是否作成了，他们都是为众长子来效力的，效什么力？当演员。他们扮演了一个撒但的角色，来怎么呢？来围攻众长子，给众长子制造一个环境。他们的使命与责任就是给众长子制造一个环境，他们在世上能生存、能存在，是因着他们的使命而存在。如果他们一旦没有了他们的使命，他们还存在吗？就不存在了，不复存在。那你身边所有不信的人、不跟随的人，即使是信的，但不是真实相信的人，不都是演员吗？不都是为了检验你吗？就是说，神六千年的经营计划为了得着多少人？一班人，很少的人。世上的不信派有多少？所有的不信派都是效力的。这六千年了，他们享受着神给的物质生活，呼吸着神给的气息，他们的使命只是扮演，他们只是一个演员，没有他们的扮演，没有他们的表演，后面跟随的人就看不见撒但，也认识不了撒但，认识不了神的作为，认识不了神的智慧。为什么让你来到世间？让你来到世间，然后让你去经历、体验。就是说，他们这些人之所以能存在，是因为他们有他们的使命和责任。他们的使命和责任是什么？神的作工一旦结束了，神说毁灭一个世界是分分秒秒的事。在这儿你得有个轻重缓急，你得能够看清楚，每个人在神那边神怎么看、怎么对待呢？在神那边看，人连

蚂蚁都不如。就像咱脚底下有七、八只蚂蚁，你踩死一只蚂蚁觉得难受了吗？痛苦了吗？那在神的主宰安排与经历之中，那些不信的人存在与不存在，神难受吗？因为你是神经营的一个对象。就像神交通中说的，神说爱人是怎么爱人的呢？是说你不要把自己当成神手中的小宝宝，神是怎么看待这个事的呢？不是说神和哪个人的关系好，神就爱哪个人。神的公义不存在偏待哪个人，而是神对一个灵魂的尊重，什么是尊重呢？你这个灵魂活着呢，对你的一个尊重，不是说就爱惜你这个灵魂，尊重和爱惜是两码事。在神那边看，神看重的是什么？神看的是他六千年的经营计划，是看这班人是不是蒙拯救了，是不是打败撒但了，国度是不是建造成形了。就像你养了四、五十只羊，你经营你家的羊，这里面你有你的计划，你计划经营三年、五年要把羊群扩展到什么规模，然后这些羊现在是什么品种，到时候你得换成什么品种，这羊得长多大。但是现在一个是你的经济，一个是你的发展过程，你要去经营这些，这些羊有生病的，有没病的，还有身体虚弱的，你怎么看呀？你是根据你的经营，“我的羊群要发展，我要看哪只羊羔体质比较好，留下来做种羊，不合适的该卖的卖，该淘汰的淘汰”。那你淘汰这些羊的时候，你是根据你的经营，根据你的计划去淘汰，“这只羊羔是哪只羊的孩子，那只羊是哪只羊的妻子”，你管它不管它呀？你不管它，你只管你的经营、你的计划。神那边怎么看呀？神的作工里面有优胜劣汰，是吧？优胜劣汰，跟你在这儿养羊不是一样的吗？你养羊的目的是要把优质的羊留下，劣质的羊淘汰，你不会衡量这只羊和那只羊是什么关系，如果你因着这只羊和那只羊有什么关系留下了这只羊，这是不是就属于一种情感了？淘汰这只羊是根据羊自身的体质淘汰的，而不是根据它是哪只羊的什么什么，和哪只羊没有关系。那神淘汰人呢？不也是一样的吗？神淘汰人是根据哪个是跟随他的人，神只看跟随他的人怎么样，而不看不跟随他的人怎么样，不管那些不跟随他的人。不跟随他的那些人又都是来干什么的呢？有的是作陪衬、作衬托物，效力的；有的是熬炼你、试炼你的；有的是咒诅，惩罚你、管教你的。就像约伯，约伯的十个孩子一天就没了。再看大卫，刀剑不离开他的家，他的那个孩子是怎么来的？是神的咒诅。是神的咒诅而来的，是对他的惩罚、管教，同时也是对他的拯救，如果他没有经历这些孩子所做的，他没有那个认识。那刀剑不离开他的家，那凶恶的孩子在他家里边，都是来成全大卫的。每个

人经历的环境都不一样，神是根据人的需要而摆设的人事物、环境，关键看你是怎么去经历认识，神是公义的。

坚定看见进入的家庭情况她在心里面是温和的，自己家里边的三个孩子安安稳稳的，心里边是暗喜。坚定，暗喜不暗喜？（坚定：一家一个情况嘛。）一家一个情况，你站在你的这个情况下，你是感谢赞美神呀？还是埋怨呀？（坚定：死了不埋怨就行。）到时候没埋怨吧？赞美神呢？（坚定：没有赞美。）（放下：没有感谢也没有赞美。）不冷不热。（给就给，不给拉倒，也不赞美，也不埋怨。）她敢说你这个话吗？（坚定：不敢。）神是公义的，当神的日子到来的时候，你是什么态度啊？现在是也不感谢也不赞美，那到神的日子到来的时候呢？什么态度呀？（……）我在这边给你作了一个标杆，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见证，祭司弟兄让揭发检举呢，我得响应上面的工作安排，响应圣灵的引导，“我响应了，神怎么对待？我不响应，神怎么对待？”我看见神的性情了，看见神的行政了，这都是经历过来以后才看见的。当初呢？当初我看见的是什么？我看见的是当带领工人是一种福气，人家又有地位、又有名誉，人家还在教会里边，人家是国度里边将剩存下来的，是美的、乐的。可是到神作工结束呢？不要说到神作工结束了，就到检验工程宣布答案的时候，他们还能乐起来吗？那我走在前面了，今天是不是该你们走了呀？神是不是同样向你们提出了要求，提出什么要求了？有没有要求？我那时候是揭发检举呢，你们现在是要干什么呢？（坚定：要见证呢。）要什么见证呢？（见证众长子。）昨天咱交通了什么是众子、子民，什么是效力者，什么是稗子、麦子，是不是神向人显现了呀？（嗯。）已经告诉你了，就是宣布结局的时候，而且神作工结束的时候让人人都起来见证神。怎么人人都起来见证神？神说：“我击打你们犹如耶和华击打以色列各支派一样”，可想而知，到那时候是什么环境？（肖红：进入就没听进去吧？从昨天到今天就没有听进去。）（进入：听进去了。）（肖红：听进去了？听进去了你怎么从这个家出来？怎么走？）（放下：他里面总有一个想法，“这是实际的环境呀！”）（肖红：是呀，实际的环境，昨天已经说了实际的环境怎么处理了，你有孩子放不下，把你的孩子取缔，你有妻子放不下，把你的妻子取缔了，这下是不是就放下了？你是让取缔呢？还是你自己去处理？这是不是一个选择？你就没

计划，我看见你啥计划也没有，环境还是这个环境，环境一直在这儿呢。）（放下：“这个环境我得自己维护呀”，他要维护环境呢。）（进入：有时候就想呢，我还没出去呢派出所就跟在我屁股后面了。）（肖红：你听不进去，那你下去给弟兄姊妹交通啥呀？神摆设这些环境不看不信的人怎么样，是看信他的人怎么样。是你放不下，神要借着你妻子来检验你。这边是托付，那边是家庭，这个时候就看你怎么选择呢。神不看她，是你不停地要看她。）进入，你祷告了没有？寻求了没有？和神说了没有？没有吧？（进入：没有。）没有啊！坚定也没有吧？坚定是坚定地不往上走，坚定住了，定住不动了。（坚定：其实我那个时候早说过这个事情。）（肖红：出去呀，是吧？）（坚定：嗯，本来准备收了玉米种麦子呢，现在不种了，就能出去了。）（肖红：人家这也是坚定跟神走。）（放下：坚定，你以前就不出去尽本分，现在要出去呢，你是怎么扭转过来的？说说，让进入听听。）（进入：我是以前出去呢，现在吓得不敢出去了。）（放下：以前的见证不算见证，那是神亲自带领人走过那段路，现在是人的真实身量。）（肖红：现在是检验、考核，以前是上学阶段，现在就是考试阶段，神给你摆设人事物、环境都是在检验工程，看你怎么去选择。）（放下：以前是环境合适可以出去，为什么现在出不去了？环境不合适了。现在就是考验呢，环境不合适了也要出去，看事观点得与神相合。）那你说这是不是老实人做的事呢？老实人做事的时候也是得考虑环境合适不合适，人家带领工人现在掌权了，你说你能不能检举？你要检举人家会不会开除你呢？实际环境在那儿逼着呢，你要检举人家，人家就要开除你，你还能检举吗？你不能检举了呀。神要看的是你对神的真心无二，你在这里给弟兄姊妹看到的是“我对家庭真心无二，我对本分是环境合适了可以配合，环境不合适了就不行”。（肖红：这段时间教会里不是谈行政了吗？你起码得先保命，行政里说，“当为教会的工作着想，当放下自己肉体的前途，对自己家庭的事应该当机立断，应全心全人投入神的工作之中，应该以神的工作为主，以自己的生活为次，这才是圣徒该具备的体统。”你得有一个选择，得有一个处理法。但你现在没有个处理法，“我就这吧”，你这不是触犯行政？触犯行政还有命吗？你说“我在本地就这么尽着本分就行”，在神来看，你已经触犯行政了，该死了，在神那已经给你记上过了，大灾大难来的时候刑杖就该到了，看见了吗？这段时间是不是交

通这个了？你先进入行政，你先看行政里要求的是什么，在不触犯行政的情况下，在这个里面活着。如果你触犯行政了，你还在那儿说“我尽个其他本分，我这样就行”，那是你自己的想象观念。你得有个解决的方法，你就没想过去处理，他们现在跟你说七百块钱把你妻子送到医院去，你不送。这是不是路途？如果你真愿意的话，你自己想办法，不需要他们去给你想。这是你自己的选择，跟别人没关系，就是自己与神的关系，你临到这个环境的时候，应该把托付当生命一样对待，神话里面说你得被神话所掌管，你该怎样对待神的托付？应当当生命一样对待。咱对待神的托付就是当玩笑，随便去对待，对本分掉以轻心比犹大更可悲。你这都不是掉以轻心，这属于啥呀？纯属不当一回事。）

最根本的一个原因，你祷告了没有？跟神说了没有？有个姊妹平时不聚会，说没时间，她有时间在家打麻将，没时间聚会。孩子发高烧39度，烧了五天降不下来，她赶紧去聚会去了，她不敢不聚会了。但是孩子好的时候，她还不聚。（逼得神不得不这样作，人听话就不需要了。）神用武力解决家庭纠纷，再一个就是看你的素质、能力，看你有没有那个素质、能力，你没有那个素质、能力，你就是想出来神也不让你出来，你出来是打岔搅扰，那必须得把你拴住。这又说回来了，你在外面作工是不是打岔搅扰呢？为什么这个环境不退去呢？神专选中你了？你有没有搞个人经营？你得去认识呢。（肖红：和稀泥，他尽本分可以吗？作工有果效吗？）（和稀泥：倒是也行。）（肖红：也行，到底是行还是不行？）他是见证自己还可以，还是见证神还可以？还是打岔搅扰呢？（放下：那天谈见证神话，见证神的要求的时候，他说“这是实际环境，这是实际环境”。）（肖红：如果你自己认为这是实际环境，你给别人交通真理，你就越不了这个格，你自己就超脱不出来。）（放下：他一天挺忙的，一会家里，一会这，一会那的，可忙了，我看着他可累呢，他倒是也愿意尽本分，愿意积极地配合。）（和稀泥：他包下活他自己不干，雇人去干。）（肖红：他包下活自己不干让别人干，他尽本分了，是吧？）（嗯。）不能冤枉了人，还有实际脸面，我要看他的态度、观点。进入，你向神祷告了没有？向神诉说你的难处了没有？你对神的忠心程度有多少呀？“神啊，我想尽全职本分，可这个环境不许可，媳妇在那

儿拴着呢。”我给你说说我的经历，在我妈去世的时候，不能拜偶像，我就预先在脑子里面想这些东西，想我该怎么做，在我妈还没有死的时候，我就已经预先想我该怎么做，“神看着呢，撒但看着呢，我该怎么做”，就是这些思路都已经排好了，要站见证呢。等到哪天发生的时候，因为这些路在我的大脑里面早已经走过了，那自然而然也就按照这条路去走了，就没有什么拦阻、没有什么痛苦了，因为预先就已经摆上了。神作的工作就是熬炼人、试炼人，现在不是得恩典的时候，在我妈还没有死的时候，得了一个病，我那时候就没有指望说，我妈要得神迹奇事，要怎么剩存下来。约伯，神是用十个孩子熬炼他呢，神用我妈熬炼我一下还不行呀？所以这个就取缔了我和神搞交易的心，我就没有为我妈祷告什么，没有这层，当时就是顺其自然，神要让我在这儿站个见证，我该怎么站。等到我媳妇怀了孩子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有个意念要站见证呢，神说“奶孩子的有祸了，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带孩子呢？”媳妇对神的信是随帮唱柳的信，在她身上没有多大的希望，这就是神要试炼我、检验我，看我的心在哪儿呢。在媳妇生孩子的时候，医院里说孩子有八斤半，生不下来，在医院住了三天。这三天，有感觉但生不下来，生不下来医生让做剖腹产呢，我在这里面意识到神的工作和自己的责任，家庭的一个缠累，妻子、孩子是什么呢？我的责任与使命是什么呢？我在这儿衡量呢。我一切就是交托给神，我这个交托不是让神帮我怎么作，而是我做不了主，我也不数算什么、不想什么。孩子生不下来，医生是让剖腹产呢，我说“不剖腹产了”。神造人的时候让人经历生育之苦，这是神给人制定的，是人该受的苦，现在好多人剖腹产不就是不想受这个苦吗？至于这个孩子的大小，神主宰万有，还不是神说了算呀？她能生下来生不下来是神说了算，这是她该受的苦。如果就是难产，大人、小孩都不在了，人的生命是不是神的主宰呢？那神关键就是要看我的态度与观点。如果我选择了剖腹产，好了，两个人安全了，伤口呢？伤口的愈合程度呢？这个剖腹产是我自己选择的，而神是让我怎么呢？神给人制定的是自然生育，而我选择了让剖腹产，这是我对神安排的一种反抗，是我自己下的决定。我那时候就是，不能对神所作的工作说“NO”，我得说什么呢？“阿们！”神让她受这个生育之苦，我在这边只能说“阿们”，她生下来生不下来，神在那看着呢，是不是就是检验我呢？看我对神的信在哪，我顺服的程度在哪。如果说孩子生下来了，大人小孩

平安无事，人愿意，人也喜乐，可是我要再想想以后的工作，还得在家里带孩子，这就是个负担，在工作中肯定受到拦阻，这肯定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说，这既然不是神所喜悦的，我不能强行去做这个事，更不能去选择剖腹产，那我就是“孩子大，我愿意平安顺产”，我只是个愿意，但我不能有要求，一切都是神在作。孩子八斤半怕生不出来楼上楼下地跑，跑上跑下还不行，孩子生了好几个小时最终能生下来了，医生出来告诉我“出来了出来了”，说了“出来了出来了”以后又等了两个小时，当时医生看着孩子出来点了但还是出不来，因为孩子太大。医生也让剖腹产，我妻子的家人也想让剖腹产，我跟我妻子也交通了，“咱只能是顺服神”。不仅我有这个态度，我还得给她交通，“是生是死咱是信神的……”。我给她交通了以后，她跟她妈去说了，你想一下，我能够把她的思想工作做通，还能让她妈也认同了，没有去选择剖腹产，我在这个事上一切是看神的心意，顺服神。

就是临到肖红病重的时候，你也看到了，肖红病重的时候我不能去祷告说让神怎么怜悯人，是吧？在肖红病重的时候，我给她交通的是什么呀？对死亡该有的认知、认识。我不管是对我的母亲也好，我的家人也好，做在肖红身上的也好，我的态度是不是一样的？我不用情感行事。你说我对谁没情感？不能用情感行事。我这里面只是个接受、顺服神的主宰与安排，一切在于神作。对于我的家人、我妈、肖红，对我来说是不是就是个检验？你说谁对我来说不重要呢？家人对我是重要的，如果把肖红挪去了，我的助手都没了，工作怎么作？从工作来说，从情感来说，从哪方面来说，我能放弃？可我再不能放弃，就像神让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亚伯拉罕自己就举起刀来献以撒，今天不用你举刀，你敢不敢交给神让神来作？没有自己的安排。我只是没有自己的安排，听懂我交通的意思了吗？不管神给我摆设什么环境，你看我的工作停止了没有？作工停止了没有？（没有。）没有停止。那你在这儿，你该怎么走呢？这是不是就是我给你立了个标杆？你看着你孩子的时候，我看着我孩子的时候，你心思里想的和我想的一样不一样？我看见一个三岁小孩子的时候，我想的是以撒，神让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亚伯拉罕就能举起刀来，我抱着这个孩子，我不是高兴地看着这个孩子，我想的是什么呀？“哪天神让我拿起刀来，我怎么拿刀呢？”这么亲的孩子我拿不起刀来，我在想，我怎么才能拿起刀

呢？为什么呢？我在我妈那边是交给神了，不用我拿刀，我是交给神了，在妻子面前，在肖红面前，我不是拿起刀，我是交给神了，是吧？这个孩子我可以交给神，我交给神让神处理是一个态度，我拿起刀来这又是一个态度，我能不能拿起刀来呢？我拿起刀来这是献上，就是我给神献的。如果神给挪去了，我不反抗，这叫什么呢？这叫顺服。我在这条路上，我妈呀，家人呀，肖红呀，在这些事上，我只是一个顺服，但不是献上。那咱呢？咱能不能有个顺服呢？敢不敢交托呢？你想一下，当一个媳妇怀个八斤半的孩子在医院，医生跟你说“得剖腹产呢，怕难产，怕大出血……”，你听了这些话，你心里是什么感受呢？如果说一旦出现问题，你将承受的是什么？这我不是不知道，我是知道的、是清楚的。但是在预先还没有临到的时候，我已经和神沟通了，知道自己该做的是什么，让神加给我信心、加给我心志、加给我力量。就像主耶稣上十字架，当初是不是也胆怯呀？最终主耶稣能够走向十字架，那是有多大的力量呢，谁给的呢？神加给的。我在那个场合下，我的心能够平静的等待，那个力量是谁给的？神加给的。不是我能够站住那个见证，那是神在后面作我的后盾。如果我愿意往上够、往上配合，神就加给我。如果没有神的作工，人无法站立住，更不要说就我妈那个病，我能站立住？就不要说其他的了，就咱信的一个姊妹，当初我埋我妈的时候，都是咱家的几个弟兄跟我埋的，在天未亮以前就下葬了，怕天亮了村里人找麻烦，那会儿村里的亲戚一个没有，村里人也一个都没有，静悄悄的，等村里人出来以后人早已经下葬了。那个姊妹说啥呢？“见证是站住了，但他就这样把他妈给扔出去了？”你听到这话是什么滋味？“把他妈给扔出去了”，别人怎么看你呢？“你的良心呢？你妈养活了你一辈子，养儿防老，养儿防老呢，到最后就让你这样把她扔出去了。”在媳妇生孩子的事上也一样，等孩子出生的时候，你想想有多少人会围攻我呢？这是没有出任何差错，没有任何差错也是神的作工。如果神挪去了呢？即使没有挪去，别人会在背后围攻你什么？“你的人性在哪儿呢？”这是家人都是信神的，如果是不信的会说什么？“你是不是谋杀？算不算谋杀？孩子八斤半，医院里面要求剖腹产，你不，你就是要让顺产，你不是谋杀吗？你这是谋杀！”“你是不是为了你能轻松，想抛掉‘包袱’，所以要谋杀呢？还是你外面有了人了呢？”（放下：外表看都是人不能理解的。）无法理解。就像患难时期的见证一样，“明知道人家要开除你，

你还非要检举人家，你检举了你就知道能处理了？处理不了你还要检举呢。”想不通。“人家都说你是大邪灵了，你还要检举，你再检举有什么意义呢？”（放下：就是憨厚。）这可就不憨厚了，这个词用错了。做在家人身上有憨厚吗？（没有。）公义。这不是憨厚了，这是什么呢？这是真心无二，不是憨厚，是对神的真心无二，是相信神的主宰，是建立在信的基础之上。

进入，神给你摆设一个有病的妻子，是好事还是坏事？这还不是普通的病，是神经有问题了，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呀？（肖红：好事。）你说给你摆设一个这样的孩子，摆设一个有精神病的妻子，和坚定比一下，哪个幸福呢？（坚定：进入幸福。）这就和大患难里边一样，让人家开除你幸福呢，还是你做个大带领幸福？（开除。）你能看透吗？（坚定：当时看不清。）你现在看着你妻子是个精神病，像被鬼附了一样的，你看见你是痛苦的，可你知道不知道这是神对你的怜悯？也不需要你去分辨，也不需要你去认识，一眼看见她就是魔鬼，这免去了多大的试探呢？你还要和她拉情感呢？还怕分辨不清呢？还怕放不下呢？再有什么事还怕你背叛吗？神哪一天把她挪去了，“唉，早就该了。”你背叛不了，你想背叛背叛不了。你问坚定呢？坚定是“呀，我老公那时候信了呀，我老公人性挺好的呀，神怎么就把他挪去了呢？那个谁谁还不怎么样呢，这公义在哪呢？”眼泪流出来了，开始质疑神的公义了。这不是走上犯罪的歧途了？坚定还有三个孩子，你说，累赘大不大？（放下：三个孩子还好着呢，又不抵挡她信神。）人家三个孩子还是好的，进入呢？进入的妻子是这样，孩子还抑郁了。你说，现在是痛苦，等到那一日呢？是轻松的，免去了许多试探。（放下：神看事和人看事不一样，看事观点往神这边扭转，就是轻松的。）（别人一开始还想，“这人怎么能找个这样的妻子呢？”觉得命运不好，一开始还误解神呢。）要是在恩典时代给你一个好妻子，这是什么呀？这是神的赐福、祝福。神作工结束了，是让你站见证，是让你走出家庭呢，那没有家庭是不是神对你的祝福？（嗯，多好啊，轻松加愉快。）（进入：我那个时候也想呢，我这个人最爱讲理了，可是回去就讲不下理，我说这怎么就讲不下理呢，把我磨得就不想讲理了。）你是不是情感太重呀？（进入：嗯。）神给你摆设的这个环境，我也不认识，我也不知道，但根据神摆设的这个

环境，你应该是情感太重，所以神才给你摆上这样的环境。（进入：我里面有一个什么呢，就是那时候看圣经，约瑟受了那么多的苦，受苦受了那么多年，他不明白神的心意，几十年以后才明白。有时候我就觉得神给我摆设这个环境不好，但当时不明白不能发怨言，“这有神的美意在其中，只是我现在领受不了，说不定几十年以后就和约瑟一样明白了”。）（放下：弟兄刚才问你呢，你祷告了吗？你寻求了吗？）（进入：我心里面想的就是，神为什么给我摆设这个环境呢？摆设我媳妇这个环境怎么就不退呢？）他不是寻求了，他是质问呢，“神你为什么给我摆设这个环境呢？给他一个好妻子，给我来一个这样的妻子。凭什么？为什么？你的公义在哪呢？你睁开眼看看呀！”（放下：“我愿意尽本分呀，可是你给我安排的这环境都不合适呀。”）（进入：我也是往上够的嘛，当时孩子要读书的时候，我妻子的妹妹强行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去了，她说“你就一个孩子还供不了孩子上好学校啊？”当时我要尽带领本分呢，总不能把本分撂下去挣钱吧，我就把孩子拉回来送到公立学校，还给钱呢，我让他读了半年就不让他去了，害怕把撒但的那些毒素灌到里面，灌进去就不好弄了，所以就不让他去了。可是后来神摆设这个环境，心里面想的是让他好好信神吧，给他交通他也不好好信，我说“神呀，摆设这个环境，我想让他信神，可是他不好好信”，这又不是咱能安排的，这是神安排的。）“我让他坐在主耶稣的左边，坐在主耶稣的右边，他就是不坐。”这就是人的悖逆、抵挡。（进入：后来那天跟孩子吵架的时候，我就想“你也不是神拣选的，我不管你了”。）每个人即使是神拣选的，来到神面前还有个时间，还有个时候呢，你不要随意去定论。人只有存着一个顺服的心、顺服的态度，你是寻求呢还是质问呢，就看你的态度。在神摆设的环境中你是顺服、你是接受，那你来到神面前你可能就是一个寻求；如果你是对神摆设的环境不服不满，那你来到神面前肯定是控告，那是跑不了的。老实憨厚的人他就控告不起来。你单独听肖红给你交通，就感觉好像这个人给你交通的有点强人所难，是吧？“明明这就是个实际的环境嘛，实际上就是这样，你要求我尽本分，这是啥呢？”我也跟你说不出什么来，只能说你看我是怎么走的。我刚才给你作了个标杆，你应该怎么去带领人，用你的实行，用你的经历去带领人。如果你只是对他是一个强行的要求，他觉得无路可走，“你这是逼我呢”。我站在你那边也同情、也可怜，“就是呀，这

路怎么走呢，我也没法走呀！”我只是告诉你，我是怎么走过来的。（坚定：她们给我交通的是，“你要不出去就不要你了”。）这就是你的作工和我的作工，撒但给人的就是捆绑、控制。（坚定：我那天聚会的时候，超脱给我交通让我去那边尽本分呢，当时也没有多交通，她问了以后我当时没有吭声，她说“你要不去的话，弟兄就不要你了，因为你不是普通的信徒”。当时我收玉米呢，吃饭的时候我就到外面问了一下小静，“弟兄怎么揭露的我呢？”小静说“弟兄就没有说，是超脱打着弟兄的旗号说呢。”我就跟小静说，“吃完饭你把我好好地揭露一下”，这就是当时说的话。吃完饭以后小静也跟我交通呢，小静交通的时候也说了一句，“你要是不出去就不要你了”，最后我就说我把玉米收了就走，当时就是这样决定的。她们说“你出去吗？”我说“出呢。”）（肖红：不出不要了。）这是怕不要了才出来的。（坚定：我心里想着，“我已经答应你们了，怎么你们又说到弟兄那儿去了呢？这两个人要把我怎么样呢？”）“她们这是又告我的状了”，是吧？（坚定：不是那意思。）你答应她们出去了，她们又告状了，是吧？（坚定：我答应了，我还说让她们给我找个伴。）咱今天刚交通了一个路途，你刚才流露出来的是什么性情啊？你感觉她们控告你呢？（肖红：控制呢。）控制了，也控告了。“我都答应你了，我都答应得好好的，你还给我往上报呢，你告什么告呢？答应了还控告呢，你要干什么呢？你要控制我呢，逼迫着让我往出走呢！”（肖红：还有一个吓唬吧，“你要是不出去就不要你了，开除了”。）两个问题，是吧？你肯定有想法吧，放在心上了，你不放在心上今天能够什么也不想就光想起这个话来，你就没想起来，“呀，弟兄，我孩子在家还没有吃饭呢，我要做饭呢”，你也没有想起来给孩子做饭不做饭，你想起来人家说这句话，说明肯定在你心里面有心思。什么心思呢？（坚定：……）坚定，今天我在交通这个路途的时候，哪个路途是适合你的路？我交通的路途有没有和你是正好打架的？（坚定：一直打架着呢。）我交通的路途里面，有没有你这个背景的路途？有没有？（坚定：有。）哪一个？（坚定：你谈的那个经历，从神领受，顺服神的主宰安排，我听了以后就是有路途，不控制人，是让人自己选择。作为信神的咱肯定愿意找到一条实行的路，我已经跟到现在了我也愿意蒙拯救，这不是就有了路了？我也愿意往上配合。至于说家里的那些事，就是弟兄交通的那个路途，我要顺服神的主宰安排，儿媳妇、外债这也不是人

能主宰了的。听了这个路途，我也能从神领受，顺服神的主宰安排，就有这个路途，就是出去尽本分人心里是亮堂的。她们交通的让出，就跟忍气吞声一样。）

（肖红：弟兄交通的出去尽本分让人听后感觉是亮堂的，她们交通的那种出法，是忍气吞声的，达到的果效不一样吧？）（坚定：交通达到的果效不一样，像她们交通的，“你光是出去了，家里的事还是放不下”。弟兄交通是说顺服神的主宰安排，肯定自己家里有这事那事，事多呢，这下我学会都交托在神的手中，顺服神的主宰安排。我在家里也不敢出去打工，再有外债也不敢出去打工。路途不清楚，往前走没力量，往后退也不敢退，现在交通了以后，就是出去了，心里有依靠，知道怎么依靠神，知道家里的这些事儿怎么就不搅扰我的心了，就是一切都交托在神的手中，顺服神的主宰安排。我这个主要就是钱财致命，我平常在家里也不太干活儿，就是一个是有外债，一个是两个儿子有对象，主要是熬钱财呢，可是熬也不敢出去打工，但是往前走，也感觉路途不太清楚。）熬猪食，是吧？（坚定：嗯，就是熬猪食呢。这里面还有什么东西呢，就是每次跟超脱聚会的时候，我就说不完她就把我打回去了。）那要等你说完了，就把猪食熬干了，用不用等你说完呀？你所说的、你所熬的，你和我这边比一下，你熬的是什么呢？你说的是什么？我说的是什么呢？一样不一样？（坚定：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肖红：存心、观点不同。）（坚定：是，就是我的观点不一样。）不管谁给你交通，你心里想着什么？你想的都是你自己的事，“家里怎么样，老公怎么样，孩子怎么样，我走了他们怎么样”，这些东西在你心里占得满满登登的，你丝毫没有考虑到，“神作工作到哪儿了？神作工马上就要结束了，还有好多人没有回来，我的本分尽了多少了？在神那边看，我现在是属于魔鬼呢，还是属于畜生呢？还是属于众子、子民呢？我属于什么呢？我这有没有人样呢？”有没有这个？（坚定：没有。）没有，所以说你在那边也是熬呢，人家在这边也是熬呢，是不是都是熬呢？你熬的是什么？你熬的是猪食。人家熬的是什么？人家是在熬炼中产生真实的信心、产生真实的爱。在这个里面才能产生爱呢，你每天也说，“我也熬呢，我也熬呢”，人家说熬呢，你也说熬呢，你熬的是啥呢？你熬的是你与神抵挡有了资本了，你熬的是与神叫嚣。人家熬的是自己对神的忠心程度不

够，尽不上本分，尽不上功用，是亏欠、是内疚。所以说你为什么痛苦呢？因为你想的就是你的肉体，你考虑的都是你的肉体，所以你就痛苦得不行。就像在这边给你放了块肉，这边是让你吃肉呢，而神那边是让你追求生命呢，出来几种人在走这条路，走生命这条路痛苦的是什么人？喜欢吃肉的人。他跟随了神，他吃不上肉，他就痛苦。那些不吃肉的人痛苦吗？不痛苦。没有痛苦、没有知觉，可以说没有知觉。之所以痛苦是因为怎么呢？是因为你想吃肉呢。你之所以痛苦是你想背叛神，你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你想抵挡神，你的痛苦是抵挡神而来的。天冷的时候想起了谁，天热的时候又想起了谁，你什么时候想起过神呢？那你想一下你能不痛苦吗？你每天就活在痛苦之中。你说你活在痛苦里面，不管谁给你交通，“他就不听我说完，他就不听我说完我喜欢吃肉，我还没有说完他就要说他的。”他该不该说呀？用不用等你说完？等你说完了，那你到什么时候了？当你肉体得着的时候，就是你下地狱的时候。不管人家谁说什么，用不用把你的那些东西倒完？首先你得认识到你说的是什么东西，如果你说的是本分上的事，说的是与神之间的事，你与神之间的事还没有说完呢，超脱就开始说她的了，这就是打岔搅扰；如果你说的是肉体的事，你说的是吃肉的事，人家不听你说，人家咋呢？人家是把你拉到正道上，人家是在拯救你。同样都是不听，不搭理你，不搭你的话，人家只管作人家的工作，同样是不尊重你，但这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性质。你不应该怪罪人家听不听你说，你首先应该清楚，你在谈什么，你是谁的出口，你是正面事物，你谈的是神的心意，谈的是神的作工，谁也不能拦阻你，拦阻就是作恶，她要拦阻不让你说，你就得把她打倒，她是带领也不行，你还可以过来揭发她、检举她，这边神还纪念。这是不是一个正面事物的诞生？（嗯。）那你这个正面事物诞生，神就让它永存下去。如果你在那谈的是，“我的肉体还没有得着呢，我还顾不上管神家的事呢”，你说你是谈你的事呢，她没有把你打到地狱，已经对你是高抬了。这个话能听懂吗？（坚定：意思是肉体不让谈，我说的是那次问工作呢。）你听懂我给你交通的是什么了吗？（坚定：听懂了。）我给你交通的啥呀？（坚定：要是谈正面的，她要是把我打住了就属于……）（放下：你谈肉体，人家把你打住了是救你呢。）（坚定：对。）你要是谈正面的，人家把你打住了，她那是打岔搅扰。（坚定：我听懂了。）超脱和你谈的是行政，你跟她有没有隔阂？有没有

成见？（坚定：谈行政？）她谈行政把你打出来，她说“你不出来就要处理你，就不要你了”，你怎么看这个事呢？（坚定：倒是我也能接受吧，她当时交通的意思是，“你不是普通信徒了”。）你有没有看法？有没有怨言呢？有没有不解？不是说你也能接受，不是说你接受不接受的问题，而是说你的观点和态度是什么。（坚定：出来尽本分呢。）（放下：这不是说你出不出去，而是说你对他们的这种做法、谈法，你有什么看法？）你的观点、态度。（坚定：人家那样说，我也能理解。）理解什么了？把你的理解说一说。（坚定：人家说的那个话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是不出去就不要你了”，我能接受这话。）你怎么理解的，我听听。（坚定：我是做过带领的人。）做过带领的人应该与众不同，应该跑在队伍的前边。（坚定：不是嘛，人家的意思是“你要不出去，也不会把你放在教会里，因为你不是做不了”，人家是这么说的。）人家是这么说的，我总是看不见你的心，你总告诉我她是什么心，我问你杀人了没有，“她说我杀人了，他说我没杀人”。（放下：比如说，超脱说了这个话以后，咱心里是嫌弃、有怨言，还是接受？咱里面流露出来的是什么？）（坚定：没有怨言。）对人家有仇恨，恨恶？“什么人呢，一点情感没有，和你在这儿配搭了两年，最后你就用这样的态度和我说话呢，你可是有权了，是吧？你能把我放下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胳膊拧不过大腿。（坚定：应该有那个思想，应该有。）我说了你才说“应该有”，你说你说话多诡诈呢，“应该有，我可不一定有，正常人是应该有呢，我这个人有没有你还得再看呢。”这是应该有，没有还不应该。你说和人谈话累不累？（累。）你说我在这儿给你看看病、治治病吧，你就不让人看见，包裹得严严实实的。问你“胃疼吗？”“呀，应该是疼呢”，你说你说出这话，别人怎么看呢？我是应该给你开药呢？还是不应该给你开药呢？（坚定：应该。）应该给你开药呢。你来看病呢，“我应该是有这个病，你应该给我开这个药”，最后你吃上这个药吃坏了，警察追查责任呢，“你为什么给她开这个药呢？”“她说她应该吃这个药。”你说的这是浑话。坚定，你对超脱有没有仇？你恨不恨超脱？本来你对这个事情不理解，“凭什么这样对我呢？但是这个话又不能说，说这个话没理智。唉！我只能说，‘我能接受，我能理解’”。那你既然是理解了，为什么还是应该有呢？要是有理解，对她有仇恨、有误解，还应该有？既然应该有，那就不应该是理解呀？这矛盾不矛盾？这个问题

是解决了？还是理解了呢？属于什么？怎么接受下来的？是胳膊拧不过大腿接受下来的？属于哪种？还是告我说“是应该接受下来呀，但不等于现在就能接受下来。”现在是接受下来了，还是应该接受下来了？（坚定：现在是接受下来了。）你接受下来是怎么接受下来的？（坚定：现在是通过你交通的接受下来了。）通过我交通的哪个呢？（坚定：就是你刚才交通的。）这是刚才才接受下来，是吧？（坚定：之前她们交通的那个吧，就是你说的，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刚才通过你交通以后，主要就是这个观点，明白了神的心意以后，就是心甘情愿的。）交通了一个例子，是吧？（坚定：嗯。）还有一个什么呢？昨天下午咱交通什么了？（坚定：行政，铁杖。）除了行政还交通什么了？针对她这个，交通了稗子、麦子，是吧？（放下：说保罗是饱稗子，有素质、能作工作。有素质没作工作，连饱稗子都不是。）（是魔鬼。）是饱的魔鬼。能够听懂指令去做事的，这是家畜，忠心的效力者；能听懂神话根据神话去做事的，实行真理的，这是子民，这就是麦子。麦子带领稗子，众长子带领众子、子民。

坚定，有什么不解的就说，今天话能够临到你，这是对你的保守，今天虽然话不好听，跟你说“你出不出？不出就不要你了”。即使说事临到你，这对你是保守，这是卡着你往前走。如果不和你说这些话呢？临到的是什么？临到的有两种：一种就是你不配合神的作工，神不和你说，直接就把你划出去了，神把你划出去了，即使教会没有处理你，我也不救你，那是神不要你了，那就是行政，人再做什么也是无用工，你不知不觉就出去了，这是一种。另一种就像保罗，神要用他呢，没有话临到，那就可能是事临到，事临到那就不知道是什么事了。就像你说的咱在家庭里出不来，这里是急着让你出，你要是出不来，那神还不好办呀。你要知道神征服人是目的，拯救人是附加的，什么意思？不择手段。至于说你能不能蒙拯救，这是附加的，这是根据你自己的追求，而征服你这是必须的。如果这个工作需要用你，神就给你摆设一个环境，人是难以接受的，你出不来，你因着什么拦阻了，给你把什么挪去，孩子拦阻你了把孩子挪去，老公拦阻你了把老公挪去，家庭拦阻你了把家庭挪去，看你出去还是不出去。所以说今天是根据咱的身量，只是话语临到了咱，对咱是个怜悯，警告，是好事。你想让什么临到呢？坚定，你想临到什么？（坚定：话语。）想

要话语临到，那你见了超脱就得对超脱说，“超脱，感谢你啊！”（坚定：嗯。）你还得感谢人家，还得让人家直接说，不要让人家受辖制了，“呀，不敢说坚定，一说人家受了辖制不搭理我了，和我有了仇了”。人家敢和你说，看见你脸上有疤，看着你有问题，审判刑罚的话她敢和你说，那就是话临到你了。如果你是个刺头，谁见了你都怕，“呀，那人不敢提，看见也不敢说”，你不敢说，神不怕呀，人不敢说神就要作事了，神不是直接和你说话了，人不敢和你说，那就事实临及。你要是怕事实临及，那你就不敢拒绝别人给你送话。就像所多玛人，神让天使去给他们传话，“你来这寄居还想做官呢？”这是今天给你交通了，如果不给你交通，你心里是不是就要说超脱，“你来这寄居还想做官呢？”有没有这话？坚定，有没有这话？（坚定：有。）那有这话，咱走的是不是所多玛人的路？（坚定：嗯。）你走所多玛人的路临到你的是什么？临到你的就是事实临及，那是人难以承受的。所以说，咱要进入神的作工里面，得学会经历神的作工，咱得知好歹，审判刑罚是真实的爱，击打管教更是真实的爱。你身量不够，那就用话把你唤醒，逼着、打着你能听话，能把你征服就行，话能把你征服就不用事实临及。所以说，你的这个看事观点，看你怎么看，你这么看的话你得感谢人家超脱，你要是反过来看的话，你不是感谢超脱了，你是怎么呢？你要抓超脱的把柄，告状“超脱不会作工，超脱作工就是打压人、控制人呢，用地位辖制人呢。”咱控告的话太多了，反过来都是仇恨。（坚定：也不至于恨，我心里想的是超脱对我有观念，怎么能这样说我，但不是恨。）不是恨？（坚定：不恨。）这是今天揭开锅了，你不恨，不揭锅我就不相信你不恨。（坚定：我不恨，我是说超脱管我管得，轻话、重话都敢说我。）轻话、重话都说你，她说的话在你这儿就没有知觉？（坚定：有呢。）有知觉是什么知觉？高兴、喜乐？感谢赞美？是什么呢？（坚定：也没赞美。）不是赞美是什么？平淡无味？如果是平淡无味，你今天拿不出来，肯定是在你心里有味道了你才拿出来，没味道了不愿意拿、不愿意说。（坚定：我心里想的是超脱嫌给我交通麻烦呢，直接跟我说也行，我从神领受。）这里面还有个问题是什么，“也不是人家超脱的问题，超脱只是传达了一下话，这是弟兄的意思，是肖红的意思，所以我要恨也应该恨弟兄，恨肖红，不应该恨人家超脱。”

26　你们的实际在哪里

1　你们的狂妄足够多，你们的贪心足够大，你们的应付足够多，糊弄神的技巧足够高明，你们的卑鄙存心、卑鄙手段足够多，而你们的忠心太少，你们的真心太小，你们的良心更是没有，你们的心地又太恶毒，对任何人都不放过，甚至对神也不例外。

2　你们在乎的不是神，而是你们的家庭，在乎的是你们的儿女、你们的地位、前途、享受。什么时候说话想到神？什么时候行事想到神？寒冷的天气你们想到的是儿女、丈夫、妻子、父母，炎热的天气里你们想到的也不是神。尽本分的时候想到的是自身利益、安全、家室老小。

3　你做什么是为了神？你何尝想到过神？你何尝不惜一切为了神？你与神相合的证据在哪里？忠心、顺服的实际在哪里？不求得福的存心在哪里？你们都在糊弄、欺骗神，你们都在玩弄真理，都在掩盖真理的存在，都在背叛真理的实质，你们这样与神为敌，等待你们的是什么呢？

4　那些与基督相合的人，他们虽失去很多，虽然受了许多苦，但得到神施与人类的全部产业，最终你们将会明白只有神是公义的神，只有神能将人类带入人类美好的归宿中。最终你们将会明白只有神是公义的神，只有神能将人类带入人类美好的归宿中。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当寻求与基督相合之道》

30.对待父母的原则

对待父母的原则（一）

刘洋有什么问题？（刘洋：我就是想把我妈安顿一下。我妈住的是我妹妹租的房子，十月份就到期了。）（肖红：你家姐妹几个呢？）（刘洋：姐妹三个，我是老二。我妈住的房子是老三租的，老三管了我妈十年了。现在房子马上就到期了，人家让我妈去她家住，但我妈要信神呢不愿意去。那房子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我妹置办的，她说："我这些东西都不要了，你拉去，你找个房子自己住去吧。"意思是人家现在不管了，让我妈自己找房子住呢。我想着等我把我妈安顿好了再走。）（肖红：你这次安顿了你妈，以后呢？你有没有想想以后呀？你要安顿你妈只有你自己在家里挣钱，照顾你妈生活。如果你还在一线尽本分的话，你这次安顿了，那以后的事呢？）（刘洋：我姑娘在外面打工呢，她的工作要是稳定下来的话，让她把房租掏了。）（肖红：这是你想的，这并不是实际的呀。你凭着想象过，能过得去？因为这本来就不是你姑娘的事，你让你姑娘掏钱，你觉得合适吗？她还顾不了她自己呢。而且这本来就是你们姐妹三个的事，应该你们姐妹三个商量。你现在是这种情况，你什么也没有，你现在得考虑，本分和你妈之间你怎么选择。）（刘洋：我妹妹就是让我妈去她家呢，但是我妈想着她要信神聚会呢，她不想去那边。）（肖红：不去那边，你妹妹给她租个房子也行呀，她也能管呀，你要是全揽到你身上，你后面怎么走？）（刘洋：人家的意思就是"我都管了十年了……"。）（肖红：意思是现在轮到你管了，是吗？）（刘洋：嗯，就是这个意思。）（肖红：那你计划怎么办？"我不在一线了，我要去照顾我妈。人家都照顾了我妈十年了，现在也该轮到我了，我去照顾我妈呀。"你是这个意思吗？你要是把你妈接来的话，一家老小肯定得生活呀，那你就不可能在一线。不管你给你妈在这边的哪里找的房子，你都得在这边，可咱一线得去别的地方，你把你妈放在这里，你去别的地方，你放心吗？你说你能在一线吗？）（刘洋：我姨和我姨父也在这边呢，我妈要是有个啥事，她们姐妹之间也能照顾。）你上一次和我说你妈住的房子只要给人家出个管理费就行了。（刘洋：房

子就一直住着呢，那时候没有说房租马上到期。）那时候你和我说那是你妹妹的房子，你没有说房租到期不到期呀。（刘洋：我妹妹掏了二十万，但没有把这个房子买下，就一直这么住着呢，住了十来年。前天我妹妹说房子到期了。）是不是到期，你妹妹应该知道呀。（刘洋：人家说签的合同，合同上面是这样写的。）合同上面写的什么？二十万租几年？（刘洋：今年算下来租了十一年了。）你上次和我说这话离现在不超过两个月呀，最起码你也应该知道房子的租期到了呀。（刘洋：我妹妹和房东之间的这些细节，人家也不和我们多说，就一直让住着呢，她也不确定。）你们姐妹三个呢，连自己住的房子都不敢确定是租的还是买的？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到期？你说的这话让人怎么信呢？（刘洋：人家也不说实话。）你妹妹的人性就差到这个程度？你妹妹就好像房东一样，“今天我赶你走，你就必须得走”？房东和你妹妹签合同了，你妹妹最起码是清楚的，知道这个房子能住到什么时候。（刘洋：能住到今年十月份。）你妹妹知道只能住到今年十月份，是吧？（刘洋：嗯。）你妹妹知道只能住到今年十月份，那你妹妹为什么要骗你呢？你妹妹知道只能住到十月份，然后在九月份的时候告诉你“搬走吧，这个房子要给人家退呢”，你们姊妹之间就没有一句实话？你妹妹是个诡诈人？（刘洋：反正人家的心眼儿挺多的，不沟通。）这不是沟通不沟通的事。就说她对你妈能做到房子十月份到期然后九月份告诉你妈搬家这一点，你说什么人才能做出来这事呢？这也太没有人情味了呀。就是一般的房东都做不出来这事，一般的房东都是提前半年或者提前三个月告诉租客，要是住的时间长那都是提前一年就说“明年我要收拾房子呢，你该找房子赶紧找”。你妹妹就连一个一般的房东都不如吗？（刘洋：反正是不好，人性也不好，人家也不想让我们信神。）你们信神不信神和你妈租房子不租房子没关系呀。我刚才给你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属世界的，人和人之间没有任何瓜葛，房东要收拾他的房子，最起码提前半年或者提前一年告诉租客，“你赶紧找房子啊，我明年要收拾房子呢”。他是不是得和你说这话？他要是不说这话，他能不能提前一个月才告诉你“你赶紧找房子，我要收拾房子呢”？能做这事吗？这不是人做的事呀。假如说你是房东，人家租你的房子租了几年了，你能不能因为你要收拾家，你就让人家在一个月之内搬家？你让人家往哪里搬呢？当下能找到合适的房子吗？你能做这事吗？这不可能呀，不能呀。就是陌生人都做不

出来这事，但凡有正常人性的人都做不出来这个事。你得给人家找房子、选择房子的时间，你得给人家搬家的时间。那是找一个家呀，哪有那么合适的家，说走就走。更何况你妹妹和房东也不是一天的交情了，十一年的交情了，是吧？十一年的交情就能在临近一个月的时间让她搬走？再反过来说，你妹妹和房东有合同，那你妹妹就知道房子是今年十月份到期呀，你妹妹知道然后没有说，你妹妹和你妈耍阴的呢？你妹妹的人性不好就耍阴的？“我就不告诉你，我就等着在九月份的时候告诉你房子十月份到期，我就给你一个月的时间让你搬家，让你流离失所，让你在外面当乞丐。”这不是玩弄人吗？你妹妹的人性就恶到这种程度？是不是？那你有没有问过你妹妹“你是不是人”？你上一个月完全没有跟我说这个房子是租的，或者是要到期了，你一直告诉我你妈住的是你妹妹自己的房子，只要把管理费出了就行了。怎么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从你妹妹自己的房子变成租的房子了？租的房子也就罢了，怎么还能再有一个月就到期了呢？你妹妹是一个什么人呢？这就不是人做的事呀，于情于理都不通呀。就不要说别的了，就是大红龙要拆房子也是提前通知你“这个房子要拆了”，怎么也给你半年的搬家时间。而且她还是你亲妹妹，就不要说她和你妈的关系了，就说她和你的关系，她是你的亲妹妹，她就是给你租个房子，也不能在一个月之前告诉你这房子要到期呀，而且那还是她妈呢。你说她人性不好，如果她是人性不好的话，你妈这十年在那里是怎么住下来的呢？早不应该住在那里了呀。那你妹妹究竟是人性好还是人性不好呢？要说她人性不好吧，你说你妹妹一直管着你妈呢，你妈一直住着人家的房子呢。可是说她人性好吧，说变就变了，变脸了。现在九月份，你倒告诉我你妈住的房子十月份就要到期，这话你去哪里讲理呢？有可信度吗？让人怎么相信呢？是哪边出差错了呢？你就不问问你妹妹吗？你就不让你妈问问你妹妹？问过没有？（刘洋：……）这和你信神有什么关系？就算你妹妹不愿意让你信神，她能拖你，但她能以不让你妈住房子来要挟你不让你信？她和你是两码事呀，你们是姐妹，你又不住她的房子，那是你妈住她的房子呢，你妈七十多岁了，她能不让你妈信神？如果你妈再信她就把你妈赶出家门？那也算句话呀，把话说出来呀。你妹妹把你妈赶出门是因为你妈信神的原因吗？是不是？（刘洋：不是。）那你说是什么原因？（刘洋：我妹妹说的是让我妈去她家里住呢，我妈说不想去。）要是你妹妹让你妈跟

着她去她家住，那用不用拿房子到期说事呀？人家愿意孝顺你妈，肯定是想让你妈去她身边，你妈在她身边她也好伺候，要是离得远了人家没有办法伺候你妈，那就是说“妈，你跟我去我家吧”，是经过协商的。要是这样说，你妹妹的人性还可以呀，人家还让你妈去她家呢，这不是你说的人性不好呀。不管怎么说，不可能十月份房租到期九月份才说呀。那你妹妹就不是和你妈商量了，是房租到期了，必须得搬家了。你妈七十多岁了，也是成人，你妈不想去你妹妹家，那你妈想去哪儿呢？你妈总有一个意思吧？（刘洋：她要跟着我呢，她说“这么多东西呢，你租个房子，我住在这儿也能信神”。）

刘洋，你妈让你给她租房子，你妈不知道你信神吗？你妈不知道你没钱？她让你租房子，你能租得起房子吗？还是你妈给你租房子呢？还是你妈跟你过不去呢？“我就偏心眼，我就知道你没钱，我就让你给我租房子，我就不去你妹妹家，我就跟着你。”（肖红：你妈能问你妹妹要下钱吗？）（刘洋：要不下。）（肖红：那你怎么租房子呢？）刘洋，是你妈陷害你呢？是你妈逼迫你呢？你妈要是不信，她可能说出这话，你妈会说“不让你信神，你总要信神，信神连家也顾不了吧？还让你妹妹养活我呢，我就不去你妹妹家，我就要跟你，你给我去租房子”。要是你妈不信，逼迫你，这个话她能说出来，这个事她也能做出来。你妈信神，应该是在背后支持你，你妈应该是把她的小金库拿出来，作你的后盾。你妈信神呢，反过来是说这话，这让人怎么也理解不了呀。你妈信神，说是支持你，可是你妈的小金库拿不出来，她知道你没有钱，她还让你去租房子，这是干什么呢？这是不是要把你逼上梁山啊？是不是要把你逼去世界，让你去挣钱呢？你妈是不是这个意思？你妈就这么不通人性？你刚才说你妹妹没有人性，这下连你妈也没人性？她们都欺负你呢？你妈究竟通不通人性？你妈要真是不通人性的话，你孝顺她干什么呀？你何苦要痛苦呢？为了一个逼迫你的人，为了一个诡诈人，说是支持你，作你的后盾，但逼着你让你去租房子，让你去照顾她，你妹妹带她去你妹妹家，她都不去，她就是刁难你，这是什么人性？这是人吗？如果她不是人，那你还为她吊丧干什么呢？有意义、有价值吗？如果她是人，她能做出来这事吗？你这里面有什么隐情吗？（刘洋：……）我说的这个理通吧？你妈信神，你也信神，按道理说你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你妈是你的后盾，你妈

要想办法支持你，不可能想办法拦阻你，她是要想办法减轻你的负担，“你放心去外面打仗吧，当妈的我能自理，我还有你的两个姐妹呢，不行我就去她们那边讨要一点，我能生存下来就行，不要影响了你的工作，不要影响了你的本分，这也算是我的一个善行”，这不是该有的理智吗？

（肖红：刘洋，你是不是有难言之隐呢？有你就说说嘛。弟兄跟你说这些你心里怎么想？是不是就不是这回事？还是另有隐情呢？）（刘洋：……）（肖红：弟兄谈的是，一个正常的家庭，他父母就会这样。）这是正常的一个理性，作为人的一个正常理性。（肖红：刘洋，你说的这个好像有点不通。按说你妈信着呢，她明知道你在一线尽本分，一分钱不挣，就没有钱，还让你再给她租个房子，她还要和你住在一起，那得吃喝呢，别说光租个房子住下就行了，吃喝拉撒呢？以后呢？这可不是随便的呀。刘洋，你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呀？你说说心里话。我这样说是因为我也有这个体验，我娘家就我一个人信神，我还有三个弟弟，我妈啥时候都是向着我，她自己弄点钱，就想着给我点，还让别人给我捎过来，“你有病呢，你拿着钱吃药去”。我说“你就没多少，我不要你的。”人家说“不行，这是我的钱，谁也管不了，我还得给你。”我这次病了，她还偷偷给我一点钱。别人不会给我，但她是会给的。她常常一说起来就是“不用你管我，我还有儿子呢”，她从来不说“我这么老了，你就不管我？你就不回来管我几天？”她从来没有说过这一句话，她哪怕自己苦、自己累，有了病自己扛，她也不说这话，她跟我说的都是好话。她什么时候都是说“我就不需要你”，其实她真的不需要吗？她七八十岁了，腿疼呢，她怎么能不需要？但是她不会这样说，她什么时候都是说“我不需要你，我有儿子”，哪怕她儿子管得不好，她也是说“我不需要你”，她说的就是这话。所以我听了你妈说的这话就想不通，我就觉得有点反常。你说要按你妈说的，这还能信成神啊？你妈就那么自私？光是为了自己信，“你给我好好挣钱”？她明知道咱没有钱，还想让你租房子？你妈是怎么想的？还是这是你的意思呢？你让你姑娘掏钱给你妈租房子，你姑娘和你妈又差下一辈了，按说照顾你妈是你们姐妹三个的事，就不是你姑娘的事，是你把这个责任推向了你姑娘，让你姑娘给你妈掏房租，人家给不给你钱还不确定呢，你就没有想过后果吗？刘洋，我

说的是这个问题。如果你给你妈租了房子，你照顾你妈，那你就不能上一线了，那你就打工挣钱吧。你租了房子之后不吃、不喝、不交房租吗？这不是一下的事呀。你说说你的心里话，是你放不下，还是人家她们放不下呢？是不是你要往你肩上扛这些东西呢？你说说吧。）（刘洋：我妈就不表态。）（肖红：意思这是你想的，不是你妈表态的吧？）（刘洋：不是，我妹妹来找我妈，我妈也不说“你给我租个房子”。一说租房子，我妹妹就说“我现在也过不了自己的日子，你们自己想办法吧”。我妹妹说原来房子里的东西她也不要了，反正就是让我给我妈租个房子呢。）（肖红：那不就是甩包袱吗？“我的东西给了你，你全拿着”，你要人家那点东西，占那点小便宜，后面呢？这个时候正是你们姐妹三个说话的时候呀，你什么也不说，你把人家的那点东西拿来，你去照顾你妈呀？你想想后果，你要是有这个打算，那是你自己想的，那你只能挣钱打工去了，你不可能在一线了。）

刘洋，你说的这话都站不住理，不合常理，全都是违背常理的。世上的人常说“娘心贴在儿身上，儿心贴在石头上”，可在你这里是“儿心贴在娘身上，娘心贴在石头上”，整个都反了。你妈在这儿对你根本没有任何的体谅、体贴、关心、理解、支持，这些都没有。然后不仅是你妈没有，你们这是基因遗传下来了，你对你闺女依然没有。你闺女上班了，现在的年轻人能顾得了自己，不和家里要钱就不错了，然后你和我说，你和你闺女要钱租下房子给你妈住。现在都是当父母的养活孩子呢，父母能养活了十个孩子，但十个孩子却养活不了父母。可到了你这里完全反了，怎么了？在你这里是，父母养活不了孩子，而孩子不仅能养活得了父母，连她姥姥都能养活得了。你说合不合常理？你跟我说这是你的一个计划、你的一个想法，那你的计划、你的想法合常理吗？你养大你闺女就是让你闺女孝顺你呢？就算你闺女孝顺你，你闺女养活了你，还得养活她姥姥，并且你闺女还心甘情愿，你闺女还有这能力，你说这合常理吗？你闺女是作什么工作的？是大款吗？（刘洋：打工的。）可是听你这话，你闺女像大款一样。她才去了一个地方打工，一个月的工资还没到手呢，她连自己的生活还顾不了呢，你告诉我让你闺女去给她姥姥租房子呢。照顾她姥姥是你们姐妹们的责任、义务，你们姐妹们不管，反过来让一个外甥女管。这还不仅是你妈的意思，还是你的意思，你们母女俩还都是同样的意思，

你说出奇不出奇？你说这是从哪里来的奇思妙想呢？你的这些话经不住推理，既然经不住推理，那你说的这些话就不是实在话，就不是真心话，也可以说就是假话。神说：“任何一个人都能用自己的语言与行为来代表自己的本来面目，这个本来面目当然就是人的本性。你是一个说话很弯曲的人，那你的本性就是弯曲的；你的本性很诡诈，那你办事就很圆滑，而且让人很容易上当受蒙蔽；……你的本性很善解人意，那你的语言就很通达，而且行为也很符合真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背叛　一》），如果你是一个诚实人，一个很善解人意的人，那你的语言就很通达，你的语言不通达，就证明你不是诚实人，你说的不是诚实话。如果你的本性很诡诈，那你的说话就很圆滑。刘洋，从你的说话来看，从外面、从道理上去看，不仔细去推敲的话就是这么回事，可是你这话经不住推敲，所以你的话就是圆滑的话，你说的并不是实在话、真心话。咱信神呢，神让咱做诚实人呢，咱做诚实人的表现在哪里呢？连正常的一句心里话也不能说吗？咱来了这里都说不出一句实在话来，那你去哪里还能说实在话，做诚实人呢？你来这里说你有难处了，要解决你的难处呢，可你连诚实话都没有，这难处怎么解决？那是什么难处呢？你心里面有你的小九九，你把你的小九九说一下，说一下你自己是怎么想的，直来直去，不需要绕那么大的弯。（刘洋：……）

刘洋，你哪年信的神呢？（刘洋：2003年。）你2003年信的神，这时间不短了呀。一直都聚着会吗？（刘洋：2012年之前不怎么聚。）从2003年到2012年几乎没有怎么聚会，是这个意思吧？（刘洋：是。那时候也是外邦，跟上我妈只是知道有全能神。）那不算信神吧？那你是从2003年知道有神，不是从2003年开始信的神。你说从2003年到2012年不怎么聚会，那你是从2012年开始正式聚会的？（刘洋：嗯。2012年人家说工作紧呢，让辞工作呢。）谁让辞工作呢？（刘洋：教会带领让辞工作呢，大帮轰的时候让上一、二线呢，这下聚会才正常了。）你过了多长时间的教会生活呢？（刘洋：从2012年开始在一、二线待了一两年，回来之后让做教会带领呢，做了四五年，2017年从原教会出去的。）你是出来以后跟上这步的，还是跟上这步出来的？（刘洋：出来以后在社会上跑了几年，2020年7月份跟上这步的。）从原教会里出来是因为什么出来的？是你自己出来的还是被开除出来

的？（刘洋：因为我是假带领，不作实际工作，不配合清开工作。）《话在肉身显现》你看了多少？看了有一半，还是一半也没有看完？（刘洋：一半也没有看完。）那你来信神完全就是奔着得福来的，你就是来投机取巧的。（刘洋：是。）你2003年的时候就知道全能神开始作工了，你就等待着哪天火车开始发动的时候，你再上车。2012年的时候你看见火车发动了就赶紧上车了。（刘洋：那会儿人家说工作紧呢，工作要结束呢。）结果到2017年还不结束，“拉倒吧”，就下车了。等到2020年的时候说换了高铁了，你赶紧又要上高铁呢。没想到上高铁还得买票呢，你买不起票了，这又有难处了。咱是不是信神的人呢？咱是不是投机取巧呢？你本身就没有装备上神话，在教会建造的时候只是挂了个名，在国度建造的时候你还不愿意献上，那你说你进国度的资本是什么呢？人家那些凭想象观念的是想用资格大大、跟随左右作为资本进国度呢，那你的这个资本在哪里呢？你连想象观念中的资本也没有，神要的真理你更不可能有，因为道理你都没有装上，那你说你在这儿是不是混呢？你来神家混，能有什么结果呢？直到跟上国度建造了，神让人把神话带入实际生活当中，神要的是见证，你来这里想什么呢？这不是恩典时代，跟上恩典时代的人是想得恩典呢，想着跟上就是得恩典，那时候是因着一个信，成就的就是一个信，因着信得恩典，是为了扩展神的福音工作，让你看见有神，让你去体验神主宰、神掌管。就像约伯一样，只要你信，就赐给你万贯家产，因着信你不是得了很多吗？那是恩典时代，但现在不是恩典时代，现在是国度时代。国度时代是什么呢？国度时代神的性情主要是以公义为主，是见证神的公义呢，是爱神的时代，是神要人真实信神的见证，是神要人见证的时代。神要考核、检验你是不是信神的人。恩典时代只要你有一个信，你就能混，只要你挂一个名，嘴上信，就给你恩典。而国度时代拔高了，神是要检验你是不是真实信神的人，你是真实信神的人就进国度，你是搞欺骗、搞诡诈的人就淘汰，这是神的公义性情。神作工结束了，神要检验，要看你最后时期是否能为神献上，根据你最后时期所站的见证来定你的归宿。神作工结束了，最后时期了，你能为神献上什么呢？神在这里要检验、检查看人能为神献上什么的时候，你在干什么呢？你不是往祭坛上献，你在这里是“我现在还缺”，你进入恩典时代了，差下两千年了。人该尽的功用都尽不上，不尽本分是悖逆，尽不上本分的是废物，神怎么可能让一

个废物存在呢？咱怎么尽本分呢？咱尽本分还有条件呢？不要说和神要了，神是剥夺，神检验人就是剥夺了以后看人的真心。约伯的万贯家产被剥夺了，一无所有，还有病痛的折磨，让他像万箭穿心一样难受。还有先知以利亚，以利亚遭到追杀，没有可逃的地方，喝的是约旦河里的水，吃的是乌鸦叼来的肉，圣经没有记载他因着没有家而尽不上本分，没法往前走。而且神今天又给你交通了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父母不是孩子的债主，孩子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在恩典时代说孝顺父母，在国度时代呢？神怎么说的？国度时代让你孝顺父母有没有细节？基督直接告诉你了，在什么条件下孝顺父母呢？孝顺父母是在神没有给你本分的时候，没有给你使命与责任的时候，在正常人性下把你能做的尽你所能地去做了，但在本分临到你的时候，你首选的应该是什么？神刚交通了这个，既然是神刚交通的，那就是圣灵正作工的时候，那就是圣灵正检验人的时候，那你在神给的这份答卷上答的是什么？你为了有个家，想尽一切办法，为了有个家撒谎、欺骗。你和我说的这些话，我就是不调查是不是撒谎、是不是欺骗，你是不是另有存心，你自己心里不清楚？神是让人去敬畏的，不是让人去欺骗的，咱来这儿连一个正常的对话都没有，根本看不到自己的危险，根本没有危机感。真理没有装上，苦劳没有积下，在最后时期不是说用尽全力赶紧预备善行，换取一个合适的归宿，而是什么都成了拦阻你来到神面前的条件了。你个人的生活琐事处理不了，难以来到神家，难以来到神面前，更何况你还耍一些小花招。不尽本分的是悖逆，尽不上本分的是废物，你在神家尽本分呢，你不是看看你现在尽的本分如何，你尽的本分合格吗？能不能尽上自己该尽的本分？你尽本分没有感觉到吃力，你在一线呢，你打回来几个人了？一年作了几个人？预备了多少善行？你不看你预备了多少善行，你不看你尽的这个本分是不是合格，你不考虑你的本分是什么，也不看你能不能尽得了，不看自己是不是一个废物，这些你都不关心。你如果尽不上本分就是废物，连用武之地都没有，你不着急上火，你反倒着急的还是什么呢？“我恐怕尽不上本分了。”你不是没有那个能力尽不上本分了，而是你自己怎么呢？“我的条件不许可了，拦阻我了，我不想尽了。”你想干什么呢？敲诈勒索？你说神家离了你不行吗？尽本分是给自己预备善行呢，给谁预备呢？你把个人的难处摆在桌面上成为你不尽本分的一个理由，那不是悖逆？

按道理，这些事情用神的话来说我就不应该管。还记得神的那句话怎么说的吗？神刚刚交通了，神说：“我跟教会的人接触这么多年，很少有人问我关于生命进入或者涉及真理原则的问题，也很少有人说个人的情形，然后寻求实行路途，反倒有些人问一些与真理没有任何关系的问题，还用‘寻求’这样的字眼，把我恶心得够呛。我一听到‘寻求’这两个字，我还挺认真、挺严肃地洗耳恭听，结果问的是一个破事，把我恶心得够呛。我也没好气，我说：‘这事你们咨询律师，别问我！’你问的事跟教会工作还有生命进入没有关系，你可别用‘寻求’这个词，你侮辱了‘寻求’这个词。‘寻求’这词能不能乱用？（不能。）有的人问：‘我家孩子背后有颗痣，有的人说长那个痣命不好，还有的人说那个长痣的地方可能有点什么疾病隐患。那这个痣割不割啊？我寻求一下。’问这问题的人还说，‘反正我也不在意什么命好不好、这痣有啥说法，但如果它对身体真有害，你说割不割呢？’这事要问你们，你们怎么回答？你说，割不割涉及真理吗？涉及教会工作吗？（不涉及。）这都不涉及教会工作，我有义务管你这事吗？（没有。）没有那个义务。所以，你说我应该怎么回答？我说：‘你儿子身上长一颗痣，你觉得碍事你就割，你觉得不碍事你就留着，这事你问医生，你问我干什么啊？我是你的家庭医生吗？还来寻求呢，我愿意管你这事吗？’你们说该不该管？（不该管。）问谁谁都不愿意管这个事，不是说担不担责任的事，就是没有义务管这些事。你儿子长个痣割不割影响教会工作啊？影响你个人尽本分了？这事跟我也没关系呀，你可别问我，我恶心这事，这都是无聊的事。跟真理没有丝毫关系，你还说寻求，你污蔑‘寻求’这个词，恶心！有些人又问：‘我家院里跑进一只乌龟，我寻求一下抓不抓啊？’抓不抓？（不管他。）挑这么大个事来寻求，你说你该不该回答他？（不回答他。）他说：‘那我抓了要是犯法怎么办哪？要是犯法了，你没制止我，你有责任哪！’你怎么说？（是你自愿要抓的，犯法跟我没什么关系。）犯不犯法那是你自愿抓的，与我没什么关系，我虽然没说不让你抓，但是我也没说让你抓，那是你自愿抓的。你问我教会工作原则、真理原则，这行。法律的事你找律师，谁管法律你问谁，你在哪个国家呆，你咨询哪个国家的法律，你别问我，我知道我也不告诉你。为什么？我没有那个义务。我只供应你真理，交通原则，剩下你能不能蒙拯救跟我没有关系，那是你自己的事，何况你生活中的私事，你更不应该问我。没有那个义务

回答他，是不是？（是。）”（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怎样追求真理（二十三）》）“有的人问：‘我家孩子背后有颗痣，有的人说长那个痣命不好，还有的人说那个长痣的地方可能有点什么疾病隐患。那这个痣割不割啊？我寻求一下。’”神说什么？“跟真理没有丝毫关系，你还说寻求，你污蔑‘寻求’这个词，恶心！”神还说了一句直截了当的话，“你儿子身上长一颗痣，你觉得碍事你就割，你觉得不碍事你就留着，这事你问医生，你问我干什么啊？我是你的家庭医生吗？还来寻求呢，我愿意管你这事吗？”那基督的事是什么呢？基督是来通行神旨意的。咱今天聚会是什么呢？一线是扩展神的福音工作的，是拯救人，是站见证，是把神选民带到神面前，让神的国度降临在地上，而我是负责把你带到神的经营中，带领你进入信神正轨。刘洋你说的这事我应不应该管呀？我不应该管，不应该操心。在我这里严格地说应该怎么说呢？那是你妈，不是我妈。再准确地说，那是你个人的事，那是你的生活琐事，那不是我的生活琐事，这些事我不需要管，也不需要考虑、过问！知道为什么吗？神注重的是什么？神注重的是他的经营计划。我注重的是我的本分、我的使命、我的责任。我的使命是建造国度，我的责任是建造国度。建造国度是把你带到神话里面，让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这是我的使命、责任。至于说你愿意不愿意接受神的拯救，那是你个人的选择。在你来看，神话要在你身上作王掌权好像是神要当家做主，神要控制你似的。准确地来说神话要在你身上作王掌权是对你的拯救，是带着你让你去看你怎么能够顺服神，你怎么能够剩存下来。带着你让你看怎么剩存下来，在神那里可以说是一个附加，那关键的是什么呢？神的国度降临在地上。神的国度怎么就降临在地上了？（神话掌权。）神话在人身上作王掌权了，那神的国度就降临在地上了。神的话是要在所有人身上作王掌权吗？（不是。）神是拣选人，那我来这儿是不是要完成神的托付，完成我的使命？我是来拣选人的，我是看神话在哪个人身上能作王掌权，把他拣选进来。神话在你身上不能作王掌权，我管不管呀？（不管。）有的时候带有人性作工的话，就好像有些克制你、控制你的意思，但在神性里面，在圣灵来说，人都是自由的。神只管给你摆设一个环境，你自由选择，甚至神连一个管教都没有，一般的管教都没有。如果你能够得着神的管教，你这是得着什么了？你这是得着神的恩典了，得着神的偏待了。如果你能够得着神的管教，那是偏待你，正常是不给你

管教的，不需要给你管教，你愿意走就走，不愿意走就拉倒。神为了他的经营计划，为了神的国度能在地上建立，可能会作一些管教，但这是有限度的。这就像你家盖房子呢，需要用砖，有一整块的好砖，有半块的破砖。那神是在什么情况下管教呢？我需要用半块砖的时候，这边正好有半块砖。正常情况选的是什么砖？选的是整块砖。也就是说如果神话一说出来，你能够接受，这就是我要拣选的整块砖。当我需要用半块砖的时候，这边有半块砖，那我就把你选上了，需要你效这个力，需要你扮演这个演员，那我就得拣选你。拣选上你了，但是你不接受神话呀，那就给你一个管教，让你害怕，“回来”，这也相当于是偏得吧？但是一般情况下，要不要这半块砖？（不要。）所以说咱在做人的时候，得怎么做呀？你要想真正地让神拣选你，那你就得做一整块砖，你不要成为废物。这就是神说的：“人背叛自己的本分，这是最大的悖逆，这是罪大恶极的事。”“最起码的本分他都尽不上，然后还混饭吃，在神那儿看，神造了你，神给了你这个生命，你呢，自己什么本分都尽不上，你就是个废物，你多余活着，那是不是蛆虫啊？”你这一块砖，要用你呢，但是你就是不让用，这是你的悖逆，是吧？那这块砖就应该废弃。神要用整块砖，但你就是半块砖，你尽不上本分，那你是废物。咱有时候需要衬托物效个力，能做个啥就做个啥，这就需要用到一些废物，是吧？正好需要用废物呢，那就选上你了，那你就是一个幸运儿。没被拣选上的人也不要控告神，“神不是公义吗？为什么拣选他就不拣选我呀？”神想怎么作就怎么作，你不要来控告！就是同样的两个人，从外表看着一样，用那个人是为了利用他，他做了一个样品，而另一个就不要了，这是神的公义！因为什么呢？你是神造的，神想怎么作就怎么作，你不要来控告神！神只管他的经营计划，优胜劣汰，拣好的。所以说你跟随神应该怎么呢？应该是竭尽全力地往前跑、往前攻，不要和神搞条件，不要想美事，那只会引来神的厌憎、讨厌，只会被淘汰。义人、诚实人、有正义感的人不好找，诡诈人和有败坏的人有的是！这就是说咱得清醒清醒！

如果神要拣选这个人，那神就要特意地去给这个人安排环境，如果你本不是神所拣选的人，你仅仅就是一个衬托物，对于衬托物来说，神用不用精心安排呀？（不用。）神精心安排是精心安排他的经营计划的工作，是对神所拣选的这个人精心安排，对于一个衬托物来说，对

于一个效力者来说，完全不需要神来精心计划、安排，可以随意处理，就给你这么一个环境，能成几个成几个，成了的就留下，不成就拉倒，因为有几个效力者就够了。就像要用砖呢，我需要这块砖，我不需要精心计划、安排，随便拣上几个就行，你能适应就适应，适应不了就拉倒，这也是神的公义。这就和大灾难下来以后的那些外邦人一样，在人来看，外邦人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每个人的命运是不是就都定了呀？（嗯。）你是六十岁的寿命，你是七十岁的寿命，你是八十岁的寿命，就这么定了。可到了作工结束的时候，灾难要降下的时候，还定不定你是六十岁、七十岁还是八十岁呢？（不定了。）为什么呀？因为你就不是神拣选的人，你就是一个衬托物，你来到世上定了你是六十岁的寿命，让你活六十岁，这已经是恩待你了。就像神交通的，神的经营计划，神带领的是跟随他的人，是吧？那世界上的不信派、恶人是不是同样也呼吸着神造的空气呢？神是不是也恩待了他们呢？（嗯。）那就是恩待，神也恩待了他们。但是该作工结束的时候，既然是神的恩待，那他们的命神随时想收就收，一个地震就砸死了，这一批人就死了。在这一批人死的时候，还管不管这个人是什么情况呢？只要不是跟随神的人，砸死你就砸死了，砸不死你就算你幸运，不特意在你身上作，是吧？（是。）这也是公义！你不要到时候说“你说让我怎么死怎么死呢”对待你是随意处理！这场地震砸不死你，下场瘟疫你也得死。总的来说就是一个原则：不是属神的人都得死！你以后怎么死，神随便处理、随便安排。神只是精心安排神的经营计划，还有神所拣选的人，神是这样作的、是这样安排的，对于外邦人来说，不需要了。就像耶稣说的撒种的比喻一样，耶稣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太13:3-9）撒种的比喻给你说得够清楚了，撒种的时候，有的种子落到了路旁，有的种子落在土浅石头地上……在你来看，神是不是作得不公义呀？“为什么要把种子撒到土浅的石头地上？为什么不把种子撒到肥沃的土地里面呀？”你是一个受造之物，在神那边看，你连蚂蚁都不如，随意处理！更何况，你是被咒诅的、本身就该死的种类呢？人对自己的这个处境得清晰，不要把自己当作神

手中的小宝宝，认为神怎么爱你。神是爱人，不是爱你，把这个搞清楚。你是人，神才爱你，你不是人，神不可能爱你，神不可能去爱鬼。你要想让神爱你，你就得怎么呢？（先做人。）你就得先做人。你先做了人，神才能爱你。就像尼尼微人一样，为什么神让约拿传话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因为尼尼微人所做的在神来看就不是人做的事，所以就连尼尼微人的后代都不要了。但如果你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了，在神那边怎么看呀？不单是为了救你，更主要的是其中还有十二万多不能分辨左右手的小孩子，他们是无辜的。但是当你触怒了神，神还说这个吗？你该死就不说这个了，神的性情活灵活现。为什么呢？你一个受造之物在神面前是啥呢？不就是拿土造的一个东西吗？咱常常把自己看得那么高贵，你把自己看得高贵了，你的每句话，你的想法、观念，你的地位、面子就更高不可攀，甚至不可触碰。当你看见你什么都不是的时候，你才能降服下来，你才能真正活出一个人的样式。人不信神的时候呀，看着谁最高大呀？（自己。）越来到神面前，就越看到了神的高大，越看到了自己的渺小。等到最后，神越不体谅人的软弱，刚开始作工的时候，你个人有什么难处，咱都协商协商，给你交通交通、说说，等到后面呢？从神说的“你儿子身上长一颗痣，你觉得碍事你就割，你觉得不碍事你就留着，这事你问医生，你问我干什么啊？我是你的家庭医生吗？还来寻求呢，我愿意管你这事吗？”这一句话，你就看见了神作工拔高了多少，神不再体谅人的软弱！你的软弱神都不再体谅了，所以也就有了今天神说的“这事跟我也没关系呀，你可别问我，我恶心这事，这都是无聊的事。跟真理没有丝毫关系，你还说寻求，你污蔑‘寻求’这个词，恶心！”也就是说关于你肉体的事情以后你也少提吧，在这里我也是“这事跟我也没关系呀，你可别问我，我恶心这事，这都是无聊的事。”这话听着伤感，是吧？（嗯。）但是这是事实。为什么呢？正事我都处理不过来呢，我建造国度呢，神给我的责任、使命，我完成了没有？神在一次交通里面怎么说的呀？神说：“生命进入不是那么容易的，如果没有人扶持、供应，不把各项真理都掰开、揉碎了讲清楚，人是很软弱的，人常常是处于无助、彷徨的状态，处于消极、被动的状态。所以，很多时候我一看这些假带领就没心情跟你们交通了，但是一想到那些尽本分有忠心、能真心花费的人所吃的苦、所付的代价，我就改变主意了。不为别的，能真心花费的，尽本分能忠心的，

愿意追求做听话顺服的人，哪怕只有三个五个、十个八个，哪怕只有三十个五十个，我说这些话都值。要是光为这些连丝毫良心都没有的人说话、交通，我心里觉得没什么动力，跟这些人说话心里觉得累，觉得不甘。你们多数人也不追求真理，尽本分也不付什么代价，既没有负担，也没有忠心，就走走形式，存着那么一丁点儿的盼望，你们这些人听这些话其实是偏得。你看看教会当中谁尽本分能真实地付代价，有忠心，有负担，肯实行真理，那你就是跟谁沾光，这些话是说给他们听的，你们听见了是偏得。要是你们能实行，你们就占便宜了，要是你们不能实行，其实你们也没亏什么，因为你们得的已经够多了。要是看你们多数人对待本分的态度，你们不配听这些话，为什么不配呢？你们听了也白听，这些话不管说多少，不管讲得多细，在你们那儿就是个过程，你们听得多明白也不实行。这些话应该说给哪些人听？哪些人配听？肯付代价，能真心花费，对本分、对托付有忠心的这些人配听。为什么说他们配听呢？这些人听完之后，明白点他就实行点，明白到哪儿他就实行到哪儿，他不偷奸耍滑，对待真理、对待神的要求，他有一个诚恳的态度，有一个渴慕的态度，能喜爱真理，对待真理不麻木。所以，这些人听了之后，在他们身上就起到作用了，达到果效了。”（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分辨假带领（四）》）“所以，很多时候我一看这些假带领就没心情跟你们交通了，但是一想到那些尽本分有忠心、能真心花费的人所吃的苦、所付的代价，我就改变主意了。不为别的，能真心花费的，尽本分能忠心的，愿意追求做听话顺服的人，哪怕只有三个五个、十个八个，哪怕只有三十个五十个，我说这些话都值。要是光为这些连丝毫良心都没有的人说话、交通，我心里觉得没什么动力，跟这些人说话心里觉得累，觉得不甘。”那我今天和你说了，你在这里愿意实行真理就实行，不愿意实行真理就不实行吧，也可以说，我说这些不是为你说的，为什么呀？我和你说这些话可以整理成文稿，可以流传下去。你要知道全国还有多少人在黑暗之处哀哭切齿，在苦苦地等待、寻求着，你不宝爱不等于他们不宝爱呀，他们离开神话一天都不能活，他们在那苦难之中等待着人去牧养呢！所以说我在这里急的是什么？全国有多少人还活在黑暗之地，没有一点光明，可你在这里是白白得着神的光照，却又不懂得珍惜，白白消耗着神给你的气息。你白白消耗着神给你的气息，我和你多唠叨，不是完全就是对你的一种珍惜，而是为了

神的作工，是因着那些在背后看不见的、人肉眼看不见的、灵里相通的那些人在等待着，当这些人团聚在一起歌唱赞美神的时候，那时候就完了。你的这些生活琐事，神说那是些破事，是吧？神造人的时候给了你正常理智，这些事你是可以处理了的。咱跟随神多年直到现在，不是急神所急、想神所想，还依然是拽着你“父亲”的衣衫死死不放，想的是你的臭肉体，为你的猪狗爹娘而服务。神在这里急什么？2014年就告诉你在中国得着一班得胜者，可现在还有多少人听不到这个声音？神急不急？“庄稼多工人少”，让你在这里尽本分，这是不是你预备善行的大好机会呢？神给了你这个机会，这是神对你的高抬！你今天有幸能走在前面，有幸能够和我接触上，有幸能得着这个本分，这是多难得的机会呀，有多少人羡慕你呢？你不是在这个位置上赶紧把你的本分尽上，赶紧去把那些还在黑暗之地哀哭切齿的人带回来，预备上善行。你不是急神所急，不是想神所想，你想的是在神身上还能榨点什么油，你说咱悖逆到什么程度了呢？你就不怕惹神发怒，神一脚把你踹出去？

严敬带领你们呢，你们也看见了，严敬是怎么走的？把他打成效力的，不给他生命，他怕丢脸就不让他丢脸了？还要把他放在光中，照样丢脸！不仅丢了脸，还丢了命，不给他命了！严敬他要做个效力者，那就做个效力者，效力他也得规规矩矩效力，往哪里跑？跑了试试！严敬在这里还得规矩矩矩地效力呢，那咱在这儿还有什么资格可摆呢？还有什么条件可说呢？严敬比你条件好吗？你看严敬有家吗？不仅没家，现在还被追捕着，是吧？（是。）这也是对严敬的一个保守，要不是追捕他的话，他还想去世界上闯荡一番。那边追捕着，这边打着，他跑不了，规规矩矩的。对于严敬的追捕，就是刚才说的那半块砖，给他的恩典，管着他，是因为正好需要这半块砖。但是你连这半块砖也不如，你能尽得了严敬的本分吗？你连严敬的本分都尽不了，咱还敢来神面前提什么要求、有什么想法？清醒清醒吧！现在不是恩典时代，不是教会建造时期，是国度建造，是作工结束时期，是神把全人类倒钉十字架的时候！刚给你交通了，让你做俘虏呢，你见过哪个俘虏还有要求？你见过哪个俘虏还有家呢？咱不要说进国度了，就是说，律法时代的先知以利亚去见以利沙的时候，以利沙正好在地里赶着十二对牛耕地呢，十二对牛是几头牛呢？（二十四头

牛。）二十四头牛耕地，在现在来说，这是不是算大的机器了？（是。）以利亚把自己的外衣披在以利沙的身上以后，以利沙就能回家跟父母告别，而且还杀了一对牛，把套牛的器具烧了给大家煮肉吃，然后就跟随以利亚，给以利亚做门徒去了。以利沙为什么能这么做？立心志了，破釜沉舟，坚决跟随！而你今天呢？跟上国度建造，外面地震、瘟疫、饥荒来了，你现在还手扶犁向后看呢，还做罗得的妻子呢。你现在还不是急得追求生命，还不是急得预备善行，还在为肉体享受着想，那你能有什么结果呢？

对待父母的原则（二）

神说：“自从全能神——国度君王被见证之后，神的经营范围在整个宇宙已经全面打开。不单是在中国见证神已显现，全能神的名在各国各方全被见证。他们都在呼喊这神圣的名，都在想方设法寻求和神交通，摸着全能神的心意，在教会里配搭事奉，圣灵就是这样奇妙地作工。

各国的语言不同，只有一位灵，在宇宙众教会里疏通和神完全是一，毫无差异，这没有什么疑惑的。圣灵正在向他们呼召，声音令人儆醒，是神的怜悯之声。他们都在呼喊全能神的圣名！他们也在赞美也在歌唱。圣灵作工决不偏让，全力以赴都往正路前行，谁也不退让，奇妙加奇妙，是人难以想象、无法猜测的事。

全能神是宇宙生命的王！已坐在荣耀的宝座上，审判世界，主宰万有，辖管万国，万民都在向他屈膝，都在向他祈祷，和他亲近来往。无论信神时间长短，地位多高，资格多大，心里抵触必遭审判，必俯伏在神前发出痛苦的哀求之声，这正是自作自受。这哀号的声音是在硫磺火湖里被煎熬的声音，是被神的铁杖责打的喊叫声，这是在基督台前的审判。

有人害怕，有人心虚，有人儆醒，有人留心倾听，有人悔过自新懊悔已极，有人痛苦哀哭，有人放下一切拼命寻求，有人在省察自己，再不敢胡作非为，有人在迫切地寻求和神亲近，有人在扪心自问，为何生命不能前行？有人还在发蒙，有人正在拔出脚来奋勇前行，抓住关键赶紧顾生命，有人还在犹豫不定异象不清，背的、抱的心里重担实在不轻。

心思不清圣灵无法在里面作工，你所注重的，你脚步所行的，你心所向往的，你的观念、自是竟是满满登登！我是心急如火，恨不得一下子把你们作成，能早日合我使用，我的重担得以减轻，但看见你们这样，我急于求成还实行不通，只能慢慢地等，慢慢地行，慢慢地搀扶和引领。唉！你们应该清醒！什么是该撇弃的，什么是你的宝贝，什

么是你的致命处，什么是你的拦路虎，在灵里多多揣摩和我交通，我要你们的心来静默仰望，不要你们嘴唇的事奉。在我面前真实寻求的，我都要向你显明。我的脚步加快，只要你心仰望时时跟从，我的心意会随时默示给你向你显明。留心等候的得到滋补，有路可行，粗心的人难能摸着我的心，走到死胡同。

我心愿你们都能快快起来与我配合，时时和我亲近，不能一朝一夕。我的手总得拉着你们走，打着你们走，推着你们走，劝导你们走，呼吁你们前行！你们就是不明白我的心意。自己的观念、世界的缠累拦阻太严重，不能与我有更深的亲近，用一句直话说，就是有事来找我，无事心思烦乱，成了自由市场，满了撒但的性情，心被世俗所占，不知怎样和我交通。我何尝不替你们着急呢？但是着急还是不行，时间太紧迫，任务太繁重，我的脚步在飞速前行，你们务要持守你们所有的，时时刻刻仰望，和我有密切的交通，我心意必会随时向你显明。你们摸着我的心往前就有路行，不得再犹豫，与我有真实的交通，不要弄虚作假自作聪明，那是自欺，在基督台前会随时显明。真金不怕火炼，这是实情！不要有顾虑，不要灰心软弱，在灵里多多和我直接交通，慢慢等候，我必按我时向你显明。你千万千万要留心，不要让我在你身上白白费心，一时一刻别错过。心里总和我有交通，心总活在我面前，任何人、事、物，丈夫、儿女都不能打扰你心里与我的交通。心总受圣灵的约束，时刻和我都有交通，我的心意必会向你显明。总这样亲近，不论在什么环境、场合，任何人、事、物临到你都不会发蒙，有路可行。

如果平时在大小事上都不放过，每个心思意念都得洁净，安静在灵里面，遇事我话立时默示在你里面，如同明镜，对照自己达到有路可行，这叫对症下药！病必得痊愈，神就是这么全能。凡是饥渴慕义、真心寻求的人，我必光照开启，都会让你看见灵界的奥秘，使你们有路可行，尽快地脱去败坏旧性情，达到生命成熟合我使用，福音工作早日畅通无阻，我的心意才得满足，神六千年的经营计划才能尽快完成，神得国降临在地上都一同进入荣耀之中！”（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八篇》）

你们之前看这篇神话的感觉和现在看这篇神话的感觉有什么区别？（肖白：以前看这篇神话的时候感觉没有这么清晰，现在看感觉就是神直接和咱说了咱现实的情形。）你们以前看这些话感觉好像孙悟空上了天了，云里雾里的，神仙般的生活。（是。）现在一看每句话都这么实实在在的，这就是一个感受。“自从全能神——国度君王被见证之后，神的经营范围在整个宇宙已经全面打开。”整个宇宙，现在国外的福音工作都打开了，是吧？（嗯。）“神的经营范围在整个宇宙已经全面打开。不单是在中国见证神已显现”，这句话虽然是神在三十年前说的，但这话说的是不是就是现在呢？（是。）现在应验了，预言应验了。“不单是在中国见证神已显现，全能神的名在各国各方全被见证。他们都在呼喊这神圣的名，都在想方设法寻求和神交通，摸着全能神的心意，在教会里配搭事奉，圣灵就是这样奇妙地作工。”“他们都在呼喊这神圣的名，都在想方设法寻求和神交通”，你看到了吗？现在国内教会里面的人都出国了，他们为什么出国呢？一个是躲灾难，一个是神出国了，他们寻求和神交通去了，不管怎么说他心里就是这么想的。“他们都在呼喊这神圣的名，都在想方设法寻求和神交通”，想方设法出国，是不是想方设法？（嗯。）“都在想方设法寻求和神交通，摸着全能神的心意”，从这里也能看到神下步工作怎么呀？外国人拥入中国是不是都想方设法寻求和神交通呢？和神交通干什么呢？“摸着全能神的心意，在教会里配搭事奉”，为什么要摸着神的心意呀？咱之前交通了，是吧？什么原因呢？咱交通什么了？（活出有意义的人生。）你得活出有意义的人生，你活不出有意义的人生，你就不配称为人，你就不能活着。既然是人，你就得活出有意义的人生，你要活出有意义的人生，你就必须知道神的心意，你不知道神的心意，你怎么能活出有意义的人生呢？不仅是你，所有的人都要怎么呢？都要开始摸索全能神的心意。原来是对神话不搭理，最后到这个时候怎么呀？没办法，都得揣摩神的心意。所以说到时候外国人要拥入中国。神告诉你在中国得着一班得胜者，得胜者和神一口一心，然后你再把生命经历文章写出来，印成书，有的人看了，有的人出国了，去国外传达一下，你想一下，外国人是不是要拥入中国呢？（是。）

“各国的语言不同，只有一位灵，在宇宙众教会里疏通和神完全是一，毫无差异，这没有什么疑惑的。”我在这里给你交通的，和神交通的，

是不是同步的？（嗯。）咱这边刚交通完神话下发了，一看就是同一位灵，这就是让你去经历、让你去体验，在经历之中定真神。“圣灵正在向他们呼召，声音令人儆醒，是神的怜悯之声。”这句话咱都体验了，是吧？（嗯。）这是什么呀？这是神的怜悯之声。说起“怜悯”了，怎么说是怜悯呢？刚才我的那些交通，让你听着是不是感觉有点心寒？心寒不寒呀？（心寒。）心寒，是吧？（嗯。）“哎呀，神对我的肉体生活什么也不管，只是和我提要求”，感觉有点心寒，是吧？你只是感觉有点心寒，你认识认识神的作工。中国人是什么人？你还感觉心寒呢？你先认识一下自己的身份、地位。刚才咱交通说了外邦人，灾难下来了随意处理，一场地震、一场洪水……，“走吧，到时候了”。就像所多玛人一夜之间全部灭了，你还心寒呢。你说你是像所多玛人一样，火一下降下来把你灭了呢，你还是喝约旦河里的水，吃乌鸦叼来的肉活着呀？哪个心寒？（灭了心寒。）咱先看看自己的身份与地位，自己是谁呀？（粪土。）粪土？粪土都不如。淤泥中的残渣，淤泥都不是好淤泥，你不是那淤泥中美不胜收的鱼虾之类，你要知道神来作工拯救的是谁，神拯救的不是你，神来拯救的是人家以色列民。（小天使。）这个交通都下发了，是吧？“征服是目的，拯救是附加”，交通这个也可以说是为了让你能顺服下来，认识一下自己的身份、地位。神拯救的是以色列民，为什么说神拯救的是以色列民呢？人家以色列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那时候刚开始吃喝神话，正好吃喝到《中国选民不能代表以色列的任意一个支派》这篇，神说：“之所以说你们原本不属大卫家，是因你们本不是以色列民，而是属于以色列以外的外邦家族中的，而且你们的本性又不是敬拜耶和华的，而是属于抵挡耶和华的，所以你们的身份本不同于大卫家族的人，而且不是承受我产业的人，更不是得百倍的人。”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中国选民不能代表以色列的任意一个支派，你就是再怎么追求，你也不是以色列人。我的家人给我交通的是，“你再怎么追求你也是个中国人，你也成不了以色列民”，你成不了以色列民，就是说你再怎么追求也得不着神的爱，那时候我就消极了，“这还讲理不讲理呀？这公义在哪里呢？以色列民就是不追求人家也是以色列民，我就是追求也是个不信派，这悔改算什么呢？”想不通，还消极呢。“这还追求什么呀？不用追求了。反正是不讲理，追求也是这样，不追求也是这样。”随后再看神话，神说人家以色列人是神拯救的对象。为什么人家是神拯救的对

象呢？你为什么不是神拯救的对象呢？为什么呀？因为神与亚伯拉罕立约了，“签合同”了，神没和你“签合同”，神没有说要和中国人“签合同”，没有说要拯救你中国人。和你签的是什么“合同”？（咒诅。）哎，你是被咒诅的种类，你是该弃掉、该毁灭的种类，你签的是该被毁灭的“合同”。人家以色列人签的是该拯救的“合同”。从亚伯拉罕献了以撒以后，神就决定一定要拯救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就是神拯救的对象，以色列人在神眼里就是小天使。你在神眼里是什么东西？是淤泥中的残渣，不是那淤泥中美不胜收的鱼虾之类。那神不去拯救小天使，怎么又来拯救你了？这与神话是不是相反了？这是神改变计划了？（拯救是附加，征服是目的。）神来中国，在你身上作工，目的还是要拯救以色列人，不是为了拯救你中国人。一个是为了拯救以色列人，一个是为了神的经营计划，是为了神的荣耀。神在以色列作工，把以色列人拯救过来得着的荣耀不像在中国人身上作工得到的荣耀大，因为中国人是被咒诅的，是不承认有神的国家。一方面是为了神的荣耀，另一方面是为了什么？也是为了拯救人家以色列人，也可以说人家“签合同”了吧。中国人是受咒诅的，是该咒诅的、该惩罚的对象。你应该知道的一点是，人要想认识神，必须得经历、体验，是吧？经历之中定真神，经历、体验。但是有一样——神的烈怒，你不能经历、体验，你要是经历、体验了就咋了？神就灭了你了。所以说神的烈怒你不能经历、体验。但是神的烈怒还必须得让人有认识，所以说神要拯救以色列人，不能在以色列人身上作工，怎么呢？神的烈怒得降在“埃及人”身上。就像出埃及一样，让以色列人看见了神的烈怒，但烈怒不能降在以色列人身上，就得降在埃及人身上。所以神就得在中国人身上作工，因为中国的每一寸土地都要受到咒诅，神的烈怒降在中国人身上让以色列人能看见，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中国人要污秽有污秽、要败坏有败坏，完全就是大红龙的孝子贤孙，也就是大红龙的化身，所以中国人就完全可以代表撒但，把灵界的撒但在物质世界表演出来，让以色列人看见什么是撒但、什么是大红龙、什么是与神为敌。你是一个演戏的，人家是看戏的，目的是让以色列人去认识、看见。所以说你得搞清楚，神在中国人身上作工，不是神对你中国人宝爱，而是怎么呢？让你效力，让你做演员，让你作衬托物。神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来中国作工的，可因着神的作工，中国人也经历了神的作工，所以这个作工对中国人来说是不是

一种偏得呀？本来你不应该、你没有那个资格来体验神的作工，但神为了他的经营计划，你得了一个偏得。在神作工的时候，你经历了神的作工，经历了神的奇妙作为，神怎么拯救人、神怎么揭露人你都经历、都体验了。按这个经历、体验来说，你比以色列人的收获还要大，因为你亲自经历、体验了。而且神在中国说话、作工，说的都是中国话，对于中国人来说就好理解、好接受，这就是中国人的优越性。

刚才说了神作工的目的是要干什么呢？主要是为了拯救以色列人。所以神在中国人身上主要作的是什么工作？征服是目的。就是说必须得把你这个人给征服了，只要把你征服了神就得着荣耀了，所有人也就看见神的作为了，神的作工就成了。神作工的目的不是非得把你拯救了，至于说你能不能蒙拯救，这是一个附加，附加就是一个礼品，送你的。你实行，你得着；你不实行，你得不着。你实行也行，不实行也行，不搭理你，因为是附加的，不是必须的。怎么看这个“附加”和“目的”呢？征服你是目的。就不要说神了，当你有一个什么方向、目标的时候，你再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还难不难？（不难。）因为你有方向、目标，你去用心做了，而且是必须把它做成，所以就不难，这就是目的。人还这样呢，那神呢？既然神有这个意念、有这个想法、有这个目的，那这件事情是必须要成的，是必然要成的。神要征服你，这必须得成。所以说神要征服你，你就跑不了。就像保罗一样，保罗想跑吧？主耶稣作工时期保罗不跟随主耶稣，还要抓捕主耶稣呢，但神要征服他他跑不了，给他来个击杀，“我看你再跑”，他信神不信神呀？（不信。）他不信。他信的是能击杀他的那一位神，虽然说他不信神，但是他怕死，他怕被击杀，当神击杀他的时候，他是“主啊，主啊，你是谁啊？”他就得服下来，他就得为神效力，就得赎罪，所以他跑了半个欧洲。这是不是对保罗的一个征服？（嗯。）神定意要征服他，他跑不了，他去哪里都跑不了。你也一样，跑不了！但至于说保罗能不能得着真理，能不能蒙拯救，神管不管呀？神不管。神不大包大揽，不赶鸭子上架，也就是说神利用保罗可取的部分，成全他不足的地方，他愿意追求被成全就追求，他不愿意追求被成全神也不管他。神是开启、光照他了，但是他自己不实行，他把神的开启、光照都供应给了别人，但自己却不实行，到头来自己什么也

没有得着。这就是征服是目的，拯救是附加。你可以追求也可以不追求，就像今天神在中国作工，在你身上作工呢，要征服你，你跑都跑不了，就是效力，你也得在这儿规规矩矩效力，你要是不效力的话，那就武力解决，武力解决家庭纠纷，你必须得来效力，你跑不了。但是你能不能蒙拯救，不管你了。在这个征服你的过程中，你是看见神的性情了，你是看见神的作为了，你是经历了、你是体验了，你愿意实行就实行，你不愿意实行就不实行了。如果你什么都明白了就是实行不了，这是不是敌基督？你什么也清楚了，被征服了你跑得了跑不了？在十字路口徘徊了多年就是跑不了，但是你就是实行不来，那神就不管你了，只要把你征服了，让你作个衬托物就行。我和你交通这个，主要是让你清醒清醒，你不要把自己当成神手中的小宝宝，其实你就是一个垃圾，神在你身上作这些工作，就是修理你也好、对付你也好、审判你也好，神不是非得拯救你。神不是为了拯救你，是为了征服你，征服你是为了神的荣耀。如果你悖逆、不服，那神就兴起环境，还可以用武力，让你效个力，你效也得效，不效也得效，你跑不了。你要是不效力的话，神直接惩罚你，看你效不效力。但如果你不追求生命，神惩罚不惩罚你？你不追求生命神管不管你啊？（不管。）不管你。就像严敬，今天严敬就做了个演员，他愿意接受就接受，他接受生命的供应那我就给他供应，如果他不接受生命的供应，那只是揭露解剖，打死他，让他去效力。他愿意变化就变化，不愿意变化就不变化。就像神交通的敌基督，敌基督不打岔搅扰，也可以效力。

“圣灵正在向他们呼召，声音令人儆醒，是神的怜悯之声。”刘洋，刚才跟你交通的这个，对你所作的，这是不是神的怜悯之声？（刘洋：嗯。）让你儆醒。“他们都在呼喊全能神的圣名！他们也在赞美也在歌唱。圣灵作工决不偏让，全力以赴都往正路前行，谁也不退让，奇妙加奇妙，是人难以想象、无法猜测的事。”“圣灵作工决不偏让”，有没有体验？昨天跟你们交通说有个姊妹受到咒诅了，是吧？（嗯。）公开地告诉她，决不偏让。今天刘洋你有自己的想法、心思，自己舍不得说，用一个谎言来欺骗。哎，刘洋，我说的这个话对不对？算不算谎言？我没有去核实，我就是冤枉你了，在我这儿认定了它是谎言。（刘洋：反正实质里边有这个东西。）对吧？我说的对吧？（刘洋：

对，感觉这个根深蒂固的东西一下挪了还受不了。）“圣灵作工决不偏让”，不给你让步，这就叫有正义感，是啥就是啥，要是你的话，“呀，别伤了人家的面子吧，说了以后，人家是不是这样啊，人家承认不承认啊，人家又和我结下仇了”，是吧？你考虑得太多，你太诡诈。看见什么就是什么。“圣灵作工决不偏让，全力以赴都往正路前行”，这是不是让你往正道上走呢？（嗯。）不管遇到什么难处，你都得往正路前行，你就是受咒诅了，你是不是也得往正道上走呢？就是没有给你的肉体安排一个合适的归宿，让你生活拮据了，你也得往正路前行。而且神对人提出的十一条要求里早就跟你说了，“如果你一直很忠心，你对我一直很有爱，但你却遭受到病痛的折磨、生活的拮据，而且亲友的离弃或者任何生活上的不幸，那你对我的忠心与爱是否还能继续呢？”“谁也不退让，奇妙加奇妙”，你说奇妙不奇妙呀？你看见奇妙在哪儿呀？这奇妙在哪儿？世人怎么看事呀？用世人的观点来看，这条路行得通行不通呀？（行不通。）可来了这儿呢？还偏要行得通。在世人来看，“满足人家的要求，给人家解决了后顾之忧，让人家放心、脚踏实地地上战场”。可是来了这儿呢？不管谁来提出了合理的要求，来到这儿是什么要求都不满足，还得上战场。神说那句话更让人伤心，“这事跟我也没关系呀，你可别问我，我恶心这事，这都是无聊的事。”“我只管让你来效力尽本分，我管你那些事啊，我不管你那些事。因为我在这儿就把你看成是俘虏、效力者，那你把你看成谁了呢？你还来和我提要求呢。”所以在这儿看到奇妙，让人觉得不可能成的事，就成了。

“是人难以想象、无法猜测的事。全能神是宇宙生命的王！已坐在荣耀的宝座上，审判世界，主宰万有，辖管万国，万民都在向他屈膝，都在向他祈祷，和他亲近来往。”今天刘洋想跑呢，是吧？（刘洋：……）跑得了跑不了呀？跑不了。跑不了还得受到审判，审判了之后还得辖管。辖管了之后该干什么呀？还得屈膝、还得祈祷，还得怎么呢？还得亲近来往。有恨吗？（刘洋：没有。）还不敢有恨，也不能有恨，还得亲近呢。你这个，还有受到咒诅的那个，让你说也不敢说，你说出这话就成了什么了？是不是成仇人了？结下仇了。可是反过来呢？还要让你怎么呢？亲近。奇妙！“无论信神时间长短，地位多高，资格多大，心里抵触必遭审判”，今天让你看见了，你心里怎么想

的，必遭审判。“必俯伏在神前发出痛苦的哀求之声，这正是自作自受。”这个苦是自己找的，自作自受！“这哀号的声音是在硫磺火湖里被煎熬的声音，是被神的铁杖责打的喊叫声，这是在基督台前的审判。”借着这个事你能够去经历神的话，给你交通这个就是让你体验，你在看神话的时候，也像我这样，经历了周围的人事物以后，把神话带到实际生活当中。每一句话的画面都看见了吧？（嗯。）这就是经历神的话语。“有人害怕，有人心虚，有人儆醒，有人留心倾听，有人悔过自新懊悔已极，有人痛苦哀哭，有人放下一切拼命寻求，有人在省察自己，再不敢胡作非为”，让你们一线出去打仗呢，一线打仗是不是让你们达到这个果效呢？（嗯。）可是咱达到了吗？为什么要出去打仗呢？去了就是让他该害怕的害怕、该儆醒的儆醒、该懊悔的懊悔、该痛哭的痛哭，痛苦哀哭，让他发出哀号的声音，让他发出在硫磺火湖里的哀号声。为什么是硫磺火湖里的哀号声呢？是借着你去干什么呢？你去光照他，让他活在光中。什么是活在光中呢？他看见他的污秽败坏、看见他的邪恶、看见他的抵挡、看见他所犯下的罪，他是不是该哀号了？那你打仗就打赢了、打对了，那你尽的本分就合格了。你只是过去哄人家，“呀，教会建造完了，你看教会成什么了。今天国度建造开始了，你看地震、瘟疫马上就来了，赶紧走吧。”你是去哄人家了，那叫打仗？看不见神的性情，看不见神的作为。“再不敢胡作非为，有人在迫切地寻求和神亲近，有人在扪心自问，为何生命不能前行？”你在一线尽的本分是不是合格，就根据这个来看，看你的作工对象是不是达到这样的效果了，考核你呢，达到这个效果了，就考核过关，这个效果不合格，就不配称为一线。

“有人还在发蒙，有人正在拔出脚来奋勇前行，抓住关键赶紧顾生命，有人还在犹豫不定异象不清，背的、抱的心里重担实在不轻。心思不清圣灵无法在里面作工，你所注重的，你脚步所行的，你心所向往的，你的观念、自是竟是满满登登！”“心思不清圣灵无法在里面作工”，这个好理解吧？心思不清，你想的都是些什么呢？你想的都是肉体利益，你想的都是你的猪狗爹娘，你想的都是为你的个人利益。圣灵在你身上怎么作工呢？你的方向就是错的，圣灵没法作工。“你所注重的，你脚步所行的，你心所向往的，你的观念、自是竟是满满登登！我是心急如火，恨不得一下子把你们作成，能早日合我使用，我

的重担得以减轻，但看见你们这样，我急于求成还实行不通，只能慢慢地等，慢慢地行，慢慢地搀扶和引领。”这些都有体尝吧？今年前半年交通了从肉体中走出来，进入信神正轨，现在交通的主体是让你怎么呢？交通的主体是什么？（把人带入神的作工中。）把人带入神的作工，当你进入神作工中的时候，也就是人进入信神正轨了，作工也就结束了。就在作工结束，就在接近尾声，就在这个时候，你的责任完了没有？（没有。）你们不着急上火？神不等待跟不上他步伐的人，眼看神的作工步伐结束了，咱们现在的本分还没有尽上，善行还没有预备上，还有那么大的工作量在等待着，你们不着急上火。“我的重担得以减轻，但看见你们这样，我急于求成还实行不通”，这能实行通？我在这儿跟你说的是什么呢？你想的是什么呢？我想的是有多少人在哀哭切齿等着你去营救呢，你想的是“我妈还没有房子住呢”，这怎么同心合意呢？“只能慢慢地等，慢慢地行，慢慢地搀扶和引领。唉！你们应该清醒！什么是该撇弃的，什么是你的宝贝，什么是你的致命处，什么是你的拦路虎，在灵里多多揣摩和我交通，我要你们的心来静默仰望，不要你们嘴唇的事奉。”这是不是给咱们的路途？（嗯，神要的是人的实行，不是光嘴上说的。）今天看你们抠的线索，看你们尽的本分，那尽的是什么呢？都是嘴皮子上说说而已。“在我面前真实寻求的，我都要向你显明。我的脚步加快，只要你心仰望时时跟从，我的心意会随时默示给你向你显明。留心等候的得到滋补，有路可行，粗心的人难能摸着我的心，走到死胡同。”后边这些不用交通了，继续往下念吧。

神说：“我心愿你们都能快快起来与我配合，时时和我亲近，不能一朝一夕。我的手总得拉着你们走，打着你们走，推着你们走，劝导你们走，呼吁你们前行！你们就是不明白我的心意。自己的观念、世界的缠累拦阻太严重，不能与我有更深的亲近，用一句直话说，就是有事来找我，无事心思烦乱，成了自由市场，满了撒但的性情，心被世俗所占，不知怎样和我交通。我何尝不替你们着急呢？但是着急还是不行，时间太紧迫，任务太繁重，我的脚步在飞速前行，你们务要持守你们所有的，时时刻刻仰望，和我有密切的交通，我心意必会随时向你显明。你们摸着我的心往前就有路行，不得再犹豫，与我有真实的交通，不要弄虚作假自作聪明，那是自欺，在基督台前会随时显明。

真金不怕火炼，这是实情！不要有顾虑，不要灰心软弱，在灵里多多和我直接交通，慢慢等候，我必按我时向你显明。你千万千万要留心，不要让我在你身上白白费心，一时一刻别错过。心里总和我有交通，心总活在我面前，任何人、事、物，丈夫、儿女都不能打扰你心里与我的交通。心总受圣灵的约束，时刻和我都有交通，我的心意必会向你显明。总这样亲近，不论在什么环境、场合，任何人、事、物临到你都不会发蒙，有路可行。

如果平时在大小事上都不放过，每个心思意念都得洁净，安静在灵里面，遇事我话立时默示在你里面，如同明镜，对照自己达到有路可行，这叫对症下药！病必得痊愈，神就是这么全能。凡是饥渴慕义、真心寻求的人，我必光照开启，都会让你看见灵界的奥秘，使你们有路可行，尽快地脱去败坏旧性情，达到生命成熟合我使用，福音工作早日畅通无阻，我的心意才得满足，神六千年的经营计划才能尽快完成，神得国降临在地上都一同进入荣耀之中！”

（肖红：刘洋，问题解决了吗？这会给你交通的，你怎么想呢？是不是认为这事没解决，“事还在那摆着呢？这事咋解决？”有没有这想法？解决了吗？有路了吗？）（刘洋：有路。）（肖红：有路？怎么解决呀？）（刘洋：神的心意是让人放下那些不愿意放下的东西，自己这些事吧……现在没有路，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了。）（肖红：听你的意思就是没解决了，是吧？“这事就没解决，事还在这摆着呢，光说给我解决了”。）（刘洋：事该放下，神的心意是让人放下。）（肖红：怎么放？是什么原因拦阻你呢？）（刘洋：自己里面的看事观点。）（肖红：什么观点呢？）（刘洋：我心里想的就是，国度建造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好像时间还挺长的，从心里不想一下子把这个家放弃，还想为自己的后路打算呢。尽本分是尽本分，迟早也得回家，总觉得得有个家，不管走到哪儿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家。）（肖红：所以刚才交通了一上午这个问题就没有解决，还在这呢，是吧？“听了一会儿，就没听见我这个事咋解决呢，你光交通了这么多”，是不是这么想的？）（刘洋：灵里的认识是有了，神的心意是让放下呢，但是现实的事还在这儿摆着呢。）（肖红：你心里想的“我总得有个家嘛，不管去到哪儿还得回家。国度建造还早呢，又不是两三

年就结束了，还长着呢，我迟早得回家吧？我出去跑就是跑上三年、五年，迟早也得回来，我总得有个家，有个落脚点吧？那你说我往哪落脚呀？”）总想有个落脚点。（肖红：这个问题在刘洋那儿看，“你就没给我解决，一上午你也没给我解决，我这个事就没解决。”她还活在这里面。“路是有，你让我放呢，可事实在这儿摆着呢，放了的话我的后路呢？”）“是啊，神也太不讲理了，不管人有没有后路。”就像所多玛人，“你说烧了就烧了，你就不给我留个后路，你给我烧了就完事了？你让我去哪儿呢？”罗得的妻子带了几个孩子跟上罗得跑呢，“去哪呢？”“上山。”“山上提前盖下房子了？租下房子了？”（没有。）没盖下的房子、没租好的房子，就先把房子给烧了，罗得的妻子能想得通想不通？你在这儿，“国度我还没进来呢，我就能先没了房子？我得先有了房子，国度什么时候成了，我什么时候再从房子里出来进国度”，是吧？“我还没有找下婆家呢，就先让我不要娘家了？”穆糖，你爸说你了没有？（穆糖：……）按神话来说，“这事跟我也没关系呀……”有没有路？其实这些早已经解决过了。（穆糖：最终就是看事观点转变，能根据神话去看，对神的话能够相信，刘洋这个问题其实不是主要的，主要就是她这思想。）她主要是个啥问题？她前面说的那些都是假话，真话是什么？（肖红：刘洋，你有没有想自己的老公是招女婿，所以你就该管你妈，人家你妹管了十来年了，现在该你管了，轮也轮到你了，有没有这个？）（刘洋：没有这个。我想的是我姐在北京打工也不回来，老三那儿我也不好意思开口，本来想的是让我妈跟老三说再租个房子，结果那天我妈跟老三说了，人家的意思是“那你们愿意租，你们自己去租，我现在生意也不好”。）怎么说的是“你们”呢？（肖红：为啥她把你妈划在你们这儿了？“你们愿意租，你们去租”，这是什么意思？）（刘洋：意思是……）（肖红：意思是你家是招女婿，你妈就该你管，有没有这个原因？）（刘洋：嗯，一方面是这，再一方面就是我闺女和我儿子的东西都是在老三家房子里放着的。）（肖红：你儿子和你姑娘这是另一码事，是说她不能把你妈划在你这边呀。这里面有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你自己放不下，这是我看见的，不是她们的问题。你自己里面感觉这就是你的责任，你把管你妈当作了你的责任，所以你里面就愿意把你妈往这儿拉。）（刘洋：老三能把我妈领走那更好，我妈那天还说老三让她跟人家去人家家里呢。）（穆糖：你现在也不是不管你妈，你是没有实力管她呀，

你拿什么去管她呀？咱心里肯定得有数嘛，“我没有实力管你，我就没法给你承诺呀”。）（刘洋：这跟我妈交通了呀。）

（肖红：刘洋，主要是你自己里边的问题，在托付和孝敬父母之间你选择什么？这是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像刚才我谈的，我妈也就我一个女儿，这么多年我就没管过她，就是说到哪儿也轮到我管了吧？我孩子几岁的时候，我妈就给我照顾孩子，一直帮我管孩子管到十来岁，后来我走了以后再不管了，以前全是我妈管的。可该我管她的时候我一次也管不了，啥也管不了，我一直在外边尽本分。要是从肉体上来说，从传统文化上来说，好像轮也该轮到我了。可是要从本分上来说，我能去吗？我有这能力，还是有这实力？在这里面这是一个选择，对神给你的托付和孝敬父母两者之间，你自己里面该怎么做，该怎么选择。如果你选择神的托付，你就不可能孝敬父母，就不可能说给人家哪个人承诺，你就不会承诺，你说的这就不可能，你早就跟她说了，你就不可能管。如果你早就在你大姐、三妹面前放下脸面了，“我是不可能管咱妈的，你别看我是把女婿招到家里了，我老公早跑了，我现在有老公管我呢？我还不如你呢。我心里是想承担这一切，但是现在我老公早跑了，还没有人管我呢，我现在活成这样，咱妈我是管不了了，就你俩轮着管吧”，这还不在乎你说呢？就像我上次得了病，我把我大弟弟叫来，我就这么跟他说的，我说“咱妈以后你要靠我是不可能了，以后照顾咱妈就是你们的事，咱妈死了我也不会穿白戴孝，也不会回去，你也别找我”。我知道我以后不可能管，后来他说知道了。因为我就知道我要是那么去做，就不是在实行神话。在世人来看，“你听你说的这些话，这话能说出来呀？啥也不关你的事？你还是老大呢！”是不是违背人情？在你这儿来看，“我家是招女婿，我就得说话呀，我还能不管了呀？”如果你从心里觉得，不管你是招的还是怎么的，你从内心里就认定“这就是我要走的路，我既然信了神，我就是信神的，我就是敬拜神的，我也不拜鬼，我也做不到孝敬父母，在这个选择里边我必须得选择神，所以我就选择不了孝敬父母，这就是我该走的路。你们让她收废品，或者怎么穷、怎么受苦，那是你们姊妹俩的事儿了，我管不了，我有心但是我做不到。”如果你把这些话和她们说了，还有现在这事？你说了吗？你从心里就不可能去说，“还能和人家说这话呀，这是我的责任”。你已经把这责任给你自己揽下来

了，从你揽下这个责任的时候，你心里还有神的托付吗？你把神的托付早已经抛到九霄云外了，因为孝敬父母是你的责任，神的托付还是你的责任吗？神话说自从你呱呱坠地，你的使命就是完成神的托付，神要给你神家的使命，你的使命不是孝敬父母。为什么你总是钻到这里面？因为你心里没有神的托付，因为你不惧怕神，你才敢揽这个责任呢，你才敢把这些全部担过来。为什么你这会儿说这个话呢？从你肉体上来说，你的目的就是“我要和我妈在一起，我再给她租个房子，哪怕先给她弄点钱，这是我的责任”。如果你去担这个责任的话，你就不想想以后你还能尽本分吗？撂下本分？受惩罚？你就不可能尽好本分。你租个房子把你妈放在这个地方，你出远门了，吃呢？喝呢？你姑娘就情愿管你妈的吃喝？你从说出来的这一刻，你就觉得你跟你大姐、三妹没法说，这就是你的责任嘛。你自己觉得你家是招女婿，你就必须承担起来，从你内心深处你就是这么想的，你就这么去做了，“我家是招女婿，那我不做谁做？”你把这些全部揽过来以后，你把神的使命推了，你在背叛神。一旦神看到这个的时候，神要怎么作呀？就像那会儿弟兄跟你谈了那么多，他不会明确地告诉你该怎么做，现在是我这么跟你谈呢。神话里怎么说的？在这个事临到的时候神在看，这边是神的托付， 那边是你的家庭、父母，你该怎么选择呢？神在看吧？就看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你看我写的文章了没有？从我跟上这步作工以后，我内心深处想的也是“啥时候我儿子也不能不管我吧，他就是再怎么也是我儿子”，跟神话还相符吗？“我就是不管他，他也不会不管我，儿媳妇我确实没管过她，但是我儿子，我真到了要命的那一步，他不会不管我”，这是我思想里想的，我到死我还有个归宿呢。虽然我跟着神，但是我心里想着“什么时候我儿子都会把我拉回去，我有儿子”，虽然我表面上跟随神，但是心里还是想着“我还是有后盾的，我是有儿子的”。这次疾病临到，为啥要让我临到这个病呢？因为我这个观点就在心里呢。就像神交通的小女孩一样，“我靠不了这个我靠那个，我靠不了丈夫我再靠我儿女，再靠媳妇，媳妇也靠不上，孙子也跑了靠不上，啥也没了，我总还有个儿子吧”，到最后神要让你看看，有吗？那个时候我还生气呢，“我怎么有个这样的儿子？”我怎么想着我小儿子也不会是这样，“大儿子脑子本来就差些，小的不会成这样吧”，我里面就是这么想的。我不是在这儿认识自己，“我为什么会这样呀？”因为我信着神就是在欺骗神，我总

想给自己留个后路。刘洋说的意思是不是这个呀？“我没有后路呀”，刘洋现在是明着说出来了，我那时候虽然没有明着说，但是我心里有数，是不是都是这个意思啊？“我有儿子。”我心里就这么想的，所以神就给我摆设环境，后路还有吗？因为我心里并不是把自己完全交给神。信神就是完全把你的心交给神，把你的命交给神，咱敢交吗？这心不能交了，命也不能交了。我只能说我现在尽着本分，以后我的心和命还要交给儿子呢，我的心和命在这儿呢。所以神就摆设环境让我看见，有吗？所以我这个病是必须得有。我那个时候发烧就烧了一个月，高烧不退，还查不出来什么病，那会儿就没有求生的欲望了，也可能就是坦然面对死，坦然面对也不能给神家带来麻烦，坦然面对死到神家？让谁埋你呢？后果是不是还有呀？我得给儿子打电话，我真要死了让他把我拉回去，人家来还拉吗？那时候老大来了，老大说他没钱；老二说“你一下都没管过我，我媳妇吵得要和我离婚呢，我能去？只要去看你，我媳妇就得和我离婚，你说我要媳妇还是要妈？在很难抉择的情况下我还是要媳妇”，老二就不来。我还有后路吗？为啥这么作？因为神就要剥夺我这些后路，因为我从心里就不是要把命交给神。神要的是人能把心交给神、把命交给神，你的使命就是来完成神的托付，不是为了你所想的这些东西。神把我的后路剥夺了，那个时候我走不出来，还是活在事里面，“我怎么能遇见这样的儿子呢？”想不通。那会儿我还把儿子想得挺好，怎么想着他都不是这，他做不到，我把我儿子想得跟花儿一样，想着真正临到这事的时候，他就是不要媳妇也要找他妈，我是不是这么想的？所以神就给我摆设这个环境让我看见，我信神却欺骗神，我以为的这些能不能靠得住？我里边就是想找个靠。也能看到我一直在欺骗神，但我能不能欺骗了神？欺骗不了神。咱说话做事，都要说话算数呢。所以当这些都依靠不了的时候，我还有靠的吗？这才能完全把心交给神。“我就是个受造之物，我就该还给神，该归给神”，但是哪一个人愿意呢？“我不该归给神，我还得归给我儿子”，心不甘，就是骗神，但骗不过去。所以神就用事实来回击你，让你看见你信神就是在欺骗神，凭你自己，你里面永远都有自己的小九九，只有神才能把你的这个根拔了，神才能把这些给你取掉，神摆这环境才能让你看到这是没有的，这是你里面的想象观念。刘洋，你从这里面还看不见你该怎么走？因为咱不信，不相信神话，神话说人与人之间没有情感，都是利益关系，事实摆在眼

前，是不是都是利益关系？再一方面，儿女、情感，这些都是为了检验咱呢，不是说人家对你好不好，而是你与神之间的关系，摆上这些都是为了成全咱、检验咱。神不看这些不信的人怎么样，而只看跟随神的人怎么样，神是看咱呢。当你临到没有任何依靠，什么都靠不住的时候，你只能去依靠神，坦然面对，没有了，不想了。这是我看到你里面对待神的托付的态度，你没有把神的托付当一回事，你把你的家庭当成主要的、重要的，所以你的心思全用在这上面，你想尽一切办法要把这个责任揽过来。如果你真正把神的托付当回事的话，你不敢揽这个责任，你只能把这些责任全部推脱出去，“我就是放下脸面，我也得跟你说清楚，我管不了，这不是我的，即便我丈夫是招的女婿，照顾咱妈也是你们的事了。我现在顾不了，我招的女婿早都跑了，我现在还不如你们，你们哪个都有家。”如果你心里真有神的托付，会不会这么做？你自己就这么做去了，这不用人教。我只是跟你说这么一条路，你走不走是不是你的事啊？在我身上我自己就是这么去做的，这是谁教我的呢？我自己就知道，我的托付摆在这儿，我去照顾我老妈啊？我自己肯定就要想办法把这些事都推脱掉。我妈也信着呢，她自己就说“我不用你管，我还有儿子呢”，她也知道儿媳妇靠不上，除非就是儿子能够照顾她，哪个媳妇能靠上？她心里再痛苦、再难受，她也说不用我管她，这是她作为一个信的人说的。）

95　你知道你的使命吗

1　你肩负的重任、你的托付、你的责任，你都知道吗？你的历史使命感何在？你将怎样做好下一个时代主人？你主人翁的感觉是否强烈？万物的主人怎么解释？真是生物与世界物质的主人吗？你对下步工作怎么打算？等着你去牧养的人该有多少？你的任务是否很重？他们贫穷、可怜、瞎眼，不知所措，落在黑暗中哀号，路在何方？

2　这苦难深重的人竟然在光划过之日仍被囚禁在黑暗的监牢里不得释放，何时不再愁苦、哀号？他们苦苦巴望、日思夜想，多么渴慕光明如流星一样，突然降下驱散这将人压抑了多少年的黑暗势力。这些从

未有过安息的脆弱的灵竟惨遭不幸，无情的绳索、凝固了的历史将其封锁在其中谁曾知晓？

3　神的心何等忧伤着急，怎忍看着他亲手造的无辜的人类遭受这样的折磨？难道你就忘了你是受害中的一个？你不愿因爱神而努力将这些幸存者拯救回来吗？以自己所有力量来还报那爱人如爱自己骨肉的神？你到底是怎么认识被神使用来度过自己不平凡的一生？你有心志、有信心活出一个有意义“虔诚的、事奉神的人”的一生吗？你有心志、有信心活出一个有意义“虔诚的、事奉神的人”的一生吗？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论到以后的使命，你当怎么对待》

31.不进硫磺火湖只能在无底深坑

咱那天聚会轻轻地点了一下严敬所走的路，严敬独断专行，走的是敌基督道路，是吧？咱没有细节地去对号，也没有深挖，他对自己也没有多少认识，所以必须得给他对一下号，用神话去和他对一下号。就是说你能看见多少，咱对一下号，在神话里啊、对号入座，那你得着的是神话的审判刑罚，你对不了号你就得不着。咱那天说了严敬在作工中的流露，严敬信了几年了，前天还能做出那事来，如果他生命有进入的话，还能做出来那事？没有一点惧怕？严敬，你怎么想的？（严敬：……）严敬，不想说话？（严敬：……）严敬，谈谈。（严敬：我走的路就是敌基督的道路，本性就变不了，神就摆设这个环境显明我了。）你说的这是什么呢？“自己走的就是敌基督的路，本性变不了了”，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你信神为了什么？你信神是在干什么？说说。（严敬：……）不想说？你不想说是什么意思？（严敬：……）放下，他不想说是什么意思？（放下：没有深刻的认识，再一方面还是对抗。）严敬，她说你不说话是对抗。（严敬：我说出来的是字句道理，那天说到蒙拯救，自己走的路不对还是不能蒙拯救。）（没有真实的认识，谈出来的还是字句道理，所以就不说了。）说出来的是字句道理，所以就不说了？是这个意思？（严敬：……）严敬，你有没有思想？有没有思维？说说你的思想。（严敬：……）你知道自己说出来的是字句道理，那你想不想要实际呀？难道你就想要字句道理？（严敬：不是。）你想什么呢？怎么想就怎么说，说你心里所思想的，这个难不难？（严敬：……）放下，难不难？（放下：不难。）为什么不难呀？说你自己的思想，就是说你自己是怎么想的，这是不是手到擒来呀？那是你自有的。咱是在交通呢，如果你连自己的一个思想都不愿意说，那还能说是在交通吗？一问你，你就说“唉，我说出来的都是字句道理，不说了”，那你为什么非得说字句道理呢？为什么不能说点实在的，说你自己的生活经历语言呢？咱一说话就非得说字句道理？谈一下真实的领受不行吗？咱就没有一个真实的领受？没有思想？严敬，属于什么？（严敬：没有真实的经历，谈什么呢？）（可以和家天下对对号。）严敬，你回家看“家天下”了没有？（严敬：没有。）那你说说，因为什么不看呢？忘了，还是不

敢看、不能看？（严敬：……）严敬，咱们能对话吗？我觉得和我对话不难吧？（严敬：……）严敬，你不说话是什么拦着呢？（严敬：……）严敬在交通的时候还是可以的，是吧？（作工方面还是可以的，生命进入这方面我感觉还是在讲道理，没有经历。）严敬讲道理还可以，是吧？（嗯，就像神交通的法利赛人，字句道理一大堆，但没有实际，只是讲给别人，自己临到环境的时候不会进入。）

严敬，你想不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想不想？（严敬：……）想还是不想？这话好说吧？（严敬：……）严敬，你不说话是不敢跟我说话？怕我给你挖个坑？你也成周瑜了？周瑜和我说话的时候就是不敢说，他怕我在前边给他挖个坑，让他跳坑呢。严敬，你是怕跳坑呢，还是怕我把你引到地狱里呢？怕什么呢？受什么辖制呢？（严敬：……）牛牛，他怕什么呢？谈谈你的认识。（牛牛：他就是虚荣脸面重，面子上过不去。）严敬，你是在面子上过不去？（严敬：哪儿都能过去。）哪儿都能过去，那为什么不能对话呢？我刚才问的什么呢？你没有回答我的话呀。我问的是你想不想改变自己的命运，你想改变还是不想改变？（严敬：想改变呢，本性变不了，走着走着还是走到敌基督道路上了，觉得自己的本性可难变了。）“想改变呢，走着走着就走上敌基督道路了”，这话不对吧？严敬，你想改变吗？你这个“想改变”就是假的，而且“走着走着就走上敌基督道路了”，这也是假的。如果说咱真想改变，那在我问“你想不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时，你会是什么反应？一个想改变命运的人，在听到我的这句问话的时候是什么反应？最起码是刘洋的那个表现，让我给她交通交通生命怎么进入，是吧？（是。）最起码得问问我，“我想改变命运，怎么就能改变我的命运？怎么就剩存下来了呢？”这话得问吧？你没有问，我直接给你送到跟前了，正常人应该是感谢，咱没有感谢也就罢了，最起码你是竖起耳朵、瞪大眼睛，要听、要看吧？“你今天给我交通的什么呀？命运还能改变了？怎么改变呢？我的这命运怎么改变呢？”耶稣作工的时候，谁半夜去探访耶稣了？（尼哥底母。）他为什么半夜去探访耶稣呢？他是不是也是听说了耶稣所作的？听说了，但受外界势力的一种压制，他白天不敢去，所以他半夜偷偷地去探访耶稣。你说严敬会不会半夜偷偷地探访？严敬，你会半夜偷偷探访吗？（严敬：我就没有听懂，什么意思？）跟随耶稣的人有哪些？有跟随耶稣左右的人，还有

跟随耶稣还又怀疑耶稣的人，就像多马，多马也是耶稣的门徒，但多马太诡诈，他对耶稣信不来，多马是摸到了耶稣的钉痕以后才有了真实的信。神说："你们的信若超过多马，那你们的信也就获得我的称许了，你们的忠心也就有我的喜悦了，你们的日子也必有我的荣耀了。"所以你对神的信最起码得高过多马。尼哥底母他想不想跟随耶稣？（想。）他想跟随耶稣，但是因着他有身份、地位、脸面，他放不下身份、地位、脸面，同时他也害怕，所以他半夜趁人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去探访耶稣。严敬要脸面呢，但是我也没有见严敬半夜探访过我，也没有见严敬悄悄地过来问问、说说。不用说半夜探访了，咱今天逼问严敬"你愿不愿意改变命运呢？"严敬头也不想抬，眼睛也不想睁。严敬，咱是什么态度，什么想法呢？（严敬：……）严敬，不想说话？不想搭理我？牛牛说你是脸面重，怕丢脸呢，你说"到现在了还有什么脸呢？什么都能过得去"，你什么都能过得去，但是我和你说话你就不吭气？不管我说什么你都不吭气？眼睛也不想睁，看也不想看我？严敬，你这是个什么表现？你也给别人交通呢，你也揭露解剖他们呢，你给咱说说你这是什么表现。（严敬：……）严敬，这还得想一想？（严敬：……）严敬现在在想什么呢？（"反正我就是这样了"，死猪不怕开水烫了，无声的对抗。）是无声的对抗呢，还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呢？严敬，是什么？属于什么？（严敬：……）

人什么时候有这个表现呢？当人触犯法律、犯了死罪去了法院判刑的时候，被害人也在，他没脸见人，抬不起头来，觉得自己的罪不可赦免、不可扭转，不管说什么、做什么，罪是定了，是死刑，绝望了，这个时候他还说不说话呢？（不说了。）"还说什么呢？什么也不说了。"严敬，你把自己定罪了？（严敬：嗯。）觉得自己是该死的种类了？是定罪了，还是伪装呢？还是用这个表现来堵我的口呢？（严敬：……）咱这个表现能逃避了审判吗？能逃避了话语的审判，能逃避了神公义的审判吗？严敬，你不去面对，你逃避的是什么？从审判台前逃跑？严敬，你是在审判台前逃跑呢，还是在审判台前讨一条生存之道呢？你要什么呢？（严敬：……）尼尼微人只要有一线希望都不放过，"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致灭亡，也未可知"。"也未可知"，只要有一条路他都要试一试，你就连一个试一下的决心都没有吗？严敬？况且还没有和你说"再有四十天就倾覆了"呀，

判你死刑了吗？判了没有？（严敬：没有。）没有判你死刑，你怎么就低头认罪，抬不起头，话也不说了？你心里想的是什么直接说就行了，咱做个诚实人，难吗？咱不要说做诚实人，咱做个老实人，心里想什么就直接说什么。你不想说你就说你不想说，因着什么不想说。你不想说是因为看见放下在呢，怕她笑话你呢？你不能面对，所以你不敢说？还是因着什么呢？还是怕今天和“家天下”对号呢？（严敬：……）你是怕什么呢？躲藏什么呢？还是认罪呢？严敬，是什么原因呢？（严敬：我好好效力就行了，往上够就行了。）效力好好往上够，往哪个上够呢？往效力上够？神拯救人，神发表了话语，神话要在人身上作王掌权呢，我和你沟通呢，你连嘴也不想张，话也不想说，然后你说“我好好效力就行了，往上够就行了”，这是不是往上够呢？神来发表话语拯救人呢，神来和人对话了，你不说话，你是要好好效力往上够，你说这个表现是什么表现呢？这是配合神的经营？这是什么表现？（严敬：……）严敬心里想“今天你作的是话语的工作，你要在我身上作审判刑罚的工作，你要用话语来成全我，我就不相信你能作成，我就不让你作成，我不说话，我看你能用话语作成吗！”严敬，你打赌呢？你和神下赌注呢？你说“我就好好效力就行了”，神来这儿是要拯救一班效力者？严敬，你当指挥呢，你带队呢，结果下边的人都能互相交通，都能互相说话交流，而你作为带队的你是连话都不说了，低头不语了，咱怎么带队呢？严敬，我就不知道你是受什么辖制呢，说你对抗吧，我觉得你也没有多大胆量敢与神对抗，说你不是对抗是受辖制吧，可你是受什么辖制呢？跟你交通生命进入呢，还受辖制呢？你说我今天给你交通生命进入的时候，你是低头不语，那天我揭露解剖你败坏性情的时候，你是大声宣扬，你告诉我你拉帮结伙、搞独立王国呢，你理直气壮、嗓门洪亮地来宣告、来宣布。你搞独立王国、你与神为敌，你敢大声宣告，今天我来和你交通了，你反而是受辖制了，你说这让人怎么理解呢？你追求要什么呢？你是怎么走过来的？是什么在你里面作主导呢？严敬，你是专门负责来打岔、拆毁神经营的？除了打岔神的经营，你什么也不想？把心门紧闭？（严敬：……）严敬，怎么了不开口说话？你就不怕神把你的舌头割了，挪去你的嘴巴？神造人的时候，是让人的各个器官都得发挥各自的功用呢，神给你造了器官，但它不发挥功用，那让它存在还有什么

意义呢？你就不怕吗？（严敬：……）严敬背着我不知道做了多大的恶事呢，一直低头不语，不能说了。

严敬的这个表现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一般人什么时候是这种表现呢？如果他在背后干了一件坏事，别人都知道了，这个人是什么表现？但如果这个人在背后干了一件坏事，别人只知道一半，他又是什么表现？一样不一样？他在背后干了一件坏事，十恶不赦，就是说他犯的罪太恶了，无法赦免。但如果他犯的罪轻，他会赶紧干什么？赶紧摊牌，“我就做了这些”，他想赶紧赎罪呢，他知道他犯的罪不至于死，赶紧跟你摊牌，认罪悔改，让你赶紧给他处理。如果他知道他犯的罪不少，但是不至于要命，他会向你招供，你告诉他这边抓住他的什么证据了，他为了获得一个宽大处理，他会把你所抓住的证据一五一十地赶紧招供出来。但当一个人犯的罪大的时候，他怎么想？“我就是再招供什么也是十恶不赦，这个罪太大了，不管我再怎么表现，这个罪也是没办法赦免的。”这个时候他还招供不招供呢？“招供也是这样，不招供也是这样；配合也是这样，不配合也是这样”，就是刚才说的死猪不怕开水烫的那种感觉。严敬，你说你这个表现给人的感觉是什么呀？十恶不赦？无法赦免？（严敬：……）不过从严敬口里说出“我就好好效力吧，我的本性变不了”这些话来，好像也是承认了，是吧？一般还有希望的人都要说什么呢？“我悔改”，不管他能不能悔改，他就是骗你也好、表现也好、表演也好，他是赶紧悔改。严敬，如果你真认为你无法回头了，你还隐瞒什么？不需要隐瞒呀，直接说了吧，招供吧。（严敬：……）严敬，你觉得无法回头了，是吧？（严敬：……）严敬前天说了一句什么话呀？严敬说“我最见不得人胡说八道了。”严敬现在是看到我胡说八道呢，和我没话说了，说不成了，不说了？严敬，属于哪种呢？（严敬：哪种都不是。）那你说一种是的呀。（严敬：我作这个工作就不合适了，自己当指挥把人都带到敌基督面前了，都带的走敌基督道路了，到时候作的恶更多，这罪不是更大了？自己的工作能力就不行，就是刚才说的，我自己生命就不会进入，把人家别人带的光会打仗，还不如自己一个人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效效力。我就是受这个辖制，所以就不想说。）跑题了吧？这话说得好像是我要把你打发到北京做大官去呢。严敬，我没说这话吧？（严敬：我说我自己是这样想的。）我在这儿什么也没说，你空

想什么呢？你的野心太大了。别人犯罪了想的是“呀，怎么处分我呀？党内处分？”你严敬想的是“呀，我犯罪了，弟兄要提拔我，让我当总司令呀，在这儿我不能吭气了。‘弟兄，你别提拔我了，你提拔上我也是个麻烦。’”我没有说要提拔你呀，咱家也没有这原则呀，没有说谁犯罪了就提拔谁呀，你担心什么呢？你担心得过了吧？严敬，这个不用你担心，咱绝对不会因为你犯罪了就提拔你，让你把他们都带到你面前。（严敬：我现在做的就是总指挥，不是带着别人呀？我说的就是实话。）说的什么实话？（严敬：我没有说你提拔不提拔我呀，现在我就是指挥，那还提拔什么呢？）哦，你的意思是说你现在正做着指挥呢，正开着“车”呢，是吧？你正开着“车”呢，那现在这个“方向盘”是不是该往回打一打呢？严敬，那你说的这话就更有问题了。（严敬：你不是让我说问题呀，我里边就是受这个辖制呢。）我就有些想不通了。你开着车，握着方向盘，说自己走的路不对，是吧？眼看车要开进沟里了，教练说“你走错路了，方向不对，你赶紧往回打一下方向盘”，严敬说什么呀？“我现在正握着方向盘呢，我受你辖制呢，你不说行吗？”严敬，你这是什么意思呢？就因为你现在正握着“方向盘”，所以我说话你就受到了辖制？（严敬：我说我自己里面就是这样想的。）你想的这个于情于理通不通？你里边是这么想的，我是不是跟着你想的走呢？我说“你正握着‘方向盘’呢，你往回拐一拐，你自己下沟，你不能带着这些人都下沟呀！”你和我说“我不跟你说话了，不和你交通了，和你说话我受辖制呢！”那你就握着你的“方向盘”，就这样走呀？头不回，方向不变？你刚才跟我说“我就做个效力者，就这样走吧，我尽力往上够吧。”那你说，这个“车”你能开吗？你这开的什么“车”呢？你不是说“我的方向偏哪了？偏左了，还是偏右了？”赶紧往回收一收，左右看看、听听。我在这儿直接告诉你“偏了、偏了，走错路了”，你是什么表现？正常人应该是惊讶，“啊！我走错路了？那正路怎么走？”赶紧往正路上走。严敬，你有这个计划吗？你有这个想法吗？（严敬：……）严敬？人家别人是知错就改，你严敬是“我知错，但我坚决不能改，我只能是将错就错，你让我改，对我就是一种辖制！”这不能说成是种辖制，是吧？能说成是控制。这个控制该不该有？该不该控制一下？严敬，我给你交通不是要辖制你，我是要控制你呢，我是要“强行占有”你，绝对不能由着你来，不和你商量，也不

是说吓唬你，辖制住你，能听懂吗？（严敬：……）你不要说你受辖制了，我不是让你受辖制，是必须得这么走。

严敬，你和我不能对话？（严敬：……）严敬和谁能说话呢？（肖雪：他平时和谁都能说话。）就是不能和我说，是吧？神说："你要多亲近我，在隐秘处和我交通，不要与别人乱交通。……你当知道现在的人大多数不稳定，像喝醉酒似的。你有难处和别人交通，别人告诉你也是规条道理，不如你亲自和我交通，来在我面前把里面的旧东西完全倒净，心向我敞开，我心必向你显明。你的心在我面前要殷勤，不要懒惰，要常常亲近我，这样你的生命长得最快。"（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二十八篇》）严敬在这儿是和谁也能交通，就是不能和我交通，严敬，这是你的原则？（严敬：……）世上人还说"好汉做事好汉当"，是吧？咱家不能说是让你当好汉，咱家是说，你既然做了，你就应该承担起来、担当起来。咱要是担当不起来、承担不起来，或者是不敢担当，那咱当时就不做这个事，咱既然做了，咱就应该担当起来。严敬，你已经做了这个事情了，为什么不能担当起来？你能做不能说？能做不能悔改？你做下的坏事、闯下的祸，你不应该担当？严敬，该不该？（严敬：……）严敬，你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咱信神是在干什么呢？你把信神当成一种职业了？严敬？（严敬：……）肖雪，严敬犯了什么不可见人的事了，给咱说说。（肖雪：昨天武则天说上次有一个姊妹以为严敬就是你，严敬就没吭气，我说"他不是弟兄"，严敬是不是受这方面辖制呢？）有没有这事？（有。）还有什么？（肖雪：还有上次拿了一台冰箱，他说要跟张玲说呢，但好像是没有说就直接放到后备箱里拉回来了，后来有人反映这个情况了，说他在单子上没有写冰箱，说他是偷吃祭物。他是不是受这方面的辖制呢？）还有没有？（肖雪：别的没有了。）（可能严敬觉得"自己也努力了，弟兄、肖红他们也揭露了我那么多，应该是有点成果了，没想到的是这次越厉害了，这本性还能变得了啊？就这样吧。"）严敬，为什么会越来越厉害？你爱面子，这些事发生了以后，你想包裹着，不想让人说，你也不说。你不说、不去认识，那会有收获？那本性只能是越来越厉害！直到现在了，你还不想让说。这就像得了病去了医院，医生说"你这是癌症中期，赶紧治吧"，你让不让说？你嫌丢脸呢，不让说，不让医生和你的家人以及你周围的人群

说，你外表还要装出一副健康的样子，该休息你也不能休息，该注意的事项你也不能注意，你这样下去那癌细胞只能是发展得越来越厉害，怎么会得到控制呢？只会越来越厉害。直到到了癌症晚期了，医生说“你赶紧治吧，该化疗化疗、该做手术做手术”，你治不治呢？“唉，已经从中期到了晚期了，还治疗什么呢？”到了晚期了你也没有计划要治疗。你不计划治疗，那癌症就好了？你所做的这些恶行，你不去认识，不去分辨、解剖，恶行自己就没了？你得病了不治疗就能好？癌症晚期更应该做手术、化疗，应该对自己狠下毒手，才能保住自己的生命，那你现在该不该下毒手了？该不该咬咬牙做做手术，化疗化疗了？你现在还是以上次来聚会的那个态度来对待，那会有什么结果？那不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吗？神说过：“今天明告诉你你若不听，以后灾难临到你，那时你才懊悔、才相信，不是太晚了吗？”严敬，那你现在还不该醒悟？你非得等祸患临到你身上？那你是聪明还是愚昧呢？人在百病缠身的时候、奄奄一息的时候，是坦白，有什么都赶紧拿出来解决，为了保命，为了让医生抢救他。那你的表现是什么？你坦白了吗？你得把自己隐藏的毒素都亮出来看看，问问医生看能不能治疗，看还有什么手段，尽所能地治。你不是尽所能地去治，而是想掩盖下去。其实你想掩盖也掩盖不了。严敬，你要是害怕治疗丢脸面，实在不想治就算了。

人一走到死要面子不要命的时候，我总要想起那个画面，你们想起那个画面了没有？《水浒传》里的高俅被一枪杆穿透胸膛钉在墙上快死了，最后有一口气他还要把头上戴的帽子摆正呢，看过这个画面吧？就是说高俅临近死亡了，只有最后的一点力量，他顾不得别的了，但还得把帽子摆正，就是死也得体面一点。咱今天呢？让撒但残害死，让撒但吞吃，就是被撒但吞吃也得体面一点。犹大犯了多大的罪？犹大出卖了耶稣，最起码还知道得把三十块钱退回去呢，咱连犹大的自知之明都没有？退不退那是另一码，他有那个心、有那个态度，可严敬你是连这“三十块钱”退都不退！你不退这“三十块钱”，你会不会“上吊”？（不会。）更不会“上吊”。犹大可恨到什么程度了？那你的这种表现是不是连犹大都不如呢？犹大拿着三十块钱去退的时候，他还要面子吗？临死了他还要面子吗？临死的时候，他也不管什么体面不体面了，吊死在了树上，肚腹崩裂。他的肚腹为什么崩裂呀？气的，有

话说不出来气的。气谁呢？（气自己。）自己气自己呢。“自己做的这事和谁说呢？说什么呢？”气得肚腹崩裂。咱连犹大的自知之明都没有，咱没有说自己犯了罪了，咱去认错、去赎罪、去悔改，让神最大限度地饶恕，这些动作在咱这里都没有。严敬，说不说？（严敬：……）神不赶鸭子上架，你要是不说就算了，你自己看着办吧。你不说是不是就是不让放在烈日下酷晒呢？神的公义性情要临到，不管你说不说，神的工作无人能拦阻，神要把人在黑暗中做的事都放在光中，经受烈日的酷晒，你要是不愿意进入硫磺火湖，那你就进哪里了？那你就进无底深坑。进硫磺火湖是要熬尽你的杂质，让你成为精金之品。你不愿意进硫磺火湖，那你就进无底深坑，无底深坑是种黑暗，是种不搭理，是在黑暗中死亡、灭亡。今天和你交通，是要给你解决你的问题，是要给你带一条路，是要让你回转，你不愿意交通，那就不交通了，那只是缺了个什么呀？宣告。交通是对你的一个生命供应、扶持，你不接受生命供应、扶持，你拒绝神的救恩，那神最后肯定要宣布，你的罪状肯定是要宣布的。所以说，你拒绝的只能是神的救恩，你不可能拒绝罪状的宣布。罪状的宣布你能拒绝了吗？你想的是咱在这里不交通、不说，别人就都不知道了、不说了，你想逃避、想逃脱。人是在审判刑罚中看见自己的，是在审判刑罚中看见神的性情的，是在审判刑罚中得着神的救恩的。而你是用一种手段、用一种方式逃避神的审判。彼得是离开审判不能活，你是不敢要审判，你有了审判不能活，那你注定了得进入无底深坑。

严敬，现在愿意不愿意交通？（严敬：……）不愿意交通就算了，不强迫你，话都给你说尽了。咱以前交通过，不管你再犯多大的罪，都必须悔改，是吧？从人的理智来说，从人的良心来说，都是一样的。如果你是“因为我犯了死罪了，反正是得死，我就较量、较劲下去”，那你说神还会因为你这个受辖制吗？或者神会因为你这样就没招了吗？神公义的审判、公义的惩罚，是根据你的表现而定的，是根据你悔改的态度而定的。尼尼微人、所多玛人，还有出埃及的以色列民，本该在矿野里待四十天，但因着人发怨言，最后四十天变成了四十年，这不都是因着人的悖逆而激起了神的怒气吗？你还看不见神的公义？什么样的人被击杀了？什么样的人被惩罚了？还有什么样的人就是熬炼呢？严敬，你说说你的计划吧。（严敬：我刚才就已经说过

了。）说过什么了？（严敬：我刚才就说我做总指挥不合适，把弟兄姊妹的生命都耽误了。现在我就是效什么力都行，最起码我不耽误人家别人的生命。这不是说非要跟你对抗、叫嚣呢。）严敬所流露出来的出乎人的想象。严敬，你自己已经把事做出来了，就和大卫一样，大卫已经把乌利亚的老婆给霸占了，把乌利亚送到战场上，乌利亚已经死了。你已经做出这个事实了，你不面对就能逃跑了？神怎么对待大卫的？神说："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撒下12:10）神还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她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撒下12:11—12）严敬，你在这儿要脸面呢，你要脸面就能掩盖住你的恶行了？大卫不比你想要脸面？大卫没有你有权力？最后，哪个没有暴露在光中？你想得太天真了！如果你拒绝神的拯救，死不悔改，那你能不上榜吗？能不成为历代以来的反面教材吗？能不记入史册吗？严敬，像你这样走这条路的，你看见跟随国度建造的这么多人里有没有这么一个人？你是不是一个"标杆"？"我什么也明白，我就是不实行，你让我实行我也不实行，我绝对不实行！"有谁有这样刚硬的"理智"呢？我给你交通，供应你生命，带你往前走的时候，你还拒绝，历代以来又有谁是这样的呢？你想吧，你能不被记入史册？你再要什么脸面能有脸面吗？有真理才有尊严，不是要脸就完事了，脸不是尊严。尼尼微人做了多少坏事呢？约拿告诉他们"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他们坏事要是做得少了，还能再有四十天就倾覆？你所做的超出人的想象！肖红在病床上还惦记着你，告诉我让我打打你、揭露揭露你，赶紧点醒你，让你走上蒙拯救的路。原本计划昨天聚完了就不聚了，点到就行了，后来想着没有和神话对号，没有找一条出路，所以今天再补聚一天。肖红在病床上还放不下，还得追追工，可是你的言行举止让人惊讶！我估计肖红也想不到，谁也想不到你能因为揭露解剖、审判，因为给你一条生存之道而提出了抗议，拒绝。多少人顶多就是不愿意接受审判刑罚，但没有一个人敢拒绝接受审判刑罚。你自己从来没有走过追求真理的路，只是满足于讲字句道理，把讲道理当作了你的实行，当成了你自有的，最终导致你只是披了一个外皮，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假、大、圣，把自己举得高高的，最后下不来，把自己逼上了绝路。严敬，现在还是无话可谈，是吧？（严敬：

……）死要脸面的人是死不要脸。神让人死里复活，是说属撒但的那种性情死去，人才能复活，你里边的那个撒但性情不死，你就不可能活。严敬的心真刚硬呀！“我就是这，爱咋地咋地，你要是用我，我就这么效力，我尽力往上够，要是再谈其他的，别谈了，免谈！”还有没有其他要说的？（没了。）严敬不说就不说吧。

0988 信神没得着生命的人都要受惩罚

1　走到今天，也许你受了不少的苦，但今天你还什么都不明白，对生命的事一窍不通，虽受刑罚、审判，但却没有一点变化，里面没得着生命，那时来检验工程，你要经历犹如火一样的试炼，经历更大的患难，这样的火临到你全人都化成灰了。你没有生命，没有一点精金的成分，仍是老旧的败坏性情，作衬托都不是好衬托物，能不淘汰你吗？

2　作征服的工作还能使用一个一文钱不值的没生命之人吗？到那时你们的日子比挪亚的日子、所多玛的日子还难过呢！你再祷告也不行了。拯救的工作结束的时候，你还能回过头来重新悔过吗？拯救工作全作完了，不再作拯救的工作，而是开始作惩罚恶人的工作了。你抵挡、你悖逆、你明知故犯，不都是受重刑的对象吗？你抵挡、你悖逆、你明知故犯，不都是受重刑的对象吗？今天明告诉你你若不听，以后灾难临到你，那时你才懊悔、才相信，不是太晚了吗？今天神不记念你以前的过犯，一次一次地饶恕你，不看你的消极面，只看你积极的一方面，只看你积极的一方面，因为现在说话、作工都是为了拯救你，对你并无恶意，而你却不进入、不识好歹、不识抬举，这样的人不是专等着那惩罚与公义的报应临到吗？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征服工作的内幕　一》

32.煽风点火挑拨离间

胖妞，那天咱们吃饭谈起陈晨了，你说了一下陈晨的表现以后，我随口说了一句话，“又一个李牧啊，第二个李牧出来了”，我为什么说“第二个李牧出来了”这话呢？因为李牧就是你说的陈晨的这种表现。结果你把我在饭桌上随口说的一句话转告给了陈晨，你就不想一下陈晨听了这话能不能承受得了啊？这还不是关键的大事，更关键的是我说这句话是在什么情况下、什么背景下说的？我说这话是在这种背景下随口一说，我这句话对人有没有一个正式的揭露解剖？（胖妞：没有。）和正式的揭露解剖一样不一样？（肖红：不一样。）但是你把这句话说出去以后，这话从这儿传出去以后，陈晨听到这话心里怎么想呢？“呀，这是弟兄心里对我的真实态度。”为什么？世人常说“看透不说透，还是好朋友”，每一个人都想听听我在背后对他的评论，我正面对他的评论他并不在乎，他最在乎的就是我背后对他的评论。我要是对着他说一句话，他听了觉得并不是很严重，要是别人跟他说“弟兄背后说你什么了”，这句话是要命的。因为在他来看，我背后说他的话那是真话，是真实的。胖妞，能听懂这话的意思吗？（胖妞：嗯。）所以说陈晨听了我在饭桌上随口说的话是难以站立的，今天晚上，她绝对会哭一晚上，这是从达到的这个果效来说的。这里边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我说这句话是在什么背景下说的？我还没有去核实，我也没有去考证，我只是听胖妞说了一下，我才随口说了这么一句话。胖妞，这话是实话吧？你没忘了吧？（胖妞：……）胖妞不说话了，忘了，忘了没有？我又说假话了，胖妞，我说假话了没有？（胖妞：你说吧，我不说话了，我一说话就又不对了。）胖妞和我有仇了，“又不让我说话”了。（胖妞：没有，哪有仇呢。）我问你这是不是句实话呢，你连句“是实话”或者“不是实话”你都不说了，在胖妞心里想的是“我胖妞就不能说话，我一说话弟兄就抓我的问题，我不管怎么说都是有问题”，是吧？（胖妞：哦哦哦。）“哦哦哦”，这可算是说出你的真心话了。弟兄和胖妞有仇呀？胖妞，弟兄是不是和你有仇？（胖妞：没有。）没有仇，那为什么胖妞就不能说话呢？为什么胖妞一说话弟兄就抓住了呢？（胖妞：我听你说呢，我不想再表白辩解了。）不需要表白辩解，我只想问你，这是不是事实？（胖妞：

嗯，是。）你在这儿是不是给我传达了一个信息“陈晨这个事做得不合适”，是不是？（胖妞：她就是做得不合适。）是你和秦果两个人在那儿说话的时候，传到我耳朵里面这么一个信息，是吧？（胖妞：嗯。）我在这个背景、这个情况下，我说“又一个李牧啊，第二个李牧出来了”，是这个意思吧？（胖妞：嗯。）那我这句话是在什么背景下说出来的呢？是在你给我传达了这个信息以后说出来的。刚才吃饭的时候，我说“你又给我挖了一个坑，又陷害我呢”。我对陈晨的这个“评价”，是不是我对她的评价呀？我说的这句话不能说成是我对她的评价，可以说是我对她的误解，能不能这么说？我说的这句话还算不上评价，因为真实的情况我还不了解，我只是听你们说了一下她怎么怎么，在这个背景下我“评价”她是又一个李牧来了。我没有去真实地调查核实，如果你们说的不是事实，那人家还是不是第二个李牧？（不是。）那就不是第二个李牧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之所以认为陈晨是第二个李牧，那是在胖妞的推波助澜下我有了这么一个认知。我有了这个认知以后，我就把我的认知从嘴里说出来了。我说出来这话三分钟以后，胖妞就把我的这句话告诉谁了？告诉陈晨了。你看见这是个什么环节呢？（胖妞：间谍。）间谍。你是不是给我挖了个坑？（胖妞：是。）认识到了吗？（胖妞：嗯。）你给我挖了一个坑，在神那边看，你这是干了件什么事呢？（胖妞：不知道。）煽风点火。有没有煽风点火？（胖妞：有。）还有什么呢？搬弄是非。还有什么？（胖妞：不知道，你说什么就是什么。）胖妞现在心里想的是“我不能说话了，你说什么就是什么。”（胖妞：我就认识不到，你说出来就是。）胖妞厉害呀，把我堵得没话说了，我不说了。我是根据你的表现来说你流露出来的是什么，让你去认知、认识。（胖妞：我认识不到嘛，你说出来我就知道了。）你知道了，那你应该是说，“哦，这就是煽风点火、搬弄是非啊，你不跟我说我就认识不到。”可你跟我说了一句，“你说什么是什么，谁让你是弟兄呢？谁让我是跟随的呢？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有什么办法呢？你说成这个了那就是这个吧。”（胖妞：你能看透人嘛，我看不透，你能看透我里面的这些东西。）我给你把这些细节都给你摆出来，让你看见，是不是让你去认知、认识？（胖妞：嗯。）这个认知、认识是不是我说成什么就是什么？（胖妞：不是，是说你能看透人的实质。）我说的话和事实相符不相符？（胖妞：相符。）在你这儿我说的话和事实不相符。（胖妞：你揭露

解剖我，就是挖我里边的东西。）我揭露解剖说出来的，这是不是一个事实呀？是事实，那你是不是得承认呀？“呀，就是，阿们。”得承认，但是你说了一句，“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你说的这话是不是承认？（胖妞：我认识不到，你说出来了，那肯定是。我认识得没有这么深，我只是说……哎呀，不说了，我一说又开始了。）那你慢慢去认识吧。我给你交通的时候，很可能你就没有跟着我这个交通去走，你在想你的事呢，所以我交通出来了，“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胖妞：我没有想我的事，我就听弟兄你说呢。）可是你没有跟着我说的路走，你要跟着我说的路走，你就不是这个话音。（胖妞：容我想想，我想着呢，你说我搬弄是非、挖坑。）煽风点火、搬弄是非、推波助澜、走漏风声，当了一个间谍，造成了我与别人之间的误解，让别人对我也产生了误解，这是在干什么呀？挑拨离间、煽风点火，挑拨我和陈晨之间的关系。

我刚才说你站的位置不对，你信神的存心不对。信神是在干什么呢？认识自己，认识神。你把心用在什么上面了？你走的是保罗的路，你想讲道，想给别人讲，想站高位。我这儿还在调查核实中呢，也就是，我对人家陈晨还没有一个真实的认识、分辨呢，我只是根据你们所说的有这么一点印象与认知。我还没有去调查、核实，我敢不敢下断案啊？我还不敢下断案。所以说在我这里也就够不上是对她的一个揭露解剖。我还没有计划对她揭露解剖的时候，你倒先把她揭露解剖了。（胖妞：因为我平常跟她接触呢，我就看见了她的一些作为。）你看见了她的作为，你也不能借着这件事说呀，是吧？你借着这件事说，这是不是狐假虎威呀？你借着这件事说她，这是不是拿着我的话打人呀？这是不是想给别人讲高道呀？所以说咱是不是站错了位置呢？神说：“以前有个人在我身边作录音、整理文稿的工作，作了几年之后他就觉得自己有贡献了。虽然在我面前他表现得很听话、很勤快，很认真负责也很付代价，但一到教会里他本性实质的东西就都暴露出来了，就是特别地爱地位、虚荣，另外，跟任何人在一起的时候都特别地讲资本，炫耀自己能做什么，都做了什么，自己受过多少苦，如何如何。他常常就做这些事、说这些话，跟在我面前表现的完全是两个人，另外，谁跟他在一起都受辖制、受欺负，还不敢吱声。这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他把自己作的这点工作、尽的这点本分当

成资本到处炫耀，炫耀到人都仰望、崇拜、羡慕他，最后让人说：‘这个人为神受苦太大了，你看看人家那信心、那爱神的心，人家掉根头发丝咱都比不上啊，咱跟他得差多少啊！’就达到这个果效，别人张口闭口就提他的名字，那些见不到我的人一听他说的话，就觉得见他就等于见我了，最终他对人的认识、思想、心灵的影响就达到这个程度。”（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一）》）他和神在一起时间长了，他就容易站错位置，别人也觉得他成了神的秘书了，做什么事情都得问问这个在神身边作录音工作的人，因为他经常和神在一起。就和世上的那一套一样，在世上，秘书在老板跟前能说上话，能听到一些小道消息，能套近乎，能走关系。在人的败坏性情里边就有这些东西，所以说事奉神不能和侍候官家老爷一样，人离神越近越危险。给神录音的这个人，他觉得他有了资格了、有了资本了，觉得他和神的关系也亲近了，他和别人的关系也亲近了，别人那么高举他，他也就那么自居。神看不看这个关系啊？神只看什么？神只看人有无真理。他把经常和神在一起的这个关系，当成了自己的资本。人经常和神接触，有了这种关系之后，就感觉和神熟络了，自己就可以放荡，可以在别人面前炫耀。咱也一样，有这些东西在里边作怪，就会驱使你做一些事情，你做的这些事情正好是违背神心意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说你站错位置的原因，这个能理解吧？（胖妞：能理解。）就像神交通的，他们做件什么事情就得问问这个人，问了他好像就是问了神了。他觉得他和神在一起，他做的事情就好像是神决定让做的事情一样。（胖妞：我有这些表现？是吗？）不是你有这些表现，神揭露出来了，败坏的人哪个人都有。就像咱说的背叛，谁没有背叛？背叛是人的天性，但是有的人背叛了，有的人没背叛，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神给人摆设的环境不一样，不背叛是环境不许可。神给你这个人摆设了这个环境，那你这个败坏性情就流露出来了；神给那个人摆设了那个环境，他的那个败坏性情就流露出来了。不是说谁有谁没有，人不可能没有败坏性情，只要神揭露出来，咱就不可能没有，只不过是有轻与重的区别，有的人流露出来了，有的人没有流露出来，有的人败坏成性了，有的人败坏没成性。怎么就是败坏成性了？把他放在一个环境里边，有合适的“水分”，有合适的“土壤”，他就能滋生出“细菌”来。就像有的人刚见了我的时候，话不敢说，连头都不敢抬，有些人是说话的时候手还发抖、还出汗呢，

但当和我在一起相处了三年以后，还有没有这个现象？（胖妞：没了。）没了，随便自由了，更加随便自由了。随便自由了，他的败坏性情自然也就流露出来了。所以神说，败坏的人能不能见神呀？不能见。为什么不能见神呢？一见神你的观念随时就会出来，那你随时就会被定罪，就是这个原因。这个能理解吧？（胖妞：能理解。）

145 败坏的人类不配见到基督

1　你们总想见到基督，神劝你别把自己看得太高了，基督人人都可以见，但神说所有的人都不配见到基督。因为人的本性充满了恶、充满了狂妄、充满了悖逆，见到基督的时候你的本性会将你断送的。因为人的本性充满了恶、充满狂妄、充满了悖逆，见到基督的时候你的本性会将你断送的，你的本性会将你判死刑的。

2　你与人接触不能说明你怎么样，但你与基督接触就不简单了。你的观念随时生根、狂妄随时发芽，你的悖逆随时会结出无花果，这样的人性怎配与基督接触呢？你们都把心中高大的神当作耶和华来敬拜，把看见的基督当作人处理，你们的理智太差了，你们的人性太低贱了！你真能做到每时每刻都把他当作神对待吗？你真有顺服神的实际吗？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与基督不合的人定规是抵挡神的人》

33. 把孩子推向地狱的父母

（马答：我想让我女儿信神，可她还要考公务员，我说“伴君如伴虎，咱家又没有当公务员的亲戚，你考上，你就是给人家当个替死鬼、当个垫背的”，我也不想让她去考公务员。就她上学这件事，从小学到高中我都没有管过，没有逼着她上学，人家自己就要学呢。所以说，我就得有这个准备，给人家钱供人家上学。她要是学习不好，我还觉得我就轻省了，我就是这样想的。）约伯有万贯家产，强盗去了，是因为神要试炼约伯，神看着约伯敬畏神，所以强盗才去了。你女儿学习好，是因为你想让她信神呢。（马答：嗯，我想呢，我真的想呢。）你想让她信神呢，那人家是不是就应该好好学习啊？她要是学习不好还能显明出你呀？（马答：我有点听不懂。）你们听懂了吗？神试炼约伯，是因为约伯是敬畏神远离恶的人，按人的头脑想象来说，神应该赐福约伯，是吧？结果在神那边，神是看人的心呢，神要看人对神是不是有真实的相信，所以临到约伯的是什么？那就是强盗。那你呢？你说你是信神的人，按人的头脑想象来说，你是信神的，神应该安排你的儿女也信神，然后跟着你走信神这条路，是吧？（马答：嗯，是。）你是信神的人，可是神要看你是真信还是假信，如果你的女儿她就不爱学习，她跟上你走了信神的路，这能证明你是信神的人吗？这能证明你对神忠心吗？忠心不忠心？（马答：显明不了。）显明不了，是吧？（马答：嗯。）那就得让你的女儿好好学习，人家要考公务员，那就和信神擦肩而过了，你在那儿流不流口水？眼红不眼红？（马答：我管不了人家。）你管不了人家？（马答：嗯。）让你去传福音，你能管得了谁？你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你能管得了他？能不能管了？（马答：管不了。）你管不了，你还给人家传福音，可在你女儿这里呢？（马答：我也和我女儿说了，可我就是说不过人家，人家那理论可多了。）神说话语成就一切，你的理论说不过人家，在你这里话语成就在哪儿了？这是不是显明你了？显明了你的真心，你是愿意把女儿带到神面前呢，还是愿意让你女儿考上公务员呢？你的真心是什么？这是不是把你放在烤盘上了？（马答：嗯。她要是愿意信神，我就愿意把她带到神面前。）“她愿意来神这边，我就愿意带她；她要是不愿意来神这边，我就往那边推她。”（马答：对，

是了，实质里边有这个东西。）这不是显明你了？“你无路可走了，我就把你带到神面前；你要是有路可走，有更高的路，那你就走更高的路。只要你能考上大学，我这八万块钱就等着给你，我不给神。”（马答：那我怎么呀？）不是让你怎么，是说你看见你自己的问题了没有？（马答：……）神看着呢，撒但看着呢，你是把大学生、公务员这个学位、职位看作好的、美的、善的呀，还是把大学生、公务员这个学位、职位看成了火坑？这是不是一个看事观点？你的看事观点是什么？（马答：我不让人家跳那个火坑，人家要跳呢。）你的看事观点是什么？它是火坑还是福坑？（马答：是火坑。）是火坑？（马答：嗯。）你愿意让你女儿进火坑吗？（马答：不愿意。）你不愿意让你女儿进火坑，那你还准备着八万块钱让人家考大学？（马答：那是人家愿意。）人家愿意，所以你就准备给她八万块钱送她一程？如果那边有个悬崖，她愿意跳崖，但是她还没有勇气，你说“你没勇气，我推你一下”？有的人不愿意活了，厌烦了，想自杀呢，当他自杀的时候，他总要停顿一段时间，他停顿的时候在思考什么？“跳？不跳？我要是跳了是什么结果？我要是不跳是什么结果？”在他正想跳，正想自杀的时候，他爸说“我送你一程吧，我推你一把”。（马答：对了，这就是说我的实质里还是向往那个东西。）你是推呀，还是往上拉呀？（马答：我的活出是准备着推呢，那我不推又能怎么呀？）“我不推又能怎么呀？”这就是你的信。你的信在哪儿？你信吗？从外表看，“马答”这名字也好听，“回来神家我要做牛做马，我要报答神！我为了信神，把婚离了，家庭也不要了”，人一看这是一个真信神的人呀！是不是真信的人？有谁为信神撇了家庭、撇了婚姻、撇了事业？“我班也不上了、家也不要了……”（马答：嗯，我愿意。）“我愿意为神花费一生，我愿意把自己献上”，愿意吧？（马答：我愿意，我觉得这样活心里踏实。）愿意吧？（马答：愿意。）是嘴上愿意还是心里愿意？（马答：我愿意，我就是这样做的。）你嘴上愿意，心愿意吗？（马答：心愿意。）你的心愿意的话，那让你把你女儿带到信神这条路上的时候，你怎么就不愿意了呢？你和你女儿是不是有仇呀？你来到神面前了，然后把女儿推到火坑里边，你对你女儿是爱还是恨呢？（马答：人家就是不听嘛。）

马答，你最亲的人是谁？（马答：就剩我女儿了。）你是把上好的东西给了你最宝贵的亲人，是吧？（马答：嗯。）那你会把什么东西给你女儿呢？（马答：她要什么我就给她什么，好像就是这样。她要上学，我就准备供人家上学。）她要自杀呢？你给她把刀？你给不给刀？（马答：不给。但她从小到大，好像人家要怎么就怎么。）对呀，但她要刀，你不给呀；她要跳崖，你也不会不管呀。（马答：我在这方面就没有太注重。）这是不是证明了一个问题？（马答：证明我的心在我女儿身上？）不是证明你的心在你女儿身上，就不用证明，你的心也肯定在你女儿身上，是吧？用不用证明你的心在哪儿啊？你现在就一个亲人，就一个姑娘，你的心给谁？你的女儿是不是你的心头肉？今天神是要看你的心呢，神要看你的心在哪儿，看你对神有没有信。马答，你对神有没有信？（马答：我有。）那你有信的表现在哪儿？（马答：我一直要把家人往神面前带，但是我带不进来，人家不愿意。从我内心来说，我也真想让我女儿来到神面前，但是不行。）是，谁也想让自己的女儿来到神面前。（马答：我也愿意往上够，但现在就这个环境，我该怎么往上配合呢？）你看见你的心、你的态度了吗？（马答：我看见了，我还是把我女儿往火坑里推。）那你把大学生、公务员这个学位、职位当作火坑了没有？你把大红龙的官场当作火坑了没有？你把世界看作火坑了没有？（马答：……）刚才你说了，你女儿跳崖的时候，你不会推她一把，是吧？（马答：嗯。）你女儿要自杀的时候，你不会给她把刀，是吧？（马答：嗯。）可你女儿要跳进火坑的时候，你就能推她？（马答：我不推该怎么配合呢？）“不推怎么配合呢？那我就得推，我推就是配合。”（马答：这个问题在我脑子里面没有真正地想过。）晓宋，你看见什么画面了？（晓宋：对自己女儿的爱不是真正的爱。）人家咋能没有爱呢，是因为他看见的不是火坑，他看见的是福坑。所以在马答来看，“信神是福，但我看见去世界也不亏，由你选择吧。你要去世界的话，我给你八万块钱再送你一程。”马答，你看见它不是火坑，你才送你女儿去呢，你要是看见那是火坑，你还送你女儿去呢？这就是你的看事观点，神说那是火坑，那是绞肉机，你信吗？神说你要是进了绞肉机，那就是死亡，你相信那是死亡吗？你把你女儿推向世界就是推向了死亡，你相信不相信那是把你女儿推向死亡？（马答：相信。）你愿意让你女儿死亡吗？（马答：不愿意。）那你为什么还放

着八万块钱等着你女儿上学用呢？（马答：那她来不到神面前嘛。）她来不到神面前，那你就把她放到火坑里边？（马答：这个好像就扭不过来，她来不到神面前……）即使她来不到神面前，你用不用把她推到火坑里边烧了她？（马答：比方说我不让我女儿上大学，我也……）现在不是追求一个做法，关键是说一个看事观点，你把上大学看成了什么？这就像神交通的，神说："有一些人经常做这类事情，就是如果有人出远门就给包饺子吃，出门的人回来了就给煮面条吃，这是不是一种传统？（是。）这是一种传统，也是一种不成文的规矩。咱们暂先不说他做这件事的目的是什么，先来看看这种做法具体的说法是什么。（'出门饺子进门面'，也可以说'出门饺子回家面'。）'出门饺子回家面'，什么意思呢？就是今天要是有人出门得给他包饺子吃，寓意是什么？就是饺子是用皮包上的，'包'谐音是'保'，意思是保命，让他出门别出什么意外，出去别死在外面，一定得回来，就是出门会平安。'出门饺子回家面'，就是平安归来，然后万事顺利，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总之，传统上有些家庭会这么做，家庭成员如果有出门的会给包饺子，回来之后会给吃面条。不管是吃的人还是做的人，都是为了取个好彩头，为了现在好、以后好，大家都好。你们认不认同这种传统是正面事物，是人在生活中必须做的、应该延续下去的一件事？（不认同。）比如，有的弟兄姊妹要出门，做饭的人就给包饺子。我说：'他要走跟吃饺子有什么关系？''出门嘛，出门就得包饺子。'我说：'出门包饺子，那要是回来呢？''回来就得吃面条了。'我说：'我还第一次听说这事，这是哪儿的传统啊？'人说：'我们那儿都这样，谁要是出门就给包饺子，回来的时候就吃面条。'后来在我心里就种下个什么印象呢？我说这些人信神了，做什么事不根据神的话，人家根据传统、根据老祖宗遗传，人家认为人的命就是一个饺子皮能保住的，人临到什么事不在神的手中，在人的手中，人用饺子皮一包，出门的人就平安了，要是没用饺子皮包，他就不平安，他兴许就死在路上回不来了。在他们的思想观点里，人的命就是饺子馅，跟饺子馅一样的价值，人的命不在神的手里，神主宰不了人的命运，只有人用饺子皮才能主宰人的命运。这是一些什么人呢？（不信派。）不信派。……神供应人真理不是让你恢复传统，而是要取缔一切的传统。你呢，不但不放弃，而且还要把它当成真理、正面事物来持守，这是不是不知死活呀？这是不是公开与真理、与神对抗啊？

（是。）这是公开与神叫嚣、对抗。”（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怎样追求真理（十五）》）“出门饺子回家面”，吃饺子、吃面究竟有什么区别？（马答：没区别。）人是否平安在乎人吃饺子、吃面吗？是不是想吃什么吃什么？关键是什么？关键是说你在吃饺子、吃面的时候，你的思想是什么。“得吃饺子呢，吃了饺子出去保证平安。”这就是你的邪恶思想。你这个观念，“吃饺子就能保证人的平安”，这个和神是作对的。神怎么说的？神说：“这是不是不知死活呀？”为什么你说出门吃饺子能保平安，神就说你是不知死活？神说：“我说这些人信神了，做什么事不根据神的话，人家根据传统、根据老祖宗遗传，人家认为人的命就是一个饺子皮能保住的，人临到什么事不在神的手中，在人的手中，人用饺子皮一包，出门的人就平安了，要是没用饺子皮包，他就不平安，他兴许就死在路上回不来了。在他们的思想观点里，人的命就是饺子馅，跟饺子馅一样的价值，人的命不在神的手里，神主宰不了人的命运，只有人用饺子皮才能主宰人的命运。”饺子皮就能保住你的生命？饺子皮能保护了人的命？马答，那你呢，你不吃饺子了，你是怎么呀？公务员是不是就保护了你女儿了？她在学校里上学是不是就能保证有好的出息了？（马答：她的将来好不好我还真不知道。）你说那个饺子皮能不能保了人的命？（马答：保不了。）保护不了，是吧？（马答：嗯。）但是给他做饺子的这个人知不知道保护不了？（马答：知道。）也知道，是吧？（马答：嗯。）但是在观念里边不行，还得吃，如果不吃，怕引来什么祸患，所以神才说人不知死活。你信着神，还想用饺子皮来保命运，还要与神争夺呢！

马答，咱今天做的是什么？你信着神，还计划给孩子拿上八万块钱护送她考公务员。这考公务员是不是就是一张饺子皮？你女儿不信神，她要靠学习，她要读大学，她要考公务员，在这个环境中关键不是看她，而是要看你，你的观点是什么？神说大红龙要怎么呢？（马答：大红龙要垮台。）大红龙要毁灭，神的国度要降临在地上，你相信、承认吗？（马答：相信。）是，你嘴相信，你心里相信吗？你心里要是相信的话，你还供孩子去考公务员？（马答：那是她的理想。）是她的理想，但是你还给她作后盾了呀！（马答：嗯，我给她攒钱了。）你不给她作后盾她的理想能成了？（马答：我不给她作后

盾。）你没有那八万块钱，她能考上大学？她就是考上也念不起。所以说，你是不是还在成全她、帮助她？你还拿着这些钱等待着去帮助她、去成全她。你嘴上说的是神主宰，你嘴上说的上大学、考公务员那是死亡，可是你的心呢？你心里承认不承认？你不承认，所以你跟上就进了绞肉机，这就是死亡。神说："从今天开始，国际形势会更加紧张，各国从内部开始瓦解，也就是国内从此之后再没有好日子过，就是说，工人起来罢工，学生罢学，商人罢市，工厂全部倒闭不得存活，那些干部开始筹备资金准备逃跑（这也为我的经营计划效力），中央各级领导更是顾头不顾尾，都在做准备工作（为下一步效力）。"（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七十七篇》）工人要罢工，学生要罢学，是吧？那学生罢学、罢课以后是什么现象，你知道吗？（马答：知道，这些我都跟我女儿说了。）不和你女儿说，和你女儿说什么呢？和你女儿没关系，我是和你说呢。你嘴上怎么说不管用，就像搞传销、跑保险的那些人，他们的嘴是不是什么话都说呢？他们说的是不是他们心里真实的想法？你在你女儿那里所说的就像跑保险的人说的一样，你说的话是不是你真实的想法？你心里想的是这个，你嘴上说的是那个，你是在骗你女儿呢，还是在骗神呢？（马答：骗神呢。）你心口不一，不就是骗神的吗？你说你相信神，神说"工人起来罢工，学生罢学"，学生一旦罢了课、罢了学就要干什么呢？是不是要在街上游行呢？（对。）他们要在街上游行，那大红龙要干什么呢？（马答：镇压。）要镇压呢。（马答：嗯，他们就死得快点。）历史的悲剧已经演过了，你信吗？不管你女儿是什么想法，神在乎的是你，神不在乎那些不跟随神的人怎么样，神在乎的是跟随他的人是否被作成。就像约伯临到一连串不合人观念的环境一样，神只是看约伯是什么观点、什么想法，神不看那些强盗是什么想法，也不看他老婆和他的三个朋友是什么想法，而神只看约伯是什么想法。你也一样，神在这儿就看你是什么想法，看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怎么看这件事呢？你还拿着八万块钱等着送你女儿去上大学，你是信神的人吗？是相信神的人吗？你这是把你女儿往神面前带吗？你是把她往火坑里面推。你嘴上说那是火坑，你真知道那是火坑吗？你承认那是火坑吗？你信那是火坑吗？你信了没有？你没有信。你要是有信的话，火坑意味着什么？（马答：……）学生要罢学，那学生和老师就要成为仇敌，是吧？你想想那个场面，你还拿上八万块钱支

持你女儿去上大学呢？如果你真相信这个场面，你还会不会拿上八万块钱支持你女儿去上大学？（马答：……）咱不是做与不做，而是说你的这个想法，咱还能不能有这个想法呢？不管你能做到还是做不到，在意识上、理论上，“我不可能拿上八万块钱把你送到太平间！”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在这个时候了去读大学，那是进福坑呢？大学里面都是知识分子，是吧？知识分子相当于是领头人物，他们对社会有认识、有分辨。并且起来搞暴动、搞游行的第一批人是不是这些大学生？那搞革命的第一批人是不是大学生？不管你女儿当时有没有这个觉悟，她参与不参与这些革命，但只要她是大学生，别人搞了革命了，她就在里面受牵连了。你看北京“六四事件”，不管是正面、反面的，最后一整你，怎么呀？那一批大学生是不是都受牵连了？那一批大学生应聘工作国家政府都不允许单位要他们，不要。（卫军：人家说的是他们的思想有问题了。）嗯，感染了。（卫军：对，感染了。）那一批大学生受到了国家的制裁，该枪毙的被枪毙，没枪毙的被制裁、控制着。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你让你女儿去上大学意味着什么？神关键就是要看你的观点，神摆设环境，就是试炼、检验、熬炼、成全人。那你女儿来是怎么呢？她就是来效这个力的。这证明了什么？证明你并不相信神的话，你更不相信神能作成这件事，没有这个实际，你是嘴上说了一句，对吧？（马答：还是不信派的追求法，实质里还是一样的。）你信的是天上那位渺茫的、任你摆布的、由你安排的神，“神的话，不一定吧，有可能……”所以说你还是脚踩两只船。“我跟随神，你跟随撒但，跟随世界。”世上有句话怎么说的？“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边。”“为了保险，我把鸡蛋分开放，万一我篮子里的鸡蛋要是破了，你篮子里的鸡蛋还在。我跟随神了，如果神的工作结束不了，你还是公务员，到时候你还能给我养老。”（马答：我就没往这方面想。）这是潜意识里边的东西，你可能没有有意识地去想。（马答：嗯。）你女儿要考公务员，你还要支持她，这就说明在你心里来看它不是火坑。（马答：对，是，现在能认识到这个了。）你看见它是火坑，你就不会这样去做。你会积极地去拦阻、制止，要是实在拦阻不了、制止不了，“没办法，神的主宰，我尽力了”。（马答：嗯，是。不是我让人家上的，是她要上的。）你说的这句话就是夏娃说的那句话，“是你造的那个蛇让我吃的，不是我要吃的”；亚当说，“是你造的女人让我吃的，不是我要吃的”。你在这儿又说了一

句，“是我女儿要追求公务员，这不是我要的。”（马答：这就是我心里的事，和我女儿没关系。从我心里来说，我实质里边肯定也还是向往那个的，本来我也是从大红龙的熏陶下出来的，我上学的时候还向往当公务员呢，我还一直梦想着当老师呢。）你不认识、不恨恶、不背叛。你做不了公务员了，让你女儿去吧。“我不支持你，但我也不反对你，你按照你的意思走，你的选择就是我的选择。”因为我没有看见你竭力地去拦阻她、制止她，这就是你表的态。神看的是什么呢？神看的就是你的这个态度，神摆设环境就看你的这个态度。

约伯为什么站住见证了？约伯干什么了？（马答：万贯家产被抢了，全城最美的儿女全死了，他也没有埋怨过。）光是没有埋怨吗？神还兴起他老婆说什么了？“弃掉你的神死了吧！”这是不是神兴起来的？约伯的老婆就和你女儿一样。约伯能骂她媳妇：“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哎！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伯2:10）那你能不能骂你女儿两句啊？“愚顽的女儿，那公务员是你想考就考的啊？神的日子到了，不信神的人是要被毁灭的，是该灭亡的。神要拯救的是有人性的人，诚实人要掌权，魔鬼还能掌权吗？”你敢不敢说？“受造之物就应该敬拜造物的主，不敬拜造物的主就该死！”你敢不敢说？“作为一个人就应该敬拜造物的主，你来敬拜造物的主了，你就是我女儿；你不敬拜造物的主，你就不是我女儿，我没有你这个女儿，因为信与不信的本是两类人。肉体上你是我女儿，我也和你亲，但是你不走正道，你与神为敌就是与我为敌。”你敢不敢说？（马答：这个不敢。）马答，你还能支持这个邪恶？那你就太邪恶了。你明知道她是跳崖，明知道她是自杀，明明看见了周围灾难四起，各个国家都在倒塌，你看不见？“神话都在应验。你还要让我拿上钱支持你去念书，我有钱也不能给你，喂狗也不能给你，我把钱烧了也不给你，有你明白的时候呢。”（肖红：这是个见证。）这是个有认识、有理智的人说的话。“我拿上这个钱烧了，我是为了保护你，我没钱你念不了大学，你进不了绞肉机，撒但吞吃不了你，我是为了拯救你。我拿上这个钱给了你，我把你推向地狱，你在地狱死了，那我就成了一个罪人了。”（马答：我没有这么深刻的认识。）不管你怎么做，首先你得有这样的一个态度，神看的就是你的态度，从你这个态度里就看见你对神就没有信。为什么说约伯是信呢？就是说作工结束了以后，神要的

就是人的信，还得高于约伯、高于彼得。咱别说高于他们了，够着边框了没？认识了没有？这还没有剥夺你的万贯家产，人家还没有围攻你呢，咱就偏向人家了。就像神说的话："现在在你们每个人面前放一些钱财，让你们自由选择，而且不定你们的罪，那你们多数人都会选择钱财而放弃真理，好一点的人会割舍掉钱财，勉强选择真理，居于中间的人会一手抓钱一手抓真理。"一边放着真理，一边放着情感，一边放着地位、名誉，你抓哪个呀？两手抓，哪个也不放。你的信在哪儿？你对神的主宰信不来，对神的话信不来。如果没有这个事实的话，你承认不承认呀？"你胡说，我马答是什么人，我自己还不了解我自己呀？我为了信神，我舍去了婚姻、舍去了家庭，我活到了这种地步，我现在一分钱不挣，没有家庭。我老婆为什么和我离婚？就是因为信神才离的婚，这不是见证？不是因着信神我能走这条路？"咱还有话说呢，是吧？把一个事实摆在咱面前就显明咱了，你的信在哪儿呢？你说你信神呢，结果你自己女儿的命运你都不敢交在神手里，你还想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神告诉你那是火坑了，你还不敢相信，"可能吗？不一定吧？"还得给自己留下一条后路。亚伯拉罕献以撒呢，是把自己最心爱的儿子献给神！你把自己的女儿献给了谁？你献给了撒但，还得给人家送上礼，还准备着八万块钱等待着她考大学、考公务员。你说这距离差下多少啊？咱以前还以为自己有真理了，还以为咱和神的关系亲近了，结果连个信也没有了，更别说有实际了。对神的信，没有完全信得来。

马答，现在怎么想的？（马答：现在就看到自己就是你说的脚踏两只船，从我内心里就没有真正地去恨恶。如果我真的恨恶，就会有你刚才说的那些活出，我没有那样的活出，我只是嘴上说。你说的话对着呢，我嘴上也和我女儿说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但是我心里边没有说……好像我和我女儿就是我不管我女儿，她也管不了我。虽然我说我不管我女儿，但是我不知不觉，无形中还是在支持着她，还是在管她。）你不管你女儿是不管什么？"我不管她能不能来到神面前，但是我得管着她来到撒但面前，我得把这八万块钱送过去啊。"你没有说"你来信神吧，我给你八万块钱"，但是你说了"你去考大学吧，你进火坑吧，进了火坑，我给你八万块钱"。（马答：她和我的三观不一样。）咱现在不说她的观点，咱就说你的观点是什么。约伯在那个环

境中有没有说他老婆的观点有什么问题？“呀，你的观点是这样地弃绝神，哎呀，我和你的观点不一样。我要是按你的观点来，我就得弃绝神。”约伯还跟他老婆商量商量？你想一下，约伯当时在受难、受痛苦，用瓦片刮身上的疮的时候，痛苦不痛苦？难受不难受？他老婆为什么会说这句话？他老婆是爱他才说的这句话，是心疼他才说的这句话，是气他才说他，“和你说就说不成，你这个大脑就转不过来这个弯，你说你是信神跟随神的人，你敬畏神远离恶了，但神怎么对待你的呢？你的万贯家产没了，十个孩子没了，最后你还在灰中用那瓦片刮身上的疮，你还信神呢？你看人家那些拜偶像的，人家儿孙满堂，人家还需要用那瓦片刮身上的疮？你看某某某，前两天人家病了，人家去烧了烧香就好了。你那个神不管用，你弃掉你的那个神，你去烧烧香，你的病就好了。”这个时候，你要是约伯的话，你一听约伯老婆说的话，再看看周围人，“就是啊！可是我信神呢！我不能拜假神，咱们三观不一样，我的观点不能变。我不能去烧香，但我这边还有八万呢，你拜偶像，你去给我求求，让我的病好了就行了。你看见了你直接去做就行了，还得和我说？你背着我做不行？那八万块钱都在柜子里放着呢，你看不见？你还非得让我说出来？‘这边有八万块钱，你看着办吧。’”这就是咱。（马答：嗯。）这叫信？约伯对神有认识吗？没有多少认识。约伯是怎么呢？约伯是风闻有神。风闻，他是在传说中听说有神。圣经中记载：“只是我往前行，他不在那里；往后退，也不能见他。他在左边行事，我却不能看见；在右边隐藏，我也不能见他。”（伯23:8-9）风闻有神，就是个信，他并没有什么认识。他就是信，相信、承认有神，万物就是神主宰、神掌管，人的命运就在神手中。“你给我，你是神，你就是剥夺我的，你还是神，不管你怎么作都是神作的，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马答，咱这里边有这个信吗？有没有信就看咱的这个观点。（马答：嗯，我是把自己女儿往火坑里推呢。她要是一直这样走下去，她会离神越来越远，她更不能信神了，因为那些毒素会越来越深。现在最起码为人处事这些毒素在她这里还浅一点，如果要是再这样下去，那她就彻底完了。我没有从这方面看，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反而是由着她。我说是由着她呢，要是看实质的话，也是自己的喜好。这就像世人说的，自己完成不了的梦想，让自己的儿女去完成，也有这个思想。我里面还有一个思想就是，我也在看，我女儿是不是信神的料，我左看右看，觉得人家不像

能信神的，从神摆设的环境里能看见她不是能来到神面前的。）是，即使她不能来到神面前，即使咱看见她就是个小鬼，但咱不能把她培育成魔鬼吧？（马答：嗯，是。）那你还花八万块钱专门把她培养成个“兽”？神关键就是看你的态度、观点，看你的心，你的心在哪儿？你心里边有没有神？（马答：嗯，关键在我。）关键是看你呢，不是看你女儿。你女儿过来只是引狼出洞、引虎下山，显明一下你。（马答：是，我心里边也向往在世上过得好的那种人。）你说出来实话了。（马答：我心里边也有这个东西。）那在世上怎么是过得好的？（马答：就说公务员，人家有车、有房、有美满家庭，在我心里肯定还是看着人家好。）在你心里边，其实你对信神的人也是一种藐视，所以你想跟你女儿说，“可不要学了我”。（马答：这个好像还没有，我还给我女儿谈我的见证了，我也是向往当老师、当公务员，但是我的命运不由自己，我就是考上那个学校也上不成。我真是考上了，但还就是上不成，当不了人上人，却当了个人下人，给人搓背去了。我就是借着这个环境给她去谈的，我说我要是把我的梦想实现了，那我谁也看不起，我就飘到半空中了。我说借着这个磨练和经历，最起码现在我还能低调做人。我给我女儿谈的，也是在见证自己呢？）你能低调做人，然后你就教育你女儿“你可不敢低调做人！我的地位、名誉没有追求上，丢了人了，我成了一个搓背的了，你可不能学我，你可得好好学习，成为一名公务员。”（马答：可是我就想了，那不由人呀，我也想着当老师呢，那也当不上呀，命运摆布得我最后成了一个搓背的。）那还能再由了你呀？再由了你更麻烦了，由着你的话，那就不是你女儿去当公务员了，你也去当公务员了，是不是？因为人本身就没有想要追求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人没有这个心，没有想着做一个真正的人，只是在追求世界潮流。所以说，你自己没有往这方面走，也就没有把孩子往这方面带，你自己追求什么，你做出来的就是什么。

这就是你们的信吗？

1　你相信神的存在却为什么总是不敬畏神不敬畏神呢？你相信神的存在却为什么丝毫没有惧怕神的心呢？你承认基督是神所道成的肉身却

为什么对其采取藐视的态度？为什么对其指手画脚？为什么公开论断他？为什么总是窥探他的行踪？为什么不顺服他的安排？为什么做事不以他的言语为准则，不以他的言语为准则？为什么勒索、偷取他的祭物？为什么你站在基督的地位上讲话？为什么评价他作工说话的对错？为什么敢背后亵渎他？等等这些就是你们的“信”吗？

2　在你们的言谈举止中都流露着你们并不相信基督的成分，你们做事的动机、你们做事的目标都充满了“不信”的成分，甚至你们的眼神所发出的气息中都夹杂着对基督不信的成分。可以这样说，你们每一个人在每一分钟都带着不信的成分，这样，你们每时每刻都有背叛基督的危险，因为你们浑身上下都灌输着并不相信道成肉身的神的血液，并不相信道成肉身的神的血液。所以神说，你们踩在信神路上的脚印并不是实实在在，不是实实在在，你们走信神的路并不是脚踏实地，而是在敷衍度日。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真是信神的人吗？》

34 .“钡餐”的效用

神说：“我作什么事都是有根有据，当人的口向我‘吐露’‘真情’之时，我便将人押入‘刑场’之中，因人的罪状就足够我刑罚的，所以我并不盲目给人上刑，而是按着人的罪状的实情来刑罚人，否则因着人的悖逆，人绝对不会向我低头认罪的。就因为到了今天这个境地，所以人都勉强低下了头，但心中并不服气。因我给人喝了‘钡餐’，所以人腹中的器官在‘照相机’前显示得清清楚楚，在人的肚腹之中，污秽、杂质并未除去，各种脏物正随着人的血液在流动，所以人身上的毒素越来越多，因着人多年都活在这种境况之中，所以人都习以为常，并不觉稀奇，从而致使人里面的细菌在人身上长大、成性，所有的人都活在它的支配之下，所以人才犹如野马一般到处‘奔走’。但人并不完全承认，只是点点头表示‘服气’。其实，人并没有把我的话当作一回事。若人把我的话当作良药，那么人都会‘遵医嘱’的，从而在‘良药’的作用下来医治人腹中的疾病。只是人的表现在我心中不能如愿以偿，我只好是‘硬着头皮’对人讲，不管人听不听，我只是在作着我的本职工作。人不愿享受在我之福，而愿接受地狱之苦，我只好答应人的要求，但是为了我的名、为了我的灵不在地狱之中受羞辱，所以我要将人管教之后再‘顺服’人的愿望，使人都‘满心欢喜’。我不愿让人在何时或在何地打着我的旗号羞辱我，所以我一再是管教人。若无我严厉话语的辖制，人怎能在我前站立至今呢？人不都是怕我离去而不犯罪吗？不都是怕遭受刑罚而不发怨言吗？有谁的心志单是为了我的计划呢？人都以为我是缺乏‘大脑素质’的‘神性’，但又有谁能认识到我在人性里就能识透一切呢？正如人所说的‘何必大材小用’呢？人都是怕受刑罚而‘爱’我，并不是‘天生’就爱我，在人之中，有谁生来就有爱我之心？有谁把我当作自己的心脏一样来看待？所以我总结出一条人间的格言：在人之中，并无爱我之人。”（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三十八篇》）

“我作什么事都是有根有据，当人的口向我‘吐露’‘真情’之时，我便将人押入‘刑场’之中，因人的罪状就足够我刑罚的，所以我并不盲目给人上刑，而是按着人的罪状的实情来刑罚人，否则因着人的悖逆，人

绝对不会向我低头认罪的。”这个有体验了吧？（嗯。）你说严敬是不是吐露真情了？（是。）武则天吐露的是真情吧？相当真情，“对对对，是是是”，向我吐露真情。“当人的口向我‘吐露’‘真情’之时，我便将人押入‘刑场’之中”，武则天进“刑场”了没有？受到刑罚了没有？（武则天：嗯。）“嗯”了？怎么刑罚的？严敬说你“你脑子被驴踢了？脑袋进水了？”给你证实了一下，是吧？人家说你呢，你还冤屈呢，这不是给你证实了一下？只看病不吃药，还想让病好。“我便将人押入‘刑场’之中，因人的罪状就足够我刑罚的，所以我并不盲目给人上刑”，武则天，神借着周围的人事物跟你说句话，就严敬那个嘴，他说句话在不在神手里边？神就借着严敬的嘴跟你说了一句“你脑袋有问题”，你倒不想活了，要是我直接说你脑袋有问题，你还活不活？你立马就自杀呀，是吧？圣经中记载：“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但，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太16：21-23）你看这里提到耶稣跟彼得说什么了？耶稣直接说“撒但，退我后边去吧！”如果你是彼得的话，你是什么反应呢？“我跟随了你几年，最后你说我是一个撒但！我立马就退去！我立马就投河自尽！”武则天，严敬和你说了一句“你脑袋有问题”，你倒不想活了，你说耶稣要是和你说这么一句话，你会怎么呢？我和你说这么一句话，你会怎么呢？从这儿就看见，这就是神借着严敬的口向你叙说。（武则天：嗯。）“所以我并不盲目给人上刑”，从外边看是严敬对你的打压，其实是互相效力，同时也是给你上了个刑，你活该。但在严敬那边怎么看呢？严敬，你可不敢说“你不要说我是敌基督，不要说我走敌基督道路，是神借着我给你上刑我才当敌基督呢！”还有了功劳了。严敬，不敢认为这是有功了啊！不敢拿上这才发挥你的用处去了，一打压人就说“神借着我的嘴来刑罚你呢！”

“所以我并不盲目给人上刑，而是按着人的罪状的实情来刑罚人，否则因着人的悖逆，人绝对不会向我低头认罪的。”严敬低不低头呀？严敬的这个脖子相当刚硬，现在低头了没有？严敬是不能让人胡说，是吧？（嗯，谁胡说话就触碰到他的底线了。）不能让人胡说他，只要

有人一胡说，严敬就暴跳如雷了。严敬现在有认识了没有？别人能不能胡说呀？（严敬：可以。）可以了？你看人家约伯，万贯家产被强盗抢了以后，他朋友怎么说他的？“你悔改吧，你肯定抵挡神了。”约伯要是严敬的话，那约伯听了这话应该是怎么呢？暴跳如雷，“你胡说八道！你才抵挡神了！”他不和强盗去抢、争，他和这三个朋友干起仗了。你说神还能说他是义人吗？（不能。）那你走的是什么路？“人绝对不会向我低头认罪的。就因为到了今天这个境地，所以人都勉强低下了头，但心中并不服气。”你说严敬服气不服气呀？（不服气。）只是勉强低下了头。咱上午给他对症了没有？（对症了。）他服气不服气？不服气。你看着他低下头了，那都是勉强的，所以下午再说他个什么什么，就碰到他的底线了。要是真低下头了还有底线吗？（没有。）神说：“假如约伯为神作完见证，神把他灭了，神也是公义的……”你不要说你作了什么工作了，你有什么表现了，约伯站住见证之后把他灭了也是神的公义。按说站住见证了，神是不是应该称许？是不是应该把约伯留下来呢？可神怎么说呀？“假如约伯为神作完见证，神把他灭了，神也是公义的……虽然现在事实上你不好认识，但道理上你得有。”什么道理呢？你现在应该明白什么道理呢？你是一个受造之物，神是造物的主，神想怎么作就怎么作，你别无选择。严敬，你还有选择呢，别人不能对你胡说八道。约伯，强盗都能抢他的万贯家产，你还在这儿要求别人不能对你胡说八道，好可怕呀！你还是受造之物吗？你和约伯差得多远呢？还没有剥夺你的所有呢，还没有剥夺你的万贯家产呢，而且别人还没有胡说八道呢。咱就说别人胡说八道了，就一个胡说八道你就承受不住了，你就顺服不下来了，这还是人吗？还是受造之物吗？彼得是怎么走的？“即使神把人当作玩具一样玩弄，人又有什么怨言可发呢？”人家彼得说神把他当玩具一样玩弄都行。在你这里，神兴起一个环境，有人胡说你了，你就不行了。就算真是胡说你了，那是谁胡说你的？是败坏的人胡说了一下，你就跟人过不去，你就敢暴跳如雷。这人事物是谁给你摆设的？是神摆设的。看着你是跟这个人过不去，实际上你是跟谁过不去？你是和神的权柄过不去，你是不接受神权柄的主宰与掌管，你直接是在抵挡神，你不是在抵挡哪个人。约伯站住见证了神把他灭了也是公义的，彼得，神把他当玩具一样玩弄，他还说“人又有什么怨言可发呢？”这是他的认识，但神确实把他当玩具一样玩弄了没有？在他不明白神心意

的时候，是不是就认为神是把他当玩具一样玩弄呢？咱就不要说约伯了，就说挪亚，挪亚乘坐方舟在水上漂荡了多长时间以后，神说“不要你了”，是吧？（嗯。）当神和挪亚说“不要你”的时候，如果严敬是挪亚的话，会说什么？“你胡说八道！当时你让我造方舟的时候告诉我要救我一家八口呢，结果我在水上漂荡了这么长时间了，你说不要我了，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严敬会不会说这话？那是百分之百会说。而人家挪亚呢？人家是歌唱赞美神，为什么歌唱赞美神呢？意思是“神让我造方舟，我造的方舟确实漂起来了，他们确实都死了，神就是不要我，我也已经看见神了，我为何不赞美神呢？”严敬，你跟随神多年了，你没看见神的作工？没看见神的公义性情？到现在你还因为别人说了你认为不符合事实的话你就暴跳如雷，你算什么东西？还是人吗？不配称为人，狗都不是好狗。警犬绝对不会胡咬，这肯定是什么？狗也是条疯狗。“所以人都勉强低下了头，但心中并不服气。”咱给你交通了这些，你是不是得服气下来呀？（嗯。）

“因我给人喝了‘钡餐’”，什么是钡餐呀？武则天就是严敬的“钡餐”，严敬就是武则天的“钡餐”，这个“钡餐”是要干什么呢？就是要显明你呢！咱知道钡餐是什么意思吧？你得了胃病了，去医院要给你做检查，看你是胃溃疡还是胃怎么了，得让你喝一个白糊糊，那白糊糊就叫钡餐。喝了以后人家用X线一照射，就看见白糊糊流过的痕迹，就看见你的胃是什么形状了，那就是钡餐。给严敬摆设了一个武则天，严敬接受不了，给武则天摆设了一个严敬，武则天接受不了。“因我给人喝了‘钡餐’，所以人腹中的器官在‘照相机’前显示得清清楚楚”，什么是照相机呀？神说你的骨髓里边流的都是毒液，是吧？（嗯。）你的骨髓里边流的这个毒液怎么能让人看见呢？就是借着这个“钡餐”，借着严敬、借着武则天，然后你流露了，让众人的眼睛都看见了。每一个人的眼睛就是一个“照相机”。你看见他所流露出来的了没有？（看见了。）显示得清清楚楚。你看见了以后，虽然说你不会分辨，但是你心里是知道的、是清晰的，只不过你表达不出来。“在人的肚腹之中，污秽、杂质并未除去，各种脏物正随着人的血液在流动”，你看严敬的污秽和杂质正随着血液流动，是吧？从心脏里边流到了脑袋上边，那叫什么呀？怒发冲冠、吹胡子瞪眼。这就是“各种脏物正随着人的血液在流动”。“所以人身上的毒素越来越多，因着人多年都活在这

种境况之中”，是不是凭这个活着呢？武则天为什么叫武则天呢？她说了算，在家是武则天，来了这儿还想做武则天。“所以人都习以为常，并不觉稀奇，从而致使人里面的细菌在人身上长大、成性”，咱信神几年了，一直没有进入正轨，是不是细菌在你里面长大、成性了？（嗯。）你看严敬厉害吧？今天表现得相当厉害，在聚会点上就敢发飙。“所有的人都活在它的支配之下，所以人才犹如野马一般到处‘奔走’。”野马，咱平常说野驴，这儿又说野马。你看严敬今天就是野马进了家了，快乱踢、乱跳呀。“但人并不完全承认”，踢、跳起来了还不承认呢。“只是点点头表示‘服气’。”今天我说“严敬、严敬……”我和严敬说八句话，严敬都不说话，严敬只是点点头，心里服不服？不服。所以“只是点点头表示‘服气’。”这个“服气”是带引号的，真服气吗？（不服气。）不服气。

“其实，人并没有把我的话当作一回事。”咱并没有把神话当作一回事。你看武则天，对神话根本不理不睬，就不要说当一回事了。“若人把我的话当作良药，那么人都会‘遵医嘱’的，从而在‘良药’的作用下来医治人腹中的疾病。”咱刚才打了一个比喻，你看武则天“遵医嘱”吗？武则天，你“遵医嘱”了没有？（武则天：没有。这下就得“遵医嘱”呢，以前就是没有把神话当作一回事。）你没有“遵医嘱”。说你吃的糖多了，是不让你吃糖，你说“我遵医嘱了，你说我吃的糖多了，我就是吃的糖多了呀！”这是遵医嘱？“从而在‘良药’的作用下来医治人腹中的疾病。”“良药”，什么是良药呢？你得变化，你得改变，你得背叛自己。你那表现叫什么？那叫抬杠，那叫叫嚣，那叫刚硬，“我血糖高了，我就是吃糖了，我就要吃糖，我还要吃糖呢！”这是啥呢？“只是人的表现在我心中不能如愿以偿，我只好是‘硬着头皮’对人讲”，看今天咱每一个人的言行举止，想的都是一厢情愿。你再看严敬的那个表现，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我只好是‘硬着头皮’对人讲”，你看人家严敬那么怼我、顶我，我有什么办法呢？我还得硬着头皮交通。人家武则天不和我说话，我还得硬着头皮一再地问人家，“我跟你说的是啥意思？啥意思？”“我只好是‘硬着头皮’对人讲，不管人听不听，我只是在作着我的本职工作。”不管你听不听，我告诉你了。“人不愿享受在我之福，而愿接受地狱之苦”，是不是这样？（嗯。）神告诉你国度里边要什么、要什么，国度里边不要什么、不要什么，你要不要这

个祝福呀？不要。“而愿接受地狱之苦”，神告诉你与神搞交易是要被惩罚的，但你就是要搞交易，就是要一厢情愿。“人不愿享受在我之福，而愿接受地狱之苦，我只好答应人的要求，但是为了我的名、为了我的灵不在地狱之中受羞辱，所以我要将人管教之后再‘顺服’人的愿望，使人都‘满心欢喜’。”能听懂这话吗？“我只好答应人的要求”，答应人的什么要求呢？严敬有什么要求呀？严敬在这儿是要搞敌基督团伙呢，是吧？严敬想着“你不要冤枉我，我不是来搞男女的，我是来搞团伙的。”“我只好答应人的要求，但是为了我的名、为了我的灵不在地狱之中受羞辱”，也就是说，你就是死，你也得死个明白，临死你也得喊出来神的公义。所以说，不管你怎么样，我得说，我得给你表达清楚，让你去认识。“所以我要将人管教之后再‘顺服’人的愿望”，管教之后，让你碰得头破血流，最后再“顺服”你的愿望。什么是“顺服”人的愿望呢？你追求什么就得着什么，你追求地位那你就得着地位享受，你想搞团伙那你就搞团伙，但你这样追求下去最后是什么结局呢？当你肉体得着的时候就是你下地狱的时候，这是不是“顺服”了人的愿望？（嗯。）因为你想当敌基督，你想与神对抗，你想下地狱呀。神告诉你怎么能生，怎么能得着生命，怎么就是被惩罚的，可你偏偏就是要走惩罚的路，神也没办法，所以只能“顺服”人的愿望。“使人都‘满心欢喜’。”“满心欢喜”带了引号，怎么“满心欢喜”呀？神按你的愿望作了，你还不满心欢喜啊？在神的作工中、在神的经营计划中，有的人想搞个人经营，搞了个人经营了；有的人想搞男女，搞了男女了；有的人当犹大想偷吃祭物，也偷吃了。你追求什么就得来什么，神不赶鸭子上架。所以“满心欢喜”带着引号，你得着你的愿望了“满心欢喜”。“我不愿让人在何时或在何地打着我的旗号羞辱我，所以我一再是管教人。”所以让你清醒，揭露解剖、修理对付、管教你，让你不再打着神的旗号羞辱神。严敬明明是搞独立王国，明明是搞敌基督团伙，明明是排斥异己、拉帮结伙，但他还要说什么呢？他还要说是为了工作，这是不是打着旗号呢？（是。）

“若无我严厉话语的辖制，人怎能在我前站立至今呢？人不都是怕我离去而不犯罪吗？”走的都是谁的路呢？走的都是保罗的路吧？保罗信的不是神。他信的是能击杀他的那一位神，他怕的是能击杀他的那一位神。“人不都是怕我离去而不犯罪吗？”“不都是怕遭受刑罚而不发怨言

吗？”不敢在嘴上说。就像一厢情愿，谁都知道一厢情愿那是抵挡神的，但谁都不说，并且在心里边还就按着一厢情愿去走。“有谁的心志单是为了我的计划呢？人都以为我是缺乏‘大脑素质’的‘神性’，但又有谁能认识到我在人性里就能识透一切呢？”“人都以为我是缺乏‘大脑素质’的‘神性’，神说的话合不合人的观念？（不合人的观念。）不合人的观念。神知道不知道人所走的路呀？知道。可是神制止了没有？神没有制止。神让你自然去流露，让你去认识。人对神的话信不来，神只是告诉你让你做诚实人，不要做诡诈人，你信不来这话，神也不管你，神只管说话。神的话对信的人是拯救，对不信的人是显明、是淘汰。“但又有谁能认识到我在人性里就能识透一切呢？”人性和神性的一个结合，你真能看见今天基督的话、神的话能识透一切吗？也就是你真能看见神怎么说圣灵就怎么作吗？如果你真能看透一切了，你就不会一厢情愿了，你就不会走那条路了。你能一厢情愿地走那条路，那就证明你不承认神的话。“但又有谁能认识到我在人性里就能识透一切呢？”你认识不到。“正如人所说的‘何必大材小用’呢？”这个话好理解吗？你这一厢情愿和你实行真理是不是大材小用呀？你本来想的是一时的骗取，一时的舍性命，跟随左右，资格大大，这是不是都是一时的？（嗯。）“正如人所说的‘何必大材小用’呢？”我记得我刚信神的时候，在教会里边不尽本分的人还奉劝全职尽本分的人呢，“人家也是信神的，你说你何必撇弃家庭、撇弃父母呢？你何苦呢？用那样吗？”在他眼里需不需要大材小用？不需要。他还劝你呢，这就是大材小用。“人都是怕受刑罚而‘爱’我，并不是‘天生’就爱我，在人之中，有谁生来就有爱我之心？有谁把我当作自己的心脏一样来看待？所以我总结出一条人间的格言：在人之中，并无爱我之人。”这个话就不用说了，是吧？（嗯。）你看了人的一厢情愿以后，你再看这个话就明白了。

对于严敬走敌基督道路，你们也都看见了，最后你们在一起再聚聚，把神交通的“家天下”吃喝吃喝，对号入座一下，经历、认识一下。严敬，你有没有“家天下”的那些表现？（严敬：有。）你看见你有“家天下”的这个表现了没有？（严敬：看见了。）有哪些表现呀？咱清点清点，我看看有没有漏掉的。（严敬：一个人说了算，不跟人商量，想干啥就干啥。）视权如命，是吧？（严敬：嗯，对。）夺权，想着怎

么把这个权夺回来。还有什么？排斥异己、培养亲信，是吧？（严敬：嗯。）拉拢人，还要掌管经济实权。武则天，说说，还有什么呢？收集他的罪状呢，你还不赶紧说？过了今天又没希望了。（严敬：快，落井下石。）（武则天：不能落井下石，落井下石成什么了？那就成恶人了。）严敬，人家说你的问题不叫落井下石，这叫什么呢？这叫赶紧把你提到硫磺火湖里。你们看“家天下”的时候一边看一边给他对号。严敬，给你交通这些的目的是啥呢？（严敬：不让我走敌基督道路。）是对你的警告。你走敌基督道路，如果你能够背叛自己、回转，还能蒙拯救；如果你不悔改，那就成什么了？那就是你的实质、本性了。这究竟是你的实质，还是你只是走敌基督道路，这取决于你是否悔改，是吧？（严敬：嗯。）那你自己看。你是敌基督的实质也好，是走敌基督道路也罢，在我这儿不着急定性，知道为什么吗？（严敬：看自己的表现，自己定自己。）一方面，你愿意表演那就让你继续表演，让弟兄姊妹都能够更多地去认识，现在我看揭发检举的弟兄姊妹也不多，就是神交通的受到敌基督残害的人还不多，那就多残害残害。给了你表演的时间，让你把弟兄姊妹残害残害，让他们认识认识，同时也是给了你一个悔改的机会。在我这儿，如果你是敌基督，你可以再效力一段时间，在效力的这段时间里你能悔改了更好，那说明你不是敌基督，你是走的敌基督道路，是一个败坏性情。所以说，不着急，我在这边是不着急处理，不着急分辨、定性，但不等于说是不处理、不解决这个问题，这个能听懂吧？我只是说你走了敌基督道路，但并没有做出一个处理，人不要麻木在这里边了，“弟兄就是说说而已”，你别错误理解了。再一个就是，在我这儿处理不处理不重要，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只要你能效力，处理不处理不重要，因为咱这里有这么多人卡着、管着、盯着，不管我怎么做，圣灵不会放过，所以我不担心。除非你打岔、搅扰得厉害、严重，不得不处理了，那就得处理了。所以说只要不是到了不得不处理的特殊情况，我就等待着、观察着。

武则天，你呢？“遵医嘱”？（武则天：“遵医嘱”。）牛牛，你是什么问题？别睡一觉明天就忘了。（牛牛：我没有问题。）你没问题呀？还没睡觉呢就忘了？（牛牛：现在没有了，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还会为了自己的虚荣脸面而争夺地位。）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说？认识认识。

（牛牛：就是那会儿你说的我要虚荣脸面、名誉、地位。）你是想要个地位，是吧？争夺权利，和严敬争夺。（牛牛：有这方面。）你不能只是承认有，你得仔细去揣摩、去认识，看到自己的一个危险。咱信神呢，咱是在干啥呢？咱明白一个道理，你是来这儿信神尽本分的，不是在这儿打江山、闯江湖的。听明白了吗？记住了没有？重复说一遍我刚才说的话。（我们是尽本分的，不是打江山的。）听懂了吧？（嗯。）咱信神是来尽本分的，不是来这儿打江山、闯江湖的。严敬来这儿是来打江山了，打江山就得招兵买马，就得有自己的一帮队伍，就得有自己的势力。那牛牛呢？你是来干啥的？你是来闯江湖了，“我出来就得闯下一片天，我要让别人尊重我。我是你的配搭，你该怎么对待配搭呢？”和信神没关系。只要你不走信神的路，那就是恶。你要打江山、闯江湖，必定是要受到惩罚的。一听到这个打江山、闯江湖就让人感觉这话有点刺激、有点扎心。武则天，我刚才说了一句什么话？（武则天：……）这一句话只是说给他们俩的？我让你记住那句话，让那句话成为你的座右铭，警醒自己，什么话呢？（武则天：打江山、闯江湖。）就知道一个打江山、闯江湖，这就叫不走正道！有人知道是什么话吗？（作为一个受造之物，信神是来尽本分的，不是闯江湖、打江山的。）让武则天听了半天，最后就记住了一个打江山、闯江湖。要是有人问你“聚会聚的什么？”聚了“打江山、闯江湖”。（武则天：信神不是让咱打江山、闯江湖，是让咱尽本分的。）信神是来尽本分的，你搞独立、搞团体、搞势力，这是不是打江山呢？闯江湖，去外面闯下一片天。信神不是让你闯下一片天，是让你来操练顺服的。伊丽是得让人高看，别人不但不高看你，还看见了你的黑暗面这就受不了了，“以后我在这江湖上怎么闯荡呀？人都在江湖混呢，我以后怎么混呀？”

281　神不称许保罗一类的事奉

1　事奉神的人若是随从个性、己意来，随时都有被淘汰的危险有被淘汰的危险。靠着人多年总结的经验而事奉神来笼络人心，辖制人、教训人、从不悔改、不认罪、站高位、不放下地位之福，这样的人必会倒下。

2　倚老卖老、摆老资格，这样的人属保罗一类的人，这样的事奉属于打岔神的作工，神不会成全这样的人。人总是持守老旧的东西、持守以往的以往的观念，对个人的事奉是极大的拦阻，若你不摆脱，这些东西就会断送你的一生，即使你为着为着“事奉”神跑断腿、累断腰，甚至殉了道，但神却一点不称许，反说你是作恶的人。你为神到最后殉了道，神却一点不称许。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当取缔宗教的事奉》

35 . 解剖防人之心不可无的观点

解剖防人之心不可无的观点（一）

穆糖这个眼睛也厉害，眼睛配上嘴形，世上有句话怎么说的？“谁谁有个勾魂眼。”她这眼睛一看你，再配上嘴形，你的这个魂就跑了，这个魂跑了不是说那个邪恶的魂跑了，是说什么呢？她用眼睛给你传递信息，你是知道的，她是知道的，那句话叫什么？心领神会。她这个眼睛你们能不能感受到？她的这个眼睛和别人的眼睛不一样，她自己也应该能感觉到，穆糖，你自己能不能感觉到？（穆糖：……）我觉得你应该能感觉到。这就是心领神会，是吧？信息是不是都是从眼睛里传递出来的？你们现在看穆糖的眼睛传递的是什么信息？这个她自己是知道的。穆糖的眼睛看你的时候，就是让你给她个答案。（穆糖：那我以后还敢看人吗？）你心里是清楚的，你要么是让人给你一个答案，要么就是让人和你站在一起，你心里想的是“你表个态”，所以有时候别人还不敢看你的两只眼睛，别人看着你的两只眼睛，你就让他给你个答案，就麻烦了。穆糖，你有感觉吧？你自己心里面是清楚的。（穆糖：有时候有意识。）一般人和别人说话的时候是什么状态呢？他只是逐步地倒空自己来述说一件事。而你在述说的过程中，你每倒一下得经过别人的同意，“你同意不同意？”你和别人说话的时候，你就一直看着他呢，他得点头，他不点头你就没有下一句，你一步一步地带着他、逼着他点头，同意，最后他不同意的时候，你就会说：“你当时不是同意了？你点头了吧？这实在是没有摄像头，要是有摄像头的话，咱看看你是不是一路点头‘阿们’过来的。”这就上了贼船了。（是，她说每句话得看看你的反应，看看你的意见是什么，看看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她说话肯定是有目的嘛，哪个人说话都有目的。）正常来说，看别人的脸色是观察别人的脸色，而穆糖在述说的时候是等待着你的回应，你得点头，你得答应。（她说完一句话以后眼睛盯着你，就是让你认同呢。）对，让你逐步地去认同她。你既然能领会到她的眼神，她怎么会不知道呢？穆糖，你知道不知道？（穆糖：不知道。）你不知道是假的。这也是你的“聪明、智慧”，一步一步逼得他就跟你站在一起了，然后他们一个个就都站在你身边了。

（穆糖：我没意识到。以前干销售的时候，培训内容就是和人说话眼睛不能看别的地方，得尊重人。）是，说话肯定得看着人家，但不一样。别人说话的时候，只是一再地往出倒他的东西，述说他的东西，但你说话的时候是怎么呢？你在每说完一句话以后，就要让对方承认、点头。我不是说不让你看别人，是说同样是眼睛看别人，但眼神不一样。（穆糖：可能我意识不到吧，没有这方面的意识。）有些话表达不出来，但是从眼神中是完全可以传递出来的。当你希望他给你一个答案的时候，你看他的眼神就表露出来你的这个心思了。（穆糖：我自己看不到，我也没有意识，没意识到。）吓得穆糖以后两只眼睛不敢看人了。我给你点出来以后，你去注意一下，看看是不是我说的这个。

穆糖，你现在难受什么呢？这眼泪、鼻涕又流出来了。（肖红：现在难受的是“什么也成事了”。）（穆糖：感觉自己咋那么多心眼呢。）在世上来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是吧？咱只是说借着眼睛看到了你心灵里面的东西。不管谁说话或者表达着什么，肯定都愿意让别人站在他那一边，他既然能说出来这个理论，他就希望你能站在他一边，你也是一样的。不管是谁，他在发表他的言论的时候，他肯定是希望对方认同他，每个人都希望别人认同自己，这是一种诉求。别人的诉求就像诉苦一样的，只是在诉说完以后等待着对方的回答，但你这个就是每走一步都要得到别人的承认、点头，一环紧扣一环，把对方扣得紧紧的，他跑不了，对你来说这也是一种智慧吧？（穆糖：这成诡计了，这哪是智慧呢？）一环紧扣一环这不是诡计，是谁也跑不了。（穆糖：好像成了学心理学的了，我确实没有意识。）人常说“两眼无神”，是吧？“你看，谁的两只眼睛有神，谁的两只眼睛无神。”在他抑郁的时候，你看他的两只眼睛，就是人常说的痴呆，他的两只眼睛就不动，所以人就能知道他是痴呆。当一个人的眼睛在看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就能知道他是在看东西；当一个人在发呆的时候，你也能看出来他是发呆呢，同样都是两只眼睛不动，看着是一样的，但表达出来的就不一样。神造人造得真是奇妙啊！人脸上的表情丰丰富富，和心灵，和每一个意念、神经都联系起来了，都跑不了。虽然人说不清道不明，但都能领会了。（穆糖：那我这方面该怎么去变化？）我给你点出来以后，你不由自主的再有这样的行为你就能意识到。（穆糖：

就是说，我说每句话都是有目的、有存心的，是吗？）不是说你说话有存心、目的，每一个人说话都有存心、目的呀。（穆糖：我理解的就是，好像自己设了一个圈套，给别人画了一个框子，是不是我就是那种有手段的，一步一步把人套到我设的那个圈套里？）这和那个无关。就是我之前跟你说的，你和别人说话的时候，你的这个眼神让人很尴尬，让人感觉不认同你不行。（穆糖：那这是一种什么性情呢？）你给人没有施加任何压力，但别人就感觉这压力压上来了。（穆糖：那这属于什么问题啊？）没有酷刑就能让他招供，相当厉害。（穆糖：我没听明白。）就是你啥也不做，他就得跟着你走，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穆糖：那为什么呢？我的存心……我也表达不清楚。）不管你要表达什么，还是我要表达什么，我要表达什么你更清楚，我要表达什么？我总想让你跟着我的意思往前走，是吧？（穆糖：嗯。）让你一环一环跟着我往前走。你表达出来的也是喜欢让别人一步一步跟着你走，但是谁也不会跟你走。你表达你的，他表达他的，但你在表达的过程中，你走上两步就要看看别人，“来，跟上了没有？你跟上这一步了，然后我再带你下一步，你不跟这一步，我就不带你走下一步。”你也不用问他，你的眼神、嘴形，面部的表情一同步，别人就得跟着走。（穆糖：那为什么能成了这样呢？）那我就不知道了，这是你的“聪明、智慧”，你反过来问我为什么呢。这也可以说是“聪明、智慧”，是吧？你要是用这个“聪明、智慧”去见证神的作工也不太合适，因为什么呢？神给人是自由的，你这个让人有点不自由，让人有一种被鞭打的意思。（穆糖：就是说我的眼神都在控制对方，是吧？我怎么听得这么晕呢？以前从来没有听过这方面的话题。）我说的你能理解吧？能对号吧？（穆糖：我没有对上。）

（肖红：你们看穆糖是不是有这方面表现？你们有体会吗？姜涛有体会吗？）（姜涛：有。）（肖红：愚忠呢？）（愚忠：我能领会得了，但是我也表达不出来。）（肖红：是不是弟兄说的这回事？）（愚忠：是。）（肖红：杨雪呢？）（杨雪：打仗的时候，穆糖就是弟兄刚才形容的那个表现，两只眼睛盯着对方，然后对方就跑不了。在我心里觉得就像那种读心术一样，穆糖能知道对方心里面在想什么，然后对方可能就会把心里的那个鬼说出来。正常情况我们下去作工就压不住那个场，但穆糖坐在那里就能镇得住场面。）她的这种眼

神就是给人一种咄咄逼人的感觉，一般人是用语言、用话去咄咄逼人，她是用面部表情咄咄逼人。她咄咄逼人不是让人做什么，她的咄咄逼人是她说什么别人得跟着走，让人失去了自由选择的余地，不敢和她对视，所以人家就不看她了。可是不看她吧，她就不说了，停顿了，停住不讲了，人家不看也不行了，一看，她就又传递了一个信息“你得点头呢”。（穆糖：刚才弟兄说了一点，把人的魂勾走了。）把人的魂勾走了，就是说别人应该是有一个自由的思维，而你这个表情给人的感觉就是，人家要表达一个态度的时候，或者说假如肖红在这儿交通，你有什么观点、看法的时候，你用两只眼睛看看张三、看看李四，张三、李四是不是就得有一个立场啊？那这时候是不是就把他的魂勾走了？或者说，在人与人的对话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思维，你给他这么一个眼神，他就得给你点头，他点头就是认同，那你是不是把他的魂勾走了？他失去了自己要走的路的一个思维。这个我觉得也好变，就是你只管表达你该表达的，你心里面不要要求别人和你站在一起，不要让别人认同你，你只管表达，是对、是错让人家去判断。当你有这么一个思维的时候，用这么一个方式去走的时候，你就不会有这些表情、动作了。你这个表情、动作给人的感觉就有点强势、有点咄咄逼人，使别人的流露受着你营造的气氛的干扰，不能成为一个自然的、正常的流露。如果你是在谈判桌上谈判呢，这就是一个有利条件。（杨雪：打仗的时候，我心里面一直挺羡慕她这点的。）她这个在打仗的时候有一个优势也有一个弊端，是什么呢？这个仗能很好地打下来，但过后很容易翻船。因为什么很容易打下来呢？因为你给他表达的时候很容易让他跟着你走，他就违背了自己的意思在跟着你走，但走了以后他本来的意思还会出来，他还会反。如果你没有给他任何意思，完全是让他自然流露出来，你根据他的流露对他有一个认识、分辨，然后把他打下来，就是把他原来的根上的问题给取了，从根源解决问题了。穆糖这样只是很容易产生一种氛围，很容易熏陶、感染对方，但并不是从根源上解决对方的观念。可以说你虽然没有找见他的根源，但你可以把他带过来。是，你把他带过来了，但他根源的东西没有解决，你这个只是影响了他的一个自然流露。你去打仗的时候，你要让他有充足的自然流露，你能够真实地去认识他、分辨他，你尽力不去干扰他，等他流露出来了以后，你抓住了，就抓住他的根了。就像神要审判人的时候，要抓捕人的罪

状，所以先是让人释放自由，神用时间与事实来抓捕人的罪状。你让他有一个自然流露，对他来说就是抛砖引玉、引狼出洞、引虎下山，等他把这些悖逆全部露出来以后，你抓住了然后揭露解剖他，这就抓住他的根了。当他被你营造的气氛熏陶、感染了以后，他那个东西就会克制，去隐藏，然后跟着你的这个熏陶、感染去走，那他根源的那个东西你就发现不了。

穆糖，刚才跟你说的路，你听清了吗？好走吧？（穆糖：……）就是说，从根源上你没有让他们跟着你走的那个心，你只管发表你的观点，只管发表你的态度，你发表完以后，你让人家自己分辨、认识，看你的这个观点是否合适，人家是不是该这样走，你让人家自己做出个选择。（穆糖：……）穆糖，我交通这个给你带来了一个负面影响？至于不至于？（穆糖：感觉有些受辖制，好像再去跟别人沟通、交流的时候，大脑里出来的就是刚才这个，就是……）感觉不会沟通了？不需要你一下就变，我给你点出来，只是让你有个意识，随后你做出来就应该有所意识、有所感觉，慢慢地、逐步地去认识。（肖红：弟兄谈的不是你的外表行为，你要是从外表行为上去变，那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人相处了，不知道该怎么跟人说话了，那你就是被这个话控制了。你得从心灵深处去看，也就是说人的心思意念里面的东西。同样都是说一件事，别人说一件事以后，让人听着他是在等待、商量，或者是寻求，或者是共同向着一个目标，但是你在说一件事的时候，你内心深处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说出来的时候，你是特别的持守，在你心思意念里这个事就必须要办到这个程度，你里面就有一个目标、方向，你不是商量也不是等待，而是你里面就想着，“我就是要这么去做，我就认为我是对的，你就得按照我这个走，我说出来的目的是要让你认可。”你从心思意念里去找，找出这个以后去变这个，别从外表变。不是变外表，你要是变外表，就好像你又被控制了。什么是生命进入？你看别人写的那些生命进入文章，人家都是从心思意念去反省，“我心思意念里想的什么呀？”你得把这个找出来。这方面我也体尝过，你在说某一个人的问题的时候，是一种武断，在你那里就已经定义了，而且你还敢那么去说，让别人一看，好像你说的这个话别人就不能动摇，“说成这了，这还能说什么呢？”别人从大方向一看也确实是不行，自然就顺从你了。你这里面就

是自是、持守，持守自己的观点，你说话的时候就要达到“你得按我说的这个话说，按我说的这个做，我说的就对着呢。”你说出这个观点以后，不是让别人能够在这方面有个参考，“我是这么看的，你是什么意见？”让别人有个自由选择，你不是这个，你是“我这个意见说出来以后，你就得跟着我的意见走，我的意见就是对的”，你里面有这个意思。你的心思意念就是这么想的，那你外表流露出来的是不是这个目标啊？最后你的目的达到了。当你达到这个目的的时候，你自己觉得很正常，但是你省察你的心思意念，省察你的存心、观点，你把这个存心、观点找出来，“呀，我这个存心是想达到这个呢，最后我就达到了”。你达到的这个目的是按着你的意思走的，还是按着神家利益走的？这里面是不是又有个区别？当你把这个区别找出来以后，你才能把正确的看事观点和你带着存心、目的的看事观点作一个对比。一对比，你就看见自己的问题了，你这下才能说“呀，我不能这么做，我的存心有问题，我的心思意念有问题。”当你这么转过来的时候，这就是从里面变了。你外表还是同样的，不是变这个外表行为，是变里面的东西。当你里面变了，这就是性情变化。）

穆糖，我给你交通的是什么呢？我是根据你的言行举止、根据你外边所流露出来的看到了你里面的一个性情，看到了你的一个心思，但你不能说我是根据你的眼神、根据你的面部表情看到了你的心思。我的目的是让你认识自己，不是让你改变你的面部表情。你要想改变自己的面部表情、改变你的眼神，那你改变不了。因为什么改变不了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同样的一个眼神，你怎么看？你自己发现不了你的眼珠子是怎么变动的，但是表达出来的是不一样的。你聚精会神看一个东西和你想问题的时候、发呆的时候看一个东西，人一眼就能看出来。但你能看出来它是怎么变动的吗？你看不出来。你要想从外边来掩盖这个，你掩盖不了，掩饰不了。所以说，你不能注重怎么改变眼神，就是肖红刚才跟你说的，你得先认识到你里面流露出来的性情，从你的性情上边、从你的看事观点上扭转，从你说话的存心、目的来扭转。你内心扭转了，你的神经系统支配着整个面部表情就全部都变了。你不要去钻研怎么改变你的面部表情，不要走了弯路。这个能听懂吧？（穆糖：能。）他们为什么受这个辖制呢？因为你这条路已经走得习惯了，习惯成自然。就像老吕，老吕去哪儿都是举着拳头，因

为他用拳头解决了好多问题。从他懂事以来，他就开始总结这个经验教训了，“这件事情我是用拳头解决了的，下一件事我又是用拳头解决了的，我有一次没用拳头解决我就吃亏了。经过我几十年的经验教训，还是拳头说了算”，也就是大红龙贯穿下来的生存法则“枪杆子底下出政权”，老吕经过实际地检验以后，这句话成什么了？（成“真理”了。）成“真理”了。所以他就不再相信世上还有公义存在，这就成了他的生命，这就成了他的生存法则。他已经凭那个活了五、六十年了，想扭转他的这个观点容易不容易？那可不是容易的事，可不是容易的。用这个很明显的例子来认识你自己，好比你小时候受到别人的欺负、欺压了，你用这个眼神、用这个说话，在谈判的过程中，在做事的过程中，你打了好多胜仗，在每一次打了胜仗的时候，你都要总结一下经验、教训，“我是怎么打胜的？”经过几十年的经验教训，总结出来了，“我是怎么怎么得胜的”，所以这个东西就成了你的生命了，你就转不过来了。就是说，你这个仗是怎么打胜的？就是肖红刚才说的强势，哪儿强势呢？世上有句话是怎么说的？你心里垮塌了，但是你外表得表现出一种强势、强悍，也可以说是一种伪装，伪装出一种强势，其实心里早就垮了，你心里面也不承认这个事实，但是你要给人熏陶、感染，你必须得伪装成“这个就是事实”。就好比卖保险的、搞传销的，你看人家的那个气势，人家说出来的话就像是真的一样。为什么人家要培训呢？经过培训以后，打上几次胜仗以后，你再看人家流露出来的那个气势，气势就先把你压倒了，你能看见他的内心吗？他首先得把他自己的心理防线打破，所以即使不是，他都得让你感觉到是。传销怎么能够强行灌输呢？搞传销培训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培训的呢？先让人表演呢，是吧？先让你把一个不确定因素在心里面当作确定因素，成为肯定的。为什么他常让人喊口号呢？要的就是人说的那种气质。在你和他说话、聊天的过程中，你就会被他的言行举止中流露出来的那种氛围、那种确定因素、那种强势感染，不仅是被感染，你还会觉得“人家说得对，就是那么回事”，你确定了、肯定了，这就达到他的目的了，这个时候他就强行占有你了，这个过程就是强行占有的过程。所以说，卖保险的人和搞传销的人得经过人家的培训，是吧？培训就是培训你的演技，这个演技就是让你能够达到强行占有人。这就想起穆糖说她做销售的这个手段，和这个就挂起钩了。她经过培训以后，掌握了做销售的手段以后得到了一些收获，同

时她在和人来往的时候也享受到了这种福利，然后她就欣赏自己的这种手段，也就是这种演技给她带来了一种利益。她一开始是种享受，最后是利用这种享受，时间长了以后，一个是成了她的一种习惯，一个是成了她的生命。成了她的生命以后又成了她的一个资本，一个自是。她为什么自是呢？因为她有许多成功的案例，所以她对自己的这个是一种享受、是一种自是，既是一种享受又是一种自是的根源。她是怎么自是的？她经历过这些教训以后得来的。这就成为了她的一个生存之道、生存资本，成为她解决问题的一个主要砝码。虽然她说话的语气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她的眼神、表情让你感觉到一种强势、强硬，她里面就决定了，她流露出来的不是在和你商量、协商什么，不是商量、协商的口气，那是指定、指认，确定了，没有商量的余地。像跑保险的、搞传销的，哪有商量的余地呢？直接就把她这个给你强行灌输在里面了，所以让你感受到她就是强硬，没有商量、没有协商。但是你要问她的话，她还觉得有点委屈，“我怎么没和你商量呢？我那天和你说了没有？”但在说话的过程中她早就怎么了？她让你感觉到她已经定了，你就不要反驳，“你都已经点过头了，你已经是同意了，我是和你商量了以后你认同了”，事实上她和你商量了没有？没有。（她这话的意思是她告诉给你了。）对，对她来说“我是和你商量了”，可在商量的过程中，她已经用这种眼神、用这种外表在你这儿强行通过了，她说话的时候你已经点头了，这是不是你已经答应了、同意了？她在这里说的是“我和你商量了”，事实上形成了一种宣告，“我通知你了，我告诉你了”。你要说她没商量她有点委屈，你要说成是商量又与事实不符，你要说成是强行占有她不和你商量，也说不过去，你不能说她没和你说，因为表面上她和你说了呀，她没有强行占有你呀，她没有说就要按她的意思来呀，没有独断专行呀，她没有，让你还抓不住把柄。这就是因着她做过销售，在工作中的一种败坏。就是神交通的，你让谁败坏了呢？神说：“那人被谁败坏了呢？抽象地说是被撒但败坏了，被邪恶潮流败坏了，具体地说就是被家庭败坏了，再具体一点可以说是被父母败坏了。”（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怎样追求真理（十四）》）你一生下来，谁败坏你呢？（肖红：父母。）你父母说的那些话都是对你的一种保护，是吧？（嗯。）都是为你好的，可结果你父母把你败坏了。咱今天也是一样的，你在作工中看到借着这个你得到了好多收获，但是这个把你败坏了。穆糖，这个能认

识到吧？（穆糖：……）穆糖已经进入到情绪里面了，听不进去了。穆糖，听进去了没有？（穆糖：……）穆糖心里堵了，堵了没有？（穆糖：有点。）堵了，是吧？“我什么都不对了，什么都不是了。”就像父母在安抚孩子一样，父母是有意要败坏孩子吗？（不是。）父母不是有意要败坏孩子，他是为了保护孩子。父母的心是一片好心，是为了保护孩子，但父母没有真理，他也只能给你这些已经让撒但加工过的东西。既然是被撒但加工过的东西，那就是让撒但败坏了吧？（嗯。）人和人之间交通、交往的时候，怎么有一个正常的来往？怎么去分辨人、认识人？咱没有一个正确的方式，然后你就用你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教训，或者是别人给你培训的那些，这就都成了一个败坏了，都成了病毒感染了。

神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这是父母灌输给你的一个最基本的处世原则，也灌输给你一个最基本的防备人或者看待人的准则。从父母的出发点来说是为了保护你，为了让你防身，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这些话、这些思想观点让你更加觉得这个人世间的险恶、人的不可信赖，让你的内心深处对人没有任何的好感。”（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怎样追求真理（十四）》）“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话有什么问题？“我出去防一下人不应该？难道就让人家骗我？害人之心不可有，我就不能去害人呀，我怎么能害人呢？”神不交通，你完全看不出来这话有什么问题，你什么都看不出来，你要是能看出来的话就不会被它败坏了。现在这个话能理解了吧？（姜涛：理解了。）姜涛，说说，神为什么说这话是败坏人的呢？神是怎么说的？能不能表达清楚？（姜涛：……）神为什么说这个是败坏人的？穆糖，如果你能把这个搞清楚，再能够表达清楚，然后你在你这件事情上就能轻松度过。如果你不知道神为什么这么说，那今天我给你交通的这个你就转不过弯来。你转不过弯来心里就堵了，你就把我当成仇敌了，你就当成是我和你过不去了。能不能转得过来？（穆糖：……）你能转过弯来就证明神的交通你听懂了，你转不过弯来就只是听了神交通的一句话，听了一个字句。穆糖，说说，我看你听懂这句话了没有？没有听清楚？（穆糖：大概意思我也听了一点。“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不是想着害别人，但是你处处得防止别人害你，所以这个话

给人带来的就是一种防备。）这个话让咱人来听没有什么错误，是吧？（嗯。）“害人之心这是肯定不能有的，人怎么还能害人呢”，是吧？“害人之心不能有的，但防人之心不能没有，世上的坏人太多，一不小心让人家骗了你呢？”可神说那是谬论，是败坏人的。怎么败坏人呢？你看它达到的果效，这些话达到了一个什么果效呢？“害人之心不可有”达到了一个什么果效？“害人之心不可有”，人都不要害吗？“害人之心不可有”这句话就是一个谬论。为什么说是谬论呢？一切根据神话看事，人有好人和坏人，有仇人和敌人，还有杀你的人，你说对于恶人你该不该弃绝他？（该。）该不该把他踩在脚底下？（该。）该把他踩在脚底下。可是这儿说的是“害人之心不可有”，对于恶人你该不该害他？（该。）“害”字不好听，但是你能够理解，是吧？（嗯。）就是说面对撒但，你得能把它踩在脚底下，爱神所爱，恨神所恨。可“害人之心不可有”这句话就是让你做个中庸的人，让你爱憎不分明，让你该弃绝的不弃绝。“害人之心不可有”不是说让你去害人，而是你得分清楚，你得知道你该恨的是什么人，你得爱憎分明。“防人之心不可无”，这句话就更明显了，是吧？“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是要干什么呢？（肖红：让你怀疑、猜测、防备人。）让你去怀疑、猜测所有的人，这不就是让你做诡诈人吗？诡诈人才猜疑、才怀疑。所以这句话就是让你做一个浑人，让你不分辨善恶，所有人都得怀疑、猜疑。神是让你做诚实人，但这句话让你做的和诚实人恰恰相反。神是让咱做诚实人，但诚实人又不是老实人，诚实人里面有什么？（智慧。）他有智慧，他不猜疑人但他有智慧，也就是说你是迷惑不了他的。那怎么做诚实人呢？诚实人那就得对人有分辨、有认识，有分辨、有认识是不是就等于猜疑？（不是。）分辨和猜疑怎么区分？分辨是看他的实质，是根据他的言行举止看他的实质，看他是一个什么性情，看他是什么东西，是吧？我刚才说，根据你的言行举止我看见了你心灵里面是邪恶的、是黑暗的，看见了你站在哪一边，这是不是一个分辨？（嗯。）那防人呢？“不管他说出来哪句话，你都不要相信啊！你都去推断推断、判断判断，你得疑惑他，看他想干什么呢！”是让你做诡诈人。你得从他的言行举止中去看，如果他说的那句话就是实在话，就是诚心话，那你就得以诚相待。虽然他说出来的话好听但里面就是鬼话，你从他的言行举止中看到他就是浑人，他就

是骗子，他就是恶人，那他说什么话你还信他吗？他是一个骗子，他是一个演戏的，你就是看着他再诚恳也不能听他的。

这么一来对待人应该有一个原则，什么原则？根据人的实质来对待他。神是让你根据人的实质来对待人，他是个魔鬼，那就以对待魔鬼的方式对待他；他是人，就以对待人的方式对待他，而不是一概而论，以人的实质来对待他。就像咱今天传福音呢，有人说咱是敌基督，如果人都听他们说的，把这敌基督的帽子戴在咱头上，那成什么了？所以咱传福音就一直说，“按人的实质来对待人，他是不是敌基督，你去分辨了没有？你去认识了没有？你不要看外表的行为，你看他出去打仗了，看到他凶呢，他为什么凶呢？他是对不实行真理的人凶呢？你分辨了没有？你认识了没有？”咱得去分辨、认识，根据人的实质来对待他。滑石蛋，你看着他如何？不实行工作安排，甚至还包庇恶人。同情撒但的人那就是撒但，你就应该弃绝，把他踩在脚底下，羞辱他。对待人有原则，神是让咱按人的实质对待人。你父母告诉你“你做个中庸的人，你做个诡诈的人”，父母就把你给败坏了。你从小听信你父母的话，就开始猜疑人、怀疑人，可借着你猜疑人、怀疑人，你还发现在世界上诡诈人就是吃香，不诡诈一些还生存不下来，然后这个话就成为你的生命了，成“真理”了。你明白这个了，你再看我刚才说的你里面的那个，咱把那个作为一个生存之道了，你就用你的这种外表行为给人一种熏陶、感染，你自己在这里面是一种欣赏，自我赏识、自我欣赏，你越自我欣赏那你越是自是的，你越自是、越自我欣赏那你做出来的越是不和人商量，你给人表现出来的那就是强硬的，那你就不可能与人有商量、协商了。一般的人是用一种血气、火气来掌管人、控制人，而你发现了你的“聪明、智慧”，你既不得罪人，又不动血气、火气，你是用一种奇妙的、雅观的方式就把人给掌管了、控制了。神不是看人外表的行为，有的人是用血气把人掌管了，你是用外表的一种美妙的言行举止把人掌管了，虽然你没有给人那种强硬的、强行灌输的感觉，但最终你也是把人掌管了。神不是看你用哪个方式，而是要看你的性情，看你的实质。你那样做就达到了一个掌管人、控制人的果效，最终是把人掌管了，这就是掌管人、控制人。咱不能做掌管人、控制人的人，因为这就成了天使长

了，这就成了败坏性情了。这个交通得有点绕口、有点生疏，咱没有这样交通过，还需要在头脑里面整理一下，但是大概能够听得懂。

穆糖，现在能清醒过来了吗？（穆糖：能。）穆糖心里想“反正我见了你是没好事啊。”（穆糖：不是，这次的问题不在这儿，这次心里堵不是因为这个。）因着什么呢？还有什么堵的呢？（穆糖：体贴自己的肉体。）怎么体贴肉体了？（穆糖：……）不好意思说了。什么时候堵住了？我都不知道堵住了，你就告诉我说你里面堵住了，我还不知道这壶不响呢，你倒告诉我“这壶不响了，那边还有一个壶。”在哪块儿堵着呢？我还以为你都通透了，半天了你告诉我说你还堵着呢。（穆糖：前面你问我能接受吗，我说有点受辖制，心里有点堵，我是说的那会儿。）那是什么堵着呢？（穆糖：也没啥，不说了。）我感兴趣啊，你不说了在心里堵着就是个病。（穆糖：我现在通了，不堵了。）你也太自私了吧，你通了得让我知道知道啊，你通了就没事了？你得让别人也通透吧。是什么东西堵着呢？（穆糖：说出来对别人没多大造就，就算了不说了。）你今天不是在下边啊，你在我面前你还怕把我给感染了？说吧，不要逃跑。（穆糖：那会儿那么解剖我的时候，我自己也知道我有控制人的这方面性情，也能意识到我挺持守自己的，我好多时候就是非要把我自己的观点强行灌输给别人，我有这个意识。前边弟兄姊妹也说我这样给别人造成一种什么什么，我大概也知道别人跟我相处受辖制，但是我不知道有那么的不堪。交通完以后，我心里就觉得我不适合作这个工作，我这个人性不过关，给别人带来的就是伤害，这个工作好像对我自己来说难度太大，我作着还特别吃力，还有委屈在里面，所以心里就想着，论年龄我和他们差那么大的年龄呢，里边就迁就自己，就想“人家都五十多岁了，我这才三十多岁，我本来就不能和他们比”，就想还不如找他们几个谁配合呢，把我换一下。）想逃跑了，是什么使你逃跑的呢？（肖红：是不是想着“把我说得这么不堪，我怎么作工作？以后他们谁听我的”？）（穆糖：我没有想你说的这个，我是觉得好像有点刁难。）哪块儿刁难呢？太严了？（穆糖：感觉压力太大。）是压力太大？还是我太苛刻？不一样吧？我这儿没有给你压力，我这儿只是苛刻，是吧？压力是肖红给你的压力吧？我没有给你压力。等我对你苛刻了以后，你就感觉压力大了。（穆糖：平时也有，只不过平时不说，不敢说，也觉

得不能说。）“平时也有压力，但我这冠冕还戴着，今天把这冠冕给我拿了，但这压力不取。同样的压力下，没有冠冕，我就得倒塌呀！”心里是不是这么想的？（穆糖：嗯。）你说咱追求的是什么？还不是为着地位？咱昨天刚交通了信神是干什么，信神是要命呢、追求命呢。（穆糖：有时候就觉得生活琐事也得给他们安排，他们在家的时候好像都是正常的，一来尽本分就都不正常了，生活琐事还得我安排。有时候自己里面也着急，也带着血气，我安排了以后，别人还说我给他们带来了伤害，我就觉得太难了。我要是把这些话说出来又给别人造成了伤害，人家以后更不敢和我相处了。我不说吧，又让我说，我也不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说出来又给别人造成了伤害。不说吧，心里也有想法，但也能消化，也不是完全消化不了，反正就是心思意念里面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在这儿跟你说，目的是要给你解决问题，你不说，你包在肚子里面，我能解决了问题吗？（穆糖：我就觉得刚解剖了我，再说出来这不知道又有什么存心、目的，也不知道给别人带来一种什么压力，就感觉自己也没有正常人性，说话、做事也不考虑别人的感受，这方面我自己也知道，我本来就缺少这方面，正常人性就可差了。我不想再走反抗、叫嚣的路，但是我对于什么是叫嚣、什么是接受、什么是说心里真实的想法不是太清晰。）对接受和叫嚣的区别不清晰？（穆糖：就是我刚才说我心里堵了，你问我心里怎么想的，我要是把我心里的真实想法说出来，这是不是就是不接受？是不是我又叫嚣了？是不是我又给别人带来一种负面影响了？给别人施加了一种压力，导致弟兄姊妹以后也不敢跟我说实话，好像不管他们说什么我这个人就是死不接受，我就怕给别人造成一种心理伤害。不说吧，好像又是“让你说你也不说”。刚才大家都说到我这方面的问题，我心里就觉得委屈得不行，自己里面还有想讲理的意念，我自己也意识到这几年老要讲理，现在还出了车祸，觉得我把我心里的想法说出来好像是公开叫嚣呢，对神也感觉到一种害怕，嘴上也不敢随便说了。但是不说吧，心里也有想法，甚至有背叛的意念“要不就换一下”，想说但是又觉得这话不能说，说出来就是不接受，就是叫嚣、对抗。）就是这个理解不了，是吧？同样是一个说，如果你在背后、在下边说，那是叫嚣；如果来这儿和我说，你是要讲你的理，那也是叫嚣；如果你和我是交通、是交谈，或者我问你了，你说，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是你现实的一个状态，当然也是叫

嚣，但是你敢于说出来、敢于表达出来，知道自己里面有叫嚣你能够把它说出来，这是在干嘛呢？这是想认识自己，想寻求一个路途，想解决这个问题。在这儿如果你不想说出来，那你是想掩盖、想包庇、想继续犯罪。我在这儿一直要问你是要了解你的情形，看你的现状是什么，我要根据你的现状对你揭露解剖以后给你一个供应，如果你在这个时候不说，那我什么也不知道，我怎么给你供应？你在这儿说的是你的一个真实的情形，但你为什么不愿意说呢？是因为你这里面有叫嚣，就像你说的“我说出来就是叫嚣”，你不说出来就不是叫嚣了？如果你不是寻求，你主动说出来是一种爆发地说出来，那你是一种强烈地叫嚣。我在这儿问你让你说，你说出来了，这是你的一个现状，我要了解你的现状、你的认知。现状是什么呢？它有两个状态，一个状态就是一种埋怨、叫嚣的状态；一个就是对自己埋怨、叫嚣的认知状态。这两个状态怎么区分？如果你是叫嚣，那你必定是讲你的理，必定是站在肉体上说事呢；如果说你现阶段是对自己的一个认知、认识，那就是站在神一边看你这个事了。你看到了你的叫嚣，看到了你的张狂，看到了你的撒但嘴脸，看到了自己对神的一种不服不满，你在谈自己做的反面的事的时候，感觉到是一种内疚，感觉到自己犯错了，那这个谈出来的就是你对自己的一个认知、认识。那我就要根据你谈出来的来看，同样是一个事，你站在两个角度谈出来，那你谈出来的就是两种不一样的东西。你站在自己的角度上谈这叫叫嚣，站在神这一边谈叫认识。如果你谈出了认识，让别人能看见，“我知道你认识到这个程度了，你已经是长大了，已经认识了”，这是认识；如果你谈出来还是站在自己的位置上，那就是说你始终还没有变。你就是说你去年、前年或者十年前犯了事，但今天你还能说出来这句话，也就是说这十年间你的生命根本没有变，你还是在原地踏步。但是你谈起这个事来，能够谈出你对神的一个亏欠、内疚，对自己的一个真实的认识。怎么说是认识呢？只要是站在神一边看事，那就是认识。你站在肉体利益上边，你谈得再清那都是讲理。我根据这个就能看见你现在的处境是什么，你的情形是什么，我就能对你有个了解。我这样作在你身上，你下去以后对他们也是一样的，他是叫嚣还是认识，把认识和叫嚣给分开。现在如果达到认识了，那这个事情就不需要再说了，认识了这个就成了你的生命经历了，你可以用着你的经历去带动别人。如果你现在还是讲理，也就是为自己表白，你表白、讲理，那

就是说你始终没有生命，还在原地踏步。所以我让你说，你说出来的无非就是这两个观点，如果你真正对神有认识，对自己的败坏性情有认识了，你感觉内疚、亏欠了，那就是我不追问你，你也一定会说的。你不愿意说，那无非就是你说的“我说出来就是叫嚣，你要让我叫嚣呢？”我不是让你叫嚣，我是要认识你，我看你现在是什么情形，我是要给你做“病检”呢，如果这个时候你不愿意说，你怕我知道你的情形，“我自己消化吧”，这是什么话？这是在审判台前想逃跑，让自己解脱。你来到我这儿不想消化，你自己去消化，你自己能消化得了？消化不了就成了“胆结石”了，那会憋死你的，那你对神的怨气只能是越来越大，你和神之间的矛盾只能是越来越大。有好多人说“我自己消化，我能消化得了”，你自己消化，消化到哪里去了？最后导致你背叛神了。你的消化是克制了，“我不说了，我原来是公开叫嚣呢，后来我在肚子里面叫嚣；我原来是在嘴上说呢，后来我做在手上，我不说了，我干起来了”，这就是你的一个消化。（穆糖：我里面好像有个误区，觉得弟兄姊妹刚说了我的问题，我要是说出来，别再给人家“啪啪”打回去，给人家造成伤害，说话、做事对别人没有益处的话就不要说，没有益处的事不做，里面还有这个。）如果我不在，对别人没有益处的话你绝对不能说；如果我在，你说话的目的就是为了把别人打下去，那你就露馅了。如果你所说出来的不是为了把别人打下去，你的目的是为了寻求，“你看我这里边还有个什么东西”。就是老吕经常说的，“你看我这里面有个什么东西”。今天在我需要对你有一个解剖的时候，那就需要把你这个东西拿出来，拿出来那就得放在桌面上，你的目标是为了认识自己。你在我这儿把你想打别人、想控制别人的这个东西放在桌面上，这是为了进深、为了认识。你背着我做这个事情，那就是你存心的问题了。你在我这儿说出来是你没路，你想寻求，“我在这儿死憋着呢，我没路，我想寻求，想出来呢！”你在我背后说出来，你是想怎么呢？是想得逞。虽然都是一个说，但是是不同的两个结果。我要了解你的情形，你下去要了解他们的情形。神说你怎么了解你的孩子，神就怎么了解你，那我必须得这么了解你，我才能供应你，我了解不了你，怎么供应你？

解剖防人之心不可无的观点（二）

（肖红：穆糖，通过今天交通的，你看见对你的爱了吗？）（穆糖：看见了。）（肖红：什么爱？）（穆糖：就是能够把我最致命的东西给我解剖出来，然后给我路途，让我能从这方面开始注意，从这方面开始进入，并不是我自己里面想的要丢我的丑。）（肖红：这就看咱追求啥，如果你追求的是性情变化，那你就能看见对你的爱。因为你的这个问题你自己看不见，咱自己看自己是不是挺好的？“我啥也没有啊”，因为你自己习惯了。六千年了，咱被撒但败坏已经成了撒但的化身，撒但这么做，咱就这么做，咱认为这个挺正常。你灵魂深处的东西、心灵深处的东西从你的言行举止表现出来了，今天弟兄再把这个给你揭露解剖出来，你才能看见。不是让你变外表的行为，而是让咱看见“我内心深处有什么东西，是什么支配我的？再往深里挖，我所走的路就是控制人、占有人的路，那不就是敌基督？不就是天使长？”是吧？咱走到这个地步了，那咱最后能得着什么啊？不管你作多少工作，就像保罗一样，最后走遍天涯海角能得着啥？不管你作了多少工作，神不根据功劳大大，也不根据资格大小，也不根据你跟随左右来定人的结局，只看你得着真理了没有。今天就是有真理走遍天下，无真理寸步难行，话语成就一切。你用你的恩赐，用世界上处事哲学的那一套达到了一些果效，这就是咱血液里面的大红龙毒素，你就凭这个活着，这就是你的生命，这和神要求的是不是完全不一样啊？等今天解剖透了，你认识了以后，从心灵深处变，从本性里面变，你自己流露什么，你认识透了才能恨，你恨恶了才能变。但你现在认识不透，你恨吗？你对自己是一种欣赏，“你看他就不知道，我这么说、这么做了，他就顺着我的道走了，他就啥也不知道”，你感觉你比别人强，他们就不如你，你对自己是一种欣赏，你还高举你这个思想。等你看透了以后，你不但不高举，还恨恶、还厌憎，“我再不能这样去做”，就是旧性情死去，新的生命才能来。但是旧生命死的时候，这是不是一个过程啊？那就是你的脸面，你就凭这个活呢，现在要把你的这些全部给取缔了。为啥以前说脱胎换骨呢？性情变化不是一朝一夕，而是一生之久。一方面揭露透了，你看见了，“我怎么是这呢？我怎么能这么活呢？我真不知道啊！”你自己真知道了，那是一种羞耻

感，“我无论如何都得变，我看明白了，原来我是这啊”。外表看咱是个人样，但是咱活出来的就是个魔鬼样，是神恨恶的。如果你一直这么活着，神是不是厌憎啊？那咱该怎么活？自己与神配合，神揭露出来了，那咱就去恨恶、去背叛，那就是一种迎合。如果你追求的是性情变化，你就感觉“神太恩待我了、太高抬我了，谁能给我说清楚，让我去变啊？”有的人想跟你说，他能跟你说清楚吗？他只是有感觉，“呀，穆糖这确实是一种强势”，他只能给你说到这儿吧？“呀，你确实是厉害”，他只能说你这个，但是你服气吗？你不服，你会说“我这是为了工作”。给咱说清楚的目的是让咱能够真正去恨恶，知道怎么去变化，摆在桌面上你也能看见，确实是这样。这就是你自己活出来的，你就是用这个观点来生存的，你还自以为好、自以为美。当你再从正确的角度去领受，“呀，我怎么一直对谁都是防备？”其实以前我也领教过你这一方面，但是我也给你说不清楚，只是有感受、有感觉。明明感觉对你是一种爱，但在你那儿你就是防备，因为你有这种性情，所以你觉得别人也都是这种性情。其实就是你里面的防备之心。别人是有一种感受，但是给你说不清，今天弟兄能给咱说明白，咱看清楚了以后，“呀，我不能这么活人，这不叫人样”。最后神要让人活出一个正常人样，做诚实人。咱现在活出的都是怀疑、诡诈，对谁都防备，好像自己比别人高明，就这么活人呢，还觉得自己挺好。今天给你交通的是不是有路途啊？如果你愿意从这方面去背叛，愿意变的话，这才是真正开始变化的起步。为什么以前说“打死”？打死就是把你的旧性情打死，把你自以为美的脸面拉扯下来，让你真正活出一个实实在在的人，这是不是变化的一个过程啊？等你真感受到这个的时候，你就不感觉痛苦了，“这是神对我的爱”。揭露、解剖以后，让你从心灵深处去看自己所走的这个路，以后该怎么做，怎么做个诚实人。）（穆糖：怎么做诚实人，这个我没听明白，你再给我交通一下。）（肖红：这是我看见的这一面，你出这些事也好，弟兄给你揭露解剖出来也好，咱得从这里面去反省，这段时间受什么支配，做了什么事，这会儿谈的你结合了哪些？）（穆糖：我在反思我干了什么，我心思意念里面想什么、流露什么，我没认识到。）没认识到什么？（穆糖：就是说，这段时间出车祸了，让我去反省我自己的心思意念，我现在确实没有认识到。）你没有认识，但今天解剖到这儿的时候，你能看到咱的这种行为是一贯性的，是吧？（穆糖：什么？）

就是今天解剖的这个是不是咱平时的活出啊？（穆糖：嗯。）这是你平时的活出，在那段时间你和弟兄姊妹之间相处是不是有这方面的流露呢？（穆糖：……）你没注意，神是不是兴起环境让你反省？这是我想的，至于说那段时间你做什么了，你的心思意念是什么，这个只有你知道，别人不会知道的。第二个就是，也不能完全肯定地说就是神管教呢，是不是也有你个人的失误呢。在我这儿来看，不管是个人的失误也好，还是神管教也好，咱都能把它看作一个神管教去警醒、去悔改，这个是不会错的。咱不用纠缠它是或不是，又或者说，即使找不见你出车祸的原因，“借着这个刚刚发生的车祸，今天又发生了这样的事，那神是不是提前告诉我呢？是不是天上的烈火显给我看了，只是我不会对号呢？今天弟兄跟我说了这个事，我再跟自己对号，这事可怕不可怕呢？”神是不是在和你说话呢？（穆糖：我自己对上号的就是，通过昨天交通我做的那个事，也借着昨天交通我走的那个路，我在办证的那个事上就能在神家搞独立王国，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我在神面前一贯没有敬畏神的心，就是没有敬畏，什么都敢干，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做，我自己领受的是话语掌管不了我，那就事实临及。）

上次和你交通的时候，举了个例子，如果一个弟兄在沙发上睡着了，你会不会给他盖个毛毯？你说的是“如果是弟兄我绝对不会给他盖，如果是姊妹我就会给盖。”我问你，“如果卫军在那睡觉，你给他盖不盖？”你说不盖，你说的那个话谁都能听出来是假话，而且萧卫他们再和你说的时候，你还是说不盖，后边你说“不盖、不盖”的话，那就属于明目张胆地欺骗。从外边看是一个欺骗，但你内心世界里面是一个什么？流露出来的就不是欺骗了。外边看那是欺骗，流露出来的就是戏弄。因为咱是在那边交通呢，在交通的过程中是让咱说真心话呢，交心呢，是谈生命进入呢，咱不是平时几个人在这儿坐谈呢，而是在一起聚会呢。咱在这儿聚会，我一个个都问过他们以后，你看有没有一个人敢这样说话的？敢这样说话的只有你。在那个情况下我也不能说什么，我主要是解决他们搞对象的问题呢，你俩有问题，但我没有作为重点来处理，因为你俩不在一起，也不影响什么了，无所谓了，也都是过来人了，所以我就没有把它当作重点，只是列在了同一个行列里边。可是神看的是人的态度、观点，你在那个场合里边，用世上

的话来说你是作为一个前辈的人了，咱给他们立了一个什么标杆？你是带领着他们来到神面前呢？还是带领他们叫嚣呢？在这一个聚会点上是这样的，如果聚上五回、六回都是这样的话，那你说下面的人会怎么走？我的聚会，我在人心目中成啥了？那人对我是不是就都可以随意地欺骗，随意地玩弄、欺哄呢？你说话的时候只考虑你，只考虑你的感受，只考虑他们对你说出的话怎么样怎么样，你没有考虑咱那是在干什么，那是聚会，神看着呢，撒但看着呢。你能够因为萧卫在，怕丢面子，就撒谎，说“不盖”，你还怕我再往下交通其他话，所以你不能说“盖”。从外边看是一个欺骗，也可以说是假见证。当时聚会主要不是以你为主要的交通对象，如果是说你的话，那你就是自己给自己身上抹黑呢。正常人应该是盖的，你说了一个“不盖”，你为什么说不盖？你的这个“不盖”背后是什么？你那个“不盖”是赌气、是骗。为什么骗？为什么赌气？不就是怕吗？怕别人有想法。你为什么怕？你自己要是没做错事的话，你怕什么？你敢让人去挖吗？你不敢、你不能。当时我没有去挖，但我不挖的同时，人家都有个分辨。等过后呢？你里面有没有认识？昨天你说这个话了，你说也是把它当作一个故事说了说，你在那儿说的话让人看着你无非就是为自己的一个名誉、地位说话，看着你有智慧，在那儿说了一句智慧话，但你并没有认识到这是在聚会呢，那不是随意的一个对话，有谁敢在聚会点上，在和我在交谈的过程中去欺骗、说假话呢？就不要说这个了，在原教会有好多被开除的人，怎么被开除的？就因为在写认识自己的时候，把自己的隐私全部写出来了，他为什么能写出来？谁愿意写？没有人愿意写，但是又不能不写，因为都觉得神看着呢，撒但看着呢，要做诚实人呢，写出来是让你去亮相、让你去认识。咱不是说他做的那个就是实行真理呢，只不过是拿那个对比一下，让你去看一下。他能把他自己的隐私写出来，咱自己的一个真实的想法却不敢表达出来。而且我和你是交通呢，并不是像教会一样要收集你的什么呢。这个能理解吧？能听懂吧？（穆糖：嗯。）场合不一样。今天让你谈这个，一个是因为目前所发生的事需要解决，也需要一个交通，那就需要你务必得配合，这个事就务必得诚实地谈出来。就像原教会那时候让人写很久以前发生过的事，无关生命进入的事，都让写出来，写出来也不是当下就要解决，也不是要交通的内容，但在那个情况下人还能写出来，对比之下，咱的诚实度在哪儿呢？我没有让你去效仿他

们，没有把他们当一个标杆，只是让咱有一个认知。要单独从这一件事来看，我觉得管教一下也应该，这是我看见的。穆糖，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说你在我面前，在众人面前，都能那么随意、放荡、放肆、欺骗，那还有什么场合你不可以欺骗呢？没有了。所以说管教也正常。今天只是我把这个点出来了，如果我不点呢？人虽然不说、不管，但圣灵放不放过呢？你做出这样的事，造成这样的恶劣影响，如果神作工没有作到这一步，神不管，神不管教，因为神是给你多少就要和你索取多少，神向人显明多少神就要求人多少，今天神作工已经作到这一步了，神就要这样要求人。就是神交通的，神说："那人被谁败坏了呢？抽象地说是被撒但败坏了，被邪恶潮流败坏了，具体地说就是被家庭败坏了，再具体一点可以说是被父母败坏了。"父母把孩子给败坏了，这是咱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是一句败坏人的话，咱这也是第一次听，之前神从来没说过，祭司弟兄也从来没说过，现在神揭示出来了。神既然揭示出来了，圣灵就作到这个地步了。现在就是人生命进入的时期，就是国度建造时期，就是洁净人时期，所以说圣灵作到这儿了。我之所以能看得见、能感觉得到，那也是圣灵的一个作工。没有圣灵作工，即使说我有所看见、有所认知，也无法抓住细节、无法表达，一切都是圣灵在作。圣灵作到这儿了，摆在你面前给你显明了，神就要要求你了，让你知道了以后，你还能再做这事，那肯定就要有管教了。

（肖红：穆糖，还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但是为啥给你交通这个，就是让你自己去反省、自己去认识。我从你给我的工作汇报上看到，二月份是八十多个人，三月份总共三十一个人，我一看这个三十一个人，就想"二月份八十多个人，怎么这个月成三十一个人了？"我看一下交了多少，一看也没交了多少，我才问的你，"为啥少这么多？"你说上个月是李玲总结的，隔了几天你把人数发过来后，就不一样了，从这里面看，是李玲糊弄呢，还是当时你没管？还是你里面糊了？这是我的感受吧。你从来没有这样过，之前你每个月都是总结好了给我，不会说他们这儿发一个你给我一个，都是总结好了给我。我那几天忙没有看，到了总结登记的时候才看见，我才问的你。）（穆糖：就我这个性质是属于欺骗，是吗？你是要表达这个吗？）（肖红：不是我要表达，是说我不知道你当时是怎么看的，你

当时是怎么想的。）（穆糖：我走敌基督道路我意识到了，这个我里面有意识，就是这个欺骗……）（肖红：我没有说你欺骗。）肖红是说你这样做给她带来的是什么，她会怎么看，她会怎么想，她会怎么误解。（肖红：我跟你说的是我的一个感受。之前你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从来没有别人给你一个你给我一个，而是每个月你都总结好了给我，我都是按着你给我的这个去登记。而且我从来没有要求过、没有逼过你“你的月总怎么没有呢？”因为你每个月都是提前就给我了，你是第一个给我的，他们不给我发，我还得问他们要，你是每月还不到月底就给我了。这个月你给我发过来，我也当你这个是总结好的，但我一看差这么多，我才问的你。我这样谈不是说你是欺骗，是说你从这里面自己去看，当时是糊弄了，还是哪些原因？咱现在谈这个的目的是让咱生命进入，别陷到这个事里面。为什么谈这些？咱从各方面去省察，咱该怎么去进入？生命怎么长大？不是给咱定罪。就是说临到一些事，咱得去反思，“我该怎么去走呢？”咱不是光为了作工，咱还得注重生命怎么长，“我心里有哪些流露，我这段时间怎么想的、怎么去做的、心思意念受哪些支配”，你把这些找出来，这就是你里面撒但的生命，把撒但的生命找出来，这是换血液呢。原来里面凭什么活着呢？就是凭撒但的毒素活着呢，然后你再凭神话活着，这是不是性情变化？撒但的生命得死。神的要求是什么？神让咱做诚实人，神话怎么掌管咱，怎么代替咱里面的撒但生命，这就是一个性情变化。什么是神的爱？审判刑罚是最真最实的爱，这就是爱。因为咱被撒但败坏六千年，身不由己，没有人定咱的罪，只是说咱以后的路该怎么走，天上的火焰显给咱看，不忍心烧着咱，这是神的拯救。但咱得看见、得认识透，认识透以后你才能恨恶，才能真正去变化。没有变化的这一部分，那就是肮脏、丑陋，这是真实的，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不光是你。这个没有定规，你别进到事里面，只是说你自己该怎么走、怎么反思、怎么去进入，没有定你就是欺骗。）

穆糖，现在又掉到什么里边了？又开始痛苦了，现在想什么呢？（穆糖：我也不知道我犯下什么罪了，感觉特别恐怖。有时候自己意识不到，你们不说的话就不知道哪块又成了欺骗人了，有点晕头转向的感觉。）你只是怕你做事一不小心又成欺骗了，弄得晕头转向了，“看怕不怕呀！”你不是说从这里边去认识是什么原因导致成这样的，应该去

亡羊补牢，补这个窟窿，补这个窟窿的过程就是性情变化的过程。补住这个窟窿了，生命就保险了，就不至于触犯行政。咱不能光是在这个事情里边恐惧战兢，你光是恐惧战兢，“一不小心、一不小心……”，而不去认识是因着什么导致的，那你下一回还会出现同样的问题。不能因为这个事吓破胆，而是让你找着什么原因，去处理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肖红在这儿说你是应付糊弄了，是吧？（穆糖：……）应付糊弄肯定是最基本的、最根本的，因为你平时报的人数是八十多个，一下就成了三十多个，这就差下大数了。从这个数据上来看，你这不是普通的应付糊弄，简直是太应付糊弄了！你连看都没看就转过去了。（穆糖：我看了。）你看了怎么会是三十多个呢？三十和八十差下多少了？（穆糖：三十多个是杨雪这边的。）后来你是什么时候补上的？你发的时候也没有说“这是杨雪这边的，我只给你报了一半。”肖红在这儿要的是一个汇总，你给肖红发过来的这是一个地方的人数，这一个地方的人数叫不叫汇总？你在这儿认为“这只是一个地方的人数，我随后还要给你发”，在肖红这儿要的是汇总，肖红根据你之前发的就认为那是汇总，那你说这是不是欺骗呢？如果说你告诉肖红“我这给你发的是一个地方的人数，还有一个地方的人数还没出来呢，一会儿我汇总好给你发过去，现在先单给你发一个地方的人数”，她是不是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你话得说到、说清。你话没说到、没说清，肖红要的是汇总，你给肖红一个地方的数据，她肯定就认为这是汇总，她怎么知道你发的这是一个地方的呢？她怎么知道你还要给她发第二个呢？况且第二个你还没发。在肖红认为不对的时候，她和你求证的时候，你才发，而且你没作出任何解释，没解释吧？你解释了没有？（穆糖：没有。）你没解释，那你说，在肖红那边看你是不是欺骗呢？（穆糖：嗯。）简单来说，对肖红那边是个欺骗，肖红在这儿她也不愿意说这个欺骗，她怕伤着你的自尊，但是她只是想让你生命进入。

你这么随便做了事以后，给人的一种感受是什么？让人怎么领受这个事情？肖红在这儿说的是什么呢？她和你说的是什么支配你这么做的，是帮助你去认识你背后是什么存心支配你这么做的。一个是你就没有把这个当成一回事，就是应付糊弄，任茔问呢，你给任茔一发，顺便给肖红转发了一下，你对这个本分是很随意的、很随便的，也没

有多搭理，也可能是忙得顾不上。“因为这个不是重要的事情，这个不耽误什么生命进入，也不耽误打仗，这个我就是给你报错一个或者是少报一个也不是关键，所以我就没注意、我就没注重，直接给你发过去了，我掉以轻心了。”这是一种情形。就你说的那也是一种情形，“我以前是放在一起给你发呢，这次我没时间给你汇总了，我先给你发一个，等过两天他们发过来再给你。”那你随口说一句，“我先给你一个啊，我还忙呢，过两天那个发过来再给你”，这话应不应该说？（穆糖：应该。）你没说这话，这就是神说的，撒但怎么败坏人的？神说：“你看蛇引诱夏娃的话是什么话？（似是而非的话。）对了，就是似是而非，让你听着似乎是对的，似乎是为你着想，但你还摸不透是什么意思，你听了这类话之后就会经不起这个引诱，就容易陷进去达到他的目的，这就叫邪恶。”（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认识自己才能追求真理》）似是而非，它不是直接说没有，也不直接说有，它是用一个东西来代替。它也不说没神，它也不说有神，它拿假神来代替，来迷惑、引诱人。你没有求真，是种应付糊弄，但肖红在那边感受到的是什么？你用这个是欺骗？还是代替呢？如果你说一句“我先给你发一个啊，还忙呢，过两天他们把那个发过来再给你”，这是不是就没有误解了？就不存在有误解了。那这个误解是怎么导致的？这就是咱在本分上掉以轻心而造成的。你给肖红发过来她也没看，过了多长时间了肖红才看，才发现了这个问题，那你说从这儿又能看见什么？这完全就是圣灵作的，神就是要显明你，就让你这次少发两句话，肖红没有反应过来，她要再看一下，你本以为过了，结果人家不放过。从这里显明了咱的作工，咱对作工的忠心程度在哪？咱刚才说的是两种可能吧？一种就是肖红的认为，她跟你说的，你这里边是不是想用这个来代替、欺骗，一个就是说你不当回事，造成了一个误解。不当回事、误解这是对本分的掉以轻心。还有一种就是，报了一个数据，是不是另有存心、目的？是不是想“这个月少报一些，能给下个月多匀一些，均匀一下数据，下个月我就是偷懒了，也有数据可报”？这是种什么想法？这就好比，有的人在外尽本分呢，这个月他想回家呢，那他提前是不是就要铺好路呢？就像当老婆的想有个私房钱，这私房钱怎么产生的？今天抽上十分之一，明天抽上十分之一，十天以后就抽够了。今天抽五十，明天抽二十，她敢不敢一天把老公的工资全部拿了？那肯定不能，傻子才能做那事呢。或者快五一了，你想出去旅游

呢，你想办法腾出这个时间旅游呢，想给弟兄姊妹放放假，但是这个工作你还不能让上边看见，那你是不是相当于在“平账”呢？这是假设出来的三种可能，也许有第四种可能，咱不追究有几种可能，只是说从这里边咱怎么去经历，把它当作一个功课学。你是想把这个数据拉平，平一下“账”呢？还是要给任茔发顺便给肖红发过去了，是个捎带，就是没有当回事就过去了，对工作掉以轻心，不在乎呢？还是当回事了，这就算给肖红把工作总结报过去了？假如说在你这边有这三种可能，但在肖红这里一看“你这是给我发的工作汇报”。就像咱今天聚会交通呢，肖红在这儿是拿出工作安排给你交通呢，这是一个聚会，是吧？（嗯。）这是给下面传达的一个工作安排，可是在你这儿当作了什么？在你这儿没有当作这是肖红给下面传达的工作安排，为什么你没当作是给下面传达的工作安排呢？一个不是交通生命进入，你没有在乎它，你没有把它当成一件事，因为这个工作安排感觉对你来说太老套了，太小儿科了，早就过去了，你就不把它当回事。你不把它当回事，在你这儿只是把什么当回事了？你不由自主地把你的地位、名誉放在里边了，把一种享受放在里边了，所以你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掉以轻心，掉以轻心表现出来的很随意，你自然流露出来的就是那些东西。在你这里你觉得没什么，但是在别人看，在神那边看的感受是不一样的，这就和刚才说的报表差不多是一个意思。这就好比在一个单位填报表呢，上边有人的这个人和上边没人的这个人是不是就不一样呀？上边有人的这个人他填表就是随便一写，给上边应付一下，因为上边不会卡他；但是对于上边没人的这个人呢？本来这报表就不需要那么严卡，就没有多大事，但是上边为了显露他的一个地位、名誉，他就要卡，本来就不需要那么求真求细，可他这样一求真求细，上边没人的这个人填表的时候是不是必须得求真求细呢？差一点都不行，那这两个人就是两个级别了。一个人在填表的时候是一丝不苟，不敢出现误差，另一个人呢？他可以随意写、随意填。这两个人站在一起的时候，随意写的那个人想不想炫耀一下自己的地位、名誉？这个事情他本来可以正常地去完成，但是今天遇到上边没人的这个人了，他是不是要在这个人面前炫耀一下呢？“你看你那个求真求细得十分钟才能搞定，我可以随意地填写。你这栏里的数字算了三次都是出错，我这个栏里甚至都可以不算，咱们同时去交你看谁的能通过。”他有意识地给这个人流露了这么一个信息，然后去交，到了地方

了，他的表人家收下了，这个人的表人家也收下了，甚至有可能他那个表人家收了就随便放下不管了，人家就卡住这个人的表，“不行，你这个数据重算一下，还有问题”。什么原因？本来这个事情能够做好，也就是能正常地做好，但是能做好他这次也不给做好，是有意识的不给做好，目的就是在上边没人的这个人面前炫耀一下。这个事情常见不常见？再好比你要去哪个场所得给人家看门的门票，是不是每个人都得有票啊？人人过来都拿着一张门票，那个人过来就想炫耀一下他的身份、地位，带一个人过来，看门的说：“不用给，你有票也不用给。”“你看看，我有门票也不出，我就这么进去，你看看行不行？”他就有意识地这么去做一下。他不是没门票，他有门票，但他不出。知道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吗？这里边就有他做这个事的一个存心，他想炫耀。假如说你就是这个想炫耀的人，你和门卫的关系一般，但你带了一个人想炫耀一下，你不买票就过去了，你这么炫耀的时候对看门的来说这是什么呢？你说看门的心里舒服不舒服？（不舒服。）虽然这个票他是给别人收的，不是给他收的，但你的这个做法让他心里边有什么感受？如果你们关系特别好，或者不给票的人是领导，地位在那儿压着呢，这种情况不出票，看门的心里边没有什么想法，人家是领导，好像觉得就应该。但是你呢？你和门卫是同事，地位基本是相符的，同等的地位，你没门票该不该让你进？“不让你进吧，你是我同事；让你进吧，你是对我的一种侮辱，看不起我，你对我的这个岗位是一种小瞧！”别人把他看成啥了？“你不就是看门狗吗？”你看世上的人对保安不都是这句话吗？“你本身不带票要进的时候，你就是对我的一种不尊重，我就难受，然后你还带着一个人、带着两个人，你这是对我尊严上的一种侮辱。”这不是对个人，是对这个岗位的一种侮辱，这个能理解吧？用这个例子来看这个败坏性情，这个人所做的对看门的是一种侮辱，但他自己的感觉是什么呢？享受。世上人常说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他在那该收你票，还是不收你票？一个是岗位的尊严，一个是怕人家领导看着、怕监控看着，相当于你给他出了一个难题，说收不能收，不能收又想收，在这个情况下你再带上几个人，再跟他说一些不好听的话，说什么不好听的话呢？你带了一个人要免费进这个门呢，看门的想让你去尊重他，但是在你们关系一般的时候，你又带了一个人，你还想在你带着的这个人面前耍一下威风，那你过来怎么称呼这个看门的人呀？你给他点根烟，双手握住

他的手，跟他点点头？你要是这样做的话，你旁边这个人怎么看你？“哦，你这过来是求人家了，原来你带我进去是给我求了一张门票啊！”旁边的那个人对你无非是一种小瞧。你为了不让旁边的人小瞧你，本来你过来该对看门的尊重，但你为了让人高看你，你也要专门对他藐视。你对看门的越藐视，旁边这个人是不是越高看你？你为了在别人的心目中有个地位，你就有意识地把看门的人羞辱一下。你羞辱他的时候，你自己有没有知觉？（没有。）你没有什么知觉，但对方是有知觉的。你有意识地羞辱一下他，就是要践踏别人的尊严来抬高自己。对方如果让你羞辱了，“咱们是哥们”；对方如果接受不了这种羞辱，你会说“你不是人，这点面子也不给我，你专门羞辱我”。人家不给你面子你就说人家羞辱你，“你就不知道我身边还带了个人啊？这个面子也不给啊？”咱交通这个是要说明什么呢？是说你做事里面的一个存心是受什么支配的？受什么感染的？咱在尽本分的时候，对本分掉以轻心，这个掉以轻心是怎么造成的？没有一个谨慎小心的心，所以就出现了这个差错。如果谨慎小心的话，你最起码得在发的报表后边说一句话“我这是给你发了一半，还有一半还没发”，得有一个说明。就像进那个场所，你又带了一个人，你和人家看门的人说一下，“哎呀，不好意思啊，给你出难题了，这是我的一个亲戚，你宽容一下”，人家一看你过去求他了，就让你进去了。如果说你带人去是为了让你带的那个人看见你的位置，那你绝对不能说这句话，哪怕你背着你带的这个人，在背后你跟人家看门的说也不能当面说。甚至还有的人怎么呢？提前打电话说“今天我带了一个什么人，你给我一个面子，门票不要要，这个门票我随后给你补，哪怕我给你三张票呢！”这样的人是不是也多得是？（对。）我给你举这个例子是怎么呢？是要看咱里边是不是有其它的存心，有其它的意念支配着咱做这个事，把它挖掘出来，这叫什么呢？认识自己。不是说你就是有意识的要干嘛干嘛呢，我给你交通了这些，不是为了看你的难堪，也不是为了定罪一个人，而是让你从中找着一个路，看见自己走的路危险。

解剖防人之心不可无的观点（三）

神说：“人在为人处世中涉及到的游戏规则应该还有不少，像父母常常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你傻乎乎的，就是个实心眼儿’，父母常常这么说，甚至长辈在你耳边也常常唠叨这些话，告诉你‘要做好人，别害人，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人都坏着呢，你别看人家表面跟你说得好听，背后人家怎么想你不知道，人心隔肚皮，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这话有没有正确的一面？从字面上来看，每句话都没有毛病，人内心深处是怎么想的，人的心是凶恶的还是善良的，这没法知道，就是一个人的灵魂是什么人没法看透。这话表面意思是对的，但它仅仅是一种道理，最终人根据这两句话总结出来的处世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是老人言。老人、家长常常这么说，总告诫你，‘多长个心眼儿，别傻乎乎的心里有啥就说啥，学会防备人、提防人，再好的朋友也不能跟他交实底，不能交心，不能把命卖给他’。老人劝诫的这些话对不对？（不对，都是教人诡诈之道。）理论上出发点是好的，是为了保护你，不让你陷入危险的境地，为了保护你不被人坑害、不被人骗，保护你的肉体利益，也保护你的人身安全，保护你的命，不让你惹上什么麻烦、官司，也不要陷入任何试探，平平安安、顺顺利利、欢欢乐乐地度过每一天。家长、老人的出发点无非就是为了保护你，但是保护你的方式、告诫你的原则还有灌输你的这些思想并不是正确的。他们的出发点虽然是对的，但是灌输给你的这些思想无形中让你走入了一个极端。他们灌输给你的这些思想就是人处世的原则与根据，当你交往同学、同事的时候，交往工作搭档、上司的时候，交往社会各阶层、各类人的时候，父母所灌输的保护你的这些思想，无形中在你处理人际关系这些事的时候，成了你最基本的一个护身符、一个原则。什么原则呢？就是我不害你，但是我得处处提防你，以免你骗我、坑我，以免我惹上麻烦、惹上官司，倾家荡产、家破人亡，或者锒铛入狱。你在这样一种思想观点的支配下，以这样的处世态度生活在这个人群中，你只能变得更压抑、更疲累，身心俱疲，然后对这个世界、对这个人类更加抵触、反感，也更加地厌憎。厌憎他人的同时也看不起自己，觉得自己活得不像人，活得很累、很压抑。为了不被

人害，处处都得提防人，处处都得做违心的事、说违心的话；为了达到保护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人身安全，处处戴着假面具伪装自己，从来不敢说一句真实的话。在这种情况之下，在这样的生存现状之下，你的内心是不得释放、不得自由的，你常常需要一个对你没有任何害处的、永远不会损害你利益的人，向他倾诉你的心里话，发泄你内心中的不满，发泄完之后你也不用负任何责任，也不会招致讽刺、挖苦、嘲笑，不用承担任何的后果。在以‘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种思想观点为处世原则的情况下，你的内心是恐惧的，是不安的，当然也是压抑、不得释放的，你需要人来安慰，需要倾诉对象。所以从这些方面来看，父母告诉你的‘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一条处世原则，虽然说能保护到你，但它却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你的肉体利益、人身安全，但同时又让你感觉压抑、痛苦，不得释放，甚至让你更加厌烦这个世界、厌烦这个人类，同时内心深处也隐隐地厌烦自己为什么生在这样一个邪恶的时代？为什么生在这样一个邪恶的人群中？你不明白，人为什么要活着？人活着为什么这么累？人活着为什么要戴假面具？为什么要处处伪装自己？为什么为了自己的利益就要处处防备人？自己想说实话也不能说，因为说了会有后果，自己也想做一回真正的人，光明磊落地说话、做人，不做卑鄙小人，不在背后做龌龊的事、见不得人的事，不是尽在阴暗里活着，但是却做不到。为什么自己不能堂堂正正地做人？再回想自己曾经做过的事，心里就隐隐地感到不齿，痛恨、厌憎这个邪恶潮流、邪恶世界的同时也深深地厌恶自己，厌恶现在活成这样的自己，但是人没有办法。虽然父母言传身教给了你一道护身符，但是仍然让你觉得活得没有幸福，没有安全感。当你感觉没有幸福、没有安全感、没有人格尊严的时候，你一方面感谢父母给了你这样一道护身符，同时也厌憎父母给了你一把这样的枷锁，你不理解父母为什么告诉你这样做人，为什么你必须这样做人才能在社会上立足，才能融入这个人群，才能保护到自己。虽然它是一道护身符，同时它也是一道枷锁，让你内心感觉既爱又恨，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你没有正确的人生道路，没有人告诉你应该怎样活着、怎样处理临到的事，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告诉你这样做是对还是错，你接下来的路应该怎样走，你只能在迷茫、彷徨、痛苦与不安中度过，这就是父母、家庭给你灌输的处世哲学带来的后果。让你最简单的一个愿望，做一个简单

的人，不用这些处世手段能堂堂正正地做人这样的愿望都不能得以实现，你只能猥琐地活着，只能委曲求全地活着，你只能为自己的脸面活着，为了防备别人而把自己变得特别强势，为了不被别人欺负而假装自己很强势，假装自己很高大，假装自己很厉害、很了不起，你只能这样违心地活着，这些都让你感觉厌恶自己，但是你也没有办法。因为你没有能力、没有路途去摆脱这些处世方式、处世手段，你只能任凭这些来自家庭、父母对你熏陶的思想的摆布。人都是在这样不知不觉的过程中，被家庭、被父母灌输的思想所愚弄、所控制，因为人不明白真理，不明白人应该怎样活着，所以人只能听天由命。即便良心有那么一点儿知觉，有那么一点儿愿望，想活得有点人样，想让任何人与自己能够公平相处、公平竞争，但是不管你有怎样的愿望，你也没法摆脱来自家庭的各种思想观点的熏陶与控制，你最后只能回归到‘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种来自家庭对你熏陶的思想观点之下，因为你没路可走，你没有选择。这些都是因为人不明白真理、人没得着真理而造成的。当然，父母也告诉你‘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告诉你防人之术，让你防备人的根源就是因为人都很狡猾，你看不透容易上当，他的内心跟表面不一定是一样的，也可能一个人表面仁义善良，但是内心却如蛇蝎一样毒辣，也可能一个人表面传讲仁义礼智信，说的特别好听，满口仁义道德，但是内心深处、灵魂深处却是特别的龌龊、卑鄙、下作、邪恶，所以你只能按着父母灌输给你的思想观点去对待人，与人相处。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这是父母灌输给你的一个最基本的处世原则，也灌输给你一个最基本的防备人或者看待人的准则。从父母的出发点来说是为了保护你，为了让你防身，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这些话、这些思想观点让你更加觉得这个人世间的险恶、人的不可信赖，让你的内心深处对人没有任何的好感。但是，究竟怎样分辨人、怎样看待一个人，哪些人可以相处，人与人之间应该有怎样正当的关系，应该怎样按原则与人相处，怎样达到与人公平相处、和睦相处，对这些事父母都一概不知。他们只知道用诡计、用手段，用种种游戏规则、处世手段来防备人，来利用人、控制人，达到保护自己不被别人坑害的目的，哪怕别人被自己坑害多苦都无所谓。父母在教导子女这些思想观点的同

时，他们所灌输的东西只是教会了你一些处世手段，仅仅是手段而已。这个手段包括什么呢？各种诡计，各种游戏规则，怎么讨好人，怎么保护到自己的利益，怎样获得自己的利益更大化。这些原则是不是真理？（不是。）是不是人该走的正道呢？（不是。）没有一样是正道。那父母所灌输给你的这些思想的实质是什么？它不合乎真理，不是正道，也不是正面事物，那它到底是什么？（都是败坏我们的撒但哲学。）从结果上来看它是败坏人的，那这些思想的实质是什么？像‘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是不是与人相处的正确原则？（不是，都是一些反面的东西，都是从撒但来的。）反面的，从撒但来的，那它的实质、性质是什么？是不是诡计？是不是手段？是不是攻心术？（是。）不是进入真理的实行原则，不是神教导给人的正面的做人的原则、方向，它是一种处世手段，是诡计。还有，像‘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这些话的性质是不是也一样啊？（是。）这些话是不是告诉你要变得鬼道，做人别那么简单、别那么单纯、别那么耿直，让你得有城府，别让人一眼就看穿？这种思想观点给你带来的具体的处世原则，是不是也是让你跟人相处的时候得有手段，得学会攻心，得学习每一个时期在人中间流传的游戏规则？（是。）有些人说：‘父母告诉人这些话，是告诉人要防备人，告诉人要学会看人。’那怎么看人他告诉你了吗？他不是告诉你怎么看人，不是让你按照正确的原则去对待不同的人，而是让你采用相应的阴谋诡计来迎合各种人的需求、迎合各种人的手段。比如，你的老板、上司邪门，喜欢女人，你一看，‘外表堂堂正正的大老板，好像挺正派，其实他背后喜欢女人，他灵魂深处是这么个东西，那好，我就投其所好，看哪个女人不错，我跟她勾搭勾搭，介绍给老板，来讨好老板’，这是不是处世手段？（是。）你看到有的人有利用价值，可交往，但是这家伙不太好惹，你就琢磨，‘我得对他说溜须拍马的话，他喜欢听什么我就说什么’，人家说‘今天天气不错’，你说‘今天天气可好了，明天也不错’，他说‘今天天气真冷啊’，你说‘就是冷啊，你咋不穿厚点呢？我这棉袄暖和，你穿上吧’。他一打哈欠，你赶紧给递枕头；他一拿药瓶，你赶紧给倒水；他吃完饭往那儿一坐，你赶快把茶水沏上。这是不是处世手段啊？（是。）这叫处世手段。那为什么能有这些处世手段呢？你为什么要溜须他？你要是用不着他，他对你没有什么利，你会不会对他这样？（不会。）不会，那就是人常说的‘无利不起

早’，‘提着水壶上菜地——捡有用的浇’。谁对自己有用就主动去溜须拍马，他一卸任，一被撤职，立马人走茶凉，就不搭理他了，他给你打电话，你不是关机就是假装占线不接，见面他给你打招呼，说‘今天天气不错’，你就敷衍说‘啊，是，再见，有事再聊啊，哪天请你吃饭’，空嘴送人情，过后就不搭理、不联系了，把人拉黑了。父母给人灌输的种种思想观点在人心中建立起一道无形的防护墙，同时也给人灌输了一些基本的处世之道或者生存之道，让人学会了玩两面手法，也让人学会怎样融入人群，怎样在社会立足，怎样在人群中不被欺负。虽然父母在你走入社会之前并没有具体地辅导你在哪件事临到的时候怎样做，但是父母或者家庭对你这些处世方式、处世原则的熏陶，让你有了一个基本的处世观、基本的处世原则。这个基本的处世观、处世原则是什么呢？就是让你学会戴着面具与每一个人交往，戴着面具在每一个人群中活着，最终达到的目的就是让自己的名利不受损，同时得到自己想要的名利，或者达到有一个基本的人身安全保障。从父母灌输给人的这些思想观点或者种种处世手段来看，父母并没有教会你怎样做人更有尊严、怎样做真正的人、怎样做好一个受造之物、怎样做有真理的人，而是恰恰相反，他们告诉你的是怎样欺骗人、怎样防备人、怎样运用手段与不同的人相处，告诉你人的心都是怎样的、人类是怎样的。在父母这些思想观点的熏陶之下，你的内心深处不断地变得更阴险，对人没有好感。在你幼小的心灵里，在你还没有任何处世手段的情况下，你对这个人类就已经有了一个雏形的、基本的定义了，也有了一个雏形的、基本的处世原则。所以，父母在你处世这件事上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扮演的绝对是引导你走向歧途的一个角色，他们没有让你往好道上走，没有积极正面地引导你走向正确的人生道路，反而将你带入了歧途。”（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怎样追求真理（十四）》）

穆糖，这两段神话你是深有体会，是吧？交通交通。（穆糖：第一段特别有体会。）能对号吗？你是感动，还是对上号了？（穆糖：也能对号。戴着假面具伪装自己，这个在我身上就表现得特别突出。）得说出细节，有细节才有进入，没有细节就是笼统的、囫囵吞枣的，最后什么也没有。（穆糖：比如我昨天说到严敬、放下还有白冉的那个事情，其实我两年前就想说这个话，但是我就怕说出来以后有后果。

不是说别人怎么样，而是说我自己里面的思想就是想说但又不能说，就感觉特别压抑。还不光这件事是这样，我也说不清楚，但是里边就是有感触。就是神话说的，“你只能变得更压抑、更疲累，身心俱疲，然后对这个世界、对这个人类更加抵触、反感，也更加地厌憎。厌憎他人的同时也看不起自己，觉得自己活得不像人，活得很累、很压抑。”这个就特别形象化。我有时候看见一些不合适的事情也想说，但是为了自己的脸面就不去说。其实就是神说的“厌憎他人的同时也看不起自己，觉得自己活得不像人，活得很累、很压抑。为了不被人害”，就是想去说吧，又怕被人害。“处处都得提防人，处处都得做违心的事、说违心的话”，违心的事我经常干，违心的话我也经常说。“为了达到保护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人身安全，处处戴着假面具伪装自己，从来不敢说一句真实的话。”我是从什么时候有了这种思想的，我从18岁开始信神，在18岁之前我也没有去过社会，我爸妈也没有跟我说过“防人之心不可无”。我就觉得我爸妈没教给我这个，好像是我到了神家以后，才学会了“防人之心不可无”。）神家教会你的？（穆糖：我心里的真实认知就是这个。）他们说信了神以后是得着了真理，你信了神以后是得着了撒但的浇灌。（穆糖：我谈谈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种思想的，我从小只是有察言观色的意识，但是还没有觉得谁都坏，还觉得“只要世界上人人都能献出一点爱，这个世界就会变成美好的人间”，我以前就是这种想法。在我信神之前我没有去过社会，也没怎么和人相处过，也没觉得人世间怎么样，我觉得凡是信神的人都是好人，都是弟兄姊妹，我对谁都是什么都能说，说什么话心里也没有防备。直到2012年，原教会里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个骗子，我被骗了20万之后，我就感觉到“这个世界怎么这么黑暗？怎么这么可怕？”尤其是觉得“信神的人不应该都是人性正直、心地善良、向往正面事物的人吗？怎么这些人信着神，还打着神的旗号骗人？”我也不会分辨，但从那个时候我就感觉我宁愿相信外邦人，我也不愿再相信这些打着信神旗号的人，因为我不知道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也不知道到底哪个是狼，哪个是羊。反正我从那个时候就见谁都防，如果不经过几年的相处，如果不是我特别了解的人我就防备他。这段神话后面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在这样的生存现状之下，你的内心是不得释放、不得自由的，你常常需要一个对你没有任何害处的、永远不会损害你利益的人，向他倾诉你的心里话，发泄你内心中的不满，发泄完

之后你也不用负任何责任，也不会招致讽刺、挖苦、嘲笑，不用承担任何的后果。”我为什么和卫军走得那么近，我为什么那么相信他，为什么选择跟他交往、相处，就是这个原因。“在以‘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种思想观点为处世原则的情况下，你的内心是恐惧的，是不安的，当然也是压抑、不得释放的，你需要人来安慰，需要倾诉对象。所以从这些方面来看，父母告诉你的‘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一条处世原则，虽然说能保护到你，但它却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你的肉体利益、人身安全，但同时又让你感觉压抑、痛苦，不得释放，甚至让你更加厌烦这个世界、厌烦这个人类，同时内心深处也隐隐地厌烦自己为什么生在这样一个邪恶的时代？为什么生在这样一个邪恶的人群中？你不明白，人为什么要活着？人活着为什么这么累？人活着为什么要戴假面具？为什么要处处伪装自己？为什么为了自己的利益就要处处防备人？自己想说实话也不能说，因为说了会有后果”，我就是这种情形，而且这种情形还特别严重。“自己也想做一回真正的人，光明磊落地说话、做人，不做卑鄙小人，不在背后做龌龊的事、见不得人的事，不是尽在阴暗里活着，但是却做不到。为什么自己不能堂堂正正地做人？再回想自己曾经做过的事，心里就隐隐地感到不齿，痛恨、厌憎这个邪恶潮流、邪恶世界的同时也深深地厌恶自己，厌恶现在活成这样的自己，但是人没有办法。”我也交通不了，但是我读这段话的时候，特别能和我自己的内心世界对号，能和我的那种处境对号，就是活得很厌世，就是这种感觉，就感觉活得累。）

你这是对了个什么呀？（穆糖：我不知道了，交通不了，但是看这些话的时候我感觉我就是这样的，就是特别害怕受伤害。）你看了这些话就是这个收获？就是怕受伤害？你看了这些话解决了什么问题？（穆糖：说不清楚。）（肖红：不会对号。）是不想对号，还是对不了号？（肖红：她对了她的表现，她说她有这些表现。）穆糖，那你说说你对的是什么？（穆糖：不知道。）咱看神话是要在神话里得着什么呢？是要在神话里得着审判刑罚，是吧？（穆糖：嗯。）你在神话里得着审判刑罚了没有？（穆糖：没有。）那你得着什么了？（穆糖：不知道，好像什么也没有得着，得着了一种抒发自己的……）神话是让你来抒发的？（肖红：“这话正好让我抒发了我心中的感

情。”）这就是昨天晚上说的抒发情怀，“呀，只有神理解我呀！”这话是不是有点太讽刺了？你应该是得着什么？让你对号，最后就对了个这？（穆糖：好像也看不懂，也理解不了。）（肖红：从神话里看见“防人之心”就是一个诡诈之道，诡诈人才这么做。你得从神话里认识自己，看自己为什么能有这个防人之心。为什么你的防人之心这么强烈？为什么别人跟你难相处？你还以为是别人难相处，其实是别人跟你太难相处。）（是，她什么也不说。）（肖红：你说一般的人跟诡诈人好相处吗？不好相处吧？谁愿意跟诡诈人相处？）（穆糖：谁也不愿意。）（肖红：你和他交个心吧，他防备你，他说的那些话都是防备人的话，最后没人跟他相处了，他还活得冤屈，感觉“呀，这些人！呀，这世界太黑暗了！”）（穆糖：我还有一个小插曲，你等我把这个小插曲插上你再给我交通，看看我这里到底是什么东西。）（肖红：你说吧。）（穆糖：我里边就觉得，我没有信神的时候也不是这样的呀，我好像就是信神信成这样了。这就是我里面一个真实的想法。）（肖红：这是你对神的亵渎！）这就叫邪门！（肖红：邪门，太邪恶了！）（穆糖：我觉得我就是那时候被骗了之后才成了这样的嘛。）你是被骗了以后才信的神，还是信了神以后被骗的？（肖红：所以穆糖平常给人灌输的各种观点，或者在聚会场所说的那些话别人就不爱听，别人听了难受，但她自己还说得津津有味。）（穆糖：你等一下，你等我说完嘛，你先别抢话。）（肖红：有些话就不能说，你这话说的是什么呢？）（穆糖：但是我想解决这个问题呀。）（肖红：又哭呀，说吧、说吧，别哭。）（穆糖：不管你说我是亵渎也好，怎么也好，我就想把这个问题说出来，我也不想继续这么走这个路，我也知道我这话说得不合适，但我里面也没有路途。我总觉得我以前就是谁也不防的。我是觉得我就是经历了被骗的事情以后才这样的，而且还是打着信神旗号的骗子把我骗了。不管是区办事员、区带领把我骗了，还是骗子把我骗了，他们好像都是打着信神的旗号把我骗了，我觉得我就是在那时候心理扭曲了。他们给我灌输上不良的看事观点了，我以前不是这样的。我本来还对正面事物有向往呢，结果我经历了两次打击以后，我才开始变得防备人。这个一直困惑着我，就觉得我这个是事出有因。以前我也不是见谁都防呀，我没有去过社会，也没有去过世界，我也没有防备过别人，而且我在被骗以前，我跟人也没有难以相处的这些情况。我有时候就想，我一说什么，肖红

就总是定我怎么怎么，你们不了解我的以前，也不听我说说怎么回事，“啪啪”地就把我打回来了，我里面就有这个想法。然后肖红一说我就更堵上了，我多么希望你能听我说完，你等我说完了你再说，我里边就有这个，久而久之里边就想着“算了、算了、算了！不说了！”不说了，但是自己的这个问题也解决不了，就是这个情况。我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我总觉得我的心理好像就是在信神的这条路上被扭曲了，我真有这个观点，我说完了。）

穆糖，你说你愚昧在什么地方？比如说别人穿了件你爸的衣服，冒充你爸过来把你骗了，骗了你以后，你应该长什么记性？你该不该意识到“呀，我得对我爸有认识。因着我对我爸没有认识，人家随便穿了件我爸的衣服冒充我爸，就把我给骗了。从此以后我得认识我爸，我得认识、了解，看谁是我爸。那个时候我幼小什么也不懂，有人和我说‘我是你爸’就把我领走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得会认识、会分辨谁是我爸。我爸对我有爱，爱我的才是我爸，天天陪伴在我身边的，给我糖吃的不一定是我爸，但管教我的才是我爸，关心我生活的才是我爸。”你要是对你爸有了解、有认识了，骗子就是再穿你爸的衣服，能骗了你吗？你没有说，“借着这个骗，我得和我爸拉近关系，我得认识我真正的爸。”你没有这样走，你反过来是怎么呀？“骗子是穿着我爸的衣服去骗我的，那你说我爸还能信吗？”还能不能信？（穆糖：在我这儿就不能信。）“我是看见我爸以后上当受骗了，我是从那一天开始有了防备之心的，我开始防备我爸了。”你是信你爸的衣服，而不去认识你爸。所以只要有人穿上了你爸的衣服，你的矛头就对准了他，就是你爸穿着自己的衣服来了，你也把矛头对准了他。那到最后你就不是说骗子骗了你，成了谁骗了你呀？就成了你爸骗了你。穆糖，转过来这个弯了没有？你说你愚昧不愚昧？就是说，一个骗子穿你爸的衣服骗了你，最后你知道他是个骗子了，你还要把他骗你当作是你爸骗了你。最愚昧的是什么呢？就像2012年的时候，敌基督、假带领让敲锣打鼓传福音，说要三天黑暗，他们打着神家的旗号做了这些事以后，你反省、认识了吗？他们是谁？他们是败坏的人，他们能代表神吗？可是传完三天黑暗以后，你还要埋怨神呢，“明明说的三天黑暗，结果三天没黑暗，让外邦人抓住把柄了吧！”你还说三天黑暗是神说的。祭司弟兄让你揭发检举假带领、敌基督，你敢不敢揭发检举？你

不敢揭发检举。你怕你揭发检举了人家开除你，怕人家打压你。神告诉你“我主宰着万有，有生命的、没生命的都在我手中主宰着”，你相信神的话吗？你相信你父的话吗？你不相信你父的话，你相信你的眼睛，“我看见那个穿着我爸衣服的就是我爸。”“那带领工人在我上边，县官不如现管，神你能管得了啊？”“父亲，你说你爱我呢，我去了学校你能管了我？还得我自己照顾自己。”所以说，你信神是嘴上信着神，你心里信吗？你心里不信神，你心里信的是你自己。你明知是骗子骗了你，你还是把骗子当成你的父亲！你把骗子当成了你父亲，那是你父亲吗？那就是个骗子，可你还说你父亲骗了你，那从今以后你对你的父亲是以什么相待？你是以防备之心待他。因为你认为你父亲就是一个骗子。这就是你信着信着跟不动的根源，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你对神有误解，你不去分辨认识。骗子打着信神的旗号做了一件什么事情的时候，或者敌基督打着神的旗号做了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不是分辨认识他是骗子、敌基督，你分辨的是什么呀？神成了敌基督了。你开始防备了，“我不能说实话，我一说实话就开除我了。”开除了你以后，你怎么不问问神，“为什么我一揭发检举就开除我？工作安排让我揭发检举了呀，我揭发检举了，可是带领工人把我开除了。带领工人把我开除了明明就是打压呀，他说是清开组，可不管什么清开组他对我是打压呀。神家是正义掌权，这正义在哪儿呀？究竟有没有正义呀？这是不是神的作为呀？”你问神了没有？你问不问？你不问。你信神而不问神，你只管按着你的意思去做。“一说实话就被开除了，与神家无关了”，就把这帽子戴在神头上了，“神就是骗子。在神家说让人做诚实人，这话可以这么说，但事不能这么做，你要是做了诚实人，你就完蛋了。你看，一个一个揭发检举的人都被开除了吧，怎么样？我的眼见，以及事实证明这是真的，神家没有公义。”就是老马说的话，“神话是什么？神话就是个军魂。”你知道什么是军魂吗？军队里的口号，叫军魂。就像搞传销的、跑保险的，他心里面想的是一码事，但他表现出来是另一码事，喊的是另一码事。所以说信神信成什么了？“哦，原来神话不可信赖，不值得信赖，神话是干什么的呢？神话是军魂，是让人怎么呢？是让人喊出来。‘高举神！见证神！神话是可信的！’你傻呀，人家是外表高举神，你能信？你看见哪个高举神的人、哪个见证神的人得胜了？好过了？你看看‘无花果’怎么样了，最后祭司弟兄都说他是敌基督，你还信神吗？”“就是啊。”你信神不根据

神话去走，你跟上骗子去走。骗子、骗子，那他是不是就是骗你的？他不仅穿着你父亲的衣服，他还模仿着你父亲的举动，你一看“呀，对着呢，这就是我父亲。”谁是骗子啊？你认为你父亲就是骗子。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你跟着你的骗子“父亲”走了，所以你怎么看那个骗子都是你的父亲。你没跟神话走，所以你能看见神是你的父吗？你能看见神话可信赖吗？你就没有按神的话走，你怎么能知道神值得信赖呢？

咱举一个例子，坐飞机和坐马车感觉一样不一样？假如一个从来就没有见过飞机的人，骗子指着马车告诉这个人“飞机就是这样的”，他相信不相信马车就像飞机一样？信不信？（信。）因为他从来就没见过飞机，从来就没坐过飞机，骗子告诉他“飞机就是往前走的，你坐上我的马车感受一下，马拉上你就是往前走呢，你闭上眼睛感觉不就是往前走吗？”“飞机在空中，而我坐马车是在地上呢，不一样。”“一样。”他就从来没有坐过飞机，所以让他谈谈坐飞机的真实感受，他能谈出来吗？（谈不出来。）他对飞机有认识吗？（没有。）因为他坐的是马车，他看到的就是马车，他能想到的就是马车，让他想想飞机，他一感觉、一想，无非也就是这么个感觉。只有坐过飞机的人才能感觉到飞机和马车就是不一样。你坐飞机，在飞机起飞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耳朵里嗡嗡的。）你想象到的是耳朵听到的声音大，这是你可以想象到的。你感觉到的、体会到的应该还有什么？我没坐过飞机，但是基本的我知道，人坐上飞机的第一感觉应该是什么？感觉失重。失重是什么意思？飞机一下飞到高空，人就感觉失去了自己的重量。咱没坐过飞机，咱坐过电梯，坐电梯是什么感觉？电梯上升的时候，你身上像是背了重的东西一样。咱现在坐的电梯是智能电梯，由慢到快，你的这种感觉不是很明显。电梯升降能有多快的速度？飞机又是什么速度？特别是坐工业电梯，工业电梯一开始就是高速运行，一下就升起来了。那你坐电梯下降的时候是什么感觉？（感觉要掉下去了。）你要是没坐过电梯，你能有这种感觉？（没有。）你从来就没有相信过神话，你也就没有按着神话去走，你怎么能相信神话就是真理呢？就像一个无神论者和一个相信有鬼的人看到有人羊癫疯发作时，相信有鬼的人，看见有人羊癫疯犯了，就会认为是鬼上身了。那些无神论者看见有人羊癫疯犯了，就说“那就是个病，吃两天药

就好了”，他就没有相信有鬼的人的那个思路，他就不按那个思路走，他能有认识、体会？（信神的人就知道那是被鬼附了。）有一个人说“我心里有另一个灵在跟我说话”，不信派相信吗？（不相信。）他犯罪了去了派出所，派出所的人让他按手印认罪，他说“我里面有个灵和我说什么什么了”，派出所的人说什么？“你神经病！你在装疯卖傻，还说你里面有个灵和你说话了，哪有灵？”所以跟你说这个的意思就是，你只有跟随神你才能体尝到神话的快慰，才能体尝到神话就是真理、就是生命，神话能使你快乐起来，那你只有去实行神话才能使你快乐起来。你就没有神话，没有实行神话，你能快乐起来吗？你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去看神话能行吗？你能看懂吗？你能体会到吗？（不能。）所以说，你看到的神话是假的、是骗人的。

为什么神说诡诈人最后上了自己的当呢？他不相信神的话，他相信撒但的话，那他就按着撒但的话去走，所以他感觉“就是、就是、就是呀！”他觉得就是拳头说了算。就像老吕的理念，“我经历了四十多年，我就是用拳头说话，我去哪里解决问题的时候，我的拳头一出，成了。”他就认为成了。神说话语成就一切，他信吗？他怎么也信不来，“拳头能解决问题那是我经历出来的”。为什么在老吕这里就扭转不过来呢？因为在他这儿，“那是我眼睛看见的，是我实际经历过来的呀！”而信神的人呢？话语成就一切，你信吗？你和老吕一样，因为你没体会，所以你信不来。当你真正跟随了神，相信了神的话，神的话语成就一切，神的话语怎么成就一切的呢？神的性情，神的“喜”是正面事物的诞生与存在。只要让神高兴，那这件事必须是诞生，而且要存在下去，必须存在。邪恶事物是不复存在的，那拳头是不是邪恶事物？允不允许它存在？（不允许。）不允许它存在。神说是不允许它存在的，可你用肉眼去看，或者在老吕来看它存不存在？（存在。）它不仅存在，而且还就是拳头说了算，他认为这就是真理。那你现在怎么理解？拳头到底是存在还是不存在？神的“怒”是一切邪恶事物不复存在的象征，你体会、感觉、认识到的就是拳头存在。它不仅是存在，它还怎么呢？还是枪杆子底下出政权，拳头它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你信哪个？（相信神话。）从道理上来说你相信神话，那你怎么相信神话呢？话语成就一切，你怎么让神话成就一切来否掉它呢？你没有证据、你没有体验，你和老吕是一样的。话语成就一切，在你这

里只是一个口号，只是一种向往，是一种对正义的向往，你并没有看见，你只有真实地体验了，跟着神话去走了，“怎么就是话语成就一切呢？呀，神二十年前说的话都一一应验了。”你得看见神话的应验，看见神话向人公开显现了。你先看到神话，后面又看到事实，就看到神话应验了。如果你本来就不相信神话，你能看到神话应验吗？你看不到神话应验。话语成就一切，看神说过什么话，然后你跟着神的话去体验、去感受。

刚才说，有的人是邪恶说了算，拳头说了算，枪杆子底下出政权。而神说话语成就一切，诚实人掌权，就拿上这两个来对比，你怎么去认识诚实人掌权呢？你现在看见的是诚实人掌权还是诡诈人掌权？现在说看到诚实人掌权还有点早，是吧？你看见的是什么？（还是诡诈人掌权。）为什么是诡诈人掌权？如果你不根据神话看事，你活在这个里面就用你的眼见去衡量，“神话说了多少年了，两千年了，到现在还是诡诈人掌权，还是枪杆子底下出政权。这是不是真理？神话是不是骗人的？”人是不是要怀疑？可是，你如果在神话上用功的话，神是怎么和你说的？还记得相对应的神话是怎么说的吗？神说：“在整个人类当中，无论是信神的人也好，是不信神的人也好，是各宗各派的或者是哪个种族的人也好，在神眼中他都是受造之物。所以说，有那么一句话‘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这话就是神——造物主作事的一个原则。”（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解决观念才能进入信神正轨（三）》）“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那今天神让拳头还存在，还让它掌权是因着什么呢？是因着有神的允许、神的许可。神说什么？神说：“最起初的人类是在神的手中，但是因着撒但的引诱、败坏，人都被撒但捆绑落在了恶者手中……”整个人类都活在那恶者的手中，你看见现在是撒但掌权，你看见现在是拳头说了算，是因为神把这权给了撒但，人都活在它的权下了。现在歹人还能活着，是因为现在是什么时期？现在还处于一种恩典时期。虽然说现在是国度时代，但它还有一个过渡期，在这个期间还有恩典伴随。等神作工结束以后，完全就是公义掌权。公义，再没有恩典了。现在邪恶事物还在，那是因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工作还没有结束。神说：“他的‘怒’是一切反面事物不复存在的象征……”这些反面事物是怎么让它不复存在的？你搞清了没有？（没有。）你都不根据神话去看。神话怎么说的？不复存在，让

你看见了所多玛，钢铁都烧成灰了，凡属血气的无人能逃脱那忿怒的日子，都得被毁灭！中国的每一寸土地都得被毁灭，人都被毁灭了，坏人都被毁灭了，还有撒但权势吗？（没有了。）那你说，拳头还说了算吗？（不算。）你要是相信神话，根据神话来看就能看见。现在是让人去看呢，让那些作恶的人先作了恶，让“拳头”先说了话，神是让人都看见谁用拳头说话谁就是恶，谁就该灭。到最后神把他灭了以后，让剩存下来的诚实人得认识、得分辨。“神的‘喜’是因为有正义的存在与诞生……”那神就要维护正面事物的诞生与存在，神怎么维护呢？神的权柄怎么实现呢？神只给了撒但六千年，在这六千年里神还得供应着人的生活，虽然让撒但掌权，但还不能失控了。怎么就是失控呢？不能让撒但完全把好人给灭了，所以是不是得控制着恶人、坏人的数量？不能把整个世界给灭了吧？那神的经营计划是让人怎么呢？好人学功课，坏人来做演员。坏人要是太少，好人看不清，各类演员是各表演各的。如果坏人多了，好人少了，就失衡了，坏人还要残害好人。有几个好人，坏人把好人一残害，整个世界就没有好人了，神话落空了，神的性情在哪儿啊？所以说神还要用他的权柄控制着。神的什么权柄呢？神主宰万有的权柄。所以要让恶人来到世界，但还要控制恶人的数量。怎么控制呢？如果你来在这个世界上做的坏事太多了，那你下一世就不能做人了，你得转猪、转狗，转上七次，你才能再转成人来这个世界。这样恶人的数量是不是受到控制了？用拳头说话的人本来是七个人，在世界上你看见只来了一个人。那要是有七百个用拳头说话的人，能来世界的只有几个人？能来的只有一百个人。这一百个人就只管表演着邪恶权势，让好人都受到恶人的苦害，让好人能够体尝到，能够感受到。既要让好人有体尝、感受，但是还不能把正面事物给灭了，神只是在控制着邪恶事物不能发展，神只给它六千年。到神作工结束了以后，神要检验神选民，所有跟随神的历代使徒要来，魔鬼都要放出来，为什么呢？来考试了。为什么把魔鬼放出来？大灾难将要降下，千万年来稀有罕见的灾难都要降下，所有拿拳头说话的都得来。来了是要干什么？就是来做演员的。先让他作了恶，作了恶以后神再用权柄灭了他，那神的话是不是应验了？你跟着神话去走，你才能体验到，才能看见神，才能认识神。你不跟着神话走你怎么可能认识神？

所以说，在我这儿，你看我走的路，我不管带领工人说我什么，不管祭司弟兄说我什么。我是信神的，祭司弟兄是圣灵使用之人，那我就是看神话、看工作安排。“带领工人你说我什么了，你被成全了吗？我把你当作什么？我把你当成带领。你能带领了我，你带领我；你带领不了我，你凭什么带领我，你是带领，又不是圣灵使用之人。我信神信的就是神的灵，神在圣灵使用之人身上作工呢，那我就跟随圣灵使用之人，我就得跟随工作安排，我不是跟随你带领，所以带领说出来什么话，我就得按照工作安排、按照神话衡量了以后，看你是不是能带领了我。你能带领了我，你是我的带领，你带领不了我，那你就不是我的带领。如果你需要帮助扶持，我还要起来带领你。所以说，不要说你是我的带领，我不看这个地位、名誉。我不看你是谁，我只是根据工作安排来给你交通，你接受了就接受，要是不接受我还要揭发检举你。揭发检举不了你，处理不了你，我直接揭露解剖你，我不在被你控制的教会里边，行了吧，不用你开除我。你愿意开除就开除吧，你也辖制不了我，因为我信的是神，我信的是神的灵，我跟随的是祭司弟兄。你把我开除了，就等于圣灵把我开除了？我受你的辖制干什么呢？”所以你自己就不知道你自己是干什么的。你首先得知道你自己是干什么的。等我这样走了的时候，看着是把我开除了、隔离了，那我为什么会被开除、隔离？我得去神话里边找答案，神说什么？你越爱神环境越恶劣，神要加紧操练你。神告诉你，末世污鬼邪灵都要出来，让你打败众仇敌，让你拿起神的一把两刃利剑，教会就是战场。我根据神话来理解这些话，我的思路和你的思路恰恰都是相反的。在你来看，那教会是什么？是圣地呀，圣洁之地。“‘外面乱作一团’，那是神家，那是教会。可弟兄你说什么？你说‘教会是战场’，你不去外面战，你来神家战了，这不是敌基督的话呀？”你是不是还要定罪呢？我刚开始根据这句神话走的时候，原教会里有人要定我的罪，有个讲道员就没有看过这句话，就给我定罪了，“还说教会是战场，这说的还不知道是什么谬论呢！”他直接说神话是谬论，结果三个月以后他就得了癌症死了。他去了医院，人家说他的这个病不好，得准备后事了，他在那儿说人家“你准备后事吧，我是信神的，神是拯救人的，神是永生，你还能决定了我的生死啊？我是信神的人！”刚说完“我是信神的人”，头一低，气倒断了，都没出了医院人就没了。医生让他准备后事呢，他说他是信神的，亵渎了神，亵渎了圣灵！你不

是信神的人，你就不要说你是信神的人！就是这个讲道员，他带领人敲锣打鼓，我去拦阻，我直接“打”了他。所以说我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神的权柄，我看到了神话就是真理。神说：“我儿要留心，多在我面前花费时间，我会给你做主，不要怕，拿出我那一把两刃利剑，按着我的心意——与撒但争战到底，我会保守你，不要有顾虑，一切隐藏的东西会公开显明，我是发光的太阳，照亮一切黑暗面，决不留情。我的审判已完全降临，教会就是战场，你们人人都应有准备，都应为最后一次决战献上你的全人，我必会保守你为我打那美好的胜仗。”（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四十四篇》）我这一路走来，我看见我每走一步，前面都给我照亮了，我看见神话就是真理。你看不清的，我是不是都看清了？我因着什么看清的？还不就是因着我把教会当成了战场？我没有去外面争战，我就在教会里边战，我就和敌基督、假带领战，越战越勇。因为在战的时候，我看见了他流露出来的败坏性情，神借着我再给他交通、揭露解剖的时候，我配合到哪儿，神作到哪儿。最后他的败坏性情我看见了，神话的应验我也看见了。我看见了神话的应验，他们没看见神话的应验。当祭司弟兄说“无花果”是敌基督，我看见了什么？呀，神对我的检验拔高了呀！彼得那个时候经历的是什么？耶稣说不要彼得的时候，彼得说即使神把人当作玩具一样玩弄，人又有什么怨言可发呢？人有什么资格呢？这是死的试炼。那祭司弟兄说“无花果”是敌基督，这是对我的拔高，神不要我了，我的本分还能不能尽呢？可在别人看是什么呀？“祭司弟兄说他是敌基督，他就是敌基督。”祭司弟兄定我是敌基督，我为什么不受辖制？一个是我的使命、责任，一个是我看清了，“祭司弟兄见过我吗？他了解我的作工吗？那些带领工人能够如实地报上去吗？祭司弟兄要是真说我是敌基督，那应该怎么说？应该是把我的言行举止给揭露出来”，就像说安静一样，揭露她作什么工作了。可祭司弟兄为什么不揭露呢？同时祭司弟兄还说，“哎呀，所有人都显明了！”我信神信的是神的话，我在神话里面看见了神，看见了神话的应验。我根据什么呢？就好比我去坐飞机了，我有感觉，你坐了马车，你所述说的你坐飞机的感觉，那就是你的想象。你是个诡诈人，你就不试着做一次诚实人，你就不敢把你交给神，你怎么能体尝到神的主宰呢？

解剖防人之心不可无的观点（四）

“人在为人处世中涉及到的游戏规则应该还有不少，像父母常常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你傻乎乎的，就是个实心眼儿’”，我记得我妈那个时候就经常这样说我，我同学骗了我了，我妈就说我傻乎乎的。“父母常常这么说，甚至长辈在你耳边也常常唠叨这些话，告诉你‘要做好人，别害人，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人都坏着呢，你别看人家表面跟你说得好听，背后人家怎么想你不知道，人心隔肚皮，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这话有没有正确的一面？”“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人都坏着呢”，这一句话就种在你里面了。人为什么做诡诈人呢？因为“人都坏着呢”。所以说你敢不敢和我谈心呢？你不敢，你受辖制。“‘……人都坏着呢，你别看人家表面跟你说得好听，背后人家怎么想你不知道，人心隔肚皮，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这话有没有正确的一面？从字面上来看，每句话都没有毛病，人内心深处是怎么想的，人的心是凶恶的还是善良的，这没法知道，就是一个人的灵魂是什么人没法看透。这话表面意思是对的，但它仅仅是一种道理，最终人根据这两句话总结出来的处世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是老人言。老人、家长常常这么说，总告诫你，‘多长个心眼儿，别傻乎乎的心里有啥就说啥，学会防备人、提防人，再好的朋友也不能跟他交实底，不能交心，不能把命卖给他’。”咱说话是不是都有心眼儿呢？穆糖有什么心眼儿呢？（穆糖：防备人。）防备人、提防人。你和杨雪在一起配搭呢，你们俩本应该是知心人，应该是无话不谈，但是你们都还不能说个知心话。就是坐个车还得多长个心眼儿，还防备人呢，还看着她心里难受。你有话直接说，这有啥呢？这是不是一个防备？（穆糖：嗯。）猜疑、疑惑，你猜疑、疑惑干什么呢？你看着她不高兴了就直接说嘛，这不就是交心了吗？但是你不说了。“老人、家长常常这么说，总告诫你，‘多长个心眼儿，别傻乎乎的心里有啥就说啥，学会防备人、提防人，再好的朋友也不能跟他交实底，不能交心，不能把命卖给他’。老人劝诫的这些话对不对？（不对，都是教人诡诈之道。）理论上出发点是好的，是为了保护你，不让你陷入危险的境地，为了保护你不被人坑害、不被人骗，保护你的肉体利益，也

保护你的人身安全，保护你的命，不让你惹上什么麻烦、官司，也不要陷入任何试探，平平安安、顺顺利利、欢欢乐乐地度过每一天。家长、老人的出发点无非就是为了保护你，但是保护你的方式、告诫你的原则还有灌输你的这些思想并不是正确的。”“但是保护你的方式、告诫你的原则还有灌输你的这些思想并不是正确的。”怎么不正确呢？穆糖，为什么说老人、家长保护你的方式、告诫你的原则还有灌输你的这些思想并不正确呢？咱看了神话了，连不正确在哪儿都不知道？（穆糖：因为神话没有让人去防备人，也没有让人去猜疑人。）咱不要说神话没让你怎么，咱去认识这句话，神说“家长、老人的出发点无非就是为了保护你，但是保护你的方式、告诫你的原则还有灌输你的这些思想并不是正确的。”咱看了这句神话了，也看过好几遍了，咱也交通了，还不知道不正确在哪儿？杨雪，谈谈。（杨雪：这些东西就是使人越来越诡诈嘛。）咱直接说这些东西不正确在哪儿。严敬，谈谈。（严敬：这些是从撒但来的。）你看人家多会说话呢。牛牛谈谈。（牛牛：不正确就是说这些东西是来自于人的，不是来自于神的。）（肖红：牛牛更会说。）哎呀！都会说，“‘飞机’就是在天上飞的那个机”。咱是说真实地去认识这些东西的错谬之处，神说“家长、老人的出发点无非就是为了保护你，但是保护你的方式、告诫你的原则还有灌输你的这些思想并不是正确的。”这些东西不正确在哪儿？你说的这个能说服了你自己吗？你连你自己都说服不了。

“防人之心不可无”，这句话谬在哪儿？“防人之心不可无”，防谁呢？防人，所有的人都包含在里边了。“防人之心不可无”，首先说防人是在干什么？怀疑、猜疑、研究，就让你做诡诈人。而且是对谁都猜疑、疑惑，这是不是错谬之处？这个思想并不正确，这个思想就不正。你应该对谁怀疑？诡诈人。对于诡诈人你就得去防备他、怀疑他，因为诡诈人就是个活鬼。张三是个活鬼，李四是个老实巴交的人，你用不用防备李四？用不用猜疑、研究李四？（不用。）那个人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你防备他吗？（不防备。）因为你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样的错谬思想，所以祭司弟兄说的话你还要去防备防备。祭司弟兄让你揭发检举呢，你敢不敢揭发检举？（不敢。）神话说出来怎么怎么，“神是那么说了，事还能那么作？”说这些话的人你见了吧？不用说你见了，咱自己里面还有这种思想呢。你连基督都防备、

怀疑，还有哪个是你不防备、不怀疑的呢？你信他还防备他，那还叫信吗？就像你对待你父亲一样，你叫他父亲呢，可你对你父亲的话都信不来，你还叫他父亲干嘛呀？咱从肉体的角度来说，你父亲说一句话你都要防备，你不是按人的实质来对待人。你看了这话以后，最后都不知道这思想不正确在哪儿。“防人之心不可无”，就是让你去怀疑人、猜疑人，不是按原则来对待人。所以你看原教会里的人，不听、不看、不接触，“不管你是谁我都不听、不看、不接触”，这是不是他的错谬思想？（嗯。）“他们的出发点虽然是对的，但是灌输给你的这些思想无形中让你走入了一个极端。”什么极端？因为你要防备人，所以你把所有人都放在了对立面、都放在了被告席上，所有人都是你的对头、都是你的冤家。“他们的出发点虽然是对的，但是灌输给你的这些思想无形中让你走入了一个极端。他们灌输给你的这些思想就是人处世的原则与根据，当你交往同学、同事的时候，交往工作搭档、上司的时候，交往社会各阶层、各类人的时候，父母所灌输的保护你的这些思想，无形中在你处理人际关系这些事的时候，成了你最基本的一个护身符、一个原则。”你和同事交往时，你防备他，他也防备你，你和他不说实话，他也不和你说实话，这是什么？这样你在世上还有朋友吗？还有知心人吗？（没有了。）“什么原则呢？就是我不害你，但是我得处处提防你，以免你骗我、坑我”，你说累不累？（累，太累了。）太累了。所以肖红和穆糖说句什么话，不管肖红是什么存心，穆糖都是防备着、猜疑着，“她想干什么？”我说话的时候，穆糖对我有没有防备啊？穆糖，我说话的时候你是不是对我也有防备啊？（穆糖：我觉得没有，这是我自己认知到的。我认知不到我对你有防备。）严敬对我有没有防备？（严敬：有。）你是体尝到了，还是认识到了？还是“我没体尝到也没认识到，但我是个败坏的人，我就有”？（严敬：体尝过来了才知道。）那现在呢？（严敬：现在就知道不能再有这种东西了。）你只是说不能有，但有没有？（严敬：有。现在体验过来就知道了，以前就不会这么认识，不会这么想。就是刚才说的所有的人都得防备，就是这个东西在里面作怪。）多的不用说，就严敬对我的这一笑就是一种防备，“我和弟兄不笑的话，弟兄又不知道要定我什么罪呢，我得和他笑一笑”。严敬，你愿不愿意笑？你愿意笑。因为笑一笑的好处太多了，你认为一笑这隔阂就没了，但实际上有没有隔阂呢？隔阂太遥远了，隔阂太大了，但是你认为用你的

这个笑能够缓和这个隔阂，甚至没有隔阂。我修理对付你了，你心里面苦，你对抗、不愿意接受的时候，你苦笑一下，让人认为“哎呀，人家接受了、人家领受了”。还有放下，放下，咱什么时候交过心呀？（肖红：放下更是防备着呢。）放下还没和我交过心呢，还没和我谈过呢，什么也不谈。放下给人的一种感觉就是，“我放下了，我什么都放下了，我身上什么都没有”。（放下：其实什么都没放下，活得累的。）活得累呢？你放下了没有？（放下：没有。）你没放下，那现在还防备着呢？（放下：现在不敢防备了。）不敢防备了，“你要是揭露解剖我，我可不敢防备了，但是我绝对不敢和你交心。”（放下：得交心。）你看放下说交心的时候，在前面还加了个“得”字，“得交心”，“不是我要交心，是我得交心”。一说“得交心”，那她计划交不交心？（放下：不交心。）“得交心”就是理论上来说是应该交心的。（放下：还是不交心，哎呀，累死了。）这是一个护身符，放下深有体会，“如果说我早就和弟兄交心的话，那我就成了周瑜了，我就成了老吕了，弟兄每天把我踩在脚底下，还不知道把我踩成个什么呀，踩成肉泥呀。幸亏我的这个护身符护着我，到现在你看怎么样？他们谁敢小看我？你看看穆糖怎么样？弟兄打她打了一次又一次，她流了多少泪？”放下用不用流泪呢？把自己保护住了，这就是一个护身符。

“父母所灌输的保护你的这些思想，无形中在你处理人际关系这些事的时候，成了你最基本的一个护身符、一个原则。什么原则呢？就是我不害你，但是我得处处提防你，以免你骗我、坑我，以免我惹上麻烦、惹上官司，倾家荡产、家破人亡，或者锒铛入狱。”穆糖防备人的原因就在这儿呢，穆糖最怕的就是这个。穆糖，有没有体会？（穆糖：不知道。）“就是我不害你，但是我得处处提防你”，昨天你说放下和严敬呢，你说的是他们怎么对你的，是吧？你就没有说说你怎么对他们的。（穆糖：昨天说了，我防备他们。）你说也是一句带过，我没听见，我不知道你说了没有。你怎么防备的？（穆糖：我怕人家害我、坑我、骗我。）所以你先下手为强。（穆糖：就是神话说的“就是我不害你，但是我得处处提防你，以免你骗我、坑我，以免我惹上麻烦、惹上官司，倾家荡产、家破人亡，或者锒铛入狱。”）所以严敬要去你的地盘上，你允许不允许？（穆糖：不允许。）这就得对号了，你怕锒铛入狱，你怕他一旦了解了你背后干了什么事，这就完

了。（穆糖：这个对不了号。）对不了号？你在背后做的事都能放在桌面上？能不能放在桌面上？能不能放在神面前？敢不敢让神鉴察？（穆糖：以前的不敢，从现在开始……）这就开始狡辩呀，就是说严敬去以前你做的那些事，你敢不敢让神鉴察？（穆糖：做的什么事？）我哪知道？你做的事，你问我呢？你这防备心也太强了吧！“你说说，你知道我做了什么。”你做的事你自己还不知道啊？（穆糖：我背后告状了。）不仅是告状吧？咱就不要说其他的了，咱也不用去对号了，就说一个没有经过审判刑罚的人、没有经过揭露解剖的人能做出什么？（恶。）所以说你做的什么你自己还不知道啊？你能不维护地位名誉说话、做事啊？（穆糖：一切都是为了地位名誉，日思夜想的，里边所有流露的、所做的就是围绕名利、面子。）所以说你并没有考虑神的工作，你并没有考虑神的名，所以你所作的都是恶，都是恶。你怕见光，你怕严敬过去以后把你暴露在光中，所以说你防备心太强，你要想尽一切办法阻止他过去。你有没有这个防备心？（穆糖：我当时好像不是这样的。）“好像不是”，可是你刚才念神话的时候就是这样说的，你说他过去以后你怕惹上官司，怕倾家荡产，怕锒铛入狱。你怎么对的号？（穆糖：我说的是我不说话的那天。）咱刚给你交通了，严敬过去的时候你是怎么对待他的，我这个话是不是在前呢？我说了吧？这是事实吧？（穆糖：是。）你怎么对待他的？（穆糖：他过去以后，我把他“杀”了。）你没有迎接他，你是把他“杀”了吧？（穆糖：是。）你为什么要“杀”他？（穆糖：因为他伤了我的面子。）伤了你的什么面子了？他怎么伤了你的面子了？放下也伤了你的面子了？（穆糖：嗯。）怎么伤了你的面子了？（穆糖：那一次在那边的时候，严敬跟卫军说“你们跟着穆糖有你们好受的”。）那是伤了面子了？（穆糖：嗯。）那是找见冤家对头了吧，那是伤了面子了？（穆糖：这怎么就成了找见冤家对头了？）“你们跟着穆糖有你们好受的”，这不是冤家对头？（穆糖：我没理解。我当时就想“我又没有惹你，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有你们好受的”，意思是严敬不放过你，是吧？“有你们好受的”是指什么说的？你怎么理解这话？意思是你要打压他们，还是他们跟了你没跟严敬，严敬以后要怎么残害他们呢？（严敬的意思是说，跟上穆糖就是没日没夜地干，特别累，没有休息的时间。）严敬，你说那话是什么意思？（严敬：那天交通了穆糖和卫军吃一根玉米以后，他们气得半夜就要回家，进

来、出去好几趟，我无意中说了那一句话。）严敬是这么个意思，就是说穆糖折腾得你们半夜了还得回去。（穆糖：不是，严敬说这话的时候，没有前因没有后果，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严敬说了这么一句话，你也没有说“你给我交通交通这是什么意思”？穆糖也挺邪恶的啊，还有报复人的心呢。严敬说了这句话，你也不问问严敬为什么说这句话，不问问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穆糖：那天严敬说那个话的时候是有存心的，严敬……算了，不说了，再说又成认识别人了。不说了、不说了，还是说我吧。我里面有报复人的心，我当时“杀”严敬就是出于报复，就是这个。）

首先说，咱信神了，咱对自己的生命不用心，对认识自己不用心，对神的心意不管不顾，对神的工作不管不顾，严敬的这么一句话就种在你心里边了。严敬是神？（穆糖：我经常是这样，尤其是我的带领说的话，我就装在心里了，我不是针对严敬。）我跟你说这些话的时候，你跟着我走了没有？我告诉你“飞机该这么坐”，你告诉我“马车是这样拉的”，你想坐飞机吗？（穆糖：……）你表达的是“这坐飞机太冤了，你不让我表白、不让我说，这个飞机太难坐了。”现在想说什么呢？（肖红：意思是“严敬说这个话你们就不说严敬，就说我。”）这就是人太邪恶了。对自己的生命不关心，就愿意在事里面纠缠。穆糖，我在这儿给你交通你的事的时候，我再交通交通严敬？你说严敬的存心有什么意义呢？不管他有什么存心和你进入真理有关系吗？（穆糖：没有。）和你做人有关系吗？（穆糖：没有。）强盗抢了约伯的万贯家产，约伯没有说“神啊，你看强盗是什么存心，他就不是来试炼我的，他就是要来抢我财产的”。穆糖，你说的话是不是这个意思呢？我现在不说人家严敬的对错，我就是把严敬放在外边，他就是强盗，就是约伯的那三个朋友，你怎么对待的？是说你怎么对待呢，神在这儿看你呢，看你的态度呢。给你摆设了这么一个环境，管不管他什么存心？他是路过抢了你的，还是专门来抢了你的，有什么意义吗？你看约伯一天临到了几次强盗抢他的东西呢？（三次。）你能说“那个人是强盗，那个人是土匪，可那个人啥也不是，他怎么也来抢我的东西呢？他凭什么抢呢？你试炼我，同时有几个抢劫的呢？我对对号。你允许那个来试炼我，我接受；你不允许的那个，我不接受。”有这一说吗？顺服神摆设的环境，咱的顺服在哪儿？刚跟咱说

了，信神你得跟随着神走，你老要跟随着你的意思走，那你能得着什么？（穆糖：什么也得不着。）

我给你交通这个路呢，你给我打了个岔。刚才我交通什么了呀？（穆糖：说我报复严敬，说我为什么怕严敬去那边。）咱一开始说的是你和严敬之间发生的事，然后你认识了，“我怕惹上麻烦、惹上官司，我怕倾家荡产、家破人亡，或者锒铛入狱”。在我看来，呀，你有认识了，立马就对上号了，可是当我再拿神话来和你对号的时候，你说不是这么回事。你说你和哪件事去对号了？你和我不知道的一件事情去对号了，咱今天就提也没提那件事。眼前的事你不对号，你去哪儿对号呢？咱在这儿说的就是你和严敬之间的事，一个是报复，一个是他去了以后你怕他知道了你的内情，所以你不愿意让他过去。（穆糖：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可以让他知道的，我里面其实就是报复。）报复是你的主题，你里面的心思是明确的，你就是报复他呢。（穆糖：不是。）那你怎么知道是报复的呢？是肖红给你解剖了以后你知道是报复，还是你做事的时候心里面想的就是报复？（穆糖：我当时有收集他的证据。）怎么又跑到收集证据里边去了？（穆糖：报复不是我当时意识到的，是在解剖了我之后，我再慢慢去对号，再回想当初所做的，才看见我一步一步那么走确实就是报复。但是对于我害怕他过去视察我的工作，害怕我底下有什么被他发现，这个没有。）（肖红：严敬去了之后，你给那个接待家发的那些信息说明了什么？）（穆糖：那个是我有防备他的意思。）（肖红：那就不光是防备了，你背后告诉那些人严敬是怎么样的，不让严敬用那个家。）（穆糖：那个是我在聚会点上说的，我看见了严敬的一些表现以后才给他们发的，我用事实证明他不是一个对的人，所以说我觉得我当时保护那个家是正面的，我不想暴露那个家，我当时就是这么走的。）（肖红：所以你给弟兄姊妹散布的就是“他不是来抓工作的，他就是敌基督来拆毁了”，你让弟兄姊妹都来防备他，你达到的果效就是这个。你和弟兄姊妹都这样散布，你说他去那边是去抓工作了，还是去干什么了？你先散布了一圈，你给所有人发信息，给接待家发信息，不能让严敬知道那个家，还教接待家怎么说，就说“有人在家，不能去”，你说你这样做别人怎么看你？弟兄姊妹怎么看你？这到底是魔鬼来了，还是神家派人来了？你说他们怎么看？你不是无意的，你里边就是有意的，

你自己一步一步做了这些事，你自己也没有单纯敞开去承认，而是他们发过来这些消息以后，我告诉了你，你才不得不承认的。从咱内心深处来说，你所做的你是知道的，你是清楚的。）（穆糖：不，这不是我不敢承认而不承认，而是我活在那个黑暗邪恶中，我作了恶都不知道，我就没有知觉。当时我做那个事的时候我是有存心的，但我说了那话我就忘了，后来你把我发的信息读出来以后，我就懵了，慌了神了，我就想“我怎么能干这事呢？”这是我当时的反应。）你说这个的目的是想表达什么？（穆糖：肖红说我就是有意做的这个事，我想表达的是我是无意做的这个事。）表达清楚你是有意做的还是无意做的有没有意义？表达清楚这个是想辨论出一个什么结果？有意识做的就有罪了？无意识做的就没罪了？还是说表达清想达到什么果效？（穆糖：就是如果我要“杀”他，那我就会计划着“杀”他。）计划“杀”他和随手“杀”他的罪名就不一样了？（穆糖：恶的程度不是不一样吗？）哪个最恶呢？哪个恶大呢？（穆糖：想着“杀”他恶嘛。）你的意思就是“我计划好了，然后‘杀’了你”这个恶，是吧？（穆糖：嗯。）“我没有计划，随手‘杀’了你”，这个不恶吗？（穆糖：恶。）那你表达这个还有什么意义呢？（穆糖：程度不同嘛。）哪个程度高？哪个程度低？没知觉的情况下杀了人恶，还是计划好了杀了人恶呢？哪个恶？（计划杀人恶。）一个人要杀人需要精心地计划，可另一个人要杀人他就不需要计划。（不需要计划就能杀人的人恶。）穆糖，你是想证明一下你罪大恶极？你没有精心计划，这个只能证明什么呢？你“杀”人太多了，已经手到擒来了，不需要计划了，你习惯了。习惯了，有没有知觉？习惯了就没有知觉了。小时候常听人说一个故事，学徒在冬瓜上学剃头呢，他剃完就习惯性地把刀子插到冬瓜上，他习惯了，所以他给人剃完了头就习惯性地把刀子插在人头上了，他计划了？（没有，那是他的习惯。）穆糖，你想证明什么？世上有句话“越描越黑”，你还不如不描，你不描还不说你是一贯性的，你这么一描，成一贯性的了。其实根据你的性情来说，应该是一贯的，不是偶尔发作的。所以说，在我来看你描述不描述有意义吗？没有意义。

咱昨天刚交通了什么？（穆糖：不说背景，就说为什么作恶。）你的表白那是亮肌肉。咱今天想干什么呢？想洗白一下？“我原来的罪大，

我怎么能让我的罪轻一点”？你想干什么？是不是想减小惩罚？是不是想减小审判？咱来这儿是得审判刑罚呢，还是想逃跑呢？你说这些话不就是想逃避、逃跑吗？事情过去这么长时间了，过了两年了，咱该有什么表现？（悔改。）该悔恨不已呀！咱没有悔恨不已，还在这个事上巧辩，能不能巧辩呢？（穆糖：不能。）你一开始就说你信神以后变得诡诈了，我刚给你交通了，你应该去认识你的父亲，不能跟着骗子走。然后我又给你交通了坐飞机和坐马车的例子，你该怎么走？咱交通完以后是不是应该是有路的？我给你交通了，你是不是得跟着我走？你跟着我的引领往前走，你才能走上这条道。我引领你，你走不走？（穆糖：没走。）你嘴上说的是想走，但你始终没走。两年了，你始终没走。给你揭露解剖出来了，你只是承认事你是那么做的，你没有说“呀，我这人报复人呢，我这是什么人呢？我怎么能‘杀’人呢？我对神家工作不管不顾，在这些事上纠缠。我不仅没有恨恶，两年了我还放在心上，还觉得有点冤屈。今天说起来了，还能说‘不对，我“杀”人的过程你描述得不对，那里还差一点。’”你说咱是什么心？咱的心在哪儿？那可想而知，咱以前得的审判刑罚是什么？审判刑罚在咱身上有没有效果？我昨天给你交通的你就没有听进去，你不跟上我交通的走。我告诉你我信神是怎么信的，神怎么说我就怎么走，你能做到吗？神话在这儿告诉你说，“父母所灌输的保护你的这些思想，无形中在你处理人际关系这些事的时候，成了你最基本的一个护身符、一个原则。”神话就是真理，这就是实情，用不用咱去辩解？（不用。）听而信之。“神怎么说的？神说这些思想就是护身符，这就是原则，我就是按照这个做事的，我就是这么做事的。”咱可以对号吧？对了号了，你就不用去辩解表白了。“什么原则呢？就是我不害你，但是我得处处提防你”，“今天，你严敬从南方来到我北方了，我该不该提防你？”穆糖，你提防不提防严敬？你刚才说的是你没有防他，有没有防？（穆糖：有。）神说了就信之，就能反省，“我哪里防严敬了呢？”严敬在那边说了你一句话，这就种在你心里了，你防他了没有？（穆糖：防了。）严敬说“你们跟上穆糖有你们好受的”，就这一句话你就能浮想联翩。就刚才你说了这句话以后，我都浮想联翩了，“这严敬是要给穆糖穿小鞋呢？是要给穆糖挖坑呢？”后来严敬说你们半夜走的时候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才知道严敬是说他们跟着你受这个苦呢，严敬说了这么一句话你都防备着。正因为你防备他，这话

才能种到你心里，你要是不防备他的话，你能说出这些话啊？经历神话，什么是经历神话？把神话带到实际生活当中，根据神话去看你是怎么走过来的，你不去看你能认识自己吗？“就是我不害你，但是我得处处提防你，以免你骗我、坑我，以免我惹上麻烦、惹上官司，倾家荡产、家破人亡，或者锒铛入狱。”你想的是“严敬和我见了几面都能说出来这话，现在严敬和我成了搭档了，或者以后他和我在一起作工了，他会怎么对我？我收集严敬的证据呢，严敬不收集我的证据？他要是收集到了我的证据，他能不去汇报？他去汇报的话，那我不就‘锒铛入狱’了？”你能没有这些思想？（穆糖：有。）那你刚才说没有？跟着神话走，把神话带入实际生活中去看，你不根据神话去看自己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你能看见什么？

“你在这样一种思想观点的支配下，以这样的处世态度生活在这个人群中，你只能变得更压抑、更疲累，身心俱疲，然后对这个世界、对这个人类更加抵触、反感，也更加地厌憎。”你看神交通的，你这不是深有体会吗？你看看你的眼泪怕不怕，眼泪一会儿就出来了。眼泪怎么出来的？这是不是这个达到的果效？这是不是撒但对人的苦害？那你认识了没有？你的这些苦从哪来的？人家别人都流不出泪来，你能流出泪来，你觉得累得不行、苦得不行，你的这些苦从哪来的？为什么不深思一下？神话和你说这是怎么来的？是因为你有这样的思想、有这样的态度，才导致了这样的结果。神说：“你在这样一种思想观点的支配下，以这样的处世态度生活在这个人群中，你只能变得更压抑、更疲累，身心俱疲，然后对这个世界、对这个人类更加抵触、反感，也更加地厌憎。”你是抵触、反感、厌憎，你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在这边立了一个标杆，你看过没有？你看“原子弹”了没有？严敬，你看了没有？你看见我有没有这种压抑感、身心俱疲感？（严敬：没有。）为什么没有？（严敬：因为你处处是实行神话，你不防备人，神怎么说你就怎么去经历、体验，所以你不累。可我们就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就身心俱疲。）“然后对这个世界、对这个人类更加抵触、反感，也更加地厌憎。”你见我对谁有过厌憎？有过反感？有这种感觉没有？（没有。）为什么没有？找见原因了没有？（因为你是诚实人。你给我的感觉就是，你做什么事、说什么话只与神建立关系，和任何人没关系，“我说了、做了，我面对的是神，我不管你怎么说、你怎么

看，那是你的事情”。）嗯，不管你做了好事，还是做了坏事，不管你流露出来的是撒但性情，还是说你是追求真理的，你在我这儿看见我压抑了吗？疲惫了吗？厌憎了吗？（没有。）为什么没有？能不能找见原因？《从跟随到谈判到宣战》交通了十五辑，你看我对他们的态度是什么？他们对我宣战了以后，我厌憎他们哪个人了？（没有。）我厌憎的是他们的性情。我因为他们哪个人感觉压抑了、累了？（没有。）为什么没有？你看见我在这儿不着急、不累，但如果你在我这个位置的话，你肯定是又着急又气。他们从跟随到谈判，最后到宣战，都影响了工作，可是你看见我在这儿稳排四坐，心不慌、意不乱，用神话来说可以说是沉着稳重。我为什么会有这个表现？刚开始我见了假带领、敌基督的时候，我是种什么心态？急不可待，我得赶紧揭发检举假带领、敌基督，一个都不放过。处理不了，我得等、等，同时，我还要继续汇报，我一个月汇报一次，一个月汇报一次。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你就看见了，用世上的话来说，就好像是成了老油条了，习以为常了，不在乎它了，麻木痴呆了的那种感觉，但是不是呢？（不是。）不是麻木痴呆了，而是我对待人的态度不一样了。我以前看见这种人，我对他是种恨恶、厌憎，我是急得想把他处理了，不允许他存在。可现在呢？我处理他吗？我不处理他，所以给你的感觉是我不厌憎他。可我厌憎不厌憎？（厌憎。）我厌憎的是他的一种性情，但对待这个人我怎么对待？你在我这儿看不见我有压抑、疲惫的那种状态，看不见我有那种厌烦的心情、逃避的心情。为什么？在你来看，即便他们是从跟随到谈判到宣战，但我把他们当成了什么？我把他们当作是神给我摆设过来的人，是要操练我，同时互相效力，神要借着他们的扮演打开我的灵眼，没有他们的扮演，我的灵眼能打开吗？（不能。）不能。所以说我明白了神作工的目的与意义，我从里面得到了收获。你看我今天干什么呢？我对于人的败坏性情特别感兴趣，是吧？我从人的败坏性情里边抓，我在这儿把你的败坏性情抓出来，给你揭露解剖了以后，最后成了文稿。下面有多少人和你的败坏性情一样？打败众仇敌。借着你流露出来的，我打败你这一个仇敌，就把和你有一样败坏性情的一批人都打败了，这是不是有意义的工作？（是。）我和你在这儿交通，你有流露我不怕，你流露了我把你打倒、把你打败，我每天打的是胜仗，打的还是新仗，我厌烦吗？（不厌烦，越打越有劲儿。）我在鞭打你的过程中，国度就建

造成形了，我就作的这个工作，我还厌烦干嘛？（不厌烦了。）你没有把它当作神的工作，你也没有把它当作生命进入，你把它当作一种负担、一种任务，你就厌烦。我在这里为什么没有这些感觉，而你在那儿有呢？因为你是防备着。我在这儿不仅是不防备着，我还要干什么呢？还要让你交心，把你心里边的那些东西挖出来。我和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看我是怎么走这条路的，我给你立了一个标杆。我没有去防备人，撒但把我吞吃了？把我迷惑了？我被人打压了？（没有。）我是不是给你立了一个标杆？给你立了一个标杆的目的是什么呢？你能不能跟着我走的这条路走？你能不能放下你的那一套？放下你的那个原则？放下你的护身符？什么是你的护身符？真理。要根据神话做人做事、看人看事，不是根据你自己的法则去做人做事、看人看事。咱今天是在这儿聚会呢，你要是在别人面前吧，你和他们理论理论，“我当时不是计划好的，我是怎么怎么的”，你说这些是为了挽回你的面子。你说咱们来这儿谈话呢，你还要挽回你的面子，你能挽回得了吗？你要挽回面子，那就是从审判台前逃跑，不愿意接受审判。咱的理智在哪儿？你的态度是什么呢？你是来寻求真理的，还是来这儿领奖赏的？你始终不知道你自己是干什么的。咱是要脱去这种败坏性情呢，不是来这里领奖赏的，不是让人夸赞你的，神都直接告诉你了，因着你对人有疑惑、有猜疑，你活在这个情形里，所以你就活得累。既然你对人是猜疑、疑惑，那就会有错误，有错误那做出来的就是错事，有错事那就成了作恶。在我这儿，我看见有打岔、搅扰的，我都没有把它当作累赘，我都看见是一种操练、是一种进入、是一种打败它得胜的美果，我打了胜仗了。这个我还把它当作是打了胜仗的一个例子呢，更何况我遇上一个追求真理的人呢？那我是不是更是高兴喜乐啊？那我还有什么忧愁的呢？

你们还有个说法，你们在下边争辩的就是“弟兄有面子”，是吧？有没有这个？“你有那个地位，人家谁也不和你争辩，人家谁也不和你抢，你当然能说这个轻巧话了”，你是不是要说这话？你会不会因为别人和你争执而难受呢？你的防备心是不是这样来的？你看着我有没有？（没有。）你给我戴了一个帽子，“你有地位，所以说没人和你争执”，是吧？（穆糖：不是。）不是？真心话？（肖红：“别人都听你的话，就不和你争。”）“要是别人也都听我的话，我还用跟别人争这

个面子，争这个地位？用不用争？你不受那个苦，所以说你当然会说那个轻巧话。你没有丢了面子，你没有丢了脸，你没有丢了位置，所以你当然说得轻松了。丢了你的面子，丢了你的脸，你试试，你看看。”你心里是不是这样想的？（穆糖：就是这想法。）那你说我有没有丢面子的时候？我和肖红在一起配搭就有丢面子的时候。肖红和我有争执的时候，肖红朝我发埋怨的时候，她发埋怨的时候在我这儿还有发泄的地方，要不然她去哪儿发泄呀？她在这里朝我发泄也好或者是和我产生争执也好，你说我这儿有什么感觉？我是埋怨，还是高兴？我是什么感觉？我感觉到一种身心俱疲？有没有？（没有。）为什么没有呢？肖红和我争执的时候是争执什么内容？她和我争执的内容和你们争执的内容一样不一样？她是和我在工作上争执呢。就像我昨天和你交通的，我说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对于那个弟兄应该怎么对待他。肖红就和我争执起来了，说我凭情感了，说我怎么了。我在这儿想的什么她不知道，她说我凭情感呢，最后她争不过去了，说“你说了算，我跟随你说的吧，你看吧，你愿意怎么对待他就怎么对待”，开始撂挑子了，和我再说也说不成了，“你说了算、你说了算”。可是她为什么要和我争辩呀？（为了工作。）她和我争执的是整体的安全问题，因为那个弟兄一旦出现问题，咱这儿整体就让撒但给搅和了，她是为了整体的安全和我产生了争执，她是怕出现问题。我在这儿是要考虑神的见证，我是因着一个见证和她争执，她是因着安全而和我争执。这就像但以理下狮子坑一样，你说你是下还是不下？就是昨天交通的，我站的角度不一样，我在这儿是要把神是“和平的君”给见证出去，肖红在那边考虑的是“咱所作的这一切的工作必须得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上，你没有安全，那还有什么？不是一场空？你不能信成渺茫的神，今天是实际的神，今天还没有到了神作工结束的时候，神还不作神迹奇事呢。”没到那一步吧？（没有。）我们之间产生了争执，那我看到这个争执以后，我是高兴喜乐，还是痛苦难受？（高兴喜乐。）“哎呀，还有人敢和我争，还有人敢和我这样说话、发脾气。”这就像当父母的看见孩子能够为了家里边的事和他争执、和他吵，这个时候他是高兴喜乐的，“哎呀，孩子长大了，懂得维护家里边的事了，不再是打游戏了，不再是贪玩了。”所以你就是和我争执，我心里面也是得安慰的、是高兴的。就是你的败坏性情流露出来了，我打了你，我还是高兴的，我没有压抑感。我给你举这个例子是什么意

思呢？你知道你自己是干什么的，你来这儿是追求生命的，分辨认识，预备善行，你一心向着这个方向走，你还用防备人呢？如果你一不防备人就被别人打压了、陷害了，这是什么？这是不是要试炼你呢？你越爱神环境越大。你防备人不就是怕人家给你穿小鞋吗？你为了不穿小鞋，为了不离开神，所以你就开始防备人。你防备人神看不见啊？这不是跟“出门饺子回家面”的例子一样？你想用饺子皮包（保）住你的生命，能包（保）住吗？“出门饺子回家面”，你进了教会就得“吃饺子”呢，得用你的护身符“防人之心不可无”来保护你。在我这儿，我不需要护身符，就是大卫说的那句话，“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撒上17:45）他身后有耶和华神作他的后盾。我只要做的是正义的事，我不怕你来拦阻，神的性情在那边呢，我敢于交给神，即使说今天死亡临到我了，我下监了掉脑袋了，那是什么呀？那是我敢于把自己的生命交出来，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胜过自己的性命，那是神加给我的任务。耶稣还来完成了什么呢？耶稣钉十字架那是完成了什么呢？完成神的经营计划，完成他的使命，是吧？那今天你一个败坏的人，你就是为神殉个道又有什么呢？你把生命看得那么重呢？就像神交通的眼皮跳，你要活在那个情形里边，你就痛苦、难受。你不管生与死，你敢于把一切交托给神，让神来主宰掌管，“我生也是这个命，我死也是这个命，我的命也是神注定的，我就一个态度，我就是一个顺服，我不受任何辖制，我没有任何计划，我在我的命上没有任何计划，我只管追求，我只要活一天我就要实行一天真理”，那你还受任何辖制吗？还有痛苦吗？没有痛苦了。

解剖防人之心不可无的观点（五）

“你在这样一种思想观点的支配下，以这样的处世态度生活在这个人群中，你只能变得更压抑、更疲累，身心俱疲，然后对这个世界、对这个人类更加抵触、反感，也更加地厌憎。厌憎他人的同时也看不起自己，觉得自己活得不像人，活得很累、很压抑。”神给你揭露出来了，这些东西让你活得太累、太压抑，活得不像个人。怎么造成的？神是不是告诉你了？（是。）告诉你了，你为什么还这样活呢？这就是说，你认识到这是撒但对你的一种残害、玩弄了，你既然看见这是怎么造成的了，咱就不能再这样走了，得有这样的心，得有这样的心志与信心。“为了不被人害，处处都得提防人，处处都得做违心的事、说违心的话”，咱是不是处处做违心的事、说违心的话？严敬违心的笑，还有刚才穆糖说的，穆糖一直表白“我‘杀’人是计划好的”，或者是“我‘杀’人是没有计划好的”，这是什么话？这是不是做违心的事、说违心的话？“为了达到保护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人身安全，处处戴着假面具伪装自己，从来不敢说一句真实的话。”穆糖，你说咱昨天说了多少违心的话？说了多少伪装自己的话？为什么昨天别人都能看见你一直就是为了面子说话？咱昨天说了一天的话，我在那儿伤感呢。我为什么伤感呢？从穆糖的说话里，我没有听见穆糖为自己的生命担忧而说一句话，更没有听见她为神的作工担忧而说一句话，她没有说她在尽本分上遇到什么难题了，哪个观念解决不了，哪个人作不过来了，遇到一根难啃的“骨头”啃不动了，得让我帮帮忙呢，她所说的连工作的边都不沾。不沾边的话咱说了一堆，涉及工作的事咱们没有提到一点，你提的是你的感受，一直是以你为中心，以你的感受为中心，“我认为、我感觉，我体尝到的是什么”，你是想让我做什么？想让我给你做主？为你说句话？咱是来这里事奉神呢，还是事奉你呢？你说白冉呢，你说咱说那些有何意义、有何价值呢？你说了她给你的伤害，你说了严敬给你的伤害，还说严敬、白冉、放下联合起来了，咱活在了这个情形里边。你怎么进到这个情形里的？而且你说的还是过了两年的事了，这个事情你是记得清清楚楚的。如果你是借着这个事情交通一方面真理也算，可你是告诉我，你受了苦了，你功劳大大。神定你的归宿是根据你受苦的大小来定的？就不要说为真理受屈

辱了，就说保罗，他为神的工作跑了半个欧洲，他受了多少苦？作了多大的工作？他的归宿又如何？神定人的归宿不是根据你作的工作的大小，神是根据你有无真理。可你这个呢？你这个还与工作无关。你说你信的是谁呢？你把神信成你个人的神、为你说话的神？有关工作的你一字不提，你提的是你受了委屈了，他们欺负你了，他们打压你了，你一天就活在这个里边，你说你能不苦、不累？哪还有心思顾得上工作？哪有心思去认识神呢？咱就是看见自己太可怜，看见自己的肉体太亏损了，一味地为自己说话的过程中还含着眼泪。你看见我什么时候为自己的肉体说过话，喊冤叫屈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在这样的生存现状之下，你的内心是不得释放、不得自由的，你常常需要一个对你没有任何害处的、永远不会损害你利益的人，向他倾诉你的心里话，发泄你内心中的不满，发泄完之后你也不用负任何责任，也不会招致讽刺、挖苦、嘲笑，不用承担任何的后果。”神和你说的是你的败坏性情，是说你还得有这么一个人，让你在他身上能够发泄，还不用承担任何后果。你不是从这里边看见自己的邪恶，看见自己的败坏性情，你是把神看成了你的知心人，“呀，神了解我，和你们说了多少，你们就不了解我”。神说这些话是要告诉你神是你的知心人？神说这些话是要干什么呢？这是对你的审判，你太邪恶了，就是这句话给你带来的后果，没有这个人，你就得憋出神经病来，得有这个人让你发泄，当你的垃圾桶。对于你来说他是当了你的垃圾桶，但当你把他当垃圾桶的时候，他成什么了？他的尊严在哪儿？他的人格在哪儿？他做人的原则在哪儿？“在以‘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种思想观点为处世原则的情况下，你的内心是恐惧的，是不安的，当然也是压抑、不得释放的，你需要人来安慰，需要倾诉对象。”神说这些话是说你被这一句话败坏了以后你的那种表现，可在你这里认为这话好像是神对你的一种同情，你就得找这么一个人安慰你，当你的倾诉对象。神说这句话是说这一句话给你带来多少负荷、多少负担、多少祸患，这是祸患。反过来，你想怎么呢？神话说出来以后，在你心里边是怎么想的？穆糖心里想的是“弟兄，你看看这话，神都说了我需要这么一个人来安慰我，我需要有倾诉的对象，我在这儿不得释放，我压抑、我不安、我恐惧。神都说了，弟兄你就看不见？今天我在这儿还想说说，我想再来倾诉一下，肖红一句

话把我打住了，弟兄，你就不说话？你就不知道我在这儿受到压抑了？我需要人来安慰，需要倾诉对象，你就不安慰安慰我？”难受，眼泪就出来了。你说我能不能安慰你？（穆糖：……）杨雪，我该不该安慰她？（杨雪：不该。）你不是去认识这里面的根源，认识是什么带来了这些后果，把这些从根源上解决，解决了这些东西，还需要人安慰吗？你信神是让你为神站见证的，可最后你还想让人安慰你、哄着你。神要的是什么？让你有男孩子的气概，是吧？你在这儿想要什么？“呀，我在这儿恐惧，呀，我在这儿不安，我在这儿压抑，我不得释放。”神是让你怎么呢？让你不受任何人事物的辖制，让你维护神的名胜过自己的性命。你在这儿告诉我，“我得有人安慰我呢，严敬辖制我呢，放下辖制我呢”。神把这些话告诉你，是让你怎么呢？是让你恨恶这个谬论，恨恶你“父亲”告诉你的，是它把你迷惑了，而不是让你进入事里边同情它，然后说“知道了，神话可是说到我的心坎上了，我想表达还表达不出来，神替我表达了，你们得满足我呢”，那就是搞个人的经营了。

“所以从这些方面来看，父母告诉你的‘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一条处世原则，虽然说能保护到你，但它却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你的肉体利益、人身安全”，这儿说了，它保护了你的什么？它保护了你的肉体利益。它保护的不是你的生命，它保护不了你的生命，它保护的是你的肉体利益。“它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你的肉体利益、人身安全，但同时又让你感觉压抑、痛苦，不得释放，甚至让你更加厌烦这个世界、厌烦这个人类”，这是不是副作用？就像吃西药呢，西药来得快，但是副作用太大，你能不能吃？副作用大，不能吃。“同时内心深处也隐隐地厌烦自己为什么生在这样一个邪恶的时代？为什么生在这样一个邪恶的人群中？你不明白，人为什么要活着？人活着为什么这么累？人活着为什么要戴假面具？为什么要处处伪装自己？”现在知道了吗？（嗯。）“同时内心深处也隐隐地厌烦自己为什么生在这样一个邪恶的时代？为什么生在这样一个邪恶的人群中？”穆糖，你想起了你搞了几个对象，被这个对象骗了，被那个对象骗了，是不是厌憎、恨恶自己啊？恨恶这个邪恶的时代。“为什么生在这样一个邪恶的人群中？你不明白，人为什么要活着？人活着为什么这么累？”你现在能说清楚了吗？人为什么要活着？人活着为什么这么

累？（穆糖：因为防备人，因为错谬的思想。）因为你“父亲”教给你的是让你防备人，你的累就是从防备人开始的。本来很简单，你去分辨认识人，按人的实质来对待人，他是诚实人，按诚实人对待他；他是老实人，按老实人对待他；他是诡诈人，按诡诈人对待他，你对待人有原则，还用防备？没有防备，那就不存在有后果了，没有这些后果了，人活着就没有那么累了，人活着也不需要戴假面具了。你说你对诚实人还用防备吗？还用戴假面具呢？咱来这儿谈话了，从昨天到今天你一直在戴假面具，累不累？你能认识到你戴假面具了吗？能不能认识到？你刚才在叙述“杀”人的时候，你说你是计划“杀”人呢，还是没有计划就把人“杀”了，这是不是戴假面具呢？昨天你说白冉拉拢严敬、放下要整治你呢，咱这是不是戴假面具呢？你在我面前给我一个什么形象呢？他们在欺压你，你是一个受害者的形象。这是不是假面具？可在这同时，你欺压他们了没有？你报复他们了没有？咱在那边是不是戴了一个假面具呢？还有你在说话的时候，说一句话要停顿一下，以前我给你解剖过这个，是吧？你为什么要停顿呢？就是因为你有这个防人之心，“我得边走边看，我说了这句话以后我看你是什么态度。你跟着我走的时候，我接着再说，我看着你的这个态度有变化了，我是不是就得有所改变了？”这就是防人之心。一般的人他没有这个心思，他要叙述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嚓嚓嚓”把一件事情叙述完了。而你的心是时刻警戒，时刻处于警戒状态，每说一句话都处于警戒状态。你说完一句话就要观察一下别人，说完一句话就要再观察一下别人，“我看你的态度是什么，我看你点头不点头，你要是不点头而是摇摇头，你和我就不是一条船上的人”。“人为什么要活着？人活着为什么这么累？人活着为什么要戴假面具？为什么要处处伪装自己？为什么为了自己的利益就要处处防备人？”“为什么为了自己的利益就要处处防备人？”这是不是一句审判的话？“为什么为了自己的利益就要处处防备人？”需要吗？能防备得了吗？神交通过算卦的和眼皮跳的，你就是知道你有祸了，你能逃过去吗？（逃不过去。）那你干嘛要防备呢？不需要防备。“自己想说实话也不能说，因为说了会有后果，自己也想做一回真正的人，光明磊落地说话、做人，不做卑鄙小人，不在背后做龌龊的事、见不得人的事，不是尽在阴暗里活着，但是却做不到。”这就是你心里边的动态。

“为什么自己不能堂堂正正地做人？再回想自己曾经做过的事，心里就隐隐地感到不齿，痛恨、厌憎这个邪恶潮流、邪恶世界的同时也深深地厌恶自己，厌恶现在活成这样的自己，但是人没有办法。虽然父母言传身教给了你一道护身符，但是仍然让你觉得活得没有幸福，没有安全感。当你感觉没有幸福、没有安全感、没有人格尊严的时候，你一方面感谢父母给了你这样一道护身符，同时也厌憎父母给了你一把这样的枷锁，你不理解父母为什么告诉你这样做人，为什么你必须这样做人才能在社会上立足，才能融入这个人群，才能保护到自己。”这把枷锁看到了吗？什么是枷锁？（防人、防备。）防备是一个概括词，这里说的“枷锁”是什么意思？枷锁是想表达什么？（把你控制住了。）把你控制住了，套在你脖子上压得你喘不过气来。刚才神给你交通的那些表现是不是把你压得喘不过气来？（是。）那就是枷锁。你必须得找那么一个人发泄一下，发泄了以后还不用担责任，还不用担后果，这些是不是都是枷锁？（是。）让你不得释放，还让你恨恶自己，恨恶这个世界，再过两天，你憋得是不是还要自杀呢？（嗯。）得抑郁症了。这就是枷锁。“你不理解父母为什么告诉你这样做人，为什么你必须这样做人才能在社会上立足，才能融入这个人群，才能保护到自己。虽然它是一道护身符，同时它也是一道枷锁，让你内心感觉既爱又恨，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你没有正确的人生道路，没有人告诉你应该怎样活着、怎样处理临到的事，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告诉你这样做是对还是错，你接下来的路应该怎样走，你只能在迷茫、彷徨、痛苦与不安中度过，这就是父母、家庭给你灌输的处世哲学带来的后果。”这就给你阐明了吧？这是什么呀？这既是一道护身符，又是一道枷锁。刚才神交通的那些是让你看清那是一道枷锁。“让你最简单的一个愿望，做一个简单的人，不用这些处世手段能堂堂正正地做人这样的愿望都不能得以实现，你只能猥琐地活着，只能委曲求全地活着，你只能为自己的脸面活着，为了防备别人而把自己变得特别强势，为了不被别人欺负而假装自己很强势，假装自己很高大，假装自己很厉害、很了不起，你只能这样违心地活着，这些都让你感觉厌恶自己，但是你也没有办法。因为你没有能力、没有路途去摆脱这些处世方式、处世手段，你只能任凭这些来自家庭、父母对你熏陶的思想的摆布。人都是在这样不知不觉的过程中，被家庭、被父母灌输的思想所愚弄、所控制，因为人不明白真理，不明白人应该怎样活

着，所以人只能听天由命。即便良心有那么一点儿知觉，有那么一点儿愿望，想活得有点人样，想让任何人与自己能够公平相处、公平竞争，但是不管你有怎样的愿望，你也没法摆脱来自家庭的各种思想观点的熏陶与控制，你最后只能回归到‘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种来自家庭对你熏陶的思想观点之下，因为你没路可走，你没有选择。这些都是因为人不明白真理、人没得着真理而造成的。当然，父母也告诉你‘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告诉你防人之术，让你防备人的根源就是因为人都很狡猾，你看不透容易上当，他的内心跟表面不一定是一样的，也可能一个人表面仁义善良，但是内心却如蛇蝎一样毒辣，也可能一个人表面传讲仁义礼智信，说的特别好听，满口仁义道德，但是内心深处、灵魂深处却是特别的龌龊、卑鄙、下作、邪恶，所以你只能按着父母灌输给你的思想观点去对待人，与人相处。”神说的这个就是让你认清这些所有的枷锁是从哪来的，这些枷锁让你有一种活得生不如死的感觉。让你去认识以后是让你去恨恶它、背叛它，而不是让你才有了理了，“弟兄，你应该理解我，神交通告诉你了，你了解了我的心声、我现在处于什么情形之中，你得给我安排一个出气筒，让我有一个发泄的地方，然后你还得安慰安慰我，不要去误解我。”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这是父母灌输给你的一个最基本的处世原则，也灌输给你一个最基本的防备人或者看待人的准则。从父母的出发点来说是为了保护你，为了让你防身，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这些话、这些思想观点让你更加觉得这个人世间的险恶、人的不可信赖，让你的内心深处对人没有任何的好感。但是，究竟怎样分辨人、怎样看待一个人，哪些人可以相处，人与人之间应该有怎样正当的关系，应该怎样按原则与人相处，怎样达到与人公平相处、和睦相处，对这些事父母都一概不知。他们只知道用诡计、用手段，用种种游戏规则、处世手段来防备人，来利用人、控制人，达到保护自己不被别人坑害的目的，哪怕别人被自己坑害多苦都无所谓。”你看见了吗？给你带来的是什么？“他们只知道用诡计、用手段，用种种游戏规则、处世手段来防备人，来利用人、控制人，达到保护自己不被别人坑害的目的，哪怕别人被自己坑害多苦都无所谓。”这就更加邪恶、卑鄙、无耻了。所以

说，就是你“杀”了人了，用不用你计划呀？不用你计划，你手到擒来。利用人、控制人，看看你给别人发的那个短信，你在信着神的同时，你怎么还敢控制人、利用人呢？你做在弟兄姊妹身上，就是做在神身上，咱害怕不害怕呀？到现在了，咱不是从里边去悔改、认识，而是还活在这个防备里边。“父母在教导子女这些思想观点的同时，他们所灌输的东西只是教会了你一些处世手段，仅仅是手段而已。这个手段包括什么呢？各种诡计，各种游戏规则，怎么讨好人，怎么保护到自己的利益，怎样获得自己的利益更大化。”你看这里说的什么呀？“父母在教导子女这些思想观点的同时，他们所灌输的东西只是教会了你一些处世手段，仅仅是手段而已。”你看这句话“仅仅是手段而已”，什么意思？“仅仅是手段而已”，有没有智慧？（没有。）有没有原则？（没有。）仅仅是给了你一个手段，手段就是做事的方式方法，仅仅是给了你一个做事的方法，所以没有智慧、没有原则。“这个手段包括什么呢？各种诡计，各种游戏规则，怎么讨好人，怎么保护到自己的利益，怎样获得自己的利益更大化。”从神话里看见，父母仅仅是给了你一个手段。给了你一个什么手段呢？卑鄙无耻的手段，是吧？（嗯。）“这些原则是不是真理？（不是。）是不是人该走的正道呢？（不是。）没有一样是正道。那父母所灌输给你的这些思想的实质是什么？它不合乎真理，不是正道，也不是正面事物，那它到底是什么？（都是败坏我们的撒但哲学。）从结果上来看它是败坏人的，那这些思想的实质是什么？像‘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是不是与人相处的正确原则？（不是，都是一些反面的东西，都是从撒但来的。）反面的，从撒但来的，那它的实质、性质是什么？是不是诡计？是不是手段？是不是攻心术？（是。）不是进入真理的实行原则，不是神教导给人的正面的做人的原则、方向，它是一种处世手段，是诡计。还有，像‘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这些话的性质是不是也一样啊？（是。）这些话是不是告诉你要变得鬼道，做人别那么简单、别那么单纯、别那么耿直，让你得有城府，别让人一眼就看穿？这种思想观点给你带来的具体的处世原则，是不是也是让你跟人相处的时候得有手段，得学会攻心，得学习每一个时期在人中间流传的游戏规则？（是。）有些人说：‘父母告诉人这些话，是告诉人要防备人，告诉人要学会看人。’那怎么看人他告诉你了吗？他不是告诉你怎么看人，不是让你按照正确的原则去对待不同的人，而是

让你采用相应的阴谋诡计来迎合各种人的需求、迎合各种人的手段。”这是不是给你把路说清楚了？（嗯，是。）

“比如，你的老板、上司邪门，喜欢女人，你一看，‘外表堂堂正正的大老板，好像挺正派，其实他背后喜欢女人，他灵魂深处是这么个东西，那好，我就投其所好，看哪个女人不错，我跟她勾搭勾搭，介绍给老板，来讨好老板’，这是不是处世手段？（是。）你看到有的人有利用价值，可交往，但是这家伙不太好惹，你就琢磨，‘我得对他说溜须拍马的话，他喜欢听什么我就说什么’，人家说‘今天天气不错’，你说‘今天天气可好了，明天也不错’，他说‘今天天气真冷啊’，你说‘就是冷啊，你咋不穿厚点呢？我这棉袄暖和，你穿上吧’。他一打哈欠，你赶紧给递枕头；他一拿药瓶，你赶紧给倒水；他吃完饭往那儿一坐，你赶快把茶水沏上。这是不是处世手段啊？（是。）这叫处世手段。那为什么能有这些处世手段呢？你为什么要溜须他？你要是用不着他，他对你没有什么利，你会不会对他这样？（不会。）不会，那就是人常说的‘无利不起早’，‘提着水壶上菜地——捡有用的浇’。”穆糖，这个和你能不能对得上？（穆糖：能对上。）你昨天能够把白冉看得一清二楚，那就证明什么？你是什么人就能看见她是什么人。你既然能看见，还能对上，那就得背叛、放下你的那些败坏性情，而不是说神话说出来了让你那样去走呢。“谁对自己有用就主动去溜须拍马，他一卸任，一被撤职，立马人走茶凉，就不搭理他了，他给你打电话，你不是关机就是假装占线不接，见面他给你打招呼，说‘今天天气不错’，你就敷衍说‘啊，是，再见，有事再聊啊，哪天请你吃饭’，空嘴送人情，过后就不搭理、不联系了，把人拉黑了。父母给人灌输的种种思想观点在人心中建立起一道无形的防护墙，同时也给人灌输了一些基本的处世之道或者生存之道，让人学会了玩两面手法，也让人学会怎样融入人群，怎样在社会立足，怎样在人群中不被欺负。虽然父母在你走入社会之前并没有具体地辅导你在哪件事临到的时候怎样做，但是父母或者家庭对你这些处世方式、处世原则的熏陶，让你有了一个基本的处世观、基本的处世原则。这个基本的处世观、处世原则是什么呢？就是让你学会戴着面具与每一个人交往，戴着面具在每一个人群中活着，最终达到的目的就是让自己的名利不受损，同时得到自己想要的名利，或者达到有一个基本的人身安全保障。从父母

灌输给人的这些思想观点或者种种处世手段来看，父母并没有教会你怎样做人更有尊严、怎样做真正的人、怎样做好一个受造之物、怎样做有真理的人，而是恰恰相反，他们告诉你的是怎样欺骗人、怎样防备人、怎样运用手段与不同的人相处，告诉你人的心都是怎样的、人类是怎样的。在父母这些思想观点的熏陶之下，你的内心深处不断地变得更阴险，对人没有好感。在你幼小的心灵里，在你还没有任何处世手段的情况下，你对这个人类就已经有了一个雏形的、基本的定义了，也有了一个雏形的、基本的处世原则。所以，父母在你处世这件事上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扮演的绝对是引导你走向歧途的一个角色，他们没有让你往好道上走，没有积极正面地引导你走向正确的人生道路，反而将你带入了歧途。”神把这个给你交通清楚是让你看见，这些思想是一道护身符，又是一道枷锁，你看这枷锁厉害不厉害？（穆糖：厉害，太厉害了。）神让你看见这些以后，是让你干什么呢？（穆糖：让我选择道路。）让你能够去恨恶它、去背叛它，然后用实行真理来代替它。这里神只是说了这是一道枷锁，以及它给你带来的这些后果，至于你该怎么走，神是不是早给了人路了？有路可走吧？（有。）其实很简单，做个什么人呢？（诚实人。）做个诚实人，做个简单的人。刚才我和你说了，神摆设了环境，该分辨认识的分辨认识，分辨认识清，根据他是什么人看该怎么对待他，而不是去猜疑、疑惑。给你交通了，你必须得跟着这条路往上走，你不能只管表达你自己的东西。

昨天给你交通了“什么是亮相”和“什么是认识自己”，你心里就得有一个标准、有一个原则。在交通的时候、谈的时候，你该谈什么？你得谈认识自己，你得把成品活儿拿出来，你不能拿个半成品来这儿，那样就成了亮肌肉了。（肖红：我看见穆糖的路没有走对。穆糖，就像你昨天谈了那么多，别人听了以后没有从你这儿看见你得着了什么，从你所流露的里边看见你什么也没得着，这几年就像是白过了，好像你就是骗了别人了，然后也骗了你自己了。你谈的这些在你来看“我是实实在在的，我就不敢说，我害怕，我这好不容易鼓足勇气说了，你把我打回来了”，你里边看见的就是这个。好像你说这些话是费了多大劲儿说出来的。“我本来就怕说，怕你们打我，我说了这些话以后你们还是打我。”你当时不就是这个流露啊？从这里面就看见你所走的这个

路是错的。你就认为，你是在抒发你的感情，你在说你的心里话，但从这些里边就看见，不管发生了多少事情，你并不是经历神的作工。要是经历神的作工，就像咱们以前谈的夏娃和亚当一样，有的人是说“神为什么要造撒但？为什么要造蛇？神你知道我们愚昧无知，你还造了这个蛇引诱我们，最后把我们赶出去，然后你再救我们，何必费这功夫？”有没有人心里有这个问题？）（有。）（肖红：你现在是不是就是这个啊？你在经历神作工中，你就抓住对你有利的那个东西，你抓住不放弃，就像有人说“为什么要造蛇？”他自己不走这个蒙拯救的路，他还要问神“你为什么要造蛇？如果没有蛇引诱我，我也不会吃善恶树的果子，你为什么要让蛇来？”你昨天说的话别人一听就是混账话，所以别人就不愿意听。你说了那么多的目的就是，“这些人都不能起来”。你不是在这个环境里边看见，“神给我摆设撒但引诱我，这个时候就看见我没有真理，是我没有持守真理，持守神的话，我才上了撒但的当。”如果你有真理的话，你上它的当吗？是你不行。就是你说的那个骗子，弟兄给你那么谈了，你从那个里面看，是人家要骗你，还是你没有真理？这弯转过来了吧？）（穆糖：嗯。）（肖红：但你认识的不是你这二十年来自己没有真理的可怜，你认识的是“这个骗子、骗子、骗子！”所以到最后都成骗子了，就你是好人，你把你自己放在了真理的位置上，所有人都是骗子，你说你这样经历最后能得着什么？什么也得不着。你这个经历法就是错的，所以到最终你谁都防备，你这经历的路途就是错的。如果是会经历的人，人家是“二十年前我是被他骗了，但是不管他是什么骗子，根源是我自己不行，是我自己没有真理”。就像认真找对象一样，她认为“这是神给我预备的”，你说这是不是领受有问题啊？如果她领受得正的话，她是看见“我没有真理，正好我到了找对象的年龄了，神就给我摆设了一个合我意的男人，这是神对我的检验”，这个时候，在托付和对象之间该选择什么？如果她有真理的话，她选择萧铭吗？她肯定是选择神的托付吧？是她没有真理，是她没有把神的话当回事，是她根本就没有把神的托付当回事，她才找了萧铭。她还怨恨“神给我摆设了这个环境，神给我预备的，我能不找？”这是不是混蛋？这个听懂了吗？）（穆糖：嗯。）（肖红：像你昨天就是犯浑呢，你不是在这个环境里边认识，“二十年前我被他骗了，其实是我就没有真理呀”，如果你记住那个“血”的教训是因为自己没有分辨，是自己没有分辨出他是“蛇”，或者是看见神话

是怎么说的而自己没有按神话实行。是你也想要找对象，所以就找了个骗子，如果你不找，你能进去吗？你就没有看见你自己的问题，你光看见是他引诱你了，光看见他是骗子，你就是一味地认识别人、一味地认识别人，你的方向就是电灯泡，就是照别人，“我能发现所有人的问题”，但是你确实没有发现你自己的问题，看见了吗？这就是你经历的一个偏差，如果你这么走下去，你害了谁了？害了你自己了。如果你把你自己里边的问题找见了，“那个时候我没有持守神话，神话没有在我心中作王掌权，我信神就没有得着真理，所以就上当受骗了，还是我自己有问题”。你这方面得着了，你就不会在那方面再失败了，那个环境临到的时候，你在这个环境中又得着了，你得着了你对自己在这方面偏差的认识了，你得着了，你认识到这个不碍别人的事。就像你昨天说张三、李四要害你，神话里面怎么说的？等你逐步长大的时候，神就把你交给撒但，是不是这么说的？神把你交给撒但，让撒但来检验你，检验你检验失败了，怨谁呢？怨自己。是不是怨自己没真理啊？你能怨别人？“我又看见这个是个撒但，那个也是个撒但……”，你说你走的路是不是偏的？这个路就不对吧？人家经历神的作工，为什么能走上信神的正轨？因为人家在经历神作工当中，在每个环境里得着对神的认识、对自己的认识了，而你在每个环境里边得着的都是对别人的认识，对所有人的认识，你对所有人都有认识了，所以你越来越狡猾、越来越诡诈、越来越诡计多端，看见了吗？你还认为你不诡计多端，认为你的手段还不行，“我得再看、再分辨”，你越走越走就走上这个路了，最后就把你断送了。人家别人是越走越得着了各方面的真理，真理越来越多，自己的分辨能力越来越强，临到啥环境都是“我自己缺少，我自己哪方面没做到，所以我得这么走”，人家谈的是经历，谈的是在经历神作工中对自己的认识，而你谈的纯属就是迷惑人，这个话能不能接受？）（穆糖：能。）（肖红：你谈的让别人一听，“哎呀，你这个还是不诡计多端”，让别人都往这个错误的路途上走，你给别人带的就是一个错误的路途。别人谈的是“从这个环境里我看见是我自己的问题，是我自己没有守哪句神话，所以我才失败了。在那个环境中是我没有把那方面要求当回事，所以我就有了偏差”，人家都是经历这个呢，人家都是谈的这个，这是生命经历。你经历的就是南辕北辙。我说这个你不痛苦吧？）（穆糖：不痛苦，我就是这样的。我有时候看见自己就是神话里说的，还羡慕人家那种

城府深的人，我有这个表现，就看见人家谁会处事，谁有手段，谁城府深。）你是羡慕邪恶、向往邪恶。（肖红：她说白冉呢，我说了一下她，我也成了白冉的保护伞了，她里面的这个弯就没有转过来，她并不是说在这个环境里看自己得着了什么，而是说别人会处事，别人有处世哲学。）她一直有个什么呢，她想给别人灌输她的思想。当她没给你灌进去的时候，就说你是别人的保护伞。她想的是“你为什么不接受呢？你肯定就是他的保护伞你才不接受，我给别人都能灌进去，怎么给你就灌不进去呢？”穆糖，你得知道这就是作恶呢。人家是把神话灌进去，你是要把你的思想给别人灌进去。我给人交通呢，你看我每天交通的是什么？我交通的是“神说什么了，祭司弟兄说什么了，神话怎么说的。”你给他们交通的是什么？（穆糖：我怎么说的。）你说的是“我是怎么认为的，别人怎么对待我的。”（肖红：穆糖，你给我灌输了那么多，我听进去了没有？我没有听进去，所以你就气得不行，所以你说我是白冉的保护伞。其实你给我灌输了不少呢，但是我不上当，我里边有我的标准，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人。这个听懂了吧？你怎么经历神的作工？你给我灌输的观点我哪个不清楚呢？但是我得知道临到这个环境我该怎么做呢，是就是是，非就是非。所以你里边就是气在这儿了，这就是你的邪恶。咱不是在经历神的作工中看自己该得着哪些。）

72　败坏人类的悲哀

1　人在这不同的时期中跟随着神走过来，却不知神主宰着万物生灵的命运，不知神是如何摆布着万物、指挥着万物，这是如今以至于早先的人都未能得知的。究其原因，不是因为神的作为太隐秘，也不是神的计划还未实现，而是人的心、人的灵离神太远，以至于人到了在“跟随神”的同时仍在事奉着撒但的地步，人仍是不觉察。

2　没有人主动寻求神的脚踪与神的显现神的显现，没有人愿意在神的看顾与保守之中存活，而是愿意依靠撒但、恶者的侵蚀来适应这个世界，适应这个邪恶人类的生存规律。至此，人的心与人的灵成了人献

给撒但的贡品，成了撒但的食物，更成了撒但长住的地方，成了撒但理所应当的游玩场所。

3　这样，人在不知不觉中不再懂得做人的道理，不再懂得人生存的价值与意义所在，神的律法、神与人的约在人的心中逐渐模糊，人也不再去找神，不再搭理神，不再去找神，不再搭理神。日久天长，人都不再明白神造人的意义，不明白神口中的话语，不明白从神来的一切，人便开始抵触从神来的律法与典章，人的心、人的灵，人的心、人的灵麻木了……神失去了起初所造的人，而人也失去了原有的根，这就是这个人类的悲哀，这就是这个人类的悲哀，这就是这个人类的悲哀，这个人类的悲哀。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是人生命的源头》

151　神喜欢诚实人

伴唱：啊哎～　啊哎～　啊哎～　啊哎～　啊哎～

神很欣赏对别人没有猜疑的人，也很喜欢肯接受真理的人，对于这些人神很照顾，因为这两种人是神眼中的诚实人。你是一个很诡诈的人，那你对每件事、每个人都有防备之心与猜测之意，所以你对神的信也是建立在也是建立在猜疑的基础上，这样的信是神永远都不能承认的。既然没有真实的信，那就更谈不上更真的爱了。你对神还能怀疑，还能随意猜测，那你无疑就是最诡诈的人了。这样的信是神永远都不能承认的。既然没有真实的信，那就更谈不上更真的爱了。你对神还能怀疑，还能随意猜测，那你无疑就是最诡诈的人了。噢……噢……噢……噢……噢……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到底怎样认识地上的神》

打仗文稿

36.神 已 公 开 显 现

瞎眼人看不到神的公开显现

神已公开显现，你看见了吗？听了我的问话你会惊讶，你会好奇、怀疑，会产生质疑，接着会质问：“既然是公开显现那我为什么看不见呢？我还没看见怎么能说已公开显现呢！”那我只能说你眼瞎，一抹黑你怎么能看见呢！就在神公开显现的时候你却听了你撒但父亲的话：“不听、不看、不接触。”那你怎么能看见呢！耶稣为人类钉了十字架，作了多大的工作，作工两千年了，这是有目共睹的事，谁敢否认？可就有那些不怕死的法利赛人以及跟随他们的孝子贤孙就是至死不承认，直到现在——两千年后的今天他们依旧不承认耶稣所作的工，依然在苦苦巴望等待着弥赛亚的到来。他们不承认不等于神没有向人显现，你掩耳盗铃不等于铃没有响。更何况神不赶鸭子上架，神在圣洁之地显现，污秽之地隐藏。其实并不是隐藏而是你太邪恶败坏了，你不是去寻求认识神的作工，不是在神的作工中认识神，而是在你的观念想象中定规神，神的作工怎么可能与你的想象观念吻合呢！合你观念那不成邪灵作工了吗！所以说即使神公开显现你也是看不见的。除非是神的怒气临到要击杀你的时候，惩罚、咒诅临到你的时候你才会认识。就如保罗，耶稣作工期间他不听、不看、不接触，不仅不寻求考察反而还要逼迫追杀耶稣呢！最终是在击杀以后才俯伏到神面前的。所以说他信的不是基督，他信的是能击杀他的那位神。又如宗教界的长老、牧师，不依然是那样吗！基督来在地上三十年了，他们看见了吗？跟随他们的孝子贤孙们看见了吗？就是跟随全能神的名却活在宗教意识里的人，他们又能得着什么呢！他们也只不过是跟随了全能神的一个名，神承认他们吗？他们对神的作工毫不过问，对神的心意毫不关心，对神的要求毫不搭理，对待人的原则更是没有，他们根本不考虑神喜欢什么样的人、恨恶什么样的人，自己该追求、跟随什么样的人。别说跟随、顺服基督口中所说的一切话了，就连神的

喜、怒、哀、乐的性情都不作任何参考。只是一味地拽着他“父亲”的衣衫死死不放，随从大流、随帮唱柳地浑浑噩噩地跟随着。几十年来做人做事、看人看事没有丝毫的原则，只是凭借撒但的生存法则在跟随着神，他们忠于的、顺服的不是基督口里说的话，而忠于的是权势、地位、名誉。对正面事物没有一点追求向往，宁愿把自己交在别人的手里任人蹂躏，没有一点反抗精神，没有一点正义感，完全就是个东亚病夫，就是种奴隶相，宁愿把自己交在恶者的手里任人蹂躏，也不愿根据神话凭真理活一回。就这样的人怎么能看见卑微隐藏的神自己呢！所以导致在跟随神的同时依然事奉着撒但，虽然跟随神多年依然是不开窍的朽木一个，竟然连两千年前耶稣所说的话还是不理解、不认识！更羞耻的是不仅是跟随耶稣多年，又跟随全能神几十年，竟然不知道“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他们做事的一切准则不是根据神话而来，不是根据工作安排而来，而是一切听命于他们的上级带领，忠于他们的三级机构。至于三级机构以及他们的带领所说的、所做的是不是神称许、认可的，是不是工作安排里所要求的，是不是办事有原则合乎真理，这些他们毫不关心，也不过问。他们在乎的、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会不会受到亏损，会不会因得罪了带领以后被穿小鞋，甚至被清理开除，断送自己的前途命运。他们跟随着神却不相信神主宰着全人类的命运，而是认为带领掌管着他们的命运，认为自己一旦被带领清理开除，就与信神、跟随神无关无份了，也就是蒙拯救、剩存下来与自己无关无份了。能否改变这种结局命运完全取决于与带领的关系。要想有好的归宿必须获得带领的喜悦，别一不小心被清理开除了，那时就与神无关无份了。所以说他们在教会尽本分，做事以前就得先看看带领的态度、意思，然后再考虑如何落实工作，如何满足神的心意，这样做事才保险、安全，别因得罪了带领而断送了自己的前程，毕竟县官不如现管。甚至还美其名曰：“人配合到哪，神作到哪。”这还是人吗？外表在跟随神，却不相信神是主宰万有的那一位，更不相信神主宰着人类的命运，而是认为一被带领清理开除就不能蒙拯救了，只要在教会不被清理开除才有希望蒙拯救。这是在信“殿”，还是在信基督口里的“话”呢？败坏的人不能代表神，他清理开除你怎么就能代表圣灵不要你呢？他是基督吗？你不成拜偶像了吗？他把你清理开除出教会、踢出教堂就等于圣灵不要你了吗？这不是对圣灵的亵渎！你不是在神摆设的环境中站见证，而是活在撒但的

败坏性情里想委曲求全，用诡计来混在神家，结果中了自己的诡计：高举了“殿”而背弃了基督。神说：“在神的家里不容让那些不行真理的人存留，不容让那些故意拆毁教会的人存留，但现在并不作开除人的工作，只不过到最终他们被显明而淘汰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对不行真理之人的警告》）工作安排一再要求带领工人清理教会，可败坏至深的人未经洁净、未被成全以前谁又能代表神做事呢？所以在整个清理教会的过程中会有大批的人要被误清理出教会，这样的清理是神给人摆设的一个环境，并不是为了清理洁净教会，而是为了检验、试炼神选民，是效力者的试炼，是实际的检验。以前效力者的试炼是演习、操练，现在是实际检验人的“信”，看人的信心有多大，剥夺人的前途命运以后看人的态度、观点是什么，以此来显明各类人的真实身量，拣选神所喜悦的人，淘汰神所恨恶的人。同时也是为了抓捕人的罪状，为下步审判、刑罚工作作预备工作。所以神说现在并不作开除人的工作，这只是神摆设的一个环境来试炼人，是用事实临及来检验神选民的信心，是“效力者”的检验。祭司弟兄在2014年的讲道里公布这就是效力者的试炼，以前那个只是一个演习。

神话的应验就是神已公开显现

“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你看见了吗？这话已经应验了，“被召的人多”人人皆知。“选上的人”已被提到神前，被作成了一班得胜者。如果你看不见神话的应验，证明你是跟不上神步伐的人。如果你承认神话的应验却看不见得胜者在哪，证明你是糊涂跟随；如果你承认神话的应验，却对得胜者有观念，藐视，接受不了，更不用说什么随从，那证明你有狂妄的狼子野心，你想做神的本体，你想当神，那是你的悖逆与抵挡；如果你承认神话应验了，并且说“教会里一直在作清理开除人的工作，教会洁净了，剩下来的人就是被神选中的得胜者”，那证明你信的不是神而是自己的观念想象。神作工不合人观念，合人观念的是邪灵作工。再说神也没说过这话，就是祭司弟兄也没有说过这话，神只是说“得胜者是从大患难里走出来的”，又说“击打牧人羊群分散了”。牧人是谁？神要击打牧人，牧人必然要进入患难，既然是牧人那必然能从大患难里走出来，必然成为得胜者，但得胜者不一定是牧

人。牧人是能供应人生命进入，带领人进入真理实际，能打败众仇敌，成为打败撒但的“生产者”。如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就是“击打牧人”的时候，为什么说是“击打”呢？简单的理解就是“打击”，描述个人的行为就是“打击”，认识神摆设的一个环境就是“击打”。耶稣是被信神而不跟随耶稣的法利赛人、犹大和不信派兵丁钉十字架的，被世人耻笑、嘲讽、辱骂、攻击、羞辱。神兴起周围的环境来打击耶稣，因着环境的影响就连跟随他的人都跑了，就连彼得都鸡叫以前三次不认主。神兴起的这个环境就是患难，这就是击打牧人，羊群分散了。恩典时代击打的是耶稣，国度时代呢？击打基督吗？不可能。神不作重复的工作，再说时代不同作的工作也不相同。恩典时代见证的就是神的恩典，作的就是钉十字架的工作，就是赎罪祭的工作，而国度时代见证的是神的公义性情，是把全人类倒钉十字架。所以说击打牧人，这里的“牧人”肯定不是指基督，那会是谁呢？根据神话看事，神说：“以后，整个宇宙世界中，牧养众子、众子民的事都交托给众长子来完成，谁不能尽心尽意地完成，我必刑罚，这是我的公义，对长子也不放过、不轻饶。”（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八十八篇》）众长子是牧养众子、众子民，那众长子就是牧人。那牧人在哪呢？该怎样寻找牧人呢？跟不上牧人就是与神断绝了关系，就成了跟不上神步伐而被淘汰的人。没跟上牧人就是没跟上神的脚踪。

“牧人在哪里”是不是该讨论的话题？牧人将如何出现在众子民面前？他是如何被拣选、被成全？牧人又该有谁来见证？这些都关乎神的所有所是，是神经营计划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神的作工。在这些作工中包含着神的心意、神的性情、神的智慧、神的主宰与安排、神的权柄，以及神的行政。是人认识神、满足神、顺服神、预备善行的大好机会，也是显明人、定人归宿的关键时期。那牧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该怎么寻找、跟随？他出现在什么时间段？别错过时间，误了末班车。更不要因时间未到，牧人还没被作成就被假牧人给骗走，跟随了假基督。什么时候开始牧养众子民更应该知道，不然会跟不上神的步伐，使生命受亏损。光有时间没有地点你也跟不上呀！所以你必须得知道牧人出现在什么地方。时间、地点有了，那就得寻找牧人的生活环境，也就是牧人的成长条件。这些都具备了就需要根据牧人该有的人性来分辨认识，以及看他所作的工作是不是在建造国度，以

此来确定他是不是你要寻找的牧人，这是追求真理、寻找牧人的一个过程与路途。具体时间、地点在神的经营计划里都已告知，根据神话看事就可得知。牧人的具体生活环境，人性，还有所作的工作，在“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中也已真情告白，我们只管根据神话看事就行了。

关于具体时间该怎么确定呢？神说：“以后，整个宇宙世界中，牧养众子、众子民的事都交托给众长子来完成……”神说得很清楚是“以后”，也就是说是一个作工步骤的结束与下一个作工步骤的开始，也可以说是下一步工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是一个大的作工变动，不是一时的作工动态。既然说“以后”那就有“以前”“当下”，“以前”是基督未正式作工的时候，“当下”就是基督正式作工阶段，“以后”就是众长子作工尽本分阶段，这是神六千年经营计划的安排。神话既出事必成，无人可改变，只有接受顺服。牧养众子、众子民的本分是什么本分？为什么不叫牧养神选民，而是叫牧养众子、众子民呢？基督正式作工的时候叫神选民，经过效力者的试炼以后叫国度时代的子民，但不是国度里的子民。而众长子牧养的是谁呢？众子、众子民。不是神选民也不是国度时代的子民，而是“众子、众子民”。既然是“众子、众子民”，那就是已经各从其类，人的归宿就已经定了，已经是国度里的子民了。所以众长子的本分就是建造国度，也就是要结束教会建造而开始建造国度。众长子既然要尽本分建造国度，首先就得有被拣选、被成全、被见证的过程，也就是说需要经历一场患难的检验。神说：“就是说，当神击打牧人的时候，羊群分散了，那时你们就没有真实的带领人，人都四分五裂，哪能像现在你们能集体聚会。以后没有圣灵工作的人都显形了，丈夫出卖妻子，妻子出卖丈夫，儿女出卖父母，父母逼迫儿女，人心难测！只有自己持守住自己所有的来走好末了的路。”（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当怎样走末了一段路》）这段时间就是众长子显现，被成全的一段时间，也是在显明各类人。只要是经历过的都知道，2012年工作安排下来多少，一直在说各类人都显明了。根据自己的经历看看是不是神话应验了，是不是羊群分散，是不是四分五裂？神说：“患难的时间也不能太长，不能达到一年，持续一年就耽误下步工作了，人的身量也够不上，时间太长人受不了，人的

身量都是有限的。”（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当怎样走末了一段路》）

神说：“所以，这些人我赐给他长子名分，把我的所有都加给了他：我能带领众教会，我让他也能带领；我有智慧，我也把我的智慧加在他里面；我能为行真理而受苦，同样，这些人我也加给他心志，让他能为我受一切的苦；我有好的素质，我也加给他们，我让这些人与我一模一样，一点不差，让人看见了他就是看见了我。现在，我正把我的完全神性加在这些人里面，让他们能活出我完全神性的一个方面，来作我完满的彰显，这才是我的心意。”（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八十九篇》）

神说：“从此以后，神圣的号角随着大灾大难的逐步降临而越吹越响，也就是说，随着我公义的审判的显明，我的性情越来越公开，我的所是所有越来越多地加在众长子的里面，这是我以后作工的方式：一方面扶持拯救我爱的人；另一方面用我的话来显明所有我厌憎的人。记住！这是我的工作方式，是我作工的步骤，一点不差，从创世以来我就计划好的，无人能改变。”（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零四篇》）

2013年到2014年期间神发表的话《独一无二的神自己》《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就是要把神的所有所是加给众长子，也是把神性加在众长子身上，这是神作的工，是二十年前预言的应验，也是神六千年的经营计划的成就，也是一个作工步骤的应验，2014年下发的工作安排就是一个证据。神说：“又有谁敢拦阻呢？又有谁敢设置障碍呢？我定规不饶恕他！我要把所有的拦路虎一扫而光（之所以说现在不能立时回到锡安就是这个原因，我一边作这一个洁净的工作，一边在见证我的众长子，这两个工作同时进行，当洁净工作完成之时，正是我把众长子都显明之时……）”（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一十九篇》），神说：“在人来说，想象不到的事就不相信，即使是有几个相信的，也是我特别的开启，否则，人都不会相信，这也是必经之路（若不经过这一步，不能从中显明我的大能，指的是只用我的话来脱去人的观念，这工作谁也作不了，谁也替不了，

只有我自己作，但谈到我自己作，不是绝对的，非得借着人去作）。当听了我说的话之后，人都有劲了，但在最终都退去了，这由不得人。在这其间有人琢磨不透的奥秘，谁也想象不到会有什么事发生，这个在显明中让你们看见，从中看出我说的‘一切不合我使用的，我都斩草除根’的真意。我的众长子有各种表现，我的仇敌也有各种表现，这些都会一一显明给你们。”（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一十篇》）神交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这些话就是来应验、成就这话的。“若不经过这一步，不能从中显明我的大能，指的是只用我的话来脱去人的观念，这工作谁也作不了，谁也替不了，只有我自己作，但谈到我自己作，不是绝对的，非得借着人去作。”经过一年多的交通，神把敌基督、假带领的所有表现进行了揭露解剖，撒但性情被捆绑，作恶的带领工人已被放在烈日下酷晒，不能再行凶作恶，拦路虎已被扫平，神交通得这么细就是要斩草除根。与此同时把带领人该作的工作都公布出来，对众长子做到的是见证，还没有做到的就是引导带领，这些都是神的作工，神的奇妙作为，神话的应验，看见神话应验就是看见了神的显现，与以往发声截然不同，很显然是在神性里直接作事，是让所有的人在认识神话的基础上认识神的所有、所是，就是国度建造。教会随之倒塌，国度就得以建造，国度就降临在地上。这是人琢磨不透的奥秘，谁能想到发生什么。而以往的说话就是在神性支配下的人性里作工，是直接对付人的旧性，直接揭示人的丑相，揭穿人的本质，使人在此地步上认识自己，就是教会建造。根据神的作工看到，2013年10月份击打牧人大患难一年就过去了。2014年7月3日祭司弟兄下发了的讲道交通中说，征服工作结束了，在中国已经作成一班得胜者。祭司弟兄是圣灵使用之人，他的说话作工代表着圣灵现时的作工动态。根据我们经历到的环境（击打牧人羊群分散；基督与祭司弟兄出国扩展福音工作；开始了下步作工；祭司弟兄不再下发工作安排；国度建造与教会建造的不同。）看到的就是神话的应验，体验到的确就是神的主宰、安排。仅隔一年2014年的时候，祭司弟兄下发工作安排的标题就是《2014年是神选民见证神达到认识神爱神的关键年》。根据经历、体验神话的应验，与祭司弟兄的宣告，就可确认2012年10月到2013年10月间就是大患难。众长子2014年就开始尽本分了，也就是开始牧养人了。

众长子出现在什么地方？在哪里作工牧养众子、众子民呢？该如何寻找？根据神话看事，神说："美国、日本、加拿大、新加坡、苏联、澳门、香港各国各界的人马上要一同拥入中国寻找真道，我的名已向他们见证，只等着你们能尽快长大牧养带领他们，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以后的工作量加大。"（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六十五篇》）"抓紧时间做一切我所指示的，再说一次，也是警告，外国人要马上拥入中国，是千真万确的事！"（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七十七篇》）"就在这国际形势紧张的时候，就在国内那些执政掌权的（所谓的）筹备一切的时候，也就是在一个定时炸弹即将爆炸的时候，七国的寻找真道的要如开了闸的水一样，拼命地拥入中国，他们不顾一切，有的是我所拣选，有的是为我效力，但他们之中并没有长子，这是我的作为！"（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七十八篇》）"这些人都是得了圣灵的启示，以后他们将会不约而同地拥入中国的，大红龙已措手不及，想极力抵挡，但记住一条！我的经营计划已彻底完成，无物、无人敢拦阻我的步伐。"（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九十三篇》）神多次强调外国人拥入中国寻求真道，并且说尽快长大牧养带领他们。谁能牧养他们？只有众长子。所以说众长子就在中国，免得一些人总猜测众长子跟随神出国了。

众长子的具体生活环境是什么？也就是说他生活在什么人群范围里？众长子是什么人性？建造国度，牧人所作的是什么工作？众长子生活在什么人群范围里，取决于他的人性与性情，他是什么人性、性情取决于神的"喜"。也就是取决于神的行政。神说："神的'喜'是因为有正义的存在与诞生，是因着有光明的存在与诞生，是因为黑暗与邪恶的毁灭；他的'喜'是因着他为人类带来了光明，是因为他给人类带来了美好的生活；他的'喜'是正义的，是一切正面事物存在的象征，更是吉祥的象征。"（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了解神的性情很重要》）

神说："现在我公布我的国度行政：……一切老实、憨厚（缺乏智慧的包括在内），对我是真心无二的人都存留在我的国度之中；那些没经过操练的，就是缺乏智慧、缺乏见识的诚实人，在我的国度中掌权，但也经过对付破碎，没经过操练并不是绝对的，而是要通过这些让所

有的人看见我的全能，看见我的智慧；……预先接受我名的所有的众长子（指的是圣洁无污点的、诚实的人）先进入国度与我一同辖管万国万民，在国度里作王掌权一同审判万国万民（是指的所有的众长子们在国度，没有其他人）……”（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七十九篇》）

神说：“我的国度都是要那些诚实、不虚伪、不诡诈的，世上不都是那些老实忠厚的吃不开吗？我正和他们相反，诚实人到我这里来就行，我就喜悦这样的人，我也需要这样的人，这正是我的公义。”（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三十三篇》）

根据神话看事，众长子一定是老实、憨厚、诚实、不虚伪、不诡诈，对神是真心无二。那他的成长环境的氛围是什么样的呢？接着再看神话。

神说：“教会生活是进入国度生活的前提，所以我要在国度生活未出现之前，竭尽全力培养教会生活。什么是教会生活？就是包括众长子在内的人，吃喝享受我的话，认识我，从而接受我的焚烧、洁净，来明白我的行政、我的审判、我的烈怒，以免在国度生活里触犯。”（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九十七篇》）

神说：“我不亲自惩罚它，让我的众长子实行我的公义、威严，因它以往虐待我儿、逼迫我儿、欺压我儿，今天，在它效完力之后，让我已长成的众长子来解决它。”（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八十八篇》）

神说：“若不是我提拔、我见证，你们仍然把我儿压在你们下面，仍然冷眼相待，仍然是把我儿当你们的仆人看待。这帮畜生！我一个一个地收拾你！谁也不放过！你们说，和一个有正常人性的人合不来，这些东西会是什么货？一点不假就是畜生！我简直一点看不下眼，若等着你们见证，早把我的工作耽误了！这帮畜类！简直没有一点人性！我不需你为我效力！赶紧给我滚出去！欺压我儿这么长时间，我一脚把你踩成肉泥！让你再野，让你再羞辱我！我的大功早已告成了，该

返回来收拾这帮畜生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一十六篇》）

神说：“在今天，这一场决战已完全结束，我就带着众长子（拿着属于我的金银宝石）一同归回我的锡安山。因着金银宝石的缺少而且宝贵，所以撒但想方设法地夺去，但我一再说，从我来的必重新回到我这里，其本意就是上述所说。”（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一十三篇》）

神说：“作长子的不在乎人的成全，不在乎人的造就，完全在乎我的预定，说谁是，谁就是，不要争，不要抢，一切都在乎我——全能的神自己。”（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九十五篇》）

根据神话来看事。老实、憨厚在世上本身就吃不开，又因众长子像金银宝石一样的缺少，那他在教会过的一定是孤家寡人的生活，绝对做不了带领工人，反而绝对会与带领工人发生争执。因他老实，又对神真心无二。一个老实、憨厚的孤家寡人，在教会注定就是一个小小的普通跟随者。

2012年10月到2013年10月大患难期间众长子在做什么？2012年，教会正利用“世界末日”“三天黑暗”敲锣打鼓、挨家挨户来传福音，信老天爷就登记在册，导致兴起环境全国来了一个大抓捕。因诚实人对神真心无二的性情，必然要想尽一切办法向祭司弟兄汇报教会状况，报告的同时就相当于揭发、检举了牧区的大带领。患难期间圣灵收回不作工，基督与祭司弟兄也出国了，那牧区带领会是什么表现呢？神说：“如今我在你们中间作工你们尚且如此，若到有一天你们无人关问的时候，那你们不都成了占山为王的响马了吗？到那时你们闯下塌天大祸，残局又由谁来收拾呢？”（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背叛 一》）当败坏的人离开基督与祭司弟兄的视线，基督与祭司弟兄不过问他们工作的时候，他们会有什么表现？是不是撒缰的野马？排除异己、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为所欲为呢？那不就是占山为王的响马？这是必然的。祭司弟兄与基督出国是扩展新工作呢，工作项目会很多，没有时间去过问大陆的具体事项，况且是一些检举信，只是一面之词，还需要人去调查核实，这些还都需要牧区带领去

安排落实。人在国外也是无能为力呀！这是一个具体条件、具体环境。那神为什么要主宰、安排这样一个环境呢？神的经营计划是什么呢？神的作工目的是什么呢？神说："因着我太爱脸面，我不愿意因着我的缘故把别人的'铁饭碗'砸碎，所以我趁机退出'厨房'，让别人也有'出头露面'的机会，这样我的心里才踏实，我不愿让人高看我而低看别人，这样不合适。"（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四十二篇》）原来祭司弟兄下工作安排让选民揭发、检举敌基督一直处理不了，教会得不到洁净反而混乱，是神就没有计划处理敌基督、假带领。醉翁之意不在酒呀！因着神太爱面子，从不搭理撒但，不与它对话。神不处理这些敌基督、假带领，就是不砸碎带领工人的"铁饭碗"。神的目的是要让作成的众长子来收拾他们，这样才能更加羞辱撒但，这是神的经营计划，所以神很自然地借着大红龙的追捕就出国了，也就是趁机退出"厨房"。让撒但（败坏的人）看不出一点破绽，让它乖乖就范，中了自己的诡计。牧区的带领工人怎么想？"基督、祭司弟兄走了，终于可以当家做主，放手大干了。"所以说"让别人也有'出头露面'的机会"。目的就是要撒但显出原形，抓捕人的罪状，拟定人的归宿，使人都各从其类。这样神的工作就结束了，神就可以安息了，人也心服、口服、眼服了。所以说："这样我的心里才踏实，我不愿让人高看我而低看别人，这样不合适。"不然人不服，要控告："凭什么老实、憨厚、对神真心无二的人是众长子，而不是我们这些为神跑断腿累断腰的人呢？"神要用众长子的见证打败他，实行真理的把不实行真理的给定罪了。万物都在神安排的轨迹之中运行，但又都是自由的。每个人都在扮演着各自的角色，没有人捆绑、没有人控制，但又无一物能超脱神给安排的轨迹，这是神的全能与智慧。神为什么要主宰、安排这样一个环境呢？神说："以往我对教会建造谈了不少，揭示了多少奥秘，当达到高峰时突然结束，而国度建造与此却不相同，是在灵界交战达到尾声之时，我才开始在地另作起头……"（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八篇》）

根据神话看事：2012年传福音多数是采用大帮轰的方式；是教会建造以来得人最多的一年；也是传播最广的一年；敲锣打鼓、挨家挨户传福音，几乎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了，可以说已经达到了高峰。揭发检举也直接涉及到了牧区，眼看教会就要被从下到上清理、洁净了，可

基督与祭司弟兄突然撒手不管出国扩展全宇的福音工作了，教会建造就这么突然结束了。这是神六千年经营计划中的事，也是神二十年前就提前告诉给人的，是预言了的事。现在只是神作工的一个应验，并不是什么预料之外的突然事件，是神检验工程，圣灵收回结束教会建造，为建造国度而拣选人的一个过程，是兴起大患难拣选人的一个方式。

人超不出神的安排与主宰。牧区的带领工人怎能放过这样的大好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诚实人的揭发检举搞得他们焦头烂额、不得安生，最后直接检举的是牧区，这不仅是要砸他们的“饭碗”，不更是要他们的命吗！更重要是他们在祭司弟兄面前丢尽人、败尽兴。因为诚实人对神真心无二，在作工中肯定遇事不放过、求真求细、追查到底，以这样一个态度对待牧区的带领工人。牧区的带领会这么想：一个小小的信徒，竟然这么大的胆子监督、评价，甚至论断、定罪牧区高级带领，这不是以下犯上？这是一个有地位之人所难以接受的事实，所以牧区带领对“老实人”是恨得咬牙切齿，实在是想杀人灭口而不能。那怎么才能封“老实人”的口呢？牧区带领一定会用尽浑身力量，发动所有可调度的资源，利用自身的地位、权势进行迷惑、捆绑、控制、强行灌输、强行占有教会成员，就连被清理、开除、隔离的都不放过。他们会制造舆论下发开除通告，并且会找最重的罪名给“老实人”扣上，怎么解气怎么来。如：敌基督团伙头目、超级敌基督、超级大邪灵、假基督等等。他们对待“老实人”还要采用一些战略方针以免翻船，不能给“老实人”留下一点可乘之机，对“老实人”身边的人都要一个个的瓦解。败坏的人哪个经得住地位与权势的诱惑与威胁呢？他们打着祭司弟兄身边人的旗号，败坏的人哪个不得对他们敬佩、礼让三分？“老实人”的患难之交在一夜之间就会变成满脸横肉的刽子手，转眼间都成了牧区带领的傀儡、俘虏，他们团结起来统一弃绝“老实人”，要求神选民断绝与“老实人”的任何往来，避免把任何信息透露给“老实人”，以免“老实人”再次揭发检举。并且下令让本小区的人员必须祷告咒诅“老实人”，咒诅“老实人”全家死绝、出门被汽车碰死等等。恨不得“老实人”立即死绝。

因着“老实人”老实、憨厚、对神真心无二的人性，招来了众人远离、弃绝的环境，逼迫着他来到神前加紧祷告，在神话里找出路。被迫进入真理实际，把神话带入实际生活中对号，再在神话里寻找满足神心意的路途。2013年患难时期，祭司弟兄在安排灵修、吃喝的时候，说“第一部分是预言性质，第二部分是概括的，把神作工、人与神的关系、神的心意一步一步概括出来了，第三部分是重点神选民生命进入的部分，第三部分你经历完了、进入完了，你再看第二部分，再看第一部分，啥都明白了，一目了然……”（摘自《上面的讲道交通·80-E8-40》）祭司弟兄的话就是圣灵引导的方向，对于无路可走的人，怎能放过从神来的一丝亮光呢？简直就是雪中送炭！神说：“我儿要留心，多在我面前花费时间，我会给你做主，不要怕，拿出我那一把两刃利剑，按着我的心意——与撒但争战到底，我会保守你，不要有顾虑，一切隐藏的东西会公开显明，我是发光的太阳，照亮一切黑暗面，决不留情。我的审判已完全降临，教会就是战场，你们人人都应有准备，都应为最后一次决战献上你的全人，我必会保守你为我打那美好的胜仗。”（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四十四篇》）在神话的引领下，“老实人”必定要把从神话里得来的开启、光照与认识都无偿地供应给周围的弟兄姊妹，周边的人也必定能从假带领、敌基督的捆绑、控制中走出来，明白神心意、认识神的作为，不再受地位、权势的辖制，开始放开手脚与邪恶事物进行争论、辩驳，并且认准这才是满足神心意，而不是在搅扰教会。在经历中明白了“教会就是战场”的意义，毕竟在争辩中才分辨清善与恶，认识了撒但，明白了神心意，看清了撒但的丑陋，认识了神的美善。被捆绑、控制、打压、开除的选民在诚实人的引导帮助下，重新获得了苏醒，再次来到了神面前。诚实人又一次点燃了人心中熄灭了的灯火，寻求光明的人也逐渐增多，自然而然地与教会形成了两股不可融合的势力，成了没有硝烟的战场。诚实人自然也就成了这一小撮人的头目，带领着他们经历神话的同时还在不断地寻找着流离失所的小羊，不时地还要在教会找一些能接触上的给他们揭露解剖，见证神。教会成了荒场，带领一定着慌。撒但已无力倒下，紧闭城门不敢接待陌生人，不听、不看、不接触成了他最好的实行，一下回到恩典时代跟随了法利赛人。

神说："这并不是你的心有劲就能行的事。为什么我说撒但已无力倒下了，开始它也有劲，但它在我手中掌管，我让它趴下，它务必得趴下，我让它起来为我效力，它务必得起来好好为我效力，这并不是它心甘情愿，而是有我的铁杖在管辖着它，它才心服口服，有我的行政在治理它，我有我的大能，它不得不心服口服，必须得老老实实地被我踩在脚凳底下。以往为我儿效力之时，它胆大包天，任意欺压我儿，想借此来羞辱我，说我是无能之辈，瞎眼！我踩死你！叫你再猖狂，叫你再冷眼看我儿！越是诚实的人，越是听我话、顺服我的，你越是欺压，越是孤立（指的是拉帮结伙），如今你猖狂的日子到头，我一点一点地和你算账，一毫一厘都不放过。现在不是你——撒但掌权了，而是我把权收回来，叫我儿来收拾你的时候到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零五篇》）

神说："我作工作总是不慌不忙，不管人如何跟随，我都是按着我的步骤、按着我的计划作工。所以，尽管你们如此地悖逆我，我仍是不停止我的作工，仍然在说着我要说的话。我将我已预定好的人都召集在我的家中做听我说话的对象，然后将所有对我话顺服渴慕的人都归在我的宝座之前，将所有背叛我话、不听从顺服我的、公开抵挡我的人都放在一边等待最终的惩罚。人都活在败坏之中，活在恶者手下，所以跟随我的人并没有许多人渴慕真理。也就是说，多数人并不是真心敬拜我，不是用真理来敬拜我，而是以败坏、悖逆，以欺骗的手段来博得我的信任。所以我说：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被召的人都是败坏至极的人，都是在同一个时代生活的人，但选上的人仅是一部分相信、承认真理的人，是一部分实行真理的人，这一部分人仅是小小的一部分，在这些人中间我将得着更多的荣耀。对照这些言语你们知道你们是选上的人吗？你们的结局会是如何呢？"（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

因着他的老实、憨厚，他不会因为别人对他的污蔑、亵渎、论断、定罪及撒但的围攻而记恨于人，他只认为人是愚昧、无知、没见识，被迷惑、引诱的无辜者；他不会因自己被定罪为"敌基督""大邪灵"就消极、背叛，离神而去，因他认为即使自己就是敌基督、大邪灵，他也是受造之物，也该敬拜神，理当为神献上自己该献的一份；他也不会

因为响应工作安排揭发检举敌基督、假带领，被开除、打压而埋怨、消极；他也不会因为他揭发、检举，神和祭司弟兄不处理，反而出国扩展福音工作而产生误解、埋怨、隔阂。因他认为“实际的环境实际经历，神来在地上还受实际环境的逼迫呢！咱一个败坏的人又有何怨言呢！”这不正是信神的实际吗？这是一个本性老实、憨厚之人在大患难期间本能流露出来的认知与忠心、顺服，是他对神真心无二的一个证据，也是他从大患难里走出来的有力见证。从作工的果效上来认识神的公义性情，更能看见神的全能与智慧。神说：“因我所要的并不是艳丽、繁茂的花朵，而是要那累累的果实，并且不是变质的。明白我话的真意吗？所有温室里的花，虽然多如繁星数点不清，而且吸引着所有的游人，但花谢之后，便如撒但的诡计破烂不堪，无人问津。而经受风吹日晒的所有的为我作见证之人，虽然花并不美丽，但花凋谢之后，便有果实，因这是我所要求达到的。我说这话，你们有多少明白的？当花谢结果之时，而且当所有的果实能够供我享受之时，我就结束我在地的所有工作，开始享受我的智慧的结晶！”（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三篇》）大患难以前也就是教会建造时，看见的是一番“空前盛况”，都是艳丽、繁茂的花朵。而神要的不是这些，因那都是圣灵作工的果效，并不是人自己的身量。而神要的是诚实人，对神真心无二的人，并且能经得起考验，在没有圣灵作工的背景下还能经得住撒但的围攻。教会建造里的神选民就是温室里的花，虽然多如繁星数点不清，而且吸引着所有的游人，但当圣灵收回、大患难临到，就是击打牧人羊群分散了，人都四分五裂，这都是花谢之后的景象，各类人都显明了，根本不是在信神，完全就是撒但的诡计，破烂不堪，外国人进来寻求真道时就彻底显明了——无人问津。而从大患难里走出来的，就是经受风吹日晒为神作见证之人，虽然在教会建造时没有作什么大的工作，花并不美丽，但被人弃绝、定罪为敌基督、大邪灵开除出教会时，也就是花凋谢之后仍能站住见证，诚实人的见证把所有人给定罪了，成为一粒果子。

根据神的六千年经营计划、神在二十年前的预言、神的性情、神的行政，与对神的主宰、安排的实际经历来看，可确认众长子绝对不在教会，绝对是在被牧区带领定为“敌基督团伙”的一个团体里，这个团体必须是在大患难以后，2013年后半年到2014年间形成，并且日益壮

大，成为大团体；众长子必须是在2012年大患难期间，因揭发检举区、牧区带领而被打压开除；必须是有异象，能揭开奥秘的，把人带入真理实际中，必须具备这些条件才是牧人众长子，才是在建造国度。否则都是假的，因为基本条件就不具备。

神说："也就是说，众长子与我受同样的苦之后，接受了我的所是所有，从我得着了一切，这就是得着长子名分的过程，是众长子高举我的宝座的时候，也是从我接受权柄的时候。"（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九十九篇》）

神说："建造国度是众长子的本分，也是我的本职工作，即指我经营计划中的一条。国度建造不是与教会建造相同的，既然说众长子与我是我的本体、是国度，那么我与众长子进入锡安山就达到了国度建造。"（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一十三篇》）

神说："你是展开那书卷的，你是那揭开七印的，因一切的奥秘都从你而出，一切的福分被你揭示，我必爱你到永远，我必让万民敬拜你，因你本是我的本体，本是我的全备、完满彰显的一部分，是我身体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所以我必须特殊见证。除了我的本体中的，又有谁是合我心意的呢？本不是你自己见证自己，而是我的灵在见证你，谁敢抵挡我定规不饶恕，因这关系到我的行政。凡你所说我必成就，凡你所想必蒙我悦纳，谁若对你不忠，便是公开抵挡我，我定规不饶恕，我要重重地刑罚一切对我儿抵挡的，我要祝福那些与你相合的，这才是我赐给你的权柄。"（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一十七篇》）

神说："为什么现在是国度建造之时，是教会建造结束之时，而所有人的聚集仍称为教会呢？以往谈到教会是国度的前提，若没有教会就谈不到国度，国度时代的开始是神道成肉身尽职分的开始，国度时代是道成肉身的神带来的，他带来的是国度时代，并不是国度的正式降临。"（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说话的奥秘揭示·第一篇》）

神说："国度建造与教会建造的不同之处是：教会建造是在神性支配下的人性里作工，是直接对付人的旧性，直接揭示人的丑相，揭穿人的

本质，使人在此地步上认识自己，从而达到心服、口服。国度建造是在神性里直接作事，是让所有的人在认识我话的基础上认识我的所有、所是，最后达到认识在肉身的我，从而结束整个人类对渺茫神的追求，结束‘天上之神’在人心中的地位，即让人都在我的肉身中认识我的作为，从而结束我在地的时代。”（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八篇》）

神说：“即使以往作得再好，但毕竟是昨天的事，所以神把以前的事都放在公元以前，而今天却都是公元以后，从此看出，教会建造是国度建造的前提，这为神在国度执掌王权而打下了基础。”（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说话的奥秘揭示·第十篇》）

登山变像

人都等着、盼着神作工早日结束，那你知道神的作工什么时候结束吗？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那你怎么迎接耶稣的重归？怎么迎接神的公开显现？又怎么欢送神回锡安山呢？神隐秘降临时你可以不知道，需要人给你见证、传福音，这正常，但神作工结束了，他要向众人公开显现，出现在东方的橄榄山，你怎么能看不见他登山变像的那一刻呢！如果你没有看见，那只能证明你不是他的子民，不是紧跟神脚踪的人，是没有跟上神步伐的人，是被淘汰的人。当神公开显现时众人都要看见他，就连刺他的人都要看见他，那时还需要你迎接他吗？那是宣布各类人结局，惩罚恶人的时候了，不是你迎接主重归的时候。既然是迎接主的重归，那肯定是在神还未公开显现以前儆醒等候的一个状态。连个儆醒等候的态度都没有还谈什么迎接呢？跟随神多年自称是神子民的人，竟然连主的重归都不参与迎接，那还能算是神的子民吗？说这话的人（称自己是神子民的人）不就是在亵渎神吗？一个都不参与迎接还能亵渎神的人，他又怎么可能欢送神回锡安山呢？跟随神多年，不儆醒等候迎接主的重归，这对信神之人是多么大的羞辱与失败呢！这下该知道认识神作工步骤的重要性了吧！你不认识神的作工步骤怎么紧随他的步伐呢？你不紧随他的步伐，丢了你也不知道。当神公开显现离地要走了你才恍然大悟，那时你已掉入了

大日的审判中，地将要大大震动，千万年来稀有罕见的灾难将要降下，等待你的日月将是多么的难熬……

神说："全能神！公开显现出荣耀的身体，圣洁的灵体出现了，他是完完全全的神自己！世界肉体全改变，登山变像是神的本体。头戴金冠冕，身穿洁白衣，胸间束金带，世界万有是他的脚凳，眼目如同火焰，口中有两刃利剑，七星右手攥。国度道路光明更无限，荣光发现照耀，山欢水笑，日月星辰都在环绕，排列整齐，正在迎接完成六千年经营计划的独一真神已凯旋归来！都在欢舞跳跃！欢呼吧！全能之神已坐在荣耀宝座上！歌唱吧！全能者得胜的旗帜在整个威严雄伟的锡安山上高高地升起来了！列国在欢呼，万民在歌唱，锡安山在欢笑，神的荣耀出现了！做梦没想到见神的面，今天我已看见了，天天和他面对面，对面说话把心交，吃的喝的他全备供应，生活、言语、举动、心思、意念，他的荣光在照耀，每行一步他引领，心若悖逆立刻审判临到。"（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十五篇》）

神说："过去事实没有显明，我没有公开显现，你们对我疑惑不敢较真，可现在一切事情已显明，我以公义的日头出现，若你们再疑惑，那又怎么说呢？黑暗遮盖大地之时，你们看不见光情有可原，可现在太阳已照亮各个阴暗角落，隐藏的不再隐藏，遮蔽的不再遮蔽，你们若仍然疑惑，我就不轻饶你们了！现在对我应是百分之百定真的时候，是甘愿为我摆上、花费的时候，谁若对我有一丝一毫的抵触，审判之火马上降到他身上，没有考虑余地，不耽延一分一秒，因从现在开始已经是无情的审判降临之时，心思意念不对，马上审判临到，这就是所谓的'我的工作如闪电放光'的真意。"（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五十二篇》）

观念想象会把人带入地狱

如果你是寻求真理跟随神的人，你就该根据神话看事，紧跟神的脚踪不放松。既然神已经把"整个宇宙世界中，牧养众子、众子民的事都交托给众长子来完成……"那就不应该用自己的观念、想象、认为来绑

架、控制你，更不应该有任何理由借口拒绝、推诿、猜疑基督口里的话。神话就是真理，活着就该接受，人只有接受、顺服、阿们，别无选择，否则你就不配称为人，就是一个畜生，连这点理智都没有不就是畜生？委屈你了吗？神把整个宇宙世界中，牧养众子、众子民的事都交托给众长子来完成，众长子就是整个宇宙世界的牧人。狂妄自大、自尊为高的人说什么？“我们有神话，有祭司弟兄带领就够了。”还有的人说，“我们有三级机构，又有教会带领这就够了。”神把神的经营计划、神的心思，甚至具体作工步骤、方式方法都告诉给人时，人就能将神的经营计划给推开，拒绝神安排、主宰，非要强行让神按他自己想象、观念的意思来成全他。他信神却要修改神的行政，还要让神听他的，比二百五还二百五呢！神的六千年的经营计划是要成全众长子，然后由众长子作众子、众子民的牧人。可一个胆大妄为的畜生竟敢把神的六千年的经营计划给推翻、废掉，要按他的意思来，拒绝牧人的牧养，让神直接牧养他，要么就是让三级机构的带领来牧养他。这不就是在找死吗！他配神直接牧养他吗！就不怕击杀了他！神说：“建造国度是众长子的本分，也是我的本职工作，即指我经营计划中的一条。”（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一十三篇》）众长子不仅是牧人，还是建造国度的牧人，你跟不上建造国度的牧人，还谈什么蒙拯救、被成全、进国度，那都是枉然。跟不上众长子就是神作工以外的人，神不承认你是他的选民，因你已经不在神的经营范围了。

神说：“因着神并未将其本来的面目、原有的性情向人全部公开，再加上多少年来那些古往今来的传统学说的流传，更有利于人观念的形成。可以说，人信神的过程中，由于各种观念的熏陶，人对神的种种观念的认识在不断地形成，不断地发展，以至于许许多多事奉神的宗教家成了神的仇敌。所以说，宗教观念越强的人越是抵挡神的人，而且越是神的仇敌。因着神作工总是常新不旧，从不形成规条，而且在不断地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变化、更新，这样的作工是神自己原有的性情的发表，也就是神原有的作工原则，也是神为了完成他的经营的一种作工的手段，若不这样作工，人不会变化，不能认识神，撒但不会被打败，所以，他的作工在不断地发生着似乎是无规律但又是周期性的变化。而人的信神法也就大不相同了，持守旧的已经熟练了的规

条、制度，而且是越旧越合乎人的口味，人这如同石头一样的敲都敲不动的愚笨脑袋怎能容得下神这么多令人不解的新的作工与说话呢？人都讨厌常新不旧的神，只喜欢旧的老掉牙的、走不动的白发苍苍的神。就这样，因着神与人各有‘所好’，人便成了神的仇敌，甚至更多的矛盾存到今天，就是神作了几乎六千年新工作的今天，这些矛盾已经不可挽回了。也不知是人顽固不化，也不知是神的行政不容任何人触犯……”（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认识神现时作工的人才可事奉神》）

人人起来见证众长子，这是行政

神说：“‘本体’包括我这个人、我说的话，还有我作的事，但最准确的解释，就是‘我的众长子和我’才是我的本体，也就是说，作王掌权的一班团体的基督人，才是我的本体。……而且我一再强调众长子是我的心肝，是我的宝贝，是我六千年经营计划的结晶，只有众长子才能作我全备、完满的彰显，我一个人只能是我本体的完满的彰显，有了众长子才可说成是全备、完满的彰显，……可以这样说，当我创造人类的时候，把我的素质加入这班我爱的人身上之时，这班人就是我的本体了，也就是说我的本体在那时就显现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零五篇》）

神说：“我爱一切从我这里来的众长子，我恨一切与我对抗的众仇敌，我要把我爱的收回锡安，把我恨的打入阴间、地狱，这是我所有行政的主要原则。众长子所作、所说都是我灵的发表，必须在人人都认清的情况下见证我的众长子，这是我的下一步工作，谁若抵挡，我让我的爱子收拾他。现在不同以往，若我爱的说一句审判的话语，撒但马上死于阴间，因我已把权柄交于众长子了。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就是众长子与我同掌王权的时候到了（这是在肉体阶段，与在身体里的同掌王权还有点区别），谁若在意念上不服，与抵挡我这个人有同样的下场。对我怎样，对众长子也应怎样，因我们本是一体，永不分离。以往怎样见证我，今天怎样见证众长子，这是我行政中的一条，

必须人人都起来见证。”（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一十五篇》）

神说：“谁敢抵挡我的众长子中的一个？谁敢再与我的长子作对？我定规不轻饶他！以往对我怎样敬畏，今天对众长子也要怎样敬畏，不要在我前一套、在我后一套，谁怎么样我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对我儿不忠，便是对我不孝，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因着我们本是一体，若对我好，而对众长子又是另一种态度，那这人无疑就是典型的大红龙的后代，因为他分割基督的身体，这罪永远不得赦免！要人人有所看见，见证我是你们的本分，见证众长子更是你们的职责，谁也不要推卸责任，谁若打岔，我立时收拾你！不要认为你自己了不起了，告诉你！越是这样的东西，越是我严厉惩罚的对象！越是这样的东西，越是没有希望的，而且是沉沦之子，我永远刑罚你！”（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一十六篇》）

神说：“我不作傻事，多数人都认为我见证众长子是个错误，说在我以外又有了另外的神，说我是瞎胡闹，说我是贬低自己，从中更显明人的败坏。难道见证众长子是我的错吗？说我错，你们能见证吗？若不是我提拔、我见证，你们仍然把我儿压在你们下面，仍然冷眼相待，仍然是把我儿当你们的仆人看待。这帮畜生！我一个一个地收拾你！谁也不放过！你们说，和一个有正常人性的人合不来，这些东西会是什么货？一点不假就是畜生！我简直一点看不下眼，若等着你们见证，早把我的工作耽误了！这帮畜类！简直没有一点人性！我不需你为我效力！赶紧给我滚出去！欺压我儿这么长时间，我一脚把你踩成肉泥！让你再野，让你再羞辱我！我的大功早已告成了，该返回来收拾这帮畜生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一十六篇》）

神说：“谁起来见证我儿，我加给他恩典，谁不起来见证我儿，而是抵挡，用人的观念衡量，我就把他毁灭。必须人人都看清！见证我儿便是对我的敬畏，见证我儿便是满足我的心意。不要只尊重当父亲的，而欺压做儿子的，这样的人是大红龙的后代，我不需这样的家伙为我儿作见证，我要把他灭于无底深坑。我要让忠心、诚实的效力者为我

儿效力，其余的人都不需要，这才是我的公义的性情，才足见我是圣洁无污点的神自己。谁触犯我的行政，我不饶恕……

我今天把全部意思都显明给你们，好让你们认识到我见证众长子的严重性，我见证众长子的目的。我在锡安放一块大石头，这石头就指众长子被见证这事，所说的‘大’并不是指见证的声势浩大，而是见证众长子要有大批的效力者退去这事。这里‘不信的人’就指那些因着见证我儿而退去的人，所以对于这类人是绊人的磐石，之所以说是磐石是因为这类人要遭我手击杀，所以说‘绊人的磐石’不是指跌倒、软弱说的，而是指被我手击杀说的。‘对于信的人来说是建造的根基’，这里的‘信的人’是指那些忠心的效力者说的，‘建造的根基’是指为我忠心效力之后蒙我的恩典、祝福。”（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一十八篇》）

神说：“如今我的大功告成，我也就安息了，从此之后，我再不动工，我让我的众长子作一切我所要作的，因为我的众长子就是我自己，我的众长子就是我的本体，这是一点不差的，不要用观念衡量，看见众长子就是看见了我，因我们本是一，谁若分开便是抵挡我，我定规不饶恕。在我的话中，有人测不透的奥秘，除我爱的人能发表我，别人谁也办不到，这是我定规的，谁也改变不了。我的话语丰丰富富，我的话语完完全全、深不可测，人人都应在我的话上多下功夫，在我的话上多多揣摩，一字一句都不要落掉，否则人都会领受偏谬，都会错解我的话语。我说我的性情不容人触犯，就指我所见证的众长子不容任何人抵挡，我的众长子就代表我的性情的各方面，所以说神圣的号角吹响之时，便是我开始见证众长子之时，所以说在以后神圣的号角也就是我的性情要逐渐公布于众，即众长子显明之时也就是我的性情显明之时，又有谁能测透呢？我说在我揭示的奥秘之中，仍然还有人揭不开的奥秘，你们有谁细细揣摩揣摩此话的真正含义呢？我的性情就是你们所想象的人的性格吗？大错特错！今天谁看见我的众长子，谁就是蒙福的对象，谁就是看见我的性情了，这是一点不假的，我的众长子代表我的全部，一点不差是我的本体，谁也不要疑惑！顺服者蒙恩典，悖逆者遭咒诅！这是我定规的，无人能改动！”（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一十九篇》）

无花果

2023年9月28日

37. 你是麦子还是稗子

和稀泥，你收秋得收多长时间？（和稀泥：人多了收着也快，人少了就不行。）你说的人多得几个人呢？（和稀泥：去年雇的人是一个人一百二，一天一个人差不多能收一亩。）（那你一亩地纯收入能收入多少呢？）（和稀泥：一亩地毛收入最多能收入一千元，有时候连一千元都没有。除去种植成本和人工费就不挣什么钱了。）（你耽误着时间，劳累着自己，触犯着行政，最后还收入不了多少。）（王静：和稀泥，你从行政里面看见你触犯行政第九条了吗？看见了没有？神说："九、当为教会的工作着想，当放下自己肉体的前途，对自己家庭的事应该当机立断，应全心全人投入神的工作之中，应该以神的工作为主，以自己的生活为次，这才是圣徒该具备的体统。"（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国度时代神选民必须遵守的十条行政》）为什么有的人临到家庭的事和神家托付的事时，他能选择托付，他不敢选择家庭？他这个"不敢"就是有惧怕，惧怕行政，他害怕触犯行政，所以他就能背叛肉体，能够接受神的托付，以托付为重。你看现在一说哪里有活儿，谁能说"今天我家里有事，我走不了"这话？一般人说不出来这话。一般真心信了几年的人，他就知道他这么做是触犯行政，他就是再难，他都得背叛自己的肉体。"九、当为教会的工作着想，当放下自己肉体的前途，对自己家庭的事应该当机立断，应全心全人投入神的工作之中，应该以神的工作为主，以自己的生活为次，这才是圣徒该具备的体统。"（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国度时代神选民必须遵守的十条行政》）这是行政呀！咱天天触犯着行政，咱还说"我天天尽着本分呢"。神不是根据你尽不尽本分来定你的结局、归宿，而是根据你有没有触犯行政来定你的结局、归宿。你只要触犯行政，那你就是大灾大难里的一员。咱以前光知道大灾大难要临到，那大灾大难是根据什么来的呀？根据行政。你在世上开车闯了红灯都是违法的，人家还要给你拍照，还要罚你的款呢。神的行政明文规定："九、当为教会的工作着想，当放下自己肉体的前途，对自己家庭的事应该当机立断，应全心全人投入神的工作之中，应该以神的工作为主，以自己的生活为次，这才是圣徒该具备的体统。"（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国度时代神选民必须遵守的十条行政》）这里说"对自己家庭的事应该当机立

断”，不是“我把家里的事干完了，我再捎带着尽个本分”，你要这样做的话，这就是天天触犯行政。外表看你天天还尽着本分，但在神眼中，你是天天触犯行政，这就已经没命了！你还说“我尽本分呢”，你尽的本分再多，你已经触犯了神的行政，已经该死了。）（和稀泥：一亩地纯收入没多少，最后命没了，不划算。）（王静：神给每个人摆设的环境都是检验人呢，你看梁平现在临到的环境，她不熬吗？她也熬呢，但是该怎么选择呢？她儿子三十岁了，谈对象已经两年了，总是见不到梁平，他儿子知道她在家的时候，就赶紧跟对象说：“我妈在家呢，走，咱们回我家去。”可是咱这边随时有事，一打电话，梁平就又走了。结果孩子回去了，又没有见到人。她儿子知道他妈是有事出去了，但是人家对象不这么看呀。人家就想着，“你妈就是不愿意见我，两年了，就大年初三见了一次，剩下的时间都不在，就见不了人。我跟你谈对象谈两年了，你妈也不说结婚，拉倒吧。”谈了两年的对象最后分手了。梁平的老公也信着呢，也骂她呢，“我是在外面没办法，可你在家里什么也不管，什么心也不操，儿子的婚事你也不操心”。现在人家不跟她儿子处对象了，儿子也火呢，“我找了一个对象，都处两年了，现在人家不和我处了，不都是因为你吗？人家说‘你家大人就不说结婚吗？’”大人想说结婚，可是天天跑，还没有钱。但孩子想的就是，“你得给我结婚呀，这就是你的责任。你不给我结婚，就是天天跑，我的媳妇也没了，婚也结不了了，都是因为你！”到现在两个月了，她儿子天天就在家待着，谁说让出去挣钱都不去。他姐夫叫他去挣钱，他不去。他爸叫他去挣钱，他也不去。他就在家里待着，除了吃喝，就是睡觉。梁平一说他，他就说：“你天天还跑呢，我就这样！”人家就这么做，就是要气死你。这是不是环境临到了？这是不是一个检验呀？梁平不熬吗？她也熬，但她怎么选择呢？为什么她儿子和她那样赌气呢？因为在她儿子心里想的是，“妈，是你害得我没有媳妇了，我们处对象两年了，你都不说结婚，你也不说给我娶媳妇的事，是你害得我没有媳妇了，那我还有什么希望呢？我不挣钱了，我也不找媳妇了，我就在家里待着”。在人来看，就是这个事，但在神来看呢，神就给她摆设这个环境，这边是托付，那边儿子是那样，看她怎么选择呀？放下托付，两口子赶紧挣钱给儿子娶媳妇，这是不是一个选择？坚守托付，“我不管你，你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你就这样做吧，不管你怎么样，我得尽本分”，这也是一个选择。就看她怎么选

择了。就像坚定一样，有三个儿子，可一个儿媳妇都没有，人家别人也笑话呢，这个时候你是跑还是在家呀？这也是一个选择。神看的就是当家庭的事和托付的事发生冲突的时候你怎么选择。行政怎么说的？“当为教会的工作着想，当放下自己肉体的前途，对自己家庭的事应该当机立断，应全心全人投入神的工作之中，应该以神的工作为主，以自己的生活为次，这才是圣徒该具备的体统。”（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国度时代神选民必须遵守的十条行政》）就这几句话，这就是行政。神就知道人做不到，知道人什么时候都是以个人的生活为主，以神家工作为次，人临到现实的环境就会这么做，所以神根据人的本性就制定了这条行政，就看你怎么走，看你怎么选择。如果你每一次都选择个人的生活、个人的家庭，那你就是天天触犯行政。就这一条，大灾大难就要临到你。你别说“我除了这个耽误尽本分，其它时间我好好尽本分”，神看的不是这个，神看的就是你触犯不触犯行政，看你在这件事上是怎么做的。）

现在你不管再触犯什么行政，你自己感觉不到、没知觉，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教会建造时期的行政，教会的三级机构执行，临到人的只是话语的审判，还没有事实临及。当时神和祭司弟兄刚出国的时候，看上了一些人才，让他们出国呢，他们不愿意，还记得祭司弟兄怎么交通的吗？祭司弟兄在讲道中说：“有一个人神家要求他来海外尽本分，那个人有点儿特长。哎，他说什么，工作辞不下来所以暂时不能来了。你们说这什么问题啊？在神家需要他的时候，他说工作辞不下来，人家不批呀所以来不了了。外表看这个事儿是不是很简单啊？很简单一件事儿，但是它的后果你知道严重到什么程度吗？拒绝神的呼召了，这麻烦了。那神还能不能再呼召啊？（不能。）这是一次失败的记录啊。我不知道这个事儿以后能不能挽回了，我考虑是不行了。拒绝神的呼召，我不知道什么后果。一个人如果被抓捕受酷刑的时候成了犹大了，这个后果怎么挽回我不知道，他是拒绝神的呼召了，错过这个机会了。”（摘自《上面的讲道交通·80-E-35》）因着神的作工，神要对你进行呼召。当神呼召你的时候，你说你放不下家庭，你有事出不来，好了，神不强求你，离了你神的工作照样能作成，但你要记住你的选择。在神呼召你的时候，你拒绝了神的呼召！你拒绝的是神的呼召，你不是拒绝某一个人的呼召，这意味着什么？

就不用说其它的了，就是你的一个朋友让你去做一件事，你说你有事去不了，你的朋友是什么感觉？伤不伤他的面子呀？（伤。）一个是你的朋友今天让你帮他做一件事，你能帮他，但你没去帮，你说你家里有事，你拒绝他了，你没有把他当朋友待，再一个是你伤了他的面子，那你的朋友会说什么？“你有初一，我有十五。”这还是你的朋友，是一个和你平起平坐的人说出来的话。那如果今天是神呼召你，你要是说出“我家里有事”这样的话，可想而知你的结局是什么。咱们看看保罗，耶稣来的时候，呼召保罗了没有？保罗是看见了，但保罗去不去？（不去。）保罗是神为那步工作预备的，神给了他恩赐，他有那个素质，他有那个能力，所以神用大光照了他，也属于被击杀。神光照了他以后，他就得跑半个欧洲，工作他不可能少作。也就是说，如果神要呼召你，那你想躲都躲不了，你想跑也跑不了。怎么跑不了呢？神主宰安排，不怕你不跟随神。保罗不是真正信神的，神知道他信的是谁，他信的是能击杀他的那位神，谁能击杀他，他就跟随谁。所以说，如果神看中你了，你是神所看中的人，这个看中不是说神看中你这个人才了，而是神要让你去效这个力，让你去尽这个本分，如果你不去，这边离了你还不行，神绝对不求你，但神给你摆设环境就行了，神会让你自己主动走过来！

今天你是因为什么出不来的？是因为你没给孩子娶媳妇，你要给你孩子娶媳妇呢，是吧？那把一个灾祸放在你孩子身上就行了，或者把你孩子取缔了，那时候你还用给他娶媳妇吗？那就不用了。如果你有两个孩子的话，那就给你取缔两个，如果你有三个孩子的话，给你取缔两个以后，还有一个孩子，你还给他娶不娶媳妇？你还敢不敢给他娶媳妇？你尽不尽本分？你要不尽本分的话，那你有三个孩子神就给你取缔三个孩子，你有五个孩子神就给你取缔五个孩子，神作不了这个工作吗？如果你还不尽本分的话，神继续再给你摆设环境，这可以说是一种惩罚，也可以说是一种管教，也可以说成是神的主宰安排，就看你怎么去经历认识了。咱说的这还是好的，就像保罗一样，保罗还跑了半个欧洲，你说那是坏事吗？保罗能跑半个欧洲，那是神的恩典，就他所做的，就应该直接惩罚，就连效力的资格都没有了。是因着神的作工要让他跑半个欧洲，所以说神怜悯了他，给了他一次机会，给了他一个悔过、赎罪的机会，所以只是击杀了他，没有取缔

他的性命。但你能不能有保罗那么幸运呢？你有保罗的那个能力吗？如果你没有保罗的那个能力，那你就等着吧，那神就不是摆设环境迫使你来给神效力了，那就是直接取缔你尽本分的资格了，效力也不用你。因为你不是外邦人，你是一个信神的人，你是吃喝了神话的人，但你又背叛了神，所以你是罪加一等，你将会受到更重的惩罚！你要知道，中国人是什么？神说："记住！中国，也就是中国的每一个人、每一处地方都是受我咒诅的，明白我话的意思吗？"（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八十五篇》）中国人是受神咒诅的人，中国又是受神咒诅的国家，中国的每一寸土地都要受到神的咒诅。当神离弃了你以后，你想想你的归宿是什么？你知道撒但残害人的手段吗？以色列亡国的时候是什么场面？人把耶稣钉了十字架以后，神兴起了希特勒，希特勒专门杀的就是犹太人，女人的皮被剥下来做了灯笼，脂肪炼出油脂做成肥皂，男人被点了天灯，活生生地把人烧死。希特勒还建了一个杀人工厂，把犹太人屠杀了六百万。而且现在地震、瘟疫、饥荒来临，以后人面临的就是没有吃的、没有喝的，人吃人的社会将要出现。神要在你身上发泄神的怒气，因为你白白地吃着神的、喝着神的、呼吸着神赐给你的这口气息，白白享受着神的这口气息，白白享受了几千年，最后神让你来这里效力，你连力都效不上，那你可想而知，神对你会发出什么样的怒气呢？就是神说的："你们了解一个费尽心思种田而颗粒未收的人的心思吗？你们明白一个颇受打击的人的心所受的伤害有多大吗？你们能体尝到满心希望而不欢而散的人的苦楚吗？你们看见过一个被激怒之人所发出的怒气吗？你们知道一个被敌视、被欺骗之人的复仇的急切心理吗？你们若了解这些人的心态，那我想你们不会想象不出神报应人的态度会是如何的吧！"（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谈归宿》）你想想当一个农夫费尽心思种田而颗粒无收的时候，他会发出什么样的怒气，那你就知道神会对你发出什么样的怒气了。

就不用说其它的，就说到了饥荒的时候，到了人吃人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环境临到你呢？神说："所有一切的灾难陆续降下来，各国各方都起灾难，瘟疫、饥荒、水灾、旱灾、地震到处可见，这些已不是一处两处的地方，也不是一天、两天可以结束的，而是蔓延地带越来越广，而且灾难越来越大，在这其间，各种虫灾也要陆续发起，

人吃人的现象也要到处发生，这些都是我对万国万民的审判。”（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六十五篇》）以后人吃人的现象也要到处发生，没有神的看顾保守，那撒但就会临到你，那时你会不会成为别人口中的食物呢？别人会不会吃你呢？人因为什么要吃人呢？因为饥饿，没有吃的。人饿得不行了就到处抓人，抓住你把你绑到人家家里就要吃你的肉。但是你那么大的人，一顿能把你吃完吗？吃不完。那要吃你怎么吃你呀？能不能杀了你？不能杀了你。因为杀了你，三天吃不完，你的肉就腐烂了。你想一下地震、瘟疫、饥荒临到的时候还有电吗？没电了。要是有电的话，可以直接把你杀了放到冰箱、冰柜里面慢慢地吃。可是没有电，冰柜又不能用，还得让你的肉保鲜，不能让你的肉腐烂了，该怎么办呀？这就得先吃你的腿和胳膊。假如说人家是一家三口，剁你一条胳膊就够人家一家三口吃一天了。那人家把你的胳膊一剁，再拿烙铁一烫你的伤口，就把你的血管烫住、封住了，血就止住了，你在这儿疼呢，可是人家不疼。只要你的血管不流血，你这个人就死不了，只要你这个人不死，你的肉就不会腐烂，肉还是新鲜的，还不用往冰箱里冻。你这个人一个礼拜不死，那你的肉就能放一个礼拜，那人家就能吃一个礼拜。等把你的四肢都吃了以后，最后再动你的心脏。你想一下那是什么感受？怕不怕呀？我说的这个可能不可能？（有可能吧。）不是有可能吧，那是肯定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触怒了神，神就把你交给撒但，就不搭理你了，也不管你了，那撒但残害人的手段有的是！现在的社会是卖了你的器官，你死了，拉倒了。但你想一下，今天吃你的一条胳膊，明天吃你的一条腿，那是什么滋味呢？就别说这个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731部队怎么对待中国人的？731部队做了什么？731部队用活人做实验，他们为了研究怎么能用最快的速度把肉从骨头上剥离下来，在零下几十度的冰雪天，把人的手和胳膊浸入冰水，冻结实后，然后立马给手和胳膊浇上开水，肉就掉下来了，这个时候人是什么感觉？他的手和胳膊的肉跟骨头都分离了，但人是活着的，那是不是遭到了咒诅的生活？（嗯。）那是一种什么感觉？你想想731部队用活人还做了哪些活体实验？他们还做实验研究了人体含有多少水分。为什么能得出人体含有70%左右的水分这样的结论呢？日本人称了一个人的体重之后，把这个人活生生地放进高温干燥室烘烤十几个小时，直到把人烘烤成一具干尸，当人身上没有任何水分的时候再称一

称重量，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人体的水分含量是70%左右。（成烤乳猪了。）还烤乳猪呢，如果是用小白鼠做实验的话，怎么被实验都可以，但他们是在活人身上做的活体实验。日本人没有见过人的心脏具体是什么样的，他们就要研究看看。一般给人做手术的时候都要打麻醉针，但是打了麻醉针之后人的心脏和身体各个脏器的运行方式就改变了，看不见真实的运行方式了。那日本人怎么做呀？不给人打麻醉针，直接把人的身体割开，看看人的五脏六腑是怎么运行的。你说那是什么感觉、什么体验？人当下能不能死得了？（死不了。）五脏六腑什么都不动，就是活体解剖，不打麻醉针，直接把肉割开看你五脏六腑是怎么动的，看你是什么感觉，看你是什么反应。那个时候还不是现在这个时候，这个时候你是直接抵挡了神，可想而知神会怎么惩罚你呢？你是不是将会惶惶不可终日，等待神的惩罚临到？

你觉得神的行政不会临到你，所以你不感觉害怕。因为什么呢？教会时期的行政是由教会的三级机构来执行。你看教会建造的十条行政是什么内容呀？是对人外表行为的规范，没有给你更细的内容，只是一个外表行为的规范。而且在神隐秘作工的时候，临到你的只是话语的审判，没有事实临及。当神的隐秘工作结束的时候，也就是神作工最后结束的时候，也就是国度建造的时候，神说在国度里还有最后一次的审判。神话怎么说的呀？神说：“我在末世一班人身上作的都是前所未有的工程，所以为了我的荣耀显满穹苍，所有的人都为我受最后一次‘苦’，明白我的心意吗？这是我对人提出的最后一点要求，就是说，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为我在大红龙面前作刚强响亮的见证，最后一次为我摆上，最后一次满足我的要求，你们真能做到吗？以往不能满足我的心，在最后一次能‘打破常规’吗？我给人一个考虑的机会，让人都好好斟酌一番，最后给我答复，这样做不好吗？我等着人的回音，等着人给我的‘回信’，你们有信心满足我的要求吗？”（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三十四篇》）神不看你以往，就看你最后时期是否能为神摆上。2012年，召进来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那个时候选的是得胜者，不是选你呢。那时候也是对各类人的一个显明，但是众子、子民还是由众长子来带，一步一步地来。就是说那一步没有拣选上你，接下来再选就是拣选众子、子民、效力者。那你会被选为众子、子民还是效力者，这就根据你最后时期

的表现来定你的归宿。你最后时期的表现是什么就定你是什么，不是说你是子民你就被作成子民了，你是效力者就成效力者了，是说你走的路是子民的路还是众子的路，根据你站的这个见证就定了你是什么了。今天下午咱们交通了行政，交通行政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众子，神就给你安排环境，把你放在众子的道路上来成全你；如果你是子民，神就把你放在子民的道路上来成全你；如果你是被淘汰的，那神就把你放在被淘汰的这个环境里面，你想存活下来也存活不下来，神只是给你加大环境，把你踢出去。你要是众子、子民的话，神就加大环境操练你，让你去进入。所以说，在大灾难降下以前，各类人的命运归宿就已经定了，你是什么就定了，只不过是还没有成全，在灾中才把你作成。在灾中是把你作成，但是在灾前就定了你的位置了，也就是说，在灾前根据你站住的见证就定了你的位置了。同时在灾前这一段时间是国度建造，是要见证众长子，看你是不是能为神摆上，就看你怎么见证众长子呢。

那众子、子民、效力者怎么区分呢？稗子和麦子怎么区分呢？咱以前交通过警犬的例子，交通过人生意义，是吧？我交通狗的例子时你看见了什么呀？咱不管它是警犬还是什么宠物狗，一只狗怎么就算顺服了？你和狗能不能对话呀？（不能。）不能对话。你和警犬能不能对话？（不能。）你不能和它交流。它听的是什么？它听的是你对它的一个指令。你给它一个手势，你再和它说一句话，它不是理解了你说这句话的意思，不是知道你说这句话是让它干什么，它听懂的是一个指令。那你怎么训狗呢，你训狗的时候，它要是做对了，你给它一个吃的，它要是做错了，你打它一棍子。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它就知道了“我要是做对了，你就给我吃的，我要是做得不对，你就会打我”，时间长了，它就能听懂你的指令了。你一抬手，“哦，这是让我站起来呢”，你的手一放下，“哦，这是让我坐下呢，我要是做对了就给我一个吃的，我要是做得不对就打我一下”。这是什么呢？这是训狗呢。狗能听懂一种指令，它不是听懂一句话，它不能和人交流，不能和人沟通，所以说它永远是狗。而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是能够通行他旨意的人，能听懂他话的人，能听他话的人。咱以前说，你在神家得有顺服，你得做一只警犬，咱连一只警犬都不会做，连一只宠物狗都不会做。今天再看，你即使会做警犬、会做宠物狗，这才是什么

呀？这才是听懂主人的一个指令，只能听懂一个指令够得上子民吗？（够不上。）什么是子民？能听懂神话，知道神话说的是什么意思，按神话的意思去行事，能实行真理，这才叫子民。听不懂神话，只能听懂指令的，那叫什么？那叫效力者。能听懂指令就是说，你给他明明地指出来“这件事情怎么做、怎么做”，他能按着你跟他说的把这件事忠心地做了，就像警犬一样，能按着你的指令去做了，这是听懂了一种指令。如果再能按着你的指令做好了，就是忠心的效力者。为什么只是忠心的效力者呢？因为他不能与神对话，听不懂神话。如果你能听懂神话，神能用话来带领你，能用话来掌管你，那你就是子民。你听不懂神话，还得让能听懂神话的这个人给你具体地安排某项工作，你才能去作某项工作，那你就只是听了一个指令，这个能理解吧？（嗯。）能明白神的心意，按神的心意去做事，这叫长子；能听懂神话，能实行真理的，叫子民；听不懂神话，但能按指令行事的，叫效力者，这就把众子、子民、效力者给分开了。咱跟随神多长时间了，不知道什么是众子、什么是子民、什么是效力者。如果给你下达了指令，告诉你去哪去哪，你连一个指令都做不到，那这还是不是忠心的效力者？（不是。）不是了，这完全就是临时效力的，不是忠心的效力者，就不配称为效力者。你是一个受造之物，神说出话了，你听不懂，然后借着众子、子民传达给你，告诉你具体做一项什么事情，而且你也明确知道这项事就是你该做的事，但你不去做，那你还配称为受造之物吗？不配称为受造之物，连畜生都不如，连家畜都不是！能听懂指令的是家畜，听不懂指令的是什么？是没有驯化过来的野兽。野性太大，没有驯化过来，就不是忠心的效力者；驯化过来的，能听懂指令，还能按指令去做好的，那就是忠心的效力者；能听懂神话了，按着神话去做事了，就是众子、子民。

忠心效力者属于什么？忠心效力者是属于稗子还是属于麦子呢？（应该是稗子。）其实他就是稗子。为什么说他是稗子呢？因为他听不懂神话，他只能听懂一个指令，他只有一个信，不通灵。稗子就是不通灵，不通灵就听不懂神话，他和天上的卫星电台接不通，神话不能直接掌管他。所以他得借着能和天上的卫星电台接通的人，能听懂神话、能实行真理的这个人，也就是众子、子民，带领他去走。这个人带领着他走，他就能走，如果这个人不去带领他，他就没法

走，这就是一个忠心的效力者，这就是稗子。要把稗子和麦子分开。那什么是麦子呢？能听懂神的话，能和天上的卫星电台接通的人是麦子。麦子就是能蒙拯救的人，稗子就是不能蒙拯救的人。忠心效力者算不算蒙拯救的人呀？（不算。）忠心效力者不算蒙拯救的人，但忠心效力者神也让他剩存下来，在千年国度享受一千年。那一千年是神给他们的一个恩典，所以说他们并没有蒙拯救。麦子为什么能蒙拯救呢？因着他们有羞耻感和惧怕感，这两个感保守了他们。没有羞耻感和惧怕感的人就叫稗子。稗子和麦子就这样区分，就根据神交通的有无羞耻感和惧怕感来区分。麦子有羞耻感和惧怕感，他是天使，所有麦子（众子、子民）的灵是天使的灵，人家来在地上是被撒但给败坏了，但人家自身的本性是好的。神来拯救人是把麦子给唤醒了，人家不单单是承认有神，人家的本性就好，只不过是被撒但败坏了。而稗子呢，他的本性本来就不好，再加上被撒但败坏，那就是撒但的孝子贤孙，魔鬼化了。天使长在天上迷惑、引诱了一些天使，他们背叛了神，那这些天使还叫天使吗？这就不叫天使了，这叫魔鬼。就好比说撒但败坏性情，有些让撒但败坏严重的人就失去生命了，失去灵了，成了一个死灵了，就成了魔鬼了。他成了一个魔鬼之后，他就没有羞耻感、惧怕感了。而没有背叛神的天使还叫天使，因为他里面有一个害怕，他不敢背叛神。也就是说在天上的天使分了两类：一类是背叛神的天使；一类是没有背叛神的天使。在灵界看是两种灵，一种是天使的灵，一种是被撒但败坏以后魔鬼的灵，这就是两种灵。来在地上以后，外表看都是人，其实是两种人。这两种人中一种人是有惧怕感、有羞耻感的，在他们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他们不害怕，当他们一旦知道这是神的作为、这是神的性情时，他们就害怕、就不敢。他们有羞耻感，他们感觉到了羞耻。这种人他本身是有羞耻感、惧怕感的，但来到这个败坏的世界以后，人就被熏陶感染了。就好比说，人被撒但败坏之后有淫乱，在这个时代，别人笑话不笑话有淫乱的人呀？有淫乱的人羞耻不羞耻呀？（不羞耻。）在这个淫乱的时代，在这个淫乱的世界，魔鬼本身是没有羞耻感的，已经感觉不到羞耻了，是吧？但是，人和人还是有区别的，有的人他有淫乱、他乱搞男女，他不感觉羞耻，他感觉这是一种荣耀，他去了人群之中，他还要说什么呀？“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他以此为荣。“你看人家，人家家里面有一个，外面还有三个。”比赛呢，张三说他有三个，李四说

他有五个，他们以这个为荣，他们就喜欢淫乱，这就是他们的本性。另一个人，他本身对男女、淫乱是有羞耻感的，把他放在这个环境里面熏陶感染以后，他看见周围的人都是这样的人，他刚开始在外面接触别的女人时，他感觉有些羞耻，觉得这样做不对、不应该，不能这样做。但是在他所处的这个范围里看见，周围的人都这样做呢，人家这个人也不羞耻，那个人也不羞耻，他被熏陶感染了之后，他会怎么想？“这也不是个什么事吧？这是不是就是正常的呀？”那他的这个界限就没有了，他也开始有男女了。原本他是悄悄地搞呢，但受到了这个熏陶感染之后，他可能就没有惧怕感、没有羞耻感了。人常说“乌鸦笑黑猪黑”，是吧？他在这种熏陶感染下，谁也不笑谁黑，这就是在社会上被熏陶感染以后把这个人给败坏了。但即使是周围的人不笑话他，他也不敢放在桌面上，他觉得像偷吃一样，他感觉到羞耻。也就是说从外面看，这两个人都犯淫乱了，但是他们两个人的表现不一样，一个人是以此为荣，一个人他刚开始觉得羞耻得不行，被熏陶感染之后，他不愿意放在桌面上，他是悄悄的，也不能说，一说出来他就有点脸红。在神要拯救人的时候，神的作工临到了他，神就把他的这个羞耻给揭开了，神告诉他这个属于淫乱，这是丑陋的事，是神所恨恶的事，是丢人的事，这不是人该做的，这是畜生，这是动物。有羞耻感的这个人一听，他感觉到羞耻“啊？这是丢人的事？这是神所恨恶的事？呀，那这个事我不能做了，我不能再犯淫乱，不能再搞男女了！”他是一种什么感觉？惊讶，“呀！我做的这是什么呢？我是一个人，怎么做的是猪狗不如的事呢？狗在外面才这么随便呢，我是一个人，怎么还能这样做呢？人和狗不同，我不能再这样做了”。所以即使他行了淫乱之事了，他心里想这个东西，喜欢这个东西，可是神说了这是淫乱，因为神造人的时候就给了人一个配偶，两口子的生活那是一种人性生活，超过两口子的生活，有了第三者、第四者、第五者，这就成小三、小四……这就丑陋了，就不是正常人了。所以即便他喜欢，他能不能做？（不能做。）不能做了。一个是他害怕触犯行政，第二个是他不敢让人知道了，“一旦暴露了，一旦让人知道了，这可丢死人了，我这张脸可丢不起呀！”一遇上人，“哎呀，我这张脸，我没有脸见人”，他即使有男女也是偷情呢。

神来在地上说话发声，把人的败坏揭示出来以后，人有羞耻感和惧怕感的话，这个羞耻感和惧怕感就能制止人罪恶的脚步。他因着有羞耻感和惧怕感控制了他的败坏性情，神的话在他身上发挥作用了，神话掌管、控制他了。而另一个人是什么表现？他会说什么？他不是羞耻，他应该是什么反应呢？“什么呀？什么呀？我来世上做一回人，我就是嫖个娼，我就是外面有几个情人，这就不行了？我刚搞了两个，就属于淫乱了？皇上那时候有多少妃子呢？狗能享受，人就不能享受？”他还要质问、反问呢，口气就不一样了。他不会承认神话是真理，这不是人该做的事，他感觉不到羞耻，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要攻击你，“神话不对”。这就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一个人是被撒但败坏了，他有败坏性情；一个人他本性就是恶的，他就是魔鬼。被败坏的人临到了神话以后，他就有一个羞耻感，他就不能那么做了，再加上他有一个惧怕感，那当他知道了神的行政以后，“呀！神有行政，神不允许人搞男女，我要是搞男女的话，神就不要我了，神就要惩罚我”，他因着害怕而不敢再搞男女了。不是说他不喜欢搞男女，他也喜欢，但是他不能搞男女了，这就是神话在他身上作王掌权了。所以说有羞耻感、惧怕感的人就能蒙拯救。

这就是说有羞耻感、有惧怕感的人是麦子，神来唤醒他，他就能认识到，就能变化。虽然他有一个痛苦的经历，有一个过程，但他有羞耻感、惧怕感就能致使他必须按着神话这么做，“我做人就必须得这么做”。另一个人呢？他没有羞耻感，当神给他揭露出来“某某某搞男女，这属于淫乱，只有畜生才这样做呢，作为一个人，应该有羞耻感。”“什么羞耻感呀？我觉得这个不羞耻呀，不就是搞男女嘛，那有什么羞耻的呢？”他是理直气壮，根本不以为是过犯。在他根本不以为是过犯的情况下，神再和他说这些话，告诉他什么是正道、什么是邪门歪道、什么是走向地狱的路、什么是通向国度的路，他心里是抵触的。他心里对神是什么？是恨。这就是恨恶真理的人。他没有羞耻感，他再没有惧怕感，神话在他身上就不起任何作用。这就是有的人说的，“呀！我就是搞了一个男女，你就不要我了？我什么都顺服，就是有这个就不行了？我该跑腿就跑，该干什么就干，我就有这么一个爱好就不行了？我就不能有一个个人的爱好呀？”他有这样的想法，他这个邪恶的脚步能停止吗？不可能，所以说这就是个魔鬼。

咱这是举了一个例子，也就是说这就是一粒稗子。有的人是喜爱真理的人，有的人是追求真理的人，还有的人是恨恶真理的人，这是不是就分开了？哪些人是稗子，哪些人是麦子，根据他们对待真理的态度就分开了。也就是说，当神话一出来以后，麦子是什么表现呢？神一说话，麦子就是“啊？这就是抵挡神？这就是触犯神？我得改。”稗子呢？神说出一句话来，稗子就是攻击，“凭什么呀？为什么呀？他们没有？”在揭露解剖他的时候，他反抗、不接受、讲理。这是什么表现？交通到这里咱就更清楚了，你要看他是一粒稗子，还是一粒麦子，你就看在揭露解剖他的时候他的表现。如果他是辩解表白、反抗，还要抓把柄、攻击，这是什么？这就是稗子。如果是麦子呢？他是惊讶，是有羞耻感，感到羞耻、害怕。就像沈奇，沈奇说别人把他当软柿子捏，他难受的来我这儿告状呢，然后我给他反打回去了，我说沈奇“神要检验你，给你摆设环境，给你一个操练场地，你就不服，就不能接受了呀……”我给他一揭露解剖，他听了以后是“啊？这就是神给我精心安排的环境？我还说我要忠心效力呢，我这效的是什么力呢？”沈奇马上就痛哭流泪，“我怎么是这东西呢？神在那边试炼我呢，我怎么还能把神摆设的环境当成是别人把我当软柿子捏呢？我就不是个人！”他自己就说自己不是个人。“我是在尽本分呢，我怎么还能说别人把我当软柿子捏呢？”他有这个羞耻感，他感觉到难受、懊悔，流下了眼泪。他的这个流泪、难受是因着“我没有做到，我做的这是什么呢？”是一种难受。另一种人流的眼泪是什么呀？“你就只看见我，你就只说我，你就不说他，你偏心！”是控告。两种人分开了，麦子和稗子分开了。

麦子有饱满的麦子和瘪的麦子，稗子也有饱满的稗子和瘪的稗子。但是，饱满的稗子也成不了麦子，这个能理解吗？就像一个人尽本分的时候，他能为着神、向着神，能作大的工作，那这个人是什么呢？这个人就是饱满的麦子。你作不了大的工作，你作个小的工作，不管干什么活儿，你也是个麦子，只不过是瘪一点的麦子。你做不了带领，做不了领导，但你能作个小的工作，就像沈奇一样，他的表达能力、素质差一些，但他有良心理智，这就是瘪一点的麦子。萧伟晋呢？人家能交通了，人家有这个能力，有这个素质，如果人家再有羞耻感、惧怕感，那就是一粒饱满的麦子。萧伟晋这里有一个什么表现

呢？萧伟晋是“弟兄是对的，我是错的；弟兄是对的，我是错的”，最起码他这个表现是不是一粒麦子的表现啊？（嗯。）他最起码有一个羞耻感、惧怕感，只是在他里面有一个打架的过程。咱现在还不能定他是麦子还是稗子，不定他。假如他有羞耻感、惧怕感，这就是麦子。我只是想用这个例子告诉你，人家有这个素质，人家能带领你、领导你，人家能够表达出来，如果再有羞耻感、惧怕感，这就可能成为一粒饱满的麦子。那饱满的稗子呢？就好比人家放下，放下是不是什么也知道呀？放下什么也清楚，但是她就是不尽本分，或者她想要搞自己的经营，那她就是活鬼，那就是让诡诈人中了自己的诡计。饱满的稗子，就像保罗，就是说他有那个素质，他有那个能力，但是他就是接受不了真理，接受不了修理对付，这是什么？这是一粒饱满的稗子。再比如说沈屹，沈屹先背一下这个黑锅，沈屹不追求真理，恨恶真理，没有羞耻感、惧怕感，但是他还能作点工作，能作一些事务性的工作，甚至有比他这个还厉害的，比他还能作工的，你看王静，王静原来在教会建造的时候在外边能作大一点的工作，是因为她有羞耻感、惧怕感所以后来回来了，如果她没有羞耻感、惧怕感，那她仍然在外边作着大的工作。这样的人有没有呀？多的是，那叫饱满的稗子。作不了大工作的，能作个小的工作，那就是小的稗子、瘪的稗子。再饱满的稗子也成不了麦子，再瘪的麦子，它也不是稗子。稗子再瘪、再饱满它也是稗子，麦子再瘪、再饱满也是麦子。麦子成不了稗子，稗子也成不了麦子。稗子为什么成不了麦子？就因为他没有羞耻感、惧怕感。神说人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人早就想跑了，是吧？你想不想跑？（想。）都想跑，但是敢不敢跑？（不敢跑。）这就是一粒稗子的心态。稗子，他不喜欢真理，说他不惧怕吧，灾难来了，他还有那么一点怕意。但他没有羞耻感，如果他有羞耻感，他就能主动地往正面走。没有羞耻感的话，神的行政出来了，你达到什么要求了，可以蒙拯救，达不到什么要求，你不能蒙拯救。稗子如果有一个心志、信心，就像沈屹，如果他有一个心志、信心，“我知道我是稗子，我不喜欢真理，但是我有心志、我有信心。”什么心志？背叛自己的心志，背叛老己的心志。什么信心？“我不喜爱真理，我恨恶真理，但我得追求真理，我得做一个有真理的人。”神今天把话给咱说出来了，也就是说，神把做一粒麦子的路给咱指出来了，如果你的本性不好，你不是喜欢真理的人，但是你看见本性好的人所走的路是什么

路，你就有心志、有信心，你也非要达到追求真理的这个标准不可。就像念书一样，素质好的那个人下课也玩、上课也玩，人家考试的时候还考得好，人家本身的素质、能力就在那儿呢，这就像是麦子。稗子呢？素质、能力不行，“我得有心志，我得有信心，我就不相信我不行，我加倍地努力学习”，他的成绩能不能上去？（能。）学习成绩也能上去，有心志背叛就行。就像搞男女，“我觉得搞男女也对呀，没有什么坏处呀，这有什么呢？可神非得说是丑陋的，我要是不背叛，神还不要我。哎呀，我喜欢，我放不下，但是神让我放下，我得有这个心志，因为我放下以后，在神那边有上好的福分等着我呢。不行，我得背叛！背叛！背叛！”人看的和神看的不一样，人看的是什么呀？人看的是他的作工大小，也就是人看他长得饱满不饱满。“你看人家王静跑了半个中国，你看人家长得饱满不饱满。”但是神不看你长得饱满不饱满，神看什么呀？神要看你有没有良心理智。审判刑罚临到你的时候，神话临到你的时候，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这就显明了。如果说你临到审判刑罚是一种接受、顺服，你有羞耻感、惧怕感，这就是麦子的一个表现。不管你饱满还是不饱满，这就是一粒麦子的表现。如果你临到真理，临到神话，就是一种反抗，就是一种反击，不愿意接受，这就是稗子的表现。稗子有饱满的，还有瘪的，是吧？一个人如果什么工作也作不了，但抵挡还挺有劲，肉体缠累还挺大，你和他说什么，他还挺有理由，还不知羞耻，这就是瘪的稗子。所以你就是稗子，你也得做一个饱满的稗子，你不要做瘪的稗子。为什么呢？饱满的稗子最起码他能效力，瘪的稗子他连力也效不上。

这就把稗子和麦子分开了，是吧？稗子也就是效力者。咱再说这个效力者，你知道你是效力者，你知道你是稗子，也就是说你知道你的身份、地位了，如果你因着一个信，“我就是这个能力，我就是这个素质，不管你怎么说，审判刑罚我接受不了，我对神也认识不了，但是我就是一个信，我不能离开神，我再受多少苦也行，我效力也得在这里效”，心里再受多少苦，他不敢离开神。就像驴总，你说驴总苦不苦呀？（苦。）“吃饭的时候你打我，睡觉的时候你也打我，你见了我就打我，什么时候你见了我都要打我，但是干活儿的时候，你喊的就是‘驴总、驴总’”，你说他心里难受不难受？（难受。）你说他想走不想走？他想走不能走、不敢走，他里面有一个信，他不敢走，哪怕

是效力也得在这里效力，这就是一个忠心的效力者。有的人一说到效力，他还干不干呀？不干了。效力都不能效到头，那这就是一个稗子，是一个效力者。你知道你是一粒稗子以后，就像李晓婷的那种表现，“我看见了，我不行，我就是一粒稗子，稗子是被扔到火里焚烧的对象，拉倒吧！我不在这里搅扰、打岔了，我走吧。”烂泥扶不上墙。你就是稗子，你也是神造的，你往哪儿跑呢？“我就是稗子我也得在神家，我就是稗子，但我不做稗子做的事就不行吗？我效力不行吗？敌基督还效力呢，我就不能效力？”如果一说你是稗子，你起来就走、起来就跑，那你还是一个受造之物吗？你不配称为受造之物。这就是咱刚才说的，你是麦子也好，你是稗子也好，你在这个圈圈里面，临到你的就是铁杖的管辖。什么是铁杖呢？有圣灵作工的人手里面就拿着铁杖，铁杖就是按着神的行政来管辖你。你抵挡了就怎么怎么惩罚你，把你划分在哪个地界范围内，你能干得了什么，根据这个来安排你，这就是铁杖。如果你抵挡神了，对付你了，解剖你了，这是铁杖的责打。你做了坏事以后，做了对不起神的事以后，灵里面受责备，那就是铁杖的一种责打。如果你不愿意接受这个，你走了，那你出去以后你就不在神的经营范围里了，神就把你搁置到了外面。把你搁置到外面以后，就把你和外邦人划分在一个类别里了，那你就等着神的刑杖来处理。刑杖，那就是上刑呢，刑罚呢。刑杖发挥的功用是什么呀？那就是地震、瘟疫等等，灾难过来一下就把你吞没了，这就是根据你抵挡神的程度再来不同程度地惩罚你。

神说：“麦子指的是众子、子民，是因这些人在创世以前我就加给他们我的素质，因为我说过人的本性并不改变，所以说麦子总归是麦子。”（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一十三篇》）“所以说麦子总归是麦子”，也就是稗子成不了麦子，麦子成不了稗子，这话是不是绝对的呀？不是绝对的，可以转。“因为我说过人的本性并不改变”，是什么变呢？是你的性情变化了，是你的看事观点转变了。就像我刚才说的淫乱，他本性没有变，他本身就喜欢淫乱，这就是他的本性。但神话临到他了，他不愿意扭转他的观点，他喜欢那个东西，他不以为耻，可是他有一个信心与心志，“我就不相信我得不着真理，我是喜欢邪恶，我是一粒稗子，但是我有信心、我有心志”。他放不下淫乱，他看着淫乱就喜欢，就像狗看见一块肉，你说狗

想不想吃？（想。）它想吃，可是“神说了，主人说了，那肉不能吃，因着神说了不能吃，我就得怎么呢？我就不能吃。我想吃，但是我不能吃，我得有一个心志、有一个信心，我得弃绝它！远离它！”他有这个方向、有这个目标。神成全的就是人的信心与心志，你有这个信心与心志往上走，神就要作工。神要作工，你就会有改变。这个改变就是改变你的看事观点。神要改变你的看事观点很简单，一个感动、一个引导，你就扭转过来了。虽然你不通灵，但是你有心志、有信心，“我得实行真理”，经过听懂神话的人给你翻译了神的意思以后，“我得按着神话走，我得按着弟兄姊妹给我带的这条路走”，这叫实行真理。“我不明白，但是我得实行”，你有这个背叛自己、实行真理的信心与心志。真理是怎么明白的呀？是在你实行以后才明白真理的。也就是说你有大的心志与信心，“我非得这么去走，非得这么去做”，然后神就感动你，当你这么实行了以后，你就有可能从稗子转换成麦子了。但是这个几率是很小的，这样的人很少，但是有，那是神对你的恩待。为什么说很少呢？因为这需要极大的信心与心志，你得有背叛自己的心志，背叛自己的毅力。就好比淫乱，你明明就觉得这个淫乱对着呢、就应该，可神说了不应该，那你应该怎么走？自己不仅得受苦，还得实行，因为毕竟是让你放下你喜欢的东西。就像狗一样，狗喜欢吃肉，但就不让它吃肉，它行不行？你有这个心志与信心，神就摆设环境成全你，这就是神的行政。神根据你的追求，给你摆设环境成全你，加给你。但大多数人是克制、控制，因着有行政，因着有事实临及，“我喜欢不喜欢男女呢？我喜欢。我不认同神所说的，但是神有行政，我有什么办法呢？”他是种没办法、是种无奈，他还搞不搞男女啊？不搞了。“因为我搞男女我就没希望了，我不搞男女我就能剩存下来。”但是他的观点不变，他只是活在一个“怕”之下。就像保罗，他能跑半个欧洲，是因为他信的是能击杀他的那位神。就是说，稗子在涉及到自己的归宿时，即使说他的观点不变，但他努努力，克制、控制，他也能成为忠心的效力者。就是神说的，敌基督只要不打岔、不搅扰，效力也行。那这个人在国度里面虽然不能成为一粒麦子，但他能成为忠心的效力者，神给他一千年的恩典。神说一千年神把撒但放出来以后，因着他的观点就没有变，所以撒但一说什么话，他就又跟随撒但了。神拯救人是一个漫长的工作，人的性情变化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神拯救你多长时间？神拯救你一千年的时间。

神等待你一千年，让你变化，但是你的本性是这样的，你就不喜欢真理，一万年你也不喜欢真理，只是条件不允许，没办法。如果你一直是这样，那你就只能活一千年。如果你在这一千年里能改变了，如果你有心志与信心改变了，那你就背叛它。就是神说的，可以转换，原来你是忠心的效力者，你可以转换成子民。你从忠心的效力者转换成子民，这就是一粒稗子转变成一粒麦子的过程。这不是说绝对没有，神成全的就是人的信心与心志。听明白这个交通了吧？

我给你交通的，既要让你看见你不是什么麦子，你是一粒稗子，但你还得对你这粒稗子有一个真实的认知，“我是一粒稗子，我怎么才能成为一粒麦子呢？”你得付出很大的代价，背叛自己、否认自己，有心志往上走，这需要付大的代价。“即使说我没有那么大的信心与心志，我控制、克制，我知道了就不能再做了，我喜欢也不能做了。就像驯化狗呢，狗就喜欢吃肉，‘但是我不能吃，因为我吃了以后主人就不要我了。我看着肉想吃，流口水，但是我背叛，我不吃、不吃。’”那你这样“不吃”下去，你就能成为一个忠心的效力者，就能活一千年。也就是说，你犯罪了想为自己说话、为自己讲理呢，但自己没理。就是萧伟晋说的那句话，“弟兄你是对的，我是错的；你是对的，我是错的。”不管他自己认知不认知，他喜欢的东西，他不放下，但他在克制、控制着。就像男女方面，“我喜欢的东西我不想放下，但是神说了搞男女不对。哦，搞男女不对，我不对、我不对，神你对、你对，不搞男女对，不搞男女对。”他一直在克制着、控制着，最后熏陶感染，这个形成了一种规条，形成了一种诫命。他一直想，但不能，神话在这儿就把他打住了，神话在他身上起作用了，他是一粒稗子这不假，但他能按着神的话去克制、控制自己。

神说搞男女是丑陋的，麦子是因为与神话相合，麦子说“原来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我当初就不愿意，但其他人都是这样，所以我才有了男女。神说得对，搞男女丑陋，那我就得远离。”人家和神话是相合的，人家走的这个道和神话是不打架的，人家是轻松加愉快走上去的。就像吃肉一样，你要是和不吃肉的人说“你得戒掉肉啊，不能吃肉”，不喜欢吃肉的人会说“我早就知道，还用你和我说啊，你就是让我吃，我也不吃。”那就是一粒麦子，他就不吃肉。但是稗子呢？他是

喜欢这个东西的，他是喜欢吃肉的，你和他说“你不要吃肉啊”，他说“肉那么好吃，你不让我吃。可是你说不让我吃肉了呀！谁让你说不让我吃肉呢！我有什么办法啊？你是对的，我是错的，我不吃肉，不吃、不吃……”他“不吃”了一千年，剩存下来了。就不用说一千年了，你不吃多长时间以后，慢慢就成了一个界限，即使是你再喜欢的东西你也不能动，有一个界限了。好比外面放着黄金，神和你说“这个黄金不能动”，黄金谁也想要，看见没人要就想拿，但是你里面知道“神说了，我不能要”，即使你想拿也不能拿了，因为你在这个界限里、诫命里呢。为什么说让人守诫命呢？守诫命是为了更好地实行真理，实行真理是为了更好地守住诫命。实行真理，真理是神的话，神告诉你那个肉不能吃，“虽然肉好吃，我喜欢吃，但是我不能吃，我得守住这个诫命”，守住诫命是不是就是实行真理了？实行真理以后，最后你经历了多少年以后，知道了吃肉会产生什么病，对你身体有什么害，“哦，我原来喜欢吃，但那就相当于是一种毒品，我越吸它，它越害我，虽然吸了毒品舒服，但是会把自己给毁了。哦，原来神是在拯救我。”你看见了神的爱，但是你喜欢不喜欢毒品啊？你仍然喜欢，但你对毒品有认识了、有认知了，“我不能接触毒品”，这就是在守住诫命的时候明白了一个真理。守住诫命是为了更好地实行真理，实行真理是为了更好地守住诫命。这就是说，稗子怎么可以成为麦子，稗子可以转换成麦子，麦子也可以转换成稗子。怎么转换呀？有的人他能听懂神的话，也可以说他通灵，但是呢，他放不下肉体，他不愿意背叛，他就放荡。他放荡了几次以后，神看这个人没信心、没心志，是一个懦夫，神就不在他身上作工，就把他放弃了。神放弃了他之后，还要把他身上原有的东西都挪去。那他原来是通灵的，现在变成什么了？（不通灵。）现在就不通灵了。不通灵了，也就变得麻木痴呆，成傻子样了。

我给你们这样交通就是为了让你们既看清了麦子与稗子的区别，又不定规自己，都有路可行。即使你看见自己是稗子，那你也有路可行。什么路呀？只要你有心志与信心就有机会转麦子，难不难？（……）对于有信心与心志的人来说就不难。你说狗都能不吃肉，咱人就做不到吗？现在神已向人公开显现，你也看见了，神话有权柄，神定意要作成的事无人能拦阻，这都让你看见了。你看见了以后，你

还信不来，那你的结局、归宿不是就定了吗？而且你现在走在这儿，你是一个幸运儿，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全国有多少人还活在黑暗中哀哭切齿呢？你能看见神的显现，你能看见神话的应验，你已经从黑暗中走出来了。他们是无路可走，是分不清，你是看清了。你看清了就给你挪去了多少试探。神说人离开了神没有生存之道。神说："我将我的一切荣耀都赐给了你们，我将以色列选民未曾得着的生命赐给了你们，你们理当为我作见证，理当为我献青春、舍性命。我将我的荣耀赐给谁，谁就得为我作见证，为我舍命，这是我早命定好的。我的荣耀赐给你们是你们的福气，将我的荣耀见证出去这是你们的本分，你们若只为着福气而信我，那我的作工便无有多大意义，而且你们也并非是在尽你们的本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论到"信"，你怎么认识》）神把荣耀赐给你多少，就要和你索取多少。什么是荣耀呢？神给了你话，光照了你，让你明白了、认识了，你对神有认识了，对真理有认识了，对自己有认识了，这是不是都是神的荣耀呢？神作在你身上的，神拯救了你，然后你接受不了、你背叛不了，"我什么都明白，就是实行不出来"，这走的就是敌基督的路。那你说，神会怎么惩罚你呢？所以说，必须得事实临及。这边地震、瘟疫、饥荒来了，灾难来了，那边人吃人的风声到了，你在这儿是"我是走呢？还是留呢？我是走呢？还是留呢？"每天就是在这里盘算呢。那天，萧伟晋带了一个医生过来，让医生给咱的几个人把把脉，那个医生说"你们这些人怎么了？怎么都抑郁了？"为什么抑郁呢？天天都在盘算，"我是走呢？还是留呢？我是走呢？还是留呢？我走是什么？我留是什么？"每天盘算的就是走与留。在十字路口不知道徘徊了多少年，抑郁不抑郁？（抑郁。）抑郁、郁闷死了！自己所追求的得不着，不是自己所追求的还得走，就是效力也还得走。从这里就看见，神作工越来越快，稗子、麦子要分开，人各自找见了各自的位置。当你看到自己是地狱之子的时候，才是你信神的开始。

现在谁是麦子、谁是稗子好区分了吧？这简单。怎么分？（沈屹：根据人有无羞耻感、惧怕感。）你给他一交通、一解剖，你看他的表现立马就区分出来他是稗子还是麦子了。他如果是一种惊讶的认识，"啊！"这是什么表现？这是一粒麦子的表现。他如果是一种质问，"啊？你再说一遍，怎么了呀？"这是什么？（稗子。）稗子。是

麦子还是稗子，一下就显形了。稗子一直是为自己辩解表白，因为什么呢？他觉得他那个是对的，所以他一直在讲他自己的理，他讲的是他自己所喜欢的。麦子呢？人家不是讲自己的理，人家看见自己是一个受造之物，自己是信神呢，神的话是真理，神说的话一临到，人家就是“啊！我又错了？我看错了？我不应该喜欢它？哦，我喜欢它这是丑陋的，我应该喜欢那个呀。”人家是寻求路呢。

545　只有借着试炼才能检验出人对神的真心

1　真心跟随跟随神的人都是能经得住工程的检验的，不真心跟随神的人则是经不住任何试炼的，这些人或早或晚都得被驱逐出去，得胜的在国度之中在国度之中存留。人是否是真心寻求神的人是借着工程的检验，也就是借着借着试炼而决定的，并不在乎人自己不在乎人自己定规。

2　神不随便弃绝一个人，他作的一切都让人心服口服，人看不见的事、人不服气的工作他不作，是真信还是假信都由事实来验证，这是人所不能定规的。“麦子不能成为稗子，稗子不能成为麦子”，这是不可不可疑惑的，凡是真心爱神的人最终都能在国度中存留，神不会不会亏待任何一个神不会亏待任何一个真心爱他的人，神不会亏待任何一个真心爱他的人，神不会亏待任何一个真心爱他的人。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与人的实行》

108　你能想象出神报应人的态度吗

1　神从你们身上想得到的就是诚实向上的心，但到现在神的双手仍是空劳无获，你们想想：到有一天神仍苦不言衷，那神对你们的态度会是怎样呢？还会是这样会是这样和蔼吗？神的心还会是这样安然吗？

2　你们了解一个费尽心思种田而颗粒未收的人的心思吗？你们明白一个颇受打击的人的心所受的伤害有多大吗？你们能体尝到满心

希望而不欢而散的人的苦楚吗？你们看见过一个被激怒之人所发出被激怒之人所发出的怒气吗？你们能体尝到满心希望而不欢而散的人的苦楚吗？你们知道一个被敌视、被欺骗之人的复仇的急切心理吗？你们若了解这些人的心态，那你们不会想象不出神报应人的态度会是如何吧！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谈归宿》

164　现在正是神拟定每个人结局的时候

现在是神拟定每个人结局的时候，不是神开始作人工作的阶段，神将每个人的言语、行为以及每一个人的跟随历程与原有属性或其最终的表现都一一列记在神的记事册上，这样，无论怎样的人都难逃神的手，都会按着神的分布而各从其类。

现在是神拟定每个人结局的时候，不是神开始作人工作的阶段，神将每个人的言语、行为以及每一个人的跟随历程与原有属性或其最终的表现都一一列记在神的记事册上，这样，无论怎样的人都难逃神的手，都会按着神的分布而各从其类按着神的分布各从其类。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当为你的归宿预备足够的善行》

38. 怎么认识行政

咱每天信神呢，信神的人都常说一个词：行政，那怎么解释“行政”这个词呢？单独说“行政”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字面意思是什么，解释解释字面意思就行。（……）可不敢把语文老师给难住了，语文老师都答不出来，那就谁也解释不了了。没有想过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吗？（投入：没有，只是与神挂钩了。）咱说这个词的意思不需要与神挂钩啊，咱就单独说“行政”这个词在字典里边该怎么解释。咱信神呢，行政对咱信神的人来说是不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咱信神几十年了，对咱这么重要的行政，咱居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行政”从字面上来看，行政的“行”是通行，行政的“政”是政策，连起来就是通行的政策。准确地说行政，通行的政策，也就是强制执行的，没有你选择的余地，是强制执行的一个政策。咱怎么理解这个词？每个国家都有它的行政吧？都有它的行政机关、行政机构、行政组织。咱一说行政机关就知道是说哪儿吧？政府部门。那行政机关是干什么的？（执行。）执行什么呢？（执行政策。）它是为了维护一个国家，为了维护自己国家政党的利益，而用来管理、统治人员的一种政策执行的机关。它的政策是什么呢？它的政策就是法律。它是来强制执行、通行它的法律，强制执行、通行法律的这些部门统称为行政机关、行政机构。咱有的人体验过，行政机关的人来了之后，和你讲理不讲理呀？（不讲理。）人家不讲理的依据是什么？是法律。人家是根据哪条法律来执行的，人家政府也是根据哪条法律来执行的，派出所、公安局、法院、检察院都是依据法律执行，都是来执行法律的。那法律是从哪里来的？法律是国家为维护它的政权而制定的一些规章制度，规章制度就形成了法律。执行法律的这些机关，那就是行政机关，那就是要把这些法律强制执行下去。你怕不怕法律呀？（怕。）你怕吗？你不怕法律。共产党要是倒了的话，你还怕法律吗？怕不怕？（不怕。）那怎么那个时候你就不怕法律了呢？因为它没有行政机关了。你怕的不是法律，你怕的是什么？你怕的是国家的行政机关。你不是怕犯法，你是怕你犯了法之后，有执法机关来执法。你犯法了，只要没有人来执法，只要不让人知道，你什么都能干。你要是干了违法的事，你最怕执法机关知道，你最怕执法机关执法。所以说，你怕的是

执法机关，你不是怕法律。但说的时候是说你害怕法律，其实是因着人家要按法律来执行，你害怕犯法，你才不敢做这个、不敢做那个。所以说，你并不是怕法律，你怕的是执法机关。

你知道行政的意思之后，咱再说神家的行政。神家有行政，但你怕不怕呢？二杆子，你怕神家的行政吗？（二杆子：现在还没有害怕。）投入，你怕神家的行政吗？（投入：不怕，要是怕的话，就规规矩矩的了。）那你为什么怕国家的法律，却不怕神家的行政呢？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你没有在神家看见什么呢？你没有看见神家的行政机关，你没有看见神家的执法机关，所以你不害怕。人信神却不害怕神，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人没有看见神家的执法机关，人没有看见执法，所以人不怕。那神家的执法机关在哪里呢？神家是行政来管理，需要不需要行政机关？（不需要。）为什么呀？神是万物的主宰者，神主宰万有，神有权柄，不需要什么行政机关，神不需要别人替他去实行他的“法律”、执行他的“法律”。就像法院，法院判你刑的时候，你怕不怕呀？你不怕。只要派出所、公安局不来，那法院给你的就是一张判决书，就是一张白纸、一张废纸，所以你不害怕。你怕的是公安局、派出所，你怕的是人家来执行。所以说，你在世界、在一个国家怕犯法，你是怕你犯了法之后人家要来执行。因为是国家的法律，所以必须有人做这个事，必须有监狱、派出所、公安局。那神家呢？神家不需要这些。那神家是什么呢？神家有刑杖、有铁杖。当你触犯了行政以后，神的刑杖开始发挥功能，所以不需要人去做，是神作。神作就是刑杖。人现在为什么不害怕呢？是因为刑杖还没有发挥功能，是吧？那刑杖发挥功能的时候，你害怕不害怕？（害怕。）刑杖发挥功能的时候就怎么了？（神的性情就要临到，事实临及。）我说了“上联”，你就不会说“下联”吗？咱每天看神话、背神话、唱诗歌呢，我说了上一句，你最起码得知道下一句吧？神的刑杖发挥功能了就怎么了？水要咆哮，山要倒塌，大河要崩塌，海面之上，漂荡着人的死尸，神的刑杖发挥功能了。你现在不害怕，是因为神的刑杖没有发挥功能。这个刑杖就是干这个呢，这叫通行神的行政。如果说你成魔鬼了，神不要你了，把你打成外邦人了，那大山崩塌的时候、洪水泛滥的时候就把你处理了，你和外邦人一起一下就没有了。今天你在这儿还追求肉体呢，还不害怕呢，还应付糊弄、搞欺骗呢！你连大红

龙也不敢应付糊弄，你却敢应付糊弄神，甚至因着害怕大红龙就不尽本分了！你是尽本分呀，还是害怕大红龙呀？你怕大红龙抓你坐牢，怕大红龙判你几年刑，但是你就不怕神惩罚你，你就不怕成了海面上的死尸。

神家有刑杖和铁杖，刑杖是来治理的，铁杖是来管辖的。你在神的作工里面，在跟随神作工的圈圈里面，在圣灵作工的圈圈里面，临到你的是什么？是铁杖的击打。铁杖在哪里呢？谁有圣灵作工，谁手里就拿着铁杖！为什么说谁有圣灵作工谁手里就拿着铁杖呢？有圣灵作工的人，神在他身上作工，他要做什么事，这个事情就得实行、执行，所以他手里就拿着铁杖，对你就是责打、管制。所以你在圣灵作工的这个圈圈里面，你就受到了铁杖的管制、管辖。如果你不愿意，你要逃跑，那你就出去。你出去就去了哪里了？就去了刑杖里面了，就成了治理了。治理和管辖有什么区别呢？好比说你在街道上开了一个店铺，你在店铺门前放了一张桌子，你在上面摆了一些要卖的东西，或者是让孩子在桌子上做作业呢，市容管理人员过来要干什么呢？“不让你摆，你就要摆”，拖着你的桌子就走了，这叫什么呢？这叫治理。人家是治理街道的，要美化环境呢，这叫治理。而你老公回来踢了你两脚，“你干什么呢？下雨了也不收拾”，孩子还在外面做作业呢，你老公让你把东西收拾回来，这叫什么呢？这叫管辖、管制你呢。你是让管制你呢，还是让治理你呢？（管制。）铁杖管辖、管制，是让你悔改，是让你重新做人呢，治理你就是处理你了。就像河道，你听说过“治理河道”，但你有没有听说过“管制河道”呀？治理就是治理了你、清理了你，不和你说了，不搭理你了。如果说，你在这里连审判刑罚、修理对付都接受不了，你想逃跑，想从审判台前逃跑，你逃跑了，铁杖就不管辖你，就不搭理你了，你还嫌管辖你呢，不管你，你走吧。你出去就是刑杖治理，你逃脱不出神的行政。行政也就是诫命，强制执行，不和你商量。我这话听懂了吧？（嗯。）交通这个就是让你知道，你现在看了行政之后为什么不害怕。你口上说神家有行政，但你不害怕，是因为没有临到你，还没有事实临及，是因为在神隐秘作工期间，临到你的都是话语，没有事实临及，没有按你的罪来治你，所以你就不害怕。

国家行政机关依据的是什么呢？国家行政机关依据的、执行的是它的法律。那神家行政依据的是什么呢？执行的是什么呢？知道不知道？神家行政依据的、执行的是神的性情，也就是说神的性情就是行政，你不要触犯神的性情。也就是说你不要触怒神，你不要惹神发怒。你惹神发怒了，那你肯定触犯神的性情了。也就是说虽然神没有公布什么行政，但你知道你怎么做事是惹神发怒的，你惹神发怒那必定是触犯了神的行政。神的性情有喜怒哀乐，神的“喜”意味着什么？正面事物的诞生与存在。只要是神喜的，神就要让它诞生并存在下去。那神的怒是什么呢？神的“怒”意味着邪恶事物不复存在。怒是什么呢？惹神发怒了。国家的法律是什么呢？国家的法律是为了维护国家的政治利益而执行的、施行的规章制度，再借着行政机关来执行，这就成了一个行政机关。说这个是让咱能够好理解、认识这个行政。法律和神的行政，你为什么怕法律而不怕神的行政呢？你触犯法律了，行政机关执行呢，执行有一个什么程度呢？你就是杀人放火了，它罚你款、判你刑，最大程度就是判你死刑，是吧？即使说判你死刑，你死了，也就是取缔了你的一个肉体，它伤害不了你的灵魂。最大程度就是取缔了你的肉体，也就是说你真正的生命它动不了。因为你死了之后，不是你的生命就完了，那只是什么呀？那只是你生命延伸，生命的一种不同表达方式而已。你在这一辈子是一个人，你死了以后就算转成了一条狗，你是不是还活着呢？只不过是生命的表达方式不同。或者你又转成了一个人，原来你是男的，后来转成女的了，这是生命的表达方式不一样、不同，但你这个人还活着呢。即使法律判了你死刑，那也只是判了你这一辈子，这是最大的惩罚。这一辈子判了你刑了，但当你这一辈子完了以后，立马到了阴间，过上三天，你就有可能又转成一个人了。法律能治了你吗？判你死刑，这就是法律的最大程度。但你要是触犯了行政是什么后果？（灵、魂、体永远惩罚。）灵、魂、体是永远地受惩罚。你一旦应付糊弄欺骗了神、抵挡了神，还不悔改，成为魔鬼，那你的灵、魂、体将永远地受惩罚。你效力不好好效，或者是不愿意效力，成了一个帮忙的，那你最后就受到了惩罚。你活不出一个正常人性来，你活的是个鬼样，活的是个畜生样，那就让你永远地成为一条狗、永远地成为一头猪，是永远的！你永远不可能再说话，永远不可能再像人一样活着。你敢不敢触碰神的行政呀？（……）所以说人根本不懂得生与死的意义。生意味着什么？死

意味着什么？你触犯法律是什么后果？你触犯神的行政是什么后果？你触犯法律了，顶多就是关上你几年，或者判你死刑。但如果你触犯了神的行政，那后果是人难以承受的呀。我这个话能听懂了吧？听懂这个后果了吧？（嗯。）

听懂这个后果了之后，知道我交通这个是想要达到什么果效吗？我交通这个是让你胜过人事物的辖制，不受大红龙的辖制。作工结束了，神要打败撒但，怎么打败撒但？神要借着你的一个见证——冲破死亡的辖制（临到你的有可能是大红龙对你的一个死亡的威胁）来打败撒但，当你胜过死亡的辖制之后，你不害怕死亡了，还有什么能拦阻你？没有什么可拦阻你了。所以在作工结束的时候，你必须得超过这一条线，你超越不了这条线，你还会被大红龙卷走。就是说，你得对神的行政和世界上的法律有一个真实的认识与分辨。你触犯法律之后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你触犯神的行政之后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你去对比一下，然后要怎么呢？要颠覆你起初的认识。你不要把神的性情当成绵羊，神的性情是狮子。你不要把大红龙看得那么厉害，神说它就是一个纸老虎。神为什么说它是一个纸老虎呢？你看着它怕，其实它吃不了你，它吃不了人。以前说大红龙就是纸老虎，有些时候想不通，“明明人家大红龙就是一个老虎，人家就是要人的命呢，怎么能说人家是纸老虎呢？”今天你把法律和神的行政对比认识一下，大红龙它是不是就是一个纸老虎呢？（是。）大红龙它也就只能吓唬吓唬人。即使它把你吃了、把你害了，它吃的是你的一个肉体，它吃不了你的灵魂。所以说，在你眼里看它就应该是一个纸老虎。你认识了这些以后，你就可以作出但以理的见证，下“狮子坑”，敢坦然面对，坦然面对死亡，不受辖制。这个能听懂吧？（能。）好达到不好达到呀？我跟你说了以后，这就需要在你脑海里面运行一段时间，然后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成为生命。这个成为生命之后，撒但就夺不了你了。我给你交通了以后，你也能够把这个贯穿下去，让跟随的人都能认识、站立，撒但就退去了，神的工作就以得荣之势告终。这个我交通清楚了吧？（嗯。）

0011　神向全宇公开的行政

1　当旧世界存在之时，神要向列国大发烈怒，颁布向全宇公开的行政，谁若触犯将遭到刑罚，谁若触犯将遭到刑罚：神面向全宇说话之际，所有的人都听见神音，即看见神在全宇之下的所有作为，违背神意的，就是说，以人的作为与神相对的，在神的刑罚中倒下；神要将天上的众星都重新更换，太阳、月亮因神而更换，不再是往日的天，地上的万物重新更换，因神的话而成就；全宇之下的列国都重新划分，要更换神的国，使在地的国永远消失，而是敬拜神的国，凡属在地的国都要被毁灭，不存在。

2　全宇之下的人，凡属魔鬼之人都被灭没；凡敬拜撒但之人都在神的焚烧之中倒下，即除了现在流中之人将全部化为灰烬，即除了现在流中之人将全部化为灰烬；宗教之界将在神刑罚列民之时而不同程度地回归神国，因着神的作为而被征服，因为其都看到了看到了“驾着白云的驾着白云的圣者”已来到；所有的人都各从其类，因着所作所为的区别而受各种刑罚，若是抵挡神的都灭亡，而在地所作所为不涉及神的，因着其表现而存在地上，受众子、子民的管辖；神要向万国万民向万国万民显现，在地发表神亲口之声，宣告神的大功告成，让所有的人都亲眼目睹，让所有的人都亲眼目睹，让所有的人都亲眼目睹。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二十六篇》

39.犹大是怎么走上绝路的

犹大是怎么走上绝路的（一）

萧铭，谈一下你心里的想法，心情和情形都能谈。（萧铭：我不知道该怎么谈。）你想谈什么？你有没有什么认识？（萧铭：我感觉我没有凭真理原则做事，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恶，什么也不是，到头来都是白费。所以就产生了我说的那种情形，害怕自己办的事多了，害怕自己效力效得多了，感觉自己有点亏。因为知道自己到头来什么也得不着，反而会作恶、会死，最后没有生命、没有结果，也没有结局，然后灵里就越来越下沉。我看见自己的这性情，根本就不是能蒙拯救的人，自己都为自己头疼呢，也有点失望。面对这事，你说让我当衬托物呢，可是我看见当完衬托物之后就该灭了，就没有拯救的余地，让我当完衬托物我也不知道我的结局是啥。原来我说结局是啥就是啥吧，能帮点忙就帮点忙，可是我今天一看，给我的感觉是啥呢，我的感觉是我想帮忙都不用帮了，不用帮忙了就感觉啥也不用干了，也就没有心劲儿了，一下就感觉躺到床上都没有力气了，就只有呼吸了。）那你认识到你是怎么一步步走到这儿的吗？（萧铭：因为我不寻求真理，不把你的话当话，一步一步走到这里的。）有没有细节？（萧铭：细节就是对自己太宽容了，太放纵自己了。）你失败、跌倒了，最起码你得认识到你是因着什么失败、跌倒的，就像你得病了，你得知道你是因着吃错什么东西得病了，还是因着没有穿合适衣服得病了。你是因着什么得病的，你搞清楚了没有？（萧铭：清楚了一点点。）这是不是你更应该研究清楚的？（萧铭：应该。）你研究不清楚这个，那你下一次是不是还要跌倒呢？（萧铭：是。）那你研究清楚这个了没有？（萧铭：有时候研究清楚了一点，但是人一旦没有前途命运的时候，人一旦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会感觉整个世界都无所谓，一切都无所谓，就是消极怠工的那种情形。）咱先不说这个消极怠工，就说你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这一步的，自己是怎么把自己的路给走绝的，这个是你必须得搞清楚的。现在你只是说你的车坏了，你在这儿消极得走不动了。你的车为什么会成了现在这样的？怎么能成了这样的？怎么坏了的？坏的原因是什么呢？如果这次车坏的

原因你搞不清楚，那下一次你的车是不是还要坏？（萧铭：是。）那这个原因你搞清楚了没有？（萧铭：这个原因应该是因为我不看神话、不追求真理，只注重于把这个活儿干得能看得过去，只注重于表面的一些行为，丝毫不省察自己内心与神敌对的观点，不看神的要求是什么，只是一厢情愿、盲目地去做，不注重神的心意。）咱现在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说，咱不仅是在作工中没有按原则尽本分，没有按原则尽本分只是说你这个本分尽得不合格，可咱现在不仅是本分尽得不合格，而是过犯、是犯罪！本分尽得不合格和犯罪是两码事，本分尽得不合格是你没有尽心尽意，是你偷奸耍滑，可咱现在是过犯，是比本分不合格更严重。

萧铭，你在祭物上面账目不清，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报账出了差错，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和你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出现偏差，完全不是一个级别。如果你只是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出了一个偏差，会不会这样处理？咱揭露解剖了多少了，有没有这样处理过他们？到现在你不知道你错在哪儿？知道不知道？（萧铭：……）萧铭，你听懂我话的意思了吗？（萧铭：……）你如果找不见根源，能治好病吗？你找这个根源了没有？（萧铭：……）神喜欢诚实人，咱怎么一步一步走到这里的？坦诚、交心，敢不敢把自己亮出来？连事实都不敢正确面对，你说咱会不会有认识？会不会有背叛？会不会实行真理？没有这些你后面的路就没法走，就不可能有路走。首先咱得面对事实，咱面对的是什么呢？得面对事实，得去认识，你想过这个事没有？你只是浮皮潦草地说了一下。在报账的这个事情上，你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事？这是不是一件大事？萧铭，这是不是大事？（萧铭：是。）这件事你怎么对待？这件事你怎么认识？神的交通《怎样追求真理（二十三）》你看了吗？（萧铭：看了。）看完了没有？（萧铭：看了一遍，印象已经模糊了。）《怎样追求真理（二十三）》这篇交通里对你有帮助的有哪些？神是在作什么事呢？神怎么拣选人呢？还记得吗？（萧铭：神长期看人的态度、观点。）神主宰安排人事物，神怎么主宰安排人事物的？神怎么拣选人的？所有的人事物是神主宰安排下的，那神给你主宰安排这个环境是要干什么呢？神要看你的态度、观点。咱以前一直这样交通，今天事实摆上了，神也给咱这么说了，听清我说的了吧？（萧铭：嗯。）怎么经历神的作工？如果你不从周

围的人事物、环境中学功课，神说你是二货，即使说你把本分尽了，神给你打了多少分？打了二分。神要看你的态度、观点，在神给你摆设的环境中，你学习功课了没有？神摆设人事物显明你，你看见神显明你了吗？神显明你什么了呢？你认识什么了呢？这是不是正是神作的？那你对神作的工作的态度、观点是什么？你寻求了没有？（萧铭：以前是不注重周围的环境，就只是一句话，对周围的人事物、环境只是浮皮潦草地去看了一下、想了一下，并没有从中学习、吸取其中的精华，没有成为变化性情的一个台阶、介质。）神是怎么定人结局的？（萧铭：根据神摆设环境以后看人的态度、观点来定人的结局。）你知道神怎么定你的结局了，那你知道不知道你该注重什么？你是不是该注重神定你结局的这个环节呀？神是根据什么定你结局的，这是不是恰恰是你该注重的呢？

萧铭，给你摆设环境，让你尽这个本分呢，当人事物、环境出来以后，你去做这也好，去做那也好，神是不是都在看着呢？而且你做完了以后，这边已经给你作出了批示，神是不是已经把态度给你了，是不是已经告诉你了？你是不是看见神的态度了？你看见了没有？（萧铭：嗯。）你看见了神的态度以后，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呢？你寻求了没有？你省察了没有？你已经看见了神的态度、观点了，那你是不是要在神所看见的你的态度、观点上面去省察呢？你省察了没有？你在你的态度、观点上面用心了没有？你怎么对待的？你是逃避，你是躲藏，你是不愿意面对，更不要说承认了。事实摆在这儿了，你敢不敢担当呢？咱自己能做出来，咱为什么不敢承认呢？神是根据你承认了定你的罪吗？神定罪人是根据什么？你承认就定罪，你不承认就不定罪吗？所多玛人承认自己错了吗？需要他们承认吗？天使去的时候，所多玛人说“这个人来寄居，还想要做官哪！”天使接他们的话题吗？尼尼微人呢？尼尼微人一听见约拿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他们就感觉到害怕，“谁能做成这事呢？能作成这事的只有神啊！神定意要作成的事无人能拦阻啊！”害怕的时候该干什么呀？圣经中记载：“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他又使人遍告尼尼微通城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各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

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拿3:6-9）尼尼微人有这么一点希望都不放过，他们要悔改。约拿质问他们了吗？“你们犯了什么什么罪了，你们手中有什么什么强暴啊，你们所行的是什么什么恶道啊”，约拿告诉他们了没有？（没有。）用不用约拿告诉他们？约拿有没有和他们再多说两句话？约拿只是告诉他们“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约拿有没有告诉他们让他们悔改，约拿说过这个话没有？（萧铭：没有。）除了“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其他什么话约拿都没有说，更没有说“你们悔改吧，如果你们不悔改，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你们悔改了还能剩存下来”。约拿没有告诉他们让他们悔改，没有要求他们悔改，更没有说他们犯什么罪了，但是尼尼微人一听见“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这句话他们就害怕，他们就能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他们为什么能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因为他们害怕，他们想剩存下来，只要有这么一点希望他们就不放过，他们就要反省“我怎么得罪神了？我犯了什么该死的罪了？”约拿肯定没有告诉他们说他们犯了什么罪，从约拿的哪些表现看见的？约拿已经定义尼尼微人肯定是该死的，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所以约拿就在城门口等着神灭他们呢，结果神没有灭他们。这证明了什么？证明了约拿没有和尼尼微人说这些话。当约拿看见尼尼微人悔改了以后，约拿也没有想着他们悔改了神就不灭他们了，约拿也没有这样想，所以约拿还一直在等着看神怎么灭尼尼微人。尼尼微人是这么走的，你是走尼尼微人走的路呀，还是走所多玛人走的路呀？萧铭，我刚才说了尼尼微人走的路，你听懂他们走的是什么路了吗？他们听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以后，他们就能够主动地去反省、认识、悔改。

咱在这里把你的本分给取了，这是不是相当于告诉你“再有四十天必倾覆”呀？你听见这个声音的时候是不是该反省了？（萧铭：是。）可咱反省了没有？（萧铭：哎呀，反省了。）你反省的证据在哪儿呢？你不是反省，你是反驳、你是表白，你是反省吗？既然要反省，首先肯定得知道“我哪件事抵挡神了呢？我哪里是致命的？我的致命处是什么呢？我怎么抵挡神了呢？我找见抵挡神的那一面，我该干什么？我得去认识。”你去认识了没有？不要说认识了，咱现在承认了没有？承认不承认？（萧铭：承认。）只有承认了，才会有认识。为什么？你承

认了这个以后，你才往里面去反省，才往里面去挖。尼尼微人承认自己手中有强暴，承认自己所行的是恶道，他们才悔改、才披麻蒙灰，如果他们不承认，他们可能去悔改吗？真承认这是恶道，他们自然就要反省，“这是恶道，那我怎么就是不走这恶道了呢？我怎么能做出来这事呢？”认识到自己走的是一条错道以后，就要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如果认识不到这个恶道，可能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吗？萧铭，你能听懂我说的这话吧？（萧铭：能。）直到现在，咱能不能反思到自己的问题呢？咱有没有想贪占的心？（萧铭：没有。弟兄，我要是想贪占的话，我不会跟你说那个人私底下给我转了八百块钱，我不会说的，我也不会把这八百块钱放到全款里面去算。我如果有贪占的心，我不会这样做。从一开始到现在，我都没有想贪占的心，绝对没有！你一直跟我说怕我吃回扣，放心，我不会做这事。）我给你说一个情况啊，你属于有钱人还是没钱人？（萧铭：我是没钱人。）你手里没有钱，生活拮据，花钱受到了约束。那你是属于一个花钱大手大脚的人，还是属于花钱比较仔细的人？（萧铭：我是花钱大手大脚的人。）你手里边没有钱，你自己花钱还大手大脚。那你跟随神尽本分是不是心甘乐意的呢？有没有心不甘情不愿？心不甘情不愿这是不是事实？你这方面是明显的，其实所有人的心里是不是都是心不甘情不愿？只是你把这个暴露在光中了，别人是隐藏起来了。那你再细想一下，你在这里尽着本分，你看到的是什么？你在这里尽本分挣钱不挣钱？（萧铭：不挣钱。）自己付出了一切，还不挣一分钱。你再付出多少心血代价，你为神家再创造多大的利益，这些钱和你有关系吗？（萧铭：没有。）看看你的邻居，看看你的朋友，人家是老板，人家买车了、盖房了、娶媳妇了，你在这里干的是什么？你想不想这些？（萧铭：想。）那你心酸不心酸？（萧铭：不太酸。）不太酸，有点酸，感觉有点凄凉、寒酸。有没有寒酸感？（萧铭：消极的时候就有。）你再付出多少心血代价，你再创造多大的利益，和自己无关无份，“闯下的祸是我的，创造下的利润不是我的”。你再看看周围的环境，心里感觉有点凄凉、有点寒酸，不敢目睹，不能想，一想这些就涌上了心头，这是不是犯罪的起源？（萧铭：是。）

犹大跟随了耶稣几年？犹大刚开始跟随耶稣就偷钱袋里的钱花吗？犹大最后为什么能走上那条路？咱知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兵丁把耶

稣的衣服扒下来，还要抓阄去分耶稣的衣服呢。耶稣身上穿的衣服是普通的衣服吗？要是普通衣服的话，兵丁会不会去分？从兵丁抓阄去分耶稣的衣服来看，耶稣身上穿的衣服不是普通的衣服。正常人会不会从死人身上扒下来衣服穿？（萧铭：会。）一般人会不会从死人身上扒下来衣服穿？（萧铭：一般人不会。）一般人不会从死人身上扒衣服穿，就是再没有衣服穿，也不会从死人身上扒衣服穿。在什么情况下会这样呢？衣服过于贵重。就不要说扒下死人的衣服穿了，要是过于贵重的话，还有人盗墓呢。一般人不会从死人身上扒衣服穿，但这些兵丁不仅是从耶稣身上扒下了耶稣的衣服，还抓阄分呢，也可以说是抢夺吧，那可想而知，这件衣服的贵重程度胜过黄金、珍珠。我和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从耶稣的穿衣上就可以看见耶稣的生活，你说犹大跟随耶稣左右，和耶稣在一起生活，他会有什么想法？你说耶稣在钱财方面受不受拮据呀？耶稣在钱财方面是不受拮据的。而且耶稣的钱是人奉献的，是从“空中掉下来的”，你说犹大怎么看？人们拿上钱会给耶稣，但会不会给犹大呢？（萧铭：不会。）人们拿上钱不会给犹大的，犹大心里平衡不平衡呢？“耶稣，我跟随你左右，风里来雨里去，你做什么事，没有我给你在下面铺垫？你就是给瘸子看病、给瞎子看病，我是不是跟随你左右呢？我是不是要给你端茶倒水呢？凭什么这钱都是你的，就没有我的份呢？”犹大心里平衡吗？（不平衡。）犹大刚跟随耶稣的时候不会有这种想法，但跟随的时间长了，他在耶稣身上看见了耶稣的正常人性，看到了耶稣的生活，又看见了自己的生活，看耶稣也是一日三餐和自己没有什么区别，他自然要产生羡慕、嫉妒。那紧接着的就是什么呢？“我花这钱应该，我为什么就不能花一点呢？”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神看见了以后，神说“反正这次来是钉十字架的，那就不用选外人了，就用犹大吧”。咱今天的人和当初的人又有什么区别呢？今天有几个人心里面是平衡的呢？特别是咱干那个活的时候，买什么东西的时候含糊吗？因着时间不能耽搁，所以需要买的东西就得赶紧买，不能拦阻。是因为不能拦阻，所以钱就“唰唰”地花出去了。人看见以后心里是什么感觉？“神家不缺钱，神家花钱就不当一回事，不在乎，小意思。”在这个环境下，给人造成的就是这种印象，“神家花钱不在乎，无所谓”。那有了这种思想以后，咱花钱还有原则吗？咱给神家办事需要花钱的时候还有原则吗？“他们花钱都不在乎，在我这儿我为什么就得在乎

呢？”可问题是神家花的钱是什么钱？这个你得搞清楚。这个钱不是普通的钱，不是某一个人的钱，也不是一个单位的钱，咱办的这一切所花的钱都是祭物。萧铭，你知道这是祭物吗？（萧铭：嗯。）弟兄姊妹奉献的到了神家都是祭物。祭物神只是给了祭司，让祭司来管理，任何人不得管理。你没有支配权，更没有管理权。可是咱把它当祭物了没有？什么是祭物？放在祭坛上的东西就是祭物。这个祭物只有祭司可以支配，任何人不得支配。那我在安排这个钱怎么用的时候，你是看见了的，这个钱是花在教会里面的，是花在神的工作上面的，那是为了神的工作，是为了国度建造。可是你在这些钱上动了手脚，起了贪念。虽然说你只是在这个钱上动了手脚，起了贪念，“我没有去祭坛去拿祭物”，可是这钱从哪里来的？是不是就是祭坛上的？那祭坛上的东西咱能随便动吗？神给你交通了买本子的例子，神说：“比如说单价不超过3块，你说碰到5块的买不买呀？我说5块钱能买回两本也行，如果不能买回两本，那买一本多花的钱就得你自己出，就这个原则。”跟咱说得够清楚了吧？买本子需要你多逛几家，买刷子也是一样的，都给咱举了例子了。神为什么要举这些例子呢？从祭坛上拿过来的钱，让你去买东西，如果你买的这个东西的价钱正好是跟要求你买的这个价钱是等值的，那这属于你尽的本分。但如果价钱不匹配、亏损了，你就得补起来。如果是有意流失了，那就是偷吃祭物。祭坛是人当奉献的，祭坛上的钱，你能往祭坛上放，但不能从祭坛上往下拿！你知道这个的严重性吗？因着人有败坏性情，因着人有嫉妒，人心里不平衡，再加上钱财管理得松懈，这个事自然而然就成了。神说过，背叛是人的天性，你不是其中的一员吗？神举了一个例子，小偷没偷东西，那是他不偷吗？那是因为看得紧，或者是他不需要，或许是他用不着。萧铭，现在在你这儿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那个月，经你手办理的那些事情花了有不少钱吧？（萧铭：嗯。）然后你所办的一切没有你的任何福利，也没有给你工资，你看看邻居、看看同学，你心里不觉得寒酸？不觉得心里不平衡？这是注定了的事，哪个人也跑不了。神说过，要想蒙拯救必须得有两个感，一个是羞耻感，一个是惧怕感。有这个羞耻感、惧怕感，人就不敢、不能，对人是一个保守。没有这两个感，那做犹大是注定了的，咱能逃出这个圈圈吗？这些咱是不是都具备了？（萧铭：嗯。）你的心思已经出来了，那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受不受你的思想、观点的支配？你能逃脱

得了吗？即使你没有有意地把这些东西划到自己的名下，但是也有想蒙混过关的心思，看不见就过去了，你没有这个心思吗？你就是骗了人，人看不见，神看不见吗？神作的就是这个工作，神就专门摆设这个环境，神摆设这个环境干什么呢？就是让你做成事，把东西买回来，把这些事情做完就完事了吗？神是看你做的这个事吗？神摆设环境就是显明你。所以说，在账目的监管上注定是要放松的，在你面前注定是要经过大量钱财的，只有这样才能勾起你的心，才能让你心酸，才能让你心里不平衡、难受，感觉心里冰凉冰凉的。他们有，你能没有吗？虽然你嘴上没有说，但是事实就是这样的。本来我还在这里纳闷呢，我还想不到犹大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萧铭你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我是不知道的。那天老吕过来了，老吕跟我谈了几句，我一下才亮堂了。老吕在那边担了一个老板的名，老吕在咱家干了几年的活儿，当驴总呢，他奉献了多少呀？可到头来，他自己什么都没有。他回了家，看见邻居张三买房子了、李四买车了、王五吃肉了，他自己想什么呢？“我白白担了一个名，名义上我是那边的老板，其实我什么也没有，看着那些东西在那儿摆着，自己什么也没有，心里冰凉冰凉的，还心酸。”他这么一说，我这才理解到、才想到犹大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了萧铭是怎么放荡成这样的。败坏的人，谁能超脱钱财、地位的引诱呢？而且萧铭你花钱还大手大脚，你手里还没钱，你能超脱吗？你又有几年的信呢？你又有多少敬畏呢？咱超脱不了，但得敢于承认，敢于去认识，神要的是人的悔改。萧铭，我说的这话能听懂吗？（萧铭：能。）这里面有没有冤情？（萧铭：没有。）敢于面对事实吗？（萧铭：敢。）能不能写出来见证？（萧铭：……）

萧铭，刚才你进来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我看我就是作衬托物呢，我作完衬托物就完了”。什么叫“作完衬托物就完了”呢？衬托物有两种，一种是好的衬托物，一种作衬托物也不是好的衬托物。怎么不是好的衬托物呢？那就是显明完了以后背叛，直接走人，这就是一个衬托，这是显明你就是魔鬼，这不是什么好的衬托物。好的衬托物是显明了自己是魔鬼以后，把老己钉在十字架上，认识，认识以后恨恶、背叛，实行真理，从撒但的权下活在了神的权下，这叫真正的衬托物、好的衬托物。衬托什么呢？衬托神的大能，衬托神的奇妙作为，衬托

神的爱，衬托神在人身上作的拯救。你不应该衬托吗？你这样衬托了，看到自己所做的了，看到自己就是地狱之子了，衬托神的大能呢。你认识到自己是地狱之子的时候，信神才开始了。从信神开始到归在神的权下的时候，这是不是神的子民？做过效力者，作过衬托物，今天又做了神的子民。你愿意不愿意做神的子民，那就在于你自己的选择了。你愿意不愿意作衬托物？你是愿意作神的衬托物，还是就甘愿做个撒但的差役完事呢？（萧铭：以前看到别人作衬托物，感觉就是过眼云烟，现在是明白衬托物是啥了，而且现在这个衬托物是让自己担，并且担的也不止一个，所以担一个感觉心寒、心酸一点，担两个感觉心寒、心酸一半，担三个的话，好家伙，就感觉连活的机会都没有了。）你要是觉得你还有活的机会，那你还能活着吗？死去活来、死去活来，老己不死去你能活来吗？（萧铭：以前只是口头上说这句话呢，现在让人真实地去经历，那真是难受得要命呢。）就是要你命呢，我今天就是来打败众仇敌的，打死，旧的生命死去，新的生命才能活过来。咱计划死死地拽着“父亲”的衣衫不放？弃绝神的救恩？作了神的衬托物，看见自己是地狱之子，真理才能进来。（肖红：这才正式开始走信神这条路呀，这条路每个人都得这么去走。）（萧铭：所以之前那就不是在走信神的路。）现在知道什么是衬托物了吧？知道该怎么作衬托物了吧？（萧铭：嗯。）（肖红：这是神的爱。）神在你身上是怎么拯救你的？神摆设了什么样的环境显明了你？神又摆设了什么样的环境拯救了你？咱糊里糊涂尽个本分就进国度了吗？（萧铭：嗯，以前尽本分就是糊里糊涂的。）你把信神当成是在大街上的玩童玩耍一样吗？信神不是那么简单的。（肖红：信神不是平平安安的，啥事都没有。）神要的是诚实人，我和你说话是交心呢，你和我交心吗？你包着、掩盖着，能不露就不露，能不说就不说，能应付就应付，能糊弄就糊弄，神能让你应付糊弄吗？那最后只能是你自己把你自己欺骗了。有没有心志走？（萧铭：有。）把路给你摆在前面了，有心志就向神立心志，下决心。不是仅限于认识就行了，得听从“医嘱”。神话才是良药，不听从“医嘱”，那你就是只看病不吃药。萧铭，有心志吧？你要是愿意有心志，咱就再往下面说。（萧铭：嗯，有。）你是愿意尽全职本分，还是愿意尽半职本分呢？这个得想好啊，可别后悔。你要是尽全职本分，那就是按尽全职本分的要求来要求你；你要是尽半职本分，那就按尽半职本分的要求来要

求你。你要是想贪婪肉体，那你就选择尽半职本分；你要想剩存下来，想真正地走信神这条路，和撒但决裂，那就得受一番苦。尽全职本分就得按尽全职本分的要求来要求你，什么是全职，你也见了，你也领受过了，你选吧，你尽全职本分还是尽半职本分？就跟上班一样，全职就是八个小时，半职就是四个小时，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就可以，但尽全职本分的话就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萧铭：我也不想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那你的意思是想尽全职本分？（萧铭：我想全职……）可是又没有心志？（萧铭：嗯。）（还是没有厉害要神的心。）现在还谈不到厉害要神的心，现在不是要神呢，这是要自己的命呢。萧铭，考虑考虑，尽全职本分还是尽半职本分？（萧铭：尽全职本分，但是现在的全职估计和以前的全职不一样了。）那肯定呀，你以前说是尽全职本分呢，实际上是把你当小孩子呢，你尽的本分哪是全职本分呀？谁都看见了，那就是半职本分，只是不和你求真罢了。现在就要求真呢，一步一步往上拔高呢，不可能一直都是襁褓中的婴儿。你要选全职本分，那就按尽全职本分的要求来要求你？（萧铭：嗯。）那你就和严敬去配搭，跟着他去一线，发挥你的长项，以开车为主。你去一线是福分，直接接触的就是真理。你想好、揣摩好，看你什么时候准备动身，上前线。考虑一下，把我给你交通的写出来。这次不能说没有写的了吧？不能说不会写了吧？（萧铭：嗯。）就是让你作衬托物呢。把你怎么作衬托物写出来，就是写你心里面的心思意念，写你是怎么走上背叛神这条路的，神又是怎么作工把你拯救回来的，把这个见证出来。

犹大是怎么走上绝路的（二）

萧铭，你的账上少了五千块钱，你就不害怕，你就不着急吗？（萧铭：我着急也没有办法呀，我着急只能是干着急。）（肖红：你着急的话，你得问问张三问问李四，然后找找萧卫，找找还有没有单据，把证据找出来，洗清污点，证明你的清白呀。这都一个月了，你丝毫没有动静。）（萧铭：我现在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你跳了吗？你就没跳黄河，你还说你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你往哪儿跳了呢？你问过谁？（萧铭：人家卫军的账是算得明明白白的。）你说人家卫军的账是明明白白的，也就是说卫军是明明白白地抹黑你呢，那你为什么不来告状呢？你为什么不过来翻案呢？（肖红：对呀，这是最基本的，可是你没有这样做，你这里面是不是就有问题了？要是一般的人，哪能这样呀？）萧铭，咱对待祭物的态度是什么呢？对待神家的钱财是什么态度呢？要是个人的钱财丢就丢了，无所谓，可那是祭坛上的钱，咱就能这样随意地对待？你敢吗？神看着呢！卫军，你也是一样地随意，萧铭不承认就一直这样拖着，你不反映，也不调查，就这样一直拖着，拖了一年的时间。（卫军：你之前在这方面提醒过我，还不止提醒过我一次，他说他把单子给我了，可是我又拿不出什么证据来，后来我就跟他说，如果实在是查不清楚的话，那咱们两个人就各承担一半。人家萧铭是说，“还是你来吧，我就算了”。）你们在下边已经协商过了，是吧？这是几月份的事？这是几月份说的话？是去年还是今年？（萧铭：应该是去年，绝对不是今年，因为今年就没有提过这事。）你们这是都已经计划好了要欺骗，计划好了要补补丁呢，结果忘记补这个补丁了。（萧铭：我们不是补补丁。该花的钱都花到那儿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少了五千块钱，我是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该花的钱是真的花进去了。）萧铭，这就是你和人家肖宝的区别。肖宝的账上丢了八千块钱，肖宝害怕，“我不敢确定这钱是怎么少的，但是在我的手里钱少了，我不敢让别人知道，我悄悄地从家里拿上钱垫在了里面。我不管亏了多少钱，我不能亏神家的一分钱，因为这不是我自己的钱。要是亏了我自己的钱，那无非就是少享受一点，可这是神家的钱呀，是祭坛上的钱呀！这钱沾染一分那是小事？那还了得？”所以她是悄悄地把钱补上，不敢让别人

知道。她害怕什么呢？丢钱本身就是犯罪，所以她犯了罪之后就悄悄地补上，谁也不说，谁也不让知道。（萧铭：我要是确定这是丢了，我肯定补，但是我清清楚楚地认为……）我再给你说啊，肖宝清清楚楚地记得把钱借给了芳芳，中间还有张玲这个证人，张玲还作证，这个钱就是给了芳芳了。芳芳一开始说“是给了我了，可我记得已经还给你了”，但芳芳还给肖宝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证人。最后芳芳说了一句话，“你仔细想一下，这个钱你根本就没有借给我！”原来张玲记得肖宝借给芳芳钱了，可现在张玲记不清楚了，记忆成了模糊状态了。芳芳是说“肖宝，你就确定这个钱给了我了吗？”肖宝害怕了，肖宝心里想着“我这个钱是给了芳芳了，可是芳芳现在不承认了，张玲也记不清楚了，一旦这个钱我没有借给芳芳的话，我在神家做的是什么事呢？”原来肖宝已经垫了八千块钱了，后来又计划拿八千块钱往里面垫呢，原来垫的钱加上后面的这八千块钱就是一万六千块钱，她哭着要把这钱垫到里面。我说“这个钱你不用垫了，因为我问过张玲了，张玲一开始记得清清楚楚的，这个钱是给了芳芳了”，所以最后肖宝只垫了前面那八千块钱，没有垫这个八千块钱。为什么说你还不如肖宝呢？因为肖宝里面有一个惧怕的心，神家的钱财得保证清楚，自己的手脚得保证干净，不管怎么说，就算是亏了自己，也不能动了神家的钱财，因为神交通过止咳糖浆！你在你家就是丢了银子、丢了金子，也不算个事，但你要是敢在祭坛上动一下，了不得呀！要命了呀！她不敢，所以她是赶紧往里边补。可是你们两个人呢？差下了五千块钱，卫军在下面还和萧铭商量着怎么悄悄地把这个钱补上。萧铭刚才还说什么呀？萧铭刚才说“我不补，你补吧”。紧接着还说什么了呀？“我清清楚楚地记得不是丢了，我给了你了，我为什么要补？”还觉着自己是冤大头。这个不管你是记得清还是记不清，神摆设环境是要看什么呀？萧铭，神看的是什么呀？（萧铭：……）萧铭，不知道神看什么了？萧铭，神看什么呀？（萧铭：……）忘得一干二净了。萧铭，你最近吃喝神话了没有？神在《怎样追求真理（二十三）》里面刚交通了，神摆设环境就是看人的观点、态度，就看你是什么观点、什么态度。萧铭，你是什么观点、态度呀？你就是记得清也好，记不清也罢，你在这里开始打官司了，“我没有，我确定给了你了，所以我绝对不能补这个钱”，你说咱流露出来的这是啥态度呀？有敬畏吗？班主任拿着多少钱去接待家了，给接待家放下钱之后就没有打条，等后来再

去拿的时候，接待家说上一次班主任和另外一个不认识的人已经把这些钱拿走了。多少钱的祭物没有条子，接待家说拿走了，班主任说没有拿走，搞不清楚，最后交通让他们自己看着办，神看着呢！接待家说拿走了，班主任说没拿走，但不管怎么样，这个钱确定是没有了，他们心里怎么想？这是谁的钱？他们打官司去吗？接待家最后说，“不管这个钱拿走了还是没有拿走，我得把这个钱给垫上。或者真是我记错了，人家没有拿，我记成人家拿走了，或者是这个钱在我家丢了，我把这个钱补上，那算是我应该补的。如果说他们已经拿走了，那这个钱就相当于是我奉献了，预备善行了，这钱就算是给了神家了，我奉献了，我心里是平坦的、平安的。”不管什么原因，祭坛上少了这个钱，你只要沾边了，不管你拿了还是没拿，神看见你的态度了，那就成了恶了。虽然祭坛上少了一笔钱，最后追回来的钱不管是丢失的钱，还是补上的钱，这个钱没少，但是神看见人的态度、观点了，“这个人宁愿赔多少钱，也不敢触犯神，不敢沾染祭物，他担当不起，这个钱他沾染不起，他感觉害怕。”你说有谁敢和神去打官司呢？而且还是因着祭坛上面的东西去和神打官司。

约伯敬畏神远离恶，他的三个朋友劝他反省、悔改，约伯告诉他的三个朋友，“惟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能到他的台前；我就在他面前将我的案件陈明，满口辩白。”（伯23:3-4）“在他那里，正直人可以与他辩论；这样，我必永远脱离那审判我的。”（伯23:7）最后神说什么呀？“地的广大你能明透吗？你若全知道，只管说吧！‘光明的居所从何而至？黑暗的本位在于何处？你能带到本境，能看明其室之路吗？你总知道，因为你早已生在世上，你日子的数目也多。你曾进入雪库，或见过雹仓吗？这雪雹乃是我为降灾，并打仗和争战的日子所预备的。……’”（伯38:18-23）约伯捂口了。萧铭，你说单据绝对给卫军了，这个你知道，那你知道冰雹什么时候下吗？你知道不知道？（萧铭：……）你不是什么也知道吗？你不是什么也记清楚了吗？你敢说这么绝对的话吗？人的记忆有时候还有失忆的时候呢，你敢不敢确定呢？敢不敢打这个保票？（萧铭：我本来是敢的，可是你这么一说以后，我就不能确定了。）你敢不敢拿生命去赌博？咱宁愿肉体吃亏，宁愿钱财吃亏，也不敢拿命去赌啊！这是咱做人的一个基本原则呀！人和人之间发生了什么事之后，去了法院就是给你判成冤案也

好，错案也好，在神那边不定你是罪，但你要是动了祭坛上面的东西，那就不行。别说这了，就是乌撒扶约柜都不行，更别说在祭坛上面动一点了。信神要产生敬畏神的心，对神有敬畏、有惧怕，不管发生任何事，你不能和神讲理，这是最根本的、最基本的，你敢和神去打官司？约伯站住了见证，神把他灭了，神公义不公义？（萧铭：公义。）你就是理解不了，但道理上你也得知道。约伯站住了见证以后，把他灭了，这也是神的公义。今天即使是你把这个账给卫军了，再罚你五千块钱，公义不公义？你敢说不公义？（萧铭：不敢。）是不敢还是不能？（萧铭：不能。）什么是真理？真理就是做人做事，看人看事的准则。神摆设了环境以后，就在那边看着呢，神就看你的这个态度、观点是什么，而不在乎你怎么做。不是说不在乎你怎么做，而是说你做出来的那仅仅是一个外表，神要看根源。就像卫军，他不敢确认你的账真的就没有拿过来，你也不敢说你的账就真的拿过去了，时间长了你连买什么东西都记不清楚了，然后你就敢说这个账你绝对拿过去了？这话你就说得这么绝对？如果你记得这个单子绝对拿过去了，那你绝对知道这个单子上写的是什么东西，对不对？（萧铭：我的东西乱套着呢。）乱套着呢，那你还敢说这么绝对的话？萧铭，你认识不认识自己？你的这些账目乱不乱？（萧铭：……）不敢说了。你自己的账乱不乱？敢承认吗？（萧铭：……）连乱还是不乱都不敢说一句实在话、诚实话吗？（萧铭：……）萧铭心里想“我要是说乱吧，就说明自己有问题了，可我要是说不乱吧，没办法说不乱，因为明明是乱的。”萧铭，咱在事实面前都不敢承认？（萧铭：说乱也应该……）就看你报的那个账，那不是乱的吗？你还用解释吗？你还在那里解释什么呢？你给我报的账是：送人，收什么什么东西，还有什么什么，等等，一共是一千四百公里，你说你的这个账清楚不清楚？萧铭，哪个报账的时候还有“等等”呢？洗洁精、土豆、红薯等等五千块钱，给他一个单子不就行了吗？（萧铭：那个“等等”，哎呀，反正就那……）这又开始“反正”呀，这一会儿的功夫又开始拿“反正”说话呀，你说咱一天说多少浑话？说你没有记账吧，可你还记了一千四百公里，说你记了一千四百公里，可是你就没有记你去哪里了。（萧铭：去的地方太杂了。）你就是在这太杂的地方还能捋清楚这里面有一千四百公里不是你个人跑的，是我的，你说究竟杂不杂？（萧铭：哎呀……）哦，原来你没捋呀？原来你是把所有的公里数都算到

我头上了呀？是捋了还是没捋？（萧铭：哎呀……我就……我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说不明白了。）“这捋也不对，不捋也不对。”（萧铭：哎呀，我现在快炸了，我怎么都不对，从来没有对的地方。）你说你的这个账乱不乱？（萧铭：乱。）就你这样的乱账报过去还能清楚了？就这你还说“我记得我是清清楚楚地报过去了。”（萧铭：我说的是账目乱是乱，但是钱数……）但是钱数是对的？你说你说的这话，原来你是耍了卫军了呀？“我的账目是乱的，钱是对的”，这是把卫军给卖了。（萧铭：不卖不卖，关键我的账目有的时候不是专款专用，要是专款专用的话那倒好了。）你再作出这些解释有何意义？你说这话的意思是让我体贴体贴你？（萧铭：不用不用。）你辛苦劳累得没时间记账？你说我该怎么体贴你呢？你说你找的这些理由能站立得住吗？你们在私底下早就商量好怎么来补这个窟窿了，但是商量了半天没有方案，最后窟窿也忘记补了，最后卫军拿着这样的账就交上来了。卫军，你交账的时候知道不知道有这个窟窿？知道不知道有这五千块钱的窟窿？（卫军：知道，账上就是那样记的。）但是你没有告诉我。（卫军：……）萧铭哄卫军，卫军来哄我。卫军知道萧铭的账查不清楚了，拿一堆账说“这么多萧铭的账我怎么查？我也查不出来”。是不是有侥幸的心理？（卫军：没有，我当时查的时候就和萧凯、萧卫说过这个事。）你是在萧凯、萧卫查账的时候你才跟萧凯、萧卫说了这个事，在萧凯、萧卫没查账之前，你给我账的时候，你想着和我说了没有？（卫军：说了。）你和我说了？（卫军：我想着要和你说呢，我说有个情况要和你说呢，我给你发信息说了一下，但是没说。那个账我查了很多次了，但是我真的是找不出一个证据来，没有证据说明不了这个问题。）说明不了这个问题就不和我说了？（卫军：我知道弟兄你在财务这方面已经提醒过我很多次了，现在事情成了这个样子，我的确看见这是我的问题，对不起神给我的本分。）（肖红：不是让你光说说这个问题，而是说你为什么不说呢？）（萧铭：卫军，你就找萧卫签过一次字，那个我能看看吗？我是不是白给了你一张单子呢？我怀疑我就没拿钱，我白给了你一张单子。）（卫军：上面还有你写的“收到”，21号签的单子，22号写的收到五千元整，“用于什么什么”，落款是萧铭。）这一次这泥鳅跑不了了，跑老鼠窟窿里了，是吧？（肖红：卫军，你没有和萧凯、萧卫说过，也没有和弟兄说过，是吧？都没说过吧？你不说的存心并不是“我做得这么

不好，弟兄提醒过我了，我怎么就做了一个这事”，你并不是因为这种态度不说吧？你心里是不是想着，“他们又不查，查的时候再说”？）（卫军：不是查的时候再说，是没脸说。那账很清楚，少了五千块钱，并不是说我查出了五千块钱，我找不见，是自始至终我就知道那里挂着五千块钱，我知道。）（肖红：但是你就是不说，也不想着解决这个问题，你是保护萧铭。你是萧铭的保护伞？还是你当时是怎么想的？按说根据最基本的来说，你的账目上出现了问题，是自己得先说呢，“我这个上面出现了这个问题，我得查一下，看萧卫那里还有没有账，看这五千块钱到底是干了什么了”，你得清楚一下，可你一直不说。萧铭不说，你也不说，你说这是不是大的问题呀？你说你认为自己做得不好，你没脸说，这些拿不到桌面上，也没有人相信。按说任何人临到这个事都是早就着急地说出来了，别说五千块钱，就是十块钱也不行，冤枉了他一点都不行，可你们都不说，这是不是都是有问题的呀？你自己不当回事，或者是有什么原因，都说不过去。）那是他们查账发现了，如果没有去查这个账，这件事是不是就过去了？如果这件事已经过去了，那你会不会和我说呢？（卫军：本来去年的账过年的时候就没有弄好，就没有结了，然后各个地方的账不好查，人员调动得也比较厉害，这个事情不会过去，会上报，那哪能过去呢？然后我和萧铭说的是，“这个问题就是这么回事，我们之间的问题就是这五千块钱，你说你给我报单子了，我说你没有给我报，现在各自都拿不出证据，反正都是咱俩的责任。”现在我也想了，他是那种说法，那我呢？我本身是一个记账的，账上出现了问题，首当其冲就是我的责任，那我就把这个钱补上。我是一直查不出来究竟问题在哪里。）（肖红：咱说的这个问题是，最基本的你得上报，你得说一下，咱得解决，去年到现在你就一直不解决这个事，你认为“不需要给你们汇报，我自己能解决的问题就自己解决了，到时候查的时候再说。萧卫和萧凯，我可以糊弄他俩，他们管吗？他们又不查，弟兄也不管这个，也不查”，你没有这些想法？你自然的就有这些想法。你这些说法说不过去，你看下边的哪一个人出了这些问题不说呢？是不是都要赶紧说呢？哪个地方要是少了二百、三百，他们吵架吵得都不行，都说出来了，哪个能不说出来呢？可是咱管理这么大的范围咱没有说。弟兄把神家这方面的工作整个交给你，让你去管理，但是你在管理当中，临到了这些事你也不说，按说你早该汇报，这肯定要汇报，这些

根本瞒不过去、说不过去。卫军，在你这里确切地知道，萧铭就没有给你，他再说给了你了，但是你没有看见这个账目，但在你这里你是确切地知道这个问题的，你查不出来，该汇报给弟兄了吧？该汇报给我了吧？咱再细查，看到底是不是萧铭就是没有给呢，这是不是该有的？可是你就连萧铭你也没有查呀，从你心里边就是想掩盖这件事情。就是自己的错误，自己有问题，咱也该汇报，这么长时间了你都没有说。你说你有问题，有问题咱也该汇报呀。就是你们两个人私底下说呢，“咱两个人把这个钱赔上”，萧铭不赔，到现在你也不说？这些都不是理由。这就是一句话的事，你见了弟兄这一句话说不了吗？这是祭物上面的事、钱财的事，咱早该说了，你这里面是不是和萧铭一样想蒙混过关？那是查了你的账了，这笔账查出来了，要是不查你的账，这笔账就到过年了你也不说，从这里面就看见全是咱自己在做呢，哪有神呢？）卫军不想说，不愿意说，说出来嫌丢人呢，自己是做账的，差下了五千块钱的账，迟迟不说一直往后推，你一直往后推，你这不是成恶人的保护伞了吗？你欺骗了谁？在本分上应付糊弄，为了自己的名誉，怕亏损了自己的名誉，包着不说，欺哄、欺骗、掩盖。萧凯那时候是平账呢，你现在是来了个掩盖。这个事情你是知道的，是挂在你心上的，可你迟迟没有说，那你不说就是有意地不说。咱刚开始来的时候，还培训他们该怎么记账，你还说这个账怎么记能轻松入账，现在怎么成这了？卫军，你是去年什么时候过来的？（卫军：六月份。）一年多了吧？作为做账的这应该是谨慎小心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

萧铭，昨天给你交通了犹大是怎么走上那条路的，还记得吗？借着这个实际的环境，你就想起了犹大，犹大当时为什么会出卖主耶稣？犹大为什么会偷吃祭物？首先犹大是主耶稣的一个门徒，是十二个门徒之一，他跟随主耶稣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要背叛主耶稣？没有。他有没有想过要偷吃祭物？这些他根本就没有想。犹大跟随主耶稣的时候，他是一心、诚心跟随主耶稣的，但是跟随主耶稣有一个实际的环境是什么？主耶稣所享用的是什么？是祭物。以色列人奉献的是每个人当献的十分之一，甚至是超过了十分之一。那你想一下，主耶稣身上有多少钱？主耶稣不会缺钱，主耶稣的钱多得多！怎么去看主耶稣的钱多呢？就从主耶稣钉了十字架死了之后，两个兵丁都要抓阄去抢夺主

耶稣的这件衣服来看，就可想而知主耶稣的这件衣服胜比金银，以及主耶稣当时所过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主耶稣当时是不缺钱的，因为人们都要奉献十分之一，这是以色列人，不是中国人，中国人连当献的十分之一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以色列人是奉献的胜过了十分之一，所以说，主耶稣是相当不缺钱的。主耶稣当时是相当不缺钱的，可主耶稣不可能背着这些钱去跑吧？那这些钱是不是需要有一个人去管理？（是。）那管钱的这个人是谁呢？历史上没有记载谁去管这个钱，是吧？（嗯。）但你去想，犹大肯定是管钱的，因为别人想偷钱花但不接触钱，别人想花也花不了，而犹大就有机会偷钱花，他具备了这个条件，那肯定是犹大在管钱。犹大在管理这个钱的时候，他看见主耶稣这个钱来得太简单、太容易了，随便去一个地方一转，“咔咔咔”人们都是给主耶稣钱呢，没有人问主耶稣要钱，主耶稣也毫不客气，他拿上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但他丝毫没有想着要给跟随他的门徒发一些工资，让他们花花。你说犹大手里边有那么多钱，但又不由得自己支配，没有一分钱是自己的。周围的人群看犹大怎么看？犹大就是“和珅”，是大管家，大保管家，那你想一下犹大包里该有多少钱呢？犹大顶着一顶大高帽子，可是却不由自己支配一分钱，你说他难受不难受？难受。跟随的人看见了，外面的人看着人家这是个大管家，犹大自己心里寒酸。犹大看看这些人，跟随神的也好，不跟随的也罢，过得都比他强。不跟随神的人，人家是盖房子的盖房子，娶媳妇的娶媳妇，买车的买车，人家干了几年以后，人家是成家立业了。他跟随了主耶稣几年，有啥呢？背着一袋子的钱，还不是自己的。去了人家那里，人家给他发一根烟，他连一根烟都给人家发不起，你想想，犹大心里什么感觉？自己戴了一顶高官的大帽子，光有名誉。这就相当于咱家的老吕一样，让老吕当那边的老板，名义上有多少资产，头上戴了一个冠冕——大老板，老吕回了家了，看邻居家打了一年的工之后，人家吃什么呢？喝什么呢？他还看见人家是买楼了、买房了，娶媳妇了，他在自己家里面吃肉还得闺女给他买呢，自己家里连一个买肉的钱都没有。再想想这几年来，在咱家当驴当马，干了几年，没有给发过十块钱的工资，不管再出多少力，挣下的钱不是自己的，自己就是再背上这么大的名誉，也是假的，别人怎么看呢？看着自己是一个大老板，其实却是身无分文，心里什么感觉？寒酸、难过、难受。紧接着会有什么心？心里平衡不平衡？心里不平衡了。然

后就产生了羡慕，羡慕产生了嫉妒，嫉妒产生了不平衡，不平衡心里就会想，“有你的十个，就没有我的一个？眼看着一桌子的祭物，堆着花不完，都快长毛了，我吃一颗枣不多吧？少一颗枣能看出什么？”在这种环境下，如果他没有敬畏神的心，放荡、嫉妒，自然而然他就有了贪吃的意念了。其实今天咱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在刚进来的时候都是想着，“进国度呢，我得奉献呢”，把家里面的所有东西都卖了，放在祭坛上。你把你家里面所有的东西放在祭坛上，不是因着你对神的敬畏而放在祭坛上的，你想干什么呀？（换取。）你想换取，想买国度的门票。你把你家里面所有的东西放在祭坛上想的是进国度，“我表现一下，让你看见了我就能进国度”，所以那个时候你是很甘心地放上去，是有多少都能放上去。然后你也不敢在神家沾染一分钱，从外面看你很圣洁，可是当神摆设环境以后，让你来保管钱财，钱从你手里面过一下，你看见了神家花钱如流水，多少钱花出去不打一个哈欠，甚至你看见有好多钱就是不必要花的，浪费了，所以你贪占的心思也就出来了，“这钱浪费也是浪费了，我还不如拿上这钱买件衣服呢”。你想不想？“那边已经是花了多少钱了，我拿着这一点吧，不要糟蹋了。那边花了多少钱，我就拿二百块钱，不多吧？”你就有这个心了。原来你想进国度呢，现在你看见进国度不是这个门票了，你看见神家不在乎这些了，嫉妒、羡慕，野心也出来了，心里不平衡，觉得不公义，就像犹大，“凭什么呢？凭什么他就能如此地消费呢？”刚开始的时候犹大对主耶稣是仰望、敬佩，时间一长，“我看着你就是正常人性，谁和谁都差不多，一样”，他就开始算账了。为什么呀？因为心里不平衡就开始算账，“主耶稣我跟着你在外面传福音，你给这个医病了，给那个赶鬼了，你是给他们医病、赶鬼了，但还有我的配合了吧？我还给你跑腿了吧？我吃一个枣不算多吧？”自己给自己安慰，自己给自己找一个理由。只要他吃上一回，就有第二回，就有第三回，吃了以后神管教吗？神不管教。神不管教，他没有碰得头破血流，他的手能制止住吗？（萧铭：制止不住。）他的手制止不住了，而且也不害怕了，这个时候他心里还有神吗？就没神了。无所谓了，所以犹大就敢出卖主耶稣了。所以你得看见犹大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你看见他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那你该怎么走信神的这条路呢？在涉及到钱财的时候，你的心思意念和犹大有什么区别？一个月从你手里边过了多少钱，你什么感觉？你是对祭物的一种放松，所以就不当一回事

了，对祭物就随便对待了，也不操心了，也不用功了，当初的心志也没有了，在祭物上面放荡、送人情、走私情，心里没有神了，离神而去了。你离神而去，神搭理你吗？在你的经历之中，没有神的身影，没有话语的引导，神离人而去了，还给你管教吗？没有。让你越经历越看不见神，越经历越不承认有神，最后导致背叛。

说到背叛，神说过："所以，我总结出这样一句话：背叛是人的天性，这个天性是每一个人与我相合的天敌。"背叛是人的天性。神还举了一个例子，你今天没偷，不等于你不偷，只不过是条件不合适，有人盯着呢，或者是你不需要它，又或者你不喜欢它，到哪天条件合适了，你就偷了。所以神就给你摆设一个合适的条件显明你，引狼出洞，引虎下山，神就在那边看。看什么呢？就看你的态度、观点，看你对祭物的态度、观点。你对祭物的态度、观点就是对神的态度、观点，你有没有敬畏？这是咱心里边的一个变动。就像神说的："我定规一个人的归宿不是根据其年岁的大小，不是根据其资格的老幼，也不是根据其受苦的多少，更不是根据其可怜的程度，而是根据其有无真理，除此以外别无选择。你们都应明白，不遵行神旨意的人同样都要受惩罚的，这是任何一个人都不能改变的。所以，受惩罚的人都是因着神的公义而受惩罚的，是因着他们自己作恶多端而遭到了报应。我的计划从始到终都没作一点改动，只是在人来看我说话的对象越来越少，而且真正能得着我称许的人也越来越少。但我仍然说我的计划从未改变，而是人的信心与爱心一直都在变，一直都在减少，以至于每一个人都有可能由对我趋炎附势到对我冷淡过渡到将我逐出家门。我对你们的态度只会是不冷不热，以至于到反感厌憎，最终惩罚。"（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当为你的归宿预备足够的善行》）刚开始是爱心，从爱心到趋炎附势，再到把神逐出家门，一步一步的。这就是先看了神话再去经历，你走的就是这条路。你对待钱财的态度是什么？咱今天谁也不愿意直接捅破这层纸说，"你走犹大的路了，你是犹大，你贪吃了"，这个罪名好像有点担当不起，但事实上你走的就是这条路，不是到时候说不说的问题，当你做出这个事以后，那就铁板上钉钉了。神看见你的态度、观点以后，神在你身上不作工了，那就完蛋了。所以你就是不说，也跑不出这个圈圈，因为你有败坏性情。我给萧铭交通的时候，刚开始萧铭找各种理由，"我忘了……我怎么……"，你就不

愿意做一个诚实人。你来到神面前，最起码得坦然面对，如果你连一个承认都没有，那你就不可能有悔改。什么叫坦然面对呢？就是说你做这件事的时候，当时你的心态是什么？你是怎么想的？最后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你的心思变化自己是不是最清楚的？你是清楚的。是人都怎么呢？是人都不愿意说，不能说，嫌丢人。好像你不说谁都不知道。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你能欺骗得了神吗？你欺骗得了人，你欺骗不了神啊。让你作衬托物，让你写见证，不是让你写外面的冠冕堂皇的两句话，“我错了，我一不小心怎么怎么了”，或者是说一些其他的话，神就是要看你那个真实的心态，你当时的态度、观点是什么？你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你能诚实地把这些一五一十地写出来，这才能证实你是坦诚的，这才能证实你愿意悔改。愿意悔改首先就是得承认，然后是认识、悔改，拿实行真理代替自己的过犯。如果你的认识里面没有这个步骤，那你谈的就是假话，虚假的话。如果你一开始信神对祭物是谨慎的，“祭物是神圣的”，你如果保持这样的态度、观点，你不会走上这条路，账目不会从7月份弄到10月份弄不清，从10月份拖到第二年还不清，到现在还拖着，坚决不可能！萧铭，我又交通了一次，听懂了吧？（萧铭：嗯。）把你的认识写出来。要追求性情变化，那就得实实在在地信实际的神。你想一下，你在这里连我都骗不过，你怎么骗神？你骗不了神。你骗神你怎么进神的国度呢？

刚才我交通的这个心态变化不是说光是你有，摆设这个环境谁临到谁都有，但最后谁能走上犹大的这条路，就看个人的心志与毅力了。有的人有心志、有毅力，“我得胜过去”，这就是个跷跷板，他对神是真实的信，他有敬畏、有惧怕感、有羞耻感，他不能做这件事。特别是卫军这边，一年要从他手里面走多少账，这就能回想起萧凯为什么会平账了，枫姿当时为什么能走犹大的路呢，那时候还想不通，现在这就想通了。枫姿那时候是怎么走的呀？枫姿看见咱家一个月进多少钱的账，而且一说什么东西的价格都是霸王条款，“我说四块，你不能给我三块八，看着东西长毛了，你还得给我钱，不能讨价还价。”“神家得这个钱太简单了、太容易了，弟兄姊妹过得太不容易了，在咱家给咱家创造利益的人，他们有多不容易呀？”枫姿看见咱家来钱太容易，看见他们不容易，拿上咱的利润给了他们，去同情别人，她对咱家的钱来的太容易是一种嫉妒，所以导致她把咱家的一些利润给了张三、

给了李四。她在给张三、给李四的时候，她什么感觉？“我这是仁义道德，我同情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她认为不认为自己是犹大？不认为。在她给了张三以后，她想着“能给张三、能给李四，是不是也能给我自己了？”紧接着就往她手里扒拉。扒拉到她手里面的时候，她也不认为她是犹大，所以当她走上了那条路，还不知道她是犹大。所以说只要你接触到神家的钱财，看见神家的流水这么大，自然而然就会产生那种想法。世上有一种什么败坏性情呀？劫富济贫。见了富的产生嫉妒，还恨，有仇恨的心。人刚开始到了神家，觉得这是信神呢，时间一长，人就不认为这是在神家，不把这些当祭物来看待，自然而然就走上犹大的路了。今天你看清楚犹大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你自己就谨慎小心了，这是为了让你不走这条路。所以说，这就能理解了卫军的心理状态了。卫军刚来的时候，看看卫军下的那恒心，晚上查账才过了十分钟就把账查清楚了，绝对不会有错，绝对弄得清清楚楚的。卫军刚过来的那个心志是什么心志？我看见的是什么呢？这该怎么说呢？东方升起了一个太阳，东方红，太阳升，我看见的是希望。结果不到一年，这变成什么了呀？这变成月亮了，活在黑暗里面，成了投影了。在卫军这里的引诱、诱惑力太大，多少钱要经过他的手。卫军，我说得对不对？（卫军：对。）每个人都逃不了。所以说，这就是一个试探，一个大的试探，也是试炼。你站住了就是试炼，站不住就掉到试探里面了。每一个人的环境都不一样。那五千块钱你们商量着办吧，说商量呢，其实在萧铭这里想的是，“这哪里还有商量呢？这明显就是严刑逼供呢！”萧铭，你是这样想的吧？（萧铭：自己做的，得惩罚一下自己。以后在这些事上得细中再细，不能再出错了。）你不流点血，你是记不住伤疤疼的。你必须流了血觉着疼才行呢。（萧铭：是，得疼，得流血。）

370　背叛是人的天性

1　不能绝对顺服神的行为是背叛，不能忠心于神的行为是背叛，欺骗神、用谎言来蒙骗神的行为是背叛，观念重重而且四处散布是背叛，不能维护神的见证与神的利益的是背叛，心里远离神而笑脸相送的行为是背叛。这些行为都是你们一贯都能做得到的，而且是你们司空见

惯的事情，你们都不以为然，但神却不这样认为，神不能把背叛神的事情当作儿戏，更不能视而不见更不能视而不见。

2　如今神在你们中间作工你们尚且如此，若到有一天你们无人关问的时候，那你们不都成了占山为王的响马了吗？到那时你们闯下塌天大祸，残局又由谁来收拾呢？若你们认为你们的某些背叛行为只是偶尔的一种作法，不是你们一贯的行为，不应这样郑重其事地提出来伤了你们的面子。你们若真的这样认为，那就太不知趣了，越是这样认为的人越是叛逆的标本典型，越是这样认为的人越是叛逆的标本典型。人的本性就是人自己的生命，是人赖以生存的一种原理，人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就如背叛的本性，既然你能做出背叛你任何一个亲人或朋友的事情，那就证明这个东西是你生命中的一部分，是你与生俱来的一个天性，这个任何人也否认不了。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背叛 一》

309　信神应存着小心谨慎的心

1　真正信神的人心里总有神，总存着敬畏神的心，存着爱神的心。信神应存着小心谨慎的心，所作所为都应按神的要求，都应能满足神的心，都应能满足神的心，不应任着自己的性子，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2　人不能打着神的旗号到处横行、招摇撞骗到处横行、招摇撞骗，这是最悖逆的行径。家有家规、国有国法，更何况神的家？不更有严格标准吗？不更有行政吗？人可以自由随便，但行政却不让人随意“改动”，神是不容人触犯的神，神是击杀人的神。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对不行真理之人的警告》

40. 为撤换地位而产生仇恨

为撤换地位而产生仇恨（一）

（武则天：前年冬天严敬说让我去福音对象家呢，我说福音对象家不能去，严敬就卡着让我去呢。今天早上肖红说我不会从这里边进入，我就感觉自己冤枉得不行。因为我听音频里肖红就没有解决那个问题，肖红说她解决了，然后我们两个人就这样杠起来了。）肖红说那个问题解决了，你说没有解决，是吧？（武则天：嗯。我说“我就没有听见你解决那个问题。”肖红说“音频里没有解决那个问题？”我说“你就是问了一下，没有解决。”）当时怎么交通解决的？是肖红解决的吗？（肖红：那次是指挥聚会，没有武则天，然后就说严敬的这个事了。他们反映说那个时候严敬非让武则天去一个线索家，我知道了这件事以后，那次聚会见了严敬就谈这件事呢。武则天，那个时候撤换你了没有？）（武则天：早撤换了，都撤换了好几个月了，撤换了我以后，你给指挥聚会的时候，你问严敬“怎么好好的就把武则天给撤了呢？”）（肖红：我记得我问严敬为什么撤武则天，同时还提到了严敬非让武则天去福音对象家里的这件事，当时我说不能去，她去不合适，但是严敬就卡着非让武则天去。从这个里边我就说严敬，“从头到尾你的这个表现就看见你对武则天是一种打压”，严敬当时不承认，就和我杠起来了。严敬认为他没有打压武则天，他认为这是他作为指挥正常地安排武则天去作工作，这是合适的。然后我就把这件事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我说“严敬，做回来的那两个姑娘已经反了，是在她妈回来以后反的，她妈在原教会还是带领，她妈回来之后肯定还有原教会的那些人去她家，你是非让武则天去给她们交通，再和这两个姑娘的妈交通，你说这是正当的，必须得去。别说武则天不去了，那同样的环境，同样的事，在这个背景下把这个活儿给你，让你去给人家交通，你去吗？”严敬当时想了半天说他不去。后来我就说“那你这是不是有点打压武则天的意思？这不是用事实证实了吗？你这是不是打压她？你都不能去，但是你让武则天必须去，她要是不去那她就是有问题，这是不是打压？”我那个时候谈的是这个，我打了严敬以后最后严敬承认了，“是，我就是有打压她的意思”。可能当时聚会的时候肖草

在那儿录音了，这个我不知道，是武则天跟我说肖草给她录的音，说我根本就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有谈严敬，就是问了一下，然后就谈了别的了。我说这件事我知道我怎么谈的，我也知道当时严敬是怎么说的，最后严敬都不说话了。梁平跟我说那天聚会武则天把前年的那些事又谈出来了，我问梁平啥事呢，梁平说了个大概，她也说不了细节，说他们听了武则天谈那件事的反应就是“武则天还记仇呢，把前年的事又拿出来说呢”。我就问武则天“你说的前年的什么事呢？”武则天说是严敬让她去福音对象家的那件事，我说“你这确实是记仇呢，前年的事今天你又拉出来了，就别说别的，就这一件事，你的性情里面有整人、治人、报复人，前年的事你都还记着呢，这事早就解决了。”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武则天说“哪里解决了？这些问题就没有解决。”我说“我解决的时候你不在，当时指挥聚会都谈过了，都解决了。就是从那个时候，严敬不敢再随意胡作非为了。”我说了一下武则天的性情里面有整人、治人、报复人，几年了这事还记着呢，说到这儿的时候武则天就火了，就说“你要这么看我，我还说啥呢？我就是这人，我就是整人、治人、报复人。”就憋到这儿了。我说“不是光严敬一个人说你，牛牛也说你在那边不作工作。”她就说“嗯，我就是不作工作，我在那边就是游山玩水了，我就没有作工作。”）和你杠起来了。（肖红：嗯。她说“你相信别人说的那些话，我就是这样。”我说“你也成李牧了，李牧也说我相信别人说的话，不相信她。你们成了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了，都成了经历2012年的打压了。”武则天经历的是2012年的打压，李牧经历的也是2012年的打压。我说“你就不能说说你经历神的作工？借着经历这些环境，你得着了什么？你天天就是光说别人，你为自己着想一下。”武则天就憋在这儿了，“别人说我不作工，你也说我不作工。你相信别人说我没作，那我就是没作，我这几年就是啥也没作，我就是游山玩水了，工作全是肖雪作的，我就没作！”）

武则天怎么想的？和五、六岁大的小孩子一样。哎呀……（肖红：怪不得以前梁平回来说了几次，“武则天的问题我就解决不了，你有时间去一次”。我说“怎么解决不了呢？”梁平说“你是不知道，武则天一直就是消极误解、消极误解，这几年了我就解决不了她的问题。”）武则天，有什么误解呢？消极什么呢？嫌肖红不公平，偏待严敬了，是

吧？（武则天：不是。）那你消极什么呢？有什么消极的呢？武则天，说说吧。（武则天：自己不会进入，就是一个劲儿地从反面进入呢，自己定规了。）别说这些官话，实实在在地说，你想什么呢？（武则天：……）（肖红：她就活在严敬打压她的这个情形里面了，整天就活在这里面了，“一件一件的事更加证明严敬一直就是打压我呢，你说我在这种环境中怎么活？”就活在这个里面了。这几年好像就盯着严敬呢，严敬怎么打压她了，怎么对待她了，她没法活、没法做。）武则天，严敬打压得你不能活？（武则天：不是严敬打压得不能活。）那是肖红打压你打压得不行？（武则天：八杆子都打不着，还打压什么呢？）那你是啥意思呢？实话实说。你想不想解决问题？你心里怎么想的？（武则天：其实这几年就不会进入，总是从反面进入呢，不是从积极方面进入，自己把自己定规了。）你说说你自己反面进入什么了？定规自己什么了？（武则天：一桩桩、一件件的。）一桩桩、一件件怎么了？你怎么把自己定规了？（肖红：她就是回想起以前教会建造也是打压她，现在也是打压她，就是这个，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武则天，你觉得打压你了，你说嘛。（武则天：其实一直就在消极误解里活着呢，不会进入，不会在这里面寻求。）你先不要说这些官话。（肖红：你把你的实话说出来，你怎么跟我说的，你就怎么跟弟兄说就行了。）（武则天：我就一直在消极里面活着，我做小区带领的时候把书库丢了……）你把书库丢了？（武则天：嗯。）丢了书库怎么了？说吧。丢了书库了，冤枉你了？（武则天：不是，那就是事实摆在那里了。）那怎么还流出眼泪来了，激动得连话也不会说了？事实摆的什么呢？（武则天：事实摆的就是我没操到心把书库丢了，我把书库丢了之后就上了一线……）（肖红：她里面想的是什么呢，“我以前是做带领的，后来就上了一线。就像神话里面说的，你做不了带领、做不了别的，还传不了福音吗？如果你连福音都传不了的话，那你不就完了吗？”也是前途命运。我听着她就是这个，从头到尾就是这个前途命运。）武则天，是这个意思吗？（武则天：摆上这个环境之后我就想呢，国度建造，谁也没被放下过，我就是第一个。2020年我就被放下过一段时间，又把书库给丢了；去年跟放下配搭，配搭到最后又显明了，本来里面就有消极，就想着可能是自己的灵不对。）你这跑题跑到哪里去了？又说什么灵不对了？（武则天：就是消极。）怎么消极了？（武则天：神说有些过犯可以饶

恕，但涉及到行政的过犯就不可以饶恕，我就想着不管咋，反正在神家一天就得效力一天，那就好好效力吧。）咱不说那些好听的话，你说那么多好听的话干什么呀？（武则天：我不是说好听的话，我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就是效力，就这么效力，好好效力就行了。）如果你真是计划好好效力的话，就不会有后面的这些事情呀。（武则天：可是这个环境一摆上之后，我就……）什么环境一摆上呢？（武则天：去年把我调到那边让我和放下配搭传福音，我里面觉得自己就是敌基督，神说人不会分辨敌基督，就把敌基督放到教会里面让人分辨呢。我就是敌基督，走到哪儿就是让人都会分辨，哪儿的人还不会分辨敌基督，就把我放到哪里，等人家都会分辨了，我的力就算效完了。我里面就有这些东西，我从那边走的时候，心里就有这些东西。我想着不管怎么样，哪怕我就是敌基督，就是让人分辨呢，我也只管走就行了。可是到了这边之后，紧接着接待家就丢了一万七千块钱，环境一摆上，我不是从正面进入，看着也跟人交通呢，可自己在里面也没有得着，也不知道神到底让我学什么功课呢。到了那边，严敬一直也不问我的工作，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严敬一直跟我有隔阂，即便我问人家，我有事跟人家反映、跟人家说，人家也不回我，就是让肖雪给我回复，让肖雪给我交通，我也没有在乎。去年让我跟肖雪配搭做指挥的时候，严敬跟肖雪说让肖雪抓工作，可是我就想“怎么肖雪老让我做呢？让肖雪汇总呢，肖雪总是让我汇总。”所以我就一直在这些消极情形里面走不出来。我心里面就想“你让我上一线，让我抓工作，可是你又不让我汇报工作”，我里面对严敬也有看法，后来就成了不让我聚会了。尤其是这一次聚会，我给肖红反映了一下那边的事，我再过去之后一直就没有聚会。不是光那一个因素，我不愿意在严敬手底下了，不愿意跟他配搭了，我觉得他打压的我压抑得不行。我说消极，就是我在那里面反面进入呢，看神话的时候，好的不敢跟自己结合，因为自己就不是那种人。）你说你自己不是那种人，那你是哪种人呢？（武则天：敌基督嘛。）你是敌基督还嫌别人打压呢？（武则天：嗯，里面就走不上去了。）你说打压敌基督对不对啊？（武则天：对。）那你还感到冤屈呢？（武则天：我心里面想的就是，即便打压我，我也得把这个力效完。但是一想到神话说，这帮邪灵、这帮畜生想在神家混也混不出来，神就要想方设法地把他们赶出去，这些话就和自己对号了，所以说就走不上去。）

武则天，你说话前后矛盾呀，你说“我是敌基督，我是敌基督我也得效力呀”，是吧？这是你刚才说的吧？这是你的理智吧？（武则天：嗯。）你刚说完这句话又说“我走不上去了”。那你说你说的哪句话是真的，哪句话是假的？这不都是欺骗吗？（武则天：我也阐明不了了。）你不是阐明不了了，而是你太诡诈了，你老想欺骗。（武则天：我没意识，意识不到。）你说神能让你欺骗吗？（武则天：你揭露吧，这些我都认识不到。）你只想用嘴来欺哄神，你听懂我说的是什么了吗？（武则天：嗯。）我说什么了？（武则天：我只想用嘴来欺哄神。）你欺哄了没有？你是不是用嘴欺哄神呢？（武则天：我没认识到呢。）你一开始说的是“我犯下罪了”，你该悔改了吧？该赎罪了吧？（武则天：嗯。）可是赎罪的话，你又走不动。刚开始你说“我是敌基督，我是敌基督我也得效力呢。”可你刚说了你得效力，紧接着你又说你走不动。嘴上说“是，我得效力呢”，嘴是上去了，但腿是来不了，脚也走不动。你说你这是啥？（武则天：欺骗。）神就那么好欺骗吗？你知道不知道你自己是欺骗？欺骗不了神，你就气得要上吊呢，是不是？（武则天：欺骗不了就气得要上吊呢？）嗯，你现在不是气得要上吊吗？给你摆设个环境你就不能活了。（武则天：只能说摆设这个环境正好。）正好背叛？（武则天：正好就把我显明了。）显明什么了？（武则天：就是背叛。）上吊呀，是吧？（武则天：嗯。）我那天在那边交通的时候，我还问你听懂了没有，你说听懂了，你那天听懂什么了？武则天，你听懂什么了？（武则天：不从神话里进入，而是把自己的想象观念当成真理了，自己想的是什么，就是什么，不遵“医嘱”。）那你遵“医嘱”了吗？（武则天：这一下就要从神话里进了。）这一下就从神话里进呀，我来了你就从神话里进入呀。（武则天：今天跟肖红顶，这不就是在神话里……）你顶她就是从神话里进了以后才顶的她？武则天，你刚才说的是什么话？我问你我交通的你听明白了没有，你说“你交通的我听明白了，得从神话里进入呢，不能一厢情愿”。然后你给我摆了一个事实，“我今天顶肖红不就是从神话里面进了吗？”你从哪句神话里面进入了，该顶她？（武则天：不是顶她，顶她的那会儿已经堵上了，才和她顶的。这不是……）你听听你说的话，“这不是……”，这是事实啊。（武则天：我看了《末世基督座谈纪要》第三篇……）你这句话还没跟我说清楚呢，你顶她是因为进入神话了吗？（武则天：不是，要是有进入的

话，还顶人吗？要是有进入的话，就不顶了。）那你刚才说的是什么呀？（武则天：顶了之后才从神话里面进，神摆设一个环境又显明我这个性情了。）哎呀！这人呀，太顽固。那天刚给你交通了，今天就什么也没了。问你听懂了没，你还说你听懂了、知道了，到今天就什么也没了。不管什么时候，你遵循的总是“我有个什么，我、我、我……”，你刚才说的这一系列的话，从头到尾，你寻思的是你的意思，你什么时候寻求过神的意思呢？

（武则天：前面说梁平解决不了我一直消极的问题，解决不了我是在什么里面消极呢，我就谈了我一直就在那里面活着呢。）在什么里面活着呢？（武则天：不是追求真理，不是寻求神，而是自己定规自己。）你定规自己了吗？你仔细揣摩一下你说的话，十句话里面有没有一句实话？有没有？（武则天：没有实话？）你觉得有没有实话？你说哪句话是实话？我听听。你说你定规自己是敌基督了，是定规自己了吗？你究竟定规自己了没有？（武则天：定规了。）定规了，这是句实话还是句假话？（武则天：是真的，要不是定规的话，我就不是消极、被动地走了，我认为我自己把我自己定规了。）定规了还有消极吗？武则天，如果真是定规了，还有消极吗？比如你家有三个孩子，有一个孩子定规自己是后妈养大的，你说定规自己是后妈养大的这个孩子是什么表现？（武则天：……）武则天，你有三个孩子，有一个孩子定规你是后妈，他是你捡的，他是后妈养大的，他会是什么表现？假如他定规了，就是说他知道了，他是什么表现？武则天，他是什么表现？（武则天：……）如果他定规他是后妈养大的，这个孩子还和其他的两个孩子争吗？“你吃鸡蛋了没有我的？你吃糖不给我？”他还敢在后妈跟前说“妈，你的亲儿子打我这个后妈养大的儿子呢”？武则天，他告不告状？（武则天：不告状。）那叫定规了，知道了。定规了以后记仇不记仇？你捡的那个孩子定规了，他是你捡的孩子，你给他吃喝上他还记仇呢？“哼，我记住你了啊！你给你的亲儿子吃什么了、喝什么了，你捡回来我就不把我当亲儿子待。你孩子喝的是奶，你给我喝的是水，你等着我哪一天和你算账。”会不会这样？“你给你的孩子喝奶，你给我喝的是水、喝的是米汤”，他记仇不记仇？武则天，如果定规了还记仇不记仇？（武则天：记呢。）他会记仇呢？他如果记仇的话，这个孩子肯定是一个失去理智的畜生，是

一个没有理智的畜生，这是狼心狗肺。你在外面捡回来的一个孩子，他明明知道他是捡回来的孩子，他为什么要和人家亲生孩子去对比呢？你说这人大脑是不是有问题？反过来还要记仇，“给你亲孩子喝奶，你就给我喝水、喝米汤”。你遇上一个乞丐，你给了乞丐一碗米汤，乞丐会和你打一架吗？“你给你孩子喝奶，你就给我喝米汤？”你说这个乞丐是什么？是不是乞丐？武则天，这个乞丐是什么？（武则天：……）神经病啊！这是神经病啊，这就不是乞丐啊。这个孩子他定规他是后妈养大的吗？他定规自己是捡回来的吗？定规了没有？（没有。）武则天，那你定规了没有？（武则天：这么一解剖那我就没定规嘛。）我说你太诡诈了，十句话里面没有一句实话，你是神经病？被邪灵附了？（武则天：这还不就是和神经病一样在说胡话呀。）你刚才说的那话，你说你定规了，那是不是被邪灵附了的神经病才能说出来的话呀？如果说你没有定规了，你争呢、抢呢，那也正常，你认为你自己就是亲生的，你就应该争、抢。可你自己说你定规了，而且你不仅说你自己是敌基督，你还定规了，然后你说你把书库丢了，丢了以后是一种认罪呢，还是感觉有了功劳了？是罪还是功劳？（武则天：是罪，还能是功劳呀？）是啊！你嘴上说的是罪、是过犯，可实际上你把它看成什么了？你把书库丢了给你调整一下本分，不应该吗？（武则天：应该。）可你觉着应该吗？你觉着应该不应该啊？你嘴上说应该，你心里觉得应该不应该？（武则天：……）不说话了？（武则天：感觉什么也干不了了，就剩下传福音了，要是传福音也干不了的话，那就完了。）这是真话吗？（武则天：真话，这是真话，这不是欺骗。）还又不是欺骗了。刚才你和我说什么了？“国度建造进来这么多人，还没有一个人下调过。”（武则天：不是说调本分，是说放下。）放下不是往下调吗？“还没有一个人被放下呢，就把我放下了”，心里面难受呢，是不是？（武则天：是。）那你说，一个理智正常的人，你丢了书库了，把你放下来了，不应该吗？合理不合理？（武则天：……）这又没话说了。（武则天：合理。书库丢了，把我放下来，合理。）你把书库丢了，把你放下合理，紧接着你又说，“这么多人没有被放下过，就把我给放下了”，这又不合理了。刚才这是谁说的这个话呀？（武则天：不是说不合理。）那是不应该？（武则天：不是不应该。）那是什么？（武则天：跟上国度建造以后，我做的这一桩桩事……）不要说一桩桩事，你就说这件事，

放下你怎么了？你心里满意吗？知足吗？你觉得公平吗？（武则天：公平。）你觉得公平吗？武则天，再说一句，你觉着公平吗？（武则天：……）这是不是谎话？你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一样不一样？一致不一致？（武则天：……）你嘴上说的是“我闯下祸了，放下我公平、应该”，可你心里接受吗？是公义吗？公平合理吗？如果你觉得公义、公平合理的话，你就不会记在心上，就不会成为自己反叛的一个条件。你还能让它成为一个反叛的条件，这一桩桩、一件件都记在心上，证明什么？你这一桩桩、一件件还不是来这儿告状的吗？“你们看一看这一桩桩、一件件做在我身上的是什么！”你的心口一样不一样？你眼里还流着泪，你流的泪是什么泪？你流的泪是因为把书库丢了，一提起来就懊悔、难受？你流的泪是因为书库丢了以后把你下调了。一桩桩、一件件，一提起来眼泪就流下来了，最后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了。你流泪是因为你的位置丢了，不是书库丢了。是吧？（武则天：嗯。）那你说吧，你吊丧的是什么？是地位。“因着书丢了，把我的地位也给丢了，你说说这一桩桩、一件件做的是什么呢？”你说你这恶不恶？（武则天：放下我在前呢。）你是说放下你在前，丢了书库在后？你说你难受的是什么？（武则天：就是因为地位丢了难受呢，你不揭露就认识不到。）你是为地位吊丧，你是在为地位掉泪。你说你的哪句是真话，哪句是假话？反过来还记仇。主要是，你要地位你就要地位吧，你太霸道，“武则天”太霸道。你丢了书也不能丢地位呀，“丢了书就把我放下了？是，我自己定规我是敌基督，我是敌基督你就把我下调了？”武则天，这是不是你的心里话？这是不是实情？

圣经中记载：“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进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她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她女儿就好了。”（太15:21-28）你看这个迦南妇人，人家既然认识到人家是狗，那人家就是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这叫定规。人家定规人家是狗，那人家就

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人家去和主耶稣讲理了吗？武则天，那你吃上了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可以了吧？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你吃了吧？（武则天：嗯。）那还要怎么呢？还不行吗？你说，神交通的那个到处打听神家工作，然后本职工作又不作的人，神打发他让他回家吧，他还让神给他交通交通处理人的原则，神让他回家吧，他还撒泼打滚。你说他定规自己了没有？（武则天：没有。）定规了自己的话，还撒泼打滚吗？（武则天：不会撒泼打滚。）那你和他又有什么区别呢？（武则天：没有区别。）你是不是撒泼打滚呢？（武则天：是，这样一揭露就是。）你说我看见你难受不难受？（武则天：……）武则天，你在这儿难受的是什么呢？你把书库丢了，几年了，你为书库丢了掉了几滴眼泪呢？可是你因着丢了书库被下调了而睡不着觉，谈起来就流眼泪。神看着这是什么人呢？这不就是畜生吗？“败家子，把我家的东西给败了。”让你当带领呢，你没有维护神家利益，你把神家的东西丢了以后你没有掉一滴眼泪，把你的地位调低了，你掉出眼泪了，你说这是什么呢？做带领就是享受地位之福？让你维护神家利益呢，你维护的是什么？神家利益你不维护，过后神家给你一个合适的处理，你还不行了。这还没有清理你呢，只是给你调换了一个本分，你还不感谢神吗？“哎呀，感谢神的救恩，要按我所做的，我就该死。”对待本分掉以轻心，比犹大还可悲。你的这个本分是怎么来的？因着神的作工才有了本分，神要是不作工的话，你想要本分都没有，千载难逢，神在地上就拯救人一回，神给人本分就这一回，历代以来的人想尽本分都尽不上。这么好的、千载难逢的一个本分给了你，你没有守住，你把人家的书库丢了该不该掉脑袋？本是该掉脑袋的事，没有让你掉脑袋，不仅没有让你掉了脑袋，也没有把你打发回家，反过来还给了你一个“七品芝麻官”，你还要上告呢，“我就丢了一个书库，你就把我打成了‘七品芝麻官’，‘省长’不让我做了，‘县长’也不让我做了。”两眼还掉下来眼泪，“神啊，这就是公义？就因为我丢了书库，就把我调成了‘七品芝麻官’？”在神那边，按行政处理应该是掉脑袋，你知道吗？（武则天：嗯。）可你嘴上说着该死，你刚才说了吧？我记得你还说这句话了，说了吧？（武则天：嗯。）你知道你该死，没让你死，你还不跪地求饶、感恩戴德。没让你死，就让你当个黎明百姓你更是应该感恩戴德，而且还没有打发你回家，还给了你一官半职。可你除了不感恩以外，你还叫嚣，说神不

公，你说这是何等的可恶，这不是魔鬼吗？只有魔鬼撒但才能做出这事呀。神造了万物，撒但它要管理，它凭什么管理呢？是它造的吗？今天神的经营，你非要管理，你管理不了还想管，不让你管理就不行了。（武则天：没理智，一点理智都没有。）这么做不就是个魔鬼吗？人家神选民丢了书库是跪下来爬不起来，懊悔至极，可我看不见你的懊悔至极，反过来还和神叫嚣不完，从去年叫嚣到了现在。我的书还没有找回来呢，你倒跟我叫嚣呢。（武则天：还觉得自己委屈呢，好像神家对我不公。）你说我看见你这样我是什么感受？神带着伤痕来爱人，你看见了吗？（武则天：嗯。）不要说神了，我在这里看着，你说我心里伤痛不伤痛？（武则天：伤痛。）我心里伤痛，可你不感恩呀！你在这里还嫌给得你少，嫌没有给你地位享受，嘴上说得还好听，还让我无话可说，“你看人家武则天多会认识自己，人家丢了书以后，人家说自己该死。呀！人家自责呢。”我没话说了，把我的嘴给堵了。我本来想说“武则天你做了这事就该死”，可人家武则天自己认识到人家该死，你看人家多有认识呢，多有理智呢，多有良心呢！就像黎巴嫩女子的嘴，说的话甘甜啊，可你的心呢？（武则天：内心就是毒蛇。）这就是你的“画像”。你还嫌不处理人家严敬呢，你丢了书了，你不说不处理你，你还嫌不处理严敬呢。

说到处理严敬，你说该怎么处理严敬呢？在你眼里怎么算是处理严敬呢？严敬作工有偏差了，揭露解剖他，说说他，你说该怎么处理严敬？把他撤换下来？发配边疆？你心里想的是不是这样？要是把他发配到边疆，你就确认这是处理了他了。可是你等了两年之后，看见严敬没有被发配到边疆，所以你就感觉“你没有处理呀，你只是说了说呀”。揭露解剖、修理对付是不是都是说了说呀？是不是都是让人往前边走呀？在你身上是不是也是说了说？你说你丢了书库了，怎么处理你了？调换了一下本分算处理吗？算多大的处理呢？你赔偿了吗？今天在别人身上，这就得实际地处理呢，怎么处理？你说告诉我怎么处理严敬，你给我提个建议，把他撤换了？还是罚他款？这是罚款的事吗？就算是罚款，他哪来的钱？我给了他钱再罚他？或者让他去外面挣钱吗？还是把他打发到边疆？把他打发到边疆，工作谁来负责？我把他撤换了，你给咱来担当吗？你能担当得了吗？你连严敬的那个作工能力都没有。你看见了吗？就这一堆人数算起来，严敬是不行，我

看见是不行、不能用，我在这里用他都是凑活着用呢，用你也是凑活着用呢。我现在用他我都头疼、心疼、难受，我不愿意处理他吗？可是我处理了他的话，我的工作怎么作呢？我的胳膊不好，就三根指头，那还有个指头呢，你说我残疾，把这指头剁了吧、不要了。我剁了，没手了，我怎么干？用你吧，你是脚指头。你说让我瘫痪？按着你的意思，来个公义的审判，来个公义的处理？是，让你看见公义了，可我瘫痪了，你想过吗？严敬就是再怎么有问题，我还得用他吧，那我只要用他，那你说还算处理吗？那天聚会你看见了，你看哪个能提拉起来？你看放下能不能提拉起来？你看看肖雪是什么呢？你是什么呢？两年了，你嫌没有处理严敬，你得着了神的恩典，你不让别人得着恩典；你能得着饶恕，就不能让别人也得着饶恕？咱有没有公平、公义呢？正确对待人行不行？严敬有没有说“武则天丢了书库就没有处理她”？严敬盯着你了没有？咱不看咱做在神身上的是什么，老觉得神给你摆设的功课不好，老觉得别人做在你身上怎么样怎么样。一个败坏的人还要怎么呢？就不要说败坏的人了，就说你没有败坏，你是个人，得尊重你呢？得按着你的意思来呢？得遵循你的意念呢？你为什么要拿上自己的意思去衡量别人呢？而且衡量起来还没完了。咱自己预备的善行是什么？尽的本分是什么？敢不敢让神鉴察呢？桌面上都拿不出来。咱不是省察咱自己的过犯。那次让省察自己的过犯，你们没有交通吗？《神对人的警告》这首神话诗歌里说：“神的希望很多，希望你们好好做人、规规矩矩做人，忠心尽本分，做一个有真理、有人性的人，做一个为神能舍一切、舍性命的人，等等，这些希望都是对你们的不足，对你们的败坏、悖逆而言的。你们必须做到，其一，你将你的所有过犯都省察一遍，将你不合真理的行为与心思都省察一遍。希望你们不要偷偷笑话神的要求，更不要小看、轻视神的这一个要求，认真对待一下，不要漫不经心。”你不省察自己的过犯，你就看不到你做在神身上的，你看不到你做在神身上的你就看不到你作的恶。你看不到你作的恶，你看不到你做在神身上的，你就看见你不亏欠神，你觉得永远是神亏欠你，是神欠下了你一笔不可奉还的债。你要省察你的过犯，不是省察别人的过犯，你把你所有的过犯都省察出来加起来就看见了自己在神面前犯下了滔天大罪，而神一次又一次地饶恕你，一次又一次地带领、引导你。能够省察自己的过犯，反省一下，看一下自己是个什么东西，看到这个画面要产生什

么？从这个里面产生一个良心。儿女孝顺父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那句话怎么说的？“养儿才知父母心。”你养儿的时候才想起了你妈是怎么做的。所以信神就是恢复人的良心理智，做什么都得有个良心理智，你是一个受造之物，哪来的那么多要求呢？有要求就是悖逆。历代使徒，人家是为神舍性命，咱在这儿对神是有要求，这就是咱信神的卑鄙存心。你是谁呀？你是谁？武则天，你说说，你是谁？认识不认识自己是谁？（武则天：淤泥中的残渣。）淤泥中的残渣，我还以为你是“武则天”呢！

为撒换地位而产生仇恨（二）

225　肉体会断送人的归宿

1　人若真能将人生的正道、将神经营人的宗旨看透，就不至于将个人的前途命运挂在心上，就没心思再侍候自己那猪狗不如的肉体。对人该进入的都应该了如指掌，对患难之中该进入的、火的试炼中该具备的更应理清头绪，别一味地侍候自己那猪狗一样的肉体。噢……猪狗爹娘噢……肉体噢……

2　对末世作的工作你若能看透“三分”若能看透“三分”，你也不至于像今天一样再“侍候”“孝敬”你那败坏了多少年的肉体。肉体本不属你，肉体是腐朽之物。何苦为其苦苦思索、费尽心思、绞尽脑汁？活在肉体痛苦中，竟不知它是你的污鬼爹娘。噢……猪狗爹娘噢……肉体噢……

3　肉体是由你掌握吗？何必为你的肉体掏空心思呢？何必为你那早已定了罪的、被咒诅的、腐臭了的肉体而痴痴地求告神呢？何必将撒但的同帮总挂在胸前呢？你不担心你的肉体会把你真正的前途、你那美好的盼望、人生真正的归宿给断送了吗？噢……猪狗爹娘噢……肉体噢……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经营人的宗旨》

武则天，《肉体会断送人的归宿》这首神话诗歌之前发过，你看了没有？看懂了没有？说说你看了之后的感受。这首神话诗歌和你对号不对号？（武则天：对号。）“人若真能将人生的正道、将神经营人的宗旨看透，就不至于将个人的前途命运挂在心上”，武则天，神的经营宗旨是什么？（武则天：……）到现在还不知道神的经营宗旨是什么，人生意义是什么。信神就是让你得福、得恩典？信神是要恢复你的良心理智，让你活出一个真正的人，让你做人、行事、敬拜神有原则。你是干什么呢？你是信神呢，信神就得活出一个真正的人样来。信神就是操练做人呢，操练怎么敬拜神呢，你活出个人样来才能剩存下

来，你活不出一个人样来就得被惩罚、被淘汰。因为咱是一个受造之物，本身就是个尘土，被撒但败坏以后，狂妄自大，不知道自己是谁了，飞上天了。而神是要恢复人的良心理智，你真把这个看透了，就不将个人的前途命运总挂在心上了。你只是想着你个人的前途命运，你就没想，你违背了神的经营宗旨能剩存下来吗？“就没心思再侍候自己那猪狗不如的肉体。”猪狗不如的肉体，你每天起来忙活的是什么呢？你侍候的就是你的猪狗爹娘，离了钱财、地位就不能活，一切围绕着你的地位，丢了书库了还是想着你的地位，把你放下来还是想着你的地位，为了地位眼泪就流出来了，你还是侍候着你的猪狗爹娘。“对人该进入的都应该了如指掌”，对你该进入的你了如指掌了没有？“对人该进入的都应该了如指掌”，你该进入的是什么？你该进入的是背叛肉体，你该进入的是预备善行，你该进入的不是争夺地位。“对患难之中该进入的、火的试炼中该具备的更应理清头绪”，患难中该进入的是什么？就算人家打压你了，那你该具备什么？强盗临到约伯的时候，约伯说什么了？约伯去告状了吗？约伯让神把强盗处理了吗？你说的这件事过去两年了还记在你心上，还说严敬呢，严敬有没有问题和你的生命有什么关系？“别一味地侍候自己那猪狗一样的肉体。噢……猪狗爹娘噢……肉体噢……”“一味地”，不管什么时候你都是在侍候着你的猪狗爹娘，都是围绕着你的地位。“对末世作的工作你若能看透‘三分’若能看透‘三分’，你也不至于像今天一样再‘侍候’‘孝敬’你那败坏了多少年的肉体。”你看透三分了没有？跟随国度建造几年了，到现在你连三分都看不透？“肉体本不属你，肉体是腐朽之物。”肉体是属于你的？“何苦为其苦苦思索、费尽心思、绞尽脑汁？”哎呀，武则天你可真是来成就这句话的！苦苦思索、费尽心思、绞尽脑汁，晚上都睡不着觉。“活在肉体痛苦中，竟不知它是你的污鬼爹娘。”一说起来就两眼泪汪汪的，还不能让人触碰，感觉痛苦得不行。你费尽心思、绞尽脑汁、苦苦思索，思索什么呢？“肉体是由你掌握吗？何必为你的肉体掏空心思呢？”这话说得够清晰了吧？掏空心思，为什么说掏空心思？你见了张三说，见了李四说，见了肖红说，见了弟兄也说，见了闺女还得说，过了一年还说，过了两年还说，我还以为这是昨天、前天发生的事，说了半天才知道这是前年发生的事，你真是掏空了心思。而且你在说的时候还得演着，眼泪都流出来了，“同情同情我吧，可怜可怜我吧”，把你的看家本领全部都用上

了，掏空了心思。“何必为你那早已定了罪的、被咒诅的、腐臭了的肉体而痴痴地求告神呢？”你说你所说的这些是不是神说的腐臭了的肉体？你说你这个能拿到桌面上吗？拿不到桌面上。为什么拿不到桌面上呢？因为已经腐臭了。可你拿到桌面上以后，还要痴痴地求告于神，见了我诉诉苦，见了肖红也要诉诉苦，你说你见了谁不诉苦呢？“何必将撒但的同帮总挂在胸前呢？你不担心你的肉体会把你真正的前途、你那美好的盼望、人生真正的归宿给断送了吗？”什么是真正的前途？（武则天：……）真正的前途你不追求，你追求的是啥？“你不担心你的肉体会把你真正的前途、你那美好的盼望、人生真正的归宿给断送了吗？”这话说得太清楚、太明了。“噢……猪狗爹娘噢……肉体噢……”你为你的肉体活着充当了“武则天”，你为神家工作就成了逃兵，这就是你的缩影。得把神话带入实际生活之中，让神话成为你的生命。

那次聚了会让你们把自己的过犯写一下，你们都没有把过犯写一下？（……）把卫军的过犯念一下。（“我的过犯：1、公开践踏行政，明目张胆在弟兄的眼目前男女单独配搭，羞辱弟兄的旗帜，严重羞辱神名。2、经常跟弟兄姊妹发火、动血气，维护自己的地位与利益，连一个好行为都没有，触犯行政第一条，“人不得妄自称大，不得自尊为高，当敬拜神，尊神为高。”3、本分尽得一塌糊涂，对本分掉以轻心是严重的背叛神，比犹大更可悲。4、凭情感行事，狂妄而且自是，笼络恶人，拉帮结伙，结党结朋，打击排斥异己，伺机造反，显露自己，打岔拆毁，利用神话搞自己的经营，在团体中搞团伙，走敌基督道路。以前还觉得自己不错，现在我看见了，我走着心里的恶道，手里满了手段与强暴，搞着自己的经营与神对着干。终于理解了弟兄所说的，我差得太远了。按照我的所作所为，我不配接受神这样的托付，我愧对弟兄的信任与托付，但是神并没有按着我的所作所为来待我，弟兄更是百忙之中抽出时间给我交通、揭露，甚至还给我补课一下午，为我的生命可谓操碎了心，这样的爱让我无言以对、无地自容，我还有什么怨言与消极，那就太没良心了，太不是个东西了，我恨恶我的活出，我恨恶我的所作所为带给弟兄的伤害，我恨恶我的性情竟然如此邪恶，更加恨恶自己听不懂弟兄的交通，活在肉体里，顽固不化！这样邪恶的生命怎么能存活呢？被化为灰烬是必然的。留给

我的时间不多了，我愿意立下心志从头开始，认识自己，不好高骛远，做诚实人，放弃心中的恶道，丢弃我的强暴，规规矩矩做人，做诚实人，争取有个人样。感谢弟兄给我的爱！感谢神的主宰与作在我身上的！”）卫军写出来这个说明他敢承认、敢面对、敢悔改，人家武则天就不承认。（肖红：武则天主要是觉得自己被别人打压了，人家就“没有错”。这就是走的李牧的路，李牧就是这样，死硬死硬的，“我就是死也是这，你们的错就是你们的错，你打压我就是打压我了，我经历的就是2012年敌基督的打压，我就转不过这个劲儿，怎么都扭转不过来”。）自己再有多少过犯，一字不提。（肖红：不提，就不提她自己的事，全都是别人的问题。别人做的事是说得一清二楚，可她做的事是一字不提，人家就不提这个。你看人家写的文章，里面就不提这些，就提她被人打压，让人一看，她确实就是被打压了，你也打压她，我也打压她，咱俩合起来打压她呢，这就是硬气。成为俘虏就能蒙拯救，人家不能做俘虏，“我就不成为俘虏，你俘虏不了我，别想！”你看这硬不硬，厉害不厉害？“这几年了，你要让我成为俘虏，没门！”武则天也是一样，你说你这样怎么蒙拯救呀？你听人家武则天那会儿说的话，“我就是游山玩水呢，我就没作工，我就是啥也不作，全都是肖雪一个人作的”。武则天，你光说人家严敬不说你，就你这样，他能说得了你吗？他一说你，你就是这，人家就再也不搭理你了。你光说他不搭理你了，但是他因为什么不搭理你了？我是不怕你，我是一直搭理你，这会儿不行，我一会儿再说，可他们不是这样呀，他们是“你看人家就是这，不说了”，他一看你这泼妇劲儿上来，还和你说吗？咱俩那会儿说话，你的泼妇劲儿不是又上来了吗？“你就这么看我呢，那我就是整人治人，我就是恶人。”我说“人家别人在那边说你就没有作工。”你说啥呀？你说“哦，就是，我就没有作工，我全是游山玩水呢。”我想着“哎呀，这泼妇劲儿又上来了。”你说你要是跟他们也是这样，他们怎么抓你工作？怪不得人家不和你说呢，人家一看你这样“拉倒吧，我害怕你呢，不理你了”。你看下边大部分人确实是不抓你了。为什么不抓了呢？因为他怕呀，他就不敢去，不是说他不抓了。就那会儿，我从咱俩人的对话中就看见人家不抓你是因着什么原因了。我只是问了你一下，还是和你好好说呢，结果两年前的事你都能说出来，证明你也记仇呢。你怀疑是人家严敬说的，严敬就没和我说，这是他们给我反映的，是梁平跟我说的，“武则天记仇

呢”，人家也能看见，人家给我汇报的，说你两年前的事还拉出来说。你和严敬早就有隔阂了，别人也看出来了，我这么问了你一下，这就问出麻烦了，“你就这么看我呢，你已经这么看我了，那我还说什么呢？”你就是这，你要是和他们聚会也是这样，他们还说你什么呢？“咱抓不了人家，咱不和人家说了”，那只能是避开你，所以人家聚会不敢要你了。在他来看他是没办法了，他怕你呢，可在你来看是他打压你呢，这是我这么看的。我经历了，教会里边有多少人确实是不敢去，他不敢抓了，为啥他就说“你们来吧，你们来吧”，他为啥就成这样了呢？咱得看人家为什么成了这样了。你说“他没问题啊？”是，他也有问题，他要是没问题的话，咱能不用他了？他是有问题，可是咱的问题大不大呀？他就有这么个问题，你抓住不放，这几年了，这些问题一连串地都出来了，你怎么看他都有问题，他和你也没法说了，那只有避开，他没法跟你再沟通了，他抓不了你，所以他就是“不行我跟肖雪说，谁能听我的，我跟谁说”，没本事的人就是这。但你并不是看他没本事，你说的是他故意打压你，因为咱的看事观点不正。咱没有看见咱把别人难为成啥了，你看不见你自己的这一点，你就认为他打压你了。）

武则天，人家就是打压你呢，人家打压你，你该怎么做呢？（武则天：……）武则天，人家打压你，你该怎么做呢？（武则天：……）武则天这是又进入痛苦之中了。武则天，人家打压你，你该怎么做呢？（武则天：人家打压我，我顺服嘛！）顺服，让他打压，是吧？（武则天：嗯。）完了？（武则天：……）肖红给你交通了以后，你就得着这么一个收获？“人家打压我，我顺服”？武则天，这是你的心里话吗？还是今天交通了以后你的收获呢？还是对肖红的控告呢？咱做个选择题，A、B、C三个选项，我看你选择哪一个。（武则天：肯定是选择顺服神，顺服这个环境。）你不要跑题，我刚才说，就算严敬打压你，你该怎么做呢？你说你顺服，我说你这个顺服是从哪里来的，是肖红给你交通了以后，你得着的一个收获？还是咱今天交通以后，你得着了一个收获？还是你控告肖红呢？“你肖红交通的意思就是谁打压我，我也去顺服。”（武则天：我不会进入了。）（肖红：那会儿人家又控告了，人家说，“他们不管怎么说，我都认识自己，这不就行了吗？你不就是让我认识自己吗？我全部都认识自己，我没有的也

承认，我都承认，这不就行了吗？他们说我有啥问题，‘是，对’，承认，这不就是认识自己了吗？这不就挺好的？”）你看武则天多厉害，“谁来和我说话，我就把谁控告上去”。武则天，我和你交通了半天，就是这收获？武则天，有没有收获？问问天、问问地“这让我说什么呢？”我和你说了半天，你还是没有路。（武则天：这会儿交通的就是，不管神摆设什么样的环境，首先不为自己考虑，先别为自己的肉体利益说话，先在里面寻求神的心意，揣摩神摆设了这个环境，我该进入什么，别总为自己的前途命运、地位而打算，就认识到这儿。）武则天说肖红的话，就像李牧说我的话一样，“你喜欢恶人，你喜欢能说会道的人，你喜欢溜须拍马的人，我不会溜须拍马”，武则天，你听过这话吗？这话厉害不厉害？我还说什么呀？我就不说了，她就不能和人说话。那天我就问了一下李牧，我说“芳芳说的这个话是不是事实？”我啥话都没有说呢，我就问了一句“这是不是事实？”李牧直接和我说，“你喜欢恶人，你喜欢诡诈人。”我当时和她说谁对了、谁错了吗？我有没有了解事实真相的这个权利？芳芳说了这话了，我要核实一下，看人家说的话是不是事实，芳芳说的这个话站住理了没有，如果站住理了，我得证实一下，看是不是这回事。如果是芳芳说的那样，那我就要问李牧，李牧怕我问她，她就把这个问题打回去，堵了我的口。我不问了，她接着就说，“你喜欢恶人，喜欢诡诈人，我不会溜须拍马。”我让她溜须拍马了吗？（武则天：我今天早上扮演的不就是这个角色？我虽然没有说“你就喜欢溜须拍马的人”，但我也是打回去了，“我就是怎么怎么，你就是听人家说的”，这不就是走的这个路呀？）“人家说我不作工，我就是不作工，人家说我是什么我就是什么，我就是在那边游山玩水呢。”（肖红：“你就相信他们，你已经相信他们了，我还说什么呢？什么也不说了。”）武则天，你说你冤着呢，肖红跟你说他们那样说你呢，你说“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你就这样怼回去了，好家伙，人家就不能发言。（武则天：就是，你不这么解剖我就认识不到，就好像自己冤枉的。“我作工了，他说没作就没作？”你这样一解剖，哎呀，就是。）你冤枉什么呢？（武则天：不冤枉，一点也不冤枉。）人家是说严敬说了，人家说神说了吗？人家要是说神说了，弟兄说了，那也算是句话，“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谁让你是神呢，谁让你是弟兄呢，我有什么办法呢？”含着眼泪也算，委屈死也算，可这是严敬说了。（肖红：武则天，你和严敬说话的时候，

要是有上两三次你就这样说话，他还抓你工作吗？不用说抓你工作了，他就不敢和你在一起配搭了。）武则天，要是约伯也像你这样，别说几批强盗去抢他的万贯家产了，就是去了一个强盗，约伯站起来用脚把罐子一蹬，“都拿走！都拿走！神，你说你公义，你的公义在哪里呢？这是我自己的东西，你就能让他给我拿走？要拿就都拿走，我不要了！”你说这是啥？你不就是这样吗？你走不上约伯的路，最起码得说“神啊，强盗把我的东西给抢了，我该怎么办呢？”“呀，严敬说我不作工，我在那边可作工了”，讲讲理。（肖红：武则天就不讲理。）你说什么人才不讲理呢？（武则天：混蛋。）没理可讲的人才不讲理。没理争三分，他才这样呢。人家和他说“来，拿出来证据”，他拿不出证据来，“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吧”。（武则天：就是肖红说我的，“那你争口气，你做呀，你做了之后把他的嘴给堵上呀，你把人家的嘴堵不上，还嫌人家说你”。）（肖红：你走的路就不对，如果你这么走下去，你天天想着“他怎么对待我的，他怎么对待我的”，你把这些都说到了，所以就有了更多的理由来与神对着干了，所以就什么也得不着，完了，你走的是不是这个路？你不是说“神给我摆设这些环境，我得着了什么？我自己该怎么走呢？”你就没有一点正面的。）（武则天：全是反面的东西。）（肖红：还挺有理。）

武则天，你连约伯的三个朋友都不如，约伯的三个朋友还知道“你反省反省吧，你看你哪里得罪神了”，你连反省都不反省。（肖红：武则天定义就是别人有问题，自己根本不反省，这走的不就是敌基督道路吗？）不反省还有理呀，“你觉得我不是义人，那你看谁是义人你给谁去，爱给谁给谁去！”你不是说神怎么看呢，你是看严敬怎么看呢，严敬怎么看你就把你给气死了。约伯，强盗抢了他的，人家不管强盗怎么样，人家没有和神去告状，“他是强盗，他拿我的东西了。要是我的三个朋友拿我的东西，我不说了，可怎么能让强盗拿我的东西呢？”约伯去质问强盗了吗？控告强盗了吗？说强盗哪里有问题了吗？你在这里说的是什么呢？你说严敬这了，说严敬那了，你眼里没有严敬就不能活了。咱的理智在哪？咱是谁？咱是粪土，是积水污泥中的杂质，不是美不胜收的鱼虾之类，神灭你就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你像张飞一样叫喳喳要干什么呢？你何德何能呢？你是神的爱子吗？是神手中的小宝宝吗？要是的话，咱撒撒娇，你一个粪土、淤泥中的杂质，你

撒什么娇呢？咱的理智在哪？什么是受造？受造的意义是什么？人造了板凳，你坐这个板凳，它让你坐你才能坐，它要是不让你坐，你不能坐，你还要这个板凳吗？再好比你养了一条狗，本来你是要养警犬，结果你养的这条狗是看门狗，你要不要？你不要看门狗，因为你要的是警犬。要是这狗还能看个门，那就送给别人，让它给人家看个门，或者自己家需要，就留下看个门，这是不是由主人说了算呀？可你在那“汪汪”地叫，“我看门咋了，对我这条看门狗就是这样的待遇？”主人养狗的意义是什么？主人养狗是要达到他的目的才养呢，达不到这个目的他就不养。你是一个受造之物，那受造是何意义？你是受造之物，神造了你，你达到这个受造的意义了就留下，达不到这个受造的意义就扔了，不要你，就这么回事。你就好比是神造的一个板凳，坐你是凳子，踩你是梯子，扔了你是垃圾，这才叫受造。造物的主和受造之物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好比你养了一条狗，你需要它看家它才能给你看家。如果你住在楼房里面，不需要狗在楼房、楼道里看门，即使狗能看得了门，你要它吗？你也不要。扔不扔它，武则天？（武则天：……）何况你还不是一条看门狗，你是一条什么狗呢？（武则天：野狗。）还不是一条野狗，是疯狗！你说你养一条疯狗干嘛？你得看清楚自己的身份！咱在神面前就是一条疯狗，咱和神之间的关系就像是一条疯狗在主人面前撒娇一样，疯狗还到主人面前撒撒娇，“你抱抱我吧”？直接就把你赶到门外边了，卖也不卖你。看清楚自己的身份，这是咱的理智。武则天，咱今天是在神家，不是在你家。你在你家，你和你老公在一起的时候，“我是武则天”。来到神家，你是粪土，你是疯狗。乱咬人的是疯狗，能尽个本分的是家狗，能看个门的、能尽上本分的、能按神的心意走的是什么狗呀？是警犬。你就是警犬，你也是一个受造之物，也是一条狗。就算约伯站住见证神把他灭了，神公义不公义？约伯站住见证神把他灭了，神还公义呢，你站住见证了？你撂什么挑子呀？就因为你丢了书库，然后就有功了？就可以讲理了？那咱是不是疯狗？（武则天：嗯。）你丢了书库了，不觉着亏欠，见不了人，“神怎么对待我都应该，我活该”。有良心的人是“我丢了书库了，我还能在神给我的位置上尽本分，我得还报、报恩，不管别人怎么样，我得做我该做的，我得预备足够的善行，我得把我以前所做的弥补过来”，这是一个有良心的人呀！咱的良心理智在哪里？在神面前完全就是一条疯狗，那你还想得什么呢？你

反过来还给自己定规，“我就是敌基督，我定规自己是一条疯狗”，你定规你自己是疯狗了该怎么办呢？

武则天，刚才肖红问你呢，把严敬摆在你面前，严敬打压你了，你该怎么办？怎么经历？怎么进入？“要是让我追求地位呀，我自己还有一招，一不让我追求地位，我就没有路了。”武则天，有没有路？（武则天：……）交通了半天，交通得没路了。“本来我就有一条路，为自己的地位、名誉作工，结果你把我追求地位、名誉的路一堵，憋死我了。”（武则天：不知道该怎么说了。）交通了这么多，不知道该怎么说，不知道该怎么走？说把你逼上梁山吧，怎么逼也没把你逼上梁山。武则天，严敬打压你了，这环境临到你了，你该怎么走？（武则天：首先顺服这个环境。）什么是顺服环境？（武则天：顺服这个环境是神摆设的。）你说的是什么话呢？我问你怎么顺服环境？你说顺服环境是神摆的。（武则天：就是刚才你交通的，和约伯一样，强盗抢了约伯的东西，约伯不埋怨。）不埋怨就完了？（武则天：首先知道这是神摆的，是自己的问题，自己就扭转自己、变化自己。）即使是严敬打压你了，你今天是一个受造之物。彼得，人家是神把他当玩具玩弄还可以呢，今天严敬打压你就不行了？“不管严敬打压不打压我，我应该尽上我的功用，尽上我的本分。不管别人打压不打压我，不能影响到我的本分，不能影响到我该尽的功用。”（武则天：不管遇到什么环境，本分不能丢，本分得尽好。）不能丢了本分，你丢了本分了没有？（武则天：丢了。）人家一打压你，你连本分都丢了。第一个，本分不能丢。第二个呢？“不管谁打压我，我不否认神的作工。不管谁打压我，不能影响神家工作。严敬打压我了，但是严敬在作工上比我强，离了严敬，神家工作要受到损失，那人家就是再打压我，我就是忍痛割爱，也不能让神家工作受损失，这是我该受的苦。只要能为着神的工作，我受点苦算我该献上的。”该不该呀？“我是受他打压了，不是受他迷惑。我受他打压，我是知道的，那我去认识、去了解、去分辨，我去认识、我去分辨，我再忍耐、我再包容、我再克制，目的是为了神家工作，我得时时向着神、为着神。如果他作不了这个工作，不仅是打压我，还打岔搅扰，那别说他打压我了，他就是不打压我，我也得扶油瓶、除狗屎！”这是咱该做的，这是咱作为一个子民活着该有的原则与意义呀，不能一切根据自己的肉体利益得失来

衡量事物的对与错。“再说了，严敬打压我了，我是来干什么的呢？我是来信神了。在神摆设的环境中，我该进入的是什么？他打压我了，我分辨认识。我有分辨认识了，我报告。”分辨认识清楚，是人家打压咱了，还是咱的奢侈欲望出来了？还是你控告呢，你报复呢？你分辨认识了没有？“不管人家打压没打压我，我该生命进入，我该预备善行，我该尽本分，我该认识自己，我该认识神的作为，认识神的作工。神为什么让他打压我？人家打压我，是不是要检验我？看我还为不为我的猪狗爹娘活着，借着他来检验我、试炼我，我看见了神的奇妙作为。”你看见了神的奇妙作为，你还觉得他打压你吗？那是神的奇妙作为，神借着他来效力，你该不该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了，还流什么眼泪呢？人家就是打压你了，你在神家尽不上本分，给神家丢了书库，也没有多少认识、悔改，神兴起环境，借着这个让你警醒，“活该、应该，这是神对我的爱！虽然从外面看是打压，但这是神对我的拯救！神兴起环境是让我看，不管怎么看，都能看见神的爱，都能看见神的作工，看见神的奇妙作为，神的爱应该是称颂的。”让我看，怎么都痛苦不起来，你看见我能痛苦起来吗？（武则天：这样走，就活在神的光中了，就不痛苦了。）哪还有痛苦？哪还有眼泪？我是不是这样走过来的？你说严敬打压你了，你看见别人打压我的时候，我怎么对待的？他们打压我，我反过来还帮助他们，他们九个人咒诅我全家死绝，反过来我直接去帮助这里面的两个人了，我怎么做的呀？在我来看，他们是愚昧、无知、可怜、贫穷。严敬对你是不是真打压还不一定呢。你每天叫我“老师”，你跟着“老师”走了没有？把我当“老师”了没有？我这个老师带的是什么学生？祭司弟兄带着全教会的人“打压”我呢，我去哪里告状呢？我和神去告状了？你看见我因着别人打压流眼泪了？我愁苦了？我干什么了？我第一要干什么呢？别人打压我了，第一个，我要揭露解剖，我把他们所做的揭露解剖出来，让大家去分辨、认识他们，我不是喊冤叫屈。和你不一样吧？我把他们揭露解剖出来以后，我记仇了没有？（没有。）我揭露解剖他们，把他们放在了光中，让烈日去酷晒。在揭露解剖的过程中，借着他们在我身上的打压，我看到了神对我的拯救、对我的洁净、对我的熬炼、对我的试炼。神摆设功课，让我打败众仇敌，神不给我摆设功课，我想站见证，去哪里站见证呢？我想认识撒但，我怎么认识撒但呢？借着这么多人打压我，我认识了污鬼、撒但。神为我打败众仇敌

摆设了条件、环境，你说我能不感谢、不赞美神？我得了多少偏得？神怎么说的？给你摆设了多少效力者，你看见了吗？人家打压我是给我效力呢，你看见他们是效力吗？严敬打压你，严敬给你效力呢，你承认吗？（武则天：我真是瞎眼愚昧。）人家不打压你，能让你的猪狗爹娘出来？（武则天：不能。）那你说吧，该不该感谢赞美神呢？（武则天：该。）咱不是寻思，“神给我摆设这个环境，是神主宰、神摆设的”，看见神的权柄，看见神的公义，看见神的拯救，看见神的奇妙作为。（武则天：一为自己的肉体说话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我刚开始是困惑，后来我看了神起初的发表，我是高兴喜乐。神说过：“我喝的苦杯你必须得喝”，“越是诚实的人，越是听我话、顺服我的，你越是欺压，越是孤立（指的是拉帮结伙），如今你猖狂的日子到头，我一点一点地和你算账，一毫一厘都不放过。”我看到的是什么？人家越欺压我，我越高兴，说明我走对了。武则天，这句话可不敢“引诱”“诱惑”了你，“哦，严敬打压我，是因为我走对了”，要是这样的话，这又麻烦了。（武则天：不是这样的。）武则天，我说的这个话能领受了吧？（武则天：能。我的路走错了，我就没走上成功的路。）不是没走上成功的路，是没走上信神的路。（武则天：是没有走上信神的路，看着一直是跑着呢，但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你跟随着弟兄，却顺从着你的猪狗爹娘。（武则天：我也知道肖红在那个环境中是怎么站的，肖红不管他们怎么说。而我走的路就错着呢，一涉及到自己的脸面、地位就糊涂了，就跟着肉体走了。这个路就走错了。弟兄你这会交通的是你在这个环境当中看见有人打压，或者是什么，这是给自己效力的，这是神的作工，是神摆的。这下我就得根据你交通的能活在光中的这条路去走了，不能再按着自己的意思，不再为自己的肉体利益说话，得看神怎么说呢，得按着神的要求走。）根据神话给你把路说得清清楚楚的了。看一下《背叛肉体的意义》这首神话诗歌。

152　背叛肉体的意义

1　你在神的面前能否得着生命，最后是什么结局，就看你怎么背叛肉体，就看你怎么背叛肉体。神拯救了你，也拣选预定了你，但你不愿满足神，不愿意以真实爱神的心来实行背叛自己的肉体，到最后就把

自己坑了，把自己断送了，你就要受极大痛苦。你总是体贴肉体，慢慢撒但就把你里面侵吞了，你也没什么灵感动了，也没有生命了，彻底活在黑暗之中，你再也没有神了，那时你就否认神的存在而离开神。

2　所以要想爱神，实行背叛肉体，得付一番苦的代价，不须你外面怎么热心，乃是能放下里面的东西，放下奢侈想法、个人利益、打算、自己的存心、观念。得有受苦满足神的心志，这样实行才是神的心意。神让人实行背叛肉体，让人实行真理，是对付人里面的东西。因人有肉体悖逆不合神意，需更深学习背叛肉体功课。神让人实行背叛肉体，让人实行真理，是对付人里面的东西。因人有肉体悖逆不合神意，需更深学习背叛肉体功课。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爱神才是真实的信神》

“你在神的面前能否得着生命，最后是什么结局，就看你怎么背叛肉体，就看你怎么背叛肉体。”这是不是很简单？就看你怎么背叛肉体，可你就是不背叛肉体。“神拯救了你，也拣选预定了你，但你不愿满足神”，武则天，你说你今天下午谈的哪句话是满足神的呢？处处满足的是你自己。“不愿意以真实爱神的心来实行背叛自己的肉体，到最后就把自己坑了”，你把自己坑了没有？到现在还是这样，这不就是把自己给坑了吗？“到最后就把自己坑了，把自己断送了，你就要受极大痛苦。你总是体贴肉体，慢慢撒但就把你里面侵吞了”，你看现在的李牧，她里面是不是被撒但侵吞了？“你也没什么灵感动了，也没有生命了，彻底活在黑暗之中”，所以你就出不来，一直出不来。你一直为自己的肉体说话，圣灵能作工吗？你就不站在神一边，神没法作工。（武则天：老跟神讲理，老觉着自己冤枉呢。）所以你不活在黑暗之中能行吗？（武则天：是，所以圣灵就没办法作。）“彻底活在黑暗之中，你再也没有神了，那时你就否认神的存在而离开神。”李牧现在是不是否认神了？她要是不否认神，她能说出那句话吗？“你就喜欢诡诈人，你就喜欢恶人，我从来不溜须拍马”，李牧对我不要说有敬畏了，对我连溜须拍马都没有，你说这还叫跟随吗？“所以要想爱神，实行背叛肉体，得付一番苦的代价”，苦的代价。“不须你外面怎么热心，乃

是能放下里面的东西，放下奢侈想法、个人利益、打算、自己的存心、观念。”放下奢侈的想法，你说你那个奢侈的想法，你把书库丢了，还不愿意让人家把你的本分下调下调，人家给你下调一下你还有怨言了。“放下奢侈想法、个人利益、打算、自己的存心、观念。”你丢了书库了，还不愿意让人家严敬说说，还不愿意让肖红问问，肖红问问情况你就给人家怼回去了。“放下奢侈想法、个人利益、打算、自己的存心、观念。”这些都得放下。“得有受苦满足神的心志，这样实行才是神的心意。”这是不是路？（武则天：是。）好实行吗？（武则天：不难，不否认神，否认自己。）你总有自己的奢侈想法，你看你哪次没有你的奢侈想法呢？你看看李牧写的文章，开头就是自己的奢侈想法，自己的利益、打算、存心、观念全部都放在了桌面上，她根本不说神的心意是什么。那你和肖红说的这些是不是？你和我说的这些是不是？“严敬怎么了、怎么了，我第一次去那边，那个家不能进，他就让我进……”，都是自己的奢侈想法、存心、目的，你问神的意思了吗？从来不问。“得有受苦满足神的心志，这样实行才是神的心意。神让人实行背叛肉体，让人实行真理，是对付人里面的东西。”武则天，你说你诡诈不诡诈？我说你欺骗神，两句话里面没有一句实话，嘴上说得好听，但实际做出来的是脚在地上。嘴说得甜蜜，心如毒蛇，这个记住了没有？（武则天：记住了。）记得你说哪些话了没有？（武则天：记得。）“因人有肉体悖逆不合神意，需更深学习背叛肉体功课。”这条路你走都没有走，别说更深了。（武则天：还没有走呢。）“神让人实行背叛肉体，让人实行真理，是对付人里面的东西。因人有肉体悖逆不合神意，需更深学习背叛肉体功课。神让人实行背叛肉体，让人实行真理，是对付人里面的东西。因人有肉体悖逆不合神意，需更深学习背叛肉体功课。”武则天，你说难不难呀？这两首歌就是你的出路。

282　人的理智太差了

1　人对自己要求不高，对别人要求可高了，对他还得忍耐、包容，还得有爱护、有供应，还得面带微笑，还得忍让、迁就，多方面的照顾，不能有一点严厉的，不能有一点他看为不好的，不能有一点刺激

的，人的理智太差了！人应该站什么地位，应该做什么、达到什么，应存什么样的观点，应该站在什么地位上事奉神，应该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位置上才合适，这些事人都不清楚人都不清楚。有点地位的人就把自己看得挺高，没地位的人也把自己看得挺高。

2　人总也不认识自己不认识自己，什么时候能达到无论对你们怎么说话、怎么严厉、怎么不搭理，你都能跟着信，都没有怨言，还照样尽本分，那你这人就成熟老练了，真有点身量了，有点正常人的理智了，不对神要求什么了，再没有奢侈欲望了，再不按自己的喜好去要求别人、去要求神了，这才有点人模样了。现在你们的要求太多、太过格，人的意思太多证明你站的地位不对，站的地位太高，把自己看得太尊贵，好像比神矮点儿不多，那你这人就难办了，这正是撒但的本性。

——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对神总有要求的人最无理智》

41. 怕撇弃太多的交通

三萍来了多长时间了？（三萍：来了五天了。）（肖红：来了这儿心能安静下来吗？）（三萍：安静不下来。）（肖红：现在还安静不下来？）（三萍：也不是说心里想啥，就是觉得坐立不安，有活儿干的时候心里觉得还好一点，一闲下来就好像坐到哪儿都不得劲儿。）（李霞：我们干活儿她着急的，这两天又不敢让她干，她刚做了手术，怕她动了伤口。）（肖红：三萍，你是着急的赶快好了干活儿呢，还是着急的“这连家也回不去了”？）（三萍：也不是。）她是有活儿干的时候干着干着就忘了家了，一没活儿干，乱七八糟的东西又想起来了，心慌意乱，干什么也不对了。（肖红：三萍，你这次来是怎么想的？是甘心乐意地来的，还是没办法来的？这是个关键。）（三萍：说不甘心吧，我也是甘心来的，但是我这个心志是圣灵带的，也不是我的真实身量。我倒是也甘心来，但是来了就感觉不安。）（肖红：什么导致你不安呢？是想回去看孙子呢，还是放不下家里？）（三萍：也不是想看孙子，就是换了一个陌生环境觉得有点不舒心，这是一方面。还有我爸妈年龄大了，是我们姐妹几个轮流伺候呢，那天人家通知我让我过去伺候呢，但我在那边也是在教会里尽本分呢，我想着我回去伺候我爸妈就不能尽本分了，我就跟她们说让我大姐伺候吧，我们一个月给她三百块钱。那天我儿子送完我顺便回去转了一圈，然后给我打电话说“我姥爷四、五天不吃饭，病得厉害，你有时间回去看看。”我这心里呀……也不是情感重得就那么厉害，就放不下，但心里总觉得这是个事。当时任茔他们过去给我交通让我出来尽本分，我觉得还有点受鼓励。以前因着在原教会尽本分出去的时间长，信耶稣那会小孩才三岁，我出去了三年，等我回了家里啥吃的都没有了，后来一说让我出去我就吓得不行。那次任茔他们过去给我交通让我出来尽本分呢，我说“你看我，我就成了惊弓之鸟了，我就不敢出去，我就在教会里尽本分吧。”其实他们交通的那些，道理我也知道，以我现在这个身量吧，我愿意出来尽本分，但就是觉得在家里的这些事上，在我父母的这些事上有点放不下，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肖红：你不是说家里有姐妹几个，你给她们一点钱她们能照顾吗？）（三萍：平时父母没病的时候，给她们钱她们就照顾呢，等父

母有病了，动也动不了的时候，她们就不想照顾了。）（肖红：那就得一个人一个月的轮流照顾。）（三萍：嗯，就得轮流照顾。那时候老宏出来好长时间不回去，我心里就没个底，不知道出来尽本分会是啥样，不知道能不能回去。后来我跟他们说了我的顾虑，他们说“不是出去就不让你回来了，家里有些事也可以回来处理处理”。我说“那就行”。）

“罗得的妻子”，不愿意出来，是吧？（三萍：嗯。）手扶犁向后看。（肖红：她主要是说，她以前信耶稣的时候跑了几年，回去以后家里穷得啥也没有，别人看不起，就可怜成这，所以这就受了刺激了，一说“出”就受刺激，对吧？这就是她里边的观点。）不敢再为神撇弃了。（肖红：对、对，好像撇弃得太多了，撇的自己穷了。）撇了和神搞交易？最后什么也没有得着，反而是丢了、失了，“人家信神信的是得福呢，我这信神图了什么呢？我要是再信神，神要是再不给我赐福咋办？”咱是不是没良心呀？为什么说没良心？（三萍：不知道还报神的爱。）（肖红：咱和神之间是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就像孩子和父母之间，你问他“你为什么不能好好孝敬你的父母呢？”“我孝敬父母是为了父母的钱，他有钱我才孝敬他呢，我孝敬了他几年，他的钱火烧了，没了。”他难受不难受？他啥也没得着。咱信神就是为了得着，孝敬父母也是为了得到父母的财、得到父母的钱，如果啥也没有得到，就特别难受，就觉得孝敬父母没用。）孩子们孝敬父母呢，家里边要是只有一个孩子吧，没有推的地方，只能自己管。家里要是有三个孩子就出笑话了，父母在有病的时候，三个孩子都要抢着管呢。你说有没有真心愿意管的？（没有。）可是这三个孩子都抢着管呢。为什么抢着管？（要财产呢。）因为父母去了哪儿，父母的工资就跟着去哪儿，是吧？（嗯。）老大说“来我家吧”，老二说“来我家吧”，老三说“来我家吧”，父母去哪儿工资肯定就去哪儿，所以三个孩子都抢着让父母去他们家。去了老大家了，老二不高兴；去了老二家了，老三不高兴，因为这个，兄弟三个都生气吵架了，抢着要他爸、他妈呢。你从外表看兄弟三个都孝顺，是吧？（嗯。）但都是打了个小算盘，看他父母手里边的这些工资，除了父母看病、生活还剩下多少钱，所以都要等父母去他家养老以后他把这些钱都领了。可谁知道就失算了，父母去了老大家得了一场病，去医院看病花的钱超过了父母自己

的工资，还得老大倒贴钱呢，那老大媳妇还能坐得住吗？坐不住了。和他老公就生气了，“你抢抢抢，抢了个啥呢？这个月看病花了多少钱？工资领了多少钱？”等下一年老大还抢不抢着让父母去他家呀？（不抢了。）“爱去谁家去谁家吧。”老大家不要了，受了伤害了，赔了，不要了。别人看见亏了吗？别人看不见。父母去了老二家了，老大高兴了，“哎呀，终于走了”。结果父母到了老二家身体健健康康的，除了吃喝拉撒还给人家老二家看孩子呢，老大眼红不眼红？（眼红。）老大就眼红老二了。等到了下一年父母又该去老三家了，老大家想不想回回本？（想。）老大家又想和老三家抢呢。心里想抢可又不敢，因为受了一次伤害了，马上又退去了，心里矛盾。老大家是举棋不定，“来还是不来？我爸的年龄越来越大了，说不定哪天就不在了，如果我爸在我家养老的时候不在了，他这个丧葬费、上礼钱该给谁呢？”是不是父母在谁家谁办葬礼，然后这钱就谁得了？（嗯。）想了这些，“来还是不来？要是父母来了又得一场病，花了钱还不死，你说咋办？又亏本了。”难为不难为？你说父母看到孩子们的这个心，看到孩子们争斗的这个真实情形的时候，心里什么滋味？（难受。）从外表看“看我的孩子们多孝顺啊，哎呀，他们老了都没地方去，没人管。看我，孩子们抢着管呢，老大抢完老二抢，老二抢完老三还要抢。”实际上抢的是什么？抢的是父母的钱，抢的是利。可是在抢的过程中同时还要怎么呢？还要争战，“父母要是在我这儿再得一场病呢？”当父母养孩子的时候，考虑不考虑“我给你看病，你大了养活不养活我呀？”会不会核算核算成本？不会的。但是让孩子们养活父母，就开始算计了。咱今天作为一个受造之物，咱吃着神的、喝着神的，神供应着咱，但咱在神家尽个本分，时常得算计着，“我会不会亏本？上一回都已经上当了，已经撇得太多了，家里什么都没有了，这回又来了，我该走还是不该走呀？该管还是不该管？你说不尽本分吧，一天一天就这样过去了，神作工结束的时候，各从其类的时候到了，眼看我就在国度门口了，你说最后到了国度门口了自己不跟了？那是傻。跟了一辈子了最后两天熬不到了？不行，得跟。跟吧，教会建造三十年了，这跟上这步又得几十年，什么时候是个头！这次再跟上要是再完不了，那我再回来啥也没有了，光是头发白了，皱纹多了，回来老的送走了，孩子也大了，也不认我了，我哪还有后退之路啊？”纠结，纠结多长时间没有个结果，痛苦难受。咱的痛苦难受从哪儿来

的？痛苦难受不是说感觉对神的一种亏欠、内疚，咱痛苦难受的是“我付出了是否能有回报？”这就是咱的良心，在神面前看惨不忍睹，与神之间是赤裸裸的利益关系。你这个说话神听着难受不难受？扎心难受。（……）你说咱的心恶毒不恶毒？邪恶不邪恶？为什么说邪？为什么说恶呢？作为一个受造之物，神作在咱身上的都是爱、都是供应，咱做在神身上的是什么？敲诈、勒索、叫嚣。咱不是彰显神，而是羞辱神名。撒但在那边嗤笑呢，“这就是跟随你的人？这就是人对你的敬畏？这就是远离恶？这是什么远离恶？这个“敬畏”是指跟随你的人，什么是跟随？这还是你拣选的、跟随你的人，都是骗子！”撒但嗤笑，羞辱了神。邪恶！神是让人敬拜的，是让咱去奉献、献上、站见证呢，结果咱是羞辱神名的，所以说咱邪。恶，怎么恶呢？咱是从神来的，是神造的，咱本是尘土，神造人的时候先造了万物供应着人的生活，反过来神让人尽个本分，人还怕亏本，还得算个账。神给你个家庭，给你个儿女，是怕你孤单让和你作个伴，给你个享受，给你个生活。可咱呢？给了咱以后咱就占为己有，“我的家庭、我的老公、我的孩子、我的父母……”，什么都是你的，成了自己的了，占着不放了。神造人的时候，人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以后人就死了，就有了寿命、就有了生死轮回这一说，神的主宰与安排，人就必须有个生死，信与不信的都得有生死。可在咱这儿呢？不跟随神的不知道，跟随神了还不知道？父母七十多岁、八十多岁了还不想让死，死还不高兴；孩子二十九岁、三十岁了还放不下。咱出来尽本分了，放不下家、放不下孩子。你说，神给你个孩子、给你个家庭是让你干什么呢？是让你有个伴，是给了你个生活。结果这成了咱背叛神的理由、借口。你说神怎么作？所以神对人必须有审判刑罚。给了你家庭、给了你孩子，你不是没时间来敬拜神了，忘了神了，也没精力尽本分了？那好说，神拿了你的就行了呀！你有家庭离不开家庭，行，把家庭给你取了；你有儿女、孙子走不开，忙不过来，那神给你取了，你不就不忙了吗？没家了，一无所有了，这是不是就没有后顾之忧了？是不是就轻省了？你说神怎么作才对呀？给你吧，你忙不过来，神要拿掉你的吧，你又说啥呀？你又说神不公义，又说神冷酷无情，又说神不长眼，“老天爷不长眼啊，我是个好好跟随你的呀，你为什么要挪去我的儿女呢？为什么要挪去我的家庭呢？”你会不会说这话？可是不挪去人出不来呀，不能尽本分呀。所以说人太邪恶了！太恶了！

所以说，神要拯救人必须用审判刑罚。不显明你，审判你你接受吗？必须用事实。所以就先得有试炼，先得经过效力者的试炼。为什么做效力者呢？你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受造之物，神造了你你就应当为神效力。就像你养条狗，就像你制作了桌子、凳子一样，你制作它干什么呀？就是要让它为你服务呢。你制作的桌子、凳子如果不能为你服务，你还要它干嘛呢？制作的桌子、凳子坏了，烧火的时候就烧了，废了，不要了。你养了条狗让它看门呢，它不给你看门了，你还要它吗？不要了。那就卖了，杀了吃肉了。那造物主造人是让你彰显神、荣耀神呢，咱活出来的是彰显撒但的，你说神还要这个人干什么呢？不该惩罚吗？（该。）所以说，神就先试炼人，人得先经过效力者的试炼。什么是效力者的试炼呢？“我就该效力，我不图什么、不求什么。即使我一无所有我也要为神效力。”你有这个理智神才要你，神才拣选你。神拣选你就是说你能够经得住效力者的试炼神才要你呢，你经不住效力者的试炼，你不愿意为神效力，只怕被神利用，那神就不利用你了，不用你了，你觉得亏本，那你觉得哪儿不亏本去哪儿。所以说先经过效力者的试炼，也就是剥夺你的，不给你。人都想和神搞交易，都想得恩典、得福，然后信了神，神不给你恩典，不给你赐福，让你的美梦扑空，神要看你的真心。还有约伯，当他的万贯家产被剥夺了以后，神要看他的态度、观点。他的老婆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约伯说什么呢？约伯骂她“愚顽的妇人，愚顽、蠢蛋、傻蛋，什么也不懂！你就不知道神是造物的主？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约伯站住了一个效力者的试炼，因为他有一个信。“我是受造之物，神坐我是凳子，踩我是梯子，扔我是垃圾。因为神造了我，我是受造之物，我就该为神效力。”所以说，这就需要神摆设环境让敌基督打压你把你开除了，或者说正常清理开除你了、隔离你了，又或者因为某种原因打发你回家了。你回家了，感觉就是神不要你了，教会不要你了，这个时候神就要看你的表现，看不要你的时候你还要不要神，你还寻求不寻求神，你还吃喝不吃喝神话呢。你看到你自己没有归宿的时候，看到你就不是个能蒙拯救的人的时候，神再让你起来效力、尽本分，你尽本分不尽本分呀？如果你能继续起来尽本分，也就站住了效力者的试炼，“我就是效力，我也只能在神家效力，我不能逃跑”。如果一说效力，没归宿了，不愿意了，或者是“因着上一回教会建造的时候我

出了多少力，我在外面撇家舍业、抛头颅洒热血，结果怎么样？说开除就开除了，说清除就清除了，说不要就不要了，把我放到家里边，让我回归世界了”。等国度建造的时候说“来吧”，你还信不信神呀？不敢信神了。“神不可信赖，想当年我是怎么抛头颅洒热血的，说不要我就不要了”，看不到希望，“神不讲信用，我付出了，但他没有给我我该得的”，那神还要你干嘛？所以说，要想跟随神，第一步先得经过效力者的试炼，经历过效力者的试炼，也就是人能够不再和神讲条件了，因为你是受造之物，你不和神讲条件了，不和神索求了，神怎么作都可以了，这才有了点受造之物的模样了。所以说你必须得站住效力者的试炼，“就是效力我也心甘情愿，我没有什么话说，我甘愿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地效力。”你能够站住效力者的试炼了，你有点人样了，这才到了下一个时代了，成了第二个时代的什么呀？子民。转为子民，国度时代的子民。你能不要求有所得了，你才能成为神的子民。有要求就是悖逆，有要求神就不让你进来，不要你。所以说，不是光你临到这个环境，所有的人都要临到，都要临到效力者的试炼，神要看你的态度、观点。你自己能够站立住了，是咱的良心、理智发挥功用了；你如果自己站立不住，你自己没有站住效力者的试炼，那借着这个环境，借着我给你交通，我给你的提醒，显明你，告诉你“你没站住效力者的试炼”，就是神说的，你就像一个活死人、木偶一样，没知觉。你没知觉，但我今天告诉你了，你看见了，还用不用你开窍呀？不需要了。就像我刚才给你举的例子，不怕你愚昧，不怕你无知，只怕你不追求，就让你看见了，而且把神的心意向你显明了、向你显现了，也就是你看见神了、看见神的心意了、看见神的要求了，这要求就是不允许你和神搞交易，你甘愿效力，“我就是一个受造之物，你把我当凳子坐也行，当梯子踩也行，当垃圾扔了我也行，我就是受造之物，你说了算，你是神，我是受造之物。”你有这样的理智了，“我要跟随你，我在神家能干个啥干个啥，我没有什么所求。”这是什么呢？借着一个揭露解剖，借着一个审判刑罚，什么审判刑罚呢？审判的就是你的罪。就是刚才说的，你这个邪、这个恶，这是不是一个罪？告诉你这个罪，审判刑罚是为了洁净你，洁净你的信，你原来的信是种欺骗、是种假冒。借着这个试炼是为了显明你，显明你不是个跟随神的人，显明你就是个大红龙的孝子贤孙，就是撒但的一个差役，就是与神来搞交易的。所以抓住罪状以后，告诉你“你是个诡

诈人，你是个搞交易的人，你要想信神就得做诚实人，就得像三岁大的小孩一样神怎么说你怎么走”。受到审判刑罚以后，自己有点良心发现，“呀！我怎么就这么没良心呢？就是呀，在世上养活父母还不能那样呢，做在父母身上都不能那样做，父母有工资了我就伺候他、我就养活他，他是老百姓，他没有工资我就不管他了？有工资了兄弟三个就抢着孝敬父母，没工资了我就推？这哪有人样呢？这就不是人呀，这是兽呀！”借着这个例子看到了自己做在神身上的是什么，这简直不是人，不能称为人！所以借着审判刑罚虽然受到了熬炼，但有个醒悟，“我不能做这个畜生，我得做人。既然做人，那我就得有受造之物的形象，那我再不能跟神搞交易了，我就是默默无闻做个效力者，从效力者开始做起，我看见我没前途我也得效力，因为我是个受造之物”。当你真的反应过来的时候，认识到自己悖逆的时候，这是不是审判刑罚得来的果效？（嗯。）审判刑罚是最真最实的爱！怎么是爱呢？你认识到自己的悖逆、自己的罪的时候，当你能够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的时候，你就从死亡线上回来了。神派约拿告诉尼尼微城的人“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再过四十天尼尼微城的人就该死了，为什么该死？因为他们手中拿着强暴施行恶道，当他们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向神悔改的时候，神就收回神的刑杖了。当你看见自己所走的路激起神的怒气的时候，“我不敢再这样做了，我得向神悔改，我得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当你放下的时候，神看见了你的一个回转，看见了你的一个悔改。神拯救的不是义人，神拯救的是罪人，神拯救的是能悔改的人，神要的是能悔改的人。当人有一点悔改的时候，神就十分高兴，那神就要拯救他。所以说，借着一个审判刑罚，看见了自己的悖逆，看见自己手中的强暴，然后能够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成为像尼尼微城人一样的人，能够回转，得着神的怜悯，第二次来到神面前，这就得着了一个拯救，也可以说是一个洁净。原来你的信里边是搞交易，把这个交易的心取缔了，成了一个真正的信，洁净了，你就可以进国度了，就可以剩存下来了，你不再属于撒但了，不再属于败亡人类中的一员了，属于真正跟随神的一员了。这就是神拯救人的过程。你接受审判刑罚了，那你就是接受神救恩的人；你不接受审判刑罚，那你就是弃绝神救恩的人。这就是信神的过程，听懂了吗？难受吗？你听懂了没有？（听懂了。）

你看人家李霞，虽然从外表看她没有家庭、没有儿女，但人家走起路来就比你轻松，她就不用想“我哪个放不下”，她就少受那些苦。你享受了，那你就得献上。人家李霞没有眼红你，也没有控告，“神啊，你给她儿女了没给我，你给她老公了没给我！”你有了，你看看人家，你该怎么做？“呀，神太爱我了！”虽然说没有给李霞儿女，没有给她家庭，但对李霞来说这就免去了一个试探，免去了一个痛苦。但你有了，你享受得多了，又增加了一个什么？增加了一个试探，还有了一个放下的痛苦。神公义不公义？（公义。）太公义了！所以李霞也不用说她可怜，不用说“我没有儿女，神亏待了我了”，你也不用因为神多给了你而高兴。神给了亚伯拉罕以撒，但他还必须把以撒献上。神给了你“以撒”你不献上，你想想是什么结果。在人家亚伯拉罕那儿，以撒本身就不是他的，以撒是还给。咱这呢？“哎呀，那是我妈呀；哎呀，那是我孩子呀；哎呀，那是我的家呀。”什么是你的？就是神交通的，当神作工临到你的时候，神让你放下家庭，不要说你父母、你儿女了，在神呼召你的时候还有父母、还有儿女吗？没了。神不呼召你的时候，那你就得完成你作为人的一个使命，是吧？（嗯。）你得养活儿女，你得孝敬父母呢。当神的工作临到你的时候，这就不是你的一个使命了，那是神的呼召临到了，那你就得放下。就像亚伯拉罕一样，神不呼召他的时候，他抱着他的孩子亲的放不下，那是他的掌上明珠、宝贝，是吧？（嗯。）当神的呼召临到他的时候，那就是祭物，他就得献上呢，那就成仇人一样了，还让他举起刀来杀了以撒呢。今天不用你去杀。听了交通以后现在是什么感觉？心里没有那么痛苦了吧？不交通的时候心里边痛苦得还有眼泪呢，一交通这眼泪就流不出来了，没法流了。三萍，还有什么吗？（……）有什么也不敢说了，说不成又来一顿。听懂我说的什么意思了吗？（三萍：你问还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了。）（是不敢说了还是没有呢？）（胖妞：说了又得挨一刀子。）“本来说出来是想让你给我解决解决呢，让你体尝一下我的痛苦，站在我一边同情同情我、可怜可怜我，给我施点怜悯。哎呀，完全颠倒了，怜悯没有、同情没有，还给我来了个反打，把我打得还不是个人，打得惨不忍睹。这我还敢提吗？我再也不能提了。我还是个病人，你一点也不把我当病人待。”这就是人的败坏，也是种邪恶，不解剖、不看的话每个人都是人，现在看起来人是如此的邪恶。我这个解决方法虽然不舒服，但是能解决根本的病，是吧？

（嗯。）交通了以后她心里不痛苦了，不交通的时候心里可是痛苦难受呢。（李霞：嗯，观点不扭转更痛苦。）李霞，你有什么痛苦呢？说吧。（李霞：没有痛苦了。）没有痛苦了？（李霞：嗯。）你看见三萍你就幸福多了。（李霞：这样一说这个观点得扭转呢，是吧？她虽然痛苦，但心里……）她不扭转不行呀，没办法，她扭不过神，她想跑也不敢跑了，原来还想跑呢，现在不能跑了，越想孩子越不能跑，越放不下家越不能跑。因为什么呢？一往家跑，家就不安了，还敢跑？

471　人与神的关系如此不堪入目

人与神的关系仅仅是一个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是得福之人与赐福之人的关系。就是雇工与雇主的关系，雇工的劳碌只是为了拿到雇主赐给的赏金。这样的利益关系没有亲情，只有交易；没有爱与被爱，只有怜悯；没有理解，只有无奈的忍气吞声与欺骗；没有亲密亲密无间，只有永不能逾越的鸿沟。事情到了如此地步，谁能扭转这样的趋势呢？又有几个人能真正了解了解这种关系的危急呢？当人都沉浸在得福的喜悦气氛中的时候，是没有人会想到人与神的关系竟是如此尴尬、不堪入目。

——摘自《神三步作工的纪实精选·序》

42. 究竟人生意义是什么

究竟人生意义是什么（一）

这段时间下发的工作安排主要让交通、落实哪几篇交通呢？（“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在行政管辖内的人才是神家人”“成为被征服的俘虏才能蒙拯救”“信神是在干什么”“打开奥秘是为更好地经历神作工”。）交通这些的目的是什么呢？还记得吗？（穆糖：让人从为肉体说话，到为神说话；从为自己、为肉体活着，到为神活着、为见证神活着。）这五篇是作工动态的一个转折，这一段时间又是一个转折，后半年又是一个转折，主体就是把人带入神的作工中。这就是带领工人需要作的工作，把人都带到神的作工中。能够把人都带到神的作工中，人都会经历神的作工了，工作就完了，这也就是正式信神开始了。在谈进入神的作工中时，主要交通的就是《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三十八篇》，在人的经历当中不曾有神的身影，这就是要告别你以往的信神。在你的经历当中不曾有神的身影，不曾有神话的引领，神就离弃你。人信神有两种态度，所以神才爱人又恨人，这个交通发下去了没有？你看到了，是吧？（嗯。）你信神有几种态度呢？从外边来看你跑断腿、累断腰，撇下一切，看见你似乎是为了神的作工，似乎是信神的，但再解剖你灵魂深处的东西，你是在干什么？你搞欺骗、搞欺诈，你是向神勒索，跟神叫嚣、争夺，夺权柄呢，你根本不是在信神，所以导致神对你有两种态度，神又可怜你，又恨你。神作在你身上的爱，作在你身上的拯救，你认识不到，你也感觉不到。神在你身上的怒，你也感觉不到，也体会不到，所以人就像一个活死人一样。神兴起环境来磨炼你、熬炼你、操练你，你在这儿怎么看的呀？你感觉到的是神对你太苛刻了，神太不公义了。你是控告，你看不见神的爱。神兴起环境借着周围的人事物和你说话，警告你、对付你、修理你。在对付、修理你的时候，你能不能看见神的怒气？你看不见神的怒气，你还辩解、表白，还叫嚣、造反。在“交通《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三十八篇》”这篇文稿里面，主要交通的是让你告别你以往的信神，也是对人的一个揭露，你信神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信的是天上那位渺茫的、并不存在的、任你摆布的神。神说：“那我现在正式告诉你

们：我不管你劳苦功高，或是资格大大，或是追随左右，或是名望顶天，或是态度好转，只要你没有按着我的要求去办，那你永远不可能获得我的称许。”“我定规一个人的归宿不是根据其年岁的大小，不是根据其资格的老幼，也不是根据其受苦的多少，更不是根据其可怜的程度，而是根据其有无真理，除此以外别无选择。”神不管你劳苦功高，或是资格大大，或是追随左右，或是名望顶天，或是态度好转，神告诉你神不看这些，神看的是你有无真理。这话咱早就看了，是吧？（嗯。）你早就知道，可是在你的心目中这个话落实了没有？（没有。）我一开始看这个话的时候，我还以为是有一部分人是这样的，等我交通了之后，下边坐的七八个人，人家这个是这个观点，那个也是这个观点，都在等待着，都感觉“我觉得我有资格了，我觉得我跟随左右了”。我刚开始以为是有几个人是这样的观点，结果全场的人基本上都是这一个观点，我跑了三个聚会点，三个聚会点的人统一都是这个观点，让人惊讶！跟随多年的人竟然都是这样统一的观点。神早就和人说了，三十年了，你也不知道吃喝了多少了，神不要的，哎，你偏偏还就是拿这个衡量。你们也是，是吧？（……）不是？肖白不是吗？（肖白：以前是，现在不是。）现在是“不敢了”，还是“不是了”呢？（肖白：是不敢了。）神不看你这个，可你总是用这个来衡量；神看的，你总是不搭理，不搭理！从这里我感觉到了圣灵作工的一个步伐，神说以前是一个一个地显明，现在是一批一批地显明，也就是说看见神现在显明人，不是一个一个地显明，是一批一批地显明，我从这里感觉到了神作工步伐的一个拔高。所有人信的还都是观念想象，让我吃惊，多长时间了，而且咱也交通了不少，也揭露解剖了不少，为什么人信的还是渺茫的那位神呢？为什么人信的还是自己的观念想象呢？神话是神话，神是神，基督是基督。你说，这是神和你说了，然后你对神的态度，如果这话是神在天上和你说的一句话，你还想不想了？（不想了。）所以说咱把神给分割开了，也就是分割神的身体，说白了也就是不承认基督就是神。神说你什么时候把话、人、灵信为一，这就成了。你这么寻思着，还一直这么走着，几十年了你就这么一厢情愿地走着，感觉自己就被成全了，不是被成全的也应该是神所喜悦的，是能蒙拯救的，自欺欺人。经过这一篇交通，咱应该进入到神话里面，咱不能在经历中再没有神的身影，再没有神话

语的引领了，如果再没有，神就不承认你了，你完全不是属神的人了。

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呢？是什么原因导致人一厢情愿的呢？就是说人对神的作工不认识。因着你的想象，神说了多少话你信不来，你所信的都是你的想象。以前神交通的是该怎么追求真理，神现在正在交通什么？神交通说你必须得把你的想象观念先放下，你得放下你的想象观念才行。你放不下想象观念，你信的就是你的想象观念。你在你的想象观念里出不来，不管神说什么，你是进不到神话里面的，因为你的想象观念占得你满满登登的。要想进入信神的正轨，那你就得认识神的作工，你得进入神的作工里面。你为什么要进入神的作工里面？你进入神的作工里面，你才能得着真理；你进入不了神的作工里，你得不着真理。那得真理是为了什么呢？得真理是为了你能够剩存下来。咱对真理不感兴趣，因为你活在你的想象观念里面，你的想象观念就是：我跟随着、信着，等神作工结束以后就剩存下来了。所以说你对神的作工，你对神的说话，你对神的所有所是，都处于一种什么？处于一种不搭理的态度，也就是你对神是一种藐视。咱为了能够更好地认识，能够主动地进入神的作工里面，你应该扭转你里面的一个认知。神说："……数年的经历过去了，经历了熬炼之苦、刑罚之苦的人类变得饱经风霜，虽然失去了往日的'光彩'与'浪漫'，但却不知不觉中懂得了做人的道理，懂得了神拯救人多年的良苦用心。"懂得了做人的道理，该怎么做人呢？人生意义，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人生意义，你现在能说清楚人生意义是什么吗？穆糖说说什么是人生意义，我看看你怎么看人生意义，现在懂得了人生意义了吗？（穆糖：好像也有一点感受，但是说不清楚。）人常说，要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你嘴上说要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那什么是有意义的人生，你得搞清楚啊。你先说，什么是人生意义？知道多少说多少，我听听，我看看你心目中的这个人生意义是什么。说真实的心里话，说真实的你理解的人生意义是什么，就是说道理上你认识的这个人生意义是什么。（穆糖：人生意义就是做神眼中的一个受造之物。）怎么就成为神眼中的受造之物了？（穆糖：就是能得着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性情能够有变化，看事观点能与神话相合。）人生意义，人生意义也就是说你的一生，你活着追求的目标、方向是不是就是人生

意义？（嗯。）那你的人生意义是什么？你应该有的人生意义是什么？（穆糖：认识神。）为什么认识神呢？这个人生意义，也就是说，你既然活一个人，你就必须得活出一个人的意义来，是吧？（嗯。）你活不出一个人的意义，人家说“你还不如死了呢”，是吧？既然还不如死了呢，那你估计就不能活了，因为你失去意义了。

咱继续谈这个人生意义，怎么理解这个“意义”呢？咱为了好理解举一个例子，你说狗怎么就活得有意义了呢？（肖白：体现出它的价值就活得有意义了。）体现出它的价值，是吧？（嗯。）狗体现出它的价值了，它就有了它存在的意义了。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人，你体现出来你的价值了，你就活得有意义了。咱就先说狗，一条狗怎么就有了狗生意义了呢？得体现出来它的价值。这个价值怎么来衡量呀？这条狗究竟体现出它的价值了没有，怎么衡量呀？（肖白：狗的主人称许了。）必须得到主人的称许，是吧？咱开始有了一个方向了。刚才说这个狗生意义是得发挥出狗的价值，那衡量它是否发挥出它的价值了，取决于谁？（主人。）取决于主人对它的衡量。它的狗生有没有价值，得看主人怎么衡量，看主人是什么意思。这个狗生的价值还不一样，它是看门狗，它发挥出来的价值是什么？（看门。）看门，主人是让它看门呢。农村人家里养一条狗就是让它看门呢，那这只狗把家门看好，就是活出来狗生意义了，那就有意义、就有价值。但是你是个富人，你是在城市里面住着高楼大厦，你用不用看门狗？（不用。）人家保安那么多，还用狗看门呀。如果说你是一个富人，你住在十几层楼，然后你在楼道里养了一条看门狗，一有人上楼你的狗就“汪汪汪”地叫，搅得人家连觉都睡不成，你能要这条狗吗？（不能。）你不能要这狗了，邻居也不允许你养这条狗。本来你在楼道里边养狗就不需要它看门，不需要它叫，你要的是什么狗呢？你要的是宠物狗，并不是要看门狗。那这条狗就得干什么呢？它就得逗你开心，它就是逗乐的，不需要它看门。需要它去逗主人乐，它去逗主人乐；需要它去看门，它去看门，这才能发挥出来它的意义，发挥出来它的价值。要是让它在那儿看门呢，结果它非要去主人面前逗主人乐，主人坐在沙发上吃饭呢，它趴到主人的旁边，或者卧在主人怀里，主人会怎么办？一脚把它踹出去了。该看门的它不看门，该逗主人乐的它是在那儿乱叫呢，它要是一直这样不听话，就该宰杀了。也

就是，咱理解了这个意义是从哪儿来的，你从这狗一生的意义来理解人生意义，人生意义是什么？你的意义是从哪儿来的？首先你得知道你是从哪里来的。你是神造的，那你的人生意义得取决于谁呢？（取决于神。）你得看神的意思呢。你是信神的，你的人生意义和世界上那些人的人生意义一样不一样？（不一样。）这就区别开了。世界上的人的人生意义是什么？（吃喝玩乐。）吃喝玩乐、名誉、地位。“你看人家，人家这一生活得多有意义呢，看你这老农民，一生碌碌无为，你活的是啥呢？”有些人吃喝嫖赌，吃喝嫖赌完以后人家说一句什么话呀？“呀，这一生没有白来。”这也算不白活一回，人家这是属世界的人生意义。你信神了，那你的人生意义就不一样了，因为你的主不一样了，属世界的人跟随的是撒但，他是属撒但的，他扮演的是撒但，你今天跟随神了，你信神了，那你这个人就活出来一个人生意义了，这个人生意义究竟是从哪来的？是从神来的。你活不出来人生意义，你活出来的是世界上的人生意义，那神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你属于世界，你回你的世界去吧”。

那现在知道了，人生意义该是什么呀？人生意义，从大的方向来说，也就是神造人的目的意义是什么，这就是人生意义。神是怎么造的人呀？神照着他的形象造的人。也就是说，神造人是让人去彰显神、荣耀神，彰显神、荣耀神就是你的人生意义。当你能彰显神、荣耀神的时候，你就活出了一个人生意义。但是你要彰显神、荣耀神是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呢？（不是。）你要彰显神、荣耀神，首先该干什么呢？（穆糖：先得按着神的要求做人。）神说神造人的时候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人，是让人彰显神、荣耀神，是不是让你活出神的形象呢？（嗯。）你想不想活出神的形象？想不想？（想。）那你看见神的形象了吗？（没有。）你不知道神是什么形象，你怎么能活出神的形象来呢？你不知道神是什么形象，你想彰显神，你怎么彰显神呢？（彰显不了。）彰显不了。你没看见神，从古到今没人看见过神，所以你也就不可能活出来人生意义，你也就不可能活出神的形象来。那该咋办呢？（穆糖：首先得去看见神。）你怎么就看见神了？那就该认识神。为什么要求你认识神？人信神，人对认识神感不感兴趣？（不感兴趣。）不感兴趣。为什么人跟随神多少年，却没有认识神呢？却没有进入到神的作工步伐里呢？归根结底是因为人对认识神根本不感兴

趣。人感兴趣的是什么？人感兴趣的是得福，感兴趣的是“我能剩存下来”。“除了得福、得恩典，我一律不感兴趣，你再提什么，我不看，我不搭理。”就像给你一本《话在肉身显现》，你看的是什么？你只看神对你祝福的话，神祝福的话以外的，你就不看，你就固步自封。因着什么固步自封呢？（穆糖：对认识神不感兴趣。）就是因着你对神不感兴趣，你对认识神不感兴趣。可是你现在对认识神感不感兴趣呢？（有点兴趣了。）不是有点兴趣了，是不得不感兴趣。（被逼的。）哎，就像狗，它想不想知道主人的意思呢？（不想。）它也不想知道主人的意思，它懒得知道，“我知道我的意思就行了，可是，我不知道主人的意思，主人要么就打我，要么就不给我吃，要么就把我赶出家门了”。那它该怎么办呀？它就得揣摩主人的意思，它不得不揣摩。这也就是说，咱今天信神了，你想剩存下来，所以你现在是没办法，走到这儿了不得不认识神，你是在没办法的情况下只能认识神。因为你只有认识了神之后，你才能彰显神、荣耀神。你彰显神、荣耀神你才能活出来一个人生意义，你活出一个人生意义了，你才能剩存下来，才配剩存下来。所以说，给你交通这个是要怎么呢？我再给你交通多少认识神，你不会搭理，我再给你交通上十篇，你也不会搭理，你只对什么感兴趣？“什么时候交通剩存下来？”你只对剩存下来感兴趣，你对我交通的认识神不感兴趣。这个交通就是让你转过弯来，你的眼睛不要只去看怎么剩存下来，不要只管自己的前途命运。就是神说的，“不要只注重你的归宿而忽略了你身上隐藏的过犯”，不要只注重自己的归宿，不看自己的过犯，而毁了你自己的归宿。你不认识神，你所做出来的处处是抵挡神的，因为你本身就被撒但败坏了，你被撒但败坏以后，你就是与神为敌的，那你所做出来的哪件事不是与神为敌的。

为什么给你交通这个人生意义呢？就是让你知道认识神的目的意义。你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归宿，才不得不认识神。现在咱知道得认识神了，那该怎么认识神呢？一个是认识神有什么内容，一个是该怎么认识神，咱知道了，你现在想不想认识神呀？（想。）现在想认识神了，是吧？（嗯。）因为你不想也不行了，逼着你得想认识神。你想认识神，接下来该怎么呢？“我该怎么认识神？”认识神的途径是什么？在神的作工中来认识神。这就是倒叙呢，一个一个往过走。那你

现在又该干什么呢？你要想认识神，你就得在神的作工中认识神。既然你要在神的作工中认识神，那你就必须得经历神的作工。那你要想经历神的作工，能不能只看“电影”呀？（不能。）所以说你不能只是看戏，看人家当演员，你得亲自当演员，体验、经历。这就是说你得有生命经历，你得经历神的作工。那怎么才能经历神的作工呢？你得先进入到神的作工里面。那你怎么就进入到神的作工里面了呢？你要想进入神的作工，你就得顺服神的作工。那神怎么作工呢？（……）不知道神怎么作工了。（摆设环境。）摆设环境，神主宰万有，有生命的、没生命的都在神的手中主宰掌管着，那你就是在万物中，神借着万物、借着人事物与你对话，神不直接和你说话，神主宰人事物和你对话。也就是说，你要认识神就得在神的作工中认识神，就得经历神的主宰与安排，在神的主宰与安排中去认识神。认识神的什么呢？认识神的喜怒哀乐、认识神的所有所是。那这个认识和神的发表有什么关系呀？神话告诉你了，神把神的性情告诉你了，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字句。让你进入到神的作工中去经历，是让你怎么呀？这边有话，那边有事，这就是亲自体验，亲耳聆听。这是不是神手把手地带你呢？（是。）你亲自体验了，亲耳聆听了，你看见神了，看见神话的显现了。看见神话的显现，这是不是就是看见神了？这就看见神了。所以说神将要公开显现，怎么显现呢？就是让你去经历、体验，去看见神话的应验，就是神公开显现，神登山变像。为什么登山变像了呢？原来在你心目中的神是什么神？是你想象中的神。在你经历以后才看见，原来不是那么回事，变了像了，登山变像。从这儿就总结出了一句话，人生意义是什么呢？这能不能总结出一句话呢？人生意义是什么呀？你这一生怎么就有意义了呢？（体验、经历。）体验、经历神的主宰安排，认识神的权柄。你能够体验、经历神的主宰安排，认识神的权柄了，那你的一生就有了意义了，这就是有意义的一生。你活着是来干什么的？你活着就是来体验、经历神的主宰安排，认识神的权柄的。现在搞清楚了啊，你活着不是来伺候你父母的，你活着不是为了给你的儿女娶嫁的，所以不要再说“哎呀，我的儿子还没有娶媳妇呢，我的女儿还没有嫁人呢，我的父母我还没有伺候呢”。你活着是来干什么的？你的人生意义是什么呢？（体验、经历神的主宰安排，认识神的权柄。）你体验神的主宰安排了没有？认识神的权柄了没有？你认识神了没有？现在咱知道人生意义了，人生意义是什

么？人生意义就是你一生追求的一个方向、目标。人追求的方向、目标就是在经历之中来认识神。神交通说，神把人打发到世上是让人干什么呢？就是让人来经历、体验神的主宰安排，认识神的权柄，让你从体验神的主宰安排中认识神独一无二的权柄。所以说从你呱呱坠地，你来到地上的使命、责任就是体验神的主宰安排，认识神的权柄。

从你出生到三十岁这一段时间属于什么时期？属于幼年期。就是说在你三十岁以前都属于想象观念，不成形，就咱的经历来说，在你三十岁以前你有太多的想象，你有太多的理想。三十岁以前你总想找个白马王子，是吧？（嗯。）三十岁以后慢慢就脚踏实地了。“呀，命啊！”逐渐承认这是命了。三十岁以前你的想象太多，你小时候老师问你“长大了以后做什么呀？”“我要当一个科学家，我要当国家主席……”那是理想，是吧？（嗯。）逐步逐步你的理想就成了想象了。从三十岁到六十岁是成长期。为什么说是成长期呢？三十岁以前，你有你的愿望，你有你的理想，在逐步走过来的过程中，你的理想、愿望不断地碰钉子，你看见不是由你想象的，不是按你的安排而走的，冥冥之中你感觉有一位神，感觉不是你说了算的。从三十岁开始，你就开始有了自己的一个正式的思维。人常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三十岁到六十岁是成长期，六十岁到你死是一个什么时期？是一个成熟期。一个成长期，一个成熟期。你知道了人生意义了，是吧？（嗯。）你来世上是干什么的？就是体验、经历神的主宰安排，认识神的权柄。你体验、经历的目的是什么？（为了了解、认识。）了解、认识的目的是什么？（顺服神。）目的是为了顺服神。所以说信神就是为了顺服神。比如有的人说“我体验了，我经历了，我也认识了”，认识了怎么呀？敌基督常说一句什么话呀？“我什么也知道了，就是实行不出来。”那这叫有人生意义吗？（不叫。）知道人生意义了，人生意义就是体验、经历神的主宰安排，那这条路该怎么走呢？怎么叫体验、经历神的主宰安排呢？穆糖，有没有路？（穆糖：先接受神给人摆布的人事物。）先不用说接受不接受，咱先说怎么就是体验、经历神的主宰安排呢？（肖白：就像人的生命轨迹，就看见人出生的家庭等等不是人自己能掌握的，这一切都是在神手中的，这是神主宰的。）你体验到的是你主宰不了的，你经历的仅仅是你主宰不了

的，你不能承认是神主宰。其实体验、经历神的主宰安排，人生意义，这就是信神。什么是信神？（“真正的‘信神’的含义是人能在相信神是万物的主宰的基础上来经历神的说话，经历神的作工，达到脱去败坏性情满足神的心意以及达到认识神，这样的历程才叫信神。”）这是不是人生意义？这是不是体验、经历神的主宰安排？（嗯。）第一步你得相信万物是神主宰的，在这个基础上去经历神的说话，经历神的作工，达到认识神，认识自己错误的观点，能实行真理脱去自己的败坏性情，这个过程才叫信神。信神的过程其实就是在体验、经历神的主宰安排与权柄的一个过程，这就是一个人生意义。所以你那时候信神，你总想怎么呢？“我赶紧信神，赶紧信几年神，等神作工结束了我就能回家过日子去了。”没有一个人想用一生之久来信神，人都是骗子，都想用一时的表现来骗取。也就是说，明白这个了，知道这个道理了，你知道人生意义是什么了，也知道为什么要追求有意义的人生了，你不追求有意义的人生，你就是一具死尸，你是该受咒诅、该受惩罚的。你追求也得追求，不追求也得追求，你必须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你不追求有意义的人生，就相当于失去了一个做人的意义，你失去了做人的意义你就不配称为人。你不愿意去体验、去感受、去经历，你不配称为人，那你就咋呀？你懒惰，你想吃了睡睡了吃，那你转猪就行了，你就不用转人了。这是不是神的公义呀？（是。）

前面说了这么多，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要把你带入神的作工中。你信神得进入神的作工中，怎么就是进入神的作工中了？就是你每天得体验、经历神的主宰安排，每天临到的人事物你都得有进入。神试炼人是有次数的，神给你摆设的任何环境你都不能放过，粗心的人什么也得不着。现在说到这儿的时候，你会经历神的作工了吗？（穆糖：不会。）还不会？（穆糖：连神主宰万物都不相信。）谦虚地说不会，还是真的不会？（穆糖：真的不会，不是谦虚。）咱一直交通的是不是就是经历？生命经历是不是经历？（是。）在每件事情上，时时、事事、处处都能来到神面前，接受神的鉴察，去看每一件事。就好比说，我怎么经历的呢，刚才我给你交通说人信的都是渺茫的神，总是看人资格大大、跟随左右、作工大小，是吧？（嗯。）在我这儿，我看的是什么？我觉得有一部分人是这样的，这一部分人在我这儿来说也就是谬种。神明明白白地告诉人神不看人资格大大、跟随

左右、作工大小，可他就是要看这个。我觉得就是有个别人谬，有个别人凭想象，他诡诈不相信神话，我想这也就是有几个人，或者是一部分人。可等我一交通出来以后，我一问他们，他们都是这个观点，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差不多了，“我传了几个福音，我天天不停点地跑”，有的是“我劳苦功高”，有的是“我跟随左右”。那次我说周瑜，“你这不变化，别到时候灾难下来，你大喊‘主啊、主啊……’神说‘我从来不认识你’。”周瑜急了，“你说啥呀！从来就不认识我？”周瑜火了。为什么呀？在他心里想的是，“我追随你左右，我不是在你左边，就是在你右边，我每天都在你跟前，最后你说你不认识我？”他把跟随左右当作资格、资本。神告诉人神不看这个，可是他就看这个。在我心目中，这样的人也就是有几个，可这么一交通以后，我看见一个个都是这样，哎呀，这一下把我吓了一跳，让我认识到了神的一步作工，认识到了神的话，神说以前是一个一个地显明，现在是一批一批地显明，哎呀，真是一批一批地显明，我说这一批人怎么都是这呢。我还认识了一个，人被撒但败坏了，人都成了诡诈人了，我说“这么多人都诡诈呢？诡诈人他诡诈吧，他还能不相信神话？神话还能不相信呢？”人家抛头颅、洒热血，为神献青春，我看见人家都付出呀，都有那么大的劲儿。神说他们不相信神，我就想“人家不相信神就能这样走？”神说他们不相信基督的话，神怎么说的呀？这是一大奇迹，是吧？（嗯。）这是什么动力支持着他们这么做的呢？什么动力呀？神告诉人“我不看你资格大大，不看你功劳多少，我就看你有无真理。”可人家就不管自己有没有真理，人家就看自己资格大大、功劳大大，而且人家一看就是一辈子，二、三十年来人家就是不转，对基督的话就是一句也信不来。你说拿出哪一句神的话他能相信呢？神说：“当神击打牧人的时候，羊群分散了，那时你们就没有真实的带领人了”，他信吗？（不信。）神告诉人，神不管你劳苦功高，或是资格大大，或是追随左右，或是名望顶天，或是态度好转，神就看人有无真理，他信吗？（不信。）呀！我一看这撒但败坏人，就没有落下一个？这就都是谎言、欺骗、怀疑、猜测？你对人猜测吧，对神的话你也信不来？对基督的话你也信不来？你既然信不来，那你跟随基督干什么呢？你既然跟随基督了，那你就相信基督，相信基督那就相信神说的话，神说的话就要成呢，“神既说必算，既算必成，既成必到永远”，这话也是挂在你嘴上的呀。我就纳闷了，话挂在你嘴上了，你也

是这么给我见证的，可你做事的时候怎么就成了这样了呢？性情一点不变，丝毫不变，就是讲字句道理。神说神不要你的字句道理，要实际呢，可你就是要这么走呢。这么经历过来以后一看，哎呀，我相信了什么呀？我相信了神话就是真理，相信了神的主宰，神说要一批一批地显明呢，现在就是一批一批地显明呢。我看见了神话的应验，看见神话应验的过程就是看见神的过程。咱说这个是要说什么呢？就是说，我是怎么经历神作工的。今天又摆设了环境，神说人信神都欺骗神，都向神骗取，应付糊弄神，今天，我看见你们一线打仗，我交通了什么，肖红交通了什么，临到你们下去又是什么，这是不是应付糊弄、欺骗？（嗯。）说这个是要说什么呢？就是交通神的主宰安排，让你去看见，让你去认识，让你去亲自体验。经历之中定真神，会经历了吗？这不仅是经历之中定真神，还应该怎么呢？还应该根据神话来做事。

究竟人生意义是什么（二）

我昨天遇见一件事，我去了一个姊妹家，这个姊妹刚信了几个月，我看见她的遭遇对她是一种同情。她今年才三十多岁，她父母是四川的，刚生下她就不要她了，咱家的一个姊妹五百块钱把她买回来了，这对她来说就是一大不幸吧。（嗯。）她在领养她的姊妹家是老大，后来领养她的姊妹还又生了三个孩子，在她十来岁的时候，姊妹出去尽本分了，留下了她和下面的三个孩子，她是老大，她该怎么呢？她得照顾下面的弟弟妹妹。她得看小孩子，咱家姊妹一出去尽本分就是好几天，所以她得照顾弟弟妹妹好几天，她心里怎么想呢？她才十来岁她就得照顾孩子，觉得自己苦命。她刚二十来岁就结婚了，结了婚生了一个闺女，她生了闺女以后就得了一种病，得了红斑狼疮。红斑狼疮是免疫系统疾病，她的右手就抖得厉害，拿东西都拿不住，拿上东西就扔了，不由她指挥。她生完孩子以后就得了这个病，那时候才二十几岁呀，今年才三十岁，饭都做不成了，她婆婆也见不得她。看着她连饭都做不了，就这媳妇，这一辈子怎么活呀？而且她给人家生了一个闺女，又没有功劳。她觉得她自己成了这样了，还给人家生了一个闺女，她在婆家就抬不起头，人家想要儿子呢，还得再给人家生一个儿子。她都已经成这样了，自己都顾不了自己了，她还要给人家再生一个儿子，这倒也算，也确实又给人家生了一个儿子。给人家生下儿子了，但是给人家做不了饭，她连自己也顾不了，她看那个病也花了不少钱了，还看不好，那个病是免疫系统疾病，每年都要大病一场，每年都得花钱，什么事情也干不了，饭也做不了，孩子也带不了，反过来一年到头还得给她看病，她才三十来岁呀！她婆婆看着她这样，“你才三十来岁呀，你这样是害我儿子呢，得害多长时间呀，一辈子呀！拉倒吧，你走吧。”最后，她婆婆把她赶出去了。把她赶出去之后，没几年，她婆婆脑梗了，两个孩子带不了了，“你回来吧”。她的胳膊抖得那么厉害，她出去嫁给谁呢？（没人要。）人家看不起她，人家说和她离婚就离婚，说让她回来她就还得回来。她回去还没有几年呢，她老公从房顶上掉下来了，脊椎摔断了，瘫在医院了。老公在医院，她得照顾他老公呢，婆婆半身不遂，得照顾婆婆，还得照顾小孩。小孩大的十二岁，小的八岁。就这个情况，她年年还要发病

呢，一发病就是高烧半个月，一看病就是一万块钱，哪能看得起呢。病看不起，医院也住不起，就是去小诊所输个液。她都病成这样了，医院还让她去照顾她老公呢。她能顾得了吗？孩子顾不了，老公顾不了，婆婆顾不了，什么也顾不了，自己连自己都顾不了了。你一看这是个什么生活呀？你同情不同情她？（同情。）可怜不可怜她？（可怜。）让你看见这个场景，你是什么感觉？这个姊妹前两天就快抑郁了，什么话也不说了，话都不会说了。你说她能不抑郁吗？你看着她难过，可怜她、同情她，你想不想帮她呀？想不想？（想。）你想帮她，你是没办法，也帮不了她，你没有那个能耐，你要是有那个能耐，你要帮帮她，是吧？（肯定要帮。）那你除了帮，还有什么呢？你一看见这个，你有什么认识呢？（神的公义性情。）什么公义性情呢？这一看，每一个人都知道，这是什么呀？这是神咒诅了的生活。神咒诅了，可你敢说吗？（不敢。）你心里清楚，但你埋在肚子里不敢说。你知道她被神咒诅了，你看着她可怜、难受、痛苦，你也不敢说。但你还要可怜她，不由得你也会可怜她，是吧？（嗯。）但是你要可怜她、同情她，你是谁？（抵挡神的人。）同时你就是抵挡神的人。你也不敢说她，你也不敢和她面对面地说她被神咒诅了。你要面对面地和她说，你害怕伤了人家的自尊，你要是说人家被神咒诅了，激起人家的火了，收不了场。如果用人的看事观点来看，没法解决，你是同情她，同情她但是还没办法，你只能和她站在一起，一起埋怨神。你看见人家的长相，看人家的说话都正常，也不是那种恶人，人家上学的时候还是一等生，文化水平也相当高。你要是看见她是一个恶人的话，你就说她是恶人或者说她前半生办什么坏事了，她活该。可你就没有看见她有什么呀，她从生下来就是这样的苦楚，这是让你怎么呢？神为什么给你摆设一个这样的环境呢？这就是让你去体验、经历神的主宰，看神的权柄。你知道神咒诅她了，但神为什么咒诅她呢？既然是神的咒诅，那就是神的公义。既然是神的公义，你看见神的公义了，你就得把神的公义性情见证出来。

你看见她成了那样了，你不能同情她、可怜她，你就得说“活该！”（穆糖：好难开口呀。）活该、应该、必须的，是必然的。你只有这样，才能让她去真实地认识，然后你把神见证出来。“为什么咒诅你？你一生下来什么也没有干就咒诅你？”（穆糖：还得把这个给她谈

明白。）你还得给人家解决了这个问题。站在神一边看事，神是怎么看的？“你的使命、责任是什么？”就是解决人对神的误解。在她心目中一直有个什么误解呀？她是不是在控告神呀？（嗯。）“你是神，你公义吗？为什么这样对待我？我的命运为什么是这样的苦？为什么如此的苦寒？神，你睁开眼，你看见了没有？你究竟看见了没有？你看见了我这个命运，也不给我改变？”她是控告、是埋怨、发怨言。“如果你是经历神的作工，那应该怎么经历？根据神话，根据神的主宰安排去经历。既然是咒诅了你了，这是神的公义性情。既然你从一生下来就是这样苦寒的命运，那神是从什么时候咒诅你的？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已经受到了咒诅以后而来的。”前世今生，因果报应，把她摆在咱面前，也是神的一个安排。为什么呢？神让你看看她，主要是怎么呢？她是她的经历，你有你的进入。就今天我看见你们的这个表现，你们下一辈子很可能就是她。为什么？（肖红：抵挡神了。）神把素质给了你了，你不傻，是吧？（嗯。）可是，你没有活出人生意义来，你怎么活的呢？你怎么活的呀？你是一手抓真理，一手抓钱财，明白了也实行不出来。你说，这种人给你留那一只手干什么呢？（没用，抖吧。）你的命是从哪里来的？人家不信神的是不信神，你信神了，你明明知道神是你的主，你应该为神献上，可是你来在世上，过了三十岁了，你也成人了，结果你就是要凭你的想象观念来信神呢。神让你放下一切来追求信神呢，可你就是要两手抓，一手抓真理，一手抓钱财，还要常常回“娘家”看看。如果说神给了你一个素质，让你出来尽本分呢，你说“呀，不行，我有孩子，我走不开”，你不听神的呼召，那你的这个悖逆会不会激起神的怒气？如果你没有那个素质，没有那个能力，神没有给你，你走不出来，那也不定罪你。神给了你素质、能力了，但是因着你的肉体缠累，你走不出来，你抵挡了神，你不配享受神的恩典。但是，就你这个人，让你转畜生，能不能转畜生呀？不能转畜生。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的人性，你还是有正常人性的人。知道这个正常人性是说什么吧？世上的人有没有好人？世上的人有正常人性。他和你有什么区别？区别就是你是一个信神的人，他不信神，他抵挡神就是因为一个不信而抵挡神的，他的人性和你是一样的。但在信神的人中间还有什么人呢？还有恶人。他虽然信神，但他的人性不好、人性恶毒、人性懒惰。神给了你机会，让你做人，可你不愿意做人，你做的偏偏就是那畜生做的事，要么搞淫

乱，要么懒得不干活。你不干活，那就算了吧，下辈子让你转猪吧，你不配活一个人；你打岔搅扰，你活出的是魔鬼样，你爱打、爱斗，那你下辈子做狗吧，你不是愿意打斗吗，你去打斗吧，你活不出一个正常人性来，你就不配称为人。如果你活出一个正常人性了，好了，那你下辈子还可以做人。虽然你还能做人，但是神要根据你所犯的罪来惩罚你。所以神说审判刑罚是爱，咒诅惩罚更是爱。为什么神说咒诅惩罚更是爱？把你和她放在同一个环境里，她得着了神的一点祝福，她是感谢神的，你不会感谢神。她对神不会有太高的要求，但你对神的要求太高。她的要求是什么呀？“我的这个手只要不抖了就行。”你要求什么呢？“我住的家得大点，冬天还得有暖气，还得干净，要是不干净的话，我就不愿意了。要让我去作工，旁边还得有我的熟人，我还得在北方，到了南方我还受不了。”没有满足咱的要求，咱就罢工了，她不会罢工，而且她的要求绝对不会高。这是不是因着咒诅而得来的？那这咒诅是不是神的爱呢？（嗯，是。）你看见被咒诅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了，你把这个看清楚了以后，你现在还敢应付糊弄、欺骗神吗？（不敢了。）就像她本人，虽然上一辈子她是看不见的，她是不知道的，但根据神话、根据神的性情来看，就知道她上一辈子干了什么事。她看见你们所做的，就看见了她上一辈子的影子，所以她看见她过的是被神咒诅了的生活，她说什么呀？“哎，神公义。”从她嘴里喊出神的公义，“我活该，虽然我不知道我上一辈子做什么了，但因着一个信，因着相信神的主宰，我知道，我这是因着上一辈子做了什么受到了神的惩罚、咒诅。”那她在认识上有这么一个转变，这是什么转变？她原来是什么？“神啊，你就没眼；神啊，你睁开眼看看吧！”在你未给她交通以前，她是让神睁开眼看看吧。你给她交通了以后，她认识了以后，怎么呀？赎罪呀。“我不能再这样做了。”首先说，她没有埋怨了，不再有埋怨了，应该有担当。她自己犯了罪，让谁为她承担？就像法院里面判刑了，判了你五年、八年，如果你真有良心理智的话，你会觉得“哎呀，我确实是办了什么坏事了，我偷人家的东西了，给人家造成了那么大的损失，罚我这几年，应该不应该？应该。”你有良心理智，你觉得应该，你不会上诉，你会接受，你心里是平息的。如果是没有良心理智的人，他认识不到是他给人家带来了祸患。那他反过来说什么呢？“我偷了你家的东西，我拿了你家的东西，就算了，能有多大的事呢？你还非得把我告到法院，让

我在监狱住了五年。你等着啊，等我出了监狱以后，咱再算账。”这是什么表现？威胁、叫嚣、报复。是吧？这个姊妹她今天成了这样以后，她怎么呀？如果她不知道这是神的咒诅，她会说什么呀？她会说“神没有眼，神看不见，像我这么好的人，结果是这样。世界上抢的、斗的，人家那些打架斗殴的，人家的身体都健康。”不用说下一辈子，就是这一辈子让别人看见神不公义，该有的报应没有以后，别人会说神无眼，那她怎么呢？她有没有悔改？（没有。）没有悔改，继续作恶。当她看见了、认识了这是神的咒诅，也就是说她理解了、接受了，她不接受也不行，她也知道她是因着什么原因成了这样的，因着她自身的问题，她自身的原因，那她这一辈子就不敢再作恶了。你看见她了，你也不敢再作恶了。那你说，这个咒诅是不是神的爱呢？（嗯。）你看见神的爱了吗？在经历、体验中看见神所作的都是爱，都是拯救。

咱今天信神了，挂着一个信神的名，在外面打着神的旗号招摇撞骗，欺骗神，欺骗人，搞着个人的经营，开小差。今天让你去经历神的作工呢，什么是信神呀？在相信神是万物的主宰的基础上来经历神的说话，经历神的作工。就像她的手和她过的咒诅的生活，这是什么呀？这是神的主宰。在相信神是万物的主宰的基础上，去经历神的说话，神说了什么话呀？神是公义的，神根据人所做的来刑罚人。刚才我给你举了一个例子，我说什么了呀？如果你所做的是畜生做的事，你放心，你下一辈子绝对转畜生。因为在不信派的人中间，是不是就是人和畜生轮回转世呀？（嗯。）惩罚你七次，这七次惩罚够了，好了，再给你一次机会，再转人，你转人之后，看你怎么做人。如果你是做人了，但你还没有达到再转畜生的那个败坏程度，你只是一个坏人，怎么说这个坏人呢？虽然没有正常人性，但还达不到畜生的这个级别，这就是神交通的，你这一辈子眼睛看多了不该看的东西，下一辈子你的眼睛有可能就是斜眼、瞎子；你上一辈子腿用得太多了，下一辈子你有可能就是瘸子、拐子。比如，这一辈子让穆糖出来尽本分呢，穆糖偏要回家看孩子呢，这个胳膊抱着孩子，那个胳膊拿着神话，那下一辈子穆糖的这个胳膊还能不能要了？不能要了。这就是经历、体验、感受，经历神的说话，神怎么说的，事怎么成的，这就看见神了。刚才给你交通这些，目的是要交通什么呢？目的是要交通你

该怎么去经历、体验神的主宰安排，经历、体验神的主宰安排不是仅仅让你经历、体验过去就完了，而是怎么呢？让你和神话对号，在神话里面看见神的心意，看见你该实行的路途，这就叫信神，这就叫人生意义。你看人家约伯，经过两次的剥夺，最后人家能满足而死。他为什么能满足而死？他甘愿把自己交给神，他知道神是公义的，知道神是万物的主宰者，没有自己的所求了。我给你交通这个的目的就是要怎么呢？就是要把你带到神的作工中。神的什么作工呢？神给你摆设周围的人、事、物。就像耶稣当初给那个瞎眼的人看病呢，耶稣把这个人的眼睛医治好之后，耶稣的门徒问耶稣，“这个人是受到咒诅了，还是他的父母犯了罪了？”耶稣说什么呀？耶稣说，啥也不是，是神为耶稣安排的，目的是让他来为耶稣作一个见证。那昨天那个姊妹呢？她是什么呢？我跟你说的是她受到咒诅了，但她究竟是不是受到咒诅了，还是要让她过来给咱作一个见证呢，你用不用研究她呀？（不用。）你不用研究她。就是说，她是受到咒诅了，你去认识，让你警醒呢，然后看见神的作工。就是她受到咒诅了，今天能摆设这个环境让你去看见，让你去认识，或者她就像耶稣医治好的那个瞎眼人一样，也不是神咒诅了，那就是让她过来作一个见证，见证完以后，交通完以后，过两天人家能够认识，人家顺服下来了，哎，人家的手、胳膊是不是有可能就好了呀？如果她的手、胳膊好了，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人家就是来作这个见证的。如果她的手、胳膊没有好，怎么呀？那就是受到咒诅了。因为什么呀？因为神咒诅你上一辈子做的那个事情，今天你得担当。担当不是说你立马认识了，就给你取缔了。担当，既然是担当，就得完成。说白了就和谁一样？大卫。大卫犯了错以后，先知过来告诉他，他是不是认识了呀？他认识了之后是不是就悔改了？（嗯。）他悔改了之后，神就把对他的惩罚挪去了吗？（没有。）他已经做出来了，他就应该担当、承担起来，那刀剑就不离开他的家。你就是悔改，但你已经是做出这个事来了，那你就该担当起来，你必须得这样经历了以后，你才能达到大卫最后达到的对神的那个敬畏。如果在半路上给大卫把“刀剑不离开他的家”挪去了，神说他悔改了，那刀剑就可以离开他的家了，那大卫能不能有“对神敬畏”这个果效呢？就没有这个果效了。他亲自经历、体验了，那就不一样了。

咱今天不去论断这个姊妹她的病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不去评论她，不管好事、坏事咱得益处，你只管去经历、体验。给你交通这个，一方面是让你学着去经历、体验，另一方面就是给你一个警戒，让你得一个认识。你看见她所经历的以后，你不敢再那样做事了。这里边有一个环节，有的人会有一个疑问，什么疑问呢？就是说神咒诅了这个人的生活，神咒诅了她了，她对她上一辈子的事情不知道，是吧？（嗯。）“我做什么错事了？我就不知道你咒诅了我，我能有什么悔改？我能有什么认识？”你有没有这个想法？（我没有想过这些。）你没有想过这些？人是要看见才有想法呢，让你在这儿你也有这个想法，即使说你没有经历，你看见人家是那样，你也会说“你看见人家上一辈子做什么了，你就这样说？”那这个咱应该怎么去解决呢？你要整体来看神的经营计划，神的作工不是局限在某一个人身上，神作工是优胜劣汰。对这个人的咒诅，不单单是对她的一个拯救，而是对后人的一个警醒，你有神话在，你看了神话了，基督告诉你神是怎么主宰安排了，这个世上的瘸子、瞎子是什么原因成了瘸子、瞎子的，遭到神的什么咒诅了。你有神话在，你再根据神话来看事，你对神话能信得来，你就看见这个就是事实。虽然你看不见她的上一辈子，但你是根据神话来看的，你对神话没有疑问，你对神话是信，这就是事实。你对神话信不来，那你对这个事就信不来，这就把诚实人和诡诈人分开了，诡诈人什么也得不着，你能看见他得着得不着吗？就是说诡诈人得不着，诚实人得着了，那你怎么能看见诚实人得着了？看见还是看不见？（得根据神话看事。）我说诚实人在这个事上得着了，诡诈人在这个事上什么也得不着，你信不信这句话？（相信。）你相信这句话，是吧？（嗯。）你相信这句话是理论还是真实的？（理论。）我在这里告诉你诚实人得着了，诡诈人得不着，那你说，诡诈人为什么得不着？（对神话信不来。）对神话信不来，这是一个条件，他的表现是什么？你怎么就能看出来他得着了或者得不着呢？就好比神交通说的，有的人经常说“我跟随了这几年，我得着什么了呢？”你感觉你得着什么了没有？笑笑，得着什么了？（笑笑：知道自己是一个受造之物。）你得着了一个最大的收获，不管神怎么作，你不能离开神。（对。）这就是你得着了。你得着什么了？就是得着你不敢离开神了，就是神把你征服了，你不管神怎么作，怎么说你，你不敢离开神，就是再痛苦难受，你也不敢离开神，这是一个收获吧？（嗯。）

为什么说这是得着了呢？既然是得着了，那就是好东西吧？为什么说这是好东西呢？（……）这又不知道了。不管神怎么作，你都不敢走，对你不是一个拯救？（是。）这是多大的收获啊！其他的人进来一对付，拍拍屁股走了，“行，你走吧”，紧接着是什么？回归世界，惩罚。你来这里得着什么了？什么也没有得着，就得着一个不敢走，这个不敢走就把你拯救了。耶稣有一句话，忍耐到最终就是什么？（必然得救。）你忍耐都忍耐不下来。你忍耐下来不敢走，这就是一个收获。不管你信神多年，你看不见收获，就是神今天给你交通的，你得着什么了？就得着一个不敢走，你不敢从审判台前走。（对。）你就是赖，你也得赖在神家，你说你还没得着吗？（得着了。）这是我给你举的这个例子，也就是说，你看了神话得结合到实际生活当中，刚才我说诚实人得着了，诡诈人得不着，那你怎么看见他得着了或得不着呢？（根据他的表现。）揣摩揣摩。我刚才给你交通的这个姊妹，说她受到咒诅了，然后我交通了这个事情以后，你也听了，他也听了，我跟你说有的人诡诈，有的人诚实，诚实人得着了，诡诈人得不着，但这个不是凭空说的，而是根据你的表现说的。（穆糖：诚实人听了这个话，“我受到咒诅了”，然后就开始悔改。）他为什么悔改呀？（穆糖：因为他相信弟兄交通的被咒诅了，相信神话。）主要是交通以后诚实人他不怀疑、不疑惑，“你说的这句话对着呢，就是。”他就信了。信了以后产生了一个什么果效？（穆糖：惧怕、悔改。）他不敢再应付糊弄了。就是今天我说你们一线培养的是一些酒囊饭袋，这些酒囊饭袋是怎么培养成的？就是应付糊弄、欺骗。我今天告诉你，这些酒囊饭袋应付糊弄、欺骗，下一辈子可能就是那个姊妹的翻版，“你不是要两手抓吗？那就给你一个这种病吧。”这是不是神的公义？如果你是一个诚实的人，你把我的话听进去了，你相信神就是这样主宰安排的，你不敢再这样应付糊弄、欺骗了。神有权柄，什么权柄呢？“这一辈子我是幸福了，我是两手抓，我既有钱我还跟随神。”别人看见了会说“你看人家也是信神的，你也是信神的，你看你，撇的家没有了，孩子也没有了，老公也跟你离婚了，你信的是什么？你看人家，人家也不离孩子，也不离家，人家还能信神。”你是不是眼红她呀？（穆糖：是，羡慕。）神是公义的，下一辈子她生下之后立马就被卖了，被卖了之后就完了吗？（穆糖：没完。）这就是没有归宿的命运。神在这边就没有安排她的归宿，“你回世界，随便

吧”。你看着那个人这辈子为神撇下了，家庭没有了，孩子没有了，人家这个人是个见证，在神面前是见证。你再一看她，那是个啥呀？一辈子活的是个啥呀？人家诚实人这一辈子活得有意义、有价值，人家体验神的主宰安排，人家为神作工去了。你在这里是笑话人家，“你做的是个什么呢？”就别说别的了，就说你这么一笑话人，你就该被惩罚了。你看大卫的媳妇，大卫在那儿见证神呢，她是笑话大卫呢，最后她终身不能生育。诡诈人笑话诚实人，“信神用你那样信呢？应付着信、糊弄着信就行了，你看你真成了信神的了。”是吧？（嗯。）好了，下一辈子投胎转世的时候，信神的人，神要把他安排在一个信神的家庭里面，神给他安排了归宿，从一出生，他就到了一个信神的家庭里面，他在这个家庭生活是安稳的。你是诡诈人，你对神信不来，你既然信不来，那你这一辈子罪恶的手肯定是不离开的。你在世界上是得着地位、名誉了，你是两手抓了，好了，下一辈子开始，你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姊妹的翻版了。诚实人看了这个例子之后，相信了神的权柄、主宰，相信神有这个权柄、有这个能力，相信神是这个公义性情，诚实人不敢了，不能了。那诡诈人呢？“哎，那就是一种方式，那就是哄得你为他尽本分呢。”诡诈人常有一个什么想法呢？他老怕被神利用，“弟兄那样说呢，他就是想利用你给他尽本分呢，一线打仗打不开，他就是拿上这个吓唬住你，让你给他传福音呢。你倒是相信他了，他看见了？他不是跟你胡编呢？”诡诈人虽然嘴上不能这么说，但在他心里就是这么认为的，他这么认识的时候，他还有惧怕的心吗？（没有了。）没有惧怕的心，他就不会收敛。所以说，他就得不着。

你今天看见了，诚实人和诡诈人，诚实人得着了什么？诡诈人得着了什么？诚实人得着一颗惧怕的心，对神产生了惧怕、敬畏。诡诈人得着的是什么？（诡诈人中了自己的诡计。）中了自己的诡计。他老怕神利用他，那他就不让神利用，那他就继续做诡诈人，他就继续做酒囊饭袋。其实你说他是酒囊饭袋呢，人家诡诈人怎么看呀？“那是你说呢，你说人家是酒囊饭袋，人家在家里是不是酒囊饭袋呀？人家自己的肉体过得好，人家不是傻，人家是世界上的那种聪明人。”诡诈人就是世界上的聪明人。举了这么两个例子，目的就是让你知道该怎么去经历、体验神的主宰安排。当人人都能去经历、体验神的主宰安排的时候，神就开始给你摆设环境了，这就是现在的环境为什么要加大的

原因，这就是丰富的筵席。所以说，咱现在就等待着人人都能会经历神的作工，遇上周围的人事物都能够根据神话来看事，都能够看见神所作的一切都是神的主宰安排。为什么说都是神的主宰安排呢？因为在神摆设的环境里面，有好多事在人看就是坏事，就好比刚才说的这个咒诅，在人来看，就是一个坏事。在人来看是坏事，你怎么经历呢？神摆设一个不合你观念的环境，你来了一看，就用你的观念、用你的看事观点来衡量，你看出来的这个事物是什么？它就是反面事物。你看见它是反面事物，这还是不是神的主宰呢？（不是。）神的主宰能不能让它成为一个反面事物呀？（不能。）也可以说，同样都是神摆设的环境，让你看，它是一件坏事，让我看，它是一件好事。为什么会有这个区别呢？（看事观点不同。）我这儿有两个条件，就是说在神摆设的环境里面，我看见这个坏事了没有？我和你一样，我看见这个坏事了。我看见它是坏事，可是神作的事是什么事呢？（神作的是好的。）首先，咱先确定神不会作错事，神所作的都是对人生命有益的事。首先，你得确定神作的都是对人有益的事，这是一个。再一个，你要相信万事万物都在神的主宰之中，没有一个能超脱，最起码，它是有神的允许。有这个条件，那就是说，这一件事虽然从外表看是坏事，我也看着是坏事，就好像咱这个环境，环境临到你该怎么认识？环境对咱好不好？（好。）好吗？你感觉好？（不好。）你每天高血压都快发作了，东跑西躲的，没有一个固定居所，能好？（不好。）你一看它就是一个坏事。不光是你，谁来看它也是一个坏事，可是神不会作错事，这个你得确定了。就像在这儿做题呢，做了一个题，首先从外边看这是一个错题，但是你不能定它是错题，你得透过外表看它里面，这绝对不是错题。你看见了错题，但你的意念里面要定它绝对不是错题。你之所以看它是错题，是因为你的看事观点错了，所以你觉得它就是错题，先在观念里面扭转，这个题绝对是对的，绝对是对生命有益的。为什么？因为神主宰。神不作无用的工，神主宰万有，没有神的允许，你的一根头发都掉不下来，地上的一只蚂蚁都动不了。首先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从外表看它是一件坏事，但是从意念里面、从心思里面，你要先确定这绝对是一件好事。这个时候，你先把它坏的那一面放在一边，你先看它好在哪。（对。）你先把这个坏事看成好事，就是说这个环境临到了，你把它看成是好事，看它好在哪儿，“我就看它好在哪儿”，用神话来看它好在哪儿。借着

这个环境一来，人家一抓捕你，有什么好事呢？这你也应该想到了，你不要看它是坏事，你就看它是好事。好事是什么？好事是人都从家庭里跑出来了，他们又没有去的地方，只能来神家，还得由我安抚他，这多好啊。我一天说“出来吧，出来吧”，没有人搭理我，今天是他们说，“我出来了，出来了，你说让我去哪儿吧。”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呀？这一看，这是神的工作。这必然要怎么呢？这必然要大扩展，神的工作必然要大扩展。一看河南发生的那个事，这大红龙必然要大做手脚，咱这边的环境一直在加大，而且咱看见什么了？咱这边是不是逐步地进入正轨了？（嗯。）每一个人都看见信神的路了，每一个人都开始走向正轨的时候，环境临到了，这不正是一位灵作的？这不是相合的吗？这不是好事吗？所以说环境临到，大红龙抓捕，那边临到人家逼迫他，这边咱起来一给他传……这是一个好事。刚才说，怎么看这是好事呢？首先你的意念里面先定这绝对是一个好事，不管从外面来看是什么坏事，你先定了这绝对是一个好事。这事是怎么看成是好事的呢？怎么确定它是好事的呢？神不作无用工，神主宰万有，没有一个能逃脱。神的性情，神的喜是一切正面事物的诞生，正面事物要诞生，而且还要永远存在下去。神的怒是一切反面事物不复存在的象征，神的作工结束了，这个反面事物不会存在下去。你别看大红龙它现在抓得这么狂，它越抓得厉害，它越是在作垂死挣扎。“哦，这是神作工准备结束呀！”你看见了神作工结束的画面，看见神的国度将要建在地上，这是不是喜乐的？（嗯。）这是说我是怎么看事的。

刚才给你举了个例子，不管是怎么，在人来看它是坏事，但我一定要把它看成一个好事，先把它看成一个好事，然后再根据神话来看。我昨天看见那个姊妹，我和你的心情是一样的，我看见她可怜，“怎么是这样呢？生活活不了，要钱没钱，连自己的生活都自理不了”，同情她，想帮助她，可怎么帮助呢？首先说，都是个人，这活得哪有个人样呢，还不如人家宠物狗呢。可又一想，“不对呀，神让人来世界上是让人享受的，神创造万物，是让人来享受的，怎么活成这样了呢？神不会作错事呀。”首先定了这是一个好事，怎么好呢？她这个事是遭到神咒诅了，可是神说了，咒诅是什么呢？咒诅是神的爱。那怎么就成了爱了呢？就是说，它怎么能成了爱了，你给它穿针引线，你把它连起来。怎么就是爱了呢？让她能够认识到这是神的咒诅以后，她就不

敢了。她心里的这个疙瘩解开了，“这个应该，这是必须的”，让她认为她得了这种病是应该的、必须的，她是不是就不怪神了？那怎么才能让她看见是应该、必须的呢？她也看不见她上一辈子干什么了，那我就说她上一辈子干坏事了，我说她上一辈子干坏事了不能凭空说呀，得有神话依据呀，“神就这么主宰安排的，你看不见，我也看不见，但我就看你这个表现，我根据神的主宰来看，你上一辈子绝对是办坏事了”。一说她干了坏事了，那怪谁呀？（怪她自己。）“所以说你别再说神怎么怎么。”无言了，是吧？（嗯。）那她该怎么呀？“你担当吧。你把这个担当起来，承担起来”，她要担当起来、承担起来的时候，神看见她这是一个什么表现呀？（悔改。）不是悔改，这是一个顺服的表现。就是不管神怎么摆布，你看见人家是顺服，如果她是“神啊……”，这叫什么？这就是说神不公义，还要控告、叫嚣呢，是吧？（嗯。）“哎，活该，活该，谁知道你上一辈子干什么了呢？”看着自己的手一抖，就说活该，神看见这个人有认识了，能顺服下来了，不反抗了，这是不是一个进入？（对。）她不反抗了。她不反抗了，她进入了，反过来还要再悔改，“不行，神咒诅了我，我也得尽上个本分，我也得尽上我一个受造之物的本分，我能做啥，我就做啥，我赎罪，我跟保罗一样犯了罪了，我得尽本分赎罪。”她能够去赎罪，能够这么去进入，神怎么看呀？“人家能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本来尼尼微城四十天就该倾覆了，尼尼微城的人该死了，可是神看见尼尼微城的人悔改了，就饶恕了他们，因为神的性情是活灵活现的。当她看见神咒诅了她以后，她能够认识、顺服，还能去悔改，她说什么呀？“说不定呀……很有可能……”。我昨天给她交通的时候怎么说的呀？我说：“你去悔改认识，但你千万别和神提要求。你怎么提要求呀？‘我悔改了呀，我认识了呀，怎么还不好呢？’”尼尼微城的人是什么？（去悔改。）是，去悔改认识，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主要人家里面有一个什么？“也未可知”，他们不是跟神搞交易，不是交换，不是要求，而是什么？“交给神作吧，说不定，很有可能，神想怎么作就怎么作，但是只要有这么一线希望，我就不放过。”我跟她说“但你绝对不能有你的一个要求，你不能提要求，你提要求就是悖逆。你不提要求，但你有这个愿望、希望，这个不是罪过。‘我只管悔改、认识，究竟神怎么作我不能要求，我想让它好呢，但神要不让我好，那我就是应该受惩罚。这是我上一辈子造下的孽，这一辈子就应

该，神给我挪去了，我感谢神，神不给我挪去，我也感谢神。’”神一看她是这样的态度，还用她去受这个苦吗？“提前挪去吧，不用你再受这个苦了”，这是根据她的悔改程度而定的。

咱今天交通的这个主题是什么？主题就是让你知道怎么去体验、经历神的主宰安排，体验、经历神的主宰安排，认识神的权柄，学着去顺服，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从这里你还得有一个进深的认识，咱上一次发了一个面对死亡该有的认识，把这个也结合起来。咱先说，你规规矩矩地做人了，你还会不会临到死？会不会？（会。）（就是约伯作完见证之后，神把他灭了也是公义的。）所以你不能把这个死从你的意念里面挪去。约伯，神就是把他灭了也是神的公义，就今天你规规矩矩地做人，什么本分也尽了，做好了、做到了，但就是临到你死，那也是神的公义。但这个公义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得成为你的认知。就算今天你把你的本分都尽到位了，在你来看，你所作的见证应该是剩存下来了，可是今天依然是死亡临到了你，行不行呀？（行。）你首先得有这个理智，得有这个认识，你还得怎么呢？不是说临到你就行了，你还得坦然面对。为什么呢？神检验你，主要是看你临到死亡能不能坦然面对。如果你真能坦然面对了，说明你对神的主宰有认识了，真实能够顺服下来了，你真实顺服下来了，说死就能死了吗？你死的是一个肉体，灵魂活着了呀。让你投胎转世成一个完美的人，不好啊？（好。）你如果真正地做到一个人的标准，你做了，你也认识了神的性情了，临死的时候，你还有什么想不开的？没有什么想不开的，就能坦然面对了。为什么呀？因为你知道神的公义性情，你认识了。即使你死了，下一辈子你也不会成为一个残疾人，不仅不会成为残疾人，神还会把你的命运都给你安排好，而且安排你是在什么地方呢？你肯定是来到神身边的。如果你在世的时候，就是应付糊弄、欺骗神，那你临到死你也坦然面对吧，你自己作下恶了，你还要怎么呢？所以这个得把上一辈子、这一辈子和下一辈子联系起来。

交通这个是要说什么呢？就是说你现在不要定义，你跟随全能神了，你追求真理了，你就要追求什么呢？追求剩存下来不是奢侈欲望，但是你能不能剩存下来？说剩存下来是说这个肉体能不能剩存。神拯救

的是什么？灵魂体。灵魂体，有的是拯救你的灵魂了，你的肉体不能蒙拯救，那你这个人是必死的，必须得死一回。为什么呀？得换一个肉体。而且神作工不是你所想象的，截止到哪一天神作工结束了，人就进国度了，人都不死了，是吧？你根据历代以来神作的工作，根据恩典时代神作的工作，恩典时代的工作神作了两千年。那国度时代呢？确定就是二十年？三十年？经历是漫长的，在你有生之年，你能经历多少？你经历、体验三十年，你再把周围的人事物结合起来，如果你有那个素质，有那个能力，也有可能能蒙拯救。如果你没有那个素质，没有那个能力呢？而且神的作工不等人，你达不到那个蒙拯救的标准，那你注定还得死。但这个死亡就算结束了吗？算不算结束？不算结束。因为你还要投胎转世，这就好比说，跟随教会建造的人，三十来岁跟上教会建造，跟随三十年了，现在六十多岁了，六十多岁成长期过了，到了成熟期了，真正的信神才开始了，你说神给人的这个时间，他能得着吗？（得不着，肉体经历达不到了。）你在这个时间段没有得着，神也不会作神迹奇事的，是吧？神给你这个寿命的时间段到了，这一辈子你也经历了，可是在这个时间段你没有达到，那神就要安排什么？是不是就要安排你投胎转世呀？因为神作工，神的经营计划不是几年，那是一个漫长的工作。你想想，一个恩典时代就两千多年，两千多年那是一辈子的事？（不是。）那是几代的事。那你跟随神呢？跟随这一步呢？你也别想着就是这一生，那也是好几代，更新，那叫什么呀？优胜劣汰。再根据神作工的步伐，时间段，教会建造三十年，再跟上国度建造，跟上国度建造到被成全，你不又得三十年吗？（那就六十年了。）六十年，从你懂事以来，懂事就是三十年，从懂事以来跟上教会建造，除非你活到一百二十岁，是吧？所以说，那就需要怎么呀？那就需要换个身体。是神给你换了个身体，你这个人还是你这个人，所以当你知道神的作工了，而且神刚给你把投胎转世、神的公义性情、神怎么主宰全人类的这些真理发表出来，这才需要什么呀？需要你去经历、体验。不可能说刚给你说出话来，刚过了十年的时间，这个人还没死，然后人就都得永生了。（不可能。）神说出的话你还没有去经历呢就行了？神说出话来还得让你去经历。所以说，你先不要把这个事情想得太美好了。你年轻，三十来岁，你在这三十年的时间有可能蒙拯救。但他今年已经六十、七十岁了，经历、体验神的主宰，这是需要时间的，那不是说今天我给你

交通了，你明白了就行了，没有那个时间了。但是说，在你的这一生中，在神那边看你是合格的，那你下一辈子就有可能是啥呀？这一辈子，人家是给你当牧师呢，这个牧师当得还不错，有可能下一辈子他就当你的后裔呗，直接就成穆糖的后裔了，人家穆糖得着真理了，人家再带这些后裔，你说人家能带差吗？能让撒但迷惑了吗？这是不是福分？所以说，正确地把这个死看开以后，你就不受这个死的辖制了，而且神告诉你，临死之时还要让你发出香气来，既然神说出这个话了，那这个事必然要成。你临死之时发出香气了，神能把你惩罚到地狱吗？这不可能。这就看你是不是诚实人了，诚实人就相信神话，你相信了，那你临死之时就能发出香气来。而且，再看环境，宗教界要血流成河，有多少人蒙拯救了，又有多少人需要经历一场死的循环呢？所以说，你现在必须得对死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你有正确的认识才能坦然面对，你坦然面对了，在你临死的时候才能发出香气，你临死之时发出香气了，你在来世的时候必然还在神家。你临死之时发不出香气来，那就成了个问号了。这是说临死之时发出香气了，临死之时发出埋怨的呢？可是在人家那儿还效力呢，那给你重换一个“衣服”，你再来效力行不行呀？（能行。）所以，咱不能把神的作工定规在你的想象范围里面。你首先得找见人生意义，你这一生是来干什么呢？神已经告诉你了，人生意义就是三十岁到六十岁，再从六十岁到你死，你就别管，哪时想死就死，“我把主要的黄金段得着了、经历了就行了”。听懂了吧？你连死都不怕了，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827　应从神主宰万有来认识神

1　人对神有多少认识，神在人心里就有多少地位；人对神的认识有多高，人心里的神就有多大。如果你认识的神是空洞的，是渺茫的，那你所信的神也是空洞的、渺茫的，你认识的神只局限在你的范围里，那你的神就是一个小小的神，与真实的神自己毫无关系。所以，认识神的实际作为，认识神的实际、全能的那一面，认识神自己的真实身份，认识神的所有所是，认识神在万物中彰显的作为，这对每一个追求认识神的人都很重要，与人能否进入真理实际有直接关系。

2　如果你只把认识神限制在字句里，限制在你小小的经历里或者在你数算神的恩典里、你对神的小小的见证里，那你信的神根本就不是真实的神自己，不是真实的神自己，也可以说你信的神是想象的神，不是真实的神。因为真实的神是主宰万有的，是主宰万有的，是在万有中行走的、在万有中管理的那一位，是掌握全人类掌握全人类命运的，也是掌握万有命运的那一位。这一位神，他的作工、他的作为不仅仅局限在一小部分人身上，就是说不仅仅局限在现在跟随他的人身上，而他的作为是在万物中、万物的生存中、万物的变化规律中得以彰显。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独一无二的神自己　九》

43.该怎么认识神已公开显现

该怎么认识神已公开显现（一）

晓宋，《神已公开显现》看完了没有？（晓宋：听了一遍。）萧平呢？（萧平：看了一半。）萧齐呢？你看了几遍？看了一遍？（萧齐：看了一遍。）有没有看过两遍的？没有看过两遍的，是吧？基本都是看过一遍的。杨皮呢？杨皮还没看，是吧？（杨皮：看了一段。）看了一段，你这代表了什么？（杨皮：……）有的看了一段，有的看了一半，有的看了一遍，代表了什么？（萧康：不把神话当回事儿。）萧凯说说。（萧凯：不关心这些事情，人都是一厢情愿地去做一些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对于神显现与不显现根本不关心，不注重这些。）你说说怎么不注重呢？（萧凯：一看到标题《神已公开显现》，赶紧看看，看过去了就说“哦，是这么回事。神作工是这么显现的，实实际际的，一步一步的这样带领过来，看着神话就是应验了”。可到底是怎么样，不注重，和人想象的那个显现是有差距的。）不注重，好像也不太搭理。（书纪：不注重神的作工，不注重圣灵现在作什么工作。）谈不到注重神的作工，现在离注重神的作工还远呢，就是光看这个题目《神已公开显现》，吸引你了没有？《神已公开显现》这个标题吸引住你了没有？（吸引了。）吸引住杨皮了没有？（杨皮：没有。）萧平看了一半，杨皮看了一段，萧齐看了一遍，究竟吸引住你了没有？即使有的人看了一遍，吸引住你了没有？（没有。）为啥这样说呢？按道理来说，你是信神的，你撇家舍业，你是全职尽本分的，可以说你是撇下一切来跟随神的，你跟随啥呢？咱跟随神呢，但是《神已公开显现》这个话题你为什么不感兴趣呢？为什么没有抓住你的心呢？你每天信神，你撇家舍业不就是为了这一天而走的吗？神公开显现意味着什么？（神的作工结束。）神的作工结束，赏善罚恶。你信神是不是就是奔着这一天来的呢？（书纪：早就盼着这一天了。）那这一天来了怎么又不搭理呢？什么原因？神的公开显现没有吸引了你，你也不注重，你也不搭理，就看了一遍，没有一个人看过两遍，可想而知你对神已公开显现的态度是什么。近两年来咱一直交通什么呢？神是看人的观点、态度，咱的观点、态度是什

么？神给你摆设的每一个环境，神在那边看什么呢？（态度。）就看你的观点、态度。你的归宿是什么，不是根据你作了多大的工作，不是根据你善良的程度，也不是根据你跑断腿、累断腰，而是看你有无真理。什么是有无真理呢？有无真理就是看你有无态度，看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有无真理，真理是什么？站在神一边看事。就是说你这个态度，你是不是站在神一边看事，你是不是站在神一边。就像咱以前交通过，在认识这个观点、态度的时候，人都不搭理，也不去分辨认识，还记得我举了个什么例子吗？（汽车撞了人。）汽车撞了人。汽车撞了人了，人是几种态度啊？（三种。）三种明确的态度。这里边还有隐藏的四种态度。还记得有哪三种明确的态度吗？一种看见是痛苦难受，这是亲人，是吧？（嗯。）痛苦难受就是一种态度。还有一种是什么？（仇人，“活该”。）仇人，“活该”。还有一种是什么？（路过的，和自己没关系。）路过的。路过的是种什么态度呀？没态度，路过是没态度。这就是明确的三种态度。那神要看什么态度呢？神摆设环境要看什么呢？就是看你是哪种态度，神的行政里边说要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维护神家利益。神家就像举的这个车祸的例子一样，不管正面的、反面的，出了一件事以后，神就在那边看，看你是什么表现，看你站在哪一边。你站在撒但一边，你就是属撒但的，你站在神一边，你就是属神的。那中间派是属于哪个？在神家有没有中间派这一说？（没有。）就是过路客，没态度，你就不属于神家的人。神主要在这儿看的是咱的态度，谁是属于神家的人，谁是神家的亲戚，神家利益受损失的时候，神不说话，神就在一边看，看谁过来维护神家利益呢，谁来维护神的名呢。维护神家利益、维护神的名的人，这个人必定是神家的人，神看见他把神家当成自己的家了，把神当作他的亲人了。咱先不要说神是你的主了，神是不是你的亲人？神交通说神像人的父母，咱不要说父母了，咱把神当成亲人了没有？神就在一边看，看你是神的仇敌，还是神的亲人，还是旁观者，吃瓜的观众呢，神就在那边看，就用你这个态度来决定你是不是属神的。简单不简单？（简单。）这个事情是不是你也可以判断呀？（是。）就像刚才说的车祸的例子，你一看这人的表现，就知道谁是你的家人，谁是和你站在一边的，谁是你应该亲近的，谁是你的仇敌，借着这一个事显明了。世上有一句话说“患难见真情”，在患难中见你的真心，借着这个事神就看见了，看你的立场。所以不管做什

么，你要找着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神看的就是你的态度、观点，态度、观点也就是你做事的一个源头、思想，你有什么样的态度、观点，什么样的思想，你就可能做出什么样的事来，你就有什么样的言行举止。这个言行举止是一种外表的行为，外表的行为是思维在指挥着，你的这个思维就是你的态度、观点，你的态度、观点就是因着你的思维而产生的。

刚才说的是三种明确的态度，在实际生活当中，还有四种隐藏的态度，第一种是伪装。好比说出车祸的是你领导家的亲戚或领导家的孩子，你领导又在这儿，你敢不敢说公义呢？（不敢。）你心里边说“公义、活该”，但你嘴上能说出来吗？（说不出来。）说不出来你眼里还得掉着泪，还得带着悲伤，还得与人家领导同患难，这叫什么？这叫伪装。从外表看见你是忧伤，但实际上你是伪装、欺骗。伪装、欺骗，从外表看是不是就不容易看出来？（嗯。）就像尽本分一样，你也尽本分呢，他也尽本分呢，在外表的伪装下，是不是真心尽本分不注意是看不出来的。那这个伪装怎么看呢？你是伪装呢，还是的确就是在真心尽本分呢？这个从外表能不能看出来？（看不出来。）从外表不容易看出来，但是经不住检查。怎么检查呢？他既然是伪装就不可能是真心的，伪装就不是真心的，是吧？（嗯。）伪装就是欺骗，伪装就是应付糊弄，你在尽本分中你是应付糊弄的，耍滑的，这是不是就是欺骗？（是。）这就是一个假冒为善，是混进来的。你不是真实地站在神一边，你就是表演得再好，你冲在队伍的最前边，你是做给神看，说你认为对的话，做你认为对的事，因为你没有真实的那份真情。就像领导的亲人出了车祸，他没有真情，他只想着该怎么掩饰一下让领导能看着他是和领导站在一起的，是和领导一心的，那他就得伪装。有时候他比领导还积极呢，这就需要人去分辨、认识。这说的是一种伪装，是吧？（嗯，伪装、欺骗。）伪装是种欺骗。还有一种是交易、交换、骗取，他也不是亲戚，他就是诡诈，这个出车祸的不是他的亲戚，但这个出车祸的人手里有钱财，他想从这个人手里边得利，他是不是得表现表现呀？（嗯。）这是一种骗取，是搞交易的，他所付出的都是做给外边人看的。他能跑断腿、累断腰，他等待的是最后能够得着一个奖赏，他是搞交易的。还有一种态度是稍表同情，他也不说公义，就好比邻居看见你的孩子出车祸了，他动不动真

情呀？（不动真情。）不动真情，但他会说两句顺情话，“呀，怎么能出这样的事，好可怜呀”，这关不关人家的事？（不关人家的事。）人家不是你的亲人，只是你的邻居，人家回家该干啥干啥，但是人家给你送了个人情，也不只是送人情，就是他的一个真实流露。还有一种是远亲，有亲戚关系，没有直接血缘关系，稍微有那么点触动。几种了？第一种是仇敌；第二种是旁观者，就是中间派，世上人说的吃瓜观众，看热闹的；第三种就是亲人，是直亲，动真格的；第四种是伪装，下属他是为了伪装、欺骗，做给领导、带领看的，他不是做给神看，而是做给带领看的，这就是下属，是种伪装；第五种是交易，交易是一种骗取，搞交易，好比说有的人他父母是后爹后妈，那他做什么事都是交易，他是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不得不那么做；第六种是远亲，有点亲戚关系，意思上表达表达；还有一种态度是精明，说两句顺情话。七种态度，是吧？（嗯。）这七种态度说的是让咱分辨各类人。你在神家尽本分呢，你的观点、态度是什么，你表现出来的是什么，你在神家属于什么，你与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对你自己有个认识。你与神之间的关系是直接的亲人，还是个近邻，有时间过来帮帮忙？还是远亲？什么远亲呢？他知道他是信神的，“我应该尽本分，可是呢？家里边这个放不下、那个放不下，条件不好出不来，我心里边亏欠神”，但是能不能做到？（做不到，没办法。）做不到，没办法，他说得好听。

远亲、近邻、下属……现在就是七种，你在里边找着你属于哪一种，衡量衡量你自己属于哪一种。神给你摆设环境，给你足够的功课学，今天把《神已公开显现》这个标题给你了，你看见以后流露的态度是什么，神就在那儿看呢，看你是谁，看你是什么人。萧凯，你属于哪一类呀？（萧凯：过路人。）你是过路的？吃瓜的观众，看了看？你要是过路人的话，杨皮是啥呀？杨皮，你算哪种呢？（杨皮：……）你想不想知道你在神心中的地位呢？想不想知道？（想。）想。这是不是就知道了？你想不想知道你在神心目中的地位？你想不想知道你的归宿？你想不想知道神会怎样对待你？你想不想知道你明天的命运是什么？那你在神面前是什么人？是哪一种？马答，你是哪一种？（马答：我觉得我有交易。）有交易。萧卫呢？（萧卫：交易。）什么交易？（萧卫：我觉得是欺骗的交易。）这个好对比吧？对号入

座。现在是定各类人结局的时候，你是众子、子民呢，还是效力者呢？还是该惩罚的？这是不是就好定了？神给人摆设环境，每天就是在试炼人、检验人，让你去认识，给你机会让你去悔改，这是一个很好的认识自己的机会。萧康呢？（萧康：不会对号。）不会对号？怎么不会对号呢？哪边不通呢？（萧康：我觉得哪种情况也能结合一点。）你和直接亲属也结合一点？你是不是直接亲属？（萧康：不是。）那你还哪一种也能结合一点。和仇敌也有一点？（萧康：没有。）羞辱神名的事出来了，或者说损害神家利益的事出来了，你说“活该、公义”？看神家的笑话？（萧康：那个倒没有。）看神家的笑话是仇敌，你属于哪个？（萧康：……）

还有几个人是不会对照的？萧平，会不会对照？（萧平：交易。）交易，交易有点宏观，是吧？（嗯。）具体对照这七种来看，你属于哪一种？是远亲，近邻，还是下属？（马答：下属。）下属就是做给人看，做给神看，做给基督看呢，不敢让圣灵鉴察。萧齐属于哪种？（萧齐：我是交易、欺骗，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是刚才说的出车祸的有钱人，为了钱。）（肖红：伪装的，搞交易的就是在伪装。萧武，你对照的是哪个呢？）（萧武：帮忙的，远亲。）胡路呢？（胡路：交易。）（肖红：我看胡路是旁观者吧，能对上吗？）（胡路：旁观者？不知道。）（肖红：你昨天晚上和大民做的那事，你们俩知道那儿有危险，你们听到人家说的那些话对九萍不利，你们俩就都回来了，你们也通报一声。起码来说都是自家人，她有危险你们先把她拉回来再说嘛，事情回头再解决，该不该？）（胡路：嗯。）（肖红：可是你做了吗？最起码的，邻居、远房亲戚都知道该咋做。只有旁观者不管不问，这个能不能对上？）（胡路：能，往回返的时候有点……）（肖红：你走的时候还交待你去了以后看什么情况，随时赶快反映回来，这话听见了吗？）（胡路：嗯。）（肖红：可是你没说呀，等了一天都没说，到了晚上我还是听那边说的，那边告诉我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咱对号怎么对呀？就是根据咱现实生活当中做的这些事，看你是站在神一边，还是站在撒但一边，你是旁观者呢，还是什么呢？这个事临到咱该不该管呀？）（胡路：该。）（肖红：起码来说，还是你俩在那儿挑大梁呢，可你俩却走了让她一个人在那儿，最后还得叫回去。老二在那儿说“我不知道呀，他们就走了”。）咱怎

么信神呢，就是临到每一件事都有功课学，临到每一件事都是在考试，临到每一件事就是平常你的活出，每一件事“呀，神看着呢，神在鉴察呢”，每一件事你看看你是神的至亲呢，还是远亲呢？还是邻居呢？还是旁观者呢？在每一件事上你都看清你所做的了，你就对你自己有个认识了，也有了路了，“我该怎么做”，每件事得按这个要求去做，你做上一段时间以后，就成了你的一个路了，形成一种习惯，习惯养成自然了，这就成了你的活出了，这就成了你的生命了。维护神家利益，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就是你的座右铭了。这是在小的环境中你能这样去做了，再有了大的环境，你是不是能站住了？如果你平时就没有任何知觉，你说你在大的环境中站见证，可能吗？知觉都没有，不可能站立住。萧康现在会对号了吗？（萧康：……）是没有听懂？还是怎么不会对照呢？（萧康：没有听懂。）哪个没有听懂？你走神了？还是就没有听懂？（萧康：不是走神，搞交易、欺骗，这些我能对上，能对照上一部分。）远亲，近邻，近邻是什么表现？近邻就是耍个嘴皮子。（外表给你一种同情。）外表给你一种同情过后就完了。远亲是什么？远亲是从心里面真实的有点知觉，比近邻强一点。至于说你在尽本分当中流露出来的，你对神家，你和神家的这个关系处在哪一种状态，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呢，还是吃瓜观众，旁观者？旁观者是什么？就是“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也不寻思，没有思想，不管你。杨皮是不是吃瓜观众呀？（杨皮：……）不搭理。神已公开显现，对神的公开显现你的态度是什么？神已公开显现这个事大不大？（大。）你知道这个事大，而且与你有直接的关系，可是你的态度呢？“呀，神已公开显现，弟兄说神公开显现了，神究竟怎么公开显现了呢？什么是公开显现呢？神公开显现，工作就要结束了。”神怎么显现该不该知道？（该。）如果你想知道，你是不是要把这篇看到最终呢？可是你一遍还没有看完。等看完一遍以后，你看见神的显现了没有？你没有看见神显现，那你该不该看看第二遍呀？研究研究，看看究竟是怎么显现的。你连神怎么显现都不关心，那你关心啥呢？先不要说神的显现了，你整篇看了以后，这里边大概的一个方框是什么？能不能表达出来？萧凯说说。（萧凯：就是国度的一个成形，神话的应验。国度建造到国度成形，一步一步怎么走过来的，比如神公开显现是怎么显现的，一公开就成形了。）能不能概括一下呢？就是说你看完了以后，把这篇的内容整体概括一下。

我写的这个中心，时间轴，我是以什么为中心写的？我想干啥？我写这个的目的是什么？（马答：神的工作就是作众长子呢，众长子的工作已经作完了，然后带领、引导人怎么找众长子，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的众长子，众长子在哪，还有众长子出现的时间、地点，众长子是在什么时间段作成的，众长子出现的地点到底是在国外呢还是在中国，这里面一步一步引导的，就是见证神的作工。还有众长子的人性，这里边也提到了，他是诚实、老实，他肯定不在教会里，这就是这篇里一连串见证出来的。）书纪，整体概括一下。（书纪：只有认识众长子的作工才能见证众长子。）认识众长子的作工？（书纪：嗯，认识众长子的作工才能见证众长子。）有没有个流程，方框？有没有？萧卫有没有？（萧卫：开始就是用反问的方式，让人寻求众长子在哪里，后面谈到众长子出现的时间、地点、背景，还有众长子是在哪个环节里出现的。众长子出现了以后，就谈到众长子是如何被见证出来的，最后就是神话的见证，感觉是这个流程。）

你感觉我这篇文稿写的是什么呀？是不是经历？（是。）我站在哪个立场上，站在哪个角度上写的？这是不是你在看的时候需要有的一个认知？（萧凯：站在经历的角度写的。）经历吗？（萧卫：开始是站在第三者的角度上说的，到后边……说不来了。）说不来了。书纪呢？（书纪：我看到是圣灵在见证……）你聪明，圣灵在见证。萧凯刚才说的是什么？（萧凯：经历。）经历，你是蒙的还是在哪儿看见的？（萧凯：看着这一步一步走过来的，2012年是怎么回事，2013年是怎么回事，2014年是怎么回事，从这里面看见是这样经历过来的。）你是从这里边看见有我的经历。（萧凯：嗯。）但我问的是，你从这个文稿里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不是我在写我的经历？（不是。）这写的是什么？（见证神话在应验。）那见证神话在应验的时候，这是什么？这属于什么属性？（神的作工。）神的作工，那他是在干啥？首先你看他说话的这个口吻、口气、态度，他不是站在自己经历的这一边，不是人的经历看见，是站在第三者的角度上，是站在第三者的角度上见证神的作工，谈的是神的作工，没有人的掺杂，这个是你应该看见的。从这个里边你就能确定，这完全是圣灵作的，没有圣灵作工他是做不到的，是不可能的。那也就是说，《神已公开显现》见证的是什么？神的作工，是神的作为。然后你从这里边大概也

能概括一下，有个方框，刚开始谈的是什么？（瞎眼人看不到神的公开显现。）因为人对神的作工毫不关心，丝毫不搭理，你看到我在这儿写的“瞎眼人看不到神的公开显现”这一句话，你在不在瞎眼人里边？（在。）在吗？（在。）这是我给你交通了你在，没给你交通以前你在吗？（不在。）这话是说给谁听的呢？（书纪：说给打仗的人听的，这是打仗文稿。）你觉得这话是说给教会的人听的，这是打仗文稿，不是说给你的。你说你跟上国度建造这么长时间了，最后你还一样是个瞎眼的，不认识神的作工。你只是跟上国度建造的名，并没有跟上国度建造的作工，没有跟上国度建造的步伐。为什么说你是瞎眼呢？萧凯，为什么说是瞎眼呢？（萧凯：看不见神的作工。）看不见神的什么作工？文稿里怎么说的？为什么说瞎眼呢？（萧凯：看不见众长子的作工，看不见神话的应验。）为了答问题而答问题。里边说的什么内容还记得吗？“瞎眼人看不到神的公开显现”，看不见神的公开显现其实就是看不见神的作工。你看见神的作工就看见神的显现了，这段里面写的什么内容？还记得吗？为什么看不见呢？（萧凯：不听、不看、不接触，不寻求。）你看了没有？听了没有？（萧齐：没有在神的话语中寻求，只是活在自己的想象观念里边。）神说人对神的作工是什么态度呢？（丝毫不关心。）不搭理。事实上，咱是不是这样呢？你对什么关心？你只对你的前途命运关心。如果今天说你的前途命运，今天揭露解剖一下你，说你是地狱之子，你过关不过关？（难受。）难受呢？不过关！我说你你不敢怎么样，弟兄姊妹说你是个魔鬼撒但，你干不干？（不干。）不买他的账。对你的前途命运你是挂在心上，但对神的作工你却毫不搭理。为什么要让你关心神的作工呢？（萧齐：关心神的作工才能跟上神的作工步伐，才能知道神作的什么工作。）你从《神已公开显现》这篇文稿里看到了什么？有没有看见？萧卫看见什么了？从这个话里面你看见什么了？你得着什么了？（萧卫：……）萧凯，你看见什么了？得着什么了？说说你的看见、得着。（萧凯：看见人不寻求，不注重神的作工，就是一味地按照自己的想象观念去做，与神的作工不挂钩，不关心这些事。）你得着啥了？咱得有收获呀，看完以后就完了？萧齐得着啥了？（萧齐：看见神话语作王掌权，得着了一条实行进入的路，就是以后在实行中……）你说你信神想得着啥吧？（萧齐：前途命运。）想得着前途命运？是不是想得着前途命运？（萧齐：嗯。）萧凯想得着啥？

（萧凯：得着不死。）想得着不死。萧康也是想得着不死，是吧？（萧康：嗯，一样。）那怎么就不死了？咱今年刚开始交通的是什么呢？（人信神是为了什么。）人信神是为了什么，是吧？（嗯。）为了什么？（为了活着。）为了活着，得着什么？那个时候咱交通你为什么要信神，你信神是在干什么，是吧？（嗯。）那你现在信神是为了什么呀？（性情变化。）呀！咱交通的纯粹都为零了呀，知道题目，“为什么信神”知道了，“信神是在干什么”知道了，但是得着啥呢？又不知道是啥了。老郝，咱交通了吧？（老郝：嗯。）交通了，文稿也下来了。萧平说说。（萧平：得生命呢。）得生命呢，用土话具体地说，什么是生命？得着什么就是得着生命了？（得着真理。）（得着就顺服了，就是学着顺服。）（能听懂主人的话。）哎呀，交通了还不到一年，就都忘完了。咱之前交通了，文稿也下发了，信神是为了啥，是为了得生命，什么是得生命呢？（顺服。）顺服才有命，不顺服就没命。那怎么就顺服了呀？（明白神的意思。）明白神的意思。你信神想得生命呢，你要想得命，你得顺服神，你顺服神才有命，顺服神就是命，顺服神就是生命，那顺服是什么呢？按神的心意行事才是顺服，是吧？（嗯。）那就得知道神的心意，是吧？（嗯。）（萧康：在尽本分的过程中能站在神一边看事，站在真理一边看事。）咱不进那个字句里边，实在一点。信神就是为了顺服神，你想顺服神就得认识神，那怎么是认识神呢？在神的作工中认识神。在神的作工中认识神，认识神什么呢？（认识神的喜怒哀乐。）神的喜怒哀乐，为什么要认识神的喜怒哀乐呀？因为你只有让神喜你才能怎么呢？（剩存下来。）那你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让神喜。你如果想让神喜，那你就得知道神对什么喜，神的喜怒哀乐你必须得认识。你信神是要干什么呢，你要想得个不死的结局，那你就得知道神的喜怒哀乐，简单吧？（嗯。）你要想混个不死的结局，你就得知道神的喜怒哀乐。你惹神发怒，那必定是死亡；你让神看到的是喜悦，那神必定是让你剩存下来。神的性情，也是神的行政，认识神就是认识神的作工，认识神的作工关键不关键？（关键。）你注重了没有？（没有。）那该不该注重呀？（该。）

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这话说了多少年了？整整十年了。这话在你身上有点反应没有？今天你看了这个文稿你看见什么了？我在

这篇文稿里是不是在见证神的作工呢？（是。）那你看见神的作工了没有？我见证的是神的作工，你看见神的作工了没有？我没看见你从这里边看见了神的作工。你还不如人家教会的那些带领呢，教会带领人家看了这篇文稿还有点紧迫感，感觉时间到了，“呀！害怕，呀！神的作工太快了，赶紧点吧”，有点紧迫感，我看见你连这个紧迫感都没有。萧康，有点紧迫感没有？（萧康：没有。）神已公开显现了，你却连点紧迫感都没有，你说咱麻木痴呆到什么程度了？萧平，有点紧迫感没有？（萧平：不能说有。）不能说有？这是啥话呢？萧武呢？（萧武：心里面有那种感觉，感觉神的作工马上就快结束了。）神已公开显现了，人家有点紧迫感，有的人还说“我不能有紧迫感”。（萧平：做事的时候心里没有紧迫感。）你看了这个话有没有紧迫感？（有。）看了这个话有紧迫感。如果你看了这个话有点紧迫感，而且你看了这个话说，“哎呀，神公开显现了”，这个态度都只是什么呢？只是一个旁观者、吃瓜观众，你只满足于知道，你是考古的、考证的，“呀，神的作工就是结束了！弟兄说话了，神的作工就是结束了，哎呀，弟兄还拿出那么多神话，都应验了，神作工就是结束了！”不管你看了多少话，你得着的就是一个“神作工就是结束了”。你说你和不信派有什么区别？就和那些考古学家，挪亚方舟在哪呀？在亚拉腊山呢，考古学家就去考察去了，“确实就是有挪亚方舟”，方舟的大小都量出来了。你说神能承认他是跟随神的人？（不承认。）神不承认他，那神承认你吗？你在这儿说，“呀，确实神的作工结束了”，你看见了，神承认不承认你？（不承认。）那你信神信的是个啥？我告诉你神已公开显现，你就是听了个神已公开显现，就知道神已公开显现，这就完事了？神是让你当考古学家，考证一下？证实一下神的作工结束了？让你当啦啦队呢？让你干啥呢？（见证神。）你还啥都没有就要见证神，吹牛皮！你看都没看见，你倒去见证神了，你见证啥呢？你见证“神已公开显现了”，这叫见证吗？你拿上这篇文稿去教会里说“神已公开显现了”，这叫见证吗？这叫什么？（传话。）这叫传告，去告诉对方神已显现了。他是考古呢，你是电视台的，电视台报得家喻户晓，神说电视台是信神的吗？听懂啥意思了吗？那你说，让你干啥呢？（进入到神的作工里面。）怎么进入神的作工里？（先去认识。）认识啥呢？（认识神的作工、显现。）没有具体的内涵，没有具体的内容，让你认识啥呢？你得有内容、内涵。你信神就是为了

认识神，我给你写出来了，你不认识，我把神作的工作告诉你了，你该不该去认识？（该。）我给你写的是啥？你认识了没有？（没有。）你认识了些啥？知道认识啥了没有？应该认识啥？（认识神的作工。）前十分钟就说是认识神的作工，现在还是认识神的作工，你得有细节内容吧？得有内涵吧？认识啥？刚刚才说了，认识神的性情，认识神的喜怒哀乐，这就不知道认识啥了。我在这里是不是给你见证了神的喜怒哀乐？（是。）神喜悦什么，神喜欢什么人？（诚实人。）神喜欢诚实人，是吧？（嗯。）神是喜欢诚实人，我这里边写的是神喜欢诚实人吗？（老实人。）那你是在你的观念里看见神了，还是在我写的文稿里看见神了呢？神喜欢什么人？（老实、憨厚的人。）神喜欢老实、憨厚的人，现在还达不到是诚实人，没有智慧，达不到诚实人，神只是来拣选。神所喜悦什么样的人，神把这些人拣选出来，拣选出来才成全，老实人成全了以后才能成为诚实人，不是来拣选诚实人的。从这里边看到什么了？看到神的性情了，是吧？神的喜，你看见神的喜是什么呢？神的喜是一切正面事物的诞生与存在，是一句话吗？（不是。）看见什么了？正面事物的诞生，它诞生了没有？（诞生了。）老实人有发言权吗？（没有。）老实人没有发言权，就不可能得到发言权。但是神这里就是要让老实人掌权，老实人不仅是有发言权，还要让老实人掌权，不仅是诞生，还要永远存在下去。你看见了没有？（看见了。）老实人神拣选出来，还把他作成，还让他掌权。这是不是你经历看见的？（是。）那你这时候看见了什么？（书纪：神的喜是正面事物的诞生与存在。）这个正面事物的诞生与存在你是怎么看见的？（……）刚才跟你说的是从结果上来看，从神话来看，从神告诉你神喜欢什么人，从神话的应验上边来看，你看见了神喜欢老实、憨厚的人，这个老实、憨厚的人就被神选上了，不仅被选上了，神还要把他作成诚实人，你是看见了神的性情。在作这个人的过程中，你看到了啥？你说让老实人掌权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在人来看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可是不可能的事在神这边就作成了，而且还没有用一枪一炮，没有人去做什么，而是怎么作成了？（神的话语。）话，就是一个话，就是神的话。话语成就一切，你看见了没有？（看见了。）

神六千年的经营计划告诉你了，三十年前基督来了又用预言告诉你，一切发生的这些事是不是都按照神话一步一步的出现了？（是。）老实人被神拣选上作成了，掌权了；诡诈人中了自己的诡计了。你看见了啥？你是不是看见神的奇妙作为了？（嗯。）这是不是你该看见的？看见神的奇妙作为了，还看见什么了？（话语的权柄。）话语的权柄，怎么看见权柄的？（书纪：果实累累，粮食满仓，国度就成形了。）你就蒙吧！我给你交通的是从《神已公开显现》这个话里你看到了什么，你就说字句也好，说你的经历也好，你说的和我交通的不配套。我说的是什么？我说你看了《神的公开显现》以后，你从这里边看到了什么？从这里边看到的，不是说你在经历中看到的。刚才我说什么了？我说的是神的作工，你在神的作工里边看到了什么？刚才说什么了？你看见了神的性情，你看见了神的奇妙作为，你看见了神的权柄，怎么看见神的权柄的？（老实、憨厚的人作王掌权，神的喜是正面事物的诞生。）你是看见了个结果。我说的是你怎么看见神的权柄的？这个“权柄”怎么看？一说到神的权柄你能想到什么？（神的主宰。）神的主宰，是吧？神主宰万有，那你必须是在神的主宰万有中看见了神的权柄。神这边有个计划，计划拣选老实人，成全老实人，有了这个计划以后，就有了实施，神的话一出，事就按着这个话成了，在作成的这个过程中，你真看到神的一句话，事就成了吗？（不是。）五饼二鱼一下子就来了？是不是？（不是。）你是怎么看见的？你是看见周围的人事物顺其自然地发展，有没有神迹奇事？（没有。）有没有特殊不合人观念的事发生？（没有。）没有。都是在人的观念以内，很自然的，按照自然规律一步步地走过来的。神干涉了没有？（没有。）神没有干涉。但是又都在神的主宰掌管之下，按着神给人制定的轨迹，人是自由的。你在这篇文稿里面看见哪个人不是自由的？都是自由的。按着你的本性，按着你的属性，神给你摆设的只是什么？神给你改变一个环境，在不同的环境中，人流露出来不同的性情，再由不同的性情支配你做什么事，如此走到了路终。从这个主宰安排中，你看见了神的权柄。有谁能主宰？（神能主宰。）这叫什么？这就叫神的权柄。就好比说，神说神要走出“厨房”，是吧？（嗯。）让你看见是不是很自然的？（是。）“明明能看见那就是大红龙起来抓捕呢，神没地方去，走了嘛，还说神的权柄！”你怎么看到是神的权柄的？根据什么看？有神话的依据。神话三十年前就告诉

你了，神将要怎么作呢，结果事情就按这个话作成了，神是有计划的，按着这个计划作事。如果没有神的话，你看见是大红龙做的，如果有神的话，这就不是了，这是神安排好的。这也可以看见大红龙是不是在神的手中？（是。）神让大红龙什么时候起来，它就得什么时候起来。让人看见都在神的主宰安排中，就在神拣选的过程中，需要它出来时它出来，摆设一个环境，摆设这个环境是为了遮蔽大红龙的眼，让它中了自己的诡计，它想拆毁神的经营呢，恰恰还成就了神的经营计划，这就是从这篇文稿中看到的。你看神的权柄，神有权柄，“神有权柄”你说的是一句话，权柄意味着什么？神要作成什么事，定意要作成，话出事就要成，这里边包含着什么？神的权柄。你怎么能看到神的权柄？怎么能体验得到？根据什么？根据你的经历。你去经历，这里边得有你的经历，你经历、体验神的主宰与安排。神主宰什么？主宰什么样的人事物？教会建造的时候神是怎么安排的？那时候把人都召进来，召人进来的时候卡得严不严？（不严。）不严。是神就不计划卡严，就计划让这些敌基督、邪灵、撒但的差役来效力，撒但想拆毁神的作工，它想进来投机取巧，撒但是混进来的，神知不知道它想混进来？神知道它想混进来。它想混进来就混进来吧，混进来正好来帮帮忙，混进来以后它不相信神的话，所以神大胆地把它放进来，把它放在带领的位置上，然后把神的话都给它，它就是看了神的话它对神的话也信不来，它就不可能按着神的话去走。神知道它会按这个轨迹走，所以神大胆地给它神话，给它地位、给它权力，啥也给它了，就让撒但蒙羞。听神话的人，神话语成就一切，神不给你地位，也不给你权势，只给你神的话，但因着你相信神话，你仅仅听了神话，就能按着神话去走，你就是个老实、憨厚的人，你按着神话一步一步走，最终诚实人没有被灭亡还掌权了，还有了果实。诡诈人中了自己的诡计，还成了帮忙的了，成了效力的了，从这里边看到了神的权柄。这个是在哪儿看到的？是在你的经历、体验中看到的。你经历、体验的是什么？你经历、体验的是神的主宰与安排。你没有经历、体验到神的权柄，就是说你没有直接体验到神的权柄，懂这个意思吗？为什么这么说？你在恩典时代经历的是什么？你看见的是神迹奇事，你直接看到了神的权柄。可你在话语时代，你听见的只是神的话语，你看不见神迹奇事，神说你是从大患难里边走出来的，怎么从大患难里边走出来的呢？就是看不见神迹奇事，也就是看不见

神的权柄，而是仅靠神的话，在神的话语中体验、经历着神的主宰与安排，在神的主宰安排中看到了什么？看到了神的权柄。怎么看到的？神的话。神六千年的经营计划，神三十年前说的话现在应验了，在这个应验的过程中，你是亲身经历、体验过来的，是一步一步实实际际地过来的，这就是你信的实际的神，所以你在这里边看到了神的权柄，神主宰万有。撒但想打岔神的作工，但丝毫没有打岔了神的作工，反过来成就了神的作工。这又看到了什么？看到了神的智慧。神的智慧、神的权柄、神的全能，你看到了这些，神在你心目中变了没有？（变了。）还是你空想的天上渺茫的、任你摆布的那位神？不是空想的，是实实际际的，神就在你的左边，就在你的右边。你在经历中看见了神，这句话是不是你经历过来的？（嗯。）在以前，你也说“经历中看见神、经历中看见神”，那属于什么？（道理。）那是道理。而这是你实际的经历，这是你经历到的话。谈到这篇文稿，你们没有一个人从里边看看神的作工，也没有从中看见神的性情，你看不见神的性情，你能顺服神吗？（不能。）你看不见神的权柄，你敢把你交于神吗？你不敢把自己交于神。还说下狮子坑呢，你都不敢把自己交于神，不能交于神，你得自己掌握自己。这篇话发下来，丝毫没有起到该有的功用、作用，你看见的只是一线传福音的一个工具，对你就没有任何的益处，你就不想想还打印成纸质文稿，目的是什么？把这个写出来，又这样和你交通，这个目的意义是什么？萧凯，知道目的意义是什么吗？（萧凯：让人能认识神的作工，跟上神的作工步伐，进入到神的作工里面。）目的是要干什么呢？目的就是要把你带入到神的作工里面。我在前边走过来了，我给你立了一个标杆，你看我是怎么走过来的，你看我是怎么经历的，我是怎么经历神的作工，我是怎么看见神的，我把我看见神的这个过程，也可以说我见证给你，让你看见，给你带出路来，你该怎么走？你该怎么信？在一天遇到的人事物里，你看我是怎么面对周围的人事物的，我是怎么经历的，你看见了，你对我所走的路研究了以后，你自己就有条路走了。走什么路？你怎么经历神的主宰、安排。在经历之中，不仅我看见了神，你也看见了神，认识了神。这是不是我在带领你呀？（是。）目的是要把你带到神的作工中，你要带着这个目的去看这篇话，你就能看懂这里边写的是什么了。

33　人都把神的恩典给埋没了

1　神来在地上几千年历史，多少个仁人志士被神使用，为神作工多少年，但对神作工有认识的几乎没有，所以，多少人在为神作工的同时充当了抵挡神的角色抵挡神的角色。

2　因为人不是作神的工作，而是站着神给的地位作人的工作，这叫作工吗？谈何进入？人都把神的恩典给埋没了，所以，历代以来作工的人历代以来作工的人很少有进入。

3　根本不谈对神作工的认识，因为人领受到的神的智慧太少了。虽有很多人事奉神，但并未看见神的高大，所以人都把自己当作“神”来让人敬拜让人敬拜。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作工与进入（一）》

该怎么认识神已公开显现（二）

“瞎眼人看不到神的公开显现

神已公开显现，你看见了吗？听了我的问话你会惊讶，你会好奇、怀疑，会产生质疑，接着会质问：‘既然是公开显现那我为什么看不见呢？我还没看见怎么能说已公开显现呢！’那我只能说你眼瞎，一抹黑你怎么能看见呢！就在神公开显现的时候你却听了你撒但父亲的话：‘不听、不看、不接触。’那你怎么能看见呢！耶稣为人类钉了十字架，作了多大的工作，作工两千年了，这是有目共睹的事，谁敢否认？可就有那些不怕死的法利赛人以及跟随他们的孝子贤孙就是至死不承认，直到现在——两千年后的今天他们依旧不承认耶稣所作的工，依然在苦苦巴望等待着弥赛亚的到来。他们不承认不等于神没有向人显现，你掩耳盗铃不等于铃没有响。更何况神不赶鸭子上架，神在圣洁之地显现，污秽之地隐藏。其实并不是隐藏而是你太邪恶败坏了，你不是去寻求认识神的作工，不是在神的作工中认识神，而是在你的观念想象中定规神，神的作工怎么可能与你的想象观念吻合呢！合你观念那不成邪灵作工了吗！所以说即使神公开显现你也是看不见的。除非是神的怒气临到要击杀你的时候，惩罚、咒诅临到你的时候你才会认识。就如保罗，耶稣作工期间他不听、不看、不接触，不仅不寻求考察反而还要逼迫追杀耶稣呢！最终是在击杀以后才俯伏到神面前的。所以说他信的不是基督，他信的是能击杀他的那位神。又如宗教界的长老、牧师，不依然是那样吗！基督来在地上三十年了，他们看见了吗？跟随他们的孝子贤孙们看见了吗？就是跟随全能神的名却活在宗教意识里的人，他们又能得着什么呢！他们也只不过是跟随了全能神的一个名，神承认他们吗？他们对神的作工毫不过问，对神的心意毫不关心，对神的要求毫不搭理，对待人的原则更是没有，他们根本不考虑神喜欢什么样的人、恨恶什么样的人，自己该追求、跟随什么样的人。别说跟随、顺服基督口中所说的一切话了，就连神的喜、怒、哀、乐的性情都不作任何参考。”你们现在再看这个话，和我在未交通以前看的感觉一样不一样？（不一样。）能不能感觉到这句话是对你的一种审判？（能。）你就是不听、不看、不接触的那个

人。要从这个字面上看，好像不听、不看、不接触说的就是原教会的人，你和原教会的人相比，你也只不过就是跟随了国度建造的一个名，你在这里也只不过是守了一个规条、做了一个事，你与原教会的人只是待的地方不同而已，你走的路始终没变，你的性情没变，你对神的作工置之不理，根本不搭理。两千年前神作工的时候，他们是那样的，今天你也是那样的，所以你在看见这些话的时候，你得能看见这是对你的一种审判。是审判刑罚，是对你的揭露，同时也是给你的一个路途，在你看的时候就有路途了。你明白了，咱也就不需要再交通了。“别说跟随、顺服基督口中所说的一切话了，就连神的喜、怒、哀、乐的性情都不作任何参考。只是一味地拽着他‘父亲’的衣衫死死不放，随从大流、随帮唱柳地浑浑噩噩地跟随着。几十年来做人做事、看人看事没有丝毫的原则，只是凭借撒但的生存法则在跟随着神，他们忠于的、顺服的不是基督口里说的话，而忠于的是权势、地位、名誉。对正面事物没有一点追求向往，宁愿把自己交在别人的手里任人蹂躏，没有一点反抗精神，没有一点正义感，完全就是个东亚病夫，就是种奴隶相，宁愿把自己交在恶者的手里任人蹂躏，也不愿根据神话凭真理活一回。就这样的人怎么能看见卑微隐藏的神自己呢！所以导致在跟随神的同时依然事奉着撒但，虽然跟随神多年依然是不开窍的朽木一个，竟然连两千年前耶稣所说的话还是不理解、不认识！”这里说“宁愿把自己交在别人的手里任人蹂躏”，这个不要单单认为是把自己交在带领工人手里边，地位、权势、名利、肉体缠累这些是不是都是“把自己交在别人的手里任人蹂躏”？（是。）萧武有感觉吗？（萧武：有。）你把你交在谁手里边了？（萧武：交在撒但的手里边了。）咱又来了一句笼统的话，具体点。（萧武：……）你看话的时候得和自己对号，你把你交到谁手里边了？你是不是把你交到你老婆手里边了？（萧武：对。）你老婆对你是不是任意蹂躏呢？（萧武：是。）你是不是成了你老婆的奴隶了？（萧武：是。）你们自己和这话去对号啊。

“所以导致在跟随神的同时依然事奉着撒但，虽然跟随神多年依然是不开窍的朽木一个，竟然连两千年前耶稣所说的话还是不理解、不认识！更羞耻的是不仅是跟随耶稣多年，又跟随全能神几十年，竟然不知道‘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他们做事的一切准则不是根据神话而

来，不是根据工作安排而来，而是一切听命于他们的上级带领，忠于他们的三级机构。至于三级机构以及他们的带领所说的、所做的是不是神称许、认可的，是不是工作安排里所要求的，是不是办事有原则合乎真理，这些他们毫不关心，也不过问。他们在乎的、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会不会受到亏损，会不会因得罪了带领以后被穿小鞋，甚至被清理开除，断送自己的前途命运。他们跟随着神却不相信神主宰着全人类的命运，而是认为带领掌管着他们的命运，认为自己一旦被带领清理开除，就与信神、跟随神无关无份了，也就是蒙拯救、剩存下来与自己无关无份了。能否改变这种结局命运完全取决于与带领的关系。要想有好的归宿必须获得带领的喜悦，别一不小心被清理开除了，那时就与神无关无份了。所以说他们在教会尽本分，做事以前就得先看看带领的态度、意思，然后再考虑如何落实工作，如何满足神的心意，这样做事才保险、安全，别因得罪了带领而断送了自己的前程，毕竟县官不如现管。甚至还美其名曰：‘人配合到哪，神作到哪。’这还是人吗？外表在跟随神，却不相信神是主宰万有的那一位，更不相信神主宰着人类的命运，而是认为一被带领清理开除就不能蒙拯救了，只要在教会不被清理开除才有希望蒙拯救。这是在信‘殿’，还是在信基督口里的‘话’呢？败坏的人不能代表神，他清理开除你怎么就能代表圣灵不要你呢？他是基督吗？你不成拜偶像了吗？他把你清理开除出教会、踢出教堂就等于圣灵不要你了吗？这不是对圣灵的亵渎！你不是在神摆设的环境中站见证，而是活在撒但的败坏性情里想委曲求全，用诡计来混在神家，结果中了自己的诡计：高举了‘殿’而背弃了基督。神说：‘在神的家里不容让那些不行真理的人存留，不容让那些故意拆毁教会的人存留，但现在并不作开除人的工作，只不过到最终他们被显明而淘汰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对不行真理之人的警告》）工作安排一再要求带领工人清理教会，可败坏至深的人未经洁净、未被成全以前谁又能代表神做事呢？所以在整个清理教会的过程中会有大批的人要被误清理出教会，这样的清理是神给人摆设的一个环境，并不是为了清理洁净教会，而是为了检验、试炼神选民，是效力者的试炼，是实际的检验。以前效力者的试炼是演习、操练，现在是实际检验人的‘信’，看人的信心有多大，剥夺人的前途命运以后看人的态度、观点是什么，以此来显明各类人的真实身量，拣选神所喜悦的人，淘汰神所恨恶的人。同时也是为了抓捕人

的罪状，为下步审判、刑罚工作作预备工作。所以神说现在并不作开除人的工作，这只是神摆设的一个环境来试炼人，是用事实临及来检验神选民的信心，是‘效力者’的检验。祭司弟兄在2014年的讲道里公布这就是效力者的试炼，以前那个只是一个演习。”

聪聪，这里边谈了些什么？说说你的看见。（聪聪：人信神不是跟随神，跟随的是地位、权势、名誉。）萧凯谈谈。（萧凯：人信神还是凭想象观念在跟随神，对神的性情不认识、不了解，一味地活在自己的想象观念中，就认为是信神。）这里边主要谈的是神的作工，瞎眼的人看不见神的公开显现，你要看神的公开显现就得从神的作工里边去看，从神的作工里才能看见神的公开显现。神一直是向人显现的，只不过是人不寻求，所以人就看不见。这里边举了几个例子，耶稣来的时候，法利赛人把耶稣钉在了十字架上；全能神来了，宗教界又把全能神钉在了十字架上，弃绝了神。经历了两次，而且基督这次来了已经把恩典时代神作工的内幕告诉人了，你应该知道神的作工了吧？你不仅知道了，你自己还亲自经历、体验了教会建造，但你对神的作工是不看、不问，这是不是你应该认识的？（是。）如果你对神的作工认识了，那国度建造出现的时候，也就是考试的时候，你是不是就有认识了呀？可你丝毫不认识，那你信的是什么呀？耶稣告诉你，“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你承认吗？你不承认。全能神来了也一样，就是国度建造来了还是这样。而且更可笑的是什么？你跟上国度建造以后改变了吗？没有改变。有什么证据呀？好多人都是“我只要有个本分尽就行”。又有多少人有种什么心？属于一种野心还是什么心？他就是“只要让我在这儿尽本分，我就保险了、安全了。我一没本分尽就完了。”有的人触犯了行政不悔改，不悔改以后他不是“我怎么悔改，怎么能让神饶恕”，而是“你只要让我尽本分就行”，他觉得只要有本分尽他就安全了。认真要搞对象，我给认真交通呢，我说你要是搞对象就不能做负责人，她嫌别人都盯着她、说她呢，她说“不就是因为我没有结婚吗？那我领个结婚证就行了，我结婚呀”，她想结婚呢又不敢，是吧？她说什么呀？“我结了婚，你给我本分吗？”她不是说神怎么看她，不是说她与神之间的关系如何，她就认为只要还给她本分，她就是与国度建造还有关系，就能剩存下来，没本分了就剩存不下来了。她信的还是什么？她信的还是殿。萧齐有什么观点呀？只要有本分尽

就上保险了。这就是让你认识神，给你举的例子。恩典时代，全能神教会，再经过国度建造，让你亲自经历、体验、认识，最后让你看见自己的那种渺茫想象与神的作工格格不入。对神的作工不去搭理、不去关心，那你肯定不会有认识。你对神的作工没有认识，那你怎么能与神相合呢？你怎么能跟上神的作工步伐呢？第一段目的就是让人认识神的作工，你认识不了神的作工，你就不可能跟随神，是没有结果的。第一段的目的就是要扭转人的看事观点，不要渺茫地信，必须得对神的作工有认识，得进入到神的作工里面。进入神的作工里面，才能再谈神的作工，这就是要把人引到神的作工里面。第二段接着就是谈神的作工，什么是神的作工？你既然要谈神的作工，你必须得让别人心服口服，就要达到“你说的这就是神的作工”这个果效，是吧？那怎么才能让别人认证这是神的作工呢？得有根据、得有依据。神说什么话了，然后哪个话应验了，事就成就了，这是不是证实了这是神作的？如果没有神话的应验，和你说神作工，你承认不承认？（不承认。）你不承认，你接受不了。所以必须得有神话的应验，有神话的应验才能确定这是神的作工，确定无疑。那神话的应验就是神的作工，也就是神的显现，你看见神的作工了就是看见神了，现在咱得把这个确定了吧？（嗯。）你想不想看见神？（想。）你想看见神，那你得先看见神话的应验，看见神话的应验才能看见神的作工。我跟你一直说这个话的目的是什么？知不知道？（……）因为你对神的作工毫不关心，所以我在这儿一再地给你强调，就是想让你怎么呢？让你关心起来。不仅是让你关心起来，得成为你的生命进入。你认识神的作工是与你的生命息息相关的。看第二段吧。

“神话的应验就是神已公开显现

‘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你看见了吗？这话已经应验了，‘被召的人多’人人皆知。‘选上的人’已被提到神前，被作成了一班得胜者。如果你看不见神话的应验，证明你是跟不上神步伐的人。如果你承认神话的应验却看不见得胜者在哪，证明你是糊涂跟随；如果你承认神话的应验，却对得胜者有观念，藐视，接受不了，更不用说什么随从，那证明你有狂妄的狼子野心，你想做神的本体，你想当神，那是你的悖逆与抵挡；如果你承认神话应验了，并且说‘教会里一直在作清理开除

人的工作，教会洁净了，剩下来的人就是被神选中的得胜者’，那证明你信的不是神而是自己的观念想象。神作工不合人观念，合人观念的是邪灵作工。再说神也没说过这话，就是祭司弟兄也没有说过这话，神只是说‘得胜者是从大患难里走出来的’，又说‘击打牧人羊群分散了’。牧人是谁？神要击打牧人，牧人必然要进入患难，既然是牧人那必然能从大患难里走出来，必然成为得胜者，但得胜者不一定是牧人。牧人是能供应人生命进入，带领人进入真理实际，能打败众仇敌，成为打败撒但的‘生产者’。如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就是‘击打牧人’的时候，为什么说是‘击打’呢？简单的理解就是‘打击’，描述个人的行为就是‘打击’，认识神摆设的一个环境就是‘击打’。耶稣是被信神而不跟随耶稣的法利赛人、犹大和不信派兵丁钉十字架的，被世人耻笑、嘲讽、辱骂、攻击、羞辱。神兴起周围的环境来打击耶稣，因着环境的影响就连跟随他的人都跑了，就连彼得都鸡叫以前三次不认主。神兴起的这个环境就是患难，这就是击打牧人，羊群分散了。恩典时代击打的是耶稣，国度时代呢？击打基督吗？不可能。神不作重复的工作，再说时代不同作的工作也不相同。恩典时代见证的就是神的恩典，作的就是钉十字架的工作，就是赎罪祭的工作，而国度时代见证的是神的公义性情，是把全人类倒钉十字架。所以说击打牧人，这里的‘牧人’肯定不是指基督，那会是谁呢？根据神话看事，神说：‘以后，整个宇宙世界中，牧养众子、众子民的事都交托给众长子来完成，谁不能尽心尽意地完成，我必刑罚，这是我的公义，对长子也不放过、不轻饶。’（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八十八篇》）众长子是牧养众子、众子民，那众长子就是牧人。那牧人在哪呢？该怎样寻找牧人呢？跟不上牧人就是与神断绝了关系，就成了跟不上神步伐而被淘汰的人。没跟上牧人就是没跟上神的脚踪。”

从这一段话里面看到了什么？（萧武：得胜者的出现和得胜者的工作。）召进来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这是不是神的一步工作呢？（是。）神召人呢，神召人又选人，这是神作过的工作。咱今天是要做什么人呀？要做见证神作工的人。你得把神的作工给见证出去。神在中国得着了一班得胜者，这些得胜者要把神的作工见证出去，大人小孩都得起来见证神，人人都得起来见证神。这是什么？这是你的使命、你的责任。等外国人拥入中国的时候，你怎么见证？说的是见证

众长子，其实见证的是什么呀？见证的是神的作工。你要把神的作工见证出来，那你怎么见证神的作工呢？是众长子带着你把神的作工见证出来的。你把神的作工见证出来了，就是把众长子见证出来了，那你就必须得认识神的作工。召进来的人多，选上的人少，神怎么作的？你怎么去见证？咱不能每天就是一个干活，干活是什么？干活是对你的一种熬炼，熬炼出你的败坏性情来，是让你对自己有个认识，但不能代替你对神作工的认识，你对神作工的认识不能代替你去尽本分。咱后面的工作不少呢，神说过庄稼多工人少。（聪聪：我记得我刚开始接受国度建造的时候就听说庄稼多工人少，现在还是。）你看见工人有多少呢？现在还有多少人在黑暗之地哀哭切齿呢？咱这两年注重抓的是其他方面的建造，在扩展福音方面就没有去抓，所以福音方面几乎是停滞不前，一线里就是一种混饭吃的状态。从今天开始就要去抓福音方面的工作，不仅是一线，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有自己的责任与使命，等咱把这些建造好的时候，环境下来了，也就是击打你的时候，那你就开始见证神的作工，广传福音。其实这不叫传福音，教会建造的时候那是传福音，现在呢？现在是要见证神。你得把神的作工给见证出来，当你把神的作工见证出来，大人小孩谈的都是神的作工，“神怎么作了，神怎么作了”。你还记得神说“共叙旧情”吗？什么是“共叙旧情”？就是你能把神作过的工作见证出来，如果你见证不了神作过的工作，但你得能把你经历过的神作的工作见证出来。现在外面还有多少人还在黑暗之地，需要你去给他们见证呢？这是咱的一个使命、责任。所以有了这个使命、责任，你就必须得对神的作工了解、认识，才能够去见证。你给别人见证的同时也是在扭转你的观点，扭转你对神的认识，所以咱就得把这个当作一回事。你去见证的过程是什么过程呢？也是打败撒但的过程。人家有疑问了，或者反驳了，你就得给人家解答，见证出去。

“‘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你看见了吗？这话已经应验了，‘被召的人多’人人皆知。”这个都知道吧？（知道。）2012年召进来的人有多少？“‘选上的人’已被提到神前，被作成了一班得胜者。如果你看不见神话的应验，证明你是跟不上神步伐的人。”你谈见证的对象是谁？是不是就是没有跟上神作工步伐的人？（是。）他没有跟上，他就不承认神话应验了，他就不承认神拣选的人。原教会里的人他承认吗？里

边的人都快作成了，外边的人是一点都不知道，够隐秘吧？（嗯。）你现在有没有这个感觉？（有。）就说咱所体验、经历到的，咱能看见未来的蓝图，前边该走的路咱也看见了，但他们在外边是一点都不知道，这就需要你去见证。首先你告诉他“你没有跟上神的步伐”，用这一句话把他打回去。“你没有看见得胜者，你没有看见神话的应验，那你就没有跟上神的步伐。你没有跟上神的步伐，那你还是信神的人吗？”首先你把他打成一个不是信神的人，不是跟上神步伐的人，这是不是对他的一种审判？（是。）所以说你出去见证神的时候，就是对他的一种审判。你起来见证，他也起来见证，人人是不是都进入了审判之中？这是不是审判的工作开始了？这是不是号声吹响了？（是。）所以你得知道你的任务、责任。“如果你承认神话的应验却看不见得胜者在哪，证明你是糊涂跟随”，跟你说这个话就是把几类人分开。刚才说了几类人啊？第一类人是看不见神话应验，这是什么呢？这是跟不上神的步伐。第二类人是口头承认神话应验了，可他看见得胜者了没有？（没有。）他看不见，那就是糊涂跟随，就是个嘴上承认。“如果你承认神话的应验，却对得胜者有观念，藐视，接受不了，更不用说什么随从，那证明你有狂妄的狼子野心，你想做神的本体，你想当神，那是你的悖逆与抵挡”，这是不是第三类人呢？（嗯。）这类人狂妄，看不起人。你给他一见证，他就不接受，或者不承认，你能把他打回去，也就是对他的一种审判，他有这种表现，你就可以直接这样去揭露他。这是不是带你去揭露解剖他呢？（嗯。）你去揭露解剖他的过程，就是对他的一个审判。“如果你承认神话应验了，并且说‘教会里一直在作清理开除人的工作，教会洁净了，剩下来的人就是被神选中的得胜者’，那证明你信的不是神而是自己的观念想象。”这是不是原教会的人的一个观点？（是。）这是他们的主体观点。这说的是第四种情况了吧？（嗯。）他有这种观点，那证明他信的不是神，而是自己的观念想象。这是教你去分辨认识人，他有什么样的观点，有什么样的认识，你就能定性他是什么样的人，这是不是加给你智慧呀？（是。）我在这儿跟你说的是这些话能起到什么作用，在我没交通之前，你只是看了一遍就过去了，就像看小说一样，丝毫得不着，今天我给你交通的，这就是给你的一个武器。刚才说了四种人，你把这四种人都打回去，他那个都是他个人的观念。“神作工不合人观念，合人观念的是邪灵作工。”这一句话是不是把他打到无底深坑了？

（是。）“再说神也没说过这话，就是祭司弟兄也没有说过这话，神只是说‘得胜者是从大患难里走出来的’，又说‘击打牧人羊群分散了’。”前面是把他打到了无底深坑里，这就像神在大马色路上光照了保罗一样，神击杀了他还要给他任务，给他一些帮助，让他看见，所以咱打了他还得给他路。先把他打到无底深坑，再把他推到硫磺火湖。

“再说神也没说过这话，就是祭司弟兄也没有说过这话，神只是说‘得胜者是从大患难里走出来的’，又说‘击打牧人羊群分散了’。”从这里就引出牧人了。“牧人是谁？神要击打牧人，牧人必然要进入患难，既然是牧人那必然能从大患难里走出来，必然成为得胜者，但得胜者不一定是牧人。”这个能不能理解？（能。）咱以前交通过，得胜者有什么得胜者？就像念书的孩子一样，在幼儿班考了第一名的是不是得胜者？（是。）在一年级考了第一名的，那也是得胜者；在大学里考了第一名的，也叫得胜者。都叫得胜者，但得胜者和得胜者的差别大不大？（大。）从患难里走出来的都叫得胜者，就是说在神摆设的环境里没有跑了，这就都属于得胜者。但他们在患难里边的表现不同，所以得胜者和得胜者不一样。“神要击打牧人，牧人必然要进入患难，既然是牧人那必然能从大患难里走出来，必然成为得胜者，但得胜者不一定是牧人。”牧人肯定是得胜者，但得胜者不一定是牧人。这就好比大学毕业的肯定是得胜者，是吧？但得胜者很可能是幼儿班的、是一年级的，他不能成为牧人。这就需要你对牧人有认识，牧人是什么？“牧人是能供应人生命进入，带领人进入真理实际，能打败众仇敌，成为打败撒但的‘生产者’。”什么是打败撒但的“生产者”呢？“生产”是什么意思？生产就是源头。打败撒但的“生产者”就是能打败撒但的源头，也就是说谁是起源、源头，谁就是打败撒但的“生产者”。我今天给你把你的败坏揭露解剖出来，我就是打败撒但的“生产者”，你是什么？你明白了、认识了，你去打他了，你是什么？你是使用者。这是个工具、武器，你用这个去打他，所以你是使用者。我是生产者，你是使用者，那对方呢？对方是消费者。是因着他才需要的，所以他是消费者。就是说你怎么认识牧人呢？“牧人是能供应人生命进入，带领人进入真理实际，能打败众仇敌，成为打败撒但的‘生产者’。”牧人是打败撒但的“生产者”，不能成为使用者。“如耶稣被钉十

字架的时候，就是‘击打牧人’的时候”，谈这个就是让人去认识什么是击打牧人，然后引出牧人，让人认识牧人，认识什么是牧人、什么是击打牧人。“神说：‘以后，整个宇宙世界中，牧养众子、众子民的事都交托给众长子来完成，谁不能尽心尽意地完成，我必刑罚，这是我的公义，对长子也不放过、不轻饶。’（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八十八篇》）”从这句话中能看见什么？前边说召进来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选上的人是什么？就是神摆设环境以后选上了一批得胜者。这批得胜者里边有什么？（牧人。）有牧人。这牧人是谁呢？根据神话来看事，牧人就是众长子，众长子就是牧人。你从这里又看到了什么？神的智慧。在神起初的发表里，神一直说的是众长子，在后边说的话里，神提过众长子吗？再也不提了。神说的是什么？神说的是牧人。神说的是击打牧人，神说击打众长子了没有？（没有。）神没有说击打众长子，只是说众长子要受他们的欺压。这边说众长子要受他们的欺压，那边说神要击打牧人，你说这话一样不一样？（……）这边说众长子将要受到他们的欺压，他们要把众长子踩在脚底下，那边又说神要击打牧人。咱刚才说了“击打”也就是“打击”，那他们把众长子踩在脚底下这是不是就是打击呢？（是。）根据“击打牧人”去看耶稣那时候，他们怎么打击耶稣的？讽刺、挖苦、亵渎、钉十字架。这就是击打牧人。众长子是被他们踩在脚底下，受他们的欺辱，一样不一样？（一样。）一样样的！就是什么不一样呢？（称呼不一样。）一个是众长子，一个是牧人。就有这么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把撒但的眼睛给遮蔽了，它看不懂了，这就成了一个奥秘了。这个奥秘就可以让撒但再出来表演一把，所以假众长子就出来了。它和“击打牧人”对不了号，不知道啥意思，神用智慧遮蔽了他的双眼。如果让它知道了牧人就是众长子，这是不是就打岔神的工作了？它是不是就会伪装了呀？（嗯。）“神要击打牧人呢，牧人还要被人欺辱呢，牧人就是众长子”，它们就会照着这个去伪装。神用智慧，把两个分开了，这两个名称不一样，它就不能打岔搅扰了。等到了该向你显现的时候，圣灵一作工、一开启，告诉你牧人就是众长子，这就是一回事，然后你把这条线一连，神话穿针引线，你就啥也明白了。这就是告诉你召进来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选谁呢？选牧人呢，也就是选众长子呢。给你交通这些话，你就能知道是什么意思了。你

知道了神是选众长子、选牧人呢，那就得找牧人在哪儿。就是这么一步一步带着他，让他跟着你走。

“‘牧人在哪里’是不是该讨论的话题？牧人将如何出现在众子民面前？他是如何被拣选、被成全？牧人又该有谁来见证？这些都关乎神的所有所是，是神经营计划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神的作工。在这些作工中包含着神的心意、神的性情、神的智慧、神的主宰与安排、神的权柄，以及神的行政。是人认识神、满足神、顺服神、预备善行的大好机会，也是显明人、定人归宿的关键时期。那牧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该怎么寻找、跟随？他出现在什么时间段？别错过时间，误了末班车。更不要因时间未到，牧人还没被作成就被假牧人给骗走，跟随了假基督。什么时候开始牧养众子民更应该知道，不然会跟不上神的步伐，使生命受亏损。光有时间没有地点你也跟不上呀！所以你必须得知道牧人出现在什么地方。时间、地点有了，那就得寻找牧人的生活环境，也就是牧人的成长条件。这些都具备了就需要根据牧人该有的人性来分辨认识，以及看他所作的工作是不是在建造国度，以此来确定他是不是你要寻找的牧人，这是追求真理、寻找牧人的一个过程与路途。具体时间、地点在神的经营计划里都已告知，根据神话看事就可得知。牧人的具体生活环境，人性，还有所作的工作，在‘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中也已真情告白，我们只管根据神话看事就行了。”

“‘牧人在哪里’是不是该讨论的话题？牧人将如何出现在众子民面前？”这是你要给他见证的，也是你该寻求的。你们讨论过这个话题没有？萧凯，牧人将如何出现在众子民面前？知道不知道？（萧凯：牧人是经过击打以后出现的。）你出去给人见证，“牧人将如何出现在众子民面前？”这是不是一个主要的话题呀？人家追问的是不是就是这个呀？（是。）那你得搞清楚。“牧人将如何出现在众子民面前？他是如何被拣选、被成全？”他是如何被拣选、被成全，这是不是神的作工？（是。）你给他交通的时候，应该带着他有一个什么思路呢？“人人都想活下来，那你怎么才能活下来？你得活在神的作工里边，你得跟上牧人，神话告诉你了，‘以后，整个宇宙世界中，牧养众子、众子民的事都交托给众长子来完成……’如果你跟不上众长子、跟不上牧人，神

就不承认你是神的子民，不承认你是跟随神的人，所以咱务必得跟上牧人。你想跟上牧人，那牧人怎么出现呀？咱是不是得考察呀？是谁把他见证出来的？他出现在什么地方？是怎么把他作成的？他是凭空出现的？从天上下来的？”这是不是人家要考察的呢？（是。）这是人家要考察的，也是你要见证的。他是怎么被作成的？怎么被拣选的？怎么出现在众子民面前的？又是怎么被见证出来的？这些都是神的作工。你把这些都见证出来了，就是见证神的作工了，那你就是见证神作工的人。见证神的作工难不难？也不难吧？人人都得起来见证神，这是你必须走的路。“这些都关乎神的所有所是，是神经营计划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搞清楚了啊，现在是关键时候，这是神的作工最重要的一部分！为什么说最重要呢？一个是时代的转折，一个是考试，一个是神的经营计划。神经营计划的重点就是为了得着他的众长子，这是不是重中之重？（是。）神不是要得着几个子民，最主要的是神要作成他的众长子。为什么神经营计划的关键是要作成众长子呢？只要神把众长子作成，就意味着撒但已经被毁灭，就意味着国度降临在地上，神的作工就结束了，重要不重要？（重要。）所以说在这里说是神经营计划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工作。如果你在跟随神的过程中，对神的这一部分工作不认识、不知道，那你就是白活一世，神不承认你。这最重要的工作又因着什么重要呢？因为这是基督来在地上亲自作的工作，你说重要不重要？（重要。）神刚开始来到地上作工的时候，是隐秘作工。为什么是隐秘作工呢？因为神刚开始来到地上作工的时候，人不认识，理解不了，接受不了，而且还没有跟随他的人，他没法作工，这才召集人过来听他的话，这叫教会。召进来人再拣选人，拣选上人，作成众长子，作成众长子的这一段过程至关重要，这里有神的作工在里边，这是神亲自作的，所以说这是重要的工作。神作完工作以后，大灾难降下，神要离地，神离地以后怎么呢？神再不管了，再不作工了，结束了，神安息了。现在知道这个工作重要了吗？（知道了。）“这些都关乎神的所有所是，是神经营计划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神的作工。”重要就是因为这是神的作工，搞清楚，这是神的作工，是神亲自作工，不是哪个使者、不是哪个使徒、不是哪个先知作的，是神自己的作工，是神自己作的，是基督作的工作。

“在这些作工中包含着神的心意、神的性情、神的智慧、神的主宰与安排、神的权柄，以及神的行政。”在这些作工中包含了多少内容？包含着神的心意，你想不想知道神的心意？你要想剩存下来，要想顺服下来，你是不是必须得知道神的心意？（嗯。）这是必须的。“在这些作工中包含着神的心意、神的性情”，你不想让神击杀了你，那你就必须得知道神的性情。你要想能够倒栽柳，能够顺服神，能够不受你的观念影响，那你必须得去认识神的智慧。你不认识神的智慧，你的观念就会把你带入地狱，你会定规神的作工，你不能倒栽柳。所以你必须认识神的心意、神的性情、神的智慧、神的主宰与安排。你如果认识神的主宰与安排，接受神的主宰与安排，你就不会与神对抗，你就能顺服。“在这些作工中包含着神的心意、神的性情、神的智慧、神的主宰与安排、神的权柄，以及神的行政。”让你认识这些的目的是什么？“是人认识神、满足神、顺服神、预备善行的大好机会，也是显明人、定人归宿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叫什么？这个时期就是作工的最后时期，是吧？（嗯。）神不看以往，就看你在最后时期是否能为神摆上。在这个时期你为神摆上了，以前的神既往不咎。在这个时期，如果你顺服不下来，你接受不了，那新账、旧账一起算！你看这个时期重要不重要？逼着你、卡着你，你进入也得进入，不进入也得进入，因为你要是不进入就废了。环境是给你摆上了，你认识不到，我又给你交通了，那接下来就是你自己的追求了。“是人认识神、满足神、顺服神、预备善行的大好机会”，从什么时候开始认识神的？从2013年神说了话以后，那时候，话你看到了，但是你不认识，还需要我来给你交通。你现在看见了，“是人认识神、满足神、顺服神、预备善行的大好机会，也是显明人、定人归宿的关键时期。”就在这个时期就定人归宿了，你是众子还是子民，在这个时期就定了。大灾难下来的时候，不是定你的归宿，那是把你作成。就在这个时期定你是什么位置，根据你所站的见证定你是什么人。在患难时期那是给你摆功课，我现在是把你带入神的作工中，进入神作工中的是一部分人；进不了神的作工中，但能效力的是一部分人；拒绝进入神作工的是一部分人。这就走上了正轨，当你走上正轨的时候，神的作工结束了，灾难降下来了，经历去吧。神说给你足够的功课学，现在就是操练你应用神话，进入神话实际的时期，你学会走路了，接下来你就在神给你摆设的功课里边学。就是说，神在这儿就已经把你定位了，神把你定

在什么位置上，就把你放在相应的轨迹里边成全你。就像今天我给你见证神的权柄一样，神要拣选诚实人，神把诚实人放在什么轨迹里边，自然而然的这个人就作成了。假如说神拣选上你，计划让你做众子、做子民呢，神把你放在众子、子民的这个轨迹里边，给你摆设环境，你自然而然就被作成了，这是成全人的一个过程。现在是定你地位、身份的时候，你看关键不关键！知道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吧？（嗯。）我是怕你不注重神的作工，你对神的作工不搭理、不追求，你还在麻木痴呆地等，那你就把自己害了。

“那牧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该怎么寻找、跟随？他出现在什么时间段？别错过时间，误了末班车。”前边告诉你这个时期最关键，在这个最关键的时期，如果没人带领你，你跟不上牧人，那你是不是就完蛋了？（嗯。）我说这话都是一环紧扣一环的，前边说了什么话，接下来就是什么话。前边告诉你这是最关键的时期，接下来又问“那牧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该怎么寻找、跟随？”你在见证的时候，得抓住他的心，你告诉他“你跟不上牧人就完蛋”，这个时候他是不是就要寻求、就要找呀？（是。）他就着急地要问你呢。“他出现在什么时间段？别错过时间，误了末班车。”这个好理解，是吧？（嗯。）“更不要因时间未到，牧人还没被作成就被假牧人给骗走，跟随了假基督。”这就是要让你知道，我说这个时间段是什么意思。根据神作工的这个时间段来定，牧人应该是在什么时间出现，如果牧人的出现错过了这个时间段，不在这个时间段里，那就不用分辨认识，肯定是假的。神说不怕你愚昧，不怕你无知，就怕你不寻求。你愚昧分辨不了，没事，你寻求一下。有人告诉你，“众长子在什么时间段出现了啊”，出现的时间错过这时间段，你还考察不考察？（不考察。）考察都不考察，看都不看，不看都知道是假的。因为什么？因为不在这个时间段里。“什么时候开始牧养众子民更应该知道，不然会跟不上神的步伐，使生命受亏损。光有时间没有地点你也跟不上呀！”所以要把时间、地点、人物都告诉你，光有时间不行，还得告诉你地点。“所以你必须得知道牧人出现在什么地方。时间、地点有了，那就得寻找牧人的生活环境，也就是牧人的成长条件。”你在给他见证的时候，先提出来一个问题，“你想寻找牧人，那你怎么才能寻找见呢？”你给他提出来，那就得有时间、地点、人物、在什么时候出现，紧紧地抓住他的

思维。也可以说抓住他的这个心思，引导、吸引他来考察、来看众长子是不是出现了。“这些都具备了就需要根据牧人该有的人性来分辨认识”，这些都具备了，这才开始分辨呀。前面的这些条件不具备，那就是不看、不听，前面的这些条件具备了，这就得分辨他的人性了。“这些都具备了就需要根据牧人该有的人性来分辨认识，以及看他所作的工作是不是在建造国度，以此来确定他是不是你要寻找的牧人，这是追求真理、寻找牧人的一个过程与路途。”你把这个认识了，成为你自己的了，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呢？接下来还有更大的审判刑罚的工作，还有试探、试炼的工作要临到你。如果你没有这些作基础，那弟兄所做的事要是不合你的观念，与你想的不相合，你会产生观念，你会产生对弟兄的观念，你会产生误解，你会说什么？你会做什么？“这是吗？是不是跟随错了？”开始怀疑，最后直至你背叛。就像萧武，最后走得消极了，“每天在这儿干活、干活，这干活、干活就进国度了？”干活干得神话也吃喝不上了，还走吗？“不行，得回家吃喝神话、灵修。”没有根基、没有认识、没有分辨，你的跟随是虚假的，你跟随的是框架，经不住风吹雨淋，一股风过来就把你给刮跑了，人家一迷惑你，你就走了。你有真实的分辨认识，“牧人怎么产生的？牧人就是众长子，那众长子是怎么产生的呢？他出现的时间、地点、成长条件是什么？”你真看见这些了，认识到神的作工了，这些卡死了，你再看，众长子作什么工作呢？当不合你观念的时候，你要看看他作的是什么工作，他是不是神喜欢的，他是不是在建造国度，他的人性够不够牧人的标准，如果你把这些都认识了，那再大的观念出来也打不倒你。因为你跟随我是建立在认识的基础上来的，而不是渺茫的信。渺茫的信，渺茫地跟随，终究站立不住，退去的人也多了，为什么？他没有在作工中去认识，只是随风倒、随帮唱柳、随大流，跟了一个名。

晓宋，分辨是不是牧人，有几个条件？（晓宋：时间、地点、人性、成长环境、所作的工作。）牧人该有的人性，以及看他所作的工作是不是在建造国度，这是不是根本呀？（是。）那你现在知道不知道什么是在建造国度？用一句准确的话来表达是什么？神话在人身上作王掌权的过程就叫建造国度。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了，国度就成了。他说他是众长子，他也说他是众长子，那你就看他是不是拿上神话让

神话在你身上管你的家，如果他是拿上神话让神话管你这个家的，那就是建造国度。记住一句话啊，高举神、见证神，让神话在人身上作王掌权的过程，这是建造国度。建造国度不是国度建造，建造国度和国度建造不一样，就像盖房子和房子盖了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众长子是来建造国度的，众长子不是来国度建造的。“以此来确定他是不是你要寻找的牧人，这是追求真理、寻找牧人的一个过程与路途。具体时间、地点在神的经营计划里都已告知，根据神话看事就可得知。牧人的具体生活环境，人性，还有所作的工作，在‘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中也已真情告白，我们只管根据神话看事就行了。”刚才说了几个条件呢？时间、地点、生活环境、人性、成长条件、所作的工作，六个条件。时间、地点从哪儿看呢？从神的经营计划里边看，也就是看神的经营计划里边神是怎么说的，要有神话依据，根据神话来看。牧人的具体生活环境、人性，还有所作的工作在哪儿看呢？“在‘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中也已真情告白”，怎么说在“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里面已真情告白呢？神怎么作工的？神的性情是什么？神喜欢什么人？一个是从神起初发表的经营计划里边看，一个是从“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里边看。

“关于具体时间该怎么确定呢？神说：‘以后，整个宇宙世界中，牧养众子、众子民的事都交托给众长子来完成……’神说得很清楚是‘以后’，也就是说是一个作工步骤的结束与下一个作工步骤的开始，也可以说是下一步工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是一个大的作工变动，不是一时的作工动态。既然说‘以后’那就有‘以前’‘当下’，‘以前’是基督未正式作工的时候，‘当下’就是基督正式作工阶段，‘以后’就是众长子作工尽本分阶段，这是神六千年经营计划的安排。神话既出事必成，无人可改变，只有接受顺服。牧养众子、众子民的本分是什么本分？为什么不叫牧养神选民，而是叫牧养众子、众子民呢？基督正式作工的时候叫神选民，经过效力者的试炼以后叫国度时代的子民，但不是国度里的子民。而众长子牧养的是谁呢？众子、众子民。不是神选民也不是国度时代的子民，而是‘众子、众子民’。既然是‘众子、众子民’，那就是已经各从其类，人的归宿就已经定了，已经是国度里的子民了。所以众长子的本分就是建造国度，也就是要结束教会建造而开始建造国度。众长子既然要尽本分建造国度，首先就得有被拣选、

被成全、被见证的过程，也就是说需要经历一场患难的检验。神说：‘就是说，当神击打牧人的时候，羊群分散了，那时你们就没有真实的带领人，人都四分五裂，哪能像现在你们能集体聚会。以后没有圣灵工作的人都显形了，丈夫出卖妻子，妻子出卖丈夫，儿女出卖父母，父母逼迫儿女，人心难测！只有自己持守住自己所有的来走好末了的路。’（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当怎样走末了一段路》）这段时间就是众长子显现，被成全的一段时间，也是在显明各类人。只要是经历过的都知道，2012年工作安排下来多少，一直在说各类人都显明了。根据自己的经历看看是不是神话应验了，是不是羊群分散，是不是四分五裂？神说：‘患难的时间也不能太长，不能达到一年，持续一年就耽误下步工作了，人的身量也够不上，时间太长人受不了，人的身量都是有限的。’（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当怎样走末了一段路》）

神说：‘所以，这些人我赐给他长子名分，把我的所有都加给了他：我能带领众教会，我让他也能带领；我有智慧，我也把我的智慧加在他里面；我能为行真理而受苦，同样，这些人我也加给他心志，让他能为我受一切的苦；我有好的素质，我也加给他们，我让这些人与我一模一样，一点不差，让人看见了他就是看见了我。现在，我正把我的完全神性加在这些人里面，让他们能活出我完全神性的一个方面，来作我完满的彰显，这才是我的心意。’（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八十九篇》）

神说：‘从此以后，神圣的号角随着大灾大难的逐步降临而越吹越响，也就是说，随着我公义的审判的显明，我的性情越来越公开，我的所是所有越来越多地加在众长子的里面，这是我以后作工的方式：一方面扶持拯救我爱的人；另一方面用我的话来显明所有我厌憎的人。记住！这是我的工作方式，是我作工的步骤，一点不差，从创世以来我就计划好的，无人能改变。’（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零四篇》）”

你从这些话里看到了啥？主要是说众长子出现的时间吧？（嗯。）那你怎么看众长子出现的时间呢？根据啥看呢？原教会的人是不是散布

一些谬论？（是。）他们说神一来在地上就是国度建造了。咱得把时间准确一下。这里边怎么看这个时间呢？根据神话，神说：“以后，整个宇宙世界中，牧养众子、众子民的事都交托给众长子来完成……”这一句话就把时间给人了，是吧？（嗯。）什么时间呀？（以后。）基督来的时候是以前，是吧？（嗯。）基督来了是当下，这里神告诉你的是“以后”，就是说神的作工结束以后。“神说得很清楚是‘以后’，也就是说是一个作工步骤的结束与下一个作工步骤的开始，也可以说是下一步工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是一个大的作工变动，不是一时的作工动态。”为什么说是大的作工变动呢？基督来了是开辟时代，直接带领，大的变动就是神的作工结束了以后要全部交给众长子来完成，这就是一个大的变动。“不是一时的作工动态。”效力者的试炼那是什么？圣灵作工的动态。“既然说‘以后’那就有‘以前’‘当下’，‘以前’是基督未正式作工的时候，‘当下’就是基督正式作工阶段，‘以后’就是众长子作工尽本分阶段，这是神六千年经营计划的安排。”先有神话后有事，“神话既出事必成，无人可改变，只有接受顺服。”为什么说这话呢？因为咱去打仗的时候，有的人不接受，要对抗、反驳呢，神话出来，不给他可乘之机。“神话既出事必成，无人可改变，只有接受顺服。”只能接受顺服。“牧养众子、众子民的本分是什么本分？为什么不叫牧养神选民，而是叫牧养众子、众子民呢？”为什么？这里有了一个称呼，众长子来牧养的是众子、众子民，他不是来牧养神选民的。“为什么不叫牧养神选民，而是叫牧养众子、众子民呢？基督正式作工的时候叫神选民，经过效力者的试炼以后叫国度时代的子民”，根据这几个名称的转折。“但不是国度里的子民。而众长子牧养的是谁呢？众子、众子民。不是神选民也不是国度时代的子民，而是‘众子、众子民’。既然是‘众子、众子民’，那就是已经各从其类，人的归宿就已经定了，已经是国度里的子民了。”根据这个来看，这个时间不是教会建造时期，肯定是在效力者的试炼以后，是国度里的子民。“所以众长子的本分就是建造国度，也就是要结束教会建造而开始建造国度。众长子既然要尽本分建造国度，首先就得有被拣选、被成全、被见证的过程，也就是说需要经历一场患难的检验。”这个时间是根据牧养对象来看，根据牧养的是众子、众子民就可以确定，这些众子、众子民是在各从其类以后而定的。众长子要起来牧养众子、众子民，必须得在成全以后才能牧养众子、众子民。被成全首先得有拣

选，拣选了才能成全。那就有了拣选，怎么拣选呢？那就得经过患难，这就有了击打牧人。“神说：‘就是说，当神击打牧人的时候，羊群分散了，那时你们就没有真实的带领人，人都四分五裂，哪能像现在你们能集体聚会。以后没有圣灵工作的人都显形了，丈夫出卖妻子，妻子出卖丈夫，儿女出卖父母，父母逼迫儿女，人心难测！只有自己持守住自己所有的来走好末了的路。’（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当怎样走末了一段路》）这段时间就是众长子显现，被成全的一段时间，也是在显明各类人。只要是经历过的都知道”，2012年都经历过，再根据神话看，神说：“患难的时间也不能太长，不能达到一年，持续一年就耽误下步工作了，人的身量也够不上，时间太长人受不了，人的身量都是有限的。”患难时间不能超过一年，这就把时间给确定下来了，就是2012年到2013年之间。

该怎么认识神已公开显现（三）

神说："所以，这些人我赐给他长子名分，把我的所有都加给了他：我能带领众教会，我让他也能带领；我有智慧，我也把我的智慧加在他里面；我能为行真理而受苦，同样，这些人我也加给他心志，让他能为我受一切的苦；我有好的素质，我也加给他们，我让这些人与我一模一样，一点不差，让人看见了他就是看见了我。现在，我正把我的完全神性加在这些人里面，让他们能活出我完全神性的一个方面，来作我完满的彰显，这才是我的心意。"（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八十九篇》）这是神在三十年前说的话，是吧？（嗯。）你看见这话应验了没有？（应验了。）怎么应验的呀？（在你身上看见应验了。）不是让你在我身上看见，我是让你看见神的作工，让你看见神是怎么作的，让你看见神是怎么带领人的。"这些人我赐给他长子名分，把我的所有都加给了他"，神是怎么把所有加给他的？一个分号就是一部分，神不仅要把神的所有都加给他，还要怎么呢？"我能带领众教会，我让他也能带领"，怎么带领呢？我悄悄去拜师父了？我找神了？找基督去了？找了没有？（没有。）那神是怎么带领我的呢？（神赐给的。）神从天上降下来赐给我的？得有根据、得有依据。咱得去揣摩、寻求，刚才咱交通的主要是说什么呀？是说众长子出现的时间段，再根据神话的应验，这个话应验了，刚才你说在弟兄身上看见神话应验了，可那是怎么来的呢？这是不是神的作工呀？怎么来的呢？2013年得胜者从患难里走出来，2013年神作的什么工作？2013年神就开始作了新的工作。多长时间以来神一直不说话，以前神说的是什么话呢？以前神是针对人的败坏性情而说的，后来神不说话是等待，神在检验、拣选。患难时期不能超过一年，经过一年的患难时期，到了2013年的时候患难结束。患难结束的时间是怎么算的呢？神说话了，神开始说话的时候，也就是神向得胜者露出了笑脸，也就是神向人显现了。神向人显现的时候，也就是患难时期结束的时候。为什么这么说呀？在患难时期神是不说话、不发声的，圣灵是不作工的，是没有圣灵引导、带领的。所以，从2013年神发表话开始，那就是患难的结束。认识了吧？（嗯。）击打牧人，羊群分散，患难结束是什么时候？就是2013年，神开始发表话的时候就是患难结束的时

候。患难结束的时候，神发表了什么话？《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这是什么？这就是神的所有所是，是认识神方面的真理。神的独一无二、神的权柄、神的圣洁、神的公义性情这些都是神的所有所是。所以，从患难里出来以后，神直接作的什么工作？从神话里看，“所以，这些人我赐给他长子名分”，赐给长子名分干什么呀？“把我的所有都加给了他”，怎么加给他呢？神只管说话，话语成就一切，神在那边说话就加给了众长子。为什么呀？因为众长子老实、憨厚，他相信神的话，神说出话来他就信，那神在那边说话，他在这边听，是不是就加给他了？（嗯。）神加给你吧，你要不要？（不要。）是你不要吗？是你不愿意吗？你愿意要，但是你太诡诈，你对神信不来，你的诡计在你里边塞满了，神想加给你也加不进去。从这里看，得着长子名分以后，神就把神的所有所是加给他，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呢？“我能带领众教会，我让他也能带领”，这句神话应验了没有？（应验了。）你怎么看见的？怎么让他带领呢？神从2019年开始发表《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这是不是神在带领？（是。）这就是神在带领，告诉众长子该怎么当带领，他的责任是什么，得怎样抓工作。“我有智慧，我也把我的智慧加在他里面”，这个智慧是怎么加在他里面的？咱一个一个看，这就是看神作的工作，神怎么把智慧加在他里面的？（……）咱不知道神怎么加给他智慧的，是吧？神把书纪和老吕都摆在我面前，和我打架，神给了我任务，我得建造国度呢，我建造国度还得用这些人，这些人是什么人呢？要败坏有败坏，要邪恶有邪恶，还把这些败坏、邪恶毫不留情地都表达出来了。人家还不是萧凯呢，人家萧凯是包在里面，你看也看不见，神想借着萧凯加给我智慧也没办法，所以只能借着老吕把他的那些邪恶观点说出来，以此来加给我智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要用人家“驴总”，我就必须得把这头“驴”拿下，我拿不下“驴总”，“驴”就跑了。所以我就得想办法拿下老吕，我就得想办法看该怎么去认识他，怎么让神话掌了他的权。神话在他身上作王掌权了，我用神话打败老吕的过程，就是神加给我智慧的过程。我断的案多了，我的经验、教训就多了，我的智慧就多了。中国人要什么有什么，在我身边的活鬼越多，我增长的智慧越多，所以在我跟前摆的这些人就都得是活鬼。有的人进来有观念呢，“你说你建造国度呢，你看你带领的这些人吧，那是神要的人？都是些渣子、垃圾！要诡诈有诡诈，要邪恶有邪恶，要败坏有败

坏，丰丰富富，这是些什么人呢？就这还建造国度呢？”建造国度不是为了建造这个国度，而是要加给众长子智慧。神作工合不合人的观念呀？（不合。）“我能为行真理而受苦，同样，这些人我也加给他心志，让他能为我受一切的苦”，心志也是能看见的，是吧？（嗯。）“我有好的素质，我也加给他们，我让这些人与我一模一样，一点不差，让人看见了他就是看见了我。现在，我正把我的完全神性加在这些人里面，让他们能活出我完全神性的一个方面，来作我完满的彰显，这才是我的心意。”不仅是加智慧，而且还要让他带领教会。后边又说什么？重点是什么？“现在，我正把我的完全神性加在这些人里面”，你看见神把完全神性加在我里面了没有？根据神话看事，完全神性就是看事观点。我要用你就得扭转你的看事观点，就得站在神一边看事，当我站在神一边看事、看你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不是神加给我神性了？（是。）当我和你说话的时候，你害怕不害怕呀？（怕。）你怕不怕我说出一句话来？当你办了见不得人的事的时候，你敢不敢见我？（不敢。）你不敢见我，你怕我说出一句话来，怕你显形，这是神要把神性加在我里面。

神说：“从此以后，神圣的号角随着大灾大难的逐步降临而越吹越响，也就是说，随着我公义的审判的显明，我的性情越来越公开，我的所是所有越来越多地加在众长子的里面，这是我以后作工的方式：一方面扶持拯救我爱的人；另一方面用我的话来显明所有我厌憎的人。记住！这是我的工作方式，是我作工的步骤，一点不差，从创世以来我就计划好的，无人能改变。”（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零四篇》）“从此以后，神圣的号角随着大灾大难的逐步降临而越吹越响”，知道什么是大灾大难吧？大灾大难包括神的行政和烈怒。神的行政和烈怒怎么是大灾大难呢？你不寻求真理，你的败坏性情多，那你就容易触犯神的行政。你是大红龙的子孙，你还怕触犯不了神的行政呢？你很容易触犯神的行政。你触犯了行政，临到你的就是什么？行政处理你，是不是就是神的烈怒临到了？（是。）也就是说大灾大难，就是这个时候你容易触犯行政，今天触犯哪条行政了，明天触犯哪条行政了，今天这个人临到烈怒了，明天那个人临到惩罚了，这就是大灾大难。怎么是大灾大难呢？一不小心就跌到“沟”里边了，一不小心就受审判了，一不小心就受管教、受惩罚了。你看这两

年有多少人倒下了，这是咱能看得到的呀。“神圣的号角随着大灾大难的逐步降临而越吹越响”，怎么越吹越响呢？就是说审判刑罚。我在这里揭露解剖了你，然后今天我又把武器给了你，让你成为使用者，然后你去见证神的过程中，你对他是不是又是一种审判刑罚？（是。）审判刑罚面面俱到，人人都临到，这是不是大灾大难呢？（是。）咱说的大灾大难和世界的灾难可不挂钩。“也就是说，随着我公义的审判的显明”，这后面就说明了吧？（嗯。）大灾大难其实就是“随着我公义的审判的显明，我的性情越来越公开，我的所是所有越来越多地加在众长子的里面，这是我以后作工的方式”，在审判刑罚的过程中，把你审判刑罚了，同时我在这里边也明白神的性情了，也就是神把神的所有所是加在我里边了。你不要把我看得太神奇了，不要把我看得太神秘了，好像神加给我是我一来就怎么样了，我和你一样，也是逐步长大的，只不过在我长大的过程中，你是我的营养品。“我的性情越来越公开”，神性情的公开就是行政的公开，神的性情就是神的行政，行政也就来自于神的性情。

谈到了神的性情，又谈到了行政，你对“行政”这个词怎么认识？咱先不用说在神话里边怎么认识，先从字面意思上来说，你怎么认识“行政”这个词？（施行的政策。）（就像底线一样，不可触犯的。）单独说“行政”这个词，从字面上怎么理解“行政”这个词？不联系神话，先把这个词认识一下。（……）咱信神多年，每天说“行政、行政”，竟然不知道行政是什么意思！（行政就像条例一样，就是一个条条框框，是最低限度，就像红线一样，你不能越过这条线。）（行政就是一个行为标准，红线、底线，触犯了就要制裁呢。）行政的意思就是强制执行的意思，行政不是行为规划的底线，还和你说底线呢？那是强制执行，不和你商量。你理解不了，你可以参照一下世上的行政。一说行政，每个国家都有它的行政，是吧？（嗯。）你常听说的是什么？（行政机关。）行政机关、行政机构、行政组织，这些行政机关、行政机构、行政组织过来执法的时候和你商量不商量？（不商量。）人家过来是干什么呢？（强制执行。）一过来就是执行。行政，“行”，通行的行，要通行呢，和你商量不商量？（不商量。）“政”，这叫政策，不和你商量。这就叫行政。神家有行政，你不要触犯神家的行政，触犯了就怎么？强制执行，不和你商量。行政

还和你商量呢？国家有什么？行政机构、行政机关。行政机关是干什么的？行政机关是执行国家法律的。国家的法律是从哪儿来的？法律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维护国家政党一切利益的行文规定。行文规定只是一个法律，你怕不怕法律？（老吕：怕。）老吕，你怕法律呢？（老吕：嗯。触犯了，人家要执行呢。）老吕一开始说怕法律呢，后来又说触犯了法律，人家要执行呢。你说他怕不怕法律？（不怕，因为人家要执行呢，他才怕。）如果没有行政机构，没有派出所，没有公安局，没有法院，只是有个法律，你怕不怕？（那就不怕。）一个国家瘫痪了，行政机构瘫痪了，你还怕法律吗？（不怕了。）所以说你怕的不是触犯法律，你怕人家行政处理呢，你怕人家行政机关、行政机构，因为人家过来执法不和你商量，人家是强制执行。只要人家行政机构、行政机关没有一个过来是和你讲理的，都是人家说了算，所以人家叫行政机关，人家不叫企业单位。要是企业单位，你还觉得怕吗？（不怕了。）一涉及到行政机构，拉倒吧，什么话也别说了，没有你的话语权。（老吕：主要是怕人家执行，怕人家抓，怕人家拘留。）你怕的是派出所，怕的是公安局，怕的是执行机构。这些机构不是法律，而是来执行法律的。它不是行政，它是行政机关、行政机构，它是来执行行政的，它如果不执行行政，你就不怕它，你就该杀人杀人，该放火放火，不管它了。所以你就看见，在所有信神的人中间，有谁怕行政呢？（谁也不怕。）你信了多少年，你没有怕过行政，你说为什么？（没有看见执行。）神家没有行政机构、没有行政机关。那你说，神家用不用行政机构、行政机关呢？（不用。）可是没有行政机构、行政机关执行，你就不害怕，那这些行政还管用吗？不管用。强制执行还执行吗？你看不见强制执行，所以说你就看不见行政，你看不见行政你就不害怕，就像一个国家瘫痪了以后，没有行政机构，只有法律。这就是为什么人信神还敢这么胆大妄为。

信神呢，神隐秘降临，神给人悔改机会，不可能一下就强制执行，要是那样的话，那没有一个人能活，都得处死，是吧？所以说就有了隐秘降临，临到你的都是些话语。如果你临到这些话语就害怕，临到行政就害怕，你就不会去触犯，但因着行政没有临到你，你就不害怕，你就敢触犯。正因为如此，隐秘是拯救，公开是惩罚。行政公开就是

惩罚；隐秘看不见，这是拯救。在神作工期间，你看不见行政的执行，临到你的都是话语，审判临到你了也都是些话语，没有事实临及。神告你说没有事实临及，就是因为没有按行政处理你，所以临到你的都是些话语。听到这些话语就能守法、守制的人，也就是说如果你是诚实人、是老实人，你就不敢犯。你知道这是行政，你知道这是法律，你敢不敢犯呀？老实人，即便是行政机构倒闭了，他敢不敢犯啊？他也不敢犯，因为他老实。那些偷奸耍滑的人、胆大的人呢？“哎呀，行政机构倒了，不管用了”，什么也敢干了。这也就是说用话语的审判刑罚就把两类人分开了。一类人是看见神话就能顺服下来，一类人看到神话他是顺服不下来的，这也就是拣选人，神用话语来拣选人。说到这儿，仅仅是说了你没有看到神的行政。你没有看到行政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神作工还没有事实临及，等事实临及的时候，就让你看见他的行政了。所以说国度建造就是要把行政公布于众，也就是这里边说的，“神圣的号角随着大灾大难的逐步降临而越吹越响”，越吹越响，公布神的性情，也就是公布神的行政。那神家的行政怎么来执行呢？谁来执行呢？行政机构在哪儿呢？国家是有行政机构、行政机关，神家有什么？说到行政要执行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神家有什么呢？（行政。）行政就和刚才说的法律一样，你不害怕，必须有执行部门执行才行。那神家的行政由谁来执行？（……）刑杖。当刑杖发挥功能的时候，怎么了？（水要咆哮，山要倒塌，大河要崩塌。）当神的刑杖发挥功能的时候，可不是派出所、公安局的那两下。当神的刑杖发挥功能的时候，水要咆哮，山要倒塌，大河要崩塌，海面之上漂荡着人的死尸，这叫刑杖，怕不怕？还用过来给你戴个手铐，审问审问你？所以说你不要让神的刑杖临到你。刑杖临到你，是强制执行，不和你商量。不是商量的时候了，是强制执行。你之所以没看见，不害怕，是因为刑杖还没有发挥功能。刑杖发挥功能是干什么呢？是治理、清理。那除了刑杖还有什么？（铁杖。）神家有刑杖，还有铁杖。铁杖是什么？辖管万国万民。这铁杖在哪儿呢？谁有圣灵作工，谁手里就拿着铁杖。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有圣灵作工，神在你身上作工，让你做什么事，带有神的意思，带有神的心意，你把神的心意发表出来，这里面就有神的性情在里面，铁杖就临到你了，所以说用铁杖来管辖万国万民。铁杖是来管辖万国万民的，是来管辖的，刑杖是来治理的。那治理和管辖有什么区别？咱举一个

例子，你开了个店铺，在门口摆了一张桌子，你在桌子上摆些要卖的东西，或者是让孩子在桌子上做作业，下雨了，你老公回来了，看见桌子还在外面，就说“家也不收拾，干什么呢？”你老公踢你两脚，骂你两句，这叫什么呢？（管理。）你老公是管辖你。一会儿市容管理员过来了，没收了你的桌子，“不让你瞎摆，你摆在这儿干什么？”那叫什么？（……）那叫治理，是来治理你了。治，来治治你；理，清理。铁杖是管辖、管治你，你老公回来管你是管治你呢。就像河道，你能说管治河道？是什么呀？（治理河道。）是治理河道。刑杖是治理，怎么治理呢？等待作工结束后惩罚。你抵挡了神，神不惩罚你，也不管教你，把你搁置了，放在这儿，干什么呀？等到作工结束了，刑杖发挥功用的时候，治理你。铁杖呢？你流露败坏了、抵挡了、不顺服了、不听话了，审判刑罚、修理对付，在这个圈圈里边临到的是带领你。你不接受，那就借着这个击打管教。所以说在圈圈里的临到的是铁杖，在圈圈外边的临到的是刑杖。在神家，神的行政由刑杖、铁杖来执行，所以说你怕的是刑杖，你怕的是铁杖，但你不怕行政，就是这个原因。

“神圣的号角随着大灾大难的逐步降临而越吹越响”，咱在打仗的时候，经常揭露他们，他们有什么表现出来的时候，咱就说“你触犯哪条行政了！”这是不是大灾大难临到他们了？（嗯。）大灾大难指什么说的？（行政、烈怒。）他们触犯哪条行政了，临到神的烈怒了，这就是越吹越响，也就是见证神的性情。神的行政公布得越来越多、越来越明显，这就是越吹越响。“也就是说，随着我公义的审判的显明”，这是不是就联系起来了？（嗯。）所以说让你去外面见证神的作工、见证神的性情，对他就是公义的审判。“我的性情越来越公开，我的所是所有越来越多地加在众长子的里面，这是我以后作工的方式”，现在神主要作什么工作呢？神就是来作审判刑罚的工作。国度建造是干什么呢？就是用行政打着、卡着、管制着你。所以说越来越多的神的行政公布出来了，公布出来的同时，借着你的流露、表现，让别人看见，让我看见，然后把你揭露出来。揭露出来的过程是不是就是行政的公布？（是。）借着这个原因，借着这一步，神的所有所是越来越多地加在众长子的里面，这是神作工的方式。“一方面扶持拯救我爱的人”，怎么是扶持呢？让神要拯救的人看见了神的行政以后，他还敢不

敢乱来？（不敢了。）他看见了神的行政以后他不敢乱来了。“另一方面用我的话来显明所有我厌憎的人。”被审判的人就是被神厌憎的人，看见神公义性情显现的人，就是得着神救恩的人。“记住！这是我的工作方式，是我作工的步骤，一点不差，从创世以来我就计划好的，无人能改变。”这话应验了，从创世以来神就计划好了，一点不差。所以你看教会现在临到的是什么？有的人说：“哎呀，我信神信了几年了，我得着什么了？”问自己得着什么了，现在知道自己得着什么了没有？萧齐，你得着什么了？（萧齐：得着生命进入的路，得着怎样才能活下来。）萧凯，你得着什么了？（萧凯：对神的作工和神的性情有认识了。）对这些有认识了，起到什么作用了呢？你看神的交通是怎么说的？有的人说“我得着什么了？”神说他得着了没有？跟随神多年的得着什么了？不用说其他的，今天你能坐在这里就已经是得着了。你得着什么了？你没有敢离开，这就是你得着的。耶稣那时候说什么？“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在这里你每天活在审判刑罚里，甚至是活在咒诅里，说忍耐到底，不是让你忍耐，是说你得去认识呢。“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里作的是审判刑罚的工作，你愿意接受吗？你不愿意。你想跑，可是能不能跑了呢？（跑不了。）如果你对审判刑罚认识了，你就不敢跑，也不能跑，这就是你得着了。就不用说其他的了，咱在这儿跟你说一句审判刑罚的话，我说“老吕怎么怎么了”，这话要是说外邦人，外邦人还给咱干不干？（不干。）就不要说别的了，就叫他一个“驴总”，他还干不干呢？（不干。）“我给你帮忙干活呢，你还侮辱我呢！”可咱在这里叫“驴总、驴总”，叫驴总他还得好好干呢，这就是咱所得着的。“记住！这是我的工作方式，是我作工的步骤，一点不差”，外邦人过来看不懂，“你们这是干什么呢？追求什么呢？不挣钱也不干什么，反过来人家说话也不给你留脸面，连基本的尊重也没有，你还给他干！”这个时候你反过来说：“我在这里作的就是这个工作，我在这儿就是给人家当驴，然后让人家审判我呢！”他能理解得了理解不了？他理解不了。他根本接受不下来，但你能接受下来。“记住！这是我的工作方式，是我作工的步骤，一点不差，从创世以来我就计划好的，无人能改变。”这话应验了。神交通了《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那话是不是对人的一种审判？（是。）2012年都大显明以后，带领工人所做的，下面的人是不是都看见了、都经历了？（嗯。）然后神又发表出来带领工人该走的

路。“一方面扶持拯救我爱的人”，你是追求真理的人，你在神的交通里面能得着一条追求生命的路、做带领工人该走的路，怎么能不做假带领、敌基督，怎么做一个真正的带领。“另一方面用我的话来显明所有我厌憎的人。”把假带领、敌基督的言行举止、流露出来的给公布出来，这就把这一部分人显明出来了，就看见这话应验了。

“2013年到2014年期间神发表的话《独一无二的神自己》《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就是要把神的所有所是加给众长子，也是把神性加在众长子身上，这是神作的工，是二十年前预言的应验，也是神六千年的经营计划的成就，也是一个作工步骤的应验，2014年下发的工作安排就是一个证据。”前边的神话咱交通了，你看见神话应验了。“2014年下发的工作安排就是一个证据。”2014年下发的什么工作安排？还记得吗？“祭司弟兄下发工作安排的标题就是《2014年是神选民见证神达到认识神爱神的关键年》”，2013年神开始说话的，把神的性情加在众长子里面，《2014年是神选民见证神达到认识神爱神的关键年》，这就是一个证据。就是前边那段神话交通的，神怎么把神的智慧加在众长子里面，神能带领众教会，神让众长子也能带领。神所作的工作，2014年下发的工作安排就是一个印证。“神说：‘又有谁敢拦阻呢？又有谁敢设置障碍呢？我定规不饶恕他！我要把所有的拦路虎一扫而光（之所以说现在不能立时回到锡安就是这个原因，我一边作这一个洁净的工作，一边在见证我的众长子，这两个工作同时进行，当洁净工作完成之时，正是我把众长子都显明之时……）’（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一十九篇》）”，你看见这话应验了没有？萧卫，看见了没有？（萧卫：看见了。）说说，看见什么了？（萧卫：说不来。）哎呀，看见了又说不来。（书纪：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还有分辨敌基督、假带领，这就是洁净的工作。）对。神一直交通《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交通了一年多吧？（嗯。）《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里边说了两个问题，神交通了假带领、敌基督的表现，让你去分辨呢，然后又告诉你作为一个带领该走的路，这两条路是不是都交通了？（是。）这两条路都交通了，一方面是不是把众长子所走的路、众长子做什么了见证出来了？（是。）就好比说神交通了什么是神家、什么是教会、什么是真正的教会，这是把众长子见证出来了。另一方面，神把敌基督、

假带领所做的那些事都公布出来，让人去对号。当人这么一对号的时候，敌基督、假带领还敢再做吗？不敢再做了。这就是把教会清理了，这就是一边作洁净的工作，一边见证众长子。“我要把所有的拦路虎一扫而光”，原教会里怎么拦阻呢？不听、不看、不接触，是吧？把他们发表的那些谬论，都要一扫而光。还有近几年出现的环境那么多，抓了多少人，咱以前交通过兴起环境的目的意义，还记得吗？神兴起环境有几个目的意义？扩展福音工作时期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扩展神的福音工作，是吧？到显明众长子的时候是为了什么？是要捆绑壮汉呢，就和约翰下监一样，把他捆绑起来，是为了更好地作工作。“又有谁敢拦阻呢？又有谁敢设置障碍呢？”

神说：“在人来说，想象不到的事就不相信，即使是有几个相信的，也是我特别的开启，否则，人都不会相信，这也是必经之路（若不经过这一步，不能从中显明我的大能，指的是只用我的话来脱去人的观念，这工作谁也作不了，谁也替不了，只有我自己作，但谈到我自己作，不是绝对的，非得借着人去作）。”“在人来说，想象不到的事就不相信”，有你想象不到的什么事发生了？（信着信着就被开除了，最后又能找回来，想不到。）你想象不到的是开除了又能接回来，是吧？（嗯。）你想象不到的只是你的事情，神在这里说想象不到的是说什么呢？是说神的作工。这里说的是什么作工呢？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神是怎么选呢？想象到了没有？（没有。）没想象到。你想的是应该从教会里一级一级提拔上来这样选呢，结果是怎么选的呢？借着开除来看谁是真心的，以此来拣选人，这是人想象不到的。“即使是有几个相信的，也是我特别的开启”，今天你能够相信，是不是也是得着神特别的开启呢？（是。）“否则，人都不会相信，这也是必经之路（若不经过这一步，不能从中显明我的大能，指的是只用我的话来脱去人的观念，这工作谁也作不了，谁也替不了，只有我自己作，但谈到我自己作，不是绝对的，非得借着人去作）。”“若不经过这一步，不能从中显明我的大能”，你看见神的大能了吧？话语成就一切。“指的是只用我的话来脱去人的观念”，神的大能指的是用神的话脱去人的观念，这是不是脱去人的观念？知道这是针对什么说的吗？就是我刚才说的，针对神对众长子的拣选说的。“（若不经过这一步，不能从中显明我的大能，指的是只用我的话来脱去人的观念，这

工作谁也作不了，谁也替不了，只有我自己作，但谈到我自己作，不是绝对的，非得借着人去作）。”击打牧人，是不是得借着人去作？（是。）“当听了我说的话之后，人都有劲了，但在最终都退去了，这由不得人。在这其间有人琢磨不透的奥秘，谁也想象不到会有什么事发生，这个在显明中让你们看见，从中看出我说的‘一切不合我使用的，我都斩草除根’的真意。”你今天看见斩草除根了没有？怎么斩草除根的？神不住污秽的殿，教会这个殿宇不倒，神怎么呢？神在外边作工。“‘一切不合我使用的，我都斩草除根’的真意。我的众长子有各种表现，我的仇敌也有各种表现，这些都会一一显明给你们。（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一十篇》）神交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这些话就是来应验、成就这话的。‘若不经过这一步……’”，击打牧人羊群分散，如果不抓捕他们的现场，怎么审判他们？2012年出现了敲锣打鼓挨家挨户传福音，抓捕了他们的罪状。“若不经过这一步，不能从中显明我的大能，指的是只用我的话来脱去人的观念”，你看见神作什么工作了？“这工作谁也作不了，谁也替不了，只有我自己作，但谈到我自己作，不是绝对的，非得借着人去作。”神只用话语来脱去人的观念，神说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这个“选”在人的观念里应该是什么呀？是不是需要面试呀？（嗯。）神面试了没有？没有面试。在人的观念想象当中应该是有面试的，有公开的考试交答卷这一环节，或者是一级一级提拔到神前，这是不是人的观念呀？（是。）可是神在这里说什么呀？神用他的话脱去人的观念。怎么脱去这个观念的？人想不通，让你先去经历，你经历以后，让你看见神话的应验。你经历了2012年神的拣选以后，神说什么话了？你仔细回顾一下，2010年、2011年，那时候祭司弟兄一直下发工作安排，让你分辨认识敌基督、假带领，让你揭发检举，然后祭司弟兄告诉你，洁净教会了，把这些垃圾清理完以后，教会洁净了，神的国度就降临到地上了。这是不是也合乎人的观念呢？（是。）谁知道祭司弟兄做什么事都是有谋略的，一点风声都不透露，就按这个步骤，带领工人是不是就竭力地赶紧把这些人清理了啊？（是。）带领工人把让他受威胁的一些人，也就是把神将要拣选的人清理了。好比说神喜欢老实憨厚的人，他允许不允许老实憨厚的人存在呀？（不允许。）“神喜欢的，我就不能让你存在，因为你在这儿就是有你没有我！神要拣选了你，还有我的吗？我只要把你踩到脚底下，神看不见

你，那神拣选的就是我。”所以老实憨厚的人必须是他打压的对象，所以带领工人一直在竭力地“洁净教会”。在这“洁净”时期，也就是击打牧人羊群分散的时候，人有没有圣灵作工？（没有。）没有圣灵作工的人能做出来什么事呢？没有圣灵作工，就是凭着败坏性情去做事。人有败坏性情，他搞的就是什么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原则。祭司弟兄知不知道他没有真理呀？（知道。）祭司弟兄那时候还告诉你，现在那些该被清理的人已经清理了不少了，大部分被清理了，还有一小部分没被清理，是局部有雨。你明明看见都有雨，为什么祭司弟兄说局部有雨呢？你不明白，听不懂。祭司弟兄专门把这把火烧起来，让你去揭发检举假带领、敌基督，然后祭司弟兄又让带领工人清理教会。揭发检举上来，祭司弟兄能不能顾得上去管？几十万人，祭司弟兄管不过来，也不可能去管，那他们是不是还得自己处理？（嗯。）同时那个时候还得广传福音，到了2012年的时候，什么都到了高潮，扩展福音工作也到了高潮。那时候人常说一句什么话呢？“看见了空前盛况。”你们听过这话吧？（嗯。）在那时候说见证神达到了高峰，确实也看见达到了高峰，一天就增加多少人。（那个时候虚报人数可厉害了。）不管是真是假，看那时候进来了多少人。同时也是揭发检举、争战最厉害的时候，也是清理教会最厉害的时候，可就在这个时候，因着敲锣打鼓，挨家挨户传福音，传三天黑暗，还拉着横幅去政府门口传福音，导致形成了一种舆论，兴起了环境，大红龙借着招远事件，进行全国大抓捕。全国大抓捕，神还能作工吗？（不能。）神隐秘作工，神在中国也待不住了，只能出国，神出国了，祭司弟兄也出国了。从这里你看见了什么？（神的工作没法作了。）你看见大红龙厉害吧？（嗯。）把神给赶出国外了，神的工作没法作了。在咱人来看，神的作工正是高峰时期的时候，神和祭司弟兄出国了，“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火车头都走了，这火车皮还怎么跑？那个时候，一个是作工达到了顶峰，一个是洁净教会达到了高峰。神和祭司弟兄出国以后，还能不能像以前一样管理国内的工作呀？管不上了。神和祭司弟兄不管理了，开始扩展国外的福音工作了，不管大陆了。你在这儿看见了什么？神和祭司弟兄出国了，顾不上管了，所以你肉眼看见的是大红龙把神的作工给搅和了，但实际上呢？神在二十年前就告诉你了，教会建造是怎么结束的？当工作达到高峰的时候突然结束。六千年的经营计划就这么计划的，二十年前神就告诉你

了，工作达到高峰的时候突然结束。也就是说当工作达到高峰但实际上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你就应该意识到神作工要结束了，是吧？（嗯。）可是当工作达到高峰的时候，你就没看到大红龙起来追捕把神给赶出去了，它早不追捕晚不追捕，就在神作工结束的时候追捕，那它是不是追捕得正是时候？（是。）为什么呀？大红龙起来追捕不追捕是谁说了算？（神说了算。）神为什么让大红龙起来追捕呢？神作工结束了，直接出国作就行了，为什么还要让大红龙起来追捕呢？神兴起大红龙追捕，神的智慧建立在撒但的诡计之上，撒但看见见证达到高峰的时候，它要张狂、要追捕，但神的智慧建立在撒但的诡计之上，正好借着大红龙的追捕，来个顺水推舟，神出国了。神出国这是个隐秘，这是不让人看见神的作为，不让你看见，为什么呀？遮蔽大红龙的眼。2012年神要考试，不能让假带领、敌基督看见这是神的作工，要是让假带领、敌基督看见这是神的作工，神出去扩展福音工作了，这是神要显明他，他还敢不敢这样做事？（不敢。）神作的工作让你看见是很自然地、顺其自然地，神去了国外了，不是神要出去的，是大红龙把他赶出去了，这样就是让敌基督、假带领更加胆大、肆无忌惮，也就是说神走出厨房，让他大显身手，这是神的一个智慧。

“若不经过这一步，不能从中显明我的大能”，这是不是看见神的大能了？（是。）看见什么了？看见神的权柄、神的主宰。神让大红龙什么时候起来，它就得什么时候起来，神不让它起来，它能起来吗？“指的是只用我的话来脱去人的观念”，借着神话的应验，这是不是就脱去你的观念了？（是。）你的那个观念想象是神应该怎么怎么拣选，可借着神话的应验，你才看见神是怎么拣选的。神提前就告诉你，神走出厨房，让他大显身手，神不打破他的铁饭碗。神不打破他的铁饭碗是什么意思？就是神不处理他，不处理他就是要显明他。“这工作谁也作不了”，咱回忆一下，看这工作谁能作得了。“‘这工作谁也作不了，谁也替不了，只有我自己作，但谈到我自己作，不是绝对的，非得借着人去作。’经过一年多的交通，神把敌基督、假带领的所有表现进行了揭露解剖，撒但性情被捆绑，作恶的带领工人已被放在烈日下酷晒，不能再行凶作恶，拦路虎已被扫平，神交通得这么细就是要斩草除根。与此同时把带领人该作的工作都公布出来，对众长子做到的是

见证，还没有做到的就是引导带领，这些都是神的作工，神的奇妙作为”，这个话能理解吧？（嗯。）“与此同时把带领人该作的工作都公布出来”，这是神作的工作，是吧？（嗯。）“对众长子做到的是见证”，这个能不能听懂？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是怎么带领人的，我是怎么去牧养教会的，神在那边交通出来了，神是不是把众长子见证出来了？（是。）这就是“对众长子做到的是见证”。“还没有做到的就是引导带领”，两部分，众长子做出来的，那就是见证，还没做出来的，那就是一个引导带领。“与此同时把带领人该作的工作都公布出来，对众长子做到的是见证，还没有做到的就是引导带领，这些都是神的作工，神的奇妙作为，神话的应验，看见神话应验就是看见了神的显现，与以往发声截然不同，很显然是在神性里直接作事，是让所有的人在认识神话的基础上认识神的所有、所是，就是国度建造。教会随之倒塌，国度就得以建造，国度就降临在地上。这是人琢磨不透的奥秘，谁能想到发生什么。而以往的说话就是在神性支配下的人性里作工，是直接对付人的旧性，直接揭示人的丑相，揭穿人的本质，使人在此地步上认识自己，就是教会建造。根据神的作工看到，2013年10月份击打牧人大患难一年就过去了。2014年7月3日祭司弟兄下发了的讲道交通中说，征服工作结束了，在中国已经作成一班得胜者。祭司弟兄是圣灵使用之人，他的说话作工代表着圣灵现时的作工动态。根据我们经历到的环境（击打牧人羊群分散；基督与祭司弟兄出国扩展福音工作；开始了下步作工；祭司弟兄不再下发工作安排；国度建造与教会建造的不同。）看到的就是神话的应验，体验到的确就是神的主宰、安排。”“根据我们经历到的环境”，你经历到什么了？“击打牧人羊群分散”这是一个，是吧？（是。）“基督与祭司弟兄出国扩展福音工作”这是一个，这代表着神的作工步骤。“开始了下步作工”这是一个，“祭司弟兄不再下发工作安排”，从2012年、2013年以后祭司弟兄就不下发工作安排了吧？（嗯。）还有“国度建造与教会建造的不同”。这是你经历到的环境，从你经历到的这些环境里面看，你看到的就是神话的应验，体验到的确就是神的主宰、安排。你怎么看见这的确就是神的主宰、安排的？你看到的就是神话的应验，神话的应验是你看到的。神的主宰、安排呢？是体验到的，让你经历过来了，你体验到这的确就是神的主宰、安排。为什么说的确呢？因为先有话后有事，基督怎么说圣灵就怎么作，基督这么说了，事就这么成就了。怎

么成就的这个过程，怎么主宰的、怎么安排的，是咱体验过来的，这就是神的权柄。你体验到的确就是神的主宰、安排，确定这就是神的主宰、安排。和你交通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得知道怎么经历神的作工。“仅隔一年2014年的时候，祭司弟兄下发工作安排的标题就是《2014年是神选民见证神达到认识神爱神的关键年》。根据经历、体验神话的应验，与祭司弟兄的宣告，就可确认2012年10月到2013年10月间就是大患难。众长子2014年就开始尽本分了，也就是开始牧养人了。”这就把时间论证完了。在这个时间段里出来的众长子就是牧人，因为他具备这个条件了，不在这个时间段，你就不需要去理睬他，那就是假的。

再看下面，“众长子出现在什么地方？在哪里作工牧养众子、众子民呢？该如何寻找？根据神话看事，神说：‘美国、日本、加拿大、新加坡、苏联、澳门、香港各国各界的人马上要一同拥入中国寻找真道，我的名已向他们见证，只等着你们能尽快长大牧养带领他们，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以后的工作量加大。’（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六十五篇》）‘抓紧时间做一切我所指示的，再说一次，也是警告，外国人要马上拥入中国，是千真万确的事！’（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七十七篇》）‘就在这国际形势紧张的时候，就在国内那些执政掌权的（所谓的）筹备一切的时候，也就是在一个定时炸弹即将爆炸的时候，七国的寻找真道的要如开了闸的水一样，拼命地拥入中国，他们不顾一切，有的是我所拣选，有的是为我效力，但他们之中并没有长子，这是我的作为！’（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七十八篇》）‘这些人都是得了圣灵的启示，以后他们将会不约而同地拥入中国的，大红龙已措手不及，想极力抵挡，但记住一条！我的经营计划已彻底完成，无物、无人敢拦阻我的步伐。’（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九十三篇》）神多次强调外国人拥入中国寻求真道，并且说尽快长大牧养带领他们。谁能牧养他们？只有众长子。所以说众长子就在中国，免得一些人总猜测众长子跟随神出国了。”这就把众长子出现的地址说了，是吧？神话直接说出来了，就不用再多说什么了。

该怎么认识神已公开显现（四）

“众长子的具体生活环境是什么？也就是说他生活在什么人群范围里？众长子是什么人性？建造国度，牧人所作的是什么工作？众长子生活在什么人群范围里，取决于他的人性与性情，他是什么人性、性情取决于神的‘喜’。也就是取决于神的行政。神说：‘神的“喜”是因为有正义的存在与诞生，是因着有光明的存在与诞生，是因为黑暗与邪恶的毁灭；他的“喜”是因着他为人类带来了光明，是因为他给人类带来了美好的生活；他的“喜”是正义的，是一切正面事物存在的象征，更是吉祥的象征。’（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了解神的性情很重要》）

神说：‘现在我公布我的国度行政：……一切老实、憨厚（缺乏智慧的包括在内），对我是真心无二的人都存留在我的国度之中；那些没经过操练的，就是缺乏智慧、缺乏见识的诚实人，在我的国度中掌权，但也经过对付破碎，没经过操练并不是绝对的，而是要通过这些让所有的人看见我的全能，看见我的智慧；……预先接受我名的所有的众长子（指的是圣洁无污点的、诚实的人）先进入国度与我一同辖管万国万民，在国度里作王掌权一同审判万国万民（是指的所有的众长子们在国度，没有其他人）……’（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七十九篇》）

神说：‘我的国度都是要那些诚实、不虚伪、不诡诈的，世上不都是那些老实忠厚的吃不开吗？我正和他们相反，诚实人到我这里来就行，我就喜悦这样的人，我也需要这样的人，这正是我的公义。’（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三十三篇》）

根据神话看事，众长子一定是老实、憨厚、诚实、不虚伪、不诡诈，对神是真心无二。那他的成长环境的氛围是什么样的呢？接着再看神话。

神说：‘教会生活是进入国度生活的前提，所以我要在国度生活未出现之前，竭尽全力培养教会生活。什么是教会生活？就是包括众长子在内的人，吃喝享受我的话，认识我，从而接受我的焚烧、洁净，来明

白我的行政、我的审判、我的烈怒，以免在国度生活里触犯。’（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九十七篇》）

神说：‘我不亲自惩罚它，让我的众长子实行我的公义、威严，因它以往虐待我儿、逼迫我儿、欺压我儿，今天，在它效完力之后，让我已长成的众长子来解决它。’（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八十八篇》）

神说：‘若不是我提拔、我见证，你们仍然把我儿压在你们下面，仍然冷眼相待，仍然是把我儿当你们的仆人看待。这帮畜生！我一个一个地收拾你！谁也不放过！你们说，和一个有正常人性的人合不来，这些东西会是什么货？一点不假就是畜生！我简直一点看不下眼，若等着你们见证，早把我的工作耽误了！这帮畜类！简直没有一点人性！我不需你为我效力！赶紧给我滚出去！欺压我儿这么长时间，我一脚把你踩成肉泥！让你再野，让你再羞辱我！我的大功早已告成了，该返回来收拾这帮畜生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一十六篇》）

神说：‘在今天，这一场决战已完全结束，我就带着众长子（拿着属于我的金银宝石）一同归回我的锡安山。因着金银宝石的缺少而且宝贵，所以撒但想方设法地夺去，但我一再说，从我来的必重新回到我这里，其本意就是上述所说。’（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一十三篇》）

神说：‘作长子的不在乎人的成全，不在乎人的造就，完全在乎我的预定，说谁是，谁就是，不要争，不要抢，一切都在乎我——全能的神自己。’（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九十五篇》）

根据神话来看事。老实、憨厚在世上本身就吃不开，又因众长子像金银宝石一样的缺少，那他在教会过的一定是孤家寡人的生活，绝对做不了带领工人，反而绝对会与带领工人发生争执。因他老实，又对神真心无二。一个老实、憨厚的孤家寡人，在教会注定就是一个小小的普通跟随者。

2012年10月到2013年10月大患难期间众长子在做什么？2012年，教会正利用‘世界末日’‘三天黑暗’敲锣打鼓、挨家挨户来传福音，信老天爷就登记在册，导致兴起环境全国来了一个大抓捕。因诚实人对神真心无二的性情，必然要想尽一切办法向祭司弟兄汇报教会状况，报告的同时就相当于揭发、检举了牧区的大带领。患难期间圣灵收回不作工，基督与祭司弟兄也出国了，那牧区带领会是什么表现呢？神说：‘如今我在你们中间作工你们尚且如此，若到有一天你们无人关问的时候，那你们不都成了占山为王的响马了吗？到那时你们闯下塌天大祸，残局又由谁来收拾呢？’（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背叛 一》）当败坏的人离开基督与祭司弟兄的视线，基督与祭司弟兄不过问他们工作的时候，他们会有什么表现？是不是撒缰的野马？排除异己、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为所欲为呢？那不就是占山为王的响马？这是必然的。祭司弟兄与基督出国是扩展新工作呢，工作项目会很多，没有时间去过问大陆的具体事项，况且是一些检举信，只是一面之词，还需要人去调查核实，这些还都需要牧区带领去安排落实。人在国外也是无能为力呀！这是一个具体条件、具体环境。那神为什么要主宰、安排这样一个环境呢？神的经营计划是什么呢？神的作工目的是什么呢？神说：‘因着我太爱脸面，我不愿意因着我的缘故把别人的“铁饭碗”砸碎，所以我趁机退出“厨房”，让别人也有“出头露面”的机会，这样我的心里才踏实，我不愿让人高看我而低看别人，这样不合适。’（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四十二篇》）原来祭司弟兄下工作安排让选民揭发、检举敌基督一直处理不了，教会得不到洁净反而混乱，是神就没有计划处理敌基督、假带领。醉翁之意不在酒呀！因着神太爱面子，从不搭理撒但，不与它对话。神不处理这些敌基督、假带领，就是不砸碎带领工人的‘铁饭碗’。神的目的是要让作成的众长子来收拾他们，这样才能更加羞辱撒但，这是神的经营计划，所以神很自然地借着大红龙的追捕就出国了，也就是趁机退出‘厨房’。让撒但（败坏的人）看不出一点破绽，让它乖乖就范，中了自己的诡计。牧区的带领工人怎么想？‘基督、祭司弟兄走了，终于可以当家做主，放手大干了。’所以说‘让别人也有“出头露面”的机会’。目的就是要撒但显出原形，抓捕人的罪状，拟定人的归宿，使人都各从其类。这样神的工作就结束了，神就可以安息了，人也心服、口服、眼服了。所以说：‘这样我的心里才踏实，我

不愿让人高看我而低看别人，这样不合适。’不然人不服，要控告：‘凭什么老实、憨厚、对神真心无二的人是众长子，而不是我们这些为神跑断腿累断腰的人呢？’神要用众长子的见证打败他，实行真理的把不实行真理的给定罪了。万物都在神安排的轨迹之中运行，但又都是自由的。每个人都在扮演着各自的角色，没有人捆绑、没有人控制，但又无一物能超脱神给安排的轨迹，这是神的全能与智慧。神为什么要主宰、安排这样一个环境呢？神说：‘以往我对教会建造谈了不少，揭示了多少奥秘，当达到高峰时突然结束，而国度建造与此却不相同，是在灵界交战达到尾声之时，我才开始在地另作起头……’（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八篇》）”

众长子的具体生活环境。你要寻找众长子，时间、地点有了，他生活在什么环境里边，他是什么人性，他作什么工作，根据神话来看，这里边看见的是什么？这儿谈的是众长子的生活环境，众长子的人性，是吧？（嗯。）实际上谈的是神的性情，谈神的喜，神喜欢什么人呢？（老实、憨厚的人。）老实、憨厚、诚实、不虚伪、不诡诈、对神真心无二的人。什么是憨厚呢？看着憨憨的。什么是憨？（没心眼。）憨，看着傻傻的。憨厚，就是带着点憨，外表不注意的话看着就是个憨憨样，为什么说他憨憨呢？他没有你那么小肚鸡肠。你斤斤计较，小肚鸡肠，遇见什么也计较。你看二百五，二百五憨不憨？她要是憨了就不叫二百五了，是吧？（嗯。）聪聪憨不憨？聪聪比较憨吧，他是老好人的那种憨，是吧？（嗯。）而众长子的这种憨，不是说他不知道别人怎么对他的，他知道，但他不注重这些东西。憨，不和你去计较那些东西，没价值、没意义，他不去计较的话别人怎么看他？“你看他傻傻的，别人占了他的便宜他就不知道，人家耍笑他、玩他呢，他就不知道。”他知道不知道？（知道。）他知道，他不计较那些东西，没价值、没意义，互相之间还能没有个磕磕碰碰啊，他是能够理解。说者无意听者有意，是吧？你就是那个听者有意的人。而这个憨的人呢？“人家说的是啥，你听的是啥？”是吧？“厚”呢？憨厚，厚道。“厚”意味着什么？包容忍耐。你做了对不起他的事，他能包容你，你一般激怒不了他，老实、憨厚、诚实、不虚伪。前边一段神话告诉你，神的“喜”意味着正面事物的存在与诞生，第二个是说神的行政，行政怎么说的？“一切老实、憨厚（缺乏智慧的包括在内），对我

是真心无二的人都存留在我的国度之中”，这是行政。行政是什么意思呀？（强制执行。）强制执行。老实、憨厚的人在世界上是站立不住的，老让人欺骗，没人看得起，什么事也做不成。但在神这儿呢？神说“我就要用老实、憨厚的人，我要强制执行，你们说不行，我就要让他行”，是不是这个意思？（是。）强制执行，把这个列在了行政里边，就是神的性情与神的行政。“那些没经过操练的，就是缺乏智慧、缺乏见识的诚实人，在我的国度中掌权”，不但要拣选老实、憨厚的人，还要让老实、憨厚的人掌权。“但也经过对付破碎，没经过操练并不是绝对的，而是要通过这些让所有的人看见我的全能，看见我的智慧”，现在看见了吧？（嗯。）神就让老实、憨厚的人掌权，就用这个让你看见神的全能，看见神的智慧。你怎么看见的？经历神的作工，在神的作工中看见的。“预先接受我名的所有的众长子（指的是圣洁无污点的、诚实的人）先进入国度与我一同辖管万国万民”，什么是“预先接受我名”？你是1996年进来的，我是1999年进来的，他是2008年进来的，哪个人是预先接受神名的？（预先接受神名不是按时间说的。）那是按什么说的？（……）“预先接受我名的”，不管是哪一年进来的。是，你是1996年进来的，可你1996年进来以后神和你说话，你听了没有？（没有。）你就没听神的话，能算你接受吗？人家就是2010年进来的，但是人家进来就能听神的话，你进来二十多年了你也不听神的话，谁先接受神的名呢？（先听神话的人。）接受神的话是谁先接受的呀？就是老实、憨厚的人先接受的，实在话就是老实、憨厚的人先接受的。老实、憨厚的人不管他是什么时候进来的，他也是先接受的，诡诈人永远是最后一个接受的。神说：“你们的信若超过多马，那你们的信也就获得我的称许了，你们的忠心也就有我的喜悦了，你们的日子也必有我的荣耀了。”你的信高于多马了吗？多马是摸着主耶稣的钉痕才相信的，这是诡诈人。老实、憨厚的人，神一说出话来他就信。这里说“预先接受我名的”，也就是说，不管他是哪一年接受的，只要是老实、憨厚的人，他就是先接受的，诡诈人不管什么时候也先接受不了。“预先接受我名的所有的众长子”，先接受神名的在这里可以说是老实、憨厚的人，是吧？“预先接受我名的所有的众长子（指的是圣洁无污点的、诚实的人）先进入国度与我一同辖管万国万民，在国度里作王掌权一同审判万国万民（是指的所有的众长子们在国度，没有其他人）……”

“我的国度都是要那些诚实、不虚伪、不诡诈的，世上不都是那些老实忠厚的吃不开吗？我正和他们相反，诚实人到我这里来就行，我就喜悦这样的人，我也需要这样的人，这正是我的公义。”神为什么让老实、憨厚的人掌权呀？你从这儿看出什么公义了？神说公义，你看到什么公义了？你能不能看见公义？萧卫，看见公义了没有？（萧卫：……）卫军呢？（卫军：看见了。）什么公义？（卫军：我不会说。）什么是公义呢？前边告诉你了，“预先接受我名的”，你说公义不公义？（公义。）老实、憨厚的人掌权，你不要说“为什么不让我诡诈人掌权呢？”诡诈人也行呀，你先接受神的名了吗？因着你的诡诈，你接受不了神的名，所以你就不能掌权。因着是先接受神的名的，所以就掌权，这就是神的公义。从这儿看到的一个是神的公义，一个是神的性情，神的喜怒哀乐，神的“喜”是一切正面事物的存在与象征，诚实人，憨厚，真心无二，这是不是正面的？（是。）神的“喜”是正面事物的诞生与存在。从这儿就看见神的性情和神的公义。也就是说，当你看见诚实人掌权，看见诚实人是怎么掌权的这个过程，你就看见了神的公义、神的性情。你看到这个以后，对你有什么帮助呀？一方面是对神的认识，你看到神的性情，实实在在的就是正面事物的诞生与存在，不仅是让它诞生，还要让它存在下去，而且还看到是神的公义，这是你对神的认识。你对神的认识，这对你自己的生命进入有什么益处？（不敢做诡诈人。）不敢做诡诈人，做什么人？做多疑的人？（做诚实人。）做诚实人。有了方向、有了目标，“我得做老实、憨厚的人，从今以后不能再做诡诈人了，得做老实、憨厚的人，得对神忠心无二，这样的人才能在神家剩存下来，因为这是神的性情。如果我诡诈，神要永远让诡诈人中了自己的诡计，所以我不能再做诡诈人了，虽然我原来的本性诡诈，但我现在不能做诡诈人了，我学着做诚实人。即使我做不了诚实人，我做憨厚、老实的人。”这个简单吧？（嗯。）你说做诡诈人简单，还是做老实、憨厚的人简单呢？（做老实、憨厚的人简单，是什么就说什么，如果你撒一句谎，就得用多少话来圆这个谎话。）老实、憨厚的人做老实、憨厚的人简单。（肖红：你是诡诈人你就老实不了。）不由得他，他就要猜疑、就要疑惑。（肖红：你说每一句话的时候，“啥意思啊？你啥情形啊？”由得了他吗？他是诡诈人，他就不相信别人说的话。）他自然要防备，“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个早就在他里边了。他

现在信神了，他不防别人，他防的是神，他总怕被神利用。你说在座的哪位不是呢？哪个不是只怕神利用了他呢？你要是不怕被神利用，你早就老实了。都学着做老实、憨厚的人，对神的话不疑惑、不猜测。

“根据神话看事，众长子一定是老实、憨厚、诚实、不虚伪、不诡诈，对神是真心无二。”这里面必须有个什么？对神真心无二。“那他的成长环境的氛围是什么样的呢？”根据神话可以确定众长子是一个什么性情的人了，是吧？（嗯。）再根据他的性情来看，他应该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生活范围，他的成长环境氛围是什么，为什么这样看呢？世上有句话怎么说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根据他的人性，你看他往哪边分呢。他的人性看见了，再看他生长的环境氛围。我给你交通这个，一个是让你认识神的作工，还有一个就是让你对众长子有一个认识、分辨，同时你必须得认识，众长子不是一个，众长子是几个。神告诉你，当众长子团聚之日，就是神作工结束的时候，当众长子团聚，跳舞、歌唱、赞美的时候，就是神作工结束的时候，还记得吧？（嗯。）也就是说咱出去见证众长子的时候，同时也在寻找众长子。所以说，我跟你交通这个就是说你能去寻找，这是操练，你跟随我不是跟随一个形式、意识，而是建立在认识的基础上，你对众长子有认识了而跟随，而不是跟随众长子的一个名。在这里交通的是，众长子出现的时间、地点，众长子的人性，这儿又看到了众长子的一个生长环境氛围。“教会生活是进入国度生活的前提，所以我要在国度生活未出现之前，竭尽全力培养教会生活。什么是教会生活？就是包括众长子在内的人，吃喝享受我的话，认识我，从而接受我的焚烧、洁净，来明白我的行政、我的审判、我的烈怒，以免在国度生活里触犯。”从这话里边看到啥了？你看到了什么？众长子的正常人性是不是和你一样普普通通呢？（嗯。）这也就想起了萧康今天上午说的什么话了？（在你身上没看见，在神话里看见了。）在我身上没看见，在神话里看见了。在这里就告诉你，众长子他一样在过教会生活，一样是在普通教会里边。“竭尽全力培养教会生活。什么是教会生活？就是包括众长子在内的人，吃喝享受我的话”，包括众长子在内，众长子是吃喝神话的。“认识我，从而接受我的焚烧、洁净”，从这话认识到什么了？众长子和你一样，他也有败坏性情，确定了没

有？（嗯。）这又纳闷了。神把众长子带到世上交给撒但，让撒但败坏，但因着他的人性，撒但是败坏不了他的，他只是一时的感染、熏陶，这个败坏成不了他的本性，所以神话来了，话语就能把他唤醒。神是用话语把他唤醒的，所以这里就有了什么呢？“从而接受我的焚烧、洁净”，众长子一样得接受神的焚烧、洁净。给你交通这个，就是让你不要对众长子有一个渺茫的想象，认为他是超然的，他和你是一样样的，只不过他没有你那么坏。“从而接受我的焚烧、洁净，来明白我的行政、我的审判、我的烈怒”，有的人，我一说他什么什么败坏，他就说“我能和你比呀”，说他不能和我比，他为什么不能和我比？你说能比不能比？（能。）他宝爱肉体，不愿意背叛自己，他说不能和我比，那我能实行你为什么不能实行？刚才和你说了，众长子和你是一样的。“来明白我的行政、我的审判、我的烈怒”，我是不是一开始就知道行政了？不知道。我和你一样，你也看神话呢，我也看神话呢，我是三分钟看一句话，你是一分钟看三句话。“来明白我的行政、我的审判、我的烈怒，以免在国度生活里触犯。”众长子怕不怕触犯行政？（怕。）他也怕。所以他也得吃喝神的话，明白神的行政、审判、烈怒，以免在国度生活里触犯。这话告诉了你什么？众长子的正常人性。所以你不要再有那些渺茫的想象，不要觉得超然，不要认为你还没跟我说的一些事情我就应该是知道的，对我的要求太高了。

“我不亲自惩罚它，让我的众长子实行我的公义、威严，因它以往虐待我儿、逼迫我儿、欺压我儿，今天，在它效完力之后，让我已长成的众长子来解决它。”从这里看到啥了？前面的那段话看到众长子是有正常人性的，从这段话看到众长子是会被欺压的、会被虐待的、会被逼迫的。你说谁能虐待他呀？（带领。）肯定是有地位、有权势的，没地位、没权势的虐待不了他，这就把他的生活范围了解了。“若不是我提拔、我见证，你们仍然把我儿压在你们下面，仍然冷眼相待，仍然是把我儿当你们的仆人看待。”从这句话里看到了什么？众长子是谁见证出来的？神见证出来的，神话见证出来的，带领工人是不会见证的。“这帮畜生！我一个一个地收拾你！谁也不放过！”咱看见了吧？怎么收拾他呀？就是把他放在烈日之下酷晒。“你们说，和一个有正常人性的人合不来，这些东西会是什么货？”众长子是有正常人性的，是吧？（嗯。）“一点不假就是畜生！我简直一点看不下眼，若等着你们

见证，早把我的工作耽误了！这帮畜类！简直没有一点人性！”从这句话看到了什么？“若等着你们见证，早把我的工作耽误了！”带领工人他见证了没有？（没有。）用不着他见证，等着他见证早耽误了。“我不需你为我效力！赶紧给我滚出去！”从这话里看到什么了？是他不来见证吗？是因为有神的话在这儿，也就是有神的行政在这儿。神的行政是什么呀？“我不需你为我效力！”神不要死人的见证。“我不需你为我效力！赶紧给我滚出去！”咱看见的是什么呀？咱看见的是去给人家传福音，人家接受不接受呀？人家不接受，人家不听、不看。实际上是什么呀？神不扭转他的观点，他不接受他过不来，他过不来，他想见证能见证吗？他过不来，没法见证。是神不允许他见证，这是神的主宰安排、神的智慧、神的命定，主要是让你看神的作工呢。“欺压我儿这么长时间，我一脚把你踩成肉泥！让你再野”，现在看见是不是把他踩成肉泥了？经过神交通了《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已经把他踩成肉泥了。“让你再羞辱我！我的大功早已告成了，该返回来收拾这帮畜生了！”《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是哪一年开始交通的？（2019年交通的。）也就是说，2013年众长子从患难里边出来直到2019年，六、七年的时间了，神家一个“七”就是一个完整的数据，将近七年了，所以说，这是不是该收拾这帮畜生了？（嗯。）一开始神交通的是《独一无二的神自己》，对这些带领工人不搭理，不管他们做什么，神不搭理他们，直到最后，到了2019年了神才说的这话。根据这个话看咱经历过的事，去认识、去看神话的应验，去经历神的作工，看见神的作工。

“在今天，这一场决战已完全结束，我就带着众长子（拿着属于我的金银宝石）一同归回我的锡安山。因着金银宝石的缺少而且宝贵，所以撒但想方设法地夺去，但我一再说，从我来的必重新回到我这里，其本意就是上述所说。”你看撒但怎么夺呢？“所以撒但想方设法地夺去”，你看到它夺了没有？（欺压、逼迫。）欺压、逼迫、控制、打压、咒诅，让人起来弃绝，给你戴一顶帽子。他打压得让你消极、软弱，不信了，他们给你戴一顶大邪灵、大敌基督的帽子，给你戴的这顶帽子，你能想起来什么？他们是在干什么呢？是不是约伯的妻子说的那句话呀？“你还起来信神呢，每天起来还揭发检举呢，还听从工作安排呢，你看祭司弟兄搭理不搭理你？你还检举，检举了几年，祭司

弟兄告诉你，你就是敌基督，你弃掉你的神死了吧！你这个大邪灵！”是不是这话？（嗯。）那你要听了他的话，那是不是上当了？（是。）所以你应该说“愚顽的妇人！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儿怎么说是赐福呢？“你不用管我是不是大邪灵，即使我是大邪灵，大邪灵是不是受造之物？受造之物该不该尽你的本分？你受造之物就不应该尽本分了？那污鬼、邪灵就该不尽本分了？是你悖逆而成了污鬼、邪灵，而不是说你是污鬼、邪灵就不应该尽本分。”“所以撒但想方设法地夺去”，但是夺不去，它想让你去背叛，想让你弃绝你的神走，离开。“神说：‘作长子的不在乎人的成全，不在乎人的造就，完全在乎我的预定，说谁是，谁就是，不要争，不要抢，一切都在乎我——全能的神自己。’（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九十五篇》）根据神话来看事。老实、憨厚在世上本身就吃不开，又因众长子像金银宝石一样的缺少，那他在教会过的一定是孤家寡人的生活，绝对做不了带领工人，反而绝对会与带领工人发生争执。因他老实，又对神真心无二。一个老实、憨厚的孤家寡人，在教会注定就是一个小小的普通跟随者。”这个就不用说了吧？他老实、憨厚，肯定谁也看不起他，他就是一个小小的普通跟随者。根据神的性情、神的作工，就能看到这个人生活的范围、生活的氛围，他就是教会里边的小小的、普普通通的一个跟随者。

神说：“因着我太爱脸面，我不愿意因着我的缘故把别人的‘铁饭碗’砸碎，所以我趁机退出‘厨房’，让别人也有‘出头露面’的机会，这样我的心里才踏实，我不愿让人高看我而低看别人，这样不合适。”你从神走出“厨房”这话里看见了什么？每一段神话都能看见一方面，这段看见了什么？根据神的这个作工你看见了什么？（神的智慧。）神的智慧。还有什么？神向你显现，你看见神的什么了？刚才说看见神的智慧了，是吧？神的智慧是怎么看见的？是从神的奇妙作为，也就是从这里边看到了神的奇妙作为。还看见了什么？从这里边看到神话的应验，看到这一切都是神的主宰安排，从神的主宰安排里边又看到了什么？神的权柄。谁能主宰呢？神话一出，事就成了。这个事就自然而然成了，没有人捆绑，没有人控制。你看有谁安排带领工人“你去扮演什么角色”了吗？不用安排，他自己就演上那出戏了，这是神的权柄。

如果不从经历上去看，你能不能看见神的权柄？（看不见。）你看不见神的权柄。神说诚实人掌权，诚实人最后掌权了，这就是让你看到神的权柄，神说出话来就是权柄。看见神的奇妙作为，看见神的智慧，看见神的权柄。神的智慧里面包含一个什么？让撒但中了自己的诡计，神的智慧建立在撒但的诡计之上。还有神的性情，能不能看见神的性情？神说“因着我太爱脸面”，从这里你看到了什么？神太尊贵了。神打败撒但，但不和撒但说话，尊贵不尊贵？（尊贵。）打败撒但不和撒但说话。你说你要打败二百五，你不和二百五说话，你能打败她吗？神说：“以往我对教会建造谈了不少，揭示了多少奥秘，当达到高峰时突然结束，而国度建造与此却不相同，是在灵界交战达到尾声之时，我才开始在地另作起头……”教会建造是怎么结束的？“当达到高峰时突然结束”，这句话应验了吧？（嗯。）咱今天就是从神话的应验看见神的作为，看见神。

“根据神话看事：2012年传福音多数是采用大帮轰的方式；是教会建造以来得人最多的一年；也是传播最广的一年；敲锣打鼓、挨家挨户传福音，几乎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了，可以说已经达到了高峰。揭发检举也直接涉及到了牧区，眼看教会就要被从下到上清理、洁净了，可基督与祭司弟兄突然撒手不管出国扩展全宇的福音工作了，教会建造就这么突然结束了。这是神六千年经营计划中的事，也是神二十年前就提前告诉给人的，是预言了的事。现在只是神作工的一个应验，并不是什么预料之外的突然事件，是神检验工程，圣灵收回结束教会建造，为建造国度而拣选人的一个过程，是兴起大患难拣选人的一个方式。

人超不出神的安排与主宰。牧区的带领工人怎能放过这样的大好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诚实人的揭发检举搞得他们焦头烂额、不得安生，最后直接检举的是牧区，这不仅是要砸他们的‘饭碗’，不更是要他们的命吗！更重要是他们在祭司弟兄面前丢尽人、败尽兴。因为诚实人对神真心无二，在作工中肯定遇事不放过、求真求细、追查到底，以这样一个态度对待牧区的带领工人。牧区的带领会这么想：一个小小的信徒，竟然这么大的胆子监督、评价，甚至论断、定罪牧区高级带领，这不是以下犯上？这是一个有地位之人所难以接受的事

实，所以牧区带领对‘老实人’是恨得咬牙切齿，实在是想杀人灭口而不能。那怎么才能封‘老实人’的口呢？牧区带领一定会用尽浑身力量，发动所有可调度的资源，利用自身的地位、权势进行迷惑、捆绑、控制、强行灌输、强行占有教会成员，就连被清理、开除、隔离的都不放过。他们会制造舆论下发开除通告，并且会找最重的罪名给‘老实人’扣上，怎么解气怎么来。如：敌基督团伙头目、超级敌基督、超级大邪灵、假基督等等。他们对待‘老实人’还要采用一些战略方针以免翻船，不能给‘老实人’留下一点可乘之机，对‘老实人’身边的人都要一个个的瓦解。败坏的人哪个经得住地位与权势的诱惑与威胁呢？他们打着祭司弟兄身边人的旗号，败坏的人哪个不得对他们敬佩、礼让三分？‘老实人’的患难之交在一夜之间就会变成满脸横肉的刽子手，转眼间都成了牧区带领的傀儡、俘虏，他们团结起来统一弃绝‘老实人’，要求神选民断绝与‘老实人’的任何往来，避免把任何信息透露给‘老实人’，以免‘老实人’再次揭发检举。并且下令让本小区的人员必须祷告咒诅‘老实人’，咒诅‘老实人’全家死绝、出门被汽车碰死等等。恨不得‘老实人’立即死绝。”

根据神话看事，知道神的作工方式，神不砸他的“铁饭碗”，还要让他有权力、地位，欺压“老实人”。三十年前神话就说出来了，现在就按这个事来应验，这事怎么应验呢？神也不作工，神也不强迫人，也不管制人，强迫人、管制人那是撒但的作工。神怎么主宰安排的？人超不出神的主宰安排，首先得确定一下，人超不出神的主宰安排，神要淘汰诡诈人，给他怎么主宰安排的？神就按着每个人的属性，按着他的属性，把他放在一个合适的轨迹上，他按着他的属性，按着这个轨迹，自然而然就走向了路终，不用人去捆绑、控制他。诡诈人喜欢地位、权势，“行了，我不管你”，因为神在三十年前就告诉你了，诚实人必须让人欺压，这个事实必须得成就。那怎么能成就呢？如果神在中国，神看住他，卡住教会，他还能欺压诚实人吗？没法欺压，不能欺压。那怎么就成就了呢？神出国。神管他了没有？（没有。）没管，他是自由的。神一出国他就放松、自由，他就成响马了。响马不是就啥也可以做了吗？“老实人”，因为你老实，你觉得神出国了，还是神掌权呢，你还要和人家“斗”呢，这个“斗”字得带引号，不能说是斗呢，就是说你对神还是真心无二，因着你憨厚，憨憨的、傻傻的，

你都已经知道人家执政掌权了，还要真心无二，还要这么做，是吧？（嗯。）人家已经执政掌权了，你在这儿还是憨憨的，还和人家争战呢，所以注定了你要让人家踩在脚底下。这就不需要任何人去引导，不需要给他下发工作安排告诉他怎么做，按着他的属性，把他放在那个位置上，神离开，不辖管他，那诡诈人、恶人自然就把这些事做出来了。就是神说的引狼出洞、引虎下山，这个事就这么成就了。在你看来和神有关系吗？（没有。）“和神没关系啊，明明是人家带领工人、恶人自己作的恶，怎么能和神有关系呢？‘老实人’你就吃不开，人家把你开除了，与神有啥关系？”挂不起钩来，顺其自然。和什么挂起钩了？那就是神收回圣灵作工，一个是圣灵不作工什么人都得显明，他的属性显明了，然后他还要诡诈，他看见神看着呢，不敢做，神太爱面子，不打破他的“铁饭碗”，神在的时候不处理，神知道他是敌基督，但不处理他，神只是不作工，但是没有控制他吧？（没有。）神出国了，他以为神没有看见他，他就可以继续作恶，这个事是不是就成了？（是。）你看见神怎么主宰的？你看不见神的主宰。你只能是，三十年前给了你神的话，这个事就按神的话成就了，你才看见“哦，原来是神主宰着呢”。你看到这儿的时候，你应该和你对照一下，你尽本分的时候是怎么尽的？对照了没有？你尽本分的时候是不是还让人看着你、卡着你呀？专不让卡着。说起这个了，去年、前年尽本分的时候是卡着你、看着你，是吧？杨皮就得让卡着、看着，卡着、看着你，就像教会建造一样带领、引导你，是吧？（嗯。）今年我几乎没过来吧，自由了吧？随便了吧？（嗯。）这个话放在那个时候，是让你看见神话应验了，这是神的一个作工方式，引狼出洞、引虎下山。那我不管你、我不卡你，你能做啥事呢？你是不是顺其自然呢？（嗯。）那次萧平和我说，“呀，你不在，人都懒得不行，不干活，吃了饭也不出来，叫也叫不出来”，我用不用管呀？我不管了。人家就是给你萧平看呢，让萧平看见谁干活、谁没干活，你在这儿是你看见了，你看见谁是虫子蠕一蠕动一动，谁不是虫，你看见了，神看见了，人人都看见了，接下来是什么呀？抓住你的罪状。然后呢？铁杖辖管。铁杖辖管不了，交给刑杖，事实临及，接下来事实临及，神话来掌管。所以你看见，最后就是让神话来掌管你，谁也不管你。咱每天尽本分呢、过教会生活呢，你不要让任何人去卡你、管你，你自己让神鉴察，做什么事让神鉴察，神看着呢。你说诡诈人，谁卡他？

谁管他？你不管他、不卡他，然后他再认识不到神在看着呢，导致诡诈人中了自己的诡计。结果神出国了，他觉得他有了权了，自己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怕不怕？可他当时看见的是什么？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那是他享受的时候。那你在这儿尽本分的时候，“哎呀，萧卫也不在，萧凯也不在，弟兄也不在，这下我可享受吧，让他们在这儿干吧，我关住门享受吧”，神看见了没有？（看见了。）看见了。你不是信神的人，你不是信神话的人，你是信人的人，你是必须让人管着、卡着才行。在神那边已经登记了你这个人是什么人，你还想修改吗？所以说咱不要走那一步路。

借着这个让你看见神的作工以后，自己有一条自己要走的路，看自己该怎么走。你是信神的人，让神鉴察，不要让刑杖临到。这里边介绍了一个“老实人”会有什么表现，他恨诡诈人，因着“老实人”对神的忠心无二，他就要不间断地上报。因为祭司弟兄那时候说过什么呀？“你们不和我说，我能知道教会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啊？就得有一些人来给我上报。”我听了这句话，“是呀，我也不揭发检举，我就把教会里的事上报给你，我不上报祭司弟兄交通啥呀，怎么解决问题呀？”那我就不管带领工人对我怎么样，我得把教会工作上报上去。那我要上报的话，带领工人是不是露丑了呀？他露了丑，他恨不恨我？（恨。）他恨我，他又没办法，只能咋呀？（给你扣帽子。）扣帽子也扣不住我。扣不住他就干啥呢？他就让教会的人全部弃绝我，然后把我旁边的人一个一个都挖了，他要断绝我的一切信息，让我和教会断绝来往，我和教会没有任何来往的时候，我还上报啥？结果他自己中了自己的诡计，那他这么一做是不是就作下大恶了？（是。）“人超不出神的安排与主宰。”神说人是演员，神是导演，人就像木偶一样。你看像不像木偶？三十年来就这么表演。可是你觉得你是木偶吗？“我哪天都是自由释放。”

“因着‘老实人’老实、憨厚、对神真心无二的人性，招来了众人远离、弃绝的环境，逼迫着他来到神前加紧祷告，在神话里找出路。被迫进入真理实际，把神话带入实际生活中对号，再在神话里寻找满足神心意的路途。2013年患难时期，祭司弟兄在安排灵修、吃喝的时候，说‘第一部分是预言性质，第二部分是概括的，把神作工、人与神的关

系、神的心意一步一步概括出来了，第三部分是重点神选民生命进入的部分，第三部分你经历完了、进入完了，你再看第二部分，再看第一部分，啥都明白了，一目了然……’（摘自《上面的讲道交通·80-E8-40》）祭司弟兄的话就是圣灵引导的方向，对于无路可走的人，怎能放过从神来的一丝亮光呢？简直就是雪中送炭！神说：‘我儿要留心，多在我面前花费时间，我会给你做主，不要怕，拿出我那一把两刃利剑，按着我的心意——与撒但争战到底，我会保守你，不要有顾虑，一切隐藏的东西会公开显明，我是发光的太阳，照亮一切黑暗面，决不留情。我的审判已完全降临，教会就是战场，你们人人都应有准备，都应为最后一次决战献上你的全人，我必会保守你为我打那美好的胜仗。’（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四十四篇》）在神话的引领下，‘老实人’必定要把从神话里得来的开启、光照与认识都无偿地供应给周围的弟兄姊妹，周边的人也必定能从假带领、敌基督的捆绑、控制中走出来，明白神心意、认识神的作为，不再受地位、权势的辖制，开始放开手脚与邪恶事物进行争论、辩驳，并且认准这才是满足神心意，而不是在搅扰教会。在经历中明白了‘教会就是战场’的意义，毕竟在争辩中才分辨清善与恶，认识了撒但，明白了神心意，看清了撒但的丑陋，认识了神的美善。被捆绑、控制、打压、开除的选民在诚实人的引导帮助下，重新获得了苏醒，再次来到了神面前。诚实人又一次点燃了人心中熄灭了的灯火，寻求光明的人也逐渐增多，自然而然地与教会形成了两股不可融合的势力，成了没有硝烟的战场。诚实人自然也就成了这一小撮人的头目，带领着他们经历神话的同时还在不断地寻找着流离失所的小羊，不时地还要在教会找一些能接触上的给他们揭露解剖，见证神。教会成了荒场，带领一定着慌。撒但已无力倒下，紧闭城门不敢接待陌生人，不听、不看、不接触成了他最好的实行，一下回到恩典时代跟随了法利赛人。”

这一段话和上一段话有什么区别？上一段话说的是神的主宰与安排，神是怎么把“老实人”放在患难里边的，这是神的主宰，是神有意让敌基督、假带领打压、残害“老实人”的，这是神的一个主宰、安排。这一段呢？这一段是神的直接带领，神怎么把他带到神面前的，这一切都是神在作。（书纪：靠人靠不上，只能靠神。）无路可走。一方面是无路可走，他只能来投靠神。第二方面呢，结合祭司弟兄的交通，

这就是神作工的细节。以前祭司弟兄告诉你“所以神家统一安排吃喝一百一十九篇神话，吃喝十项真理方面的神话，就是让你进入生命实际，让你有真实的经历，让你学会顺服神的审判刑罚，然后生命性情有些变化了，明白一些真理了，你再回过头来看神起初的发表，看神的预言就啥都明白了，这个路是最准确的。”（摘自《上面的讲道交通·61-B4-04》）甚至后来还说“以前有不少人说：信神就看第一部分‘基督起初的发表与见证’，那话里啥奥秘都说了，别的不用看。关于生命进入的第三部分神话不用看，光看第一部分就妥了，奥秘都明白了就得着了。现在一看，这种说法怎么样？你光看第一部分神话却不追求真理，不看第三部分的神话，最后你啥也得不着。现在我们经历完了神的说话作工，接受完了神的审判刑罚，最后当神的作工结束的时候，我们再回到神的第一部分说话一看，神起初说的那些话现在全应验了，现在一看全明白了。所以有些神话不用你研究，研究它没用，你就好好经历吧，只管追求真理，到有一天圣灵一开启，啥都明白了。”（摘自《上面的讲道交通·在末后的日子神选民应该怎样为神站住见证》）说后边吃喝完了该吃喝第一部分了，并且还说啥呀，“第一部分是预言性质，第二部分是概括的，把神作工、人与神的关系、神的心意一步一步概括出来了，第三部分是重点神选民生命进入的部分，第三部分你经历完了、进入完了，你再看第二部分，再看第一部分，啥都明白了，一目了然……”（摘自《上面的讲道交通·80-E8-40》）。你怎么明白的？怎么一目了然的？那你就得吃喝第一部分。从这里边就能看到是神在引导、带领，祭司弟兄是圣灵使用之人，现在这一段时间吃喝啥，祭司弟兄告诉你了，但下发工作安排了没有？没有。为什么呀？不能明目张胆地和你说，你是寻求呢，你在这儿听祭司弟兄给你讲道呢，圣灵再引导你，让你听见祭司弟兄说了什么，现在该做什么了，现在该看前边的话呢，这就把你引到前边的话里边了，就到了《基督起初的发表》里边。这是说见证神作工的一个细节，借着祭司弟兄的讲道，引领着你。这就想起神在交通那些话的时候，神说神给你们交通这些，不是给你们听的，还记得吧？（嗯。）在座的人一个不例外，不是给你们听的，你说他们听了伤感不伤感？“给我聚会呢，说不是给我听的，给谁听呢？”（给那些追求真理的人。）给那些追求真理的人听，也就是给需要听的人听，给真带领听呢，给众长子听呢，你听了也听不懂，你也不实行。借着我在这儿

给你说，把这些话传达给你了。世上有个词是旁敲侧击，还有隔山打牛，是吧？（嗯。）从这边敲，目的是在那边呢，在那边交通是给这边传达个什么信息，祭司弟兄在那儿交通这个呢，是要传达什么信息呢？是给从患难里走出来的这些得胜者传达，“你刚从患难里边出来，你没路走，你得看《基督起初的发表》里边的话呢”。不能直接说，如果直接下发一份工作安排，假带领、敌基督是不是都去看了？（嗯。）那就麻烦了，就都去争着做众长子了。如果说人家一看见、一知道这个信息以后，人家在教会里边是不是轻轻松松就坐了这个地位了？（是。）把人就迷惑了。所以说，这是神的智慧，这是圣灵作工的一个奇妙作为，是圣灵作工的一个细节。神不让你看见，你看了也不明白。神要让谁明白，就会摆设环境，开启、引导，你自然就明白了，这就是圣灵的作工。当你去《基督起初的发表》里一看，还熬炼吗？不熬炼了。原来受人家打压、排挤这是应该的，这是神的祝福，这就是说雪中送炭。

“我儿要留心，多在我面前花费时间，我会给你做主，不要怕，拿出我那一把两刃利剑，按着我的心意——与撒但争战到底，我会保守你，不要有顾虑，一切隐藏的东西会公开显明，我是发光的太阳，照亮一切黑暗面，决不留情。”我当时怎么一路走过来的？就是这几句话。你看人家给我定的罪，为啥处理我呢？他们给我安的罪名就是“你太狂妄了，你狂妄得还怕呢！你还要检举人家牧区带领呢，人家给你解决问题呢，你还问人家是哪的，你好大的胆子！”我怕不怕呀？我不怕。为什么呢？在这儿神说什么呢？神说“不要怕”。神说不要怕，我还怕什么，不害怕了。“拿出我那一把两刃利剑，按着我的心意——与撒但争战到底，我会保守你，不要有顾虑”，争战一回明朗一回，争战一回明朗一回，我已经体尝到了，所以我是越战越勇。“我是发光的太阳，照亮一切黑暗面，决不留情。”我的经历你也看见了，看过我的经历吧？我是一步一步怎么走过来的。“我的审判已完全降临，教会就是战场”，人家打压我的时候说，“你是在搅扰教会，打岔搅扰”。可我看到的是，“教会就是战场呀，什么打岔搅扰呢？教会就是战场，怎么不让战呢？”讲道员过去说我是打岔搅扰，我说“教会就是战场”，“你说啥呀？呀！好怕呀！教会成了战场？神说教会是神的心脏，你说是你的战场！”“你们人人都应有准备，都应为最后一次决战献上你的全人，

我必会保守你为我打那美好的胜仗。”看了这话，这话就成了我的一个生命，根据神话，逼得无路可走的时候，祭司弟兄的话把我引导到了《基督起初的发表》里面，再把神所作的工作告诉我，我看到了神话的应验，我看到神要作的工作了。神说：“有真理走遍天下，无真理寸步难行”，还有什么？“刚强有力”，是吧？前边一段话说神是怎么主宰安排的，这一段说的是神是怎么把我带到神话里面去的。这就是神成全人的一个过程，再一个就是建造国度的一个起步。

神说：“这并不是你的心有劲就能行的事。为什么我说撒但已无力倒下了，开始它也有劲，但它在我手中掌管，我让它趴下，它务必得趴下，我让它起来为我效力，它务必得起来好好为我效力，这并不是它心甘情愿，而是有我的铁杖在管辖着它，它才心服口服，有我的行政在治理它，我有我的大能，它不得不心服口服，必须得老老实实地被我踩在脚凳底下。以往为我儿效力之时，它胆大包天，任意欺压我儿，想借此来羞辱我，说我是无能之辈，瞎眼！我踩死你！叫你再猖狂，叫你再冷眼看我儿！越是诚实的人，越是听我话、顺服我的，你越是欺压，越是孤立（指的是拉帮结伙），如今你猖狂的日子到头，我一点一点地和你算账，一毫一厘都不放过。现在不是你——撒但掌权了，而是我把权收回来，叫我儿来收拾你的时候到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零五篇》）这话看见了就不说了。你经历看见了，你去作见证的时候，你得给人家交通出来。“为什么我说撒但已无力倒下了，开始它也有劲”，你看教会建造时候有劲吧？（有。）“但它在我手中掌管，我让它趴下，它务必得趴下，我让它起来为我效力，它务必得起来好好为我效力”，这个看见了没有？（看见了。）你是不是那个让你起来效力就务必得起来好好效力的呀？你趴下来没有？趴下了。这回你是怎么起来的？把你抓捕回来，让你做牛做马，是吧？做牛做马这是不是效力呀？（是。）“这并不是它心甘情愿”，你心甘情愿吗？你不是心甘情愿，你是怕死。“而是有我的铁杖在管辖着它，它才心服口服，有我的行政在治理它”，今天把你召进来了，进了这个圈圈里，上午咱交通了行政里边有个铁杖，铁杖管辖着它。“有我的行政在治理它”，怎么治理呀？你在铁杖里边能管得住你就管，管不住，你跑出去了就是什么？跑出去怎么治理呢？刑杖，刑

杖是治理，铁杖是管辖。“我有我的大能，它不得不心服口服，必须得老老实实地被我踩在脚凳底下。”

该怎么认识神已公开显现（五）

神说："我作工作总是不慌不忙，不管人如何跟随，我都是按着我的步骤、按着我的计划作工。所以，尽管你们如此地悖逆我，我仍是不停止我的作工，仍然在说着我要说的话。我将我已预定好的人都召集在我的家中做听我说话的对象，然后将所有对我话顺服渴慕的人都归在我的宝座之前，将所有背叛我话、不听从顺服我的、公开抵挡我的人都放在一边等待最终的惩罚。人都活在败坏之中，活在恶者手下，所以跟随我的人并没有许多人渴慕真理。也就是说，多数人并不是真心敬拜我，不是用真理来敬拜我，而是以败坏、悖逆，以欺骗的手段来博得我的信任。所以我说：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被召的人都是败坏至极的人，都是在同一个时代生活的人，但选上的人仅是一部分相信、承认真理的人，是一部分实行真理的人，这一部分人仅是小小的一部分，在这些人中间我将得着更多的荣耀。对照这些言语你们知道你们是选上的人吗？你们的结局会是如何呢？"（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

"我作工作总是不慌不忙"，你看见神作工慌不慌？忙不忙？（不慌不忙。）你怎么看见的？萧凯，你怎么看见神作工不慌不忙的？（萧凯：神作工都是有计划、有步骤的，一步一步作的，并不是非得达到什么。）（书纪：假带领、敌基督作工作了这么多年，在这七年以后，神才发表了《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但是在人这里就是一有打岔搅扰，就赶紧制止。）2012年敲锣打鼓的时候，人倒说神作工已经结束了，是吧？（是。）"神作工结束了，赶紧走吧，再不走就跟不上步伐了，登不上方舟了。"神作工总是不慌不忙，那时候人就说神作工结束了，可说结束了、结束了，神又开始说话了，开始见证神的独一无二了，人以为见证完了这可就结束了，人每天都是在盼日子，结果神又开始交通《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交通完《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这又交通了《什么是追求真理》，解决人的看事观点，是吧？（嗯。）"我作工作总是不慌不忙，不管人如何跟随，我都是按着我的步骤、按着我的计划作工。"怎么计划呀？（书纪：一边作洁净的工作，一边见证众长子。）一边见证众

长子，一边洁净教会。“我都是按着我的步骤、按着我的计划作工。”神作工的步骤是什么呢？今天交通了神怎么拣选众长子，拣选出来是不是还要把他作成呢？（对。）把他作成以后，他要出来作工，神在带领着他，这是不是作工步骤？（是。）一步一步的作工步骤。你虽然看不见，不知道，但是今天给你交通出来了，你应该就知道了，就能看见神的作工是一步一步的，是有步骤的。就像生命，它是逐步长大的，不是一下子就长大的。“我都是按着我的步骤、按着我的计划作工。”什么计划？神有个什么计划呢？刚才看了神话，神说：“以往为我儿效力之时，它胆大包天，任意欺压我儿，想借此来羞辱我，说我是无能之辈”，等作工结束了，神说：“现在不是你——撒但掌权了，而是我把权收回来，叫我儿来收拾你的时候到了。”神搭理不搭理？神不搭理。神不打破他们的“铁饭碗”，这是不是计划？（是。）所以说教会能不能倒呢？不能倒。神不搭理他，不搭理他等什么呢？等作成神的众长子，作成了以后，让众长子再来收拾他，这是不是向那一步进军呢？（是。）这是步骤，这是计划，让你看见了。因着这个步骤、计划还没作成，这个步骤、计划是逐步作成的，众长子的生命是逐步长大的，不是一下子长大的，得有个过程，他的生命长不大，这个工作就不能完。所以你在这儿着急得想让神作工结束，众长子生命长不大，神的作工就结束不了。“所以，尽管你们如此地悖逆我，我仍是不停止我的作工，仍然在说着我要说的话。”为什么呢？你的那些悖逆神搭理不搭理？（不搭理。）今天我在这儿给你交通了，你还有个进入，活在那黑暗之地的人呢？原教会里的人呢？他活在了无底深坑，是不是在那儿干熬着呢？（是。）熬猪食呢。“我将我已预定好的人都召集在我的家中做听我说话的对象，然后将所有对我话顺服渴慕的人都归在我的宝座之前，将所有背叛我话、不听从顺服我的、公开抵挡我的人都放在一边等待最终的惩罚。”所以人在等待神的作工结束，但神的作工一直不结束，这是不是让他等待着呢？等着神惩罚他。

“人都活在败坏之中，活在恶者手下，所以跟随我的人并没有许多人渴慕真理。也就是说，多数人并不是真心敬拜我，不是用真理来敬拜我，而是以败坏、悖逆，以欺骗的手段来博得我的信任。”这话对咱是不是审判？（是。）你怎么尽本分的？是不是以你那败坏、悖逆，以

欺骗的手段来博得我的信任？你只是做在人前。“所以我说：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被召的人都是败坏至极的人，都是在同一个时代生活的人，但选上的人仅是一部分相信、承认真理的人，是一部分实行真理的人，这一部分人仅是小小的一部分，在这些人中间我将得着更多的荣耀。对照这些言语你们知道你们是选上的人吗？你们的结局会是如何呢？”对照这个，你是不是被选上的人？咱不说选众长子，就说前几天咱发了《你是麦子还是稗子》的文稿，你们看了吧？（嗯。）萧康，你是稗子还是麦子？（萧康：稗子。）你这回答得干脆利索啊，为什么说你是稗子呢？（萧康：我看那篇文稿了，里边说表白辩解、不接受就是稗子。）老吕刚才说什么呢？“你成了稗子还能行呀？”（老吕：最起码得做麦子呢。）“怎么也得是个麦子！”一看老吕必须是个麦子。（老吕：追求做麦子。）萧凯是什么？（萧凯：稗子。）你看了没有？（萧凯：没看完，前面的看了一点。）什么是稗子？什么是麦子？你对这个感不感兴趣？你对神的公开显现不感兴趣，我觉得你对怎么区分稗子和麦子应该是感兴趣的，是吧？因为你主要得看看你是稗子还是麦子。稗子和麦子从哪儿区分呢？一方面是根据神话，根据神交通的有羞耻感、有惧怕感来区分，有这两个感人就能蒙拯救，也就是说你有羞耻感、有惧怕感就能蒙拯救。那能蒙拯救的是什么人？能蒙拯救的就是麦子，就是子民，也就是说麦子就是子民。麦子还有一个什么表现呢？麦子是通灵的，他能听懂神话、能看懂神话，可以和天上的卫星电台接通。稗子呢？他是不通灵的。这是两个标准了吧？还有一个是实行真理，明白神心意实行真理的是麦子，不明白神心意实行真理的是稗子，因为他不通灵。不通灵能不能实行真理？（不能。）不能吗？（只是能守一些规条。）那守规条算不算实行真理？（不算吧？只是能效个力。）忠心的效力者，默默无闻，勤勤恳恳，算不算实行真理？（算。）他实行真理，但不等于他是明白真理的。通灵的，能听懂神话的，也不等于他就明白真理了。有人说“我什么也明白呀，就是实行不了”，他明白不明白？（不明白。）他明白的是什么？他明白的是字句道理。这个分清了，他明白的是字句道理。为什么说他不明白呢？因为他没实行。他只要没有实行就敢确定，他肯定没得着真理。怎么才能得着真理？是他实行以后才能明白真理，才能得着真理。所以说，他说他什么都明白，就是实行不出来，他只是明白字句道理，但他并没有得着真理。“什么也明

白，就是实行不出来”，这属于什么？这个既不是麦子，也不是稗子，是什么呀？（瘪的稗子。）瘪的稗子也不是，性质不一样，这是魔鬼。什么也明白，他就是实行不出来，你说他恶不恶？（恶。）明知故犯这就是魔鬼。稗子是不通灵，但你不能说人家不通灵就是魔鬼。这是说了几个标准呀？（三个。）麦子、稗子、魔鬼，根据这三个来分。

咱先说不通灵的，不通灵的也就是说，他听不懂神话，但他有信，他能默默无闻、勤勤恳恳，能按照工作安排、按照神给他安排的规条形式去实行。咱以前交通过警犬，是吧？（嗯。）你说警犬是属于稗子还是麦子？（麦子。）警犬是麦子，是吧？（是。）（人家警犬听话顺服。）他说警犬听话顺服，你们说警犬听话顺服吗？（它只是能听懂人的一个指令，但它听不懂人话。）这就是作工的逐步拔高，以前要求你做个警犬就行了，现在要求你做警犬就不行了。以前说警犬是说它能听懂人的一个指令，但它不是能听懂人话。你训练它呢，它做对了，你给它个吃的，它做错了，你就打它一下，它是看你的手势、看你的指令，你给它一个指令，它就按着这个指令去做了，它不是听懂你的话了。就是说，忠心的效力者就是条警犬，它能按你的指令去做事，但它听不懂你的话，它不能和你对话，不是一个台阶。咱以前说“做警犬，做警犬”，警犬还没有做上，这又淘汰成忠心效力者了。子民和忠心的效力者区别在哪儿呢？子民人家能听懂神话，也就是说如果狗能听懂人话，那就不叫狗了，那就是人了。这下清醒了吧？（嗯。）咱不能只满足于做警犬。好比说，今天给你安排了一个工作，我告诉你了，你做完以后回家睡大觉去了，这仅仅是听懂了一个指令。如果你能听懂我的意思，你自己就知道作完这个工作该作那个工作了，不用人给你安排，你能听懂人话了。麦子和稗子的区别是什么呢？麦子是有羞耻感和惧怕感的，当揭露解剖了你以后，你对揭露解剖的态度就暴露了你有没有羞耻感、有没有惧怕感。当揭露解剖了你以后，你有惧怕感，你敢反抗吗？（不敢。）你不敢反抗，你也不能辩解、表白、讲理。你辩解、表白、讲理证明什么？揭露解剖了你，你没有感觉到一种羞耻，反而还敢起来辩解、表白，这就证明你没有羞耻感。好比说我揭露你没良心的时候，你在这儿看，“呀，这就是没良心，我信神吃着神的喝着神的，我怎么干的是没良心的事

呢？”你的表现是种惊讶、是种害怕。神来恢复人的良心理智，没有良心就不配称为人，“我怎么做出没有良心的事了？怎么就是没良心呢？我这个表现就是没良心，哦，这就是没良心。”你看见自己没良心以后，你难受、懊悔，“我怎么是个这人呢？我吃着神的、喝着神的，怎么干的是没良心的事呢？”你是一种自责、是一种内疚。不揭露解剖的时候你不知道，揭露解剖以后你是种内疚、难受，这就是一种羞耻感。没有羞耻感的呢？咱简单说一个例子，就比如淫乱，一种人他的本性就是淫乱分子，一种人他是被熏陶感染，也就是一种败坏性情。人活在大红龙国家，活在这个邪恶的世界，本身他没有淫乱的本性，但他在熏陶感染之下呢？他看到人家是“家里红旗不倒，外边彩旗飘飘”，人家说“我这里有三个”，“我这里有五个、六个”，人家是比赛呢，人家不是以这个为耻，而是以此为荣，人家认为那是一种能耐，这种人的本性本身就是邪恶的。可另一个人呢？他的本性不是邪恶的。他生活在这个范围里，他听见人家这个说有四个，那个说有五个，他没有好像也不正常，可是有吧，感觉也不对，对不起老婆，可是他想不想有？（想。）想有，如果真有了一个，他敢不敢让他老婆知道？敢不敢让外人知道？（不敢。）人家是炫耀、宣讲，他是偷鸡摸狗。即使他是偷鸡摸狗，但在那些人的熏陶感染下，每想起人家这个有四个，那个有五个，他还偷鸡摸狗吗？在那些人面前好像就不是什么很羞耻的事，麻木了。就像骗子一样，骗得多了他就麻木了，他就不以为羞耻了，这是在败坏的人群里熏陶感染以后就成这样了。你看着同样都是淫乱，但是不一样，一个是在熏陶感染下产生的，一个是本性就是邪恶的。当神来了以后，神告他说，“淫乱是邪恶的，这个属于淫乱，这不应该”，当神说出话来了，他能说“神是造物的主，我是受造之物，我得活出人生的意义，神给我制定了，神说这是羞耻的，这就是羞耻的。”当神说出来以后，让他曝光了，他能不能抬起头？（抬不起头。）“哎呀，这下完了，我再也不敢了。”他是种懊悔、悔改。而本身就邪恶，说自己有四五个、五六个还比赛的那个人呢？神说那是邪恶的，他会不会脸红？他会不会懊悔？（不会。）他会怎么？“你说啥呀，我有五六个就不行了？历代以来的皇帝有几个？大卫有几个？我刚有几个，你就说不行了！”讲理、叫嚣、不知羞耻，这就把稗子和麦子分开了。不管是稗子还是麦子，从这个例子里边来看，他喜欢不喜欢真理？他不喜欢真理，他也喜欢搞个淫乱，但是他

有个羞耻感，神一说出来以后，他还敢不敢了？不敢了。他受到捆绑、控制、辖制，不能有，不敢了，还感觉有些后悔、难受，感觉丢人呢。那个没有羞耻感的人是要干架呢，他想干架，可是能干架吗？他又不能干架。他是个受造之物，心里抵触，但嘴上不能说，因着神手里有权柄、有行政。即使这个是搞淫乱的，他看见神的行政以后，他还敢不敢搞？（不敢了。）他不服不满，想和神讲理，但又不具备讲理的这个条件，他是谁呀？能不能讲理？（不能讲。）可是神话和他的观念是打架的，他不认可、不认同神话说的，“明明就可以，神要说不可以，那我有啥办法呢？”他是在没办法的情况下只能持守着，他不敢越过这个界限，这叫什么？他把它当成诫命一样来守，他不犯淫乱，是因着有行政而不敢触犯，他是守住了一个诫命，他是硬守住了一个诫命，也可以说是守了一个规条。但是有羞耻感的那个人呢？他用不用守诫命呢？他不用守诫命，因着他有一个羞耻感，他的行为就受到了制约，他不是很痛苦地就能去实行。但是实行和实行是不一样的，一种人他觉得人就应该这样活着，就守住了。稗子呢？他听不懂，他觉得他的那个观念就对着呢，只不过是“你是神，我没办法，我只能克制，顺服下来”，克制地顺服下来了，不敢了，就是说顺服和顺服不一样。神看的是什么呀？神看的是人的态度、观点，这两个人的态度不一样，所以划分的界限是不一样的，一个就是稗子，一个就是麦子。

那次萧齐来我这里告状了，说：“他们把我当软柿子捏。”我解剖萧齐什么了？我说他是个逆子，是吧？“原来我是个逆子？我信神信到最后做了一个逆子！我做的这是啥呢？”他感觉有点亏欠、内疚、自责，还流了点眼泪，这是不是良心的一种唤醒？这就是良心发挥功用了。神来就是唤醒你的良心理智，你有这么一点良心来控制你，这是什么？这就是麦子的一个表现，听懂这个意思了吧？（嗯。）咱这是打比喻呢，萧齐不要狂妄得飞上天啊！这是说萧齐有一个麦子的表现，但就萧齐的素质来看，萧齐的素质怎么样？（不如萧卫。）在理解上、交通上比萧卫欠缺一点，是吧？（嗯。）你作不了什么大工作，你顶多就是作个事务性工作，因为你不能独当一面，你不能带领众子民，所以即使萧齐是个麦子，也是一个瘪麦子，是吧？（嗯。）如果能听懂神话，还能作了大的工作，这叫什么？这叫饱满的麦子。你看人家萧

卫，神给了他那方面的能力以后，人家就很有可能成为一个饱满的麦子，但这还得看人家愿不愿意背叛自己。如果他要持守自己的观点，“你愿意爱谁爱谁，你愿意爱谁爱谁”，他顺服不顺服？（不顺服。）这是什么？这就是稗子的表现，是吧？（嗯。）这就成了稗子了。如果你是稗子，但因着你有素质，你还能作了大的工作，这是什么？（饱满的稗子。）对了，这就是一个饱满的稗子。听懂了吧？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是撒但送来的礼品。保罗有没有素质？（有。）是不是撒但送来的礼品？（是。）那他是不是一个稗子？（是。）神主要看的是什么？神主要看的是你的看事观点是不是扭转了。你的看事观点扭转了，唤醒你的良心理智，是你的良心理智来支配你，这就是一个麦子，再加上你的素质，那就是一个饱满的麦子。如果你与神对抗，与神搞交易，但你还有点能力，神是不是要利用你啊？利用你还能作点工作，那你就成了一个饱满的稗子。那你愿意做饱满的麦子？还是愿意做饱满的稗子？这好变不好变呢？能不能转变啊？（能变。）能变。神说过，这里边可以有个转化，这个转化需要什么呢？神成全的就是人的一个心志与信心，你有那个心志与信心就有机会转化。好比说你是稗子，你只能听懂一个指令，神告诉你这块肉不能吃，但你想不想吃肉呢？（想。）你想吃，但你的这个和神要求的不相合，虽然你在这里能守住诫命，“我不吃”，但在你不吃的时候就产生了一种观念，“明明肉就是好吃、能吃，神为什么不让我吃呢？神就是虐待我，神就是欺负我”，如果你的这个观念一直在这里运行着，和神对抗着，但是你还能克制住，这就是说你是一个稗子。但如果你能够持守住，你有一个心志与信心，就像萧卫说的“弟兄是对的我是错的，弟兄是对的我是错的……”你有这个心志与信心，“神是对的，我是错的，虽然神作得不合人的观念，但是有神的智慧在其中，我不知道神的智慧是什么，但神一定是对的”，把自己放在一个无知的位置上。“虽然这肉是能吃的，但是神作的绝对不会错，有神的智慧在里边，所以这肉不能吃。我看这肉能吃，我是错的，神是对的，这肉就是不能吃！怎么不能吃呢？那我得去看怎么不能吃，我得去认识、去分辨。”你有这个条件，或者有这个理智你就去认识，如果你没有，那你永远记住“我是错的”就行了。更好的就是，你去认识一下，这个肉里边放着老鼠药呢，你说这肉能吃不能吃？（不能。）可是在你不明白的时候，神和你说“这肉不能吃啊”，你就记住这句话了，“神就不

让我吃肉”，当你去认识了，这肉不能吃，这里边有老鼠药呢，“哦，原来不让我吃，是因为肉里边有老鼠药呢，这是神对我的保守，是神的爱”。神不让你吃，你还能看到是神的爱，这个就是转换了一下。因着什么转换的呢？因着你的信心与心志。什么信心呢？刚才说了，“神是对的，我是错的”，你的这个信心得持守到什么程度？你得有极大的信心，还得有心志，今天没告诉你肉里边有老鼠药，明天没告诉你，今年也没告诉你，过了两年才告诉你，行不行？（行。）你得有这个心志。两年了你才明白，神不让你吃肉是因为肉里边有老鼠药呢。神成全的是人的信心和心志，当你有这个信心和心志往上走的时候，神就作工。神如果在你身上作工，那这个事情难办不难办？（不难办。）神要扭转你的观点，你的这个观点是神来扭转的，不是你自己扭转的，神来扭转了你的观点，那你就成了一个子民了，就不是稗子了。还有一个是实行真理，麦子是明白了、知道了以后，在实行真理的过程中、在实行真理以后明白真理了。他明白真理了就能更好地守住诫命，守诫命是为了更好地实行真理。对于稗子来说，他不明白真理，但他能实行真理。神有句话是怎么说的呢？不是你的性情变了，而是你能实行真理了。就像萧卫说的，“我是错的，弟兄是对的”，他的观点变了没有？他的看事观点没变，但是他能实行真理了。如果说，你的看事观点不变，你变不了你就不实行真理，那就成什么了？（稗子。）不是成稗子了，那就成魔鬼了。不实行真理的就是魔鬼，在不明白真理的时候能实行真理的就是稗子，能忠心效力，虽然没有生命，但神赐给你恩典，让你活一千年。现在这个麦子、稗子分清了吧？（嗯。）那就看看你自己是个麦子还是个稗子，还有分辨周围的人是麦子还是稗子，各从其类了，这是不是宣布各类人的结局了？（嗯。）根据你走的路，你自己去衡量，看你是麦子还是稗子，好衡量吧？（嗯。）你每做一件事情你去看看，“我这是麦子还是稗子？”你这么经历上一年，是不是就成习惯了？你知道你是麦子还是稗子，你也知道张三是什么，李四是什么，那等到拔出稗子的时候还能带出麦子吗？魔鬼受惩罚了，你还能因着它受惩罚而消极吗？不消极。从这里能看到什么？神作工结束了，就要宣布各类人的结局呀，这个听懂了啊！

神说：“被召的人都是败坏至极的人，都是在同一个时代生活的人，但选上的人仅是一部分相信、承认真理的人，是一部分实行真理的人，这一部分人仅是小小的一部分，在这些人中间我将得着更多的荣耀。”这是不是说子民呢？“但选上的人仅是一部分相信、承认真理的人，是一部分实行真理的人，这一部分人仅是小小的一部分”，还记得神说什么了？在中国子民多不多？（不多，是少数。）不多，很少，大多数是忠心效力者。老吕，你是什么？你是子民还是……（老吕：效力者。）老吕现在是越来越低了，老吕一开始是说“我要走彼得的路，我要爱神呢”，爱神还没有达到呢，现在连子民也不是了，成了效力者了。（老吕：慢慢转换嘛。）这就看你老吕的心志如何了。“在这些人中间我将得着更多的荣耀。对照这些言语你们知道你们是选上的人吗？你们的结局会是如何呢？”神告诉你了，在神作工结束以前，咱每一个人都是有希望的。再往下看，“因着他的老实、憨厚，他不会因为别人对他的污蔑、亵渎、论断、定罪及撒但的围攻而记恨于人，他只认为人是愚昧、无知、没见识，被迷惑、引诱的无辜者”，这说的是啥？老吕能听懂吗？（老吕：能。）说的是什么？（老吕：就是别人逼迫他的时候，他不记恨人，他认为别人是受撒但愚弄了。）前边说的是神给他摆设的一个环境，后边的那一句是他的态度、观点。今天咱一直交通的是什么？交通的是你的态度、观点。打败撒但靠什么打败的呢？就是你的态度、观点。你看约伯站的见证，约伯站什么见证了呢？约伯做什么了？约伯啥也没做，就是说了一句话，是吧？（对。）约伯站的见证简单吧？（嗯。）人家说一句话就行了，就站住见证了。约伯说了句什么话？“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伯1:21）就这一句话，撒但就退去了，神就要赐福于他。这一句话厉害不厉害？（厉害。）话好说不好说？（不好说。）为什么不好说呀？这句话里面带着他的态度、观点，这是他的态度。不管神剥夺了他多少，就是神剥夺了他的一切，神也依然是神，“赐福的是神，剥夺我的，他也是神，我绝对不会背叛神，不会否认神！”他老婆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伯 2:9）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哎！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伯2:10）约伯把她骂回去了。约伯不仅不弃掉神，而且还把他老婆骂回去了，这就是约伯的态度、观点。但以理下狮子坑，是神把狮子的口给封住

了，那你今天要封狮子的口怎么封呀？用你的见证。你看我一路是怎么打过来的呀？就是用见证。见证什么呀？什么是见证？就是在神给你摆的恶劣的环境里，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必须是恶劣的环境，恶劣的环境在人来看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呀？不尽人意。也就是说，“是神把我逼上了绝路”，在把你逼上绝路以后，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神就看这个呢。你不要告诉我，神把你逼到顺路上了、逼到赐福的路上了，你赞美神呢，那是不是见证？（不是。）记住了，是绝路！不要到哪一天了，你说“不是我不顺服，是神作得太绝了，神作得太苛刻了！”咱看约伯临到的每一件事情，剥夺了他的万贯家产了，他的十个孩子也没了，他还满身长疮，坐在灰中，这环境恶劣不恶劣？（恶劣。）没路可走啊。亚伯拉罕呢？他九十多岁了，神就给了他一个以撒，最后神还说“来，把以撒献上”，他有没有路可走？（没有。）绝路。当你在绝路上的时候，就是神在看你的态度、观点，你的这个态度、观点就代表着你的性情、你的人性，用你的态度、观点来封狮子的口。撒但会不会退去，就看你的态度、观点。神为什么要拣选老实、憨厚的人呢？“因着他的老实、憨厚，他不会因为别人对他的污蔑、亵渎、论断、定罪及撒但的围攻而记恨于人”，为什么说他老实、憨厚呢？够憨厚的了吧？（嗯。）论断、围攻、亵渎，这些人这样做在他身上，他反而不记恨这些人，你能不能做到？（不能。）你做不到，但你该不该做到？（该。）这是不是你的一个路途？（是。）当你能够做到了，你就站住这个见证了。你能做到了，也就是说你和弟兄姊妹能和睦相处了。为什么经常有这些打斗的环境呀？你们这个打斗的环境不是让人家萧武消极了，就是让人家小鑫消极了，人家萧武和小鑫都是文人，人家看见你们打斗，人家就消极了，“这是些什么人呢？这是进了魔鬼群居之地了”，是吧？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两个文人也不是好东西啊！人家还没和你打斗呢，你俩先消极了，你说这能成了好东西啊？在这打斗的过程中，不管人家怎么打你，你该有什么态度？你看这里说的，老实、憨厚的人是什么态度呢？他不记恨于人。他和你吵不吵？他和你闹不闹？（不吵、不闹。）他为什么和你不吵、不闹？他不是没知觉，那是因着什么？因为对方愚昧无知。你和二百五在一起，你和二百五能吵起来，证明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是吧？你和二百五在一起能不吵、不闹，证明你站住见证了，二百五就是来检验你的。二百五，你以后不检验他们

了，让他们检验你，行不行？二百五，这个话能听懂吗？（二百五：能。）“因着他的老实、憨厚，他不会因为别人对他的污蔑、亵渎、论断、定罪及撒但的围攻而记恨于人，他只认为人是愚昧、无知、没见识，被迷惑、引诱的无辜者”，你不记恨于他是因着什么呀？你认为他愚昧无知。你看二百五，不管二百五做什么，在你来看，“唉，二百五愚昧无知，天天在这里做饭呢，就知道效力，就不知道生命进入，就不知道吃喝神话，就不知道神看什么，就不知道神鉴察着呢，还在定时炸弹上跳舞呢！”你看着她在定时炸弹上跳舞，你说你还和她生气呢？你不生气了，你看着她可怜呢。你说她乱发血气，是不是在地狱边？（是。）她在地狱边乱发血气，她毁谤、攻击你了，你不看着她可怜，你还和她摔跤呢，这证明了什么？你也在地狱边呢。所以说，你得看见她无知、愚昧，被撒但迷惑、引诱，她是无辜者。二百五信了几年了？二百五人家是“去年”才信的，你们还要和人家二百五生气，你说这还能行呀？“因着他的老实、憨厚，他不会因为别人对他的污蔑、亵渎、论断、定罪及撒但的围攻而记恨于人，他只认为人是愚昧、无知、没见识，被迷惑、引诱的无辜者”，就用这个态度就把撒但打败了，知道怎么站见证了吧？不要去谈论你作了多大的工作，你做了什么事，就看你的这个态度。萧武，你和小鑫一看他们打架就起来跑、就消极，这是什么态度？不经历神的作工，不去寻求神，不去问神，你也不去可怜他们，你就站在自己是好的一边来看，“他们这人性，还信神呢，连个外表好行为都没有，你说神能要他们？”你说他们可怜不可怜？你看见这个你不能跑，就好比你看着有人掉河里边了，你不是赶紧去救他，你是说“什么人呢？大冬天还往河里边跳呢！”你指责他不是人，然后你跑了，见死不救，你见死不救也是恶人。你看见他们打架了，你不是过去拉架，你是跑了。你应该过去把打架的两个人都揭露解剖、审判一番，这才是你该做的，这才是正义。这是说了一个“不会”，接下来又是一个“不会”，“他不会因自己被定罪为‘敌基督’‘大邪灵’就消极、背叛，离神而去，因他认为即使自己就是敌基督、大邪灵，他也是受造之物，也该敬拜神，理当为神献上自己该献的一份”，前边是原因，后边是他的表现。不管谁定罪他是敌基督、大邪灵，他没有因为这个消极、背叛，离神而去，没有这一个。你说他还要不要地位？（不要。）那今天给你调换了一下本分，不让你当带领了，不让你当小组长了，你就咋了？你就消极了。你看萧齐，不让

他当带领，他就消极得躺下了，你说这是啥见证呢？还有什么？还不能被误解，一被误解了可不行，还要哭鼻子呢，“他误会我了，她冤枉我了，二百五总要冤枉我”，用不用哭呀？（不用。）不会因为这个而消极、背叛，离神而去，因为啥呀？“因他认为即使自己就是敌基督、大邪灵，他也是受造之物，也该敬拜神，理当为神献上自己该献的一份”，敌基督、大邪灵该不该死？该不该受惩罚？（该。）即使他该受惩罚、该死，但他在临死之前还要献上他该尽的一份，这是不是一个见证？（是。）那你呢？别人冤枉你了，或者没人冤枉你，你看见你走的就是稗子的路，或者是魔鬼的路，你看见你走的是魔鬼的路，你就起来撂挑子走了？不信了？不干了？应该怎么做呢？你就是魔鬼，你也是受造之物，你是魔鬼你也应该把你该尽的一份尽上，你知道多少实行多少。当你看见自己是个魔鬼、自己是个稗子，但你还能把你该尽的一份尽了，这个时候，神是不是看见了？那你还是魔鬼吗？还是稗子吗？你的这个见证就把撒但打败了，你有见证在这里呢，他控告不了你。他说你是魔鬼、说你是稗子，你用见证说话，“哪个稗子知道他没有归宿的时候还能起来尽上他该尽的一份？”这是不是一个麦子的见证？（是。）实行真理的就把不实行真理的给定罪了，他没法来控告了，所以说把你自己大胆地交给神，看神能把你怎么样。

我跟你们交通的是什么你得记住了，这几个是重点。为什么说是重点呢？现在就定你归宿呢，你是众子民，还是效力者，还是魔鬼，是不是现在就定你呢？（是。）要定你是根据什么定呢？是根据你在患难中所站的见证，最后时期，就是现在作工的最后时期就根据你站的见证来定你的归宿，来定你是众子民，还是效力者，还是魔鬼。根据什么定呢？就根据这个，而不是根据人家干这个活儿了，人家干那个活儿了，人家当带领了……。和地位、名誉有没有关系？（没有。）搞清楚了，没有关系，咱不要再受尽什么本分的这个辖制。在神那里，不看你尽什么本分，只看你的态度与观点。我在这里给你立了一个标杆，在神给我摆设的这个环境里，你看我的态度、观点是什么。“他也不会因为响应工作安排揭发检举敌基督、假带领，被开除、打压而埋怨、消极”，为什么呢？这个工作安排是祭司弟兄下发的，是让我揭发检举假带领、敌基督呢，我是因为响应工作安排而被打压、开除的，所以我不会因为这个而消极、埋怨，那你会不会呢？假如哪一天我给

你安排了一件事情，你去做了，这是我安排的，或者是我给了你一个方法，就像那次我告诉了晓宋量尺寸的一个方法，不管晓宋是理解对了，还是理解错了，但这是我给他的这个方法，结果按这个方法就做错了，然后晓宋就消极软弱了，“弟兄，你给我的是什么方法呀？我按着你给我的方法做，但这做出来的是啥呀？”他消极软弱了，“弟兄，你都能做出这事来，你怎么带我呢？你怎么带众子民呢？这事怎么成立呢？”就开始对我的身份产生了怀疑，“你连这个基本的都做不了，你连我都不如，你还怎么带人呢？”所以，我在这边就是祭司弟兄说让揭发检举，我揭发检举了，但祭司弟兄不处理、不搭理。世人还怎么呢？还要面子呢，说什么？“热脸贴了个冷屁股。”那我应该有什么态度、观点？我不会因为这个就消极软弱，因为我是信神的。第一，因为我是信神的，第二，因为我是个受造之物，神怎么作都是对的，神怎么作都可以。约伯即使站住见证以后，神把他灭了，也是神的公义，因为人是一个受造之物。今天就是字句道理咱也得知道，尤其是经历到这儿，咱更应该明白。“他也不会因为他揭发、检举，神和祭司弟兄不处理，反而出国扩展福音工作而产生误解、埋怨、隔阂。”你看见我和神、和祭司弟兄有隔阂没有？我有没有埋怨？（没有。）没有埋怨、没有隔阂。“因他认为‘实际的环境实际经历，神来在地上还受实际环境的逼迫呢！咱一个败坏的人又有何怨言呢！’这不正是信神的实际吗？”我这是举了几个例子呀？（四个。）这四个例子，就是神给他摆设的四个环境，他的态度、观点是什么，根据神给他摆设的几个环境，来看他的几个态度、观点。这里说的是一个什么人的态度、观点呢？“这是一个本性老实、憨厚之人在大患难期间本能流露出来的认知与忠心、顺服，是他对神真心无二的一个证据，也是他从大患难里走出来的有力见证。”够不够老实？（够。）够老实，够不够憨厚？（够。）够憨厚的了。就是说不管神怎么作，他没有消极、软弱，没有起来背叛。“这是一个本性老实、憨厚之人在大患难期间本能流露出来的认知与忠心、顺服”，为什么说是本能呢？那时候有没有圣灵作工？（没有。）没有圣灵作工，所以是本能流露出来的忠心与顺服。这个需要不需要有真理啊？不需要有真理，他就是一个老实、憨厚，对神真心无二就行了。“这是一个本性老实、憨厚之人在大患难期间本能流露出来的认知与忠心、顺服，是他对神真心无二的一个证据，也是他从大患难里走出来的有力见证。”这就是患难里的见证。“从作工

的果效上来认识神的公义性情，更能看见神的全能与智慧。”什么作工果效呢？神要来拣选人，拣选什么人呢？老实、憨厚的人。神摆上这么一个环境，老实、憨厚的人是不是就按着老实、憨厚的这个属性走上来了？（是。）这是不是就拣选出来了？（是。）“从作工的果效上来认识神的公义性情，更能看见神的全能与智慧。”神太智慧了，人是不可能想象得到的。不要说人想象不到了，撒但能不能想象得到？（想不到。）撒但要是能想象到的话，早就打岔了。

神说：“因我所要的并不是艳丽、繁茂的花朵，而是要那累累的果实，并且不是变质的。”在教会建造的时候，你看那些大带领，看人家肖红的作工，那是不是艳丽的花朵呢？艳丽、繁茂。但神要的是什么呀？神要的是累累的果实。神不是要教会建造的花开了多少，而是看你有无真理，看你具备了多少真理。“并且不是变质的。”所以2012年的时候就是检验一下你，看你变质了没有。“明白我话的真意吗？所有温室里的花，虽然多如繁星数点不清，而且吸引着所有的游人，但花谢之后，便如撒但的诡计破烂不堪，无人问津。”这个话咱体验了，是吧？（是。）教会建造时期，那是温室里的花。为什么说那是温室里的花呢？神说中国人没有一点可取的部分，完全都是圣灵作工，就人在教会建造时期所作的一些工作都是在圣灵大感动之下作的，所以说那是温室里的花。那个花开得再漂亮，也是在温室里开着呢。“所有温室里的花，虽然多如繁星数点不清”，你从2012年看，温室里的花能数清吗？“而且吸引着所有的游人”，你看2012年有多少“游人”？只要你是信老天爷的，就登记在册，这些人进来是不是都是游人？（是。）“而且吸引着所有的游人，但花谢之后，便如撒但的诡计破烂不堪，无人问津。”经过2012年，让你看见了什么？让你看见了都是撒但的诡计。外国人马上拥入中国，当外国人拥入中国寻求真道的时候，人家说“你给我们见证一下吧”，他说什么？“哎呀，神太爱人了”，就是见证了一个爱，一看他就啥也没有，没有什么可见证的，所以说无人问津。让你见证，你说“哎呀，神的作工太奇妙了，一言难尽呀！”就咱今天所述说的这才是冰山一角，是吧？说了一天还说不完。“神的恩典诉说不完！神的奇妙作为诉说不完！”人家一看你这里就有东西。他们呢？他们是无人问津，原来的大带领无人问津了，没人问了，变成撒但的诡计了，破烂不堪。“而经受风吹日晒的所有的为我作见证之人”，经受

风吹日晒的是不是经过患难呢？（是。）“而经受风吹日晒的所有的为我作见证之人，虽然花并不美丽”，花开得不美丽，所以说人家必定要定罪，给我戴个“敌基督”帽子，所以说花开得并不美丽。“但花凋谢之后，便有果实，因这是我所要求达到的。我说这话，你们有多少明白的？当花谢结果之时，而且当所有的果实能够供我享受之时，我就结束我在地的所有工作，开始享受我的智慧的结晶！”咱今天是不是享受果实呢？

该怎么认识神已公开显现（六）

“大患难以前也就是教会建造时，看见的是一番‘空前盛况’，都是艳丽、繁茂的花朵。而神要的不是这些，因那都是圣灵作工的果效，并不是人自己的身量。而神要的是诚实人，对神真心无二的人，并且能经得起考验，在没有圣灵作工的背景下还能经得住撒但的围攻。教会建造里的神选民就是温室里的花，虽然多如繁星数点不清，而且吸引着所有的游人，但当圣灵收回、大患难临到，就是击打牧人羊群分散了，人都四分五裂，这都是花谢之后的景象，各类人都显明了，根本不是在信神，完全就是撒但的诡计，破烂不堪，外国人进来寻求真道时就彻底显明了——无人问津。而从大患难里走出来的，就是经受风吹日晒为神作见证之人，虽然在教会建造时没有作什么大的工作，花并不美丽，但被人弃绝、定罪为敌基督、大邪灵开除出教会时，也就是花凋谢之后仍能站住见证，诚实人的见证把所有人给定罪了，成为一粒果子。

根据神的六千年经营计划、神在三十年前的预言、神的性情、神的行政，与对神的主宰、安排的实际经历来看，可确认众长子绝对不在教会，绝对是在被牧区带领定为‘敌基督团伙’的一个团体里，这个团体必须是在大患难以后，2013年后半年到2014年间形成，并且日益壮大，成为大团体；众长子必须是在2012年大患难期间，因揭发检举区、牧区带领而被打压开除；必须是有异象，能揭开奥秘的，把人带入真理实际中，必须具备这些条件才是牧人众长子，才是在建造国度。否则都是假的，因为基本条件就不具备。”

这一小段也是一个重点，“根据神的六千年经营计划、神在三十年前的预言、神的性情、神的行政，与对神的主宰、安排的实际经历来看，可确认众长子绝对不在教会，绝对是在被牧区带领定为‘敌基督团伙’的一个团体里，这个团体必须是在大患难以后，2013年后半年到2014年间形成，并且日益壮大，成为大团体”，这几句话是让你看啥呢？看神的作工。“根据神的六千年经营计划”，“根据”，就是说你看见神的显现了没有？依据是什么呢？第一个，根据神的六千年经营计

划，今天实现了，是吧？（嗯。）一个是神的六千年经营计划，一个是神在三十年前的预言，还有神的性情。你看见神的性情是不是显现了？（嗯。）根据作成的众长子看见神的性情了。神的性情也就是神的行政，神的行政是什么呀？强制执行。神要强制执行，让老实、憨厚、诚实的人掌权。这里边还缺写了几个方面，神的智慧、神的奇妙作为、神的权柄，在这里边再加上这几个，从诸多方面来看神的作工，神的六千年经营计划、神在三十年前的预言、神的性情、神的行政、神的智慧、神的权柄、神的奇妙作为，一共七个，是吧？（嗯。）这就是见证神，从诸多方面见证神，从诸多方面来看。那这些从哪儿来看呢？“与对神的主宰、安排的实际经历来看”，这些都是从你对神的主宰、安排的经历来看见的。能听懂这话的意思吧？（嗯。）六千年经营计划这是神的经营计划，六千年前神就计划作成众长子，众长子是谁呢？是有正常人性，老实、憨厚的人，是神六千年的经营计划，是金银宝石。神见证众长子的时候说，神在锡安放一块大石头，这不是神在三十年前才说的，是在圣经里边就已经说了，六千年以前就计划好了，说众长子将会怎么出现。神说：“我曾经说过‘我在锡安放一块大石头，这石头对信的人来说是建造的根基，对不信的人来说是绊人的磐石，对那些魔鬼之子来说，又是砸死人的石头’……这石头就指众长子被见证这事，所说的‘大’并不是指见证的声势浩大，而是见证众长子要有大批的效力者退去这事。”（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一十八篇》）这是不是看见了？（嗯。）神六千年前的经营计划你今天看见了，你怎么看见的呢？你怎么看见神六千年的经营计划实现了呢？是你在对神的主宰、安排的实际经历中看见的，这是不是你经历过来的？（嗯。）“我在锡安放一块大石头，这石头对信的人来说是建造的根基”，你今天跟上了，这是不是就是信的？（是。）你信神是不是从跟上这块“大石头”开始才进入正轨的？（是。）这就是“这石头对信的人来说是建造的根基”，你是不是从这儿开始的？（嗯。）“对不信的人来说是绊人的磐石”，不信了，走向世界了。在打仗的时候这是不是就看见了？在作工的时候你就看见了，这是不是神的主宰呢？是神的主宰、安排。这主宰、安排你是经历了的，众长子怎么作成的，怎么淘汰那些诡诈人的，石头怎样砸死他的，怎样审判、定罪他的，你是不是都看见了？（嗯。）怎么抓捕他的罪状的？神走出“厨房”，让他大显身手，抓住他的罪

状，然后神再把众长子作成，众长子再来收拾这些畜生。这些是不是你经历到的？（嗯。）已经是你经历过来的，这是你在对神的主宰、安排的经历中看到的。神的六千年经营计划实现了吧？（嗯。）神三十年前的预言，《基督起初的发表》里说的那些话，是不是都是三十年前的预言？（是。）众长子将要遭受什么样的环境，众长子将要怎么出来，是谁来见证众长子的，众长子他是什么人性，是不是都告诉你了？（是。）你在经历神主宰、安排的过程中，是不是也看见了？（嗯。）神六千年的经营计划也好，三十年前的预言也好，都是你在经历神的主宰、安排中认识的。还记得咱以前交通的人生意义吗？人生意义就是神让你来到世界干什么，神让你来到世界就是让你来体验神的主宰、安排，在神的主宰、安排中去认识神。你就是来经历、体验神的主宰、安排的，所以在这里就是在经历神的主宰、安排中看见的，神话应验了。

一个是神六千年的经营计划，一个是三十年前的预言。还看到了什么？神的性情，神的“喜”是一切正面事物的诞生与存在。神喜欢诚实人，这是不是也是在你的经历、体验中看见的？从2010年神作了什么工作，2012年大显明，众长子从大患难出来，神要把众长子作成，看见这是神的性情，神喜欢老实、憨厚的人，那老实、憨厚的人就要诞生，不仅要诞生，他还要存在下去。神的行政，强制执行，让诡诈人中了自己的诡计，最后无人问津。看见了神的性情、神的权柄、神的智慧、神的奇妙作为。这个是咱今天上午交通的吧？这些都是在神的主宰、安排中看见的。我给你交通的重点是什么？中心是什么？我给你交通的目的是什么？（神是怎么显现的。）是，我交通的是让你看见神的显现了，但我交通让你看见神显现的目的是什么？（肖红：认识神的作工。）让你认识神的作工，是给你见证神的作工，主要目的是让你学会经历神的作工，把你带到神的作工里。怎么把你带到神的作工里呢？你看我是怎么经历神作工的，我是怎么经历神话的，我是怎么看见神的。你呢？我这是条路，让你也跟着这条路去走，你再看神话的时候，你再经历、体验的时候，在神给你摆设人事物以后，你来看，你看见神的六千年经营计划实现了没有？你每天和人打架呢，今天交通了以后，明天还打架不打架？（不打了。）不打了。为啥不打了呢？（因为认识神的作工了。）因为要认识神的作工，所以不打

了？（嗯。）这是神的作工，这是神专门摆设的环境，神在那边看你呢，就看你的态度、观点呢，所以说不能打了。我给你交通，一个是把你带入神的作工中，一个是带着你，让你知道怎么看见神的、怎么看见神显现的、怎么看见神登山变像的，不要过一会你就不知道神登山变像是啥意思了，不知道你是怎么看见的了。你看见神的经营计划实现了，你看见预言实现了，你看见神的性情了，你看见神的权柄了，你看见神的智慧全能了，你看见神了没有？（看见了。）这就是神的公开显现，你看见神了。根据诸多方面，“可确认众长子绝对不在教会”，绝对，绝对不在教会。“绝对是在被牧区带领定为‘敌基督团伙’的一个团体里，这个团体必须是在大患难以后”，如果来个2011年、2012年的，那就成了冒充了。“这个团体必须是在大患难以后，2013年后半年到2014年间形成，并且日益壮大，成为大团体；众长子必须是在2012年大患难期间，因揭发检举区、牧区带领而被打压开除”，一个是众长子必须是在2012年大患难期间，还有一个是啥呢？众长子必须是因揭发检举区、牧区带领而被打压开除的。为什么得是因揭发检举而被开除呢？因为揭发检举是工作安排要求的，人家是因着顺服工作安排而被开除的，你不要说他是因为其他原因被开除的，“我也是开除的，我也是开除的”，人家和你的开除原因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人家是因着顺服神的工作安排而被开除的，这就是一种打压。你是作恶被开除的，不能看外表。“必须是有异象，能揭开奥秘的，把人带入真理实际中，必须具备这些条件才是牧人众长子，才是在建造国度。否则都是假的，因为基本条件就不具备。”

“神说：‘也就是说，众长子与我受同样的苦之后，接受了我的所是所有，从我得着了一切，这就是得着长子名分的过程，是众长子高举我的宝座的时候，也是从我接受权柄的时候。’（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九十九篇》）

神说：‘建造国度是众长子的本分，也是我的本职工作，即指我经营计划中的一条。国度建造不是与教会建造相同的，既然说众长子与我是我的本体、是国度，那么我与众长子进入锡安山就达到了国度建造。’（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一十三篇》）

神说：‘你是展开那书卷的，你是那揭开七印的，因一切的奥秘都从你而出，一切的福分被你揭示，我必爱你到永远，我必让万民敬拜你，因你本是我的本体，本是我的全备、完满彰显的一部分，是我身体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所以我必须特殊见证。除了我的本体中的，又有谁是合我心意的呢？本不是你自己见证自己，而是我的灵在见证你，谁敢抵挡我定规不饶恕，因这关系到我的行政。凡你所说我必成就，凡你所想必蒙我悦纳，谁若对你不忠，便是公开抵挡我，我定规不饶恕，我要重重地刑罚一切对我儿抵挡的，我要祝福那些与你相合的，这才是我赐给你的权柄。’（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一十七篇》）

神说：‘为什么现在是国度建造之时，是教会建造结束之时，而所有人的聚集仍称为教会呢？以往谈到教会是国度的前提，若没有教会就谈不到国度，国度时代的开始是神道成肉身尽职分的开始，国度时代是道成肉身的神带来的，他带来的是国度时代，并不是国度的正式降临。’（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说话的奥秘揭示·第一篇》）

神说：‘国度建造与教会建造的不同之处是：教会建造是在神性支配下的人性里作工，是直接对付人的旧性，直接揭示人的丑相，揭穿人的本质，使人在此地步上认识自己，从而达到心服、口服。国度建造是在神性里直接作事，是让所有的人在认识我话的基础上认识我的所有、所是，最后达到认识在肉身的我，从而结束整个人类对渺茫神的追求，结束“天上之神”在人心中的地位，即让人都在我的肉身中认识我的作为，从而结束我在地的时代。’（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八篇》）

神说：‘即使以往作得再好，但毕竟是昨天的事，所以神把以前的事都放在公元以前，而今天却都是公元以后，从此看出，教会建造是国度建造的前提，这为神在国度执掌王权而打下了基础。’（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说话的奥秘揭示·第十篇》）”

所以上边确定了众长子以后，众长子是作什么工作的，也知道了，是吧？众长子是建造国度的，有神话见证。众长子能打开奥秘，是神的本体。

“登山变像

人都等着、盼着神作工早日结束，那你知道神的作工什么时候结束吗？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那你怎么迎接耶稣的重归？怎么迎接神的公开显现？又怎么欢送神回锡安山呢？神隐秘降临时你可以不知道，需要人给你见证、传福音，这正常，但神作工结束了，他要向众人公开显现，出现在东方的橄榄山，你怎么能看不见他登山变像的那一刻呢！如果你没有看见，那只能证明你不是他的子民，不是紧跟神脚踪的人，是没有跟上神步伐的人，是被淘汰的人。当神公开显现时众人都要看见他，就连刺他的人都要看见他，那时还需要你迎接他吗？那是宣布各类人结局，惩罚恶人的时候了，不是你迎接主重归的时候。既然是迎接主的重归，那肯定是在神还未公开显现以前儆醒等候的一个状态。连个儆醒等候的态度都没有还谈什么迎接呢？跟随神多年自称是神子民的人，竟然连主的重归都不参与迎接，那还能算是神的子民吗？说这话的人（称自己是神子民的人）不就是在亵渎神吗？一个都不参与迎接还能亵渎神的人，他又怎么可能欢送神回锡安山呢？跟随神多年，不儆醒等候迎接主的重归，这对信神之人是多么大的羞辱与失败呢！这下该知道认识神作工步骤的重要性了吧！你不认识神的作工步骤怎么紧随他的步伐呢？你不紧随他的步伐，丢了你也不知道。当神公开显现离地要走了你才恍然大悟，那时你已掉入了大日的审判中，地将要大大震动，千万年来稀有罕见的灾难将要降下，等待你的日月将是多么的难熬……”

这个能看懂吗？“人都等着、盼着神作工早日结束，那你知道神的作工什么时候结束吗？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那你怎么迎接耶稣的重归？怎么迎接神的公开显现？又怎么欢送神回锡安山呢？”这三个问话。“人都等着、盼着神作工早日结束，那你知道神的作工什么时候结束吗？”你知道神的作工什么时候结束吗？（不知道。）萧凯，神的作工什么时候结束？（萧凯：神公开显现的时候神的作工就结束了。）怎么公开显现呢？（聪聪：昨天晚上我们交通的时候，有几个弟兄姊妹一看见“神已公开显现”这个题目，就说“呀，神已公开显现”，他们对神的公开显现就有一种观念想象，就向往神公开显现以后，公开了，信神就自由了，彩旗飘扬，敲锣打鼓庆贺呢，向往那样的场面。

昨天在一起交通的时候说，主耶稣那时候说“成了”，但这个“成了”给以色列带来的是什么？是以色列亡国，是灾难的降临。现在交通神公开显现，显现的是神公义的性情，是神的性情向我们公开了，但不是人所向往的那种，就活在庆贺之中了。）这些都是人的想象，说白了就是你不知道神的作工什么时候结束。神的作工什么时候结束呢？众长子作成了以后，神不讲究方式，不讲究什么，随时随地结束，是吧？（嗯。）这是说众长子的作成。当众长子被公开见证的时候，神的作工就结束了，怎么见证呢？大人、小孩，就是三岁大的小孩也得见证神，人人都得起来见证神。是人人都起来见证神，而不是人人起来传讲神，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咱今天给你交通的是什么呀？见证神的作工，见证神的作为，人人必须起来谈呢，谈什么呀？共叙旧情，谈神作过的什么工作，你在神的作工中认识到神的什么性情，人人都会经历、会谈，这才叫见证神呢，到那个时候才是啥呢？神的作工结束。“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那你怎么迎接耶稣的重归？”你就不知道神的作工什么时候结束，你怎么迎接主耶稣的重归？当神作工结束的时候，神是不是要公开显现啊？（嗯。）那你不知道神作工什么时候结束，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去迎接，你怎么迎接神的公开显现？最关键的是，“又怎么欢送神回锡安山呢？”欢送神回锡安山重要不重要？（重要。）神来在地上作工几十年，最后神走呀，你就没参与欢送神回锡安山，你说你是不是罪该万死？（是。）哎呀！你欢送都不欢送。隐秘作工的时候你不知道，神公开显现了你不来迎接，你不知道神怎么显现，你也不可能去迎接神的显现。你没有迎接神的显现，你又怎么可能欢送神回锡安山呢？你就跟不上，不可能。如果你信了一回神，你也没有看见神的显现，你怎么可能欢送神回锡安山呢？当你看见神显现的时候，那就是神离地的时候，那就是你该下地狱的时候。你该下地狱的时候，你还欢送神呢？你连自己都顾不了了，还欢送神呢，你站位置还不知道站在哪一边了。“神隐秘降临时你可以不知道，需要人给你见证、传福音，这正常，但神作工结束了，他要向众人公开显现，出现在东方的橄榄山，你怎么能看不见他登山变像的那一刻呢！”该不该看见？（该。）为什么呢？这个不是向人家外邦人显现，神隐秘作工的时候你不知道，借着传福音别人告诉你了，告诉你以后你就跟随神了吧？你跟随了神，神开始发声说话，神的作工步骤告诉你了，神将来作什么工作，2012年你已经知道了，

击打牧人羊群分散了，神告诉你神把以后的工作交给了众长子，由众长子来带领牧养众子、众子民，神告诉你了吧？（嗯。）神三十年前告诉你了，当神去国外扩展福音工作的时候，击打牧人羊群分散的时候，患难时期是一年，当患难时期一过去，你该不该去寻求牧人呢？该不该？（该。）你是跟随神的人，你就得紧跟神的步伐。神去国外扩展福音工作了，在中国得着了一班得胜者，神要把牧养众子、众子民的事都交托给众长子来完成，你知道了，你就应该去寻找、见证众长子。如果你不寻找，证明你不是跟随神的人，证明你没有跟上神的步伐。你去寻找众长子的过程，是不是迎接神的显现？（是。）众长子的显现，他是把神的性情公布于众，是公开显现，也就是说，你不迎接众长子，你不寻求众长子，你就是不迎接神的公开显现。这个听懂了吧？（嗯。）当你不迎接神的公开显现，你没有去寻求，没有去跟随，没有去迎接，你怎么能跟上神的步伐呢？你就没有迎接，里面都快作成了，外面的人还什么都不知道。当神公开显现以后，人人都起来见证神的时候，神的作工结束了，你才看见了，怎么了？完了，完了！那是你该受审判下地狱的时候了。这个时候人家是欢送，人家早已经把众长子见证完了，当人家在那儿敲锣打鼓欢送神回锡安山的时候，是不是你在那儿受刑的时候？（是。）所以说，神在隐秘降临时期，你可以不知道，因为神隐秘降临是建造教会，需要人给你见证、传福音，这正常，但神的作工结束了，神明明告诉你神的作工结束了，是征服工作结束了，拯救工作才开始。征服工作结束了，拯救工作是众长子出来作工作呢，是众长子带领众子、众子民呢，这个开始的时候你应不应该跟随？“他要向众人公开显现”，众长子要公开显现，“出现在东方的橄榄山，你怎么能看不见他登山变像的那一刻呢！”应该不应该看见？这个是应该的，是必须的，你得看见神登山变像的那一刻。

“如果你没有看见，那只能证明你不是他的子民”，你没有寻求、没有跟随众长子，就证明你不是神的子民，这个对不对？（对。）“不是紧跟神脚踪的人，是没有跟上神步伐的人，是被淘汰的人。”在神公开显现以前，也就是神回来要膏立众长子以前，你跟不上，那你就被淘汰。“当神公开显现时众人都要看见他，就连刺他的人都要看见他，那时还需要你迎接他吗？”有的人说什么话呢？“你说众长子显现了，神

就没说呀！祭司弟兄没说呀！”他听祭司弟兄说，他听神说，当神说的时候，当祭司弟兄说的时候，那是不是神膏立众长子的时候？（嗯。）那时候就晚了，就结束了。所以说，“当神公开显现时众人都要看见他，就连刺他的人都要看见他，那时还需要你迎接他吗？那是宣布各类人结局，惩罚恶人的时候了，不是你迎接主重归的时候。”咱出去见证神的时候，他们还躲呢，是吧？（嗯。）他们不是去寻求，是躲呢。你躲上几年，你躲得错过了时间，然后你也没有寻求，当人人都起来见证神的时候，神在这儿公开见证的时候，你恍然大悟，你从迷雾中走出来了，已经进入大日的审判之中了。“既然是迎接主的重归，那肯定是在神还未公开显现以前儆醒等候的一个状态。”这是什么意思？从未显现到显现，再到公开显现，是不是有个步骤、有个过程呢？（嗯。）在这个过程中，你是不是应该儆醒等候？这就是说，你预备灯油了没有？你应该儆醒等候。你看到神说在中国得着一班得胜者，然后祭司弟兄跟你说神在中国得着了这一批人，还带领了多少人，这话听说了，是吧？（嗯。）祭司弟兄跟你说了这些话了，你在神话里也看见了，如果你是信神的人，你是跟随神的人，你是不是该出来寻求？（是。）你不寻求，就证明你不是神子民。你得有一个等候，你即使不寻求，别人给你见证的时候，你听不听？别人给你见证的时候，你再不听，没有儆醒等候，那你就是愚拙的童女。你需要有这么一个儆醒等候的状态。“连个儆醒等候的态度都没有还谈什么迎接呢？”咱去传福音的时候，你看他们等候了没有？（没有。）没有，是吧？（嗯。）有个别人等候是什么呢？是被人家开除了，无处可去了，那不是儆醒等候，那是什么呢？那是流离失所的小羊，是丢了的羊。他不是等候的，他是没家了，他是流浪分子。“跟随神多年自称是神子民的人，竟然连主的重归都不参与迎接，那还能算是神的子民吗？”众长子显现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积极参与见证，跟随、见证？（是。）如果你不参与这个，你还算神子民吗？因为神把众子、众子民交给众长子牧养，然后你不接受众长子的牧养，你就不是神选民、神子民。“说这话的人（称自己是神子民的人）不就是在亵渎神吗？”是不是在亵渎神？你不是跟随神的人，你就不要说你是神子民，说这话就是亵渎。“一个都不参与迎接还能亵渎神的人，他又怎么可能欢送神回锡安山呢？”给他见证国度建造的时候，他接受不接受？不接受、不跟随，那就注定是被淘汰的。“跟随神多年，不儆醒等候迎接主

的重归，这对信神之人是多么大的羞辱与失败呢！”教会里的这些人，对他们来说是不是一种羞辱与失败？（是。）是极大的羞辱与失败！

“这下该知道认识神作工步骤的重要性了吧！”认识神的作工步骤，什么步骤呢？就是说众长子开始出来作工的时候，你不接受、你不跟随，等哪一天外国人来寻求真道的时候，就都显明了。原来的三级机构无人问津，没人听他的，这个时候显明了谁是牧人。当外国人都来寻求牧人的时候，承认是众长子的时候，承认是牧人的时候，原教会的人怎么看呀？原教会里边的那些大带领怎么看？是不是惊讶了？（嗯。）惊讶了。还有机会吗？没有了。外国人都进来了，没有机会了。这一下就知道认识神的作工步骤了。登山变像，就是在登山的这个过程中，在众长子显现的这个过程中，你是跟随神的子民，你就应该跟随、应该看见。当登上山的时候，一变像，外国人进来了，人家外国人都看见了，外国人都来了，你说“我来了”，迟了没有？（迟了。）那时候与你无关无份。“你不认识神的作工步骤怎么紧随他的步伐呢？你不紧随他的步伐，丢了你也不知道。当神公开显现离地要走了你才恍然大悟，那时你已掉入了大日的审判中，地将要大大震动，千万年来稀有罕见的灾难将要降下，等待你的日月将是多么的难熬……”这个登山变像知道啥意思了吧？一方面是说登山变像的这个步骤，扩展福音的时候，咱说登山变像是一个步骤，在咱的经历中看的时候，那就是你的看见，你看见了众长子作的工作，你逐步地看见了神的性情、看见了神的奇妙作为、看见了神的权柄、看见了神的全能，你看见这些，你是不是看见神了？（嗯。）这是不是登山变像？这个“像”变了，怎么变的？你原来信的是天上那位渺茫的、你想象中的神，逐渐的信成了实际的神。登山变像在你这儿变了的这个过程，从两个方面看，一个是从步骤上看，一个是从你的认知上看。

“神说：‘全能神！公开显现出荣耀的身体，圣洁的灵体出现了，他是完完全全的神自己！世界肉体全改变，登山变像是神的本体。头戴金冠冕，身穿洁白衣，胸间束金带，世界万有是他的脚凳，眼目如同火焰，口中有两刃利剑，七星右手攥。国度道路光明更无限，荣光发现照耀，山欢水笑，日月星辰都在环绕，排列整齐，正在迎接完成六千年经营计划的独一真神已凯旋归来！都在欢舞跳跃！欢呼吧！全能之

神已坐在荣耀宝座上！歌唱吧！全能者得胜的旗帜在整个威严雄伟的锡安山上高高地升起来了！列国在欢呼，万民在歌唱，锡安山在欢笑，神的荣耀出现了！做梦没想到见神的面，今天我已看见了，天天和他面对面，对面说话把心交，吃的喝的他全备供应，生活、言语、举动、心思、意念，他的荣光在照耀，每行一步他引领，心若悖逆立刻审判临到。’（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十五篇》）

神说：‘过去事实没有显明，我没有公开显现，你们对我疑惑不敢较真，可现在一切事情已显明，我以公义的日头出现，若你们再疑惑，那又怎么说呢？黑暗遮盖大地之时，你们看不见光情有可原，可现在太阳已照亮各个阴暗角落，隐藏的不再隐藏，遮蔽的不再遮蔽，你们若仍然疑惑，我就不轻饶你们了！现在对我应是百分之百定真的时候，是甘愿为我摆上、花费的时候，谁若对我有一丝一毫的抵触，审判之火马上降到他身上，没有考虑余地，不耽延一分一秒，因从现在开始已经是无情的审判降临之时，心思意念不对，马上审判临到，这就是所谓的“我的工作如闪电放光”的真意。’（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五十二篇》）

观念想象会把人带入地狱

如果你是寻求真理跟随神的人，你就该根据神话看事，紧跟神的脚踪不放松。既然神已经把‘整个宇宙世界中，牧养众子、众子民的事都交托给众长子来完成……’那就不应该用自己的观念、想象、认为来绑架、控制你，更不应该有任何理由借口拒绝、推诿、猜疑基督口里的话。神话就是真理，活着就该接受，人只有接受、顺服、阿们，别无选择，否则你就不配称为人，就是一个畜生，连这点理智都没有不就是畜生？委屈你了吗？神把整个宇宙世界中，牧养众子、众子民的事都交托给众长子来完成，众长子就是整个宇宙世界的牧人。狂妄自大、自尊为高的人说什么？‘我们有神话，有祭司弟兄带领就够了。’还有的人说，‘我们有三级机构，又有教会带领这就够了。’神把神的经营计划、神的心思，甚至具体作工步骤、方式方法都告诉给人时，人就能将神的经营计划给推开，拒绝神安排、主宰，非要强行让神按他自己想象、观念的意思来成全他。他信神却要修改神的行政，

还要让神听他的，比二百五还二百五呢！神的六千年的经营计划是要成全众长子，然后由众长子作众子、众子民的牧人。可一个胆大妄为的畜生竟敢把神的六千年的经营计划给推翻、废掉，要按他的意思来，拒绝牧人的牧养，让神直接牧养他，要么就是让三级机构的带领来牧养他。这不就是在找死吗！他配神直接牧养他吗！就不怕击杀了他！神说：‘建造国度是众长子的本分，也是我的本职工作，即指我经营计划中的一条。’（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一十三篇》）众长子不仅是牧人，还是建造国度的牧人，你跟不上建造国度的牧人，还谈什么蒙拯救、被成全、进国度，那都是枉然。跟不上众长子就是神作工以外的人，神不承认你是他的选民，因你已经不在神的经营范围了。”

这主要是针对不接受带领的人，还有消极软弱的人，他们总认为有神话、有祭司弟兄的交通就行了，所以他们是拒绝接受的。后面这些都是神见证众长子的，以及众长子他的使命。

该怎么认识神已公开显现（七）

咱最后再做个补充交通，“根据神的六千年经营计划、神在三十年前的预言、神的性情、神的行政、神的智慧、神的权柄、神的奇妙作为，与对神的主宰、安排的实际经历来看，可确认众长子绝对不在教会，绝对是在被牧区带领定为‘敌基督团伙’的一个团体里，这个团体必须是在大患难以后，2013年后半年到2014年间形成，并且日益壮大，成为大团体；众长子必须是在2012年大患难期间，因揭发检举区、牧区带领而被打压开除；必须是有异象，能揭开奥秘的，把人带入真理实际中，必须具备这些条件才是牧人众长子，才是在建造国度。否则都是假的，因为基本条件就不具备。”这话能看懂吗？在这里把时间、地点、人物都限制死了，不管他再拿上什么出来，不管他是哪里的，只要他是在2012年以前的，谁说他是众长子，谁说他是圣灵使用的，就不需要去分辨、认识了，不成立，因为他连最基本的条件都不具备。你看我上面说的第一句话，知道什么意思吧？“根据神的六千年经营计划、神在三十年前的预言、神的性情、神的行政、神的智慧、神的权柄、神的奇妙作为，与对神的主宰、安排的实际经历来看，可确认众长子绝对不在教会”，知道怎么看这句话吗？这就是说神六千年的经营计划实现了，神三十年前的预言应验了。从你前面看了这些以后，让你确定一下，神的六千年经营计划实现了，也就是说，神三十年前的预言，咱看《基督起初的发表》里的话，神三十年前的预言怎么了？应验了。神的性情你看见了，神的行政你看见了，这些是从哪儿看见的？后面就说了，“与对神的主宰、安排的实际经历来看”，就是说这些从哪儿来看呢，就是从你对神的主宰、安排的实际经历中来看，这是你的经历吧？（嗯。）你经历神怎么主宰、安排的。“与对神的主宰、安排的实际经历来看”，咱的这个看见不是凭嘴说的，不是凭空的，是从你的实际经历来看。“可确认众长子绝对不在教会，绝对是在被牧区带领定为‘敌基督团伙’的一个团体里”，这里为什么写“绝对”呢？“绝对是在被牧区带领定为‘敌基督团伙’的一个团体里”，不能说是教会、小区，为什么不能说是教会、小区，而是说牧区呢？因为牧区带领是最高级别的带领。如果连最高级别的带领都不搭理你，你和他就没有发生争执，你就没有和他产生冲突，他怎么打压你，你又

怎么去站这个见证？所以必须是和牧区带领产生冲突，才在这个圈圈里面。（王静：有的人是跟小区带领发生冲突，是吧？这就把他从这个范围里面排除了。）也就是说你就不知名，一个小区带领把你开除了之后，你就再没有反应了，你就没有和人家牧区带领发生冲突。打败众仇敌，牧区的仇敌你碰都没有碰，怎么能说你打败众仇敌呢？你就没有这个见证。你没有这个见证就更不存在建造国度，所以说这句话就把假的众长子给排除在外了。“这个团体必须是在大患难以后”，这个就肯定了，是吧？（嗯。）众长子是从大患难里面走出来的，大患难还没有开始呢，你倒说你是众长子了，那你就不是在神的经营计划以内的，你是在神的经营计划以外的。你不在神的经营计划以内，你怎么能成为“子”呢？你和神就没有关系。没关系，那就是邪灵污鬼，神不搭理，你想干什么干什么去吧。（吊死鬼擦胭粉——死不要脸。）你就得用事实打败他。“2013年后半年到2014年间形成”，为什么说是2013年后半年到2014年间形成呢？2013年神又开始说话了，神开始说话发表的是什么？《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是神性直接出来作工。教会建造的时候是神性在人性里作工，这就区分开了，神性在人性里面作工揭露的就是你的败坏性情，神性直接在神性里面作工，发表的就是神的所是。从这里就看见2013年是神作工的一个转折，根据神话对号，是在神性里面直接作神性的工作，作工转了，说的话也不一样了，这就是神向人显现了，也就是第二次作工开始了，这就是大患难结束了，神向得胜者露出了笑脸。在这个期间，这个团体在2013年后半年到2014年间形成，得胜者就出来了。“并且日益壮大，成为大团体”，这里边就简单了，从这以后出来的，不是说出来以后这个人就成了，而是说他出来以后神才开始操练他，是对他的一个操练、成全的过程。到2017年、2018年他才出来正式作工，建造国度。

“众长子必须是在2012年大患难期间，因揭发检举区、牧区带领而被打压开除”，这个是必须的一个条件。你不能说你也是被打压开除的，就与你有关系了。众长子是因着什么被开除的？（揭发检举。）他为什么揭发检举啊？揭发检举代表着什么？（老昔：坚持真理，坚持工作安排、讲道交通。）你也揭发检举了，别人说他也揭发检举了，你说你2012年揭发检举了，他说他2008年就开始揭发检举了，他说他走在

前边。这个时候你怎么说呀？你不承认。“我不管你那个揭发检举的存心是什么，不管你是真揭发还是假揭发，在这儿响应的是圣灵作工的流，圣灵作工的流是祭司弟兄开始让分辨假带领、敌基督的时候。祭司弟兄要求你揭发检举，然后这个时候是为了响应上面的工作安排而揭发检举的，这个揭发检举是一个顺服的表现，不是说你揭发检举就行了，不是看外表，关键是看你是不是在顺服神。而揭发检举这个表现，是因着顺服神而开始揭发检举的，不是凭空去揭发检举的。”有些人模仿呢，说“我现在也揭发检举呢，我模仿你走的路”，我要你揭发检举了吗？对吧？从祭司弟兄带领开始，到2011年、2012年期间，什么时候那么强烈地要求你揭发检举了呀？什么时候让你分辨敌基督、假带领了呀？那是2010年、2011年才下发了大量的工作安排，就是让你揭发检举。那就是神让你点起一把火，让你去烧，产生正邪之战，看你参战不参战。神让有正义感的人、敢说实话的人起来，这是一个拣选。他起来以后，他不管你对他是开除还是打压，还是怎么处理，他依然是继续走着揭发检举的这条路。就是神说的，他诚实的只注重满足神，而不考虑自己，不为自己索取，这是人家实行真理、顺服神的一个表现。人家在这个期间揭发检举是顺服工作安排，是顺服祭司弟兄所安排的才揭发检举的，过了这个时间你再来揭发检举，那你就不是在响应工作安排了。更不要说你来了国度建造了，你要揭发检举呢，那你不是欺哄、模仿吗？那就是邪灵的模仿。如果说哪一天我让你揭发检举呢，你起来揭发检举了，那你是顺服我呢。今天没有人让你揭发检举，今天都知道，哪个是真带领呀？没有真带领。神给你交通出来《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既然神交通出来了，就说明这些带领肯定做得不合格，都不合格，神不是对某一个人说的，神是对所有人说的。当神说出来以后，人才开始向真带领的这个方向走呀，这个时候你告诉我你来检举了，不成立。这里说的要检举，不是检举教会带领，不是检举小区带领，而是直接与牧区发生冲突、发生关系了，还必须被开除。

后面的内容就更清晰了，“必须是有异象，能揭开奥秘的，把人带入真理实际中，必须具备这些条件才是牧人众长子”，前面是他的一种表现，一种诚实、顺服神的表现，后面是他能作工的一种表现，是圣灵在他身上作工的表现，是圣灵拣选他的表现。“才是在建造国度。否则

都是假的，因为基本条件就不具备。”这个里面主要就是前面的这一句话，你看这话的时候能够以这个为中心，以这个为轴，围绕着这个话题，围绕着这个中心去看，你去交通，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去交通的。（王静：让人分辨真假呢。）你见证众长子，见证的是什么？见证的是神的作为，见证的是神的作工。你给人交通的时候，重点就是谈神六千年的经营计划应验了，你得把这个给人家交通清楚。神六千年的经营计划应验了，神三十年前的预言应验了。你看见神三十年前的预言应验了没有啊？以这个为中心。（王静：现在假的众长子都出来了，所以你现在打仗必须装备这些，你不装备这些，你就打不了仗。）以这个为中心，也就是以它为目的，你的目的就是让人能够看见神六千年的经营计划实现了，神在三十年前的预言应验了，更主要的是神的性情你看见了。神的性情你看见了，这个能见证出来吗？从这个里面能不能看见神的性情呢？芳夏，你怎么看神的性情呢？就从我写的这篇话里面，你怎么看呢？最起码你要给人家见证咱看见神的性情了吧？你怎么看见的呢？（肖霞：神在诚实人身上是怎么作的，神在诡诈人身上是怎么作的，在敌基督身上是怎么作的。）你说的是咱们那天说的行政，也可以说是性情吧，你要让人看见神的性情，怎么看？一个是得简单、明了，让人看见一个结果。你刚才说的神作在诚实人身上、作在诡诈人身上，那是作的一个过程，人什么都是要结果呢。神的性情、神的喜怒哀乐，神的“喜”意味着什么？（肖霞：神的“喜”意味着正面事物的存在与诞生。）神的“喜”是正面事物的存在与诞生。存在，神要的是永远的存在下去。神的“怒”呢？神的“怒”意味着邪恶事物不复存在。如果你见证神性情的时候，你要见证神作在诚实人身上的、作在诡诈人身上的，人容易糊。怎么糊呢？你从这个经历里看，神作在诚实人身上的是什么？糊涂一点的，麻木痴呆一点的，能看见神的爱吗？（看不见。）他看不见是神的爱，看不见是神的拯救，他看见的是神的不搭理，“你看他们怎么欺负众长子呢？怎么欺负善良的人呢？神不管不问呀！这哪能看见神的作为？哪能看见神的作工呢？明明就没有管嘛。明明是人家和教会在战争，神也不处理。对吧？最后成这了，等着神处理呢，结果神才出国了。你让我怎么见证神呢？你让我怎么靠呢？诚实人靠神靠神，这靠的是啥呢？靠的神出国了，你让我怎么靠呢？”他会产生一个误解。那诡诈人呢？神是不是应该把他踢出去？“怎么踢的？神没有踢呀！人家还在教会里

呀！”所以，见证神的性情和见证神的行政还又不一样。揣摩一下，知道神的性情怎么见证吗？见证神的性情，见证的最终结果也就是说神的“喜”是让正面事物诞生，还得让它永远存在下去。正面事物不但要诞生，还得永远存在下去。你刚才说的是“过程中”，它还没有诞生呢，在这个过程中看不见神的性情。你看诚实人是怎么诞生的，又是怎么让他永远存在下去的，把这个见证出来，这就把神的性情见证出来了。诡诈人，神是怎么一脚把他踢出去的，神是怎么淘汰他的，把这个见证出来。诡诈人还敢诡诈吗？（不敢。）咱这里面都有啊，他怎么诞生的？击打牧人羊群分散，这是一个诞生的过程，是吧？（嗯。）

看后面的这段神话，神说：“因我所要的并不是艳丽、繁茂的花朵，而是要那累累的果实，并且不是变质的。明白我话的真意吗？所有温室里的花，虽然多如繁星数点不清，而且吸引着所有的游人，但花谢之后，便如撒但的诡计破烂不堪，无人问津。而经受风吹日晒的所有的为我作见证之人，虽然花并不美丽，但花凋谢之后，便有果实，因这是我所要求达到的。我说这话，你们有多少明白的？当花谢结果之时，而且当所有的果实能够供我享受之时，我就结束我在地的所有工作，开始享受我的智慧的结晶！”（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三篇》）这段神话说的是不是就是神的性情？你从这里面看见神的性情了没有？（嗯，看见了。）神几句话给你说清楚了神要的是什么，神不要的是什么，而且最终的结果是什么，你是不是也看见了？这就是神的性情。当外国人拥入中国寻求真道的时候，外国人过来问不问诡诈人呀？那是什么表现呀？无人问津。“谈谈你的经历吧”，有没有经历呢？谈什么经历呢？无人问津。所以说，不管你是牧区带领，还是什么，人家外国人进来，认不认牧区的三级机构呢？还记得神那时候说什么话了吗？人家说“谈谈你的经历吧”，你说“哎呀，神太爱人了”，一听你这话就知道你没有经历，你还是在恩典时代。“哎呀，一句话难以表达啊，神作工太奇妙了”，一个“奇妙”把他的心给抓住了，人家外国人来了就是要听你说这个“奇妙”呢，你把神的奇妙作工见证出来。咱把后面的这话念一下，念一下更加清晰。

“大患难以前也就是教会建造时，看见的是一番‘空前盛况’，都是艳丽、繁茂的花朵。而神要的不是这些，因那都是圣灵作工的果效，并不是人自己的身量。”这是不是咱体验过的？这就是谈你实际的经历，在实际的经历、体验中看见了神的性情，看见了空前盛况。神说教会建造在建造到高峰的时候突然结束，2012年神突然走了。“而神要的是诚实人，对神真心无二的人，并且能经得起考验，在没有圣灵作工的背景下还能经得住撒但的围攻。教会建造里的神选民就是温室里的花，虽然多如繁星数点不清，而且吸引着所有的游人，但当圣灵收回、大患难临到，就是击打牧人羊群分散了，人都四分五裂，这都是花谢之后的景象，各类人都显明了，根本不是在信神，完全就是撒但的诡计，破烂不堪，外国人进来寻求真道时就彻底显明了——无人问津。”现在外国人还没有进来，还没有彻底显明，但2012年，教会建造以前咱都经历了，教会建造里面有多少人呀？数不清，是吧？光2012年就进来多少人呢。（多如繁星。）多如繁星，但是神不要这个。一结束之后马上就是考试，神一离开、一走，那就是考试，那就是检验呢，神要什么人在这个时候就产生了。所以说揭发检举这就是一个考试，击打牧人羊群分散，让你看见这花凋谢之时的景象，各类人都显明了，就看见，都是撒但的诡计，跟随神的多少人都是撒但的诡计，破烂不堪。“而从大患难里走出来的，就是经受风吹日晒为神作见证之人，虽然在教会建造时没有作什么大的工作，花并不美丽，但被人弃绝、定罪为敌基督、大邪灵开除出教会时，也就是花凋谢之后仍能站住见证，诚实人的见证把所有人给定罪了，成为一粒果子。”这就是从经历中看，你经历什么呢？你经历的是什么呀？你经历的是神的主宰、安排。神给你摆设环境，带领你，你在经历神主宰、安排的过程中，看见了神的性情，同时，看见神的性情的时候，是不是看见神的行政了？（是。）咱昨天交通了神的行政，从神的主宰、安排中能看见神的行政。还记得怎么看见神的行政的吗？根据神所要拣选之人的属性，来制定神的作工轨迹。在神的作工轨迹里，把人放在这个轨迹里，然后所有人都在表演着，每一个人的原有属性不同，在神给你摆设的环境里面，扮演着你的原有属性。在这个自然的规律中，各自走着各自的路，走的路不同，走向了正轨。这个里面还有一个什么呀？就是说，神摆设的这条路就是要把人分开的路，但这个里面有个什么？因着神作工需要一部分效力者，需要有扮演演员的，这就是神在

制定这个轨迹的过程中，神要给一部分人一些特殊的安排，圣灵要给他感动。就像有一些人要在众长子身边做效力者，他就得提前来到众长子身边，和众长子走在一起，但诡诈人、邪恶的人走不上这条路，走不上这条道，所以这就得摆设一些环境，神改变他的一些观点。神有一句话怎么说的？神不改变他的观点。那要让他效力怎么改变他的观点呢？借着摆设环境，圣灵的一个感动，再借着周围的环境，神话的引导，然后改变了他的迹象了。这些特殊的待遇，是不是神的行政呢？这些更能体现出神的行政。你素质好，可因着你触犯了神的行政，你做了神厌憎的事，你本身是能够听懂神话的，但神不要你，因为你触犯了神的行政。神给你摆设一个环境，就像神说的偷东西的例子一样，背叛是人的天性，每个人都要背叛。就是说，你在这个时候不背叛是属于哪种原因？有可能是你不喜欢这个东西，有可能是人家卡得紧。当神不要你的时候，神要摆设环境让你怎么呢？神摆设环境，就没人卡你，让你放松，你喜欢什么，神给你摆设一个你喜欢的东西，让你不由自主地就背叛了神。这就是说，你触犯神的行政了，你是看不到报应的，你当时是看不到报应的，你看不到报应反而还看见好多都合你的观念，合你的意思。但在合你观念、合你意思的那个时候，你就已经走上什么轨迹了呀？（背叛的道路。）你就已经走上背叛的道路了，那个时候神已经抛弃你了。最后让人看见，人走的是不是还是很自然的？很自然地走着自己的轨迹。有的人有个心志与信心，他和你同样是一类人，但他有个心志与信心，他能够背叛，圣灵在他身上就要作工，或者他能够在神面前多祷告，他愿意悔改，那神给他摆设一个环境，把这个试探的环境给他挪去，这是不是保守了他呀？这就又改变了。同样是一类性情的人，但是结果可能是不一样的。根据你的追求，根据你的心志，根据你的信心，这就涉及到了行政。就根据神的主宰、安排来看神的行政，看到了神的行政，这个行政也是在实际的经历中看见的。

神说给了你素质，你有这个能力，可是你不办正事，你还打岔搅扰，神也不击杀你，为什么不击杀你呢？在教会建造时期神不作神迹奇事，神不让你看见。神不让你看见，是怕什么呢？怕你看见了以后，恶人就不作恶了，恶人就混进来了。神要把他很自然地踢出去，所以神让他财运亨通，给他一个财运，让他掉进财运里面，这是什么呀？

这是神的行政临到了他，这就看见了神的智慧、神的谋略。（王静：就像那个孟平一样，一年挣五十多万，掉到钱眼里了。）出不来。有些人素质好，不能惩罚他，就让他麻木，让他做演员呢，但是他自己感觉不到，他怎么想呢？他想的是“我触犯行政了，我没有受到管教呀，没事。”他对神的行政还害怕吗？没有怕了。所以他的胆子就更加放大了，更加放荡了，他越放大、越放荡，越看不起神的行政，他越敢做坏事，他越敢做坏事的时候，就走向了世界。如果认识神作工的人，在他身上看到“呀，这是神的行政临到他了，神不要他了，把他交给撒但了，是神用另一种方式把他给了撒但了”，这是认识神作工的人。不认识神作工的人，因着愚昧而灭亡，“你看人家，人家怎么怎么了，人家不也没事吗？”就跟着他也去作恶了。这就是让你看见神的行政，不是说当下就把你怎么样，看着咱今天都在一起呢，可是在神那边呢，你们在不在一起呢？有可能某一部分人已经被划在地狱里面了，但是你看不见，是神给他划的这个轨迹，已经到地狱里面了，根据他自己的属性已经在外边了，那结局就是这样的。这个时候不显明你，不能打岔神的工作，等神作工结束了以后，一起收拾，这就是神的性情。

“根据神的六千年经营计划、神在三十年前的预言、神的性情、神的行政，与对神的主宰、安排的实际经历来看”，这里面还缺写了点东西，神的六千年经营计划、神在三十年前的预言、神的性情、神的行政、神的奇妙作为、神的权柄、神的智慧与全能，与对神的主宰、安排的实际经历来看。你见证神，神的作为、神的爱无法诉说尽，难以说清。（不可估量。）不可估量，数不清，你不可能见证全，你能见证多少见证多少，只是说今天又看见这些，又想起这几方面没有列出来。神的作为数不清，一切是根据神的主宰、安排的实际经历来看见的，也就是说神的主宰、安排，你是去经历的，前面的这些话是根据你经历以后才看见的。从经历中看神的权柄，这个好看，是吧？（嗯。）先有话，后有事，这些事情就成就了。神的权柄，万物随着神的意念而转动，这些话都让你看见、体验了，神的奇妙作为你也看见了。你给他谈见证，就是见证这个，见证神的作工，你是给他见证神的作工，你不是去给他传达新闻了，你得把这个搞清楚。你知道我说话的意思是什么吧？什么是传达新闻呢？（不是让传话呢，是让咱

谈咱自己实际的经历，能够让他们看见。）对，什么是传达新闻呢？“哎呀，我告诉你，神公开显现了，在哪年哪年，出现在什么人群中，那就是神”，这叫传新闻去了、做广告去了。咱主要是谈神的作为，见证神的奇妙作为，见证神的作工。你要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你是要见证神，把神所作的见证出来，而不是让你当通讯员，传达、报告信息去了，那不是你应该干的。这个分清楚了吧？这个分清楚了，这就决定你所走的路了。严敬做的活儿是什么？严敬是不是就是报信的呢？（嗯。）这个能看出来了吧？（你这样一说就能看出来了。）“你告诉我，我就知道了，你告诉我，然后我告诉他，这不就都知道神来了？”（一传十，十传百。）传达了。咱不能只是传达，而是要把神的作为见证出来，经过你的见证，把人能够带到神的作工里面。怎么把人带到神的作工里面呢？“哎呀，神是喜欢诚实人的，我得做诚实人；神恨恶诡诈人，如果我要是做诡诈人的话，神有行政，给我摆上相应的轨迹，我就走向了地狱。哎呀，我不能做诡诈人，我可不敢做诡诈人了，我可不敢欺骗神，神看着呢，这欺骗神的人一个一个都显明了，就把不住，不知道哪一天就被显明了。谁知道人家2012年是考试呢，神走出‘厨房’就是专门显明人呢，我还以为是大红龙追捕得没办法，神走了，逃跑了。”把他的这些观点扭转了，让他看见神的奇妙作为。让他看见的是神的奇妙作为，然后改变了他的看事观点，改变了他的做人。“我该怎么走信神这条路？”经过你的见证以后，他不敢再欺骗神，不敢再应付糊弄神，这就是刚才说的神的性情，让你花开得美丽，最终只能是让神把你利用。人只怕什么呢？人只怕神利用了他。但结果呢？结果怎么样？你怕神利用，怕神利用，结果你只能被神利用。如果你一直防备着，怕神利用，那你最终将受到惩罚，惩罚你也是利用了你了，你还不知道。怎么利用了你呢？你就做了一个演员，你做了一个什么演员呢？你做了一个怕神利用的演员。人家是被神使用的演员，你是怕神利用的演员。让你传福音呢，“我怕神利用，我家的玉米还没有掰呢”，很正常呀，人家玉米还没有掰呢，或者是说“我家里有各种事呢”，是吧？（这才是见证神的奇妙作为呢。）（王静：这下下去就扭转，看怎么把神见证出去，传达和见证不一样。）（我还跟人家说，“我来给你传达一个信息”。）教会建造是往回召人呢，这就是传达信息呢，“神来了啊！‘学校招生’呢，赶紧报名去吧，赶紧来吧”，召进来了，正式“开课”了，进行

国度建造了，神话开始掌管你了，把人带入神的作工里面，带入“教堂”里面。（王静：咱以前不是谈过传福音和见证神之间的区别呀，咱现在还是传福音，不是见证神。）（我们就是一直扭不过这个，好像今天才明白了，以前就说见证神和传福音分着呢，可我们就是分不清，就糊在一起了，今天才分清了。这一听就是神作的，神太全能，太智慧了。）（王静：这下就得从这里边钻研呢。）（嗯，就得钻研呢。看怎么能达到果效，让人家从咱的交通之中看见神的奇妙。）（王静：你给人家交通不是给人家念一遍，不是全部念下来说就是这回事就行了，而是见证神的性情、神的行政。）你得和考古学家分开，考古学家就是考证，“哎，这就是，这就是神作的，对对对，是神作的”，这叫考古的、考察的，这不是跟随的，不是信神的。

见证神的奇妙作为的时候，借着“神走出‘厨房’”把神的奇妙作为见证出来，这就相当于举了一个例子。“那神为什么要主宰、安排这样一个环境呢？神的经营计划是什么呢？神的作工目的是什么呢？神说：‘因着我太爱脸面，我不愿意因着我的缘故把别人的“铁饭碗”砸碎，所以我趁机退出“厨房”，让别人也有“出头露面”的机会，这样我的心里才踏实，我不愿让人高看我而低看别人，这样不合适。’（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四十二篇》）原来祭司弟兄下工作安排让选民揭发、检举敌基督一直处理不了，教会得不到洁净反而混乱，是神就没有计划处理敌基督、假带领。醉翁之意不在酒呀！因着神太爱面子，从不搭理撒但，不与它对话。神不处理这些敌基督、假带领，就是不砸碎带领工人的‘铁饭碗’。神的目的是要让作成的众长子来收拾他们，这样才能更加羞辱撒但，这是神的经营计划，所以神很自然地借着大红龙的追捕就出国了，也就是趁机退出‘厨房’。让撒但（败坏的人）看不出一点破绽，让它乖乖就范，中了自己的诡计。牧区的带领工人怎么想？‘基督、祭司弟兄走了，终于可以当家做主，放手大干了。’所以说‘让别人也有“出头露面”的机会’。目的就是要撒但显出原形，抓捕人的罪状，拟定人的归宿，使人都各从其类。这样神的工作就结束了，神就可以安息了，人也心服、口服、眼服了。所以说：‘这样我的心里才踏实，我不愿让人高看我而低看别人，这样不合适。’不然人不服，要控告：‘凭什么老实、憨厚、对神真心无二的人是众长子，而不是我们这些为神跑断腿累断腰的人呢？’神要用众长子的见证

打败他，实行真理的把不实行真理的给定罪了。万物都在神安排的轨迹之中运行，但又都是自由的。每个人都在扮演着各自的角色，没有人捆绑、没有人控制，但又无一物能超脱神给安排的轨迹，这是神的全能与智慧。神为什么要主宰、安排这样一个环境呢？神说：‘以往我对教会建造谈了不少，揭示了多少奥秘，当达到高峰时突然结束，而国度建造与此却不相同，是在灵界交战达到尾声之时，我才开始在地另作起头……’（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八篇》）”这是不是把神的智慧见证出来了？神三十年前就告诉你神要怎么作了，三十年后就应验了，但应验了你还看不见，你还不知道。神作工隐秘不隐秘呀？太隐秘了！里面都快作成了，外面的人都还不知道呢。

还有一个就是咱该走的一条路，“因着他的老实、憨厚，他不会因为别人对他的污蔑、亵渎、论断、定罪及撒但的围攻而记恨于人，他只认为人是愚昧、无知、没见识，被迷惑、引诱的无辜者；他不会因自己被定罪为‘敌基督’‘大邪灵’就消极、背叛，离神而去，因他认为即使自己就是敌基督、大邪灵，他也是受造之物，也该敬拜神，理当为神献上自己该献的一份；他也不会因为响应工作安排揭发检举敌基督、假带领，被开除、打压而埋怨、消极；他也不会因为他揭发、检举，神和祭司弟兄不处理，反而出国扩展福音工作而产生误解、埋怨、隔阂。因他认为‘实际的环境实际经历，神来在地上还受实际环境的逼迫呢！咱一个败坏的人又有何怨言呢！’这不正是信神的实际吗？这是一个本性老实、憨厚之人在大患难期间本能流露出来的认知与忠心、顺服，是他对神真心无二的一个证据，也是他从大患难里走出来的有力见证。从作工的果效上来认识神的公义性情，更能看见神的全能与智慧。”这是每一个人该走的路，是众长子在患难时期的一个见证，是打败撒但的一个见证，更是每一个人该走的路。你在教会里面，不管遇到什么问题，人与人打架也好，遇到什么消极软弱也好，这是一个大的方向，是必须要走的路，这里面说了好几种因素。再一个就是，有些人说他是众长子，你看他有没有见证，你看他在那个时间段流露出来的是什么，他的认识是什么。神看的是什么呀？神看的是摆设人事物以后，人的态度、观点。有的人看了这个见证以后，他说“我也检举了呀，我在那个时候也检举了，我也和牧区带领斗了、打了呀！”他是斗了、打了。（那边就有几个人觉得自己有一些资本了，因为他们三

个人还到韩国去找祭司弟兄告状去了，说这些假带领、敌基督把他们残害、打压的。）（王静：说这些话的人多呢，他一听这个就觉得他跟你走的路是一样的。）是嘛，就怕他看了这个以后，他在那边瞎对号呢。他瞎对号，你怎么把他打回去呢？外表来看他和你是一样的，“你看你是在那儿写检举信呢，人家还亲自跑到韩国去找祭司弟兄呢，人家不比你忠心呀？”（王静：这就是操练咱这方面呢。）这就是说，你看见他的外表行为是一样的，但神不看人的外表行为。时间具备了，地点也具备了，外表的行为也具备了，但关键的是神看的是人的态度、观点，神不搭理你的时候，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对，看人的出发点是什么呢。他不是为了顺服工作安排，而是为自己喊冤叫屈呢。）你看彼得那时候，神说什么呀？神说：“彼得在我面前尽忠多少年，不曾发过怨言，不曾有过埋怨的心，就是约伯也不及他，而且历代圣徒都远远落后于他，他不仅追求认识我，而且是在撒但施行诡计之时来认识我。这样，就使他多少年的事奉都是合我心意的，因而不曾被撒但利用。他吸取约伯的信心，但看清了他的短处，约伯信心虽大，但在灵界的事他缺乏认识，所以说出了许多不合实际的话，说明他的认识仍然是肤浅，仍然是不能达到完美。所以，彼得一直注重摸灵中感觉，一直注重‘观察’灵界动态，所以不仅我的心意他能略有体察，而且撒但的诡计他也略知一二，从而是历代以来对我最有认识的人。”（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八篇》）你去了韩国，去找祭司弟兄了，那证明你怎么呢？证明你不接受神的主宰、安排。神明明和你说“因着我太爱脸面，我不愿意因着我的缘故把别人的‘铁饭碗’砸碎，所以我趁机退出‘厨房’”，神走出了“厨房”到了韩国，可你还追去韩国，“你没有打破他的‘铁饭碗’”，你这不是与神的作工对着干吗？你顺服神的主宰，就和约伯一样，剥夺了他的万贯家产，“这是神主宰的”。你不能说剥夺了万贯家产，“强盗抢了，那不是神抢的呀，我得去和强盗打斗呢，斗起来”。（他是找神的麻烦呢，“怎么这么多的敌基督不处理，你们就走了？”）还质问、责备呢。“你当神呢，还不如我呢，我还知道敌基督没处理不能走，你的真心在哪儿呢？”（“这么多敌基督不处理，你们就走了？”还追到韩国去找神了。他们去了韩国是管理员身边的一个人见的他们，也没有处理，也没有说啥就回来了。他们去的时候没钱，还是开除的人一人拿一千、两千集资的。）集资上就去半空中和神打官司去了，什么演员

都有。（王静：咱现在打仗光凭异象不行了，你不见证神不行了，不见证神打不出去了。老昔，让你打仗呢，你再在地里挖上几年，就被淘汰了，跟不上步伐了。）（老昔：不行了。）（连最简单的问题都解决不了了。怎么淘汰的？问题解决不了就被淘汰了。）尽不上本分就成了废物了。（王静：撒但的诡计越来越高，那些人的问题越来越多，你装不上真理了，不长了，就完了。）这是一个关键，不管你发生什么了，神是看你的态度、观点。就是说，在考试的时候，你得有这样的观点，在国度生活里面、在教会生活里面也是一样的，也必须得有这样的观点，这是你必须走的路。神喜欢诚实人，你虽然是诡诈人，但你是不是该做诚实人呢？这是你的方向，是你的路途，是你必须走的。

“因着他的老实、憨厚，他不会因为别人对他的污蔑、亵渎、论断、定罪及撒但的围攻而记恨于人”，他不记仇，他不会记仇。他因为什么不会记仇呢？他不是傻，不是愚昧无知，是一种憨厚。这个憨厚得认准了，不是憨憨，“你看人家憨憨就不记仇”。（憨厚带着包容。）这个“憨”是个表现，从外表看他是憨，没有知觉，麻木痴呆，这个憨是什么原因呢？后面还有个“厚”，厚道，所以叫憨厚，你不能说人家是憨憨，憨憨就成了麻木痴呆的人了。（憨厚的意思就是不计较。）不计较，能包容忍耐，他主要是有包容忍耐。（不以恶报恶、以牙还牙。）不要哪天过来个憨憨了，说“我憨厚”，连憨厚和憨憨也分不开了。“他不会因为别人对他的污蔑、亵渎、论断、定罪及撒但的围攻而记恨于人”，他为什么不记恨呢？肯定有原因，是吧？“他只认为人是愚昧、无知、没见识，被迷惑、引诱的无辜者”，神来在地上了，神对人是什么呀？神看到你被撒但残害，看到撒但的残忍，神是看着你可怜，对你是种可怜。就像人常说的，人和什么人不记仇呢？（要是他活不成了，就不记仇了。）对了，当他活不成的时候、快死的时候，人就不记他的仇了。就是人常说的，“你还记死人的仇呢？他都是一个快死的人了，你还和他记仇呢？”记不记？不记了。为什么不记呢？你可怜他，“呀，你看他都快死了，临近死了，你还和他记仇呢？”可怜不可怜？你看着他可怜。无知，愚昧无知，人家今天是被迷惑、被引诱了，他不认为他所做的一切是他做的。就像神作在人身上的，你再怎么做，神怎么看呢？神看你是被迷惑的，其实不是你的意思，是撒

但在你里面把你迷惑、引诱了，这是撒但的诡计，神要把你唤醒，这就是与神相合的一个认知，与神相合的一个性情，咱得与神相合。所以说，咱也得怎么呢？你出去打仗也好，带领弟兄姊妹也好，看见比咱身量小的人，你看见他做的那些愚昧无知的事，你不应该和他大发雷霆，你应该怎么呢？你应该可怜他，看见他无知，不和他计较，即使他伤害了你，你也不记仇。咱带领工人记仇的人太多，记恨人的人太多，互相配搭不来是什么原因呢？当你认识神以后，看见他所走的路是在炸弹上跳舞，看见他快死了，你还有时间和他记仇呢？是不是要赶紧去唤醒他、帮助他？“他只认为人是愚昧、无知、没见识，被迷惑、引诱的无辜者”，他作在你身上的是恶，这是确定了的，但是他是因着什么原因做的呢？不是他的本性，是因为他被别人迷惑了、引诱了，是他不知道。就像我给认真和萧铭交通一样，你看韩真和萧志的表现是什么呀？萧志还和我宣战呢。愚昧、无知、没见识，被迷惑、引诱的无辜者，活在罪中不知罪，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他不会因自己被定罪为‘敌基督’‘大邪灵’就消极、背叛，离神而去”，他不会因为被定罪为敌基督、大邪灵，没有归宿了而离神而去。因为什么呢？“因他认为即使自己就是敌基督、大邪灵，他也是受造之物，也该敬拜神，理当为神献上自己该献的一份”，这是咱该走的路，是你必须得做到的。就是别人围攻你也好，揭露解剖你也好，你的本性诡诈，诡诈人是神所恨恶的，你就是要被淘汰的，你就是敌基督，你走的就是敌基督道路，甚至说你就是敌基督性情，那你该怎么做呢？离神而去？不行，你就是敌基督，你也是受造之物。当你真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我就是敌基督，我也是受造之物，我也该为神献上自己该献的一份”。当你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神怎么看你这个人呀？“这个人还是有一点良心理智的。”即使你有敌基督性情，你有这样的认知，神也会感动你，神会施恩于你，一旦神施恩于你，那是什么？那神给你的就是拯救。神给你一个感动，给你一个引导，神扭转你的一个观点，在神那边这还算难事吗？人之所以觉得难，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的观点不变，他的观点一变了之后，什么都不难了。就好比说，这边放了一盘肉，告诉你这盘肉你不要吃，你明明就喜欢吃肉，他告诉你不要吃，你难受不难受？“不让我吃肉，就让我吃白菜！”难受、痛苦。如果扭转了你的观点，你知道了这盘肉是给老鼠吃的，肉里面有老鼠药，你知道人家不让你吃是因为里面有老鼠药的时候，你还痛苦难受

吗？（不难受了。）把你的观点一解决，还是同样的事，你看见这肉里是老鼠药，是害人的，人家是害怕你吃了对你有害，所以不让你吃，你就不痛苦了。就像我揭露解剖人一样，你看我说话伤害人不伤害人呢？是刺伤人的心，是吧？可他恨我吗？他不敢恨我，他还感激我。为什么呀？我不让他吃那块肉，是因为那块肉里边有老鼠药，他吃了就得死，他还得感谢我。这就是扭转了一个观点，一旦神扭转了你的观点，那你就蒙拯救了。神说对撒但怎么呀？神不扭转撒但的观点。神要是不扭转你的观点，你休想蒙拯救。神要扭转你的一个观点，神给你摆设一个环境，再来一个引导，再给你交通，神再来感动你，你这个观点就扭转了。神要是不扭转你的观点，你有想象观念，那就按照你的想象观念来，神不给你摆设环境，也没有人修理对付你，那你是不是就活在死亡之中了？神用神的主宰、安排，神的行政来解决，你不要让神亲自和你说什么、作什么。这又是一个。

再一个“他也不会因为响应工作安排揭发检举敌基督、假带领，被开除、打压而埋怨、消极”，这话有点绕口，能听懂吧？（能。）他是因为响应工作安排揭发检举的。“因为这是祭司弟兄让揭发检举的，我是按照祭司弟兄的意思去揭发检举的，我做了以后，你把我开除了，我是听了你的呀，你让我顺服，你让我做老实、憨厚的人，我做了，我做了以后，你又给我摆设这样的环境？”产生了埋怨消极，这就叫控告。（王静：这也是一个观点，有的人他不是响应工作安排而揭发检举的，这是一个区别，他是为了自己，“你打压我，我就揭发检举你”。）因着响应工作安排而被开除，被开除、受打压以后你心里面有怨气，消极软弱。你不能因为这个消极软弱。这两个后面是并列的，“他也不会因为他揭发、检举，神和祭司弟兄不处理，反而出国扩展福音工作而产生误解、埋怨、隔阂。”“也不会”，这里面怎么说不会呢？首先你得站对位置，你是一个受造之物，神是造物的主，你不理解、不明白的时候，也就是神把你当玩物耍的时候，你应该是一个什么态度？最起码是“神永远是对的”。就是彼得说的那句话，“即使神把人当作玩具一样玩弄，人又有什么怨言可发呢？人有什么资格呢？”还有一句什么话呀？虽然不理解，但是必有神的美意在其中。就是说，当你不理解神的时候，你要知道有神的智慧在其中，不能用自己的观念、认识去衡量。神是智慧的，人是无能的，你先把这个角度摆对。

人的脑袋就是臭水坑，生出来的都是蛆虫，你不要用自己的观念想象去衡量神的作工，不合你观念的正是神的奇妙作为，这是一个理智的问题，这是人该有的理智。“他也不会因为他揭发、检举，神和祭司弟兄不处理，反而出国扩展福音工作而产生误解、埋怨、隔阂。”这就是一个理智。“因他认为‘实际的环境实际经历，神来在地上还受实际环境的逼迫呢！咱一个败坏的人又有何怨言呢！’”这就是该有的一个理智。“这不正是信神的实际吗？这是一个本性老实、憨厚之人在大患难期间本能流露出来的认知与忠心、顺服”，从这个里边来看，你看见这个人是不是憨厚啊？（是。）憨厚、厚道。什么是厚道呢？善解人意。咱以前交通过善解人意，你不仅能够对别人有一个了解，还能站在别人的位置上去理解。憨厚，你能够对神有了解，还能站在神一边看事，还能站在神一边看见神的智慧，看见神作工的难处，神说什么呢？你不要为难神，实际的环境实际经历。“这是一个本性老实、憨厚之人在大患难期间本能流露出来的认知与忠心、顺服”，这里边需不需要多少真理？（不需要。）不需要，这就是神拣选人的一个标准。他的本性，本来的属性，不需要具备多少真理。“这是一个本性老实、憨厚之人在大患难期间本能流露出来的认知与忠心、顺服，是他对神真心无二的一个证据”，他没有真理，他只是有一个真心。怎么看见他的真心的呢？“也是他从大患难里走出来的有力见证。”众长子的见证在哪儿呢？就看这个呢。你从外面看见的是什么呀？看见的是他揭发检举了，打压他了他还继续揭发检举。那些都是一些外表的行为，外表的行为决定不了根本，这是一个根本，神看的是人的观点、态度。因着诚实人诚实、憨厚、对神真心无二，在神三十年前的预言就告诉你了，神要的是什么人呀？神要的是老实、憨厚、对神真心无二的人。神就按照这个轨迹，根据神所喜欢的人，划分了这个轨迹来作工。咱交通了几个内容？这个是一个见证，是吧？患难时期的见证，教你怎么去衡量它。

0019 万事都在神手中

伴唱：啊……神说过这样的话，神既说必算，既算必成，谁也改变不了，谁也改变不了。

1　不管以往说过的话还是以后说的话都得一一应验，都得一一应验，而且让所有的人都看见，这是神说话作工的原则。整个宇宙的每一件事，无一不是神说了算，什么事不是在神手中？神怎么说就怎么成，人，谁能改变神的心志呢？难道是神在地立的约吗？什么也拦阻不了神的计划的前进。

2　神无时不在无时不在作神的工，无时不在计划计划神的经营，人，谁能插上手呢？人，谁能插上手呢？还不是神在亲自摆布亲自摆布一切吗？今天进入这个境地，仍不出神的计划，不出神的预料，是神早就预定好的，你们谁能测透这一步呢？神民必听神音，神民必听神音，凡是真心爱神的人必回归神的宝座之前！回归神的宝座之前！回归神的宝座之前！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发声·第一篇说话》

220 信神就得紧跟神脚踪

1　人既信神就得步步紧跟神的脚踪，应做到“羔羊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跟上去”，这才是真寻求真道的人，才是认识圣灵作工的人。死守字句道理的人都是被圣灵的作工淘汰的人。神在每一个时期都要开展新的工作，在每一个时期都在人中间有新的开端，人若只守住“耶和华是神”或“耶稣是基督”这些仅在一个时代适应的真理，那人永远都不会跟上圣灵的作工，永远不会得到圣灵的作工。跟随着羔羊的脚踪到最终的人才能得着最终的祝福。

2　不能跟随到路终、不能跟上圣灵作工的仅持守旧工作的人，不仅没有做到对神忠心反而成了抵挡神的人，成了被新时代弃绝的人，成了被惩罚的人，这些人不是最可怜的人吗？那些死守律法的人都对律法忠心无二，他们越是这样对律法忠心越是抵挡神的悖逆者，因为现在是国度时代不是律法时代，现在的工作不能与以往的工作相提并论，以往的工作不能与今天的工作相对比，神的工作变了，人的实行也改

变了，不是持守律法也不是背十字架，所以人对律法与十字架的忠心并不能获得神的称许了。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与人的实行》

176　神的审判已全部公开

1　声音发出如雷巨响，震动地宇，震耳欲聋，使人来不及躲闪，有的被击杀，有的被毁灭，有的被审判，真是人未曾见过的场面。侧耳细听，在阵阵的雷声中伴随着哀哭声，这声音来自阴间、来自地狱，是神审判之后那些悖逆之子的痛哭声。那些不听神话、不实行神话的，都受到了神严厉的审判，受到了神烈怒的咒诅。神的声音就是审判、就是烈怒，对谁都不客气，对谁都不留一点情面，因神是公义的神自己，神有烈怒，神有焚烧，神有洁净，神也有毁灭。

2　在神没有隐藏、没有情感，而是公开、是公义、是铁面无私。因着神的众长子已与神一同登上宝座，辖管万国万民，所以那些不公不义的事和人开始遭到审判，神要一一查清，一点不漏，全部显明出来，因神的审判已全部展现、已全部公开，丝毫不存留一点，不合乎神意的神就扔出去，让它在无底深坑里永远灭亡，让它在无底深坑里永远焚烧。这才是神的公义，才是神的正直，无人能改变，必须按着神的来。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零三篇》

44. 后妈之恶毒

（注：本篇文稿是王静的交通）

后妈之恶毒（一）

那边出了这么大的环境，咱做带领的得反省。马晓进，为啥说你呢？你在那边做带领呢，出了这么大的环境，与咱有没有关系？每次交通了以后，你都按交通的做了没有？你一说就是他们不听，一说“别人不听”就证明你抓不了。你平常干啥去了？你找的这些人这个不听、那个不听，神的工作怎么通行？连最基本的规章制度他们都不听，这就证明你平常就不交通这些真理原则。在神家不是真理原则掌权，是你掌权，所以他们就不听你的。因着咱不能这么去通行，导致弟兄姊妹被抓，你说弟兄姊妹可怜不可怜？这么多人被抓进去了，你说咱没有问题吗？不该反省吗？马晓进，这边出了这么大的问题，你这段时间反省啥呢？反省到哪些问题了？（马晓进：没反省出啥，认识不到自己。）没反省出啥？（马晓进：嗯。）啥也没反省到？（马晓进：不知道该咋说。）你没反省到别的，那你反省到啥了？你说他们的问题也行，你就看到“这不是我的问题，是他们的问题”也算，你看到啥问题了？神为什么兴起这个环境？（马晓进：我看到的问题就是，没有一个人信神是按照真理原则去实行的，包括我在内，都是为自己。其实在教会里有很多问题不是说聚会不交通，也经常交通，工作安排下来虽然不明白里面神的心意是啥，但也是按照工作安排这样去卡、去抠的，可还是达不到果效。我认识到刚才你提到的那一点，就是因着我老是想让别人听我的。上一次你让任胜给我发过来的信息说，我这个人老是高举自己、见证自己，我这个人确实是有这方面的问题，是我这方面的败坏性情导致弟兄姊妹在工作上都不注重，工作通行不下去。和这边相比较，我们在那边只要工作安排一下来就赶紧去聚会，安排工作，在生命进入这方面，我们那边抓得还是比较紧的，但工作就是抓不上来，我也不知道这个问题到底是出在哪。可能就是你让任胜给我发的那个话里面说的，我老是站地位作工吧。虽然刚开始我有点不接受，上午还掉泪了，但是下午的时候我看见我里面全是这个东

西。因为我高举的是自己，我高举的不是神，不是真理，总想让别人听我的，就是这个败坏。所以说工作扩展不下去，把人带不到神面前。）你和达单去配合的时候，下边对你们是什么反映？你知道不知道？你和达单在一起配搭的时候，你到哪里去都说达单这个不好，那个不是，下边对你的反映就是这个。弟兄姊妹都看出来了，你天天就是“哪方面的问题都是达单的问题”，你没有看见你的问题。你打斗，天天活在打斗里边。（马晓进：对，你还给我提出来说我打斗，说我带着弟兄姊妹打斗，争地位。）你们不是说两人同心合意把工作抓起来，不是以工作为主，就是争地位、争个风头。（马晓进：我们两个人就是暗斗，就是这个。我是明，她是暗，我们两个人就是这样斗呢。）所以你们根本顾不上工作。我问了一下下边的弟兄姊妹，他们说看着就是你的问题大，感觉你就是有意的，怎么都是达单有问题。咱在这方面不是想着怎么去带动弟兄姊妹，同心合意以工作为主。神看到咱这样作工是不是厌憎咱呢？咱不是体贴神心意把工作作好，咱把弟兄姊妹带到哪去呀？弟兄姊妹以后能不能蒙拯救呢？这是主要的。弟兄姊妹走上正轨了吗？（马晓进：没有。）你看达单和你，能走出家庭吗？天天在家出不来，看着是做区带领呢，却连家都出不来，隔上几天就得回家看看。这几天在那边才给达单交通了，我说“为啥工作能作成这样？如果你真是以工作为主，神也会保守，神也会祝福。可现在一看你作的这工作，神就恶心、厌憎，神不祝福，那能不乱套吗？神让你看看，这就是你作的工作。”按说神给咱摆上这么多环境，神显明给你看，就像咱昨天谈的那些话一样，神摆设环境跟你对话呢，是吧？（嗯。）神摆设环境跟你马晓进对话呢，这就是你作的工作。那边的工作你能作成这样，这是用事实显明给你看呢。几个月了，你说你啥也没反省到，这就证明你一点都没反省，太刚硬了！如果你是家里的老大，你父母临走前说“咱家里条件差，我要出去挣钱呢，你把你下边的五六个兄弟姐妹带好”，你父母把这个担子交给你了，三年以后，你弟弟妹妹缺胳膊短腿的，还有被狗咬了的，你能向你父母交了账吗？你就这样把你的兄弟姐妹带给你妈，你妈怎么看你呢？而且你还没有羞耻感，还没有反省，问你“啥问题呢？”“我有啥问题呀？你把这兄弟姐妹几个交给我，我已经够苦的了。他不听话，他非要去狗跟前，狗咬了他，关我什么事？他不听话，非要去河边，最后掉河里淹死了，跟我有什么关系？”这就是咱的马晓进。“跟我没关

系呀！他就是被抓了、死了，乱套了，关我啥事呢？你让我反省啥呀？”马晓进，能不能对上号？（马晓进：能。“反正我明白的，我给你交通了。你要是不听，我也没办法。”我里边有这个东西。）你说这是啥？你说你恶不恶？这就是恶。如果你的父母把这个担子交给了你，三年以后，这个孩子是掉河里淹死了，那个孩子是被狗咬了，另一个孩子是摔到沟里，胳膊、腿摔断了，就这你都没有一点眼泪，没有一点难受，没有一点难过。“我说了呀，我说‘你不要去狗跟前’，他非要去。我说“别到河里去”，他非去不行，关我啥事？”你说神惩罚谁呢？父母打谁呢？父母只能看见孩子缺胳膊短腿的，看见孩子可怜，说你不配，你不配当姐姐，你不配当老大，不配把他们托付给你。马晓进，你的头该掉了。在神眼中，你的头该掉了。在你来看呢？“怎么是我的头该掉了呢？是他该死了，他就该遭那罪。我说了，他不听呀。”你是谁呀？你说什么了就让人家都听呢？你说的是真理吗？你对弟兄姊妹真的是爱吗？你对他真的是爱，他听不懂吗？你真的是为了他吗？还是你让人家听你的话，人家不听？你交通的是真理原则标准吗？这是不是咱该反省的？（嗯。）如果你交通的啥也不是，还让人听，别人不听你就整人治人，那你走的就是敌基督道路。

选带领得选啥人呢？得选有责任心的人。这个责任就是我刚才谈的，当老大的，你的责任在哪呢？“我不仅得让你吃饱穿暖，我还得考虑你的安危”，啥心都得操，这才是责任。不是光要个地位，“我说话你们得听，你们不听，我治你们也得让你们听，把你们全抓了，这下我说话你们就得听了吧？”你看这是啥？人家不听，啥原因？你得反省自己。马晓进，那段时间在那边我没见你，到了这边，神摆设环境让你在这边好好反省。你啥也没反省到，隔两天还听到别人说“马晓进说‘我啥时候能回去？我啥时候能回那边？’”压了你几次，说不能回去，怕把你抓了。如果我像你对待弟兄姊妹一样去对待你，说“回去吧”，那是不是把你抓了？不管你作了多少恶，神家是怎么对待你的？你作了多少恶也得把你保护起来，这是神对你的爱。可隔两天我就听到别人说，“马晓进说‘看我什么时候能回家’”，我说你这个时候了还想着家，你没想着“我把弟兄姊妹都送到了监狱，我是恶人，在神眼中我是作下恶了，犯了滔天大罪，我没法向神交账”。这个时候你还能想起家呀？你咋能想起来呢？你就没想着“我做下的这些我咋向神交账

呢？神向我要的时候，我闯下了这一堆祸事，我咋向神交账？”那边教会成了四片瓦，弟兄姊妹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你还能想起家呀？你的良心跑哪儿去了？你有没有良心？你站在神一边看，神把这个托付交给你，神把这么多的弟兄姊妹交给你，你怎么看待这些弟兄姊妹的灵魂？你怎么看？你光是想着你的家。所以说最基本的是啥呢？神怎么看呢？你是做带领的，你的心态是什么？你有责任吗？你的责任在哪儿？一有了事儿，这就啥也不知道了，工作就不知道作了。咱这边的环境出成这样，按说有良心、有理智的人，他良心受责备，他自己早知道该怎么做了，“我犯下的这滔天大罪，我酿下的这苦果，我还不知道该怎么悔改？我得想办法。”咱现在是啥办法都没有。马晓进，那段时间你说你要回去呢，我说要回的话该怎么做，我告诉你了吧？我说你要回，不能去你家那边，那边环境大，你先去荒区，先把这些荒区连成一个小区。你在荒区找一个安全的接待家庭，你把荒区整理好，你就住到那里。然后看那边乱套了的教会里哪些是没有隐患的，哪些是合适的，你把他们调到安全的地方，调到荒区，把那些人叫到这边聚会，再把那边的教会整理起来。马晓进，我跟你说了吧？（马晓进：嗯。坐车都得经过我家那边，没有说要回去。）这叫不叫问题？这还叫问题啊？你说你非要坐车，我说“非得坐车啊？”那边现在到底有没有人找你，有没有环境，咱不知道，所以咱尽量不坐车。你说你要回你家那边去，住到萧文家，我说咱别带来麻烦，别到萧文家，哪儿也别去，不能在你家那边住。你要是回，路过你家那边可以到荒区啊，直接到荒区，不在你家那边停留。我跟你马晓进说了这个以后，你没有和绿绿商量。咱没车吗？没车送你？不能直接把你送到荒区去？这说了多长时间了？这是早说了的，咱没那么做吧？你说让他们去做呢，让他们回去给你收拾呢，我说收拾了也算，收拾了以后后来我又问了。（马晓进：任胜安排让他们去做的。）马晓进，我现在谈的是啥？我谈的是你的问题。我给你交代了以后，你做下了这些，这是你范围里边的事，你该不该自己想办法？你没路我跟你说了你该怎么去做，说了吧？这是咱自己作下的恶，咱自己该知道怎么去挽回，“我怎么去挽回这些事情呢？”绿绿是主负责，你负责的是啥呢？那边乱套了，说了以后这些工作该不该安排？那边没车，在这边还找不下车呀？专门找个车一下把你们送到荒区，你们俩在那呆上几天，不行吗？在荒区，在一线打下的这些地方，还不安全吗？这该不

该做？我听绿绿一说就是马晓进回去，绿绿，你咋不去呢？你主负责全片儿，你俩不能去？一看你们俩人就是分家着呢。绿绿，你不知道怎么做可以问我呀，可你从来没有问过我，“那边的这工作到底该咋作？我也想办法挽回，怎么挽回呀？”我跟马晓进说了不能路过你家那边，我是不让你住到那边，你家那边不能去，那边有环境，你又是本地人，你能知道到底有没有你的相片吗？有没有人找你？直接找辆车把你们拉到荒区，人家一线的给你打下来了，你去那边把荒区先治理起来，那边没有环境。你找些安全的家，你得去找呀，这得咱实际地受苦付代价呀。你把荒区连成一个小区，然后在荒区这边找好家，把那边可以的人叫过来，在这边聚会，在这边聚完再回去，有隐患的咱不挨。按原则来说，被抓了的这些人半年以内咱不搭理。不要让环境蔓延到咱没环境的地方，这是不是咱都知道的？不让你去那些有环境的地方。那边有环境，非让你去那边有环境的地方吗？不让你去。荒区，人家一线能行你不行？咱一直不去。那天了，你们说要去呢，我说“我就过去呀，你们不用去了，白跑一趟”。按说以前咱早该去了，出这么大的乱子，是咱自己作工带来的后果，自己该挽回。出这么大的问题，早该反省，“呀，我有哪些问题……”全部反省出来了。哪一方面的问题都能反省出来，为啥呀？他看见自己闯下塌天大祸了。但是马晓进，你从你身上看见自己闯下塌天大祸了吗？你连看都没看见。

神要的是啥人？神要的是有良心的人。神作工拯救的对象就是有良心的人，有良心的人神才作工呢，神才开启、引导呢。咱把神的作工带不到现实生活当中，跟现实生活不结合、不联系。你看看任胜这方面，我对付过她多少，弟兄揭露了她多少，就是这方面，不进入原则，啥时候都是这。那段时间任胜去一线聚会差点被抓的事，任胜跟你们交通了吗？绿绿，任胜给你交通了吗？（绿绿：嗯，交通了。）虽然我打了一线指挥，但是有没有任胜的问题？（有。）她这几年了，长不长？外表看是这方面，其实内心深处是啥呀？处事哲学，跟人维护人际关系。有没有原则？没有。你问问指挥，他们聚会的家在哪儿？聚了几次？你还得考核指挥有没有原则，并不是她让你去哪儿你就去哪儿。这不是社会，在社会上是说你去哪个地方得客随主便，人家主人让你去哪儿你去哪儿，社会上是这样。神家是这样吗？“我得

考核你有没有原则。”（马晓进：其实我一直也没有配合过带领，没做过带领，我也不适合做带领，不知道咋做，不知道这个思路，真不知道。）马晓进，我现在谈这些的目的是什么？是说你做带领不合适吗？是让你去反省，是让你有良心，对自己有认识。我谈这个不是说你不行。（马晓进：我自己觉得我不行。）不行就改。如果我不说的话，你行不行？我不说你的话你就觉得行。（马晓进：我觉得我讲字句道理行，但抓工作我真不行。那边的工作那么难作，那边的人一个比一个厉害。）他们再厉害，是让你用厉害压人吗？（马晓进：不管交通啥都通行不下去。人都有自己的思想，都持守自己。）神就是要改变你呢，你能改变，他们就能改变。神摆设这些环境就是要成全咱呢，任何情况下咱都是认识自己。神给你摆设什么环境，都得认识自己，不是认识别人，就这一条路，这是咱该走的。

我给你举个例子，我刚开始做的是二线指挥，我做二线指挥的时候，带二十个人。二线跟教会还不一样，二线是不是每天要打发这二十来个人出去传福音呢？他们出去传福音能不能回得来都不清楚，所以我抓二线的时候，每一个人我都不随便打发他们出去，我就在家里商量、研究、分析好，安排合适了再让他们去，安排不合适，我不让他们去。我跟你谈这个是啥意思？这是不是你该操的心？（嗯。）人多了，天天商量，天天分析，有时候坐车坐得超过了都不知道，心里在想事呢。就这样尽本分，我认为我已经尽上忠心了，可没几天出问题了，那个姊妹跟这个姊妹还是说好的，去了以后该怎么做怎么做，各方面都安排好了，就是在安全的基础上不能出问题，自己都认为自己已经尽所能了，结果他们去了以后就被抓了，一个弟兄、一个姊妹被抓了。那是我第一次抓工作，就有一个弟兄、一个姊妹被抓了。当时我也有个配搭，我们两个人在一起配合，那个时候还是用的传呼机，一呼说有问题了，我说赶快跑，但已经来不及了，那两个人已经被抓了，我就是从那一次开始总结失败教训的。一经历这些事儿，你不能怨别人了，那个时候一晚上我就吃不下饭，不能吃了，我自己先哭得不行。哭啥呀？恨自己。我没有说“他咋不听话呢？”因为我是当家的。我这会儿谈的是啥呢？就是作为带领，你是当家的，你是啥心态呢？我说“这个都说好了，那个都商量好了，我感觉肯定是没问题的，怎么还能有了问题？这问题出在哪儿呢？是我哪方面没想到？还是我

哪方面没考虑到？”我在我身上找问题呢，一晚上哭的，恨自己，我在自己身上找问题呢。我和我的配搭在一起呢，人家晚上睡觉睡得呼呼的，我是一晚上没睡觉，第二天早上我眼睛都是肿的，我心疼，我就反省“你抓工作呢，别人被抓进去了，你的良心呢？你是抓工作的呀，你别说他进去了，就说你抓的工作你交代到了吗？”如果我交代到了，我各方面都安排到了，什么都做到了，再有问题那是他的问题。但是我真安排到了吗？是我凭经验感觉我安排到了，但还有一些我再细省察的话，呀，我这方面就没交代，“以防因信称义的人发现你什么了，你赶紧跑”。这方面我就没交代，我就找着了。在其他方面我找不到，这都商量到了，还有啥？再一反省，哦，我这方面就没想到，觉得不会有这事。我就没想到，“一旦有因信称义的人来，人家发现了，咱就不谈了，赶紧走”，这个我就没交代。因着我没交代，所以他就想着“人家来了，我再给人家谈谈”，就这一下就进去了。这下我找到自己的问题了吗？最后还是找见自己的问题了。“哦，就是这方面”，我总结了一下，这问题出在哪儿？出在谁身上？还是出在我身上。如果我要是给他交代到，“一旦有人一进门，你就赶紧跑，咱不给他谈了。你聪明点，这会儿别硬来了。”因信称义的人一发现咱他就要告，所以咱不能让这种人把咱告了。咱有关系的可以，没有关系的绝对不行，因为他们一发现就要告。他知道人家发现他了，他为啥不跑呢？因为他不知道跑，是我没交代。这个听懂了吧？我没交代，他就不知道跑。如果你认识到这个以后，你下一次商量的时候，哪个活儿你都要交代给他，把这个就总结到这儿了。这个听懂了吧？就是说，咱带领得长进，你长啥呢？我说任胜不长，现在理解是啥不长了吗？吃一堑长一智，该长了吧？你不能十次八次抓的工作都是这样。就在这个事上我就总结呢，“哦，这就是我的问题，这方面我就没交代。”当你看到你自己没交代到的时候，你还恨别人吗？还会成了马晓进刚才的那个表现吗？不是嫌弃别人，而是嫌弃自己没做到。不是说“他为啥不听呢？”而是说“我的口气不合适，是我没有把心掏出来”。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有一个弟兄，我长期给他这么交代，那次我又说“你不能去福音对象家谈见证啊，家给你找好了，你把他叫到那个家，去那个家谈见证”。他去了福音对象家以后，就感觉那个家没事儿，不要紧，他就在那儿谈呢。中午的时候我还不放心，我又打了个

电话，我说“你在哪儿呢？”人家说“我在福音对象家呀。”我说“你找死呢？”你说我这话难听吗？（嗯。）难听吧？（嗯。）可是我着急之余说啥呀？我说“你找死呢？”他说“嗯，我知道了。”他就用了一个智慧，跟他的内应说“那个家里安静，咱到那个地方去给他谈”，就把那个人带出来跑到那个地方了。我说“你找死呢？”这句话一般人能不能听得下去？等他晚上回来的时候，我说“我说了这句话你咋想呢？”他说“我知道你的意思，我啥想法也没有。”按说我这句话伤人不伤人？（伤人。）但是他知道我的心吗？他看见了我的心。你听懂了吧？我骂了他，但他知道我的心。“我给你交代的，内应家不行吗？非得去福音对象家？你知道他不信的家人回来，随时会带来什么麻烦呢？你是找死呢？去内应家，内应做饭，你俩谈，多合适啊？”我说他找死呢，他不敢让人家福音对象听见，他赶快跟内应说，“你家安静，到你家去”，带着福音对象去内应家了。等了一会儿，给我发了个信息，“我们已经来到内应家了，不在福音对象家了”。这下我心里是不是就放心了？（嗯。）我给你谈的这个例子是啥意思呀？就是说你带领该操的心，你该做到的是什么，不在乎你说什么话。就像刚才马晓进说的“人家就不听”，我说的这个话，你说他听不听？我骂了他，他回来以后照常听。那个人见了我都没说“你怎么这么对待我呢？”他能听懂。虽然我的话难听，但他知道我是为了他，知道我那么说不是害他。神说摆的这个环境是为了让你认识自己，你真的是用心去对待每一个人，他有感受、他有感觉。话难听，面子是没有，但他心里能听懂。你做带领该怎么做？不在乎他们为啥不听，他们不听你反省了没有？就是刚才我谈的，马晓进，你反省了哪些？你到现在一点认识都没有，啥也没有。我给你带路呢，我是怎么反省的？我反省到最后就是我的问题。我反省到我的问题以后，等到第二天，那俩人出来了。他们是本地人，一个姊妹装心脏病，心脏病犯了，其实人家没有心脏病，但她装心脏病犯了，没气了，第二天全放回来了。虽然人家受了这个苦，但是在我这里，我得着啥了？我得着了我这一方面的缺少。别的交代到了，但这个没交代到，这是我得着的。我得着了这个以后，在别的工作当中我都加进去了，神看的是我这个“你得着了没有？不管弟兄姊妹受多大的苦，你得着什么了？”就像咱今天，那边的弟兄姊妹为了你达单、为了你马晓进，受了这么多的苦，你们学着啥了？“我啥也没学着。”彼得怎么走的这个路呀？彼得他受什么苦都不白受，他都得着

了，得着了对神的认识与对自己的认识，这是不是彼得所走的路？（这是我们当时共同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谈的是咱自己做带领该怎么做，你自己做到不管啥事出来，你反省的是你的问题，你别说是别人的问题。如果你就要提他的问题，你就是啥呢？就是咱工作安排里说的生命进入那一方面，你就没进入，你光是作工。是，你是给别人讲了，你给别人说了，你得着啥了？你在神面前，神怎么看你呢？如果是这种心态的话，在神来看，神看咱是恶人，咱是作恶，不是预备善行。神得着的是咱的心，不是得着你的外表。“你看人家这个人说话多温柔，你看这个人说话多好听”，神看这个吗？那是假冒为善。神看的是你的心，你的心真是为着神家工作吗？真是为着弟兄姊妹的生命进入吗？神看的是你的心。就是刚才我谈的那个例子，能明白吧？就像父母把兄弟姊妹交待给你，你是老大，这是咱的责任。你是做负责人的，负责人是不是大哥哥、大姐姐呀？（嗯。）交给你了，你这个责任是怎么担的呢？如果是你的妹妹掉沟里了，残疾了，那是你一辈子的遗憾，说起来就要掉泪，掉不掉泪？就像咱刚才说这个姊妹一样，她老公死了，不在了，一说起来她眼睛就红了，如果咱今天能把神家的工作作到这个程度，一说到谁谁谁被抓进去了，你眼睛就红了，这我就放心了，看这个人还可以。咱一说家里人咋了，眼睛就红了，这是不是还颠倒着呢？如果那边的弟兄姊妹被抓成这样，一说到这儿，你就懊悔得痛哭流泪，抬不起头了，一下总结了自己那么多的败坏，自己的问题都总结出来了，“因着我怎么才带来这么多的麻烦，因着我哪方面没做到带来了这么多的麻烦……”你总结了这么多还需要我说你吗？就刚才我说的这个事儿，我在二线做指挥，那一个弟兄、一个姊妹一被抓以后，等第二天两个人就出来了，一出来以后，我们上边就给我们聚会呢，一聚会我就先把我里边的这些说了，“我当时怎么想都想不出来有哪些问题，后来一反省，一晚上没睡觉也没吃饭地反省呢，一下才想到我是这方面没安排到位，就这方面我就没做到，确实是我的问题。”你自己说着就哭呢，哭得自己都止不住，还需要带领说吗？（不需要了。）当我这么去交通了一番，人家带领啥都没说，啥也没说。从我内心想的是：我这个托付尽不了了，尽得把弟兄姊妹都抓了，这还能做？我还能做了啥呀？照顾弟兄姊妹就像保护羊群呢，我这保护的是啥？我做不了呀，我恨自己做不了。我说：“我不能做了，我不配。”但是带领说“你还继续做。”我说：“我还能做呀？

我做成这样还能做呀？”带领说啥，“你能认识到这些了，这是不是还能做？有的人认识不到，那还能做吗？不能了。他作下多大的恶都认识不到，还做啥呀？你这已经认识到了，神摆设这些环境就是让你认识到再去改变，神的工作就是这么作呢。”从那次的经历当中我才体会到，神摆设每个环境都有神的性情，有神的喜怒哀乐，神喜欢什么样的人，人经历神作工就是为了总结这些失败教训，你看到自己哪些失败了以后再长，这才是神的拯救。那时候我对神拯救人的意义才明白一点，才看见为啥说他们就说得多，而对于我就没说那么多，对我长期就是扶持帮助，没有那么狠说我，原因在哪？自己是不是就摸着了？从这里边我已经看见自己的问题了，还需要别人再说吗？就像今天我说马晓进的时候，马晓进如果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些表现一样，已经总结出这十个八个了，还需要我再说吗？是一样的。我给你谈这个经历是说每一个人经历的都是你的需要，就像绿绿一样，前年来就是这，今年来还是这问题，我不说行不行？（不行。）你长了没有？这会儿说你是为了你以后的工作能作得更好，以后的环境越来越恶劣，以后的各种问题都要出现，你今天没层没次，乱套，以后你能向神交了账吗？咱信神就是认识神、认识自己，就是这两门功课，神给你摆了这些环境，你看到你有哪些缺少。就像马晓进说的别人不听，他为啥不听呢？你挑自己的问题，是自己刚才说的哪句话伤了他了，还是他身量小不理解？还是哪方面呢？你挑自己的问题，才认识到“哦，是这方面问题”。不是说他不听就是他的问题。神给咱摆设了这么多的环境，啥人没有？什么人都有，狂徒多的是。

（马晓进：就像那一次，达单家姑娘在支付宝上联系了何雪，我就跟何雪说，让她把手机号换了，达单如果长期不回来，怕人家告她，这已经成隐患了，得把手机号换了。人家何雪直接质问我：“你说我能换吗？我的手机号和我自己家店里的生意连着呢，我能换吗？我家的宽带都连着呢，你说我能换吗？”）（萧文：她有没有工作号？）（马晓进：我们这边的工作号全部停用了。人家就是质问我呢，即使是我把王静的话发过去，人家也是这样质问我呢，“我能换吗？你说我能换吗？”）（萧文：马晓进，咱现在不说她的问题，我作为一个旁观者看到王静现在交通的就像昨天王静给我交通的，我就迷在那个事里面了，看着我伤心、难过、流泪。今天我也看见了自己的问题，咱不说

她的事，不再说这个是非对错。今天在工作中，神显明咱不会作工作，就是刚才你说的，“我没有当过带领”，今天王静给你交通的这一番话是啥意思？为啥说“你反省了没有”？因为她没有看见你反省，所以她要把事实再摆出来，再把话说得严厉一点，让你去反省、认识，她又交通了认识神、认识自己两大功课。咱不说这个事，不说何雪怎么。其实刚才已经点到了，是因着咱有刚硬性情，神要作咱，今天咱只管按王静交通的这个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今天是操练咱呢，以后的环境是不是越来越恶劣？是让咱的工作作得越来越完善，其实对咱是一个保守。）（马晓进：这个我明白，今天我听明白了。）（萧文：那咱明白了就不能再辩解表白了。）（马晓进：我不是辩解表白，我的意思是，像面对这种人我该怎么办？你说认识我自己，我举的这个例子，那个时候我就想，人家质问我，就是让我坚持原则呢，就是让我给她交通呢。但是我跟人家说了，人家就是不换，我没办法。我就是在这个上面觉得可难办了。）你得看是啥背景呢，就像杨学姣能做了指挥，但她要在家看孩子，这些人就得用行政管理，行政第九条，“当为教会的工作着想，当放下自己肉体的前途，对自己家庭的事应该当机立断，应全心全人投入神的工作之中，应该以神的工作为主，以自己的生活为次，这才是圣徒该具备的体统。”不想去一线就得开除。这是国度时代的行政，人人都得守，你在家庭和托付当中，你选择的是什么？对待家庭、个人的事应该当机立断，你做不到这一点，你就是触犯行政，触犯行政就得除名，一跟她交通完，她这不就出来了吗？

你看你们这次回去，让晓岚、何雪她们去一线，她们去不去？她们内心是抵触的，肯定不愿意去，所以这些人就得这么去做，有路了吧？（嗯。）因为你不是做不了，你是不做，那就是行政管理，但是平常在哪些事上你还得反省自己，这个听懂了吗？该反省自己，确实是自己的问题，就像这会儿谈的，你有没有问题呀？你就不反省，你就不认识，你还要这么去做，那能做成吗？做不成。谁都要推翻你，人家就不服气你。（马晓进：我知道我有问题，只是说我认识不到。）你不是认识不到，就是刚才我给你谈的，能不能反省？我一晚上不睡觉，我干什么呢？我想呢。你想了吗？（马晓进：我想认识，我不是不想认识，但是我认识不到呀。以前就交通了，萧文和安雨宁配搭的

时候，这边出环境就是说她俩的问题，当时萧文不会认识，王静对付我，现在已经有前车之鉴了，我肯定会从这里面去认识。我和达单说“这是咱们两个人的问题呀。”达单说，她可想哭了，我说“那你比我还好呀，我还不想哭呢，那你比我有良心”。要说我是一点感觉都没有，也不是呀，但是我就是认识不到呀，究竟我是哪方面作恶，成这样了，究竟是哪一方面触怒神了，然后造成了这么大的环境，我想认识啊。我认识自己认识不到，你们可以给我提，都可以提我这方面，就像今天王静给我交通的，从王静让任胜给我发的那一段话上，我也认识到了，为什么写过犯的时候我把这个写出来了，我为啥能做成这样，就是因为我跟弟兄姊妹打斗，我是负责人，我是带头的，但是我和达单，和下面的弟兄姊妹打斗。我并不是在这里作工作，而是打斗，我不是一点都没有认识到这方面，只是实在是认识不进去，认识不深刻。）（那次我说“出了那么大环境……”人家马晓进说“才抓了十来个人啊”。我说“你这‘才’是从哪来的呀？”后来她说“现在神作的工作就是清垃圾、除粪便、赶狐狸。”我一听就想那是我里面的东西不对了？我也看不透事，所以我就没有再说什么。）这是马晓进说的，是吧？（嗯。）马晓进，就刚才谈的这些，人家给你提出来了，这就看见咱跟这些文稿就是瞎对号呢，神给咱摆设这些环境，是，他们有问题，但咱自己该怎么认识，自己有自己该走的路，不管摆设什么样的环境，问题还得处理，咱自己还得有进入，神不白摆设这个环境。能摆设在你跟前，就是让咱看呢。就像那天我说达单一样，达单也是说“我什么时候能回家？”我才打的她，我说“这个时候你还想着回家，你和马晓进两个人全是狼心狗肺，出了这么大的环境，还想着你们的家呢”。那天让她自己给家里打了电话，把家里处理好，不能回去，这个时候回去这不正是让人家抓吗？这个时候出了这么大的环境，还想着回家，神家这么豁命去保护你，不就是为了救你吗？不管你犯了多大的错，神家怎么对待你的呀？为啥人就想不起来呢？这就是人没良心呀。

马晓进，你以前确实没做过带领，是吧？（马晓进：没有。）教会带领也没有做过，是吧？（马晓进：没有。）一方面是咱不知道，咱确实没做过带领，没当过家。为啥咱选带领都要问你们的简历呢，你做过一段时间的带领，起码会当个家，可一点都没做过的，就不知道当

家。为啥当家才知道柴米油盐贵呢，不当家就是这，啥也不知道。就像我刚才给你举的例子，你能听懂吧？不管你有没有当过家，父母是把你当老大待吧？把你当老大待，那你下边的这些事你是不是都得考虑到呢？你得把他们这些人都考虑到，他们的安全、安危都考虑到，出了问题是自己的问题，这个能对上号吧？起码得是：人家出了问题，人家被抓了，那是你的问题，我就找你呢。我不找你，我找谁呀？就像萧文那个时候一样，我为什么打她呢？用工作安排直接对付她，她就得受受苦，不受苦能行吗？连工作号都不知道换，让换一下还通不过，你说不打她能行吗？连这个理都理解不了，你就不知道你该怎么去当家。你不会，教你呢，你按这个做也行呀。今天跟你谈，就是让你先明白，先有一个良心，你就是不明白，没做过带领，根基差、基础差，但咱道理上先能理解，“我确实该反省，现在反省也不迟，以前我就不知道反省，我认为是别人的问题，除粪便、倒垃圾呢，这垃圾不是就倒了吗？”（马晓进：那我为啥老是认识不到自己呢？说我不会做带领，我把《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一到十五篇都看了看，看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该怎么做。）你没做过，但咱得知道自己差，这就是咱没基础。没基础，咱现在还得赶紧往上够，“我不懂那我就学，我知道了以后，起码道理上我知道我该反省，可我连反省都没有，我现在反省”。你懂得了原则，你才知道反省哪方面，知道在哪方面错了，如果你连原则都不懂，你反省啥呢？从哪里反省呢？你不知道正面的，你错了你就不知道，这是不是更加看见咱是糊涂尽带领本分呢？你先装，先把正面的装上，咱今天上午谈的是不是这个呀？就像说绿绿是不是也是一样呀？绿绿是不是也没做过带领呀？你看她做的这，我今天不是光说你马晓进，绿绿不也是这样吗？这是没有出了多大的事，要是再出多大的事，你能担当得了吗？你能向神交了账吗？说任胜，是不是一直就是说她这个呀？我说“多少次了？你就不长，就不长！”这些方面这是咱该要求的，可是她就不要求，就是光解决你们的打斗问题就行了，就完了。（马晓进：我们下去交通也是光解决打斗问题。）是呀，所以咱今天谈的就是抓工作，做带领该做哪些，你该有的心态是什么，你该怎么走这个路，先反省认识咱自己的问题在哪里。教会工作就是有一些打岔、搅扰分子，有一些拆毁工作的，这些方面你就得打死他，交通揭露解剖之后，打死他，如果他还不悔改，还要搅扰，那就是用行政管理。但

是有一些一般的不需要这么做，不是都这么去做，是特殊的人物，打岔、搅扰、拆毁分子，还有那些狂徒，因为他纯属就是搅扰呢，对这些人那就是行政管理。行政管理，还得让他听话，还得让他达到这个果效，还得让他写出认识。但一般的情况下，那就是你自己做不到，你做带领不行，你自己缺少，那你是不是得有你自己的进入呀？咱不能光作工，没有你自己自身的进入。

后妈之恶毒（二）

“就如保罗，耶稣作工期间他不听、不看、不接触，不仅不寻求考察反而还要逼迫追杀耶稣呢！最终是在击杀以后才俯伏到神面前的。所以说他信的不是基督，他信的是能击杀他的那位神。又如宗教界的长老、牧师，不依然是那样吗！基督来在地上三十年了，他们看见了吗？跟随他们的孝子贤孙们看见了吗？就是跟随全能神的名却活在宗教意识里的人，他们又能得着什么呢！他们也只不过是跟随了全能神的一个名，神承认他们吗？他们对神的作工毫不过问，对神的心意毫不关心，对神的要求毫不搭理，对待人的原则更是没有，他们根本不考虑神喜欢什么样的人、恨恶什么样的人，自己该追求、跟随什么样的人。”

咱以前看这话是看原教会里面的人呢，你和他们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你也是信了全能神的一个名，对神的工作你也是毫不搭理，神恨恶什么样的人、喜欢什么样的人你都不过问。这些话不是让你看看就过去了，你看了这些话，这些话都应该变为你的行动。能不能变为你的行动呀？就好比说，“他们对神的作工毫不过问，对神的心意毫不关心，对神的要求毫不搭理”，都是“毫不”，这个话对你是审判，可对你审判了以后有没有果效？你今天看了这些话以后，你会不会另立计划呢？有没有路呢？想了没有？咱不是看看就过去了，也不是对对号就完了。更有一些愚昧人是什么？“是，我跟神的话对号了，神说的这个话对着呢，我就是对神的作工不搭理，我就是对神的心意、对神的要求毫不感兴趣，是是是，就是。”然后就完了。这是什么？马晓进，你是不是这样呀？（马晓进：是。）是？（马晓进：嗯。）是我误解了，还是就是呢？（马晓进：那就是。）那就是？那你告诉我这是什么人？是还是不是？（马晓进：你说是就是。）又成了我说是就是了。这是什么人？（萧文：那是该死的人，是不悔改的人，是没有认识的人。）他说他是有认识的呀，“我都和神话对号了你说我不认识？我认识我就是这样的人呀”，他仅此对号、仅此认识，再无下文。他在众人面前还谈呢，“神话就是说我呢，我就是这种人”，这是啥人？他和你说这个话的目的、意义是什么？（“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很

难变了，改变不了了。”）谈不到很难变，他不说很难变，他是“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是这样的人”。他在众人面前说“我是通灵的人，我能看懂神话，我能和神话对上号，我就是活在神话里的人”，他聪明不聪明？（聪明，假聪明。）聪明透顶。马晓进，我不是说你，我是打个比方，我不知道你平时的表现是什么，是我今天听见你说的两句话以后我想起来这个了，你今天在这儿是做了个表演，但你是不是这样的我就不知道了。你别说“弟兄说是就是吧”，这更好了，以后更有了理由了，“弟兄说我呢，不是我要这样呢，人家弟兄说话有权柄，人家的话出来事就成了”，这又赖到我头上了，是我让你败坏、抵挡的。人说聪明透顶是什么？聪明透顶就傻了，成了耍小聪明了。在众人面前他想表现一把，“你看我敬虔，我不像你们不认识自己，我认识自己，我通灵。”他主要是想给你表现他通灵，他认识自己，让你心目中有他的位置。可在神那边看见的是什么呀？他想用这个小聪明，骗取在别人心目中的一个地位。选带领呢，“选吧，那个人最认识自己，他最会对号、最通灵、最能听懂神的话，神话说什么人家就说‘是是是’，人家都能对上号”，选带领的时候他是不是就选上了？他活在自己的一个小聪明的境界里面。可在神那边怎么看呢？神看见这是一个什么画面？他是假敬虔，他是一种欺骗。在神那边看是什么？他是和神亮肌肉，他是和神唱对台戏，他是和神对着干。神在这里说“你对神的作工不搭理，对神的性情不搭理”，神说这个是什么意思？神说“你是与神作对的”，他都作恶了，他在这儿说“我就是，我就是，咋啦？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不搭理你，我就不理睬你”，叫嚣、对抗、亮肌肉，你还和神亮肌肉呢，在神那边看到的就是这个画面。但是愚昧无知的人就被欺骗了，“人家通灵，人家能和神话对号”。看了这话，你不是仅仅应该对了号，得有什么呢？得有行动、得有动作、得有实际，得把这些话带到实际生活当中变化你的性情，不是说对号就完了，得改变你的性情，改变你的看事观点。能不能改变了？有没有路？咱看下一次马晓进有没有动作。马晓进有没有这方面我也不用举例说了，你们看见马晓进有没有这方面，对对号就行，有没有？（萧文：有，“你解剖的是”，有那些表现。）只承认、认识，但她不悔改，不往前走。（马晓进：不知道咋走。）呀！这话“精”呀！“不知道咋走”，你说我在这儿跟你说的啥话呀？人对神的心意毫不搭理，有没有路？这话有没有路？马晓进，有没有路？（马晓进：……）“不知道咋走”，这话

是不是一句假话？“对神的心意毫不关心，对神的要求毫不搭理”，这个话是对你的揭露，有没有路？（马晓进：……）萧文，有没有路？（萧文：有。）什么路？（萧文：说毫不搭理的时候，就要把那个“不”去掉，就得搭理。）这路简单吧？（萧文：说人对神的要求毫不搭理的时候，都得把那个“不”去掉，得看神的要求，按着神的要求去做。说人不按原则，那咱就得按照原则去做。）跟你说这话的同时就是一条路。“不听、不看、不接触”造成了什么后果？弃绝了神。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因为咱不听、不看，外表上是不听、不看，实际上就是对神的作工、对神的心意不搭理，对神的要求不过问。告诉你，你对神的要求不过问了，那你不是就得过问了？说你对神的作工、对神的心意不搭理，那你是不是就该搭理了？（是。）所以你这个不能说没路走，你如果说没路走，那是什么？你没路走是你给撒但开辟的一条出路，你是想逃避、是想逃跑，是不想实行真理的一个借口。

“对神的心意毫不关心，对神的要求毫不搭理，对待人的原则更是没有，他们根本不考虑神喜欢什么样的人、恨恶什么样的人”，你考虑了没有？这是不是又有一条路呀？（嗯。）你不考虑神喜欢什么样的人，那你知道了，“哦，神喜欢什么样的人呢？我得考虑考虑”。你仅仅是考虑考虑吗？该怎么呢？神喜欢的人是不是你该喜欢的？神喜欢的人是不是你该推荐的？神喜欢的人是不是你该尊重的？咱来到神家什么都不会了，一说到肉体的事就什么都会了。就像你去了商场一看，“这件衣服我老公喜欢”，你老公喜欢的衣服你咋办呀？你是不是就买下了？（嗯。）没有人去安排你，在商场里面你知道给你老公买件你老公喜欢的衣服。你面对你老公喜欢的这件衣服你买回来了，你面对你老公喜欢的一个女人，你是打、是骂，谁给你这个原则的？谁告诉你怎么走了？（没有。）那你怎么就会走了呢？没有人教、没有人带，但你自己就会。同样都是你老公喜欢的，你就知道该怎么处理，一个就得请回家，一个就得赶出门外。你说这么复杂的事情你怎么就处理得这么利索，还不会错呢？从古到今没有一个人处理错过。马晓进，你处理过吗？你处理错过吗？难道你会把你老公喜欢的女人请到家？这个不会，是吧？（嗯，不会。）可到了神家呢？到了神家就什么都不会了。神说神喜欢老实、憨厚、对神真心无二的人，可是对神老实、憨厚的人，神喜欢的人，你请到神家了吗？你请不请？

（马晓进：应该是请呢。）应该是请呢。那个诡诈人，对你溜须拍马的人，对你十分尊重的人，尊重你地位的、听命于你的人，你该怎么处理呢？怎么处理呀？（……）这个时候就又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一到神家就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在神家，他对你是溜须拍马的、是遵命于你的，在神家尽本分他是应付糊弄，是欺骗神的，你会不会处理他？你下不了手。（马晓进：那该处理也得处理。）会不会处理呀？（马晓进：会。）会处理。那老实、憨厚、对神真心无二的人你会不会提拔他？（马晓进：会呢。）你是会的。可是老实、憨厚、对神真心无二的人，他可是要揭露你呢，他可是要对付你呢，他还要监督你呢。一旦你把他提拔上来，很可能就选用了他，把你踩在脚下了，把他提拔到你的头上，你行不行？（马晓进：行。）这是你理智的话，还是你向往的话，还是你哄我的话？（马晓进：你交通了那就是我向往的话。）我要是不交通呢？（马晓进：不交通就不知道了。）咱对待人的原则，对肉体的事咱都一清二楚，不需要交通。你老公带了个小三，你没说“弟兄交通了，对待小三的原则是什么”，不需要下原则。在神家呢？做一切事情都得有原则，不仅有原则，还得咋呢？还得工作安排卡着，还得监督着。神就在这儿看着呢，这就是人的一个态度、观点。神给你摆设这个环境，把神恨恶的但是你喜欢的人摆在你面前，看你怎么处理。就好比说把达单摆在你面前，你是什么态度呀？（马晓进：她也不好。）她也不好？她是“不好”，还是“也不好”？这个“不好”跟“也不好”一样不一样？（马晓进：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她不好，她有没有你好？她跟你平起平坐没有？有没有你好？（马晓进：那要是按我自己的认为、我自己的观点衡量我们俩的人性的话，她的人性没有我的人性好。）她的人性没有你好，是吧？（马晓进：嗯。）你怎么看的呢？（马晓进：你上次解剖我的时候，她当着你的面都说瞎话，你说她人性好，她说的那是谎话呀。）说的什么谎话呢？（马晓进：上一次安排人尽本分，我和达单说“你多找两个人”，她说她听成了找两个人，她说的那是谎话，她听得清清楚楚的。）这话不对呀，你说的这句话不对，你说“她听得清清楚楚的，我说多找两个人，她就说成了找两个人”，这是哪的问题？你说她人性不好，你说这是谁的人性不好？（马晓进：她说谎话，她不是人性不好吗？）是她说谎话还是你说谎话？（马晓进：我没有说谎话。）大家做个裁判，你们说谁说谎话了？（马晓进你说的这句话就

是错的，你怎么知道她听没听清楚呀？你问她了？反问她了？）（萧文：人家说没有听清楚，你硬说人家听得清清楚楚的。）马晓进说“她就听得清清楚楚的。”（绿绿：她这句话就是谎话。）是不是马晓进说谎话了？（嗯。）人家究竟听清楚了还是没有听清楚，你怎么可能知道呢？你是邪灵？不是吧？你不是邪灵吧？你不是邪灵就是说谎，你是邪灵那你说的就是实话。因为什么呢？你说的是多找两个人，人家找了两个人，这个话谁都有可能少听一个字，可能会听错，咱不要说绝对的话，是很有可能听错，那只要是有可能的事，你就不能说绝对的话。（马晓进：不说了，不说了，一说你还是说我。）“这又和我过不去了，我就不能开口，这就盯上我了，在你眼里边我就不是个东西，在你眼里人家达单就是达单，你就是和我过不去，你就偏心人家呢”，是不是呀？（马晓进：也不是说你偏心，你也是为了让我认识我自己的性情。）那你刚才说“我不说了，反正我再说什么，我只要说话就是我的问题”，你说这是什么话？我刚才说“谁说谎了？”我没有说话，是他们听出来这里边是你说谎呢，不是我说的呀，把我撇干净了，不是我和你过不去，你得恨他们。（马晓进：我不恨他们。）他们说你说谎了，我可没说。（马晓进：他们也没有敢说。）他们没敢说，谁说的？（马晓进：那你到最后说是我说的谎话，我就承认是我说的。）

咱那天刚交通了你是做稗子呀，还是做麦子呀，是吧？（嗯。）又说了你是婚前检还是婚后检，这个听了吗？（没有听过。）那咱就先说你是做稗子还是做麦子，稗子和麦子是什么区别呢？麦子一听这话“啊？我说谎了？我抵挡神了？那怎么就不抵挡神了？抵挡神的事情我不敢做呀，你揭露我，我得悔改。你再给我看看这里面还有哪句话里有啥呢，咱今天好不容易见面了，你得再给我解剖解剖，看我这五句话里边就说了一句谎话，还有几句谎话呢？我得洁净一下。”这是啥呢？（王静：这是麦子。）这是麦子。稗子呢？“我说了五句话你说我有一句话是谎话，我看我就不能说话，我要再说一句话，你不知道还要说我有几句谎话呀。你别再跟我说了，我也不说了。”这就是个稗子，稗子他不愿意接受，人家麦子是想洁净呢。稗子是啥呢？“别说了，别说了，你不说神还不知道，你一说了我就进不了国度了。”咱没有听过婚前检和婚后检，婚前检就是结婚以前要体检，这叫婚前检。

比如说一个女人有乙肝病，她要结婚呢，就去做婚前检查了，如果对方知道她有乙肝，人家还娶不娶她？（不娶。）她一旦去了医院就心慌意乱，她就赶紧给医生送点礼，“你别检查、别检查”，不敢让医生说，一旦人家医生说出来“你有乙肝”，“你才有乙肝呢！”立马就把医生打回去了，是吧？她不让医生说，“你不说，我这个婚就能结成，你一说我这个婚姻就完了”，这就是婚前检。神来这儿是迎娶“新娘”呢，“来我这儿不要说我的败坏，你说了我的败坏我就进不去了”，一说“你有败坏”，“你才有败坏呢！”就给堵住了。她想干啥呢？想骗婚，来神家是想骗取进国度，是个骗子。同样一个人，婚前检查是这个表现，婚后检查呢？（不一样了。）两年以后感觉肝上不舒服，去检查病了，医生说“你没病”，“你再检查检查，你再细细检查看看”，给医生送点礼，“你再给我多看看”。同样一个人，同样的病，一个婚前检一个婚后检，截然不同的两个表现。婚前检她是为了骗，婚后检她是想治病，她是想活，她是想要命呢。那你呢？你是想骗呢，还是想要命呢？（马晓进：那我要命呢。）你的表现是要啥呢？你的表现就是想骗呢。我说了你一句“你说的是谎话”，你就说“我看我不能说话了，我一说话你就又给我检查出来了，伪装也不好伪装呀”。（马晓进：不伪装，到你这儿还能伪装呀？）本来你说“达单的人性不咋地，她还不如我呢，她说谎我不说谎”，结果大家一听，你自己才是那个说谎的，人家达单说谎没说谎没法确定，你说谎那是绝对的。（马晓进：那是我说的那句话不准确，我没有说准确的话。）大家听着你这是对达单的一种论断，人家是听懂了说的假话呢，还是人家就是没有听懂，是个实际情况呢？（马晓进：我们下去在一块儿又说这件事了，她自己脸上都挂不住，她自己承认了。）承认什么？承认说“我就是听对了，然后我假装听错了”？承认什么？（马晓进：她就是默认了。）她是一种默认，是吧？（马晓进：嗯。）你说她默认，她这么一个默认，又表现了个什么？（马晓进：那天下午她们聚执事会，我发给她信息的时候她们正在聚会，聚会的时候她当着那几个姊妹的面说要多找几个人，说了之后另一个姊妹说没有人，只有两个人，就只给我们安排了两个人。）你的意思是说她是知道的，知道你要多找几个人，只是因着没人，所以就只找了两个人。（马晓进：嗯，她是知道的。）那她是没办法就只找了两个人，是吧？（马晓进：嗯。）那这也说不出来人家人性有问题呀。（马晓进：那你问她的时候，她为

什么要说谎话呢？她说她就是没有听懂。）她说她没听懂，刚才你又说她默认了，她究竟在你面前承认她听懂了还是没听懂？（马晓进：当时我们三个人在一块儿说这个事呢，我问那个姊妹呢，那个姊妹说那天下午达单和她们说的就是要多找两个人。）意思就是，即使她听懂了也只能找下两个人，因为没人，是吧？（马晓进：嗯，没有人。）她就是听不懂，也还是只能找下两个人，对吧？（马晓进：嗯。）那也就是说，她对你这个话听懂与没听懂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对吧？对于听懂这句话了或者听不懂这句话，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最终只是能找下两个人，所以她找来了两个人。你说她这个人有没有问题？她有没有问题？马晓进？（马晓进：……）这没证明她有问题，只能证明你有问题，这又到你头上了。（马晓进：反正咋都能拐到我身上。）你说这是什么问题？（马晓进：说来说去还是我有问题，就是我人性不好。）这又堵上了，刚刚说了“我要做婚后检”，一会又成婚前检了。

（绿绿：马晓进那天说她做了个梦，梦见洗鞋呢，我说“是不是弟兄过来要揭露解剖呢，你就想洗清自己呢？所以一直洗鞋呢？”）想洗白自己呢。（绿绿：马晓进，你看今天你是不是也是想洗清你自己呢？那天我就提醒你了。）（马晓进：那天他们说你们准备来这边，晚上我就做了个梦，梦到我孩子的鞋特别脏，绿绿就给我孩子洗鞋去了，那双鞋特别黑，刷的水都是黑水，我说“这是我家孩子的鞋，我还能让绿绿给我家孩子刷鞋？我说我刷吧”，我刷了好几遍才把那双鞋子刷干净放在窗台上，是这个梦。你说我一直洗鞋，我洗啥呢？）（你是不是想洗清自己呢？）马晓进这是进到事里边了，“你为什么非得和弟兄站在一起，非得把我打倒呢？一个梦你也得拿出来做做文章？你看不见我在枯井里面呢？”（绿绿：不是，我是提醒她呢。）你提醒她呢，“你是不是又在我身上打了两鞭子呢？”（马晓进：不是，我是嫌弃她说个梦也说不清楚，还在这儿说呢。）马晓进堵上了，你说这个舞台你是不唱戏还不行。（马晓进：想让我唱我就唱嘛。）马晓进说“是你们想让我唱呢”，这台戏唱的是什么戏？马晓进跟我说“我的人性比达单强”，这一会唱了一台戏“我这人性确实不如达单”。（马晓进：嗯，不如就不如吧，反正我谁都不如。）“不如就不如吧，弟兄说我不如就不如吧”，这心里边是什么滋味？马晓进？（马晓进：……）

（萧文：又变得跟任茔一样了“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我想说呢，是我跟你说不成，你就偏心人家，你一碗水端不平，我跟你说啥呢？反正我不管说什么都是我的问题，反正在你这儿你已经给我定性了，我就是人性不好”，马晓进，是吧？我替你说。（马晓进：我不知道该说啥。）言行举止代表着一个人的人性，你说人家达单，不管她对你的话听清了还是听不清，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那边就两个人，人家把这两个人给你带过来了，带过来以后你和达单产生了争执，就在这个“多找两个人”和“找两个人”上产生争执，“你就是听清了，你还假装听不清”。这个后果是一样的，但你只在达单听你的这个话上面大做文章，多长时间了你还记在心上，念念不忘，这是不是记仇呢？（马晓进：那你不是让我记仇呢？）哦，我让你记仇的。弟兄让人记仇呢！（马晓进：我不说你非得让我说出来，这不是让我记仇呢？非得逼着我说出来，不是让我记仇呢？）唉，我让你记仇呢！你跟我说达单人性不好，反过来你又说你人性不好，你“大公无私”还说是我让你说的，我让你说你人性不好了？你倒打一耙。我想着弟兄姊妹都在呢，你说达单人性不好，你把达单人性不好的表现说出来，让弟兄姊妹都对达单有个认识、分辨。可结果你和我唱反调呢，你不和我说达单人性怎么不好，你是说你人性不好，反过来倒又说是我的问题，谁的问题？（马晓进：我不知道……我的问题。）这叫恩将仇报。我还为你翻案呢，我说你冤枉呢，来让大家评评理，反过来你和弟兄姊妹说是我把你打压了，你说这是我说的？这句话是我说的，可表演是你表演的呀！（马晓进：嗯，我表演的。）你在这里告诉我达单的人性不如你，我就想听听达单她怎么了，我想对她有个了解，你人性比她好，我看看好在哪，我有个了解。你把这个事情给我拿出来，结果你给我拿的是啥？你拿出来了还说是我让你拿出来的，我让你拿出来的是这个？我让你拿出来的是她有问题，不是拿出来你有问题。你说，我把你当亲人对待，你把我当啥待呢？我还在那儿和你拉情感呢，你和我拉啥呢？（马晓进：把我绕晕了，我也不知道我该咋说才对。）这只能证明一个什么问题？记仇，不是我让你记仇的，别赖在我身上。弟兄什么时候说让你们记个仇啊？你自己要记人家的仇，你还赖在我头上。（马晓进：反正今天不解剖我都不行了，非得对着我来呢。）（萧文：千载难逢的机会，弟兄走了你想要解剖都没有。）（马晓进：我知道呀，我也想呀，但是我不知道该咋说呀。）（萧

文：那就婚前检查，别等着婚后检查。）（马晓进：那这会儿不是正在检查着呢？）（检查了就接受嘛。）（马晓进：我接受嘛，弟兄逮着我，非让我说……）不是弟兄非让你说，这句话说错了，是圣灵。神作的是什么工作？显明人的工作，神是引狼出洞、引虎下山。我哪能知道你深海之中有什么奥秘呢，只有你知道，你把深海之中的奥秘拿出来了，我看见了，你又怪到我头上了。你这个“宝贝”我知道吗？你和达单之间产生的一些争执、一些隔阂，早就烙印在你心上了，迟迟挂在心上不放，你记恨着呢，我哪能知道呢？所以你说达单有问题，那你就说说呗，然后你就把这个问题说出来了，你不能最后怪到我头上。这只能说啥呢？神全能、神智慧，任何人欺骗不了神，神要显明一个人，人无法躲藏，不由自主地就要表演，你说这怨谁呢？是你自告奋勇。我还没有说达单比你强，我说达单人性还差不多，我告诉你达单应该怎么对待，咱是不是说这个话题呢？达单人性还不错，咱把她提拔起来，这个事不就过了吗？（马晓进：嗯。）可是你过不了，你在这儿还记仇，你说“你要提拔达单不行，那是‘小三’，我得给你证明一下达单不能用”，你想给我证明达单不能用的一个事实。（马晓进：她能用呀。）你又想掩盖呀！（马晓进：我不想掩盖，人家就是能用呀，咋不能用？）我说“神喜欢什么样的人？你给神推荐什么样的人？你是不是该给神推荐呀？”（马晓进：嗯。）然后我说“达单怎么样呀？”你说达单人性不好。这是你说的吧？然后你刚才又说“我给推荐呀”，你是给我推荐一个人性不好的人。（马晓进：这又说住我了。）你想耍诡诈、想欺骗，自己就把自己的锅砸了。你明显就不是要推荐，刚过了三分钟你倒翻过来了，赶紧和我说你推荐呢，是你推荐的吗？（马晓进：我没有推荐。你说“能不能用？”我说能用，我没有推荐。）你说能用吗？我说“达单人性咋样？”你说她人性不好，然后你给我举了一个例子，这样就出来了，这是个来龙去脉。为什么要看这个来龙去脉？这个来龙去脉是什么？就是让你看神的主宰，圣灵安排，不由得你自己就走上这条路了，自己就要出来表演一把。我也不知道你们之间有什么隔阂，你和她之间可能还有其他的隔阂，但你和她之间其他的隔阂你不拿出来，你恰恰要把这个拿出来。你说这个话的时候达单她又不在，你就是胡乱编一个也行，你为什么非要说出来“多找两个人”和“找两个人”呢？这话就差一个字，是你说的吧？没人打着你，没人卡着你，你完全可以把这个话岔开，你可以说“找两个

人、找十个人”，这个话她能误解吗？她能听错吗？还用你说“她绝对听不错”？用不用你去辩解？你自己把你放在这儿了，让别人一听，“多找两个人”和“找两个人”，还是在电话里面说的，你还说达单绝对听对了，你要是前面不用“绝对”这两个字，这是不是也正常呀？“绝对”这两个字不是轻而易举就能用的。谁能做绝对的事呢？“绝对”是神的专用词。你可以说“你听清了、你知道了”，你也不敢说“绝对”。更何况是人家听你的话了，你说个绝对。你把这个事说成是绝对的，那不就证明了你的邪恶用心？你就是有意打压达单呢。为什么你能确定达单是绝对听清了呢？那不可能的，差一个字，或许她就是耍诡诈呢，她很有可能是耍诡诈呢，但你不能给人家说成是绝对，你一说绝对，你就是说谎的。反过来再求证一下事实，不管你怎么说人家就是能找下两个人，你说的这个话达单听对了还是听不对，结果是一样的，效果是一样的。那在这个效果一样的情况下，达单听成“找两个人”还是“多找两个人”，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价值。在这个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价值的事上你还念念不忘，还和她产生了争执，还记了仇，什么问题？你是不是小肚鸡肠、胸怀狭窄？你对达单是不是恶意相加？你是不是找茬？这是不是咱的败坏性情？这是不是咱和达单人品的一个差距？你是在这儿见证了达单的人品。能听懂吗？（马晓进：能。）这都是你说的啊，我只是给你把这些还原一下。

马晓进，怎么想的？现在想什么呢？咱信神得认识自己呢，认识自己的败坏性情，咱刚吃喝了神话，不能再被撒但指使、驱使，不能让撒但驱使你。刚才这一试炼，这一个画面，是不是撒但在驱使你呢？咱因着一个地位、名誉，咱就能够让撒但驱使你做事。刚刚咱在这儿看了“对神的心意毫不关心，对神的要求毫不搭理，对待人的原则更是没有，他们根本不考虑神喜欢什么样的人、恨恶什么样的人，自己该追求、跟随什么样的人。”这是咱刚刚在这儿说了的话，而且这话说出来以后你只是和你去对号，只是认识不去变化，对了号以后，我说“有没有路啊？”你说你没路。咱又证实了一下，这本身就是一个路。在交通这些的时候，谈怎么走这个路的时候，这时候说起来你和达单之间的这个事，神所喜欢的人，你该提拔呢，还是你该把她处理掉呢？就像你对你老公的一些事，对你老公同样喜欢的衣服和小三，你就知道该怎么处理。到了神家，神所喜欢的，神所恨恶的，你就不知道该怎么

处理。神所喜欢什么样的人，神所恨恶什么样的人，你对待神所喜欢的人或神所恨恶的人的态度就代表了你的人性。这个会不会出乱子呀？不会出乱子。根据你对待人的原则，就可以看见你与神的关系，看见你对待神的态度。还是今天说的那个出车祸的例子，神看你的态度、观点，看你怎么处理这个事呢。诡诈人，对你溜须拍马的人，他只听命于地位、权势，神是恨恶他的，但是在你这儿，你可能把他放下吗？你会使用他。对神所喜悦的、对神所想用的人，你因着嫉妒，你不能让她起来，你得踩、压。对待这两类人你是两种不同的态度，你是根据什么原则来衡量的呢？你是根据你自己的肉体。你站在你自己的利益上面，你不是糊涂，不是不知道，你是知道的，你完全是根据自己的肉体利益来衡量以后确定的一个事实。而真正跟随神的人呢？老实、憨厚的人呢？会不会做这个事呢？会不会？（不会。）老实、憨厚的人做事的原则是什么？（萧文：爱神所爱，恨神所恨。）神说诚实人的一大表现是什么呢？他只知道满足神，不知道为自己着想什么。我给你在这儿立了个标杆，你看我是怎么做的？你看我是不是只知道满足神呢？我为自己着想什么了？我刚才和你说我儿子发生什么情况了，我闺女发生什么情况了，王静发生什么情况了，我临到每一件事情，我是不是只知道考虑自己呢？我只知道满足神，而不为自己图谋什么。而被肉体占有的人，被败坏充满的人是什么？你做什么事情都是为自己图谋。诡诈人、溜须拍马的人你为什么用他？他听你的话，他给你地位享受，他尊重你，他损害了神家利益，你不管，和你无关。而对神忠心、神所喜欢的那个人呢？对神所喜欢的人，一旦让他上来，“你一用上他，我就危险了”。咱就不要说其他的，就说达单，咱为什么要排挤她？从你的这个话里出来的是什么？不就是嫉妒吗？因着嫉妒产生了恨。就这一个事你都能放在心上，到现在还放不下，为什么？还不就是王静在用她吗？要提拔她吗？如果不提拔她、不用她，你心里面还有这些恨吗？从这儿能看到什么？看到神的智慧了吗？神的智慧、神的全能。神根本不看其他的，神不看你的表现、不看你说什么、不看你演的什么戏，神只给你摆设一个环境，神就看你在这个环境里面的态度、观点是什么，你的人性就暴露了。就把达单摆在你面前，你怎么对待这个人呢？你今天跟弟兄坐在一起了，你说达单这个人人性有问题，既然你觉得她的人性有问题，你是不是应该拿出她最邪恶、最能说明问题的一部分来跟弟兄说呀？可是

你拿出来一件什么事告诉弟兄呢？这个事是多大的事呀？达单没听懂你的话，没按照你的话来，这是一件事。这是一件什么事？你自己站在了什么位置上？达单没听懂你的话，是她有意和你作对呢？（马晓进：在我看是达单在你面前没做诚实人，我不是说她没听我的话。）是，她在我面前没做诚实人，你既然要把这件事拿出来，那肯定是一件最大的事呀，是吧？（马晓进：嗯。）你是不是应该拿件大的事？你不可能在我面前拿一件鸡毛蒜皮的事呀。就像打仇敌一样，你打仇敌的时候是不是要打他的软肋呢？是不是要打他的要命处呢？就像定人的罪一样，你是不是应该拿出他最大的一个罪来说呢？如果小偷偷了东西，又杀了人，这个时候定他什么罪？谈什么呢？只谈他杀人的事，不和他谈小偷小摸的事。如果他没有杀人，那就和他谈小偷小摸的事。那今天你要和我谈呢，你是不是应该谈达单“杀人”的问题，你不应该谈达单“小偷小摸”的问题？可你谈的是什么？在你这儿，是不是这就是大事了呢？是，在你这儿，这确确实实也是一件大事，为什么？达单不能听你的话，这就是一件大事。在人的败坏性情里面，“我坐在这个位置上，我这样的地位、权势，你不听我的。你不听我的，你再有一点素质、再有一点能力，让别人再看上你这一点……”这能不产生嫉妒啊？这是必然的。人的败坏性情你能超脱出去啊？（马晓进：超脱不了，我就是这。）这是不是真实的表现啊？（马晓进：就是。）敢于面对、敢于认识、敢于承认。如果你不敢面对、不敢承认，怎么可能悔改？看见了、认识了，“我做的这事确实显明我是这样的，我对自己不认识，经过这一件事，把我显明了我就是这样的人，我是这样的人，我该怎么做呢？”（马晓进：悔改。）尼尼微城的人，约拿不去给尼尼微城的人传话的时候，不去宣扬的时候，尼尼微城的人知道自己该死了吗？（不知道。）他不知道。他不知道自己手中的是强暴，不知道自己所行的是恶道。在告诉他他该死的时候，他才知道自己手中有强暴，要远离恶道。为什么？告诉他尼尼微城要倾覆的时候，他才开始反省认识，“哦，应该是这些，应该是这个问题”，他知道了这个对他是拯救。人是在审判刑罚中看见神的，也是在审判刑罚中认识自己的，咱信神就是为了得着审判刑罚、得着生命，不是为了逃避审判刑罚。根据咱上午的表现来看，神已公开显现，你看见神已公开显现的时候你的态度、你的观点已经暴露在了光中，你已经看见了，你对神的公开显现是如此的态度，那你对待神所喜悦的人，神

喜欢什么样的人，神恨恶什么样的人，你怎么可能有原则呢？这不是很正常的吗？如果你对神已公开显现求真求细，进入神的作工，寻求神，那你也不会有这些事啊！这是相合的，没有什么冤情。马晓进，现在想什么呢？（马晓进：现在想的是，你说的这些全都是我的性情，我得接受。）我交通的文稿你们都不用心看，你们都是走马观花地看了看，它在那儿就是很小的一朵花，走马观花一不小心就错过去了，你能得着？

“他们根本不考虑神喜欢什么样的人、恨恶什么样的人，自己该追求、跟随什么样的人。”这个话写在什么里面呢？这个话是写在“瞎眼人看不到神的公开显现”这个标题下面的。那你怎么能看见呢？对神喜欢什么样的人、恨恶什么样的人你都不关心，你怎么可能看见神的作工呢？神赐福于谁了，为什么赐福？神惩罚谁了，为什么惩罚？你看不见神所喜欢的、神所恨恶的，你就看不见神的公义性情，所以说神就是显现了你也看不见，所以说你是瞎眼的人。“别说跟随、顺服基督口中所说的一切话了，就连神的喜、怒、哀、乐的性情都不作任何参考。”什么意思呀？“别说”，就是说不要求你太高。不要求太高什么呀？顺服基督口中所说的一切话，神口里说的话太多了，你顺服不过来，要求你不多，最起码怎么呢？最起码对神的喜、怒、哀、乐的性情你得作个参考吧，不要说作标准、原则了，作一下参考。神喜欢什么？你就连神喜欢什么都不作参考，这个能理解吧？“就连神的喜、怒、哀、乐的性情都不作任何参考。”怎么是参考呢？“遇到一件事是神喜的事，我得去配合，我得去做；神怒的事我该远离，我不敢做、不能做，不能惹神发怒。”做什么事你大概有个方向、有个范围，让神发怒的事不能做，只能做让神喜的事、让神乐的事。“只是一味地拽着他‘父亲’的衣衫死死不放，随从大流、随帮唱柳地浑浑噩噩地跟随着。”你们看马晓进刚才的那个表现，什么表现呀？拽着“父亲”的衣衫死死不放。已经和她交通了，和她说了那么多，她好像依然在迷雾中一样，拽着“父亲”的衣衫死死不放。“几十年来做人做事、看人看事没有丝毫的原则”，不仅是没有原则，是没有丝毫的原则，这有啥原则呢？大的方向、目标都没有。“只是凭借撒但的生存法则在跟随着神，他们忠于的、顺服的不是基督口里说的话，而忠于的是权势、地位、名誉。”你之所以能做出来这些让人惊讶的事，做出这些不合常理的事

来，为什么呢？是因为你忠于的是地位、权势、名誉。能跑出这个圈圈吗？（不能。）刚才马晓进表达出来的让人笑话，让人觉得可笑，然后一阐明以后自己也感觉到可笑。马晓进，能不能感觉到自己可笑？（马晓进：……）说的是个啥呀？能意识到吧？（马晓进：嗯。）为什么呢？感觉到可笑就能说出来，为什么？（马晓进：……）你忠于的就是地位。神揭露过这个，人所做的一切是根据他的肉体利益而做的，对肉体有益的就是好事，对肉体无益的就是坏事，一切是根据自己的肉体利益来衡量。咱跟外邦人有什么区别？“对正面事物没有一点追求向往，宁愿把自己交在别人的手里任人蹂躏，没有一点反抗精神，没有一点正义感，完全就是个东亚病夫”，这不是把你交在一个人的手里面，是把你交在了撒但的生存法则里面，交给了撒但，这是不是撒但的玩弄？（是。）“没有一点反抗精神，没有一点正义感”，我给你点破了以后，引导着你，你都没有一个志愿说“我得去背叛”，就连个反抗精神都没有。“完全就是个东亚病夫，就是种奴隶相，宁愿把自己交在恶者的手里任人蹂躏，也不愿根据神话凭真理活一回。”刚才我跟你交通的，给你的那个路途，是不是让你根据神话活一回呀？（马晓进：嗯。）“就这样的人怎么能看见卑微隐藏的神自己呢！”看不见，怎么看不见呢？你活在自己的败坏性情里，神在污秽之地隐藏，你不可能看见的，撒但的性情在你里面占得满满登登的，你怎么可能看见神呢？“所以导致在跟随神的同时依然事奉着撒但，虽然跟随神多年依然是不开窍的朽木一个，竟然连两千年前耶稣所说的话还是不理解、不认识！”两千年前说的什么话呢？“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什么是殿呀？就今天你信的也是个殿。你觉得跟上国度建造了，这国度建造在你这儿是不是一个殿呢？你信神的话吗？（不信。）我跟你说的话你信吗？神的话你信吗？所以说“竟然连两千年前耶稣所说的话还是不理解、不认识！”对这句话不认识。“更羞耻的是不仅是跟随耶稣多年，又跟随全能神几十年，竟然不知道‘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耶稣作工两千年了，基督这一次来了又把耶稣当时作工的内幕、背景告诉咱了，可现在告诉你了，你又是什么呢？告诉你了，你也经历了，今天再摆设一个环境考验一下，你依然是活在殿里面。

“他们做事的一切准则不是根据神话而来，不是根据工作安排而来，而是一切听命于他们的上级带领，忠于他们的三级机构。”咱今天好像没有三级机构，可是你也一样，你就看是谁说的话呢，你是看“王静说的？弟兄说的？”你不是说看这里面有没有真理，看这里面的原则是什么，你是看地位，看哪一级带领，那你忠于的还是三级机构。“至于三级机构以及他们的带领所说的、所做的是不是神称许、认可的，是不是工作安排里所要求的，是不是办事有原则合乎真理，这些他们毫不关心，也不过问。”这就好比那个传福音百分之八十，毫不关心、毫不过问。“他们在乎的、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会不会受到亏损，会不会因得罪了带领以后被穿小鞋，甚至被清理开除，断送自己的前途命运。”咱今天所做的是什么？一切都是应付糊弄、欺骗。“只要你不清除我，只要你不清理我，只要你给我本分尽就行了”，就满足于此。“他们跟随着神却不相信神主宰着全人类的命运，而是认为带领掌管着他们的命运，认为自己一旦被带领清理开除，就与信神、跟随神无关无份了，也就是蒙拯救、剩存下来与自己无关无份了。”他只满足于在殿里面，只满足于尽本分。有些人临到修理对付以后不接受，叫嚣呢，和他说“你不接受的话不行就把你放到教会里面”，他跟你提一个条件，“不管去哪，只要我能尽本分就行”，他觉得只要尽本分就行了。“能否改变这种结局命运完全取决于与带领的关系。要想有好的归宿必须获得带领的喜悦，别一不小心被清理开除了，那时就与神无关无份了。”这些话是对人家原教会的人说的，可今天你在这儿实行的原则，是不是也是如此？可悲呀！“所以说他们在教会尽本分，做事以前就得先看看带领的态度、意思，然后再考虑如何落实工作，如何满足神的心意，这样做事才保险、安全，别因得罪了带领而断送了自己的前程，毕竟县官不如现管。”就刚才马晓进举的那个例子，是不是如此呀？你说，给马晓进干活，敢不敢得罪人家马晓进呀？一句话也不敢理解错了，不敢得罪人家马晓进，县官不如现管。“甚至还美其名曰：‘人配合到哪，神作到哪。’这还是人吗？外表在跟随神，却不相信神是主宰万有的那一位，更不相信神主宰着人类的命运，而是认为一被带领清理开除就不能蒙拯救了，只要在教会不被清理开除才有希望蒙拯救。这是在信‘殿’，还是在信基督口里的‘话’呢？”这些话是说给人家原教会的人的，也是说给咱自己的，到现在你自己还在信殿。你为什么没有路？为什么没有注重神话呢？就因为你信的依然是

殿。“败坏的人不能代表神，他清理开除你怎么就能代表圣灵不要你呢？他是基督吗？”反过来又说，他不能清理你，他就是使用你、他就是高看你，就能代表神用你吗？“你不成拜偶像了吗？他把你清理开除出教会、踢出教堂就等于圣灵不要你了吗？这不是对圣灵的亵渎？你不是在神摆设的环境中站见证，而是活在撒但的败坏性情里想委曲求全，用诡计来混在神家，结果中了自己的诡计：高举了‘殿’而背弃了基督。”咱每天走的就是这个路，一说聚会都来了，聚会的时候看的都是神的话，可到了生活中呢？

“神说：‘在神的家里不容让那些不行真理的人存留，不容让那些故意拆毁教会的人存留，但现在并不作开除人的工作，只不过到最终他们被显明而淘汰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 对不行真理之人的警告》）工作安排一再要求带领工人清理教会，可败坏至深的人未经洁净、未被成全以前谁又能代表神做事呢？所以在整个清理教会的过程中会有大批的人要被误清理出教会，这样的清理是神给人摆设的一个环境，并不是为了清理洁净教会，而是为了检验、试炼神选民，是效力者的试炼，是实际的检验。以前效力者的试炼是演习、操练，现在是实际检验人的‘信’，看人的信心有多大，剥夺人的前途命运以后看人的态度、观点是什么，以此来显明各类人的真实身量，拣选神所喜悦的人，淘汰神所恨恶的人。同时也是为了抓捕人的罪状，为下步审判、刑罚工作作预备工作。所以神说现在并不作开除人的工作，这只是神摆设的一个环境来试炼人，是用事实临及来检验神选民的信心，是‘效力者’的检验。祭司弟兄在2014年的讲道里公布这就是效力者的试炼，以前那个只是一个演习。”

这篇话如果你是打仗用的，它就是打仗文稿；如果你已经接受国度建造了，已经过来了，那就是神向你的显现。这是神的作工，让你进入神的作工里面去认识神、认识神的作工，是生命进入，是要借着这篇话，让你看见得胜者是怎么作成的，众长子是怎么作成的。借着作成众长子的这个步骤，让你看见神的作为，让你看见了神，看见神的权柄、看见神的全能智慧，更主要是看见了神的作工，神就是这么作的工作。神这么作的目的是什么？让你看见神是这么作工的，你该怎么经历神的作工，目的是要把你带入到神的作工里面。所以说，这篇文

稿不仅是打仗用的文稿，更是你生命进入的必需品，更是你进入正轨的转折点，是要把你带入神的作工里面。能看到吗？能认识到，进入神的作工吗？什么是神的作工？怎么就带入神的作工了？把众长子拣选出来，再成全，再带着他去作工，这一切是不是神的作工？

（是。）你看见神这么作工了，你看见神的性情了，你看见神是怎么作工了，你应该怎么顺服神？你应该怎么在神的主宰安排中去经历、认识？你该怎么发现神的心意？在神的主宰安排中，神说什么话了，把神话带入实际生活当中。你看弟兄他是怎么经历的，他在经历的过程中看见了神的作为，他不是个人经历，他看见的是神的作为。那你在实际生活当中，你应该怎么看见神的作为？当你看见神的作为的时候，你就是看见了神。把你看见神的作为见证出去，你就成了一个见证神作工的人，你就成了见证神的人。

后妈之恶毒（三）

（王静：王心玥，你说那边抓了那么多人，马晓进说“还没把你抓走呢”，是这么说的？）（萧文：不是，你听错了。王心玥对马晓进成见已久了。王心玥，那天我听欣莉说你那次来聚会就是想将马晓进一军呢。今天下午刚交通了，不管是论断还是污蔑，是不是得从神领受？但是今天你再次把这个提出来，你是想表达什么？意思是再次证明马晓进不好，不给她悔改机会？你说的是个人肉体利益的事，不是说工作的事。其实我看到王心玥有一点记仇，特别记仇，找准机会就想将马晓进一军，就想告她一状，就是这意思，可明显了。）（王静：萧文，王心玥刚才说的这个事，当时你在跟前吗？）（萧文：那话我没有听见，我是听见王心玥说我和马晓进、欣莉三个人厉害得很，我听见她说这话了。欣莉给我学话说“人家说把咱们三个人调起来了，这三个人厉害得很呀”，我不知道是谁说的，我就没有在意。）（马晓进：那是她聚会回来自己说的，她说：“我们一线聚会的时候说，‘这三个人弄到一块可厉害了’”。我说：“你们聚会不是交通工作，你们去聚会就是讨论我们三个人去了？”我就说了她一句这话。她说：“那不是我说的，那是这边的一线人员说的，说看见你们三个人是那个样子。”这是她的话。）（王静：马晓进，咱今天就不是说的那些事，这一会儿就拉跑了，说的就不是一个话题了。刚才姊妹说的啥呀？人家说这个话的时候，你说的是……）（马晓进：我没有说。）（王静：那你的意思是她捏造的，是吧？）（马晓进：她捏造的，我没有说那个话。）（王心玥：那天我过去的时候，大家都在吃饭呢，马晓进没有吃饭，我心里就想着她的工作压力大，我就说“吃饭是吃饭，工作是工作，压力太大了，也不能不吃饭”。后来马晓进就说，“我有啥压力呀，我啥压力也没有”。后来我就说“咱那边一下抓了这么多人，教会一下全军覆没了，成了一盘散沙，你不难受吗？你没有压力吗？”后来她就说，“这才抓了十几个人呀！”我说“你的这个‘才’字从哪里来的呀？你这个‘才’字听得我难受呀。被抓了十几个，你还不难受，还说才抓了十几个，你还嫌抓得少？是不是呀？”后来她就说，“还没有把你王心玥给抓去呢”，她还点着我的名字说呢，“还没有把你王心玥抓去呢”。后来我就说“到该抓的时候，圣灵允许的话，那我也跑不掉，

要是圣灵不允许，那你说了也不能算。”）（王静：她们说这话的时候，谁在跟前？）（绿绿：我们都在呢。）（王静：你们都没有听见马晓进说这个话吗？）（任胜：“才抓了十几个”，这话我听见了，她就是这么说的。）（马晓进：王心玥说“全军覆没了”，我说“没有全军覆没”，就是这个意思。）（绿绿：王心玥之前说全军覆没了，马晓进说没有全军覆没，才抓了十几个。马晓进说的那个抓不是王心玥说的那个意思，马晓进说的那个抓还是针对被抓的那十几个人，马晓进的意思是被抓的那十几个人都是老弱病残的、不信的。“怎么没把你王心玥抓了呢？”意思是“你王心玥是好的，还用你呢”，马晓进说这句话是这个意思，不是王心玥理解的那个意思。马晓进说的那个意思是，抓的都是不好的，是神不要的。“怎么没把你抓了？”意思是告诉你，你是还能用的。）（王静：马晓进的意思是抓的都是不好的，抓的都是神不要的，又没有把你王心玥给抓了。）（绿绿：嗯，是这个意思。）

（王静：马晓进，神为什么兴起这个环境呀？昨天给你交通了一天，看咱刚才的这个表现，姊妹刚才又说了，你刚才又在那里表白。其实咱得去寻求神的心意是什么。昨天给你交通了一天，说的是不是这方面的问题呀？和她说的是不是一样的？但是你得着了吗？昨天给你举了那么多的例子，如果你带的这些人出了这么大的事，你该反省吧？两个月了你丝毫没有反省。神派王心玥来提醒你呢，“你看咱抓了这么多人”，可你说的是啥呀？“抓的都是不好的”，这就是咱的人品。不管好与不好，这是你抓的工作，你得在这里面寻找你的责任、问题，你的责任在哪？为啥咱这么长时间了，两个多月了，你和绿绿根本没有去悔改，也没有去反省？咱还这么理直气壮。咱作了这么大的恶，这不是滔天大罪吗？可咱没有去反省，没有去悔改。收拾烂摊子的人，该是你们，今天是不是给你们开路呢？这么长时间了，咱的这些工作该去作吧。咱该反省，人家提出来了，这确实是事实。不管你是什么存心，你说的什么话，但从你的这个话里面来看，你并没有去反省，“我把这些工作作成这，什么原因呢？”你找出来，别人都能找出来哪些原因，你是不是也得找啊？“我怎么能作成这？抓工作也抓不了，别人听也不听，说啥都不是，下面都是这样，啥也通行不下去”，这是不是咱哪些方面没有做到呢？别人为啥不听你的？咱说的话合适

不合适？咱昨天谈的一直就是这方面，但是你并没有得着。按说就这些事情，咱早该有良心，早该反省了，可就因着你不反省，这环境又来了，这是不是神兴起的？“我就没啥感觉呀，我还是这样。”这就是咱的人品。咱把工作能作成这样，是什么原因，咱得找出来，不找出来那你写文章写啥呀？这就是咱的人品，咱就不允许别人说话。别人给咱提出来了，那咱就反省，“确实我就是有这方面，我再反省一下”。不管你是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在人家身上达到这个果效了，人家总体上看见你就没有悔改的意思。）（马晓进：任胜那天让我写认识，让我写永远不回家，我那天里面是有气的，到了那里之后，王心玥正好是那种挑衅的说话，所以我才带着气那样胡说的。）（王静：你天天就是看别人，看她是啥存心、啥目的。你不要研究别人，什么样的环境临到，都是你的需要。咱把工作作成这样，这些人这样对待你就对着呢，神该不该兴起这些人这样对待你？你再不去做，还要把你踩在脚底下呢。这是不是咱该有的理智与认识呀？你别认为咱是带领，有了地位之后想怎么做就怎么做。）（马晓进：我从来没有认为我自己是有地位的。）（王静：可是你刚才的这些表现是什么？人家说这些话的时候，咱有那咱就改，是吧？咱昨天谈了那么多，我就看你写的文章呢，咱该从这些里面去反省认识自己。就这两个多月，你和绿绿负责呢，你们没有计划、没有目标，面对这些烂摊子，你们也没有给我汇报一个计划，你要是说“我计划怎么去收拾这些烂摊子”也算，可你们从来没有，等啥呀？这是不是个问题？昨天给你们谈了那么多，这下你们知道该怎么做了，咱该怎么去走呀？这是以前神兴起环境对付你们这些做法呢，就是人家说的“这三个人厉害着呢”，事实是不是这样？如果人家说的是实情，人家受辖制，怕你们呢，这是不是也是实话呀？）（马晓进：王心玥说全军覆没了，那是不是实情呀？）（王静：你想想全军覆没了没有？乱套成这样了，还要怎么呢？把你们全部抓完？你小区里面乱成一片，这还不是全军覆没？还要咋呢？有没有好的地方？现在是硬收拾好的地方呢，让你们赶快再去收拾呢，是不是这样？做成这样，还没有一个悔改，还没有一个良心的反省，还在这里认为“我就不是这”，你还要怎么做呢？我昨天给你举了那么多的例子，你到底听明白了没有？有人性的人，人家是怎么走的？没人性的人是什么表现？我昨天交通了那么多的例子，你结合了没有？如果别人说的是“这三个人出来就厉害得多呢，别人都不好

抓”，人家说了这话，你得反省，“我这人是不是到哪里去都让别人受辖制呢？导致别人的工作都没法作呢？”要是事实的话，咱就改。“人家抓工作呢，别让人家受辖制，工作上我不打岔搅扰”，这是不是咱该有的？人家说什么，你得反省，而不是说“你们聚一天会就聚了个这呀？聚就是议论我们三个呀？你们工作作得怎么样了？”就你刚才的这个表现，我看见了，咱以工作为主了吗？那你厉害不厉害呢？你真以工作为主的话，咱不是说这些。）

今天咱一直交通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呀？咱今天主体交通了一个内容，就是神在看。神在看什么呢？（看人的态度、观点。）每一件事情临到以后，神就看你的态度、观点，就根据你的态度、观点来定你的人性，来定你的归宿。咱看每一件事情临到以后，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你看马晓进临到事以后，看见马晓进的态度、观点是什么了吗？你们说说，马晓进是什么态度、观点。（萧文：讲理、叫嚣、对抗。）说点细节。那边教会被抓了十几个人，当这十几个人被抓了以后，她的态度、观点是什么？（萧文：当王心玥给她提出来的时候，她是在讲理。）讲的什么理？（萧文：王心玥说全军覆没了，马晓进说还没有全军覆没呢。）这是一个什么态度、观点？她说没有全军覆没，你看着她是在讲理呢，那她的这个态度、观点是什么？（萧文：没有站在神一边，没有同情、可怜人灵魂的心。）那边教会被抓了十几个人，是在你自己的管辖区内被抓了十几个人，这是你的管辖区，这是你的职责、责任。不管他是好是坏，这是你管辖区的人。如果这十几个人不好，是神不要的人，被抓了，那你不应该让神兴起环境把他们抓了，你不要为难神，让神动手。那该清理还是该开除的这个工作是不是应该你去作？这是你的工作。如果他不至于是清理开除的人，他就是再不好，他也属于咱家里面的人。是不是这样？这个界限得划清楚。他是不是咱家的人？如果他不是咱家的人，那清理开除他的这个工作应该你去作，应该是你去清理他，不应该让神去作。如果他是咱家的人，那就不应该被抓了。这能不能用这十几个人好与不好来划分该抓与不该抓呢？这人不好就该被抓吗？人不好该抓，那他是该清理的人，那证明在你作工期间你没作工。你不作工，逼得让神动了手。你不要处处为难神，该人做的事不要让神作。在这里我看不见，因为那是你的管辖区，你要是说这十几个人被抓得对，那就说明

你平时就没作工作，该处理的没处理，那你是不是罪人呢？要是说这十几个人够不上清理开除的标准，那也就不应该把他们送给撒但，他们不应该被抓。他们不应该送给撒但，不应该被抓，那你应该是心痛的，你应该是有责任的，这是不是你该有的态度、观点？你自己没有悔改认识，神兴起环境来，让别人跟你说一下，“你看你负责的教会成啥了？全军覆没！”别人跟你说全军覆没的时候，你感觉到了一种委屈，“没有全军覆没，你为什么要说全军覆没呢？”你自己连一点委屈都不能受，但是神家的十来个人可以处理，他们都已经坐监了，你没有为着他们的坐监而痛哭流泪，反而因为别人说了自己一句冤枉的话而不过关，这是不是你的态度、观点？你站在了哪一边？你为谁说话？你为你的地位、名誉胜过了一切，而神家再发生什么事与你丝毫无关，你不搭理、没知觉、没反应。别人说全军覆没，冤枉了你一下，你就能和她怼起来，你就能和她打起来，你就能受到刺激，就能刺激到你的神经。但是神家的十几个人被抓了，也刺不到你的神经，你没知觉。这个态度、观点神看见了。你说咱还能说出话来，今天还能再讲出这个理来，“你说我全军覆没了，你对我是误会、是误解、是污蔑。你说我全军覆没了，我全军覆没了吗？才丢了十几个人，就是全军覆没了吗？”这个话能出口吗？拍拍良心能说出来吗？什么人能说出这话来呢？我给你举一个例子，让你来认识这个态度、观点。一个孩子回来告诉他爸：“爸，饿死我了，两天了我没有吃饭，我妈没有给我做饭。”他爸听着这个话，火大不火大呀？火大。他爸问他妈：“你干什么呢？两天没有给孩子做饭，你饿死他了！”你说一个后妈能允许孩子告状吗？不允许。“他尽说瞎话，饿死他了吗？污蔑我！要是饿死了他还能和你说话吗？就是两天没有吃饭，就说饿死了，给我背一个黑锅，我饿死他了吗？”饿死了没有？两天能不能饿死人？两天饿不死人。但是，这个孩子说“我两天没吃饭，饿死我了”，老公也在外面说“我娶了一个老婆，对待我孩子可真是后妈。两天了不给孩子吃饭，她要饿死这个孩子呢。我说她两天没有给孩子做饭，‘你要饿死这个孩子呀？’她跟我吵起来了，跟我干起来了。吵啥呢？‘孩子饿死了吗？饿死了他还能和你说话吗？证明这孩子还是没有饿死。你为什么要污蔑说我把他饿死了呢？’”后妈还要怎么呢？还要把这个话拿去法院打官司呢，“法官，你给我判判案，我就让孩子饿了两天，两天能饿死人吗？我老公回来竟然说我把孩子饿死了。”这个后妈能把这一件事摆在

桌面上，还能拿到法官面前，让法官去给她判案，你说这个后妈后到什么程度了？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后妈吗？不简单了。你说老公看见这样的一个老婆还能不能要了？这个孩子还敢不敢再让她带？她为了一句话能告到法庭，但是她饿了孩子两天，孩子两天没有吃饭，她没有感觉到亏欠，没有感觉到内疚，甚至感觉不到难受。你说她的人性怎么样？是诚实、憨厚？对老公忠心无二吗？神不看你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神就看什么呢？神就看你的态度、观点。我在这里也是一样，就看你的态度、观点。神兴起这个环境来，就看你的态度、观点，你的态度、观点证明一切。你说你人性好，好，那就给你摆设一个环境，摆设了环境之后，你的人性好不好呀？在于咱的嘴怎么辩吗？你说你诚实，那你诚实的表现在哪里？神就摆设一个环境显明你，神摆设的环境是一个什么环境？是合你观念的环境吗？合你观念的环境能显明你吗？神作的是什么工作呀？引狼出洞、引虎下山。今天一直给你交通什么呢？神要显明你不可能给你摆设合适的环境，神给你摆设的环境是什么环境呀？忘了那句话了吗？人总觉得神作得太苛刻了，太不近人意了。你说在你来看神对约伯所作的是不是太苛刻了，太不近人意了？本来他的万贯家产没了，没了也就完了，还浑身长疮，浑身长疮也就完了，还怎么了呀？还兴起约伯的老婆说“弃掉你的神死了吧”。本来他心里就难受呢，“你说神在哪呢？神就看不见？神怎么就不管我？”本身他就在争战的过程中，他老婆还在那里说“你信的是什么神呢？你弃掉神死了吧”。神作得近人意吗？不近人意，是雪上加霜。在雪上加霜的时候，神怎么呢？神还要看约伯的态度，就在这个时候才能看见约伯的真心。环境逼迫他了，剥夺了他的所有，十个孩子没有了，万贯家产也没有了，还浑身长疮，自己也顾不上自己了，他老婆还说了那么一句话，反过来约伯是什么态度？“愚顽的妇人”，把她打回去了。可马晓进呢？马晓进在做出这个事以后，王静在给她交通这个事的时候，说“你所做的事，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呢？”马晓进在那边说“这个是有背景的”，有什么背景呢？（萧文：马晓进说任胜不让她回家，让她永远在外面，她生气了。）马晓进说：“任胜不让我回家，她给我施加任务，不让我回家，让我肉体受苦了。她都不让我回家了，你说我还跟随神干什么？我是在这个背景下才说的那话。神要是让我回家，给我合适的肉体安逸，我能说出这话吗？神给我地位、给我名誉、给我钱财，我能说出这句话吗？”任胜说

了这么一句话，难道就顶得上约伯的老婆说的那句话吗？任胜和你说让你弃掉神死了吗？咱把这个也能当作一个条件。你饿了孩子两天，不给孩子吃饭，你跟我说你两天不给孩子吃饭是有原因的，就因为你老公和你生气了，或者孩子做什么不合你心意的事了，你就两天不让他吃饭吗？你是有原因的？但再有什么原因，你不能不让孩子吃饭吧？你再有什么原因，家里丢了十个孩子，你不能没有反应吧？不管你再有什么原因，不能因为人家说“你丢了十几个孩子你就不心痛？”说你全军覆没了，你就起来反击吧？一个教会里面有多少人呢？有二十几个人。十几个人没有了，这是什么比例？就像打仗一样，你带着一个兵团打仗呢，打了败仗了，死亡了一半，朝堂上另一个大臣问你“让你出去打仗，你怎么能全军覆没呢？”这个时候，皇上就在大堂上，你能不能理直气壮地说：“谁说的？谁说全军覆没了呢？就死了一半，就说我全军覆没了吗？”还理直气壮地能把这话说出来，这还是不是将士？皇上会怎么对待你？那全朝的大臣会怎么想？“你还想咋呢？你还想让一个不剩吗？一半的军队没了，死亡了一半，这是不是损失惨重？”伤亡惨重，无脸面对君王！无脸面对，还谈什么理呢？无脸面对是什么意思？不配活着了，这是该有的良心理智。

当时王静在外面作工，是因为什么回来的？上级带领让她敲锣打鼓传三天黑暗，王静说“你让敲锣打鼓地传三天黑暗，挨家挨户传福音，你这不是明摆着把弟兄姊妹往狼口里送吗？这不就是让人家明抓吗？”所以王静不干。上级带领说“不干就撤换”，“你撤换我，我也不干。我不能把弟兄姊妹往虎口里送呀，我不能因为自己的地位、名誉，就把弟兄姊妹给扔出去呀。那人是在监狱里边呀，不是在享福啊。”王静是有地位的，人家的地位比你的地位大，但是她受地位辖制了吗？在她那里，地位、名誉胜过弟兄姊妹的安危了吗？“不管你怎么做，我不能让我的将士去送死。我就是不要地位、名誉，我也不能让他们去送死。不要说不要地位、名誉了，我就是不干了，神惩罚我，我也不能这样干。”她在外面是做指挥的，她返回到本地，回到家了，那经过了多大的周折？那相当于什么？那相当于是背叛神。背叛神是什么结局？惩罚。她宁愿死，宁愿惩罚了自己，也不能把弟兄姊妹送到监里面，这是不是王静的一个态度、观点与她的人性呢？就是让祸临到自己身上，也不能让祸临到下面的弟兄姊妹身上，这是爱的流露，是种责

任、是种托付、是种负责。而咱呢？咱的爱在哪里呢？咱的托付、责任在哪里呢？她是不允许这个事情发生才回来的，不是发生了事情之后才回来的。可咱呢？今天这个事情都已经发生了，咱也没有说“我引咎辞职，我做了对不起神的事了，我不配活着，我不配站在这个位置上。我在这个位置上是羞辱、是羞耻。我无法面对弟兄姊妹，更无法面对神，无法面对神交给我的托付。”咱里面没有这些惭愧与认识。（马晓进：我写过犯的时候，我写的就是引咎辞职。）你听懂我和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了吗？（马晓进：我听懂了。）我说的是什么？我说的是你的态度、观点，是说从这个里面看见了你是什么态度、观点，我不是让你去引咎辞职。你的这个引咎辞职是什么时候写的？是因为这几个人进了监之后，你觉得你不负责任引咎辞职的，还是别人解剖了你以后，你引咎辞职的呢？（马晓进：我写认识的时候写的。）你是怎么写认识的？是发生了这个事之后，你主动写的认识，还是被动的情况下写的认识？（马晓进：被动地写的。）你说一样不一样？（马晓进：当时我认为就是他们自己导致的。）你在这个时候告诉我，你写引咎辞职了，你想澄清什么？我和你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我是不是给你指明一条路呢？你走的是什么样的路？你流露出来的是什么样的性情？你流露出来的是不是魔鬼的性情？（马晓进：是。）我给你摆出来的这条路是让你做子民的路，你该怎么走？你跟着我的思路走了没有？你没有跟着我的思路走，没有说“我这个人该怎么做、该怎么走”，反过来，你想把我给打回去，“弟兄，你说得不对，你说得不是，我也写引咎辞职了”。你不是在弟兄给你交通的这个路途之中找一条生存之道，你是觉得弟兄冤枉你了。直到现在了，你还在干什么呢？你还在为自己的地位名誉辩解、讲理、喊冤、叫屈。今天下午给你交通什么了？老实、憨厚、对神忠心无二的人，他不会因为别人对他的误解、埋怨、攻击、毁谤甚至是定罪而消极、背叛、远离，这成为你的座右铭了没有？神给你摆设这些环境和我给你交通这些的目的是什么？无非就是想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让你的良心理智发挥功用。这良心理智在你身上起了作用，你就有羞耻感、有惧怕感，目的是要拯救你，不是要看你的好看，不是为了羞辱你。难道神给你摆设这些环境和我给你交通这些的目的完全就是为了羞辱你，就是让你难堪吗？神所作的一切都是拯救，你得理解，你不需要去表白。神对人是拯救，拯救是什么？拯救是爱，是想给你生命，是想让你剩存

下来。就像王静得病一样，我不管你王静的病多严重，我是要帮助你让你站住见证，以免你以后后悔。如果我看见了，我不说，我和你搞肉体关系，我怕伤害你的面子，那最后你是骂我的，我也是罪人，因为我是见死不救。我宁愿你现在恨我、现在骂我，但我不能见死不救，这是爱。就像父母管孩子一样，是严父。为什么做严父？是负责，是种责任。你更应该在我举的这个例子中看见自己的一种邪恶、自己的一种耻辱。简单的一个例子很说明问题，简单的一个例子就像照妖镜一样能看见自己。这个例子记住了没有？我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举了一个什么例子呢？（后妈两天不给孩子吃饭。）后妈两天不给孩子吃饭，老公回来了说一句“你把孩子给饿死了”，后妈就说“你冤枉我呀，孩子就没有饿死”，还因着这个告到了法庭。马晓进，你把这个话说给我听，是不是就是上到法庭了呀？（是。）

（王静：萧文，从这会儿的交通当中，你看见了什么？你看见你的问题了吗？人家王心玥刚说这个事呢，你就把话题给拉跑了，你看见了吗？你拉的啥呀？“王心玥早就对马晓进有看法”，一下把这个事挑起来了吧？这事大了吧？本来人家说的是这个问题，你把这个问题拉跑了。不是人家要说你们三个人是一伙，你看见你的这个表现了吗？）（萧文：你不说我没有意识到。）（王静：人家说的是这个问题，你说不是那回事，我还以为你真知道，我问了一下，当时你到底在不在跟前，你又不在跟前，你又不知道。你不知道，那你表达的这些态度是啥呀？你把这话题拉跑了，还说“王心玥对马晓进早就有看法了”，你说就你这一句话给马晓进带来的是什么呀？“哦，王心玥早就对我有看法了，哪是她说的那回事呀？”你带来的是啥后果呀？你是不是在拉帮结伙呀？）看着你是在帮她，是在救她，实际上你是在害她。咱前一段时间下发的交通里面有一个内容是：你是在信神，不是在闯江湖、打江山。你们两个人就是在闯江湖、打江山呢。（王静：萧文这次能用你是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以前和马晓进是一样的。为啥刚才谈马晓进这个问题呢？你和她一样。人家说这个问题，你不是虚心去接受、去寻求，你不是去解决，不是去认识自己，你是掩盖了这些事。你以前做带领，是不是就是失败在这方面？当时为什么不用你做带领了呢？因为你走的就是马晓进这个路。为啥今天一直这么说她呢？不说她，她就不能用了，不是她自己还要辞职呢，是咱就不用她。今天

打死你目的是啥呀？让你能悔改。你悔改还能用你，因为你能改。为啥一直谈让你做俘虏、作衬托物呢？“我怎么是个恶人呢？以前我可把自己当做人性好的人呢，你看我现在人性好吗？我不允许别人说我，我就是这么邪恶。”当你看到你是一个人性恶的人以后，你能写出文章发出来，而且确实能往这方面变，弟兄姊妹看见了，马晓进确实有改变。这个路是不是该这么走呀？你说我一路是不是这么走过来的呀？）（马晓进：我害怕我认识不到。）（王静：这会儿一直跟你谈，是不是都是让你认识呢？昨天打了你那么多，是不是都是让你认识呢？昨天没有说不让你干吧？你不需要说“我就不干了”，这不是不干，这不是自责，这是叫嚣，“我就不服气，就不是这回事”。你说你真是不干了吗？我以前走的这个路是不是这么走的呀？是不是打死之后才能改变呀？我昨天给你交通了那么多，不是为了让你去改吗？到底咱有没有良心呀？没良心。没良心为啥今天又要说呢？因为你就没有得着。你只是“我知道了”，说了你之后就过去了。咱说任胜是温柔的盔甲呢，你这是不是也是温柔的盔甲呀？“我接受了，我知道了。”可今天一表演，是你说的那样吗？你真认识到了吗？如果你一直这么下去，就不能用你，别说你还要辞职呢，在我这里就不能用你了。就像萧文也是一样，看你这一年在外面打仗，还去做了，能够顺服，今天再次用你，就看你能不能变。如果你和马晓进走的是一样的路，这带领还能不能让你做呀？就像咱刚才的这些表现，不允许别人说话。如果以后下边的人都给你提缺欠，你都把他们压住，谁都不能说，那你走的是不是敌基督道路呀？那最后还不是死？昨天给咱谈了那么多，该怎么去做？你带的人被抓了，你怎么进入？我昨天谈我的经历了吧？自己带的人被抓了之后，我是怎么做的？一次就记住了，我一晚上不睡，饭都不能吃，而我的那个配搭是呼呼大睡。一次总结了之后，最后就反省出来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了，我这是不是给你指出路了？那你这两个月了，你反省出来你的问题在哪里了吗？如果你反省出来问题在哪里了，你早就知道该怎么去做了。我已经给你指出路来了，可你得着了吗？你啥也没有听进去，完了，就像听了一个故事。这是给咱一个机会，就是给咱一个操练的机会，不是咱做带领合格，咱走的完全是敌基督道路。）（马晓进：我知道我走的是敌基督道路。）（王静：这下就看这个月你写的文章了，看你真认识了没有。如果以后哪个人说句话，你说的就是这话，人家一听就听不下

去，这说的是啥呀？明明确实是把工作作这样了，还不允许别人说句话，你说这是不是敌基督作王掌权了呀？那神家允许吗？你别说你还不做呢，就这样的人我还要铲除呢。你看看咱的这些表现出来跟土匪强盗一样吗？神家是真理掌权，真带领掌权，不是让咱胡作非为，最后还想掌权，那不可能。今天打死你是让你改呢，你的错误错在哪里，这下给你说清楚了吧。）

（马晓进：给我换了吧，别让我做带领了。）（王静：马晓进，你这会儿说的啥呀？）（马晓进：不是，我怕我认识不到呀。）（王静：你今天还没认识吗？你现在认识到了吗？你把你今天认识到的写出来，把你今天认识到的改了，别再这么做了，别像今天一样，两个人合起来不允许别人提缺欠。这个你记住了吧？如果以后别人再提，咱还能合起来把他干倒？你说这是啥呀？）（马晓进：这个能记住。）（王静：生命长大就是这么长的。“今天我记住我错在哪里了，我下次不这样了”，这是不是就记住了？这就是长进，就要这个呢。不是让你一下长多高、长多大。）（马晓进：写文章我害怕我写不好，我就是有稍微的一点认识，再深的我不会写。）（王静：你要是真认识了，你的文章自然就写出来了。你要是认识不了，那就是在那里硬捏造呢。）你就写后妈为什么两天不给孩子吃饭，还要告到法庭，就把这个原因写清楚就行了。马晓进，这个好写吧？这还不好写吗？这好写。（王静：能认识到自己是后妈，不是亲妈。后妈的表现是什么？亲妈的表现是什么？亲妈的表现是自责。就像咱那边出了环境之后，自己就是自责的，不需要别人说。我昨天给你谈那个例子了吧，自己自责，就没有人说你。你要是不自责，那就得狠打，这是不是说清楚了？）（马晓进：我害怕，我不想抵挡神。）今天你要是害怕，不敢抵挡神，应该是什么表现？应该是顺服。不应该是给别人提意见，今天用你不用你不是你自己说了算，该不该有这个理智呀？（马晓进：该。）今天我要用你呢，你说“我不敢，我怕我抵挡神死了”，这是啥态度呀？今天要用你，你要是觉得“我做带领有可能就抵挡神，要死。但神说要用我，那我就得上。就是死，我也得上。”这才是一个军人，这才是一个顺服。“我怕死，我不上。”这是不是就该死了？既然是让你做带领，人家在这里看见你了，还要用你呢，人家就要负这个责任呢。要是不能用，那就取缔。人家在这里还没有说取缔你，还在用你

呢，你先要辞职了，那你早干什么去了？你在这十几个人没被抓之前，你提前写个辞职报告，那也算。那最起码是“我不行了，我给你培育上几个好的人，有好的了就把我换下来，我觉得我这个人性做不了，我给你找一个人性好的。”那最起码你给我找上一个能替换了你的，你再下来，这也算你有个理智呀，是不是？（马晓进：今天交通的话里不是说了吗，你不知道神需要什么，不知道神想要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那你说我出来的就是错的，我也不知道神喜欢的是啥。）“你是有了外遇了吧？你是找借口逼着我让我和你离婚吧？你要是没有外遇的话，你能干这个事吗？”当老公的会不会说这个话呀？你的表现让老公惊讶呀。“我娶了一个老婆，两天不给孩子做饭，还不允许我说一说。我说‘你怎么两天不给孩子做饭，这样会饿死他呀！’”“你怕饿死你孩子，你休了我吧。”“你不就是想用不给孩子做饭作为借口让我把你休了？”马晓进，给孩子做饭难吗？难不难呀？（不难。）你说担当一下，有一个责任心，难吗？有点同情人的心，难吗？你告诉我你人性好，你人性好，有同情人的心还难吗？想想别人的难处还难吗？你的这言行举止流露出来的就是邪恶，是吧？我给你交通了半天了，你不是说“我以后一定给孩子做饭，不敢给他缺下一顿饭”，你反过来是告诉我要和我“离婚”呀，这流露出来的是不是邪恶？人家说“我犯下罪了，我知道我有罪了，我得赎罪呢，我得将功补过呢。”你是“你觉着我有罪了，你把我休了”，你就不计划将功补过。（马晓进：那我就将功补过。）

（王静：这就是咱还没有走上信神的正轨呢，信神这条路就是这么走的，每个人都是这么走的，别光想着听好话，没那么多好的，咱做得已经够“可以”了。就因着以前没有给你多交通过，哪些方面你没经历过，所以对咱是一种饶恕，对咱是一种宽容。要是那些做了好多年带领的人，像你们今天做下这事，能用？别说你还哭呢，马上就不用了，用不起，这还能用吗？把工作作成这样，没有丝毫良心理智，没悔改，还理直气壮呢，那早就不能用了，直接就撤了，不能用。就因着你是不知道，绿绿没有做过带领，你也没做过，所以还给你们交通，还给你们机会。）（马晓进：我真的不想当带领。）这就是三句话不离本行，活在那个情形里面了。（王静：我说的是啥呀？你不懂，对咱是忍耐，再给你交通怎么做、怎么走，让咱学会有良心、有

理智、有人性，改变自己。给你指出路，让你再去走，没人给你定罪。）不用道歉。马晓进，别管定罪不定罪你，就是定罪了你，你也该这么做。就像大卫一样，大卫犯了罪之后，给大卫定罪了没有？刀剑不离开他的家，是不是就是给他定罪了？那给他定了罪之后，大卫怎么了？起来反抗了吗？他只能是悔改。（王静：就看咱的变化呢，现在给你交通了，不是不等咱变化。你就是想不做也不行。）马晓进，看见你的这个表现，我就看见一个画面，约拿去尼尼微城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马晓进听见这个声音之后是“什么呀？我犯罪了？再有四十天就倾覆了？既然我犯罪了，现在倾覆就行了，何必等四十天呢？麻烦！”你说咱说的这是啥浑话呢！（马晓进：从弟兄交通说当带领就撞开地狱的门了，那时候我就害怕。）你光害怕不管用呀，你得解决呀。（马晓进：解决就是好好尽本分。）（王静：你只有在这个环境中还能改，要是给你换到别的地方，把你换到下面，那你更是完了，淘汰了，因为谁也看不见你。在这儿，还放在了桌面上，谁都能看见你马晓进的问题，天天能看见，天天打，这才能变了。）（马晓进：我是光想着让他们看不见。）（王静：你说你走的路是不是不对呀？）想进无底深坑呢？（马晓进：不想下无底深坑，也不想变，感觉这太难了。）又觉得太难了？这难啥呢？你告诉我你人性不错，你人性不错还觉得难吗？（马晓进：这一解剖，人性这么差，比魔鬼还魔鬼，这变化的话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王静：那就得付代价、受苦。）（马晓进：就是受苦，我也觉得可难了。）你说什么难呢，看见自己是个魔鬼做一个人难，还是看不见自己是魔鬼，然后做一个人难呢？哪个难？（马晓进：看不见自己是魔鬼难。）那你说是你现在难，还是原来难？（马晓进：原来难。）那你现在还难吗？那你刚才说难不是假话吗？现在是“哦，原来做人这么简单呀，做一个受造之物就这么简单呀！好走了，知道了。”这是不是好走了呀？（马晓进：有那么多弟兄姊妹，你给他们解剖了之后，他们没变，我怕我和他们一样。）（王静：那你不会变吗？）（马晓进：我怕我和粒沐一样。）我告诉你，你再往前走，这边是国度，那边是地狱，那个是魔鬼，你是说“我看见地狱里面有那么多魔鬼都走不上来，我怎么能走上去呢？”你是向往地狱吧？（马晓进：我不是向往地狱，我是害怕呀，刚开始哪一个人都是那么追求，解剖了之后到现在还是不变。）你看的是地狱里面的人，你不看国度里面的人。你看王

静变了没有？（马晓进：王静受那苦……）这紧接着的话就是“谁能和她比呀？”你不能和国度里面的人比，你和地狱里面的人比？还记得那时候我说王静什么了？大卫和扫罗，扫罗是该死的，那她就该死了吗？她就回家死去了吗？人家就要做大卫呢。我还说什么了呀？我说她是保罗来世。保罗来世重不重呀？什么意思？你的那个灵魂就是保罗，你就是保罗来世，定了你的形了，定了形之后，“那我就是保罗，那我就戴冠冕吧，我就是敌基督”，你看人家这样走了吗？（没有。）那样是背叛。“你就是说我的这个灵魂是保罗，说我就是保罗来世，那我也得变，我不做保罗”，人家是这样走的。（马晓进：那我也得变。）这不就是有点人样了吗？咱为什么总是要活出鬼样呢？神和你说给你这边立了一个标杆，你不看，你非得站在那边看地狱里面还有你所向往的，你不能做罗得，你非得做罗得的妻子，非得手扶犁回过头看看所多玛，留恋得不行。（王静：做带领这个路怎么走呢，不能再像你、萧文还有绿绿你们三个那样了，都成土匪了，看见了吗？做土匪的人能做带领吗？就不适合。）这边给你放着王静，那边给你放着谁呀？（放着粒沐。）（王静：怎么想起粒沐了呢？）（马晓进：看到通告上面写的粒沐等等那些人就害怕，我没有像王静一样有那么厉害要神的心，所以就害怕成那样，这个害怕就成了自己不往前走的拦阻了，就这个东西。）害怕掉入地狱，所以在地狱的门口不敢往前走，不敢进国度。（王静：这个路得走对，就是说信神走的是自己性情变化的路，得走自己性情变化的路，揭露解剖咱哪方面有问题，“那我该怎么变？”这个路走对了，你走的就是为了性情变化，为了到最终恢复成受造之物原有的模样，为了咱能学会做人。其实咱信神就是为了咱最后会做人，有个真正人的样式，这才能蒙拯救，就是为了做人呢。你走这个路，就不会觉得哪个人和你怎么样，就不会和人对着干。你走的这个路是错的，就是为了地位而作，“我有地位，我说话就得算数，我说了你就得听”，这是不是就是为了地位而作呀？你站在地位上作工作呢。）（马晓进：我刚才哭的时候想啥呢？我心里想着我真不会干呀，我真不会做，不是说我要去抵挡，我要去做这些事，而是我真不会做，真不知道该怎么做了。）（王静：你说你不会做，但是真不会做就不是咱这表现，就咱这会儿谈的，你不会还这么厉害吗？）（马晓进：那性格就是这性格。）（王静：那是性格吗？要是不会的话，先去寻求。咱啥也不懂，别人说了话，咱寻求，“呀，确实

是”，这还能站起来和人对着干？那是不会呀？我看你挺会的！）（马晓进：会和人吵架。）（王静：对呀，那你这厉害是从哪里来的？不就是地位吗？地位给咱的底气。）

一切都是观点，你这个会，那个会，不就是观点吗？你站在神这一边看事，你在神家就会作工；你站在肉体一边看事，那就会与神对着干。那就是一个观点，观点扭转了，那你自然就会了。（马晓进：那我得下决心，得站在神一边，得学会做。）想神所想，急神所急，时时事事处处为着神、向着神、念着神，当你处在这个状态下的话，你可能不会做吗？（马晓进：我觉得我以前不是这人呀，为啥现在成了这人了呀？）你没有看见“镜子”的时候，“我不是这人”；当你一看见“镜子”的时候，“我怎么是这人呢？”你原来找的是萧文为对象，她能干什么呀？她能给你掩盖，别人说你脸上有个疤，萧文拿粉给你盖住了，“哪里有疤呀？没有。你听她的话呀？她对你是记恨，她对你有仇，哪有疤呀？没事，没有。”你来到王静这边了，王静是什么呀？王静是求真求细、见缝插针，王静是牵住藤子就拉根，越拉越多，越拉越多，一拉就把里面的那些东西都拉出来了。神作工是什么？教会就是战场。干什么呢？拿起神的那一把两刃利剑来，行使神的权柄，没有掩盖的，都要敞开，都要亮在光中，所以说，萧文在这里掩盖了一下，萧文成了罪人了，成了拉帮结伙了。（萧文：我当时没有意识到，当王静说出来之后，我就有画面感了。）你看见王静的行为了吗？我为什么要找王静当配搭呢？王静看见有一点蛛丝马迹就“来，说；来、说”，你想掩盖，“别掩盖，说！”她不听你的，你掩盖不住，这就是神作的。神就要求你这么做，你能够对蛛丝马迹都不放过，这才能找出问题来。要是大大咧咧，而且尽力掩盖，那就成了恶人了。这就是你以前作的工，那现在做什么呢？现在就是让你把蛛丝马迹拉出来，看看，解剖解剖。

（王静：看一下这段神话吧。念一下。）

神说：“人在世界上从事任何一项工作的性质是什么，实质是什么？（搞个人的经营。）搞个人经营的根源是见证撒但，他做事的原则、动机都是出于撒但的，丝毫与真理无关，与神的要求无关。那本分的

性质是什么？按照神的要求人所从事的工作，是吧？这个工作得根据真理，按照真理原则、按照神的要求去作、去行，达到的果效是人能见证神，人对造物主有更深的了解，有更真实的顺服，人更能做到一个受造之物该做的。人按照神的要求尽上本分了，人与神的关系就越来越正常，而人在世界上从事任何一项工作都不能达到这个果效，结果只能是相反的。人在世界上从事工作的年头越多离神越远，悖逆神的地方越多，个人的经营搞得越好、越成功，最后的结果是离神的道越来越远，离神的要求也越来越远了。”（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什么是合格的尽本分》）（王静：神说：“人在世界上从事任何一项工作的性质是什么，实质是什么？（搞个人的经营。）搞个人经营的根源是见证撒但，他做事的原则、动机都是出于撒但的，丝毫与真理无关，与神的要求无关。那本分的性质是什么？按照神的要求人所从事的工作，是吧？这个工作得根据真理，按照真理原则、按照神的要求去作、去行，达到的果效是人能见证神，人对造物主有更深的了解，有更真实的顺服，人更能做到一个受造之物该做的。”咱做带领的原则标准是什么呀？你做带领的本分就是把人带到神面前。你自己先来到神面前，你再把弟兄姊妹也带到神面前，这是咱的责任。你根据真理原则来看，神对咱的托付是什么？不是根据咱自己的意思。就像马晓进，人家在聚会的时候说了你一下，你把这个当成了主要的了，看见了吧？你的出发点、源头就是把这个当成主要的了。别人是把工作当成主要的，有人在背后说他啥，他在意不在意？这就不是个事。如果人家说的是实情，说你们三个人可厉害呢，那你就赶紧反省，人家说你厉害，你是不是让人家受辖制呢？是不是人家不敢抓咱工作呢？这是不是该反省的呀？并不是让你抓住这个，“你们聚会就聚这个呀？聚就是说我们三个人呢？你们工作作得咋样？”是不是就借着这个机会开始整人、治人呀？你这个表现就属于搞个人经营了。你在神的作工当中，为了自己的面子，不允许别人背后说你，别人在背后说了你，你在这个基础上是不是就开始做事呀？你就在本分当中搞个人的经营了。就是为了自己的地位，为了自己的名誉，为了自己的面子，借着这个去做，这就是咱搞个人的经营。）（马晓进：那他们聚完会回来之后说了这话，我不用说话吗？）（王静：人家说的啥？就说你们三个人可厉害了。）（马晓进：她说了这话之后，我才说她的，我说“你们聚会应该是说工作呢，不应该是议论、讨论我们三个人”。）这个得

看在什么时候讨论呢，如果你们三个人团结起来，成了一个敌基督团体了，那人家聚会就是要讨论你们，你们就是讨论的对象，“这三个人团结起来走敌基督道路，咱们应该怎么揭发检举她们？应该怎么揭露解剖她们？怎么把她们打败？”你说教会里面出来一个大敌基督，该不该聚会解决？（马晓进：那就该。）对呀，那你为什么说不能呢？（王静：马晓进，主要就是咱不应该把这些当回事，咱只说工作，而你老看“谁说我呢？谁怎么样我了？”这就是敌基督的一些表现，一般人就不把这个当回事。）（马晓进：我当时说那个话的出发点是，一线聚会应该是说工作呢，不应该去议论人。议论的话也可以，但在一线聚会的时候说这个，这不就是跑外道了吗？我是那个意思。）主要的问题是，“她议论的是谁，她要是议论别人的话没事，可她议论的是我，她想干什么呢？她想检举我呢？”（马晓进：我没有那个想法。）是，你没有那个想法，但是你为什么会对这个话敏感呢？（马晓进：因为我对她有看法，我觉着她这个人太诡诈，有心机，只要谁说她点什么，她就记到心里了，我对她是这种看法，我才那样说的。）现在不是说你对她有什么看法，而是说你这个反应是怎么来的。（马晓进：我的反应就是这样来的呀。）这不就是因为她在背后议论你们三个了吗？如果你把心用在工作上的话，你还顾得上管这些事吗？（王静：你把工作放在第一位，这个就不在话下了，她议论去吧。）因为你的“工作”不在工作上，你的“工作”在于“我的这个地位是否坐稳了？张三在背后议论我什么了？李四在背后议论我什么了？我看我现在危险不危险，我看下一次选带领我还能做得上做不上”，这是你的“工作”，所以说你为了维护你的“工作”，你在尽所能地“作工”。（马晓进：我明白了。）如果说你是为了神的福音工作，那不管她在背后再议论你什么，你都顾不上。你想的是“你们聚会点上抠出来几个福音线索了？”（马晓进：我明白了，她说这个话，我不用搭理她，我应该问的是，“你们今天聚会抠出几个福音线索了？”这就对了。）这是一种做法，怎么出来这种做法的呢？你心里面的态度、观点是什么？你是为了工作，“神今天在作什么？”你心里面所有的是什么？你心里面装的是什么？你心里面装的尽是神的工作，而且装得满满登登的，她就是在说什么，你都听不见，你就没时间搭理她们。（马晓进：那我以后就是按你说的这个去做。）让你记住的不是一个做法，而是让你记住什么？让你记住观点、态度。观点、态度就决定了你什么？（马晓

进：弟兄你交通的一篇文稿里面说，“我什么时候把他们说我的话放在心上了？我就是把它当成是神操练我呢。”当时我也看了这个文稿了，我也跟我自己结合，我说我应该走这个路，可是环境一摆上就不行了。）理论是知道了，但是在实际生活之中，“我接受不了，我承受不了”。（马晓进：还没有实践呢。）那就是说“我不能憨厚”。

（王静：咱刚才读的这段神话里面说，搞个人经营的根源就是见证撒但，你就是为了不让别人说你，你得树立自己，谁说你，你就不行，你就是见证自己，见证撒但。你做事的出发点、源头、动机都是出于撒但，出于为自己，不管你怎么做，你都是为自己。如果你的存心是为了工作，那你为自己的心就没了，别人说什么你都不在意，那没有啥。那恨有啥呀？说有啥呀？主要是把工作作好。就像神话里面说的，你与神的关系好了，一好百好。你别想着他会怎么害你，会怎么对待你，你只要与神的关系正常了，跟谁都一样，你与弟兄姊妹都是一样的关系，没有什么情感。）神说“有谁为了我的工作而操碎了心呢？”世上有一个词“废寝忘食”，连吃饭都忘了，你还能记得她说你什么吗？你要真是为了咱的工作连吃饭都顾不上，那她在背后再说你什么，就是说你是敌基督，你也不记得。（王静：马晓进，有路了吧？）（马晓进：有了。）（王静：神说：“那本分的性质是什么？按照神的要求人所从事的工作，是吧？这个工作得根据真理，按照真理原则、按照神的要求去作、去行”，你按照这些去做，忙得你不可开交，能顾上管别人说你吗？）你顾不上管神家的工作，只是一味地管自己的地位、名誉，为了自己的地位、名誉，而忘记了神家的工作。（马晓进：主要是我太闲了。）（王静：这就是颠倒了，颠倒黑白了。）这就是信着神事奉着撒但，为撒但是费尽心思，操碎了心。这对应的是哪首歌呀？《你们的信到底如何》，这首歌里说的，“你们都为自己的肚腹操劳得头发斑白，却没有一个人为我的工作献上一根毫毛。”你说你献上哪根毫毛了？咱的十几个人都被抓了，你都不搭理，你献上一根毫毛了吗？（王静：你把工作当主要的，按照真理原则去做，达到的果效是啥呀？见证神。让弟兄姊妹在你身上看见你处处见证神、高举神、把人带到了神的面前，处处都能看到你的活出，这是不是你达到的果效？让别人看见你马晓进这么厉害，别人都害怕你，这是不是见证撒但呢？就和萧文刚才的表现一样，如果你们这么做带

领的话，你说能把人带到哪里呢？别人一说个话，你们就说“不是那原因，是因为她对她有仇，她对她有恨”，你说就这带领把弟兄姊妹都带到哪去了呀？带到仇恨里面去了。你说咱见证神了吗？高举神了吗？那是见证自己的诡计，把自己的那一套，自己的心眼拿出来了，咱就不能活出神话，不能见证神，不能高举神，不能让人看着合适。你们做带领呢，别人看见你们这个样，别人不说你能行吗？最基本的，咱得活出一个正常人性、活出一个正常人样，让别人看见佩服，“你别看人家年纪小，人家做带领，处处见证神话，就不把人往事里边带，都能把人从事里边拽出来，拽到神话里，进入神话，从神话里进入”，你看这是不是一个带领样呀？人家一说事，你就把人拽得更跑到事里面去了，缠绕得出不来了，你说这还叫带领吗？现在弟兄姊妹都看呢，一说带领来了，“我看看带领的样”。咱平常注重的就是吃和穿戴，到哪里一看，那就是外邦人的样式，人家弟兄姊妹看咱像个带领样吗？还有萧文手上抹的红指甲油，你回去以后不能抹了，这是最基本的。不是弟兄姊妹要说你，以前就说过那些带领戴耳环，文稿里边说过吧？我们出去聚会，有个带领说要跟上我们去听听，我说走吧，她说“我回去一下”，人家回去了一下出来之后就戴着那么大的耳环，我说“你干啥去呀？你要是戴上这就别去了，去羞辱神名吗？你跟上我去了，你说这带领是个啥？耳环戴那么大，你说羞辱神名吗？你戴那耳环干啥呢？让别人看你呢？羡慕你呢？还是勾引人呢？”这是不是没有一个正常人性的活出呀？人家一看你就没个带领样，这是个带领吗？这带领弟兄姊妹往哪里走？那一看就是外邦人的样式，这是不是不正常呀？就是最基本的，这是咱该走的。如果你的心常常用在工作上，你的心思就用不在打扮上，你顾不上。为啥有的人老把心思用在打扮上呢？她的心就在这儿呢，她用不在工作上，工作上是一塌糊涂，但打扮起来那是花枝招展。神看吗？神看这个吗？神不根据这个，神根据你在神面前尽忠心了没有。打败撒但的证据是忠心与顺服，爱心与见证，你把工作作好，把本分尽合格，这是神称许的，这是咱该有的、该活出的，是你做带领工人该达到的果效。你做带领工人，你出去见证达到的果效是见证神、高举神，让弟兄姊妹都能看见你的活出，看见你确实是把人往神面前带，这是一个大的方向、路途。但如果你连这个方向都没有，那你给人带的是啥呀？那就是一个地位，“你看人家有了地位多厉害呀，你看人家有了地位之后，说话多强势呀，

你看咱，咱没有地位就是不行”，如果你给弟兄姊妹带来的是这果效，那这是不是撒但掌权了？这就是撒但掌权了。别人看着能不给你提建议吗？别人给你提一提建议，你还要压着，那你不就走上敌基督道路了吗？那不就完了吗？那不就报废了吗？这就不能做了。今天你不会做，带你呢，你该怎么做，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咱可以共同商量去怎么做，教你去做，带你去做，这是不是就不难了呀？最主要的是，你得改，你得变，你得往正道上走。还有下面这段，咱不交通了，你们下去再交通，就是做教会带领该怎么做，你是不是得带他呀？说的是带领，你小区带领是不是这么做呀？区带领也是这么做。到底这些工作你作了没有？神话给咱说清楚了，你做带领就这么做，如果你把这些心都操到了，心操碎了，根据那个话去做，这就是真正的带领。如果你按照自己的意思，这些工作都没有作，天天想的就是刚才说的这些，不是要打你，是你说的这些话就谈不到桌面上，羞辱神名呢。别人一看，这是啥带领呀？）

更正一个，不管别人是提意见呢，还是对谁有仇，或者有什么诡计，你得给人家一个反馈信息的余地，不能说他对他有仇恨，那他说出来的话，你就一句话都不听了。人家跟你说话了，不管他是有仇恨，是报复，还是想干什么，不管他是什么存心目的，你首先得听听人家说出来的话是不是事实。你得先了解了事实，即使他就是为了抓把柄，就是为了报仇，报仇也算，仇恨也算，能够把这个事实拉出来，他确实有这方面毛病，给他解决了，这不是好事吗？不管人家有仇没仇，先把这个事实拉出来，看人家说的是不是事实。把这个解决完了以后，你可以再解决他的仇恨，这个也不耽误事儿呀，但你不能把人家的口给捂住。你把人家的口给捂住，你不让人家说，这就拦阻了神的作工了。神今天摆设环境就是要显明你，就是要让他给你说出来，让你听，结果你不听，你还把人家的口给捂住，咱不就成了作恶的了吗？然后下面的真实的情况，咱也了解不了。所以说不根据他们有仇没仇，而是根据他所叙述出来的去落实这个是不是事实。落实了这个事实以后，再看这件事他的存心、态度、观点是什么。先去认识、分辨，不能因为他对人有偏见，他是诡诈人，就把人家说出来的话一律给否认了。他说出来的话，你可以去筛选，你可以去考证，但你不能给人家一票否决，这是咱要更正的。

284　一个真正信神的人该有的责任

1 你若真有良心，你该有负担，该有责任心，不管征服还是成全，但你得把这步见证作好。作为一个受造之物，能被神彻底征服，最终能够满足神满足神，以爱神的心来还报神的爱，把自己完全献上来还报神的爱，这是人的责任，是人该尽的本分，人应有这个有这个负担，得把这个托付完成，这才是真正信神的人。不管有没有前途命运都能顺服下来，这样，神的大功就彻底告成了。

2 你若真有良心，你该有负担，该有责任心，不管征服还是成全，但你得把这步见证作好。作为一个受造之物，能被神彻底征服，最终能够满足神满足神，以爱神的心来还报神的爱，把自己完全献上来还报神的爱，这是人的责任，是人该尽的本分，人应有这个有这个负担，得把这个托付完成，这才是真正信神的人。不管有没有前途命运都能顺服下来，这样，神的大功就彻底告成了。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实行（三）》

45. 即使被咒诅又该如何经历

你刚成家还没有几年，你婆婆就脑梗了，是吧？（嗯。）你能靠得上你婆婆吗？你二十岁成的家？成家有十来年了，是吧？（嗯，成家十来年了。）我跟你说的是什么呢，就是现在不是恩典时代，恩典时代信神是得恩典呢，现在是国度时代，信神是要见证呢，是要看见神的公义性情呢。你这个属于什么？这就属于是被神咒诅了的生活。被神咒诅了，没有一个正常的生活，你这个命运苦寒，所以说是被神咒诅的生活。神为什么咒诅呢？中国人是无神论国家，中国人要败坏有败坏，要邪恶有邪恶，是受到神咒诅的国家，整个国家的人民是受到神咒诅的。为什么会受到神的咒诅呢？因为中国人抵挡神抵挡得太厉害了。神最近下发的交通你听了没有？（听过。我小时候确实抵挡过，因为我妈传福音的时候老是出去跑，她一走了我们几个孩子在家就吃不上饭，然后我还得看弟弟妹妹，我就有一点抵挡，我就想“为什么我妈信神了，我就要受这么多苦？为什么我还得看弟弟妹妹？”那是我小的时候。）那时候你多大呀？（那时候我上小学。初中的时候，我妈就稳定一点了，我也就不那样抵挡了。小学的时候那会也小，需要父母的时候，父母不在身边，然后有时候就有点……）有点怨言、有点抵挡。你小时候抵挡，那时候你不懂事，你也不会因为那个抵挡而被咒诅，你现在咒诅的生活不是因为那个抵挡。刚才我问你，神最近交通的《怎样追求真理（二十三）》你听了没有？（听了。）《怎样追求真理（二十三）》里面交通了人的观念想象，神让你放下这些观念想象。在这篇交通里面说神家清除人、开除人、处理人，清除、开除、处理的是什么人呢？你说处理就是处理那些不追求的人、不喜欢真理的人、说谎话的人吗？这些人神家处理不处理？（王静：不处理。）不处理，是吧？（嗯。）不处理。那处理的是哪些人呢？处理的是打岔搅扰、作恶多端的人。作恶多端的人和不追求真理的人有什么区别呢？就是说，作恶多端的人他作恶了，就连一个正常的人性都没有。追求真理是什么？追求真理是拔高了一步，做人做事、看人看事。追求真理是在正常人性具备的情况下追求真理。有了正常人性，再具备真理，这就活出了一个人样，这就是真正的一个人了。也就是说，在你追求真理以前，你必须得具备一个正常人性，世上的人该有

的一个人性，咱该有这个人性。世上有没有好人？就好比说你爸，虽然他不信神，但是他的人性还可以，是吧？这就是说，最起码得有这个人性。如果你信神了，你连一个外邦人有的人性都没有，那你就比外邦人还恶。只不过外邦人他是不信神而已，而你是信神的人，你只是挂了个信神的名誉、冠冕而已。神说在神家打岔搅扰的人，这就是恶人，这些恶人缺乏正常人性，没有正常人性，打岔搅扰、拆毁、搬弄是非、煽风点火，这种人就是没有正常人性的人。神交通到这里的时候说这种人就该处理、该惩罚。惩罚到什么程度呢？神说让他死十八回都该。人常说人死了以后下十八层地狱，神在这里是说，“这些人所作的恶要到灵界够死十八回了，都得受惩罚，死完之后再活过来，再受惩罚，再死，再活过来，再受惩罚，再死，够死十八回的了，那是作恶多端、罪恶滔天啊！”这里说到了神对人的一种惩罚，怎么惩罚你呢？是惩罚你的一种方式，你这个人做得严重到不够一个人的资格的时候，神可能就让你转成动物，转猪、转狗。如果达不到转猪、转狗的程度，比转猪、转狗稍微好一点，那就让你转人，但就算你转成人了，也是被神咒诅了的、惩罚了的。你是转成人了，但你过的是被神咒诅的生活、被神惩罚的生活，不是神赐福的生活。神说你够死十八回，因着你所作的恶，你就更该死十八回。就是说，按这个规定，你违反了就该受相应的惩罚，就像世上人说的，你违反了这条法律，就该判你八年刑、判你十年刑。也就是说，根据你这个人性，你就该死十八回，该惩罚你十八回，死了再活，活了再死，惩罚你十八回。在你活着的这个过程中，你过的是种咒诅的生活，也就是说神的性情、神的公义。

世上的人一般对这个人性好的人是看不起、是藐视，但神是公义的，诡诈人在世上，你可以活成人上人，你可以骗人，你可以骗吃、骗喝、骗婚……你什么都可以骗，但神是公义的，神是要你承担代价的，所以神就要惩罚你。惩罚你，让你做人，有的人的命运是没有归宿的，你来到世上是没有归宿的，什么意思？神就没有给你安排你来在世界的命运，对你就是随意处理，那你来在世上就是一个垃圾，拉来拉去，最后哪时死了哪时拉倒，死了以后这就相当于惩罚了一次，然后再来一次，再死，随意处理，就这样循环，让你死十八回，这才算是把神对你这个作恶的人的怒气消除了。好了，下一回给你一个正

常人的命运，这就开始有了一个正常人的生活规律了。我和你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咱今天有这样的生活，这就是受到神咒诅的生活，虽然不知道你以前做了什么，但是根据神给咱安排的这个生活来看，这就是受到了咒诅的生活，这是你前生作了什么恶了，你来世肯定是要奉还的，你要看到神的公义。不是说神看不见你在这儿所受的苦，不是说神不爱人，是因为人太悖逆了，你犯了该死的罪，你就该过被咒诅的生活。就像世人一样，人犯了罪就得去监狱里面坐监，监狱里面还有对人的各种刑罚，不光是时间上的坐监，还有各种各样的刑罚。这种被咒诅的生活，也相当于是神对人的一种刑罚，这就是咒诅。神说，审判刑罚是神的爱，惩罚咒诅也是神的爱。那这个爱在哪儿呢？今天就让你看见，这就是一个爱。就是说，虽然你过着被神咒诅、惩罚的生活，但你更发现了生命的珍贵，更发现了神给人安排的命运，神对人命运的主宰、掌管。你明白了神的主宰、掌管的珍贵，你更不会持守自己，你不会跟你妈一样。如果说，你没有这样咒诅的生活，你会像你妈一样放荡，如果你有这样的生活，然后你再来经历神的话，看神是怎么主宰、掌管的，“这是神对我的一个惩罚、管教，我知道了，我在做人上边就得规规矩矩做人”。当你能规规矩矩做人的时候，你是来赎罪的，你这一辈子能规规矩矩做人了，赎了罪了，神在你身上的怒气就消失了，那你被咒诅的生活也就没了。所以说，看到你的这种生活，让人觉得可怜，让人想去同情，从外面来看，我对你是可怜、是同情，但从灵里面来看，不值得同情，也不能同情。为什么呢？因为人的命运是谁安排的？是神的安排。我不知道你以前的灵是什么样的灵，我也不知道你上一辈子做什么坏事了，我也不需要去追究它，但我根据神对你的安排我看见你上一辈子肯定没有做什么好事，你也不会知道你上一辈子做什么坏事了还是做什么好事了，这完全就是说你对神的一个信，一切都是因着信。你相信神是公义的，那你就交给神，“我这个被咒诅的生活，这是神对我的一个公义的惩罚”。就是坐监的人，法院判了他刑，他去了监狱里面服气不服气啊？（不服气。）他自己做了事，法院合情合理地给他判了刑，把他关在监狱里面几年，然后罚他去下煤窑或者是干什么苦力活儿，人一般服气不服气？（不服气。）不服气吗？为什么不服气？你不服气是因为什么？如果这是一个冤案，你不服气；如果你有一个正常理性，这是你自己闯下的祸，你该不该承担？该不该担当？（该。）有

正常理智的人，他是服气的；没有正常理智的人，他是不服气的，因为什么？因为在他心里就是那些邪恶的东西，他就觉得什么都是应该的，他就不服。他不服，他从监狱里面出来以后，他还要像以前一样继续那么做。有正常人性的人坐监了，一关、一惩罚他，“我因着什么什么坐的监”，他会反思，“我以后不能再这样做了，这样做一个是国家要管，一个是这也不是人做的事”。因着一个惩罚、一个管教以后，这个人从监狱里面出来以后，他变了，他就不再那样做了，走向了一个正轨。那今天神给了咱这么一个被咒诅的命运、被咒诅了的生活，咱也是一样的，有良心、有理智的人，你承认神，你相信神，你看见“这是神对我的一个惩罚，神是公义的，我也不去找算卦的，看看我上辈子是不是作了什么恶了，我不去求证，我不去研究神的作工，我只是去经历神的作工，我只相信神是公义的。神是爱人的，但神也恨人，神为什么恨人？神恨人是因着人的悖逆。因着人抵挡了神，所以这种被咒诅了的生活是该有的。我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悔改，我只能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那恶道，规规矩矩做人，看神是怎么说的，然后我怎么做。我以前闯下了什么祸，我该担当就担当，我今天过的这是受了咒诅的生活。”

以前没有人和你说过你过的是被咒诅的生活，也可能有人和你说过，但今天我和你说了，你过的是被咒诅了的生活，你心里怎么想？如果我不给你这么交通，你会说“神咒诅我了，神恨我呢”，你恨不恨神呀？“神对我不公，神咒诅我不咒诅他。”（想过。）“凭什么咒诅我？”（我说我也没作什么恶呀，我上完学之后就结婚了，也没作过什么恶。）“为什么我就有这样的命运呢？”是吧？（嗯。）我这样给你交通了以后，你还能这样看吗？不能这样看了。“我上一辈子抵挡了神，这一辈子我过着被咒诅的生活，这是我应有的惩罚。”你真正认识到自己所过的被咒诅的生活是应有的惩罚的时候，这是不是一个顺服？你与神没有对抗、没有叫嚣了，你不抱怨了，这就是一种担当，是种担当、是种承担。就是神惩罚你，你也认可了，阿们了。原来神惩罚你的时候，你说“凭什么呀？为什么呀？天下那么多人，为什么就惩罚我一个？要败坏都败坏，就我一个人败坏吗？”你和神还要讲理、还要叫嚣、还要打架，你晚上睡在床上能睡得着吗？睡不着。“老天无眼，就看不见我多么可怜！”你每天起来都是想这个，你越是寻思老天

无眼，你是不是越是作恶、越是悖逆？那你换来的是不是更大的咒诅、惩罚？“来吧，这个人受的苦还是少，再来一个。”所以说祸患不断。在咱来看，就是世上人说的，这个人活在什么里面了？世上人是不是也说是受到咒诅了呢？也说吧？“你看这一家人受到咒诅了。”这个是在生活中看见的，就是说你对待这件事你怎么看？如果说你真能按我交通的这样去看，你能够放下手中的强暴，“我不管我以前怎么了，但是从现在开始，我的看事观点要变，一个是我不和神打官司了，我要担当，这是我应该有的。第二个，既然神今天作的是话语的工作，把灵界的实情全部揭开了，让我知道了我是因着什么被咒诅的，那我就是要悔改，我上一辈子已经做过了，我也不去研究它了，那我就看我这是什么性情，我这一世肯定还有什么样的性情，那我就根据神的话来看我该怎么做一个真正的人，我能够在神家做一个效力者，作一个衬托物。神把我咒诅了，我得把神对我的咒诅给见证出去，让世人看见神的公义。”让世人看见神把你征服了，即使神把你咒诅了，你都愿意归在神的名下，这是不是一个见证？你即使是被神咒诅了，你对神没有埋怨，这是一个见证。然后你再悔改，根据神话看事，再重新做一个真正的人，这是不是又一个见证？撒但蒙羞了。神看见了你的悔改，那咒诅在你身上是不是就挪去了，你是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换取神对你的一种态度。就像尼尼微人，尼尼微人是该死的，神是定意要惩罚他们的，所以神让约拿告诉他们“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神让约拿传话的时候并没有让他们去悔改，但尼尼微人能主动悔改，他们一听这话就在想“谁能做出这事呢？”他们没有去研究、分析，而是在想“谁能做出这事呢？一说要倾覆，这肯定是神，不是神谁也做不了这个事。那既然是神，既然神定意了要把我们这城倾覆，那我们肯定没有活路，那为了我们能有活路，我们该怎么办呢？‘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各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也未可知”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们去悔改的时候，他们不是听了神说让他们悔改他们才悔改的，而是怎么呢？“也未可知”，如果、可以、一旦，“如果可以的话，我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很有可能神就把他的烈怒收回，咱就能剩存下来。”他们是只要有这么一点希望，他们就不放过，所以他们就能悔

改，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和咱今天一样，我今天告诉你了，你看见了你自己过着一种被咒诅的生活，就像尼尼微人，约拿告诉他们“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那你听到这话以后该怎么呢？“不管神怎么作，我只管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只要有一点希望我就不放过。”

在这儿神没有给你承诺，我也不给你承诺说“你悔改吧，你悔改了之后，你的这个病绝对就好了，你这个被咒诅了的命运就脱去了”，我不给你这个承诺，别到时候说“弟兄说了，然后我就去悔改”，那你这个悔改是在搞交易。这个承诺我不会给你，神也不会给你这个承诺。如果给你承诺的话，那叫搞交易，所以不给你承诺，你自己看着办。尼尼微人是在“也未可知”的情况下，“我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有可能神不怪罪我了”，他是一种怀疑、疑惑。也未可知，“呀，很有可能”。就是说“我重新做一个正常的人、好人，神很可能就把我咒诅的生活给挪去了”，你可以有这么一线希望，但你不要把这个当作是我对你的一个承诺，更不要认为这是神对你的一个承诺，更不要让它成为你的追求目标，“我信神了，我就是得恩典呢；我信神了，我就是为了能有一个好的命运”，这个不能成为你的追求目标，可以成为你的一个希望。如果这个成为你的一个追求目标的话，那你就别想好，为什么呢？因为你是在搞交易，你是在走保罗的路，你即使跑半个欧洲，你是搞交易，你这叫欺骗。你能骗得了神吗？你骗不了神。神看见你的存心以后，那你休想让神上当，那不可能。一旦让你的病好了，那就相当于是神上了你的当了，你说神能作这事吗？所以神肯定不会让你这个病好，还得让你这个病加大。如果你只是有一线希望，而不把它当成你交易的一个东西，那神是美的、神是善的，神是一切正面事物的象征，神是想让人好的，神不是要看人难堪的，也不是想让人过这种被咒诅的生活的。我交通这些，是让你能够明白、认识，有路可行，心里面能够坦然，不要再去计较了，那就是你上一辈子造下的孽，这一辈子奉还，应该，从你嘴里能喊出来神公义，从你的心里到嘴里边能谈出来。能听懂，能理解吧？（能，这都是神的安排，不能抱怨。）

（王静：你以前聚过会吗？）（聚过几次，正常的时候聚了有一个月，然后我老公就出事了。）她去年才信的神。（王静：现在还啥也不知道呢。）（我刚进教会，弟兄姊妹给我讲的就是一些简单的，还没有交通更深的。）（王静：那你在家就好好多看神话，你现在还啥也不知道呢，只是知道神创造天地万物。）啥也不知道也好，观念少，想得恩典的野心也少。（我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有点想得恩典，我就是以得福的心进来的，我也生病，家里总也不顺，然后就说信神可以改变这一切。）（王静：你信神的目的就是能让你的病好，你的目的就是这个。）这是恩典时代作的工作，现在时代不同了。刚才我交通的听明白了吧？（嗯，现在能明白了。）你得看见这种生活是自己造成这样的，不能说是神给你安排的就是这样的生活。（嗯，是自己造成的这样的生活，悖逆嘛，刚开始信的时候，存心就不对，还悖逆、叫嚣，就想着我如果信神，我就要我的病好了，就要我的孩子听话，就要我老公能挣下钱，就有这些思想，所以……）所以就导致一切与你的想象都是相反的。（嗯，是。）你想要好的，结果坏的来了。你信的时候你老公还没有出问题，还没有掉下来呢，是吧？（嗯。）你信神想的是你的胳膊能好。这就是神的性情，神不允许人试探神，你这就相当于是试探神呢，试探就是过犯。你才信了，今天只是让你去经历。（王静：她信神就是为了一家平安，能有个好。）都是这个观点，虽然跟上了国度建造，但你的野心还在恩典时代。

（王静：看看下面这段神话，看了神话之后，你才能和今天弟兄谈的对上号。）神说："那些没有信仰的人，他们常常认为，凡是人能看得见的那就是存在的，凡是看不见的、离人很遥远的东西就是不存在的，他们宁可相信没有'生死轮回'没有'受惩罚'这些说法，所以他们就肆无忌惮地作恶、犯罪，然后受惩罚，或者与动物互相轮回，外邦人中的各种人大多数都是陷在这样一个恶性的循环中。因为他们不知道灵界对于任何一个生灵都有着严格的管理。不管你相不相信，这个事实都是存在的，因为在神的眼目鉴察的范围之下，没有一人一物能逃脱出这样一个范围，没有一人一物能逃脱出神的天条、法令的规定与范围。所以，这一个简单的例子告诉每一个人，无论你信不信神，犯罪、作恶是不行的，是有后果的。对于一个只是骗了人钱财的人受到了这样的惩罚，这样的惩罚是合理的。这样一种人司空见惯的行为都

受到了灵界的制裁，受到了神的法令、神的天条规定的制裁，所以，那些奸淫掳掠、坑蒙拐骗、偷盗抢劫与杀人放火等等严重的犯罪、作恶行为，就更要受到各种不同程度的惩罚。这不同程度的惩罚包括哪些呢？有的是用时间来制定他受惩罚的程度，有的用不同的惩罚方式来制定他受惩罚的程度，还有的就是用他投胎轮回的去处来制定他受惩罚的程度。比如，有些人嘴不好。‘嘴不好’指什么说的？就是常常骂人，语言恶毒，带有咒诅性质。语言恶毒代表什么？代表这个人心里恶毒。带有咒诅性质的恶毒的语言常常从这样的人嘴里出来，而且因着他恶毒的语言带来了很严重的后果，这样的人死了以后，受了相应的惩罚之后，再次投胎有可能就是哑巴。有的人在世的时候精心算计，常常占别人的便宜，小算盘打得特别精，做了很多坑人的事，再次投胎的时候，也可能就是一个傻子、白痴。有的人常常偷窥别人的隐私，就是他的眼睛看到了太多不该看到的东西，知道了太多不该知道的东西，再次投胎也可能就变成了一个瞎子。有的人在世的时候腿脚灵活，经常打架斗殴，做了很多恶事，那再次投胎的时候也可能就变成了残疾人，瘸腿或者是少胳膊，或者是驼背，或者歪脖子，或者走路踮脚，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等等，这是根据他生前作恶的程度而受到的不同的惩罚。你们说斜眼是怎么回事啊？斜眼的人多不多呀？现在看也不算少。有些斜眼的人就是上辈子用眼睛太多，做了太多坏事，这辈子一来眼就斜了，严重的就成了瞎子。这就是报应！有的人在生前人缘不错，为周围的亲人、朋友、同事或者与他有关的人做了很多好事，施舍帮助别人，照顾别人，或者是接济别人，给别人留下很好的念想，这样的人回到灵界就不受什么惩罚了。不受什么惩罚，对于一个外邦人来说，这样的人就算很好的人了。他不相信有神，只相信天老爷，只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他只相信这个信条，结果使他少做了很多坏事。这个人心地善良、乐善好施，最后回到灵界之后，灵界对他有一个很好的处理，很快这个人就再次轮回了。再次投胎来到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呢？这个家庭虽然不富裕，但是家庭平安，家人和睦，过着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日子，一家人其乐融融的，生活不错。当他到了成年的时候，他的下半生家丁兴旺，儿女出息、成才，他家的运势不错，这样的一个结果也是与他的前生有着很大的关系。就是说，人死了以后再次投胎去哪儿，是男是女，他的使命是什么，他这一生要经历哪些事，要受哪些挫折，要享多少福，要遇到哪

些人，要碰到哪些事，这是任何一个人都无法预测的，也是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回避、无法躲开的。也就是说，当你这一生定了之后，你这一生要发生什么事，你无论怎么躲避，你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躲避，你都不可能违背神在灵界为你制定的这一生的轨迹。因为当你投胎的时候，你一生的命运都已经定好了，或者好或者不好，每一个人都应该去面对，都应该去往前走，这是任何一个活在这个世界当中的人都不能逃避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最现实的问题。这些都听明白了吧？”（摘自《话·卷二 关于认识神·独一无二的神自己 十》）（王静：看了这段话以后和弟兄交通的能不能对上号了？）（能了。）（王静：这就是说咱信神就是体验、经历神主宰，你看了这个之后“哦，神就是这么说的，所以上辈子的事我管不了，但是今天我临到这个事，那我就顺服，我起码知道不能埋怨神，不能说‘我好好的怎么能让我成了这样呢？’”这是灵界的事，神早就从你呱呱坠地的时候就安排好了。）（是呢，真是呢。你说我小的时候又没有做什么恶事，生下来就被送给人了，所以这就是神命定好的。）（王静：你再一看神话就没有怨言了，也许你上一辈子这条胳膊用得太多了，所以这辈子就不能用了。）（可能是。）（王静：你看了神话之后就没有怨言了，这就是神的主宰、安排。）你的心就安心了，然后你就不再奔波了。（王静：我以前看这个话也是，我姥姥家两辈人都是残疾，我的小姥爷是个聋子，六、七岁的时候还能听见，七、八岁就听不见了。我有三个舅舅，两个舅舅是聋子、哑巴，都听不见、不会说话。那个时候村里的人就说，“肯定是你姥爷家的祖坟有问题”，社会上的人说是祖坟扎错了，扎到这儿后辈就成这样了，这就是世人的一个说法。后来我一看神话，我就知道了，一下就解决了我多年的误解。原来他上辈子用的耳朵多了，瞎听，不该听的、不该知道的他听了，所以他这辈子嘴也不能说，耳朵也不能听了。）

0642　摩押后代该有的心志

1　摩押的后代是最落后、最败坏的人，就这样的人都被征服了，就是最败坏的人，以前不承认神、不相信有神的这些人都被征服了，都口里承认神，还赞美神，而且能够爱神，这才是被征服的见证。虽然你

们不是彼得，但是能活出彼得的形象，能有彼得的见证，有约伯的见证，这是最大的见证。

2　到最终你会说：虽然我们不是以色列民，我们是被弃绝的摩押的后代，我们也不是彼得，也不够那个素质，也不是约伯，就保罗为神受苦、花费的心志我们都够不上，我们太落后，所以说我们不够那个资格来享受神的祝福。但是今天既然神高抬了我们，我们就得满足神，虽然我们不够那个素质、那个条件，但是我们愿意满足神，我们有这个心志。我们是摩押的后代，是遭咒诅的，这是命定好的，这没法改变，但就我们的活出、我们的认识可以改变，我们有心志满足神。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征服工作的内幕　二》

46. 什么是登山变像

“登山变像

人都等着、盼着神作工早日结束，那你知道神的作工什么时候结束吗？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那你怎么迎接耶稣的重归？怎么迎接神的公开显现？又怎么欢送神回锡安山呢？神隐秘降临时你可以不知道，需要人给你见证、传福音，这正常，但神作工结束了，他要向众人公开显现，出现在东方的橄榄山，你怎么能看不见他登山变像的那一刻呢！如果你没有看见，那只能证明你不是他的子民，不是紧跟神脚踪的人，是没有跟上神步伐的人，是被淘汰的人。当神公开显现时众人都要看见他，就连刺他的人都要看见他，那时还需要你迎接他吗？那是宣布各类人结局，惩罚恶人的时候了，不是你迎接主重归的时候。既然是迎接主的重归，那肯定是在神还未公开显现以前儆醒等候的一个状态。连个儆醒等候的态度都没有还谈什么迎接呢？跟随神多年自称是神子民的人，竟然连主的重归都不参与迎接，那还能算是神的子民吗？说这话的人（称自己是神子民的人）不就是在亵渎神吗？一个都不参与迎接还能亵渎神的人，他又怎么可能欢送神回锡安山呢？跟随神多年，不儆醒等候迎接主的重归，这对信神之人是多么大的羞辱与失败呢！这下该知道认识神作工步骤的重要性了吧！你不认识神的作工步骤怎么紧随他的步伐呢？你不紧随他的步伐，丢了你也不知道。当神公开显现离地要走了你才恍然大悟，那时你已掉入了大日的审判中，地将要大大震动，千万年来稀有罕见的灾难将要降下，等待你的日月将是多么的难熬……

神说：‘全能神！公开显现出荣耀的身体，圣洁的灵体出现了，他是完完全全的神自己！世界肉体全改变，登山变像是神的本体。头戴金冠冕，身穿洁白衣，胸间束金带，世界万有是他的脚凳，眼目如同火焰，口中有两刃利剑，七星右手攥。国度道路光明更无限，荣光发现照耀，山欢水笑，日月星辰都在环绕，排列整齐，正在迎接完成六千年经营计划的独一真神已凯旋归来！都在欢舞跳跃！欢呼吧！全能之神已坐在荣耀宝座上！歌唱吧！全能者得胜的旗帜在整个威严雄伟的

锡安山上高高地升起来了！列国在欢呼，万民在歌唱，锡安山在欢笑，神的荣耀出现了！做梦没想到见神的面，今天我已看见了，天天和他面对面，对面说话把心交，吃的喝的他全备供应，生活、言语、举动、心思、意念，他的荣光在照耀，每行一步他引领，心若悖逆立刻审判临到。’（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十五篇》）

神说：‘过去事实没有显明，我没有公开显现，你们对我疑惑不敢较真，可现在一切事情已显明，我以公义的日头出现，若你们再疑惑，那又怎么说呢？黑暗遮盖大地之时，你们看不见光情有可原，可现在太阳已照亮各个阴暗角落，隐藏的不再隐藏，遮蔽的不再遮蔽，你们若仍然疑惑，我就不轻饶你们了！现在对我应是百分之百定真的时候，是甘愿为我摆上、花费的时候，谁若对我有一丝一毫的抵触，审判之火马上降到他身上，没有考虑余地，不耽延一分一秒，因从现在开始已经是无情的审判降临之时，心思意念不对，马上审判临到，这就是所谓的“我的工作如闪电放光”的真意。’（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五十二篇》）”

你们看了登山变像以后有什么感受？（看了之后里面就有一个意念，这是神的本体。）再没有其他的了？我这里交通的登山变像有些什么内容？（欢送神回锡安。）欢送神回锡安就完了？“人都等着、盼着神作工早日结束”，人是不是都在盼着呢？“不管怎么样，早日结束吧”，人都熬着呢，都盼着神的作工赶紧结束呢。（也不敢盼着结束。）活在黑暗之中的人是不是在盼着神的作工早日结束？（嗯，是。）在硫磺火湖里的人是不敢盼神作工结束，但在无底深坑里的人是不是盼着神的作工早日结束呢？（是。）“人都等着、盼着神作工早日结束，那你知道神的作工什么时候结束吗？”你只是盼着神作工早日结束呢，但神的作工什么时候结束你知道不知道？“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那你怎么迎接耶稣的重归？”你得大概知道神作工什么时候结束，神作工结束的时候，你得干什么啊？你得欢送神呢，是吧？（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那你怎么迎接耶稣的重归？”必须是迎接耶稣的重归。“怎么迎接神的公开显现？又怎么欢送神回锡安山呢？”神的显现有一次是隐秘显现，还有一次是公开显现。你怎么迎接神的公开显现呢？你不迎接神的公开显现，你又怎么欢送神回锡安山呢？这是不是

矛盾的？你得知道神作工在什么情况下结束，在什么时候结束。在神的作工结束以前你得怎么呢？（得迎接神。）你得迎接神，得迎接神的公开显现。如果你迎接不了神的公开显现，那你怎么欢送神回锡安山呢？知道什么意思吧？就像新媳妇来家里了，你迎接不迎接？（迎接。）媳妇什么时候来你都不迎接，然后等媳妇走的时候你欢送呀？那你在欢送的时候，媳妇说你什么？“我来你家的时候你都不知道在哪儿呢，到了吃饭的时候了，还找不见婆婆你呢，等我走的时候，你出来了。”人家还认你不认你？（不认。）所以说，在神公开显现的时候你不迎接，那在神走的时候，你就不可能欢送。如果在神走的时候，你不能欢送神，那你是不是作恶的人？（是。）那你必定是被惩罚的人。

“神隐秘降临时你可以不知道，需要人给你见证、传福音，这正常，但神作工结束了，他要向众人公开显现，出现在东方的橄榄山，你怎么能看不见他登山变像的那一刻呢！”首先你是跟随神的人，神隐秘作工的时候你不知道，神让人给你见证一下，让人给你传福音，你跟上神的隐秘作工了。神隐秘作工结束以后，就是神的公开显现，你跟随神呢，怎么神公开显现了你就不跟了呢？“但神作工结束了，他要向众人公开显现”，神公开显现就是神的性情向人公开，是吧？（嗯。）他的性情要向人公开。2012年各类人都显明了，有的人被拣选了，咱今天是不是交通了神公开显现了，众长子作成了？这是不是神向人公开显现了？“他要向众人公开显现，出现在东方的橄榄山，你怎么能看不见他登山变像的那一刻呢！”你怎么能看不见呢？质问，为什么质问呢？你可是跟随神的人啊，神隐秘降临的时候告诉你神的作工步骤了呀，神告诉你神作工结束的时候要公开显现，是怎么显现呢？是公开他的性情，让人看见他的本体，不是看见他这个人，公开显现是他作成的众长子。你跟随神，神在三十年前就告诉你，神要让他的众长子来牧养他的众子、子民。神在三十年前告诉你了没有？（告诉了。）你已经跟随神了，神在起初发表里就已经告诉你了，那为什么众长子显现了你却不知道呢？你为什么不出来迎接呢？作成众长子的这个工作是神作的，神作成众长子的这个工作就是神已经将神的性情公布于众了，这是人人都能看得见的，是你不看，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神登山变像的那一刻。“你怎么能看不见他登山变像的那一刻呢！如果你没有

看见，那只能证明你不是他的子民”，你不是跟随神的人，如果你是跟随神的人，那你应该是紧跟神的脚踪。2013年众长子被拣选上，从拣选到成全再到见证，已经过去十年了，你还看不见吗？所以说“如果你没有看见，那只能证明你不是他的子民”。2014年7月3日上面的讲道交通中说：“神隐秘降临在中国作了二十四年工作，神回锡安了，末世作工作完了！作成了一班得胜者！在这批得胜者中间，有一些就是神的长子，有一些是神的众子，有一些是神的子民，还有一些是忠心效力者，这些都有，作成了一班得胜者。所以，神的末世作工以得荣之势告终，这是事实，是神选民都看得见的事实。”这些神是不是已经告诉你了？祭司弟兄是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告诉你了，你为什么不寻求呢？你为什么不看看众长子在哪里呢？2014年祭司弟兄说出这话的时候，是不是就是神登山变像的那一刻呢？（嗯。）神已经登山变像了，可是你还看不见，那你就不是跟随神的人，因为你没有跟着祭司弟兄的话走。2014年祭司弟兄告诉你，得胜者作成了，在这批得胜者中间，有一些就是神的长子，有一些是神的众子，有一些是神的子民，还有一些是忠心效力者，你寻求了没有？祭司弟兄告诉你教会荒凉了，你为什么不出来寻求？你不出来寻求就证明你不是神的子民，不是紧跟神脚踪的人。你今天之所以能看见，是因为你紧跟神脚踪了你才看见的。“如果你没有看见，那只能证明你不是他的子民，不是紧跟神脚踪的人，是没有跟上神步伐的人，是被淘汰的人。”就是说你跟不上神的步伐，将会被淘汰。你今天去给人谈见证，“你看不见就是你瞎眼，我今天给你见证一下神的作工，神在2014年就已经作成众长子了，你到现在还没有看见，你瞎眼。现在神还没有完全公开显现，还没到结束的那一刻，神给每一个人都还留有悔改机会。”登山变像到公开显现是不是有一个过程啊？这个过程就是见证众长子期间，就是见证神本体期间。当人人都起来见证的时候、当人人都看见的时候你才来跟随，你以为你是外邦人？你是跟随神的人，结果你是不听、不看、不接触，你说到那时候该不该惩罚你？（该。）该惩罚你。因为你是看见父而不承认父的人，你是逆子，就该惩罚你。所以“那只能证明你不是他的子民，不是紧跟神脚踪的人，是没有跟上神步伐的人，是被淘汰的人。”这就是说你这种人就被淘汰了。

“当神公开显现时众人都要看见他”，“众人”，就是连外邦人都要看见他。“就连刺他的人都要看见他，那时还需要你迎接他吗？”连外邦人都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都要看见他，外国人都拥入了，你才来迎接了，还需要你来迎接吗？都要走了，准备走了，你才来迎接了，还需要你来迎接吗？“那是宣布各类人结局，惩罚恶人的时候了，不是你迎接主重归的时候。既然是迎接主的重归，那肯定是在神还未公开显现以前儆醒等候的一个状态。”“未公开显现”也就是说，现在各邦各派还没有开始作吧？还未完全公开，外国人还没有拥入，在这个期间，你得处于一个什么状态？你得处于一个儆醒等候的状态。你儆醒等候了没有？神的预言告诉你，神要迎娶新娘，是在半夜敲门呢，让人预备灯油呢，你预备灯油了没有？你儆醒等候了没有？你连一个儆醒等候的状态都没有，所以说众长子显现了，你看不见。你看不见，神让人给你去见证一下，可你还不听、不看、不接触。“连个儆醒等候的态度都没有还谈什么迎接呢？跟随神多年自称是神子民的人，竟然连主的重归都不参与迎接”，主的重归就是众长子的显现，众长子的出现就是主的重归。这就搞清楚了，参与迎接主的重归就是你得起来见证众长子，你不见证众长子你就是没有迎接主的重归，这个搞清楚了吧？（嗯。）“跟随神多年自称是神子民的人，竟然连主的重归都不参与迎接，那还能算是神的子民吗？说这话的人（称自己是神子民的人）不就是在亵渎神吗？”他就没有跟随神，还谈什么是神的子民呢？“一个都不参与迎接还能亵渎神的人，他又怎么可能欢送神回锡安山呢？跟随神多年，不儆醒等候迎接主的重归，这对信神之人是多么大的羞辱与失败呢！”你跟随神多年，不见证众长子，不见证神作成众长子的工作，就是不见证神的作工。“这对信神之人是多么大的羞辱与失败呢！”这就是羞辱与失败，信神最终以失败告终了。“这下该知道认识神作工步骤的重要性了吧！你不认识神的作工步骤怎么紧随他的步伐呢？你不紧随他的步伐，丢了你也不知道。当神公开显现离地要走了你才恍然大悟，那时你已掉入了大日的审判中”，等神作工结束的时候，人家都起来见证神了，你才起来说“就是啊”，你说得迟了，因为你跟随神多年，你早就跟随神了，给你见证，你不接受，你不接受主的重归，你不见证众长子，你就掉入了大日的审判中。“地将要大大震动，千万年来稀有罕见的灾难将要降下，等待你的日月将是多么的难熬……”这个画面看见了吧？（嗯。）咱现在交通的登山变像有点不好

对号，是吧？（嗯。）现在对上了没有？（对上了。）登山变像原来是你对号，你看见登山变像了，而现在是要让你把登山变像见证出去。你见证给谁呢？你要见证给没有经历过我带领的人，因为他看不见。所以说见证登山变像，你不能拿你看见的东西去跟人家说，人家不相信、不承认。你去见证的时候，只谈神的作工，谈神作成众长子的这一事实，这就是一个登山变像。（这就是咱人的使命，工作安排里说作成了一班得胜者。）那个时候你就应该出来寻找，但你没有出来寻找，今天来给你见证了，你还连一个儆醒等候的态度都没有，那你不就该受惩罚了？

神说："全能神！公开显现出荣耀的身体"，你看见了没有？"公开显现出荣耀的身体"是什么意思？只有公开显现了，神才得着荣耀。你看见神的作为了，看见神的权柄了，看见神的全能与智慧了，这是不是神的荣耀啊？（嗯。）所以说"全能神！公开显现出荣耀的身体，圣洁的灵体出现了，他是完完全全的神自己！世界肉体全改变"，就像咱们交通的时候，你一谈，谈出来的就是肉体，我一谈，谈出来的就是神的要求，就是灵体。"公开显现出荣耀的身体，圣洁的灵体出现了"，你和我说的是格格不入。"世界肉体全改变，登山变像是神的本体。"登山变像是什么？是神的本体向人显现了，不是基督向你显现。那神的本体是什么？就是神的所有所是，就是神的性情，就是神的作工、神的权柄、神的奇妙作为，这是不是都是神的本体？（是。）就是这些向你显现了。"头戴金冠冕，身穿洁白衣，胸间束金带，世界万有是他的脚凳，眼目如同火焰，口中有两刃利剑，七星右手攥。国度道路光明更无限"，这个能看见吧？咱前面所走的路是不是都亮堂了呀？（嗯。）"国度道路光明更无限，荣光发现照耀，山欢水笑，日月星辰都在环绕，排列整齐，正在迎接完成六千年经营计划的独一真神已凯旋归来！都在欢舞跳跃！欢呼吧！全能之神已坐在荣耀宝座上！"以前说荣耀的宝座是一个字句，现在你看见了吗？荣耀的宝座是什么？"全能之神已坐在荣耀宝座上！"荣耀全归给神，你看见神的荣耀了，这才能归给神。"歌唱吧！全能者得胜的旗帜在整个威严雄伟的锡安山上高高地升起来了！"全能者得胜的旗帜指什么呢？那时候神交通说众长子就是得胜的旗帜，是吧？这就是众长子的出现，就是神的公开显现。"列国在欢呼，万民在歌唱，锡安山在欢笑，神的荣耀出现

了！”神隐秘作工的时候有没有荣耀？（没有。）是作成果实了，神的荣耀才出现了。“做梦没想到见神的面”，谁想到了呢？见了面你顶多也是“那是基督来了，我见见基督的面”，你还能见到神的本体吗？还能见到神的性情吗？想都不想。“做梦没想到见神的面，天天和他面对面”，面对面了没有？（面对面了，现在就是在面对面。）你又进入字句里面了。天天与神面对面，是与什么面对面呢？是与神的性情、神的作工。“今天我已看见了，天天和他面对面，对面说话把心交，吃的喝的他全备供应，生活、言语、举动、心思、意念，他的荣光在照耀”，“他的荣光在照耀”是什么意思？你的生活、你的言语、你的举动、你的心思、你的意念都活在了光中。就像那个姊妹今天说的一句话，活在哪里了？活在荣光的照耀下。你想不想被照耀呀？你不想被照耀，是吧？不想被照耀，还得照耀。也就是你的生活、言语、举动、心思、意念，对你的审判刑罚、揭露解剖，这就是荣光的照耀。“每行一步他引领，心若悖逆立刻审判临到。”以前看这话的时候，你看不懂，现在经历神的作工，经历了以后，才看到神话原来是这个意思。这就是让你体验、经历神的话。

“过去事实没有显明，我没有公开显现，你们对我疑惑不敢较真，可现在一切事情已显明，我以公义的日头出现，若你们再疑惑，那又怎么说呢？”“过去事实没有显明”，教会建造的时候，事实没有显明。“我没有公开显现，你们对我疑惑不敢较真”，教会建造的时候，不敢较真。“可现在一切事情已显明”，国度建造开始了，你都看见了。“我以公义的日头出现”，诚实人掌权，诡诈人中了自己的诡计，这是不是公义的日头？（是。）这就是神以公义的日头出现。“若你们再疑惑，那又怎么说呢？”还说什么呢？要是再这样，该不该惩罚你呀？（该。）没有什么话可说了。“黑暗遮盖大地之时，你们看不见光情有可原”，原来你活在那个境地里，情有可原。“可现在太阳已照亮各个阴暗角落，隐藏的不再隐藏，遮蔽的不再遮蔽，你们若仍然疑惑，我就不轻饶你们了！”这也就是要打着你走了，用武力来解决。“现在对我应是百分之百定真的时候，是甘愿为我摆上、花费的时候，谁若对我有一丝一毫的抵触，审判之火马上降到他身上，没有考虑余地，不耽延一分一秒，因从现在开始已经是无情的审判降临之时，心思意念不对，马上审判临到，这就是所谓的‘我的工作如闪电放光’的真意。”还记得

萧伟晋那时候是怎么过来的吗？他给你们谈过他的见证吧？萧伟晋写那篇文章了没有？他当时是怎么过来的？给他谈作工的时候，他是不是不接受呢？他应付着、糊弄着。他去了之后，他就是应付应付，打发你走了就行了，那时候他还想挣几百万呢，想做生意呢。他见了我就是应付应付，想打发我，想让我赶紧走、赶紧走。我说“你做不成，神要拯救你，那必定要让你碰得头破血流。”我和他说他不可能做成，随后萧伟晋说，自从他见过我以后，他就开始倒霉了，生意上的合作伙伴不能合作了，四百万的利润回不来了，人家说要给他利润呢，后来不行了，不给了，四百万没了，还让人家骗了他六万，但他还刚硬，还想再搏一搏。他特别喜欢他的狗，结果狗出去就被车给撞死了，他的情感特别重，他特别亲的一个姐不在了，他吓得不敢了，回来了，规规矩矩地回来了。你不要非得走他的那个路，今天你知道你的使命、你的责任了，你得出来见证神。如果你再因着某种原因，再悖逆、抵挡，再不起来作工，你不要让神作事。

7　全能神以公义的日头出现

1　哦！全能真神！哦！全能真神！阿们！在你全是释放、全是自由、全是公开、全是显明、全是明亮，毫无隐藏遮蔽，一切一切从亘古到永远人未曾揭开的奥秘，在你却是显明，全是明亮。

2　你是道成肉身实际的神，已经作王掌权，公开显明，公开显明，不再是奥秘。你的日子已经到了，你以公义的日头出现，公开降临，带着我们一同向世界向万民显现。

3　我们已经与你一同降临在荣耀之中，众圣在向你欢呼，万民在向你歌唱，整个宇宙地极凡有气息的都在向你赞美，向你归荣耀。成了！一切都成了！我们高举全能神直到永远！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五十一篇》

47. 我的呐喊之声

——大红龙倒在神的话语中

劝导好心人

一、我有个问题想问，作为一个老百姓只想平安度过此生，没有什么远大理想，只想在如今社会有个避难所，身体安康就行，至于跟随神还是与神决裂随你们，这个无所谓，我是个陈世美，谁能给我安康我跟随谁，谁能供应我所需，且能作我的避难所我敬拜谁。地震、瘟疫、饥荒是神降下的各种灾情，要惩罚那些抵挡悖逆他的不信派、外邦人，同时警戒那些跟随神而不顺服他的人。我跟随神别无所求，只愿逃脱大灾难，混个不死的结局，这是我的心愿。你要我与神决裂没有问题，我也不是什么爱神之人，只是个贪生怕死之徒，谁能看顾保守我的平安，我就听从跟随甚至敬拜他。只要你能把神降下的各种灾情遮挡、拦阻，不临及我身，作我的后盾、避难所，我愿伏在你的“翅膀”底下，只要灾害不临及我身就行。不管你用飞机、大炮，还是国际导弹，还是神舟十八号，又或者是坦克兵、核武器，甚至加上民兵、退伍军，只要保证洪水不临及我的家园，地震不侵犯我的房屋，瘟疫面对我绕道而行，我立马填写三书与神决裂跟你走。国际形势紧张，战火纷飞、硝烟弥漫、天气转暖、气候变迁，一场场瘟疫正在蔓延，我只会死亡，难求生路呀！谁是我的坚固台，谁是我的避难所，我就伏在他的“翅膀”底下，只要灾害不挨近我，就是对我的保守和看顾。至于乘飞机、坐高铁、念大学、游荡高档场所的机会，对我来说那是一种奢侈想法，是一种美梦。不要说是一种机会，就是免费提供也是雾里看花，水中捞月呀！生死未卜还谈何安乐呢！我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不得不求助于上苍，投靠于全能真神，归服在造物主的名下，尚可重生。

和睦的家庭谁不要，规矩、听话、优良公民的美名谁不愿，可我的生命脆弱、渺小，危机重重，就如地上的蚂蚁可怜虫，一口唾沫就能淹死，一泡尿就能全军覆没，你说我咋能不找避难所、找依靠作我的后盾，作我的生存之本？大病，医院住不起，真病他又看不了，脑梗、

痴呆、鬼上身，让人头疼心魂破。科技无招、医院无方，人只能无力瘫倒，等待死亡，我是如此地绝望。恰逢神来拯救人，基督爱人是真诚，他不仅供应着人生命的所需，还是一切生命的源头，他不仅拿着国度的钥匙还掌握着地狱的门。邪灵、污鬼他能给人赶出身，痴呆脑梗是对人悖逆的报应。神是全能的医生，他能从无变有，也能从有变无，关键他给人医治不收半文，不图报酬也不索取什么，完全是无偿地供应与赐给。只要真实地信他、跟随他、归服在他的权下，不再抵挡、悖逆、与他为敌，做他的子民，神就看顾保守这些人，让狼虫虎豹不能临及他的帐篷。这样的坚固后盾、避难所去哪寻找？如今你们逼着我与神决裂，这不是逼我自杀吗？我怎么可能听从你的话与避难所决裂选择自尽呢！是不是有点太邪恶了！供应不了人的所需，给人治不了病，还不允许人寻求生存之本。求生是人的本能，为啥要因人求生而被定罪、判刑？你不愿遭咒诅、惩罚可以向神悔改、认罪，求神赦免呀！不需要拉我作陪葬品，更不需要给基督造谣散布，他有没有儿子、有没有婚姻与他的身份、实质无关，与我要的避难所更无关。我不可能因为基督有儿子就与神决裂选择自杀，我也不可能因为哪个人是孤家寡人，没有婚姻、没有儿女，就跟随、听从甚至敬拜他。我更不可能因为哪个人断子绝孙了，就认贼作父吧！就是痴呆、弱智也不会有这样的选择。

对于基督的私生活我不关心，也不能窥探他的行踪，这是触犯行政的事，是亵渎圣灵的罪，我怕遭惩罚、咒诅。因为我信的是神，跟随的是基督，遵循的是他口里的一切话。我只知道他发表的是真理、道路、生命，就够了。他的私生活是正常人性方面的表现，与他发表的真理无关。就如一个人拜师学艺，他所追求要学的是师傅的高超技艺，而不是窥探师傅的私生活，师傅是否成家，是否有私生子与他的高超技艺没有任何关系。来窥探、研究他私生活的不是来诋毁他名誉的仇敌就是考古学家，可断定他不是来学艺的。就如你知道了你的上司有私生子，你就要申请辞职，这是不是理智出了问题？这是什么逻辑关系？私生活是个人的隐私，应该得到尊重、保护。更何况基督呢！这不是窥探、挑衅神的尊严，试探神的怒气？背后论断神是亵渎圣灵的罪。基督是神，是造物的主，是自有永有，是自由的，他想怎

么作就怎么作，受造之物不应该有任何要求与想法，这是作为一个人该有的理智。

二、作人的原则与底线

如果龙已知道你信全能神，或者要你写三书与神决裂时，你无需再藏，不再用信老天爷来搪塞，而是对大红龙的审判与表白，可以直接见证神，绝对不能说信老天爷，信老天爷属于拜偶像，不是信神。不能面对撒但否认神。

要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告诉他："全能神就是独一无二的真神，你不要亵渎他。他就是造物的主，作为受造之物理当敬拜造物的主，不敬拜他已是你的悖逆了，为何还要拦阻别人敬拜呢？这不是在作恶吗？（这不是魔鬼的行为吗？根据背景来看。）这不是要激起神的怒气吗？地震、瘟疫、饥荒且不是他的怒气在翻滚？你们不惧怕吗？为什么要惹神发怒呢？都是有家室老小的人了，为什么不能为自己预备点善行积点德呢？"

神说："把我的话语当作人生存的根基，这是人的职责，必须在我话的各部分之中建立自己的一份，否则，将是自取灭亡，自讨没趣。人都不认识我，因此并不以自己的性命来与我作兑换物，只是把自己手中的破烂物拿在我前晃来晃去，想使我满足，但我并不满足于现状，我只是一直在要求人。我爱人的贡献，而恨人的索取，人都有贪恋之心，似乎人的心被鬼迷住一般，都不能从中拔出而将心献给我。……在我的作事当中，人应该看见点什么，应该获得点什么，不要只是浪费自己的'青春'，不要把自己的性命当作身上之衣一样，随便尘土挂在其上，对自己应严加保护，以我的丰富来供自己享受，以至于因我而不能向撒但回转，因我而去攻击撒但，我对人的要求不就是这么简单吗？"（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神向全宇的说话·第十九篇》）

48. 神在实际的带领人

我供应着你的心灵所需，还舍命保护你的安危，你却埋怨、消极、对抗，连配合的一点心志都没有，咱的良心理智在哪！从良心上来说，造成这样的环境是你们自己造成的呀！不是我也不是肖红呀！更不是神呀！是大红龙的邪恶、恶毒，迫害、残害神选民呀！受造之物敬拜造物的主有错吗！不应该吗？享受神赐给的万物，跟随敬拜造物的主，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难道不应该吗？那大红龙为啥极力起来拦阻抵挡呢！这不是它的邪恶、恶毒吗？你看见它的邪恶、恶毒你恨恶它吗？你恨恶它的表现在哪呢？它控制、拦阻你的人生自由，不允许你跟随神而是要你顺服在它的权下！不觉得它可恶、恶心，还想要人顺服在它的权下。你想委曲求全、苟且偷生地活着，你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卑鄙存心，下流、可耻又无耻的存心。吃着神的，享受着神的，更重要的是还消耗着神呼给的气息，却要吃里爬外的想顺服、听命于大红龙的恐吓、管制，完全活在撒但的权下来与神对抗叫嚣。这不成了大红龙的孝子贤孙了吗？咱的良心何在！吃着、喝着、享受着神赐给的万物，接受着神供应的生命，神是一切生命的源头。你却与撒但同流合污站在神的对立面，与神讲理叫嚣。你的理在哪！还消极、埋怨、对抗呢！你消极、埋怨不就是感觉冤枉，感觉倒霉吗？冤枉是什么意思？不就是因为神作的与你的想象观念不一样吗？你认为信神就应该得福、得恩典，不应该受苦甚至还有祸患临到，受苦受难钉十字架的都应该是神、是基督的事，不应该让信他、跟随他的人临到。这不是土匪、强盗的理念吗？什么是强盗？就是要强行把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你享受着从神来的一切，却不愿活在神的权下接受神的主宰安排与带领，而是站在大红龙的一边用自己的观念想象来衡量神作工的对错，觉得神作得太不尽人意了，太过分了。认为信神是倒霉的事，要是不信神就没有这么多事，就不会有家不能归，就不会妻离子散，就不会流离失所，过着被追捕逃亡的生活。归根结底就是因信神而惹的祸，如果不信不就一切安康了吗？可以满足肉体追求世界，甚至还可以淫乱，无恶不作。你向往自由自在、无忧、无拘的生活，这不是强盗的理念吗？强盗受拘束吗？他看上的东西盗不来就抢，他和你商量吗？他和你搞价还价吗？他考虑你的损失有多大吗？

他考虑你的感受吗？他只有一个理：这东西只要对我有利、有益、需要、想得，那这东西就是我的，理所当然地伸手就拿，“谁敢拦阻，谁就是我的仇敌，就是我的敌人”，不管你是亲家还是丈母娘，强盗他才六亲不认呢！那你的所作所为和强盗有什么区别呢！你的家庭、儿女、健康身体等等一切肉体生活是谁给的？哪一样不是来源于神。当你得着的时候，没有见你有亏欠神的意思，没有说为神做点什么，以报神恩。而当你失去时，就暴跳如雷、怨言四起，消极、软弱，爬不起来，怨天怨地了。神白白赐给你，你不感恩、酬谢、赞美，而肉体一受亏损就暴跳如雷，埋怨起来要与神算账了。这是什么良心？自私卑鄙，只进不出，连搞交易都不是，不看看自己所得的，所要求的配不配，合理不合理，而是直接就是强盗的理论。你想要的、你喜欢的神就必须得给，并且必须永远地给，神一不给或收回，你就恼羞成怒、怨言四起，直接埋怨，与神讲理算账，认为信神这步路走错了，认为是件倒霉的事。这不完完全全成强盗魔鬼样了吗！亚伯拉罕献以撒他认为这是还给神。约伯献所有，十个儿女一天没有了，他认为赐给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当称颂的。可你这强盗魔鬼性情的人，不是恨恶、咒诅大红龙强盗夺了你的信仰自由、人生自由，而是懊悔自己不该敬拜、跟随神，不该信神，不该有信仰。你说这人邪恶不？最后算计到神头上来了，一切责怪的是因信神、跟随神、敬拜神而惹的祸。后悔当初选择信神，如果当初不信神多好，追求世界，听从跟随大红龙吃香的喝辣的，那是多么幸福满满的生活。做神的仇敌，当强盗，做魔鬼那是多么逍遥自在，简直就是神仙般的生活。这还是受造之物吗？纯属魔鬼！没有一点良心，连个交易、还报的心都没有，不配来到这个世间。从理智来看，你一个小小的受造之物，一个蛆虫粪土，一个被咒诅了的该死的种类，你有什么资格与神搞价还价，有什么资格评价论断神作工的对错。你埋怨、有怨言不就是因为你认为自己才是对的，是正面的，是应该的，神是错的，自己做得已经够仗义，够意思了，而神作得太苛刻、太不近人意了。用土话说就是：神作得太不够意思了，简直就不是人做的事。但这话不能说，但人还偏要这么想，这不是在咒骂神吗！人不敢骂神所以他只能发怨言、埋怨，找地方发脾气，发泄情绪，以表达他对神的不满。这还是人吗！行政怎么说的：“人不得妄自称大，不得自尊为高，当敬拜神，尊神为高。”如果连行政都守不住，那必然是要遭到惩

罚，神的刑杖必然临到你。神说：“今天，我与人同步迈进刑罚时代，与人齐头并进，我在作着我的工作，即我将刑杖击落在人间，降在人类的悖逆之处。在人的眼中，似乎我的刑杖具有特异功能一般，凡是我的仇敌，刑杖便临到其身不轻易放过；凡是抵挡我的，刑杖便在其中发挥其原有的功能；凡在我手中的一切都按照我的本意‘各尽其职’，不曾有违背我意的，不曾有变质的。因此，水要咆哮，山要倒塌，大河要崩塌，人要反复无常，太阳要暗淡，月亮要漆黑，人不再有安居之日，地不再有安静之时，天不再冷静下去，不再静默，不再忍耐，万物都要重新‘更换’，恢复‘原貌’。地上之家都‘破裂’，地上之国都‘分裂’，不再有‘夫妻团聚’之日，不再有‘母子重逢’之时，不再有‘父女相聚’之刻，所有在地的旧态都被我打破。我不给人留有‘释放’情感的机会，因在我并无情感，我已恨恶人的情感到一个地步，因着人与人的‘情’才将我放在一边，因而我成了人眼中的‘第三者’；因着人与人的‘情’才将我忘记；因着人的情，人才趁机又将‘良心’捡起来；因着人的情，所以人总是厌烦我的刑罚；因着人的情，人总是说我不公也不义，说我处理事不给人留情面，难道在地上我也有‘亲属’吗？谁曾与我一样为我的所有经营计划而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呢？人怎么能与神相比呢？怎么能与神相合呢？造物的神怎能与受造的人是同类呢？我怎能与人一直在地上同生活行动呢？谁能牵挂我的心呢？难道是人的祈求吗？我曾答应与人同相聚，与人同行，的确，到现在人一直活在我的看顾、保守之下，但到哪一日人能脱离我的看顾呢？即使人不曾牵挂我的心，但谁能在无光之地一直生存下去呢？因着我的祝福，人才活到了今天。”（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二十八篇》）

有人面临环境就瘫软、尿裤子想背叛，不信的家人就成了约伯他老婆，告你：“弃掉你的神死了吧！”时代不同有可能说的话不一样，但其实质是一样的。他会婉转地和你说：“你跟政府配合一下，该说的都说了就没有事了，不会判刑，还可以安稳过日子。”听了他的话就心动，觉得他说的也对呀！也是这么回事，当你这么想的时候就死到临头了。犹大出卖主是因为耶稣就是来钉十字架的，犹大是来成全耶稣工作的；教会建造能做犹大是为了抓捕人的罪，是对下步工作审判、刑罚，惩罚作模板；国度建造你要做犹大是不可能的，必须击杀，事

实临及，必须封你的口，即使没有击杀你也必让邪灵附身，成为神经病。不可能要你做成犹大，因为国度已经降临在地上，谁敢拦阻国度建造拆毁神的经营，只有死。末世显现给人的就是神的公义性情。国度建造是各从其类的时候，是定人结局、归宿的时候，神会总结你的一生，将要和你新账旧账一起算。

神说："万国必因你而得福，万民必因你而对我欢呼、赞美，我的国必兴旺、发达，必永远存留，不得任何人践踏，不容任何不与我相合的东西存着，因我是威严不可触犯的神自己，不让任何人论断我，不让任何人与我不合，从此足见我的性情，足见我的威严。当有谁抵我时，我在我的时候来惩罚他，为什么现在仍未见我惩罚谁？只因我的时候没有到，我的手还没真正作事，虽然大灾大难倒下，只是针对大灾大难的内容说的，但大灾大难的实际并未临到任何一个人。从我的说话当中你们摸着什么没有？我要把大灾大难的实际开始发布，就从今开始，在这之后，抵我的必遭我手击杀。以往，只是显明一些人，不是大灾大难的临及。今天不同以往，既然我全部告诉你们大灾大难的内容，我就在特定的时间，把大灾大难的实际公布于众。在这以前，没有一个人触及大灾大难，所以，多数人（即指大红龙之子）仍然任意猖狂，任意妄为。当实际临及时，这些东西就彻底服气了。否则，谁也对我定不真、认不清，这才是我的行政。从此看出，我的工作方式（指在所有的人身上的作工方式）开始转变：在大红龙的后代身上显明我的烈怒，显明我的审判、我的咒诅，我的手开始刑罚所有抵我的；在众长子身上显明我的怜悯、显明我的慈爱，更在众长子身上显明我神圣不可触犯的性情，显明我的权柄，显明我的本体；效力者安下心来为我效力，众长子越来越显明；通过击杀抵我的，让效力者从中看见我的不饶人的手，从而恐惧战兢地为我效力，让众长子从中看见我的权柄，对我更加认识，从而借此生命得着长进；在前一段时间说的话（包括行政、预言、对各类人的审判），开始按着次序来应验，也就是让人看见我的话就实现在眼前，没有一句落空的，都是实际；在未应验之前，大批的人要因着未应验的话而出去，这是我作工的方式，不仅是我的铁杖的作用，更是我的话语的智慧，从中看见我的全能，看见我对大红龙的恨恶（这在我开始作工以后方能看出来，在现在显明部分人，只不过是我的刑罚的一小部分，但不能包括

在大灾大难之中，这是不难理解的。从中看出，在这以后，我的工作方式更让人难以理解，今天告诉你们，免得你们到时因此而软弱，这是我对你们的托付，因为要有历代以来人未看见的令人难以放下情感、脱下自是的事发生）。之所以我用不同的手段来惩罚大红龙，是因为它是我的仇敌，是我的对头，必须把它的后代都灭绝了，方才解我心头之恨，才能准确地羞辱大红龙，这才是把大红龙彻底灭亡，把它扔在硫磺火湖、无底深坑。”（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一十一篇》）

教会建造时你的表现是什么？你是怎么接待基督的？你是怎么尽本分的？你应付欺骗神，消极、埋怨、背叛神，你忘了吗？教会建造是抓捕人的罪状，国度建造就是审判、刑罚、惩罚，事实临及。

刚开始是怎么接待我的，作工结束了你又怎么背叛、出卖我，我都记在你的记事册上。你们都属于跟随我左右的人，你也是找见我的唯一线索，教会人都知道，他们（原教会，教会里的）出卖的就是你，大红龙为了摧毁神的产业怎么可能放过你，你不背叛能行吗！大红龙绝对是千刀万剐，你能经历得住吗？神可能怜悯你吗？绝对是加大对你的酷刑，因为你不听神的警戒劝勉，弃绝神的救恩，拒绝神的拯救，不接受神的摆布安排，非要与龙配合搞垮神，所以神不会轻饶了你，只会要龙狠下毒手。最后给你一次机会，自己选择。犹大出卖主耶稣时，神是给他悔改的机会了，直接当面告他了，但是他的心太刚硬，就为了三十块铜钱就能背叛神，出卖主耶稣。而你为了顺服你丈夫的意思，或者为了孝敬父母就想回家去，你就能背叛神，出卖众长子，你算算你还能活几天。

告诉你，神报应人有的是办法，神绝对会让你碰得头破血流，懊悔至死的，很简单，你不是忠于丈夫，爱惜孩子吗？你要知道他们都是不信派，神想怎么处理都可以。神可以直接惩罚你成为神经病，裸体在大街上跳舞，可以吃狗屎。也可以先不惩罚你，而是在你面前先惩罚你忠于的丈夫，与你爱惜的儿子，孙子。神会让你吃尽苦头的，最后再惩罚你。你自己衡量愿意顺服神，你就听话顺服，不愿意可以随你的父去。你不怕神的刑杖，就大胆地往前走。

神说：“紧接着更重要的是在下面一部分，将神的行政直接启示给人，而且是最重要的一条：‘作为人，谁若违背现实，不按着我的引领行事，便不会有好果子吃的，只会是自寻烦恼。整个宇宙的每一件事，无一不是我说了算。’这难道不是神的行政吗？从中足见，违背这条行政的实例已不是可以胜数的。从而进一步劝告每一个人不要为自己的命运而着想，若想摆脱神的摆布，那后果将不堪设想，从而使所有对此话有开启、光照的人更加认识神的行政，认识神的威严不可触犯，从而更加老练、稳重，似乎像饱经风霜的松树一样苍翠，不畏严寒的威胁，仍然为大自然增添着一片绿色的生机。通过这一段说话，大部分人又像进入迷魂阵一样摸不着头脑，因为神的说话内容是转得相当快的，所以在十个人当中有九个人从认识自己败坏性情这一步而转入了迷宫之中。为了以后工作的顺利，除去所有人心中的疑云，为了让所有的人更进一步地相信神的信实，所以在这段说话的结尾部分又强调了‘凡是真心爱我的人必会回归我的宝座之前的’，这样，处于几个月工作状态的所有人的大脑顿时减轻了几分忧愁，而且悬在半空中的心犹如重石落地一样归复原位，再不为自己的命运着想了，而且相信神再不会说空话了。因为人都是自是的，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对神不是忠心无二的，所以神故意强调了‘真心’二字，以达到更好的果效，这是为下一步工作铺路奠定基础的。”（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神向全宇的说话”的奥秘揭示·第一篇》）

环境显明人，有人不愿跟、不愿信可以自动退出去，我绝对不挽留，我即使说一些揭露、解剖、审判、刑罚甚至揭示一些异象奥秘的话，也不是因爱你而挽留你，而是对一个灵魂负责的一种态度，而是对神托付的一个担当，请不要自作多情认为我爱你，恶心。我会爱一个对我作工藐视，对我阿谀奉承、点头哈腰而背后应付糊弄、欺骗我，对我说的话只作耳旁风，没有一丝地触动与实行，更没有什么传扬、带领、见证的人。就这样一个听不懂人话，甚至连能接受指令的畜牲都不如的人，还配做人吗！这不就是野兽吗！连家畜都不是，在神家连效力的资格都不具备。效力者是被神抓捕回来任神宰杀的牛马。可你连任神牵都达不到还称什么效力者呢！连效力都不配的畜牲是激起神怒气被神惩罚的人，我可能去爱吗？

神兴起环境要大红龙抓捕信徒来检验工程时，同时也给咱多次传递信息，说下一个礼拜一抓人，说这话的时候是礼拜四，离抓人还有四五天时间。神给人留下了足够多的时间要人去隐藏，目的完全是为了拯救，是神的救恩临到，同时也是检验人对神作工的认识与顺服，拯救方式的理解与配合，目的就是要人认识神的权柄与拯救。摆布安排的一个态度，一个顺服神主宰安排的一个态度。神在一个地方要降灾，就要把他要拯救的人叫出来，以免受牵连。就如罗得、亚伯拉罕，神要毁灭所多玛就得把罗得带出来，就得把这信息告诉亚伯拉罕，不能在毁灭的那天去找罗得，以免伤亡。并且是在他们本已都睡下的基础上，而要他们连夜逃出所多玛城的。神只给了他们几个小时的撤离时间，他们有时间与仆人告别吗？有时间拉几头驴、赶几只羊吗？他的家产有车拉吗？不仅如此还特意嘱咐他们不能向后看，可罗得的妻子甘心吗？多少年的积蓄将要扔下，会有多少牛、羊、骆驼和仆人呢！他且不是牵挂，难舍难离吗？天使与罗得的对话她不是没有听见，天使作的神迹奇事她不是没有看见，但她听话、顺服吗？她相信神会惩罚不听神摆布安排的人吗？她不仅信不来还藐视天使的话，还试探神呢！那怎能不遭神惩罚呢！你呢，不是赤裸裸的罗得之妻吗！实在是建造国度时期，再次警告、劝勉，以后不会再有了，完全是事实临及。不接受国度建造，或接受不进入实际的，抵挡的不都显明下监了吗！不说原教下监的有多少，就是跟上国度建造，而不能进入实际的不是一个个的淘汰吗？

看看任胜被抓的经历。在未抓的前一天龙伪装安暖气的给满满打电话问在哪呢，要去她家。满满下意识知道这是龙要抓她，这个电话与下意识的感觉就是神对她的通知。她把这个信息告诉给了任胜、绿绿、肖红。并且躲到女儿家，肖红说：“女儿家不行，赶紧找个安全地方躲起来，龙找不见肯定会去她女儿家找，今晚就赶紧走”，再三吩咐不能在女儿家里。任胜也答应的好，可是并没有安排满满出去躲，结果第二天大早上就被抓了。当晚知道龙要抓满满，任胜、绿绿、满满、被通缉的一个姊妹，四个人竟然能计划第二天躲藏在附近一个经常聚会的出租屋里。结果第二天早上7点龙就去抓了一个姊妹，肖红就赶紧通知任胜“逃出市里，现在就走”，再三吩咐绝不能在本市躲，打车赶紧走。直到9点再次督促，任胜说快到了，肖红以为到另一个市了。随后

再打就没有反应了，后来才知道人家就没有出市，还是带着被通缉的带领去了经常聚会的出租屋了，去了就被抓了。

人是在经历神主宰万有中看见神的权柄与全能，认识神的智慧与性情的。同时也是在顺服神主宰安排的过程中得着生命的供应。任胜被抓这事我们应该怎么经历，神给人留有生存之本，神安排万物效力，第一天就通知告她了，她没有躲，并且神还传递信息告她计划躲的地方就是被抓人员经常去的地方，也就是告她："那个地方不能去了"。可她的躲藏计划依然没有计划变。直到第二天神直接给了她一个警告，把她经常去的一个接待家老姊妹给抓了。也就是神又给了她一个信息："你所在的市已经不安全了，你所待过的地方已经不能去了。"任胜等四个姊妹对神给的引导、警示、警告毫不搭理。最后神又摆布肖红施压赶紧安排，任胜听到指令以后满口答应而就不实行。神向人提示的，摆布安排的都已经到位了，人拒不配合，没有办法了。这不是因愚昧而灭亡，而是因悖逆而死的！

另一个带领的表现，如果七点多她妈被抓，家被抄，九点多任胜和一线几个姊妹被抓。肖红安排赶紧走，而她却迟迟不愿意走，一直推迟到下午五点才出发。你说人有多悖逆吧！人都抓了一批，十个小时才出来躲环境呢！救人出所多玛，人都这么不愿意，还谈什么紧跟神的脚踪呢！

还有一个一线的姊妹，龙抓她时，因在外地儿子家没有被抓。神家给她安排出来尽本分躲一下环境，人家不同意，并且去哪都得手机不离身，不能关机，原因是老公要找她，孩子要找她，并且老公说了配合政府交代一下就没事了。你说这是什么人，还没有抓呢就计划做犹大呢！这都是任胜带的兵。

让我们所有人共同献上祷告吧！

神哪！在你摆设的环境中把我们显明得淋漓尽致，让我们看见了自己的狂妄与悖逆，又是无知瞎眼的人类。一个大红龙的孝子贤孙还要建

造末世的方舟，还要效仿义人挪亚呢！实际显明我们连悖逆的先知约拿都不如，约拿进鱼肚一次足矣，而我们因贪婪肉体不愿摆脱撒但的网罗来配合神的经营，献上自己的一份。直到国度建造还是要神兴起环境击打，我们真是太悖逆、太刚硬了。并且还是因着手机而带来的环境，几十年了，祭司弟兄交通了多少，有多少人被抓遇害，可我们还能做出如此荒唐愚昧麻木的举动来。重走先烈的覆辙，我们竟然如此地麻木痴呆，像一个活死人一样。竟然还口称建造末世方舟呢！太狂妄自大了。在神摆设的环境中看见了我们的方舟千疮百孔，不堪一击，挪亚的方舟没有一个蚂蚁洞，而我们建造的千疮百孔，我看到了我们的狂妄与不配，更看到了挪亚的忠心与顺服，明白理解了神所说的义是什么。

神哪！我们已经尽上了全力去维护、去弥补，可已经是无济于事，已经不是人可以挽回的事了，已经是进了鱼肚的约拿了，就等待着被消化掉成为大红龙的食物营养品。神哪！愿你饶恕我们这些苦难深重而又悖逆无知的被你咒诅了的却又愿意悔改顺服在你权下的人吧！我们愿意悔改，悔过自新重新做人。神哪！求你再给我们一次机会，怜悯、饶恕、赦免我们的罪，再施恩于我们拯救一次！我们立志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求你送我们上岸吧！我们实在无能为力了。神哪！显现你的大能吧！让跟随你的人看见你的权柄、全能与智慧，更让所有的人看见你那公义的性情，让神得着更大的荣耀。神哪！愿你遮蔽大红龙的眼，让它找不见门，分不清东西，看不见我们。更愿咒诅、祸患临到它们，惩罚它们，要众百姓看见报应它们的时候到了，看见神的烈怒临到了它们。要众人看见神的公义性情，要人人看见神已公开降临。神哪！把一切荣耀归给神吧！阿们！

一天三祷告，用心祷告吧！

敬畏

49.假带领

210　人类已不是神所要的人类

1　人类发展到今天已有几万年的历史，但是神所造的起初的人类早已堕落了，人类已不是神所要的人类，因此人在神眼中早已不被称为人类，而是被撒但掳去的人类的败类，也是撒但所居住、所穿戴的、腐朽了的行尸走肉。

2　人根本不相信神的存在，也并不欢迎神的到来，人类只是勉强应付神的要求，暂时答应神的要求，并不是真心实意地与神同甘苦共患难。因为人对神感觉莫名其妙，所以人对神才勉强陪笑，显出趋炎附势的神态，因为人并不晓得神的工作，更不晓得神现在的心意。

3　神告诉你们实话，到那日子，任何一个敬拜神的人所受的苦都比你们容易。因人现在相信神的程度并不超过约伯，就犹太法利赛人的信都超过你们，所以，若有火的日子临到，你们的日子比那法利赛人遭受耶稣责怪还要严重，比那抵挡摩西的二百五十个首领所受的苦还要重，比那所多玛毁灭时所经受的火的焚烧还要严重。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真正的“人”指什么》

交通：经过这次环境的显明，我看见了一个中国人的鬼样，一个个确确实实就是愚昧、麻木、痴呆，完全就是一个喘着气的活死人，就是个行尸走肉，根本够不上人的标准，在带领中百分之九十是假带领、敌基督。在下面什么工作也不作，最基本的工作是不需要人天天安排的。比如，让人多多预备善行，该怎样接待弟兄姊妹；看教会有什么资源可以被利用；交通一些安全注意事项，以及落实工作安排；祭物该怎么保管。等等的一些教会基础建设工作都没有作。更不要谈什么生命进入了，对交通的文稿、神的交通，都懒得搭理，都当作进车间穿的工作外套。一走出聚会点就当垃圾扔掉了，这个悲惨的人类太可恨了，就是指住鼻子尖点了、告了都不实行，实行的就是一个骗。给他安排工作时是点头哈腰，过后是什么都不办，要么就是按自己的意

思应付糊弄一下了事，等出问题了，你再问他，“我明明安排了的工作怎么就没有作呢？”这些带领回答的是同一个口吻，“我说了呀！我告他了呀！我交代了呀！”不愧是一个撒但父亲生的。你安排给他工作，他不去作，只是随便找一个人说一句，这工作就算完了。他不管这个人是否能担当，是否能去实际地给作了，甚至对方是否听见他说这么一句话了没有，他都不核实，这工作他就算作完了。当出问题再问他时，他还是这句话，“我告他了”。要再核实这事究竟做了没有，他又说“我再问问确定一下”。下面的人究竟做了没有他都不知道，当问他的时候，他都不知道，这样的人不值得信任，这就不是人。直接安排给他的工作不作，本职工作不作，就是争夺地位不停，就是个猪带领。以前祭司弟兄说做了带领就是撞开了地狱的门，一点不假，今天才看见。这些猪带领再不悔改作点实际工作，就等着转猪吧！我不愿意这里边失去一个小子，可你不配合我作工完成神的经营计划，而是要玩弄我、耍笑、欺骗我，那你不要怪我咒诅你。你欺骗、玩弄不了我，而只能把你美好的归宿给毁掉！

50. 追求字句藐视有实际的人

追求字句藐视有实际的人（一）

肖武旭，你这一个月的时间在家里干什么呢？就是喝药呢？（肖武旭：嗯。大部分时间就是熬药、喝药。）（王静：你现在哪里也不去，就在家里呢？）（肖武旭：嗯。）你现在有什么心思？（肖武旭：也没有什么心思，这段时间老是病，就是想着把病先治好，然后养一养。）说实在话嘛，有什么就说嘛！（肖武旭：没有什么。）（王静：对工作是不是有疑惑了？）（肖武旭：没有。）那你怎么走的没有劲儿了？（王静：他们说给你打电话也不接，要不就是让干什么也不行。）你聚会也不正常。你这一个月聚了几次会？（肖武旭：我聚了两回吧。）他们是一个礼拜聚两回？（肖武旭：嗯。）有什么想法就直接说，别瞒在心里边，自己害了自己。（肖武旭：也没有什么想法。）叫你聚会也叫不动，你还没有什么想法？（肖武旭：没啥想法，反正我的想法就是跟他们去聚会，他们说的那些，我从心里就感觉得不到什么太大的益处。）（王静：好像聚和不聚没有啥意义。）（肖武旭：对，没有多大享受，想的就是这个，后来聚会也就不那么积极了。）你聚会不积极了，尽本分也不积极了？（肖武旭：在尽本分上，肯定有本分就要去呢。）有本分就去呢，聚会都没有时间，还有时间尽本分呢？（肖武旭：尽本分的时候肯定要去呢。）那你尽的是什么本分呢？你尽的是半职本分，还是全职本分呢？（肖武旭：我这算是半职本分吧！）那你原来呢？（肖武旭：原来是全职本分。）你什么时候成了半职的？（肖武旭：就是感觉这段时间病多，先把药吃上，把病治好。）这个和那个没有关系呀。（肖武旭：有关系，怎么没关系呢？我的眼睛在看天花板的时候，总感觉上边飘着东西。）现在没有了，是吧？（肖武旭：还有，稍微轻点。这段时间吃药感觉稍微轻点了，但是一眨眼的时候感觉还有。）你信神了，你把心思全部用在吃药上面了，然后把其他的全部都放下了。那你说你吃药，你的这个病能不能好？（肖武旭：我觉得按照医生说的这个方法，应该能好吧。）你说医生的这个方法，是医生说了算还是神说了算呢？（肖武旭：肯定神说了算。）那你说神会让这个方法管用还是

不管用呢？（肖武旭：我觉得这个办法还挺管用的。正常来说，像我这个吃苦瓜，吃了以后血糖还是13.7、13.8。但吃上这个药之后，最起码降了有好几个点。有的时候稍微不注意，晚上多吃点，早晨就又高一点了。）一吃饭就往上涨了。你这一个月就没有多降，是吧？（肖武旭：应该是降了一个点。他让我吃到5和6就可以不吃了。我觉得这个药还是挺好的。）你寻求神心意了没有？（肖武旭：神让我遇到这个大夫，我觉得对我这个病挺有益处的。）挺有益处，可是你从全职尽本分变成半职尽本分了。你说医生对你是有益处的，可是你对神的工作有没有益处呢？你的生命进入呢？你的信呢？人家是越来越积极，你是越来越消极。你嘴上说不消极，你是不愿意承认消极而已，事实在这里摆着呢。聚会不管收获大小，你不能错过聚会呀！你和他们在一起聚会没有收获，你可以给他们主持聚会呀。你可以把你吸收到的帮助给别人，聚会不能只是让别人喂你呀，你也可以帮助别人呀，你也应该帮助别人呀。你为什么能说“因为我聚会吃不到东西，我就不参与聚会了”呢？（肖武旭：我这个人不太爱说话，不太想说这些事情。和他们聚会，从我的心里边就感觉没有什么收获。我给他们讲，有时候我自己还讲不出来，讲得没有那么透彻。所以说我感觉……）你说你什么都是你感觉你感觉，你感觉有没有一个准则呀？咱做人该怎么做呀？（肖武旭：从我心里面想的是，我把我自己管好就行了。）你说你把你自己管好就行了，你管好你自己了没有？（肖武旭：管好了。）那什么是管好了呢？（肖武旭：我反正每天把咱们下发的这些，该吃喝的我都吃喝，该看的我都看了。我吃喝了神的交通以后，我感觉对神话这方面欠缺太多。去年一尽本分的时候，就根本顾不上好好吃喝这些神话。像交通敌基督的那一段神话，我感觉还挺重要的。可是我在尽本分的时候，那段时间总是在外面跑，就没有时间吃喝那方面。就想好好地、系统地吃喝一下揭露败坏本性的这些神话。）吃喝哪个？（肖武旭：就是敌基督嘛，神交通敌基督方面的交通了三十多篇了。基本上我就没有好好看。）那你这两个月补上了吗？这两个月吃喝了吗？（肖武旭：还没有补。）那你这两个月干什么了呢？（肖武旭：这几个月主要吃喝的就是神后面交通的这些话，我又重新开始看。主要就是思想观点这些，从交通敌基督完了以后，开始正面引导人往前走的这个路途。我感觉这个里面的好多东西，我吃喝了一下，细细地看了一下，感觉都挺好的。所以说，这个思想观

点，感觉改变了不少。）改变了你的什么观点？（肖武旭：以前认为有好多都是对的东西，但是吃喝了以后……）有哪些？你吃喝了，你也吸收了，那你应该有收获，把你的收获说说，我听听。（肖武旭：像神说的这些，就是把人的这些思想观点揭露出来，也就是人心底里的一些心思意念的这些东西，把这些东西全给揭露解剖出来了。以前就认为这些都是正面的，但是现在经过神这么细地交通以后，我才感觉到这些确实自己就没有那么细地去认识。）说说你具体细节的收获，你只是笼统地说了一下神交通了什么，然后你解释了一下神的交通和你的观点不一样而已。神话具体给你解决了哪些事，细节的。（肖武旭：像知恩图报这些，老早以前，我就认为这就是一个正面的东西。但通过神的揭露解剖，人有一些愚昧的知恩图报，就是以死来还报，这属于一种愚忠，咱就爱在这方面犯这个错误。人家别人帮助了咱，咱就感觉到要把帮助过咱的这个人，当成最知心的朋友。他有什么事情，咱都应该去帮助他。后来神一解剖这个知恩图报的时候，说这属于愚忠。）那应该怎么对待？（肖武旭：在这里面就是说你得分辨，如果他让你去干坏事的时候，你就应该分清楚。以前就没有这方面的认知，他要让我干什么坏事的时候，我肯定也要跟着他去干。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以前是我的恩人。但现在呢，就已经改变了这个思想观点了。）你的意思是你以前跟着别人干过坏事？（肖武旭：就像我姐夫，他就是个小混混，他以前也帮助过我。我以前的想法就是人家让我干什么去，我怎么都要知恩图报。后来谈到这里，弟兄姊妹就说，“像这种人他就是一种恶人，在社会当中，他就属于地痞，他让咱干什么事情的时候，咱就可以用智慧远离他”。以前，我家里做生意，后来转给我姐夫以后，有一次他让我去接人呢，路上就碰见有人挡路，我们就下去收拾人家去了，和人家打架去了，这些事情在以前都干过。看了神话以后才知道这是愚忠。）（王静：意思是为朋友两肋插刀吧？）（肖武旭：嗯，当时还说帮助他可以，但是现在才认识到“哦，以前做的那都是不符合神心意的，他做这些恶事的时候，咱就远离他，用智慧远离他就对了。”很多事情跟神话去对照，就是神话里面说的很多都是按照咱自己的心思去做，就没有说是把这些事情拿出来分辨一下，现在看了神话才反省自己以前所做的事，很多事情做得都不对。）那你该怎么做呢？（肖武旭：现在就知道了，“像他这样，再说让我去做一些违背道德、违背社会法律的这些事情的时候，自己

尽量远离，尽量就是找个借口，找个啥理由，不跟他在一块，咱惹不起人家，还躲不起人家呀”，心里面就是这样想的。）那这是不是真理？这属不属于实行真理？（肖武旭：按照神话来说，以前就没有认识到自己心里面有这些东西，现在知道了，认识到了，咱在这个过程当中……）这属不属于实行真理？（肖武旭：我也不知道，完了以后咱慢慢地、一点一点地……）你吃喝神话这么长时间了，你不知道是不是？（肖武旭：这下就不跟他去为虎作伥了，就不跟他去做那些事情了。）你刚才怎么说那句话的呀？说他们让你去做什么事的时候，尽力去远离，尽力去找一些说法，想办法远离、逃避，是吧？（肖武旭：远离他们就行。）我问的是你这个实行路是什么？你刚才说是尽力去远离，是吧？（肖武旭：对。）尽力去远离，这是不是实行真理？（肖武旭：算是实行真理吧？因为神的话告诉咱了，咱的这种愚忠是错误的。）神告诉你是错误的？（肖武旭：嗯。）告诉你是错误的，那路呢？（肖武旭：路途就是不跟他们一丘之貉。当他让咱干这些坏事的时候，咱就不会再像以前那样跟人家去做了。咱就是用点智慧的话语，远离他，不再跟他一起去欺负人或者是干啥坏事了。）我感觉不是这么回事吧？你说你姐夫做这些事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做的这些事？是二十年前吧？（肖武旭：没有吧，也就前几年吧。）你今年多大了？（肖武旭：我今年五十多岁了。）你跟你姐夫做这个事的时候多大了？（肖武旭：估计也就是四十岁左右的时候吧。）三、四十岁的时候，当时你是给他助了一下威，还是你参与了？（肖武旭：不仅给人家助威，而且还动手了。）他们之间是什么矛盾？（肖武旭：晚上我们去路上拉人去了，他们挡着我们的路，不让我们去拉。不知道是喝多了，还是怎么了，在路上拦住，晃晃悠悠地不让我们走。）是他们喝多了，有点神志不清，是吧？（肖武旭：对。）你跟你姐夫相跟着，是吧？（肖武旭：嗯。我姐夫还相跟着两三个人。）你姐夫是个头目？（肖武旭：哦，我跟着他一块去拉人，路上碰上这个事儿了。）你们当时打人家了？还是把他们拖到一边了？（肖武旭：拖到一边还打了一顿，这就是作恶的事情。以前的时候还感觉这个事情挺好的，心里面挺痛快的。但是现在通过看神话，我感觉就是帮助人家作恶了，是一种愚忠的做法。）你帮助人家作恶了？是你自己开的车呀！如果你姐夫不在车上坐着，人家喝醉酒了，你动不动手？他认识不认识你姐夫呀？不认识吧？（肖武旭：嗯。）那和你姐

夫有没有关系呀？（肖武旭：我姐夫要去拉人，他让我跟他一块去，然后我们就一块去了。按正常来说，假如是我自己一个人的话，我绝对不会动手去打人家的。我最多是把他拉开，然后开上车走，我最多是这样。但是我姐夫去了以后，他本身就是个小混混，人家拦住他的路了，他就说要打人家呢，我们跟着人家就上去了。）你的意思是你听了神话了，看见这是作恶的？（肖武旭：对。）以后不做这个事了。（肖武旭：不做了，因为这种情况是从咱心里想着咱对人家是报恩的。）如果现在你要再遇到这事，人家喝醉酒把你拦住，你咋办？（肖武旭：我就把他拉到一边。）你拉人家，人家走吗？（肖武旭：那就不知道了，按正常情况，我把人家拉到一边，他不走，我就不走了。）人家拦住你就不走，你咋办？（肖武旭：那我只能等呀，等人家等不着，大不了自己掉个头就走了。）那你在三十年前呢？在三十岁的时候人家拦住你的路呢？你年轻的时候打过架吗？（肖武旭：打过。那时候我开出租车，当时有两个三轮堵在前头了，把整个路都堵住了，走不了，我打喇叭，人家就是不让，后来我下去跟人家打了一架。）那是你开出租车的时候？（肖武旭：嗯。）那时候也打过架，那你念书的时候打过架没有？（肖武旭：念书的时候没有打过架。）你跟人家打架的时候，是你一个人开的车吗？（肖武旭：哦，我一个人开的车。）那你刚才不是说如果你一个人开的车，你就会掉头而走吗？你怎么会打架呢？（肖武旭：那是一个单行道，他和另外一个蹬三轮的在那说话，在前面堵着就是不走。这边还有车拦着，根本过不去，打喇叭也过不去。）那人家拦住你的路，你也会打架，是吧？（肖武旭：会打。）那就是说你第二次打架也不可能完全是因着你姐夫。（肖武旭：嗯，要不是因为他的话，我完全就不去那儿了。）那你的意思就是“因着我走不成这条路，我可以打架。但因着我姐夫和我走不成这条路，那我就不可以打架”，是不是这个意思？（肖武旭：也不是这个意思。）那是什么意思？（肖武旭：那个时候肯定不打架。因为第一次打架，我踹了那个人两脚，完了又上去抡了他一下，一抡上去的时候，人家就骨折了嘛，他不敢动手，后来报警了，警察到了以后，我姐夫认识这个人，最后给人家赔了一百块钱，走了。）等于是你姐夫帮你解决了这个问题。（肖武旭：嗯。）这也就有了恩了。（肖武旭：有，他不仅解决这些问题，当时我开出租车我们加气的时候，我当时排队都排不上，有人就插到我的前面了，我一拽他，把人

家衣服撕破了，他动起手来了，我就把他摁到地上。当时我姐夫又叫了人一块过来帮我，之后有人劝住，那个人就跑了，这次就没打起来。他帮助过我几回吧。）那你在发生了这些事情之后，看了神所说的这些话，你的感觉就是神把这些揭示出来了。那神不揭示的话，你认识不到吗？（肖武旭：认识不到。没有那么细考虑，就感觉在生活当中帮我的人，我心里面肯定要有点哥们儿义气呢，这些败坏性情都没有除去。神揭示这些东西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有很多事情都可以说是看不透，不知道怎么处理。但是看透这个事的时候，我就远离了。）那你说你的这个认识法，还有你处理事情的办法和神交通的这个真理，你感觉挂钩不挂钩？（肖武旭：我觉得是挂钩的。知恩图报，我在这里面想的就是，“他有什么事情了，我要帮助他。知恩图报嘛，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对的。就是无论有什么事情，我得帮助他”。）就是说神不交通，神不说，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你会不会理解呢？（肖武旭：神不这么细揭示的时候，说实话，心里面感觉这是很正确的、很正常的，人有正常的这个思维。）正常的思维就是你刚开始说的什么呢？知恩图报，就是人家别人帮助了你了，但是你在还报人家的时候，你不能去作恶，是吧？（肖武旭：对。）你觉得你跟着你姐夫在路上让人堵了以后去打架，这是跟着他作恶了。（肖武旭：是。）如果神不说，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理，你还不清楚吗？（肖武旭：没有细细地去挖掘自己思想里面的那些东西。）就像你说的，年轻的时候第一次打架了，随着年龄的增长，还有那么大的火气吗？这是不是跟年龄有关呀？（肖武旭：我觉得也没有那么大火气，这个不是火气的问题，我觉得知恩图报这不是火气的问题，而是你感觉到他对你有恩，有什么事情，可以说是在我的心里面就是士为知己者死。有时候我遇到事情可能还是会想，“不管怎么样，我得把自己的人保护住”，心里面有这些东西。通过神后边这么一说就知道了，以后处理事情的时候就得先看这个事情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是不是符合神话。如果符合神话的时候，我可以说是尽力去支持；如果和神话不相符，我就是利用智慧远离，我的心里面就是这样想的，就像我姐夫这样的事情，以后只要让打架什么的，我就尽量地远离，不去参与这些事情。）你觉得你说的和神交通的相符吗？神交通这个话的时候主要交通的是什么呢？（肖武旭：知恩图报，咱这就是愚忠，心里就是有这种想法。）知恩图报，神为什么要交通这个知恩图报呢？（肖武

旭：这是人的一种思想观点。）神为什么要交通这个思想观点呢？神交通这个话里面的主题是什么呢？（肖武旭：好多，好几个主题呢。）主题是什么呢？你看神话不是只看神交通的这里面讲了一个什么故事，或者里面讲了一个什么事，你不能偏离了主题呀！神讲的这个故事，它围绕的是一个主题，主题就是咱的方向目标，你不能偏离了主题。那神交通的这个主题是什么？你还记得吗？（肖武旭：不太清楚了。）那你看神话看的是什么呢？你看神话，你只是看见了一个片面的内容，但主题是什么你不知道，你还能把主题忘了呀？（肖武旭：主题就是解剖知恩图报。）神为什么要解剖知恩图报？知恩图报，这个话怎么理解的？知恩图报，图报就是目的。应该是知道有恩，应该是要报答，是吧？你怎么理解知恩图报？（肖武旭：……）知恩图报的解释是什么？（王静：弟兄姊妹回答的是："我觉得知恩图报这一条挺正面的，能做到知恩图报的人就是有良心的人。还有'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既然接受了别人的托付就得尽量把事办好，觉得这是正面事物，是有良心、有理智的人应该做到的。"）大概知道了知恩图报的这个意思。你说这个知恩图报对不对？（肖武旭：咱以前认为是对的，但是神揭示出来以后觉得这句话不对。）那就是知恩不报？（肖武旭：不是，这里面说的知恩图报，它是有一个限度的，它不是说是无限制的。这里的知恩图报就好比说，他的吃呀喝呀有问题的时候咱可以给他，但是他如果让咱超过了自身范围的时候……）超过了一个负荷，典型的一句话就是，"吃水不忘挖井人。"还有一个什么呀？"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就是帮助了他一点以后，他就要涌泉相报，用自己的一生来相报，是吧？（肖武旭：对。）那神交通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个交通只是说，别人帮助了你一点，你不要忘记了，你得拿上永生来相报，就是你还报他的太多、太大了，超过他给你的这个，这是一个谬论。和孔融让梨一样，超出了正常人性该有的，这是揭示人的一个败坏，可神交通这些的目的是什么？主题是什么？你就即使把这个交通看了，那你该怎么做呢？神交通的这个主题是什么呢？忘记主题了。那神交通这个是不是不让你这么做就完事了？那咱听了神的话以后，神是要人去实行的，是有路途的。你的实行是什么呢？你听了这个话的实行是什么呢？（肖武旭：实行的时候就是，对你有恩的人，他让你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得去考虑这个事情符合不符合神的心意。要是不符合神的心

意，咱就用一些智慧去拒绝他。要是符合神话的，咱再说符合神话的。）什么是符合神话的？你也看了，什么是符合神话的？（肖武旭：从我这里面学到的就是，我以前的那些思想观点是一个错误的思想观点。）是，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你以前是一个错误的思想观点，现在对自己错误的思想观点认知了，这个是错谬的，是超出正常人性的。那正确的实行该如何实行？（肖武旭：还是以神话为主。）那神话给你指出的路是什么？（肖武旭：神话里的路就是，不要停留在知恩图报的这一点上，要有正确的思想观点。）正确的思想观点是什么？（肖武旭：正确的思想观点就是，别人对咱有恩的时候，咱就应该在咱的这个范围内帮助他。如果不在咱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超出了这个范围的时候，咱知道怎么样去拒绝他。不去为虎作伥呀，或者不去……）你说的这个就远了，你说的这个就成什么了，就成了外表的一个好行为了。就是说，神不交通，人也应该有这个理智。他对你再有什么恩，他哪天让你帮他忙的时候，让你和他抢银行的时候，你去不去？（肖武旭：不去。）不能去，作恶的事情肯定不能去，犯罪的事情肯定不能去，不能说“你对我有恩，我就帮你去”，这个就即便神不说，正常人性咱也应该知道呀！对吧？（肖武旭：嗯。）所以说这个不是主题，而且这里面你也没有谈出神说的路是什么呀！然后你又说，将来用智慧来推开，这是不是神让咱用智慧来推开呢？这是不是一个错误呢？需要不需要用智慧呀？这存在不存在实行真理？如果你没有具体的实行路，那你在家看的这些真理看的是什么呀？你得真理，那你看神话得有路呀，你没有路你不是白看吗？神是给人路的。就像你刚才说的，“咱用智慧”，就从这一句话来看，你就没有良心，人家带你犯罪呢，你用智慧，这是不是羞辱神呀？用不用智慧？你所用的是智慧，那你说的这个智慧是不是一种圆滑诡诈的表现？是不是对他的一种欺骗？（肖武旭：嗯。）神要不要呢？（王静：这个里面说的是知恩图报这个词，这就是一种撒但败坏人的词。这个词就是，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图报，社会上他没有细挖知恩图报这个词，人都把知恩图报当作正面的，谁会知恩图报，谁就是好人，把这个当成了正面人物。你看这个人，谁谁当时帮助过他，他现在是怎么还报的。）单说这个知恩图报，不能作任何评价。知恩图报这个没有什么贬义，那你说知恩不报吗？（王静：后面神交通说，“比如，一个乞丐在快饿死的情况下被一户人家收留，这家人供他

吃、供他穿，培养他习武，学习各种知识，等他长大之后就把他当作赚钱的工具，让他去作恶、去杀人，做他所不愿意做的事情。如果从他所受的恩惠来看，他被救活了这是一件好事，但是从他被迫无奈做的事情上来看，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是恩还是仇哪？（仇。）但是，在知恩图报这种传统文化的熏陶之下，人就分不清楚了。从外表上来看，他作恶坑害人、做杀手是不得已，一般没有人愿意作恶杀人，但是从这个人内心深处来看，他能受这个主人的指使去作恶杀人，这是不是也有报恩的意思啊？尤其是在知恩图报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之下，人心里不免就会受这些思想影响、支配，他做事的方式方法还有做事的意图、出发点肯定受这些东西支配。临到这事，首先他想到的是什么？‘我是这家人救的，这家人对我有恩，我不能忘恩负义，我得知恩图报。我这条命是他们给的，应该为他们献出来，他们让我做什么我就应该做什么，不管做这件事是对还是错，杀的人是好人还是坏人，我不管那些，我就只管报恩，这是人该做的。做人就应该知恩图报，这么大的恩如果不报答，还能称为人吗？’所以，这家人每次让他杀人、干坏事，他都能义无反顾，没有任何质疑。”（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什么是追求真理（七）》）这就是知恩图报，就这个词就把他控制住了，所以你就能为他杀人，能为他干啥。如果你没有分辨的话就这样去做了。就是说，你看大部分人就为了这个知恩图报，“因为人家救了我、帮了我，对我这么好，那我就得豁出命地去干去”，就这个。所以后面解剖的是，如果他让你为他卖命，你去不去啊？他让你作恶杀人，你去不去？这个里面就说的这个知恩图报，他有了恩情他就能这么去做。）单单说这一个词，不是说这个词有问题，“知恩图报”，你说如果一个人连知恩图报都没有的话，这还是人吗？是不是人？如果说你知道恩还不报，那你是不是人呢？不敢说了。（肖武旭：这个感觉就是有恩了咱肯定要报，但是这里边有一个程度。）那你就不能说人家这个话是错的，神说知恩图报是因为人思想里边有一个知恩图报，在良心的背景之下，然后被捆绑、被迷惑。就好比有人说“你得知恩图报，我那个时候救了你了，今天你就得为我卖命。”“今天让我去为你卖命，为什么会这样呢？那你当时救我的时候是不是就是为了今天让我为你卖命呢？你是不是利用我呢？那你当时救我的时候，你的存心目的是什么？你并不是为了救我，你并不是为了施恩于我，你是想利用我达到你的目的，那你是邪恶的。”如果有分辨、有认

识的话，“我不会上你的当，当初你救我，你是想利用我，你不是施恩于我，你不是施恩于我，我完全可以不用报，我不需要为你去卖命。你能够说出这句话让我去卖命，反而就证实了你的狼子野心，当时你施恩于我，你不就是为了利用我，做更大的买卖？你想用一分钱的投入，获取一百块钱的收入。你用一分钱把我迷惑住，把我养大以后，让我把一百块钱献给你，那你还是恩吗？知恩图报，我知道你对我有恩，我应该图报，但你不能拿上一分钱给了我，然后让我还报给你一百，这就是你在骗我。如果我没有分辨能力，那我是不是就上当了？”这是不是就是撒但的捆绑、控制、迷惑？（肖武旭：嗯。）“是我不能让你给迷惑了，准确地来说就是，当时你就是在骗我，你就不是为了施恩于我，你既然不是施恩于我，那我就不需要还报。”反过来聪明人是什么呢？“好了，你今天没有让我去卖命的时候，我还以为你是施恩于我，我就应该图报。但当你说出这句话的时候，狐狸的尾巴露出来了。原来你施恩于我，你是为了利用我，不是像我父亲一样施恩于我，我的父亲施恩于我，是不会让我去卖命的。今天你能说出这句话来，就证明你是骗子，你当初那样对我，就是为了今天来骗我，那我不能让你骗了我。”是说人的这种诡计，并不是说这句话有问题。还记得我刚开始问你什么话了？（肖武旭：你问我是在实行神话吗？）“你是在实行真理吗？你是在实行真理，那你的路是什么？”是吧？（肖武旭：对。还有“和真理有关吗”？）你现在看有关吗？在你这里说知恩图报，就是“我不应该知恩图报”。你不应该知恩图报，你就是狼，你就是没有良心。知恩图报，你得有报恩的心，但是你得去分辨、得有认识，不能让人家把你迷惑了。如果连知恩都不报的话，那就是没有良心的人，神可能要你吗？神能让你做一个没良心的人吗？那不就是背叛吗？所以说，这里面你没有路，你也没有真明白神所交通的意思，那你吃喝的是什么？反过来，你连神真正交通的主题，你都没有搞清楚，你怎么吃喝神话的呀？你吃喝神话是按照你的一厢情愿去吃喝的，是根据你的意思去吃喝的，就是神举了一个事例，你也只是在这个事例里边，你根本就没有从灵里面去看，神交通的这个主题是什么呀？什么是追求真理，这是标题吧？（肖武旭：嗯。）在什么是追求真理里边交通了传统文化、德行的话题，其中有一条，知恩图报，这个知恩图报是说你得在这里边去分辨。刚才说的这个知恩图报，为什么人都走不动呢？就像父母养活大你了，因着父

母有要求，你能不能信神呢？父母让你干什么呀？让你念大学，光宗耀祖，父母让你去伺候他，你该做什么呢？光宗耀祖吗？侍奉他？这是不是已经超出了你的使命？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使命，所以说神让你分辨，是让你在这里面去认识每一个人的使命是什么。你来到这个世上，不是你父母对你有多少恩，父母养活孩子，那是父母的一个责任，他不是施恩于你，那是神给他的一个责任，他就应该，是必须的。孩子就应该孝顺父母，这是神给人的一个责任，是人活在情感里面该有的一个知恩图报，神是让你把这个东西放下，为什么放下呢？你这个东西放不下，你来不到神前，这成了你里面的一个拦路虎。就好比现在五六十岁的人，把他的孩子照顾大了，又有孙子了，可是神家需要他尽本分呢，他有时间吗？能出来吗？他的孙子得上学，得接呢。儿子、儿媳得上班呢，孙子谁管呢？这是当奶奶的、当爷爷的出不来。当孩子的呢？当孩子的说，“神让我尽本分呢，我妈在家呢，我爸在家呢，他们把我养活大不容易，我不能让他们再受苦，五六十岁了还让他们出去自己捡破烂生活去，然后我在这里尽本分。如果我在外面上个班挣个钱，给父母，他们就能有个好的生活，或者我在父母跟前，为他们养老”。你知恩图报，这不是正常人该活出来的吗？可是你这么一活，你的这个思想，你的这个观点是不是和神打架的？（肖武旭：嗯。）那你还是受造之物吗？那你还如何追求真理呢？什么是真理呢？做人做事，看人看事，敬拜神的准则，这是真理。就是这一件事，你该怎么去看，你该怎么去做，你该怎么去敬拜神，这里边的一个看事观点，这就是真理，人活在这个里面，人没法追求真理，活在自己的观念里边，“我父母养活我这么大，我不要管吗？”你怎么解释？你解释不过去呀。“孙子念书呢，孩子上班呢。孩子上班，得养活我，得养活孙子，我们一家老小要吃喝，他能不上班吗？不是我不尽本分，不是我不预备善行。”你说，都这样的话，那神的工作还能成就吗？还能有人来寻求神吗？就像神交通的怎样追求真理里说的，放下、投入。放下什么？放下你的肉体，放下你的观念想象，放下你的错谬理论。投入，在信神这边投入，是让你放下这个，然后拿起那个，尽上你该尽的本分。而你吃喝神话，连主题都没有，那你再吃喝神话，你吃喝的是什么呀？神让你放下，你放下什么了？你放下的是在人来看世上的一个好行为，你就是放下了，那你拿起什么来了？你拿起你也没有原则。你刚才说，“人家再提出来了，我用一个智慧，婉

言谢绝”，那是不是一个诡诈行为？在神家允许有诡诈的行为吗？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这个事是我做的，我做；这个事不是我做的，我就不去做。这个忙，我能帮，我就帮；不能帮，我就是不帮，不是我该帮的忙，我就不帮”，用不用用一个智慧呢？你所说的智慧是不是就是骗呢？那别人怎么看呢？还要让外邦人给你竖起大拇指呢！怎么竖呢？别人会认为“哦，临到你用我的时候，我帮你，我用你的时候，你就这儿有事，那儿有事，你就跑了，你这还是人吗？你还信神呢？你信的神在哪儿呢？”咱没有原则，那有原则是什么呢？“我帮你能行，你做什么了，让我帮你？你追求真理，生活所需，我手头有的，可以帮你。你要是让我去犯罪，让我帮你犯罪，让我替你犯罪，让我替你卖命，不可能。”这就不是一个智慧，这是拒绝，是拒绝！是明说！让他看见以后蒙羞。如果他给了你十块钱，然后他要从你这里拿一万块钱，你可以给他直接点出来，“你帮了我多大的忙，是，我当乞丐的时候，你给了我一个馒头，因着这个馒头，我活下来了，如果没有这个馒头的话，我活不下来。对我来说，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可你给我的就是一个馒头呀，当我活下来的时候，你要让我当你的什么，当你的刽子手，让我帮你去杀人，那你做了多大的生意呢？”你可以说，“当时你给了我一个馒头，你说‘我救了你，你今天应该帮我，二倍，三倍还我，贷上款还我’，这个可以。今天就不要说几年了，十倍，二十倍，五十倍，八十倍，我给你，我借你馒头还你馒头，我报你的恩，或者你有什么事了，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我帮你。但我不可能去犯法，我不可能去卖命呀，卖命的事，犯法的事，我不可能做，超出了你给我的，我不做。你这不单单是让我知恩图报了呀，你这完全是在我身上搞交易呀！你这是‘割韭菜’呀！”你能不能和他明说呢？（肖武旭：嗯，这应该是明说的。）你明说了，撒但蒙羞了，他不会见怪你。如果他要利用你，你把他蒙羞，丢他的人，识破撒但的诡计了，他看见了，你也不欠他的，他看着你还是感恩于他，只不过是他要得太过分了，是他过分了，这是不是一个做人做事、看人看事的准则呀？而你在这里看了神话以后，你的准则是什么呢？你还是用智慧。敬拜神的准则，今天就是他有恩于你，你欠了他了，今天神来呼召你，你怎么呀？你说“神啊，我这边还有大恩，当时人家可是救了我了，今天人家对我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我得给人家做到。当时人家把我当干儿子待呢，我在人家那里生活着呢。可现在人家病了，躺

在床上快死了，人家要是死了，他没有儿子，没有给他戴孝的，人家让我给他戴一下孝，就是让世人看一下。神啊，我也不敬拜他，我就是戴上应付一下。”你说你恩人给你提出的要求不高，咱就不要说戴孝了，就说你恩人在这里需要你伺候呢，也可能说是感情上的，也可能说是物质上的，可神的工作在那边等着你呢，等着你传福音呢，等着你扩展福音工作呢，那边有几个大将等着你呢，你做哪个呀？神检验人是要让你选择的呀，那边是大恩人，这边是神，你在这边拒绝大恩人，恩人会怎么看你？世人会怎么看你？忘恩负义。放下神这一边的本分，你去侍奉你的恩人，世人怎么看你？世人给你竖起了大拇指。但在神那边怎么看你，你这还是不是人呀？白白呼吸着神给你的一口气息，依然活在撒但的权下，你称谁为大呢？行政都没有守住，诫命都没有守住，人应该尊神为大，可你在这里尊谁为大呢？神说的话不管用，你的恩人说的话管用。撒但在那边嗤笑了，这边是羞辱神了。撒但为什么嗤笑呀？在撒但那边，这本身就是一个试探。从良心理智来说，你再大的恩人，他是谁？（肖武旭：他是受造之物。）他是受造之物。你再大的恩人，他在你身上再施多少恩，是他愿意吗？就不要说他了，就说你的父母，他给了你再大的恩，再付出多少的恩，你感激的是肉体的父母。可你忘了神啊！你是从哪里来的？你是赤身而来，把你放在一个乞丐家，那是神说了算；把你放在一个万贯家产的家里边，那也是神说了算，那是神的一个安排。把你放在一个家庭里边，你是一个病秧子，一身的病，父母为你跑断腿、累断腰，给你看病，你看见父母在你身上付出了多大的心血代价，你看见的是父母在你身上付出的心血代价，可实际是什么呢？他为什么在你身上付这些心血代价？对她个人来说，那是她的孩子，是从她身上生下来的一个孩子，从个人来说，她是情感。用实质来说，她是在完成她的任务，那是她的任务，那是她的义务，那是她的职责，神给她的职责，神交给她的托付。那你感谢谁？（肖武旭：感谢神。）你之所以一身病，病秧子，父母带着你东看病，西看病，东借钱，西借钱，付出了他的一生，做在你身上，你肉眼看见的是你父母做在你的身上了，但背后一切都是神的主宰与安排，神怎么主宰、安排的呀？神给你安排了一个命运，你就是个病秧子。神可以给你安排在一个没良心的冷血动物家庭里，可以给你安排在一个有正常人性的家庭里边，也可以给你安排在一个情感特别重的家庭里边，三个不同的家庭里边，你所受到的

待遇是不同的。这个不同的待遇是从哪里来的？是你的父母吗？是神的安排，你要感恩于神，神只是借着这个人给了你。你之所以得到一切的温暖也好，物质也好，源头是来源于神。他们只是一个什么呢？世上人说的什么呀？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你父母就是借着给你送花，他手里留下余香，这是你对父母的一个感激。这是你看不见、不明白、不知道神主宰，不认识神的时候，你感觉是父母的恩情。从灵里面看，是神给你安排到这个家庭，神可以让乞丐当你的妈，也可以让没良心的狼当你的妈，也可以让情感重的人当你的妈，神说了算。所以说你欠的是谁？（肖武旭：神。）不管是当妈的还是当爹的，他在你身上是完成一个职责与任务，他有情感，他对你亲，这个不是假的，但这是神的安排、是神的主宰。知恩图报，你报谁的恩呀？应该报神的恩，还是应该报你妈的恩？（肖武旭：应该报神。）神交通说恩典时代，让你孝敬父母，神没有作这步工作的时候，那你就应该孝敬父母。父母怎么对待你的，怎么把你养大成人的，你应该孝敬父母。但是当神这边有事，呼召你的时候，你告诉我说，“我还得孝敬父母呢，顾不上尽本分，我小的时候父母可是对我好呢，我对不起我的父母。我小的时候在病床上，父母怎么看我的，今天我的父母躺到床上了，我能放下父母，敬拜神跟着神走？”这是不是大逆不道呢？所以神说，当神不呼召你的时候，你可以孝敬父母，也应该孝敬父母，也必须孝敬父母。但是当神呼召你的时候，那就不能以孝敬父母为主了。你在闲暇之余，在不影响尽本分的情况下，不影响神呼召的情况下，你可以孝敬父母，这是一个理智、良心的问题。如果这个你做不到，那你就是没良心、没理智。就是说，你妈和你都是一个受造之物，一个蛆虫，一个粪土，在神面前那就是蚂蚁不如。刚才说，从灵界实情来看，实际情况是这么一个情况。你再用一个结果来看，如果你这么做，会有什么后果？你说你父母病了，你为了报答父母，你离不开父母，父母也离不开你，所以就拒绝尽本分，那神会怎么对待你呢？你孝敬父母，你给父母看病，你父母的病就好了？你就安全了？你来神家尽本分，来完成神的旨意，顺服神的话了，你父母就注定得死亡了？就注定无路可走了？那如果你这么悖逆的话，神会不会给你一个环境让你碰得头破血流呢？你父母病重了，本来让你出来的时候，你父母还能顾得了自己，如果你这么悖逆的话，神会让你怎么呢？“你愿意伺候你父母，那你就伺候吧！”原来你父母还能自理呢，

最后连生活都自理不了了，理智不清楚了，成了植物人了，你好好伺候吧！让你碰得头破血流，最后连你自己都活不了了。“来，你不是说你行吗？你不是说你小的时候靠你妈了？你妈老了的时候靠你呢，养儿防老了。你防一下试试，我看你能不能防。”神会不会用事实让你去认识一下？当父母的在床上躺着呢，给你来个残疾，行动不了，我看你怎么伺候，让你清醒清醒，这个很有可能。这是在神对你是拯救的情况下，对你有管教的情况下，神才有可能做这个事。如果神在你身上不感兴趣，神不要你了，神有可能不搭理你，可能你会生活得很好。你什么知觉也没有，那是因着什么？那是神把你搁置了，搁置了好不好？（不好。）为什么？（……）搁置是你当下没有知觉，当下你肉体享受了，但当神作工结束了呢？可能不可能和你算账呢？新账旧账和你一起算，神赐福你多少就要和你索取多少，这是从一个结果来看。从良心理智来看，从这个结果来看，咱实行的时候该怎么实行？就像亚伯拉罕，神那时候说，“亚伯拉罕，你把以撒给我献上吧”。亚伯拉罕说，“以撒是我媳妇生的”，如果亚伯拉罕不献以撒，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就不要说亚伯拉罕不献以撒了，就约拿给尼尼微城的人传达一下话，“再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告诉他们一下。约拿说什么，“你都要让他倾覆了，你还告诉他干嘛？你直接倾覆就行了。路太远，我不去”。悖逆不去，“我有家庭呢、我有父母呢”。他不去最后怎么样？最后进了鱼肚里了，面临死亡。在面临死亡的时候，说“神啊，我去我去”。那是在律法时代发生的事，现在是话语时代，国度时代，是爱神的时代，怎么可能再出现这样的悖逆之子呢？你这么悖逆怎么可能让你进鱼肚子里再出来呢？要么直接惩罚，要么不搭理，最后让你做一个演员，让人们在你身上看见神的公义性情而已，你作了个衬托物，因为你什么都知道了。这叫什么？这叫实行真理，真理你再有多少，不要说你不明白了，就即使说你明白了，你明白的也是字句。你没有实行真理，你就得不着真理，得真理是在你实行真理的过程中，是在实行真理以后你才得着真理的，你不实行真理就得不着真理。所以说，敌基督说什么呀？“我什么都明白，就是实行不出来。”正因为什么都明白，他才实行不出来。他是一次实行不出来吗？是一次、两次、三次，次次都实行不出来，最后他什么都不知道，还说了一个“我什么都知道”，他知道的是什么？他知道的是字句，实际大于一切理论，你相信吗？你现在是处于什么状态？你知道了吗？从

我这个交通里面，你能听出什么来？我交通的是什么呢？能听出什么呢？（肖武旭：搁置。）你现在的情形是什么？你知道吗？（肖武旭：消极。）怎么成了消极的呢？（肖武旭：觉得自己的病有点严重，需要治疗，自己就是陷在病里面了，有点消极，就是不想去实实际际地去做一些自己该做的事情。）你因着病，你活在了想象观念里面，你信神，你活在了自己的想象之中信神。怎么说想象呀？神告诉你，“实际大于一切理论”，你和我说的是，“这几年的实际，我看不见一点理论”，你想干什么？“我得好好地补足理论”，咱放弃了实际。什么是实际？什么是理论？能不能搞清楚？实际就是，你得把神话带到实际生活当中，成为你的生命，把神话在实际生活当中活出来，神话成为你的座右铭，神话能掌管、控制你，没有话不做事，这叫实际。什么叫理论呢？讲字句道理，没有一点实际，和实际不对号，生活中没有神，就是做什么事，和神不挂钩，只讲理论。就像你今天下午谈的这个知恩图报，只是说了说字面意思，真实的含义还不知道，神的心意不知道，路还不知道。

追求字句藐视有实际的人（二）

肖武旭，你说咱尽了几年的本分，没有吃喝上神话，那咱为什么没有吃喝上神话？什么原因？该不该寻求？神说，有的人说“我跟随了神多少年，我得着什么了？”听过这话吧？（肖武旭：嗯。）神说得着什么了？你问过自己得着什么了没有？你得着什么了？（肖武旭：去年的时候老是在外面尽本分，我自己也想呢，“尽了这么多年的本分，这就是自己得的？”可是感觉自己的生命没有长进。）为什么呢？还不就是因为神话和你的生活没有结合起来吗？我交通的你听进去了没有？你按照我交通的意思走了没有？我解剖别人的时候，你有没有和自己对号？我解剖别人的时候，你就看了一个笑话吗？从他们身上，你看到路了没有？（肖武旭：可以说是模模糊糊的。你也提醒我了，不是光尽本分、光干活就能得着真理、得着生命。那个时候感觉自己就是在实实际际地做呢。虽然当时干活的时候感觉挺痛快，不需要考虑那么多，顺服地干就行了，但是在这里面就感觉缺好多东西。）咱返回来说，有人说“我得着什么了？”神没有多说什么，神就说“你跟随神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有走，这是不是你得着的？”（肖武旭：嗯。）为什么呀？（肖武旭：觉得出力干活就是……）你是哪年信的神呢？（肖武旭：我是2002年信的。）那你是老信徒了。2002年到现在多少年了？（肖武旭：二十多年了。）二十一年了。耶稣那个时候说什么话了？“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太24：13）你忍耐了没有？耶稣说的“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跟神所说的话“你跟随神这么长时间，你到现在还没有走，这就是你所得着的。”这两句话相吻合了，但是你看见了没有？（肖武旭：没有。）因为你现在消极了，你想跑腿，所以你看不见这话。为什么说到现在你没有走就是得着了呢？到现在没有走的人，他为什么没有走呢？你寻求了没有？你消极软弱了，你走不动了，你看见刘强消极不消极？你看见其他人消极不消极呢？他们为什么没有走呢？发现了没有？按道理来说，应该是刘强先走呢，不应该是你走呀，对吧？为什么呢？我对刘强修理对付得多、揭露解剖得多，他感觉太丢人现眼了，而且刘强越看越看到自己不是个人，他看见自己不是个人，该不该走了？按理来说，他是不是该走了？你不应该走呀，你为什么能走？从外边来看，你应该是留下来

的，因为你的外表言语、行为比他们强多了。你看沈屹，沈屹还没有走呢，你就先走了。从你心里边怎么想？是不是沈屹该走呢？沈屹该走，不应该是你走呀。你之所以消极，是不是也是这些原因呢？（肖武旭：不是。我心里感觉我好像从开始走到现在绕了一圈又回到原点了，给我的是这种感觉。）回到什么原点了？（……）咱先讨论为什么别人没有走。人要想蒙拯救得有两个感，一个是惧怕感，一个是羞耻感，人有这两个感觉就能蒙拯救了。如果人有这两个感，他就不敢走。惧怕感，看见神了，看见神的威严了，看见神的烈怒了，他不敢走，他害怕。羞耻感，看到自己是个什么东西了，看见自己就是个魔鬼样，看见自己对不住神。他看见了自己的魔鬼样，看见了神的高大，看见了神所作的工作，就是看见了神、看见了神的性情，他敢走吗？地震、瘟疫、饥荒，他敢走吗？卡着他不敢走。再一个是什么？又看见了神话的应验，看见了神，再有异象，异象就是路，有异象就看见了前面的路，前面的路是清晰的。他自己认识了自己，也看见了神，他知道他留下是什么结局，走了又是什么结局。所以说，在咱家你看见哄过谁？没有哄过谁，都是打着，揭露解剖、修理对付，没有哄着，也没有卡着，人是自由的，想走就可以走，没有人强拉硬拽，可是没有人敢退去，这不是神迹吗？而他们不退去是因为什么？是不是看见了异象？前面的路他是看见了，神的怒气他是看见了，自己所走的路、自己的悖逆他是看见了，他害怕。他认识了自己，认识了神，还有异象，认识了前面的路，他能跑吗？他不会跑，也跑不了。你之所以消极，是因为什么呢？异象模糊了，没有惧怕感、没有羞耻感，走不动了。

（肖武旭：我感觉我现在的信心还没有以前的信心大呢。）对呀，因为你没有看见自己，你没有看见神。你为什么没有看见？因为你没有寻求，你满足于现状，你信的不是神，你信的是渺茫的神的形象，你信的是天上渺茫的、并不存在的、任你摆布的那位神，你是一厢情愿，你就没有往信神的这条路上走，你怎么能走得动呢？你的动力在哪儿呢？神说："我定规一个人的归宿不是根据其年岁的大小，不是根据其资格的老幼，也不是根据其受苦的多少，更不是根据其可怜的程度，而是根据其有无真理，除此以外别无选择。"神不看人年岁的大小、资格的老幼、受苦的多少、可怜的程度，神不看这些，神看的是

人有无真理。可你看的是什么呀？你看的是外表的言行举止，你不是根据人有无真理来衡量，你是根据人外表的言行举止来衡量。你用这个衡量标准来看，咱家都是什么人呢？“越来越不像话了，沈洋也进来了，沈屹还在这里，这都是什么人呢？康磊又是什么人呢？”（肖武旭：我倒不是看他们这个。）你是不愿意面对。你欣赏不欣赏你自己？（肖武旭：我也不欣赏自己。因为很多时候，自己做事都是按照自己的心思意念去做的，没有真正地去寻求神的话。我在这里边最主要看到的是什么呀？咱们所有人都没有真正地进入到神话里面。）对吧？这是不是我刚才要和你说的话？你之所以看见了沈洋，看见了沈屹，看见了康磊，你看见了什么？“这就是国度建造？这就是神家？”（肖武旭：不仅是他们。）不仅是他们！是吧？（肖武旭：对。）不仅是他们！就是说，你看见更多的人，你看见每一个人都是魔鬼，“这是什么国度建造呀？这是魔鬼的家！”但这个话你不能说，你心里面是看不起他们的。你是什么？你文质彬彬的，让你干活儿，“我就是有病，我干活儿也不输于任何人。从外表的言行举止来看，我不比哪一个人差，我和你们不是一类人”，你看不起他们。在你这儿，你的衡量标准是根据外表的言行举止来衡量的，你感觉你文质彬彬的。可是神看不看这个呢？世上文质彬彬的人多呢，神有没有要求人要文质彬彬的呀？神要的不是外表的好行为呀！你说你前两年尽本分得着什么了？在你所尽的本分上，别人不敢说其他话。（肖武旭：不是，也有很多的失误在里面。）现在不是说你有没有失误，而是说你根据言行举止来看人的人品，你是根据人品来衡量你与他们不是一类，你是因着这个产生了消极，最后对神家失去信心、失去希望。在你心里想“我追求的就是这些？我就是和这些人在一起？”主要是怀疑“这是神家吗？”（肖武旭：不是这个，从我心里面想的是，他们都没有进入到神话里，我自己就是尽量往神话里面进，我不能跟他们一样一直这样。）对吧？你说的这个和我说的是不是一样的？（肖武旭：嗯。）你尽力往神话里面进，你认为你是进了神话里面了，你的言行举止有一个基督徒的形象，他们一个个没有进入到神话里面。这和我说的不是一个意思吗？（肖武旭：不是。他们不仅是不进入神话，而是连进入神话的这个门都没有挨着，可以说他们脑子里就没有那根弦。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不考虑神喜欢不喜欢，他们都不考虑这些东西。在我来看，出了事情的时候，他们都是凭着自己的性子去做

很多事。）对。那你说的和我说的是不是一样的？就是说，你是不是觉得你做事是根据神话衡量以后才做的？（肖武旭：我倒没有说这个。我是说最起码我还会想，我做这件事的时候，想想神怎么看，想想神喜欢不喜欢。或者说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偶尔还能够进入。可是我感觉我和其他人接触的时候，不管他们说话还是干什么，当你解剖他们的时候，我感觉他们好像就不进入，他们连进入的路途都不知道是什么。当你说了以后，刚开始他们能实行上两三天，但过两天在做事的时候就又没有了，又按照自己的性子去做了。在我心里他们是属于这个，我看到这样的情况之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才能帮助人家，我只能找自己的进入，就是不管临到什么事情，尽量考虑考虑这件事情神的心意是什么，我怎么做能够满足神。从这里面我感觉到他们好多人就不去考虑，可以说这是咱们这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你看见他们的言行举止，你是不是就消极了呢？（肖武旭：也不是因为他们消极的，而是这段时间我感觉这么几年下来我好像又回到原点了，还没有以前的劲儿大呢。）肯定没有原来的劲儿大呀。（王静：主要是你对工作也失去希望了。）原来，也就是你刚来的时候，你看到这是国度建造，是拔高的，你是向往美好的，可是几年过后，你看到它连教会建造都不如，你怎么能不消极呢？这是不是根本原因？（肖武旭：我是感觉我没有得到东西。按正常来说，如果咱得到的东西多的话，应该是信心更高了，可是我没有信心更高的那种感觉。）现在先不说这个，先说你看见这个情景以后，你的感觉是不是消沉的？（肖武旭：对。）是不是感觉走错路了？（肖武旭：路是没有走错，只是我自己没有得到，而且我周边的人也没有得到多少。）你自己没有得到。每个人是给自己信呢，不管他们是魔鬼还是邪灵，你进入实际就行了呀！你受什么辖制？那你为什么能不实行，能走不动呢？（肖武旭：这个我也不太清楚。）这不就是我刚才说的？你有自己的一个衡量标准，神看的是人有无真理，而你自己的衡量标准是看人外表的一个好行为。每一个人都欣赏自己，你也不例外，只不过是什么呀？你比较圆滑。你听我说这话伤感不伤感？（肖武旭：我倒是感觉我没有那么圆滑。）你的圆滑和别人的圆滑不一样，别人的圆滑是用各种手段贬低别人、显露自己，这是他们圆滑的表现。你的圆滑是什么？你对自己的形象特别注重，不管怎么，不能伤害了你的形象，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的形象，基督徒的形象、敬虔的形象。

你为了这个敬虔的形象，你包容、忍耐、理解，其实有一些东西你并不理解，你也包容不了，你都是克制、控制、压抑在里边。你为什么能这样做呢？因为你对自己的形象特别注重，你是为着你的形象在做事。我说得对不对？我说的和你说的其实是一个意思，但你不愿意伤害任何人，刚才我说你看见沈屹他们活出的都是鬼样，我一说这话你立马拦住我，“我不是那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你有你的意思，“他们是魔鬼”不能从你的意思里面流露出来，这个得掩盖住。我说得对不对？（肖武旭：我好像没有这个心思，我的心思里面就是不愿意伤害任何一个人，不愿意伤害别人。）那你说，我说的是不是？我说他们是魔鬼，这对他们是不是一种伤害？（肖武旭：这不是伤害，这对他们是一种揭露，是让他们往好的方向去走。）你看不起他们，这个是不是事实呢？（肖武旭：不是，我没有看不起他们。）那你的意思是你能看得起他们？（肖武旭：嗯。最起码人家是年轻人，而且人家能撇家舍业。）沈屹那样对待你，你能看得起他吗？（肖武旭：嗯。）你看着他有正常人性吗？（肖武旭：我看他不是看他有没有正常人性，我是看人家能够撇家舍业，而且能够……）我说的是，你能看得上沈屹的人性吗？（肖武旭：他这方面确实欠缺很多。）你敢说吗？“他欠缺太多，他人性不好。”你敢把你的态度流露出来吗？（肖武旭：我倒是没有考虑这些事情。）你敢说吗？（肖武旭：我是说人家年轻，而且能变化，说不定哪天就有一个大的变化。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只是能帮就帮，帮不了他，那就不帮了。我心里面想的是，他有时候虽然在工作当中看不起人，那也是人家要变的一个地方，以后说不定也能变，是吧？人都在变化的过程当中，不能说我现在看见他是这样的，就定规他以后也是这样的，他以后能不能变，那是他的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的时候也说说他。）那你的意思是，你对他是一种理解？（肖武旭：对，也算是一种理解吧。）你对他是一种理解、一种包容、一种憨厚、一种忍耐。（肖武旭：我能帮他就尽量帮他，可我的水平太低，我和人家比起来有时候还不如人家呢，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长处。像刘强，人家干活儿有力量，有劲儿，一个人顶两个人。我不是说小看人家，从我的心里面就感觉刘强虽然有倔脾气，有时候你解剖他，他爱面子，但我有机会能帮助他就帮帮他。）

你看到他的优点以后，你的反应是什么？（肖武旭：你不是总是解剖他嘛，我在后面也是能帮就帮，看到他有哪方面的问题以后也给他说一说。）你看到他的优点以后，你的反应是什么？刚才我说他们魔鬼样的时候，你说你倒是不这样看他们，你看见他们这个有优点，那个也有优点，那你看见他们的优点以后，你是什么反应？（肖武旭：我感觉人家有人家的长处，我就尽量按照弟兄解剖的这方面去帮助他，当我看到他的问题的时候，我就根据他的问题提醒提醒他。）这是你看到他缺欠的时候，你的反应，对吧？（肖武旭：嗯，对。）我问的是，你看见他的优点的时候你的反应，然后你跟我说的是，你看见他缺欠的时候你该有的反应，你是答非所问呀！那你看见他有缺欠的时候，你该有的反应有没有？你帮他了没有？（肖武旭：也帮了。）就按你说的，你说你要帮他们，可我没有看见你帮谁呀。你看见刘强是那样，看见沈屹是那样，你什么时候帮他们了？他们现在没有变，你现在该不该帮帮他们？你在家能待得住呀？你该不该去帮他们呀？该不该？你去帮了没有？（肖武旭：有时候我心里面想，我的水平确实太低，吃喝的神话太少，我帮助他们也就是在自己能看到的范围内去帮。）那你看见的你帮了没有？（肖武旭：看到的肯定帮啊。）我没有看见你帮呀，你帮了没有？别人帮助人，可以说是“我有多少帮多少，我帮助他的时候，我是有这个心、有这个态度去帮他了”。你嘴上说的是你要帮助他们呢，可我没有看见你帮助他们呀。如果你真是要帮助他们的话，你跟我说一下，“沈屹有什么什么问题，我帮不了他，你看看怎么给他交通交通”，向我汇报一下。或者在聚会的时候“我看见沈屹有一个问题，我想帮但帮不了他，你们大家看看怎么帮帮他，点点他。”或者说“我帮不了你多少，可我在这儿能看见你有这么一些问题。我只能跟你说个问题，但我解决不了，可我能看见你有问题。”这也算帮，你有没有这个？（肖武旭：没有。）那你没有这个算不算帮助呢？（肖武旭：就像我和刘强两个人在车上的时候，我有时候也说他呢。我看见他有时候说话、干活儿不太好，然后就跟他说一说。比如说那次他夸我呢，“你看你是城市人怎么怎么”，我说“现在村里人生活得比城里人还好呢，但是从神这儿看，其实咱们都是败坏的人类，咱们都是受造之物，所以说咱们的看法就不一样”。他说“哦，对，咱们都是受造之物。在神眼里来看，不管是城里人，还是村里人，咱们都是神所造的，都是受造之物。”他说的时候，他也能明白，

神在这里让人能够按照神的标准去衡量，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在他心里面的衡量标准就是城里人好，可在我心里面来看，村里的人现在比城里的人过得还好，所以说我们俩的观点都不一样，都有各自的观点，但是当我说应该从神这边来看的时候，他也能接受。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尽量让他和神有关系，把他往神面前带。有时候听到他说的话与神话不符，就给他提一提，把他往神话里面带。你解剖了他以后，他有时候认识不到，我就跟他说一说。他爱脸面，我们碰见了，在旁边没有别人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一说，害怕有人在，他面子上受不了。）那你的意思是条件合适了，碰上了，你帮帮他，你没有主动出击过。（肖武旭：这个没有。）为什么不主动出击？（肖武旭：我解剖不了人。）不用你解剖。主动出击就是说你看见他有问题，你看见他有缺欠，要救他呢，你救他的时候能不能说“我碰上了顺便帮帮你”？那要是碰不上，你还帮不帮呀？（肖武旭：人多的时候我也不愿意说刘强，他本身爱脸面，人多了以后，他能不能受得了？要是受不了的话，咱还得挨他的训，这样就没有意义了。）你帮不了，你也没有告诉我，你看见你处理不了，你也没有告诉我，那你的帮在哪里呢？你只是顺手帮忙的，顺手来帮帮忙。（肖武旭：对。）你没有看见“这是我作为一个信神之人该做的，弟兄姊妹有问题，我必须帮助，这是我的善行。”你没有主观地去作工。你平时没有主观地作工，这是咱做人的标准，咱做了没有？你平时的活出就没有实行真理，怎么能得着真理呢？就我刚才说的那几种帮法，你没有一个，你在这里只是给我辩解了一下，你说你在车上碰见他了，顺便说说他而已。这是说你看见他的缺欠了，碰巧遇见了，说了说，你没有主观意识地去帮助过他。

刚才我说他是魔鬼的时候，你说你不那么认为，你说你看见他是有优点的，那你看见他有优点的时候，你该有什么反应呢？（肖武旭：我觉得人家比我强。）比你强就完事了吗？（肖武旭：我的观点是人家比我强。）比你强该怎么做？（肖武旭：人家干活儿有力量。）干活儿有力量是比你强吗？（肖武旭：好多事情人家都能干得了。）你好多事情干不了？（肖武旭：嗯，我还不如人家呢，很多事情都不如人家。）那你看见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是什么反应呢？（肖武旭：也没啥反应。）这是不是一个做人做事、看人看事？（肖武旭：嗯。）咱

对什么有反应呢？你看见他的缺欠了，你是顺手帮一下；你看见他的优点了，你没啥反应，那证明了一个什么问题？你是不是信神的人？你把弟兄姊妹看作弟兄姊妹了没有？你把这个家看成是家了没有？你进入实际了没有？你是不是还在外边飘着呢？你就没有进入实际，那你怎么能得着真理呢？你就没有进入实际，那你怎么可能进入国度呢？那你所做的这个是不是完全就是一个帮忙的？你是帮忙的，你能得着真理呀？你是帮忙的，你能越干越有劲儿呀？你不消极能行吗？人家彼得看见别人的优点的时候是什么反应？人家是去效仿。你看见别人优点的时候，你效仿了没有？（肖武旭：没有。）你为什么不效仿？你看刘强，他不管受了多少羞辱，不管受了多少击打，人家有什么还交心、还谈，“我心里面有个……”，在遇到揭露解剖以后，别人弃绝他也好，人家的本分该尽还尽，就是哭着、流着泪还得尽本分，咱效仿了没有？你说咱走的是什么路呢？你走的是不是还是一厢情愿的路？（肖武旭：嗯。）任着你想象观念中的路去走，那就是人的好行为，“我做、做、做，我把这些做了就行了、就成了”。可做了以后，灵里不得安慰，没有任何收获，你在等日子。咱交通了《一厢情愿完全是与神背道而驰》，你看这篇文稿了没有？（肖武旭：看了。）咱是不是一厢情愿呢？活在自己的观念想象里面一厢情愿，神能按照你的观念去作吗？这次下发的《神已公开显现》你看了没有？（肖武旭：看了一遍了。）那你看了一遍之后有什么感受呢？有没有感受？有没有想法？有没有？（肖武旭：没有什么感受。）你看了这话没有感受吗？（肖武旭：没感受。）那感觉呢？没感受，应该有感觉吧？什么感觉？（肖武旭：……）没感觉？连感觉也没有吗？那你怎么看的呢？你告诉我你在家补呢，你补的是什么呀？（肖武旭：通过你交通的，我感觉我只是光看了一下神话的内容，没有说正儿八经地揣摩神说话的目的是什么，没有这样去思考、揣摩过。我看神话的时候只是看神说了一些东西，和自己对对号，自己心里面想着这些东西应该转变转变，没有说是正儿八经地去揣摩神为什么要说这个话呢，没有好好地思考。）那你就是把神的话当故事听了听。还记得神那时候说的话吗？神说“我给你们讲了一个故事，你们就把这个当成故事听听，那就太可惜了！”（肖武旭：嗯，思考得还是太少。）我写了《神已公开显现》，就不要说你思考，就说你看了之后有什么感觉呢？你看完了吗？（肖武旭：上个礼拜看了一下。）忘了吗？（肖武

旭：嗯，就没有用心去看，就听了一遍，大概内容现在都有点记不起来了。）大概内容都记不起来了，那你说你在家干什么呢？（肖武旭：我心想它就是传福音用的。）就是传福音的一个稿子。那你说咱看的是什么呢？就算是传福音的稿子，你也应该有感觉呀！你说是传福音的稿子，那稿子上说的是什么？（肖武旭：……）

你现在信神不是在信神，你是在搞一种运动，还和在教会建造一样。教会建造那时候是跟随了全能神的一个名，现在你是跟随国度建造了，但跟随的依然是一个名，没有实际意义，和宗教场所、宗教信法没有任何的区别，你说你怎么能有力量往下走呢？你到现在不知道什么是信神。什么是信神呀？你好歹还传过福音，原来在教会还是福音执事呢，什么是信神呢？（肖武旭：神话说："真正的'信神'的含义是人能在相信神是万物的主宰的基础上来经历神的说话，经历神的作工，达到脱去败坏性情满足神的心意以及达到认识神，这样的历程才叫信神。"）这个历程叫信神，你有没有这个历程？一切建立在相信神是万物的主宰的基础上去经历，去经历呢！你和信神有关系吗？神怎么主宰的？为什么要有教会建造？为什么要有国度建造？现在是团体生活，为什么要有团体生活？为什么要尽本分？本分是怎么来的？是因着神的经营才有了本分。借着尽本分来看咱与神之间的关系。借着团体的生活，流露出来了每一个人的性情，把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放在了光中，让人看见自己是个什么，看见神又是怎么主宰人事物的。经历神的主宰，在神的主宰安排下经历神的说话，看神说什么了。神说神要引狼出洞、引虎下山，那神怎么引狼出洞、引虎下山呢？神给你摆设一个环境，给你一个本分，这是不是神的主宰？这是不是神的安排？今天就是我临到你了，肖恺诚临到你了，沈屹临到你了，这是不是都是神的主宰？（肖武旭：嗯。）得相信神的主宰，在相信神是万物的主宰的基础上经历神的说话。你看见沈屹了，看见他的人性问题了，神说什么呀？神让你去分辨、让你去认识呢。你和弟兄姊妹配搭怎么配搭呢？吸取别人的优点，他们有缺欠应该帮助扶持。把神话带入实际生活当中，神摆设了环境，"肖恺诚今天让我尽什么本分呢"，这是不是神的主宰？神主宰，"肖恺诚让我尽什么本分呢，我正好要去旅游呢，肖恺诚早不叫我尽本分，迟不叫我尽本分，正好我去旅游呀，本分就来了？"什么原因？这是不是神的主宰？神是不是要看你肖

武旭的态度是什么呀？（肖武旭：是。）这叫经历。神要检验你，神要引狼出洞、引虎下山。什么狼，什么虎呀？你的败坏性情。一边给你摆上真理、摆上生命，另一边是钱财、肉体，你抓哪个？两手抓真理，还是两手抓钱财？还是一手抓一个？这不是都一目了然了吗？你与神的关系不是一目了然了吗？这是不是看见自己是什么人了？让你经历神的作工，在经历之中让你看见自己，认识自己，认识神。神摆设了环境，肖恺诚给你安排了本分，你媳妇是让你出去旅游呢，你往哪走呢？你选择的时候，才正是神看你的时候，正是神检验你的时候，正是显明你的时候。你选择了前者，选择了情感，选择了肉体，那证明了什么？神在这儿看着呢，你的忠心在哪？你的顺服在哪？你受造之物的本分尽了没有？你配不配称为受造之物？这审判刑罚的话是不是来了？这是不是经历神的说话？经历神的主宰，经历神的说话，以此来发现自己的败坏性情，用实行真理来代替自己的过犯。该怎么实行？神要的是见证。就像强盗抢了约伯的万贯家产，还有约伯的妻子为什么会说那句话呢？不在神的主宰之中吗？撒但能临到约伯，约伯的妻子能说出那话来，那神就在那儿看着，看约伯说的是什么，看他是什么表现。还有亚伯拉罕，神让他把以撒给神献上的时候，神就看他能不能把以撒献上。那今天神就看你肖武旭选择哪一个，如果你这么去揣摩，这么去寻思，这叫经历，这就叫经历神的说话，经历神的作工。如果你临到这些事，时刻不去想，时刻不去经历，只管按着自己的意思去走了，走了还无所谓，还什么也不知道，那不就是一个外邦人的样子吗？那就不叫信神。外邦人他就不认为这是神的主宰，外邦人他也不去经历神的话，你和外邦人完全一样了。你认识还认识不到呢，你还脱败坏性情吗？可能吗？还能用实行真理来代替自己的过犯？可能吗？还能得着生命？可能吗？那你的归宿是不是就定了？你的归宿都定了，你外边再好的行为能代表什么？世人比咱行为好的多得是。

神拯救人有两条原则，还记得是什么吗？一个是神试炼人的次数，一个是试炼人的结果。神试炼人是有次数的，咱消极软弱多长时间了？神给咱摆设了几次环境了？神拯救人都是有次数的，耶稣的宝血流完了，再没有慈爱怜悯了。在这有限的次数里，你知道你还有几次机会呢？在这宝贵的次数里，神要看你的态度、观点，看你站在哪一边。

你站在撒但一边，你就是属撒但的；你站在神一边，你就是属神的，神要的是你的态度、观点。在人来看，是你的选择，在神来看，神看的是你的态度、观点。神说有两个保管祭物的人，一个人是把祭物保管好了，教会带领最后也拿走了，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按世人来说，他这个本分尽到位了呀。是，你是尽好这个本分了，可神说“我没有看到你的心呀”。另一个人也一样，也是在尽保管祭物的本分，但当本分一临到他的时候，他想的是，“神看着呢，神鉴察呢，我该怎么尽好我的本分呢？”人家能够想起来、能够认识到神看着呢，这是敬畏神远离恶的开端，才开始了！咱每天行事的时候应该想到“头顶三尺有神灵”，外邦人还说“头顶三尺有神灵”呢，咱应不应该意识到“头顶三尺有神灵”呢？神看着咱呢。当你去旅游的时候，当肖恺诚打电话跟你说今天有本分尽的时候，神是不是看着呢？神看着呢。如果说你想到神看着呢，你选择哪个？你心里不发生一场争战吗？这是不是一场生死战？神说：“信心就是一根独木桥，贪生怕死难通过……”，这是一场灵界争战，跷跷板，你在这件事情上是站在了哪一边？你为什么会消极软弱呢？一次又一次麻木，一次又一次麻木，最后你跌入了撒但的网罗之中，还没知觉，还不知道。咱知道了什么是信神，可你把这句话带到实际生活当中了没有？你去经历了没有？你去体验了没有？没有！而是按照你的意思去信神，“我就是在这儿干活呢，我干活得着什么了？”亚伯拉罕干什么了？亚伯拉罕就是举了一下刀。约伯干什么了？他妻子说让他弃掉神死了，他就说了一句话，“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哎！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做什么了？他就说了一句话。那咱今天干什么了？咱就尽了一个本分。人家一线的是见证神呢，人家是荣耀神的名去了，咱今天没有见证神的名，咱就是出了一个力。不在乎你干什么工作，而是神要看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就是喂鸡、喂猪也能得真理。神要检验你的心，你有没有良心？你的良心理智哪里去了？你从哪里来的？你该还报于谁呢？这些都得借着一个实际的环境来检验，咱经得住检验吗？你每天看见神是在检验你吗？你和我说你只是来干活儿，那你干活儿的时候就不想想“我干活的时候神看着呢”？你只活在自己的自以为是里面，自认为“我都做了，他们没做”。你信神和他们无关。

我写的《神已公开显现》，你看见我好像是把我的经历给你见证了一下，你在这里边仔细看一下，我写的也不是我的经历，我写的是什么？你看见里面说我的经历了吗？我写的是神的作工，我写的是神是怎么作的。我写这篇的目的是要把你带到神的作工里面，不是单单为了扩展福音，要是单为了扩展福音的话，那你就是把那些话当成了什么？当成了一个宣告。那你就是考古学家，考证一下神作工作到哪里了。你是考古学家，你要考证，就说让你看见了，神作工结束了你就蒙拯救了？考古学家去亚拉腊山上找到了方舟，考证那就是圣经里记载的方舟，还考证了方舟有多大。你考证了这个方舟就能证明你是信神的吗？你找着了、考证了，你就可以进方舟了？考古学家和信神没有关系。神究竟作了什么工作？2012年神作了什么工作？2013年神作了什么工作？2014年、2015年神又作了什么工作？即使你知道了，或者你告诉别人了，就证明你有真理了吗？你仅仅是知道神作什么工作了。那我跟你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我说“神话应验了，神六千年的经营计划今天成就了，神在二十年前说的话今天应验了”，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让你看见这些话是你经历、体验过来的，是你2012年经历过来的，谁都知道，这件事情确确实实发生了，神二十年前说的话确确实实是发生了，你是这么走过来的。在2012年以前，你是不可能知道2012年以后要发生什么事的。但现在咱们走过来了，看见神二十年前说的话，在二十年以后发生了。从中可以确定什么？可以确定这就是神作的，这是独一无二的神作的。有谁能二十年前说话，二十年后应验呢？有谁能主宰掌管了呢？看见神六千年的经营计划成就了，神作成了一班得胜者。有谁能在二十年前说出“因着我太爱脸面，我不愿意因着我的缘故把别人的‘铁饭碗’砸碎，所以我趁机退出‘厨房’，让别人也有‘出头露面’的机会”这话，二十年后事就按这话成了？基督说什么呢？“我怎么说话圣灵就怎么作”。根据你的经历、体验来看，基督的话说出来了，“因着我太爱脸面，我不愿意因着我的缘故把别人的‘铁饭碗’砸碎”，你看见了，整个教会的所有带领工人，祭司弟兄和神处理过哪个？也就处理过一两个。教会还没有洁净，敌基督还混乱，说三天黑暗，挨家挨户传福音，这些人都还没有处理，神就出国了，没打破他的“铁饭碗”呀。神出国了，这是不是走出“厨房”？2012年神出国之后，教会是不是更加混乱了？敌基督是不是为非作歹？神说：“我看你们这些人个个都挺危险，一旦下步工作一开始，没人搭理

你们，你们都得倒下。你们在一个地方带一个区或者带领多大地方，你们都得成为占山为王的响马。”（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明白道理永远代替不了明白真理》）咱今天体验了，你在原教会的时候，你敢惹带领工人？你敢说一句不好听的话？人家立马开除你、隔离你。这是不是事实？神说出的话一句一句都应验了，咱体验过，确确实实就是这么成就了，可以确定基督就是神。基督二十年前说出的话，圣灵就一步一步按着基督所说的话作过去了。“呀，肉体的基督、人子、话、灵是一，我看见了神！”二十年前神就说，神要的是诚实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诚实人少，别说诚实了，都够不上诚实人，神要的是老实忠厚的人，神拣选的人不是说有真理的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召进来人以后，诡诈人、污鬼、邪灵，乱七八糟什么样的人都有，但神只要老实忠厚的人，选上了以后才成全他。二十年前神就说：“我的国度都是要那些诚实、不虚伪、不诡诈的，世上不都是那些老实忠厚的吃不开吗？我正和他们相反，诚实人到我这里来就行，我就喜悦这样的人，我也需要这样的人，这正是我的公义。”（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三十三篇》）老实忠厚的人在世上是吃不开的，咱们经历过来了，老实忠厚的人都是憨憨的、傻傻的，在世上哪能吃得开？可是神要的就是老实、憨厚、对神真心无二的人。二十年前神就和你说了，神要的就是这样的人，但这样的人在世上绝对是吃不开的，这谁都知道，都体验过了。在教会里边再看，老实忠厚的人能行吗？老实忠厚的人在教会里边也不行。就神所说的这么一句话，在人来看就不可能成的事，今天怎么样了？老实忠厚的人，人家有真理了，人家能听懂神的话了，人家能明白神的心意了，还能揭开神话的奥秘了，圣灵就在他身上作工。借着神交通了《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把教会洁净了，把有真理的人见证出来了，把高举字句的敌基督、假带领暴露在光中酷晒了。当初所有人对敌基督、假带领没认识、没分辨，但经过十多年假带领、敌基督的带领、苦害，对他们有了认识，再加上神话的解剖，敌基督、假带领没有生存之地了。原来在教会建造的时候，花开得多么美丽，2012年带进来多少人，可如今呢？过去、现在、将来，现在就能看见，教会的人还有几个呢？花凋谢了，作工结束了，凋谢了！在教会建造连一篇经历文章也写不出来，花凋谢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到时候外国人要拥入中国来考察真道，考察谁呢？考察教会带领吗？人

家说“你见证见证吧”，他就说“神太爱人了”。可经历了国度建造，认识了神的作工以后的这些人呢？他们说什么呢？“呀，一言难尽，神作工太奇妙了！经历了审判刑罚，经历了神的作工以后，看见了神的奇妙作为，看见了神的主宰安排，看见了神的权柄，神是先有话后有事，就这么发生了。”谁也想不到三级机构就这么凋谢了，圣灵一收回什么都显明了，诚实人掌权了，墙头草、老好人自己把自己骗了、坑了，因着他们不相信神的话，对神话信不来，而走向了歧途，撒但中了自己的诡计。他反过来欺负老实忠厚的人呢，神就知道。二十年前神就说：“若不是我提拔、我见证，你们仍然把我儿压在你们下面，仍然冷眼相待，仍然是把我儿当你们的仆人看待。这帮畜生！我一个一个地收拾你！谁也不放过！你们说，和一个有正常人性的人合不来，这些东西会是什么货？一点不假就是畜生！我简直一点看不下眼，若等着你们见证，早把我的工作耽误了！这帮畜类！简直没有一点人性！我不需你为我效力！赶紧给我滚出去！欺压我儿这么长时间，我一脚把你踩成肉泥！让你再野，让你再羞辱我！我的大功早已告成了，该返回来收拾这帮畜生了！”（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一十六篇》）带领工人见证众长子吗？神说了不用他见证，他想见证也不要他。神选择谁见证？神说：“见证我儿便是对我的敬畏，见证我儿便是满足我的心意。不要只尊重当父亲的，而欺压做儿子的，这样的人是大红龙的后代，我不需这样的家伙为我儿作见证，我要把他灭于无底深坑。我要让忠心、诚实的效力者为我儿效力，其余的人都不需要，这才是我的公义的性情，才足见我是圣洁无污点的神自己。”（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一十八篇》）神就要忠心、诚实的效力者来见证众长子。用忠心、诚实的效力者来见证众长子，就是来羞辱那些带领工人的。你再看现在国度建造里面有谁，有高级带领吗？在国度建造里面的是谁？一个个都是你看不起的人。沈屹是什么人？沈洋是什么人？康磊是什么人？咱自己又是什么人？这都是啥人呀？教会里面开除的渣子，什么都不是！就这些人能跟随国度建造？天翻地覆、排山倒海的变化，这是多大的神迹奇事呀！这是意想不到的事情要发生。神说在末世要有大批的人退去，神三十年前说出的话今天似乎就在你眼前，下一步就要发生。外国人一来寻求真道的时候，这边能交通出来生命，能揭露解剖，能修理对付，能把神的作工谈出来，能把神的奇妙作为谈出

来，还能把神未揭开的奥秘打开，可教会带领能谈出来什么呢？到那时他是不是无人问津？呀！神的每一句话都应验了，这不是神的作为吗？这不是神的权柄吗？神是怎么作成的？神先有话，后有事，看见神所作的了。神作工的原则是什么呢？哎呀！神的性情、神的行政，不可触碰、不可触犯。神的“喜”，神喜欢什么呢？神喜欢的东西肯定要让它诞生，还得永远地存在下去。神的“怒”，让神怒的事，肯定就是神不喜欢的事，肯定就不允许它存在，肯定是要毁灭的。就不要说神了，就人的性格还是这样呢，“我喜欢的东西，我放在掌中宝爱；我不喜欢的东西、讨厌的东西，我把它一脚踢出去，当垃圾一样扔了。”人的性格还是这样，何况神的性情呢？神作什么事情，都是根据他的性情去作，神的性情就是神作事的原则，神的性情就是神的行政，谁也不能违背，强制执行。神就让诚实人掌权，因为神喜欢诚实人，喜欢有正义感的人。神恨恶诡诈人，让诡诈人中了自己的诡计。“呀，我看见了神的性情！”怎么看见神的？神公开显现，难道就是等基督回来，看看基督长什么样子？看看基督有多高、穿的什么衣服吗？看看基督是男的还是女的？考证一下？看见神了，看见神的性情了，看见神的所有所是了，看见神所作的工作了。在神所作的工作中看见了神，看见了神的性情、神的行政、神的权柄。有谁能作成这事呢？只有独一无二的神自己。有谁能主宰万有呢？哪一个人不是神主宰着？谁逃脱了呢？从神拣选人到作成人，你都看见了，每一步都有神话在前面说，都应验了。你既然看见了神的性情，看见了神的权柄，你还走不动？你还敢不往前走吗？你看见了众长子就是神的爱子，你敢不跟随吗？神说：“以后，整个宇宙世界中，牧养众子、众子民的事都交托给众长子来完成，谁不能尽心尽意地完成，我必刑罚，这是我的公义，对长子也不放过、不轻饶。”咱今天还敢不跟随吗？你不跟随，那你还是信神的人吗？你还是信基督的人吗？从这里面就看见，“弟兄能把神作的工作见证出来。人家是怎么经历的呢？人家不也是肉体凡胎吗？人家还能把神说过的话和事实去对号，一对号就看见神了。人家实际经历了，看见神话了，我也看见神话了，我也经历了，我为什么就不能对号呢？这是不是弟兄给我带的一条路呢？神给我们立下了标杆，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效仿标杆、跟着标杆走呢？哦，这就是神给我们带的一条路，就是让我们跟着标杆走，让我们知道怎么进入神的作工之中。神的作工拔高了，原来是教会建造，现在是国

度建造，神把我们带到了神的作工里面，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去经历神的作工。”当每个人都能经历神的作工了，也能看懂神话了，神还用不用苦口婆心地和你说了？不用了。这个时候就怎么了？这个时候作工就结束了，神就开始加紧操练人，事实临及，用武力解决家庭纠纷。现在让你尽个本分，你离不开家，你说“今天我老婆说啥了，中午还得给老婆做饭呢，走不开，后天要去旅游呢，大后天还要送孩子呢”，这怎么尽本分呢？神的作工怎么结束？神的作工怎么成就？全宇的工作怎么开展？眼看着已经到这一步了，神公开显现了，已经到了定各类人结局的时候了。信与不信的本是两类人，怎么分呢？神怎样击打以色列民，就要怎样击打你们，神会不会来一个击打呢？“哎呀，看见现在好多地方都在抓人，这是不是神的击打要开始了？我该怎么选择呢？这是不是定人结局的时候？这是不是最后时期？还会有这个机会吗？”在最后时期，你是否能为神摆上？神说：“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为我在大红龙面前作刚强响亮的见证，最后一次为我摆上，最后一次满足我的要求，你们真能做到吗？以往不能满足我的心，在最后一次能‘打破常规’吗？”（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三十四篇》）如果你能在最后时期为神摆上，神说什么呀？过去的既往不咎。如果最后时期，你不能为神摆上，神说什么？神说新账旧账一起算。灾难马上就要降下，地震、瘟疫、饥荒、金融危机，还能听见打仗的声音，现在看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打起来了。以色列都打起仗了，面临着什么？神的工作彻底结束了！“我还敢离开？我有路了，弟兄给我交通的路我知道该怎么走了，弟兄把异象给我打开了，画面给我打开了，我对本分的态度神看着呢。”这是不是都是人该经历的？这功课多不多？功课太多了。进入这些功课和你干活儿打架不打架呀？（肖武旭：不打架。）干活儿影响你进入吗？不影响你进入。干活儿只能是把你带入到作工中，因着你干活儿耽误了你的时间，剥夺了你的肉体，形成了熬炼，熬炼中产生真实的信，只有在熬炼中才能真实地看见你究竟是不是信神的。你是一时的热心，是一时的伪装、克制、控制来到国度建造的，还是你真实就是来敬拜神的？你来这边尽了几年本分之后，感觉走不动了，回家了，这证明了什么事情？哦，原来你只是一时冲动呀，你是一时热心来尽本分呀，你根本不是良心发现这是你受造之物该作的工作，你不认为这是你该尽的本分。你尽了两年本分以后，感觉没希望了，回去了。不管什么原因，

你回去了，这证实了什么？你对神没有真心，你是克制、控制，是一时的，你对国度建造没有真实的认识，没有体验、没有经历，所以说你就站立不住，经不住风吹雨淋，一股风过来就刮倒了。什么事都能让你消极软弱，什么事都能使你跌倒。如果你真有体验、经历，你看见了，你就不敢了，也不能了，所以最终才能为神站住见证。只有借着这个熬炼才能看见人的真心，人也是借着这个熬炼才能产生真实的信心，借着真实的熬炼才能产生真实的爱。恩典时代是神爱人，到了末世，是让人作出一个见证来，是让人爱神，是用人爱神的这个见证来把撒但打败，让撒但蒙羞。你怎么爱神？用嘴皮子说话吗？得用事实。神说让你用见证作出来，怎么作出来呢？那边的肉体缠累放下，这边能顺服于神。这话能听懂吧？（肖武旭：能。）能和你对号吧？（肖武旭：能对号。）对号，有路途，再加上刚开始和你交通的人的良心理智，咱的良心理智在哪里？然后你所说的，你走的那个路，你吃喝神话那叫干什么呢？那完全是填饱肚腹的。真理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

现在有什么想法？今天你的心里话没有说。（肖武旭：没有什么想法，我感觉这段时间进入神话有点迟钝了。）你远离神了，你怎么能不迟钝呢？你配合到哪，神作工就作到哪，你不往上配合，神也没法作，神也不作了，神不赶鸭子上架。你不往上够，也不寻求、也不祷告。你肯定没有寻求、祷告，你要是有寻求、祷告不是这样的。神让你多来到神面前寻求、祷告，浸泡在神话里边，你也没有浸泡在神话里，你只是捎带听了一下，你活在肉体里边了，活在妻子、孩子、家庭里边，活在享受里边。神说："一时的享受会断送你的一生，一时的痛苦会迎来永远的福分"，咱得清醒清醒了。（肖武旭：嗯。）你从2002年跟随到现在已经有二十多年了，教会建造经历了，国度建造也经历了，到了最后时期了，结果你从国度建造里跑出去了？并且还不是被打出去的，还是自己退出去了。如果我不给你交通，你一天天就这样，最后是不是就自己退出去了？最后就连个仓鼠都不如。国度里面的最后一次审判，可不再是话语。你听了我这个交通以后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认识？（肖武旭：感觉是自己走错路了，该注重的没有注重，不该注重的反而注重了。）嗯，走上了歧途。你不是看神怎么作这个工作，看神怎么作，看神摆设环境神的心意是什么，而你是把眼

睛盯在了人上边，你怎么也看不懂了。你看我的经历，我搭理哪个人吗？我只看神怎么说。我把每个人都当作演员，他说的是正面的，是合乎神话的，那是神让他和我说话的；他所说的要是不合乎神的话，那他就是撒但的演员。现在还有什么想法吗？（肖武旭：现在扭转了，扭转了自己的这些思想观点、与神不相合的这些东西。）我写的《神已公开显现》不单单是为了让你在打仗的时候去给别人传达，而是让你把神的作工见证出来。（肖武旭：对。）对于外边的教会，那就是让他们看见神的作工、神的作工步骤。对于咱内部的人来说，那就是把你带入到神的作工里边，让你认识神的作工，进入神的作工，让你看看弟兄是怎么走的，弟兄是怎么经历神作工的，不是说单单就是为了打仗。（肖武旭：嗯。我看了这个之后，我第一反应就是“这是打仗的文稿，怎么还要再说一遍呢？”你今天一说我才感觉到，这就是事实一个一个地临及了。我太麻木了，我看到这篇的时候，好像是在看故事一样。）你就成了看故事的了，成考古学家了，就是考证了一下，这个事确实发生了，你和神没有任何关系了。咱人是一个主角表演，咱得进入到这个作工里边。（肖武旭：对。）神登山变像，众长子显现那就是登山变像。（肖武旭：对。）登山变像里边跟你说得很清楚，耶稣的重归那就是众长子的显现，你不迎接他，你怎么能欢送神回锡安山呢？等到神公开显现的时候，所有人都看见的时候，那就是神惩罚人的时候了，那时候你说你看见了，那其他人不也都看见了？那是定罪你的时候了。在他显现的时候，你干什么了？你起来见证了没有？见证就是在迎接神的重归。等神膏立、公布众长子之后，神的工作结束了，神回锡安山了。等神回锡安山的时候你看见了，那时候就晚了。

111　性情变化不能脱离现实生活

1　信神要想性情变化脱离了现实生活不行，你能在现实生活之中认识自己，背叛自己，实行真理，而且能在凡事上都学习做人的原则，学习做人的常识、规矩，这样你才能逐步有变化。你只注重道理的认识，只在宗教仪式中生活，却不深入实际，不进入现实生活，那你将

永远进入不了实际，永远不能对自己、对真理、对神有认识，你永远是一个瞎眼无知的人，你永远是一个瞎眼无知的人。

2　悖逆神的人都是不能进入不能进入现实生活之中的人，都是嘴上讲人性而活出是鬼性的人，都是嘴上讲真理活出是道理的人。不能在现实生活之中活出真理的人都是信神却被神厌弃的人，都是信神却被神厌弃的人。你能在现实生活之中操练自己的进入，认识自己的缺少，认识自己的悖逆、愚昧，认识自己不正常的人性，认识自己的软弱之处，这样的认识都结合你的实际情形，结合你的实际难处，只有这样的认识才是实际的，才能使你真正地达到掌握自己情形，达到性情变化。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谈谈教会生活与现实生活》

51. 指挥的责任

（注：本篇文稿是王静的交通）

指挥的责任（一）

伊丽和晓夏，说说你们有哪些问题，你们现在手里有多少活儿？（伊丽：我们看了一下教会提供的线索，没有合适能作的。在新人手里翻出来两个原教会的线索。）教会里给了你们几个活儿？（伊丽：这边有四个，近曲手里有四个，一共八个。）教会给的活儿都不能作？（伊丽：现在还没有一个能作的。）（李答：近曲那边的都是被开除了的，他们去传的时候，原教会那边就是不听，咱的人进去就被撵出来了，这些人全是做过带领的。）你把他们给你的线索一个一个地说一下，啥线索？看是什么活儿不能作，怎么不能作。（李答：近曲那边的线索是踏实、向上、持守、还报。）一个一个地说，近曲跟这些线索是什么关系呢？说说细节。（伊丽：李答，那天我问的那个线索为什么不行？是什么原因？）（李答：这几个线索近曲都没有去呢，只是给你提供线索的时候说“那个谁谁谁”，他是这样给你提供的。）（伊丽：意思是近曲还没有去过呢？）（李答：嗯，就没有去过，他们都没有线索，那就是虚报的，写了个名。）你说谁虚报的？（李答：就是二线的萧蒙和近曲，他们就是这样提供的。就好比某某是带领，上面要抠线索呢，他们就这样提供上去了。线索提供上去之后，他们就没有摸底，什么情况也不知道，只是说某某做过带领，就给报上去了，就这样给伊丽了。）意思是教会里面给的线索就不是线索，是吧？是这个意思吗？（李答：就不是摸了底的线索，是二线给的线索。伊丽就是这样说的。）你们没有根据他们给你们的线索过滤一下？认识不认识，这些细节都没有吗？（……）萧晓，是二线给的线索，你们没有给线索，是吧？（萧晓：我们给了呀。）给线索的这些标准，你们了解吗？知道怎么给吗？我看看你们给线索的标准。这是谁发过来的线索呢？（伊丽：这是欣欣发过来的线索。）欣欣，这就是你们给线索的标准吗？以前给线索的标准咱就说过呀，你这连个内应都没有，就弄成这样就给了，这是线索吗？以前给线索的标准，没

给你们说吗？没发吗？（发了。）你给的线索最基本得让人家能看清楚，你给的这是什么线索呀？你给人家线索肯定得写清楚，找谁找谁都得写清楚。欣欣和萧晓，你们不要让二线给线索，要是二线给线索，你们全成了当官的了。他们给了你线索，你去监督他们，然后整理出来，你们给一线线索呢。你们给一线线索肯定是内应是谁，线索是谁，你都得整理清楚，你起码得把线索的背景弄清楚，这个线索的原派是什么？跟上全能神几年了？尽过哪些本分？你得对线索了解。内应对线索是不是得了解？昨天李泽恬给我发的说你们给二线的线索就不认识，这叫线索？就没和人家说过话，不认识，这线索就给了二线了。李泽恬说："我不认识他，起码得先认识了。"认识了之后，有个关系，能说上话，才能去人家家里吧？你不认识人家，就要去人家家里，那你进去之后人家不把你赶出来吗？最低标准，你得和人家认识，是一个村的，或者是亲戚，或者是朋友，你去见面、去说话，最起码他不打、不告、不往出赶你，这是最低标准吧？欣欣和萧晓，你们是带领，让你把一线调整到80%，你就达不到，你里面起码得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得能和人家说上话。欣欣跟李泽恬说的意思就是"现在已经扭转了，你直接进就行了"。我说"你就不认识，你直接进，人家不把你打出来吗？你敲人家的门，这不是带环境吗？最起码得认识。你认识的话，你进去之后，起码人家不打、不告、不往出赶你，你这才能给他谈见证呢。你这怎么扭转的呀？"（伊丽：最起码内应得认识，能找到他的家。）这些标准咱先做到了。你给人家的线索，起码人家能看清楚，可你给人家的线索就是你写的这个，就这还80%，我看连20%都没有，你写得太简单了，纯属就是应付糊弄，这还配合呢？就从这点上来看，内应能跟你配合吗？"线索：XX，女，华派，初中，2003年信，尽过浇灌，做过带领"，就写了这么一点！他能写成这就证明他对这些线索都不了解。你拿上这个线索以后，你得先了解一下。伊丽，这几个线索是什么时候给的？（伊丽：8月份给的。）8月份给了你们之后，你们见内应了吗？（伊丽：见了，先见的内应。）谁见的内应？（伊丽：这几个就是李答和杨柳见的。二线的近曲就知道，他们还都活在肉体里面呢。）他们肯定活在肉体里面呢。（李答：我给他们交通了，他说他还没有见这几个人呢。）他认识这几个人吗？（李答：认识。）你怎么见的内应？怎么安排的？（李答：我去了之后，给他交通的。）你怎么交通的？（李答：他在肉体

里面呢。）他怎么在肉体里面呢？（李答：那天饭店的人叫他呢，他准备给人家端盘子去呢，交通了之后不去了，我跟他说让他赶紧摸一下，后来我问他呢，他说他没有去。）你让他摸什么呢？（李答：就摸这几个点呢。）怎么摸呢？（李答：怎么摸没跟他说，光是说让他摸一下。）伊丽，看见了吗？（伊丽：我给你交通了，还给你发的不二人选，先给内应交通，让内应配合上，主要是让他认识了，找到家，你们再去给交通，这是检验，神在选人呢。我是这么给你交通的吧？）（李答：是这么交通的。）刚刚说的华派这个线索，她在原教会是哪一年信的？（李答：不知道。）你不是见内应了吗？（李答：我见他了。）你见了之后就没有把这个线索重新再问一遍吗？问一下她哪一年信的，就像那会儿我问你们一样，“你们哪一年信的？尽过什么本分？哪一年还尽过什么什么本分？”你是不是得先把线索的这些情况了解出来呀？你见了以后没有问这些，那你不是白见吗？（李答：没有细抠。）那你干什么去了？（李答：他说他还没有去呢。）他本来就认识这个线索，这还需要他到人家家里去问“你哪一年信的，尽过什么本分”？可能不可能？

伊丽，这是他们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伊丽：这是我的问题。）这就不是他们该作的，刚才我一问李答，她四月份才接受，再问问她的简历，她在二线待过呀，还是抓过福音呢？你问问她，看看她的简历，看她懂些什么。（伊丽：当时就是给她们找了一个家，让杨柳在那边抠这几个线索，我们在这边作活儿呢。）伊丽，咱以前交通的是什么？以前交通过多少遍了？哪一次聚会都交通，这不是他们该做的，这是你们指挥做的，人家已经给了你们内应了，内应是谁你们知道了，还专门给你们找了见内应的家，你把内应叫过来，见了他一个一个地问，“你是内应，他是你的福音对象，你认识他，他是什么情况，你给我说说”，你一天就全部了解了。线索多大年龄？哪一年信的？尽过什么本分？怎么回来的？是自退？还是开除？还是男女？还是邪灵？你把这些全部了解了以后，随时就跟内应说好了，你让他怎么做都跟他说好，让他按你说的这个一步一步去做，一步不差。这就是指挥做的，他们就做不了，就不是让他们做的。咱在工作安排里面说指挥就是作这个工作的，你是指挥，你得指挥得当，后面的人只管冲，只管去打，他能打了，但他能做得了这个吗？这是指挥该做的。

你作为指挥，线索全部在你手里面，你就得把这些工作全部都作了、安排了。可现在一问线索的情况，你在那里像看地图一样，什么也看不出来，你让他们和你说，他们也说不清楚。你要是按工作安排里说的那么去做了，在你这里你哪个都能说清楚。凡是教会给你的线索，你把这些线索一个个都能分析、研究到位，就是教会里面出了问题，你也能把教会出的问题找出来。他已经把这些线索给你了，那你就去见内应，你一个一个地见，给了你四个内应，你一个一个地见。一共就四个内应，看把咱累得呀……八月份给了咱了，现在已经九月份了，你看咱的这个速度，还说咱是一线呢，你看咱能顶得上二线吗？就你这马拉松的速度，就你这态度能行吗？八月份给了你，“一号给了我，我二号就要见内应，内应全来，我这边有见内应的家”，你做指挥的就去了。他们能干了什么？他们就是打仗，带新人，他们是兵，你让他们冲，他们就打去了。一个线索，怎么打，你给他们分析到位，“这么打”，他们就去打了，但是前期的工作是你指挥该作的。他们给了你这几个线索，你一天就见完了，上午抠线索，下午调整他们的心态，这个咱们交通过吧？两三年了，我每次聚会都谈这方面。内应把线索给你拿过来，这几个内应你一问，一下就全了解了，这里面的细节你得要呢，有的教会就能给你一个大概，这样的线索就拿来了，你让他以后再纠正，以后按标准线索再给，但现在你就根据他给你的这个线索，你去见内应，你们都有专门见内应的家，把内应叫过来，一个一个地抠，一天就都弄好了。就像刚才我问了一下你们，你们哪个我不了解？还不知道你们的半斤八两？就凭你的简历，我也了解你了。下边的哪个人他有多少身量，他能干得了什么，你根据他能干了什么给他安排工作。就像你们说的这个线索，她做过带领，那她做过什么带领，你肯定要问内应吧？是小区带领，还是办事员，还是教会带领？要是做过教会带领，做了几年？是一年、两年还是三年？你根据她做了几年教会带领，就知道她是半斤还是八两了，就了解了，你就知道你派什么人去合适了。她是怎么出来的？是被开除？还是男女？还是因着哪方面不要她的？她现在在家干什么呢？现在在家还是打工挣钱，已经跑世界了？你根据这些都了解了以后，咱就知道从哪方面打她了，如果她已经跑世界了，“你信神信得最后跑了世界了，已经背叛了！”你打她的时候肯定是从背叛这方面入手，你不了解这些线索，那你从哪里开始入手？要你指挥干啥呢？指挥就什么也不

指挥，光是说“这个活儿给你啊”，咱成什么了？这成当官的了！“二线给了我线索，我就给他们分配下去了”，李答给了你这几个线索，你把这几个线索给了冯辰，“你去吧”。八月份给了你们线索，到现在九月份了，问你们两个指挥呢，可你们两个指挥什么也不知道。教会给了你们线索，你们得先去见内应，这是你们两个指挥首先第一步该做的。

给你们八个线索，你们见了内应之后，把这几个线索都调整好。工作安排里一直说的是你们调整到80%，是不是这么说的呀？但他给你说的这些线索连10%都没有，你用一天的时间见内应，80%是不是就有了呀？你见了内应以后，你去了解这些线索，根据这些线索的情况，兵对兵将对将。你把这些都了解好，你得知道他是啥，他是因着背叛回家的？还是因着男女回家的？还是因着打岔、搅扰，以恶人开除的？你根据这个，你打的时候就从这方面开始打他，“你打岔搅扰了……”就直接从这些方面入手，你怎么都能打他的观念。你是要根据他的这些情况分析、研究呢，从他回来之后，他开始过日子了，或者人家没有过日子还吃喝神话呢，还想着传个福音给教会送，或者还奉献呢，你把这些都了解清楚，你就知道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你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你再根据他是什么样的人，看这个人该从哪方面入手，是打还是得感动他？有的人就得先感动，感动了他之后再打，这是不是你的一个计划呀？这计划全是从你指挥来的，你指挥已经把一切都了解好了，一步一步怎么打，从哪里入手，这些你都计划好了，然后再安排谁去打。你看他们这几个人能打了吗？他们就作不了。谁能作得了，你得根据合适的情况来安排。你给他分析到位了，然后给他安排，“这个活儿你去打”，怎么打你给他说清楚，“这个活是什么背景，是被开除的，以什么开除的，或者是以打压性质开除的，你们从哪方面谈，从哪方面入手”。人家如果不是被打压开除的话，你就别谈这个，你别到哪里都是一个模子。你是根据人家是什么背景去谈，最后达到人家能接受，还不翻脸，还得把他打回来，这是不是需要你有脑子，有智慧呀？如果这个指挥的工作你根本没有去作，你在那里就是“我就是当官的，我给你一个线索，我分配完了，我全部分配完了”，那你干啥去了？你作为一个指挥你就没有尽上你指挥的本分。你去见内应，八个线索一天就全出来了，你安排了以后，有

的内应你就给他调整好了。你们说“内应在肉体里面呢”，那肯定在肉体里面呢，教会里的人不都是在肉体里面吗？他又不出来，他就是今天给张家帮忙，明天给李家帮忙，就在这个情况下，你把这些都了解了以后，你先交通情形，把他先调起来，再忙也得抽出时间去配合，你教他怎么配合，第一步怎么去说，第二步怎么去说，第三步怎么去说，他不会你给他套死了，你别让他自己想怎么配合就怎么配合，那你的工作就没法作了，你指挥就给他安排好了，第一步说什么，第二步怎么说，第三步怎么说，他不会说你给他用笔写出来，让他背下来，不需要他由着自己的意思想怎么打就怎么去打，你只要说到，后面他就去配合去了。你给他把厉害关系说到，“如果你这几方面做不到，后面就没法配合，所以你务必得做到！”让他起了誓。咱今天在这里说好，各方面都说好，“这几天你不能干活，就先配合这个，你先配合第一步”，后面的就是第二步、第三步，这就排着呢，你要是这样去作的话，你这一线后面还能没有工作可作？咱一线为啥乱呢？乱在哪里呢？没计划、没目标，又没有步骤，纯属没负担造成的。

你是一线，可是这些工作你啥也不知道，你怎么作？从这一点就证明，你就不想作这个工作。从咱前面说的华派的这个线索上来看，你是在这里抓把柄，“这就不叫线索，教会和二线他们做的这是什么？”李答，我说的对不对？你有没有这思想？（李答：我没有细抠。）为什么不细抠？“这就不叫线索，抠啥呢？这弄的是啥呀？啥也不是！你得给我弄好了，得达到80%，你达到80%以后给我，你看我会作吗？”有没有这个想法？（李答：有。）我在这里给你说的是咱得做到，如果你把他们给你的这些线索几天就作回来了，你说他们教会里面的人服气不服气？“我们教会里面的人都在肉体里呢，今天不是给人家端盘子，明天就是去种地了，但是给了人家一线线索之后，人家把我们这些活在肉体里面的人都带出来，而且还是几天就配合好了！我们在肉体里面的人都活了，跟上人家一线的人都活起来了，都愿意跟着人家一线跑！”这是不是让人家看见神的作为了？可现在咱让人家看见啥了？咱纯属就是抓把柄！你做了啥？啥也没做！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也在一线待过好多年，他们不就是这样吗？那时候我是指挥，我就是这样做的，就是我见内应，全是我见的，我一个一个地见内应，活在肉体里面的内应，我全给他拉出来，都不回去，就愿意在

一线，他们服不服？他们就愿意跟着一线跑，之前是活在肉体里面拉不出来，在教会里面还打岔呢，和别人合不来，但是就愿意在一线不停地跑，他看见你给他指的有路。他没路，他不知道怎么做，你告诉他这么做、那么做，他按着你说的去做，一看确实行，他在教会里面就没有人给他说这个，你给他说了他就能行，去了一次配合好了，他说："还有吗？我还要去配合。"这是不是咱一线该配合的？那咱今天给教会的人立的啥标杆？这不纯属打岔吗？这可不是咱没有说过。咱一直说，咱一线最基本的得有这个心志，就咱的这心态就不适合在一线。一线该有的心态是，"只要给了我这个活儿，我就不能说不行"，在咱的脑海里面就不能说"我就不行"，怎么不行啊？只要给了你这活儿，就能行，不行就是你没本事！我这么说你们能不能接受？（能。）是你没本事，你这里面根本就没有路途，你一看就说不行，你去做了吗？你实际地配合了吗？是你做不了。咱差得太多，你还不赶紧认识自己，还在这里抓把柄，找别人的问题，那你啥时候能长大？到以后不管给了你什么线索，你都得拿下，而不是说"我做不了"。以后给你线索，你说"我做不了"，你说你不是羞辱神名吗？一线就不能说做不了，啥活儿来了都得行！其实你只要把这些线索一了解，路就出来了，不需要你怎么去调。每一个线索，你先了解他的简历，所有这些简历的细节一出来，后面的路自然就出来了。"这个线索做过几年带领，还做过什么，他现在在干什么，他的心理动态是什么，他现在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他现在还要神，你怎么去给他说，那些还在原教会里面的，你从哪方面去谈，他在原教会里面尽啥本分，怎么谈。"这些细节都得有。指挥、指挥，天天就是琢磨这些呢，"我怎么去打原教会？开除回来的这些人是哪类人，我怎么打他？"你就总结出来了，这就是你指挥的责任。这个咱说了多少遍了吧？但是咱就不进深，自己就不长，你光是说，"我给他们说了呀"，你看伊丽推得一干二净的。晓夏是不是也是这样？晓夏，给了你线索之后，你想着去见内应吗？（晓夏：没有。）陆靖没给你们谈过吗？给了你们线索，你们就是直接给了下面人去作？就是这？（晓夏：有时候我这边也见内应呢，就是去了两次近曲家，没找见近曲，后来我们就去别的地方了。）谁给你的线索，你就让谁给你找近曲，你怎么自己找去了？假如今天萧晓给了你八个线索，你跟萧晓说："萧晓，你给我预备好，明天上午让这几个线索的内应八点到，我见他一天。"这还难呀？

还用你去人家家里找内应？你看咱做指挥，怎么做指挥的呢？你作工作连起码的计划都没有吗？你不知道该找谁吗？欣欣给了你线索，你就找欣欣呢，萧晓给了你线索，你就得找萧晓，让萧晓第二天把内应叫来，八点在哪个地方见。看的就是你指挥的思想、态度、观点，你要是着急，就不是八月份给了你线索，到现在你还没找见近曲呢，你天天去近曲家里找，人家去饭店端盘子了，你能找见吗？找不见，又跑到这边了。这指挥，一看就是没计划、没目标，连个计划都没有，这一线不乱套能行吗？你看世上哪个厂子、哪个地方不都是有个负责的吗？只要负责的负起责来，能不能乱套呀？哪天干什么干什么，他都得计划到位了。先见内应，这是第一步。为啥一线乱得根本作不下活儿？他们在下面能作几个？要是把教会的线索给了你，然后打下的新人里边的内应你全见了，内应就全是指挥见，你指挥就是作这个工作呢，这个我交通过吧？伊丽？（伊丽：交通过。）是你忘记了还是？（伊丽：没有忘，就是做不了指挥。）你做不了指挥，我告诉你了，你就这么去做呀。（伊丽：这几天在这边见内应了，近曲那边我们过不去，就让杨柳去了，想着杨柳是老人了，也能作得了这个活儿，就让杨柳和李答两个人配搭着去见，所以我们就没有见。）根本不是你说的那回事，你们现在作的颠倒着呢，指挥不作指挥的工作，要不就是打仗，天天跑到前面打仗去了。

你是指挥，你首先得见内应，打回来新人了，新人他手里有线索，你见新人，十个八个你见一天，或者分开，五个人见一天，那就见两天，两天之后，新人手里的线索都在你手里面，你都把他们调整好了。看怎么作，跟福音对象怎么谈，你得给他一、二、三划好了，告诉他们怎么配合，新人里面的这几个划好了。有十个内应你全见了，这十个内应手里的线索全在你们两个指挥手里面了，然后再把教会的八个线索又给了你，然后你再安排哪个人去作哪个活儿，哪个人每天干什么干什么，错不了的。你现在乱套乱在哪了？你就抓不住，你就没抓，这些线索就不在你的手心里。你一线指挥就是抓工作的，线索全在你手里，哪一天谁作哪个，谁适合作哪个，谁带新人合适，带哪些。有了线索你又见新人去了，你见一次新人烧一次火，劲儿还起来了，哪一个人都不闲着，每天都有活干。现在是线索都不在你手里，你手里啥也没有，哪个也抓不住，伊丽，看见这个问题了吧？（伊

丽：嗯。）他们下去啥都不知道，你让他们去了他们能干什么？问他“福音对象做过几年带领，哪一年信的？”他不知道，他连问都没问，你说他干什么去了？在一线的都是撇家的，天天不在家，出来跑呢，可跑的是什么呢？他不知道去了干什么，这是不是需要咱培训培训细节？这样他去了不白跑。咱做指挥指挥不到位，下面的人看着可怜，就这样作下去怎么能把这些人的素质培养起来？他就不知道他错在哪里，他也不知道他差在哪里，也不知道去了要干什么，这不需要你指挥吗？你不知道怎么做指挥，《福音指挥的职责》里一条一条都给你说了，你知道怎么做指挥吗？给你见内应的家，还有商量活儿的家，你见了内应以后说好了，然后要作呢，几个人叫在一起，去商量的地方，这一组的内应和谁负责去见证，怎么做，从哪方面开始入手，用哪些神话，有哪些细节，安排到了就打去，然后你再见下一组，再去商量，指挥天天就是干这呢。他们回来之后，活儿砸了，失误在哪里，你都知道，回来以后总结失误，总结了失误之后，他下次不会再这样了吧？如果你每次都是“成了就成了，败了就败了”，你总结失误吗？那你下边的人怎么才能培养起来呢？你就是做十年，你带的人也是这样。咱不可能不失败，但你这次失败了，失败在哪里呢？总结出来，“原因在哪里，我给你划分好了，你就按这个去走，但是你不听话，你没有按这个去走，或者是你自己在这方面打岔了，你怎么想的？岔在哪了？错误、失败在哪里？偏差在哪里？你知道了，下次就扭正了。”他知道该怎么走了，这是不是一个长进？每一次活儿失败在哪里，你得总结，如果你不总结，这些人的素质根本提高不了，砸了就砸了，成了就成了，那就是碰运气呢，最后就是啥也不知道。伊丽，我这么说你心里有没有抵触？（伊丽：没有，这是一个路途、方向。）晓夏呢？（晓夏：能接受，就是乱着呢，不知道路该怎么走，一天就是瞎跑呢，还跑得不停点。）你看《福音指挥的职责》里面说的，指挥你还得会训练传福音人员，还得让他会应对各种环境，就这几句话，指挥好做吗？（伊丽：不好做。）你得会训练传福音人员，让他会应对各种环境，不能被抓，还得把仗打下来。你随便打发他就去了，一看咱这指挥就是一点责任都没有，你对他的生命有责任吗？有负担吗？如果你不安排好，你不给他交通细节，你能让他去吗？你敢让他去吗？就像你在家里安排你孩子去做一件事一样，如果你就没有安排妥当，你把你孩子放出去，让狗咬了，这是不是你的问题？这

个能理解吗？（能。）你们就敢这么做，你们什么也没商量，他啥也不知道，线索也不知道，你倒把你的孩子放出去了，今天你的孩子被狗咬了，明天被赶出来了，你说你当大人的丢人不丢人？这是责任。指挥，你就得像个当家的，下面的一线人员跟着你，这就是你的责任，每一个线索你都得负责任，你都得了解。哪一个人今天上哪里去，明天上哪里去，后天上哪里去，你都得了解，了如指掌，就这十几个人，每天到哪儿，有没有隐患，安全不安全，你都得知道，你都得清楚。如果你都清楚了，他们都安全到家了，你这才能休息，才能睡了觉。指挥就是操心、研究、分析，这就是你的责任。指挥不是打仗的，可咱以前一直走的路就是指挥出去打仗，不是在你的本职工作上，指挥上面进深，这就根本不是指挥工作，所以你把弟兄姊妹培养不起来，你自己在指挥这方面也长不大，一直就是会打个仗，“你把这个活儿给我，我打打就算了”，就是这。就是什么活儿给了你，你不能说“我不会，我做不了，我也不会分析”，做指挥三年以后，啥活儿都会分析，啥活儿在你这里都拦阻不了，原则就在那里摆着呢，原则就成了你的生命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你把他叫过来一了解，就知道他有多少线索，然后从他的线索里面找路途，这还有啥？如果你不进入这个原则，那就是你们现在这个样。

你看《福音指挥的职责》，你根据指挥的职责，还有传福音的原则去作，传福音的原则还记得吧？传福音的原则是啥，还记得吗？（伊丽：第一条就是得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作。）还有什么？不管这个人多难办，你都尽全力拯救，“你封锁严密，我有百般智慧”，有这话吧？他封锁的就是再严密，但是你有百般智慧。智慧在哪里呢？就在你的线索里边，你了解了之后，从你了解到的线索里面打开缺口，你有智慧就能多得人，你没有智慧就得不了人，这是不是原则？如果你在这个原则里面，你有没有路？你干什么都有原则而且合乎神的心意，你在这个原则里面别出来，这就是路。不管这个人多难办，都包括了吧？有没有还在这个范围以外的？多难办的人，在你这儿，你都要尽你的全力去拯救他，这就是你的原则。你能做的却达不到，那证明你就没进入这个原则。如果你完全进入这个原则里了，就是不管什么样的活儿给了你，你都没有怯阵，没有怕。这个不怕不是渺茫的不怕，而是你见了内应之后，把该了解的全部了解了，路就在线索里面

呢。你把这个线索一了解、一分析透了，路就在这了。从哪个地方入手，不是凭你的头脑想象，不是凭你的头脑去做呢，“我怎么就想不下？”你想不下是因为你就没进入原则。我刚才给你谈的这就是原则。现在原教会肯定是封锁了，人家就是封锁严密，那你的百般智慧在哪里呢？为啥每个月都让咱总结你是怎么作回来人的？为啥你就写不出来？你怎么写的？“人家内应带着我们就去了，我们去了就回来了。”你把细节写出来呀，或者写你打仗的细节，你根据他这个线索从哪方面入的手，他以前是怎么被开除的，是一个什么背景，“我知道他的弱点以后，从他的弱点上入的手，一入手一打，人家就回来了”，这是不是你总结的？你每个月把你总结的智慧方式方法写出来，可你啥也没有，可见咱在指挥这一方面的工作就没作，一线人员的素质就根本不见长，这能长了？他去作活儿的时候就是那几句道理，去了还是喊一下那几句道理，根本就没有用心去作，他用心就会去分析，“这个人在这种背景下会想什么，他现在在什么情形里面，他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他在这个情形里面，那我从哪方面入手能把他打下来”，这就是通过你研究、分析、琢磨、揣摩出来，从哪方面开始作。你越用心达到的果效越好，到最后哪个活儿过来你都能去作，你都会去作。晓夏，我这么谈跟你平常领受的有没有打岔的地方？（晓夏：以前就没有领受到这么多，现在就知道得去见内应。）我没有跟你谈打仗的真理，打仗的真理不需要我跟你说，你们是不是都装备了？我给你谈的就是你临到这个场合，你光给人家谈真理，人家马上能接受你的吗？（不接受。）你进门就谈真理，人家不可能马上就接受。我给你谈的就是在打真理仗之前，你得有个前奏，这就是咱工作安排里边说的80%，你是不是得调呀？你把他的心门打开，这是你一线指挥对这些人员的素质培养，你不能进门直接就跟人家说真理，人家谁听你的？所以你进门起码得先把他的心门打开，“我知道你现在活在什么情形里面，活在什么背景里面，你现在正需要安慰”，或者还是需要什么，你先把这个给他打了，起码他的心门打开了，然后你再给他谈真理。我说的是这个，你听懂了吧？（嗯。）这跟你后面的打仗不打岔。但是如果你进门就跟人家谈真理，谁听你的？你就不知道人家心里想啥，他这会儿心里正想着挣钱呢，他活在钱财里面，你肯定得先把挣钱这方面打一打吧？进门你肯定就是说，“我认识谁谁谁，人家说你人性挺好的”，你先夸夸人家，先得有这些吧？这就是指挥要交代

的。“以前人都知道你信得多好多好”，夸了最后再说，“我那个时候和你一样，我那个时候也是活在钱财里面，不挣钱确实不行”，他一听你的话，就会认为你想和他站在一边，觉得不挣钱确实不行，你得跟他站到同一个角度，“但是后来又想，咱是需要钱，但是命更重要”，你转回来再谈，他一听你谈的，确实是这么回事，他的心门就打开了。他的心门打开以后你再说，“我也是这”，你跟他同病相怜了。你一说到这了，你也是这样他也是这样，先说到一起，他愿意听你的了，然后你再打，我说的80%是这个。现在听懂了吧？每一个活儿都有前奏，我说的80%是这个前奏，不是说你进门就打人家去了，他不吃你这一套。你做指挥必须得把他拿下来，不是随便去打，“我进去把他打了”，过来了吗？成了吗？要果效呢！不是你今天打了他，明天不能去了，这个理解了吧？就是说在你的范围里面，你是尽全力了，尽到你的所能了，“我尽全力把你作成，作过来”，这就是涉及到了解人的心理动态了，如果你不了解这个线索的所有情况，你就没路。他现在活在什么样的情形里，家庭背景是什么？他家里有几口人？儿子干什么？女儿干什么？什么都了解了之后，路就在这里面呢。伊丽，为啥你做指挥觉得没路？是没路吗？（伊丽：不是。）我刚才跟你说的路在哪里呢？你没有路的原因是不是根本就没有进入这个原则里面呢？不是谁行谁不行，本身路就在这里面呢，你不在这里面去找路，你就在外面找，“我就没有路，我就不知道怎么走”，你就是空想呢，你就是把这线索看上十遍八遍，你不还是空想吗？你就没有实际地去配合，见见内应，把细节全部了解到。这个要求标准是对咱一线的要求标准，你别把这个拿到教会里面，问教会要80%，教会就达不到80%。你们现在不问教会要80%了吧？我跟你们谈的是咱得达到80%，就是他给了你线索，你得先见内应，你见了内应之后，一天把他调整到80%，就刚才我说的，这就叫调整他的心理动态。你把内应调整到80%，你教内应说这些话，“你这么谈，你上门之后他就不打你，就打不了你”，这是不是你做的呀？调内应这就是你该做的，你见内应的目的就是为了了解线索。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然后再调节内应，教他怎么说话，去了之后第一步说啥、第二步说啥、第三步说啥，这些都说好，你给他分析的这三步到位了，就没有问题了。如果你分析不到位，砸了，是不是你的问题呀？这不能怨教会给你的线索有问题。

咱以前就谈过这方面，咱一直就没有这样去做，原因是什么呢？晓夏，那次我给你聚了一次会，没有说这个吗？（晓夏：我忘了。）陆靖没有给你谈过这个吗？陆靖不是这么做的吗？（晓夏：以前也谈过吧。）他谈过，但他是这么做的吗？（晓夏：不是。）陆靖给你怎么说的？（晓夏：陆靖以前谈的是把内应卡到80%。）（伊丽：以前我们就偏着呢，我们去教内应怎么和人家拉关系，其实这个前奏是我们该做的，我们都让人家内应去做了。有的内应配合不上去，我们就直接跟上内应作去了，原来是这样的。现在是说这个前奏是咱指挥应该先培训打仗人员，咱指挥先见内应，给他调到80%。）对，就是这么做。（李答：现在是让见证人和内应直接去，连摸都不摸就直接去了，现在是这么安排的。不停地见门就进，见门就进，结果全砸。）现在你们是见门就进吗？（李答：哦，全砸了。）谁说的让见门就进呢？（伊丽：没有说见门就进呀。）（李答：伊丽，你说的呀。）（伊丽：一直说的是先见内应。）（李答：伊丽，你不是说让见证人和内应直接进去呀？你是这样说的呀，后来你就是这样指挥的，就成直接进了，你忘了吗？）伊丽，咱羞辱神名吗？我给你谈的是，你在传福音这个原则里面吗？你就是传福音人员，你连这个原则都不懂，都没有进到这个原则里面，所以别人有智慧你没有智慧，人家有智慧是啥？人家在传福音原则里面才有的智慧，你说人家脑子好，人家就有这招，他的招怎么来的呀？（伊丽：进原则了。）原则里面来的。原则里面说了，只要他是真心要神的人，你务必要最大限度地拯救他，是最大限度，你是最大限度吗？你到人家家里就是骑个车子直接去了，你是最大限度救他吗？你是试运气呢，“我看他给我的车子打气吗？”去了之后人家不给你的车子打气，“这人不行。”这是最大限度去救吗？最大限度去救是什么？那你肯定是把你脑子里面能想到的都想到，想完了，你再去，“我知道他不要我，我想了好大一圈，我要是说这句话他肯定要我”，你想好了，他要你呢，你再去。你们去的时候想好了没有？（没想。）你没想就去了，这是谁的问题？（自己的问题。）这个理解了吗？你就什么也没有想，你就不是进到原则里面，你就不是最大限度地救，就像她们刚才说的，“我们一天去了三家，从这家去了那家，从那家去了这家，这家还可以，还听呢，那家就不听”，你咋去的呀？你是试去了，看人家要不要你，看人家听不听，你是最大限度去救吗？（不是。）就像咱自己的孩子，特别硬，硬得就

不行，你说“这孩子就没法救”，但你要是最大限度去救的时候，有没有办法？你最大限度救你孩子的时候，有没有计划？（有。）你就会绞尽脑汁地想，“我该怎么救呢？”如果你真心想救他的话，不管他信神多年，你可怜他愚昧无知，你看见他可怜的时候，你有没有情？你和他说话能不能动心，这些都是你自然流露出来的，所以你这样才能救了人呢。救人救人，你得知道什么是救人，你看他掉到水里了，你不顾别的，“咚”一下就跳到水里把他救上来了，你有这种心才是救人呢，但咱救人有没有这种心呢？“我先看一下我能不能救了”，这是救人吗？你说“我救不了”，你是救不了吗？你就不在这个范围里面，你就不是救人的人。就像有一个人掉水里了，四个人路过，第一个人看了看说，“不行了，这人救不了了”，就走了。第二个人过去说，“我要是救他的话，别让别人说是我把他害了，算了，不救他了，现在的人太坏，别把我当坏人”，他也想了一下要救呢，但最后是算了，走了，不救了。就像咱现在救人一样，咱想的是什么呢？“我要是去救人，人家把门锁了，要告我呢，要不我先试一试，看人家告不告。”是不是有这种想法？你先想的是你自己，所以才那么做。我想的是“我从这里路过呢，我救还是不救呢？”第三个人过来一看，“哎呀，这是我的仇人，他那年怎么害我的”，他还救不救啊？直接扬长而去就走了。第四个人过去一看，他不管对方是什么样的人，他看见这个人成这样了，他去给人家做人工呼吸，去救人家了，这是不是竭尽全力去救呢？他的心尽到了。你先说你救人是什么心态？你是给他做人工呼吸去了，还是去看这个人是什么人？你在这个救人的行列里面吗？你救人肯定是你自己先进入到救人的这个状态里。你是不是去救他了？神要的是咱的一个心。

咱做指挥，就像对咱自己的孩子一样，你喂孩子饭了，他不好好吃，有没有这种情况？你喂一口他跑了。他跑得不行，你该怎么办呢？你把他一抓放在窗台上，他还动不动？这个你会不会？你这个智慧从哪里来的呀？（你想让他吃饭呢，你和他亲。）对了，你和他亲，你就把他放在窗台上，一口一口地喂，一会就喂完了，喂完了你再把他放下去让他跑去，这个会不会？这个就会了。你要是对别人会不会？你要是后妈的话，这孩子不吃饭，你怎么呀？你会跟你丈夫说，“你看这孩子，这可不是我不喂他，你看他吃吗？你自己喂去吧！”让他老公看

看他家孩子吃不吃饭，这是后妈。要是亲妈的话，她说这话吗？不说了，她自己就喂去了，想尽一切办法，不管怎么对他，把他就是放到窗台上也得喂他，喂了之后还说“你看咱娃多好”，是不是会这么说？这里面就是人的心态的问题。咱现在哪个人敢说自己是亲妈呢？你们说说你们是亲妈还是后妈？（后妈。）全是后妈吧？所以你先改变你的心态，如果你是后妈，你去救人，你能救得了吗？你就能说一些理由回来汇报，你给我汇报，我就知道你是什么心态。你们都说的是“不行，救不了，能救了吗？不是我不救，我去了，我一天跑几趟，我们都去了，人家都不听。我认识他，我骑车子去了他家，他都不让我打气，你说这能救了吗？”哪个人说的都有理由吧？目的是什么？“不是我不救，是我救不了他，我确实去救人了，是他不让救，我该做的都做到了，我该说的都说到了，确实是他有问题。”那你是去救人了吗？（不是。）后妈和亲妈是两个心态，亲妈她是真要救孩子，所以她就有计划、有步骤，人家就有智慧，方案就出来了。我给你谈的这个你先听清楚啊，计划、步骤、方案，就是说这个活儿怎么作这就出来了，这就叫亲妈。要是没有这些，就是碰运气去了，骑车跑了一趟，还认为自己是救人了，这是后妈。你为什么没有计划？你救你儿子怎么就有计划呢？是你的态度就不端正，你就不是用心去救他，你要是真用心去救他，你就有计划、有步骤，你就知道该怎么去救他，一套思路就出来了，有这个思路就是亲妈。人家的心态就是进入原则里了，原则就是只要是真心要神的人，你要尽全力拯救。你尽上全力了吗？全力是指什么？我以前的一个经历，那是一个大活，拉了那么长时间的关系，第二天就要作呢，可怎么作呢？灵界争战，咱的那些招原教会的人都知道了，那这次肯定要用一个他们根本不知道的招，那这招谁想呀？你是指挥，他们下面就等着你安排他们怎么去作呢，你说怎么作？这个招你得有呀。这是一场灵界争战，“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你得用他们不知道的招，知道的招不用你去作，你一说人家都知道了，那你就得想一个新招。就像你骑车子去人家家里了，但你的话得达到他不能拒绝你，那你得说什么话呢？你在家揣摩了吗？你想好了吗？你得知道你去了以后人家要说什么话，你说什么话能把人家的话打住，人家不让你进门，你得琢磨你说什么话他就让你进门了，你想这些了吗？（没想。）“人家不听，我用什么话人家就能听，就能让他坐下来听？”你说什么话他能听，这个你就没想，你就知道人家不

听，你就去了，去了以后他就是不听，“看，证明了吧，人家就是不听！”你有计划吗？“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魔高，高啥呀？不听、不看、不接触。你的道，高在哪里呀？让你听、让你看、让你在这里接触我，吃你家的饭，还要住在你家，这就是你该有的招。你的招呢？拿出来，我一个一个地问你们，“你的招呢？”如果你没有招，你想了吗？你计划了吗？我那时候就是一夜睡不着，我得有计划，第二天这一套方案就出来了。你也得有计划，也得睡不着，因为别人明天要用呢，但他知道你的这方案怎么来的吗？那是你想出来的，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这就出来了。以前是去你家呢，这次我就到半路截你，这就是一步一步的，知道这些方式吧？（嗯。）“你从东来，我从西来见你，就这样相遇，相遇是神的奇妙作为”，怎么才能让他不知道是咱计划好的，这都是一个步骤一个步骤，一下都不能错，错一下都不行。咋来的？那是好好的就来了？（不是。）那就是灵界争战，不能让他知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必须得比他高，高了才去，不高就不去。可咱是不管高不高就去了，啥也没想就去了，你回来还说“这个人就不行”，你想了没有啊？你就没进入这个原则里面，“我只要去了，我就不能羞辱神”，咱是次次去了羞辱神名，不知道丑就又回来了，回来了还说“这个人就不行”，你在家里想了没有？你根本就没有想“我怎么才能救了他”。你救不救他那是次要的，“我先去，我向上汇报说我去了”，在你这儿这是第一，你给我汇报是第一，你不是说向神交账，“我怎么能救了他”是第一，你的方向就是错的，你是应付我呢，你是给我汇报，“我去了啊，这个人不行。”你想达到让我说“不行就不要了”，你要的是这句话，你的存心不对，你救人的存心就是不对的，你明明看他就是你的仇人，你不想救他，但是你也去了，你是为了给我交账，让我知道你去了，你的存心是不是就不对了？（嗯。）

在原教的时候，同样都是一线，我们那个时候为什么作回来的人就多呢？他们就是用老方法，不停地去，不停地去，可去了就不行，这是灵界争战，人家灵界撒但都知道了，还能用老方法吗？不能用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咱必须得比他高，这个高怎么来的呢？你得一步一步看清灵界争战，你看清楚了以后，“我该怎么去走？”人家不听、不看、不接触，这个你知道，是吧？（嗯。）你就知道人家不听，那你就没想“我怎么能让你听呢”？人家不看，“我怎么能让你看了呢”？

人家不让你进门，“我说什么话他能让我进了门？我的那个招是绝招，我说了这句话你肯定让我进门，你不好意思拒绝我”，这个时候你再去就可以了。让他听、看、接触，这三项达到了，你后面再打，这不是就好作了吗？前面的这些你有吗？我说的80%是不是这？（是。）你要是不理解，你就产生疑问，“咋非要达到80%呢？”你给人家传福音去了，你理解的80%是传福音，我说的80%是这个，你听懂了吗？（嗯。）他不听、不看、不接触，你怎么能有后面的内容？你总说“我打了，人家不听”，我说的是你把前边的80%说好，前边的80%你怎么说呢，我说的是这个。“你不听，我怎么能让你听了？你不看，我怎么能让你看了？”你想也没想，就是一趟一趟跑去干这个了。你用脑子了吗？用心了吗？你不是用心，你不是用智慧。就像咱刚才谈的，孩子不好好吃饭，总要乱跑，那我就把他放到窗台上喂他，我把他定到那里，我一口一口地喂，他能下来吗？他下不来。我把他放在窗台上，他下不来，我喂他，他就把饭吃完了。你把他放到“窗台”上了吗？这不是给你说的有路了吗？剩下的还需要我去教吗？（不需要了。）自己就想了，是吧？就像我以前认识的一个姊妹，她在原教会呢，原教会已经封锁了，都不是不听、不看、不接触了，人家和她说的是什么？“某某要是来了你就打她，她已经成了邪灵了”，人家说得神乎其神，还说“她就是邪灵，你要是沾染上她，你家里就不平安了”，人家把我说成是邪灵了，“她到谁家去了，一进人家院子，人家的院子就地陷三尺”，你说害不害怕，他给别人一说，别人就想“怎么能邪成这呢？一进人家院子，人家的院子就地陷三尺”，你说害怕不害怕？人家就把我传成这样了，我还敢去他家？（谁也不敢接待你。）所以我不是没有目标地去，我就知道人家要打我、要赶我呢，所以我去之前已经想好了，然后我就到她家里去了。我一到她家门口，她一看我就说“你！”她没想到是我，紧接着又说：“你怎么来了？”我说“哦，别怕，我不吃你家的饭，也不喝你家的水，我只说几句话，说完马上就走。”“哦。”我这一句话已经把她稳住了，她还好意思赶我走吗？她不好意思。因为原教会封锁了，她就怕我来呢，可偏偏就来了，“不让来，不让来，这邪灵还是来了，防不胜防就来了”，她想的是我坐下就不走了，是吧？她就怕我给她讲的不走了，所以我先说，“你别怕，我不吃饭、不喝水，就说几分钟”，我当时说这话就是羞辱她呢。我说了以后，她说：“几分钟行。”其实我是几分钟吗？只要几分钟拉开场子

后边就出来了，她只要让我说，那就不是几分钟，我说几分钟，她肯定让我谈，我要是说“我不走了，我坐在这谈”，她让我谈吗？她不让，她就赶我走呀，所以我就说“我说几分钟，说完我就走了”，然后她就说，“行，来”，让我进门了。她接受了以后，她跟我说心里话了，“原教会的人说你要是来了让打你呢，拿棍子打，说你去了别人家，别人家地陷三尺！”就说得这么可怕，我说：“那你怎么还敢接待我呢？”她说：“谁知道你今天来？主要是你说的那个话，你说你不吃饭、不喝水，几分钟说完你就走了。”她没想到我说这话。因为我这个话想了半夜，人家不要我，不让我进来，要拿棍子把我打出来，所以我就得想，“怎么才能让人家要呢？我要是说半个小时或者几个小时，人家肯定不让我说，那我就说几分钟，而且我们还认识，人都有面子，她总不好意思拒绝吧？”所以我先把她怕的那个地方说了，她还好意思撵吗？我说的那些话就把她撵的思想给抵消了，我已经把她的心里话全说出来了，要打、要告、要撵，要吃点饭、喝点水都说出来了，她一想，“怎么人家把我的心理给刻画出来了？”然后她不好意思，她就让我进去了。我进去之后就抓住机会，必须给她亮明了。进了门，我也不往她床上坐，我就拿个小凳子坐着，我说：“我几分钟就说完了，但你得有个样吧？你坐到这里听一下，就这几分钟。”但说的时候，我就连哭带说。我为什么哭呢？哭是装的吗？我确实不是装的。我给她谈的都是真心话，“我跟你认识，看把你吓成这，从我内心里面来说，我放不下你，别看你把我当邪灵，从我心里来说我还把你当亲人，我就明白这些，都给你谈完以后我就走”。我一边说一边哭，我说：“别人把我当邪灵，都说我是邪灵，咱俩这么好，如果我就是邪灵，我走错了，你该不该救救我呀？”我就挖她的心。我说：“就是你把我说成邪灵，但是我今天明白了点，我还要来救你，可你是怎么对我的？”我和她对比了，“你是啥人？别人说我是邪灵，走错了，你该不该救救我？你去救我了吗？你吓得离我那么远，你不敢见我。你把我说成邪灵，但是在我内心里面知道，我走的这条路是对的，我还想着我要来救你。”这样一对比，她是人吗？她是人还是我是人？我说的这话已经把她打了，我越哭着给她谈，我越打她，我打还得打到她心窝里，我给她谈着还打着她，我谈一下往回打她一下。我说：“你是人吗？你该救我吗？他们说我是邪灵，走错了，你该不该到我家救救我去？我亏待过你吗？可你救我了吗？”我说了这些以后，她就流泪

了，“真的是这样，我就没想着救你去！”我说：“是呀，咱这么多年了，别说朋友了，就说认识的情况下，我走错了，你该不该救我？你把我当邪灵、当敌基督，把我拒之门外，这叫爱吗？神就是让你这么做的吗？你说我走错了，但是我还得给你谈谈，我是怎么走的，我为什么能这么去走。”我给她谈了之后，我才返回来一步一步挖她的心，打了她，等我谈完之后我不哭了，她哭去了，“哎呀，真的是这样，你说的一点都不错！你这才几天？你咋知道这么多呢？哎呀，真的，你说得对呀！要说我跟的对吧，可是眼看着你死了，我也不去救你，我还想着打你，把你打死”。我就把灵界的事给她说了，“你这么对待我是因着什么，今天你没有打我是因着什么。”她就想着，“确实是没打了你，是你那句话让我没法打你”，按说那是早就预备好的，在原教会人家早就教人打呢，但那会我把她打的招给她解开了，所以她就打不了我。我说的那句话她不能打我，把她的话给捆绑了，她在这老老实实地听完，听完之后她哭了，她说：“别走了，晚上再好好谈谈！”住了一晚上，第二天跟上了。从那个里面就看见，你真的想去救她的时候，有招吗？你有过这么一次吗？有没有？（没有。）你救人，你得有救人的态度、救人的心，你是救吗？你说你没救过来，原因是什么？（没有用心。）当我跟她说“你说我错了，我到你家救你呢，我豁上你打死我的情况下，我还来救你，谁的对？”她说：“呀，还是你的对。”她去认识她自己了。这是不是就看见了？而你这80%里面主要是谈什么呀？异象方面的，国度建造和教会建造。我这会儿谈的有没有这些？（没有。）我给你谈的80%是这，有了这个你后面的就好说了，但是你现在的这个关就不过，就差这个。“人家不听”，你老是说人家不听，你的心态就不对，你就不是亲妈，你就不是去救人。你如果真看见这步工作作的是什么，你就看见他们可怜，你就会说“真可怜”，你对他自然而然就是一种发自内心地要去呼唤他、去救他。如果你不是这种心态，你救不了人，那你就是糊弄神，也糊弄人，你就不是去救人，你是在那为了交账，为了给带领交账，“我去了，等月底汇报的时候，我去了哪个地方，去了好几次，去了哪家哪家”，完了。

建丁，原教会的又是你姨，又是你舅妈，她们把你赶出来了？这你都救不了！为啥说人太奸诈？那是你姨，那还不是别人，她能把你赶出来？“你是我姨，我就不走，我就住到你家”，我不相信她能赶你走。

这就是人的心态不对，救不了人。你去了就看人家脸色，看人家听不听，你看人家对你不好，“拉倒吧”，人家再说句“你走你走”，更有理由借口了，“你看人家就不让我进去”，你是脸面、地位全部占了，根本就不是一心去救她。我举的这几个例子，可不是让你们作每个活儿都按我这个套，可不是这个意思，你进门人家就不想要你，那你就得想，“怎么能让他要我呢？我说什么话呢？”这是你得想的，“我姨会说什么话，我得说什么话”，你想一下，这是你个人的事，我教你的，那是套的。我说的这个姊妹是因为我在她家住过，她有时候也来我家住，我们的关系挺好，这个时候我打了她，我再说着她，我再挖她的心，她敢把我怎么样，我心里是清楚的。如果是你的姨，你的亲人，这还怕呀？更不怕，你挖她的心，打她的心，是不是一样的？这下去有没有路了？传福音的原则里面说：“传福音得尽到责任，认真对待每一个福音对象，不要轻易错过，就是你对待每一个福音对象都要认真了解，如果符合传福音的原则就争取得着他。”只要是真心要神的人，你就得全力拯救，你说咱尽本分是全力吗？全力是全心全力，你得用上心。咱现在打仗是什么呢？只要这个福音对象到了，咱进去了，就是说“教会建造、国度建造……”就这几样，人家听不听你的？（不听。）你先把前面这一截弄好，这就叫打前奏，这就是我说的80%。是咱没有理解了我说的80%，就说“80%不行，越到80%，越把活儿搞砸了，不能80%。”现在这个80%听懂了吧？80%是什么？不是说到人家家里你打哪个人八次、十次。虽然你去了八次、十次，那也不是80%。咱以前说过，80%就是到咱家也行，到他家也行。而且去了之后，他能够听，而且不会把咱撵出来，这就已经够80%了。你说咱现在打仗是不是就需要这80%？你把80%补上，后面再打，是不是就行了？（是。）这80%不是你拿上礼物八次、十次去他家，不是这个，你再拿上礼物去八次、十次，人家就听你的话了？这个听懂了吧？就是打心理仗。（你去了人家会怎么说，你又得怎么说，人家的心理动态你就得掌握了。）对，“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就是人家是什么人，他是什么样的背景，能让你进门还是不能让你进门？如果不能让你进门，你先达到能让你进门，你后边再说什么话，他能听你讲，而且还做饭给你吃，还能让你住下，这是不是就行了？剩下的你去给他谈，这就是智慧，“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他封锁严密，这个封锁严

密就是不看、不听、不接触。“你封锁严密，我有百般智慧”，看见了吧？百般智慧开了他的心窍，然后再打仗，这就是咱里边说的80%。

指挥的责任（二）

我听了你们说的这些话，看见你们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并不是听不懂话，你们能听懂话，主要是你们没心，你们是一种应付、糊弄、欺骗的心。你们根本不用心，所以导致别人说“你去这么作。”“哦，我就这么去作。”你根本不管这个活儿能不能作成，你也不管你的使命与责任是什么，“你让我这么作了，我就这么作了，我就是砸了也好，打了也好，你让我这么作的呀”，你是理直气壮，你没有说“弟兄是怎么说的，王静是怎么说的，这个事要怎么做呢”，用心揣摩一下，怎么能做成这个事。这就跟你教育你孩子一样，你孩子给你洗锅扫地呢，你嫌他扫得不干净，或者你嫌他的某种操作不规范，你告诉他一下，如果他心里是乐意的，他愿意主动干这个活，你告诉他一下，他能从你的这个教导中学会干活。如果他本身就不愿意干这个活，但是你强制告诉他让他这么去做，你说出来的结果是什么？这个活儿能干成吗？（王静：干不成。）这个碗肯定得打一个，这个扫地肯定得出个问题，你说让孩子们扫地，他不愿意扫这个地，拿个笤帚从中间扫了一下就过了，当妈的说他，“你怎么扫地呀？凳子底下就不管，桌子底下就不扫一下？”你说不说他呢？你肯定要说他呢，是吧？他本身不愿意扫地，但是你说出来了，他该不该做呢？他还得做，那就拿着笤帚“咔咔”一扫。你在桌子底下放一个瓶子，或者是敌敌畏，他管不管那个？他不管，他拿着笤帚“唰”一过，敌敌畏的瓶子倒了，瓶子破了。你说啥呀？你要说他的时候，孩子有没有话说？孩子说什么？“这是你说的，你让我扫桌子底下的，你要是不让我扫桌子底下，我能打了吗？这怪谁呀？”咱就跟这个孩子一样，你本身做这个事的时候，你是不乐意的，是不甘心的，你不是尽心的，你只是什么呢？“我是一线的，我站在这个位置上，你让我干，我不得不这么干。”所以，你根本不是想真心把它干好，你是人在曹营心在汉，你手里面做着你的活儿，心里面想着你的事。让你去打仗去了，你不是去想怎么样才能见证神，你是看看表，“呀，四点半了，快赶紧接孩子去”。你想的是你自己的事，所以就导致了这样的结果。王静给你们交通了多少次，她交通的是什么呀？她交通的是80%，她交通的80%是说什么80%呢？是说让你这个中间人维护这个环境，你不能让福音对象跑了，你得维持住让他

听，你得维护这个关系，不能让他报了警。只要他不跑，只要他还能耐心地听，这个见证基本就能作成了，这个占成功率的80%。它占成功率的80%，如果你维持不了这个，就是再好的见证，你进门，他出门，还是白搭，是说你得让中间人来维护这个环境，这个占成功率的80%。如果没有一个合适、好的环境，你就是再好的见证，也见证不了，因为他不听、不看，那你还见证什么？那王静的存心是让你的这个中间人把这个作好，知道他的本职工作是什么，他就是维护环境的。可在你们来看呢，经过一级一级传达以后，到你耳朵里的是什么呀？80%成了什么了？作工成了中间人作工了，中间人得达到80%，福音对象80%能听话，这个关系达到80%了，见证人再来见证，是不是这样？（嗯。）那你说，还要见证人干什么呢？有什么用呢？他都已经达到80%了，那剩下的20%他作不了了？咱写见证文章，你要是达到80%，那直接把见证文章给他看就行了，那要其他人干什么？吃闲饭呢？所以导致一线里面培养着一群酒囊饭袋，也就是一线里面的干将就是酒囊饭袋，这是你们一线指挥给培养出来的，不愿意承担责任、不愿意担当，把所有责任全都推在了中间人身上，这还叫一线吗？那作出来的是什么？中间人能够把线索做到80%的情况下，那这个线索一定是垃圾。中间人能淘出宝来，那是什么宝？中间人能淘出宝来，那中间人是谁？如果他真能淘出黄金来，那他还叫中间人吗？还叫新人？中间人淘出宝来，你们戴一个冠冕，“我们是一线”，你们就只是做一个官，酒囊饭袋带一个一线。是说在全职尽本分里面，属你们一线的好活，清闲呢，一线戴了个冠冕，看看一线这几年所作的工作，打进来的是些什么人？你们自己心里面有数，要么没有人数，要么进来的人都是垃圾，教会里开除不要了的垃圾，来了尽本分尽不上的……你们回过头来回忆回忆看看自己作的工作是什么？反省认识了吗？你们拉回来垃圾之后反省认识了？我几次交通说，“你们一线作的是什么工作？怎么尽找的是些垃圾呢？”我没有交通过吗？可交通过之后，你们反思过吗？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直到多长时间以后，你们不但不去反省认识，反过来还抓把柄呢！王静给你们交通了，得达到80%，达不到80%不作。然后你们就成了原教会的不作，拖不到80%的不作，导致后来摸线索，就没有成功的线索。我那次听他们汇报成功线索，什么是成功线索？成功线索就是达到80%，福音对象能听了，这就是成功线索，这叫成功线索吗？我刚才问了，如果成功线索是这

样的话，那一线还做什么呢？为什么成了这样呢？“这是王静说的，达到80%。”把责任就推到王静头上了，“是王静要求的”。刚开始作工，是要开荒区呢，也就是要打下一个点，就必须把这个点打下来，这个点还得坚固、坚牢，也没有那么多线索，所以说只要有一点突破口，就不能放过，必须得把他打下来。也就是要打回来这个人，不是和他去商量，不是经过他同意，而是打得他服服帖帖。时间一长，人容易站地位，一线人员就站在神的位置上教导人了，这是羞辱神的事。人容易钻这个空子，所以说不愿意让你们直接打，让你们怎么呢？见证，沟通，用你的活出来见证。你打不了仗，你直接见证不了神的性情，所以说，就妥协一步，咱先不要这样直接打，你打不了羞辱神名呢，人家抓把柄呢，所以才用这种和谐的作工方式。和谐的作工就是经过中间人跟人家说好了，咱温温柔柔地把这个工作作了，但这并不是神的心意，只是有一个过程，神的心意是让咱把神的性情给见证出去。所以咱再次交通，把这个扭转过来，你去作他去，你不是去请他去，不是三请诸葛亮去了，也不是去捡破烂去了，是去干什么去了？是把他抓捕回来，做神的牛马，规规矩矩地来做神的牛马，是把他抓捕回来，你和他商量吗？所以说，刚开始往进打人，也没有多少关系人，就是硬往进打呢。以前你也知道，只要知道他是信神的，只要稍微认识一点，直接进门就是打，不存在有关系，就是关系一般也进去打呢，再后来就是有点关系，能说上话，直接进去就能交通的，可你们到了这儿，就成了80%了，咱扭转这个观点，不需要达到80%，只要人能够说上话，你这个中间人过去，最起码得和人家约一下时间，你也不用说是干什么，你说：“我去你家，你在家了吧？”你别去了人家家了，人家正要去医院呢，你什么招呼也没有打，你进门了正要和人家说话，但人家要去医院呢，你刚和人家说两句话，人家急得要走呢，你还嫌人家不听，“啪啪”再把人家打上一顿，你不是神经病啊！你什么也不探、不问，不和人家提前沟通，就直接进去了。中间人起什么作用呢？就是说，你不敢露你要和人家谈什么，最起码他知道你是跟的，或者你就是串门的，你也不用直接说见证，你就说“我串门呢，在外面溜达溜达，你在家呢吧？”或者是亲戚，或者是处的好的朋友，“我多长时间没见你，这两天你有时间没时间？我去你家转转，溜达溜达”。你说一句话，只要能把他留下来，他今天有时间，这就行了。你能进了他家门，他能给你一天时间，不需要你给他阐明“我今天

是来干什么的”，这是不是就够了？（嗯。）那个80%，是说他心里的素质，是他心里面的一个目标，是他的责任，不是说让他拉关系拉到80%。就这么一个事情咱都理解不了？真的理解不了？还需要说“王静说了，得达到80%，达不到80%不打，达不到80%不做”？（王静：他们没有理解了那80%是什么。）他不是理解不了，他是不能去理解、不愿意去理解、不想去理解，他想理解吗？他对这个事情不感兴趣，可有可无，就是一种应付糊弄、欺骗，可有可无的。就好比这个袋子，这个袋子里边放的什么东西你知道吗？在座的八个人都不知道吧？（不知道。）如果是接待家本人，他每天都要收拾桌子，都要擦桌子呢，你说他知道不知道？（知道，肯定知道。）你是来干什么的？你擦桌子了吗？你是来做客的。你研究吗？你动吗？你肯定不知道！如果你是这家人，你是来这里作工的，你肯定得知道该怎么作。可你是谁？你是雇佣兵，你只管挣你的这个钱就行了，你是为了你的名誉、名声。所以说，在你这里“她说得达到80%”，有一个人说，“人家说这80%是说中间人”，“好！中间人达到80%，正合我意”。（王静：中间人达不到80%他就不做了嘛！）不做了，“这样正好，我就能在这里坐着。我在这里坐着，不是我不作，是因为中间人作不了，是教会给的线索不成熟”。人家还带了一个好名字，“是教会给的线索不成熟”。“不管你是王静还是弟兄，你再来抓我，这和我有关系吗？是我不做吗？”理直气壮，有了足够的理由，你说你知不知道这个80%是你造的谣？你敢说你心里不知道吗？这是你的想象观念，你敢说你不知道？你心知肚明，这不是王静对你的要求，是你自己给自己画了一个饼。这其实就跟什么一样呢？就跟咱信神一样，你信神神告诉你说：“我定规一个人的归宿不是根据其年岁的大小，不是根据其资格的老幼，也不是根据其受苦的多少，更不是根据其可怜的程度，而是根据其有无真理，除此以外别无选择。”这话你知道吧？可是你是怎么走的呢？神这么说了，你歌也唱了二十年了，你跟着神话走了吗？“我不看我资格老幼，我就追求真理。”你心里知道，但你就不这样走，你就要按照自己的想象观念走。神没有按你的观念想象作，你还有怨言，“我可是跑了呀！我不停点地跑了呀！”你说你讲理不讲理呀？就像你孩子上学，你明知道学校里面招的是理科生，但你让你孩子在家天天背的是英语，去了学校了，人家学校不要你孩子，你还跟人家大吵大闹，“我孩子英语考了一百分，你为什么不要？”你说你不是神经

病啊？这个你能理解，在神家你就理解不了了吗？神对你提出的要求你实行了多少？基督说出的话，你还不相信呢，那王静说出来的话你怎么可能信呢？神的话你不可能落实，王静的话你又怎么可能落实呢？神的话你能改变、你能造谣，王静的话你为什么不可以造谣呢？只要对自己肉体有利，你就可以造谣，你说你邪恶不邪恶呢？造了谣你还不承担，你还不担当，还找了个理由，“你们没有给我交通清楚，我误解了”。就说你是误解了，即使王静不给你交通，你还不知道这个工作该怎么作吗？就像父母教孩子扫地一样，他父母没有教他，就直接告诉他让他扫地，“把床底下收拾一下，扫一下。”他不知道该移动那个瓶子吗？是他不移还是他不知道呢？如果今天是得恩典呢，“信了神什么病就好了，信了神就得恩典了，家庭就平安了”。你的亲戚，你喜欢的人，用不用别人给你拉关系拉到80%？不用别人给你拉关系拉到80%，你自己什么都会，什么都能做了，可来到这儿你什么也做不了。你说，王静给你交通了，你误解了，咱把这个扭转过来，我再一次把王静的话给你交通了，说清楚什么意思，他们给你传达下去了，是什么呀？直达。这又成了，“王静是要拉80%的关系呢，弟兄让直达呢，你们两个人打架呢，我们下边的人该怎么走呢？”有足够的理由。让他们谁下去交通直达了？伊丽交通直达了？都是为了适合自己的口味，我只不过是说的什么呢？中间人不需要和福音对象一直去拉关系，只要你能够进去，能说上话，联系好就可以了，这就可以直达了。这不就直达了？什么叫直达呢？一个电话也不联系，直接就去人家家里？你就是去串门，你就是走亲戚，你是不是也得给人家提前打一个电话，问问人家在不在家呀？这还用有意识地去培养呢？还用指挥告你说该怎么做呢？反过来你们在这里有了理由了，“我直达了，有几次我直接进人家的门呢，人家把我赶出来了”，真的就是你说的直接进人家的门，人家把你赶出来了？你说的这个话是不是事实？（李答：人家不听。）人家不听是人家不听，我说的是你刚才说的那个直达，你是不是直达呢？没有打招呼就过去了，中间人没有打招呼吗？（李答：中间人没有提前说。）那为什么不说呢？提前没有给人家打一个电话说“你今天在家吗？我今天去你家串个门”？（李答：我当时就记得他们说的直达就是这么直接进去。我和杨柳就是直接去的。）那你说这是谁的过呢？（李答：我自己。）她就是说直达一下，不需要你抠这80%了，她说直达你就直达吗？这就好比咱坐班车，有从一

个市到另一个市直达的班车，是吧？（嗯。）比如说，你要去你姑姑家呢，你从这边坐上车直达你姑姑家，但是到了你姑姑家的那个城市的车站，人家那个车还走不走了呀？不走了。直达你姑姑家了没有？虽然人家的车是直达的，但那就等于直达到你姑姑家了吗？人家说的直达和你说的直达一样不一样？你揣摩她说的直达是什么意思了没有？（李答：没有。）咱先不说果效如何，就说你们说的这个直达和伊丽跟你们说的直达，是不是一个意思？你刚才还说了一个什么呀？“去了福音对象家，人家的门锁着呢。”（李答：哦。）所以你要直达，但没有进了家，是吧？（李答：不是，伊丽原来不是跟中间人说直达呀，我们天天等伊丽和晓夏过来，然后跟上去，她们没过来。后来我和中间人商量，我们下午去摸一下，看这个人在不在家，我们去了之后，看到人家家门锁着呢，然后伊丽说直达就是跟着见证人去直达呢。杨柳她们都是这样说的。）是吧？在你这里说的直达就是不打招呼，直接去人家家里，但看到门锁着呢，这就是直达的后果。（李答：不是。这样说直达意思是……）你刚才表达的不就是这个意思吗？（李答：伊丽跟我说的是，见证人跟上中间人直接去那家。）这不就是说见证人跟着中间人去了福音对象家，看到人家的家门锁着呢？你这会儿说的不就是这个事吗？是吧？（李答：这个事伊丽不是这样说的。）你说的是不是这个事？（李答：嗯，是。）咱不管伊丽说什么。就你刚才说的这个事是不是这么一回事？（李答：是。）见证人跟着中间人去了福音对象家了，看到人家的家门锁着呢，是这个事吧？（李答：是，但是呢，我说“咱们得提前摸一下，如果摸一下……”）你别说但是，我就说这个事是不是已经形成了？是不是这个事？（李答：嗯，是，我和肖迪去了，到那看到门锁着呢。）你看着门锁着，你心里怎么想的呢？（李答：心里想的就是，这就不能跟着中间人这样直达，耽误多长时间，咱还得提前跟福音对象说好，然后再跟他们来，就这么想的，再没有想别的。）再没有想别的，是吧？（李答：嗯。就是说我们两个人先摸。）你说的这就是一个直达，对吧？（李答：不，这就不是了。）这不叫直达，这叫什么？（李答：……）你去了，是吧？（李答：不是，主要是我谈不了多少见证，是让她们相跟上去呢，她们来不了，我说先和肖迪摸一下底再说。）我和你说什么呀？我说的是这是在你身上发生的事情，而且你在这儿说你理解这个直达，刚才你说的这件事是不是把你说的直达完全说清楚

了？（李答：嗯。）中间人都不知道福音对象家里有没有人，然后就带着人去了，是吧？中间人加上你，再加上其他人，一共几个人去的？你们有脑子没脑子？你说这是不是酒囊饭袋？你说在这件事上，咱能做出酒囊饭袋的事来，在你家里面，你是酒囊饭袋吗？（不是。）为什么中间人联系都不联系福音对象就去人家家里了？中间人就没有和福音对象说好，连时间都没说，人家在家不在家都不知道，你就能拉着三个人跑一天，去了才看到人家锁着门。（李答：没有三个人，就我和肖迪，晓夏回去了，我和他们说的是“直达不行，咱再摸一下，看人家在不在”，后来我和肖迪去了才摸，看福音对象在不在家，如果在的话，那就定好时间再让他们过去。）我跟你说的是你是一线人员，你相当于是见证人员，你是中间人还是见证人？（李答：我才操练呢。）你操练也好，见证也好，你是见证人，你跟中间人去了，去了之后碰了一个钉子，人家锁着门呢，你就不反思？就不看看自己一天做的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现象呢？你问都不问中间人，“你看看福音对象在家吗？联系好了没有？”你有没有这句话呢？我说的不需要达到80%，然后你们就连电话也不打了，连福音对象在不在家也不问，就直达了？你说咱心里在想什么呢？是不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呢？你腿是来回跑得不停点，认为“我是一线的，我是见证神的”，可你心里想的是什么呢？你想着见证神了吗？你想着传福音了吗？如果你要想传福音，你还不知道跟人家说什么，跟人家交通什么？福音对象在不在家，你不得调查一下、问一下吗？这就证明你啥都没想，你想的是你的私事，你说你去人家家了，人家门都不开，这叫什么呀？从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极端，从中间人达到80%才去，最后到连问都不问中间人“福音对象在家不在家”，直接就去了。为什么能从这个极端跑到那个极端？这个行动、这个动作，是不是想过来定罪我呢？“按80%行不通，你说的直达也行不通”，反过来咱还有理由了，寻求也不寻求，问也不问，就说“我们去了，但这个人没有作过来”。没有作过来是什么原因？“人家不听”。没有作过来，人家不听，是什么原因？是因为直达的原因吗？还不就是因为都吃惯懒饭了，习惯性的就是“达到80%以后，我再去作，这多好呢，你什么都联系好了，我过去‘咔咔’两句话搞定”。现在碰壁了，不能作了，告诉我这个事情行不通，还得达到80%。你们不是想办法，看怎么能把这个工作作好，而是想办法告诉我，证实我说的这个行不通，就是神交通的，

神说：“好比说，我告诉一个人用方砖垒个墙，多高，多长，垒在哪儿都告诉他了。之后敌基督来了，‘这个墙这么高行，但是如果这么垒的话，风一刮能不能倒啊？’他一听，‘是啊，能不能倒呢？神也没说，那我就先不垒吧。’我去了一看，‘你怎么不垒啊？多少天了垒不起来，这不是耽误事吗？’他说有人说怕风刮倒，我又告诉他怕风刮倒的话就用根柱子支着，他记住了，之后敌基督来了一搅扰，‘支一根柱子能行吗？得两根吧？’他一琢磨神说一根，也没说两根，就不知怎么办了，被敌基督一搅做不了了，前面我说的话全白费了，这活儿就干不下去了。这是不是等于被敌基督控制了？你做这个事应该听谁的？（听神的。）那神说话你为什么没听呢？你是不想听吗？你想听，但你被敌基督的一种邪说谬论搅和了，这样你做事的后果就等于是被他控制了，你的行为、你的思想都被他控制了。最后，你的本分没尽上，你也没顺服神、听神的话，这个后果是谁造成的？是你的愚昧造成的，也是与敌基督的搅扰、控制分不开的。”（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三）》）神让一个人在这边垒一堵墙，敌基督过来说“这个墙这么高行，但是如果这么垒的话，风一刮能不能倒啊？”这个人还垒不垒了？（李答：不垒了。）不垒了。他就不想，那他要是好好想一想，是不是他自己能想到顶根柱子？神告诉他顶根柱子了，然后敌基督过来再告他说，“支一根柱子能行吗？得两根吧？”他还垒不垒了？他又不垒了。什么问题？他本身自己就不想作，就懒得作，假带领他就不作。什么是假带领？不作为，为不作为找理由、找借口。把你打回去，说“不是我不做，是你们规定的这个制度不行，行不通”，还来了一个，“谈崩了，最后没作成，人家不听，跑了”。这个活儿作不成，和这个直达有没有直接关系？有没有关系？咱先不说她说的这个直达。咱说的直达，就是正常地说，不和人家说见证神的这个事情，意思就是不打草惊蛇。直达，就是不和人家说见证神，只是说，“今天我过去只是和你聊聊天”，是打过招呼的。打过招呼了，然后你不和他说今天做什么，是说这个直达。你的这个直达，你过去这个工作作成作不成，和直达有没有关系？（没有。）没有任何关系。可你们把这个关系放在了什么上面呢？“我给他们传了，三家都跑了。”怪在了直达的原因上。这是不是找了一个理由、找了一个借口，还用事实来证明“你说的就行不通，不能这么作，还是原来的达到80%的好，联系好了我过来，联系不好我就不过来”。那就好了，

有几个垃圾捡几个垃圾，没垃圾连门都不用出，垃圾还得中间人联系好了，你们直接过去捡一下。“一百个人有三个垃圾，我过去捡三个就行了”。你要说直达的话，一百个人我得直达一百个人，有点累，剩下的时间自己多舒服呢！”担的是一线的名，挣着一线的工资，然后干着捡破烂的工作。当神作工完了以后，领奖赏的时候，领的是一线的奖赏，什么好事都让你得了。人太邪恶、太败坏了，欺骗神的办法多得是，欺骗、骗取、应付糊弄，不用人教，自己的点子可多了。那你说，在尽本分的事上，在作工的事上，不要说点子了，就是告诉你一个规条你都做不了、理解不了，一句话理解错了，“他没有说对”，这都能成为理由。咱吃饭的时候，没有因为一句话说错了，把饭吃错了，把饭塞到鼻子里面。话返回来说，这个直达和你要传的这个人成不成功，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有直接关系的是什么？两方面：一方面是对方本身就不是神要的人，就不是神拣选的人。本身就是神不要的人，就是累死你，你也传不进来，神就不让他进来；第二个原因，你自己不会见证神，不会作工，你作不了工作，这个人就是神不要的，那正好不要，那是神的主宰安排。那让你见证，你把你该尽的责任尽了没有？该尽的本分尽了没有？你的责任完了没有？那你要想尽好你的本分，要想尽好你的责任，首先你要提高什么？你首先得提高你的业务知识。你的业务知识提高了没有？该怎么见证呢？一线该怎么打仗呢？你们就连80%的直达，这个都理解不了，那你说打仗，可想而知，可能吗？还见证神呢，可能吗？也就只配捡一些垃圾。怎么见证神呢？这80%有一年了，还是两年了？（三年了。）三年了！这80%，把一线培养成了酒囊饭袋。不是说学会了见证神，把神的性情见证出来，而是就学会了捡垃圾，成与败和自己无关。都拉成80%了，那这个人肯定回来了，所以说你们还用提高技术吗？不需要。你们不是说自己把自己的技术提高，不想着怎么见证神，只想着捡垃圾把人哄进来，所以导致只是一些作法上的改变。你们作的是什么呀？开心窍呢，是吧？除了开心窍还有什么？还有哪些作工方式？（晓夏：开心窍谈做人。想法子看怎么能把人拉过来。）做人，肯定先谈不到做人，就说开心窍，这个开心窍是把人拉到什么里面呢？（伊丽：把他带进神话里，让他的心灵得以苏醒。）我不知道你们原来是怎么作的。真正地去作，是要求你们一线去见证神的性情去了，第一是要见证神的性情，你过去作工，这里面是不是有好多还是见证神的

恩典呢？因为这是国度建造，原来是教会建造，那一步过了，过时了。现在是国度建造，得跟上神的步伐，跟上神的脚踪，跟上神的脚踪才能蒙拯救，可以说这是一个作工步骤。就是说你还是跟着他的想象、观念去见证，他的想象、观念就是不能丢了神。他主要是怕什么呢？（唐馨：灾难。）怕灾难，怕死，所以不能丢了神。你给他一个信息，告诉他“神在这儿呢”，满足了他的欲望。他说“我愿意跟。”“行。”然后你的任务就完了，这就是你捡的垃圾。见证神是见证神的性情，一线就是见证神的性情。你去见证的时候第一不是先告诉他说“现在福音临到你门上了，教会建造时期是恩典的作工，是福音临到你了。”而国度建造的见证是什么？话语时代要达到什么？话语时代主要见证的是神的什么性情？恩典时代见证的是恩典，是吧？（嗯。）话语时代见证的是什么？国度时代见证的主要是什么？以什么为主？（伊丽：神狮子般的性情，以刑罚审判、揭露解剖为主。）见证神以什么为主啊？以神的公义性情为主。你得把神的公义性情见证出来。恩典时代是让你见证神的恩典，让人信神，信了神就能全家蒙福，而国度时代是要见证神的公义性情，让他看见一切都是公义的，神就是公义。就是你不管临到什么样的环境，一切都是神的公义，解决人对神的误解。人为什么对神信不来？为什么痛苦难受？为什么有眼泪呢？为什么消极？什么原因呢？心里有埋怨，只是嘴上不敢说、不能说而已，一切都是对神的误解。这个误解是什么呢？觉得神作得太不公义了，是要控告神。控告神但又没有哪个法院能接受，但又不敢告，不敢告又不能不告，所以只能是在自己的心里边产生一种埋怨，消极、埋怨、背叛。那你今天见证神呢，就得解决人对神的误解。你要解决人对神的误解，那就是什么？要见证神的公义性情，把神的公义性情见证出来。现在人都处在什么地步了？活在了黑暗之地，看不到光明，活在肉体里面，活在黑暗之地哀嚎、痛苦。什么是黑暗？看不见神的公义，这是不是活在黑暗之中？你临到就是光明临到，你就是要给他见证神的公义性情。那既然话说到这儿了，那你知道你过去是该干什么的了吗？你的使命是干什么的呢？你要给他见证神的公义。你过去是干什么去了？唐馨知道不知道？（唐馨：……）你要是过去不给他见证神的公义，你过去就是谁呢？你就是约拿，你去了就是告诉他，“再有四十天你就倾覆了”，这就是你的使命与责任。你让他看见，他还有四十天就倾覆了，这就是你的责任，你去完

成任务。不管他是谁，不管他处于什么环境，他肯定是对神的一个误解，对神的埋怨，人不认识神的公义，任何人跑不出这一条，他只要对神有埋怨就该死。那要让你去见证，就是让他看见他自己该死就行了。那也就是说，你过去你要发现他为什么该死，你把他该死的原因告诉他，你发现他该死了，那怎么就不死了呢？得悔改，得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然后你过去给他一个方向，让他认识到他该死，然后又告诉他怎么放下手中的强暴，怎么远离恶道，这是不是一个流程？（嗯。）第一步你先得把他打成一个该死的，四十天就倾覆了，四十天就该死了，他看着四十天就倾覆了，四十天就该死了，他心里面就产生疑问，“我怎么就该死了？你怎么就发现我该死了？”发现疑问是什么意思？他是不是想从你这儿得着一个结果？在他面前你就是一个“算卦”的，你看见他的命运，你告诉他“你就能活二十天、四十天，然后就完了”，他让不让你走？（不让。）“你告诉我因为什么呢？为什么有这个凶相呢？有没有破解的办法呢？”他想不想破解呀？（想。）他那个时候不是想把你赶出去，他是想拖住你，“你说不完不能走”，这是他的心态。这是咱一线应该作的，绝对不能去给他见证恩典，“跟上吧”，哄着他，扭转咱原来的这种作法。原来就是半拉半拽，哄骗上让他走。那是在什么情况下哄骗呢？比如要开荒区，需要他作个跷跷板，这个人本身就不追求什么真理，那你首先摸线索的时候，你就知道了这个人人性怎么样，他就不是神所要的人，他只是一个效力的。那他是效力的，他肯定听不懂神话，他也不怕神，他信神就是混呢，或者就是帮忙的，或者就是有其他的企图。他有什么企图咱不管，咱只要能利用他，那就是什么呀？那对他就是哄骗他。哄骗他进来之后，让他先作个跷跷板，借着他扩展开那边的工作了，咱就可以告诉他“你该死了”，他能接受的话就接受，他能接受、能醒悟过来，也算他效了一次力，给他一点恩典，对他是一个拯救，他要是领受不了、接受不了，对他就是宣判“你完了，你走吧，回归世界吧”，教会也洁净了。咱作的这个工作，一个是根据咱作工的需要，根据神的经营计划，根据神作工的需要，根据他个人的条件，来做你的方案，而不是来给神家招揽“人才”，神家不要人数多，这只是一个大的方向，也是一个方框。细节的就是，你做你该做的。他们根本没有看清楚自己是干什么的。

指挥的责任（三）

598　人根本没有实行神的话

1　神的话是说到了尽头，人根本没跟上，落得太远，不能做到步步紧随，不能做到紧跟羔羊的脚踪，该守的未守住，该实行的未实行出来，该求告的也未求告，该放下的也未放下，这些都未做到，所以说，赴筵席这话是一场空，根本没有实在意义，是人自己的想象。可以说，就现在来看，人的本分根本没发挥出来，全靠神自己作、自己说，人的功用实在太小，都是没用的废物，不会与神配合！

2　神的话说了千千万，人根本没有实行，什么背叛肉体，放下观念，实行一切顺服神，同时长分辨、长见识，什么放下心中人的地位，除去心中的偶像，背叛个人不对的存心，不按着情感的意思做事，行事公正不偏左右，说话多考虑神的利益、考虑对别人的影响，多做对神工作有利的事，一切为神家利益着想，不随从情感行事，放下个人肉体的享受，除掉自私自利的旧观念，等等，人根本没有实行。

3　神要求人的这么多话其实人都明白一些，就是不肯实行，这还让神怎么作、怎么感动？做神眼中的逆子还有脸再拿起神的话观赏吗？还有脸吃神的饭吗？人的良心何在？最起码该尽的本分都未尽到，还谈什么尽所能，这不是空想家吗？不实行就谈不到实际，这是明摆着的事实！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多讲点实际》

这首诗歌的题目是《人根本没有实行神的话》，什么意思？人实行了一点吗？（没有。）根本一点都没有实行。看看咱今天尽的本分，尽的是什么本分呢？“神的话是说到了尽头，人根本没跟上，落得太远，不能做到步步紧随，不能做到紧跟羔羊的脚踪，该守的未守住，该实行的未实行出来，该求告的也未求告，该放下的也未放下，这些都未做到，所以说，赴筵席这话是一场空，根本没有实在意义，是人自己的想象。”咱信神都是信了十四五年以上了吧？伊丽信神几年了？（伊

丽：十几年了。）咱最少也是信了十来年的人了，神话看的也不少，可咱做哪件事情有神话的依据呢？咱前段时间在群里发了《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三十八篇，你们都看了吧？交通这篇神话的文稿是不是也发下去了？（嗯。）交通也发下去了，但今天咱还能说出这样的话来。那篇话的第一句话怎么说的？（神说："在人的经历当中不曾有我的身影，不曾有我话的引领，所以致使我总是远远地避开人，之后，离人而去。"）"在人的经历当中不曾有我的身影"，你是信神的人啊！在你的经历中，连神的影子都看不见，更没有神话语的引领。就像咱今天，就说你们一线尽本分呢，有神的身影吗？"神的话是说到了尽头，人根本没跟上"，一开始神话说的是异象、说的是预言，因为事情没有实现。到现在有好多神话都应验了，你也看见了，而且神话现在说的是白话文，神话现在是掰开了说，揉碎了说，说得够清楚了吧？什么是真理，咱也都知道了。什么是真理呢？做人做事、看人看事的准则。做人，你该怎么做这个人呢？这个事该怎么看呢？这个就是真理。就是说，你是一线人员，你在一线尽本分呢，你要尽本分，这一线人员该怎么做呢？有没有真理？这是不是真理？一线人员是见证神的，你怎么见证神呢？做人做事、看人看事。今天神给咱摆设这个环境，弟兄交通什么了，王静交通什么了，你去传福音的80%是指什么呢，你怎么看这个事呢？王静交通了以后，一线该怎么去做，你对这个事怎么看呢？是该落实，还是该当耳旁风，还是应付应付、糊弄糊弄，还是抓个把柄就行了呢？在我这里看呀，就不是说应付糊弄、欺骗了，我在这里看，你就是抓把柄呢、控告呢，"你不是说了吗？我是按着你说的作了，我就按着你说的80%作。按你说的80%作，结果你说捡回来的是垃圾。"我说你不能这么作，我说你来回拉关系，打草惊蛇，把能作回来的人都作跑了。原教会的，你只要有关系能进就能作，可你们是"在原教会的不能作"，好多线索就不作。我说："这成啥了？这还是一线吗？就是捡破烂也不是这样啊！"咱说"直达"，好了，一个直达，抓住把柄了，电话也不打了，直接去上门，告诉你直达，"我直达了，进不了门，我直达了，人家不听。我按着你说的做了，你说成不成吧？"这是不是抓把柄？你是单独抓把柄吗？我这样说了吗？这是一个什么性情呢？造谣、颠倒黑白、歪曲事实。你造了一个谣，然后还抓了把柄，倒打回来，你说人邪恶不邪恶、恶毒不恶毒？在尽本分上面，你没有说怎么按工作安排去下达，怎么去作工，

想尽一切办法，头拱地地把本分尽好，而是啥呢？为着自己的利益，为搞自己的经营，不择手段、唯利是图，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能给王静造谣，能给我造谣。说起这个造谣，人感觉有点难听，不愿意接受，是吧？可这又是事实呀！是不是事实？王静给你安排的，和你所实行的、和你所理解的，它是不一致的，然后你又是按着你的意思这么往下贯穿的，你说这是不是造谣？伊丽？（伊丽：是。）就像神说人就是个畜生，话不好听，但是这是事实，事实上人就是畜生。那你做的这个事实就是造谣，你说“我没有造谣”。造谣一般是有意的，是吧？“我是无意的”，你说无意能不能造了谣？是不是无意的呀？是因着人为了自己的肉体利益，所以他就能歪曲事实说话，就是神说的，猪在泥潭里面，它就感觉不到肮脏，撒但起初就是撒谎的，它的嘴就能左右说，只要是为着自己的肉体，它怎么都能说，习惯了，不以为然，不认为这就是造谣，欺骗。你想一下，你能够把王静交通的造了谣，我给你交通的，你也能造了谣，那神说的，你是不是一样也能造谣呢？（嗯。）你给神造谣，是不是修改了神的话？是不是修改了神的行政了呢？那这事你做得还少吗？只不过是神没有和你求真，不过现在也到了该求真的时候了，神和你说“在人的经历当中不曾有我的身影，不曾有我话的引领，所以致使我总是远远地避开人，之后，离人而去。”神不要了，神离弃了，为什么？神不要的，你偏要；神恨恶的，你喜欢；神喜欢的，你恨恶。这事情你是不是都做了？（嗯。）可是你这样认为吗？（不认为。）你已经这样做了几千年了，不以为然，今天给你点出来，不是冤枉了你，而是实情。神今天交通了，让你放下你的观念想象。追求真理，怎么追求真理呢？得放下你的观念想象。咱放下咱的观念想象了没有？王静给你交通的是什么，我给你交通的是什么，你完全理解了没有？你理解不了你可以问，你可以寻求。你不理解，不去寻求，你是凭观念想象去做，还给定规。

“神的话是说到了尽头，人根本没跟上，落得太远”，神让咱尽本分怎么尽呢？神让咱尽心、尽意、尽力，尽所能。你是怎么尽本分的呢？你是应付糊弄、欺骗、造谣。差得多远？落得太远！尽所能，是你一个受造之物该做的。你是什么呢？你是搞条件、讲理由，落得太远！“神的话是说到了尽头，人根本没跟上，落得太远”，你感觉你落

得太远吗？你还觉得你可以了，“我跑得不停点呀！”神看你跑得不停点吗？法利赛人倒是跑得不停点，保罗跑得不停点，神看吗？“不能做到步步紧随，不能做到紧跟羔羊的脚踪”，我以前是怎么打仗的，我带着他们是怎么打仗的，你们也看了一些，你们是怎么打仗的？步步紧随了吗？“不能做到步步紧随，不能做到紧跟羔羊的脚踪，该守的未守住，该实行的未实行出来”，让你去传福音，让你守住什么呢？让你见证神的公义性情。你守住了吗？捡破烂、说好话、哄着进来，这是教会建造？这是国度建造，教会建造是为了扩展神的福音工作，国度建造是要建造国度呢！国度里不允许有污秽存在，是要洁净呢，是要把神选民带到神话里面，是要把神选民带到神的作工里面，完全以神话为准则。可咱一线是怎么去见证神的？“该实行的未实行出来，该求告的也未求告”，求告什么呀？尽本分遇到难处了，求告神。你有求告吗？我敢肯定地说，没有！为什么这么说呢？王静跟你说了一个什么规条形式的，我跟你说了一个什么规条形式的，这个你都理解不了，你都不揣摩、不寻求，你怎么可能因着神的作工，因着神的经营计划去求告神呢？为了你的肉体你可能去求告神。“该放下的也未放下，这些都未做到，所以说，赴筵席这话是一场空”，别看着你是来跟随国度建造了，你是进国度的人了，其实你是国度以外的人，因为你就没赴筵席。什么是赴筵席？你该放下的没放下，该经历的没经历，该守住的没守住，你不依然是外邦人吗？神的国度就那么好混吗？是混进来的吗？“根本没有实在意义，是人自己的想象。”你现在为什么敢这样尽本分呢？不就是自己的想象吗？你自己想的是什么呀？“我跟上国度建造了，我紧跟步伐，你传福音传到哪里了，我去哪里，你把线索搁到哪里，我就去哪里。”那是紧跟吗？那是你自己的想象。神怎么说的呀？“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为什么不认识你？你做事的时候，你寻求神的心意了吗？你做事的时候，你敢让神鉴察吗？

神交通说，神定规人的结局有两个标准，什么标准？（唐馨：试炼人的次数和试炼人的结果。）试炼人的次数，神怎么试炼你呢？试炼什么呢？试炼的是你与神之间的关系，你对神是不是有敬畏的心。那神就要给你摆设环境。试炼人的结果，神要通过试炼看你对神的态度是什么。这边让你去尽本分呢，今天给了你一个本分，这是不是给了你一个试炼的次数，看你怎么见证神呢？你是为了成为自己生命的活

出，还是为了见证神而见证呢？在这安静的环境下，你都不能见证神，你都不能为着神，你还可能有多大的见证呢？试炼人的次数，看人的态度。神交通说两个人保管钱财呢，是吧？（嗯。）这个咱可是交通了好多次了，为什么一直交通这个呢？就是给你交通多次，你都走不上来！两个人保管钱财呢，两个人都没有保管得丢了、破损了，带领都拿走了，从外表看，是不是一样的？在你看是一样的。但在神那边看呢？不一样。一个人只是尽了一个本分，但神没有看见他的态度。另一个人他做事的时候，“神看着呢，头顶三尺有神灵，得让神鉴察”，神看见这是什么呀？他能够让神去鉴察，这是敬畏神远离恶的开端。你做什么事不让神鉴察，再一个就是，咱看看你做的这个级别在哪块儿呢，首先你尽这个本分，算不算本分呢？够得上本分吗？合神心意的是本分吧？不合神心意的就是祸患。你尽的这个合不合神心意？是不是本分呢？不合格，不是本分，是羞辱神的。就说保管钱财，神说保管钱财的那个人，他就是把钱财保管好了，神说神没有看见他，没有看见他的态度、观点，神说从来不认识他，因为他做什么事情，没有神的身影，没有神话的引领，神不认识他。他只是做了一件事，他只是个效力的，他是出力的。可咱今天呢？咱连这个保管钱财的都不如，连本分你都没有守住，你是作恶的！就好比说你们一线的，群里面发的陆靖的经历，你们看了吗？陆靖在哪个级别呀？（效力的。）陆靖交通的怎么样？作工的果效怎么样？果效怎么样？（伊丽：和我们比起来，感觉人家还行。）感觉还行？不敢说话了，是吧？陆靖作工还是差不多的，还是可以的。这就好比说保管钱财的，保管钱财他还是可以的，能保管得了。但是陆靖寻求不寻求神的心意？（不寻求。）他不追求生命进入，不寻求、不省察。摆在咱眼前的就是一个实例，那陆靖他就是能尽了一个本分，给他说得好一点，他能尽一个合格的本分，也就是他“保管钱财”合格。但神没有看见他的心，他顶多就是一个效力的。所以说，今天就让陆靖效力，他就是做到头，能把本分合格地尽下来，但他不追求真理、不敬畏神，他依然是一个效力者，能给他一个恩典，能得一千年，没有生命，因为他不让神鉴察，他不敢把心交给神。那这是不是就看见你的状况了？陆靖尽本分，他能够合格地尽一个本分，咱就说成是合格地尽本分，就像保管钱财一样，合格地保管钱财，那只是说他效力合格了，合格地效了一个力，但和生命无关呀！生命在于你的性情变化，你的性情变

化了，外表所受的苦才有价值，性情不变化，外表再受多少苦，与你的性情无关。就像陆靖，这个作为一个例子，你能看见，如果他的性情不变化，就这么走下去，他也就是一个效力的。如果说他要性情变化，敢让神鉴察，走上这个正道，那也就是能蒙拯救，能剩存下来，成为子民。那你在这里呢？你在这里是在尽本分吗？（不是。）你是在作恶，不是在尽本分，你不是给神家招来一些垃圾，就是作不了工作，把该选的人打出外面了。在你的言行举止、活出上羞辱了神名，拦阻了神的作工，给人造成了观念，让人对神产生了误解，不能进来，这是不是你闯下的祸？更不要说你给我造谣、给王静造谣，你在下面尽本分随心所欲，这就是恶行！你跟随神多年，尽本分多年，没有预备下善行，预备下了恶行！我说的这个恶行能听懂吗？（能。）这是不是恶行？（是。）这个画面清晰吧？陆靖这个就是一个水平线，他就能够在神家效力，他再追求真理，他能成为子民。那如果你连陆靖都不如，那你就连效力者都不是。连效力者都不是，就更别说进什么国度了，这是事实！陆靖作工，他最起码得揣摩“该怎么作工，这个人是什么情形，该怎么给他谈，谈些什么内容”。你们呢？你们只是过去捡个垃圾。

“可以说，就现在来看，人的本分根本没发挥出来”，看见了吗？你尽上本分了吗？每天问“你干什么呢？”“我尽本分呢。”你是在尽本分吗？你问问自己，拿神话照照。“人的本分根本没发挥出来，全靠神自己作、自己说，人的功用实在太小，都是没用的废物，不会与神配合！”就是用事实来证实，让你看见，这个话语是对咱的一种审判刑罚，让你看见，你就是废物，你不会与神配合。怎么配合呢？借着我的交通，王静给你下达了安排，如果你按照这个要求去做，这是不是配合？（嗯。）“全靠神自己作、自己说”，所以说今天之所以能作下来这些，全是靠神自己作、自己说。接下来，我看到的就是以点带面，就是从你们身上看见一线不成气候，靠你们这样打仗，想达到国度建造，那是不可能的，做不到！我每天看到你们报数据，一个月有三十个、有五十个、有一百个，一年下来得的人也不少，可是当我要用人的时候，怎么就找不见一个人呢？怎么就连一个出力的都没有呢？人在哪里呢？一看才是什么？都是人家教会里面不要的人，捡回来的都是垃圾！我要这些人干什么？要包袱呢？所以也更压制、限制

了一线的扩展，整个扩展都压制了、都限制了，所以咱跟不上神的步伐。那要靠这样的发展，你怎么能够成为定时炸弹爆炸呢？我看你们这样做不行，然后我这样和你们交通，王静再跟你们交通多少也不行，我和你们再交通多少也不行，没办法，人的心太刚硬了，太刚硬了！不管我怎么说，不管神再摆设什么样的环境，人太持守自己了，持守自己的想象。地震、瘟疫你们都看见了，但仍是无动于衷，和死人一样，还是持守着自己的观念想象去做事。所以说不能拦阻了神的作工，下一步工作改变了，既然你们愿意跑个不停点，那就以跑个不停点的来吧，不用你们都见证了，你们也见证不了，也说不了。那就把以前打仗作过的一些见证全部打成文稿，因为这些音频不能下发，所以打仗的那些都没有下发过，这就受到了制约，工作就没有扩展开来，正经的人也没有打进来。所以就把这些整理成文稿，整理成问答，印成书籍，所有的答案都在里面，不需要你们多说什么，去了以后把书给人家一看，根据他的问题，人家提问什么，咱有什么问答，人家在这里面什么异象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就是陆靖所交通的那些成套的，人家自己就能看了。也就是说，你就是再应付糊弄、欺骗都无所谓，只要你能跑个腿、不停点就行了。而且这个速度就快了，不用局限于一线就是你们这十来个人，那就是只要会跑腿就行。再一个就是，圣灵作工的方向你也看见了，现在环境一天比一天紧，一天比一天紧，更看见了一个大的方向。敌基督翠翠的那个事件，大红龙知道了，大红龙现在正在查呢，可想而知，大红龙查了之后会干什么，借题发挥，借着这个给神家人栽赃。栽赃了要干什么呢？要有大动作。就像当年的招远案件，当时因着那个案件，兴起了全国大抓捕，是吧？（嗯。）那你想一下，这个案件出来以后会是什么呢？何止是抓捕呢，追杀！追杀！以前是暗抓，这个事件出来以后那就是明抓，让你成了人人喊打的对象。你成了人人喊打的对象，从外表看，这是大红龙所要做的，其实这也是神让它效了一步力，宗教界血流成河是要成为事实的。大红龙要以这个来抓，把这个散布出来，给你扣个黑锅，你想一下，这就是要向你狠下毒手。摆在眼前的就是这样的，从这里也能看见神的一个作工，为什么这样呢？就是神说的，神在扩展福音工作的时候，怎么扩展的呀？神击打你们就像击打以色列民一样。神怎么击打以色列民的？以色列亡国，把神的福音工作扩展出去。在你这里也是一样的，中国的每一寸土地都要受到咒诅，没有你

的生存之地，这也是来检验神选民的，也是为了扩展他的国度的。神告诉你国度怎么扩展呀？你以前是怎么见证基督的，现在也要怎么见证众长子。1991年神作工的，是吧？1996年才是大扩展，是吧？1991年到1996年基本也就六七年的时间，在神那边，七是一个完整数。神是以点带面，咱在这儿呢？咱这儿是2017年、2018年开始的，到今年也是将近六七年了，所以说工作以点带面应该开始了。咱国度建造就相当于神从1991年开始正式作工，六七年以后怎么呀？开始大扩展。这个大扩展，就凭你现在的理智，你愿意去扩展吗？你愿意出去吗？就像唐馨，还不出本地，从北方来到南方眼泪倒挤出来了，叫了一个月了，才流着眼泪说顺服下来吧。这能扩展神的福音工作吗？

看咱现在，一线人员叫的是全职，你做到全职了吗？你离家了吗？说的是全职，都不是全职！所以说神为了他的工作，万事俱备的时候，也就是刚才我和你说的方案，咱把咱的书全部做出来以后，见证作出来以后，万事俱备了，人家大红龙那边案件也调查好了，做好准备了，人家也开始大肆宣传呀，一大肆宣传，下来就是抓捕，一抓捕就是你背上包袱开始走向正轨了，去赴筵席去吧，去经历、体验去吧，不然你还不愿意赴筵席呢。这是一个异象，也是咱接下来将要走的路。因为人太悖逆，和你说不行，非得用武力解决才行，所以在这儿说“全靠神自己作、自己说”。在教会建造的时候是扩展神的福音工作，这福音工作怎么扩展开的？是因着神兴起环境击打，1996年神的工作才扩展开的，不是哪个人有自己的心志与毅力扩展开的。借着扩展，神极力地感动人，就是1996年神那么击打，人也没有敢背叛，反过来更加有信心，那信心是从哪里来的？不完全都是神的作工吗？刚跟上神的人，有多少生命进入？没有多少生命进入，没有多少真理，不是真理带着人走的，而全是神的感动、神的引领，扩展了福音工作。教会建造，扩展了神的福音工作，那国度建造呢？你跟随神多年，神话吃喝了那么多了，你还要神极力地感动你吗？用不用感动你？不用感动了。那用什么呀？刑罚。同样借着武力，让你看见神的怒火，你的悖逆激起了神的烈怒。神在后面击打着你，但神不感动你，同时让你怎么呢？让你见证神的公义，看见你做了什么，用审判刑罚你的罪，让你看见你就是该死的种类。你该死，你信神信了几十年，尽本分尽是作恶，信着神又欺骗着神，该不该死？该死！你带着

一个该死的罪，然后看见了神的权柄，地震、瘟疫、饥荒。你就相当于谁呢？保罗。光击杀了他了。保罗怕谁呀？他怕耶稣吗？他怕神吗？（不怕。）他信的不是神，他信的不是耶稣，他信的是谁呀？他怕谁呀？他怕能击杀他的那一位神。你呢？你也一样，你不信神，你不怕神，你挂名，你是谁击杀你，你怕谁。所以说，就得来一个大红龙在后边追捕，你信大红龙，你投降，成为一个不信派，成为一个灭亡的对象。如果你还不敢背叛神，心里还有神，那你就该怎么呢？心里产生一种懊悔、自责。“哎呀，信神信了几十年，最后作恶了，该怎么呢？该还报神爱了吧？该赎罪了吧？该赎罪了。”大红龙追捕，这城跑到那城，跑到陌生的地方。借着大红龙的击打，借着你良心的苏醒，有了知觉了，“我得有良心”，凭良心，凭神的刑罚，激起你的良心理智在外面作工，这个时候作工是受着良心理智的支配去作工的，跟教会建造圣灵极力地感动不一样了。你的良心理智受到神话的审判刑罚、责打，神话语的引领，这个时候才开始经历、体验神话呀。这就是教会建造和国度建造是否有相同之处。也就是说，下一步路你基本看见了，大概就是这个趋势、方向。不管是圣灵极力地感动你也好，话语审判你也好，兴起大红龙也好，这一切是不是神作的？（是。）所以说“全靠神自己作、自己说”。还得怎么呢？不仅是神给你摆设环境，还得不断地唠叨，和你说，再三地和你说，掰开了说，揉碎了说，才有这些果效。“人的功用实在太小”，看见了没有？你在这里做了个啥呢？你总觉着自己不错了，自己功劳大大，有资格了，是你作恶作得不小了！“人的功用实在太小，都是没用的废物，不会与神配合！”

“神的话说了千千万，人根本没有实行，什么背叛肉体，放下观念，实行一切顺服神，同时长分辨、长见识，什么放下心中人的地位，除去心中的偶像，背叛个人不对的存心，不按着情感的意思做事，行事公正不偏左右，说话多考虑神的利益、考虑对别人的影响，多做对神工作有利的事，一切为神家利益着想，不随从情感行事，放下个人肉体的享受，除掉自私自利的旧观念，等等，人根本没有实行。”看看有多少，哪个你实行了？“神的话说了千千万，人根本没有实行，什么背叛肉体，放下观念”，咱背叛哪个肉体了？钱财、地位、名誉，为了地位、名誉互相打斗的时候，你可求真求细呢。你打斗的时候用的那个

心，能把每一个人的言行举止都感觉到。可是王静交通作工原则的时候，这就连白话文也听不懂了！“什么背叛肉体，放下观念，实行一切顺服神，同时长分辨、长见识，什么放下心中人的地位，除去心中的偶像，背叛个人不对的存心”，背叛个人不对的存心，背叛了没有？咱今天说了一个重点是什么？是不是说了你心里面一个不对的存心？是不是不想下苦功，就只想欺骗神？这是不是不对的存心？想向神骗取，不愿意强攻，只愿意智取，想用那些花招骗取。“不按着情感的意思做事，行事公正不偏左右”，不要说给你交通行事了，就是给你交通一个原则，你都不能公正不偏左右。我给你交通的是什么？王静给你交通的是什么？“说话多考虑神的利益、考虑对别人的影响，多做对神工作有利的事”，你做的是对什么有利的事？不管你在外面是正在尽本分的过程中，还是你在家，你时时想的都是为你个人的利益。你想过对神家利益有益的事情吗？如果你有这么一想，你就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来，你就不可能没有原则。我说这些话不知道能不能唤醒你的心，估计两句话怕是唤不醒。

“神要求人的这么多话其实人都明白一些，就是不肯实行”，“神要求人的这么多话……”就王静要求了一个80%，她交通了多少次，我在这边又给你们扭转了多少次，王丽萍下去也贯穿了吧？（王丽萍：嗯。）你下去贯穿了，你看你贯穿的是啥呢？“神要求人的这么多话其实人都明白一些，就是不肯实行，这还让神怎么作、怎么感动？做神眼中的逆子还有脸再拿起神的话观赏吗？”连吃喝神话的权利都没有了。“还有脸吃神的饭吗？人的良心何在？最起码该尽的本分都未尽到，还谈什么尽所能”，这个话怎么理解呀？“最起码该尽的本分都未尽到，还谈什么尽所能”，本分和所能有多少差距？本分是人该做的，是给了你的任务，规条形式，是你该做的。就像保管钱财一样，不管你心里面有没有神，这个事情你总得这么做。尽本分是你该做的，是你手到擒来的，没有什么难度的，你本身能做到的，很简单的，这是你的本分。就像你在一线见证神，你把线索整理好，然后去见证，这里面有没有难度？（没有。）没有什么难度。尽所能呢？尽所能是什么意思？人家这个线索，咱就没有认识的人，连关系都拉不上，人都不认识，你在这上边尽所能的话，你是想尽一切办法接触他，拉关系。就像王静交通的她的经历一样，她以前要打一个大带领呢，谁也接触不

上，不认识，不认识就不传了吗？她想办法去超市里面或者去哪儿和人家碰个面，说一句话，一回生，两回熟。有的时候拉关系得拉一年呢，是吧？她用一年的时间来把这个关系搞好，尽所能，她用心，尽所能了。你尽本分呢？该尽的都没有尽上，不要说尽所能了。尽所能是把你所有的都用上了，你用尽了心思、费尽了心思，把你所有能想到的、能做到的，都用上了，这叫尽所能。“最起码该尽的本分都未尽到，还谈什么尽所能，这不是空想家吗？”所以说你以后在说话的时候不要再告诉我“我尽所能吧”，你说这个尽所能就是对“尽所能”的一种亵渎，是种欺骗！你首先告诉我，你的本分尽好了没有。“不实行就谈不到实际，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刚才说“本分”和“所能”有什么区别呢？本分是你实际去作的一个工作。所能呢？所能是不是一个动词呢？它不是一个动词，不是你做的这件事。是你的思想，是你的思想全心全意、专一地去为着这件事，动用你的所有器官。

0580　实行神话满足神第一

1　现在要求你们做到的并非是额外的要求，而都是人的本分，是所有作为人的该做到的。若你们连你们的本分都尽不到或尽不好，那不是自找苦吃吗？不是找死吗？还求什么后路与前途呢？神的工作是为了人类，人的配合是为神的经营，神将他该作的都作了之后就需人全力以赴地实行、配合了，人都应在神的工作中尽上自己的全力，献上自己的忠心，不应观念重重、坐以待毙。

2　神能为人献身，人为什么不能为神尽忠呢？神对人一心一意，为什么人不能有一点点配合呢？神为了人类作工，为什么人不能为了神的经营而尽点人的本分呢？工作都作到如此地步了而你们还视而不行、听而不动，这样的人不都是沉沦的对象吗？神为了人类已献出了全部，为什么人到了今天还不能老老实实地尽点人的本分？对神来说工作是第一，他的经营工作最重要，对人来说实行神的话、满足神要求是第一，这些你们都应明白。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与人的实行》

52.倚老卖老的宗教官员

倚老卖老的宗教官员（一）

金芳夏，你什么时候信神的？（金芳夏：2005年信的。）半家信？（金芳夏：嗯。）你出不来是什么原因呢？你老公是干什么的？（金芳夏：他在煤矿上上班呢，我每天还得给他做饭。）每天回家？（金芳夏：嗯。）你什么时候接受的这一步？（金芳夏：2020年4月份。）原来在教会尽的什么本分呢？（金芳夏：带过新人、搞过接待、在二线传过福音。）离开过家吗？（金芳夏：没有，那会儿就没离开过家，跟上这步还能出来几天，开始就没有出来过。）家庭还比较和睦，是吧？（金芳夏：嗯。）对你的信你怎么看呢？你和你老公见证过神吗？（金芳夏：说过，在原教会的时候我就和他说过，跟上这步也说过，人家也不吭声。）半家信的见证站了没有？你出来人家管不管你？（金芳夏：不管。）是管不住你还是不管你？（金芳夏：应该是管不住。）应该是管不住？那就是说你出来是自由的。那你说了半天你出不来，是你不出来，是吧？（金芳夏：对，是我自己的问题。）你完全是可以出来的，神给你摆设的环境你是可以出来，是你不出来，是这个意思吧？（金芳夏：嗯。）你为什么不出来？（金芳夏：就是想着没人给人家做饭。）那你就没想想没人给神“做饭”？想了没有？（金芳夏：没有想。）为什么不想一下？你2005年就信了，信神多年了，永远长不大？咱就在撒但的网罗里边？怎么想呢？想业余信神？大街上的玩童玩玩、耍耍？你信神不是三年、两年了呀！这是几年了？2005年到现在几年了？（金芳夏：快二十年了。）跟随神二十年了连家门都没出去，你说这是不是羞辱？怎么想的？就是想着给老公做不上饭？人家也不用你做饭呀！你出来人家也不搭理你，是你放不下人家，是吧？你得主动去挣脱撒但的网罗，你不能死在撒但的网罗里边。神早就告诉你信与不信的本是两类人，二十多年了你丝毫没有一点认识、没有一点行动，无动于衷。那你说神作工结束的时候会有什么事发生？

朱冬，你呢？你是什么情况？（朱冬：放不下孩子。）孩子多大了？（朱冬：老大十三岁，老二八岁。）你今年多大了？（朱冬：三十七岁。）你是哪年信的？（朱冬：我是2008年信的。信的时候也没好好信，那几年就是上上班、聚聚会，后来把我爸开除了以后，我有几年的时间就没跟。）你家是全家信？（朱冬：对。2018年年底跟上的国度建造，2018年后半年才正式开始聚的会，以前没有正式聚过会。）五年了，也该入轨了呀。（朱冬：嗯。）现在对信神怎么看呢？（朱冬：心里也清楚得往上够，但自己心里的东西还是放不下。）自己的什么东西放不下？（朱冬：还是家庭吧，要是出去尽本分也能行，还是自己的原因。）你老公信不信？（朱冬：不信。但是他以前也跟过，他不反对。）你现在尽什么本分呢？（朱冬：区文员。）（刚开始她是片区文员，韩真把她撤换了换成了金芳夏，说她活在肉体里出不来，那次正聚会呢她说她中午要回家给孩子做饭呢，韩真说“弟兄姊妹重要还是给你孩子做饭重要？”她说“孩子不用吃饭？”就生着气走了，跟韩真就杠上了。后来等她下午来聚会呢，她就没来。）下午就没有去聚会？（朱冬：嗯。聚了两天，头一天在呢，第二天正好是周末，没人给孩子做饭，我就想着中午回去做完饭再来，后来韩真说：“弟兄姊妹重要还是你的孩子重要？”当时我听见那句话心里就反感，下午就没来。）你对韩真反感了，然后你就不要神了，这是什么理论？你是给你预备善行呢，还是给韩真预备善行呢？（朱冬：当时韩真交通的时候一直说我不行，“像你这样不行、像你那样不行”，左也不行、右也不行，我已经对她交通的反感了，已经听不进去了，心里已经堵了，不管她再怎么交通反正我是听不进去了，我感觉“即使我下午来了，你还是说我不行”。）“你上午说我不行，你下午不会说我行的”，你来这儿主要是想让她说你行。（朱冬：不是让人说行，我心里面总有一种对比，就算我去上班了，我也没有一天敢耽搁本分，我该批文章还批文章，我该出去转点还去转点。我心里就是有一种对比，就拿没理智说吧，给了她那个本分她就没有出来，连正常的聚会都守不住，也不尽本分、也不转点，我心里就感觉“你再说我不行，我最起码比没理智行一点吧？”）哦，你是和没理智比啊！你是找了个憨憨比呢！（朱冬：当时把我撤换下去把没理智选上来了，她不作工还把她选上来了，我心里感觉特别不平衡，感觉不公平，就是这种感觉。我就想：韩真到底怎么作工呢？这人到底会不会作工？我当时就

对韩真有成见了。）就你这个态度也不行呀！你要和憨憨比较呢，你说还能说啥呢？（朱冬：我心里是这么想的，最起码我比她强一点。）人家是矬子里边拔大个呢，你告诉我，你比矬子强，你应该比大个强才行，不能是比矬子强。你现在怎么认识呢？（朱冬：现在不上班了，能配合多少就配合多少吧。）因着什么不上班了？（她上完夜班聚会的时候瞌睡、没精神，我们就对付她了，对付得她不上班了。）（朱冬：前段时间还行，最近感觉经常上夜班肯定对身体不好，自己想着也不敢再上了，再上身体就垮了。）你不上班是感觉上夜班对自己身体不好才不上班的。（朱冬：还有前一段时间你发的“扔垃圾、排粪便”那段话，对自己是一种警醒，看了那话以后第二天我就赶紧跟店长说我不干了。）不上班以后有什么新计划呢？想好好享受人生，还是要好好尽本分呢？（朱冬：肯定是好好尽本分呢。心里也感觉亏欠神呢，那段时间上班也熬炼呢，就是想着不管怎么样上班肯定是不好，但最起码我该把我所有的能力尽上。上班的时候有一种亏欠神的感觉，这会儿在家里有一种麻木的感觉，好像陷在肉体里边了。）上班的时候有亏欠神的感觉？（朱冬：嗯，对。不管怎么样文章一下来我不敢怠慢。）不敢不尽本分。（朱冬：嗯，我知道我这么做不对，心里对神是一种内疚、亏欠，但这两天待在家里有一种麻木的感觉。）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朱冬：因为自己悖逆吧。）怎么悖逆呢？（朱冬：因着自己硬着颈项放不下，还要去上班。）你上班的时候还知道亏欠神呢，不上班了反而麻木了，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朱冬：我也说不出来。）那说了半天还不如上班呢。（朱冬：就是我的这种情形不对。）情形不对是怎么产生的？就像你得了一场病，你总得知道是因为什么得的病吧？（朱冬：不上班的这几天，天天就是病，坐骨神经也疼，一个月感冒了两次，就会胡思乱想“难道上班的时候相当于锻炼身体呢？怎么不上班了各种病就来了？”不是这个病，就是那个病，也不知道是不是缺乏锻炼。）没有真实的认识？（朱冬：对，还是对自己没有真实的认识，没有真实的悔改，说是悔改呢，临到病痛还是有想法。）有什么想法？（朱冬：上班的时候身体还好点，为啥不上班了身体就不好了呢？就是这种想法。上班的那几个月我一次都没有病过。）找到原因了吗？（朱冬：还是没有找到真实原因。）（王静：你这根源就不对。）你这赶上没理智了呀！原来是向没理智看齐呢，现在可看齐了，连正常的理智都没有了，“上班

的时候我身体好，不上班身体坏了，这是我不上班的问题”，你说这理智在哪呢？（朱冬：嗯，感觉就得这么运动呢，身体健康在于运动，心里就是这种想法。也想着自己怎么这么贱呢，需要那么运动身体才能好点？心里就成了那种渺茫的信了。）

你看，两个问题啊，人说抽烟有害健康，抽烟有可能得癌症，是吧？你说是抽烟的那一刻就得癌症了，还是抽完烟以后就得了癌症了？（朱冬：抽烟以后。）看来你也有这个理智呀。那你得病是在什么时候呢？上班的时候就得病？该不该是你上班以后得病呢？那这是不是一个正常的理智呢？（朱冬：里面就是一种无理智的要求。）还有一个，你不上班以后尽本分了没有？你好好尽本分了吗？（朱冬：尽本分了。）好好尽本分了？问问自己好好尽本分了没有。（朱冬：肯定没好好尽。）怎么又肯定没好好尽本分呢？刚才还点头呢，现在又说肯定没好好尽本分。自己好好尽本分了没有？（朱冬：没有，肯定是没好好尽本分。）那你说吧。上班的时候还想着“我不能上班了，一个是身体不好，一个是清理垃圾呢，别把我给清理了”，你不上班打的旗号是要好好尽本分呢，可你不上班以后好好尽本分了吗？你也没好好尽本分呀。你打的旗号是要好好尽本分呢，那你说你对神是不是欺骗？你欺骗了神，你身体还想好受啊？那该不该让你活受活受？（朱冬：该。）你不上班了，应该全心投入到神的工作里边，可你本分没有投入、进入没有投入，还打了个辞掉工作好好尽本分的旗号，那你的身体怎么可能会好呢？活在黑暗里边，你不亲近神你能不黑暗吗？这是不是都是咱自找的？（朱冬：是。前两天坐骨神经疼，疼得就不能走，还想着这两天怎么老是有病痛，会有这种情绪。）原来每天想着到点了给孩子做饭呢，这不上班了能痛痛快快地给孩子做两天饭，能舒服两天。你在家舒服了，把神给忘了，你说你坐骨神经痛呢，神该不该和你说话呢？主耶稣说：“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剜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太5：29-30）你坐在家里不出来，那你的坐骨神经不痛能行吗？你坐骨神经痛呢，你就没认识认识“我是不是坐的时间多了？我得赶紧出来跑跑，尽尽本分”？（朱冬：我跟我丈夫说我坐骨神经痛呢，我丈夫还说“你好好反省反省吧”。）你丈夫还知道你该反省反省，你

说神是不是兴起环境和你说话呢？反省了没有？（朱冬：没有。）也没反省。反省了反省是和没理智对齐，咱不和有理智的比，咱非得和没理智的比。有点难受？（朱冬：不是。）那是啥意思呢？眼泪都出来了，这是什么泪出来了？（朱冬：揭露解剖了以后心里肯定有一种……）这还没揭露解剖吧？这就算揭露解剖吗？这是你自己的一个情形。（朱冬：里边有消极的情形，你一说，里面还是在为自己叫屈呢。）为自己叫屈呢？怎么屈呢？我没听见你为自己叫屈。（朱冬：肯定是委屈的眼泪。）你还没叫屈就委屈呢？怎么委屈呢？（朱冬：临到病痛对神没有真实的认识。）对神没有真实的认识，怎么还委屈呢？（朱冬：就是你刚才交通的欺骗，其实任胜也给我交通过，说我那段时间尽本分就是欺骗。然后你刚才交通说我放下工作想着好好尽本分也是一种欺骗，还是没有真正地献上自己的真心去做。）你做了没有？（朱冬：没有做。）没有做就不委屈呀，怎么又委屈了呢？自己觉得委屈还找不见委屈的地方，委屈在哪呢？（朱冬：感觉自己再不行也比别人强点。）再不行也比别人强，问题是这个“别人”是谁呢？（任胜：她作工能行，她觉得她比没理智强，她在这儿不服气，韩真把她换下来了，她觉得委屈呢。“看金芳夏的那个样子，还让她到了片区。我虽然上班呢，但我工作没耽误，你还说我不行呢？”她虽然没表达出来，但她就委屈在这儿了。）“我这块金子别人发现不了”，是这个意思吧？（朱冬：没有那种想法呀。）我听见你说你比别人强，我说这个“别人”是谁呢？王静是不是也是别人？你比王静强？（朱冬：我说的肯定是这几个文员呀。）那你这个“别人”就有范围了呀，是有范围的比别人强，那还叫不叫“别人”？（朱冬：不叫。就是这几个文员，就是在这儿觉得委屈呢。）那你只能说“我比憨憨强，我比傻子强。”你不是说和上边的比，你是和下边的比，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满足于现状，满足于现状还有进入吗？（朱冬：没有。）神说你得超过多马的信，你的信超过多马的信了没有？（朱冬：没有。）你的信超不过多马的信。你和多马比一比，你不能和其他人比，你和别人比那不是标准。你就不用和彼得、约伯比，你和谁比呢？就和多马比。你超过多马了没有？（朱冬：没有。）为什么没有呢？你比了没有？（朱冬：没有比。）现在比比，你超过多马了吗？（朱冬：没有。）金芳夏，她超过多马了吗？（金芳夏：没有。多马是摸着主耶稣的钉痕才相信呢。）超过多马了没有？彼得是看见了就信，多马非

得摸了主耶稣的钉痕才信，保罗是让击杀了以后才信的。超过多马的信，最起码神向你显现以后就信，摸着了，你现在摸着“主耶稣的钉痕”了没有？（朱冬：摸着了。）那你信了没有？（朱冬：信了。）信了？（朱冬：感觉跟随上了，但是对神没有真实的信。）你摸着“主耶稣的钉痕”了，是吧？那你的信超过多马的信了没有？（朱冬：没有。）多马是怎么信的？多马是不是主耶稣的门徒？（朱冬：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也是跟随的，只是他多疑、怀疑、信不来、猜疑心大，主耶稣复活以后他摸摸主耶稣的钉痕，确认了就是主耶稣。人家叫多马，你呢？全能神来在地上作工三十多年了，你跟随了没有？挂了个名，对吧？没吃喝神话吧？（朱冬：没有。）神公开显现了，神的性情向人公开显现了，得胜者作成了，神的工作已经作成了，你也看见了，这时候是不是摸着“主耶稣的钉痕”了？你摸着“主耶稣的钉痕”了，该信了吧？（朱冬：该。）多马摸着主耶稣的钉痕以后是什么信？“确确实实就是主耶稣，就是神，就是基督。”原来他也是跟随的，是门徒，他是心里猜疑、疑惑，但他还得跟着走。当他摸着主耶稣的钉痕以后，他是从心里边扭转观念了，扭转观念会是什么表现？扭转观念是不是撇下一切跟随？（是。）那就是说怎么就胜过多马的信了？你的信胜过多马了吗？就是说，多马他看不见主耶稣的时候他是应付着跟随，或者他心里有诡诈，他信不来，“我尽着本分边走边看”，但等他摸着主耶稣的钉痕以后就不能再是这个表现了。可咱现在呢？咱现在虽然摸着“主耶稣的钉痕”了，反过来才等于是多马刚跟上主耶稣的那个时候，才开始应付糊弄了，所以咱的信并没有超过多马的信。咱不能和彼得、约伯比，但最起码得和多马比，得超过多马的信。你不要满足于“地狱里边还有那么多人呢，他在十八层地狱，我在十六层呢，我总比他强！”那你信的是啥呢？你信的没意义。

刚才任胜说的那个你是不是也有点受委屈？感觉别人发现不了你这块金子，有这个委屈吗？（朱冬：应该有。）咱说个诚实话，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还“应该有吧”，刚说了多马。（朱冬：好像以前没这种想法。）她说出来以后有了？这想法是别人说出来以后有的？（朱冬：还认识不到这方面吧。）是你没有认识到，是吧？不能说当时没有。那你这是个什么性质？“我比他们强，但是你没用我”，是他们不用你？还是你不起来作工呢？（朱冬：自己不起来作工。）那你

说这又是什么性情？（朱冬：自己悖逆的本性。）这还受委屈呢？（朱冬：原先神给了我一次机会，让我尽片区文字本分。）神给了你多少就要和你索取多少，神给了你金子就要和你要金子呢。你不给神金子，把你放下，让你坐骨神经痛的时候，你又说“我是块金子”，你说你这不是故意刁难神呢？拿着神的金子不让神用，不让神用那放下你吧，你又说“我是块金子”，你说咱究竟是该用你还是不该用你呢？咱故意刁难神。有本分不尽的是悖逆，尽不上本分的是废物。咱是悖逆，自己悖逆了还在那儿委屈呢，你说咱有没有理智？（朱冬：没有理智。）没有理智、毫不讲理。（朱冬：一直是在无理智地要求神。）神赐给你多少就要和你索取多少，赐给你，你不给神，今天只是让你坐骨神经痛，让你自己感觉感觉，那下一步呢？神会怎么作呢？（朱冬：剥夺。）怎么剥夺呀？剥夺什么呢？（朱冬：没有圣灵作工慢慢就会被撒但吞吃，情形也不正常了，因为跟神的关系不正常了。）嗯，这是人的一个经历、一个变化，在灵里边看是怎么看呀？你出生的时候神就给了你素质、给了你能力，给了你素质、能力是让你完成你的使命、完成你的责任。每个人的使命与责任不同，外邦人有外邦人的责任，就像神交通的科学家来在世上的使命、责任是什么，他们的使命、责任不是来传福音的、不是来见证神的，他们是来干啥的？他们来是为了改善人类的生活，发明电灯、发明汽车，是改善人的生活的，是神赐给人的东西，他们是来完成这个使命的。而跟随神的人的使命是让你来见证神的，既然你跟随了神，你已经进入这个圈圈了，也就是神选上你了，这是召进来的人，也是神预定了的人。预定、拣选的人，就是神给了你这个素质、给了你这个能力。给了你这个素质、给了你这个能力让你起来尽本分的时候，你撂挑子、找理由、找借口，那神赐给你多少就要索取多少，你不愿意给，神管教，让你坐骨神经痛，借着周围的人给你传达话“你得反省”，如果你还是不愿意，还是贪恋肉体，用不上你就不用你了，那神就怎么呢？既然不能用你，那就把给了你的东西收回来，收回来给了人家更有的。神要收回的时候是什么现象？不仅是没有圣灵作工、没有圣灵同在。你的素质是不是神给的？（是。）那收了你的素质，你成什么了？（朱冬：成了没灵的木偶了。）那可真成憨憨了，和没理智比呢，真成了没理智。神一离弃，把你的素质收了、把你的智慧收了，你就成了个傻傻的痴呆。你成了傻傻的痴呆，圣灵再不作工，那接着

是什么？圣灵离弃之后是什么？（七个鬼就来了。）七个鬼就来了，鬼上身，邪灵附身，那叫报应。所以咱必须得有惧怕的心，人要想蒙拯救必须得有惧怕感、有羞耻感，不然的话你不可能蒙拯救。而且你得意识到“我今天走这条路下一步可能会带来什么后果？神怎么看我？神又会在我身上作什么工作？神在我身上作工，我要是不配合的话会有什么报应？”得意识到一定的后果。你认为自己是块金子，金子是神给了的，金子发光也得在教会发光，不能去世界发光、不能在家里发光，得用在该用的地方。

何芳，你呢？（何芳：出来三个多月了，刚开始觉得信心挺大，以后的路也听明白了，只有朝前走没有回头路了，家里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想着好好配合尽本分，但有时候坐到那儿就不知道该干什么，心里就会想“出来这就是信神呢？”里边有这种流露。看看神话还好点，有时候不看神话自己又会有这种想法。一方面说配合呢，这怎么配合呢？我和金芳夏配合呢，我俩经常也不见面，修文章也不能在一起交通交通，我修改的文章让她看，她修改的文章让我看，金芳夏说她也看不出来啥，这时候就希望有一个比我强一点的人跟我在一起，我觉得自己都不行。）（王静：意思就是出来想得点东西，但是感觉出来啥也没得着。）（何芳：既然出来了最起码自己得有点进入吧，但感觉出来没有啥长进，也感觉配合不上去，就不知道怎么去做了，就感觉出来就这样再熬几年啥也得不着，就是流露这东西，可消极了。）（王静：安雨宁呢？你是不是也是这方面？你说说。）（安雨宁：是，可能我比她严重一点，因为她还能出去聚聚会，弟兄姊妹在一块儿交通交通。这半年我时常跟神对抗，时常埋怨神，道理上也知道摆设环境对人的生命都是有益的。那边出了环境以后任胜说“你想好，出来就不回去了”，我说“我想好了”，我也知道接下来的路。这一段时间我也看见这就是神的爱，就是借着这个环境帮我强戒呢，要不然我能离开那个家呀？我离不开那个家。所以也愿意往这方面走，但是真往这方面走的时候感觉苦，来到这边以后更不合我意了，我本来想着我去尽本分的地方，周围的弟兄姊妹正面的东西多、积极的东西多，能够带动带动我、影响影响我，因为我感觉自己的自律性可差了，我就需要去一个积极的尽本分的环境里边。来到这儿我和何芳在一起配搭呢，那天安排让我们三个配合片区呢，但二货说有环境我们不能出

去，我就想那出不去就在家批文章吧。这几个月的文章不多，一个月能批个八、九、十来篇，大部分的时间就是坐在那儿，越坐我心里越对神产生误解。有一次任胜也揭露我了，说我是地位之心，好高骛远，当时交通的时候我也可服气了，但过后我就翻腾。记得之前交通过，对待生命应该自私一点，我想走这条路，但我看见我这性情太难办、太刚硬、太悖逆，一次一次失败，老看见自己失败的时候就不由自主活在对自己的定规之中，觉得自己不行，觉得自己走到这儿好像就卡在这儿了，往上走，走不上去。现在我知道我不是走不上去，而是我不走，我里边有跟神抵触的东西，所以我就没走。我想着我是不是还是老想做事，老想做在人前，老想在外边跑？道理上知道把我放在这儿尽本分是让我跟神建立关系，让我认识自己以往是怎么信的，以后我应该怎么走，去看看神的心意、神的要求。神是让我往信神这条正路上走呢，可我老追求保罗的路，老想在外边跑一跑、动一动、转一转，做在人前。）（王静：这个不能瞎套，你尽本分呢，结果坐在那儿啥事没有，这是这方面本分她们没有给你安排合适。其实你尽的这方面文字本分并不是在家坐着，你这个本分就是要下教会跑呢，你不能在家坐着。咱先知道一下，在文字本分上你的责任有哪些，你负责的有哪些范围，你应该做哪些。其实文字工作跟带领工作差不多，像咱这方面的文字工作就一项，就是配合生命经历文章，没有别的，你就这一项工作。这个就涉及到生命进入方面了，你没有生命进入你就批不了文章。你得负责整体全片的弟兄姊妹的生命进入，他们写的哪些文章，有哪些方面写不成，这是不是你得长进？你得有？你有了以后让他们下去到各个地方都能交通。比如任胜、二货她们每个月是不是也得交文章呀？她们交了文章你还得给她们批文章，还得揭露解剖。如果她们的题材还可以，你得给她们批，揭露解剖她们。批语不是光给她们批下去就行了，得揭露解剖她们有哪些问题，或者哪些方面她们还没写出来，你还得作这些工作呢，你还得带动她们呢，她们的文章写不上来，你是不是也得给她们去交通啊？）

主要是她里边有一个错谬的观点始终没有扭转，她不知道什么是追求生命，不知道什么是生命经历，老觉得就是保罗的路，觉得“我就是得跑、我就是得讲，只有跑、只有讲神才能看见我，我才能剩存下来，我不出去跑、不出去讲，我就是死路一条”，是不是有这个意思？（安

雨宁：有这个意思。）（王静：她的意思是感觉闲着呢，没事做，感觉坐着难受。）她为什么感觉闲着呢？她的根源在哪呢？根源就是她觉得她就应该跑，在外边跑是她的生命。（安雨宁：现在道理上也知道今天这个环境是我的需要，不是说在外边跑，光跑就是保罗，其实不管我在哪个环境里都是让我生命进入，跟神建立关系呢。）你说你生命进入呢，那神给你摆设的环境还不好啊？（安雨宁：好呢，道理上知道好。）知道好，那为什么又认为不好呢？（安雨宁：这两个月感觉比刚来的那一个月好一点，但并不是完全把问题解决了。）因为你是道理上听着好，但是不合你的观念，你的观念并不是放下，而是用你的观念衡量这个环境到底好不好，这两者之间打架。（安雨宁：是一个恶性循环。）何芳，安雨宁说的这个你有没有？（何芳：这方面没有她严重。）没她严重但也有，是吧？（何芳：肯定也有，不能说没有。）（安雨宁：感觉老坐在这儿枯燥得不行。）你说这么宝贵的环境，你觉得枯燥得不行，你说你邪恶不邪恶？你说环境好不好？你要是说这环境不好，那你说摩西该说啥呢？神把摩西放在旷野四十年，因为啥把摩西放在旷野四十年？（安雨宁：因为摩西的血气太大。）因为摩西的血气太大，因为神要用他，所以把他放在旷野里四十年。不放这四十年能行吗？（不行。）那你说是把你放在旷野里还是放在这儿？你想去哪？（安雨宁：有时候我还想着把我一个人放在一边吧，放在旷野里。）要不你去走走摩西的路？去放四十年羊？让你放十年羊，不用四十年了，行吗？你也确实该放十年羊了，该清醒清醒了！

看看这两段神话。

每日神话　选段455

神在全宇之下的工作开展以来，预定了许多事奉他的人，在这些人中间各行各业的都有，其目的是为了达到满足神的心意，使神在地上的工作顺利地完成，这是神拣选人事奉他的目的。作为每一个事奉神的人，都应该明白神的这一心意，借着神这样的作工，人更看见了神的智慧、神的全能，看见了神在地上作工的原则。神是实际地来在地上作工，与人接触，让人更加认识他的作为。今天你们这班人能有幸事

奉实际的神，这是你们天大的福气，实在是神的高抬。神拣选事奉他的人都是有原则的，绝对不是人所想象的只要有热心就可以事奉神。今天你们看见，凡在神面前事奉神的人都是因着神的引导，有圣灵的作工，是追求真理的人，这是所有事奉神的人起码该具备的条件。

事奉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败坏性情没有变化的不可事奉神，若你的性情没有经过神话的审判刑罚，那么你的性情仍代表撒但，从而足以证明你的事奉是在献好心，是借着撒但的本性来事奉的。你用天然个性来事奉神，按照个人的喜好来事奉神，还总认为自己愿意的就是神所喜悦的，自己不愿意的就是神所厌憎的，完全凭着自己的喜好来作工作，这是事奉神吗？到头来你的生命性情一点没有变化，反而因着事奉神更加顽固，使你的败坏性情根深蒂固，这样，在你的里面就会形成一种以你的个性为主的事奉神的条条道道，按着个人的性情事奉而总结的经验，这是人的经验教训，是人的处世哲学。这样的人都属于法利赛人、宗教官员，这样的人若再不醒悟、不悔改，必然会成为末世的迷惑人的假基督、敌基督，所说的假基督、敌基督就从这一类人中间产生。事奉神的人若是随从个性，按着己意来，随时都有被淘汰的危险。靠着人多年总结的经验事奉神来笼络人心，来教训人、辖制人、站高位，从不悔改、不认罪、不放下地位之福，这样的人在神面前必会倒下，这属于保罗一类的人，是倚老卖老摆老资格，神不会成全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奉属于打岔神的作工。人总是持守老旧的东西，持守以往的观念，持守以往所有的东西，这对个人的事奉是一个极大的拦阻，若你不摆脱，这些东西就会断送你的一生，即使你为“事奉”神而跑断腿、累断腰，甚至殉了道，但神却一点不称许，反倒说你是作恶的人。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当取缔宗教的事奉》

安雨宁，谈谈你的认识。（安雨宁：我就属于保罗一类的人，随从个性、按着己意事奉神，随时都有被淘汰的危险，总想站位置，总想凭自己多年的作工经验事奉神。“从不悔改、不认罪、不放下地位之福”，没有看到我的悔改、认罪，看到我现在追求的依然是保罗的路，我要是再不醒悟、不悔改，最后必然会成为末世迷惑人的假基督、敌

基督。因为神在我身上摆设了这么多的环境，到现在看见我的生命性情没有变化，反而更加顽固，败坏性情根深蒂固。）你走的是不是这条路？（安雨宁：就是。）是吧！你走的是这条路，神把你封在这儿，这是不是神对你极大的爱呢？（安雨宁：是。）这是神对你极大的爱，可是你认识吗？你没认识到神对你的爱，反而你向往的还是“把我关在这儿，我该怎么去跑”，还消极、埋怨。你说你敢出去跑吗？你这么出去跑，你不就成假基督、敌基督了吗？不就成作恶的了吗？咱生命进入了没有？自己会走路了没有？你没有生命进入，你不会走路，你敢不敢出来带人？你自己没有生命进入，然后你出来还要教训人、站高位，那是不是注定了自己的命运？你发现不了神的爱，在神的主宰安排中你顺服不下来，那你怎么能得着爱呢？“神在全宇之下的工作开展以来，预定了许多事奉他的人，在这些人中间各行各业的都有，其目的是为了达到满足神的心意，使神在地上的工作顺利地完成，这是神拣选人事奉他的目的。作为每一个事奉神的人，都应该明白神的这一心意，借着神这样的作工，人更看见了神的智慧、神的全能，看见了神在地上作工的原则。”你看见了没有？神在各行各业拣选的事奉神的人多得是。“作为每一个事奉神的人，都应该明白神的这一心意”，明白神的什么心意？这一心意是什么心意？“神在全宇之下的工作开展以来，预定了许多事奉他的人，在这些人中间各行各业的都有，其目的是为了达到满足神的心意”，让你事奉神是为了啥？（满足神。）你得把这个搞清楚，是要满足神。“使神在地上的工作顺利地完成”，满足神、使神在地上的工作顺利地完成，这是神拣选人的目的。“作为每一个事奉神的人，都应该明白神的这一心意”，这一心意说的是什么？是为了满足神、完成神的工作。神的工作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知道不知道？怎么就满足神的心意了？怎么就使神在地上的工作顺利地完成了？神要在地上顺利完成的是什么工作？知道不知道？神在地上作的是什么工作？（朱冬：让人看见神的智慧、神的全能，见证神。）前两天发了一首歌《人都把神的恩典给埋没了》，“神来在地上几千年历史，多少个仁人志士被神使用，为神作工多少年，但对神作工有认识的几乎没有”，为什么？神作工结束了，神要在地上得着什么人？能见证神作工的人，能见证神三步作工的创始人。神的心意是什么？让人能够见证神，见证神的作工，把神的作工见证出来，让人能得着生命。神今天来作的工作是什么？是拯救人的

工作，让人得着生命。什么是生命呢？安雨宁，什么是生命？（安雨宁：顺服神就是有生命了。）生命就是顺服，你顺服神就有生命，不顺服神就没生命，这是咱交通了的。咱举了一个例子，还记得吗？举了一个什么例子呢？（何芳：警犬的例子。）我为了让你知道生命是什么，为什么神要让人顺服，我举了警犬的例子，顺服就有生命，不顺服就没生命。信神就是为了顺服神，顺服神就意味着有生命，顺服神就意味着能剩存下来，你不顺服神就意味着不能剩存下来，顺服就是生命。那生命进入是什么呢？生命进入就是学着顺服，你能学会顺服，你的生命就进入了。生命长大，就是说你学会顺服了生命就长大了。一百件事情里边有五十件事情顺服了，有生命了，你顺服得越多生命越大，就是一个顺服。那怎么才能顺服呢？要顺服就得知道神的心意，你不知道神的心意，你能顺服吗？不可能顺服。所以你要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你知道神的心意、满足神的心意，这就是顺服。那要想知道神的心意，怎么就知道了呢？怎么明白神的心意呢？那你就得认识神，认识神才能明白神的心意。怎么认识神呢？在神的经营计划里、在神的作工中才能认识神。神作的什么工作？神现在作的就是拯救的工作。你得认识神，认识神就得从神的作工中认识神，你得认识神的作工。“使神在地上的工作顺利地完成”，那你得知道神在地上是作什么工作的。神来在地上是要干什么呢？神来在地上是要给人留下一个标杆，给人留下标杆神就走了，这是神要完成的。

“作为每一个事奉神的人，都应该明白神的这一心意”，这一心意是什么呢？就是把你带到神的作工里边，让你学会经历神的作工。神的作工什么时候就完了？众子、子民都学会去经历神的作工，圣灵能够直接带领你走以后的路，这工作是不是就完了？（是。）你得学会经历神的作工，你看神是怎么作工的，你能独自经历神的作工这就成了，神作所有这些工作的目的就是为这一步工作而作的，你能够学会经历神的作工，你不认识神的作工，你能经历神的作工吗？（不能。）所以你必须得认识神的作工。“作为每一个事奉神的人，都应该明白神的这一心意，借着神这样的作工，人更看见了神的智慧、神的全能”，刚才跟你说了什么？就是让你学会经历神的作工，当你能经历神作工的时候，“借着神这样的作工，人更看见了神的智慧、神的全能”，这是不是神向你显现了？让你经历神作工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让你

认识神吗？目的就是为了让你认识神。可认识神必须得经历神的作工，你不经历神的作工没法认识神。经历神的作工这是个过程，目的是为了认识神，那认识神的目的是什么？（为了满足神的心意。）不要说得那么伟大。认识神的目的是什么？（安雨宁：顺服神。）咱是为了顺服神。所以你先不要有满足神那么伟大的思想。你认识神是为了顺服神，顺服神是为了什么？（朱冬：为了满足神、见证神。）你有那么伟大的思想吗？顺服神是为了能大难不死。咱一直说为什么让你顺服神，咱现在竟然还不知道！信神是在干嘛？信神不就是想得着生命吗？不就是想大难不死吗？你想大难不死、想得着生命不就得顺服神吗？顺服神不就得认识神吗？认识神不就是认识神的作工吗？咱信神多少年了，对神的作工毫不搭理、毫不过问，这就导致了多年来你毫无收获，这是根本。这个圈圈绕清了吗？说说，我看你们绕清楚了没有。为什么要认识神的作工？（安雨宁：认识神的作工才能顺服神，只要顺服神了人才能大难不死，才能活下来。）她说的这个是不是跳着走呢？一步一步走，脚踏实地。再说说。（何芳：在神摆设的环境中顺服神，顺服下来才能达到认识神。）你呢？我看你们究竟绕清楚了没有，你说就连这个步骤你都不知道，那你还信神干啥呢？我刚才是不是说了个步骤呢？（嗯。）那你往回倒，你怎么就能剩存下来不死了？第一步我告诉你了，你走第二步。怎么就大难不死了？（金芳夏：顺服神，在神摆设的环境……）要想大难不死，首先你得有命吧？你得有生命才能不死。生命是什么？（顺服神。）对呀！你为什么把生命忘了呢？你来信神不就是来追求生命的吗？你有那么高尚的美德，一来就是想顺服神呢？你才不想理神呢。你想顺服你老公、顺服你闺女，你什么时候想顺服神？你想都没想过。你想的只是大难不死，大难不死是你每天所想的，就根据你每天所想的一步步走。你想大难不死该干什么呢？（朱冬：得顺服下来。）看，又先顺服呀。你得有生命，你有生命才能不死呀！你得先追求生命。你生命长大了没有？你有命没命？你去了阎王那边了，死亡簿上有没有你？你想不想让死亡簿上有你？（何芳：想。）你还想让死亡簿上有你呢？（何芳：不想。）你有命了，死亡簿上就没你。首先你得先追求得命呢，追求大难不死不就是追求得命吗？那命是什么？怎么就得着命了呢？怎么才能有命呢？（朱冬：顺服。）你得顺服神才能有命，一步一步走。那怎么才能顺服神呢？（安雨宁：明白神的心意。）得

知道神的心意。你不知道神的心意你能顺服神吗？让你顺服你孩子呢，让你给你孩子买个好吃的，他喜欢吃豆腐你买的是肉，你孩子喜欢吗？（不喜欢。）所以你必须得认识、得知道他的心意。你要想知道神的心意就得认识，怎么才能认识呢？（何芳：认识神的作工，会经历神的作工。）在神的作工中认识神。那你怎么才能认识神的作工呢？得经历神的主宰安排，经历神的作工。这是几步啊？咱这个交通了半年了吧？你们追求不追求真理？连命都不追求还追求真理呢？几步啊？（安雨宁：五步。）不要那么多细节，简单说说。“金子”，来，发发光。（朱冬：想大难不死先得有命，有命才能顺服……）有命才能去顺服？你是铜、铝啊！你还说你是金子呢！平时下发的文稿你们就没看？我刚才交通的这个你们都没听清楚。安雨宁说说，理解了没有？（安雨宁：理解了。）理解了表达不清楚？你说说。（安雨宁：信神就是想追求大难不死、想得生命，要得命就得顺服神，顺服神就有生命了。那你要想达到顺服神，就得明白神的心意，怎么明白神的心意呢？就得在神的作工中明白神的心意，认识神。）明白神的心意就该认识神，认识神从哪儿认识呢？就得经历神的作工。怎么是经历神的作工呢？就是在神的主宰安排中经历，经历神的主宰安排那就是信神。搞清楚了吗？（搞清楚了。）这就是个步骤，这就是个路途，如果你把这个搞清楚了，那你追求什么、你做什么就有劲儿，你就明白、就知道你在干什么。你每天稀里糊涂的就不知道自己是在干啥呢。外邦人经常说“你们信神每天就不知道干啥呢，每天就是念经呢！”你问问自己，“呀！确实就是，每天就跟念经一样，就是念念神话”，稀里糊涂的，不知道自己在干啥。咱交通了半年了，到现在连这个都不知道，这是咱在年初就交通过的，文稿前三个月也下发了吧？三个月以前下发的文稿咱连看都不看。

为什么要交通这个呢？就是说你每天只关注你的前途命运，你的前途命运总挂在心上，可你的前途命运是怎么决定的呢？是神主宰。那你的前途命运究竟怎么就能变成好的命运、有好的前途呢？你得挂钩啊，让你一步一步认识到认识神作工的重要性，因为人太自私、卑鄙，只关注自己的前途命运，对神的经营计划、对神的作工根本不搭理。你不搭理你就不可能顺服神，你不能顺服神你就得不着生命，就注定了你是灭亡的种类！那你信神信的是啥？神就不认识你，白搭！

要改变你的命运，就得把你真正带入神的作工里，带入信神里。可是我直接和你交通“来，经历神的作工、认识神的作工”，你理都不想理。所以我必须得告诉你神作工的重要性，告诉你为什么要带你去认识神的作工，当你搞清楚了，那你自己就有动力，你自己能主动去认识神的作工，就不用我再说什么了。我的目的是要把你带入到神的作工里， 我为什么要跟你这样说呢？是因为你没动力，我才费尽心思这样跟你说的，听懂了吗？给你发下去的文稿你看都没看，一点印象都没有，你能得着啥？

倚老卖老的宗教官员（二）

神说：“作为每一个事奉神的人，都应该明白神的这一心意，借着神这样的作工，人更看见了神的智慧、神的全能，看见了神在地上作工的原则。”这是不是让你经历神的作工呢？在经历神的作工中看见了神的智慧、神的全能，看见了神在地上作工的原则，你看见这些是不是就认识神了？你认识神了才能顺服神。神公开显现，你借着神的公开显现是不是看见了神的智慧呢？看见神的全能了没有？（看见了。）什么全能？怎么看见的？能不能举个例子？“金子”，看见神的全能了吗？（朱冬：看见了。）怎么看见的？（何芳：从我自己来看，我刚开始啥也不信，不知道神是啥，最后从神的话中让我知道了，看见神了。）得有细节、得有内容，没有细节、没有内容是空喊口号，是囫囵吞枣，站立不住。你怎么看见神的全能的？就看他作成的众长子，众长子是什么人性？（安雨宁：诚实、智慧。）诚实、智慧吗？众长子刚开始就是诚实、智慧的？神是要把他作成呀，得经过神作了以后他才是诚实、智慧的。在神未作以前对他是拣选，在拣选他以前他是没真理的。没真理就是没智慧，不能称为诚实人。咱看了文稿看了个什么？众长子是什么人性？安雨宁，神给了你足够的时间，在这足够的时间里你就看了一遍，其他时间你干什么了？在里边看见神的全能了没有？不要说看见神的全能了，你看见众长子是什么人性呢？众长子在未成全以前、未拣选以前他是什么人性？（安雨宁：也是败坏的人。）就知道“也是败坏的人”？他是什么人性，不是也是败坏的人，全世界都是败坏的人。（王静：文稿里就有，《神已公开显现》里都有。）你们是看了文稿的！“金子”？（……）金子不发光成铜了。金芳夏，看了没有？（金芳夏：看了，早忘了。）哎呀！这说啥呢？明明白白写着众长子老实、憨厚、对神真心无二，这就是他的人性。神已公开显现，众长子出现了，最后连众长子是什么人性你都不知道，你说你还是跟随他的人，你跟随了没有？蒙羞不蒙羞？老实、憨厚、对神真心无二的人在教会能站立得住吗？在世界能站立得住吗？在世界就站立不住，什么也做不成的人，神要让他怎么呢？神还要让他作王掌权呢。这是不是一大奇迹，一大神迹奇事？这是不是神的全能？（是。）“借着神这样的作工，人更看见了神的智慧、神的全能”，众

长子是怎么作成的？是不是神的智慧？让撒但来效力。撒但中了自己的诡计，诡诈人中了自己的诡计，反而成了为神效力的，为众长子效力的，这是不是神的智慧？“借着神这样的作工，人更看见了神的智慧、神的全能，看见了神在地上作工的原则。”神作工的原则是什么？神的喜、怒、哀、乐，神的“喜”是一切正面事物存在的象征，神的“怒”是一切反面事物不复存在的象征，神有谋略、有智慧，这是不是神作工的原则？你看了《神已公开显现》都看不见，写出来你还看不见。“神是实际地来在地上作工，与人接触，让人更加认识他的作为。”是让你更加认识他的作为，你自己不去认识、不去寻求，我给你写出来，我把神作的工作公布于众，但你还没有搭理，还没有看，就看了一遍，好像看小说呢。“今天你们这班人能有幸事奉实际的神，这是你们天大的福气，实在是神的高抬。”是不是神的高抬？你有啥呢？就中国这班人，要污秽有污秽、要败坏有败坏，什么都做不了，今天能让你们来事奉神是极大的高抬。什么是众子、子民、忠心效力者？什么是稗子、麦子？看了没有？你是稗子还是麦子？（稗子。）稗子？（嗯。）确定？（……）安雨宁呢？（安雨宁：开始看文稿的时候觉得自己有羞耻感、惧怕感是麦子，后来看就是稗子。）其实咱连稗子都不是呀！（安雨宁：连稗子都不是？）是什么？（朱冬：稗子还必须是忠心的效力者。）嗯，人家还得效力呢，咱效力了没有？（朱冬：没有忠心的效力，还不是稗子。）稗子他是不明白真理，但是他能实行真理；麦子通灵，他实行真理就能明白真理。稗子的实行是他能守些规条、守住诫命，他能实行真理，这叫稗子。咱连真理都没有实行，规条、诫命都没有守住，该尽的本分没有尽上，这是什么？（朱冬：连稗子都不是。）连稗子都不是，是什么？（安雨宁：瘪稗子。）瘪稗子？稗子都不是哪还能成瘪稗子呢？是魔鬼！有点想不通了？什么是魔鬼？（朱冬：魔鬼是与神敌对的。）什么是与神敌对的？“我什么也知道，就是实行不出来。”这不是魔鬼？忠心效力者他不通灵，“我什么也不明白，我就是有一个信，你告诉我，我规条形式地去做”，这是效力的。“这是你们天大的福气，实在是神的高抬。”真实去理解一下这句话，别看一句话就过了。“这是你们天大的福气，实在是神的高抬。”为什么说实在是神的高抬呢？咱的言行举止、咱的活出就是魔鬼样，连稗子都不是，但即使是这样还依然和你说话，依然和你交通，依然带着你，这是极大的高抬。

“神拣选事奉他的人都是有原则的，绝对不是人所想象的只要有热心就可以事奉神。”咱每天做的是不是用热心事奉神呢？因为你连神的作工都不认识，连什么是生命都不知道，怎么是得着命都不知道。神的全能、神的智慧都显现了，你还看不见，你怎么能事奉神呢？你是凭认识事奉呢？你不就是凭热心事奉吗？“今天你们看见，凡在神面前事奉神的人都是因着神的引导，有圣灵的作工，是追求真理的人，这是所有事奉神的人起码该具备的条件。”事奉神得具备什么条件？“凡在神面前事奉神的人都是因着神的引导，有圣灵的作工，是追求真理的人，这是所有事奉神的人起码该具备的条件。”凭热心事奉不行，得有神的引导，得有圣灵的作工，得追求真理。没有神的引导，没有圣灵的作工，再不追求真理，你怎么可能能事奉神？这是事奉神的条件，那咱具备这些了吗？（没有。）“事奉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败坏性情没有变化的不可事奉神，若你的性情没有经过神话的审判刑罚，那么你的性情仍代表撒但，从而足以证明你的事奉是在献好心，是借着撒但的本性来事奉的。”安雨宁，多长时间以来一直让你做带领，揭露解剖你多少次了，咱的变化在哪呢？“败坏性情没有变化的不可事奉神，若你的性情没有经过神话的审判刑罚，那么你的性情仍代表撒但”，你实行了吗？你变化了吗？那你说神能让你继续事奉吗？神兴起环境挪去你的事奉不应该吗？不正常吗？不是神的公义吗？国度建造哪能让你起来再打岔呀？最起码咱该有这个理智、有这个认识。“从而足以证明你的事奉是在献好心，是借着撒但的本性来事奉的。你用天然个性来事奉神，按照个人的喜好来事奉神，还总认为自己愿意的就是神所喜悦的，自己不愿意的就是神所厌憎的，完全凭着自己的喜好来作工作，这是事奉神吗？”“金子”，看见了吗？自己认为自己是金子，可你是怎么事奉神的呢？能任着你的性子来吗？即使韩真说你了，不合你的观念，伤着你的面子了，咱就能这么任性？（朱冬：不能任性。）“还总认为自己愿意的就是神所喜悦的，自己不愿意的就是神所厌憎的，完全凭着自己的喜好来作工作，这是事奉神吗？到头来你的生命性情一点没有变化，反而因着事奉神更加顽固，使你的败坏性情根深蒂固，这样，在你的里面就会形成一种以你的个性为主的事奉神的条条道道，按着个人的性情事奉而总结的经验，这是人的经验教训，是人的处世哲学。”你一直按着自己的个性事奉神，给你揭露解剖你听吗？变化吗？已经根深蒂固了。自己再没有点心志，你没有变

化，到现在你还活在这个性情里边，你还想着去外面跑跑，去外面带带人，给人讲讲。你看王静是怎么走的？对王静揭露解剖以后，王静是怎么变化的？她不变化能事奉神吗？能用吗？“这样的人都属于法利赛人、宗教官员，这样的人若再不醒悟、不悔改，必然会成为末世的迷惑人的假基督、敌基督，所说的假基督、敌基督就从这一类人中间产生。”敌基督从哪产生的？为什么说他是敌基督、假基督？就是他站在神给他的位置上作着他个人的工作，把自己当神待。为什么说他把自己当神待呢？他做什么事情是凭着他的个性做的，他自己喜欢什么他就认为神喜欢什么，他恨恶什么他就认为神恨恶什么。凭喜好事奉，没有作工原则。因为什么？对神不认识。你就不知道神喜欢什么，你怎么可能能事奉神？所以你在这儿你是幸运的，真是幸运的！你在原教会就注定死亡了。在原教会你能做出什么事呢？原教会的假带领、敌基督把弟兄姊妹都捆绑得死死的，不听、不看、不接触，他不进国度也不让别人进国度，吃人肉、喝人血，“吃不义之人的肉、喝不义之人的血”，这话不是应验在他们身上的？你今天有幸来到这儿，多次揭露解剖、修理对付你，给你极大的耐心、极大的忍耐、极大的机会，够可以了吧？这次环境临到了，为什么环境会临到你？还不反省？咱在作工中是怎么作工的？按着神的心意去作工了吗？你说环境怎么能不临到你呢？环境临到你，这边给你安排居所，把你保护起来，是不是神再一次的恩待、再一次的饶恕、再一次的怜悯？咱怎么面对呢？还没把你放到旷野里边呢，怎么对待这事呢？不反省、不认识，不从中间寻求神的心意，还想按着你总结的那些经验教训来作工，可能吗？这是国度建造，不是教会建造！

“事奉神的人若是随从个性，按着己意来，随时都有被淘汰的危险。靠着人多年总结的经验事奉神来笼络人心，来教训人、辖制人、站高位，从不悔改、不认罪、不放下地位之福，这样的人在神面前必会倒下，这属于保罗一类的人，是倚老卖老摆老资格，神不会成全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奉属于打岔神的作工。”前边给你立了标杆，你效仿了没有？王静在那边作了工作回来以后没有得到奖赏，反倒是得了个定罪——保罗来世。你不知道？定罪她是保罗来世，她是怎么走的？这是不是你前行的路呢？可你呢？“人总是持守老旧的东西，持守以往的观念，持守以往所有的东西，这对个人的事奉是一个极大的拦阻，若你

不摆脱，这些东西就会断送你的一生，即使你为‘事奉’神而跑断腿、累断腰，甚至殉了道，但神却一点不称许，反倒说你是作恶的人。”“事奉”是带引号的，为什么带引号呢？（安雨宁：不是真实的事奉。）不是“不是真实的事奉”，而是根本就不是事奉神！他是搞个人的经营，他是事奉自己，他是为了自己的地位、为了自己的名誉。“即使你为‘事奉’神而跑断腿、累断腰，甚至殉了道，但神却一点不称许，反倒说你是作恶的人。”不是称许，是一点不称许！你打岔神的作工，你不是作恶的人吗？一个是得看到事情的严重性，更重要的是去经历神的作工。安雨宁，什么是信神？（安雨宁：神说：“真正的‘信神’的含义是人能在相信神是万物的主宰的基础上来经历神的说话，经历神的作工，达到脱去败坏性情满足神的心意以及达到认识神，这样的历程才叫信神。”）相信神是万物的主宰的基础上来经历神的说话，经历神的作工，那兴起这个环境，把你放在这个家封锁起来，这是不是神的主宰？（安雨宁：是。）你经历了吗？寻求了吗？给了你这么极好的环境，这是多大的恩待呢？无法比拟呀！你感受不到，反而还进了消极之中。你说你是不是追求真理的人？（安雨宁：不是。）同样的环境，别人是什么表现？同样的环境，因着性情的不同，有截然不同的表现。你因着躲避抓捕，把你摆设在这个舒服的环境里边，你看我当时是什么环境？《患难时期的见证》看过吧？（安雨宁：看过。）我是在什么条件下写的？教会把我封锁，不能和任何人接触，我把工作也辞了，家人也生我的气，我一个人在家，我消极吗？我没有去消极，没有去背叛，而是成了我生命转折的一个重要环节，成了我生命进入的基础，那是宝贵的时间，怎么说是宝贵的时间？教会也不打扰我了，外边封锁着我也出不去了，干啥呀？神话浸泡。每天起来灵修，灵修完以后寻求，和这个人对号、和那个人对号，一看、一认识，自己经历过的这些事情和神话一句一句都对上号了，开始经历神的作工，寻求神的心意。平时没有吃喝神话的时间，上班的时候上班，不上班的时候又有其他本分，吃喝神话的时间是有限的。可把我封锁在家呢？哪也不用去，早晨起来灵修两个小时。我看神话和你看神话不一样，你看神话可能半个小时就把一篇话看完了，我看一篇话得两个小时。我怎么看？我每看一句话都要寻求，“这是啥意思？”和哪个一对号，一边思考一边看，所以我看话特别特别的慢。我每看一句得知道这句话是啥意思，得和实际生活去对对号。我看完话以后对

了号了，日常生活中和谁对了号了，再结合自己经历到什么事了，好，我要开始干啥呢？（朱冬：写文章。）得写文章，写文章写得累了、困了，就听诗歌，诗歌就不停，那是干啥？你看我给别人解决问题呢，我信神几年呀，神话我吃喝了多少呀，有好多问题是不是用神话诗歌解决的？（嗯。）没事就是听神话诗歌，每天起来就是在神话里浸泡，就那一两年时间，就浸泡在神话里边，过了那一两年时间就出来作工了，哪还再有那个时间，你再想有，没有那个时间了，神不给你那个时间了。那是我生命进入的一个转折。神给我摆设的环境和神给你摆设的环境一样啊！你的环境要比我的环境好一些，神给我摆设环境，我是灵修、写文章、听诗歌、揣摩寻思，每天在想谁还在黑暗里边呢，看我还认识谁，尽所能地去帮助扶持。你呢？神给你摆设环境你想啥呢？你想的是不能出去跑了，不能出去当带领了，不能讲了，因着不能讲、不能当带领而消极软弱。你信神就是为了当带领？咱也揭露解剖过你走的是敌基督道路，你凭己意事奉神，你已经根深蒂固了，神说“按着个人的性情事奉而总结的经验，这是人的经验教训”，那神给了你这么好的环境不是让你反省吗？把你放在“旷野”里边，不是正好可以让神话浸泡透吗？还能反思反思把文章写一写。文稿下发了，全职尽本分的人每天就没时间看，连聚会的时间都没有，他们是根本没时间看，你这边是有足够的时间，你说神是不是给了你足够的时间？这怎么形容呢？无法形容！你就像一个小宝宝一样，把你放在保温箱、抢救室里，这是多大的恩待呢？这机会容易得来吗？大好时光，地震、饥荒、瘟疫等等灾难还没有下来，抓捕没有临到你，要是抓捕了你，你进了监呢？你想吃喝神话，连神话的边都沾不了，每天起来熬猪食，把你熬得净尽的。这边给你摆设了好的环境，远离大红龙，你没有去感恩，你没有去寻求，没有去认识神的主宰安排，没有寻求神的心意是什么，自己该进入的是什么，你只是寻求满足自己的奢侈欲望，自己的肉体、地位、名誉。几年了，我不能成为你的标杆，我不能成为你效仿的，我走的路你是看得见的，王静走的路你也是看得见的，咱写了几篇文章？写了没有？对自己的认识，对神作工的认识，或者对弟兄姊妹的帮助，你可以写的有太多了呀！神话进入了多少？神话浸泡了多少？就看你这个情形，你进入神话了没有？神话浸泡了没有？每天白白流失美好的光阴？神给你安排上这么好的条件你白白浪费掉，你说神会对你怎么样？咱还在这儿消极、埋

怨呢，你说咱没理智到什么程度了？你也跟没理智对比呢？真成憨憨了，把神的恩典都给埋没了。作工多年对神丝毫没有认识！

看一下这段神话。

每日神话　选段456

从现在开始，神正式成全那些没有宗教观念、愿意放下老己、单纯顺服神的人，成全那些渴慕神话的人，这样的人应该站起来事奉神。在神有无穷无尽的丰富、无限无量的智慧，他的奇妙作工、宝贝话语等着更多的人去享受。从现在来看，有宗教观念的、摆老资格的、难放下自己的都难接受这些新东西，圣灵在这些人身上也没有成全的机会。人若没有顺服的心志，没有渴慕神话的劲儿，就没法领受这些新东西，只能是越来越悖逆、越来越狡诈，从而走向歧途。神现在作工要兴起更多的真实爱他的人、能够接受新亮光的人，彻底砍倒那些倚老卖老的宗教官员，这样顽固不化的人一个不要。你愿意做这样的人吗？你的事奉是凭己的喜好作工，还是根据神的要求作的？这事你自己应该清楚，你是属于宗教官员，还是属于被神成全的新生儿？在你的事奉之中，有多少是得着圣灵称许的？有多少是神根本不纪念的？你多年的事奉使你的生命有多大变化？这些你都清楚吗？你若真有信心的话，你就会放下自己以前的老旧宗教观念，而以新的样式来更好地事奉神，现在站起来还不算晚。老旧的宗教观念能断送人的一生，人总结的经验能使人远离神而凭自己作，若你不放下这些东西，它就成了你生命长进的绊脚石。神对所有事奉他的人一直是成全，而不是轻易淘汰。若你真实接受神话的审判、刑罚，能够放下以往的宗教作法、宗教规条，不用以往宗教观念来衡量神今天的说话，这样才有前途可言。如果你持守以往老旧的东西，还是当宝贝，那你就无法挽救了，神对这样的人不搭理。若你真愿意被成全，你就得立下心志，彻底放下以前所有的东西，即使以前作的是对的，是神作的，你也能放下而不持守；即使以前明显的是圣灵工作，是圣灵直接作的，但今天也得放下，绝对不能持守。这是神的要求，一切都要更新。神作工、说话对以往老旧的东西一概不提，不翻老黄历，神是常新不旧的神，就对他自己以往所说的他都不持守，足见神并不守规条。那么作为一

个人，你总是持守以往的东西抓住不放，而且硬套公式，神却不按以前那种方式作，那么你的说、你的作不就是打岔吗？不是与神敌对吗？你愿意自己的一生断送在这些老旧的东西之上吗？因着这些老旧的东西而使你成了打岔神作工的人，你愿意做这样的人吗？你若真不愿意，那就赶紧勒马回头，重新开始，以前的事奉神并不记念。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当取缔宗教的事奉》

你性情不变化，你自己不会生命进入，怎么让你起来事奉神呢？怎么可能尽本分呢？不管你尽什么本分都离不开真理、离不开神话，用神话解决了自己的问题才能解决别人的问题，咱不是来填饱肚腹的。神给你摆设环境让你待在这儿没有让你出去，你的反思呢？你的经历呢？信神就是经历神的主宰与安排，神为什么这么主宰安排呢？不管是没有安排到位，还是任胜不会安排，或者有环境出不去，不管什么原因，这一切都是来自于神的吧？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环境临到？你从王静的文章里边应该意识到事奉神应该怎么事奉，还是凭地位？王静的文章里边写了好多她与我产生隔阂的，与我打架的，与我作工方式不同的，她在这边是卡着，我在这边对人是放纵的，我从不卡人，你看见我卡过谁，我作的是什么工作？我从不卡你，我不管你，你是自由的，你是释放的，由你选择。王静对工作是卡、管，我俩作工方式不一样，我这儿是什么？唯独不让你释放的是神的话，我是要把你带到神话里边，让神话来掌管你。“从现在开始，神正式成全那些没有宗教观念、愿意放下老己、单纯顺服神的人，成全那些渴慕神话的人，这样的人应该站起来事奉神。”你一边念一边就得想，就看这一句话，你能想到什么？得把神话带到实际生活中去对号，不是把这话念过去就完了。你看见这句话应验了没有？（应验了。）怎么应验的？（在你和王静身上就看见应验了。）对吧！你一边看就和王静去对号，你看王静是不是把她老旧的观念放下了？她能愿意放下老己。和你对比一下，你放不下老己，而人家能单纯顺服神。“成全那些渴慕神话的人，这样的人应该站起来事奉神。”这样的人应该站起来事奉神，那神摆设环境就让她起来，所以王静就得起来到处作工。那你呢？就得把你捆绑起来、控制起来。大红龙没有控制你，任胜过来捆了你。但不管怎么样先得把你捆住，你不能出去乱作恶了，你得认识到这是

神的作为，这是神的作工，这是神的高抬，这是神的恩待。按你这个情况，给了你足够的机会，是不是应该是大红龙来控制你？神没有让大红龙控制你，而是让任胜控制你，今天咱还能对话，这是神多大的忍耐、包容、怜悯？你该发出多大的感谢赞美？还敢有埋怨呢？“在神有无穷无尽的丰富、无限无量的智慧，他的奇妙作工、宝贝话语等着更多的人去享受。”你享受了没有？“在神有无穷无尽的丰富、无限无量的智慧”，这是不是神的智慧？从大体上来说，把你控制起来了，你今天这样的环境和我那样的环境是不是一样的？“他的奇妙作工、宝贝话语等着更多的人去享受。”把你控制起来是让你干什么呢？一个是显明你，一个是让你进入。你要是进入，那就是成全；你要是不进入，那就是显明、淘汰。神作的就是成全人、淘汰人的工作。让你看见人家王静顺服，人家是成全；你悖逆，是淘汰。你如果有悔改，还给你留有悔改机会，现在给你留的是不是悔改机会？神作工奇妙不奇妙？神作工太奇妙了！“他的奇妙作工、宝贝话语等着更多的人去享受。”你现在是不是享受神话呢？怎么享受神话呢？神三十年前说的话，今天应验了，你去体验、去感受，基督是这么说的，圣灵是不是这么作的？这是不是享受神话？你把神话带到实际生活当中，这是不是看见神的作为了？你看见神的作工了，看见神的作为了，看见神的智慧了，更看见神的公义了，是不是内容丰富啊？内容太丰富了！

“从现在来看，有宗教观念的、摆老资格的、难放下自己的都难接受这些新东西，圣灵在这些人身上也没有成全的机会。”这句话你深有体会吧？这是你经历了的。“有宗教观念的、摆老资格的、难放下自己的都难接受这些新东西”，和你说的一些新东西，你根本接受不了，没法接受。我交通了“什么是命”，从怎么得命到你得追求进入神的作工，咱交通多长时间了？半年了，文稿都下发了，人家都实行出来了，你在这儿还不进入呢，还接受不了呢！太难了！咱以前交通过“原子弹”，原子弹造出来了，你该研究研究了吧？咱现在还不研究呢，所以说很难接受这些东西。“圣灵在这些人身上也没有成全的机会。”想成全你，能成全你吗？神给你摆设这环境是不是要成全你？可是你不变，你不往上够呀！你配合到哪神作到哪，你不配合没法成全你。“人若没有顺服的心志，没有渴慕神话的劲儿，就没法领受这些新东西，只能是越来越悖逆、越来越狡诈，从而走向歧途。”金芳夏，你想走向歧

途？“金子”，你看见了吗？你看见安雨宁前边走的是什么路了吗？这叫啥呢？你们重蹈她的覆辙？你们2005年、2008年就跟上神了，到现在还出不了家门呢！神等待你到白发苍苍？神说：“或许这个守候是无期限的，又或许这个守候已到了尽头”，神作工都已经公开显现了，神看最后时期你是否能为神摆上，神看你是不是能为神摆上，不是看你还在应付糊弄、欺骗，现在是什么时候了？神要的是见证。现在从家庭里边还出不来呢，还放不下呢！神告诉你，神作工结束的时候有的人娶的娶、嫁的嫁，那你走向何方呢？神的作工从来就不等待任何一个跟不上他步伐的人，最后你只能是坑了自己，能坑了谁呢？“人若没有顺服的心志，没有渴慕神话的劲儿，就没法领受这些新东西”，所以说你的积极性就上不来，你必须得有顺服的心志，得有渴慕神话的劲儿。你说我是怎么走向这一步的？就是我刚才和你说的，神摆设环境，我每天就是浸泡在神话里，教会就是战场，我把教会当作战场，拿起神的一把两刃利剑操练呢。什么是两刃利剑？那就是神的话，把神话带入实际生活当中，神给你揭开所有黑暗面。信神就是让你看见灵界实情，让你看见灵界的撒但，让你看见神的作工，你不往上配合你怎么能看见呢？你说“我没看见呀！”你肯定没看见呀，你就没有往上够，你能看见？你这样时间长了以后你就定规了，你自己就把自己坑了。“就没法领受这些新东西，只能是越来越悖逆、越来越狡诈，从而走向歧途。”这叫歧途，不是好路。我跟你说神已公开显现，你是不是已经看见路了？诡诈人中了自己的诡计，“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在第一次拣选的时候，没有选上你，你不觉得难过？你就不觉得可惜？那在第二次拣选还选不上你呢？第一次拣选长子呢，没选上你，第二次选众子、子民和忠心效力者呢，人家就定了，你还有第三次呢？有没有第三次？没有了，接下来那就是各从其类。到这个时候了头脑还不发热呢，变得越来越悖逆、越来越狡诈，你能骗了谁？只能是骗了你自己。你现在已经看见诡诈人中了自己的诡计了，老实人已经得着了，看见了没有？你也看见神的行政、神的性情了，神话一说事就要成，已经摆在你眼前了。“神现在作工要兴起更多的真实爱他的人、能够接受新亮光的人，彻底砍倒那些倚老卖老的宗教官员，这样顽固不化的人一个不要。”看见这个画面了吗？对于原教会的宗教官员是不是都砍倒了？一个也进不来。为什么？根深蒂固，成了宗教官员了，倚老卖老，他怎么可能跟随呢？他不可能跟随，这更是神的公

义，那你还要跟着他走？他那是连基本条件都不具备，可是你安雨宁呢？神给你摆设环境，环境是具备的呀！他们是活在黑暗里边，你是活在光中，你是悖逆，他是无知。

“你愿意做这样的人吗？你的事奉是凭己的喜好作工，还是根据神的要求作的？这事你自己应该清楚，你是属于宗教官员，还是属于被神成全的新生儿？在你的事奉之中，有多少是得着圣灵称许的？有多少是神根本不纪念的？你多年的事奉使你的生命有多大变化？这些你都清楚吗？你若真有信心的话，你就会放下自己以前的老旧宗教观念，而以新的样式来更好地事奉神，现在站起来还不算晚。”放下老旧宗教观念、放下老旧宗教观念，你知道老旧宗教观念是什么吗？（安雨宁：我不是太清楚。）还不是太清楚。《一厢情愿完全是与神背道而驰》这篇文稿看了吗？（安雨宁：看了。）你的宗教观念是不是一厢情愿？你信的是不是天上那位渺茫的神？（安雨宁：是。）那这是不是宗教官员？神明明告诉你，神不看、不看，你说“就看、就看”，神不看什么？神话是怎么说的？（神说：“我定规一个人的归宿不是根据其年岁的大小，不是根据其资格的老幼，也不是根据其受苦的多少，更不是根据其可怜的程度，而是根据其有无真理，除此以外别无选择。”）可在你心里呢？你认为神就看这些。你在这儿消极软弱了，不就是说“我怎么能资格大大呢？我拿什么资本进国度呢？”神告诉你神不看这些，神看的是你有无真理。什么是真理？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神看的是这个，神看的是你的看事观点是不是变了。什么是看事观点？就是对待每一件事的态度、观点，你是不是能站在神一边看事了。你站在哪边看事了？（站在自己的肉体一边看事。）站在撒但一边。神说不要、不要，你说“就要、就要。”你站在哪边看事呢？你站在你的想象观念一边看事，你信的是你自己。明明你要进国度呢，可是你按着你自己的标准去定了。就像学校里边招生呢，人家招理科生呢，人家是要考化学、物理呢，看你的理科能考多少分，结果你天天学历史、政治，然后非要进去考试呢，你说“我历史考了多少分、政治考了多少分”，人家说你是啥？“你是神经病呀！你就不看招生公告上写的啥？”咱作为一个人，你知道你去考试得看人家考什么呢，人家考试考什么你去学什么，可为什么到了信神这儿就不知道看看国度里神要什么呢？你得学什么？“国度是神的，我得根据国度里神

的要求去做。神要的是什么人，我就得做什么人。神要什么我拿什么给神。”通行证，什么是通行证？神称许的是福，神不称许的是祸。可是咱呢？不仅一厢情愿，还根深蒂固，就用自己的想象认为“应该、应该、应该，跑断腿，累断腰应该”。你用你的想象，还要定规成是神的要求。咱交通了《一厢情愿完全是与神背道而驰》多长时间了，到现在还不明白呢！“你就会放下自己以前的老旧宗教观念”，什么宗教观念？整个宗教界是不是都是与神搞交易的？耶稣走后两千多年，人因着保罗的作工都与神搞起了交易，都有一个什么观点呀？“该跑的路跑了，该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都开始搞交易，人的本性就是搞交易，再经过保罗的作工就肯定了，两千年根深蒂固了，直到现在你已经跟随神了依然还是！现在知道了吧？（嗯。）“你若真有信心的话，你就会放下自己以前的老旧宗教观念，而以新的样式来更好地事奉神，现在站起来还不算晚。”咱知道了原来你活在老旧的宗教观念里边，那新的样式是什么？知道不知道？（安雨宁：凭神话去行。）如果你要事奉神呢？光凭神话去行能行吗？你得把人带到神话里边，把人带到神的作工里边，而不是把人带到自己的观念里边。进入神的作工中，让神话在人身上作王掌权。带领的作用是什么？事奉神的作用是什么？是要让神话在人身上作王掌权，是要达到这个果效。神话在人身上作王掌权的时候，神的国度就降临在了地上。这个能理解吧？神话在你身上不能作王掌权，国度在哪？

我以前交通过“什么是子民”“什么是国度子民”“什么是大红龙的子民”，交通过吧？什么是国度子民呢？听神话的人就是神国的人，听大红龙话的人就是大红龙的子民。你是属于谁的子民？不是很明了吗？你要进入国度，那你必须是国度子民，你要是国度子民，那你就必须听国度君王的话，那国度君王的话在你心里就得作王掌权。你要是中国人，你就得听中国的法律，看中国法律要求中国人什么了。现在中国规定不能看国外的新闻，不能看国外的电视台，有人翻墙看，翻墙看就是犯罪，就逮捕。中国是不信派国家，不能让你信神，你听人家的话，“那我就不信”，这是不是就说明你是中国人呢？你就是中国的子民。你要是神的子民，你听不听国家的话？不听它的话。“我是神子民，我听的就是行政，我听的就是神说什么了。”这就证明了你是谁的子民，你听谁的话就证明你是谁的子民。有人问“你是谁家老婆

呢？”你是张三的老婆，那张三说什么话你就会听张三的，人家会说“这是张三的老婆”。如果张三说什么你不听张三的，人家会说“你还是他的老婆呢？你就不是人家家人，你胳膊肘往外拐。”这些话咱都理解，一到了神家就不知道了，就不知道国度里边要的是什么人。你要进神的国度呢，可是你不愿意听国度君王的话。“而以新的样式来更好地事奉神”，什么新的样式？你既然要事奉神，那你就得干啥呢？你得见证神的名、见证神的作工，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作工、维护神家利益，时时事事处处想着神、念着神、为着神，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神，这才证明你是神的人，这才证明你是事奉神的人。你时时事事处处所做的一切事都是为着你的地位、为着你的名誉，就是围绕着你所喜欢的人，围绕着你所喜欢的事，那你是属谁的人？这不是很明了吗？你围绕着你做事，围绕着你的观念想象去做事，还能让你事奉神？那不是成汉奸了？那不是成内鬼了？汉奸、内鬼好理解吧？撒但差派来的探子。“你就会放下自己以前的老旧宗教观念，而以新的样式来更好地事奉神，现在站起来还不算晚。”明显的两个对比，一个是你用宗教观念来事奉，一个就是新的样式。新的样式是完全让神话来作王掌权。简单不简单？金芳夏，简单不简单？（金芳夏：简单。）简单吧？（金芳夏：简单，实行起来感觉……）首先说听明白了吧？（金芳夏：听明白了。）安雨宁呢？（安雨宁：听明白了。）听明白就行。“老旧的宗教观念能断送人的一生，人总结的经验能使人远离神而凭自己作，若你不放下这些东西，它就成了你生命长进的绊脚石。神对所有事奉他的人一直是成全，而不是轻易淘汰。”你现在经历到了吗？“神对所有事奉他的人一直是成全，而不是轻易淘汰。”是你自己淘汰自己，不是神要淘汰你。这个条件是什么？这是不是成全？逼着你走这条路，可是你就不走。金芳夏，这条路给你摆上了吧？这是不是成全的路？你说你老公也不怎么逼迫你，孩子们也长大了，这个条件你是不是具备了？（金芳夏：嗯。）你不愿意往上够，那你就自己淘汰自己。“神对所有事奉他的人一直是成全，而不是轻易淘汰。”是不轻易淘汰，可不能说成是不淘汰。“若你真实接受神话的审判、刑罚，能够放下以往的宗教作法、宗教规条，不用以往宗教观念来衡量神今天的说话，这样才有前途可言。如果你持守以往老旧的东西，还是当宝贝，那你就无法挽救了，神对这样的人不搭理。若你真愿意被成全，你就得立下心志，彻底放下以前所有的东西，即使以前作的是

对的，是神作的，你也能放下而不持守；即使以前明显的是圣灵工作，是圣灵直接作的，但今天也得放下，绝对不能持守。这是神的要求，一切都要更新。神作工、说话对以往老旧的东西一概不提，不翻老黄历，神是常新不旧的神，就对他自己以往所说的他都不持守，足见神并不守规条。那么作为一个人，你总是持守以往的东西抓住不放，而且硬套公式，神却不按以前那种方式作，那么你的说、你的作不就是打岔吗？不是与神敌对吗？你愿意自己的一生断送在这些老旧的东西之上吗？因着这些老旧的东西而使你成了打岔神作工的人，你愿意做这样的人吗？你若真不愿意，那就赶紧勒马回头，重新开始，以前的事奉神并不记念。”这话都好理解，也能对号，不需要深交通吧？（嗯。）

281　神不称许保罗一类的事奉

1　事奉神的人若是随从个性、己意来，随时都有被淘汰的危险有被淘汰的危险。靠着人多年总结的经验而事奉神来笼络人心，辖制人、教训人、从不悔改、不认罪、站高位、不放下地位之福，这样的人必会倒下。

2　倚老卖老、摆老资格，这样的人属保罗一类的人，这样的事奉属于打岔神的作工，神不会成全这样的人。人总是持守老旧的东西、持守以往的以往的观念，对个人的事奉是极大的拦阻，若你不摆脱，这些东西就会断送你的一生，即使你为着为着“事奉”神跑断腿、累断腰，甚至殉了道，但神却一点不称许，反说你是作恶的人。你为神到最后殉了道，神却一点不称许。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当取缔宗教的事奉》

628　放下宗教观念才能被神成全

1　若你真实接受神话的审判、刑罚，能够放下以往的宗教作法、宗教规条，不用以往宗教观念来衡量神今天的说话，这样才有前途可言。如果你持守以往老旧的东西，还是当宝贝，那你就无法挽救了，神对这样的人不搭理。若你真愿意被成全，你就得立下心志，彻底放下以前所有的东西，即使以前作的是对的，是神作的，你也能放下而不持守；即使以前明显的是圣灵工作，是圣灵直接作的，但今天也得放下，绝对不能持守。这是神的要求，一切都要更新。

2　神作工、说话对以往老旧的东西一概不提，不翻老黄历，神是常新不旧的神，就对他自己以往所说的他都不持守，足见神并不守规条。作为一个人，你总是持守以往的东西抓住不放，而且硬套公式，神却不按以前那种方式作，那么你的说、你的作不就是打岔吗？不是与神敌对吗？你愿意自己的一生断送在这些老旧的东西之上吗？因着这些老旧的东西而使你成了打岔神作工的人，你愿意做这样的人吗？你若真不愿意，那就赶紧勒马回头，重新开始，以前的事奉神并不记念。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当取缔宗教的事奉》

53.受造之物该有的理智

（萧文：弟兄，我想问个问题，人要想活是不是必须得经过死的试炼？不经过死的试炼就存留不下来？我是根据弟兄和王静这个经历一点点套的。弟兄也被抓走过，当被抓走之后也经历了死的试炼，现在又兴起大红龙抓捕，这一片也出现这么多被抓捕的，也是一种经历体尝，试炼、熬炼。然后王静又临到这个病痛，简直就快要了命了，以后可能会有大批的人患上癌症，然后就是死的试炼。对于那些抵挡的，那就是惩罚，可能就死过去了，没有活的机会了；对于那些有信的，站立住的，就像王静一样站立住的就活下来了，这就叫死的试炼。所以我就担心这个，是不是人人都得经过死的试炼才能活？要不然人就死了，活不了了。我是这样套的，因为现在被大红龙抓捕的弟兄姊妹也是大批大批的出现，就是一拨一拨的这种情形，好像都是这么走过来的，是不是都要经历呢？）王静是有经历的人，让她给你交通交通。（昨天交通的就是这个。）（萧文：但是把我的存心勾出来了，我的存心就是想活不想死，但是由不得我，是不是？）昨天谈的啥呢？（王静：谈我的这个病是我性情的需要，这个病痛临到显明我信神是为了追求平安、追求个人前途，我是在这个基础上顺服神的，而不是信神为了顺服神。神说信神为了剩存下来这是一个正常的追求，追求剩存下来这是正常的，但我剩存下来的存心并不是因为信神而顺服神，而是为了平安、为了能够剩存下来才选择去顺服神，这是一个错误的追求观点。神说：“那么你信神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你单是为了前途，为了命运，那你最好不要信，你这样的‘信’属于自我愚弄，属于自我安慰、自我欣赏。”你信神是为了个人前途，你最好不要信，这是我从这一次病痛当中得着的。）（萧文：你谈你的经历谈的是一个看事观点的扭转，这个我知道了。我问的是“是不是我们人人都必须这样走？”因为你和弟兄不都是标杆吗？你们都是这样走出来的，所以后来的人也得沿着前人走过的路这样走，我是这样套的。因为我昨天听那个姊妹得了乳腺癌了，我就害怕，我说我也怕有了癌症，是不是每个人都得经历死的试炼才能活？要不然活不下来。）（王静：她可能是听了我的这个经历之后害怕了吧，里面胆怯了。每个人该临到什么样的环境是不一样的，根据人的身量、根据人性情的需要，这

个不是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事实临到的。）死的试炼很有可能人人临到，但死的方式不一定都是一样的，这个不敢确定。神说神是根据人的身量而摆布安排的，但或大或小都必须经过。（萧文：那就是肯定的了，这是人人都得临到死的试炼，听到没？人人都得临到，只是方式不一样，病痛不一样，灾难不一样。好像以前神话也说过，不信神的人早晚都会死的，只是啥时候死，人不知道。）但是你要想剩存下来、要想蒙拯救，你必须得胜过死亡的辖制，你胜不过死亡的辖制，你不配活着。（萧文：以前说的死是让撒但的败坏性情死，但是现在说的死是真死呢。）效力者不一定，但是众子民肯定得胜过死亡的辖制，你胜不过死亡的辖制你不配活着。约伯，神那时候向他显现了多少？没有和他说多少话，没有作多少工。约伯面对死亡是什么态度？坦然面对！神作工六千年了，作工结束了，要进国度了这些人还怕死，还不能坦然面对。神说什么？胜过约伯、胜过彼得。你胜过了没有？蒙拯救以后，灵魂体蒙拯救了，剩存下来了，不存在有死亡了。但你在未剩存下来以前，你必然还得面临死亡，面临死亡不是让你死，是检验。当你成为一个真正的受造之物的时候，真正的认识到自己是个受造之物的时候，你不会惧怕死亡，你会坦然面对，这是一个标准。咱今天是活在败坏性情里面，不敢面对，怕去黑洞洞的地方。当你预备善行了，对神有认识了，性情变化了，还怕死亡吗？那时候为什么不怕死亡啊？知道不知道？（是不是认识了造物主造人的意义了，就不怕死亡了？）因为他看见了神、认识了神。就像小孩一样，小孩有了困难以后，一头扑进他父亲的怀里面，有困难他赶紧抱他父亲，他为什么抱他父亲呀？为什么叫爹呀、叫妈呀？因为他认识、知道他父亲是他的依靠。但如果是一个陌生人，小孩会不会把他当成依靠？不可能的。你对神有认识了，“神是主宰万有的那一位，神就是公义！”你还怕吗？（不怕了。）你大胆地爱神，看神能把你怎么样。如果就是死亡临到了，该怎么认识？彼得临到死亡的时候是怎么认识的？那是神要来接他呢。你愿不愿意让神接你走啊？愿不愿意？（萧文：现在不愿意，现在还是魔鬼，怕死呢！对神有认识的时候肯定是愿意。）你听清楚这句话，“神接你走”，不是说你性情有没有变化，我说“神要接你走”，什么概念呀？神是接你走，不是送你走，走和走不一样。听懂这句话的意思了吗？接你走和送你走。（反正就是不想走。）（接到神身边了也不想去。）接你走，去神那边了，跟神在一

起了，就是祭司弟兄说的，神那边是什么呀？是黄金铺地。还用你在这打官司呢？你不高兴？你不喜乐？要是送你走，那可就麻烦了。听懂这话了吧？（嗯。）也就是说，你心里害怕了，你为什么害怕呢？你刚才说了句实话，“我现在还有败坏性情呢”，是吧？（萧文：嗯。）还有败坏性情。你知道“神不会接我走，我一旦走，肯定是送我走呢”，所以你才害怕。我在这说的意思是你怎么就怕死，怎么就不怕死，神要看你是真信、假信，神要看你的认识。如果不让你面临死亡，怎么看见你是真实信呢？为什么让你抛头颅洒热血？是不是神得给你摆设环境来看看你的真假？一摆设环境，真假就出现了。假的就是欺骗，那真的呢？那就是爱。你是假的，你还再说啥呢？

王静给你们交通了她的一个经历，你们没有从她的经历中找着一个路途，你们是在她的经历中找到了一个害怕。神说人追求剩存下来是不是奢侈欲望呀？（不是。）神说追求剩存下来不是奢侈欲望，但是神让你胜过死亡的辖制不等于不让你追求剩存下来，所以你想剩存下来你的路得对。王静交通的那个是什么呀？她是追求想剩存下来，但她走的路不对。（萧文：我也是这样，临到事的时候先想的是自己的利益，根本不去寻求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说人不明白神的心意就不会顺服，就顺服不下来。我看见我就是这样，不知道神的心意，临到事的时候考虑更多的是自己的安危。就像我刚才问你这个问题，也是怕死，也是考虑自己的安危，时时刻刻、时时处处、每分每秒考虑的都是自己，看见自己就是这样，看事观点神不称许，就是魔鬼相。）你说的这个里面不需要你去知道神的心意。（萧文：那不对呀。）不需要你去知道神的心意，这是作为一个人的理智问题。（萧文：理智？）对，这是理智的问题，不是说得知道神的心意。（萧文：刚才不是说“你得顺服”，你不明白神要的是什么，你怎么能顺服呢？）这是这件事情。就刚才我说，王静走的路是追求剩存下来，没错、应该，不是奢侈欲望。但你要追求剩存下来，路你得走对，路得对，说这个路是错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得去反省自己，得有理智，就说得病了，你想反省自己，你反省自己的存心、目的是什么？（萧文：想让病好，摆脱这个环境。）你想的是病好，你并不是反省自己得怎么做人，这是不是不一样呢？你的反省认识自己是想让病好，这是一个搞交易的心。你不是说“我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因着我该做什么人

而反省认识我自己”，而你是与神搞交易，这路是不是错的？（是。）你与神搞交易就是错的。保罗与神搞交易就是错的，如果你不是搞交易，反过来你说“我作为一个人，神怎么给我这样一个病？是管教我了？惩罚我了？是因着什么呢？是我做人哪里做得不合适了？我是不是没有做到受造之物该做的呢？我临到这个病，这是应该的。”好比大卫，刀剑不离开他的家，大卫是去悔改，重新做人，他不是要求让神把这个刀剑离开他的家，而是什么？因着刀剑不离开他的家，然后他认识到，“我知道了，我不能做什么人，我该做什么人”。而你的这个方向不对，你是搞交易的形式去走的，而不是寻求做一个完全人，做一个敬畏神远离恶的人该走的路。你搞交易这还算敬畏神吗？（萧文：不算。）这就不是敬畏神了，所以说你走的这个路不对。反省、悔改、认识自己是应该的，你认识自己是为了啥呢？是为了悔改而不是为了病好。如果真是因着什么悖逆有了病了，那有了病了，这是你该担当的，你犯错了该不该担当？触犯了神的性情该不该承担？你该承担、该担当，这是神的公义，你怎么想让神给你挪去呢？大卫临到刀剑不离开他的家，大卫能要求神给他挪去？那就太没理智了。这是一个方向，追求剩存下来不是奢侈欲望，那怎么就剩存下来了？就是刚才说的，顺服。对神的主宰安排能顺服，怎么顺服？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受造之物，神怎么安排你的命运，你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理智、态度，这是该有的一个顺服，这是一个受造之物该做的，这是一个受造之物该达到的，你对神作的只有接受顺服没有别的要求，这是一个理智。追求剩存下来，你要想追求剩存下来，该追求什么？该追求顺服。有死亡威胁临到的时候，咱该有的一个理智是什么？（顺服。）“我想追求剩存下来，但我是个受造之物，受造之物该有什么理智呢？我能不能和神提要求呢？能不能和神搞交易呢？神给我摆设这个死亡临到的时候，神在那边怎么看呢？”态度、观点，咱那天说的态度、观点，神摆设环境就看你的观点、态度是什么呢。你是把你自己放在一个受造之物的位置上去经历神的主宰安排呢，还是自己另有计划呢？咱今天和以前不一样了，你要想剩存下来你就得顺服神，是吧？（嗯。）你不顺服神，你不可能剩存下来。神主宰安排今天死亡临到你了，你对神的主宰安排该有什么态度、观点？这个死亡有好几种，是吧？（嗯。）有试炼的、有惩罚的、有命中注定的，还有你自己自找的，你可以去反省认识你自己是哪一种，但不管是哪一种，它

都不是无理的。就是最后你实在找不出一种理由，那死亡临到你了，你一个受造之物，连个蚂蚁都不如，神就是把你灭了，你有什么要求呢？有要求就是悖逆。但当你没临到死亡的时候，你有这么一个理智，神在那边怎么看？“哎，这才有点受造之物的样式了”，有受造之物的样式了，你才配活下来。你为了追求剩存下来，那你就追求怎么呢？你就追求做好一个受造之物，具备一个受造之物该有的理智。就是说“我能不能剩存下来是神的事，追求不追求剩存下来是我的事，那我要追求剩存下来不是奢侈欲望，那我就极力去追求剩存下来，怎么剩存下来呢？我该预备善行呢，该悔改呢，神再给我摆设环境以后，我该有什么样的认识呢？”你想一下，当你有这样的理智的时候，神能舍得把你灭了吗？就即使说把你这样的人从外界肉体上灭了，那灵里呢？神要把你带到哪里，是根据你的实质来定。

你说你五六十岁、七八十岁了，给你重换一个新骨头、新肉体不好啊？在这儿活得贫穷，你看二货在这“咳咳咳……”，你在这儿活受呢，给你重换一个小宝宝的肉体不好？好不好？萧文，好不好？（萧文：我没有听清，光说“咳咳咳”这样受罪。）给你换一个“衣服”。（萧文：换个“衣服”好，再换成个健康的小宝宝，就不用咳嗽了。但是说别人容易，自己还不想换，主要被那个黑洞洞的地方吓怕了。）如果你抵挡神了、你悖逆神了，就是神不说什么，你也是去黑洞洞的地方，你惧怕死亡。信神为什么把灵界实情告诉你呢？把灵界的实情告诉你了，最后你还怕去黑洞洞的地方，你说你是不是信神的？听懂这个意思了吗？（萧文：嗯。）你害怕去黑洞洞的地方，那你就赶紧悔改。（萧文：你说赶紧追求吧，又面临着死的试炼；不追求吧，又面临着去黑洞洞的地方。）（王静：太聪明了，这就是诡诈人。）这就像小鸡仔，拿起来看看是公是母吧，吓得以为是要杀你、吃你呢，可能不可能？（萧文：现在身量就是小得可怜。）神给人摆设环境试炼人都是根据人的需要，根据人的身量而来的，不是说随便就来的。你说你2014年才信了神，今天就用死的试炼来试炼一下你？（萧文：光文稿里面说的卸胳膊、卸腿都吓死了。）那个是必须得害怕的，如果你连那个都不害怕，那你就不能蒙拯救了。你看着快把你吓死了，这就达到果效了。如果你连这个都不害怕，你没有惧怕的心、没有羞耻感，还能蒙拯救吗？不能蒙拯救了。这个惧怕就保守了咱了，卸胳

膊、卸腿说的这个话比较残忍，但这个残忍的画面使你不敢背叛神，这是多大的保守！虽然说的是残忍的画面，但那也是事实。（王静：从别人的经历当中看你怎么听，有的人能听出实行的路，有的人就听出萧文这个结果了。就像有人看了我写的文章，本来以前都跟家里断了联系了，在外面好好尽本分呢，看了我写的文章以后，“呀！儿子不管、丈夫不管、娘家的亲人也不管，这下咋办呢？”他不是从这篇文章里找出实行的路途，而是赶紧和家里来往起来了。同样都看我写的经历文章了，有的人领受的就是，“不和家人来往以后就成这样了，可怜得成了这了。”他看的是这，他不是从这个经历当中找路途，“她临到这个环境当时是怎么经历的？改变了她的哪方面错谬观点？”他不是从这里面看了以后，说“如果我临到这个事，我该怎么经历、认识”，他在这里面看的就是反面的，不但没有积极进入、没有路途，反而还消极，想赶紧回去和家人来往。那次有个人跟我说，“以前还没什么，从你病了以后，我就想着回去，得用智慧，不能不跟他们联系，我得跟他们联系起来，得来往”，达到的就是这个果效。看看下面这段神话。）

神说：“以往说这些人是大红龙的子孙，实际上说得明白点，这些人就是大红龙的化身。当神将这些人逼到绝路上，将其宰杀之时，那么无疑大红龙的灵在这些人身上再无机会作工了，这样人走到绝路上来也就是大红龙以死告终，可以说是以死来报效神的‘大恩’，这是神在大红龙国家作工的目的。当人把命都豁出来之时，那么一切都不在话下了，谁也不能将其难倒了，什么能比‘命’更重要呢？所以撒但在人身上无法再作什么，撒但拿人也没办法。虽然在‘肉体’的定义中说肉体受撒但的败坏，但人若真把自己交出来，不受撒但的驱使，这样，谁也难不倒人的，就在此时，肉体发挥其另一个功用，开始正式受神的灵支配，这都是必要过程，必须得这样一步一步地来，否则，神无法在顽固的肉体中作工，这是神的智慧。就这样，不知不觉所有的人都进入了今天这个境地，人所走的‘绝路’不正是神带领的吗？难道是人开辟出的‘新路’吗？从经历中看，神在你们身上作的似乎是用最狠的手段作的，因此足见神的公义，你们怎能不发出赞美呢？因着神在你们身上作的让人看见神的公义性情，这不值得你们对神‘敬佩’吗？如今，在这旧时代仍存、新时代未现的交接之时，你们怎样为神作见证

呢？难道这么严重的问题就不值得你们陷入沉思吗？”（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神向全宇说话的奥秘揭示·第三十六篇》）

（王静：咱是不是大红龙的子孙？）（是。）（王静：我也一样，人信神不管外表看着怎么顺服，但是人内心深处都是有交易的。就像我刚开始出来尽本分，“呀，我孙子这么可爱，不能因着我抵挡神、不接受神的托付把我孙子给灭了吧？”你看，我是为了啥呢？我是为了保护孙子。是不是这个呀？我内心里面就有这些掺杂，就是为了这些，我不管是为了什么，但并不是为了顺服神，这就是大红龙的诡计。咱是大红龙的子孙，所以就跟神搞交易，就是跟人相处是不是也是这样呀？都得有利可图。你信神是不是有利可图？你要没利可图你信吗？）（不信。）（王静：人就是为了这些，“以往说这些人是大红龙的子孙，实际上说得明白点，这些人就是大红龙的化身。”咱就是信神了，内心里面也都是跟神在搞交易，就像咱昨天谈了一下我的这个经历，达到的果效是不是这些呀？这就又开始想了吧？大红龙的子孙，他就没有想着“我信神就该顺服神，我信神该怎么满足神”，他没想过这个正路，总想着“我能得着个啥”。“实际上说得明白点，这些人就是大红龙的化身。当神将这些人逼到绝路上，将其宰杀之时，那么无疑大红龙的灵在这些人身上再无机会作工了”，我以前整天想的就是活，经过这一辈子事奉神，就感觉确实是平安的过来了，一辈子也没住过院，这是不是挺好的呀？就认为“我只要好好尽本分就能够平安，就不会有什么大的祸患临到，神肯定不会那么作。如果有大的祸患临到，肯定是有大的问题了。”所以就把神的作工、神的性情定规在自己的观念、想象、认为里面了。“当神将这些人逼到绝路上”，我想也没想到我能临到这个环境，就认为应该是平安的，还在恩典时代呢。所以我临到这个病痛的环境时怎么都结合不上，结合不上弟兄交通的那些，我里面还是想着，“我信神怎么能够活下来，病怎么能够好起来”，是不是想的这些呀？这就把我显明了，自己就是大红龙的子孙，就不是洁净的人，不是真正的受造之物，“我该怎么顺服神”，就站不到那个位置上。因此死亡临到，经历一下死亡，经历过后就跟以前不一样了，经历一下死亡，体尝了以后，还那么小心、还把命看得那么重要吗？这条命就愿意交给神了，任神摆布，都在神手里呢。如果不经历这一下呢？命在自己手里呢，“我该怎么做就保护了我的命了，我怎么

不触犯行政，我怎么做就能保护我自己”，就是想着自己保护自己呢，看着信神呢，其实想的都是自己。“当神将这些人逼到绝路上，将其宰杀之时，那么无疑大红龙的灵在这些人身上再无机会作工了，这样人走到绝路上来也就是大红龙以死告终”，当人经历过死味以后，就感觉自己的命不像以前看得特别重了，经历死亡以后就感觉这命不在自己手里，在神手里呢，一下转过这个弯了，不是自己保护自己了，因为自己保护不了自己，这命在神手里呢，那就把心、把命交给神，以后神怎么摆布、怎么安排那是神的事，我只管顺服。这是不是一个大的改变呀？）（是。）（王静：如果不经历这个死味，就是我自己保护自己呢，我怎么做能保护我自己，看着信神呢，心里没神。“这样人走到绝路上来也就是大红龙以死告终，可以说是以死来报效神的‘大恩’，这是神在大红龙国家作工的目的。当人把命都豁出来之时，那么一切都不在话下了”，就像咱现在的工作为什么这么难作呢？根源是啥呀？把命豁出来了吗？）（没有。）（王静：根本就拿不出来，是吧？如果你把命交出来的时候，你还怕啥呀？死活都在神手里呢，你每天就不想神给你摆设啥环境。以前我看着弟兄一天就说一天的事，就没有我想得这么多，我想的确实就多，不是说今天神摆设这个环境，我在这里面顺服，明天摆设什么环境，我在那个环境里面顺服，而弟兄就是这么走呢。我想的就不是这个，“这个环境咋能临到呢？”我不想要这个环境，我不是说神摆设什么环境我就顺服，我是不好的环境我不想要，“这不好的环境咋来的呢？”这就反省呀，反省的目的就是不想要这个环境。你说这叫顺服吗？这是一个受造之物该有的理智？这就不是。为啥我是这样呢？因为我没有把命豁出来，我的命还是在我心里保藏着呢。神说“你信神就得把命、把心交给神”，给了吗？）（没有。）（王静：为啥有的人一看我写的文章就反面进入、反面领受了，赶紧回家跟家里人来往了？）他们现在转不过这个弯来，“我信神是从神那得着生命呢，反过来你要我把生命给神，我不给神你还说我敲诈、勒索”。

（王静：咱现在工作作不成就是这原因，没有把命豁出来，没有把命交给神，这个过程肯定人人都得有。“当人把命都豁出来之时，那么一切都不在话下了，谁也不能将其难倒了”，你看前面说什么呢？“这是神在大红龙国家作工的目的。”你别想着逃。）（逃不了。）（王静：

是吧？如果我不经历这一次的病痛，我也不敢把我的命交出来，豁不出来。）（萧文：忽然想起来一句主耶稣的话："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太10：39）豁上性命才能保全性命，那是必经之路。）（王静：但是神在大红龙国家作工，只有达到这个果效，人才能豁出去，达不到这个果效人就豁不出来。所以现在你要想把神的工作见证出去，达不到这个果效你能见证出去？你的心就是想着自己保护自己。"这样人走到绝路上来也就是大红龙以死告终"，就是咱里面的大红龙毒素不在里面作工了，就没有这些了。神让人顺服呢，以前是想耍小心眼，"我怎么能够不顺服呢？"现在一转过这个弯，"我就是该顺服"，这个观点扭转了，这是一个大的转变。你是一个受造之物，一切都在神手里呢，你就该顺服。这就是里面的大红龙毒素以死告终，把这个死亡看淡了，以死告终了，大红龙的灵在你身上没法作了，因为你把命交给神了，豁出去了，不害怕死了。"可以说是以死来报效神的'大恩'，这是神在大红龙国家作工的目的。当人把命都豁出来之时，那么一切都不在话下了，谁也不能将其难倒了"，谁能把咱难倒？"什么能比'命'更重要呢？所以撒但在人身上无法再作什么"，就看到撒但在人身上无法再作什么了，它还能作吗？还能使什么诡计吗？"我怎么能不死呢？我怎么能够投机取巧、偷奸耍滑？怎么能够不顺服、耍小心眼？"还敢走这个路吗？）（不敢了。）（王静：我信神一辈子也是在这个里面转呢，你看见了吗？没有这一次病痛、死亡临到，我就转不过这个弯。为啥神说"你把你的命搂在自己的怀里你能保住？"我的命就不给神。就像这段时间这边的工作，如果你把心交给神、把命交给神，能把工作放在这儿几个月吗？不可能！你在这里边就会有计划、有步骤，你就知道该怎么去干，但你没有。所以这一关神就要摆设这些环境，神要让你把命给交出来，你得把命交出来。"撒但拿人也没办法。虽然在'肉体'的定义中说肉体受撒但的败坏，但人若真把自己交出来，不受撒但的驱使，这样，谁也难不倒人的，就在此时，肉体发挥其另一个功用，开始正式受神的灵支配，这都是必要过程，必须得这样一步一步地来，否则，神无法在顽固的肉体中作工，这是神的智慧。"在咱身上，神家怎么安排你怎么去做，你能吗？达不到。"就这样，不知不觉所有的人都进入了今天这个境地，人所走的'绝路'不正是神带领的吗？"在人看是不是绝路呀？就像萧文说的，"你说往前走吧，还得经过死的试炼；要不走吧，

又是卸胳膊、卸腿呢，你说到底我该咋走呀？”就看见这是绝路。“人所走的‘绝路’不正是神带领的吗？难道是人开辟出的‘新路’吗？从经历中看，神在你们身上作的似乎是用最狠的手段作的，因此足见神的公义，你们怎能不发出赞美呢？因着神在你们身上作的让人看见神的公义性情，这不值得你们对神‘敬佩’吗？如今，在这旧时代仍存、新时代未现的交接之时，你们怎样为神作见证呢？难道这么严重的问题就不值得你们陷入沉思吗？”我是那两天经历了以后找的这段神话，我以前看过这段神话，但是没有放在心里，经历了以后再看这段神话，就能和自己对上号，“哦，神所作的一切是因为我把命看得太重要了，我没有把命交给神，虽然信神一辈子，但还是把命搂在自己的怀里，自己要保护呢”，自己认为自己能做到，而不是交给神，所以神作工要达到这个果效呢。）

“以往说这些人是大红龙的子孙，实际上说得明白点，这些人就是大红龙的化身。”今天这个表现，你是大红龙的子孙还是大红龙的化身？（王静：大红龙的化身。）大红龙的子孙和大红龙的化身有什么区别？大红龙的子孙是带着它的毒素，大红龙的化身完全就是它的本性。“当神将这些人逼到绝路上，将其宰杀之时，那么无疑大红龙的灵在这些人身上再无机会作工了，这样人走到绝路上来也就是大红龙以死告终，可以说是以死来报效神的‘大恩’，这是神在大红龙国家作工的目的。”这个话今天应该有体会，“当神将这些人逼到绝路上”，你看到把你逼上绝路了没有？（逼上了。）你要不走卸胳膊、卸腿，把你交给刑杖辖管；你要走，不是随便走，铁杖辖管。你不要在这给我应付糊弄，你不要给我当亲戚，不要给我当邻居，你更不要当强盗、土匪。怎么就不当强盗、土匪了？当你看见强盗、土匪给他额头上贴上，“这是强盗”，你告诉他，“你是强盗，你偷东西了”，他还偷吗？（不敢了。）他不能偷了。所以说必须得揭露解剖让他看见他的本性，把他的后路堵了，当他知道他是小偷、强盗、土匪的时候，确实已经不能偷了。偷，他不能偷了，抢也不能抢了，咋办呢？只能规规矩矩地上班挣钱。（嗯，是。）这就是说，“当神将这些人逼到绝路上”，逼上绝路，你不走，卸胳膊、卸腿；你起来走，“你又说我是强盗，我还不能抢，我还得规规矩矩地尽本分，还得尽心、尽意、尽力地干，我不这么干，你就给我定性为强盗，强盗就要行政辖管，还有

惩罚、还有刑杖。我如果现在走了，很可能卸胳膊、卸腿；如果现在不走，我在这当强盗、土匪，我很可能最后是邪灵附身。”怕不怕邪灵附身？（怕。）你现在欺骗神，所以说你不能跑、也不能欺骗，只能乖乖就范，只能乖乖地听话。人家诚实、憨厚，对神真心无二的人，神只需要用话就把他征服了，他就能来到神面前，为神尽忠。可大红龙的子孙他不行，太诡诈，对神的话信不来，信不来那就得打着。你得把他的诡计揭露出来，把他逼上绝路，无路可走。“当神将这些人逼到绝路上，将其宰杀之时，那么无疑大红龙的灵在这些人身上再无机会作工了”，今天是不是要宰杀呀？（嗯。）是因着你过来要欺骗神，神借着给你摆设这个环境以后，看见你的态度、观点，你是强盗、土匪，必须上刑、宰杀，宰杀了以后大红龙在你身上还怎么作工呢？大红龙作的什么工作呀？知道作的什么工作吗？大红龙作什么工作？你是谁呀？撒但的差役！这人是想来拆毁的，大红龙是让你来拆毁神作工的，结果来了以后，让人家一看见你就是撒但的差役，你就是间谍。当主人看见你是间谍，把你的身份揭穿的话，你咋办？你说啥呀？“我悔改、我悔改”，为什么？要定你的罪呢。世上有一句话怎么说的呢？“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是不是要将功补过呢？你要将功补过了。因为你本来是做探子呢，结果探子没做成，暴露了，让人家揭穿了，揭穿了咋办呢？就像小偷在超市里偷东西呢，结果一个没偷着，还得赔人家十个。你去了单位想当间谍呢，结果间谍没当成，“好了，这个月工资不发”，不发工资还得干，白干，你就是那个人。在这个情况下，你的主子还能和你联系吗？（不能了。）你的主子还能告诉你“你再给我在他家偷上200块钱”？不行了。（嗯。）这就是撒但在你身上怎么呢？无法作工了。你想用欺骗，想骗取、想抢夺，行不通了。就像马晓进，高高兴兴地想来这骗取呢，笑呵呵地就把这钱财给偷过去了，结果人家把你的身份识破了。也就是撒但在你身上再无法作工了，“那么无疑大红龙的灵在这些人身上再无机会作工了”，再无机会作工了。

今天萧文又问了一个这问题，“是不是人人都得经过死的试炼呢？”这是一句什么话呀？这是什么话？（试探。）试探，看看这边还有没有可乘之机，“如果不用经过这个死的试炼的话，我就能从这个缝隙里钻过去”，这是不是大红龙又给了你一个可乘之机？来了我这儿，我开通

不开通？不行，给堵死了。神要看见你的真心，也就是说，神是赐给你生命让你活下来呢，但前提必须是你不能和神搞交易，不能带着一个搞交易的心来追求，是带着一个顺服的心。你得有这个理智，你得站在一个受造之物的位置上，撒但没办法用这个内鬼了，内鬼失效了。“那么无疑大红龙的灵在这些人身上再无机会作工了，这样人走到绝路上来也就是大红龙以死告终，可以说是以死来报效神的‘大恩’”，报效神的“大恩”，“大恩”带了个引号。就是刚才说的，人家抓住你以后，你是不是每天都得给人家干活呀？（嗯。）给人家报效大恩。“这是神在大红龙国家作工的目的。”什么目的？就是要征服你、羞辱你，这对大红龙是不是极大的耻辱？（嗯。）把它的子孙派过来，把它的差役派过来，这一个个差役成了俘虏了，它在那边给发上工资来这边干上活，这就是对撒但的一大耻辱。“当人把命都豁出来之时，那么一切都不在话下了，谁也不能将其难倒了，什么能比‘命’更重要呢？”怎么让人把命豁出来呢？这命怎么就豁出来了呢？（萧文：就是我不再问你这个问题了，就是把命豁上了，不再研究自己的归宿了。）你不再想你今生的这个命，你想什么呀？耶稣告诉你什么？“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惟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太10：28）能取缔你性命的你别害怕它，你要害怕能取缔你灵魂的。大红龙再怎么逼迫你，它只能取缔你今生的肉体，但你的灵魂它伤害不了，这是耶稣告诉你的。但这句话成为你的生命了没有？你只是把它当成了一个字句，并没有成为你的生命。经过多少年的经历，从神的主宰安排中看到这句话就是事实，这就是神告诉你，“神是怎么主宰安排的，六千年怎么走过来的，人的生死轮回”，把这个话告诉你了，把神的主宰告诉你了，然后你在经历之中又看见了，在经历之中看见了、体验了，这就是你真实的经历、体验。你看见了，成为你的生命了，当这句话在你身上开花结果成为你生命的时候，你还害怕失去今生的这个命吗？（不怕。）你看人家约伯、彼得，人家为什么能满足而死？为什么他不害怕呢？为什么彼得能自己走上十字架呢？人家走是回归，人家走是神把他接回神的身边，而不是送走。当你看见历代以来的使徒，还有今生走在你前面的标杆，你就看见了，所以说你就对这个命有了真实的认识了。你死了就等于你的这个命完了吗？不是。那是一个什么呢？神怎么说的呀？这是体现人生命的方式不同。你的生命活着没有？你在这活着，你体现的是你活了个人，

你这个生命体活着呢，这是一个方式。你活了一个人，你死了以后，灵魂还活着呢，没死，你投胎转世成为了一条狗，狗活着呢还是死的？（活着呢。）活着呢，它体现的这个生命体的表现不同，上一辈子是人，这一辈子是狗，体现的方式不同，这个人还是这个人。你看这个人是个女的，下一辈子是个男的；这次是个乞丐，下辈子是个总统，只是体现的方式不同。当你真正对命有个真实认识的时候，怎么呀？“当人把命都豁出来之时”，怎么豁出来呢？你真正体现出来这个命，这个生命体，你现在是人，下一辈子你是转狗呢，还是转总统呢？你有没有办法解决？你解决不了，你也无法主宰。谁主宰着呢？（神主宰。）神主宰着呢！你无法主宰，你也主宰不了，你只能把你交给神，神主宰着人类的命运，别无办法。怎么办？没办法的情况下只能交给神，交给神就只能顺服神。那你唯一有个什么？就是说你还想继续活人，你不想转为狗，你该咋办？唯一的办法就是今生这个生命你得豁出去，豁出去了，赌博呢，“我豁出去了，我为神活一回，如果我不为神活一回，我很可能下一辈子就是狗，或者永远就是畜生，因为神话已经告诉我了”，这些神话在咱身上开花结果了。“我如果为自己肉体活，我可能就是好好地享受这一生，我今生如果享受了，是吃猪肉的，但我对神的作工不搭理，神看着我这个态度，那神要惩罚我，很可能下一辈子我就是被人吃的猪”，每每想到这个的时候，怎么办呀？“唉！算了，豁出去吧，豁出去了，赌一把。”所以说今生这个生命，你就看见不是你能主宰的，你看得不重了，这就是你豁出去了，挑战一把。

这里怎么说的呀？“当人把命都豁出来之时”，豁出来的时候，你就不怕死了。神说“信心就是一根独木桥，贪生怕死难通过”，不能怕死，因为你的死不是真正意义的死，“那么一切都不在话下了”。我今天过来和你交通了，我对我老婆、孩子，我是什么态度呢？我不能人为地去解决这个问题，豁出去了。王静处在这种状况下，你怎么想？你想着“弟兄肯定要为王静祷告呢，肯定要和神祷告让神挪去她的病痛，让她好了呢”，你说我能不能祷告呀？能不能呀？（能。）能，是你能祷告还是我能祷告？（你能祷告。）我能祷告，在你心里想着“弟兄必定要这么做，也能这么做”。一个是“王静每天和弟兄配搭作工呢，如果王静一走，弟兄你怎么作工呢？你也是为了神的作工呢”，是吧？

（嗯。）各种原因。或者说是情感，或者说“弟兄你就喜欢她，你就爱她，这百分之百你也得为她祷告呢”，你说我会不会这样祷告？（不会。）能祷告吗？（不能。）跟我对待媳妇、孩子是一样的，我是什么态度？顺服，我不能有要求。（是。）我这个顺服是个认知的顺服，对神作工认知的顺服。每一个人都要临到试炼，神给我摆设这个环境，神会不会是试炼我呢？神赐给亚伯拉罕一个孩子都长到十二岁了，神说“来给我献上吧”，能想通吗？（想不通。）想不通。那今天“你把王静献上吧”，需要神说吗？不需要神说。神给我摆设一个环境，神要看我是什么态度、观点，我是寻求神的心意呀，还是按我的意思来呀？如果我要祷告说“把王静给我留下吧，我需要用她呢”，神在那边怎么看呀？“我的经营计划还得你给我提意见呢？我作什么事情还得听听你的意思呢？你是谁呢？”咱今天是学着顺服神，我只能是在神摆设的环境里面寻求，“神什么心意呢？”我只能寻求神的心意，我不能把我的意思给神。“神的心意是不是要检验我？我这里面有没有情感？有没有自己想主宰安排？我为什么要祷告呢？我祷告的意思是不是要给神提意见？我能给神提意见？”反过来再站在神一边看事，神根据作工的不同，王静在这作这个工作呢，但在那边还有一个更适合她的工作等待着她要作呢，又有了新的计划。神的作工是自由的，想怎么作就怎么作，今天计划这么作呢，明天计划那么作呢，今天计划把这个人安排到这儿了，等国外开展工作正好需要这么一个人，等到三十年以后正好使用，三十年以后，那边的工作就怎么样怎么样了，那神可不可以把这个人调过去啊？（可以。）调过去怎么和你对话呢？和你商量商量？不能和你商量，不能和你对话。你只能是在神的主宰安排中去怎么呢？（经历。）去寻求、摸索，去认识，认识神的权柄，咱人只有接受顺服，这是咱所能想到的。或者说王静背后干了什么抵挡神的事了，我不知道，王静比你更诡诈，你的诡诈让我看见了，王静的诡诈我看不见，我敢说这个话？我敢随便求饶？一个就是站在神这边看，有可能把王静挪去，挪去调到其他地方去作工；有可能对王静是惩罚；还有可能就是检验。一个是检验我呢，一个是检验下面的队伍，这些人他们跟随的是什么？是跟随的一个名呢，还是就是对神的工作有认识了而跟随呢？那检验一把。“来，把这个人挪去，看他们怎么看？”他们是跟随圣灵的，是在工作中认识的、跟随的，那受不受影响啊？他们如果认识到自己是个受造之物了，只有接受顺服

别无选择，那再有什么变动，他的信不会变。如果他信的是个地位，信的是个名，对神的作工没有顺服，还要在他的观念想象里定规神，好了，那把王静一取缔，下边的人，“什么？她是谁呀！每天跟随弟兄作工，弟兄连她都保护不了，还能保护了我呀？她能跑断腿、累断腰，而且弟兄还承认她，神还把她挪去，那我算啥呀？那她一倒，整个都解散了”。没有真实的认识人站立不住，对神的作工有真实认识了，你就是跟随圣灵的人。那今天王静就是走了，走了是去哪了？就是下地狱了？会不会和神去那边了？是不是调动去做什么了？是不是有其他任务了？咱不能去论断，也不是咱该去打听的事，咱只有接受顺服。你有这么个认知了，王静走也好，怎么也好，你不受任何影响，这是不是就成了？（嗯。）是要检验王静的工作，神会不会作这个工作呢？我不了解，我不知道现在作到哪一步。我也不知道人家二货在这边带着他们走到哪一步了，是不是已经带着进入实际里面了，如果有这些认识，神就摆设这些环境，神就要检验呢。如果在这边带着他们都是个小鸡仔，提起来看看公母，结果快吓死了，那这个工作就不会作。我也不知道呀，我在这只能是怎么呢？我在这个环境里面寻求的是顺服，神在这看你的态度、观点呢。神在这看你的态度、观点，你究竟能不能剩存下来这不是关键，关键神是看你的态度、观点，看你是不是顺服。

所以王静在病里面求的是“我怎么能活下来”，我在这里看见的是，你要看你在神那边怎么能活下来，如果你还是在与神搞交易，那你就是抵挡。神就看你什么呢？临到死，你该有的认识。现在不是恩典时代，如果是恩典时代，这个可以，给你祷告祷告好了，寻求寻求好了，因为神赐给人的是恩典，是神作了人的赎罪祭。可现在是什么时代呢？是站见证的时代。是为神站见证的时代，是爱神的时代，是看谁能更爱神，谁能为神献上，是要看你的见证，根据你的见证来定你的归宿，是让你站见证呢。我如果在你这个环境下，我跟你交通临到死该有的态度、观点，王静本人听了这个话以后是什么感受？“呀，弟兄让我面对死亡，我这是不是得了绝症了？我这已经临近死亡了”，对王静来说是不是打击？那肯定是个打击，肯定难以接受。但是难以接受，那我这话该说还是不该说呢？如果我不说，你还在那，“哎呀，我悔改，我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活不下来？”你还在与神搞交易、还在

犯罪。你在犯罪的时候，那神说“你跟随神多少年了，就这个样子，这还立标杆？这能立标杆？”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该取缔了？“不行，这个标杆站不住”，周围照顾她的这几个人一看，“就这样，这还标杆呢？”因为人活在这个理论知识里跟实际经历是完全不一样的。（对。）理论上，在你没临到病痛的时候，你有你的认知，是高的，但实际摆设环境的时候，临到你自身的时候，再加上你痛苦难受的时候，流露出你真实的情形来，别人一看，“这就是我以前认识的王静？不对吧？哪个灵上身了？不是以前那个人了，完全变了。完全变成什么了？只为自己的生命，只为怎么活下来，因为这一个病，这儿看，那儿看，每天就活在病里面了”，那这个人还能要吗？不能要了，都不能立标杆了，废了。如果我不说就可能面临着废，就即使说没废，过后我再和王静交通说，“临到死亡该有什么观点认识”，那王静会不会骂我？不会？会不会骂？（会。）会的，因为什么呢？“你太心狠了，你见死不救，正是神检验工程的时候，我正是在迷茫的时候，是不是更需要你拉我一把？更需要你告诉我，我怎么才能站住见证，怎么才能让神称许”，你站住这个见证了，神才会给你合适的归宿，你站不住见证，就没有合适的归宿。你正在接受神考验的时候，我给你送了一份答案，我给你透露答案了，我在这里给你，我是犯罪，你是得福的。可是你正在考场上的时候，我有答案我不给你，然后你再答错了，你下了考场，我把答案一给你，你怎么想？“你真恶毒啊！你看见我在考场上考不过，不过关，我就要被淘汰了，你都不吭气，你在看我笑话。我从考场上下来了你才给我答案，你耍我呢？这就是我的知己？”成为仇恨。我在这怎么思考？我要说的话，当下就是仇敌；我要是不说，将来永远是仇敌。所以说我不会帮你去和神祷告“把这个病挪去吧”，不能祷告，我也不能和你说其他话，反过来我只能跟你说什么呀？人面临死亡该有的认识。我跟你说这个，你痛苦呢，不管你痛苦不痛苦，我是帮了你了，到时候你不要说我不是人。其实我是违背了规定了呀，给你透露了天机了，透露天机了但是神作工太奇妙了，她活在这种情形里面，“你再给我，我不要这个，我要的是活下来”，我给她，她都不认识，不要。就今天告诉你“神公开显现了”，你要吗？（不要。）不要，你就再怎么作也超不出神的主宰。

这是跟你说什么呀？这是跟你说这个命了吧？（嗯，豁出命。）豁出命来，“当人把命都豁出来之时，那么一切都不在话下了”，我给你交通了一下，我是怎么豁出命来的，我的媳妇、孩子，我孩子抑郁了，这些是不是都是给我摆设的？（嗯。）神就看着我呢，撒但在一边看着呢，“你敢不敢把你交给神？”神说：“放心大胆地来爱神，看看神能把你怎么样？”你敢不敢把你的家庭交给神？这些话都要应验，都要经过考验。当你交上几次，依靠，你靠了一下靠住了，以后你再办事就敢依靠了，敢交托了，就没有什么担心的了。“当人把命都豁出来之时，那么一切都不在话下了”，这个命是说你在肉身中活的这个命，不是说你抵挡神，把那个命不要了豁出来了，是你肉身中为撒但性情活着的这个命。“那么一切都不在话下了”，今天把灵界的实情告诉你，生死轮回你知道了，今天大红龙就是抓你了、判你刑了，它要定你罪了，要定你死刑了，还怕吗？（不怕。）不怕了。“你定我死刑就定我死刑吧，我在这也五、六十岁了，你就是不定我死刑，我再过二十年也得死呀，我少活二十年，我早死早投胎，我去那边还有一个好的地方呢”，所以你不受那个辖制了。“谁也不能将其难倒了，什么能比‘命’更重要呢？”这个“命”带引号，什么意思？“什么能比‘命’更重要呢？”这个引号里面有的时候是个反义词，是吧？（嗯。）有的时候是加重。那这个“命”呢？（萧文：这个不单单是指人认为的那个肉体的命，可能强调的是神给人的那个命。）真正的命。不单单是你现在的命，你的灵魂，你死了以后你永生的这个命，真正的命。什么能比这个重要呢？你就即使豁出去了，你豁出去的是你的今生，永远的命活着呢。“所以撒但在人身上无法再作什么，撒但拿人也没办法。”好了，这句话看清了啊，就是说你能把命豁出去了，是今生的命豁出去了，为什么把今生的命豁出去了？因为在你看来，你今生的命再重，它也重不过真正的命，神主宰的命。当你把这个认识了，怎么呀？“所以撒但在人身上无法再作什么”，它还作什么呢？无从下手。因着什么？因着神主宰着人类的命运不是你这一生。即使说神不管了，你活着的这一生交给撒但，也就是几十年，所以说你就大胆地豁出去，你怕啥？这个话是不是就把你的问题解决了？（萧文：嗯。）还怕死吗？不怕死，这就把生命豁出去了。豁出去是因为什么？什么更重要呢？在神那边的生命更重要。“所以撒但在人身上无法再作什么，撒但拿人也没办法。”就跟王静一样，王静看重的那个命，是不是也是怕去

那个黑洞洞的地方？是吧？（嗯。）也是把这个命看得太重了。你把这个命豁出去了，“我顺服，我知道那个命比这个更重要了”，撒但还作什么？所以说人人都得有这个认识。为什么说神在中国得着一班得胜者，什么才是得胜者？胜过死亡的辖制，撒但拿人也没办法。“虽然在‘肉体’的定义中说肉体受撒但的败坏，但人若真把自己交出来，不受撒但的驱使，这样，谁也难不倒人的，就在此时，肉体发挥其另一个功用，开始正式受神的灵支配，这都是必要过程，必须得这样一步一步地来，否则，神无法在顽固的肉体中作工，这是神的智慧。”后面这个话好理解了吧？（嗯。）能不能理解？能不能对号？（萧文：是不是只有超脱死的辖制之后，这个肉体才受神灵的支配？）“虽然在‘肉体’的定义中说肉体受撒但的败坏”，这个肉体就是你今生活的，是吧？（嗯。）你活的这个人、这个肉体。“虽然在‘肉体’的定义中说肉体受撒但的败坏”，你是不是受撒但败坏了？就今天你所做的这一切，是不是因着你被撒但败坏以后做的？（是。）“但人若真把自己交出来，不受撒但的驱使，这样，谁也难不倒人的”，这话能理解吧？“虽然在‘肉体’的定义中说肉体受撒但的败坏”，在肉体的定义中，人是不是都为肉体说话呢？（嗯。）你为肉体说话的时候，在为肉体做事的时候，你背叛了神，所以说“虽然在‘肉体’的定义中说肉体受撒但的败坏”，我给你举了一些例子，总是用神家的事和你个人的事来作对比，然后你就看清了，对于个人的事你什么都会处理，临到神家的事你什么事情都处理不了。咱举的例子不少吧？（嗯。）那你能想起哪个例子来？咱今天刚说了一个车祸的例子，车碰着你外甥了，你今天在这聚会，你能聚成会吗？（聚不下来。）心静不下来，你的心就去医院了。但是今天我把《神已公开显现》放在你面前了，你搭理不搭理？（不搭理。）不搭理。这是什么现象？这就是说“虽然在‘肉体’的定义中说肉体受撒但的败坏”，这个肉体是不是被撒但败坏了？（嗯。）给了你个肉体让你来到世上，你只为你的肉体生活，自私、卑鄙、无耻，失去了理智，失去了良心，这是不是被撒但败坏了？（嗯。）

“但人若真把自己交出来，不受撒但的驱使”，怎么就交出来了呢？即使你外甥发生祸患了，那在不在神手里？那是不是神的命定？就好比说我孩子，从晚上六点多生了气以后，自己走出去走到十点多，一个

八、九岁的小孩子跑了十多里，出去找玩耍的地方了，最后人家外邦人开车把他送回来了。这是我对我家里这些肉体的事的态度，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呀？我说的是神的主宰，你大胆地把你自己交给神，看神能把你怎么样。但你能做到吗？（做不到。）就我孩子出生的时候，我妻子是高龄产妇，孩子八斤半，你会怎么认识呢？我在这看的是神的主宰，而你看神的主宰吗？你得赶紧用人为的办法来解决。（嗯。）我个人的事，我听到我孩子抑郁的时候，和我在这所要作的工作，我在这要带领牧养他们的时候，这两者发生打架的时候，我选择哪一个？还得选择神家工作，神在看我的态度、观点。你看我的这个态度、观点，再看你的那个态度、观点，作个对比，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虽然在‘肉体’的定义中说肉体受撒但的败坏”，肉体被撒但败坏了，被败坏的和被洁净的，是不是有了看见了？（嗯。）有了败坏了你就一味地为你的肉体活着，一味地啊！一味地为你的肉体活着。如果说你被洁净了，你会怎么呢？你会依靠、交托。你大胆地爱神看神能把你怎么样，交给神让神来给你解决，这就是一个对比，就是说被撒但败坏了和被洁净两个不同。“但人若真把自己交出来，不受撒但的驱使”，我这个是不是把自己交出来了？（嗯。）不受撒但的驱使，那背后发生的这些事，是不是撒但的一种试探？（是。）是神的试炼，也是撒但的试探。我在这儿聚会呢，闺女打过来电话跟我说，“我每天晚上十一点以前给你打个电话，不打电话你就赶紧报警”，这是不是撒但的试探来了？（嗯。）那就看你受不受撒但的驱使。如果是你呢？“呀，不行不行，孩子一个人在家呢，十二点了，我得赶紧回去”，这是不是把你驱使了？（嗯。）当你把性命舍上的时候，你就不受撒但的驱使了。“这样，谁也难不倒人的”，就像王静，如果不受撒但的驱使，不是说与神搞交易，不存在搞交易的心，不是说“我悔改了病就得好”，那就不会受撒但的驱使了。不受撒但驱使的时候，“哎，我是个受造之物，神怎么作我应该是接受顺服，我应该发出香气来”，这就是不受撒但的驱使。“这样，谁也难不倒人的，就在此时”，就在这个时候，“肉体发挥其另一个功用”，你在我身上看到这句话了，就在这个时候，我的肉体才能发挥该有的功用，我豁出死了，撒但再给我多少试探，我才能静下心来和你去交通这些，这是我肉体发挥的功用。那你的肉体该不该发挥功用？你如果受死亡的辖制，大红龙抓捕了、逼迫了，不敢聚会了，不敢作工了，这是不是受

撒但的驱使了？（是。）那你的肉体就没办法发挥功用。今天撒但又要干啥呢？你在这儿信神呢，不是说让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你信的是个“殿”，“只要我跟随左右，只要我在你面前，只要你不处理我，国度里就有我的份”。所以神说了什么话，还有我跟你说“神已公开显现了”，把这个放在你面前了你都能不看，你都是轻描淡写，不搭理，这是什么原因？这是不是受了撒但的驱使？（是。）撒但驱使什么了？一厢情愿，用你的想象观念来跟随，“我跟随左右，我都跟上国度建造了，我都跟到弟兄跟前了、我都跟到众长子跟前了，还怕啥？”受着这个驱使，然后神话也进不去了，工作安排也下不去了，工作受到了拦阻，还怎么作工呢？没法作工。受了撒但的驱使，你倒搞起投机倒把来了，你倒搞起应付糊弄、欺骗来了，这就是受了撒但的驱使了。你这个肉体没法使用，所以今天必须得给你怎么呢？必须干什么呢？让你豁出死来，这个时候把行政颁给你，当你豁出死来，你就不受死的辖制了。大红龙追捕的、有儿女放不下的、半家信的逼迫你的时候，这边有多少人来我跟前提这个问题呀？他们提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想让我给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嗯。）你看见我给他们解决过这些问题吗？他们给我提出来那么多问题，我从来没有给他们解决过这些问题，我是怎么给他们处理的？直接把神的行政拿出来，把神的性情拿出来，我不给他们解决问题，我只把神的行政、神的性情拿出来。拿出来让他们怎么呢？让他们胜过死亡的辖制，让撒但在他们身上无法作工。

如果你要跟着撒但去那边作去，那就要面临着什么？就要面临着行政、刑杖。断胳膊、断腿，是吧？或者让你成为一个邪灵附身，还有可能成为什么？有的人尽本分出不来，“我有孙子、我有孩子，我还得侍候他们呢”，怎么？我给你找一个保姆？用不用？（不用。）我说“让神给你帮帮忙吧？”他敢不敢？他不敢让神给他帮忙，他还得出来尽本分，他自己解决。这是不是不受撒但的驱使？到这个时候才能怎么呢？这个肉体才发挥起另一个功用，另一个功用是什么功用？“开始正式受神的灵支配”，这个时候才能站在神一边，接受圣灵的支配。“去，尽本分去，工作安排下发下去”，你敢不下发吗？你敢不通行吗？（不敢。）不通行圣灵鉴察。“开始正式受神的灵支配”，这就是走上正轨了。神作工结束了，人都怎么呀？接受圣灵的支配，走自

己该走的路，是吧？（嗯。）这是不是就走这条路了？“开始正式受神的灵支配，这都是必要过程，必须得这样一步一步地来”，必须的，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更是必须的，每个人都必须的。这也就给了萧文一个答案了，这个胜过死亡的辖制，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得有？（嗯。）必须的，这是必须的，一步一步地来。“否则，神无法在顽固的肉体中作工”，这肉体够顽固了吧？（嗯。）这个就不顽固了啊，把行政一向你显现，事实一临及，神把真正的命告诉你了，行政临到了，那你这个顽固就不顽固了，顽固不了了。“这是神的智慧。”那你现在能把这个智慧说出来了吗？神的什么智慧呢？简单两句话把神的智慧谈出来。（萧文：超脱死的辖制，不受撒但的驱使。）神的智慧，神告诉你怎么就超脱死的辖制了？神告诉你“你这个人死了以后灵魂还活着呢”，先告诉你死了以后这个灵魂还活着呢，让你超脱了死的辖制，然后再告诉你神的行政，顺服的是什么，不顺服的是什么，这是不是智慧？（嗯。）如果不告诉你“你死了以后，你的这个生命还活着呢”，你能超脱死亡的辖制吗？不能超脱。再告诉你什么卸胳膊、卸腿，你也不行，这就是一个智慧。什么智慧呢？把前面的路告诉你了，把现在、当下你不走会怎么处理也告诉你了，你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这是不是神的智慧？（嗯。）前面的路给你铺好，引着、拉着，后边鞭子又打着、抽着，这是智慧。不这样走，这个顽固的肉体难以脱开。（萧文：有一个比喻不知道恰当不恰当，就像蹦极，蹦极不是把人放到悬崖边上，腰上拴上安全绳，其实保险已经系上了，让人跳下去，那就是死的试炼，然后用绳子把人拽上来，就是神的检验。其实死不了，但是在人眼里好像就怕得要命，不敢跳。）你这个画面好像是，但是它不符合，因为什么呢？神是让你胜过死亡的辖制，过后是活路，你那个蹦极是为了找刺激。（对。）你那个就是不跳也是活着的。这个是咋呢？你必须得死，你不死活不了，你的撒但性情不死，神在你身上无法作工。我给你交通了神的这个智慧，我看你在下面能不能给人家把神的这个智慧交通出来，我抓你的工作，你不听话我用这个来抓住你。你下去作工，用这个去把他们抓过来，这就是你的责任尽到了。你别一下去作工，就是一拍桌子、一瞪眼，“去！”这是啥？“就这样，不知不觉所有的人都进入了今天这个境地，人所走的‘绝路’不正是神带领的吗？”“绝路”，什么绝路？两个意思，是吧？肉体是带上绝路了，是必死无疑的；生命是才开辟了新的。“从经历中

看，神在你们身上作的似乎是用最狠的手段作的，因此足见神的公义，你们怎能不发出赞美呢？”“从经历中看，神在你们身上作的似乎是用最狠的手段作的”，狠不狠？（狠。）不狠能行吗？不走就卸胳膊、卸腿，最狠的手段。“因此足见神的公义”，这是神的公义，你顺服，你往前走，神就怎么呢？神就赐福于你。你不顺服、你悖逆，那就按公义惩罚你。“你们怎能不发出赞美呢？”而且你也看见了，你为什么受这个苦呀？还不是因为你太诡诈了吗？你要老实、憨厚、真心无二，用受这个苦吗？（肯定不用。）你太不老实了、太诡诈了，你对神的话信不来，不能根据神话去实行，神用话语能把你拯救了，何苦用武力去解决问题呢？这就看见神的公义了。“因着神在你们身上作的让人看见神的公义性情，这不值得你们对神‘敬佩’吗？如今，在这旧时代仍存、新时代未现的交接之时，你们怎样为神作见证呢？”好了，传递给你了啊！怎样作见证呢？什么叫见证呢？见证这个词认识不认识？什么叫见证呢？咱每天去谈见证呢，见证、见证，那什么是见证呢？见证是什么意思呢？（萧文：是不是活出来，实行出来，让神看见，让撒但都服气就是见证。）简单把“见证”这个词理解一下，“见”是看的意思，“证”是什么呢？（证据。）证据，就是把你看见的给证明一下，让你成为一个见证人，把神的作工给见证出来，你要成为一个见证神作工的人。就是说你看见神作工了，看见了没有？（看见了。）你看见了还要证明给人，这就是见证人。咱每天谈见证、谈见证，不知道什么是见证。今天我给你交通了吧？你看见了吧？看见了该干啥呢？（见证出去。）你得去外面给人家证明一下，“呀，我看见了，经过弟兄交通以后，我看见了神怎么拯救人呢，神作工智慧、奇妙，怎么怎么”，把你经历到的、你看见的，你给别人来证明一下，你就是见证人。你见证的是神的作工，你就是神作工的见证人。如果说你给他见证的是你怎么欺骗神的，那成什么了？那就是撒但，是拆毁神经营的见证人，魔鬼的见证人。也就是说，在你每天出去谈见证，交通的时候，有的人交通的是什么？不是交通神的公义性情，不是交通神的所有所是，交通的是他的那些琐事，他家房前屋后，那他见证的是什么呀？见证的是他自己的所有所是，那不能成为见证人，他见证的是他，见证的是魔鬼，是见证魔鬼的人。“你们怎样为神作见证呢？”今天神作的你看见了吧？那你下去怎么带领弟兄姊妹呢？你带领弟兄姊妹的过程是不是向他见证呢？（嗯。）所以说，

我是怎么给你处理问题的，你也得下去怎么处理问题，这是你做为一个带领该做的，你得给他们见证出去，你把我作的见证出去。

0726 受造之物理应任神摆布

1　不管神怎么要求，只要能尽上你的全力，望你在神面前最后为神尽忠，只要能看见神在宝座之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哪怕在此之时正是你的死期，你也应在合目之时发出笑声、露出笑脸的。你要在自己的有生之日中为神尽自己最后的本分。

2　以往的彼得是为神倒钉十字架，但你应在最后满足神，为神耗尽你所有的能量，受造之物能为神做什么呢？所以你应提前将自己摆上任神摆布，只要神高兴、乐意就任着他作，人有何资格发怨言呢？人有何资格发怨言呢？所以你应提前将自己摆上任神摆布，只要神高兴、乐意就任着他作，人有何资格发怨言呢？人有何资格发怨言呢？人有何资格发怨言呢？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说话的奥秘揭示·第四十一篇》

54.神如何利用撒但效力

神如何利用撒但效力（一）

二货，有没有想法？（二货：好好配合。）就一句话？没有其他话了？你的感想也算，悖逆也算，谈谈你的真实流露，不要做任胜，掩藏起来，最后后悔的是你。（二货：现在心里边乱得不行，不知道怎么说。）怎么乱呢？乱也好，想法也好，都可以谈谈，我了解了解你。（二货：想想害怕造成大的后果时，心里惊一下，等过两天心里平静了，又想得渺茫了，又不害怕了，没有神了，就是瞎想呢。）（王静：她里边是，你交通的时候她感觉这个环境怕，不能回家，隔两天又想着“回去没事吧？回去自由，非得躲在这儿没有自由？”是不是这个？她心里边有个目标，觉得回去就安全。本来回去没事，待在这儿越有事了，是不是这个意思？有侥幸心理。）你感觉回去有事没事？（二货：不知道。）用你的认识、用你的理解来看，回去有事没事？（二货：……）就没有想到突然一下就打破了生活，从来就没有想过，从来就没有计划过，这下来得太突然。没环境的时候你就得想到有环境，神没有让你离开家的时候，你就得想到神哪天会让你离开家，得做好准备，作预备工作。你这什么预备工作都没有，有一天突然临到了，承受不了了，接受不了了。（王静：这就是咱平时在这方面就没有为自己预备这个路途，有的人家里没环境的时候，人家早就和老公说好了，“什么时候我出去不回来了，有人问你，你就说咱俩感情不好，合不来。这条道我是要走的，任何时候你都说咱俩就是感情不和，合不来，所以我就走了”，人家早把这话给老公种在心里了。有一天一旦你走了不回来了，“呀，就是我老婆教我的那些话，我们感情不好，合不来。她不回来不是好好的就不回来了，她是怕被抓，我让她回来让人家抓走？”他就理解。如果你早把这些话跟他说了，你现在这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吗？咱从这里边看到，你一点计划都没有，就没有想着早点跟老公说一下这些话，跟儿女说一下这些话。为啥多少人出来的时候就没这打算、没这计划？就没有提前给家人渗透这些话，家里啥也不知道。所以出来的人就是“我是出来了，但我怕家里人找我呀！”这是不是咱自己的问题？半家信的见证，弟兄交通了几年

了，你们那边是最早听到的，半家信的见证咋站的？这话不应该早就跟家里人说了？）半家信的见证就是在你们那边交通的。（王静：你就不给他输送，“我哪一天就不在家了，因为这是我该走的路，我和你走的路不一样，你走世上的道，我走信神的道，这两条道是不一样的。今天我能和你凑合过日子，就是因为现在你还维护我的工作，你还不出卖我，你还天天支持我，别人问我干啥去了，你能告诉他们我是去上班了、去挣钱了。你维护我、支持我，我就可以常常回来看看你。一旦有一天你不维护我、不支持我，那是你导致我走出去不回来的。”如果这些话你早就给他输送上了，那你现在出来是不是顺其自然？王妙，以前给家里输送这些话了没有？）（王妙：没有。）（王静：你说这是谁的问题？你们呀，就苦得厉害。这苦是哪来的？你就没有计划、没有打算，“我怎么去敬拜神？我怎么去事奉神、满足神？”就想着天天在你家里围着灶台转，应付应付神的工作就行了，但是神能允许咱应付吗？你看咱现在，一说就是家里，你提前就没有这个计划，就没有这个打算，信神纯属就是玩呢、应付呢。咱以前交通了那么多，我去你们那边哪一次都是原则方面交通得多，哪一次我说你们的问题都是这些问题，都跟你们说到位了。在我来看，你们明白了以后肯定就改了，但是今年过来看到你们还是一样，一点没变！啥都和你们说到位了，前年过去我就说了工作怎么有层有次、怎么去安排，家不要乱，都和你们说清楚了。我心里想着这就是给你们都安排好了，我就不知道你们心里根本就没有这回事，聚会是聚会呢，聚了会啥也没有。那天是没去那个姊妹家，如果去了她家，那天就把我们抓了，你就把我们送进去了，看见了吗？“能行、能行，能呢”，就是能，你说咱的原则在哪呢？心里根本就没神，就是根据你自己的意思做，你看哪家能吃了饭然后就去哪家，根本就不是根据搞接待的原则去找家，最起码的，这个家安全吗？他会维护吗？他家里能行吗？他给咱一个合适的场合让咱聚会交通吗？你们就没有这个计划。那天说马晓进说了那么多，咱任何一个人是不是都能够去进入呀？不光是说马晓进，你看马晓进做的那些，你们听了以后，看看二货的表现“人家不是那么说的”，任胜是“我就没听见”，看看你们这些带领做的，是不是官官相护，互相维护呢？咱能做到这种程度，不是在这里边看见咱做带领危险。那边成了那样的情况，多长时间了连弥补都不知道弥补，咱看看咱做的这些，是不是惹神发怒？已经成那样了，咱早该弥

补、挽回了，咱丝毫没有去做！你们看到那样的状况，丝毫没有去维护，也没有个计划，你有个计划给我发发也行啊，啥计划也没有。主要是咱根本就不跟进，看着咱是带领，那就是个样子，做带领根本就没有实际地作一些工作，咱求真求细，对每一个灵魂负责任，看出了这些事咱该怎么去弥补，可你们就没有这些计划。咱现在该反省、该懊悔，而不是还想着“我的家怎么样”，这些根本想不起来。我那天对付马晓进不是因为这个吗？你做成这样，你还能想起你家呢？你啥也想不起来。隔一段时间就给我发“我能回家吗？”我听了很生气，“你把工作作成这样，你怎么能说这话呢？这话咋能说得出来呢？”咱没有看见弟兄姊妹跟上咱可怜，穷困潦倒，啥也没有，要家没家，要啥没啥。这就跟你的孩子一样，孩子们跟上你就过得这么窝囊，咱该怎么去挽回这个局面呢？“我重新来过，披麻蒙灰，我啥也想不起来，我就能想起这一样工作，我该怎么去弥补？”这才是一个受造之物该有的理智、该有的良心。那天说马晓进不是说这个吗？这还是人吗？别人说了她一下，“那边成了那样，教会成了那样，弟兄姊妹被抓了那么多”，她还不行呢，还不接受呢，还气得不行，嫌别人说她。这还认识啥呢？悔改啥呢？咱现在也是一样，那天刚给马晓进交通了，咱今天流露出来的是啥呀？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模一样，就是家，“我这能回家吗？我家里就没安排”。你早干啥去了？你得后悔你自己为啥不早安排，而不是说“我现在确实没安排呀”，没安排咋办？谁让你以前不安排呢，谁让你没计划好好去事奉神呢，你在那儿纯属是吊儿郎当、应付糊弄。你说咱这边为啥能成这样？平时你就不实行半家信的见证，你就不去实行这方面的真理，你说你能给别人交通成啥？如果你早就走出来了，你把你实行的谈出来，“我是怎么给家人交通的，家里谁也不会管我，我就是十天八天不回去也没人问我”，你提前就把要遇到的事跟你丈夫说了，“一旦有一天有人要抓我，你该怎么说。我走的这条路就是随时有被抓的危险，但是一旦要抓我，你该怎么说，任何情况下你该怎么维护我，这就是咱的夫妻情分。”你啥都不敢说，你就是维护家里，“咱都没有事，咱信神就是安然的、平安的，不会有事”，你还哄他呢。因为咱的观点，咱追求的就是这些，所以下边人也都是这样的，都看你们呢。为啥别人到你们那边去，一说聚聚会，“中午要回家做饭呢”，这些人就是这，别人就看不惯，别的地方就没这现象，咱这边是中午的一顿饭不做都不行，要回去吃饭呢，你

说这是不是咱该认识的呀？到现在做成这样怨谁呀？咱只能恨恶自己，“以后我该怎么做，现在已经这样了，我面对现实，以后我该怎么去弥补呢。再要给我工作的时候，我该怎么去弥补，怎么去挽回这些局面，能让弟兄姊妹进入实际，不再像现在这个样子。”提前早把这些路都安排好了，就为自己以后铺路呢，你敢说以后就没问题？一旦有什么问题，早就预备好了，路早铺平了。）

遇到这些事，你们一刻都没有考虑神的作工，也没有考虑神的心意，你只是考虑了你的肉体怎么样、你的家庭怎么样、你的感受怎么样，你没有一刻考虑神的感受怎么样，也没有考虑考虑这是个什么样的画面，神怎么看这事。想过没有？安雨宁想过没有？（安雨宁：想也是脑子里边过了一下，也没有去细想。）脑子里过了一下什么？我听听。（安雨宁：临到事、临到环境的时候，神看到了这种场面神的心会怎么样，神的态度会怎么样。咱自己老是想着“让我受苦了”，想自己的感受怎么样，老是想自己肉体的事、想自己家庭的事、想自己的脸面地位保得住保不住的事，老是想自己呢。有时候就是这样想一想。）王妙呢？（王妙：达到的果效就是心里没有想，当下发了工作安排，或者交通了什么环境，只是三分钟热度，虎头蛇尾去做一下，没有真正体贴神的心意去做。）大红龙现在拦阻着不让你信神，抓住你了，拦阻着不让你信，说“你们信的是个啥呢？连家也没有！”你怎么寻思？还没有抓住你呢，你想的就是你的肉体，何况人家抓住你呢？你不更是想肉体？人家直接说一句“你的家呢？你就不要家？”人家一句话你不就背叛了？《神在实际地带领人》都看了吧？（看了。）我里边交通了个试探，是吧？约伯他妻子说什么了？（“弃掉你的神死了吧！”）改变了个话语怎么说的？（“你跟政府配合一下，该说的都说了就没事了，不会判刑，还可以安稳过日子。”）让你跟人家大红龙配合配合，配合啥呢？“你有什么事情说说、招供招供。人家大红龙不让你跑，你不要跑就行了，配合配合这就没事了。”你听着入耳不入耳？好听不好听？咱已经交通了，你在这儿看到了一个什么画面呢？大红龙追捕你的时候，就现在这个时候，你恨恶不恨恶大红龙？恨恶不恨恶？王妙，你恨恶不恨恶大红龙？（王妙：恨恶。）怎么恨恶呢？你说说你恨恶大红龙的表现。（王妙：看到大红龙逼迫的人信神没有自由。）说说你恨恶大红龙的流露。你在你家和你老公吵架

了，你恨你老公呢，你恨你老公的时候，你说“老公我恨你”，就完了？是不是？（不是。）你老公和你生气吵架了，你老公说“我恨恶你”，完了？你信神了，你说你恨恶大红龙呢，“我恨恶大红龙”，就完了？你老公在外边有小三了，你恨恶不恨恶？（恨恶。）王妙，假如你老公在外面有了小三，让你知道了，你恨恶不恨恶？恨恶不恨恶？（王妙：恨恶。）恨恶你会是什么表现？（王妙：……）安雨宁，你老公有小三了，你是什么表现？（安雨宁：那肯定要用自己的办法治他呢。）咱先不要说用什么办法治他，先说你恨恶他的表现。你恨恶大红龙吗？你真的恨恶大红龙吗？拿出你真的恨恶大红龙的表现来。说不出两句话来？二货，你恨恶大红龙吗？（二货：只是在口头上恨恶，心里面还不恨恶。）你是怕大红龙，是吧？恨恶不恨恶大红龙？（……）不恨恶大红龙。姊妹你呢？你恨恶大红龙吗？（不恨。）这么坦白呢！萧芳，你恨恶大红龙吗？（萧芳：当时说出事了，我心里就想：大红龙放着那些杀人犯、贪污犯不去抓，就抓这些五六十岁的老太太能做些啥呢？这些五六十岁的老太太对你能有什么危害呢？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这也算一个流露吧，这个恨恶是怎么产生的？“它来抓我们这些老太太，所以我恨恶呢，你要抓去抓那些年轻的，去抓二货，抓我这老太太干嘛？”（萧芳：我这里面隐藏的是这个？我还不知道呢。我就想着：你不去管那些贪污犯，那些作恶多端的人，那些真正危害社会的人，你是管我们这些老太太。）这算不算恨恶呢？（不算。）这算啥呢？为自己受了冤的一种表白。到现在，大红龙害得你家破人亡，害得你有家不能归，但是你不恨恶大红龙，你恨谁呢？（恨神呢。）恨神呢，说不出话来。

我给你描述一个画面，咱人是被撒但败坏了，是吧？神造了人以后，人被撒但败坏了，背叛了神。也就是说，你从小就被拐卖了，你的义父把你从小养大，你义父对你也是真心实意的，但你长大以后，有人告诉了你你的身世，你的亲生父亲是个亿万富翁，而且你父亲一直在外边找你呢，你义父让不让你找你的亲生父亲？（不让。）你是什么感受？你想不想找你的亲生父亲？（想找。）你有亲生父亲，你的亲生父亲还是亿万富翁，你想不想有一个亿万富翁的父亲？（想。）你想，但你义父敢让你找吗？你一旦有了亿万富翁的父亲，你还要不要他这个义父？（不要了。）那你义父能允许你找亲生父亲吗？是不是

要起来拦阻你呢？你的义父起来拦阻你、控制你，不允许你去寻找亲生父亲，你就没有反应？“你要是再找你亲生父亲，你就不要回来找你的孩子了，那是我孙子，他就得在我这儿。这个家你也不要再回来了，你要是再找你亲生父亲，你就不是这家人，你滚！”你有没有反应？你会说什么话？王妙，你会说什么话？没话说？你就是那个亿万富翁丢失的孩子，亿万富翁在那儿找你呢，“你是我闺女呀，你小时候是怎么走失的”，你看见他长得和你也有点像，可是你义父把你养活大了，你的孩子、家庭都在义父手里呢，你义父绝对不可能让你找亲生父亲，你一旦找到你亿万富翁的父亲，你还会认他吗？而且你的身世是怎么回事，你知道了你的身世以后，对你义父来说不是更可怕吗？所以你义父肯定是想尽一切办法地拦阻、制止。他是想尽一切办法拦阻、制止，对于你来说，你是什么？你听从他的？（不听他的。）不听他的，你要干什么？“最起码我得和这个亿万富翁做个DNA呀，我得去问问，核实核实呀”，然后你义父告诉你，“你这个亿万富翁父亲在外边有小三，小三还有个孩子呢”。你说什么？“啊？他还有儿子呢？那他就不是我父亲。”大红龙给神造什么谣了？说神有孩子呢。神有孩子就不是造物的主了？亿万富翁他有一个孩子，他就是再有十个孩子，影响他不是你父亲吗？你是什么反应？你义父说“你要是再找你亲生父亲，我就把你送进监，再找我就把你锁在家。”王妙，你听了以后你是什么反应？你对你义父是什么看法、什么认识？这个画面很清晰吧？这就是你和神之间的关系，你现在是恨你义父，还是恨你的亿万富翁父亲？你恨恶哪一个？二货，有没有话说？你义父把你关在家，用铁链把你锁起来，说：“你要是答应我不去找你的亿万富翁父亲，你就是自由的，你每天来我这儿报到，不能出这个大门，我就给你自由。你要是翻墙，我就用铁链把你锁在家，你要不要自由？你要自由，你就听话，不要出这个院子，我这儿有监控。你不要出这个院，你就可以自由，你和你的孩子、老公就是安然的，这就是美妙的家。如果你不答应，那好，铁链子一锁，你就当狗吧！”你说什么？“我那个亿万富翁父亲，你不来找我不就好了？你这么一出现，给我带来的是什么生活？给我带来了猪狗不如的生活！我本来是自由的，我有儿有女、有家庭、有父亲，我可以出入自由，可仅仅是因着我知道了我的身世，因着我知道了我有个亿万富翁的父亲，知道了我的亿万富翁父亲在找我呢，我去寻找我的亿万富翁父亲，这造成啥

了？”王妙，有话说吗？你有什么心思？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想要说的？该不该有太多的话要说？（王妙：看你有没有埋怨之心，原来没有信神，现在信神了，跟上神走了……）咱先不说神，咱先进这个事里边，咱先讲讲这个道理。和神之间你说不清楚，再说什么都是字句，你就没有那个良心理智，咱先不要和神、和造物的主相联系，就说作为一个人，就这个故事情节，你作为故事里的主人公，你的正常理智是什么？你会有什么样的流露？有什么样的正常表现才是一个正常人的表现？（王妙：正常理智就是我义父把我养活大了，我就得听义父的话。不是说这个理呢？）你义父把你养大了，你就应该听你义父的，这是王妙的理论啊！王妙，这就是你的理智！安雨宁呢？（安雨宁：不管你再怎么给我父亲造谣，不管你再怎么拦阻，不管你在中间怎么横插一杠，那也拦阻不了我和我父亲的关系，我要找我父亲的心是坚定的，我不会听你的！）你和你义父去讲理了，“不管你怎么拦阻，我要找我父亲的心是坚定的”，你很温柔、和蔼。（安雨宁：是不是说没有那种豁出去的心志？）是不是？二货，你呢？你是什么表现？你有什么样的流露，你有什么样的表现，这就是说咱这个人，你的看事观点是什么，做人做事，看人看事。（二货：我和王妙一样。我以前见过那些抱养的孩子找亲生父母，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有一个观点，我认为养的比生的亲。）养的比生的亲？你说的是这个亲情关系，我说的是你现在的看事观点。

我刚才把画面告诉你了，这个画面你刚才听清了吧？你知道你的身世了，你的这个亿万富翁父亲在外面找你呢，你的义父把你养活了这么大了，你义父知道你要找亲生父亲，你找着以后可能就跑了，你的义父肯定不愿意让你找，但是你一不听话他就告诉你，“你不听话我就把你关在家，给你戴铁链子，你要是听话，你就在院子里不要去找”。我把这个前提背景给你了，就像要拍电影呢，把这个前提背景告诉你了，你的态度、观点与流露是什么，你怎么接着往下写这个故事？故事情节将会怎样往下发展？（那肯定是要豁出命去找亲生父亲。）那你和安雨宁一样。咱这里边说的主人公是谁？（主人公是说咱呢。）你的义父和你那亿万富翁的亲生父亲是个配角，这部电影的主角是你，你这个主角你的流露、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这部电影就是按着你的态度、观点往下演呢，你将有什么样的流露、什么样的表现？

（知道是自己的亲生父母了就得去找。）这部电影你怎么往下演呢？怎么去找呢？（就是刚才说的，豁出性命也要去找。）那你义父用铁链把你锁在家，你还找不找？你要是不去找，你在这个家就是自由的。你不要告诉我你怎么去做，你的态度、观点还没有呢，你怎么去做？二货，什么态度、观点？（二货：想去找呢。）那还用你说呀！（态度、观点就是先产生对义父的恨。）姊妹你呢？你是什么感觉？（“你凭啥拦阻我去找我的亲生父亲？”我得跟他理论理论，“凭啥呀？你困了我这么多年，今天我父亲来找我了，你凭啥不让我找？”）人家不是困了你这么多年，人家是养活了你这么多年。（“你养我这么多年，你有你的目的”，把他的目的揭穿了，“你是白养我吗？我父亲来找我，你凭啥不让我去找？这就是你的目的。”）你说我把前面的这个故事给你讲出来了，然后让你接着往下演，你说你演的是个啥呀？你说你这个人活得还有尊严吗？还有人格吗？没有态度、没有观点、没有尊严！为什么？这就是你们刚才告诉我的那句话，“生的不亲养的亲”，这是二货说的，是吧？生的没有养的亲，就这个“亲”字就把你的良心埋没了，怎么说埋没了呢？就因为养了你，就因为一个“亲”，你就昧着良心说话，你还是人吗？什么是亲？真亲吗？这个亲是不是就是神所说的溺爱？你义父养了你二十年，你从小你义父是怎么养活你、惯着你的？“义父和我这么亲，义父说不能出去找了，那就不能去找了。”你义父还犯不着拿铁链子锁你呢，不拿铁链子锁你你都不去找，因为什么呢？因为“义父和我亲。”你说这是个什么人？是不是愚昧、麻木、痴呆？愚昧不愚昧？二货，为什么说咱愚昧？为什么？不信神的人也不是这表现呀！何况咱信了神了。信了神一再讲的是什么？认识、分辨。咱有没有点认识？有没有点分辨？认识、分辨，办事有原则。咱按原则来办这件事情行不行？拿真理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了？怎么认识、分辨呀？二货，在这件事情里有没有认识、分辨？（二货：有。）说说你的认识、分辨。（二货：这个养父没有人性，不让我找自己的亲生父母，咱看到他这种行为，得分辨呢。）这就是我刚才问你的“你恨恶大红龙吗？你真的恨恶吗？”你恨恶你的义父吗？你恨恶你的“父亲”吗？什么是你的“父亲”呀？就是神说的你心里边的秘密，你的“父亲”，你恨恶它吗？撒但玩弄了你，你还和它亲得不行，还说“生的不如养的亲”，亲什么呢？亲就是不讲分辨、不讲认识，糊涂的亲？这个画面是不是说得很清楚了？你义父的

存心、目的是不是摆在桌面上了？你看见你义父是什么存心、目的，你说你的义父和你亲吗？（不亲。）那刚才还说亲呢！因为什么说不亲呢？（因为他不给我自由，我想做的事他不让我做，这是亲吗？这不是亲。）（你跟他就没有血缘关系亲什么呀！）咱在这儿先分辨认识，咱里边没有分辨认识。她刚才说不是亲生的，没有血缘关系，咱在这儿讨论的是不是血缘关系？

咱是因为什么说起这个事的？我说“你老公外边有小三，你恨他吗？”我说“你恨恶大红龙吗？”你说“恨”，一句话就完了。我说你老公在外面有了小三，你恨他，你绝对不会说一句“我恨你”就完了，它是有细节的、是有内容的、是有内涵的。如果没有细节、没有内涵，这就是演戏，这就是一句话，不成立。然后我又给你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让你在这个故事里面进入这个主角，你就是这个主角，你进到这个事里边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从这儿看你在这里边是没有什么反应的，所以我说你们麻木痴呆。有没有反应？有什么反应？现在我说到这儿了，有没有反应？该有什么样的反应？二货，该有什么反应？（二货：该恨。）该恨？恨什么？（二货：不知道。）气晕了？安雨宁，该有什么反应？（与他为敌，弃绝他。）怎么与他为敌，弃绝他？（跟他彻底断绝关系。）还没怎么呢，你就和人家彻底断绝关系，因为什么要和人家断绝关系呢？给你摆设环境就是刺激你的神经，就是看你有什么态度、观点，你有这么一个义父养活了你二十多年，就是你说的生的不亲养的亲，人家和你亲，就和你的亲生父亲一样，在没有这个亿万富翁出现的时候，那你这个义父就是你的亲生父亲，你们过的是和睦的，等你听说你和这个亿万富翁有关系的时候，你就想找你的身世，你义父他就怕你知道你的身世。你的亲生父亲不是个乞丐，如果你的亲生父亲是一个乞丐，你很有可能也不愿意去寻找你的身世，“我亲爹是个乞丐？拉倒吧，有爹我也不认”，主要是他是亿万富翁，他不是普通人，你肯放过？你要找到亿万富翁，确认了他是你亲生父亲以后，意味着什么？平地生云，改变你的人生了，按世上的来说，有车有房，啥都不愁。你有没有追求？有没有向往？你不仅是知道了你的身世，更重要的是那边有太大的诱惑，在这个环境下，你就没有触动？就不用说你义父用铁链锁你了，你义父过来和你说“你不能出这个门，你出了这个门我就不认你了”，你说什么？（不

认我算了，不认我我也去找我的亲生父亲。）“不认我就算了”？你出去找了以后发现人家就不是你的亲生父亲，你不回来了？咱在这儿说了个什么？就是说，在这个环境下你流露出来的态度、观点是什么，你义父说出这么一句话，你恨不恨他？（恨。）怎么恨？一个字“恨”就完了吗？你会不会拍拍桌子，“我今天算是看透你了，二十多年了，你欺骗了我二十多年！原来你那么爱我、惯我是有存心、目的的，你一直就想掩盖事实。你为什么拦阻我？你太邪恶了、你太恶毒了！你为了你有个后代，你为了你老了有人养，你就毁去我的一生，明明我在这儿找到了个亿万富翁的爹，不要说他是不是我的亲生父亲了，就是今天有这么个爹来认我，你都不让我去，更何况今天你还大概知道我的身世，你竟然为了你一时的利益毁去我的终生！你为什么不让我去？你不就是怕我认了亿万富翁的爹不管你了吗？你是不是太自私、卑鄙、无耻了？你爱我吗？如果你真心爱我，今天有亿万富翁的爹来找我了，你应该是帮我去鉴定，帮我去寻找、认识，你是什么父亲？你太诡诈了！你太邪恶了！你太恶毒了！人常说‘虎毒不食子’，你是什么东西？你说你爱了我二十年，结果我的亿万富翁父亲来认我了，你却要用铁链锁住我，你让我在家当狗，不让我去外边认我的这个亿万富翁父亲，你说你恶毒到什么程度了？我恨死你了，你就是我的仇人，我算是认贼作父了！我今天才看清了！”该不该有这个认识、理智？该不该有这个态度？你恨恶他是有内涵的。

看了这个故事以后，你再看看你信神，你一天起来跟随神、跟随神，跟随的是个啥呢？大红龙是个啥呢？你该恨恶谁都不知道。神今天是谁？是亿万富翁？神是造物的主，是万物的主宰者，是人生命的源头，人的所有来源都来自于神。“我今天来跟随神、敬拜神，这是作为一个受造之物该尽的职责与责任。造物主造了我，不仅造了我，还造了万物供我享用，我为什么不敬拜他呢？我凭什么不跟随他呢？更何况神是来拯救我的，神还要让我进国度呢，神还要赐给我永生呢，我有什么理由不听从、不顺服于他呢？你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你是国家政府，你说是为人民服务呢，是为我服务呢，今天神来拯救人了，你不是帮我去认识认识，去做个“DNA”，看看他是不是神，看看我是不是受造之物。你是不允许我去认识，不允许我去分辨，你是给我强行灌输，让我必须听你的，你是不是太恶毒了？”这个该有的理智、认

识，咱没有，反过来还把仇恨怨在神的身上，认为是因着神才打破了家庭，咱麻木痴呆跟活死人一样。造物的主在这里，神主宰着万有，撒但是个什么东西？神手中的一个玩物，那只是一个效力者。神让它起来，只是让它来检验一下神选民，咱的信在哪呢？“神是独一无二的主宰者”，就一句话？人家大红龙今天来抓你了，就和你的义父一样，你怎么回答人家呀？现在有话说吗？二货，有什么话说？（二货：……）今天大红龙过来，咱说什么呀？咱说心里话、说实在话最让它蒙羞！你就说实在话、就说心里话。大红龙过来迷惑你啥呢？它是不是劝你好好过日子呢？它劝你好好过日子，“你看你们撇家舍业的，连个家庭也没有，一信神还得坐监，你要不信神，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不是就好好的了？”你就和它说心里话，说什么心里话呢？“你说的对着呢，是，我这个人确确实实太贪婪肉体，我放不下肉体，我放不下儿女，放不下父母，走不出家庭，我确确实实放不下。可是我今天知道我是个受造之物，神是造物的主，他手里边有权柄。我是受造之物，神造了我，我就理当为神效力，受造之物理当敬拜造物的主，我就应该敬拜造物的主，受造之物就应该被神使用、被神利用。我这个人比较悖逆、比较抵挡，可是我知道了神是造物的主，知道了人的根、人的根源，知道了神是一切生命的源头。我本是一个孤苦伶仃的孤魂野鬼，因着神的安排，我有了父母、我有了家庭，甚至我有了儿女，我来的时候是赤身而来，是神供应着我的一切所需。我呱呱坠地来了，我啥都不懂，屎尿都不懂，神给我的父母下达了指令，他们的使命就是把我养大成人。如果神没有给他们下达指令，我长都长不大。我是赤身而来的，父母的资产就是我的资产，我来了什么都有了，不需要我去想什么，因为神供应着我的所需，更主要的是我还呼吸着神给我的这口气息。我活在这个世上，你说我该不该敬拜造物的主？我理所当然该敬拜，从良心理智，从哪来说我都应该敬拜。可是我贪婪肉体，神给了我父母，给了我儿女，我不想离开父母，也不想离开儿女，但我更不可能离开神，我更不可能不敬拜神，我在这儿就打架了。可是神和受造之物是什么关系？受造之物只有接受顺服，别无选择。神的经营计划谁可以改动？神这六千年的经营计划谁都改变不了，更何况我这个小小的人呢。神今天给我下达了指令，给了我使命，神今天要把福音传遍全宇，我来了，神就把责任交给了我，神把托付加给了我。我身上有了负担、有了责任，但是我还要贪婪肉体，

我和神给我的托付打架，但我还不能放开神，我不能拦阻神的作工呀！神为了不让人拦阻他的作工，神还不来求人，不能羞辱神的名，神只能把这些悖逆的人给征服，把我这个相当贪婪肉体、悖逆的人给征服，让人看见，虽然说我是人，但在神手里边我就是个木偶。如果神给了我使命，给我下达了指令，我不去实行，神有的是办法，神定意要作成的事无人能拦阻，让我深有体会。两千年前以色列把耶稣钉了十字架，以色列亡国了，两千年以后人家还能复国，谁能作成这事？神定意要作成的事无人能拦阻！我是一个小小的受造之物，我是一个人，我不能去拦阻神的作工，我也不可能去拦阻。但我贪婪肉体，我悖逆，神不可能因为我贪婪肉体而拖延时间，耽误神整个六千年的经营计划，变成七千年、八千年，不可能！所以神调动万有，就让中国共产党，政府，来为神效一步力，今天就让你们鞭打着我们尽本分。本来我就想着在家门口聚聚会，吃喝吃喝神话，把生命吃喝上，饱了就算了，我还想应付了事，结果你们不放过我呀，三个人聚个会还不行，‘三个人不能聚集！’不聚集那就在家偷偷看神话，你们不行，还得收书！你们说我该咋办？你们对神那么忠心，神让你们逼着我们来尽本分，你们就来逼我们了。你说中国现在内忧外患、顾头不顾尾，你们还得腾出时间来为神效力，还要尽本分，还逼着打着让我们赶紧出去尽本分传福音，因为时间到了。唉，我是应付糊弄、欺骗不了神，神的眼睛看见我了，神要借着环境让我看见神的手。我妈六十多岁了，身体也不好，也出不去，你们倒好，把我妈抓了，不来抓我。抓了我，我坐监了想跑也跑不了，‘神，不是我不去呀，是大红龙把我抓了呀！’可你们对神那么忠心，求真求细，神让你们抓谁你们就抓谁，你们把我放过了，倒把我妈给抓了，你们把我妈抓了还又放出来，让我看见了神，看见了神的手，你们说我该咋办呢？你说我该跑还是不跑？我等着让你们抓？其实我也不愿意进监，而且我又那么悖逆，进去肯定没好果子吃。现在到处传扬说河南那边去年出了一条法律，医院里边器官移植合法化，人家还要把中国做成全世界器官移植第一大国、第一强国，这些器官的来源在哪儿？新闻里边早都说了，监狱里边那些信法轮功的人的器官哪去了？谁不知道？我妈吧，年老了，什么也做不了了，神在我妈身上也没给她那么多，也不要求她那么多。你说我年纪轻轻，神给了我素质、给了我能力让我去尽本分，我如果悖逆，你说神会怎么对待我？人家你们那么忠心，本来我

在这儿做个带领，应付着、糊弄着就算了，可你们不行呀，你们只要抓住带领那就是往死里整，你说我该咋办？你说我要不做带领，神说给了我素质、给了我能力，我要是不做，神会把我的素质收回。你说我年纪轻轻的就得了脑梗？我妈老了还让她伺候我？也不行。可我不想得脑梗，我也不想坐监呀！但你们抓的就是年轻人，抓的就是带领，打死不犯罪，器官移植不犯罪，我也害怕呀，我也怕死呀！人家你们对神那么忠心，我应付糊弄着还不行，我光聚聚会不行，做个小带领不行，你们逼着、卡着我，没办法，我只能走出家门。我本来想半家信，应付应付，想着在神家混个不死的结局就算了，可你们逼着我还得全职尽本分呢，还得让我不能回家，过年过节也不能回，一到过年过节你们还在我家等着。你们上班才上八个小时，你们让我敬拜神就得三百六十五天都在外边敬拜神。我看见了神的全能，我看见了神的权柄，我也看见了你们这么忠心地为神效力，我看见了神调动万有，我服在神的权下了。神在2012年以前用话语成全我，我接受不了，今天神用武力算把我征服了，我无话可说。”大红龙听了这话什么感觉？然后你把历史给它说一说。“1996年人们都贪恋肉体，都在家不出来作工，你们一抓捕，整个中国的福音工作打开了，神的工作扩展开了。到了2008、2009年，这些人出来当带领当了几年，这个觉得有资格了，那个觉得有资本了，在神家不是做假带领，就是做敌基督，没有几个好好干的，你们又忠心，抓的就是带领工人。祭司弟兄说当了带领就是撞开了地狱的门，祭司弟兄的话一出，你们就应验，配合得这么密切！带领工人不敢随便乱做了。到了2012年的时候，大显明，神说击打牧人羊群要分散，神要扩展全宇的工作，开始作外国的工作呀，但谁愿意出国呢？当时在家连家门都不想出，连个村还不想出呢，不用说出国了，出去人生地不熟的谁愿意？你们更忠心，2012年来了那么大的抓捕，逼得人都出国了，你们还造上飞机，还把人家用飞机运送出去，你们多忠心，你看我多悖逆呢！出国的是些什么人？年轻的、有素质的、有能力的。神拣选的人，人家都出去了，就丢下这些老头、老太太，或者半家信的，应付糊弄、欺骗神的，想混呢，‘就这瞎混着过日子吧’，谁知道人家混了几年，你们不放过呀，‘不能混！’你们不放过，在神家还得全心全意尽本分。你说外边乱成一团了，这儿打仗，那儿打仗，你们也顾不上管，你们对打劫的、赌博的可以放松，贪污犯、受贿的动了几百、几千个亿，你们没

人管，也没时间管，但你们对我们信神的可是求真求细、兢兢业业，逼的我们没办法，我们只能走向正轨。我们本来麻木痴呆，也懒惰，懒得寻求神的作工，可是神摆上你们抓捕的这个环境，让你们演在我面前，让我不得不认识神的作工。神公开显现在我面前，神说的话让我们在教会建造时期都看见了，神先在那边说话，你们就在这边表演，神摆设环境神话一一都应验了，让我看见了神就在我的左边，就在我的右边，神的灵就在我的头上，你说我该咋办？神说胆怯的不能进国度，还说作工结束了要各从其类，神要的是得胜的男孩，贪生怕死的神不要。人家你们忠心到现在，把神家的人分得清清楚楚，‘来，签三书’，神说烙上兽印的人神就不要了，人家你们求真求细，还必须让签了三书，必须烙上这个兽印。神说把那些稗子都捆绑起来，你们可听话呢，把那些稗子弄的听话了，‘来，一个礼拜到派出所签一下字，一个月来签一次字’，可是把稗子捆绑得实实在在的。神说到时候一起焚烧，人家你们和它和谐共处，等待着下一步神的焚烧。神说让人驯良像鸽子灵巧像蛇，还得有胆识，听神话的这些人驯良像鸽子，从家里边出来了，你在这城抓，人家跑到那城，这些人跑出外边，他住在人家谁家呢？人生地不熟的，没办法，只能传福音，见证神，忠心跟随于神。人家这些麦子不同肤色、不同言语，逼着走到了一起，人家敬拜神成了一个团体了，世界的国和神家的国分开了。我看见神什么也没作，我看见就是你们做的，你们为神效力，你们也不领工资，你们咋那么有劲呢？神给我生命，我还这么悖逆呢，我觉得我还不如你们忠心，还没有你们的这个理智呢，稗子、麦子分割开了。借着你们让我看见了神的权柄、神的智慧、神的全能所在，让我看见了神的显现，让我看见了神的性情，神的‘喜’意味着正面事物的诞生与存在，一说正面事物，从神开始作工到现在，你们抓捕了多少？关进监狱的有多少？你们抓捕的是谁？你们把那些悖逆之子，把那些不听话的，把那些‘约翰’都抓进了监。神作工结束了，神不作工了，交给众长子了，那些悖逆之子起来抵挡，神说击打牧人羊群分散了，还说花开得虽然美丽，但花凋谢之后便无果实，到那时那些‘柱子’都会被虫蛀的，‘柱子’被虫蛀了，最后‘柱子’也坐了监了，这不是公义？这不是神借着你们来实施了神的公义性情？呀，神太全能了，感谢赞美神！”

这个交通听懂了没有？把你抓了，让你坐在监里，你和大红龙这么见证，大红龙打不打你？大红龙骂不骂你？咱人人都学会见证神，你是羞辱死它，还要气死它，同时还要警告它，“可不敢抵挡神，我怎么怎么抵挡神了，我为什么要往出跑呢？我要是听你的话，我要是回家，意味着什么？神如果还要用我，我家里有可能怎么怎么，我孩子会有什么，我爸会有什么，我妈又会有什么。神为了他的工作，神会不惜一切代价的，我不敢，我不能，抵挡就是死，我不敢抵挡。神来在地上作工，我不敢抵挡、不敢拦阻”，你把神作在你身上的给它谈出来，“哪年哪年我做什么了，神怎么管教我、怎么惩罚我了。我给谁谁传福音了，谁谁不接受，把他惩罚了、管教了”，你让它听了以后自动产生惧怕，给它摆一些事实，“谁谁怎么样、怎么样”，你不能直接告诉人家，“派出所的谁谁，神怎么惩罚他了”，那你就犯傻了，你只说你自己，你说你自己的时候，让它产生惧怕。这个能见证吧？（唐馨：在这个环境当中能够真实地对自己产生恨恶，能够恨恶大红龙，然后赶紧把自己的本分尽好，在这个环境中能够把自己的良心唤醒。）

神如何利用撒但效力（二）

作为一个受造之物，作为一个跟随神的人，再说得直白一点，作为一个事奉神的人，咱怎么事奉神呢？这个名怎么担当呢？咱不是普通的跟随者，咱是当带领的，咱怎么负这个责任呢？咱是负责人，咱是做家长的，咱这家长是怎么做的呢？做家长呢，没有把弟兄姊妹带领到神面前，反倒是把他们送进了监。把一片人给了你，让你去带领呢，你把一片人送进了监，过上了流离失所的生活，连个家都没有。你光担心你没有家，你带领的弟兄姊妹都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连个安居的地方都没有，还谈什么吃喝神话，进入正轨呢？怎么造成的？“我怎么面对造物的主呢？弟兄把这一片的弟兄姊妹交给我，让我独当一面，可我是怎么独当一面的呢？弟兄让我把他们带到神面前，把他们带得都能够敬拜神，做人做事都有了原则，作工的会作工了，跟随的会跟随了，都会高举神、见证神了，神的国度降临在地上了”，这是咱的责任与使命。咱的责任与使命没有尽到，就不要说咱的责任与使命了，就连保证弟兄姊妹的安全都没有做到，还谈什么进入实际呢？连维持一个基本的教会生活都没有做到，怎么面对神？怎么和神交差？这通行证在哪？这是哪的通行证？地狱的通行证！成了作恶的了！“我跟随神，这一路走来我做的是啥呢？”反省反省。“弟兄给我交通的，我贯穿下去了没有？王静安排的，我贯穿下去了没有？”没有一样落实的，心里感到不安。“神摆设环境显明我，让我看见我做的是什么负责人，我和任胜是怎么配搭的，看到我对待弟兄姊妹的态度、观点是什么，显明了我一无是处，显明了我无耻，我还谈什么事奉神呢？我在神面前本来是要预备善行呢，结果我预备了恶行。我没有把弟兄姊妹带到国度里面，反过来把弟兄姊妹带到了地狱里，带到了大红龙的监狱里，我作了恶了。”该咋办呢？该不该来到神面前负荆请罪、认罪悔改、将功补过呢？“因着我的悖逆激起了神的怒气，神发怒了”，还不赶紧跪地求饶，咱还在这儿叫板呢！你说咱有几个脑袋？咱是跟随神的人，是带领，咱就该站在一个带领的位置上。摩西带领人出埃及呢，咱带人是去哪呢？好不容易打下了几个人还流离失所、居无定所。没有善行反而成了罪，没法面对神，发生这个事睡不着觉，熬炼、难受，赶紧赎罪，“我要另立计划，我要下决心，我要豁出命来，

我不敢了、不能了”，咱连个不敢、不能都没有做到，反过来成啥了？咱一个受造之物，在神面前是个啥？蛆虫、粪土，连一只蚂蚁都不是！还在这儿搞条件、讲理呢，讲的是哪门子理？

站在信神的角度上来看，经历神的作工，经历神的说话，看神为什么摆设这样的环境，从这里边寻求神的心意，“这环境怎么临到的？哦，神是为了显明人，国度里是最后一次审判刑罚人。神显明我，让我看见自己是个什么东西，连个正常人性都没有，良心理智都没有，我看到自己的无耻之态，看到自己不分黑白，看到自己不是恨恶自己，而是埋怨神给我摆设的环境不好，看到自己没理智，还邪恶、恶毒”，对自己是一种恨恶，要学着重新做人，求告神，让神再给你一次机会，这是不是一个人该做的？是不是跟随神的人该做的？你没有求告神“我愿意悔改，我该认罪”。我还把祷告词发下去，你们交通了没有？看到祷告词的时候，就没有一点感动？让你建造方舟呢，你建造的是什么方舟？千疮百孔。怎么成了千疮百孔的？不是自己的作为？不是自己造成的？该不该另立计划重新做人？我在这儿还给你代祷呢，“另立计划重新做人”，你在这儿是撂挑子，破罐子破摔，你说你能难住神？神作的工作是优胜劣汰呀！从这儿站在一个跟随神的人的位置上，去经历神的作工，看神作的是什么工作，“神作的工作就是借着这个环境显明，如果没有这个工作，我在家还能应付糊弄，谁也看不见。这个工作一显明，我和任胜在这儿是应付糊弄，欺骗神”，显明出来就得审判刑罚、揭露解剖。借着自己的流露，看自己流露出来的这是个什么思想？这个思想是背叛，是与神对着干。“呀，神话临到了我，审判刑罚临到了我，我看到了自己的邪恶、恶毒，看到了自己不是人，看到了神作在人身上的都是拯救，为什么是拯救呢？我还以为我自己做得挺好的，我觉得任胜变得比以前好了，我现在也变好了，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是进国度的人了。好，神摆设一个环境把我彻底显明了，彻底显明我就是个地狱之子，不配活在神面前，不配呼吸神给的这口气息。”怎么看见的？是在神摆设的环境中看见的。“神摆设的环境让我看见了来之不易，怎么来之不易呢？我给神家带来了多大的祸患，造成了多大的损失，拦阻了多大的工作！因着这个环境，咱家有多少人去逃亡，导致工作停止不能前行？这不都是我带来的？这不都是神为了拯救我而付出的心血代价？神作在人身上的，神付出了多少？神作

在我身上的，神付出了多少？神把天上的烈火显给我看，却不忍心烧着我。”神只是让你亲身体验一下，把天上的烈火显给你看，任胜信的时间比你长一些，把任胜抓了。敢让你坐监吗？就像你这，不坐监还想背叛呢，还敢让你坐监？神又一次把怜悯降在你身上，这是不是神的爱？咱一次又一次把神的爱给埋没了，一次又一次把神摆设的环境给埋没了。“神又摆设弟兄给我发信息，让我去认识”，这是不是都是神在你身上付的心血代价？你怎么还报？为什么不想想怎么还报神呢？神用话语拯救不过来，天上的烈火显给你看不行，非得降临在你身上，烧烧你才行？你敢让烧吗？你经得住烈火的焚烧吗？一焚烧不是没了吗？有环境了，你非得回家，非得让环境临到你才行？非得让大红龙抓你才行？非得进了监才行？进了监了，“大红龙确实抓我呢，我进监了，判刑了”，这下才甘心？才死心？看见了神作在人身上的都是爱，而人做在神身上的都是拆毁，带给神的都是伤痕。神作在人身上的都是拯救，你看见神的爱才能爱神，你看见神的爱才能改变你的观点。原来你对神是埋怨、是误解，看见神的爱是让你改变你的观点，让你去爱神，你看见神的爱你才能去爱神。看见神的作为，认识神，认识神是为了顺服神，看见神的性情不容人触犯。“我和任胜在国度建造没有起到好的作用，起了拆毁的作用，这个环境不临到我能行呀？神的性情临到了，我看到了神的性情，看到了神的作为。”神把爱降在你身上，你应该怎么做？咱的良心理智应该发挥功用了吧？

上次聚会跟你说什么了？前几年咱一直抓着建造“方舟”呢，也没有时间抓一线，一线都放羊了，咱说今年要赶紧扩展工作。“呀，弟兄刚说了要扩展工作，环境就来了”，环境来了目的是要干什么？就是要击打。是因为什么击打呢？因为你肉体太大，不出来，不能为神作工，你逼着神非得兴起环境来击打。教会建造时期兴起环境是为了扩展神的工作，国度建造了咱为什么还得让神兴起环境击打呢？为什么话语就不能在咱身上作王掌权呢？从这儿看到咱的悖逆程度，话语在人身上还不管用，没办法，只能逼的神还得用武力解决家庭纠纷。给你个家你就不行，你就不能尽本分，但神的工作得往前行呀，那就得神兴起环境来击打。“神兴起环境来击打这是因着我的悖逆，是因着我在这儿不能带领弟兄姊妹出来尽本分，是因为神家的工作要扩展”，用话语能唤醒的唤醒，话语唤不醒的就用武力解决家庭纠纷，这不是神话的

应验吗？这不是神的经营计划吗？神当时说什么话了？神说：“以后没有圣灵工作的人都显形了，丈夫出卖妻子，妻子出卖丈夫，儿女出卖父母，父母逼迫儿女，人心难测！”“地上之家都‘破裂’，地上之国都‘分裂’，不再有‘夫妻团聚’之日，不再有‘母子重逢’之时，不再有‘父女相聚’之刻，所有在地的旧态都被我打破。”你还要计划怎么呢？大红龙都得起来效力，你看见大红龙效力了没有？大红龙在神手里就是个玩物，撒但在神手里就是个玩物，让它做什么它就做什么，看见了神的权柄，看见了神的全能。临到这些以后除了认识自己，激起自己的怒气，立志重新做人，然后再看见神的作为，最后能发出赞美。为什么能发出赞美？你认识自己了，看见自己没良心、没理智，你看见自己、认识自己了，前边也就有路了，认识自己是地狱之子了才开始走信神的路呀。又看见了神的作为，神向你显现了，神公开显现了，你不该赞美？现在会不会看神的显现？王妙，会不会看神的显现？怎么看见神的显现了？（王妙：看到实事实物摆上，就是神的公开显现，审判刑罚临到了。）神话的应验，在神话的应验中看见了神的显现，神说“我击打你们犹如耶和华击打以色列各支派一样”，因为咱太悖逆了，不击打不行。再一个就是，神常说“宝座”，高举神的宝座，什么是宝座？什么是高举宝座？什么是公开？神是向圣洁之国显现，向污秽之地隐藏，你愿不愿意看见神的显现呀？（愿意。）愿意？（嗯。）神在什么时候显现？神说过一句话，“宝座就是我的权柄，当众长子高举我的宝座之时，就是众长子从我得着权柄之时，只有我才有权柄，所以在我才有宝座。”怎么认识这个“宝座”？（……）咱先不说宝座，还是先举个例子。皇上要去哪个地方呢，人们是不是得给皇上准备好座椅？（是。）得给皇上把宝座预备好。你能不能给皇上拿个板凳呀？（不行。）你把一个板凳放在皇上坐的位置上，你说皇上来了坐不坐？（不坐。）为什么不坐呢？你最起码得把宝座搬过来人家才坐吧？把龙椅搬过来人家才坐吧？（嗯。）你把龙椅放在正中间，人都围在龙椅旁边，“好了，等着，一会儿皇上要过来呢”，皇上有可能就来了。如果你这儿就没有龙椅，就放了个板凳，你说皇上要来呢，皇上就是真来了，他坐不坐？他不坐。为什么不坐？你们就没有承认他是皇上，他不会来，即使他来了也不会坐。如果皇上要来，人喊的第一句话是什么？“皇上驾到！”先准备好，开道，先把“皇上驾到”高举起来。一喊“皇上驾到”，人都怎么呢？人都俯伏在地，跪拜等

待，这个时候皇上就到了。如果没有喊“皇上驾到”，也没人预备龙椅，自己凭想象“我给皇上预备一个板凳”，就像拜偶像给偶像放了个苹果，凭你的想象来敬拜，皇上坐不坐你放的板凳？不坐。即使是真皇上来了，他也不坐你的板凳，你认识他吗？你也不认识。也就是说，在你心目中没有皇上。在你不计划皇上来的时候，没有给皇上留下龙椅的时候，皇上一旦来了，他是以什么身份来的？是微服私访来的，他绝对不是坐着宝座来的。皇上微服私访，有谁认识他？没人认识他，也没人来搭理他，更没人去俯伏跪拜他。在这个时候，在皇上微服私访的时候这叫什么？就相当于是个隐藏。这么多人连皇上都不认识，皇上是不是就隐秘起来了？所以说向污秽之地隐藏。既然他认识皇上，皇上一来，即使人家不喊“皇上驾到”，即使皇上没坐龙椅，就是站着，他也得俯伏在地。皇上一旦出现，意味着什么？皇上一旦来到一个地方，人们都俯伏下来的时候，意味着什么？在一个地方，有百姓，有土匪、强盗，当皇上一来，会有什么画面发生？（赏善罚恶。）赏善罚恶？皇上来还赏善罚恶呢？皇上来了那叫什么？世上叫主持公道。皇上一来，就意味着公道将要出现，不管他是不是公道，意味着公道将要出现。皇上一到，意味着定罪土匪、强盗，意味着为百姓伸冤，这是皇上驾到。如果在污秽之地，皇上是隐藏的，是微服私访，微服私访的时候有没有公道？没有。微服私访的时候皇上他自己都保证不了自己的安全。说这个是让你理解一下隐藏、公开。皇上微服私访的时候定不了土匪、强盗的罪，给百姓伸不了冤，但是这一刻，土匪、强盗就已经被定罪了，但是他是不知道的。我给你讲这个画面，你大概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吧？（嗯。）神向污秽之地隐藏，在人心目中没有神的时候，不能高举神、见证神的时候，神话不能作王掌权的时候，在你看不见神的时候，神不作事，但不等于你不被定罪，只是神隐藏着你看不见而已。你被定罪了、被惩罚了，什么时候惩罚呢？在神显现的时候，但是这个时候你已经是被定罪了。神向圣洁之国显现。在世上来说，皇上驾到就意味着公平，意味着被定罪。在神这边呢，神公开显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各从其类，神要公开显现就意味着公义，公义的显现，赏善罚恶。神公开显现，恶将被毁灭，恶将不复存在。为什么说神向污秽之地隐藏呢？因为神在污秽之地没法显现，如果显现就意味着什么？毁灭。事物已经毁灭了，还能

看见神吗？就像所多玛，所多玛是不是污秽之地呀？（是。）神一旦显现就意味着毁灭，毁灭了，神显现了。

神说："在这些说话中频频提到'独一真神已道成肉身，宇宙之首掌管万有''得胜的君王已坐在荣耀的宝座上''万有都在他的手中'等等类似这样的话语。""得胜的君王已坐在荣耀的宝座上"，怎么认识这个宝座？（唐馨：宝座代表着造物主的身份。）怎么理解这个词？一说"宝座"就联系到什么？荣耀，荣耀的宝座。怎么理解这个宝座？你看皇上驾到时坐的那个椅子，怎么坐的？八个人抬着一把椅子。想起那个宝座了吧？宝座，座，就是个座位，你心中有没有宝座？座，座位。宝座，荣耀的宝座。"得胜的君王已坐在荣耀的宝座上"，也就是说神在你心目中已经登上宝座了。在每个人的心目中都有一个至宝，你喜欢的、最宝贵的东西，你宝贵的东西让谁来居住呢？（造物主。）你留给谁的，那就是谁的宝座。"得胜的君王已坐在荣耀的宝座上"，神怎么就坐在荣耀的宝座上了？高举神的宝座，怎么高举神的宝座？神说："众人啊，都口不离真神，赞美跳跃不止！""口不离真神"，如果说你对你丈夫忠心，爱恋你丈夫，你做什么都是"我丈夫说了，我丈夫说这了、我丈夫说那了"，你是不是就是这话呢？（是。）这是啥？你高举的是谁？你高举的是你的丈夫。在你心目中，你把丈夫高举起来了，你丈夫在你心里坐上了宝座。你高举神的宝座，那就得怎么呢？"神说了……"，口不离真神，这就是说得怎么高举神的宝座。神坐在荣耀的宝座上，是宝座，还得是什么呢？还得荣耀，是宝座还得是荣耀。你刚才听见我是怎么交通的？我的交通里边说的是不是神的话呢？（是。）是神的话，是神的性情，是神的所有所是。我说的是神的话、是神的荣耀、是神的所有所是，又是在高举神、荣耀神，看神作的，让神得荣耀，那我这个言行举止是不是在高举神的宝座？（是。）"得胜的君王已坐在荣耀的宝座上"，大家都能够像我交通的一样，每个人都能够高举神、见证神，那神就坐在荣耀的宝座上了。

你在经历中能看见什么？我给你交通过的好多事，你是不是看见已经发生了？二货，看见了没有？（二货：看见了。）看见了，这叫什么？神说："宝座就是我的权柄，当众长子高举我的宝座之时，就是众长子从我得着权柄之时，只有我才有权柄，所以在我才有宝座。"你看

那个太监，一说“圣旨到！”人就跪下来接圣旨。从外边看他们接的是皇上的圣旨，但这是谁传达的？是太监传达的，是吧？他们看见太监传达圣旨，他们就得俯伏跪拜。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在这儿给你交通这些话就像太监传达圣旨一样，我只是把神的话给你传达了一下，神的话一出，事就要成，再借着我把这话给你传达了，告诉你了，你就知道了，知道了这个事情就要成了，为什么呢？因为神作的工作都是神对人的要求，一方面是神立下标杆，这个标杆做到的事情，才要求你去做；另一方面，神对人的要求都是先有话后有事，神没有发表哪方面的真理，就没有去要求人。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让你正确对待我说的话，你不要渺茫地说“弟兄说的话里边有权柄”，我不想让你说这话，你也不能说这话。但你得理解，我给你举例子是让你理解。因为我说的是神的话，因为神话有权柄，基督怎么说，圣灵就怎么作，基督把这话说出来，然后这话又借着我的口说出来，那这个事就要成。你用你的眼光去看，好像我说的话里边有权柄，但实际上是神话语的权柄，我就是个“太监”而已，我就是传达了个“圣旨”。跟你说这话就是说，你对我说的话得有个客观的对待方式，你不要藐视、小看，你藐视、小看就是抗“圣旨”。但你也不要渺茫地去崇拜，那也不合适。神说：“宝座就是我的权柄，当众长子高举我的宝座之时，就是众长子从我得着权柄之时，只有我才有权柄，所以在我才有宝座。”我高举宝座就是荣耀神、赞美神的时候，荣耀神所作的，我把神的心意发表出来的时候，神就要这么作事呢。所以说，我说这话是告诉你该怎么去理解“当众长子高举我的宝座之时，就是众长子从我得着权柄之时”。

270　神在你们身上付出了所有的代价

1　作为每个相信神的人都应明白，今天能够接受神在末世作的工作，接受神在你身上作的所有计划中的工作，你实在是蒙了神极大的高抬和拯救。神将全宇工作的重点全部作在这班人身上，将他全部的心血代价都献给了你们，他将全宇灵的工作全都收回给了你们，所以说，你们是幸运者幸运者。而且将他的荣耀从以色列——他的选民身上挪

到了你们身上，要把他计划的宗旨借着你们全部显明出来，所以你们都是承受神产业的，更是承受神荣耀的人。

2　神在大红龙之地开展工作是相当难的，而神又借此“难”来作了他的一步工作，来显明神的智慧，显明神的奇妙作为，借此机会神将这班人作成。就因着人受的苦，因着人的素质，因着这个污秽之地的人所有的撒但性情来作神的洁净、征服工作，使神从此得着荣耀，使神从此得着见证他作为的人，这是神在这班人身上付出的所有代价的全部意义，这是神在这班人身上付出的所有代价的全部意义。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像人想象得那么简单吗？》

55. 什么是敲诈勒索

满满，你为什么从家里出不来呢？（满满：因为以前撇了，也不想受苦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以前我在一线的时候，姑娘在医院生孩子，我跟抓我工作的那个姊妹说“我姑娘生孩子呢，我回去一下”，人家不让我回，我心里难受呢。后来我说这不行，因为我姑娘没有婆婆，就我姑娘一个人，而且现在我暂时没活儿，我就直接去医院照顾我姑娘了，然后姑娘生了孩子才三天，我把姑娘送回家我就出来了，也没有照顾我姑娘……可是神主宰安排，小孩也长大了。现在孙女需要照顾，所以在这时候我就想着“我就不能给看看孙女？到这个时候了家里有啥事还不能干？”就是不理解，就不敢完全撇弃。）你说你姑娘生孩子你没照顾她，没有照顾有什么后果？（满满：没有什么后果，就是说自己里面的……）那你说的是啥呢，我在这是要听后果呢，没后果你说了个啥呢？（马晓进：觉得亏欠人家，觉得对不起人家。）没后果吧？（满满：没有后果，就是姑娘一说起来就说我没管人家孩子。）没后果还掉眼泪呢？（王静：我还以为你姑娘不认你了，要和你脱离母女关系，你掉泪呢。）我还以为是这孩子不在了，姑娘怪罪你呢，眼泪掉出来了。我才竖起耳朵听呢，听着听着，听成个问号，听得没动静了。（满满：就害怕撇得太多了呢，这是我里面的败坏。）就因为这个不能撇得太多了？（满满：现在小孙女又这么小。）呀，你这肉体缠累确实不小啊！（萧文：你要比起我的这些事，你啥都没撇，婚姻也没撇，钱财也没丢，孩子都健全，孙子、孙女啥都有。啥都没有撇，你说你撇啥了，跟我比那都不是个事。我看着别人都比我好，别人都比我强，到她这儿她还难过得掉泪呢！）萧文一下子得安慰了。（萧文：人家没有让骗了钱，我的钱都让骗了。）（满满：怎么没骗！昨天没和你说，我和孩子去搞传销被骗了几十万？）传销？什么时候做传销的？（欣莉：那早了，还没接受国度建造的时候。）传销怎么了？你们说这个传销是要说什么呢？（萧文：因为我说满满还没有我惨，她还没有被骗钱，她说她也被骗钱了。）我还以为在这一步没有撇，在传销上可撇弃了。去哪做传销了？（满满：去合肥。）去合肥做传销去了？传福音去过合肥没有？（满满：没有。）做传销去了几天？（满满：在那边住了一个月。）

你在那边做传销能住一个月，在神家传福音住不了七天？这还没有去合肥，你说这不是天上地下呀？你说你肉体缠累究竟大不大？那时候姑娘没有坐月子？（满满：那个时候孩子都长大了。）现在孩子不更大了呀。（满满：那时候是开除了去的，我儿子在那儿干传销呢。）开除了你还去合肥待了一个月，这不开除，咱出来都待不了七天！你说，怎么说呢？你说你去医院照顾你姑娘、照顾你外甥，照顾了三天，是外甥还不是孙子。因着照顾了三天，嫌时间太短，还流出了眼泪，那王静得自杀了。孙子跟外甥一样不一样呀？不要说三天了，王静和她孙子连照面都没打，连去医院带着媳妇检查检查都没有，她不敢去，她不能去，她觉得她没有那个身量，你看见王静回忆起她的往事的时候哭了没有？王静回忆起她的往事是说啥呢，“神安排得太好了！”她连孙子都没看过，儿子叫了多少次，她去都没去，孙子现在三岁了，她连孙子的面都没见过，王静说神安排得太好了。你这边，神安排你去医院照顾了你姑娘、外甥三天，你还流泪了，觉得亏欠外甥太多了。你说这是什么画面？“我忠于撒但太少了”，因着只照顾了外甥三天而痛哭流泪，还记在心上。外甥多大了？（满满：十五岁。）十五年了！十五年了还记在心上，念念不忘？你说这是多大的讽刺，这是多大的耻辱！咱传福音当指挥呢，你因为贪婪肉体，哪个福音对象因着你贪婪肉体没传进来，把一个灵魂毁了，你因为这个掉泪了没有？没有看见你掉泪。你说咱的心在哪呢？晓颖说你呢，你气得说她胡说八道呢，把你气坏了，人家都说你说话不算话，都说你是卖嘴呢，你就没有气得说“以前我出来五天，这次我出来八天”？出一回，实行真理的把不实行真理的给定罪了。神作工结束了，什么是得胜者？什么是罪人？神要的是见证。王静站的见证就把你所做的给定罪了。如果没有王静的见证，只有晓颖的话，你这边还有个见证，“你看我看外甥才看了三天，你看晓颖，看孙子看了三年”，晓颖看孙子是不是看了三年，超过三年了，是吧？（晓颖：超过了。）所以说，人家满满是带你的。晓颖那时候告诉我，到了什么时候她就自由了？等孙子上了学，或者等什么时候她就能出来尽本分了，就自由了。可这三年、五年过去了我看你还没自由了。（晓颖：也自由啊，这会儿自由了。）这会儿自由了？那时候你不是和满满一样，出去五天就得回去，周末孙子就回来了？（晓颖：那个时候雇着保姆，我也一直跑，反正也没在家呆，这会儿也是雇着人接送呢。）（马晓进：现在呢？

说现在不说以前。）现在怎么了？（马晓进：上次聚会任胜解剖她，她还说“中午我得回去给孙子做饭呢！”）还现在呢，就是之前我在这边的时候她不也是嘛！（晓颖：这会儿不是，人家雇着人看呢。我家就在学校门口呢，我也不接人家，又不怎么和我说话。）谁不和你说话呢？（晓颖：我媳妇和我孙子，媳妇挑得也不让我孙子理我。）你是不是撒但的差役来了？她挑得不让孙子和你说话。（晓颖：她挑得不让孙子跟我说话，我也不愿理他们，我该忙我的忙我的。）晚上睡不着觉吧？（晓颖：这会儿没有那么怕了。）你说神公义不公义？（晓颖：公义。）是不是活该呀？那时候如果你不那样伺候他，他是不是叫你奶奶呢？现在都不怎么和你说话，再过十五年人家就娶媳妇呢，认不认你？（晓颖：不认算了，咱也不是非让他认，这会儿就往这儿努力呢，他不理我，我也不在乎他。）你这是非得他不理你了，你才能不在乎他，是吧？（晓颖：我有事我就走，我不为他活。）现在可以走出来了，是吧？（晓颖：也能出来。）也能出来，还是能出来了？（晓颖：能出来。）那下一回去那边定居。（晓颖：去吧。）不是去吧，咱说话算不算数？（晓颖：我作工不是很会交通。）不会交通接待也行嘛！（晓颖：行。）最起码你出来把满满给显明一下呀，你能不能显明一下满满？或者你交通不了，你在这方面带带满满，给满满立个标杆，让满满一看，“你看人家晓颖，人家就是作不了工作，人家接待还出来接待呢，我这能作得了工作，我在家这是干啥呢？”做得到做不到？（晓颖：这会儿让报专业信神呢，调到哪算哪。）让你自愿呢，你说调到哪算哪，别调过去了你才说“不行，我得回家呢，孙子放假了”。（晓颖：就是在家我也没看孙子，放了假我也没看。）我不管你看不看，你要回家呢，就算人家不要你，不叫你奶奶，“那我也得看看人家，人家不认我，我得认这个孙子呀！”是不是？说两句话就流露出自己的本性了。“孩子不搭理我，孙子不搭理我”，这就记在心上了。你就没有把“神给我本分我没有尽到”记在心上。

满满，现在怎么想呢？（满满：我看了这些话也害怕神的性情呢，就是要出去尽本分呢，就计划着去哪就叫上谁谁出去。）你看什么话了？（满满：我看了《你是麦子还是稗子》这篇文稿，又看了工作安排，这就有点害怕了。）你属于稗子还是麦子？（满满：稗子。）稗

子？属于什么稗子？（满满：瘪稗子。）马晓进，她属于什么？你看她是什么？（马晓进：我看到她也是瘪稗子。）梦恩呢？（梦恩：稗子吧。）稗子吧！你看你呢？你是什么呢？（梦恩：我也是稗子。）晓颖是什么？（晓颖：稗子，完全是稗子。）我看你们太高抬自己了，真的太高抬自己了！（晓颖：稗子都不是？）你能成了稗子吗？你够得上稗子吗？什么是稗子？聪明的童女、愚拙的童女，愚拙的童女是稗子，忠心效力者是稗子，你忠心效力了吗？（没有。）那你是什么？（王静：魔鬼。）什么是魔鬼？“我什么也知道，就是实行不出来”，这不就是魔鬼吗？他知道他是受造之物，但是他不能完成受造之物该做的事，这不就是完完全全的魔鬼吗？还用怀疑吗？你怎么能成为稗子呢？什么是稗子？说说稗子的定义是什么？他不通灵，但是人家的信是真实的，他不能和天上的卫星电台接通，不能从神话里直接领受自己的工作，“我该作什么？”他只能在别人的带领下，别人交通出原则了，他能实行，能克制、能控制。就像在一线尽本分呢，他知道自己是个受造之物，“我是个受造之物，我就应该为神献上，我是不明白，我是作不了工作，但是我知道我应该为神花费，我应该怎么为神花费，你让我去哪我就能去。”就是咱交通的狗的例子，狗听不懂人话，但它就看你的指令，“主人指挥我去哪，我就去哪”，那这条狗就是条警犬，它听不懂人话，但它能听懂指令，这叫稗子。如果能听懂人话，那就不是警犬了，那就是人了。麦子能直接听懂神话，可以直接去做事，这就叫子民。那稗子呢？稗子就需要人给他转一下，把神话直接转化成“咱该做什么”，规条形式给了他，稗子他就能去做，他这个观念不扭转，他有他自己的观念，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他又没办法，无奈，但也该这么做，他认识到自己是个受造之物，没办法，神是造物的主，胳膊拧不过大腿，拿鸡蛋跟石头碰呢，他心里边不痛快，不痛快也得这么做，这是效力者。不管是效力者也好，还是子民也好，都得有一个什么？都得有一个实行。子民和效力者的区分就是，一个通灵，一个不通灵，但必须都是实行，不管你通灵还是不通灵，不管你听得懂还是听不懂神话，你都必须实行。你只是明白字句，从来不实行，“我什么也明白，就是实行不出来”，或者本来你就明白不了，告诉你该怎么走，你还不愿意走，不实行，这就都是魔鬼。这是不是就准确了？（嗯。）所以说神作工结束以后，各从其类了，人人起来见证神。怎么能达到人人起来见证神呢？属魔鬼的将要

毁灭，自己看到自己是什么，你见证也得见证，不见证也得见证。所以，为什么说神作工结束的时候，必须要有灾难降下呢？如果没有降下灾难，谁能为神献上？咱现在因着刑杖没有发挥功能，咱只是听到、看到了一个行政，行政在你眼里它就是个法律，你就不害怕，你感觉它没有执法机关，没有惧怕感，在你眼里它连个国家的法律都不如，因为国家法律它有执法机关，你怕大红龙，你不怕行政。大红龙抓捕呢，你还知道东躲西藏呢，但是你触犯行政了，你却没有知觉，你只是说，“呀，我触犯神的行政了”，心里稍加难过而已。可以前那是什么？以前临到你的仅仅是个话语，没有事实临及，所以人就那么麻木痴呆。跟上国度建造呢？国度里边是最后一次审判，再给你一次机会，最后一次审判，这个审判将要事实临及，根据你所走的，神要事实临及，让事实临到你。神有的是办法，不怕你不见证。神说对待中国人怎么对待呢？神作工结束了以后怎么呢？神说：“我击打你们犹如耶和华击打以色列各支派一样”，神怎样击打以色列的？神的福音工作怎么扩展全宇的？以色列亡国，希特勒建了杀人工厂，男人点了油灯，女人的皮做了灯笼、肥皂。在中国扩展福音工作，咱现在还没有到了那一步，神兴起大红龙的一个抓捕，就把神的福音工作给扩展出去了。现在你看到了，也经历到了，看那边的环境，各地的环境为什么这么大呀？因为神要扩展神的工作。你不出去就坐监，掉脑袋，看你去不去，你再不出去，到后来越来越厉害。等见证的时候人人都要起来见证，那就需要怎么呢？当外国人拥入中国，国门打开的时候，你想想外国人拥入中国是什么景象？外国人要拥入中国，那么多人要进来，中国人就不管？意味着什么？国门开了，管不住了，什么时候管不住了？那就意味着打仗发生了，你还有家园吗？你还说你伺候不了孙女，外甥才伺候了三天？我看你们还能不能见得上三天？到那个时候你见证不见证？今天是把话告诉你了，让你去看，神等待你，随后就是事实临及。你跟上就跟上了，跟不上就淘汰了。如果到那个时候，你活出来的形象依然是个魔鬼，那你说神会怎么作呢？当人人都起来见证神的时候，还需要你见证吗？不是需要你见证了。你不起来见证，神要把你训练得像家畜一样规规矩矩的，为神当牛做马。神让你起来你就起来，神让你趴下你就趴下。从外边看，你看满满愿不愿意起来？（满满：愿意。）愿意起来？从这一段的经历，从你的表现来看，你愿不愿意起来见证？（满满：愿意。）今天愿意，是吧？昨

天愿不愿意？前天愿不愿意？（满满：……）那你今天说了愿意，你这个愿意是挂在嘴上，能不能真实起来，就看你的了，神只是用武力给你解决家庭纠纷。满满，神怎么解决家庭纠纷呢？知道吧？（满满：尽本分不是甘心的，就不是信神的，跟随到现在越来越显明自己就不是信神的，是被迫无奈来尽本分了。你喜欢孙子给你把孙子击杀了，你喜欢长子给你把长子击杀了。看了击杀长子，长子就是人的二股筋的时候就是被迫无奈接受这托付，不是甘心的，看见哪个弟兄姊妹都比自己强，这段时间一直活在消极状态之中，看到自己不行，“不行就算了吧，不要付这代价了”，还怕吃亏，里面有这个诡诈的心。看到撒但把人苦害得看不到神的爱，现在是爱神时代，是让咱来爱神呢，今天自己就走不出来，不能好好爱神。）

咱交通了征服是目的，拯救是附加。看了吧？神为了他的工作，为了他的荣耀，为了他的计划，你想一下，神会怎么作呢？你能想象得到吧？你不要等事实临及，等事实临到你了，你说你悔改呀、你认识呀，还起作用吗？当看见自己连稗子都不是，而是个魔鬼样，还不害怕？（马晓进：那天我们聚会交通都说自己是稗子，没有一个人说自己是魔鬼。）连家门都出不来，还不是魔鬼吗？谈起来外甥，一说只看了外甥三天，泪就已经掉出来了，你说这是不是魔鬼样？为肉体吊丧，那是不是为撒但吊丧？为满足不了肉体，满足不了外甥，咱都能吊丧，十五年了都放不下，你说这是不是魔鬼样？是不是跟随魔鬼，对魔鬼忠心耿耿呢？不能辜负魔鬼一点点！你姑娘、你外甥是什么呀？是神给你的使命与责任？你对本分掉以轻心的事毫不挂齿，就不要说掉眼泪了，他们说你在交通方面还是可以的，领受还是可以的。神给了你这个恩赐也好、给了你素质也好，给了你了，这个恩赐、素质你没有用在本分上，你用在了伺候外甥身上，满足不了外甥就垂头丧气，满足不了孙女就难过，你还得先满足姑娘、儿子，满足了他们再满足孙女、外甥，最后都满足完以后才能顾得上谈神的工作，才能满足神。你说咱还是个受造之物吗？那神给你这个恩赐还有什么意义呢？没什么意义了呀！那神给你多少就要跟你索取多少，给了你要不回来，那神会怎么样呢？先不说神惩罚你，给你的神要索回、要要回来。就像让你做指挥，你不愿意出来，因着肉体离不开家，那用不动你就不用你了嘛！如果不用你的话，你会成什么样子？想过没有？马

晓进，如果神不用她了会有什么后果？（马晓进：被撒但吞吃。）被撒但吞吃是什么样子？（马晓进：精神病，精神失常。）满满，听懂了吗？神收取了你的，把你的素质收了，把你的恩赐收了，你是什么？理智失常，那是不是成神经病了？成了神经病，这是不是神的公义呢？这是不是神对人的一种惩罚呢？成了神经病，那时候你可以看孙女，可以看外甥，到那时候你神经失常了，你抱住孙女、抱住外甥认识不认识？满满，认识不认识？（满满：神经失常了，啥也不知道了，人家还嫌弃呢，哪能看呢。）神经失常了，抱起她外甥就扔到地上了。你看你离弃了神将是什么？不再是绿色的世界，你是离弃了神，满足你的肉体了。是，你可以满足肉体，和孙女、外甥团圆去了，你和他们团圆去了，可你不认识他们了，不仅是不认识了，你会怎样对待他们呢？你抱起孙女、外甥把孙女、外甥扔到床底下了，这种事情多得是，是吧？想想都可怕。就是神说的，你对本分掉以轻心，你比犹大还可悲，怎么比犹大可悲呢？犹大成什么样子了？上吊自杀，肚腹崩裂。你比犹大还可悲，你想一下，这话都要一一成就，不可能说一句空话而已，当你肉体得着的时候就是让你下地狱的时候。

晓颖，听懂了吗？（晓颖：听懂了。）满满说她伺候外甥才伺候了三天难受了，我孩子出生的时候，你知道神给我摆设的什么环境？我孩子出生的时候，我妻子是高龄产妇，孩子八斤半，医院是让剖腹产，我不敢让剖腹产，我不能让剖腹产，我是信神的人，知道什么意思吗？我要寻求顺服神是什么意思，我不能逆着神的意思来。女人生孩子是人受了咒诅以后神给人的一种生活，你能随意去改吗？神给我摆设这个环境，我要出来作工呢，孩子出生了，耶稣那时候说："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太24:19）神给我这个孩子是赐福我还是试炼我呢？我该不该寻求啊？有孩子会不会影响我尽本分啊，我能不能违背神给人制定的生活规律啊，我得顺其自然按神给人制定的生活去走。那我面临的是什么？面临的是大人、小孩很有可能就不在了，这是神给我摆设的环境。如果我自己做选择，我让选择剖腹产，孩子是可以生出来，但我做这个选择的依据是什么？问神了没有？神同意了没有？神给我摆设的环境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我妻子是高龄产妇，孩子还是八斤半，难产呢？是不是神在与我对话呢？如

果我按着自己的意思处理了，那下一个会不会就要碰得头破血流呢？孩子是出生了，孩子出生了保证就健康吗？大了就能保证安全吗？随后能剩存下来吗？我敢主宰吗？我是交托，我是寻求、顺服，看神的意思。命中注定，神主宰，是我的就怎么也是我的，跑不了，不是我的不要强求。医院说了得剖腹产，但我也没有让剖腹产，因为这件事情未临到以前，我提前在心里就一直在寻思、祷告，“神给我摆设的环境是什么？现在是什么时候？这不是恩典时代，这是话语时代，是爱神时代，是为神站见证时代”，我寻求了，我认识了，但那是我一个人的事？还得和家人说吧？还得和家人沟通吧？和家人沟通，还得和妻子的家人说吧？得人家认同吧？不仅我的观点得扭转了，我还得扭转他们的观点，神就在这儿看你是不是真心，如果我那时候耍个欺骗、耍个诡诈，“神啊，我可以接受呀，但是我决定不了人家家人的观点，这个事情不是我能决定了的”，这是不是就把这件事情推开了？我完全可以推开，但是神看着呢，你尽心、尽意、尽力了没有？你忠于神了没有？称神为大了没有？相信不相信神的主宰？你敢不敢把大人、小孩交给神呢？一个个都是事实临及呀，吃了药三天都生不下来，楼上楼下跑了六七回才生下来，生的时候还又用了好几个小时，那不都是熬炼？你说你孙女、外甥呢，我也不说什么，你看我是怎么走的，等孩子生出来以后你看影响我的作工了没有？我有没有因着孩子影响了工作？没有影响了工作，但是影响了孩子。因为我每天在外边作工，把孩子扔给他姥姥看，他姥姥每天打麻将，也没人管孩子，一回家孩子就是“发财”，两、三岁大的孩子就知道“发财”，能说什么呢？因着没有和孩子多沟通，也没有陪孩子玩，孩子孤单，等去了学校，还没几天呢，老师就打来电话说让带孩子去看看，说孩子是自闭症，不说话。你听着这个声音怕不怕？老师说“你多和孩子沟通沟通，多交流”，我有那个时间和孩子交流吗？没有那个时间，没有那个精力。不光是老师说出这个话来了，事实摆在我眼前了，我不在家，孩子中午吃完饭要玩手机，他妈不让他玩，说了一句什么话，生了气，去外边玩去了，等到晚上八点了还不回家，才几岁呀，一年级还不到呢，八、九点了，东南西北去找了，结果人家在哪儿呢，人家在小广场，坐在石头上呆呆地看老头老太太跳舞呢。这种事情发生了两次，跑出去多长时间不回家，你说家人急不急？自闭症不是老师一个人说，是体现出来了，都看见了，你说我心里急不急？自闭与不自闭那是神给

的，给你多不要嫌多，给你少不要嫌少，你是个受造之物，只管接受顺服。我的工作也没受影响，你也没看到影响到我的情绪，影响到我的工作。过了两三个月以后，老师打过来电话说，“你孩子不是自闭症了，你孩子最聪明”。还有一次孩子生了气以后，人家能够一个人找到我干活的地方，因为我之前带他去过我干活的地方，有八公里路程。晚上六点多吃了饭，他捣乱呢，他妈说了他一句，一个人走着去玩了，那是夏天，下午六点多开始走，走到晚上十点还没到，天都黑了，一路连路灯都没有，家里人一开始以为他去哪儿玩了，等到九点多回不来，才去找了，去哪儿找呢，四周都看了没有，等十点多，一个年轻孩子骑着电动车把他送回来了。人家说他妈看见这孩子不对，才问孩子是啥原因出来的，老太太让她的孩子骑电动车把我孩子送回来，电动车骑到半路没电了，还换了个扫码电动车，这不是一切事情都在神手里边？有的人出去买个东西，一转眼孩子就不在了，紧拉紧看着孩子都能丢了，这孩子一个人走了八公里，从晚上六点走到十点，你想一下，小小的孩子，别人还给你送回来。在我这儿，我是体验、经历神的主宰与安排，神对我的试炼。我也不跟你说什么，就是说我是怎么实行的，我是怎么走过来的，我走过来以后在整个过程中，你看我掉过一滴眼泪？我痛苦过、我难受过吗？这是我自己的孩子。你带自己的孩子那是你的使命、你的责任，可你带的是谁、为的是谁啊？你是为孙女、外甥。人常说“外甥是只狗吃了扬长走”，外甥就成了外人了，咱就连外甥都放不过，咱都难受得不行。你姑娘抓你把柄呢，“你看我孩子就看了三天就不管了”。你说你就看不见灵界实情？你就看不见那是撒但在控告？你看不见神在看着呢？撒但也在看着呢？十五年了，人家还抓住你，控告你呢，你说你该不该说“撒但你退去吧，愚顽的妇人”？反过来你说不出来这个话，你还能掉出来眼泪，你说你信神信的是啥？打败撒但靠的是忠心与顺服，你忠心与顺服的表现在哪呢？你看见这是个什么画面？萧文，你看见这是个什么画面？（萧文：不是忠心与顺服。）你看见她这个不是忠心与顺服，看见的是什么？是敲诈勒索！敲诈勒索，得不来就难受痛苦。反过来，孩子都十五岁了，咱还念念不忘，咱是羞辱神的。咱出来怎么带人呢？不是说把这个当作一个见证，“你看我走不出来，我带我孙女怎么带，带外甥怎么带了，我就带了那三天，根本没时间，不管我姑娘她说什么，我得先满足神”，到现在因为满足不了神而懊悔、难受，可

咱懊悔、难受的是什么？想进国度，国度里边没有忧伤、没有眼泪。咱呢，到现在不是说认识自己。

你说稗子和麦子已经告诉你了，但是，咱现在走的是什么路呢？麦子与稗子还有个区分，还记得怎么区分吗？麦子是什么表现？有羞耻感、有惧怕感。当揭露解剖临到的时候，他是惊讶，是害怕，是认识自己，是恨恶自己。咱走的是什么路呢？晓颖在说你败坏的时候，说你在贪婪肉体的时候，你是什么呀？感觉羞耻了没有？害怕了没有？你是什么表现？攻击，“你胡说八道。”你说这是信神之人说的话？这能张开口？信神，神话不是让填饱肚腹的，咱拿上神话只是说给别人听的，到现在还要走保罗的路？只在乎讲，讲得滔滔不绝，只在乎给别人当老师，你能讲出来，却实行不出来，那只能是自己把自己定罪了。只能是让人看见，你什么也知道就是实行不出来，更成了魔鬼样了。人也难办，“你说不讲吧，别人会小看我，没地位、没名誉；你说我讲出来吧，人家说我不实行。实行吧，痛苦；不实行吧，别人又说我是魔鬼样。你说我是该讲还是不该讲呢？”没路走了。满满，有没有路？以后敢不敢讲呀？不敢讲了，也不敢交通了？（满满：我刚才谈的那就成了敲诈勒索了，昨天我们看这个，还说什么是敲诈勒索，还说我们没有敲诈勒索神，今天在这儿看到了危险性，自己触犯了神的性情，还在这里欣赏自己。）这个敲诈勒索是种认识还是委曲求全呢？（王静：“因为你说了敲诈勒索了，所以我就得承认敲诈勒索。”）能不能认识到这是敲诈勒索？（满满：没有认识到。）马晓进呢？（马晓进：她那个表现就是一种敲诈勒索，就是她说的，“以前我为神撇弃，现在我不敢撇了”，这个行为不就属于敲诈勒索吗？）什么叫敲诈勒索？要挟神、和神要，她说“我现在不敢撇了，我不能撇了，因为以前尽本分撇的时候，刚给姑娘看了三天孩子，让我姑娘就抓住我的把柄了，人家一说就说了我十五年了”，眼里边还流着眼泪，这说的是啥事呢？因着为神传福音，而没有照顾外甥，让姑娘过来抓把柄，人家说你，你心里边有个亏欠。所以说“神啊，我告诉你我现在为什么不能撇，就是因为我以前撇得太多了，因着我撇了，反过来，外甥也没有看好，姑娘还指责我，神你作的是什么呢？你给我什么安慰了呢？你给我解决什么了呢？我上一次有点上当受骗的感觉，我现在不能再上你的当了，上一次因着听你的话去传福音，然后把我姑娘得

罪了，把我外甥得罪了。今天我有孙女了，人家要用我看孙女呢，你又让我出来呢，我还敢呀？我还能呀？你给我什么了？你给我解决什么了？”话没有说出来，怎么呀？“你要让我出来，让我撇，行，但你得给我解决什么什么问题吧？你不能让人家抓我把柄吧？总得让我把孩子看了吧？神你来给我解决什么什么吧”，这是不是都是要求？要挟、敲诈勒索、毁谤，这算不算毁谤呀？（算。）咱不是外表认识一下，“弟兄说我敲诈勒索了，给我戴了个大帽子”，这个事实根源在这儿放着呢，这是实际情况。为什么说是敲诈勒索呢？（马晓进：就是说“今天你要让我出去传福音，尽这个本分，那你先把我的家庭问题解决了我才能去干”，就是这样敲诈，“你不给我解决，我就不去干”。）这是和神搞交易，这是不是搞交易的事啊？你作为一个受造之物，就应该敬拜造物的主，就该为神献上，你不应该有任何要求，不应该有任何想法，你不能说因为神给了你个姑娘，给了你个外甥，给了你个孙女，就成了你不尽本分的理由，这是不是敲诈呀？你要这样控告、敲诈的话，是不是很好处理呀？你现在流泪呢，埋怨呢，无路可走，这个好办，这个好解决，神不会让你流泪，不会让你忧伤，不会让撒但抓把柄，好办不好办？（满满：取缔了就好了。）取缔了就好了，你们都知道啊，这办法很简单。因为你嫌神给的你太多了，因为给的你多，才带来了这么多麻烦，如果神不给你家庭，就像萧文这个是剥夺了，是吧？干脆不给你，神剥夺了萧文的，她还痛苦呢，是吧？那不给你不是就不痛苦了吗？你这个是因着神给你的比给萧文的多，所以你比萧文还痛苦，你说这人是什么理智呢？因着给得越多，越悖逆、越抵挡，所以就不能给，取缔了、剥夺了，你还怕你出不了门呢？你是急着出门了，没有任何拦阻了，神说：“又有谁敢拦阻呢？又有谁敢设置障碍呢？我定规不饶恕他！我要把所有的拦路虎一扫而光……”，你敢不敢让神扫干净？如果你作不了工作，没有那个素质，没有那个能力，你是个废物，神给你扫不扫？不扫。但你是能尽本分却不尽本分，这就是悖逆。你悖逆，拦阻神工作，神就要给你扫干净。你看保罗跟随耶稣难不难？拦路虎大不大？如果他要跟随耶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冠冕没了。在耶稣作工期间，保罗在殿里是什么？是祭司，是吧？人家有饭碗，有冠冕。要是跟随耶稣在外边他就得不到这些，所以说保罗知道耶稣是神他也不跟随，也就是他的拦路虎太多、太大，他做不到。耶稣走后，击杀他的时候，光照他的时候，他

还有拦路虎吗？什么都没有了。满满，你在想什么呢？“呀，给我这个恩赐还不如不给我呢，不给我，我还能抱着孙女过呢，神也不管我，这给了我，我连孙女、外甥都不能抱了”，是不是？（满满：……）满满现在难过呢，“为什么怎么做也不对呢，把这恩赐给我挪了吧，我成傻子了；不挪这个恩赐，我就得出去作工，作工就看不了外甥、孙女了。不剥夺恩赐吧，作工出不去，神要让我作工呢，我不作工又要挪我的孩子，这哪个也不好呀。”从这儿就看到什么了呢？人是不是都相当痛苦呀？神作得太苛刻了？（萧文：不是，是人太悖逆了。）在人来看，是神把人逼到了绝路，神作得太苛刻了，太不近人意了，有的人就讲理呢，“我这确确实实就是难处，要么你别给我这个孩子，别给我这个家，你摆布给我了，我出不来，你又怪我出不来。”那神作工是什么呀？神作工是要打败撒但，打败撒但靠的是人的忠心与顺服，靠的是人的见证，怎么见证呢？那就是神把你放在一个不可能的事情里，把这件事情作成，这才叫见证。所以说，满满呢，神就必须给她姑娘、给她儿子，还得给她孙女，还得给她外甥，为什么给她呢？如果啥也不给她，然后让她出来尽本分，她有困难吗？没有困难。那撒但能蒙羞吗？撒但不能蒙羞，代表不了她的真心，代表不了她是真实跟随神的人，她是要神的人。所以神就必须得给她家庭，给她儿女、给她孙女、给她外甥，让她儿孙满堂。给了以后，在她生活幸福的时候，再让她出来，“来，出来尽本分”，这个需要人受苦呢，这时候才看人的真心是什么，看她对神的真心达到什么程度呢？她是真心对她的儿女、孙女、外甥呢，还是真心对神呢？她是为她的肉体呢，还是为神呢？就像亚伯拉罕献以撒一样，神赐给亚伯拉罕一个孩子，“来，把你的孩子献上”，这个孩子对亚伯拉罕来说是什么？（萧文：那是他的命，心头肉。）他的命，心头肉，这个孩子在他这儿是最挂心的，是最占有他的心的。你能够把最占有你心的献上，就说明你这个人能为神献上，是真心。亚伯拉罕如果没有孩子，神让他献上，然后他找了个仆人的孩子献上，那还算见证吗？或者亚伯拉罕他就没孩子，让他再献上什么能占有他的心吗？（不能。）所以说这就不叫见证。神作的让世人来看，就是不近人意，觉得神作得太苛刻了，给了以后还要让献上，这才能让撒但蒙羞，这也就是神的智慧。神要让满满尽本分、传福音，神完全可以主宰让满满搞不成对象，就是一个孤家寡人，那她出来尽本分是不是很利索呢？满满如果是孤家寡人，还用晓

颖在那儿说人家呢？该人家说晓颖你了！因为她就没家她还回家呢？就不用说七天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在教会都行，她能去哪儿呢？那她在教会又能证明什么？神要的不是你外表作的工作有多大，而是要人的心，信心就是一根独木桥，贪生怕死难通过，就看你怎么去选择。这肉体缠累不是难事吧？（满满：这就需要背叛了。）

458　人为什么对神总有要求呢

1　人对神总有总有要求，这是什么问题？人无论临到什么事，总是维护自己的利益，总为自己找理由、找借口，都是为自己的肉体辩护，为自己的前途打算，都向神索取恩典，什么好处都想得，一点真理没有。

2　为什么对神的要求太多呢？证明人的本性是贪婪的，人在神的面前根本没有没有一点理智，啊~人作的一切，无论是祷告还是交通、讲道，总之，人的追求、人的心思、人所向往的都是在向神要求什么，向神索取什么。这说明人信神也根本没把神当神待。

——摘自《基督与教会工人的座谈纪要·人对神的要求太多》

299　对神的托付掉以轻心就是最严重的背叛神

1　怎样对待神的托付？这可是严重的事呀！神给人的托付你完不成，应该接受惩罚了。神对人的托付是天经地义得完成的，这是人最高的职责，跟生命一样重要。如果对神的托付掉以轻心，那你就是最严重的背叛神，这就比犹大更可悲，该受咒诅。

2　所以，神对人有托付，这是神的高抬，是特殊的恩待，这是最荣耀的事，别的什么都能放弃，性命不要也得完成神的托付，性命不要也得完成神的托付。神对人有托付，这是神特殊的恩待，是最荣耀的事，是人最高的职责，性命不要也得完成神的托付。神给人的托付你

完不成，对神的托付掉以轻心，那你就是最严重的背叛神，该受咒诅。

——摘自《基督的座谈纪要·怎样认识人的本性》

56. 如梦方醒

如梦方醒（一）

（潇雨：我给下边的弟兄姊妹解决问题，当面说的时候感觉里边怕，怕人说。）怕人说啥呢？（潇雨：因为霞芝肯定会跟文晓晓说我是新过来的怎么怎么，一想到这些，就会想“我要说她们，她们肯定会说‘新过来的还说我呢？’”）新过来的就不能作工了？我就不知道你怕什么呢。（潇雨：怕人说呢，“你自己啥也不知道呢，还说我呢。”）“我不知道就说呢？我说出来肯定是知道呀，我还知道你怎么怎么呢，那你知道啥呢？”（王静：她就是太诡诈了，她里边想得太多，诡诈人想得就多。就像任胜，她比我早进来两年，我是来了三天半就开始作工了，我当时也是新人，但我就是做我该做的，我为啥要受她辖制呢？潇雨，你为什么要受别人辖制呢？谁让你受辖制呢？）（潇雨：好像是我自己受自己的辖制呢。）（王静：这就是你自己的问题。）（潇雨：我觉得我人微言轻的，我说什么别人能听呀？）（王静：你为什么想的是你人微言轻呢？你是尽你的本分呢，你知道多少说多少，怎么老想这些呢？你还不是想着“我怎么能够不人微言轻呢？我说话怎么能有分量呢？怎么才能让别人听我的呢？”一看就是让别人听你的呢，你这不是太明显了吗？你只管作你的工作就行了，你为什么要考虑这些呢？）年轻有为不是更好吗？（王静：她主要是想得多，怕别人打压她，怕别人说她“你太能了，你太狂了”，她在想这些，是吧？）（潇雨：怕人说“你刚进来啥也不懂还说我呢。”）（王静：那你到底是懂还是不懂呢？）（潇雨：我能说出来。）（王静：就是啊，“我把我知道的、我该尽的尽上就行了。”你说那个时候任胜比我早两年接受国度建造，人家知道的比我多，我刚刚跟上国度建造，我根据我在教会建造里边得的东西我知道多少就尽多少，我该跟上步伐的，我该变的就变。但是我在教会建造时期明白的这些是根基，就像那些原则方面，这是根基，这是不能废去的，这些是不可抹去的。）（潇雨：我里边有一个啥东西呢，之前我听冬颖说文晓晓自是、持守自己，她说“就你这点人家肯定不服”。）（王静：你就是太注重让别人服了。）（潇雨：她还说“现在可能是人家不懂，人家懂了

就不服你了。”）（王静：这就是人里边的思想观点，你现在走的路不对，你这会儿该考虑啥呢？“我是尽本分的，我只管配合神的工作，我有多少就尽多少，我没有考虑别人服不服我，我不考虑别人怎么看我”，这个就对了。我那个时候就是这么走的，我知道多少我就尽多少，别人怎么打我、怎么对待我那肯定是会有的呀。你是还没走就先怕得不行，那是我没打你，我要是打你你还走吗？我没打你，我还支持你，你都是这样。这就是诡诈人里边想的这些东西，你只管走你的。我那个时候只管走我的，那时候有多少人打我呀？你听过我的经历吗？周瑜打我、任胜打我、班竹荏打我，哪个人不打我呢？他们气得不行，他们觉得“你太能了、太狂妄了，你才来几天呀？你才来三天半就怎么怎么。”人家那时候是真说我呢，天天说我，还骂我，就这么对待我，我只管走我的路。我为什么要考虑这些呢？我尽我的本分呢，我是一个受造之物，我能明白多少我就尽多少，不管你怎么对待我，那是你个人的事，我只考虑我该怎么去尽好我的本分就行了，我不考虑其他的。因为你考虑得太多了，你不能不允许别人流露败坏，我这么尽本分任胜打我呢，周瑜骂我呢，班竹荏也是天天那么对待我呢。你不能说，“你看人家这么对待我”，让谁给你开路呢？让谁说“你们不能对潇雨有这些表现啊”？我还是给你开路呢，他们不愿意找你修改文章，我硬让他们找的你，你看见了吗？）（潇雨：看见了。）（王静：你看见了还有啥呢？那个时候弟兄还说，“任胜还就得跟王静一个回合一个回合地打呢。”那你呢？你只管走你的路，不管你经历什么挫折，这是你该经历的，这是你生命长大的一个过程，不可能没有这些人、没有这些事情出现。你现在还没有出现这些事情呢，你就先怕了，就算有这些事情出现，我是不是也让他们都来找你修改文章了？）（潇雨：我过来第一个配搭的就是王冉，感觉这人已经够厉害了。）（王静：是啊，不可能没有这些事出现，人都有败坏性情，王丽萍不想过去修改文章、唐馨不想过去修改文章，但是我说“都得去”，她们不都去了吗？我还给你开路呢，还不是说都打你呢，那你还有啥呀？这就是你里面的败坏性情，看着你就是太为自己了，你不是为着神，这就是人性的问题了。人性好是维护神家利益、维护神的作工，他不考虑个人的事。因为你考虑得太多了，还没开始走呢，你就先考虑这些，每走一步先考虑考虑，就是走过去以后还想着“别人会不会报复我啊？”你看你想的这些，证明你对神没有一点信。你还没开始

走呢，就想着别人怎么对待你，那要真临到那么多人那样对待你，你还走吗？那你就完了。这步工作要成全一班人呢，就是这些环境，就是在恶劣的环境之下才能把你作成，这是成全你呢。）（潇雨：我觉得有点太猛了，都是一些高大的勇士。）你是懦夫，还是那进不了迦南美地的十个探子呢？这就是说，你对作工、对进入没有方向、没有目标，不知道该怎么进入。你知不知道怎么进入？（潇雨：解决败坏。）什么是进入？什么是生命进入？（潇雨：就是流露什么解决什么，这不就进入了吗？跟神话对号，反省自己。）你说的这是里边的一个细节，是其中一步，整体的方向你得有啊。（潇雨：那每临到一个环境进入的都不一样呀。）虽然你进入的不一样，可是方向不变呀。就像你回家呢，不管你是坐高铁、坐飞机，走的方向是死的呀，对吧？（潇雨：嗯。）现在探讨的是你的这个方向、目标是什么？你怎么经历的呢？经历的这个大概方框你得有啊。（潇雨：先从维护神家利益开始，这也算一个方向吧？）维护神家利益是做事的一个内容。维护神家利益，你想维护就能维护了吗？这不是你说维护就能维护了的。得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才能维护了呢？你得知道什么是神家利益才能维护。经历就是说你这个方向、目标得有啊，你要维护神家利益，怎么维护神家利益呢？不是一句空话呀，“我维护神家利益，我追求爱神，我追求生命”，这是什么？这是不是一个道理？字句、空话，没有实际的经历，不切合实际，也就是不接地气。

苏文呢？你比潇雨来国度建造的时间长一点，是吧？（苏文：嗯。）你有没有方向？也就是说怎么经历的。（苏文：先扭转看事观点，找到实行的路，这不是进入吗？）先谈谈你们三个人每个人各有什么特长，各是怎么经历的呢？有没有认识呢？（潇雨：有什么特长？）你是怎么认识苏文和刘晓娜的？你们在工作上早就开始配合了，那你对她俩的认识有多少？（潇雨：哪方面的认识呢？）哪方面也可以啊。就比如说神交通的素质，学习能力、领受能力、辨别能力等等。你对她们有没有一个认知呀？（潇雨：苏文的性情可能狂妄一些。）性情狂妄一些？你对她有什么认知呢？这么长时间了，你对她应该有所了解，也就是对她有些认识吧？她有什么喜好，她属于哪类人，给她作个人身评价，谈谈对她的认识。（潇雨：我对她也不是特别了解。）让你做带领呢，你连下面的人都不了解，你怎么做带领呢？了解他们

的情形、了解他们的性情、人性。我问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信神追求真理呢，什么是追求真理呢？（潇雨：看人看事、做人做事以神话为准则。）“看人看事、做人做事都以神话语为根据，以真理为准则。”这就是说，你对这些人怎么认识呢？怎么了解呢？这是不是就是你对一个人的认知？有了认知才有看事。看人看事、做人做事，平时你不去了解、不去认识，神摆设的人、事、物你就不去搭理，你能得着真理吗？你不可能得着真理。那你现在做的是什么呢？你尽本分作的是工作。在教会建造时期咱掌握了一些技术、技能，得着一些作工经验教训，但你的生命进入没有去进深，这条路也可以说你就没走。（潇雨：一点都没走吗？）我问你呢，你走了没有？你要是走了就说说。看人看事，这两个人你怎么看？（潇雨：好像除了一些大事……）你在大事上有认识？（潇雨：大事也不是跟神话去对号，而是自己总结了一点话“以后别那么干就行了”，其实在真理上是没有进入的。就像任胜的这个事，当时想着“以后听话、顺服就行了，以后听弟兄的话、听王静的话就行了”。）听话简单不简单？（潇雨：不简单。说简单也简单，说不简单也不简单，因为有败坏性情就不简单。）刚才我问你有没有生命经历，是吧？（潇雨：嗯。）有没有？你刚才又说你在大事上有认识，我听听你在大事上怎么经历的。（潇雨：好像也没多少，可能自己流露出来地位心了，会认识认识，认识完以后感觉好一点，就继续干活，但要说彻底解决的话，感觉解决不了。）解决什么解决不了呢？（潇雨：就像名誉、地位，总在乎别人怎么看。之前这方面也挺重的，临到事的时候也找一些神话去进入，但是解决这些问题只限于当时从情形里出来，自己能正常干活了。）你那不叫解决，你那叫克制、控制，你并没有解决，你解决啥了？（潇雨：但事实显明就是没有解决。）你认为你解决了，那你认为你怎么解决的？（潇雨：找神话，解剖。）怎么解剖的？（潇雨：根据自己的情形然后找相应的神话。）就刚才你说的这些，哪些神话给你解决的？（潇雨：比如名誉、地位方面的败坏出来了，就解决名誉、地位方面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潇雨：当时是解决了。）真理解决当时的问题，不解决根本的问题？（潇雨：解决完以后感觉能持续一段时间不流露这方面的败坏性情，可能会好一点，过后……）举个例子，怎么解决的？哪句神话解决的？我听听。（潇雨：比如一开始去牧区配合的时候，别人都比我强，然后就流露脸面，因为错误也挺

多的，每天说我的问题，我就感觉脸面上特别受不了，感觉我是最差的，我就不愿意在那儿待着，想着“我去区里吧，去区里我还是个鸡头呢，在这儿就成凤尾了”，里面流露的就是这种东西。找的神话就是，刚去一个组或者一个地方，不是说这个本分的要求是啥，而是要看看这个组谁是负责人、谁的业务最好，然后怎么怎么，这不就对上了吗？）你是对上号了，怎么解决的呢？（潇雨：对上号之后认识到“我来这儿的存心、目的不对，总在乎别人怎么看，老想在别人心里有个地位，我来这儿不是说自己有缺少，是跟别人学习的、是要长进的，走的路不对。”然后就看一些路途方面的神话，基本也就出来了。）又出来了？怎么出来的？我没听见你怎么出来的呀？（潇雨：就是对了对号，知道我来这儿是干啥来了，然后祭司弟兄交通说和谐配搭，“本来你就不行，然后你还要和强的比，你走的这个路就不对”，可能看见这个路途，“我就是不行，我是跟人家来学习的，先摆对我的位置，学就行了”。）然后就从名誉、地位里面出来了？（潇雨：那个是能克制，就是情形能好一点，不是钻进去，今天出了个啥问题，明天出了个啥问题，“我就感觉不能在这儿待着，觉得我素质够不上，你们的要求太高了”，就不是这样了。就像他们说的，你从那个环境出来，先奔到这儿，不是说你的业务长进了、身量长进了，你还是原来的你，你得在这儿经过操练才能有长进，好像对自己有了一个认知。）那你的意思就是，这个虚荣脸面、地位也不是一来就能要的，你进来是该学的，是你自己该得的，是慢慢学了、得了以后，才能有地位、名誉的。所以说这个地位、名誉放下了，是这个意思吧？（潇雨：当时好像不是这么想的，总之现在还没解决。）

我听了是什么感觉呢？（苏文：没有真实地认识、没有真实地解决，光是和自己对了一下号，“既然对上了，我就按神说的这么做就行”，但是不知道是怎么走出来、怎么解决的，只限于对号。）没有了？（苏文：嗯。）咱还停留在教会建造那步作工，跟不上步伐，教会建造里边就是认知一些皮毛，“我狂妄、我邪恶，我怎么了”，仅此就完了，没有什么意义、价值。国度建造一个大的方向、一个大的变动就是，让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但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你得先认识神，真正的认识自己。教会建造那是认识个皮毛，是一个方框。真正的认识自己，怎么真正的认识自己呢？咱以前

交通怎么真正的认识自己呀？记得吗？认识自己是建立在认识神的基础上，因为认识了神的圣洁，认识了正面的，你才能感知到反面的，见了光你才能知道有黑暗，你就没见过光你就不知道有黑暗。国度建造其实就是进神话里边认识神，所以说教会建造结束，国度建造一开始，神交通的就是《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独一无二的神自己》。在认识神的基础上认识自己，在认识神的基础上认识了神所作的，再看见自己所做的，才看到了自己的邪恶、败坏。真正看到自己的邪恶、败坏，认识了自己的邪恶、败坏以后，才能看到自己不是个东西，这个时候对自己才能产生恨恶。为什么刚才你说当时走出来了，过了几天又忘了？（潇雨：那个情形还会出来。）因为你没有解决了根本的问题，只是一个控制、克制，最主要的是对自己没有真实的认识。只是笼统地说“我认识了个什么。”就像你说的地位、名誉，你就认识了个什么是地位、什么是名誉，但你没有认识到你追求地位、名誉的这种邪恶会给自己带来什么。等到你认识神的时候，看到神是造物主，你是蛆虫、粪土的时候，然后你在神作工中还要追求地位、名誉，在神家尽本分的过程中还要追求地位、名誉，在神的经营中还要搞个人的经营，因着搞个人的经营，在追求地位、名誉作工的时候造成了打岔、搅扰、拆毁，不作实际工作，给神家带来了祸患，一次、两次不行，刚硬、执拗，借着揭露解剖、修理对付，然后再看到神所作的，看到神的性情，再有行政卡着，看见了自己就是一个邪恶之人，这个时候看到自己所做的，看到了神作在人身上的是拯救。而人呢，连一个基本的配合都没有，脱去败坏性情都不愿意，甘愿活在败坏性情里满足自己的肉体，跟随着神却没把神话当回事，实行神话是建立在满足自己肉体的情况下才能实行，实行出来的都是被撒但加工过的，拿上被撒但加工过的来尽本分献给神，这是种什么？这是一种邪恶，这就是神的仇敌。神的仇敌怎么可能事奉神？神的仇敌怎么可能来到神面前？这不是神要灭亡、毁灭的东西？这个时候才能真实地认识到什么是邪恶、什么是败坏性情，认识到怎么不能与神真实地配合，不能与神真实地配合是因着这些败坏性情所导致。神为什么说咱该死？是因着这些败坏性情导致咱和神为敌，这不就该死吗？当咱认识了以后，是不是该对自己恨恶了？“我怎么是这东西呢？我一个受造之物，吃着神的、喝着神的，神供应着我的所需，反过来今天神来拯救我了，我还把神的救恩当成了仇视之物。神借着周围的人事物

给我来个审判刑罚、给我来个修理对付、给我来个管教，让别人说我两句，我还嫌丢面子，不愿意听，不中听的话，不愿意听；修理对付的话，不愿意听，还在本分上撂挑子，看神家笑话。我在看神家笑话、撂挑子的同时，还想得着神的救恩、还想大难不死、还想被神大用，这前后矛盾呀！这没有理智呀！这不是人呀！”在经历的过程中，对自己是一种恨恶，看到自己的邪恶性情，看到自己不是个人，这个时候才能对自己产生恨恶。对自己产生恨恶的时候，“那什么才是人呢？那我该怎么做人呢？”从这个时候就开始想着怎么做人，良心、理智发挥功用，“既然我是个受造之物，我就应当顺服神，不管神怎么作，我得知道自己的身份，神供应着我一口气息、供应着我的吃穿、供应着我的生活所需，神不管怎么作，我都应该来敬拜神。给我地位也好，不给我地位也好；给我名誉也好，不给我名誉也好，我不就是个蛆虫、粪土吗？在造物主的面前，我不就是一个小小的受造之物吗？我要什么名誉、要什么地位呢？这不是奢侈欲望吗？神给人带来的是爱、给人带来的是拯救，而我给神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处处是伤害、处处是拆毁。哎呀，我得有点人样，我得为神做点什么。”神来作什么工作的？就是来征服人、拯救人。先把你征服了，让你服服帖帖的，服了，“造物的主就是神，神就是造物的主，基督就是造物的主，我就是小小的蛆虫、粪土，小小的人，我服了”。服了，并不是说你有良心、理智了。服了，是你看见神的权柄了，看见神所作的了，看见你所做的了，服了。服了以后，再进深就是认识自己，能恨恶自己的时候，良心发挥作用，“我该为神做点什么，不能让神一直这样说，我还一直这样做”，良心发挥作用的时候，这就是人活过来的表现，这就是让死人复活。原来你这个旧人死了，新人活了，这才是死里复活，让你的良心先发挥了作用。咱现在呢，良心还没发挥作用，咱还没有感觉内疚、亏欠，没有感觉“我该为神做些什么”，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听懂了吗？这就是一个大的方向、范围。

苏文，今天我谈了这些以后你有什么想法？（苏文：感觉这些有点高深，感觉跟自己关系不大似的。）到现在还是感觉跟自己关系不大？（王静：跟她关系最大的就是“把我的本分尽了，然后能活着就行了”，其他的不需要、不想。）潇雨也是，是吧？（潇雨：我倒不是。就是你交通了以后，我知道什么是真实的认识自己了，就是先得去认

识神，认识神了才能看到自己有多败坏，看到自己的黑暗面，字句道理会说，给人家批改文章也会说，一到我这里……）意思是有路你不走？（潇雨：感觉看别人的文章也知道他缺啥、少啥，也会跟别人这样说，但是给别人说出去了、给别人把问题标注了，别人写上来了，然后我的活儿就干完了，到我这儿我就稀里糊涂的。）你的责任就是把他们带进国度就完事了。（潇雨：好像就是跟保罗一样，把圣灵的开启给了别人，自己最后啥也没有，感觉像是这种。）感觉像是这种？（潇雨：应该是这种。）刘晓娜，你呢？（刘晓娜：我听了以后感觉，认识自己先从认识神开始这方面挺现实的。因为我经历过教会建造，我2013年就跟上教会建造了，祭司弟兄那时候一直交通神的最新说话《独一无二的神自己》，一篇一篇地交通，让人认识神，但是那时候只是一个字句，感觉把这些话看完了我也不认识神呀。可是自从你交通完公开显现以后，就感觉神的性情、神的作工步骤、神是圣洁的都特别实际。认识神，看见自己确实是污秽，从这方面进入。这次出了环境让回家的那天把卡也丢了，收拾家的时候也是乱七八糟的，那个时候神正好交通人性，败坏性情，人性缺陷，我就想着神的公义性情显明我了，显明我就是狂妄自大，然后我就陷在消极里面，感觉神是来淘汰人的，不是来拯救人的。）听完我刚才的交通以后，对你有没有什么影响？神是来淘汰人的？没有什么明显的影响？（刘晓娜：上午听了追求归宿是正当的，但是我心里有个怕字。）怕什么？（刘晓娜：怕死。）你们在文字组……怎么说呢？神怎么交通的？神说你们是直接涉及真理的人，你们直接涉及真理的人，怎么是这效果呢？（苏文：看你的交通不小心侧重点就跑偏了，光看语句通不通顺等等，真理方面没注重，感觉就偏了。侧重点不是在里边寻求真理，找实行路途，就光是注重作工了，不由自主就偏了。）（刘晓娜：就感觉白听了、白看了。）（苏文：单看一篇感觉还好，但一涉及到工作侧重点就偏到工作上了，感觉对文稿里边细节的内容、交通的路途、揭露的败坏过后就忘了，不知道为什么老是这样。虽然直接接触文稿，涉及真理，但感觉收获不是很大，是这种感觉。）当时看的时候也知道，看完以后一作工就没了。（潇雨：我是看完这一段感觉能对上我的情形，然后就对上了。再一个就是看别人的文章，他这个文章里是这个问题，我马上就能想起来，就是应急工作呢。）在工作上能用上，能解决了别人的问题，就是解决不了你的问题。你是哪

年跟的？（潇雨：我是2017年跟上教会建造的。）《独一无二的神自己》看了没有？（潇雨：看了。感觉是解决应急工作去了。）还知道什么是信神吗？（苏文：“真正的‘信神’的含义是人能在相信神是万物的主宰的基础上来经历神的说话，经历神的作工，达到脱去败坏性情满足神的心意以及达到认识神，这样的历程才叫信神。”这次临到环境的时候，自己就没有真正定真这步作工，没有真正相信神的存在，甚至还有点怀疑。可是又一想，平常看到的一些人事物好像确实是有神的，可一临到环境怀疑的心又出来了，还有你写的《神在实际的带领人》那篇文稿里边的那些东西就出来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什么东西出来了？（苏文：比如怀疑是否有神的存在，在那个环境下会出现这些意念、流露。还有你写的文稿里面的那些话，自己看了以后反面的东西就会流露出来，可是过后觉得这就是神主宰呀，看到这些人事物觉得确实是这样，可是一临到环境，这些意念又跑出来了。）那你看完我写的《神在实际的带领人》以后有什么收获？（苏文：我当时一看就感觉，每一句话写的都是让人无欲无求，不要有追求，不要有要求，顺服就行了，每一句话感觉都是让人这样，我里面就是反的、抵触的，抵触得可厉害呢，就不想看，看了也是让你做一个无欲无求的人，做无欲无求的人不就没要求了，不是就不痛苦了吗？）无欲无求？（苏文：什么都不要追求，地位、钱财、肉体什么也不要追求，不要想这些就不痛苦，就轻松、快乐，感觉这些话就是让人做一个无欲无求的人，当时就是出来这些东西。看了以后就是让人这样实行，就是让人顺服，顺服环境，顺服神的摆布安排，不要追求这、不要追求那，得受苦，可实际环境我就胜不过去，我就感觉达不到。）你的意思是看了我写的这篇话，没有解决了你的根本问题呀，是吧？（苏文：嗯，当时看了有一种惧怕，就是说“看，如果埋怨的话会怎么样、怎么样”，当时看了反正就是这些反面的东西，很抵触、不想看，后来我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可是你现在让我说里面写的啥，我还有点想不起来，当时就是有一种害怕，感觉自己只剩下怕了，怕自己因着一个抵触、一个埋怨就死掉了，光剩下这些了，就没有真实的信，只有一个怕，所以不敢背叛，也不敢走。就想着虽然也不想在这儿受着，但还不敢背叛、不敢走，自己更害怕死，然后就像王静说的，先控制、克制着做吧。我就想着“中间的这些痛苦就先省去吧，反正结果都一样，我还是不敢走，我就先在这儿这样吧。”）我里边写的真实的

内涵你没有领受了，你领受的是我写的和你正对号。（苏文：就是你之前写的，有的人看神话、看交通只是“看，神说的这个就是说我呢，我对上号了”，就仅限于这样，深层次的就一直没有，只限于对号，感觉再深一步、再高一层自己也不去往上够，也没有继续进深了。）“神说浑人，我对号了，我就是神说的浑人，我就是浑人”，就定在这儿不动了。（苏文：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了，不要做浑人？感觉光是对号，对完号就跟我没关系了，“嗯，我确实是这样，你看我多败坏呢，就是神说的，就是神揭露的，神说的都对着呢”，就没有下文了，老是这样，有时候看到别人的问题，可能也能说两句，可是到自己身上就翻不过来了，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

潇雨呢？（潇雨：我是那天晚上让我出去躲环境的时候，感觉可凄凉呢，从教会建造一直经历到现在，还是过着这种生活，一下子埋怨就都对到神身上了。然后第二天早上看那个话的时候，首先扭转了我里面的一个观点，里边说人邪门，不恨大红龙，不觉得这是大红龙造成的这些，反而是把矛头都指向了神，觉得是信神所带来的这些苦。里边提到人尽本分是作为一个受造之物该尽的、该做的，这是正义的事，你不能这么去想，首先这个观点得扭转过来，这是大红龙做的，不应该去埋怨神。看到自己就是弟兄说的强盗，只想得福、只想索取，不想付出一点，神夺走一点就开始埋怨，能对上。）能对上？完了？（潇雨：对完之后就感觉自己挺没良心的，神这么作是因为啥呢？不就是因为人不听话。神已公开显现，神的性情向人显现，就是把自己里面的东西勾出来了，情形就扭转了，当时是扭转了。）情形扭转了，你一下就扭转了？（潇雨：当时看了就不是像那天似的挺没劲儿的，好像知道我这属于强盗信法，我的矛头指错了，矛头应该是对着大红龙的，然后我是对着神了，好像光是思想扭转了一下。）再没有其他的了？（潇雨：当时反正扭过来之后好一点了，但是那天王静让我回那边的时候，我想着任胜去过那个地方，不安全，再加上还有别人出事，我就不敢回去，然后就抵触得挺厉害的。里边还有其他呢，不光是埋怨，不光是怕被抓，还想着我被抓进去之后我妈怎么办呢，好像考虑那些去了，所以就抵触得厉害，就朝这方面去认识了。）从这篇话里边你认识到了什么？你收获的是什么？（潇雨：收获的就是人的思想观点不对，人就是邪门，人信神其实跟强盗一

样。）就认识了一个邪门？再没有其他的了？没有路途？（潇雨：没了。）一到关键的路上就断线了。我写这个是为了什么？就是单单让你认识一下你就是强盗？是不是给了你一个路途呢？（潇雨：忘了。感觉看文稿的时候，这块情形对上了，记得比较深一点，对上了，然后就完了。）不在里边进深，你只是对号了。“我是强盗，我和神之间的关系是强盗。我是强盗的话，神会怎么对待这个强盗呢？那我要是强盗的话，神肯定不要我这个强盗呀，神肯定是要处理呀，那我怎么才能不做强盗呢？我怎么才能做一个神要的人呢？”这个你没有寻求过？（潇雨：就只限于对号，没有后续。）（苏文：对完之后，感觉言外之意就是不让你做强盗，神供应你这些你不应该这样，你应该有良心，然后自己瞎揣摩一下，克制着“我不要做强盗”，就没有后文了，就是你说的进深就没有了。）你去了法院，法院抓住你的证据，说你犯了什么罪，你是杀人了、放火了，要给你判刑。给你判五年，然后你说“我对了号了，判我五年，我就是个杀人的，我就是个放火的”，完了。（潇雨：肯定不行呀，得有细节。）肯定不行，是吧？在法院肯定不行，你来到神面前就行了。（潇雨：也不行。）那该干什么呢？（潇雨：没有后续就达不到真实恨恶自己，就看不到自己有多坏、多恶，真认识到自己多坏、多恶，就能恨起来，就能变。）你都已经看见你是个强盗了，是吧？证据已经证实了你是强盗。证实了你是强盗以后要干什么呢？人家是不是要给你判刑呢？然后你在神这儿呢？来了审判台前了，“嗯，我是强盗，嗯、嗯……”，再没下文了，你说这是在干什么呢？（潇雨：只是达到一个承认。）你在法院承认，“我就杀人了，我就是放火了”，这是干什么呢？（王静：叫嚣、对抗呢。）你在法院，你敢吗？“我对号了，那就是我用的那把刀，是，我就是用它杀人了，爱咋地咋地”，你在法院敢不敢？（不敢。）在法院不敢，来到神面前就敢？在法院该干什么呢？承认了自己的罪以后该干什么呢？“呀，我犯法了，我不应该犯法，我好好的干嘛要犯法呢，犯了法要坐监，要判刑”，害怕不害怕？你害怕坐监。你害怕坐监，你就要干什么呢？赶紧求告法官，“怎么能宽大处理，你说吧，怎么能减刑，是走关系呢，还是得悔改、得表决自己的态度呢？”你是不是瘫倒在地上了？可是咱来到神家呢？来到神面前呢？“嗯，我认识了”，完了，连瘫倒在地都没有、认罪都没有，求神宽大处理也没有、让神饶恕也没有，你是爱咋地咋地，和神叫嚣起来了，这是不是刚

硬、执拗？那你说，你信神是想追求不死呢，这是追求不死呢？这是追求啥呢？（死得更快。）这是追求死亡呢，不是追求不死。交通的路途你不看，你不在里面寻求“我悔改的路是什么？”你没有走悔改的路，就没有计划走悔改的路。尼尼微城的人，约拿告诉他们“再过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尼尼微城的人知道自己犯罪了，就能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也未可知”，他们为什么能放下手中的强暴呢？因为尼尼微四十日就倾覆了。

现在事实临及了，地震、瘟疫、饥荒临到了，咱还看不见？环境临到了，这环境临到谁了？（自己。）摆在眼前的你看到了没有？这些猪带领，他们是怎么临到这些环境的？是不是自己惹起来的？他们自己招的祸、带来的环境。你现在也对号了，你就不怕环境降在你身上？（潇雨：当时对完号以后就觉得“以后不埋怨了”，好像意念里过一下就没了。）意念里边过一下，你相信不相信有神？相信神看着了没有？你这走的是什么路？（潇雨：找死的路。）停止在这个环节上不走了，生命可怜，不认识自己，只是和自己对号了。和自己对上号了，反而没什么反应，这是什么人？以前没对号是没对号，是吧？现在是对上号了，你自己感觉到自己就没反应，你说这是什么人？（潇雨：死人。）麻木痴呆、活死人，喘着口气息的活死人。还记得我在那个交通里说什么了吗？经过这件事以后我看见了中国人，有这个吧？（嗯。）什么是中国人？这就是中国人——东亚病夫，麻木痴呆、愚昧无知还刚硬，临近死亡没知觉，你说咱可怜不可怜？看见自己走的是死亡的路，但不知道悔改，不知道该怎么进深，这就是神交通的学习能力，前面给你摆的筵席，那些猪带领他们是怎么出环境的？给你把事实摆在面前，他们因着不作工、不作为带来环境，让怎么做就不怎么做，最后惹神发怒。他们惹神发怒，这个事实你看见了吧？有的坐监了、有的是逃亡、有的被判无期徒刑。就像人家查到那个人做什么了，他还是无证行医什么的，人家告诉他家人“这是无期徒刑”，要判刑呢，再加上他信神，两者加起来，什么罪名？能不能回家？你要回家无非就是背叛、出卖。你跟随我左右，你出卖谁呢？你出卖你的下属？大红龙答应不答应？出卖我，你敢吗？你不出卖那你就是坐监。坐监还不是普通的，两罪并罚，是无期。你不坐监、也不背叛，那你干啥？逃亡，过着追捕的生活。这个生活是怎么来的？是

不是因着悖逆而来的？你看到他悖逆的生活，你看到他惶惶不可终日了吗？（看见了。）不仅是神话在他身上惶惶不可终日，而且大红龙在那追捕的就不过关，有家回不去。神还和他没完呀，他给神家带来的祸患呢？这只是神对他的一个刑罚，是他带来的。他给神家带来的祸患呢？怎么弥补呢？在各从其类的时候，神定人结局的时候，神要旧账、新账和人一起算，有家不能回，神在这儿还要和他算账，他是捶胸捣背！这是不是摆在你眼前的？他走在前面，在那儿捶胸捣背的时候，你有什么反应？你想你自己了没有？你对这些没反应。神的性情、神的权柄显现在你面前，在那儿给你上了课，我在这儿给你解释上，然后演员再给你表演上，让你看到“我这样走下去就是他那个结果”，你怎么走？可你没反应、没知觉、麻木痴呆，就是神说的活死人。冤屈吗？你说这将会导致什么？环境不可能就这一次，因着咱的刚硬，那接下来环境就可能临到咱自己身上，因为什么？因为你不悔改呀！还记得神交通什么了吗？神说：“通过接触，通过分辨，通过了解，逐步地认定、确认他是敌基督，那就让大家自己从心里开始弃绝，然后再联合教会当中追求真理、有正义感的人起来弃绝他。先分辨他、解剖他，然后再弃绝他，这是对待敌基督最好的办法。……有一些人他不管听了多少道，他都对不上号，也不会分辨，眼前明摆着就是个敌基督，他就是看不透，还受迷惑。敌基督没坑害他的切身利益，也没有亲自打压他，也没有亲自骂他、对付他，没有在他跟前表演，他就不承认是敌基督，别人说出事实也不行，有证据他也不相信，他就是要亲眼看见敌基督所做的、亲身经受敌基督的残害之后，他才能承认。对于这种情况你们怎么办？（就让他跟着敌基督受残害，受残害之后他就醒悟了。）这是不是有点狠啊？（觉得挺好的。这样的人你给他交通真理，他不能够领受，非得自己体尝到之后他才能够有意识，才能醒悟。所以不是对他狠，只能这样对待他。）这是原则。有些人你跟他说正面的他听不懂，他没有领受能力。……这些糊涂虫、不听劝的人，对敌基督这一类人的凶恶、邪恶认识不透，还能当正常的弟兄姊妹对待、相处，甚至还施以爱心帮助，还用诚心去对待他，跟他说心里话，结果被敌基督坑害了。有些人被坑害一次还不行，得被坑害好几次，最后才有了分辨，你再跟他交通，再扶持他，他就相信了。这招不错，有些人在这些事上就得吃点苦头。”（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三十一）》）

让敌基督苦害你，如果你有分辨、有能力的话，你能够去揭露解剖他、弃绝罢免他，好了，那你就从敌基督的权下出来了。如果你麻木痴呆、没知觉，神怎么说呀？“有些人被坑害一次还不行，得被坑害好几次，最后才有了分辨，你再跟他交通，再扶持他，他就相信了。这招不错，有些人在这些事上就得吃点苦头。”那咱不是一样的吗？你麻木痴呆就让大红龙多苦害你几年，那你受的苦就更多、更大。所以不是说神没向咱显现，不是前边没路，不是你不知道，是什么？是你不走，是你叫嚣对抗、不走！《神在实际的带领人》，给你写出来，把你不明白的给你交通出来，你只是和你的败坏性情对上号了，给你对号的目的是什么？给你对号是对你的一种审判，你接受这审判了吗？这话是对你的一个定罪，是让你去认识、是让你去悔改，同时给你一条路。你啥都没走，这就是咱的素质，没有学习能力、没有理解能力、没有领受能力。没有学习能力，给你摆设这个功课你没去学，没去学哪来的领受呢？理解能力，我给你交通了那么多，怎么理解的呢？学习、理解，理解了你才能怎么？领受。领受了才能怎么？接受。咱做了什么？一个都没有。你没有学习、没有去理解，我给你交通了这些，你理解啥意思了？就是跟你对了一下号？理解能力后边是领受能力吧？（潇雨：“第一是看一个人的学习能力；第二，理解能力；第三，领受能力；第四，接受能力；第五，认知能力；第六，判断力；第七，辨别能力；第八，应变能力；第九，决策力，也可以说成是执行能力；第十，鉴赏力；第十一，创新能力。”）这十一个能力，咱有几个？（潇雨：一个也没有。就连第一个学习能力都没有，更别提后边的了。）一个也没有，一个也没有是什么？（白痴。）既然你承认你是白痴的话，那你还狂妄什么呢？神为什么交通这个呢？神交通这个是让你看清自己、认识自己。看清自己、认识自己才能顺服下来。你说咱处于这种状态，给你交通什么呢？交通什么管用呢？交通什么也不管用。一开始咱就说什么是信神，信神是怎么信呢？在相信神是万物的主宰的基础上来经历神的说话，经历神的作工，咱经历了没有？没经历！

今天上午怎么探讨到这个话题的？（作工与进入。）说作工与进入呢，那进入是什么？进入是不是你的经历呢？经历认识、生命经历。你进入什么呢？进入不就是你的生命进入吗？生命进入不就是你的生

命经历吗？生命经历怎么经历？有方向了没有？有没有方向？我今天问你什么？我说“神给你周围摆了人事物，借着这些人事物，你应该怎么去分辨、去认识？”这个人属于什么样的人，属于什么样的灵，你是不是该分辨？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灵该怎么去对待他，是该弃绝还是该帮助扶持，还是该带领他？这是不是对待人的一个原则呢？做人做事、看人看事。对这个人该怎么对待他呢？他属于狐狸、狼，还是人，还是属于弟兄姊妹呢？你对每个人有了一个分辨、认识以后，你对待他应该有个原则，他说出来什么话、做出来什么事，你就有了不同的对待方式。你这个不同的对待方式从哪来的？这就是对待人的原则。你在这里边只是说作工呢，你没有对待人的原则，怎么可能有进入呢？怎么说你对待人没有原则呢？这话能理解吗？为什么说对待人没有原则呢？（潇雨：就比如文晓晓批文章的问题，我只是想了一下，字面想了一下“这是啥问题”，就去扣字眼了，不从整体去看，不揣摩她出这个问题到底是性情问题还是什么问题，根源问题是什么，才导致出的这个问题。我没有从这方面去想，对她这个人没有了解。）没有了解、没有认识。你对她没有了解、没有认识，那你怎么对待这个人？（潇雨：其实是没有原则的。）尽本分的过程中该干什么呢？实行真理。实行真理的过程中尽本分。咱尽本分的过程中实行真理了没有？（没有。）没有实行真理啊！所以说你怎么可能得着生命呢？你没有走这条路，你只是在完成任务一样，她把文章给你发过来了，你一看，“这文章弄的是什么呢？人家说的是什么？你给人家批的是什么？”你是在这个事情里边纠缠，你给人家打回去，“人家说的是什么意思，你批的是什么意思？”这件事情就过去了，这叫白白流失了，把神给你摆设的筵席给流失了。借着她批出来这篇文章以后，让他们之间打架的事实流露出来，来了你这儿以后是让你看呢，你作为带领工人就是操练你呢，你对下边的人得操心，操练什么？你带领的是什么人，这些人谁是什么样的，他们的情形怎么样，他们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大概你得有一个了解吧？他们交上来文章了，那两篇她批的怎么样？这篇批的怎么样？这是不是一目了然？当你对下边的人了解了，就能看出来。那你看出来了，你作为带领的职责、责任是什么？维护神家利益。到这儿就涉及到维护神家利益了，对他们打斗的事该怎么解决？这个败坏性情该怎么解决？这是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实行真理。该修理对付还是该揭露解剖？该把谁放在光中酷晒呢？同时

是不是把他们带入正轨了？给你说的是一条简单的路，但是这条路你是在被动地走，不是自愿地想往前走，打着、卡着你可能走走，不打、不卡你就不走了，你也不愿意往前走。解决这个问题要从哪入手？要从根源上，从你的理解，从你真实的前途命运里边入手。你是来追求真理的，你追求不着真理就剩存不下来，你得时刻清醒，头脑得清醒，你所做的一切，就不用说为别人，就说为自己呢。换个角度说话，为什么要让人认识神的作工呢？神说人对神的作工毫不搭理、漠不关心，你在现实工作中是不是呢？你确确实实就是漠不关心、毫不搭理。那你不关心、不搭理会有什么后果，你想过吗？对神的作工不关心、不搭理，对神的性情毫不搭理，你只关心你的前途命运，对吧？（嗯。）这是事实。你为什么不关心神的作工呢？想过没有？（潇雨：不追求。）咱先不谈追求与不追求，是，那肯定不追求，“神的作工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在这儿为什么让你认识神的作工呢？知道吗？（潇雨：对神的作工有认识了才知道这路该怎么走。）什么路该怎么走？（潇雨：信神的路。）你为什么要走信神的路？（潇雨：为了活下来。）不知道为什么了？（潇雨：之前就是大灾难下来不死就行了，但是后来尽本分尽的就是追求地位。）所以说咱理智欠缺，为什么说理智欠缺呢？理智欠缺是什么意思？就是理智不健全。听了这话伤心不伤心？伤感不伤感？（潇雨：伤感，但不知道细节是什么。）不知道细节是什么，不知道实情是什么，是吧？（潇雨：嗯。）理智不健全，你说你是个受造之物，神造了你，人被撒但败坏了，神要来拯救人，神拯救人是六千年的经营计划，你想存活下来，但你对神六千年的经营计划毫不关心，你关心不关心？这话不假吧？对神六千年的经营计划你不关心、对神的作工你不关心、对神的性情你不关心，你只关心“我大难不死”，你说你大难死还是不死？（潇雨：死。）为什么会死？（潇雨：因为自己想活下来，但是自己都不去认识、不去了解，怎么能活下来呢？）理解了没有？（潇雨：理解了。）那你能阐述清吗？苏文可能还没理解了。（苏文：光是想活下来，但是对神的一切都不关心。）我说你理智不健全，你说你这是不是理智不健全？（苏文：是。）神来拯救人了，神造的万物是供应人生存的，人之所以能生存下来，是因为神供应着人类的需求，人吃了善恶树的果子被撒但败坏了，就该死，神六千年的经营计划是要拯救人，神要降下灾难，惩罚恶人，拯救义人。神六千年的经营计划，神

怎么拯救人，你毫不关心，你只关心“我大难不死”，你说你理智正常不正常？现在翻清了吗？说说。（苏文：光是想着自己大难不死，可是不关心怎么才能在灾难中活下来，神是怎么拯救人的也不关心，具体怎么能活下来也不关心，所以理智不健全。）神要拯救人，神六千年的经营计划是计划怎么来拯救人呢？神要作什么样的工作？神用哪种方式来拯救人？进国度是坐火车呢，还是坐飞机呢，还是坐轮船呢？这个你是不是应该知道呢？可是你问过神吗？“神，进国度是坐轮船，还是坐飞机呢？”你问的是谁啊？你问谁了？（潇雨：自己，按照自己想的走呢。）你信神十几年了，你信神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大难不死，逃脱大灾难，想剩存下来、想进神的国度。你想进神的国度，但从来没有问神怎么进去，没问神“坐轮船还是坐飞机呢？”那你说你能不能进去？（进不去。）所以说咱理智不健全。神拯救人呢，建造国度呢，那国度里要什么人？你问了没有？你也不问。国度里要什么人？神怎么拯救人？神说有真理的剩存下来，没真理的被惩罚了，是吧？能不能剩存下来关键看你是否有真理，不看你劳苦功高、资格大大，神要看你是否有真理。那真理是什么呢？“我怎么就有真理了呢？”这是不是你应该探讨的话题？（是。）那你探讨了没有？想了没有？（潇雨：想得很少。）也不知道怎么就有真理了，也不知道该怎么进国度，也不知道神怎么拯救人，也不知道神是怎么赐给人真理的，怎么得真理呢，这些想过吗？（没有。）没有。你只想什么呢？你只是想剩存下来进国度。你说，这是什么？理智不健全！

如梦方醒（二）

现在清醒了吗？（嗯。）清醒了该怎么办呢？那你要想剩存下来、要想进入国度、要想大难不死该怎么办呢？（找剩存下来的路。）你只想去北京呢，但从来没有问过去北京的路在哪儿，该坐什么车，每天只是在空想，那你什么时候能去了北京呢？（啥时候也去不了。）清醒了吗？（嗯。）清醒了该怎么办呀？我给你交通这个的目的是要干什么呢？（潇雨：在每天临到的人事物中找自己的进入，实行真理。）苏文呢？（苏文：认清自己就没走上信神的这条路。想活下来，可是却没走上这条路怎么能活下来呢？）我交通这个的目的是要干什么呢？（苏文：唤醒人的良心、理智。）大体方向是唤醒良心、理智，这是整体的一个大的方向。那我交通的具体内容，我交通的目的是要干什么呢？我刚才给你交通说的这几句话目的是干什么呢？这就是你的判断能力，你判断一下，我为什么要给你这样交通？（……）先说说我交通了什么，刚才主要交通的内涵是什么？（刘晓娜：要想剩存下来得了解神的作工、了解神的心意、了解神的性情。）要想剩存下来得了解神的作工。（刘晓娜：想大难不死就得理智健全，然后借着周围的人事物得真理。）理智健全是你的一个表现。总结一句话，我交通这个的目的是什么？（潇雨：告诉人怎么走上信神的这条路。）怎么就走上了？（……）我刚才就是给你看病呢，我看到你的这些表现以后，就像医生把脉一样，把了脉以后看到了你这是什么病，然后我就给你开了一副药。我给你开的是什么药呢？我开的这副药是治什么病的？你说说你是什么病？（刘晓娜：麻木痴呆，不会生命进入，不会经历。）你们的病就是白日做梦。为什么说是白日做梦呢？（光空想呢。）没有依据、没有根据的空想，空想家。想剩存下来、想大难不死，怎么才能大难不死呢？怎么能剩存下来呢？想路了没有？没有，白日做梦。我看见你就是白日做梦，然后我摸着你的病情是白日做梦的时候，我就把你叫醒，让你别再做梦了，这就是给你看病，给你开了个药方。这个药方是什么？那怎么就不是白日做梦了呢？（苏文：实际地去寻找、寻求。）怎么就实际了呢？也就是刚才刘晓娜说的那句话，总结一句话就是，你信神就得认识神的作工。你想剩存下来、你想进入神的国度，你不认识神六千年

的经营计划，你对神的工作漠不关心，你怎么可能能剩存下来？给你看病就是引导你，让你注重神的作工，你必须得认识神的作工，必须得认识神六千年的经营计划，你在神的经营计划里边，你活在神的经营中才能蒙拯救，“人在神的经营中才能蒙拯救”，神话就是真理，这一句话就是真理。原来你是白日做梦，那用哪句真理来解决这个问题呢？“人在神的经营中才能蒙拯救”。这话简单吧？（嗯。）一句话，你能够去认识、理解、活出来，把这话带到实际生活当中。这句真理能引导着你的生活、引导着你的生存、成为你的生存根本，这就叫真理。你把这话活出来了，成为自己的生存之本了，这就是得着这个真理了。我跟你说这些话的目的就是让你注重神的作工，你注重神的作工你才能关心神六千年的经营计划。因为人太自私卑鄙，人只关心自己的归宿，从来不关心、不搭理神的经营计划是什么。你不搭理神的经营计划，这就是脑残，咱信神几年来还是白日做梦，这就是脑残。你要想存活下来，你就得活在神的经营中。活在神的经营中就是认识神的作工，你认识神的作工，你才能跟上神的脚踪，你不认识神的作工，怎么跟上神的脚踪呢？怎么配合神的经营呢？你跟不上神的脚踪，怎么能蒙拯救呢？

神在实际地带领着咱，借着这个环境，这个环境我给你说的是什么呢？神的公开显现，是吧？（嗯。）让你看见了。你看见什么了？（看见了神的性情。）看见神的性情了没有？（看见了。）神的什么性情？神为什么要让人看见他的性情？神拯救人，咱现在不知道神怎么拯救人，是吧？你们每天整理文稿呢，神怎么拯救人呢？能不能把神拯救人的过程简单叙述一下？（……）我以前交通过吧？我给你叙述一下这个画面。神造人的时候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人，然后怎么说人败坏了呢？是因为在伊甸园里有棵善恶树，神告诉亚当“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而撒但却对夏娃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夏娃听了撒但引诱的话就吃了善恶树的果子，然后又把果子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吃完善恶树的果子以后，人就被败坏了。为什么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以后人就败坏了呢？因为神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

必定死。”但人听了撒但的话就把善恶树的果子吃了，亚当、夏娃违背了神的话、否认了神的话。他们刚开始是猜测、疑惑，“不一定吧？吃了不一定死”，然后再过来就是“吃了以后眼睛还可能会明亮呢”。他们为什么要吃善恶树的果子？是因为撒但说“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所以亚当、夏娃就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撒但要是单说“不一定死”，人也不会冒那个风险“不一定死？那我看看吃了会不会死”。主要是亚当、夏娃想着他们吃了善恶树的果子眼睛还能明亮呢，还能多得一些东西，所以亚当、夏娃就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他们吃的这个过程就把神的话给否了，就背叛了神的话，所以说这就是被撒但给败坏了，被撒但引诱、败坏了。神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的人，神造了万物，神不会毁万物，神造了人，神不忍心让人死，所以神要拯救人。神要怎么拯救人呢？不是说把撒但灭了，是要怎么呢？因为刚开始造的人没有分辨，那棵善恶树就是让他们分辨、让他们增长认识呢，刚造的新人还没分辨的时候就上当受骗了，所以这个时候神就要拯救人。拯救人必须得等待一个过程，让他们慢慢长大，在长大的过程中被撒但败坏了，人听撒但的话“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那你就看看你的眼睛明亮了没有！神也不毁灭你，神继续供应着你，让你活着，让你去经历经历、体验体验，看看神的话是真理还是撒但的话是真理。如果说神把撒但灭了，不让人去经历、认识的话，人得不着这方面真理，那人还可能会背叛神。神借用撒但迷惑了人以后，神要把智慧加给人，所以说，神不灭撒但就是这个原因。让撒但把身上所有的毒素尽管使出来把这个人败坏了，“你把所有的毒素都拿出来，你把这个人败坏了，我还能把这个人拯救过来”，让人看见神的权柄、看见神的全能、看见神的智慧。所以神就给了撒但六千年，“你去吧，你不是能败坏人？你去败坏吧”，神给了撒但六千年让它管理人，六千年以后，神要收回权柄，要拯救人。神给撒但六千年的时间是要干什么呢？就是让它用所有的毒素，用所有它认为的聪明智慧、眼睛明亮的东西败坏人，让人去亲身体验、经历一下。神拯救人不是用神迹奇事，而是用一切的话语，神迹奇事不能成全人。撒但迷惑人的时候不是违背了神话吗，神说吃的日子必定死，撒但说不一定死，“你不让人相信我的话，那最终我就让人证实一下不相信我的话最终的结果是什么，让人亲自体验一下什么才是真理。”

所以说，神拯救人的过程是什么呢？人让撒但迷惑了以后，神来拯救人，神不灭撒但，神只管说话，撒但在那边做，神只管在这儿说，神只管把撒但的败坏性情揭露出来，揭露撒但是如何败坏人的，撒但是如何的邪恶、如何的恶毒，撒但是如何玩弄人的，神在这儿啥也不作，就说话。道成肉身就是把天上的真理带到地上，让人去听、让人去看、让人去体尝。所以相信有神的人，他听了神的话以后，他是听到神的声音了，但他并没有活在光中，他听见神的声音以后，在实际的生活中去体验，看到这就是神话把撒但揭露出来了，“哎，是啊！就是啊！”逐步地相信了神。中国是一个什么国家？是不承认有神的国家，根本就不承认有神。就在一个不承认有神的国家，神来发表话语。在中国都说人是猿猴进化而来的，把神就推翻了，不承认神，那神就要发表话语告诉人神怎么造天、造地，然后神又是怎么主宰万有的。借着你听了这些话以后，你再观察人事物，看到地震、瘟疫、饥荒，和神话一对号，“哎，就是啊，就是啊！”一个地方降下什么样的灾难了，神是先有话后有事，神三十年前说出的话逐步在应验，逐步让人看见。撒但说人是猿猴进化而来的，神告诉人人是神造的。在传福音的时候咱都经历过，是吧？有人给你举例子说“猿猴怎么能变成人呢？桌、椅、板凳都得木匠实际地用木头去做，木头才能够成为桌、椅、板凳，木头平白无故能成了桌、椅、板凳吗？”“这话说得也对呀，它自己能成了吗？桌、椅、板凳这些机械东西自己都成不了，那人怎么就能从猿猴变成人呢？怎么从不会说话就会说话了呢？这怎么可能呢？”产生怀疑，“这不可能啊！”这时候你再去医院转一圈，你看人体各个器官的不同，各个器官起到不同的作用，太神奇、太奇妙了，现在再发达的科学都解释不了。神告诉你神造人的时候是怎么造的，你看了这些话以后产生了什么现象呢？对比。神话和撒但的话一对比，撒但的话有没有逻辑？（没有。）没有逻辑、没有推理。神的话有根有据，一对比，“是啊”，刚开始是不承认有神，到“是不是有神？好像有神”。从神主宰万有、掌管万有，看到天气变化、气候变迁，根据神话再看大自然的环境，一看地震、瘟疫，开始拿神话来看周围的人事物了。世上的人说“人之初，性本善”，说刚生下来的人都是一样的，本性都是好的。神说什么？“论败坏性情也不分年龄大小”，人善恶不分年龄，六千年的灵，就是三岁大的小孩他的本性也是有善的有恶的。咱在圣经中看到，以色列民进迦南美地的时候，杀

光、抢光、烧光，为什么呢？即便是小孩他的本性也是恶的，人的本性是天生的。世上有句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这个人小时候是什么人，他一辈子就是什么人，就看见人的本性了，世上的人是有善恶之分的，并不是“人之初，性本善”，人生下来就有好人、坏人、恶人，有报应。人常说一句话“人过五十才知天命”，知道命中注定，相信了命运，在命运里看到人的命神主宰，确实就是。三十年前他是什么人，再看他三十年以后，三十年前享福了，三十年以后有祸患了，看到确实是神主宰，与神挂钩了。根据神话再来看这些事，“是啊，就是啊！”你再看世界动态，神说中国是受咒诅的国家，再看以色列，以色列复国、亡国，它是怎么复国的？它是怎么亡国的？完全看见国家的命运、个人的命运都是谁主宰啊？（神主宰。）神主宰。你现在看见以色列打仗呢，以色列亡国亡了多长时间呢？以色列亡国两千年了。亡国两千年，人家还能复国，不仅复国，人家还能兴旺起来。其他的哪个国家亡国两千年了还能复国呢？亡国五年都起不来了。看见是神在作呢。犹太人把主耶稣钉了十字架以后，犹太人成了全球、全世界的奴隶。从这些来看，从各个有生命的、没生命的，大到世界小到家庭，再观察一看“呀，就是有神！”从不承认有神直到最后相信有神。

神拯救人，神只说话，神说了话以后让你去经历、让你去看见，不承认有神的人，最后神让你看见神的作为、看见神的作工、看见神的性情。让人看见这些是要干什么呢？神要把你从撒但的权下拯救回来，让你从撒但的权下活在神的权下。神怎么拯救人呢？就是把人从撒但的权下拯救回来，拯救到神的权下。这个拯救的过程是怎么拯救呢？不是把撒但灭了把人拉回来，而是神不灭撒但，神不回避撒但的任何试探，专门让撒但有多少诡计尽管使出来，神让人在现实生活中都能看见撒但在灵界的诡诈，然后神只管发表他的话语。神的话就是光，神的话全是公开、全是揭示，神只管说话，把撒但的诡计揭露出来，撒但一切的诡计在神话下站立不住、不成立，也就是神说的，撒但丑陋不堪、不堪一击。神是用话语成就一切，神只管说话，让人亲自去体尝、认识。好比咱现在看到的，神说：“你们真恨恶大红龙吗？是真心实意地恨恶吗？”你现在恨恶不恨恶大红龙？（恨恶。）有了一点儿了，是吧？（嗯。）原来你活在大红龙国家还感谢赞美大红龙呢。就

是刚才说的，从你不承认有神，到看见有神、承认有神。跟随神的人都是承认有神的人，是吧？承认有神，你只是看见有神，但神的话你还不全信，神是什么，你是不知道的。神是一切正面事物的象征，神是美与善的象征。怎么美与善呢？撒但是一切丑陋、邪恶的象征，它怎么丑陋呢？神要把你从撒但的权下拯救过来，不是一句话让你过来你就过来了，你愿意过来吗？（不愿意。）人麻木痴呆、跟活死人一样，哪能愿意呢。让你习惯性的，而且活在你肉眼看见的大红龙的生存法则里，因为这六千年你活在撒但的权下，在你的眼界里边，撒但跟你说的话你就当成真理了。人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以后眼睛明亮了，眼睛怎么明亮了呢？明亮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开始对神话产生猜疑、疑惑，背叛，不承认神话，这就是你的眼睛明亮了，你不相信神了。你不相信神相信谁啊？（潇雨：相信撒但。）你相信撒但吗？你也不相信撒但。你相信谁呢？你相信你自己，相信你的想象观念、相信你的认为、相信你的判断，这就是你的生存法则。就像神前一段时间交通揭露的思想观点“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是撒但跟你说的话，一切都是防人。神是让你怎么做呢？神怎么说的呢？（苏文：对待人有原则。）神是让你对待人有原则，根据什么样的人你怎么样对待他。而大红龙给你的是什么？大红龙给你的是防备，好人也得防、诚实人也得防，什么人都得防，这个防就是一种疑惑、猜疑、诡诈。你活在世界上，经过你父母对你的熏陶感染，经过你在实际生活中受到的熏陶感染，你经历以后“世上的诡诈人太多，确实就是防人之心不可无”。还有“枪杆子底下出政权”，在你经历以后“就是啊，这几千年来就是啊”，你经历过来以后你就把这些话当成真理了，你活在这个权下了，你把它当真理来持守。当神再说话的时候你就接受不了，如果你接受不了，如果你把神话拒之门外，那你永远得不着真理，你得拿着这些神话去看、去经历。没听到神话的时候，你感觉撒但告诉你的这些是真理，神话一说出来，“就是啊，还能什么人也防备呢？诚实人和我说真心话、神话，我还能防备呢？‘枪杆子底下出政权’，我不信神的时候你可以说‘枪杆子底下出政权’，我信了神，神主宰着全人类的命运，以色列是枪杆子底下出政权吗？这句话就不对啊！”越经历以后，“不是啊！”大红龙说信神是信邪教呢，不让你信神，刚开始你觉得大红龙也是好的，不让你瞎信，你看一信神，人家抓捕你呢，家也不能回了，可是你再拿神话一看，大红龙在干什么

呢？捆绑、控制、强行占有、强行灌输。神把大红龙的所作所为揭露出来以后，“这是啥呀？太邪恶了！”大红龙不让人信神，以前只是说大红龙太邪恶了，只是在皮毛上、大体上的一个笼统的认识，你恨恶它吗？你不恨恶。你对它的邪恶也没多少认识，可是当你仔细去揣摩、认识的时候，你说它邪不邪？恶不恶？（邪、恶。）怎么个邪恶法呢？它邪恶到什么程度呢？在世界上杀人、放火要定罪判刑还必须得有证据，没有证据判不了刑，即使他真杀人、放火了，没有人证、物证能不能判刑啊？（不能。）不能判刑，没有证据都判不了刑。有的人胆小怕事，但他的心还邪恶，每天盘算着“我点了谁家的房子吧，我杀了哪个人吧，我抢哪个银行吧”，见了哪个朋友就说“我得抢哪个银行呢”。他不仅是想着要抢银行，而且还在外面说了多少要抢银行的话，他说抢银行就把他抓了吗？即使他说了要抢银行，大红龙也不抓他、不关押他。可是你信神呢？你信神干什么了？你仅仅是心里相信有神，仅仅是个信仰。你相信有神要跟随神，大红龙就要干什么呢？就要给你判刑。你说大红龙邪恶到哪儿了？有的人不仅想杀人、放火还说出来了都不犯法，然后你想一下“我得敬拜造物的主”，“好，你犯罪了！”恶不恶？（恶。）“我信神干什么了？我敬拜神干什么了？我不就是觉得，一个受造之物敬拜造物的主天经地义吗？我不明白这个道理，我就是个强盗，我信神就是为了不死，医院给我看不了病，我信神就是为了得恩典，就是为了家庭安逸，我信神都不行？我没钱看病，死在医院没人管，我在这儿不用钱，让神给我治治病、看看病，你就要判我刑！你邪不邪？恶不恶？”你真实地去体验、经历。神说大红龙是邪恶的、恶毒的、是吞吃人灵魂的，然后让你去亲自体验一下、感受一下它做的是什么，这个时候是不是又有点恨恶了？（嗯。）你真的恨恶大红龙吗？你还不恨恶。大红龙再来抓捕你，给你定个罪名关押你，看你恨恶不恨恶。所以说，神在这儿只管说话、揭露解剖，让你去认识、让你去经历，让你看见神话就是真理，让你恨恶大红龙，不仅是认识、分辨它，还恨恶它，不愿意再活在它的权下，“我要活在神的权下，我甘愿活在神的权下”。活在神的权下是什么？为什么活在神的权下？从大体上来说，从你的追求来说，“活在神的权下我就能大难不死、剩存下来”，可为什么能大难不死？为什么能剩存下来？单单是大难不死、剩存下来吗？

咱先让你看见神拯救人的过程，神发表的话。如果你理智正常，什么理智呢？你能分清善恶，你能够恨恶恶，你喜欢真理，你喜欢正面事物，你主动来在神的权下。如果你不喜欢正面事物，你就喜欢邪恶，“我就喜欢做东亚病夫”，那你就宁愿服在撒但的权下，大红龙让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没有一点做人的尊严，合法权益都没有，任大红龙蹂躏，大红龙想怎么摆布你就怎么摆布你，大红龙控制你，就像控制狗一样，不仅要控制你的自由，还要控制你的思想，你都心甘情愿。你看现在安的那些监控，大街上、乡村小道上，最后到你家还都是监控。身份证卡得你死死的，打个电话都得身份证验证，你去外面租个房子还得验证，它要干什么呢？（控制人。）就把你控制得死死的，让你听它的。神把这个环境给你摆在这儿，让它捆绑你、控制你、陷害你、玩弄你，让你经历、体验，你都不恨恶吗？到最后神在这儿是让你活在光中，是拯救你，给你的是生命、合法权益，在神这儿全是公义，让你自己去选择。大红龙怎么残害你，让你亲自去体验、体尝了以后，然后神话再给你说出来，你往哪儿走呢？你看见它的邪恶了、看见它对你的残害了，你恨恶它，甘愿服在神的权下，那你就蒙拯救了。那些看不见神的作为、看不见神的公义性情、看不见神的爱的人，他既然看不见神的爱，那他也看不见撒但对他的捆绑、控制、残害。就好比借着经历这个环境，我写了这些话，我不写这些话你自己揣摩没揣摩撒但捆绑、控制你的那种邪恶呢？你不去想，你也不去揣摩，更没有那么多认识。你没有那么多认识，你对它就没有恨恶，你就不可能从那个圈圈里出来，那你最后就被吞吃！神不灭撒但是要让它蒙羞，怎么让它蒙羞呢？神让撒但倒在神的话语中。撒但邪恶败坏，撒但告诉亚当、夏娃吃了善恶树的果子眼睛就明亮了，其实吃了就死了，灵就死了。撒但告诉人吃了善恶树的果子眼睛就明亮了，人就产生了一种幻觉，就是自己的想象观念、认为，用这些来背叛神、弃绝神。神在这儿发表真理，让人经历六千年，让人去看，看看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以后眼睛是明亮了还是瞎了，让人亲自体验了以后，神再揭露了它以后，撒但就蒙羞了。撒但蒙羞了，人就是一个战利品。为什么说“人在神的经营中才能蒙拯救”呢？还有一部分人是什么人？两头都不站，“我就站中间”。有没有中间派？中间派不成立。你既然对神话疑惑，神就不要你，那你就去跟随撒但，连同撒但一起毁灭了，这就是神拯救人的过程。神为什么拯救你？你活在那种撒但

的玩弄里面痛苦、难受，让你去恨恶它、弃绝它，甘愿活在神的权下、活在神的国度里、活在神的臂膀之下，这是神的经营计划。这个你应该有理解、认识，大概有个方向、路途。

说到这儿的时候，为什么要让你去认识神呢？认识神的什么呢？认识神的性情，也就是认识神的喜怒哀乐。为什么认识神的喜怒哀乐呢？认识神的性情、认识神的权柄这是两大主体，认识了会有什么反应呢？认识神的喜怒哀乐，神的“喜”代表着什么？正面事物的诞生。什么是正面事物？你喜欢不喜欢正面事物？正面事物是什么？是美与善的象征。神是一切美与善的象征。正面事物是不是美？是不是善？（是。）神的实质又是爱，认识神的性情，正面事物，美与善。你喜欢不喜欢美、善？咱先不说美，咱现在还理解不了美。善，你喜欢不喜欢善？（喜欢。）你喜欢，是吧？你说有没有不喜欢善的？（没有。）你说恶人喜不喜欢善呢？（内心是喜欢的吧？）（王静：恶人不喜欢善。）恶人不喜欢善？（王静：恶人还喜欢善呢？）这你就对恶人不了解了。那你说恶人不喜欢善，恶人他喜欢恶吗？他喜欢恶人吗？（不喜欢。）他喜欢什么？（刘晓娜：他也喜欢善。）善人喜欢善，恶人也喜欢善，为什么呢？（王静：他能欺负人。）对啊，“你善了我才能恶呀！你要是恶我还能恶吗？我就带着风险了呀！你恶我就不能恶了呀！”大红龙恶不恶？（恶。）它喜欢你恶吗？（不喜欢。）你一旦恶就意味着什么？它就完蛋了，你要造反呀！它喜欢你是良民。大红龙五千年的文化，出了些儒家学、道家学等等，这些东西都是为谁服务的？（为大红龙服务的。）都是为执政掌权的服务呢。它都是用道德来绑架人，让你行善，让你讲道德美、讲仁义道德。它让你讲仁义道德，它讲吗？（不讲。）它不讲仁义道德。国家现在有两层教育体系，政府教育老百姓的孩子说“你得讲仁义道德”，让老百姓讲道德，做羊，得美与善。那当官的怎么教育自己家的孩子呢？“你得做狼，你千万不能做羊，你要是做了羊你就完了，你得学会做狼。”我看过一个小视频，一头驴勤勤恳恳地磨面呢，驴的主人就拍着这头驴的孩子说“你要发扬你父母的伟大精神”，给它戴个高帽子，“勤劳致富、劳动人民最光荣”。然后过来拍着他的孩子说，“看见了吗？你不好好学习做人上人，你就是这头驴。你得学会管驴，你要是学不会管驴，你将会变成驴被别人管，那就是你的下场。你得学会怎么给它戴

高帽子、怎么控制它、怎么掌管它，这样你就是上层阶级，你就是管理者，你就能吸它的血，你就能吃香的、喝辣的。如果你不会管理驴，你要跟驴学习劳动人民最光荣，那你就完了，你就是驴，累死你你也是头驴，你要是学着当个赶驴的，吃得你撑了，你也是吃驴肉的。”两层管理。我说这个例子是说恶人也喜欢善，那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神是一切美与善的象征，谁不喜欢美？谁不喜欢善？为什么让你认识神呢？让你认识神、看见神，看见什么了？看见神的美与善，又看见了神的爱。美与善人人喜欢，人人爱，就是刚才说的，恶人也喜欢善，老虎、狐狸也喜欢善。这个只是告诉你，神这边有美与善，这你就有方向了。就像你谈了个对象，你想着嫁不嫁他呢，你就得先去了解一下他。那个小伙子长得不错，长得帅还善良。这个你愿意不愿意嫁？（愿意。）你想嫁他，你是看见他美与善了才嫁他，是吧？可是你到底嫁不嫁他呢？他美与善你就嫁了？还得怎么呢？（潇雨：还得细了解呢。）都了解透了，还得了解呢？我都告诉你，你看见他的美与善了，你嫁不嫁他？点头呢？你确定了他是美与善，嫁不嫁？（嫁。）你嫁给他以后第二天揭不开锅了。他是美与善，但他养活不了你，他没钱，生活不了。他是美与善，你还得怎么呢？你不光看他的美与善，你还得看他有没有房子、有没有车。人家又美又善还有房、有车，你嫁不嫁？（嫁。）不是你要嫁，是人人都要嫁。我跟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神这儿是一切美与善的象征，神不仅有美与善，还要让美与善诞生与存在。怎么能存在下去呢？神不仅有美与善，还有什么呢？还有权柄。神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权柄，神主宰掌管万有，神可以主宰、掌管万有让美与善存在下去。神的“怒”是一切邪恶事物不复存在的象征。听懂我举的例子了吧？你嫁的这个老公不仅是美与善，还怎么呢？人家还有权，有权柄、有权力。不仅人家自己美与善，还能让美与善在这个家诞生、存在下去。怎么诞生呢？“我找的就是美与善。”不仅人家美与善，你看中人家美、善了，你美善不美善啊？你美与善，人家这个家的美、善就诞生了，娶你进门了，这就诞生了。不仅是诞生还要存在下去，他就维护这个美与善。恶人想不想进人家这个家呢？（想。）她想进去她就得干什么呢？她是不是得伪装、控制、克制？这时候骗子是不是就来了？（是。）恶人也想进去、骗子也想进去，但是她想进去人家要她吗？人家不要她这个恶的。所以就想办法甩来甩去，把这个恶人就甩出去了。如果她一旦混

进来了，那进来就是灭亡。人家不仅是美与善，人家还有这个权力、有这个权柄。当你是美与善的人，当你喜欢美与善，你有什么选择呀？当你看见有这么一个婆家的时候，有什么想法呀？（想办法把自己变得美与善。）不仅是美与善，还得想尽一切办法进了他的家门。如果你是一个恶人，“人家是美与善，我想嫁进他家”，你就像小偷一样，“人家有好东西，我想进去偷呢、想进去抢呢、想混进去呢”，结果人家门口有条狼狗专门咬恶人呢，你敢不敢进？你不能进去。那你就得脱去你的败坏性情，你得变的怎么呢？即使你不是美与善，最起码你也不是恶，你得差不多点才能进去。如果你是美与善的，那你是不是坚决得进这个家门？还用怀疑吗？不用怀疑。

这个比喻听懂了吗？撒但站在那边，神在这边，神在这边把所有要发表的话语都发表了，美与善，发表了几十年了，然后现在事实临及，让你看见神不仅喜欢美与善，神还有这个权柄、有这个能力让美与善存在下去，还能够把诡诈人、邪恶人甩出去，让他进不了家门。你有什么想法呢？“我就是碰得头破血流也得滚进城门。”你愿意不愿意？（愿意。）愿意，是吧？这条路走不走呢？（走。）听懂了吗？（听懂了。）那现在该怎么走呢？这是一条路，怎么走呢？首先，你要挤破头找媒人说媒，“我必须得嫁给这个人”。你为什么要托关系找这个人呢？一个就是，你是确定了这个人是美与善的，人家还有钱，有钱、有势还有美善，“我就是托十个媒人我也必须嫁给他”。你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呢？是因为你看见了他的美与善，又看见了他的权柄。我这样举这个例子，听懂我的目的、意义是啥了吗？（先认识神。）对了，你得先看见神的美与善、看见神的权柄，这就是让你认识神的目的。当你看见神的美与善、看见神的权柄的时候，你就有了力量跟随神，你就敢放心大胆地跟随神。当你看不见神的美与善的时候，你认为自己的眼睛是明亮的，你看见谁是善的？（自己。）你看见神老是骗你，神作得太过分了，“怎么能给我摆设这个环境呢？”你总是误解神。误解从哪来的？误解总是从你的观念想象里出来，你就不从神的作工里看。人家这个小伙子美与善，人家不是铺张浪费的人，穿着很朴素的衣服，人家去饭店吃饭也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显露、浪费，人家吃剩的还打包拿走。在你的观念想象中“这是有钱人？这是

美善？一桌子人谁都不打包就他打包？”用你的观念来衡量，那是个小人，你还跟他吗？不跟他了。

神作工不合人观念，神拯救人要显明人的败坏，让人脱去败坏性情，神拯救人的目的是要赐给人生命。让你去认识神的美与善，可是不合你观念的时候，你用你的观念去衡量神，你自己就把自己给坑害了。我说这话又是什么目的呢？不要用你的想象观念去衡量神的作工。环境临到了，大红龙一抓捕，该跑的跑，该出环境的出环境了。用二货的话来说，“神大呢，还是撒但大呢？”她就产生这样的意念了！你有没有这样的意念？（没有。）环境没有临到你，临到你你可能也会有。因为什么呢？“我信神信了几年了，最后我成逃犯了，神怎么庇护的我呢？”她是用肉眼看见的这些东西去衡量。应该怎么衡量呢？根据神话来看事，看神怎么说的，神先有话后有事，为什么先有话？先把话说出来，后有了事实，更证明这就是神主宰、神掌管。如果没有前边的话，后边糊里糊涂来了一件事，这是谁做的？还不知道是谁做的呢，你怎么能确定是神作的呢？三十年前说的话今天应验了，这是谁作的？这不用说，没疑问，这就是独一无二的全能神作的。有谁能做成这事呢？这就确定了，这就看见神的权柄了。神就告诉你，大红龙是来效力的、是来为神服务的，神又说什么？大红龙忙得顾头不顾尾还得抽出时间为神效力。效力干什么呢？你说你跟随神多年了，都跟上国度建造了，尽本分还连家都离不开，不愿意出门，那你说神该怎么办呢？神求你？不用。神主宰万有，让周围的人事物效力。好了，兴起大红龙来一个抓捕。早就给你交通过，各个时间段兴起环境的不同意义、目的，一方面是击打，一方面是检验，多层意义，但对生命都是有益的。一部分人显明了，签三书了，淘汰了；诡诈人想进去，不要你了；对神要拯救的人，大红龙一抓捕，赶紧逃亡，一逃亡出来去了其他地方，你能坐在人家家里？是不是该尽本分、该作工呢？你这么一作工福音扩展开了。耶稣的工作怎么扩展全宇的？不就是击打以色列人吗？神三十年前就已经告诉你了，神说：“你们当知道，我的工作扩展之时，我要将你们分散，我击打你们犹如耶和华击打以色列各支派一样，这一切都是为了我的福音遍及全地，为了将我的工作扩展外邦，使我的名被大人、小孩都尊为大，在各邦各族之人的口中都能称颂我的圣名。”神是不是先有话呀？先有话后有事，今天是不是出

现了？从这儿看见什么了？这是神的权柄，看见神的权柄了，即使是神的仇敌也得起来效力。咱每天尽本分应付糊弄、欺骗，导致出了那么多漏洞，反过来今天神还把咱赶出来让咱尽本分，你看见了什么？“呀，神作在我身上的怜悯，我看见了神对我的怜悯、对我的高抬、对我是拯救。那边抓捕我有家不能归，这边我开始尽本分进入神话里。以前每天在家光顾肉体，连吃喝神话的时间都没有，每天活在肉体里边，活在撒但的网罗里边，今天从撒但的网罗里出来，正式开始尽本分走向正轨”，这是不是神供应人生命的一个路途？看见神主宰万有，神作在人身上的都是什么？都是拯救、都是爱。从这里看见，这是不是神的权柄？（是。）看见了神主宰万有的权柄，看见了神的喜怒哀乐。欺骗神的人经过多长时间的修理对付不进入的，坐监，刑罚他、熬炼他；跟随神时间短的人，虽然也有悖逆，但是因为时间短没有吃喝多少，如果让他坐监，他熬炼就熬炼死了。所以不能让他坐监，让他因受大红龙追捕出来，出来进入正轨。都是拯救，都是公义。该反省认识自己的人，关到监狱里边，让他去反省认识自己；该吃喝进入的，离家，每天神话浸透，就像腌咸菜一样，腌在神话里边；应付糊弄、欺骗、不愿意出来、投机取巧的，大红龙一逼成了犹大，把弟兄姊妹一出卖，被出卖的这些人回不了家，人家进入正轨了，把他自己显明了、淘汰了，国度里边不要恶人，这不是各从其类啊？神作工太智慧了！把麦子、稗子分开，稗子捆绑起来，大红龙一捆绑、一照相，让他一签三书，隔两天让他们签个字、报个到，把他捆绑得死死的，他还能去哪儿？咱和他也不敢来往了，不来往这就是什么呢？把他扔到无底深坑了。好的无花果、坏的无花果，看过吧？不听话的、坏的无花果捆绑起来了；好的无花果跑出来了，不管怎么样咱还能带领他，在大红龙权下的无法带领了。跑出来的无花果他还活在光中，不管素质好与坏活在光中，要是做什么事了，揭露解剖了，进入硫磺火湖。不同人都各自进入了正轨，这是不是作工的拔高？（是。）你看见什么了？神太全能了、太智慧了！看到神的权柄，又看到神的性情，看到神的美与善，“这条路我必须得走，我必须得跟”，然后看见神不可触犯，看见各类人的显明，“呀，我不能应付糊弄了，我不敢欺骗了”，制止住你罪恶的脚步了。这些果效从哪儿来的呀？认识神。要想爱神、要想敬拜神，你必须得先认识神，一切都建立在认识神的基础上，你不认识神不可能爱神、敬拜神。你得看见

神是美与善的，看见是你所喜悦的，看见神是有权柄的，你才敢把你交给神，信靠、信赖、交托。你看不到神的美与善你不会跟神，你看不到神的权柄你不会把你交给神。所以说，你得能够看到神的爱，你看到神的爱，是为了你能够还报神爱、能爱神；你看到神的美与善，能够坚定你的信仰；你看到神的权柄，你就敢信靠、信赖、交托；你看到神的智慧、看到神的奇妙作为，你就不会再有怨言。就像彼得，彼得说什么呢？“即使神把人当作玩具一样玩弄，人又有什么怨言可发呢？”彼得为什么这样说呢？“你作的事人测不透，但都有你的美意，都有公义在其中，我怎能不为你的智慧、作为而发出赞美呢？”你不理解，但都有神的美意在其中，你不要随意去论断、随意去想象。你如果有这样的认识，你就不会有消极、软弱，那你的生命就不会受亏损。我刚才说的这个路途清楚了吗？（清楚了。）每认识神的一部分，就得解决你的一部分问题。我刚才举了几个例子呢？认识神的权柄、认识神的性情、认识神的奇妙作为、认识神的智慧、认识神的实质就是爱。这是主体，接下来还得认识神的圣洁。认识神的圣洁的时候，你就不要想着走后门。人都有个小九九，都想走后门呢，老觉得自己是神所喜悦的，老觉得“神不见怪我”。神是圣洁的，是不允许的。你每认识神的一部分，就解决你的一部分问题，那你走路就没有拦阻。

如梦方醒（三）

咱交通这个主体的目的是要干什么呢？是因为你对神的经营计划不关心，你对生命进入不注重。这和不注重生命进入有没有关系啊？（潇雨：因为人不注重生命进入就不会在每天的人事物中去认识，光满足于把活儿干了就行。）刚才我交通的一个大方面是什么？就是让你去认识神。咱交通了为什么让你认识神，因为你对认识神不感兴趣，“我信神只要大难不死就行了，我认识什么神啊？我没有那么大的志向，我也没有那么大的追求”，这不是追求与志向的问题，这是涉及到你生存的问题。所以说，交通这个是解决你对认识神不搭理的一个态度、观点，你认识了这个以后，解开了这个疙瘩，打开了这扇门，你不要自己去关闭这扇门。如果不跟你这样交通的话，不管我交通多少你是处于一种不搭理的状态。认识神，这就是说你在神的主宰、安排，在周围的人事物、环境里边看见神的作为。再一个就是生命进入，生命进入该怎么进入呢？刚才说的这是一个大的方向，生命进入有没有方向？（刘晓娜：生命进入就是看见神的性情、看见神的全能，然后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悖逆。）刚才我是给了你个什么？给了你一个大的诱饵。算不算大的诱饵？（算。）你在这个大的诱饵下才有了一个大的方向、目标，“我得往这方面走”，你不走不行。神的经营计划，神是怎么作工的，然后你怎么才能蒙拯救，这是一个大的方向，接下来应该解决什么？解决你自己的问题。这就是生命进入的问题。生命进入该怎么进入啊？潇雨在这儿做的什么呀？你在这儿是个作工，是吧？在教会建造时期学会了一些作工的要领，作工的基本常识、经验教训，是吧？（潇雨：嗯。）这是一个作工。你在这儿带他们，神用你可取的部分，成全你不足的部分，那就用你可取的部分，再借着你培训他们怎么作工，怎么掌握作工要领，带他们进入作工的正轨。他们没有作工，所以你的使命与责任就是带他们进入作工。带他们进入作工的时候就像保罗一样，但你跑“半个欧洲”的时候你的生命得有进入，你不能光把人家带到作工里边了，你就觉得有资本了，觉得有冠冕为你存留了，那就完了，在这个同时你得学会生命进入，怎么生命进入呢？那就是在你作工的过程中实行真理。在作工的过程中怎么实行真理呢？在作工的过程中遇到各种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用

真理来解决，用真理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你得着真理的过程。简单吧？有没有路？（潇雨：路知道了。就是临到事得具体看。）你临到事不是单独解决这个事。你这里边还有个什么呀？你看见他们一个不如一个，你看见他们上火不上火？（潇雨：也愁呢。）除了愁还有什么？（潇雨：一开始里边有狂妄的性情，后来觉得不能狂，就想着那就带吧，带又不是太好带，但还是得带。）你看见下边的人不好带但还得带，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潇雨：从神领受的话就是神要加给我这方面，是好事。）加给你什么？（潇雨：要是真把他们带起来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会流露败坏，会有情形，那就是共同去进入。）首先神给你摆设的这个环境好不好？你得认识神给你摆设的这个环境好不好。（潇雨：道理上觉得是好的。）还得道理上呢。那你说说你这里边是不是有苦衷？有没有苦衷？你说道理上是好的，那你说说道理上怎么是好的呢？（潇雨：因为在作工的时候确实显明我的这些败坏了，然后神是让我放下自己里面的败坏性情，去解决这些败坏性情，然后维护神家利益，当我实行出来我就得着了。）光显明你的败坏呢？还有什么？（潇雨：还有刚才说的作工中的偏差，对待人没有原则。）你看我刚开始出来作工的时候是怎么作的，我刚开始出来作工看见每一个人都比我强，比我强是怎么强呢？我看见人家作工都比我强，我没有他们的认知、认识，我把他们都当作我的老师，我看见人家都比我强，我得去效仿人家，我走的是什么路呢？我把他们当作老师的时候我去效仿他们，但当我效仿老师去作工的时候，我发现他们不是我的老师，为什么呢？我去作这个工作的时候，我是看着他们那样作工了我才那样作工的，可是当我那样作工的时候，我又看见他们不是我这样作工的，怎么呢？我作工是建立在认识神话的基础上，是一种纯正的，是为了尽本分而作工的，是为着神家利益而作工的。在我这样作工的时候，我才发现周围的人走的都是保罗的路，他们是为谁作工呢？（为自己。）为自己、为肉体、为名誉。借着人家把我带出来，把我带到作工里边，在我的作工里边我又发现他们是保罗。在我一路走过来以后，我发现还不仅是一个保罗，都是保罗。还有的人不如保罗，还有的是法利赛人，还有的人不如法利赛人。在作工的过程中我认识到、看见了一个个魔鬼，看见了中国人。我刚开始作工去外边打仗的时候，我的那个火气、怒气，我老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差劲呢？”就容易往出打。随后呢？好像就磨平了，没脾气了。为什么磨

平了？原来我以为就是那几个人是恶人，结果我看了一下怎么呀？一片都是恶人，都是败坏至深的人。看到这些人以后，我不能消极软弱“这些人都完蛋了”，而是看到了神作工的艰难，看到了人败坏的程度。借着这个环境，我看见人的一种可怜、可悲，更可恨，看见了神作工的艰难，给我这儿带来的是什么？是更大的托付、更大的责任，使命感更加强烈，是负担，给我这儿带来的是负担。

听懂我跟你说的是什么了吗？（潇雨：嗯。）我走的是这个路。你走的路和我走的路一样不一样？（潇雨：不一样。）你走的路和我走的路正好是相反的。你刚开始看见他们“这都是些啥人呢？”你不是把他们当作老师，你是看不起、瞧不起他们，瞧不起以后再看一个一个还又不听话，看见他们都贪恋肉体的时候，你就想“这哪能作成呢？”消极、软弱。他们不行，你消极了，走不动，提拉不起来了，“这些人这能用？这能干啥呢？”有没有这个？（潇雨：我就是愁这个呢。）你看我愁这个了没有？一方面我在这儿是看见人的可怜、可悲、可恨，体尝到了神在这儿作工的艰难，看见了神作在人身上的爱，看见神的忍耐，体尝、经历了，神的爱硕大无比，是吧？又看到了什么？神说“你恨恶大红龙吗？你恨恶撒但吗？你恨恶敌基督吗？”从我作工走过来以后，我经历、体验了，你说我有没有恨呀？我看见这些人麻木痴呆，犹如活死人一样，他们怎么成了这样的？他们就像活死人一样还句句有理，他们叫嚣，还跟你讲理呢。你看见他们是活死人，但人家可不觉得自己是活死人，人家那个撒但的理可多呢。就像今天苏文说什么呢？“我这么年轻，我还没享受过呢”，你说这话浑不浑？你说你这么年轻，这大好的时光，你还不感谢神“呀，神主宰、安排，正是神大作工的时候，正是火箭点燃上升的时候，神把我带到了这个作工时期，我没有错过这个时期。如果我现在五六十岁、七八十岁了，我是不是完蛋了？我要是早来到世上三十年，我就完了，跟不上步伐了，理解能力也差了，行动也迟缓了，不行了。”我要是苏文的话，我会怎么呢？我应该是感谢赞美，“神呀，你对我太恩待了，正好国度建造的时候我进来了，我就没有受过教会建造的苦，教会建造扩展福音工作，我一天都没扩展，我一步就到了筵席上吃筵席来了，正好在我年轻、有力量的时候，我能坐在桌子上‘贪吃’，把老年人一脚踢开，正好我在这儿还有本分可尽，这是多大的恩待与怜悯呢！”应该从你身上发出

赞美之声。可是看不到你的赞美，你还消极软弱、埋怨呢。看到人对神的误解，看见他们的可怜、可悲、可恨，反过来看见人活在黑暗中，你有太多的工作要作，有太多的人等待着你去救，同时你为什么能看见这些的？因为你活在光中，你是不是得着神的恩待了？（嗯。）你看见你得着神的恩待、高抬，你对神是赞美，而同时你还得着更大的什么？这些人为什么走向这个道路呢？这就是受了撒但的迷惑，这就是受了大红龙的捆绑、控制，活在了撒但的捆绑、控制下，每天吃着牛马一样的饭食，在阴曹地府横躺竖卧，喝醉了那淫乱之酒东倒西歪。你看到这个场景以后，是对大红龙的一种恨恶，对撒但的一种恨恶，对中国人的一种认识，你在神话里更看见了人不仅是麻木痴呆、弱智，还和活死人一样，神话和咱说了多少，看今天苏文的这个表现，神话说了这么多，对拯救的话一句听不进去，她那个明亮的眼睛看见的就是她还年轻、她还能享受、她还能背叛，这就是中国人！“哦！”一看这就是活死人。你怎么能够认识神话呢？你怎么认识到神对人的恨恶呢？你怎么认识到神对大红龙、对中国的每一寸土地都要咒诅呢？神为什么就这么恨恶中国人呢？“哦，体验了。”怎么体验到的？怎么经历到的？你怎么有这个认识的？神摆设了大批的效力者，这些人都是为你效力、为你服务的，神为了拯救你摆布了多少效力者、多少演员，你还消极吗？（不消极。）你是赞美、感谢。感谢的同时对他们是可怜，“呀，神为了赐给我生命，为了让我有这么个认知、认识，让我能够恨恶大红龙差派了这么多演员，让他们做这个演员，这些演员如果他们得不着真理，那就算了，完全淘汰了，最后受到了惩罚。”你说他们在这儿每天也尽本分呢，最后受到了惩罚，多可怜呢？“借着这个蒙拯救的过程，借着神作工的过程，尽我的能力、尽我的力量，也算我预备善行，也算对他们的灵魂负责任，我得尽力帮助扶持他们，我得尽力去给他们交通，让他们明白，让他们走上这条正道，我拯救人是拯救他们的灵魂，是救他们，是我对神的还报，还报神爱，是我对他们的一种爱。”这个时候你还感觉到累吗？（不累。）你帮助扶持他们的时候，人都是有知觉的，等他们的灵苏醒的时候，等他们的良心、理智复苏的时候，他们能看见你在他们身上作的是拯救、作的是爱，他们不感激你吗？不感恩于你吗？你不是与神同得荣耀吗？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潇雨：好事。）这都是你的收

获，又是你的动力、又是你的责任与使命，这是你该经历的，是你该有的认知。这是我把我的经历给你。

王静那时候也是，她带的下面的这些人你也都看见了，一个个都带不动，说多少他们都不听。不仅是为了作这个工作，把这个工作作了，更主要的是这是筵席，你的生命得长大。神为什么摆设这些人事物呢？神为什么在大红龙国家作工呢？神为什么不去以色列作工呢？以色列人多好带啊，一说就行，中国人都不听你的。神在中国作工的目的是什么？神在中国把这些人作成，神才能得着更大的荣耀，把这些人作成才看见你的忠心与责任尽到了。你要是和以色列人说，还用作这么大的工？你说一句话，安排下去，好，这件事就完了。你的忠心呢？能操练了你吗？能显明了你吗？所以，借着这个得着多方面的真理。王静写出来文章了，她还有埋怨呢，是吧？埋怨好不好？埋怨是什么东西？你们整理文稿呢，对埋怨有认识了吗？（潇雨：发怨言是触犯第一条行政。）知道是触犯行政了，有没有认识？发怨言是什么性情？发怨言触犯哪一条行政了？（潇雨：触犯第一条行政，“人不得妄自称大，不得自尊为高，当敬拜神，尊神为高。”）怎么就自尊为高了？（潇雨：站在神的位置上。）你有没有发过怨言？（潇雨：发过。）为什么会发怨言？发怨言就是你把你自己的想象、认为放在了对的位置上，用你的这个想象、认为去衡量神的作工，这就是说你触犯神的性情了。当遇到一件事，你不要去发怨言，你发怨言还能得着真理吗？（不能。）为什么得不着真理呢？你一发怨言，就已经定性了，就成为一个定论了，就成了你的一种论断了，因为你的态度已经出来了。借着这个去认识发怨言是什么性质，发怨言就是把自己所认为的当作对的事物，然后用自己认为的对的事物去衡量神所作的。咱作为一个受造之物应该有个什么态度呢？（潇雨：有理智。）你对神的作工只有接受、顺服，别无选择。接受、顺服，第一个不管认识不认识先接受过来。第二个顺服，怎么能顺服呢？在里面寻求，就是彼得说的话，“你作的事人测不透，但都有你的美意，都有公义在其中，我怎能不为你的智慧、作为而发出赞美呢？”你寻求神的美意，“什么美意呢？”人只是在神的作工中去寻求、认识，不要轻易去下断案。

潇雨，现在你对进入有方向了吗？（潇雨：嗯。）说说。（潇雨：在作工的过程中一方面看自己流露什么败坏性情，另外就是看作工的对象属于哪类人，然后找真理原则进入。）先把态度、观点摆对，先站对立场，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潇雨：作工的。）作工的？站对自己的立场，不仅仅是作工，你还得负责，负责带领他们生命进入，不仅是作工还要带领他们生命进入，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实行真理，你得看怎么能把别人带到这条路上呢。（王静：败坏性情其实不丢人，咱来到神作工当中就是为了解决咱的败坏性情，就像咱去医院看病，就是因为有病才去看病呢。今天败坏人类接受神的拯救，人能没有败坏？这是不是正常的呀？你经历几年，每一个败坏是怎么解决的，这才是见证神的作工。当你的败坏性情解决了，你就对神的作工更加认识了，你就走上信神正轨了。潇雨，你和我刚开始是一样的，在教会建造就是作工，就谈不上进入，我以前就把作工当中的求真求细、作工当中的长进、作工当中比别人忠心、扭正作工当中的偏差等等当作了生命进入，其实那不是生命进入。所以，为什么当我跟上国度建造弟兄把我的作工全否了的时候，我特别难受、特别气，因为我把以前的那些当成资本，当成进国度的通行证，我就认为那是进入，所以我长期看不起别人，认为别人还没有我这些，他们没我作工好，他们没有像我一样在作工当中得着的这些经验、原则标准，而我把这些就当作了生命进入，当成了资本，所以到了国度建造我就看不上这些人。这些人要不就是被开除的，要不就是多少年不跟的，要不就是连作工经验都没有的，你说我能看得上吗？我一下就对国度建造“刮目相看”，“这还国度建造呢？这都是些啥人呢？”我是不是把自己看得高了？因为我在教会建造从没掉过队，我这么多年就一直是这么过来的，不像他们，这么多年不跟了、被开除了，我就没经历过这些，我就认为被开除的没有一个好东西，你看我把自己看得好不好？我虽然跟上国度建造了，但是从我内心深处就看不上这些人，对这些人是藐视、贬低，这就是我狂妄自大的表现。我为啥狂妄呢？因为我就是把作工当中的经验教训当成了资本，当成了生命进入，就像神说的“经历了多少年的圣灵作工，保罗的变化微乎其微，几乎仍是一个天然包，仍是以往的保罗，只不过是饱经多年的作工艰难，他已学会了‘作工’，也学会了忍耐，但他的旧性——争强好胜、唯利是图的本性在他身上仍是存留着。”保罗只是在作工当中长进了许多，但他的性情变化

是微乎其微的。我在作工当中确实是掌握了一些，作工比任何人都强，毕竟多少年了，这些就成为我的生命了，一作就认为比别人强，各方面都能抓到位，这些就成了我的资本了，其实这些不是生命进入。所以跟上这一步的时候，弟兄把我的这些全否了，因为我把这些就当作生命进入了，我一来弟兄就把我的这些全否了，说这不是生命进入。这就是一个真正转变的过程，作工与进入，弟兄说任胜是进入，我是作工。把我打死，把我的全部否掉，那个时候半年内我真承认了，确实就是弟兄说的那样，刚开始虽然弟兄打我是作工，但我不承认自己是作工，“我确实是进入，我比任胜强多了”，还是认为自己比别人强。到最后把这些作工都否了，自己承认自己是作工，确实认识到了。为啥要这么对待我呀，就是因为自己光作工不进入到最终还是死，走的路就是错的，所以必须得有这个转折。从承认自己是作工，到最后改变自己，就开始效法任胜，看人家是怎么走的，这才开始走进入的路呢，要不然自己就觉得对着呢。就像潇雨一样，“他们太差，我要把这些给他们输送进去”，潇雨，看到了吗？我那个时候也是这样，“他们差得太厉害”。是，咱以前装备的实用的是可以用到的，但是得看到如果咱一直往这条路上走，这是错误的，咱得在这方面能够认识到什么是生命进入，有一个大的转变，把自己作工的这些看明白，看到自己是作工不是进入，最后才真正去走进入的路，才开始走进入的路。就像刚刚谈的，以前不管摆设什么环境，我一切都是为了作工，不管怎么样都是围绕这个去作，后来才知道，神摆设这个环境，这个环境临到我，人家说什么话我都得去看、去寻求，不能把人家的话都否掉，这才慢慢知道什么是进入，才开始去走进入的路。就像让唐馨和王丽萍找你完善她们的文章，她们心里是不愿意来的，这是她们里边的一个败坏观点，“你说我的文章写得不好”，人里边还有个地位之心，“我的文章写得不好，还让你去给我批改”，虽然她们不敢这么明说，但她们心里有这些东西。所以她们就能这么去做，下边人肯定也会这么去做。同样你明白了一些真理的时候，你临到这个事，你里边有这个意念，但你能不凭这个意念活着，这是不是一个改变？神摆设这些环境，就是让你看到神的心意是什么，只要是对神作工有益的，就能够去维护、去走，有流露的时候不会根据这个流露去做事，而是有知觉、有认识，去改变，这就扭转了。所以你这个也是一样，你作工的时候不可能没有这些环境，就要有这些事，你是总怕

这些事临到。这些事临到你流露什么意念，你有这个意念是怎么去走的，这是不是你的经历？是不是从这里边开始啊？不管哪一方面，神不是根据人进来的时间长短，现在用你就是因着你擅长这方面业务，神培养你几年，这是你的特长，也是神给咱的这些东西，对工作有益，但是进入方面还需要咱去长大。）

潇雨，不消极吧？（潇雨：不消极。）怎么想的？（潇雨：现在这个阶段就是保罗，看怎么摘掉保罗的帽子，怎么走上彼得的路。）不敢消极了，“哎呀，我走的是保罗的路，我不走了，我走彼得的路呀”，工作放下不作了，坐着看神话，揣摩神话呀。能听懂吧？（潇雨：能听懂。）不敢走了极端。作工和生命进入是相辅相成的，进入离不开作工，进入离开作工那就是纸上谈兵，不存在的。因为你的作工离不开进入，进入离不开作工，进入什么呢？进入就是让你操练维护神家利益、维护神的作工、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操练敬拜神。如果你不在本分上操练，你去哪儿能操练呢？你去肉体里能操练？所以离开作工不存在有进入，如果作工离开了进入，那就是作恶。因为作工就是让神话来掌管你的过程，神话在你身上能作王掌权，能管理你这个人，你这个人能够按神的话去做，那你这个人就是维护神家利益的。如果你没有生命进入，也就是神话在你身上不能作王掌权，神话管理不了你这个人，那你这个人所作的工作是什么？就有太多的天然。太多的天然是什么？那就是凭你自己的想象观念、认为在作工，那你作出来的工作就是处处打岔。有好多人说“我想好好作工呀，但怎么作完就是打岔、作完就是打岔呢？”他为什么作完工以后就是打岔呢？他想的是“我好好作工”，但他的存心、目的是什么？他有神话依据吗？他不是让神话作根基，不是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实行真理，这个本分他怎么能尽好呢？怎么能尽成呢？他尽本分的时候，看见他也有劲儿，但他尽本分的劲儿是从哪儿来的？如果没有神话进来，神话没有掌管他，他的那个尽本分都是有太多的野心、欲望，他为着他的地位、名誉要么就是搞交易，骗取、换取，他有着这些性情在里边，你想他这本分能尽好吗？能尽成吗？不可能！那做出来的都是什么？都是作恶的。还有苏文的这个消极软弱，这个消极软弱是种什么？你从消极软弱里边能看见什么？不能白消极软弱，得有认识。有什么认识？（苏文：看见当神给我恩典、赐福的时候我就能双手接着，但是

肉体稍微受一点苦、利益受一点亏损就受不了了，看见自己就是来骗取的。）你来神家是来骗取的，你是来混的、是来骗的，你不是来敬拜神的。这是不是对自己的一个认识？这个认识怎么得来的？（苏文：因着神摆设的环境得来的。）嗯。对自己的认识是因着神摆设的环境，如果神不兴起这些环境，你还在那个温暖的家舒舒服服地尽本分，你以为你自己还是敬拜神的人，你在舒服的家好好的也不可能让王静把你赶出去，是吧？那你也就不可能有这个环境。那神兴起这环境以后，你为了安全不得不出去，这环境是从哪儿来的？神兴起的。神兴起环境的目的是干什么呢？（苏文：让我认清我自己。）让你认识自己呢。虽然肉体受了点苦，但是让你认识了自己，显明了你，显明你是为了让你认识自己，这是不是一种生命的供应呢？那你看见了什么？是不是看见了神的手？（苏文：是。）看见了神的主宰、安排，看见了神的权柄。你有这方面鬼道道的时候，神摆设环境就要显明你。

刘晓娜呢？是不是一样的呢？借着这个环境显明你什么了？（刘晓娜：怕没归宿。）你怕没归宿，你是为了归宿来信神的。你出来尽本分不是为了完成受造之物的使命与责任，始终是为了一个归宿。你是为了归宿而尽本分，并不是为了完成你的一个责任。这是一个进深的认识。你这个流露出来的是什么呢？你怕神家不要你，是吧？这是个什么表现？（刘晓娜：怀疑、猜测。）这就是撒但给你的怀疑、猜测，什么都猜测。给你什么信号了吗？你说你这个人邪恶、诡诈到什么程度了呢？明明知道是因着环境回了家，是不是很明确的？明明告诉你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吃了就得死，你是看见环境了，看见是因着环境让你回家的，你能猜测“不要我了？”你说你邪恶不邪恶？人不大，倒是挺邪恶的！不能以诚待人。“环境临到不是我一个人回家了，确实是环境临到了，工作都放下了，谁愿意放下工作呀？”咱没有分辨、辨识能力，你为什么没有分辨、辨识能力呢？（刘晓娜：因为自己诡诈。）就因为自己诡诈。人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以后感觉自己眼睛明亮了，看清楚了，“王静就是不想要我了，多长时间了还不让我回来”。你活在自己的想象观念、认为里边，连分辨都不去分辨了。不去分辨、不去辨别、不去看逻辑性，没有逻辑性了，凭空而来的想象观念，你说出奇不出奇？没有任何逻辑，也没有任何迹象，也没有任何

人给你传达信息，苏文也没和你说“人家都各就各位了啊，就剩你一个人还在家呢”，那你怀疑怀疑也算有个根据，你什么根据都没有就能怀疑，凭空就来了，这就是眼睛明亮带来的后果，连基本该有的理智都没有了。什么叫理智呀？理智就是理性的，得有根据、得有推理。“因着什么呢？根据什么呢？这次王静就让我一个人回家躲环境，别人都没有回家，就让我一个人回家躲环境，这里边是不是有用意啊？人家用智慧把我赶出来了？”这也算有个根据、有个依据，“别人都出来尽本分了，就没有通知我”，有个根据、依据，这就是根据、依据。分辨能力、辨别能力，都是有个依据、有个逻辑，可你呢？逻辑、推理完全都没有，完全就是凭想象，还带来了消极软弱，还流泪呢，你说你这泪流得冤不冤？凭空而来。如果你要是不吃“善恶树”的果子，如果你没有凭空想象的这一出，那你是不是要根据事实说话呀？再说了，“王静安排的让回家躲环境，王静是谁啊？我怀疑别人，我怀疑苏文，我还能怀疑王静呢？你说别人不可信，连王静也不可信，那我跟随谁呀？”你把谁都控告了，“不行，王静说有环境，那就是环境来了，其他人也在躲呢，这就是个事实问题，不用说我着急工作了，王静不比谁着急啊？弟兄他能不着急啊？环境临到导致工作也作不了，这是怎么带来的？因着什么呢？这是因着大红龙追捕，大红龙太邪恶了！”如果你这么一想，你就找到冤家对头是谁了，是大红龙，“大红龙抓捕的不让人敬拜神，地震、瘟疫来了还不让我敬拜神，我想大难不死，大红龙还追捕呢”，你说大红龙恶不恶呀？借着这个环境，让你恨恶大红龙，恨恶它是为了让你背叛它，不活在它的权下，对它有个分辨认识。“大红龙怎么这么邪恶呢？不经历这个环境以前我还不知道呢，经过这个环境我才认识到大红龙的邪恶，我恨死它了，我要站在神一边。”这就是有良心、理智。本来摆设这些环境是要增加你对大红龙的恨恶，增加你对神的认识，让你看见神在人身上作的这么大的工程，让你看见神的爱，神的爱惜、怜悯。本来是让你看这个呢，可你呢？一吃“善恶树”的果子以后，这些收获全部没有了，该有的收获都没有了。还记得神说什么话了？神说：“随着灾难的降临，我的名也随着广传，你们若不谨慎小心，会失去你们应得的那一份的，还不害怕吗？”这是不是你失去了你应得的一份？对神的认识就是生命。对自己的认识，“经过弟兄这么一交通，看见原来自己这么邪恶、这么诡诈、这么猜疑人，在神的作工中、摆布中，我没有认识该认识的、该经历

的，反而是活在自己的想象观念里边。经历过这些以后我看见了自己的诡诈，认识了神的作工，神作工不是一条线，而是甩来甩去，神作工就是为了显明人，显明人的败坏性情让人去认识、让人去背叛，这才是神的作工。”人在万事万物中看见神的手、看见神的主宰、看见神的权柄，“哦，神就在我左边，就在我右边，这就是神作的”，看见了神，看见了自己，这就是收获。苏文看见了什么？你刚才说你看见了什么？（苏文：看见自己是骗取，看见神就是借着这个环境显明我，让我认清自己。）“看见了自己的瞎眼，竟然不认识神的作工；看见自己产生埋怨，还有了回归世界的心；看见自己信得可怜，看见自己没有真实的信。就借着这么一个环境，就把我给显明了，我跟随国度建造这么长时间了，还以为自己生命有进入了，半天可怜得没有一点生命。”从这里边更应该认识神的作工，不仅认识了自己，还认识了神的作工，神作的什么工作呢？神作的工作就是显明人，引狼出洞、引虎下山。狼、虎是什么？就是你的败坏性情，就是让你认识，认识了以后让你去恨恶它、背叛它、脱去它。同时让你认识神的手，神摆布万有，大红龙在神的手中任神摆布，借着它来效力成全神的作工，神的话一句一句都应验了，“确实是，经过弟兄这么一交通确实看见神话一句一句都应验了”。祭司弟兄讲道交通说：“能够绝对地顺服基督该具备什么？不管基督所说所作是否合乎你的观念都能顺服、无条件地顺服。人让你把树栽上，把根埋在土里头，基督说‘不，你把树梢埋在土里头，树根朝上’，你咋办？”（摘自《上面的讲道交通·33-D6-30》）神让你倒栽柳，你栽不栽呀？“我以前说‘神都告诉我让我倒栽柳呢，我绝对倒栽柳呀’，可今天一件事情显明了我，我栽不栽？我不栽。”你说什么呢？“我信神就应该住温温暖暖的家，我的生活应该是向前的、拔高的，哪还能有这样落后的生活呢？哪还能击打牧人呢？哪还能羊群分散呢？羊群只能成就还能分散呢？”活在你的观念想象里边。

反过来再看，借着这一次的环境显明了多少人？就因为“倒栽柳”显明了多少人呢？看教会里边的犹大，还有出来躲环境的。你看那边的包米华出来躲环境呢，大红龙都去她家查她了，给她照相了，咱家怕大红龙来抓她呢，给她安排了一个家，让她出去躲在别人家里。她在接待家还没躲了一个礼拜呢，憋不住了，拿上接待家姊妹的卡给她闺女

打电话，去找了她闺女，她闺女又带着她去了接待的姊妹家把她的东西拿上回了她家。你说这是什么人呢？咱好不容易给她找的家，怕大红龙抓她呢，她反过来住了一个礼拜就住不下去了。就跟苏文一样，“这信神信成什么了？”把她放在农村里边是为了保护她的安全，她还顾她的安全吗？她考虑的是什么？她考虑的就是她的家，“我就是回家大红龙把我抓了又能怎么样？抓了无非就是签三书，签三书以后不就自由了吗？”那时候她想的就是她的家，信神第二，生活第一。那还是信神的？所以借着环境显明，她就不是信神的人。借着这个环境要干什么呢？就是检验人，神来拣选人。信神就是操练人能顺服神，借着各样的环境，就看你能不能顺服，甩来甩去就看你能不能顺服。为什么让你倒栽柳？就看你听不听神的话。你总用你的思想观点，“那还能倒栽呢？倒栽就不能活”，你就不倒栽，说明你就不顺服神。以前人要出来尽全职本分的时候，先检验一下，怎么检验呢？人出来尽全职本分的时候高兴不高兴啊？高兴。全职尽本分是去哪儿尽本分呢？咱家就先安排了一个地方“世外桃源”。“世外桃源”是什么地方呢？叫的是好名字“世外桃源”，只有山，连水都没有，光秃秃的，没有人烟。去“世外桃源”干什么呢？游玩呢？是去干出力活儿、脏活儿呢，还不是在平原地区，就在山上。在城市里边生活的、在农村里生活的最后还得爬到山上，去山里不是游山玩水、修身养性，是干出力活儿、脏活儿，干上三年，看你是什么反应，看你能不能顺服。苏文，让你去“世外桃源”干上三年？不用干三年，干三个月行不行啊？（苏文：不行。）三天都不行。你说咱的顺服在哪儿呢？所以要出来尽本分先得经过“世外桃源”的熬炼，你得有这么一个基本的顺服才行，如果连这个都顺服不下来，那还能行啊？出来两天、三天回家呀，一不合观念回家呀。所以说得经历苦的试炼，连这个基本的环境都受不了，那不能要。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熬炼，借着这个环境，好了，出来躲环境的住的是什么家呢？有的接待家好一些，对你好一些，还有的接待家不好，给你脸色看，你连饭都吃不饱，你行不行呢？你信接待家呢，还是信神呢？历代使徒给咱作了标杆，以利亚吃的是什么呢？（乌鸦叼来的肉。）吃的是乌鸦叼来的肉，喝的是约旦河里面的水。你还没有去喝约旦河里的水呢，你倒怎么呢？你倒手也冻得伸不出来了，跟不动了。这是多大的距离呢！从这里边看到神作工的奇妙，对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熬炼、试炼。把人也试炼了，在试炼的过程中，

把各类人，把各类人的归宿分开了，信与不信的、追求与不追求的分辨出来，抓捕了人的罪状审判刑罚，然后你就没话说了。如果你每天在温暖的家尽本分，然后没有什么不合你观念的，审判你的时候说你是欺骗，你承认吗？你不承认。抓捕你的罪状，是为了审判你，是为了让你认识自己，让你能顺服下来，哪天惩罚你你也没有疑问，因为你是个骗子，你不是跟随神的人。同时也让你看见了神的手，看见神所作的工作，这就是认识神的作工。神不仅用话语供应人，不仅审判刑罚人，还咒诅人，还兴起环境磨炼人、熬炼人。从这里再看神话的应验，在经历之中看见神，看见借着这个环境，兴起这个环境有多大的收获呢？把一些怕环境的、怕大红龙的、背叛的捆绑起来；配合神作工的出来，进入，这不都是作工果效？有谁能作成这事呢？你能分辨得了吗？你能把那些投机取巧的处理了吗？借着这个环境神轻而易举地甩来甩去，把稗子、麦子分开了，抓住他的罪状。包米华出来以为她自己是个好的，她在教会的时候嫌不给她安排尽本分呢，她以为她比这个强比那个强，这一个环境一显明，强什么呢？原来计划开除她呢，一说要开除她，她赶紧写认识，说接待家是神经病，她是有原因的，找借口呢。从这儿看见什么？神说什么话了呢？神说优胜劣汰，就这么一批一批地甩，该出去的出去、该剩下的剩下，人数越来越精，要达到这个程度。苏文，有收获了吗？（苏文：有了。）今天又看见神的手了，不是看见神虐待你了，而是看见神恩待你，给你摆设环境是对你的一种恩待，是拣选、是试炼，你站不住见证就成试探了，试探就被淘汰了，你站住见证就是试炼。在拯救的过程中那是显明、是拯救，如果是在作工结束时期，那是各从其类、是淘汰、是定罪，不管怎么说都是好的。

刚才说的这个能听懂吧？认识有没有路呢？我告诉你神是美与善的象征，神有主宰万有的权柄，交通了以后你感觉，“是，应该认识”，认识了以后自己就能主动配合，可这条路该怎么走呢？怎么就走上这条路了呢？苏文，有没有路？苏文，要是再给你摆设这个环境，手又冻得拿不出来的时候，“弟兄让我认识神的爱呢，我好好尽本分了呀，怎么又让我手冻得拿不出来了呢？这爱在哪儿呢？”会不会？（苏文：看我有没有变化，看我还是骗取吗？）我在这儿给你立了个标杆，你看我是怎么走这条路的，你们在我身上看见这条路了吗？（刘晓娜：神

摆设的都是好的。）我给你一条路，给你一条捷径，这是你必须走的一条路。神是一切美与善的象征，既然神告诉你了，你是信神的，那这句话你就不能再加工了，你不能说你的眼睛明亮了啊！神是一切美与善的象征，不管出来什么样的事，不管遇上什么样的环境，不管是地震、瘟疫或者你感染病毒了，神永远是美与善的象征，神是公义的，神永远是公义的。不要哪天地震砸了你的腿了，你就喊“这是神的公义？公义在哪？公义就是把我的腿砸断了？”你又拿上你的观点、你的认识去衡量神的公义，这是大错特错！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环境，你始终是一个方向，神的话就是标准，神的话就是你的方向，就是你的方向标，神和你说的话始终不能动，不管你再遇上什么环境，你要先定性神的话，神是一切正面事物的象征。神的权柄呢？有生命的、没生命的都在神的主宰中。你看见不合你观念的事情发生了，哪天你的兄弟出车祸了，腿撞断了，好事还是坏事？（好事。）什么好事呀？首先确定神作的都是好的。先看你兄弟这个人是不是对的人，如果他有问题，“呀，神公义！”如果确定你兄弟他是没问题的，你兄弟就像约伯一样，人家是敬畏神远离恶的人，但是他的腿被撞断了，这是什么意思呢？你先不能定规“他怎么可能把腿撞断呢？神的公义在哪儿呢？”你不能去质问神，不能用你的观念去衡量神。应该先把神放在那边，“神是公义的、神是美善的，既然撞断了他的腿那这是命中注定，肯定他办什么事了我不知道。或者我就是知道他和约伯一样，没有办什么坏事，那神也是公义的。怎么是公义的呢？他是受造之物，神想怎么作就怎么作，撞断他的腿神就不是公义的了？神就不是美与善了？”再不明白，“呀，有神的智慧在其中”。智慧在哪儿呢？寻求、等待，不要去定论。过了三个月中国打仗了，招兵呢，其他人不当兵还不行，都被招走了，你兄弟是一条腿，要不要他呢？（不要。）这个时候你是不是看见了？所以你不要提前下断案，你等待、寻求，你寻求得来就寻求，寻求不来就等待，走彼得的路，彼得说什么呢？“你作的事人测不透，但都有你的美意，都有公义在其中，我怎能不为你的智慧、作为而发出赞美呢？”这是个方向、目标。神作在人身上的就是拯救。刘晓娜，把你放回家了，本分也尽不上了，“这是神不要我了？这是神在拯救我，神是保守我，怕我出环境。”或者你认识不到，“我不知道神是什么用意呢，但神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供应人的生命，是为了拯救人”，把神先放在“神作在我身上的都是爱”这个位置上

去认识、去寻求。你看我是怎么走的，兴起这么大的环境，有的坐监了、有的成逃犯了、有的背叛了，你看见我怎么走的？我说环境不好了吗？（没有。）不管我再遇到什么环境，我在这个环境里边我看、我寻求神的心意是什么。首先，先把神放在公义的位置上，“该！任胜坐监了，该！”首先第一句是“该！”那我就看任胜肯定有问题了，没问题怎么能让她坐监呢？坐监的意义在哪呢？再看她的工作，一看她的工作，再从下边了解她作的工作，“该！”和她配搭的二货不作工作，让她出来躲环境还不愿意躲，出了那么大的事情，还在那儿哭呢。大红龙去她家抓她妈的时候，咱的祭物和其他东西就在她家放着呢，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咱在这儿就赶紧祷告，求神遮蔽大红龙的眼，让它找不见家门，大红龙去了三个人搜查了三个小时，把楼上、楼下全搜了，就是没找见咱的东西，它就找不到。随后咱的人把祭物拿走了，我就不知道为啥咱存放在她家的其他东西还在那儿放着呢，二十天了没有人过问、没有人管。结果有人出卖了，大红龙又二次过去搜家，把咱的东西都拿走了，把书也拿走了。为什么能临到这样的环境呢？因为带领不作实际工作，二十天了只想回家。这边告诉她“那边有环境，怕人家出卖你，你不能回”，她离不开她家，“人家不出卖我，我没有环境，人家没有抓我”，这边不让她回她觉得是逼迫她呢，我说“就你这个情况，你怎么回呢？你回去计划怎么办呢？大红龙抓到你，你要么是出卖，要么是坐监，就两条路”。二十天不作工作，面临这样的环境，第二次，也就是二十天以后，这件事情就发生了，大红龙把书给收走了，咱在那儿存放的东西也被收走了。收走以后，有了物证，成什么了？人家就要判你的刑呢。好了，进去的人谁都不出卖，就出卖二货。从这儿看到什么？这不就是神作的？“你不是说你没环境吗？你不是想回家吗？你回呀。”处处看见就是神作的。如果活在人的想象里边，“这把神家的东西，神家利益都亏损了”，但是神拯救人呢，神要显明你。所以说不管出什么样的环境，首先你得认识到神作的是拯救人的工作，神赐给人的是生命，神是刑罚人、淘汰人的。不管出来什么事，就按照这个方向、目标，你就在神说的这个话的圈圈里去认识，那你就能看见神所作的，就能看见神的公义。当你去事情里纠缠的话，那就是“张三对，李四错，这次是跟着谁造成的，下次我可不能怎么怎么”，那就进到事情里了，那是一个作工，你不能只在作工里边，你得去神话里边认识神，不能白白去经历。我刚才说的这

些听懂了吗？（嗯。）这就是解决“倒栽柳”的问题。神作工是为了取缔你的观念，因为你容易拿观念定规神，所以神作工不合人的观念，用不合人观念的事来显明你，淘汰你的观念、定罪你的观念，让你否认你的观念，不然你总觉得你眼睛明亮了。如果神作工合乎你的观念，那你就更完蛋了，“我眼睛就是明亮了”，那你怎么能顺服神呢？所以说神作工恰恰不合人的观念，不合人的观念就是要显明你，取缔你明亮的眼睛，让你成为一个瞎眼的人，让你看不见。神是信实的，怎么信实呢？神怎么说就怎么作。神所说的，神的话，神的性情喜怒哀乐，是什么就是什么，你始终以这个方向去认识、去看，那你就能看见神的权柄。如果你用怀疑的眼光，“神还能这么作呢？人应该是一步一步上升的，怎么还能成这样呢？”当你这么去看的时候，你能看到神的权柄吗？你能看到神的主宰吗？你不可能看到神的主宰。

286　无人关心神的经营

1　人类信神的最可悲之处就在于人在神的作工中搞着自己的经营，却置神的经营于不顾，最大失败之处就在于人在追求顺服、敬拜神的同时也在编织着自己理想中的归宿梦，盘算着如何如何才能得着最大的福分，盘算着如何才能得着最好的归宿。

2　即便是人都了解了自己的可悲、可恨与可怜，但又有几个人能轻易地放弃自己的理想与盼望呢？谁又能阻止自己的脚步不再为自己打算什么呢？神需要的是与他紧密配合与完成他经营的人，需要的是为了顺服神全身心投入他经营中的人，而不是每天伸出双手向他讨饭的人，更不是为他有点花费就等待向他讨债的人。

3　神恨恶那些有点奉献就等着吃老本的人，恨恶那些对他经营工作反感只愿谈上天得福的冷血人类，更恨恶那些借着他拯救工作的机会而投机的人。因这些人从不关心神要在经营工作中成就、得着什么，他们只关心自己如何才能借神作工的机会得福分，他们根本就不体贴神的心，只关心自己的前途、命运。那些对神经营工作反感、对神如何拯救人类、对神的心意丝毫不感兴趣的人，都在神的经营工作之外作

着自己喜欢作的事情，他们的行为不被神纪念，不被神称许，更不被神所看中。

——摘自《神三步作工的纪实精选》

602 信神成功之路

1 保罗与彼得的归宿就是按着能否尽到受造之物的本分而衡量的，不是按贡献的大小而衡量的，是按着他们原有的追求而定的，并不是按作工的多少或人对他们的评价而定的。所以说，追求主动尽受造之物的本分是成功的路，追求真实地爱神的路是最正确的路，追求变化旧性纯洁地爱神这是成功的路，这是成功的路。

2 所谓成功的路就是恢复受造之物原有的本分、原有的模样的路，就是恢复受造之物原有的本分、原有的模样的路，是恢复的路，也是神从始到终作的全部工作的宗旨。若是人的追求中还掺有个人的奢侈要求与人不合理的盼望，达到的果效并不能使性情有变化，这就与恢复的工作相打岔，无疑不是圣灵作的工作，那就证明这样的追求并不是神所称许的追求，并不是神所称许的追求，不是神所称许的追求还有什么意义呢？还有什么意义呢？不是神所称许的追求还有什么意义呢？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成功与否在于人所走的路》

57 .人超不出神命定的轨迹

人超不出神命定的轨迹（一）

（萧文：我卡里的钱基本上给骗子转完了，就剩几百块钱了。公安局现在把我的卡冻结了，一个月不让我用这张卡，说是为了保证我的资金安全，害怕我再次脑子发热给骗子转钱。）你上了公安局的当了，他不冻结骗子的账户，他冻结你的账户。你没有立案，他就没法冻结你的卡呀。而且你这件事情是才发生的，是一天之内发生的，骗子那边有账户，就可以冻结骗子的账户，就可以追回呀，追回以后钱就返回到你的卡上了。（萧文：公安局就没有追回，人家就不追查。）人家追回来了你知道吗？（萧文：是啊，人家追回来我也不知道呀，追回来也是归到公安局了。）所以人家就冻结你的卡呢，追回来的钱就是人家的了，不是你的了。你就不立案，破案了也不是你的钱，不破案也不是你的钱。公安局就没有让你再给骗子刷一笔，然后抓个现场？没有和你这样说吗？（萧文：没有。）官匪一家，公安局人家才是大骗子呢。（萧文：对方的账户什么的都能看见，就是你说的，他不冻结骗子的，冻结我的。我真的是太傻了，白活了四十多年。）想钱想疯了。（萧文：当时就是想钱想疯了。）没钱花了？打官司现在是什么情况呢？打了多长时间了？（萧文：打了一年的官司，三场官司花了几万块钱，到头来回到原点了，跟没打官司的时候是一样的，婚也没离，房子也没卖。）你的房子是高层，是吧？（萧文：高层。）你就没有让一步，让他少给你一点，利索点处理完？（萧文：他现在做生意都赔得没钱了，他现在少给我点都没有。）打官司抓了你的心了吧？（萧文：我的心本来就小，就放不下啥事，任何一点事在我心里都会成为事，都抓我的心呢。）就活在这个里边了。（萧文：嗯，这一年过得都抑郁了，没精神，不像刚开始的时候活蹦乱跳的可开心了，现在不开心，可难受了，但是也没有退路。以前觉得这个家庭自己可无所谓呢，但现在呢，当老公背叛自己的时候，自己经受的是断崖式的，接受不了。情感这方面外表看是无所谓的，强颜欢笑，装得坚强，其实晚上内心也会胡思乱想，觉得自己付出了二十年，换来的是啥呀？背叛、欺骗、贬低、打压，经受了这一切，现在

听懂了那么多神话，也不愿意去世上挣钱，不想去为撒但那样卖命，但是现实呢，打官司还得要钱，电话费得要钱，电动车充电得要钱，小区物业得要钱，水电费得要钱，穿衣吃饭得要钱，这又是很现实的问题，然后就想着能不能再挣点钱呢。就是这样往前走着，但是走得不是那么大步流星，还是跟罗得的妻子一样，手扶犁向后看呢。彻底离开神家肯定是不会的，但是彻底跟家庭断了，不要房子了，立马出来全身心投入到工作当中当个战士，也有不甘心。现在就夹在中间，把自己搅得前也不是后退也不是，就是这种情形。）现在有什么认识呢？（萧文：你交通的《究竟人生意义是什么》那篇文稿里提到的那个姊妹，她要求她手不抖就行了，但我的要求太多了，我就不满足，我意识到的就是这个。比比那些不如我的，我就有一种幸福感，但是现在很多就是只明白一个字句道理，看到自己还是有得福的存心。读了王静写的那篇文章以后我更加消极了，觉得王静都信了半辈子了呀，她现在还是通过生病认识自己，认识自己哪点触犯神了，这病怎么就不好呢，她看见自己想得福、得平安的心。王静从没结婚前就信神，一直信到现在都当奶奶了，她走得那么艰辛，作了那么多的工作，受了那么多的苦，她才走到这个地步，那我还远着呢，我也看见我就是想得福呢。你交通《你是麦子还是稗子》这篇文稿的时候，我就想我是那颗最瘪最瘪的稗子，我不是麦子。就是光和不好的那种对号，也看见自己今天工作也作不了，没有责任心、不操心。刚开始弟兄见我的时候，我觉得我可有信心呢，觉得我信神可有劲儿呢，但是现在整个人都没劲儿了，没信心了，可消极了。）想起约伯了吗？（萧文：约伯？不能跟人家比。神还说以后谁也临不到那种试炼了，不会再有了，有一个约伯就够了，不会让谁再经历那样的试炼了。）末世神是让人胜过约伯、胜过彼得，你不跟人家比，你计划跟谁比呢？（萧文：还有就是自己的前途命运看得重，一听神说在中国大部分都是效力者，众子、子民屈指可数，就觉得自己早晚是个淘汰货，早晚是个死，中国人的素质太差，人家众子、子民都是在外国呢。神话都说了我还能不信？那就相信，就觉得自己这德性，没有持久性，对啥东西都是一时的热心劲儿，看见自己的热心在这三年里已经耗尽了，看见自己啥都不是。人家其他人还那么有劲儿，个个都可有劲儿呢，但是我就看见我没劲儿了，可能是经历了生活中的各种打击，我有点承受不了了，觉得没有钱不能活，但是没有真理也不能活。我现

在就属于贪心状态，两手都不想丢，真理也不能丢，也不能离开神家，但是钱财也不能没有，就想着搞个手工，做个兼职，我要求不多，一个月给我一千块钱我就知足了，就有这种想法，有这种奢侈欲望，感觉确实都很现实呀。）

这一切都是根据你的需要而来的。（萧文：是啊，昨天看《究竟人生意义是什么》那篇文稿里边说，神永远不会作错事，给你摆上环境都是你个人的需要，没有神的允许，一根头发都掉不下来，地上的一只蚂蚁都动不了。）你刚才说你想两手抓，是吧？一手抓真理，一手抓肉体。（萧文：这是我的想法，但是我的行为没有去抓金钱，我没敢去抓，只是想但是不敢。）（已经抓的钱都丢了，还不敢。）你不是不敢，你是没抓住，没抓住不等于是不敢抓。（萧文：想去世上上班挣点钱，但是不敢去。）（王靖：你已经去了，你抓了但是没抓着。）这不是根据你的需要吗？你想两手抓，一手抓住钱财一手抓住真理，神家也不误，钱财也不误，肉体也不误，这是多美好的生活呀！可是这样的生活可能不可能啊？你想一下可能不可能？人想的是抓钱财，不是你想，谁也想，“我把肉体抓住，钱财也抓住，国度也进了，肉体也享受了，平平安安地坐着花轿进国度了”，你说谁不乐意呢？你说能不能呀？（萧文：不能。）为什么不能呢？（萧文：因为神是忌邪的神，世上的人还要人专一呢，何况是神呢，神就是让人专一爱神，不能三心二意。）这还谈不到爱神。你这个做法，你这种想法，可能不可能行得通？能不能成就？（萧文：不能。）为什么不能成就？不能成就的原因在哪？你自己搞清楚。你想抓钱财，神给你，让你抓住钱财，抓住钱财的后果是什么？有没有后果？（有。）什么后果？（沉沦。）为什么沉沦呢？（抓住钱财就远离神了。）怎么就远离神了？这个路程是怎么走过来的？这个事情存在不存在呢？（不存在。）行不通。你想一手抓真理，一手抓钱财，当你抓住钱财的时候你有个什么想法？你抓住钱财以后，你认识到是神给你的，还是你抓的？（自己抓的。）是你自己抓来的吧？不是凭空掉下来的吧？（嗯。）现在想让凭空掉下来，还掉不下来，是吧？事实证明了是你自己去抓才能抓住，如果你不抓，凭空不会有的。你抓住钱财以后，接下来是什么？接下来会有什么问题出现呢？（背叛。）为什么会背叛？（因为本身追求的就是这个。）她追求“我要抓真理呀，一手抓真

理，一手抓钱财，我钱财也抓住了，真理也抓住了，这难道不好吗？”当你一手抓住钱财以后，你的第一个观点是什么？“这是我抓住的。”产生一个什么观点？产生什么思想？你有了这个思想、这个观点会产生什么？当你抓住钱财以后，你会想“这是我的劳动成果，这是我双手建的家园”，你还承认神的主宰吗？（不承认。）这边追求真理，什么是真理？真理和你两手抓钱财正好是打架的。你两手抓钱财，你抓钱财的时候是你的付出、你的努力造成的结果。追求真理呢？神是人生命的源头，你的一切是神赐予的、是神供给的，当人失去神的祝福以后人将无法在地上生存，因为神托着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才存在，当神不托着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将要毁灭。打架不打架？（打架。）这两个是不成立的，就像水与火，水火是不相容的，理解这话吗？当你在这儿认识到，“我一手创造了家园，房子是我上班挣钱买的，孩子是我养活大的，老公是我精挑细选出来的，哪件事不得我操心？我不操心怎么能建成这个家园呢？这个官司是我找律师打的，哪件事我不操心能做成呢？”这么一来，神的主宰还有吗？（没有了。）“明明就是我双手创造的美好家园呀，和神是无关的。”在你的经历之中，你看见了自己的能力，看见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看见一切都是你创造的，你把神推开了，你走着走着还有神吗？（没有了。）“没神，神是不存在的，神是人想象出来的，是渺茫的”，你还追求真理吗？还存在追求真理吗？（不存在。）不存在追求真理了。所以，当你抓住钱财的时候，那你必定是背叛神的，必定是放弃真理的，所以真理和钱财水火不容。

当你追求真理的时候，你觉得你的丈夫是你精挑细选的吗？是不是呀？是什么呢？（是神安排的。）神安排的。你的钱财是你挣来的？是你幸运？（不是。）是什么呀？（神安排的。）是神主宰、安排的。你这个灵魂来到世上去富人家还是去穷人家，是神把你打发而来的；今天你有什么样的老公，是神给你安排的，你老公能不能挣下钱，是神安排的；今天你的钱会不会被骗，也是神安排的，不是你自己脑筋聪明不聪明的问题。这样一来，认识真理的时候，你还觉得哪个是你的呀？没有。你只是一个扮演、只是一个配合，完全取决于神的主宰与安排，完全取决于神的命定。当你认识到取决于神的命定、神的主宰以后，你还在钱财里边挣扎吗？（不挣扎了。）你还为了钱

财争、夺、抢吗？不争夺了、不抢了你还有痛苦吗？（没有了。）痛苦是从哪来的？你和你老公打官司呢，情感纠葛着，“老公是我的，他背叛我，我见不得他背叛”，背叛是人的天性，人还背叛神呢，背叛你算什么呢！那神为什么要让他背叛你呢？是他要背叛还是神让他背叛的？他背叛了你，你们打官司分家产呢，你说这个官司能让你打赢吗？能不能让你老公不分家产呀？能不能让你老公支持你呀？能不能让这个骗子不骗你呀？让你聪明的脑袋一看，“这是个骗子，我不能上当”，可能不可能？从这儿看，反而看到了什么？现在是不是看到内容了？老公所做的、法院所判的、骗子所骗的、公安局所做的，哪一件事不是神的主宰？哪一件事不是神的精心安排呢？那神精心安排，神所作的是什么呢？是神玩弄你吗？（萧文：不是。）是什么呢？（是拯救。）拯救。怎么说是拯救呢？“怎么能说成是拯救呢？这给我肉体带来的明明是刀剑般的伤害，让我活在痛苦之中，怎么是拯救呢？”怎么是拯救？打破你的观念、打破你的想象，不让你的想象观念来左右你，你活在自己的想象观念里边，什么是你做的？什么是你选的？“房子是我的，老公是我的，两万块钱是我的”，什么是你的？不管你怎么挣扎，不能让你超出这个圈圈，小女孩的命运，小女孩倒想找个靠山呢，就不可能让她找到靠山，她找到靠山还承认神吗？你想尽一切办法来解决你的难处，神不可能让你自己的观念成就，神只有让你碰得头破血流你才会反思，你才能过来寻求神，认识一下，“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发生？这样的事发生是什么原因呢？”是，是神的主宰、安排，但是神为什么要这样主宰、安排你得明白，你不明白神主宰、神安排，那你就和神有仇了，“神就是玩弄我呢，就是把我当玩物耍呢，就是耍我呢”。当你与神有了误解、有了隔阂的时候，那你就开始背叛神，甚至谩骂神，恶事就出来了。当你看到不是神玩弄你，而是从神这边来寻求一下神的心意是什么，神是一切正面事物的象征，神作的是拯救，神都是爱，这爱在哪呢？拯救在哪呢？能够寻求一下，“哦，神是让我打破我的观念，让我从观念想象里边出来，神是来打败撒但的，我的生活观点、生存法则都是撒但加工过的，我想自己创造，把神踢开，把造物主踢开，否认造物主，想自己主宰、安排。哦，神是让我清醒清醒，神剥夺了我这些，神是让我知道这是谁的。”就像训孩子一样，给了孩子一个汉堡包，“说，谁给你买的？知道不知道？你说出个一二三我给你，你说不出个一二三我不给你”，

这是你爸给你买的、你妈给你买的，你不要说是哪个骗子给你买的，或者说是哪个商店阿姨给你的，“那你去，去商店看看商店阿姨给不给你”，你不给人家钱人家就不给你。最后剥夺了以后，让你知道这是谁给你的，谁才是你的主。所以说，神就用这个赐给你，赐给你以后再剥夺，剥夺了以后让你去反省、让你去认识、让你去垂死挣扎，你怎么也挣扎不过来，越挣扎越完蛋，没办法，来寻求一下神，然后神再给你，一寻求，“哎，神又给了。怎么我一寻求神就给我了呢？我和神寻求寻求，神就给我了。我在用自己的双手建设家园的时候，怎么就又没了呢？神又剥夺了。”剥夺、赐给，剥夺、赐给，经过几次挣扎以后，“哎呀，我算是服了，人过五十知命也，命中注定，命运的安排，神的安排，一切在于神”。当人知命以后，人还去挣扎吗？（不挣扎了。）所以人过四十、人过五十搞事业的心就没了，就不去闯荡了。二三十岁是闯荡江湖搞事业呢，你见过哪个五六十岁的人还搞事业呢，他服了，不再那样折腾了。

咱信神了，咱得知道根源是什么，“我为什么要去折腾呢？”咱学会顺服了。神剥夺、赐给，剥夺、赐给，目的就是操练你的顺服。你看约伯，神给他的时候他是赞美神，剥夺了他的以后呢？他还能赞美神。他妻子挑拨离间的时候，他能打回去，“愚顽的妇人！神能赐给就不能剥夺吗？就因为剥夺了就否认神吗？这是啥人呢？因为剥夺了就否认了？神的名是当称颂的，不管神怎么作，神都是我的主。”神是靠人的忠心与顺服打败撒但的，撒但看见你这样的态度、观点，撒但是不是退去了？撒但退去了，你的试炼也就过去了，这就是神的检验，也是神的拯救。显明你不是要看你的丑相，而是要怎么呢？显明你是为了拯救你。借着神给你摆设这个环境，神作工就是剥夺，剥夺了以后看你的态度、观点，你的态度、观点是正面的，好，你站了个见证；你的态度、观点是反面的，把你给显明了，你看见了自己在神面前是什么，看见自己是什么了也就有路了，那神的要求是什么？该怎样活出正常人性？自己有路了，那是不是就是拯救呀？这就是神的拯救。当你活在神的权下的时候，你与世无争，你不争了，而是顺服神，看神的意思，“神给我，我不嫌多，神和我要也应该”。就像亚伯拉罕一样，神说“把以撒给我献上”，亚伯拉罕认为那是还给，因为本来就是神的，神看见他的心了。神非得要他的吗？神不是为了剥夺他的，神

的目的是要看见他的心，所以当亚伯拉罕举起刀的时候，神让他停下了。咱也是一样的，神造的万物是供人享受的，可是人活在神赐给的享受之中忘记了神，所以这个时候神必须剥夺了你的，剥夺了你的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让你记住谁是你的主，让你清醒。在你顺服下来的时候，就没有了痛苦，因为你不挣扎了，撒但是让你争、夺、抢，所以一切痛苦是撒但给你带来的。神让你追求真理，神为什么让你追求真理？为什么让你看见这一切都是神的主宰、安排呢？当你看到神的主宰、安排的时候，看见神是造物主的时候，看见你是一个小小的受造之物的时候，看见你连蛆虫、粪土都不如的时候，你还争、夺、抢吗？你不抢、不夺了还有痛苦吗？没有痛苦了。真理给你带来的是什么？快乐。追求真理就是让人快乐起来。那你追求真理是不是就快乐起来了？（嗯。）当神剥夺的时候，你看见剥夺的时候，“哎呀，神在检验我呢，神在试炼我呢。你看见你家里富有，从外边看神那么祝福你，你看见我这边是剥夺，好像受到咒诅一般，但你在灵界里看，恰恰相反！”你看财运亨通的那个人是啥呢？财运亨通是啥原因呢？神不要了。他在神家要打岔搅扰，神有一个处理办法，就让他财运亨通，让他掉到钱眼里边，他顾不上来敬拜神，他也就不来打岔搅扰了，神把他搁置，把他交给了撒但，这是一种方式，人看到“你看神多祝福人家呢”。你这儿呢？房子没有了，婚姻没有了，仅有的两万块钱还被骗走了，在灵界看这是什么？“神在她身上作检验的工作呢，神检验她呢，神试炼她呢”，那神在什么人身上才检验、试炼呢？在信他的人身上、在跟随他的人身上。不跟随神的，应付欺骗神的，神检验吗？神不检验。从这儿看见什么呢？“神检验我，是不是神看上我了？”你想不想让神看上？（想。）真想吗？真想明天就检验你啊！神看上你了，才检验你呢。神看上约伯了，约伯是敬畏神远离恶的人，是完全人，神看上约伯了，那约伯的试炼就临到了。亚伯拉罕，神交通的时候问弟兄姊妹“那亚伯拉罕这个人在神眼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有的人说亚伯拉罕是义人。神怎么说的？神说：“哪个地方说他是义人了？你们认为凡是神所呼召的都是义人、都是完全人、都是与神同行的人，尽守规条！这事你们得看清楚了，神不随便给一个人下定义，在这里神没说亚伯拉罕是义人，在他心里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衡量的标准。虽然神没有说亚伯拉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就亚伯拉罕在此事的表现来说，他对神的信是一个什么样的信？有没有点儿

渺茫啊？他的信心大吗？不大！他的喜笑与他心里想的就已经代表他这个人了，所以在你们那儿认为他是义人这纯属是想象，是瞎套规条，是不负责任的评价。”（摘自《话·卷二 关于认识神·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 二》）在神赐给亚伯拉罕孩子的时候，亚伯拉罕多大了？九十多岁了，已经不可能生育了。在神赐给他孩子的时候，他是什么态度啊？“我妻子月经都没了，还能生孩子呢？神你不知道吗？你耍我呢？”他就没在意，是一种怀疑、是一种猜测。这是什么人？对神话都信不来，还能称为义人？所以说，在神交通这个的时候，问弟兄姊妹亚伯拉罕是什么人，他们说亚伯拉罕是义人，神说：“哪个地方说他是义人了？你们认为凡是神所呼召的都是义人、都是完全人、都是与神同行的人，尽守规条！……他的喜笑与他心里想的就已经代表他这个人了，所以在你们那儿认为他是义人这纯属是想象，是瞎套规条，是不负责任的评价。”那个时候亚伯拉罕不是义人，那时候也不能说是神看上他了，只是说神拣选了他，在他身上开始作工，赐给他个孩子。从神应许要给他孩子，再到他老婆生孩子这个时间也有十几年了，是吧？然后到孩子长到十二岁，这又是十多年，将近三十年。从神说要赐给他孩子，到神让他把孩子献上将近三十年，他才能献上，这是什么呢？这是神在他身上作工达到的果效，他看到了神，这个时候才能说他是义人吧？因为他能把以撒献上。

让神看上你，让神看看你是不是义人，怎么呢？剥夺。“来，把‘以撒’献上。”这不是神直接取缔了你的孩子，而是让你直接把“刀”拿起来，看到的是什么？神看上你了。当你看到神看上你的时候，你是痛苦，还是喜乐？（萧文：喜忧掺半。）喜忧掺半？怎么还喜忧掺半呢？（萧文：这一茬一茬的就不能换个人吗？总在一个人身上接二连三地发生这些不好的事情。）换个人吧？换个谁呢？你说被神呼召是好事还是坏事？（萧文：没认识到的时候就觉得不是好事，但是你说了以后，就觉得这是好事。）你要有要求可就不对了。你有要求，你成了谁了？成约拿了。神让他去传个话，“你选别人吧，别选我”。你这也是，“你选别人吧，别选我”，那能由你选择呀？咱是个受造之物，有要求就是悖逆，神想怎么作就怎么作，人只有接受、顺服，别无选择，这是咱作为一个人该有的理智。所以说，约拿顺服不了，他就进了鱼肚子里了。你不愿意顺服，神让你去做个什么事，你不愿意

去做，那你就失去了活着的意义。每个人在世上活着都有他的使命，当你的使命完了以后你的生命也就完了，你不愿意接受使命的时候，那你还活什么呢？那你就进鱼肚子里吧，那就结束了。当他看到自己生命结束的时候，他去不去呢？他又去了。就像你刚才说的被咒诅的那个姊妹，她现在是说“我太痛苦了、太难受了，你选别人吧”，哪天让她胳膊能动了、不抖了，她说“选我吧、选我吧”，会不会？那是必然的。神要作成的事，无人能拦阻。所以说，你对神的作工还不认识，对神的拯救不认识，对神的爱不认识。神看上你了难道神就是利用你、耍你？看见神对你的拯救了没有？看见神的爱了没有？刚才说当你得着钱财的时候，就是你背叛神的时候，你背叛神的时候，那就是你灭亡的时候，这是不是拯救？是不是神的爱？再实在一点，你看神是不是拯救、是不是爱，你说你现在离婚呢，你说人家和你离婚打官司是断崖式的，以前没有过这个痛苦，是吧？人家不仅要和你离婚，人家还要分家产，还不给你房子，你感觉是痛苦。你说是这样痛苦呢，还是神不和你说话到时候神作工直接作事痛苦呢？不信派到最后是不是都得沉沦、都得毁灭？大灾难下来了，地震、瘟疫来了，你说你家在二十六楼，一个灾难下来房子成废墟了，你痛苦不痛苦？难受不难受？你还能起得来起不来？现在人家能够跟你提出离婚，让你看到他的人性，你是肉体上的痛苦，你是一种挣扎，你是在认识，你看清他了。刚才你说你看清了他的狼子野心，当灾难临到的时候，当取缔他的时候，你会痛苦吗？你会晕厥吗？如果你看见人家照顾你照顾得挺好，在你心目中人家就是白马王子，什么都周到，而且不和你分家产，可人家就是不信神，你说到神作工结束的时候该怎么办？因为他对你好，神就留下他？不可能吧？谁的就是谁的，不信就该死，神惩罚他的时候，你能承受得了？这两天以色列都开始打仗了，以色列的房子、高楼都倒塌了，人都伤亡了，那中国一个被咒诅的国家，可想而知是什么，你的那套房子能保住吗？一颗炸弹过来炸了呢？你现在因为两万、因为四万还和人家打官司呢，还难受、痛苦呢，一下炸为平地，你痛苦不痛苦？你是不是瘫倒在地上了？一下子老公没了，房子没了，还有啥？你会不会仰头大喊啊？“天啊，睁开眼看看吧！”你会不会说这话？你说这话是不是犯罪？现在你老公把你起诉了，房子也剥夺了，你看到的是什么？你看到的是人世间的诡诈，你看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你看到的是撒但把人败坏到了什么程

度，你得到的是个认识、是个体验经历。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战争来了、瘟疫、饥荒来了，当把他们从你身边挪去的时候，你心里说什么？这是不是神的公义？你看到了神的公义，你看到了神的性情，你会不会高兴喜乐？你还能做出背叛神的事？你只会歌唱赞美，欢送神回锡安，你成了经历神作工的人。你看见了神，对你是极大的保守，这个保守是不是恩待啊？是不是拯救啊？（是。）当你把这个画面放出来的时候，你看见这个画面的时候，和演电影一样，看到按着你的意思走结果是什么、过程是什么，按着神给你主宰的命运结果是什么、过程是什么，你还忧伤吗？你还痛苦吗？你今天所忧伤的、所痛苦的、所追求的是什么？你也知道是过眼浮云，那是将要被毁灭的，将要不复存在的。咱为了一个不复存在的、将要被毁灭的而痛苦忧伤，你说咱傻不傻呀？这些都是演员，都是来扮演的。给你的时候看你流露出来的是什么，神剥夺的时候看你流露出来的是什么，借着剥夺的过程你能警醒。剥夺了你的以后，是给撒但了？最后怎么了？是不是毁灭？（嗯。）当你看到毁灭的时候，从你身上剥夺了，最后又是毁灭，你能不赞美神吗？你能不感到庆幸吗？这是不是看到神的爱了？（嗯。）看到了神的爱，看到了神的拯救，你还能痛苦起来？没有痛苦了。这个能听懂吗？（嗯。）脑海里面有没有这个画面？（有。）你脑海里有这个画面，或者你再加深思索，让这个画面更清晰，这个画面越清晰、越亮堂，你越轻松、越不痛苦。撒但就是玩弄人的，借着这个剥夺，让你认识了撒但是怎么残害人的，让你体尝了撒但是怎么残害人的，然后也看清了神的拯救，你看神是怎么拯救人的，看见神的奇妙作为，最终你怎么能不发出赞美呢？

神的话是不是应验了呢？神赐给你的是真理，什么是真理？真理是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这件事你是怎么做的、怎么看的，再一个就是看你的选择，看你是活在刑杖底下，还是铁杖底下。行政是什么意思？行政就是强制执行的意思。行，通行的意思。行政，为了通行而制定的一些政策，强制执行。咱信神多年了，经常说行政、行政，但行政是什么意思你都不知道。行政，强制执行。你对行政还有哪些理解？马晓进你怕不怕行政？（马晓进：怕。）真怕还是假怕？（马晓进：真怕。）你触犯行政了没有？（马晓进：触犯了。）你怕行政还触犯行政呢？（马晓进：以前不明白的时候触犯了。）现在明白

了？（马晓进：现在明白了，以后不触犯了。）你们呢？（看见十条行政，看见了神的性情不容人触犯。）你只是看到了行政的一个字句，但行政是什么意思、什么内涵，你不知道。你从神家的行政里出来，单独理解“行政”这两个字是啥意思。就不用说咱对行政是什么态度了，咱连行政是什么意思都理解不了，你怎么还能有态度呢？行政，单独去认识“行政”这个词，行政是什么意思？（……）没有揣摩过，也没有想过，这就足以看见咱信神对神话的态度。信神呢，信神什么是至关重要的呢？行政是不是最重要呢？（嗯。）行政最重要，可是什么是行政你都不知道，行政是什么意思你都不知道，这就足以看见咱对神话的态度是什么，就没想过。咱为了简单认识行政，咱看看行政是什么意思。国家有什么呢？（法律。）谈到行政就想到了法律，是吧？但是它又不同于法律。世界有行政机关、行政机构，行政机关、行政机构是干什么的？知道不知道？（执法的，依法管理人的。）行政机关、行政机构、行政组织，他们是干啥的？他们是为了维护一个国家的政权，通行它的法律，不是单独为了社会治安。刚才说了行政是什么意思呢？行政就是强制执行。行政机关是干什么的呢？行政机关就是下来强制执行的。你看见哪个行政机关过来和你商量呢？这就是告诉你行政是什么意思，行政就是强制执行。行政机关，不管是法院还是公安局，这些是不是都是行政机关呢？那行政机关做什么事情还和你商量吗？（不商量。）首先你知道行政是强制执行，行政机关是干什么的，是依据它的法律来执行法律的。你怕不怕犯法呀？（怕。）你怕吗？你怕犯法？（嗯。）如果国家瘫痪了，公安局瘫痪了，你还怕法律吗？（不怕。）那你究竟怕不怕法律？法律它依然存在。你怕的是谁？你怕的不是法律，你怕的是执法机关，你怕的是公安局，你不是怕法律，如果没有公安局，没有执法机关，那这个法律是什么呀？这个法律就是个条文，就是一句话。你怕一句话吗？（不怕。）如果没有公安局执法，你杀人、放火都敢干，所以你怕的不是法律，你怕的是行政机关。这也就是说，为什么咱信了神之后一直不怕行政呢？嘴上说的是怕行政，可是你怕过吗？你没怕过，你想干什么干什么。什么原因呢？你只知道神家有行政，但是你不知道谁是执法机关，神家没有行政机关，所以你就胆大妄为。在世上你不敢犯罪，你不敢偷、不敢抢，但来了神家你敢自称为神，敢站在神给你的位置上当神，让别人来崇拜你，自尊为高，什么事情都敢干。

这就是说你看不见执法机关，你不害怕。那神家怎么执法呢？神家没有行政机构，神家有什么呢？刑杖、铁杖。刑杖、铁杖是你看不见的，神家不需要执法机关，行政管理。那执行行政的是什么？就是刑杖、铁杖。刑杖是什么？神说了，刑杖发挥它的功能了，是吧？刑杖发挥功能的时候是什么现象？水要咆哮，山要倒塌，大河要崩塌，火要到处流窜。这是什么现象？这是刑杖发挥功能了。借着这句话你知道刑杖是干什么的。你看得见执法机关看不见？你看不见，但事实临及，这就是刑杖。铁杖呢？有圣灵作工的人手里就拿着铁杖。你看见他手里拿着铁杖了没有？你是看不见的，是无形的。铁杖和刑杖有什么区别？跟你说一句审判刑罚的话、揭露解剖的话，你回家能不能睡得着？（睡不着。）睡不着，受到责备，难受、痛苦，吃不下饭，这就是铁杖临到了。你犯了错以后，修理对付了你以后，你的那种难受，那就是铁杖的击打。有的还熬得掉泪，神的那句话怎么说的呢？神说："我对撒但不讲理由，只是拿起我的铁杖狠打，让它死去活来，让它口中连连求饶，所以在人看我审判的话语时，根本摸不出门道，但在我看，每一条、每一句话都是在执行我的行政，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当你应付糊弄了、欺骗了，当揭露解剖、定罪你了，你难受呢，"快别说了吧"，把你放在光中酷晒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哀嚎求饶呢？这就是一个画面，铁杖管辖。如果你服不下来，神话在你身上不起作用，也就是说铁杖在你身上不管用，那你就不是神经营范围以内的，那就不是铁杖管辖了，那就是刑杖治理了。铁杖是管辖，刑杖是治理，治理和管辖是什么意思？管辖，管你呢。就像你开了个店铺，你在门口摆了张桌子，城管过来把你的桌子拿走了，人家那是干啥呢？人家那是治理，给你清除了、拿了。你老公回来了，说你下雨了都不收拾，过来训你呢，踢了你两脚，"你干啥呢？"这是管辖。让你知道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害怕的是什么呢？你害怕的是铁杖、刑杖，你犯错了怕挨对付、怕揭露解剖、怕大灾大难、怕受惩罚。这些惩罚、管教的依据是什么？依据就是行政。就像行政机关，行政机关它的依据是法律。简单知道一下这个。

你现在为什么不害怕？当刑杖发挥功能的时候，火到处流窜的时候，当你的楼房着火的时候，你心里是什么态度？现在房地产也倒塌了，不值钱了，原来一百万的房子，现在可能就是值五十万，是吧？再过

两天更不值钱了。（萧文：到时候不值钱了，他就不跟我争了，不跟我打官司了。）对啊，到时候他不打官司了，你也不打官司了呀。（萧文：那多好啊，多轻松啊。）你听懂我什么意思了吗？当你打官司花了三万多，费尽了心血，把房子拿到手了，最后房子不值三万块钱了，你是什么心态？当火到处流窜，地震临到，房子成为废墟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态？气也要气死你，一口气缓不过来晕厥了。今天把你的房子剥夺了，看着你现在痛苦呢，损失了一百多万，或者几十万，你受了点痛苦，你痛苦的时候认识了，慢慢脱去了，等哪天再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那些东西不是你的了。就像外边的房子，外边再塌多少房子，你看到的是个画面，和你有什么关系呢？你心痛吗？你难受吗？你不难受。政府大楼倒塌了，你说“公义！”你还拍着手跳舞、歌唱呢！当你的仇敌把你的房子占为己有的时候，就不要说他的房子倒塌了，就是房子不倒塌你也想让倒塌呢。你打官司输了，房子成人家的了，你实在是没有炸药包，你要是有炸药包非得给他炸了不行，你想不想？（萧文：想。）“我得不着，你也别想得着！”能听懂我交通的这话是什么意思吗？（萧文：让我别把房子抓得那么紧，能放就放，他要是能给我钱，我就把房子给他，不用再跟他争了。）争得没意思，不要说几十万了，你也不用打官司，也不用费那个劲儿了，你费尽心思干，你是痛苦，有那个精力、有那个心、有那个时间还不如传几个人进来，预备足够的善行。“别说九十万了，给我十万块钱就行。”（萧文：多少？十万块钱都行？）你说十万块钱还不行啊？（萧文：不行，太少了。）你听懂我说的话了吗？我跟你说的十万块钱是什么意思？“这十万块钱够我这三五年生活了。”这三五年他高兴得拿到房子了，你想一下，三五年以后这房子还值不值十万块钱？以色列都开始打仗了！祭司弟兄交通过，当以色列打仗的时候，当各个国家都起来攻打以色列，以色列顶不住的时候呼求神，神就要作大神迹奇事拯救以色列。那神拯救以色列的时候，是不是全宇的工作结束了、完了？咱这几十年作工作不成，在以色列作工三个月就作成了。你想一下地震、瘟疫、饥荒，灾难从南到北，你看看今年倒闭的工厂、单位、门市有多少，有的地方都开始罢工了。从南到北，还有多长时间？他拿着房子，明年战争来了或者地震来了，那房子值多少钱？白送都没人要，不要说十万了。来几场地震，二十六楼，你送给人家谁呢？谁要呢？（没电连楼都上不去。）就不要说没电连楼都上

不去了，水能上得去吗？吃喝都成问题。火还要到处流窜，火一旦流过去那就是火葬场，你图啥呢？什么是腐朽的？神就是让你看见这就是腐朽的，能听懂这个意思吗？（萧文：让我放手呢，不要再抓住眼前的利益不放。）你别抓了芝麻丢了西瓜，你别抓那些不值钱的东西，把自己的性命给丢了，因为这些不值钱的东西，你再气出病来，再躺在床上起不来了，那时候你呼求神呢，你说神管不管？你说神怎么管？这是你出去传福音，预备善行，累倒了？有功之臣？这是干啥了呀？和神争夺了，在撒但窝里边。明明告诉你这是废墟，你在废墟里边争夺的气倒了，气得喘不上气来了，你说这是不是活该？是不是公义？（是。）善行没有预备下，恶行预备下了，图啥呢？不用说恶行、善行了，你最终能得着吗？即便把房子给你了，九十万给你了，你拿上九十万了，等明年这九十万还值多少钱？今年给你一百万，明年这一百万都不值五十万，钱就作废了，白纸一张，有啥用呢？今年国家印钱印了多少？就不用说其他的了，许家印卷走了多少钱？五百多亿。人家拿着这钱出国了。这五百多亿被带出国以后，这钱中国人还要用呀，又该怎么办呢？钱去国外了，中国又得印钱，就得再印五百多亿，再印五百多亿，你的家产还有啥？比如你原来手里有一万块钱，最后值三千块钱。国家印钱就是剥夺，大红龙在那儿拿纸印成钱，然后你在这儿赶紧捞钱，拿上你的生命去换钱，拼命地争夺，上班、干活、盖房子，最终你挣来的是什么？你挣来的就是人家印的废纸。你在这儿挣钱，人家在那儿印钱，你费尽心血，费上几年的时间，你挣了一堆纸。可是你干的是什么？你干的是实体，真实的付出，你都为人家服务了。这还仅仅是贬值，这还没说钱失效呢，钱一失效以后呢？你所争的、抢的、夺的连卫生纸都不如！这不是一句话，是事实临及。你被骗子骗了两万，这两万块钱在你这儿是能干个啥，可你缺了这两万块钱能咋？这两万块钱就算没被骗走，在银行存着呢，过两年作废了，不也一样吗？咱今天有吃、有穿，能运行得开就可以了。反过来就是刚才和你交通的，神的剥夺是为了神的拯救，能看见神的爱，你也就不熬了。你要想爱神必须得发现神的爱，发现神的可爱你才能爱神。我跟你说你跟他要十万，不是说固定就是十万，意思是你不需要再和他去较劲儿，不需要去熬，快速划分就算了。一个是，房子就像泡沫，是要倒塌的，几十万的房子也就值个一两万，钱要贬值，没意义。你打官司，费尽心血打赢了，房子不值钱

了。特别是高楼，还和民宅不一样，农村的民宅是实实在在的，人家有地皮，还值点钱。你那高楼大厦就是垃圾，一分不值，真的是一分钱不值，说使用没有实际的使用价值。农村的房屋即便毁了，人家还有地皮，在地下打个窖还能钻到地洞里边。你那高楼大厦，楼都倒了，还有你的啥呢？几百个人摞起来，摞那一平方米，你连上厕所的地方都没有，何苦呢？

萧文，现在想啥呢？萧文进入深思之中了。（萧文里面有个不甘心，她为啥不愿意把新房子给她老公呢，她觉得新房子给了她老公，她老公就领着小三住到里边了，她就是有这个不甘心。）神不就是专门让你看吗？还不甘心呢，因着什么还有不甘心呢？（萧文：有那种心思：我得不到你也不能得到，我就等着，等着把它卖了，你也不用住，我也不用住。）和他较量一番。（萧文：哪怕便宜卖了，我心里也平衡了。）你是平衡了，撒但是不是高兴了？（萧文：它高兴啥呢？它也没得逞呀。）“我怎么没得逞呢？我用两个魔鬼把神要拯救的人给拉下水，你说谁划算？”你下水了没有？你说你是不是已经下水了？你已经下水了，进入了撒但的网罗里边。我看你进入了深思，还在消极情形里出不来。我给你交通的这些好像就没起到作用一样，你现在完全还在叫劲儿呢，“我要是得不着，你也休想得着”，就是这个，是吧？（萧文：嗯。）“我得不着我也要把它毁了”，你说这是啥性情呢？你得着了，你跟他争了个废墟？神在这边建造国度呢，“萧文来、萧文来”，萧文在那儿“不行，我和他争夺个坟墓他都不给我，我得和他要半个坟墓”，那是不是坟墓？萧文，是不是坟墓？（萧文：……）你不是说“这坟墓给你吧，这属肉体的给你，我在这儿要进国度呢。”你进哪个呢？你也太自私了，你进国度呢，不允许人家有个小房屋，你说你自私不自私？还说人家自私呢。这边要出现大团体，要成为团体宇宙新人，神是让你成为团体宇宙新人，那个魔鬼是将要被打入地狱的，你死拖着地狱不放，“我明明愿意在地狱里边，这地狱里还有我的一份呢，你就不让我进去”。这就像罗得的妻子一样，就是拖不走，不愿意走，宁愿在神要焚烧的、要毁灭的所多玛城都不愿意出来。这是傻还是精？天使都来了，和罗得说神要毁灭所多玛呢，他妻子都不甘心。萧文，你现在主要是怎么叫着劲儿呢？（萧文：就是你说的那种败坏性情，“反正我得不到你也别想得到”，就是那种好胜

心，非得斗，虽然不见面、不吭声，但有斗在里边呢，没有一丝一毫的情感，就是斗。）（那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是她对神信不来，她有这个流露。我给她交通说，神话说以后你享受的福气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她说“那看不见、不现实，我现阶段的现实，我住的是一百五十平方米的电梯房，我小时候家里穷，没得吃、没得穿，现在我能满足我这方面的欲望，我也吃了、我也穿了”。她是有这一方面，她还不完全是为了跟他老公斗，最主要的还是她对神话信不来。）萧文，是哪个呢？两个都有？（萧文：都有。）哪个是主体呢？（她向往女性自己开着车，自己能挣钱，能独立，也不靠男人，想吃啥吃啥，想干啥干啥的生活。）萧文，你现在在想什么呢？原来说你单纯呢，现在看你是一点都不单纯。萧文，原来是因着你老公在那儿支撑着那个家呢，所以说你单纯，现在老公不担那个家了，然后你就复杂起来了，费尽心思、绞尽脑汁。

萧文，想什么呢？（萧文：啥也没想，听你讲话呢。）你不可能没想吧？听了我的交通，我看见你是在里边打架、转圈圈呢，怎么能没想呢？我说得对不对？你看我怎么说的这话，如果你听我讲这个了，你就一定有态度，听我说完这些话以后，你对我的话有个认同或者不认同，“那你说这个怎么，那你说那个怎么，我觉得这个怎么”，你会表露这个态度。你现在呢？你有没有态度？你没有态度。你静默不语，你在思考、寻思，你说你是不是在听？我说的是我的，你寻思的是你的，你在打架，打架又不好说、不想说，还是咋呢？先说你里边有没有打架？你心里边是不是翻江倒海呢？（萧文：你说的道理我也明白，好像我还是站在原点，没动。）说说你的原点。（萧文：自己要争夺，就是不愿意放，但是你讲的道理性的我认可。）这是不是道理啊？我跟你说的是实际情况还是道理？（欣莉：这是实际情况。）我跟你说的是实际情况，你的那个才是道理呢。你这叫什么？这叫蛮不讲理。你把我说的说成是道理，把你那个说成是真理，定义了，你把你的观念、想象定义成真理。要是时间长了，你看不见，你能说是道理，现在事实摆在你面前了，你还能说成是道理吗？应验了，你看见应验了没有？你说你看不进去神话，在家刷抖音看视频呢，那你在视频里看见了什么？你是不是看见了当今社会？人吃人的现象是不是发生了？外面打仗的声音你是不是听见了？火到处流窜你是不是看见

了？二十六楼一停电是什么效果，你是不是看见了？火灾是什么效果？发生火灾了，消防队的水能上得去二十六楼上不去？这是不是道理？地震，二十六楼能不能站立得住？今年的台风，房子都刮倒了，哪个灾情你能躲得过呢？你活在你的观念里边了，可以说我交通的这些话你就没有听进去，听懂了没有？有什么是你放不下的？萧文，你对什么放不下？（萧文：就是她们说的，我对神信不来，好像以前跑得热火朝天是因着后方稳定，现在一看见后方都坍塌了，就看见自己的存心就是得福呢，哪个也放不下，都想抓着、占着，看见神要剥夺一切的时候，突然觉得都不想让剥夺。）你不想让剥夺，神就不剥夺了？神会不会按你的意思来？（不会。）你不想让剥夺，是个什么态度？（萧文：方向是往本分这边走、往真理这边走、往神家走，但心还是在世界的泥潭里陷着，不愿意狠心拔出来，就是这个东西在里边。我是那种，你一旦背叛我，我是绝对不会再跟你过日子的。我昨天还问梦恩“你有没有退休金？”我现在的要求就是每个月都有进账，我可羡慕有退休金的人呢。）你应该是先看看，“我还能不能看见明天的太阳”，不应该是“我看看我明天有没有退休金”，你现在还想着有退休金呢！大红龙自己还顾不了自己呢，你还指望从它身上榨点油呢。你说你是不是想象家？你这想象观念太厉害了！你信的是天上那位渺茫的、任你摆布的神，这是不是你的一厢情愿呢？咱上一次下发的《一厢情愿完全是与神背道而驰》这篇文稿你们就没有交通吗？交通了没有？（看了，交通了。）看了就看了？没和自己对对号？一厢情愿会是什么结果？你说你制定的那个标准，你想的那个成立不成立？世界都倒闭了，你还要退休金呢，它都倾覆了、垮台了，你还要退休金呢，就是给你退休金，你要吗？到时候钱都作废了，人家把钱一麻袋一麻袋地给你，你要不要？你不是说从撒但的网罗里面出来，你还想进去呢，活得倒退了。你不是说神主宰，靠神怎么来生存，你信着神反过来还想着“我怎么靠着大红龙活呢，我老了大红龙不管我了”，你说你是不是信神的？你不是说“神怎么看我呢，我该怎么做呢”，你是看大红龙怎么做呢，看大红龙给不给你退休金呢。你渺茫的想象观念占有了你，得清醒清醒不能做梦了。这就是你还拽着你“父亲”的衣衫死死不放，你“父亲”告诉你“孩子，不要起来，时候还早，天气很冷，不要到外边去，免得被刀枪戳伤你的眼睛。享受享受吧，还能让你领个退休金”，你是不是中了撒但的诡计了？该清醒清醒了！神

说：“太阳快要超过地平线照亮大地，好好睁大眼睛看看，不要马马虎虎了”，神已经公开显现了，都让你看了，咱现在还在说梦话呢！该不该清醒了？神说：“放弃吧，世俗钱财的贪恋！放弃吧，丈夫儿女之情的眷恋！放弃吧，自己的主张和成见！”你呢？“拿起来吧，争吧、抢吧、夺吧，给我退休金吧”，你说咱是不是背道而驰？那按你这个走下去，是不是越走越远啊？神兴起环境剥夺了你的，剥夺了你的是让你看见一切都是神的主宰、安排，你没有看见神的主宰、安排，反过来还死死拽着你“父亲”的衣衫不放。撒但的国已经垮台了，已经被砸得粉碎了，世界已经粉碎了，但是你还想在世界屹立，这不像萧文了！经过几年以后萧文不单纯了，不是沉着稳重了，这是变得怎么了？变得焦虑了，有了太多的心思。（萧文：我也觉得我不像以前了，以前我看见弟兄是畅所欲言，没有防备，啥话都说，现在变了，啥也不敢说了。）为什么不敢说了？（萧文：也不敢见弟兄，就像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以后怕见神的亚当、夏娃一样。）那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为什么躲得不敢见人了，还要去吃呢？（萧文：身不由己呀。）身不由己，背叛呀，你还能顺着它来呀？顺着它来不就被撒但吞吃了？还能没有一点胜罪的意志吗？那还能蒙拯救吗？让你做男孩子呢，作打败撒但的见证呢，咱最后成撒但的俘虏了？对神话信不来，对前面的现实看不见，得尊重事实吧？你的这种观点尊重不尊重事实呀？渺茫的想象不成立，但你还要维护着让它存在。你说你让人家骗了你两万块钱，该不该清醒了？你这两万块钱不就是你今天描述的？谁都干扰不了你，谁都说服不了你，就按着自己的想象去做，那最终不就是上当受骗吗？你跟随神不也是走的这条路吗？撒但给你的，能得来什么？

人超不出神命定的轨迹（二）

神说：“那神让她在人生中经历这些苦难的目的是为了什么？神作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神给人一生当中一些不同寻常的经历，一些痛苦的经历，其实是造物主在用这种方式、用这些事实告诉你不要这样走下去，这条路是不通的，这条路是一个泥潭，是一个火坑，不是你该走的道路，也不是神为你命定好的道路，如果你继续这样走下去，你会一直痛苦下去！这无形中看到了什么？这是神在为人选择道路，也是神用神的方式在与人对话，是用神的方式在拯救人，让人从错误的观念当中，从一些执拗的方式里走出来。如果是明智的人，他经历一次苦难就会反思，‘为什么经历这样的苦难呢？为什么碰壁了呢？这个事难道做得不对？那我应该走怎样的道路才是我该有的人生方向？’反思的同时神会给人一些启发、引导，让你在现实生活当中能更实际地、更准确地把握住神给你规划好的前方的道路。那咱们刚刚讲的这个主人公是不是做到了这一条？（没有。）那她这是一种什么性情？（刚硬。）从未成年到白发苍苍，她的这一个愿望始终没有变，无论她是在没有听到神的福音的情况下，没有见识到造物主的情况下，还是在神的福音临到她，神告诉她这一切真相的时候，她的这一愿望始终没有变，这是最可悲的地方。人有思想，有心思，神给人造了这些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让人能感知、领悟神所为人安排的人事物、环境。就是说，神所摆布的这一切，作为一个正常的有理智、有良心的人类，他用心去体会的时候，都会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明白造物主的意思，这是神作工的一种方式，特别实际，特别踏实。但是因为人刚硬、狂妄的性情，人很难体会到造物主的心意。人的刚硬表现在什么地方？‘我要规划我的人生，我有思想、有头脑，我有文化，我能掌控我的生活，所以我就可以自己规划自己的幸福、自己的未来、自己的前途’，当碰壁的时候他说‘这一次失败了，下一次我接着来’，他认为人应该这么活着，人如果没有一种争强好胜的心这辈子活得就太窝囊，太懦弱。那他这么坚持的根源是什么？理由是什么？一定要做强人，不能做懦弱的人，不能让生活打垮，更不能让人瞧不起，人应该独立，应该争强好胜，应该有心志，应该让人看得起。这些性情、这些思想主导着他的行为，当他一次又一次地面对神所给他摆布的困

境或者痛苦的时候，他选择的依然是一种方式，坚持自己的想法，自己认为好的、对的、对自己有利的东西一定要坚持到底，就是这些性情导致他做了很多愚昧的、不切合实际的判断，产生了很多不切合实际的认识与体会。”（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解决观念才能进入信神正轨（二）》）

（萧文：这里说的就是我这种刚硬的性情，想自己掌管、安排自己的一切。）（王静：神让咱们把这些话带到现实生活当中，你把这些话带到现实生活当中去经历，人信神就是体验神的主宰安排。神怎么告诉你的？神话跟你说了，你不会带入实际，神就给你摆设环境，你在环境当中神怎么跟你对话？神就是用事实、环境跟你对话呢，神给你摆设环境跟你对话，看行不行。“神给人一生当中一些不同寻常的经历，一些痛苦的经历，其实是造物主在用这种方式、用这些事实告诉你不要这样走下去，这条路是不通的，这条路是一个泥潭，是一个火坑，不是你该走的道路，也不是神为你命定好的道路，如果你继续这样走下去，你会一直痛苦下去！”为啥你痛苦、难受、流泪呢？神告诉你，神给你摆设这些痛苦、苦难的目的是什么？你在这里边摸着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不是就告诉你了？神作这一切不是偶然的。就像弟兄刚才给你交通的，你的钱被骗，官司一场一场都是失败的，一年了，耽误了你多少？撒但是不是笑话你呢？你看看耽误你的生命长进吗？你活在这里边，“我打不赢官司就不行，我再打一年官司”，再打一年官司，神工作结束了，你也完蛋了，这是不是撒但的目的？你是不是中了撒但的诡计？神一次一次给你摆设这些苦难的环境，目的是为了什么？神作这一切不是偶然的，官司失败也不是偶然的，被骗钱也不是偶然的，是不是都是神主宰的？神就这么跟你对话呢。“神给人一生当中一些不同寻常的经历，一些痛苦的经历，其实是造物主在用这种方式、用这些事实告诉你不要这样走下去”，神在拦阻你的脚步，让你不能再这么走下去了，可是你听吗？“我的目的没达到呀，我的钱没拿到呀！我有了钱我以后就可以生活，我这钱就没拿到。弟兄你给我交通了这么多，让我放弃？放弃了我还有啥呢？一无所有！”你里边就在打架呢。“你们交通的目的不就是让我放弃吗？”虽然你没说这话，“你说我该往哪走？我啥也没有。”咱得着神就得着了一切，不是得着物质的东西。“其实是造物主在用这种方式、用这些事实告诉你不

要这样走下去，这条路是不通的”，这一次一次是不是神在告诉你不要这样走下去，这条路是不通的？你以前也听过萧伟晋的经历，他跟随这步也是这样经历过来的，那时候他还有几百万呢，我和弟兄每次去找他的时候，他心里想着“我已经三十七八岁了，我这多少年挣了几百万，刚计划结婚呢”。在世界上钱也挣下了，计划结婚呀，那个时候他都有对象了，钱也有、房子也有，还是高档小区，什么都有。我和弟兄一次一次去找他的时候，他就认为“你们来，我笑脸相迎；你们走，我也笑脸相送。反正我不撇弃，我奉献钱可以，你们来吃喝都可以，但是我不接受神家的呼召，我怕我的这些财没有了。”他那些年在国外挣了一些钱，他怕回来一下全完了，只要放下一切尽本分这一切就都没了，他怕没了。可后来呢，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几百万全赔了，你说快不快？不仅是赔了几百万，还负债了，到现在还有负债呢，不到一年负债三十万。后来我就给他交通这篇话，他在那个时候才哭呢，到现在萧伟晋是不是在神家尽忠心呢？这才来到神家忠心尽本分呢。如果在他有那几百万的时候，他没看着这是个钱，能放下去尽本分的话，这钱也许不会没得那么快吧？因为他不在世上漂流了，不和世界上的人打交道了，他不会今天投资这个、明天投资那个。可他有了这几百万还想挣点钱，手机里的平台满满登登，不是在这个平台挣钱就是在那个平台挣钱，一下钱全赔完了，还负债三十万。等他负债三十万的时候，这话是不是能对上号了？一次一次告诉他这是一个火坑，不要走下去，他是，“我不听你的话”。就像现在弟兄给你谈的，你能听得进去吗？你就听不进去，你要的就是钱。萧伟晋当时要的是不是发财？“我有这几百万，我还得再赚点。”前面谈的钱财和神的托付是不是水火不容啊？你认为是你的本事，你认为是你的能力，你越来越想着“我有这能力，我再赚点”，到最后几百万都没了，现在还是负债，负债了，老实了，也能听进去神话了。“这条路是一个泥潭，是一个火坑，不是你该走的道路，也不是神为你命定好的道路，如果你继续这样走下去，你会一直痛苦下去！这无形中看到了什么？这是神在为人选择道路”，你选的就是“我怎么样都要把这钱拿到”，你想的是这个，但是神呢？神在为你选择道路，神给你摆设环境让你失败、失败、失败，失败好多次。“这是神在为人选择道路，也是神用神的方式在与人对话，是用神的方式在拯救人，让人从错误的观念当中，从一些执拗的方式里走出来。如果是明智的人，他经历一次苦难就会反

思”，看见了吧？这就是明智的人，他经历一次苦难就会反省。咱今天明智不明智？）（萧文：不明智。）（王静：几次了？这次又赔了两万。本来就没钱，挣两万容易呢？两万还够生活几年呢。你说这两万又没了，明智的人这下该清醒了吧？你清醒吗？还不清醒。“为什么经历这样的苦难呢？为什么碰壁了呢？这个事难道做得不对？那我应该走怎样的道路才是我该有的人生方向？”这是不是该有的呀？该有的反思。“反思的同时神会给人一些启发、引导”，有个反思，为啥你现在连反思都没有？通过交通以后，“我是不是确实就是走得不对呢？这钱怎么就能被骗了呢？”你不是光哭着说“我这脑子不够，我怎么就连这点脑子都没有呢？我怎么就能被骗了呢？我下次再也不做这事了”，你是不是在这方面想呢？你没有反思、反省“这是神在拦阻我，我得反思”，等你一反思，神就会引导、开启你。咱得往回返，一次一次的失败就是告诉你这条路是不通的。就像我写的文章你也能看出来，从我内心深处我就认为我的儿子不会不管我。因为人认为“不管怎么样，我的孩子他不会不管我的，即便我不管他，他也不会不管我”，这是不是人的一个想象？这就是人的一个想象观念。对自己的孩子满了期望、满了期待，就认为自己的孩子是有良心的，不会没良心，不会成这样，“即便我不管他，他也不会不管我”。这就像你信神完全是靠人，你没有完全把心交给神，你还想给自己留条后路，神就给你摆设环境让你看看，你看了以后是不是就得反思啊？这就是神给咱摆的环境，让你在这些环境里去反思。神为什么给我摆设这样的环境呢？是因为我老要给自己找一条后路。所以我就得有这样的孩子，不是他要这样去做，是我的性情的需要。我不能把我的全人全心交给神，我要把我的心一半交给神一半交给儿女，我认为我的儿女是靠得住的。这是不是骗子？这是不是欺骗？所以神摆设什么样的儿女、兴起什么样的环境都是自己性情的需要，不是他要那么坏，不是他要那么对待我。萧文，你明白了吧？）（萧文：嗯。）（王静：不明白的时候就是“我咋生了这样的儿子呢？我的孩子怎么是这样的呢？”不是我的孩子是这样，是我性情的需要，神就得给我摆设这样的儿子，是我的需要。就像你被骗的钱，本来用这钱你还能生活两年，可是因着你的性情一直刚硬，不得已神才让骗子上手，“骗子去吧”，骗子是不是神兴起的？是为了救你，骗子来也是为了救你。）你怎么看见神的？就萧文的这

脑袋，你说她能上了这当吗？这当该不该上？（不该。）为什么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呢？就是神说的，神遮蔽了她的眼。

（王静："反思的同时神会给人一些启发、引导，让你在现实生活当中能更实际地、更准确地把握住神给你规划好的前方的道路。那咱们刚刚讲的这个主人公是不是做到了这一条？（没有。）那她这是一种什么性情？（刚硬。）从未成年到白发苍苍，她的这一个愿望始终没有变，无论她是在没有听到神的福音的情况下，没有见识到造物主的情况下，还是在神的福音临到她，神告诉她这一切真相的时候，她的这一愿望始终没有变，这是最可悲的地方。人有思想，有心思，神给人造了这些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让人能感知、领悟神所为人安排的人事物、环境。就是说，神所摆布的这一切，作为一个正常的有理智、有良心的人类，他用心去体会的时候，都会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明白造物主的意思，这是神作工的一种方式，特别实际，特别踏实。但是因为人刚硬、狂妄的性情，人很难体会到造物主的心意。人的刚硬表现在什么地方？'我要规划我的人生，我有思想、有头脑，我有文化，我能掌控我的生活，所以我就可以自己规划自己的幸福、自己的未来、自己的前途'，当碰壁的时候他说'这一次失败了，下一次我接着来'，他认为人应该这么活着，人如果没有一种争强好胜的心这辈子活得就太窝囊，太懦弱。那他这么坚持的根源是什么？理由是什么？一定要做强人，不能做懦弱的人，不能让生活打垮，更不能让人瞧不起，人应该独立，应该争强好胜，应该有心志，应该让人看得起。这些性情、这些思想主导着他的行为，当他一次又一次地面对神所给他摆布的困境或者痛苦的时候，他选择的依然是一种方式，坚持自己的想法，自己认为好的、对的、对自己有利的东西一定要坚持到底，就是这些性情导致他做了很多愚昧的、不切合实际的判断，产生了很多不切合实际的认识与体会。"是不是神说的这样啊？"我不能输了呀，我这辈子活的是啥呢？就输给他？我能让他带上小三去我房子里住？这场官司说啥我都得打下去。"）为了个面子不要命了。（王静：不管你怎么做，你的存心、观点、目的是为了自己，你不是说在这个环境里面看到"神为什么给我摆设这样的环境？这环境太好了！"就像你那会儿说你看了我的文章以后消极了，这就证明你不会看，当时我临到这些的时候也痛苦、也难熬，但是痛苦过后我能看

见“神为什么给我摆设这个环境？这个环境对我是好还是坏呢？”我要是会看，看事观点转变了的话，我觉得我的环境太好了，我觉得他们的环境还没有我这环境好。这下你说谁还找我呀？没人找我了，你说我自由不自由？对儿女的情感也放下了。当时我有痛苦，“怎么我的儿子是这样的？”后来一想，如果人家管我的话，人家给我钱又要管我，我能不能放得下人家？我还放不下呢，就是人家不管我、不理我了，这个情感还好放下，而且还无牵无挂。如果当时丈夫也给我钱，放下一万块钱让我看病，我能放下吗？我会说“这魔鬼还变好了”，我是不是会这么想？就是人家不给我钱，哪个人都这么对我，这个时候才真实地把心从他们身上全部收回来了，来到神面前交给神，完全交给神了。就看你怎么看这个事呢，你的看事观点转了，你会说“这环境太好了，这是神怜悯我，神知道我的身量没有那么大，如果儿女都孝顺、都对我好，我还走不出来，神给我摆得多好呀，这是好环境。人家就这么做，这对我不是一个自由？不是一个超脱？这是神对我的怜悯，神对我的爱，这是神在为我选择道路，神在带领我前行，这是神的主宰安排。”这是不是看见神的爱了？像你这个，如果你老公对你死缠着不放，你说这样好？人家现在不死缠着不放，这是对你多好的事啊，你说这是不是神对你的恩待和高抬？你看有的半家信能出得来吗？出不来。你这不是好环境吗？这是神已经给你选择好了，就是让你自己走出来，这多简单呀。你看见神在你身上怎么作的了吗？让你没有丝毫情感，小三还在后边跟着呢，在人看就这么伤你的心呢。在神看呢？神在为你选择道路，让你解脱了，出来了，多简单，这是不是好事？你怕神家不养你？你交给神试试。我病了一场，我现在不是照样过来了吗？家里没人给我出钱，我是不是也活过来了？神家不养你、不管你？神要的是你的心，是怕你的心不敢交给神。为啥说信神就是经历神的作工呢？你经历神的作工，看见神的作为，最后能把神的作为见证出去，这才是信神。你得看见神的全能、看见神的智慧。你经历神作工这么多年，看见神在你身上所作的了吗？萧文，神太爱你了，神太恩待你了、太高抬你了。你看见以后“呀，就是，神确实太爱我了”，而并不是说咱不争取了，不争取你的权益了。咱非得跟他硬着干吗？他现在已经有小三了，你给他打个电话见面聊聊，你非得这么硬上？非得这么一场一场地打官司？“我成全你，咱私下了了，你给我多少钱”，这样也行吧？怎么不行呢？非得跟他打官司？有啥意义呢？

争个啥呢？咱哭个穷，“我现在啥也没有，你还有儿子，房子也给你，全是你的，但你得给我多少钱，我也不打官司了，也不怎么了”，争取你的权益是应该的。在接受神托付的情况下，该要的要，也不是非得一场一场地和他打官司，天天活在这里边，又是请律师、又是出钱的。如果你放下脸面就不需要出钱、不需要请律师，私下就可以解决，他现在又不是非要怎么与你为敌。如果你非要跟他硬到底，那能要下啥？这会儿谈的你能理解吗？不是说非得那么去走，神看的是咱的心。你能看见“这是神在为我选择道路，这是神对我的爱，我该怎么去走这个道路”，这多轻松呀。这下一门心思尽本分满足神，多好的事呀。）萧文，你都有体尝了，你回了那个家是痛苦的，和弟兄姊妹在一起是轻松的，你是有经历、有体尝的。从自己的观念想象里面走出来。（王静：神让咱信神得着真理，得着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在这个环境当中你应该怎么做？你该怎么做人才合神心意？）你是地位、名誉在里面作怪呢。（王静：你是在争、斗呢，非要打败他。）你和他争那些有什么意义呢？你和他在那边争，不如进来和敌基督、假带领争。你越争，真理越明白；越争，神越看中、神越赐福。

神说：“刚刚讲到人的一方面性情——刚硬，因着人的刚硬，人面对造物主所摆设的痛苦的环境与困境的时候，人的态度不是顺服，而是坚持着对自己有利的东西不放弃。对于人这样的行为，神是怎么作的？神作工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那神怎么对待人对待神的这些作法？神肯定不会说‘你这次失败了你就完了，像你这样的不是好东西，不要你了’，神没有放弃人，神继续用同样的方式，摆设不同的环境、人事物来让他经历同样的痛苦，面临同样的困境，目的是为了让人能反思、醒悟，能够放弃自己执拗的观点。神一而再再而三地用自己特有的方式与人类这样对话，与人类这样相处着，最终神的这种作工方式归结到什么地方了？神带领人，让人在一生当中渡过不同的困境、痛苦，甚至病痛、家庭不幸的遭遇，让人经历这些就是让人不断地反思，不断地认识，‘这是不是命运当中上天的安排呢？我应该怎么行以后的路呢？是不是应该转转方向了？是不是应该寻求真理之道啊？’神让人经历各种痛苦、患难，各种不幸、困境，之后让人在内心深处得到印证——人的命运是有一位主宰者在主宰着，人不能任性，不能张

狂，不能执拗，而是要学会顺服，顺服环境，顺服命运，顺服身边所临到的一切事。在你还没有听到神明确的话语之前，神就用这些方式、事实让你经历各种各样的环境、人事物，让你内心深处不断地印证人的命运是由上天安排的，不是哪个人能主宰的，人自己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人内心深处不断地有这样的认识或者呼声，它在不断地印证你所经历的这一切不是哪个人给你造成的，也不是偶然发生的，更不是什么客观原因、客观环境造成的，而是冥冥之中神在主宰着。没有一个人会碰巧遇到另外一个人发生一件大事，也没有一个人碰巧遇到一个环境让他的一生有所改变，也没有一个人碰巧临到一个小病然后得了一个大福，这都是神在用这种特有的方式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神在主宰着人的命运，神在看顾着、带领着人的每一天，带领着每一个人度过人的一生。这里除了让人知道神主宰人类的命运，主宰人类一切的生活，主宰人类的归宿，主宰人类一切的一切之外，神还要让人对神、对造物主的一些不切合实际的观念、想象、要求逐渐地淡化、消失、脱去，然后逐渐达到让人认清、看透造物主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带领人类，造物主安排人类的命运有哪些方式，从这些事当中看到神是有性情的，他不是一尊泥像，不是一个机器人，也不是人想象出来的一个没有生命的生物。这里一方面让人认识造物主作工的方式，放下各种各样的观念、想象，还有一些不切合实际的空洞的推理、逻辑；另外一方面，放下这些之后能接受、顺服神的主宰，这其实是一个最小的果效，还有一个最大最深的果效你们看不到，就是神会用这些方式告诉你，神作每一样事，神成就每一样事，他是在一个特别实际、特别真实的状态之下作在人身上的，让你明白这个。人明白了这个之后，人就会摆脱一些空洞的、虚无缥缈的东西，实实际际地去听从造物主的安排，顺服造物主的安排，然后实实际际地在现实生活当中面对造物主所给摆设的一切事，而不是用一些空洞的理论或者宗教神学观念去想象造物主，或者去处理生活当中的一些事，这个果效是神要看到的结果，是神要作在人身上的。所以说，当你还没有听到造物主的声音，没有明白造物主对各项真理明确的言语之前，神会安排各种不同的环境让你去经历、去体验，当你内心深处对这些有了一些感觉、感动、领悟之后，神会用明确的话语告诉你人生是怎么回事，神是怎么回事，人是怎么来的，人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这样，在人相信人是从神来的、是神造的，天地万物中有一位主宰者的

基础上再走信神的道路，再来接受神的审判刑罚，接受神的拯救、成全，这个效果是不是更好？你看，现在所有接受神末世作工的这些人都是哪些人？最起码他承认有神，相信神的主宰，相信命运，甚至有些人是相信鬼神的，还有些人喜欢看相、算卦，他就相信人的命运有定数，还有一些能听懂神的声音的，神就是作工在这些人身上，在这些人中间产生了神的选民，这是神作工的一种方式、一种原则。”（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解决观念才能进入信神正轨（二）》）

（王静：从这里面看见了咱的性情，是吧？为啥咱能坚持不放弃呢？“因着人的刚硬，人面对造物主所摆设的痛苦的环境与困境的时候，人的态度不是顺服，而是坚持着对自己有利的东西不放弃。对于人这样的行为，神是怎么作的？神作工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那神怎么对待人对待神的这些作法？神肯定不会说‘你这次失败了你就完了，像你这样的不是好东西，不要你了’，神没有放弃人，神继续用同样的方式，摆设不同的环境、人事物来让他经历同样的痛苦”，看见了吧？这次打官司成不了，下次能成吗？）（不能。）（王静：是吧？还是成不了。今天骗子骗你两万，下次就不是骗你两万了，骗得你没钱了，就不骗你的钱了，骗你这个人，让你这个人上当受骗，到最后被撒但掳去，再也回不来了，是吧？神还得以同样的方式让你经历同样的痛苦。“面临同样的困境，目的是为了让人能反思、醒悟，能够放弃自己执拗的观点。”让你面临这些环境，目的是为了让你反思、醒悟，能够放弃自己执拗的观点，这是神的心意。“神一而再再而三地用自己特有的方式与人类这样对话”，神怎么和咱对话呢？咱以前认为神和咱对话就是神话和咱说呢，神说用啥跟咱对话呢？摆设环境跟咱对话，你把神话跟神摆设的环境结合起来就是神跟你对话呢。如果你会这么结合，会对话，你是不是就会反思？你反思了就知道该怎么做了，这是不是就摸着神的心意了？就像神说“五十而知天命”，我现在就五十多岁了，这个时候反省一下，好像就是顺天意，顺命了。五十岁以前顺命不顺命？不顺。就像刚才咱说的这些话里边有好多的想象观念，是不是要这么走啊？人一过五十就知天命了，回想这一切，一下都能看顺了。我俩儿子没本事，老大是小学毕业，老二是初中毕业，因为我年轻的时候不在家，没人管他俩，书念不成，但人家娶的媳妇都是大学生，都是长得漂亮的，当时在全村都是最好的、漂亮

的。我能够有这样的儿子，我能有两个漂亮的儿媳妇，这都是神的摆布安排。可我那个时候明白吗？我还没过五十呢，明白吗？不明白。到现在我一切全明白了，从头到尾一切我都明白了，明白了他们是怎么来的，不管什么儿子、什么儿媳妇、什么孙子，他们来是因着我的命好吗？不是。而是神要成全我、检验我。摆的家里这些环境都是为了检验、成全我的，因为我有我的使命、我有我的托付，所以神就给我摆设这些环境，在这个时候就是检验我。所以我2012年回来以后的五年，儿媳妇就来了，而且都是好儿媳妇，个个都是吃得开的，别人这么仰头一看，我也感觉我自己还是可以的，你别看我跑了半辈子，回来这俩儿媳妇抢着来呢。我家里还没钱，还不用花几十万娶媳妇，不用花那么多钱，还不用楼房，我俩儿子个个都没有楼房，还是农村的房子，两个儿媳妇就全来了，生的孙子还那么漂亮，又可爱、又漂亮、又聪明，一天“奶奶、奶奶”地叫，把我的心揪着。就是在这个时候，神要检验我，看我能不能放弃。如果没儿媳妇、没孙子，你说我接受托付是真的吗？啥也没有是不是就好放？就在这个时候才看我在托付和这些上选择什么。现在走过来才看见，哦，这一切不是儿子好，她们为啥要来呢？这就是神借着什么样的人来，借着什么环境都是在成全我，因为我有使命，神要让我作个见证。当时俩儿媳妇都是这么来了，到现在都走了，就在这个环境当中看我能不能站个见证。在我来看俩儿媳妇都是好的，神就看我能不能放弃。托付和家庭你选择什么？当你选择放弃的时候，你作了个见证，人家都跑了、没了。神要的是不是这个见证？不漂亮的还来不了，还非得是漂亮的、非得是好的，看你能不能放弃。歪瓜裂枣的还好放弃，但人家都是好的，这个时候你能放弃就站住见证了，后来也都不是我的了，都跑了，改嫁了，嫁给别人了，不是我的儿媳妇了。人家来这一趟，这也是她们的使命，她们到我家来一下，这是不是她们的使命？她们怎么来的？是因着我。我这么去经历、去看的话，这一切都有神的美意，都是为了成全我，看我的看事观点怎么扭转。如果我的看事观点不扭转，就会觉得“看我的命多差呀，太可怜了”。为啥有的人一看我的文章以后，本来还不跟家里来往呢，现在赶紧跟家里来往，“看她可怜到啥程度了，儿子也不掏钱，丈夫也不掏钱，你看她现在活成这样，有人管吗？”所以有的人从我的文章里边看的是“你看她都病成这样了没人管，要不就赶快找人鉴定一下，让有人能管她。”他从这里边是不是就

看了个这呀？他看我可怜。所以他就赶快跟家里来往，平常都不过八月十五，这下八月十五赶紧回去几天，得跟家里来往，不来往怕以后没人管，这就是人里边的一个观点。从这里边看见神为什么摆设这些环境？以前弟兄交通约伯的儿女是来干啥的？亚伯拉罕的儿子是来干啥的？大卫的儿女是来干啥的？他们的儿女是来干啥的呀？以前我就认为我好，我跑了半辈子不用花多少钱娶的还都是好儿媳妇，那会儿我就不明白，到最后才看到五十而知天命，看见一切都是神作的，神太爱我了，太恩待我了。该人家不管我的时候，人家就不管我，如果管我的话我又和人家联系上了，感觉我儿子还是可以的，我就会这么去想。可偏偏就是不让人家管我，这是不是看见是神作的？都能看见神的爱。你得能看见你有你的使命，就像神话里边说的："自从你呱呱坠地来到这个人世间的时候，你就开始履行你的职责，为着神的计划、为着神的命定而扮演着你的角色，开始了你的人生之旅。无论你的背景怎么样，也无论你的前方旅途怎么样，总之，没有一个人能逃脱上天的摆布与安排，没有一个人能掌控自己的命运，因为只有那一位——主宰万物的能作这样的工作。"（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神是人生命的源头》）你想想你这一生，就是根据神给你规划好的这个生命轨迹去走，最后才知道，原来儿女、家庭等等这一切都是来成全人的，都是来检验人的。神摆设这些环境你都会看，看见神摆设的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看见神的主宰安排。神要的就是你这个时候的态度、观点是什么，看你能不能去放弃。就是刚才跟萧文说的，这个放弃不是说你一分都不要，不是这个放弃。你知道你丈夫是什么人，你非得跟他打官司吗？话语成就一切。要钱不是目的，你想着"我有我的使命，我还要尽我的本分呢"，那你怎么都能做到。咱得明白神给你摆设这些环境的目的，咱得会经历神的作工。摆设什么样的丈夫、什么样的儿女、什么样的孙子都能看见神作的都是为了信神的人，神不看不信的人怎么样，神看的就是信他的人怎么样。就把这些魔鬼摆在信神的人面前，就看你怎么去走呢。国度建造就是让咱有见证，你能看见神的作为、能看见神的智慧、能看见神的全能、能看见神的爱，也能看见神作的一切都是拯救、都是爱，这个时候是不是看事观点转了？咱与神的关系就正常了，能够顺天命了，顺命了。咱痛苦、难熬是因为不顺服、不顺命。如果你心里知道"我的使命是完成神给我的托付，我有本分"，如果你以这个为中心，你家里这些事就好

解决，你知道你的使命是什么，那一切都不在话下。如果你现在认为你的使命就是夺回这些钱，那是不是就走岔了？萧文，有没有路？）（萧文：有路。）（王静：后边怎么走呀？）（萧文：就是你说的，不再等着丈夫起诉上法庭了，自己舍弃一点去跟他谈判，“房子给你、孩子也给你，看你给我拿多少钱”，让他赢、让他高兴。）你让他高兴他还后悔呢，“我离婚离错了”，让他蒙羞，让他看到你的人品。你给了他一个憨厚、贤妻良母的印象，让他跟小三过上两年一对比，“呀，我原来的老婆能放下楼房”，他跟小三过不上两年又踹了。（萧文：这是你宽慰我的心呢。）我宽慰你干嘛呀？是不是这样的结果？（萧文：王静讲她的经历，人这一生是神的命定、主宰，你逃脱不了，与神掰手腕你也掰不过，还不如趁早投降。）可会说话呢，和神投降去了。（萧文：就是神话里说的给你摆设同一个环境，就一直这样、一直这样，你都不反思一下为啥一直在这个圈圈里出不来？弟兄问我官司打得怎么样了，我说又回到原点了，画了个圈折腾了一年又回到原点了，那还不该反思吗？）白白赔了三万？（萧文：嗯。）（王静：记得那段时间我跟你说让你出来，你说不行，官司还得一段时间，等了又等，等到现在又回到了原点，还不如不打呢，官司白打了。）等的花了三万。（萧文：又被骗走两万，五万多没有了。）今年等了一年，五万多没了，明年呢？（萧文：明年可能就是你说的，命都没有了。）（到那时候就是被气死了，不是别的，因为一无所有了。）不是让你和神掰手腕呢，是让你认识神的作为，认识神的拯救。不能说“哎呀，我掰不过神，没办法了”，这说的是啥呢？

156　神主宰万物的方式

1　自从你呱呱坠地来到这个人世间的时候，你就开始履行你的职责，为着神的计划、为着神的命定而扮演着你的角色，开始了你的人生之旅。无论你的背景怎么样，无论你的前方旅途前方旅途怎么样，总之，没有一个人能逃脱上天的摆布与安排，没有一个人能掌控自己的命运，因为只有那一位——主宰万物的能作这样的工作，因为只有那一位——主宰万物的能作这样的工作，能作这样的工作。

2　从起始有了人类，有了人类，神就一直这样作着他的工作，经营着这个宇宙，指挥着万物的指挥着万物的变化规律与运行轨迹。人与万物一样都在悄悄地、不知不觉地接受着神的甘甜与雨露的滋养，与万物一样，人都不自觉地在神手的摆布之中存活。

3　人的心、人的灵在神的掌握之中，人的一切生活也都在神的眼目之中，人的心、人的灵在神的掌握之中，人的一切生活也都在神的眼目之中，无论你是否相信这一切，然而，任何一样东西，或是有生命的，或是死的东西，都将随着神的意念而转动、变化、更新以至消失，这就是神主宰万物的方式。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是人生命的源头》

285　没有神的日子苦不堪言

1　当人不知道命运是怎么回事、不明白神主宰的时候，人自己任着自己的性子在迷雾中摸爬滚打、跌跌撞撞，那段路程走得太艰辛，也太心酸，太心酸。所以当人认识到神主宰人命运的时候，聪明人便选择认识、接受，认识、接受神的主宰，告别“靠自己的双手来创造美好人生”的痛苦日子，而不是继续与命运抗争，也不是继续以自己的方式追求所谓的人生目标。

2　没有神的日子，看不到神的日子，人不能真切地认识神主宰的日子，每一天都过得没有意义，毫无价值，苦不堪言，每一天都过得没有意义，毫无价值，苦不堪言。无论一个人身处何方，身处何方，身兼何职，人的生存方式与追求目标给人带来的都是无尽的心酸与难以释然的痛苦，让人不堪回首。人只有接受了造物主的主宰，顺服造物主的摆布与安排，追求得着真正的人生，人才能逐步摆脱所有的心酸、痛苦，摆脱人生的一切虚空。人只有接受了造物主的主宰，顺服造物主的摆布与安排，追求得着真正的人生，人才能逐步摆脱所有的心酸、痛苦，摆脱人生的一切虚空。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独一无二的神自己 三》

58. 你与神的关系如何

你与神的关系如何（一）

咱每个人都表达了一下看了《神已公开显现》这篇文稿以后的感受，以及所流露出来的，你们自己看看，自己表达的怎么样呢？你们说我看见这个画面是什么感受呢？（看到我们这些人很难蒙拯救。）我看到的是个什么画面？你站在我这边看，我看到的是个什么画面？（看到这些人不宝爱神话。一问“看了多少呢？”有的都没看，要么就看一点，有的看了也说不清。一群这样的人怎么去带领底下的弟兄姊妹呢？看着寒心，替这些人哀愁。）二货，你谈谈，你感觉我看了这个画面以后我是什么感受？（二货：心寒。）怎么心寒呢？（二货：都是一群听不懂、看不懂的人。）听不懂、看不懂？这是不是事实？（二货：是。）是事实吗？马晓进，你说说。（马晓进：这话下发好多天了，我确实没想过要去看。）《神已公开显现》，就这个题目，吸引不吸引你？你跟随神呢，神的公开显现都不能打动你的心，还有什么能打动你的心呢？那你现在干啥呢？自己信神呢，可是神的公开显现却不能打动自己的心，连看都不想看一眼！这是个实情，太出乎意料了呀！你们是带领工人，让你们去带领弟兄姊妹呢，你们这个态度怎么带领弟兄姊妹呢？你们是带领弟兄姊妹呢，还是拆毁神的经营呢？咱那天交通了态度、观点，是吧？交通态度、观点的时候说什么了？咱信神多少年了，神作了什么工作呢？认识什么工作呢？神就是给人摆上丰富的宴席，看你吃不吃，看你是看了看、研究了研究，还是品尝了品尝，还是吃了呢。神要看人的一个态度，神给人摆设一个环境是看人的态度。这几年来，咱搞清楚态度、观点了吧？什么是态度、观点呢？马晓进，什么是态度、观点？（马晓进：临到事站在神一边。）我问的是，什么是态度、观点？这个咱以前交通过吧？咱以前交通过态度、观点，人对这个态度、观点不了解、不熟悉，也没有研究过，不知道什么是态度、观点，咱以前为了让你去认识这个态度、观点，举了一个例子，你们还记得吗？交通了车祸的例子，一场车祸，把人的态度、观点暴露在了光中，就根据这一个小小的车祸的例子，让你去认识什么是态度、观点。咱为什么要交通态度、观点

呢？神看人、分辨人、定规人、定罪人就是根据人的态度、观点。解决问题是从根源上解决，这个观点是从哪儿来的？（思想。）思想产生观点。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态度、观点。今天你被撒但迷惑了、吞吃了，神要拯救你，把你从撒但的权下拯救过来，神要看你是活在撒但的权下，还是活在神的权下，怎么看呢？就看你的态度、观点。你是属神的人，你还是属撒但的人，怎么区分呀？就看你的态度、观点。你时时事事处处向着谁、为着谁，这是不是态度、观点？

咱以前给你举了一个车祸的例子，发生了一场车祸以后，不同的人群过来有不同的表现，这种不同的表现代表着不同的态度、观点，从他们不同的态度、观点就可以看见他们和出车祸的这个人不同的关系。咱列举了几种关系呢？（三种。）三种吗？以前交通的是三种，后来又补充了三种，一共六种。补充的那三种你们没听吗？（没有。）那开始交通的那三种关系是什么呢？（一个是路过的陌生人、一个是亲人、一个是仇敌。）他们分别流露出的三种表现，代表了三种态度，三种态度代表着三种关系，这是简单地让你去认识，更细一点的是不同的人群还有更多的关系。一个是亲人、一个是仇敌、一个是过路的，这是三大类关系。还有什么关系呢？还有邻居、远亲、下属。我今天又看见了一种，还有哪种关系呢？还有后妈。几种了？（七种。）各样人扮演着各样的角色，扮演什么的都有。把这个说出来以后，你就可以看见他的态度了，是吧？七种关系，分别是什么表现呀？怎么表达？咱以前交通过前三种吧？那三种怎么表达的？（陌生人看见出车祸就是很冷漠的态度；如果是仇人，“哎呦，他终于被撞死了，活该”；如果是亲人，“赶快送医院，赶快救”，是一种心疼，紧张的不得了，就是这三种表现。）你是个过路的，是个吃瓜观众，你与出车祸的互不认识，“好怕呀！”就是个怕。“呀，出车祸了，可得小心呢”，在他这里就是发生了一件事，谁过来说一句，“那个哪儿哪儿哪儿，发生了一场车祸，把一个小孩撞了，把小孩的头给碾了”，结束了，仅此而已，就是一件事。有没有态度？没有态度。就是一个吃瓜观众、观望派，仅仅是过去看看。他不可能不看，过去看看怎么出的车祸，出成什么样子了，就是一个观众。过来一个人，正好是仇人，嘴一撇“活该！这就是以前抵挡我的那个人的孩子，让你再骂我，报

应！”这一看就是仇人。亲人过来了、父母过来了，一看见孩子出车祸了还能站立得住吗？站立不住，瘫倒在地，甚至晕倒在地，话都说不出来了，有可能昏厥过去了，这就是至亲。下属过来了，“我上司的孩子出车祸了”，他脸上敢露出笑意吗？（不敢。）他刚发了奖金，正高兴的时候，看见领导的孩子出车祸了，高兴也不能高兴了，本来想去歌舞厅玩呢，还能去吗？（不能了。）那该干什么呀？还得摆出一副吊丧的脸，得演戏，得演给人看，“我是痛苦的，我是忧伤的”，他是演戏。几种关系了？（四种了。陌生人、仇人、亲人、下属。）邻居呢？邻居是认识的，他和陌生人的表现是不一样的，陌生人看到是没态度的，邻居看到呢？“好可怜呀！好怕呀！我看着他从小长大，怎么能成这样呢？”稍有触动。远亲，远亲过来就不是仅有触动了，远亲带有血缘关系了，心里难受、痛苦，但他不可能晕厥在地，“快快快，赶紧打120，赶紧去医院”，去医院看两次，送点吃的、喝的，多去照看照看。邻居去不去呀？邻居只是有一个态度，他不会有行动。远亲他有了态度、有了行动。至亲是舍上命。邻居、远亲、至亲，这六种够了，是吧？（嗯。）还有哪种呢？（后妈。）后妈过来看见了，心里边想什么呢？“终于死了、终于利索了！我这家庭终于平安了！”她心里边想的是终于平安了，但她敢流露出来吗？不敢。包在心里边，心里边是高兴、是喜乐，放下了包袱，外边还得表现出忧伤。七种，今天就看见这七种关系。出车祸以后，根据人过来的表现，你就能看见他和出车祸的这个人之间是什么关系。

那神定人归宿是根据什么定呢？你与神的关系一好百好，你与神的关系一了百了。那神摆设环境就看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根据你的态度、观点就能定你跟神是什么关系，够公义的了吧？不说情感、不说表现，根据你实际的态度就能看见你与神之间的关系如何。根据一场车祸，你就能分辨出过来的人与发生车祸的这个人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个会不会有错呀？（不会。）不会有错。所以说，神摆设环境以后就看你的态度、观点。约伯，神给他摆设了什么环境？剥夺了他的万贯家产以后，神看他是什么态度、观点。再借着他妻子挑拨离间，“你弃掉你的神死了吧！”约伯流露出来的是什么观点？“愚顽的妇人！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约伯流露出来的态度、观点是什么？（弃绝他妻子。）即使说他满身长

疮，万贯家产被取缔了，“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不管怎么对我，我不能离开神”，就算是他妻子也不行，还要把她打回去。亚伯拉罕，神给了他以撒以后，神说“把以撒给我献上”，神说了这话以后，神是不是就在看呢？就看亚伯拉罕和谁是至亲呢，给了他以撒，看他会不会背叛神呢。为什么能让他献上以撒呀？亚伯拉罕一百岁才得了一个孩子，神和他对话的时候他是八十五岁，在他得着这孩子以后是多少年以后？（十五年。）十五年以后。亚伯拉罕得着这个孩子的时候一百岁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多少年以来神没有把孩子给了他，他找了使女生了孩子，当使女的孩子十几岁的时候，他才又有了以撒。所以从这个里面来看，神和他说了这个话，并不是今天说了明天就有孩子了，是经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有的。在以撒十二岁的时候神让他献上，这又是十几年，从神说要给亚伯拉罕孩子到让他献孩子一共加起来最少是二十多年，那亚伯拉罕多大了？（一百一十二岁了。）到一百一十二岁了就有一个独生子，就得了这么个孩子，那他对这个孩子的宝爱程度怎么样呢？无法形容。正因为亚伯拉罕宝爱这个孩子，爱得无法形容，神才让亚伯拉罕把孩子献上。神给他摆设环境，神就要看，看什么？看他的态度、观点。亚伯拉罕没有去和神讲理，“神啊，我就这一个孩子呀，你就赐给我这一个呀！我要是有两个，我献上一个。你说我献了他，你让我断子绝孙，断了我的香火？张三、李四他家孩子三个、五个，八个、十个，你让他献上一个不行吗？为什么非得让我献上一个呢？”亚伯拉罕讲理了没有？（没有。）你讲理了没有？（讲了。）神还没有让你献上“以撒”呢，没有让你献上独生的孩子呢，随便让你献个东西你都在讲理。让你放下你的肉体，少和孩子亲近两天，尽两天本分吧，你尽本分尽上三天、五天能行，十天、八天就不行了。放下丈夫也不行了，不用说离婚、放下了，离开两天都不行。少伺候孩子两天不行，走不开、放不下，什么都是难事。“张三说我了，李四说我了，王五他怎么不行？”这还是人吗？还是受造之物吗？几千年前在神没有说这些话的时候，亚伯拉罕、约伯就能做到，而今天神作工六千年了，神又说了这么多的话，咱今天是如此的态度。今天神又给咱摆了个环境，摆了个什么环境呢？《神已公开显现》放在你面前，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呢？

刚才咱交通的态度、观点里边还少了一种，除了那七种人以外，还有一种人。当发生车祸的时候至亲是痛苦的，他活在痛苦里边赶紧去抢救人，或者处理事，在这个时候，在吃瓜观众以外，还有一种人，知道是什么人吗？（看笑话的。）不是看笑话的，是半路打劫的。咱见过吧？出车祸以后，装西瓜的车一翻，你说那些西瓜都去哪儿了？他盼着你出车祸呢！一下雨，你看有多少人想着“这车还不翻呢？”至亲忙着去处理这些事故、抢救人的时候，车上有什么宝贵的东西，有的人趁机就拿走了。他看见出车祸的时候他不走，他不走不是看着同情、可怜，他是在等待着，等待时机当响马呢。交通到这个的时候，又想起来还有这么一个演员。那今天，《神已公开显现》放在你面前的时候，你的表现、态度是什么呢？刚才一共说了八种人，你是哪种人呢？对号入座。这个好对号吧？马晓进，你是哪种人呢？（马晓进：我是后妈。）神看你在每一件事情上的态度，你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有态度，我不是说你以前在哪件事上的一种态度，我是说这篇《神已公开显现》下发了以后，你对这篇文稿的态度。就是刚才我跟你说的车祸的例子，你看见出车祸以后，你的态度是什么？那边发生车祸了，你的那个态度是什么？态度是不一样的。我就单独说，你对《神已公开显现》这篇文稿的态度是什么？总结、认识一下。（马晓进：过路的。）你呢？（过路的。）你也是过路的？你呢？（我看到我就和邻居一样，有一点触动。）你们两个人呢？（我感觉我是过路的，只是害怕。）（我是邻居，稍有触动。）你呢？（我是过路的。）都会对照。认识一下自己，看看自己和神之间的关系如何，不要到神惩罚你的时候，你说“神啊、神啊，快救救我吧！神啊，我奉你的名怎么了、怎么了”，你得看清你和神之间的关系如何。其实，你把自己看成是过路的，你太高抬自己了，其实你不是过路的。（是不是半路打劫的呢？）还问是不是呢，你说是不是呢？谁才是过路的呢？不信派才是过路的。人家也不跟随，人家也没有所想，“哎呀，就是呀”。而你们是做带领的，你们是有思想的，有什么思想呢？表现得特别明显的是马晓进，马晓进更像是个打劫的。怎么打劫呢？打劫的有个什么特殊的表现呢？他对出现的这场车祸在乎不在乎？没知觉。他有知觉的是，“出车祸以后车里边有什么呢？他们忙着去急救的时候，落下手机了没有？”赶紧趁机来一下子。这叫什么呢？半路打劫的。你说当《神已公开显现》这篇话临到马晓进的时候，马晓进在意不在意这些话

呀？她看不看这些话？（不看。）今天我问马晓进，“你看了这话以后，你有什么认识呀？”马晓进说：“哎呀，我还没看呢。”他们各自表述了以后，你赶紧看看标题，看完以后，“我说说，我有认识”，把自己的一种想象、把自己以前的经历说了一下，“弟兄怎么待我的”，把那个说了一下，再在标题上套了一下，自认为“我看准了”，套进去了。可是你一说出来，你把大家逗笑了，你所说的和这话沾边不沾边？一点边都不沾。你问问半路抢劫的，“那场车祸死的是谁呀？是碾断腿了，还是碾断胳膊了？”他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他就不可能知道，他关心的就不是那个。他关心的是出车祸的人口袋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出了一场车祸，有的人当下就晕倒了，他看到人家手上戴着个金戒指，趁人还没醒来赶紧扒了戒指，赶紧走了。“车祸碾断腿了，还是碾断胳膊了？”“没看见，我只看见金戒指了。”（马晓进：我还以为，你问我呢，我就是没看我也得说一下，我不能不说。）这就是你的种种表现，你这个很明显是个半路打劫的，“弟兄说了，人家一个一个都说了，我当带领的说不出来，我这还是当带领的吗？”（马晓进：弟兄要是问我，我一点都没领受，那怎么行。）对啊，最终目的得赶紧赶一赶、表现表现。（马晓进：我得赶快看一看，看完之后，把我领受的那一点赶快说了。）你说那个强盗、打劫的，是不是要把他看到的一点赶紧说了？他要是不说，他连出车祸碾断了什么都不知道，一下暴露了自己是打劫的。既然是打劫的，那他肯定得说一些事实掩盖自己。（马晓进：掩盖自己？）掩盖你打劫的行为。你这是不是欺骗？是不是打劫？这些话你都没看完，反过来你倒知道里面的大概内容了，这是不是欺骗？欺骗、掩盖。打劫什么？是不是想和神拉近关系呢？“我知道什么意思了。”（马晓进：是，我想跟你拉近关系。）半路打劫的。别人跑了一路往过走呢，还没走到路边呢，你想插小道来半路打劫一下，你说说咱卑鄙的存心。这是说你外表的言行是半路打劫的。从你的存心来看，你来神家是想干什么呢？你想混个不死的结局、想剩存下来、想得着真理、想得着神的赐福。可是你做的是啥呢？你的言行举止是啥呢？神公开显现了你都不注意，你注意的是什么？“神公开显现了，赐福是什么？至于说神公开显现不显现，和我有什么关系？和我有关系的是，神公开显现以后给我什么，我是不是国度里的人。”这是不是半路打劫的？强盗、土匪、半路打劫的。神看见的就是这个画面，跟随他的人表现出来的竟是这样的画面！就像一对

富翁夫妻有一大笔资产，他们生病了，家里的三个孩子都是“孝顺”地要带他们去看病呢。三个孩子盯着父母的家产，他们管不管父母得的是什么病呢？（不管。）他们不管父母得的是什么病，但是“我得演这个戏，我得带他们去看病，我得把他们带到医院”，至于说医院里面怎么检查，检查的是不是准确，检查出来的病是不是这个病，这个病究竟该怎么看，他们搭理不搭理？（不搭理。）在形式上，“我带你们去医院了，我陪着你们了，陪你们看病了”，这就行了，这样做只是表现，让父母看见他跑前跑后，他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你们心里边得有我，最后你们的万贯家产应该给我。”他奔着的是万贯家产，他奔着的不是作为一个儿女该尽的责任与使命。那人性好的、孝顺的孩子呢？他不看父母有什么万贯家产，他尽的是他的责任与使命。他不管父母给他什么，而是，摆设这个环境，他就尽心、尽意、尽力，“赶紧去医院看看，我父母究竟得什么病了呢？”他把心用在父母的病上面，具体的细节上面。只想要家产的那个孩子，他的心不在父母的病上，他在带着父母去看病的同时，另一边还打电话叫律师让公证处看看父母的资产有多少。咱是不是这种人呢？（是。）那看到自己和神之间的关系以后，更应该看到神的态度是什么。神的态度是什么？憎恨、愤怒。

你们还不如北边的弟兄姊妹呢，我问了北边的弟兄姊妹以后，人家说“看了这篇文稿以后就一个感觉——害怕。呀！神作工结束了，神公开显现了！”他是一种着急、是一种害怕的态度。虽然他依然在肉体享受里边，没有多少认识，但是他有一个着急、害怕，最起码是着急、害怕的感觉。你们这边是什么态度都没有，看不见，是吃瓜观众、过路客。在当过路客的同时，你们心里在想着什么？做着带领，想着神的赐福，想着神的国度，想着神作工结束了以后你怎么样、怎么样。你说咱可怜不可怜？可怜、可悲、更可恨！被撒但迷惑、引诱、吞吃，变得自私、卑鄙、无耻、贪婪。咱信神多少年，就让你去认识自己是个受造之物，让你尽上一个受造之物该尽的功用、该尽的本分。该尽的功用、该尽的本分咱尽不上，反过来尽是想着与造物主玩手腕、耍手段，想从神身上勒索点什么，至于说造物主的经营计划是什么你毫不搭理，神想作成的工作你毫不过问，神的心意你毫不过问，但咱还能够乐此不疲地跑得不停点，“每天起来我也撇弃了，我撇家庭

了、撇儿女了，我每天都顾不上，大红龙抓我呢，抓我我也撇下了，你看我多追求！”从外边看你多付出呢，你这个付出让我看到的是什么画面？你付出不是来尽受造之物的本分，你的付出是来完成一个强盗该尽的功用的。那强盗付出不付出？（付出。）强盗也累呀，你不要小看强盗。强盗、土匪、半路打劫的，他得注意什么？他得踩点。他踩点需不需要下功夫呀？你每天作的是不是踩点的工作？（是。）“我看这路段有没有交警，看看神看着没有。王静什么时候下来呢？不敢让他们看见。”躲着交警、躲着公安、躲着监控，“好，就在这个地方。我看是大车过来，还是小车过来，看看会出个什么车祸，我给制造一个什么事件。”也是相当的胆战心惊。不是敬畏神的心，是胆战心惊，总害怕神鉴察，“不敢鉴察、不敢鉴察。我在外边做了个什么，和别人打个架、争夺个地位，不敢让神看见，不敢让弟兄知道”，也是谨小慎微呀！你挂的名还是谨小慎微地事奉神，你是谨小慎微的怕神知道。人家是谨小慎微的不敢触犯神，你是谨小慎微的不敢让神知道，趁机能下手。就是咱前段时间交通的内鬼，作为带领工人是让你为神家保驾护航，可你是成了半路打劫的，这不就是内鬼？让你当带领是让你把神的心意通行下去，把神的作工通行下去，不要说通行下去了，你在这儿理都不理，你在下边通行的是你的旨意。你通行着你的旨意，同时还在等待着神的赏赐。你的付出，你告诉我你撇家了、撇情感了，你再撇什么，我在这儿看你都是作恶的！你跑断腿、累断腰，神说“你这作恶的人啊，我从来都不认识你！”你跑断腿、累断腰，你是为谁跑腿呢？你是为你自己尽你的强盗责任，你想来神家勒索、抢劫你才付出的。你是为了神的经营计划吗？你是为了神的作工吗？你是为了通行神的旨意吗？你是为了预备一点善行吗？没有一点正面事物！你是一个强盗！如果你是强盗你又当了带领，可怕不可怕？（可怕。）为什么祭司弟兄说当了带领就是撞开了地狱的门呢？你的败坏性情不解决，然后你再当个强盗，再当了带领，成了大内奸，你说神会怎么处理？与其当强盗还不如做个跟随者呢，跟随者做个小强盗还没有那么大的罪呢，还少受惩罚呢。你坐在带领的位置上，搞着个人的经营，对神的经营毫不关心，还没知觉。这话能理解吧？能看见自己的画面了。

你说咱就连《神已公开显现》的内容简介都谈不出来，那还怎么通行神的旨意呢？怎么把神的旨意贯穿下去呢？最起码“我看不懂神话，但是我知道这篇文稿的内容简介，这里面的大概内容，里面大概说了什么，大概流程是什么，它的主题是什么，有什么逻辑。”这里边是有层次感的、是有逻辑的、是有主题的，不是散文，不是随便说说而已。到最后你连这篇话都定性不了，连大概的内容简介你都不知道，这篇文稿属于什么性质的你也不知道。从外边看，这写的是一篇打仗文稿，是打仗用的，可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是见证神作工的。神已公开显现是神的作工向人公开，是神的所有所是向人公开。神的所有所是包括的太多了，神的作工里面包含的太多了。所有对神的认识、神的性情、神的行政、神的权柄、神的智慧、神的全能，都是在神的作工中去认识的。我只是把神的作工给你见证出来，让你从神的作工中去领悟、去看见神的奇妙作为、神的权柄。神六千年的经营计划今天实现了，有谁能作成这事呢？神二十年前说的话应验了，有谁能作成这事呢？基督这么说，圣灵就这么作，万物的运行规律就这么自然地成了，神是不是太有权柄了、太全能了？如果一个算卦的和你说，“你结婚五年以后，你老公会有外遇”，你立马问他，“我老公的外遇在哪个方向呢？属什么呢？”你想干什么呢？算卦的和你说了这一句话，这五年以内你忘得了忘不了？（忘不了。）你忘不了。到了第五年，你会怎么呢？你每个月都在观察着你老公的行动，你得观察算卦人说的这句话会不会应验。算卦人的一句话能抓住你的心，而神的话呢？神六千年的经营计划，神是人生命的源头，神主宰着全人类的命运。神六千年的经营计划是计划好的，神二十年前的预言咱寻求过没有？这话什么时候应验的呢？神话说出来了，你就没观察看看应验了没有？你对神的作工、对神的话、对神的所有所是不理不睬，你还是信神的人吗？你还是神家人吗？你不是信神的人，你不是神家人，你是外邦人！外邦人也就罢了，外边地震、瘟疫开始了，战争也开始了，你看见了，你害怕了，在你惧怕的时候，在死亡临近全人类的时候，我告诉你“神公开显现了”，该关心关心你的命运了吧？人类的命运、你的命运，你关心吗？（不关心。）你毫不关心、毫不搭理！你这个不关心、不搭理，是个什么态度？什么表现？流露出来的是什么？是对神话的一种藐视、看不起、不相信、不承认、不接受！这是你对神话的态度，是你对基督口里所说的话的态度！你对基督的话的态度就是对

神的态度，那就是对神的一种污蔑、藐视！你是谁啊？一个小小的受造之物，做出如此的事，比天使长还厉害呢！这是不是就是天使长的后裔啊？张狂至极！对自己肉体的一点事挂在心上，不会忘了，对神的经营计划却是如此态度。你不去寻求、不去认识，我直接告诉你、给了你，给你放在桌面上，放在你面前，你都是如此的态度，你说怎能不让神发怒呢？怎能不让刑杖临到你呢？今天你有这个病呢、有那个病呢，你有病了就问“我为什么有这个病呢？”你说为什么呢？不用说有病了，就是死亡临到不也应该吗？惩罚临到不应该吗？你白白呼吸着神赐给的一口气息。尽不上本分的是废物，有本分不尽的是悖逆，咱是什么？你不是废物就是悖逆！

《神已公开显现》这篇话的内容简介你不知道，这篇话的性质你不知道，从外表看是打仗文稿，实际上呢？实际上这里边说的是神的一个作工，你看见似乎是个人的经历，但这里边没有一点人的经历，说的不是经历，说的完全是神的作工。我谈的是神的作工，没有个人的经历，那你看到了什么？你看到的是不是灵界实情？是不是神性作工？（是。）你看见神性作工，你的态度是什么呢？你只是看里边说话的态度、口气，看见我是站在第三者的位置上说话的，是在给你见证神的作工，我见证的不是个人的经历，这里边没有个人的经历，里边整个的时间轴、叙述的逻辑是围绕着一个什么中心说的？围绕的是神的经营计划。神是怎么计划的，这个计划是怎么一步一步实现的。历代以来多少事奉神的使徒对神没有一点认识，对神的作工没有一点认识，今天神道成肉身直接把神的作工、神的经营计划告诉你了，神的作工是公开的，但是没有人去关心神的作工，所以人对神的作工是一无所知。今天把神的经营计划告诉你了，神二十年前的预言又告诉你了，神话应验了，也就是神公开显现了。你要看神是怎么显现的，就要看神话是怎么应验的，看神的经营计划是什么。那神此次道成肉身的目的是干什么呢？神道成肉身的目的就是要给人树立一个标杆、留下一个标杆、作成一个标杆，给人留下牧人，神就安息了，神就走了。这是不是神道成肉身的一个经营计划呢？（是。）那留下的牧人是谁呢？牧人就是众长子。众长子该怎么出现呢？怎么出现在众人面前呢？什么时候出现呢？他出现的时间、地点是什么？为什么要让你谈众长子呢？是因为众长子他是牧人，神要把神以后的工作交给牧人

来完成，也就是交给众长子来完成。你跟不上众长子、跟不上牧人，你就是被神惩罚的，你就不是属神的人，你就不在这个圈圈里边。所以让你看见牧人的重要性、众长子的重要性，你不得不来寻求跟随牧人、众长子，因为这是神的经营计划，你一个受造之物，你不在神的经营计划里面，你还能活吗？所以人被迫走上这条路，被迫来寻求众长子，是用这些神话让人看见，你必须得来寻找众长子。打仗也好，就是以打仗的形式、见证的形式、神作工的经营计划的形式，来让你看见神是这么计划的，事实也是这么作的。基督起初的发表里就告诉你，“以后，整个宇宙世界中，牧养众子、众子民的事都交托给众长子来完成，谁不能尽心尽意地完成，我必刑罚，这是我的公义，对长子也不放过、不轻饶。”神要把以后的工作交给众长子，让众长子来牧养这些众子、众子民，建造神的国度。有了众长子才有了国度，神要把众子、众子民交给众长子来牧养，那众长子就成了牧人。“牧人会经历什么？牧养人会在哪儿出现呢？”以这个为话题展开了一个讨论。以讨论的形式，边讨论边看神的作工，让人先感兴趣以后，让人去找牧人，怎么找呢？神在哪里提到了牧人呢？牧人要做什么事情呢？神说：“就是说，当神击打牧人的时候，羊群分散了，那时你们就没有真实的带领人了，人都四分五裂，哪能像现在你们能集体聚会。”借此提到了“击打牧人”，那“击打牧人”是什么意思呢？人又不理解这个“击打”，又对“击打”作了个解释。神以前作过击打牧人的工作，就是击打主耶稣，根据击打主耶稣来认识这个“击打牧人”。用个人的话来说，那就是一个打击；用神摆设的环境来说那就是一个击打。借着谈主耶稣的经历，让人知道什么是击打牧人，知道击打牧人的时候，神的经营计划有了方向了，看你经历过了没有，看击打牧人里面有什么表现、有什么现象。“当神击打牧人的时候，羊群分散了，那时你们就没有真实的带领人了”，没有圣灵作工的人都显明了，神话这么说了，那咱就寻求寻求，“什么时候出现的这个事呢？哦，2012年工作安排一直在说各类人都显明了、各类人都显明了，祭司弟兄从来没说各类人都显明了，那这是不是在2012年呢？2012年发生了什么？”借着你去回忆，共叙旧情，来认识神的作工，借着神的经营计划的应验，神是这么说的又是这么去作的，让你去经历、让你去体验，带着你去体验。2012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锁定在2012年的时候，那就回忆一下2012年发生了什么。敲锣打鼓传三天黑暗，挨家挨户传福音。祭司弟兄出

来证明了，也证实了这就不是神所安排的呀，也不是神的心意呀，但是全国上下都形成了呀，为什么呢？为什么全国上下，整个牧区都能出现这个现象呢？神的作工神负责，怎么这次就不负责了呢？邪说谬论怎么都能出现呢？这是不是邪灵掌权了？为什么全国上下都能出现？不是一个地方呀，多少牧区都是这样呀！这不对，这应该是圣灵离弃了。寻找神话、找印证，神话说作工要显明人，当神击打牧人的时候，圣灵不作工，圣灵收回来了，完全作在众长子身上，要显明他的众长子。呀，原来经历的那些邪说谬论，假基督、敌基督出现的时候，邪灵出现的时候，这是因着神把圣灵收回了，因着神不作工而产生的效果。哦，这就确定了，这就是击打牧人时期。为什么各类人都能显明了呢？那就是圣灵收回了，不作工了。

那神为什么要这么作呢？神这么作的目的、意义是什么呢？在神话里面找印证，神话说什么？“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以前那是教会建造，那是召进来的人多，只要你愿意信神、只要你愿意跟随神就来，那是往进召人呢。召进来人，还得选人呢，怎么选呢？人能拣选了吗？人作不了这个工作，还得神拣选。神摆设环境就要拣选人呢，神要拣选什么样的人呢？神拣选的人肯定是要给人立标杆呢，神说过拣选、立标杆那肯定是牧人。那牧人是谁呢？哦，神说了，众长子要带领众教会呢，那众长子是谁呢？众长子就是牧人？神怎么从来没有说过众长子就是牧人呢？怎么现在才知道众长子就是牧人呢？呀！这是什么呀？神的奥秘揭开了。神就用“众长子”“牧人”遮蔽了大红龙的眼，让它不能打岔搅扰，在合适的时候圣灵的一个开启、一个引导、一个启示，奥秘打开了。哦，原来众长子就是咱的牧人。现在寻找牧人就是寻找众长子，那寻找牧人、寻找众长子，咱必须得寻求、寻找，是吧？不寻找，你就不可能剩存下来，所以必须得寻找。那咱该怎么寻找呢？牧人出现在什么地方呢？在神话里边看，神好像没有多提过牧人要出现在哪里，神只是说了众长子。哦，众长子是牧人，那就是在说众长子。那众长子又出现在哪儿呢？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那就根据神话来看，看神说众长子是什么人性呢。神说了众长子是老实、憨厚、对神真心无二。哦，众长子是个老实、憨厚、对神真心无二的人。根据神说的这话，老实、憨厚、对神真心无二，再根据神的性情，神的性情就是神的行政，神的行政是什么呢？行政就是强制执

行。神的性情是什么？神的“喜”代表着什么？神的“喜”代表着正面事物的诞生与存在。神的性情就是行政，也就是强制执行。怎么强制执行呢？神说了，神的众长子是老实、憨厚、对神真心无二的，在人头脑里边的认识，在整个世界的运行中就没有见过一个老实、憨厚的人还能掌权的，那是不可能的。就不用说掌权了，在世界上他是生存不了的，这是不可能的。“老实、憨厚的人怎么能掌权呢？这是天大的笑话！”可是神在这儿说众长子就是老实、憨厚、对神真心无二的人，“我信神呢，基督怎么说圣灵就怎么作，既然基督这么说了，那肯定这个事要这么作”。怎么作呢？用行政辖管。行政给人定了，行政就是强制执行，神就要强制执行，就要让老实、憨厚的人掌权，神既然说了就必须要让老实、憨厚的人掌权。咱没有经历过神作工，咱也没见过，“这老实、憨厚的人怎么能掌了权呢？”神要强制执行，神怎么强制执行呢？神说神有智慧，神的奇妙、神的全能，神的奇妙作为，怎么作为呢？你得寻求寻求。这太有意思了，不可能的事情要成为可能，还是必须的。老实、憨厚的人成为作王掌权的人，这个过程怎么出现呢？神是怎么拣选他的？神是怎么成全他的？这是不是讨论的话题啊？这是你该讨论的，这是你该寻求的。神怎么拣选他的？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怎么选呢？神说“当神击打牧人的时候，羊群分散了”，不仅是选，神还要击打他。怎么就是击打呢？根据击打主耶稣来看，击打就是兴起周围的人攻击他、欺压他。再根据他的人性就开始寻找众长子会出现在什么地方，以及众长子出现的时间。你要寻找他，就得看他会在什么时间段出现，神在什么时候拣选，就得有时间、地点、人物。这些是不是讨论的主题啊？这就是一个中心轴，沿着这个轴来探讨、寻求、认识神的作工。

这就是时间、地点、人物，他的人性、他生活的习惯也就是他的生活氛围，以及在什么地方寻找他。就好比你寻找一个人的时候，你找不到孩子了，你去找孩子的时候怎么找呢？你是不是得找出来时间？（是。）什么时间段他还在家呢，他几点出的门，在这个时间段内他可能会去哪里，有通往哪里的车，通往哪儿的门是开着的，通往哪儿的门还没开。根据时间再确定在这个时间段有什么地点。他出去了，他这个人是自由的，他是什么人性？他是爱好打游戏，还是爱好打台球，还是喜欢去图书馆看书呢？这个当妈的是不是应该知道？

（是。）你了解了他，然后再根据这个方向去寻找。你寻找你的孩子你有方式，你知道，但寻找众长子、寻找牧人呢？因为你就不寻找他，你没寻找，我带着你、引导着你去寻找。先告诉你，那就得先了解神的经营计划，看时间，看众长子是什么时候作成的。根据神话，神说："以后，整个宇宙世界中，牧养众子、众子民的事都交托给众长子来完成"，神说"以后"，哦，一说以后，这肯定是在下一步工作了，这是一个大的动态呀。既然有"以后"这个词，那就有"当下""以前"。神说以后，那当下呢？这是谁说的话呢？这是神说的话，是基督说的话。基督在带领人的时候，这就是当下，当下这个时候，没有说当下要让众长子来带领呀，是说以后。那以后绝对不是在神作工期间，也不是在以前。众长子是建造国度呢，那当下呢？现在是什么呢？教会建造是国度建造的前提，哦，现在是教会建造时期。根据时间来说，你要想认识神的作工需要诸多方面的真理，以前、当下、以后，确定时间了，还有什么？在不同时期神有不同的名，在不同的时间，都有不同的称呼，根据神说众长子是来牧养众子、众子民的，也就是说，当众长子来牧养众子、众子民的时候，众子、众子民就出现了，这以后的时间是不是就出来了？那就是众子、众子民出现了以后，众长子来带领他们，这就是以后。那当下呢？现在是什么呢？根据神的交通，根据神话，神话告诉咱，被召的人是什么人？是神的选民，选上你了。就是神最近交通的，怎么选你呢？给你传福音，如果神要选你，就给你摆设环境，你就进来了；神要是不选你，你怎么都进不来。哦，这是教会建造的时候神召进来的，这是神的选民，这是选上了。这和"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的那个"选"不一样，都是选，但不一样，是吧？教会建造召进来的人叫选民。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选上来的人经过效力者的试炼、检验以后，神说这些人不再叫选民了，叫什么呢？叫国度时代的子民，在这个时代里面你算子民。效力者的试炼以前那叫选民，经过效力者的试炼以后，那叫国度时代的子民，还不是国度里的子民。众子、众子民出现了，定人归宿了，这到哪儿了？这到国度了。众长子来建造国度了，这些人在国度里边叫什么？叫国度里的子民。一寻求，哦，明白了，这相当于是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选进来的人叫选民；经过效力者的试炼以后的人叫国度时代的子民；等众长子出来作工的时候，检选出来的众子、众子民显形了，人家进了国度了，剩存下来了，定了人的归宿了。什么是定

人的归宿？就是说在患难时期，你所站的见证，根据你的见证而定你的归宿。不是说把你作成了，只要你经过患难以后，根据你所站的见证就定了你的归宿了，你是众子还是众子民，在这个时候就定了，但不等于说你就被成全了、作成了。是神赐给了你一个名，你是众子、你是众子民，给了你这个名，但你被作成了没有？（没有。）还没有被作成。还得借着在灾中把你作成，也就是说，当你站住见证的时候，定了你的归宿了，这就成了国度里的子民了，因为就定了。虽然说你现在还没有蒙拯救，但是神已经定了。神一旦定了，意味着什么？神定意要作成的事无人能拦阻，神既说必成，说你是子民那你肯定是子民，接下来就是借着环境去试炼、熬炼你了。借着一个寻求，再加上2012年的拣选，这就把这个搞清楚了，这说的是作工的一个阶段。

你与神的关系如何（二）

神怎么拣选众长子呢，根据众子、众子民在什么时候出现，再根据“击打牧人，羊群分散”，根据自己的经历一看，“哦，2012年混乱了，神出国了”。从这儿看见就是个大的转折点，患难时期没有圣灵作工，所以才出现了那些混乱，自己经历、体验过来一看，那时候就是没有圣灵作工，确定神话应验了。就在这个时间段，神说：“患难的时间也不能太长，不能达到一年，持续一年就耽误下步工作了，人的身量也够不上，时间太长人受不了，人的身量都是有限的。”（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你当怎样走末了一段路》）哎，就是啊，从2012年那时候出现混乱，到2013年神又开始说话了，而神一说话，和以前截然不同，见证的是神的所有所是，说的是《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独一无二的神自己》，和以前的话完全不同。以前的话是什么呀？以前的话是揭露人败坏的。从这里看，完全就是神作工的一个转折，而且根据见证的话不一样，可以看到，2013年以后神所发表的那些话是神性的直接发表。在以前神所发表的话是什么？是神性在人性里的发表。因为揭露的是人的败坏，神跟人生活在一起，有这样的经历，才能说出来这样的话，是神性在人性里边的发表。这个就把建造国度时期和教会建造时期给分开了。既然是建造国度时期，众长子就要出现了，根据这个就确定了众长子出现的时间。那神是怎么拣选众长子的？拣选众长子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神就借着大患难检验他，检验的时间就是2012年10月到2013年10月大患难时期。时间知道了，那神又是怎么拣选众长子的呢？他又是怎么被拣选上的呢？神的奇妙作为，神是怎么拣选众长子的呢？刚才说了，根据神对众长子的要求，神拣选众长子是拣选什么样的人呢？拣选的是老实、憨厚的人。不是命定谁是众长子，而是看谁老实、憨厚呢。老实、憨厚的人，神就拣选他。神怎么拣选呢？不是瞎指认，“你是、你是、他是”。神怎么呢？神就摆设环境，神公义，“我也不说话，我就看”。那神怎么作呀？经历过来看见神话应验了以后才知道，哦，这是神的作工。神话怎么应验了呢？你看见诚实人掌权了，看见祭司弟兄在2014年7月3日的讲道交通中说，教会荒凉了，神在中国作成一班得胜者，作成了。祭司弟兄说作成了，祭司弟兄是圣灵使用之人，圣灵使用之人的说

话、作工代表着圣灵作工的动态，那祭司弟兄说成了，那现在这事肯定就成了。怎么成了呢？神说神要拣选老实、憨厚的人，现在就成了。这老实、憨厚的人怎么就作成了呢？老实、憨厚的人会走什么样的路呢？既然他老实、憨厚，那他在教会里边能不能做带领？（不能。）因着什么？因着他老实、憨厚，和带领说不到一起；因着他老实、憨厚，他和人之间说话，没有人情世故，不懂得人要什么。所以说，他做事、说话肯定要得罪带领。他不仅老实、憨厚，还对神真心无二。在败坏的人中间，你要对神真心无二、你憨厚、你要说诚实话，那必定和带领是敌对的。哪个人能没有败坏呀？人有败坏流露出来，因着他对神真心无二，他就要求真求细，他越求真求细，遇事不放过，和带领是不是成为仇敌了？（是。）所以根据他的人性来看，他不可能成为带领工人，他做不到，在世界上，他就活不下去。虽然说他到了神家了，但神话作王掌权了吗？还没有。人的败坏性情还没有脱去，所以，虽然他到了教会，但依然和在世界差不了多少。那这个老实、憨厚的人，注定不可能成为带领工人，绝对是一个小小的跟随者。这就是说，你既然要找牧人、找众长子，那就得看众长子在哪儿呢。根据他的人性，根据神要求的、神拣选的，神拣选的就是老实、憨厚的人，那就是看老实、憨厚的这些人的去向是什么。

众长子作成的时间知道了，2014年就作成了，也就是从2014年往前边推，看2011年、2012年、2013年发生了什么，发生了“击打牧人”。牧人是谁？牧人就是众长子。击打，怎么击打呢？根据神话再看众长子他会有什么样的经历？他知道他老实、憨厚，但是他老实、憨厚他会遇到什么样的事呢？神说：“若不是我提拔、我见证，你们仍然把我儿压在你们下面，仍然冷眼相待，仍然是把我儿当你们的仆人看待。这帮畜生！我一个一个地收拾你！谁也不放过！你们说，和一个有正常人性的人合不来，这些东西会是什么货？一点不假就是畜生！我简直一点看不下眼，若等着你们见证，早把我的工作耽误了！这帮畜类！简直没有一点人性！我不需你为我效力！赶紧给我滚出去！欺压我儿这么长时间，我一脚把你踩成肉泥！让你再野，让你再羞辱我！我的大功早已告成了，该返回来收拾这帮畜生了！”（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一十六篇》）他是一个小小的跟随者，上边还要欺压他，怎么会欺压他呢？回想2011年、2012年发生了

什么事？祭司弟兄的工作安排说让人揭发检举呢，回想一下，在这个环境中，老实、憨厚的人会做什么事情？也就是说，神摆设环境，神要看人的态度、观点，就像刚才说的车祸的例子一样，神就给他摆设这么一个环境，下发工作安排，交通假带领、敌基督，让人去揭发检举，那老实、憨厚、对神真心无二的人，他会怎么做？（揭发检举。）他绝对得揭发检举！这是注定了的反应。诡诈人他是绝对不会揭发检举的，而老实、憨厚的人肯定要走到揭发检举的道路上。因为工作安排说了，因为他太老实、太憨厚了，他跑不了，他无路可走，就这么一条路。又因着他对神真心无二，这一条路他要走到黑。怎么走到黑？他这么揭发检举，带领工人会怎么办？那肯定是打压他。不管带领工人再怎么打压他，能打压成什么呢？带领工人敢把他杀了吗？带领工人杀不了他，也不能杀他，怎么说他也是信神的人，那肯定是给他戴帽子——大敌基督、超级邪灵。带领工人借用地位、权势拉帮结伙，因为人家有地位、权势，能迷惑人，能捆绑、控制人，能强行灌输，让他成为孤家寡人，切断他的所有来源，不让他上报，必然要形成这样的一个局面。哦，根据神话来看，这不就是对他的一种欺压吗？这么欺压他，他短时间能上得来吗？他一个小小的受造之物，没有任何的权力、地位，他一揭发检举，带领工人一打压他，神和祭司弟兄都出国扩展外国的福音工作了，神和祭司弟兄没有时间去处理这些事情，那欺压的时间肯定要长。哦，神话应验了！但因着他老实、憨厚、对神真心无二，在他无路可走的时候，他会怎么办？神出国了，祭司弟兄也出国了，揭发检举没办法了，因为他是信神的，他肯定得在神话里面寻找出路，这样逼着他，把他逼进了神话里面，他先进入了真理实际。哦，他是这么进入神话的。他进入神话，一看神话，圣灵的智慧作工，祭司弟兄的讲道交通里又说“……如果只注重一部分说话，那还是有偏差，你看有一些人就迷信基督起初的发表，他老迷信当神的长子，一当长子怎么样？最后走敌基督道路上去了，他不注重生命进入啊，他就老看第一部分那预言好，追求得福的心急切，最后走入歧途了，我就告诉人，你注重第三部分说话呀，那是生命进入的关键啊，神成全人最关键部分的话，等你把这一部分说话都进入了，都明白了，你再回头看看第二部分就好明白了，你再看看第一部分就更好明白了，……第三部分你经历完了、进入完了，你再看第二部分，再看第一部分，啥都明白了，一目了然，哎，明白真理进

入实际就有这么个次序。”（摘自《上面的讲道交通·80-E8-40》）不让你们看起初的发表，是因为人有败坏性情，人一看就活在长子那个话里边了，现在你们把后边的这些话全看完了，再看前边的话就一目了然，啥都明白了，祭司弟兄一说这话，老实、憨厚的人听了他能放过吗？他肯定要去看《话在肉身显现》前面的话，一看前面的话是不是就亮堂了？一看话，神说：“我儿要留心，多在我面前花费时间，我会给你做主，不要怕，拿出我那一把两刃利剑，按着我的心意——与撒但争战到底，我会保守你，不要有顾虑，一切隐藏的东西会公开显明，我是发光的太阳，照亮一切黑暗面，决不留情。我的审判已完全降临，教会就是战场，你们人人都应有准备，都应为最后一次决战献上你的全人，我必会保守你为我打那美好的胜仗。”（摘自《话·卷一神的显现与作工·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四十四篇》）教会就是战场，原来他活在消极的状态下，老实、憨厚无路可走，一看神话找到路了，“对呀，教会就是战场，这是神命定的，这不是打岔搅扰呀！”有了神话作印证以后，他还受辖制吗？不受辖制了。他就干什么呢？他要拿起神那一把两刃利剑，行使神的权柄。所以在教会里边他肯定要开始揭发检举，而且不仅是揭发检举，他还要揭露解剖，还要把所有恶人放在光中，让光酷晒。因为他老实、憨厚，所以说他注定要作这些工作，注定要和假带领工人争战起来。那注定要争战起来，击打牧人羊群分散，有好多羊还在外面失散着呢，他注定要去寻找这些羊，所以这个小团体肯定要出现。在这个小团体中，他是见证神话，在见证神话的同时，神就在人身上作王掌权，那这个人在这个小团体里就是一个小头目，团体这不就出现了？这是不是掌权了？哦，就借着这个看见神的话应验了，牧人、得胜者、众长子，他应该出现在哪儿？他就应该出现在这个人群里面。找人去哪儿找呢？刚才说了时间有了，这里说的又是他生活的人群，他肯定是在哪儿呢？在教会里边受打压的、真心追求的人在哪里？神告诉人什么是神家、什么是教会，看见神在见证这些人。三级机构就是神家吗？神直接给否了。让他们更加有力、茁壮成长，所以说这个小团体会逐渐壮大起来。最后你要寻找众长子、寻找牧人，就要看在哪里有这个小团体，这个小团体是因着揭发检举，是因着和带领工人争战，是因着揭露解剖带领工人，被牧区带领定为“敌基督团伙”的一个小团体，这就有了一个范围。时间、范围都有了，在哪儿呢？是不是还得有地点呢？去哪儿找呢？神和祭司弟

兄都出国了，那这些人在哪儿呢？还得根据神话看事，神话说：“美国、日本、加拿大、新加坡、苏联、澳门、香港各国各界的人马上要一同拥入中国寻找真道，我的名已向他们见证，只等着你们能尽快长大牧养带领他们，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以后的工作量加大。”（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六十五篇》）“抓紧时间做一切我所指示的，再说一次，也是警告，外国人要马上拥入中国，是千真万确的事！”（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七十七篇》）外国人都要拥入中国寻求真道，神话多处、多方面都说了外国人要拥入中国，那这个人在哪儿？（中国。）不用说了，就是在中国。时间、地点、人物、人性，都出来了，你看见神话应验了。在神作成的这个过程中，你看见神作了哪些工作？神怎么把这个人作成的？神成全人的过程是什么？不仅是击打，神要见证，要试炼、熬炼他。神的奇妙作为，神走出“厨房”，有意让带领工人成为占山为王的响马，这才能成就击打。如果神不走出“厨房”，那能成就击打牧人？成就不了。击打牧人是为了拣选他，拣选出来是为了把他带到实际生活当中，把他带到真理实际中，是为了成全他。2013年，众长子从大患难中走出来以后，神直接开始说话了，神直接说话不是对别人说的，而是对众长子说的，神要把众长子作成，神是要把神性加在他里边。什么神性呢？就是神的独一无二、神的全柄、神的圣洁、神的性情。把这些加在众长子里边。我刚才叙述的这一系列，这是在干什么呢？寻找神的脚踪，寻找神的作工，在神的经营计划里边看见神话的应验，看见了神。这些工作是谁作的？（神作的。）都是神作的。你是不是看见了神？神公开显现了。

（王靖：咱工作安排里不是也有这一项吗，今天落实了这个以后，你们下去也都得落实了，让弟兄姊妹起码都能说下来，都像咱昨天谈的，字句道理起码得能说下来。神已公开显现，什么是公开显现？像咱今天这么一样一样地谈过去，人人都得能说得下来，这不就对神的作工有认识了？这篇文稿主要是谈认识神的作工，没有经历，咱谈得成了经历了，这说的是见证神的作工。神的作工成就了，怎么成就的？怎么应验的？是不是就这么过来了？说的都是神的作工，神是怎么作的。你对神的作工有认识了，才能把神的作工见证出去，你见证出去，别人才能明白神的心意，才能看到咱以后该怎么走，怎么做诚

实人，不做诡诈人，是吧？这是不是给咱指出的一个路途呀？这篇文稿就是认识神的作工，这是认识方面的，对神作工的认识，这是最基本的，人人都得明白。你们下去每个小区不能再像以前一样打个零，现在每个小区都得得人，一个小区每个月最低得二十个人，这就是一个目标。你把这些交通透亮，人人都能明白，都知道了，就会用这些见证神的作工了。你把神的作工见证出去，就是把这步工作见证出去了。）咱不认识神的作工，现在给你见证出来了，你得去认识。可见证出来了，咱还不理不睬。你看了这篇文稿，最起码你还能没有我刚才述说的这些感受、这些认知吗？这些是不是浅显的认知？你对神有多少认识，你就对神有多少信心，就有多少信；你对神有多少认识，你心目中的神就有多大。你对神没有一点认识，那你的信神就是空洞、渺茫、不成立的，是站立不住的，经不住风吹，淘汰了。亚伯拉罕能把刀举起来，那不是空洞的，那是有认识的、有体验的、有经历的，他才能把刀举起来。约伯能满足而死，这个满足而死凭空就有了吗？历代以来的使徒寻求神作工是寻求不到、认识不到，咱是什么呢？

“瞎眼人看不到神的公开显现

神已公开显现，你看见了吗？听了我的问话你会惊讶，你会好奇、怀疑，会产生质疑，接着会质问：‘既然是公开显现那我为什么看不见呢？我还没看见怎么能说已公开显现呢！’那我只能说你眼瞎，一抹黑你怎么能看见呢！就在神公开显现的时候你却听了你撒但父亲的话：‘不听、不看、不接触。’那你怎么能看见呢！耶稣为人类钉了十字架，作了多大的工作，作工两千年了，这是有目共睹的事，谁敢否认？可就有那些不怕死的法利赛人以及跟随他们的孝子贤孙就是至死不承认，直到现在——两千年后的今天他们依旧不承认耶稣所作的工，依然在苦苦巴望等待着弥赛亚的到来。他们不承认不等于神没有向人显现，你掩耳盗铃不等于铃没有响。更何况神不赶鸭子上架，神在圣洁之地显现，污秽之地隐藏。其实并不是隐藏而是你太邪恶败坏了，你不是去寻求认识神的作工，不是在神的作工中认识神，而是在你的观念想象中定规神，神的作工怎么可能与你的想象观念吻合呢！合你观念那不成邪灵作工了吗！所以说即使神公开显现你也是看不见

的。除非是神的怒气临到要击杀你的时候，惩罚、咒诅临到你的时候你才会认识。就如保罗，耶稣作工期间他不听、不看、不接触，不仅不寻求考察反而还要逼迫追杀耶稣呢！最终是在击杀以后才俯伏到神面前的。所以说他信的不是基督，他信的是能击杀他的那位神。又如宗教界的长老、牧师，不依然是那样吗！基督来在地上三十年了，他们看见了吗？跟随他们的孝子贤孙们看见了吗？就是跟随全能神的名却活在宗教仪式里的人，他们又能得着什么呢！他们也只不过是跟随了全能神的一个名，神承认他们吗？他们对神的作工毫不过问，对神的心意毫不关心，对神的要求毫不搭理，对待人的原则更是没有，他们根本不考虑神喜欢什么样的人、恨恶什么样的人，自己该追求、跟随什么样的人。别说跟随、顺服基督口中所说的一切话了，就连神的喜、怒、哀、乐的性情都不作任何参考。只是一味地拽着他‘父亲’的衣衫死死不放，随从大流、随帮唱柳地浑浑噩噩地跟随着。几十年来做人做事、看人看事没有丝毫的原则，只是凭借撒但的生存法则在跟随着神，他们忠于的、顺服的不是基督口里说的话，而忠于的是权势、地位、名誉。对正面事物没有一点追求向往，宁愿把自己交在别人的手里任人蹂躏，没有一点反抗精神，没有一点正义感，完全就是个东亚病夫，就是种奴隶相，宁愿把自己交在恶者的手里任人蹂躏，也不愿根据神话凭真理活一回。就这样的人怎么能看见卑微隐藏的神自己呢！所以导致在跟随神的同时依然事奉着撒但，虽然跟随神多年依然是不开窍的朽木一个，竟然连两千年前耶稣所说的话还是不理解、不认识！更羞耻的是不仅是跟随耶稣多年，又跟随全能神几十年，竟然不知道‘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他们做事的一切准则不是根据神话而来，不是根据工作安排而来，而是一切听命于他们的上级带领，忠于他们的三级机构。至于三级机构以及他们的带领所说的、所做的是不是神称许、认可的，是不是工作安排里所要求的，是不是办事有原则合乎真理，这些他们毫不关心，也不过问。他们在乎的、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会不会受到亏损，会不会因得罪了带领以后被穿小鞋，甚至被清理开除，断送自己的前途命运。他们跟随着神却不相信神主宰着全人类的命运，而是认为带领掌管着他们的命运，认为自己一旦被带领清理开除，就与信神、跟随神无关无份了，也就是蒙拯救、剩存下来与自己无关无份了。能否改变这种结局命运完全取决于与带领的关系。要想有好的归宿必须获得带领的喜悦，别一不小心被

清理开除了，那时就与神无关无份了。所以说他们在教会尽本分，做事以前就得先看看带领的态度、意思，然后再考虑如何落实工作，如何满足神的心意，这样做事才保险、安全，别因得罪了带领而断送了自己的前程，毕竟县官不如现管。甚至还美其名曰：‘人配合到哪，神作到哪。’这还是人吗？外表在跟随神，却不相信神是主宰万有的那一位，更不相信神主宰着人类的命运，而是认为一被带领清理开除就不能蒙拯救了，只要在教会不被清理开除才有希望蒙拯救。这是在信‘殿’，还是在信基督口里的‘话’呢？败坏的人不能代表神，他清理开除你怎么就能代表圣灵不要你呢？他是基督吗？你不成拜偶像了吗？他把你清理开除出教会、踢出教堂就等于圣灵不要你了吗？这不是对圣灵的亵渎？你不是在神摆设的环境中站见证，而是活在撒但的败坏性情里想委曲求全，用诡计来混在神家，结果中了自己的诡计：高举了‘殿’而背弃了基督。神说：‘在神的家里不容让那些不行真理的人存留，不容让那些故意拆毁教会的人存留，但现在并不作开除人的工作，只不过到最终他们被显明而淘汰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对不行真理之人的警告》）工作安排一再要求带领工人清理教会，可败坏至深的人未经洁净、未被成全以前谁又能代表神做事呢？所以在整个清理教会的过程中会有大批的人要被误清理出教会，这样的清理是神给人摆设的一个环境，并不是为了清理洁净教会，而是为了检验、试炼神选民，是效力者的试炼，是实际的检验。以前效力者的试炼是演习、操练，现在是实际检验人的‘信’，看人的信心有多大，剥夺人的前途命运以后看人的态度、观点是什么，以此来显明各类人的真实身量，拣选神所喜悦的人，淘汰神所恨恶的人。同时也是为了抓捕人的罪状，为下步审判、刑罚工作作预备工作。所以神说现在并不作开除人的工作，这只是神摆设的一个环境来试炼人，是用事实临及来检验神选民的信心，是‘效力者’的检验。祭司弟兄在2014年的讲道里公布这就是效力者的试炼，以前那个只是一个演习。”

看了这段话以后怎么认识？有什么领受呢？有没有领受？（王心玥：以前看这篇话，感觉这篇话就是打仗用的，今天看见人在审判台前都不知道敬畏神，说神显现了自己却不听、不看，就是给别人谈呢。其实我们对待神的态度也是不听、不看、不接触，没有看到神真的显现了。今天看见我们在审判台前一无是处，因为神话说神是向圣洁之国

显现，向污秽之地隐藏，虽然我们接受国度建造了，但是我们的东西还是老旧的，还是跟宗教仪式一样，在教会里作工还都是注重外边的东西，并不知道神今天向我们显现了。今天看这篇话心都在颤，看到人在审判台前原形毕露，实在让神厌憎、恶心，没看到神的显现。刚下发的时候虽然读过，但只是觉得这是打原教会用的，认识的就是神的作工步骤，“神已经公开显现了，你看见了没有？”但今天看到不太一样，看见我们在审判台前原形毕露，看到我们的丑态跟法利赛人一样。神说神不赶鸭子上架，你自己能领受多少你就进入多少，可是这篇话下来，我们的态度就是不听、不看、不接触，我们自己也是抵挡神的人，一天跑着作工，但全都是外边的东西，我们心灵深处没有看到审判台前神的威严、神的烈怒、神的性情的临及。今天重新去看，看见自己实在不是个人，跟动物一样。）神给人摆设环境就看人的态度、观点，咱在未看这一段话以前，先给你把这个背景，把神给你摆设的环境，放在了桌面上，然后用“照妖镜”看看咱自己是谁，看看自己是什么，也就是显形。咱是不是显形了？（是。）显形了以后你再来看这篇话，一样不一样？（不一样。）“瞎眼人看不到神的公开显现”，瞎眼，闭着眼怎么能看见神的公开显现呢？《神已公开显现》这么大的字放在你面前，你竟然无动于衷、不感兴趣，不就是瞎眼吗？如果你用心去看，如果你是“呀，神公开显现了，怎么公开显现了？”你是带着一种寻求的心去看，能一样吗？从外边来看，这话完全是说给打仗的人听的，是打仗用的，但神不是对一个人说的，不是对一批人说的，是对所有人说的。“神已公开显现，你看见了吗？”这句问话，咱自己揣摩了没有？虽然是一句问话，这个话是我说的，那这是不是我和你的对话呢？（是。）“神已公开显现，你看见了吗？”你把我当成什么了？你说你是跟随我的，你跟随我吗？你说你是信我的，你听我的呢，你信我了吗？听我的了吗？我说一句话，你理吗？你不搭理！“神已公开显现，你看见了吗？”最起码“弟兄说神已公开显现，我看见了没有？看见基督了就是看见神的公开显现了？看见弟兄就看见神公开显现了？神说过这话吗？那神已公开显现是指什么说的？怎么是公开显现呢？我怎么算看见呢？”是不是该对自己有个质问呢？“听了我的问话你会惊讶，你会好奇、怀疑，会产生质疑，接着会质问：‘既然是公开显现那我为什么看不见呢？我还没看见怎么能说已公开显现呢！’”你看见神的公开显现了没有？看见了没有？看见了

吗？（看见了，看见也不搭理。）看见了吗？（没有，眼瞎着呢。）没看见！你没看见神的公开显现！你说你看见神的显现了，你是看见什么了？你是看见我了。（对，看见你作的工作了，认为这就是神的显现。）你看见我作的工作，你看见是我带领你呢，带领你的生命进入，那等不等于是看到神的公开显现了？神作的工作你不认识，你说你看见我作的了，你是看见了一个外皮，我写的这篇文稿你都没有仔细看，你怎么能看见我作的工作呢？“听了我的问话你会惊讶，你会好奇、怀疑，会产生质疑”，咱应该有这个反应，你有这个反应吗？有没有？你没有这个反应呀！（那怎么才是看见呢？）刚才我和你交通什么了？什么是看见？什么是看见神？是代表你看见这个人吗？（不是。）是看见什么？（看见神的作工。）你得看见神的作工，你不能看见我的作工，你看见我的作工，是看见了我这个人作的这个工作。你今天为什么能有这个态度、表现呢？那你是不是就是活在这个情形里了？“我看见弟兄了，我看见弟兄所作的了，我看见神所作的了。”我作的能不能等于是神作的？这话你不敢理解错了。我说的话能不能完全就等于是神所作的？我说出的话只是我作的一部分工作，只能代表神作的一方面，是吧？我能代替了圣灵的作工吗？基督怎么说圣灵怎么作，基督说的话能代表圣灵作的吗？你信神，认识神，认识什么呢？就是认识圣灵。你跟随的、你信的是圣灵。我作的工作是什么？我作的工作是把你带到神面前，让你去认识圣灵所作的。末世神怎么作工呢？每个人都在圣灵的带领下走着自己的路。你就计划跟随我左右？跟随我左右能行吗？那不叫认识，不叫跟随。你认识神的作工、认识神的性情、认识神的所有所是，认识了才是看见了。就像你的父亲一样，如果你从小就没见过你父亲，你说你认识你父亲吗？他见了你，别人告诉你“那就是你父亲”。就不用说认识了，你叫他一声“父亲”，你叫得出来叫不出来？口都张不开。你看了看相片“哪哪跟我长得有点像”，仅此而已。即使你们长得很像，DNA亲子鉴定出来了，他就是你父亲，你能叫得出来“父亲”吗？在你身边的养父，你证实了他不是你的父亲，但是从你呱呱坠地他就带着你，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你都看在眼里，他怎么爱你了、怎么养育你了、怎么带你生活了十来年，即使你和他的DNA鉴定报告证明他不是你的父亲，但你依然叫他父亲，为什么？你看见了，你经历、体验了，你认识了，这就是你的父亲。当别人告诉你“我是你的父亲，你看照片，你看

咱俩的DNA亲子鉴定报告”，你会问什么？“你是我父亲吗？我呱呱坠地的时候你在哪儿呢？我在床上发高烧的时候你在哪儿呢？你是谁呢？你从哪儿来的？我怎么不认识你呢？”你是不是会说这话？（是。）“你认识我吗？你知道我喜欢什么吗？你知道我15岁的时候得了什么病吗？那你能说你认识我吗？”你跟随我，你认识我吗？（不认识。）你知道我心里急的是什么，想的是什么吗？你跟随着却又抵挡着。《神已公开显现》不仅把电子版文稿下发了，还又把纸质版文稿下发了。咱发过其他的纸质版文稿吗？（没有。）可想而知这篇文稿的重要性。为什么这么做呢？即使上面写的是打仗文稿，即使是下发了打仗文稿，你是什么态度呢？“以前也有打仗文稿呀，弟兄怎么又下发打仗文稿呢？什么意思呢？弟兄在想什么呢？他着急什么呢？地震、瘟疫、饥荒，外边又有战争，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了，可现在这个团体里面有几个人？有多少人还在黑暗之地哀哭切齿呢？弟兄急的是什么？周围还有多少人没回来，还在外边流离失所？我该做什么呢？我该不该为弟兄分担点负担呢？我只坐着这个地位吗？给了我这个地位是让我干什么呢？是让我享受肉体吗？是不是让我帮弟兄减轻负担呢？那我怎么减轻他的负担呢？”你连我的所急、所想都不搭理，都不想。急神所急、想神所想，“弟兄人家是怎么急神所急、想神所想的？我该怎么急神所急、想神所想呢？神给我摆设环境，我的态度是什么呢？我每天起来不停点是为了什么呢？”

“听了我的问话你会惊讶，你会好奇、怀疑，会产生质疑”，如果你是个信神的人，你肯定会惊讶，“神怎么显现的？我看见云彩上也没有出现神呀！就说我是渺茫的信，我看见云彩上没出现神呀，你怎么能说神公开显现了呢？你说神公开显现就是看见神的性情了，我看见神什么性情了？看见神的什么作工了？我也没看见呀！你说神的刑杖发挥功能了，我没看见呀！怎么就说神已公开显现了呢？”那你肯定要惊讶，“既然你说神已公开显现了，但我还没看见，那我是不是得赶紧看看呀，怎么显现的？”好奇、惊讶、怀疑，“怎么可能呢？人家该娶的娶、该嫁的嫁，你说神显现了，哪儿显现了呢？那些作恶的人还没被惩罚，教会里边打压人的敌基督还没处理，神怎么就显现了呢？”信神的人，他就关心这些事，你不关心这些事，就足以证明你不是信神的人！你对神家的事不搭理。“你会好奇、怀疑，会产生质疑，接着会质

问：‘既然是公开显现那我为什么看不见呢？我还没看见怎么能说已公开显现呢！’”你为什么没看见呢？那你说你看见了，你看见谁了？你看见我了，那是不是你的观念想象？（是。）渺茫。你的那个看见，你的那个观念想象，你和法利赛人有什么区别？和宗教界有什么区别？就是守了个规条、守了个形式，那和宗教界在墙上挂个十字架，挂个耶稣像有区别吗？没有任何区别。“我还没看见怎么能说已公开显现呢！”他不去寻求，反过来还要干什么呢？还要用自己看不见来定规，自是，自认为是。咱每个人心中是不是这样的？（是。）为什么这篇文稿下发以后你没有去看呢？为什么没用心去看呢？你的观念想象是什么？“既然是公开显现那我为什么看不见呢？我还没看见怎么能说已公开显现呢！”你在这儿不会说这话，你会说什么？“我已经看见了，我看见弟兄了。”你说出这句话，你就不问问你这个观点是个什么观点？是你自己的想象，是你的一厢情愿，不是神称许的，不是真实的认识，不是真实的看见。所以说你活在自己的观念想象里边不看。“那我只能说你眼瞎，一抹黑你怎么能看见呢！”教会里边的人是不看，而你呢？你是看吗？你是观念认为“我看见了、我看见了”，闭上眼说“我看见了”。所以说那也是一抹黑，怎么能看见呢？你就想吧，《神已公开显现》这篇话你还不看呢，“我看见了、我看见了”，闭上眼说“我看见了”，你说多傻呀！

“就在神公开显现的时候你却听了你撒但父亲的话：‘不听、不看、不接触。’”教会的人听带领工人的话，不听、不看、不接触，你呢？你“父亲”和你说什么了？（“不用看，这是神的事，还早呢，时间还早呢。”）你信的是你的观念想象，你信的那一位神，依然是天上渺茫的、并不存在的、任你摆布的那位神，所以你也是不听、不看。你所想象出来的显现，是不是你“父亲”告诉你的？你没有神话依据，你所想象的不就是你“父亲”跟你说的吗？那不就是撒但作的工吗？“那你怎么能看见呢！耶稣为人类钉了十字架，作了多大的工作，作工两千年了，这是有目共睹的事，谁敢否认？”给你举了个例子，耶稣为人类钉了十字架，作工两千年了，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啊，谁都看见了，谁敢否认呢？“可就有那些不怕死的法利赛人以及跟随他们的孝子贤孙就是至死不承认，直到现在——两千年后的今天他们依旧不承认耶稣所作的工，依然在苦苦巴望等待着弥赛亚的到来。”现在那些人还在等着弥

赛亚的到来，知道吧？（嗯。）咱也是听神说的，现在那些人还在等着弥赛亚。两千年了，他们为什么还在等待着呢？他们活在自己的一种观念想象里边、活在规条里边，自己想象的“叫弥赛亚才是，不叫弥赛亚就不是”。全能神来了，“不是驾着白云来的就不是，不是耶稣的形象就不是”。而你在这儿呢？众长子显现了，神显现的是神的作工，是作成众长子的工作，神怎么作成众长子的，神所作的作成众长子的工作显现给人了，这就是神向人公开显现了。作成众长子，怎么作成的呢？神的奇妙作为、神的权柄让你看见了。教会里边是不听、不看，你呢？你听了、看了吗？你也是不听、不看。把《神已公开显现》放在你面前了，你依然不听、不看，还是凭着你自己的观念想象，你不一样是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了吗？而且直到现在，你说你跟随这步工作多长时间了？你到现在还不知道神怎么显现！认识神、认识神，怎么认识神呢？就是在神的作工中认识神，看见神就是看见神的作工。咱到现在还做带领呢，跟随国度建造这么长时间了不认识，还活在自己的观念想象里边，还说看见弟兄就是看见神了，活在字句里边。你说你看见弟兄就是看见神了，你看见弟兄是怎么来的？弟兄是怎么作王掌权的？神怎么把他作成的？你看见了吗？

“他们不承认不等于神没有向人显现，你掩耳盗铃不等于铃没有响。”你没看见不等于神没显现。“更何况神不赶鸭子上架，神在圣洁之地显现，污秽之地隐藏。”我怎么就看见神的作工了，你怎么就看不见呢？因着什么？因着他老实、憨厚、对神真心无二，他就能看见，神在圣洁之地显现，他就寻求。那你怎么看不见呢？就是摆在你面前你都看不见，为什么呢？你太污秽了！怎么个污秽呢？怎么污秽呀？（半路打劫，不想真实追求真理，不想认识神的作工。）污秽是什么意思？污秽和什么词是相对的？（圣洁。）污秽与圣洁。那污秽是什么意思？污秽就是不圣洁、不干净。我今天说你是个半路打劫的，半路打劫这是不是就是污秽的表现？怎么说是污秽的表现呢？外表看着你在车祸现场不走，人们还以为你是他的亲戚在这儿帮忙呢，弄了半天你不是帮忙的，你是打算拿其他东西呢。你说污秽不污秽？（污秽。）你在这儿说你是信神的、跟随神的，神的作工你不看，你却用你的观念想象去衡量、去定规，污秽不污秽？（污秽。）那神怎么能向你显现呢？神向污秽之地隐藏，神没法作，神也不可能作。“其实并

不是隐藏而是你太邪恶败坏了，你不是去寻求认识神的作工，不是在神的作工中认识神，而是在你的观念想象中定规神，神的作工怎么可能与你的想象观念吻合呢！”你定规神，“我都跟随弟兄了，我都看见神了，神话也不用看了”，这是啥呀？就像娶媳妇呢，媳妇没过门的时候，媳妇与婆婆的关系挺好的，等过门以后你看吧，媳妇还是媳妇吗？成母老虎了。为什么成母老虎了？“你不是去寻求认识神的作工，不是在神的作工中认识神，而是在你的观念想象中定规神，神的作工怎么可能与你的想象观念吻合呢！”媳妇过门以前是不是都是自己的观念想象呢？为什么以前想象得那么好呢？她看中她老公了，看中她老公的家庭了，她就极力地好好表现。在她的想象观念中，只要嫁给她老公，进了她老公家就是好生活，是吧？可按她的想象观念进了她老公家以后，她不了解她老公作的工作，不了解她老公，她和她老公可能和睦相处吗？（不可能。）那意味着什么？那就得离婚。“你不是去寻求认识神的作工，不是在神的作工中认识神，而是在你的观念想象中定规神，神的作工怎么可能与你的想象观念吻合呢！”你跟随我呢，就像娶媳妇一样，你跟随我就好像进国度了，是那么回事吗？你就是和我领了“结婚证”，你不体贴我，你和我不是一心，那不照样还得把你踢出去，还得“离婚”呀！所以说，不能活在自己的观念想象里边。

“合你观念那不成邪灵作工了吗！所以说即使神公开显现你也是看不见的。除非是神的怒气临到要击杀你的时候，惩罚、咒诅临到你的时候你才会认识。”为什么说“除非是神的怒气临到要击杀你的时候，惩罚、咒诅临到你的时候你才会认识”？当惩罚、咒诅你的时候，你才开始怎么呢？你才开始反省呢，才开始认识呢。不惩罚你的时候呢？就像咱交通的行政，知道“行政”是什么意思吗？二货，行政是什么意思？你怕不怕行政？（二货：怕。）王妙，你怕不怕行政？（王妙：怕。)怕呢？这叫欺骗！你怕行政吗？你怕行政就不会成了这样的。你信神多少年，你嘴里边说的是“神的行政、神的行政”，你怕行政吗？行政第一条说的是什么？（“一、人不得妄自称大，不得自尊为高，当敬拜神，尊神为高。”）“人不得妄自称大，不得自尊为高”，你哪天不在妄自称大、自尊为高？你怕行政吗？行政第九条，“当为教会的工作着想，当放下自己肉体的前途，对自己家庭的事应该当机立断，应全心全人投入神的工作之中，应该以神的工作为主，以自己的生活为

次，这才是圣徒该具备的体统。”当个人的事和神家的事发生冲突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呢？（当机立断。）你当机立断了吗？你怕行政吗？（不怕。）为什么不怕呀？（因为我只把它看作文字，觉得没有执法的人。）因为你看到的只是字句，你看到行政只是个字句，只是神家的一个规定，你没有看到惩罚，临到你的只是一些话语，没有事实临及，因为没有事实临及，所以你就不觉得害怕。这就像法律一样，你敢不敢犯法呀？（不敢。）你为什么不敢犯法？你敢不敢去偷，敢不敢去抢？（不敢。害怕法律制裁。）你不是害怕法律，你是害怕被制裁。你不是怕法律，你是怕谁？你是怕公安局这些执法机关。如果这些执法机关瘫痪了，不管了，你还怕法律吗？你什么都敢干了，因为不需要你付出后果了。行政是什么意思呢？国家为什么要有行政机关？为什么国家只有法律不行呢？按说制定个法律就算了，但不行，还都得有行政机关、行政机构。那行政机关、行政机构是干什么的呢？它是为法律而服务的，是通行法律的。你试试，你违法以后什么临到你了？不是法律临到你了，是执法机关临到你了。你害怕的是执法机关，你不是害怕法律。执法机关叫什么呢？叫行政机构、行政机关。行政机关过来和你讲不讲理？（不讲理。）这种不讲理的行为叫什么？强制执行。那行政是什么意思呢？行政就是强制执行的意思。行政机关就是强制执行机关，行政就是强制执行。那神家的行政就是神家将要强制执行的。你看到强制执行了吗？（没有。）这就是你为什么不害怕的原因。你没有看见恶人被惩罚，你触犯行政，你看见没有惩罚你，所以你不害怕。但你忘了，隐秘是拯救，临到你的是话语，没有事实临及，等随后就是事实临及。没有事实临及，不是说没有，不是说不用你付出代价。那神家怎么“执法”呢？世界有行政机构、有行政机关，神家呢？神家要通行神的行政有什么呢？有刑杖、有铁杖。刑杖，当刑杖发挥功能的时候是什么现象？（大灾难。）什么灾难呢？（马晓进：地震、瘟疫、饥荒，各种灾难。）（水要咆哮，山要倒塌，大河要崩塌。）马晓进，神话在你身上浸透了吗？神话在你身上落户了没有？神话在你身上就没落户！我在这儿都告诉你了，当刑杖发挥功能的时候会是什么现象，这就跟对对联一样，我说上联你就应该对出下联。水要咆哮，山要倒塌，大河要崩塌，火要到处流窜，海面上漂浮的都是死尸。怕不怕？（怕。）今天你之所以不害怕，是因为没有事实临及。（马晓进：其实在原教会的时候经常看

这话。）你只是看看而已，不让它落户，撒但的法则占满了你，神话不能成为你的生命。铁杖呢？有圣灵作工的人手里就拿着铁杖。铁杖是来管辖的，刑杖是来治理的。你活在行政的圈圈里边叫管辖，你触犯行政，超出行政了，那就是治理。所以说，神作工在什么情况下才能够广传呢？也就是说，随着大灾难的降下，神的作工才逐渐地被见证出来，随着大灾难的降下，神的号角越吹越响，因为人都看见了，看见刑杖了，看见铁杖了，不得不起来见证神了。二货，这个听懂了没有？（二货：懂了。）

“除非是神的怒气临到要击杀你的时候，惩罚、咒诅临到你的时候你才会认识。就如保罗，耶稣作工期间他不听、不看、不接触，不仅不寻求考察反而还要逼迫追杀耶稣呢！最终是在击杀以后才俯伏到神面前的。所以说他信的不是基督，他信的是能击杀他的那位神。”咱今天所走的路是不是这样的呢？二货，彼得是怎么走到路终的？（二货：因着耶稣生前的教导。）耶稣生前的教导和什么呢？（王静：还有耶稣四十天的复活显现。）彼得是以耶稣复活显现四十天和耶稣生前的教导为异象而走到路终的，是吧？（嗯。）那你现在呢？你现在不进入、不认识，你等待什么呢？等待神作工结束了神公开显现？那保罗和彼得有什么区别呢？保罗之所以没得着，是不是因为他缺乏了耶稣生前的教导？（是。）那你现在接受的是不是“生前的教导”呢？在“生前的教导”时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呢？你寻求了没有？你遵循了没有？你是不听、不看、不接触！非得等神的刑杖发挥功能的时候才知道悔改？到那时候神怎么说呢？神不再给人留有悔改机会。

你与神的关系如何（三）

神看的是人的见证，打败撒但的见证，什么是打败撒但的见证呢？打败撒但是靠什么打败的呢？（靠人的忠心与顺服。）忠心与顺服，是吧？（嗯。）打败撒但是靠人的忠心与顺服，但怎么就看见你的忠心与顺服了呢？人看不见呀。打败撒但是靠人的忠心与顺服，忠心与顺服产生了什么？产生了态度、观点。其实神就是要看你的态度、观点，看你的态度、观点对神是不是忠心与顺服，打败撒但靠的就是你对神忠心与顺服的态度、观点。打败撒但不是说你做了多大的事、你作了多大的工作，而是你的一个态度、观点，简单不简单？（简单。）要不要你的钱？（不要。）就一个态度、观点。你回想一下约伯的经历，约伯站住了见证，是吧？约伯满山的牛羊、十个孩子都没了，而神所作的这一切这是不是一个重点？神所作的这一切，神是要看什么呢？要看约伯的态度、观点。其他的都是次要的，这些都是为态度、观点而服务的，是要看约伯的态度、观点呢。约伯是什么态度、观点呢？（“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约伯的这个态度、观点是不是对神的顺服呢？是不是对神的忠心呢？（是。）就连约伯的妻子都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你还活人呢？”但他的态度、观点是依旧的。这就是一个态度、观点。你看众长子、牧人，他是怎么站立住的？是怎么打败撒但的？“因着他的老实、憨厚，他不会因为别人对他的污蔑、亵渎、论断、定罪及撒但的围攻而记恨于人，他只认为人是愚昧、无知、没见识，被迷惑、引诱的无辜者”，神检验人呢，神既然检验人，就要给人摆设一个不合人观念的环境，在人来看就是一种不近人意，就有点太过分了。就像约伯，把他的万贯家产剥夺了，还让他满身长疮，就得摆设这些环境。亚伯拉罕就一个独生子还得献上，在人来看不近人意。就给你摆设这些环境来看你的真心，也就是剥夺，剥夺了以后看你的真心是什么。在这儿的环境是什么呀？别人对他的污蔑、亵渎、论断、定罪及撒但的围攻，这是不是一个环境？（是。）在这个环境下，神就看他的态度、观点是什么。他的态度、观点是什么？“他只认为人是愚昧、无知、没见识，被迷惑、引诱的无辜者”，所以他不记恨于人。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态度、观点呢？拣选

的那个时候，他有没有真理呀？他没有真理。仅仅是他的人性，他是什么人性呢？老实、憨厚。就因为一个老实、憨厚，就这个态度、观点就站了个见证，打败撒但的见证，撒但再没有可乘之机。老实、憨厚，老实，神怎么说他就怎么行；憨厚呢？憨憨的、厚道，好像傻傻的一样。其实傻不傻？他不是傻，是他胸怀宽大，不是小肚鸡肠、不是胸怀狭窄。厚，什么厚呢？包容、忍耐，这就是一个憨厚。对神话是老实，人性是憨厚，就因着这个所以他不会记恨于人。即使说别人污蔑、亵渎、定罪、论断、围攻他，他也不恨这些人，因为他认为这些人是被撒但迷惑了，没有见识，不是他们的错。就像小孩子过来踢了你一脚，在你身上踢了一个脚印，你骂不骂他？你不骂他。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太无知了，他是个小孩子。那一个成人踢你一脚呢？不用说踢你一脚了，骂你一句你都接受不了。马晓进，你憨厚不憨厚呀？（马晓进：我这么邪恶还憨厚呀？）邪恶和憨厚不挂钩吧？你怎么邪恶呢？（马晓进：你刚才不是解剖说我小肚鸡肠吗？还记仇，这不就是邪恶吗？人家是人才，我没有把人家提供上去，这不是邪恶吗？）是，是说你为什么能办出来这个邪恶的事呢？什么原因呢？不就是你胸怀狭窄吗？不就是不憨厚吗？你要是诚实、憨厚不就没事了吗？诚实，相信神的话；憨厚，憨憨的，“明明我跟她说‘多找两个人’，人家就听成‘找两个人’了，我就不知道人家还会耍诡诈呢”，你还记恨呢？还会有仇呢？你还会装在心上？（马晓进：那以后我就做一个诚实、憨厚的人。）这就是咱的一个方向、目标，咱得做诚实、憨厚的人。你不憨厚，互相配搭的时候，打斗的有多少呀？你为什么打斗呀？不就是不憨厚吗？其实咱还谈不到什么憨厚，你能公平对待人就行了。什么是憨厚呢？冤枉他了，他都不介意、不记仇。而你呢？你并不是被冤枉了，你是小肚鸡肠容纳不下。这就是神摆设的一个环境，因着神给你摆设的环境，你的这个态度、观点就是见证，这个见证就是打败撒但的一个见证。这是一个态度、观点，是吧？（嗯。）

接下来看，“他不会因自己被定罪为‘敌基督’‘大邪灵’就消极、背叛，离神而去，因他认为即使自己就是敌基督、大邪灵，他也是受造之物，也该敬拜神，理当为神献上自己该献的一份”，神摆设了什么环境？（定罪他是敌基督、大邪灵。）这是一个环境，是吧？定罪他是敌基督、大邪灵，他的态度、观点是什么呢？“因他认为即使自己就是

敌基督、大邪灵，他也是受造之物，也该敬拜神，理当为神献上自己该献的一份”，这是他的态度。就像萧文今天问了一句话，“是不是人人都得经过死亡的试炼呢？”你为什么要想这些呢？（萧文：……）人家说他是敌基督、大邪灵，是不是就是告诉他“你是该死的了”？（嗯。）“你是敌基督、大邪灵”这就是该死的，这就是死亡临到他了。他怎么认识呢？“我就是死，我就是敌基督、大邪灵我也是受造之物。”所以说这个观点、态度，这就是胜过了死亡的辖制，即使知道神不要他了，他是敌基督、大邪灵，知道神要惩罚他，但是他认识什么？他认识自己就是撒但、魔鬼。魔鬼该不该敬拜神？（该。）为什么呀？它也是受造之物。为什么它是受造之物呢？它原本是天使，是吧？是被天使长引诱以后背叛了神成为了魔鬼，它也应该敬拜神。这个话能解决你的问题吧？（萧文：嗯。）让这个话成为你的座右铭，即使哪天死亡临到你了，“我因为什么死亡的？因为我没有实行真理，因为我达不到拯救的标准。不管因着什么原因，我就是死，我也是个受造之物，我既然活一天，我既然呼吸着神的这一口气息，我就该为神献上，这是理所应当的。”就是这么一个态度。“他也不会因为响应工作安排揭发检举敌基督、假带领，被开除、打压而埋怨、消极”，为什么这样说呢？揭发检举是因着什么呢？是祭司弟兄让揭发检举的呀！可揭发检举了，却被打压、开除了。“他也不会因为响应工作安排揭发检举敌基督、假带领，被开除、打压而埋怨、消极”，没有埋怨、更没有消极。“他也不会因为他揭发检举，神和祭司弟兄不处理，反而出国扩展福音工作而产生误解、埋怨、隔阂。”“祭司弟兄你让揭发检举的，我揭发检举了，你却出国了，不管了，你这不是耍我呢？这公义在哪儿呢？公平合理在哪儿呢？你说话不算数了！”这是不是人要思想的？而众长子他不埋怨、不消极是因为什么呢？“因他认为‘实际的环境实际经历，神来在地上还受实际环境的逼迫呢！咱一个败坏的人又有何怨言呢！’”这就是他的一个观点，他是因着这个观点而没有埋怨、没有消极。这就是作为一个人正常该有的观点。“这不正是信神的实际吗？这是一个本性老实、憨厚之人在大患难期间本能流露出来的认知与忠心、顺服，是他对神真心无二的一个证据，也是他从大患难里走出来的有力见证。”

我为什么把这个当作一个重点和你交通呢？刚才和你说什么了？为什么要交通这个呢？（让我们都走这条路。）为什么让你们都走这条路呢？（这是打败撒但的证据。）这是一个态度、观点，你是不是站住了见证，是不是作了打败撒但的一个见证，不是看你做了多大的事，关键就是看你的态度、观点，你这一个态度、观点就决定了一切。思想决定了你的态度、观点，态度、观点决定了你的行为，所以神就看你的态度、观点。这个能理解吧？二货，这个能听懂吧？（二货：嗯。）那你能说得出来吗？这里面的几个观点，得成为你的一个方向、目标，成为你的一个追求，你哪天消极、软弱了，你看看弟兄他是怎么走的，神给他摆设什么样的环境，看他是怎么站立的。二货，你能不能用你的话说出来？刚才说了几个观点呀？（二货：说了四个态度、观点。别人论断、污蔑他的时候，他不记恨于人，他认为是这些人愚昧无知，这是他的一个态度、观点；别人定他是敌基督、大邪灵的时候，他也没有背叛、消极，这也是他的态度、观点；他揭发检举敌基督、假带领的时候，他并没有因为被打压、开除而埋怨消极，这也是他的态度、观点；他也没有因为祭司弟兄不处理而误解、埋怨、产生隔阂，这也是他的一个态度、观点。）嗯。你和弟兄姊妹相处的时候，或者在教会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能不能用这四个观点解决呀？（能。因着自己没有你这种实质，就是败坏，不会这样去做，但是今天懂了之后，尽量往上够、往上追求。）嗯，道理上你先认识了。他是因着什么有这样的态度、观点的？如果后边没有“因为”，那你看他的这些观点就会觉得“那就是憨憨，那就是麻木”，是吧？（嗯。）但他是有原因的，他不记恨于人是因着什么？“他只认为人是愚昧、无知、没见识，被迷惑、引诱的无辜者”。即使定罪他是敌基督、大邪灵，他也没有消极软弱，他为什么不消极软弱呢？因为他认为“敌基督、大邪灵也是受造之物呀，你怎么能因为你是敌基督、大邪灵就不敬拜神了呢？你就能超脱神的主宰了？即使你是敌基督、大邪灵，你也该做一个受造之物该做的事。那祭司弟兄要求你揭发检举呢，因为你揭发检举敌基督、假带领，人家把你开除、隔离了，你就消极软弱了？你就不信了，有埋怨了？”他不会消极、不会软弱，反而会怎么呢？“神是信实的，实际的环境实际经历，神来在地上还受逼迫呢，你一个败坏的人，你为什么还要有无理的要求呢？”从教会出来讲理由去了世界的这些人是不是太多了呀？他为什么去世界？“人家把我

开除了呀！人家不要我了呀！人家说我是大邪灵呀！”实行真理的人把不实行真理的人给定罪了。你们下来把这几个观点先理清楚，先记住字句道理，因为这个要成为你的座右铭。特别是马晓进，你自己不敢再小肚鸡肠了，那你就看老实、憨厚是什么表现，学着做诚实人。

“根据神的六千年经营计划、神在二十年前的预言、神的性情、神的行政，与对神的主宰、安排的实际经历来看，可确认众长子绝对不在教会，绝对是在被牧区带领定为‘敌基督团伙’的一个团体里，这个团体必须是在大患难以后，2013年后半年到2014年间形成，并且日益壮大，成为大团体；众长子必须是在2012年大患难期间，因揭发检举区、牧区带领而被打压开除；必须是有异象，能揭开奥秘的，把人带入真理实际中，必须具备这些条件才是牧人众长子，才是在建造国度。否则都是假的，因为基本条件就不具备。”咱把这个重点交通一下，前面的就先不看了，前面的你们也看过了，前面就是把神作过的工作与事实、经历对号了一下。“根据神的六千年经营计划、神在二十年前的预言、神的性情、神的行政，与对神的主宰、安排的实际经历来看”，这里边还缺了三个，神的智慧、神的全能、神的权柄。这句话看着是简单的一句话，但是这里边有太多的内容。“根据神的六千年经营计划、神在二十年前的预言”，这是两个并列的内容，一个计划、一个预言。还有神的性情，这是不同的内容。你看见神了，你怎么看见神的？就是从这几个方向看，神六千年前是这么计划的，今天就是这么应验的，这是不是你看见神的一方面呀？从诸多方面来看，二十年前基督来了说的话今天应验了。从这两大方面来看神话的应验，再来看神性情的应验，神的喜怒哀乐，在作成众长子的这件事情上，是不是看见神的喜怒哀乐了？神喜欢老实、憨厚、对神真心无二的人，你看到作成了。神的行政，行政是什么？强制执行。在世界上老实人掌权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可是在神家就成了。行政，强制执行，看见了神的智慧，撒但差派了多少差役想拆毁神的工作，但神的智慧建立在撒但的诡计之上，让撒但自己中了自己的诡计，反过来还为神效了力，还成就了这步工作，这是不是神的智慧？（是。）看见了神的智慧。看见了神的权柄，什么权柄呢？神的行政，强制执行，怎么强制执行的呢？老实、憨厚的人在世上就不可能掌权，那他怎么就能作王掌权了呢？神怎么摆布的这些人，就能让这些人按神的意思去走呢？

撒但的差役是想来骗取的，结果怎么就没有把神骗了，还为神效了力呢？花开得那么美丽，最后结不了果子。老实人花开得虽然不美丽，但是结了果实，还要被神使用，成为一粒果子，神还把他见证出来。神怎么把他见证出来的？怎么高抬的？神摆布了周围的人事物，先有话后有事。你看神的经营计划，神说："因着我太爱脸面，我不愿意因着我的缘故把别人的'铁饭碗'砸碎，所以我趁机退出'厨房'，让别人也有'出头露面'的机会，这样我的心里才踏实，我不愿让人高看我而低看别人，这样不合适。"（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神向全宇的说话·第四十二篇》）神为什么说"因着我太爱脸面"？神对撒但从来不搭理，神只管作神的工作，"你想打岔就打岔，你打岔不了"，神用智慧，就是用话，把牧人说成众长子，牧人和众长子一岔开，撒但丑陋不堪、不堪一击竟然不会对号，不知道这是一个人，这是不是神的智慧呢？（是。）这是一点智慧。神二十年前就告诉你了，神要怎么作事呢？神告诉你"当神击打牧人的时候，羊群分散了"，可撒但在那边就上道了。神又告诉你"所有温室里的花，虽然多如繁星数点不清，而且吸引着所有的游人，但花谢之后，便如撒但的诡计破烂不堪，无人问津。而经受风吹日晒的所有的为我作见证之人，虽然花并不美丽，但花凋谢之后，便有果实，因这是我所要求达到的。"（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三篇》）神都告诉人了，可带领工人还是跑断腿、累断腰，还是跑得怪有劲儿。从这儿看见撒但在神手里是什么？就是个玩物。看见神的智慧、神的权柄。它想打岔神的工作，把众长子踩在它的脚底下，在它想的是"这可成了"，可恰恰没有成，反倒把老实、憨厚的人逼进了神话里边，逼到了神面前，使老实、憨厚的人走上了正道，进入了神的作工里边，神话直接带领，让撒但的差役来帮助成就了这个事。神是不是太智慧、太全能了？你看见神的权柄，神告诉你"我不搭理撒但，撒但愿意做什么做什么，我太爱面子了，我从不搭理撒但"。神说："我不愿意因着我的缘故把别人的'铁饭碗'砸碎，所以我趁机退出'厨房'，让别人也有'出头露面'的机会，这样我的心里才踏实，我不愿让人高看我而低看别人，这样不合适。"就是啊，光是让揭发检举敌基督、假带领，敌基督、假带领就是没有被清理、处理，然后神就出国了，就是没有打破他的"铁饭碗"。神就是走出"厨房"了，就是让他们大显身手了，这个事就这么成

了。神的智慧，神在二十年前就告诉你神将要怎样作工，结果就这样成了，这是什么？这就是一个权柄。

神的六千年经营计划、神在二十年前的预言、神的性情、神的行政、神的智慧、神的权柄、神的全能，这些你怎么看见的？从对神的主宰、安排的实际经历中看见的。你所看见的是什么？神的权柄你能看见吗？神的性情你能看见吗？这些你都看不见。需要一个间接的事情，什么间接的事情呢？那就是神的主宰与安排。神的主宰、安排你是怎么看见的？你得经历、体验。所以你怎么看见神的？你在经历、体验中看见了神。就好比重组家庭，在孩子还不懂事的时候，男方带了一个孩子，女方带了一个孩子，重新组建了家庭。在大家谁也不告诉孩子们谁是谁亲生的、谁不是谁亲生的时候，孩子们也知道爹是亲的还是妈是亲的。知道不知道？（知道。）怎么知道的？（经历、体验出来的。）对了，经历、体验出来的。这就是让你去理解这个经历、体验，根据对神的主宰、安排的实际经历来看。人来在地上是干什么的？就是经历、体验神的主宰与安排。是借着经历、体验神的主宰与安排来认识神六千年的经营计划应验了，谁能作成这事呢？神的预言应验了，神的性情你看见了，神的性情是什么呢？神的“喜”是一切正面事物的诞生与存在。神的性情就是行政，强制执行。经过2012年的事，神所喜悦的人确实出现了，老实、憨厚、对神真心无二的人出现了，神拣选了。这是不是一个诞生呀？（是。）不仅诞生，神还要让他存在下去，还要让他作王掌权。你在经历、体验中看见了神的性情，神的喜。神的怒呢？滑石蛋、老好人、诡诈人、恶人沉沦了，今天你是不是看见了？（嗯。）这都是在你的经历、体验中看见的。这是神的性情，神的喜、神的怒。神的行政，行政是什么？就是强制执行。你看这些事情，神说了话，事就这么成了，强制执行。神的智慧、全能，神就说了一句话，基督怎么说圣灵就怎么作，这事就成了，是不是全能？（是。）太全能了、太智慧了！这些事情你看着就是很自然的，谁也没有去强迫谁、控制谁，就这么顺其自然的成了，这是什么？这是神的权柄。你看见了神的权柄。

“可确认众长子绝对不在教会”，刚才说的根据有哪些呢？“绝对是在被牧区带领定为‘敌基督团伙’的一个团体里，这个团体必须是在大患难

以后”，这里边说“必须”，跑不出这个圈圈，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老实、憨厚，他肯定是要和假带领争战的，因为神说了教会就是战场，那教会肯定要成为战场，肯定是要打呢。这些带领工人是有地位、权势的，人家肯定是要把他踩在脚底下的，肯定是要把他开除出去的，肯定是怎么罪名大怎么给他安个罪名。那他所在的地方绝对是“敌基督团伙”，也就是，你寻找众长子呢，就不用去其他地方找，那就在“敌基督团伙”里找就行了。这个范围有了。时间，“这个团体必须是在大患难以后”。神作成了一班得胜者，得胜者是从大患难里面走出来的，是吧？你不能说大患难还没降下呢，你就走出来了。人家还没考试呢，你倒拿上毕业证了，那就不用说了，那肯定是假的。错过这个时间，在这个时间段以外的人，就不用去分辨认识了，那肯定是假的。所以这里说“这个团体必须是在大患难以后，2013年后半年到2014年间形成，并且日益壮大，成为大团体”，这里有个时间，2013年后半年到2014年。有人要是说“我是2015年形成的、2016年形成的”，成立不成立啊？（不成立。）神从来不等待一个跟不上他步伐的人，人家从大患难里走出来一年多了你才说你走出来了，神在2013年就把神性加在这些人里边了，你到2015年了才说神加在你里边了，所以说这是假的。2014年祭司弟兄就下发了工作安排《2014年是神选民见证神达到认识神爱神的关键年》，2014年是神选民见证神达到认识神爱神的关键年，2015年你才出来了，错过这个时间就不是。这个排除法不需要你怎么去认识、怎么去寻找，这简单不简单啊？（简单。）“并且日益壮大，成为大团体”，你不要拿你们三、五个人在一起说事，你既然是牧养众教会的，几年来你得了三、五个人，你作的工作在哪儿呢？没有见证、没有工作，不成立。所以说必须得有大团体，而且神说工作结束以后要有团体宇宙新人。“众长子必须是在2012年大患难期间，因揭发检举区、牧区带领而被打压开除”，还得说他作什么工作了，是吧？“因揭发检举区、牧区带领而被打压开除”，这里边为什么说必须是揭发检举呢？揭发检举是响应祭司弟兄的工作安排，是一种顺服神的表现。不要说做其他的被打压、开除了，因为做其他的被打压、开除了不算，必须是揭发检举，这就把他作的工作就局限了。揭发检举还必须是在2012年期间，错过2012年，有人说“我是2008年、2010年揭发检举的”，祭司弟兄那时候还没有重点让人揭发检举呢，你就揭发检举被开除了，不成立，你不是在响应祭司弟兄的工作安排。这里边体

现了什么？顺服。如果你不是在这个期间，就证明你不是顺服神的人，你不是顺服神的人，你还做什么牧人呢？不可能。所以说必须得在这个期间，还必须揭发检举谁呢？不是揭发检举小区、教会带领，太小儿科了，得揭发检举牧区带领。有的人说“我不仅揭发检举牧区带领了，我还去韩国告状了”，那是去干什么了？那是去天上打官司了，是吧？“因揭发检举区、牧区带领而被打压开除”，为什么揭发检举牧区带领呢？是因为2012年传三天黑暗，敲锣打鼓传福音这个事情是全国性的，这个事情是从牧区发出来的，只有从牧区发出来才可能是全国性的。如果是从教会发出来、从小区发出来不可能是全国性的。所以说这个揭发检举，必须得达到是和牧区里的最高级别的大带领发生冲突。“因揭发检举区、牧区带领而被打压开除”，这也是必须的。上面基本的条件具备了，接下来就是他所作的工作了，“必须是有异象”。你怎么走过来的？你怎么带领弟兄姊妹走过来的？在你身上有圣灵作工，打开异象，你才能走出来，没有异象你就不是走出来的，那是碰出来的，或者你是爬出来的。因为异象就是路，既然你说你是牧养众子、众子民的，你自己还没路呢，你怎么带领人呢？“必须是有异象，能揭开奥秘的”，还得能实际地作了工作，“把人带入真理实际中，必须具备这些条件才是牧人众长子”。你出去打仗，你带着他不是让他去跟随谁，而是带着他怎么去分辨认识谁是牧人、谁是众长子。“必须具备这些条件才是牧人众长子，才是在建造国度。否则都是假的，因为基本条件就不具备。”你出去打仗，你是带着他去认识、去寻找，寻找众长子、寻找牧人。而你自己在这儿呢？是你对众长子的一个认识。你不要每天说你跟随众长子呢，你跟随众长子啥呢？你认识他啥呢？你就认识了他这个人？众长子、众长子，就一个吗？再过来第二个、第三个呢？你认识不认识啊？“呀，我没见过！”你是不是要抵挡呢？“我是跟随弟兄你的，再过来的是个姊妹，我跟随弟兄，不是跟随姊妹”，那你和姊妹又对起来了，又对着干呀。所以说让你去认识、分辨，不是去看哪个人，而是看谁具备这个条件了，具备了这个条件那就是。

102 神注重的是人的心

当一个人接受了神托付的时候，怎么判断人行为的好坏与人是否有顺服，怎么判断人是否满足神的心意与他的所作所为是否合格，神有一个标准，神注重的是人的心，而不是人外表的行为，不是人无论怎么做，只要做了，神就应该祝福，这是人对神的误解。神并不是只看事物的结果，而是看重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人的心是如何的，人的态度是如何的，看人的心里有没有顺服，有没有体贴，有没有满足神的意愿有没有满足神的意愿。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续编）·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一》

304 人与神的关系如此不堪入目

人与神的关系仅仅是一个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是得福之人与赐福之人的关系。就是雇工与雇主的关系，雇工的劳碌只是为了拿到雇主赐给的赏金。这样的利益关系没有亲情，只有交易；没有爱与被爱，只有怜悯；没有理解，只有无奈的忍气吞声与欺骗；没有亲密亲密无间，只有永不能逾越的鸿沟。事情到了如此地步，谁能扭转这样的趋势呢？又有几个人能真正了解了解这种关系的危急呢？当人都沉浸在得福的喜悦气氛中的时候，是没有人会想到人与神的关系竟是如此尴尬、不堪入目。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人在神的经营中才能蒙拯救》

59. 打败撒但靠忠心与顺服

打败撒但靠忠心与顺服（一）

李夏真，你恨上我了？（李夏真：没有啊，没有恨你。）说话有气无力的，是不是恨我呢？怎么了？怎么恨上我了？说说。（李夏真：没有恨你。）实话实说。（李夏真：实话实说也没有恨你。）不敢说？这是交通呢，又不是定你的罪呢。（李夏真：你怎么说我恨你呢？）你没有恨上我，那为什么和我对着干呢？为什么不能交心呢？为什么不能实话实说呢？（李夏真：不知道。）不知道就杠上了？（李夏真：没有杠呀，杠啥呢？）你现在因着什么消极的？（李夏真：因着啥消极呢？咋说呢。）还得考虑考虑咋说呢？实话实说就行。（李夏真：那天在温丁那边谈“解剖防人之心不可无的观点”那篇话，陈微在那谈了半天，我一下子想起来我里面所流露的了，这个文稿是解决诡诈呢，我这里面根深蒂固地对温丁、萧伟晋是一个猜疑。那次王静安排让肖范来呢，我没有王静的联系方式，我就跟萧伟晋说呢，“肖范有关节炎，怎么让肖范来呢？过两天要是干不成的话，肖范手要疼的话还得换人，你就是听温丁说呢”，萧伟晋说，“我和温丁就不知道”。陈微在那谈的时候，我就说“你看，我对萧伟晋和温丁是一种猜疑，我这个东西今天都有，之前更有”，自己里面这个猜疑的心特别厉害。温丁就说“你就不培养人，你就看不起人，你就是太狂妄，太自是了……”）说你呢？（李夏真：嗯，说我呢。这下温丁把话题拉跑了，我就没法说话了，我说“我咋不培养呢？肖范在这儿半年了，她手疼得就干不成活儿”，温丁说“你就不培养，你就不教她，她能干成呀？”这下我说“哦，那你想说啥说啥吧，那你去教吧”，我就说了个这，我俩就杠起来了。后来陈微见了我就跟我交通呢，“不管温丁怎么说，你当时流露出来的是什么性情？”就看见自己没有变化。自己经常流露这个东西，在环境当中不会和神建立关系，感觉到自己“呀，怎么老变不了呢？”因着老变不了、老变不了就消极，“我这是实质的问题？为啥老变不了呢？怎么就不会从神领受呢？”温丁给我发了一些话，意思是，“我跟弟兄也谈你这个事了，环境摆上就是让你变呢、显明你呢，你想变呢就变，我也不恨你；你不变呢，这是你和神之间的关系”。在

我的感觉当中，她踢我一脚、扇我一巴掌，还得让我认识自己，就是这种感觉，心里越来越……不知道该咋走呢。）她踢你一脚、扇你一巴掌，还得让你认识自己。（李夏真：嗯，还得让我认识我自己。）看看说的这话，这好像和认识自己有仇一样，“还得认识自己”，你这是什么概念？（王静：她的意思是“不是我的问题，你踢我一脚、扇我一巴掌，还得让我认识我自己，其实是你的问题”，对吧？李夏真，你表达的是这意思吧？）（李夏真：嗯，“是你跑了题了……”）（王静：“我该认识自己是该认识自己，但这不是我的问题，是你的问题。结果你打了我、扇了我还让我认识自己，这也太说不过去了”，你是不是这个意思？）（李夏真：嗯，我就是这种想法。今天早上温丁来了，说“你的情形扭转过来了吗？”其实我是和温丁心里有了隔阂了，我也背叛自己呢，但我总觉得温丁是那种高高在上，教训人的那种口气，就是因着这消极呢。你说消极吧，我也不能不尽本分，温丁说“你也不追求，弟兄在的时候你也不说问个问题，有啥问题你也不去问。”我说“我这一天从早上干、干、干，你说问啥呢？”有时候和王洪浩交通交通、和陈微交通交通，有些事就在神话里面去进。从心里说“我怎么跟着跟着就没劲了？”跟着跟着就觉得自己里头消极又消沉。）你的意思是，你消极是因着温丁消极的，不是和我有仇，是这个意思吧？（李夏真：没有和你有仇……你这样说，和这环境对抗也就是和你对抗呢。就是说跟上不是那种释放的，就像你那次说的记者一样，我谈的目的是，“呀！我看了这个文稿怎么我这么诡诈呢？我昨天就猜疑温丁和萧伟晋了”，再往后想，我这猜疑的东西特别多，因为我现在可以说谁都猜疑，就是形成这了。我说“这个文稿真好呀，我看见我对别人都是猜疑”，我是谈我这个呢，温丁就说我不教人、太狂妄、看不起人。萧伟晋那次聚会交通“神已公开显现”的时候，说，“李夏真，你恨我了吧？你看李夏真就是恨我呢”，我说“我恨你干啥呢？”“你敢说你没恨我？”就好像是强行灌输的那种感觉。萧伟晋说，“李夏真的目的是要把温丁打倒”，我感觉我就不能说话。我就问萧伟晋，“你怎么说我恨你了呢？”他说，“从你那表现上就看出来你恨我了”。）你什么表现呢？（李夏真：我也不知道我什么表现，他说我恨他呢。“那你是带领，你想咋说就咋说吧”，我从心里就是这种想法。）

那我说你恨我是因为啥呢？（李夏真：我不知道。）我说你好长时间了一直是消极的，不是说这一、两天呀，不是说这一段时间，是多长时间了就处于消极状态，你为啥处于消极状态呢？你现在和温丁配搭呢，你没和温丁配搭以前你也消极了呀，是吧？你没和温丁配搭以前你是因为什么消极呢？（李夏真：没有和温丁配搭之前，那是因为之前自己犯了这么多过犯，就想呢“这怎么是这样呢？这还有希望蒙拯救呢？”就钻到这里面感觉自己没有希望了，“那我就效力吧”。后来不是就扭转过来了，显明是拯救，是不让人走那个路，这步工作就是揭露解剖、审判刑罚，我就得接受。）什么时候扭转过来的？（李夏真：就是你那次在这儿和我交通了以后，有一次你说我也挺幸运的……你在这跟我交通了以后我就扭转过来了，我不能没有良心，我得往上够。）多长时间了？（李夏真：有几个月了吧，在那边聚会，温丁交通的时候，我有一次不知道对温丁有什么看法呢，我就坐在那不吭气了，我说你交通交通吧，我就在那磕睡呢，温丁就说，“你看，没有圣灵作工了，老磕睡”。我心里想“你愿意咋说咋说吧，反正你就是小事也是个事，大事也是个事，在你眼里都是个事”，从心里就是这种看法。）你的意思是什么事情也能让你消极，是吧？没有一样让你积极的。有没有能让你积极的？我跟你交通了什么以后让你消极了？（李夏真：没有消极，你跟我交通没有消极。就是说那个账，就想着“我怎么是这呀？自己怎么是个恶人呢？”有时候王洪浩说出来，“我怎么还是个这呢？”萧伟晋那天也说，“第一个是王肖华，这又是肖范，还有一个弟兄，之前还有李凤芝”，意思是经过这么多环境，说我没有学下功课，光说了个没有学下功课，路走的是错的。光知道是错的，我说“那我该咋走呀？”自己熬自己呢，“这怎么老没有变化呢？我咋变才合适呢？”）那我给你交通了以后，你是怎么实行的？怎么想的？就是你账目出问题，我给你交通了以后，你咋想的？（李夏真：现在扭转了，从神话上看，人的本性实质就是抵挡神的、就是邪恶的，显明你是犹大，是不让你走犹大的路，后来就转过这个弯了。这个环境临到就是对自己的一个显明，在这方面就要警戒自己，我是这样进入的。）那怎么还能处于消极状态呢？（李夏真：后来就不消极了。）你消极了多长时间？你那个账目问题是什么时候交通的？（李夏真：前年了。）前年几月份呢？（李夏真：也是到这个时候了吧。）两年。（李夏真：嗯。）两年，你什么时候不消极了的？（李夏真：过

来这儿有一个多月就转过这个劲儿了。）原来不就在这儿呢？（李夏真：原来在一线。）交通账的时候是在一线还是在哪儿呢？（李夏真：交通了以后去的一线。）到了一线就消极了，是吧？（李夏真：嗯，那时候就是一种消极情形，把自己给定规了，觉得自己怎么是这人呢，就觉得这还有啥希望呢。）现在怎么认识这个事的？（李夏真：显明就是一个拯救，显明自己是犹大就是不让自己走犹大的路。）这么长时间了，你怎么认识的？怎么经历的？怎么实行的？（李夏真：怎么认识？）没认识？（李夏真：不会说。）白给你交通了？我给你交通不可能说是揭露了以后就完了吧？没有交通其他的？没有交通路途？没有交通认识？肯定有认识吧？怎么认识的？两年了你就没有寻求路途？没有寻求认识？怎么实行？那你告诉我不消极了，你这还是处于消极。你怎么才能不消极呢？肯定有认识了、有路途了才能不消极。（李夏真：那我就得在这账上求真求细呢，得进入这方面的原则，因为那个时候你交通了一个记账的原则，那就得进这个原则。）交通以后没有其他认识、想法？没有经历的过程？交通了肯定你心里边有心思呢，是吧？不管你是消极还是积极或者痛苦难受，肯定有个感觉，是吧？有感觉吧？（李夏真：当时就有感觉，当时就把自己给定规了，“自己怎么成了这了？”）定规了怎么想的？（李夏真：定规了就想着“这都成犹大了，这还能有希望？这就没希望了”。）没希望最后怎么又有了希望了？（李夏真：就是说自己是个受造之物，该效力嘛，从这方面去变、去扭转。）你怎么扭转的？你光说了句话，我听听你的经历。啥也没想？不可能呀！你真实地把你心里怎么寻思的、怎么想的说一下就行了嘛。“把我定规了，不行了，随时惩罚临到，我还想着神作工领我进国度呢，结果是惩罚我的，我还在这干啥呢？不行去外边打个工、上个班”，是不是？（李夏真：不是那么想的。）不是，那是什么呢？（李夏真：没有想着随便打个工、上个班。）那你怎么想的？（李夏真：那我就得好好尽本分呀，哪怕就是效力也得在这效力……我不会说了。）不是不会说了呀，你不可能没知觉呀，不可能没反应呀！你不可能说“我效力就效力”，如果真是简单效力的话，也不可能消极两年呀，是吧？即使消极两年以后，你也得有个认识呀！还是破罐子破摔呢？“反正我就是这了，死猪不怕开水烫了，反正是遭惩罚的，无所谓了，我追求什么真理呢，真理也不追求了，寻求也不寻求了，愿意干啥干啥”，是这个意思？（李夏

真：也不是那样想的，可是在别人眼里我就是走的这路。）那是怎么想的？你不可能说没有思想呀？（李夏真：我也感觉到我尽心、尽力了。）你感觉你是尽心、尽力了？（李夏真：嗯。）怎么尽心、尽力了？我听听。（李夏真：就是在本分上，我也觉得我尽心、尽力了，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自己看不见我自己。）就说你这个心思意念。心思，你是怎么想的？（李夏真：我没有啥想法。）你就按你说的，判了死刑了，定罪了，定罪了以后没想法？不可能没想法、没心思呀！（李夏真：我就想你揭露过我的话，怎样经历神的作工里面，约伯的试炼，每个环境临到对人都是一个试炼，就是看人的态度呢。）对吧，看人的态度吧？那你这是个什么态度？你告诉我“我没有想啊”，你没有想这是啥态度？怎么想的？就说这件事你是什么态度？你的观点、你的认识。（李夏真：我也不知道我这是啥态度。）

你自己不知道？是舍不得说吧？这里面是不是有恨我的成分，所以不能说、没法说？“弟兄小肚鸡肠，我就这么个错，就把我给扔了，就这么定罪我了。他们也有问题，你不说他们就说我，公平在哪？公义在哪？”（李夏真：没有那样想。）你这也没想、那也没想，那你怎么想的呢？（李夏真：没有那样想你。）让我猜你的心思呢？我猜出来了，你说没有；我猜出来了，你说不是。那你说个是的嘛，你不要让我猜嘛，你直接说。能不能交心呀？你心里怎么想的怎么说就行了。这是和你沟通呢，这又不是定你的罪呢，能不能交心？你心里面怎么想的就怎么说，简简单单。（李夏真：那我这段时间就是想的这些，别的也没有想。）先不说这段时间，就说这件事，交通了你做犹大这件事以后，你怎么想的？这两年来你怎么走过来的？（李夏真：那我就得在这方面去悔改。）怎么悔改？怎么寻思的？怎么想到悔改的？为什么要悔改？以什么来真实悔改？这些难道不想呀？想了没有？你想着“我得悔改”，就一句话就完事了。这两年来就没有寻思寻思？（李夏真：我给你说不上来。）怎么来了个说不上来呢？我觉得李夏真不应该是这样的啊！别人可能是这样的，但你不能是这样的。知道为什么吗？别人没想，是因为他想的事情太多、缠累太多，他也顾不上、也没时间，不待搭理，但你不行呀！对吧？你怎么可能不想呢？就像王洪浩他老婆一样，人家不想很正常，人家想得太多了，想孙子呢、想儿媳妇呢，人家能顾上想这些事啊？顾不上呀！但你不行呀，

你想谁呢？你想孙子呢？你想老公呢？想家呢？你告诉我你想啥呢？你还有啥可想的？李夏真？所以说别人可以不想，你不能不想呀，不成立呀！从这里也能看到，神作在你身上的是不是都是爱呢？多爱你呢！从外边看着你是祸患，这应该怎么说？从外边看，神咒诅了？管教了？说得不好听，但实质是什么？神给你安排的，给你免去了多少试探，把你逼上了绝路。逼上什么绝路了？是不是把你逼上绝路了？把你逼上绝路这是多好的事呢，这是神多大的爱呢！在神给你安排这么大的爱的时候，然后你告诉我你没有想。我就想不通了，你想啥呢？你想有个家？（李夏真：不想。）想有个孙子？没有家哪有孙子。那你想啥呢？我写的“患难时期的见证”你也看过了，也可以说是我的经历、认识，我信神的时候怎么走上这条路的？我要做什么就要钻研，我不信是不信，我不信、不明白的时候是抵挡，我明白了、知道了，我信就是专业信。我信了以后我就辞了工作，我就真实的信，我真实的信那就是神话怎么说，我就怎么来，我就跟着神话走。不管神给我摆设什么样的环境，我先按着神话去走，而且你也看到了神把我逼上绝路，我和你不是一样的？你说我想啥呢？你说我从人家单位出来了，我从单位里出来了，教会把我开除了，你说我去哪呢？再返回去上班？可能不可能？再回世界？我没路走，就这一条路，我只能投靠于神，我只能投靠于神的话。那你呢？神给你摆设得多好，你往哪跑呢？你往哪走呢？天上的烈火还显给你看，显给你看了没有？现在什么病啊？轻微脑梗？（李夏真：不是。）是什么呢？（李夏真：就是手麻、腿麻。）医生给你检查说什么病？（李夏真：血脂稠。）血脂稠，没有说其他什么，是吧？（李夏真：没有。）血脂稠，你说血脂稠发展下去是什么？（李夏真：脑梗。）怕吗？怕不怕？（李夏真：……）怕不怕？还不敢说怕呢？（李夏真：怕呢。）怕，还不敢说呢？就在你眼前，神把天上的烈火显给你看，到现在你还不寻求吗？寻求啥了？两年了，你没有路可寻求。问你，你没有一句实在话，心里面咋想的，说说你的真实想法。这话题难不难？（李夏真：我也说不清楚，不知道咋说。）你咋想的咋说，没有让你出口成章，你怎么寻思的，这两年你怎么挣扎呢，怎么走过来的，“我在十字路口徘徊了几个月，没办法最后留下来了，留下来也不甘心，怎么争战呢？或者说我良心发现，不行，我得还报神爱呢，我得怎么做呢，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还能没有这些心思？有没有？不管它是正是反，

但绝对有心思吧？我就说你这个心思嘛，你说说你的心思。你有没有？（李夏真：有。）这不就行了嘛！你不是痴呆、木偶，那木偶肯定没有心思，可你是活生生的一个人，怎么想的？你说和咱交个心难不难呀？有想法吧？你刚才说有。（李夏真：嗯。）有就说说，我听听。（李夏真：……）张不开嘴？（李夏真：不知道咋跟你说。）你怎么想的就怎么说，还不知道咋说呀！（李夏真：反正心里想的就是不能离开神家，不能不尽本分。我知道自己情形不好，也知道你这样揭露解剖、审判刑罚是神的爱，环境临到是神的爱，但是每次临到自己站不住的时候，自己要对抗的时候，就把自己又定规了，“我这就变不了了，变不了了”，我一直就是这样的表现，可是不能不尽本分。）

你做什么了，变不了了？（李夏真：比如说王洪浩说我，我就跟王洪浩对抗；人家温丁说我，我就和温丁对抗。）咱不要一下就跑到这儿了，解决完一个再说一个，这个还没有跟我说完呢。（李夏真：那个我想得特别简单，就是说我不能走犹大的路，我不能那样没有良心，不管什么事临到，我得在这方面警戒自己。）你走犹大的路了没有？这两年来，最起码咱还不问问自己“我究竟走犹大的路了没有？弟兄是屈说了我了？偏听偏信了？还是我正往犹大的这个路上走呢？还是确定我已经走了？”你属于哪一类？（李夏真：不会定。）两年了你告诉我你不会。你自己走的路你还不知道？走的什么路？你说咱沟通难不难呀？李夏真？你说这做啥了还有什么会不会？就说个心里话还有“会不会”这一说呢？（李夏真：在认识自己这方面就缺欠，不会认识自己。）啥叫不会认识自己？这是咱经历过来的一件事，在这个事里面，“我究竟走犹大的路了没有？弟兄为什么说我走犹大的路呢？”（李夏真：走了嘛，就是因着走犹大的路才……）怎么走的呢？“我怎么就走上犹大的路了？”想了没有？（李夏真：想了。）怎么走上的？（李夏真：对本分不求真、不用心。）怎么不用心？（李夏真：不寻求嘛，不追求真理、不寻求，不在这方面下功夫。）当时为什么说你是犹大呢？（李夏真：因为在钱财上应付糊弄呢。）怎么应付糊弄呀？（李夏真：我也说不清楚。）这怎么又来了个说不清楚呢？（李夏真：也知道自己走的那路不对。）你说你在哪个地方跌倒该不该在哪个地方爬起来？该不该？你想让一块石头绊倒两次？就说这块石头绊倒你了，你最起码还不起来看看这块石头是咋回事呢？“是

地下长出来的？还是谁放了一块石头呢？我该怎么去处理？该把这块石头搬走，还是再铺一下路？”这是不是该做的？你在这儿绊倒两年了，我问你怎么绊倒的？“不知道。”那咱是不是走这条路的人？在这儿绊倒两年了，是不是应该反省自己，“哦，弟兄说我是犹大，我怎么走上犹大这条路的呢？我应付糊弄呢，我怎么能在祭物上应付糊弄呢？这钱出了差错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就是不问，你是不是要从头到尾给自己再梳理一下呀？“这个钱是我不小心记错了？应付糊弄记错了？还是我里面有了小九九以后，把这个钱有意地搞错了？”该不该有这个认识？如果你没有这个认识，那你说你怎么可能有变化呢？想不想蒙拯救？想不想？（李夏真：想。）那你说你走的这是不是蒙拯救的路？（李夏真：不是。）就说今天啥也不要求了，也不说你这败坏什么了，就说让你进国度呢，可让你进国度呢，去年、前年的事情你得交代一下吧？你带着污秽进去？你带着不解进去？带着案件进去？可能不可能？咱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过去？咱事情已经过去两年了，是不是应该省察清楚了呀？是不是得清清楚楚的呀？这还涉及不到认识自己性情上的问题，就是一些事务上的事情，物质的事情、条理性的事情，很清晰的一个事情，咱都弄不清楚。咱最起码有个心志，“弟兄说我是走犹大的路呢，这个钱究竟去哪了？记账记错了？我亏下了，是我该担当的，还是我应该把这个账给查出来呢？”该不该有这个心志？你说弟兄做在你身上的，和神摆设的环境，对你是多大的拯救、多大的爱呢？你看见了吗？犹大，神是怎么作的？主耶稣告诉他啥呢？“你要出卖我呢”，告诉他三次，是吧？告诉他三次。告诉他结果了没有？（没有。）告诉他“你要出卖我呢，我要钉十字架呢，最后你要肚腹崩裂、要上吊呢”，说这个话了吗？（没有。）“犹大，你怎么走上这条路的？原来你偷钱袋里面的钱花呢，你为什么偷钱袋里的钱花呢？你该不该悔改？”说这个话了吗？说不说？（李夏真：不说。）如果那时候要跟犹大说了，他还会不会出卖主耶稣？（不会。）如果主耶稣和犹大说了，“你出卖我，你要上吊自杀、要肚腹崩裂”，那他绝对不可能再出卖主耶稣。因为他看见后面的结局害怕，他都知道结局了，还能因为这三十块铜板去上吊去？我跟你说这个话，能听明白什么意思吗？能不能听明白？（李夏真：能。）听明白什么了？（李夏真：就是说结局是在于自己走的路，不是把结局什么的都给你说了，是自己走上去的。）你们听懂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了吗？

（王洪浩：弟兄刚才说的意思是，神作在人身上是多大的爱呢，主耶稣当时都给犹大指出来了，说“有人要卖我”，说了三次，但没有告诉他结局。但弟兄今天作在你身上的是啥呢？把结局已经告诉你了，这是多大的爱呢。）主耶稣那一次来，作的就是钉十字架的工作，主耶稣不可能打岔他的工作。今天来作的是什么工作？征服是目的，拯救是附加。我苦口婆心在这儿说这些话、交通这些是啥意思？（李夏真：……）我把是我作的我也作了，不是我作的我也作了；是我说的我也说了，不是我说的我也说了。你能感觉到吗？这是一种什么？（李夏真：爱。）这种爱你能看见吗？要想蒙拯救必须有个羞耻感、有个惧怕感，我把羞耻感送给你，把惧怕感送给你，目的是要干啥？不就是为了拯救你吗？可拯救你是附加，这个不在我的工作范围之内，征服你是目的，征服就成了，附加是你自己该走的路。这两年来，这个路应该是你自己走，不应该是我再带着走，征服就行了。可是我看到每一个灵魂，神对每一个灵魂负责，神说不愿意失去这里面任何一个小子，不愿意失去，理解我的心吗？我是想看你的笑话吗？我想让你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来。当时为什么说你是犹大？“弟兄为什么说我是犹大？我究竟怎么走上犹大这条路的？我研究清楚它，我以后不能再走这条路”，咱不能糊里糊涂的。两年了，你现在还是糊涂的，还没有搞清楚为什么说你走犹大这条路？你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这是不是必须得搞清楚？为什么要搞清楚呢？你搞清楚它，你下一回就不可能再走这条路了。一块石头不可能绊倒你两次，这不是绊倒，这是要命的事。所以说我的目的是要让你搞清楚它，该不该搞清楚？可是你总是含糊其词，你究竟揣摩了没有？这两年里都想了没有？咱为什么走上这条路呢？

《犹大是怎么走上绝路的》，这篇文稿看了吧？（李夏真：嗯。）你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是和犹大那样的行程走上去的？还是就是不负责任走上去的？是哪一种？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看的是人的态度与观点。如果咱就像犹大一样怎么走上那条路的，那咱就得清醒，“我怎么走上这条路的，以后我该怎么走？该怎么做？我应付糊弄，那对本分应付糊弄比犹大更可悲。我回忆起自己以前的往事，我作为一个信神的走上这路，感觉恶心、害怕”。如果有这两种感觉，还会不会消极软弱？会不会消极软弱？（李夏真：不会。）你不会消极软弱。如

果你感觉到，你自己走的是个灭亡的路，就像尼尼微城的人，神让约拿告诉他们什么呢？和他们多说什么了？“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其他的话没有。让他们悔改了？让他们悔改了没有？约拿和他们说“你们悔改啊，不悔改四十天就倾覆了”，说这话了没有？（李夏真：没有。）没有说这话，更没有说他们犯什么罪。为什么这么说呢？咱根据他们发展的这个事态就可以知道，不是胡说的。因为什么呢？因为约拿传达了这个话以后，约拿没走，他就在那等着看神怎么灭尼尼微城呢，是吧？从这个事就可以看出，约拿就没有告诉他们，“你们悔改啊，悔改了神就不灭你们了”。神和约拿说什么了，“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拿4：10-11）就从这些话就可以证明，约拿去尼尼微城就只说了“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其他的他什么都没有说。尼尼微城的人什么表现？他怎么说的呀？（李夏真：披麻蒙灰。）首先，“呀！四十天能倾覆了我们，能倾覆了这座城，谁能作成这个事呢？那唯独只有神。”约拿说了“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这话他就信，“这话肯定是神说的。那既然是神说了，那为什么要倾覆呢？咱肯定是犯罪了。如果不犯罪，神能让这座城倾覆啊？咱得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还要号召全城的人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还说了一句什么话？“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拿3：9）“也未可知”，说不定、很有可能，是不是这个意思？没有告诉他能剩存下来，“只要有这么一点希望，我应该怎么呢？改。如果我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说不定、很有可能神就收回他的怒气，不灭了”。约拿没有和尼尼微城的人说，而是尼尼微城的人自己认识到的，自己认识到，“也未可知”，说不定、很有可能。就是这个说不定、很有可能，他就怎么呢？悔改，披麻蒙灰。既然说他悔改，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这是不是他具体的事项啊？他知道他干啥了没有？他做坏事了，他知道不知道？（知道。）约拿告诉他要倾覆的时候，告诉他“你做啥坏事了”？没有和他说吧？他就知道他手中有强暴、有恶道。咱今天呢？你说用不用我过来说“查一下你的账，你账目上面有问题了，你走犹大的路了”，应不应该说这话？（李夏真：不用。）我只要过来告诉你“还有四十天你就倾覆了”，就这一句话，你就应该自己查自己的账，“我

看看我手上有什么强暴？有什么恶道呢？为什么说我四十天就倾覆了？”你应该有这个反应才是。你没有，你没有我帮你查了，查出来了，“你这账里面有问题，你走了犹大的路”，查出你手中的强暴，有了恶道了，该怎么办？你说接下来的这个路还用不用我告诉你？你走了没有？（李夏真：……）你走了没有？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你放下手中的强暴了没有？（李夏真：……）放下了没有？“我不能再那样做事了”，这就是放下手中的强暴，你放了没有？（李夏真：……）不敢说了。放了没有？这个话也不敢说？放下了没有？（李夏真：……）咋不说话呢？放下了没有？你也不知道放下了没有，对吧？（李夏真：……）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你的恶道你看都没有看，就没有去省察，去问问自己，“我怎么走上这条道的？我怎么走上恶道的呢？”你说你看都不看，你过问都不过问，你怎么可能远离恶道呢？你怎么可能放下手中的强暴呢？

我刚才为什么一直逼着问你？省察了没有？当时为什么说你走上这条路呢？让你去省察、让你去认识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让你放下手中的强暴呢？你认识了，你才能放下手中的强暴。你不认识，可能放下手中的强暴吗？这是不存在的。远离恶道，你走的路是什么路？你自己走的是什么路你都不知道，你怎么可能远离？反过来还变本加厉了。你消极了，一消极就是两年，消极是什么？消极是不是背叛？（李夏真：嗯。）那你说，你作恶了反过来还消极了，尼尼微城的人消极了？尼尼微城还有四十天就倾覆了，“反正四十天就倾覆了，拉倒吧，就这样好吃好喝四十天拉倒吧，你把我灭了拉倒吧”，他说这话了吗？你说什么了呀？“我是受造之物，我还能不尽本分呀？我肯定不敢离开呀，我还得该尽本分尽本分”，那你这是啥话呢？神是让你单单尽个本分就完事了吗？神拯救的是能尽本分的人吗？尼尼微城的人，当约拿告诉他们四十天就倾覆了，如果尼尼微城的人是你这个表现，那会是什么样？四十天就倾覆了，只剩下四十天就倾覆了，消极了，活得也没精神了，班也不上了，也不去地里了，“反正就剩四十天了，我就吃了睡、睡了吃，等吧，我该吃就吃、该喝就喝，我不能不吃不喝吧？我就等吧，等着四十天灭亡吧”，是不是就这个情形呢？（李夏真：是。）那是不是对抗、叫嚣呢？“我手中的强暴我是不放，恶道我看不见，你又没有让约拿告诉我，我手中有强暴，你又没有要求让我

远离恶道，你只是告诉我四十天就倾覆了。可我四十天就倾覆了，我有什么办法呢？我胳膊能拧过大腿？你说四十天，我说五十天，你能按我的来？我就是再跑也跑不出尼尼微城呀！”那李夏真说啥呢？“那你说四十天倾覆就倾覆吧，我往哪跑呢？他们还有家呢，你让我去哪呢？人家能投靠老公，我投靠谁呢？人家投靠孩子呢，我往哪投靠呢？我无路可走，没有可投靠的，我去哪呢？拉倒吧，四十天就四十天，就是投靠老公不也就四十天？在街上不也是四十天？”就等着这四十天呢。所以说李夏真就等着呢，“反正你已经定规了，已经定规我是犹大了，等神作工结束了我就该灭了，我就等神作工哪天结束呀，未结束一天我尽一天本分，哪天尽本分尽的神作工结束了、完了，完就完了吧，我已经是这了”。你觉得你挺顺服的，是吧？“我没有放下本分呀，我也没跑呀”，顺服不顺服？那尼尼微城的人那样做的话，他是顺服？你说咱多悖逆呢！两年了我问问你，“你手中拿的是什么强暴呀？”“不知道。”“远离恶道了没有？”寻思不出来了，两年了都拿不出来，两年了都不知道自己手中有强暴，走的是恶道，你说咱心里多刚硬呢！

（王静：李夏真听得懵着了吧？这会听清楚了还是懵着呢？）听懵了？（王静：心里怎么想的？）我在这说了一半，你说了个懵了。（王静：我看她的表现，是不是心里想“怎么今天说这事呢？这啥时候的事？怎么今天说这呢？”心里怎么想的呀？有没有想法？你说说你的心里话嘛。我看出来你在那不得已，“那就这么吧”，你心里怎么想的？）能听懂吧？（李夏真：弟兄交通的是我怎么走上犹大这个路的。）（王静：嗯，是呢，你这会儿想啥呀？“这好好的怎么想起这个，这犹大早就过去了，怎么现在又想起说犹大了呢？这是谁又说了啥了？”）（李夏真：嗯，也有这种想法。）（王静：有吧？她就琢磨呢，“这好好的怎么又有了犹大啥事了呢？怎么又联系上以前的犹大了呢？”她在那琢磨的是，谁又告她啥了，谁又说她啥了，“这好好的怎么又说这呢？”）（李夏真：我想的是“呀，现在我又在祭物上犯了啥错误了？”我也这样想呢。我知道弟兄是说我在那个阶段是怎么认识的，怎么走上犹大这个路的，对自己的恶行有没有真实的认识，是交通这个呢。如果有真实的认识就会有真实的悔改，不会消极，反而还是积极的，能还报神的爱。）（王静：你知道为啥交通这个？我看你

里面好像有点懵，就跟李凤芝一样，那年给她交通了她是犹大以后，她这一、两年为啥没有改变呢？她长期活在消极里面，她活在消沉里面，就感觉“完了，我这已经是犹大了”，所以到哪去尽本分根本不是经历神的作工，她不是在说了她是犹大以后，认识自己的本性实质。她现在一直想翻盘，为啥这两年当中并没有认识自己，为什么走上犹大的路，为什么能成了犹大，是别人冤枉她了呢，还是她真看见自己是个犹大了呢？如果真看见自己是个犹大，她就有一个真实的改变，就有一个真实的变化。可是从这两年当中，不但没变化，还照样这么去走，长期活在误解当中，消沉。正好那次我生病她照顾我的时候，弟兄问她呢，她就说为啥她之前啥也没说呢，其实她是想翻案，意思是说，“那个时候是包静怎么怎么，包静就是瞎说呢，其实就不是那么回事”，我才知道了，怪不得李凤芝没变化，她连承认都没有。性情变化有七个步骤，你先承认，能够去认识、去接受、去顺服了，看见自己的败坏才能达到恨恶、背叛、实行，可她连承认都没有。一说起来就是，“那个时候包静是怎么说的，其实就不是那么回事”，我说“那个时候我说你你也听着呢，你也承认呢，你还哭得懊悔了呀，怎么又不是那么回事了。”过了两年了，到现在才开始往过翻了，说不是那么回事。所以李凤芝根本就没变化，她说“就不是那么回事，那是包静胡说呢，那个事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她有她的一套说法，所以她一见别人就说，“是这么回事，根本就不是那回事”。她之前活在一种别人冤枉她、别人误解她、别人害她的情形里，导致她成了犹大，她承认自己是犹大吗？那段时间她给咱家买东西的时候，她拿了两个，给了萧曹颖一个，她自己拿回去一个，这个时候揭露她，她认为“这不是啥事啊？这是我给咱家买了以后人家赠送的，赠送的不就是我的吗？”我说“你不买这东西人家赠送你呢？你啥都不买人家给你吗？你不就是给咱家买的时候人家赠送的吗？赠送的也是你的？这是不是犹大？你捎带就做了，这是不是犹大呀？”这个时候她认为这不叫犹大，不是犹大。你说可怜不可怜？你说李凤芝现在干活累不累？她受苦少？是她对真理这一方面就没有认识，对她自己的所作所为就没有认识。李夏真，从你这里面流露的也是害怕揭露解剖。你说你怕不怕揭露解剖？）（李夏真：嗯，怕。）（王静：对了，为啥怕呢？你就要找你里面为什么怕呢。）（李夏真：对神没有认识。）（王静：你认为冤枉呢，就像今天，越看你越不对劲，“这又开始了，这是谁又告我的状

了？”你就是这种防备、猜测，你根本不是从每一次经历神作工当中对神有认识、对自己有认识。你说在你这个犹大的路上有没有冤枉你的地方？）（李夏真：没有。）（王静：可是我没有看见你写出来你的生命经历文章。神家就看啥呀？不是看你尽本分受多少苦。你说哪个人尽本分不受苦？神看的不是这个，尽本分是你该尽的，这是该做的。就像儿女孝敬父母，这是该尽的。但是你在这个尽本分当中，你性情变化了多少？对真理认识了有多少？真理能不能在你心中作王掌权？你得着多少真理？神看的是这个。你在神面前会做人了吗？你怎么性情变化的？神拯救咱，怎么救咱的？显明了你哪些败坏性情？你怎么改变的？神是看这个吧？到最终在尽本分当中，神要看你变化了多少，这是果效。可是咱一天想的是“我只要尽本分，我只要在这，这里要我，我就是神家人”，在神那是这回事吗？）（李夏真：不是，我也知道不是。）（王静：咱这会谈的是什么？为啥你老说你怕呢？别人说的是“我哪还有问题啊？你再看看。”但是你是怕，所以你就是防备。为啥这一次跟你谈呢？这段时间你生病了，“我病了，没钱，那我也不要神家的钱，你看上次我拿了点钱，那谁谁谁不是还说呢”，你是神家人吗？好像你是外人，好像你是可怜人，好像神家没有把你当自家人对待。从这些里面你能看见你吗？就是他们说你，他们不让你花钱？咱有了病了，咱是不是正常的一个花销？正常的一个活出啊？）（李夏真：嗯。）（王静：上次说你有病了，还让他们给了你几个月的生活费，让你先用，没有了再说，那咱确实有病了不能不看病。但是神要的是啥呀？神要的是咱的这个心。在神的作工当中，得经历神的作工，你得看神要的是啥，神看的是你这几年在经历神作工当中你变化了多少，哪一次显明了你哪些方面的败坏，你怎么去变的，看的是你的生命经历文章。是不是看这个呀？你在犹大这方面就两次了吧？在那边一次，这次又是一次，两次，但是看见你有没有变化？就像李凤芝一样，你说她有没有变化？神看的是这个。她承认都还没承认呢，别说改了，她能一直朝着这个路走，她要的是啥呀？面子。“你说我是犹大，我还能活了呀？只要你别说我是犹大，我就不是犹大”，她不看自己走的这个路是不是这么可怕。神说要咱作个衬托物呢，咱怎么作的衬托物？防备心就像那个河豚鱼一样，先防备着呢。“为啥今天说这个呢？这是咋了？”先怀疑、猜测，先想这些，“谁又说我啥了？我现在又有啥问题呢？”就开始想这些了。为啥现在跟你谈这些

呢？因为你就没有走信神的路。咱光是一个尽本分，用尽本分来换归宿，这个路是不对的。不光是说尽本分，神要的是人在经历神作工当中得着对神的认识、对自己的认识，性情变化，这是主要的，就看这个呢，这是果实，神看这个。）（李夏真：我知道这个，干的活再多或者尽本分再多，神也不称许，就是因为这个我才觉得我也不配拿神家的钱。每个月工作安排下来自己也没有下功夫去看、去写文章、去认识、去反省自己。）为什么呀？（李夏真：就好像这些事忙得没时间，你说你再忙，干也得干，也知道再忙也是个白搭，神要的不是你干活干得多好，要的是人性情有没有变化。可是就想着“这活儿也不能不干”，这心一天老是想这事、那事，没有时间去写文章。）你说的这个不成立呀！你忙到什么程度呢？再说你揣摩神的话，用不用停下手坐在这里揣摩呀？一边干活一边能不能揣摩呀？能不能？（李夏真：应该不是说停下来，就刚才王静说的那个，没有从心里接受、承认自己就是个犹大。）（王静：那你说说，我就想听听，你这两年为啥老活在这里面？“我就是犹大？”你是不是和李凤芝走的是一样的路呢？是不是跟李凤芝一样“就不是这么回事”？）（李夏真：我不是有意地辩解，就刚才弟兄说的，“你是因着啥走上这条路的？”就是因着自己应付糊弄、不寻求走上这路的。那时候揭露我“如果是你自己家的钱，你会天天数一数”，我对我的账目连数也不数，最后查账的时候一下子差那么多，最起码这是对祭物、对本分的一个态度，我只是从这些事上去认识，“这成了犹大了？”我不是从心里承认对待本分应付糊弄比犹大更可悲，不是从这个实质里去认识。）

（王静：因为你怀疑的心大、猜测的心大，所以你听弟兄交通的时候，你就在那怀疑、猜测那些呢，“谁又告我状了？这是又咋了”，弟兄正面给你交通的，你就不好进入，你在想“咋回事呢？”你的心跑这里面去了。你的防备心大，听不进去正面的东西，你只怕人说你不好，就感觉“我已经成这样了，尽量避开我吧，尽量别说我吧，尽量别又发生什么事了吧”，你只怕这些事出现，你走的这就是一条错误的道路。别人是在经历神作工当中，“呀，今天我临到这个事，我这是什么败坏，赶快记下来，在这一方面，这个月我得把这个败坏真正往深里挖，我怎么去改变自己”，就详细地记到这了，今天记一点、明天记一点，赶到月底凑一起这就是一篇文章了，人家对这方面就有认识了。

不是需要你怎么去走，这个路就是为了改变自己，每天摆设这些环境就是显明咱的一些问题，显明出来以后就是为了改变。而你走这个路，你就把这个当主要的了，虽然同样是尽本分，但这个就放到心里去了。你是把该放在心里的都没有放在心里，不管给你摆设多少环境，啥也没得着，就不得，“我只要把我的这个本分尽了就行了”。）她不是信神，她主要是看着这周围的人事物，“你们能跟我说什么，神就听什么，你们把我说成什么，我就是什么了，只要你们不说，神看不见。所以说我是不是犹大这个无所谓，只要你不说，神就不知道，神不能定我是犹大”。就好像蒙了我的眼，就是蒙了神的眼，一旦让我说出来或者别人说出来让我知道了，那就完蛋了。这就是说你信的不是神，你信的是人，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她就不在乎“我实质是什么，我不在乎；我背后做什么，我不在乎。但我不能让你们知道，不能让你们跟我说，你们一说我就完了”。（王静：对，就是这个。）不是说神主宰、神鉴察，她信神就像是在单位干活一样，注重周围的人怎么说，但根本不管神怎么看，活在人前不是活在灵前。所以说别人一说她个什么、说她个不好、说她是个犹大，她就活在这里面了，“你说我是犹大，我就成了犹大了，完了”，活在这个情形里面。她没有说是“神借着周围的人事物和我说话了，说我是个犹大，说我抵挡神了，哎呀！神警告我了，我不敢这么做，我不能这么做，我得悔改”，就没有这一步了。（王静：就是把这个事过去就算了，别人临到这个事在心里是一个烙印，他就记住了，永远是一个污点，他能够记住教训，再临到的话，在这方面就长大了、有长进了，人家这是一个变化。你是这个事过了就把这个事全没了，走的这个路是错的，所以越走越防备，越走怀疑心越大，到最后跟谁都不能说心里话、不能交心了，对谁都是防备，这就危险了。）

打败撒但靠忠心与顺服（二）

至于说你走的这条路是不是犹大的路，你做的是不是犹大的事，这个不是很重要。因为什么呢？在教会建造时期，临到人的都是什么？（话语。）临到人的都是一些话语，没有事实临及。就是国度建造还有最后一次审判，所以这些话语临到你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你对这些话的态度是什么，神看的是人的态度、观点。亚伯拉罕、约伯，他们做什么了？神看的是什么？就看他们的态度、观点。约伯就说了一句话，说啥呢？“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伯1：21）然后《神已公开显现》也给你看了，把我的经历也让你看了，别人说我是大敌基督、超级敌基督、大邪灵，你看我是怎么看这个事的？我怎么经历的？知道吗？怎么经历的？（李夏真：意思是看神的心意。）我具体经历的细节你知道吗？我的态度、观点是什么？他们说我是大邪灵、敌基督，我第一步是先干什么？（温丁：反省认识自己。）一个人那么说我，我不会在乎，人家那么多人都说我大邪灵、超级敌基督，还跪下来咒诅我，这不是小事啊！是不是神借着人和我说话呢？而且神说过“你越认为对的事，越有真理可寻求”。那我认为我不是敌基督、我不是大邪灵呀，这是不是我认为对的事？越认为对的事越有真理可寻求，“那我究竟是不是呢？这里面是不是有真理可寻求呢？是不是我有看不见我的一部分，人家别人看见了呢？”第一步我得认识自己，既然他们口里说出来了，我得警醒，得挖一下看自己做了什么。患难时期的见证，你看见我在检举的过程中逐步在洁净自己。里面是不是在认识自己？是不是认识自己以后才有了洁净自己的成分啊？（是。）我一开始是怎么揭发检举的？我揭发检举里面还选了神话，我直接给他们定罪这个是敌基督、那个是邪灵，应该怎么处理，我就把这个揭发检举写上去了。我当时还想着“对呀，就是呀”，可是借着他们下来攻打我几回以后呢？还敢不敢写那些了？不能写了。那就认识自己，人家说“你狂妄，狂妄得还怕呢”，问问自己怎么狂妄了，自己看自己所做的，反省认识自己所做的，自己做了啥事，我写一次检举信是给谁呢？给祭司弟兄呢。“你给祭司弟兄，是害怕祭司弟兄走错路呢？还得拿上神话辅助上？还得告诉祭司弟兄谁是邪灵、谁是敌基督？你这是干啥呢？给

祭司弟兄指指点点？引导祭司弟兄呢？你说你怕不怕呀？”这是刚开始揭发检举。后来揭发检举那就是报告，报告什么呀？报告教会发生什么事了，把可疑的事报上去让祭司弟兄看，至于祭司弟兄想怎么处理，神家自有安排。是该开除呢，还是该隔离呢，还是该等待呢，咱就不管人家了，这就是一个理智。到最后人家都起来攻击我的时候，说我是超级敌基督、大邪灵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反省认识，反省认识不到自己的时候，不是给他们反回去，认识不到自己的时候是说“没有啊，没有”，认识到自己没有的时候就停止了，没有的时候该怎么实行呢？如果认识到了，那就悔改；认识不到，那先搁置。搁置怎么办呢？“我就把我看成是敌基督、是大邪灵，那我又该咋办呢？我得有实行呀。我就是大邪灵、敌基督，那我也是受造之物。受造之物敬拜造物主是应该的、是必须的，维护神家利益是必须的，见证神的名是必须的，至于说我是不是大邪灵，不影响我的本分。”我给你交通这个是什么意思？别人说我，不管他说的是对还是错，我都有原则对待。你说的我是对的，我认识到了，我悔改认识；你说的我就是不对，那也不影响我尽本分，不影响我与神之间的关系。不管对错，你说的对，我是进入；你说的错，对我是警醒，这是对我自己。可在神那边怎么看呢？这是神给我摆设的环境，神要看我的态度、观点。我有这个东西、有这个成分，借着周围人事物跟我说了以后，神要看，看我承认不承认自己，接受不接受真理，看别人跟我说了“你是敌基督、大邪灵”以后，我接受不接受，神是看我的态度呢。我接受，我去认识、我去悔改，神看见我是悔改，神喜悦不喜悦？神的喜是因着正面事物的诞生与存在，“哎，这个人能够悔改，走的是尼尼微城人的路”，神是喜悦。如果他打压的这个事情就没有、就不存在，我反省了自己，“没有”，那没有咋呢？“那没有就没有，没有的话我只管把我该作的作好，不影响我的工作。”神看这是什么？你悔改了、认识了，那你是悔改的人。没有的话，你就继续尽你该尽的本分，这是什么？这是见证。撒但要把你夺去，撒但对你是极大的试探，是撒但攻击让你去背叛神，“你是敌基督、你是大邪灵”，什么意思？“你没有归宿了，你还要跟随神呢？你弃掉神死了吧，看神怎么对待你呢？教会都不接纳你了，把你开除了，你还要跟随神呢？你还要揭发呢？”不就是在说这话吗？神要看咱的态度。咱什么态度？“你就不用说开除我，就说我看见自己就是大邪灵了，我就是大邪灵、就是敌基督，我该怎么做呢？”就

像约伯的妻子说的，“你弃掉你的神死了吧”，约伯说什么？“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伯1：21）咱是个受造之物，神是造物的主，神想赐给就赐给，想剥夺就剥夺，神想怎么作就怎么作，咱一个受造之物有什么评价呢？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是不是一个见证？撒但是不是退去了？“不管我是不是大邪灵、是不是敌基督，就说我是，我也该作我的工作，该尽我的功用。”撒但退去了。

听懂我交通的是什么意思了吗？（李夏真：嗯。）他们不管和你交通什么，“交通的如果是事实，悔改认识；交通的不是事实，我认识不到，不影响我的工作，不影响我与神之间的关系”。（李夏真：不应该消极。）这是不是给你说了一个路途？别人跟你交通了，说你是犹大，别人为什么说你是犹大呢？咱是不是该在里面去认识？你认识悔改，那是洁净自己，是拯救。可两年了咱没有走出个路，神作在你身上的爱，你看不见，这是多大的怜悯、多大的……无法形容呀！和历代使徒比一比，谁有这样的环境呢？就连犹大都没有这个待遇。咱是不是应该倍感激动呢？咱没有倍感激动，咱没有加倍地感谢、赞美，反过来还消极、对抗、叫嚣。你说咱多悖逆呢？你说你这么悖逆，你说让你得脑梗，重吗？（李夏真：不重。）你说你该不该脑梗？该不该得脑梗？（李夏真：该。）为什么该呀？（李夏真：因为我太悖逆了。）你得有缘由啊！因为你这大脑没用了，两年了让你反省认识，你都不反省认识，只是寻思“我尽本分、我尽本分”，这大脑没用。那神给了你大脑，你没用，神是不是就收回来了？两年了你这个路不走。这个路不走，后面的路你还走吗？我交通的这话不知道你听明白了没有，听进去了没有。（李夏真：听进去了。）真听进去了呢，还是应付呢？“你问呢，没办法，我能说听不进去？”（李夏真：听进去了，在这一次次的审判刑罚当中，看不见神的爱，也不去想自己作的恶，不去想怎么改变自己，还消极对抗，这就是一个背叛。）把从神来的都当作了仇视之物。（李夏真：嗯，还猜疑。）你说咱多悖逆呢？神安排得恰到好处。如果给你一个家庭，我觉得你早就跑了，跑不跑？会不会跑？神把你的后路“刨”断了呀。我羡慕你呀！其他人都没有你这么大的优待呀，你这是多大的福分呢！他们都活在一种撒但的网罗里面挣脱不出来，你是轻松上阵，你多轻松呢。你又轻松，你

又没指望，你只能投靠于神，神是你的至亲、神是你的主，你走这条路是最轻省不过了，因为你没有别的路可走，你只能把你的全部献给神。你给谁呢？你计划给谁呢？（李夏真：可我不是这样想。）就是说嘛，你怎么想的？（李夏真：我想的是，“我上辈子不知道作啥孽了”。）所以说大逆不道嘛！这就是看事观点的不同，我处处看见的是神的爱，你处处看见的是神的恨。（王静：这样说的话，我也作下孽了，是吧？）“人家你没有嘛，你还有两个孩子呢，我有啥？”神对每个人的要求不一样，高的按高的要求，低的按低的要求。王静，神就给她这个环境，对她是拔高的要求，就得给了她，给了她然后剥夺。亚伯拉罕、约伯，神给他，给了他再剥夺他。你呢？你没有这个身量，敢不敢给你？（李夏真：不敢。）给了你你就完蛋了，你就回不来了，所以不能给你。那不给你是什么？是对你的爱，狼虫虎豹不能临近你的帐篷，不让靠近你，是神对你的看顾保守。你睁开眼睛看看，睁开你的灵眼看看，你看看他们死于撒但网罗的有多少？你看看王洪浩他老婆难过不难过？就在你的眼前。你看温丁痛苦不痛苦？你觉得温丁痛苦不痛苦？（李夏真：不痛苦，我就看见温丁不痛苦。）唉！这是不在自己身上自己感觉不到呀！（嗯。）我都看着温丁痛苦呢，温丁看着肖醒，你说她能睡着觉吗？你说温丁能不能睡着？温丁盼着肖醒跟随神呢，把肖醒扣住不让回世上，可她扣住人扣不住心呀！肖醒是打着游戏、想着世界，反过来还说啥呢？“母老虎！因为家里有一个母老虎，我出不了门！”肖醒不但不感谢她，反过来还说她是个母老虎。那天我说温丁“你厉害的，你说话没人敢说”，肖醒出来作证，证明温丁在家就是个母老虎，“她说一别人不能说二”。你说温丁苦不苦？“我把所有的心血都放在孩子身上，孩子就这样对待我。我怕他去世界把他毁了，他说我是母老虎。”你说她这心里难受不难受？“别人说我也就说我了，你还这样说我。”温丁把老公放在家里，老公相当听话呀，温丁从小的时候家里条件就比她老公家的条件好，去了老公家，老公得听温丁的。反过来来到这儿了，温丁三番五次想回家，“我得回家，我回呀，从来没有受过这个气，向来都是我拍桌子，我说了算，谁敢说？”来了这儿了，你说谁能听温丁的？李夏真，你听温丁的呢？谁听她的？龚竹还和她干过几次呢。龚竹干就干吧，温丁说“我跟随弟兄呢，我不跟随龚竹，可弟兄每天是干啥呢？吃完饭和弟兄说说吧，弟兄就踩我；我和弟兄诉诉苦吧，弟兄也是踩我。弟

兄一向就是打我，从来不打龚竹”。你说温丁痛苦不痛苦？老公是在家里，她妈呢，温丁小时候，她妈可照顾她了，把好的都给了温丁，结果当妈的躺在床上，“闺女，你回来吧，伺候伺候我，我把我工资给你。”温丁想不想？谁没有情感？你有吗？你用难过吗？八月十五倍思情呢，你用睡不着觉吗？她八月十五不回家，别人打电话呢，她心焦急呢，“你说走还是不走？弟兄要走了吧，我就走了；弟兄要是不走，我就走不了。”你说她难受不难受？这些痛苦你还用受吗？你不用受。可你感谢神了吗？（李夏真：没有。）你没有感谢神，认识不到不感谢神。（王静：这就是看事观点，为啥说信神是为了看事观点的转变，你只是想用尽本分来换取归宿，你的看事观点根本没有得着改变，你的看事观点是谬妄的，所以你里面越走越没路了，越走越跟神没有关系了。）（李夏真：这就是王静刚才和我说的我跟神、跟弟兄有仇的原因。）（王静：嗯，就是这个意思，防备、怀疑、猜测。）

这是不是你对神的误解？这是不是你与神的隔阂？你在心里想什么？你的小九九在想什么？“神就是利用我呢”，你在那只害怕被神利用。“这定了我是犹大了，我也不能走，神给我摆设的这个环境，神知道我没家、我没地方走，我只能在这里尽本分，我尽本分就是为了利用我”，你不就是这样想的？你说你把神想成什么了？（李夏真：想成仇敌了。）看不见神的爱，反过来当成了仇敌，是恨。你说你这么和神对着干，这么对抗神，你想吧，你是和谁对抗呢？神说人日思夜想的都是什么？日思夜想的都是恶！教会建造的时候你寻思恶呢，到国度建造了还是这？（李夏真：嗯，还没有放下手中的强暴。）我在这想的是怎么能尽量帮你走上正道，想着你一个人苦，但心里边想不通你有什么苦，想多和你交交心吧，可你那防备的心裹得紧紧的，只害怕把你的心“吞吃”了一样，一句心里话都不说，“没有啊、没有啊，不知道啊”。（王静：“谁又汇报我啥了”，就想的这些。）（李夏真：你不这样解剖我，我都认识不到。哎呀，就是，我就是这样误解神的。）我看你身体不好，看你吃药了没有，不管怎么样得把药吃上。他们说你没吃药，我说“因为啥不吃药呢？”他们说“没钱。”没钱，我说“把钱给她拿上。”人家你还咋呢？“不要。”（王静：人家说“不配”。）人家嘴上是那样说，其实人家是不稀罕，“我拿一点钱还不知道又怎么利用我呀，我拿不起，我自己能照顾了自己”。（王静：“我

自己偷偷挣点钱，出去看在哪打工挣点钱，我花得心里踏实。”）人家都已经说出来了，“我花不上你两个钱又成了把柄了”，是吧？还怕成了把柄呢。你说这是啥话呀？（李夏真：我说的，我跟他们说的。）你光说花了神家的钱，你就不怕你呼出的这口气成了把柄？你说你这是不是对我的恨呢？给你钱让你看病呢，你说成是抓你的把柄了。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了，结果在你那成了把柄了，怕抓住你的心、抓住你的灵，你是只怕抓住你，你说你这是不是对着干呢？你有病了，咱家关心一下你，不要让你受了委屈，不要影响了你的情形。这又不是像吃肉呢，改善生活呢，那都无所谓，能吃吃，不能吃拉倒。咱有病不能耽误，咱得先把病给看了，别人有老公、有孩子，有伺候的呢，我说你有啥呢？咱关心到位。这属于啥呀？那句话怎么说的？（王静：热脸贴了冷屁股。）你说这是啥呢？你说我在那怎么想呢？（李夏真：没良心。）我还在这想呢，看你有什么病赶紧治好，不敢有什么病了，我还在担心呢。你对自己的病不操心，反过来还尥蹶子呢，你说厉害不厉害？（李夏真：我想的这只是小毛病。）有小毛病神家没有让人活不了呀，你说神家这是咋了？咱这个团体，你说在这是咋了呢？这个团体就是在这里干活、干活，累死？我要让你累死，你这不是对我的定罪？你计划定罪我呢？“我用事实来给你证明，弟兄就是个周扒皮”，是不是？（李夏真：哦，这就是仇恨你呢，是这个点。）神是要让你作衬托物，把神的公义性情见证出来，把神的爱见证出来，你说你给咱见证出啥了？这是有人和我说了，如果没有人和我说，你就一直这样病着，病也看不起，哪天躺倒了，瘫在床上了，耽误治疗了，你说我怎么和神交代呢？这个见证我该怎么站？弟兄姊妹怎么看呢？撒但在背后怎么嗤笑呢？怎么说？那我不成了罪人了？不成了历史的罪人了？还建造国度呢，这是建造啥呢？我是只害怕咱家有啥事，咱是要让外邦人竖起大拇指呢，拿出刚强响亮的见证，咱最后一个个出来都成了控告？果实累累，咱怎么果实累累呢？最后神作工结束呀，到2024年呀，最后来了一个，定了犹大两年了没有认识，最后还和我抗衡到底。外国人拥入中国见证什么呢？生命都有进入，得有个正常的日常生活，也不能活得超然。你这属于一种什么呢？这是不是以死相逼呢？这越说罪名越大。你说最终结果是不是以死相逼？（李夏真：嗯，是。）是不是还常说一句“就这样累吧，累死拉倒”，这话是不是你说的？是吧？（李夏真：嗯。）证据让我给抓住

了。（王洪浩：这段时间说得少，前一段时间总说，“累死拉倒、累死拉倒”，这段时间不怎么说了。）这是不是对我的定罪？（温丁：我那次说那个话的背景是看见李夏真一天累的，我才说“那你赶紧培养人呀，培养起来你不就轻松了？”结果李夏真跟我杠了半天。）她主要是心里边堵着呢，因为她不承认她是犹大，她自己不承认，不承认就不存在有认识，不认识就不存在有悔改。“你说我是犹大，你把我定成是犹大了，我还悔改啥呢？我已经是犹大了还悔改啥呢？”她杠上了。“我成了犹大了，我还悔改？悔改吧我不就是个犹大？那不还是个死？可我又有什么办法？现在活着我也不能自杀呀，我去哪？我去了外边那是悖逆，更击杀！我怎么呀，我只能在这，也只能是尽本分了，啥时候击杀我啥时候算吧”。那句话叫什么？破罐子破摔，是吧？（嗯。）就是杠上了。（温丁：愿咋地咋地。）“爱咋地咋地，反正我是尽本分了呀！”你说这性情可怕不可怕？始终不去反省认识，反过来还爱咋地咋地，反过来心里还受了一肚子委屈。

你说天上的烈火显给你看了，都已经有病了，疾病临到是神的爱呀，爱临到了，爱怎么临到了呢？什么是爱？现在能认识到疾病临到是爱吗？为什么说是爱呢？爱都让你得了呀！疾病临到是神的爱，理解不理解？（李夏真：理解。）温丁，理解不理解疾病临到是神的爱？（温丁：病痛临到肯定是神的爱，让人反省认识自己里面的性情，反省认识自己走的路，拦阻了人作恶的脚步。李夏真不从正面进入，她是从反面进入的。）疾病临到是神的爱，如果没有这些疾病，一说你，你还能跑，你就跑了。你有病呢，敢不敢跑？（温丁：不敢跑。）不敢跑、不能跑。现在有这个半身瘫软、麻木，大门都不敢出，还敢跑呢，这是不是拯救？这是不是爱？什么是爱？神说人要想蒙拯救必须有两个感觉，什么感觉？惧怕感和羞耻感。那给你得个病，不就是给你个惧怕感吗？那给你惧怕感不是神的拯救吗？那作在你身上的是不是神的拯救？那是不是神的爱？退到灵里面它就不是病，活在肉体里那就是病，灵里面这是不是病？你不去发现神的爱，不去认识神的作工、认识神的爱，你只是把神当作仇敌，疾病临到了神不保守，埋怨神，埋怨没钱，是不是？埋怨了没有？（李夏真：……）不能说，是吧？肯定埋怨了，能不埋怨呀！你说神作在哪个人身上不是爱呢？生活拮据是不是爱呢？这里面又说了个什么问题呀？

这就证明李夏真没良心，没良心、没理智。神今天就是来唤醒人的心、唤醒人的灵、唤醒人的良心理智呢。你知道我为什么说你没良心了吗？为什么？（李夏真：你这么说，我今天才意识到我真的是没良心，以往你说我没良心，我心里还委屈呢。）现在为什么说你没良心呀？（李夏真：看不到神的爱，看不到神的拯救。）还有什么？你给我数点数点你看不见神的哪些爱呢？我为什么说你没良心？我看看你能不能数点清楚。（李夏真：就是刚才说的，我这个看事观点就是错谬的。）你数点一下，这是对你的认识，总结一下，我看看你听明白了没有。神作在你身上的爱有多少？点一点。（李夏真：把我的后路堵了这是神的爱，疾病临到也是神的爱，审判刑罚是神的爱，揭露解剖更是神的爱。）还有什么呢？（李夏真：还有看事观点，我刚才说我一直想的是“我上辈子作下啥孽了，让我现在孤苦伶仃的”，是这个看事观点，看不到这是神的爱。）这是多大的爱呢？你这辈子能见到我这是多大的爱呢？（李夏真：也想见呢，也怕见呢，看不见这是爱。）还都当作恨了。（李夏真：嗯。）还有什么？这生活拮据是不是神的爱呢？“怎么说是神的爱呢？我都没钱看病了也是神的爱？”能不能看见呢？（李夏真：这个认识不到。）认识不到？你说亚伯拉罕没有孩子是不是神的爱呢？（李夏真：是，让他看见神的作为。）神不让他有孩子，等到九十岁了还不让他有孩子，什么意思？这就像人计划培养一个种子一样，预先摆设环境，让他渴慕这个孩子、急需要这个孩子，这样得来的孩子他才能珍惜。如果刚二十三岁有了一个孩子，二十四岁又有了一个孩子，十年以后十个孩子，你说他要这个孩子吗？“生个老二、生个老三，再有一个不要了，打了”，成土豆蛋了。（李夏真：不珍惜生命，是吗？）九十岁了得不着孩子，神不给他，不给他这个孩子就是要让他怎么呢？培养他这个心，让他渴慕、渴慕，迫切想有一个孩子。这个时候神再给他一个孩子，就说把切身利益放在你身上，你结婚快四十岁了没有一个孩子，不要说神来了，就哪一天算卦的告诉你，“你明年很可能生一个孩子”，你怎么呀？你会给这个算卦的一万块钱。（李夏真：感谢他。）永远记在心上，放不下。听懂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了吗？让你生活过到拮据还有病，还需要看病，怎么呀？无路可走。无路可走，你去找谁呢？温丁给你钱吗？这下谁给呢，老公也没有，孩子也没有，神断绝了你的后路，这是不是都是神的爱？把你逼上绝路，逼到这条路上，无路可走。无路

可走的时候人家你还有骨气呀，还得王洪浩问着你、给你钱，第一次给你钱了，他们说“你没良心，神家给你钱让你看病呢”，这下你记住了，“好，你就给了我个钱还抓住我的把柄了”，你说咱这是啥看事观点？你说这一系列的事情是不是都是神的爱呢？你说神的爱你能数点清吗？这才数点了几个呀？神说：“神曾经与人悲欢离合，如今与人类重逢，共叙旧情。”怎么叙旧情呢？你呱呱坠地来了，你所经历的这一生，对你是不是都是拯救？是不是爱？就你这个性情，就你这个没良心的人，没有这些波折能唤醒你的心、能唤醒你的灵吗？这是不是都是神作的？极大的拯救！你真能够苏醒、反省过来，看见神的爱，你还要怎么呢？等外国人来了，你在这一见证“神在我身上作的奇妙作为，在我看见的都是对神的恨，结果都是神对我的爱”，撒但在那边是不是就蒙羞了？撒但就退去了。撒但本来是借着这些来挑拨离间、来拆毁的，“看你跟随神，你弃掉神死了吧，你还跟随神呢！你老公没有、孩子没有、家庭没有，给你看了个病还记在心上，你还跟随啥呢？”反过来咱都能把撒但打回去，“呀，这些都是神的拯救，都是我的缺少，都是因着我没良心，是因着我的良心给埋没了，这是我必须经历的苦，神今天作在我身上就跟作在一个活死人身上一样，我亲自经历了，我就是个活死人，没知觉。这一系列的都是弟兄给我见证出来了，我才有所反思、有所知觉，我心中的那盏灯火早就熄灭了，今天才点燃，才开始发现、才开始认识，认识以后才数点清楚神作在我身上的爱”，把神的奇妙作为见证出来，那你这个人才活得有意义、才有价值。什么价值？人活着就是来见证神的，荣耀神的名、见证神、见证神的作为，能把神的作工给见证出来，成为一个衬托物。这是不是咱该做的？能做到吗？你想一下，你这么去做了，神能不能让你成为一个脑梗？神可能不可能打岔他的工作？可能不可能？如果你能成为见证神、见证神作为的人，神不可能打岔他的工作，神高兴还来不及呢。

神的“喜”是正面事物的诞生与存在，是让它永远存在下去。咱就不要说永远，就说诞生，你能见证神，神让你存活一千年，这是神的恩典。如果说你对神的爱认识不了，神摆了这么多恩典，你都埋没了神的恩典。我和你交通了多少，你堵了听不进去，路你也不走，你就按着你自己的观念想象，一厢情愿地走。你就按着这个走，那你说会有

什么结局？你不能让神话在你的身上作王掌权，唤不醒你的心、唤不醒你的灵，你还想怎么呢？你还想让脑梗好了？不仅是脑梗，还会是什么？神作在你身上，赐给你多少神就要索取多少。赐给你，你不还报给神，神最后会怎么办？“好了，那你去跟随撒但去吧，跟你的‘父亲’去吧。”将来会是什么？邪灵污鬼都放出来了，你说邪灵污鬼它去哪？不得找人附身？你离弃神走了，你说邪灵污鬼上不上你身？不仅是脑梗，还是一个什么脑梗呀？（李夏真：神经病。）还是个邪灵脑梗。你说怕不怕？我给你交通这些是什么意思？不要我交通完走了，这又把弟兄恨起来了，“我就不能见弟兄，见一回咒诅我一回。上一回见他咒诅我是个犹大，这一回又咒诅我是邪灵”。会不会？（李夏真：不会。）那不会是什么？你怎么认识呀？（李夏真：得扭转我这个看事观点。）怎么认识呢？（李夏真：我不能走这个路，不能凭着我自己的想象去走。）我把这个画面给你画出来，如果你要这么走，你就是个脑梗、邪灵，你怎么看这个画面呢？你对这个画面怎么认识？（李夏真：那就是和神对抗的后果。）嗯，知道对抗的后果，你对这个画面怎么看？（李夏真：害怕。）仅仅是害怕吗？弟兄把这个画面放在你面前是什么意思？对你定罪了？（李夏真：不是。）是什么？（李夏真：对我的警醒。）警醒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警醒？（李夏真：……）咱得学会去认识神的作工。信神，首先你得认识到，神作在人身上的都是爱，你把神作在人身上的都是爱定性了，不能去疑惑。那怎么是爱呢？“弟兄把这个画面给我，让我看见了，我恐惧、害怕，吓得我不敢走这条路，我怕邪灵附，我怕成脑梗，弟兄在堵我的后路，是让我产生恐惧，感觉到害怕，是让我产生一个惧怕的心，是让我产生羞耻感、惧怕感，是极大的拯救、极大的救恩，是神的爱”，处处看到是神的爱。你要想爱神你必须得先看见神的爱，你看不见神的爱，你不可能去爱神的，你得看见神的可爱。听懂了吗？会看神的爱了吗？（李夏真：会了。）你看见神的可爱，看见神作在你身上的爱，你才可能去还报神的爱，你看不见神的爱，你不可能去还报神。这个都听懂了吧？（李夏真：嗯。）真懂了吧？（李夏真：懂了。那会堵住了，这会不堵了，都能想开，别人说啥都是神的爱。）有啥想不通的你就说。（李夏真：这会都能想通了。）那你刚才想不通的是什么？（李夏真：刚才想不通的就是，“哎呀，这温丁不知道又说我啥了”，就是她刚进来的时候我都没理她，“这不知道又告啥状了，今天

又让弟兄过来解剖我呢”，心里就想这个呢。）（王静：我知道她肯定是想啥呢，眼睛一直转呢，根本听不进去说啥。）（李夏真：我想的是，“呀，这又不知道犯啥错误了”。）这个主要不单是看温丁告什么状了，其实就是对我的一种控告，控告什么呢？如果说你要相信弟兄是公义的，相信弟兄是个清官，你还怕人诬告吗？在你心目中弟兄就是个昏官。（李夏真：我心里想的就是，“她说啥你都相信”。）你要是相信弟兄是清官的话，“你告吧，还省得我告呢，等弟兄过来咱再好好评评理，你那些话你能糊弄了弟兄？”可你不敢，你信不来。“弟兄是软耳根，温丁天天在那边做饭呢，吃人家一口还人家一斗，弟兄肯定是靠近谁向着谁说话”，所以说你就不敢。你说咱邪恶不邪恶？（温丁：不知道肖范跟李夏真说啥了，李夏真就堵上了，理都不理我，我说“肖范跟你说啥了，你说说嘛”。）（李夏真：肖范说“温丁是不是又告你的状了？”）（王静：“一看这来头就不对。”）温丁搬上救兵过来了。（王静：看咱可怜不可怜？弟兄都不敢来了，弟兄一来，“这是谁告状了呢？”不告状不能来。你看看咱这，这就是咱与神的关系。）（温丁：她的看事观点就不对。）不是解决对神的误解、隔阂，你是来加深了。（李夏真：你刚才说我没有悔改，没有放下手中的强暴反而还变本加厉了。）（温丁：说她恨人，她还不承认，就是她刚才说的连理都不想理我，这是恨我呢。）主要是恨我呢，她不是恨你呢。她不恨我就不会恨起你了，如果我在这，你就是再告状我也不听，她还能恨你？她把你当一个小孩胡说呢，“谁搭理你呢！”问题是你一说弟兄就听上你的了，“弟兄是个糊涂官”，她是恨我糊涂。（温丁：恨人太厉害了。）这就是看事观点站在撒但一边，站在撒但一边、站在肉体一边看事，看的是什么？（温丁：都跟她过不去。）什么都是恨，人和人之间都过不去。你站在神一边看事，什么都是好的，哪个不是好的？国度里边没有忧伤、没有眼泪。

其他还有什么难处？（李夏真：没有。）有什么病该看就看。咱可说清楚了，如果你认识、悔改，你走这条路，咱就是家里人；你要始终不走这条路，咱们就分家了，我也担当不起。因为什么？我也害怕呢。因为你不悔改，神有可能就让你瘫倒在床上，我害怕你呢，你如果瘫倒在床上，你说我该咋办呢？你让谁伺候呢？所以说在你未瘫痪以前，你不走正道的时候，这个家不要你了，你去世界吧。我这个家

里只能是追求走正道的人，生命必须得进入。生命即使说不进入，就像咱交通的有稗子、有麦子，是吧？你做稗子可以，你不通灵但你得实行真理呀！知道吧？不通灵也得实行真理呢，他不通灵，但他实行真理呢。矛盾不矛盾？（李夏真：不通灵实行真理？）矛盾不矛盾？（李夏真：听起来矛盾，其实不矛盾。）作为子民，他是通灵的，但明白真理是怎么明白的？是在实行真理以后才明白真理的，不是先明白真理后实行真理的。所以说不管你通灵不通灵，首先都是实行真理的，人家通灵的实行了真理，圣灵作工揣摩、认识了，认识、明白真理了；不通灵的，他就是一个守诫命、守规条，就是一个信。咱里边不能有恨，不能有误解，得解决误解。你就是不通灵，怎么解决误解呢？不通灵的人，他就是一个信，“我就是个受造之物，神怎么作，我也该！”心里边难受、痛苦，他也得说“该！”但你不实行真理就成了啥了？“我什么也知道就是实行不出来”，这又成什么了？（李夏真：魔鬼。）那就成魔鬼了，咱家里肯定不能要魔鬼呀！

0189 神的审判就是爱

1　人到最后为神作什么见证呢？就是见证神是公义的神，他的性情就是公义，就是烈怒，也是刑罚，也是审判，见证的是神的公义性情。神是用他的审判来成全人，神爱了人，也拯救了人，但是他的爱里包含多少东西？有审判、威严、烈怒、咒诅，在以往虽然神咒诅人，但他并未把人完全放在无底深坑里，他借着那种方式熬炼人的信心，他并没有把人都治于死地，而是为了成全。

2　肉体的本质就属于撒但的东西，神说得一点不差一点不差，但神所作的事实并没有按着没有按着他的话语去成全，他咒诅你是为让你爱他，是为了让你认识肉体的本质；他刑罚你是为了让你醒悟，认识自己里面的不足，认识到人的不堪不配。所以说，神的咒诅，神的审判，神的威严、烈怒，都是为了成全人。神现在所作的，在你们身上所显明的公义性情，都是为了成全人，这就是神的爱。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经历痛苦试炼才知神可爱》

249 追求真理该有的心志

1　你得达到无论临到什么环境都不能改变你的心志，那才是真心呢，那是真喜爱真理，真想做这样的人。有点事、有点难度就退缩了，就消极了，就放弃自己的心志了，这不行。你得有豁出命的劲儿，“无论临到什么事，就是让我死我也不放弃这个心志，不放弃这个目标”，这就没有能难住你的了，神就会作事了。

2　临到什么事，你都得有这样的认识，“无论临到什么事临到什么事，这都是我达到那个目标其中的一个片段，这是神作的。我有软弱，但我不消极，我感谢神给我的爱，感谢神给我摆设这样的环境，我不能放弃，放弃等于是毁自己，我放弃等于是对撒但妥协，放弃自己的愿望、心志就等于是背叛神”，得有这样的心。

3　临到任何一个小事情都是生命长进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不能让它拦住你的去路、你前进的方向，不能让它拦阻住。你可以作稍稍休息也好或者停顿也好，但千万不要停止脚步，你得有这样的决心。无论别人说什么，无论别人怎么样，无论神怎么对待你，你的心志不能变。无论别人怎么样，无论神怎么对待你，你的心志不能变。

——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不能常常活在神面前就是不信派》

60. 黑暗中露不出头脚的人

许晶，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难处呢？（许晶：问题挺多。前段时间让我去那个地方尽本分的时候，我心里边不敢拒绝，其实自己就想着在本地尽个本分，还不需要离家，也不需要受熬炼，还觉得在一线挺好。结果那天让我去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就找了个理由，基督还交通欧洲的就在欧洲尽本分，你住在哪个洲就在哪个洲尽本分。其实就是不愿意受那个熬炼，但是又不敢拒绝，有些本分是指名道姓说给自己的，那我头拱地也要完成，自己不敢拒绝，然后就出去了。但是出去以后，也没有跟家里人说我出去尽本分，在当地的时候家人知道我每天就是尽本分呢，人家说我“你每天就干这呀？债不还了？”在当地好像觉得习惯了，不受他辖制了，但是让我出去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熬。刚去那边的那段时间事情多，福音线索也多、新人也多，也就顾不上想这个问题了，但有时候一想起来，就是想给自己找一个出路，赶紧往进打人、赶紧把这边的人带起来，多找点人，然后我就可以撤了。弟兄姊妹出来尽本分，家里人都知道是出来尽本分，可我在这儿就是跟家里人撒谎，说我是挣钱去了。）家人不信，是吧？（许晶：不信，因为我已经离婚了。）离婚没离家？（许晶：嗯。）那你够轻松了呀！你这是脱缰的野马。（许晶：唯一的问题就是我拿着人家的信用卡，他信用卡里欠了四万多块钱没有还。）你给他欠下的？（许晶：嗯。）（王静：你现在还有多少钱没还？）（许晶：现在有四万多。）你现在总共还有四万多没还？你以前欠下的不是还多吗？（许晶：我已经逾期了，不打算还了，他的那个必须得给他还了，每个月必须倒腾卡。）（王静：那逾期了，银行现在找你吗？）（许晶：我的手机调的是静音，不能关机，关了机人家就找到家里了。）你丈夫现在知道你有这些欠款吗？（许晶：他知道有，但不知道那么多。）你是怎么离婚的？因着什么离婚的？（许晶：当时就是因为我欠了那么多钱，他也不知道，我爸妈也不知道，我一开始是借着钱把欠银行的钱还了，最后转不动了，银行找不到我就给我丈夫打电话，我丈夫就给我爸妈打电话了。我爸妈本来是不知道这个事情的，后来我爸给我打电话问我这钱是怎么回事，我说“没欠呀！谁告诉你的？”我爸说我丈夫告诉他的，我就生气了，我说“没事，他是不是说错了”，我挂

了电话就给我老公打过去，我说“谁让你告诉我爸的？离婚，谁不离谁八辈子祖宗都是王八蛋”，我就告他坚决要离婚，然后他说“离就离”，后来就离婚了。）你们之间是因为有矛盾离的婚？还是因为钱离的婚？（王静：她欠了这么多钱，不想连累他老公。）（许晶：矛盾一直就在，钱只是一个导火索，他把我欠钱的事情告诉我爸了，这是导火索，这是我的底线，我说必须离。）你是怎么欠下钱的？（许晶：投资什么股权乱七八糟的。）钱全被骗了？（许晶：嗯。）因为这个和老公离婚的，是吧？老公指责你了？（许晶：他没指责我，他打电话告我爸了。）你预先就准备好要离婚了，你老公告诉你爸那是最后……（许晶：矛盾就一直有，一直就离不了。）你们是因为什么产生的矛盾？根本矛盾是什么？（许晶：根源的问题是他挣多少钱我不知道。）主要是你掌管不了他。（许晶：对。）他不让你掌管，所以就离婚，你掌管不了他，所以也不让他掌管你。人家也愿意跟你离婚？（许晶：他听到我欠了那么多钱人家愿意跟我离。离的时候工作人员还问我财产分配情况，我说资产归男方所有，负债归女方所有，房子归男方所有。我在那儿写的时候想，不对呀，那我去哪儿住呀？不行，房子得写孩子的名字，然后就写到孩子名下了。）你是计划净身出户呢，是吧？（许晶：对，当时想的就是怎么跟他解脱怎么算。）你说你那时候的心志多大呀，净身出户都行！等到让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就出不来了，这是多大的对比？你离婚多长时间了？（许晶：2019年5月离的，2019年11月咱家的两个姊妹过来找的我。）那你离婚不离家，是住在这个家不离，还是两个人生活着不离呢？（许晶：是我没有住的地方，走不了。）那生活是各过各自的，还是在一口锅里吃饭，一张床上睡觉呢？一锅饭还是两锅饭？（许晶：一锅饭。）一个卫生间，一个厨房，一张双人床。也就是说，你仅仅是拿了一张离婚证，对吧？事实上还过着婚姻生活，事实婚姻存在不存在？（许晶：存在。）那就是生气了，说是离婚了，其实就是一张纸而已。

那时候你想的是离了婚就行，那现在怎么想的？我听了你的过去了，那现在呢？（许晶：现在就是不想让孩子知道这些事情。）孩子多大呢？（许晶：孩子二十一岁，上大学呢。）为什么不想让孩子知道？（许晶：孩子到现在都不知道我俩离婚，我父母也不知道。）你是为

了刺激你老公，压制你老公，“你得听我的话，你得把钱给我”。（王静：不是这个，她主要是不想给她老公欠债，怕给家里带来麻烦。）你可善解人意呢，人家还没有说人家那么完美呢，你就把人家高举的品德高尚，不给她老公带来麻烦。（王静：你看她走的路不就是这吗？）路是一样的，人家的心思是两样，你连这也不知道。许晶，你是为了你老公吗？为了不给家里带麻烦？这个说得对不对？（许晶：对。）那你刚才说的这一切都是假的，那你也不是想和你老公离婚，你那是为了更好的和你老公生活，是吧？你这话都不知道哪句话是真、哪句话是假了，我该相信哪句话呢？还是王静善解人意。（王静：她是不想给她家里带来麻烦，所以把债全揽到她身上了。）是，我听她刚才说的是这只是个小偏差、小意思，大意思就是不和她老公在一起生活，在你这儿你认为她的主要意思就是不给家里带麻烦、不给老公带麻烦，“有一口黑锅我自己背”，苦命花儿开。许晶，是哪种意思呢？（许晶：哪种都有，觉得自己闯下这个祸就应该自己背。）那你现在还是深爱着你丈夫，因为是你给你丈夫带来了这个祸患，所以你有歉意。（许晶：那没有，我对他没有歉意。）你给人家背黑锅了，你给人家背了债，你没有歉意？你刚才不是说有歉意吗？那你刚才说的是什么呢？（许晶：因为银行给我打电话找不到我，就给我老公打电话了。）人家现在就不打了呀，你说话又返回到“二十年前”了，你们离婚了，银行知道你们离婚了呀，你能哄骗你父母，你哄骗不了我，我知道你的底细了。（许晶：人家还在给我老公打电话。）还打电话你老公也好说呀，“她和我离婚了，离婚证还在这儿呢，还给我打什么电话呢？”你是有证件的人呀，银行里是要证件的呀，银行里一个证件就打发了。还有什么呢？你拿这个说辞站不住了。你放不下家、放不下老公，你就是放不下你老公，你实话实说就可以了。（许晶：不是。）那是什么呢？你说不出是的东西呀。（许晶：我就是害怕他以后再给我爸妈打电话。）（你放不下名声？）（许晶：也不是。）你怕再给你爸妈打电话，打什么电话呢？（王静：怕她爸妈知道她欠债。）欠债的事不是都已经打过电话了？都知道了，你还在说什么呢？（许晶：我跟我爸妈说我已经还完了。）对呀，那你告诉你爸妈还完了，你怕什么呢？“我都告诉你还完了，你信你闺女？还是信你女婿呢？是，我是欠债了，可我还完了呀，只是我没告诉他还完呀”，对吧？你说的那话也站不住理呀。反过来人家都和

你离婚了，人家告诉你爸干嘛呀？还是计划复婚呢？（许晶：没有。）要是计划复婚的话，你这个考虑我理解，还是他计划复婚呢？（许晶：没有。）（王静：那就不用复婚，人家就是假离婚呢，就是有个离婚证而已。）毕竟是有离婚证，有离婚证保险一点嘛！你看她现在出来不敢和人家说是信神尽本分，她就怕人家怀疑她，害怕这个离婚证起了作用。（许晶：不是，就是……）就是什么？（许晶：因为孩子上学每年光学费就两万多，下来也得四、五万块钱。）四、五万块钱是你老公管呢呀，你着急啥呢？（许晶：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总感觉心里对他没有情感，就是觉得这个事情确实给人家带来麻烦了。）（现在是你靠他还债呢，是吧？）都离婚了，还还啥债呢。（许晶：他给我清过一张信用卡，他给我还清了，还了大概六、七万了。）离婚前还是离婚后给你还的贷款？（许晶：离婚以后给我还的。）那你现在拿的是谁的银行卡？（许晶：我的银行卡，我不准备还了，我拿着人家的信用卡倒着还钱呢，我让他给我办的。我也说不清，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活得太贱了，就因为四万块钱总觉得确实给人家带来了麻烦，不是说情感，我俩又没情感。）他的信用卡里还欠着四万多块钱，他知道不知道？（许晶：他知道，我来这边的时候他还给我打电话，我给他还了一千多块钱才关了机。）真累呀！家里的这些事就把你累得喘不上气了，还怎么尽本分呢？你的生活就是一团乱麻。（她这时间长了，她前年就有这种情况。）（许晶：一直就有。就是把心里最大的一块石头已经卸掉了。去年单位破产了，破产以后补贴了十六万，我把个人的钱基本都还完了。）（王静：你总共欠人家三十多万，你把私人的还了十六万，还剩二十万。）（许晶：那个钱我已经还不了了，我还借着我爸的钱，他一个月有五千块钱的退休工资，我欠他的钱，他不跟我要了，他说都是孩子都该花，今年他还给我买手机了，让我别再弄那些就行了，但我心里总觉得亏欠我父母。我对我家那个人没情感，就是觉得好像给人家带来麻烦了，如果不是这四万块钱，我今天出来就没什么，而且他那个人最让我恨他的一点就是，他有啥就对孩子说，他就想让孩子知道这些事，所以我对他没有情感，就是老怕他跟孩子说，我是不想让孩子知道这些事。）（王静：你活得真累呀！事实就是事实，啥也不让知道，你确实就是这回事啊，你为什么不敢让人知道呢？）（许晶：感觉他们知道也没用，自己闯的祸自己还就行了。）他们知道了没用，那你为什么还不

敢让他们知道呢？自己把自己弄得那么累。（许晶：他们知道了会每天担心这事，担心也没有用，还不如不让他们知道。）谁担心你呢？（许晶：我父母。）你想得可美呢。人啊，都是鬼话连篇！什么担心这个、担心那个，谁担心过谁？你总害怕别人担心你。父母病了不敢告诉孩子，不要让孩子担心，你先问问孩子担心你吗？父母病了，孩子担心不担心？老公死了老婆在那儿哭呢，“你死了我怎么活呀！”第一天还在那儿说怎么活呢，第二天就又嫁人了，还怎么活呀，都是欺骗，这就是骗鬼呢，人死了她还要骗。

你说人与人之间谁担心谁呢？咱都做过孩子，你担心父母吗？父母今天在床上病着，做不了饭，他只是担心孩子中午回来没饭吃，得给孩子做饭。你想出去玩、你想找对象，你妈在家肚子疼得吃不上饭，你是找对象还是给你妈做饭呢？问问萧铭，你找对象还是给你妈做饭？（萧铭：做完饭再找对象。）你对象一脚把你踢出去了，“我在这儿等着你吃饭呢，你是在那儿给你妈做饭”，你还想娶媳妇，能不能娶？就不要说媳妇在那儿说了，你早就心不在焉了，“妈，你自己吃个方便面吧”，你要娶不下媳妇，你妈都睡不着觉，死也不安心。所以你妈会说“妈这是小事，没事，妈临死之前给你娶了媳妇妈就心安了”，你妈死都心安。你说你妈都心安了，你心安不心安？你不更心安吗？一句话，“娘心贴在儿身上，儿心贴在石头上。”你还担心你父母呢，我还没有听说过哪些孩子担心父母为父母去死的，他就是再担心他父母，他能干什么呢？咱自己想的自己在别人心中的位置太重了，把你自己放得太重了。父母离开孩子照样活，不用说其他话了，当父母的，孩子死了他心里什么滋味？“你死了我也不想活了”，真不想活了吗？我没有看见哪个父母因着孩子死了以后他去自杀的，有几个？大孩子没了，“再要一个吧”。是一种欺骗，自己把自己裹得太累。再说了，你贷款做了什么事情，有外债了，你怕孩子睡不着觉呢？是，孩子睡不着觉，但孩子是恨你，他不是疼你，他是恨你。恨你什么？“我二十多岁了，我娶媳妇要用钱呢，你没给我攒下钱，你还给我欠下外债”，就算你不说，你能给你孩子攒上钱？咱太诡诈了，这还需要诡诈吗？就是神说的，“若你有很多隐私难以启齿，若你很不愿意将自己的秘密也就是自己的难处与人敞开来寻求光明之道，那我说你是一个很难蒙拯救的人，而且你是一个在黑暗中难以露出头脚的人。”“若你有很多隐

私难以启齿”，这有什么难以启齿的？哪个父母不知道他的儿女、不了解他的儿女呢？你欠银行的钱你都不还了，你欠你父母的还还什么呢？咱敢作敢当，事情都做出来了，咱还有什么不敢放在光中的？敢于承担、敢于担当。“我被骗了就是被骗了”，打肿脸充胖子，何苦呢？最后别人还说你不值得信赖，你是个骗子，你图啥呢？你活得累、活得痛苦，最后还得了个名誉——骗子。事实就是这样，孩子都二十多岁了，又不是七、八岁活不了，离开妈不行，人家在学校都独立生活了。孩子二十多岁，你在这儿还放不下孩子。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感受，我的孩子还不愿意见我呢，我说这多长时间没见，见见吧，人家还嫌我麻烦呢，人家和我说不上十句话，人家就嫌我啰嗦，你孩子不嫌你啰嗦？（许晶：嫌呢。）那你说，孩子放了假还想出去玩玩，哪有时间陪你呀？连陪你的时间都没有，回家的时间都没有。就是神说的，和父母的心撕拉开了，你不愿意撕，但是神命定的，你不愿意撕他要撕呢。你不愿意撕，你非要占着这个孩子，你试试，到了二十四五岁，一结婚，一娶个媳妇，你再不撕媳妇都要和他离婚，你说能干成吗？那必须撕拉开。人家有了个人的空间，人家有了自己的家庭，你还想把人家当孩子呢，人家还想要人家的孩子呢，人家有了人家的孩子了，想起你了，“快去跟你奶奶吧”，人家是想给你一个包袱，并不是想起你了，你搞清楚。在人家没孩子的时候，你想想人家想不想你？萧铭最有体会，你说萧铭这个时候还能想起父母吗？想不想？萧铭，你最有经历，最有发言权。（萧铭：你高看我了。）不是高看你了，在这个年龄段，在搞对象时期，你能想起你父母，我觉得你就是神经病。想得起来想不起来？还想起你父母呢，还想起父母有外债呢，你是想起“妈，我要娶媳妇呢，我还没房子、没车呢”。王丽萍家儿子，三十岁了找了个对象，给人家买上车了买不了房子，第一个对象吹了，找上第二个对象了，咱家工作越来越多，她跟人家约定的中午吃饭呢，中午王静给王丽萍打了个电话，王丽萍在那儿想“去还是不去？王静打过来电话，你说不去？”她去了，媳妇来了，“你妈这是干啥呢？把我当猴耍呢？我还没进家呢，就连一碗饭都吃不上？这还要房呢，这要啥呢？”媳妇起来走了，“这婆婆，我还计划孩子大了让她给我看孩子，我还要上班呢，结果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我都见不了你妈，你说这婚我还能结吗？”他儿子想啥呢？“房子你给我买不起，媳妇给我娶不起，娶不起不要生我呀，生下我把我养大，不给我

娶媳妇、不管我”，再加上王丽萍在家又厉害，她孩子从小被她管得不敢和她反抗，孩子有火发不出来，怎么办？在家窝在床上怄气呀，“反正我也不管你、我也不发火，反正我也不上班，每天就是睡了吃、吃了睡，我看你说不说话！”他是想他父母想得躺到家里了？他是恨他父母呢。“钱呢？你给我买的房子呢？”你呢？你孩子在这儿想啥呢？他想起妈了，想起妈什么了？想起当妈的还有贷款呢，是恨妈，还是想妈呢？你在这儿还想得美呢，“我这儿有贷款呢，孩子心上有压力，担心我有贷款活不出来”，可不可能？你想得太多了。你为你孩子想得太周到了，把你孩子想得太完美了。咱那个心能够想到哪儿呢？咱能够把孩子想到超出正常人性的范围，就像神交通的孔融让梨，超出了人性范围，你能把你孩子想到那个程度。可在你信神的时候，神在这儿看看你尽的本分，你想神怎么看你了没有？（许晶：没有。）一个是超出了，一个是还排不上队呢。你还担心不敢让孩子知道、不敢让父母知道，你多大了不敢让父母知道？七八岁？七八岁做错事了不敢让父母知道，父母要干啥呢？要打、要骂呢。可你都成家了，你都是当妈的人了，父母还打你、骂你呢？有什么不敢和父母说的？父母是没见过大世面，怕把你父母气得晕倒在地？你父母也不至于那么小肚鸡肠，因着你贷下款了就气得晕倒在地，你还没晕倒，你父母绝对不会倒。会不会倒？会不会？（许晶：不会。）那你担心啥呢？你无非就是担心你爸“唉……”长出一口气，有价值吗？你为了不让你爸长出一口气，熬得晚上睡不着觉，白天愁得工作作不了，你痛苦不痛苦？累不累？诡诈人太累。敢于担当，敢于承担，“不管再有什么，祸是我闯下的我承担，我来担当”。

许晶，我这个交通能听懂吗？有路吗？（许晶：有。）有什么路呀？怎么做？怎么计划的？（许晶：自己想得太多，孩子上学用钱给人家拿不出来，总感觉亏欠人家。）敢于担当、敢于承担，自己闯下的祸，自己承担。至于谁亏欠谁，他还有他爸呢，你担心什么呀？你现在知道担心、亏欠了，知道后悔了，那你现在还敢凭想象行事吗？你原来不就是凭自己的己意行事吗？凭己意行事、凭想象观念闯下的祸。咱今天为什么还继续凭想象观念在做事呢？还在一厢情愿呢？你做什么事情都是一厢情愿，按着自己的意思、按着自己的想法，你什么时候和神商量过呀？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你不敬畏神哪有智慧？

你只能被撒但摆弄、玩弄得死去活来，你看你累不累？你要单纯敞开有这么累吗？有这么多事吗？咱交通半家信站见证，半家信都害怕家里知道他信，都想去掩盖，掩盖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当你家里边有了拜偶像的事了，你是去还是不去？你老公家有拜偶像的事了，你去不去？你家有拜偶像的事了，你去不去？那不是一次、两次。以前信神是为躲避灾难呢，“我有病了，去不了了；我有事了，去不了了”，你骗一次、骗两次，连骗三次呢？你老公就把你踢出去了。“我家有了事让你去，你跑得都不见影了，成鬼影了，我娶的是鬼？”如果你是单纯敞开，“我就告诉你，我就是信神了，家有家规国有国法，我信神了，我不能干那些”，你在你家这么执行了、这么实行了，周围人都看见你是这样的人，家里再有什么事，再有拜偶像的事，他们还找不找你？我刚开始的时候最发愁、最怕同学们给我打电话说娶媳妇了、过满月了、家里死人了，我去不去？我刚开始就是躲，找理由，后来我去了不上礼、不拜偶像，人家叫呢那就去吃吧，厚着脸皮吃了就走，我也不上礼，再后来就是吃也不对了，再后来人家就知道我信神了，人家也就不叫我了，就躲避我了。再借着我妈去世的那件事，我妈去世我谁都不通知，他们也不用抓我把柄，说我收礼呢，不兴那一套。我在我妈身上这么一做，谁还想告我呢？刚开始的时候我难受的是什么？人家给我打电话说“我家怎么样怎么样了”，那个时候心就开始难受了，“去不去？去不去？神看着呢，人家也看着呢”，痛苦难受怎么也不对，没有出头之日。我要是拜偶像神定我死罪，我要是不拜偶像下次没法见人，问题不是一次呀，同学多、朋友多，家务事多呢，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我看有三百天就是活在痛苦之中，一实行真理，一站见证，我对我妈是这样的，谁还有想法呢？我对我妈这样一实行，媳妇这边还想吗？我对我妈是这样的，那我哥、我姐他们的孩子满月还给我打电话吗？（不打。）电话铃声不响，我就是安心的，他们知道给我打电话说了也是白说，“他对自己的妈还是这样的，我这当哥当姐的算啥呢？侄儿、外甥算啥呢？”“人家的妈、哥、姐、侄儿、外甥还不算啥呢，那我这亲家还算啥呢？”媳妇家再有什么事还找我吗？找我一次，好了，我过去，过去告诉他，“今天我信神了，我不能这么做，神这边要我的命呢。”“你走吧，没事。”你给他个面子，然后你走了，而且是他让你走的。你这样实行一次，还有第二次、第三次吗？再也不用你说了，人家再有事永远也不会给你打电话，帮忙都不用你帮

忙，多安静呀！媳妇家的亲戚还不找你呢，同事又算什么呢？同学又算什么呢？而且现在人为了收礼，想办法找理由，还得补满月呢，这礼你能上得起？礼钱越来越大了，前五年三十块钱，后五年三百块钱，再过来三千块钱，你去吧。你干脆跟他说一声，他会怎么呢？“人家有信仰呢”，一句话把你排除局外，谁也不恨你、谁也不爱你、谁也不想你。你说你和人家拉起来了，你看着这三个同学在这儿，“不行，我得给孩子过个满月，过个满月一人一千块钱，三千块钱回来了”。如果这三个同学都是信神的，你想过也不能过，“这过满月有啥意思呢，三毛也没有不用说三千了”，什么想法也没了，你还轻松。现在娶媳妇累不累呀？天天坐在人家家里，就等着吃喝，还不能走，给人家花上钱，吃喝一口，喝好喝坏，第二天还得在。你说你什么正事都不能办，跑几百公里，你去不去？给人家送上礼，还得跑好几百公里，你是给人家上礼，把礼钱还回去了，路费给不给你？路费你都贴不起。你的朋友、兄弟越多越把你累死，单纯敞开，轻松加愉快。

你把你的这个状况给孩子一甩，让孩子一看，孩子本来要吃汉堡包呢，“拉倒吧，吃个馒头吧”，怎么了？“我妈没钱了。”汉堡包没吃，只是说没享受上吗？汉堡包是垃圾食品，毒品没进了孩子身体，孩子还不用住医院，是享福了。你还觉得欠你孩子、欠你丈夫呢，你试试，给你丈夫留下四万，给你孩子留下四十万，你孩子不因为这四十万要命才怪，有了钱把孩子给毁了，富翁家的孩子喝不喝白开水？（不喝。）喝什么呢？（喝饮料，可乐。）喝了三年以后骨质疏松，站都站不住了。你说孩子是钱少点好，还是钱多点好？你还觉得欠你孩子呢。我孩子去念书，我还不让他内卷呢，你还怕你孩子卷不起来呢。有钱人家为了孩子是装穷呢，因为一有钱孩子就学坏了，为了不敢让孩子知道家里有钱，所以装穷。你这没钱的，“我有贷款，不行，我还得装富翁，还不能让孩子知道我有贷款，‘孩子，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大手花钱，妈有呢’”，把你给累死了，把你孩子给毒死了，撒但在那儿高兴地笑死了。你说你图了什么？被撒但玩弄得死去活来，还不让你父母知道，你父母七八十岁了，“我看我闺女怎么来看我呀？”本来想着你会给父母带个大礼，结果提了三瓜两枣回来了，你父母说什么？“这个闺女没良心，什么东西？养活你这么大，就拿三瓜两枣来哄我呢！”如果你父母知道你欠了二十多万元的债，你拿了三瓜两

枣回去了，你爸妈说什么？“你没钱还拿枣呢！”你回去的时候父母还得给你拿两个核桃，你是福还是祸？你爸还有五千块钱的退休金，你说，你不计划从你爸那边得点钱，你计划给你兄弟留下？人家是学会哭穷，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你在这儿是装富呢，人家装还装不出来呢，你是实事求是还求不来呢。这路好不好走？（许晶：好走。）我觉得是轻松加愉快的事，我和你的想法不一样，我要是你，我只害怕他们不替我担忧，我要是被骗了以后，我回家第一个要先告诉孩子，“孩子，以后你可不能吃汉堡包了，你爸赔了钱了，生活费里一个月减多少。”“老婆，你不敢买化妆品了，你得用香皂了”，让他们替你担当，操练他们学会担当，学会互爱，你倒好，培训他们都成了“独生子”，吃独食，让他们自私自利、卑鄙无耻，在你的教育之下，你孩子终于成了一个有名人才。以前常听人们讲的一个故事，一个人偷东西，判了他死刑，临刑前把他妈的乳头咬下来了，听过吧？那你是不是要把孩子教育成这样呢？判了他死刑，他上刑场的时候，“我为什么走上这条路的？”要找根源呢，“这就是我妈害的，如果我犯罪的第一天我妈告诉我不能这样做，她要是教育我的话我不会走上这条路，把我送上断头台的是我妈。妈呀，你太爱我了，你太爱我了，我给你点回报吧。”然后跟他妈说，“妈，我临死想满足一口，吃口奶”，结果一口把他妈的乳头咬下来了。你计划让你孩子咬你的乳头？计划不计划？（许晶：不计划。）不计划就实实在在做个人，教育孩子得学会担当。我家的孩子跟她姨家一个孩子是同龄，我家的孩子念书的时候，让学习不学习，咱也没时间管人家，该尽本分尽本分，十来岁把人家留到家里了，人家经常是独立生活，自己有什么事自己能干，能吃、能喝。她姨家的那个孩子念书是父母跟着呢，她父母什么也不会，但是人家自己能学，人家是优等生，考了名校，结果回来不会煮方便面，方便面都吃不了，还得让她兄弟给她煮，成书呆子了。你要哪个呢？我闺女一个人在家，半夜有人敲门，她一个人不敢在家，给我打电话说“我不给你打电话，你就打110”，这些办法她都能想得到，她能知道她该怎么做。你看着她是受了点苦，但是她生活能自理了，再有什么灾祸，父母顾不了儿女、儿女管不了父母的时候，她能生活了。娇生惯养的能生活了吗？哪个是福哪个是祸？坦诚面对。约伯，人家对死亡都能坦然面对。你对二十万贷款都不能坦然面对，那你死的时候还能闭上双眼呀？还能喊出神公义呀？能不能？神怎么说的？

死的时候有太多的放不下，有太多的牵挂。你孩子念书，还有他爸呢，你在这儿就觉得对不起孩子、对不起丈夫、对不起父母，这些你都对不起。可是从你的话里我听不见你对不住神，咱还是个受造之物吗？这个不需要再说了吧？自己能处理得了吧？（许晶：嗯。）真能？还是话说到这里没办法了？有没有路？（许晶：有。）把你的路说说。（许晶：和家里人坦诚说说我现在的实际情况，再谈一下“我今天就是信神尽本分呢”。）坦诚面对，你丈夫还能抓住你的把柄吗？

我那时候未信神以前，媳妇要信神呢，人家要出来尽本分，我拖着不让尽本分，拦阻，她要再不听我就吓唬她说报警呀，我一拿起电话她就规规矩矩的，我怎么呀？我是不是觉得有了好东西了？拉牛拉住牛鼻子了。所以我一见她不听话，我就说我报警呀，一说报警听话了，多好。结果有一次人家聚会，聚完会出来以后我抓住把人家打了一顿，结果我还没报警，别人报警了，捅到派出所了，我正好借着这股劲说让派出所管管她吧，我说“她信法轮功了，不知道是信法轮功还是什么，反正是不干正事”，最后派出所的人说啥呢？“除了信法轮功以外，一切信仰自由。”人家四、五个警察在派出所就直接说这话，我说“她信神不好好过日子”，我媳妇说“我没信，我打麻将了”，结果人家警察就不搭我的话，“除了信法轮功，一切信仰自由”。好，从此以后我不用报警了，人家报警呀，人家要报复报复我呢，回家生了气，人家就报警“他打我了”，警察来了，我说我没打她，“哎呀，女人，女人，我知道，你签个字”，人家让我签了字要走，人家不管这个。从今以后我还再说报警呢？拉倒吧！没办法了，人家以后再尽本分就自由了，反正我报警也报了，派出所我也去了，人家派出所告诉我了，“除了信法轮功，一切信仰自由”，我还有啥希望？一切希望都没了。没希望了，我说那就把她送神经病医院吧，我要把她送到神经病医院，说“这个人有神经病，不干正事，你们过来跟我把她弄过去”，人家说“你把她送过来吧”，一个大活人，我怎么给人家送过去呢？我也是想尽一切办法来拦阻呢，但是神作呢。许晶，怎么走？说说具体的路。咱早就交通了半家信的见证，你半家信站见证了没有？你去外面给别人传福音，让人家跟随神呢，让别人实行真理呢，你实行了没有？（许晶：跟他说了。）怎么说的？你是跟他说了，还是跟他见证了？（许晶：我感觉谈不上见证。）我跟你谈的是什么？你给他见证

的目的是要在家自由信、公开信，不受捆绑、不受辖制，“我出来尽本分，不受他的辖制”。（许晶：是呢，目的就是不想受他的拦阻。）可是你呢？你是骗他，在灵界有见证吗？这路用不用说了？（许晶：不用了。）还有什么呢？（许晶：没有了。）你不是说问题多呢？还有什么？（许晶：主要的根源就是怕家人说“你现在都负债了还信神呢！欠了那么多钱还信神呢！”根源就是在这儿呢。）不好意思和人家说？（许晶：根源就是这个东西。）那现在呢？（许晶：现在就是坦诚和他们说。）现在好不好说？（许晶：不好说也得说。）现在应该更好说，你都无路可走了，你不靠神你靠谁呢？好说不好说？

（王静：许晶，这个问题解决了吗？）（许晶：解决了。）（王静：怎么解决的？）（许晶：就是自己想得太多了，自己的这些东西把自己捆绑住了。）（你不是说还有好多问题吗？这个是主要的，还是次要的？）（许晶：这个是主要的，不想外出尽本分的根源就在这儿呢。）（王静：你不想外出尽本分跟这个没关系啊，有什么关系呢？）（许晶：怕家里人说，“你看你信用卡欠钱不还，你是成天跑的干这个呢”，因为人家在家里就老说我，“你啥也不干成天就干这呀？”）（王静：你老公说这些话呢？你是想尽一切办法掩盖你的这些事情，让家里人什么都不知道，就想这么一直骗下去，信神也不敢光明正大地走。）（许晶：对，人家这两天老问我“你啥时候回来呀？”我说“过几天”，又问我啥时候回来，我说不知道。我在家里他知道我每天跑就是信神呢，出了外边就不知道我是信神。）（王静：根源的问题是说你为啥要骗，你把这个根源问题找到，最主要的是你没把神的托付当一回事，如果你把神的托付当一回事的话，你肯定不会骗他们，这个托付你是肯定得接受的，肯定得完成神托付的，这是神对你的呼召，这是推卸不了的，这是作为一个受造之物务必得接受的。如果你把神的托付当第一，这些问题你早就会处理了，根源是在这儿呢。所以你现在说这些话的目的就是想着，“我就这么多难题，还要让我出远门。要让我在本地，我还能骗下去”，你的目的是不是这个？许晶，你这会儿谈的是不是这个？）（许晶：目的也不是这个，因为最近弟兄交通的这些路途是清晰的。昨天他们说“弟兄和王静过来给咱聚会呢”，我心里就咯噔一下，感觉不敢面对弟兄。之前我在教会尽本分的时候，我刚被放下来，那个姊妹就跟我说，“我出去了，弟兄

给我们聚会了”，我心里想的就是“我尽本分一年了，弟兄都没给聚过会，我刚下来弟兄就过去给他们聚会了”，觉得挺羡慕的。但昨天一听他们说弟兄要过来聚会的时候，我心里是不敢面对，心里想的是，“我这个情形，不说就是诡诈，说了肯定是揭露解剖。路途是知道的，托付第一，弟兄之前交通的《在行政管辖内的人才是神家人》这篇文稿就是解决王欣冉的问题，然后我就看到我的问题和她的问题是一样的，那个路是知道了，但实行的时候感觉太难了。）（王静：所以你心里想达到自己的目的，就是在本地不出去还能这样一直走下去，你里边一直持守的就是这个，你是根据这个去走的，你跟杨学姣的这个事一样，她心里就定意要在家里看孩子，能尽上本分就行了，不是非得要出门去别的地方尽本分。所以你里边也定意了，“我就在本地尽本分就行了，非让我去那边尽本分”，骗也骗不过去了，这是一个大的问题，其实你还是想骗下去，你并没有把神的托付放第一。）她想让你同情同情她，可怜可怜她，“这么多人，哪有我这么苦命的人？神给我安排的这么苦的命，神给他们赐福多，赐给他们多少和他们收取多少，神给的我就少，肯定和我要的就少，所以我应该就在本地就行了。你一直让我出去，你是不知道我真实的背景，神给的我太少，我得告告你神给的我太少”，是吧？神给的你少不少？（许晶：不少。）（这几年她就一直有这种观点，一直就是不想在外边尽本分，就想在本地尽本分。）（王静：她就想维护家、维护家里这一切。）想贪享安逸。（王静：就想这样糊弄着过。）（刚刚解剖她的时候，她说她的根源问题，一方面是因为钱，次要的是不想去外边尽本分。）（王静：这是目的。你今天真正明白了、知道该怎么做，你回去以后就有个实行路途了。今天你为什么能这么做呀？你是为了满足神，现在给你命定的就是在那边尽本分呢，那你这些问题必须回去处理，你今天明白了就回去实际地去处理、去面对，这一切都能坦白，“我就是逃债我也得出去，谁也不要管我”，你这四万块钱让你老公去还，“就因着咱这一辈子的情，你也得去还，我也管不了，我现在是逃债，我还有二十多万的债呢，你这儿就一个孩子，你管吧，我能回来我就看看孩子，回不来我就看不了，你知道怎么回事就行了”。跟你爸妈坦白，说清楚，“我出去就是逃债去了，你们不要再找我”。这就是让你放下脸面，你把自尊、脸面都放下，咱能坦诚。你为啥能这么做？“我放下这一切是为了神的托付，是神对我的托付，我务必得这么做。”不能说回

去以后这个问题还在，“我这么多事情咋说呢？我实行不出来啊！”如果你把神的托付放第一，这就好实行，如果你不把神的托付放第一，你想着“我在本地也行”，是不是还是这个果效呀？你跟杨学姣走的路是一样的。就咱这会儿谈的，你不是做不了，你也能做了，能做了咱就得这么去走，就得背叛肉体，咱实行一次真理，放下肉体是为了满足神的心意、满足神的托付，你放下这一切，这就是实行真理。）（她这个思想包袱放不下，她就走不长，说不定哪天问题一出来她就能甩锅。现在她只不过是才走了一个月，当时让她来的时候问她有什么难处，她就把家里的情况、把钱的问题说了一下，她说她一个月最起码得回去一趟，她得倒腾信用卡，得处理这些事情，所以她的解决办法就是一个月给她几天时间，她回家里安抚一下就可以出来，这样就不牢靠。）（王静：这不行，你要做指挥就不能这样了。为啥对杨学姣是这样的呢？和你是一样的。你做指挥肯定得在这里坐镇，不可能隔几天回家跑一趟，你为满足神，你家里的这些事你自己就得处理了。我也了解你一些，前三年到现在你一直还在骗着，你在本分上纯粹是应付糊弄。按说几年了，早该出来了，你已经欠了这么多债，神不是为你开路了吗？“这么多债我还不了，我早该一心一意尽本分，把这些全撂下”，你现在还在这儿骗呢，你看你累吗？二十多万你已经不还了，不还了你有个说法，“我为什么出去呢？我就是逃债，所以我孝敬不了爸妈，谁也管不了”，家里孩子让老公管，“这四万给你，你还，二十多万我没让你去还，我自己就这么担了，但这几万块钱咱们夫妻一场，你来还”，他给你啥你都不要。）

许晶作工行不行？（能行。）我刚才跟你说了，给他们交通的路就是你的路，你作工能行，那你就是保罗，你自己看着办，你用不用神给你开辟出路？（许晶：不用。）（王静：听懂了回去自己去做，把这些全处理了，谁也不找你，这多简单呀。如果你真为了满足神，你这三年早出来了，等不到现在。这是啥路都给你铺平了，你就说一下就行了，这多简单，别人还找不下这理由呢，你这理由充足着呢。）她不是找不下理由，她这个理由不能找。在世上有种计策是什么呢，如果一个国家让你去当使者，去跟其他国家谈判，或者要让你带兵去打仗，他要干啥呢？他要给你送行，让你老婆、孩子全来吃饭，吃完饭以后“你去吧”，他害怕你背叛，所以要把你的老婆、孩子拘禁起来，

然后“你去吧”，他这才放心。如果你去了以后，有什么变动，那就拿你老婆、孩子算账，这是世人的一种要挟。但来了神家呢？你老公是神给了你的、孩子是神给了你的、父母是神给了你的，如果你因着神给了你的某一个东西拦阻了你不能为神尽本分，你说神该咋办呢？（王静：取缔。）不是取缔，那是收回！因为给了你你就不能干活了，所以不能给你，所以只能是收回。收回了，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吗？如果你有这么多放不下的，把这些全部收回，你就是孤家寡人。去那边行不行？我看去美国都行，让你怎么呢？无牵无挂。今天神之所以没这么作，反过来还让你有牵有挂，为什么呀？神没收回，而且专门不收回，目的是要干什么呢？目的是让你站个见证，让你在撒但面前站个见证。“撒但让我注重情感，让我这个放不下、那个对不起，就让我活在这里边，可神话唤醒了我，我是受造之物，神是造物的主，这口气息是神给我的，我不能白白浪费着神给的这口气息。我得活出个人样，神在那边看着呢，看我是活在神的权下还是活在撒但的权下呢，还是活在肉体当中呢。神在看我，神不是说收不回我的儿女，而是神专门给了我，要看我怎么做，我要是能够放下情感来到神家为神献上，神会赐给我更多。”约伯献上了，神赐给了他更多，如果你要是因着这个放不下，那就不要说更多了，连你也得取缔了。如果要让你效力的话，那神给你开辟出路全部收回，“你去吧”。刚才跟你说了我的经历，我也一样，神给我摆设这些就是让我站见证呢。神要定人的归宿呢，根据人站的见证而定人的归宿。你有这个身量、有这个素质，离婚证都有了，孩子都二十一岁了，你说你这是多好的条件呀？神多怜悯你呢。什么叫怜悯你呢？神已经是给你开辟出路了，如果神要是试炼你的话，神会给你一个爱你的丈夫，让你家财万贯，那得有多大的身量才能走出来呢？你现在是负债，神说神要把人交给撒但，是怎么交给呢？让你财运亨通。这样的环境你都走不出来，那要是财运亨通的话，你能走得出来吗？没有负债二十万，你有正资产三十万，你能走出来吗？给你三十万你想的第一件事肯定是，“我得给孩子买房子，买车，准备娶媳妇”，你能出来吗？“赶紧挣钱”，掉到钱财里边了，所以你这个做不成。神根据你的身量，也没有把你扔掉，如果真是让你家财万贯，活在钱眼里边，那就是神把你交给撒但了。或者是交给撒但了，或者是让你站个大的见证。如果家财万贯还拴不住你，财运亨通还拴不住你，你还要跟神，那你想一下，这是多大的一

个见证？你现在这是小小的见证，就是神说的，不管大小，人人都必须过关。

18　什么叫诚实人

1　所谓诚实就是能把心交给神，凡事都不对他作假，凡事都向他敞开，不隐瞒事实啊，不欺上瞒下，不做仅仅是讨好神的事，做事、说话不掺水分。若你的说话有哇很多辩解与无用的表白，那神说你是一个很不甘心实行真理的人。

2　若你有很多隐私难以启齿，不愿意将自己的秘密也就是难处与人敞开来寻求光明之道，那神说你就是一个很难蒙拯救的人，而且你是一个在黑暗中难以露出头脚的人。若你很喜欢哪寻求真理之道，你就是一个在光明中常活着的人在光明中常活着的人。

3　若你很愿意呀做一个效力者，默默无闻，勤勤恳恳，没有索取，只有贡献，那神说你是一个忠心的圣徒，因为你呀不求报酬，只做诚实的人。若你肯坦白呀、肯花费你的全人，能为神牺牲性命站住见证，你就是在光中得到滋润的人。若你诚实得呀只知道满足神不知为自己着想、索取什么，你就是国度中永存的人。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告诫三则》

61.对待本分该有的态度

神恨恶那些对他轻慢、藐视的人。而狂妄又麻木痴呆的人，却又轻慢、藐视神，做了看不起神的事还不知道呢！你说狂妄自大到什么地步了吧！在一线尽指挥本分的武则天就能做这样的事。在月底交报表时，负责人问她得了几个人，她的回答居然是零，竟然还脸不红心不跳，没有任何惧怕感，就敢赤裸裸地摆在桌面上让神鉴察，这是不是在试探神的怒气、挑战神的尊严？是不是对抗叫嚣？是不是在灵面前张牙舞爪？就是在世界给人打工的也没敢这样的，拿着俸禄工资而两手空空面向领导的，哪个不是胆战心惊两手发抖，等待发落、解雇呢？武则天怎么就这么胆大妄为！是小瞧神不能把她咋地，还是想试探看看神能把她怎么样，或者就是想挑衅、戏弄神呢？还是不想尽本分撂挑子呢？居然对本分如此冷漠，不在乎。她并不宝爱本分，也不珍惜本分的来之不易。当抠问工作时，她说“我们做了七个，然后给了教会了，我们不报数字了”。还有一线的明亮也是一样，当负责人问他这几天得了几个人时，他说“得了四个给教会了，我们不报了”。他们对待神赐给的本分是如此的冷漠，不在乎，对待自己的善行也是懒得搭理，可以随意当作礼物送人情，好像自己预备的善行已经超越了“足够多”，祭坛已摆放不下似的，拿“善行”慷慨大方送人情，且不知这是对神性情的一种亵渎，对行政的一种玩弄。神宝爱人的善行，让人预备足够多的善行，是神怜悯人，给人蒙拯救生存下来的一个途径。作工报表是交给神的一个账单，也是记事册上的一个善行账。更是你向神献的祭，这是神性情的流露，也是行政，更是天规诫命。而武则天、明亮对自己的善行是什么态度？轻慢、看不起、随意处理，对神的话信不来，对神的怜悯信不来，对神的性情与行政信不来，所以才能做出这样轻慢、藐视神赐福的事来。雅各用一碗红豆汤换取了以扫的长子名分，所以雅各得着了神的祝福。本来得赐福的应该是以扫，但因以扫轻视神给的长子名分，在他眼里神给的长子名分竟然不如一碗红豆汤，他的行为触怒了神，所以神大大赐福于雅各，十二支派由他而生。不知道教会给了他们什么好处，肯定比红豆汤贵吧！要不怎能把救他们的善行拱手相让呢！接下来就看他们的悔改与神话的应验吧！

神的作工降到了中国，就是把神的荣耀带到了中国，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多么大的洪福，就是全世界来说都是千载难逢、破天荒的事。就是这么难得的事居然降临在一个被神咒诅了的国家，把作工对象选在了我们这帮被咒诅了的蛆虫粪土不如的畜类身上。对我们是极大的高抬、极大的忍耐、极大的拯救，实在是把我们从地狱里拉出来，又托到天上。极大的高抬与忍耐不是一句话，而是实实际际地作工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能配合神的作工完成他的经营计划是多么的庆幸、荣幸、幸运的事呀！外邦人给中央领导、省长、局长端茶倒水，甚至倒个尿盆都觉得了不起，以此为荣呢！而你在神家尽本分是在配合神完成他六千年的经营，是在事奉神，也是在为自己的归宿而预备善行，更是在配合神作工的过程中有了亲近神的机会；也就是有了了解神、认识神的大好机会；也就是认识了神的性情，了解了神的喜怒哀乐，具备了不触犯行政、不触怒神的行事原则，具备了蒙拯救的基本条件，也就是有了满足神、顺服神的大好机会；具备了被成全的基本条件。所以说本分是神对人的高抬与恩待又是拯救，所以说你拒绝了本分就是拒绝了神的救恩，所以说你在本分上应付糊弄、欺骗神，就是对神的托付掉以轻心，比犹大还可悲。犹大是直接接受耶稣的带领却背叛了神，而你是直接接受末世审判全宇的大君王——全能神的带领却嘲讽、玩弄、欺骗、戏弄他的人。你说神能轻饶了你吗？教会建造时期你尽本分应付糊弄、欺骗神，你觉得没有什么呀！没缺胳膊没少腿，似乎没有任何报应。虽然经历了击打牧人的大显明与流离失所的黑暗生活，经历了敌基督的打压残害，就因天上烈火显给人看，没有烧及其身，刚硬的人就不害怕、不悔改。所以即便到了国度建造，也没有看见他们的悔改表现，而是变本加厉，更加放肆了。为什么会这样？不就是因为神的刑罚没有临及其身吗？神会满足他们的要求，神已公开显现，怎么显现？不就是他话语的应验吗？不就是事实临及吗？不就是恶人被惩罚吗？不就是悖逆他的人被刑罚吗？观望派、诡诈人掉入自己的陷阱！万人被定罪，不再给人留有悔改机会，神要用武力解决家庭纠纷，国度要降临在地上，这不是神现在正在作的事吗？

就在国度成形之际，我再次奉劝那些尽本分人员，不要再玩弄自己了，现在是定各类人结局的时候，在这最后时期都不能把自己摆上

的，结果你是可想而知的！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要知道，太阳已超过了地平线，马上就要普照大地，要照亮一切黑暗面。属撒但的都要被毁灭，欺哄隐瞒将不复存在，所以说隐秘是拯救，公开就是惩罚，神的公开显现之日就是你被定罪受刑之日。

2023年12月12日

62. 话语成就一切

话出事就成，任胜成了假带领、假工人的代表作，闯下大祸已不可挽回，望每一个做带领的警醒挽回。如果确实素质差不能担任本职工作的人，打报告引咎辞职。有些严重的假带领，只要头衔不作工的都得揭发出来，重新调整。不断地有新人进来，不断地更新换代，优胜劣汰，找见各自的位置，这就各从其类了。那些久经审判得不着救恩的人，即将淘汰；那些能作工而懒惰不作工的，明白而不实行，凭情感做事、凭心情尽本分，作不了工作，不作工作的，担当不了带领工作的，快做到头了。愿意悔改的赶紧认罪悔改，不要认为我贫穷没有人才，非你莫属，一直与我对抗，不实行真理，你瞎眼，一直没有取缔你是为了显明你，好定你的罪，是神的一步作工，不是我贫穷无奈，非你莫属。马上外国人就要拥入中国，他们是撇下一切来寻求的，所以到那时就是他们负责了！

神说："有的人明白了一方面原则或者原理，当时领会的就是字句，根本就联想不到自己工作中涉及这方面原则或者原理的一些人事物，他只是把原则当作一种规条、一个道理来听，听完之后心里也没有规划，不知道怎么落实，怎么将此项工作安排、将自己所明白的原理或者原则运用到现实生活中，根本就联想不到现实生活与此项原理或者原则有哪些关系，到现实生活或工作中就把原则、原理、事物发展的规律都放在一边了，运用不上，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如果不涉及人性好坏、不涉及人性品质的问题，不说他故意不做，也不说他想不想做，就素质而言，这类人是素质差，他不管到哪儿都会讲许多道理，也会讲一些原理、会讨论一些所谓的事物发展的规律，与人在一起探讨交流似乎思想境界挺高、有领受能力，看着有点素质，但分配他作一项工作一两个月过去也没消息，再见面时看他就像霜打了似的没精打采，额头上起的都是疙瘩，嘴角都是泡，眼睛通红，问他怎么回事，他正着急上火呢！当时表心志时他说得挺好，到实际去做时又不知道怎么做了，'上面把原则交代得挺清楚，那现在我该怎么做？安排谁做负责人、谁做讲道员、谁办外事？上面也没告诉，这咋做啊？但是夸下海口、立下心志了，不做不行啊！'急得上火了，吃不下睡不

着，搞得蓬头垢面、焦头烂额，这就是素质差的人的表现。你别看安排他工作时他当面海誓山盟立心志、豪言壮语说得多么有气概，你得看他会不会作工作，有没有步骤、规划，懂不懂怎样落实工作安排、原则，要是不懂不会做，那就是素质差。只明白道理不会运用原则，尽瞎做胡做，这也是素质差。只要不是把原则、原理或事物发展的规律落实到实处、落实到现实生活中了，那不管你是着急上火还是胡作非为，这都是素质差的表现。这么说准确吧？（准确。）有的人是瞎做，有的是不会做也不敢做，从哪儿下手做都不知道。素质差的人在创新力这方面具体的表现就是他们不会运用原理、原则去作具体实际的工作，只会学话、学道理、记规条。你只记住道理、规条没用，这不代表你有创新力。有没有创新力是看你会不会将此原理、原则、规则落实到现实生活中，把涉及这方面原理、原则的工作搞起来，让这方面的原则、原理不停留在字句道理、规条公式里，而是落实在人的生活中、落实在人的身上让人去运用，让人成为它的受众从它得着益处、得着帮助，让它成为人生活中实行的路途或者变成人生存的指南、方向、目标。如果不具备这个能力，只是会讲字句道理喊口号，到尽本分的时候这些原则、原理都用不上，人跟着这样的带领或负责人就得不着这方面真理的实行原则，那这样的带领或负责人就是素质差的人，不能胜任工作，发现这样的人应该检举、罢免。要考核一个人能不能担起一项工作，首先得看他读完工作安排明白真理原则之后会不会安排落实，能不能把工作作起来。你给他十人二十人他能把工作作起来，给他五十人一百人他也会把工作搞成一团火，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都能按真理原则作工作、尽本分，那这样的人就可以考虑选举他。当然还得看看他的人性品质怎样，是不是对的人、是不是追求真理的人，知道这些太有必要了！就是最起码他得具备这些方面的素质与身量，能把神选民带到真理实际中，让人都能按照工作安排或真理原则作工作、尽本分，这样你就能从他受益。如果他不具备这个能力，那就不能选他。你若选了他，虽然跟着他每天闲着不干活肉体倒是挺安逸，但你灵里感觉充实吗？每天聚会几个小时听他讲道理，什么实际工作也不作，这是在尽本分吗？（不是。）他天天给你讲道理，你的耳朵是充实了，但是你没尽上本分，只是跟着他瞎胡混，那你就被他迷惑了、耽误了。你总听他讲那些干巴字句道理，最后你没尽上本分、没尽上忠心，在真理上你也没有实际的经历、体

验，在神托付的事上你没献上忠心，工作没作起来，到神找你要成果的时候你什么也拿不出来，这不就是亏损吗？所以，如果你之前认为这样的人是带领候选人，那现在赶紧改变你的观点，把这样的人从你的候选名单里除去，不能选他做带领，是吧？（是。）没有创新力素质差的这类人差在哪儿呢？差在他会纸上谈兵却从来不会用兵、不会作实际工作，结果会怎样？会全军覆没，不但他个人得不着真理，在他带领下的人生命也会受亏损。如果你能及时发现罢免他，那还能有机会回转、有机会弥补；如果你一直在这样的人手下当跟随者接受他的带领，那说不定你蒙拯救的希望就被他断送了，你蒙拯救的机会就没了。所以具备创新力这对于一个带领工人或负责人来说是很关键的一项能力，如果你不具备这项能力，最起码不具备落实工作的能力，那你千万不要往前闯，别总想冒头，总想当带领、当负责人，那样你不但耽误自己还耽误别人蒙拯救。耽误你自己只是死你一个，你如果耽误了弟兄姊妹那不是坑害很多人吗？你不在乎生命，别人还在乎自己的生命呢。再者，你耽误自己过日子发财这不要紧，但你耽误了教会的工作这可不是小事，你能负得起这责任吗？如果你是真有良心的人，觉得这事责任重大，耽误了教会工作负责不起，那你千万不要削尖脑袋表现自己争当带领，你没那个素质、身量就别总想冒头，别为了满足你自己的官瘾耽误教会的工作、耽误神选民进入真理得着好归宿，这可是罪孽啊！你应该有点自知之明，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别总想当带领，除了当带领以外还有很多本分可以尽，当带领不是你的专利，也不是你该追求的。如果你有素质、有身量能做带领，也有负担，那让大家选你这更好，这样实行对教会工作有利，对大家也有利；如果你没有做带领的素质，那麻烦你有点好心，对别人的前途有点责任心，别耽误别人。素质差还想当带领负责教会工作，这就有点没理智了，你没那个素质、能力你就把自己的本分尽好就行了，真能把自己的本分尽好这算有理智，有多大能耐就作多大工作，别有野心欲望，别只为满足个人私欲不考虑教会工作，是吧？这是在创新力方面素质差的人的表现。”（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怎样追求真理（二十八）》）

2023年12月27日

63. 环境方面问题

今天有俩人去谈一个线索，刚走到往福音对象家那条路上，村里一个人开车过来就喊她们，“你们是干啥的呢？”知情人说她姐病了，看她姐呢，人家说“一看你们就是去聚会的”，问她们叫啥名字呢，知情人说看她姐呢，所以她们就没去线索家就回来了。而且知情人是市区人，根本不认识村里人，从中看到L已经在各村让所有人看到就举报，所以咱们一二线除非亲戚朋友可以去，剩余不是亲戚朋友的不能随便盲目地去作，更主要的是农村里不能去，除非特殊关系。还有一个也是去了农村，刚去了就被人举报了，赶紧走回来了。所以所有各片区看到信息赶紧落实，不能盲目去作活儿，务必是有把握的才去作，没把握的活儿不作，剩余时间在家灵修反省多装备。各地指挥对每一个工作都得研究、分析合适再作，不能盲目乱安排，如果因着指挥懒惰不作实际工作，各小组长更没责任带来后果的，就是严重的失职！在这段恶劣的环境中，我们重要的是培训人才，安全的基础上得人。确实没把握的就不作，各处开荒的地方也是一样，农村先不去，各处打开缺口合适就往下作，实在不合适就回来，打下点了，明年环境合适了再去也行，农村搞接待更不合适，现在有的带领把人送到鸟不拉屎的农村，去一个人特别关注，这是对弟兄姊妹负责任吗？所以各处的所有人都得把实情汇报回来再作具体安排。不合适作工的地方所有人都得上交经历文章，这更是我们反省认识自己的时候，更是我们恢复与神的正常关系的时候，不能没有工作，没有文章，这就是利用环境来贪享肉体了。

还有一方面就是出来躲环境的人，明明是出来躲环境呢，可非要开着手机在别人家里，你到底是躲环境还是引环境呢？那样的话你何必出来呢？有的明明L已经在找她了，她也要趁机会开开机看看家里消息，你到底是来干什么来了，所以所有人都有权监督，谁在人家家里开机都有权对付修理，严重者开除回家不要了，因为你太自私卑鄙了，别人舍命相救，你却要害人于死地，这样的人不值得可怜，以后发现这样的人一律开除回家去。因为这样的人人性太次，不适合团体生活，更不维护神家利益，不值得人同情可怜！

64.神的显现不合人的观念

——结合1106环境交通《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七十篇》

神说："我的奥秘揭开公开显明，不再隐藏，完全是我的恩待和怜悯，我的话显示于众，不再隐藏，更是我的恩待和怜悯。"

交通：经历这次环境让我们看见了神的公义性情，看见了他的行政辖管的权柄，也就是我们看见了神，神不再向我们隐藏。看看环境区选民的表现流露与最后的结果，就看到了神的公义性情。在贪婪肉体不作为的带领之下，弟兄姊妹都进了肉体，尽本分条件太多，还个个不愿离家尽本分，甚至还有的有环境了连躲都不躲，不愿离家，就是知道抓也不离家。他们的理念就是一个，肉体第一，跟随神第二，就是选择背叛签三书也不能离家。这是什么东西，就是赖在神家投机取巧的狐狸，神怎么可能要他们存留。那些不愿离开神家，但又活在败坏性情里不愿背叛自己的人，神用环境刑罚他们。老人坐监熬炼、刑罚你，身量小危及神家安全的，还有特殊功用的，愿意顺服但有败坏性情的，神要他们过逃亡、反省的生活。同时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离家全职尽点本分，需要龙逼着、卡着，才能规规矩矩地跟随神，才能得着神的救恩。这不是神的救恩与怜悯吗？狐狸淘汰，悖逆的受到了刑罚，接受刑罚的人又得着了神的救恩。神的公义性情、主宰万有的权柄，玩弄大红龙为神效力智慧的奇妙作为、显现给了跟随他的人，使人都看见了神。看见神作在人身上都是拯救、都是爱。更大的福气是我们看见了神话语的应验，有谁能先有话后有事呢？只有主宰万有的独一无二的全能者——造物的主。噢！我们看见了造物的主，看见了全能神。这不是更大的恩待与怜悯？就凭我们的身价怎么配见神的显现！

神说："我爱一切真心为我花费、为我摆上的人，我恨一切从我生但又不认识我而且抵挡我的人。真心为我的，我一个都不丢弃，而且加倍祝福，那些忘恩负义的我加倍地惩罚，绝不轻饶。在我的国度之中，并没有弯曲诡诈，没有世界的气味，即没有死人的味道，而是一切正

直、公义，一切单纯、敞开，毫无隐藏，毫无遮蔽，一切都是新鲜，一切都是享受，一切都是造就。若谁还带着死人的味道，必不能在我的国度之中存留，而被我的铁杖辖管。”

交通：神的公义性情显现在众人面前，让人都看见了神的喜、怒、哀、乐。看到了“恨一切从我生但又不认识我而且抵挡我的人”。如：以任胜为首的一些带领工人，跟随国度建造多年竟然不认识我，不知道我要的是什么样的人，国度里要的是什么样的人。依然是活在自己的想象范围里，一厢情愿的认为外表好行为，敬虔的人就是神要的。能解决一些人与人打斗的问题就认为有真理了，就是生命进入了。狂妄、自傲、自满使自己失去了负担，心中就没有神的作工了，并且满足于现状，认为这就是进入了。离开作工哪还有进入！所以表现出来的就是不作实际工作，就是只要头衔不作工的人。这都是：“从我生但又不认识我而且抵挡我的人。”

一个环境来袭，就把他们的案卷呈现出来，把他们所作的工作暴露在光中，同时又来一个事实临及，立即审判。不作工的假带领坐监，糊涂跟随的逃亡，胆怯没有信的签三书掉入无底深坑，自私、卑鄙，出卖做犹大的等待惩罚。这是神对人的恨，是各从其类，是神公义性情的审判与刑罚，是神公义性情的流露，更是神对人的公开显现。地震、瘟疫、饥荒各种灾祸已倒下，接下来我们睁大眼看看那些出卖神家利益的犹大子孙会有什么报应；贪生怕死签三书的会有什么遭遇；再看看真心为神花费献忠心的神要给他们什么样的祝福；因悖逆给神家带来祸患而受刑罚坐监的，却又因信被判刑坐监站见证的神又会给他们什么样的怜悯；因愚昧不作为带来祸患而受审判、刑罚的流离失所，接受逃亡的生活。能认罪悔改承担责任的，神又会给他们什么样的恩待。这是我们将要在接下来的经历中看到的一个事实，这就是在经历之中看见神，在经历之中定真神。神说：“真心为我的，我一个都不丢弃，而且加倍祝福，那些忘恩负义的我加倍地惩罚，绝不轻饶。在我的国度之中，并没有弯曲诡诈，没有世界的气味，即没有死人的味道，而是一切正直、公义，一切单纯、敞开，毫无隐藏，毫无遮蔽，一切都是新鲜，一切都是享受，一切都是造就。若谁还带着死人的味道，必不能在我的国度之中存留，而被我的铁杖辖管。”接下来就

看神话怎么应验，应验的过程就是神主宰万有为神效力，成就神旨意的一个过程，是神掌管万有的权柄向人展现的一个过程。神说：“一切一切从亘古到今天无穷无尽的奥秘完全揭示给你们——末后一班被我得着的人，不觉得有福吗？公开显明的日子，更是你们与我一同执掌王权的日子。”在这次环境的显明中我们都看到一个事实，凡不跟随我的安排，不按我交通的实行，应付糊弄、欺哄隐瞒，不能跟随我一二一为神效力的，大红龙是绝对不会放过你，都得有相应的报应，也可以说是审判、刑罚，不过是事实临及再不只是话语罢了。任胜带领人应付糊弄不作工，最后被她带领的二货送给了大红龙（这次抓捕她并不在数，完全是她送上门）。弟兄姊妹被抓捕抄家后，带领工人只是承认、后悔自己所作的。但不认识、懊悔自己所作的恶，而只是沉浸在恐惧害怕，思念家人的痛苦之中，认为自己没有环境可以回家，甚至认为签了三书就可以回家，而对神家善后处理更是置之不理，连亡羊补牢的举手之劳都不做了，就要破罐子破摔。他们的悖逆、刚硬、恶毒激怒了神。本来神只是把天上的烈火显给他们看，要他们能认罪、悔改。可这些带领工人没有一个是尼尼微城的人，没有一个出来亡羊补牢，把书籍、药材、账单移走，就连咱家看病的人名单及实名电话都不销毁。并且药材、账单就放在被抓本人的家中，整整二十天没有人过问，怎能不惹神发怒呢？第一次搜的时候神怜悯人，遮蔽了龙的眼，使他找不见房门、祭物、药材什么都看不见。而人刚硬、悖逆不悔改，甚至还想出卖、背叛。逼着神二次派遣龙重新搜查，并且要医生出卖悖逆的带领。因带领不愿主动配合神的作工，只能要神咒诅、鞭打才能顺服下来。被出卖后便没有了回头路，重要带领已被定性，私存药材是重刑，两罪并罚可判得不轻，追讨钱款还要上刑。要想宽大处理只能靠出卖上层立大功，否则回家这路行不通。出卖上层有路但形不成，因现在是神的公义性情向人显现的时候，是登山变像的时候，是神向万人公开显现的时候，公开显现就是惩罚，各从其类，不再是隐秘降临，更不是恩典时代。所以神不再是恩典，不再是拯救，而是公义的审判、刑罚、咒诅、惩罚，各从其类的时候到了。神的国度已降临在地上，狼虫虎豹不能临及他的帐篷。国度建造谁敢拦阻，拦阻就是死。所以说当你有出卖我的意念的时候就危险了，还没有等你向大红龙吐露真情的时候，魔鬼就已经上身，甚至就要气绝身亡了。因为神不可能要你打岔他的工作，六千年的经营计划不可能

要你给毁于一旦。因为现在已不是击打牧人的时候了，而是刑罚大红龙的时候了。医生可以出卖你，但你不能出卖我，这是神的命定。医生出卖你是神要显明他，刑罚鞭打驯化你，因为你已不是离开父母的那种淘气，而是离开主人鞭打的兽性。这是神主宰掌管万有权柄的彰显，更是他那公义性情活灵活现的流露。所以神说："一切一切从亘古到今天无穷无尽的奥秘完全揭示给你们——末后一班被我得着的人，不觉得有福吗？公开显明的日子，更是你们与我一同执掌王权的日子。"

神说："我说过，我执掌万有，我是全权的智慧的神，对谁都不轻易放过，毫不留情，没有一点私人感情，对任何人（不管他说得多好，我都不会放过）都是以我的公义、正直、威严相待，在这其间，更让每一个人看见我的作为的奇妙，看见我的作为是怎么一回事。"在事实经历中我们看见了神作工的步伐，事实临及开始了，王静给起了头，进入了病痛的熬炼，经历了死的试炼，同时还需要一年的治疗；王欣冉是乳腺肿瘤，同样经历死的试炼，病痛的熬炼，并且是漫无边际，因为她诡诈不维护神家利益，不作实际工作，历经几年，又经几次揭露解剖，没有多少变化，不来点事实临及不行，没有漫长的刑罚、咒诅，人的旧性难改，因人太悖逆、太刚硬了。接着就是任胜，跟随多年按说应该是明白一些了，但是明白的那些真理按耐不住她那狂妄、诡诈的心，总想用一些伪装、克制、控制代替实行真理。导致应付糊弄、欺哄、隐瞒、不作为，给神家带来损失。怎能不遭到神的刑罚、管教，来一场牢狱之灾呢？是需要清醒清醒的时候了。再看跟随她左右的二货咋样，2012年跟随神进来正是击打牧人期间，教会处于混乱期间，没有经过驯化操练，不愿意脱离肉体生活，接着又碰到个半路打劫的任胜，在安逸中度过了几年，生命没有什么长进，作工经验教训也没有什么收获。所以神向她施下了怜悯之心，免去牢狱之灾，并且伸出了援助之手，安排医生与大红龙配合把她从撒但的网罗之中推出来。因环境逃亡且配合神作工的人，是神拯救的人；签三书的和怕环境逃亡归世界的是被扬场随风飘走的人；做犹大出卖神家利益的是背叛神被定罪了的人；被判刑坐监的是因信为神作见证而又因悖逆受刑罚的人。一个环境把人各从其类了。神说："对于各种各样的邪灵作为我一个一个地处罚，一个一个地扔在无底深坑，这一个工作我在亘

古以前就已作好，不存有它的一点地位，不存有它作工的地方。凡我选中了的人、我预定拣选的人必不会让它占有一时，而是时时圣洁。那些我没预定拣选的人，我就把他交给撒但，让他不再存留。我的行政处处涉及我的公义、我的威严，撒但作工的人我一个都不放过，连同其肉体一同落入阴间，因我对撒但是恨，我绝不轻饶它，把它彻底毁灭，不给它留有一点作工的机会。那些被撒但败坏到一定程度的人（也就是受祸的对象），都是我手的智慧安排，不要认为那是撒但的猖狂，要知道我是主宰宇宙万物的全能神！在我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更没有难成的事，没有难说的话。”环境一临到不要手忙脚乱，不要认为大红龙有多么可怕，它只是一个纸老虎，只是神手中的一个玩物，让它做啥它做啥，没有神的允许它连一个蚂蚁都动不了。这是对神主宰掌管万有的权柄的一个该有的认识，如果连这点信都没有，那注定你就是魔鬼撒但，注定你要背叛神签三书，出卖主做犹大。不管什么危险临到，还是个人利益受什么亏损，神家利益受损失，想不通，不合你观念，不要乱发怨言，不要随意评价环境的对错好坏，更不要论断定规神的作工。人只有俯伏到神前，寻求、揣摩、认识，领略神的奇妙作为。神说：“人休要做我的谋士，小心被我的手击杀，落入阴间。告诉你！今天与我积极主动配合的人是最聪明的人，免遭损失，免去审判之苦，全数是我的安排，是我的预定，不要指手画脚，口气那么大，认为自己了不起了，还不是我的预定吗？给我做谋士，不知羞耻！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身量，小得可怜！就是这样，还不以为然，不认识自己，我的话一次一次都成了你们的耳旁风，是你们辜负我的苦心，丝毫不认为是我的恩待和怜悯，而是一再地显示自己的小聪明。”看看这些人的经历，一个个都是在跟随着神的同时，又都一厢情愿的按着自己的意思，处理着一切神家事务，走着自己观念想象中的道路。他们为什么信神却把神话当耳旁风，对神话如此冷淡呢？突然想起他们都是亚当、夏娃的后裔，是吃了分辨善恶树果子的人，撒但毕竟告诉他们吃了眼睛就明亮了。明亮到什么程度呢？超越了神，超越了神口里的一切话，所以人就变得特别的狂妄、诡诈、多疑，对神话是藐视、看不起，觉得他的想象、观念、认为才是真理。所以对神话都信不来，完全是猜疑、否认，认为自己的眼睛是明亮。所以虽然跟随着神但从不根据神话行事，而是一直按着自己的想象、观念、

认为，一厢情愿的走着信神的路，还等待着神的赐福。活在自己的想象范围里，认为自己是最聪明的人。

神说："还记得这一条吗？自作聪明的人该受什么刑罚？对我话就是冷淡不忠心，不铭刻在心，而是打着我的幌子做这做那。作恶的人哪！何时能完全体贴我的心呢？不体贴我的心，称你们作恶的人并不亏待你们，恰如其分！

以前隐藏的东西，今天一项一项地展现给你们，大红龙被摔在无底深坑，彻底灭亡，因为留着它没有一点用处，即不能为基督效力了，以后便不存有红的东西，渐渐地都得废去归于乌有，我说到作到，是我的工作的完成。"

交通：一点本分不尽的，就是龙的子孙，因诡诈、欺骗、自私，一点本分尽不上就不要了，所以说砸得粉碎。离开了教会，渐渐地归于乌有，慢慢地经历上几次，看见神话一一都在应验，人的想象、观念、认为一一被落空、显明、审判、定罪、刑罚、惩罚。以后人就不敢和我对着干了，大红龙的生存法则在这里也就行不通了，所以说以后没有红的了。就可以跟随我一二一了。

神说："除去人的观念，凡我所说的，都是我作成的。谁耍小聪明谁就自取灭亡，自讨没趣，是不想活了，那我就成全你，这样的人我必不存留。以后人员越来越精，凡不与我积极主动地配合的，都得淘汰归于乌有。我所验中的人都是我成全的对象，我一个都不丢弃，我的话并不矛盾，不积极与我配合的，受的刑罚就多，但到最后我必拯救，但到那时，生命程度就大不相同了，你愿意做这样的人吗？起来与我配合吧！我必不亏待所有真心为我花费的，真心为我摆上的，我的一切祝福都赐给你。为我献上你的全人吧！吃的、穿的，你的前途都在我的手中，我都会合适地安排，让你享受不尽，取用不完，因我说过：'真心为我花费的，我必大大祝福于你。'所有的福分临到一切真心为我花费的人身上。"

交通：贪生怕死签三书的，怕环境的，没有人带领，进入了无底深坑。这都是耍小聪明的，最后让他们自取灭亡。渐渐归于世界，最后

刑杖处理。不仅大红龙抓捕，各种灾难还要降下，摆设这样的环境都是要人与神积极配合。受这么大的苦，这么大的环境是因人不积极与神配合而带来的，是因人太悖逆，所以刑罚、管教就多。这是神对你的呼喊，献上你的全人吧！吃的、穿的、住的，神都有合适的安排，就看你的选择了。

2023年12月7日

目录

2024年文稿
案卷呈现
假带领
每个人都有悔改机会
凭恩赐不能被建造
人迷失在自己的观念想象中
神的显现不合人的观念
神在实际的带领人
受造之物该有的理智
刚硬、诡诈、邪恶的源头（一）
刚硬、诡诈、邪恶的源头（二）
没有良心就是魔鬼（一）
没有良心就是魔鬼（二）
什么是搬弄是非、捕风捉影（一）
什么是搬弄是非、捕风捉影（二）
什么是搬弄是非、捕风捉影（三）
什么是搬弄是非、捕风捉影（四）

2024年文稿

案卷呈现

（二货：那次任胜给我们聚会揭露我争强好胜的这个性情，还说我是看不上任胜，任胜就问她们能不能看出我争强好胜，看不上任胜，然后王妙说“能看出来，她就是看不起你，就是以她为主。”我说“任胜，我看不起你？”任胜说“不是，你是不和我沟通”，后来我才说“我不是不和你沟通，是在手机上和你沟通不成，有时候觉得在手机上说话你听不懂”。刚开始是因为我觉得我不能和下面的人说，我怕我一说成了论断人，所以我不能说。我还跟任茔说“到时候去聚会见了弟兄和王静的面，我问问，看他们在手机上能不能跟你沟通了呢。”任胜有这个毛病，在手机上就沟通不了，有时候越沟通越困难，越说不成话了，但还没等我跟你们说，马晓进就和我说，“萧文也说和任胜沟通不了，佟颖也说和任胜沟通不了”。马晓进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有了底了，看来不是我一个人跟她沟通不了，那我就不用问弟兄和王静了，因为马晓进也这么说了。后来我就给任胜提出来了，然后任胜就开始揭露我，说我看不起她，说我争强好胜，我这个还没说完呢，她又开始说存存和王妙的问题，王妙把存存怼得委屈地哭呢。当时我跟存存俩人都在那儿哭呢，任胜说“你俩人不说话是诡诈的表现，王妙说出来是属于单纯的表现。二货你说你在手机上和我沟通不成，你还要去问弟兄和王静呢！”意思是说我诡诈，这事还要问你们呢。任茔一揭露我，我觉得还是我自己的问题大。）这是吃了几千年的牛马一样的饭食，成东亚病夫了。我当时还看着你有点正义感呢，经过任胜培训几年以后，磨成东亚病夫了。你的正义感在哪儿？这合法的权益在哪儿？（王静：你们那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事，你都没告诉我一声。）（二货：我不想在手机上说，我怕我也说不成。）（王静：意思是我也听不清楚你说的话？）她主要想说“拉倒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认识自己，还是自己的问题。）她主要是眼睛“明亮”了，人家给她强行灌输了，把她迷惑、捆绑、控制、强行占有了她还不知道。二货，你的正义感在哪儿？（二货：那一次让打分的时候，何芳和安雨宁说“咱们没有见过

上面的人，咱们就不用给人家打分了吧？”她们本来是要问一下任胜的，我说“不用吧，因为我们那天打分的时候，有个姊妹对我不了解，王静就没有让她给我打分”，后来我跟任胜说，“要不你问一下王静？”结果不知道任胜问的是文字组的谁，好像是负责何芳她们的一个人，任胜说“你们看看人家给你们打分了吧？你们就不接受这个环境，你们赶紧给人家打分，人家这不是从你们批改的文章上面就了解、认识你们了？”何芳当时在那儿为难的，好几次都在那儿争战呢，然后有点火气，说话的那种语气、态度就出来了，“我们不认识，怎么打分呢？”她说了一句重话，任胜就开始揭露她们了，揭露以后何芳没办法就打分了，但安雨宁没有打分。弟兄交通了“神已公开显现”，里边说神看的是人的观点、态度，我们聚会打分的时候说到了这个态度、观点，任胜说“看你的观点、态度，那你的观点、态度是什么？”任胜就把这个套上去了，套上去以后何芳就打分了。晚上我问了一下王静，王静说“不了解的不打分”，第二天早上我去和任胜说这个事了，我说“不了解的就不用打分，昨天你非得让人家打分”，任胜说“我揭露的是她们的那个态度，你看她们硬的”，意思是她们不接受、不顺服那个环境，任胜揭露完以后我也接受过来了。）她让每个人都服在她的权下。（王静：人家这么一说二货就糊了。）

（二货：当时马晓进和何芳在一起，我把王静发的“不了解的不打分”这个信息给何芳发过去了，何芳和马晓进在那边还说任胜这个事偏了。第二天早上我问了任胜，任胜说“我打的是她那个态度，她就不接受那个环境”，后来马晓进回来可能也和任胜说这个事了，任胜也是这样回答的马晓进，过后马晓进和何芳说“以后咱可不敢随便论断任胜了，咱就是错怪任胜了，咱就是不能理解人家”，她还这么去认识呢。马晓进说“咱一天就是在背后论断任胜”，我们也就是这样去认识的。）真成了东亚病夫了。原来没有跟随神以前是不明白真理，跟随上任胜以后是不明白道理，这是退化了不是进化了，有疑问也不吭气。（二货：可是任胜交通的能让我们心服了，能让我们接受下来。）因为你们都是眼睛“明亮”之人，因为你们都活在眼睛“明亮”里边，都认为外表的好行为就是好，人家一跟你说“我不是说这个事，我是说她的态度”，就这一个观点、态度，一下把人给糊弄住了。我给你们交通的是啥？我看这个态度、观点是在什么情况下看的？我看这态

度、观点的前提是什么？有个背景。那次温丁说她的配搭在教会拆她的台呢，温丁说这个的意思是来我这儿告状了，因为我对温丁有些了解，她告状是想让我给她平反。我说："你先不要管人家的态度、观点，这个态度、观点是站了个立场，你说人家拆你的台呢，为什么人家拆你的台？人家拆的台是什么台？你不要一说拆台就是反面的。如果你是站在撒但一边的，那这个台该不该拆？那必须得拆！"我不能说看见拆台的我就打，我得看他拆谁的台呢，打谁呢。他态度不好，他态度不好是对谁态度不好？是对撒但态度不好，还是对跟随神的选民态度不好？是对反面事物态度不好，还是对正面事物态度不好？（二货：有这篇文稿呢。）有吧？你不能一说就是"态度、态度"，这态度、观点首先说你面对的是谁。（二货：任胜说"这环境是不是神摆设的？这不是神摆设的？人家可以给你打分，你就不能给人家打分？"）以前交通了"顺服"，你的顺服哪里去了？什么是顺服？（二货：这不也是让顺服呢？）你的顺服哪里去了呢？咱以前交通的"什么是顺服"就是一切环境来了以后当懦夫？这就是顺服？什么叫顺服？咱专门交通了什么叫顺服，交通了吧？我给你们交通下去你们都当耳旁风，不当回事。当任胜一迷惑你，啥都没有了。给你一把两刃利剑让你干什么？让干什么呢？什么是顺服？（顺服从神来的。）你得先看神的意思是什么。顺服是顺服神呢，不是顺服一切事呢。"他那个态度不好"，他那个态度是偏向哪个方向的？是偏向于神还是偏向于撒但？他的态度偏向于撒但，咱就是应该打倒他；他的态度偏向于神，咱就应该偏向于这个态度，他就是发火，那是正面事物的火，该！

（佟颖：那个月因着环境问题，教会都没法作工了，只是有几个人还配合了几个线索，我作报表的时候，教会里有一个、两个的我就写在报表上，然后发给了任胜。任胜说"教会里就没有配合传下人，怎么是零呢？"我说"怎么是零呢？有的是一个、有的是两个，这两个小区加起来不是零呀，你加起来再看看"，我又跟她说了一遍，"你再看看这个报表，我发给你，你再看看"，我的意思是说她没有看清再看一下，然后她说"我抓你工作呢，你不能直接告诉我？"然后我就想"呀，这是用地位压我呢，我没法和你沟通了。"然后我一想人家是抓我工作呢，是她没听清楚，还是我没表达清楚？我又详细给她写了一下教会有几个，什么情况都发给她，我就说"我和你沟通不清楚，说不清楚，我没

法跟你沟通了”。有的时候我要给她反映一个问题，她给我回俩字“哦哦”，我是想知道这事咋做，下面咋处理，因为我不知道，我想问她，寻求一下，她就说“哦哦”。我说“你到底是啥态度呀？我应该怎样去做呀？怎样去实行？你给我找点实行路。”）她没有态度。（佟颖：然后我说“没法跟你沟通”，我就想着是我的问题，是我没表达清楚？我又跟她说一遍，我说“你告诉我，这个该怎样去实行？”有一次她跟我说“你直接发给王静吧，告诉王静吧”，我就没法说了。我把问题发给王静，王静回复以后她问我“王静给你咋回复的？”我又把王静的回复转发给她。有时候好像我要表达的问题她不理解似的，我俩好像不在一个点上，我就说没法沟通。）

二货这正义感经过几年的配合给磨没了、磨平了，都成滑石蛋了。（王静：是不是本来就没有正义感呢？有正义感是天生的，磨不没啊。）我眼花了？（二货：我觉得我也说呀，我是和任胜当面说了呀。）（王静：你没跟我说过呀，维护神家利益，这些问题该不该说呀？你们有啥事都没有和我说过呀。）（二货：我想着这是我们自己的败坏性情，可是我敢给任胜提呀。）敢给她提但不敢报告，人家一打你你就不说了呀。（王静：你给她提但没跟我说，有些事就不是光给她提，你给她提她把你打回来了。就像那次他们去外省的那个事，这该不该跟我说一下？怎么也不说呢？）（二货：我想着她已经跟你们说过了。我觉得我有个什么毛病呢，任胜一过去我觉得我就是那种不作为，觉得心里轻松了，“赶紧让任胜来吧，她都担起来我就可以轻松点”，是这种意思。包括让陆靖去那边，也想着她和你说好了，所以我就没过问。）你太信靠任胜了，和任胜多年的交往、交情在那儿放着呢，时间长了和亲人一样，没有那个防备心了。（二货：还有就是信成地位了，想着任胜天天就在你们身边呢，她听得也多，弟兄又揭露解剖了那么多，她也不敢做那些不汇报的事。）任胜呀！任胜全是伪装。（二货：我们那边的人都可相信、可仰望任胜了。）（佟颖：你们对付了任胜没有担当、不作工作以后，任胜跟我们说，她要有担当，以后有啥事她就能做主了，以后有啥事不用都问王静了，有啥事都可以跟她说，有的事她就可以决定了，她就是这样说的。）她把“担当”和“做主”混淆了，把当家做主当成担当了。（佟颖：所以从那以后我们有啥问题就问她，她就给我回个“哦哦”，我心想“你咋又回‘哦

哦’？我想听你解决问题的方案”，好多次都是这种情况，这不是一次、两次，太多次了。感觉她自己好像也不知道该咋做。）她自己把自己迷惑了。（二货：我就说她自己也糊着呢。）撒但中了自己的诡计，因为她眼睛“明亮”了，她什么都看见了，她还寻求啥？（佟颖：她主要是觉得针对我们的情形、我们的问题，她能找到相关的神话、弟兄的文稿，她能给我们交通里面流露的东西。但是一牵扯到工作上面，教会这些工作、事务工作她也不懂，我觉得她就是糊着呢，她自己就不知道。）她就不参与。（佟颖：她就不知道，所以她就只能回个“哦哦”。）她不知道也不愿意说不知道。（二货：她不是不愿意说“不知道”，她还说“我知道，我都知道”，有时候我们说“任胜，你没听懂我再说一遍”，她说“我听懂了”。那次疫情的时候下发了一份工作安排，里面提到做核酸的事，说“疫情不但是有真实的疫情，还有更多的疫情是一部分人为了多挣做核酸的钱而让更多的疫情蔓延。”然后任胜下去交通就问弟兄姊妹，“如果让你们掏钱做核酸的话你们做不做？”任茔说“工作安排说了。”我说“工作安排不是这么说的，工作安排是说人都败坏了，借着疫情挣钱呢，你怎么问弟兄姊妹如果掏钱的话做不做核酸？那大红龙要查的话，你不做也不行呀”，任胜说“你看你们都是这，掏钱的话我就不做”，她是这么认识的。一线的人说，“我们出去干活的时候人家要查核酸码呢，如果我们不做核酸，我们就出不去呀。”任胜的意思是掏钱的话就不能做，她是那么领受的。要不我说她有时候是糊的，我说“不是这么交通的”，她说“我知道”。）（佟颖：有时候我说“你是不是没理解我的意思？要不我再给你说一遍”，任胜说“我明白、我明白”，然后她又发一段，我说“我感觉你还是没理解我要表达的意思”。）（二货：她说她明白了，但是她回过来的话还不是咱要说的意思。）（佟颖：就是这个问题，所以我说跟她没法沟通，我跟他们说，“我咋和任胜沟通不了？是我表达有问题，还是她理解不了？”）（王静：你们也没早说“跟她丝毫沟通不了”。）（二货：那个时候我不说，是想着这是我自己的问题，人家那么多人都不说，就我能看出来？）“是我理解能力差了？”（二货：有一次马晓进过来说萧铭也跟她说，“任胜就是听不懂话、沟通不了”。我一听到这些我心里头才说，这不是我一个人说任胜听不懂话。）

一开始我说这任胜在下面究竟能不能作了工作，你说人家处理不了吧，下面的人还都愿意叫任胜过去，人家还都仰望任胜，我还想着任胜作工还可以吧。（佟颖：当时我们想着任胜经常和你们在一块儿，你们去哪儿聚会都带着她，她肯定领受得也多嘛，最起码她知道得要多，我们有时候解决不了问题，就跟任胜说“我们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你来吧”。）我就弄不懂了，任胜再怎么样还能把你二货给迷惑了？（二货：我还觉得我没有被她迷惑了呢。）还没有被迷惑了呀！人家三言两语就把你打得没话说了。（二货：因为任胜一直给我们交通呀！）她给你交通你还能事理不分呢？你给她提两个意见，她就说你是打她呢、踩她呢，你提意见是踩她呢？这个分不清？还能让人家把你迷惑住？（二货：反正人家一交通我和马晓进就都不吭气了。）（王静：就是糊涂蛋，要是有一点清楚的话，那天马晓进不会跟上任胜到那个家去，按说会不会跟上她去？）（二货：我也想着她们不会去。）逃跑能逃到那个家去？（二货：当时只想着是一个地方出事了，不知道是一片，当时谁也想不到是一大片出事了。）（王静：凡是去过那个家的人都是大红龙跟踪的对象，就怕人家跟踪，所以都不能去。）你得去分辨嘛，你那边出问题了，怎么出的问题？首先不是别人举报呀。如果是举报，它就是一个地方，而大红龙是大清早就去了，大清早谁举报呀？（王静：我跟任胜说了，赶紧打车、打车，任胜还跟王妙说她打车去另一个城市。）不对呀！第一天满满还跟任茔说有人给她打电话要看暖气呢，怕有人抓她呢。（二货：所以我也在这儿迷着呢，你们说是前一天晚上就有人给满满打电话了，但是我觉得满满是第二天早上六点接的电话。）不管早上、晚上，那边也打电话，这边也抓人，这就已经不是一个地方出问题了呀！（王静：我还问满满在哪住着呢，她说在她姑娘家，我说“不敢在你姑娘家住，赶紧走，你在你姑娘家也要被抓呢”，她还说“嗯”。）三个点，一个点是提前打电话了，还有两个点同时都是早上去抓的，就凭这三个点，你想吧，肯定是一片都有问题了。早晨出现的问题，不是举报，那就是早上她们还没有走还在家呢，大红龙预先就准备好了，两个地方都是早晨去抓的。（王静：满满还告诉我是查暖气呢，我说“可不敢去了，赶紧走，不敢在你姑娘家住”，人家还答应了。）主要是她意识到大红龙要抓她呢，反过来还能去了那个家。她就不想一想这个地方是她们经常去的一个地方，大红龙会不会去？该她出事吧！（王静：糊了，因

为任胜还和王妙说要打车去另一个城市，我说“最后怎么走的？”人家说骑车子。骑车能跑到另一个城市？可能吗？）王妙也不问，“你去哪哪你骑电动车干啥呢？”也不纠正一下？（王静：你说这些人能气死人！）有几个人都可以阻止呀！（王静：任胜还和王妙说她要打车去哪哪，她打车呢还拿着那个家的钥匙，你说这王妙啥也看见了就是不去拦阻，这些人就是这。一听任胜说要打车去哪，“你好好的怎么说打车去哪哪呢？谁和你说的呢？”这是不是就知道了？）人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你的配搭去哪，因为什么去那儿，连问都不问，你就问一句“你为什么去那儿呢？去那儿干啥呢？躲环境呢？你躲环境，你骑车能去了那个地方？”互相关心问一下，这个事情就处理了呀！不在自己身上就不搭理。（王静：到十点多十一点的时候，我和王妙说的话还是两岔子，我说“到了没有？”王妙说“到了”，我说“到了让任胜跟我说话”。我说的是到了另一个城市，王妙说的是到那个家了。这个话告诉任胜以后，任胜还说“哦，我打车去”，我说“现在、马上、赶紧出去、赶紧走”，任胜说“哦”。我想着任茧十点多、十一点应该到那个地方了，然后我让任胜跟我说话，一直没人接，我再问没音信了，我就再问王妙，王妙说她去找，我说“她在另一个城市你能找着呀？”王妙说“不是，在那个家找一下”，我说“怎么又跑那个家去了呢？任胜没告诉你我让她到哪呀？”王妙说“任胜说了一下要打车去哪哪”，我说“让她打车去哪哪怎么又到那个家去了呢？”王妙说“我也不知道，任胜走的时候拿着那个家的钥匙”，我说“怎么走的呢？”她说“骑着电动车”，能气死人，拿着那个家的钥匙，骑着电动车，这跟我说的到另一个城市，这不是两码事？我说“任胜和你说的到哪哪，你咋不问问她骑电动车干嘛呢？骑电动车能到那个地方？”没人管，这王妙还是本地人，“你拿着钥匙你就去吧”，你说这些人可恨吗？气死人，太自私卑鄙了！任茧在你家住了几个月，你得看看她到底去哪呀，安全不安全呢？不安全不是把你也卖了？“你说你要走，走吧”，到哪去了呢？没人管，太自私了。所以现在为啥出来受苦？活该，这就是报应，太自私了。任胜骑上车子能到了另一个城市？真能气死人。你说马晓进就跟上任胜去那个家躲环境了，这边抓了骑上车子到那边去，能不把你抓了？你长期的聚会点大红龙能不知道？愚昧透顶！这不是被迷惑？如果有点分辨，“我跟上你去那个家干啥去呢？”马晓进也是区带领，就不说找个安全的地方走，赶紧带上任胜走，你还得保护她，这都不

知道，就听任胜的话呢。任胜是个糊涂蛋，她后边跟上一排糊涂蛋就去了。）（二货：任胜可能是去了那个家把满满叫出来，然后再商量呢，她也想不到大红龙会去那个家。）明知道这边已经抓了人了，她还要去那个家商量呢？不能在半路上商量？（王静：满满也知道人家盯上她了，她还告诉我了。二货，你没告诉我满满的事，是任胜告诉我满满的这个事的，你只是告诉我大红龙去你家去了，我赶紧跟任胜说让她赶紧走。）（二货：满满这个事我也是早上刚收到的信息，刚说完话我弟已经打过电话来说这边已经开始搜查了，就那么快。后来我就赶紧给满满发消息，满满也不回了。）满满在哪被抓的？（二货：在她姑娘家。）就没出来？（二货：她说来不及了，所以我说是早上，你说是前一天晚上。）（王静：任胜和我说的前一天晚上，我还和满满说了不敢在她姑娘家住，找个安全的地方，她说“哦”。）她计划第二天才走，那还说啥呢？（王静：我说“你在哪住呢？”她告诉我说在她姑娘家，我说“不敢在你姑娘家住，赶紧走，卡全部格式化了，赶紧弄完走”，她说“哦”，结果就没走了，这不就找不见了。）大红龙要抓你，人家找不见你才给你打电话，你告人家你在姑娘家，人家不是直接就去了？（王静：满满说觉得不对，说是装暖气的，肯定是盯上她了。）

578　神对各类人结局的安排

1　神将在审判期间作恶多端的人放在了邪灵群居之地让其任意毁坏其肉体，他们的肉体散发着死尸的味道，这是他们应有的报应应有的报应；神将那些并不忠心的假信徒、假使徒、假工人的各种罪状一一列在一一列在他们的记事册上，在合适的时候将他们扔在污鬼之中，让其任意玷污他们全身，使他们永远不得超生，永远不能再见到光明。

2　神将那些曾经一度时期效力却并未忠心到最终的假冒为善的人列在了恶人中间，让其与恶人同流合污成为乌合之众，最终将其灭掉将其灭掉；神将那些从未对基督忠心或从未献出一点力量的人扔在一边从不搭理，更换时代时将他们统统灭掉，他们便不再存活在地上，更谈不上进入神的国中了。

3　神将那些从未对他真心而是被逼无奈应付他的人列在为子民效力的人中间，他们这些人仅能存活一小部分，大部分将同连效力都不合格的人一同被毁灭；最终，神将所有与他同心合意的人，神的子民、众子以及他预定做祭司的人带入他的国度之中，这些都是神作工中得着的结晶。

4　而那些并不能归于神所划分类别中的人则都被列在外邦人的行列之中，他们的结局是什么你们是可想而知的。神该说的都对你们说过了，该选择怎样的路那都是由你们自己选择决定的。你们应明白这样一句话：神的作工从来就不等待任何一个跟不上他步伐的人，神的公义性情对任何一个人都是无情的都是无情的都是无情的。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用真理来作审判的工作》 案卷呈现

（二货：那次任胜给我们聚会揭露我争强好胜的这个性情，还说我是看不上任胜，任胜就问她们能不能看出我争强好胜，看不上任胜，然后王妙说“能看出来，她就是看不起你，就是以她为主。”我说“任胜，我看不起你？”任胜说“不是，你是不和我沟通”，后来我才说“我不是不和你沟通，是在手机上和你沟通不成，有时候觉得在手机上说话你听不懂”。刚开始是因为我觉得我不能和下面的人说，我怕我一说成了论断人，所以我不能说。我还跟任茔说“到时候去聚会见了弟兄和王静的面，我问问，看他们在手机上能不能跟你沟通了呢。”任胜有这个毛病，在手机上就沟通不了，有时候越沟通越困难，越说不成话了，但还没等我跟你们说，马晓进就和我说，“萧文也说和任胜沟通不了，佟颖也说和任胜沟通不了”。马晓进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有了底了，看来不是我一个人跟她沟通不了，那我就不用问弟兄和王静了，因为马晓进也这么说了。后来我就给任胜提出来了，然后任胜就开始揭露我，说我看不起她，说我争强好胜，我这个还没说完呢，她又开始说存存和王妙的问题，王妙把存存怼得委屈地哭呢。当时我跟存存俩人都在那儿哭呢，任胜说“你俩人不说话是诡诈的表现，王妙说出来是属于单纯的表现。二货你说你在手机上和我沟通不成，你还要去问弟兄和王静呢！”意思是说我诡诈，这事还要问你们呢。任茔一揭露我，我觉得还是我自己的问题大。）这是吃了几千年的牛马一样的饭食，成东亚

病夫了。我当时还看着你有点正义感呢，经过任胜培训几年以后，磨成东亚病夫了。你的正义感在哪儿？这合法的权益在哪儿？（王静：你们那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事，你都没告诉我一声。）（二货：我不想在手机上说，我怕我也说不成。）（王静：意思是我也听不清楚你说的话？）她主要想说“拉倒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认识自己，还是自己的问题。）她主要是眼睛“明亮”了，人家给她强行灌输了，把她迷惑、捆绑、控制、强行占有了她还不知道。二货，你的正义感在哪儿？（二货：那一次让打分的时候，何芳和安雨宁说“咱们没有见过上面的人，咱们就不用给人家打分了吧？”她们本来是要问一下任胜的，我说“不用吧，因为我们那天打分的时候，有个姊妹对我不了解，王静就没有让她给我打分”，后来我跟任胜说，“要不你问一下王静？”结果不知道任胜问的是文字组的谁，好像是负责何芳她们的一个人，任胜说“你们看看人家给你们打分了吧？你们就不接受这个环境，你们赶紧给人家打分，人家这不是从你们批改的文章上面就了解、认识你们了？”何芳当时在那儿为难的，好几次都在那儿争战呢，然后有点火气，说话的那种语气、态度就出来了，“我们不认识，怎么打分呢？”她说了一句重话，任胜就开始揭露她们了，揭露以后何芳没办法就打分了，但安雨宁没有打分。弟兄交通了“神已公开显现”，里边说神看的是人的观点、态度，我们聚会打分的时候说到了这个态度、观点，任胜说“看你的观点、态度，那你的观点、态度是什么？”任胜就把这个套上去了，套上去以后何芳就打分了。晚上我问了一下王静，王静说“不了解的不打分”，第二天早上我去和任胜说这个事了，我说“不了解的就不用打分，昨天你非得让人家打分”，任胜说“我揭露的是她们的那个态度，你看她们硬的”，意思是她们不接受、不顺服那个环境，任胜揭露完以后我也接受过来了。）她让每个人都服在她的权下。（王静：人家这么一说二货就糊了。）

（二货：当时马晓进和何芳在一起，我把王静发的“不了解的不打分”这个信息给何芳发过去了，何芳和马晓进在那边还说任胜这个事偏了。第二天早上我问了任胜，任胜说“我打的是她那个态度，她就不接受那个环境”，后来马晓进回来可能也和任胜说这个事了，任胜也是这样回答的马晓进，过后马晓进和何芳说“以后咱可不敢随便论断任胜了，咱就是错怪任胜了，咱就是不能理解人家”，她还这么去认识呢。

马晓进说“咱一天就是在背后论断任胜”，我们也就是这样去认识的。）真成了东亚病夫了。原来没有跟随神以前是不明白真理，跟随上任胜以后是不明白道理，这是退化了不是进化了，有疑问也不吭气。（二货：可是任胜交通的能让我们心服了，能让我们接受下来。）因为你们都是眼睛“明亮”之人，因为你们都活在眼睛“明亮”里边，都认为外表的好行为就是好，人家一跟你说“我不是说这个事，我是说她的态度”，就这一个观点、态度，一下把人给糊弄住了。我给你们交通的是啥？我看这个态度、观点是在什么情况下看的？我看这态度、观点的前提是什么？有个背景。那次温丁说她的配搭在教会拆她的台呢，温丁说这个的意思是来我这儿告状了，因为我对温丁有些了解，她告状是想让我给她平反。我说：“你先不要管人家的态度、观点，这个态度、观点是站了个立场，你说人家拆你的台呢，为什么人家拆你的台？人家拆的台是什么台？你不要一说拆台就是反面的。如果你是站在撒但一边的，那这个台该不该拆？那必须得拆！”我不能说看见拆台的我就打，我得看他拆谁的台呢，打谁呢。他态度不好，他态度不好是对谁态度不好？是对撒但态度不好，还是对跟随神的选民态度不好？是对反面事物态度不好，还是对正面事物态度不好？（二货：有这篇文稿呢。）有吧？你不能一说就是“态度、态度”，这态度、观点首先说你面对的是谁。（二货：任胜说“这环境是不是神摆设的？这不是神摆设的？人家可以给你打分，你就不能给人家打分？”）以前交通了“顺服”，你的顺服哪里去了？什么是顺服？（二货：这不也是让顺服呢？）你的顺服哪里去了呢？咱以前交通的“什么是顺服”就是一切环境来了以后当懦夫？这就是顺服？什么叫顺服？咱专门交通了什么叫顺服，交通了吧？我给你们交通下去你们都当耳旁风，不当回事。当任胜一迷惑你，啥都没有了。给你一把两刃利剑让你干什么？让干什么呢？什么是顺服？（顺服从神来的。）你得先看神的意思是什么。顺服是顺服神呢，不是顺服一切事呢。“他那个态度不好”，他那个态度是偏向哪个方向的？是偏向于神还是偏向于撒但？他的态度偏向于撒但，咱就是应该打倒他；他的态度偏向于神，咱就应该偏向于这个态度，他就是发火，那是正面事物的火，该！

（佟颖：那个月因着环境问题，教会都没法作工了，只是有几个人还配合了几个线索，我作报表的时候，教会里有一个、两个的我就写在

报表上，然后发给了任胜。任胜说“教会里就没有配合传下人，怎么是零呢？”我说“怎么是零呢？有的是一个、有的是两个，这两个小区加起来不是零呀，你加起来再看看”，我又跟她说了一遍，“你再看看这个报表，我发给你，你再看看”，我的意思是说她没有看清再看一下，然后她说“我抓你工作呢，你不能直接告诉我？”然后我就想“呀，这是用地位压我呢，我没法和你沟通了。”然后我一想人家是抓我工作呢，是她没听清楚，还是我没表达清楚？我又详细给她写了一下教会有几个，什么情况都发给她，我就说“我和你沟通不清楚，说不清楚，我没法跟你沟通了”。有的时候我要给她反映一个问题，她给我回俩字“哦哦”，我是想知道这事咋做，下面咋处理，因为我不知道，我想问她，寻求一下，她就说“哦哦”。我说“你到底是啥态度呀？我应该怎样去做呀？怎样去实行？你给我找点实行路。”）她没有态度。（佟颖：然后我说“没法跟你沟通”，我就想着是我的问题，是我没表达清楚？我又跟她说一遍，我说“你告诉我，这个该怎样去实行？”有一次她跟我说“你直接发给王静吧，告诉王静吧”，我就没法说了。我把问题发给王静，王静回复以后她问我“王静给你咋回复的？”我又把王静的回复转发给她。有时候好像我要表达的问题她不理解似的，我俩好像不在一个点上，我就说没法沟通。）

二货这正义感经过几年的配合给磨没了、磨平了，都成滑石蛋了。（王静：是不是本来就没有正义感呢？有正义感是天生的，磨不没啊。）我眼花了？（二货：我觉得我也说呀，我是和任胜当面说了呀。）（王静：你没跟我说过呀，维护神家利益，这些问题该不该说呀？你们有啥事都没有和我说过呀。）（二货：我想着这是我们自己的败坏性情，可是我敢给任胜提呀。）敢给她提但不敢报告，人家一打你你就不说了呀。（王静：你给她提但没跟我说，有些事就不是光给她提，你给她提她把你打回来了。就像那次他们去外省的那个事，这该不该跟我说一下？怎么也不说呢？）（二货：我想着她已经跟你们说过了。我觉得我有个什么毛病呢，任胜一过去我觉得我就是那种不作为，觉得心里轻松了，“赶紧让任胜来吧，她都担起来我就可以轻松点”，是这种意思。包括让陆靖去那边，也想着她和你说好了，所以我就没过问。）你太信靠任胜了，和任胜多年的交往、交情在那儿放着呢，时间长了和亲人一样，没有那个防备心了。（二货：还有就是

信成地位了，想着任胜天天就在你们身边呢，她听得也多，弟兄又揭露解剖了那么多，她也不敢做那些不汇报的事。）任胜呀！任胜全是伪装。（二货：我们那边的人都可相信、可仰望任胜了。）（佟颖：你们对付了任胜没有担当、不作工作以后，任胜跟我们说，她要有担当，以后有啥事她就能做主了，以后有啥事不用都问王静了，有啥事都可以跟她说，有的事她就可以决定了，她就是这样说的。）她把“担当”和“做主”混淆了，把当家做主当成担当了。（佟颖：所以从那以后我们有啥问题就问她，她就给我回个“哦哦”，我心想“你咋又回‘哦哦’？我想听你解决问题的方案”，好多次都是这种情况，这不是一次、两次，太多次了。感觉她自己好像也不知道该咋做。）她自己把自己迷惑了。（二货：我就说她自己也糊着呢。）撒但中了自己的诡计，因为她眼睛“明亮”了，她什么都看见了，她还寻求啥？（佟颖：她主要是觉得针对我们的情形、我们的问题，她能找到相关的神话、弟兄的文稿，她能给我们交通里面流露的东西。但是一牵扯到工作上面，教会这些工作、事务工作她也不懂，我觉得她就是糊着呢，她自己就不知道。）她就不参与。（佟颖：她就不知道，所以她就只能回个“哦哦”。）她不知道也不愿意说不知道。（二货：她不是不愿意说“不知道”，她还说“我知道，我都知道”，有时候我们说“任胜，你没听懂我再说一遍”，她说“我听懂了”。那次疫情的时候下发了一份工作安排，里面提到做核酸的事，说“疫情不但是有真实的疫情，还有更多的疫情是一部分人为了多挣做核酸的钱而让更多的疫情蔓延。”然后任胜下去交通就问弟兄姊妹，“如果让你们掏钱做核酸的话你们做不做？”任茔说“工作安排说了。”我说“工作安排不是这么说的，工作安排是说人都败坏了，借着疫情挣钱呢，你怎么问弟兄姊妹如果掏钱的话做不做核酸？那大红龙要查的话，你不做也不行呀”，任胜说“你看你们都是这，掏钱的话我就不做”，她是这么认识的。一线的人说，“我们出去干活的时候人家要查核酸码呢，如果我们不做核酸，我们就出不去呀。”任胜的意思是掏钱的话就不能做，她是那么领受的。要不我说她有时候是糊的，我说“不是这么交通的”，她说“我知道”。）（佟颖：有时候我说“你是不是没理解我的意思？要不我再给你说一遍”，任胜说“我明白、我明白”，然后她又发一段，我说“我感觉你还是没理解我要表达的意思”。）（二货：她说她明白了，但是她回过来的话还不是咱要说的意思。）（佟颖：就是这个问题，所以我

说跟她没法沟通，我跟他们说，“我咋和任胜沟通不了？是我表达有问题，还是她理解不了？”）（王静：你们也没早说“跟她丝毫沟通不了”。）（二货：那个时候我不说，是想着这是我自己的问题，人家那么多人都不说，就我能看出来？）“是我理解能力差了？”（二货：有一次马晓进过来说萧铭也跟她说，“任胜就是听不懂话、沟通不了”。我一听到这些我心里头才说，这不是我一个人说任胜听不懂话。）

一开始我说这任胜在下面究竟能不能作了工作，你说人家处理不了吧，下面的人还都愿意叫任胜过去，人家还都仰望任胜，我还想着任胜作工还可以吧。（佟颖：当时我们想着任胜经常和你们在一块儿，你们去哪儿聚会都带着她，她肯定领受得也多嘛，最起码她知道得要多，我们有时候解决不了问题，就跟任胜说“我们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你来吧”。）我就弄不懂了，任胜再怎么样还能把你二货给迷惑了？（二货：我还觉得我没有被她迷惑了呢。）还没有被迷惑了呀！人家三言两语就把你打得没话说了。（二货：因为任胜一直给我们交通呀！）她给你交通你还能事理不分呢？你给她提两个意见，她就说你是打她呢、踩她呢，你提意见是踩她呢？这个分不清？还能让人家把你迷惑住？（二货：反正人家一交通我和马晓进就都不吭气了。）（王静：就是糊涂蛋，要是有一点清楚的话，那天马晓进不会跟上任胜到那个家去，按说会不会跟上她去？）（二货：我也想着她们不会去。）逃跑能逃到那个家去？（二货：当时只想着是一个地方出事了，不知道是一片，当时谁也想不到是一大片出事了。）（王静：凡是去过那个家的人都是大红龙跟踪的对象，就怕人家跟踪，所以都不能去。）你得去分辨嘛，你那边出问题了，怎么出的问题？首先不是别人举报呀。如果是举报，它就是一个地方，而大红龙是大清早就去了，大清早谁举报呀？（王静：我跟任胜说了，赶紧打车、打车，任胜还跟王妙说她打车去另一个城市。）不对呀！第一天满满还跟任茔说有人给她打电话要看暖气呢，怕有人抓她呢。（二货：所以我也在这儿迷着呢，你们说是前一天晚上就有人给满满打电话了，但是我觉得满满是第二天早上六点接的电话。）不管早上、晚上，那边也打电话，这边也抓人，这就已经不是一个地方出问题了呀！（王静：我还问满满在哪住着呢，她说在她姑娘家，我说“不敢在你姑娘家住，赶紧走，你在你姑娘家也要被抓呢”，她还说“嗯”。）三个点，一个点是提

前打电话了，还有两个点同时都是早上去抓的，就凭这三个点，你想吧，肯定是一片都有问题了。早晨出现的问题，不是举报，那就是早上她们还没有走还在家呢，大红龙预先就准备好了，两个地方都是早晨去抓的。（王静：满满还告诉我是查暖气呢，我说“可不敢去了，赶紧走，不敢在你姑娘家住”，人家还答应了。）主要是她意识到大红龙要抓她呢，反过来还能去了那个家。她就不想一想这个地方是她们经常去的一个地方，大红龙会不会去？该她出事吧！（王静：糊了，因为任胜还和王妙说要打车去另一个城市，我说“最后怎么走的？”人家说骑车子。骑车能跑到另一个城市？可能吗？）王妙也不问，“你去哪哪你骑电动车干啥呢？”也不纠正一下？（王静：你说这些人能气死人！）有几个人都可以阻止呀！（王静：任胜还和王妙说她要打车去哪哪，她打车呢还拿着那个家的钥匙，你说这王妙啥也看见了就是不去拦阻，这些人就是这。一听任胜说要打车去哪，“你好好的怎么说打车去哪哪呢？谁和你说的呢？”这是不是就知道了？）人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你的配搭去哪，因为什么去那儿，连问都不问，你就问一句“你为什么去那儿呢？去那儿干啥呢？躲环境呢？你躲环境，你骑车能去了那个地方？”互相关心问一下，这个事情就处理了呀！不在自己身上就不搭理。（王静：到十点多十一点的时候，我和王妙说的话还是两岔子，我说“到了没有？”王妙说“到了”，我说“到了让任胜跟我说话”。我说的是到了另一个城市，王妙说的是到那个家了。这个话告诉任胜以后，任胜还说“哦，我打车去”，我说“现在、马上、赶紧出去、赶紧走”，任胜说“哦”。我想着任茧十点多、十一点应该到那个地方了，然后我让任胜跟我说话，一直没人接，我再问没音信了，我就再问王妙，王妙说她去找，我说“她在另一个城市你能找着呀？”王妙说“不是，在那个家找一下”，我说“怎么又跑那个家去了呢？任胜没告诉你我让她到哪呀？”王妙说“任胜说了一下要打车去哪哪”，我说“让她打车去哪哪怎么又到那个家去了呢？”王妙说“我也不知道，任胜走的时候拿着那个家的钥匙”，我说“怎么走的呢？”她说“骑着电动车”，能气死人，拿着那个家的钥匙，骑着电动车，这跟我说的到另一个城市，这不是两码事？我说“任胜和你说的到哪哪，你咋不问问她骑电动车干嘛呢？骑电动车能到那个地方？”没人管，这王妙还是本地人，“你拿着钥匙你就去吧”，你说这些人可恨吗？气死人，太自私卑鄙了！任茧在你家住了几个月，你得看看她到底去哪呀，安全不安全

呢？不安全不是把你也卖了？“你说你要走，走吧”，到哪去了呢？没人管，太自私了。所以现在为啥出来受苦？活该，这就是报应，太自私了。任胜骑上车子能到了另一个城市？真能气死人。你说马晓进就跟上任胜去那个家躲环境了，这边抓了骑上车子到那边去，能不把你抓了？你长期的聚会点大红龙能不知道？愚昧透顶！这不是被迷惑？如果有点分辨，“我跟上你去那个家干啥去呢？”马晓进也是区带领，就不说找个安全的地方走，赶紧带上任胜走，你还得保护她，这都不知道，就听任胜的话呢。任胜是个糊涂蛋，她后边跟上一排糊涂蛋就去了。）（二货：任胜可能是去了那个家把满满叫出来，然后再商量呢，她也想不到大红龙会去那个家。）明知道这边已经抓了人了，她还要去那个家商量呢？不能在半路上商量？（王静：满满也知道人家盯上她了，她还告诉我了。二货，你没告诉我满满的事，是任胜告诉我满满的这个事的，你只是告诉我大红龙去你家去了，我赶紧跟任胜说让她赶紧走。）（二货：满满这个事我也是早上刚收到的信息，刚说完话我弟已经打过电话来说这边已经开始搜查了，就那么快。后来我就赶紧给满满发消息，满满也不回了。）满满在哪被抓的？（二货：在她姑娘家。）就没出来？（二货：她说来不及了，所以我说是早上，你说是前一天晚上。）（王静：任胜和我说的前一天晚上，我还和满满说了不敢在她姑娘家住，找个安全的地方，她说“哦”。）她计划第二天才走，那还说啥呢？（王静：我说“你在哪住呢？”她告诉我说在她姑娘家，我说“不敢在你姑娘家住，赶紧走，卡全部格式化了，赶紧弄完走”，她说“哦”，结果就没走了，这不就找不见了。）大红龙要抓你，人家找不见你才给你打电话，你告人家你在姑娘家，人家不是直接就去了？（王静：满满说觉得不对，说是装暖气的，肯定是盯上她了。）

578　神对各类人结局的安排

1　神将在审判期间作恶多端的人放在了邪灵群居之地让其任意毁坏其肉体，他们的肉体散发着死尸的味道，这是他们应有的报应应有的报应；神将那些并不忠心的假信徒、假使徒、假工人的各种罪状一一列

在一一列在他们的记事册上，在合适的时候将他们扔在污鬼之中，让其任意玷污他们全身，使他们永远不得超生，永远不能再见到光明。

2　神将那些曾经一度时期效力却并未忠心到最终的假冒为善的人列在了恶人中间，让其与恶人同流合污成为乌合之众，最终将其灭掉将其灭掉；神将那些从未对基督忠心或从未献出一点力量的人扔在一边从不搭理，更换时代时将他们统统灭掉，他们便不再存活在地上，更谈不上进入神的国中了。

3　神将那些从未对他真心而是被逼无奈应付他的人列在为子民效力的人中间，他们这些人仅能存活一小部分，大部分将同连效力都不合格的人一同被毁灭；最终，神将所有与他同心合意的人，神的子民、众子以及他预定做祭司的人带入他的国度之中，这些都是神作工中得着的结晶。

4　而那些并不能归于神所划分类别中的人则都被列在外邦人的行列之中，他们的结局是什么你们是可想而知的。神该说的都对你们说过了，该选择怎样的路那都是由你们自己选择决定的。你们应明白这样一句话：神的作工从来就不等待任何一个跟不上他步伐的人，神的公义性情对任何一个人都是无情的都是无情的都是无情的。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用真理来作审判的工作》

2024年文稿

一月

1.案卷呈现

（二货：那次任胜给我们聚会揭露我争强好胜的这个性情，还说我是看不上任胜，任胜就问她们能不能看出我争强好胜，看不上任胜，然后王妙说“能看出来，她就是看不起你，就是以她为主。”我说“任胜，我看不起你？”任胜说“不是，你是不和我沟通”，后来我才说“我不是不和你沟通，是在手机上和你沟通不成，有时候觉得在手机上说话你听不懂”。刚开始是因为我觉得我不能和下面的人说，我怕我一说成了论断人，所以我不能说。我还跟任茔说“到时候去聚会见了弟兄和王静的面，我问问，看他们在手机上能不能跟你沟通了呢。”任胜有这个毛病，在手机上就沟通不了，有时候越沟通越困难，越说不成话了，但还没等我跟你们说，马晓进就和我说，“萧文也说和任胜沟通不了，佟颖也说和任胜沟通不了”。马晓进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有了底了，看来不是我一个人跟她沟通不了，那我就不用问弟兄和王静了，因为马晓进也这么说了。后来我就给任胜提出来了，然后任胜就开始揭露我，说我看不起她，说我争强好胜，我这个还没说完呢，她又开始说存存和王妙的问题，王妙把存存怼得委屈地哭呢。当时我跟存存俩人都在那儿哭呢，任胜说“你俩人不说话是诡诈的表现，王妙说出来是属于单纯的表现。二货你说你在手机上和我沟通不成，你还要去问弟兄和王静呢！”意思是说我诡诈，这事还要问你们呢。任茔一揭露我，我觉得还是我自己的问题大。）这是吃了几千年的牛马一样的饭食，成东亚病夫了。我当时还看着你有点正义感呢，经过任胜培训几年以后，磨成东亚病夫了。你的正义感在哪儿？这合法的权益在哪儿？（王静：你们那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事，你都没告诉我一声。）（二货：我不想在手机上说，我怕我也说不成。）（王静：意思是我也听不清楚你说的话？）她主要想说“拉倒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认识自己，还是自己的问题。）她主要是眼睛“明亮”了，人家给她强行灌输了，把

她迷惑、捆绑、控制、强行占有了她还不知道。二货，你的正义感在哪儿？（二货：那一次让打分的时候，何芳和安雨宁说“咱们没有见过上面的人，咱们就不用给人家打分了吧？”她们本来是要问一下任胜的，我说“不用吧，因为我们那天打分的时候，有个姊妹对我不了解，王静就没有让她给我打分”，后来我跟任胜说，“要不你问一下王静？”结果不知道任胜问的是文字组的谁，好像是负责何芳她们的一个人，任胜说“你们看看人家给你们打分了吧？你们就不接受这个环境，你们赶紧给人家打分，人家这不是从你们批改的文章上面就了解、认识你们了？”何芳当时在那儿为难的，好几次都在那儿争战呢，然后有点火气，说话的那种语气、态度就出来了，“我们不认识，怎么打分呢？”她说了一句重话，任胜就开始揭露她们了，揭露以后何芳没办法就打分了，但安雨宁没有打分。弟兄交通了“神已公开显现”，里边说神看的是人的观点、态度，我们聚会打分的时候说到了这个态度、观点，任胜说“看你的观点、态度，那你的观点、态度是什么？”任胜就把这个套上去了，套上去以后何芳就打分了。晚上我问了一下王静，王静说“不了解的不打分”，第二天早上我去和任胜说这个事了，我说“不了解的就不用打分，昨天你非得让人家打分”，任胜说“我揭露的是她们的那个态度，你看她们硬的”，意思是她们不接受、不顺服那个环境，任胜揭露完以后我也接受过来了。）她让每个人都服在她的权下。（王静：人家这么一说二货就糊了。）

（二货：当时马晓进和何芳在一起，我把王静发的“不了解的不打分”这个信息给何芳发过去了，何芳和马晓进在那边还说任胜这个事偏了。第二天早上我问了任胜，任胜说“我打的是她那个态度，她就不接受那个环境”，后来马晓进回来可能也和任胜说这个事了，任胜也是这样回答的马晓进，过后马晓进和何芳说“以后咱可不敢随便论断任胜了，咱就是错怪任胜了，咱就是不能理解人家”，她还这么去认识呢。马晓进说“咱一天就是在背后论断任胜”，我们也就是这样去认识的。）真成了东亚病夫了。原来没有跟随神以前是不明白真理，跟随上任胜以后是不明白道理，这是退化了不是进化了，有疑问也不吭气。（二货：可是任胜交通的能让我们心服了，能让我们接受下来。）因为你们都是眼睛“明亮”之人，因为你们都活在眼睛“明亮”里边，都认为外表的好行为就是好，人家一跟你说“我不是说这个事，我

是说她的态度”，就这一个观点、态度，一下把人给糊弄住了。我给你们交通的是啥？我看这个态度、观点是在什么情况下看的？我看这态度、观点的前提是什么？有个背景。那次温丁说她的配搭在教会拆她的台呢，温丁说这个的意思是来我这儿告状了，因为我对温丁有些了解，她告状是想让我给她平反。我说：“你先不要管人家的态度、观点，这个态度、观点是站了个立场，你说人家拆你的台呢，为什么人家拆你的台？人家拆的台是什么台？你不要一说拆台就是反面的。如果你是站在撒但一边的，那这个台该不该拆？那必须得拆！”我不能说看见拆台的我就打，我得看他拆谁的台呢，打谁呢。他态度不好，他态度不好是对谁态度不好？是对撒但态度不好，还是对跟随神的选民态度不好？是对反面事物态度不好，还是对正面事物态度不好？（二货：有这篇文稿呢。）有吧？你不能一说就是“态度、态度”，这态度、观点首先说你面对的是谁。（二货：任胜说“这环境是不是神摆设的？这不是神摆设的？人家可以给你打分，你就不能给人家打分？”）以前交通了“顺服”，你的顺服哪里去了？什么是顺服？（二货：这不也是让顺服呢？）你的顺服哪里去了呢？咱以前交通的“什么是顺服”就是一切环境来了以后当懦夫？这就是顺服？什么叫顺服？咱专门交通了什么叫顺服，交通了吧？我给你们交通下去你们都当耳旁风，不当回事。当任胜一迷惑你，啥都没有了。给你一把两刃利剑让你干什么？让干什么呢？什么是顺服？（顺服从神来的。）你得先看神的意思是什么。顺服是顺服神呢，不是顺服一切事呢。“他那个态度不好”，他那个态度是偏向哪个方向的？是偏向于神还是偏向于撒但？他的态度偏向于撒但，咱就是应该打倒他；他的态度偏向于神，咱就应该偏向于这个态度，他就是发火，那是正面事物的火，该！

（佟颖：那个月因着环境问题，教会都没法作工了，只是有几个人还配合了几个线索，我作报表的时候，教会里有一个、两个的我就写在报表上，然后发给了任胜。任胜说“教会里就没有配合传下人，怎么是零呢？”我说“怎么是零呢？有的是一个、有的是两个，这两个小区加起来不是零呀，你加起来再看看”，我又跟她说了一遍，“你再看看这个报表，我发给你，你再看看”，我的意思是说她没有看清再看一下，然后她说“我抓你工作呢，你不能直接告诉我？”然后我就想“呀，这是用地位压我呢，我没法和你沟通了。”然后我一想人家是抓我工作呢，

是她没听清楚，还是我没表达清楚？我又详细给她写了一下教会有几个，什么情况都发给她，我就说“我和你沟通不清楚，说不清楚，我没法跟你沟通了”。有的时候我要给她反映一个问题，她给我回俩字“哦哦”，我是想知道这事咋做，下面咋处理，因为我不知道，我想问她，寻求一下，她就说“哦哦”。我说“你到底是啥态度呀？我应该怎样去做呀？怎样去实行？你给我找点实行路。”）她没有态度。（佟颖：然后我说“没法跟你沟通”，我就想着是我的问题，是我没表达清楚？我又跟她说一遍，我说“你告诉我，这个该怎样去实行？”有一次她跟我说“你直接发给王静吧，告诉王静吧”，我就没法说了。我把问题发给王静，王静回复以后她问我“王静给你咋回复的？”我又把王静的回复转发给她。有时候好像我要表达的问题她不理解似的，我俩好像不在一个点上，我就说没法沟通。）

二货这正义感经过几年的配合给磨没了、磨平了，都成滑石蛋了。（王静：是不是本来就没有正义感呢？有正义感是天生的，磨不没啊。）我眼花了？（二货：我觉得我也说呀，我是和任胜当面说了呀。）（王静：你没跟我说过呀，维护神家利益，这些问题该不该说呀？你们有啥事都没有和我说过呀。）（二货：我想着这是我们自己的败坏性情，可是我敢给任胜提呀。）敢给她提但不敢报告，人家一打你你就不说了呀。（王静：你给她提但没跟我说，有些事就不是光给她提，你给她提她把你打回来了。就像那次他们去外省的那个事，这该不该跟我说一下？怎么也不说呢？）（二货：我想着她已经跟你们说过了。我觉得我有个什么毛病呢，任胜一过去我觉得我就是那种不作为，觉得心里轻松了，“赶紧让任胜来吧，她都担起来我就可以轻松点”，是这种意思。包括让陆靖去那边，也想着她和你说好了，所以我就没过问。）你太信靠任胜了，和任胜多年的交往、交情在那儿放着呢，时间长了和亲人一样，没有那个防备心了。（二货：还有就是信成地位了，想着任胜天天就在你们身边呢，她听得也多，弟兄又揭露解剖了那么多，她也不敢做那些不汇报的事。）任胜呀！任胜全是伪装。（二货：我们那边的人都可相信、可仰望任胜了。）（佟颖：你们对付了任胜没有担当、不作工作以后，任胜跟我们说，她要有担当，以后有啥事她就能做主了，以后有啥事不用都问王静了，有啥事都可以跟她说，有的事她就可以决定了，她就是这样说的。）她把“担

当”和“做主”混淆了，把当家做主当成担当了。（佟颖：所以从那以后我们有啥问题就问她，她就给我回个“哦哦”，我心想“你咋又回‘哦哦’？我想听你解决问题的方案”，好多次都是这种情况，这不是一次、两次，太多次了。感觉她自己好像也不知道该咋做。）她自己把自己迷惑了。（二货：我就说她自己也糊着呢。）撒但中了自己的诡计，因为她眼睛“明亮”了，她什么都看见了，她还寻求啥？（佟颖：她主要是觉得针对我们的情形、我们的问题，她能找到相关的神话、弟兄的文稿，她能给我们交通里面流露的东西。但是一牵扯到工作上面，教会这些工作、事务工作她也不懂，我觉得她就是糊着呢，她自己就不知道。）她就不参与。（佟颖：她就不知道，所以她就只能回个“哦哦”。）她不知道也不愿意说不知道。（二货：她不是不愿意说“不知道”，她还说“我知道，我都知道”，有时候我们说“任胜，你没听懂我再说一遍”，她说“我听懂了”。那次疫情的时候下发了一份工作安排，里面提到做核酸的事，说“疫情不但是有真实的疫情，还有更多的疫情是一部分人为了多挣做核酸的钱而让更多的疫情蔓延。”然后任胜下去交通就问弟兄姊妹，“如果让你们掏钱做核酸的话你们做不做？”任茔说“工作安排说了。”我说“工作安排不是这么说的，工作安排是说人都败坏了，借着疫情挣钱呢，你怎么问弟兄姊妹如果掏钱的话做不做核酸？那大红龙要查的话，你不做也不行呀”，任胜说“你看你们都是这，掏钱的话我就不做”，她是这么认识的。一线的人说，“我们出去干活的时候人家要查核酸码呢，如果我们不做核酸，我们就出不去呀。”任胜的意思是掏钱的话就不能做，她是那么领受的。要不我说她有时候是糊的，我说“不是这么交通的”，她说“我知道”。）（佟颖：有时候我说“你是不是没理解我的意思？要不我再给你说一遍”，任胜说“我明白、我明白”，然后她又发一段，我说“我感觉你还是没理解我要表达的意思”。）（二货：她说她明白了，但是她回过来的话还不是咱要说的意思。）（佟颖：就是这个问题，所以我说跟她没法沟通，我跟他们说，“我咋和任胜沟通不了？是我表达有问题，还是她理解不了？”）（王静：你们也没早说“跟她丝毫沟通不了”。）（二货：那个时候我不说，是想着这是我自己的问题，人家那么多人都不说，就我能看出来？）“是我理解能力差了？”（二货：有一次马晓进过来说萧铭也跟她说，“任胜就是听不懂话、沟通不了”。我一听到这些我心里头才说，这不是我一个人说任胜听不懂话。）

一开始我说这任胜在下面究竟能不能作了工作，你说人家处理不了吧，下面的人还都愿意叫任胜过去，人家还都仰望任胜，我还想着任胜作工还可以吧。（佟颖：当时我们想着任胜经常和你们在一块儿，你们去哪儿聚会都带着她，她肯定领受得也多嘛，最起码她知道得要多，我们有时候解决不了问题，就跟任胜说“我们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你来吧”。）我就弄不懂了，任胜再怎么样还能把你二货给迷惑了？（二货：我还觉得我没有被她迷惑了呢。）还没有被迷惑了呀！人家三言两语就把你打得没话说了。（二货：因为任胜一直给我们交通呀！）她给你交通你还能事理不分呢？你给她提两个意见，她就说你是打她呢、踩她呢，你提意见是踩她呢？这个分不清？还能让人家把你迷惑住？（二货：反正人家一交通我和马晓进就都不吭气了。）（王静：就是糊涂蛋，要是有一点清楚的话，那天马晓进不会跟上任胜到那个家去，按说会不会跟上她去？）（二货：我也想着她们不会去。）逃跑能逃到那个家去？（二货：当时只想着是一个地方出事了，不知道是一片，当时谁也想不到是一大片出事了。）（王静：凡是去过那个家的人都是大红龙跟踪的对象，就怕人家跟踪，所以都不能去。）你得去分辨嘛，你那边出问题了，怎么出的问题？首先不是别人举报呀。如果是举报，它就是一个地方，而大红龙是大清早就去了，大清早谁举报呀？（王静：我跟任胜说了，赶紧打车、打车，任胜还跟王妙说她打车去另一个城市。）不对呀！第一天满满还跟任茔说有人给她打电话要看暖气呢，怕有人抓她呢。（二货：所以我也在这儿迷着呢，你们说是前一天晚上就有人给满满打电话了，但是我觉得满满是第二天早上六点接的电话。）不管早上、晚上，那边也打电话，这边也抓人，这就已经不是一个地方出问题了呀！（王静：我还问满满在哪住着呢，她说在她姑娘家，我说“不敢在你姑娘家住，赶紧走，你在你姑娘家也要被抓呢”，她还说“嗯”。）三个点，一个点是提前打电话了，还有两个点同时都是早上去抓的，就凭这三个点，你想吧，肯定是一片都有问题了。早晨出现的问题，不是举报，那就是早上她们还没有走还在家呢，大红龙预先就准备好了，两个地方都是早晨去抓的。（王静：满满还告诉我是查暖气呢，我说“可不敢去了，赶紧走，不敢在你姑娘家住”，人家还答应了。）主要是她意识到大红龙要抓她呢，反过来还能去了那个家。她就不想一想这个地方是她们经常去的一个地方，大红龙会不会去？该她出事吧！（王静：糊了，因

为任胜还和王妙说要打车去另一个城市，我说“最后怎么走的？”人家说骑车子。骑车能跑到另一个城市？可能吗？）王妙也不问，“你去哪哪你骑电动车干啥呢？”也不纠正一下？（王静：你说这些人能气死人！）有几个人都可以阻止呀！（王静：任胜还和王妙说她要打车去哪哪，她打车呢还拿着那个家的钥匙，你说这王妙啥也看见了就是不去拦阻，这些人就是这。一听任胜说要打车去哪，“你好好的怎么说打车去哪哪呢？谁和你说的呢？”这是不是就知道了？）人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你的配搭去哪，因为什么去那儿，连问都不问，你就问一句“你为什么去那儿呢？去那儿干啥呢？躲环境呢？你躲环境，你骑车能去了那个地方？”互相关心问一下，这个事情就处理了呀！不在自己身上就不搭理。（王静：到十点多十一点的时候，我和王妙说的话还是两岔子，我说“到了没有？”王妙说“到了”，我说“到了让任胜跟我说话”。我说的是到了另一个城市，王妙说的是到那个家了。这个话告诉任胜以后，任胜还说“哦，我打车去”，我说“现在、马上、赶紧出去、赶紧走”，任胜说“哦”。我想着任茧十点多、十一点应该到那个地方了，然后我让任胜跟我说话，一直没人接，我再问没音信了，我就再问王妙，王妙说她去找，我说“她在另一个城市你能找着呀？”王妙说“不是，在那个家找一下”，我说“怎么又跑那个家去了呢？任胜没告诉你我让她到哪呀？”王妙说“任胜说了一下要打车去哪哪”，我说“让她打车去哪哪怎么又到那个家去了呢？”王妙说“我也不知道，任胜走的时候拿着那个家的钥匙”，我说“怎么走的呢？”她说“骑着电动车”，能气死人，拿着那个家的钥匙，骑着电动车，这跟我说的到另一个城市，这不是两码事？我说“任胜和你说的到哪哪，你咋不问问她骑电动车干嘛呢？骑电动车能到那个地方？”没人管，这王妙还是本地人，“你拿着钥匙你就去吧”，你说这些人可恨吗？气死人，太自私卑鄙了！任茧在你家住了几个月，你得看看她到底去哪呀，安全不安全呢？不安全不是把你也卖了？“你说你要走，走吧”，到哪去了呢？没人管，太自私了。所以现在为啥出来受苦？活该，这就是报应，太自私了。任胜骑上车子能到了另一个城市？真能气死人。你说马晓进就跟上任胜去那个家躲环境了，这边抓了骑上车子到那边去，能不把你抓了？你长期的聚会点大红龙能不知道？愚昧透顶！这不是被迷惑？如果有点分辨，“我跟上你去那个家干啥去呢？”马晓进也是区带领，就不说找个安全的地方走，赶紧带上任胜走，你还得保护她，这都不

知道，就听任胜的话呢。任胜是个糊涂蛋，她后边跟上一排糊涂蛋就去了。）（二货：任胜可能是去了那个家把满满叫出来，然后再商量呢，她也想不到大红龙会去那个家。）明知道这边已经抓了人了，她还要去那个家商量呢？不能在半路上商量？（王静：满满也知道人家盯上她了，她还告诉我了。二货，你没告诉我满满的事，是任胜告诉我满满的这个事的，你只是告诉我大红龙去你家去了，我赶紧跟任胜说让她赶紧走。）（二货：满满这个事我也是早上刚收到的信息，刚说完话我弟已经打过电话来说这边已经开始搜查了，就那么快。后来我就赶紧给满满发消息，满满也不回了。）满满在哪被抓的？（二货：在她姑娘家。）就没出来？（二货：她说来不及了，所以我说是早上，你说是前一天晚上。）（王静：任胜和我说的前一天晚上，我还和满满说了不敢在她姑娘家住，找个安全的地方，她说“哦”。）她计划第二天才走，那还说啥呢？（王静：我说“你在哪住呢？”她告诉我说在她姑娘家，我说“不敢在你姑娘家住，赶紧走，卡全部格式化了，赶紧弄完走”，她说“哦”，结果就没走了，这不就找不见了。）大红龙要抓你，人家找不见你才给你打电话，你告人家你在姑娘家，人家不是直接就去了？（王静：满满说觉得不对，说是装暖气的，肯定是盯上她了。）

578　神对各类人结局的安排

1　神将在审判期间作恶多端的人放在了邪灵群居之地让其任意毁坏其肉体，他们的肉体散发着死尸的味道，这是他们应有的报应应有的报应；神将那些并不忠心的假信徒、假使徒、假工人的各种罪状一一列在一一列在他们的记事册上，在合适的时候将他们扔在污鬼之中，让其任意玷污他们全身，使他们永远不得超生，永远不能再见到光明。

2　神将那些曾经一度时期效力却并未忠心到最终的假冒为善的人列在了恶人中间，让其与恶人同流合污成为乌合之众，最终将其灭掉将其灭掉；神将那些从未对基督忠心或从未献出一点力量的人扔在一边从不搭理，更换时代时将他们统统灭掉，他们便不再存活在地上，更谈不上进入神的国中了。

3　神将那些从未对他真心而是被逼无奈应付他的人列在为子民效力的人中间，他们这些人仅能存活一小部分，大部分将同连效力都不合格的人一同被毁灭；最终，神将所有与他同心合意的人，神的子民、众子以及他预定做祭司的人带入他的国度之中，这些都是神作工中得着的结晶。

4　而那些并不能归于神所划分类别中的人则都被列在外邦人的行列之中，他们的结局是什么你们是可想而知的。神该说的都对你们说过了，该选择怎样的路那都是由你们自己选择决定的。你们应明白这样一句话：神的作工从来就不等待任何一个跟不上他步伐的人，神的公义性情对任何一个人都是无情的都是无情的都是无情的。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用真理来作审判的工作》

2.假带领

210　人类已不是神所要的人类

1　人类发展到今天已有几万年的历史，但是神所造的起初的人类早已堕落了，人类已不是神所要的人类，因此人在神眼中早已不被称为人类，而是被撒但掳去的人类的败类，也是撒但所居住、所穿戴的、腐朽了的行尸走肉。

2　人根本不相信神的存在，也并不欢迎神的到来，人类只是勉强应付神的要求，暂时答应神的要求，并不是真心实意地与神同甘苦共患难。因为人对神感觉莫名其妙，所以人对神才勉强陪笑，显出趋炎附势的神态，因为人并不晓得神的工作，更不晓得神现在的心意。

3　神告诉你们实话，到那日子，任何一个敬拜神的人所受的苦都比你们容易。因人现在相信神的程度并不超过约伯，就犹太法利赛人的信都超过你们，所以，若有火的日子临到，你们的日子比那法利赛人遭受耶稣责怪还要严重，比那抵挡摩西的二百五十个首领所受的苦还要重，比那所多玛毁灭时所经受的火的焚烧还要严重。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真正的“人”指什么》

交通：经过这次环境的显明，我看见了一个中国人的鬼样，一个个确确实实就是愚昧、麻木、痴呆，完全就是一个喘着气的活死人，就是个行尸走肉，根本够不上人的标准，在带领中百分之九十是假带领、敌基督。在下面什么工作也不作，最基本的工作是不需要人天天安排的。比如，让人多多预备善行，该怎样接待弟兄姊妹；看教会有什么资源可以被利用；交通一些安全注意事项，以及落实工作安排；祭物该怎么保管。等等的一些教会基础建设工作都没有作。更不要谈什么生命进入了，对交通的文稿、神的交通，都懒得搭理，都当作进车间穿的工作外套。一走出聚会点就当垃圾扔掉了，这个悲惨的人类太可恨了，就是指住鼻子尖点了、告了都不实行，实行的就是一个骗。给他安排工作时是点头哈腰，过后是什么都不办，要么就是按自己的意

思应付糊弄一下了事，等出问题了，你再问他，“我明明安排了的工作怎么就没有作呢？”这些带领回答的是同一个口吻，“我说了呀！我告他了呀！我交代了呀！”不愧是一个撒但父亲生的。你安排给他工作，他不去作，只是随便找一个人说一句，这工作就算完了。他不管这个人是否能担当，是否能去实际地给作了，甚至对方是否听见他说这么一句话了没有，他都不核实，这工作他就算作完了。当出问题再问他时，他还是这句话，“我告他了”。要再核实这事究竟做了没有，他又说“我再问问确定一下”。下面的人究竟做了没有他都不知道，当问他的时候，他都不知道，这样的人不值得信任，这就不是人。直接安排给他的工作不作，本职工作不作，就是争夺地位不停，就是个猪带领。以前祭司弟兄说做了带领就是撞开了地狱的门，一点不假，今天才看见。这些猪带领再不悔改作点实际工作，就等着转猪吧！我不愿意这里边失去一个小子，可你不配合我作工完成神的经营计划，而是要玩弄我、耍笑、欺骗我，那你不要怪我咒诅你。你欺骗、玩弄不了我，而只能把你美好的归宿给毁掉！

2023年11月29日

3.每个人都有悔改机会

我给你们交通的时候，你们听着这个声音如何？（萧田：你的声音？）嗯，我交通的时候你害怕吗？（萧田：这话就害怕。）这话害怕，那这个声音害怕不害怕？（萧田：声音不害怕，听到话害怕。）声音不害怕，听到话害怕，最终能产生什么效果？你现在是听见声音不害怕，感觉这话害怕，但是你得清醒，不敢走任胜的路，不需要非得声音害怕才行，不要把神的性情当作绵羊。给任胜交通、解剖的也不少，她为什么能走上这条路？就是因为她不害怕声音。你说她不害怕话吗？话她也害怕，但她不害怕声音。你说咱交通的时候还需要怎么呢？把神的性情带出来？不需要。咱从任胜那边也能得点收获，不敢走任胜的路，不要因着声音不害怕，然后咱就放荡。因为人的性情里有刚硬，咱不要再刚硬、不要再试探。神是先给人警示、警告，天上的烈火显给你看不起作用，那就事实临及，事实临及的时候你再后悔也来不及了。任胜现在再后悔能来得及吗？咱就不说抓进去给她上酷刑或者判刑这些，就单独说这么一来耽误的生命进入是多大的亏损，如果说她拿上那么多东西进去，大红龙当她是大带领，要处理她，那就更厉害了，判刑时间会更长，拷问会更严厉，那她这信神的生涯还有没有？这是多可怕的事情！所以说对神家的事情要谨慎、小心，不敢轻易怠慢，神给人的机会是有限的。神定规人的结局有两个标准，一个是试炼人的次数，一个是试炼人的结果，也就是神要看人对神的态度。我看见你们现在走的路太可怕，看咱在这儿作的这些工作，这哪是作工呢？只是坐了个地位，啥都没作！现在你们自己还顾不了自己，连个聚会的家都没有。这城跑到那城，要是跑到你这儿让你接待的话，你怎么接待？让你隐藏怎么隐藏？这儿还没有隐藏呢，如果大红龙要统一大行动的话，就不要说隐藏了，你用你老公的实名电话联系弟兄姊妹，这就全部都卖了，这多可怕！这完全是神的怜悯，你得看见神的怒气，赶紧扭转。

（王丽萍：那天我里边突然就流露，“弟兄解剖了四大代表，任胜坐监了，王欣冉得病了，戴超又成了那样”。）戴超怎么了？（王丽萍：戴超这次被换成一线指挥了，很不服气，拿工作撒气呢。我联系人家

呢，人家一天都不说一句话，问啥都是“你安排吧”。）显明了吧？（王丽萍：那边有个放咱东西的地方很危险，本来那几天说要挪呢，但是人也没有、车也没有，就没挪，那几天环境恶劣，就愁得不行，四大代表三个都成这样了，我也……）“我也快成代表呀！”（王丽萍：里面有正面的流露、也有反面的流露，一会想着这是在于人的追求，一会又想弟兄解剖的人的本性就是那。就想着这是对神有误解了？是前途命运？对神的误解到底是啥呢？还是找不到根源。）怎么会对神产生误解呢？（王静：“你解剖说我们四个是外邦人，那三个外邦人都倒了，就差我了，我也快了，我再表演不也还是个外邦人？只是表演的时间比她们长一点。”）这是把罪归到我头上了，是因着我说她们有罪，她们才成了这样的。（王丽萍：我里边就想，“弟兄能看透人的实质，看周瑜，再看一下班竹荏，然后这才解剖了四大代表，王欣冉病了，任胜进去了，戴超成那样了”。）四大代表里还有谁呀？（就剩王丽萍了，她想着“我接下来会怎么样？”）王丽萍，你在四大代表里代表的是什么？（纸老虎，会管理，搞事业的。）（王丽萍：我里面就想这些呢，不知道是什么支配的，是前途命运？）神说你是浑人是不让你做浑人，你来了一句“你说我是浑人，那我就是浑人，你说的话就有权柄，我就是浑人”。（王丽萍：就是这方面。）（“弟兄还是能看透，弟兄说的都应验了”。晓溪那时候也是这样，“你看弟兄解剖了我，那我就照着弟兄解剖的表演”，所以回家睡觉去了。）那这样说你们还是挺配合的，都在配合着我的话走呢。这只能说显明了人的刚硬，特别特别的刚硬！我给你解剖，说你就是个浑人，看你这一路走来就是个浑人，我揭露了你是不让你做浑人了，你应该是“我不能再做浑人了”，反过来，我解剖了你是浑人，你没变，你还要继续浑下去。（王丽萍：想着你解剖了就变不了了，实质就是这样的。）审判刑罚是来征服人的，那还叫征服呢？那就征服不了。神说什么叫征服人？什么叫征服？神说：“你们所流露的并不是小孩离开父母一样的淘气，而是牛马离开主人鞭打而爆发的兽性，你们应知道你们的本性，也是你们所有人的软弱处，是你们的共病。所以，我今天对你们唯一的嘱托就是站住我的见证，千万不要老病复发，最要紧的就是见证，这是我作工的中心。”（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论到“神”，你怎么认识》）神要把“野兽”都驯化成“家畜”。驯化，你让不让驯化？驯化过来了这就变了，这就征服了；驯化不过来，不管怎么驯最

终还是这样的，那就没被征服。就像今天我说你人性不好，审判刑罚是最真、最实的爱，审判刑罚怎么是最真、最实的爱？能把你真实的情形告诉你，把你走的这条路给你说出来。你认为你走的这条路是宏观大道，我说你走的这条路是死亡之路，你不要看着王静走的那是羊肠小道，我说那才是条生命路。我今天给你说出来你走的这条大路，是要堵了你的路、截断你的路，“这条路不能走”，你开始走这条小路，你跟着我的路走，这就是拯救。但是你说“唉，这下完了，弟兄都说了我走的这条宏观大道是直通地狱的，弟兄都说了我还往哪走呢？我还往哪变呢？”所以你处于一种消极情形之中。为什么消极呢？没劲了，消极、被动。被动就是不主动往上走，等待着走。你被动、等待，那你说还有什么结局？这条路的弯必须你来拐。神告诉你圣灵作工和邪灵作工不一样，圣灵作工给你是自由的，告诉你怎么走以后你自己选择这条路，神就不管了，神只是引导、开启你。邪灵是怎么作工？强迫、控制。但咱这个人呢？人如果不追求真理、不追求正道，强迫、控制他能行，不强迫、控制他就不走，最终结果是什么？他明明看着那就是地狱，哭着、哭着就走进地狱了，最后还说“神说我就是地狱之子，是神说的话应验了，是神话有权柄，把我打成了地狱之子”。把神的爱都给埋没了。

任胜代表的是什么呢？（东亚病夫、炮筒。）说了她的那种生存法则，她不是真正的解决问题。（王静：她是在那儿找着个茬，就认为是把问题给解决了。她不是真正地解决问题，不是解决根源问题。）跟萧伟晋一样。王丽萍，你流露的那些就得成为你的动力，“哎呀！四大代表，三个显形了，就剩下我一个了，我绝对不能走这条路。我是浑人但我不能做浑人，我不能做企业的管理者，我得性情变化。”那时候交通什么了，说你是企业的管理者？你代表了个什么呢？（王丽萍：以管理自居，卡人、抠人。）以管理自居，你把这个当成了一种生存法则。你是作了个外表工作，实际工作没作。你原来作的是外表的工作，现在你就作实际的工作呀。（王丽萍：现在就是朝这个方面走呢。）这不就行了吗？神还能没等人变化就把人灭了呀？神先给人劝勉，先是劝你，然后是警告、警戒，然后把天上的烈火显给你看，没办法了最后才事实临及，咒诅、惩罚。咒诅、惩罚也是爱啊，为什么说咒诅、惩罚是爱？这个爱得真实理解了，不能是字句，知道吗？

咒诅、惩罚是不是爱？萧田，能不能理解为什么说咒诅、惩罚是爱？（萧田：咒诅，是不是就像红斑狼疮的那个姊妹一样？）嗯，是不是神的爱？你想不想得着爱？（萧田：今天就得着了。）这是审判刑罚的爱，这临到的仅仅是话语。咒诅、惩罚是爱，理解吗？众子、子民在哪作成的？不就是在灾中作成的？灾中不就是事实临及？话语审判刑罚你，然后你变不了，就必须得咒诅、惩罚你，话语作不成你，咒诅、惩罚就把你作成了。为什么？就像保罗身上的那根刺，他哪时不想跑了，那根刺就又和他“说话”了。大卫，刀剑不离他的家，那是不是咒诅啊？那是不是爱？（是。）没有那次的咒诅，他最后能作成那样？所以说咒诅、惩罚都是爱。得能真实地去认识、去理解，当你哪天受到咒诅、惩罚了你还能赞美神，撒但就退去了、蒙羞了。当你哪天受到咒诅、惩罚的时候，撒但在背后干啥呢？“弃掉你的神死了吧！看神给你的是啥？跟随到最后还让神咒诅了你。”你说啥呀？你会不会随从撒但走？“就是，白干了，我还信了一回神，信的被咒诅了，我可跑了呀！神的公义在哪呢？”讲理、叫嚣，那就会临到更大的惩罚。如果你受到咒诅、惩罚以后还有真实的认识，或者是“活该，是我咎由自取，这是神的爱，神还没有灭了我，神还给我留下了悔改机会，不管神怎么对待我，这是神的公义性情临到了我，这是我该有的报应，不管我的归宿如何我应该悔改，应该赞美神！”到这个时候撒但就没话说了，退去了。而且你在受到咒诅、惩罚的时候你也就看见神的手了，看见神的怒气了，你就不敢背叛了，不敢反抗了，这是不是神的爱呢？也是拯救、也是爱。

（王丽萍：还有一方面，什么是仰望的祷告，什么是要求的祷告？这个我还是区分不清。）仰望和要求怎么能分不清呢？你要求了你是很明白、很清楚的。你说的是依靠吧？（王丽萍：依靠、仰望。）依靠、仰望和要求神。如果是人应该做的事你不去做，那你的祷告这就是要求神。人能做得了你不去做，是要求神、试探神。如果是人做不了的，那你的祷告是依靠、仰望神。是因着你以前的悖逆、放荡，因着你当时该做的没有做了，这个时候你的祷告是一种悔改、认罪，让神怜悯，然后仰望神、依靠神。就像你刚才说放东西的家比较危险这个事，当时是咱人该做的，结果因着自己的悖逆没有去做，现在到了危险时期了，危险时期这个事情肯定要发生，再靠人也来不及了、处

理不了了，这个时候就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向神悔改、认罪，扭转，“神啊，这个事情是因着我的大意，是因着我的悖逆，我认罪，我不敢了，我愿意回转，以神家利益为重”，这个时候再说什么都迟了，必须依靠神，“神啊！愿你看顾、保守、怜悯我，遮蔽大红龙的眼”，立心志，“我再也不敢了，从今以后我要怎么怎么做，以此还报神爱！”还不是跟父母说话是一样的？就像做作业或者做什么事情，是你个人能做得了的事情那就是你的本职工作，是你该做的事情，你不能等待，等着让父母给你做，那就得你自己做。如果你贪玩了或者因着什么耽误了，明天考试呢或者开学呢，这个时候再说什么已经无关紧要了，关键是明天考试呢、开学呢，明天就要这个成果呢，再说谁的过错没有用。“神啊，我的过错我认识了，不管是谁的过错，现在已经是无法弥补了，闯下的塌天大祸已经无法弥补了，但是神家利益不能受亏损，神的名不能受亏损，我愿意负荆请罪、悔改认罪，以后我将功补过，在这方面我要怎么怎么”，立下心志，许下愿，你是诚心诚意的，神垂听了你的心声，那神就要作事。就像以色列亡国，以色列为什么会亡国，亡国以后为什么又复国？就像好的无花果、坏的无花果，什么是好的无花果？神就让以色列亡国，亡国是什么意思？因为人不求告神、不仰望神，把神给忘了，所以神就让亡国。亡国以后他们去了国外，在国外当奴隶、当阶下囚，活不了，他们就开始思念神呀，这个时候就祷告神、呼求神，神听了他们的声音以后，看到他们真实的悔改以后，神就帮他们复国。就像这次放在那边的祭物，你说这是多可怕的事情啊，不知道的时候咱不知道，知道了以后赶紧祷告认罪。就是自己不作工作，自己知道任胜没有负责任。任胜多长时间了？你靠任胜？先在神面前认罪，这个事情人没法做，只能等神作，祷告神让神遮蔽大红龙的眼，一顿饭三次祷告，能急死人。祷告完以后，最后人家说钱就在柜子边上放着，上面放了点衣服，手机就在沙发上放着。大红龙去了三个人搜了三个小时，楼上、楼下全搜了，连个废纸箱都全部翻出来检查了，最后就是看不见钱，手机也看不见，多可怕！这不是神作的？一搜到钱就完了，大红龙不仅要拿你的钱，还要整你。三个人搜了三个小时，钱就在柜子边上放着，所有的家都细细地搜了，结果就没进那个家。（王静：要是进去就完了，东西就在面上放着呢。我和二货说赶紧搬家，找个安全的家先搬进去，人家答应的“哦”，结果就没搬，没搬还把钱放在那儿。）最后人家说了句

啥？“放在家的钱忘了。”我说“钱还敢往那边放？”（先写了祷告词，后搜的家？）人家正搜家的时候才赶紧祷告呢。大红龙去了才和他们一家三口谈话呢，二货她兄弟打电话说大红龙去了，这边知道以后就急得赶紧祷告，祷告完大红龙就开始搜。大红龙监控了四个月，而且就在人家监控期间，他们天天和二货在一起接触呢，但人家就没有监控上二货，你说怪不怪？这就是跟你说，神让大红龙监控谁大红龙就监控谁，神不让大红龙监控大红龙就监控不了。把一线的全部一窝端了，二货天天和他们在一起接触，还把她妈也抓了，就没有抓二货，抓那些人就是给二货看呢。任胜是因为她做得太过了，时间也长了，多长时间了能做出这事！二货是2012年信的，信的时间短，神对她是怜悯。胆小的、怕事的，神把他支开，不能出事，剩下的抓。任胜这个是她自己送上门的，大红龙都是有任务的，是要完任务呢，本来大红龙的任务是抓三十个，结果只抓了二十八个，任胜跟马晓进俩人过去自己把自己送进去了，所以人数正好够了，大红龙可能就没有再深挖。如果任胜是大红龙监控的对象而不是自己送进去的，那大红龙拿上任胜的手机，你说怕不怕？或者说上边给大红龙下达了任务，必须得抓够多少人，结果抓的人数不够，那大红龙就得挖，好了，看谁手机上有线索，根据手机里的线索挖。所以你从这一系列事迹中都能看到神的作为，惊心动魄呀！（这是不是“此人勿动”，神不让它动，它连人的一根头发都动不了？）对。

865　尼尼微王的悔改得到神的称许

1　当尼尼微王听到消息之后，他便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然后又宣告通城的人不可尝什么，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并宣告各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从尼尼微王所做的一系列的事情来看，他从内心深处有了悔改。尼尼微王一系列的举动真正地做到了一个君王该做的，他一系列的举动是人类有史以来任何一个王都难能做到也未做到的，他的这些举动可称作人类史上的创举，值得人类纪念，也值得人类效仿。

2　人类有史以来，所有的君王都带领百姓抵挡神与神对抗，却从未有人带领百姓向神求告，以挽回所行的恶，获得耶和华神的赦免，避免惩罚的临及，而尼尼微王就能带领百姓向神回转，带领百姓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同时，他也能舍弃他的王位，而换取耶和华神转意后悔，收回烈怒，使城中所有的人存活下来，不至灭亡。尼尼微王的举动不得不说是人类史上难得一见的奇迹，堪称败坏人类向神悔改、认罪的楷模。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独一无二的神自己　二》

4. 凭恩赐不能被建造

（杨松：我从陆靖的打仗过程中能学到他的一些长处，我觉得陆靖的打仗顺序确实是有果效。我跟陆靖打仗的方向不一样，陆靖是先把人带到神的经营、作工当中，我是先听对方交通的有啥问题，然后找一段神话揭露他，揭露完以后我再给对方谈神的作工，但是我发现还是陆靖的打仗顺序果效好一些。因为揭露完以后他还是懵的，只不过是揭露完以后他开始自我反省了，他不那么张牙舞爪了，但他不知道你要干啥。）陆靖正因为有这个特长、有这个资本，所以就活在这里边了，这个特长让他的眼睛更加“明亮”，所以他就固步自封了。神要的不是特长。（杨松：这次群里发的神话里有一句是“凭恩赐不能被建造”，看了这句话以后我还想“这条路我可咋走呀？我也是一直凭恩赐走呢。”）你总想凭恩赐成就，是吧？那你现在理解了吗？（杨松：我现在对诡诈、自是、狂妄的性情有个认识，从根源上知道这些东西会把我带到哪里，这条路一直这么走下去会是什么结果，对这个有点认识了。）对刚才你说的“凭恩赐不能被建造”理解了没有？（杨松：不理解。）“凭恩赐不能被建造”，恩赐是什么？恩赐是一种特长、是一种技能。你先得把恩赐认识、理解了。（有的人口才好、表达能力强。）口才好、表达能力强这是个恩赐。你继续说吧，我听听你对“凭恩赐不能被建造”是怎么认识的。（他能讲出好多的认识，谈出来的也特别动人心弦，他也能带回来好多人，但是自己却没有去实行。）你是说他会说、善于交通这个具体的事项。笼统地来说，恩赐就多了，各种恩赐，会唱歌的、会跳舞的、会交通的等等。（就像任胜会解剖人。）会解剖也属于恩赐，这些都属于恩赐。“凭恩赐不能被建造”，怎么去认识呢？（任胜会交通、会解剖，感觉人家可有变化了。）任胜会解剖？（会啊，我们都特别服气，可佩服人家了。）她就是不会解剖她自己。（她在我们跟前也解剖自己呢，说自己怎么和王静斗了。）她那不是解剖，她是让你看呢，她和你说的是别人给她解剖出来的，亮在光中的，没有亮在光中的她说不说？（不说。）那算不算解剖？那不算解剖。（她交通解剖是为了作工而这么走？）（王静：她是让你们看见“我都认识了”。）她解剖自己是见证自己，告诉你“我是敬虔的，我是有认识的”。（哦，这叫见证自己。）你为什么崇拜

她？（我觉得她变化了。）如果她是真正地解剖自己心里面的认知，解剖的是别人不知道的，这是认识自己。可她解剖的都是别人给她揭露解剖出来的，放在桌面上的。陆靖出去作工谈不谈认识自己？他也谈认识自己，“弟兄揭露我什么了”。弟兄揭露五句话，他绝对不会说六句话，因为我说的那五句话以外的是他的心里话，他能不能说？他不能说，他要是说了你就把他认识了。“弟兄已经揭露了我五句话了，我不说别人都知道了，我再不说别人就会觉得我不认识自己，我要是把这五句话说出来，别人就会说‘你看人家多认识自己’”，可是人家再认识自己，你能看见他心里面的东西？你看见的无非就是弟兄告诉你的，弟兄告诉你的你知道了，弟兄不告诉你你还是不知道。这就是“聪明人”，“我在我肚里包着的、你看不见的我不说”，狐狸尾巴露出来了，“我这里有条尾巴”，别人早就看见他的尾巴了，他才说他有尾巴呢，这是不是人家的“智慧”？在他认为他那是智慧、认识。在往根里边的东西他不挖，他不能挖。

（那什么是恩赐呢？）恩赐就是特长。神说：“这个人他擅长读书，擅长学习知识、学问，对于书本上的知识，规条性、理论性的东西，比如一些涉及业务技术、科技方面或者是数理化的一些公式、规条，他掌握得很快，记得也特别扎实，这类人就很擅长掌握这些东西，对这些东西特别地开窍，一看就明白，一学就通窍，尤其擅长考试做答卷，答题的时候发挥得特别自如，那是他最擅长的场合，也是他最能发挥长处的一个场地，也可以说，这类人在知识的海洋里游刃有余。这个代不代表素质？（不代表。）这只能代表他的特长。”（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怎样追求真理（二十五）》）你会念书不能代表你的素质，你会念书不一定会追求真理。“凭恩赐不能被建造”，你首先得认识这个恩赐就是每个人身上的特长。建造是什么？得以建造，使生命长大，是指生命，指你的生命有长进。恩赐能代替你的生命吗？（不能。）对神话有认识、对神有认识、对神的作工有认识，这是一个建造，这些都不能用恩赐代替。但在人心目中是怎么呢？就像陆靖为什么能固步自封呢？他把这个恩赐、特长当成生命了，觉得被建造了，“神话在我身上达到果效了，你看我能把神见证出来”。他是把神见证出来了吗？他只是把异象给人见证出来了，他没有把神的性情见证出来，没有把神的话活出来，不能算见证。有的人会唱歌，他唱歌

的调把握得很稳，你听见人家唱得好，而且能把神这句话要表达的心意给唱出来，用世上的话说让人听得都入戏了，但是这句话他是不是活出来了呢？这是两码事，凭恩赐不能被建造。还有的人能把神话背下来，倒背如流。好比神给你摆设一个环境，我看见你所做的这一切，看见你凭想象办事、往前冲的时候，我根据你的言行举止我要解剖你，然后我说："神说'人只想冲在队伍的最前列，深怕不被我看到，做他们认为是对的事情，说他们认为是对的话语。'"这是我对你的一个认识，我根据神话看见你就是这个人。可是我刚说了这一句话的时候，人家把整篇话给说出来、背下来了，"神说：'一旦我的手开始作事，这些人便蠢蠢欲动，充当急先锋，他们只想冲在队伍的最前列，深怕不被我看到，做他们认为是对的事情，说他们认为是对的话语，但他们从来就不知道，他们所作所为从来都是与真理无关的，他们的行为都是在破坏、搅扰着我的计划。'"厉害不厉害？（厉害。）他能把书背下来，倒背如流，你说两句人家就能把后边的十句全部背下来。在人来看"你开了个头，他就把后边的神话都说出来了，他是不是有真理呢？他是不是把这个人更看透了？"可是他看透了吗？（没有。）没有看透。他背的是一句话，他说的只是一个字句，里面真实的内涵之意他理解了吗？（没有。）

今天我给你交通说"人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以后眼睛明亮了"，你在那儿也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创3:5）这句话你背下来了，你说了三年，但你知道什么是"眼睛明亮"了吗？你这个恩赐不等于被建造，你就是把整本神话书都背下来了不等于被建造。你真实理解灵意了，经历出来了才是被建造了。我今天能给你说出来，你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以后眼睛明亮了，我是在什么基础上说的？我不是凭空说的，我不是一信神，一看见这句话，我就知道这个意思了。我是怎么看见的？我是在经过了这么多事情以后经历出来的，是在实际经历以后，我看见"这些人怎么这个也不实行真理，那个也不实行真理，怎么就这么固执呢？任胜我带了多长时间了，怎么光是嘴上说认识自己、认识自己，怎么就成这样了呢？陆靖怎么是这样的呢？"我就要揣摩，他们为什么会这么走？为什么要这么刚硬？明明知道神话是怎么说的，可他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哦，我就想到神交通的每个人就活在自己的观念想象中，他就凭自己的观

念想象，他信的是天上那位渺茫的神，那天上那位渺茫的神是哪来的？怎么来的？再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念想象，因为只要他有自己的观念想象他就出不来，他把神话都堵在门外了。因为人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所有人都是诡诈人，太诡诈了，不相信神的话。你要是不诡诈，神话和你说了这么多年了，到现在肯定是有个大的果效。有这样的人吗？没有。那就可以说这些人都让撒但败坏了，都成了诡诈人，眼睛都“明亮”了，就是我一个“瞎眼”的。“瞎眼”的看见了神话，根据神所说的这个，“哦，看见了”。我看到陆靖一直不实行真理，我就揣摩，“哦，人家这是眼睛‘明亮’了，人家看见人家这才是真理”。你看见那个是真理，那神话出来还是不是真理？你对神话是一种藐视、轻视。这是我经历过这些事以后在经历之中看见了，“哦，原来你吃了善恶树的果子，眼睛‘明亮’了”，这句话在我这儿建造了，我看见了。你吃了善恶树的果子眼睛‘明亮’了，明亮啥了？话是说了，并没有被建造。陆靖给别人见证了多少？别人见了他都服气，都仰望他，可是他自己连怎么走这个路都不知道。“凭恩赐不能被建造”，陆靖，听懂了吧？神要的是实际，希望你能从迷雾之中真正地走出来。为什么我给你交通的你愿意听呢？我给你交通的每一句话都实际，话普通，但每句话都有内涵。神为什么告诉你“凭恩赐不能被建造”呢？是因为你活在恩赐里边了，你觉得这就行了，你觉得你就比人强，就是杨松说的，“我这三把刷子，这三把刷子就是个恩赐，这就应该被建造，神就应该喜欢”。“凭恩赐不能被建造”，知道神说这话的意思是什么了吧？就是说你不要把恩赐当成资本、当成生命、当成性情变化，恩赐跟这些都没关系。保罗有没有恩赐？（有。）保罗跑了半个欧洲，作了那么多工作，没有恩赐能作工吗？但这不等于对神有认识呀。陆靖把神的作工步骤给你谈得这么清楚，陆靖对神认识了没有？神的作工步骤陆靖看见了，生命性情的变化他有没有？我所走的路你知道了没有？

029　保罗的失败

1　提起保罗，你们便会想到他的历史与不准确的事迹。他受父母之教，接受神的生命，因着神的预定，他具备了神所要求的素质。他十九岁研读生命书籍，因他的素质，因神的开启，他不仅对灵里的事对

灵里的事能说透一二，而且也会摸神的心意。但美中不足的是，他因自己的天资常常夸夸其谈。所以因着他的悖逆，有一部分直接代表天使长，当神第一次道成肉身时，他竭力抵挡。

2　他属于对神话不认识，神在他心中的地位已消失，因而直接抵挡神性，被神击杀，最后才俯伏认罪。所以神利用他的特长，即他为神作一段工之后，又老病重犯，又老病重犯，虽然不是直接悖逆神话，但是他已悖逆神的悖逆神内在的开启、引导，因而以往所作归于徒劳，即他所说荣耀的冠冕已是空谈，是他自己的想象，因他现在仍在神的捆绑之中接受神的审判，因他现在仍在神的捆绑之中接受神的审判。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四篇》

024　神所得着的人是有实际的人

1　现在圣灵要带领人进入神的话，人要追求进入实际，就得寻求实际，要追求进入实际，就得认识实际，之后经历实际，活出实际。对实际越有认识，越能分辨出别人说的是不是实际；对实际越有认识，人的观念越少；越经历实际，对实际神的作为越有认识，越容易脱离撒但的败坏性情；越有实际就对神越有认识，这样就越厌憎肉体，越喜爱真理；人越有实际，离神要求的标准越近。

2　神所得着的人就是有实际的人，是对实际有认识的人对实际有认识的人，神所得着的人是通过经历实际对神的实际作为有认识的人。你越实际地与神配合攻克己身，越能获得圣灵的作工，越能得着实际，越能得着得着神的开启，从而对神的实际作为更有认识。你能活在圣灵现时的亮光里，对现时实行的路就越透亮，越能脱离以往的宗教观念脱离以往的宗教观念、老旧作法。

3　人越有实际，对真理认识得越透亮，对神的心意越明白越明白。实际能压过一切字句道理，压过一切的理论知识，越讲实际的人越能真实真实爱神，越讲实际的人越能渴慕渴慕神的话。如果你总讲实际，

你的处世哲学、宗教观念、天然个性随着神的作工自消自灭。人越有实际，对真理认识得越透亮，人越有实际，对神的心意越明白。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对“实际”当如何认识》

5.人迷失在自己的观念想象中

（唐馨：这个姊妹那时候因为信神，丈夫逼迫得不行，离婚了，开除了以后一个人过了多少年。去年刚组合了一个家庭，咱就把她谈过来了，她哭着说“我这是干了个啥！”姊妹，你现在的这个老公呢？）（姊妹：这都成羞辱的记号了，我可不想说呢。）（唐馨：觉得没法抬头了。）什么时候成的家？（姊妹：去年8月份。）（王静：外邦人？）（嗯。）神就是熬炼人呢。（唐馨：我上次听说你把东西都搬走了，你俩不过了？）（姊妹：我把我的衣服全拿回我自己家了，人家下班回来看见我把衣服拿走了，就给我打电话问我呢。）（王静：从此以后你们再没联系过？）（姊妹：他天天给我打电话，我都烦了，那天我想着把他拉黑算了。）（王静：你已经告诉他你信神呢，他会不会告发你？）（姊妹：他啥都不知道。那天他给我发信息说“你想聚会就聚吧，你聚完就回来吧。”）（王静：电话里就说这个？）倒把你卖了？（姊妹：我就是说这该怎么弄呢？）（唐馨：当时给你谈了，半家信就跟他谈好，谈不好就不过了。）（姊妹：我是不和他过了。）（唐馨：不过是不过了，那得谈好了才能不过了，不要你前脚还没走出去呢，他后脚就把你送进监了。）他到处找你，他还是外邦人，什么都不知道，电话里边啥也说，就把你卖了，成定时炸弹了。你是计划和他分手呢？（姊妹：我跟他说了，但他好像听不明白似的。）（王静：他是外邦人，怎么能听明白呢？你不要说你信神，他本身就听不懂，你跟他说了也没用啊。到时候他找不到你了，他还要跟你姑娘说，跟你亲戚说。）大红龙根据电话就锁定你了。（唐馨：他给你发的信息都是敏感词，这就给你带来隐患了。即使你不和他过了，咱也要跟他谈明白。谈明白不是说把信神谈明白，但你就这样走了肯定不行。因为人家给你买了房子，人家为啥要买房子？就是为了娶你才买的房子，人家在你身上也是付了代价、下了功夫的。你想想，老婆跑了他心里能过去那坎儿吗？那个人可执着呢，那么关心你，一到晚上视频准时就来了，“吃了没？喝了没？”）姊妹，他们都开始羡慕你了。（越是这样的人，他要是感觉你背叛了他，他心里就越转不过弯来。）（唐馨：其实这种人要是谈好了也不至于，谈不好就能激怒了他，他气不过就胡闹呢。）你跟他谈好，那就是你的一个

窝，你有时间回家转一圈安慰安慰他就行了。（姊妹：我主要是想和他彻底断了。）（唐馨：你现在主要是觉得丢人现眼、抬不起头，那么多年撇家舍业的，结果现在又组建了家庭，你是想逃避这个呢，是过不去这个坎儿。）还是眼睛明亮了，她主要是觉得丢人呢。（唐馨："看我那些年多追求呢，现在这就是一个污点。"）你追求不追求不是看外表呀，你已经钉了钉子了，谁都看见了，你再掩盖还管啥用呢？神就是要抓捕你的罪状，然后审判你呢。你现在一离婚，"我没罪状"，你这是自欺欺人呢。你这几年单身过也不是因着信，完全是因着面子，"我不能再组建家庭，我得圣洁"，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圣洁、圣洁"，念了十年"圣洁"，最后"唉，不圣洁了"。（姊妹：那几年是觉得男人一个也靠不住，我儿子还说我"你看你这个人，你还信神呢，你把社会都丑化成啥样了，男人全不是好东西？我爸不好，别人也不好？"我说确实是，好像是不想再走了，但后来觉得自己没希望了，自己败坏得太深了，信神也没希望了。）你主要是活在自己的想象里边，给全职尽本分、全人花费外表画了个圈圈，"我和他们不一样"。陆靖是活在"我是个好人，神要的就是好人"里边，你在这边是"神要的是圣洁的，神要的是全人花费，你看我这才叫全人花费"。撇下家庭、撇下儿女，撇的撇的今天又来了这么一个，"哎呀，不行，赶紧撇下，这是进国度的一个通行证"，你是不是在这里面打架呢？这也是个一厢情愿。（姊妹：也不是，说实话我真觉得挺麻烦的，他天天打电话，天天就是那两句话，不想听他说了。）你还想让他说几句新的话语呢？还想让他开辟天地呢？你出来了，你不能只管把衣服拿走了，最起码你得把后边的问题解决了呀，不能不告而别呀。神要的是你的心，要的是你能恢复良心、理智，让撒但不抓把柄呀，要的不是你外表的做法。你这么做撒但在背后还要抓你的把柄呢，"趁我不在家把衣服都拿走了，这不就是个骗子？"人家那边还说你是骗子呢。（姊妹：我又没骗他啥，衣服是我自己的，又不是他给我买的。）你说不是骗子就不是骗子？什么叫骗子？在一起过日子呢，结果一声不吭就走了，你说这是不是骗子？你还说衣服是你的，衣服是你的你就不是骗子？要让外邦人都竖起大拇指呢，要走也是堂堂正正地走。（姊妹：我一说就进事里了，我就想"你看我自己非给自己弄个这，我不弄这个我不是轻轻松松的？"）"我就非得吃这善恶树的果子？我要是不吃善

恶树的果子不就行了嘛，多轻松呢，还用脱败坏呢？”你已经走到这路上了，你不是去面对现实。

（唐馨：其实她本来不想说她再婚了，结果她以前做小区带领的那个地方的人都认识她，人家见了她第一个话题就是问的这个。）太要面子了，你主要是为面子活着，你不是为神活着。神没有定罪这是污秽的、这是邪恶的，神没有定罪这个呀，神没有说不允许呀。（是自己不允许。）神说：“在这种家庭环境中长大的女性，对自己的仪表、装束还有女人这个身份看得特别重，出门一定要化妆、换衣服，还有的人不管工作多么忙，出门一定要洗头、洗澡，还要喷上香水，不然就不出门，而且没事就照镜子，就整理头发，一天不知要照多少次镜子，她们深受‘女为悦己者容，士为知己者死’这种思想观点熏陶，特别注重自己的身材与脸蛋，脸色稍微差一点就不出门了，脸上起个痘就不见人了，今天没心情化妆不出门了，今天头发剪完之后不太美观，看起来不是那么悦人眼目，会让人瞧不起，就不出门作工作了，成天为这些事活着。”（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怎样追求真理（十三）》）你成了神交通的这种人了，“我要出来尽本分，我得把家庭撇下以后我才能尽本分，我要是和他在一个家过日子，然后出来尽本分，人家说我是不地道。所以不管我老公同意不同意，我得先拿上铺盖出来，让他们看看我是单身”，这是不是你的一厢情愿？是不是自己想象的？因为你这个不是说你丈夫逼迫你呢，或是因为某种原因你没办法了，迫使你只能离开这个家。而且你出来以后，“我不想让别人提这个话题”，你不想让别人提这个话题还不就是这个意思？“提出来我是说还是不说呢？我不说，你们谁也不提，我就是全职尽本分的，我全人都奉献给神了，你们一提我成了个半家信了，不是全人花费了，不完全了”，你是不是受这个辖制呢？（姊妹：我还没有这么去认识呢。）你没有这个认识，那你从那个家出来的动机是什么？（姊妹：我在这边尽本分，东西放在那个家就没有用了，所以就全拿出来算了。）你出来的动机是什么？（王静：你的存心、目的、想法、心思意念是什么？是什么动机支配你这么走出来的？）（姊妹：就是为了尽本分。）那你说跑遍世界的人他那个家咋办呀？出国的那些人他们的家咋办呀？你出来尽本分你跑了多远呀？你的铺盖、衣服放哪儿了？（姊妹：我还有个家呢，放我自己家了。）那你说你尽本分呢，

你是在你家尽本分呢？这话是不是说得把自己的嘴堵住了？又是个欺骗吧？虽然说你这么做不是很明智，但是你潜意识里边是什么？不就是这个原因？不可能没有原因，你刚才说的那个原因站立不住，“我出来尽本分了，我就把我的东西从那个家拿出来放到这个家”，这跟尽本分有关系吗？你在你家尽本分呢？还是你离你自己家近一些？“我过来尽本分的时候住一下，在这边尽完本分我又去那边配搭了”，还需要把东西都拿过来吗？你在这儿尽本分离他那边远，离你自己家近，是这个意思吧？（姊妹：嗯。）那这边的线索作完以后是不是又得换地方呢？又换地方的时候你又咋办呀？你说你把东西拿出来在这个家住近一点，这是属于正常的，但是你把东西全部都搬走，你的意思就是不回去了，是吧？（姊妹：嗯。）你是不回去了，你又不是临时出来，那不是两个意思？或者你和他就是有隔阂了？（姊妹：没有。）说什么你都是没有，那你说原因在哪呢？什么原因都没有，还不愿意让别人提起这件事，这不是就把你暴露了？这不还是刚才那个原因？这就好像“阿弥陀佛”念经呢，“你不要跟我谈我家里还有媳妇呢”，一谈媳妇这就是个假念经的。

（唐馨：姊妹，你记不记得给你谈完的第二天你就说“我得先回去离婚，先把这个家庭赶紧处理了”？）（姊妹：原先那个是逼迫呢，天天找你的麻烦，这次找的这个又开始了，我就想着和他就这样彻底断了吧。）你也没有彻底断呀？神是让人恢复良心、理智呢，你得和人家有个了结吧？你这样对人家来说是不是也属于背叛？（唐馨：加大了他对你的仇恨，到有一天他还会举报你信神，是你让他对神产生了恨。）一个也是抓把柄，让他对神产生仇恨，羞辱神。（唐馨：再一个他也会刷新对你的认识，觉得你这个人人性怎么这样，还偷跑呢。）主要是让你去认知、认识你这里面是不是有败坏性情。神现在交通追求真理呢，让你放下，放下什么？就是这些东西拦阻你信神，你的观念想象拦阻你信神。我刚才为什么解剖你这个呢？就是你的观念想象认为信神就应该是怎么，你给信神画了个圈圈，“我就得这么走，我这么走这就是信神”。如果你这么走下去，你就和陆靖一样，把自己固化在里边不能动了，这就拦阻了你追求真理。所以你既然信神就得把这些条条框框废弃、放下，放下你认为的这些东西才能追求真理，放下你的观念想象、放下你的认为。放下与投入，把这些东西都

放下，把你的观念想象放下，在什么上投入呢？在神话上投入。经历神的作工，寻求神，看神话怎么应验，在这上面用功，这才叫追求真理，这才叫追求性情变化。你没有走上这条路，你只注重外表、只注重自己所认为的，所以说，你之所以能这样走应该是你活在了自己的认为之中。（姊妹：一开始给我传这步工作的时候其实我也能听明白，一谈到国度建造，我马上就想到还得拿上包包走。）你想着还得尽本分呢，那你得跟家里人说好呀。（唐馨：所以你第一次听了就没有接受，听明白了也没接受，因为还得跑。）哦，你是怕跑呢。（姊妹：怕呢。）这一次呢？你是为了跑？说不过去呀，第一次跟你说的时候，“我有幸福美满的家庭，我有老公陪伴着，我不能跟神、我不能跟神”，第二次突然来了个360度大转变，“我跟神！”连招呼都不跟老公打了。这说得就不对呀，你这里边肯定有思想，有思想、观点才能支配你这样走。你是不是想送给神一个见面礼，以表忠心？（姊妹：我就想着有他们就缠累得不行，光想和他们断绝了算了。）你要是真要断绝，“你回来，我和你说个事，我要和你离婚，和你断绝。神来了，我信神呀，我走了，拜拜！”对吧？要不你给人家写张纸条也算。结果你啥也没有，拿上你的衣服就走了，你和谁断绝了？不成立。（姊妹：一开始姊妹给我谈这步工作的时候，我说“你要是六月份跟我谈，我就不走重组家庭这条路了”，姊妹当时说“那个时候你该见证自己了”。刚才解剖我的时候我还想着我没往那儿想呀，现在一想就是，为啥我可害怕别人问我这件事呢，他们只要闲下来就想问，我还不得不说，不说就是诡诈，说还觉得这是可羞耻的事呢。如果没有这事，感觉自己“你看我对神就是有认识，神说打破家庭我就打破了”，但现在好像可羞得慌呢，跟别人说神来打破家庭了，“打破家庭你怎么还又组建家庭呢？”我里边就是为这个东西呢。我走了以后我们那儿的弟兄姊妹给我打电话，我从来没有接过，好像他们一打电话就又问我呀，“你干啥去了？”就这件事，一提起这件事，真的恨恶得就不想说。）神交通说：“比如说，有些岁数大一点的人对信神之后要做什么样的人有一种想象，他认为自己这么大岁数了，信神也这么多年了，说话、做事得给年轻人作个表率，不能蹦蹦跶跶的，让人看着为老不尊，得让年轻人看着端庄正派，有儒雅绅士的风度，所以他跟年轻人说话时就一本正经的。到聚会的时候，年轻姊妹跳舞赞美神，他就约束自己不去看，他认为眼目的情欲得控制，非礼勿视，但心里还嘀

咕，‘这些年轻人活得多滋润哪，我怎么活得这么憋屈呢？不过信神了就得憋屈点，谁让自己这么大岁数了呢。’他认为不能看，但有时还偷着看，这分明是在伪装。”（《末世基督座谈纪要·解决观念才能进入信神正轨（一）》）他就给人一种圣徒体统的外表假象，这就把自己给欺骗了。认识自己就是认识给你交通的这些，实实在在的，自己把自己欺骗了以后，还实行真理吗？就不实行真理了。他就觉得自己有了，他觉得这就是真理了，这就成生命了，固步自封了，这就把自己毁了，也就以此狂妄起来了。今天来到这儿是要把你的通行证扔到硫磺火湖，你觉得这是通行证，过来以后我告诉你这是假的，不是真正的通行证，不要这个。（姊妹：自己走不上去还要怨别人呢，好像是别人绊得自己走不上去，为啥我不想跟他过了，想跟他断呢。）你就看不起人了，你就拿着自己的资本跟别人比呢。（唐馨：主要是他也不给你长脸，他要是能给你长脸的话你也不行，总之都是围绕你的脸面。）这就是世界上说的“内卷”，开始卷开了。

（王静：姊妹，刚才谈的是你的啥问题呢？你现在认识到啥了？）（姊妹：说我信神的目标不对。其实我就是虚荣脸面挺重的，我里面也想“我也没和他领证，也没和他啥，我不去他家，不和他联系就行了呗”，其他的我也说不来了。）（王静：刚才谈的你在这件事上的偏差之处在哪呢？问题出在哪呢？）（姊妹：我不想让别人提这件事，好像是觉得信神了就不应该再走这条路了，自己硬给自己套了个枷锁，一想起这个我就后悔，就想自己咋是这样呢，咋就做了个这事，老是受这个东西的搅扰。）（王静：嗯，你得知道这会儿谈的是你哪方面的问题，你注重外表行为，得圣洁、得撇家舍业，你注重的是怕别人笑话你、怕别人说你，你注重的是这些。你已经结婚了，又不是没结婚，要是没结婚，或者是正谈呢，咱不跟人家在一起也算。不管是正谈呢，还是已经在一起了，咱得有个了结，咱得怎么去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不要带来后顾之忧。你处理这件事就是个愚昧的处理法，再加上你追求的就是外表的撇弃、花费，外表让人一看“你看这个人追求得多好”，你是为了让别人看的，而不是做在神面前。“我实实在在就是这样的人，我就是这样，我已经这么做了”，这就是咱的一个真实身量，也是咱的真实写照。你确实是跟人家在一起了，这是不是真实的？咱总想把这个掩盖过去，不想承认咱所走的这条路。你这么多年

走过来以后自己也觉得孤单，也愿意找个伴，你自己里边也有这些东西，但是你现在怕别人说这件事，你想掩盖、伪装。看见了吧？其实神看重的不是这些，是你把这个看作是一个做人的标准，你认为“我撇家舍业，我就不结婚，我离了婚就一直没找。你看我现在跟他结了婚还没一年呢，我照样卷起铺盖就能走，你看我”，你把这些当作是神所喜欢的，就是世人常说的“伟光正”。外表的行为让人一看“这个人追求得好”，所以你就把这个当作了做人的原则，你就认为这样做神也喜欢，所以你就能撂下就走，铺盖一卷就走了。其实真正做人的原则不是你的这种做法，你已经这样了，“我实实在在就是这样”。今天谈陆靖、谈你，还有弟兄揭露的这些，揭露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刚才谈了以后你还是不知道，你就不知道谈的是什么。你认为“我没有结婚我就圣洁”，这些是不是你认为的啊？你把这些当作正面的东西，你把这些当作神喜欢的东西，也把这些当作做人的原则，所以你没有任何顾忌，你就这么去做了。在神看，你这就是一点做人的原则都没有。神要让咱在这个环境当中看见咱以前把自己看得挺好，“以前我总认为自己追求得比任何人都好，但现在看到自己走了这几年，最后教会也不要了，所以开始走世界，结婚，想过世上的日子”，这是不是咱真实的一面？这是实实在在的，别人听着很实在。当你真正走上这条路的时候，你才看见咱不是追求真理的、不是真心信神的，自己就能走上这条路，这是咱的实情。现在又跟上国度建造了，已经这样了，咱只能去认识自己，看见自己这方面以后能够改变、能够变化，而不是偷跑。自己已经这样了，就跟别人谈出你的经历，让别人看见这才是一个真实的认识自己。咱被撒但败坏以后什么事也能干，在自己一个人过了几年以后也会结婚，也会过世上的日子，自己就不知道这是神在检验工程，也能走上这条路，当你走上这条路以后，已经这样了，咱在这个环境当中就看“我该怎么说才能让他看见神的话语成就一切？我该怎么跟他交通、沟通？”如果你在这里真正明白神心意的时候，你不会就这样走了，咱就是走也不是这么个走法。如果你有这能力，你能跟你老公交通成，你能跟他说清楚“当时是怎么回事，我两个月、半年能回来一回，如果你能接受我这个人，咱还是一家人，我抽空也能回来看看你，但是这条路我是要走的，我不能像别人那样每天跟你在一起过日子”。如果他能接受，那咱就这么走，你不需要跟他离婚，那就逐步地去脱，跟他过上两三年、三五年，他感觉适应不了，到时候再

离，到时候他自己也能够认可，能够理解你。你总得跟他去交通才能达到，不是马上就离开人家。）

不管你怎么做，这只是个做法。首先你先理解、认知了这是个什么事。刚才我交通的你能听懂吧，也知道是什么意思吧？（姊妹：嗯。我里面其实感觉亏欠人家，我想快点走了让他快点把我忘了就算了。）（她觉得自己把她丈夫给坑了、害了，跟人家过了一年，半路把人家给抛下了、甩了，感觉对不起人家。）谁让你甩了？你把这个环境甩到这儿了。刚才一直给你交通说你这里面有个错谬的认识，好像信神就是“我离开家这就是信神，我没离开家这就不是信神”，离家不离家和信神没有什么瓜葛，这是你自己给自己上了个紧箍咒。刚才我交通的你听懂了，但是不知道回去该怎么处理，是吧？（姊妹：嗯。）不是说让你回家继续过日子，也不是说让你回去怎么样要求，而是要求咱做人呢，做人做事、看人看事，你这样走了让人家抓把柄、控告呢。你当时说你把人家坑了，最后你再卷铺盖一走，你这是啥呢？你第一步把他坑了以后，“我再坑你一回”，你究竟是良心发现，还是什么呢？刚开始别人给你传国度建造的时候，“一说国度建造肯定得出去作工呢，这个家庭又过不成了，我刚和人家结了婚，刚给人家许下诺言，我承受不了了”，你觉得是你坑了人家，觉得对不起人家，是良心上的一种谴责，你有这个谴责的时候你能不能拿上铺盖走了？（姊妹：不能。）那你这样做出来不就不是个人吗？你嘴上说的是“呀！我对不起人家”，结果“我对不起你，我再给你一刀，对不起”，你说咱恶毒不恶毒？嘴上说的是对不起，反过来再给他一刀。你道个歉也算呀，“老公，我对不起你啊，原来我计划信神信到头，结果被人家开除了，后来我才知道是我误解神了，不是神不要我了，是我误解了神，是我不要神了。我今天要信神就得专业信神，我有家庭信不成神，这个家庭我估计是保不住了，我也不是诚心要骗你，当时我自己都把自己给欺骗了，我赎个罪，求你能够原谅我。咱们生活了一年了，我也不是为了骗你什么，信神就是我的生命，如果你还要和我过日子，我可告诉你，我出去有可能是三年五载回不来，或者十年八年回不来，如果你允许，你这个家给我留着门，过十年八年我的使命完了，我就回来跟你过。如果你不想等我，我不拦阻你，你再重找一个。”这是不是正常的人性、理智？这是不是就做到了？他还能说你骗

他？他不控告你了。你这么一走，你嘴上说“我对不起你”，人家背后说“这可遇了个骗子”。咱是要让外邦人竖大拇指呢，怎么竖大拇指？做人做事、看人看事有头有尾。神刚交通了虎头蛇尾，你刚和人家结了婚一年，人家回家一看你的衣服也没了，没人影了，“这是干啥呢？这就是个大骗子！”人家出去说啥呀？“可不要找信神的啊，信神的就是骗子，说不定哪天神一叫她，她不打招呼就走了，这哪是个人呢！”你给他把话亮在那边，把神一见证，“当初是我弃掉了神，今天神回来找我了，神没有丢弃我，我还得跟随神，这是我的命中注定。但是你的恩情我不忘，我知道你的好意，但是我不能害你，我告诉你了，我跟随神肉体肯定是要受苦的，你愿意跟我信神那咱俩就都信神，我尽我的本分，你尽你的本分，让你信神可不是让你来跟我过日子的，是让你信神敬拜神，是让你有条活路，能大难不死。”你不仅没和他离婚，还把他带到了神面前，“你愿意信神，我就把你带到神面前，你不愿意信神，咱好聚好散”。你告诉他了，他不会抓你的把柄，最后他还要说“你看人家信神的人就是不一样，我和人家在一起过日子，人家走的时候还和我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人家说了她是因着什么而走的。是我不信神，是我不想等人家，人家才走的，跟人家没关系”，他抓不住把柄。你有见证，让他竖起大拇指来，让他看到你就是和外邦人不一样，外邦人人家管他呀，人家哪天不高兴卷上铺盖就走了。这个听懂了吗？

（我妈那时候也是那样走出来的，就没有考虑过羞辱不羞辱神。）（唐馨：你妈和她这个不一样，对方的神经都不正常，还跟他做诚实人呢？）（那咱的活出也没有让人家服气。）性质不一样。半家信的见证，你和人家见证了没有，你和人家说了没有？人家就不许可、不允许你提神，你再提还有啥意义、价值呢？姊妹她是就没跟人家说。（我跟我家的说我走三年、五年、七年、八年，我光明正大地走，人家一开始是同意的。结果后来从五年、六年变成一个月都不行了，我说“一个星期你总得同意吧？”但我走了肯定就不回去了。我说我出来一个星期，他也没法说了，我就走了，结果人家就说我是个骗子。）你是跟人家请假呢，你跟人家请了一个星期的假，最后走了两年，人家可不就说你是骗子呢。（我说我要走三年、五年。）人家同意了没有？（刚开始同意，等我真要走呢，人家又不同意了。）那谁是骗子

呢？那成了他是骗子了，跟你就没关系了。（我跟他找对象的时候，他要控制我，我要跟他分手他就用拳头打我，那个人占有欲比较强。我一看这不行，我也干过和姊妹一样的事，我就把我的衣服全都拿走了，分了半年，人家现在也说我是骗子。）你这个和她那个性质不一样，人家老公是问她“吃饭了没有？冻着了没有？按时休息了没有？”你那是人家用拳头打你呢，那能一样？根据人的实质来对待他，他是什么人，你该怎么对待他，这就是原则。人家是个人，你就按对待人的原则来对待他；他要是个骗子，你按对待骗子的原则来对待他；它要是狼，你按对待狼的原则来对待它，不能一概而论，不能一刀切。你不要说“今天弟兄交通了”，你和狼也这么去说了，狼当晚就把你吃了，“你还想干啥呢？”我跟你说的是面对人该怎么做。你们和我说人家老公人性好，人家老公这好、那好，在这个基础上她觉得“哎呀，我骗了人家了”，我在这个基础上说“你不能骗人，你能骗狼、骗狐狸，但你不能骗人”。这不是跟半家信一样，一个意思？（它要是个魔鬼，你要硬和它谈肯定也不行。）我在这里主要给你交通的是啥？不是给你交通怎么去做这件事，你回去究竟怎么做这件事，这个无所谓。你就是那样去做了，你直接就走了，顶多就是对人家有歉意，顶多就是人家说你不是人，那不是个大问题。我一下午给你交通的大问题是什么？你别把这个当成是实行真理，这是你生命路上的绊脚石、拦路虎。如果你把这个当成了实行真理，你就追求不着真理了，这是你要放下的东西。你要把主次分明，不要和你交通了半天，你把主要工作放下，“呀！我回家得怎么说怎么说”，把重点放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上了。按道理说这个事情我是不吭气、不说的，至于你和你老公究竟怎么说，这是一种做法，这是个方式、方法，这个我是可以不搭理的，我只给你交通做人的原则就行了，不能把它当成重点，不能当成主要的。“虽然那边等着去扩展福音呢，但我顾不上去，弟兄交通了，我得回去站住这个见证，和他谈三天、交通三天，分辨三天”，这边的三个线索没有打下来，让教会封锁了，你算是成了罪人了，这个你得搞清楚。这下听明白了吧？（嗯。）重点不是做法、不是方式，重点是你对这件事的一个认知。

（王静：你对这件事情有认识了以后，该怎么扭转，自己就有个路途了。你不要把这个当成一种枷锁，你就认为这么做神就喜欢，所以你

才能这么去对待这件事，如果你对这件事有真实的认识了，后边的事你自己就会处理了，还不能羞辱神名，还不能造成后果，如果他把你告发了，这不是没环境带来环境了？你要达到一个什么果效呢？还不能造成后果，他还能支持你，还不告发你，还不影响你尽本分，你隔上一段时间回去还能有一个家，这不行？）你给人家交通清楚了，人家有了方向、目标以后，人家开始追求真理了，人家在家搞接待呀，一下咱又有了一个接待家。现在谁知道结果呢，不知道啊。（王静：这就是个方向，在这个基础上你怎么去做。你不要想着“我就得跟他离，我就得跟他分开”，这就是个错的，因为你有了这个方向，你就认为重组家庭是不对的，所以你就要弃绝他。）（姊妹：也有人和我说过“不要和人家断绝，万一咱们回来了你这儿还能搞个接待呢”。但我才没有那样想呢，要不就是彻底不和他说了，他老发信息发得我还麻烦呢。）你就没有跟人家说清楚、交通清楚。（王静：你说清楚了以后，他就不给你发了。）你和人家说清楚，“信神和不信神本就是两类人，即使咱们分开了，我也不要你的钱，我也不要你的啥。”明天拜拜了，手机关机了，拉黑了，你也不用心烦了。你现在走了你心里享受呢，外边还挂个美名“心烦呢”，晚上睡在床上，“你看我，我还有人挂、有人牵”，还占有了别人的心，你不喜乐、你不高兴？不高兴才怪呢！本来这个人天天给你打电话呢，一下子不给你打电话了，今天又来了个揭露解剖，你回去想啥呀？“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了？”你不想？（姊妹：也许是天天忙得顾不上，要是闲着就说不来了。）这两天刚跟上国度建造，也没有修理对付，还在兴奋期呢，当修理对付、解剖了你，你消极的时候，你再看看。（王静：心里就后悔了。）（“我当时干嘛那么冲动，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打开手机，“我老公今天怎么不给我打电话？”（“那会儿能回我还不回，看人家不要我了吧？”这步工作特别实际、正常，不是凭想象的，得去面对这些环境。）

364　神不称许的信

1　人不能顺服神是因被原有东西占有，这些东西在人里面形成种种观念与人对神的想象，这些东西成了人心中的神的形像，所以说人信的

是人自己的观念，是人的想象标准。按你心中想象的神衡量今天实际的神，那你的信是来自撒但，带着个人喜好，神不要这样的信。

2　凡这样信神的人，不管资格有多高，即使你为神的工作花费毕生精力，以至于你殉了道，但对这样信神的人神丝毫不称许，只是给人一点恩典，让人暂时享受，让人暂时享受。这样的人谈不到谈不到实行真理，圣灵也不作工，神要把这样的人一个一个淘汰。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信神就当顺服神》

6.对鉴赏力的认识

神说："有的人明白了一方面原则或者原理，当时领会的就是字句，根本就联想不到自己工作中涉及这方面原则或者原理的一些人事物，他只是把原则当作一种规条、一个道理来听，听完之后心里也没有规划，不知道怎么落实，怎么将此项工作安排、将自己所明白的原理或者原则运用到现实生活中，根本就联想不到现实生活与此项原理或者原则有哪些关系，到现实生活或工作中就把原则、原理、事物发展的规律都放在一边了，运用不上，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如果不涉及人性好坏、不涉及人性品质的问题，不说他故意不做，也不说他想不想做，就素质而言，这类人是素质差，他不管到哪儿都会讲许多道理，也会讲一些原理、会讨论一些所谓的事物发展的规律，与人在一起探讨交流似乎思想境界挺高、有领受能力，看着有点素质，但分配他作一项工作一两个月过去也没消息，再见面时看他就像霜打了似的没精打采，额头上起的都是疙瘩，嘴角都是泡，眼睛通红，问他怎么回事，他正着急上火呢！当时表心志时他说得挺好，到实际去做时又不知道怎么做了，'上面把原则交代得挺清楚，那现在我该怎么做？安排谁做负责人、谁做讲道员、谁办外事？上面也没告诉，这咋做啊？但是夸下海口、立下心志了，不做不行啊！'急得上火了，吃不下睡不着，搞得蓬头垢面、焦头烂额，这就是素质差的人的表现。你别看安排他工作时他当面海誓山盟立心志、豪言壮语说得多么有气概，你得看他会不会作工作，有没有步骤、规划，懂不懂怎样落实工作安排、原则，要是不懂不会做，那就是素质差。只明白道理不会运用原则，尽瞎做胡做，这也是素质差。只要不是把原则、原理或事物发展的规律落实到实处、落实到现实生活中了，那不管你是着急上火还是胡作非为，这都是素质差的表现。这么说准确吧？（准确。）有的人是瞎做，有的是不会做也不敢做，从哪儿下手做都不知道。素质差的人在创新力这方面具体的表现就是他们不会运用原理、原则去作具体实际的工作，只会学话、学道理、记规条。你只记住道理、规条没用，这不代表你有创新力。有没有创新力是看你会不会将此原理、原则、规则落实到现实生活中，把涉及这方面原理、原则的工作搞起来，让这方面的原则、原理不停留在字句道理、规条公式里，而是落实在人的

生活中、落实在人的身上让人去运用，让人成为它的受众从它得着益处、得着帮助，让它成为人生活中实行的路途或者变成人生存的指南、方向、目标。如果不具备这个能力，只是会讲字句道理喊口号，到尽本分的时候这些原则、原理都用不上，人跟着这样的带领或负责人就得不着这方面真理的实行原则，那这样的带领或负责人就是素质差的人，不能胜任工作，发现这样的人应该检举、罢免。要考核一个人能不能担起一项工作，首先得看他读完工作安排明白真理原则之后会不会安排落实，能不能把工作作起来。你给他十人二十人他能把工作作起来，给他五十人一百人他也会把工作搞成一团火，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都能按真理原则作工作、尽本分，那这样的人就可以考虑选举他。当然还得看看他的人性品质怎样，是不是对的人、是不是追求真理的人，知道这些太有必要了！就是最起码他得具备这些方面的素质与身量，能把神选民带到真理实际中，让人都能按照工作安排或真理原则作工作、尽本分，这样你就能从他受益。如果他不具备这个能力，那就不能选他。你若选了他，虽然跟着他每天闲着不干活肉体倒是挺安逸，但你灵里感觉充实吗？每天聚会几个小时听他讲道理，什么实际工作也不作，这是在尽本分吗？（不是。）他天天给你讲道理，你的耳朵是充实了，但是你没尽上本分，只是跟着他瞎胡混，那你就被他迷惑了、耽误了。你总听他讲那些干巴字句道理，最后你没尽上本分、没尽上忠心，在真理上你也没有实际的经历、体验，在神托付的事上你没献上忠心，工作没作起来，到神找你要成果的时候你什么也拿不出来，这不就是亏损吗？所以，如果你之前认为这样的人是带领候选人，那现在赶紧改变你的观点，把这样的人从你的候选名单里除去，不能选他做带领，是吧？（是。）没有创新力素质差的这类人差在哪儿呢？差在他会纸上谈兵却从来不会用兵、不会作实际工作，结果会怎样？会全军覆没，不但他个人得不着真理，在他带领下的人生命也会受亏损。如果你能及时发现罢免他，那还能有机会回转、有机会弥补；如果你一直在这样的人手下当跟随者接受他的带领，那说不定你蒙拯救的希望就被他断送了，你蒙拯救的机会就没了。所以具备创新力这对于一个带领工人或负责人来说是很关键的一项能力，如果你不具备这项能力，最起码不具备落实工作的能力，那你千万不要往前闯，别总想冒头，总想当带领、当负责人，那样你不但耽误自己还耽误别人蒙拯救。耽误你自己只是死你一个，你如果

耽误了弟兄姊妹那不是坑害很多人吗？你不在乎生命，别人还在乎自己的生命呢。再者，你耽误自己过日子发财这不要紧，但你耽误了教会的工作这可不是小事，你能负得起这责任吗？如果你是真有良心的人，觉得这事责任重大，耽误了教会工作负责不起，那你千万不要削尖脑袋表现自己争当带领，你没那个素质、身量就别总想冒头，别为了满足你自己的官瘾耽误教会的工作、耽误神选民进入真理得着好归宿，这可是罪孽啊！你应该有点自知之明，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别总想当带领，除了当带领以外还有很多本分可以尽，当带领不是你的专利，也不是你该追求的。如果你有素质、有身量能做带领，也有负担，那让大家选你这更好，这样实行对教会工作有利，对大家也有利；如果你没有做带领的素质，那麻烦你有点好心，对别人的前途有点责任心，别耽误别人。素质差还想当带领负责教会工作，这就有点没理智了，你没那个素质、能力你就把自己的本分尽好就行了，真能把自己的本分尽好这算有理智，有多大能耐就作多大工作，别有野心欲望，别只为满足个人私欲不考虑教会工作，是吧？这是在创新力方面素质差的人的表现。”（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怎样追求真理（二十八）》）

所有人要根据神话认识任胜所走的道路，带领工人要对照自己，看是不是踏上了任胜的后尘，是不是触怒了神？如果不走正道，继续坑蒙拐骗，那就等待神的公义性情临到吧！任胜、王欣冉就是你的榜样、师祖！

所有跟随假带领只讲字句道理、不作实际工作、贪享肉体、搞个人经营的人，要看清实行真理、维护神家利益、有正义感、敢揭发检举假带领的重要性和严重性。你诡诈不实行真理将中了你自己的诡计，作了假带领手中的玩物，成了撒但吞吃的对象。看看JC教会，逃出来的成了逃犯，不逃的都成了罪犯；不背叛的坐监，背叛出卖的已烙上了兽印，等待神公义的惩罚，这个教会成了埋藏死亡的地方。

这是假带领带来的祸患，也是假带领所作下的恶。对交通的真理不落实、不贯穿，虽然在形式上跟上了国度建造，但依然是一厢情愿地活在自己的观念想象里，一点不实行真理，不进入实际，对神依然是敲

诈、勒索，得福的存心，没有一点实际的信，没有一点付出的精神，成了一批寄生虫。工作安排也从不落实、更新，只坐地位不作工，都成了一座座泥胎石像，只管享受着别人的供奉。国度里还允许这等活死人来凑数吗？我没处理你，圣灵不可能放过你！

一线的所有人员，要明白你的使命与责任，你不能一直作一个传福音的木偶，喇叭，成了传话筒。要学着见证神，把神现时、现实的作工见证出去。什么是鉴赏力，你有没有鉴赏力，对神的交通有什么鉴赏，有鉴赏力意味着什么，没有鉴赏力又意味着什么，这不正是你们要见证的话题吗？有鉴赏力的人是素质好的人，这个素质不是一般人有的，具备这个素质的人只有圣灵使用之人，没有这个素质圣灵不能用。也就是说，看看带领你的人是不是圣灵使用，看一下他的素质便知。

谈一下对神交通的鉴赏力便知，鉴赏：鉴别能力、欣赏能力。什么是鉴别能力，辨别真伪的能力。就如神交通的这段话，即使不告诉你是神的交通，也能听出来这声音来自于圣灵，神的羊听神的声音，能辨别出来。因为这声音听了感觉新鲜，清晰、透亮，让人长认识、长分辨、长智慧；认识了圣灵作工的原理、原则、规律；认识了各从其类的原理、原则、规则；更明白了神拯救人的原理、原则、规律；体尝了活水源泉的真意，更在话里看见了神，也看见了神话的应验。

神说："作为效力的听着！不要以为我用你就看中了你，没那么容易，要想让我看中你，必须得是我验中的，是我亲自成全的，这样的人才是我所爱的，即使人说我作错事了，我也决不反悔。知道吗？效力的是牛、是马，怎么能当我的长子呢？这不是瞎胡闹吗？不是违反了自然规律了吗？谁有我的生命、有我的素质，才是我的长子，这才是合情合理的事，是谁也驳不倒的，必须是这样，否则，无人能充当，无人能代替，这不是凭情感作的事，因我是公义的神自己，是圣洁的神自己，是威严不可触犯的神自己！"（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零二篇》）

神说："可以这样说，当我创造人类的时候，把我的素质加入这班我爱的人身上之时，这班人就是我的本体了，也就是说我的本体在那时就

显现了。这个显现不是指接受这名之后，而是在我预定了这一班人之后，因他们有我的素质（本性并不改，仍然是我的本体的一部分），所以我的本体从创世到如今一直是显现的。”（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零五篇》）

神说：“我把众长子提拔到一个地步，是因为众长子有我的素质，有我的荣形，能达到见证我、荣耀我、活出我，更能打败撒但、羞辱大红龙。因我的众长子是贞洁的童贞女，是我所爱，是我所拣选看中的。之所以我要提拔，是因为他能站住自己的地位，能够卑微隐藏地事奉我，作我的有力见证。在众长子身上，我花费所有的精力，精心布置了各种人、事、物为他效力，到最后，我要让人都从我的众长子身上看见我的全部荣耀，我要让人都因着我的众长子而对我心服口服，我不强迫任何一个魔鬼，不怕它猖狂，不怕它妄为，因我有见证，我手中有权柄。”（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一十篇》）

在神交通的素质里看到了神的奇妙作为，看到了神的作工步骤，看到了神话的应验，二十年前说的话，今天应验了。没有素质的人就是为神效力的牛、马，具备素质的人才能被神使用。这样交通确实把神所要的人，也就是有素质的人宣布于众，得到了提拔。不受教会三级机构的捆绑、控制、辖制、打压、陷害，不管是教会里的高级带领还是被开除的普通选民，根本是要看你是否具备神加给的素质，没有神加给的素质就是高级带领也不是神预定拣选，一下就把没有素质的人踢出了门外。神不作什么，只是说话就把教会洁净了。欺哄隐瞒、争夺权势、尔虞我诈，打拼多少年，结果中了自己的诡计，让神一言揭穿，打回了原形。卑微隐藏事奉神的人也被一言提拔，宣告了国度的降临！

什么是欣赏能力？就是能在神的交通中，了解、理解了神的思想、观点、态度。神就是在见证有素质的人，揭露没有素质没法作工不是神要使用的人，把一些具有野心欲望而没有素质的人踢出了家门，同时根据素质给人划分了类别，由此看出，神已经根据素质给人各从其类了。当然这还不是最终结果，因这是神给的先天条件，是一种预定拣

选，还有一个后天因素就是你所走的路了，预定拣选是神经营计划好的，神要使用哪个人，哪个人来时神就加给他素质。作工结束的时候，神只要揭示见证了素质的表现，自然就见证了他所拣选使用的人，这是谁也冒充顶替不了的，这是神发表这话的思想。观点是什么？就是要用话语来结束他的工作，宣布各类人的归宿。态度就是要人人看见他的公义性情，看见他主宰万有的权柄，看见他的奇妙作为，看见神的智慧与伟大，看见打败撒但得着荣耀的神自己，以此看见神本体！

2024年1月2日

7.显形就处理

显形就处理

前段时间把夏琼写的反驳、批斗王静的文章发到教会让人去分辨认识，看人的鉴赏能力如何。结果显明咱没有任何的鉴赏能力，就连欣赏能力都没有，有的连判断力、辨别能力都没有，甚至有的人连领受能力、接受能力都没有。什么是欣赏能力呢？神说："鉴赏力主要是指什么？就是对人事物的鉴别与欣赏的能力。当然，鉴别就是人所说的甄别，就是辨别人事物的思想观点、立场还有其所倡导的主题的一种能力。这个鉴赏力主要涉及到一些问题的思想观点，就是涉及到思想层面的一些东西。如果你对这些东西有辨别能力、欣赏能力，那你就是一个有鉴赏力的人；如果你对这些涉及到思想观点的问题不会看，也根本看不出来，那你就谈不上有鉴赏力，鉴赏力这方面与你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看到或听到一个事物的时候你能辨别这里面存在一种思想观点，而且你会辨别这件事物所倡导、提倡的思想观点的对与错、是与非，能辨别这种思想观点能否站得住脚，是不是人性化的、合乎正面事物的，是不是最起码合乎事物发展规律的或者贴近于神所造的万物规律中的一个真实的现象，如果你有这种鉴赏力，那就证明你有好的素质。如果这件事物所倡导的思想观点或者所提倡的方向目标有错误、有偏谬的东西，有不符合人性或思维逻辑的东西，或者根本不符合神所造万物的客观规律的一些东西，对这些你都能发现，你能发现对的东西也能发现错的东西，这就说明你这个人的素质很好，也足以证明你有鉴赏力，你的鉴赏力高，你有这种鉴赏力也可以说你具备这方面的素质。比如，你看了教会弟兄姊妹写的一篇文章，能发现他对事物的认识、对人本性实质的认识、对神话语的认识是不是符合真理原则的，这里面的观点偏不偏谬，他所站的角度与立场正不正确，这些你都能发现。如果这里面的思想观点正确你能认同，这说明你素质好，如果这里面有错谬的思想观点你也能够辨别出来，能够矫正，你知道这种思想观点为什么是错的，它违背了哪条原则、违背了哪方面的思维逻辑或者哪方面正面事物的客观规律，更深地你能看到它违背了神所告诫人类的哪方面真理原则。一方面你能看

到这篇文章里有哪些正面的东西是值得人学习的，也能够评估或测估它会给人带来哪些好的正面的导向，正面的供应、帮助与扶持，另外这里面还有哪些反面的、负面的、偏谬的东西，有哪些错谬的思想观点对人会有不好的思想导向，能给人带来哪些负面影响，这些错谬的东西应该怎样矫正，还有一些缺少应该怎样补足能够给人带来更大的益处，对这些你也都知道，这就是有鉴赏力的其中一方面表现。”（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怎样追求真理（二十八）》）所谓欣赏能力就是能在一个事物中发现他深层次的思想、观点以及他所流露出的一种态度。就如夏琼写的反驳文章，她流露出来一种什么态度观点？什么样的思想？先看她的态度：她反驳、批斗的是谁，把谁当成了对立派，当成了要打倒、批斗的对象。王静是谁？是我公开宣布使用的一个人，不参与其他人的意思。你公开反驳、批斗王静不就是骂我瞎眼无珠吗？口称跟随我却又公开羞辱、谩骂我，这不是魔鬼样吗？就如二百五十个首领对摩西不服，就是对神的安排不服，他们的实质是一样的。夏琼反驳、批斗的内容是什么？王静对假带领、敌基督的修理对付、揭露解剖，是她作工中的一个项目；是王静对假带领不作工作，导致神选民被龙抓的指责与愤恨；是对神选民的一种吝惜、可怜、惋惜的态度，也是一种责任；是对弟兄姊妹爱的流露，是维护神家利益的表现；是为大批神选民被抓而带领还冷若冰霜、不知悔改的敌基督性情而愤怒；是作为带领工人的本职工作该尽的本分，是本该有的正义感；是所有带领工人应该效仿的标杆模型，是神称许，我喜悦的事。就这么一个平凡正义的事反而能激起了夏琼的斗志，你说这个人有多邪恶吧！竟然还敢公开反驳、批斗，这是她的态度。再从她散布的谬论中看她所主张的观点是什么？她指责评论的是王静的言语对错、口气态度的强弱，而对王静的观点、态度、思想丝毫不提，就连王静所站的立场都搞不清，还谈什么反驳呢？完全就是一个不通灵的谬种！那她主张的观点是什么？顺服神的主宰安排，完全顺其自然，神的工作神作，人不应该有任何参与，更不应该配合神的作工，谁配合谁就是参与了神的经营计划，谁就是敌基督，就应该被打压，批斗。而她提倡、主张的观点就是：作为带领工人就应该坐山观虎斗，看大红龙是怎么抓捕、迫害、残害神的选民，看撒但是怎么拆毁神经营的，带领工人不应该去拦阻、制止，更不应该遭到王静的指责、训斥，说这才是顺服神的主宰安排、经历神作工。把王静对付、

修理带领工人，维护教会生活，配合神作工的本分定为“打岔”“搅扰”，定为“不顺服神主宰安排”的罪证。还把神揭露、定罪敌基督在神的经营中另搞一套，不顺服神主宰安排，打岔神经营的话张冠李戴在王静头上，真是颠倒黑白、欺世盗名呀！从她提倡、主张的观点中可以看到她那邪恶、恶毒的蛇蝎心肠，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正宗的、完好无缺的撒但差役。当大红龙来抓捕、迫害、残害神选民时，她说这是神的主宰安排，人应该接受顺服，就像假带领、敌基督一样，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不能打岔、搅扰撒但残害人的进程，尽情享受、欣赏撒但吞吃人、残害人的血腥场面，说这是经历神作工。把撒但残害人的过程说成是神的作工，她站在撒但一边为撒但开辟出路，把撒但的作工说成是神的作工，要人顺服，不允许带领工人起来拦阻。谁要求带领工人起来尽本分维护教会工作打岔、拦阻了撒但的进程，谁就是她的仇敌，就是她要打倒、攻击的对象。当王静尽本分维护教会工作时，就触怒了撒但的差役——夏琼，所以她就能起来亵渎圣灵，迷惑人与王静展开了一场生死战。她为什么要充当了撒但的差役，拆毁神的工作呢？就因为她啥也不是，谁也不服。看见王静的地位光环照人，自然就因嫉妒产生了恨恶。同时看到我的成功案例，是以揭发检举起家，是把教会当成战场，一路披荆斩棘、斩将夺旗，打败众仇敌，直拿牧区，她怎么能不为所动呢？一心想当长子，蠢蠢欲动，野心欲望冲昏了头脑，充当急先锋。说她认为对的话、做她认为对的事，极力想显明她的能耐，这是她反驳、批斗王静要表达的心思、存心。

用夏琼的文章来检验一下自己，看你的欣赏能力如何，是否看出了她深层次的思想观点。更重要的是显明了一批没有素质的白痴、弱智和仇视真理的敌基督。对夏琼文章既没有写认识，也没有任何态度的人就是白痴、弱智，而且是没有丝毫接受能力的人，统一清理！当然不能盲目地清理，要经过一段时间操练、显明（看他什么时候接受全能神的，什么时候跟随这步的），给他一个观察期，看他是不是弱智、白痴，如果确定了是白痴就清理。不学无术本就是畜生，然后再没有领受能力、接受能力，那怎么能接受真理呢？所以必须清理。还有一部分人他能认同夏琼的观点，和夏琼站在了一边。这种人不是弱智、白痴而是上升到一种邪恶、恶毒、恨恶真理，就是敌基督。为什

么这么说呢？因为你既然是跟随这步工作的就必须承认这步工作，不管有素质还是没有素质这是必须的。如果你有素质，你可以判断、辨别、决策你的去留；如果承认自己没有素质是弱智、白痴，那你默默地接受、跟随。对我的安排不服不满不能阿们的，不能一二一的，都是清理的对象！不怕你愚昧、不怕你无知，就怕你傻狂，啥也不是，谁也不服。因为王静是我任命的，你没有资格说三道四，基本的理智该有，你有意见、有观点可以反映，但绝不允许反驳、批斗。凡与夏琼一个观点，站在夏琼一边的都是喜欢邪恶事物、恨恶真理的敌基督（过来半年以上的，知道王静作什么工作的），有机会他就出来打岔、搅扰、拆毁神的作工，这种人直接开除，不再给他留有悔改机会！

2024.1.18

8.刚硬、诡诈、邪恶的源头

刚硬、诡诈、邪恶的源头（一）

这一段时间有啥经历？有啥进入？萧铭在这边咋样？（陆靖：他在打仗这方面操不了心，不在这方面投入，他的心不在这上面。）（王静：他的心在哪儿呢？他和你说些啥呢？）（陆靖：他没说，是我看他那个表现就不在这上面下功夫，刚开始他还在电脑上弄打仗的那些资料呢，后来就不弄了。从他的那个表现上流露出来的就是“这不是我的专业，我不擅长，我发挥不出来”，好像感觉自己这个人才被埋没了，但是后来跟他交通了以后他说愿意配合，再后来一变动又回去了。）后来他自己愿意了？（陆靖：哦，愿意了。他愿意了但是他没东西，这方面没装备上。）主要是他没心志、没信心。（陆靖：对，他不想在这上面下功夫，就是人常说的爱吃老本，“我那方面是特长，非让我弄这个，这又得从头开始”，虽然他嘴上没这样说，但心思里流露的就是这些东西。）还有什么表现？（陆靖：爱吃零食，在接待家还丢人呢，一会买这个、一会买那个，窗台上小零食就摆了一半，像个小女孩似的，整天买那么多的零食，我说“你在接待家里注意点影响，把你的东西都整理好，不要都摆在外面”。年轻人，你再说什么那就是他的本性，一时半会不好变。在言语行为上面有时候他说话太大声，我说“咱能不能小声点说话？”他说话声音可大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接待家有人吵架呢，他一说话那个狂妄本性就出来了。）你教导他了没有？（陆靖：说了，只是说说，说得重了他就不吭声了，以前说他他就会怼你，现在倒是不反了，但心里不乐意，脸色就不好看了，那就不能再说他了，再说他就翻脸了。有时候他开着车就拿车出气，我说“你把车弄坏咱咋走？”他就是那脾气。他的心情不好，他坐在车里边嫌空间小，不得劲、不宽敞，所以他憋着那个劲儿，开车就是“咔咔咔”的，我说“咱可不敢和车置气，把咱放到半路上咋办？”）（王静：你就没把他打死。）陆靖能舍得打呢？（王静：就是点一点就行了，蜻蜓点水，所以他的旧性情没死了，他的身量也不长。）陆靖就是这个致命处。（陆靖：嗯。）你的致命处是什么？我一说这是你的致命处，你就说“嗯”。什么致命处？（陆靖：不点透、不说透，看透

不说透，还是好朋友。）谁也不得罪。（陆靖：有这方面。知道也给人家说不透，也不敢说得太透了，伤面子呢，“要是不理我了怎么办？”就是有这东西，就不敢说了。）你这致命处也的确太致命。这一段时间怎么进入的？我听听。（陆靖：你上次给我们聚了会以后，我感觉负担可重了，压力大，操这么多心就觉得力不从心，老是觉得头晕，但是也想方设法往上够。）来点实际的内涵，一句“往上够”了事了，没有实际的内涵。（陆靖：内涵就是和刘忠配合，看见刘忠在这方面比我用心，人家在这方面操心多、用心多，什么心都能操到，看到自己确实是不如人家，就在人家身上学人家这方面操心、用心。我有时候大方面知道，小方面就不想操这个心了，大方向一说，小的事情就不想用心去抠细节，看怎么解决。）你这个致命处是做人没原则，不管说什么都是“哦……嗯……”，你这个表现是什么表现？（王静：是接受的表现。）（陆靖：圆滑、诡诈。）不仅是接受，还是认识、理解，“哦……嗯……”。你认识、理解了，那你说说呀，没有标准、没有原则是怎么没有标准、没有原则？（陆靖：每件事不能求真求细盯到底，不能把一件事做得彻彻底底的，总是做得差不多就行了，就那个东西。）

你们配搭作工呢，你们看见陆靖没有什么原则？（我觉得他是操心操不到，这两天看见刘忠在那儿忙里忙外，忙得都晕头转向了，陆靖在这儿是“安排给我的任务，我完成就行了，我就去打个仗”，他只管打仗，别的事情他就不操心了。就是弟兄刚才说的做人没有原则。以前有个姊妹也点过我，说我做人没有原则，主要是第一个想的就是维护自己的利益，啥事都不为神家着想，没有真正把自己当成神家的人，有啥事情都是先保全自己，先把自己的利益维护住。）陆靖，听他说的有什么感觉？（陆靖：就是这方面。）“他说啥就是啥。”（陆靖：不想那么操心，就想着有人操心就行了，我就不操心了，让我干个啥我把这方面干好就行，事情一多了头就晕、头就大，心操不过来。）这是操心方面。我刚才说的是你没有做人的标准和原则，做人没底线。就不要说咱没有作工作了，就从刚才的对话就能看出来，我问你萧铭在那边怎么样呢？你对萧铭是不是应该有个态度、观点呀？你对萧铭有没有态度、观点？（陆靖：没有明确的态度、观点。）没有明确的态度、观点，这就是你做人没有原则，爱恨情仇没有界限、没有

底线、没有原则。我就是不问，你回来也应该把你的工作说一下，我既然问起来了，那正好就得汇报一下，萧铭在这儿如何如何，他起到了一个正面的作用，还是起到了反面的作用，他个人的进入怎么样，你和他之间发生了什么，你看见他的表现，你是用尽全力去帮助扶持他了，还是“我和他争夺地位了，先把我显明了；我和他共同起来作工了；我们合不来，我们各做各的”，你有没有这些观点、态度？你没有观点、态度，就和一个陌路人一样。你只是说“我看见他的一个表现”，然后我再问你他有什么表现的时候，你说“他就是爱吃零食呀，这个生活、做人方面怎么样呀”，你看着他这个做人的时候，你有没有态度？你看到他开车的时候利用这个车发血气了，你看到这个现象有没有态度、观点？你只是跟我说起来有这么个现象。我只是看见你给我汇报了这边有一个什么现象，但我没有看到你的态度、观点。咱以前交通说神看什么呢？神看的就是你的态度、观点。遇到一个事神要看你的态度、观点，但是遇到这个事以后我看不见你的态度、观点。我问你“你回来一路上碰到什么了？”“呀，我碰见那边出了个车祸，出了个什么车祸”，你只是给我描述了一番，你有没有态度、观点？（陆靖：没有。）没有态度、观点。你和萧铭之间就跟这个车祸的例子一样，你和萧铭配搭了一段时间，你也和他接触了，你也看见这个人、事、物了，你对这个人、事、物是不是得有一个态度、观点？萧铭是谁呢？弟兄姊妹。既然是弟兄姊妹，那就得和他有弟兄姊妹的来往，“我看见他生命没有进入，我应该怎么帮他”，是不是应该帮他、扶持他？“看见他就是个敌基督，他不为神家工作，他是来拆毁的，那我应该怎么对待他”，这个过程你是没有的。你没有说“弟兄，这个萧铭不行，换了吧，他在这儿作不成”，你也没有说“弟兄，这个萧铭还行啊，还有培养价值，虽然他年轻气盛，血气大，但还是可以培养的，就让他留在这儿吧”，而是说“你让回来就回来，你让放下就放下”，咱就像个木偶一样，没有知觉、没有态度、没有观点。

这些都应该是你来给我汇报，但我从来没有听过陆靖给我汇报工作，唐馨经常跟我说这、说那，说一堆话，但是我没有听过你陆靖给我汇报工作，遇到什么事、什么人呀，还有什么人才呀，还有什么难处呀，还有谁是什么，就是对他论断也好、定罪也好，有没有？没有。你顶多是我问你萧铭怎么样，你才说“萧铭有什么表现、什么表现”。

更严重的是，当你看到他不维护神家利益还大发血气，拿上神家的东西不当东西待的时候，你也没有起来维护神家利益，没有修理对付他。你说他这是什么人？该不该恨？该不该修理对付？你没有修理对付、没有恨，你没有说“我把他揭露到底，让他看见他的魔鬼相”，而是说“我看他的脸色，如果他的脸色不好看了，我就不说了”。你是维护神家利益还是维护他的脸色呢？他的脸色不好看了你就不说了？让你当个大夫，病人的脸色不好看了你就不给他做手术了？神家怎么说了？打死。“我管你死活，你就是晕倒在手术台上也得给你做手术，你让不让做？不让做？不让做也得做，我给你做不了手术不行，羞辱神名呢，羞辱神名这就是亚干，那我就是在这儿搞拆毁，神在污秽之地不作工、不显现。你在这儿影响了神的工作、影响了神的名，这不行！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要胜过自己的性命，我给你交通，行的话，咱合伙、咱合作，不行的话，我看弟兄怎么安排。你接受不接受？”对人坦白，你没有，而是就那样过了，“你不高兴，那就过了，我管你死活呢，你追求了你进去，你不追求你就别进去，那是给你呢，你以为是给我呢？”你懒得搭理，你也不去汇报。你没有态度、观点，你这么去做，神看见什么了？你对弟兄姊妹有帮助扶持吗？有爱吗？你做人有原则吗？爱神所爱、恨神所恨，你的爱在哪？你的恨在哪？你没有爱、没有恨，还是一团和气。而且你自己进入了吗？对他有分辨、认识了吗？“这个东西，这是个恶人，我和你没法交通，我也没法说。就是神交通的，面对恶人的时候也不能激怒他，能让他效力就让他效力，所以我不能激怒他，但我心里要怎么？我要咒诅他、让神显明他。”陆靖，你咒诅他了没有？你求神显明他了没有？你没有说咒诅他，也没有说让神显明他，你是外表不敢惹，心里也没有个态度，也没有表决，“和我无关”。这是不是神给咱摆设的丰富的筵席啊？咱就不吃、不进入、不维护、不搭理。虽然说我不在现场，但从刚才跟你的对话中就看见了，我说“来，说说萧铭吧”，然后你说萧铭“咔咔咔”地开车呢，你在叙述萧铭开车的时候，你的态度、观点就流露出来了，你看见他在损害神家利益的时候你气不气？你恨不恨？该不该恨？可恨、可气！你在可恨、可气的时候，你说“当时我怎么卡你了”，或者“我卡不了你，好了，我和弟兄说”，又或者“这个事我忘了，弟兄今天说起这个了，我一说就来气，拿上神家东西‘咔咔咔’就是发血气，就要拿神家东西发泄呢？”陆靖有没有这个说话态度？没有

这个说话态度，而是什么呢？说完以后“嘿嘿嘿”一笑，这个笑意味着什么？你这么一笑，是不是就把你的心态暴露了？你这个笑给人一种什么感觉？这是你做人处事的一种生存法则，这是个什么法则？谁也不得罪、谁也不惹。就算哪天萧铭知道了，“我陆靖在这儿没有告你的状，我也没有恨你，我就是叙述了一下你的这个事，我是一笑而过，弟兄不管和我说什么，我也是‘嘿嘿’一笑”，最后弟兄姊妹也都是一笑，谁也不得罪，看着是好吧？可是你这一笑代表你把弟兄姊妹当成了谁？你把神家当成了什么？你完全就是个过路的，你的言行举止就把你的态度、观点暴露在光中了，你的态度、观点就暴露了你是属谁的人。所以说你做人怎么没有原则呢？你对恶人没有恨，你对义人没有爱，所以说你做人没有原则、没有底线。什么叫底线呢？看到有人拆毁神工作、羞辱神名的时候该怎么做呢？没有底线、没有态度，这就是做人没有原则。既然说到这了，那做人的原则是什么？怎么就有了原则了？怎么就有了底线了？你是信神的人，神有性情，神有喜怒哀乐，你要寻求与神相合，你是受造之物要敬拜造物的主，敬拜造物的主怎么敬拜呢？敬拜、跟随，就是与神相合，顺服神，你顺服就是生命，不顺服就是悖逆。神的性情，喜怒哀乐，“我信神我得跟随神，神的喜就是我的喜，神恨的就是我恨的”，这就是说做人有个原则了，不能胡乱爱，不能胡乱恨，不能凭心情恨，不能凭自己的意思做。底线，什么叫底线？有人拆毁、抵挡，你该维护神家利益吧？结果连这个你都不去维护，没有一个态度。你就是不去维护，最起码也该有个态度、有个观点吧？见到恶人了，“我惹不起你，我心里咒诅你，我让神显明你，我做不了我交给神作”，这个不得罪人吧？这个不怕他恶吧？也激怒不了他，也给你带不来祸患吧？神要的就是什么？神要的就是你的态度、观点。这个难不难？这个不难，就是一个态度、观点。即使是三米高的巨人，“我惹不起你，我心里咒诅你、恨恶你”。可是在你这儿看不见你的态度、观点，这就失去做人的底线了。你为什么没有态度、没有观点？没态度、没观点是个什么人呢？（是外人。）没态度、没观点是外人，是吧？可是他不是外人，但他又表演出来是外人，这是什么人？是外人吗？就是说，他是家人，但是他没有做事的标准、没有做人的原则、没有底线，他活出来不是家人，他活出来的是外邦人，这个表现出来的是什么？没有任何良心、理智，良心、理智没有发挥功用，惨无人道。没有良心、理智可不可以说成

惨无人道呢？因为你吃着神的、喝着神的，神家供应着你，然后你对神家是漠不关心，这是不是惨无人道？神家发生什么事了，你连门都看不了，连神家利益都不维护，不能尽所能。你该尽的你知道了，你看见了，随手而来的一个事情你都做不了，这就是说连条看门狗都不如。你做在神身上的就是惨无人道，不是人做的，所以说咱活出来的就是个魔鬼样。魔鬼样是什么？就是诡诈人、活鬼！为什么是诡诈人、活鬼呢？就是个滑石蛋，太圆滑，一切为自己利益，他不敢沾染，谁也不得罪、谁也不惹，老好人。所以说，越看着是老好人的人越是老恶人，在神那边看就是老恶人。

咱早就和陆靖交通过这个事了吧？几年了没有多大变化，到维护神家利益的时候，没有负担、没有责任。陆靖为什么没负担、没责任呢？是不是一个根源呢？他只满足于明白字句道理，只满足于讲、说。神话不是让你填饱肚腹的、不是让你说给别人听的、不是让你伪装的、不是让你掩饰自己的丑恶的，而是让你用活出去见证。你怎么见证你是神家人呢？怎么见证你不是活在撒但的权下，而是活在神的权下呢？怎么见证你是被神话掌管了，你是顺服神的人呢？你得活出才有见证，你再给别人谈多少、再能作多少工作不等于你有真理，你在一线作的这些工作不是你活出来的见证，这是异象、是路途。你给别人把路都修好了，让别人进去，你却有路途不进去，到最后你后悔不后悔？你对自己残忍不残忍？陆靖，听了这话是什么感觉？（陆靖：得注重变化自己的性情，感觉自己就是没有生命，只注重外表的做法。）知道什么是生命吗？（陆靖：就是活在神话里，在神摆设的人事物环境中，得站在神一边。应该是爱神所爱、恨神所恨，宁可得罪人不能得罪神。自己就是老好人，这里边没有生命，光是道理，遇到事站不到神一边。）什么是生命？你有没有生命？怎么得着生命？怎么看？自己对这条路线清晰不清晰？知道不知道这条路线？（陆靖：知道。维护脸面，只怕得罪人，我也知道不对。）你也知道生命怎么得、什么是生命，但就是走不上去，你自己是清晰的。（陆靖：嗯，知道。）你清晰不清晰？（陆靖：清晰，知道神话的要求，下次不要那么去做。）那你是什么原因走不上去呢？（王静：他不知道吧？）他说他知道。（陆靖：就是脸面、地位。）不是笼统地说个脸面、地位。咱今天想不想走这条路？想走这条路就得搞清楚，咱实实在在

的。（王静：我看见他不知道，他说知道可是他没有按这条路去走。）就有这种人呀，就是神交通的“我什么都明白呀，就是实行不了”，这就看他对这条路是没明白走不上去，还是自己明白了，因着自己的观念胜不过去、走不上去。这是两个呀！按说你在一线打仗，咱交通了这么多，你也听了这么多，咱交通的文稿你都看了吧？（陆靖：嗯。）文稿都看了，这条路线应该是清晰的吧？你们清晰不清晰？什么是生命？什么是生命经历？什么是生命长大？生命长大没长大自己是能看得见的，清晰不清晰？这条路知道不知道？（陆靖：知道，就是说咱的活出呢。）（王静：还是不知道。）你说你知道，你是知道什么？（陆靖：就是刚才你交通的，自己讲的是字句道理……说不清了，字句道理知道。）唐馨知道不知道？（唐馨：不清楚。）杨学姣呢？就是说你的生命长大了没有？自己看看自己生命长大了没有？不知道？（杨学姣：有时候就是糊涂的，感觉自己好像长大了，但临到事又觉得是没有长大。）（王静：就像昨天咱说肖霞，你说她知道不知道？她不知道，她要是知道的话就不会这么走，你看揭露了肖霞多少次？按说她应该知道怎么走，结果人家还是个不知道。肖霞和陆靖走的是一样的路，他俩性格也一样，也都是老好人，都是和事佬，她跟哪个人都是点一下、说一下就行了，就没原则、没方向，“我到底该怎么做？我的责任是什么？”没有这个原则。所以说，这就跟外邦人的处事方式一样，谁也不得罪，跟谁都能维护关系，一团和气，“我就是心里憋着我也不说，我心里知道”。肖霞不是这个？她就是这个，她不认为她有问题。她还认为她自己是最聪明的人，用她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意思去处理这个事，而并不是用真理去解决这个问题。用她的忍耐、用她的宽宏大量、用她的活出、用她自己的一厢情愿，让别人看见她多大度，“不管你怎么对待我，我就是‘嘿嘿’一笑，啥事没有”，其实她心里并不是啥也没有，有，但她自己把自己欺骗了，自己把自己就掩盖了。陆靖，你有没有这方面？）（陆靖：有。）（王静：我看你跟肖霞走的方向是一模一样，这就是个大问题，就没有走上生命进入的路，就不知道这个生命的路该怎么走，这个生命该怎么长。在她来看好像是知道了，你看每次一交通，肖霞都是“呀，就是，对，就是这回事”，一笑而过。陆靖你也是这样。看着人家是挺能接受，我认为她这可是真知道了，可下次来的时候一问还是不知道，其实人家就是应付你呢。她用的是处事哲学那一套，就像

世界上的那种溜须拍马。你说什么，“嗯，是，就是”，其实她真是吗？还不一定呢！她只是给你个脸面，“你说了我还能说个不是？”啥也是，都是，但她把这些都包揽了以后，其实她心里啥也没得着，当她真正去做的时候还是没有原则，还是按她自己的意思去做了，这就是个诡诈、圆滑、伪装。所以说生命怎么长？你就没看见你这是个败坏性情，你这就是个诡诈的表现，你这就是外表阿谀奉承的表现，你对你这个表现就没有看透、没有认识了，你改啥呀？那你生命咋长？你觉得你这个挺好的，“你看他一说就炸，你看我，你说死我都不炸，我就不炸锅，好不好？你看谁谁一说，眼睛也不对了，脸也不对了，嘴也气歪了，你看她，你看我。”）

陆靖，其实我第一次解剖你的时候好像就说你这个事了，我解剖你的时候就说你的这个态度和观点了，你还记得吗？我和你去打一个人的时候，当我和他争执起来的时候，你是没有态度的，对吧？（陆靖：想起来了。）你想一想，我在那儿和人发生争执的时候你都没有态度，你去哪儿能有态度？从那时候交通到现在你还没有任何收获，这个没有任何收获是什么原因呢？咱先不说这条路怎么走，先给你找找这个原因。这就是人吃了善恶树的果子的收获，撒但当时说什么话了？（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以后眼睛就明亮了。）吃了以后不一定死，不仅不一定死眼睛还明亮了。如果撒但光说吃了不一定死，人吃吗？他不吃，所以后边还必须有引诱，“吃了眼睛就明亮了”，对他有好处、有益处他才吃，“吃了眼睛就明亮了，那我为什么不吃呢？神说吃了必定死，神是怕我的眼睛明亮了才不让我吃，这个果子我能不吃吗？我要是不吃的话永远是瞎子，我吃了眼睛就明亮了”。所以在撒但的引诱下他吃了善恶树的果子，当他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以后，“撒但说的不是假话，我的眼睛确实是明亮了。”陆靖的眼睛明亮了没有？明亮不明亮？（明亮了。）陆靖的眼睛明亮了。越是老好人、滑石蛋越诡诈，他这诡诈从哪来的？眼睛明亮了。不吃善恶树果子的时候，人是“痴呆”，这个痴呆是带引号的，神说“吃了哪个是必死的”，“嗯，必死的！”“哪个是生命果”，“嗯，生命果！”几千年都不变。但吃了善恶树果子的呢，人家眼睛就明亮了，“哪是那么回事呢，谁说你都听呀，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神说吃了必定死。”“你确定？你吃了？你不吃就知道了？你吃了看看。”所以从人吃了善恶树的果子

之后人就背叛了神，为什么说背叛了神？神说的所有话他都要进行加工、分析，“是吗？真的吗？对吗？”人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以后败坏程度不同，那人表现出来的就不一样了，吃善恶树果子最多的、中毒最深的那个人，他最诡诈；吃的果子少的，他的诡诈稍微小一点，“是吗？不可能吧？”他是怀疑、猜疑，还要观察看看，“我看看他吃了怎么样？我看着他吃了不对劲，我可不敢吃了”，所以中毒轻的逐渐走上了信神的路。但人家那个中毒深的呢？吃了善恶树果子眼睛明亮了，看见了，神话能不能信？“神话是让你看的，是让你听的。”“你傻了呀，说啥你也听？你要跟上神话走你要得罪多少人？你要跟上神话你还有立足之地？你去观察观察世界上那老实人在哪儿呢？诡诈人油嘴滑舌，人家是什么？人家活的是什么？老实人活的是什么？”诡诈人一看，“呀，他眼睛没有明亮。”眼睛明亮的人就有了自己的一套生存法则，这个生存法则是人家眼睛明亮了以后才有的，人家没有吃善恶树果子的，或者吃善恶树果子少的还迷迷糊糊，他就没有自己的生存法则。也就是这个生存法则从哪来的？想象、观念、认为，“‘为人一条路、惹人一堵墙’呀，所以说做人就得为自己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所以他做一切事的时候都要考虑一下，当他做一切事情都要考虑的时候，所有的神话他都拒之门外了，“即使是神话，我也得看看是不是，确认了再说，确认不了不行，我有我自己的生存法则”。自己根据撒但的生存法则生活多年以后，看见“是啊，诡诈人就是掌权呀，诡诈人就是畅通无阻啊，诡诈人就是吃香的、喝辣的呀，老实人就是被人欺压呀！对呀！人家为人就是一条路呀，惹人就是一堵墙呀”，所以老好人他就是什么人都为，“狐狸”“狼”“老虎”“豹子”，老好人他都为。“老虎”过来“嘿嘿嘿”，“狐狸”过来“嘿嘿嘿”，都是“嘿嘿嘿”，他这一笑谁都不得罪，谁都是他亲家，但是他又谁都不相信。魔鬼的话他不听，“狐狸”的话他也不听，“狼”的话他也不听，人和他说的话他也不听，他老婆和他说话他还不听，不用说他老婆了，神说话他听吗？他是所有的都一律对待，因为他眼睛明亮了。那眼睛不明亮的，“痴呆”的呢？神说啥他听啥。神说“你是受造之物你就应该听从造物主的话。”“嗯，造物主说啥我听啥。”“它是魔鬼，魔鬼的话不能信，你要离魔鬼远点。”“哦，它说的话不能信，我离它远点。”“你对魔鬼要恨。”“哦，我恨。”他跟魔鬼就是仇人，他对“狐狸”就是仇恨，对“狼”和“狐狸”就是一种谨慎、小心的态度。但是他眼睛明亮以后

呢？“恶人不敢惹，惹了恶人是一堵墙，惹十个君子不能惹一个小人，一旦惹了小人你还想活呀？”经过多年的经验、教训，根据自己的判断认识，恶人敢不敢惹？不敢惹。也就是说，“狼”“老虎”“豹子”不敢惹、不能惹。“我该干什么？我也不听他们的，我得咋呢？我只能溜须拍马。”怎么溜须拍马呀？那就是用自己的智慧“嘿嘿嘿”一笑，然后“狼”“老虎”“豹子”说什么话，他敢说不是？他能有自己的观点、能有自己的态度？不能有自己的观点、态度。如果“狼”“老虎”“豹子”出来和他一说话他要有自己的观点、态度，“好，你不听我的，是吧？”是不是要给他小鞋穿？是不是要吃他？他害怕，“我不能惹你，是、是。你指鹿为马，嗯，马、马；你指住马是鹿，嗯，鹿、鹿；你指住狗是羊，嗯，羊、羊。”那“老虎”“豹子”一听，“这人顺服，好好好”，你是不是就为他所用了？他是不是要把你拉到他的面前？那些老好人高兴不高兴？“看我能吃得开吧？黑白两道我都能混得开，人人羡慕。”老实人呢，人一看老实人怎么样？“你在黑道上吃不开吧？不行吧？”所以他看不起、藐视老实人，所以说在他的心目中觉得，“看我吃了善恶树的果子眼睛确实是明亮了”。他对恶人、“狐狸”“狼”说的这些话也是一种欺骗，“嗯嗯嗯，是是是，你说是马就是马，你说是驴就是驴”，其实他看不看是驴、是马？不看。他也知道这就是骗子，他也知道人家骗他了，“你骗就骗吧，我管你呢，你想说啥说啥”，世人叫这种人什么？聪明人。怎么说是聪明人呢？不管世人再有什么观点，再怎么议论，人家不得罪人。人都有个地位心、名誉心，他说什么是不是想让你听他的？“你听我的、你按我的来，这是个好人”，所以说老好人在外面混得是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去了哪儿都能吃得开，谁都喜欢。你看陆靖、肖霞、任胜去哪儿谁不喜欢？别人一说什么，“嗯嗯嗯，是是是”，别人一看，“哎，给我面子，给我这个地位”，他们以后还和王静说不说？不和王静说，和王静说不好，王静把他们打一顿。他们和陆靖说，陆靖是“嘿嘿嘿、呵呵呵”，“陆靖就是我的朋友”，所以陆靖的朋友就多，肖霞的朋友就多。在陆靖来看，他看得起王静吗？“傻，看我！”陆靖在那儿想什么？“王静，你还在那儿臭美呢，你下来听听他们的声音，看他们愿意和你接触吗？你老觉得你了不起，谁看你呢？”他要看什么？他要听众人的声音、看众人的态度，看他在众人心目中的地位，他不看在神那边神怎么看。因为他眼睛明亮了，他自己也体尝、也看见了，“你看，我如鱼得水，这是事实呀，

你老实人混得开吗？”所以对神说的话就一律给否定了，神的性情，喜怒哀乐，神的“喜”象征着正面事物的存在与诞生，“这正面事物的存在与诞生在哪呢？诚实人怎么生存？诡诈人哪个人受惩罚了？大红龙现在还活着呢！可问题是神是造物的主啊，人家说了算，人家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呀，我不得不服在人家权下呀，我敢不信神吗？敢把神推出门外吗？也不敢。神我也信，魔鬼我也信，我都信，你们都是爷爷，我是孙子，行了吧？”就这么个态度，所以说他去哪都能吃得开。一般人受了别人的伤害、指责以后，他心里是痛苦难受的，老好人难受不难受？不难受。为什么不难受？因为你想说啥说啥，你前边说，他在那儿是“那就是放屁呢，‘嘿嘿嘿’你放屁呢”。你再骂他，“‘嘿嘿嘿’，你放屁呢”，他痛苦吗？他不痛苦，所以他也能跟你笑得出来，心里边还不痛苦。你感觉这个人还挺好，他反过来回家往床上一躺睡了，啥事没有，你骂他了、打他了，他有什么感觉？没感觉、没知觉。因为怎么？因为他把你说的都当作是放屁呢，所以你再有什么思想、再有什么观点，你能不能感染了他？你感染不了他，他油盐不进，诡诈人、老好人油盐不进，再说什么不管用。你说话还想管用，基督说话他都信不来，神说话他都信不来，你说话他怎么能信得来呢？因为他看见他眼睛明亮了，“你们眼睛都是瞎的，我眼睛能看见，你们就不观察，就不看。”他对你是藐视，是看不起，所以说在你这儿你看这个人是什么人？有没有原则？做人没有原则、没有标准、没有底线。什么是底线呢？人不能触碰底线，“我有我的底线，达到什么程度我就火了，我就恼了。”但是圆滑的人他是没有底线的，为什么没有底线呢？“你说话就是放屁”，这还有底线呢？你再说什么，“你地位高、权势大，我就‘嘿嘿’一笑，我给你点头哈腰，因为这样的话我就能剩存下来”，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能“剩存”下来，他就能没有底线。这个剩存下来不是真正的剩存下来，是他吃了善恶树的果子眼睛明亮了以后欺骗自己能剩存下来的那种生存法则。所以说他活在了自己的想象观念里边，他已经把他的想象观念当成了真理。有句话叫什么呀？坚不可摧，一厢情愿到了头。不管发生了什么，不管多少人说什么，“我就这么一厢情愿，我就这么看”，然后自己给自己定了衡量标准，“神你不是有国度吗？你国度里不是要真正的人吗？什么是真正的人呢？好人，好人才是真正的人，不和人吵、不和人打闹、没有态度、没有观点，我什么人都不得罪，这是多大的包容忍耐！”这个算不

算包容忍耐？控制、克制都达不到。什么是控制、克制呢？有原则、有方向、有底线的这个人如果遇到一个事，需要怎么？“我控制一下、我克制一下”，他是憋在心里面了，不知道哪一天他就爆炸了。但是滑石蛋会不会呀？他就不会憋。因为他做人没有底线，既然没有底线，你就触碰不了他的底线，你就触怒不了他，他就不需要憋，他就不需要控制、克制。因为什么？因为他有“智慧”，你说你的，“切，你就是放屁呢”，他心里想你是放屁呢，但是嘴里说的是“是是是，对对对”，表里不一，太圆滑、太诡诈，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是完全相反的，你根本就看不透，他不让你知道他的心思，他不会和你谈心，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可能跟你谈心。他和你一谈心，把他真实的心思一和你谈了，他怕把你俩的关系搞砸了。

陆靖和别人的处理原则是这样的，跟我的关系也是一样的，我再问陆靖什么，陆靖也是“嗯嗯嗯，是是是”，问他“你知道不知道，对不对呢？”“反正你说啥，我按照你的意思迎合着，‘哦、嗯、是’”，看着可听话了，可顺服如羊。一问“你听懂了没有？”“你要是觉得我该听懂了，‘嗯，是、是’。”他在说“嗯，是、是”的时候他听懂了没有？没有。他知道自己没有听懂，他什么都不知道，还“嗯，是、是”，眼睛往上一翻，你看着人家还在紧围绕着这个思路想呢，事实上他想吗？他是个掩盖，他是个表演，是演给人看的，实情你始终是不知道的。当他处在这种状态下能得着什么呢？什么也得不着。所以他就把自己封闭起来了，用撒但的谎言把自己封闭起来了，撒但告诉你，“你得学得诡诈，你得学着对每个人的话都进行过滤，经过你的大脑思维过滤，该进的话进来，不该进的话别进来。”所以他把所有的话都拒之门外，“你再说什么、你再交通什么，我始终如一的就是一厢情愿，就是我的意思，我怎么想的我就怎么走”，这条线始终是不变的。在外表看是什么？这就是刚硬，特别特别的刚硬！其实在里边是什么？堵住了，根本就没搭理你，就没搭理你这回事，就没有感染了他。从外表看是刚硬，实际上就是没有感染了他，熏陶感染都没有。我交通的这个根源能听懂了吧？这就是滑石蛋。他为什么诡诈？他为什么什么都听不进去？为什么他一直在走滑石蛋这条路？神交通说滑石蛋特别的邪恶、刚硬、诡诈，这是不是都体现在里面了？为什么说他特别邪恶呢？邪恶就是说他对所有事情不进行分辨、认识。神是让你分辨各类

人，谁是“狐狸”“狼”“狗”，谁是人，你根据他的言行举止表现出来的分辨他是什么。你根据他是什么人、他是什么东西按原则来对待，他是人就按人来对待，他是“狼”就按“狼”来对待，他要是“狗”就按“狗”来对待，这是神对人的要求，这就是做人，这就是对待人的一个标准、原则。但是他对神话没有听进去，他对这些人丝毫没有进行分辨，就是按他自己的这个原则一律都否认，他只相信自己，特别自是，特别特别自是！自是是什么表现？自是是不是就是狂妄自大？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心中无神，他不是尊神为大，是自尊为高，自己最高。所以说特别圆滑的人，也就是滑石蛋，他就是自尊为高、尊自己为大，再有什么他都听不进去，这就导致让别人看到他的刚硬，他最终走上什么路了？他根据他的想象观念走的路就是自己把自己迷惑了，撒但中了自己的诡计，他走不上生命这条路。诚实人、老实人神说什么，“我得按神话去分辨、去认识”，人家跟着这条路，然后在神摆设的环境中根据神话去看人、分辨人，“谁说什么话是诡诈人，谁说什么话是邪恶的”。在同样的时间内，摆上这个宴席，人家去分辨、去认识，“哦，他是‘狼’，他是‘狐狸’，我应该对谁的话分辨认识，对谁应该远离，他要吞吃人呢，随时都可能吞吃人。谁是邪灵、污鬼，它是迷惑人呢，它说出来的话我不能听；人家谁谁是有圣灵作工的人，人家说出来的话代表着圣灵作工的动向，这个话我必须得听”，每个人说出话来，到他这儿是经过分辨、认识以后做出一个决定的。所以说邪灵、污鬼过来能不能迷惑了这个人？迷惑不了了，这个人有分辨了，谁说的是鬼话都分辨、认识了。

刚才说了一个诡诈人，他为什么这么诡诈呢？因为他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以后，自认为自己聪明，自认为自己这是最高的手段，他经过在日常生活中的观察，他看到确实就是诡诈人掌权，因为神把世界交给撒但六千年，让人看见撒但是怎么玩弄人的。在他的经历之中他不是去经历神的话，而是经历撒但的话、撒但的生存法则，他看着就是这么回事，然后他就把自己固步自封到这里面了。这样就导致一个结果，老实人，神一说话他能听话，跟着神的话就进入真理实际里，跟上神就走了。诡诈人，因为他对神信不来，什么也是信他自己，所以他就走不上这条路，他就没走，所以他还是固步自封，就是信上几十年他还是这样的，这就是一个基本原因。老实人根据神话把各类人都分辨

认识了，他知道什么人该怎么对待了，这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操练，在经历之中看见了神，老实人是在经历之中看见了神，看见了神话就是真理。怎么就是真理呢？根据神话去实行了以后，分辨清了，这个眼睛是真正的明亮了，“一看那个人的表现，那就是个‘狐狸’，他的话不能听；那个人说话有邪灵作工，那个话是迷惑人的”，这就知道该怎么对待了。对于“狼”、敌基督，把他拒之门外不能接触他；对于污鬼、邪灵、迷惑人的要谨慎小心；对弟兄姊妹要热心招待；对有圣灵作工的得听话、顺服，这些不同的人说出来的话，他都按原则这么一处理、一解决，等撒但过来迷惑他的时候就免去试探了，他听从了有圣灵作工的人，进入又拔高了一步。这样一看，在神话里面找到了什么？做人的路。神话是什么？神话就是道路。做人应该怎么走呢？就应该这么走，这么走对自己的生命是个保守，撒但迷惑不了了，吞吃不了了，不让撒但玩弄了。真正的看清了谁是“狼”“狐狸”，谁是人，分清楚了，还在人世间的时候已经把属狼的邪灵，穿着人的外衣的这个“人”下一步是什么给看清楚了，各从其类，“这个人肯定是转猪的；那个人肯定是转狐狸、转狼的；那个人肯定不能转人；那个人人性好肯定下一辈子还是转人的；这个人人家有真理了，肯定肉体也蒙拯救了，都已经看见结果了。“呀，这个人跟随神，这才是眼睛明亮了。”再看那个诡诈人呢？撒但蒙蔽了他的眼，他还以为他的眼睛是明亮的。神在污秽之地不显现，你诡诈就诡诈吧，神作在诚实人身上，诚实人走上去，神话就是真理、道路、生命。怎么成了生命的？不是经历一次、两次就成为生命了，是经过跟随了几年以后，做人做事、看人看事有原则了，你的这个原则就是真理，对什么样的人都有了准确的态度、观点，你这么一对待，一个是和神相合，第二个对你是保守，怎么是保守呢？污鬼、邪灵靠近不了你，狼虫虎豹临及不了你的帐篷，它还没来吞吃、迷惑你呢，你一看它就是污鬼、邪灵，“你往哪跑？”迷惑不了你，它的诡计在你这儿不起作用。你看有圣灵作工的人，他们说人家是敌基督，其实人家是根据神话分辨假带领、敌基督而被假带领、敌基督打压的，得接待进来，人家还有真理，能给人供应上，让人在神话的这个道路上去走，生命长大了，与神能相合了，能相合就是能顺服神了，能顺服神了，就意味着活下来了，神保守了。神一保守，撒但就迷惑不了了，这就自救了，自己把自己救了。五年、八年、十年过去了，诚实人得着了真理，做人做事、看人看事

有了原则；诡诈人同样经历了五年、八年、十年，同样的时间过去了，诡诈人得着啥了？啥也没得着。当看到诚实人走上了神所喜悦的路，诚实人掌权了，真正的教会、国度产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就是从迷雾之中走出来了，进入了审判之中，这就该捶胸捣背了。为什么捶胸捣背呢？陆靖现在捶胸捣背了没有？他还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他还没有看见。

刚硬、诡诈、邪恶的源头（二）

陆靖，你现在再看看任胜，任胜现在捶胸捣背了没有？（陆靖：捶胸捣背了。）为什么呀？（陆靖：被大红龙抓捕了。）任胜和你一样特别能伪装。咱刚开始交通说她什么了？不管你交通什么，她都是“嗯嗯嗯，是是是”。当交通得不合人观念的时候，人是难以接受的，心里是疼痛的，但在任胜那边你看见她心里疼痛吗？你看见她难受吗？“认识自己，认识自己”，她还给你交通认识自己呢，你再交通什么，她都是“我认识自己、认识自己。”你看见她挺敬虔的，点头哈腰，嘴里边喊着认识自己，不管你说话多么重，人家不和你翻脸，依旧是认识自己，你看见她挺认识自己的。你看见她都认识自己了，你还说什么呢？交通真理就是让人认识自己呢，人家认识了就完了呀。她一个“认识自己”就把你堵在门外了，你也不说了。就像陆靖，你问他“陆靖，你知道这条路怎么走吗？”“知道，我知道怎么走”，当你知道陆靖知道这条路怎么走的时候，你还交通这条路吗？不交通了。但陆靖知不知道这条路怎么走呢？陆靖不知道。但他还不能和你说他不知道，和你说他不知道多丢脸面呢。他太保护他的虚荣脸面，“我不能说我不知道”，还要露出一种深思的状态，“哦，知道了”。深思、接受，伪装得挺好，让人看不出一点破绽。所以任胜在这儿几年了，咱看不出来人家的一点破绽，不管再怎么解剖、再怎么深挖，直到最后还是，越来越会伪装了，不管你说什么、你再抓住什么，你就是抓住她这个了，“嗯、是、错了，认识自己、认识自己”，好，这个不做了，下一次呢？因为她就没有把这个当成做人的原则。所以任胜、陆靖都是滑石蛋、老好人。因着他最欣赏自己的认知，他不实行真理了，他干啥呢？给自己定了一条进国度的路，就以外表的好行为定了一条路，也就是说，他觉得他的这种活出已经是应该在国度里的人了，已经是应该剩存下来的人了，“你看哪个人有我这样的活出？哪个人有我这样的形象？看我这基督徒形象，谁有我敬虔？”他把这种敬虔就当成了国度通行证。当他觉得他是一个蒙拯救的人，是一个进国度的人，他还上进吗？他还在工作上用心吗？不用心了。世上人说什么？“打分呢，打六十一分是浪费，打五十九分是白受苦，你保证能打到六十分就行了。”“我要求不高，只要能剩存下来就行了，我这就行了”，他已经活

在那种自满自足里了，活在“行”里了。“你们再看教会里边谁打斗了，看文稿里边张三、李四因为地位、名誉打斗呢，这个打斗、那个打斗，呀！”看不起来，“和他们相比，我是最优先的，进国度我肯定是第一个”。当他有了这种想法、有了这个认知，他还作工不作工？不作工了，他只想进入。他有这种想法他就不作工了，不作工也就是没有负担了、没有责任了，成了世上人说的“温水煮青蛙”。

所以老好人他是既没有做人的原则、没有底线，还没有负担、没有责任，他不会有负担、责任的。负担、责任是怎么产生的？当人没有负担、责任的时候，当人欣赏自己的时候，他还在这儿作工的时候，他带领人搞的是不是个人的经营？你看看任胜在下边所作的工作。前两年咱都忙着搞建造呢，对于教会工作是个疏忽，也没有精力去管，只是让任胜下去负责，今年说以后教会工作得抓抓、一线工作得抓抓，下去一看，任胜用的带领工人都是外表顺服、听话的。诡诈人用的就是诡诈人，用的都是外表顺服、听话，不作实际工作的。任胜不作实际工作，她就看不见谁不作实际工作，她用的都是这些人，那你可想而知，教会能有什么好的效果！所以这回神显明人，出环境，怎么出的环境？王静给任胜交通了多少安全意识她都不进入、不搭理，跑了三个地方都差点被抓，没有一点安全意识，主要是她不服，“王静你每天交通的就是环境、环境，环境有多大呀？此人勿动！”她觉得自己有真理了、有进入了、有标准了，也就开始放荡了。而且任胜就没有标准，圣灵不作工能有什么呢？所以她在下边搞个人的经营，安全意识也没有了，搞的尽是欺骗。咱要存放咱家的东西呢，我说“得租个房子，可不敢放在弟兄姊妹家，怕人家抓呢，人家要搜家，一搜家搜出来咱的东西，这不是麻烦吗？”王静也给她交通了让租个房子，人家也和我说租下房子了，我一直以为人家把咱要存放的东西放在租的房子里了，结果租的房子让人住了，把东西放在弟兄姊妹家了，还放在了出名的弟兄姊妹家里，放下也不和我说，我还一直以为东西在租的房子里，是安全的。当时租房子的时候人家还汇报说这个人怎么怎么，是安全的。结果这个家是在一个姊妹家里，又搞接待，住也在那儿，聚会也在那儿，我去了说“你们这是搞啥呢？搞形式呢？搞仪式呢？赶紧撤！一天得有多少人来呢？”我去了以后交通说“赶紧撤”，结果到临出事的那天整整有二十天都没动，你说出的话她就不搭理你。任胜贪

婪肉体，她带的下边这些人也是贪婪肉体，不作工，拿回来的祭物人家也放在那个家。出了问题的那天我说“祭物怎么也放在那个家呢？”人家给你来了一句，“那天把祭物拿回来放在那儿就忘了”，祭物能忘了？眼看大红龙去查了，赶紧祷告求神保守，求神遮蔽大红龙的眼。祭物就在柜子边上放着，手机就在沙发上放着，大红龙把楼上、楼下所有的家都搜了，烂纸盒子都翻了，就这个家，连门都没进，它就找不见门，完全是神保守。七点多发生了这事，王静让她们赶紧打车跑，跑到市外，那儿出问题了，别在那儿待着了，可任胜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形成了一种规律，她听不听王静说的？王静给任胜交通了多少安全意识她就不搭理，就像刚才说的那个老好人，他就不搭理，“你放屁”。老好人，谁说话都听，她听的是和她配搭的一个带领的，那个带领2012年才信的，就是个新人，就没有经过教会建造的操练，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就没有这个安全意识。她的配搭告诉她不用跑，说在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她们经常聚会的家可以躲，老好人不惹人嘛，“嗯，你说啥是啥，我听，我去聚会的家”，任胜她已经习惯了，就不进行分辨、认识。其中还有一个人，神主宰安排给了她个信息，第一天派出所就给她打了电话，她都意识到要抓她呢，结果她也和任胜一起躲到她们经常聚会的家。既然人家要抓，经常聚会的地方她们还能去呀？她们不是各跑各的，而是四个人都跑到了一个家。大红龙在这边抓人呢，她们跑过去就被抓了。当时任胜还带了一个从其他地方过来躲环境的人，大红龙的名单里就没有她俩，她俩还自己送上门去了。这就是刚才交通的，任胜已经成了习惯性的了，她就不进行分辨认识，“你们谁说我都跟，看我多顺服，看我外表多好！”把自己害了。

王静再交通多少任胜听不进去，在任胜的带领下，下边这些人在环境上也是疲疲沓沓、不搭理。祭物是那样的，她把咱存放的东西和书分别放在了一对姐妹家，在她的带领之下这些人没有责任心，从来不负责，也从来不管神家利益，只管地位，也顾不上管这些。当出问题了，有点责任心的是不是应该赶紧把这些东西转移了？可人家贪恋肉体，根本顾不上。放东西的这家，第一天大红龙只抓了人没有搜家，咱的东西在那儿放了二十天了带领工人都不转移，人家也不说、也不吭气。结果二十天以后大红龙又过来搜家了，把咱的东西搜出来了。

汇报的人还说把记弟兄姊妹电话号码的单子也搜走了。你说这是什么人？这就是任胜带领的人所做的事情。那个人说因工作需要必须留弟兄姊妹的实名号码，他要留你就让他留？你作为负责的，你就不能说“不用实名，用化名，电话号码不能写”？这工作都不作呀。我说“你们干啥呢？”人家说起这些了我才想起那儿还放着祭物呢，我赶紧安排人把祭物拿走，我就不知道人家那儿还有书，我忘了。第二天我逼着问“你再想想，还有什么东西没拿呢？”人家才告诉我还有四五十箱书呢，说啥呢？我说赶紧转移书，赶紧联系了车、人准备晚上转移呢，结果半下午的时候人家倒报告说大红龙已经过去把书拉走了。这就是任胜作的工作，任胜带领呢，每天起来浇灌的是啥呢？供应的是啥呢？她不维护神家利益，没有责任心、没有负担，也不分辨人，带来的就是这后果。就像陆靖，你去外面作人呢，谁是什么样的人你分辨了没有？你给弟兄报告了没有？“那个人可能是个探子，你得小心；那个人有价值；那个人可以出来做个带领”，对吧？咱交通说打仗就是分辨人的时候，分辨完作回来以后咱就要整体管理，就要有个方向、有个目标，但你从来没有跟我谈过。任胜用的人也是这样，不管什么人随便安排、随便用。出了环境以后有两、三个人咱给人家安排让人家出来躲环境呢，人家不躲，“我老公说了，让我回家和派出所配合配合就行了”，这意味着什么？是不是要回家当犹大呢？我跟你说这些是想干什么呢？我说陆靖现在还没有捶胸捣背呢，任胜她捶胸捣背了，她捶胸捣背什么呢？看看她作的工作，她怎么去了监狱的？怎么去了的？这就是因为她不作工作、用人没有原则，平时不作工，平时对人没有分辨、认识，谁说话都听，她从来没有任何作工经验，也没有任何谨慎的心，别人说什么她就听。王静和她说了，她没有说王静说什么了，自己不去分辨、认识，别人一说去聚会的家，“嗯，我去聚会的家”，自己把自己送过去了。她进了监狱，她不想一想？“我因为什么进来的？我听了谁的了？”她对人没有分辨，她带的一个姊妹一进去就把她出卖了，“这是谁呢？是不是你们的讲道人？”“嗯，是，她是我们的讲道人。”一进去就给她定了个位，讲道人。大红龙能放过她？讲道人就讲道人吧，如果她下边培训的这些人有个素质，能处理一些问题，即使她是讲道人，给她判个刑，拉倒了。可结果呢？人家搜出来东西了，还一样吗？东西搜出来了，钱哪里去了？大红龙对钱最敏感了，只要有了钱，它非给你揪出来不行。同时大红龙手里还有名单，

是不是全军覆没了？她是讲道人，是这里边最高的负责人，招还是不招？这边刚搜出来咱存放的东西，紧接着又搜出一大库书，你想一下，大红龙能放过她？和单独是讲道人不一样了，因为有东西了，你想一下，她出卖还是不出卖？她要是不出卖就是酷刑。这酷刑是怎么来的？这就是她带的兵把她送进去的。谁给她上的刑？是她带的兵给她上的刑。她平时带的兵要是做到位，把这些东西急时处理了，亡羊补牢，把这窟窿一补，就没有后续那些事了。可是她带的兵从来不补窟窿，你在这儿说窟窿破了，狼进来了，她在那儿哭着要回家呢，啥也不管。从这儿看见什么？这是不是神的公义？你自己闯下的祸你自己受，路是你自己走出来的，你自己给自己上了刑，所以有你捶胸捣背的时候。咱这儿没有出过环境，一听风声就赶紧搬着东西换家，还换了三次，人家那儿是人都被抓了东西还放在那儿不管，二十天了都不管，你说差下多少了？所以说，老好人、诡诈人可恨不可恨？害人害己！神家利益毁坏了，她好受了？受酷刑，还要被定罪，还拖累了多少人。

陆靖，你走的是不是任胜的路呢？你出去打仗呢，人家刘忠负责呢，人家都跑呢，你在这儿就是打打仗，啥都不管了，下边有什么漏洞、有什么安全隐患你都不管了，哪一天神要显明你、神要淘汰你、神要刑罚你，还用神动手吗？你要知道，大红龙是什么？大红龙就是狗，就是神手中的玩物，让它去哪它去哪。任胜这件事从外边来看是很自然形成的，这就是她自己的不作为造成的，回过头来看，那就是神让大红龙去的。在这边的一个带领用自己老公的实名电话和下边的带领工人通话，最后她老公把带领工人的电话号码全套出来，然后给带领工人打电话、发信息，“你们家里边信神幸福吗？”吓得弟兄姊妹连手机都不敢再拿了。这些号码要是让大红龙拿到，是不是也是一网打尽？这是不是神的保守？所以说老好人就是恶人，邪恶、刚硬、诡诈！神说有你痛哭流泪的时候，有你捶胸捣背的时候。当神公开显现的时候，当人显明了的时候，人就懊悔了，但已经迟了、已经晚了。在这生命进入的时候，在这关键几年，在点燃火箭，火箭极速上升的这个时候，然后你躺平了、你享受了，最后你一无所有。你不仅是一无所有，你还作了恶，为什么？因着你会伪装，你骗了所有的人。你骗得了人，但你骗不了神，你骗了你自己，你得不着真理。所以你越

会骗，显明你越在后边，你越会骗你越得不着真理。他们不会欺骗的在半路就显明了，有的人他能够说，“我心里边有个什么”，他包不住了就暴露了，暴露了咱立马审判刑罚，审判刑罚、揭露了他，他就能悔改、认识、进入，在半路上他就可以悔改了。但是你太圆滑了，圆滑得让人识不透，让我也看不透，你把我也欺骗了。你把我也欺骗了好不好？等国度建造了、国度降临在地上了，我还看不见、我还看不透你，我能力有限，那就等最后神处理。你能欺骗了谁？你骗不了我，骗不了神啊！最后成为历史的罪人。

我刚才给你把任胜走的这条路说出来是要说什么？她会捶胸捣背的。她今天走的这个路，就是对你的一个警告，你要以此为戒，悔改，神要的是悔改的人。你现在还没有进了监，你还有时间悔改，当你进了监，还有时间吗？我刚才交通的这条路，是条什么路？这是一个圆滑、诡诈之人的失败之路，是吧？她怎么失败的？一切都是欺骗，一切都是欺骗！成功之路刚才也捎带说了一下，说了一下诚实人是怎么走的，还讨论了生命是怎么长大的。这条路究竟是什么路，现在能不能说个差不多？王肖雪说说。（王肖雪：神话怎么说就怎么去做、就怎么去经历、就怎么去实行，不管自己明白不明白也要这样做，不要和以往一样总有自己的选择，总按着自己的想法、按着自己肉体的需求来走这条路。）陆靖，刚才说的失败之路听懂了吧？（陆靖：嗯。）真懂了假懂了？你现在要是还伪装，你就把自己害了。什么时候能说实话？听懂就是听懂了，没听懂就是没听懂。（陆靖：……）（看到了成功的路与失败的路，就看见唯一的路就是做老实人，做老好人和诡诈人结局是被定罪。）你说诡诈人是被定罪的，是吧？（嗯。）其实这话怎么说呢？人可以这么看，但事实上这话并不是准确的。诡诈人，神没有定他的罪呀，不是神定他的罪的，是啥呢？是他自己走的路，是他自己所选择的。神没有恩待任何人，神是公义的，真理是给了你的，都给你了，是怎么呢？神说神喜欢诚实人，不是说神就照顾诚实人，神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老实人听了神话就能实行，而诡诈人却信不来，是不是公义？完全是神的公义。你不能说神照顾老实人了，定罪诡诈人了，不是神要定罪他，神没定罪他，是他自己要与神为敌。这就是说，你要解决人与神之间的误解，当人不明白的时候，“哦，诡诈人是不是被神给定罪了？诚实人是不是神偏待

他了？神，你这就不公义呀？你先把诡诈人定罪了，诚实人你照顾了，那可不是你想给谁就给谁了？”正确的一个认知就是，路完全都是你自己走的，神是公义的。得真正地看到神的公义，神没有偏待任何人。（成功与否在于人所走的路。）再一方面就是，神想恩待诡诈人，能不能恩待得了？没办法恩待你呀。神怎么恩待你？神要恩待你无非就是给你摆设更多的环境。再给你摆设多少环境，你诡诈，你不进呀，你油盐不进呀，所以你再想让神恩待你，恩待不了，没法恩待，你没有给圣灵留下作工的机会，圣灵在你身上没法作工。就像有人来救你了，可是你把门关得紧紧的，他打不开你的门呀，你的门不是木头门，不是一脚能踹开的，你的门是什么？铜墙铁壁，打不开呀！有的人，神兴起一个环境来敲打敲打，或者摆设环境让他认识一下，“就是啊，我做错了”，人家能谈心，这门撞开了，而你这儿的铜墙铁壁打不开呀。

咱刚才说生命是不是长大了，你怎么看见生命长大了？你的生命长大了没有？咱以前交通过这个话题，能不能看见？能不能认识了？（有一些看见。）你看见这条路了，知道这条路怎么走了，那你就放心大胆地走这条路；你要是看不见这条路，那你想走走不了，没法走。说说你看见的这条路。（不知道从哪说。）什么是生命呢？（顺服。）顺服神就是生命，顺服的程度就是你生命的大小。你能看见你走的是顺服神的这条路，这不就是你走的生命的路吗？你顺服多少就是你的生命长大多少。你看见你在哪件事上顺服神的作工了，“我看见我在哪件事情上背叛自己顺服神了，顺服一天比一天多，我看见我生命长大的过程了”。你看见有的人，神说出的话他就顺服不下来、接受不下来，“那个人没生命”；有的人学着顺服，“哎，那个人开始发芽了，那个人开始走生命的路了，人家知道生命的路怎么走了”，有没有这个方向？信神就是顺服神。为什么说你顺服神就有命呢？神造的万物是不是就是供人享受呢？神就是按着人在地上的生存需要造了万物，万物是为了供应人的生存而造的。既然是供应人生存的，那就得达到人的标准，他在这个环境里才能生存，达不到人的标准就没法生存，只有死路一条。打个比喻，神造了鱼，这鱼必须得放在哪？（水里。）神造鱼以前就先把水预备好了，水里边得有微生物供鱼吃，水里边得有氧气。鱼是怎么获取水里的氧气供应的？它得有这个功能、有这个技

能才能在水里边生活。就是说，神在造鱼以前，就得先把鱼生活所需的条件准备好，准备好以后再把鱼放到水里边，那这鱼就可以在水里边生活。如果把鱼放在空气里边，它就是死。也就是说，神在造人的时候先把万物造好，这个环境是给谁准备的？给人准备的。人是有标准的，就是神所造的人的标准，你活在这个标准里，你在这个空间里就能活。如果你达不到人的标准，就像鱼达不到在水里生活的标准，它的鳃呼吸功能不完善，它只能被淹死。鱼在水里边得吃东西，如果水里吃的这些东西不适合它，它也得死。神说："神在这个人类中造的万物都有固定的方位，都有固定的面积，都有固定的范围，就是神造万物的时候已经确立了它的界限，而这一切都不会随随便便改动、更新或者变化。"没有一个动物能越过神制定的这个界限，都在神制定的规律里边生活着，因为什么？因为超出去就是死。只有人违背了这个规律。为什么人违背了这个规律还能存活？因为神有他的经营计划，神给了你恩待、怜悯。但到了六千年以后再没有这些了，完全是公义，在这个条件里边你活，不在这个条件里边你只能灭亡。不是神要让你灭亡，是你不适合在那个环境。就像把你放在水里一样，你不适合在那个环境生存。神是造物的主，神造了万物、造了人，神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的人，神照着他的形象把你造出来，神是要诚实人，意思就是你顺服了，你就可以在这个环境里边活。可你被撒但败坏了以后，你不背叛撒但，你是按着撒但的生存法则活呢，所以你处处碰壁，直到最后碰得自己把自己给毁了、灭亡了。那今天信神是在干什么呢？追求生命。追求生命就是顺服神。神在造人的时候就告诉你，你该怎么做人做事、看人看事，告诉你敬拜神的准则，这就是在神造的这个环境里边生存的一个标准。你要想剩存下来，那就必须按照神告诉你的做，神话告诉你人该怎样做一个人，你知道做人的标准了你就是万物的主人，你达不到，你就不是万物的主人，你是垃圾，是要被毁灭的，不是神要毁灭你，是你自取灭亡。那你看任胜走的这条路，这是不是自取灭亡？（是。）不需要神毁灭。

陆靖对这条路有没有方向？这条路其实也好走吧？（陆靖：嗯。）为什么说负担就是神的祝福呢？现在能不能理解一些？（陆靖：负担就是实行神话，按着神的要求去做，有负担神就成全得快。不操心、不在神话上下功夫，光说不做，光是维护自己，就脱离了神给人制定的

生存法则，最后自己中了自己的诡计，没有生命。）负担就是神的祝福，怎么去理解这句话？知道不知道？你怎么认识负担是神的祝福？揣摩揣摩。既然负担是神的祝福，那没负担呢？（没有神的祝福。）没有负担就是祸患。任胜就是个例子，没有负担就是祸患。为什么没有负担就是祸患呢？其实也很简单，就像人走路、开车一样，如果你有负担、有责任，你操的是什么心？“这条路该怎么走？要去哪边？得从哪个岔路拐？有什么注意事项？在哪个地方我还得接个人，几点几分谁在那边等着呢，几点以前我得到达目的地，错过这个时间就会错过这班车，接不到人了。”他有负担，这些东西始终在他心里边呢，他时刻操心、想着呢。他把这个负担放在心上，他一心是朝着这个方向、这个目标去走的，那这个车会不会出车祸呀？会不会有意外呀？不会有意外。那没有负担呢？没有负担就是无头苍蝇，很有可能走岔路。很有可能你本来是要进国度呢，结果这车开到“动物园”了，进了狼虫虎豹的洞穴里边了，那就是祸患。通过简单的一个画面来认识，你有负担，你就知道操这个心，你走的就是正道，就不会走偏。因为什么？你有这个方向，你有这个负担、责任，“我就操这份心”。没有负担、没有责任走不到路终，就不可能走到路终。神有他的经营计划，神要完成他的经营计划，而你是配合神工作的，你在神的经营计划中来配合神的作工，操这份心，往上走，你想想圣灵在你身上是不是大作工？圣灵在你身上大作工，这不仅是你的导航，还是你的后盾，有天使在后面保护着你，你能出了事吗？出不了事，还能按时到达终点。如果你没有负担、开小差，圣灵不仅不保守你，不仅离弃不作工，圣灵还要咒诅你，那可想而知你能得到什么结局。那负担又是什么？怎么去认识负担？负担就是你的责任心。这个负担怎么产生？责任心怎么产生？有几个方面，一个是人的良心理智发挥功用了，“我该为神做点什么了”。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就是为自己，为了自己的归宿抛头颅、洒热血，跑断腿、累断腰。你是不是为了自己的归宿呀？跑断腿虽然神不纪念，但是说你作工了，跑腿的神还纪念呢。这个跑断腿、累断腰是说你是为谁跑的，作工与进入，你得先学会作工才有进入，你得先会跑腿，你就是为自己也算。保罗跑了半个欧洲，你说神纪念不纪念他？（不纪念。）不纪念吗？你说把保罗和陆靖放在一起，神要谁？（保罗。）你还记得神说过什么话吗？“谁是我保罗？”你从这句话中听见了什么？“谁是我保罗？”（神纪念他。）神纪

念他。他和彼得比起来是不行，但是他能为神作工呀。神是在你作工的过程中用你可取的部分成全你不足的部分，至于说最终成不成在于什么？在于你自己。神都告诉你了，跑断腿、累断腰甚至殉了道神不纪念，你是为了你自己，你是搞自己的经营。那作工过程中，你不是为了自己随心所欲，你能进入原则，你能去作工，再明白神的心意，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成全你不足的地方，你得着真理了。你说这真理是怎么得着的？神说在作工的过程中实行真理，在实行真理的过程中尽本分，是互补的，哪个也离不开哪个。你说“我要得生命呢”，坐在家就得了？你在普通教会能得着吗？你没有本分能得着吗？所以你必须得借着一个作工，在作工中你靠神的话了，你按着神的要求去作了，那你就得着了。你在作工中随心所欲，按你的意思来，那就成作恶了。诡诈人现在处于什么状态？诡诈人他就不作工，连保罗都不是，还能得着真理呀？生命长大的过程就是顺服神的过程，就是顺服神话的过程，那你的生命长大了没有就是看神说出话来你顺服了多少。神交通了人性好、人性不好，人性好的怎么了？人性好的他就好实行真理。为什么呀？人性好的人，他的思维、思想是正确的。真理是正面事物，那是神话的引领，他一看神话“对呀、是呀”，他原来是不清楚、不知道，但他一看了真理以后“对的、是的”，他实行真理比较简单、容易，就上了这个道了。他人性好，真理再引导着他从败坏性情里出来，这就是一个蒙拯救的人，这就是性情变了，原来有败坏性情，现在脱去了败坏性情。还有一部分人，神说不是你性情变了，是你能实行真理了。性情变化是指什么？是不是指看事观点变了呀？你的看事观点变了没有？你的看事观点变化了，你就性情变化了。如果你的看事观点没变，你看见一件事还是你的原来的态度、观点，你不能去实行，但是因着你的良心理智，“我是受造之物，神是造物的主，我得顺服神呢，我得看神怎么看呢，我得看看神是什么意思，看了神的意思以后和我自己的观点正好是相反的，我该怎么做？”这就开始打架、争战。如果你有点敬畏神的心，“不敢，神的意思告诉我了，我不敢”，有羞耻感，“我不能，所以我只能按着神的意思去做”，但你自己的意思变了没有？没有变。你自己有自己的意思，但是不能按着自己的意思去做，背叛自己，把老己钉在十字架上。从外边看你是干什么呢？你只是实行真理了，但不等于是你的看事观点变了，也就是说你的性情没有变。你只是能实行真理了，能实行真理了就是你守住规条

了、守住诫命了。为什么你的观点和神是打架的，和正面事物是打架的？这是不是就是不喜欢真理、恨恶真理的人？不喜欢真理、恨恶真理，但是因着你有一颗惧怕的心，因着有一个信，你不敢、不能，这个不敢、不能就把你救了。“我人性不好，但我因着这个害怕，我不敢乱做，我就得实行真理”，你心里是痛苦的、是难受的，但你实行的是真理。你明白不明白真理啊？你是不明白真理的。你要是明白真理就不会痛苦，所以说你是不明白真理的。如果你始终不明白真理，这就是不通灵，但是你有信，这就是一个忠心的效力者。如果说神说的话和你想的是打架的，比如，陆靖想的是什么？陆靖想的是“我有外表的好行为，这就应该能剩存下来了。”神跟你说了神不要外表的好行为，神要你的态度、观点，神要的是你的一个真实的变化，神要你做诚实人。陆靖的看事观点是“我人性好，我谁也不得罪，这就是一个好人的标准”。但神说好人的标准是什么？维护神家利益，站在神一边，不是说谁也不得罪，如果他不维护神家利益，那他就是神的仇敌，你就得把他踩在脚底下。但陆靖在那边怎么看呢？“你让我把他踩在脚底下，你还让我把他杀了，那我不是成了恶人了吗？”他就不能去杀这个人。人家大卫说啥呢？“神让我杀哪个人，我就得杀哪个人”，不仅杀光，还要烧光、抢光。“不管你说我是日本人还是恶魔，只要神和我说了，我就去做。”陆靖能不能做大卫啊？陆靖能不能杀一百个非利士人，然后扒了他们的皮？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陆靖做不了。在陆靖那边他不仅自己实行不了，神说的话他能不能接受得了？接受不了。接受不了，反过来还要定罪，“那不是成恶人了？”如果你自己的观点和真理打架，打架以后你接受不了，因为你还持守你自己的观点，这就成什么了？这就成魔鬼了。连效力者都不是了，不配效力、不能效力。神说“把那个恶人给我杀了”，他不能杀，他说“杀了人我就成恶人了”，通不过。这就把有性情变化的、没有性情变化但能实行真理的、不实行真理的这三类人分开了。

走生命这条路刚才交通得有点琐碎，但能听清吧？陆靖现在有没有路？（陆靖：有点。）我今天光顾着揭露你呢，我也没有经过你同意，我说的是不是实情呀？（陆靖：是。）我问的是什么？不管神说出什么你都否认了，弟兄姊妹说出什么话来你都能笑出来，“你胡说八道呢，你说成啥就是啥吧”，你里边究竟是不是这样的？还是说这是我

自己的一种判断？（陆靖：是你说的那样。不站在真理的一边就是和稀泥，“反正我谁也不得罪”。就是你刚才说的，要想走上生命这条路，首先得做诚实人、老实人、憨厚人，让你干啥就干啥。咱前面交通的“吃了善恶树的果子眼睛就明亮了”，以前就没有这样领受过，就不知道这个路，光跟人说了些字句道理，今天才知道为什么说眼睛明亮了，以前说“眼睛明亮”就不知道是啥意思，今天才知道“眼睛明亮”是聪明了，变得圆滑、诡诈了，“我就不实行神话，实行神话就得乖乖听神的话，不实行神话跟所有人都能合得来，八面见光”。总是按着自己的想象观念一厢情愿做事，那就是得罪神的，神说吃了善恶树的果子必定死，撒但就说不一定，还说吃了眼睛就变得明亮了，其实是变得诡诈、圆滑了。）这个道理上完全听懂了，是吧？路也知道了。（陆靖：嗯。不能圆滑、诡诈，得有负担、责任。有负担、有责任，就有了方向、目标了，就知道怎么往前走了，如果没有这个负担，“我想咋开就咋开”，那样不是走岔路，就是翻沟里了，就不在神制定的生存轨迹里面。刚才说负担就是得有责任心，神造了人，人就得在神造人的这个范围里、在天规诫命里、在神话里才能得到生命。）刚才说负担的时候还少说了一方面，为什么说负担是神的祝福呢？你有负担、责任，你的负担、责任是从哪来的？你首先得了解神的经营计划，你了解了神的经营计划你才有负担，你在得着这个负担的时候、你有责任心的时候，你就揣摩、你就想神的经营计划，你想神的经营计划就与神的作工挂钩了。神的经营计划从哪来的？神的经营计划就是神的心思，你得着神的经营计划了，你就得着神的心思了，那你是不是就成了神的知心人了？你就知道神的意思了。当你知道神的意思了，那你是不是成了事奉神的人了？这是不是负担就是祝福呢？你没有负担，你就不寻思神的作工，你就不寻思神的经营计划，你就是神经营计划以外的人。你是神经营计划以外的人，那你怎么可能得着神的心思呢？你又怎么做神的知心人呢？都是枉然！你没有负担、没有责任，你有你的小九九，就是你的“聪明智慧”，就是你眼睛明亮了，“我走的是捷径，看你多费事呢，费那么大劲儿”。生命进入，要的是生命进入，你作工是干啥呢？作工不就是为了生命进入吗？“你看我这个，我就得着生命进入了”，他把自己的诡诈当成了生命进入，所以他也不再去寻求了，固步自封，自己就把自己坑害了。你不往前走，你怎么能得着神的心思？你不知道神的意思，你怎么可

能顺服神呢？你不可能顺服神。你不能顺服神，那这就不是你的生存环境，你的生存环境不在国度，那你的生存环境就在地狱。这是不是很公义的、很合理的一件事？（是。）人性好与坏，就看你是不是维护神家利益。所有人的话你都可以不相信、都可以不搭理，但神话咱不能疑惑呀！太圆滑的人一个是他习惯了，一个是他对神话都产生了疑惑。

陆靖下去把诡诈人的那一段话再看一下，咱就不在这儿交通了。咱主要就是没有做人的原则、没有做人的底线。知道原则是什么吧？咱经常一说就是“没原则、没原则”，但原则是个什么？原则是什么意思，咱交通了好几回了，现在搞清楚原则是什么意思了吗？随口就说“没原则、没原则”，但是自己不知道原则是什么。陆靖知道吗？原则是什么？（陆靖：实行神话，按神的要求去做。）这是实行真理吧？对“原则”这个词认识一下。神怎么交通这个原则的？祭司弟兄怎么交通的？我怎么交通的？都忘了？神话说什么是原则？（……）神举了个例子，让你把盘子洗洗，洗盘子的原则是什么？（以洗干净为原则。）洗净、杀菌。你说这原则简单不简单？一说什么就是“找不见原则”，好像原则很难，掌握不了原则，其实这原则难不难？办事有原则而且合乎真理，这是不是咱信神之人该走的路呢？（嗯。）那什么是办事有原则？神交通说洗盘子的原则是什么？“按真理原则去做，那就得想‘不能应付糊弄，得以洗净、杀菌为原则，杀菌、洗净后，人用着安全、卫生’，这是原则”，这原则简单不简单？从这里边看见原则是什么？祭司弟兄交通原则的时候是怎么说的，还记得吗？“举个例子，外交家到外国签订合约，他的原则是什么？他说：‘我就两条原则，第一不出卖国家利益，第二不出卖国家领土，守住这两个原则，啥约都能签。’”不管谈判什么，不管再用什么方式，目的就是要维护国家利益，不能出卖国家利益，不能出卖国家领土，这是一个原则。就像做生意，做生意的原则是什么？（赚钱。）就是为了赚钱，是吧？你嫁人的原则是什么？“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是不是？（是。）你来信神的原则是什么？咱不要说神要求了，你来信神的原则是什么？（活下去。）活下去，大难不死。这不就是你信神的原则？神说洗盘子的原则是什么？“不能应付糊弄，得以洗净、杀菌为原则，杀菌、洗净后，人用着安全、卫生”。规定告诉你只能用手洗，不能用脚洗了？用

脚洗合不合原则？哪天你看见有个人用脚洗盘子呢，“你就没个原则，还能用脚洗盘子呢？”那你这人说话有没有原则？洗盘子的原则就是杀菌、洗净，你不要管人家用脚洗还是用手洗，你不要说人家放洗洁精了还是没放洗洁精，或者放洗衣粉了，放洗衣粉洗，人家洗干净了没有？有没有残留？就是用洗衣粉洗了，没有残留就行了，安全、卫生就行了，达到标准就行了。从这儿看见什么了？原则是什么？我给你举了这些例子，从这些例子里边你能找见原则是什么东西？你们一线，不管我和你们交通什么，一线的原则是什么？（扩展福音工作。）扩展福音工作，能把工作扩展开就行，这是主要的。刚才说你用这个步骤了，他用那个步骤了，“不对啊，你得用这个步骤”，我管你用哪个步骤，只要能把工作扩展开就行。从这里边我是想告诉你什么？让你认识一下什么是原则。现在认识了没有？这个原则好不好掌握？好掌握吧？（嗯。）很简单。原则是什么东西？它就是个方向、目标。说你做事没原则，就是说你做事没有方向、目标。你们两个人合伙去作一个人呢，你们就没原则，两个人配搭配搭就能打起架来，为什么能打起架来？两个人做事就没有方向、目标，你们的目标就不是为了把这个人作过来，你们有什么目标？“你在这儿见证呢，你把我的位置夺了，我这脸往哪放呢？我非拆了你的台不行，你那几句话说错了！”你们的方向、目标就不对，所以说你们就没原则。你先把原则搞清楚，一做什么事情就是“原则在哪呢？没原则、没原则”，原则就是方向、目标。这个好掌握吧？那你再做事的时候还怕没原则吗？他们在那儿欺骗你，还能欺骗得了你吗？

咱说陆靖做人没有原则、没有底线，为什么说他做人没有原则？（没有方向、目标。）没有方向、目标？那方向、目标是什么？人家陆靖有方向、目标呀，人家的方向、目标就是“我得有地位，我得有名誉”，这不是方向、目标？人家的方向、目标就是“我的眼睛是明亮的”。做人的原则是什么？咱说陆靖做人就没有原则，对吧？为什么说陆靖没有原则呢？陆靖的方向、目标是什么？“我的眼睛是明亮的”，这是不是没原则？（嗯。）那做人的原则是什么？做人的方向是什么？（……）不知道了？连做人的方向都不知道了？人是什么东西呀？你是个受造之物，神是造物的主，受造之物理当敬拜造物的主，那你做人的原则就是敬拜造物的主，这就是一个大的方向、目标，这

就是大的原则。你做人就应该敬拜造物的主，这就是你的方向、目标。不管做哪件事，你是不是在敬拜造物的主？就用这个方向、目标来卡你。你有没有原则？说你没有做人的原则，就是说你就没有这个大的方向、目标。你说陆靖今天的言行举止，有没有原则？他敬拜造物的主了没有？（没有。）为什么呀？陆靖，我给你解剖说，你没有维护神家利益，你没有爱神所爱、恨神所恨，就没有一个态度、观点，你敬拜造物主吗？这就是说你没有做人的原则，你没有底线。最低底线，你得维护神家利益，你得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魔鬼撒但在神家呢，你都看见它损害神家利益了，你都不吭气，你连看门狗都不如，它都损害神家利益了你还在那儿“嘻嘻”一笑而过，你还是人吗？神怎么说的？你连看门狗都不如！养个看门狗，贼进来了它还知道叫两声，可是你这个人在这儿连叫都不叫！所以说你做人没有底线、做人没有原则。一说你没有原则，你就是个无头苍蝇，乱闯、乱打、乱闹，这哪有原则？有原则，不管你做哪件事，你是有方向、目标的。你信神呢，你追求真理有没有原则？（没有。）为什么没有呀？原则是什么呀？方向、目标。什么是追求真理？实行神话，“神怎么说我怎么做”。这是不是一个方向、目标？这是不是实行真理？你实行真理了没有？“我跟上国度建造了，我这个老公不能要了，一脚踹开，我这就是实行真理呢”，这是不是实行真理的原则？神和你说了？（没有。）所以说你没有原则。这就是说方向、目标。你去外边分辨认识人的时候、揭露解剖人的时候，简单不简单？你是一线传福音的，我就看你传福音有没有方向、目标，我看你有没有原则。你的言行举止、你做出来的、你流露出来的是啥？你的方向、目标是什么？从你的言行举止中是不是露出来了？我解剖陆靖呢，那陆靖的那个方向、目标是什么？不得罪人，谁都不得罪，他连贼都不得罪，恶人都不得罪，一笑而过。他做人的方向就是不得罪人，就是老好人。那按着他这个就能揭露解剖他，这是不是给你个路途？这是不是给你个智慧？“我揭露不了人、我解剖不了人、我带不了人”，好带不好带？你揭露不了、解剖不了、带不了人的问题在哪？你没有做人原则。当你有做人原则的时候、当你在敬拜神的时候、当你在维护神家利益的时候，你就能看见谁不维护神家利益。看得见看不见？（看得见。）当你看见谁不维护神家利益的时候，你揭露解剖不了他？揭露解剖不了是假的。办事有原则而且合乎真理，“有原则”后边为什么还有“合乎真

理”呢？有原则就是大体的方向、目标是对着的，再具体就是神的话，神怎么说的，办事有原则而且合乎真理就是以神话为依据，这就行了。信神简单不简单？你是这么走的，你也这么卡人，办事有原则，“我得有原则，得活出一个基督徒的形象来，办事有原则，根据神话，神说了没有？信神的不能有老公？有老公不圣洁？没有这原则呀！”那咱就不能以这个为标准了。信神这条路难不难？其实也不难吧？不难反而又难，难在哪呢？（方向不对。）方向不对，目标不对。就是现在人就没有站在受造之物的位置上，他就没有想“我该怎么敬拜造物的主”，他没有这根弦，他不这么想。他想什么？“我怎么能大难不死？我怎么能不丢面子？怎么能让别人不斜眼看我，不要从门缝里看我把我看扁了？”他想的是他的名誉、地位，在他得着名誉、地位的同时还能进国度，他的方向、目标就是“我怎么能骗取？”你说这怎么能走上信神的路呢？走不成。信神并不难，你之所以觉得难是因为你的方向、目标不对，是因为你眼睛太明亮了，你老想欺骗。（难就难在这儿了。我就是脸面重得不行，一开始接受的时候，就想着“这又要让人说呀，‘你看她，因着信神离了婚，离了十几年又找了一个，又开始信神了……’”）又开始算账呀。这就是原则，你掌握住原则就好走。拿上原则一卡这个方向、目标，你一看，这是啥呀？你是个受造之物，你来敬拜神了，你说“我又该来敬拜你了，我又该来跟随你了”，看这人多悖逆！

刚才说什么是祝福呀？（负担。）负担就是祝福，那这个负担好不好得？你有方向、目标，你一直就奔着这个方向、目标，你还怕得不着一个负担？就像念书考试一样，你的方向、目标就是“我考哪个大学”，我就不相信你学不好。不管你学习好不好，肯定不用人推你，因为你就有这个方向、目标。（就像昨天我跟一个姊妹下去见了一下作回来的二线指挥，我拿着这个二线指挥的手机看了一下她手机上拷的哪些东西，一看里边有管理祭物、管理钱财、祭物交给谁等等。我当时就想着这些原则就不往下拷，得赶紧删了，可是我有脸面、地位，“他们给拷的，我删了？我走哪就是扮演这个角色呢”，我觉得不好意思，但又想着不对，她还是个名人，即使她不是名人也不应该给她拷，这是咱该进入的。后来我又给人家交通，“这个不能往下拷，咱们得维护神家利益”，人家说：“嗯，删了，删了吧”，后来我才给人家

删了。就是为了名誉、脸面，怕人说自己不好。）这就是个人的经营，在神的经营中搞着个人的经营。你一搞个人的经营，这不就成拆毁神的经营了？你的方向、目标偏了，这条路怎么走？没法走。信神不难，难的是因着人的奢侈欲望太大，人的方向太多；难的就是自己认为自己的眼睛太明亮了。把自己的眼睛一蒙，蒙着眼睛摸着走就进了国度了，睁开眼睛就进了地狱了。你蒙着眼睛跟着神走，三岁大的小孩说出来的话合乎真理就接受，我就不相信你作不成。

307 人信神失败的原因

1 人信神最基本的就是人的心能诚实，而且能完全奉献，能够真实地顺服神。人最难做到的就是以一生来换取真实的信，从而获得全部的真理，尽到受造之物的本分。这是那些失败之人啊……失败之人所未能达到的。

2 正因为人都不“善于”为神为神完全奉献自己，正因为人总是悖逆天，不愿为造物主尽本分，因为人看见真理却避开走自己的路，正因为人总是沿着失败之人所走的路而追求，啊……因而，人总是失败。

3 因为人对基督并不认识，对真理不善于理解与经历，正因为人总是一味地要求基督顺服人，总是一味地摆布神，因此，那些高大的伟人与那些历经人间沧桑的人都不免一死，啊……而且死于刑罚之中。

4 在真理上成功与否完全在于个人的追求，这本是与基督无关的事，而是人的追求所决定的。你追求的路若是正确，那你就有成功的希望，若你追求真理所走的路是错误，掺有个人图谋，啊……你就永远也不会成功。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成功与否在于人所走的路》

103 错过机会会终生遗憾

1 你越有负担经历就越丰富。吃喝神话，祷告操练，接受神的负担，接受神的托付，都是为了使你前面有路，你对神越有负担，你就越好被神成全。你越有负担神就越为你开辟出路，带着负担吃喝神话就能摸着神话的实质，就能摸着实行路，就能体贴神的心意。就能摸着实行的路，能体贴神的心意。

2 你若不找着被成全的机会，不争先恐后追求被成全，到最后你就会后悔。现在是成全人的最好机会、大好时光，你若不好好追求被神成全被神成全，神的作工一结束，你错过机会就晚了，你心志再大，神不作了累死你也不能被成全。就趁这个机会，借着圣灵作工你来配合，你若错过这个机会，以后会终生遗憾。你若错过这个机会，以后会终生遗憾。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体贴神心意达到被成全》

9.没有良心就是魔鬼

（注：本篇文稿是王静的交通）

没有良心就是魔鬼（一）

王妙，谈谈这两天你是怎么经历的。（王妙：不愿意受苦，没有受苦的心志。）这两天受苦了？怎么好好的就说没有受苦的心志呢？（王妙：自从二货走了以后我的情形就不好了，她走了我感觉很无助，不知道怎么生活了，看话也看不进去了，心里不知道流露啥呢。每天就是借着祷告这么走呢，“神啊，你咒诅我吧，咒诅我里面与你不相合的东西”，离不了祷告，一不祷告就不行了，心里面不知道怎么回事。原来没有这种情况，就是二货走了以后我感觉一个人太孤单了。）你没说实话吧？没让你去聚会你没想法吗？（王妙：有想法。一个是没让我去聚会我有想法，当时想着“怎么不让我去聚会呢？这是咋回事呢？”还有一个是我急着想见见人，我想着我就是打车也得去见见弟兄姊妹，因为我情形不好，情形跌入谷底了，我想让别人揭露揭露我。我想着虽然在有些事情上我扭转不过来，但揭露解剖以后我那个劲儿肯定就不一样了，劲儿能起来点。还有贴手机摄像头的事，我也陷进那件事里了。昨天晚上我和你说我成邪灵了，其实是晚上倩倩问我“你们手机后面贴这个是干嘛呢？”我说“我记不清是谁跟我说的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把手机的前后摄像头贴住了。从各方面看到自己就是没有判断能力，没有问清楚怎么回事就听了人家的把手机摄像头贴起来了。昨天晚上倩倩说你们聚会对付她了，说“真理你们不信，邪灵你们就信”，我心里就想着“我真是成邪灵了？”当时你问我的时候我不敢说，因为确实是怨我，我就没有判断能力，说我是邪灵一点也没错，我也不敢否认，可是心里总觉得自己啥也做不了了，判断能力什么的都没有，这能作了工作？晚上我自己就想呢、琢磨呢，“我是邪灵？我天天晚上睡不着觉是怎么回事呀？与神的关系不正常了就是邪灵呀？”昨天晚上倩倩一说邪灵，我更想着我是邪灵了，这样我就完了，我和神的关系不正常了。）怪不得你和我说话不对劲儿呢，感觉你是憋了一肚子气，“我是邪灵”，我说“这怎么成邪灵了呢？谁说你是

邪灵呀？”（王妙：我不敢直接说是她们说了，因为我就想着我是邪灵。）你给我发过来说“我成邪灵了，我要去看病呢，我放弃了。”（王妙：那时候是赌气呢。）一看就是赌气呢。（王妙：其实我不是真要回去看病，而是觉得你们也不让我去聚会，还说我是邪灵，我心里就堵了。有时候情形不对了我就赶紧找相应的神话对照自己，要不就是写文章赶快揭露解剖自己，不管能不能写成先写着，在那边写了两、三篇了，不写没法打发时间呀，那几天就是这样度过的。）我能感觉到你这两天赌气赌得厉害呢，说话的语气、态度就不一样，“我去北京看病呀，我放弃呀”，我说“你能去北京？你能回家？准备做犹大呀？满满不是在她家被大红龙抓的呀？”都说成这样了还要去。（王妙：我里面情形不对了，我想着你们既然也过不来，我也见不了你们，路上的雪也融化不了，不行我就去北京看病呀，开点药，过几天就回来了。身上起了一身的疙瘩，晚上就睡不着，这两天还是慢慢适应了，接待家也适应了，也知道我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我还埋怨唐馨，“我可以坐你的车去聚会呀？你为什么不早说呢？”）这就是你里边赌气的地方，你里边就气炸了。（王妙：嗯，我想着我本来就能过去聚会呀，心里就埋怨呢。其实摆上这个环境也是让我性情变化，背叛自己呢，自己己意的东西多，光为了自己，太自私了。不能去聚会我心里就感觉压抑呢，我哪方面都扭转不了，就急着想聚聚会呢，但就是实现不了，心里面就堵住了。）给你解释了几遍因为路不通没法接你，你就是不信。（王妙：我心里边就想着：我就想去聚会呢，你们怎么就不让我去呢？）不是你想去不想去的问题，一直和你说是路不通的问题，到现在你相信是因为路不通吗？直到现在你都不相信是路不通。（王妙：嗯，因为我来的路上就没有雪。）这都多长时间了？路上没有冰？（唐馨：王静已经和你说了好几遍了，路滑呢，去不了。）唐馨就在那边呢，她去之前我就告诉她了，“你过来的时候把王妙接回来”，就计划来这儿接你呢。我和她去过那边，都是盘山路，路不好走，晚上开车还害怕呢，我说“路不好走就算了，别接了，你先回来”。（唐馨：我还问接待家了，那两天路不通，公交都不通，确实没法走。）（王妙：通了都两、三天了。）（唐馨：是通了两、三天了，可我回来都几天了？我回来都好几天了。）（王妙：你回来也就三天吧？）

临到这些事咱该认识啥呀？这就是咱里面的诡诈，咱就不信。你光考虑着别人有问题，“你们为啥不让我去聚会？为啥不来接我？你在这儿还不来接我！”你就没想着安全不安全。一直跟你说路不通、路不通，在你这儿就是路通着呢，“路早通了，你咋不接我呢？这不就是你有问题吗？”多亏是路不通没有接你，要是路通着，但就是不接你，你怎么办呀？怎么经历呀？（王妙：不接我肯定也有神的美意。）什么美意？（王妙：也许神是看我还没有熬到时候呢，就是让我这样经历呢。）这就看到咱根本不会经历神作工，总要从这里边找出问题。今天还是没办法了，找的本地人拐弯抹角地把你从那儿接过来。零下三十三度，你说那路能走吗？（唐馨：我那天回来就说高速上还有冰呢，也不敢开得太快，低速路上的雪就没融化。）所以说咱人与人之间相处就没有理解，对神的作工也不认识，这就是神给你摆的环境，其实你里边就是想着“你们就是有意不让我聚会，就是故意的，还不知道谁说啥了，不然怎么就不让我聚会呢？聚会的时候我不在，你们说我有邪灵作工，我要是在的话，你们是不是也不说我有邪灵作工呢？”再加上“工作怎么让她们去配合了？工作也不让我作了，这不就是早有预谋吗？还说什么因为路不通，这能是因为路不通？”所以你就要去看病呀，回家呀，放弃呀，不作了，“我身上过敏了，我要去看病”。王妙，是不是这一大堆？没错吧？还有哪些冤屈？说说。（王妙：我一直想回我们本片那边，你不让我回去，这东西在我里面作怪呢。而且刚出来到了这边，水土也不服，各方面也不行，心里想着我也不敢离开、我也不敢背叛，所以才想着和你说回那边去。现在看到都有神的主宰安排，不让我回去也有神的心意。）什么心意呢？你现在摸着神的心意了吗？（王妙：摸着了神为什么要把我击打出来，为什么先让我受苦，如果我现在不受苦，等到了该受苦的时候我就受不了了。这是我该去经历的，以往我没有经历过、没有出来过，神是在补足我这一方面，可是我一直叫嚣、对抗、不顺服。）最主要的是你里边赌气赌得厉害，你根本不寻求。就像那天我跟你说“你先在家装备，装备异象、装备打仗方面的真理，之后去一线配合”，听了这个以后你怎么想的？（王妙：我刚开始爽快地答应了，我说“哦，顺服，不管让我做什么我都做”，后来又想着如果我在本地配合的话，我说话别人能听得懂，要是在这边配合的话，我的普通话也不行呀，别人听不懂呀。后来接待家还和我说，“有时候我都听不懂你说的话，你说你能

行？”我说“这也不能就这样呀，操练吧”。现在我还是尽量在这方面去进入呢，可就是说不成。）你就没说，你啥时候说了？（王妙：我现在不管说什么都用心去说了，不敢用原来的口音了。）你就没有用心去说，咱俩现在说话你用心了吗？（王妙：我想用心说呀，可就是说不了那么标准。）你就没有用心，如果你真用心了，真想让别人听懂的话，不是你这个说法，而是一字一句地说慢点让人听懂，这是用心，你用心了吗？你是随便说呢，“我本来就是这话，我就这么说呢”。

每临到一个环境的时候你就没有想，“为什么让我去一线操练打仗呢？为什么她这么说呢？原因是什么？我寻求一下”，你寻求吗？（王妙：没有寻求。）你是先定规，“说我不行，让我去一线，看，不用我了吧？”每件事出来以后，你不是先想“她为什么这么说我？”这段时间让咱反思呢，一个多月了，你反思了哪些？你看咱做带领做了几年了，你看看现在那边的工作作成了这样，看看你带的弟兄姊妹全成憨憨了，为什么都成这样了？要不就是联系不上、要不就是傻子。就像昨天发的那个，人已经被抓进去了，咱的人还给人家不信的妹妹送《我的呐喊之声》呢，你说把这送过去不是让抓把柄吗？（王妙：我和她说了，我说不能送。）那怎么还送去了？（王妙：她说她知道不该送，但是她已经给了。）这是个教会带领？（王妙：嗯。）那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呢？你听到她这些话的时候你害怕了吗？“我带的这些是啥人呢？怎么都是些憨憨呢？”这两天发生的事对你就是一个检验，如果你真有认识、真有反省，真看见自己所作的工作了，你会不会有这两天的这些表现？这些表现能不能出得来？你要是真看见咱把工作作成这样，那边是一网打尽，教会是乱弹琴，下边的人能憨成这样，人都被抓进去了，还能给人家不信的妹妹送去《我的呐喊之声》，把她妹妹看成啥了？你说这些人还有一点原则吗？怎么能傻成这样呢？不是咱带出来的这果效？到现在咱连颠倒黑白都不知道。不让你去作工是啥原因？不是骗你，一方面，我看到自从二货不抓工作以后，你给我的消息是微乎其微，跟你说了那么多让你去了解那些人，你了解不到，信息是回不了，那边的消息就没法知道，从这里边我就看到你一直就没抓工作。你刚才说从二货走了以后你就感到孤单，你外表上说是孤单，其实你不是孤单，你是想要个靠山，你不管二货多大、你多

大，你这几年就是靠她呢，从外表上看你就是爱要个伴儿。就像这次出了这么大的事，你们两个人是不是都应该有担当呀？都得有担当。但从这里边看到一切都是二货在担，现在她出了问题，走了，这下这些工作该你担了吧？那天也和你说清楚了，那些人都把她出卖了，那这些工作你先担，可让你担的时候你并没有在这方面作工，你咋担的呢？按说以前你和她配搭的时候两人都得操心，可你什么也不知道、不操心，都是让她去作呢。从大方向来看，你应该是比二货强，她2012年才信的神，而你一直在原教会里做浇灌什么的，你还作过一些工作呢，到了国度建造这步工作按说你该比她强，可是在作工当中你还是靠着她，可她又没有经历又没有啥，你看现在工作作成啥了？就从你和她的配搭当中我看见，你外表说你是孤单，其实你里边是诡诈，我看到你里边的性情，看到你不担责任，这是从你以前的作工中我对你的看法。再看这段时间的工作，消息也回复不了，啥也不知道。平常他们说到哪里聚会你也不多交通，从这些里边就看到外表看你是孤单，其实你里边是诡诈。按说现在已经成这样了，该你当大姐姐了，该你担起来了，可你还是要个伴儿呢，要啥伴儿呢？你里边不担当，再怎么说现在也该轮到你担了，可是你没责任、没担当。再加上你和二货在一起，二货成了这样，别人已经把二货出卖了，不可能没有出卖你，不让你回去一方面是为了保护你，你要是回去那边，把你抓了呢？还不是一样的后果？咱为什么做不了带领，做不了带领就是你没有经历，没有操练出来，你就是个做官的，所以你需要在一线操练，我当时给你安排的就是让你在一线操练呢。你看现在从一线操练出来的人再做带领就不一样了，他的胆量、见识各方面都长了。你看现在做带领的那些人，就是死搬教条，除了会给别人讲一讲、做一做，其他啥也没有，临到啥事不会处理，就没见识。我也是从一线过来的，我理解咱现在为啥没有实际经历呢，你就没有操练过，啥也没有，出来就是作的这些工作。在一线操练上一年、两年就不一样了，出来以后各个方面都有长进，到时候再做带领又不一样了，所以咱需要这些环境。越操练越有胆量、见识，临到啥事才能特别用心，因为在一线打仗随时都会有危险，如果你不用心的话，你就胜不过这些环境。我以前在一线我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每天都是惊心动魄，只有这个环境才能把你操练出来，操练出来以后你再去做带领，跟那些啥也没经历过的人就不一样了。让你去一线操练你是赌气呢，我看见你不

想去，后来我安排了她俩回去抓工作，她俩没有你那么出名，没有你和二货在一起跑得多，让她俩回去把工作作起来，我心里还放心些，因为她俩比较安全。让你回去我放心吗？怎么安排都是为你的安全着想，是为了咱的大局利益，不让你回去就是因着这个。二货不能回，你也不能回，她们俩起码还不一样些。她们俩回也不让回本地，本地现在能回去啊？根本不能回去。你没有经历，安排你这么走，让你先去操练操练，在这些环境当中才能把胆量练出来呢，你在一线不用心就得出环境，在这个环境当中你才能用上心，这是不是迫使咱去进入呀？这就是我这么多年的经历，他们说“你对啥事确实比别人求真，你咋这么求真呢？”我的求真是从哪来的呢？是我在战场上杀出来的，天天就是这样的战场，你不用心你就得被抓。我为啥要这么做呢？就是迫使你进入呢！要是像咱现在这样，进入啥呀？因为你就不在战场。战场上随时就是你死我活，你不用心就被抓了。为啥让你去一线呢？一线那就是前线，一线就是训练人做一个好带领的地方，就是这么过来的，这就是我的心，这就是我安排的目的。我安排的目的跟你想的一样吗？不让你回去作工作，让她们去作，我为什么这么安排？把你放回去，让你被抓了？你和二货一样，二货不能回去你就能回去？我把你放回去？

在我来看，我把你看得高，我想着你不会成这样。这次确实是路不通，唐馨走的时候我就跟她交代了“把王妙接回来”，聚会就是要和你谈这些呢，不管她们在不在我也是这话，我还会隐瞒你？我今天也是这么和你说的，那就是路不通，我和唐馨说了几次唐馨说路不行，我说“那你先回来”。我先见她们让她们回去作工作，然后见了你再说。我把你看得身量大，我想着你不会因着这事怎么样，这是啥事？这还算个事吗？在你这儿就是大事，还耿耿于怀，放不下。让你上一线你不行，我们在这边聚会安排了以后，在你这儿感觉自己越成了邪灵了，更不行了，看病呀，走呀，“不解决问题，就是光说不让我走”，好像背后在你身上做了啥事了。这就把你检验了，就这一下，你看看咱是啥人呀？什么都不相信，太诡诈了，只觉得神给你给得太少，你还给神的太多，觉得不公平，心里不平衡。不管说哪一样你看是不是事实，如果是事实，咱面对事实，咱就得承认。这不是事实？按说二货不在，你就是老大姐，你得全部承担，不需要咱找个什么伴儿，你

就是大姐，你还得带他们呢。你和二货配搭的时候，本来还想让你做主力呢，可你是让她主抓，她以前就是个外邦人，就没有怎么作过工作，你说工作作成这样怨谁呢？你这是经历呢？你要是经历的话能帮她扭转呀，这不是把你显明了？你是什么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你一直就是“我回去尽文字本分呀”，怎么都要回去。为啥一直没有让你回去呢？是你需要锻炼、需要操练。你出来哪方面能行？工作上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你需要去这些恶劣的环境操练。不光是你，以后做不了带领的人都得去一线操练，操练操练他才知道现实是多么残酷，在一线操练操练他才知道有危险，他才知道该怎么带弟兄姊妹，才知道怎么看顾弟兄姊妹。你就没经历过，你怎么能知道呢？你看下面的弟兄姊妹，咱知道啥呢？看顾啥了？下面的弟兄姊妹就像你的孩子一样，咱怎么看顾的？危险区域咱自己都不知道。咱没有看到这是自己的需要，工作作成这样还有要求呢？工作作成这样还有选择呢？你看咱条件高不高？咱不是说“我把工作作成这样，我感觉懊悔、亏欠，工作作成这样，我得怎么去还报呢？我怎么去重新操练自己呢？”看到这确实是咱自己所作的，应该是没有任何理由、没有任何条件，就应该懊悔到这种地步，可咱没有这些。你看咱现在不但不懊悔，咱还觉得这是功劳呢，“你待我不好，我得走呢；你对我不尊重，我还不给你干了呢！”你说咱是啥？是不是成了撒泼打滚了？临到这些环境，神要看咱的态度呢，神要唤醒咱的心、唤醒咱的灵，神是让你看看你所作的工作。神说让咱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咱把人带到哪儿了？都把人带到地狱里去了，咱还有啥说的？以前带领教会全是说个话就行了，“我说了”，你说了为啥他还能那么做？这就需要你去卡他，你就没有说到他心里去，他就不知道。就像二货说那个弟兄一样“我说了，他非要登记实名信息”，他非要登记实名信息，能不能不用他？“你非要登记别人的实名信息我就不用你了，隔离你”，行政管理。你说咱作教会工作不用行政管理能作了工作吗？他想干啥就干啥？因为你就不知道利害关系。这些事只要你看清楚了，不行也得行，不能由着他。就像他们把手机摄像头遮住一样，这是我看见了，平常我是没看见，我说“这俩人的手机咋了呢？贴成那样，摔坏了？”人家说“我们群里发的让遮住呢呀”，我说“群里发的就是我发的，我哪发这个了？我就没听说这个呀！哪个地方也没有这个呀，就是你们这儿有。”我才问这是谁发的呢，人家说“不知道是二货还是王妙发的，不知道谁发的”。咱得看见

咱把工作作成这样这不是功劳，这是恶行，这个恶行得一辈子在心里记着呢，神记着呢，咱也得记着，“我把工作作成这样我该怎么去弥补？我该怎么去回转呢？”即使咱把工作作成这样神家还得考虑咱的安全，不让你回去是怕你被大红龙抓了，你是说“为啥不让我回去作呢？”你说咱是不是颠倒黑白？你啥也理解不了吗？这不是你理解不了，你就没去理解，你就是诡诈，任何人都防，“你只要作的有一点不合我的观念，你肯定有问题”，都是别人的问题。“你们还说就是路不通，路前三天就通了呀，你就说路不通？”还要证实一下，“还是你有问题！”咱就不看看咱自己诡诈不诡诈，就这么说了一下，还要挟呢，“我走呀，我去北京看病呀”，你说你有环境还去北京呢，你不怕去了北京出不来了？咱啥话也能说？即使是看病，就非得这会儿去？“你这么对待我，我不去北京去哪？你对不起我，你这么对待我，你这么做在我身上，我就要这么做呢！”你看咱流露的啥呀？咱看不见自己做的啥。你还是做过片区带领的人，你给弟兄姊妹留下的是啥？把工作作成这样，就没有看见你懊悔，你真懊悔的话，神怎么作你都没有怨言，因为都是咱自己的需要。你这几天流露的啥呀？你是在刁难。你得让任何人都能看到，“呀，我是作了恶的人，我把教会带成了这样，我是恶行累累的人”。结果你的刁难劲儿还这么大，这么长时间了，几十天的反省，你是看见了吗？你啥也没看见！你说在世界上犯了死罪的人、犯了大罪的人，他是啥表现？他还威风凛凛呢？啥条件都没有。他本来犯的就是死罪，不杀他就是好的。从咱这里边看到咱就没有一点反省，路就没走对，你说咱做带领呢，咱怎么带领弟兄姊妹呢？临到这些环境，越不符合咱观念的环境，越应该是反省自己呢，“我哪里有问题”，反省自己这是咱该走的路，可咱丝毫没有走反省自己的路，走的就是定罪别人的路。咱以前说信神，什么是信神？怎么才是真正的信神呀？怎么才能得生命？信神就是顺服神，顺服神你才能有命啊。在这几天发生的事当中，你有哪样顺服了？从神话里看你是没有良心、没有理智，神作工拯救人就是要唤醒人的心、唤醒人的灵，让人的良心、理智能够发挥功用。你说这么大的事都唤不醒你的心，还怎么能唤醒呢？别人做了一件恶事他是良心受责备，觉得亏欠，觉得对不起神，自己就难受得不行，而咱工作作成这样，咱还摆功劳呢，没有良心。王妙，现在没有啥想法了吧？（王妙：没有了。）

没有良心就是魔鬼（二）

唐馨，你看她听进去了没有？（唐馨：没有。）（王妙：那你揭露我看我哪方面没有，我觉得我也认识了呀。）（唐馨：我有点纳闷，弟兄给你谈、王静给你谈，你也看着那个弟兄被抓进去，还把二货出卖了，直到现在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我前天在路上也问你了，“那个弟兄怎么能留下弟兄姊妹的实名电话？”你说“他不听嘛”，他不听是不是得对付他？正因为他不听才需要对付。出了这么多问题，看见你每次都是面不改色。）（王妙：我也知道，刚才王静对付我各项工作作不了给神家带来这么多麻烦，自己还埋怨呢，自己真是没有理智了。我也知道这方面，我是表达不出来，我也知道我作的各项工作确实不行，作不了。）（唐馨：你也出来几十天了，你在自己的所作所为上从来没有掉过一滴眼泪。）（王妙：你说我没有掉一滴眼泪？）（唐馨：从你的说话里面没有觉得你难受。）（王妙：我也受熬炼呢，我作了那么多恶，不能说我没有熬炼。就是刚才王静说的“二货一走，你就不管了”，我也知道，以前在工作上是和二货配搭呢，二货一走我也想着那边各方面的工作我得用心去作，我得用心去问、去联系，不敢再作恶了……我怎么表达呢，我也不想一直说“我作了，她说我没作”，事实摆上没有达到那些果效就是没有作，也知道还是自己没有用心去作。）（唐馨：如果真看见自己的所作所为给神家工作带来那么大的损失，这个时候人里边其实就没有那么多的要求，不是说你嘴上说不说，就没有那么多的要求了。）这个不是说没有那么多的要求了，是说你看见你给神家带来这么大的环境、这么大的损失，在良心上产生了一种自责，良心发现了。这种良心发现、这种难过就把自己肉体的苦压过去了，哪还有脸面再谈自己的苦呢？（唐馨：像正常情况下咱作了这么多恶，就不能再用咱了，但王静给你谈的是还让你去一线操练呢。为啥说是正常情况下不能用了？本分、托付这是神对咱的一份信任，你把神给咱的托付作成这样，你对不起神给咱的这一份信任，别说对不起神了，就连那些弟兄姊妹都对不起。因为咱在那边是片带领呀，那是一份责任呀，那么多人坐了监，按说是不是该咱去坐监？可是现在咱作了那么多恶，还没有把咱送到监狱里，反过来神家还想方设法地把你保护起来，咱也不是功臣，但还得把你保护起来，你说

神已经发怒气掩面不看咱了，但还给咱机会，看你能不能醒悟。咱这个时候是不是也该醒悟了？今天确实是咱不作工作，咱得看到咱给弟兄姊妹带来的是什么样的灾难和后果，而不是说“谁谁去当犹大了”，他之所以当犹大，这不是拜咱所赐吗？如果你能够看见他走犹大的路，你能够提前把这方面真理给他交通上去，或许他今天就不去做犹大呢！他来信神，他就是来做犹大的？即使人家的实质生来就是犹大，但你尽心、尽意、尽力做了以后，他做了犹大，你的良心是没有谴责的。可是现在咱的本分没尽上，你说你能让他留下弟兄姊妹的真实姓名、实名电话？你听听你说的啥话呢？“人家就不听”。正因为他不听才让你做家长呢，让你去带他呢。你说那些无辜的弟兄姊妹都去坐监了，那都是灵魂债呀。这是咱欠下的灵魂债，咱不是立了大功呀，可是咱在这儿还能一个劲地提要求，一个劲地对抗、叫嚣。你说你们都是有隐患的人，弟兄还去看你，那个时候你就不难受吗？如果一接触你被抓了怎么办呢？王静还是个大病人，从几百公里外一趟又一趟去看你，你别说神了，就是一个人这么对待咱，咱是不是也应该有个感恩的心呢？更何况今天你也看见神实实际际作在你身上了，是不是还一再地给你机会？让你去前线、去一线尽本分，咱还刁难、拿把。你说神看见咱这些态度是什么感受？给你交通多少了？给你交通了你得进呀，就是弟兄再给你机会、王静再给你机会，那今天圣灵怎么看呀？为什么你这么刚硬呀？上次我去找你和二货的时候，咱是不是也交通了尼尼微人的悔改？是不是因着人的悔改神才向人施下了怜悯？如果没有真实的悔改，神怎么可能施下怜悯？你的心就那么刚硬，你就不害怕吗？上次你说那个弟兄把你们出卖了，我当时说的话确实也特别直，他为啥进去？为啥要把你出卖了？那是不是神给你看呢？可是你得明白神作在你身上的呀。那个弟兄进去出卖的目的是啥呀？是不是让你死心呀？这个时候你还不服气，还要一个劲儿的对抗。虽然他做了犹大，你看那是不是也是代价？也是拯救你的代价，就为了唤醒你这颗麻木痴呆的心。如果咱还不醒悟，还执迷不悟下去，那最后是不是该咱去坐监了呀？我那时候也是特别悖逆，我自己负责的范围出了环境，我还觉得立了大功呢，我还觉得委屈得不行呢，上次也和你交通了，自己就没知觉，就是活死人。那时候弟兄给我谈，我哭着、喊着非要回家，弟兄说“你回去就坐监吧”，我搭理吗？我不搭理。晚上就兴起环境，那个地方就出事了，陌生人找去

了。那时候弟兄给我交通我还不服气，我说“人家就坐十五天监，十五天就出来了”，弟兄说“你想也不用想，他们出来你就进去了”，我对弟兄说的那句话就是种藐视，信不来，到最后也是我先从家里出来以后，人家才放出来了。从那个时候我才看到，弟兄跟我说话那不是圣灵在跟我说话吗？体验神的主宰。神怎么跟咱对话？我第一天从家里出来，第二天大红龙就给他们打电话，一开始说花两万块钱去买这两个人，大红龙刚开始还放人呢，最后就不放了。从那时候我才看见，确实，大红龙就给他们三个月的机会，三个月就给他们判刑，人家在判刑以前还要找他们谈话呀，“你可以出卖，出卖了以后你可以戴罪立功，也可以减刑”。那个时候会不会出卖？咱作那么多恶也该悔改了，神看的是人的悔改，自己负责的那一片成了那样，自己怎么去悔改？借着你悔改的祷告，神是不是才开你的灵眼呀？神开了你的灵眼你才能看见自己。如果你在神面前没有真实的祷告，没有真实悔改的祷告，神怎么可能开人的灵眼呢？神的性情是活灵活现，不是人作多少恶好像在神那儿就没事了。咱上次也交通了，神的实质是纯粹的，神是圣洁的，因着人的悔改，神就向人施下怜悯，如果人不悔改一直对抗，神就施加烈怒。不管是从病痛方面还是从哪一方面，咱都得去反思、反省，虽然从外表上来看是阳了以后开始病了，但咱这个时候是不是得去反思？就像昨天你说你要看病，我说让接待家带你去看病，你还不行。）（王妙：接待家和我去看了，她又不是没和我去。）

（唐馨：我当时闯下祸的时候，在什么时候我里面才醒悟的？那也是闯下塌天大祸了。那天晚上大红龙差点把弟兄和王静他们抓走，那个时候我闯了那么大的祸还是给我找最安全的家，把我保护起来，然后他们在最危险的地方住着。那个时候给我最后找的那个家没暖气，我一开始就是天天刁难王静，让王静给我找家，一会找这个家、一会找那个家，一天就能找三个家，就觉得冷得不行，最后找的干脆是没暖气的家，那个时候我才看到“呀！我的心太刚硬了”，非得逼着神作事，如果神不这么作，我的心比法老的心都刚硬，我的心就不能醒悟。那个时候看见自己就是该死的，闯下了塌天大祸那个残局谁来给我收拾呢？还讲自己的理吗？还觉得自己冷吗？其实那个家是最冷的，但那个时候心里根本就顾不上冷，就觉得“我闯了那么大的祸，我就是该死的，今天还给我留下这口气没让我死了”。王静刚开始不知道

那儿没有暖气，第二天王静知道了我住的那儿没有暖气，又让她们找家，又让我换家。那会儿我的良心好像才有点反应，我说“不要再给我找了，我不去了，我在这儿住着就行”，我是从那一刻才看到，今天是我闯下塌天大祸了，我是该死的，我不是立下大功的，我怎么能够一天几次地刁难让别人给我找家，找了一个又一个，当时能有这一点点知觉那也不是我有良心，那是神的爱临到了我。以前我根本放不下孩子、放不下房子，就是出了那个环境还想着回家，王静说“你不要回家了”，我为了给孩子过生日偷偷跑回家，那会儿就不怕死，根本就不怕死，不怕触犯神性情，我回去一进小区就有个陌生人冲着我的车过来了，那会儿心里特别清楚“这就是我挑战神的性情的后果，就是今天晚上把我抓了那也是活该”。那个时候我想的不是神的托付，不是说那边出环境了该怎么安排，怎么安排好能够把他们保护起来，我想的是什么？我想的是我的孩子，那个时候我即使不回去，孩子还没人管呀？可那时候只想着自己的孩子、自己的肉体、自己的利益，心里根本没有一点点神的托付。当王静在那儿揭露我的时候，我和马晓进说的话一样，我说啥呢？“被抓的那几个都是不追求的。”我和马晓进说的是不是一样？人家不追求就该让大红龙去抓呀？王静在揭露我的时候，我还说“那也不是我一个人干的呀，我嘱咐给晓黑了呀”，那时候说这些话根本就没有知觉，根本不知道对神的托付掉以轻心是严重的背叛，该受咒诅，比犹大更可悲。后来弟兄和王静在那种环境下去了另一个地方呆了七天、八天，我就在那个没暖气的家里住了七、八天，那个时候我的心才死了，才服下来。我从心底里服下来的时候，那几天看见自己就该死了，闯下塌天大祸了。一开始我心里边就是想着回家，当知道那个地方出环境的时候，我还在环境区开过一个弟兄的车，后来王静安排说“让那个弟兄回吧，你留下”，那个时候其实自己里边特别刚硬，那就是死人，完全就是死人，那时候想着我带来环境了，我赶紧开着这辆车回去，人家跟踪我的话就把我抓了，我宁愿自己开车回去也不能让把这儿的人抓了。那个时候根本就不知道神摆设这个环境就是为了征服我，最后弟兄说了一句，“这么大的地方就没有你待的地方吗？我是嫌弃你吗？”那句话确实很打动我的心。我才看到我自己做了什么，虽然神带着怒气向我掩面，不看我了，但今天弟兄又是这样的对待我，那个时候不管我多么的悖逆，还是把我放在安全的地方，我配吗？他们住在最危险的地方意味着被抓，我都没知觉。

后来我是从那天晚上住到那个房子里才看到自己确实该受咒诅，那个时候才开始在神面前去悔改，“神啊，我看见我确实就是该死的”，那时自己刚硬的心才慢慢开始软化。从那个时候我开始立下心志，这辈子我再不回去了，孩子我也不要了，只要不让弟兄去坐监、不让王静去坐监，这些东西我都不要了。因为我看见我闯下的祸太大了，我不是那种有良心的祷告，我只是看见我闯的祸太大了确实没法弥补。那个时候想着孩子我也不要了、房子我也不要了，从现在起我也不再回那个家里了，只要弟兄能不去坐监，我愿意在这里规规矩矩的，不管神家怎么给我安排我都顺服，当时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态。当在这种心态下去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好像自己刚硬的心才开始有了知觉，就在那个环境下祷告了七、八天。以往一提起回家我是归心似箭，但最后经历了那个事情以后，当再一次给我交通回家让我卖房子的时候，我就感到一种害怕，想着我回去能站立住吗？面对撒但的试探、面对情感的试探，我能不能背叛神？我真觉得我没底，我看见我太不靠谱，特别不值得信任。可是那个时候就立下心志“我得将这个血的教训牢记在心，这辈子效力我也得规规矩矩这么去效力，这么去走。”弟兄那个时候又给我交通卖房子的事，一天跑了两次，当时他从一个地方回来的时候是凌晨两、三点，大早上又过来给我交通，到晚上又给交通，弟兄来回跑还不安全，听到那些话的时候，确实感觉到神在拯救人，造物主不再是遥远的天际，神就在人的身边，那个时候心里才能感受到神作在自己身上真实的拯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为你去舍命，包括你自己的父母也不会这样做，但是今天弟兄却能这么去做，能够冒着自己去坐监的危险，一次、两次、三次能够带着伤痕去做在自己身上，那个时候我的心才死了，当我的心死了的时候，那次回去没有几天就把房子卖了，这下我得从家里走出来，不要说其他的，先能够从家里走出来，能够规规矩矩地来这里尽本分，别的我也做不到先有个开端吧，我不再回那个家了，不再一天想着那个家庭，我先这么去走吧。这次看见你和二货，我想起了我三年前就是这样的，这几年来也不是我就变了，就不想家了，有时候也会想孩子，但心里边就有一种不能忘了神对我的拯救的心，即便偶尔想孩子也是很短暂的，不是说要回家怎么怎么，所以那个心就死了。以往我确实心不定，对本分是应付糊弄，现在才体会到确实一心不能二用，我在这儿惦记着

家庭怎么可能把工作作好？为什么能出这么大的环境？因为我根本没心思搭理工作，因为我的心被别物占有。）

王妙，你在想什么呢？刚刚唐馨交通这些你想什么呢？你对信神是怎么看的？哪年信的神呀？（王妙：2012年。）你信过宗派还是从外邦过来的？（王妙：外邦。）从外邦过来的。你跟二货差不多，跟二货一样？（王妙：她比我早几个月。）你信神是怎么信的？谁给你传的福音？（王妙：我自己找的。）你自己找的？你怎么想着自己找的？（王妙：也是有个得福的心。）想怎么得福呢？（王妙：因为我丈夫走得早，后来就一直想着有一位能者能一直帮助着我，也就是老天爷嘛，我那时候看见他们在本子上写信老天爷怎么怎么，我就是那样走过来的。走过来以后心里想着孩子也结婚了，家庭都可以了，我也没有其他事了，我就说看看人家看的都是什么书，就这样去找的，看了以后也看不懂，神的三步作工也看不懂。）你跟谁看的呢？（王妙：和我们村里的一个人。）你在原教会待了多长时间？（王妙：2012年开始一直在教会，2019年接受了这一步。）你接受这一步是自己从原教会出来的，还是被开除出来的？（王妙：自己从原教会出来的。）那你在原教会一直聚着会呢，是吧？（王妙：嗯。）《话在肉身显现》你吃喝了多少？（王妙：看得很少很少，那时候不知道吃喝神话，天天就是热心尽本分呢，很少看，看也看不懂，只是看个大概。）不管看懂看不懂，看了多少？看了一半？看了三分之一？（王妙：也就是三分之一，没有看够一半。）那你们聚会看啥呢？（王妙：聚会看那时候下发的《独一无二的神自己》，把神的交通读一下，也没人跟我们怎么交通，那时候根本不明白、不懂。）那你那时候信神的观点和认识与现在信神的观点和认识有什么区别？从零开始说。你从2012年开始跟随，当时你想得福呢，从那时候跟着到现在，神在你心目中的形象有没有变化的过程？有什么样的变化过程？谈一谈你的认知、你和神之间的关系、你的感觉。你从2012年到现在毕竟也十来年了，这十来年的时间，《话在肉身显现》你虽然没有看了多少，看的可能就是《独一无二的神自己》以及后来的神的交通，看了这些以后，你对人和神之间的关系、你对神的认识、你和神之间的利益有什么变化？你有什么看法？把你心底里边的认识谈一谈。（王妙：刚信了神就是为了得恩典，心里想着有一位能者可以帮着我走过

来，刚接受的时候看神话是填补心灵的空虚，慢慢在经历中看见神的话说世上的人要多败坏有多败坏，要多污秽有多污秽，因为我是这么经历过来的。我后来又找了一个丈夫，他在外面不干正事，我就是借着神的话这么走过来的、经历过来的，神的话确实是……）你和后来的丈夫哪年结的婚？（王妙：零几年吧，他和我结了婚还离过一次婚，孩子结婚的时候他又回来了。）你们之间没有孩子吧？（王妙：没有。）是给你孩子结婚的时候他又回来了，他回来一直和你在一起还是又走了？（王妙：没有走。）你说他不干正事，是他走以前不干正事还是回来也是不干正事？（王妙：回来也不干正事，现在只是年龄大了比以前强点。）那你是什么原因去找神的？就因为你丈夫不干正事，你和他不合？（王妙：原来就是想着有一位能者能一直帮助着我，后来孩子也结婚了，我也没事干了，老听人说信了神怎么怎么，我就好奇，没事我就去找找他们，看他们看什么书，看的时候教会就有人去牧养、浇灌，就这样跟上了。跟上之后想想以往那些经历感觉过得也辛苦，坎坎坷坷的，我让人家走人家也不走。）他2012年回来以后，你让他走他也不走？（王妙：哦，经常吵架。）因着什么吵架呢？（王妙：因着他在外面乱跑不回来，他经常闹失踪，经常找不见他，一走十天、八天都找不见他，电话也关机。怎么说呢？人家自由嘛，该去哪去哪我也管不了，后来慢慢看神的话就这样走过来了。）你拿上神话认识他呢？（王妙：认识他败坏嘛，心里就想着没有神话我走不到今天，神说人污秽败坏，也就不怪他了，不管他了。开始是放不下，后来慢慢看神话就把他放下不管他了，“不管你怎么样，你该去做啥你做吧，我就是这样天天跑着”，那时候就是一股热心。）用神话安慰了一下自己，“原来我和你争吵呢，算了我也不和你争吵了，你想跑跑吧。”（王妙：“我也不和你争吵了，神主宰一切呢，我也管不了你”，就这样一直凭热心跟着。在教会聚会的时候，也没人多交通什么，我也没进入多少，就是那样一直跟着。）刚才把你打断了，跟上以后有什么进展呢？（王妙：没有大进展，跟上国度建造以后，我才看神话多了，那些话才能看懂了。以前外表看着也看神话呢，但是看不懂那些神话。后来跟上国度建造借着你交通的文稿才让我看见神的权柄，看见神的独一无二，才真正从这方面去进入，在教会建造就没有进入。）

王妙2012年信的神，是外邦人，从来没有接触过神。2012年信神是因着家庭不幸，信了神不是计划来敬拜神，而是来找一根救命稻草、找个救命的。2012年跟上以后神话也没有多看过，看的是《独一无二的神自己》，对自己的败坏也谈不上认识，对神交通的《独一无二的神自己》又看不懂，虽然看的是《独一无二的神自己》，但人对神的作工根本不感兴趣，因着不感兴趣，看了也是白搭，什么也没有。虽然2012年到现在十年过去了，但是她和神之间基本是没关系，是个陌生人。（王妙：在2012年的时候，只是字句，没有真实的认识。）她信神无非就是拄了根拐杖，抓住这根栏杆扶着走，“如果没有这根栏杆，我就跌到沟里边了”，这就是她信神的经历。她一直是把信神当成栏杆来抓呢，她一直是抓着这根栏杆走呢，“你们让我尽个本分当带领呢，我当了带领，我抓住栏杆在这栏杆上面还能摘个葡萄吃”，然后再跟上任胜走着，能发现了神？能发现了自己的良心，还是能发现了神的爱呢？发现不了。因为从始至终她的存心、目的就是为了抓住栏杆扶着走呢，所以她的良心是不会发现的，没有良心，不可能良心发现，良心是不起作用的。她信神一直就是想着从神那边能得着什么，就没有为神花费、为神做什么这根弦。因为她看着周边人也都是这样的，在周边人的熏陶、感染下，来神家完全就是打劫的，能打劫多少是多少。结果突然来了这么个大转弯，“最后你告诉我‘你给神家带来祸患了，你得良心发现呢，你得爱神呢’，这明显就是根拐杖，我就是抓住这根拐杖我才一路走过来的，抓不住我就掉下去了，怎么我还得把栏杆扶起来呢？这是说哪个事呢？明明是神欠下我一笔不可奉还的债，你竟然说是我又欠神一笔不可奉还的债。神欠下我的债还没还我呢，你今天还让我还神呢？还嫌我不流泪呢？我这泪搁哪儿流呢？神欠下我的一分不还，你又说我欠下神了，我怎么欠下神了呢？还又给我加那么多任务。明明是我站立不住，我拄着拐杖抓着栏杆走呢，你还让我把栏杆扶起来，我能扶得了？还给我定个罪名，指责说我心刚硬、说我叫嚣呢，我叫嚣啥呢我叫嚣？我站不住，抓不住了。你要把我压倒喘不上气来，你还让我扶呢？你有人性没人性？”这些话她实在是说不出口，在肚里憋着呢。“你带领着我你说什么是什么吧，不管是不是闯下了那么大的祸，你说我闯下那么大的祸了，我啥也没干怎么就说我闯下祸了？你是带领，你说啥是啥吧，我有啥办法呢？人家那边抓呢，我回也回不去，你也不让我回，不让我回也就算了，你是在这儿

打我呢，还不让我说话，我的活路在哪儿呢？你在这儿打我半天、说我半天，我东南西北还没有分清呢，你在这儿还嫌我不哭呢，你还告诉我你怎么流泪了，意思是我还得跟着你流泪呢”，她怎么也想不通。对不对？王妙，我说的这个对不对？是不是事实？（王妙：……）她嘴上不能说，她心里确确实实就是这么想的。王妙，咱沟通呢，谈心呢，说实话，我刚才说的是不是你心里面的情形？有一点委屈，还是说的哪些跟你的不一样，还是就完全不一样？（王妙：有吧。你揭露的跟我心里的是一样的，正确的我就听嘛。）“正确的我就听嘛，谁知道哪个是正确的呢？”（王妙：正确的就得听，今天神根据我的缺少给我摆设人事物、环境，我该尽什么本分尽什么本分，我还叫嚣、对抗啥呢？我就是这样想的，就这样去认识吧。）因着你糊里糊涂根本就没有理清受造之物和造物主之间的关系，你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些事情。（王妙：想过也是字句道理，看了多少都是字句道理。）人是从哪来的，你也只是知道个字句道理，就没有揣摩过这个事情，也没有想过这个事情。人从哪来的？想了没有？（王妙：只是过了一下大脑，没有真正去想。）她就没有经过教会建造，不知道神的三步作工，没有人跟你来回沟通、交通，她里面根本没有这些东西，所以咱看着她感觉惊讶呢，“怎么出了这么大的事情看不见她的眼泪呢？”我也纳闷呢，我就问问她哪年信的，一问人家2012年信的，还是自己找上门的，你说她该说啥呢？教会建造是认识自己的败坏性情呢，教会建造她就没有跟过，一来这步直接就是认识神，“我哪还有败坏性情呢？”《独一无二的神自己》下来之后开始吃喝神的话，神的交通基本就不断了吧？认识自己这方面就没有了。人从哪来的？神怎么供应人的？这些东西更没有，然后她自己也没有去看《话在肉身显现》这本书，连三分之一也没有看了，怎么能知道人从哪来的？自己从哪来的都不知道，你说她怎么能流出眼泪？这就好像一个孩子从三岁就已经被拐卖走了，卖到哪哪了，等到四、五十岁了过来认他的亲爹了，“哦，他是我爹，DNA配对了，确实是”，“你见了你亲爹了，哭上两声”，他能哭出来吗？连个热情、热心都没有，就是DNA配对了，就是个这，完全是个陌生人。所以你就看着他不流泪，看着他的心刚硬，这就是你看见的，其实是他三岁大的时候丢了就没见过父母。你现在虽然是跟上全能神了，这就像什么？有人早就告诉你你亲爹是在山东呢，你被拐卖到广东了，可能你十七、八岁知道了山东还有个亲

爹呢，你亲爹虽然还给你寄两个钱，你在那边念书你亲爹还给你花费花费。等你四、五十岁了，你只是知道这儿有个亲爹，但你们连面都没见过，然后别人说你亲爹得癌症了，你痛苦吗？你流泪吗？你亲爹在病床上疼得“哎呀、哎呀”的，让你赶紧伺候两天吧，你顶多给你亲爹放上二、三百块钱，你来不来？你给不给你亲爹端口饭？来也是跟走亲戚一样，转转就走了。你还在他跟前伺候伺候他？除非你亲爹有万贯家产，这个伺候你是没办法，有万贯家产在呢。今天王妙为什么说“我不行，我回家呀，我回我闺女家呀”，咋啦？她眼看着大红龙追捕呢，“这儿是个这，万贯家产也看不见了，我爹的面我也没见过，你还要让我去孝敬我爹呢？我拿什么孝敬？为什么孝敬他呢？我想不通。我在这儿还想不通呢，你在这儿还嫌我不流泪呢”，她现在就是这个。所以说你还得了解她，她现在不知道什么是受造之物，不知道人是从哪来的，她知道的只是个字句道理，就从来没有揣摩过、寻求过，没有寻求过，想让她良心发现那是不可能的。

人生转折呀，我信神转折就是八个字。（受造之物，良心理智。）就是从受造之物开始，刚开始都是存着一颗得福的心，“我信神能得着什么？”都是从神那边要。看了神话以后，圣灵感动我就只明白了一个受造之物，我一下就亮堂了，受造之物，一说到受造之物，没话说了，你还说啥呢？不管再给你摆设什么样的环境，不管好与坏，你说啥呢？我认识到自己是受造之物的时候，神给我摆设环境，我的汽车原来好好的也没碰过，认识到是受造之物的时候碰车了，人家把我的车给碰坏了。说啥呢？神主宰呢，我就是个受造之物有啥说的呢？我一分钱也没和人家要。十字路口人家追了我的车尾了，受造之物说啥呢？受造之物有啥话说呢？我就是麻木，就是认识受造之物，啥也不说了，走了。人们看着我好像有病一样，可是在那个时候就没话说呀，有啥话说呢？就是神摆布。看到约伯的万贯家产被剥夺了，我认识了我是受造之物，那就是剥夺，人家万贯家产没有了人家还不说，我就一辆车还说啥呢？神就是检验我呢，受造之物，神主宰，那车不是神主宰的？你在这儿和人家要钱是什么意思？你不承认神主宰？虽然经历的有点愚昧，但是你看见的是受造之物与造物主之间的关系。我看到受造之物与造物主的关系以后，我不和神去讲理了、不和神去提要求了。发现受造之物该传福音、预备善行了，然后我给我姐、我

妹去传福音了，那时候我还上着班呢，我去另一个县，路过我家，给我妹打了个电话，我说“你在家不在家？我要过去坐一坐”，我想着是把我妹传过来再加固加固，我妹有点爱脸面她不愿意但也不敢拒绝就应付着来，意思是前一个礼拜刚见了我。咱是一个礼拜聚两次会呢，我想着一个礼拜和我妹说了一回，下个礼拜我路过赶紧再和我妹说说，我妹不愿意拒绝我就找来老大了，我哥看见我不成气候，给我打来电话说“你弄啥呢？好好上你的班吧，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你也不好好工作，人家她们啥也不干了？你来了找这个、找那个，一天起来不干正事！”打电话训了我一顿，然后给我姐打电话，“你和他说说，咋回事呢？”一会儿我姐又给我打来电话了，“不要找他们，人家愿意听就听，不愿意拉倒”。我想着“那是个灵魂啊，怎么能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就拉倒呢？眼看着灾难下来了，我不救救？我也是受造之物、你也是受造之物，你吃着神的、喝着神的，神给了你个工作，你有钱了、有班上了，然后你就能把神给推得一干二净？你不是个受造之物？我费了劲来给你传福音呢，你还没时间呢！给你传你没时间吧，你还挑拨离间呢，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最后还过来攻击我呢！”我一边开车一边眼泪就出来了，“这哪是人呀？这有点良心没有？当孩子的，父母养活你，你就不应该为父母做点什么？这还不用你做啥呢，就是让你来认认自己的父亲，你都不愿意！”借着这个环境又加上感动，我又明白了良心、理智，这个良心在哪呢？神不灭你灭谁呢？一个良心、一个理智。作为一个受造之物理当敬拜造物的主，你连造物的主都不敬拜哪有理智？牛马不如嘛，还叫人呢？我在路上一边开车一边流泪，一边想这些事情。借着周围的人事物，借着摆上这个环境，神话一来，“哦，这是良心、理智，明白了”。一个是知道良心、理智了，一个也看清该怎么做人了。所以我一路走过来就这八个字，神给我开启就这八个字。我再做什么还有什么话说？所以这八个字支持着我走过来。你在这儿，因为你就不知道你是个受造之物，你就不知道你该敬拜造物的主，你就不知道你还得有良心、理智，你就不知道你是从哪来的，你为啥要敬拜神呢。

和我刚开始信神一样，刚开始一个姊妹来给我交通了，我就是好奇，人家和我说“电视上演的猿猴从爬着走到慢慢直立起来行走，最后变成人了，你看大红龙就这样迷惑人呢，说猿猴就变成人了”，我嘴上没有

说啥，心里想着“谁迷惑谁呢？明明人家在这儿一个一个慢慢变成人了，你就非得说是神用尘土造的人，还说神给尘土造的人形吹了一口气就变成人了。”我当时为啥能听呢？我那时候就是想让我老婆伺候我妈呢，人家逼着让我听呢，我也只能规规矩矩听，而且也有一种好奇，“你说啥是啥吧，你说你的我听我的，过滤一下，说得对了我听，说得不对了拉倒，我也不需要和你反驳”，那时候心里打架的同时我也在听，听着听着，最后听着人家说的话合适，“哎，跟事实稳合，哎，就是”，慢慢地发现了就是神主宰着呢，谁能先有话后有事呢？王妙这个其实就跟我那时候一样，心里边想的和神话说的是打架的，只不过“我为了抓住这根栏杆我啥也不能说”。你在这个时候是“你还嫌我欠下了、亏欠了，我从哪来的眼泪？不可能！”你看有个姊妹，那天我发了两段话，你听听人家看了那段话是什么反应。念念。（唐馨：“昨天我看了那两段话，我励志要好好效力，努力往我的灵名上够，不能因为我心里惦记孩子放不下孩子而影响了自己的本分，那样就真不是个人了。不能让撒但控告，放不下时多跟神亲近、祷告，多想想亚伯拉罕是怎样站见证羞辱撒但的。我深知我作的恶无法弥补、无法挽回了，不考虑最后的结局，哪怕我最后跟任胜他们一样进去，那也是因着我不按神话实行触犯了行政、触犯了神的性情，激起了神的怒气。因我贪恋肉体不离家，不能献上自己来配合神的工作，也是因着与神搞交易对神信不来，没有真实的信，接到神的呼召不能按神的要求把家庭和孩子交托给神，还给神，所以对待本分掉以轻心，导致尽本分应付糊弄，作为一个负责人却不作为，给弟兄姊妹带来祸患，也给自己挣下了这样的结局，这就是神的公义。由此看见了神的性情向我显现，我现在过着逃亡的生活，就是神的刑罚咒诅，我现在还能在神家尽个本分，我真实地看见了神的怜悯和救恩，这也是神给我认罪悔改的四十天，也是最后一次机会了。现在外面地震四起，世上人心惶惶，我现在活一天就要一心一意来尽一天本分，用我的实行来代替我的过犯，以此安慰神心。”）你听见了吗？神要的是什么人？最起码神要的这个人他的良心发挥功用了，他对神是一种内疚、亏欠。这个姊妹，神给了她了，现在又受咒诅了，她认为“即便受咒诅了我也应该放下孩子，现在想想亚伯拉罕、约伯，人家是怎么献的？我该怎么献？我该怎么把孩子献上？我该怎么把家庭献上？我该怎么把老公献上？我该怎么弥补我的过犯？今天不管神再怎么惩罚我、怎么咒诅我，我

该尽上我的功用。神惩罚、咒诅我是神的公义，因着我做了这样的事，但是我是个受造之物，我欠下了这个债，我该怎么弥补？我将功补过也好，我就尽我所能的去完成，我是个受造之物，我该有个良心、理智。”这就是我说的，你和人家的差别在哪。我看到她写的这个时我就想起了我的过去，我当时经历的时候，神给我摆设的环境就和她一样，媳妇刚生下孩子，我这边得尽本分呢，那边是我的家、我的肉体，我看着我孩子，我抱着我孩子，始终想的是“怎么献呢？”亚伯拉罕拿起了刀，我就拿不起刀来。“神你要我下手，我下不了手，神你安排吧”，所以说我的一切都是神安排吧。现在想的是怎么献上，撒但在一边要看呢，得站见证，你是想这么往上去够的，神给你摆设这个环境，神看见了你的心、你的良心理智，神就要在你身上作工开启、引导你，神越开启、引导你，你才能越发现你的良心、理智，你才能有认识，你才能看见神作在人身上的爱。约伯，神剥夺了他的所有，剥夺所有是啥呢？不就是检验一下他的信吗？不更是让他站一个见证吗？你站住这个见证了，神不是就确定你是属于神的人了？神看上你了才让你站见证呢，看不上你让你站见证吗？亚伯拉罕献以撒呢，为什么让他献以撒？在神给他以撒之前，神看上他这个人了，神才给他以撒，让他献上以撒是看上他这个人了，是要他这个人呢，“来，献以撒”，是要他呢，这是多大的洪福？你在看神给你摆设的环境的时候，神让你献上的时候，那神是看上你了，神看上你了你还看不上神？你还不是用尽全力去维护，把你自己献给神？让你越经历越看到神作在人身上的都是拯救、都是爱，不管是试炼也好，还是审判刑罚也好，神的目的是为了赐给你生命。神剥夺是因为什么？剥夺不就是因为撒但败坏了你吗？不就是败坏了你你没良心了吗？检验、剥夺就是看你的心动不动，看你会不会背叛神，检验一下，你经得住检验才行呀。因为你的一切都是神给你的，神剥夺你其实是神收回了，那本就是神的，收回以后看你的真心，看你会不会撂挑子。一撂挑子这是什么人？给你能行，一收回你就不行了，那肯定不是人嘛，不是人就不属于人类，就不能要嘛。“神一剥夺，我一看这是神要来检验我是不是个人呢，神看上我了。即使神没看上我，我也得活出一个人样来，我得有个良心、理智呢。”为什么说你越爱神你的环境越大呢？你的环境越大不就是为了成全你？神要你做万物的主人，你怎么做万物的主人呢？天使长为什么背叛神？不就是因为神给了他权柄吗？那今天神要

赐福于你，敢不敢赐福于你呢？赐福给你，你要再和天使长一样背叛了呢？所以神来检验你，最起码你的本性不属于天使长的本性了，你始终不会背叛神了，你对神有认识了、对自己有认识了，神就再给你权柄、再给你什么。什么叫背叛？什么叫黑与白？什么叫邪恶与正义？正面、反面的，善与恶都分得一清二楚，都让你看见，看见神是独一无二的，看见神是美善的象征，当你看见这些你想背叛你能背叛吗？能舍得背叛吗？不可能的事情。神所作的就是什么？就是要唤醒人的良心、理智，无非就是唤醒人的良心、理智。王静实实际际作工了，付出了吧？但不管她付出什么，你看我在这儿和王静说什么了？我说她是保罗来世。说你是保罗来世的目的不就是想唤醒你的良心、理智吗？你就是再付出多少，你的心是什么？你的心是和神换取、搞交易，是欺骗，你和神之间不是一个受造之物和造物主之间的关系，所以你得恢复良心、理智。你看见王妙是这个身量、这个情形，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待她、该怎么安排她，她这还能当带领呢？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从哪儿来的，怎么当带领呢？就不知道该还报神爱。就不要说还报神爱了，她就连搞交易的心都没有，交易都没搞，她只知道得、得、得。

没有良心就是魔鬼（三）

（王妙：昨天晚上一直没睡着觉，想着弟兄交通的良心、理智，字句道理自己也知道，也恨恶自己没有良心、理智，可就是实行不出来，咋办呀？觉得太难了。）昨天晚上睡不着觉？（王妙：我平时就睡不着觉，每天就是这个样子，浑浑噩噩的，我说这成邪灵作工了。）你不是因为给你交通了以后睡不着觉，是你本身就睡不着觉。（王妙：嗯。我一直是这样的，现在比以前好些，还能睡一会。）什么时候开始睡不着觉的？（王妙：好几年了。这段时间出来情形不是太好，一阵一阵的，根本就睡不着。）你从那边出来以后心里怎么想的？有什么心思？（王妙：出来以后好像心里没有神、没有真理，心里有各种东西就想不通了。）想不通啥呢？（王妙：想着我现在出来了，我就是这样信神呢？我也知道文稿里都交通了，这就是神击打人呢，因为这是咱的所需，如果没有这样的击打、没有这个环境我出不来，神这样作的目的意义就是让人出来呢。昨天看了一个姊妹的聚会笔记，看到聚会交通的内容都是针对人实行这一方面的，我看了以后情形倒是能扭转一些，可是我也说不清楚，心里一会就不正常了，看了话就扭转了，但一有个啥就又不行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祷告呢，一有这个心思我就祷告，“神呀！我一直胡乱想是怎么回事呀？我怎么就定不真呀？”）胡乱想啥呢？（王妙：想着我是不是跟不上呀，神交通了人的各方面素质，我就想我这是不是天生就不通灵呀？别人交通的我怎么就不进入呀？可是我也能看懂话呀，也能扭转呀。可能就是觉得太难了。）难在哪？什么地方难呢？（王妙：话是话，事是事，没有真正去实行。看到自己真的是没有良心、理智，就没有想着怎么能还报神的爱。字句道理上也知道神摆设这个环境是神根据我的所需供应我呢，我应该看到神的爱，看了话以后，信心也能起来了，可再过一阵好像又不正常了，就是这样一阵一阵的，我也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你只是说你不正常，但我没听到你说什么不正常。（王妙：我想着，我这样能跟到底？这能行？这样是不是不通灵呀？怎么别人都能交通出来各方面的经历，我怎么就是不学无术呢？还想着自己定不真，对神的话定不真，也想着这是神话，可是摆上事以后心里就没神了，这不就是没有定真？和神就不一心，走偏了就不走了，可是有时

候又能从话里慢慢走出来。）你说你的想法一阵一阵的，刚才说了一阵，还有一阵是想什么呢？（王妙：还想着自己受不了苦，身体各方面是个这样子，这能行呀？我是不是得白血病了？自己太自私、太为自己了，想的都是自己，这是这一阵的想法。又一阵又想着，神话是怎么带领自己的，这算什么苦呀？今天受的苦就是以后的福。就是这样一阵一阵的。晚上就像邪灵一样就是睡不着，越想睡越睡不着，也不是想着回家，我说“这是邪灵作工，还是咋回事呢？我这是想着本分，那好好尽本分就行了”，可怎么都睡不着，翻来覆去就不瞌睡，这是咋回事呢？）

（王静：就是昨天弟兄交通的，你完全就没想过“我是个受造之物，我该怎么尽本分”，你就是想着你自己，想着自己的前途命运、家庭，“这样下去能行？”你想的这些完全超过了你的良心标准。你良心想着“我是个受造之物，我应当尽本分”也只是个字句，你自己的奢侈欲望、你所想象的这些、你为自己的这些压过了你所知道的这点字句道理，所以你越想越想，你想的是怎么能够逃离这个工作场地，但你又怕你的前途命运没有了，又怕你得了病，越想这些越睡不着，因为你想的都是自己家里的这些事，那就睡不着。其实这么下去时间长了就是邪灵作工呀，因为这些压过了你是受造之物、你要有良心理智、你理当尽本分。我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就是想孩子，孩子就是我的命，我也睡不着，半夜一点了硬让自己睡着，睡着了还梦见孩子掉河里了。那时候俩孩子还小呢，一个六岁、一个八岁，我说这俩憨憨跑河里玩去了，掉河里了淹死了，隔两天又梦见他们从高山上掉下去摔死了。我就想着孩子没人管就是这样，不是摔死就是淹死。我给你谈的意思是你想这些就睡不着，看着人是出来尽本分了，但你的心都在这些事上。有的人怕大红龙抓呢，想着想着晚上就梦到被大红龙抓了，你心里有什么、想什么，就做什么梦。这些东西缠绕着你，你心里大半部分就是这些，你就没有时间想着尽点本分，大半部分是邪灵作工，邪灵作工把仅有的一点神话字句都淹没了。我刚开始特别想孩子，老做那些梦，后来这些慢慢就被工作占有了，再后来看到神说：“有谁真能做到完全为我花费、完全为我献上呢？都是三心二意、思前想后，考虑家庭、考虑外界、考虑吃穿，别看你现在为我在我前做事，可心里还想着家里的妻子、儿女、父母，难道这些都是你的产

业吗？为什么不把这些交托在我手中呢？是信不过我吗？还是怕我为你安排得不妥当呢？”（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五十九篇》）把你的家室老小交给神还不放心吗？可我想的就是孩子被淹死了。过了一段时间本地的弟兄姊妹还给我反映孩子好着呢，所以说我之前做的梦那不是假的啊？神的话占有了我，作到我心里了，那些东西慢慢就剔除了，而且工作量大了把心就占有了，那些东西就忘了、不想了，整天就想着工作，想着这事、那事，想着哪个工作还没有安排、哪个本分还没有去尽，这些正面的东西占有了我，占了多半，那些为个人的东西就剔除了、就少了，这才能正常了呢。你这样下去确实就是邪灵作工了，不光是邪灵作工还要被邪灵附了呢，因为你老想着这些东西，你一直就活在这里边，这些就把你占有了。按说都过去四十天了，这么长时间了你该想工作了吧？可你想的还是“我这是得白血病了吗？我家里怎么样了？”你怎么还能想起这些呢？按说这个时候你该想啥？想想那边的工作成了那样，我问你的那些消息你都没有给我汇报过来，想想对于你以前的作工你反省了哪些，为啥下边能成了那样，反省你以前的所做所行。你反省出来了没有？是什么原因？你找出这个原因以后才能往前走呢，你找出原因以后后边就有路行了，你的路在哪呢？你的心被工作占有了，你就没有心思想你病了或者怎么了，这些东西就不会出来了，可是这四十天里，尽管那边的工作作成那样，你想的还是你的这些东西。）

王妙，从你刚才说的这些话里看，你流露出了什么东西？我问你这段时间你想啥呢、揣摩啥呢，你告诉我你的想法一阵一阵的，我又问你“怎么个一阵一阵的？”你说“我一阵想着自己是邪灵，我睡不着觉了，我找原因呢，我是邪灵？我得白血病了？”这是这一阵想的。（王妙：一会拿出神话了，“不敢这样想了，咱就是该受这个苦呢”。一晚上就是这样折腾呢。）这又是一阵，再一阵想的是“我得着啥了？神的工作什么时候就结束呢？怎么能成了这样呢？这几年信了个啥呢？这以后的路怎么走呢？”是吧？王妙，补充补充，还有一阵想啥呢？（王妙：……）你们给她补充补充。（她还有一个是想肉体呢，想肉体受这个苦……）你总结的是她想肉体，她的细节是什么？还记得吗？她主要是想“我怎么会临到这个环境呢？怎么能发生在我身上呢？抓进去的人，人家谁也不出卖，怎么就把我和二货出卖了呢？”王妙，这是不

是又一阵想的呢？（王妙：这个真没有深刻去想，这是我该受的苦，每天摆上的这些环境不是我自己说了算的。）你不想着回家？（王妙：人里面时时刻刻都想回家，可是环境不许可，能回去呀？）我问的是，你想不想回家？（王妙：我想，我想回去，可在这个环境下我不敢回去。）你怎么想了？（王妙：我想着我也尽不好本分，还吃着神的、喝着神的……）（王静：还不如不吃了呢。）（王妙：嗯，我就是这样想的。因为揭露解剖人的时候常说人吃着神的、喝着神的还不作工作，所以自己心里越想越觉得自己不配。）你刚才说了个细节，你这一阵想的是“我是邪灵？我得白血病了？”过一阵又想“这什么时候能走到头呢？我进得去国度进不去呢？”（王妙：这个我还没有想呢。）那你想啥呢？（王妙：王静问我“你愿意当犹大吗？”我就想着即使我信得不好，我也不敢当犹大，我还没有想我进得去国度进不去呢。）要是这样说的话，我又看见另一方面了。刚才我看见的是你有两个想，一阵想这个、一阵想那个。我看见你想到了你的身体、你的病，还看见你想到了你的归宿，但是我现在问你的时候，你始终没有说你想你的归宿，你只承认你想了一方面，你想自己的身体、想自己睡不着觉。刚开始我看见你是想了两个方面，不管从哪方面看你想的都是自己，“我”字当头，“我的身体如何、我的归宿如何、我的待遇如何”，你想的是“我”。不管你是一阵想这个、一阵想那个，反正始终都逃不出“我”。然后我再问你的时候，那一阵想的你不说了，你说你想的就是一方面，是吧？（王妙：我自私，就是为我自己呢，我祷告也是为了自己。）刚开始是两个想，你想的是你自己，想的是“我”，就是现在你说的这一个想，仍然是“我”，“我的身体如何”。你现在只有这一个想，其他的没想，你又暴露出来一个问题，你没想你的归宿，你也没有想神的工作，你啥也没有想，你就想了一个“我的病、我的肉体”，那就是说你出来尽本分、出来作工，你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你的肉体、为你的病。可是你刚才说的两想和这一想就不一样，那两想是一个自私的人正常的一个想法，后来你说的这一想，这就又是一个了，虽然也是自私卑鄙，但这一想就跟信神没关系了。你一心想的就是来混，跟神的作工没有关系、跟归宿没有关系、跟信仰没有关系，因着你就不是信神的，你就没有这个信仰，所以你就不想你的归宿。就像诡诈人，他就不相信神话能成就，所以他就不会想他的归宿。你这个，你出来做这些都是混，混什么呢？混吃、混喝。环境好的时候咱

混吃、混喝；环境不好了，那边抓捕呢，这边还能躲藏，咱依然是混吃、混喝。

她的两想和一想是两个不同的方面，这个能听懂吧？两想是她相信有神，她一直是想从神那边得，“我得、我得”，只想“我得”，这是两想。一想呢？一想就是“我的肉体”。她就没有信，就是“我的病如何？我是不是邪灵？我怎么样？至于说在神的作工中，环境好也好，环境不好也好，这些我都不想，我没有去想这些东西，我的归宿我也没有去想，我只是混吃、混喝”，就是个混混，混着过去，就是神交通的，在这儿怎么也比世界强、比世界好。她进来不是信神的，她进来是混的。一个是她进来想敲诈勒索神呢，一个是她不认为有神，她是想敲诈勒索弟兄姊妹呢，她就是混呢。不管她是一想还是两想，这都是一种自私卑鄙的行为，自私，只想自己，没有想其他的。王妙，不管你再有多少想，我没有听见你这里想过神的作工。你没有想过神的作工、没有想过别人，这是事实吧？即使说你半夜想起来良心、理智了，“我怎么就没有良心、理智呢？”你想起我说你没有良心、理智了，但你并不想“我没有良心、理智，那我怎么就有良心、理智了呢？”你想的是“我没有良心、理智，我的归宿没了”，所以说你只想“我怎么就没有良心、理智呢？”仅此而已。“我有良心、理智不就有归宿了吗？”你想的是“我有良心、理智我就有归宿了”，所以你只想得着这个良心、理智，你并不是想解决“我没有良心、理智”的这个问题。想得着和想解决一样不一样？就像念书的孩子一样，一部分孩子想着“我得学习文化知识，我得得着这个毕业证、文凭，我去做什么事，我得有真才实学”；另一部分孩子，他就不想学习文化知识，“我不需要文化知识，我只要这个毕业证、文凭，有了这个毕业证、文凭我就可以去世界混”。你进国度想剩存下来并不是脚踏实地来跟随神，你只是想拿一个“毕业证”，“我有一个良心、理智的‘毕业证’就行了，让别人看见‘呀，人家这个人有良心、理智’，让神看见我有良心、理智，这就可以了”。所以说，你是奔着一个“让别人看见我有良心、理智”，所以你就想得这个良心、理智，“我怎么就有良心、理智了呢？”但你并不想解决“我为什么没有良心、理智呢？我怎么就有良心、理智了呢？”想得和想解决一样不一样？你想得的就是别人的称许、承认，“别人称许、承认我了，我就能过这一关”，你是为了过这

一关而做的，而不是为了解决本质问题的，那你能得着良心、理智吗？这就是一个根源，这就是咱的性情、本性。

那天说咱跟随神十年了，一直是想从神那边得，从十年前到现在你的思想里面一直想的是“我”，这个“我”代表了什么？就是自私。你什么时候想起的都是“我”，自私。神说，你什么时候能想起神？你幼小的时候，你只是个三岁大的小孩，什么也不懂，你能想起母亲？你能想起谁？你想起的是，拿上好吃的就往自己嘴里吃。你无知、幼小，你想起的就是“我”，“什么都是我的”。等你十三、四岁了，十五、六岁了，十七、八岁了想起的还是“我”，十年以后想起的还能是“我”？二、三十岁了，你想起来还是“我”，你说还配称为人吗？二、三十岁了，三、四十岁了，你想的还是“我”，你说父母怎么看你？周围的人怎么看你？二、三十岁了该成家了、该有担当了，该在家里担起责任了，父母把你养活大了，“我得去还报、我得去孝顺，我得担职责、责任呢”。这是一个人从小时候愚昧无知到逐步长大的一个过程，也就是逐步有了理性的过程。如果你三十多岁、四十多岁、五十多岁了，还只知道一个“我”，就是神交通的，神说：“他不会判别人事物的对与错、正面与反面、是与非，不会判断这些，他就长了点小心眼儿，占便宜高兴，没占便宜吃亏了，‘哎呀，吃亏了，没占到便宜让别人欺负了，让别人看透了、看笑话了，让别人钻了空子抓住把柄了，被别人利用了，下次不能让别人利用，不让别人占便宜，不让别人在自己跟前这么显摆、占上风，不给他机会。’你说就这些心眼儿是素质吗？这就比脑残高一点，论任何能力他都没有，就是处理各项事物的各类能力没有，就是个白痴、弱智，没素质。明白了吧？（明白。）这类人就是比脑残的人多那么点心眼儿，脑残的人连这些心眼儿都没有。”（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怎样追求真理（二十七）》）你和脑残的人只有一步之遥。脑残的人会不会吃饭？（不会。）有的脑残的人不会吃饭，还得人喂呢，你今天会吃饭，“我要吃这个呢、我要吃那个呢”，你会说、会要，你和脑残的人仅有一步之遥。因为你自私，你自始至终想的都是自己，不用说你跟随神十年、二十年了，就这样走下去，你再走多少年也不会有良心、理智的，因为你心里就没有这根弦，你就没有这样想过、揣摩过，你怎么可能有还报呢？为什么说富人家的孩子大多数都是逆子呢？他要什么父母就给他什么，他觉得

父母就应该给他。等到让他养活父母的时候可能不可能？（不可能。）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穷人家的孩子有理智，让他受受苦，在父母给他的东西的时候“这个东西从哪来的？都是来之不易的”。还记得以前交通的时候讲了个故事吧，当父亲的是要教育孩子呢，而母亲是溺爱孩子总怕孩子受苦，孩子长大了，父亲怕孩子不懂事，就让他出去挣点钱，当母亲的怕孩子受苦，孩子临走前给了孩子五十块钱，“这就是你今天挣的钱”。孩子回来以后，父亲说“你去干啥了？挣了多少钱？”“去挣钱了。”“钱呢？”孩子拿出五十块钱，父亲就把钱扔到火里烧了，这孩子就纳闷呢，“怎么就把这五十块钱烧了呢？”想不通。第二天父亲又让孩子去挣钱了，母亲又给了孩子五十块钱，父亲又把钱烧了，孩子认为父亲是神经病，“我拿回来钱你给我烧了？啥原因呢？”“你说啥原因？找找你的问题，我为什么烧钱？”孩子纳闷，“为什么烧？我得找见原因”，怎么找？“不行，我得重来。”孩子出去打工，母亲再给孩子钱的时候，“你不要给我钱，我今天要找找这个原因究竟在哪儿，我要搞清楚父亲为什么要烧我的钱，我自己出去挣点钱，我看看问题出在哪。”孩子干了一天挣了五十块钱，父亲又要把钱扔进火里，父亲刚把钱扔进火里，孩子立马伸手就把钱给抓出来了，父亲就问这孩子，“你知道我为啥烧钱了吗？”这下孩子知道不知道？（知道了。）“哦，原来的那个钱不是我所挣的，你烧钱就是为了检验一下我，如果是我挣的钱我会心疼它、我会爱惜它，我会把它从火里抓出来。母亲给我的钱来得容易，我没有吃苦，你把钱扔进火里，我还怕往出抓钱的时候烧着我的手呢。我辛辛苦苦挣的钱你要是给我烧了，不行，那是我的。”他舍不得，良心上有了知觉，有了吝惜、有了珍惜，这个时候他再去对待他母亲给的这五十块钱时，这钱的重量就不一样了。平时他母亲给他五十块钱，他拿着钱打游戏或者干什么都是“你应该”，而且花着不心疼，没有知觉，就像花纸片一样，经过这件事以后，他再拿上钱还乱花吗？不该了、不能了。他从这儿看到他父母给他钱不容易，他反过来怎么呢？“我自己去体验了一下这五十块钱是怎么来的，我的吃喝拉撒都需要花钱，不行，父母不容易、父母也难，我挣的钱得给父母，我得承担点、担当点。”借着这件事情把孩子的心唤醒了。

这就是说人里边缺一个东西，缺一根弦，缺一根什么弦呢？缺一个良心，没有良心。良心是怎么产生的呢？神给咱交通说情感是神的仇敌，神又说神让人放下情感，结果有些人就连基本的爱都没有了。情感和爱又有什么区别呢？情感，这份感是因着情而产生的，因着有了情而产生感，这叫情感。因着情而产生的感，这个感觉还正确不正确？因着里边有情，这个“感”受到了扭曲。所以说神恨恶人的情感，人有了情感以后，神就成了第三者，有了情感人就失去了理智。什么是理智？因着有了情感，人就失去了理智；因着有了情感，人就扭曲了正义；因着有了情感，人的眼睛就瞎了，看不清事实。那这情感能不能有？该不该有？能有、该有。正常有理智的人他的这个情感是有的，是应该有的、是必须得有的，但是作为一个败坏的人，他不能有情感。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以后败坏了，看事观点扭曲了，他的情感一出来也就扭曲了。人被败坏以后没有一个正确的看事观点，没有理智了，失去理智了，那这情感也是扭曲的，所以神就成了第三者。就像神交通的“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是什么词？在世界上这是褒义词，是让人去效仿的。经过神交通以后，这是什么词？从外边看这是贬义词，因为什么？因为神交通了，“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是说人给了你一点点恩情，就让你用你的一生来回报，让你拿生命来报答，这是撒但用这话来迷惑人的。可是你对这话没有一个真实的认识、了解。那神交通的是什么？“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个恩应该不应该记？别人帮了你，你该不该记得？（该。）“吃水不忘挖井人”，该不该忘？（不该忘。）不该忘，这个恩你应该记得，这个不是错。你不要因着神交通了这个，你就把这些全部打翻了，这是一个良心的问题，是一个理智的问题。如果说别人对你有恩你都不知道报答，那还是人吗？连狗都不如，连狼都不是。神交通说有的人连狼都不是，狼还知道报恩呢。如果只知道得恩，而不知道还报的人，这是什么？这就是魔鬼。这就是魔鬼和狼的区别，狼还知道报恩呢。那这句话问题出在哪呢？撒但用“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来迷惑人，给了你一点点恩情，就让你用你的一生来回报，让你拿生命来报答，“在你困难时、在你当乞丐时，我给了你一个馒头、我给了你一碗水，你就得把命献给我”。“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要涌泉相报，我这条命是你给的，没有你给我的这个馒头我活不下来，我没有今天，有了你给我的这个馒头我才有了今天，我这条命是你给的，我

要报答你，你让我干啥我都去”，这是什么？这就是撒但的迷惑，是撒但残害人的手段，这就是别人用来捆绑、控制你的一种手段，这就是大红龙、撒但为了执政掌权，为了控制你、利用你，对你的一种欺骗、迷惑、引诱，是一种迷惑、引诱，把一个有良心的人给迷惑了。如果你没有分辨能力、没有理智，你听了就会认为“就是啊，没有这碗水、没有这个馒头那天你就饿死了，你哪还有今天呢？你之所以有今天，还不是因为那一碗水、一个馒头把你救活了吗？你这条命是从哪来的？你该不该还报？”你觉得还是这么个理，是吧？可是你得去分辨一下，这是什么理呢？成立吗？这公平吗？这公义吗？你用一个馒头、一碗水就要换他的一条命，从外面看你是个慈善家，你是菩萨，你是仁慈的，结果你给了他一个馒头、给了他一碗水就让他为你卖命，你是什么？你太恶毒、太邪恶、太诡诈了！你太会利用人了！这就是撒但的迷惑、引诱、捆绑、控制，用这句话就把善良的人控制、捆绑、迷惑了，人逃不出这个圈圈。“你给了我一碗水、给了我一个馒头，我还给你就是了，我大不了两倍、三倍地还给你，还清你就行了，你凭什么让我把命献给你呢？”人与人之间，别人迷惑你，你也迷惑别人，这句话就成了“真理”了，这句话迷惑了人以后人就没有理智了。就像人信神呢，为什么解剖信神的人都是魔鬼、都是强盗呢？他来神家，神怎么说的？“你们接待神要钱、要物、要表扬，捐献两个铜板就心疼，献上十个铜板就要祝福，就要与众不同。”这就像你给了人家一个馒头，你就想让这个人一生都为你卖命一样。“献上十个铜板就要祝福”，你这是和谁要祝福呢？你要是和你老公要祝福，你老公给你两个钱、给你一套房；你要是和你邻居要祝福，“祝福你生日快乐”。可你是和神要祝福呢，和神要祝福是什么？这是人吗？这就是人被撒但败坏以后大红龙来捆绑、迷惑你了，然后你去迷惑神了。献上两个铜板以后就“我怎么了、我怎么了”，眼泪就出来了，献上十个铜板就要与众不同。你要和神要祝福，你要与众不同，神的祝福多大呀，你敢承受啊？那是十个铜板能得来的呀？谁要祝福呢？亚伯拉罕神祝福他，那是多大的祝福？圣经中记载：“……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创22:16-18）你献上十个铜板就想要祝福呢？到了国度时代，神要祝福你，祝福你是给你什么？神给你祝福是要把权柄给你，

这是神的祝福。你献上十个铜板就想要权柄，人的权力你都不要，你要权柄，你说你多野心勃勃呀！献上十个铜板你就想和神平起平坐？你说这撒但的狂妄野心狂妄到哪了？咱跟随神呢，“我信你，你就应该拯救我呀！我只要跟上这道流了，大灾难下来你就不能让我死”，甚至更有野心的人说“我信神就不死了，永生了”。就你这一个信，嘴上一夸耀“我信了，我相信我是受造之物你是造物的主，我跟随你”，你就要永生，就要万年不死，我看你在医院里边你让医生给你做个手术你送多少钱，他也不敢保证你能活十天。你说撒但把你迷惑了，你来到神家竟然能坑蒙拐骗，你坑蒙拐骗谁呢？来神这边玩弄来了！这就是人自私卑鄙，失去了理智。撒但真是丑陋不堪、不堪一击啊！

这是说人为啥没有理智呢，因为人被撒但迷惑以后就没有理智了，不讲理了，基本的理都不讲了，在不讲理的前提下然后有点恩该还报的时候就不知道怎么还报了。这就是人如果有了情以后这个感觉就变味了，所以说一有情感，衡量一件事就失去了水准、失去了标准，没有标准了，因为他没有理智，所以他就没有衡量标准。因着有情感就产生了溺爱，而不是真实的爱，真实的爱是有原则的、是有理智的，什么样的该爱、什么样的能爱、什么样的不该爱、什么样的不能爱。而因着咱有了情感以后，什么样的该爱、什么样的不该爱没有标准了，没有正确的观点了，没有正确的观点但你还要去爱，这个爱从哪产生呢？这就是从自己的想象、观念里产生的，自己想怎么爱就怎么爱，就成了自由的爱，“我就可以爱撒但、爱仇敌、爱反面事物”，你想成什么就是什么，这就是人的情感。就像两个人搞对象呢，对对象有了情感以后，还能看见他的反面事物吗？还能看见他做的不是人做的事吗？他杀人放火了，你有情感能定他的罪吗？他不是人，做出来的事不是人做的事你都能饶恕，甚至别人要定他的罪你都不同意，因着你有情感，你就把事情都扭曲了。所以说神让人放下情感。可是人不认识什么是情感，让你放下情感的时候你就把人该有的爱也没了，可以说是不讲情感了。当神说放下情感的时候，有一部分人放下情感是艰难的，有一部分人放下情感是轻而易举的。什么人难放下情感啊？什么人容易放下情感啊？世上人说“那个谁，人家就没情感”，他没情感其实是什么？没有爱。没有爱是什么？没有良心，也就是那个人比较自私，他什么时候都想不起别人，他想起的都是自己，一切都是“唯我

独尊，万事万物都得围着我转、都得为我服务、都得为我所用”，他从来不管别人。当这个自私的人听到神说放下情感的时候，你说他用不用放下情感？（唐馨：不用，他本身就没情感。）他本身就没情感，他对人就没有产生情感。因为他没有爱，没有爱他就没有情，没有情他就没有感，他本身就没有这根弦。所以说你让他放下，“这多轻松啊，我就没有，你看我放下情感了”，他就能六亲不认。你到教会里去传福音，假带领、敌基督迷惑他了，“放下情感，不能爱敌基督啊！那个谁谁谁是敌基督，他来了你要弃绝他，把他推出门外”，“这还做不到啊？我早就不想接待他了”。那个人过来给他传国度建造呢，跟他说“咱信神该怎么信呢”，“你这个敌基督，你还来这儿迷惑我呢，我早就不想接待你了，早就想把你一脚踢出去了，闭嘴，我不听、不看，出去、滚！”这个时候他轻而易举就能做到，因为他就没跟你产生情感。“你不要看那时候我接待你呢，我接待你是和你有情感吗？”是什么？（因为你有地位。）一个是有地位，另一个呢？“那是因为我想进国度呢，我不接待你神看着呢，神看着我没良心、没理智，那哪行呢？做在弟兄姊妹身上就是做在神身上，我做在你身上是和你有情感吗？我认你是谁？我那样做在你身上，我是真想做在你身上吗？不是。那是神要看我呢，国度在那儿等着我进呢，大灾难在那儿等着我呢，我不做能行吗？我是搞交易。说白了，我还是为了我自己，为了我能剩存下来、能大难不死，我今天献上两个铜板明天我就能不死，我今天接待弟兄姊妹明天我就能不死。”你从外边看都是弟兄姊妹，你从外边看他好像是有爱心、有爱的人，但人常说“人心隔肚皮”，他心里怎么想的，你不知道。有的人接待弟兄姊妹是凭良心呢，“弟兄姊妹在外头都难，出门在外都不容易，我要用良心来接待”。有的人接待弟兄姊妹呢？“我是个受造之物，我要完成我的使命与责任，弟兄姊妹出来是为了扩展福音工作，我作不了这个工作，我只能协助、帮助。我和你没情感，你是哪的呢？我认得你是谁呢？我也不认识你是谁，只要你是来传福音的我就接待”，他是一种责任、使命。一个人接待弟兄姊妹他是因着一种责任、使命；一个人接待弟兄姊妹是因着他有情感，“那个人说话好听、对我尊重，我和他关系就不错，他来了就是上等的待客之道；那个人内向不说话，我就不想搭理他，但是又没办法，我想进国度呢，我只能说‘你吃吧’”，他心里不痛快还得给弟兄姊妹吃。可是自私卑鄙的人呢？没有良心的人呢？他就啥也没有，“不管

你是谁，我和你没有情感，我是为了在神隐秘作工没有公开显现的时候进国度呢，献一个铜板我都心疼呢，更不要说两个了。这是你的？这是我挣来的，给你吃碗饭我也心疼呢。唉！没办法，为了要进国度，就当是门票吧，给你一张门票。接待一天，又一张门票出去了，神看见了没有？不行，神看不见我得跟带领说‘我今天接待了两个，我这次接待了五天’”，他得跟所有人去诉说，他总怕别人不知道，意思就是说“你不敢不给我在记事册上写啊”。如果是有良心、理智的人，他就不会说这些话、不会做这些事，他只是凭良心去做。

从外边看都是一个做，但里边的东西不一样，流露出来的也不一样。有的人为什么对人不公平，而有的人就能公平对待人？他为什么能公平对待人？是因为有一个理智在里边支配着他。没良心的人、自私的人脱情感轻而易举，好脱，而有情感的人好脱不好脱？（不好脱。）有情感的人不好脱。神说情感是神的仇敌，那这个有良心的人又成了神的仇敌了，从外边看没良心的人才是神的“亲家”，有良心的人成了神的仇敌了。撒但中了自己的诡计，它倒觉得“我脱了情感了”，反过来别人一看“你那是脱了情感了？一看你就是个没良心的人”，神要的不光是你脱了情感了，神要的是你的良心、理智还得发挥功用呢。没情感的这个人，他和人都没情感，他和神有情感吗？（没有。）他和人没有情感，他和神更没有情感，他完全是为了搞交易，交易也不是公平交易，是敲诈。他和神不会有情感，也不会有爱，所以他再看见神，神再显现，不行，因为他没有良心，他和神也没有情感。神话是对谁说的？神话是对神所拣选的人说的。神拣选什么样的人？（有良心、理智的人。）神拣选有良心的人。没良心的人神要吗？（不要。）所以神说神恨恶人的情感是对谁说的？是对有良心的人说的。没良心的人说“恨恶情感？神，我就没有情感，我恨恶啥？”神就没和你说，你不要多心。神恨恶人的情感是说你的这情感不对，你得扭正过来、校正过来，你这个“感”不能凭“情”，得剁开，情是情，感是感。因着你被撒但迷惑以后你的眼睛就瞎了，你自认为你的眼睛明亮了，其实你是瞎了。所以在神不揭示的时候，在世上情感最大，一说什么就是“你看那个人多注重情感呢”，世上叫什么？爱的奉献。评价人品好坏也是，“看人家那个人情感重，那个人有良心”，情感就是用良心“量”出来的。但神来是要洁净人呢，得圣洁，爱就是爱，什么就

是什么。所以你得把“情”和“感”分开，你不能因着“情”而影响了“感”，不能因着有情就把这感觉扭曲了。当你有了真理的时候，有了良心、理智以后，能分清楚什么是理智，能分清楚正与反、黑与白，你先分清楚这个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他是黑的还是白的，分清楚黑与白、正与反了，咱才能确定在这个人身上实行不实行爱。“这个人是正面的，我在这个人身上就能有爱、就能有情感”，这个时候情感就能用了。这个情感是因着什么产生的呢？“是因着你身上有正面事物，是因着你与神靠近了，是因着你有真理了，所以我和你就有情感了”，这个时候就有情感了，这个情感是经过有理智衡量以后产生的情感。这个情感用在哪呢？耶稣那时候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谁是我的姐妹？”和谁实行情感？弟兄、姐妹、母亲，这层关系代表着什么？这是不是一种情感关系？“我和母亲有情感，我和弟兄有情感，我和姐妹有情感”，这个情感放在谁身上？通行神旨意的人身上。“你能通行神旨意，你就是我的母亲、你就是我的弟兄、你就是我的姐妹，你能通行神旨意我和你就有情感，你不能通行神旨意我和你就没情感。”这个情感分开了，这就是有理智的情感。有理智的情感叫什么？爱神所爱、恨神所恨。这情感就有了理智了。所以说，良心后边就得加上理智，一说良心就得有理智，你不能和魔鬼讲良心，不是和谁都讲良心，这就涉及到神说的对待每个人要根据他的实质来对待他。根据他的实质来对待他，这就是有理智的良心。这个能搞清楚了吧？应该和谁有情感？（通行神旨意的人。）“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谁是我的姐妹”，按人的实质来对待他，如果他是正面的，你和他就有情、有感；如果他是抵挡神的，那就不是情感，那是恨恶、是咒诅。

为什么神要打破家庭呢？好比说半家信，你是半家信家庭，你跟你丈夫有没有情感？（有。）正常情况那是百分之百的有情感。把你放在半家信家庭的目的意义是什么？把你放在半家信家庭里一开始是让你去认识，让你和他有情感，有了情感以后再让你去认识你俩之间是什么情感。你对你老公讲良心，“哎呀，我没给人家做饭，我没给人家洗衣服”，你这个良心是在什么基础上的良心？良心后面有没有理智？（没有。）没有理智那你这个良心就不成立，那就属于神所恨恶的那个情感，当你有了认识以后，让你背叛情感，这就是半家信。在你未

经历神作工以前神话都告诉你了，所以为什么你的父母、丈夫就非得起来逼迫你，逼迫你是让你去认识、分辨。当你认识、分辨了以后，你看见他了，你恨恶他，你这恨恶是从哪来的？你有了理智以后，你老公给你钱了，你老公怎么对待你了，结果你还能恨他、咒诅他，是因为你是根据理智来认识他、来对待他。你说人家给你钱了，维持着你的日常生活了，你为什么还能恨他？能不能恨起来？（恨不起来。）怎么才能恨起来？你得去认识。他给你钱的目的是啥？他是在控制你。一个是他在捆绑、控制你，更主要的你要看清楚，他之所以给你钱，他之所以维持着你家里的生活，那不是他心甘情愿的，一个是他的败坏性情，他想捆绑、控制你，还有一个是他的情感和你一样，他的情感正常不正常？他也是种糊涂情感，“那是我老婆，我能不爱？”从这意思上看人家也是爱，但他只能给你肉体上的爱，他要逼迫你、控制你，他不允许你信神，他可以高抬你，但他不允许你信神。他爱你，他还能给你钱，他在他认为的爱的基础上爱你，在这个时候他也不打你，他就是逼迫你，你恨不恨他？（不恨。）那你这就不敢结婚啊。怎么才能恨了呢？这样的半家信家庭该怎么走出来呢？你恨恶大红龙吗？你真的恨恶吗？非得人家打你你才恨恶呢？不打你你就不能恨恶？一个是对他的认识分辨，对他的人性的认识分辨；第二个，他所做的一切是神主宰着，他是来效力的，你先把这个搞清楚。你的家庭幸福，他能规规矩矩地养活着你、伺候着你，从外边看人家是好老公，人家不打你，然后你想怎么信怎么信，“他们家还逼迫呢，我连逼迫都不逼迫，但我就是不跟，你不要在我面前谈神，你现在是当家的，有多少钱你管，但是你不要和我谈神”。你能恨起来？你恨不起来。你看着你老公是好魔鬼呀，虽然是魔鬼但它的的确确是个好魔鬼，只要它不承认神，它再好它也是魔鬼，它是魔鬼它能做出这事来，它只是来效力的，从灵里边看那是神派它来的，是神派它这个好魔鬼来为你服务的。是，它是个好魔鬼，它再是好魔鬼它也是魔鬼，你再不好你也是个人，把这个要分清楚，魔鬼是来为神服务的。就像狗，它就是警犬，它再好它也是条狗，你再不好你也是人，你不能因为说那条狗好，人不好，你就跟它结婚睡在一张床上。当你爱你老公的时候你就想一下这个画面，它就是条好警犬、好狗，你就是个不好的人，不好的人就跟狗睡在了一起，你说那是什么画面？那是人兽不分！你这种理智到什么程度了？人兽不分！人兽不分跟弱智、痴呆、

傻子还有啥区别？站在肉体一边看，人家是美满幸福的家庭，人家那个半家信就跟全家信是一样的，可是你从灵界看，打开你的灵眼看，是人兽不分！如果你恨不起他来，你是谁呀？你就是弱智、傻子、痴呆。你得有理智地看待这个问题，它再怎么好，那也是神给你安排的，神给你安排了一个人性比较好的好魔鬼，或者因着各种原因神安排让它听你的话、让它听从你的、让它来侍奉你。你不要因为大红龙给你发了退休金、发了工资，“呀！大红龙好，大红龙美！”你去赞美大红龙了，你是什么东西？你衡量好、坏无非就是根据你是否能得利来衡量，“谁给我利，那就是好”。你这是有分辨吗？你没有分辨、没有认识，这就是你没有理智，瞎眼！良心，咱对谁都得讲良心，一讲良心你就得记得后边还有个什么？（理智。）你的良心必须得建立在理智的基础上。如果你理智不正常，你再讲良心，那不叫良心，那应该叫什么？那就是人兽不分！就像你老公要杀猪呢，你拦住不让杀，“这头猪可听话呢，它就没有咬过我、就没有冲我叫过，你凭什么要杀它？”就是这么个画面，只不过我跟你说的它就是头猪，而今天这头猪穿了件人的衣服。这就是说良心得建立在理智的基础上。

没有良心就是魔鬼（四）

刚才谈了没良心，接下来咱们再谈有良心。在世人来看有良心只是什么呢？在世人来看只有前边的良心，没有后边这个理智。所以这个良心出来了就乱发良心，对谁都发良心，对魔鬼都发、对狗都发，乱套了。神来拯救你了，是要唤醒你的理智，对于有点良心的人，神是让你理智清醒，你得知道你是从哪来的，你是受造之物，是神造的你。你有什么样的丈夫是神给你的，你有什么样的家庭从你出生的时候神就给你注定了，你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主宰与安排。神是你的主，一切来源于神，不只是你的生命，你的生活所需、你接触到的一切人事物都是神所供应的。所以你得把这个认清楚，信神就是找着你的主、找着你的根。唤醒你的理智以后，拿上理智把你的良心分开，对什么人有良心，得有一个正确的方向，那你这个良心就可以发挥它的功用了。当你的良心和理智发挥功用的时候，这个人就基本成形了，这就是神要拯救人所作的工作。拯救人，首先要看谁有良心谁没良心，有良心那就得唤醒，没良心的人他的心是不是冰冻三尺了？能不能唤醒？就像神交通的浪子回头，让他受受苦看能不能唤醒他的良心理智，能唤醒那就唤醒，要是唤不醒那就淘汰了。所以说神为了唤醒人的良心理智，神带着伤痕来爱人，给人摆设了多少环境，神家受了多大的亏损，神家付出了多大的心血代价，你有良心理智就能看见神所作在你身上的，没有良心理智的人他就看不见。他看不见的时候就需要你去唤醒他，就像教育孩子呢，你指着孩子“你吃的、穿的是谁给你的？你的衣服谁给你的？那是我拿上钱买的，这钱是大街上刮过来的？我得受多长时间罪才能挣下这钱？我上班从早晨几点走的，到晚上几点才回来的？我挣多少钱我花了多少？我把钱都花在了你身上！”在训斥当中孩子把话听进去了，“父母在我身上付出了心血代价”，他看见了父母为他付出的心血代价。父母不训斥他的时候，他啥也不知道，在父母的训斥当中，“哎，就是！”这个时候就把孩子的良心唤醒了，这就是唤醒的过程。神家受了这么大的亏损、经受了这么大的波折，有的愚昧人会认为这是神无能，“你看撒但多厉害，把神的作工搅扰得破烂不堪，作不成”，这属于一种什么认识？你不去认识神为什么作这工作，你只是从肉眼看，你就看不见神的权柄，你看见的

是人的权力、你看见的是撒但的万能，你就不知道神的智慧建立在撒但的诡计之上，撒但借着这个诡计来拆毁神的经营，而神正好借着撒但拆毁的过程让人看见神拯救人的过程，让人看见人的悖逆，这就是有意让你经受这个波折、有意让神家工作受到亏损，神家工作受到亏损就是为了唤醒你的心。神拯救你用一件很简单的事把你拯救出来，但是你没有良心，唤不醒，所以必须给你摆设环境让你看见神为了拯救你神家受了多大亏损，浪费了多少时间、精力，让你看见神家在你身上投入的这些东西，“哦，神太爱人了，我太悖逆了”，这就是收获。会经历神作工的人，能看见神奇妙作为的人，他看见了神在人身上付的心血代价、看见了是神的爱、看见了人的无耻、看见了人没有良心、看见了神作的都是拯救。不会看的人，看见的就是神无能，看见撒但搅扰了，这就是瞎眼，这就是不理解神。神主宰万物，但神拯救人又是这么曲折，这些曲折是为了唤醒你才这么曲折的。就像刚才交通的父亲把钱扔在火里烧的例子，不是说他不喜欢钱，是不烧了这钱唤不醒他孩子，所以明明是钱还得烧了。就像咱信神，明明是神家利益、神家祭物还得让大红龙缴获了，让大红龙缴获了就是为了唤醒你的心，让你看看你所做的，看看神在你身上作的，看看你在神身上做的，唤醒你的理智。为什么我去那边作工的时候要用二货呢？为什么用二货要用到现在呢？我为什么看上二货让她去作这个工作呢？二货是2012年才信的，她和我接触的时候我说她有正义感，还有一个是年轻，有啥她能够说，更重要的是什么？我看见她能够跟小白配搭。小白是什么性情？小白是自是、任性、不讲理。不管小白怎么对她、怎么说她，她能流着眼泪做她该做的，流着眼泪还要去小白家，还要敲小白家的门，那是一般人做不到的。有谁能做到？没有一点良心谁去做呀？你还嫌丢脸呢！

王妙，你是什么时候跟上国度建造的？（王妙：2019年。）2019年才过来。你过来的时候小白已经不出来了，是吧？（王妙：嗯，我见过她。）她们之间发生的事你知道吗？没听她们说过？（王妙：没有。）小白的人性你知道不知道？她和二货配搭，她背后论断、攻击二货，二货还能流着眼泪主动上她的门、主动和她交通。从那个画面我就看出来，虽然说二货信神时间短，但我在二货身上看见了两方面，一个是她有正义感，敢说、能说，她不是那种诡诈人、不是那种活鬼；第二个是她有良心，也就是世上人说的有情感，她能想起别

人，她能放下自己，别人再伤害她，她还能流着眼泪去帮助别人，这个精神可嘉，所以说那时候就用了她。她2012年才信的，时间太短，没有东西，所以在她身上没有施加压力，本来那时候就想让她出来尽本分，她说她出不来，出不来也就可怜她，这是人的一种心软吧，同情她时间短。她不能全人出来尽本分，那就让她在家附近操练吧，所以一直没有施压，然后让任胜去带她，就把这个事情全部交托在任胜身上了。二货2012年才信的神，跟上国度建造刚出来操练，来了个任胜，任胜是外表的一种假谦卑，不作工，二货没有跟上好的老师，所以她就没有多大收获，跟上任胜也学会了应付糊弄，不作工了。她没有收获，她能够应付、能够糊弄，可是她人性没有变、良心没有变，她只是理智没有发挥了作用。神摆设这个环境也是一种加紧操练吧，摆设这个环境她处在了一种情感纠葛里边，她想造反，她造反是因着没有好人带。过来再和她交通的时候，给她交通神作工、神心意的时候她能听懂，她不仅能听懂，她还知道该怎么做，她主要里边有亏欠。她为什么能知道怎么做呢？因为对于她来说就没有信过几年，最后还得了一个什么呀？给她定了一个无期、逃犯。她从来没有离开过家，突然间就离开家了，这对她来说是多大的打击？环境是多么恶劣？在交通以后看到她不认识她所做的，她不认识那我就给她放在桌面上，“看你所做的给神家带来的是什么？”她内疚、亏欠，她能感觉到内疚、亏欠。在神这儿她给神家带来了祸患，然后给她自身也带来了祸患、痛苦，她再有痛苦，这些痛苦怎么产生的？她的这个痛苦和她给神家带来的祸患要对比、要打架、要厮杀，厮杀到最后她能够胜过去，还能够尽本分，这是不是良心在发挥作用？这就是一个人的良心、理智能够发挥功用了。

王妙，你这也是2012年信的，多长时间了你的良心、理智就没有发挥作用。我信神，从不抵挡到我辞职，两年时间，也就是2008年到2010年。我不抵挡只是怎么呢，刚开始就是搞交易，为了让我老婆能够伺候我妈，我就在那儿听着，听着听着是一种感染、一种认识，直到我定真神，放下我的事业，决定我要信神。在那两年时间里我发现自己是受造之物以后，我就放下了我的事业，我就一门心思地信神，要信神就要好好信神。只有两年时间，两年时间我发现了自己是个受造之物，得有良心、理智。到2012年，四年的时间我奔的方向就是要信神呢，一门心思信神。我从不抵挡到我决定走信神这条路，是两年的时

间，从我决定走这条路直到开除我，这又是两年时间，当时我和假带领、敌基督进行厮杀，厮杀的时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自己就要被教会开除，没有归宿。但没有归宿我也是信神的，我也该走这条路。放下自己的归宿、放下自己的前途命运、不考虑自己的前途命运，只为神的经营计划，只为神给我的一个责任，这是作为一个人该做的，是一个受造之物该做的，这个过程一共用了四年时间。再后来我不仅意识到这是我自己该做到的，我还出来跑教会帮助人、扶持人，我看见多少人在黑暗之中找不见路、没有出路，我又用了两年时间。这是几年了？六年。也就是说从2008年到2014年，一共六年的时间。我是用六年的时间从不抵挡到2014年开始走建造国度的路。建造国度是在干什么？我那时候没有多想，我出来就是帮助、扶持人，把人能够唤醒，不要活在撒但的黑暗权势之下让人玩弄，要活在光中。我把我所明白的、把我所知道的都告诉弟兄姊妹，不要让他们在痛苦里边难熬、煎熬，得度过那个深渊。他们在无底深坑，我不愿意看那个画面，就是神说的他们在阴间地狱哀嚎。他们就是不听、不看我也得让他们听，“你不听、不看你永远在黑暗里边，我不管你对我是什么态度，我必须得让你清醒！”完全就跟父母对待孩子一样，“我不管你是骂我了、还是踢我了，我必须让你清醒，让你知道哪个对、哪个错”。我不考虑自己，达到这个果效我仅仅用了六年时间，这就是一个良心、理智的苏醒。咱的良心、理智苏醒了吗？咱需要多少年呢？

在这儿明确告诉你神要的是什么人，神造人的时候照着他的形像来造人，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能有个说话的。撒但背叛了神以后，神希望能有个和神说话的人、有个知心人。可造了人以后，人还啥也不是，就像两、三岁大的小孩啥也不懂，在他不知道什么叫神、什么叫受造之物的时候就让撒但给迷惑了，这是撒但作的更大的背叛。神造了人还没得着人的时候人就让撒但给迷惑了、绑架了，而且绑架了以后人反过来成了撒但的出口，和神对着干。神在那边是多么伤痛，人是神造的，神对人怜悯、怜惜，所以就有了拯救人的工作，拯救人就是想唤醒人，神造人的时候就是想要知心人，所以拯救你就得将你唤醒。神要的是知心人、是能和神说话的人，就是说你虽然不能和神直接对话，不能做神的知心人，但最起码你得是爱神的人。就和父母养育孩子一样，当父母的有多大的心愿？他想什么，是不是也想让他的孩子知道他想什么？他爱什么，他孩子就知道他爱什么；他想让孩子

干什么，他在这儿一想孩子就去干什么了，他高兴不高兴？孩子的所作所为正是他所想的。他跟孩子有共同语言，有啥事情能商量，一说什么都是一个话题，当父母的是不是最高兴呀？因为他喜欢有这个素质的孩子。所以神造人就造了两类人，一类人就是中国人，是被撒但迷惑以后成了死人，没有灵的人。一类人就是通灵的人，通灵的人就是能和神“通话”，神最喜欢的是什么人？是能和神交心的人、是能爱神至极的人。怎么能爱神至极呢？虽然他不明白神的心意、不明白神的所思所想，但他是爱神的。就像孩子他虽然不明白父亲在想什么，但是他爱他的父亲，他说什么都向着他的父亲、为着他的父亲，即使有一两件事情没有做在他父亲的心意上，也是因为他不了解，他没有那个素质，但他是一心一意地去做了，他是一种爱，是爱！当父亲的能不能看出来？（能。）即使他做错了，神也不会怪他。因为他是爱神的，只是他的素质有限，没有做到。

神最爱的是有素质、能做神知心人的人。神次爱的就是有爱、能凭爱去做的人。再次一点，虽然他不像那个有爱的，但他能良心发现，他有良心、理智，“我得为神做点什么，我得凭良心办事，我得超过良心标准。因为神是造物的主，我是受造之物；因为他是我的父亲，我是他的孩子，我就应该孝顺他”。他就算不是爱他父亲，最起码他觉得“我就应该孝顺他，这是必须的，理所当然，不应该有任何推迟、不应该找任何理由、不应该受任何辖制”，是高过良心标准的。再次一些，是能凭良心做事，能为神做点什么，“我为父亲能做些什么就做些什么吧，因为他是我父亲”，他良心上觉得“我父亲老了，生活不了了，虽然我媳妇管着家，但我也得让我父亲生活了，他怎么养活我了，他在我身上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他在我身上付出了五十万，我最起码也得给他五十万吧，或者超过五十万，我得让他活了吧？”用良心，凭良心去做事。一个是超过良心标准，一个是凭良心做事，再次一些就是没良心了，没良心的人会怎么做？他就是跟他父亲搞交易呢，他父亲说“我没面了。”“你没面了？你当时给我面了没有？当时你给我什么了呀？我小时候你给我吃的是窝窝头，你现在凭什么和我要白面呢？你没面了我也该给你面，因为我是你的孩子嘛，可是你给我吃的是窝窝头，那我给你一些玉米面你吃吧。”他搞的是交易。好一点顶多是，“算了算了，那时候贫穷、可怜，我不和你计较了，我多给你一点，我给你一袋白面吧”。他心里边还觉得“我给你的可是超过了你

当时给我的，我跑断腿、累断腰，甚至抛头颅、洒热血我可是献上了，你那时候给我的是玉米面，我现在不仅给你白面，我还给你买肉了，可是这家产得是我的啊，我是你孩子，这个不能错”，这部分人是什么？这就是为神作工跑断腿、累断腰，搞交易的。属于谁呢？这属于保罗一类的人。他想得这个家产，他不能白得，“我得做点什么”，如果有弟兄五个的时候，他得怎么呢？“我看他们给父亲买什么了？老五买的是玉米面；老四买的是白面；老三买的是白面加肉；老二呢？老二不仅买了白面和肉，还买了海鲜；我作为老大呢？这家产要给谁呀？肯定不会都给了老五，他给的是玉米面。我要想得这个家产，我就不能仅仅是给白面、肉、海鲜，我必须得比他们多，我必须得跑在队伍的最前边，让他们看见我是最孝顺的。你这家产给我的时候，这房子的名字可得写在我身上”，他为了这房子，“不行，我不仅给了你东西，我还要带你去饭店吃饭，不仅去饭店吃饭，我还要带你去世界旅游”。他为了什么？房子。从外边看老大最孝顺，其实老大太诡诈了吧？他跑断腿、累断腰，他想得着冠冕还想得着恩典，他父亲说“你以为我就傻呀”。不过也有这傻父亲吧？傻父亲就把家产都给老大了。聪明些的父亲就要看看，“老大为什么要这么待我？给我玉米面的孩子，因为什么给我玉米面呢？老五他就活不了，他家本身就是两袋玉米面”，你说这父亲的房子给谁呀？（王静：给了老五吧。）给了老五也给不了老大。老大那时候想什么呀？捶胸捣背，“哎呀，我中了自己的诡计”。花开得漂亮，有没有果实？没果实。为什么呀？父亲告诉他，“我是看谁孝顺，我不是看谁给了多少，我在乎你两袋面呢？我所有的财产哪个不是我的？”就像撒但拿上天下万物、荣华富贵来让耶稣敬拜它，“你敬拜我，这些都是你的。”“你拿上我的东西来赐给我呀？你所有的东西从哪来的？不是神给的？”神来了不是来享受的，所以你不要拿上你自己的一些物质的东西来欺哄、隐瞒神，神看的是人的心，看的是他在你心目中的位置。当父亲的要看孩子是不是真正的孝顺，他给父亲的虽然是窝窝头，但他家里本身就只有窝窝头，他已经尽上所能了。你虽然带你父亲出国旅游了，可是你还坐宇宙飞船了，你说你给你父亲的是什么？所以说不能用人的肉眼去衡量。

咱刚才交通什么了？神要的是什么人，是吧？咱说到第几类人了？（搞交易的人。）搞交易的人，神给了你点恩赐，你作了点工作，你想从神那里得神的赐福，你也算付出了一点，但你不是神所要的。神

要的是有良心、理智的人，是良心、理智发挥功用的人，虽然你也没少受苦，而且你受苦受到了最终，但是神说“算了，你不能用，因为你太邪恶，你没有良心、理智，你在国度里面存活不了”。国度里面要的是有良心、理智的人，要的是人，你没有良心、理智就不是人。因着你不是人，你就不能进国度，但是你也付出得多，而且你还知道交换、还知道搞交易，还不是那种狼心狗肺，还没有敲诈勒索，没有来要挟，没有来抢神的，“算了，那就给你点恩典吧”。为什么叫恩典？因为这个东西本来是不应该给你的。什么叫恩？不公平、不公义的赏赐，这叫恩。什么叫恩典时代？这个时代本来人是该死的，人是该上十字架的，可是主耶稣替人上了十字架。你是该死的，但是神替你上了十字架，你才存活了两千年。你怎么存活下来的？是神对你的恩待。这是个恩典时代，神恩待你，给了你，其实你本来不应该有的。所以对这类人，神给你个恩典，“给你一千年吧”。这一千年不是你该得的，不是你搞交易交换来的，不是说“我做了多少你就该给我这一千年”，没有那个理。为什么？你是个受造之物，你是来效力的，你就应该灭，其实你这个跑断腿、累断腰的人就该灭了。为什么？你就是个受造之物，神的国度里边不要你。所以说神给你一千年是神对你的怜悯，这是一个恩待、恩典，你得分清楚，这不是你应该得的，到时候不要说“我跑断腿、累断腰了，你为什么不救我呢？”这一句话说出来，“算了，该灭了，别得了。你还讲理要呢，这是你该得的？”这就失去理智了。最后神作工结束了，虽然你没得着，但你得明白、得认识，你得有理智，你是个受造之物，坐你是凳子、踩你是梯子、扔了你是垃圾，你最起码得明白这个，不要去讲理，一讲理就全完了。这是个搞交易的。再下来那就是勒索的，进来就是完全想得福呢，不想献上一根毫毛，只想从神那边索取，那神能让你得着吗？只能让撒但中了它自己的诡计。那这种人怎么能到了教会呢？他是撒但派进来的差役。他本来是想打岔搅扰，本来是想骗取，想从神家索取什么，神没有拦阻他，神的智慧建立在撒但的诡计之上。什么智慧呢？神家正好也缺乏反面教材，就让这些人表演，神是让人的良心、理智发挥作用，是要唤醒人的心。这理智怎么产生呢？让你有认识、有分辨，正好缺这些反面教材，让他们表演一下什么是骗子、什么是撒但，要让大红龙来表演，人家除了捆绑、控制你，你对它实际的流露你看不见，所以这些撒但的差役就得和弟兄姊妹混在一起，然后让你去接

触、让你去经历，让你跟他相处上三十年、四十年以后，你是不是就认识他了？就像夫妻俩，你刚结婚的时候兴奋得不行、爱得要死，等结婚三十年以后，“我总算认清他了，他就是个魔鬼，他是什么什么样，他就不是个东西”。这个必须得有个时间，神用时间与事实来给你证明一切，让你去经历。所以说在教会建造的时候不处理、不清理这些人，你去经历吧、你去看吧，让你看得清清楚楚，最后拔出稗子不能带出麦子。这个时候都让你看清楚了，各从其类的时候，这个人是该毁灭的，毁灭他的时候你也不消极，他就该灭，他就不是神要的人，他来到教会就是个演员，他来这里就是来扮演这类角色的，扮演完以后他就走了，这是说各从其类的几类人。

能听明白我说的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吗？王妙，能听懂是什么意思吗？（王妙：不经历神的作工。）你有没有良心？（王妙：没有。）这个里边没有委屈吧？我跟你这么交通，让你看见前边的画面和前边所要走的路，目的是啥？（王妙：唤醒我的心、唤醒我的灵。）说你没良心，目的是要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再把前面的这个前景、这个画面给你摆在面前是什么意思？“你清醒吧，你再不清醒就完了！”前边拉着后边打着，让你干啥？神让约拿告诉尼尼微城的人还有四十天尼尼微就倾覆了，尼尼微城的人做什么了？悔改，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约拿有没有跟尼尼微人说“你们得悔改，不悔改再过四十天你们就倾覆了，要是悔改了你们就能剩存下来”？（没有。）那尼尼微城的人看见再有四十天尼尼微就要毁灭了，确实就要毁灭了，尼尼微王说什么了？圣经中记载：“他又使人遍告尼尼微通城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各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拿3:7-9）“也未可知”，万一呢？神没有答应尼尼微王，“你们悔改就能剩存下来”，他是心里想着，“神要灭我们，肯定是我们犯罪了，肯定是我们手中有了强暴惹怒了神，神才要灭我们。如果不是惹怒了神，好好的神灭我们干啥呢？呀！我们手中肯定有强暴、恶道，我们得放下我们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必须得放下。为什么放下呢？‘也未可知’，万一我们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神就不怪我们了呢，很有可能呀！就因为很有可能，所以我们必须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披麻蒙灰。”神给了尼尼微人四十天的悔改机会，这四

十天神看到了尼尼微人的悔改，神就收回了他的烈怒，就不灭尼尼微城了。约拿看见神不灭尼尼微城就发怒了，神说什么？“神对约拿说：‘你因这棵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拿4:9-11）不说这些大人，城里面还有左右手不分的小孩，他们犯什么罪了？他们没有犯罪呀！原来要倾覆尼尼微是因着什么？是因着大人犯罪了，所以这些小孩也都得灭。一个是大人能悔改了，一个是城中还有这十二万多不能分辨左右手的孩子们，怎么能让他们也灭了呢？所以说这个城就不灭了。这是尼尼微城。所多玛城呢？天使来了，所多玛人说天使什么呀？“这个人来寄居，还想要做官哪！”所多玛人为什么说这话？如果天使仅仅是去救罗得出所多玛，那所多玛人能不能发现了天使？他家今天来了两个人，全城人就都知道了？（不可能。）不可能！虽然说史书没有记载，但咱可以意识到所多玛人都能来围攻罗得肯定是有原因的，这两个天使肯定说了些难听的话、伤脸面的话，肯定和约拿一样，“你们所多玛城就要灭了”。所多玛城的人听到这些话，“那个人哪来的？你见过他没有？他是‘共产党’派下来的？是‘村长’还是‘村委书记’？还是‘党中央’？张三认识不认识？李四认识不认识？都不认识，原来不是当官的！”这就开始问“你从哪来的？你来这里多长时间了？你怎么敢说这么狂妄的话？你才来这儿多长时间？你仅仅是来这儿寄居的”，寄居是什么意思？（借宿。）借宿一下。“好怕呀！你就是个路过住一宿的还这么嚣张，你是在这儿寄居的，你搞清楚你是谁，你在这儿办的是个暂住证，你是居民？你连居民都不是，你还要说当官的话呢。怕不怕？你来这儿寄居还想做官呢？还想来管我们呢？你有‘枪杆’？你是‘党中央’？罗得，来，把他交出来让我们残害他。这是哪个冒充领导的下来了？这不是个东西，来让我们残害他！”是不是这么个场景？（是。）他们听到这个城要毁灭的时候，他们不是说悔改，他们是怕人家来了当官呢。有这么一个人一说四十天要倾覆了，这些人们都听上他的话去悔改了，当官的那个人咋办？“哦，他们都去朝拜他了、都去听他的话了，我的话谁听呀？没人听我的了”，他要争这个地位、权势。“不能让你有地位、权势，你是来寄居的不是来做官的，你还想做官呢？”所以说所多玛城就被灭

了。神的性情活灵活现，两个城，一个城的人听到神要毁灭他们的时候是赶紧回转，另一个城的人是叫嚣，“凭什么？为什么？你是哪的？”还问是哪的呢。
从这两个城的人的状态回到自己的一个状态。王妙现在是“哎呀，我没良心，弟兄说没良心是什么结局呀？还能蒙拯救吗？没良心就完了。神要的是有良心的人，没良心的人来到神家就是来敲诈勒索的，就是被淘汰、惩罚的”，还是“弟兄说这话是干啥呢？我连我自己的吃喝拉撒都主宰不了、掌管不了，我做什么都不行了，还得听弟兄你的话，还得你管理我呢？弟兄你说说我就行了，还想掌管我的心、掌管我的灵呢？你来这儿寄居还想做官呢？见了面你训导训导我，说说我就行了，还让我把你的话当作座右铭，唯独不让我释放的就是神的话，就是你的话，让你占有了我的心？我哪天都活在你的话下？你还想做我的官呢”？如果有这样的想法，人有没有变化？不会有变化。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只能激怒神，那只有一条路——惩罚。如果你是尼尼微城的人，看到了自己的归宿以后怎么想呀？尼尼微王从宝座上走下来，他能从宝座上下来，你能不能从宝座上下来？你说“我没坐宝座呀！”有没有宝座？（有。）什么宝座呀？虚荣脸面、地位。“我就这么活？丢人呢，我以后怎么见人呀？见了人以后人家都知道我是个没良心的，我是来神家敲诈勒索的，拉倒吧，丢人现眼，还不如回家种地去。”从宝座上下不来。尼尼微王不仅从宝座上下来了，而且还进了灰中。“我不是让别人看，我是信神的，我就是要恢复人样呢，我活的不是人样，我从宝座上下来，我的想象、观念不能作王掌权，我要让神话来掌权，我要从宝座上下来披麻蒙灰。怎么披麻蒙灰？我这张脸就不是脸，是灰，我所认为、我所想象的都是垃圾，所以我不能要脸面了。我不能说‘我去了外边谁看呢，我不能见人了，我就是要这个脸面呢’，反过来我得作衬托物，我就是个中国人，我就是被神咒诅了的人，神作工作在什么人群里？就作在败坏至深的人身上，神作的是拯救的工作。就像尼尼微城，神就是来拯救尼尼微城的人了，这有啥丢脸的？我就是败坏，我脱去败坏不就不丢脸了吗？我还能起来见证神。我原来是鬼，现在活成了人；我原来是猪，我现在活成了人。这还丢脸呢？这不丢脸，反过来是有了脸了。”这就看你怎么去对待这个事情，咱在这儿跟你苦口婆心说这些话不是为了看你的难看，完全是为了拯救你。神说你是浑人，你不能说“神说我是浑人，我就是浑

人”，说你是浑人是什么？不让你做浑人。说你没良心、理智，是说你的心冰冻了，软化不了你的心，是让你的心化了，不是咒诅“你的心冻了吧！”咱得有这个理智。
王妙原来晚上睡不着觉是想啥呢？“我这个人就是魔鬼，我是不是邪灵附了？我这个人是不是得白血病了？”你这想的是啥呢？想的都是自己。你跟随神多长时间，你就没说“神作工作到哪了？神付出这么大的心血代价，我给神家带来这么大的亏损”。这两种想法是不是就代表了两种人的观点、态度？从你的想法里面看到你想的全是你自己，那是自私卑鄙。另一种想法想的是神的作工，是为着神、想着神。你也睡不着、我也睡不着，咱同样都睡不着，但睡不着和睡不着的表现不一样，外表看都是睡不着，里边呢？你想啥呢？我想啥呢？神想啥呢？还记得神说过一句什么话呢？神说：“父神在天之灵早已目不忍睹，仰头闭目，等待爱子重归，他只希望人都听话、顺服，能在他的肉身面前惭愧已极，不悖逆他而已，只希望人都能相信神的存在而已，在人的身上早已不求什么更高的，因神付出的代价太高了，而人却高枕无忧，对神的工作根本不在意。”看过这话吧？这是个什么画面？人有没有仰头闭目这个动作？人有时候也有吧？就像孩子念书一直不回来的时候，或者和老婆生气吵架，老婆走了两个月不回来的时候，仰头问问，“什么时候回来呀？饭也吃不上。”思念、想念呢，是吧？“怎么还不回来？”仰头闭目。那神的灵在那儿看，基督来在地上多长时间了？三十多年了。人现在还是这个样子，而且人还这么刚硬，神来在地上就像来在猪圈一样，人是这么对待神，神还在这里等待着人的回转，神早就不想在这个地方了，早就不想跟猪待在一起，可是基督有什么办法呢？“父神在天之灵早已目不忍睹，仰头闭目，等待爱子重归”，什么时候能重归呀？咱该不该与神配合一下？配合神的作工，迎接神早日回归。想着神、念着神、为着神，看这些弟兄姊妹谁还活在黑暗之中把他们唤醒，竭力与神配合完成神在地上的任务，让神在地上的旨意早日完成，这是不是咱每个人的使命与责任？你每天想的应该是这些。如果你每天想着这些的时候，还用王静来抠你工作呢？还用王静来告诉你怎么作工呢？完全不需要。你自己就把工作安排得满满的，自己就安排妥当了，不需要人管。王静的工作谁安排她了？我安排她了？我管她了？她日思夜想的就是下边教会，“这个教会怎么样了？那个教会怎么样了？那边环境怎么样了？”她自己就急着赶紧把这

些安排过去了。可你在这儿为什么没路呢？“我也想了呀！”是，你想了，可你每天睡不着觉你想的是啥呢？“我做的啥呢？我怎么了呢？”你完全都是“我、我、我！”你心里想的是“我”，你在作工上边怎么能有了路呢？就像孩子们搞对象一样，他一心想的是怎么满足他对象，他还能孝顺他父母吗？他还能为他父母做什么事吗？那是不可能的。

王妙，这条路能听懂吧？（王妙：能。）为什么让你处处想着神，时时念着神，事事为着神呢？你一切是想着神、念着神、为着神，你走上这条路了，自己也有路了，撒但也捆绑、控制不了你了，撒但再来迷惑你，它就没有可乘之机了。然后肉体的那些痛苦你也就意识不到了，你也就没时间想它了。你没时间想它了，邪灵想上你的身它能上了吗？邪灵也上不了你的身了。本来邪灵要来也让它来不了了，这是不是一好百好呀？神说：“你跟神的关系正常了一好百好……如果你跟神的关系不正常了，信神的观点偏了，那你就一了百了，信来信去什么也得不着。”神的工作你不想，你站在一个带领工人的位置上但你不作工，每天想着“呀，不敢让邪灵上身、不敢让邪灵上身”，邪灵就在那儿看着呢，“好好好，还有人念着我、想着我。来我看看，神不在，她就不想念神，在她四周没有篱笆围着她”，那就不是一个魔鬼上来了，而是一帮魔鬼就都上来了。你要想着神、念着神、为着神，那神自然就在你身边围上篱笆了，天使就来保护你了，那魔鬼能靠近你？那你还用担心你是邪灵吗？就不用你担心你是邪灵。你还用担心你是不是白血病呢？不用你担心。你如果是想着神、念着神、为着神，神在你身上有工作，神能让你得了白血病吗？王静未出来作工的时候，在家不能劳累三天，超过三天就得躺在床上，不然就倒了。来了国度建造跟上我去外边作工的时候，每天老想着“该倒了”，哎，过了十天、二十天、两个月也不倒，她每天担心她该倒了，可是她就是不倒。坐上车了又担心“我得注意，我怕晕车”，我说“你装啥呢？你不想去就不想去吧，你装啥晕车呢？”她就晕车、怕晕车，跟上我出来作工从来没有晕过车，我说“你纯粹是耍诡诈呢，就是装晕车呢。”还用你担心晕车呢？神的工作神自己作，神能影响、拦阻了他的工作？

1　神殷切的期望换来的竟是一颗颗冰冷的心、一次次的教训，换来的是冷嘲热讽、挖苦、贬低，换来的是人的践踏、人的弃绝，换来的是人的误解、埋怨，换来的全是欺骗、全是打击。
2　人还哪有资格向神提要求？哪有资格要求神体谅人的软弱？怎配接受神的怜悯和一次次的赦免？人的良心何在？早将神的心伤透。神满面春风、欢喜地来人间，但神的心迟迟不能得着人的安慰。
3　人的公义在何处、公平在何处？人的所喜有多少是神所喜？人都是将光明驱逐出去，在黑暗之中寻欢作乐。谁肯为真理受苦？谁能持守正义？这样的人怎能与神同享安息？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作工与进入 九》

110　这是我一个受造之物该尽到的本分
1　我们地位低下，在世上没得着什么，没人看得起我们这低贱的人，家庭环境逼迫，丈夫弃绝，妻子辱骂，孩子也瞧不起，到年老儿媳妇还虐待，我们实在是没少受苦，今天得享神的大爱真是太幸福了太幸福了！
2　不是神的拯救我们怎么能怎么能看透人间的苦难呢？不仍旧在这罪中堕落吗？这不是神对我们的高抬吗？我一个最低下的人，神把我抬到这么高，我即使灭亡也该报答神的爱。神能看得起咱们，对咱们这地位低下的人面对面地说话。
3　即使刑罚我又有何言语呢？刑罚不也是神的高抬吗？即使刑罚我也能看见他的大能，我不能没良心，得报答他的爱，不能这么悖逆神。他面对面与我说话，手把手地教我，口对口地喂我，与我同生活、同受苦。
4　我每次想离开神时，眼里满了眼泪，良心受控告，我对不起神，我不能这么做，我不能这么对他。我不能这么做，我不能这么对他。假如我死了，让他工作得着荣耀，我就心满意足心满意足了，否则我即使活着也不平安我即使活着也不平安也不平安。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拯救摩押后代的意义》

10.什么是搬弄是非、捕风捉影

什么是搬弄是非、捕风捉影（一）

韩真，还有谁们打斗呢？（韩真：王冉跟袁敏。王冉，你说袁敏整理的文稿下发下来老是有很多问题，是吧？）（王冉：嗯。）（韩真：然后我跟你说她整理的是有一些问题，但只要这些问题不是大问题，咱发现了给她提一下，让她改一下就可以了，人无完人，让她逐渐改进。但是从你这里表现出来的是啥，“她这明显就有问题呀，就不能出问题，这怎么能出问题呢？”外表好像打了一个挺正面的幌子，“咱这文稿必须准确、必须无误，可是你看袁敏……”然后说着说着就开始跑偏了，“你看袁敏，你看她把我们整理的文稿改了多少”。然后你就用电脑上的比对功能，把你们整好的文稿和袁敏整好的文稿比对一下，一比对上面标得花花绿绿的，“你看，这全是袁敏改的，你看改了多少，改了多少！”因为袁敏后期要整理、检查你整理的文稿，那肯定要改动呢，那咱们看一下，看人家整理的这个对还是不对，是吧？然后咱俩看了一、两段，看到袁敏大部分整理的是合适的，顶多有一些枝节上的问题，但也不是多大的问题。我说：“你看袁敏最后整理完的文稿也合适着呢，比咱这个表达得更顺、更流畅，这还不行啊？”你光看着标记得花花绿绿的，看见她把你整理的改了，然后你就说“你看袁敏整理的有问题、有问题”，我说“有问题你指出来，哪有问题呢？”可是一看文稿，其实没有多大的问题，袁敏整理的大部分是合适的。然后你还是抓着，“那你说她这就有问题”，我说“你说有问题，你比较了几篇呢？你比较完以后，你细细地一句一句都看了？确实是有很多问题？”“我没看，反正就是有问题。”就抓着这个，“就是有问题”。）没有看？（韩真：没有仔细看几篇。）（王冉：之前比对完的几篇都是有问题的，我也给袁敏发过去让她检查，后来跟她说让她出稿前比对一下，别到时候出大问题了，因为有一些话她就完全改错了。所以那天见韩真的时候我就让韩真看了一下这个问题，沟通解决一下这个问题，袁敏这方面确实存在这个问题，有些内容不需要改动就不改动，但是有些整理错的地方得有人把关看一下，最后发稿的时候重新再检查一下、核对一下，看有没有什么大问题，让文稿发下来不要有那么

多的错误。我说的是这个，反正我们在这方面就没有怎么斗过。就像那一天我回家核对的那一篇，里边就改错一些话，我自己都能记得那些话哪个地方改错了，我把我比对过发现的问题都跟她们说了，我跟袁敏说了，比对过的都知道。但是给韩真看的时候已经谈到《什么是愚忠》了，那里面好多都是说事的，谈事就没有太多的问题，整理一下这句话或者整理一下那句话，里边的问题不大。但是原来那几篇那是涉及到真理方面的，袁敏改错的地方就特别多，真的挺多的，一点都不夸张，这是事实，这里边不存在打斗，真的没有，你问问她们。袁敏整理的文稿里面就有问题，而且有的话是弟兄修改过的，王蕊已经标注了这是弟兄修改好的，但袁敏又给改回去了，后来是在这些点上争执的，才想着让韩真去跟她们沟通一下。给韩真反映这件事，是让韩真去跟她们沟通一下，看怎么能够把工作完善得更好，不要一个人整理完以后，“行，我完事了，我交了”，让袁敏和苏文她们两个人都互相检查，这样互相检查一下是不是就能避免好多问题？我是说这个呢，并不是说我就跟袁敏斗得不行。）（韩真：这个前提是她们俩这段时间一直在互相检查呢。）（王冉：我告诉她们以后，她们才互相检查的。）（韩真：这一段时间，是吧？她们是不是已经纠正过来了？）（王冉：对。）（韩真：她们已经在互相检查了，之前发下去的文稿我不知道，最近下发的文稿咱俩那天也一块儿核对了几段，是吧？核对了几段一看没有什么大问题，那咱这个问题是不是就算解决了？到时候我再跟她们沟通，我说“袁敏你们再求真求细点，你看王冉看出了什么什么问题”。王冉你给袁敏把问题发过去，然后她改正了，接下来再配合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正常运行了？但是在这个背景下，你还是一直在强调……）（王冉：我不知道你给她们交通了。）

（韩真：咱已经说好了，我说“嗯，我知道了”，这不就行了？是吧？知道了就行了。可是在这个背景下你还是强调，“你看袁敏整理的文稿怎么怎么，还是有很多问题”，你就是揪住她以前的这些错误不放了。现在咱看下发的文稿没有那么多大问题了，“那她还是有问题，袁敏之前整理的就是有很多问题”，我说的是咱里边这个性情，流露出来的就是抓住人家的一点漏洞、一些问题，然后就是“你看袁敏整理的，她整理的就是有问题”。我说“那最近下发的文稿你看了吗？你一个个都比对了？看见她还是有那么多问题？”然后你就说“她就是有问题，她之

前就是怎么怎么有问题。”当时王蕊和晓典是不是都在跟前？咱们说这些的时候，一直跟你说到午饭后，到后来又说了一会，最后这个问题是不是才告一段落的？你一直在强调这个。在这些事情上面咱们特别苛刻，对人要求特别高，后来我跟你说“今天袁敏她也是操练呢”，现在袁敏是最后把关的，要是让我一篇一篇看，让我再那样核对，我也没时间看那么多。现在袁敏就是最后把关的，你还让谁去给她把关呢？让她们自己给自己把关，苏文和袁敏两个人互相检查，检查了之后，如果有大问题，咱们看出来的给她们提，让她们赶紧纠正。如果说不是什么大问题，这样表达也行，那样表达也行，这个就不需要上纲上线，夸大其词，抓住不放。最后是不是这样说了半天，才结束了这个事情？但在这个过程中你一直在强调你的那些说辞，我说“这王冉怎么就不听别人交通的啥呢？明明已经说了人无完人，让袁敏先这样操练整理文稿，有什么问题咱过后改正过来就行，怎么到你那儿这个坎就过不去了？”说到半下午才说通，“哦，那就先这样吧”。我说“她有啥问题，要不你给咱把关，因为你最后要比对呢，是吧？你比对出来看见她有什么严重的问题，你给她发过去，让她再纠正过来，月底的时候再发”，“哎呀，我就没有比对，我也顾不上”，当时就是这个过程。我就看见，这人的眼睛都是盯着别人的，把别人的问题无限放大，然后让你整理异象类文稿，“呀，我这个不会，那个不会”。我就想这王冉看着挺会的呀，啥啥都会，又是比对文稿，又是这一句一句的什么问题都能看出来，怎么一让整理异象方面的文稿，“呀，我这段时间也没操练出来，还得依靠王蕊呢，还得王蕊给我指导指导呀”，我说这一贯是王冉指导别人呢，最后让王冉独当一面，“你把异象类文稿完全整理出来，你最后把关”，这就不行了，就开始要靠王蕊了。你说，你到底是行还是不行？）（王冉：因为异象里面涉及到一些需要完善的东西，我这方面跟王蕊比起来就是缺欠，这就是我说的我们几个共同缺欠的东西，王蕊有的我们没有，这个是需要取长补短的。我现在只能达到把句子捋顺，把一些小的问题整理了，有一些大的问题需要调整、补充的，有时候我就发现不了，但是让王蕊一看她就能发现问题。就像这几天整理的一篇文稿，我知道里面要表达什么意思，但是就我现在这个水平要捋清这些内容就有点困难，让王蕊过去帮我一块整理，我就能把这一篇文稿整理通顺。有可能人家加上一个字就通顺了，但是我自己整理的话，我在那儿看上半天就觉得不通顺，到

底哪不通顺我也弄不清楚，这方面还有些欠缺。我那天提的这个问题，是我们共同存在的问题，之前我比对的好几篇文稿问题都特别严重，所以怕她们出问题。有的文稿说事比较多，交通真理的地方少，比对的时候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但像之前整理的交通涉及真理原则的那些话，袁敏改的变味的地方就特别多，所以我才提出来，咱们得抽个时间把这些好好弄一下。而且她们也是刚上手出的问题太多，就想着看这个事情怎么解决。）（韩真：我从你身上看见你流露出来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性情，你走的那个道路、那个方向有问题。有啥问题呢？我看见你光看别人的短处，你看不见别人的长处。你看你刚才说的你的弱处，有些东西有些时候你不知道怎么表达清楚，怎么表达合适，标点符号不知道怎么用合适，你在看袁敏整理下发的这些文稿时，你不是从里边看人家的长处。）（王冉：这个长处我真看见了，人家整理的文稿比王蕊整理的文稿都好，我跟王蕊说了好多回。）（韩真：你没有去学习人家的长处，而是把人家的短处摆到桌面上放大，去交通、解决。）（王冉：咱俩说的不在一个点上。）

王冉，你是说袁敏整理的文稿好还是王蕊整理的文稿好？（王冉：袁敏有一方面长处，王蕊有一方面长处，她俩长处不一样，苏文又是一方面长处，比方说错别字、标点符号这些方面，苏文应该是我们这几个人当中最精通的一个。就像晓典虽然是语文老师，但是她的标点符号一点不通，想在哪用逗号就在哪用，想在哪用句号就用到哪去了，整理的完全不通顺……）咱不要跑题了，你刚才说的是袁敏和王蕊。（王冉：袁敏是能把话捋顺了，调整一下语句那个话就捋得特别顺，但王蕊这方面就不怎么调整。）那你刚才说袁敏怎么比王蕊强呢？（王冉：袁敏是捋话这方面强一些，比如说“知道不知道呀”，她整理成“知不知道”，袁敏这样一完善，就能把那个话简洁明了地表达清楚。但是王蕊这方面就不行，王蕊这方面是个缺欠。王蕊的长处是啥呢？王蕊是有些涉及到交通真理的问题，比如说交通的半截话，她能给补一下，这方面是她的长处，我们几个在这方面有时候补充的就变味了。我说的是袁敏这方面的问题，不是说袁敏捋顺语句这方面不行。我从一开始就跟王蕊说，捋顺语句这方面是人家的长处，她也说人家干过文秘，把话捋通顺这方面是袁敏的长处。）你是什么长处？（王冉：我可能心比她们细一点，我比较求真，现在正在逐步完善，

因为我学历也不高，各方面都得用心再去做，但是很多地方还是不行、缺欠，她们的长处我都得吸取，我不会的有时候谁也问。我只不过是心细一点，我做事比较慢，但这些就算不上是长处。）你的心细用在什么地方了？你揣摩真理了没有？（王冉：……）你的心细不用在揣摩真理上边，你的心细就用在了观察她们上边，你对她们观察、分析得头头是道。你是心细，可是好钢用在刀刃上了没有？你的眼光快顶得上激光了，把所有人都照亮了，是吧？把所有人都照亮了，就是照亮不了你自己。（王冉：照亮不了我自己，是吗？）嗯。照亮你什么了？（王冉：吸取别人的长处，把每一个人的长处都吸取过来，有不会的都问她们，都互相请教。）你哪是请教呢？我看你是给她们都指导了一下，这哪是请教？这话会说，话与事实不符。（王冉：但是她缺欠的那个地方……）是吧？你是看清她的缺欠了，不是看见她的优点了。（王冉：都看呢。）刚才韩真说你在打斗的时候，你有点不服、不承认，可是你所做的每一件事、说的每一句话都在斗。你回想一下，你刚开始说的啥话。你整理完文稿给了袁敏，袁敏在最后把关，是吧？（王冉：我先给王蕊，王蕊整理完给苏文，苏文整理完再给袁敏。）这一圈下来最后你再来比对一下，整出来这么多问题，你说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就单独这个，说明了什么问题？经过她们三手以后，你又拿上你整理的去比对。（王冉：我是拿王蕊整理的比对的，看看哪些地方改动了，不是拿我整理的去比对。）你做什么呢？你整理完不是给了王蕊吗？是吧？（王冉：是的。我比对的时候是拿王蕊整理好的比对，不是拿我整理的比对。）（韩真：我忘了你当时说的是“我”还是“我们”，意思是“你看袁敏给我们整理的，你看这上面标记的”，反正感觉你现在跟王蕊是一体的，说王蕊就跟说你是一样的。）

王冉，那就是说你是拿王蕊整理的文稿比对呢，你拿上王蕊整理的文稿和袁敏整理的文稿比对了，是吧？（王冉：嗯。）你站在哪个角色上？审查官？（王冉：也不是，因为当时过来……）我只问你，你站在哪个位置上？你不要进到事里边，我不跟你说事。我现在就说人站的位置，人的态度、观点。你想干嘛？（王冉：我是担心、害怕袁敏整理的文稿出了问题。）你担心、害怕袁敏走到沟里边，是吧？（王冉：嗯，我确实是这么想的。）你在这儿是学徒呢，还是师傅呢？

（王冉：学徒。）当学徒的总害怕师傅掉到沟里面！（王冉：前提是我知道她们之前没有发过成品文稿，都是王蕊整理完以后才发，所以在这方面我有这个顾虑，我过来的时候谁也不会比对。）那你说你是站在师傅的位置上呢，还是站在徒弟的位置上呢？徒弟总是顾虑师傅做不好，这是不是斗？这是不是争夺地位？是不是显露？（王冉：这能算？）那算什么？你说算什么？（王冉：我觉得就是看一下最终的文稿有没有什么大问题，这还能算斗吗？）你说，一个扫地的经常看着经理做的哪件事情不对，你说这个扫地的是不是“皇上”下来微服私访的？真正是打扫卫生的，他管不管这个经理做什么呀？（王冉：他不管。）他不管。他之所以手里拿着扫把，还一直观察着这个经理在做什么，这个人他是不是打扫卫生的呀？（王冉：不是。）那你是不是打扫卫生的？（王冉：不是。）那咱站的是什么地位？神把你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你守住你的岗位了没有？超出你的职责范围了没有？（王冉：我有点不太理解。）就是说，在神家都可以互相帮助，扶油瓶、除狗屎的事都可以做，是吧？袁敏整理完文稿以后你可以去检查一下，但是你检查的存心、动机是什么，最后你是怎么去做的？你检查的动机应该是，有什么问题你提出来，“这里面还有一个地方整理得不合适”，你告诉她让她去修改，这个可以说是扶油瓶、除狗屎。可是你把这个当成了主体，当成了正事、正经职业。（王冉：我没有把它当成正经职业。一开始我不会比对，在我老公教会我比对的时候，我就拿我们整理的文稿和袁敏整理完的文稿作了一个比对，结果一比对发现问题特别多，从我一开始过来就出现了这个情况。）你一开始来，你就已经装备好了各种工具，这是你招供出来的。你来你就不是计划做学徒的，你来就是来检验这些师傅是否是合格的，你来就准备好了各种工具、测试器，来给她们测试一下，是吧？（王冉：我来了以后才学的。）你来了以后你老公就把怎么使用电脑工具教给你了，是吧？（王冉：我来了以后王静说起这个比对的时候，我才知道有这回事，然后我才问的我老公，他告诉我以后，我就拿整理出来的文稿作了个比对。）她们都不知道比对，她们都不会比对，你就能把这个工具找见，就能去比对。你比对完以后，你没说“韩真，这边有个上好的电脑工具，这个可以把她们整理的文稿和初稿比对一下，你再检查的时候就好检查了”，你把这个工具提供给韩真了没有？（王冉：那时候韩真不负责我们，我告诉王蕊了，我也告诉苏文了，她们都知

道。）你告诉王蕊了，是吧？王蕊负责呢，是吧？（王冉：嗯。）王蕊做了没有？（王冉：没有，她说让我做。）然后你就去做了，是吧？（王冉：不是，我忙呢，我有时候也不比对，有时间了就会比对一下。因为我刚来的时候，刚让袁敏、萧曹颖负责文稿，我知道她俩以前没抓过这个工作，这方面还是有点缺欠，所以比对了一篇以后发现问题特别多，然后就开始沟通这些问题呢。）咱说你预先把这个工具准备好了，准备好了那你就给了王蕊，让王蕊去做。你给了王蕊让她去做，王蕊不做，你应该不应该给我上报一声？“王蕊的本职工作不作，我教给她怎么用电脑工具比对她都不做，她不作工作她把工具给了我，你说她是什么东西？”你跟我说过这话没有？（王冉：那时候她俩已经负责这个工作了。）她俩已经负责了，那你该不该给袁敏？（王冉：我给了。）这就是王冉，刚才我问你，“你给韩真工具了吗？”你告诉我抓工作的不是韩真。（王冉：韩真不抓工作，是袁敏和萧曹颖配搭呢，我跟她们都说了。）是，你把这个工具教给谁了？给她们了吗？（王冉：我都告诉她们了，但是王蕊说她的电脑不能用。后来我也告诉苏文了，然后苏文就会用了。）你给苏文了，是吧？（王冉：给了，我跟她们都说了，我会了以后就都告诉她们了，我说可以比对，到时候有问题咱们就能查出来。）苏文用了没有？（王冉：她用了吧。）用了有果效吗？（苏文：嗯。）有果效，是吧？（苏文：嗯。）

王冉，在她们用着有果效的时候，你是不是该放手了？（王冉：那个时候苏文检查了，但我看见还是有问题，后来我又跟她说，“你们俩互相检查一下，到时候不行重新和初稿比对一下”，有十多天了，我又重新跟她沟通，她说她俩打斗得不行。因为在这之前有一篇整理出来的文稿也是检查出来挺多问题的，我就跟苏文说，“袁敏整理完了以后你拿初稿再比对一下，比对下来一目了然，就知道她整理的哪个地方有问题了，小的话不重要，多一句少一句都无所谓，但是不要改错了，大方向不要错就行”。我是这么跟苏文说的，然后她也说她这样去做呢，但是她俩一直在打斗。等韩真抓文字工作的时候，我又不知道韩真去过她们那边，所以我就说我要跟韩真反映一下袁敏之前存在的这些问题，咱应该沟通一下，是这么发生的这个问题。）我不说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我只是从你们的这个作工过程中，我看你是站的什么

位置，你的存心是什么，你流露出来的是什么，我是要看这个呢。（王冉：我当时做这个的存心、目的就是想着怎么能把好关。）可是你把电脑工具教给了王蕊，王蕊就没作工，是吧？（王冉：王蕊就没比对，她的电脑不能用这个功能，我有时间我会比对一下。）王蕊不做，你告诉我了没有？你说了没有？（王冉：没有。）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不告诉我的原因是什么？（袁敏：她联系不上你。）那你可以让袁敏告诉一下弟兄，“王蕊在这里不作工作，只吃饭不干活”。（王冉：那咱前两回交通的时候……）又交通啥了？你的意思是我交通了，然后你就不用上报了，是吧？（王冉：这个上边没有。）你刚才说你作工相当负责，操了这个心操那个心，你是多么操心，你是扶了这个油瓶，扶那个油瓶；除了这坨狗屎，除那坨狗屎，可是就在你身边的这坨狗屎你不管。（王冉：管呢，我天天说王蕊。）天天说？你天天说她的证据在哪儿呢？你天天和她说，不和我说？（王冉：也和你说呀。）什么时候和我说？今天吗？（王冉：你去了两次，我都跟你说过。）你和我说她不作工了？（王冉：我说了呀。）你说你给她比对工具她不干活了？说这个了？（王冉：比对的这个没说过。）那你说的啥？我就问你这个事情你说了没有，你告诉我“我说了，但这个没说过”，王冉，你说你说的啥话呢？（王冉：我是说她不作工，我说这个了，两次我都说过她不作工，她不好好尽本分，一天吊儿郎当的，我反映的是这个，但是我没说王蕊没用比对工具这事。因为后来袁敏和苏文就负责了，我就给她俩交通，让她俩互相检查一下。）你说你心细，我看你心一点也不细，我在这儿和你交通了这么多，你就没有细心地听听我说的话是什么意思。（王冉：听出来了。）什么意思？那你在这儿一直说的是啥意思？（王冉：你交通说我的位置站得不对，我就钻到事里面了，我就觉得我做的这事没错呀。）我说，你和王蕊是怎么配搭工作的；我说，你的责任尽到了没有。你没有寻求，“哎呀，我怎么就没和弟兄说呢？她这不作实际工作，而我只是从外表上说了一下她不作工作，吊儿郎当的，说两句话完了，我就没有说她具体不作哪个工作，这是证据，我就没和弟兄说。弟兄这会儿责问我呢，哎呀，我怎么就没说这个呢？”感觉到一种失职。你没感觉到失职，你感觉到你很敬业，“我说了呀！”你用各种方式来给我证明，“我和你说了呀！”可是你敢不敢面对事实？“这个我没说。”你说，咱这会儿说话有五分钟的时间了，这五分钟在说什么？我就问

你，这个事情你和我说了没有，这个话好说不好说？好回答不好回答？好回答吧？（王冉：好回答。）可是在你这儿，好不好回答呀？（王冉：……）咱俩交通太难了！你说了就是说了，没有说就是没有说，没有做就是没有做，你用过多的词语表达，你表达的和这个有关系吗？和这个无关，你想声东击西，你说你累不累呀？王冉，你说你诡诈不诡诈？你说神和撒但怎么说话呢？“撒但，你从哪儿来的？”撒但和神说它是从哪儿来的吗？（王冉：不说。）看着撒但回答了那么多，但最后也不知道它是从哪儿来的。我和你说话呢，我问你“你给了王蕊这个工具，她用这个工具了吗？她不用，她不作工你告诉我了吗？”你说了那么多话，最终你没能告诉我她不作工作，这是不是撒但败坏性情？咱和撒但还有什么区别？你说你心细，那你在这儿不心细一下吗？我和你说了这么多，你听不懂我说话的意思，就连我的几句问话，你都不能正确对话。你是心细，你心细的是怎么去声东击西，怎么去引导着我走出我的这个话题，我就是不上道，我就是揪着这件事问。在我一直问的情况下，你还在这儿诉说着，这是个什么表现？这是不是在斗啊？永不言败！事实面前还不能承认！

你说你心细，我刚才把你的这些表现拿出来，你为什么不细细看一下呢？我说咱扶油瓶、除狗屎是应该的，但是你把扶油瓶、除狗屎当成了主职业、主体的时候，你表露出来的是啥呢？其实也很简单，咱都经历过周围的人事物，有一种人他就比较勤快、殷勤，是吧？扫扫地、擦擦桌子、扶扶油瓶、除除狗屎，勤快。还有一种人呢？他就是看，把所有人都盯着，“你、你，那个盆该放在哪儿呢？你怎么不扫地呢？”天天起来这么一直指挥着别人。或者说就是他自己去收拾，自己去做这件事的时候，他是不是要训别人呀？训别人一下，他是在扶油瓶、除狗屎吗？从外表来看，他是做着扶油瓶、除狗屎的事，但他的存心、目的并不是为了扶油瓶、除狗屎，而是借着这件事来见证他自己，借着这件事来把所有人都打倒、贬低，证实其他人就不是个东西。记得咱以前给沈屹交通放大镜、膨大素了吧？他说其他人睡觉都不关灯。不关灯，这是不是个问题啊？（是。）是个问题吧？（嗯。）睡觉应该关灯。你说真正扶油瓶、除狗屎的，“咔嚓”把灯一关，把这件事一做，或者不吭气就完事了，或者他也做了，“唉！没有一个人体贴神的心意，没有一个人维护神家利益，睡觉连灯都不

关！”顺便说这一句话也正常。可反过来沈屹借着这件事小题大作，“你们是什么人呢？就不知道维护点神家利益！”把所有人跟训话一样训了一顿，指挥了一顿，“这灯也不关！”严肃地说这个问题，你说他是不是维护神家利益啊？咱看着别人，是不是能看出来？他是扶油瓶、除狗屎，还是小题大做、借题发挥，借这件事来见证自己？那咱自己做事的时候，咱能不能看见呢？王冉，那你这个和他有多大区别呀？刚才你说你不懂了，是吧？你不知道扶油瓶、除狗屎，和刚才我说超出了你的范围打架了，是吧？现在听明白了吗？（王冉：……）就像说沈屹关灯的这件事，你说他随手关一下灯就超出范围了吗？没有超出范围。那你用这个电脑工具比对一下文稿，这就超出范围了吗？这也没有超出范围。你比对了以后你告诉袁敏，“这边哪个哪个出错了，这边还有个什么电脑工具你去用一下”，这都没超出范围，这就是个扶油瓶、除狗屎，但是你借着这件事来做文章了。你做文章了没有？（王冉：我觉得我没有做文章，但是不能排除我里边有这个性情，我想的是她们俩一直在打斗，我想跟韩真说一下，让韩真把这件事情解决一下，要不然她们一直打斗这文稿压着那么多发不下去，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所以我刚刚一直在这儿辩解。我就想着现在实际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又不是说我要专门去大做文章，说她们俩怎么样，所以就觉得我自己挺委屈的。我自己也是这么去做的，又不是说我自己不好好做，然后我一天把眼睛盯在别人身上。）有点冤，是吧？（王冉：对。）那刚才那个呢？我就问你，这个电脑工具你提供给王蕊没有，这个冤不冤？（王冉：不冤，她的电脑不能用，然后她也没弄。）那是不是也是冤呢？（王冉：不冤，这个确实是不冤。）“明明是她的电脑不能用，不是我不给她。”（王冉：可是她昨天整理完以后，又重新下了一个软件，又能用了。）不管能不能用，就是我说这个话……（王冉：不冤，这是我的问题，我确实没有给王蕊。）你不冤，如果真不冤，那还用不用给我做这个解释“她电脑不能用”？你既然告诉我她的电脑不能用这个工具，就证明你这儿冤着呢。

你现在感觉冤呢，你感觉你在这儿也是出力干呢，是吧？你刚才在这儿说了一句什么话？比对完以后，你看见袁敏修改了许多，还有的完全就给人家改错了，是这个原话吧？（王冉：嗯。）这话里边有什么问题？“比对完以后她改了许多”，这是什么话？人家本来就是来修改

的，人家改了许多证明人家在上面用功了，应该不应该改？（王冉：应该。）那这个能不能成为你的话题？（王冉：不能。）可是这成为你的话题了，“她改了许多”。你要知道你今天拿出来这句话，这句话是来告状的呀，是来说她的问题的呀，“你改了许多，这里边还有几处就给人家改得面目全非了，就给人家改错了！”这两句话加起来，就暴露了你的打斗，你的目的不是来解决问题的，你的目的是为你来叫喊冤屈，“我整理出来，我整理好的，在她这儿通不过，她给我改了许多！”是不是这个意思？这是主题。你是告诉我，“她整理不了，我做了这么多，我的就这么好，她非得给我改，改了我的许多，对我的人身来说是一种耻辱、羞辱，我整理得好好的，她给我改了！”但是你直接说这句话站立不住，那你就是和她争、斗，“我要把这个争、斗给掩盖起来”，干嘛呀？那你就必须得抓住她的把柄，什么把柄？“文稿里边有好多她就是给人家改错了！绝对给人家改错了！”还举了几个例子。你用这个把柄来证实她不行，你用她的这个不行，用她改错的这个事实，来证实一下她不应该改你整理好的，是不是这么回事？（王冉：不是。当时说这个的时候，是因为王蕊整理完以后袁敏又改呢，王蕊在这儿闹情绪呢，“我辛辛苦苦在这儿整理半天，袁敏又给改回来了，你说我在这儿干了个啥？”她俩就在这里斗得不行。所以我想的就是，我给比对一下、沟通一下，有些东西是完善的就不用改了，老这么改还耽误工作呢。王蕊那段时间可消沉了，就是因为这个，王蕊整理完了袁敏又改，两个人在那儿打得不行。）你为了王蕊，为了王蕊打抱不平，帮她一把，该出手时就出手。（王冉：也不是……）又冤了？“我明明是帮王蕊解决问题呢，怎么就成了打抱不平了呢？”我为什么说这些话呢？（王冉：……）我为什么说这些话？你说你细心，你细心应该和我一样，在这上面把你的每一句话，把你的每一个动作，拿出来分析、认识。我为什么说这些话？（王冉：我刚刚也想到了，我突然感觉借着王蕊把我给利用了，让我跟袁敏在这儿斗起来了，我心里面有这种感觉。王蕊一直在那儿爆发，然后我就在这儿当了她的出口了，然后我就这样去做了，而不是跟她正确地沟通，解决她的问题，导致在这个环境里边，我就成了搅屎棍了，在这里搅和呢，我就成这个人物了。突然觉得这问题确实挺严重的，不是正确去对待。有问题是很正常的，但是我把这个当成一个事儿去说，这里边确实有问题，我心里认识到这个问题了。）

王冉，你刚才听懂我说的话的主题是什么了吗？我看的是你说话的存心、动机、观点、态度是什么。一开始你的观点、态度是为了神家利益，根据你的说话态度来看，你是为了把袁敏拿下，然后这个时候你觉得你成了出气筒了，被王蕊利用了，对吧？（王冉：也不是说这么想，是借着刚才的交通我发现我钻到这件事里去了，我也钻到王蕊那个事里去了，所以就搅到事里去了，然后就看王蕊有问题，看袁敏也有问题。不是说正确对待，那人家正常的整理还不是应该的吗？可以整理，改错了再提，我不是这种态度，而是就开始去找袁敏的麻烦了，这个方向就跑偏了。为啥刚刚说拉帮结伙呢，或者就成同党了。）这是不是？（王冉：是，现在这么一交通，就是。你那天问我俩是配合呢，还是联合呢，当时我没反应过来，但是现在这么一交通，我就知道了，这就是联合起来共同要把袁敏打倒，现在达到的果效就是这个。）有没有正确的路呢？（王冉：有。）什么路？（王冉：正确对待，发现问题可以沟通，但是不能在这儿大做文章。）不能大做文章这是一个，还有什么？（王冉：做好自己，不要眼睛老盯在别人身上，去看别人的问题。）你一直走的错误的路就是把眼睛盯在别人身上，看别人的问题，“我只要把别人拿下，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就最高”，这是你的目的。但你始终没有考虑，“我怎么能把这个工作作好，神家怎么能尽快下发文稿，怎么能出准确的文稿”，这不是你的方向、目标。我刚才说你拿出这个工具不是说你的这个做法有问题，是你的态度、观点驱使你做这件事了，是这个有问题。你拿出来这个电脑工具，它可以扶油瓶、除狗屎，对神家的工作有利，怎么不好呀？这是好事呀。可是给了你刀，是让你切菜呢，不是让你杀人的。你拿上这个电脑工具，你就想用这个工具把袁敏打倒。你用这个工具完全为神效力，为神的工作效力，你比对出来发现问题以后，“哎，你这个里面有哪个给改得面目全非了”，你就不是说“这里面改了那么多！”人家改那么多只能说你们没有尽到责任，显明了自己，把自己控告了。如果她改了那么多全部改错了，那就是她的问题了。“改了那么多，里面还有的就改错了”，你说，打自己的脸丑不丑？说人家改了那么多，里边还有错的，你这是不是对人要求太高了、太苛刻了？主耶稣怎么说的呀？“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太7：3）你说，人家改了那么多，改对的你一声不吭，她里边有改错的，这就成了一个问题，这是不是抓把

柄？你看见人的长处了吗？人家改了那么多，好多人家改对了，还有几个改错了，有改对的几个，有改错的几个，这是不是应该正确对待呀？（王冉：是。）所以说你歪脖子看表，你的矛头就是对着袁敏，就是非要把袁敏打倒。你只是看见袁敏改错了，改对的都让你说成了反面的，“她改了那么多！”你听听这话，改对的都有了问题了，如果袁敏听了你这句话，受你这句话熏陶感染以后，她再来整理文稿，“这敢不敢改？这里边有一百个错别字，我已经改了二十个了，我还敢不敢改？我要是再改，人家一比对，看到我又改了那么多”。你这是在干啥呢？让她受到了辖制，然后咱大肆宣传，影响到她的情绪，影响到她的工作。袁敏和苏文她俩之间怎么打起来的？你这样比对以后，她们看见，“哎呀，人家这边有了显微镜了，这个细菌不能有啊”，所以导致她们在里边一个字一个字抠呢，一抠，工作完成不了了。咱起到了一个什么作用？她们看到这个词了，“这个词我是该用还是不该用？该改还是不该改？”都得讨论半天。咱在这儿拦阻了工作。拦阻了工作，你在这儿你还感觉怎么呢？你还感觉你作下了一大贡献。这是不是颠倒黑白呀？她在那边改了那么多，你这个矛头应该对准王蕊，你问问王蕊，“王蕊你是怎么作工的？你整理了这么多，怎么还能让人家又改了那么多呢？既然人家改了那么多，这些肯定你就没有整理，你为什么不整理？”（王冉：我说了。）说了，是吧？你和她说了，你没和我说呀，你也没有和弟兄姊妹说呀。

（袁敏：王冉说的不是这话，我听王蕊说的是“她给你改了这么多，你就让她这么改呢？这还是改的你整理的，不是改的我整理的，我看见都火呢，你就让她这么改？”这是王蕊和我说的，王冉是这样和王蕊说的。）（王冉：王蕊和你说我是这么说的？）（袁敏：嗯。）王蕊？（王蕊：那会儿刚让袁敏和萧曹颖负责把关文稿，那段时间整理完之后，王冉说电脑上有比对功能，让比对一下，当时我们都不会，后来王冉就比对了，比对之后我一看袁敏把我整理好的改了那么多，我就生气了，我就不想看文稿了，我就不看。我记得有一天晚上王冉检查出来文稿有问题，王冉就跟袁敏沟通，让袁敏再检查一遍，但袁敏没检查就直接发了。在我心里来看，这有可能有点挫伤王冉的自尊，好像是“我跟你说的话不管用，你直接就发了”。）我没听懂怎么挫伤了王冉的自尊呀？哪件事挫伤王冉的自尊了？（王蕊：一开始说让袁敏

把关文稿，我整理完之后发给袁敏，袁敏看看没问题就发出去了。可是一开始袁敏整理完她又发给我了，袁敏改了好多之后，又让我看她改得对不对，我一看有些改的是可以的，但是有一些就给改错了。包括我一开始整理的时候不确定的都会问你，然后你就告诉我这块儿整理成什么什么，我就给袁敏标上了，我说“这块儿已经问过弟兄了，弟兄说这样整理呢，不用再动了”，但是到了袁敏那儿，她又给改了，好多都给改了。我心里就想：你说我整理的你改了就改了吧，我明明都给你标出来这是弟兄要求这么整理的，你还在那儿改，改了这么多，有一些还给改错了。我一看那个我心里就生气，就不想看了。我说：“让你把关呢，你看了之后你又返给我，让我看呢，还让我看你改得对不对”，所以那段时间我就一直不想看。但是在王冉这儿来说，王冉的意思是我得把这个关把好，“你看袁敏改的这些，不能让袁敏乱改”。从王冉心里边，她对袁敏是一种看不上，看不上袁敏改的这些内容。有一天袁敏发过来她整理好的文稿让我们看呢，我看了，王冉也看了，看了之后发现里边还有错别字、人名等等这些问题袁敏没有检查出来，然后王冉就跟袁敏说“你把这篇再好好检查一遍”。因为那天是我、王冉还有李小柯，我们三个人检查的，检查完之后还有问题，然后王冉的意思就是，“你看，这篇文稿还不能发呢，这里边还有这些问题，你和萧曹颖再细细地检查一遍，确定没有问题了再发”，王冉刚给袁敏发过去，袁敏就把文稿下发了。然后王冉就说，“你看袁敏尽本分的态度”。在王冉这儿，王冉对袁敏有看法，不放心。我那段时间的情形，我是堵着呢，因为我整理的文稿里面有一些是我费劲整理的，是从你以前交通的文稿里摘的，袁敏又给删了，要不就是我整理好的袁敏又给还原了，我看见袁敏作的就是一些没用的工作，所以我对她也有那种看法，我就不愿意再去整理了。然后我就说“要不我就不整理了，我保证把弟兄的原话全部都听对，然后给你，你在原话的基础上看哪里不合适再整理，要是原话可以的话就不用整理了，这样反而快一点。要不然我整理完之后给了你，你再还原这个话，那图啥呢？时间都浪费到这些上边了。”我里边就是在这方面对她有点看法，所以我就不愿意看袁敏整理的文稿，也不愿意整理。王冉看见我不愿意看袁敏整理过的文稿，也不愿意整理，好像就说那话刺激我呢，因为我电脑上也不能比对，文稿下发以后王冉就在她电脑上比对呢，“王蕊，来，你看一下这个改了多少”，我说我不看，她说“你看一下这改了多

少，这是改你整理的改成这样，要是改我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王冉说这话就是想刺激我，让我能够去看，她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说的这话。）（王冉：我说的是“这是改你整理的呢，又不是改我整理的，要是我整理的文稿这么改能行，这是你整理过的，然后现在袁敏又给还原回来了，每天都在做这个无用功。你说改成了这样，你就能这么沉得住气？要么你就去跟袁敏交通，要么你就别自己在这儿受气，别在这里赌气，你就好好整理。”结果是你在这儿堵着气，袁敏在那儿改着，你还在这儿干不成。你不跟袁敏沟通自己在这儿赌气、较劲，然后整理出来的文稿问题还一大堆。因为刚开始那几天，文稿里的问题真多，那不是一两个、三五个的问题，问题特别多。刚跟袁敏说完“你把文稿好好检查一下再发”，检查了一个就发出去了，没过一会文稿里发现问题让袁敏给撤回来，完了一会儿又发出去了。我说“就不能好好检查一下，检查完没问题了再发？”我刚给袁敏发过去，连五分钟都不到就又发出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是真有点不放心，你说这样弄下去咱的文稿得错多少呀。我说要是袁敏改我整理的，这么改还行，王蕊都已经整理完了，袁敏又把里面的内容还原回来了，我是这么说的，所以这话传得就有点变味儿了。王蕊前段时间就是因为袁敏改她整理的文稿在那儿斗呢。）（王蕊：那段时间就是这样的。）

所以说，王冉在王蕊这儿起了一个什么作用？起了一个什么作用？（煽风点火。）煽风点火。（王冉：没有，我可从来没在王蕊面前煽风点火。）不管你有没有，造成的果效是不是煽风点火？你刚才怎么说的？“改我整理的能行，改你整理的你也能受得住？”“你是谁呀？你跟随弟兄多年，弟兄带领了你多少年，她一上去就改你整理的，你也能受得住？”（王冉：不是说能受得住……）这是不是你的话？（王冉：是，我是说“你能沉住气……”）你说出这话，王蕊她的感受是什么？神告诉你，对人有造就的话说，没造就的话不说。（王冉：我希望王蕊能去跟袁敏交通，我说这个就是让王蕊去跟袁敏交通呢。）你希望王蕊能去跟袁敏交通，但是你的话更能够让她们打起来。达到的果效是什么？你如果真想让她们交通，你应该站在哪一边说话？你能不能站在面子上边说话？“你整理了她再改了，你这都能受得住？你看她改的是啥呢？把人家的原意都改变了，还见证神呢，这是羞辱神

啊！你看着弟兄姊妹羞辱神，你能坐得住？你不该去和她交通交通？”（王冉：我就是这么交通的，真的是这样交通的。）王冉，你看她们笑什么呢？（王冉：我天天给她交通呢。）你看她们笑什么呢？（王冉：只是咱们在表达的时候简单说了一下，但是我每天都是这么给王蕊交通的。我说：“咱见证神呢，你看看她都把这话的意思改得全变了。”刚才在这儿我只是说了一句话，但是那几天，我天天给王蕊这么交通。）她们刚才笑什么呢？开始是你把话说完以后我才说的话，我说话了，然后你说你就是这样说的，你说的话和我说的话一样不一样？（王冉：你说的这些话我全和王蕊说了。）你刚才说的话和我说的话一样不一样？（王冉：刚刚说的是不一样。）那你刚刚说的话和我说的话区别在哪？（王冉：你说的是见证神呢。）你说的什么？（王冉：我只是简单说了一下这话。）你这简单的话是什么话呢？看见了吗？和我说的话的区别在哪呢？能不能划等号啊？（王冉：不能，我刚刚说的话就是在挑事。我说的这几句话达到的果效就是在挑事，但实际上每天交通的时候，确实都是这么跟她交通的，“你应该端正态度，不是人家改的问题，人家抓工作不能改你整理的吗？你为啥老是因为别人改了你整理的，你就不整理了？你在这儿耍横，你还不是拿把吗？”我每天都这么跟王蕊说。）你现在和我说这话的目的、意义是什么？王冉？你是不是总害怕你这个白的染黑呢？赶紧过来澄清一下。你就是在背后再说了这些话，说了多少这些话，今天用不用拿出来？你再怎么白，用不用你自己表白？你再怎么维护神家利益了，需要你在这儿说吗？“我维护神家利益了”？用不用？王冉，你这么一说，只能是把你给钉在了十字架上，“此地无银三百两”。什么人才在这个时候说“此地无银三百两”？他自己把银子埋在地下，他才写“此地无银三百两”，干什么呀？怕你去挖了呀。就像今天我在这儿交通得好好的，你赶紧来辩解一下，你说“此地无银三百两”，你这么一说，让别人怎么看？别人笑了，笑什么呢？你真是维护神家利益的，还用挂在嘴上吗？你真是信神的，是追求认识神、认识自己的，当我把话说出来以后，“唉，我怎么能说出这话呢？这不是浑话吗？这不是挑拨离间吗？这不是让人家两个人斗吗？你说我怎么扮演了个撒但相呢？”该不该这样寻思呀？该不该？按正常人的理智来说，应该这样寻思吧？可是你怎么寻思的呢？“呀，让你这么说，我成了撒但样了，我要是再不说，这次就完了，澄清一下啊，可不是我瞎说的，我可不单单是挑

拨离间，我还干啥了呢？我还见证神了，我不是拆毁神的工作，我不光是搅屎棍搅扰呢，我还维护神家利益呢！”那你说，我该把你“维护神家利益”的举动挂个奖状？贴个标签？（王冉：不用。）那不用挂奖状、不用贴标签，你把这些话拿出来你让我怎么说？你是想让我怎么呢？我听听你的意思。王冉？（王冉：就是生怕把自己冤枉了。）冤枉了吗？冤枉了吗？王冉，你是来干啥的？你是来信神的，你是来敬拜神的，你是来尽本分的，是吧？（王冉：嗯。）既然你是来尽本分的，你用不用跟我说“我昨天还尽本分了呀”？（王冉：不用。）可是你在这儿跟我说，“我昨天尽本分了呀！我昨天维护神家利益了呀！”你这么一说，证明了什么？“哦，人家王冉尽本分还记得哪天尽本分了”，证明平时她怎么样呢？她哪天尽了本分她还记着呢。就像后妈和亲妈，后妈给孩子买了个玩具，记住记不住？一辈子记住了。你再怎么说起来，“我那天还给孩子买了个玩具呢！”亲妈能不能记住？（不能。）你扮演的是什么，那证明你平时的主体是什么，你主体不是维护神家利益，你主体不是见证神，你主体是搞个人经营、是见证自己，你的主体目的就是挑拨离间，让她们斗、战。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这儿说这件事的时候，你老害怕把这层窗纱给揭开。也可以说这个你是心知肚明的，你是知道的，你知道你这么说出来王蕊会去打斗的。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说吗？如果你说出来这话，你不知道这个后果，今天我一交通以后你应该是惊讶，“呀！我怎么能是这样呢？”害怕，浑身发抖，“我怎么做了个这事呢？”你是惊讶。我没有看见你惊讶，反过来你又给我证实一下，“我不单是挑拨离间，我还做正面的事了呀！我不是单单做反面的事了呀，我也见证神了呀，我经常和她说了呀！”这是不是就暴露了？暴露了你的存心、动机，越描越黑。

什么是搬弄是非、捕风捉影（二）

你平时和王蕊在一起聊天或者说什么话，你的存心动机是什么？即使你说你是在见证神，你也不是真心实意去见证神，一个是维护关系，一个是给人一种形象，不是真心实意用心去见证神。反而一天寻思的都是恶，你寻思的是“我的地位、名誉怎么能得着？我怎么能把袁敏打败？我要借助王蕊的力量打败她。”这是你日思夜想的，是你所寻思的，争强好胜、嫉妒，这是必然的。你为什么要打袁敏呢？因为袁敏今天负责工作了，你肯定要打袁敏，你只要把袁敏打倒，就证明你还是可以的。如果今天是王蕊负责，你也不会打袁敏了。今天把王蕊放下来了，那你和王蕊就是一条战线上的了。所以说你并不是和袁敏有仇，你也不是和王蕊有恩，你是怎么呢？你是和神有仇，和正面事物有仇。这就是咱走的一条撒但差役的路，听懂了吗？（王冉：怎么算是和正面事物有仇？）和正面事物有仇就是和神有仇。（王冉：还有点转不过弯来。）神交通二百五十个首领对摩西不服，有控告的时候，神怎么说的？神说：“圣经里的故事也可能你们有些人读过，关于摩西的故事，神膏立摩西之后，因为摩西的种种表现或者是各种原因，那二百五十个首领就不服，他们不服谁呀？不服的不是摩西，他们是不服神的安排，不服神作这个事。”（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怎样认识神的性情与神作工要达到的果效》）你今天是不是一样的？今天让袁敏负责呢，让袁敏负责的是什么？让袁敏负责的是神家工作，负责的是怎么把文稿尽快整理出来。你是谁负责你和谁有仇，这个仇是怎么来的？这个仇是因着你的败坏性情而来的。不是说你明明白白就是与神对着干呢，是因着你的败坏性情，你是为了追求地位、名誉，谁有地位你和谁争战，借着败坏性情就与神有仇了。她一做正面事物，别人一高看她，你是不是没位置了？所以你不能让她做成。祭司弟兄交通说那时候合唱团没有合适的人负责，一盘散沙，有一些恶人、有一些不喜爱真理的人他一看到神家工作一盘散沙，什么都抓不起来，他不吱声了，他躲在一边高兴了。刚回来一个专业人士把工作一搞起来，他开始说三道四了，开始搅扰了。他是和这个专业人士有仇吗？他是看见神家工作有一点起色这就不行了，所以他必须把这个人搞臭。从败坏性情里面是把袁敏搞臭以后显明你争强好胜、唯利

是图，但从你的实质里面，你为什么要搞臭她？她是在干什么？她要是贪享肉体，你会打她吗？你不会。她是在工作上面求真求细了，她在这里边修改得多了，然后你就要打她。如果她不修改，你会不会说呀？你不会说。袁敏修改得多了，负责任了，她越负责任修改得越好，你越是仇恨，是因为人的嫉妒产生了仇恨，是因为争夺地位、名誉产生的仇恨。你刚才不是想不通怎么和神有仇吗，这回理解了吧？（王冉：嗯，差不多。今天神要用人呢，不能把人的恩赐当成主体，今天神要用这个人，不管这个人怎么样，人的这个态度应该是接受、顺服。）现在不是说神用不用。（王冉：我理解的是我的这个态度，神要用她呢，但我的态度是啥？因为她没有干过，我就老觉得她不行。我忽略了一个点，就像你刚刚举例说的二百五十个首领看不上摩西，神要用摩西呢，神就在摩西身上作工，但他们觉得“神你为什么不用我们而是用摩西呢？”我这里边有这个性情。借着刚刚交通的我明白了这个，我老是觉得自己比她强，老要证明自己比她强。）嗯，这是个外表，主体是说啥呢？（王冉：对神安排、摆设的这些人事物不服不满。）

把王蕊放下，让袁敏负责，你都在场，你都看见了，你都是知道的。（王冉：对。）而且还是我在这边作了决定的，为什么不用王蕊？为什么要用袁敏？当你看见、当你知道实情以后，你应该是怎么起来配合呢？（王冉：应该和袁敏一起配合这个工作，不应该拆毁。）这是不是对着干？（王冉：是。）你明明是知道的，你还说王蕊有素质，你要拿素质高抬王蕊。你是看见我怎么安排的，看见我怎么做的，而且你也经历了王蕊的悖逆、王蕊不作工，你也看见王蕊不能作工，你是认可的、是认同的，在你认可、认同王蕊不能作工就得袁敏作工的前提下，决定了让袁敏负责，当我决定让袁敏负责的时候，你起来把矛头对准了袁敏，你考虑我的意思了吗？你考虑神家的工作了吗？你考虑王蕊能不能作了工吗？你什么都没考虑。你考虑的只是什么？只是想把你显露一下。但你毫不过问你显露一下会给神家带来什么灾祸，毫不过问“弟兄的意思是什么，我这么做会不会打岔搅扰？我这么做是不是与弟兄相合？”我在这儿用袁敏，放下王蕊的时候，你没有说“呀，这是弟兄决定了的，而且我看见了，这是事实，我得配合神的作工。既然现在是袁敏负责，我就得辅助她、帮助她，我看到文稿里

有哪个不合适了‘袁敏这块儿不合适’，给她更正。王蕊这边撂挑子了，不行，我得打着她”，你没有这些流露，你流露出来的是“袁敏不行”。我说袁敏行的时候，你说袁敏不行，我说王蕊不行的时候，你告诉我王蕊还是可以的，开始和我对着干了，还要证实给我看，你是对的，我是错的，“你看袁敏把话改成啥了”，再来比对一下，“你看，这是证据”。让王蕊也看看，还嫌弃王蕊，“王蕊你就不知足，我都帮你了你都不知足，你都不起来，你看袁敏改成啥了？你就没反应啊？麻木痴呆？没点性格？没点性情？”（王冉：达到的果效就是这个。）你的言行举止、你的流露、你的心思不是说怎么与我配合，你一门心思想着怎么见证你自己，怎么能把你自己卖出去。信着神搞着自己的经营，不顾一切，唯利是图，有一点利就上，什么事都能干，即使是拆毁神经营的事你也能干，你跟随着我也要直接这么和我对着干。在世上，一个经理看中了哪个人，给他安排了一件事情让他去做的时候，世上的人是不是应该去巴结他、溜须他、拍他马屁？可你怎么干了？我看中的正是你所仇恨的，我看中的正是你所要打倒的。邪不邪？恶不恶？流露出来的实质就是这么恶毒！什么驱使你走上这条路的？就是地位、名誉，争斗。你来神家不是来尽本分的，你是来神家干啥了？闯江湖、打江山。咱是什么性情？信神一直是让你干什么呢？时时事事处处想着神、念着神、为着神，咱是什么？（王冉：时时考虑的是自己。）你背道而驰，反过来还振振有词。她们谁能说得过你啊？咱还圆滑，用一些正面的词把你反面的事一掩盖，让人看不懂、驳不倒，坏事干完以后再干件好事，让她们看不懂。我一说“你办什么坏事了？”“我办好事了呀！”“哎，人家确实也办好事了”，这是不是迷惑人的？我解剖你围绕的就一句话“你修改了那么多，里边还有错的！”这一句话就暴露了你的所有。你紧接着又说了什么？（韩真：她的意思是袁敏修改错的也不少呢，我说“错的不少那你找出来嘛，哪有那么多呢？”然后她说“我没怎么看。”）错了这么多，又没怎么看。（韩真：嗯，然后她又说是以前的。）捕风捉影，抓把柄，拿以前的说现在的，这不完全就是抓把柄？完全是为了攻击？神家不看人的过去，只看人是否有变化，只看人长进了没有，看现在的工作她作了没有，你和我说她以前的，这是不是有意打岔搅扰？咱看的是她今天这个工作作了没有，会作了没有，学会了没有，她进入正轨了没有，你在这儿和我说“她以前没进入正轨，她以前不会作工”，你说的这是不

是浑话？以前的还提吗？提那些有何意义、有何价值呢？你老提她以前的、过去的不耻，不就是为了攻击她、贬低她吗？哪个为着神的工作还提过去呢？只提现在这个工作作得怎么样了，重点在这个上面呢。你的重点、目的是要把她贬低，所以说你抓住她以前的不放。（韩真：我一跟她说“以前的是有问题，那最近人家是不是比之前长进很多了？问题是不是少了？”“那现在也有问题呢！”我说“那你找出来”，“那我最近也没怎么细看，反正就是有问题”。）你说咱说的是啥话？“她现在还有问题呢”，那你不如干脆说“她现在还没被成全呢！”咱的理智太差了，对自己要求不高，对别人要求可高了，矛头就对准了她。还有什么话？这些话就不用再说什么了，是吧？（嗯。）一眼就能看出来。

还有什么问题？（韩真：其他的没什么了，那天主要就是这个问题。还有就是能看到王冉是维护王蕊的。）她俩是“国共合作”，一致对外。（韩真：王蕊是不太吱声。）王蕊又坐到后边了，王蕊，你老想在后台工作？（王蕊：空调吹得我膝盖受不了。）你坐那么远，冷风还能吹到那儿呢？是不是找理由呢？（王蕊：我最近就是喝中药调理这方面呢，难受呢。）我不管你喝中药不喝中药，不管你调理不调理，我问你是不是找理由呢，你直接说“我不是找理由”，或者“我找理由呢”就行了，还说“我正喝中药调理呢”，还得给我证实一下。我不用你证实，我就说你直接说个实在话不行吗？（王蕊：不是找理由。）呀！咱信神多年了，主耶稣怎么说的呀？“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或作“是从恶里出来的”）。”（太5：37）你说咱说话多难呢，王蕊你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丢人呀！（王蕊：嗯。）这里边数你资本大吧？丢人呀！丢我脸呢！你在那儿看着是跟随左右，有资本了，在我这儿，别人看你跟随了多年，在你身上看见了我的影子，什么师父带什么徒弟，这是见证我呢？（王蕊：不是。）是不是羞辱我？（王蕊：嗯。）让你把我的工作见证出去，你这倒好，可是“见证”出去了！（王蕊：嗯。）还“嗯”呢，很诚恳。说说吧。（王蕊：说什么？）接着往下说，她挑拨离间呢，你利用她呢，你们两个人不分上下。（王蕊：说什么？我不知道说什么。）（韩真：这一段时间我见了你们两次，这两次我看见王冉是在那儿发表观点、发表意见，你在那儿整体上保持一个沉默

的态度。有时候你看到王冉有什么问题了，轻描淡写地说一下，“那袁敏有时候改得也对着呢，也不能说人家改的全都有问题”，但是你看见王冉的这个性情这么厉害，看见她站在你一边为你说话，看见她在那儿打袁敏的时候，你没有明确的观点、态度、立场，而是保持沉默。你的思想是什么？）（王蕊：一开始是不想再搭理这些事了，不想在这些事上说来说去，感觉一怎么又要跟人说、又要跟人争辩，觉得累得不行。一开始我里面的观点就是：你愿意改就改吧，愿意弄啥弄啥吧，现在这个工作是你抓呢，是你负责呢。那段时间我每天的情形都不好，我就不想整理文稿了，我就想着我把原音频转成文稿之后发给袁敏，我这儿也省事，发得也快。然后王冉就要给我交通，“她做的那是她和神之间的关系，但是你在这儿你得尽上你的本分，你得把你能看见的、能发现的这些都尽上，这是你的责任、你的本分”，我情形不好她就给我交通这个。所以在那个环境之中，我不想再去与人争辩，那我就埋头把我自己能做的做好就行了。那次你去的时候，王冉看见我不搭理袁敏的这些错误她就着急，因为在王冉心里她对袁敏就不放心，她跟我说了我不搭她的话题，她就要跟韩真说让韩真能够去给袁敏交通，或者给袁敏提个醒。但是在我情形不好的那段时间，我是不想搭理这些事情的，反正我干一天算一天，我能干多少干多少，我就是这种心态。过后我也跟王冉说过好几次，我说“王冉你对袁敏有看法、有成见”，可是我说不过她，每次说她她都给我打回来，“不是，这是实事求是，这就是事实呀……”，我就说不倒人家，所以我也不愿意说了。我跟王冉在沟通的过程中，多数是败于下方的。）谦虚了吧？（王蕊：王冉总能用各种各样的话把我打回来，我说“算了、算了，我是说不过你”，我就不愿意说了。那天韩真给我发消息说袁敏把一篇文稿里一句关键的话给删了，你又让袁敏加上了，然后你跟我说有时间还是得看袁敏整理的文稿，你说完之后王冉没事就在我耳边叨叨这些，“你不能在这个事上怎么怎么，你得知道你尽这个本分是给神交差呢，你尽的是你的本分，你得把你能尽上的都尽上，这才是你尽的本分，跟人家没有关系”。后来萧伟晋给我们交通过一次，交通完以后我看了一、两篇下发的文稿，我看见袁敏修改的文稿里边还是可以的，基本上没有大问题，没有像之前一样把原话的意思改错了，从那时候开始我就觉得袁敏整理的文稿还行。所以在我这儿，我觉得人都有个操练的过程，不用说非得去较真，都是有个过程的。后来王冉再

让我看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就没必要看，我就是这个观点。那天王冉一直说这个问题的时候韩真也在呢，我说“王冉，你对袁敏有看法”，这是我一直以来对王冉的看法。）（韩真：那你看见王冉对袁敏有看法，你平时帮助王冉了没有？你有没有感觉王冉跟你站在一条战线上？这些你是怎么想的？）（王蕊：我感觉她不是跟我站在一条战线上，她是谁也看不上，我整理的文稿她也看不上。在我和王冉的接触中看见，她心中她自己是最好的。她看我整理的文稿也是，“你这个不顺，这个不通，这个有问题”，在王冉心目中没有谁比谁好，她也不是对我有多认可，她估计是看我以前尽过一段时间这方面本分，而袁敏没有配合过，其实是这个原因，我没觉得她站在我这边维护我。）

王冉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来到这儿啥也敢做。动物的名字是谁起的？（亚当起的。）亚当说叫什么，神就说“是”，神说：“这是任何一个人类或是任何的邪灵、撒但都做不到的。”王冉在这儿绝对做不到这一点，“不管是谁整理的，我都能给你找出个漏洞来，都能给你找出个问题来”，你把这个东西当作了见证自己的舞台。神是要借着这个环境让你去认识一下自己的败坏性情，你看见谁也不顺眼，看见谁也不如自己，比你强的你更要贬低下去，所以说你所做的一切就是用自己的来把她们驳倒。王蕊在这儿扮演了个什么呢？王蕊，你扮演了个什么？（王蕊：不知道。）真不知道？（王蕊：嗯。）王蕊跟随多年，学得怎么了？（乖巧了。）你看大家都知道，学得乖巧了，为什么乖巧了？经历了这几年，也受了不少苦，是吧？也出来表演过，也出来闯荡过，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打了几回擂台赛，还没打几下呢就摔得四脚朝天，虽然有点武器，但拿出来的都是原始石器，是吧？拿出来原始石器也不行。所以说，在王蕊这儿已经积攒了许多经验教训，已经知道这地位、名誉不是好争夺的，王冉来到这儿，她是看在眼里，心里是清楚的，该说啥了？正好把她自己放下来了，今天借着王冉能够和袁敏争执起来、打斗起来，你说王蕊在背后是笑呢，还是哭呢？王蕊？（王蕊：呵呵。）哎呀，你这表现告诉我你没有哭，你是笑呢，是吧？没有说“唉，来到神家的都是啥呢？来到神家不是尽本分，都是为了打斗的”，你没有看到她可怜，也没有说怕她触犯了神，也没有说帮她一把，“她正好为我所用，我早就想把袁敏打下来了，我早就想把袁敏拿下了，还用你说我呢？还用你给我煽风点火呢？我恨死她

了，可是我现在不敢，经过这两年以来，我要是再起来打斗，不知道又要出现什么笑话呀，我总是站立不住，所以说我不吭气。有你王冉在，那你王冉就上吧，初生牛犊不怕虎，我也不告诉你前边有虎，我要是告诉你，怕你不去。”要是告诉王冉了，本来明明是自己的助手，结果成了绊脚的石头，所以说王蕊知道也不能说，这就是坐山观虎斗。王蕊，是不是坐山观虎斗？（王蕊：坐山观虎斗？）装糊涂呀，还得省察省察？是不是装糊涂呢？你不是在看戏吗？看了没有？（王蕊：……）又进入深思了？刚才说王蕊怎么了？（学得乖巧了。）怎么乖巧了？把一句话说完。神说：“只不过你们现在都学得相当乖巧，看不透的事不说也不露声色，但你们那敬畏的心与你们那顺服的心根本不存在，在你们来看，研究、观察、等待是你们今天最好的实行，你们学得太灵巧了。”“哎，人家王冉的嘴比我厉害呀，要是我，我打不下来，王冉过来差不多”，研究研究，再等待一下。研究、观察、等待成了自己最好的实行，变得更诡诈了。信神几年最后变得更诡诈了？咱上次在你那边交通什么了？（王蕊：保罗。）你走的什么路呢？（王蕊：保罗的路。）咱交通的是不是一厢情愿？（王蕊：嗯，一厢情愿。）神说：“在人的经历当中不曾有我的身影，不曾有我话的引领”，当天给你们交通的时候，王冉还流出了点眼泪，“呀，我这几年白信了，今天才看见这条路了”，有点恍然大悟，是吧？我走了以后怎么又进到雾里面了？怎么又进去了呢？又进到一厢情愿里边了？那咱知道是一厢情愿了，咱怎么还要走这条路呢？为什么不能根据神话看事做个诚实人，实实在在的呢？为什么不能实实在在地尽本分呢？为什么不能用心尽本分呢？打败撒但靠的就是忠心与顺服，咱为什么不能有点忠心呢？为什么不能有顺服呢？王蕊，王冉在你身上有点失落，想煽风点火让你起来斗呢，你也不起来，起来了没有？有气无力？（王蕊：现在尽本分比揭露解剖完的那段时间好多了。）韩真，王蕊看着情形好多了？（韩真：整理的文稿问题比以前少了。）

王蕊，以前解剖过你一个什么问题呀？你身上有一个大的拦阻是什么？记不记得？自己把自己给欺哄了，自己把自己给骗了。你忘了？（王蕊：嗯。）她主要有一个什么问题呀？（韩真：用不上心，尽本分总是吊儿郎当。）尽本分吊儿郎当的，用不上心。（韩真：有地位就作工，没地位就睡觉。）有地位也没好好作工，好好作在哪了？王

蕊把主要工作作在哪了？在什么上边用心了？（给人交通。）愿意给别人交通。王蕊，想起来没有？（王蕊：给别人当老师。）还有什么？我说你把自己给欺骗了。你总谈认识，没有实行，这个成了你的拦路虎。交通完以后你总谈你的认识，给我的感觉挺好的，“王蕊有认识了，王蕊有经历了，王蕊长大了”，在我心目中王蕊长大了、有了经历了、懂话了，可是王蕊背后做出来的事又是啥呢？与你这个人不相符，让我完全不敢相信这是你做的。等我再和你见面的时候，你又认识了、又经历了、又明白了，多次的循环，你只注重认识、明白了。在交通上面，王蕊交通得还是比较透亮的，是吧？韩真是不是也佩服人家交通的？也羡慕吧？别人也羡慕，你也能把这些交通清楚，基本也能交通明白，你有时候把我也给迷惑了。你怎么把我迷惑了呀？你说你认识了、经历了，你交通的确实也合适，也是那么回事，我还以为你确实有了，结果事实摆出来全部是字句道理。既然是字句道理，是种道理，没有实际，那就是骗，而且你把这个还当成了一种享受，当成了一种资本。你就感觉“我能讲了、我能说了就成了”，到现在还是吗？这个我以前跟你交通过吧？（王蕊：嗯。）可交通过以后这些成为你的座右铭了没有？你实行了没有？神看的不是你怎么会说、怎么会讲，保罗会讲吧？讲了半个欧洲，去了哪都是给别人当老师，把神开启光照他的一些都无偿地给了别人，自己却没有得着。那你做什么事情不能把这些认识带到实际生活当中，不能把你所认识的实际地活出来、经历出来，那永远是字句道理。你之所以在本分上不用心、懒惰，是什么原因呢？这是不是根本问题？在你看来不需要用那么多功，“我认识了、知道了就行了”，满足于知道一个理论、道理，可是理论、道理它永远是理论、道理，不能代替真理，没有实际永远是假的，经不住神的检验。你平时没有操练出来，你再明白多少，再认识多少，你仅仅是明白、认识字句道理，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可是摆上环境以后，恰恰不合你的观点，你就站立不住了。就好比，神交通说背叛是人的天性，今天你没偷，不是说你没有这个性情，而是什么呀？（王蕊：没有合适的环境。）没有合适的环境，有可能人家看得紧，有可能你不需要这个东西、不喜欢这个东西，虽然你看着那是黄金，但你不感兴趣，所以你没拿，是背景不同。所以你在讲道理的时候是没有背景的，也可以讲得通，但事实临及以后，那完全就是两个概念了。

你看王静平时的活出如何？佩服不佩服？（佩服。）事实一临及呢？事实临及，把你摆在一个实际的环境里边，不是说空话呢。好比说王静以前的一种实行是撇家舍业，以前的那种实行是什么实行？是种守规条、背叛肉体，是吧？（嗯。）并没有真实地去认识、理解，是一猛之劲，一猛之劲它不等于是真理，所以从外面来看还可以，有身量。然后在神交通出来以后有认识了，理论上知道了，可它又不等于实际，所以神给你摆设环境，把你摆设在实际环境中检验一下，你的真实情形就出来了。就像撇下儿女出去传福音，一猛之劲，神说你熬的那是什么呀？熬猪食呢。因为那时候你并没有去认知、并没有去认识父母与儿女之间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你的使命是什么、责任是什么，你只是熬情感，熬呢，硬在那儿脱情感呢，有的人实行了有的人没实行。就像守诫命一样，没有真理的时候守诫命就是守了个规条，守住诫命是为了更好地实行真理，实行真理是为了更好地守住诫命。所以那时候你相当于是守了个诫命，“我是个受造之物，我就该这么做，理解不理解我都这么做”，在外边再受多少苦，眼里流着眼泪，再想着孩子，痛苦不痛苦？痛苦也得这么做。当时这么做了以后，感觉是不是有真理了呀？当时你感觉有真理了，但神在那边怎么看啊？你是一猛之劲，你在熬情感呢，你熬的是猪食。怎么是熬猪食呢？你并没有真实去认识你的儿女是什么东西，你该怎么处理与他的这层关系，你没有这些，你是硬熬呢，所以说你熬的是猪食。随着神的交通给你交通清楚儿女和你是什么关系了，你的责任与使命是什么，他的责任与使命是什么，当你认识了这些以后，这是说你理论上知道了，父母和儿女是什么关系呀？神说：“父母不是你的债主，父母不是你生命与命运的主人”，“儿女不是你的奴隶，不是你的私有财产”。你养活儿女，是你的使命、是你的责任，不要想着让孩子孝顺你、养活你，你不能有这个奢侈欲望，你把他养大成人你的任务就完了，别有太多的奢侈欲望，这仅仅是理论。王静走在前边，神给她把环境也摆在前边。如果不摆设环境的时候，你看王静是不是早就已经站立住了？你看见她也是走出来的，是吧？也没有依靠孩子，孩子们逼迫，丈夫要和她离婚，她就是离婚也没有离开神家，也没有因着孙子满月去看孙子而放下本分。孙子满月以后儿子、儿媳要去上班呢，让她照顾孙子呢，她不敢去，孙子满月都不敢去，就怕去了走不了，她也害怕自己的身量小回去胜不过去。自己家的孩子，两口子在外面租个房子上班

呢，当奶奶的能不看孙子？她知道她的身量，她一旦去了就走不了了，孙子就丢给她了。所以她知道自己的身量，也是要实行真理呢，她不敢去，也不能去。从孙子出生到满月再到现在她没有见过一面，当儿媳妇的怎么看呢？“你这是什么当奶奶的呀？怎么当婆婆的呀？”儿媳妇会说什么？（没人性。）“没人性，你就这么对待我呢？好，我有难处，你没有难处？等你老了别来找我！”儿媳妇这话是不是要和她儿子说？她儿子能说这句话吗？不能说。所以她儿媳妇就把她儿子管住了，“说好了啊，我也没有这个婆婆，她也没有我这个儿媳妇，你也没有这个妈，你妈也没有你这个儿子”，现在这个孙子让谁照顾呢？让人家姥姥照顾呢，当奶奶的没有尽到一天的责任。在传统文化里边，照顾孙子就是奶奶的事，结果当奶奶的一天都没有出现。神给王静摆设环境，王静想站立住吧？不能去，似乎是站住了，但神给她摆设功课，神是要更拔高的，神是要实际的，给她来个病，躺在床上起不来，如果是感冒，今天感冒明天起来了，还有什么想法吗？没有。让她躺一个月起不来，而且还让她奄奄一息。为什么让她奄奄一息呢？神说你胜过效力者的试炼，还得经过死的试炼。约伯那时候是熬到了尽头，你熬到啥了？卧在床上，想啥呀？是不是还是想让自己的孩子过来管她呀？（嗯。）从理论上来说，“我把你养这么大了，虽然说我没有在你身边，可我给你娶媳妇了，我也回来了，我怎么也是你妈啊，你该来看看我吧？”

王静生病躺在床上了，想着也不能赖在这儿让神家管啊，就想联系两个孩子，那时候大儿子正好回来了，就给大儿子打了个电话。王静还没病的时候大儿子都要和她借钱呢，大儿子说他离婚了要开个夜市，没钱。当初王静是怎么出来的？大儿子前几年就已经给她贷了七、八万的款，大儿子还不了贷款跑去外面了，王静现在是黑户不敢回家，贷款借的钱还没还了呢，大儿子现在又找王静借钱呢，你说王静气不气？“我成了你的债主了？你没钱你还要出去借钱呢！这是啥孩子呢？还要和我借钱呢，借不上钱还生气呢。”王静躺在病床上了，该不该和孩子说呀？（该。）和孩子说了，孩子说“我没钱”。你没钱，你妈生病了你就能说出没钱的话来？你就是没钱，该不该去借呢？王静听了这话伤不伤心呢？（伤心。）跟她老公说，老公也没钱，她和人家离婚了，人家该管她？人家有钱也不管她。老公是离婚了，老大是没

钱，老二呢？给老二发了个信息，“我生病了没钱看病”，刚开始发信息还说话呢，“病了？什么病呢？”“发烧了，在医院看病呢”，再说话就不吭气了。生病住院了，大儿子不说话，二儿子不说话，老公不说话，王静是什么心情？神给她摆设环境，当她大儿子不管她、二儿子不管她、老公不管她的时候，她心里想什么？（绝望。）怎么绝望的？怎么活到这一步的？（信神信的。）“年轻的时候信神，撇下人家没有管人家，当奶奶的没有尽到奶奶的责任，当老婆的没有尽到老婆的责任，人家怎么管我？”可是敢说这话吗？也不敢说、也不能说、也不能做，痛苦难受，她想着这是谁的过？（自己的过。）自己的过，再往前面推就是神的过，是吧？“神你让我信神信的走到哪一步了呢？”她必然要这么想。她想不想她孩子的问题？（不想。）不想她孩子的问题，她想的是她的问题，是她先没有尽上自己的责任。那她孩子能不能管她呀？如果她老公也管她，老大也管她，老二也管她，她想什么呀？“还是孩子亲”，她想不起神。你说神能不能让她孩子管她呢？（不能。）这个时候她的态度是不是就出来了？这个时候才是人真实的身量。神话作她的根基了没有？她放下情感了没有？对她的孩子有没有认识了？自己住在医院，家里人都不管了，神家管她，她心里边是什么滋味呢？心里每天翻江倒海。她的亲戚看着她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呀，我给你担不了，赶紧告诉你家里吧”，王静不跟家里讲，她亲戚直接通知了她家人，通知了她兄弟，她兄弟逼着她大儿子、逼着她老公来了医院。老二呢？老二在外面打工，离得那么远也不能逼，给人家打电话通知呢，老二和他媳妇还在那儿打架闹离婚呢，你说让人家老二回来不回来？回来就得离婚。老二媳妇怎么想？“你妈病了需要你了，来找你了，你让她帮你照顾孩子的时候她干什么去了？”那必然要打架、要离婚，这是死道理。好了，老大来了，老公也来了，她老公本身就没钱现在和她也离婚了，和她有什么关系呢？老大来了，没钱。她住院不就是需要用钱吗？没钱。伺候她吧，老大还来伺候她呢？伺候不成，也不愿意伺候，去了医院话还不想说话呢，“找你借钱你都不借给我，最后还让我给你看病，哪有钱呀？”你说，这个时候王静心里什么滋味？（心酸。）

我给你谈王静这个例子是要跟你说什么呢？（王蕊：得让神话作人的实际。）实际和理论是两码事。神是要摆设环境实际地检验，神是根

据你所站的见证来定你的归宿。你理论讲得再高也是理论，它不等于实际。今天把王静的这个经历给你摆上，让你看一下，也是让你警醒，不要再渺茫地活在“我都认识了，我都知道了”，神是让你知道、认识吗？目的不是让你知道、认识，你知道、认识了是你该有的一个分辨与认识，你实际把心给神了没有？你的心不给神，你就是再有分辨认识，你也是个骗子呀！亚伯拉罕献以撒，对亚伯拉罕来说，亚伯拉罕知道多少呀？他有你认识得多？没有。他就认识了很简单的一点，“我这孩子从哪来的？神给我的，我还给神”，仅此而已。约伯，“万贯家产是神给的，剥夺也是神剥夺了，神的名怎么不当称颂呢？”他看见了神的主宰，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一切是神的安排。他有多少认识？就这些，他就能满足而死。神看的是在神给他摆设的这个环境里面，他的态度、观点是什么，他的心是什么，而不在乎你满腹经纶，不在乎你讲的道多高。神要检验你，要给你摆设功课，给你摆设的肯定是不合你观念的。假如你是小偷，神给你摆设的环境绝对不让人卡着，绝对不会让你偷不到这个东西，而神给你摆设的环境是让你绝对能偷得到，在这个时候才看你是不是一个小偷。所以说你在理论上，凭想象观念，“我肯定不偷”，犹大的道路你肯定不走，那摆设这个环境你不走吗？（王蕊：性情不变化必然要走。）你说王冉来到这儿，王冉会想“我来这以后就是要争夺地位”？想了没有？（王冉：没有。）没有想。给你摆设了环境以后呢？（王冉：感觉今天神要显明人的时候，自己真的身不由己，控制不了自己。早上走的时候还说，“今天去聚会的人多，应该不会针对咱俩吧？”结果我过来就讲理讲得停不下来。刚才我还在这儿想：我怎么一直要辩解呢？为什么要辩解呢？辩解啥呢？刚刚交通了王静的这个例子以后就发现，今天神作工作到这个地步了，要和人求真求细，让人活出真理、活出神话，神话在人里面要当家做主呢，而自己就要辩解，就怕被冤枉了，控制也控制不了，直到刚才我还想继续说呢。停下来的时候才想着：今天这是怎么了？好像从来没干过这事，怎么就停也停不下来？你不是说今天来了不揭露你吗？就让你停不下来，不由你自己，让你看见真的是神掌权，人自己都把不住自己。当弟兄你问我“咱俩能正常沟通吗？”那一瞬间我就觉得，我怎么是个混蛋呢？怎么就不能正常沟通呢？人和人之间沟通怎么这么难呢？后来才看见今天神要显明我的败坏我就藏不住，就要把我给露出来。今天来了这又是一大收获，看见

人没有神话作根基，一天就是为自己的脸面争，没有真理太可怜了，摆上合适的环境就全显明了，控制也控制不住。）人常说的那句话是什么呀？“什么都知道，就是实行不出来。”“什么道我都能讲得来，但什么真理我都实行不了”，你说是不是罪加一等？（王冉：嗯。）那你们是不是在往这条路上走呢？（王蕊：嗯，是呢。）一交通完，“王蕊谈谈”，“哎呀，我交通认识了什么，我明白了什么，我可明白了”，可过后在工作上又是稀里糊涂。明白了以后应该是更有动力了呀！自欺欺人，自己就把自己欺骗了，只满足于讲道理，讲字句道理，成了宗教界的牧师长老了，是吧？（王蕊：嗯。）只满足于讲道了。

107　神的劝告

1　神劝每个人还是关闭住理论的嘴来点真的，货真价实的，学点“现代艺术”，谈点现实谈点现实，贡献点实际，有点奉献精神。说话要面对现实，别夸夸其谈，令别人赏心悦目，这有何价值？让别人对你热情这有何意义？说话讲点“艺术性”，行事讲点公平，办事有点理智，讲话带点实际，多想着神家利益，情感出来时讲点良心，别恩将仇报、忘恩负义，充当伪君子充当伪君子，这样做“影响不好”。

2　吃喝神话时多联系点实际，交通时多说点现实的，别站高位；为人时多讲点“忍”、多行点“让”，要胸怀宽大，要胸怀宽大，学习点“宰相精神”；有不好的意念时，多实行背叛肉体；作工的时候要多讲点实际的路，不要讲得太高，人都够不着；少享受点多贡献点，来点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多体贴神的心意，多讲点良心，神为你们天天苦口婆心地说，多想着点别忘了，翻翻“老黄历”；多祷告勤交通，不要再糊涂，讲点理智长点见识。

3　罪恶的手伸出来的时候缩得短点，到神那得着的都是咒诅，要小心；有点可怜人的心，别总持着武器打人，多谈点生命，讲点帮助人的精神；多做点少说点；多实行，少研究；多得点圣灵感动，多给神点成全机会；再除去点人的成份、人的作法，再除去点人的成份、人的作法，虚浮作法举动还是令人厌憎，再除去些；心理动态还是太令

人讨厌，多改着点；心中人的地位还是不少，再给神点，“殿”本来是神的不该让人占有。总之，要多讲公义少讲情感；多讲点实际少谈点认识；多讲点实行的路，最好还是从现在开始实行。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多讲点实际》

什么是搬弄是非、捕风捉影（三）

（韩真：王冉想私下跟你说晓典的问题，她不想在公开场合说，怕伤了晓典的自尊心。）有啥事就说吧。（王冉：晓典她老是一个人自言自语，照镜子也自言自语，上厕所也自言自语，干啥都自言自语。她还经常说“怕、怕、怕”，说什么都是怕。你还没开始说话呢，“呀，我想想，万一你瞪眼睛怎么办？你要是怎么样怎么办？”她怕人瞪眼睛，她怕人有这种表现，她还没有去做某一件事呢，一说就是怕怕怕。我在一线尽本分时间长，关于摸底这方面我比较了解，所以我看到她这种反应、她这个状况不是特别好，她特别爱自言自语，这方面祭司弟兄也交通过，凡是自言自语的这些人就是有邪灵作工。）她自言自语说些什么呢？（王冉：就像那一次，晚上十点多她一个人去外面上厕所，我们在屋里都能听到她一个人在外边说话呢，还一个人在那儿笑，大晚上的可恐怖呢。）她说啥了？你能听懂她说话吗？（王冉：我们听见她说话了，但是不知道她说了啥，就听见她一边说一边笑。她回来我们还问她“你笑啥呢？你在那儿说啥呢？”她说：“哎呀，我想想我咋长得这么美呢，我这眼睛长得美，鼻子也长得美，咋那么美呢！我哪儿都挺美的！”我说：“你不能这样，你一天总是这样还恐怖呢。”我就给她交通邪灵作工方面的一些表现、流露等等。有时候她自己在屋里拿着小镜子边照边说，“哎呀，我这眼睛长得挺好啊，你看我的小嘴、小眼，我咋这么美呢，我咋这么好看呢！”她每天就沉浸在自我欣赏当中，想着想着就觉得自己美得不行。）（王冉：那天我单独跟韩真说了一下晓典的这个问题，韩真说“这事你咋不反映呢？”我心里想着先观察观察。因为我传福音摸底的时候，这方面肯定是需要摸底的，看见有人是这种反应，绝对先问问他是否受过刺激。我就问晓典了，她确实也受过点刺激，她爸妈吵架的时候她就把手伸开疯狂地扯着嗓子喊“啊……”，她说那时候就控制不了自己，特别疯狂的那种喊叫。她爸这边的家族里好像家家都有一个有邪灵作工的，然后她爸妈就特别护着她，怕她在这方面受刺激，我就想着她可能也会是其中一个。她爸还跟她说过“你要疯就疯掉吧，你要死就死去吧！”可能那些话让她受影响呢，她经常说“怕、怕、怕，怕你们说话的时候怎么样”，我说“谁也没有说你啥，你怕啥呢？”她就说“怕，想着就觉得怕

得不行”，她总是怕。那天就因为我和她说了一下这个，她就记恨上了，话都不和我说。）说啥了？（王蕊：那天晚上十点多晓典一个人在外面上厕所的时候又说又笑的，王冉就摸晓典的底呢，后来有一天我们聚会呢，晓典不知道怎么就说了一句“我怕你们”，然后王冉就说她，“你看你，一说话就是怕怕怕，你怕什么呢？你不能老有这个怕，你看你上次说的……”，本来晓典这个事我是不知道的，结果王冉那天当着我的面就说出来了，晓典挺生气的，当时就说“我跟你谈心，我跟你说我的家族病史，这些都属于个人隐私，但你这样公开去说就像我跟你说了我的心里话之后你就抓着这个话柄了”，从那以后我感觉晓典对王冉的看法很大，王冉只要一说话，晓典就怼上去了，记仇了。）（王冉：我给她交通了一下她老怕这方面，我说“你应该注意一下，应该有意识地背叛，你不能老活在这里边。你为什么怕？这个怕是撒但给你送的意念”。）

人家是不是怕你呢？（王蕊：是，也有这个。）因为你是见一个打一个，所以她见了你害怕。（王冉：她这个是啥呢？因为这确实是我摸底摸出来的，这里面不含有我个人的掺杂、情感。她在家里边就受了这方面刺激了，那天摸底的时候她又说了她家的这个情况，而且她还一天自言自语的，她有这些症状，而不是说怕我一个人，她说“我喜欢那种温柔的”。）谁也喜欢温柔的呀。（王冉：有时候王蕊说句什么话，她直接就把王蕊顶回来了，我说“王蕊，你少说她两句，别让她受刺激，万一她受刺激了到时候再出现什么情况”。我在传福音的时候见的这种人比较多，像晓典这个，她总是有这种偏激的情况出现，就容易出现受刺激的这些症状。）她自言自语说了一会儿，你们也没听懂她说的是啥，是吧？（王冉：偶尔能听见一句、半句。她在外面上厕所呢，只能听见她说话呢，也不知道说啥，等她回来问她说啥了，她就会告诉你她说的啥。那次我问她“你一个人在楼上嘟囔啥呢？”她说“我就照着镜子看呢，我这小脸咋这么漂亮呢”，她也会跟人说她说了啥，她自己也知道她说了啥。）她自言自语是经常性的还是偶尔的？（王蕊：我见过好几次，王冉说她见了两次。）（王冉：因为我跟上国度建造传福音传了三年，我见到这种人就特别敏感，只要他有这种表现我都会主动了解。）（王蕊：我问过她一次，我说：“晓典你为什么要自言自语啊？你自言自语是啥意思呀？你说这个话是说什么

呢？”“也没有啥，想说就说了嘛，自己和自己对话嘛，自己心里想说啥就说了，那有啥呢？那就说了呗！”）她自言自语是说一半句呢，还是说一堆呢？（王冉：说好长时间呢。那次她去厕所那十来分钟一直在说，她的嘴就不停，说了一会儿还笑呢。你说大晚上十点多，多吓人啊！我无意间看见她见咱的一个弟兄的时候，她就打开手机摄像头整理头发，看看脸，看看其它地方，还在那儿欣赏呢。）（比较自恋，可能是刚毕业的原因吧。）（王冉：她这些症状好像跟刚毕业没啥关系，明明就是有邪灵搅扰，最次也是有邪灵搅扰！因为我们传福音经常会看这些方面的相关神话，这方面我了解得比较多。）这个不能直接说人家有邪灵搅扰。（王蕊：她自言自语是她自己想说呢，还不是听到声音的那种。）对，她不是能听到声音。（王冉：祭司弟兄交通的“什么是被附与受迷惑”里边就有一条，经常自言自语的就属于邪灵作工，我那天还专门找出来这话给她看呢。）你现在打开看看。（王冉：就有这么一条，特别明确。）自言自语有时候是说方言呢，有时候是他听见有声音和他说话呢，有的人感觉到自己身上就是有两个灵，有个灵在他里边和他对话呢，那明确就是邪灵。她这是种自恋，夸奖自己呢，这个不能说成是有邪灵搅扰。有时候你自己里面也有思想呀，对吧？只不过是她嘴上说出来了，你没说出来，就是这个区别，这个不应该说成是有邪灵搅扰。（王冉：我摸底的时候会了解这些，她里边有一种搅扰。）是有点嫌疑，但你不能给她定是邪灵作工或者有邪灵搅扰。（王冉：她父母在家经常吵架，她经常在父母面前喊叫，她说她自己就控制不了，她爸有时候就气地说“你要死就死去吧！”她爸妈一直在家里护着她，就是怕她有一天成了那样，所以谁都不敢碰她，谁也不说她。）她自己可能把那个当成了一种生存法则，自我保护，“我这么一喊，你们谁都得听我的”。（王冉：我觉得不像，因为出去传福音摸底的时候祷告神，神就作呢，就把福音对象的这些情况显明出来了，然后他们自己就说了，克制也克制不了。你要祷告求神显明一个人，他有这些方面症状神就会显明，这是在作工配合当中常见的问题，我不是没有见过。）你拿出来祭司弟兄的交通我看一下。你多问问她，看她自言自语说什么话了，看她自己清楚不清楚，多跟她聊聊。（王蕊：她就是觉得自己长得好看。）夸奖自己呢。

（王冉：祭司弟兄在“什么是被附与受迷惑”的问题解答中提到：“第五种，特别好自言自语说些莫名其妙的话，丝毫不懂礼节，搅扰别人的正常活动，显得特别没理智，这是被附”。）这不一样，这哪能一样呢！（王冉：被附就是被邪灵控制，这种表现就是理智不正常。这里说经常自言自语，不懂礼节，搅扰别人的正常活动，显得特别没有理智。晓典就经常会自言自语说一些话，但对她自己来说，她也感觉不到她是这种情况。）你这是给人家套呢，你还给人家套不上呢，就要人家自己能感觉到，她怎么能感觉得到呢？她感觉到什么了？（王冉：一个正常的人不会一天在那儿自言自语的。）你这又给人家说得夸张了，“一天自言自语”，她一天说多少次？（王冉：她没事的时候一个人就会自言自语。）我是说她一天自言自语多少次？（王冉：那就不知道了。）那你说的这是不是谎话？（王冉：我怎么说的是谎话？）你刚才怎么说的？你说她一天在那儿自言自语的。（王冉：从我知道她这个情况以后，我几乎天天能看见她自己一个人在那儿说啊、笑啊。那天真的是太恐怖了，都十点多了她在厕所里面说、笑。）你再念念刚才那句话，你看祭司弟兄是怎么说的。（王冉：“特别好自言自语说些莫名其妙的话”。）对，一句一句看，“特别好自言自语说些莫名其妙的话”，莫名其妙，摸不着头绪，说一些不沾边的话，对吧？你根据她说的话首先确定一下她是不是说莫名其妙的话。我刚才说，你问一下，看她说什么话了，或者你听到她说什么话了，她说的这些话与她的正常生活有没有关联，如果有关联，就是她的大脑在不停地运转，不停地寻思着，然后自言自语呢，那个自言自语很正常，我觉得很正常。如果自言自语说莫名其妙的话……（王冉：莫名其妙的话是指啥呢？什么算莫名其妙的话？）你怎么理解“莫名其妙”这个词？莫名其妙，摸不着，想也想不到。莫名其妙，怪，她说的啥你就想不到。如果她只是认为自己美，“我的眼睛怎么这么漂亮，我的耳朵怎么这么好看呢”，那这算不算莫名其妙的话？（王冉：你看我见过一个……）不，你先根据原则说话，不要再说其他的了。（王冉：我只是说一下那个表现嘛，我刚刚想到我来这边之前遇到过一个有邪灵作工的老太太，她也是自言自语，“哎呀，神作工这都多少年了，马上就要结束了。哎呀，不行，我得好好尽本分，不行，我得预备点善行……”，我们在那儿坐着交通的时候她不说话，然后一离开她就自言自语地说，嘴里一直在叨咕，不知道在说啥，嘴停一会儿，过

一会又开始了。）你人也在这儿，她却独自在那儿自言自语不停地说？（王冉：她在那儿叨咕一会，来这边转上一圈，一会过去那边又开始说了。我说这纯粹不正常，再一抠一问，那个人就是不正常。还有之前打仗遇到的那个也是，三天以后就显形了。所以我说晓典的这些反应特别不正常，她经常爱自言自语说一些话。正常情况下我没有见过谁一天没事会自言自语说点话，哪怕五天、十天自己在那儿自言自语说点什么，这种情况也少见，正常人一般情况下不会这样自言自语的，但是晓典的这种表现就超出了正常人的范围。）不管人家是不是自言自语，不管她说了什么，咱主要是衡量她是不是有邪灵作工，衡量她是不是神所要的人，就行了。咱需要根据原则来衡量。

我为什么让你把祭司弟兄的话拿出来呢？你告诉我，祭司弟兄说自言自语就是邪灵作工，是吧？（王冉：嗯。）我对于你说的这句话产生疑惑，我想着：自言自语怎么就能直接断定是有邪灵作工呢？我不相信，我有点疑惑，所以我让你直接拿出来祭司弟兄的话，咱根据祭司弟兄的话来衡量，不能这么武断。可你拿出来的这句话与你说的话不相符，不相符的时候你又拿出你以前见到的一些人的事实来证实，我不用你证实。我只是看祭司弟兄是怎么说的，我是根据祭司弟兄所说的这些话去衡量一件事，而不是根据你见什么了来衡量。（王冉：肯定是呀，那你说她受了刺激的不算吗？不算搅扰吗？）人家受什么刺激了？她说的这些话跟受刺激有没有关系？（王冉：人受刺激就会经常自言自语。我在摸底的时候发现，凡是自言自语的人都受过刺激。）是，她自言自语，她还受过刺激，但是受过刺激的自言自语肯定是和她受过的刺激有关系，一个是有关系，一个是说话摸不着头脑，就是刚才所说的莫名其妙。但是今天晓典自言自语所说的这些话是很明确的，“我眼睛漂亮，我嘴巴漂亮”，是不是？人家自己欣赏自己的美还不行呀？这和神经失常不挂钩啊！神经没有失常啊！（王冉：这里面没说神经失常啊，她的确不正常，我是说显得特别没理智。）你看这里说的“特别好自言自语说些莫名其妙的话”，莫名其妙是什么意思？（说的话让人听不明白，不知道说的是啥。）那是不是理智不正常？莫名其妙就是理智不正常。（王冉：意思是，像我刚刚说的那个老太太说的话就算莫名其妙吗？）那个也不能算，如果说她在原教会被开除或者被打压了多少年，今天你去给她传福音了，她突

然间听到了这个声音，她这三天之内是睡不着觉的，她是激动的，她做饭也在那儿独自说呢，“不行，我得赶紧尽点本分，不尽本分就完了，现在灾难这么多，那边是地震，这边是饥荒，呀！不行，我得赶紧尽本分！”她着急上火在厨房自言自语地说呢，你看见了，“呀！神经病！”（王冉：这个肯定不能那么定。）你刚才说的这个事是不是有这个可能呀？你去给她传福音了，她的这种表现是不是她得到这个信息以后的一种兴奋、一种激动呢？（王冉：是。）既然是兴奋、激动，那她说这个话是不是正常呀？如果她经常聚会，而这些话就成了她的座右铭了，每天做饭也说、去厕所也说，那就成了邪灵附了。你得看她的背景，看她的心思、意念、思想是什么。她的言行举止、她说的这些话和这个事情是挂钩的，她是根据她的思想而说出这句话的，那你不能说人家是莫名其妙，人家是有原因、有背景的。受刺激的自言自语是啥呢？有的人年纪轻轻的，生了孩子还没养多大呢孩子就死了，受刺激了，见了谁家的孩子就想着是她的孩子，“来，跟妈妈”，见了个枕头也当她孩子，给枕头喂奶喝，那是啥呢？既然受刺激了，神经失常了，那他的表现肯定和当时刺激他的事情有一定的关联，你不能说晓典看着自己的眼睛说“我怎么长得这么漂亮呀”，就给人家定一个神经失常啊。（王冉：我没说她神经失常，只是说她的反应有点异常，她的那种行为、那种性情这样发展下去是比较可怕的，因为她在家里还受过这个刺激。）受过什么刺激啊？你说“受过‘这个’刺激”就又给人家添油加醋了。（王冉：你看，她家里边吵架是常事，她爸妈长期吵架。）是，如果说她在家里受刺激了，“啊……”这样傻叫呢，她去厕所了，在厕所里边“啊……”又傻叫呢，这就是说她曾经受过刺激，对她有影响。在家里受了刺激“啊……”地大叫，来到这边“哎，我长得真美啊”，这挂钩吗？你说的这个受了刺激有点张冠李戴。（王冉：那意思是晓典受刺激的这个不能算吗？还是我没理解到这个点上呢？）

你是给人家穿针引线呢，她在这儿你看见她自言自语了，“她因为啥自言自语呢？有的人自言自语是受刺激了，我看她受刺激了没有？”“好了，你说你爸妈生气以后，你‘啊……哦……’地大喊大叫，这就是受刺激了！”你给她找答案呢，有关联吗？是你给她联系起来的，人家自己本身是没有关联的。（王冉：她爸妈在家里吵架，她受了刺激以

后，她一看见别人瞪眼睛就觉得恐怖得不行，她就害怕，她经常就会怕。）像你说的这个，家庭里有点事情人是不是都受影响呀？一样的，这是常态。神交通过环境影响，是吧？按你这样说，受环境影响的人神经都受到刺激了？（王冉：这个不是这么说的，这不是因为她有这个背景吗，她的这些情况都在这儿放着呢。）（王蕊：王冉，你说了这半天，你想表达什么呢？）王冉把这些连起来就是想跟你说晓典这个表现就是个神经病，王冉是用各种说辞来给你证明一下晓典就是个神经病。（王冉：我没说是神经病，只是说她这种表现特别异常。）是，她的表现不正常，我知道她的表现不正常。（王冉：所以不能让她受刺激，我给她交通的也是不要让自己受刺激，她一旦受刺激以后会出现什么情况，这是我担心的，我跟王蕊也是这么说的。）（王萍芝：你这样对她，她更受刺激。弟兄交通了这么多，你就没否认你自己，弟兄谈的这些是说用祭司弟兄交通的和晓典的表现对一下，到底是她理智不正常了，还是受刺激了？你丝毫没有放下你自己听听弟兄怎么跟你谈，你总要把你自己认为的表白出来，最终要定性她就是有邪灵作工。你说你在弟兄面前你都是这么谈的，你到了她面前，你不会把神话、原则搬出来？“邪灵作工啥表现，你看你自言自语的”，本来人家还没有邪灵作工呢，一听你给她谈的邪灵作工也害怕了，你把她吓着了。）王冉，你这就对晓典造成打压了。即使说人家有邪灵作工，哪还有你这样说话的呀？你能直接根据这个让人家本人去看“你这是邪灵作工”？（王冉：我只是和她说“你自言自语的这种表现属于邪灵作工，所以你得去背叛这些东西。”）然后你告诉她“你在你家还受过刺激。”（王冉：我没有跟她说，我是问她“你在家是不是受过什么刺激？”）那你这是不是跟人家说了？（王冉：她根本不知道，她连反应都没有反应过来，我就是和她正常聊天呢。）你把你自己看得太聪明了，把她看得太愚昧无知了。你这样跟她一说，“你这自言自语是一种神经失常啊”，你这边告诉她以后再问她“你在家是不是受过刺激？”然后我说“你是不是告诉人家‘你受了刺激成神经病了’？”你告诉我“她不知道”，你怎么看待呢？（王萍芝：你把这件事情都亮明了，人家都把隐私和你说了，你探人家的话呢，你怎么能说她不知道呢？）（王冉：那天说的时候她告诉我她不想在这方面交通。）人家还能交通吗？怎么跟你交通呀？“我告诉你一些我家里的情况，然后你就给我添油加醋编出一件事了”，本来没有的事就成了一件

事了，她还敢和你交通吗？还能和你交通吗？你和她交通不是说她家里有什么事，俩人在一块儿交心，你是在这儿探了一下她的底，“哎，我看她这样说话，可能是受到刺激了”，然后就问“你在家受什么刺激了？”“我父母打架的时候我挺受刺激的”，“哦，你受你父母刺激了”，然后你再问她家里还有什么家族病史，她告诉你了，“哦，你家里还有家族病史”。好，你把这一条线联系起来，然后你还告诉了她，她能受得了呀？你告诉她的时候，你的态度、观点我没看见，今天我和你在这儿交通的时候，我拿她的这些表现再和祭司弟兄的交通去对号，我看到并不相符，但是你用各种方式告诉我，她是有邪灵作工。在我交通的时候，你听懂我交通的是啥了吗？（王冉：听懂了。）我交通的是怎么去分辨她是不是有邪灵作工，你分辨吗？你不分辨。你是用你的经历来给我证实一下她有邪灵作工，证实不了你又告诉我她家还有家族病史。咱的存心、目的、观点不对。你的存心、目的、观点就是要证实一下她有邪灵附的可能。还不是可能，在你这儿就有点定规了。你不是去寻求、分辨、认识。

你看我是怎么解决问题的？我是看祭司弟兄交通的自言自语强调的是什么，自言自语所说的内容是什么，看晓典自言自语说些什么内容，我看到她自言自语的内容和祭司弟兄说的自言自语的内容不一样，她说的内容是“我看见自己漂亮”，她是一种自我欣赏，而祭司弟兄说的自言自语是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说的是啥，这两个有区别，那我就断定了、证实了她的表现和祭司弟兄说的不一样。可是你不去拿祭司弟兄交通的去衡量一样不一样，你只是说祭司弟兄提到了自言自语，但自言自语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你不说了。晓典有自言自语的表现，你只是对了一个自言自语，对上自言自语以后你想干什么呢？好了，看看她家的家族病史，看她是不是受刺激了。谁能不受一点刺激啊？你从小到大，即使你家庭和睦，但你在学校里面会不会受一点刺激啊？在婚姻上会不会受一点刺激啊？那你既然说她受刺激了，那她受刺激所发生的事和她现在自言自语说的话是挂钩的，那她自言自语就是因为受刺激了。如果说不挂钩，那她自言自语就和受刺激没关系。这是不是我又一次跟你说了？第一次我是用她自言自语的表现和祭司弟兄说的自言自语不一样，把你打断了，然后你又说她受刺激了，我又说“她受刺激的事情和她自言自语说的话挂钩不挂

钩？”不挂钩，我说这个行不通。这两个都行不通了，你再来一句“她家还有邪灵作工的家史”，你说的这个家史我没办法说了。你连续说了三个，前两个你没有去分辨认识，你只是找了个原因，你暴露了个什么问题？你想尽一切办法说她有邪灵作工。这成了你的存心了，你不是去分辨认识，去正确对待一件事了。还有你说她老是怕，是，你这么一说话你说她怕不怕？你说话的那种语气、口气，你说她怕不怕？（王冉：我没跟她说这个之前她就总说怕。）她怕你，她怕不怕王蕊？王蕊，她怕不怕你？（王蕊：我觉得她这个怕也正常，她里边是有种自我保护意识，她总怕她做错什么事，然后怕你看见她做错了以后要说她，她是怕这个呢。那天由于王冉工作的特殊性有点影响晓典工作，晓典就跑过来跟我说，“王蕊，我真的不行了，王冉真的是影响我呢”，我说“那你去跟她说一下，让王冉调整一下工作计划，错开这个时间段，我就不信你去说一下王冉还非得现在干呢？你去跟她说一下就行。”然后她说“行吧，我在你这儿借点勇气，我去说吧”，结果隔了一会她又过来跟说“不行呀，我害怕”，“你怕啥呢？”“王冉眉毛一挤、眼睛一瞪，我就害怕人家说我呢。王蕊，我不行了，我必须得反抗呀，我不反抗不能活了，我必须把她怼回去我才能活，不把她怼回去我心里不行了。”）王冉，知道她怕什么了吗？（王冉：这个我没有听她说过。）人有个怕正常不正常？应该不应该？（嗯。）如果人没有怕反而不正常。神说什么人才能蒙拯救呀？（有惧怕感、羞耻感的人。）你得有惧怕感和羞耻感。你说人遇什么事没有个“怕”字，能行吗？你只是说她有个怕，但你从来没有告诉我她怕什么。她是照了照镜子害怕，镜子里有影子害怕，还是害怕你，还是害怕王蕊，还是谁一说话她就怕？得有个因着什么害怕吧？（王冉：她说过这个怕，一方面是因着家里父母总吵架，所以她就怕大嗓门。）你说这还不正常呀？（王冉：这个正常。）那还有什么？你说她不正常的，你别说她正常的。（王冉：还有什么呢？那天她又说了一个事……）

这就是你王冉，这就是王冉！（王冉：当时跟她交通的时候，她自己在那儿说怕怕怕，我才说的这个怕。）我在这里也怕，你们怕不怕王冉？我怕王冉，我怕什么？怕不走正道。王冉，信神几十年了，听懂我说的啥话了吗？王冉，你知道你出名了吗？（王冉：知道。）知道，是吧？你怕吗？（王冉：怕。）“你害怕，你神经病了。”你知道

你出名了，因着什么出名的？（王冉：打斗。）打斗，你要把周围的人全部都打下去，把周围人都说成是有问题的。咱上次交通过这个吧？交通完以后你好像是明白了，还流了点眼泪，交通完以后就完了、过了，三天就忘了。我交通的这些成为你的座右铭了没有？（王冉：没有去实行。这是那天韩真过去了，我跟韩真说了一下晓典的情况，她有点这方面的表现，韩真说“你没有跟弟兄反映一下？”我说我现在也不敢确定。）（韩真：我是说“如果晓典有这些表现的话你可以问问弟兄”，你今天就非得确定晓典有邪灵作工。）（王冉：不确定，只是说她有各种表现。）（韩真：那你把她的各种表现说完以后，弟兄一交通，咱看到她不是有邪灵作工，她就是自恋，虽然说也不正常，但那属于自恋，也没有到邪灵作工那种程度，她还是个神拯救的人，这不是就可以了？过后咱尽力去帮助她，跟她沟通，让她扭转不就行了？那你还说那么多要证明什么呢？）（王冉：我说这些就是想确定一下。我刚刚说的这些是想了解一下弟兄说她不是邪灵作工的原因是什么，我为什么觉得她可疑，就是根据这些这么去判断的。祭司弟兄说“特别好自言自语说些莫名其妙的话”，这么交通完以后，我知道弟兄交通的重点是在自言自语后面的“莫名其妙”上，自言自语说些莫名其妙的话，弟兄是根据这个来判定的。我现在是知道她总自言自语说呢，我问过她两次自言自语说啥，她也告诉我了，但我不知道其他时候她说的是什么，所以我是说她有这方面的嫌疑。这方面吧，我确实有点武断，就是弟兄刚刚交通的，我没有根据祭司弟兄交通的话去衡量，没有根据自言自语的具体内容去衡量，当时也可能我没有理解到“特别好自言自语说些莫名其妙的话”，但是我知道经常自言自语的人有点不正常，摸底的时候福音对象经常会流露他受过什么刺激，或者是看见过鬼，或者是邪灵作工，摸底的时候会出现这些情况，所以我就知道这些人不正常。一般人不自言自语，自言自语的这些人不正常的太多了，而晓典她有这方面的嫌疑。所以说我们做事的时候就注意一点，不要让她受刺激，我是这么想的，心里有这么一个顾虑，我怕她因为这方面受影响。我只是跟她交通了“你这样万一真的有个什么情况呢？咱得朝这方面背叛，不要老是自言自语。”不过从这里也确实看到我自己有点武断，不能拿着之前的作工经验一概而论，这方面的人我确实见得不少，通常自言自语的人就没有正常的。在传福音打仗的这三年期间，我经常摸底，看见自言自语的这些人反应就不正

常，就不能要，一摸底就是有邪灵作工呢。但晓典这个只是受了点刺激，她没有什么邪灵作工，这是我从来就没有否认过的事实。我从今天的交通里边明白了一点，你要断定一个人是不是有邪灵作工
得……）

如果我不说话，我看你的表白持续到明天早晨也完不了。我一直在这儿揣摩、想呢，你就不看我这个眼神？（王冉：看。）你看我在想什么？你刚才说的这些内容是什么？（王冉：澄清自己。）澄清自己什么？（王冉：我没有定人家就是邪灵作工。）你在澄清自己，还把你自己定性一个人是根据什么定性的，把你的理论全部重说了几遍，咱说了几遍了？再说你刚才说的那些，那是啥话呀？“我传福音摸线索见了多少个自言自语的”，是吧？你说你见了多少个自言自语的人有没有结果？你说你遇到过多少个自言自语的人，是什么意思啊？这些人没有传进来，对吧？（王冉：这些人就是有邪灵作工。）你说“我见了多少个自言自语的人，他们就是有邪灵作工”，他们怎么有邪灵作工呢？你说了没有？（王冉：他们能看见一些东西，能听见一些声音。）你说了没有？在我追问你的时候，你说你去摸线索的时候，可见了不少自言自语的人呢，这话的意思是什么？你是有经历的人，你是有看见的人，你是凭经历作工呢，你是凭经验作工呢，意思是告诉我这一次你不会错。你刚开始说你是根据祭司弟兄说的衡量的，后来咱根据祭司弟兄交通的一看，晓典这个自言自语的表现不属于邪灵作工、邪灵搅扰，不能划等号。当我说不能划等号的时候，你又给我解释说“我作工多年了，我一直在一线摸线索呢，摸线索的时候我见了多少个自言自语的人了”，我想着我听听你摸线索的结果，看看这自言自语的人最终是被邪灵附了，还是成神经病了，我是不是要看这个结果呢？你应该是给我拿出这个论证，“呀，我摸线索的时候遇到过三个自言自语的人，那个自言自语的人说什么了，摸线索摸了几天以后，神经病发作了，被邪灵魔鬼附了；那个是胡乱说话了，自言自语呢，后来才发现他的眼睛看见什么了，魔鬼上身了”，你是不是得有个旁证，用这个旁证来证实他自言自语就是被邪灵附了呢？你没有任何旁证，你只是告诉我，在你作工中你遇到了多少个自言自语的人，你把自言自语的人打成了有邪灵作工。你只是告诉我，在你作工中你根据一个人自言自语，就把这个人打成了有邪灵作工，你并没有告诉我，你在作工中碰

见了自言自语的人，他就是有邪灵作工。你把人家打成有了邪灵作工和事实证明他是有邪灵作工，一样不一样？（王冉：不一样。）可是你刚才述说的是什么？（王冉：我说那个老太太自言自语就是有邪灵作工，我后来摸底的时候确认了她就是有邪灵作工，她是看见什么东西了，我说这个了！）这又开始了……（王冉：这个不是编呢。）我没有说你编。这又开始给我论证了，我知道你说了，你这话说了不止一次了，你是说了。（王冉：她是因为自言自语以后我才开始摸底的，不是说她自言自语我就确定了她有邪灵作工，我不是光拿人家自言自语的表现就把人家定成是有邪灵作工，这个一直就是……）王冉，我不是来检查你工作的，你不用跟我说“我不是只根据自言自语就定了她有邪灵作工”，你在这儿是想给我作个旁证，意思是啥呢？你是想说“祭司弟兄说的这个话也不完全准确”，你想用你的亲身经历来告诉我自言自语就是有邪灵作工。你给我拿出了祭司弟兄的交通，但是对不上号了，这个时候你就想用你的亲身经历跟我说一下，我也在聚精会神地听，可是在你叙述的时候，你只是说“我见了几个，一个、两个、三个的表现都是自言自语，最后我摸了底以后发现他们确实就是有邪灵作工”，你是根据什么定的他们有邪灵作工？你说了吗？你跟我说你还是根据自言自语定的，你只是告诉我，在你的作工中你根据自言自语定了几个人是有邪灵作工。就好像要定一个杀人犯的罪，你得根据人证、物证、杀人的动机来定，他为什么杀人呢？用什么杀的人呢？作案工具在哪？现在你要给这个人定罪呢，你只告诉我他有杀人动机，所以你确定了他是杀人犯，我说“这不行，得根据法律来说，得有作案工具、作案地点，只是根据杀人动机不能定他就是杀人犯”，然后你告诉我“我当法官这二十年来，我定罪这些人就是这样定的，他就是有杀人动机”，你让人怎么听呀？如果说你这个法官今天办的是个冤案，我说“你这个昏官”，然后你告诉我“我这二十年就是这么做昏官做过来的”，你是不是给我澄清了这么一个事实？（王冉：是，刚才说的那些就是这样的。）“我这二十年来就是昏官，我就是这么做过来的，可是今天到了你这儿就行不通了？我就不能用他这个表现来定他的罪了？”你还要来质问我一下。你说我能不能让你这个昏官继续昏下去啊？再到我逼问你的时候，你又来了一个，“那个老太太自言自语的时候眼睛又看见什么了”，你是不是又给人家找证据、加证据呀？（王冉：不是加的，她就是有这些表现，是我没说。）你又给我表达、又

给我举例子，说你遇见多少多少个自言自语的人就是有邪灵作工，那你就得告诉我“一开始他是自言自语，三天以后他又看见了什么，四天以后他又怎么怎么了。我见过三、四个自言自语的，他们最后都被邪灵附了，这是我的经验”，这我才能听出来自言自语确实可疑，自言自语可能就是一种先兆。就像癌症早期，虽然不疼、不痒，但他有这个表现，到了癌症晚期或者他因着癌症死了，确定了他当时的表现就是癌症的症状。你用这个来证实一下就是让我信服一下自言自语确实是邪灵作工的一个起因、表现，可是在我要听这个结果的时候，你丝毫没有说这个结果呀。（王冉：所以我现在正说着呢。）你现在再给我补上？哎呀！当我来质问你这个法官的时候，我说“法官，你是怎么办案的？你办的这个案子只有杀人动机，没有杀人工具、没有杀人地点，你怎么就判人家死刑了呢？”然后你跟我说“我给你找，我给你找他的证据。”你都给人家判死刑了，你才去找证据！我说“你不用找了，你下监去吧，你该判死刑了。”该不该？你办了多少冤假错案我还没有问你呢，你倒自告奋勇呢，“我这儿还有冤假错案呢”。（王冉：不是说冤假错案。）又说不是冤假错案了，你就没听懂我说的啥意思。（王冉：我只是想说我应该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但是我只是说了一个事……）你要说的重点论证你没说，你只是说了啥呀？你告诉我你有经验了，你说你见过多少自言自语的人，这个就是个旁证。可是，我今天是来调查案卷的？我是来视察一下看看你办了几个案件？我是要给你定个什么结局？你用不用给我澄清啊？咱越走越远了，最后查你的案卷去了。咱当初说啥了？（王冉：咱现在的话题跑到哪儿去了，越跑越远了。）你把我带远了，你既然说出来了，我就得交通交通，论证一下。（王冉：我刚刚没想那么多，我只想说经过这几个例子我确定了这个事，但是我没有说这几个例子是什么情况，我就想着我把这几个例子再详细地说一下。这件事是我表达有问题，还是怎么呢？这个不是说我无缘无故就这么乱给人定呢，这个不存在乱定，是我经历了这么多以后，确实……）（晓典的这件事这还不叫乱定啊？）（王冉：我从来都没有说过晓典就是有邪灵作工，我只是说她有这个症状，她有这个嫌疑，我没有定她就是有邪灵作工。）

神是看你的言行举止，看你说话的存心是什么，看你的观点、态度是什么，是什么态度驱使你这样去说的？你无非就是想做一个打不败的

将军，你不能认输，你定义的事就应该是真理，不管说什么，你都没有去分辨认识一下。我是让你去分辨认识一下，然后你从不去分辨认识，而是想找各种说法、说辞来证实一下你是对的，我是错的。（王冉：你交通的我确实也看到了，因为你交通的自言自语的具体内容我确实没有考虑到。）既然你没有考虑到，那还用不用你再去证实呢？你证实还有什么意义呢？这就是王冉！你为什么要打斗呢？为什么人家害怕你呢？也可以说你是在捕风捉影。你借着晓典有这么一个自言自语、自恋的表现，你就能和她父母打架她受了刺激联系起来，和她家的家族病史联系起来，就成了这个事了。她最终会不会成为邪灵这个咱不敢说，但是你不能先给人家串联起来。即使她家里边有神经病史，最终她可能成为邪灵，但在没有成为事实的时候，你怎么能给人家论证呢？反过来咱又是信神的，更不能根据神经病史来定一个人啊。神家没有哪条原则说，看一个人有没有神经病你得观察他的祖宗，看看他父母、儿子有没有神经病来衡量他将来会不会是神经病，如果他父母有神经病史，这个人不能传。神家有过这个说法没有？（没有。）神话明明确确告诉你每一个灵魂各自是各自的，互不干涉，而咱信神却看人的家族病史、家族遗传，这些能不能放在这个原则里边？（不能。）那咱为什么能放在原则里边？咱不是正常地去理解、去认识。这就是说你的存心、观点就不对，弟兄姊妹有这个表现以后，你歪脖子看表，你就带着这种思路“她自言自语，她是不是邪灵作工？”所以你就根据你的思路往邪灵作工这个方向去看了。而我一看见晓典有自言自语的表现时，你看见我有没有走邪灵作工这个方向？我没有走这个方向，我是往哪走呢？我要先看看她说什么了，根据她实际的表现，看关联到哪一个了，她自言自语说方言了，那我就得看这是不是有邪灵作工；她自言自语突然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就问问她当时说这些话她自己知道不知道，是不是另一个灵在里面支配她呢？她是不是控制不了呢？那我就看看她是不是有邪灵作工。如果她自言自语说的是刚才发生的一件事，王冉刚才打她了，她气得没办法，去一边自言自语发泄了，你说她就有邪灵作工了？（不是。）这要是成了有邪灵作工，那你以后就好办事了，让你当个带领，“啪啪”对付一顿，她在那边“哇哇”一哭，一自言自语，你录个音，“你听，邪灵作工”。我是根据人表现出来的看他的实质，以此来对待他，而你是他有个什么表现出来了，赶紧给他联系到一起，这是你的一贯

作为。（王冉：是的，在一线配合摸底的时候都会这样，看见这种表现的时候都会……）这是你的一贯作为，这更证明你平时作工是凭着什么作工的？你不是根据原则来作工，不是去分辨认识人来作工，你是给人家胡乱联系。（凭经验作工。）这也不是经验，她哪来的经验？（王冉：那传福音摸邪灵作工的那个里面也说过，什么什么表现属于邪灵作工。）是有，刚才你不是都打开看了吗？我知道都有，人家里面说的是什么？你按人家说的走了没有，分辨了没有？你根据人家说的分辨了，那你的目的是为了分辨清楚这个事实，可你没有去分辨，然后晓典自言自语了，你直接就往邪灵作工上面联系，这证明了什么？你就是在打斗。进国度的门呢，你把所有人都打下去以后你就是进国度的，咱有这方面的一厢情愿，所以驱使着你这么去走的。而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是建造国度呢，我是急着去拯救、帮助人呢，我是急着去筛查，看她究竟是不是有邪灵作工，我不敢冤枉一个。你在这儿呢？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这就是闯荡江湖、打江山呢。你来这儿是信神的，还是来闯荡江湖、打江山的？排斥异己？你把周围的所有人都排斥出去？你给他们是帮助、是扶持？这是你的使命、责任？如果你真是维护神家呢，你怕她有邪灵作工，那你向上反映，“弟兄，那个谁自言自语呢，跟你说一下，不要让发生了什么事。我看见她自言自语呢，我还了解了一下，她在家里边受过刺激，她父母打架的时候她就疯狂地大叫，她家还有神经病病史”，这是不是就结束了？“我给你报告了，你去审查，你去看看，你比我有真理，你比我有原则，你看她是不是有邪灵作工，然后你给我交通交通这方面的真理，看她这是不是邪灵作工。”是带着一种寻求、分辨、认识而来的，而你是带着什么？“弟兄，我告诉你，这边有个有邪灵作工的人，她自言自语呢，你是不是就不知道这个原则呢？我告诉你，我传福音摸底摸了三年，在传福音摸底的原则里说自言自语最次也是有邪灵作工。”我这个人比较诚实，我确实没有传福音摸过底，我也没有注重这个原则，所以我就问问你，你找出来原则咱们共同看看。当你拿出来原则一看，你所说的与原则不符的时候，你告诉我她在家里受过刺激，她家族里有神经病病史，你说你是想说什么呢？然后我说她家里边的神经病病史和这个不挂钩，你在这儿告诉我“我还有作工经验，我这几年遇到过什么什么”，你这是在干啥？是不是教我办事呢？你教我办事，我是不是也在虚心学习呢？我是不是耐心听你说呢？可是你给

我拿出来一个不是，拿出来一个也不是。如果你刚才举例说“我作工三年碰见这三个自言自语的人，第一个人前三年自言自语呢，两年以后怎么怎么了，显明了；第二个怎么怎么了……”，如果你说的这个是诚实话，那我就得考虑了，我得实际考察一下是不是这么回事，那我确实得重新考虑一下“自言自语是不是有邪灵作工？原则里面没有这个，咱是不是应该把这个列在原则里面，以后咱们注意？”可我在这侧耳聆听的时候，你说出来的是什么？你的话与这些根本不沾边，你只是为了把我给熏陶感染了，只是想让我认同你的观点。可是你找不出支持你观点的任何一个证据来，咱是来信神的吗？在所有你接触过的人中间你都能找出来她们的问题，你都能给她们帮助扶持，你都去给她们交通过，是吧？而且你说的话好多人很难给你反驳回去，所以你就把这当成了一种享受，当成了一种资格。可你做的是什么？是不是拆毁、打岔、拦阻，当教会警察？就不用说你给人家胡乱套了，即使你真的给人家分辨清楚了，你把所有人分辨清了，你就得着真理了？你就蒙拯救了？（不是。）那更不要说你给人家胡乱套了，你给人家胡乱套不是犯罪呢？

咱上一次刚交通了彼得的路、保罗的路，在人的经历中没有神的身影，没有神话语的引领，刚交通了，咱今天该有神话语的引领了吧？神话语成为你的引领了没有？既然是有摸底的原则，那就严格根据原则来，不能在里面断章取义。祭司弟兄的交通里说了个自言自语，你就断章取义，也不管前面说的是什么，也不管后面说的是什么，就拿“自言自语”四个字论证人家是有邪灵作工，或者被邪灵附了，不能给人家传福音。（王冉：我传福音的时候是有的，不是光根据这一句。）那到了这儿怎么就光用这一条了？（王冉：我跟晓典说的时候也跟她交通了。）那到了我这儿就不说了？（王冉：刚才我也想了一下，怎么到了你这儿就没把事实说出来，说话说了半截？）还没说出来？事情还没说完？还说的是半截话？我觉得你说得够清楚了吧？（王冉：我跟晓典说的时候会说我遇到了什么人，他有什么表现，最后怎么样，我都会把这些事情跟她说清楚。但是我刚刚在这里就没有这样说，但是从这里面就看到我总想去打败你。）你没有说从我的交通里看到你自己，“哎呀，我这是什么性情呢？”然后你在这儿是怎么呢？“看我，又一次失败了，我跟她那边也能交通，也能把一件事情阐

明，跟别人也能把一件事情阐明，关键时候，到了弟兄你这儿了我就没阐明，好了，让你抓住我的把柄了，我无法补全了。”（无法反驳你，驳不倒你。）“我不仅是驳不倒你，我没有办法把我的话补全了，我说我再给你补全一下，当时她自言自语了，后来怎么怎么了，我想再补充述说一下，弟兄你打住我怎么也不让我说了，我冤不冤？”（王冉：是，刚开始心里有这个想法，但现在借着交通发现我一直就想打败你。）“弟兄不讲理啊，我没有说证据，我一不小心忘了没能谈清楚，后来你又跟我要证据呢，好，你要证据我给你证据，结果你又不要这个证据了。”王冉，这一下午听的是啥？我给你交通的是啥？信神是在干什么呢？（王冉：得生命。）信神是要认识自己，解决自己的败坏性情，认识神、认识自己。那你在这儿认识的是啥？也不叫认识。（王冉：分辨？）也不叫分辨。那叫研究、找茬。（王冉：早上和袁敏的事情到现在和晓典的事情性质是一样的。）这叫打斗、找茬。你要想当天下第一，就必须把天下所有的人都打败，你不打败他们成不了天下第一，你是为着“天下第一”而奋斗。（王冉：你再给我揭露解剖一下。）解剖什么？（王冉：就我这个性情，我这个性情根本控制不了，上午在那儿说了半天非要把你打倒，下午又在这儿说，脑子清醒了就想呢，我为什么老是要打败你呢？身不由己就要去打斗，控制不了。感觉越在这个地方坐着，里边这个性情越要暴露出来，我就觉得这是我最致命的地方，应该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总想显露自己打败你，我觉得我这个性情现在都成“癌症”了。借着今天早上交通和袁敏的这个事情，现在又交通和晓典的这个事情，让我看到为什么要让我把这件事情说出来呢？其实借着把这个事情说出来，是让我看见我凭自己的想象去定罪、定规人。我发现这个性情特别严重，而且在你交通的时候我好像身不由己就要去反驳，就要去辩，等辩完以后就发现“呀，自己咋是个混蛋呢？怎么就要在这儿表演，就要在这反驳呢？”好像表演的时候就控制不了自己，就要去表演，就要去打败你，好像不打败你就不行。这个性情太严重了，我也想从这方面去变化呢。上次你给我交通完以后，我没有再去做这些事情，我都有意识地去背叛了，我不去打别人，结果过了十多天一检验还是这样，我发现只要一坐到这儿聚会，我这里面的东西就要出来，出来以后我就要身不由己地去做，就要去打败你，控制不了，这里面的性情一直就是要打斗，把别人都打败了才行。我觉得这个性情太严重了，我今

天想着抽个时间把我这个问题好好交通一下。）其实都已经给你交通了，路其实也很简单，就看你走不走。（王冉：我走呢，我想往上走呢。）有没有路？王蕊，好走不好走？（王蕊：把心用在本分上。我这两天按着这条路走了一下，觉得还挺释放的，心里不像之前那么乌烟瘴气了。）王蕊给了你一个好办法，把心用在本分上。（王冉：我这几天也把心用在本分上了，感觉挺有亮光的，但是我没有打她们，来这儿又打你呢，早上打了一顿下午又来打了，我这个打斗从来没有停止过，我就控制不了，就老想证明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上次你给我们交通完以后我就在有意识地背叛，最近让我整理异象方面的文稿呢，我说感谢神，感觉神看见我的缺少了，所以我的心都用在本分上了，一心为着本分，我根本就没有闲心去管别的事情，我确实也往这方面配合呢，但是这个性情一直没有解决。我在整理文稿的时候这些东西流露不出来，可是我一坐到这儿，我就跟神经不正常了似的。）这不是说你在这儿才流露出来了，其实这些东西在平时早流露出来了，平时早就预备好了，这是你习惯性的，这成了你的生命了，是你的一贯作为。就好比咱常讲的剃头的例子，用冬瓜练习剃头呢，剃完以后把刀子往冬瓜上一插，习惯了，等给人剃头的时候也是一刀子就插在人头上了。你走惯这条路了，习惯了。第一次来这儿打岔了，能看见“我这是打斗呢”，第一次看见打斗了，不能打斗了，第二次一流露出来，“哦，这是打斗，我有认识了，感到羞耻了，我不能打斗了”。逐步经历两、三次，你下次你刚要打斗，你心里就认识到了、知道了。一开始是你看不见，因为你习惯成自然了，手到擒来、不由自主。给你揭露解剖出来的时候，就是让你看见你自己的形象，当你看见自己的形象，当你第二次准备打斗的时候就能看见自己又准备干什么了，又开始作案呀，这个时候就束手束脚，束手束脚的时候又背叛不了自己，“打还是不打？”再争战上两回。争战两回，再打斗两回，就看见自己的丑陋了，下一次一流露出来打斗，“不能了，不能、不能！”就制止了，这是一个过程。但自己得有心志与信心背叛它。第二个是，你得寻找一条正确的路，你走正道，把心思全部用到正道上，那些邪门歪道你就是不管它也无所谓。什么是信神呢？神说：“真正的‘信神’的含义是人能在相信神是万物的主宰的基础上来经历神的说话，经历神的作工，达到脱去败坏性情满足神的心意以及达到认识神，这样的历程才叫信神。”用实行真理代替自己的过犯。“那我就走

这条路嘛，学着去经历神的话，认识神、认识自己，临到这件事情我认识的是我怎么了”，你不能光看人家自言自语，你得问问自己，“哎，我今天自言自语了没有？我这自言自语是不是因着受什么刺激了？我一直要和她们打斗，这打斗是怎么来的？是不是我小时候受刺激了？是不是我父母经常打架的原因？我姥姥他们在家是不是总打斗呢？我有没有这个遗传？”你寻求、寻找的都是自己为什么能走这条路，自己怎么成了这样的，是去认识自己。站在神一边认识神，“神给我摆设环境是要干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呢？”当你把心思用到这些方面的时候，还有其他的吗？就没时间了。这是不是路？（王冉：是。）路很简单。（王冉：可是来到这儿把你打了。）不是来这儿的问题，是你早已经走上这条路了，今天来是碰壁了。（王蕊：其实在那边你就是这种表现，不管晓典说什么你总要把她反驳回去，有时候我说话你也是给我反驳过来，是我们交通不了，今天弟兄一条一条都给你抓住了，你是没地方跑了，你反驳不了了。）是今天来这儿看见了，不是说你平时没有。

什么是搬弄是非、捕风捉影（四）

神说：“如果通过他人性的表现、流露还有他人性的实质来看，他不是真正的弟兄姊妹，不适合留在教会，他留在教会里弟兄姊妹就受搅扰，根据他的表现他符合教会清除、开除的对象，那教会就应该快速地作出相应的清开方案，将这些人清除、开除出教会。第十四条所要交通的就是要清除、开除的各类恶人。通过人性来看，这些人的人性肯定是坏，土话讲就不是好东西，按照他人性的表现就应该把他清除、开除出教会，免得他继续在教会搅扰，继续在教会影响他人正常的信神的环境。那通过人性来判断，有哪些人性的表现来判断一个人的人性是恶、是坏，从而来决定教会是否将他清除、开除出去？第二项人性总结下来包括的也很多，咱们先来交通第一条。

第一条，爱搬弄是非。这类人大家应该也常见。爱搬弄是非主要表现在哪儿呢？就是说话没有原则，总带有存心目的，挑起是非争执，造成不良影响。很显然，这类人说话有严重问题，根源是性情不好，没有人性，所以就爱搬弄是非。从这个词上来看，搬弄是非就是常常把‘是’说成‘非’，把‘非’说成‘是’，属于颠倒黑白，甚至添油加醋、捕风捉影、随便论断，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他不往好了说，所说出的话不造就人，对人没有任何的益处、没有任何的帮助。通过跟他接触、来往、沟通，听他说话，人的心常常陷入黑暗、陷入浑浊，甚至对信神也失去信心，没心思信神了，灵修、聚会心也不能安静了，常常被他所说的是是非非、东家长西家短的事搅得心神不得安宁，看谁都不顺眼，看谁都是一身毛病，也常常在听了他搬弄的是非之后，正确的思想观点、合乎人性理智良心的一些思想观点就被搅扰了，连正确的看事观点也被搅扰了，使人分不清对错。没有分辨的人常常被爱搬弄是非的人所说的一些话引诱，陷入试探，还没有知觉，他认为‘他们也没有害谁，还正常聚会，有时候还能施舍、帮助人，也没说什么啊’。但是，与他们接触的后果往往都是陷入是非，陷入试探，陷入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纠葛、不正当的人际关系之中。这些搬弄是非的人专门搅扰人与人之间的正当关系，专门破坏人心思当中领受纯正的东西。谁与谁之间关系好，能互相扶持、互相帮助，在他眼中看就是他背后攻

击、论断的对象；谁尽本分有点忠心、有点花费也是他攻击的对象。不管多好、多么正面的东西都被他丑化一番，不管什么事他都颇有微词，什么事都要讲究一番，什么事都有自己的观点，这个观点其实也不是什么真正的观点，就是胡说八道、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甚至为达到一个目的，为挑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了污蔑某些人，故意添油加醋、捕风捉影地乱说乱编、无中生有，不知道真相的人听起来还觉得他说得头头是道，不可能是假的，就被迷惑了。这类爱搬弄是非的人，他们对什么正面事物都颇有微词，是不是因为他们有‘正义感’呢？（不是。）对那些积极尽本分的、忠心的、热心花费的、有点人性良心的人，他们都觉得不服，看不上。那他们乱说话的原因是什么？根源在哪儿？为什么总爱搬弄是非呢？（人性坏。）对了，就是人性坏，他要是人性好就不可能搬弄是非了，说话得凭良心、凭理性，不能尽说歪理邪说。搬弄是非的根源就是人性坏，什么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就变味了，说带点论断还是轻的，都带点定罪、咒诅的恶意，这里面带着挑拨、带着嫉妒、带着不服、带着恨，还带着落井下石这些成分。总之，他们搬弄是非的特点主要就是这些。除了这些之外，这类人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气人有、笑人无。这类人人性好不好？（不好。）这类人气人有、笑人无，谁比他好，他就在背后说难听的话，谁要是不如他，他嘴一撇，就该笑话了，该讽刺、嘲笑、贬低了，什么事到他那儿都不能正确领受，不能凭着最基本的人性道德去对待。不需要他祝福哪个人，不需要他恭贺哪个人能好、能如意、能走上正道，但起码人对人得正确评价，别有坏心眼儿，他都做不到。搬弄是非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很明显，通过他说话，通过他对待人的态度，通过他所思所想、内心深处对待人的方式方法，足以看出这类人的人性是恶毒的。虽然这类人只是用嘴来搬弄是非，但是他们用嘴搬弄的是非背后有他们心里所要达成的目的、所希望做成的事，也有他们内心深处对待人、对待事真正的观点、真正的态度。咱们暂先不论爱搬弄是非的人领受真理怎么样，是不是喜爱真理的人，就他们的人性特征——爱搬弄是非这一点来看，他们在教会中存在会不会给弟兄姊妹带来好的、积极的作用？（不会。）绝对不会。

咱们结合具体事例来看看这类搬弄是非的人都有哪些表现。比如，有个姊妹家里很有钱，但为了传福音见证神放弃了肉体享受，离家尽本

分。你们说，正常人会怎么看待这事？是不是心里会佩服、羡慕啊？至少会觉得，姊妹能为尽本分舍弃肉体享受是值得赞赏、效法的。那爱搬弄是非的人怎么评论？她说：‘放着有钱人的日子不过，整天在外面传福音，这样下去，早晚得被老公踹了！信神不就为了得福得享受吗？她可倒好，有福不会享，撇家舍业的，一心尽本分，这不是傻吗？我家要是那么有钱，我就在家好好享受。’你们说，这些话有没有一句中听的？有没有一句合乎人性的话？有没有一句造就人的话？（没有。）有点身量的人一听，心想，‘这不是歪曲事实吗？信神撇弃花费、不追求物质还错了？在她这儿还被定罪了’。要是没分辨的人听到这话，就受迷惑、受搅扰了，信神的劲、尽本分撇弃花费的劲顿时就减了三分。爱搬弄是非的人这一番话，一共没有几句，但是对人造成的负面影响足够人缓个一年半载的，是不是这么回事？（是。）就这听着似对又似错的一些话，有的人听后就中毒了。能说出让人中毒的话，这样的人人性怎么样？（不好。）这些话里有没有一句让人听了之后能信心更加增的？（没有。）这全是些什么话？笼统地说，全是些不信派的话，没有一句是跟随神的人该说的话。具体地说，这人说的这一番话，没有一句是有人性的。什么叫没有人性呢？就是连道德都不具备。什么叫没有道德呢？就是人家好、人家有钱，她是什么态度？是不是仅仅羡慕，然后祝福就完事了？（不是。）那她的态度是什么？嫉妒、气愤、怨恨，心里埋怨，‘她那样的能配有那么多钱吗？我怎么没有那么多钱呢？神祝福她为什么不祝福我啊？’人家有钱、富裕她就嫉妒、就恨，没有一句真正的羡慕、祝福的话，这就是连最基本的道德都没有。人家富裕她就恨，就差从人手里抢、从人手里骗了。另外，这个姊妹生活在富裕的家庭，还能撇下好的生活条件、放下这些物质享受出去尽本分，作为信神的人来说，这是值得庆幸，值得佩服、羡慕的事，应该祝福、应该靠近、应该效法才对，而这个爱搬弄是非的人有没有一句这样的话？（没有。）她是怎么说的？句句都带着狠话，都带着恨的意思。她为什么能说这话呢？就是心里对自己的现状不服不满，心生怨恨，就把气撒在这个富裕的姊妹身上了。作为一个信神的人，对于一个能够积极尽本分、一个对的人，应该多加赞赏、佩服、学习、效法，从人家身上取长补短，她不但不这样，还耻笑，还说那个姊妹傻，同时还盼望那个姊妹的老公能把姊妹踹了，等着让她看笑话。如果那个姊妹真被踹了，她是不是就

高兴了？她是不是就如愿以偿了？这是她的心里话，也是她的存心目的。看谁好、谁比她强，她就嫉妒、怨恨，不管别人信神信心多大，比她强就不行，她就不盼着别人好，没有任何的人性，一点祝福的话、造就人的话都说不出来。为什么说不出来？人性太恶了。不是不想说，不是没有现成的词，而是心里充满的就是嫉妒、怨恨、气愤。那她心里充满这些败坏的东西，能不能代表她的人性恶毒呢？（能。）能代表，因为她能流露这些败坏的性情，人就容易分辨了。”（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分辨假带领（二十四）》）

王冉，能不能对号？（王冉：能。我在我这个事例当中表现出来的也是这样的，我没有去看人家的长处，人家能出来尽本分，这就是她的长处，而我是抓住她的问题以后开始夸大事实，然后去定罪，里边有这个恶毒的性情。）嗯。细节对号了吗？有没有细节？（王冉：刚刚说的这些事就是细节的东西，对人来说，就构成打击人的积极性了。人家听了我这些话没有跑，要是跑了的话罪魁祸首就是我。今天交通的这两件事性质其实是一样的，我以前也没有和爱搬弄是非对号，但是刚刚读神话的时候发现，这就是属于搬弄是非。你如果正确对待的话，不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发现问题了，咱们正常的该解决问题解决问题，谁有问题了可以帮助扶持，这个是正当的，但是在背后去挑唆，去说这件事情，达到的性质就成搬弄是非了，达到的果效就是挑拨离间、搬弄是非，这就成了恶了。）韩真能对上吗？（韩真：开头提到的爱搬弄是非的表现在王冉身上也挺突出的，神说：“第一条，爱搬弄是非。这类人大家应该也常见。爱搬弄是非主要表现在哪儿呢？就是说话没有原则，总带有存心目的，挑起是非争执，造成不良影响。很显然，这类人说话有严重问题，根源是性情不好，没有人性，所以就爱搬弄是非。”王冉，结合你今天上午和下午的表现，就看见你不管是分辨一个人也好，或者是看这个人有啥问题也好，你不是根据事实来说话，不是根据神让人做人做事的原则来正确地对待人。人有正常的人性，在操练当中人会有一些缺欠的地方，人无完人，你不是根据正常人性理智去看待人，而是根据你的标准对人，“你就得没有问题，下发的就得是准确无误的”，一发现有问题你就开始了。你的说话就带着存心目的，然后把这些事情放大，本来有几个问题，最后你就说成是有很多问题，“你改了那么多”，一下子你的存心目的就暴露出

来了，你主要不是怕她修改得有问题影响弟兄姊妹正确认识、领受弟兄的交通，你主要不是怕影响这个，而是怕别人把你整理的内容给改了，主要是不能把你的东西树立起来，你就要把对方打下去，你的这个目的很明显。挑起这些是非，一直说、一直纠结这些问题。即使跟你说了该怎么去对待人、该怎么去看待人，这个工作、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你还要去纠结这些事情，在这些是非当中就没完没了，最后聚会也可能聚不成了，光解决你的问题了，光在这儿给你来回交通这些问题，造成了不良影响。还有后边这一句也和你挺对号的，神说："从这个词上来看，搬弄是非就是常常把'是'说成'非'，把'非'说成'是'，属于颠倒黑白，甚至添油加醋、捕风捉影、随便论断，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他不往好了说，所说出的话不造就人，对人没有任何的益处、没有任何的帮助。"）

王冉是不是爱搬弄是非？（是。）王冉，这是不是你的爱好？你看你来了文字组以后，文字组就没有消停过吧？你刚过来是和王蕊打斗呢，是吧？（王冉：嗯。）刚开始是王蕊负责呢，王冉把王蕊打了，把王蕊打下来，王蕊不负责工作了，袁敏开始负责了，然后王冉的矛头又对准袁敏了。（袁敏：她还打萧曹颖了，萧曹颖过去和她们聚会的时候她把萧曹颖给打了。）这就是说爱搬弄是非。就像今天咱解剖你说的那句话，"修改了那么多"，本来"修改那么多"是正面事物吧？结果被你说成了反面事物。"还有那么多是改错的"，这是不是就是搬弄是非？袁敏修改了那么多，人无完人，里边肯定有一两个是错的，你发现错了，你搞清楚以后跟她说一下让她改了，这是你们之间的配搭，是本应该有的。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地做了，这事是不是就完了？但你的重点并不是做这件事情，你的重点是要给她散布出去，"还改了那么多！""她改了那么多，你就让她改？你就没反应？"爱搬弄是非。"这类人大家应该也常见。爱搬弄是非主要表现在哪儿呢？就是说话没有原则，总带有存心目的，挑起是非争执，造成不良影响。"爱搬弄是非有哪些表现呢？说话没有原则。王冉，你说话有没有原则？说话有没有准确度？说话没有准确度，更不要说有原则了。你说"袁敏修改了那么多，里边还有错的"，这有啥原则？有啥准确度？然后你说晓典自言自语呢，自言自语肯定就是有邪灵作工吗？你把那些旁证全部都联系起来，然后你还直接和人家说了，你让人家消极，不敢再和你

说话。这是说你说话没有原则，总带有存心目的，挑起是非争执。你当时打王蕊，是因为王蕊负责呢，等王蕊不负责了，你和王蕊也不怎么打了，重点又打在袁敏身上了。“就是说话没有原则，总带有存心目的，挑起是非争执，造成不良影响。”你说袁敏整理文稿呢，你让袁敏怎么整理呢？也不敢修改了，也不知道该怎么修改了，处于一种消极状态，不知道该咋做了，拦阻了工作。然后你在那边给晓典交通呢，晓典能不消极吗？那是晓典没有消极，没有要回去，如果是其他人就回家了，上一次就有人回家了。你对她相当于是一种残害，她刚从学校出来，什么都不懂，所以她在生活方面有一些缺陷，你可以去帮她，但不能当作浇灌真理一样，生活常识和真理是两码事。我觉得晓典还算是相当不错了，有忍耐，坚持了下来。今天你又和她说了这些话，你说她很可能有邪灵作工，最次也是有邪灵搅扰，这对她是多大的打击呀？这哪敢轻易说呀？本来她不抑郁，你跟她说的她也开始抑郁了。造成了搬弄是非，挑起是非争执，造成不良影响。“很显然，这类人说话有严重问题，根源是性情不好，没有人性，所以就爱搬弄是非。”没有人性，说话有严重问题，咱今天解剖了，你这说话是有严重问题吧？（王冉：嗯。）你的话里边添加的自己的意思太多，你说的话似是而非，让人听着还挑不出“骨头”来，“人家说得好像对呀、是呀”。

“从这个词上来看，搬弄是非就是常常把‘是’说成‘非’，把‘非’说成‘是’，属于颠倒黑白，甚至添油加醋、捕风捉影、随便论断，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他不往好了说，所说出的话不造就人，对人没有任何的益处、没有任何的帮助。”你上午说袁敏的那是什么话？“你改了那么多，而且还有改错的”，这话你不止说了一次，你和王蕊说、和韩真说，你把这些话当成了真理来说，你想让她们都知道，想挑起事端，迷惑别人。今天我仔细揣摩你这句话的时候，才看到你这句话的问题，如果不揣摩，能看出来吗？你把正面的能说成是反面的。她改了那么多，不管她修改得准确还是不准确，那是不是她对本分的一种态度，是不是一种付出？这种态度、这种付出你应该是鼓励还是打击？（王冉：鼓励。）可你这一句话“改了那么多”，是一种质问、打击。“里面还有错的”，你要是说“改了那么多全是错的”，这也算句话。本身正面的东西来了你这儿就成反面的了，把“是”说成“非”，

把“非”说成“是”。晓典自言自语是自美呢，你非得说人家是有邪灵作工。咱不明白咱寻求寻求，你非得要证实一下人家有邪灵作工，颠倒黑白、添油加醋。在晓典的这件事上你是不是添油加醋呢？（王冉：嗯。）你刚才说自言自语就是有邪灵作工，然后我说“你没有论证，我听听你的论证”，然后你还要给我论证一下，你那个论证是不是添油加醋？“自言自语就是有邪灵作工”你这句话本身就是添油加醋。神家有哪句话说自言自语就是邪灵作工了？你是断章取义。“甚至添油加醋、捕风捉影、随便论断，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是不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是。）“他不往好了说”，王冉，这些人里边是不是属你话多呀？交通的时候属你交通得多，好像振振有词，似是而非，让人分辨不清，让人觉得你说的是那么回事，可是你的话经不住推敲。“所说出的话不造就人，对人没有任何的益处、没有任何的帮助。”你说这两件事对人有什么造就？是不是什么造就也没有？对人认识自己没有造就，对人认识神的作工没有造就，对今天的聚会没有造就，只是一个打岔搅扰。“对人没有任何的益处、没有任何的帮助。通过跟他接触、来往、沟通，听他说话，人的心常常陷入黑暗、陷入浑浊”，你说了这些话，是不是让别人陷入这里边了？袁敏是不是陷入里边了？也搞不清楚自己对不对了，“该修改呢还是不该修改呢？该多修改呢还是少修改呢？”别人去分辨也不知道该怎么分辨了，自己的本职工作也不知道该怎么作了，“本来我就是发现问题修改完善嘛，我修改得多了也成问题了？”“通过跟他接触、来往、沟通，听他说话，人的心常常陷入黑暗、陷入浑浊”，我今天都陷入浑浊了，我想着“自言自语就是有邪灵作工？”我左想右想，正常人有时候也会自言自语啊。而且你看晓典，她那个人属于性格开朗、好说话的人。性格开朗、好说话的人，她一个人在家能不能憋得住？（憋不住。）那种人是不是就容易一个人自言自语？（嗯。）这个人自言自语多了，你能说她是有邪灵作工？有些人就爱说话，不说话就憋死他了，没人说话他自己也要说两句话。还有的人是啥呢？照着镜子说话吧？（嗯。）你得去充分地认识、了解。在你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就要考核一下，“是有邪灵作工吗？”我不敢确认。我想着不可能呀，正常人谁受点什么刺激、受点什么打击以后他总要想这些事情，不由得他就要自言自语。所以你说有原则呢，我说“哎，有原则好呀，那咱把原则拿出来看看”，拿出来原则一看，你是断章取义，使人陷入一种浑浊。这是我跟你求真求细了，我

要是不和你求真求细，别人怎么听？你还告诉我“我以前就是摸线索的，我摸了五、六个线索确实就是这么回事”，如果你在一线摸线索呢，那下边跟随你的人是不是都被你带入歧途了？你是不是作恶了？“人的心常常陷入黑暗、陷入浑浊，甚至对信神也失去信心”，晓典现在是不是对信神失去信心了？这对她是不是一个打击呀？“没心思信神了，灵修、聚会心也不能安静了，常常被他所说的是是非非、东家长西家短的事搅得心神不得安宁”，你跟我说了这些话以后，然后又给我拿出来原则，结果是你在断章取义，然后你又跟我说东家怎么了、西家怎么了，我回去以后是不是都该想一想啊？“人家王冉从原教会过来就是这么作工呢，虽然原则里边没有准确的话，可这是不是呢？都是信神的人，都不说假话，人家王冉说的是真话，人家还有论证，人家遇到这么三个、四个自言自语的人，最后论证或者用证据证明了他们就是有邪灵作工。我看看东家怎么了，西家怎么了”，我是不是要在这里边去看呀？如果人没有神话作根基，自己也没有个标准，那他是不是就得看看周围的人事物呀？你说了东家怎么了、西家怎么了，他就得跟着你看东家、西家。“常常被他所说的是是非非、东家长西家短的事搅得心神不得安宁，看谁都不顺眼，看谁都是一身毛病，也常常在听了他搬弄的是非之后，正确的思想观点、合乎人性理智良心的一些思想观点就被搅扰了，连正确的看事观点也被搅扰了，使人分不清对错。”这就是经过你给别人交通以后，煽风点火、搬弄是非以后造成的一个后果。咱信神呢，信神是让人认识神、认识自己，可在你这么搬弄是非的情况下、在你这个交通下、在你的熏陶感染下、在你的带领下，她们都要干啥呀？是不是都要当照妖镜照别人呀？看别人都是一身毛病，议论别人、分辨别人、论断别人成了自己的本职工作，成了自己信神的一项生活。“正确的思想观点、合乎人性理智良心的一些思想观点就被搅扰了，连正确的看事观点也被搅扰了，使人分不清对错。”这个果效是不是已经达到了？为啥说达到了？这个事情争执了多长时间了吧？没有结果，这就已经是让人分辨不清了，分不清对错了。今天给你揭露解剖了，你看见了，这才算截止了。

“没有分辨的人常常被爱搬弄是非的人所说的一些话引诱，陷入试探，还没有知觉”，王冉今天说晓典的这个话，“呀，这是人家私人的事，我说还是不说？”在这里聚会还不说，还得私下里再说。其实你真是想

私下里再说吗？这里总共就八个人，你私下里和我说了，你私下里和王蕊说了，你也和韩真说了，这和在这里说有啥区别呢？区别就在于什么？私下里说就把这件事情给散布开了，在这儿说，再来个分辨、认识、交通，可能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然后再让别人知道了，“这是谁在背后说出来的？”“王冉说的。”如果你私下里和我说一下，私下里和他说一下，“这是谁说的？”“不知道是谁说的。”如果是正常的看事观点，“我今天看见那个人像有邪灵作工，我今天不是私下里和谁说，我得放在桌面上。就像世上人说的开个座谈会讨论一下，看这个姊妹的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大家给她会诊一下，她这个是不是属于有邪灵作工？不敢让影响了神家工作。”咱为什么不会诊呢？“没有分辨的人常常被爱搬弄是非的人所说的一些话引诱，陷入试探”，我今天把事情放到桌面上了，然后去揭露解剖了，如果不揭露解剖，那随后你说的这些话对人是不是一种引诱，是不是把人带入试探了？随后你再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神经病，是不是也会根据自言自语这一条来判断呀？你好像有了原则了，“那天那个谁怎么怎么了”，你有了依据了。“没有分辨的人常常被爱搬弄是非的人所说的一些话引诱，陷入试探，还没有知觉，他认为‘他们也没有害谁，还正常聚会，有时候还能施舍、帮助人，也没说什么啊’。但是，与他们接触的后果往往都是陷入是非，陷入试探，陷入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纠葛、不正当的人际关系之中。”是陷入了吧？前两天你们之间发生的那些事，你知道她们在下边议论什么呢？“王冉和王蕊联合起来了，联合起来要整袁敏呢。”联合了没有？（王蕊：我和王冉联合起来整袁敏呢？）你们让萧曹颖过去聚会呢，王冉还把萧曹颖给打了，吓得萧曹颖晕了、站不住了，还得用手托着脑袋呢，不然就跌倒了。（袁敏：萧曹颖回来说把她打得都快支撑不住了。）王冉，你说你厉害不厉害？本来想着今天聚会把萧曹颖喊过来，把你打在萧曹颖身上萧曹颖的感受，以及萧曹颖对你们的认识、分辨放在桌面上分辨认识一下，人家萧曹颖忙呢，也没有叫人家过来。“与他们接触的后果往往都是陷入是非”，是不是都陷入是非了？“陷入试探”，袁敏也和苏文斗起来了，这是不是王冉给点起来的？（袁敏：我现在还想呢，我觉得也有王冉的原因，因为前段时间我发出去一篇文稿，里边的名字没改，我就改了重发了一下，然后王冉就跟苏文说“你看她老是重发、老是重发，你俩得好好配搭呢”，但是王冉没跟我说，她只是跟苏文说了一下，苏文把她俩的对话发给我

了。自从我和苏文开始配搭，王冉就没有跟我说过我的问题，但之前我跟萧曹颖配搭的时候，她可是跟我说过我的不少问题。）王冉的这些话对你们也是造成了一种煽风点火、挑拨离间。王冉，你说这些话，你得省察一下你说话的存心是什么，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对弟兄姊妹有没有造就。“与他们接触的后果往往都是陷入是非，陷入试探，陷入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纠葛、不正当的人际关系之中。这些搬弄是非的人专门搅扰人与人之间的正当关系，专门破坏人心思当中领受纯正的东西。”专门搅扰人与人之间的正当关系，就是王冉和王蕊说的那句话，“人家改了你整理的，你能沉得住气？”“专门破坏人心思当中领受纯正的东西。”袁敏能够付出心血代价修改那么多，这是很纯正的，她是整理文稿的，就应该修改，修改得越多说明她的工作量越大。可是你这么一说以后，好像是她修改得越多，她就越有问题。“专门破坏人心思当中领受纯正的东西。”就把这些领受纯正的东西给破坏了。“谁与谁之间关系好，能互相扶持、互相帮助，在他眼中看就是他背后攻击、论断的对象；谁尽本分有点忠心、有点花费也是他攻击的对象。”就是刚才解剖的你说袁敏的这一句话，这一句话里边这些是不是都带有了？她作工忠心就成了你攻击的对象，如果她不作工，如果她不修改，你还说不说呀？你不说了。是因为她修改得多了，你才说她呢。她不作工你不说，她作了工反过来还成了你攻击的对象。“不管多好、多么正面的东西都被他丑化一番，不管什么事他都颇有微词，什么事都要讲究一番，什么事都有自己的观点，这个观点其实也不是什么真正的观点，就是胡说八道、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甚至为达到一个目的，为挑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些都对号了吧？能对号就不说了。王冉，有点冤？（王冉：不冤。）能对上号吧？（王冉：能。）“甚至为达到一个目的，为挑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了污蔑某些人，故意添油加醋、捕风捉影地乱说乱编、无中生有，不知道真相的人听起来还觉得他说得头头是道，不可能是假的，就被迷惑了。”今天下午你说的晓典的这件事，我一直在听着，我要听你怎么说，我听你能说到什么时候，我看我要是不说你就停不下来。

“这类爱搬弄是非的人，他们对什么正面事物都颇有微词，是不是因为他们有‘正义感’呢？（不是。）对那些积极尽本分的、忠心的、热心花费的、有点人性良心的人，他们都觉得不服，看不上。”你刚过来，

你对袁敏有多少认识，有多少了解呀？就因为她的一个地位，然后你产生了一个地位之心，就因为她修改了那么多，成为了你攻击的对象，你看不上她。如果说你刚过来和一个人打斗，还不能说成是你的一贯表现、性情，可能会说你和谁的性格不合。结果你过来以后换了两个负责人，用谁你对谁有意见。而且你是因为啥来这儿尽本分的，王静和你说了吧？是因为你在那边和他们打斗，和谁也配搭不来，打斗得不行，所以专门让你过来的。结果你一过来就表演，给了王蕊迎头一棒，短短三个月的时间你干倒三个。你说咱信神呢，你干的这是啥呢？“对那些积极尽本分的、忠心的、热心花费的、有点人性良心的人，他们都觉得不服，看不上。那他们乱说话的原因是什么？根源在哪儿？为什么总爱搬弄是非呢？（人性坏。）对了，就是人性坏”，听见了吧？人性坏！“他要是人性好就不可能搬弄是非了，说话得凭良心、凭理性”，你说晓典她有邪灵作工，如果她真的有邪灵作工，好好的一个人被邪灵附了，我对这个人有一点同情，因为一旦被打成邪灵，那就是地狱之子了。我看着这个人，我有点同情，好好的一个人，怎么就能被打到地狱呢？所以我一定要小心，我宁愿走神、看走眼，把她留下，我不敢误判了，这是一个人的灵魂啊，这是我的心态。所以我在这儿就卡着你，你跟我说原则里边有，你拿出原则来，我就卡卡原则。可是在你这儿呢？你说话凭良心了没有？有理性没有？“他要是人性好就不可能搬弄是非了”，人性好就不可能搬弄是非。“说话得凭良心、凭理性”，凭良心，神话怎么说的？原则里边怎么说的？严格根据神话、原则怎么说来衡量。理性，一个人一旦被打成邪灵，意味着什么？咱在这儿预备善行呢还是预备恶行呢？你是帮助弟兄姊妹来在神面前呢，还是帮助弟兄姊妹去地狱呢？咱的理性在哪？没有良心，没有理性！“不能尽说歪理邪说。”这是不是把理歪了？这是不是一种邪说呢？人家自言自语就能给人家说成是邪灵附，这就成歪理邪说了，不是个理。

“搬弄是非的根源就是人性坏”，王蕊也有这方面性情，是吧？王蕊，人性坏啊！（王蕊：嗯。）“什么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就变味了，说带点论断还是轻的，都带点定罪、咒诅的恶意”，这每句话是不是都说对了呀？（嗯。）“说带点论断还是轻的”，说你论断晓典有邪灵作工还是轻的，咋了？都带点定罪了，你就已经定了她的罪了。而且我在这儿

说“可能不是，应该不是”，你在那儿说“是的，是的”，你就非要定了她的罪。“说带点论断还是轻的，都带点定罪、咒诅的恶意，这里面带着挑拨、带着嫉妒、带着不服、带着恨”，你说袁敏的那些话，说你带点论断还是轻的，你是带着定罪、咒诅的恶意。“她整理的文稿修改了那么多！改了那么多！”你听听这语气、态度，神看的是你的语气、态度、观点是什么。你不是说“呀，人家修改了那么多，人家在王蕊整理的文稿里边还能找出来那么多问题，倒是还有几个错的”，这两句话好像是一个内容，是吧？可是这个出发点、源头一样吗？（不一样。）“都带点定罪、咒诅的恶意，这里面带着挑拨、带着嫉妒、带着不服、带着恨”，因着这个地位带来了恨。“还带着落井下石这些成分。总之，他们搬弄是非的特点主要就是这些。除了这些之外，这类人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气人有、笑人无。”就以你对待袁敏的这件事为典型吧，你对袁敏是什么态度？你嫌人家修改了那么多，这是啥呢？（气人有。）气人有。晓典呢？“连个正常生活也没有，连个正常活出也没有，饭也做不了，卫生也不讲究，最后还自言自语。”对比你强的你是生气，对不如你的你是笑话，这就是咱的人性，人性不好！“这类人人性好不好？（不好。）这类人气人有、笑人无，谁比他好，他就在背后说难听的话，谁要是不如他，他嘴一撇，就该笑话了，该讽刺、嘲笑、贬低了，什么事到他那儿都不能正确领受，不能凭着最基本的人性道德去对待。”你看这些事临到我的时候我是什么态度？如果你是带领，刘晓娜今天的表现临到你的时候，你是什么态度？她说话表达得不太清楚，你会不会笑话她？她本身是不是有一点自卑啊？然后你再笑话她一下，她还能走下去吗？我在这儿给你立了一个标杆，你看我是怎么做的，我的拳头打在什么人身上？我的怜悯慈爱放在什么人身上？我的手拉在什么人手上？让你看见神的公义。“不需要他祝福哪个人，不需要他恭贺哪个人能好、能如意、能走上正道，但起码人对人得正确评价，别有坏心眼儿，他都做不到。”咱现在有一个衡量标准了，是吧？（嗯。）一个人人性好不好，应该怎么区分？你做不到恭贺人、帮助人，最起码你不能气人有、笑人无，不能在背后论断、搬弄是非、贬低攻击，最起码得有这个标准。咱达不到人性好，咱起码得达到人性一般吧？（嗯。）“但起码人对人得正确评价，别有坏心眼儿，他都做不到。搬弄是非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很明显，通过他说话，通过他对待人的态度，通过他所思所想、内心

深处对待人的方式方法，足以看出这类人的人性是恶毒的。”怎么看这个人人性恶毒不恶毒呢？“通过他说话，通过他对待人的态度，通过他所思所想、内心深处对待人的方式方法”，你就看你对待晓典的态度。我在这儿我是想极力地去看她是一种正常人性的活出，而你在这儿是极力地要把她看成一个邪灵。“通过他所思所想、内心深处对待人的方式方法，足以看出这类人的人性是恶毒的。”在我这儿，我对晓典是同情，我是总害怕她成为邪灵，一旦成为邪灵，怎么办呢？就像主耶稣那时候说过的一句话，“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欢喜还大呢！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太18:12-14）你看我是不是这样去走的，是不是这样去做的呢？（王冉：是。）可你呢？你是总害怕这里边多一个。“虽然这类人只是用嘴来搬弄是非”，从外边看不出大的什么，只是用嘴来搬弄是非。“但是他们用嘴搬弄的是非背后有他们心里所要达成的目的、所希望做成的事，也有他们内心深处对待人、对待事真正的观点、真正的态度。咱们暂先不论爱搬弄是非的人领受真理怎么样，是不是喜爱真理的人，就他们的人性特征——爱搬弄是非这一点来看，他们在教会中存在会不会给弟兄姊妹带来好的、积极的作用？（不会。）绝对不会。”你刚开始来的时候王静就告诉你你是因为什么来的，你在那边把别人闹得、搅得不行，所以来的这儿。来了这儿，王静和你说了，你没有听进去，也没有理解了，也认识不了，虽然说你来了，但你的本性没改，正好才流露出来了。

“咱们结合具体事例来看看这类搬弄是非的人都有哪些表现。比如，有个姊妹家里很有钱，但为了传福音见证神放弃了肉体享受，离家尽本分。你们说，正常人会怎么看待这事？是不是心里会佩服、羡慕啊？至少会觉得，姊妹能为尽本分舍弃肉体享受是值得赞赏、效法的。”袁敏以前没有整理过文稿，在原教会没有尽过什么本分，没有任何基础，作为一个新人，又是一个年轻人，能出来尽这个本分，在一篇文稿里面能找出那么多问题，能修改那么多，不管人家修改得好与差，她功夫用到这儿了，里面即使有点错的，是很正常的。正常人应该这样看事吧？可是当你看见她修改了那么多的时候，你和我的看法就不

一样了，你看到她相当于是一个有钱人，是吧？你本应该怎么看？应该是佩服，应该羡慕，应该让她成为你的标杆。我一路走过来我把弟兄姊妹当成啥呢？我每接触一个人我就看人家的长处，我把人家当成了师父，看人家的长处，是他们一步步把我带到了这儿。我每碰到一个人，碰到人家撇弃花费了，我看到我这个撇弃花费不行，差得太远，在人家的熏陶感染下我必须也得撇弃花费；我看人家能包容忍耐，我也得包容忍耐。学习彼得，吸收人的长处，我一路走过来把别人当成我的老师。可你呢？你把别人当成啥了？你看着别人“有钱”，就把别人当成你攻击的对象了。“你们说，正常人会怎么看待这事？是不是心里会佩服、羡慕啊？至少会觉得，姊妹能为尽本分舍弃肉体享受是值得赞赏、效法的。”你看袁敏，人家在文稿里找出了多少问题，修改完善了多少，人家没有用软件作比较还找出来这么多问题，值得赞赏，值得效法。“那爱搬弄是非的人怎么评论？她说：‘放着有钱人的日子不过，整天在外面传福音，这样下去，早晚得被老公踹了！……’”下面交通的这个是一个有钱人的例子，咱就不交通了，能够和自己对上号就行了。神解剖的是你内心的思想，不管你嘴上服不服，这里边揭示的是你里边的毒素，你怎么寻思的和神揭示的肯定是对号的，有时候你不愿意承认，只是你不愿意承认而已，但里边的毒素是一样的。

王冉读一下吧

神说：“咱们结合具体事例来看看这类搬弄是非的人都有哪些表现。比如，有个姊妹家里很有钱，但为了传福音见证神放弃了肉体享受，离家尽本分。你们说，正常人会怎么看待这事？是不是心里会佩服、羡慕啊？至少会觉得，姊妹能为尽本分舍弃肉体享受是值得赞赏、效法的。那爱搬弄是非的人怎么评论？她说：‘放着有钱人的日子不过，整天在外面传福音，这样下去，早晚得被老公踹了！信神不就为了得福得享受吗？她可倒好，有福不会享，撇家舍业的，一心尽本分，这不是傻吗？我家要是那么有钱，我就在家好好享受。’你们说，这些话有没有一句中听的？有没有一句合乎人性的话？有没有一句造就人的话？（没有。）有点身量的人一听，心想，‘这不是歪曲事实吗？信神撇弃花费、不追求物质还错了？在她这儿还被定罪了’。要是没分辨的

人听到这话，就受迷惑、受搅扰了，信神的劲、尽本分撇弃花费的劲顿时就减了三分。爱搬弄是非的人这一番话，一共没有几句，但是对人造成的负面影响足够人缓个一年半载的，是不是这么回事？（是。）就这听着似对又似错的一些话，有的人听后就中毒了。能说出让人中毒的话，这样的人人性怎么样？（不好。）这些话里有没有一句让人听了之后能信心更加增的？（没有。）这全是些什么话？笼统地说，全是些不信派的话，没有一句是跟随神的人该说的话。具体地说，这人说的这一番话，没有一句是有人性的。什么叫没有人性呢？就是连道德都不具备。什么叫没有道德呢？就是人家好、人家有钱，她是什么态度？是不是仅仅羡慕，然后祝福就完事了？（不是。）那她的态度是什么？嫉妒、气愤、怨恨，心里埋怨，‘她那样的能配有那么多钱吗？我怎么没有那么多钱呢？神祝福她为什么不祝福我啊？’人家有钱、富裕她就嫉妒、就恨，没有一句真正的羡慕、祝福的话，这就是连最基本的道德都没有。人家富裕她就恨，就差从人手里抢、从人手里骗了。另外，这个姊妹生活在富裕的家庭，还能撇下好的生活条件、放下这些物质享受出去尽本分，作为信神的人来说，这是值得庆幸，值得佩服、羡慕的事，应该祝福、应该靠近、应该效法才对，而这个爱搬弄是非的人有没有一句这样的话？（没有。）她是怎么说的？句句都带着狠话，都带着恨的意思。她为什么能说这话呢？就是心里对自己的现状不服不满，心生怨恨，就把气撒在这个富裕的姊妹身上了。作为一个信神的人，对于一个能够积极尽本分、一个对的人，应该多加赞赏、佩服、学习、效法，从人家身上取长补短，她不但不这样，还耻笑，还说那个姊妹傻，同时还盼望那个姊妹的老公能把姊妹踹了，等着让她看笑话。如果那个姊妹真被踹了，她是不是就高兴了？她是不是就如愿以偿了？这是她的心里话，也是她的存心目的。看谁好、谁比她强，她就嫉妒、怨恨，不管别人信神信心多大，比她强就不行，她就不盼着别人好，没有任何的人性，一点祝福的话、造就人的话都说不出来。为什么说不出来？人性太恶了。不是不想说，不是没有现成的词，而是心里充满的就是嫉妒、怨恨、气愤。那她心里充满这些败坏的东西，能不能代表她的人性恶毒呢？（能。）能代表，因为她能流露这些败坏的性情，人就容易分辨了。”

253　神最厌憎人旧性不改老病重犯

1　人的本性并未改变，心里所存并不合神意，不是神所需，神最厌憎的就是人的“旧性不改”“老病重犯”，但不知是什么力量促使人总是不认识神，总是远离神，不在神前做合神意之事，而是在神后干抵挡神之事。这难道是人的忠心吗？是人对神的爱吗？为什么人不能悔过自新悔过自新、重新做人？为什么人总愿意活在沼泽之地，却不愿生活在无污泥之处呢？难道是神错待人了吗？难道是神给人指错路了吗？难道神是带领人下地狱吗？

2　人都愿意在“地狱”里生活，当光来到之时，人的双目都立时失明，人的双目都立时失明，因为人身上所存都是都是来自于地狱，但人却并无知晓，只是在享受“地狱之福”，而且搂在怀里当宝物，深怕神抢去，使其再无“生存之本”，使其再无“生存之本”。人都“害怕”神，因此，当神来在地上之时，人都远离神，不愿与神接近，人都不愿“招惹是非”，都愿全家和睦同居，享受“在地之福”。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发声·第二十七篇》

11.不作为就是作恶

（王静：牛磊，你作为指挥，什么都没有做，也不管下边人安全不安全、合适不合适，只管说让人出来作活儿，让人去，去的还是有隐患的人，就没有个计划，就是用嘴巴胡说呢，这就是指挥。你说让人听了这是啥呀？牛磊，因着什么撤换的你？撤换了以后咱得学功课，不是说控制、克制一下，“你说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吧，我不能抵挡”。咱得着啥了？为啥撤换你呀？好好的就把你给随便撤换了？就在你身上胡作非为呢？你得看见“为什么这么对待我？我作的这些工作能拿到神面前吗？神怎么看？神看了高兴，就是王静看了不高兴？神看了喜不喜呢？”如果你能把你的工作拿到神面前，神看了是喜，神看了也高兴，那咱是一个好指挥。如果你真看见自己作的工作确实是拿不到神面前，这就不是什么指挥，那是二杆子！你真看见了还有怨言？那就不需要控制、克制了。真看见自己的败坏的时候，不是控制、克制，而是真看见“我这纯属是应付糊弄，你别看我是撇家舍业出来尽本分呢，在神那儿啥都不是，神不承认。所以以后再有机会让我去作工的时候，我该怎么怎么去作”，你学到功课了，知道这方面有哪些问题，偏差在哪里了。为什么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呢？失败在哪里？原因是什么？哪一个人撤换你，不用你，都要跟你说清楚呢，你不能随便就是“我不能抵挡”，不是要你这方面，你得着我前边说的那些这才是咱信神经历神作工呢。你怎么经历神作工？就像咱刚才谈的，“我不跟周围人事物建立关系，我得跟神建立关系”，这个环境不是神主宰安排的？这个环境为什么能临到你？这是神兴起的、是神摆布的，就这么对待你呢。为什么这么对待你？不是无故地对待你，当你看见自己的问题的时候，你才能看到神作的是合适的，你才能看到你的败坏，你才能够改变，你才知道你错在哪、偏在哪，你才有个正确的路途。这是不是咱该有的？你要得着这个，这才是咱得着了。你下一次再失败的时候，又得着了，三年、五年过来，你把全部的失败总结出来了，你是不是走上成功的路了？）牛磊，咱没有任何收获呀？（牛磊：我也说不清楚。）刘忠，你怎么看他这件事呢？你怎么认识呢？（刘忠：看到他就是不操心，就没有打荒区的思想，没有想着往外去扩展，就想着在附近瞎转。再一方面是他对于人员的安排以及安全方面

就没有操到心，感觉他思想里是很随便、很随意的，心里边没有想“这个人是什么情况，我应该把他安排在什么地方，他能去什么地方”。别人说起来了、问起来了，“那个谁谁谁去吧”，就是很随随便便的，他大脑里就没有提前的构思、准备。别人不问他他就是那样，别人要是问起来了“我现在随便应付一下你”，他就没有一个整体的构思和计划，感觉特别凌乱，好像是走一步算一步，走到哪算哪，过一天算一天的那种。）唐馨，你怎么看？（唐馨：他不知道什么是责任，也不知道自己尽这个本分是干啥呢。最关键的是他能够随便打发弟兄姊妹出去，他就没有考虑这么安排合不合适，没有考虑他们有没有隐患，这样安排对工作怎么样，做什么都没有计划、没有责任心，只是站了一个地位，没有作实际工作，不知道自己的使命是什么，更没有责任、没有托付，所以工作自然就作不了。这个时候当王静把他撤换下来，他就觉得“这没什么呀，这就不是啥呀”，因为他没有责任，他就觉得什么都不是个事了。如果他有责任的话，他就会觉得“呀，这是我自己的工作，是我自己没作好”，他里边就会有愧疚、有难受、有懊悔。）肖霞有什么看见？（肖霞：他作这个工作的存心目的就是“我就干件事就行了，让我担呢，我担得差不多就行了，这就够可以了。”自己认为自己就行了。）自己认为什么就行了？（肖霞：他就是守了个规条，让干就去干了，但是他不管这里边的这些细节。）这是什么问题？（肖霞：就像雇工一样，应付一下就行了。）雇工？算得上雇工吗？（肖霞：连雇工都不是。）

牛磊，你还记得我那时候解剖你说什么了吗？（牛磊：闯江湖。）怎么说你是闯江湖呢？（牛磊：你说我是闯江湖以后，当时我也没有那么注重去想，可以说当时就没明白，我回去以后才想“弟兄说我是闯江湖呢，究竟怎么是闯江湖呢？”我就在百度里边查了一下，闯江湖究竟是干什么呢，“闯江湖”字面意思是从事卖艺、卖药等职业，让人看着最后把药给卖出去。我看了这个以后，我想弟兄说我是闯江湖，也就是说我把这个药表扬了一番，这个药卖了就卖了，卖不了就回来了。结合到工作上来说，就是干什么事没有计划，可以说是由着自己的性子就这么去做了，成不成就那样了，我是这么理解的。）我给你交通了你没有去理解，你去百度上了解去了？（牛磊：我当时不理解什么是闯江湖，我就想着查一查这个词的字面意思，再结合你给我谈的，

才知道原来是这样的。）我交通的“闯江湖”和百度上的“闯江湖”意思一样不一样？（牛磊：不一样，哪能一样呢，我就是想在百度上面看一下。）我交通的闯江湖是什么意思？（牛磊：闯江湖就是自己要闯出一片天，自己要有个地方。）那和百度上说的一样不一样？（牛磊：不一样。）你是去查了个名词，我解剖的是你的实质，我对你的解剖你认识了没有？揣摩了没有？没有想？（牛磊：查完以后想了一下，这闯江湖也就是自己要闯出一片天地来让人看呢，实际上我在那边走的路也就是这样的。）我解剖你什么了？你忘了？就说了个闯江湖？（牛磊：你说我是闯江湖，陆靖是打江山。）这是个提纲，这是个大体，内涵呢？有没有细节？你自己连你自己的细节也不知道了？我解剖你什么了？你说这还能忘了？是不是忘了？（牛磊：确实是忘了。）确实是忘了？你说了句“确实是忘了”？你说你能够把对你的揭露解剖、审判刑罚给忘了？（牛磊：光记住一个闯江湖。）这不可能呀？特别是第一次的揭露解剖，谁能忘得了？那是刮骨疗法，那能忘了？王肖雪知道不知道？你也“确实是忘了”？牛磊和你是配搭吧？他带你呢，是吧？（王肖雪：牛磊是和陆靖配搭呢。）牛磊和陆靖配搭呢，那你的领导是什么领导，你不应该认识一下？他是怎么进入的？（王肖雪：他就没进入，他认为他能从家里出来就已经不错了。）我解剖他的细节有些什么？你得对他的实质有个认识呀，咱先不说实质，就说他的流露。（王肖雪：他把神家当成了一个游乐场所，他对这个本分就没有责任心，哪个线索也是底下作着他知道就行了。就像上次那个线索，其实他啥也不知道。）我解剖他的和线索没关系，你对你的上司就是这么认识的？（王肖雪：反正他走的就是这条路。）他走的路不对，可是他走的是什么路呢？你为什么没有去认识分辨呢？（王肖雪：他跟尽本分没有关系，他跟自己的性情变化没有关系。）我解剖他的时候你也在，解剖你的时候你舍不得认识自己，解剖别人你也不认识？你也忘得一干二净？还能不能想起来？你说马晓进、任胜她们是怎么坐监的？下发的文稿你也看了吧，大概也知道吧？她们因着什么坐的监？（王肖雪：不守原则。）为什么不守原则？（王肖雪：她们乱打电话，不顺服圣灵的引导，王静跟任胜说赶紧出城、出城，她就不出城。）她不出城还有个原因可能你还不知道，是因为二货和她说了“你去那个家”，她们提前商量好了去那个家，所以她才不出城的，这个大概知道吧？她为什么会这么做？（王

肖雪：因为她持守自己。神是实际的神，神就借着周围的人事物和她说话呢，但她持守自己，对神摆布的环境不认识，信的还是自己观念想象中的神。）你这是守了个规条的认识。唐馨知道吗？她们为什么会坐监？（唐馨：拆毁神的工作。）你说的是一个实情。按说这次神并没有摆设大红龙监控她们，要把她们送进监狱，坐监的人数里边是没有她们的，她们是自己送上门的。怎么送上门的？刚才我给你们提了一下，王静跟任胜说让她去哪儿去哪儿，但任胜她们商量好了要去那个家，她们为什么要去那个家？（任胜不想听王静的。）为什么不听王静的？（因着嫉妒。）她那时候还顾得上嫉妒吗？那时候她顾不上嫉妒，那时候她已经是习惯了，习惯性的，是自然流露，走的是已经走惯了的路。人得长分辨、认识，善恶树的果子是让人干什么呢？是让人去分辨、认识的。神说谁是什么样的人，你得按着他是什么样的人来对待他，按他的实质来对待他。任胜为什么会被抓？她自己没有认识，她也不去认识。当时解剖任胜的时候主要解剖的是什么？（温柔的盔甲。）温柔的盔甲，假冒，用一种伪装、克制来代替实行，用一种伪装、克制代替认识，“我认识自己、认识自己”只是一句话，她真实地去认识自己吗？（不认识。）她不认识自己，她也不会去分辨别人，那她对待别人也就失去了原则。圣经上有句话怎么说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箴9:10），敬畏神，神怎么说你就怎么走，这才叫敬畏。可神怎么说，你看她怎么走了没有？（没有。）她没有，神让她认识、分辨，她不认识、不分辨，想用一种伪装、克制来骗取、换取，多少年来就是这么去伪装、控制、克制，一般人看不出来。神那时候说过什么话？神说：“有一天你到宗教堂里、在懊悔派里、在生命派里能遇到许多虔诚的人，他们祷告有‘异象’，追求生命有感动、有话的引导，而且有许多事能忍耐，有许多事能放下自己，不按着自己肉体来，那时你就不会分辨了，你会认为他们做得都对，都是生命的自然流露，可惜就是信的名不对，这不是愚昧的看法吗？为什么说有许多人没有生命？就是因为他们对神没有认识，所以说他们心里没有神，没有生命。”（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认识神的人才能为神作见证》）你看任胜敬虔不敬虔？（太敬虔了。）太像个基督徒了。她在下边所作的我几乎没有多接触，不知道她在下边所作的是什么，但不管我交通什么，即使我修理对付她，看见人家也不反抗，人家都是接受、认识，看人家那个态度，我还说什

么呢，没说的。她用很好的伪装、克制把自己包装起来了，她不是走神给她的这条路，她是另辟蹊径，走捷径呢，自己不用受苦，伪装、克制一下就可以了。她没有敬畏耶和华，那她怎么会有智慧呢？所以她控制、克制，她欺骗人，也就欺骗了自己，中了自己的诡计。那她不认识自己的同时，她也就不认识别人了，在她周围的这些人她也不去认识、分辨，是一种糊弄、欺骗。神是让你按人的实质来对待人，你没有认识、分辨的话，你怎么可能按人的实质来对待人呢？所以她对待配搭的弟兄姊妹就不能按他们的实质来对待了，王静和她说个什么，那是王静说的。她和二货配搭，俩人经常在一起呢，互相熏陶感染，二货跟她呢，她是跟二货呢，二货是说话比较硬气一些，她是说话敬虔一些，是渺茫的一种顺服，是习惯性的，她也不分辨二货“她信神几年了，她有没有这个防范意识、安全意识？她作工几年了？是我带她，还是她带我？这工作应该是谁安排谁？”咱也知道她在下边不作工作，她为什么不作工作？她就想用一种外表的克制、控制、伪装来欺骗，她也不作工作，她也不能按神所要求的按人的实质来对待人。下边的带领工人作工不作工她看不出来，即使看出来她也不说，也就相当于她包庇下边的，那下边的是不是也是包庇她呢？祭司弟兄那句话怎么说的？“凡属带领之人作工事奉违背神的心意，高举自己，树立自己，把一片教会搞成了宗教团体，名义上信神，其实已经完全跟随了人，这就是搞独立王国。在独立王国中，人都把实际的神完全架空，心里已经有了偶像的地位，这样的教会属于淫妇，是神所痛恨的，而搞独立王国的人，他自己也成了地地道道的敌基督。”（摘自《基督与教会工人的座谈纪要·什么叫搞独立王国》）所以她是习惯性的，她就没有说“王静在这儿抓咱工作呢，王静人家是多年的指挥，人家有多年的经验教训，人家有工作经验，而且人家是带领，我得听从指挥，我得把自己的意思或者是配搭的意思认识、分辨一下，这个配搭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配搭是和王静有一样的素质、能力、经验？那我就得考虑考虑，看两者哪个合适”。把这个形成一种习惯，“临到一件事我就得考虑这话是谁说的，这话是来自哪的，我是该听还是不该听，还是该分辨？”习惯了，习惯养成自然以后这就成了你的生命了。那她的生命就是习惯性地以敬虔为准，“哎，我顺服；哎，我顺服”，魔鬼撒但来了也顺服，她懒得分辨，她就没有去分辨的这个意识。所以说平时习惯成这样了，那特殊时期呢？二货和她说“你去咱平时聚会

的那儿躲躲吧”，那个有环境的姊妹也说“咱去平时聚会的那儿吧”，任胜明明知道大红龙已经盯上这个姊妹了，要抓这个姊妹呢，她明明知道那儿是她们常聚会的家，人家都盯着呢，她还要和这个姊妹一起去聚会的家呢。因为她平时就不作工，就不考虑、不搭理这些，她搭理的是什么？她搭理的只是她的肉体。她就没有走神给她的这条路，她平时没走，到这个时候可能走吗？神交通的时候说过什么话？神说：“在一件小事上你都不能按神的要求去做，那临到大的原则性的事更达不到神的要求了，那你这个人就没有见证了，这就麻烦了，证明你什么也没有。”你平时遇到小事不求真，你说“这不算啥，遇到大事我站大见证”，小真理你都不实行，哪来的大见证？你平时就没有养成那种习惯，就没有成为你的生命，就没有成为你的一部分，好了，大红龙一抓捕，开始让你站大见证的时候你去哪儿？你就没有走过的路，你怎么可能走上去呢？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为什么说你平时就得实行真理呢？你平时实行真理是操练，关键时候那就定型了。你平时的活出，你在作工上边就不注重、不搭理这些，你就不搭理神的作工，也不搭理进入，神的话给了你，你也是把神的话抛开用你的“智慧”，神让你做诚实人呢，“我克制、控制一下，我表演一下就行了，这多简单，不用受苦”，那你就中了自己的诡计。就像任胜她在那儿还自美呢，“你看我在这儿一控制、一克制，你看有多少人服在我的控制、克制下”，还自美呢，她还承认神话是真理吗？承认不了。你承认不了就不可能再有实行，你不可能有实行，就不能成为你的生命，也就不能成为你的生活习惯。没有成为你的生活习惯，突然临到一件事你就手忙脚乱，你自有的、原有的东西就出来了，那就是随风倒，听人的，习惯性听谁的就听谁的。任胜到那个时候她就没有分辨，就不去分辨了，所以说，“你让我去哪儿我去哪儿”，直接就把自己送到派出所了。什么原因？派出所就没有她的名字，也没有监控上她，是她自己送上门的，这就是撒但中了自己的诡计。你对人没有分辨、没有认识，最终你走下去的结果是什么？你对你的上司没有分辨，对你的配搭没有分辨，“平时我身边是什么人？谁通灵谁不通灵？谁贪婪肉体？谁是为神说话？谁进入实际了？我该效仿谁？我该亲近谁？我该远离谁？”你就没有这个方向、目标，没有实施，那可想而知会有什么结果？那你归你的“父”吧，几年来你没有进入，那就是这样的结果。

听懂我刚才交通的是什么意思了吗？王肖雪听懂了吗？我交通的是什么意思？我交通任胜的例子的目的意义是什么？我是给谁交通呢？（王肖雪：你让我们以后不要走她的路，对各种人事物都要去分辨，那就是善恶树上的果子……）简单明了地说一下，刚才我交通的目的意义是什么？（信神得追求与神相合，根据神话去看每一个人。）我交通是有针对性的，我是有目的意义而交通的，是吧？你得听清楚我的目的是什么，我的目的是不是就是中心，就是你所要明白的？（嗯。）你说的只是我交通所涉及到的一方面。我拿任胜做了个例子，给你交通了她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我为什么交通这个？我交通的目的是什么？存心是什么？（目的意义还是为了人的安全。）我为什么要问我交通的存心目的是什么呢？我为什么要问这话？（让我们不要走任胜这条路。）我的存心目的是不让你走任胜这条路，是吧？为什么不让你走任胜的路呢？我交通完以后我要问一下你，我给你交通的存心目的是什么，我问这话一方面是让你把我真实的存心目的理解了，理解我交通的是什么意思，我交通这些东西是要说明一个什么真理。另一个方面是什么？咱今天生命进入呢，作工与生命进入得同步，信神就得爱神，你信神不爱神枉活一世，你要信神就必须得爱神，最终是得走一条爱神的路，虽然你现在没有走上爱神的路，但这方向你不能变。“信神就得爱神，不爱神枉活一世，我不能枉活一世，那我就追求爱神。爱神不是一句话，那我怎么才能爱神呢？”这个方向不能变，“我怎么才能爱神呢？”你想爱神，条件是什么？（看见神的爱。）你要想爱神，前提条件是你必须得看见神的爱，你看见了神的爱你才可能爱神，你看不见神的爱，你怎么可能爱神？那是不可能的！你要想爱神就得看见神的爱，那你怎么就能看见神的爱呢？（经历。）经历什么呢？你要想爱神就得看见神的爱，你要想看见神的爱你就必须得看见神作在你身上的爱，看见神作在人身上都是爱。也就是说，神摆设的环境是不合人观念的，但不管神摆设的环境合你观念还是不合你观念，你都必须在神摆设的环境里找见神的爱在哪，你找见、你看见神的爱了，这才可能爱神。所以说你必须得找见神的爱。那我给你交通了这个以后，我问你我交通的存心目的是什么，那你必须得从这里边找见我的存心目的，你找见我的存心目的了，你是不是就看见神的爱了？我的存心目的是什么？你就只知道我怕你走上任胜的这条路，我为什么怕你走任胜的路？为什么？这不是爱的流露？这

不是为了保守你？我怕你走上任胜的路，你走上任胜的路不就完了吗？一坐监、一判刑，坐七年、八年监。咱就不说其他的，如果你背叛了就彻底完了，如果你不背叛，判你几年刑，你在监狱里边你的生命能有多少进入？这七年、八年要亏损多少？这个七年、八年不是教会建造那时候的七年、八年，这是国度建造时期，那这个七年、八年是什么时期？是点燃火箭上升时期，这不是以前的七、八年。我怕你走上任胜的路，不让你走任胜的路，我苦口婆心地说话是为了你的安全，是为了你的生命，对你是拯救、是爱，那你能看见我所做的吗？看见我对你是爱的流露，我所交通的是为了保护你、保守你，是怕你掉入撒但窝里，掉入撒但窝里是掉在哪儿了？是掉在地狱了。我是怕你掉在地狱，对你是拯救。你看到是拯救的时候，你的心才可能回哪儿呢？一个就是神交通的，看到神的爱了，第二个呢？你看到是神的爱、看到是神的拯救，你在真理上才开始用功、才开始实行。如果你看见这是爱别人的，不是爱你的，或者你看见这是神的作工，你会用功吗？你对神的作工是不搭理的，你只注重你自己，你是为了你自己逃过大灾难。那你怎么才能逃过大灾难呢？我给你交通这个，是不是让你逃过大灾难呢？（嗯。）你为了你自己，你应该怎么做？我的存心目的是为了保护你、保守你不至于被撒但吞吃，那我交通的怎么就不被撒但吞吃了？我为什么这么交通？我交通的主题就是你得学会分辨人，你周围的配搭是什么人？你的带领是什么人？哪个是敌基督？哪个是假带领？哪个是邪灵？哪个不通灵？哪个是弟兄姊妹？哪个人身上有圣灵作工？你自己把这些人分辨清了，然后按他的实质来对待他。你平时把他分辨清了，按他的实质来对待他，“哪个是我该远离的，哪个是我该揭露解剖、检举的，哪个是我该踩在脚底下羞辱的”。如果你身边有一个控制你的，或者有一个有地位、名誉的假带领、敌基督，然后你不分辨、不认识，你平时就是听从他的，那你最终不就被吞吃了吗？那我交通任胜的例子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呀？你对他没有分辨、认识最后就造成了这样的结果。你平时对他有认识的时候，“那个谁谁是只狐狸，他说的十句话里边听不得一句；那个谁谁是撒但的差役，他那个口就是地狱的口；那个谁谁人家有圣灵作工，人家说话经常有圣灵的开启、引导；那个谁谁只有个地位，就是用地位控制人”，你把这四类人分清楚，谁说出来什么话你该怎么，狐狸说出话来了，“呀！”甩手过去了，不会听他的。如果你对他有帮助、扶

持，“我给你揭露解剖一下，我看见你常不进入，我知道你了，我不搭理你了。”“周围这几个人哪个人是我该靠近的，哪个人的大腿是我该抱的，哪个人是我该远离的。”用地位掌管、控制你的，是该检举还是该揭露解剖他把他拿下？你有这样的带领、有这样的配搭，那你就把他拿下，让撒但远离你，让撒但不敢再来此处游玩。如果说今天有更好的人选，或者有这个条件，你揭发检举他、取缔他，换一个；如果没有这个条件，就这些人，假带领也得用，敌基督也得用，用归用，但你的大脑是清醒的，“我只是在利用他让他效力，我不能听从他的，我不能吃他给的饭食，他说的话我不能听”，你得有个原则、有个标准，“因着神的作工，没办法，我只能与狼共舞”。最起码你心里清楚，“我现在是与狼共舞，我不能与狼共生活，不能与狼共处一室”，对吧？你得心里清楚，你得知道，当你知道的时候，大红龙来抓捕了，狼和你说“你去哪、去哪”，“狼让我去哪，这是不是要吃我呢？我能不能去？狼让我去的地方，恰好是我不能去的”，你要是有了分辨、认识，你就是习惯性的，他说出来的话你就没有听过，到那时候他说出话来还用你有意识地“我得分辨分辨他”？不需要。你习惯性地听小老婆的话，那小老婆说出来的话不管对不对，你还分辨呢？到关键的时候，“小老婆的话不能听”？不行了，你已经上了那个轨道了，自己就把自己给害了。

所以说，让你去认识、分辨人不是害你，那是救你。就像父母说“出去不敢往哪哪跑，不敢谁领你你都跟，不敢谁给你买吃的你都吃”，小时候父母是嘱咐你呢，你长大了就得开始去认识分辨。可咱现在走的是啥路呢？就跟小孩一样，不管父母说了多少，你心里怎么想的？父母说：“外边的垃圾食品不能吃，吃了要得病呢；类似可乐的那些饮料可不能喝啊，喝了要得软骨病呢。”你怎么想呀？“你不就是怕我花钱吗？你不就是不让我喝饮料吗？什么人啊？什么妈呢？”你还说“我妈这么说是为了我的身体，我妈对我是爱，是爱的流露”？你小时候想喝饮料的时候，你和父母产生了冲突，你想不通，你经历过几回以后，你看见身边喝那些饮料的人已经得了软骨病躺在床上了，你还能有这想法？今天把任胜的例子给你拿出来让你看见了，经历神的作工，神在这儿带领咱，让你看见了，当你不去认识、分辨人，当你自己耍诡诈的时候，自己最后遭到的是什么？站在神一边说是神公义的刑罚、

惩罚、管教，可实际来说是你咎由自取，是你自己走上这条路的呀！苦口婆心地和你说了多少了呢？和你说这些的意思是什么？就像王肖雪，咱那天聚会呢，牛磊是你的上司，你不去分辨，我帮你分辨，我说“牛磊是个骗子，你不要让他哪天把你吞吃了，哪天把你送进监里了”，交通完过了几个月了，我问你“你知不知道你身边有个骗子？骗子是什么表现呢？”“呀，完全忘了！”那你是不是注定要走任胜的路呢？摆上这些环境为什么要交通这些呢？咱今天在这儿见面呢，谁流露出来了解剖解剖、揭露揭露，让你去认识认识，这就像三岁大的小孩，父母看着你、护着你，不让你跌倒，不让你磕着、碰着，不让人把你骗了、抢了，但是你十来岁的时候也不让你去大街上？你不出去接触社会？不可能呀。可你平时在家里连基本的教育都没有接受过，那你去了外边不是就让骗子骗走了？咱马上面临着扩展工作呢，今天是在门口边扩展呢，我看着你，不要让牛磊把你卖了，如果是让你和你的配搭去广东了，你说我也看不着，有啥也看不到了，你说人家把你卖了这说个啥呀？所以说三岁大的孩子、五岁大的孩子丢了那是父母的责任，等孩子十七八岁了丢了，有谁说这是父母的责任？现在就是走出家门的时候，咱在这儿交通的也不少了，也看着你过了几年了，也让你在一线操练了，然后任胜这个例子也告诉你了，让你看见跟着骗子最后到哪了。让你看了、经历了，你应该长大了，你现在“十多岁”了，什么都懂了。原来你不理解父母，父母跟你真情告白，告诉你真实的爱是什么，你现在该理解了吧？理解了就开始出门呀，出了远门离开父母那就是你自己照顾自己了。如果你现在听了，过了两个月还是忘了，那你必然是被出卖的对象，到那时候只能说神公义。任胜一个人在监狱里边想啥呢？王静给她安排了，是她没去做，她能说啥呢？还不就是一句话“呀，神公义”？这个听懂了，是吧？一个是这个真理你得听懂，一个就是我告诉你这条路怎么走了，你要去换位思考。怎么换位思考呢？站在神一边看事。你站在神一边看事，根据神的经营计划来看事这才准确，这才能看见神的心意，才能看见神的爱，你看见神的爱这才能爱神，你对神有爱了再走这条路这才好走、才不难走。

牛磊，现在想起来了吗？想起那次交通什么了吗？（牛磊：交通说我是骗子。）怎么骗了？（牛磊：没有根据神话、没有根据原则作工，

那就属于骗。）谁也知道你说的这些字句道理，我给你交通的就是字句道理？经历的话语，用你实实际际的经历和自己对号。忘了？（牛磊：记不起来了。）什么都记不起来了？方框也记不起来了？牛磊是个要脸面、要体面、要地位的人，是吧？去了哪边都得刷个存在感，信神也得有存在感。牛磊，你从原教会怎么走过来的？你在原教会是怎么信的？我交通你在原教会信神的理念是什么？这是不是我给你交通的内容？我解剖了你现在的表现，你现在的表现和你在原教会信神的理念是一样的，是不是？想起来了没有？我都还记得你就能忘了？还记得解剖什么了吗？（解剖的是他的地位心，脸面重。）有没有大概内容呢？我解剖他信神是个骗子，是吧？他从原教会开始就是个骗子，人家的骗是技艺高超，“我是带着冠冕的骗”，一般骗是不是都得有个冠冕呢？牛磊说他做事是啥？“我要么就好好做，要么就不做。我要信神就好好信，要么就不信”，是吧？在原教会那时候是“我要信神我就专业信，我离家，不回家。”你看人家的心志与信心，我问人家“你在教会就不能信？”“我要信就好好信，要不信就不信，回家不行。”我说“你在本地教会尽个本分吧。”“本地教会？不尽，不信、不跟了。”对吧？他在原教会不跟的原因是什么？“我老婆控制我呢，不让我信。我要信就好好信，我就撇弃，全职信，一年、二年、三年不回家地信。”（牛磊：这都是我说的，你都记得呢！）你的经历我都记得。你想起来了，是吧？主要就解剖过你一次，我还说什么了？你接着说吧。（牛磊：说不上来了，我只知道我说过这些话，你还记得呢。）我记得，你不记得？我为什么说你是骗呢？到现在我解剖了你，你说你不记得，你怎么进入呢？你怎么信神呢？“在家尽本分，你让我尽什么本分呢？要么在教会里面尽本分，尽完本分就得回家，在外边打工是不可能的，今天打工呢，那边是让尽本分呢，我不能打工。在外面跑了一天，回了家还得吃家里的、喝家里的，你说我怎么弄呢？我从家里出来以后，吃在神家、住在神家，我安分守己的，这可以。”咱是信神吗？咱不是信神。咱是来解决咱的生活困难，是一种生活的懒惰，同时也使你戴上了冠冕，“我要信神我就好好信，全职信，在家我就不信”。你和我说的时候理直气壮的，你和我交通的时候气势昂扬的，那是什么？让别人都羡慕，“看人家”，可是实情是什么？你当时的实情我是不知道的，然后你过来以后你的这个表现把你自己给暴露了，你的控制、克制是一时的，这次王静再把你一放下，

这是不是更把你放在光中了？王静把你放下的时候，你把你刚才叙述的这些画一幅画，你看看是个什么画面，能不能看见这个画面呀？简单来说就是一种只要头衔不作工、不作为，这就是大红龙的官员，大红龙的官员也不是真正的官员，是买官位的官员，就是那种不干活的官员。牛磊，你说你干活了没有？（牛磊：干了，干得不标准，不是根据原则去干的。）你们认为他干活了没有？（没有干。）什么是不作为？你说那个当官的，他们说他不作为，他们怎么说他不作为？不作为的那个当官的他说他作为了没有？（作了。）“我作了呀。”上边领导下来要开会呢，已经打电话告诉他了，他说啥呀？“我告诉秘书了呀，我告诉那个谁了呀，我告诉他了呀”，他是不是认为他这就是作了？“我把这句话告诉你了，这就是我作了，我就是作的这个工作。”可他做的是什么官呢？

咱上次交通了指挥，指挥是个什么画面？我再给你描绘一个画面，好比说你是一线的，墙上挂一张地图，桌上摆一个实物图，指挥在干啥呢？（牛磊：指挥是看着地图、看着沙盘分析该出多少兵，哪里该去几个，哪里不该去。）“这个高地是咱的根据地，那个是仇敌的根据地，我要多长时间把它拿下，谁得从东面过去，谁从西面过去，哪个是主力，哪个是副手。进去以前先得打探清，要想百战百胜，先得知己知彼，我得知彼，先得安排个探子过去看看，看看里边是什么情况、什么结构，然后再看该从哪边进攻，哪边是软弱处，哪边是主力军，不能硬碰硬。”作为一个指挥，这些是不是都得了如指掌？（牛磊：是。）可你了如指掌了没有？你这个画面呈现出来的是个什么画面呢？皇上在皇宫问指挥“那边打仗打得怎么样了呀？”指挥说啥？指挥没有看见前边哪个是仇敌的根据地，皇上说“你看咱周边的那个小国，二百年以前那就是咱的土地，你得把它拿下”，指挥说“嗯，知道了”，然后他就驻扎在两国的边界上了，他驻扎在这儿还动不动？他就不动了。过了一年以后，皇上说“怎么样了，拿下了没有？”“呀，这边的人高大，这边还缺个探子，这边没人还缺几个兵，我正在招兵呢”，皇上说“那我给你派一个探子吧”，他没兵，皇上给他派了个人做探子。皇上派了个探子，指挥该咋办？指挥是不是该派探子去打探呀？“探子，那你去那边打探一下”，过了一个月，皇上问他“探子去了吧？”“嗯，去了。”“探得怎么样呀？”“呀，探子去了两个月还没回来

呢。”“还没回来呢？你就没有留个联系方式？”“呀，忘了，这是那个将军安排的，我指挥将军去安排的，我问问将军。”“那将军就不给你汇报？”“那是将军他们之间的配合。”“探子去哪了？什么时候去了？什么时候回来了？”探子去了几个月回没回来指挥都不知道，还得问问将军。“我不知道，我问问”，没有联系的工具、没有联系的方式，“呀，第一个探子进去没动静”。皇上说“我从我身边给你派过去一个探子，你就是这样对待呢？他进去去哪了，他是死是活你都不管？你就不着急？你就不问问？”“我问，我问。”回来立马又派了个人去打探了，去了两个月了，皇上问“怎么样？去了没有？问了没有？”“去了，问了，还没回信呢。”“谁去了？什么人去了？”“我派烧火丫鬟杨排风去了。”“杨排风？我怎么就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她是谁呀？”“她是杨家的一个烧火丫鬟。”“你怎么派丫鬟去了呀？”“没印象，我还得再问问。”你说这事发生在指挥身上，发生在谋士身上，这是一场什么战役？这是什么将军？历史上有这样的“人才”，是吧？这将军叫什么将军？不抵抗将军。有名的不抵抗将军有谁呢？秦桧？我看见这和秦桧也差不多吧？让自己的将军去送死，丢了国他也不管。你呢？牛磊变秦桧？你说这是个什么画面？根据这个画面来看，这是个什么人？是不是就是只要头衔不作工的人？咱出来是不是就是混吃、混喝呢？咱是来尽本分的？皇上说：“给你派的第一个探子无影无踪了；让你再叫第二个探子去探探，你给我派了个烧火丫鬟杨排风，要你干啥呢？不用你了，放下你。”这皇上太仁慈了吧？仁慈不仁慈？这个指挥应该怎么处理？牛磊，应该怎么处理？这是指挥在一线指挥呢，还是皇上指挥呢？皇上是指挥，还是指挥是指挥？（皇上是指挥。）接下来怎么处理这件事？（杀头。）该不该杀头？（该。）历史的罪人，那是掉脑袋的事。可你在这儿你感觉到你该掉脑袋了吗？（牛磊：没有感觉到，不认识。）你没有感觉到这是掉脑袋的事，还感觉是“皇上把我放下来了，我不认为这是个事，这是个什么事呢？不就是一个探子出去没回来嘛，不就一个烧火丫鬟没回来嘛，这是个啥事呢，还把我放下来”。咱这是在干什么呢？即使是伺候一个人，也不是这样的伺候法呀！肖霞说这是个雇工，这是雇工吗？雇工都不是！雇工是拿一份工钱干一份活，你没有去干活，你不仅没有干活，你是啥呢？世上有句话怎么说的？“军中无戏言”“军令如山倒”。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当兵的，皇上下的命令咱都是如此对待。咱今天是在干啥呢？咱事奉神

呢，神的话，神给你的托付、神给你的责任、神给你的使命，是神和你开玩笑呢？

你说咱信神多少年了，咱在原教会信神是个欺骗，原教会咱没有好好跟，这一步咱跟上了实在是一种偏得、是一种高抬，太幸运了，可你珍惜了没有？既然咱来神家了，咱怎么对待这件事呢？神给咱的高抬、恩待，咱怎么对待这件事呢？咱有没有良心、理智？咱的良心、理智在哪呢？上次给你揭露解剖了，你也看见自己在神家所做的是什么了，也看见自己的邪恶、丑陋了，咱该不该有个回转呀？你得重新做人啊，这不是一个人做的事啊，咱是受造之物，怎么能做出这事呢？这次王静把你放下，你更应该反省，“这是我的本职工作，我这做的是啥呢？”你刚才说“我在这方面没有尽上所能”，谈得上尽所能吗？什么是所能？连自己的本职工作都没有作好，还谈什么所能？自己该作的都没有去作，不作工，咱坐着这个位置不作工，坐着这个位置不作工带来的后果是什么？结局是什么？是什么性质？构成了一个事实的性质，站在国度门口，自己不进去，也不让别人进去。这是多大的罪呢？你能看见这个罪吗？为什么你站在国度门口你不进去也不让别人进去呢？给了你这个使命、给了你这个责任，让你去独当一面，让你去做指挥，把这一个片区给了你了，在这个片区里面有多少人活在黑暗之地哀哭切齿呢？有多少人等待着，需要你去救援呢？他在哀哭嚎叫，他不知道，你是能看得见的，你是知道的，可你看见他在那儿哀哭嚎叫，你在这儿是作威作福，只管享受地位之福，不搭理、不管。更何况我和你说要扩展一个新地方的时候，把这个人都已经作过来了，线索都已经作好，已经把这个探子作好了，人家已经去打探了，结果你和探子竟然不联线就把探子打发去了，这是多大的罪过？一个地方本来是应该能打开的，唯一的一个探子也断了线，失联了，和一个地方就失联了，一失联多长时间呢，还能不能作过来呢？神给人是有时间的，神不等待跟不上他步伐的人。神安排了一个地方，每个地方的人都有他的使命、责任，如果这个地方就安排了这个探子，就是让他往下扩展呢，可来了你这么一个不作为的指挥，“咔嚓”一下子把一个地区的线索给断了，你能担当起这个责任吗？那是多少灵魂？地震、瘟疫、饥荒在卡着，战争你也看见了，最后你拿什么和神交差呢？神说教会建造以前的不追究了，就看你最后时期是否能为神

摆上，最后时期，国度建造里是最后一次审判，最后时期你的表现如何？你表现出来的还和以前一样，还是要地位之福？那结果是什么？牛磊，结果是什么？新帐、旧账一起算！你怎么和神交差？如果咱不作工，不愿意作工，不愿意事奉神，不愿意受这苦，咱完全可以不担当，不要这个头衔，“我不能成为一个绊脚石，我既然领了这个头衔，我就作这份工，我就献上我的所有，为了自己的归宿拼一回命，用命来换取”。结果解剖了你多长时间了，直到今天，你丝毫没有一点认识，不要说认识了，你居然能忘得一干二净。那怎么开展工作呢？咱下一回开展工作要去开展一个地区呢，要开展一大片呢，你去还是不去？不去，神的工作在那儿等着呢；去，你的态度是什么？你的计划是什么？你想过没有？特别是现在是关键时候，是打点呢，打开就扩展开了，打不下点断就断了，这是个咽喉部位，是关键。这不是说打下来就是个普通地扩展，你能扩展就扩展，这个不能扩展另一个扩展就覆盖了，这一个人就涉及到一大地段、一大片了。咱现在的所作所为与神要求的实在是天上地下呀，你现在连侍奉人的要求都达不到。军中无戏言，一是一，二是二，咱前两年交通了“一二一、一二一”，你跟着走了没有？神要的是绝对的顺服，不要挑挑拣拣的顺服，咱就连挑挑拣拣的顺服也没有呀，从哪儿看见你的顺服了？你哪有点顺服的成分呢？就是对着干，就是二一二，那你想最后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咱跟上国度建造也几年了，咱们就在周边呢，离得也不远，经常能见个面，经常能够处理一些事，咱就是个三五岁的小孩子在这儿操练呢，跌倒爬起来，你还小呢，你尿在炕上了，也不嫌弃你。但咱今天是往出输送人才呢，是要扩展呢，那就是把你当大人待了，咱的生活得能自理了，不能再随便在炕上拉屎拉尿了。你去外边了，你不在我眼皮底下了，圣灵掌管，在这儿我不定罪你，圣灵都不放过你。你去外边，把这个交托给你就是把使命给你了、把责任给你了，那圣灵就在那边看呢，就要在你身上作工呢，结果去了那儿你才不让圣灵在你身上作工，这话怎么理解？是你不让圣灵在你身上作工，你不与神靠近，你不与神亲近，圣灵在你身上就没法作工，这就是你拒绝神的爱。那你可想而知会带来什么后果，这你是知道的。你要有这个心志、信心，那你担了这个头衔就要作这个工作；如果你没有信心、没有心志，那你就不要担这个头衔，这个头衔你担不得，太危险。如果说你有这个信心、心志，那神是成全，你这儿是拯救，你是得福的；

如果你冲着一种欺骗、冲着一种骗取、冲着一种享受，那你最后只能是中了撒但的诡计，不仅中了撒但的诡计，你还要受到严重的惩罚，因为你站在国度门口你不进去也不让别人进去，你拦阻了圣灵的作工。神的作工、神的经营计划不可能让你拦阻了，你是这么去作的，神的作工还不能让你拦阻了，那神会怎么作？当你去外面作工的时候，你应付糊弄、欺骗、骗取，那祸患就要临到了，也就是事实临及，现在正是事实临及的时候。我给你交通到位，和你说在前边，你心里有个数。咱去外面是带着使命出去的，你是将军、你是司令，你去把那边拿下来，你是立功去了，你是立了一等功；如果你是想去边疆享受地位之福，那你就是去送死了。这个能理解吧？（牛磊：能。）所以说你心里边得清醒。咱今天出去打仗，其实就像在军队里立的军令状，军中无戏言，咱在这儿交通的神看着呢，你自己的所思所想、你的计划、你的实施是什么？你计划怎么为神献上？计划怎么走你这条路？如果说你就没有那个信心、没有那个心志走不上去，那你就提前说“我不行，我退去呀”，那对你来说还是个保守。这个保守知道是什么保守吧？就是不会有大的祸患临到你。

我这样给你交通，我的存心目的是什么？这回会看了吧？我的存心目的是什么？在这儿就是让咱立个军令状，立军令状的目的意义是什么呢？世上人说是下赌注呢，赌上了。把你的后路刨断，要出去就是为了打胜仗而去的，你为了享受你就别出去。一个是为了开展神的工作，第二个也是为了你的生命不受亏损，为了你的生命能尽快地长大，因为人都有个背叛的心，都有个贪婪肉体的心，用这个来卡住，让你别贪婪肉体，能背叛自己，让你产生惧怕的心。在我这儿就是怎么让你产生羞耻感，怎么让你产生惧怕的心，这是我的目的。让你产生羞耻感、惧怕感对你是拯救。牛磊，我第一次解剖了你，今天再一次给你说出来那是有意地羞辱你，有意地让你感觉到羞耻、难受，让你不能再这么做，不敢了。给你举这些例子，让你害怕、惧怕，打着、卡着你。不管我交通多少，最终还得看你的信心与心志，神成全的就是人的信心与心志。这个心志敢不敢立？今天借着出了这个环境，你也看见了把各类人都显明了，你看见有几个顺服的？悖逆带来的是什么？牛磊，有没有心志？（牛磊：有。）

110　神必报应人的恶行

1　神宝贝人的善行，痛恨人的恶行。神带领人类至今巴望得着一班与神同心合意的人，而那些并不与神同心合意的人神从未忘记，从来都是将他们恨在心里。凡是能背叛神的人，无论是在什么条件下，神都不会忘记，神会一一记在心中等待时机报应其恶行。神提出的要求都是你们该省察自己的问题，希望你们都认真考虑。

2　不要再应付神，不久的将来，神会用他的要求来对证你们给神的答复，那时神不会再要求你们什么，也不会再苦口良言再苦口良言说什么，而是行使神的权柄，该留下的就留下，该赏赐的就赏赐，该交与撒但就交与撒但，该受重刑就让其受重刑，该灭亡的就将其毁灭，这样，神的日子就再不会有谁来打扰神了。你能想象到那日来到之时你是在欢声笑语中生存还是在哀哭切齿中渡过呢？你希望你是一个有什么样结局的人呢？你是否认真地考虑过，该怎样对待自己言行？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背叛　二》

95　你知道你的使命吗

1　你肩负的重任、你的托付、你的责任，你都知道吗？你的历史使命感何在？你将怎样做好下一个时代主人？你主人翁的感觉是否强烈？万物的主人怎么解释？真是生物与世界物质的主人吗？你对下步工作怎么打算？等着你去牧养的人该有多少？你的任务是否很重？他们贫穷、可怜、瞎眼，不知所措，落在黑暗中哀号，路在何方？

2　这苦难深重的人竟然在光划过之日仍被囚禁在黑暗的监牢里不得释放，何时不再愁苦、哀号？他们苦苦巴望、日思夜想，多么渴慕光明如流星一样，突然降下驱散这将人压抑了多少年的黑暗势力。这些从未有过安息的脆弱的灵竟惨遭不幸，无情的绳索、凝固了的历史将其封锁在其中谁曾知晓？

3　神的心何等忧伤着急，怎忍看着他亲手造的无辜的人类遭受这样的折磨？难道你就忘了你是受害中的一个？你不愿因爱神而努力将这些幸存者拯救回来吗？以自己所有力量来还报那爱人如爱自己骨肉的神？你到底是怎么认识被神使用来度过自己不平凡的一生？你有心志、有信心活出一个有意义“虔诚的、事奉神的人”的一生吗？你有心志、有信心活出一个有意义“虔诚的、事奉神的人”的一生吗？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论到以后的使命，你当怎么对待》

12.人的权力与神权柄的区别

神说：“现在，你们对神的权柄有什么全新的认识呢？首先，这里所说的神的权柄跟人的权力有没有区别？有什么区别呢？有的人说‘不能相提并论’，这话很好！人虽然说‘不能相提并论’，但是在人的思想观念里常常把人的权力说成是权柄，也常常把它们放在一起来比较，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不是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不能联系，又不能比较，但人还控制不了，这事怎么解决呢？若你真想解决，唯一的办法就是了解、认识神独一无二的权柄。了解、认识了造物主的权柄之后，你就不会把人的权力与神的权柄相提并论了。
人的权力指什么？简单地概括，就是人的败坏性情、人的欲望或者是人的野心能得到最大程度的膨胀与得逞的一种能耐或本领。这个算不算权柄呢？一个人无论他的野心与欲望能得到多大程度的膨胀与得逞，都不能说他有权柄，他的膨胀与得逞充其量也就是撒但在人中间的一小段丑角的表演罢了，充其量就是撒但自己给自己当祖宗来满足它当神的野心的一段闹剧罢了。”（摘自《话·卷二　关于认识神·独一无二的神自己 一》）
你们对神的权柄有什么认识？萧伟晋，你怎么认识神的权柄？我听听你的认识，有多少说多少，根据你的认识来说。（萧伟晋：感觉神的权柄和神的主宰混着呢，好像主宰和权柄分不开，权柄说出来像是主宰的感觉。）肖恺诚，我听听你的认识。（肖恺诚：神的权柄就是神身份的象征，神既说必算，既算必成，神说了就能成为事实，神说到能做到。但是人的权力是野心与欲望的膨胀，人只能说一些大话，但是成就不了事实。）“现在，你们对神的权柄有什么全新的认识呢？首先，这里所说的神的权柄跟人的权力有没有区别？”一说到权柄就想到了什么？想到了主宰、掌管，是吧？你看到了神的主宰、掌管就是看到了神的权柄。从神主宰全宇、主宰万物就看到了神的权柄、神主宰万有的能力。神说神的话语就是权柄，神说出话事就成了，怎么成的？神用意念指挥着万物，神说出话万物就按着神的话去运行。那怎么说是权柄呢？神既说必算，既算必成，既成必到永远，这是神的权柄。人的权力是什么？（是人的野心与欲望。）你记住这个字句了，先从字面上认识，“人的权力”是个什么词？“人的权力”不是褒义词，

是个贬义词，人的权力就是人所能做的一切事，人所选择要做的事、能做的事，这是不是都是人的权力？（是。）你感觉人的权力大不大？你今天要去杀人放火，能不能做到？（不一定能达到。）不一定能达到？你今天要杀人放火你杀不了人，放不了火？你去点一把火，点不着？（有那个权力。）有那个权力，是吧？这叫人的权力。这个权力是从哪来的呢？你能够点着火，能够放一把火烧别人的房子，狗能不能做这事？（不能。）这就是人的权力。人有这个权力，但是狗没有这个权力，为什么？你能杀人，狗能不能杀人？（不能。）你可以杀人，你也可以救人，你可以放火，你也可以行善，你也可以作恶，你一切是自由释放，谁能拦阻得了你？有没有人能拦阻得了你？（没有。）没有人能拦阻得了你。你又说“神说没有神的允许连地上的一只蚂蚁都动不了”，打架不打架？神说的是撒但，没有神的允许撒但连地上的一只蚂蚁都动不了，神没有说人没有神的允许动不了地上的一只蚂蚁，是吧？那是说撒但呢，撒但它不敢越雷池一步，但是人敢。这里边加了个“敢”，为什么是“敢”呢？人被撒但败坏以后什么都敢。那人没有被撒但败坏以前是什么样的呢？人能杀人放火，能任意干人自己想要干的事，是可以干的吧？只要你想干就可以去干，是吧？你为什么能去干呢？你和狗有什么区别呢？是因为神造人的时候就给了人自由意志让人自己选择，你是可以选择的，但是狗，神是没有给它自由选择的。神给了你自由意志让你自己选择，你就有了这个权力，在神给你的这个权力范围内，你是什么都可以做的，这就是人的自由意志。所以说你背叛神也是可以的，善恶树上的果子你是可以吃的，不可以吃的话亚当、夏娃能吃吗？这是你选择的权力，这是你的自由，正因为神给了人自由，所以人才背叛了神。理解这个权力了吧？（理解了。）虽然人有这个权力，但还有人做不到的事。你可以杀人放火，那你想不想下水？想不想上天？想不想入地？（想。）你能上得了天吗？你能入得了地吗？（不能。）那怎么就上不了天，入不了地呢？不是自由吗？（神给人定了范围。）神给你的自由是有范围的，神给了你自由意志让你自己选择，也就是说神给你的自由是神允许你做的，神称许的是福，不称许的是祸，神允许是神给你划分了一个界限、划分了一个地界，你在这个地界里你是自由的，鱼在水里是自由的，人在陆地上是自由的，你在神给你划分的地界里你是自由的，你是可以自由选择的。

刚才说人可以选择杀人放火，刘强选择什么呀？刘强选择“我的拳头说了算”。你说人家的拳头说了算不算？人家的拳头就是说了算，人家的拳头要是说了不算，人家也不会走到今天，是吧？在他的经历中他体验到他的拳头说了算，“这二、三十年来就是我的拳头说了算呀！”他体验出来了，这是人的权力，是神给人的权力。神称许的是福，神给你的这个权力和神称许的有什么关系呢？你作为一个人，如果做了人该做的，那你就是一个人。如果你做了一个人不该做的，你就是一个畜生。你作为人，你去杀人放火了，你做的不是人该做的，你是一个畜生，神给了你自由意志，你用这个自由意志去作恶了，所以说“人的权力”是贬义词。比如带领工人，让你当了带领工人，你去搞个人的经营、搞独立王国，你去打压人，享受地位之福，这是不是自由的？你是自由的，这是你的权力。“我当了带领我就有这个权力打压你、开除你”，神管不管？咱有时候渺茫的认为“神允许的你才能干成，神不允许的你干不成”，是吧？因为你有自由意志你就能干成。可你当带领工人你要耍威风，你耍的是什么？是权力，人的权力，你能开除人是你的权力。但如果你开除的人是真正该开除的人，你所实行的是不是人的权力？（不是。）不是了，你打压人、陷害人，你用的是人的权力，这是你使用的权力。你开除了一个敌基督，清理了教会，你行使的是什么？是人的权力吗？是什么？你作为一个带领工人你清除了一个敌基督，这是你完成了神给你的使命与责任，这是你的职责、本分，这是你作为一个人该做的。你作为带领工人，你接受的是神给你的使命、责任、本分，你完成的是神给你的使命、责任、本分，你是来完成你的使命的，你做了带领你就应该维护教会的安危，就得把敌基督、假带领开除出去。他是敌基督，你把他清理了，你是完成了神给你的使命、责任、托付，这是不是神称许的？（是。）神称许的是福。如果你不处理他，你就没有完成神给你的使命、责任、托付，你没有尽到你的责任，失去了一个受造之物该有的功用，你不配称为人。但是你要用这个地位、权力乱开除人，搞了个人的经营，你是把人开除了，但这不是神让你做的，这是你利用职务之便搞了个人的经营，这就是人的权力。人的权力和人的使命、责任、本分分开了。所以说你在做一切反面事物，作恶，做一切事，这些是神允许你做的，怎么说是神允许呢？是因为神造人的时候就给了人一个自由意志，所以人就有了自由选择权，你可以选择顺服神，也可以选择否认神、背

叛神、抵挡神，人是自由的，神不直接管制、控制你，而是给人制定了天规诫命，顺服的生存下来，悖逆抵挡的将要遭到报应、惩罚，使人活在神给人制定的生存法则中运行，在神给人制定的轨迹中生存。神要把这个法则、规律告诉给人，让人去管理，也就是把行政告诫给人，要人去管理万物，最后能把这些行政成为人的生命，去遵循神给人制定的运行轨迹。所以到了国度建造里边神只用行政来辖管，你作恶了你就该死了，洁净了以后剩下的都是真正的人，真正的人他还能做出这些事吗？这些事就做不出来了。但这些人依然是自由的，是不是自由的？（是。）依然是自由的，但他有了正常的人性，他不会玩弄自己，不会拿神给他的托付当作权力来使用。所以他在教会里做一切正面事物，做一切的事情，是在完成他的本分，他不是在用他手里的权力，而是完成神交给他的托付、使命与责任。所以作为带领工人，任何人，你每天所做的是什么？你应该看看你所做的是不是在完成一个受造之物该做的，这就是你的使命与责任。如果你所做的超出去了，不是受造之物该做的，你是有自己的野心、欲望，你利用你的职务之便，你有这个方便之门，就像刘强，刘强有什么方便之门呢？他来的时候神为了让他当驴，为了让他来这儿干活儿当“驴总”，给了他一副强壮的身体，给了他有力的手腕，是吧？但是他用神给他的资本不是尽本分，而是拿起拳头来干倒谁，“我的拳头说了算”，这是人家的自由。刘强，这是你的权力，但你能不能打人？能打人，你要打人，这就是你使用这个权力了，而不是完成你的使命与责任。就像以色列人，神让扫罗去攻打亚玛力，让他击打亚玛力人，神怎么说的？圣经中记载：“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力人怎样待他们，怎样抵挡他们，我都没忘。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力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尽行杀死。’”（撒上15:2-3）从外边看神让扫罗杀人，结果扫罗怎么呢？“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撒上15:9）扫罗完成任务了没有？（没有完成。）他的使命与责任没有完成，他手下留情了，因此抵挡了神。神让你杀人你就该杀人，不让你杀人你就不能杀人，你的一切行为应该是根据神给你的使命、责任与托付，你所完成的应该是神给你的使命、责任与托付，超出这个不是神交托给你的，那你行使的就是你的权力。扫罗陷害大

卫，这是什么？这是他的权力，神没有让他去做。大卫杀死万万，神没有说他是抵挡神的，结果大卫最后杀了一个乌利亚，就这一个犯了罪，刀剑永不离开他的家。这是把人的权力认识了一下，把在人看的这个权力和神给人的责任与使命分割开来，从外边看是一样的行为，你要定性是使用了人的权力还是完成神的使命就得根据神怎么看，站在神这一边去分辨、认识。这是大概了解了人的权力和神的权柄，再看下面的话。

“这话很好！人虽然说‘不能相提并论’，但是在人的思想观念里常常把人的权力说成是权柄，也常常把它们放在一起来比较，这是怎么回事？”人的权力是你自己选择做的，是神给你的一个自由。神的权柄呢？这咱就不能比较了，咱得看神的权柄是什么。神说神的话里边就有权柄，神说出话这个事就要这么成。你看神对亚伯拉罕说什么了？圣经中记载：“……‘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创15:5）神说了这话二、三十年以后，亚伯拉罕一百岁了得了一个儿子。当亚伯拉罕站住见证以后，神又说什么？“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创22:17-18）神的话一说出去事就这么成了，看见了什么？这就是神的权柄。神话说出来以后，万物就按着神的意念就这么成了，谁能拦阻得了？（谁也拦阻不了。）以色列人，神说让以色列亡国，以色列亡国了，神又说以色列复国，以色列又复国了，谁拦阻了？（谁也拦阻不了。）以色列亡国了两千年，用人的话来说，“把你埋在土里，骨头都烂得没影了”，两千年还有什么？亡国两千年了还能复国，在人看是不可能的事，但神就让以色列复国了，成了。在这两千年来，谁能看到神对以色列人的赐福呢？谁能想到以色列还可能复国？再看约瑟，他的十一个哥哥怎么对待他的，当他的哥哥们把他丢在野地的坑里时，当他去了监狱的时候，他能想到他最后还能成为宰相，能想到他的哥哥们还要向他下拜？他的哥哥们要卖他之前，神让他做了个什么梦？神通过异象告诉他，他的哥哥都要向他下拜。神已经通过异象告诉他了，他在想着他的哥哥们向他下拜呢，结果被他哥哥们丢在野地的坑里了，后来又被哥哥们卖给了以实玛利人，最后被以实玛利人带到埃及去了，去了埃及还做了个囚犯，他的哥哥们怎么向他下拜呢？在人想的是完全不可

能的事，但事就那样成了，看见了神的权柄。再看咱今天所经历的，你能看到明天是什么路吗？再回想击打牧人羊群分散的时候你能想到有今天吗？从这里看到神的权柄、神的独一无二，神定意要作成的事无人能拦阻，老实、憨厚的人要掌权，撒但要灭亡，撒但张狂了多久？六千年了。现在你看世界，在咱跟随神的时候看见花花世界，看见中国的GDP一年比一年上升，中国什么时候倒塌呀？你能看得见吗？这两年你看见了，中国的GDP直线下滑，连公务员都得降工资，还得裁员，这就看到了神的权柄。这是说了神的权柄的一个大的方向，还有一个权柄是什么呢？咱说一个实例子，神要赐福约伯，强盗就抢了他的所有，杀了他的儿女。能杀了吗？能抢了吗？比原来还更有。这是你肉眼看到的。肉眼看不到的，彼得，把彼得钉十字架了，谁得胜了？那些敌势力得胜了。把彼得钉十字架了，这是人的权力，这是人所做的，但是彼得去哪了？那些敌势力是把他钉十字架了，其实他去哪了？去神身边了。你在这儿没有被钉十字架，你是国家主席，是皇帝，万人之上，擦屁股还得佣人来擦，这是你的权力，但你死了以后呢？你在地狱里再让人给你擦擦屁股呗，再享受享受呗！还有可能怎么呀？你这一辈子是皇帝，你是大富贵，下辈子成猪了，上一辈子你是吃肉菜的，还杀人放火呢，下辈子人把你吃了。这就是人的权力和神的权柄，你去认识了，就会区分了。所以说你不要受人的权力的辖制，你看大红龙现在多猖獗，大红龙能抓捕你，它可以挖了你的心、挖了你的肺，卖你的器官，这是什么？（它的权力。）神可以干涉，也可以不干涉，也可以说神就注定让你做演员呢，也可以说神就没有看顾住你，就像亚当、夏娃吃善恶树的果子呢，神让他们吃了？神预定让他们吃了？没有吧？（没有。）神给了他们自由意志以后神把他们放到伊甸园，就不管他们了。在人来说神就没有看好，事实上能超脱神的权柄吗？（不能。）超脱不了神的权柄。即使说亚当、夏娃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撒但把他们引诱了、败坏了，六千年以后，神又把他们拯救回来，他们又复活了，他们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也没死，这是神的权柄。再说大红龙，大红龙想把神家人赶尽杀绝，这是大红龙的权力，它在赶尽杀绝神家人的时候，有可能是神命定好的，神就是这样安排的，还有可能就是刚才说的神就没有看顾住，一不小心被大红龙缴获了，怕不怕？一不小心被大红龙缴获了也不怕，神预定拣选了你，要拯救你呢，然后神就没有顾上看住你，让大红龙

把你抓走，把你的器官给挖走了，你要知道大红龙和撒但不一样，撒但是没有神的许可它连地上的蚂蚁都动不了，但是人不是，人自由。如果说你是敬拜神的人，此人勿动，天使看着你呢，那神就是不管也伤不着你，如果你不是此人勿动，但是神预定拣选了你，要让你作工呢，那时候天使还没来的时候，神没看好一不小心让大红龙缴获了，你被剁脑袋了，影响神的工作吗？影响神拯救你吗？（不影响。）你的脑袋一掉，神一看“啊？脑袋掉了？”你的脑袋掉了，神把大红龙的罪状抓捕了，你站了一个抓捕大红龙罪状的见证，就地取材，神抓捕了它的罪状，你殉道了，你给别人作了个标杆，“看人家信神殉道了”，但是神没有计划，神是就地取材。你回灵界了，是吧？好，三天以内把你打发出去，投胎到信神的人家，二十五年以后你成为了一个年轻人，跟上了国度建造，耽误了吗？（没耽误。）不耽误，二十年能耽误什么？从你死到你再懂人事，不过就是二、三十年，这二、三十年在神的经营计划中算什么？（一眨眼的事。）咱就不用说神六千年的经营计划了，就是在恩典时代的两千年里边你死了又复活了差下了二十年，这二十年影响你的生命了吗？即便咱来到国度建造了，现在把你抓了，你死了，你死了二十年，二十年国度建造就完了？完得了完不了？（完不了。）不仅国度建造完不了，还有千年国度呢，一千年把你作成，你怕啥呢？所以效力者要效力多久？（一千年。）效力还要效一千年呢。即使你是效力者，你死了也不怕，效力效不完你还得来效力，你迟到二十年呗，你休息了二十年，你在床上坐了二十年嘛，耽误了吗？这是神的权柄。

“人的权力指什么？简单地概括，就是人的败坏性情、人的欲望或者是人的野心能得到最大程度的膨胀与得逞的一种能耐或本领。”为什么说是野心、欲望呢？本来你来在世上神给你的责任与使命是什么？刘强，给了你这样的身体，你的责任、使命是来做驴的，是来效力的，是来为神家服务的，是来出力的，这是你的责任、使命。超出这个责任、使命的是你的权力，“给了我个好身体，还给我身边安排了个李冲，让我能够欺负欺负他，让我发发威。他还有几百斤土豆、几百斤黄金我可以抢了他的占为己有”，这是不是你的权力？这是你的权力。这是不是你的野心？为什么说是野心呢？在神给你的责任与使命以外的都属于野心。神让你当教会带领，带领五个人、带领二十个人，你偏不行，“我得当小区带领，我得想尽一切办法，送点礼或者怎么我也

要当上小区带领”，这是不是野心？再有什么也是野心。你让别人听你的，人家不听你就骂人家，这各种手段是不是都是因着你的野心？你想什么？你想与神争夺，神给你什么你就是什么，你只有接受、顺服，别无选择，你不要去要求，所以说你心里要踏实，不要有过多的野心。你的野心欲望是什么？这权力是什么？首先咱分清楚了人的权力和神给人的责任与使命，超出了这个责任与使命的就是野心、欲望。“人的权力指什么？简单地概括，就是人的败坏性情、人的欲望或者是人的野心能得到最大程度的膨胀与得逞的一种能耐或本领。”最大程度，刘强想最大程度怎么呢？“我这拳头最大程度能干倒二十个人”，他能干倒大红龙的一个军队吗？不用说一个军队了，我看都不一定能干倒一个保卫科。这就是说你最大程度也就是这个了，再给你枪、炮弹，你就是再武功高强，你最大程度干倒一个部队，也就是这么大了吧？这是野心、欲望最大程度的膨胀。为什么膨胀了？你有多大能力出多大能力，有拳头用拳头，如果刘强有枪的话他还用不用举拳头？他绝对不举拳头了，他就举枪了。如果人家是个炮弹司令长，人家还用举枪吗？几个电话，“给我把那个哪哪哪攻下来”，这是什么？这是权力的一种膨胀。最后你能得逞，什么是得逞呢？这件事情神没有拦阻你，允许你做成这件事，你得逞了，仅仅是得逞了，是一瞬间的、一时的，你能得逞多长时间？一个是时间，一个是得逞的范围也就是在这个世间，你这一生过去最终你还得归到灵界，不归到灵界也是神掌管，归到灵界就更不用说了，是不是要按你在人世间所做的对待你、惩罚你？（是。）所以说你所用的权力是什么？是野心、欲望最大程度的膨胀与得逞。顶多就是膨胀与得逞，和神的权柄比起来是啥？神的权柄，神说有就有、说成就成，既成必到永远，这个事就永远成了。你呢？你顶多在神允许的时间内得逞了。你看扫罗，扫罗追捕大卫，就在他有生之年，神给他几年，他最大程度的得逞，在时间到了的时候，大卫开始作工的时候，扫罗是不是该死了？得逞了也就这么短暂，他得逞了无非就是把大卫赶出国外了。你看我的经历，敌基督、假带领在我身上所做的无非就是咒诅我全家死绝，把我赶出教会，让别人都弃绝我、不搭理我，这是什么？这是他的权力最大程度的膨胀与得逞。可是决定啥了？啥也决定不了呀！让我身上少一根毫毛了吗？神要赐福我的谁能剥夺了呢？这是神的权柄。就像今天下午说“刘强，你对照一下，看你是不是没素质，没素质就是畜

生”，他的权力是什么？“我拒绝！”这是人家的权力。你的权力能得逞什么？无非就是在这儿让别人看见“人家不承认自己是畜生”，可是能改变了你的实质吗？能改变了你灵的实质，还是能改变了你将来的归宿呢？啥都不顶用，能得逞什么？最终只是撒但的丑角表演罢了。表演了个什么？一下午不承认自己是畜生，最后终于确定是正宗的畜生！

再接着刚才的看，“人虽然说‘不能相提并论’，但是在人的思想观念里常常把人的权力说成是权柄，也常常把它们放在一起来比较，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不是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不能联系，又不能比较，但人还控制不了，这事怎么解决呢？若你真想解决，唯一的办法就是了解、认识神独一无二的权柄。了解、认识了造物主的权柄之后，你就不会把人的权力与神的权柄相提并论了。”这就是说，你要想解决这个，必须了解、认识神独一无二的权柄。那边出了环境以后，那边的带领工人就纳闷呢，“神大还是撒但大呢？”人信神的时候不是去认识神，不是认识神的权柄，不是去经历神的作工，都是什么心？得福的心，都是自私卑鄙算自己的得失。所以当环境一临到的时候，他看到了自己的损失，有家不能归，大红龙还要追捕，看到咱都是仓惶出逃，大红龙一搜捕，“赶紧看看谁和谁通过电话，断绝联系，关机；看谁去过他家，赶紧跑”，咱是不是仓惶出逃？他看到了什么？“神大还是撒但大呢？”这想法是不是不由自主就产生了？（嗯。）因着什么？这就是因为他对神的权柄不认识，对人的权力不认识。大红龙之所以那么猖狂是因着什么？是，它是神手中的玩物，是神让它起来效力的，也可以说是效力，也可以说是神让它做丑角的表演，表演一下撒但是怎么残害人的、怎么与神敌对的、怎么拆毁神经营的，神没有预定它怎么做，但是临近尾声神让它表演一下让人看，或者说神就没有看顾好你，撒但一下抓住你了，不管什么原因，神害怕不害怕，拦阻不拦阻？不拦阻。借此机会，神的智慧建立在撒但的诡计之上，撒但这么去做，大红龙这么去抓捕，用各种手段去拦阻神的作工，神告诉它这么做了吗？神没告诉它，神是正面事物，神不可能教它反面事物，那是撒但的自由，那是撒但的诡计，神让它尽情地表演。神让它尽管表演，从而检验神选民，让神选民去认识、经历。你就看见那就是人的权力，它的野心、欲望，大红龙有什么野心？它想把神选民赶尽杀绝，它想把神的工作拆毁了，是它的野心、欲望最大程度的膨胀

与得逞。你看大红龙一年要抓多少神选民呢，控制得有多少人因着不敢信神而走了呢，给神家带来多大的拦阻呢，神家损失了多少个千万祭物，这都是大红龙得逞的。可它得逞的是些啥呢？丑角的表演，一瞬间、一刹那。地震、瘟疫、饥荒来了，一收拾，结束了。“但人还控制不了，这事怎么解决呢？若你真想解决，唯一的办法就是了解、认识神独一无二的权柄。”刚才咱交通了神的权柄，你看到神的权柄独一无二了吧？有谁能作成这事呢？“了解、认识了造物主的权柄之后，你就不会把人的权力与神的权柄相提并论了。”现在不会相提并论了吧？（嗯。）“人的权力指什么？简单地概括，就是人的败坏性情、人的欲望或者是人的野心能得到最大程度的膨胀与得逞的一种能耐或本领。”人家刘强有这能耐，人家有这本领，因为人家有“枪炮子弹”。滑石蛋诡诈，会骗，“就是人的败坏性情、人的欲望或者是人的野心能得到最大程度的膨胀与得逞的一种能耐或本领。”“这个算不算权柄呢？一个人无论他的野心与欲望能得到多大程度的膨胀与得逞，都不能说他有权柄”，咱说人的权力好像能看懂，大红龙国家有军事权，这个能看清吗？人家那个是不是也是权力呢？能不能把它当成权柄？（不能。）“一个人无论他的野心与欲望能得到多大程度的膨胀与得逞，都不能说他有权柄，他的膨胀与得逞充其量也就是撒但在人中间的一小段丑角的表演罢了”，这个时间是不是出来了？就是刚才说的，你用这权力掌权了，你享受了两天肉体之福，顶多就是一小段，在人生中算什么？在六千年中算什么？一小段丑角的表演。你看丑不丑呀？今天形容“丑”的时候用了哪个词？（无耻之态。）这是人的无耻之态。“充其量就是撒但自己给自己当祖宗来满足它当神的野心的一段闹剧罢了。”为什么说撒但自己给自己当祖宗呢？人和人都是同类，你给他当祖宗，他给你当祖宗，自己给自己当祖宗。“充其量就是撒但自己给自己当祖宗来满足它当神的野心的一段闹剧罢了。”

0903　神的权柄是独一无二的

1　神的权柄是独一无二的，是代表神自己身份的一个特有的表现，也是代表神自己神自己身份的一方面特定的实质，这个特有的表现与这个特定的实质是任何一个受造之物与非受造之物所不具备的，所不具备的，这样的权柄只有造物主具备。就是说，只有造物的主——独一

无二的神拥有这样的表现与实质，只有造物的主——独一无二的神拥有这样的表现与实质。
2　“神的权柄”这个词汇虽然给人高深莫测高深莫测的感觉，但神的权柄并不空洞，他伴随着人类度过每一分每一秒，引领人类走过每一天，所以，在每个人的实际生活中必能看见也能体会到神权柄最实际的一面，必能看见也能体会到神权柄最实际的一面，这最实际的一面就足以证实神权柄的真实存在，真实存在，也足以让人认识与领会到神拥有这样的权柄。神创造了万有，创造了万有，在神创造万有之后，神又主宰着万有，在神主宰万有的同时神也在掌管着万有，神也在掌管着万有。
3　从“神掌管万有”这话中我们应该看到神掌管的不是一部分星球，不是一部分受造之物，更不是一部分人类，更不是一部分人类，而是从宏观到微观，从人看得见的到人看不见的，从宇宙天体的各个星球到地球上的各类生物，以及人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或以其他各种形式存在的生命体都在神的掌管之中，都在神的掌管之中，这就是“神掌管万有”中的“万有”的准确定义，这也正是神权柄施行与神主宰管理的范围，这就是“神掌管万有”中的“万有”的准确定义，这也正是神权柄施行与神主宰管理的范围。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独一无二的神自己 三》

13.人的素质的区别

人的素质的区别（一）

刘强，这两天揣摩了没有？（刘强：揣摩了。）揣摩啥了？（刘强：哎呀，我这两天揣摩得有点消极。）你直接说你揣摩啥了，直接告诉我结果。（刘强：有时候觉得神的要求太高了，有时候又觉得揭露的是我的败坏实质，因为败坏本性就在我的身上占有着我呢，有时候觉得撇家舍业出来几年了怎么就改变不了呢。）你消极是因为什么消极？是因为揭露你你消极呢，还是因为什么消极呢？（刘强：揭露的是事实，但是接受不了。）揭露的是事实，但是还消极。还记得我揭露你什么了吗？（刘强：说我小儿科嘛。）因为我说你小儿科你消极呢，是吧？（刘强：不是，是因着我身上的败坏消极呢。）还有什么消极的呢？（刘强：就这一点。）今天你还得消极，比昨天还要更消极。（刘强：虽然自己难受，但不管怎么说，审判刑罚是神的爱。自己虽然是这样认识的，但感觉我一直是在欺骗神，虽然自己愿意接受神的审判刑罚，但是当审判刑罚真正临到我的时候又接受不了了。）今天跟你说个事实，那天晚上王鹿说听了你说的话感觉恶心，这话你接受不接受？那天说王鹿这话太刺激人了，是吧？他说这话虽然说太刺激人，但他这话该不该说？（刘强：那得看针对啥事情呢。）针对啥事情呢？虽然我不在现场，但根据你平时的流露来看，王鹿能说出听了你说的话觉得恶心，证明你的话里肯定有东西。（刘强：我说的啥话呢，他能感觉恶心？）我给你解释一下为什么他听了你的话感觉恶心。你到现在都没有反省到人家为啥说听了你说的话感觉恶心，你学功课了没有？他说你的话恶心的时候，你反省、认识了没有？他为什么说“我听你说话恶心”？他为什么不说“我听弟兄说话恶心”？你反省了没有？（刘强：反省了。）他为什么这样说？（刘强：因为我说的一些话他不接受，我说的是他的缺少，但他不愿意接受。）我跟你说的是啥？你从他说的这话里面学到什么功课了？你别一直让人家学功课，你想不想学功课？说实在话。环境给他安排上了，给你安排上了没有？（刘强：安排上了。）你学到功课了没有？（刘强：学到了。）那你直接告诉我，你学到什么功课了？（刘强：和有些人说话

要注意一点，在他接受不了的情况下，你可以不说，你的存心再对，你是要帮他，但他说“我不要你的帮助！”人家不需要就不说了，你再说，只会起到反作用。）我跟你说一下，让你有个心理准备。你愿不愿意接受审判刑罚、揭露解剖？不要到时候又反悔。（刘强：从肉体的角度来说我不愿意。）这是啥话呢？还分开讲呢？那你说我该怎么交通呢？把你这个人的肉体和灵分开？我和你说实在话，你要信神能不能把肉体和灵分开？肉体和灵分开，你还能活吗？你想活还是想死？你要是告诉我“我的肉体不想接受，我的灵想接受”，那神只能把你的肉体和灵分开。你咋呀？给你分开咱再说？是在一起说还是分开说？（刘强：反正审判刑罚对我来说是苦涩的，我是真感觉到这一点了。）你是没有真正尝过苦涩，什么是苦涩？被撒但玩弄才是苦涩。神话怎么说的？神说：“人类拒绝他的看顾自行其道，躲避他眼目的鉴察，宁愿与那仇敌一起尝尽那深海中的苦涩滋味。”（摘自《话·卷一神的显现与作工·全能者的叹息》）这个苦涩滋味是指什么说的？难道是指审判刑罚说的？审判刑罚是甘甜的，你会认识了，它是甘甜的。为什么是甘甜的？你在审判刑罚中找到了路、找到了生命，你找到了你该做的、该认识的，你找到真理了呀，真理是什么？真理是让你快乐起来。审判刑罚是让你快乐起来，你能够真正接受审判刑罚了，你是能快乐起来的。（刘强：哎呀，我觉得有时候自己认识的那是道理。）你先说你是计划让你的肉体和灵分开还是怎么呢？你计划好了没有？（刘强：我感觉我以前认识的都是道理。）你不用感觉了，你是什么态度？我和你说的话你听懂了没有？那天刚交通了，我说什么你回答我了没有？又藐视我呢，是吧？（刘强：……）还得考虑考虑？你要是不想要就不说了。什么叫深海中的苦涩滋味呢？就是说你被撒但玩弄了的一种悲惨的惨状，那叫深海中的苦涩滋味，那是撒但的一种玩弄。神给人的能不能说成是苦涩的滋味啊？刘强，还没开始说呢眼泪就流出来了，老天呀！说说，想啥呢？怎么了？我还啥也没说呢这苦涩滋味就有了？我听听你的苦涩滋味，尝到什么苦涩滋味了？（刘强：道理上认识到我一直在欺骗神，也知道审判刑罚是神对人的爱，不经过审判刑罚没有一个人能蒙拯救，可是当审判刑罚临到的时候自己就接受不了，也知道审判刑罚是好的，估计就是被撒但败坏至深，就是接受不了。）我还啥也没说呢，这泪就出来了，你现在这个眼泪是什么意思？（刘强：这几天熬呢。）我听听你熬什么呢。

（刘强：里边争战呢，你说得对着呢，自己的败坏性情如果不揭露解剖、修理对付就变化不了，可是当说的时候又不愿意接受了，感觉脸上没光了。神说有的人接受审判刑罚不但不消极还要感谢审判刑罚，这话我也知道，可是临到审判刑罚的时候就不愿意接受，虽然说的是事实，但就是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对肉体来说审判刑罚肯定是刀剑的击打，但是你的心志呢？你有没有点心志？你的心志和你的追求呢？你是什么态度？刚才我问你要不要审判刑罚，你要不要？（刘强：我不计划……）你计划不要啦？你不要的话我就说别人了，我就不说你了。要不要？不要就不给你了，不强人所难，国度里不生拉硬拽，谁想出去就出去。刘强，你是计划留在国度，还是计划从国度出去？（刘强：……）这么大的人就连个心志都没有。（刘强：咱也读了很多神话，可有时候就只是字句道理……）好了，咱蜻蜓点水说说吧，咱不深解剖了，等什么时候你想通了，等什么时候你看见地狱之火了，咱再说，顾得上的话说说，顾不上就算了。咱现在先轻轻点一下吧，不深说了。

王鹿说他听着你的话恶心，你根本不知道怎么恶心，那天晚上你在那儿说话的时候，有没有其他人在心里说“我听了这话恶心”？你问自己了没有？你想想有没有人听到你的话觉得恶心？（刘强：不知道，反正我说的是我的心里话。）肖松，你那天晚上听到他说的话心里是什么味道？（肖松：他在见证自己。）你说他在见证自己是对他的一个分辨吧？我问你你听到他说的话心里是什么味道、什么感觉，你有什么知觉？（肖松：听着不好听，也不愿意听。）你是不愿意听。沈肖平呢？酸甜苦辣，你听了刘强的话心里是什么味道？（沈肖平：苦的。）什么感觉？（沈肖平：觉得他多长时间了没有一点长进，他比我们干的时间长……）感觉他听得多，接触得多，跟了弟兄多长时间了还能说出这样的话。（沈肖平：对，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他现在已经落后了。）刘强，沈肖平说你落后了，我没说啊，我只是想蜻蜓点点水。韦峻凡呢，你是什么感觉？（韦峻凡：好像进化粪池了，臭气熏天的。）呀，快达到恶心了。刘强，知道什么意思了吧？为什么王鹿说听了你的话觉得恶心？王鹿他只不过是不会说，他只是用不好听的话表达出来了。弟兄姊妹来这儿是干什么的？（信神。）信神、敬拜神，敬拜神是要干啥？弟兄姊妹来这儿想干啥？他

们想寻求真理、想认识神、想听听神的声音，神的宝座流出的是活水源泉，是甘甜的，听着入耳，弟兄姊妹是本着这份心来听的，他们是想得真理、想剩存下来、想得生命呢。那咱们在聚会的时间应该干什么？是不是应该高举神、见证神，谈咱的生命进入？可是咱谈的是什么？刘强，你知道你谈的是什么吗？（刘强：……）你自己不知道自己谈的是什么？首先你谈出来的见证神了没有？（刘强：我谈的是我通过一件事情认识到什么是敬畏神远离恶，我以往在这方面就没有认识，当时我想说一些话，但我感觉这些话说出来不好，对人没造就，我不说了，我也没有说，我不知道我说的哪些话让人觉得恶心。）你把叙述这件事情的过程当成了重点，在你叙述这个过程的时候你还没有谈你的论点呢，人就觉得反感、难受了，知道是什么原因吗？人想听什么？人想听神的作工，想听神是怎么作工的，想听神的奇妙作为，他们想不想听刘强说他干这件事的过程？他们想不想听这个？（刘强：我那是陈述事情的经过呢，我是想说清楚这件事情。）咱应该陈述什么？咱陈述的方向对不对？如果你在陈述你做这件事的过程，他在陈述他做那件事的过程，咱们这些人组合在一起，这还是不是在敬拜神？（不是。）听懂我说话的方向了吗？不管你说什么，你不能脱离见证神。你应该谈的是什么呢？谈神的作工、谈神的所有所是、谈神的性情，你谈见证神神称许，不仅是神称许，见证神是人的使命与责任，是人人都愿意听的。如果你谈你个人的，谈你做事的过程，这见证的是谁？（见证的是自己。）你谈神的作工见证的是神，你谈自己的作工是在见证谁？是见证自己。这个能听懂吗？（刘强：那得分情况呢，我想谈谈我们之间发生了啥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在哪儿争执起来的，得谈这个过程吧？）咱在一起多长时间了，我一直跟你说，我了解一件事情管不管这个过程？我看的是什么？我看的是人的态度、观点、思想、心思。咱听了神交通的素质，神在交通的时候一直谈的是什么？你的思想、观点、态度。咱是不是也一直在谈这个？谈了几年了，你得抓住你的思想，这是深层次的，你得看你外表看到的人事物深层次的东西是什么，如果你看不到深层次的东西你就没有欣赏能力。我给你交通了多长时间了？交通思想、观点也交通了三年了吧？三年了，你听懂什么是思想、什么是观点、态度了吗？刘强，听懂了没有？（刘强：听懂了。）什么是思想？（刘强：你的观点是啥，你说这话的目的是啥，为什么说这话，这就是思想观点。）

我问你什么是思想，思想、观点、态度是分开的，各是各的，你不能笼统地说。

什么是思想？咱谈了两三年了，你们对思想有没有认识？解释一下你们对思想的认识，能不能解释出来？（……）思想是个什么东西？你怎么去理解？“思想”“观点”“态度”这三个词怎么去理解？（思想就是想挣钱、想当官呢。）你这个思想太简单了吧？咱听了神的交通，神说什么是思想？神说了画画的例子，一幅画上画了亚伯拉罕、挪亚、约伯，三个时期的人画出来像哥仨、爷仨。从这幅画中你看到了什么？随便给你拿过来一幅画，你从这幅画里能看到什么内容？给你一幅画，你看着这幅画你就应该对作者有所了解，给你一幅人物画，从人物的画像中你就应该看出这个人物的性格，再根据人物性格就能看到作者的思想是什么。给你一幅风景画，你从风景画里就能了解到作者的思想是什么，能不能看出来？刘强，能不能看出来？（刘强：看不出来。）你看不出来说明你没有这个素质，没有欣赏能力。谁能看出来？韦峻凡，你从一幅画中能不能看出作者的思想？（韦峻凡：应该能看出来，作者画出来一幅画会给人一种感觉，他所表达的感情、思想人看了以后肯定有反应。）要是让沈洋画一幅画，不管他画什么，从他的画中能看到他的什么思想？他的这幅画中流露出来的是暴力性的。让刘强画一幅画，不管他画什么，从他的画中你就能了解他这个人的思想，能不能了解得到？（能。）一个画家，如果他命运苦寒，心理扭曲了，他画的画通常是什么画？苦寒的画。春天的画、冬天的画都是黑白画，他就画不出彩色的画。如果他的一生是舒畅的、光明的，他画的画就是五彩缤纷的、阳光的，从他的画中就能看到他的思想。从人事物中看人的思想，通过你做的这件事就能看到你的思想，通过你画的一幅画就能看到你的思想。思想就是人的心思，怎么认识“心思”这个词？心，心里在想；思，思考。思考有什么特点？心里想的和这个思有什么区别？你怎么认识“思想”这个词的含义？思想，思，经过大脑的思维，既然有思维就离不开逻辑、原则，逻辑也就是规律，是有依据的一种思；想，是你自己所想象出来的，经过你添油加醋想出来的，是有逻辑性的。你有了思想，有了逻辑性地思考，对一件事情才能有判断，这就产生了什么？产生了观点。给刘强画一幅画像，你通过这幅画像看看他的思想，认识他，一个秃头歪着

头，一个眼神，一个拳头，你看到他是什么思想？温柔不温柔？和蔼不和蔼？就不用他说话，从画中就能看到他深层次的思想。看了这个画面以后，有了这个深层次的思想，就出来了什么？（观点。）什么观点？“这个人不善”，是不是？（沈洋：是。那天刘强一说话就把眉头皱起来了，我说“你一说话就把眉头皱起来了，你要咋呢？”）（刘强：沈洋，你就总想往回打打我。）咱不要打岔。刘强，你跟着我交通的走了没有？你听我的还是听他的？你是什么心思？（刘强：……）你们看到刘强的心思了吗？他的心思是什么？首先说他不喜欢什么？他不喜欢真理。在我交通真理的时候，如果是喜欢真理的人，有人在那儿打岔，喜欢真理的人会听那个人说什么吗？（不会听。）我给刘强交通真理，他不愿意听，他把我交通的堵在外边，沈洋在那儿说他的时候，涉及到他的面子了，说他这个人了，评价他了，他立马就有了反应、反击，我和他说多少，他有没有反击？这是不是从这一件事就看到了他的心思？我在这儿交通，他不是说“哦，这是个心思，我这个长相是这样的，从这里能看到我的心思，能看到我的态度、观点，以后我怎么去分辨人、认识人”，他不是跟着我的这个思路走，如果他跟着我的思路走，别人再说什么也打岔不了。这是说从这一件事就能看到他的思想，他什么也没说就一个动作，就能看到他的思想，从他的思想里边又看到了什么？（观点。）他的什么观点？“真理我可以不要，但我的面子不能丢、不能输”，这就是他的观点。你怎么看到他的这个观点的？刚才看到了他流露出来的态度，我和他说话的时候他不是侧耳倾听，他是想着躲、跑，这就流露出了他的态度。刘强现在不自然了，今天交通的又听不进去了。咱交通思想、观点、态度交通了三年了，你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什么是思想、什么是观点、什么是态度，还没有搞清楚思想、观点、态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神交通了素质，你连这都搞不清楚，你是什么素质？

咱刚才说了思想，再说观点，观点是个什么东西？怎么解释、怎么理解“观点”这个词？（观点是目的、立场，是人对一件事的看法。）你的看法就是你的观点，你既然有了看法，你就要表达你的看法，这是个什么动作？你的观点就是你的主张，对吧？（嗯。）观点就是你的主张，“我看到他的这个面相，我主张‘他来者不善’”，观点就是你的主张。我今天问你们是不是又吵架了，因为有人给我反映“他们三个人

吵架呢，结果沈洋就把一袋东西扔到马萧达腿上，把人家的腿给砸断了”，你听见了什么？这是不是一个主张？他怎么有了这个主张的？是根据他的思想产生的。他的什么思想呢？“你们三个人说话声音大”，这是个条件、这是个逻辑，“这是头号犯，沈洋是二号犯，都不是善人”，他有这个思维。你们说你们没吵架，只是在商量办这件事，说话声音大了一些，他没有听清，就听到你们声音很大，借着这个声音很大，再把这个思维一联系，这就形成了什么？思想。这么一思想就出来了什么？（观点。）他的观点就是他的主张，所以他给了我一个答案，他告诉我“他们三个吵架呢，沈洋就把人家的腿给砸断了”。我说“这沈洋还能要呢？人家的腿刚拆了钢板还没好利索呢，你又把人家的腿砸断，你还得让人家二次做手术，还得再上钢板。你说这沈洋怕不怕呀，比刘强还怕，这沈洋不能用了，今天是把人家的腿砸断了，明天再要个人命，这沈洋闯祸呢。不仅神不要他，这工作也得毁。”所以我得过来问一下这件事情。人家在那边给了我一个态度、观点，就是沈洋在这儿行凶作恶呢，我来这儿就得调查核实一下。借着这件事，你就能理解、认识一下什么是思想、观点、态度，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分清楚了吗？观点就是你的主张、看法。发生了这件事，有的人把他的主张跟我说了，有的人没和我说，说明他没观点、没主张。沈洋现在又进入深思了，沈洋你想什么呢？（沈洋：……）沈洋在思考什么？你看看这个画面，用不用他说呀？（不用。）这就是他进入深思了。沈洋，想啥呢？又出来什么主张了？“这是谁又告我的状了？”有什么心思呢？（沈洋：我在想：这个环境为什么要临到我？）还想什么了？你看沈洋是什么态度？（进入深思了。）深思是态度吗？就说他刚才的表现，你分辨一下他的态度是什么？你怎么看出来他的态度的？刘强，你看他是什么态度？（刘强：我看见他在想问题呢。）想问题是什么？想问题是表现。能不能解释一下态度？（态度就是立场。）肯定是有立场才有态度呀。态度是一种情绪的表达，你看他现在是什么情绪？消沉，消极、沉闷。从他的流露表现出来的这个画面看见了他的态度是消沉的，消极、沉闷。从这个态度里看到了什么？观点是他的主张，他的主张是什么？“这事没临到别人，怎么临到我了？这是咋了？不让我在这儿了？是要显明我、淘汰我呢？这是咋了？”咱要分辨、认识人，怎么分辨、认识？首先用你的眼睛观察他的言行举止，根据他外表流露出来的这个表现来看，他流露出来的是

他情绪的表达，从这里看到了他的情绪、情形，情绪的表达也是他态度的表达，是他对一件事情的态度，他对这件事是一种消沉的态度，你看见他消沉的态度了，你就看到了他的心思，这是深层次的。通过这个画面能够深层次地看到他的思想、观点、态度，这就是欣赏能力。你有没有这个欣赏能力？你能看见他的心思、思想，说明你有欣赏能力。书继刚，你有没有欣赏能力？（书继刚：没有。）是欣赏能力差还是没有？（书继刚：临到周围的人事物时不注重人的思想、观点、态度，不从这方面进就是没有欣赏能力。）刘强有没有欣赏能力？（刘强：我的欣赏能力差一点吧。）

人的素质的区别（二）

神说：“素质好的人不但会欣赏也会鉴别，更好一点的人就是在看到正确的思想观点时他会规范、会提倡，并分享、供应给别人，在看到错误的思想观点呈现时会辨别、会纠正。素质一般的人有一定的欣赏能力但是没有鉴赏力，就是不会辨别思想层面的东西。素质差的人不懂得思想层面的东西，所以谈不上有什么辨别能力。没有素质的人根本就不懂，即使有人告诉他了他也听不懂这里面所说的思想观点到底指什么，这对他来说就像讲外星球的故事一样，根本就够不上。这就是不同素质的人在鉴赏力这方面表现出来的不同特征。

……

素质差的人有什么表现呢？从各方面能力来看，素质差的人相对具备点学习能力和理解能力。就是听一方面知识理论、业务学术或者道理口号他记得很扎实，也挺准，重点都会记到本上，因为受过教育的原因他们的理解能力也不会太差，能达到一般，但是后几项能力就不具备了。就是他们的能力只停留在学习和理解理论知识、技术业务的文字基础上，涉及到现实生活中看人、处理事以及解决问题、落实工作安排就达不到了，他们的能力就停留在学习能力和理解能力上，能够得上领受能力，到接受能力就达不到了。具备接受能力的人就能知道这方面原则、理论、原理跟现实生活中的哪些实物能对上号，哪些是实用的能运用上、哪些是不实用的，哪些是适合自己的、哪些是不适合自己的，素质差的人对这些就看不透了。……再就是应变能力，素质差的人同样不具备。对于现实生活中或生存道路上出现的各种问题，他不会根据自己所知道、所掌握的真理原则去处理，他不管会讲多少字句道理都是空洞不实际的，而对于身边发生的或者是生存道路上发生的问题他就凭着自己的小心眼儿应对一下就完事了，达不到去体会、去体验、去经历、去印证他所掌握的原则。再往后第五条——认知能力，就是出现任何问题会不会总结，会不会认识事物本身的实质以及这事背后的根源，还有它后续会酿成的后果，素质差的人对于这些根本就不会思考，不会运用真理或者自己所掌握的各类事物的原

则、规律去面对、处理这些问题，因为这些人的素质差，所以他的思想就简单肤浅，看事情的角度就有偏差。另外，更麻烦的是他不知道站在什么角度上是正确地看待一个事物，所以不会判断任何事物的实质，也不会判断任何事物的对错是非，不会判断也就不会辨别，当然也就没有什么应变能力，更谈不上决策力了，是不是？（是。）有些人说：‘素质差的人也知道自己每天吃什么穿什么。’那不叫素质，素质就是指人在生活中还有生存道路上临到各类实质性问题时能按照所明白的真理原则去处理。生活中临到的各类问题就是衡量一个人或者处理一件事等等，生存道路上临到的一些问题就是面临一些大是大非，面临神给你摆设的环境、神的主宰，面临涉及前途归宿、选择前方的道路等等，这些都属于生存方面的问题。如果面临生活或生存道路上发生的一些问题人没有任何的能力去处理，这就是没有决策力。这些人在思想层面上是空白的，所以要对这些人谈鉴赏力就有点不合时宜。……

几类素质的人的各种表现还有他们所具备的能力的特征都说清楚了，剩下就是你们自己衡量了。接下来咱们再交通交通涉及到这方面内容的一个话题。现在交通完什么是素质、怎么划分各级别的素质，人听完之后有没有得点益处啊？（有益处。）真知道自己素质差了。有些没素质的人说：‘哪怕我不算素质好，就是素质一般或者素质差也行。’谁也不愿意落在没素质、白痴、傻子、废人这个级别上，但是好巧不巧，有些人根据自己这些年的主要表现与尽本分的成果来衡量，真就落在没素质这个级别的人群里了，有些人是不是就消极了？有很多事情不说清楚的时候，人还傻乎乎地觉得‘我行，我能，我高，我不错，我尊贵，我是神国中的人，是栋梁、柱子’，傻呵呵地抱着自己一厢情愿的梦想，还挺美、挺有自信，觉得自己有潜力、有希望，还不消极，活得还有奔头，一旦知道事实真相人又难过了，‘这不是没有蒙拯救的希望了吗？’就落入消极的情形中了。这些事如果不说清楚，人就是傻狂，越傻的人狂得越厉害、狂得越没边儿，精明的人这些年在接受了真理的供应之后他会反省、反思自己，会对号入座，逐渐地狂妄性情的流露就少一些了。素质越差的人越是傻狂，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啥也不是，谁也不服’，这话挺贴切，啥也不是的人就是谁也不服。为什么？就是因为素质太差。差到什么程度？没智商了，不知

道自己有多大能耐，不知道自己的智商怎么样，不知道人外有人，不知道什么是素质好。狂到什么程度了？人看着都恶心肉麻，这就是傻狂。‘啥也不是，谁也不服’，就是什么事也做不成，自己生活中的事都一塌糊涂，对什么事都看不透，也没思想观点，别人的观点对不对、准不准确都不知道，就带着傻气一个劲儿地狂，就觉得‘我行，我能，我高，我比别人强！’你们说是让他做一个傻狂谁也不服的人，还是让他知道自己素质差，什么也不是，就是个傻子、废人、弱智而消极呢？你们选择哪个？（让他消极，因为他要是傻狂就容易做出违背原则的事情，还能打岔搅扰教会工作。）他消极了还能回归到人性的理智里老实一些，少做打岔搅扰的事，这对他是个保守。虽然也没做太多对人有益的事，但少做打岔搅扰的事情对他来说就少了不少过犯、恶行，以后受惩罚的几率是不是就会变小啊？（是。）就不说能不能蒙拯救了，这个比较遥远，对他来说触犯神行政、触犯神性情的几率是不是会降低？剩存下来的几率是不是会提高？（是。）从这几方面好处来看，让人认识自己是什么素质，最后认识到没素质消极了倒成好事了，要不然人说‘你傻狂傻狂的，你什么也不是还谁也不服’，但他就是看不透、认识不到，他就不服，还觉着自己素质不差，‘还说我傻狂，我比傻子强多了！’这更证实了他是真傻，智商太低。就得认清、接受这个事实。接受这个事实有什么好处呢？不是让你消极，而是让你正确对待自己，别犯傻。人狂妄是因为人有败坏性情，丝毫不认识自己，但有些人的狂妄是正常的狂妄，比如坐过监、受过苦有一方面资本，为教会作过一些贡献或者有恩赐比其他人强，因为有狂妄的性情再加上有了一些资本你流露狂妄还算说得过去，但你什么也不是，你根本就做不了什么，没什么贡献，更没什么特长，你还狂妄，这就说不过去了，这就没理性了。现在就告诉你，你没素质，你什么也不是，你连一点儿特长都没有，你的思想是空的，和有思想的人比你的思想里少东西，同样都是人，你比人家就差了一大截，在神那儿你就不够人的标准，你说你还狂什么呀？根据神的话来衡量，你不够人的标准，在神那儿看不应该拿你当人待，但是因为今天神恩浩大，神高抬你、拣选你，把你当人待，让你在神家尽本分。神把你当人待是想看到你就这么傻狂地对待神、对待神所供应你的真理吗？是想看你这么对待你的本分、你的生活吗？不是。神既然把你当人待，跟你说人该明白的各方面真理，就是希望你能够做人，希望

你接受一些人该有的思想，别傻狂，所以消极不对，不应该消极。神既然没有根据你的素质来对待你、小瞧你，而是把你当一个正常人这么对待、这么使用，那你就应该对得起神这份恩待，别辜负神。你是什么素质，能作什么工作你就作好什么工作，别起高调，别做人不该做的，别有人不该有的一些奢侈的想法、野心，做人该做的，对得起神的高抬，这不就合适了吗？消极这个问题是不是解决了？（是。）”（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怎样追求真理（二十八）》）

素质分了几类？（五类。）素质更好、素质好、素质一般、素质差、没素质。自己看看自己属于哪一类，对自己有一个认识，表表态，我看看你们对自己的衡量如何。康磊，你属于哪一类？（康磊：素质差。）你从哪儿看到自己素质差的？（康磊：只是能学点技术方面的东西，学点干活儿的东西，记点东西，能守一些规条，就这些。）肖松，你属于哪一类？（肖松：素质一般吧，就是神说的“因为受过教育的原因他们的理解能力也不会太差，能达到一般，但是后几项能力就不具备了”。）沈肖平呢？（沈肖平：素质一般。）你常想有个知名度，想刷刷存在感，想刷存在感的人是什么素质？素质一般？根据这个来衡量自己的素质，在哪个层面上？（沈肖平：有时候交通的也能明白，有时候学一些东西也能学得了，就是表达能力不行，心里有东西但表达不出来。）那你这个素质在哪个级别？（沈肖平：素质一般。）刘强呢？（刘强：素质差。）苏继刚呢？（苏继刚：属于傻狂这一类。）傻狂属于哪个层次？（苏继刚：没素质。）人家是素质一般，你是没素质？（苏继刚：嗯，我谁都不服，谁都入不了我的眼，这就是傻狂。）傻狂，啥都不是。苏继刚，你是没素质，是吧？（苏继刚：嗯。）没素质是什么？弱智、痴呆、白痴，没素质就是不通灵，没素质就是动物。你是动物呀？（苏继刚：和动物差不多，反正是谁都不服，谁都入不了我的眼，傻狂。）刘强在那儿笑呢，刘强肯定和苏继刚不一样，刘强刚才说自己是素质差，是吧？（刘强：嗯，素质差。）咱就看看咱对自己的分辨、认识。沈屹呢？（沈屹：没素质。）你是动物？（沈屹：我听神的另一篇交通说对神话的理解就是能根据神话去看待一件事情，而我的理解能力不行，有些话虽然是掰开了说，揉碎了说，但是到自己做的时候还是不能达到与人正常沟通、相处，这就是没有素质。）没素质，听不懂神话。（沈屹：能听

懂一些，但是没有用自己的思维理解神话的能力，所以还是没素质。）你知道没素质的严重性吗？没素质就是白痴啊！（沈屹：差不多吧。做的那两件事，没有一件能做好，要是有素质的话还能干成这样呢。）李冲是什么素质？（李冲：素质差。）韦峻凡呢，出来结果了没有？（韦峻凡：素质差。）沈洋呢？（沈洋：素质差。）李老毛呢？（李老毛：素质差。）肖醒呢？（肖醒：我没有素质。）你也成动物、白痴了？（肖醒：嗯。）王鹿呢？（王鹿：素质差。）真令人出乎意料呢，一天天狂的不得了的今天成了没素质的，没看见怎么狂的还是素质一般呢，沈肖平和肖松认为自己素质一般。萧伟晋呢？（萧伟晋：我素质差。）肖松，你现在有没有什么变动？（肖松：没有。）没有什么变动。刘强是素质差。李冲有没有什么变动？（李冲：没有，就是素质差。）

“素质好的人不但会欣赏也会鉴别”，咱刚才大概交通了一下欣赏能力，经过你的眼睛观赏就能看到人里边的思想、观点、态度，这就是欣赏能力。给你一幅画，你从这幅画中就能看到作者的心思。就像诗人，不同的人写出来的诗就不一样，从诗句里就能看到诗人的心思、态度、观点，当写诗的人对国家的政策不满的时候，他写出来的诗是一种什么诗？从他写的诗句里就能听出来他是一种愁苦、愤怒。如果他喜欢那种生活的话，他写出来的诗句是赞美的诗句。从这里简单认识一下什么是欣赏能力。“素质好的人不但会欣赏也会鉴别”，会欣赏是指你能看到他的思想、观点、态度，但这个思想、观点、态度是对的还是错的，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这就需要鉴别。那这个好与坏、正与反怎么鉴别呢？这必须有真理，你得有神话才能鉴别这件事是好还是坏，是正还是反。就像那天说刘强的那件事，你看见他那个画面以后能欣赏了，看见了他的心思、态度、观点，他是在干什么呢？他在见证自己。你知道信神得见证神不能见证自己，你能够分辨出来他是在见证自己，这就是辨别能力。如果你没分辨出他是在见证自己，你只是觉得不好听、难听，你听着不舒服，你不愿意听，甚至你听了觉得恶心，这只是说你听了一种态度，你并没有去分辨清、辨别清他给你交通的是什么，也就是他流露出来的是什么，你只是有个感觉，但你没有分辨清，这就是只有欣赏能力没有鉴别能力。素质好的人不仅能够欣赏得了，还能够鉴别，这就是素质好的。“更好一点的人就是

在看到正确的思想观点时他会规范、会提倡”，看到一个正确的思想观点他会规范，规范就是完善，使它更加完善。会提倡，知道提倡是什么意思吧？提倡就是扩展、见证、分享。我在这儿认识到了一个正面事物，我在这儿和你交通、共享、分享。我看到刘强见证自己了，我跟你分享、跟你交通说他这样就是在见证自己，让你知道，让你去认识。我看到沈洋的那个画面的时候，跟你分享，让你能看到他的思想、观点、态度是什么。“更好一点的人就是在看到正确的思想观点时他会规范、会提倡，并分享、供应给别人，在看到错误的思想观点呈现时会辨别、会纠正。”给刘强交通他是在见证自己是不是为了给他纠正？（是。）这是说素质好的和素质更好一点的。

“素质一般的人有一定的欣赏能力但是没有鉴赏力”，刚才谁说自己的素质一般呢？（沈肖平、肖松。）沈肖平，你有没有欣赏能力？（沈肖平：没有。）你没有欣赏能力怎么还敢冒充素质一般呢？肖松，你有没有欣赏能力？（肖松：有吧。）你说说你怎么欣赏的？（肖松：大概能看出点思想。）大概能看出点。“素质一般的人有一定的欣赏能力但是没有鉴赏力，就是不会辨别思想层面的东西。”思想层面的东西他是知道的，但是他不会辨别。肖松，你说你大概能够欣赏一些，我可能要打一下你的积极性了。肖恺诚你之前说肖松有什么想法？（肖恺诚：他说“真理能解决所有问题，可我觉得真理也解决不了啥问题。”）肖松，真理解决不了问题？你怎么想起这个话题的？（肖松：我就没有用真理解决过问题，所以觉得真理解决不了问题。那是消极的话。）你怎么消极地说出这样的话了？你是在什么背景下感觉真理解决不了问题的？（肖松：……）就这一件事就证明你没有欣赏能力呀！你有没有欣赏能力？（肖松：我是没用真理解决问题。）你说“真理能解决一切问题吗？”你不是有问号吗？你是说你自己用真理解决不了问题，还是说“真理能解决一切问题吗？”你和肖恺诚说的时候是带有问号的吧？你是说“真理能解决了问题吗？”是吧？你是不是有疑问？（肖松：嗯。）你心里觉得纳闷，“真理能解决了问题吗？我看弟兄交通了那么多刘强不还是那样吗？沈洋不还是那样吗？真理解决哪个问题了呢？这不还是应付糊弄？肖醒不也还是不积极？”你说真理解决不了问题是不是说这个呢？（肖松：是。）那你这欣赏能力……在你来看，我在这儿作了个无用工呀。你看见我给他们解决问题了没

有？（肖松：看见了。）我给他们解决了没有？（肖松：……）你这欣赏能力……你欣赏欣赏我。你说“真理能解决了问题吗？”你说哪件事情我没给他们解决？有没有没解决的？（肖松：没有。）不敢把你压住了，这是和你交通呢，你看哪个问题没有解决了直接说出来。（王静：他的意思是“他们就没变化，没变化就是没有解决了。”）（他那段时间流露的就是“我看见刘强也是这，李冲也是这，谁谁也是这。”）（他觉得“交通了他也没有变化，这也没有解决了啥问题。”）是这个意思吧？（反正听他流露的这个多。）肖松，那你这欣赏能力太差了呀！（王静：他越看越觉得“交通了爱情至上他们也没有变，哪个也没有变。”）（肖松：是人自己不走，不是弟兄没解决。）是他自己不走，不是我给他解决不了，是吧？我给他解决了吧？（肖松：嗯。）我给他解决了，是他自己不走。那你说的那句话就不对了，你为什么说“真理能解决了问题吗？”（肖松：我那是消极的话。）消极的话也是你的心里话呀。（他说“弟兄交通了这么多真理，这人该咋还是咋，谁变了呢？李冲也没变、刘强也没变……”）（萧伟晋：“应该都有变化呀，可我就没看见人有变化呀！”他要的是，你一交通人就变了，这就是真理解决了人的问题了，现在你交通了这么多，人还是这样，他觉得真理就是解决不了问题，解决不了现实问题。）（肖松：我在王静身上看到人家用真理解决实际的问题了，解决了家庭的问题、儿子的问题、埋怨的问题等等。在自己身上也不是说真理解决不了问题，是自己不实行真理。）又跑到自己身上了。我看看你的欣赏能力，是我没给刘强解决了问题？我给刘强把他的问题解决了没有？（肖松：解决了，指出路途了，人该怎么实行都告诉人了。）那为什么你在这儿还消极呢？我都已经解决问题了你还消极什么呢？（王静：还没达到果效。）达到果效了没有？（“他没有变呀！”）（肖松：是我自己里边不愿意实行。）不说你的实行，跟你实行没关系，我就探讨你的欣赏能力如何，看你欣赏了我解决问题了没有。神说神话语成就一切，神的话一出事就成了，神说用真理解决一切问题，我说我用真理解决问题了，你说没有解决，解决了没有？（肖松：解决了。在别人身上看到解决了，在你身上也看到解决了，但到我身上就没解决。）咱先不说到你身上就没解决，就说刘强身上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沈洋身上的问题解决了没有？（肖松：解决了。实行的人我就觉得解决了，不实行的人还是那样。）对了，这就是说你的欣赏能

力，你在这儿看的是我说出这话他变了这就是真理解决问题了，你看见他没变这就是没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说你这个欣赏能力太差了。（肖松：那为啥呢？）审判刑罚，神话是来审判人的，神告诉咱神不强拉硬拽，成功与否在于人所走的路。我一再给你交通神作的是征服的工作，神说只要把你征服了就行了，至于你能不能蒙拯救那是附加。也就是说，我给王静交通了，我也同样给刘强交通了、给沈洋交通了，我只要用神话把你征服了就行了，当时交通说让你给我做奴隶，刘强给我做奴隶了没有？沈洋给我做奴隶了没有？（做了。）你看刘强一说话眼里边就流出泪了，他敢跑吗？眼里流着泪他都不能跑，征服了没有？（征服了。）你看到他没有变化，没有变化证明没有蒙拯救，没有蒙拯救我管不管？（不管。）不仅是我不管，神也不管。那你说神话应验了没有？（应验了。）神话解决问题了没有？你可能会说“还是没解决呀，人家没有蒙拯救呀！”神就没有要拯救他，神说他就是效力者，对吧？有效力者，有忠心的效力者，还有众子、子民，你为什么非得让效力者成为忠心效力者，忠心效力者成为子民？都得成为子民才算神话应验？这是不是你的欣赏能力出错了？有的人本身就是来效力的，有的人本身就是来送礼品的。神话说要各从其类，神话语带有权柄，实现了，而且人的生命性情变化是个漫长的过程，人都在变，不是说没有变，只不过变的幅度大小不同。你说保罗有没有变化？（有，外边有变化。）不管外边、里边，保罗也是有变化的，但他的变化神是怎么说的？微乎其微。你说刘强有没有变化？（有。）谁敢说刘强没变化？但刘强的变化怎么呢？（微乎其微。）怎么微乎其微呢？“原来我动手打人呢，我现在不打人了”，这就是微乎其微。龟兔赛跑，有的是兔，有的就是龟，神话发挥功用了没有？发挥功用了。也跑了，也变化了。如果跑得比龟再快一些，人家那个人就能蒙拯救，再快一些就能被成全。你的信得高于多马，如果你的变化太慢了，在多马下边，还不如多马，怎么呢？多马是摸着耶稣的钉痕以后才信的，你看见“耶稣的钉痕”你还是信不来，这就落伍了，淘汰了。你的变化微乎其微，不行，你跟不上，你比龟还慢呢，等你到了国度门口国度的门已经关了。从每个人身上都能看见有变化，只是变化的速度不一样，不能说神话解决不了问题，都解决了。神话解决什么问题？神话就是让人各从其类，你看是不是各从其类了？这是说欣赏能力，肖松，你有没有欣赏能力？（肖松：没

有。）没有欣赏能力。我非得把你打得没有欣赏能力了。还有谁说素质一般，有欣赏能力呢？沈肖平，你有没有欣赏能力？（沈肖平：没有。）“素质一般的人有一定的欣赏能力但是没有鉴赏力，就是不会辨别思想层面的东西。”

“素质差的人不懂得思想层面的东西，所以谈不上有什么辨别能力。”这是素质差的人，他知道不知道思想层面的东西？（不知道。）“所以谈不上有什么辨别能力。”分辨不了人，分辨不了他心里想什么、他的言行举止是什么、他的思维是什么。我给你揭露解剖的是什么？是不是就是你的思想、心思？（是。）我是不是看到你的言行举止，看到你的思想了？这就是说看到了你思想层面的东西。你分辨不了说明你里边没有这层东西，这就是素质差。刚才大多数人说自己是素质差，是吧？但你不能说你分辨不了就等于是素质差，因为没素质的人他也分辨不了。不要把自己没素质说成“我也分辨不了，我素质差”，冒充成素质差的了。“素质差的人不懂得思想层面的东西，所以谈不上有什么辨别能力。没有素质的人根本就不懂，即使有人告诉他了他也听不懂这里面所说的思想观点到底指什么”，什么是没素质？告诉你了没有？“即使有人告诉他了他也听不懂这里面所说的思想观点到底指什么”，你听懂思想观点了没有？康磊听懂了没有？你是素质差还是没素质？（康磊：素质差。）前面这话里边说的是什么？（没有素质。）不要说素质差，这里边说的是没有素质的人。没有素质的人是什么表现？“没有素质的人根本就不懂”，“根本”，就不是一点点。“没有素质的人根本就不懂，即使有人告诉他了他也听不懂这里面所说的思想观点到底指什么”，你知不知道这里边的思想、观点指什么？（不知道。）那你是什么素质？（没素质。）都愿意坐个高凳子，没素质还说自己是素质差呢，把自己高看了。李冲，你是什么素质？（李冲：没素质。）韦峻凡，你是素质差还是没素质？（韦峻凡：素质差。）你的意思是你看懂了，是吧？这里面所说的思想、观点到底指什么，你知道不知道？（韦峻凡：……）我刚开始问你什么是思想、什么是观点的时候，你表达不清，那你能不能看清、分辨清？（韦峻凡：分辨不清。）那你有没有素质？是素质差？“这对他来说就像讲外星球的故事一样，根本就够不上。”韦峻凡，你够得上够不上？韦峻凡说“我够上了呀，你说的我能听懂呀”，够上了没有？（韦

峻凡：没有。）萧伟晋，你是素质差？（萧伟晋：我这会儿觉得我没素质，听不懂。）为什么说听不懂啊？因为思想观点我说了有两、三年了。神没有这么点透说，但我一开始就和你说思想观点、思想观点，我告诉你怎么去分辨人，怎么去认识神，我怎么去解剖人，我是不是这么带着你走的？我带着你走，你会走吗？（不会。）你听不懂。“这就是不同素质的人在鉴赏力这方面表现出来的不同特征。”再看下边，下边对没素质还有介绍。“有些没素质的人说：‘哪怕我不算素质好，就是素质一般或者素质差也行。’谁也不愿意落在没素质、白痴、傻子、废人这个级别上，但是好巧不巧，有些人根据自己这些年的主要表现与尽本分的成果来衡量，真就落在没素质这个级别的人群里了，有些人是不是就消极了？”衡量自己有没有素质，根据什么看？看到方法了吧？“有些人根据自己这些年的主要表现与尽本分的成果来衡量，真就落在没素质这个级别的人群里了”。我和你交通了三年了，如果你有点素质能听懂的话，我一交通就能听懂什么是思想、什么是观点、什么是态度，你跟上这条路走，你应该会分辨、认识了。咱这里边有没有素质差的呀？都成没素质了。李冲，沈屹还说人家没素质呢，你还说你是素质差，不嫌脸红呀！还有肖松，肖松越了两级呢。肖松，你是素质差还是没素质？根据你这些年的主要表现与尽本分的成果衡量衡量，你属于哪个？你还记得咱们产生的冲突吧？你那时候能不能搞清楚什么是思想、什么是观点、什么是态度？（肖松：搞不清楚。）搞不清楚吧？那你究竟有没有素质？（肖松：没素质。）“这对他来说就像讲外星球的故事一样”，对咱自己得有一个真实的认识。这里还得补充一个，没素质还有个什么表现？神说没素质的人有个表现就是没有特长。他没有特长肯定没有素质，沈屹有“特长”他还没说他是素质差呢，你在这儿有啥特长？（没有。）而且这边还有一个说自己除了不会生孩子什么都会的人，他都没有敢说他素质差，你在这儿说你素质差。人家是除了不会生孩子，其他啥也会，你呢？你是啥也不会，这就是没素质。那你说沈屹是有素质还是素质差？沈屹算不算有特长？（算。）苏继刚算不算有特长？刘强算不算有特长的人？（算。）算吗？他要是算有特长的人，他就不是没素质了，最起码人家是素质差。沈屹，你是素质差还是没素质？（沈屹：按神话说的还是没素质，能做一些事情，但是也做不好。）

咱就拿沈屹和苏继刚的这个例子来说，他们这个算不上恩赐、特长，够不上神所说的恩赐、特长，怎么够不上呢？神给咱举了个例子，神说：“就如有些人画画，画面的色彩、构图、光线、人物比例等等各方面冷不丁看着挺好、不错，但是画神家的一些古圣人物就出现问题了。我说这画家以前在外邦画卖得不错，人还挺欣赏，但我怎么看着别扭呢？他画的人物，亚伯拉罕、约伯还有挪亚，他们三个时期的人怎么画得像哥仨、爷仨呢？那是古代的以色列人，他们的五官的骨架应该有那个种族人的特征，如果你不知道每个人物的性格，但是最起码那个人种的骨骼架构、特征是怎样的你应该了解，不管是画哪个时期的人物都应该突出那个人种的特征，通过毛发、五官、眼睛的颜色还有脸型能看出来，而他画的这几个不同时期的人物虽然年龄不一样，但是看着几个人的骨架怎么都不像那个种族的人呢？都是长方脸，年轻的脸上的皱纹少点，头发黑一些，年老的脸上的皱纹多一些，皮肤暗沉一些，白头发多一些，这几个人物特征基本上都是大长方脸，大高个儿，筋骨特别强壮。我说这几个人怎么长得都一样呢？太类似了，没有特征。画画的人自己还看不出来，可能这类画画得多了，手法太娴熟了，风格都固定了，只要画人物，男性基本就是那个脸型，抓不住特征。”（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怎样追求真理（二十八）》）这个画家会画画，但他画的人物亚伯拉罕、约伯、挪亚三个人是一样的眉眼、一样的骨架，他仅仅是死套了个规条、方式，硬学了一个东西，他里面没有思想。在世上说没有思想是什么？没有思想的东西叫什么？（没灵魂。）如果画出来的画里边有思想，写的文章里边有思想，这叫活灵活现，人家这里边有灵魂，是吧？没有思想的意思就是没有灵魂。在一幅画里面根本看不出来作者的思想，就是一团浆糊，没有灵魂。神说：“没素质的人也能在学习了一定业务的基础上做出一些作品来，但那个作品成立吗？试验多少场最后不成立，没有受众。既然不成立，那你能做出作品来也没用，不证明你有素质。说有素质、素质好或者素质一般，最起码你呈现出来的东西在思想层面上是成立的，是站得住脚的，是符合正面事物的客观规律的。有些人可能不服气，‘你说我没素质，可我能做出作品来，神家不要，外邦世界有的是人要！’外邦世界什么混蛋没有啊？外邦世界有衡量事物的准则吗？有真理原则吗？有神的话语吗？外邦世界衡量一切事物的准则合乎真理吗？这些如果都没有，那你的作品即使在外邦能站立

住也不能证明你有素质。”（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怎样追求真理（二十八）》）受众，怎么看一个作品有没有受众？如果一个作品里有灵魂、有思想，那这个作品就有受众。如果它里边没有灵魂、没有思想它就没有受众。“有些人可能不服气，‘你说我没素质，可我能做出作品来，神家不要，外邦世界有的是人要！’”他觉得他的作品在世界有受众，在世界有受众就是说在世界有太多人要观赏它、欣赏它。神说什么？“外邦世界什么混蛋没有啊？外邦世界有衡量事物的准则吗？有真理原则吗？有神的话语吗？外邦世界衡量一切事物的准则合乎真理吗？这些如果都没有，那你的作品即使在外邦能站立住也不能证明你有素质。”神说那是世界，世界上那是什么人啊？是被撒但败坏了的麻木痴呆的人，看事观点都是邪恶的，那算不上受众，不能归在这儿，因为它没有原则。用这个例子来告诉你，你这个特长里边没有灵魂就算不到素质里边。就像神交通的有的人写诗歌、作曲呢，他作出来的曲子是好听，但是里边没有思想，人从这里边看不出来思想，这里边没有灵魂，不算他的特长，谈不上。

“有很多事情不说清楚的时候，人还傻乎乎地觉得‘我行，我能，我高，我不错，我尊贵，我是神国中的人，是栋梁、柱子’，傻呵呵地抱着自己一厢情愿的梦想，还挺美、挺有自信，觉得自己有潜力、有希望，还不消极，活得还有奔头，一旦知道事实真相人又难过了，‘这不是没有蒙拯救的希望了吗？’”你们难过了没有？跟随了几年最后落了一个没素质。咱们每一个人争呢、吵呢，因为啥争吵呢？还不是觉得自己高、能？还不是觉得自己不错、尊贵？你看刘强，为什么刘强说话那么有劲儿，能见证自己呢？就是因为他总觉得自己是栋梁。刘强，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是栋梁啊？（刘强：没有觉得。）刘强现在是什么感受？比刚才好一些了？比刚才心里舒服一些，是吧？刘强刚才说他是素质差还是没素质？（素质差。）刘强，那你这是素质差还是没素质？（刘强：我是素质差。）我交通了半天你还是觉得自己是素质差？什么是素质差？什么是没素质？（刘强：素质差的最起码能看到人思想层面的东西，听人说话就能看到人里边是受什么存心、观点支配的。）你说错了吧？素质差的人不懂得思想层面的东西。能看到思想层面的东西，能看透思想观点，这是什么素质？这是素质一般。那人家刘强就不是素质差呀，人家是素质一般呀。（刘强：素质差能

看出来人里面是受什么存心、观点支配的，或者人里面是什么动态，就是受什么支配，这不是思想层面的东西啊。）（素质差的人不懂得思想层面的东西。）刘强，那你这是素质一般了。我交通了半天还有一个人认为自己在素质差这一类里边呢，刚才我还说没有一个人是素质差，都是没素质，萧伟晋都没素质，而刘强还对上了素质一般，呀，你这是高升了！刘强，你是什么素质？看见了没有？你再念一念神话，你这是不能没素质，是吧？（刘强：有一篇神话说素质差是神的高抬。）你去哪了？你听懂我和你的对话了没有？（刘强：我是素质差。我现在不认识，之后我再慢慢认识，我不愿意跟畜生划在一起。）这是不一般。刘强，我刚才交通的时候你都在吧，没跑吧？刘强就是不一般。（刘强：我不愿意和畜生划在一起。我现在还没认识到，我慢慢从经历中认识吧。）你听懂我刚才交通的了吗？萧伟晋是什么素质？（刘强：他是他。）他是他，是吧？那李冲是什么素质？（刘强：……）（李冲：你刚才听清楚我是啥素质了吗？）（刘强：你愿意啥素质啥素质，我管你是啥素质呢，我不需要管你是啥素质，我管你干啥。）刘强，你听到了，是吧？李冲是什么素质？（刘强：你问他。）我问你呢，你不是会分辨吗？你不分辨了？你看他是什么素质？（刘强：他不是说他素质差呀。）你看见他是什么素质？（刘强：我看他也是素质差。）你看肖恺诚呢？肖恺诚是什么素质？（肖恺诚：没素质。）咱看刘强怎么看你、怎么分辨你。（刘强：我不分辨，他自己回答了，他怎么回答就是什么。）刘强成天跟我分辨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今天怎么突然谁也不分辨了？啥意思？刘强，有啥想法了？（刘强：我现在对我的认识就是觉得我是素质差，我现在就认识到这儿了，我就在这上面经历，慢慢地认识。别人怎么认识、怎么经历我也管不了人家。）沈肖平，你怎么认识？（沈肖平：我没素质。）没素质和畜生划在一起了，你知道吗？（沈肖平：知道。）你当畜生呀？（沈肖平：反正就是没素质。）李老毛呢？（李老毛：没素质。）苏继刚呢？（苏继刚：没素质。）刘强是素质差，还有没有素质差的？韦峻凡，你是素质差还是什么？（韦峻凡：没素质。）就是刘强是素质差。这就是神说的话，总有人要过来作衬托物，要表演，每个人要衬托神的话呢。

人的素质的区别（三）

“有些没素质的人说：‘哪怕我不算素质好，就是素质一般或者素质差也行。’”咱心里是不是都是这样想的？咱心里都想。就像刚开始问你们的时候，没有几个人说自己是没素质的，都说自己最起码是个素质差的，谁也不愿意和动物划在一起，但咱得面对事实，话不好听但这就是事实。你得尊重事实，你不尊重事实飘在半空中是空想家，是空的，不存在、不成立。你就是把自己看得再尊贵你的实质变不了呀。撒但想和神平起平坐呢，它把自己看得再高，它能和神平起平坐吗？它是神手中的一个玩物。所以你不能凭心情，凭自己的看法、想法。“‘哪怕我不算素质好，就是素质一般或者素质差也行。’谁也不愿意落在没素质、白痴、傻子、废人这个级别上”，一说没素质那就是在白痴、傻子、废人这个级别上。在神眼里怎么看中国人？不就是畜生吗？就是畜生、就是白痴。神说中国人愚昧、麻木、痴呆，就像活死人一样。神说，话虽然难听但那就是事实。“但是好巧不巧，有些人根据自己这些年的主要表现与尽本分的成果来衡量，真就落在没素质这个级别的人群里了”，咱自己看自己属于哪一类素质，不要说“呀，我现在说不清”，刘强说什么了？“我现在分辨不清，我下去慢慢分辨、认识”，怎么分辨？怎么认识？“根据自己这些年的主要表现与尽本分的成果来衡量”，得有依据，依据就是根据，主要就是你的思想，你得有逻辑性思维，你没有逻辑性思维你就没脑子，失去逻辑了，空想，随便想。你只有想，没有思，那就是空想家，不成立。“想”必须得带上“思”，就是必须得带上逻辑。“有些人根据自己这些年的主要表现与尽本分的成果来衡量，真就落在没素质这个级别的人群里了，有些人是不是就消极了？”有的人消极了表现出来了，有的人是心里边消极了没表现出来，肖松消极不消极？（肖松：不消极。）刚才还是素质一般呢，现在成了没素质，一下子降了两级。

“有很多事情不说清楚的时候，人还傻乎乎地觉得‘我行，我能，我高，我不错，我尊贵，我是神国中的人，是栋梁、柱子’”，“很多事情”，就这个事情，在神不跟你说清楚以前，你怎么呀？“人还傻乎乎地觉得‘我行，我能，我高，我不错……’”刚才沈肖平、肖松说自己素

质一般，这是不是觉得“我高”呢？每个人都觉得自己高，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是没素质的。“‘我行，我能，我高，我不错，我尊贵，我是神国中的人，是栋梁、柱子’”，咱现在在干什么呢？建造国度呢，“我肯定是神国中的人，不仅是神国中的人，我还是栋梁、柱子”。你问问萧伟晋、肖恺诚他们心里是不是这么想的？是不是觉得自己是柱子呀？“再怎么也是我带领你呢，从哪件事来说我不是柱子？”但是得结合事实，在神未说这话以前，你能傻乎乎地这么想，可现在神说了这些话了，你还能不能傻乎乎地这么想了？（不能。）神不说这些话，你是傻乎乎地这么想，如果神说了这些话你还要这么想，那就是傻乎乎地做。傻乎乎地想傻呀，还是傻乎乎地做傻呀？（傻乎乎地做傻。）想，他仅仅是思想，他看见事实以后他不再凭想象了，他就以事实说话了。就像念书，人都傻乎乎地想什么？“我好好念书，念个研究生，毕业了一切都有了。”这是没有面临事实以前人都傻乎乎地这么想呢，可现在你看大学毕业的人是不是完美的？有的毕业了是跑外卖呢，跑外卖还用你念大学呢？有的人看到这些大学生、研究生跑外卖的时候，这些人还想不想念大学呢？（不想了。）他就不想大学毕业以后就不是一般人了，命运就改写了。大多数人看见这个事情以后他能面对事实，可是还有极少数人听不听这个、看不看这个？不看。这种人的接受能力特别差，“我家门就是六尺宽，你再过来说什么也不行”，“在我的思想里边高材生就有好的命运，好的命运就是念书得来的”，就定规在里面了，即使事实摆在他眼前也不行。原来是凭空想象没有看见，现在呢？人说什么？“你就傻乎乎地想呢，还说成了大学生、高材生就成了国家栋梁了，结果你看看有多少人念了大学，念了研究生，出国留学回来照样还得送外卖。”人家看见事实了，“我不能傻乎乎地想了，我的兄弟、我的家人不能再这样做了，我得唤醒他们，‘你要再这么做你就完全成傻子了’。”因为他已经看见了还要傻乎乎地做，傻乎乎地做是啥？成实傻子了，这个白痴就成了正宗的白痴。他看见了结果以后还要闭着眼睛做美梦，这是不是白痴？这就是白痴。掩耳盗铃、自欺欺人，自己欺骗自己。如果他看见了，眼见为实，亡羊补牢，“我不这么走了”，最起码这是一个回转吧，那他还有点思维。

“傻呵呵地抱着自己一厢情愿的梦想，还挺美、挺有自信，觉得自己有潜力、有希望，还不消极，活得还有奔头，一旦知道事实真相人又难过了，‘这不是没有蒙拯救的希望了吗？’”他只想着有没有蒙拯救的希望。“就落入消极的情形中了。这些事如果不说清楚，人就是傻狂，越傻的人狂得越厉害、狂得越没边儿”，以后你分辨人就有原则了，你看谁越狂就证明他越傻。越狂的人越傻，就像世上常说的“一瓶不响，半瓶晃荡”。“精明的人这些年在接受了真理的供应之后他会反省、反思自己，会对号入座”，这是啥？精明的人。刘强，你做不做精明的人？你念念这句话。（刘强：“这些事如果不说清楚，人就是傻狂，越傻的人狂得越厉害、狂得越没边儿，精明的人这些年在接受了真理的供应之后他会反省、反思自己，会对号入座，逐渐地狂妄性情的流露就少一些了。”）这是什么意思？怎么认识？（刘强：这些年接受真理的供应之后，接受对付修理、揭露解剖以后，感觉狂妄性情就少一点了。）你属于哪类人？你刚才不是对号入座了吗，你对的哪个号？是精明人还是傻人？（刘强：我素质差。）我没有问你素质好坏，我问你是精明人还是傻人，对号入座了没有？（刘强：我就是对号我是素质差的人。）我问你啥呢？你属于精明人还是傻人？（刘强：追求做精明人。）你回答我的话了没有？（刘强：我追求做精明人。）我和你能说话吗？你就是要耍我呢？我问你啥就不能正常说话，你要是再不能正常说话我就不说了！我最后一次和你说了，不要耍我，你是精明人还是傻人？（刘强：傻人。）你为什么说自己是傻人？（刘强：狂妄就是傻。）你做啥人呀？（刘强：不计划做傻人。）不计划做傻人，计划做什么人？（刘强：计划做精明人。）怎么做？你既然要做精明人，是不是得有路？神给咱路了没有？精明人该怎么做？精明人的路是什么？什么是精明人？（刘强：就是摆设环境学到可学的功课……）刘强，什么是精明人？这边放着一块金子的时候，我说“这边放的块金子”，你们也都看见这边是金子，我说“刘强，金子在哪呢？金子在桌子底下？”（刘强：金子在哪我也看见了。）你看见了？你看见金子在哪呢？在桌子底下还是在眼前呢？在哪呢？（刘强：……）神把路直接告诉你了，把金子摆在你面前了，你绕道而行，你撇开神话，撇开黄金找地狱。刘强，精明人的路是什么？（刘强：精明人就是在神摆设的环境中能学到可学的功课。）好了、好了，不说了。康磊你看到什么了？你看到刘强什么了？（康磊：听不懂话。）精明人

是什么路？（康磊：反省、反思，性情变化，狂妄性情越来越少。）神话直接告诉你了，是吧？你看刘强看见了没有？给你的和给他的一样不一样？（一样。）同样在一个桌上摆着黄金万两，你能看见黄金万两，但是他不看，对神摆设的根本不搭理，“你就是再跟我说什么我就是撇开神话不理、不搭理。”给他拯救的路他就不走，给他做聪明人、精明人的路他不承认，不能阿们。这是神说的话，不是我说的话，他看了都不能承认。刘强，你没看见？（刘强：看见了，我忘了。）你自己读的呀！精明人是什么路？（刘强：接受了真理的供应之后他会反省、反思自己，会对号入座。）你对号入座了没有？你反省、反思了没有？你走不走这条路？你是不是精明人？你对什么号了？神的这句话教会你什么了？分辨、认识。你看谁是聪明人，谁是精明人，谁是糊涂蛋、傻子，是不是一目了然？神告诉你精明人要干什么？反省、反思。神为什么要说学习能力？学习能力怎么说的？他怎么就学会了？他必须把他过去的反省、反思了，他能吸取以前的经验、教训，再加上今天的新知识，他才能创新。他始终不反省、反思，“我家的门就是六尺宽”。神交通接受能力的时候举了个什么例子？神说：“比如，二三十年前人对服装的认识有一个观念，认为棉质的东西好，那是纯天然的，各种棉质的纺织品都是好的，棉袄、棉布，纯棉的T恤、内衣都是好的，只要是棉质的那就比化纤的强，他就认定这个了，结果二三十年之后纺织业发展了，有很多纺织品可以取代棉质的面料，比棉质的面料好，透气性好，散热也快，吸湿也快，穿在身上肤感也好，而且对皮肤没有任何伤害，但是那个认为棉织品好的人就一直认为‘棉的好，我就穿棉的，除了棉的我什么也不穿！’再高档一点的就是真丝，真丝不好打理，他嫌太麻烦，说：‘咱不穿真丝，皮毛的衣服也只能在冷的季节穿，穿的时间也有限，多数时候还是穿棉的，纯棉的是好东西，地里种出来的，神给创造的，天然的东西好，人造的东西都不好。’你看，他抱有这样一种思想观点。”（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怎样追求真理（二十七）》）人就固化在自己的思想观点里了，他就觉得什么好呀？他就觉得以前的棉布好，他就固化在自己的思想观点里面了，谁说也不行。他有没有反思？（没有。）没有反思，他就没有学习能力、没有接受能力，接受不了新生事物，他就不去学习、不去反思认识。所以说聪明人他是反省、反思、认识、对号，只有这样人才能变化。你从来不进行反思、

对号你哪来的变化？那是不可能的。彼得是怎么走的？“吸千古之长处，除千古之失误。”人家是不断地揣摩、寻思、反省、认识，这就是精明人。神说彼得聪明伶俐、有天资。既然这里说到精明人了，那就有不精明的人，精明人他是反省、反思，对号入座。不精明的人呢？不精明的人就是不反省，“你不要和我说、你不要和我说”，他说都不让你说，更不存在反思了。反省、反思、对号入座，不精明的人对号不对号？不精明的人就不对号，“我认为什么就是什么，我想成什么就是什么，我信的是天上渺茫的神，那神就是渺茫的，就是在我想象中呢”。你说“神道成肉身了。”“没有！”你说基督说出来的话就是神的话，神的灵与神道成的肉身是一，他承认吗？不承认。在他那儿话是话，灵是灵，就分割开来了。不进行反思，也不进行对号，这就是不精明的人。精明的人有这么个反思、对号，逐渐地狂妄性情的流露就少一些了。

你看萧伟晋狂妄不狂妄？萧伟晋说话你们有什么感觉？你们常告诉我“萧伟晋说话就是居高临下”。（高高在上。）高高在上，这个你们都有感觉，不用我说。现在感觉萧伟晋有什么变化没有？还没有多少变化，是吧？（稍有一点点。）稍有一点点，这是准备做精明人了，是吧？“素质越差的人越是傻狂”，你看苏继刚狂到什么程度了？“我除了不会生孩子，什么都会。”狂不狂？“素质越差的人越是傻狂，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啥也不是，谁也不服’”，记住这句话，让这话成为你的座右铭，你要是看见哪个人谁也不服，“那个人啥也不是”，就这一句话，这就是让你分辨、认识。沈洋来了这儿我给他改了个名字，叫弼马温，是吧？孙悟空刚出世的时候做了个啥事？大闹天宫，当了个弼马温。后来他还大闹天宫吗？（不了。）为什么？因为他刚出世的时候啥也不是，狂得连天庭都不放在眼里，还要大闹动静。沈洋这“弼马温”一来，啥也不是，还狂得谁也不服，他服萧伟晋吗？不服萧伟晋。他在那儿说话萧伟晋还受辖制呢，你看人家“我不搭理他”。“啥也不是，谁也不服”，你看哪个人谁也不服的时候，你就认定他“他啥也不是”。“这话挺贴切”，特别是苏继刚，苏继刚说“我除了不会生孩子，啥也会”。你说这是什么话？今天拿神话一衡量，原来苏继刚是没素质，原来是个“啥也不是”。没素质是什么？是畜生。原来苏继刚是畜生！他说“我除了不会生孩子，啥也会”，畜生会不会说话？

畜生不会说话。你看见苏继刚会说话，会说话他能说出“我除了不会生孩子，啥也会”这话？“这话挺贴切，啥也不是的人就是谁也不服。为什么？就是因为素质太差。差到什么程度？没智商了，不知道自己有多大能耐，不知道自己的智商怎么样，不知道人外有人，不知道什么是素质好。”咱是不是都狂到这个程度了？韦峻凡刚来的时候狂不狂？经过一段时间演习以后是不是啥也不是？“狂到什么程度了？人看着都恶心肉麻”，所以说，刘强在那儿见证自己的时候人都觉得恶心肉麻，只不过是有的人说出来了，有的人不能说。还有沈奇，你愿意不愿意跟他说话？（不愿意。）你不愿意跟他说话，为什么呀？他说出来的那些话是狂妄的话，因为他说的话前言不搭后语，他还带领你呢，他和萧伟晋配搭还带领萧伟晋呢，他啥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懂，过来就给萧伟晋交通，“你扭转你的观点就好了”，什么叫观点？思想、观点、态度他自己还不知道呢，他说“你扭转你的观点就好了”。

“‘啥也不是，谁也不服’，就是什么事也做不成，自己生活中的事都一塌糊涂，对什么事都看不透，也没思想观点，别人的观点对不对、准不准确都不知道，就带着傻气一个劲儿地狂，就觉得‘我行，我能，我高，我比别人强！’”“对什么事都看不透，也没思想观点”，就跟咱一开始交通的时候，我问你知道不知道什么是思想、观点、态度？你连自己的思想、观点、态度都不知道，结果自己还说自己是素质一般、素质差，这是不是什么事也看不透？“对什么事都看不透，也没思想观点，别人的观点对不对、准不准确都不知道”，那天晚上王鹿说“听着刘强说的话恶心”，咱只是从外表听着王鹿说恶心，但究竟他因着什么说恶心呢？咱去分辨、认识了没有？没有去看透，只能是从外边来说他说话太扎心了。如果说刘强光是见证自己，不见证神，谁听见是不是都恶心肉麻？神选民的眼睛逐渐在明亮，撒但的所作所为在这里是行不通的，他必定是要被拆毁的，是要倒塌的。“准不准确都不知道，就带着傻气一个劲儿地狂，就觉得‘我行，我能，我高，我比别人强！’”从这个显明里面咱看见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比别人高？李冲，人家沈屹还说自己没素质呢，你还说你是素质差，我都替你脸红，咱就不反省、不认识。“你们说是让他做一个傻狂谁也不服的人，还是让他知道自己素质差，什么也不是，就是个傻子、废人、弱智而消极呢？你们选择哪个？（让他消极，因为他要是傻狂就容易做出违

背原则的事情，还能打岔搅扰教会工作。）”你说知道自己素质差些好不好？（好。）所以我给你交通这个的时候非得给你对号一下，这就是我给你交通的目的，目的就是要让你看清楚自己的素质，看清楚自己真实的情形。刘强不愿意下来，“不管你们下去不下去，反正我是不下去”。（刘强：我下去慢慢认识……）

“他消极了还能回归到人性的理智里老实一些，少做打岔搅扰的事，这对他是个保守。”这就是为什么不管你消极不消极，我都要把你打到没有素质这一类，把你和畜生打到一起。刘强为什么不愿意下来呢？他感觉“我要是下来了就和畜生划在一起了，这是我难以忍受的。”为什么？神告诉你了，“他消极了还能回归到人性的理智里老实一些”，这就是要把你打得消极了让你回归到人性的理智里边，什么是人性？你自己认识不认识自己？你从哪来的，你就不知道？蛆虫、粪土。每天起来念“蛆虫、粪土”，说的是蛆虫、粪土，结果把你打成畜生你都不愿意接受，那你每天喊自己是蛆虫、粪土这不是假的吗？虚假！你连这个事实都不承认，而且用这个事实来给你对号让你来看，你做的事情不就是跟畜生做的事情是一样的？这样说的目的就是让你回归到人性的理智里。神拯救人拯救什么？就是要恢复人的良心理智，就是让你恢复理智。苏继刚这边狂得不得了，非得把你打成没素质，你还说你不是畜生，啥也会呢，你那素质是什么素质？你就和畜生是一样的。让你看清以后回归到了人性的理智里面。理智，让你看到自己是什么东西，自己差得太远了，素质太差了，不敢再傻狂了，这就有点人样了。如果你下不来那就没有点人样，如果你能认识到自己是个畜生样，这就有点人样了。你认识不到你是个畜生样，那就说明你没人样，你没人样就证实你是个畜生样，这是不是反证法？所以说你活出的肯定依然是一个畜生样。为什么？因为神的话你还听不进去。这就是让人恢复人的理智，在理智里面老实一些，不乱狂了，“他消极了还能回归到人性的理智里老实一些，少做打岔搅扰的事，这对他是个保守。”我说韦峻凡的时候把他打到没素质里面，韦峻凡心里服不服？他心里也是不服，也是不愿意下去的，“把我给打成没素质了”。可是不管你服不服，我想办法证实，也得把你打成没素质。还有肖松，还说自己素质一般呢，我必须给你证实你是没素质。目的是什么？一个是让你恢复人的理智，一个是为了保守你。即使说我给你交通错了，硬

把你打成畜生了，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好事。）所以我在给你交通的时候，我可以“胡乱”说话，我这个“胡乱”说话犯罪不犯罪？（不犯罪。）你感觉我有点不讲情面或者有点胡说八道，是吧？我就是胡说八道，把你打压了或者把你辖制了，给你强行灌输了，把你灌输成畜生了，你服也得服，不服也得服。你看到我是作恶了，实际是作恶了吗？（不是。）我这是善行，你承认不承认我这是善行？（承认。）你承认也是善行，不承认也是善行。我如果不把你打成畜生，如果你还说你是素质一般或者是素质差，差也不行，我必须把你打下去，你看着我在这儿好像是作恶呢，其实我在这边是善行。即使把你打错了，我犯罪不犯罪？（不犯罪。）即使我把你打成畜生了，你就变成畜生了吗？你本来是人，我把你说成畜生了，神就按我说的“你是畜生”来定你的罪吗？不可能。你不会因为我说成你啥你就是啥，只能说你的实质是什么你就是什么，这个改变不了。只能说什么呢？你脸上没有疤，我告诉你脸上有一个疤，让你处理一下，你顶多作了一个无用工，或者你有疤，你不处理我处理了，或者你自己露丑了，顶多是如此，它是个好事。所以我在这儿也不受约束、不受辖制，我可以信口开河地去“打压”你，我太“放荡”了吧？你敢不敢信口开河打压人？不管你服不服，即使打错你，你也别哪天喊冤说“弟兄就是打压人不讲事实”，来检举我了。来检举我我也不承认，我就是要“屈打成招”，目的是要把你的理智唤醒，是为了保守你、保护你。如果你非得鹤立鸡群，就像刘强今天非得鹤立鸡群，我非得把你这个“鹤”按下去，目的是怕天塌下来砸着你。鹤立鸡群，人家来打你是不是就是打领头人物？你要是出来领头那处理的就是你。这是不是保守？

“虽然也没做太多对人有益的事，但少做打岔搅扰的事情对他来说就少了不少过犯、恶行，以后受惩罚的几率是不是就会变小啊？”今天我说刘强，我想解剖他呢，是吧？刘强不愿意，我说那就算了吧，那就蜻蜓点水吧，蜻蜓点水也得做一下，目的是要干啥呢？把你打成畜生目的不就是为了保守你？让你少犯过犯，少作恶，减少你的过犯，减少你的恶行。你说咱的过犯、恶行还少吗？刘强，神说：“那些高捧自己胜过高举神的人，……那些陷在罪中执迷不悟的所有的这类人不都是不可挽救的人吗？”（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实行 七》）我在这儿一直要把你打下来是不是对你的拯救？我今天在这儿交通的时

候，刘强说了句什么话？“我现在接受不了，等我回去慢慢消化吧。”刘强，你计划什么时候去消化呢？彼得是怎么走到路终的？神说：“彼得是以耶稣复活显现四十天和耶稣生前的教导为异象而走到路终的。”（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认识神的人才能为神作见证》）你今天和我接触的时间有多少？听我的教导听了有多少？多得不得了？发愁呢，“什么时候是个头？”刘强见了我“什么时候能熬到头啊？什么时候就不用解剖我了？不用说我了？”刘强觉得“这审判刑罚给我吃得太多了”。不用愁，时间不会太长，马上就完。你也看见了大红龙抓捕，咱们还有常见面的机会吗？咱们见面的机会也少了，你也就不用多受苦了，再说了现在还再逐渐扩展，再扩展有更多的人进来，摩西出埃及的时候带了六十万人，你说进国度可能是六十万人？全球？你我之间还有多少见面机会？外国人还要拥入，让你做带领，还有千夫长、万夫长，千夫长、万夫长是什么意思？带领一千个人、一万个人。你我之间见面的机会只能是越来越少，最后直到不见面。神说“到时候我还能看见你，你看不见我了。”你总怕“耶稣生前”对你的教导太多，保罗他躲开了耶稣生前的教导，耶稣生前的教导他一句也没有听，没有接受修理对付，没有羞辱他，没有审判刑罚他，到最后他得着的是啥？没有“耶稣生前的教导”你能跟随到路终？我这么做是为了啥？是为了让你减少过犯，减少你的恶行，以后受惩罚的几率变小一些。人是怎么蒙拯救的？按败坏的人惩罚一万次都不为过，对不对？（对。）所以说你在这儿就要减少神惩罚你的次数，“有一万次惩罚，我一个一个减少”，把这一万次减少了你是不是就蒙拯救了？所以说减少惩罚你的次数，减少你的过犯行为，就是拯救你的过程。咱得转过这个弯，每天跟你说这些你觉得“我就这一个过犯，这不是多大点事。神要是让我死，就差这一个过犯？神也不会因着我少犯这一个过犯就把我留下”。世上有句话怎么说的？“债多不愁，虱多不痒”，过犯多了他就不发愁了。如果是恶行累累的人，他就觉得他悔改不悔改无所谓了，“反正我就是这样了，我的恶行就是减少两次神也得惩罚我呀，我就是再作两次恶神也还要惩罚我呀”，所以他就继续作恶，这是什么观点？有着这样的观点的话你还信神干嘛？还不如去世界大干一番。“债多不愁，虱多不痒”，咱的债再多咱也得想办法还债，你还完债不就完了吗？虱多不痒，咱把虱子取了不就行了吗？

“就不说能不能蒙拯救了，这个比较遥远，对他来说触犯神行政、触犯神性情的几率是不是会降低？剩存下来的几率是不是会提高？”触犯神行政、触犯神性情的几率降低了，剩存下来的几率就提高了，蒙拯救的机会就提高了。“从这几方面好处来看，让人认识自己是什么素质，最后认识到没素质消极了倒成好事了”，咱要分清好坏，不要觉得我在这儿羞辱你了，这是好事。“要不然人说‘你傻狂傻狂的，你什么也不是还谁也不服’，但他就是看不透、认识不到，他就不服，还觉着自己素质不差，‘还说我傻狂，我比傻子强多了！’这更证实了他是真傻，智商太低。就得认清、接受这个事实。”咱得认清还得接受这个事实。“接受这个事实有什么好处呢？”神说得够清楚了吧，你得有认识最后还得让你接受。“接受这个事实有什么好处呢？不是让你消极，而是让你正确对待自己，别犯傻。人狂妄是因为人有败坏性情，丝毫不认识自己，但有些人的狂妄是正常的狂妄，比如坐过监、受过苦有一方面资本，为教会作过一些贡献或者有恩赐比其他人强，因为有狂妄的性情再加上有了一些资本你流露狂妄还算说得过去”，就像苏继刚，人家狂妄，人家说他除了不会生孩子，什么都会，说人家狂妄吧，人家还有点资本。沈屹，说人家狂妄一些吧，人家还有点资本。虽然有资本，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坏事。）坏事，在这儿说还说得过去，这个说得过去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这败坏还有个理由，人家狂妄有个理由。你说李冲，李冲的狂有没有理由？（李冲：没有。）没有理由，人家狂还有个理由。在这儿是说李冲呢，但沈屹不敢再狂起来了，“我这边还有点资本呢”，可不敢再翻了个儿。“但你什么也不是，你根本就做不了什么，没什么贡献，更没什么特长，你还狂妄，这就说不过去了，这就没理性了。现在就告诉你，你没素质，你什么也不是，你连一点儿特长都没有，你的思想是空的”，神说“你连一点儿特长都没有”，搞清楚了，不是说你会点电脑，不是说你会做其他事，不是说你会做事，是说什么？是说你的思想是空的，你做什么没有灵魂。就像画画呢，你的画里边没有灵魂，没有思想，你画这一幅画你要传达什么思想呢？你没有这个思想，也就是说你的画里没有灵魂，是空的，即使你会画也不等于是你有特长。“和有思想的人比你的思想里少东西，同样都是人，你比人家就差了一大截，在神那儿你就不够人的标准，你说你还狂什么呀？”在这儿为什么说够不上人的标准？什么原因？因为神造你的时候神是给了你思想能力的，你是有这个功能

的。神没有给动物这个功能，人和动物的区别不就是人有思维、思想？可是神给了你这个功能你没有去利用它、使用它，你够不够人的标准？所以说你不够人的标准，你没有思想。因为有好多人是懒得思想，他不去寻思。

“在神那儿看不应该拿你当人待，但是因为今天神恩浩大，神高抬你、拣选你，把你当人待，让你在神家尽本分。”在神那儿不应该把你当人待，为什么不应该把你当人待？因为神给了你思想你没用，你活出的就是个动物，是不是应该把你当动物待？因为啥？因为你没思想了。人让撒但败坏以后，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人的灵死了，没有思想了，就和动物一样，就和畜生一样。按你的实质神应该把你当畜生待才合适。就像外邦人，神是不是把外邦人当畜生待了？你知道不知道神对待外邦人是怎么对待的？咱有些纳闷。沈肖平，神对待外邦人是怎么对待的？我看你能不能看透。（沈肖平：当畜生，当死人对待。）不要说死人，你得真实认识到神是怎么对待他的，从你这儿看神是不是高待他、恩待他了？跟随神的活了六千年，他不跟随神也同样活了六千年，在这六千年里神恩待了他，按说他是不应该活着的，他活了这六千年是神对他的恩待，在神恩待他的过程中他受着撒但的残害，活在撒但的思想里面，自相残杀、互相坑害、你争我夺，进了绞肉机里边，一直到了现在。现在外邦人是什么生活？在神作工结束的时候，人要败坏到什么程度呢？火湖要爆炸。败坏到什么程度？败坏到了极限。什么是极限？人吃人的社会，人在世界无法生存。你去看看世界，现在最严重的是什么？器官移植，是吧？大红龙要把中国弄成什么？中国出台了一个什么政策？器官移植合法化。它要把器官移植合法化，要成为世界器官移植第一强国，这器官从哪来？就从老百姓身上索取，所以说才有了那么多失踪人员。现在网上又出了一个新型产业链，移动火化车，车载火化，就是一条龙。把人的器官摘了以后把人的头给剁了，腿、胳膊剁了，还能找见尸体，找见尸体以后不是要判案吗，不是要搞舆论告发吗，那新型产业链就是取了人的器官以后直接把人火化了，还有什么？你找不着尸体你还找谁？而且这个活摘器官已经把手伸向了哪儿？中、小学生身上。学校让孩子们签署器官捐献自愿书，这个新闻看见了吧？可怕不可怕？人人自危，你家有个孩子你都睡不着觉，你不知道哪天就被哪个当官的看上了，十几岁、

二十岁突然间失踪了，你能看住？这仅仅是举了一个例子。国家还出台了一个什么政策？农村里边得有村管，一个村里还有一个村警，还有网格长、信息管理员，信息管理员是干什么的？就是要收集各种信息。有些地方要求今年谁要返乡过年，这些人必须到村委会报备，回自己家过年过五天、十来天还得报备，啥意思呀？人家要准确地收集到每一个人每天去哪、在哪，为什么？为他自己做铺垫。他需要什么器官，跟他配对的人现在在哪他得知道呀，这个人回家过年了还是在厂里呢，而且还让你每天报备，所以说人人害怕。大红龙猖狂到什么程度了？当官的把所有的贫穷人当成宠物养，当成了他培养器官的一个工具，他想用的时候随时能拿到手。因为人家手里边有枪炮子弹，不怕你拳头硬，“你看你拳头硬还是我的子弹硬？我哪天看中你的器官了，你拳头硬不管用。”因为你在明处，人家在暗处，人家随意给你造一场车祸，随意一个祸，名正言顺就把你的器官取了，或者不用造什么祸，哪天直接把你一绑架，一取你的器官，然后移动火化，人家在面包车上装一个火化机就把你直接火化了。从这里你看见啥了？惶惶不可终日。大红龙在这儿搜集着你的信息，把你当玩物耍，捆绑、控制得你无法生存，现在每个人在世界都无法生存，怎么无法生存？工厂倒闭，前几年一直说给工人涨工资，不管怎么说喊着是要给工人涨工资，这两年呢，政府工资都得压，社会不再往前行了，停止了。定时炸弹就快要爆炸呀！让你看到现在社会上的人活到什么地步了？无法生存。人还有尊严吗？不要说尊严了，连你生存的基本条件都没有了。前两天看到河南商丘宁陵县的一个初中生从楼上摔下来摔死了，早上六点多发现了孩子，学校打电话通知孩子的家人说“你孩子跳楼自杀了”，下午四点多才让家人见孩子，还是让去太平间见，见了孩子以后看到孩子的手上有螺丝刀穿的窟窿，脚上的肉掉了一块还露着骨头，浑身多处有伤，他的家人拍了照，经过法医鉴定，经过公安侦查，法院最后判定孩子为跳楼自杀，不属于刑事案件。老百姓都不服，他家人拿上拍的图片让老百姓看，人们把学校都围住了，把大门都推倒了，你就是推倒大门，国家管吗？不管。人家是怎么“管”的？人家把部队叫过去，把整个县城封锁了，消息封锁了，信号断了，不允许你发信息，不允许你通网，高速路都不允许你上下，他为了不断这个案，不让老百姓知道这个信息，把信息封锁了，高速路都能给停了。你说他动用了多大的人力、物力，你说中央不下达，下边能随便

办吗？整个河南的巡警都去了，开着大巴、警车，你想想把高速路封锁了，把低速路也封锁了，村里边的小道都有站岗的把守，不让你去，动用了多大警力？动用了这么大的警力他是破案去了？抓捕坏人去了？就是封锁消息不允许你说话，人人都知道，但最后二次鉴定结果出来依然和上次一样，还是跳楼自杀，最后来了个“没有他们说的那些事，都是假的，以官方报道为准”。再看那些视频，那些警察出来不管是做什么，人们在下边的评论区就把日本人进中国的那些画面给发上去了，为什么？因为不能在评论区随便说话，谁乱说话人家就得封号抓捕，他们没办法只能发图片让大家感受一下。

和你说这一大圈的目的是什么？看世界现在已经发展到了什么程度，这是外邦人的生活。为什么要交通这个呢？就是说神是恩待了他们，但到了众子民作成的时候，神毁灭世界的时候，他们连同世界是不是就一起被毁灭了？神为什么要恩待他们，他们来世界是干啥的？他们就是个演员，神供应着他们、滋养着他们，他们来效了一步力，就是作衬托物的，衬托什么？衬托神的烈怒，衬托撒但对人的玩弄、苦害。灵界实情你看不见，他们是来当演员的，给谁演呢？给跟随神的人演呢。让咱看见灵界的撒但是多么残忍，它是怎么玩弄人、残害人的，这就是他们存在的意义，这就是他们的使命。所以你现在羡慕“外邦人多自由呢，也不用尽本分，还能挣钱”，现在还羡慕吗？他们和你的使命不一样，他们的使命是负责做演员，神也不揭露他们、神也不审判他们，他们也不受苦。刘强羡慕人家呢，“看人家就不受那个苦，弟兄也不解剖人家，咱在这儿还得受这个苦”。

人的素质的区别（四）

“根据神的话来衡量，你不够人的标准，在神那儿看不应该拿你当人待，但是因为今天神恩浩大，神高抬你、拣选你”，怎么认识神恩呢？你今天能来跟随神，能来到信神的队伍里，这是不是个恩待？是不是神恩浩大呢？（是。）是神恩啊！神六千年的作工结束了、完了，外邦人被永远的惩罚，惩罚以前还得受了刚才说的那些苦，惶惶不可终日，就让你看见了。这还没算上地震、瘟疫、饥荒呢，这个月从一号到五号，五、六个地震，火山爆发，半夜突然间地震，一夜一夜的不能睡觉，甘肃、宁夏连续几天都有余震，能睡觉吗？那两天还下了雪，天气正冷呢，那些人连衣服都来不及穿披个被子就跑出来了。而且现在还正是流感高发期，你说是出去还是不出去？他们活在这里边是没有出头之日、没有希望、没有目标，而你呢？你活在哪？你活在神的看顾保守里边，还给你供应着真理，真理是下一个时代的生存法则，他们是惶惶不可终日，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你是预备进入下一个时代，做下一个时代的主人，你得了多大的恩待呢，这是神恩浩大呀！是不是神恩浩大？（是。）是神的高抬，怎么高抬你呢？你先看清楚你自己是谁，你是谁？你是蛆虫、粪土，摩押的后裔，是淫乱、罪恶的人，是被神咒诅了的东西。咱现在还不认识自己是谁，你今天能够来到这儿是因着神来在中国作工你才有了这个机会，你和世界上的外邦人有什么区别？完全是神的高抬、恩待。神从来没有作过这个工作，是破天荒的，神只作这一次工作，也只拯救人这一次，你就正好来到，这是神六千年的经营计划。今天神把你安排在这个时间段，你的出生、你的年龄、你的性别是不是神决定的？（是。）你能跟随神的作工，你今天能来到我面前，能跟随上我，你没有在教会建造受了多少苦，你看教会建造的那些老人，教会建造三十年是扩展神的福音工作，有没有生命进入呢？（没有。）教会建造是扩展神的福音工作扩展了三十年。你没有抛头颅、洒热血，但是你来了以后直接就是国度建造，直接是生命进入，你少走了多少弯路，少受了多少苦？这是不是神给你安排的出生？是不是神给你所定的？这是不是神的预定？神还加给了你素质。我为什么跟你说你没素质？神能不能加给你素质？（不能。）不能加给你素质。你看刘强，神一旦加给他素质，

他还在这儿吗？他早就成了习近平身边的保镖了，他就不会来这儿，就跟不上神的作工，跟不上国度建造，不可能。所以今天神不给你素质是神对你的保守，是对你的拯救。你刚信神的时候是不是要看世界上哪些人信神呢？你看世界上的精英、素质好的人，人能看得起来的谁信神呢？是不是人看不起的人才信神呢？但这正是神所要的，神就是要把那些人所看不起的人作成再见证出来羞辱那些人，这是神的作为、神的作工。正是神要在这些人身上作工的时候，你正好在这个时候来了，然后你的素质又不高不低，说你完全是痴呆、傻子吧，也不是，痴呆、傻子能不能跟随？教会建造就不要你，收都不收你。但是你还不能有素质，还必须得上边压着你，刘强这是我压着他呢，我要是不压着他的话还不知道成啥样了。还有萧伟晋，你看是不是还得压着他呢？他不能有素质，要是给萧伟晋点素质他还跟不跟我？就得我跟人家了。从这儿就看到神六千年的经营计划，神六千年前就计划好了要怎么作这个工作。神的作工什么时候结束，什么时候国度建造，这是不是神的计划？是神的精心计划。咱们什么时候见面，你应该出生在哪儿，我应该在哪儿，咱们什么时候能来对话，都是神的精心安排，这是不是神的良苦用心？（是。）你的素质，你的家庭、出生，还有你家的财运等等各种因素都是在中等阶层，因为神说："神既不让你当什么富豪、名人、高人，也不是让你当乞丐。"（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怎样追求真理（二十一）》）你必须在这个范围里边才能过来，所以神给你的都是神精心考虑以后作的安排，这就是神的主宰安排，神的主宰安排里边有他精心的安排。也就是说，你的素质也好，家庭条件也好，出生时间也好，这都属于什么？属于神的预定，这都属于你先天具备的条件。你来世上的时候所带的条件就是先天条件，先天条件叫什么？神的预定。神预定你了。咱以前说什么是预定？人人都想做神所预定的人，沈肖平在这儿走也走不上去了，就纳闷呢，"我是不是神所预定的人？我要不是神所预定的人我天天在这儿干什么呢？"老想问问神，"神你要是预定了我那我就在，你没预定我我就走，不要让我白干"，想不想问这话？（沈肖平：想。）每天都在想，不是你一个人想，都在想。可是从神那边总也得不着，"神也不宣布名单，'张三、李四谁是神预定的，谁不是神预定的'，直接告诉我，这多直截了当"。神就是不告诉你，是吧？今天告诉你了，什么是预定？你来的时候先天条件预备了，这就是预定。预定你了，但你能

不能被拣选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你所走的路，成功与否在于你所走的路。神是用你可取的部分来成全你不足的部分，借着你尽本分的过程来成全你不足的部分，成全你了，好了，这个人被拣选了。预定、拣选，预定是先天条件，拣选是后天补足，这两个要搞清楚。先天条件是对你的预定，拣选是后天的补足，就像刘强，他来了这儿，我揭露解剖了他这么多，这是不是先天预定了？但是人家不走这条路，能不能拣选上？（刘强：走呢。）人家计划要走呢。那就看你能不能走上去，走上去了这就是拣选上了。再举个例子，保罗，神预定他了没有？（预定了。）因为什么？神加给了他素质，他有那素质，有那条件，他父母都是信神的。还记得神说的那句话吗？神说："但令人头疼的是，竟然出了个叫保罗的，宁死不屈与神敌对到底，直到他被击杀之后做了使徒仍然旧性不改，走抵挡神的道路。"（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人在神的经营中才能蒙拯救》）因着他有点恩赐他就狂妄得不跟随耶稣了，所以神才击杀他。"神预定了你，给了你素质，你不尽本分你想跑，这是神的权柄，你跑不了，你休想跑，耶稣生前的教导你不想听，行，这个你是自由的，但是让你效力可不由你，你来的时候就预定了你，你的责任和使命就是来扩展福音的，我不管你生命进入不进入，但是这是你的责任和使命，你不能跑。所以说保罗你跑不了，到时候神一击杀你，你还得规规矩矩地来效力，你再跑，那你只能是自己把自己害了，所以你自己别想跑。"还有犹大，犹大是不是也是神预定的？（是。）当时他跟随耶稣，他也是好的呀，神也预定了他，但是神让他保管祭物的时候他却经常偷钱袋里的钱花，这就走上了偷吃祭物的路，他眼红，眼红就想花一点，花一点别人看不见，逐渐的越来越贪心，神看见他贪心的时候圣灵就不在他身上作工了，圣灵就收回了，就利用他作这步工作吧，淘汰他。犹大是预定了以后没有被拣选。咱先把预定、拣选搞清楚，不要消极地说"我没有被预定也没有说要拣选我"。先天条件，只要你来到这儿就看见你的先天条件了，你要是来不到这儿那你就没有那个先天条件，神就没有预定你。交通预定是让你看见六千年有多少人碰巧就让你来了。

刚才说了有几个碰巧？第一个是你作为一个中国人在这个时候你碰巧没有转了猪，你转成人了。你转来转去最后碰巧转成了中国人，又碰巧你妈就是信神的，你姥姥就是信神的，碰巧你就出生在这样的家

庭，这又是一个碰巧。碰巧你家里人有个病必须得来跟随神，或者你的家庭条件不是很好，你不是省长家的孩子，不是县长家的孩子，你家没钱，你还得跟随，又一个碰巧。碰巧是这个时间，这个年、月、日，你正好是这个年龄段，在你年轻的时候正好能跟随。如果你在神刚开始作工的时候跟随神了，那时候你高兴“我跟随全能神的时候正好三十岁”，教会建造结束以后你几十岁了？（六十岁了。）这个弟兄，你多大了？（六十岁了。）康磊多大了？康磊是不是要庆贺呀？“我正是领受能力最强的时候，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年老了以后怎么了？耳聋眼花、行动迟缓、记忆力减退了。康磊，他就没你有福，你是多么有福的人啊！这么多的预定感动你的心了没有？这是神作在你身上的拣选，有这么多客观因素，白白地给了你，这是神的精心安排。你还跟上了我，你没有在原教会里边让假带领、敌基督吞吃了，你还来到了这儿，如果你降生在其他地方，咱们还不知道哪天才能见面呢。你说这有多少条？这是不是神的恩待？（是。）咱得去体谅一下、去感受一下神作在你身上的。我说这些话的目的是什么？让你去感受是要干什么呢？我的存心、目的是什么？这又涉及到咱的欣赏能力了，我的心思是什么？我的思想是什么？我的观点、态度是什么？（唤醒人的良心理智。）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让你发现神的爱，让你发现神的爱以后你才能爱神，我苦口婆心地和你说，又举了这么多例子，我的目的就是让你看见神在你身上作的，看见神的爱。你看外邦人，他也是人你也是人，外邦人是什么活路，你是什么活路？让你看见神在你身上作的，神是要唤醒你的心，“你醒醒吧！”让你的心苏醒过来。神在你身上作的是什么？你在神身上做的是什么呢？让你尽个本分今天消极、明天消极，还不想尽，每天还得算账“我得着啥了？”还和这个吵、和那个吵，“我今天有地位了、我今天没地位了”。沈肖平再来一个“我就没有存在感”，没存在感，没劲儿了。你说咱有良心吗？神给你生命你不珍惜，你反过来还算那些不值钱的。你说刘强，就感动不了他的心，神给他预备了多少？神给他安排的是不是最好的？（是。）虽然叫他“驴总”，虽然我刺激他最多，但他是不是吃的“营养品”最多？（是。）我在他身上下的功夫最多，我想把驴作成人，我想要一个见证，但是“驴”没有良心呀，怎么也唤不起他的良心，他就是“我就要当驴，我就是驴，我就不听你的”。刚才咱把神话摆在他面前，把黄金摆在他面前，“你做个精明人行不行？”“我就不做

精明人，你们都是畜生，你们都是没素质，我是素质差，我就不听！”你说这良心理智哪里去了？良心被狼吃了、被狗吃了！咱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就是魔鬼，没良心、没理智，连白眼狼都不是。白眼狼还知道还报呢，刘强，你的还报在哪呢？刘强只是痛苦“我的面子丢了，你们把我踩在脚底下，我丢人现眼”，他心里边只有自己，他的表现只能代表什么？他相当相当的自私、卑鄙、无耻！呀，刘强，说不打你不打你，可你的表现真是没办法不打你，你看见你的表现了吗？你确确实实是相当相当自私、卑鄙。什么叫自私、卑鄙？不管什么时候他想到的都是他自己，特别特别的自私！我今天给你交通是来拯救你、帮助你的，还给你把前边的路指出来，可你想的还是你的面子。如果今天只说你一个人，你觉得是羞辱你呢，可弟兄姊妹都觉得自己就是没素质，就是个畜生，结果你是“呀，不行，他们是畜生，我跟他们不是一类”，你说你自私到什么程度了？自私、卑鄙、无耻！这就是神说的卑鄙无耻、丑陋不堪、不堪一击、无耻之态。这个时候是不是就领受了神的话了？你看看你那种无耻之态。刘强今天给你们表演的就是要把你们带进神话里，让你们去领受神说的无耻之态，神作在人身上的是什么，人做在神身上的是什么。刘强，听懂了吧？咱以前常说“神的高抬、神的高抬”，你嘴里说的是“神的高抬，我尽的本分是神的高抬”，你真认识是神的高抬吗？外邦人他吃了、喝了他最后得的是什么？你得的是什么？你做的是什么？极大的高抬，这个高抬是什么？这个真理应该是你得吗？应该是以色列人得，不应该是蛆虫、粪土得，但是因着神的荣耀，因着神要打败撒但，所以神才把荣耀赐给了你，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些人被撒但败坏至深，把这些人作成才能见证神的大能。是因着为了显明神的大能才作在你身上，是因着神的荣耀而作在你身上，不是你该得的，不是说你是什么好东西所以神拣选了你，你和以色列人不是一个台阶，所以说这是神极大的高抬。

“但是因为今天神恩浩大，神高抬你、拣选你，把你当人待”，神把你当人了呀，就按你的灵的实质来说你不配为人，神今天让你做了人，让你穿了人的衣裳，还把你当人待，让你在神家尽本分。刚才还说了一个难得是什么呢？你在这儿还是全职尽本分，你要是不在这儿全职尽本分咱们能见面吗？你能学到这些功课吗？你比谁都有福，比那些大带领有福，比出国的人有福，出国的人有几个是跟在祭司弟兄身边

的？多数出国的人现在活在了黑暗之中，过一段时间你就看见了。咱在这儿就是出出力就叫全职尽本分啊？丢人现眼！人家在国外的人是什么全职呢？能独当一面那叫全职。传福音连语言都不通，怎么尽本分？人家是一边打工，一边尽本分。在尽本分的过程中有了病了自己回家，这是应该的，可在这儿呢？就按你的素质，就按你的能力，你能做了啥？你就是一个出力的，你就是一个效力者，要忠心没忠心，要什么没什么，然后你得的恩典、赐福比人家都多，这是神的安排、神的计划，是因为比你素质好的、高的人他没有过来，你这么悖逆的来了，是为了什么？你不要说“神没有安排好”，这才是神的安排。素质好的、高的人出去作工去了，就把你这垃圾拿过来，是为了什么？一个是让人做在我身上，让我去体验、认识，让我看见什么是魔鬼，然后我能把这个见证出去让人人都能看见；另一个是再把魔鬼一般的活死人能够作起来，让这个死人能复活，活了以后他还能出来见证，这是为了羞辱大红龙，这个大红龙不是世界的大红龙，是教会里的大红龙，羞辱那些地位高的、看不起人的那些人。出国的素质好的人能看得起你吗？到你俩见面的时候人家看不起你，他看不起你但他又没有你的认识高，你还要羞辱他，借着这个考验他，考验他是宝爱基督的卑微呢，还是看地位呢，处处都是检验。咱是因着神作工的需要才来到了这儿，不是说你怎么好，你不是什么好东西。我给你交通这个就是让你看到自己的一种丑陋不堪，看到自己做在神身上的都是刀刀见血，然后神作在你身上的都是拯救，让你看到这么大的反差，目的就是要唤醒你的良心理智，最后让你能够凭良心做事，再尽本分的时候不要让带领工人再说你什么，也不要再应付糊弄、欺骗了，让你挖掘自己的良心，“呀，我得为神做点什么”。今天再告诉你一个条件，当你心里真实地觉得“我吃着神的、喝着神的、享受着神的，神给我的一切是神对我的高抬，我该为神做点什么了”，你发自内心地“我不用谁去安排，我该为神做点什么了”，当你良心发现的时候，就是你这个人活过来的一个标志、信号，就是一个活人的标志、信号。也就是说，你这个人是死人还是活人就在于你的良心是否复苏了，在于你的良心活了没有。你尽本分的时候自己省察一下自己，你尽本分的时候是为着地位尽本分呢，还是因着别人的催促而尽本分呢，还是为着得福的心尽本分呢，还是你看见“我就是个受造之物，我得良心发现，我亏欠神、对不起神，我得把我有生之年献给神”？如果你用这个动机来

尽本分、来做事，这就是一个活过来的人，这就是个活人。如果你没有这个心志，你依然是一个死人。今天认清了，什么是死人？什么是活人？怎么区分？活人就是唤醒他的心了，“我能为神做点什么呢？不管我是干苦力活儿，还是干什么活儿，我要尽所能地为神做”，他不看这个地位、名誉了，“我是个受造之物，我能尽所能地做”，他心里边是一种良心的支配，这是活过来的标志。再好的那就是拔高的，那就胜过了良心的标准。神怎么说的？神说：“一个被成全的人，不单具备正常的人性，他所具备的真理超过了良心的格，达到高于良心标准，他不仅是用良心还报神的爱，更是认识了神，看见了神是可爱的，是值得人爱的，在神有许多让人爱的地方，人不得不爱他。”（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彼得的经历——对刑罚、审判的认识》）你做的超过良心标准了吗？超过良心标准叫爱神，超不过良心标准那叫还报神的爱。两个台阶，不要每天嘴里喊着“彼得、彼得，我要走彼得的路呢”，你还和彼得相提并论呢，你和彼得差了多少呀？彼得是爱神至极，咱连良心都还没有发现，连个活人都不是，还没活过来呢，你一个死人还要和彼得去比呢？这个听懂了吧？（听懂了。）

“神把你当人待是想看到你就这么傻狂地对待神、对待神所供应你的真理吗？”你这么对待神，这是不是傻狂地对待神？神这么对待你，结果咱来尽本分还要打江山、闯江湖、搞个人经营，回顾一下你所做的可恨不可恨？这就是刚才说的精明人要反省、反思、对号入座。看到咱以前所做的完全就是敌基督所做的，完全就是作恶的，完全就是搞拆毁的，看见了自己所做的，再看见神作的，让人产生惭愧、内疚、懊悔，恨恶自己，在恨恶自己的这个时候才有了背叛自己的心志，恨恶自己才开始背叛，怎么背叛？寻找实行真理的路，背叛自己。等背叛自己实行真理的时候这才等于是实行真理，这是个过程。“神把你当人待是想看到你就这么傻狂地对待神、对待神所供应你的真理吗？”神反问你呢，刘强，你是不是来表演这句话的？神把你当人待，你说“我还没有认识到呢”，你没有认识到，你不承认，你就不是个畜生了？（刘强：呀！）“呀，又说我是畜生呀！”这是个实情。刘强，对这话你接受不了？（刘强：……）刘强接受不了咱就不说刘强了，咱说其他人。“神把你当人待是想看到你就这么傻狂地对待神、对待神所供应你的真理吗？是想看你这么对待你的本分、你的生活吗？不是。神既然

把你当人待，跟你说人该明白的各方面真理”，神跟你说的是人该明白的各方面真理，是说你做畜生是什么表现，你做人该怎么做。“就是希望你能够做人”，把你说成畜生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希望你做人吗？当父母的教训孩子呢，“你就是个畜生”，父母说不说这话？（说。）难道他就愿意把他的孩子说成畜生？他是让他的孩子当畜生呢？（不是。）你的行为表现出来的就是个畜生，这么说你的目的是不让你做畜生。神说你是浑人是不让你做浑人，如果咱连这个理都转不过来就太傻了，傻狂、傻狂，太傻了！“跟你说人该明白的各方面真理，就是希望你能够做人，希望你接受一些人该有的思想，别傻狂，所以消极不对”，你说神说的还不够清楚啊，还得神苦口婆心地再这样诉说“所以消极不对，不应该消极。”你说人到了啥程度了！“神既然没有根据你的素质来对待你、小瞧你，而是把你当一个正常人这么对待、这么使用，那你就应该对得起神这份恩待，别辜负神。”神怎么说？神把你说成畜生了，但神把你当畜生待了吗？我今天把你打成没素质，说你就是畜生，我在这儿苦口婆心地跟畜生、跟牛说了一下午？我对牛弹琴？我是神经病？我把你当啥了？（当人。）我把你当人待了。咱人啊，不用说人了，咱畜生啊，根本就没良心！刚才说神在你身上作了多少，你从来没有考虑过、寻思过，你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我作在你身上的你总看见了吧？（嗯。）你说刘强，就打动不了刘强的心，刘强，我作在你身上的是什么？我和你交通了多长时间，说了多少话？我和我的孩子都没有这样交通过一个下午，我把你当谁待？（亲人。）我把你当亲人待，我对待一个灵魂负责任。那个虽然是我的孩子，但他不是为着神的作工。因着神的作工，我没有用这个时间去教育我的孩子，可以说我把我孩子放荡了，我放下孩子，我把你当孩子一样苦口婆心地和你说，用心地说，再三地说，翻来覆去地说，打动你的心了吗？石头都该化了！但是刘强的这颗心我不知道化了化不了。世上常说冰冻三尺，刘强的这颗心不是冰冻三尺，是冰冻三米，没知觉，咱得有个感恩。你在生活中去体验、感受我所做的，我跟随神我是怎么尽本分的，你跟随神你是怎么尽本分的，我给你立标杆了没有？（立了。）“神既然没有根据你的素质来对待你、小瞧你，而是把你当一个正常人这么对待、这么使用，那你就应该对得起神这份恩待，别辜负神。”你对得起神的恩待吗？“你是什么素质，能作什么工作你就作好什么工作，别起高调，别做人不该做的，别有人不该有的

一些奢侈的想法、野心，做人该做的，对得起神的高抬，这不就合适了吗？”神的要求高不高？（不高。）神拣选了你，你所做的要对得起神的高抬，对得起这个本分。你在世界上班给你发一份工资，你作的工作对得起对不起这份工资？今天神拣选了你，你对得起这个拣选吗？如果你真这么认识的话，你还会不会消极？你不会消极，反过来你对神是感恩戴德，是感恩、是感动、是激动、是兴奋，千载难逢。这就是有良心的人和没良心的人，分开了，截然不同的两个结果。有良心的人他能看到神在他身上所作的，他的心是难过的，是种还报的心，没良心的人他看得见看不见神在他身上所作的？他就不看这些。什么叫有良心？怎么就有良心了？以前经常说要换位思考，有良心的人能看见别人在你身上所做的，而自私、卑鄙、没良心的人，他从来不看别人在他身上所做的，而只是看他做在别人身上的，他只算自己的得失。这就是自私、卑鄙只算自己的得失而从来不算别人给他的，只进不出。

“素质差的人有什么表现呢？从各方面能力来看，素质差的人相对具备点学习能力和理解能力。就是听一方面知识理论、业务学术或者道理口号他记得很扎实，也挺准，重点都会记到本上，因为受过教育的原因他们的理解能力也不会太差，能达到一般，但是后几项能力就不具备了。就是他们的能力只停留在学习和理解理论知识、技术业务的文字基础上，涉及到现实生活中看人、处理事以及解决问题、落实工作安排就达不到了”，素质差的人只是有一点学习能力。“他们的能力就停留在学习能力和理解能力上，能够得上领受能力，到接受能力就达不到了。”领受能力、接受能力，这就更高了。有接受能力的话人就好变化了，有接受能力就是能接受真理了。“具备接受能力的人就能知道这方面原则、理论、原理跟现实生活中的哪些实物能对上号”，因为咱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在这方面看就是空白。“具备接受能力的人就能知道这方面原则、理论、原理跟现实生活中的哪些实物能对上号，哪些是实用的能运用上、哪些是不实用的，哪些是适合自己的、哪些是不适合自己的，素质差的人对这些就看不透了。”“再就是应变能力，素质差的人同样不具备。对于现实生活中或生存道路上出现的各种问题，他不会根据自己所知道、所掌握的真理原则去处理，他不管会讲多少字句道理都是空洞不实际的，而对于身边发生的或者是生存道路

上发生的问题他就凭着自己的小心眼儿应对一下就完事了，达不到去体会、去体验、去经历、去印证他所掌握的原则。”“对于现实生活中或生存道路上出现的各种问题”，这里边提了几个？现实生活和生存道路。刘强经常说的是些什么呀？他说的是现实生活中的生活琐事。“对于现实生活中或生存道路上出现的各种问题”，咱要解决的是啥？根本的问题是生存，生活问题解决得再好生存道路上的问题解决不了也是白搭。生存道路上出现的各种问题是什么意思？就是能不能剩存下来的问题，你每天起来想追求剩存下来，可是在剩存下来的问题上你根本没有用心。“对于现实生活中或生存道路上出现的各种问题，他不会根据自己所知道、所掌握的真理原则去处理”，生存问题你是不是得用心呢？用心该怎么处理？根据什么？因为国度是神的国度，所以说你必须用真理来解决。“他不会根据自己所知道、所掌握的真理原则去处理”，我给你交通了那么多，你对号了没有？神话所说的你对号了没有？“他不会根据自己所知道、所掌握的真理原则去处理，他不管会讲多少字句道理都是空洞不实际的”，刘强喜欢讲个道、说个话，但你说出来的这些空洞不实际。“而对于身边发生的或者是生存道路上发生的问题他就凭着自己的小心眼儿应对一下就完事了”，这段话你们看了吧，和自己对号了没有？（没有。）这就是你的小心眼儿，对也没有对，是吧？今天是我在这儿又给你交通了，我要是不交通你顶多就是凭你的小心眼儿应对一下就完事了，应对，还不是对号入座，是凭着你自己的小心眼儿应对一下。你看刘强刚才是什么表现？“而对于身边发生的或者是生存道路上发生的问题他就凭着自己的小心眼儿应对一下就完事了”，我让你认识一下你有没有素质，让你认识一下你是不是没素质，是不是畜生，这是不是生存道路上的问题？但你对待生存道路上的问题是什么态度？你看刘强的小心眼儿，什么小心眼儿呢？他总害怕他成了畜生，“我是人，我可不能成了畜生”，这是不是小心眼儿？这就是小心眼儿。“而对于身边发生的或者是生存道路上发生的问题他就凭着自己的小心眼儿应对一下就完事了”，应对，什么是应对？不是对应。应对和对应有什么区别？应对是应付，对应是对号。这就是说你和刘强的区别，你是对应一下，他是应对一下，两个字颠倒了一下。刘强在这儿应付糊弄一下，凭他的小心眼儿“我可不敢成了畜生，你们说你们是畜生，不要管我”，这够小心眼儿了吧？应付一下自己就完事了。“不要和我说、不要和我说，我回家消化消化去”，他回

家是消化去了吗？（不是。）“我应付一下，你不要管我”，他用这话来应付一下，“我自己处理”，就完事了。“达不到去体会、去体验、去经历、去印证他所掌握的原则。”我把你打成没素质的目的是要干什么？让你去认识这个分辨能力，根据你掌握的知识回顾一下你所做的是不是没素质的事。

“再往后第五条——认知能力，就是出现任何问题会不会总结，会不会认识事物本身的实质以及这事背后的根源，还有它后续会酿成的后果，素质差的人对于这些根本就不会思考，不会运用真理或者自己所掌握的各类事物的原则、规律去面对、处理这些问题”，这话看懂了吗？“再往后第五条——认知能力，就是出现任何问题会不会总结，会不会认识事物本身的实质以及这事背后的根源”，今天把你打成畜生，这是不是实质？目的是让你认识事物本身的实质以及这事背后的根源。背后的根源，这不是我随便骂你是畜生，不是你老婆骂你是畜生，不是邻居骂你是畜生，是什么？是根据神话来看事你就是个畜生，这是不是根源？（是。）神是造物的主，一切是按着神的命定而走的，别人再说你是畜生或者说你是天仙，他再说你什么，有用吗？有意义吗？但神说的是你的实质，你跑不了。“还有它后续会酿成的后果”，刘强，你想不想后果？你不承认你是畜生，你不接受审判刑罚，你把审判刑罚拒之门外，后果是什么？你弃绝了神的救恩。把你打成畜生是干什么？是救你呢，这是救恩。审判刑罚是最真最实的爱，你真实体验一下，没有审判刑罚你能认识到自己是畜生？你能认识到自己是傻狂？这就是“还有它后续会酿成的后果”，你这一个不承认你就弃绝了神的救恩，你不接受神的拯救，你不跟随神，你不让神拯救你。不让神拯救是从审判台前逃跑了，不接受。我说“你的这个活出就是个畜生”，你说“阿们”，这是什么？这是先接受，接受审判刑罚。我说你是畜生，“不要和我说”，别说阿们了，还摆手呢，不承认。有的人他不吭气，心里抵触，“我是畜生？瞎说呢吧？”他没有阿们但也不敢直接拒绝，而你就敢直接拒绝，那你直接拒绝了以后你可知道它的后果？这是不是你应该思考的？这就是你的认知能力，你没有这个认知就不考虑后果，你认知到你抵挡了是什么后果，你不接受是什么后果，你接受了审判刑罚是什么后果，你没有这个认知，你的认知能力是不是太差了呀！“素质差的人对于这些根本就不会思考”，你思考了

没有？这是今天我和你说了，我不说你也不思考，是吧？“素质差的人对于这些根本就不会思考，不会运用真理或者自己所掌握的各类事物的原则、规律去面对、处理这些问题”，一个是神说过，粗心的人能得着什么？什么也得不着。是因为他不去考虑。“不会运用真理或者自己所掌握的各类事物的原则、规律去面对、处理这些问题”，真理是什么？神和你说的话，对待人事物的态度。“不会运用真理或者自己所掌握的各类事物的原则、规律去面对、处理这些问题”，各类事物的原则、规律，什么是原则？咱说神已公开显现，当你看到神已公开显现以后，你看没看到事物的原则和规律？神作工的原则是什么？神说老实、憨厚的人作王掌权，是按着神的性情，正面事物诞生与存在，反面事物不复存在，这是不是一个原则？规律，让撒但中了自己的圈套，神的整个作工有没有这个规律？狂妄的人让他灭于他的狂妄，谦卑、虚心、诚实的人得着真理，这是不是实际生活中体验出来的？是不是你所看到的？刚才说神的性情是正面事物的存在与诞生，这是真理吧？（是。）“不会运用真理或者自己所掌握的各类事物的原则、规律去面对、处理这些问题”，经过我对你的带领，从击打牧人羊群分散直到现在，你看见了这个运行的原则与规律，是不是有原则、有规律呢？（是。）“因为这些人的素质差，所以他的思想就简单肤浅，看事情的角度就有偏差。”为什么得让我给你交通呢？因为你素质差，看事情的角度有偏差。教会里的人为什么跟不上？这就是他看事情的角度有偏差。“另外，更麻烦的是他不知道站在什么角度上是正确地看待一个事物，所以不会判断任何事物的实质，也不会判断任何事物的对错是非，不会判断也就不会辨别，当然也就没有什么应变能力，更谈不上决策力了”，刚才说这是个应变能力，什么是应变能力？你得建立在认知的基础上去辨别它，它会带来什么后果，你应该怎么做，所以才产生了应变能力。刚开始交通的时候让你们念了一遍神话，让你们看自己是什么素质，我问你们是什么素质，你们回答的是“我素质一般”“我素质差”，再经过我和你们交通以后，再让你们看的时候，你们又变了，是吧？这就是你们的应变能力。

“有些人说：‘素质差的人也知道自己每天吃什么穿什么。’那不叫素质，素质就是指人在生活中还有生存道路上临到各类实质性问题时能按照所明白的真理原则去处理。”这里说了什么是素质，“素质就是指

人在生活中还有生存道路上临到各类实质性问题时能按照所明白的真理原则去处理。”不仅是在生活中，重点是什么？还有生存道路上临到各类实质性问题时能按照所明白的真理原则去处理。你看我当时是怎么揭发检举的？我为什么要揭发检举？因为祭司弟兄要求了。再看这话“素质就是指人在生活中还有生存道路上临到各类实质性问题时能按照所明白的真理原则去处理。”我当时明白的是什么？神家就是神话，祭司弟兄作王掌权，教会带领工人就是跟随的，他们人数再多也不能代表神家，这是不是一个原则？我根据这个原则一路走过来，我还建造国度。我记得我当时去揭发小区带领的时候，本来六、七个人在家都商量好了必须得揭发检举，必须按工作安排要求的这么做，要逐步地往上反映。那时候是敲锣打鼓，传三天黑暗，“这件事情肯定不是从教会来的，肯定是从上上一级来的，咱应该从下往上反映，看究竟是谁散布的谬论，散布谬论的肯定就是假基督、敌基督”，我和这六、七个人都说好了，结果一会儿小区带领过来了，小区带领往那儿一坐，人家这六、七个人不检举了，我在这儿检举呢，人家在那儿看小区带领的脸色呢，那边有个弟兄说了句话“咱表表态，少数服从多数”，我是要检举呢，人家是不检举，我说“少数服从多数？这是什么原则？神来在地上就神一个，你们几千万人，少数服从多数？神来了得听你的？我不管你们多少人，我不管你们说什么，错就是错，违背了原则就是违背了神旨意，敌基督就是敌基督，邪灵就是邪灵，我该与邪灵对立我就是与它对立，我不管你们人多人少”，我一直在持守着这个，这是什么？这就是针对生存道路上临到的各类实质性问题，我站在神一边维护神家利益，他们是维护了地位、权势，维护个人利益，他们是靠着地位、权势生存，我是靠着神话生存，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可想而知。这就是面对生存道路上临到的各类实质性问题，你能不能生存下来，就看你的选择是什么。再看刘强，面对生存道路他的选择是什么？他不选择生存了。在选择生存道路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决定人生死的时候？（是。）“素质就是指人在生活中还有生存道路上临到各类实质性问题时能按照所明白的真理原则去处理。”今天明白了，临到什么事情你处理的原则是什么？不是根据人数多少，而是根据你所明白的真理去处理。因为这个决定了你的生死，你究竟能不能剩存下来，就取决于你是不是接受真理的人，你是不是实行真理的人，你是不是维护神家利益的人。你要想蒙拯救，就取决于你是不是背叛自己的

人，是不是把老己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你把老己钉在十字架上你才能蒙拯救。这就是生存道路上你该有的选择，就是按照你所明白的真理原则去处理。“生活中临到的各类问题就是衡量一个人或者处理一件事等等，生存道路上临到的一些问题就是面临一些大是大非”，大是大非，这个很关键，生存道路上你接受不接受真理，你是在审判台前逃跑还是接受审判刑罚，这是不是大是大非的事？（是。）这是个生存道路。分开了，一个生活，一个生存道路。“面临神给你摆设的环境、神的主宰”，这是什么？这就是神在拣选，先天条件，预定了吧？然后再给你摆设环境要拣选，你选择哪条道路呢？敌基督怎么成了敌基督的？他一直持守走敌基督的道路最终他就成了敌基督。如果他在走敌基督道路的时候他能扭转，不走敌基督道路了，他就不是敌基督了。今天你依然要持守着撒但的谬论去走，与神敌对，不接受神的救恩，那你最终是不可能蒙拯救的，这是死的，如果不管哪句神话出来你都能够接受、能够阿们、能够一二一，你说神怎么可能淘汰你呢？“面临神给你摆设的环境、神的主宰，面临涉及前途归宿、选择前方的道路等等，这些都属于生存方面的问题。”生存，你能不能存活下来，这是不是大问题？这就是大是大非。“如果面临生活或生存道路上发生的一些问题人没有任何的能力去处理，这就是没有决策力。”这个决策力是决策什么？决策你能不能活下来。“这些人在思想层面上是空白的，所以要对这些人谈鉴赏力就有点不合时宜。”什么意思？不要谈了，够不上，还谈什么欣赏能力呢，没有。

再看一下这一小节神话，神说：“动物的思想就这么简单，守住一个对自己有利的规条、公式就够了，它不想那么多。因为神给予动物的能力就是那些，对它也没什么托付，所以动物不需要考虑人生、考虑未来，不需要考虑归宿，也不需要考虑自己的责任与义务，不需要考虑走什么道路、追求活得有意义等等。而人不一样，神赋予了人各种本能，神对人有要求标准，还赐给人真理作生命，所以人就应该思考这些问题，这是人该有的责任与义务，当然也是人的权利。但你若不会运用这种权利，你没有能力运用这种权利，或者是你没有这种思考问题的能力，那就证明你素质很差。在人这个级别的生物里你是素质差的一类生物，你自己不会思考，别人告诉你你也听不懂，严重的还抵触、嘲笑、挖苦甚至批判，素质差到这个程度那就是没什么素质

了。”（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怎样追求真理（二十八）》）刘强刚才那个动作，“他们愿意什么素质什么素质，反正我不是没素质”，他那个动作对我的交通是什么？是抵触、嘲笑、挖苦甚至批判。“素质差到这个程度那就是没什么素质了。”这就决定了，不管你们有没有素质，刘强是绝对绝对的没素质！

240　你们享受了极大的福气

1　为什么末世的工作在中国这最黑暗的地方、最落后的地方作？就是为了显明神的圣洁、公义，越是黑暗的地方越能显明神的圣洁，其实作这一切就是为了神的工作。现在你们才知道天上的神降在地上站在你们中间，叫你们的污秽、悖逆给衬托出来了，你们对神才有了认识，这不是神的极大高抬吗？其实你们就是在中国被选中的一班人。

2　因着这些人被选中，享受了神的恩典，又因这些人不配享受神这么多恩典，这就证明这一切对你们是极大的高抬极大的高抬。神向你们显现，把所有圣洁的性情都显明给你们，都赐给了你们，使你们享受了应有尽有的福气应有尽有的福气，不仅体尝了神的公义性情，更体尝了神的拯救，体尝了神的救赎与神对人无限无量的爱无限无量的爱神对人无限无量的爱。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第二步征服工作是如何达到果效的》

34　不能辜负神心意

今天能够接受神话语的刑罚、熬炼，更能接受神托付，这是神万世前预定好的，所以你受刑罚的时候也别太苦恼。在你们身上作的工、所赐的福无人能夺去，加在你们身上的一切谁也夺不去，宗教里的人不能和你们相比，虽然你们没有那么多的圣经知识，没有那些宗教道理，但因神在你们身上的作工，你们得着的东西比历代以来任何人都多，所以说这是你们最大的福气。因此你们更要为神献上自己全人，

更要对神忠心，为神高抬再加一把劲，预备好身量来接受神的托付。站住神所给的地位，追求做子民，接受国度的接受国度的操练，被神得着最终成为神荣耀的见证，你有这样的心志最终必能被神得着，成为神荣耀见证。你应明白最关键的托付就是被神得着，成为他荣耀的见证，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的心意。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认识神的最新作工跟上神的步伐》

14.人性好坏的定义

人性好坏的定义（一）

（王静：肖霞，那天建丁说“这边的人都不愿意见肖霞，就愿意见张美琳”，她说的是实话吗？确实是这样吗？我只是简单听了一下，不知道细节是什么，她还说“有个活儿在荒区呢，肖霞去了人家就不让她进门，人家感觉肖霞高高在上的，感觉张美琳好接触，人家就要等张美琳过去呢”，她汇报的是事实吗？有这事吗？）（肖霞：有这事。苗肖跟我说了，建丁也说了，建丁说“我和你说了以后你不能和张美琳说，张美琳在那边老高举自己、见证自己”，我说“你说说她咋高举自己、见证自己呢？”“我说了以后你不要和任何人说啊。反正有几个人在张美琳跟前说了好几次‘肖霞谈得不好，谈的时候头一下、尾一下就没了，人家张美琳从头到尾谈得细细的、有滋有味的，我们听得清清楚楚的’，张美琳在那儿还认可呢，这个就已经不对了。”后来苗肖也和我说了，我说“我知道张美琳，这就没啥，她经常是这样的”，我也没当回事儿，但她们能看出来这是张美琳的问题。后来我认识我自己最大的问题就是，在我和张美琳的配搭当中我不经意就把张美琳伤了，比如咱那天聚会的时候，王静说让建丁去哪哪，我说“她比张美琳还强呢”，我经常不注意这些，这样不经意就把张美琳伤了。她们都说这是张美琳的问题，张美琳的问题大。只要张美琳去过的地方，见过我一面的人或者连面都没见过的人，见了我都恨得不行，我也不知道这是咋回事呢。）刚才说你去荒区谈活儿的时候连家也没进去？（肖霞：嗯。）你和谁没进去呢？（肖霞：就那两个知情人进去了，我们三个都在外面等着。）知情人有两个？（肖霞：本来是一个知情人，这个知情人非要把那个新人带上。）那叫上她最后为什么连家也进不去呢？（肖霞：后来我才知道人家是不让我去，人家是让张美琳去呢。当时人家问“谁去呢？”苗肖说“肖霞去呢”，“唉……”，意思是说好的让张美琳去呢，不让我去。）你们去那儿路程有多远？（来回三百公里。）三百公里的路程你们连门都没进去就回来了？你有时间得解决这问题呀！（肖霞：回来以后就忙别的事了，就没有解决。）（王静：发现了这些问题就得解决呢。）（肖霞：后来说见了张美琳再

说，和张美琳在一块儿交通交通这些事情再说。）不需要见张美琳呀！谁有问题解决谁的问题就行呀。你们跑了三百公里的路程去了以后连家门都进不去这还能行？（肖霞：后来就没顾上这事，就想着过后再说吧，就没解决。）（王静：这是个大问题。）去了两个知情的，最后你们作工的人一个都没进去。

（王静：肖霞，你说这工作作成啥了？我那天听了他们说的这问题以后，我还想这到底是真还是假呢？要真是这问题，这问题多大呀？这里边不光是跟张美琳的问题。咱是配合传福音通行神旨意呢，这件事你从心里知道人家不愿意让你去，她不愿意让你去这也得解剖她呀？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肖霞：还有一个老姊妹给了一千块钱，新人拿着呢，我就跟张美琳说“你能联系上那个新人，你跟那个新人说一声，让她把钱给谁谁谁”，张美琳说“你们说好了怎么让我去说呢？”她好像害怕破坏了她和别人的关系，我说“你就说肖霞让你说的”。再后来我说“不用你说了，那个姊妹完全能处理了这个问题，不用你了，回来再说”，回来有了环境就没见。）这个新人有问题的话就得赶紧处理呀！你等于是和我说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新人的问题，一个是张美琳的问题。（肖霞：其实在我来看，我觉得张美琳的问题大。新人她才进来，她的败坏性情得解剖，不过后来我又把问题归结到我身上了。）新人的问题你更得解决呀，新人的问题不解决能行？（王静：不解决的话最后走下去就是敌基督道路。）你从这些苗头上看，你还不赶紧打她？（王静：你说跑那么远过去连门都没进，工作没作成，不是白花费？这是张美琳达到的果效，她就在他们跟前说这些问题呢。）（肖霞：那次咱要聚两天会，第一天聚完以后张美琳和李泽恬她们晚上一起住的，第二天早上去了以后李泽恬把我恨的，我说“这是咋回事呢？”我就问张美琳“你昨天晚上说我啥了？”她说“是说了一点”，意思是说了我一点，所以达到的果效就是李泽恬在那儿说话的时候把我恨的。）张美琳说你啥了？（肖霞：我没问她到底说我啥了。）你也没问李泽恬？（肖霞：我没问。本来我就迟到了，去了以后咱就开始聚会了，我就没有顾上问。我也不问李泽恬，肯定是不对头了，我再问她她能说啥？我就没问。）为什么不问呢？（肖霞：这是一方面该和她交通的，另一方面是张美琳一有什么事我就说她，我说得太露骨了，可能达到的果效就是这样的，她在这方面可能也受伤

害吧，我是这样进入的。才开始说“不行不行，咱回去整顿，好好聚聚会”，觉得是张美琳的问题大。）你这是走的任胜的路吧？（王静：肖霞，为啥说你抓工作抓不起来呢？就是这方面，你没有正义感，事实就是事实，不管是新人还是老人，事实摆在这儿了你就得解决。你从工作当中去看，把新人的这些事实摆在这儿，咱先不说张美琳怎么样，你就给新人解决新人的问题，回来以后再说张美琳的问题，张美琳就得打死呢。）（肖霞：张美琳的嘴硬着呢，一说人家就吵得不行，“哪是这样？哪是这样？”我说“行了、行了，不说了，能干什么干什么吧。”）（王静：这不就是你的问题？所以你就糊弄着，你解决不了这问题就放在这儿了，就让她这么胡搅蛮缠，到最后就成这样了。）（肖霞：后来才感觉问题大了，她都开始做事了。）

肖霞是想用张美琳来见证一下她自己，她想让世人都看见，“看我的为人，看我的宽宏大度，看我这活菩萨”。肖霞，你比张美琳更厉害，张美琳是自己见证自己，你是利用她见证你，见证你的做人，你是好人，你人性好，让他们都给你竖起大拇指。“你看张美琳把肖霞残害成啥了？你看人家肖霞，被残害成那样了都没有说一个‘不’字，人家就没有追究，张美琳在背后说她，她连问都不问，你看人家多宽宏大度，宰相肚里能撑船”，肖霞，是不是？（肖霞：对。）不要说对，是不是？（肖霞：是。我今天才知道，你不这样说我就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不知道？还我今天说了你才知道。（肖霞：我心里就是这样想的。）说了半天你是知道呀，不是我说了以后你才知道的，是我说出来了没办法了。我不说出来，你是想让他们“你们看吧”，今天是我说出来了，把你想象的说出来了，是吧？（肖霞：嗯。）那你说你邪恶不邪恶？你这是什么人性？人性大大的黑。（王静：肖霞走的路不对，走的就是任胜的路。）你看见任胜走成啥了？（肖霞：我当时想着回来再说。）你回来也没说，你不是想回来再说，是王静问你的时候你说你回来再说，你回来也不能说，你的意思是“等王静问的时候我再说，王静不问我我也不说，你看我这人多宽宏大度。张美琳，今天是王静问我了，在这个情况下我没办法了我才说你的不是的，如果不是王静问我，我绝对不会在背后说你的坏话，你看我的人性多好！”（肖霞：我持守的就是这种看事观点。）人性好不好？（肖霞：不好，那能是好呀？）“如果这件事情到不了王静这边，我绝对不

说。”（肖霞：我还想自己解决呢，我还想着等回来以后没有这些人了再和张美琳说。）那是你说给王静听的，是不是？“我再不说这个的话，这把我说成啥了？我跟王静说了一下，我是要等张美琳回来以后我再跟张美琳说呢”，王静今天要是不问你，你也不会说这话。（王静：如果你抓这个工作抓到这种程度，下边成了这样，这些问题你也不汇报、也不问、也不说，你只是听之任之不当一回事，这走的不是任胜的路？发现问题就得马上解决，你看见这些问题，看见你被耍了，你们开车那么长时间过去连门都不让你们进，回来以后你居然都没脾气。）（肖霞：我老觉得我要是说了这是告张美琳的状呢。）王静，你认为是她们把肖霞耍了，肖霞不那样认为，她背后偷着乐呢，“你看最后谁把谁耍了。张美琳，我给你个场所，我就让你表演这个丑角，然后我也不解决，我要是解决了，我和王静也没法说，他们也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我就不说，我就让他们在背后炒作炒作，炒作到王静这儿，他们都知道了，让大家看看你张美琳是个什么东西，看看我肖霞是什么，我肖霞是伟、光、正”。让人看看肖霞多伟大、多光荣、多正直呢。在肖霞这儿是此时无声胜有声，对吧？（肖霞：对。）那你也太邪恶了，你比张美琳还恶毒、邪恶，她玩不过你这手腕。（肖霞：走来走去走的还是这样的道路。）这是屈打成招还是事实？（肖霞：呵呵，其实就是事实。）你们知道她笑什么吗？肖霞，你跟大家说说你笑什么。你承认这是事实，不是屈打成招，那就是说这里边没有冤情，你确实是这么想的，你确实是这么阴险，是不是？（肖霞：你不这样说我没发现，你这样一说确实是这样的。）确实是这么阴险？（肖霞：要是这样解剖，我就是这样的。）不要说我这样解剖就是。这是事实还是委屈你了、冤屈你了？（肖霞：没冤屈，事实证据摆在这儿，就是这样的。）因为你一厢情愿，你把外表的好行为当成了实行真理，认为这就是好人，认为这是神认可的、称许的。神话最近交通的外表的好行为你看了没有？你不害怕？呀，今天才看到肖霞的丑恶嘴脸呀！（王静：我看肖霞一直是这方面问题。）她一直是丑恶嘴脸？她这丑恶嘴脸我才看见。（王静：她就是没有正义感、诡诈，就是老好人、和事佬，一直就是这方面。）（肖霞：我老觉得我能忍耐。）（王静：看看你走的这路，你要是一直不变就完了。这些问题该解决，不解决就是害人，往深里挖就是恶毒。）好不容易打开的教会你看到问题还不维护神家利益。今天上午

还看着牛磊是个恶人呢，现在看你比牛磊还恶呢！他是不让人进来，你是看见当瞎子。

神说：“有的人天生少言寡语，性格很温和，宽容，跟人很少计较、争执，也不太吵闹，说话不张扬，声音绵软，外表看起来特别的温柔，做事也是有条有理，到哪儿基本上没有什么存在感，甚至有一些腼腆的人不喜欢与人有太多语言上的交流，也不愿意与人有太多交往。这是什么问题？（这是他的性格。）这是先天的性格。这类人外表性格是这样的，内里心思也很简单，对人比较友善，与人交往相对公平，不占人便宜，接受了别人的恩惠、帮助之后，会有还报，心里也会记念别人的恩情。这类人外表看人性不错，人畜无害，性格好，从来不主动攻击伤害别人，多数人都说这人挺随和，谁有难处了他只要能搭把手绝不会拒绝，只要你有事求他，他一定会帮助，而且也不求回报。宽容，善解人意，不占人便宜，也不与人计较，没有那么多是非，也不讲东家长西家短，背后不会论断人，做人也挺低调，那这类人人性是不是不错？（是。）但是，有一次问他，‘你们教会带领怎么样啊？弟兄姊妹对他反映怎么样？这段时间福音工作有没有果效啊？尽本分有没有人打岔搅扰啊？’他琢磨琢磨，‘这事怎么能问我呢？问我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让我说带领不怎么样，想撤我们带领，这是套我的话，从我这儿证实一下。我才不说呢，我天生就是老好人一个，不惹事、不生非，做人低调，我怎么能做背后论断人、拆台的事呢？如果带领有一天撤了，知道是我反映的，那不得记恨我吗？’他就说：‘带领这段时间做得还挺好，没发现啥问题。’回答完毕。再问：‘你真的一点儿问题没发现吗？’他说：‘你让某某姊妹说吧，她了解带领，她经常与带领接触，他们之间交往得多，我不太了解。’其实心里想，‘我了解也不能说，这话不能从我嘴里说出去，得从别人嘴里说，要从我这儿说出去，以后带领撤了不就赖我了吗？带领如果不撤的话，要知道是我说他不好，不得给我穿小鞋吗？他能不能整治我啊？我这本分是不是要被撤啊？不能说’。怎么样？这是什么表现？（诡诈的表现。）这是哪方面？败坏性情。这人外表看天生性格挺好，人性看着不错，但是你真跟他交往的时候，你问他，‘某某怎么样啊？’他说：‘挺好。’‘某某尽本分有没有难处啊？’‘好像没听说。’‘你尽本分最近怎么样啊？’‘反正弟兄姊妹没人反映我不好，带领也说我

这段时间有长进。’凡是涉及到评价别人，反映什么问题，他就说不知道、看不透、不明白真理，自己信神时间短，愚昧、身量小，不管发现身边谁的问题都不反映、不吱声，谁背后论断带领，谁尽本分应付糊弄，他都假装看不见、不知道，从来不反映。带领问：‘你跟他接触时间长，他平时尽本分能不能吃苦付代价啊？’‘反正看他早上起得挺早，晚上睡得也挺晚。’其实他早就发现了，那人常常看外邦视频，不是为尽本分付代价，但是他不实话实说，跟谁都维护一团和气。外表看，他先天的性格是不错，人性看起来也不错，但是这个人性不错的外衣下包裹的是什么？是一个老好人，是一个谁也不得罪、谁也不伤害、不树立任何敌人的老好人。他做人的原则是什么？（谁也不得罪。）谁也不得罪，谁也不伤害，只求自保。这是不是圆滑？（是。）别人即便是诚心诚意地跟他交通，说：‘咱俩在一起时间最长，你看我有什么问题，给我指点指点，我保证接受、保证改，你再跟我交通交通这方面的实行原则。’即便这么诚恳，他也不说实话，‘你比我好多了，其实你们都看不出来，我可软弱了，我还消极，我也有悖逆。’别人怎么诚恳要求他也不说，绝对不会得罪任何人，绝对不会说一句实话，他跟谁都不会说实话，有什么话就埋在心里。从这点上来看，他心里不是没想法，因为他不是机器人，不是活在真空里，他对待各种人、各种事也有看法，只不过从来不发表出来，也不分享、表达出来，只是埋在心里，一方面不想让别人看透，另一方面也不想得罪任何人。那他这个做人的原则是什么？是不是没原则啊？（是。）没原则，就是从来不寻求原则、不坚持原则，就维护好自己，只要自己不受到伤害，神怎么要求无所谓。他做人没有原则，没有底线，谁都不得罪，就是一个老好人。所以，在人眼中这类人也是好人，因为与他接触的人常常受到他的帮助，在你对他有任何需求的时候，他从来不会拒绝，人就认为他是好人。但是，深观他做人的原则，这类人做人没原则。那涉及到败坏性情的事，他会不会寻求真理原则？会不会按真理原则去实行呢？（不会。）答案是肯定不会。这类人坚持自己主观的认识，认为自己人不错，心地善良，对别人从来没有恶意，最起码不会主动伤害别人，损害别人的利益，别人有任何要求、需要，自己都是有求必应。在他的认知里，他认为，不得罪、伤害任何人，不树立任何的敌人，这就是好人，这样就不会将自己立于任何的危险境地。你不树敌，就没有人能拿你当敌人，你就不会受

到伤害，就是安全的。这类人做人的目标是什么？只求自保，活在一个自认为最安逸的、最安全的安乐窝、舒适区里就足够了，并不是要改变自己做人的原则、做人的底线，或者是改变自己做人的方向，当然更不是脱去自己的败坏性情。这类人不折不扣就是一个和事佬。别人怎么交通真理原则，怎么交通做人的底线、做人的原则，他都不会改变他做人的方式。那这类人的人性好不好？容不容易接受真理、实行真理？容不容易坚持真理原则？（不能坚持真理原则。）不能，因为他心里好人的标准是什么？就是老好人，对任何需要有观点、有立场的事情，他都保持沉默，保持冷淡态度，冷处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所以，他做人做事就没有任何的棱角，像滑石蛋一样，不关心周围的人和事，在任何人身上发生什么问题，他也不想关心，在任何环境下发生多大问题也不想打听、不想知道，只要不涉及自己就好了。有一句话怎么说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又是一个做老好人的原则。这类人他们败坏性情的特征是什么？邪恶、诡诈、刚硬，不接受真理，败坏性情的特征他们几乎都占。看外表他也不作恶，很少有过犯，但是你观察他做人的原则、做人的方式，最大的特点就是从来不坚持真理原则，做人没有底线。有人骂他，伤害他的尊严，他也能包容，一笑了之，内心怎么想不流露、表现出来，外表看好像很宽容，人性挺善良，没有攻击人、报复人的意思，但是他内心不是没想法，他心里会记住你，在适当的时候也会出来保护自己、维护自己，给你一定的还击，还让你感觉不到。他不是坚持真理原则，他做人的原则、底线只是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安全以及自己的颜面。对于这类人，你说他邪恶也对，说他刚硬、诡诈、厌烦真理也对。有些人说：‘人家也没伤害其他人的利益，也没作恶，你怎么说人家有这些败坏性情呢？’根据什么说的呢？就是根据他看人看事、做人做事的态度与深处的思想观点看出来的。你们看没看出来？（现在看出来了。）以前没看出来？（是。）以前没看出来是因为什么？他的哪一点迷惑你了？（觉得他说话做事，与人接触、配搭都挺随和，不伤人，所以就觉得这个人人性可以，受他外表的迷惑。）外表人性很温和，不主动攻击人，还有人说的六畜无害，这些都不代表人性好。怎样的人性流露才代表真的人性好呢？（一方面，他不会去害别人，也不会去占别人的便宜，而且临到危险的时候，他第一想到的是去保护弟兄姊妹、保护带领工人，不考虑自己的安危，他处处能以神家利益为重，

这都是人性好的表现。）宽容、善良，不占便宜，愿意为人着想，尊重别人，还有相对的正直，能忍耐，有爱心，还有谦卑、低调、不嚣张，具备了这些人性特质，再加上能维护神家利益，坚持真理原则，这就是人性好。如果一个人外表具备了这些人性的特质，宽容、忍耐，比较善良，不占便宜，或者挺会照顾人，善解人意，等等这些，但是涉及到神家利益的时候，他能拱手相让，还主动地出卖，这是不是人性好？（不是。）这就是人性不好了。人性好最起码的一点怎么衡量？（最起码能够维护神家利益。）维护神家的利益，在这个基础上能够做到与别人和谐配搭，善良、宽容，不占人便宜，能忍耐，能理解他人的软弱，善解人意，能够对人有爱心，能够帮助人、扶持人，照顾软弱的人，等等这些都是人性好的特征。那剩下那些自私、卑鄙、贪婪，特别的虚浮，对人苛刻，斤斤计较，好打压人，任性，好显露，还有好讲是非，邪恶、放荡，不知羞耻，没有廉耻感，这些是什么表现？（人性不好的表现。）这些是人性不好的表现。人性好的那些表现加上能够维护神家的利益，这就是真正的人性好了。”（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怎样追求真理（二十五）》）

（王静：肖霞，你能对上哪些呢？）（肖霞：都能对上，就像前面说的跟人很少计较、争执，也不太吵闹，我平时就觉得“弄这些干嘛呢？多麻烦呀，好好干就行了”，就是这样的心态。自认为自己这还是挺好的，其实是败坏性情。从小到大就是“吃亏人常在”这个毒素一直在我里面支配着我。其实我吃亏还是为了让人说自己好，这些根在里面就没有解决了。神话里啥都有，揭示得淋漓尽致。）（王静：神话是对你的一个揭露，你说“我也对上号了”，但对上号以后，神话里面说这样的人是什么人？是人性不好的人，就是一个外表。就像任胜一样，外表给人一个很少和人计较的形象，别人对付修理她的时候，她不是说“我这会儿还没有认识到”，或者“我哪方面认识到了，我该怎么去回转”，她就没有这个过程，不管说什么任胜都接受，“是”，其实就是应付糊弄地接受，是假象、是伪装。你这个其实也是，咱说的这些跟你能对上号，外表一看好像你多大度，也不计较，其实你是对啥事不计较呢？你是对神家的工作不搭理。按说这个新人能做出这样的事，你该不该揭露解剖她？再怎么她还能做这事？她这纯属是耍笑你呢，可她做了这事以后你回来是一笑了之。她那是对神的作工呀，她这是在

神的作工当中干啥呢？你不把她打了她不就完了？你不是把她送到死地了？她最后被淘汰是因着你。你把她揭露解剖透，放在光中，让她看一看她自己的所作所为，她有认识以后再也不敢了，她不敢这么做了，这对她不是一个蒙拯救的机会吗？还有张美琳，她的问题你也看到了，你什么也看到了，这么长时间别人都看出来了，都跟你说了，你还是“我回去再说吧”，你好像是给任何人都留脸面，给张美琳留脸面，给谁都留脸面。从外表看，看你多大度呢给谁都留脸面，其实你是给你自己留脸面，你自己要在别人心中有地位，“你看我这人，不管你们怎么对待我我都不计较，你们欺负死我我也不计较”，你心里根本没神。你不是说你今天作的是神所托付的工作，你的责任是什么？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张美琳做的这些事情纯属是拉帮结伙、拆台、搅扰，你把她揭露不透？新人刚跟上这步工作就能做这事，这不能打？不管你怎么做，你的存心、目的是什么？是要把她们带上正道。你怕什么呢？可是你自己为什么不走呢？你没有责任，你就像后妈一样，她们的死活都跟你没关系，“新人走上敌基督道路就让她走呀，你看她最后能走到啥程度；张美琳就让她作恶呀，作到最后让她被抓了”，这些你就不管，你就是这个态度。神怎么看你呢？抓工作跟没抓工作一样。没抓工作就能作成这样，“就是这些人乱搞呢”，那现在有抓工作的，把你放在那儿是干啥呢？那天我听了这事，我就已经记在心里了，为啥以前我对你的看法就是，你在抓工作这方面就抓不了别人，你自己能作工作，你自己打仗可以，但是你要抓别人的工作你就没有正义感，也不敢揭露解剖，其实根源是你要维护自己，要在别人心中有地位，你走的就是敌基督道路。就像任胜，为什么我的话她不能听，她能听二货的话呢？我说“你在的这个城市大红龙已经都知道了，你赶紧打车去另一个城市，赶紧、现在、立马走！”我急促地逼着任胜走，可任胜是听二货的话“你去咱聚会的那儿吧”，任胜拿着钥匙就去了。任胜为什么能这么做呢？“因为你让我去的地方还远着呢，二货告诉我让我去那儿近呀，我们是朋友呀，我们常常在一起呀，我信你还是信她呀？我要是不去二货怎么看我？我不听？我就非要自己搞一套？”任胜做啥事都要在人心里有地位，而不是说“今天这是神家工作，我该怎么去作呢？”如果你对神家工作有责任的话，这些问题你早解决了。这是今天他们告诉我了，我才问你呢，我要是不问你，你从来没有主动汇报过这些大事，就像陆靖到了这边的这些大事你就不汇

报，你就是捎带去说说，说的都是皮毛。真正的大事你不管，你对神家利益不管不顾，你只顾你自己的个人利益。所以我早看出来你这方面问题了，神家这些工作只是你自己能作一点，但你对待别人一点责任都没有，不负责任，对弟兄姊妹的生命进入你更是不管，别人要是伤着你那就完了，你对弟兄姊妹的生命不管不顾。如果我不问你，你啥也不说，那这些事你要隐瞒到什么时候？我一听，这问题多大呀！你们去了以后人家就不让你们进门，张美琳搞成这样你都不能汇报张美琳的问题，“我要是汇报一下，张美琳怎么看我？我们以后还咋相处？”你和任胜走的路一样不一样？“二货告诉我去我们聚会的地方，你告诉我到别的市区，我要听上你去了别的市区，过后二货问我‘你咋没去我告你的那个地方呢？’我咋跟人家交账？”任胜天天顾虑的是什么呀？顾虑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你考虑的是啥？不管张美琳怎么做，不管她是损害了神家利益，还是拆台、搅扰，你不看这些，你只看“我以后跟张美琳怎么相处？我以后还怎么见张美琳？张美琳要知道了是我告她状了咋办？”你这叫告状吗？你跟我说这叫告状？你做的这是啥？神看一个人的人性好是看他对神家的工作有责任，对弟兄姊妹有负担、有责任。不管张美琳是哪一方面，你都得把她揭露透，她接受不了也得这么做。那两天你看见牛磊恨不恨我？那是直接说在面上了“我就是恨你”。他恨我我就不打他了？他的败坏我照样说吧？他总有一天能看见我为什么要这么对待他。我害他呢？为什么要怕别人恨你，怕别人说你不好呢？这是不是走的敌基督道路？你只要存心对，接受神鉴察，怕啥呢？你真害她了？就像这次的问题，你不管她是害她，还是你揭露她是害她？）（肖霞：不管她是害她。）（王静：你把这弯先转过来。什么是害她？神看一个人人性好坏，就是看他维护不维护神的作工，维护神家利益这是人性好，这就是一个标志。你看看你的表现，哪一样出来是维护神家工作？你都是在考虑自己的形象、自己的面子，考虑自己在人心中的地位，“别人怎么看我呢？”你考虑的是你的形象不能坏了，你在谁心中的形象都不能坏了，你走的是不是敌基督道路？你想在人心中有地位，跟神争夺地位。就像神说“这类人外表看人性不错，人畜无害，性格好，从来不主动攻击伤害别人，多数人都说这人挺随和，谁有难处了他只要能搭把手绝不会拒绝”，这些是从外表上人都能看得到的。肖霞你在这些事上确实都能做一些，但是在神家利益、神家工作受亏损的时候你不管。现在张美琳

走到这种地步，纯属打岔、搅扰、拆毁，你这个时候不把她揭露透，她知道吗？她认为“我这么做是跟你肖霞斗呢，我就把这些人挑唆成这样”？你都作不成工作了，她能看见她已经作恶作到什么程度了吗？如果她再这样走下去不是受惩罚吗？“你是为什么去做的？”你不把她揭露透，她能承认、她能认识？她还认为她是在预备善行呢。这需不需要咱揭露她？新人耍了你，“我就这么做，我就不让你去”，回来以后你还啥也不知道，灵界撒但怎么看？“这是傻子带领，憨憨！”你真不知道？你啥也清楚。新人怎么看你？灵界撒但怎么看你？这是羞辱神名！用世上的话来说“出去还丢人败兴呢，还抓工作呢！”她怎么看你？撒但怎么看你？“这能抓了工作？”她笑话你呢。“我这么耍了她，你看她知道吗？我就这么对待她，她照样还得求着我”，你没看见撒但在嗤笑。神在那儿怎么看呢？“这叫啥抓工作的呢？”抓工作、抓工作，那就是不允许撒但打岔、搅扰、拆毁，工作当中那是合一的，同心合意，出去以后不能像建丁一样跟这个说、跟那个说，这是不是造成打岔搅扰了？咱出去同心合意通行神旨意把工作作了，不是在新人跟前说“你看她不好”，把你见证出去，你是好的？神让咱效法以色列人的事奉呢，出去以后就是同心合意，对工作都是同心，一致对外打败撒但。你们的心是合一的还能顾得上勾心斗角，你拆她的台、她拆你的台？新人怎么看？“还国度建造呢？耻辱！”你作为抓工作的，你就得长期给弟兄姊妹这么交通呢，就不允许有这种事发生，谁在背后搅扰拉出来交通、揭露解剖、亮相，下次再这么做就回家去，丢人呢，羞辱神名呢。这是不是咱抓工作的该做到的？你不作这工作反而是任由她们那么做，你在旁边看笑话，把工作拆毁完了你高兴了？在人看，“你看她们做的这些事，你看张美琳做成这样，新人做成这样，你看肖霞，肖霞都没跟她们计较，啥也没说”，这就是世上的人的看法，世上的人说“这个人真好，确实好，谁怎么对她她都不计较”，但神怎么看呢？神看你是没有原则、没有底线、没有做人的标准。神说咱信神是要得着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我该怎么敬拜神？不允许撒但搅扰、不允许撒但拆毁”，神要的是你的正义感，要的是你能站在神一边看事。肖霞长期以来的表现就是实在问得不行了，她不得已才说呢，一般都不说，能够绕过去的绕绕就没了，大概说说就行了，一般的细节不说。就像神话说的：“但是，有一次问他，‘你们教会带领怎么样啊？弟兄姊妹对他反映怎么样？这段时间福音工作有没有果

效啊？尽本分有没有人打岔搅扰啊？’他琢磨琢磨，‘这事怎么能问我呢？问我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让我说带领不怎么样，想撤我们带领，这是套我的话，从我这儿证实一下。我才不说呢，我天生就是老好人一个，不惹事、不生非，做人低调，我怎么能做背后论断人、拆台的事呢？如果带领有一天撤了，知道是我反映的，那不得记恨我吗？’他就说：‘带领这段时间做得还挺好，没发现啥问题。’回答完毕。”这是咱里边的一个诡诈。为什么神一直让咱做诚实人，实实在在做人呢？对神家必须得诚实，咱是为了通行神旨意、为了神的工作，什么事都得诚实说，不管得罪任何人都得维护神家利益，这才是一个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跟谁都没有情感，就是跟神建立一个正常关系，如果咱这样做，这才是一个信神的人。最主要的是你对神家的工作根本不管不顾，从外表看谁能说肖霞不撇弃、不花费？你外表确实做了，但你的心呢？神看的是咱的心，你对待神家工作的责任呢？就像任胜，她跑得不多？任胜跑得比我还多，确实是跑了、作了，但是她的心呢？神看的是咱对神家工作的一个责任，这些工作成了这样这就是大问题了，可在你这儿还不是啥问题。我看着你就是诡诈，这方面咱们交通了多次，你得能看到你走的这条路就是错的，就是维护自己。虽然咱能作一些工作，给神家送些礼品，但是神不承认咱，神要的是咱的心，你不是为着神，你是就怕得罪人不怕得罪神。你已经得罪神了，你得罪人人能把你怎么样？但神要是厌憎你，你啥都不是。）

主要是因着你的诡诈、因着你不维护神家利益，你搞了拆毁。刚才王静说你这是撒但送来的礼品，神不承认，是吧？是神不承认，还是你送的就不是个礼品？你作的那些工作弊大于利，就像你涉及的一些工作，工作有没有收获？也有一点收获，但这个收获是抛弃了你所带来的弊端剩下的那点，可怜。这是说你交回给神的那些东西，那你自己呢？你只是作工没有进入，什么也得不着，就是说你是白干，不仅仅是白干，你干脆送个礼品也还行，但你这个礼品里边打了折扣了。本来你要是维护神家利益的话，你想一下，你去那边作的是什么工作？不仅是工作扩展开了，如果说你看见张美琳是那样的，你看见了以后揭露解剖、修理对付她了，你还把她带到了正道上，她进入正轨了，你抓住她的工作了，她不能打岔了，她有那个时间不是打岔而是去搞

建造了，她不作反面工作了，你想一下，你是什么收获？建丁在那儿是挑拔离间，你在她挑拔离间的时候打了她，用神话来掌管她，“你来这儿是最后一次机会了，王静说了你要是再不好好尽本分就把你处理了，你要是再这样煽风点火我就告诉王静了，让王静处理你”，你卡住她、管住她，她不仅不能煽风点火了，而且剩下的时间还得赶紧好好效力，那你想一下那又是什么收获？你把新人的问题也解决了，新人也知道什么是拆毁了，你让她尽本分、让她打线索，她手里有线索不去配合作一直是推脱，她推脱的时候你是不是该把她打了？“你进来不赶紧献上七个牛赎罪，你还在推脱，还要在那儿卖乖呢？”她该不该接受审判刑罚？该不该定罪她？你不得罪她，新人她不懂，她耍了你也不知道啥是耍你，让你跑了三百公里最后连家门都没进，这是多大的羞辱、多大的耻辱？咱今天是要羞辱撒但呢，结果让撒但把你耍了，你去为人家服务了，你把真理给了人家，人家叫上你去扩展人家的工作了。新人她走的是不是错误的道路，你是知道的，你不但不揭露帮助她，反而还为她服务。本来正常情况下你过去进了家把这个人作过来，那边的工作应该是开了，可你现在想一下多长时间了？这是不是都是亏损？那边没有得到建造，没有把人带入正轨，福音还没有扩展了，还有多少人在那边哀哭切齿，这个罪归到谁头上？你是负责人，这一切是怎么带来的？你就是诡诈、就是享受自己的外表好行为，自己把自己欺骗了，最后在神面前成了一个罪魁，跑了半个“欧洲”最后成了罪魁，可怜不可怜？可惜不可惜？可恨不可恨？肖霞，你有什么心里话要说吗？（肖霞：把工作耽搁了，没把工作打开。）神把条件给你预备了、线索给你预备了、人给你预备了，结果因着你的败坏性情，因着你享受你的好行为把工作给耽搁了、耽误了。直到现在光是把工作耽误了吗？你什么进入也没有呀，现在还活在黑暗之中。你就是作过来这些人又能怎么样呢？这些人现在还活在无底深坑里，名义上是作过来了，实际呢？你没尽到你的责任，没有把国度建造给她见证出去，如果你再过去，人家还认不认你呀？新人不知道她走的路，她还以为她是维护正义呢，人家不认你了，你咋办？你这么长时间一直因为这个诡诈、老好人，生命受了多少亏损？还认识不到这是撒但对咱的玩弄？自欺欺人？该不该苏醒？你心里怎么想的？我听听你心里是怎么想的、怎么认识的？（肖霞：其实就是做了个事，不往生命里进入，也不考虑神家利益，就是因着老为自己着想，太自私卑鄙

了。）没有再深的想法？（肖霞：其实工作上的问题也看见了，看见了也说交通呢，但觉得就是交通不成，跟配搭的姊妹一直交通了好长时间就交通不成。）什么交通不成？交通不成的时候你寻求了没有？你问了没有？你和她交通什么了交通不成？这是不是你要解决的问题？你寻求了没有？这是不是丰富的宴席？（肖霞：我没有在这方面寻求，只是煎熬呢，想着该怎么弄呢，后来就想着先工作吧，就是这样。）

（王静：主要就是你自己不会经历神作工，给你交通了多少次了，每一次都说你，揭露你也揭露了不少，如果你会经历神作工，如果说了你之后你能对这个有认识，你还能是现在这样吗？就像咱那会儿交通的，人信神就是为了爱神，你要想爱神你得先看见神的爱，你看见神作在你身上的爱了吗？你看见神的爱了，你走上脱败坏性情的路了，那你对待别人就有办法了。你对别人也是一样的，不管他怎么对待你，你照样能够去救他、能够用自己的经历来带他。你看见了神作在你身上的，弟兄做在你身上的，我做在你身上的，哪次揭露你都揭露得不少，你得着啥了？你看见爱了吗？还是说你感觉“我每次作多少你也看不见”？你看见啥了？你会经历了，你得着了，不管他们怎么说你你都能去给他们交通。咱自己先经历神作工，先看你得着啥了。）（肖霞：我没有在这方面进入，就没在这方面寻求摆上这么多环境是让我去生命进入呢，看到我自己在这方面的缺少。）（王静：主要是你一碰上这些刚硬的人或事你就退了，你就缩回来了。就像书库的事一样，你去了几次，那几天你们就在人家家里，就在那儿等人家弄完以后再跟人家谈，就不是说在抓工作当中“我得扭转你”，不能由着他来，“他有这么个想法，我怎么能把他拿下来？”得扭转你的观点，看该怎么去作。你由着他，“那就顺着人家，怎么把工作作了就行了”，多长时间了书库拿不下来，最后半年以后才硬拿下来。你说在这些工作当中你同样也作了工作了，但是你不是见证神的性情，不是有正义感，不是把他的撒但败坏性情给他挫败，你走的不是这条路，你是哄着或者和他说些好话、给他干活，有些事情你就是这么去做的。就是说你自己在经历神作工当中，你得着了哪些，你是怎么扭转的，“呀，你看弟兄一次一次揭露我哪些问题，我看见确实是对我的爱”，你以后在别人身上再做的时候，你也能那么去做、你也能那么去对待他，如

果你没有这个经历你就没得着，你听了是难受，“我这还不行？”你对待别人就做不下去。你不是看人家接受不接受，人家不接受，只要你持守得对、只要你的存心对，你揭露他一次不接受，那就揭露两次，十次八次他都得接受，这是不是你该有的、该持守的正义呀？不能因着别人说什么你就倒了，人家一说什么，“那我就不说了”，你这怎么能走得通？这不就成窝囊废了？这就是你里面的一个根源问题，没负担、没责任，跟神没关系。你要是对神有敬畏、对神有惧怕，你就不会对人那么怕，你只怕神不怕人，任何人都不怕。你怕的是神，你对待神的工作、对待神的托付不负责任，神要惩罚你。所以说你走的路颠倒了，你任何人都怕，但你就是不怕神，“不管神怎么看我，不管神把我看成啥我都不怕”，你就是怕人，怕得罪人，得罪了人那就没人情了，“谁也跟我没关系了，我还咋活人呢？”你认为活人就是跟人的关系都得好，都得一团和气，“哪怕被神撇弃不要了，我也得跟人维护好关系，得会‘做人’”，这就是你里边的观点。）

肖霞，王静说你什么你都不吭气？是不是？（肖霞：我就是这样的实质。）你们发现肖霞有个什么问题？发现了没有？她有一个什么表现？不管你说她什么，“是是是，你不说不知道，一说我知道了，是”，你再说什么，“嗯嗯嗯、是是是”。她里面到底是不是？不知道，她绝对不跟你说。肖霞，你说不说？你从头至尾没有一次反驳回来、反打回来，你看我解剖任何人他都要反驳回来、反打回来，不承认，“不是、不是，是因为这个，是因为那个”。肖霞，我就是捕风捉影，你也是“呀，你不说不知道，你说了我就是”。不管我怎么说你，我说你太邪了，我说你相当阴险，我说你这可以达到老谋深算的级别了，肖霞，你是不是达到老谋深算这个级别了呢？是不是？（肖霞：我是说，从神话来看我就是这样的。）神话里说你老谋深算了吗？是我说你老谋深算，神话里边没有说这些，神话里边只是说人是诡诈人，不说实话。（肖霞：是从神的那个角度来看呢。）我只是根据你今天一系列的表现说的你，和神话根本不挂钩啊。我为什么说这话？我为什么说你是老谋深算？我为什么要给你画这个圈圈说你是老谋深算？什么原因？我就是看你能不能说句实在话，我就是看你能不能说句心里话。你肖霞就达到老谋深算这个级别了？你就是这样计划的？你就是按这样的计划实施的？是不是？（肖霞：我是想你那样一说我

里面肯定就是这样的，你能看透我，我先接受，我就是这样想的、这样接受的。）我还再三问你这是屈打成招还是事实，我是不是说清楚了？我还再三地问这是不是屈打成招，你说啥？（肖霞：我说不是屈打成招，是事实。）你是这样说的吧？（肖霞：是这样说的。）你说这证实了什么？不管我说什么“这是事实、这是事实”。（肖霞：意思是先接受过来再说。）人家说你老公在家下了颗蛋，“你能看透事实，既然你那么说了，‘是、是、是’”。咱在这儿讨论的是什么？我说肖霞你能不能说句心里话、实在话，能不能交心呢？我为什么给你画这么大个圈，最后我还要问你，是屈打成招还是事实？然后不管王静再打你什么，你没有表白一下、辩解一下说“不是，那个什么什么”。（肖霞：我心里想着这都是为了我好，挖我深处的东西，你说我要是不接受还要辩驳，这就不对头了。）是因为“我觉得不对头”，听到了没有？“我不能辩驳，你再委屈我，你再说我老公下了颗蛋，我不能辩驳，我一辩驳我就是不接受。”（肖霞：其实也没有什么可辩驳的，我觉得我也就是这样的，是我发现不了而已。你说我表演的那一段，说白了就是她们不好，我怎么怎么好。我为什么不说呢？是因为时机不成熟，这环境来了就没机会说，说的意思还是为自己辩解表白，意思是我好，这一套一套的不是老谋深算是啥呢？）我在这里所说的是，想让你诚恳地说句心里话，咱交交心，你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我老想听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但我老得不着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说是就是吧，你能看透，我看不透我自己，我自己心里想的我也不敢确定，你知道”，你说这是啥话呢？（从我认识她到现在，我就没见过弟兄说她的时候她辩解一句，她都是说“对着呢、对着呢”，从来都是笑一下说“对着呢”，根本就不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你看到她是很诚恳的，什么都接受。她不和我说心里话，心里有什么不说的时候，流露出来的是什么性情？“你说你的，你想说啥说啥吧，嘴在你身上，你说是啥是啥吧，我有啥办法呢？”肖霞，说你什么你也不吭气，你心里在想什么呢？（肖霞：我心里想“呀，我也交通了，就是交通不成。”）那你说了没有？表白了没有？“你不知道，我解剖人家了，我也说人家了，根本就跟人家说不成，不是你说的我就不说、我就不管。”你有没有这句话？（肖霞：没有。）为啥没有呢？（肖霞：不想表白，一说就是表白呢。这工作我就是没作成，也就是没有帮助弟兄姊妹。你说她们就在罪中呢，我就是没把她们拉出来。其实我和张美琳在一起只

是经常嘴说呢，没有拿神话和她交通，所以也说不出口，我也不是把人家往神话里带。）那你不是把她往神话里带，你是拿什么带了？（肖霞：我就是用嘴和她说呢，举例子、打比方这样说一说，经常说，说了好几个月。）那举例子、打比方怎么就拿不到桌面上说呢？（肖霞：怎么也说不成话，后来我说算了吧，她能干个啥干个啥吧。）她作不成工作，你和她说不成话，你告诉王静了没有？（肖霞：没有。）你为什么不说呢？（肖霞：后来又想着最起码她还能作工。）你解剖不了她、处理不了她，你搬救兵了没有？（肖霞：我想着找一个人也不容易。）“找一个人也不容易”，你说的这些话里边流露的是什么？（肖霞：还是为自己开脱。我主要是觉得她就是给我摆的环境，是让我去经历呢，不是要解决她的问题呢，我就活在这个误区当中了。就像我和李泽恬的问题，王静那时候说“这又给你摆了个李泽恬”，我就想着我在李泽恬那儿没学到功课我就从这儿学。）没学到什么功课？（肖霞：我说人家说话老是颠倒黑白，好像我就不喜欢说话老是颠倒黑白。）你不喜欢？我就不知道你不喜欢呀，谁知道你不喜欢？（肖霞：后来你揭露解剖说我在神那儿就是颠倒黑白。我总想着看自己怎么尝试着去经历，而不是找别人的问题，可是在这工作上我就没有这样去作，没有把人家带到神面前，这方面不知道该怎么作，自己就是这样，所以导致把自己显明得淋漓尽致。这回就是闹大了，想着回来可得好好怎么着，但自己还是不说、还是不汇报。你说张美琳这问题，我这问题，这都是常事了，这还汇报啥？在我这儿这就不是个大事，其实对神家工作已经造成搅扰了，已经是大事了。就是王静说的，我对待神家的工作没负担、没责任，老为自己……）你这东一句、西一句的，你这是扯到哪里了。（肖霞：我有时候也想解决她的问题，我看见她不生命进入，其实是我不生命进入，问题在我这儿呢。我眼光老盯着她，我还觉得在她身上我付的代价挺多的，我就是这样想的。）你在她身上付什么心血代价了？你包容她了，是吧？（肖霞：我不是包容她了。她高举自己，或者做一些什么事情，过后我就和她交通呢。建丁去了就说“这家伙就是不接受，怎么怎么的”，我还想呢“建丁跟我还能达成一致，原来她也看到了”。）你解决不了，你汇报了没有？（肖霞：我就是没有汇报。）为什么不汇报呢？（肖霞：我想着这也成不了什么大问题，她成不了什么气候，她也打岔不了啥，结果后来在那边我不知道就成这样了。总觉得有一个

人配搭总比没有强吧，全是自己的观念、想象，是这些东西在作怪呢。）你实话还没有说一句呢，然后赶紧掩盖一下，“唉，都是自己的问题”，再说一句，“唉，还是自己的问题”，你说你累不累呀？实实在在的，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肖霞：其实就是发现不了自己这个，就是老维护自己。）（王静：这方面不变很可怕。）

人性好坏的定义（二）

（王静：肖霞，刚才跟你说的这些话你消极吗？）（肖霞：不消极。）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计划？我听听。（肖霞：现在还懵着呢，不知道该说啥。）怎么懵着呢？（肖霞：现在就得变化呢，不能这样下去了。我很少在自己的生命进入这方面着想，其实自己也能知道一些，有时候还伤心呢，“怎么老是为自己着想呢？”有时候晚上也在那儿揣摩呢，“这个事临到了该怎么进入？”也不是没心，就和放电影似的，“这个事临到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自己总是想着问题能马上解决就解决，解决不了就先不管了，老想往后推，先干主要的，先干活，这个完了再说，就把这个靠后了。其实临到这些事也有一些想法，但是就退后了，生命进入先不管、先靠后，先作工作，还是跟保罗的路一样。就活在撒但的那个毒素“吃亏人常在”里边，我就吃点亏，好像大家都好了就什么都好了，这个毒素在支配自己，其实还是在维护自己。我还把这当成是好的，是人性好，我不从神话来看，来解剖自己的这个性情。那两天看了那几段神的交通，好像就是在说我呢，虎头蛇尾，刚开始冲一下，后边就不管了。）这里边有两个问题，两个现象，一个就是人性太诡诈，对神也信不来，知道这条路了不走。还有一种就是，他不知道这条路，他一直处于搞交易状态，就是用作工来换取，根本不知道生命这条路该怎么去走，生命进入这条路也就没有计划去走，没有走也没有想，“反正我就是作工”。所以说，他就只注重作工，在进入这方面完全是空白的，自己想象的是“我这好行为神就称许，神定人的结局就是看人的好行为。看我的活出，人人都说我人性好了，那神还能说我不好呀？我肯定能活下来，我再吃点亏，进国度的肯定是我”，活在了自我想象里边。一种就是不知道路怎么走，活在自己的想象、规条里边；一种就是有路走，也看见这条路了，就是背叛不了自己，诡诈。这是一样的表现，两种根源。肖霞，你是哪种？（肖霞：我觉得我两种都有，我也知道一点，得走性情变化的路，可是我就觉得没那精力，注重的还是先作完工作再说。）性情变化这条路你知道不知道怎么走？你所说的“我忙于作工顾不上生命进入”，这句话成立不成立？（肖霞：不成立，作工当中寻求进入，我就活在光干活生命不进入这里边了，干干活这一天就不行了。）那你是

不是就是按着己意在作工呢？（肖霞：嗯。）和神话不挂钩，你要是和神话挂了钩，生命还能不进入？你把作工与进入分开了，“忙于作工没顾上生命进入”，这句话不成立。你们能看到这句话不成立吗？唐馨，为什么说不成立？（唐馨：因为人都是有思想的，临到事人是有态度的，不需要刻意去……）你看我作工是怎么作的？我作工离开生命进入了没有？生命进入离开作工了没有？（肖霞：就像这次临到这个环境，要是我就是赶紧安排怎么做，啥都不管了，只管做做做，就忙于这个。再让我去交通神话，或者去揣摩临到这个环境神的心意、神的要求是啥就顾不上了，先安排怎么做。那天看了你写的关于神兴起环境的意义这些话，心里就想“你看多好，弟兄直接就把神的心意，也就是这次临到环境是咋回事咋回事给人说清楚了，看了可有享受呢”，而自己一临到事怎么总是光做个事，就没有这些了，就把这个抹杀掉了，就不去考虑这个了，没有这根弦了。我觉得我就是这样的，每天忙于干活，没活儿就找活儿，老是注重干活，生命进入先放到后边不管，“神的心意是啥呢？”先放后边不管了，我觉得我就是这样的。）你怎么看生命进入？什么是生命进入？你说你把生命进入放到后边，你先说说什么是生命进入。（肖霞：环境临到了神的心意是啥，神怎么看呢，这不就是让人去认识神呢？自己就不去认识了，我就看到临到这么大的环境以后，弟兄还能写出来，这不就是路途？马上就知道神的心意是啥，神在这事上怎么看的，就觉得可有享受了，咱有路了，心灵深处马上就有触动，自己是有路途的，释放的，我是有这样的感觉，也是这样想的。）你是看见我的作工了吧？（肖霞：我是光看你的作工，我自己就……）你是光看我的作工，我是想看你的作工呢。（肖霞：在我这儿我就不去想生命进入，就没有生命进入，这条路就免了。）你告诉我说，“先放到后边”，我看你后边放的是啥东西呢。（肖霞：我也想寻求，也想找这方面进入的路，但是先不管这个，先做事。）不是放到后边了，你是没找吧？是没找还是放到后边了？（肖霞：其实也就没找……没法说了，不知道该咋说了。也觉着寻求神的心意就可享受了，可在这方面就不去做，就不去进入，就缺少这方面，和别人接触也是这样，所以就没路。）

唐馨，你也是她这种情形？把生命进入放在后边？放了没有？（唐馨：说不来了，我倒是每天挺能办事、做事的，但觉得好像跟她还有

点不一样。）肖霞，你这归根结底是因着工作太忙，所以忘了生命进入了？（肖霞：不是忘了，我想生命进入，其实还是交易、换取，拿劳苦作工换取归宿，走的是保罗的路。自己想走彼得的路就是不走，其实还是不想走，真难办。）那你看见我是怎么走这条路的？你在我身上看见了什么？（肖霞：看到你一临到环境就是让人看见这是神的爱、神的拯救，一临到环境对神就有认识，对自己的缺少、不足也有认识，我是看到这个。）神怎么说的？神让你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实行真理，实行真理是不是生命进入？（是。）尽本分的过程中实行真理，实行真理的过程中尽本分，作工与进入怎么能脱钩呢？生命进入是在哪里体现出来的？是在作工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生命有没有进入的，生命有没有进入是根据你所作的工作来看的。你是不是作工，就看你的生命进入了没有，你生命有进入了才能做在神心意上，才是作工，作工与进入是紧扣的。你看见我作的工作了，环境临到在人看都是啥呢？是不是都是祸患呢？（嗯。）都是祸患，都是不好的，可是在我这儿看是什么？都是好的。不管临到什么事，你得去寻求神，寻求神的心意是什么，与神沟通，常来到神面前。你临到事的时候来到神面前了没有？（肖霞：没有。）你遇到张美琳做这个事的时候，还有新人做这个事的时候，你来到神面前了没有？祷告神了没有？问神了没有？（肖霞：没有。标杆在那儿立着也不去效法着走。）标杆在前面走了，然后神又给你摆上环境，你说不好走，你说你和张美琳交通了多少就说不成，然后你又告诉我，“我和你说啥呀，我和你说吧，也摆不到桌面上”，你和张美琳说不成，摆不到桌面上的那个话和我也没法说，“说啥呢？”你知道你说的话都摆不到桌面上，那你和张美琳说，张美琳能认可你？你摆不到桌面上的话张美琳不认可你，神能认可你？你想说成能说成吗？张美琳不听你的、新人不听你的，这个环境你怎么认识？这是不是神与你对话呢？此路不通，让你碰得头破血流，行不通。告诉你不通是什么意思？（肖霞：不能这样走，不能按自己的意思走。）该怎么走？（肖霞：得寻求神，临到这件事看神是怎么说的。）该退回来寻求寻求神的心意了吧？“我跟人家沟通了，沟通不成，说不成”，再一看“我和人家沟通的啥呀？都是自己的意思，和人家新人说啥了，说了也处理不了，‘神啊，我处理不了，该怎么交通呢？该怎么说呢？’”你问神了没有？有没有这个过程？（肖霞：没有。）这条路你就没走，你想用你的办法去解决神家的事，可能让你

行得通吗？让你行不通这是不是神的作为？这是不是神在和你对话？这是不是让你经历神的作工？卡着你去走，可你不去寻求神的心意，这是不是刚硬？这时候逼着、卡着你是让你来到神面前，根据神话看事，用神话来解决问题，当你维护神家利益的时候，谁敢拦阻？谁敢不顺服？问题是不是自然就解决了？（肖霞：对。）你高举神的宝座，让神加给你该说的话，引导你做该做的事，这难不难？（肖霞：不难。）可你没做。你没做是什么原因？是你没走过这条路不会走，不知道这条路怎么走，还是懒得走？（肖霞：其实就是你刚才说的诡诈，忙完了再寻求，而且心里已经定规人家了，“我再说什么人家也不会接受的”，就是对神的公义信不来，也就是诡诈、懒惰。好像这就不是个事，扩展工作比较重要，这个靠后吧，所以根本就没把这个当成重要的事情。）（王静：你不知道这个解决了工作才能顺利？弟兄姊妹都是一盘散沙没人搭理，你这工作能作成？她打岔搅扰能作成？哪个重要？先解决哪个？抓工作就是抓情形呢，先解决情形，然后再说工作，解决情形就是一下午的事，这需要多长时间？）（肖霞：我也是才发现她打岔搅扰，以前她不是这样，还想着回来再说，没有当即就说她。）王静不是说你这一件事，是说你一贯就是这样的作为，不是说一件事你忘了，一件事来不及，其他事呢？（肖霞：成了本性了。）（王静：抓了个芝麻，抓不住西瓜。）

我和王静是怎么配合的？我当时怎么给王静交通的？王静那个时候有个什么观点呢？王静嫌我把他们放得太松，“就得卡着、管着，你不卡、不管，这些人都放了羊了！”记不记得？我怎么说的、我怎么作的？我卡了没有？我不卡、我不管。（肖霞：你只交通神的心意、要求。）我不卡、不管，而是给你放松，让你自己选择。在教会建造那就是卡着、管着，来了国度建造就是让你释放自由，我不管你、不卡你，我只管交通神的性情、神的心意，我把神的心意给你交通了，把神的作工也给你交通了，人对神的作工、神的心意搭理不搭理？不搭理。不搭理，然后我还交通什么了呢？神的行政、神的主宰、神的公义性情、神对人的惩罚，我交通完以后让你自己选择，我不卡你、我不打你，让你自己选择。神怎么说的？神说：“我早已将各类人都摆设在不同的环境之中，他们都在各自的位置上表演着自己原有的属性，没有人捆绑他们，没有人引诱他们，他们的一切都是自由的，他们的

流露都是很自然的，唯独不能使他们得释放的，那就是我的话语。”就让神话在你身上掌管你，这就是建造国度呢。神话掌管不了你，那就交给刑杖。以前交通过吧？为什么我不卡你呢？我不卡你的目的是啥？王静是为了工作，她就要卡住你，不卡住你这工作作不了。我在这儿没卡你，让你释放自由，是为了抓捕你的罪状，显明你。显明你是为了更好地审判你，审判你是为了让你更好地认识你自己，让你去外边作工就是让你独当一面呢。我带你走呢，你也看见我带你走的路了，你也应该知道怎么走了，我不是用“管着、卡着”来让你作工，我是用神话来掌管你，我是高举神的话，这条路知道怎么走吧？原来知道不知道？（肖霞：原来也知道，但不去实行。）为什么？（肖霞：不喜爱真理。）为什么不去实行？你就是对神话信不来。（肖霞：只想搞交易，对神话信不来。）用神话看人看事，你这是什么性情？（肖霞：刚硬。）神说：“即便这么诚恳，他也不说实话，‘你比我好多了，其实你们都看不出来，我可软弱了，我还消极，我也有悖逆。’别人怎么诚恳要求他也不说，绝对不会得罪任何人，绝对不会说一句实话，他跟谁都不会说实话，有什么话就埋在心里。”这是今天问你了，不问你，这些话你是不是都埋在心里了？（肖霞：嗯。）“从这点上来看，他心里不是没想法，因为他不是机器人，不是活在真空里，他对待各种人、各种事也有看法，只不过从来不发表出来，也不分享、表达出来，只是埋在心里，一方面不想让别人看透，另一方面也不想得罪任何人。”肖霞，你是哪方面？两个方面都有？（肖霞：嗯。）你这是真实情形，还是在这里糊弄，才说“嗯”呢？（肖霞：这就是真实情形。）为什么不想让人看透呢？（肖霞：还有一个就是，说出来还不如不说，这能解决得了？）他们解决不了，你也没有问问弟兄呀？你是不是对弟兄也是藐视呢？“我和弟兄说，弟兄能解决得了？”（肖霞：弟兄能解决了。）问题是你也没说呀！“那他这个做人的原则是什么？是不是没原则啊？（是。）没原则，就是从来不寻求原则、不坚持原则，就维护好自己，只要自己不受到伤害，神怎么要求无所谓。”这里边说到一个原则，还知道什么是原则吗？肖霞，怎么理解这个原则？人常说“他做事就没有个原则”，这话都成了人的口头语了。没原则、没原则，什么是原则？（肖霞：就是神在人身上的要求准则，神在这事上怎么要求人的。）神交通过原则，是吧？神交通过一次，祭司弟兄交通过一次。肖霞，神交通什么了？怎么交通的？

（神交通了洗盘子的原则。）洗盘子的原则，做什么事情都有原则，那洗盘子的原则是什么？咱想过没有？“洗盘子还有原则呢？”洗盘子的原则是什么？（干净、卫生。）“按真理原则去做，那就得想‘不能应付糊弄，得以洗净、杀菌为原则，杀菌、洗净后，人用着安全、卫生’，这是原则”，这就是洗盘子的原则，神有没有说得接上水才能洗？有没有说你非得用手洗？用脚洗行不行？用脚洗合不合原则？如果你们哪天见有人用脚洗盘子呢，“这不合原则，应该用手洗”，这话对不对？（不对。）为什么不对？（只要用着安全、卫生就行。）这是神交通的一个原则，洗盘子的原则只要安全、卫生。祭司弟兄交通过的原则是什么？（举了谈判的例子，要维护国家利益。）使者出去谈判是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谈判原则就是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谈判的目的是什么？人家要你国家的土地，你要是给人家割让土地，那还用谈判呢？直接给人家就行了。谈判就是不想给他，谈判就是为了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才去谈判，这是谈判的原则。比如你和你邻居吵架了，你跟邻居吵架是因为什么吵的？你吵架的原则是什么？还不是想把自己的“二亩三分地”给争取回来？这是为争夺你的利益而吵架呢，这架能白吵了？夫妻俩吵架，吵架的原则是什么？“我能掌了权”，如果掌了权还需不需要吵架呢？不需要吵了，这就达到了，他要是掌不了权还得吵。现在知道原则是什么了，怎么理解这个原则？原则，首先不是规条、不是规章制度，原则是什么？单独说“原则”这两个字怎么比喻它比较形象？咱经常说的“原则、原则”，你得先把这个原则理解了，原则就是方向与目标，方向、目标就是原则。人生有了方向、有了目标，这是不是就是他做人的原则？这个听懂了吧？方向、目标就是原则，洗盘子、洗碗的方向、目标是什么？安全、卫生就是它的原则。谈判呢？谈判的方向、目标，用不用上面再告他一下“你得维护国家利益”？用不用？不需要，让他去谈判，他的方向、目标就是维护国家的利益，这个原则就是方向、目标。

这里谈到了什么？“那他这个做人的原则是什么？是不是没原则啊？（是。）没原则，就是从来不寻求原则、不坚持原则”，没有原则，也没有寻求原则、也不坚持原则，就没有寻求怎么会坚持？现在又说到了做人的原则是什么，这个又成了新话题了，以前交通原则是方向、目标，那做人的原则是什么？别人没有原则，你该不该有原则？肖霞

没有原则，刘忠你也没有原则？说说你的原则。（刘忠：我也不会说。）这个做人的原则难吗？难不难？（刘忠：不难。）不难怎么不会说呢？他没有做人的原则标准，那他这个人做人的原则是什么？是不是就没有原则？他做人就没有个原则。刚才说原则是什么？（方向、目标。）那做人的方向、目标是什么？不就是你做人的原则吗？你是什么人？你是跟随神的人，你是要做神的子民，你做神子民的方向、目标是什么？（维护神家利益。）维护神家利益、敬拜神、跟随神、顺服神，这是不是方向、目标？这是不是做人的原则？受造之物理当敬拜造物的主，就这一句话。受造之物理当敬拜造物的主，“理当”就是理所当然、应该。那做人的原则是什么？就是敬拜造物的主，这是不是做人的原则？简单来说，就是受造之物理当敬拜造物的主，敬拜造物的主是不是把维护神家利益、荣耀神、见证神等等全都包括在里边了？（嗯。）做人的原则就是敬拜造物的主。这个话记住了吗？这就是说，他做人没有原则，那他敬拜造物的主吗？（不敬拜。）不敬拜了。所以说他外表的行为再好，他有一点没有维护神家利益，他就不是好人。他没有维护神家利益，他就没有做人的原则。你既然是人，你就该敬拜造物的主，你就该维护神家利益，你不维护神家利益，你就不配活着，就是保罗跑了半个欧洲也不行。没有原则，也就从来不寻求原则、不坚持原则，不寻求怎么敬拜造物的主？怎么维护神家利益？肖霞在这儿表现出来了，她看到他们的所作所为以后，“呀，我没有顾上管，随后吧，回来再说吧”，这是不是不坚持原则？没有原则也不坚持原则。

“只要自己不受到伤害，神怎么要求无所谓。他做人没有原则，没有底线，谁都不得罪，就是一个老好人。”刚才说了做人没有原则，还有个什么呢？没有底线。做人有了原则了，原则是敬拜造物的主，维护神家利益，那底线呢？底线，你不能拆毁吧？你不能见死不救吧？你不能看见敌基督不管吧？你的本职工作不能不作吧？该尽的本分不能不尽吧？你可以不扶油瓶、不除狗屎，但你该尽的功用得尽上吧？这是不是底线？那就是说，你其他的没做，你的配搭你得和人家交通吧？这个新人拦阻神的工作了，你该不该解剖她？这是不是做人的底线？你没有底线，别人损害了神家利益你也不维护，然后你还能拆毁，这就没有底线了。“他做人没有原则，没有底线，谁都不得罪，就是一个

老好人。”新人她不懂，所以她拆毁神工作你也不得罪，就是一个老好人，“神家再受多大的损失我不管，反正我不得罪人”，这是不是你的生存法则？“所以，在人眼中这类人也是好人，因为与他接触的人常常受到他的帮助，在你对他有任何需求的时候，他从来不会拒绝，人就认为他是好人。但是，深观他做人的原则，这类人做人没原则。”深观，就是挖深看他的看事观点，他就没有原则。就像刚才揭露解剖你的时候说什么了？是不是都是说你没有原则？神家利益受到亏损的时候你没有反应，去一个新人那里，开车跑上三百公里，得多少油钱？（肖霞：那个是他们掏的。）他们掏的，不是神家的，弟兄姊妹不是神家的？这个是他们掏的，那去的这一天时间，呼吸了一天的气息，是不是白白呼吸了一天？（肖霞：这账就不算了。）然后你去了，她不让你进去，如果这是一个大的线索，你把这个线索断了，这是多大的损失？“深观他做人的原则，这类人做人没原则。”亏神家可以，亏自己不行，“我的脸不能丢，不能因为神家利益丢了我的脸面”。现在知道怎么没有原则了吧？你没有敬拜神，你没有维护神家利益。“那涉及到败坏性情的事，他会不会寻求真理原则？会不会按真理原则去实行呢？（不会。）”涉及到败坏性情的时候，光维护虚荣脸面、地位的时候，怕别人说你不好，怕得罪人的时候不去寻求。“答案是肯定不会。这类人坚持自己主观的认识，认为自己人不错，心地善良，对别人从来没有恶意，最起码不会主动伤害别人，损害别人的利益，别人有任何要求、需要，自己都是有求必应。在他的认知里，他认为，不得罪、伤害任何人，不树立任何的敌人，这就是好人，这样就不会将自己立于任何的危险境地。”这是不是观念想象、自己的认为？你活在自己的想象观念当中，自己把自己的观念想象当成了真理来敬拜，所以跟你交通多少你就不变，王静跟你说多少，我跟你说多少，你就是有个“好”态度，“呵呵”一笑，你这一笑你还有收获吗？这叫什么？一笑而过，笑脸相送，“你再说我什么，说我有什么败坏、有什么抵挡了，我‘嘿嘿’一笑啥也没了”，肖霞又说了，“那我以后不要笑了，你说我，我把脸定得平平的”。（肖霞：不是。）是什么？她是用这个笑来搪塞，“‘嘿嘿嘿’你才看见？你让他们看看我这不是好人？”她还自喜呢，她不是说别人揭露解剖出来了，“哎呀，这个是我的败坏性情，这是个缺陷，我怎么没发现，我得怎么去改？我的这个性情是对我生命有坏处的，我这是和神敌对的，我这没有好结局，那你说这路我该

怎么走呢？”你没有寻求这条路接下来该怎么走，“我接下来的路途是什么？”没有下文，为什么没下文？因为你活在了自己的想象里，你高举的还是你自己，见证的还是你自己的那一套，这就是刚硬。什么是刚硬？不管神说多少，交通多少，你老持守的是自己，这就是刚硬。“在他的认知里，他认为，不得罪、伤害任何人，不树立任何的敌人，这就是好人，这样就不会将自己立于任何的危险境地。”“你看弟兄怎么走的？弟兄每天把自己立于危险境地，从头至尾就是立于危险境地”，危险不危险？看到危险了没？肖霞，危险不危险？（肖霞：危险。）刘忠，弟兄把自己放到危险境地了没有？（刘忠：……）打败众仇敌，这是不是危险境地？（是。）谁不想把我打败呀？（谁都想。）危险不危险？跟随的、不跟随的、大红龙，哪个不想把我打败？把自己立于危险境地，我认为危险吗？（不认为。）为啥？神怎么说的？神说：“当我把我的众长子全部得着的时候，便是在锡安山上升起得胜的旗帜的时候，也就是说，我的众长子就是得胜的旗帜，就是我的荣耀，是我的夸口，是我羞辱撒但的记号，是我作工的方式（借着一班我预定之后被撒但败坏但又重新回到我身边的人来羞辱大红龙，来治理一切的悖逆之子），是我的全能之所在，是我的大功告成，是无人更改的，无人能辩驳的。”（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零一篇》）这就是说要打败众仇敌，如果让你站立住了，那还叫打败？所以你在我这儿是站立不住的。你觉得你可有理呢，所以你才过来和我讲理，不管你再讲什么理不能让你站立得住。神不让你站立得住，你能站立得住？不是我怎么能，是神不允许。大卫打死的那个三米多高的巨人，神不允许他站立得住；但以理进了狮子坑，神不允许狮子动他。所以你来我这儿看见，“弟兄怎么就能把人给揭露解剖了，弟兄怎么就能看透？”我看不透，那是神在背后作呢。敬拜神是智慧的开端，他们和我打，他们打不败我。肖霞看见了还“聪明”点，“我不和你打，我看你再打我，我不张口你能把我打败？”

“你不树敌，就没有人能拿你当敌人，你就不会受到伤害，就是安全的。这类人做人的目标是什么？只求自保，活在一个自认为最安逸的、最安全的安乐窝、舒适区里就足够了，并不是要改变自己做人的原则、做人的底线，或者是改变自己做人的方向，当然更不是脱去自

己的败坏性情。”这是不是根源？肖霞，这是不是你该走的路途？“这类人不折不扣就是一个和事佬。”和事佬有没有原则？（没有。）他没有原则、没有标准、没有底线，“只要你不生气咱好好的就行”。就像夫妻俩吵架呢，老婆不孝顺婆婆，当丈夫的“哦，行、行，你不孝顺就不孝顺，只要你不生气就行”。没有原则、没有标准。老婆在你脸上打了两巴掌，“打两巴掌就打两巴掌，只要你不生气就行”，还有没有人格？人格没有了、标准没有了、底线没有了，这还配做人吗？基本的人格都没有，这个谈不上做人的原则，这连基本的人格都没有。老好人、和事佬，什么人都不得罪。神家有要求，让人有正义感，正义感是什么意思？反面事物你必须得反抗，不能连做人的底线、原则都没有。“那这类人的人性好不好？容不容易接受真理、实行真理？容不容易坚持真理原则？（不能坚持真理原则。）不能，因为他心里好人的标准是什么？就是老好人，对任何需要有观点、有立场的事情，他都保持沉默，保持冷淡态度，冷处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神拯救人，定人结局，神要看什么呢？（观点、态度。）看人的观点、态度，我在交通这个观点、态度的时候交通什么了？交通了车祸的例子，肖霞看见车祸是什么态度？她看见这是她亲家的孙子，她管不管？“算了，不要招惹是非了”，这孩子是她亲家的孙子，开车的是她叔叔家表弟，“你说管不成这个，又把那个给得罪了”，和事佬，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拉倒吧，这边是肉体，那边是神家，你让我管哪个？这边是弟兄姊妹，那边是神家利益，我该管哪个？”你没有了立场、没有了底线，还是人吗？所以说“因为他心里好人的标准是什么？就是老好人”，她做人的标准就是“老好人就是好人，我什么都不管”。“对任何需要有观点、有立场的事情”，有些时候是需要你有观点，有些时候不需要，举个例子，比如神家发生车祸了，这个时候是不是需要你有观点？世上发生车祸了，用不用你有观点？不需要你有观点。可是需要你有观点、有立场的时候，你保持什么？“保持冷淡态度，冷处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因着你这样的态度、观点，所以导致你不可能实行真理，你不可能寻求真理。神的这篇交通的标题是什么？《怎样追求真理》。神交通这个的目的是什么？怎样追求真理，在实行方面主要有两条路途：一个是放下，一个是投入，现在交通的是什么？（放下。）放下。放下什么？就是说，你要想追求真理，这些东西你必须放下，你嘴里念着“放下、放下”，你就是放不

下。放下是让你放下什么？放下真理？是让你放下你的老好人，你要想追求真理，你要想得着真理，你必须得放下你的老好人，你认为“老好人就是好人”，你得把这个放下，你放下以后才能追求真理，这个放不下你得不着真理。追求真理难不难？“这类人他们败坏性情的特征是什么？邪恶、诡诈、刚硬”，为什么说是邪恶呢？邪，邪是什么意思？不正，邪门。神告诉你，神要的是诚实人，你偏要诡诈。恶，你把神的话否掉，把真理否掉，你把你的话当成真理了。神说什么是好人呢？听话、顺服神话的人，维护神家利益的人，敬拜神的人，这才是好人。可你看的是什么？你看的是“老好人就是好人”，你把神话给否了。神说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是必死的，你说吃了善恶树的果子眼睛是明亮的，恶不恶？邪恶。诡诈，诡诈就更不用说了，这个你们都知道了。刚硬，看见刚硬了没有？肖霞，就你的这个事情已经跟你交通了多少遍了吧？老好人诡诈，谁也不得罪，你到了一线的时候，王静一直说你诡诈、诡诈、诡诈，到现在你还是个老好人，这么长时间了，你还是这么刚硬，按说老好人刚硬不刚硬？（不刚硬。）按说老好人应该是懦夫，应该是懦弱。懦夫，对谁都是懦夫，但是面对神话、面对真理刚硬不屈，“不管基督你是掰开了说，揉碎了说，还是怎么说，反正我不听你的”，硬不硬？（肖霞：硬。）

“不接受真理，败坏性情的特征他们几乎都占。看外表他也不作恶，很少有过犯，但是你观察他做人的原则、做人的方式，最大的特点就是从来不坚持真理原则，做人没有底线。”这类人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做人没底线。信神的人底线是什么？维护神家利益，你看见他们损害神家利益你得制止。“有人骂他，伤害他的尊严，他也能包容，一笑了之，内心怎么想不流露、表现出来，外表看好像很宽容，人性挺善良，没有攻击人、报复人的意思，但是他内心不是没想法，他心里会记住你，在适当的时候也会出来保护自己、维护自己，给你一定的还击，还让你感觉不到。”今天上午我说了个什么？我说你老谋深算，是吧？是不是也是个回击？“他不是坚持真理原则，他做人的原则、底线只是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安全以及自己的颜面。”再看后边这个话，“人性好最起码的一点怎么衡量？（最起码能够维护神家利益。）维护神家的利益，在这个基础上能够做到与别人和谐配搭，善良、宽容，不占人便宜，能忍耐，能理解他人的软弱，善解人意，能够对人

有爱心，能够帮助人、扶持人，照顾软弱的人，等等这些都是人性好的特征。”对肖霞来说，这个难不难？（肖霞：不难，按神话行就不难。）按道理来说不难，肖霞这个是啥呢？九十九都做了，就差一了，好人都做了，就差一了，你要有了做人的原则、底线，维护神家利益，这个人就成好人了，就是蒙拯救的对象了。最后一句，“人性好的那些表现加上能够维护神家的利益，这就是真正的人性好了。”肖霞，你把维护神家利益加上就行了。简单吧？在你原来的基础上，加上维护神家利益，那这里边数你人性好，是真正的人性好。（肖霞：最大的一个维护神家利益就做不了。）如果你不维护神家利益，你就是什么？你是邪恶、诡诈、刚硬，全有了，那你就是个大恶人。你一维护神家利益，就成了真正的好人了。你和唐馨一上一下，唐馨要么就是羡慕你，要么就是藐视你。你要么是在唐馨上，要么是在唐馨下，唐馨再好好不过你，她再坏坏不过你，因为她再好，外表行为肯定没你好，她算完蛋了，别人都记住她了，“唐馨不是啥好人”，但是她再坏也坏不过你。（肖霞：人家是维护神家利益，我是维护自己呢。）这不是在于你吗？你一维护神家利益，你就比她强了，你要是不维护神家利益，别人说什么？“这个人比唐馨还恶呢！”你要一维护神家利益，“人家比唐馨素质还好，人家是真正的好人。”

121　信神关键就是能实行真理

1　现在不明白真理的人太多，不会分辨善恶的人太多，爱憎不分明的人太多，这样的人都不好站立。人追求神如果没有如果没有自己该站的立场，不知道自己该持守的真理，那就是没有根基，这样就不好站立。

2　信神关键就是能实行真理，体贴神的心意，认识神来在肉身在人身上作的工作与神说话的原则，别随从大流，自己该进入的都得有原则，而且还得持守住持守住。持守住神开启你的原有东西，这对你自己有帮助对你自己有帮助，否则你今天偏左，明天偏右，总也得不着实际东西，这对你生命没益处，对你生命没益处。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认识神与神作工的人才是神满意的人》

307　行为再好不等于性情变化

伴唱：哎……行为再好不等于有真理。

1　神作工拯救人不是装饰人的好行为，神作工是为变化人的性情呀，让人脱胎换骨成为新人。所以，神审判、刑罚、试炼人、熬炼人都是为变化人的性情，达到能绝对顺服神、忠于神哪、敬拜神，这是神作工的宗旨。

2　人有好行为不等于顺服神，更不等于与基督与基督相合，行为上的改变都是根据道理、凭着热心做出来的，并不是根据真实的对神的认识，不是根据真理，不是根据真理，更不是根据圣灵的引导不是根据圣灵的引导。

3　即使有时受点圣灵支配，但不属于生命流露，不等于认识神，行为再好也不能证明他是顺服神、实行真理的人。行为上的改变是一时的假相，是发热心的表现，不属于生命流露。人有好行为不一定有真理，有热心只能凭道理守规条，涉及到实质的问题没有真理的人就解决不了，道理代替不了真理。

——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外表的改变与性情变化的区别》

15. 神的性情与权柄的显现

神的性情与权柄的显现（一）

（王静：二货你就是太悖逆、太自是了，以前别人都说你狂妄，我还对你没有很了解，现在才看见你太狂妄、太悖逆、太自是了，别人的话你根本听不进去，就是你自己的一套。从你作的这些工作当中来看，哪次都是你自己的意思，哪样都是按你的来，不管别人再说多少，你是左耳进右耳出，纯属是把别人的话当放屁呢，就是你自己的意思。神针对你的本性、针对你的性情，在你身上作了合适的工作，这就是神对你的拯救。这些事你反省不出来，神给你一样一样显明出来让你亲自看见你所做的，你自己确实就是做到这儿了。神在你身上作了这么多，目的是啥呢？是让咱去真实地认识自己，对自己有个真实的认识，而且能有个反省、悔改，神要的是这个。如果你还要按以前的路去走，那就是自己害自己，就跟任胜是一样的，不管跟她交通多少，她就是左耳进右耳出，她根本不把我给她交通的那些话当回事，就是按她自己的来。我交通了多少，到现在你看看那边都没有个固定的家，哪个人出来都是可怜得没地方去，这不就是你所作的工作给你的人民带来的？看你的人民可怜不可怜？傻不傻？全是傻子。个个都走不出去，别的人同样是当兵的，人家出来就可以上战场，上一线，你带的人是战场都上不去，还得当宝贝养，这不都是咱该认识的吗？别人找不见咱的人时，知道赶紧找到，赶紧联系，你带的人是故意不联系。你说咱带的是些啥人？这不是咱该反省、该真实认识自己的时候吗？你这就是不认识自己给自己带来的后果。就像马晓进一样，“我该谈的给他们谈了，他们被抓了是他们有问题”，这就是没心没肺，就不是人，这就是畜生说的话。所以非得有大的环境改变她，就让她试试，让她看看是他们的问题还是她自己的问题。别人是稍微的审判刑罚良心就复苏了，有的人就得事实临及，神的公义性情临到了，这才能有点反省。就像任胜，我给她谈了多少，她听进去哪个了？哪个不是白话文？听不懂？你是带领，你得保护下边人的安全。在她的工作范围内你看她保护谁了？她不管哪个人的死活，有隐患的也可以坐车，脑子里就没数，这不是素质差的问题，是良心的问题，

是没心的问题。就像你这个也是，这么大的环境临到你，神要的是啥？就是要唤醒你的良心，让你对你的所作所为有一个崭新的认识。就像尼尼微人一样，尼尼微人看见尼尼微还有四十天就倾覆了，就这一句话他们就能去反省，披麻蒙灰悔改，有个真实的认识、悔改，神要的是这个。你没有认识，那就是神作呢，话语能达到果效神不用事实。唉，听了这些话就让人难受呢，一个合适的地方也没有，二货，你看到你作的这些工作不害怕吗？这就是你平时就不作这些工作，啥也不知道管，别说管别人了，你连自己都管不了，你看现在还得我们管他们，就这些人一个个都得管，你还说照顾别人呢？）

看看《神的显现不合人的观念》这篇文稿。

“神说：‘我的奥秘揭开公开显明，不再隐藏，完全是我的恩待和怜悯，我的话显示于众，不再隐藏，更是我的恩待和怜悯。’

交通：经历这次环境让我们看见了神的公义性情，看见了他的行政辖管的权柄，也就是我们看见了神，神不再向我们隐藏。看看环境区选民的表现流露与最后的结果，就看到了神的公义性情。在贪婪肉体不作为的带领之下，弟兄姊妹都进了肉体，尽本分条件太多，还个个不愿离家尽本分，甚至还有的有环境了连躲都不躲，不愿离家，就是知道抓也不离家。他们的理念就是一个，肉体第一，跟随神第二，就是选择背叛签三书也不能离家。这是什么东西，就是赖在神家投机取巧的狐狸，神怎么可能要他们存留。那些不愿离开神家，但又活在败坏性情里不愿背叛自己的人，神用环境刑罚他们。老人坐监熬炼、刑罚你，身量小危及神家安全的，还有特殊功用的，愿意顺服但有败坏性情的，神要他们过逃亡、反省的生活。同时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离家全职尽点本分，需要龙逼着、卡着，才能规规矩矩地跟随神，才能得着神的救恩。这不是神的救恩与怜悯吗？狐狸淘汰，悖逆的受到了刑罚，接受刑罚的人又得着了神的救恩。神的公义性情、主宰万有的权柄，玩弄大红龙为神效力智慧的奇妙作为显现给了跟随他的人，使人都看见了神。看见神作在人身上都是拯救、都是爱。更大的福气是我们看见了神话语的应验，有谁能先有话后有事呢？只有主宰万有的独一无二的全能者——造物的主。噢！我们看见了造物的主，看见了全

能神。这不是更大的恩待和怜悯？就凭我们的身价怎么配见神的显现！”

二货，这些话能理解吗？（二货：能。）那你结合你的经历交通交通，看我交通的每一句话是什么意思。（二货：神兴起环境真实的目的意义就是为了显明我们贪恋肉体、不作为、离不开家尽本分，就是让我们看见神的性情。）每一句话能和自己对号吗？把神话带到实际生活当中，用我交通的这些话和你周围的环境去对号，看我交通的是什么意思。神说：“我的奥秘揭开公开显明”，“我的奥秘”，是奥秘，但是揭开了，揭开以后才叫公开显现。那怎么揭开呢？怎么显现呢？“不再隐藏”，什么意思？以前是隐藏着的，以前是奥秘，以前是没有人能知道的，所以才叫奥秘，可今天揭开了，公开显现了，你今天是不是看见了？“完全是我的恩待和怜悯”，今天让你经历了，我又给你交通了，让你看见了，看见是什么？是恩待和怜悯。二货，你今天说了句什么话？我不给你交通的时候，你是“我想家庭呢，我想回家呢”，我给你交通了以后，“呀，我也有这方面，只不过是一阵一阵的”，这一阵一阵的是从哪来的？我给你交通了以后，你现在想让大红龙倒，还是不想让大红龙倒？（二货：不想。）不敢让大红龙倒了。你怎么有了这个认知的？“完全是我的恩待和怜悯”，你能看见神，这是恩待和怜悯，对你完全是恩待和怜悯。按说咱不配看见神，真不配看见神，可是让咱这不配的人看见了，这叫恩待和怜悯。你做了这么大的事，应该是什么？应该是惩罚吧？（二货：嗯。）应该是惩罚，应该归在无底深坑，应该淘汰。但是神还显给你看了，所以说完全是恩待和怜悯，完全是！你说如果我不跟你交通、不跟你说，你能看见啥？你直接就是背叛。所以说完全是神的恩待和怜悯。“我的话显示于众，不再隐藏”，教会建造显示给你的是什么？是神的话，是神的话显示给你了。“我的话显示于众，不再隐藏”，三十年前神把话告诉你了，神已来到，人都知道了，通灵的人、相信神话的人就跟上了。对于不通灵的人、不相信神话的人呢？他认为他的眼睛明亮了，他不相信神话。诡诈人特别诡诈，因为什么诡诈？因为他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他对神话都信不来，神说“必定死！”撒但说“不一定死”，他就跟随撒但了，“不一定死吧？”把神的话全部否定了。所以今天你才能说出“神厉害还是大红龙厉害？”你还有这个怀疑，这是什么？你认为你

自己最聪明，你认为你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你的眼睛明亮了，你对神的话都开始怀疑了，撒但的毒素种在你里边了，撒但的毒素是什么？世人的生存法则有一条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那是啥呢？到什么程度了？神的话都得防。你看人家多“聪明”呢，什么人都防。这是说神话显现了，“我的话显示于众，不再隐藏”。“更是我的恩待和怜悯。”神的作工向你显现了是恩待和怜悯，后边还有个“更”，“更是我的恩待和怜悯。”如果不和你说这些话，你就是体验、经历了，你看见神了，这是神的恩待和怜悯，“呀！神作的”，你知道是神作的，你真确定是神作了？（二货：不确定。）后边说“更是我的恩待和怜悯。”为什么呀？外国人他看见了灾难，地震、瘟疫、饥荒，他看见了大红龙抓捕神家人员没有抓捕成，神的工作反倒扩展开了，这是他看见了神的作工，但是你和他不一样，你三十年前就看见神的话了，你是看见先有话后有事的，你比他更有福，你看见神话应验了。“有谁能先有话后有事呢？肯定只有神啊，神是独一无二的主宰者呀。肯定是独一无二的，不会有第二个。如果有打岔的，不要说大红龙厉害不厉害，就说撒但，如果撒但稍微有一点厉害给神一打岔，神的经营计划是不是就可能有出入？神的话就很难显现。可事实就按神的话这么应验了，一句不差，这肯定是独一无二的真神！”你看到作的这些事，“这是神作的”，再看到先有话后有事，这就确定了，加深你的信了，有谁能作成这事？为什么神和亚伯拉罕说“把你的以撒献上”，他就能把以撒献上呢？因为他确定这一切就是神作的，所以他才能做出这事。约伯，剥夺了他的万贯家产，他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是实实在在地看见了神才能说出这样的话。他临死之时是怎么死的？满足而死。让他死都满足，那二货你呢？说让你做个逃犯吧，你满足不满足？不满足，那你就成二货了。让你做个逃犯是不是神的拯救？（二货：嗯。）是神的拯救，可你认识不到，所以说你就成二货了。“更是我的恩待和怜悯。”加了个“更”，因着这个“更”你更确定了，铁板钉钉了，不能有任何疑惑、怀疑，因为神的话应验了。

“经历这次环境让我们看见了神的公义性情”，这个看见了吧？（看见了。）“看见了他的行政辖管的权柄”，不仅是看见了神的公义性情，还看见了神的行政辖管的权柄。咱现在干什么呢？咱现在主要交通认识神呢，怎么认识神呢？看见神的公义性情，还看见神的行政辖管的

权柄。怎么看见神的权柄了？你看见发生的这些事谁能管了呢？大红龙抓捕谁，不抓捕谁；第一次搜家搜出来什么，搜不出来什么；你不听话，大红龙紧接着第二次上门搜查；最后你想回家呢，让进去的人出卖了你，让你想回家回不去，谁能作成这事？哎，神主宰万有，有生命的、没生命的，跟随的、不跟随的，谁能逃脱神的主宰？从这儿看见了什么？神的权柄。你看见了神的性情，又看见了神的权柄。你看见神的性情了，神的性情是什么？神的喜怒哀乐。神喜欢什么、恨恶什么，神喜欢的让他留下，神恨恶的让他灭亡。你看见神的性情了，又看见神的权柄了，这两者确定了什么？神的性情、神的权柄，如果只有性情没有权柄，就跟你一样，你喜欢的你高兴，你不喜欢的你恨恶、你骂，但如果说你没有这个权力的话，那是什么结果？你喜欢的你不一定能得着，你恨恶的你不一定能去掉。你喜欢的得不着，你恨恶的去不掉，你是不是活在一种痛苦之中？（是。）你只有你的喜好但没有权力主宰，那你只能活在痛苦之中。神呢？神把喜怒哀乐的性情显示给你了，然后又把权柄显示给你，这两者告诉你，你是完全可以信靠、信赖神的。神的性情，喜怒哀乐，神是一切正面事物的象征，你喜欢不喜欢正面事物？（二货：不喜欢。）不喜欢？你是根据你的经历来看、来证实一下你是不喜欢正面事物的，对吧？（二货：嗯。）我说的是正常人喜欢不喜欢正面事物？（喜欢。）你喜欢正面事物，你恨恶恶人，这是你的一个态度、观点，但这件事情能不能作成？（作不成。）你跟随了一个人，你跟随你老公呢，你老公喜欢正面的，恨恶反面的，或者说你和你老公情投意合，他喜欢的正好你也喜欢，你喜欢的正好他也喜欢，这是不是好家庭呀？这是情投意合、志同道合的，是吧？但是你和你老公喜欢的这个东西你能不能得到它呢？得不到。你所恨恶的那个能不能踢出去呢？不一定。那你嫁不嫁这个老公？（不嫁。）为什么你和他情投意合却不嫁给他呢？他给不了你你所喜悦的，他也去不掉你所恨恶的，你嫁给他干嘛？以前找老公找的是情投意合的，现在找的是啥呢？“我不管情投意合不情投意合，我先得看看有没有房、有没有车。”（就看他能不能满足自己。）对。和你交通这个是什么意思呢？神告诉你神是值得信靠、信赖的。什么是信赖？“你依靠神吧，你所喜欢的神能给你，你所恨恶的神能给你去掉。”就像娶媳妇一样，是不是一样的？“我们情投意合，我所爱的就是你爱的，我所恨的就是你恨的，我不仅有这样的性格、

性情，我还有把握能让你得到你所喜欢的，去掉你所恨恶的。”这个婚你是不是确定要结了？你就敢把你交给这样的老公，“这样的老公值得信赖，我就嫁给他了，谁都拆毁不了”。听懂这个意思了吗？就是说，你看见神的性情又看见神的权柄以后，你就敢把自己交给神，不需要担心了。就像我给二货交通的时候说，“你喜欢什么？你恨恶什么？大红龙给你带来的是什么？”大红龙是吞吃人灵魂的，是残害人的，你恨不恨大红龙？你也不愿意活在它的权下，你也恨它。神告诉你“我也恨它。”你喜欢什么？你喜欢和睦，神说“我也喜欢和睦”。你也喜欢和睦，神也喜欢和睦，你愿意跟神，愿意的时候神还说“我还有这个权柄，我能把它毁灭了”。“哎，你有这个权柄，我就跟你呀。”如果有人说“我和你的喜好是一样的，但是我没有这个能力。”你说什么？“我喜欢和你在一起，但你供应不了我丰富的物质所需，我不跟你，你给不了我我所喜欢的。”神有这个权柄、有这个能力，你看见了，这叫啥？这叫信靠、信赖、交托，“我敢把自己交给神了”。这就是为什么亚伯拉罕能把以撒献上，约伯能献所有，能满足而死，彼得能倒钉十字架。这就是为什么要让你看见神的性情、看见神的权柄，你看见这两者了，你就敢于信靠、信赖、交托，把你完全交给神了。就像孩子，他为什么一有什么事就喊“妈”呀？大人也是那样的。小孩子一有什么事情是不是就喊着“爸爸、妈妈”往父母怀里跑呀？为什么呢？因为父母能给了他所喜悦的，能为他抵挡了他所恨恶的，他才往父母跟前跑，如果父母给不了他这些，他会跑吗？不可能。这就是信靠、信赖、交托，“这就是我的靠山”。你看大卫对三米多高的巨人说的话，“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争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撒上17:46-47）因为什么呢？“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因为你抵挡了神，你是我所恨恶的，也是神所恨恶的，我就用一块石子就把你拿下，不是我多么厉害，是因为我的神有这权柄！”大卫就敢去战斗了，他就不用穿盔甲。给你交通这个是让你敢于把自己交给神。

“经历这次环境让我们看见了神的公义性情，看见了他的行政辖管的权柄，也就是我们看见了神，神不再向我们隐藏。”你看见神的性情了，看见神的权柄了，是不是就看见神了？（是。）“神不再向我们隐藏。”神公开显现了，让你看见了。就像我给你交通了以后你看见大红龙是不是神手中的玩物？你看见了。神先有话后有事，让大红龙起来效力，然后神要打破家庭，神说：“在前一段时间说的话（包括行政、预言、对各类人的审判），开始按着次序来应验，也就是让人看见我的话就实现在眼前，没有一句落空的，都是实际；在未应验之前，大批的人要因着未应验的话而出去，这是我作工的方式，不仅是我的铁杖的作用，更是我的话语的智慧，从中看见我的全能，看见我对大红龙的恨恶（这在我开始作工以后方能看出来，在现在显明部分人，只不过是我的刑罚的一小部分，但不能包括在大灾大难之中，这是不难理解的。从中看出，在这以后，我的工作方式更让人难以理解，今天告诉你们，免得你们到时因此而软弱，这是我对你们的托付，因为要有历代以来人未看见的令人难以放下情感、脱下自是的事发生）。之所以我用不同的手段来惩罚大红龙，是因为它是我的仇敌，是我的对头，必须把它的后代都灭绝了，方才解我心头之恨，才能准确地羞辱大红龙，这才是把大红龙彻底灭亡，把它扔在硫磺火湖、无底深坑。”（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一十一篇》）“因为要有历代以来人未看见的令人难以放下情感、脱下自是的事发生”，这句话今天是不是应验了呢？令人难以放下情感、脱下自是的事，你看二货为什么能成为二货呢？她的情感能放下吗？放不下。但是你放不下也得放下。“因为要有历代以来人未看见的令人难以放下情感、脱下自是的事发生”，令人难以放下情感、脱下自是的事，但它还得发生，不是令人难以放下、难以脱下它就不发生了，还得发生。情感，你放下了，你不想放下能行吗？因为什么放下的呢？因为大红龙在后边帮忙呢，大红龙卡着你呢，大红龙它就是来效这个力的，它的任务就是这个，没有大红龙你的情感早就得着了，你得着情感的时候你还能好好尽本分？不能了呀。“因为要有历代以来人未看见的令人难以放下情感、脱下自是的事发生”，脱下自是，神让你尽本分呢，给你安排了个任胜，不卡你、不管你，让你自己按你的己意去尽本分，你不是厉害吗？你不是说了算吗？就按你的意思来。你信神呢，你偏要按着你的意思，不相信神的话，不相信神话是真理，觉得你的那个

才是真理，好，那你去做，看你走得怎么样！走着走着看见按着你的意思走到最后是条绝路，是灭亡，你还敢走这条路吗？我说“一二一”，你说你要二一二，好，那看最后是什么结果。我说“你得租个家把咱的东西放到安全的地方”，你说“就放在我家附近就行”，你看行不行？“之所以我用不同的手段来惩罚大红龙，是因为它是我的仇敌，是我的对头”，大红龙是谁？不要一说惩罚大红龙就想着让大红龙倒，你身上与神对抗的东西是不是大红龙？你的自是是不是大红龙？你的情感是不是大红龙？这就是神的手段。你看见是大红龙在做事呢，但是是神在支配它呢，神说万事万物都是神主宰，大红龙它就像木偶一样不由得它。（王静：人觉得难以理解，理解不了。）所以说二货她就理解不了，二货怎么也想不通，“神大呢，还是大红龙大呢？为什么大红龙能赶得我走投无路呢？”你就不知道是神不让你有后路。（王静：是神话应验了，神说：“因为要有历代以来人未看见的令人难以放下情感、脱下自是的事发生”。）这是神话的应验，神是先有话后有事。你看是你的话应验了，还是神话应验了？你说“把东西就放在家附近，近一点”，近一点东西都到了大红龙手里边了，还近一点吗？“神不再向我们隐藏。”不隐藏了。神的性情不隐藏了，神的权柄不隐藏了。教会建造是隐秘显现，神是隐藏的，你是看不见的，所以你做了什么事也让你看不见神向你显现，你应付糊弄你也看不见。现在是什么？是事实临及，审判立时临到，咱早就交通了，早就告诉你了，提前告诉你审判立时临到，今天看见了吗？你应付糊弄，你二次悖逆的时候大红龙二次搜家，神给了你二十天悔改时间，“神不再向我们隐藏。”

“看看环境区选民的表现流露与最后的结果”，要对比呢，神要抓捕你的罪状呢，你先做，看你做的是啥，看看你的表现，看看你的流露，我在这儿喊“一二一”，你在那儿二一二，我一直以为咱的东西放在一个安全的家了，我就不知道是在一个有环境的家里放着呢。我想着，这一下出了这问题带领工人肯定要亡羊补牢，肯定要把事后工作安排了。我是忙着赶紧把安全问题先处理了，就没有想到那边什么东西都还没有处理，我只是想到你们当天说那里边有祭物呢，我赶紧安排让把祭物拿出来，我就没有想到还有其他东西，我想着你们肯定要亡羊补牢，肯定要管呢，结果你们流露的是什么？一遇到环境要么自己躲，要么就是只知道肉体、家庭、父母，对神家发生什么事、对你的

本职工作都不搭理，这是你的本职工作呀！而且这本职工作不是说一天、两天，昨天才发生了事，今天心情不平静，难受呢，没有冷静下来，顾不过来，两天、三天、四天、五天以后该冷静下来了吧？也就是说神给了人足够的悔改机会，足够的悔改机会！不是没给你，是你始终没去悔改。咱每天还在那儿叫嚣，还在那儿哭呢，还要大闹天宫呢，还埋怨呢。“看看环境区选民的表现流露与最后的结果，就看到了神的公义性情。”环境区选民的表现流露与最后的结果对比一下，看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对比一下，就看到了神的公义性情。任胜带上你们作的是什么工作？任胜是典型的不作工，只是外表解决解决打架斗殴的事，她觉得这就等于进入了，这就等于作工了，外表的好行为这就等于是信神了。在她的带领下你们都是这样的，都是在注重外表的好行为。就像今天我交通说“你谈谈你的思想吧”，咱信神这么长时间了连自己的主体思想都不知道，“谈啥呢？不知道。”“你的观点、态度是啥呢？”“不知道。”那神作什么工作呢？神摆设环境就是看你的观点、态度。可咱到现在都不知道观点、态度是什么，只知道发生这件事情了，这件事情该做、不该做，这件事情做得合适、不合适，仅仅是停留在一个做事上边，就是个木偶，只是个做事的机器人，编了程序的机器人，是什么程序就是什么，没有一点思想，没有观点、态度，没有立场。根据这一表现再到最后的结果，结果就是自搬石头自砸脚。你自己不守原则，自己不作工，你应付糊弄下边也给你应付糊弄，最后一锅粥，最后一抓，罪名在谁头上？任胜平时不给下边的人交通，人家进了监狱里边第一个出卖的就是她，“她就是讲道员”。平时要是交通到位，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犹大，犹大的结局是什么，谁敢出卖？就像我给你交通呢，给萧芳交通呢，给晓庆交通呢，你说谁敢出卖？谁能出卖？任胜就没给下边的人交通，供应不上去，下边的人进去就出卖，这不是活该吗？这不是公义吗？该亡羊补牢不补牢，二次带来了环境，加大了罪名，本来判两年，这就得判六年呀。本来咱出来尽尽本分有点时间还可以回家转转，好了，触怒了神不用回了，也不用和家人见面了，这是不是神的公义性情？这就是说“看看环境区选民的表现流露与最后的结果，就看到了神的公义性情。”

“在贪婪肉体不作为的带领之下，弟兄姊妹都进了肉体，尽本分条件太多”，你说其他地方出来全职尽本分的人有多少，可出环境的这两个地

方全职尽本分的人有一个、两个没有？出都不出来，不要说尽本分了，让出来躲环境都不愿意。“弟兄姊妹都进了肉体，尽本分条件太多，还个个不愿离家尽本分，甚至还有的有环境了连躲都不躲，不愿离家，就是知道抓也不离家。”你说这还是人吗？人家就是知道抓，也不离家，他想啥呢？他想得很简单，“我进去一出卖我还有啥呢？”他们的理念就是一个，肉体第一，跟随神第二，就是选择背叛签三书也不能离家。这是咱看到的吧？这是咱体验到的吧？这是实际的经历，是在你的带领之下成了这样的，这就是神说的“若在一处教会中没有一个肯行真理的人，没有一个能站住神见证的人，这个教会就彻底隔离，必须断绝与其他教会的来往，这叫埋葬死亡，这叫弃绝撒但。”怎么成了这样的？带领工人不作为。咱就看看，这是不是埋葬死亡的地方呢？那边发生抓捕以后的第几天我做了个梦，当时我还理解不了我做的那个梦，描述都不会描述，梦里我在一个大院里边，有一排房子，我梦见靠左边的房子是黑白的，后来才想到那就是被火烧了以后只剩下了房子的框架结构，紧挨着的一排房子是彩色的、灯火通明的，什么都正常，什么都正常的这排房子好像是我的家，但是我原来好像是在黑白的、被烧了的房子里住着呢。我站在楼下的时候过来一个人跟我打听人呢，这个人的脸好像是纸做的，就像画着颜色的纸，不像个人，但人家又是个人。他问我话的时候我不知道人家找谁呢，就像找我的一个助手一样，我知道人家找我的助手呢，我也知道我的助手就在被烧了的房子里面呢，他问我我的助手在哪儿呢，我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人家在找，我想着再找下去找到我就麻烦了。我就想着我找个地方出来躲一躲，在这儿待着不好。我出了大门想跑得远一点，结果一出大门外面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一出大门就伸手不见五指，大门里面是明晃晃的，我想找找我的车，黑洞洞的连车都找不见，那去哪儿呢？我没有可以去的地方，回家也不安全，但没有办法只能是回家。这明晃晃的地方感觉是我的家，我的家人就带我进去了，进去里边第一个大家床上躺了一排人，四、五个人盖着被子在那儿睡觉呢，进了里间也是一排人在那儿睡呢，也没人搭理我，说“来了？坐下说说话”，谁也不搭理我。我想着：这是啥呀？回来也没个去处。我从家里边又出来，站在大街上仰望呢，想着“去哪儿呢？去哪儿呢？”想着想着就睡着了，站着就睡着了。醒来以后我不理解这个梦，啥意思呢？经历过来以后我才看见神向我显现了，那个烧的只剩下框

架结构的房子就是咱的环境区，大红龙一抓捕，全部都乱了，黑灯瞎火的，找谁也找不见，啥也办不成，即使抓成那样就完了吗？还不完，大红龙还在那边抓呢，在我做这个梦的时候大红龙还没有进行第二次抓捕呢。我出来想躲呢，往哪躲呢？其他地方咱也没有打下，咱想在本地躲躲呢，在本地也吃喝了多少了，交通了多少了，那是不是就活在光中了？活在光中了那就是明晃晃的，什么都明白，什么都知道，但实行不实行？（不实行。）不实行，什么都知道但是都躺着呢，不干，不作工。就像这边的一个带领一样，王静给她交通了多少注意安全的问题，她还能拿上自己老公的电话给弟兄姊妹随便打，搞得人心惶惶，你说气人不气人？自己有家不能进，有家没地方待，人家都睡得呼呼的，没人搭理我。想去外面吧，咱几年了外面也没有打开，外面是一片漆黑，去哪呢？神就把我这个处境显给我看，但当时我没有反应过来，那边都烧黑了，还有人去找，要去抓呢，当时没有反应过来这个事，结果这个事就成了，第二次大红龙进去又把咱的东西给搜走了，这件事情完全不应该发生呀。我说这个梦是要说啥呢，就是把梦和事实结合一下看看现在的人是什么呢？信神就是一个理念，肉体第一，跟随神第二，跟随神是捎带的、业余的。

“就是选择背叛签三书也不能离家。”宁愿背叛也不离开家。二货出来了还想啥呢？“我回家配合配合它，说一说就没事了。”你配合人家啥呢？配合还不就是背叛了吗？还不就是给人家出卖个东西吗？你看萧芳，都是一样的。“这是什么东西，就是赖在神家投机取巧的狐狸，神怎么可能要他们存留。”这是事实吧？这说的是一类人吧？这就是狐狸，信神不是敬拜神、不是跟随神，而是总想向神骗取，还想一举两得，跟随神的同时还要敬拜撒但。神能要这狐狸？神不要，不要他存留。那神怎么显明人呢？各从其类，让人都看见，看见什么？跟随神多年，结果环境一来让人家出来人家都不出来，宁愿签三书都不躲，所以这就淘汰了，不要。这是一类人。另一类呢？“那些不愿离开神家，但又活在败坏性情里不愿背叛自己的人，神用环境刑罚他们。”这话能听懂吧？不愿离开神家，但又活在败坏性情里不愿背叛自己的人，任胜是不是这类人？她想离开神家吗？（不想。）但她的败坏性情她又不愿意放下，一厢情愿，不管你交通多少还是一厢情愿，还是按着她自己的意思。二货也是。这类人神怎么对待呢？神用环境来刑

罚他们。神说“他离开审判刑罚不行，光神话还不行呢，必须得有事实临及这才行”，所以说神就得派大红龙来效力了，大红龙这个力是必须来效的，大红龙不来效力工作作不成。“老人坐监熬炼、刑罚你”，老人时间长了啥也知道，“我什么都知道呀，就是实行不了”，那时候该干啥了？（坐监。）你不是不实行吗，坐监吧！你知道，那你就坐监，熬炼、刑罚你。“身量小危及神家安全的，还有特殊功用的，愿意顺服但有败坏性情的，神要他们过逃亡、反省的生活。”就像萧芳，身量太小，不管信了多少年就那胆量，那还敢见大红龙呢？因为特殊环境，有特殊功用，神要让狼虫虎豹不能临及我的帐篷，这个事情得成就啊，此人勿动呀。神不直接和人说话、不直接安排，神是摆布万有，就摆布萧芳她孩子、她老公，本来那两天萧芳是不想去那边的，她孩子说不用去，她把票都退了，不去了，结果她老公骂得她不行，她还非得再买上票去了，这是不是神的有意安排？每个信与不信的人都在神的手里边。她出去以后，好了，逃脱了抓捕。因为不能抓了她，抓了她我就危险了，所以说狼虫虎豹不能临及我的帐篷。这就是有特殊的功用。“愿意顺服但有败坏性情的，神要他们过逃亡、反省的生活。”二货，我当时说你还有点正义感，也不知道我是看错了还是看对了，你有没有正义感？究竟有没有？在那些人群里我看你有点正义感、有点心志，能够把世上的工作放下来追求跟随神，精神可嘉呀，我看见你这两点，所以说你在我心目中还是可以的。（二货：当时那个劲儿也是真实的，但是时间长了我心里就有一种不往上走的感觉，觉得信了那么多年的老人都是这么追求呢，那我也这么追求。）那就是说我也没有算看错，这算是任胜带上你，你看着任胜，看着前面的老人他们是怎么走的，你就跟着他们这么走了。（二货：我主要就是看着我们那一片信的时间长的人，尤其是老寻、小白这些人，我看见这些人信了那么长时间人家都不害怕，我怕什么。）这就是熏陶感染，是吧？太可怕了！你不是看彼得怎么走的，你是看退去的人怎么走的。所以说，麻痹诡诈人呢，你还没有走上正道呢就把你也麻痹了，所以神对你是怜悯啊。（王静：当时她看见小白不跟了。）“老人不跟了神也没有惩罚，老寻也没受惩罚，老寻欺骗神说卖了房子要给神家奉献呢，结果一分也没有奉献，也没有受惩罚，都没有惩罚啊，好好尽本分的也没有得着福，不好好尽本分的也没有得着祸”，你看不见神，所以就没劲儿了。你再跟上任胜，任胜再交通些字句道理，“你

看任胜，也不用受什么苦”，倒学会应付糊弄了。“还有特殊功用的，愿意顺服但有败坏性情的，神要他们过逃亡、反省的生活。”二货，为什么不让你坐监呢？一个是你没有装备上东西，信的时间短暂，没东西，如果把你放在监狱里边让你熬，那是啥？那是熬猪食呢，熬死了。你没东西熬啥呢？任胜在里面熬的是什么？她要是熬出来就熬成精金之品了。任胜这几年她不作工作，做啥呢？每天要么是戴耳机听，要么看神话，人家装备得不少呀，她装备上了那就该进去熬了，人家要是熬出来最后熬成精金之品了，你要是一熬就熬死了。神是根据人的不同身量而给人摆设的，根据人的所需摆设的。你肉体太大，你就得过逃亡的生活，让你脱离肉体，还不能影响你的吃喝进入，给你后天补足。前段时间你跟上任胜，受她的熏陶感染耽搁了，那后边给你补足，那边业余没有进入，到了这边来个专业的，来到专业部队里边，一天24小时泡在神话里边，泡在神的作工里边。这也可以说是神公义，也可以说是神的怜悯，咱得感激神。“同时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离家全职尽点本分”，两方面的，一方面是神的公义性情，神根据人的所需摆设；另一方面，只有这样才能离家全职尽点本分。“需要龙逼着、卡着，才能规规矩矩地跟随神”，没大红龙能行吗？你让大红龙倒呢，大红龙倒了你规矩吗？（不规矩。）大红龙倒了你回去就是王蕊，回了家她还能尽本分？一个月也整理不出来一篇文稿，行不行？大红龙不倒的时候你看见的是小白，大红龙倒的时候你看见的就是王蕊，什么时候能走上正轨？不可能。就因为你，大红龙它就不能退去。大红龙不倒是因为啥呢？就因为你，你不成熟。众子民越成熟大红龙越垮台，那就需要龙逼着，还得卡着。大红龙把你妈一抓，把你逼出来，你就规规矩矩尽本分就行了，可你不行呀，人家你还要回家呢。神看见“你不规矩，是吧？不行，这还得让大红龙追捕才行呢。来，进去的人，上，给她加一把火候”，本来进去的人不需要出卖你，可不出卖你你就想回家。为什么人家不出卖王妙，也不说任胜呢？任胜就在里面呢，他说任胜吗？为什么就出卖你二货呢？恰到好处。为什么恰到好处、一字不差呢？因为你需要。因为任胜没有急着要回家，王妙也不急得哭着要回家，你二十天了还急着要回家，所以说只能是你。从这儿越揣摩越看，是不是处处都能看见神的手？（是。）这就是在实际经历中看见了神。“需要龙逼着、卡着，才能规规矩矩地跟随神，才能得着神的救恩。”你说吧，让你得救恩呢，还得逼着、卡

着你得救恩。这有神话依据吧？神说：“你信神这么长时间，到今天神已给你断绝了一切后路，说实在话，你是被迫走到正路上的，是神严厉的审判、是神极大的拯救带你走上正道的。”神说必须断了你的后路，这就是断你的后路，不断你的后路能行吗？

“这不是神的救恩与怜悯吗？”救恩与怜悯，对你是拯救、是怜悯。这个救恩、怜悯和公义性情能分开吧？公义是什么？你就活该、就应该，就应该这么作，这是神的公义。公义和怜悯、恩待打架不打架？公义和怜悯、恩待这是相打架的，怜悯了你还公义不公义？公义还怜悯不怜悯？所以在末世神显明出来的神的性情全部是什么？公义。因为现在是国度建造，是个交叉处，所以你现在在这儿神给你一个怜悯，对你是个恩待。按说你不应该得着这样的待遇啊，你不应该得着反而得着了，这叫什么？恩待。神没有按你的罪定你，而是怜悯你。所以说从这里边看到了什么？是神的怜悯与恩待，这个能分清吧？这个环境是因着你的悖逆带来的，从这儿你看见了神的公义，但借着这个你看着对你的生命是不是有益处？根据对你的生命有益处，根据神作在你身上的是拯救，这是什么？这是怜悯与恩待。“狐狸淘汰，悖逆的受到了刑罚，接受刑罚的人又得着了神的救恩。”接受刑罚又得着了救恩，这是不是说刑罚也是神的爱呢？刑罚也是神的爱。这个话是让你体验以后你看见它是实实在在的，它不是一句话，是实实在在的。“神的公义性情、主宰万有的权柄，玩弄大红龙为神效力智慧的奇妙作为显现给了跟随他的人，使人都看见了神。”怎么让你看见神了？刚才咱交通了神的性情与神的权柄，你看见了神的性情与权柄你敢交托给神。因着神的性情与权柄还玩弄了大红龙，从这里看见了什么？玩弄大红龙为神效力，这是神的智慧。在神的智慧里边神怎么玩弄大红龙的？这是不是神的奇妙作为？（嗯。）这就是让你认识神，认识神的智慧、认识神的奇妙作为。“显现给了跟随他的人”，刚才咱看到了神的性情、神的权柄，现在又看到了什么？神的智慧、神的奇妙作为。“更大的福气是我们看见了神话语的应验，有谁能先有话后有事呢？只有主宰万有的独一无二的全能者——造物的主。噢！我们看见了造物的主，看见了全能神。这不是更大的恩待和怜悯？”更大的恩待和怜悯，因为咱是悖逆者，因为咱是污秽的，咱不配，所以说这是更大的恩待与怜悯。“就凭我们的身价怎么配见神的显现！”不配呀！你

说你该怎么还报神呢？这一段这是我写出来的，然后我现在又给你交通了，如果我不这么给你交通，你自己看这话能不能揣摩到这些？（不能。）揣摩不到？你自己经历了你都揣摩不到？

神的性情与权柄的显现（二）

“神说：‘我爱一切真心为我花费、为我摆上的人，我恨一切从我生但又不认识我而且抵挡我的人。真心为我的，我一个都不丢弃，而且加倍祝福，那些忘恩负义的我加倍地惩罚，绝不轻饶。在我的国度之中，并没有弯曲诡诈，没有世界的气味，即没有死人的味道，而是一切正直、公义，一切单纯、敞开，毫无隐藏，毫无遮蔽，一切都是新鲜，一切都是享受，一切都是造就。若谁还带着死人的味道，必不能在我的国度之中存留，而被我的铁杖辖管。’

交通：神的公义性情显现在众人面前，让人都看见了神的喜、怒、哀、乐。看到了‘恨一切从我生但又不认识我而且抵挡我的人’。如：以任胜为首的一些带领工人，跟随国度建造多年竟然不认识我，不知道我要的是什么样的人，国度里要的是什么样的人。依然是活在自己的想象范围里，一厢情愿地认为有外表好行为的人，敬虔的人就是神要的，能解决一些人与人打斗的问题就认为有真理了，就是生命进入了。狂妄、自傲、自满使自己失去了负担，心中就没有神的作工了，并且满足于现状，认为这就是进入了。离开作工哪还有进入！所以表现出来的就是不作实际工作，就是只要头衔不作工的人。这都是：‘从我生但又不认识我而且抵挡我的人。’

一个环境来袭，就把他们的案卷呈现出来，把他们所作的工作暴露在光中，同时又来一个事实临及，立即审判。不作工的假带领坐监，糊涂跟随的逃亡，胆怯没有信的签三书掉入无底深坑，自私、卑鄙，出卖做犹大的等待惩罚。这是神对人的恨，是各从其类，是神公义性情的审判与刑罚，是神公义性情的流露，更是神对人的公开显现。地震、瘟疫、饥荒各种灾祸已倒下，接下来我们睁大眼看看那些出卖神家利益的犹大子孙会有什么报应；贪生怕死签三书的会有什么遭遇。再看看真心为神花费献忠心的神要给他们什么样的祝福；因悖逆给神家带来祸患而受刑罚坐监的，却又因信被判刑坐监站见证的神又会给他们什么样的怜悯；因愚昧不作为带来祸患而受审判、刑罚流离失所，接受逃亡生活的，能认罪悔改承担责任的，神又会给他们什么样

的恩待。这是我们将要在接下来的经历中看到的一个事实，这就是在经历之中看见神，在经历之中定真神。神说：‘真心为我的，我一个都不丢弃，而且加倍祝福，那些忘恩负义的我加倍地惩罚，绝不轻饶。在我的国度之中，并没有弯曲诡诈，没有世界的气味，即没有死人的味道，而是一切正直、公义，一切单纯、敞开，毫无隐藏，毫无遮蔽，一切都是新鲜，一切都是享受，一切都是造就。若谁还带着死人的味道，必不能在我的国度之中存留，而被我的铁杖辖管。’接下来就看神话怎么应验，应验的过程就是神主宰万有为神效力，成就神旨意的一个过程，是神掌管万有的权柄向人展现的一个过程。神说：‘一切一切从亘古到今天无穷无尽的奥秘完全揭示给你们——末后一班被我得着的人，不觉得有福吗？公开显明的日子，更是你们与我一同执掌王权的日子。’在这次环境的显明中我们都看到一个事实，凡不跟随我的安排，不按我交通的实行，应付糊弄、欺哄隐瞒，不能跟随我一二一为神效力的，大红龙是绝对不会放过你，都得有相应的报应，也可以说是审判、刑罚，不过是事实临及再不只是话语罢了。任胜带领人应付糊弄不作工，最后被她带领的二货送给了大红龙（这次抓捕她并不在数，完全是她送上门）。弟兄姊妹被抓捕抄家后，带领工人只是承认、后悔自己所作的，但不认识、懊悔自己所作的恶，而只是沉浸在恐惧害怕、思念家人的痛苦之中，认为自己没有环境可以回家，甚至认为签了三书就可以回家，而对神家善后处理更是置之不理，连亡羊补牢的举手之劳都不做了，就要破罐子破摔。他们的悖逆、刚硬、恶毒激怒了神。本来神只是把天上的烈火显给他们看，要他们能认罪、悔改。可这些带领工人没有一个是尼尼微城的人，没有一个出来亡羊补牢把书籍、药材、账单移走，就连弟兄姊妹的名单及实名电话都不销毁。并且药材、账单就放在被抓本人的家中，整整二十天没有人过问，怎能不惹神发怒呢？龙第一次搜的时候神怜悯人，遮蔽了龙的眼，使它找不见房门，祭物、药材什么都看不见。而人刚硬、悖逆不悔改，甚至还想出卖、背叛，逼着神二次派遣龙重新搜查，并且要医生出卖悖逆的带领。因带领不愿主动配合神的作工，只能要神咒诅、鞭打才能顺服下来。被出卖后便没有了回头路，重要带领已被定性，私存药材是重刑，两罪并罚可判得不轻，追讨钱款还要上刑。要想宽大处理只能靠出卖上层立大功，否则回家这路行不通。出卖上层有路但形不成，因现在是神的公义性情向人显现的时候，是登山变像

的时候，是神向万人公开显现的时候，公开显现就是惩罚，各从其类，不再是隐秘降临，更不是恩典时代。所以神不再是恩典，不再是拯救，而是公义的审判、刑罚、咒诅、惩罚，各从其类的时候到了。神的国度已降临在地上，狼虫虎豹不能临及我的帐篷。国度建造谁敢拦阻，拦阻就是死。所以说当你有出卖我的意念的时候就危险了，还没有等你向大红龙吐露真情的时候，魔鬼就已经上身，甚至就要气绝身亡了。因为神不可能让你打岔他的工作，六千年的经营计划不可能让你给毁于一旦。因为现在已不是击打牧人的时候了，而是刑罚大红龙的时候了。医生可以出卖你，但你不能出卖我，这是神的命定。医生出卖你是神要显明他，刑罚鞭打驯化你，因为你已不是离开父母的那种淘气，而是离开主人鞭打的兽性。这是神主宰掌管万有权柄的彰显，更是他那公义性情活灵活现的流露。所以神说：‘一切一切从亘古到今天无穷无尽的奥秘完全揭示给你们——末后一班被我得着的人，不觉得有福吗？公开显明的日子，更是你们与我一同执掌王权的日子。’”

这个好懂吧？能对了号吧？这里面有个重点，对任胜的处理是神的公义性情，能看清吧？（能。）你现在看见神向你显现了，我现在是带领你去经历神的作工，现在你看见事情还在继续往下发展，是吧？那接下来是看什么呢？“接下来我们睁大眼看看那些出卖神家利益的犹大子孙会有什么报应”。为什么让你看这些呢？让你看见这些你才能看见神的手，看见神的显现，看见神话的应验，看见神惩罚人的手，看见作恶的人遭到了什么报应，各从其类，什么样的人归在哪一类，遭到了什么报应。原来你信神是一厢情愿，你只有这样去经历、去体验才能更加看见神，才能取缔你的一厢情愿，才能取缔你心中的“红”，这个“红”就是大红龙的“红”。神说：“以后便不存有红的东西”，就是说不再有人欺骗神的诡计。“贪生怕死签三书的会有什么遭遇”，接下来这些人就是咱的观察对象，他就是来演戏的，咱就是看电影的，你必须得看到他受到什么惩罚、受到什么管教了，随后当地人就得把他们的这个遭遇写成见证文章发出来。“再看看真心为神花费献忠心的神要给他们什么样的祝福”，咱不能糊涂跟随，这个祝福指什么呢？看真心为神花费献忠心的人他是不是果实累累，他是怎么得着果实的？你不要说“我看见他在外面逃亡呢，哪有什么祝福呢？”现在会看了吗？二

货，会看了吗？咱要是不会看咱就真成二货了。看神选民得着什么了，得着的是什么？生命。对神有没有认识，对神的作工有没有认识，这是咱要得着的。你不要看得没得着肉体，“人家都跟家人团聚了，我就没有团聚呀！”“因悖逆给神家带来祸患而受刑罚坐监的”，坐监的，你要知道他是因着什么坐监的，是因着他的悖逆受刑罚而坐监的。坐监这是神对他的刑罚，你不能只看到刑罚，你不能说“你看那个谁谁坐监了”就完了，你得看他受了刑罚坐了监，他的收获在哪。“却又因信被判刑坐监站见证的神又会给他们什么样的怜悯”，他坐监是神对他的刑罚，同时他为什么会坐监？为什么会被判刑？这个判刑是刑罚同时又是见证，这个得分开，不能混淆。他因为什么被判刑？因为他不出卖。他因着什么不出卖？是因着他的信。这个信是指什么说的？他对神没有多大的认识，但是不等于他没有信，是因着他有信，他相信有神，他才不敢出卖，不能出卖，他站住了这个见证。他站住见证以后看神会怎么怜悯他，这就是随后咱的观察对象。“因愚昧不作为带来祸患而受审判、刑罚流离失所，接受逃亡生活的”，不是光逃亡就完了，还得有条件，“能认罪悔改承担责任的，神又会给他们什么样的恩待。”不仅是接受逃亡的生活，还得加上认罪悔改、承担责任这两条，你有了这两条神才会给你恩待，你看神会给你什么恩待。这是不是你的路呢？如果你只是说“哎呀，我逃亡呢，我回不了家”，是，你来神家逃亡来了，你悔改了没有？如果你不悔改，不担当责任，你只是因为那边抓捕呢不敢回，只是处在一种恐惧之中，然后你的生命没有长进，那神会怎么作呀？那只能是加大你的苦处，加大对你的惩罚，那就不是给你什么恩待了，那就是惩罚，神要和你新账、旧账一起算。你不能说神家安排你躲藏起来，把你保护起来就完了，你还得悔改，“我该为神做点什么”。你有悔改、有担当那神就还要恩待你，如果你没有这些，神就不可能恩待你，反过来还要定罪你。“这是我们将要在接下来的经历中看到的一个事实，这就是在经历之中看见神，在经历之中定真神。”给你交通的这个就是一条路。你以后怎么经历，有路了吧？你走上一回，下回就不需要我给你交通了。所以说，接下来灾难就要降下，当我带着你会走这条路了，带着大家都会走这条路了，下一回我就不带你了，圣灵直接带领，怎么带领你呢？配合的得着，不配合的得不着，消极的更消极，积极的更积极。随之下来的就是灾难，把你放在不同的环境里边，你去经历吧，你会经历了你得着

的是生命，你不会经历你得着的是什么？不会经历得着的就是“神在哪呢？”讲理、叫嚣，那就是惩罚。

“真心为我的，我一个都不丢弃，而且加倍祝福，那些忘恩负义的我加倍地惩罚，绝不轻饶。在我的国度之中，并没有弯曲诡诈，没有世界的气味”，从这个经历中看到什么了？是不是看到神的国度里不允许有弯曲诡诈呀？（嗯。）神为什么要摆设这个环境？就是神要取缔弯曲诡诈。“没有世界的气味，即没有死人的味道”，绝不能有死人的味道，什么是死人？一开始我说二货的表现是什么？没有知觉、没有思想，没有感觉到亏欠、内疚，没有良心理智。这是什么人？这就是死人。神家不能有死人的味道，这就是唤醒人的良心理智，你必须有良心理智。“而是一切正直、公义，一切单纯、敞开，毫无隐藏，毫无遮蔽，一切都是新鲜”，经过这个交通以后看见了吧？以前听过这个交通没有？（没有。）也没有寻求过吧？（嗯。）这是什么？新鲜。“一切都是新鲜，一切都是享受，一切都是造就。”这个“造就”怎么理解？原来二货里面有个什么想法？“神厉害还是大红龙厉害？”经过交通以后，谁厉害？还用分吗？（不用。）这就叫造就了。撒但是什么？撒但是玩物，什么厉害不厉害呢，主人玩弄了一条狗，你说“主人厉害还是狗厉害？”能不能这样去说？（不能。）这狗是他手中的玩物、宠物。“一切一切从亘古到今天无穷无尽的奥秘完全揭示给你们——末后一班被我得着的人，不觉得有福吗？”这是不是福气？二货你要是不作为逃犯逃过来，你能得着这福吗？这是不是福？你会不会说“哎呀，我在家也能得着呀，你写出来的文章哪次没有往下发呢？”我写的文章，交通的文稿哪次没有给你发下去呢？发下去了吧？（嗯。）那你说，你在家和你逃出来一样不一样？一样不一样呀？（……）因为你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你的眼睛明亮了，想起来了吧？你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你的眼睛明亮了，“神话是不能信，弟兄的交通也信不来呀”。所以说，你跟随几年了，不管下发了多少文稿，我的话感染你了吗？神话都感染不了你，我的话更感染不了你。所以我的这些话再发下去多少，如果你在你家还感染不了你，因为你的眼睛明亮了。听懂这个意思了吗？神说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是必定死的，撒但说不一定，因为你的眼睛明亮了，你看见神话以后“神你说的话不一定”，你的眼睛明亮了，你的眼睛比神的眼睛“明亮”，所以你才对神的话藐视、信不来，

才对我的话信不来，所以你才一贯在下边自作主张，所以不管神说什么，“我看见小白就没有怎么样，我看见谁谁也没有怎么样”，因为你的眼睛明亮了，你看见他们没有受到惩罚、管教，所以说你就开始放荡了，这是不是眼睛明亮了？（是。）所以说你在家你的眼睛是明亮的，你一来我这儿你的眼睛被光刺伤了，刺瞎了你的眼，你的眼睛不明亮了，闭着眼睛“你说啥是啥吧”。（就像保罗，大光把他的眼睛刺瞎了他才开始回转。）“主呀，你是谁呀？”刺瞎了你的双眼以后你才相信“我的眼睛不是明亮的”，你的眼睛瞎了，瞎了才来到神面前。所以说二货你今天来这儿是不是得着恩典了？所以说你太有福了！你不觉得有福吗？“一切一切从亘古到今天无穷无尽的奥秘完全揭示给你们——末后一班被我得着的人，不觉得有福吗？”你的眼睛早就明亮了，可你就不知道你的眼睛是明亮的，今天才知道眼睛是明亮的。“‘……公开显明的日子，更是你们与我一同执掌王权的日子。’在这次环境的显明中我们都看到一个事实，凡不跟随我的安排，不按我交通的实行，应付糊弄、欺哄隐瞒，不能跟随我一二一为神效力的，大红龙是绝对不会放过你，都得有相应的报应，也可以说是审判、刑罚，不过是事实临及再不只是话语罢了。”从这儿看，任胜带着你在下面应付糊弄了，你把我骗了，直到那天我还一直以为咱的东西是在租的家放着呢，真把我给骗了，我啥都不知道，最后被大红龙搜走了，我才知道东西是在有环境的家呢。你应付糊弄，大红龙就不放过你；你不求真求细，大红龙就不放过你。从这儿是不是就看见了大红龙是神手中的一个玩物？大红龙就是来为神效力的。

“神说：‘我说过，我执掌万有，我是全权的智慧的神，对谁都不轻易放过，毫不留情，没有一点私人感情，对任何人（不管他说得多好，我都不会放过）都是以我的公义、正直、威严相待，在这其间，更让每一个人看见我的作为的奇妙，看见我的作为是怎么一回事。’在事实经历中我们看见了神作工的步伐，事实临及开始了，王静给起了头，进入了病痛的熬炼，经历了死的试炼，同时还需要一年的治疗；王欣冉是乳腺肿瘤，同样经历死的试炼，病痛的熬炼，并且是漫无边际，因为她诡诈不维护神家利益，不作实际工作，历经几年，又经几次揭露解剖，没有多少变化，不来点事实临及不行，没有漫长的刑罚、咒诅，人的旧性难改，因人太悖逆、太刚硬了。接着就是任胜，跟随多

年按说应该是明白一些了，但是明白的那些真理按耐不住她那狂妄、诡诈的心，总想用一些伪装、克制、控制代替实行真理。导致应付糊弄、欺哄、隐瞒、不作为，给神家带来损失。怎能不遭到神的刑罚、管教，来一场牢狱之灾呢？是需要清醒清醒的时候了。再看跟随她左右的二货咋样，2012年跟随神进来正是击打牧人期间，教会处于混乱期间，没有经过驯化操练，不愿意脱离肉体生活，接着又碰到个半路打劫的任胜，在安逸中度过了几年，生命没有什么长进，作工经验教训也没有什么收获。所以神向她施下了怜悯之心，免去牢狱之灾，并且伸出了援助之手，安排医生与大红龙配合把她从撒但的网罗之中推出来。”

这个能领受是什么意思吧？神给你摆设的这个环境，神作的这件事，你不要天天埋怨进去的人出卖你呢，人家是来为你效力的，是把你从撒但的网罗之中推出来了，这就是神向你伸出了援助之手。这就是说我要解决什么问题？解决你对神的误解。你在这儿对神一直是误解，“神怎么给我摆了这么个环境？我不悖逆呀，我怎么了呀”，这是神在救你，是神向你伸出了援助之手，是神的爱，你不能把神的爱当作仇视之物。这是给你解决你对神的误解呢，让你看见神的爱，因为你现在没有良心理智，借着这个交通，让你认识以后良心发现，“哎呀，原来神才是我的亲妈！”

“因环境逃亡且配合神作工的人，是神拯救的人；签三书的和怕环境逃亡归世界的是被扬场随风飘走的人；做犹大出卖神家利益的是背叛神被定罪了的人；被判刑坐监的是因信为神作见证而又因悖逆受刑罚的人。一个环境把人各从其类了。神说：‘对于各种各样的邪灵作为我一个一个地处罚，一个一个地扔在无底深坑，这一个工作我在亘古以前就已作好，不存有它的一点地位，不存有它作工的地方。凡我选中了的人、我预定拣选的人必不会让它占有一时，而是时时圣洁。那些我没预定拣选的人，我就把他交给撒但，让他不再存留。我的行政处处涉及我的公义、我的威严，撒但作工的人我一个都不放过，连同其肉体一同落入阴间，因我对撒但是恨，我绝不轻饶它，把它彻底毁灭，不给它留有一点作工的机会。那些被撒但败坏到一定程度的人（也就是受祸的对象），都是我手的智慧安排，不要认为那是撒但的猖狂，

要知道我是主宰宇宙万物的全能神！在我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更没有难成的事，没有难说的话。’环境一临到不要手忙脚乱，不要认为大红龙有多么可怕，它只是一个纸老虎，只是神手中的一个玩物，让它做啥它做啥，没有神的允许它连一个蚂蚁都动不了。这是对神主宰掌管万有的权柄该有的一个认识，如果连这点信都没有，那注定你就是魔鬼撒但，注定你要背叛神签三书，出卖主做犹大。不管什么危险临到，还是个人利益受什么亏损，神家利益受损失，想不通，不合你观念，不要乱发怨言，不要随意评价环境的对错好坏，更不要论断定规神的作工。人只有俯伏到神前，寻求、揣摩、认识，领略神的奇妙作为。神说：‘人休要做我的谋士，小心被我的手击杀，落入阴间。告诉你！今天与我积极主动配合的人是最聪明的人，免遭损失，免去审判之苦，全数是我的安排，是我的预定，不要指手画脚，口气那么大，认为自己了不起了，还不是我的预定吗？给我做谋士，不知羞耻！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身量，小得可怜！就是这样，还不以为然，不认识自己，我的话一次一次都成了你们的耳旁风，是你们辜负我的苦心，丝毫不认为是我的恩待和怜悯，而是一再地显示自己的小聪明。’看看这些人的经历，一个个都是在跟随着神的同时，又都一厢情愿地按着自己的意思，处理着一切神家事务，走着自己观念想象中的道路。他们为什么信神却把神话当耳旁风，对神话如此冷淡呢？突然想起他们都是亚当、夏娃的后裔，是吃了分别善恶树果子的人，毕竟撒但告诉他们吃了眼睛就明亮了。明亮到什么程度呢？超越了神，超越了神口里的一切话，所以人就变得特别的狂妄、诡诈、多疑，对神话是藐视、看不起，觉得他的想象、观念、认为才是真理。所以对神话都信不来，完全是猜疑、否认，认为自己的眼睛是明亮。所以虽然跟随着神但从不根据神话行事，而是一直按着自己的想象、观念、认为，一厢情愿地走着信神的路，还等待着神的赐福。活在自己的想象范围里，认为自己是最聪明的人。

神说：‘还记得这一条吗？自作聪明的人该受什么刑罚？对我话就是冷淡不忠心，不铭刻在心，而是打着我的幌子做这做那。作恶的人哪！何时能完全体贴我的心呢？不体贴我的心，称你们作恶的人并不亏待你们，恰如其分！

以前隐藏的东西，今天一项一项地展现给你们，大红龙被摔在无底深坑，彻底灭亡，因为留着它没有一点用处，即不能为基督效力了，以后便不存有红的东西，渐渐地都得废去归于乌有，我说到作到，是我的工作的完成。’

交通：一点本分不尽的，就是龙的子孙，因诡诈、欺骗、自私，一点本分尽不上就不要了，所以说砸得粉碎。离开了教会，渐渐地归于乌有，慢慢地经历上几次，看见神话一一都在应验，人的想象、观念、认为一一落空，显明、审判、定罪、刑罚、惩罚。以后人就不敢和我对着干了，大红龙的生存法则在这里也就行不通了，所以说以后没有红的了，就可以跟随我一二一了。

神说：‘除去人的观念，凡我所说的，都是我作成的。谁耍小聪明谁就自取灭亡，自讨没趣，是不想活了，那我就成全你，这样的人我必不存留。以后人员越来越精，凡不与我积极主动地配合的，都得淘汰归于乌有。我所验中的人都是我成全的对象，我一个都不丢弃，我的话并不矛盾，不积极与我配合的，受的刑罚就多，但到最后我必拯救，但到那时，生命程度就大不相同了，你愿意做这样的人吗？起来与我配合吧！我必不亏待所有真心为我花费的，真心为我摆上的，我的一切祝福都赐给你。为我献上你的全人吧！吃的、穿的，你的前途都在我的手中，我都会合适地安排，让你享受不尽，取用不完，因我说过：“真心为我花费的，我必大大祝福于你。”所有的福分临到一切真心为我花费的人身上。’

交通：贪生怕死签三书的，怕环境的，没有人带领，进入了无底深坑。这都是耍小聪明的，最后让他们自取灭亡，渐渐归于世界，最后刑杖处理。不仅大红龙要抓捕，各种灾难还要降下，摆设这样的环境都是要人与神积极配合。受这么大的苦，临到这么大的环境是因人不积极与神配合而带来的，是因人太悖逆，所以刑罚、管教就多。这是神对你的呼喊，献上你的全人吧！吃的、穿的、住的，神都有合适的安排，就看你的选择了。”

后边说“这是神对你的呼喊，献上你的全人吧！”知道是什么意思吗？神呼喊什么呢？看这里边说的是什么，这祸患是怎么带来的？（因着

人的悖逆。）因着人的悖逆，因着人不与神配合。“这是神对你的呼喊”，呼喊什么？“献上你的全人吧！”什么意思？起来与神积极配合吧！这就是呼喊。“二货起来和神积极配合吧！不要总往家跑”，这就是呼喊，接下来就看你的选择了。二货，听了这个以后现在有什么感想、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认识？（二货：一交通就觉得心里相信神的那股劲儿又起来点了。）我一走就没了。（二货：自己在这儿就看不懂，看不懂就不明白，就又开始瞎想了。）什么原因呀？（二货：不喜爱真理，对神信不来。）根本原因还是眼睛太明亮了！（王静：只是一时的信，一会儿就又不信了，就相信撒但的话，就相信你心里的那些话，这会儿是神话进去了，一会儿你心里的那些话就把神话推出去了，还是你的话。）等我一走以后眼睛就开始明亮了，我一来眼睛就被刺伤了。（王静：她就想着她老公的话、她妹妹的话，想着她家里人的那些话，这些话一来神话就全没了，昏了。这就是肉体诱惑大，家里的诱惑大。就像夏娃和亚当一样，“我吃了善恶树的果子眼睛就明亮了，吃了对我眼睛好呀，对我肉体有利呀，我为啥不吃呢？”你这也是家庭诱惑大，“我听家人的话我就能过日子、就能自由，我听你的话我可能还会有牢狱之灾，被大红龙抓住还得判刑”，你里边就是这两个打架呢，“我听你的还是听家人的？”）“最后我自己判断我的眼睛是明亮的。”没有把神话当真理待，神告诉你神是信实的。方向、目标，信，相信、信靠、信赖，当你里边打架的时候，“哎，神是怎么说的？”问问神。如果你里边打架的时候，你不是问神看神怎么说的，你就没有问问神这个方向、目标，你的方向、目标是问谁呢？问问自己。因为啥呢？“我的眼睛明亮了，神话没有我的眼睛明亮。”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个瞎眼的，“我是瞎眼，我啥也不知道，我啥也不懂，我得看看神说啥了。哦，神说神是信实的，撒但是说谎的，撒但不能信”，这就把撒但给推开了。你眼睛一明亮，啥都看见了，“我问神干嘛？”你就不问神了。你明亮啥了呢？你看见啥了呢？你看见的是你的想象、观念、认为，自欺欺人，这就是丑陋不堪，不堪一击！

0127　末世神显明了神的全部性情

1　神的灵从创世到现在动了如此大的工程，而且是在不同的时代作了不同的工作，也是在不同的国家中作工，每个时代人都看见他不相同的性情，当然这都是借着他所作的不同的工作而显明的。他是满了慈爱、满了怜悯的神，他是人的赎罪祭，是人的牧人，但他又是人的审判，是人的刑罚，是人的刑罚，是人的咒诅，他能带领人在地上生活两千年，也能将败坏了的人类从罪中救赎出来，从罪中救赎出来。

2　到了今天，他又能将不认识他的人类征服在他的权下，让人都完全顺服他。到最终把全宇之人里面不洁净、不义的东西都焚烧净尽，都焚烧净尽，让人看见他不仅是怜悯慈爱的神，他也不仅是智慧、奇妙的神，也不仅是圣洁的神，更是审判人的神，也不仅是圣洁的神，更是审判人的神。对全人类的恶者来说，他是焚烧、审判、惩罚；对被成全的人来说，他是患难、熬炼、试炼，还有安慰、扶持、话语供应、对付、修理；对被淘汰的人来说，是惩罚，也是报应，是惩罚，也是报应。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两次的道成肉身完全了道成肉身的意义》

0903　神的权柄是独一无二的

1　神的权柄是独一无二的，是代表神自己身份的一个特有的表现，也是代表神自己神自己身份的一方面特定的实质，这个特有的表现与这个特定的实质是任何一个受造之物与非受造之物所不具备的，所不具备的，这样的权柄只有造物主具备。就是说，只有造物的主——独一无二的神拥有这样的表现与实质，只有造物的主——独一无二的神拥有这样的表现与实质。

2　“神的权柄”这个词汇虽然给人高深莫测高深莫测的感觉，但神的权柄并不空洞，他伴随着人类度过每一分每一秒，引领人类走过每一天，所以，在每个人的实际生活中必能看见也能体会到神权柄最实际的一面，必能看见也能体会到神权柄最实际的一面，这最实际的一面就足以证实神权柄的真实存在，真实存在，也足以让人认识与领会到

神拥有这样的权柄。神创造了万有，创造了万有，在神创造万有之后，神又主宰着万有，在神主宰万有的同时神也在掌管着万有，神也在掌管着万有。

3　从“神掌管万有”这话中我们应该看到神掌管的不是一部分星球，不是一部分受造之物，更不是一部分人类，更不是一部分人类，而是从宏观到微观，从人看得见的到人看不见的，从宇宙天体的各个星球到地球上的各类生物，以及人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或以其他各种形式存在的生命体都在神的掌管之中，都在神的掌管之中，这就是“神掌管万有”中的“万有”的准确定义，这也正是神权柄施行与神主宰管理的范围，这就是“神掌管万有”中的“万有”的准确定义，这也正是神权柄施行与神主宰管理的范围。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独一无二的神自己　三》

16.生命长进过程

生命长进过程（一）

能不能理解现在所说的这个生命？真正地理解、认识生命进入，看自己一路走来生命是怎么长大的，感觉到自己生命长了没有？揣摩过、想过没有？（想过。）每个人都谈谈各自的生命，看看你的生命是两岁还是三岁。这就相当于是谈从你信神开始到现在你对信神的认识、认知有什么变化，原来你对信神是怎么认识的，在这个过程中你的认识又是怎么逐步变化的，你是怎么走到今天的，你今天有什么样的认识、认知，今天的这个认识不可能和你当时的认识是一样的，是吧？（不一样。）这个不一样以及你真实的生命长大的过程就是你生命经历的过程。不知道生命进入就先不谈生命进入，谈谈你的人生缩写，谈谈你的信神生涯，但不是让你谈历史，就像总结人生格言一样，一开始怎么怎么……刘忠想好了没有？（刘忠：……）走到今天你也看见了吧，什么是信神？信神是在干什么？和以前认为的信神不一样，这个不是说告诉你和以前不一样了，是你现在经历到了，理解了，是你经历了神的话语以后，“就是不一样”，能看到不一样吧？（刘忠：嗯，能看到不一样。）那就把你看到的说出来。（刘忠：以前信神有很多不现实的想象，对神的工作有很多幻想，那个时候花费、付出多数还是建立在得福的基础上，自己的追求也不是特别明确，好像是在期盼、等待。在现在的经历当中感觉神的作工比原来更加现实，比如说以前对剩存下来、对进国度充满了很多向往的东西，就不知道蒙拯救、剩存下来、进入国度是怎么回事，现在来到国度建造，就看到国度是怎么降临的，国度得自己实实际际去建造，得自己脚踏实地地去经历、去走这条路，而不是像人想的“我好好尽本分，我出力干活儿，将来神就把我放到另一个世界了”。）就像放到世外桃源一样。（刘忠：嗯，对。感觉不是人想得那么简单，国度的成立得自己实际地去参与、实际地去建造，就像老毛那时候建立新中国一样，得自己实实际际地在神的带领下去参与建造国度，不是让你做个事就等着神把你放到另外一个地方。）还有没有进深的？（刘忠：感觉在生命进入这方面很多时候是空白的，不怎么会进入，有时候好像摸得着，有时候

好像又摸不着，说不清道不明。）你的意思是你现在还没有生命进入呢？（刘忠：生命进入上感觉特别……）什么是生命呢？神话就是真理、道路、生命。唐馨，总结一下你的生命历程。（唐馨：我不知道该怎么说。）给你举个例子，“从我呱呱坠地我看见了我爸妈，过了几年我看见了我的弟弟妹妹，然后我去了幼儿园看见了老师，我学会了a、o、e，直到现在我看见了孙子……”，相当于是把你的生命历程总结了一下，你从一开始的不信派走到了今天，看见了什么是真理、道路、生命，看见了什么是真正的信神。你走上这条路了没有？你即使没有走上，你看见这条路了没有？（唐馨：能看到这条路。）看到了能不能说出来？因为你是一线人员，你要去外面扩展福音工作，什么样的人你都要遇到呢，也就是说什么台阶的人、多大年龄的人你都要遇到呢、都要面对呢，他是多大年龄你就得给他多大的供应，你就能知道他的心态。所以你要先把你自己的历程梳理出来，“我是怎么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走过来的。这个人跟我七、八岁的时候一样，那个人跟我十多岁的时候一样，那我得给他吃喝什么，我得给他供应什么”，你心里是有数的，你先把你自己的历程梳理一下。刚才还说了个话题“什么是生命”，咱交通了多少遍了？交通了吧？每天追求生命、追求生命，不知道什么是生命。主要是在我交通完几个月以后，你依然不知道什么是生命，这还能行呀？什么是生命呢？想不起来了？（顺服？）还得带个问号。什么是生命呢？具体是怎么说的？顺服神就是生命，信神就是学着顺服神，学着顺服神就是得生命。咱当时给你交通了狗的例子。（唐馨：对，信神的过程就是顺服神的过程。）这就是学着顺服神的过程，咱交通了狗的例子就都忘了。咱每天干什么呢？咱每天就是学狗的顺服呢，先看看狗是怎么顺服主人的，再看咱该怎么去顺服神呢。你学着能顺服神了，这就得着生命了，这就是生命，你顺服神的程度就是生命的大小。你信神能够把什么是生命忘了，可想而知你们平时追求生命了没有？（唐馨：觉得自己也在追求呢。）追求啥了？（唐馨：追求看事观点的转变。）追求面子了。你要是追求顺服神，“神说啥了，我得追求顺服神呢，顺服神就是生命”，追求生命，这就是生命进入，这还能忘了？

唐馨，把你的生命历程说说吧。（唐馨：我刚开始信神感觉自己走信神这条路很不幸，心里的抗拒特别明显，就想去世界，那个时候能感

觉到自己特别悖逆。然后也看了彼得的人生，感觉彼得的那个人生确实也好，但是一到现实生活中，一尽本分，看到那么多人在追求世界潮流的时候，我的心就特别的悖逆，特别想追求世界。后来听到祭司弟兄交通说追求真理太有意义，但我那时候觉得追求真理好苦恼呀，有什么意义呢？那时候特别喜欢得福、得恩典，就是那种心态。直到2014年、2015年才感觉到好像信神就是比追求世界有意义，也不想去世界了。不是有人控制自己不能去世界了，是自己思想里有那种意识，觉得信神应该追求有意义的人生，但是对追求真理这方面好像还没有什么概念。然后再到接受国度建造，这个时候就觉得又要开始跑路、花费、撇弃了，虽然曾经有那种目标、理想、意愿，觉得信神应该追求走彼得的路，但那时候仅是一种憧憬、想象。所以说，到了国度建造以后也有那种心志想走这条路，慢慢从肉体当中出来能够全职尽本分，从信仰到信神再到专业信神，然后再经过这几年的经历，尤其是今年才知道我活着的使命是怎么去配合神完成一个受造之物的本分。再看到信神这条路特别的实际，如果人能够追求真理，能够凭着神的话活着，这个时候才能体会到祭司弟兄说的追求真理太有意义了。那个意义在哪呢？就是有真理就能看透事，有真理就会分辨，有真理就有力量，有真理才有活着的希望。不然虽说是在信神，但就是一种浑浑噩噩的、渺茫中的信仰，现在从信仰到信神感觉比较接地气了。然后再到神给我摆设人事物环境，自己拿起神话多多少少有一些感触，知道这个环境临到是怎么回事，那个环境临到是怎么回事，这个时候就看到信神就是信神的话，就像是拨开云雾看见晴天的过程。）还有没有？（唐馨：其实也能看到前面说的什么是生命，虽然不会用总结性的语言表达，但是也能看到什么是生命的那个路。衡量一个人到底有没有生命，就拿神话去看他走的这条路，就知道他有没有生命了，再看看自己走的这条路，走到了什么程度。）嗯。完了？（唐馨：大概就这些，有感触，但不知道怎么用语言去表达。）刚才刘忠提到了进国度，你计划怎么进国度呢？（唐馨：追求与神相合。）那是理论、方向，有没有内容？有没有认识？知不知道什么是国度？（唐馨：我觉得是知道的，国度不是神性的作工吗？）我问你怎么认识国度呢，你说国度是神性作工，你说这能说服了谁？在你的意识里边，你看见国度了没有？（看见了。）国度是个什么形象？（唐馨：国度特别实际正常……）我说“你去相亲了没有？”“我去

了。”“他家怎么样？”“他家有房，特别实际、正常。”你连国度是什么形象都不知道，你怎么进国度呢？你听了神的这么多交通，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是国度。神告诉你国度里没有忧伤、没有眼泪，这是不是国度？（是。）那什么是国度？我说了这个以后，你知道不知道什么是国度了？（……）

咱先不要说国度了，先总结信神的生涯、信神的历程。你看我的经历，看我信神的历程，看我是怎么走的。我一开始是个不信派，当我看到信神的人的时候，我觉得年轻人就不应该信神，正常人就不应该信神，老太太、瘸子、拐子他们信神正常、应该。你们有没有我这种观点？（有。）这是刚开始我不信神的时候我的一个认知，我的看事观点就是不信派的看事观点。有的人瘸了、拐了，在世上活不了了，那就是个信仰，那就是个依靠、精神支柱，他在别人面前得不着面子，在神那边能得着个面子，能自我安慰一下，人家信神正常。老头、老太太没事干，孩子们也不天天陪着他们，他们信个神，消愁解闷，互相做个伴。这就是我不信神的时候对信神的一种态度、观点，这是不信派。然后当有人给我见证的时候，当有人在我耳边给我传述的时候，我对信神的事就开始产生怀疑了，信神的人说人是神造的，不信派说人是猿猴变的，这个时候就跟自己的观点打架了，就顾不上管谁信谁不信了，开始讨论真假了。我刚开始不承认有神，觉得信神仅仅是一种精神支柱，再上一个台阶，“哎，有没有神？明明小学课本上学的人是猿猴变的，怎么又说人是神造的呢？”这个时候就是一个转折，从不信派到怀疑、疑惑。在怀疑、疑惑的过程当中，逐渐开始吃喝神话了，再去观察人事物，一方面看见神说世界坏到一个地步了，“哎，是呀，这世界就是坏到一个地步了，整个世界都坏到一个地步了”，然后又说有饥荒、瘟疫，谁能抵抗得了？谁主宰着？谁掌管着？传福音的人说“桌椅板凳都得木匠来做，没有木匠桌椅板凳不可能自己就产生了，更何况有着这么复杂结构的一个人，自己怎么能产生呢？”我逐渐感觉人家说的是这么回事，我开始观察周围的人事物，这个时候感觉确实是有这么一位神。从不信派到怀疑、疑惑，再到“就是有神”，相信有神了，这是不是一个顺服的过程？这就是生命逐渐变化的过程。当我相信有神时候，神又说神道成肉身来拯救人了，神要降下灾难，要有地震、瘟疫、饥荒。神把地震、瘟疫、饥荒告诉人了，

神来拯救人了，可还有那么多人还不知道，那我就想着：是不是该传福音，该把他们带到神面前呀？最起码不要让他们落在灾难里边。这是不是一种良心发现，一种良心上的自责？（是。）是良心理智开始恢复的过程。从一开始不承认、怀疑到承认，承认了、信了以后，既然知道他是神，又知道神今天作什么工作，神是来惩罚人的，知道了以后，再加上对神话的信的程度，那我就得尽上我的功用，我赶紧跟那些还没有来到神面前的人说“你信神吧，现在可不是老头、老太太们信神了，是人人都应该来敬拜神”。这些话就支配着我，这些话就在我身体里运行着，我就得传我的亲戚朋友，希望能把他们带到神面前。在这个过程中，我又碰了好多壁，这个不接受、那个不接受，这个论断、那个论断，刚开始是我论断呢，现在是别人要论断，当别人论断的时候，我是什么感觉？“呀，这些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呢？吃着神的、喝着神的，神抚育着你，最后神又来拯救你了，你现在不迎合也就罢了，你还要咒诅、谩骂、抵挡呢，太没有良心理智！这人该灭！”体尝到了神为什么要降下地震、瘟疫，为什么要有灾难，这人怎么也苏醒不过来，就是一帮畜生！我第一次感觉到了神作工的艰难，感觉到了人的悖逆，这个时候开始认识了世界上是有公义的，是有善恶之分的。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公义，开始逐渐在神话上面有所认知、认识了，“哎，神话说的就是，这个是，那个也是”。刚开始看的是神的主宰，后来又看神的性情，又看到神揭露人的败坏性情，这一个一个都对上号了，是不是就有了信靠、信赖了？相信、承认，这个时候就产生了一个真实的信。又因着良心理智，“我该为神做点什么，我得把人传进来”。再反过来看，神说神主宰万有，神给人摆设丰富的宴席，回过头一看，“哦，这是神给我摆设的”，神在这儿说话，把话告诉人，然后再把事摆在我面前，拿神话和事一对号，“哦，神话是这个意思”，这样就理解神话了。神话不是天书，原来把神话带到实际生活当中就明白神话中的灵意了，这就开始学着经历神的话，进入神话里边。神再给我摆环境，敌基督、假带领出来残害我，这个时候是不是也基本走上信神正轨了？走上正轨的时候神再摆设环境让我分辨善、恶，再看我的人性，看神话能不能在我身上作王掌权，这是个什么路径？这是不是从悖逆到怀疑，再到相信，最后把我征服？然后再看到，经过击打牧人羊群分散神的性情显明给人以后，诚实人掌权，借着这些在神话里再看神的权柄、神的全能、神的智慧，再看我怎么

去顺服神的主宰安排，在这个过程中看见了神的带领，神就在人身边，就在人左右，学会了经历神的作工。当我真正信了神的时候，当我看到了神，知道经历神作工的时候，看到了神作工的艰难，看到多少人悖逆、抵挡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的良心理智才会产生，觉得自己该为神做点什么。这是我的一个生命变化的过程，和刚才说的有点岔开了，刚才是说信神历程的台阶。信神历程的台阶是什么？从不信派到怀疑，再到相信，最后到跟随，这就是征服的过程。征服的过程中良心理智开始发挥功用了，觉得该为神做点什么，这是我的生命成长的一个过程，也是变化的一个台阶。

在信神历程的台阶里面有一个什么？刚开始信神的时候认为信神神就应该给我，信神就是为了索取，当我信了神以后，我看到是神供应人生命的时候，神告诉人神要惩罚恶人，要各从其类，要把跟随他的人带到他的国度的时候，这个时候人产生了什么？交易的心。刚开始是勒索，后面就是交易。在搞交易的过程中、在经历的过程中认识到自己就是个受造之物，不应该与神搞交易，与神搞交易不是一个受造之物该有的，一个受造之物理当来敬拜神，不管神给我什么我都得来敬拜神，这个时候就脱去了搞交易的存心。搞交易是保罗，不能走保罗的路，不管神给不给我都应该为神献上，良心理智发挥功用，“我该为神做点什么”，得有这个理智，这个时候就是良心理智支配着我去为神做点什么，这个时候就是本分。如果你没走上这一步，那你现在走的还是搞交易的路，换取、交易，那不配称为本分。可能我说的这个和你走的路有点不一样，我说的我走的这条路你走了没有？我感觉你没走这条路。（没有走。）所以我说的是我走过的路，但是你没走这条路，直到现在我感觉你还是一种交易、换取，“我怎么作工能够换取，最后你让我进国度，让我大难不死”。所以我后边和你说的我生命长进的过程和这个台阶在这儿就岔开了，在我信神的过程中我搞交易的心是暂时的，就是那一、两年时间。当我的良心理智发挥功用的时候就不能有搞交易的心了，也不再有搞交易的心了。当我被开除以后，那时候没有希望了，所以那个时候良心理智就开始发挥功用了，再走这条路就完全是良心理智在支配着走，觉得该为神做点什么了。你现在没有走这条路，我现在跟你说了这条路，这就是你所要走的生命的路，你作为一个受造之物，就该为神做点什么。你所做的超过良心标

准了吗？在这个阶段你所做的超过良心标准了吗？什么是良心标准？在良心标准以内的就是“神给了我什么，我该为神做点什么”，这是作为一个人该做的。超过良心标准这就是爱了，就不是交易了，不是说神给了你多少，打一份工挣一份钱。

我谈我这个经历就是说，这就是良心理智发挥功用以后看见了自己前边的这条路，看见了神的带领、神的引导，知道了神的心意，良心理智支配着我，那我就得看还有多少人前面一片漆黑活在了黑暗之地，活在了无底深坑，活在了一种痛苦之中，对神所作的一点不理解、不认识，对神还产生了埋怨，他们给自己带来的是痛苦，而且还没路，最后还要被神定罪。在我心里面这是个负担、责任，这是令我难以入睡的一件事情，所以说不管是打仗，还是国度建造，还是帮助扶持，我所做一切是不是就是一句话呀？解决你对神的误解。解决了你对神的误解的同时你和神就不是对立派了，原来你对神有误解，你就是神的仇敌。解决了你与神之间的误解，还又让你看见神作在你身上的爱，神作的是拯救，目的是要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不管你的灵醒了没有，但最起码你是心服口服加眼服了，神作在你身上的就是拯救，这是没有疑问的。你的良心可能没有苏醒，你没有产生还报神的心，但是神拯救人的事实是不可改变的，是你看得见的，这是在我给你交通以后达到的果效，也就是我所要做的。我所要做的就是，在我这儿看见人能够不抵挡神，各自都能去尽本分，然后把对神产生误解的这些人都能带过来，让他们从迷雾之中走出来不要与神为敌，我觉得我的任务就完了，这就是建造国度了。这是我当初的想法，认为“建造国度了，人都不与神为敌了，这不就是神的子民了吗？”但当我再继续往前走的时候，神逐步地给我显现，那就不仅是说人不抵挡了、没有埋怨了就成了神的子民了，神要的是什么人？神要的是敬拜他的人、信他的人，咱所想象的信和敬拜与神说的信和敬拜差距有多大？想了没有？你所说的信神，“我相信有神呀，这不是信吗？我跟随你了，进了教会了，你让我传福音我去传福音了，这叫什么？这叫信，这叫跟随。敬拜，我跪下，我敬拜呀，我俯伏呀，你说啥我听呀”。“你说啥我听呀”是句话，这是什么？这是你所认为的敬拜、跟随。但在神那边说的敬拜、跟随是什么？敬拜、跟随、顺服，在神那边说的敬拜那是什么？把心给神。神的要求就大不一样了，是让你把

心给神。什么是把心给神？一切能听话、顺服在神面前，尊神为大，一切能够根据神话来看事，站在神一边看事，根据神的要求做人、做事，这才能说是跟随、敬拜。原来想的国度建造那就是世界的国和神的国分开了，世界的国将要倒塌，神的国建立，神的国有神的产业、有神的子民、有跟随神的人，这个国度是不是就成立了？（嗯。）从外表看见这个国度成立了，但这个国度神要不要呢？不一定。为什么说不一定呢？你从外表看是国度成立了，但是神要的国度是什么？神的国度里没有忧伤、没有眼泪，没有抵挡神的人，人对神是百依百顺的，神话在人身上作王掌权了，这才是神的国度。那你说，国度建起来了，有这帮人跟随你了，都不退去了，但他们心里想啥呢？他们想的是搞交易，想的是混过大灾难，还是想来敬拜神呢？这就是两个问题。从外表看是一样的，但是污秽之地神不显现，神隐藏，这就谈到了国度，这就是神的国度了。现在知道什么是国度了吗？神说："国度在人中间扩展，在人中间成形，在人中间站立起来，没有任何势力能将我的国度摧毁。"（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神向全宇的说话·第十九篇》）神话说得够清晰了吧？国度在人中间成形。也就是从外表看什么都有了，跟随的人也有了，但这些跟随的人心里是有鬼道道呢，还是神话在他们里边作王掌权了呢？如果是神话在人身上作王掌权了，这就成了国度了，神的国度就降临了。如果说神话还没有在人身上作王掌权，人心里边还有鬼道道，这国度就还没有降临在地上，只是一个方框。什么是降临呢？那就是洁净了。

生命长进过程（二）

神现在正在交通什么呢？神交通的题目是《怎样追求真理》。真理是什么呢？真理就是生命。为什么说真理就是生命？（唐馨：凭真理就可以活下去。）为什么可以活下去？（……）一到绕圈圈的时候就绕不过去了，说明你对它还是没有一个真实的理解。你怎么追求生命？神说你该怎样追求真理，追求真理就是追求生命，为什么说追求真理就是追求生命？这个能不能绕得过来？神现在交通得多清楚呢，神交通了先天条件、人性与败坏性情的区别，咱先不说败坏性情，败坏性情神肯定是不要的。先天条件，神把先天条件给你交通出来了，先天条件交通出来以后又说到人性，人性分什么？分人性好的、人性不好的。人性不好的恶人神要不要？（不要。）那这是不是在洁净教会呢？为什么不要恶人呢？为什么说他是恶人呢？为什么说他人性不好？（唐馨：因为他不根据神话，所作所为不符合神话，跟神话是敌对的。）他为什么跟神话是敌对的呢？刚才说为什么让你追求真理呢，追求真理就是追求生命，什么是生命？（顺服。）顺服就是生命。那你追求真理是为了什么？（顺服神。）追求真理是为了顺服神。追求真理就是神把他的所有所是告诉你了，神把他喜欢什么、恨恶什么告诉你了，你知道了神的所有所是了，知道了怎么做人做事、看人看事了，目的是干什么？目的就是让你顺服。神真情的告白，神把神所喜悦的、喜欢的告诉你了，把神所恨恶的、把神所要毁灭的告诉你了，接下来是什么？咱现在先不说追求不追求，你要哪个？你做哪个？神告诉你神喜欢什么，“神喜欢什么我就得喜欢什么，神恨恶什么我就得恨恶什么”，这是在干嘛？（顺服。）这是在顺服。追求真理，追求什么？追求也就是寻求、揣摩。揣摩什么？揣摩神的心意是什么，神喜欢什么、恨恶什么。你知道神喜欢什么、恨恶什么了，你就有路了。真理就是道路，神告诉你神喜欢什么、恨恶什么这是一条路，你跟着这条路走是什么？（生命。）是生命。你不走这条路就没有生命，好理解了吧？（嗯。）真理就是道路、生命，这不是一句话，要真实理解真理就是道路、生命。恶人是人性不好的，为什么人性不好呢？顺服不下来，接受不了。神告诉了他他都不行，他为什么不行？行与不行建立在什么基础上？这就是说怎么追求真理，也就是

你该怎么顺服神，怎么知道神的心意。神告诉你恶人他顺服不下来，还记得神交通的他为什么顺服不下来吗？什么人顺服不下来呢？这里面归类了，人性好的、人性不好的。人性好的怎么样？人性好的他能顺服下来，人性不好的他很难顺服。为什么？人性不好的人，为什么说他人性不好？人性不好的人为什么不能追求真理，为什么不能顺服，为什么不能听神的话？（良心理智没有起作用。）为什么叫人性不好？（因为他不喜爱真理。）咱又返回来了，人性不好的人肯定不喜欢真理，不喜欢真理等于是人性不好，转圈圈呢。人性不好的人为什么说他人性不好？咱先把他追求不追求真理放在一边，神是怎么说“追求真理”的？人性好的他就能追求上真理，人性不好的他就追求不上真理，他不追求真理。你看他追求不追求真理，看他是不是可塑性的人，就看他的人性好与坏呢，那你首先分辨的是什么？不是分辨他追求不追求真理，而是分辨他人性好或不好。为什么说他人性不好呢？（没良心、没理智，对神话信不来。）咱先把神话抛开单独看人性，人性是不是天生的？天生人性不好，人性不好的表现是什么？为什么说他人性不好？人性不好取决于他的看事观点，一件事出来以后，他的看事观点不是正常人有理智的一种看事观点，不是正常理性的看事观点，而是怎么看呢？人性不好的人肯定是诡诈人，这是事实，诡诈人的一大表现是什么？他就是信不来，他不仅对神话信不来，他对谁的话都信不来，他诡诈，对谁都是猜疑、疑惑。就像我之前交通的，父母告诉他“饮料可不敢喝啊”，他信吗？他父母说的他都不信，他都猜疑、疑惑，这就是说人性不好。人性不好追求不上真理，神话出来他也疑惑，他怎么可能追求真理呢。一方面是因着他有猜疑、疑惑，他接受不了真理，什么东西到了他这儿，他的猜疑、疑惑就把这些东西拒之门外了。第二方面是因着他有猜疑、疑惑就产生了扭曲的人性，不正确了，所以这就是人性不好。

咱刚才交通国度呢，国度里边没有忧伤、没有眼泪，为什么没有忧伤、没有眼泪呢？这段时间主要交通了人有埋怨、怨言，埋怨、怨言是怎么产生的？是不是也是因着诡诈？他有猜疑、有疑惑，他把自己的看事观点当成了标准去衡量，当不合他观念的时候他里面是不是就产生埋怨、怨言了？这就是狂妄自大、自私、自是的表现。刚才说什么是国度，刚开始你想着进国度是神给你个物质的东西让你进去，经

过几年的信，再经过神的交通，看到了国度不是那么回事，国度是什么？刚才大概说了一下，你现在有没有一个体验呢？国度是什么？能不能看到国度的前景？你能不能进了国度？你进国度了没有？你怎么进国度？这条路线清晰了吗？有没有一个画面？该怎么进国度呢？你原来是在哪儿呢？你原来活在了撒但的权下，活在了绞肉机里、无底深坑里、火湖里。这些名词它有形象的、实际的东西，你现在能不能看见？好比说，你还没有进了国度，你现在正往国度的路上走呢，原来你不是在通往国度的路上，你活在绞肉机里也好，活在无底深坑也好，你是和神搞交易的，你有一个交易的心，你既然要搞交易你就要算计，“神给我什么了，我得着什么了，神怎么对我的，我怎么做的”，天天算账呢，算账会有个什么收获？恰恰神作工又不合人观念，你再这么一算账，你把神作在你身上的拯救都当作了仇视之物，那你想一下这是个什么结果？你不敢恨神，是吧？神作在你身上的拯救，你却当作了仇视之物，这时候你就对神产生了误解、埋怨，你消极、刚硬，有了一系列的背叛活动，同时你的心灵是不是痛苦、难受的？你自己埋怨、背叛还痛哭流涕呢，活在了绞肉机里，活在了痛苦里，这就活在了撒但的权下。那你要进入国度，怎么进入国度呢？得经过什么？经过审判刑罚、揭露解剖，从火湖里出来进入硫磺火湖，从无底深坑里出来进入硫磺火湖。进入硫磺火湖是个什么现象？就是经过光的击杀，把你的黑暗面照亮，让你看到自己所走的路、所做的事，看到你对神的误解，不是神对不起你，而是你做的都是与神敌对的，你看完以后在硫磺火湖里边产生一种煎熬、争战、挣扎，最后根据神话看事，胜过去了，也就解决了你对神的误解，能站在神一边看事了，这时候你看见的是什么？神作在人身上的都是爱。你理解了，这时候你还有眼泪吗？没有眼泪、没有忧伤了，而是什么？神话说出来你能够顺服，百依百顺。就不要说其他的了，就像部队里执行命令一样，这是一个什么场景？这是不是就是进国度了？这就是你进国度了。不管神怎么作，神说了那么多话，又摆设各种环境让你去认识，让你去经历、体验，目的就是让你去认识、顺服。

我这么叙述能理解了吧？对国度能理解了吧？（路途理解了。）我经历过来以后，最近又看了神的交通以后，神交通怎么追求真理，然后再看怎么才能追求上真理，恶人他就得不着真理，就追求不上真理，

那你可想而知剩下来的都是什么人？都是人性好的人。人性好的人才能追求真理，本身他的人性是好的，然后他再能追求真理，再根据神话行事，再顺服神的话，神是一切正面事物的象征，神是善、是美、是爱，那这个人出来是什么样的人？神的国度里，这个团体里都是这样的人，你说这是一个什么团体？你们想象一下，看一下这个画面。不要说不实行真理的、敌基督不在了，人性不好的都统统出去了，国度降临在地上，你向往不向往？你喜欢不喜欢？（向往、喜欢。）你是不是就看见了国度美景？（嗯。）你不仅是看见了国度美景，同时还看见在国度里边活着的人是要永远存活下去的，是有生命的，你想不想进国度？（想。）怎么进去？（顺服神。）顺服神，根据神交通的怎样追求真理，“神交通什么了，神要什么人，那我就做什么样的人”，这就进国度了。进国度的这条路好走不好走？这个现在清晰了吧？（唐馨：嗯。人性好的人好走，人性不好的人不行，半路就被扔下火车了。）那哪天你看到你人性不好了怎么办呀？（唐馨：人性不好如果能背叛自己的话，也能够守规条。）首先让你看见国度里边人性好的人能实行真理，还让你看到人性不好的人不好追求真理，但还有一个什么？人性好的人本身人性就好，然后人家再实行真理，这就是个完全人，人家追求真理败坏性情是不是就变化了？人家的看事观点是转变了的看事观点，人家就能追求爱神。人性不好的人他的观点变不变？神说那是天性，天生的，人性坏是天生的，是变不了的，但当他经历了神的作工以后，他看见了神，这是他能看见的，他看见了神的性情。神说人性不好还没有上升到败坏性情，这里边有个台阶，神没有说人性不好就不能剩存下来吧？神没说这话吧？（没有。）神说要解决你的败坏性情，你不能有败坏性情，也就是说你要控制住你这个不好的人性，不要上升到败坏性情就可以。人性不好上升到败坏性情是怎么上升的？好比说牛磊，牛磊做的这件事是败坏性情还是人性不好？（败坏性情。）已经上升到败坏性情了，不是人性不好了。如果仅是人性不好，他是喜欢出头露面，喜欢要个地位、名誉。什么是败坏性情呢？怎么就上升到败坏性情了？他喜欢地位、名誉，他用一种手段得到了地位、名誉，这就上升到了败坏性情。就像牛磊“我在那儿作工呢，这个位置是该我坐呢，你怎么让唐馨过来坐呢？你让她坐吧！”如果他仅仅是有虚荣脸面、地位，“呀，这地位是我的呀，怎么让她坐了？”这是人性不好。人性好的是什么？“呀，唐馨有那个素

质、有那个能力。既然不让我坐这个位置，肯定是我作不了，人家来了就是师傅，我得跟人家学点什么，做点实际的事，人家来了我得好好配合。”这是人性好的。人性不好的是什么？“呀，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她就行？不见得！”他仅仅是有个想法、有个观念、有个嫉妒、有个难受，仅仅是一种看法，但不能驱使他去做事，没有再上升到坏心眼。“你要是让唐馨来坐这个位置，我就让唐馨露露丑，你让她作吧，我看她能作成什么结果。打下来的江山是将军的，闯下祸就是我的，今天你让她过来，我看她怎么打，我不配合，我就看她怎么打，这个探子我就连他的联系方式也不留，我连信息都不留，我让探子回去死翘翘，他死翘翘了以后，我看他再跟唐馨说‘你看谁谁怎么样’，唐馨不来还好好的，她一来你看把一个探子死了吧，一条线索没了吧！”这就上升到邪恶了，败坏性情驱使他这么做事了。如果他仅是人性不好，“唉，不让我当带领”，他喜欢地位、名誉，他心里难受、痛苦，但是不能支配他做事，“唐馨来了我该做什么还得做什么。王静我算是记住你了，你和唐馨你们俩就是穿了一条裤子”，他顶多是唠叨唠叨或者心里想想，这就是人性不好，但是不能驱使他做事，再驱使他做事就成了败坏性情了。就像吃善恶树的果子，人性不好的，撒但过来说“神和你说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吃了就得死？”人性不好的这个人说“神说了吧？”撒但说“吃了不一定死呀！”“啊？不一定死？嗯，不一定死。”这是什么？人性不好。神说“吃了善恶树的果子必定死”，撒但说“不一定死”，“哦，不一定死？”他仅仅是个猜疑、疑惑。或者是“即使说吃了善恶树的果子必定死，我管你说一定死还是不一定死，我反正不去吃它”，人性不好的，他对神话信不来，不能定真，这就是人性不好。那怎么就上升到败坏性情了？撒但说“吃了善恶树的果子眼睛就明亮了”，他怎么呀？“啊？吃了眼睛就明亮了？吃了不仅不死，眼睛还能明亮，那我是不是得吃吃呀”，他一有这个意念要去吃，这就上升到败坏性情了。人性不好的顶多是对神话信不来。你对神话信不来但你不要否定神话，对神话信不来和否定神话完全是两个概念，你能够去吃善恶树的果子，那在你心目中就定了吃了善恶树的果子肯定不会死，你觉得不会死你才去吃呢，所以这才叫背叛。如果说“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不一定死，还是死？”你在这儿是疑惑、怀疑，这是人性不好。人性不好和败坏性情得分开。人性不好很难得着真理，为什么很难得着真理呢？因为你疑惑、猜疑、信不来，你得着真理很难，但是你要

与神对抗很容易，因为你邪恶的人性、扭曲的人性，你很容易就能背叛。

刚才说人性不好的怎么能剩存下来，他的看事观点不扭转，撒但说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不一定死，“就是呀，不一定死神为什么不让吃呢？”虽然他不扭转他的看事观点，但他可以控制、克制自己不吃，“神说不能吃，不能吃就是不能吃。可神说不能吃，撒但就说能吃，神说吃了是必死的，撒但就说吃了眼睛就明亮了”，他只是在心里面争战争战，但他还是不能吃，这是不是就保守了？他能控制、克制自己不去犯罪，这就保守了，这个人性不好的人就可以剩存下来。他人性不好，但他能剩存下来，这就是忠心的效力者，他不通灵，听不懂神话，但是他信，他的信是真实的，他能守规条，他守住诫命了，这就保守了。所以神说不是你的性情变了，是你能背叛肉体了，能克制、控制了。（唐馨：人要是能做到这个也行，关键是好多人连这个也做不到，做到这个也很难。）所以这就需要你的心志与信心，你得有这么个心志、信心。你知道自己人性不好，经过揭露解剖以后，有许多人看到“唉，自己确实是人性不好。虽然我人性不好，但我看见了神的权柄、神的全能，看见有多少恶人受惩罚了，我不敢、我不能，我害怕，我人性不好但是我害怕，我能控制、克制不犯罪，我只是效力”，束手束脚，罪恶的手不能伸出来，这就成了。神公义吧？人性好的人好变，人性不好的人你能守住规条，神给你一千年享受，你人性不好还守不住，下地狱去！你就是敌基督也给你效力的机会，但是你不能打岔搅扰，打岔搅扰就不行。（王静：对工作不利的那就只能下车了，人不让你下车，神也得让你下车。）每个人都有一个追求，人性好的一个追求，人性不好的也有一个追求，每个人都有路，你不要觉得“我人性不好，神不拯救我”，然后起来背叛呀，那你就是自己把自己断送了。

现在追求生命有路了吗？对国度有了一个形象的看见，对追求生命有了一个认识，追求生命就是追求看事观点的转变。刚才我说我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你看见我说的一路走过来和你们说的一路走过来一样不一样？（刘忠：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刘忠：你走过来有一个转变的过程，我们走过来没有转变自己的观点、认知，还是那种效

力、做事、搞交易的心。）你看我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不管怎么样我一直是去经历神的作工，神怎么作了，我去认识神，建立在认识神的基础上跟着神的话去走，我看神的心意是什么，我跟着神带领的路途去走，我去认识，改变自己的看事观点。我一直是看我与神之间的关系，神作了什么，我与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可你信神是什么呢？很明显有一个和我不一样的地方，你信神就是“我”字当头，“我得着什么了，什么时候开除我了，什么时候我活不了了，我怎么难受了、怎么消极了……”一切都是围绕着你的肉体，以你的肉体为中心在走着，到现在信神还是在搞交易。我这一路走来呢？我看我的肉体得着什么了吗？我没有站在肉体一边说话。我一开始就是从不信到怀疑、疑惑，再到信，然后观察神的主宰安排，看到了神的全柄，一直是走认识神的这条路，看我和神之间的关系，看自己的良心理智和神作在我身上的，我该怎么走，我走的这条路和你走的路是完全不一样的两条路，你没这么去走，所以导致你现在还处于一种搞交易状态。我现在给你画了一条路，这是你能看得见的。（刘忠：你和我们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走的这条路顾及的是个人的得失，不是考虑在自己经历的这件事情上神怎么想、神怎么看、神的意思是什么，就没往这条路上去走。）以自己为中心。（刘忠：对，不会揣摩神的心思，神的喜怒哀乐是什么，道理上知道，但不是这么往上走的，一遇到对自己不利的，就立马退缩，就埋怨，就开始倒车，就不在里面揣摩神的意思是什么，所以我们的看事观点还没有太大的转变，没有生命历程的经历。）这就是站的角度不一样，得站在神一边看事。（牛磊：弟兄是从神话里面认识神，揣摩神的心意，咱临到事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地位、名誉，咱不考虑神对人的心意究竟是啥，这就是区别。）你首先得清楚什么是生命，什么是追求生命，什么是生命进入，什么是进国度，你就是追求自己的利益呢，那什么才是真正的利益呢？你自己都不爱惜自己谁爱惜你呀？你爱惜的是什么？你爱惜的是过眼浮云，你爱惜的是撒但玩弄你对你的引诱。这个都清晰了吧？哪方面还没有转过来，还有点不清晰，咱就再探讨，得把这条路看清晰，这是个异象，是前边的方向、路，这个方向你清楚了，脚踏实地地走，你走着就有劲儿，这条路不清晰，你就是无头苍蝇瞎撞呢。（刘忠：这个路途现在清晰了，接下来就是个人进入细节了。）

咱看一段神话，神说：“教会要建造，必须在生命灵里，不是外面的模仿。生命长大的过程，也就是被建造的过程。但是要注意：凭恩赐不能被建造；不通灵、没实际不能被建造；不能时时与我亲近交通来往的不能被建造；活在头脑观念里，凭规条不能被建造；凭情感不能被建造；无论神对你如何，要绝对顺服，否则不能被建造；自高、自是、自傲、自满、爱站地位、显露自己不能被建造；不会配搭事奉不能被建造；没有属灵分辨，谁领都跟，这样的人不能被建造；摸不着我的心意，活在老旧的光景里，不能被建造；跟不上新亮光，没有异象作根基不能被建造。”（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十九篇》）“教会要建造，必须在生命灵里，不是外面的模仿。”刚才咱交通了“什么是生命”“什么是国度”，这是不是就是生命灵里的？（是。）“必须在生命灵里，不是外面的模仿。”咱上回交通了任胜所走的路是外表的一种模仿，还有今天你和神搞交易，“我出去作工了呀”，跑断腿、累断腰，这是不是也是一种模仿？（是。）“教会要建造，必须在生命灵里，不是外面的模仿。”刚才我说我的生命历程是怎么走过来的，让你谈你的生命历程的时候你谈的是什么？你谈的是你的肉体，或者你的表现，或者神给你摆设的环境，那是一个外面的模仿，不是生命灵里的，“教会要建造，必须在生命灵里”。一线是去打仗呢，去建造呢，你给人家交通什么、见证什么？肯定是生命灵里的，不能是模仿。咱出去作工特别是这个形象问题，你的言谈举止，你是发自内心的认知，还是外面的模仿，别人是不是一看就能看出来？（嗯。）让人家看见你活出的不是假冒为善，而是你真实的情形。“生命长大的过程，也就是被建造的过程。”刚才咱谈的这个过程，这一句话是不是就阐明了？“生命长大的过程”，什么是生命？顺服神就是生命。刚开始我是与神对着干的，然后一步一步从不信派到疑惑，再从疑惑到产生信，信了之后知道了什么是良心理智，看到自己没有良心理智，再到良心发现，“我该为神做点什么”，这就是生命历程。“生命长大的过程，也就是被建造的过程。”建造什么？建造国度，建造教会。“但是要注意：凭恩赐不能被建造”，这个能理解吧？什么是凭恩赐建造的？有的人会交通、会说，就像保罗爱给人讲。“凭恩赐不能被建造”，怎么不能被建造呢？什么是建造呢？让人心目中能够有神，神话能掌管人，这才叫建造。恩赐，恩赐是什么？神的交通里说恩赐是天性，是天生的，是与生俱来的。“凭恩赐不能被建造”，

在一线有的人会说、会交通，他能作过来一些人，但他不是见证神的性情，不能给人解决灵里的问题，供应不了人的生命，他只是可以交通一些异象，可以给人把路打通，但是生命进入他自己都没有，所以他不可能给别人带出来路。“凭恩赐不能被建造”，陆靖是属于什么恩赐？（刘忠：擅长表达，说话有层次感，思维逻辑清晰，能够表达清楚。）他能够表达清楚，但这个属于恩赐，不能等于是生命。就像神交通的，你念书念得再好这只是个特长，但不能等于你有素质。你表达得再好不等于你是灵里进入。“不通灵、没实际不能被建造”，不通灵咱知道，没实际不能被建造，什么是实际？就像我刚才给你交通的时候问你“什么是生命呀？”你说“真理、道路是生命。”没实际不能被建造，给人解决不了实际的问题，成为不了人做人做事、看人看事具体的一个观点、态度。这就是说你要被建造就得解决不能被建造的这些东西。“不能时时与我亲近交通来往的不能被建造”，刚才给你交通我的生命历程的时候你看到了什么？我是不是在与神亲近交通来往呀？能看出来吧？（能。）“活在头脑观念里，凭规条不能被建造”，咱现在对头脑观念、凭规条能分辨清楚吧？（能。）“凭情感不能被建造”。在这儿跟你说不能被建造的目的是什么？这里说了这么多“不能被建造”，神说这话的目的意义是什么？因为这些东西容易把人迷惑了，因为这些东西容易让人走进死胡同里，因为这些东西能让人以此自居，能成为人一厢情愿的一个资本。所以在这里跟你说了这么多“不能被建造”，就是说这些东西你应该时刻警惕，自己不能活在这个里边。“无论神对你如何，要绝对顺服，否则不能被建造”，建造是什么意思？（唐馨：如果是教会建造的话，理解的就是给神在你身上作工的机会。）这是一方面。“不能被建造”，也就是神不认可，也就是不能成为生命。神不称许、不认可，不能成为生命，不能被建造，建造不起来，建立不起来，所以你也不可能进入国度，建造不了国度，你有这些东西进不了国度，不承认你。咱今天谈论的话题就是“怎么进国度”“什么是国度”“怎么建造国度”，教会都建造不了，还建造什么国度呢？“无论神对你如何，要绝对顺服，否则不能被建造”。神对人的十一条要求，神说：“1．如果你真是一个效力者，那你能不能为我忠心效力，不掺有一点糊弄与消极成分？2．如果你得知我从来就不赏识你，那你能不能留下来为我效力一生？3．如果你出了很多力，但我仍是对你很冷淡，那你能不能继续为我默默无闻地做事？4．如果你为我

付出了一些东西之后，而你的一点要求我并未满足你，你能不能对我灰心失望，甚至怨气冲冲、破口大骂？5．如果你一直很忠心，你对我一直很有爱，但你却遭受到病痛的折磨、生活的拮据，而且亲友的离弃或者任何生活上的不幸，那你对我的忠心与爱是否还能继续呢？6．如果你心里想象的与我所作的都不相合，那你该如何走以后的路呢？7．如果你希望能得到的都没能得到，那你能不能继续做我的跟随者呢？8．如果你从来就不明白我作工的目的与我作工的意义，那你能不能做一个顺服的人，不随意论断、下结论呢？9．你能不能把我与人在一起时的说话与作工都宝爱呢？10．你能不能做我忠实的跟随者，宁可一无所获也要为我受苦一生呢？11．你能为我而不去考虑、打算、筹备自己以后的生存道路吗？”（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背叛 二》）神把这十一条要求都告诉你了。这是不是“无论神对你如何，要绝对顺服”？顺服咱也交通过了，知道了什么是顺服，不管神给你摆设什么样的环境，你都得顺服。顺服都知道了，是吧？（嗯。）你要顺服就得知道神的意思，在临到的环境中知道神的意思，按着神的意思来，这才叫顺服。“否则不能被建造”，就是不能被神承认。“自高、自是、自傲、自满、爱站地位、显露自己不能被建造”，牛磊，怎么建造呀？你是不是自高、自是、自满、爱站地位，还想显露一下自己？不能被建造！神都不承认，你怎么能被建造呢？怎么能作成工作呢？这个能理解吧？什么是自高？什么是自是？（牛磊：感觉自己就行，什么都是根据自己的意思。自傲，觉得他们谁也不行，看不起人。）“不会配搭事奉不能被建造”。也就是说咱必须得解决这些问题。“没有属灵分辨，谁领都跟，这样的人不能被建造；摸不着我的心意，活在老旧的光景里，不能被建造；跟不上新亮光，没有异象作根基不能被建造。”不能被建造是淘汰的、是跟不上的、是不能用的，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可以。）

244　信神必须追求生命

从彼得与保罗实质的区别上你应该明白，凡不追求生命的都徒劳！你信神跟从神你得有爱神的心，你得脱去败坏性情，你得追求满足神的心意，尽到受造之物的本分。你既信神、跟从神就得为神献上一切，

不应有个人的选择与要求，你得做到满足神的心，既是一个被造的人，就应顺服造你的主，因你本不能掌握自己，也没有掌握自己命运的本能。你既作为一个信神的人，就应追求变化，追求圣洁。

从彼得与保罗实质的区别上你应该明白，凡不追求生命的都徒劳！你信神跟从神你得有爱神的心，你得脱去败坏性情，你得追求满足神的心意，尽到受造之物的本分。你既信神、跟从神就得为神献上一切，不应有个人的选择与要求，你得做到满足神的心，既是一个被造的人，就应顺服造你的主，因你本不能掌握自己，也没有掌握自己命运的本能。你既作为一个信神的人，就应追求变化，追求圣洁。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成功与否在于人所走的路》

363　顺服神、爱神是人信神该有的目的

1　信神就是为了让你能顺服神，就是为了让你能爱神，尽到受造之物该尽的本分，这才是信神的目的。必须达到认识神的可敬、可爱，认识神在你们身上所作的工作是拯救、是成全。这是信神起码该具备的。

2　信神主要是从肉体的生活之中转入爱神的生活当中，从天然里转到活在神的所是里，从撒但权下走出来，活在神的看顾保守下，达到顺服神，让神成全你，得着你的心，脱离撒但的败坏性情。

3　信神主要是为了让神的大能、让神的荣耀在你身上显明，来通行神的旨意，成就神计划，在撒但面前能为神作见证。信神不该是为了看神迹，也不该为了个人肉体，该追求认识神，能够顺服神，像彼得一样顺服至死，信神就是为达到这个目的。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话语成就一切》

17.死人与活人的区别

（二货：我觉得群里发的那些话都是针对我说的，每看一段心里边就难受一下。）怎么个难受法？（二货：我也表达不出来。）说心里话，怎么还表达不出来呢？你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二货：神话说出来的和我平时所流露出来的、所做出来的是一样的。）你这是说了一个现象，你没有说你的态度、观点呀，也没有说你流露出来啥。你说你难受，怎么个难受法呢？不能凭空说一个难受，它有内容呀，有没有内容？（二货：就是想以往发生的那些事呢。）不是只是回忆发生了什么事，发生这些事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二货：后悔。）后悔什么？是后悔，还是懊悔呢？（二货：我也弄不清楚是后悔还是懊悔。）后悔和懊悔一样不一样？是后悔这件事情不该这么做？（二货：应该是后悔这件事不该这么做，后悔没有安排到位，后悔没有抓那些工作。）除了后悔还有什么？（二货：难受吧。）这个后悔是你对这件事的一个表现，你流露出来的态度你没有说呀，你的表现和流露出来的态度一样不一样？你流露出来的态度、观点、思想是什么？谈谈你的思想。（二货：思想怎么说呢？）好比你带了两个孩子，一个是亲孩子，一个是你老公带过来的孩子，这两个孩子同时都去逛商场了，他们各逛各的去了，你没有思想？有没有思想？（二货：那肯定是担心这个亲生的吧。）怎么担心呢？说说这个担心具体有什么流露呢？（二货：打电话问他到哪了。）你说的这是个行为，我说的是思想，咱先不说行为，行为是在思想的支配下而产生的。人有思想，思想是自己产生的这些东西，行为是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行为，现在有电话你可以打电话，原来没有电话你怎么办？（二货：那思想里面就会担忧呢。）怎么担忧呢？有可能担忧些什么？（二货：害怕他在路上出什么意外呀，让坏人带走呀。）这是不是思想？那你老公带过来的这个孩子呢？（二货：那不会有……）不会有思想？你不可能没有思想吧？俩孩子九点多出去了，快十二点了都没有回来，你有没有思想？这个时候有没有所思所想？咱不是植物人呀！（二货：就是害怕，担心出意外。）那个孩子呢？（二货：肯定没有担心自己的孩子这么重，稍微要想一想，然后就过去了。）稍微想一想，想啥呢？（二货：想着也是出意外了吧。）亲孩子九点要出去玩

呢，孩子出门的时候你要叮嘱半天，“走路的时候靠右走，不要跟陌生人多说话啊，花钱的时候小心点别让小偷偷了啊，路上有雪怕滑，逛商场的时候人多的地方不能瞎去啊……”，安排不完，孩子前脚刚走你后边就在心里牵挂着，“呀，一个多小时了，现在到商场了吗？到了商场，人多了会怎么样呢？”你不由自主就要想，一直念着呢，“安全不安全呀？快十一点了，该回来了啊”，一会出门瞧瞧，看回来了没有，“怎么还没有回来呢？”就等着孩子敲门呢，就等着门响呢，你是带着牵挂，这就是思想。你老公带过来的孩子呢？“去吧、去吧，利索点赶紧走，嫌你烦呢”，他走了以后你还管他呢？如果你讨厌这个孩子“去吧、去吧，出个车祸拉倒吧，心烦！天天还得给你做饭，还得管你吃喝，管你的穿呢”，十二点不回来，你也不想“怎么还不回来？”甚至更狠的人“不用回来才好呢，让人拐卖了才好呢，多一个碍事”，这是不是都是思想？我让你谈的是什么？就是说，你看见发生的这个事了，这一系列事情是放在这儿了，你都看见了，我不和你谈这个事，就是谈谈你的所思所想，临到这个事了，你的所思所想是什么？（二货：心里就是害怕再有人被抓，就是想这些呢。）再没有其他的了？（二货：也想着还有什么没有处理完的、有隐患的、不安全的，也想这些呢。）还有没有了？（二货：没有其他的了。）没有其他思想，那下发了文稿以后呢？下发了文稿，你看了以后有什么思想？（二货：下发了文稿以后就是对了一下号。）对了一下什么号？（二货：对了一下自己的那些表现的号，就没有想过有什么思想。）对了一下表现的号，没有想过实行，是吧？（二货：没有想过你说的那些思想呀什么的。就是想着看看还有什么该转移出来，看怎么往外调，就想这些呢。）你现在的主体思想是什么？（二货：主体思想有点弄不清。）没有主体思想？

二货，咱信神十几年了，2012年到现在也是十来年了，咱信神的收获在哪呢？没有收获？（二货：嗯。）信神是干什么呢？（二货：啥都不知道了。）你有没有主体思想？说你的心里话，现在你的主体思想是什么？知道主体思想是什么意思吗？（二货：不知道。）主体思想就是你这段时间主要想的是什么。“我是逃犯？”（二货：就是想的这个多，还想大红龙什么时候倒。）还有什么？（二货：也不知道是大红龙厉害，还是神厉害。）还有什么主体思想？（二货：还有就是怕

咱那些东西彻底让大红龙给摧毁。）你们听懂了吧？假如你们就是她，你们的主体思想是什么？换位思考一下。（佟颖：我就想着信神这么多年，现在成了抓捕的对象了，反正家是回不去了，心里已经定了。最近就在想，万一自己真是被抓了，躲不过去了，那是神的命定，然后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孩子，家里那些东西好像不重要。后来我就看神的交通《怎样追求真理（十七）》，我已经定意绝不出卖神家，绝不做犹大，宁可坐监，宁可死。从出来的那一刻心里早已经定意了，“我宁可咒诅我自己，我也不做犹大！”但是我看到神的交通里说，不管大红龙怎么折磨你、怎么打你，打得你鼻青脸肿或者把你的牙齿打掉怎么怎么，你都坚定了。但人都有弱点，它就抓住你的弱点，找你的家人，让你的家人来到你面前劝你。我就想即便是让我爸、我妈、我老公过来劝说我，我也不会上他们的当，不会去签那个字，要是把孩子摆在我面前，我就怕承受不了。因为孩子小的时候，就是我娘俩相依为命，我觉得他是我最致命的弱点，孩子只要叫妈妈，我就承受不了了，我觉得这是我的致命处。所以最近一段时间，我就装备这方面的真理，我就看到神的话说，如果你心里想着你的孩子，你越想他，反而把他带到了死亡之地，你要是签三书，你就是给孩子签了死亡通知书，所以从心里就想着怎样对他是最好的，那我的心得坚定，如果孩子要和我说“妈妈，你回家吧！”孩子要劝我跟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就想着那他就相当于是约伯他妻子，约伯能说他妻子“你这愚顽的妇人！”人家就能站住见证，那我能不能像约伯那样站住见证，能不能把他给打回去。如果我孩子这样说，我能不能把这话给说出去，我能不能站住，只要能站住就行。我最近想的这些比较多，再一个就是想着，孩子成为我信神的一个拦路虎、绊脚石了，成为我站住见证的一个绊脚石了，然后想到神话说，谁能拦阻你来到神面前，神就会把他给取缔，又害怕因着他的拦阻，神会把他取缔，要是取缔了，我心里会不会有怨言呢？如果神要把他取缔，我能不能说出来那是神的公义，心里在想这些问题。然后又想着他的命运是神摆布和安排的，心里也知道神怕人孤单，给人个家庭，给人个孩子，因着自己贪恋这些，不愿意让家庭破裂，也不想让孩子变得孤苦无依，所以最近就是看站见证这方面的比较多，就想着怎么能站住这个见证，自己已经下定决心，绝不做犹大，宁可自己死，哪怕有一丝一毫的意念也不行。后来又听她们说我们那边全面瘫痪、一盘散沙，其实

我内心可害怕了，也更加确定了自己作的那些恶，就是假带领的做法，什么都没有安排到，就像王静说的，“你只是给他交通了”，我只是觉得“我跟他们说了，我给他们交通了呀，我让他们离开家，他们不离开家才都被抓了呀”。那天王静说，“你平时就把这方面真理给他们灌进去，他们是不是提早就有这方面真理，是不是就站住了，就有根基了呀？是不是就能出来了？”我那时候就没想这些。现在看到那边全面瘫痪、一盘散沙，我就想着“那一块儿完了，让我给弄完了”，就看到弟兄写的那个祷告词上说，建造方舟呢，千疮百孔，一开始我没有认识到，后来我就想“我接受国度建造跟随弟兄，弟兄建造国度，建造方舟呢，我也去配合呢，可是我负责的那一块儿真的是千疮百孔了，挪亚建造的方舟是那么结实，可我带的那一片千疮百孔，已经成了撒但的吞噬之物了，没法挽回了。我没有任何的结局了，我也不想我有没有结局，我现在就是力所能及地能尽啥本分尽点啥本分，我能学啥就学啥。”看到这些，觉得已经无法弥补了。刚开始出来的时候，自己也挺悖逆的，就想着“我啥时候能回家？他们也不知道我的真实名字，只是知道我的化名”，现在回想我那时候就是后妈的表现，太自私卑鄙了，只想到自己能不能回家。通过这段时间看弟兄交通的那些文稿，就感觉特别懊悔，每每说起来就好像是我心中的一根刺，扎得可难受呢，觉得没法挽回了，我作的这个恶已经无法弥补了，也不知道怎么弥补了。那些人在里边不知道咋样了，也不知道谁被抓进去了，我现在是躲出来了，我也不知道我能安全几天，我也不知道我能待几天，不是说我能这样永远躲着，能永远安全，没有这个想法，只是想着今天还不知道明天啥样，自己下定决心，随时做好准备，绝不能出卖，但又担心着我唯一的致命处，我的孩子。我现在就想着装备装备这方面的真理，怎样能够站见证，心里没有想有一丝一毫地放松，现在没有想过这些，就是想着如何去站这个见证。那些人因着我做的这些而被抓，其实被抓的应该是我，我是个负责人，抓到我了，龙可能觉得他们不重要了，对他们来说，他们的危机可能就会过去吧，自己就是这样想的。）

这是你这一段时间的主体思想，那你在二货身上看看她的主体思想，你有什么认识？（佟颖：我感觉她现在的表现还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到底哪方面做的触犯神了、触犯神的性情了，她可能觉得自己外表上

也做了，该安排的也跟他们说了，“我也给他们交代了，他们自己不做，是他们没有按我交代他们的去做才出了这个事的”，还是怨他们，不是怪自己这个做带领的没有用心去考虑。我就想起弟兄交通的那个例子，父母走了，把弟弟妹妹都交给这个大姐姐了，父母回来以后，要看到的是安安全全、健健康康的孩子，结果等父母回来以后，不是这个淹死了，就是那个缺胳膊少腿了。如果自己真是尽心、尽意、尽力地去作这个工作了，你的眼睛，你的想法、你的做法都会跟上去，你一看见你的妹妹或者弟弟去河边玩了，你就会立马想到他会有什么危险，你就会立马把他拽回来了，他根本不可能被淹死；如果你看到他上房顶了，你怕他摔下来，你看到这种危险了，你想到这些了，你肯定会把他拽下来，他也不会摔残废，不会缺胳膊少腿。能发生这些事就是自己没有用上心，自己就是没有做到，用上心了这些事情就不会发生。以前我觉得我也做了，我这活儿也不耽误我尽本分呀，我也做到了呀，我也交代了呀，上面的带领给我交通啥，我就是传话也给他们交代了呀，看到自己只是外表做了一下，根本就没有用心去做，心就没在这上面，心还在自己的肉体、自己的家里，还为自己的后路在打算，觉得“不行，神信不来、靠不来”，就不想再过那种苦日子了，心没在神家，我看二货也是心没在神家。）袁敏，你看她俩流露出来的主体思想有什么区别？（袁敏：佟颖的比较真实，她把她真实的想法说出来了。二货只是说了一个正面的，她没有把她里面与神对抗的、埋怨的这些东西给说出来。）她没有说出来，是吧？（嗯。）二货，谈谈你真实的主体思想、情形。（二货：真实的思想就是想着“大红龙什么时候倒？”想的这个比较多。还有那天我给你发的那些，“我害怕成了逃犯，害怕丢了人，给家里面带来祸患”，这些是我主要想的，几乎每天都要想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二货：其他的就是害怕谁再出了问题或者再出卖什么，就是这些。就像王静那次问王妙“东西都挪出来了没有？”王妙说“没呢。”然后王静说了一句，“找死吗？还没挪出来吗？”王妙把她们的对话截图发给我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又害怕了，因为一开始就没看懂，我心想着“这是谁死了？挪了吗？”我就感觉到一种害怕，“这是把谁又打死了？”就是这种，每天就是想着这些，尤其是害怕家里那些人出什么事，因为这次主要涉及到我妈那边，自己主要担忧的是这些，怕给家里面带来大麻烦，所以心里一直就是乱的，这些想得多。）那你听了佟颖交通的以

后，你有什么思想？（二货：每个人都有自己致命的东西。）你听了她的交通你有什么思想呢？你不可能没有思想，有什么认识？有什么思想？（她俩一个是后悔，一个是懊悔。）还有什么表现？（二货：我考虑的还是为自己的多，她谈的是她反省到自己真实的悖逆，她能从神的作工上面去认识，我考虑的一直是自己的前途、命运。）

从这儿看到一个什么？看到咱没有任何良心理智，良心没有发挥功用，不仅良心没有发挥功用，你现在还消极、被动到什么程度了？你想背叛，你还没有放下背叛的意念，是不是？你没有放下背叛的意念，现在正向背叛迈进。借着这么大的环境神向你显明了，我和你交通了这么多，然后你来了一句什么？“不知道神厉害还是大红龙厉害”，你看不见神的作为，信神十来年了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思想、观点、态度，神看的就是人的观点、态度。神作什么工作呢？神就是给人摆设环境以后神在这儿观察、在这儿看，看你是属谁的人，看你是活在撒但权下的人，还是活在神权下的人。神来这儿是拯救人呢，原来人都活在撒但的权下，神要把撒但打败，神怎么打败撒但的？神把撒但坑害人、欺骗人，把它的所有罪行都公布于众，把它的奢侈想法，它掌管人、控制人的野心，玩弄人的手段都告诉给人，而且让人去经历、去体验。神六千年的经营，人去经历了、体验了，咱信神，跟随神，今天又跟上了国度建造，打开了神话里边的奥秘，你是体验到了、看到了，实实际际地看到了大红龙给你带来的是什么，撒但给你带来的是什么，是玩弄、吞吃、坑害，邪恶，相当相当的邪恶！你感觉到了吗？你恨恶罪吗？你没有恨恶罪，你没有恨恶大红龙，直到现在你不恨恶大红龙。前两天让每个人都抄写十遍《我的呐喊之声》，为什么让抄写这个？因为人不认识大红龙的邪恶，受造之物理当敬拜造物的主，就这么一个理，人都翻不清。大红龙邪恶不让人去跟随神，不让人去敬拜神，它保护不了人，它宁愿让人死，它都不让人去敬拜神，恶不恶？（恶。）你不知道的时候是不知道，当我给你揭露了以后，当神公开显现以后，大红龙在这儿给你表演了，神就是来拯救人的，神能把你身上的鬼给你赶走，你不听话还能把你咒诅成神经病，神让你看得见，大红龙它解决不了、处理不了，地震、瘟疫就摆在眼前，反过来大红龙还让你跟上它起来反抗、弃绝、咒诅神，谩骂神，签三书，还要给你洗脑，让你和神决裂，它给神造谣，还要

让你阿们，邪恶不邪恶？你恨恶不恨恶它？它不仅控制人，还吞吃人的灵魂，它连你的思想都要控制，它没有活路，它也不允许你能剩存下来，你跟随它那是必死无疑。末世是要干什么呢？毁灭世界，属世界的都要通通毁灭，属撒但的都要通通毁灭。这些都让你看见了，你看见了神在毁灭世界，而且你也看见了属世界的是什么，可你宁愿做它的傀儡、走狗，宁愿让它把你吞吃、残害，你也不愿意归在神的名下，这是多大的悖逆！（二货：每次交通了能好两天，过两天这东西不由自主地又出来了。）

所以说我为什么让人都抄写十遍《我的呐喊之声》呢？就是人对这些东西根本没有思想，不去认识、不去分辨。你们不去认识、不去分辨，我给你们写得明明白白的，神在那边作着，撒但还在那儿表演着，你们看不懂然后我给你们演说，让你们能看懂，但当你们知道了以后，这些仍旧没有成为你们的生命，为了把生命加注给你们，那我就多来熏陶感染你们，我掰开了说，揉碎了说，让你们照抄，为什么让你们照抄？因为人懒惰，不喜欢正面事物，不追求正面事物，不喜欢光，就喜欢活在黑暗里边，所以才让你们照抄，让你们多看、多读几遍，让你们进入里边，让你们恨恶大红龙、恨恶撒但。你们恨不起来，你们不认识根本不可能恨恶，所以我让你们去认识，认识的目的就是让你们看到“你们恨恶大红龙吗？真的恨恶大红龙吗？”你们只有恨恶了大红龙，你们才能弃绝它，你们才甘愿归服在神的权下。神来拯救人，怎么拯救人？你原来活在撒但的权下，成了它的狗奴才，神给你揭示了它的邪恶，让你看见以后，让你从它那边走过来归到神的权下，这就是神打败撒但了。怎么打败撒但的？不是灭了撒但，神灭了撒但很容易，分分秒秒的事，但灭撒但有何意义呢？神得着什么荣耀了呢？神灭撒但的同时人能存活吗？人让撒但同化了，饱和浸透了。你没有被真理饱和浸透了，你让撒但饱和浸透了，你就是个完完全全的活撒但，你是个活撒但，神把撒但灭了，你能留下吗？（不能。）这样一灭的话把人都灭了，神造了人神又把人灭了，撒但是不是在那儿抓把柄？是不是嗤笑啊？神怎么能让撒但羞辱神呢？神造万物不能毁万物啊，神造了人，神又拯救了人，“你撒但能把人败坏了，我能把人拯救回来”，这是神多大的智慧、权柄！“我不是用神迹奇事把人吓唬回来，我就是用话，话语成就一切，我来作啥？我啥也不

作，我就是说话，把你撒但所做的揭露出来，让你站立不住”，蒙羞了它，它退去了就倒了，最后神就把撒但给灭了，人就留下了。人就是站队呢，你是站在二百五十个首领一边，还是站在摩西一边？你听完以后，你看往哪边站，你自己做选择。如果你始终不站在神这一边，那你必然是灭亡的对象。你得站在神一边，为什么要站在神一边？在中国这批人是从大患难里边走出来的。为什么他们是从大患难里边走出来的？是因为他们走过来不是看见神迹奇事而走过来的，而是啥也看不见，就像二货说的“神厉害，还是大红龙厉害？”你看不见神，在看不见神的前提下，因为看了神的话，看了这些表演以后，你能从撒但的权下走出来归到神的权下，所以说这就是从大患难里边走出来了。如果是让你看见神迹奇事了，看见神的作为了，看见神的性情了，你不过来就灭，那还叫患难呢？那谁都能过来，那就不叫见证。

所以说大红龙再猖狂，再怎么，能不能灭大红龙？不能灭大红龙。你在这儿和我说，“大红龙什么时候能倒？”你说大红龙能倒吗？（不能倒。）大红龙要倒你就得被灭，为什么？因为你现在是拜大红龙为主的，你没有拜神为主，你没有跟上神，没有站在神一边。你光说盼大红龙倒呢，神不愿意让大红龙倒吗？问题是大红龙倒了以后你在哪儿呢？你问自己了没有？你只想盼大红龙倒，大红龙到什么时候倒呢？子民越成熟大红龙越垮台，越倒，神并不在乎不跟随他的人怎么样，而在乎的是跟随他的人怎么样了，跟随他的人一作成大红龙立马就倒。神说什么？神说：“今天神的旨意就要成就在眼前，谁怕谁就吃亏，不是跟你胡说，睁开灵眼，天变一时，怕什么，他的手轻轻一动，天地马上毁灭，人能愁来什么？”天变一时，神毁灭它，分分秒秒。你说一个地震用几分钟？（二货：几秒钟。）那你还着急怕它倒不了？你应该着急的是你自己站不住，着急的是你没有归到神的权下。从你一路走过来，然后我又给你交通了，从这里边你没有看见神的手，没有看见神的性情，没有看见神对你的拯救，你不看这个，你是闭目养神，你看的是啥？你看的是肉体，看的是世界。神说：“你的双耳被欺骗的言语堵塞，听不到耶和华打雷般的声音”，不管神在说什么，你能听见吗？你听不见、看不见。你是个什么人？（二货：活死人。）喘着气的活死人，你说咱表演的是不是个活死人？你说已经到这个程度了，我给你交通了多少？你放下了多少？反过来咱看的还是

个肉体，看着你那个家庭，你想要家庭呢，你珍惜你的家庭，那你跟随神的时候你干啥了？你为什么不把你老公作过来？为什么不把你孩子作过来？你真的爱惜你的家庭吗？你爱惜你的家庭，你应该把他们带到神面前呀，你爱惜不爱惜？你没有爱惜你的家庭，神作工结束了，神不等待任何跟不上他步伐的人，你是因着信而走到这儿的，神看见你还有这么个苗头，神把你拯救出来。神要毁灭所多玛，应该把谁救出来？把罗得给救出来。光救罗得吗？把罗得他一家子都救出来了。你是谁？你是罗得？你不配成为罗得，你就是罗得的妻子，你是出了所多玛了，因为啥出的所多玛？因为神要灭所多玛呢。你的家人，你的孩子……不管他是谁，你认他是亲人，他认神吗？（二货：不认。）那你说他是存留，还是毁灭？（二货：毁灭。）那你想着他的安危能管用吗？你从这儿不是看见神的手。神有句话怎么说的？神说："站在天空之上足可看见，在地之上各种灾害一日一日地逼近全人类。"这话不是假的呀！你感觉不到？从交通里，从神的发表里，你能看见神的作工逐步逐步加深，你要看见"神现在兴起环境把我逼出来，弟兄又给我这么交通，神要用武力解决家庭纠纷，拔出稗子不能带出麦子，是不能带出麦子。今天再看姊妹一交通，看到人家这里边是在寻求怎么站见证"，你看到了什么？看到了子民在逐渐成熟；看到了人员越来越精；看到了神子民的长大，不再贪婪肉体，肉体拴不了人；看到神的作工确实在往前迈进，迈进到什么程度了？地震、瘟疫、饥荒开始了。"然后神又摆设这个环境把我赶出来了，让我成了逃犯，逼着不让我回家，神在我身上是多大的爱呢？就我这个人配神爱吗？我是罗得的妻子配神爱吗？不配神爱。神的爱降在我身上了，我不是说怎么去还报神的爱、感激神的爱，恨恶自己所做的"，你没有这些，反过来你是还想着你的家，那是你的家吗？在中国那是个什么家？中国是被咒诅了的国家，每一寸土地都要受到咒诅，它的归宿是什么？神要亲手毁灭它。那你说神该咋作？满足你的要求把你送回去连同你家人一起毁灭，还是把你留下来？那你说现在让大红龙倒，还是不让倒？你现在的意思是让大红龙倒还是不倒？（二货：矛盾呢，又想让倒又不想让倒。）矛盾呢。一个是看自己长大了没有，自己站立住了没有；一个是如果大红龙不倒，你对你孩子还有希望，"我还有希望，看怎么能把他作过来，还能怎么拯救我的家人，时间一到，神不再给人留有悔改机会，没有任何悔改机会，没有了"。你想要机会，还是不

想要机会？（二货：想要。）想要机会你就别盼大红龙倒，盼什么？盼你生命长大，盼你家人来跟随神，盼你家人能来到神面前，这是你应该盼的。你不应该盼着你怎么回到他们的身边。你没看到神作在你身上的是拯救，你在家里边是什么？撒但的网罗。神把你从撒但的网罗揪出来是拯救、是救恩！你没有感恩，连知觉都没有，直到现在了还思念的是“我的家人怎么样了？我成为逃犯了！”这个成为了你的主体思想。我说你谈谈你的主体思想，咱谈的就是这个主体思想。

刚才给你举了两个孩子的例子，咱表演出来的是什么？（二货：后妈。）后妈。你说你后悔，你后悔的是什么呀？你只是后悔“呀，我当初怎么没有把那个东西放在那边？我当初怎么没有通知他们？”你只是后悔这件事，但你从来没有恨恶过你自己，“我怎么是这人呢？”没有惭愧、没有歉意，“呀，你说神家让我在这儿当负责人，我吃着神的、喝着神的，神供应着我的生命所需，我还呼吸着神给的这口气息，结果神给我摆设的让我尽这个本分，我这本分就是这样尽的。回想起来看见自己尽的是啥本分呢，连应付糊弄、欺骗都不是，神说‘你们的信连法利赛人都不如’，我这信在哪呢？”感觉到一种亏欠、内疚，对不住神。今天神还不是父母，就不要说父母了，就是你的哥哥姐姐做在你身上，你能对得起对不起他们？你连他们都对不起。而今天是谁呀？造物的主！咱今天是个受造之物，受造之物在造物主的面前是个啥？蛆虫、粪土，蚂蚁不如。神是多么伟大，咱是多么渺小；神是多么圣洁，咱又是多么污秽。神作在人身上的都是爱，都是拯救，咱做在神身上的都是伤害、都是悖逆，给神家带来的都是祸患。神来拯救人了，神是赐福于人，咱做在神身上的是什么？刀刀见血。咱自己的思想与神的性情是相敌对的，咱刚硬、悖逆、蛮横不讲理，光这些吗？光败坏性情吗？问题是咱还做出了这些事实，咱给神家带来多大的祸患呢？塌天大祸！如何弥补呢？这些你没有思想，你没有想坐监的这些人，他们能不能坚持下去。

任胜怎么进去的？你感觉到愧疚、难受吗？你难受是一时的。任胜进去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不是你的原因？是不是你让她去那个家的？就光这一句话，人不是得懊悔至死呀！“我怎么能把任胜送到监里呀，我就是把其他人送到监里那还无所谓，他也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大红

龙也不要他，他进去神家也受不了多大伤害，他也受不了多少罪。可我今天把任胜送进去了，任胜是谁呢？咱的主要带领，她什么都知道。不说她怎么进去，她一旦透露什么信息，那带来的是什么呀？全军覆没。谁能承担得起？她卖了咱承担不起，她要不卖大红龙不会放过她。任胜一进去人们就出卖任胜是讲道员，就已经给她定了一个高地位，你说大红龙会怎么做？大红龙会不会在她身上用刑，要撬开她的嘴？这些事情是不是压得她喘不上气？这是我给她带来的，惶惶不可终日，不是大红龙惶惶不可终日，而是因着我的一句话，因着我平时作工不听神家的安排，就是凭己意作工，自己说了算，不考虑，也不和人家商量，把工作搞成了这样。任胜是个糊涂人，我说去哪她就去哪，看着是任胜作工，其实就是我支配她呢。”任胜没脑子，你也没脑子呀？任胜作不了事务性的工作，你也作不了呀？“最后我把任胜送进去，任胜受了那么大的苦。”神家呢？因着任胜进去以后，给咱家带来多大的祸患呢？所有的人人心惶惶，所有的工作停滞不前。不仅是工作停滞不前，还得躲藏，这都是因着任胜进去带来的，任胜不进去还需要这样做吗？你说怎么躲藏？咱也体验了吧？有环境的躲，没环境的也得出来躲，因为好多地方任胜都知道、都去过，任胜会不会卖？谁敢打保票？任胜会不会被监控？谁知道？都得躲，都得安排让人躲，平时没有想到这些，来个突然袭击，一个一个地找家，咱也体验了，给一个人找个家要费多大的劲呢，电话不能问，所有的号都停，信息断了，联系都联系不上，坐车不能坐等等，对咱的工作是多大的拦阻？在这极大地拦阻下这个事情还得做，要耗费多大的人力、物力？咱就光说任胜去过的家，这些家都得封，东西都得转移。神给了咱四天时间，这四天时间，所有的事情都得安排完，人也相当悖逆，这些人作工都是你的师傅，都是你的徒弟，在一个地方的东西，追问了四天了，让把那些东西都放好，四天了所有工作都安排完了，这些工作不仅是安排到位就行，还得跟进，还得再问，最后一天说再问一下、核实一下看这工作是不是都作了，“谁谁，那个事情安排好了没有？处理完了没有？”他们的回话是什么？跟你们一样，“我告诉他了。”“告诉他就完了？看看处理成啥了？”“好，我再打电话。”结果不上线，等再上线告诉你啥呢，“我今天准备好明天再处理”，人家明天要抓人呢，他计划明天再处理，你说听了这句话火大不火大？我再问的时候说“谁谁，你这抓的是什么工作呢？人家明天来抓人他明天才处

理？”人家来句啥？“啊？明天抓人呢？”四天了到最后一天了，人家不知道明天抓人，等再上线再找人就找不见人了。第一次告诉人家怎么怎么处理，“啊，知道了，我让谁谁处理了。”第二次，“好，我告诉他怎么怎么处理了。”第三次，“人家说今天准备好明天处理。”我说“准备、处理，还得分开两天呢？”硬逼着，从上午抓到下午，自己躲起来了，人不能去了，连人都联系不上，直到晚上了还联系不上，人都躲起来了所以只能派远处的人直接跑到人家家里边，这才问人家呀，“处理了没有？”人家压根就没有动过，人家说啥呢？“外边有个什么什么，不行就放在外边”，一到关键时候就把神家又踢出门外了，你说这是人吗？我说“不行”，最后硬逼着晚上才处理了。都是这些事，你说安排这些事，人心惶惶，都成高血压了。咱怕人家抓，有环境、没环境的都得躲，有的跑到远处，光开车就得好几个小时，人心理上的压力有多大？还有人因着这些事对信神产生了怀疑、疑惑。咱给神家带来的是什么？咱想一想咱带来的是多大的祸患？可怕不可怕？这些给神家带来的是什么？你在这儿只是一时地想一下，过了没有任何反应。你只想的是你自己，只想的是你的家，你说咱是不是卑鄙无耻？没有丝毫良心，卑鄙无耻，只想的是你自己，咱给神家带来这么大的祸患，这个时候咱还敢想自己呀？因着这么大的环境，让你出来你还不愿意出来，你说吧，神家给你安排了地方，怕你出问题，也怕你出了问题给神家带来环境，可你连配合都不愿意配合。那个姊妹，有环境让她出来，她不出来，非得等到大红龙开始抓人了才着急躲呢，没地方躲了躲到谁家了？躲到一个弟兄家，那个家能躲吗？在家哭呢，最后出来了。咱还忙得顾不过来呢，还得把她安排接过来。你说神家为了你的安全，什么不得考虑、安排？给你安排个家得考虑你的安全，让你的吃穿住行都得安全，你一路怎么过来都得给你安排了，不是你说什么就有什么呀！

你是什么败类，这边的人也是什么败类，你那边闯下的祸还按不住呢，这边的祸倒又出来了，闯什么祸了？这边的主要带领工人拿上她不信的老公的实名电话就给咱的弟兄姊妹打电话呢，她老公嫌她不回去，然后把所有的电话都查出来，给其他弟兄姊妹打电话、发信息威胁，在电话里边、短信里边就能说信神的话。你打电话大红龙一监控你说的敏感词汇，你一拨号人家就定位了，还有短信里边的文字，这

可怕不可怕？本来把你往这儿安排呢，结果这边又发生了这事情，发生了这事情不能让你在这边，得让你躲到其他地方，怕在这边把你抓了。当时听见的是什么声音？是龙的声音，以为是龙给咱的人打电话了，你说该怎么办？结果最后查来查去才是带领工人她家里边打的电话、发的短信，是“后宫”起火了，这才把这边的事处理了。你那边的“火”还按不下来呢，这边又着了，才把这边的事处理了，这边处理了保证没事了，这才能安排。光说给你安排一个地方呢，就那么简单、就那么容易？败坏的人类中间有几个能靠得住的？有几个能信的？这才把家给你找好，把最安全的家给了你，让你来了。咱不是感恩，不是恨恶自己所做的，而是啥呀？你不恨恶大红龙，你恨的是神家逼着你出来的，你家里边是安全的，你难受得哭呢，你还想背叛呢，还想和人家合作呢，你的心思是背叛的，同时这边人所做的你感受到了吗？你想都不想，你怎么还能一路拿着支付宝和你家里边联系着？你就不怕带来环境？这是不是完全是神的保守呢？完全是神的保守！现在这么大的环境，你能在这里躲，这不是神的看顾？“神厉害，还是撒但厉害？”就凭这个你还看不见？那边成了那样，那不是神兴起环境为了显明你，让你认识？可是神作了这么多，作在你身上这么多拯救、这么多爱，这是不是都是爱呢？可是你感觉到了吗？就是你们本地的接待家又有几个呢？你们能躲的地方有几个呢？来了这边咱给你转了几个家？因为短信的事还给你转了好几个家，把你放在不安全的地方，立马就把你拉回来，这边人对你是多负责任呢，可你们对这边人是否负责任呢？咱在接待家，人家招待上咱，而且咱有环境，你就不怕人家嫌你有环境？人家就不胆怯、不害怕？咱还在那儿哭呢，还难受呢，还有理呢，你说咱的良心在哪儿呢？没有良心、理智！

神来在地上作工就是要唤醒人的心、唤醒人的灵。把这件事情作在你眼前让你亲自体验、经历，能不能打动你冰冷的心？这就是让你去衡量看神作的是什么，撒但做的是什么，你做的是什么，对比对比。神作的都是爱，让你看看，你有环境躲呢，我也在躲呢，你处在那个情形里边我还得给你交通交通，还得给你供应上呢，这些爱咱看不见？你说咱是不是太愚昧、太麻木、痴呆，完全跟个活死人一样呢？你说你父母爱你？你老公爱你？爱你就是让你回家？回家就是爱你？回家是什么结局？到现在你还看不见是神厉害，还是大红龙厉害？你看见

大红龙所做的一切是不是都是神的摆布安排呢？神让它做什么，它做什么，神不让它做什么，它不能做什么。神在你面前给你显现了多大的神迹奇事，你看见了吗？你看见神迹奇事你都信不来呀！你看见神迹奇事了没有？看见了没有？你的信高于多马了吗？你的信最次得高于多马，摸着钉痕以后就得信了呀，神向你显现了呀，神迹奇事你也看见了呀，就在你家发生的事你也知道，钱放在你家，结果大红龙就找不见，为啥？在我得知你出问题以后，我立马赶紧祷告，你是什么时候给我发的信息？你知道出事了就给我发信息，我收到信息就立马赶紧祷告，它就进不了家，找不见钱，这是不是神迹奇事？从这件事情上你想起了谁？想起罗得了没有？所多玛人要去残害罗得的时候，天使干什么了？天使把罗得拖进门以后，天使让那些人找不见罗得家的门，再有多少人想残害罗得，他们找不见家门，那你那个家大红龙能找见家门吗？它连门都进不去，你看见神迹奇事了没有？这事就发生在你家，与此同时，布丽的家人也是同一天被抓的吧？人家搜布丽家了没有？（二货：搜了。）肯定搜了吧？你说在你家这门它看不见，布丽家同样它看不见门，找不见门在哪，咱的东西在家放着它就找不见，这不是神迹奇事？神迹奇事就作在你身边，你是看得见的。神怜悯人，知道你身量小，天上的烈火显给你看，警告你一下。任胜被抓了，把你家里人也抓了，布丽的家人也抓了，让你看见以后干什么呢？天上的烈火显给你看却不忍心烧着你，让你去认罪悔改，你认罪悔改吗？你不认罪、不悔改呀，你太刚硬了呀！到那个时候了你连躲都不想躲，迟迟不想出来。你说神看见你是什么人呢？你第一天慌了，那神等待，尼尼微人神给了他们四十天的悔改时间，神给了你二十天时间呀，这二十天你出来了，你闯下这些祸了，该不该悔改？该悔改、该赎罪。就不要说悔改、赎罪了，咱应该亡羊补牢吧？“这一片是我负责呢，我就没看好，一下就让狼给进来了，从哪进来的？狼进来拖了几只羊了，我得赶紧看看，狼是从这个窟窿进来的，我得赶紧把这窟窿堵一下”，结果你想干啥呀？你告诉我你想破罐子破摔，你啥也不管回家呀，多少人被抓，你救都不救了，管都不管了，你说咱的心多恶毒？任胜还在里边呢，你就不管了，你一时冲动，没身量，神怜悯你。我过去给你交通，让你去认识，然后给你堵后路，告诉你你有几条路，你能回去不能回去，回去是什么结局，不回去是什么。在我给你什么都交通清楚的情况下，你冷静下来了吗？你悔过自新了

吗？你反省看看自己所作的工作了吗？从事实来看，你根本没有回转呀，你根本没有看看“我作的工作还有哪个窟窿没有补”，你想都不想，你一心想的就是回家，就是你的小家庭，神家的事你毫不过问，然后才导致你的悖逆。

因着人的悖逆激起神的怒气，其实你不需要成为逃犯，不需要，是因着你太悖逆和神要来的，这话能听懂吗？（二货：能。）因为你不悔改，就像父母教育孩子，你不听话，骂你一下，骂不管用就得打了，得武力解决了。你还想回家，神就必须让你死了那条心，所以神才加重你的苦楚，“好，你不是不悔改吗，你看看你作的这工作，你还有条件叫板呢！”为什么人家会二次搜家呢？结果把咱的东西给收走了。你刚硬，神说不怕，就让那个弟兄把你卖了，你看你还刚硬吗？神主宰万有，有生命没生命的都在神的手里边主宰、安排着，给你一个事实，让你看看，神不让你回你能回去？是咱的悖逆带来的，这是不是神的公义？是不是神的拯救？是不是神的救恩？因着你的悖逆带来多大的祸患呢？本来任胜她就是个讲道的，审问两次也没有什么了，也不会判多大的刑，可这一下子你把任胜送上断头台了呀，你能想到结果吗？没有抓住你以前那就是任胜，一进去他们就已经出卖任胜了，不是任胜担，是谁担？就不管那个弟兄他卖谁了，他就是卖你了，最终归在谁头上？归在任胜头上，那任胜肯定是要受重刑，人家定了她是讲道的了，而且还有那些东西，人家一看到那些东西能放过去？人家是不是要追问呢？所以人家不会轻易放了她，你也看见人家要判她刑呢，判她刑，她还得受酷刑吧？任胜在里边究竟受什么酷刑咱现在不知道，但根据大红龙的恶毒，你想一下会不会有酷刑？任胜不会说话，她只会不吭气，不吭气会不会逼得大红龙更加恶毒？如果是会说话的能够把这个圈圈绕开，耍了它、绕开它也算，可是她不吭气会不会激怒人家？人家让她老公去了，她也不吭气，就不说话，大红龙能轻易地放过她？好不容易抓住条鱼，还能放过她？而且今天还收了这么多东西。因着你的悖逆给任胜带来多大的祸患呢？从外边看，是，你把任胜送进去了，然后你又给任胜上了酷刑，又给她带来了判重刑，这都是因着你的不作工二次激怒神带来的。反过来你也是任胜的徒弟，她带你呢，所以这罪降在她身上也是神的公义，让她也体验一下。神太公义了、太全能了、太智慧了！大红龙，神让它去哪它去

哪，不让它去哪它是去不了的，大红龙想找我呢，它能找着吗？神不让它找着它能找着吗？就是找你和萧芳两个人，任胜是啥也不说，可你俩神怎么摆布呢？神根据人的身量来定，任胜跟随多年，而且任胜怎么出来的？任胜是从家里边打出来的，从死里边出来的，任胜还有点骨头，好，任胜根据她做的也该进监了，承担她所做的，你信神没有任胜时间长，这是神对你的怜悯，你没有多装备上，给你时间把你赶出来“去，装备去”，信神进入正轨，十来年了不进入正轨，不往前走，就是固步自封在家里边，这是不是神的拯救？是不是神的爱？更看见了神的公义。任胜是跟随多年，神话吃喝了多少，因着太诡诈，不实行真理，神说“你不实行那你就反省反省，你进监狱里反省去”。二货是这么长时间就没有吃喝上，悖逆，“好了，你是没时间吃喝神话，给你足够的时间逃亡去，去有吃喝的地方”，你有吃喝的地方，同时封了你的口，就像你刚才说的，“神厉害，还是大红龙厉害？”如果把你放在大红龙面前你能不卖吗？当你有了这个意念的时候，你还害怕当犹大吗？你是不是要出卖我？到那时候由你不由你？你要想出卖我的时候，你想一下是什么结果？所以说神不可能让这件事情做成。有的说大红龙说从五月份就开始监控上了，有的说从二月份就监控上了，不管是二月份还是五月份，监控了半年了，它就看不见你二货，就看见你妈了？几十岁的人她能干啥？它就盯着你妈不放，就不盯你，由它呢？神让它盯谁，它盯谁，这都能看见是神在主宰掌管着，神在你面前作了太多的神迹奇事，你不去领会，你不去看，神向人公开显现了你也不去看，是你不看，不是神没显现，这是你能看见的。萧芳，你说她早不去那边，迟不去那边，人家早盯上她了，为啥正好要抓她的时候，她能去了那边呢？而且她邻居打电话告诉她“你不要回来啊，人家要抓你呢”，这是不是有生命的、没生命的都在神手里边？她能回去吗？你还不知道萧芳？一听要抓她，两腿吓得发抖呢，她在这儿还说不定呢，那到监里不就都卖了吗？狼虫虎豹不能临及她的帐篷，此人勿动，看见了没有？神多公义！神显现在你面前你不去看！从这里边你都没有去懊悔、自责，你自己是干啥的？这就是说你没良心、没理智。借着这些环境就是来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神说神就在你身边守候，苦苦巴望着，神在巴望着你的苏醒，可你呢？这么长时间不懊悔，不将功补过，二次激怒神，神给你摆设这个环境，向你显现了这么多，你还让那个人把弟兄姊妹的实名都登记上，你说这

多可怕呢？你们连句话都不说，“这还能实名呢？还能这样做呢？”还能把实名发出去，他想干啥就干啥。还有你那个家，那个家你们明明说是租的，很安全，最后怎么就变成把东西放在附近有环境的家了？她家还敢放咱的东西呀？人都抓了，家都搜了，咱的东西还不知道赶紧转移出来？神给了咱足够的时间，你说咱做的是啥事？这些事情咱回顾回顾，咱做的这是啥呀？感觉到内疚、亏欠，对不起神了吗？咱拿什么向神交账？都是罪状，没有预备下善行，预备的是罪，恶行！当咱罪恶满满，恶行累累的时候，咱是该懊悔、反省、认识、将功补过，还是该叫嚣、背叛呢？咱是不是该有点理智呢？

514 神这样恩待你们还不能感化你冰凉的心吗

神恨恶全人类的败坏，但神体恤全人类的软弱，也对付全人类的旧性，作为在中国的子民中的一个，你们不也是人类中的一部分吗？在所有的子民、众子，即在全人类的选民之间，你们属于最次的，所以在你们身上神花费的精力最多，下的功夫最大，难道你们还不珍惜今天还不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吗？还忍心悖逆神搞自己的一套吗悖逆神搞自己的一套吗？若不是神的怜悯、慈爱仍然存在，所有人早被撒但掳去。今天，在所有人中，真实为神花费、真实爱神的人仍屈指可数，难道今天的“子民”今天的“子民”就已成为你们的私有财产了吗？你的“良心”就这样“冰凉”吗？你真配做神要求的子民吗？回想过去，再观今日，有谁已满足神心了？谁是真心体贴神心意的？若神不提醒你们，你们仍不醒悟，似乎是处于“冬眠”之中。神在你们身上花费的精力最多，下的功夫最大，难道你们还不珍惜还不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吗？你们还忍心悖逆神另搞自己的一套吗？难道今天的“子民”今天的“子民”就已成为你们的私有财产了吗？你的“良心”就这样“冰凉”吗？你真配做神要求的子民吗？回想过去，再观今日，有谁已满足神心了？谁是真心体贴神心意的？若神不提醒你们，你们仍不醒悟，似乎是处于“冷冻”之中，又似乎是处于“冬眠”之中。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十三篇》

18.刑罚、咒诅都是爱

杨学姣，谈谈你的背叛、悖逆，谈谈你的认识，你是怎么看见神在你身上作的工作的？解决人对神的误解，“原来我是怎么看事的，通过神显明，再经过交通以后，我才看见了是神的爱、是神的拯救，看见了自己的悖逆，看见了自己不是人”，这是不是一个认知、认识呀？有了认识以后，恨恶自己的悖逆，背叛自己，最后才是实行。你现在说的实行只是控制、克制、威逼之下实行出来的，不是明白以后为了满足神心意而实行出来的，这是不是两个级别？（杨学姣：刚开始任胜交通说“你不愿意出来国度建造就不要你了”，我当时就想着“你们让我出来，那我就出来吧”。）（王静：没有抵触？）（杨学姣：抵触呢。任胜跟我说的时候拿着王静和她的聊天记录说“你自己看吧”，王静说“她要待就让她在一线待，不愿意待就让她离开国度建造”，我看了以后就感觉特别扎心。我心里想着“我又不是不尽本分，我这是没办法呀，家里条件就是这样，我回了家也不是歇着，我还尽本分呀，就不能通融一下吗？怎么就这么难说话呢？”就觉得特别委屈。正好在这时候有一个姊妹也是不愿意尽她的那个本分了，萧田和任胜说“那个谁谁谁也是不愿意尽现在的本分，怎么交通也不愿意”，任胜说“不愿意就算了，让她回教会吧”。当时我心里觉得国度建造的“宪法”是两条，轮到人家就是要回就回吧，轮到我就是不愿意待就走人。走吧，我还舍不得、不想走，那就这样干吧，“那你们说，让我去哪呢？”我心里是一种赌气，让干就干吧，就这样干。后来看了弟兄的交通《一厢情愿完全是与神背道而驰》，我才回想，对照我自己，“我这不也是一厢情愿吗？我一厢情愿地认为，我的条件就是这样，我在家尽个本分不就行吗？非得在外面尽本分吗？在外面尽的本分就是本分，家里尽的本分就不是本分了？都是传福音，一线传的也是福音，难道我们这儿的人就不需要拯救？”在这个基础上慢慢地根据弟兄的交通再去对照自己的情形，好像意识到我这不仅仅是触犯行政，我还厉害呢，还要改写行政，还要自己重新修一条路走。还说是别人不能通融我，其实是我在刁难神家，不是神家在刁难我。当时还觉得“咋就这么难说话呢？”其实是我难说话，不是别人难说话。在这个基础上才觉得自己怎么这么不可理喻，才觉得害怕，才觉得国度建造不是两条“宪法”。才想呢，

不管对别人怎么说，此时此刻王静和弟兄为什么要对我这样说？他们明知道这样说出来以后我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感受，会产生什么样的仇恨，但是他们为什么还要这样说？人家是根据神话来看事，通过神话能看到灵界，因为他们看到了我的这个性情，感到害怕，看到了我触犯行政的后果。自己嘴上说国度建造是神性作事……虽然天天给别人交通这个真理，可是在我自己身上这话就没有落实了，这话作不了我的生命。给别人交通的是“神是狮子般的性情”，到了我这儿好像神就不是狮子般的性情了，就由我呢。这时候才看到虽然王静的话严厉，让我感觉扎心、难受，不能满足我的肉体，但她是怕我死于非命，那个时候才能从心里面感谢你们做在我身上的，这才是爱。你们也可以让我回家，不是不能让我回家，不是神家离了我不行，也不是国度建造离了我不行，也不是福音工作离了我不能传，而是在这个背景下，满足了我的时候就把我送到了撒但那里。我自己就想呢，这个事情一旦满足了我，让我做成，就不用说夺了我的二股筋了，就这次我婆婆被车撞了，被车撞了得有人出钱吧？她一下晕倒在那儿，要花七、八万，花不花呢？花了七、八万以后还尽不尽本分呢？自己照样还得尽本分。花了这七、八万以后对自己家来说就是负债，这个时候我才能理解了神的良苦用心，我的良心才有了一丝丝的知觉，我不能再这样干了，我才愿意去尽这个本分了。当我愿意尽本分的时候，任胜说“你就负责你这一片”。借着这个环境把我显明了，任胜也让我负责我们这儿了。以往我总有下家，我觉得这里不行那里还有一扇窗给我留着，但那次过去弟兄解剖交通完之后，就觉得没得选，这就是我的使命、托付，那个时候才明白为什么说人活在神的天规诫命里才能剩存下来。以往我觉得永生、活下来很超然空洞，现在才理解了“怎么才能够活下来”不是空洞的理论，而是话语的的确确能够拯救你。我脑海里就出现了一个画面，火车在轨道上行驶的时候就不会出事，但一旦脱轨就会死人，那个时候才感觉到后怕，害怕如果我真的一意孤行按着我的来的话将会发生什么。上次弟兄交通说“杨学姣，你以为你抱着孩子就是爱他吗？那不叫爱”，之前我认为“明明我在家可以陪伴他们左右，这就是爱呀，哪能说不是爱呢？”我有时候想他们、想看他们，唐馨也说过我，“杨学姣你太自私了”，我就想“我怎么自私了？都这样了我还自私呢？”我明知道这样会死，明知道这样会触犯神的性情不能蒙拯救，但我还是愿意为着他们。其实这个时候根本就不是为他

们，而是为了满足我自己的享受，就是为了满足我自己的私欲。我宁愿把孩子抱在我手里和神争夺到最后把他们害了，我也不愿意放手。所以这次我从心里觉得这是神对我的拯救，我不能再这样按着我的己意一意孤行了，这样下去就是灾难。看了弟兄交通的《神已公开显现》以后，更觉得神现在不体谅人的软弱，因为神的工作已经作到这个地步了，你来这个世界的使命就是尽受造之物的本分，只不过你在人世间走了一趟以后忘了自己到底是谁。我这个人情感特别重，每当孩子们受苦的时候，每当孩子们得不到应有的照顾的时候，我就想回家，但是一直以来就是心里想想，也不敢回去，一直以来就是等待、等待。每次打仗的时候看到一个素质好的人，我就赶紧把他打过来，赶紧尽我所能把他浇灌牧养好，想着把他提拔起来我就可以回家了，我里面就是这种心态。后来出现了一系列的事情，再通过这次交通以后看到神作在自己身上这一系列的爱，神把这么多人事物摆在自己面前，自己却因着看不见自己的归宿，因着自己的欲望破灭，就要拍屁股走人。在这个时候若不是神带着怒气，恩威并重地作在我身上，也许今天这个祸就酿成了。现在不管家里怎么样，我是从心里愿意尽本分，我懂得这是我的本分，我该这样做。这是我从心里、道理上、意愿上的一个计划和认识，虽然打心底里我对他们还是割舍不下，但我也愿意忍痛割爱，现在就是这个状态。）

忍痛割爱？（杨学姣：嗯。）是被迫的，不是自愿的。（杨学姣：闲下来的时候不由自主就会想他们，想起他们眼泪就流下来了。自己也觉得特别不争气，也觉得自己这是悖逆，不应该，可是自己控制不了自己，就要流露这些东西。）认识了对神的误解了没有？（杨学姣：我觉得好像认识了。）对神的误解是什么？你现在处于一个什么阶段？现在是一种征服，没办法、被逼无奈、痛苦地走着这条路，再往前边走应该是什么？痛苦地走着这条路这就是对神的一个误解，你对神的拯救不认识。神来拯救你了，你嘴上说这是神的爱，可你还是觉得痛苦、难受。你现在只是被征服了，但是你的良心、理智还没有发挥功用，只是从一个规条上、认知上来说，“我只能这么走，我有啥办法呢？谁让你是神，我是受造之物呢”，是这个意思吧？（杨学姣：嗯。）对神的爱不认识。当你看见神的爱了，看见神作在人身上的都是爱，看见神在人身上付了心血代价，看见神六千年的经营计划，神

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人，看见审判刑罚是最真、最实的爱，怎么是最真、最实的爱呢？惩罚、咒诅也是爱，怎么是爱呢？当你真实地看见这些是神的爱的时候，你还痛苦吗？你看见这是神的爱的时候，你就不是痛苦了，你觉得是一种亏欠、内疚，是恨恶自己，“我怎么是这东西呢？我怎么这么没有良心、理智呢？不行，我得为神做点什么”。当你有心思为神做点什么的时候，你心里考虑的就不是“我父母怎么了，我孩子怎么了”，这些事还有没有？这些事不放在你心上了。放在你心上的是什么？“我为神做点什么呢？神家现在干啥呢？神的经营计划走到哪一步了？哪块儿有缺口呢？哪个网罗破了我赶紧去补补，亡羊补牢。我能做点什么做点什么，我能尽什么本分就尽什么本分，尽我所能。”有这么个心志、方向。当你有这个心志、方向的时候你总觉得是对不住神，“神给了我太多，我不配，我得还报”，这个时候良心、理智发挥作用了。你现在只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呢？被征服，是一个信。你是看见神所作的了，你看见神了，“是，确实有神。我要是不这么走神就要惩罚、就要毁灭我，逼得我没办法，我只能这么走”，是这么回事吧？（杨学姣：嗯。）所以说你对神的误解还没有解决，你还没有认识到神的爱。神让你出来尽本分是不是对你的高抬？（杨学姣：嗯。）是神的高抬。神六千年的经营计划谁也没叫，就叫你了。你刚才说有个姊妹也要回家呢，“她不行就不行吧，让她回去吧，由她自己吧”，到了你这儿是“不行？不行就不要你了，必须出来！”你听着这话是啥意思？你看到了什么？看到了神六千年前就预定好了，在你这儿是“你必须！”别人就是“你随便”，那是啥？捎带来的。就像一家有两个孩子，一个是亲生的、一个是抱养的，到了上学的年龄了，抱养的孩子说“我不想去上学”，“你不想去你就在家吧，还省的我交学费呢”。亲生的孩子要是说不想上学呢？“你还想干啥呢？不念书干啥呀？不行！”周末还得报个培训班呢。是不是这个态度？如果说这孩子有理智的话，“呀，我妈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我，虽然她对我严厉，但这都是爱的流露，她是为了让我多学文化知识，她是为了我以后的生存才对我严加管教，俗话说‘打的是儿子’。再看看我妹妹，我妈就不管她，她是捡来的，给她碗饭吃已经是高待她了，还让她念书呢？念书，花那份钱干啥呢？她要念书的话那没办法，我妈人性好，她要念就让她念，她要是不念书正好不用给她花钱。呀，我妈爱我，是我的偏得。不管是计划好的还是没计划好的，现在对我是高抬，看我这么

不成气候，我这么悖逆还不放过我。我妹妹人家想去学校呢，我妈还不大力支持呢，我这不想念书、成绩不好还必须让我念。”虽然自己痛苦，但又看见了父母的爱，你能理解了父母的爱，你就能理解了神的爱。“我得到了神的偏得，为什么给我这份偏得呢？因为神预先给了我这个素质。”就像摩西一样，神让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神不是一下想起来让摩西去带领的，而是神计划好的，在他未来到世上以前、在他呱呱坠地的时候，他就背负起了他的使命与责任。所以说在摩西来世上以前他就有责任、使命。神要用摩西的时候，摩西还年轻，血气太大，把人给打死了，没办法用，神说这个人不能用，把他放到旷野里磨炼他。你虽然没经历过，但你能看得见，神把他放到了旷野，他虽然受了不少苦，但那是神的爱，神磨炼他让他成人，是要大用他呢。神为什么不把其他人放到旷野呢？把你放到旷野起什么作用呢？把与摩西一起的二百五十个首领放在旷野，二百五十个首领在那边吃肉呢，神搭理不搭理？神不搭理，“你想吃肉就吃肉、你想喝酒就喝酒”。因为在二百五十个首领身上没有使命与责任，他们就是个啦啦队、群众演员，不是主角。摩西是主角，那不行，那就是计划好的。虽然是计划好的，但神是边看边作，神看见摩西的性情不行，年轻气盛不行，把他放到旷野里磨炼一下，磨炼完以后成了，在旷野待了四十年沉着稳重了。神说“起来，去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去不去呀？摩西说什么？“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出4:10）一方面是他不会说话了，另一方面他心里有没有自己的小九九呀？以色列人是谁呀？他想不想去呀？摩西当时发怨言的时候说什么了？“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民11:11-12）“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让我把他们当孩子待？他们和我有啥关系呢？我在家把我的老婆、孩子看护好，即使是在旷野里放羊，我们也是一家子呀。”摩西在旷野里待了四十年，他去旷野的时候最起码也有二十岁，把人都打死了，最起码也有二十岁。在旷野待了四十年多大了？最少是六十岁吧？摩西、亚伦与法老说话的时候，摩西八十岁了。摩西八十岁了还作工呢，他说什么了？“你找个年轻的吧，我八十岁了，我走不动了，我又有孩子、又有孙子，你不能重找个人？”他要是再悖逆，神就发怒了，那他就成了谁了？成了悖逆的先知

约拿。“让你去你不去，怎么呢，你想进鱼肚子里呢？”几千年前是让约拿进鱼肚子里呢，今天话语供应你这么长时间，你跟随神这么长时间，还再给你一次进鱼肚子里转转的机会？有没有这机会？（没有。）国度建造了你还想进鱼肚子里转转？不可能！那是什么？事实临及，进去就出不来了。

咱看到了神的作工，看到了神对你的高抬，神谁也没有看中就看中你了，神作工就让你去呢，不让别人去，是对你的高抬。看到了神的预定，预定代表着什么？在你呱呱坠地的时候神就预定了让你作什么工作，今天神给了你素质、给了你能力，为什么不让别人来，要让你来呢？是因为你有这个素质、有这个表达能力，你能给别人交通清楚，神就没给其他人这个素质、这个能力。神给你多少就向你要多少，神预定你去做这个事的时候，加给你这些素质、能力，给你这样的家庭环境，神加给你了，结果今天你说“你愿意让谁去让谁去吧，我不愿意去”，神在那边怎么看？这是多么令神伤心的事！“我给了你素质、给了你能力、给了你这样的家庭，你反过来告诉我你走不开了？”“我有孩子呢、我有老公呢、我有家庭呢，你看我多痛苦呢！”神给你家庭、给你孩子，是让你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是让你享受天伦之乐呢，可是给了你以后，这又成了神使用你的绊脚石，神怎么说呀？神说“这是给错你了吧？”你在这儿跟神搞条件不就是这个原因吗？“我有孩子呢，我走不开”，换句话说就是“你不给我孩子不就没事了？”你说神该怎么作？跟着你的意思走？如果神跟着你的意思走，怎么作呀？“给了你孩子你走不动了，意思是我不能给你这个孩子，是吧？”还得让神帮帮忙？舍得舍不得？（杨学娇：舍不得。）让神帮帮你你又不让帮，不让帮你自己还又站不出来，你看见“神也没有帮我这个忙”，神没有帮你这个忙是不是怜悯你啊？你该不该感恩？（杨学娇：该。）而你是眼里还流着泪呢！咱是不是没良心、没理智呢？你说神要是预定让你单身，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哪还有这些累赘呢？哪有这么多说的？这工作是不是好作呀？那你眼里还有泪吗？（杨学娇：没有了。）你眼里就没泪了。“哦，原来我眼里有泪是因为神给我给得太多了，神要是少给我点也就没泪了。”你说这人是不是浑？这就看到了，谁是混蛋？“我就是个混蛋，我没有一点良心、理智，神给了我我都不知道感恩，反过来我还拿上神给我的东西和神叫板。看看人家历代使徒，再

看看我自己，这是个啥人呀？就是个魔鬼！”亚伯拉罕多少岁得的孩子？一百岁。一百岁得了个孩子，那得多么珍惜呀！神说“来，把以撒给我献上”，亚伯拉罕没有搞条件说“不行啊，我离不开孩子啊，我一百岁就这一个孩子啊”，亚伯拉罕是还给神。从这儿看到咱是多么的没有良心、理智。神说人没有良心，没心没肺、没良心，这就是没有良心、理智。当良心、理智发挥作用的时候，只有还报，“呀！人家撇家舍业的人有的就没有成过家，更不要说有孩子了。人家没成过家、没孩子还为神花费呢，你说我又有家、又有孩子，神还给我安排出路，神还给我安排了个婆婆还有我妈，这么多人作我的后盾，我怎么还能说出这话呢？我怎么还有如此的想法呢？这简直就不是人呀！”看到自己不是人，感觉到一种自责，觉得自己不是东西，对神是种亏欠、内疚，“呀！神给了我这么多，我得为神做点什么。我有什么呢？我能为神做点什么呢？我就是一个小小的受造之物，我能做什么？我仅有的就是这些。彼得说什么了？‘神哪！我只有一个信，我只有一个爱，我的性命不值钱，我的肉体不值钱，我只有一个信，只有一个爱，对你在意念上有信，在心中有爱，我就有这两个献给你，其余没别的。’我这儿呢？我这儿有啥呢？信，没有；爱，没有，我能给神啥呢？我就能给神跑跑腿，能跑腿那我就跑跑腿吧。我没有彼得的信、没有彼得的爱，跑腿也没有保罗那样的恩赐，也跑不了半个欧洲，拉倒吧，就跑半个中国吧。”咱就不用说跑半个中国了，就跑半个省吧，你有人家保罗那一条腿的功夫，这是不是良心、理智发挥功用了呀？当你有了这样的意识、观点的时候，你眼里还有泪吗？你眼里就没有泪了。你想的是为神做点什么，这就是良心、理智开始发挥功用了。现在咱还有痛苦，这就是咱的良心、理智还没有发挥功用。不要说信神不爱神枉活一世，现在还谈不到什么爱神，这是个台阶、路线。咱离爱神还有多远呢？神说过什么话？神说：“人对肉身中的神由抵挡到顺服，由逼迫到接受，由观念到认识，由弃绝到爱，这就是道成肉身的神的作工果效。”咱现在走到哪一步了？咱现在是不是还想弃绝呢？咱得往前走呢，当咱的良心、理智发挥作用的时候，咱想的是为神做点什么，当咱能为神做点事的时候，越走越看到神作在人身上的爱，看到审判刑罚是爱。

现在看到审判刑罚是爱了没有？你对神有极大的误解，怎么还没审判刑罚你呢你倒先偷跑了？刚看到审判刑罚唐馨呢，你倒觉得难受了，可想而知你的存心、目的是想来干什么呢？这就是说你的眼睛“明亮”了，你看到审判刑罚唐馨呢，你说“你信神是来干啥的？唐馨你的眼睛就是瞎的！你信神呢，神给你审判刑罚，你还跟呢，丢人现眼！你看我这眼，我看见你被审判刑罚得地位没有了、名誉没有了，最后还丢人败兴，还不能和孩子在一起，你图啥呢？拉倒吧，我有自知之明，还是我聪明，我这眼睛明亮了，我回去吧，回家又能享受肉体又不用审判刑罚”，这就是眼睛明亮了。眼睛明亮是怎么呢？“明亮”的眼睛把你真实的眼睛遮蔽了，把你欺骗了。这是不是撒但在后边挑拨离间呀？（是。）审判刑罚是最真、最实的爱，你得着了没有？（杨学姣：没有。）现在看到审判刑罚是最真、最实的爱了没有？（杨学姣：嗯。）为什么说审判刑罚是爱？今天说陆靖呢，陆靖得着审判刑罚了没有？虽然说给他揭露解剖了，也审判刑罚他了，但他得着了没有？没有得着。因为啥呢？因为他的眼睛明亮了，他活在自己的一种想象里边，“你再审判刑罚那也不是说我”。你审判刑罚人家，人家不搭理你，所以说几年来他什么也得不着，他就没有跟着审判刑罚走，所以他就得不着审判刑罚，他在审判刑罚中啥也看不见，别人都看见了，他就看不见。那诚实人、老实人呢？审判刑罚一来，“啊？”看到自己怎么是这样的呢，用审判刑罚的话往自己身上一对、一看，“呀！这不就是个魔鬼样吗？”诡诈人呢？他就不看。陆靖就不看，“嘿嘿嘿”一笑，你这么一笑而过你就没有用审判刑罚的话往你身上对号，即使就是说你呢，就是揭露你呢，你也是当耳旁风。人是在审判刑罚中看到自己的不洁的，你就不接受审判刑罚，你能看到自己的不洁吗？你看见自己还是圣洁的，这就是你眼睛明亮达到的后果。人家是在审判刑罚中看到了自己的不洁的，是在审判刑罚中看到神的爱的，你要想爱神，你得先发现神的爱，你发现不了神的爱，你怎么爱神呢？在这里给你解决的就是你看不见神的爱。审判刑罚谁，揭露谁，谁的脑袋是嗡嗡的、是糊的，旁观者清，是吧？可杨学姣你作为旁观者不但不清醒反而更糊了，你在唐馨得着的审判刑罚中没有看见神作在她身上的爱，没有在审判刑罚中看到人的不洁、看到人做的都是欺骗。审判刑罚为什么是最真、最实的爱呢？你能够看见你的污秽之处，能够看见神的爱，看见什么是正道，那你能把污秽脱去走上正道，这是不

是拯救？（是。）是在审判刑罚中看见神的拯救的。人家看见了拯救之路，走上了蒙拯救的路，你没有看见拯救的路、没有看见神的爱、没有看见自己的不洁，反过来你看见了什么？“完了、完了，审判刑罚了，完了。”你为什么觉得完了？因为你那“明亮”的眼睛就不看这条路，你那“明亮”的眼睛看的是什么？保罗，他来信神是要干什么呢？他是来得冠冕的。“你对着那么多人给我把冠冕一撕，我还有啥呢？”他要的是冠冕，他不管什么是拯救，不管什么是生命，这些他都不管。杨学姣，你成了陆靖的徒弟了，成了陆靖的表妹了，陆靖是毫不搭理，你是稍微搭理了一下，没有走上这条道，把审判刑罚当成是种定罪，这是对神多大的误解？临到你的审判刑罚不都是话语吗？哪个事实临及了？不仅临到的是话语，而且是刚临到唐馨身上，你在那儿倒受不住了，你说咱的理智在哪？这善恶树的果子你没有少吃，蒙蔽了你的眼睛，导致你一丝都看不见。惩罚、咒诅都是爱，今天让你体验一下，审判刑罚不行，跟你说“不尽本分不要了”，这是不是可以说是惩罚、咒诅了？“不要你了，你下无底深坑吧，你去外邦吧！”让你看见死亡，这一下你感觉不对了，这才赶紧回来，这是不是神的爱？（是。）当你看见神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你的生命，不管是审判刑罚、修理对付、击打管教，甚至惩罚、咒诅，都是爱！神的实质就是爱，就是为了让你能走上正道，不管让你受了多少苦，目的就是让你能分清善恶，敬畏神、远离恶，最终能够剩存下来，这是个宗旨。不管你怎么走，你走得再蜿蜒曲折，宗旨是让你剩存下来。这是不是神的爱？你也是当父母的人，当父母的管教孩子还管方式、方法呢？你还管非得用哪种方式、方法？只要能让孩子走上正道，你有什么方法用什么方法。在你这里你对神就是一个极大的误解，信神就得解决对神的误解，解决了对神的误解就解决了对神的恨、埋怨、怨言，解决了这些以后，你的良心、理智发挥功用了，你才能去爱神。

刚才说的这些听懂了吗？（杨学姣：听懂了。）难不难？（杨学姣：不难。）还有没有其他的？（杨学姣：暂时没有了。）要在神摆设的环境中揣摩认识神、寻求神心意，你的方向、目标得对。你信神跟随神，首先得确定了方向。确定什么方向呢？神永远是对的，神主宰安排的永远是好的。当你看到神主宰安排的和你的认识打架的时候，当你认为神主宰安排的不是好的的时候，这是你“明亮”的眼睛看见的，

这就得从你的这个圈圈里边出来寻求。首先你得把神放在好的、对的一边，神作的就是拯救，不管神给人摆上什么样的环境神都是为了拯救人，神作的就是爱。从这个方向上来看，看你得到什么好处了。既然神作的是拯救，主要就是从你的生命上来看，根据神话来看事，虽然对你的肉体来说都是刀剑的击打，但你不能根据你的肉体来衡量，你得根据生命来衡量，看你的生命怎么得益处呢，得根据你的生命是不是长大了，你对神是不是有认识了来衡量。就像神这次摆设的环境，出了这么大的环境，百分之八、九十的人都是埋怨、消极，“这是啥呀？国度建造怎么能出这样的环境呢？原教会出这样的环境应该，对着呢，国度建造怎么能出这样的环境呢？”你首先把你的观念、想象放在了对的位置上去衡量神的作工。既然出现了这样的环境，首先定位一下，“这个环境不是偶然出现的，一定是神作的”，首先定位这是神作的，这是神的主宰安排。神为什么要作这个事呢？那就先看得到什么好处了。你从这里边看，看果效说话，发生这事以后暴露出什么问题了？看到了带领工人是怎么作工的，把一些假带领都显明出来了。出了环境以后，弟兄姊妹需要躲藏呢，找家，家没有；一查，到处都是问题、到处都是漏洞，千疮百孔；一看，“哦，这是神显明让人看呢，看看这是啥呢”。神要显明人呢，显明谁呢？任胜，没有这件事能把她显明了吗？她在下面作工她再伪装得好，我在上面看不见，她在下面做的事我也没有时间去调查，你看见了你说吗？你也不说。就像陆靖，来了这儿“哦、哦”，我看陆靖什么都明白了，什么都知道了，但陆靖在下面做什么了，我知道不知道？然后下边再有个老好人，两个老好人你也不说他、他也不说你，我知道啥？祭司弟兄那时候交通说什么了？“说实话，这些人作的恶我也不知道啊，我要是知道能不处理吗？”你不汇报我也不知道下面发生了什么呀。你不汇报，那只能把你自己欺骗了。所以神借着这个环境就是要显明一部分人，显明人是为了拯救人，让人看见自己，显明人也是为了淘汰一部分人，洁净教会，这一下把所有的恶人显明出来了。什么恶人呢？今天有环境了，让人家接待呢，人家还不接待呢，让人家开车过去接一下弟兄姊妹吧，人家还不接呢。你说这还是人吗？就这样的人还在教会滥竽充数，这是干啥呢？这就是恶人！没有这环境能显明吗？好，把这些人清理出去，把老好人、假冒为善的人显明出来，把他们所作的工作都亮在了光中，把该进监的显明出来，把被任胜迷惑了的人也显明出

来，这些受她迷惑的人跟着她应付糊弄，神兴起环境来再把这些人所作的一切显明出来。神给了他们二十天的时间，存放的书拿不出来、东西拿不出来，大红龙二次搜家看到了书、看到了账单，这边还有个大带领——任胜，大红龙会怎么做？如果没有这些东西，那任胜就是个讲道的，这件事情就完了，但大红龙看见这些东西了，既然搜出来这么多单子，那这钱在哪呢？大红龙就是想要钱呢，大红龙能放过她？“你既然是大带领，你又是这边的负责人，这钱去哪了？谁给你的？你的上司是谁？”她说还是不说？这边还有这么多书，把这些东西放在她面前“你说！”大红龙能不管她？既然搜出来这些东西，大红龙要干啥？大红龙要领奖赏呀，这是战果。大红龙立马向省里报告，“我查了多长时间，监控了多长时间没得着什么，可我这一下得了这么多”，给省里边一报告，这件事成了重点工程。这个成了重点工程，“来，拨资金，加大监督。”她招不招？不招，是不是该上酷刑了？这酷刑是怎么来的？是她的手下把她送上断头台的。如果她平时能把这些手下训练好，她一出事，下边的人赶紧把东西一收拾，这些都是可以避免的。二十天呀！这工作是完全可以解决的。可是她不作工，她下边的人也不作工，也在等着呢。好，下边的人把她送上了断头台，那就受酷刑吧！要么就是出卖，她要敢出卖她就出卖，不敢出卖就得受酷刑。看见了神公义。这是不是从你口里喊出的神公义？神对待恶人是有办法的，神对付人是有办法的。

你说和陆靖交通了几年了，陆靖听不听呀？陆靖老觉得他眼睛明亮了，所以再给他交通多少他也不听，神话说了多少他还不听呢，我交通多少他能听？但是经过这次的环境以后，我感觉陆靖他也应该有个变化了。一个是任胜进去可能会受酷刑，而且也看见了她自己种下的恶果自己尝，看见了神的手、神的作为，“她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最后怎么成了这样的？如果我今天再是这样，神还给我悔改机会吗？神要是不给我悔改机会，神刑罚人是有手段的。”人和人受到的刑罚不一样，也可能你和任胜不一样，她是坐监了，你可能是得病了，到时候神会把公义性情显现给人看的。当你有这个认识、有这个经历、有这个方向的时候，当你看见了以后，这对人的生命长进是不是有益处的？神作得太奇妙了，而且是太好了。在任胜培养下的整个地区的人，没有一个人愿意离家出来尽本分的，没有！结果这件事发生以

后，尽本分、不尽本分的都赶紧跑出来了，由得了他们吗？这是不是好事啊？他们跑出来了，能尽本分的尽本分，尽不上本分的你让他干出力的活儿，他干不干？（干。）他也干。平时他干吗？（不干。）平时他肯定不干。所以现在的工作是相当相当地好作，你作不了的工作神作，神帮你作。原来你找不下干出力活儿的人，现在好找，一抓一大把，是你挑他呢，不是他挑你。也应验了神的话，神说："你们当知道，我的工作扩展之时，我要将你们分散，我击打你们犹如耶和华击打以色列各支派一样，这一切都是为了我的福音遍及全地，为了将我的工作扩展外邦，使我的名被大人、小孩都尊为大，在各邦各族之人的口中都能称颂我的圣名。"原教会那时候的击打是为了扩展神的工作，国度建造本不应该击打，应该是话语在人身上作王掌权，可是在陆靖身上，在这些人身上，神话怎么也作王掌权不了，怎么办？没办法，那就是事实临及。那就在任胜身上事实临及，让陆靖看一下，"陆靖你看着办吧"，神在那边看陆靖咋办呀。诡诈人，路也给你交通了，也让你看见你"明亮"的眼睛并不是明亮的眼睛，你是瞎眼。你本是瞎眼，你还以为自己是眼睛明亮了，今天终于看见了，看见自己所走的路，看见了这个后果。而且你也看见，我解剖任胜呢，我只看任胜的表现，人家一答应我没话说了，人家都认识了我还交通啥呢？可经过神摆设了这个环境以后，暴露了这么多问题，这个宴席太丰富了，有鱼、有虾、有鳖，你吃得丰丰富富的，你一交通有多少真理要进入，你看见了神的作工，看到了多少神的作工，看见神的话应验了，神的行政作事了，丰丰富富。神作得是不是太好了？在你看是祸，在我这儿看神作工拔高了一步，神加快操练、加大操练。没有这些工作，你作不了工，一切都是神在作。这是不是神在作？神在作就是让人都看见神向人公开显现了，事实临及，就让人看见事实临及。

咱前面谈了让你去认识神的爱，是吧？你看见这一切对你的肉体都是击打，今天人都躲躲藏藏，从这儿躲到那儿，你看着不好，看见王静的心脏也快跳出来了，我的眉头也皱起来了，但是达到一个好处，我看到了什么是中国人，如果不是这个演出我是看不到的。神说中国人愚昧、麻木、痴呆，就像喘着气的活死人一样。我以前看着中国人这么灵巧，怎么就成活死人了？怎么就愚昧、麻木、痴呆呢？我看见中国人相当灵巧呀，你看陆靖多灵巧呢！我就费解。经过这一件

事，“呀！神话就是真理，服了，我算是服了！”在中国，你说拎出来哪个人不是愚昧、麻木、痴呆？就是个活死人。为什么说是活死人呢？神话和你说了多少了？你实行了多少？麻木、痴呆，还固执、愚顽、刚硬。以前人形容一个人刚硬常说啥话呢？“粪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你看陆靖这块粪坑里的石头多难“啃”，啃了几年了啃不下来。在神这儿作工简单，借着这么一个环境、一个事就显明了。好了，我算是认识了，一个是我对神话又进深了一个深度，神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看见虽然话说得不好听但确实都是事实。以前我交通说我刚出来作工的时候把每个人都当作我的老师，可是我经历了几年以后，“什么老师？都是魔鬼！”伤人心不伤人心？你伤透了我的心，我才对你怎么呢？原来我在你身上是一种怜悯、慈爱，我对你是帮助、扶持，我是掰开了说、揉碎了说，可你这么做伤了我的心，几年了你纹丝不动，我说“一二一”，你是二一二。这是一天、两天？几年了就是跟我对着干，迫使我“你再这么干，我不咒诅你，我咒诅谁？”神的经营计划不能停止，所以说你再这么二一二下去、再不听，那就是咒诅、事实临及。不用说事实临及了，我就咒诅你了，你要是不害怕那你就看看。所以一开始我是温柔和蔼地和你说，到最后实在不行就是咒诅、惩罚临及。我现在跟你交通的你感觉好像是吓唬人的话，你放不下你的孩子，你不出来，我说“你小心你的孩子”，这一句话把你吓出来了。这是吓出来了，是吧？如果和你说了，你还是不听，如果你还是倔强，那就不是吓唬的话，而是咒诅，“神啊！那个人不是个好东西，把你赐给他的收了”，你说神垂听我的，还是垂听你的？（垂听你的。）那你要是怕神垂听我的，那你就好好听。

借着神的作工拔高了，又看见了神，离神越来越近，神的日子越来越近，再看见大红龙倒在了神的话语中。借着大红龙猖狂出动、猖狂做事，你也看见了大红龙的邪恶，我也看见了它的邪恶，我用话把它驳回去、把它打倒，你看见了它的丑陋不堪、不堪一击，让你看见大红龙倒在神的话语中。你看见最后它是不是倒在了神的话语中？最后把这个声音给全部扩散出去，让外邦人都知道了、都认识了，大红龙还能捆绑谁？它不就倒了吗？一切都是话语成就一切，就这么实实在在。你这样一看，神为什么这么作？虽然说受了这么多苦，为什么呀？不就是因着你的悖逆而带来的吗？你要没这么多悖逆需要神动这

么大的工程吗？还非得让大红龙逼迫你呢？那大红龙逼迫你，它不就是为了来效力吗？它不就是神的一条狗吗？你不听话神就让那条狗去咬你，那狗就去咬你了。你要是听话这狗就不用了，这狗早就得宰杀了。所以说大红龙什么时候倒？众子民越成熟大红龙越垮台。它没用了，它盖的监狱没用了，不用人坐监了，神话一说出来你就能听了，神说“一二一”，就像军令一样你就一二一，你在这儿一二一，他在那儿二一二，“来，看哪个还二一二呢，把他抓到监里边”。神不动工，万物起来为神效力，所有二一二的人统统下监。前几年说大红龙盖的监狱是为谁盖的？是为信神的人盖的。这话不假，就是为信神的人盖的，你不听话你就进去，这就是事实。看到神作的都是爱、都是拯救，看到这儿的时候神太值得人爱了。神作在人身上的都是爱，而人做在神身上的都是悖逆、都是抵挡、都是刚硬、都是叫嚣、都是不知死活。你说哪个知死活？所以逼的神只能用武力解决。同时借着这个环境，也看见这是神在和人说话，工作要开始往外部扩展了，不能在这儿停止，不能死水一潭，借着这个环境咱就开始了外边的工作。神在和咱说话，咱得学会配合神的工作，这就是神在带领咱，神用实际的主宰安排来带领咱，神主宰万物来和咱对话，神就显现在你眼前，就在你左边、就在你右边，实实在在的，让你体验得到、感受得到，不是空洞、不是渺茫。当你这么去经历的时候，越经历越有意义、越有价值，看到神爱的时候你才能再去爱神。你听我给你交通了以后，不管神再摆设什么恶劣的环境也好，再对人是刀剑的击打也好，在我这儿看都是好的，这就是我带你走的路，你也能像我一样这么去走，那你就走上正道了。杨学姣，这个听懂了没有？（杨学姣：好像听懂了。）这就是让你去了解神。了解、理解，当你真正去了解、理解了，一切都不痛苦。亚伯拉罕献以撒，最痛苦的不过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吧？自己那么可爱的孩子，得自己举起刀砍下去，亚伯拉罕哭了？没有哭呀！在人来看应该是最痛苦的事，为什么在亚伯拉罕那儿没有痛苦呢？亚伯拉罕已经看清了，他经历过来了，怎么经历过来的？“这孩子就不可能是我的，我都一百岁了怎么可能会有孩子呢？这孩子聪明、伶俐，从哪来的？完完全全就是神给的。神给我了，今天神又向我要呢，是，这孩子是不错，我舍不得给，但是神说出来了，而且这本来就是神的，神说要你说我能不给？我要是不给，你说我是什么东西？只进不出？我不能做这事啊，神给了我，虽然说这孩子才

活了十几岁，这十几岁的孩子陪伴我生活，这是什么？这是不是神恩待、高抬我？他带给我十几年快乐的生活，这快乐的生活我本来是没有的，我本来是没有孩子的，神已经给了我十几年的快乐生活了，神今天跟我要，我还给神。”是理所应当地还给，亚伯拉罕没有痛苦地说“你为什么要？”这时候亚伯拉罕就不痛苦。因为什么不痛苦呢？他觉得“我这十几年来，神给了我，我是白得，我已经享受了，神现在要收取就收取。”就像现在，你有孩子、你有肉体生活了以后，你肉体生活好不好？你觉得舒服。“我来的时候就是赤身而来，我啥也没有，我就是孤独的一个灵魂，我来了以后神给了我家庭、给了我儿女、给了我父母，这都是神给我的。即使今天神不和我要，按正常的自然规律来说，一个外邦人，即使神不和他要，他活上七十岁、八十岁不还是一命呜呼吗？”一埋进土里哪个是你的？不都得还给神吗？那今天你只不过是没有按自然规律，而是在非常时期提前还给神，他是七十岁、八十岁，你是刚二十岁，神说“来，给我吧”，“神就给了我二十年，那就二十年，这是神给我的，神想给我多长时间就给我多长时间”，你心里面是没有痛苦的，觉得是正常的，觉得是应该的，这是不是就是顺服？操练的就是顺服，这个顺服是实实在在的。你从心里面、思想上通过了，你就没有痛苦。那痛苦怎么来的？就是因为你在思想上通不过。当你的良心、理智发挥功用的时候，你就没有那么多痛苦，没有那么多过不去。亚伯拉罕都能把以撒献了，还有什么不能献的？所以说在你这儿，神给你摆设这个环境，你有什么脱不去的？反过来神还告诉你，“放心大胆地来爱神，看看神能把你怎么样？”你把你的家室老小交给神，你看神能把你怎么样？你交给神还有什么不放心的？这个方向、目标、信心、心志不能没有，按着这个方向去走，去认识神，认识神的所有所是、认识神的爱、认识神的性情，始终是朝着这个方向。

233 神所作的对人都是成全都是爱

1 从效力者到现在人看见神作工太奇妙，人测不透，凭人的大脑想象不到神怎么作，也看见人的身量实在太小，人的悖逆东西太多，神当时咒诅人那是为达到一个果效，并没有把人治死，神咒诅人，只是用

话语咒诅，没有事实没有事实临及，因神咒诅的是人的悖逆，所以说神的咒诅的话语也是为成全人。审判也好，咒诅也好，总之对人对人都是成全对人都是成全。

2 神所作的每一步工作，不管是话语严厉、审判、刑罚对人都是成全，实在太合适了，神历世历代都没作过这样的工作，今天作在你们身上，使你们领略到了神的智慧。虽然你们里面受了一些痛苦，但总觉着心里踏实、得平安，能享受这作工，这是你们的幸福。不管以后能得什么，总之神在你们身上作的工作全都是爱。

3 人不经历审判、熬炼，总是在外面做、外面热心，人的性情总也没有变化，这能算是被神得着吗？现在虽然人里面还有许多狂傲的东西，但人性情比以前稳定多了。神对付你也是为了拯救你，当时可能你受了一些痛苦，但到有一天你的性情变化了，回头一看，神所作的工作太智慧了。到有一天，你看到神的得荣之日认识了人生，活在爱神世界里，灵得释放，生活充满欢乐，到那时你也就能真正明白神的心意了。那时，你就真明白了神今天的作工太有价值太有价值。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经历痛苦试炼才知神可爱》

王静的交通：

对敌基督夏琼搅扰拆毁国度建造的分辨

夏琼针对我对马晓进的交通全部给予批驳，并且把她的批驳到处散布，说我对马晓进的揭露解剖不对。一般有领受能力的人都能看清楚这是对假带领的修理对付，都能从正面领受，而夏琼就说“个人的罪个人担当，不应当修理对付带领工人”，这分明就是迷惑、引诱人和她一起来拆毁神的工作，让所有人都起来应付糊弄尽本分，这就是她的邪恶用心。她不是看不见我是在维护神的工作，她是看见我越维护神的工作，她就越嫉妒、越仇恨我，甚至把我当作眼中钉。因为她是看清楚了我是在维护神的工作，她就故意颠倒黑白、混淆视听，迷惑引诱人与她同伙，使那些信神不甘心尽本分的人都能与她一起产生共鸣，一起来共同拆毁神的工作，如:历代以来该隐为什么杀了亚伯，不就是嫉妒吗？该隐认为你亚伯为什么比我献的祭好，因此而有了仇杀，这就是邪恶来到了世上，所以夏琼不是看不出来我的存心目的是什么，就是越看出来越仇恨，这就是她的狼子野心给她带来的邪恶的存心目的。

神说：“撒但是明知故犯，要不怎么称它是撒但呢？就是它能看到神在灵界或者神在整个宇宙当中所作的一切，在它目睹着这一切的同时，它依然否认神的存在，依然否认神是真理，依然否认神是全人类的主宰这一事实。无论有多少人跟随神，无论神作了多大的工作，神施展多大的权柄，神是多么全能，在撒但那儿它依然否认这一切，还不知羞耻地、不知廉耻地麻痹、蒙蔽、败坏人类，用各种方式迷惑人类，让人类追随它。咱们刚刚讲了撒但邪恶的主要表现是什么？它专门与神对着干，神说得再对在它那儿也不承认，它不承认这是正面事物，不承认这是真理，它就会颠倒黑白。好比说，神让人类记载了神创造人类的历史，而且神创造人类的这些事实除了记录之外也可以查到一些踪迹，而撒但就编造出一个达尔文进化论，说人是从猿猴变的，它弄出这么个邪说谬论，结果现在即便是有一些人否认了进化论，但还是有很多人不相信人是从神来的，这就是撒但的邪恶。无论它亲眼目

睹神作了多大的工作，还是要跟神敌对到底、对抗到底，神一天不灭它，它就一直与神对抗，这就是撒但的邪恶之处，根源就是因为它的实质。”（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五）》）

根据神话揭示，看见人与人之间虽然同样都是一样的人样，人的实质却不一样。有正常人性的人、有良心的人，他就喜欢正面事物，对正面事物就是阿们、维护，而没有良心、没有正常人性的人对正面事物就是抵触、反对、抗拒的，甚至是水火不容的。神的工作一到，就把各类人给显明了，喜欢正面事物的人就能紧跟神的作工步伐、处处维护神的工作，反对正面事物的人也在表演着他的角色。夏琼的表演也让所有人看见她就是从撒但来的，是撒但打发来的差役，是来拆毁神工作的恶者。所以夏琼看见我是在维护神的工作，她还要不知廉耻地麻痹、蒙蔽、迷惑、引诱人都应付糊弄尽本分，所以撒但就是撒但，撒但也知道神的全能，但它就是不服气，神的工作一天不结束，它就要与神对抗到底，这就是它的实质。夏琼能做出对正面事物的批驳，对维护教会工作的批驳，那就不足为怪了。虽然她外表有个人样，但实质是撒但派来的差役。

再一方面我们得认识夏琼为什么能走到这一步，这是我们所有人该有的分辨。夏琼自从接受这步工作以来，就一直想做众长子，她不是信神跟随神的人，她一直追求地位、一直是野心勃勃，到处宣扬自己走的路和众长子是一样的路。因为她看到众长子走的路是打败了众仇敌，成为得胜者，所以她急功近利只看见众长子的外表行为，就急不可待地跳出来走捷径，来效法众长子的经历。她外表看见众长子对假带领是恨恶的，打倒了假带领、敌基督以后自己就是众长子了，所以她就开始对所有做带领的人都产生了恨恶，在教会里就专门针对教会带领产生恨恶、弃绝、批斗，“只要你是带领就是我批斗、弃绝的对象”，到处宣扬教会带领作不了工作，不按原则选举带领，其实就是自认为教会里所有人都不如她。后来看到教会里的人都不搭理她，就又开始到处乱窜各处教会，更加在外表上效法众长子。因为她看到以前众长子也是到处寻找迷失的羊，所以她也开始起来到处寻找能和她一起起来打倒带领的人。因为她深信只有起来打倒她的众仇敌她就是众

长子了。自从她跟上国度建造以来，就马不停蹄地从事她的众长子的“梦”。刚开始还是打倒所有带领，后来看到了我对她的揭露之后，又一次兽性大发，心想“我这几年盼望的众长子的‘梦’就要化为泡影。”再加上教会里的人大部分对她有了分辨，都不搭理她了，她的野心又开始蠢蠢欲动，心想，“众长子是打败了众仇敌才成为众长子。”野心欲望又促使她把眼光盯向了我，只有把我打败她才能成为真正的得胜者，众长子的“梦”就成功了，是我压得她没有出头之日。当她有了这样的思想之后，便有了要打败所有做带领的观点，当她有了这样的观点之后，就有了这样到处乱窜教会并且把我的交通进行批驳的行为表现，这就是她的地位之心，野心欲望促使她务必把我打败，不打败我怎么能成为众长子？从此以后她与所有带领结下了深仇大恨，更把我当作了她的眼中钉。所以她根本顾不上看我交通的存心目的是什么，只是一味的想怎么能打败我怎么算，凡是我交通的，她都迫不及待地找出神话来对号，跟她所找的神话对不上就肆无忌惮的开始批驳。这就是她的狼子野心给她带来的错误的道路。再一方面，夏琼走的是模仿弟兄所走的路，弟兄是在大患难里走出来的得胜者，他走的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神在大患难里拣选出来的得胜者，是所有人有目共睹的。他是怎么得胜敌基督、假带领的，一步一步都有实际的经历，《患难时期的见证》所有人都能见证。而夏琼只看见了弟兄得胜的外表行为，并没有看见弟兄是在为正义而争战，更是在维护神的作工而战。当国度建造的工作正式开始时，夏琼并没有真正认识国度建造的内涵之意。因为建造国度是众长子的本分，不是哪个人可以争来、抢来的，而夏琼不是在信神跟随神，而是要直接做神的本体，所以就开始模仿弟兄所走的道路，正如神说：“天使长的表现是：说话张狂，没有敬虔，常常以我的口气教训人，只注重在外表模仿我，我吃什么他吃什么，我用什么他用什么，总之，想与我平起平坐，有野心，但没有我的素质，不具备我的生命，是废料一块。”（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九十六篇》）根据神话对照，夏琼根本不是信神跟随神的人，完全属于邪灵的假冒，走的是邪灵模仿的道路。

在国度建造正式开始后，HN就出现了假众长子，都是外表模仿众长子的路，一段时间就被人揭穿再也不敢冒充了。后来HN又出现了进入一

伙，又是模仿众长子的路，又在国度建造的教会到处寻找和她一样能打倒带领的人，最后横行半年后，全部被抓坐监，从此之后被L监控再也不敢出来了，这就是抵挡、拆毁国度建造的下场。紧接着现在夏琼又出来表演来了，这一类人所走的道路都是邪灵的假冒，妄想迷惑人充当众长子，其实质都是一伙邪灵！

王静

2024年1月6日

二月

1.出力和尽本分的区别

出力和尽本分的区别（一）

神说：“心胸狭窄是哪方面问题？（人性的缺陷。）这是人性的缺陷。心胸狭窄有哪些表现呢？（喜欢斤斤计较。）比如，吃饭的时候别人说他，‘你怎么那么能吃呢？一般人吃一个包子你吃三个’，他就生气了，‘你的意思就是说我是饭桶呗！’你一句话没留意伤着他了或者让他难受了，他都往心里去，都不放过，他能半个月生你的气不跟你说话，你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其实你就是随口说说，没有讽刺他的意思，没想到他听了就把这句话放大了，一点小事都放在心里，而且无限地夸大，小题大做，一点儿都不宽容，这就是心胸狭窄。心胸狭窄到什么程度？就像小孩一样任性，谁也不敢惹，没人敢跟他正常说话，因为你跟他正常说话说不定哪句话就得罪他、伤着他了，就有后果了，再见面时他就阴沉着脸不正眼看你，还摔打东西，你跟他说话他也不理，商量着说、哄着说都不行，你跟他坐在一起他就躲开不理你。不管多大年龄总耍小孩脾气、任性，这是不是心胸狭窄啊？（是。）这是人性的缺陷，这类人很不好相处。弟兄姊妹在一起敞开心交通，互相提缺欠，没人敢给他提，但不说也不行，他还觉得‘你们都敞开心交通，互相帮助，就不拿我当弟兄姊妹’，你还得多少说点，‘你也挺好，就是有时候脾气不太好，但是我们也有不对的地方，说话也总是不注意’。你如果不这么说，只是说他脾气不好、心眼儿小这就不行，他就要生气。你与他相处一句话都不能说错，说错了你就得承担后果，所以你就总得小心加谨慎。外邦人有一个词说这类人‘玻璃心’，就是特别容易受伤，动不动就伤着了，就哭了、不吃饭了、失眠了、消极了。因为什么？‘你们都说我不好，你们都不喜欢我，你们都不跟我聊天，你们都躲着我不愿靠近我。’这是不是小孩啊？（是。）你说，‘你那玻璃心那么脆，碰到就碎了，谁敢揭露你啊？谁敢跟你打交道啊？大伙儿都怕了。’如果说这类人人性恶也不客观，他真没什么恶行，就是小性子特别严重，任性、计较，小孩脾气，不能

碰、不能惹。你对他宽容，他说你瞧不起他不拿他当回事，你跟他认真，他说你跟他计较，你怎么做都不对。你跟他相处如果方式得当把他哄好了，这类人中有些人性不太差的人还真能作点工作，也能尽好本分。但你如果方式不得当，总是惹着他，那不是他消极就是你受辖制，不是影响他尽本分就是耽误你尽本分。心胸狭窄的人很麻烦，因为一点事就能哭半天，哭得眼睛通红，一点事不合他意小嘴能噘半天，闹起脾气来半个月都不搭理人不跟人说话。这类人脾气不好、心胸狭窄，但他该干活还干，干的时候带着气，等心情好了又能好好干活了。整体来看，这类人人性这方面的缺陷问题挺大，容易制造紧张气氛，也容易给自己、给他人造成麻烦、包袱。这类人没有成年人的心胸，没有成年人处世的态度，有点像十来岁的小孩，说懂事还不太懂事，说不懂事还总说大人话，你如果拿他当大人对待，说不定哪句话惹着他了他突然就变成小孩了，开始闹脾气，但你要是拿他当小孩他还觉着你瞧不起他，总之很不正常。这是一方面人性缺陷。如果有的人有这类问题，那就应该改变，争取达到什么呢？就是多数成年人能够正确对待的说话、举止或者相处方式你也能接受，学会包容忍让，学会用正确的方式，用成年人的眼光、态度对待成年人该处理的问题，用成年人的方式与他人相处。如果多数成年人对待这类话、这类表现或对待这类人的方式都是不在意、不往心里去、不受辖制影响、不受束缚捆绑，那你也学着这样去做，往这方面扭转。你说‘我扭转得很吃力’，那你慢慢扭转总比你不扭转强，这也有个学习的过程，慢慢地你的人性、见识等各方面就长大了。长大的标志是什么？就是与多数人能够融洽相处了，谁说点难听的话、开玩笑的话或者伤到你的话，你都能容忍、理解也能正确对待了。如果别人说的话伤着你但说的是你的实情，那你就应该接受承认。如果人家是不经意间说了一句得罪你的话，你看对方是无意的，就应采取包容。如果有些人故意针对你，你就琢磨，‘他是故意针对我还是我真的存在这个问题？他如果是针对我，那他为什么要这么针对我？他的居心何在？他是恶人还是普通的败坏性情流露？他如果是恶人，那我得分辨弃绝他，他如果是普通的败坏性情流露，那我得跟他交通交通。如果他不是败坏性情流露，不是故意针对我，而是无意中说话伤到我了，那我就跟他敞开心交通，或者我回到神面前认识自己。’这不就解决了吗？这样你在人群中跟各类人都能融洽相处，达到彼此包容，互相帮助、受益，总比

你做心胸狭窄的人好。心胸狭窄的人一方面给别人带来很大的困扰，另一方面到哪个人群中都不合群，显得很孤立、很另类。你总孤立自己，有的好心人觉得你可怜，但是大伙儿觉得挺难受。都是弟兄姊妹，也没人欺负你，你总装可怜，你说大伙儿看着你别扭不别扭？（别扭。）你为什么另类呢？就是因为你人性有这方面缺陷，那你就应该克服，应该慢慢改变，是吧？（是。）”（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怎样追求真理（二十九）》）

康磊，谈谈你的经历吧，谈谈你怎么心胸狭窄。（康磊：……）你们看到康磊心胸狭窄不狭窄？不敢说？（狭窄。）趁此机会赶紧说，把你们看见他因着心胸狭窄做的那些事给他摆在桌面上让他蒙羞。让他蒙羞好不好？（好。）让他感到羞、丑，他就能够背叛它，如果没有羞耻感不容易背叛。康磊，能不能感觉到羞耻？“我这么大个人了，你说我心胸狭窄”，说你心胸狭窄好不好听？（康磊：不好听。）说你小肚鸡肠、心胸狭窄不好听，别人也不愿意和你接触，然后你也没有什么知心人，不用说知心人了，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为啥呢？别人不能跟你说话，你心胸太狭窄，别人一不小心触碰到你的利益了，你就和人家吵起来了、打起来了。你自己谈谈，谈谈你对心胸狭窄的感受和认识。沈肖平，你给他谈谈，他怎么心胸狭窄呢？让自己谈总是舍不得谈。（沈肖平：就像那次干那个活儿的时候，别人给他提了个建议，说那样做就行，大家都方便，但他非要按他自己的意思做，然后他就故意的“我就是这样的，你整就整，不整就别整”。）心胸狭窄，和他没法相处，“你说我该不该给你提个建议呢？我要是不和你说的话，你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可是我和你一说，你觉得丢了脸了。‘好像我不如你似的，我就连这个也不懂？我要是听了你的话，按你说的去做别人怎么看我呀？我就这么不值钱，就得听你的？我就听你使唤？’”（王鹿：去年和他一块儿尽本分，一伤着他的脸面，他就恼怒了。）和你吵了，是吧？和沈屹也吵了吧？（嗯。）康磊，怎么想的？反省认识了没有？（康磊：你那次说我羞辱神名了，后来我想着，“咱经常见弟兄呢，在弟兄姊妹面前做那些事不合适，露丑呢”。）看到自己做的这些事了，是吧？（康磊：嗯。看见自己不能正常地和人说话，好像和人家说一两次人家不听我的就不行了。）你和沈屹因着什么发生争吵了？（沈屹：那边的人跟王静说让康磊回来的

时候顺便捎一些东西，他们都跟康磊说了，但是去的时候东西不多，去的时候他就说“就这么点东西跑一趟？”我说就这些，回来的时候东西捎得多，因为在路上就跟他商量这个事情了，过去送东西的时候他还是那么说，然后我俩就说不成了，人家就说“你脑子进水了？”我一听这话我也不愿意了，我说“那你看吧，你说咋弄就咋弄吧，啥都跟你说得很清楚、很明白了，你也同意了，到现在了又闹呢，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了，你说咋弄就咋弄吧，要不你跟王静说吧”。反正两个人都没好话了。）小肚鸡肠遇上了小肚鸡肠。沈屹，反省自己了没有？（沈屹：跟他这样的人相处的时候，觉得自己就不能再耐心地跟他好好沟通沟通，没有这个耐心，过后想想这些事情也没有啥，主要还是想按自己的意思来，他出来反驳一下我就不愿意了。这一方面就是你刚才说的小肚鸡肠，不能让别人比我高，我得比别人高了，别人说的不合我意了也不行，我就是这样的。）你也算个小肚鸡肠的人，是吧？（沈屹：嗯，就是，不是算是。）

康磊和沈洋还能打起来，沈洋才出来没多长时间，就能和沈洋打起来。还有什么？张晴，你不是说康磊小肚鸡肠？他还有什么小肚鸡肠的事实？（张晴：遇到一件事本来我感觉没啥，但是在他这儿就形成了一种反感情绪，有时候趁他在有活儿找他干呢，他就说“我还有事呢”，可是他也没事，后来再去和他相处的时候能不叫他就不叫他，或者先问问他“你有时间吗？”人家就说“有事儿呢！”后来一看他又是没事在那儿坐着，就想着“哎呀，这个人不是那种踏实干活的人”。）胡俊呢？（胡俊：那天康磊坐着一个空框子，正好我这儿需要用呢，我就说“康磊你找个凳子坐着，我需要用那个框子”，康磊说“那边还有呢，你非要用我这个？”我说“我看你坐着呢，我这儿需要用它”，他说“下边有那么多呢，我还要坐呢！”哎呀，这让我咋说呢。）没法和他沟通。（胡俊：嗯，没法说，我是有需要才跟他要的，他坐的是框子又不是凳子，要是凳子我也不会跟他要。我当时心里想着：咱信神呢，平时对话、交流都得与神挂钩呢，你遇到我对你说的这句话、这件事以后你是怎么认识的？你应该有个回馈，可是我等不到回馈，等到的是拒绝。）咱来这儿不能白白干活，咱来这儿是干什么的？别忘了自己的本职工作。我在这儿放心不下的是什么，咱每天苦也吃了、罪也受了，最后什么也得不着，生活是生活，神话是神话。真理是什

么？真理是做人做事、看人看事的准则，这些是不是都是真理啊？咱就是操练怎么做人、怎么敬拜神呢。咱说是尽本分呢，其实就是干活呢，尽本分和干活有什么区别呢？（肖松：尽本分是来到神面前的一个桥梁，干活是光出力，跟生命进入没关系。）干活就是神说的出力，是吧？出力和本分有什么区别，你首先得知道什么是本分。什么是本分？神称许的是本分，神不称许的就是祸。得神称许，那你出这个力神称许不称许呢？刘强在这儿出力呢，一边干着活儿一边流着泪，“我当驴、当马地在这儿干呢，最后连个表扬也没有、夸奖也没有，我干的是个啥呢，还不如回家呢！”一边出着力、干着活，一边在难受着，这叫不叫本分？（不叫。）这叫什么？这叫作恶呢。为什么说是作恶呢？因为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是见证。神要什么见证？神不要死人的见证，神要的是活人的见证。什么是活人？就是良心发挥作用了、发挥功能了，你尽本分是自愿的，是发自内心的，是还报神爱呢，这是受造之物该做的，你是用这个心支配你去做了，这个时候你这个人是活过来的人。你是受良心支配做的，撒但抓不住把柄，它没法控告。如果你是带着怨言去尽本分的，撒但会说什么？撒但说的就是他说呢，是吧？“他尽本分那是尽本分呢？那就是个出力的，那就是搞交易呢，是你用权力硬逼着他在这儿干呢。”所以说，神不要死人的见证，你这个里面没有见证，就是个出力。神作工结束了不要死人的见证，要的是活人的见证，所以你再做什么，自己的生命再没有进入，你再有埋怨、有亵渎，那你就是个作恶的。如果你没知觉，你就是木偶、机器人，那你就是个出力、干活，和生命不挂钩、和思想不挂钩。有两个知觉，一个是埋怨、对抗、叫嚣，一边干着，一边对抗、叫嚣着，神在那边怎么看？这就是在作恶。另一个是良心的一种唤醒，是受良心的支配去做这些事，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寻求神，寻求神心意，学功课，尽本分的过程中尽心、尽意、尽力。打败撒但靠的是什么？（忠心与顺服。）就在你尽本分的时候你的忠心与顺服就把撒但打败了，它没法控告了，所以说这个就是见证。你在尽本分出力干活的时候是受良心的支配去尽你的忠心与顺服，这就是一个见证，这就是一个本分。这就是说神称许的是本分，神承认你所出的力，神承认你了就是神称许你了，那你这个就是福。如果你出的这个力神不称许，就像那边被火烧了，神家要不要亚干呀？不要你出力。还有你

做带领工人搞个人的经营，走敌基督道路，死不悔改，使教会成了埋葬死亡的地方，你这是作恶的，神不要了。

什么是作恶？什么是出力？什么是本分？你来这儿是来尽本分的，你不是来作恶的，你也不是来出力的。刘强听懂了吗？什么是作恶？（刘强：里面抵触着、叫嚣着。）抵抗着、叫嚣着。你出力的时候心里抵抗着、叫嚣着，你作的工作是不是就是应付糊弄、欺骗啊，你不可能忠心。平时刘强做什么事情人家说要有见证呢，要求真求细呢，是吧？这次干的那个活儿他求真求细吗？干的活儿出现问题了刘强看得见看不见？（刘强：我不知道。）后来告诉你了，你知道了吧？（刘强：嗯。）你怎么认识的？你说“不行，这个得改过来，得求真求细，得干好”？你有这个态度吗？没有。我说那个东西支撑不住，刘强说什么？“那有啥呢，那还支撑不住呀，行了。”他这个时候就行了。因为前两天说了他，他一边尽本分，一边觉得没归宿了，他尽本分还求真求细吗？不求真求细了。“这就行了，能过得去就行了”，这个时候你就开始应付糊弄、欺骗了。应付糊弄，欺骗的同时你还在叫嚣着，你说你是不是在作恶？听懂什么是作恶了吗？（刘强：听懂了。）什么是作恶？什么是出力？机器人，指一个干一个。咱这儿的机器人、木偶太多了，因为什么？因为你来这儿就没有走信神的路，你信的还是你想象中的天上的那位渺茫的神。“我现在有个本分尽，到时候国度成立了我就进去了”，所以你今天就是“我在这儿占着这个位置就行，有个活儿我干一下，我能躲就躲、能偷懒就偷懒”。就像在那边干活，五天的活儿能干二十天，那就是什么？那就是出力，啥也不想。“我干一干就算了”，出力也不是好好出力，那是应付糊弄，你的思想和干活没有结合、没有关系、没有关联。如果你出力是受内心支配呢，“这是我的本分，我得尽心、尽意、尽力，还报神的爱，神作在我身上的是什么，我做在神身上的是什么，我得还报”，你出力是受这个支配，这就是本分。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实行真理，在实行真理的过程中尽本分，献上你的忠心与顺服，打败撒但了。神称许的是本分，神不称许的是祸。

咱接着说康磊，康磊，你听了胡俊刚才说的这些你是怎么想的？（康磊：当时没有认识自己，我当时就说“下边还有框子，你用那个就

行”，就和他说了这么一句。）心里怎么想的怎么说，说的实在话，是吧？没有再反省认识？（康磊：没有。）刚才他们说的那些话你有什么认识？（康磊：就是刚才说的与神不挂钩，自己认为与神挂钩了，但在这些点点滴滴的小事上就与神不挂钩，还有你刚才说的木偶，自己还是不会做人做事。）你和沈奇还吵了一回，你说丢人不丢人啊，就因为沈奇说了你一句，你就连他的车也不坐了。（康磊：嗯，对，我在车上跟他说不坐车了，我走呀。）你在路上走了有半个小时吧？（康磊：有。）你这恒心可以呀。从这儿看到你心胸狭窄，狭窄到了什么程度？不可触碰。人家说了你一句话，不管对错你是不能触碰。你说咱信神还是这样呢，你要是在世界上呢？而且咱信神多长时间了，来这儿尽本分几年了？有两年了吧？（康磊：有了。）两年了，互相之间配搭呢，别人说咱两句话咱都不能让人说，你说咱还有人样吗？你让别人看见怎么评价呢？“人性不好。”你愿意听别人说你人性不好吗？你回来以后反省了没有？（康磊：我一个人在路上走的时候反省了，不管沈奇怎么做那是他的事，人家说我的时候我得接受过来。我从这里边看到这就是狗咬狗两嘴毛，这就是打斗呢。我自己走在路上这样揣摩这件事情呢。）还得人家和你说好话你才坐车呢。（康磊：嗯，是。）最后完了，你还说“这是狗咬狗两嘴毛”，你首先把人家说成是狗，咬你呢，你不说你咬人家呢，你说人家是狗咬你呢，过后这件事情就过去了。康磊心胸狭窄，还有谁心胸狭窄？（沈屹：我。）你怎么心胸狭窄呢？（沈屹：在遇到这类事的时候，我也是看不惯，不愿意搭理。）其实别人就感觉不到是一个什么事情，在你身上你就感觉受不了了，好像有天大的事情发生了。（苏继刚：上次我联系沈屹没联系上，我回来问他“怎么给你打不通呢？”人家说“我没网，要不你把我删了”，我不知道人家没网，我就那样问了一下人家，过了两天人家把我删了。）心胸狭窄。刘强心胸狭窄不狭窄？（沈屹：那更不用说了。）心胸狭窄得没法说了，没法说到什么程度了？“你要动嘴，我就动手”，不可触碰，什么话都不能说。那这样说起来，刘强比康磊还要小肚鸡肠、心胸狭窄呢？他们两个人谁心胸狭窄？谁比谁更甚呢？（刘强比较严重吧。）看着这么大个人，心胸真狭窄啊！

“心胸狭窄是哪方面问题？（人性的缺陷。）这是人性的缺陷。心胸狭窄有哪些表现呢？（喜欢斤斤计较。）比如，吃饭的时候别人说他，‘你怎么那么能吃呢？一般人吃一个包子你吃三个’，他就生气了，‘你的意思就是说我是饭桶呗！’你一句话没留意伤着他了或者让他难受了，他都往心里去，都不放过，他能半个月生你的气不跟你说话，你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就是刚才苏继刚说沈屹的，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人家沈屹就把你删了。还有康磊，沈奇和你说了两句话，“不要打喇叭，咱注意环境”，沈奇对你有恶意吗？和你有啥呢？你倒跳下车走了，就不坐车了。别人就不能说话，就搞不清怎么就把你伤着了。小肚鸡肠、斤斤计较，算得太精，什么都算，心胸狭窄，太狭窄了！还有刘强，王鹿说“听见你说的这个话就恶心”，就因为这句话就活不了了。我说“你这活出的就是个畜生样。”“不行、不行，你说他不能说我。”习杰靖给你端了盘肉，跟你说里边没啥肉了尽是骨头，你就能说人家耍你呢，跟人家干起来了，你心胸狭窄到什么程度了？太狭窄了！“你一句话没留意伤着他了或者让他难受了，他都往心里去，都不放过，他能半个月生你的气不跟你说话，你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其实你就是随口说说，没有讽刺他的意思，没想到他听了就把这句话放大了，一点小事都放在心里，而且无限地夸大，小题大做，一点儿都不宽容，这就是心胸狭窄。”我那天看到刘强心胸狭窄到什么程度了，那天刘强去让人家修咱的东西，修完以后他问人家要不要那个替换下来的东西呢，人家说了一句什么话？（刘强：“烂东西我他妈要这干啥呢。”把我气得。）人家说的一句口头语，你就能和人家干起来，“你再说一句！”立马就瞪起眼要打人家呢。呀，心胸太狭窄了！你顶多就是说“小伙子你不能这样说话啊，你这说话啥意思呢？”（刘强：我一听这样的话就上头了。）这心胸狭窄到什么程度了，一听到这样的话就上头了。咱在这儿和你说这话是说笑地说呢，但你不能当作笑话听，你听着这话应该感觉到羞耻，感觉丢人现眼，“我和人没法相处，这不是个人样，这是个鬼样”，看到自己不能和人正常相处，能够去恨恶自己。“心胸狭窄到什么程度？就像小孩一样任性，谁也不敢惹，没人敢跟他正常说话”，康磊心胸狭窄也是特别明显、特别厉害，你说沈奇说了你两句，你就能跳下车走半个小时，连车都不坐了。沈肖平说别人就给你提了个小小的建议你都听不进去，你听一下建议就感觉到丢人了？“我还能让你说我呀？”没法让人

说。而且因着你的失误，把马萧达的腿给砸了，你心里有什么感觉？康磊，你自责、难受了没有？你送马萧达看病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人家说在你身上看不到你有一点惭愧、难受。这件事因着什么引起的？就是因为你的小肚鸡肠，听不进去一句别人劝说的话、引导的话。因着你造成了争执、吵架，那么多人，多丢人呢。马萧达是因着你们吵得不行，气得不行才过去弄那个东西，才被砸伤了腿。因着咱的小肚鸡肠带来了多大的祸患呢，让人家的腿二次受伤，二次受伤还和一次不一样，骨头二次受到伤害衔接不好就不好长了，而且二次骨折人要受多大的苦呢。他刚把钢板拆了，这下又得割开肉，还得打钢板，还得在骨头上打螺丝，上了钢板还得再拆钢板，你说他要受多大的苦。他受的这份苦是从哪来的？是不是因着你带来的？不光是人受了这份苦，做手术没有一、两万能行吗？这一、两万谁出呀？谁来担当呀？咱都尽本分呢，谁有钱呀？人受了苦，还得神家担当，神家担当花费的是什么呀？祭物。因着咱的悖逆，因着咱的小肚鸡肠、任性，想怎么干怎么干，一句建议的话都听不进去，你还尽本分呢？你活出来的没见证，就谈不上见证，正常的人性活出都没有，给神家带来的是祸患。你说人家骨折了，人受了苦花了钱，躺在床上养伤还得让人伺候呀，伤筋动骨一百天，他这还是二次骨折，你想一下得休养多长时间呢？完了以后他还得再取钢板，又得动一次手术，还得再把肉割开，咱带来了多大的祸！咱闯下这么大的祸，咱心里面自责了没有？想了没有？康磊，你想这件事了没有？你根本没有往自己身上对号，对咱来说可能就是没知觉，你感觉“那又不是我干的，那是谁干的？那是沈洋干的。也怪马萧达自己，谁让他上去的？他要是不上去沈洋能砸了他？”你还有足够的理由。如果说你没有那个悖逆，神用不用兴起那个环境？不是说砸了马萧达的腿了就让他去认识，神兴起环境是警醒你呢。就像以色列民进迦南美地打仗呢，明明是亚干偷了东西、私藏了东西，但是让以色列民都受到了惩罚、受到了牵连，死了多少人，神向污秽之地隐藏，神离弃了。而且神要和你说话，怎么和你说话呢？借着周围的人事物、环境来和你说话。如果那个东西砸在康磊身上，康磊的腿折得了折不了？（折不了。）折不了。因为你的腿是好的，必须得让马萧达配合一下。马萧达配合一下，不是让你去认识马萧达，是让你认识这个祸是怎么来的、怎么造成的。为什么让你去送马萧达看病呢？你送马萧达的时候看见马萧达在那儿“哎呀、哎

呀”痛苦的时候，你的心触动了没有？难受了没有？自责了没有？咱这是尽本分呢？是来闯祸的还是来尽本分的？是恶行还是善行？咱洗一个锅打两个碗，得不偿失，用不起。“就像小孩一样任性，谁也不敢惹，没人敢跟他正常说话”，沈洋最后说了句什么话？沈洋那话是不是对你的一种讽刺呀？“操作权在你手里呢，有啥办法呢。”沈洋都没法和你说话了，谁还能和你说话？在咱这个地方沈洋最有说话权利了，是吧？去哪都能听着沈洋的声音。可是在康磊身边沈洋无语了，能让沈洋无语这也是不容易的事。是谁让他无语的？是康磊。康磊怎么让他无语的？是康磊的小肚鸡肠、是康磊的任性、是康磊的小孩子脾气让他无语了。“没人敢跟他正常说话，因为你跟他正常说话说不定哪句话就得罪他、伤着他了，就有后果了”，你说你干个活儿王鹿能不能和你正常说话？沈屹能不能和你正常说话？沈奇和你说一句话就有后果了。“再见面时他就阴沉着脸不正眼看你”，不要说阴沉着脸了，连车也不坐了，直接和沈奇对着干起来了。“还摔打东西，你跟他说话他也不理，商量着说、哄着说都不行”，能不能说话？没办法说话。商量着说不行，哄着说也不行。胡俊跟你说“你把那个框子拿过来”，这是不是正常的一句话呀？还要怎么说呢？“你跟他坐在一起他就躲开不理你。不管多大年龄总耍小孩脾气、任性，这是不是心胸狭窄啊？”那天我给康磊发了个信息，我说“你和沈奇因为一件事情争执起来了？”人家承认是争执起来了。我说：“你多大了？你什么时候信的神？”康磊听出我问这话的意思了没有？康磊给我发了一句，“1998年信的神，四十岁了。”（胡俊：他告诉我了。）他怎么跟你说这话的？是他发错了还是怎么呢？（胡俊：他发了以后告诉我的。）发了以后感觉不对了。（胡俊：嗯。我说“你就这样回答的这个问题？”）康磊，你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揣摩了没有？蒙羞不蒙羞？1998年信的神，刘强有了伙伴了，刘强今天不孤单了，“还有一个1998年信神的和我一样小肚鸡肠的人”。1998年信的神，四十岁了，咱因为一件小事还能气得不坐车了，这跟小孩子玩过家家有什么区别呢？任性。“这是人性的缺陷，这类人很不好相处。”康磊，知道为什么要提这件事了吗？很不好相处。这就是让咱认识自己呢，别人没法和咱相处，不管是家里人还是外人、还是咱家人，没法和你相处，不好相处，说不成话。咱能看到别人和自己没法相处，看到自己不好相处的时候，才能感觉到咱在人心目中的位置如何。沈屹，看到在人心目中的位置了吗？我说沈屹总想

当个膨大素，总想在人心目中有个好的印象，可是这个好的印象不是你演出来的，你得实际活出来。我给你立了个标杆是什么标杆？憨厚、老实。憨厚、老实和心胸狭窄是不是一个鲜明的对比？我给了你一条路，你看憨厚的人身边有多少朋友、弟兄，有多少人喜欢和他相处，心胸狭窄的人有谁能和他相处？不用说相处了，连话都不能说。（这样的人给别人带来的都是伤害。）给他自己带来的也是伤害呀，他自己都气得不行。“这是人性的缺陷，这类人很不好相处。”这是人性的缺陷，这是人性上的问题，这还没有谈到败坏性情。

出力和尽本分的区别（二）

“弟兄姊妹在一起敞开心交通，互相提缺欠，没人敢给他提，但不说也不行，他还觉得‘你们都敞开心交通，互相帮助，就不拿我当弟兄姊妹’，你还得多少说点，‘你也挺好，就是有时候脾气不太好，但是我们也有不对的地方，说话也总是不注意’。”说话还得小心翼翼，和哄小孩一样。“你如果不这么说，只是说他脾气不好、心眼儿小这就不行，他就要生气。你与他相处一句话都不能说错，说错了你就得承担后果，所以你就总得小心加谨慎。”这就是说为什么别人不敢和你相处，和你说话都得小心翼翼。“外邦人有一个词说这类人‘玻璃心’，就是特别容易受伤，动不动就伤着了，就哭了、不吃饭了、失眠了、消极了。因为什么？‘你们都说我不好，你们都不喜欢我，你们都不跟我聊天，你们都躲着我不愿靠近我。’”康磊有没有这个感觉？（康磊：有。）人家都躲着你，没有朋友，没有能和你聊天说话的人。别说你了，刚开始我和沈屹、刘强基本上是同一时间见面的，是吧？但是我能打刘强，你看我打过沈屹几回？我在沈屹身上得小心翼翼，不敢触碰，怕他的玻璃心碎了，有时候逼不得已了没办法了才说他呢。很多时候还得刘强揭露他呢，你说我看见了没有？我看见了，我不敢揭露人家，我害怕人家的玻璃心碎了，年轻人一不留心就撂挑子跑了。为什么我能打刘强呢？他虽然小心眼儿，但他信神时间长了他不敢跑，年龄大了，人性比较稳定一些。年轻人容易接受新事物，但是性情不稳定，我得小心翼翼，我还受到辖制了，我跟人家说话我得考虑后果，考虑在什么环境下说，刘强提起来了，这个时候我看看、试试水，能说了，可以了。所以因着你心胸狭窄、小肚鸡肠造成了一个什么环境？虽然咱们接触的时间长，但是我有好多时候和你交通就受到了辖制，当然你的收获也就受到了辖制。刘强常说“你看沈屹干个什么活儿贼着呢，就是专挑轻省活儿干，开开车或者搞个什么东西。粗活、累活沈屹干不干？他就不干。”这话刘强就能直接说出来，我敢不敢说？我不敢说。我看见了没有？我看见了。刘强说：“沈屹还没到呢，电话先打过来了，‘开门，回来了’。”我看见了没有？我看见了。可我不能说，我不敢说，我怕他的玻璃心碎了。沈屹之所以能在这儿干着，根据他信的时间，根据他的年龄，我得小心翼翼，别人说沈屹

什么他的心还不容易碎，我一说什么他的心就可能倒塌了。小心翼翼给你带来了这些祸患、坏处。和你说这些的目的是什么？让你看到它给你带来的祸患以后，你能够去背叛它。（刘强：我记得我还问过你一次，“你怎么老说我，就不说沈屹呢？”）今天才告诉你答案了，是吧？刘强心里觉得“弟兄不公平”，想控告但是又不能说。

“‘你们都说我不好，你们都不喜欢我，你们都不跟我聊天，你们都躲着我不愿靠近我。’这是不是小孩啊？（是。）你说，‘你那玻璃心那么脆，碰到就碎了，谁敢揭露你啊？谁敢跟你打交道啊？大伙儿都怕了。’”我也受辖制呢。别人怕你是怕什么呢？他不想揭露你，是因为他和你说不成个啥，你再给他说一些刺激他的话，他不愿和你伤了和气，但是我不敢揭露你是怕碎了你的玻璃心，都受辖制了。“如果说这类人人性恶也不客观，他真没什么恶行，就是小性子特别严重，任性、计较，小孩脾气，不能碰、不能惹。”“如果说这类人人性恶也不客观”，他是小肚鸡肠，和人性恶不一样，人性恶和这个有什么区别吗？这个可以说是人性不好，是吧？能不能说人性不好？（能。）能说他人性不好，但不能说他是人性恶。人性恶和人性不好有什么区别？（人性恶有整人治人、报复人的心。）有整人治人的心、有陷害人的心、有报复人的心那就成了人性恶了，这就是两个级别吧。“就是小性子特别严重，任性、计较，小孩脾气，不能碰、不能惹。你对他宽容，他说你瞧不起他不拿他当回事，你跟他认真，他说你跟他计较，你怎么做都不对。”这就是说你的这个人性让人为难。“你对他宽容，他说你瞧不起他不拿他当回事”，沈屹，有没有这想法？（沈屹：没有。）“你给刘强交通，不给我交通”，有没有这想法？（沈屹：这个有。）这是不是“你就能瞧得起刘强，你瞧不起我”？你潜意识里边自然就有这个想法。“你对他宽容，他说你瞧不起他不拿他当回事，你跟他认真，他说你跟他计较，你怎么做都不对。”对他宽容也不对，跟他认真也不对。对沈屹来说，对他有没有解剖呀？对他也得有解剖，要是不解剖沈屹现在能待住吗？（待不住。）所以说，有时候也得适当地解剖解剖他，他看着“哎，弟兄对我还是有爱的”，他心里能得个安慰。但是要是解剖得多了，他又会说“你就是和我斤斤计较”。“你跟他相处如果方式得当把他哄好了，这类人中有些人性不太差的人还真能作点工作，也能尽好本分。”刘强对自己不认识，对沈屹可认识

了，“你看沈屹干活还得哄着些才行呢，哄着还能干个活”，刘强安排干活得有一套，“我得看沈屹喜欢干什么我安排人家干什么，我不能随便给人家安排”。“但你如果方式不得当，总是惹着他，那不是他消极就是你受辖制，不是影响他尽本分就是耽误你尽本分。心胸狭窄的人很麻烦，因为一点事就能哭半天，哭得眼睛通红”，沈屹哭过没有？应该哭过吧？（沈屹：有过。）关着门自己哭呢。因着什么哭的？（沈屹：……）“一点事不合他意小嘴能噘半天，闹起脾气来半个月都不搭理人不跟人说话。”

昨天唐馨回去跟我说她和沈屹怎么怎么了，沈屹和她说什么话了，我说沈屹怎么还是这样呢，我就给沈屹发了一句话，“你又教导人了？”沈屹的玻璃心又碰碎了，沈屹把他跟唐馨说的所有的话都给我发了过来。（沈屹：唐馨说她忙了一天还没吃饭呢，我说“你得有个计划”，她要去那边拿东西呢，然后我给她发信息说“不行我去给你拿，你在这等着”，然后也没见她回话，我吃完饭就过去了，结果她也到了，然后拿上东西就走了，就是这。）我说的话不多，我说“你又教导人了？”你听了这话应该有什么反应？（沈屹：我就想“我咋教导人了？”我都不知道我说啥了。）那你是不是应该想一下“我咋教导人了？”反省认识一下。（沈屹：我就说了那些话，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又教导人了。）那你最起码认识一下，“我怎么教导人了？”（沈屹：我也在想呢，然后我就把我说的话发给你了，我就不知道我又咋教导人了，我说：“你给我说说，我咋教导人了”。）我也不在现场，我也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我给你发“你又教导人了？”是不是提醒你一下？你反省认识一下，“我怎么教导人了？我好好揣摩揣摩，我今天说什么了，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这些话你是揣摩呢，还是赶紧去表白呢？（沈屹：我也想了，但我实在不知道哪里又有问题了。）“你说吧，我哪里有问题？”人家给我发过来这么一堆话，把我给愣住了，你说我该说什么呢？我说“你考虑你的说话口气、语气、态度”，是吧？根据你的语气、态度看你的心思，这只有你知道。既然唐馨能把这个事情说出来，肯定是人家听着不舒服，肯定是听着你的话里边有内容，虽然她揭露解剖不了你，她不知道你的心思，但是她觉得这里边肯定有内容。人家说出来了，反映出来了，你反省认识，你把那一堆话发过来以后把我给愣住了，我还得问问唐馨呢。如果唐馨

能分辨清，能给你把这个事情说出来、认识出来也行。有时候面对一个人，你能听出他说的不对味，但是你能不能解剖出来、说出来？你就阐明不了。（沈屹：关键是我还想着她没吃饭，赶紧帮她去拿一下，我想的是这些问题，我才说“你得有个计划”。我实在不知道我哪里教导她了。）现在看见一个什么问题？看见他小肚鸡肠了没有？（沈屹：没有。我接受不了。）就现在这一会儿你们看见他小肚鸡肠了没有？（沈屹：我接受不了、接受不了，真接受不了，到现在我还接受不了。你说的这个话我也想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很正常地在和她说这个问题，她说她没有吃饭呢，我就想着说“你得计划一下”。）到现在还没有接受下来？（沈屹：接受不了，就接受不了这个嘛，真接受不了！我一心想着她还没吃饭，然后我说我去替她跑一趟，让她在这等着，我就是接受不了这样一个过程。）从昨天到现在你还接受不了这个过程，那当我交通小肚鸡肠、斤斤计较的时候，你该有什么反应？（沈屹：有这些想法，但是内心当中还是不能完全接受。）有什么想法？（沈屹：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去做，连事情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不会了，连话都不能再说了，我现在就是这样的想法。我接受不了，也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也不会说话了，事也不会干了，我真的啥都不知道了，我现在处处受辖制，都不敢说话了。）（刘强：我们这些人说话的时候都愿意给人当老师，都愿意教导别人，这是咱本性里边的东西。就像王鹿说的话就是给人当老师的话，我也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还有王达贫说话就像给人当老师、当长辈似的。）你看刘强，只要不在他身上，他看得清清楚楚，说得头头是道。（刘强：就是，萧伟晋说话也有居高临下的感觉，让人听着感觉不舒服。）你说话的时候你能不能感觉到？（刘强：如果你不注重变化的话，别人听你说话就是那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平时我说刘强的时候，沈屹听得懂听不懂？（能听懂。）能听懂，是吧？（沈屹：我听不懂，也不敢听懂。我不敢说话，我说了话下来还不知道又有啥问题了，现在我心里确实是这样想的。包括这段时间弄那个东西我也不敢问你，我把我思考的这些东西直接跟你说了，你有什么意见、建议我给他们传达了，然后再按你说的去做。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思维，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弄那些东西。）没路走了。（沈屹：没路。现在就是这样一个路，我把你的话传达了，把我思维的、把我看到觉得不合适的和你说了，你跟我说了我照着做就行了，没有其他的了。我现在

也很苦恼。）（刘强：其实我对沈屹没有任何意见，沈屹弟兄的致命处是地位，只要你说话伤到了他，他马上就不行了，这是他的地位心在作祟。沈屹，我不是对你有意见啊，我说这个事是为了解决你的问题。就像那次我们几个人配搭尽本分呢，沈屹在那儿说话呢，我说“沈屹，不敢说话了，赶紧配搭着干”，我就说了这么一句很正常的话，都没有说第二句，可是沈屹就感觉受了多大的屈辱，就火了，干活的时候就带着火气干呢。这就看到他地位心太强，这就是他的致命处。）沈屹，能听懂刘强刚才说的这话吗？在这里面有没有认识？（沈屹：没有去想。）没有去想，不能去想。（沈屹：天天就是这种事，可以说一千天里就有五百天会发生这种事情，跟刘强在一块儿干活就觉得这种事情是每天都不可避免的，只要在一块他那嘴就不停地叨叨，叨叨什么乱七八糟的。就是王鹿说的，厌憎就厌憎到这个程度了。那时候我就跟弟兄说过这话，当时弟兄解剖我了，后来我也没敢再去说这些话了。干活可以，只要他不吭声，正常说话就可以。）胡俊，人好办不好办？你看见什么了？发表发表。（胡俊：我看见难办的就是人啊，人真难办呢！）难办在哪里？你说一说你看到了什么？（胡俊：那么一点点小事，不经意的一句话，人把这句话就放在心上了。刘强很平常地说了这么一句话，可是对于沈屹，他就把这句话装在心里了，就支配他有了后边的那些行为。）王鹿说说。（王鹿：看到人没有一点人样，没有理智、没有人性，就是神话说的人太难办了。）

你说咱每天在这儿是干啥呢？是在信神吗？（不是。）信神是在干嘛？你不是在信神，你在这儿干嘛呢？（沈屹：想信，但是实际的活出不是在信神。）你实际的活出不是在信神，那你的意思是什么？（沈屹：就是神话所说的这些自己达不到。）为什么达不到呢？（沈屹：放不下自己的这些认知。）怎么放不下自己？什么原因？（沈屹：因为还没达到看事观点的转变，看着好像是那么回事，但是临到事情的时候就以自己的观点去对待了。可以说除了你，在座的所有人都是这种问题，谁也跑不了。）今天说把沈屹拉到硫磺火湖吧，沈屹说“他们都是，把他们都拉进去”，沈屹不愿意下去。沈肖平，你看见沈屹什么了？（沈肖平：看见了他的玻璃心。）玻璃心。（沈屹：所以这些人该担谅担谅我，而不是老把我看成我是怎么样的，我啥也不行。）他们都担谅担谅你，“你看神说话多体谅我呢，我跟你们说我是

玻璃心啊，以后你们多担谅担谅我，可不敢触碰我，弟兄都受辖制了，我告诉你们，你们都得受辖制，以后给我开绿灯！”你是这个意思吧？给你开个绿灯？（沈屹：不要。）咱刚刚还交通了你来这儿是干什么来了？出力呢？（沈屹：不是，不行。）你是来这儿尽本分的，是来信神的，是想追求性情变化呢，是想剩存下来呢，你怎么剩存下来？咱交通这么长时间了，怎么就剩存下来了？咱现在还谈不到性情变化，现在谈的是什么呀？人性。人性低劣、人性不好，用一句不好听的话来说就是人性不好。你们说，刚才沈屹的这个人性是什么人性？我给你们举了个例子，我说我听到这个声音以后我给沈屹把这话反馈回去了，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沈屹：好事。）不管这个事的对错，把你这个性情给你反回去，让你照照镜子，看看别人对你有什么反应，你反省一下。沈屹反省了没有？（没有。）他说他反省了，他要是反省了的话，会不会把那一堆话给我发过来？沈屹，刚才你说了句假话，你告诉我你反省了，真反省了没有？（沈屹：反省了。最后才跟你说“你给我解剖解剖。”）你看这鬼话，刚才他说他反省了，反省以后找不出问题才给我发过来那一堆话，他刚才又说“直到今天我也扭转不过来”，你看他刚才说话的那个表情、态度，他寻求了没有？沈屹，你这个说话语气、态度是不是寻求的态度？你这个语气、态度里边有没有寻求？（其实他就不知道怎么是反省。）（沈屹：那你给我谈谈，有人帮助我了。）你看，他的玻璃心又碎了。你听这句话，“你给我谈谈，你给我谈谈”，这话是啥？这是不是小肚鸡肠？（沈屹：就是嘛，有人帮助我，给我谈谈，我看看。）这是心里话还是讽刺的话？（沈屹：心里话。）借着刘强能够引狼出洞、引虎下山，看沈屹刚才说话的那种语气、态度，都能看见吧？那就叫小肚鸡肠、斤斤计较。神给你摆设了丰富的筵席。昨天晚上的那个事情大不大呢？咱不要看它是不大的事情，我说了一句“你又教导人了？”是不是对你的提醒与劝勉？（沈屹：嗯，知道。）这件事是也好，不是也罢，对你有大的伤害吗？是，咱就认识；不是，咱就警醒。如果正常有一颗寻求的心，“我再寻求寻求，我还没认识到，让他给我再提一提，我揣摩揣摩”，是不是这话呀？他把这么一大堆话给我发过来，把理由发过来还算认识吗？今天也许是误解你了，误解你了没有？你直接告诉我，“我到现在还转不过来呢”，转不过来什么呢？昨天神给你摆的这个环境，今天就是来显明你什么呢？显明你的小肚鸡肠、斤斤

计较。弟兄说的这句话你都能给返回来，别人说话你能不能听进去？咱今天在交通小肚鸡肠、斤斤计较的时候，刘强再给你加把火，你还能爆炸了。咱在交通的时候，刘强能把那个例子说出来，你说刘强说的是不是实情？（是。）咱不管刘强的表现如何，人家说出来了，三岁大的小孩说出来的合乎真理咱就应该接受。可咱是什么态度呀？

“心胸狭窄的人很麻烦，因为一点事就能哭半天，哭得眼睛通红”，沈屹昨天晚上是不是哭了？（沈屹：没有。）“一点事不合他意小嘴能噘半天”，没有哭也是小嘴噘起来了，是吧？噘起来了没有？从昨天晚上噘到现在了吧？（沈屹：习惯了，这种事情太多了。）习惯了，证明这小肚鸡肠已经成为生命了。是小肚鸡肠已经成为生命了，还是他们不好，你习惯了？（沈屹：我小肚鸡肠。）看到自己小肚鸡肠、斤斤计较。就不要说其他的，就说我昨天晚上说了那句话，即使是唐馨说的不符合事实，她误告了或者是我误判了，或者各种原因吧，我把这话跟你说了，你认识到了就认识到了，认识不到对咱是个提醒，是吧？可你呢？你是不是斤斤计较呢？还得来个所以然呢，今天还想要个结果呢，是吧？你刚才说了句什么？（沈屹：我不会走了，不知道该怎么走了。）“你给我说吧，我不会走了。”我就问了一句“你又教导人了？”“我不会走了。”这是句什么话？（沈屹：寻求吧。）寻求？你还告诉我是寻求。我今天给你交通了小肚鸡肠、斤斤计较，这是不是说你人性的缺陷呀？我给你交通的这个是不是你该走的路？（沈屹：是。）老实、憨厚这条路你能不能走？这是不是你该走的路？你有路没路？我给你立了个标杆，老实、憨厚，如果他老实憨厚，有没有路走？（有。）沈屹，你有没有路？（沈屹：有了。就是你刚才说的，没有的话我寻求，有的话我谨慎，这就是一条路。）那你当时为什么说没路走呀？（沈屹：当时确实没路。）我刚才交通的是不是就是这个内容？也就是说，我给你交通的不是没路，是有路你不走，你说“我没路了”，你那个没路是什么意思？不是我给你交通的没路走，不是神给你摆的没路走，你说的没路是啥呢？“按你这样说我没法做人了，我和他们怎么说？我一开口、一说话，‘你教导人了？’我还怎么走？”（沈屹：嗯，是嘛。）“我尽不成本分了”，是吧？他是不是在和我叫嚣？（是。）（沈屹：我真没意识到。）我给你交通的是咱该走的路，你走的是小肚鸡肠、斤斤计较的路，就这一句话你都要和我计

较，“既然你跟我说了，我没法走了，我没路走了”。我给了你路你还说没路走，然后当我再说的时候，你说“就是”，你说这句话的时候这是什么话？（叫嚣。）现在能对号了吗？什么是叫嚣？这边给了你路你不走，我给你的是什么路？我给你的是一个做老实、憨厚的人的路，给了你一个实行的路。而你要走什么路呢？（斤斤计较、小肚鸡肠、心胸狭窄。）“我没法走了，我说个啥他就要说什么呢，我就小肚鸡肠，我就包容不下来，我就是这人，你说我怎么走？我没法走了！”和我对上了，这就是一个叫嚣、对抗。我给你交通这个的时候，你没有从我的交通里找人该走的路，你是在寻找“我在人性不变的前提下，我该怎么走这条路”。就和刘强一样，我说他是畜生的时候，他不是去认识“为什么说我是畜生，我怎么不做这个畜生”，而是“你不给我奖赏也就罢了，最后还说我是畜生，我还怎么走？”他这边也没法走了。我说刘强是畜生刘强没法走了，我说沈屹斤斤计较、小肚鸡肠沈屹也没法走了，是不是一样的？所以你是对抗、叫嚣。刘强还要怎么呢？他还要定规我呢，还要把我钉十字架呢。刚才沈屹的表现是不是也把我钉十字架了呀？他为什么没路走了？“是弟兄你让我没路走了，我和唐馨就说了那么一句话，你说我是教导人呢，你说我以后怎么走？”是不是把我钉十字架了？我给你交通你不是去寻求、认识，而是把我给你交通的反打回来，对抗、叫嚣。

（沈屹：昨天我也想了，我不是没想呀，就是没有这方面，她今天这么说了，可能我平时的行为、做法给人带来的就是这种果效。）这个里面是两个问题，我给你交通的是这个小肚鸡肠、斤斤计较，它给你带来了麻烦，别人和你没法相处、没法说话，我是说这个路咱该怎么走，这是一个问题。你所说的“为什么昨天那个事给人的感觉是在教导人？怎么让人产生我是在教导人的这个感觉呢？我的哪些言行举止让人产生了这种错觉？”这是需要你去寻求的，这是另一码事。这两个得分开，不能混淆。刚才说的是两个问题，是吧？你和人之间相处“我该怎么说话？我流露出来的是什么？”这是你该寻找的一个路。我刚才谈的是你的这个斤斤计较，就是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的解决方式。这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的言行举止给人带来一种错觉也好，别人觉得我不好接触也好，这是哪方面带来的？”这是需要你去解决的。（沈屹：是小肚鸡肠、斤斤计较带来的。）这不是斤斤计较，我跟你

说的是两个问题。你的言行举止怎么给别人带来你在教导人的这种感觉？你的言行举止怎么给人带来错觉的？这个需要你认识自己的言行举止。而我现在给你交通的心胸狭窄是面对这些事情你该怎么处理，搞清楚，这是两回事。一个是你在那儿“我寻求了，我没路走了”，你寻求的是什么呀？“我得怎么和人相处才能解决别人对我的误解”，你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呢。而我要给你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当你和别人产生冲突的时候，当你反抗，静不下来的时候，你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对吧？第一个问题是“我该怎么做才能和人正常相处”，好比说你和唐馨相处，“我该怎么和唐馨相处才是正常的相处？”第二个问题是“当我和唐馨产生冲突的时候，当我和弟兄产生冲突的时候，我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不是两个问题？（沈屹：是。）不能混淆了。我跟你说的是心胸狭窄、斤斤计较，如果你没有斤斤计较的话，这个问题还有没有？（没有了。）这个问题就没了。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你和我有了隔阂，和唐馨有了隔阂，有了隔阂还怎么呢？还没法走。这两个问题听清了吧？（沈屹：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就不是问题了。）第一个问题是解决你做人的问题，做人做事，你怎么和人相处。解决的是你的活出流露的问题，你该怎么接受别人对你的意见。第二个问题是解决你怎么对待别人的问题，你该怎么解决和别人的冲突，对别人的误解、隔阂的问题，也就是怎么对待别人对你的建议的问题。这个能转过来吧？两个问题。听清了吧。

“这类人脾气不好、心胸狭窄”，他的脾气是怎么不好的？心胸狭窄脾气就不好了。而憨厚的人，既然是憨厚那就是一种包容、忍耐，把这个东西包容了、忍耐了，就不是个问题了。所以在我这儿就不是个问题，在你那儿就是个大问题。“这类人脾气不好、心胸狭窄，但他该干活还干，干的时候带着气，等心情好了又能好好干活了。整体来看，这类人人性这方面的缺陷问题挺大，容易制造紧张气氛”，所以说这个问题你必须得解决。你看刚才那个紧张气氛厉害吧？如果你没有这个斤斤计较，“弟兄和我说了一句话，不管对错我先接受下来。”而你是制造出了紧张气氛。“也容易给自己、给他人造成麻烦、包袱。”你说你是不是给你造成麻烦，给他人造成麻烦？你说唐馨以后再看见还敢不敢说了？还敢不敢给你提意见了？给你提不成意见，又让你那玻璃心碎了，“我又成了打岔作恶的人了”，是吧？给别人造成麻烦。我这

儿我也不敢说了，我又怕制造紧张气氛，我又受到了辖制，我去哪儿还得带着刘强，让刘强来开刀吧，我受辖制呢。“也容易给自己、给他人造成麻烦、包袱。这类人没有成年人的心胸，没有成年人处世的态度，有点像十来岁的小孩，说懂事还不太懂事，说不懂事还总说大人话，你如果拿他当大人对待，说不定哪句话惹着他了他突然就变成小孩了，开始闹脾气”，刘强和你说了一句话，“别说话了，赶紧配搭着干活吧”，一下又开始闹小孩脾气了，干活儿的时候就带着气了。“说不定哪句话惹着他了他突然就变成小孩了”，你说我跟你说的那句话“你又教导人了？”如果在前三年我敢不敢和你说这句话？（不敢。）不敢，不见面我不能说。咱今天求真求细进入细节了，所以不见面我就给你发个信息，我把你当啥了？（当大人。）把你当大人对待了。几年了，你不应该是以前的小孩子了，我把你当大人对待了，可你呢？“你如果拿他当大人对待，说不定哪句话惹着他了他突然就变成小孩了”，我说了一句话你突然就变成小孩子了。“开始闹脾气”，人家闹脾气从昨天晚上闹到现在了，这脾气还没有下来“直到现在还没解决了呢”，现在解决了没有？（沈屹：哪有那么严重呢。）呀！这就不算了？已经记在记事册上了，别人都看见了。“开始闹脾气，但你要是拿他当小孩他还觉着你瞧不起他，总之很不正常。”你说该不该说你？（沈屹：说嘛。）不说你吧，你说“说说吧”；说你吧，我又怕制造了紧张气氛。（沈屹：你也说了我就是闹点小孩子脾气，该变还得变，不能要脸。）你看康磊，沈奇说了他一句“不敢打喇叭，注意环境”，这紧张气氛就来了，“你走你的，我走我的，我走着回去”，几十里路就计划走着回去，一走就是半小时、四十分钟。“这是一方面人性缺陷。”这是人性的缺陷啊，缺下东西了，得补呢。

“如果有的人有这类问题，那就应该改变，争取达到什么呢？就是多数成年人能够正确对待的说话、举止或者相处方式你也能接受，学会包容忍让”，包容忍让得怎么包容忍让呢？得学会包容忍让，其实你不要去斤斤计较就行了，这些东西不就是你斤斤计较引起来的吗？“学会用正确的方式，用成年人的眼光、态度对待成年人该处理的问题”，最起码自己遇到伤心事了，自己认为伤心、难受呢，自己给自己戴个帽子，“我长大了”，咱就伪装一下、冒充一下，“让别人看看我长大了”，行不行？长大了，把自己看成大人。“用成年人的眼光、态度对

待成年人该处理的问题，用成年人的方式与他人相处。”沈屹，这方面你得向刘强学习学习，刘强在这儿忍耐不住了，眼里流着泪“哈哈哈”，眼看看天，最起码比你斤斤计较强。这篇神话你看了没有？（沈屹：看了。你前面说他们的时候我明白了，一说到我这儿就……）就糊了。（沈屹：我也不是不知道，但好像还缺少了一部分，就是没和自己结合，缺少这个路。）必须得给你点一下。（沈屹：嗯。）我在这儿说康磊是个心胸狭窄、斤斤计较的人，你在这儿自告奋勇“我也是”，我还说你认识了，原来你这认识是伪装。“如果多数成年人对待这类话、这类表现或对待这类人的方式都是不在意、不往心里去、不受辖制影响、不受束缚捆绑，那你也学着这样去做，往这方面扭转。”神是不是把路告诉咱了？“你说‘我扭转得很吃力’，那你慢慢扭转总比你不扭转强，这也有个学习的过程，慢慢地你的人性、见识等各方面就长大了。长大的标志是什么？就是与多数人能够融洽相处了，谁说点难听的话、开玩笑的话或者伤到你的话，你都能容忍、理解也能正确对待了。”“难听的话、开玩笑的话”，咱这里有好多人不能开玩笑，是吧？不敢开玩笑，一开玩笑就恼了。你得能听懂人家那是开玩笑的话。听到难听的话、开玩笑的话操练去容忍、理解，能正确对待。即使在世界上你是不是也该这样做呢？咱信神了更应该这样做，因为神要借着周围的人事物与你说话呢，如果你小肚鸡肠、斤斤计较，别人不和你说话，你是不是就拦阻了圣灵和你对话的机会了？圣灵不和你直接对话，但圣灵就借着“三岁大的小孩”和你说话呢，可是“三岁大的小孩”他受辖制，他不敢和你说、不能和你说，那受亏损的不是你自己？“如果别人说的话伤着你但说的是你的实情，那你就应该接受承认。”我说“你又教导人了？”伤着你了，但我说的是实情，最起码你应该是接受承认。你说唐馨“你就没个计划？”是吧？这是不是一句教导人的话？算不算教导人的话？（沈屹：是。）那你还受委屈呢？你说唐馨“你就没个计划？”人家做什么了，给你打工呢？你有这个权力去训斥人家？“你就没个计划？”这么大个人了，谁愿意让别人说自己没个计划呢？是吧？谁也有个虚荣脸面、地位。我在这儿说“你又教导人了？”你为什么难受呀？是不是嫌我说话伤了你的面子呀？我说你“你又教导人了？”你说人家“你就没计划？”（沈屹：我不是这么说的，我说的是“你得有点计划”。）你看这小肚鸡肠、斤斤计较的人就是不一样，这些话非得跟你较真清，就差这么一点点都得较真。

（沈屹：差一点它的意思就不一样了嘛。）如果你要去认识神的性情，这个不能差一点，对吧？认识神的性情不敢差一点。如果是别人对你的一个评价，对你败坏性情的一个认识，人家给你提醒，人家还得一点不差地跟你说，那你的要求太苛刻了，那谁还敢给你提意见呢？不敢给你提了。（沈屹：在这基础上再进深，改变自己。）刚才说你得学着去包容，你说人家“你得有点计划”。（沈屹：我不是这语气。）你说这斤斤计较的人难办不难办？（唐馨：他说“你就没计划。”）人家沈屹还有个“点”，“你就没有点计划”。唐馨又说了个“你就没计划”，一会儿三句话，“话不对了、语气不对了”，你说我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这缺个记录仪，是吧？（沈屹：关键是我是在关心的基础上说的，我知道她忙，忙了一天都没时间吃饭，所以我才说“你得有点计划”。）这更难办了，你是在关心的基础上，还是在挖苦人的基础上？这难办不难办？（沈屹：得正常去思考，老按我这小肚鸡肠的角度去想，那就出问题了。）小肚鸡肠、斤斤计较，把唐馨都算进去了，他让唐馨得宽容忍耐一点，不能斤斤计较。“如果别人说的话伤着你但说的是你的实情，那你就应该接受承认。”我刚才说的算不算实情？（沈屹：是。）那应该接受承认吧？（沈屹：嗯。）可是你接受承认吗？这就是神话在这儿说着，演员给你演着什么叫斤斤计较、什么叫心胸狭窄。“如果人家是不经意间说了一句得罪你的话，你看对方是无意的，就应采取包容。”我说的话你得包容，是吧？唐馨在那儿也斤斤计较，人家说“你得有点计划”，你也应该包容。咱这里边都有点斤斤计较，是吧？“如果有些人故意针对你，你就琢磨，‘他是故意针对我还是我真的存在这个问题？……’”沈屹刚开始说“我没路走了”，意思是不是“他就是针对我呢，你们就是针对我呢，谁都和我过不去。你这么说，他那么说，你还让我怎么做呢？你们都是针对我的，我没路走了”？神告诉你了，别人针对你了，你该咋做呀？“如果有些人故意针对你，你就琢磨，‘他是故意针对我还是我真的存在这个问题？……’”这是不是路？“弟兄说我‘你又教导人了？’”你该怎么办？（沈屹：我存在这个问题。）“我真的存在这个问题，还是弟兄故意针对我呢？弟兄这两天就是故意针对我呢？”有路了啊，告诉你你该怎么去认识了。就是刚才说的包容，即使说唐馨是故意针对你呢，你该怎么呢？你得揣摩，“她故意针对我，还是我真的存在这个问题？”“他如果是针对我，那他为什么要这么针对我？他的居心何在？他是恶人还

是普通的败坏性情流露？”（沈屹：这个有。因为我和她之间没有什么问题。）那你看着她是恶人呢，还是败坏性情流露呢？（沈屹：这两个都谈不上吧。）那应该怎么对待？（沈屹：刚才读这段话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问题，应该是我平时的活出让人看到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人家才会这样去说呢。我里面有个这样的认识。）有个什么认识？（沈屹：她说这个话跟我平时在弟兄姊妹面前的活出有关系，因为这个问题我不是现在才有的，前段时间因为其它问题我也是这样的，所以我能接受这一点。）这个路是不是说得很清楚？“他如果是恶人，那我得分辨弃绝他”，那你就先分辨，“唐馨是不是恶人？如果是那我就该分辨弃绝”，让你有个分辨，不是糊涂地去包容。“他如果是普通的败坏性情流露，那我得跟他交通交通。”（沈屹：所以我说这两方面都谈不上。她忙得一天都没吃饭呢，再加上我说了这句话，就产生了个误解。）那你就应该跟她交通交通，是吧？不应该是没路走。（沈屹：我不知道，你给我发了，我就把这个事情跟你说了，我觉得你误解了。）我跟你说了以后，你是不是该跟她交通交通？（沈屹：还没呢。）还没呢？还可能交通吗？你刚才告诉我“我没路走了”，没路走了还可能不可能交通？（沈屹：我还没见着人呢，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说，我在这里又说不清楚了。）“……如果他不是败坏性情流露，不是故意针对我，而是无意中说话伤到我了，那我就跟他敞开心交通，或者我回到神面前认识自己。”有路了吧？（沈屹：嗯。）不要管别人说得对与错，各方面的例子神都给你举了，是恶人该怎么对待，是败坏性情流露该怎么对待，误解该怎么对待，如果是无意伤到你了，你可以来在神面前去认识自己。“这不就解决了吗？这样你在人群中跟各类人都能融洽相处，达到彼此包容，互相帮助、受益，总比你做心胸狭窄的人好。心胸狭窄的人一方面给别人带来很大的困扰”，心胸狭窄麻烦不麻烦？（沈屹：麻烦。）本来没有的事，结果经过你这个斤斤计较就成了个事了。“另一方面到哪个人群中都不合群，显得很孤立、很另类。”这个咱能感觉到吧？能感觉到另类吗？（沈屹：能。）和人家说不到一起，没有共同语言。你孤立、另类，你感觉难受不难受？难受、孤独。因着什么造成的？这才找着毛病了，是因着咱小肚鸡肠、心胸狭窄。“你总孤立自己，有的好心人觉得你可怜，但是大伙儿觉得挺难受。”好心人觉得你可怜，大多数人觉得难受，因为没法和你相处，没法说。“都是弟兄姊妹，也没人欺负你，你总装可

怜，你说大伙儿看着你别扭不别扭？（别扭。）”你看康磊，你看着弟兄姊妹是不是都和你过不去呀？沈奇也跟你过不去，是吧？“我就按个喇叭也和我说，我干那个活儿没干合适也要跟我说，我屁股底下坐个框子也是问题”，是不是都和你过不去？“你为什么另类呢？就是因为你人性有这方面缺陷，那你就应该克服，应该慢慢改变，是吧？（是。）”康磊，有路了吧？（康磊：嗯。）

574　尽本分能否实行真理最关键

人都是在尽本分的过程中逐步得着变化的，也是在尽本分的过程中才显出忠心的，这样，你越能尽自己的本分越能得着更多的真理，而且你所表达的也就越实际，也就越实际。而那些只是应付着尽本分却不寻求真理的人最终也得被淘汰，最终也得被淘汰，因为这样的人并不是在实行真理的过程中尽本分，也不是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实行真理，这样的人就是没有变化的受祸的对象，他们所表达的不仅有掺杂，而且表达出来的尽都是恶。

人都是在尽本分的过程中逐步得着变化的，也是在尽本分的过程中才显出忠心的，这样，你越能尽自己的本分越能得着更多的真理，而且你所表达的也就越实际，也就越实际。而那些只是应付着尽本分却不寻求真理的人最终也得被淘汰，最终也得被淘汰，因为这样的人并不是在实行真理的过程中尽本分，也不是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实行真理，这样的人就是没有变化的受祸的对象，他们所表达的不仅有掺杂，而且表达出来的尽都是恶。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道成肉身的神的职分与人的本分的区别》

2.明知故犯、死不悔改的结局

明知故犯、死不悔改的结局（一）

（王静：韩真，最近情形怎么样？谈谈心。）（韩真：情形一阵好一阵不好。）（王静：怎么不好？因着哪些不好？还是因为萧铭的事？临到这件事你怎么想的？你现在怎么经历的？说说你的心里话。）（韩真：每天硬往过熬呢，看我啥时候能熬过去。）（王静：你熬的是哪一方面呢？熬的是现在你和萧铭没联系了，你走不出来，还是你嫌他不搭理你，气得不行？你是嫌他不跟你联系呢，还是计划看怎么能再联系呢？熬啥呢？）（韩真：正面的也有，反面的也有。那两天想着不联系是好的，是站见证呢，对我也有益处，这样想是正面的。反面的就是“你就这么绝情绝义？真绝！”因为这个难受呢。后来又想着，人家“绝”还不好啊，这个“绝”是带引号的，从神来说这是爱不是绝，这对我的生命是有益处的。）（王静：你现在怎么打算、怎么计划？是不是没心思尽本分了？心能安静下来吗？）（韩真：一阵一阵的，干的时候能安静下来。）（王静：王冉，你看到韩真这几天的情形是什么样的？）（王冉：我看到她就是不服气，“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你要把我拉黑你把话说清楚，我不是那种死缠烂打的人，干嘛要这样对待我？凭什么就这样对待我？”她这几天每天都气得不行，前两天跟她说啥她也听不进去，油盐不进，我打开神话诗歌她就说“把你的手机关了，拿一边去！”她一想起和萧铭的事就说“凭什么这么对待我？为什么这么对待我？”我说：“你干点正事把心收回来就能好点，你得有意识地背叛，不要钻到那里，慢慢地你从神话里边有路了你不是就好点了吗？”“我看不进去，看不下去，谁让我成了这样的？我本来也不是这样的，谁把我整成这样的？是我自己要这样的？”）（王静：谁让她成了这样的？）（王冉：我说“谁让你成了这样的？你有良心吗？你怨谁呢？”“没有人这样说他的话，他能把我删了吗？”她想着可能是王静跟萧铭说什么了。萧铭说“我再不跟你断咱俩就都完了，我就要被开除呀”，说完就把韩真删了，她就气得不行了。她说“我今天情形不好怨谁？能怨我吗？我还不如出去打两天工呢，在家憋得啥也干不成，就没法让人活！”她里面的东西全是反的。前两天她什么都听

不进去，到了第三天慢慢好点了，能干点了，但是干一个小时就憋不住了，“憋死了！烦死了！”还气得摔东西呢，她心里的气没处可撒，见啥都不顺眼，不是摔手机就是摔东西。我说：“你把心安静在神面前，有意识地尽本分，你的心一点点回转过来就不被这个事占有了，你才能把你的情形解决了。”她特别犟，“今天心情不好，你让我干啥也不管用，谁说我也不行，我现在心情不好我就不想干，我就不干，说死我也不干”。她心里气得每天就是埋怨、误解，“谁让我成了这样的？”她不是有意识地往出走，拉不出来，得她自己什么时候愿意走出来的时候她能出来，她要是不愿意走拉着她走她也不愿意往出走。她的情形就是她说的一阵一阵的，这两天能好一点能干三四个小时，干上三四个小时就不行了，干不动了，然后就拿手机看一会儿干一会儿。人家说得也很清楚，“我要是转过来了我就干，我转不过来你说啥也没用”。）

（王静：韩真，王冉说的是不是实情？你不是恨萧铭，你是恨我，一切都是我导致的，是吧？你认为萧铭是爱你的，你也是爱他的，主要是我们从中作梗导致你俩成不了，你是不是这么认识的？我那天就告诉你了，从头到尾一直说你们俩可以结婚，你们是自由的，我只管维护神的工作，你在这个工作当中对本分有益我就留你，对本分无益我就不留你，我是不是一直说得很清楚呀？那天在什么背景下说你的？因为这么长时间你没出来尽本分，我让你先去接待家看一下、了解一下情况，别拿东西，但你一直没给我回话，到第二天还没给我回话，你说我着急不着急？再说了，你手里还有重要东西，我考虑的是这个，你出来以后你得告诉我一声呀，最起码我知道你到了，如果接待家家里合适，接下来怎么安排王冉，我心里就要这个数呢，不是我天天闲得就盯你呢，这是我的责任，可是你没有告诉我。现在环境这么紧，你说你要是把那些东西丢了，你要拆毁神的工作啊？你说在工作当中我该不该负这个责任？你出来就没音信了，一天都联系不上，我说这人到底是咋了？是出什么问题了？我这才急得赶紧找你爸，你爸第二天才打电话跟我说“韩真昨天晚上打电话说家合适，没事”。你属于神家一员，手里还拿着神家的重要东西，出来的时候坐的还是火车，你说我能不急吗？你爸说你在这边的家呢，可这边也找不到你，你说我急不急？第二天我赶紧让人再找你妈，你妈说你上午十点多就

坐着火车走了，我又让这边的人再来这边找你，人家说你下午四点到的，你坐的是牛车？）（韩真：下车已经十二点多了。）（王静：你十二点多下的车，下午四点多才到了接待家，而且只呆了十来分钟就走了，你把神家的工作当啥了？你来了该不该给接待家交通交通？呆几分钟就走了？你说哪个重要呢？你的私事重要？你来了该给接待家聚聚会，和接待家吃喝吃喝吧？晚上能走得了？你先交通好了，确定了，咱再安排王冉。结果你就呆了十分钟就走了，找不着人了，第二天一整天也没音信。你说你作为神家总文字组人员，我把你当神家一员待，可是你把你当神家一员待了吗？神家的工作你是怎么作的？着急地问问你吧，“你就像监控器一样监控着我，我出去一下又是闹得满城风雨”。这是我的责任，我不是光对你，对任何一个人都是这样，王冉来的时候下午一点从家出来，四、五点我就问了几遍“来了没有？”这是我的责任，我不用问？你在总文字组尽本分呢，你来了以后工作不当第一，私事当了第一，就这去了以后还骗我呢。咱信神得做诚实人呢，你做诚实人了吗？萧铭他也是神家的一员，如果是外邦人，我不管你，但你属于神家人，你要干啥呢？欺骗？我一直说你俩想结婚就结，我没有卡着不让你们结婚，一直说你们是自由的，那你们怎么不结婚呢？你们又不结婚，你们在神家来回这样是干啥呢？我考虑的是神家工作、神家利益，你对本分有益吗？就像刚才王冉说的，一会儿烦了，一会儿火了，这个摔了，那个扔了，这还能尽成本分吗？我不是嫌你俩有这些事情，而是你对本分没益，涉及到本分了，你给神家抹黑了。这步工作一直谈的就是揭露解剖、审判刑罚，让人性情变化，你变化了哪一点？你做负责人的时候给你交通的就是这方面，负责人就不能找对象，你要是找对象工作就作不了了，事实证明了吧？那次要去那边聚会呢，你都不知道提前通知弟兄姊妹要聚会，你糊成这样还能用你吗？爱什么都不能超过爱神，因为你爱萧铭超过了爱神，事实证明你就是这么做的，你也是这么走的。你自己也看到了，你对工作是啥态度？别人同样有家庭，别人是你这个样子？你把本分尽好呀，起码一来到接待家你把这些工作作好，你跟我说实话呀，为啥要骗呢？“我们俩已经定好了，我们就是要搞对象呢，我们愿意结婚”，正大光明地谈，“我好好尽我的本分”，我根据你尽的本分，看你适合在哪儿就让你在哪儿。可咱在本分上是欺骗，俩人同心合意地欺骗，这是信神的人吗？还不如外邦人呢！这涉及到了神家的

工作，涉及到了神的名，你是羞辱神名。别人经过揭露解剖以后是悔改变化，你俩经过揭露解剖以后是变本加厉共同对着干。我说的就是你俩愿意走可以，总文字组不是非要留你，你不能在这儿羞辱神名，“我还想这么去走”，那是不可能的。我得维护神家利益，我得维护神家工作安全，不能因着你而带来麻烦，你要是在普通教会我就不管你，你俩回去结婚还是干什么都不管，但如果你在这儿那是不允许的，因为你涉及到神家重要工作了。现在也是一样，把你手里的重要东西全部拿出来，你不能拿这些了，你可以选择去找萧铭，都可以，这个自由，我不管你。因为你现在影响工作了，这儿也不留你了，我这次来就是给你谈这个呢，我没有非要卡着你，好像是我搅扰得你尽不成本分了。一直以来我对你是有期望的，你不走，那是你个人选择的道路，萧铭不找你你可以去找他，你是自由的，但是你要是再这么尽本分，我不要你，因为你影响本分了，对本分没益，涉及到羞辱神名了，你不能要挟我，“如果你不跟萧铭那样去说，他是不是还会跟我找对象啊？”你可以光明正大地去结婚，你不要在这儿偷鸡摸狗天天羞辱神名，你能做什么做什么，你作不了这项工作这项工作不适合你，因为这个涉及到羞辱神名、抹黑教会了。咱都知道这步工作就是揭露解剖、审判刑罚，同样是揭露解剖，别人就有悔改，可是在你们身上丝毫没有果效，同样的事情别人也能强戒，也能悔改，在你这儿“我就死不悔改，我就死对抗”，你不悔改可以呀，你可以去呀，没人拦阻你。咱对神的作工也有认识，神作的就是让人性情变化的工作。我得根据神话做事，你结婚不结婚，你的私生活怎么样，这些都不管你，你一切自由，但是你得去普通教会，不能在这里，这个你都知道吧？因为这项工作容不得含糊，这项工作就是得一心一意地去作。因为这涉及到了以后的扩展工作，这是所有人都要观看的，如果你应付糊弄，你就尽不了这个本分，因为你的心就不在这儿。神家不是用素质尽本分，你是大学生，你有点素质，这些在神家啥也不是，你不通灵你只能看看字句道理。我对你的期望就是能让你对这项工作负责任，能尽上忠心把这项工作作好。这是我的责任，如果你尽不了这个本分，我可以另找他人，你想选择什么都是自由的，我没有控制你。你看现在弟兄姊妹怎么看呢，“这步工作弟兄揭露解剖了那么多人，谁变化了？你看看韩真、萧铭不还是这样？谁变了？啥果效都没有！真理

解决不了人的问题，哪个变了？你看看哪个变了？”就这句话，是不是羞辱神名？）

韩真，怎么认识的？怎么想的？总结过没有？（韩真：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想着在这儿这样尽本分也不行。）怎么不行？（韩真：自己的这种情形在这儿配合也配合不好，还耽误神家工作呢。也想往上够，可是自己做不到，实行不出来，感觉恢复不过来。前几天心也跑了，就想出去打工挣钱，可是一看这些工作都得作呢，我也怕自己走了就是背叛，“我走了神还要我吗？”明明知道神家工作需要，可我现在还是这样，然后想、想、想，“算了吧，能干多少干多少，总比走了强”，然后就这样坚持着呢。但是这样坚持也走不出来，在这儿干啥呀，信神信到最后就信成了这样，自己自作自受。）怎么自作自受？（韩真：都是自己选择的，我还怨王静呢。其实第一天我认为是王静跟萧铭说什么了，但是我问王静了，王静说她没有说，我就想着那就是他妈跟他说的，他听他妈的话不要我了。后来想着谁的气我也不能生，因为不是别人的问题，是我自己的问题。神说真正的爱就是把人往神面前带，可我只会害人不会爱人，所以我就想都是我自己的问题，自己害了自己，害了别人。世上的人都能走出来，我就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呀，就不能重新回到神面前呀，就不能像从前一样忠心尽本分呀？我也想回到以前，但是就感觉回不去。）你没有反思过？为啥回不去？什么原因导致你走到这一步的？反思了没有？（韩真：想不通，想不明白。以前觉得我啥也不懂，我得经历呢，现在经历了，结果自己走不出来了。是我不听话，不听话就让我尝尝触犯行政的苦果的滋味。是我自己愿意往泥潭里跳，那么多人不让我跳，是我自己想跳的呀，结果跳进去拔不出来了。）按神的交通来说，你们走这条路我和王静根本不应该拦阻，根本不应该干涉这些事情。神说过，“不信派在神家中尽本分连效力都不合格，这样的人该不该留啊？（不该。）所以，对于这一类人神家的处理原则就是：他能效力就效力，愿意效力就留着，不愿意效力就赶紧清理，对他们是不挽留也不劝勉。”（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分辨假带领（一）》）其实是我没有听神的话，我违背了神的旨意，我尽所能地去劝、去拦，我打岔了神的作工，其实神作工就是给人自由，让人自由选择，这是人的权力，神给了人权力，我不应该打岔搅扰。既然你自己选择了这条道路

就要自己去走，你说你没有经历过，那神要把生命加给你就要让你去经历、让你去体验。你说“你们都经历了，我没有经历”，你想经历那你就经历经历吧，你愿意去经历，神的作工也就是让你去经历呢，我们不应该拦阻，我们是有点献好心，人为的好拦阻了神的工作，在这儿就是枉费工程。所以说，正因为拦阻导致走到了这一步，如果不拦阻的话还好一些，神要让人尝尽那深海中的苦涩滋味，当时你们愿意回教会，愿意去干活，那你们就去，去经历经历就可以了。这边一直劝、一直拦，可是劝、拦，你们也不懂得好赖，我们是冒着什么风险？我们是违背神的旨意去做事，就你说的，违背行政做事。为了你的利益我去违背行政，我只是不想让人白走那条弯路，我想让人少受点苦，可谁领情呢？神知道人不走这条弯路、不碰得头破血流是不会悔改、不会认识的。我是人为的好，只想走捷径。而且饭要送给饥人，水要送给渴人，你不饥不渴，那把什么东西拿到你面前都是把真理摆在了猪前，白搭，你不感恩。你们一次次地伤害，我一次次地忍让，所以说也怪我愚昧无知，是我看不清、看不透。我给你交通的你都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经过几次交通，你也听懂了我的意思，你也知道、明白了神的作工，可你做的是啥？那天晚上我给你交通说你是“尸骨未寒分家产”。萧铭是什么？从谈判到宣战。这就是我得来的“回报”。我苦口婆心地劝勉也好，动心思讲事例也好，我交通了多少得来的是什么？你根本没有一点良心发现，看不到神作在你身上的爱，你即使看到爱也不搭理。“尸骨未寒分家产”是什么意思？你伤害了人，人的心都死了，心死了还没有冷下来呢，你在那儿只管分家产！你考虑别人的感受吗？你考虑神的感受吗？你背叛神、弃绝神，反过来还要让圣灵在你身上作工，“我身上没有圣灵作工？这是不是圣灵作工？只要圣灵在我身上作工，我就还可以背叛、还可以继续做，我就不刹车，我就要对着干，我就看着圣灵作工不作工，只要你对我有一线希望，我就对着干，我就背叛，我就硬着来！”你就要这么强干呢。我都跟你说了，给你交通了让你看见了，咱有没有点良心理智？尸骨未寒就要分家产，这是多么恶劣的事情！就像你父母把你养那么大，你就只为得他的一点家产，太没有人情味，哪有什么爱呢？你享受了神的多少？你只为了能进他的国度，只为了能够享受他的赐福，只为了要他的圣灵作工，圣灵还不能离弃你，然后你可以弃绝神，这是啥道理呀？你是受造之物吗？人和人之间都不能这样尸骨未

寒分家产呀！作为一个人就能做出这样的事，哪有良心可言？哪有人性？连狼都不是啊！咱的活出就是个魔鬼样，什么叫魔鬼？太自私、卑鄙、无耻！只管自己得，根本不管自己给别人带来的伤害是什么，没有一点良心，唤不醒、没知觉，这还怎么说呢？尸骨未寒就要分家产，还怎么说呢？咱感觉到丑陋吗？最起码“我不能分家产，我做成这样了我还要求有圣灵作工呢？我既然要背叛神，要放弃神给我的使命与责任，我不接受神给我的使命与责任，我不完成神给我的任务，我还要求神给我赏赐、给我俸禄，这是什么强盗呀？”你都投靠了神的仇敌，你都跟随了神的仇敌，背叛了神，反过来还要工资呢，你太霸道了吧？你做了这种霸道的事还没有知觉，这么长时间没有任何反省、悔改，不要说反省、悔改了，连一点点认识都没有！你说咱到什么程度？听不懂？不通灵？死灵？活死人？没知觉？跟你说这些话你根本没有一点点反应，你这还是大学生呢，就是三岁的小孩子、五六岁的小孩子都知道好坏，他知道他父母给他吃了喝了，他有了困难找他父母，他有了啥还给他父母，他不可能找他父母的仇敌。可你就能呀，你还是明明白白知道你自己所做的是什么事的情况下还继续走着这条路，你邪恶不邪恶？

神把萧铭摆在你面前让你去认识，萧铭是什么人？从谈判到宣战。和谁宣战呢？和神宣战呢！享受着神的万物和神宣战呢！你是个受造之物，你是啥东西呢？神可以给你婚姻、家庭，给你所有，可以给你也可以不给你呀，让你成为受造之物就欠下你的了？非得给你婚姻？非得给你家庭？有这么一说吗？不给你婚姻、不给你家庭你就不是受造之物了？你就不是人了？活人就非得成家立业？不成家立业就不是人？处处是要挟！要挟得不来就宣战？谈判得不来就宣战？这就该击杀了！就那个场景就该击杀了！撒但敢像你们这样吗？没有神的许可撒但连地上的蚂蚁都动不了，撒但要作什么必须有神的许可。你看着撒但背叛神了，怎么背叛神的？它背叛神了，它想害约伯，能害得了吗？神怎么说的？“耶和华对撒但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但从耶和华面前退去。”（伯1:12）就这一句话，它什么都做了就是不敢动约伯。它背叛神了，它怎么背叛神了？神说：“没有地的时候，在天上天使长是最大的一个天使，辖管天上所有的天使，这是神给它的权柄，除了神以外，它是天使中最大的

一个。后来一造人类，天使长又在地上作了更大的背叛神的事，说它背叛是因它要管理人类，它要超乎神的权柄，就是它引诱夏娃犯罪的，因它要在地上另立王国，让人背叛神而听从它的。”（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你当知道全人类是如何发展到今天的》）撒但更大的背叛神的事是什么？它违背神的旨意了？它违背神对它的吩咐了？违背它的使命了？神说“一二一”，它二一二了？它敢吗？它连地上的蚂蚁都不敢动，它敢作出什么事？它作了更大的背叛神的事无非就是引诱人犯罪，它是引诱人犯罪，它直接和神对着干了？它在天上就已经背叛了神，在神未造人之前它就已经背叛了神，为什么说它背叛？知道吗？它怎么背叛神的？它为什么要背叛神？就因为神造了它以后给了它点权柄，它有了权柄以后它就想和神平起平坐，就狂妄自大，怎么狂妄自大呢？因为它是受造之物，它想和神平起平坐，它跟神平起平坐了吗？它作了什么事了吗？它是“想”，就是个意念，它有这个意念就会有什么动作？举个例子，一般的大臣在皇上面前是什么表现？如果是有军权的大臣，如果是想与皇上平起平坐的大臣，他会是什么表现？皇上让他去攻哪个城或者干哪件事，他就是再想与皇上平起平坐，他敢不去吗？他敢怎么？（他敢在背地里干。）他敢在背地里干？他在皇上面前敢抬头吗？（不敢。）没有皇上的允许他敢抬头？他要是敢抬头，挖了他的眼睛！是不是？皇上让人抬头人才能抬头，让人“平身”人才能起来，让人看人才能看，否则不能直视。你看看政府机关开会的时候桌子上放着一瓶水，人家把水摆放在哪儿就必须在哪儿，人敢不敢从这边放到那边？（不敢。）那叫什么？基本的尊重。大臣对皇上也是一种尊重，虽然都是人，但是大臣与皇上之间有君臣之礼，失去了君臣之礼是不是犯了该死的罪？大臣跟皇上说话称自己是什么？奴才、卑职。人和人之间是这样的，那撒但在神面前是什么表现？它跟神说话没有尊重。从哪儿就能看出来它对神没有尊重呀？圣经中记载：“耶和华问撒但说：‘你从哪里来？’撒但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伯1:7）这是什么话？（挑衅的话。）皇上问大臣“你从哪里来？”他敢说“我走来走去，往返而来”？撒但就敢挑衅，就敢欺骗，就敢不搭理、不正面回答神的话。你听了这样的说话是什么感觉？连基本的尊重都没有还谈什么敬畏呢？就因为神给了它点权柄，它就能这样作。神没给它权柄的时候它规规矩矩的，给了它权柄以后它觉得自己了不起了，不服了。神说神主宰

什么，撒但说“我要管理”，它觉得它有权柄它想要管理，并不是它敢违背神作什么，神说撒但知道灵界的威严，知道做错一件事的后果，它不敢，没有神的许可它连地上的蚂蚁都动不了，动不了都是背叛。而咱呢？咱就因为神给了人一点点自由，咱就可以为所欲为，咱就可以不听神的话。神给了你自由意志是让你怎么自由？是在天规诫命里边自由。是，神给了你自由，所以人有了自由就没有框架了，就任意妄为了。神告诉人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人就敢吃，这不就是神给了人自由造成的吗？能给人自由吗？如果不给人自由，人不就是个动物，不就是个畜生吗？神给人的自由是什么？神造人的时候神对人是不是有期盼？神让人做什么呢？能彰显神、荣耀神，能活出个人样，是让人在这个上面自由。人有人的使命、有人的责任，人在完成他的使命、完成他的责任，是在完成神给他的托付，是活出一个人的样式。所以说人所做的一切是什么？让你活人呢，你们是夫妻那你们就过夫妻生活。就像扫罗，神和扫罗说什么了？“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力人怎样待他们，怎样抵挡他们，我都没忘。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力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尽行杀死。”（撒上15:2-3）扫罗敢把该杀的留下吗？他要是留下了，他就是死，就是违背了神旨意。你的使命、你的责任那是神给你的，也是神给你的托付，所以人活着是在完成神给人的使命、责任与义务，也可以说是托付。神称许的是福，神不称许的是祸，什么是神称许的？神允许的你是自由的，善恶树的果子能不能吃？神告诉你不能吃，但你是自由的，神允许你吃，你可以吃，但是吃了以后是什么后果？吃了就是死！扫罗去打仗了，神告诉他“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力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尽行杀死。”但杀不杀他说了算，这是人的自由，神不卡着、管着，人有选择权，他可以选择杀，“我是在完成神的旨意，完成神给我的任务，这是我的使命与责任”，他也可以选择不杀，但神告诉他不让杀了没有？杀不杀是他的权力。

这就是说人的权力，什么是权力？“人的权力”是个贬义词，人有什么权力？什么是人的权力？人的权力与神的权柄怎么区别？神说：“人的权力指什么？简单地概括，就是人的败坏性情、人的欲望或者是人的

野心能得到最大程度的膨胀与得逞的一种能耐或本领。”（摘自《话·卷二 关于认识神·独一无二的神自己 一》）野心、欲望，什么是野心、欲望？你是一个活人，你有了权力了，你有了自由意志了，你就有了自己的选择权了，你有自由选择权就有了自己的野心与欲望，“我想把他留下来，我想怎么样、我想怎么样”。神告诉你的是什么意思，然后你是“我想怎么样、我想怎么样”，神的话能不能作你的主、当你的家？神给了你权力，你超出了这个权力，超出了神给你划分的地界，那就是你的野心。神没给你的，你想要的，那就是你的野心、欲望，神给你什么就是什么，神没给你的你不要要，有要求就是悖逆。扫罗想把神让他杀的留下来这就是悖逆，他有这个权力。这就是人的权力，你超出了神给你的使命、责任所做的就是你的权力。也就是说，你作为一个人，你所做的一切就是两面，正面的，你用上神给你的自由意志所做的这一切，这就是你在完成你的使命与责任；反面的，你超出了这一切，超出了神给你的使命，你所做的就是你自由意志选择的，这就是你的野心与欲望。这个野心、欲望有可能得逞，有可能不能得逞，神允许你得逞的事就能得逞。就像扫罗，他可以留下神让他杀的，神要显明扫罗呢，那就是他想留谁就留谁，但是如果神这边有神的意思，神不允许留下，不在这儿显明他，他就是想留也留不下，有各种因素让他留不下，神有没有这个权柄？（有。）神有这个权柄，但神在这时候不拦阻他，就是为了显明他，同时让你看到人是自由的。今天你想杀人放火，你能不能杀人放火？只要你想，只要你有这个欲望，只要你有这个权力，谁能拦得了你？“今天晚上这个人不在家，我去他家把他家点了”，神拦阻不拦阻你？这是人的权力，神不拦阻你。神给了人自由以后，人的权力就是人的欲望或者是人的野心得到最大程度的得逞。你完成正面的是完成神交给你的使命与责任，你是享受肉体生活也好，完成神给你的托付也好，这都是一个人的责任与使命。你孝敬父母、谈恋爱、过夫妻生活，这都是神给人规定的生活，这个不能说成是人的权力，人的权力就是超过了神给人的，神没给人但人要去做，这是人的权力。这就是说撒但是怎么背叛神的，就是让你看到神是圣洁的、神是神圣的、神是至高无上的，神是造物的主，你是个受造之物，你和神之间的关系连君臣之间的关系都不如，还谈什么受造之物呢！

今天给你揭露解剖了那么多，临到你的都是话语，教会建造临到你的是话语，国度时代开始了，要事实临及了，告诉你你所做的，这是不是让你照了一下镜子看看自己所做的是什么？你看吗？你认识吗？你根本不理不睬，还是按着你自己的意思，那就是人的权力。我刚开始问你们是强戒还是自戒，你们选择自戒，你们自由，我不管，我问你们也只是看你们的一个心志而已，我不管你们强戒不强戒，我管不了，我能管了你们啊？我能管了你们的想象、心思？神还不管呢我能管了啊？你能认识到自己，能看到自己所做的尸骨未寒就要分家产，最终你还是这么去走了。你看到萧铭从谈判走向宣战，他都和神宣战了，你还爱他爱得不得了，你这不是完全是在挑战神的尊严吗？你这不是完全是和神对着干吗？神说人就是神的仇敌，然后你俩联合起来跟神对抗到底。是，这是人的权力，神不干涉，你做吧，你只管做，神只是根据什么来定？神称许的是福，神不称许的是祸。这是你人的权力，你按着你的去走那得来的肯定都是祸呀，还用说吗？因为神没有称许呀。神称许什么？既然神预定你进了神家门，那就是神预定你了，神给了你素质、能力，神没有让你成为弱智，而且你的家庭还是工人阶层，如果你出生在省长家、局长家，你家里有钱，你来不到神的身边，如果给你的素质太高你也来不到神家。所以说咱来到神家有多少条件呢，有多少偶然呢？你就正好出生在这个家庭里？你出生的时候碰巧有这个素质？那是碰巧的？那是神六千年的经营计划，是神计划好的。神安排了人事物，神给了你素质，给了你这样的家庭，给了你这样的相貌，这是与生俱来的也就是天生的。还有你出生的时间，你没有早来也没有迟来，如果说你在教会建造的时候正好三十多岁，你跟上教会建造了，那时候你也是幸运的，教会建造三十年以后到国度建造了，你多大了？六十岁了。你六十岁了还想来文字组尽本分？可能吗？你的记忆力减退了、行动迟缓了、眼花耳聋了、手脚不灵活了你还想敲键盘？教会建造是扩展福音呢，还没有生命进入，今天你没有经过教会建造的那些苦楚，你说你得了多大的恩典呢？这是多大的恩待呢？这是不是神高抬你呢？你来得不迟不早，正好是生命进入的时候你来了，你要是早来三十年，你现在六十岁了，你迟钝了，跟不上步伐了；你要是迟来三十年，你现在才三岁大，人家生命进入了，你能得着啥？起步阶段什么都不误，你没有受过前边的苦，正好在这个年龄阶段让你跟上了神的国度建造，生命开始进入。年轻

人有什么好处？观念少，就是撒但的观念没有把你吞吃了、控制了，还没有固化了，但年老之人就顽固了，不好处理。而且还来了个新生事物，让你来到了国度建造，这是不是神的精心安排？（是。）六千年，神拯救人几次？神来在地上几次？即使你跟上耶和华了、跟上耶稣了，你能确定跟上全能神了？最后你跟上全能神了，这是多大的恩待与高抬呢？以前你就是再跟上了，你是得了个恩典、得了个福，现在你跟上了是蒙拯救了，蒙拯救是什么意思？（剩存下来了。）剩存下来是什么意思？永远地剩存下来！六千年来神从来没有作过这个工作，这是破天荒的，破天荒的工作让你“遇”上了。这是你遇上的？是神的安排。全球这么大的地方你就正好投胎到了中国？你就正好在这个时间段投胎了？这是神的精心安排，神把这个机会给了咱，咱愚昧、麻木、痴呆，咱有什么资本？你不是以色列民，你为神做了些啥？神极大的高抬与恩待你能感觉到吗？你有知觉吗？什么爱能有这爱大呢？今天你得着神这样的爱，神还苦口婆心地掰开了说、揉碎了说，神道成肉身已经三十多年了，到现在神还在苦口婆心地说，而咱现在还在床上“拉屎拉尿”呢，还不能进入正轨，每天起来就是贪婪自己的肉体，“我这个得着了，我那个没得着；我这个不痛快，我那个不高兴”，还不尽本分了，你和谁叫板呢？你愿意尽就尽不愿意尽就别尽！

刚才说的这些条件是先天性的，是你来的时候就带来的，与生俱来的，不管是你的家庭条件也好，还是你的出生时间也好，还是你的外貌也好，都是先天条件。你具备了什么先天条件，这是神的预定，神为了他的作工预定了你。咱常说有神的预定，预定、拣选，什么是预定？先天性预备的这些东西这都是预定，与生俱来的都是预定。你的素质不高不低，高，不能太高，必须还得我压着你，就这还不行呢，不要说更高了，太高了你狂得来不了神家；低，不能太低，不能成了畜生，听不懂神话。你说神作工难不难？神六千年的经营计划是预定上你了，但你能不能被拣选，那是两码事。什么是拣选？在所有条件具备了以后人是自由的，所以在自由的基础上神要拣选，看哪个是能行的，播种的时候种子是一样的，都撒到地里了，看究竟哪个能长出来，哪个能结果子，我是要那个能结果子的人。就像保罗，神说：“但令人头疼的是，竟然出了个叫保罗的，宁死不屈与神敌对到底，直到

他被击杀之后做了使徒仍然旧性不改，走抵挡神的道路。”（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人在神的经营中才能蒙拯救》）神给保罗预定了他的父母是信神的，而且他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他这条件是好的，但是就因着神给了他那么一点素质，还没彼得的素质高呢，他就狂妄得不行，不得了了，他就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保罗是神预定的，这是神的权柄，这个不能跑了，就是让他来扩展神的工作呢，他跟也得跟不跟也得跟，这个跑不了，他的任务得完成，神预定的这个事情必须得成就。但是神预定是神预定了，他愿意配合就配合上了，配合上了这叫拣选，配合不上就仅仅是完成了一个任务，完成了拉倒。保罗，神是预定了他了，但是他不配合，他刚硬，所以说在神作工结束以后，耶稣向他显现，向他显现的目的是让他效力。因为什么？因为他不跟随，但是神的旨意不能违背。同时在这个时候让他效力是让他白效力吗？神要借着他可取的部分成全他不足的部分，如果经过这几十年的效力他最后能走上去也可以呀。神预定了他，但是他没有被拣选上，因为他还要高举、见证自己，因为他错过了耶稣的带领时期。彼得是怎么走到路终的？彼得是以耶稣复活显现四十天和耶稣生前的教导为异象而走到路终的。耶稣生前的教导多么重要呀！如果保罗跟上耶稣得着耶稣生前的教导的话，保罗能差了吗？他就没有和耶稣在一起过，他就没有得着耶稣生前的教导。彼得，如果彼得没有耶稣生前的教导，能被成全吗？不可能！可你呢？你对“耶稣生前的教导”宝爱吗？给你预备了“耶稣生前的教导”，你却置之度外，踢出门外，你弃绝、不搭理，这是什么性情？犹大，犹大是神的预定吧？耶稣来找十二个门徒的时候看到他还不错，看上他了，才定了他是十二个门徒之一，可他走着走着就走上歪道了，神最后就地取材，“既然你不追求真理那你就去当犹大吧，卖主吧”。

这就是让你看见，虽然有预定，但是没有被拣选上。为什么没有被拣选上呢？是因为你自己所走的路，你不是走成全的路。你今天看着有多少人跟随神，多少人能蒙拯救、被成全，有多少人被淘汰、被惩罚，不是一样的吗？让你亲自体验一下。给你预备了吧？你比他们多有福？你不仅有刚才说的神预定的那一切，你还有一个更珍贵的，今天你能和我在一起，你能听到我给你的交通，这是多少人羡慕的事，是多少人得不着的？预定，你出生在哪，我在哪，咱俩什么时候见

面，什么时候认识，这不都是神的预定、神的主宰安排？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预定上你让你去背叛呢？你跟随神那么长时间，国度建造又跟随了几年，然后萧铭出现在你面前你就能背叛，神的希望就是让你背叛呢？就连个见证都没有？反过来你不站见证，你不想为神花费，你被爱情冲昏头脑，你违背了神给你的旨意。而且你在神面前怎么发誓的、怎么承诺的你自己清楚，你的誓言都废掉了吗？你和神发誓要为神花费一生，要交给神呢，还没有一年半载呢，你见了萧铭就能背叛神，你做的是啥事呢？萧铭是什么？黄金？宝贝？你说你值钱不值钱？你为了黄金、宝贝背叛神也算有点意义，萧铭能够直接起来和神宣战，你还能抱住他，还能支持他！萧铭怎么走上这条路的？没有你的功劳？没有你对他的支持？你为什么能走上这条路？就因为我太仁慈了，我一直在等待着你们的回转，所以说没有处理你们。你看萧铭，他和我宣战了以后还能走犹大的路，但我没有按犹大治他的罪，好，让他去一线，再给他一次机会，他去一线干什么去了？他根本没有一点危机感，根本感觉不到神的烈怒、怒气，还一再地发怨言。尽本分是自愿的，不强迫人，不是逼迫你呢，神要的是活人的见证，不要死人的见证，你不愿去尽本分就不尽嘛。萧铭现在为什么能有这么个自知之明呢？萧铭回了家了，这才有点危机感了。可是你还没回家呢，你还敢对抗。神作了这么大的工作，你感觉不到神的爱，感觉不到神的拯救，咱一个小小的受造之物，蛆虫、粪土，咱是个啥呢？就是把尘土，什么都不值，神取了你的灵魂你不就是一把尘土吗？咱有什么资本和神较量呢？神作在咱身上的，咱连一点感恩都没有，你在我面前告诉我你要强戒呢，这不是说我给你强戒，强戒是你自己强戒呢，你既然能认识到要强戒那是不是更好啊，我也不会管你的，可结果你说的强戒是骗我的，两个人互相没删，你骗我就骗我吧，你自己做在神前，你也不是给我信呢，生命是给你长大的，不是给我长大的。可一次又一次的……这次你做的是啥事呢？任胜出了那么大的事，你看不见吗？任胜为什么会出事？不就是因为我的仁慈？我老是想等待着人的回转，拦阻了神的作工，我不作神就作了。第一年那边被火烧了，第二年任胜出事了，让你看看任胜所做的是啥事，你们文字组的不了解任胜的所作所为？看看她写的文章，有没有进入？完全就是外表行为的一种控制、克制，是一种欺骗，她骗得了人，能骗得了神？是我太仁慈，不能配合神的作工，跟不上神的步

伐，跟不上神的步伐神就要作事呢。就像亚干，我要是提前知道谁是亚干，提前监督把亚干取了的话，他们也得不来那么大的祸患。取不了亚干，那祸患自然就要临到了。他们没有作工，我也不知道这里边是什么人，谁也不处理，这个火就临到了，受到了多大的损失？去年受到了损失，今年又受到了损失，这不都是我做事太迟钝了吗？不都是我太仁慈，手下留情了吗？神不要了就是不要了，神不能拦阻自己的工作，神给人的悔改机会是有时间、有条件的，不是无期限的，神说："或许这个守候是无期限的，又或许这个守候已到了尽头……"（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全能者的叹息》），到现在了还不到尽头？任胜做的事你都看到了、都经历了，文稿也都下发了，你什么不知道？环境多么恶劣你不知道？可你还能做出来这事！王静给你安排让你去接待家看一下，什么意思？你在家谁也不管你，你是安全的，因为环境时期让你出门，而且你还带着那些东西，非常时期你还带着"炸弹"出来，你说谁能不担心？你出来的时候坐的还是火车，从你出这个门的时候人的心就都提起来了，关心你的安危，担心神家安危，一旦你出了事，从你身上要牵连出多少呢？从任胜身上你还不学功课吗？从你出门的那一刻，人就为你提心吊胆，那一刻就牵挂着你，每分每秒都牵挂着你，看着表，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该到了吗？"联系你你也不回话，手机关机24个小时，失踪了，你这是干啥呢？耍弄人呢？你让王静在那儿怎么做呢？她还有心脏病，你要吓死她？她一直担心"完了，这是被抓了？坐火车要过安检呢，这是检查出来了？"她能睡得着觉吗？她的血压能不高吗？和你家人联系也联系不上，还得找人去找，找人去也联系不上，找接待家也联系不上，还得再动用教会，让人家专门过来找，人家说你过来呆了十分钟就走了，你这是干啥呢？这是一二一？你对待本分是什么态度呢？平时你就是失踪24小时、48小时也没人管你，正好派你出来作工呢，你就正好失踪48小时？你做事的时候想了没有？你想没想王静安排了这个工作以后她在想什么？她让你出来不就是让你安全来这儿尽本分吗？她的心贴在你身上，你的心贴在哪儿了？你太自私、卑鄙、无耻了，无耻之态！神作在人身上的是啥？圣灵感动人，神摆上环境让人和你交通，你不懂人事，然后摆设人看管着你、教管着你，你感恩吗？你有知觉吗？你做出这件事后悔吗？不要说后悔了，你连认识都不认识，你连看都不看！对王静不是感恩，不是感觉"王静比我父母还关心我

呢”，反过来你对她是恨，“你为什么监督我？”萧铭把你删了，你还把恨算在王静身上，这是什么谬理？你有没有人性？太自私、卑鄙了，只管自己的得失，只管自己的情感，你管过别人的感受吗？别人在你身上付出的是什么？得来的是什么？神在你身上培养的是什么，得来的是什么？你还报给神的是什么，还报给人的是什么？咱有没有人性？这件事发生了，咱最起码回头看看，换位思考，“王静是怎么做的，人家是怎么跟随神的，人家对工作是怎么负责任的，人家对弟兄姊妹是怎么关爱的？而我对工作是什么态度？我对本分是什么态度？我和神之间的关系如何？”你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看，完全就是在无底深坑里哀嚎。这不是神的公义？就你这样的，我在这儿一二一，你在那儿偏要二一二，这能用你吗？你这种情况早就该开除、清理了，就不是回普通教会了。你看你做的是啥？任胜那儿刚刚出了问题，你这儿就敢这样做，如果这儿不处理、不清理你，神会怎么作？我是不是没有教训呀？我是不是还是不作工呀？我是不是成假带领了？我是不是又在欺骗神，和你联合起来欺骗神？给了你多少次机会了？你危在旦夕，你走着走着没有圣灵作工了，失去圣灵同在了，你在无底深坑还不知道呼求神，还在叫骂呢！这是不是叫骂呢？在大街上叫骂，骂谁呢？你的心思意念，看着是你和人之间的关系，感觉是谁说啥了，但你谩骂的不是神的主宰安排吗？你不是弃绝神的拯救、救恩吗？把从神来的都当作仇视之物，咱的良心在哪儿呢？今天说让你谈谈吧，我听不见你说“呀，我亏欠神，我对不起神，我对不住给我的本分”，你和神之间依然没有任何瓜葛，你对不住的就是你的情感、思想，“我得不着情感我就难受”，你日思夜想的就是这些，你怎么尽本分呢？你还能尽本分吗？在文字组尽本分至关重要，让你把文章整理出来给弟兄姊妹看呢，你整理什么呢？你就不能站在神一边看事，你就是站在神的仇敌一边看事，你站在敌基督一边看事，你站在与神较量的一边看事，因为你与神较量了，你的观点能正了吗？你的观点不正，你能整理出来观点正的文章吗？你不是成了带领众百万天使背叛神、与神对抗的天使长吗？你整理出来的文章是什么观点？不都是觉得神给你的太少了，太不合情理了？不都是神作得太苛刻了？难道你能整理出爱神的文章、为神花费的文章、忠心尽本分的文章？可能吗？是让人人起来见证神呢，如果你就这么整理文章，这是什么见证呀？这不是拆毁神的经营？这么长时间了，咱应该有个苏醒、应该有

个认识，回过头来看看自己所走的路，看看自己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神是怎么拯救我的，我是怎么一次一次悖逆、背叛的，我是怎么消极的”，可你看都不看，没看过吧？没谈过吧？（王冉：昨天她看你交通的爱情至上时谈了一点，她说“那个时候我说等着萧铭成长、回转这些话还可笑、肉麻呢，我那个时候怎么能说出那话呢？”）她是今天这个环境临到了才想起那话肉麻呢。

人不受苦不行，温室里长不出参天树，自己的问题得自己解决，自己有自由权力。刚才给你交通的人的权力你也体尝了，让你最大程度的得逞了。你不是没得逞，你也得逞了，你的欲望也得着了，欲望与野心最大程度的得逞，你还要咋呢？你还想再较量，那你就再较量较量。今天王静要过来的时候我就没多大的希望了，“还过来干啥呢？那边的正经事还做不完呢。这方面交通了多少了，人家就要一条道走到黑呢，再说多少管什么用呢？”你抱着自己的观念不放，抱着自己的奢侈欲望不放，怎么可能为神作工呢？真理怎么能进来呢？你的奢侈欲望占得满满登登的，你还管尽本分呢？可能吗？要想尽本分，本分得占满人的心呢，时时、处处、事事想着神、念着神、为着神，而咱呢？时时、处处、事事想着自己的感受，念着自己的感情色彩，追求爱情至上。

明知故犯、死不悔改的结局（二）

（王静：韩真现在怎么计划的？）（韩真：这几天感觉有百分之七十的心志，想着我得配合，我得往上走，我不能这样下去了，也是这样去实行的。但是实行一段时间又感觉那百分之三十影响这百分之七十，我想着“不行，我得有心志，我得这样去走”，可坚持几天心志就又没了。王冉说我就没有一点心志，那我得立心志，我得实行、得悔改，但我要是立了心志以后做不到就又成欺骗了，就在这里边矛盾着呢。一想到这些肯定就要想后果，我要是成了这样，我爸我妈怎么样，其他人怎么样，我会影响多少人，自己走不上去还影响周围的人，但是自己又没有那么大的把握能走上去，就觉得自己又骗你们了。好像现在有心志了，“我得往上走，我得往上使劲儿、往上配合，我得祷告神，悔改”，但是不知道哪天又变卦了，又成欺骗了，我心里犹豫的就是这个。就想着“要不就别配合了，先暂停一段时间自己缓缓，啥时候自己能悔改了，自己能缓过那个劲儿了再说，可是到那个时候神还给我机会吗？我还有机会吗？我自己现在能走上去吗？有把握能走上去吗？我要是走不上去，我在这儿不还是耽误工作呢？是不是我就得走这条弯路呢？我走了这条弯路，碰得头破血流了才能真正放下，才能真正再回到神面前，可那时候神还给我机会吗？”翻来覆去就是想这些呢。我不知道自己这是啥问题呢，我就这么悖逆？好像我的身量就到这个程度了，这是身量的问题，悖逆的问题。接下来我要是立心志，我要是往上走的话，那我就得一心一意，没有二心，那我就得用以后的实行去证明，可是我能不能做到呢？）今天上午白交通了，你没有任何收获，不交通的时候你是这意思，交通完你还是这意思，对吧？不交通的时候是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七十，交通完还是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七十。你的良心始终不能发挥作用，没良心。韩真，给你交通了那么多，你的良心就没有发挥作用，你就没有一种负罪感，不觉得亏欠、内疚，好像还是和你做生意一样。如果你有亏欠、内疚的话，还有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七十这一说呢？还有这些心思意念呢？（王静：这就是让人看见人为的好啥也不是，因为神要作他自己的工作呢，这就是神的全能，这就是神的权柄。神说：“在我改变工作方式之后，会有更多的、人的思维达不到的东西，所以务要在

这方面留心，在人的思维达不到的东西，并不决定我说得不对，这就更需要人受苦，需要人与我配合，不可任意放荡、只随从自己的观念。因为多数的效力者都是在这方面跌倒的，我用我的话来揭露人的本性，来揭示人的观念（但效力者因着我不改变他的观念，他就跌倒，作为长子的因着我借此改变他的观念，除去他的思维），在最后，众长子都因着我揭示的奥秘而得成全。”（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一十一篇》）效力者，神就不改变他的观点。）神是作人的生命呢，你即使知道了、明白了，但不等于是生命。什么是生命？这必须得你去经历、体验。神交通说敌基督是吞吃人的，让人背叛敌基督、弃绝敌基督，管用吗？再交通多少也不管用，他就要听敌基督的，敌基督说什么他听什么，敌基督说“不听、不看、不接触”，“嗯，不听、不看、不接触”，神再说多少他不会听神的。撒但说“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不一定死”，在他那儿那就是不一定死，神再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所以你再说什么，“我知道了，你说的是对的”，他仅仅是说你说的是对的，但他并没有把它当对的待。“你说我没良心，是，我就是没良心，我并没有说我没良心是对的呀”，他就没有这个知觉，没有这个感觉。你告诉他“敌基督是坑害人的！”“哦，我知道敌基督是坑害人的。”“撒但吞吃人的灵魂呢！”“哦，我知道撒但吞吃人的灵魂。”他也知道，但他恨恶吗？有的人单纯敞开，你说的话他就听，你说敌基督吞吃人呢，他就单纯地听从，背叛敌基督。但有些人就不行，“我没有体验过，我没有经历过呀，你说他是邪灵，怎么说他是邪灵呢？你说他是敌基督，怎么说他是敌基督呢？我就看见他不是与我为敌的呀”。神交通说：“有一些人他不管听了多少道，他都对不上号，也不会分辨，眼前明摆着就是个敌基督，他就是看不透，还受迷惑。敌基督没坑害他的切身利益，也没有亲自打压他，也没有亲自骂他、对付他，没有在他跟前表演，他就不承认是敌基督，别人说出事实也不行，有证据他也不相信，他就是要亲眼看见敌基督所做的、亲身经受敌基督的残害之后，他才能承认。对于这种情况你们怎么办？（就让他跟着敌基督受残害，受残害之后他就醒悟了。）这是不是有点狠啊？（觉得挺好的。这样的人你给他交通真理，他不能够领受，非得自己体尝到之后他才能够有意识，才能醒悟。所以不是对他狠，只能这样对待他。）这是原则。……这些糊涂虫、不听劝的人，对敌基督这一类人的凶恶、邪恶认识

不透，还能当正常的弟兄姊妹对待、相处，甚至还施以爱心帮助，还用诚心去对待他，跟他说心里话，结果被敌基督坑害了。有些人被坑害一次还不行，得被坑害好几次，最后才有了分辨，你再跟他交通，再扶持他，他就相信了。这招不错，有些人在这些事上就得吃点苦头。”（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三十一）》）你再交通多少敌基督的表现让他去认识、分辨都不管用，必须在他身边放个敌基督，让敌基督去残害、坑害他，坑害他一次不行，得多坑害好几次，什么时候残害得他醒了什么时候算，所以说敌基督不取缔。所以说我在这儿打岔了神的工作，我这儿是人为的好，我要拉你上岸呢，可你不行、你不愿意，你必须得尝尽那深海中的苦涩滋味，你必须得知道苦才行，你现在光是尝到了苦涩滋味的外皮，里边的还没吃着呢，你还不觉得苦。咱常说哪边地震了、哪边发生瘟疫了、哪边受到神咒诅了，你没有体尝、没有感觉。（韩真：也体尝到了。）你体尝的是外皮，你要是真尝到了深海中的苦涩滋味还能是这样的？你体尝的那是啥呀？（韩真：我现在就是想着怎么悔改，怎么能不要活在这里面，能不受这个影响，把心好好用在本分上，现在就是要达到这个目标呢，因为我最近这几天受影响受得厉害呢。）

（王静：从去年到现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你根本没有反省过，你是一直刚硬，你看见你还有圣灵作工吗？圣灵不开启、光照你啥也不知道，糊涂得厉害。你那会儿说你也问自己“我为什么能成了这样？”那会儿听了你说的好像你还知道点，怎么后来又不知道了呢？你也知道自己刚硬、悖逆，“别人能实行我为什么不能实行？还不是因着我一直不听话导致的吗？”你落到现在这步田地啥也看不见，认识也认识不了，你走到这种地步还不该反省？你已经走错路了，你已经没路了，你还不反省，太可怕了！）（韩真：我一直感觉太痛苦了，我就做不到，我知道你们说的都是对的，都是把我往正道上带呢，但是要达到彼得的高度我就做不到。）哪还能说彼得的高度呢？你还跟彼得比起来了，你连保罗的自知之明都没有，你还能跟彼得比？保罗是作工搞交易呢，你连交易都不搞，作工都不作，你怎么能跟彼得比呀？你连保罗都比不上！彼得是爱神至极，你是悖逆至极，你怎么能和彼得相比呢？就不是一个话题呀！你从头至尾都在说“我得把本分尽好、我得把本分尽好”，你想的就是想办法把本分尽好，神就是让你把本分尽好

就完事了？你为什么尽这个本分？你尽这个本分不完全是搞交易吗？“我不能不尽本分呀，我尽好这个本分，神你不要卡我了，我得释放自由”，你不就是想这个吗？这不就是你的目的吗？（韩真：神不是要我的见证吗？不是让我献“以撒”吗？）你献上什么了？（韩真：所以我就做不到。）让你献什么呢，你做不到？（韩真：献“以撒”。）你有什么“以撒”？你的“以撒”在哪里？谁是你的“以撒”？你有没有“以撒”？（韩真：不是说萧铭就是我的“以撒”吗？）萧铭是你的“以撒”吗？“以撒”是谁？是神赐给的，是你的心爱之物。萧铭是你的心爱之物？是神赐给的？萧铭是什么？（韩真：之前不是那样交通的吗？）孩子三岁大的时候要求的是什么？孩子长大以后要求的是什么？你刚才是和彼得比呢，现在你又拿萧铭当“以撒”呢。原来萧铭是爱你的，那是“以撒”，现在萧铭都把你拉黑了，你说萧铭还是你的“以撒”，是吗？神说“亚伯拉罕，你把以撒献上”，亚伯拉罕把以撒抱在怀里的时候，以撒活蹦乱跳的时候，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了。你的“以撒”都自杀了，神说“把你的以撒献上”，“嗯，我把‘可爱’的以撒献上”，还用你献呢？那是你献的？是不是你献的？（韩真：现在“以撒”都没了我还献啥呢？但是这个东西是种进我心里的呀，就是要把这个东西挪出去呢。）种进你心里什么了？神话种进你心里了没有？“以撒”都死了，你还说“种在我心里了呀”，你连尸首都不想给，你说咱顽固不顽固？刚硬不刚硬？刚才说了那么多，咱的良心理智在哪儿呢？你从哪儿来的？你是谁？你都不知道你自己从哪儿来的，还谈什么献以撒呢？你从哪儿来的？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说什么了？还给，神赐给的还给神。你从哪儿来的？你的使命、责任是什么？你完成你的使命、责任了吗？你的本分尽了没有？不要说献“以撒”了，你该尽的本分、该尽的责任都没有尽到，到现在你都不知道神要的是什么。你说“我要尽好我的本分”，你就没心没肺你能尽好本分吗？怎么尽本分呢？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实行真理，在实行真理的过程中尽本分，你在尽本分的过程中不实行真理，这叫本分吗？神称许的是本分，神不称许的就是祸。让你在这儿整理文稿呢，这就是本分吗？你尽到神心意上了没有？你的观点、态度是什么？你是站在哪一边呢？就不要说观点、态度了，你连心都静不下来，这本分能尽成吗？整理一个小时休息三个小时，那一个小时还是一边整理着文稿一边想着萧铭，能整理成吗？这是不是本分？（韩真：所以我想着我不能受这个影响，我现

在实行的就是这个，这是我现在最大的难题，我不能受影响，我得把本分尽好。）你实行的是什么？（韩真：我的心得投入到本分当中。）你的心已经被占得满满登登了，你怎么可能投入到本分上边？这不是假话吗？（韩真：所以这就是我现在的难题。）刚才我交通了那么多解决不了你的难题？（韩真：得良心苏醒。）你有没有良心？没良心是什么？是魔鬼，连狼都不是！一刀扎进去就不见血？

神在人身上作了多大的工作？神来在地上就像来到猪圈一样，你看见像不像猪圈？猪在泥潭里边就不知道污秽。人在猪圈里待一天能受得了吗？（受不了。）那神能受得了？神在污秽之地待了三十年，陪伴着咱，等待着咱的回转，然后你说“我放不下我的猪娃娃”，你说神是什么感受？咱以前交通过良心理智，怎么唤醒你的心，怎么唤醒你的灵呢？咱有没有点良心？能换位思考吗？孩子们怎么才能有良心呢？为什么穷人家的孩子有良心？富人家的孩子就没有良心呢？富人家的孩子要这个、要那个，伸手就能要，穷人家的孩子跟父母要的时候呢？“呀，咱家还没钱呢，还得去挣钱呢”，想去挣钱还没人看孩子，带着孩子出去搬了一天砖，挣了几块钱买了点橘子，钱花完了，买了橘子就连饭也吃不上了，晚上孩子还要吃饭呢，他妈告诉他钱花完了，他妈吃不上喝不上，他跟着他妈经历几次以后看见了生活的艰难，看见这钱来之不易，“我吃这些东西是在吃我妈的血汗钱”。我以前讲过一个故事，讲了一个父亲唤醒孩子良心的故事，当妈的心疼孩子呢，当爸的是要教育孩子呢。他爸说“你长大了，出去挣点钱，别每天光顾吃喝呢”，他妈心疼他，怕他出去挣钱累呢，“出去不敢累着了，妈给你五十块钱，你回来把这五十块钱给你爸就行了”。他出去啥也不干，回来把他妈给的钱给了他爸，他爸啥也不说，直接把钱扔火里烧了，孩子纳闷呢，“哎？怎么烧了？”第一天烧了，第二天烧了，第三天又烧了，他就好奇呢，他问他爸为什么要把钱烧了，他爸说“你说呢？你说为什么烧呢？”他想知道答案，第四天他妈给他钱他不要了，“我要看看我爸究竟为什么要烧这钱”。他出去搬了一天砖挣了五十块钱，回来把钱给了他爸，他爸把钱拿起来又扔进火里了，在他爸把钱扔进火里的同时他赶紧把手伸进去把钱给拿了出来，他爸问他“知道我为什么烧这钱了吗？”“知道了。以前你把钱扔进火里烧我就不心疼，因为那是我妈给我的，白白得来的又白白烧掉了，我没知觉。现

在这钱是我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这钱来之不易，你要把钱扔进火里烧我就舍不得，我难以放下，我得舍上我这只手，即使烫手我也得把它拿出来。”这钱是他挣的，他就懂得了钱来之不易。神交通浪子回头金不换，他出去经历经历、体验体验就苏醒了。咱呢？你说你什么不懂呢？把灵界实情都告诉你了，把神作在人身上的都告诉你了，这都是你看得见的、体验得到的，这是在干什么呢？不是让你的良心发挥功用，让你看见你是什么东西吗？让你看见自己没心没肺，看见自己是大街上的玩童，过家家，看见自己做在神身上的都是伤害，而神作在人身上的都是爱、都是拯救，当你有了这点良心发现的时候，“我怎么这么没良心呢？神是造物的主，造物的主这么作在一个受造之物的身上，一个至高无上、独一无二的真神在蛆虫、粪土身上费了这么大的心血代价，神把我看作亲人，我把神看作仇人，神把他的所有赐给了人，而我是把仇恨给了神，善恶不分，我这哪还是人呢？我不是个人，连畜生都不如，狼都不是，畜生都不是好畜生，但是神没有把我当畜生待，我就是蛆虫、粪土，但神没有把我当蛆虫、粪土待，而是把我当人待，当亲人待。”这是不是神对咱的高抬、恩待？这么大的高抬、恩待该怎么还报呢？神作在人身上的是什么？什么是恩？神作在人身上的是交易吗？神对人是纯粹、圣洁的爱，没有一点掺杂、没有一点交易，完全就是为了拯救人。神有二心？神想在你这儿得到什么呢？神就是想利用你效效力、尽尽本分？这是神的目的吗？让你尽本分的目的是什么？是借着你尽本分的这个过程把真理赐给你，借着你尽本分的这个过程把生命赐给你。万物是神造的，万物随着神的心思意念而转动、变化，神一句话，从无到有、从有到无，哪块儿需要你来做呢？离了你不行吗？挪亚造方舟是为了谁？是为了让挪亚住方舟，还是神要住方舟？神只是借着造方舟来磨炼挪亚，来检验工程，来赐给他，让他明白神的心意。今天让你尽本分是让你干什么呢？尽本分是让你来靠近神，拉近你与神的关系，让你来到神面前。可咱呢？完全是想搞个欺骗，“你让我尽本分，我给你尽个本分就行了”，你的心是远离神的。你只是守个规条，搞欺骗，“我给你尽本分了，你该给我恩典了吧？”要么就是强盗，勒索；要么就是搞交易，你说这哪有人样呢？咱看到咱活出的不是人样，是活鬼，而神没有把咱当活鬼待，神把咱当人待，咱应该怎么做？不该还报？不该把自己交给神？“今天我就是没有归宿，就是让我效力，我依然该还报神，我白白

呼吸着神给的一口气息，跟随着神又抵挡着神，今天神就是把我灭了也是神的公义，我今天能效多少力效多少力，我能尽多少本分尽多少本分。”这是不是人该有的良心理智？你站在神这一边看，站在旁观者的角度看有没有路？站在神这一边看神给了你什么，你还报给神的是什么，你应该是什么态度？就不用说站在神这一边看了，站在一个有良心、有理智的人一边看，有良心、有理智的人会怎么做？他会不会用余生来还报神爱？当他用余生来还报神爱的时候，他还能说出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七十？他还能说出“我怕我以后走不动，我怕我发了誓以后不算数，所以说我不能发誓”？他还能有这想法、这说法？可能不可能？（不可能。）那会是什么？放下自己所追求的，放下自己的一切，回归到一个受造之物该有的形象，还报神爱，什么要求都没有那就是还报神爱，把心交给神，这还难呢？当你有还报神爱的心的时候，当你的良心理智发挥功用的时候，还有什么难的？哪还有什么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七十？百分之零点一都没有！

你是从神来的，你是个受造之物，再看神是怎么拯救人的？神是害人呢？说是还报神爱呢，实际上是什么？（韩真：为自己得生命。）为自己得生命呢，拯救你自己呢，你还在这儿搞交易呢！神要毁灭这个世界呢，你活在了恶者的权下，让撒但残害、吞吃，你是痛苦的，真理是让你快乐起来，神是要把你带到国度，国度里没有忧伤、没有眼泪。你因着你的败坏性情而远离了神，神为了给你安排一个好的归宿，神让你亲自去经历、去体尝、去看见撒但怎么玩弄你了、怎么吞吃你了，你亲自体尝了、品尝了，神在这儿给你解说了你听不清，再让我这个翻译官给你翻译过来，该看见了吧？看见撒但怎么玩弄人了吧？看见活在世界是什么情形了吧？看见国度里面是什么情形了吗？该怎么呢？该不该活在神的权下？活在神的权下是永生，活在撒但的权下将与撒但一同被毁灭。如果你有羞耻感、敬畏感，你还能做什么？如果你有良心，你能跑了？你不就完全服在神的权下，让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了吗？当你活在神的权下的时候哪还有痛苦呢？国度里面没有忧伤、没有眼泪，为什么没有忧伤、没有眼泪了？是没有这些事了？有没有这些事？（有。）国度里找不找对象？国度里不找对象了？国度里没有婚姻了？国度里不繁衍生息了？（有，但人现在完全就是肉体情欲。）看事观点都不一样了，站在神一边了，一个是对

神有顺服了，一个是看见神作在人身上的都是爱了，人对神没有要求了。你对神没有要求你就没有失落感，没有失落感你就没有忧伤、没有痛苦。你站在受造之物的位置上“我就是受造之物，神是造物的主，神想赐福给谁就赐福给谁，神想给谁就给谁”，这是人该有的理智。给我的就有婚姻，给你的就没有婚姻；给人家五个孩子，就没给你孩子，给他的就是一个孩子。在受造之物的意念里边，“神是公义的，神想怎么作就怎么作”。神还给你交通你上一辈子欠下了，你下辈子怎么样了，神说在你身上有使命、有责任，有这些背景就不能让你结婚，必须让你没有这个孩子，神就是不交通这些，你一个受造之物，神作什么事还要跟你商量商量？神安排你是什么归宿，给你两个孩子或者没给你孩子，还得跟你商量商量神才能作呢？有这个必要吗？当你的理智发挥作用的时候，“我是个受造之物，我本来就是粪土中的蛆虫，我能成为一个人已经是神极大的高抬了，我就是转成乞丐也是神对我极大的恩待，我就是活得再不好我也是个人，猪活得再好它也是头猪”，你愿意做一头幸福的猪还是愿意做一个不幸福的人？你要做哪个？（不幸福的人。）那你说，即使你是世界上活得最差的人，你还和神说你不满意吗？你原来是谁？你是中国人，你不就是和猪、狗一样吗？你不就是和畜生来回循环投胎吗？这次你有幸成为人，神又赐给你做人的真理，在这有幸的时间你得着了能剩存下来的真理，能永远成为人，这是多大的洪福与恩待？当你看到这些洪福与恩待的时候，你还能提出来“神啊，你不要让我当乞丐，不要让我单身，你要是让我单身我不满意，我有要求”？这还是人吗？你有要求就是悖逆！神怎么说的？跟随神这么长时间了连个理智都没有，你原来是啥？你原来是畜生。把你提拔成了人你就得意忘形了，你还说“我穷得可怜，家里穷得没有零花钱”，给了你零花钱你还想买辆车，买了车你又说“我还没媳妇呢”，给了你媳妇你还想要孩子呢。神给你你要，你赞美；神不给你你还想要，这是不是奢侈、欲望、野心呢？什么时候能满足呢？是无止境的！所以对于这种敢与神提意见、敢对神有要求的人就不是个人，不配称为人，像这样的人就不可能剩存下来进国度，这就该灭！所以说在国度里就没有忧伤的事。还有你的亲戚、朋友，不信的、信的、信得不好的，该死的死了，你说啥呀？你求情呀？你的对象死了，你求情呀？“我爱他，他怎么能死了呢？”你同情撒但你也不是个人！所以说，你有要求、有悖逆，你就跟他走吧，你放不下撒但

你就跟撒但走，剩下的那就是对神有顺服的人。神来在地上要的是什么？信神就是爱神、顺服神，你是不是个顺服神的人？顺服就是福，悖逆就是祸，你连这个都顺服不下来不配称为人，国度里边与你无关无份。下一个时代的人类中没有这种人，撒但的国已经灭亡了，即使是不通灵的来效力也是默默无闻、勤勤恳恳，没有怨言，是自愿的。萧铭带着怨言来尽本分，神要吗？可能吗？

韩真，这路难走吗？（韩真：不难走。）那在你这儿怎么就这么难呢？（韩真：因为我悖逆，放不下肉体就太难。）主要是你的眼睛不看正道，你的眼睛看的就是邪恶的东西，你就盯着邪恶的东西，神再跟你说什么，你不听、不看，你不听、不看就发现不了神的丰富、发现不了神的爱、发现不了神的拯救，我再说什么也不管用。就和孩子们念书是一样的，当父母的说“你好好念书，毕业以后分配个好工作，成家立业”，父母跟他再说多少，他打着游戏，“嗯嗯嗯，是是是”，他得着啥了？随后不还是继续打游戏吗？他妈把游戏机一夺走，他就跟他妈打架呀，“凭什么？”他还认父母呢？“你们是什么父母？”你不就是那打游戏的孩子吗？你和他有什么区别呢？如果你在打游戏的时候，你父母说什么你耳朵能听、眼睛能看，手里拿着游戏机，“哦，就是呀”，游戏还能占了你的心？父母的话就占了你的心了，父母的话牵引着你就走了。可你手里一直打着游戏，说什么都不听，再说什么管什么用呢？这话我和你说了多少了？说了一年了，能影响你的思路吗？（韩真：现在能了。）现在能了？还有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七十吗？信心就是一根独木桥，贪生怕死难通过，首先得发现自己的良心理智。什么是死人？良心发现不了就是死人，喘着气的死人。什么是活人？当他的良心发现了，“哎呀，我怎么是这样的呢？我该为神做点什么”。当你从内心发出“我该为神做点什么”，就像孩子对待父母一样，父母在他身上做了那么多以后，他觉得亏欠父母，“父母为我操劳，落下了一身病，我该为父母做点什么”，给父母做饭、端茶倒水，在这儿伺候父母的时候还是觉得亏欠，“我得在外边给父母挣点钱”，这个时候他还搞对象呢？他心里想的是“我得在父母有生之年伺候好他们”，父母躺在床上起不来的时候，孩子哭啥呢？孩子伤心、掉泪，掉的什么泪呀？“妈呀，你年轻的时候把我们几个孩子都养活大了，我们刚开始挣钱，刚能让你享福了，你的身体倒不行了，吃也吃不进去

了，动也动不了了，马上就要入土了。”孝顺的孩子是掉泪呢，“我能拿什么还报我妈呢？”没办法了，他心里是种惭愧、内疚。这个时候这个孩子的良心得以复苏了，这才是活人，是活过来的人的一种标志。神拯救人怎么拯救呢？就是唤醒人的心、唤醒人的灵。去年那边着火，今年任胜又闯了那么大的祸，神家受了那么大的损失，就这都唤不醒咱的心、唤不醒咱的灵？弟兄给咱交通了多少，唤不醒咱的心、唤不醒咱的灵？咱听不懂、看不见？咱素质差？不至于到那种程度吧？就是猪，它听不懂，什么也不知道，那也没怨言。可神给了咱素质呀，咱能听懂、能看懂呀，是咱就不走这条路，是咱就要对着干呀！（韩真：是我自己把那些话屏蔽了。）对啊，这是不是人？“打游戏”打得不放了，震耳欲聋的声音你听不进去，欺骗的谎言塞满了你的双耳，你拽着你“父亲”的衣衫死死不放，听了你“父亲”说的“孩子，不要起来，时候还早，天气很冷，不要到外边去，免得被刀枪戳伤你的眼睛”，这是撒但给你灌输的。（韩真：我就想着还早呢，还能再闲一段时间。）一月份的一号到五号就发生了六、七个地震，地震、瘟疫、饥荒、火灾不停，你就不害怕？社会上丢失的孩子有多少？光十二月份就丢失了五、六十个孩子。新闻报道说丢失的孩子都是十二、三岁到二十五、六岁，你不害怕？现在器官移植合法化了，中国还要做全世界的器官移植强国。信神的人在家信不成，什么都要给你搜出来，而丢了五、六十个孩子谁去破案呢？立案都不立案！把孩子的器官摘了，家人看见尸首以后在这儿告呢，那儿发视频呢，多长时间了，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谁管呢？前两天河南商丘的一个孩子死了，早上六点多学校告诉家长孩子跳楼了，下午四点多还不让家长见孩子的尸体呢，等见的时候孩子的尸体就已经在太平间了，父母给尸体拍了照，说孩子的手上有用螺丝刀穿的窟窿眼，脚脖子也扭断了，伤口还露着骨头，学校说孩子是跳楼自杀了，还说孩子死的时候写了两份遗书，就让父母看了一眼，连遗书的内容是什么都不知道，官方报道说经过法医鉴定，定为跳楼自杀，不存在刑事案件，不立案。父母把拍的照片作为证据发到网上，人们纷纷去学校闹，大红龙管都不管，最后因为带来了很多负面消息，大红龙动用了河南的全部警力、安保部队把整个学校周围的路都封了，把学校门口的人全部都赶走，一个人都不能进去，把高速路也封了，高速路连着三四天不能上、不能下，最后官方二次报道，孩子是跳楼自杀。这些你都听了吧？人们

即使知道是撒谎，又能怎么呢？现在市面上又出现了流动火葬车、车载火葬车，这不是活摘器官一条龙？你看到尸首以后要去告人家呢，所以人家摘了器官以后立马就把尸首火化了，就在面包车里面安装着火化设备，而且还是合法的，普通车还让你乱拉东西呢？还让你改装呢？人家的车上写的就是移动火葬车，哪里有尸体去哪里火化。人家不能说是火葬人，人家写的是火葬宠物。谁家的宠物需要火葬呢？现在的人还有安全感吗？人吃人的社会就在眼前，怎么生存？神让你亲自去体验、经历，在这大环境下神在这边作的是拯救的工作，反过来你对神的拯救工作不理不睬，你追求世界、追求情感、追求地位，还要回归世界去挣钱呢，你是人吗？连猪都不是！你不杀猪的时候猪是“呼噜呼噜”的，你要杀猪的时候你看它上不上宰杀台？而你是主动往上跑呢，所以说你连猪都不如，你愚昧到啥程度了？就在那个背景下咱还能关了手机失踪48小时，你这样做带来后果别人怎么接受这个事实呢？（韩真：我当时就没想那么多，我确实是联系不上你们。）就正好48小时联系不上？（韩真：其他时间就没有再联系你们，就想着平时你们也不问我，我第二天就去了，应该没事。）那你的电话为什么关机呢？（韩真：我不就是怕环境呀，我走哪儿就把飞行模式开了，那样不就没有信号了啊。）你怕环境，你就不怕你爸妈找你？不怕王静找你？你就不想想父母的心情？（韩真：没想那么多。）所以说你太自私，只想自己。自私、卑鄙、无耻，这就是无耻之态。你只想你的感受，只想你的情感的损失，只想你舒服，你就不想想你父母在家牵挂着你，王静在这儿牵挂着你？外面环境乱成这样，你从家里出来了，王静她能不担心、能不担当？一旦你出了什么事你父母怪谁？谁让你出来的？“王静让我出来的。”“王静，你把我的孩子带到哪儿了？”你父母不拿王静是问？王静能不负这个责任？你回了你家王静问过你没有？你从你家出来，接待家是王静给你安排的，你父母啥都不知道，如果你失踪了你父母能饶过王静？唯一的线索就是王静，就是告诉大红龙也是这，咱能承受得起啊？别人在你身上的牵挂你看不见，世人常说“娘心贴在儿身上，儿心贴在石头上”，你这是“娘心贴在闺女身上，闺女心贴在萧铭身上”。咱不是说咱犯下了这么大的过犯，条条是罪，咱该如何赎罪，如何认罪悔改，你没有去认罪悔改，你还担心“我还不敢回去呢”，你说你悖逆到什么程度了？（韩真：不敢回去？）你敢回去？“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七十”这是什么态度？

咱看一下大卫的故事，圣经中记载“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对他说：‘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中，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有一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怜恤的心。’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膏你作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地赐给你。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扪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她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拿单就回家去了。”（撒下12:1-15）后来乌利亚的妻子给大卫所生的孩子得了重病的时候，大卫怎么做的？“……大卫为这孩子恳求神，而且禁食，进入内室，终夜躺在地上。他家中的老臣来到他旁边，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他却不肯起来，也不同他们吃饭。”（撒下12:16-17）等孩子死了以后，那些臣仆问他说：“你所行的是什么意思？孩子活着的时候，你禁食哭泣；孩子死了，你倒起来吃饭。”（撒下12:21）他说啥了？“孩子还活着，我禁食哭泣，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怜恤我，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孩子死了，我何必禁食？我岂能使他返回呢？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我这里来。”（撒下12:22-23）你说大卫这是有回转吗？刀剑能离开他的家吗？那个苦他必须得受。如果大卫像尼尼微人一样，当约拿告诉他们“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尼尼微王就能从宝座上下来，和尼尼微人一起披麻蒙灰，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真实的悔改，神是不是就收回他的烈怒了？不知道的时候是不知道，可是神派

拿单告诉大卫他作了这么大的恶，他对神还有要求，还让神救他的孩子呢，他不悔改他还要得福呢，神不给他这个福，他反过来还说“孩子还活着，我禁食哭泣，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怜恤我，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孩子死了，我何必禁食？我岂能使他返回呢？”那刀剑怎么能离开他的家呢？注定刀剑必永不离开他的家。经过刀剑不离开他的家，最后大卫得着什么了？大卫最后为什么对神有那么大的敬畏？大卫的臣仆给他找了暖被窝的侍女他都不敢与她亲近，这是从哪儿来的敬畏？不就是因为刀剑不离开他的家吗？所以说就得实际经历。在这件事情上我打岔了神的工作，如果说我当时就按神家的要求去做，你们搞对象就去普通教会，你们去了普通教会，让你们体尝体尝离开神的托付是什么滋味，然后你们去经历经历，两个人过过你们的爱情生活，经历、体验过来以后不用我交通你们的生命也长大了，我只是不想让你们走弯路，施好心，打岔了神的工作。从这儿我也学着作工，就根据神话说的，不和他谈、不和他说。神交通了好多内容，好多种现象，“打发他回去，谁也不要劝他”。有神的权柄、有神的智慧，还有神的性情在里面，这次迫使我让我看见任胜走的这条路，还有那边被烧了，我也害怕，我给你慈爱怜悯，我得来的是什么？我要是再这样给你慈爱怜悯，那会不会也像那边一样被火烧了？会不会再有任胜的这类事情发生？那我的损失有多大呀？所以该处理的时候就得处理，我不能因为你一个人影响了整体的工作，使工作毁于一旦。

这次你发生了这件事情以后不能用了，你都已经明目张胆成这样了，你说怎么用呢？刚才就跟你交通了天使长背叛神，它背叛神、藐视神、不尊重神，背叛神就是藐视神，神造了人以后它又作了更大的背叛神的事，这又比藐视更大了，它直接起来迷惑人，挑拨离间，让人背叛神，让人跟它一起走。那咱呢？咱做了多大的事呢？咱不仅是藐视，给你交通了多少，你对我的交通是什么态度？我跟你交通说你这是尸骨未寒分家产，交通了这么长时间了，你没有苏醒，没有去认识，没有看到自己没有良心理智，今天还能再做出这样的事。你平时在家谁管你呢？王静安排工作，让你出来以后就得看着你，让你一二一呢，可你刚出来就开始二一二了，就能玩失踪，失踪48小时，这怎么带领呢？部队上都不是这样的，不要说神家了。在部队里冲锋号一响当兵的谁能回头？咱这儿呢？太随便自由了，想干啥干啥，想咋地

咋地，你把这边的安排就当放屁呢，什么都不是。让你下午到，你就能两天以后到，跟你说往南，你就能往北，这怎么作工呢？连基本的尊重都没有！你对我尊重了吗？不要说尊重了，连听话都没有，一二一都没有。神作工一步一步拔高，前两年要求得一二一，你得跟随一二一，你不要对着干，现在拔高了，你只跟随一二一不行，还得敬畏，咱差下多少了？一二一还没跟上呢，这又拔高了一步。你对神的敬畏在哪儿呢？外国人马上要拥入中国，那时候你的见证在哪儿？摆设了这么多环境你始终没有去认识自己，只是认识别人，“这个对不住我，那个对不住我”。你跟萧铭怎么走到一起的？两个人没有一个不自私的，都是自私、卑鄙！萧铭说过一句“名言”，“我从小到大就没有一个人能让我垫一下脚”，这是啥话呢？为啥别人就得为你垫脚呢？你是谁？你生下来就得让别人给你垫脚？真是够自私、卑鄙的了！就因为别人没有给你垫脚你就难受、不痛快，你就把别人视为敌人？他自私、卑鄙，你在这儿也是自私、卑鄙，不管别人苦口婆心说什么，始终动摇不了你的心思，你只管你的感受，只管你的得失，只管你的肉体利益，啥都不管，咱是不是太自私、卑鄙了？你尽本分是给自己尽呢还是给谁尽呢？你是给自己预备善行呢还是给谁预备善行呢？你刚出来尽本分的时候还得让别人看中你，一来就想有个地位，“你这样对待王蕊了，没有这样对待我”，就气得不行了，你说这是啥？“让我尽本分你得给我地位，不给我地位我就不能干”，有了地位以后在人心目中还得有位置，还得要情感，你说咱的奢侈欲望什么时候是个头？自己所做的这些事始终没有回头看看，看看自己做在父母身上的，“父母把我养活大，把我带到神面前信神，父母的希望在我身上，父母还得看我呢，我成了他们的方向标，我往哪儿走他们往哪儿走”。在你身上的担子你也没看，来了这儿王静重用你，你只是享受个地位之福，你给她什么了？你只是想用劳苦作工来换取一个地位，一时不痛快就撂挑子，你尽本分是给你尽呢，不是给王静尽呢，王静苦口婆心地和你说，在你身上寄托着希望，你还给她的是什么？我苦口婆心给你交通了多少，目的意义在哪儿？你没有任何知觉，没有任何感受，从来不去认识，不去换位思考一下、感受一下，你自私、卑鄙，你只是想着你个人的私生活，什么都打动不了你。得回过头看到自己所做的是什么，能够去看见、认识，认识到自己所作的都是恶，认识到自己没良心、没理智，认识到自己自私、卑鄙、无耻，认识到自己的无耻之

态。神说的无耻之态是什么？这就是无耻之态，享受着神的一切，和神对立，和神对抗、叫嚣，还向着撒但，抱着撒但不放，这是不是无耻之态？看到自己的无耻之态觉得可恨、可笑、可气、可咒诅，才能恨恶、背叛自己，你背叛了自己才能实行真理。你起步都没有起步，你认识都没有认识，怎么可能恨恶自己、背叛自己呢？你不认识自己、不背叛自己，始终讲自己的理，始终按着自己的方向来，不管和你谈几次，你发表的只是你自己的所是，“我里边有个什么，我里边感觉萧铭怎么样，我里边感觉有个什么没有得到”，咱哪次聚会不是这样开头的？你哪次聚会不是这个心态呢？你没有一次说“呀，我亏欠神，我做在神身上的、我给神带来的都是伤害，我得为神做点什么。弟兄给我交通了那么多，我觉得亏欠、内疚；王静你在我身上的期盼、期望都变成了失望，我睡不着觉。”你有这一句话吗？聚了多少次会也没有这样一次，伤感不伤感？那时候你是和王蕊打呢，跟王蕊打得不停，现在顾不上跟王蕊打了，又进入肉体了，咱什么时候为着神的经营计划、为着神的作工、为着自己的生命而揣摩一下、想一下了？

当你的心能够苏醒，能够站到神这一边看事，能够体验到神的爱，看到神作在人身上的，人做在神身上的，当你的良心有点复苏的时候，你就什么都不痛苦了，哪还有什么痛苦呢？孩子孝敬父母，当他看到父母做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孝敬父母还痛苦呢？哪个孩子孝敬父母痛苦呢？天天打游戏的孩子、悖逆的孩子、没良心的孩子他才痛苦呢。寡妇熬儿，你看她痛苦吗？后娘带孩子她怎么也是痛苦的。痛苦从哪儿来的？不就是看事观点的不同吗？你觉得跟随神痛苦，因着什么痛苦？就是因为你想从神那边得、抢、夺，好像神欠下你一笔不可奉还的债，夺也夺不完，抢也抢不完。夺不过来、抢不过来你就气得想上吊自杀呢。当你不是把神当成你的债主，当你把神当作造物的主，把你当作受造之物的时候，你来到神面前的时候，觉得你当敬拜神的时候，你还有痛苦吗？所以信神难不难？信神不难，只要扭转你的看事观点一切都好办，根本不痛苦，根本没有做不到的事，你不扭转观念什么都做不到。韩真，现在怎么想的？现在有什么心思？（韩真：良心得苏醒、得复苏。得知道神在我身上作的，神在我身上付了多少代价，而我带给神的都是伤害，都是谩骂、怨言，然后看见自己对神的亏欠，有真实的悔改。首先自己的看事观点得扭转，良心苏醒的时候

心里就没有那么多放不下的，而是什么都不在话下了。现在感觉心里通了，因为今天神还拯救我，我是为了从神那儿得生命，我是要从神那儿得真理呢，不是神欠我的，是我欠神的。但就因为神拯救我，没有满足我的肉体欲望、要求，然后就和神成了对立面。当放下这些欲望、要求的时候就不痛苦了，里面就没有那么多挣扎了，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正常了，然后就轻松了。）现在轻松了吗？（韩真：嗯。）如果不走这条路你知道是什么结果吗？（韩真：不走这条路的话我也完蛋，我爸我妈也完蛋，萧铭也说不好。）怎么完蛋？万事想后果呢，你的后果我以前也跟你交通过，你那么走下去是什么后果？（韩真：被撒但吞吃，成了神经病，被邪灵附。）会不会成为神经病？（韩真：会。）那是必然的。你每天活在那个沉思里边不就得了抑郁症了吗？得了抑郁症魔鬼能不上身吗？你和萧铭的这件事，如果没有神话，没有给你交通，没有给你引导，你能走出来吗？（韩真：走不出来。）你因着这一件事都要跳楼自杀呢。（韩真：因为他那个脾气就能把我气死。）气不死也能气出抑郁症、神经病。你要是成神经病了，你父母呢？你父母是不是也该成神经病了？（韩真：是。）那你说最后走成啥了？这是不是撒但的玩弄？（韩真：嗯，之前就糊涂着呢。）让你去认识一下撒但的玩弄。你追求的道路是什么？自取灭亡！

明知故犯、死不悔改的结局（三）

韩真，你的良心能发挥作用吗？（韩真：我感觉我现在通了，这条路必须得这么走，而且必须得有良心、有理智，必须得悔改。）你感觉你的良心能不能复苏？（韩真：回到像以前一样吗？）不是说让你回到以前，以前你是为了地位、为了名誉。人得凭良心办事，不管做什么得有良心，得良心发挥作用才行，得用心来做，你能不能用心来做事？（韩真：能。）你有心志那你就向神起誓，给你机会，你要是没恒心、没心志，那就不说了。你自己得有心志发誓才行呢，你自己没心志不可能让别人打着你走。（韩真：就是发誓“我要凭良心尽本分”？）你的誓言是什么？（韩真：就是“背叛自己的个人欲望、野心、要求，把心归回到神面前，然后一心为神花费，尽本分”，是这样吗？）不用背书，你用心说话，发自内心地说就行了，发自内心好不好说话？（韩真：好说。）你看我说话的时候怎么说的？我心里想什么说什么，心口如一。不是说我让你发誓呢，“我该怎么发誓呢？我这誓言的格式对不对？我得说啥呢？我和你商量商量看我该说什么”，我和你联合起来欺骗神？发誓是内心真实的誓言。这誓言还不好发？说心里话好不好说？骗人的话不好说，我觉得心里话应该好说吧，就是最笨的人他也能说句心里话，是吧？心里话就是心里怎么想怎么说。你有没有心里话？能不能说心里话？（韩真：这话必须得准确，必须得真心。）真心还用必须呢？你自己心里想什么不就是真心？就像孩子跟父母说话一样，还用考虑“我得考虑考虑我怎么说是真心说话呢？我怎么能和父母说真心话呢？”用不用考虑啊？（不用。）（韩真：一切的问题都是因着我自己里边的野心、欲望、要求太多，这些在我里边主导着我，所以说我一直放不下这些东西，一直就迷在这里边了，就是执意要这样去走。现在看到这些东西都是虚空的，是神厌憎的，而且越追求这些东西越是与神对抗，死得越快。神的公义性情是要取缔这些东西的，所以我现在要背叛这些东西，重新走追求真理的道路，把心归回到神面前，把自己的本分尽好，把神给的托付、使命配合上去。跟弟兄姊妹之间相处活出正常人性，互相帮助，共同把本分尽好，追求地位、名誉的这条路坚决不能再走了。自己心里边通了，知道这条路怎么走了，就得为此付出代价，就得去实行。）唐馨，如

果是你的话你有什么心思？（唐馨：立下心志悔改。如果看到自己确实没有良心，看到自己把神作在自己身上的一切都当作仇视之物，这个时候就不会去想其他的事了，就只想着怎么去悔改，用自己真实的悔改求得神施下怜悯。神不是随便就搭理人的，神是有尊严的，神的实质是圣洁的，如果人一直这样刚硬、悖逆下去，神的公义性情就要临到了，神就不搭理人了，这个时候就会感到害怕。当人里边没有要求、没有索取的时候其实什么也不难了。）（韩真：还有一个就是知道神在人身上作工需要人的配合，人只有跟神配合、跟神祷告、呼求神，然后愿意悔改，愿意重新回到神面前，神才能感动人、带领人。因为我这一段时间一直不跟神配合，我也信、我也跟，我也知道神在我身上作的都是爱，但我自己就是上不去，我就在这儿停着、等着，什么时候能上去算什么时候，就是处于一种停滞状态，本分我也不敢撂，我也得配合，就这样僵持着走呢。因为我一直不配合，所以我感觉自己越来越糊了，好多异象和以前交通的那些现在再看的时候感觉脑子里是懵的，以前是知道的怎么现在越来越发懵呢？现在流露出来的反面的东西怎么越来越多呢？之前还没想着挣钱呢，现在情感问题还没完呢又开始想着去挣钱呢，怎么这些负面的东西、背叛的东西越来越多呢？就想着是我与神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了，神给我的时间是有限的，然后我在这有限的时间里不思悔改，还是一直刚硬，一直背离神，一直与神僵持，那神不可能不作事呀，自己肯定是越来越糊。这次借着整异象类的文稿又看见神的公义性情，看见神的怜悯慈爱，我感觉到神的怒气在我身上，也感觉到神的爱还在我身上，神还没有放弃我，还等着我呢。又害怕神的怒气，又感觉是神的爱，然后就想，“神啊，现在还让我整理这些文稿，还给我机会呢，借着整理让我重新装备异象，以前没看的现在都看了”。昨天又把2020年到现在的文稿大概过了一下，然后就想“你现在这样，神在这儿一直等着你，你那么悖逆，又是个保罗，还跟王蕊打斗，你看给你交通了多少了”，看见神还在等待着我呢，但是我现在还是这样刚硬，就我这种表现神给我的机会已经到头了，如果我再不珍惜、再不悔改，一直这样下去，就不要怪神放弃我，在神放弃我之前我已经放弃自己了，是我先背叛神的，是我先放弃神的，不是神先放弃我的。这是神给我的最后一次机会，如果我现在还不知悔改，还不变，还要这样刚硬，那就等着去无底深坑吧，就等着回世界吧，看自己遭受的将会是什么。就不要说神

要给我摆设什么环境了，自己在世界上就活不下去，然后就等着大灾难临到，就我这样的在大灾难里死得比外邦人更惨。现在又交通良心得苏醒，我得看见我自己的悖逆、没知觉，就是一个死人，再交通多少在我身上是没有知觉的，不为所动。我跟神之间就是要保持这个距离，我也不走，我也不跑，但我也不往上追求，我要是再这样下去就完了。所以我现在想的就是我得跟神配合，神给我开辟出路我就得往上走、就得往上跟。那天萧铭把我删了，我就想“咋回事呢？怎么就把我删了呢？你要删我你也跟我说清楚呀，你要是说咱都好好追求真理也行，那就狠下心删了不要再联系了，都好好走这条路，你也没跟我说清楚直接就把我删了”。但是后来又想着不要管那些了，之前都说了那么多了还让他说啥呢，先不要管那些了，先管自己追求不追求吧。今天他能作出这个决定不是神又一次对我的怜悯与恩待嘛，我自己脱不了情感，人家帮我脱还不行啊，我自己配合不就行了嘛。我这几天就是消极被动的，配合也不配合，就是因着我这种态度让神厌憎。我就想着我要与神配合也不是说光配合这个本分，而是从思想里边、心灵里边扭转，跟神悔改。今天自己这样就把他害了，把我爸妈也害了，工作也耽误了，自己的使命也没了，啥也完了，所以我自己先得往上追求呢。）

（唐馨：你得先把你的良心问题解决了，你里边有一个黑白颠倒的东西，你要是能够看到弟兄和王静做在你身上的十分之一你的良心就复苏了。你里边主要是恨神，你不解决你恨神的问题，你想配合也配合不上去，这不是说你想就能的。）（韩真：我感觉我好像也没有恨神。）（唐馨：还要怎么恨呀？要破口大骂吗？当萧铭删了你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什么？你是不是把一切的矛头都指向了王静？你为什么能够跑去问她？因为你觉得她是罪人，你就质问她“凭什么？为什么？”你觉得你能走到今天都是王静害的。这就是前面弟兄给你谈的没有良心，你的心就暖不热，无论弟兄和王静怎么做，无论他们做在你身上几年，都抵不过萧铭对你的一句话，你这么去对比一下，你看看萧铭作在你身上的是什么，他给你带来的是什么，弟兄带给你的是什么，你去对比一下，你心里应该是知道的。你对萧铭就特别能理解，萧铭删了你的时候你也特别理解，你理解他是万般无奈，好像他是受人要挟，是因为别人要挟到他的生命了，所以萧铭是逼不得已才这样

做的。你看不到他给你带来的是什么，他爱你吗？今天你跟神之间有这么大的仇恨是谁给你带来的？你该爱谁、该恨谁你心里得有数呀，你不解决你恨神的问题，说配合那是一句假话，再配合你里边没劲儿。因为你走的这条路我也走过，从我来到国度建造王静就带着我，带了我四年，我其实就是那种特别没有良心、没有理智的人，就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无论她做在我身上多少我都觉得她跟我过不去。理智正常的时候她对我是怎么样的，我心里是清楚的，当一涉及到我利益的时候，就不行了，就犯浑了。我那时候和韦峻凡联系也是一样的，当王静知道的时候就强行要求我们分开，不能再联系，我从那时候心里就开始恨王静了，那是两年前，就觉得她跟我过不去，“那么多人跟我打架，就这么一个人不跟我打架你就非得让我跟他分开？”我里边就是这种心思意念，就是这么想的。一直到今年九月份，虽然也分开了，也掐断联系了，但是我把一切的仇恨都对准了王静，因为我不敢去恨弟兄，我怕恨弟兄我就死了，所以我就恨王静，当时就是这样的心声。以至于到八月份的时候王静让我来这边尽本分，我说“不去”，当我说完以后我才看到我已经走到地狱的边缘了，那个时候我才体会到人因恨神而自取灭亡，黑白都颠倒了。你就是道理上明白，良心苏醒不过来，作在你身上多少都没用。从那个时候我看到我自己的结局，看见我就在地狱里，我看到我最后会因着什么而死，我就是因为恨神而死，那个时候才看到这个后果有多可怕，我才看到我早已活在了试探当中，就是弟兄交通的“你早已享受了试探”。我再回想两年前王静给我交通，我是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她的，两年后自从我跟韦峻凡走近了以后，她开始拦阻的时候，我对她又是什么态度，就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以前不管说我是什么样的，但是从心里对王静是没有防备、没有隔阂的，在她跟前是畅所欲言的，但是当我自己步入歧途的时候，我对她就有恨意、敌意，她怕我触犯神活在黑暗之中，怕我失去圣灵作工，怕我撇家舍业出来最终一无所获。她是对我的灵魂负责，但是我把这个当成了一种仇视之物，那个时候才看到我这哪是人呀，我这不就是善恶不分、四六不懂吗，真的就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尤其是我跟韦峻凡联系的时候，一问就是“你在哪呢？你在谁家？”我每当听到这话的时候对她是一种仇恨，是一种不耐烦，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现在再回头来看，在人世间来说最亲的就是父母，可是今天我看到一个跟我素不相识的人，因

着神的缘故她能带着伤痕来爱我，能够这么做在我身上几年，不管她心里有多受伤，她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一句，“你伤害我了，我不管你了”。那时候我能体会到神带着怒气掩面不看我，但还在等待着我的醒悟，等待着我的悔改，看我能不能苏醒过来。在以前神作在我身上的爱、作在我身上的拯救我根本就体会不到，人做在我身上的我都分不清好赖，“神在哪呢？我看不见也摸不着”，我没良心怎么能说出神对我作的是拯救呢？那些话都是道理，就是通过王静实实际际做在我身上的我才看到了神对我的拯救。那个时候才看到我真的是太浑了，良心都冰冻三尺了，根本就没有良心，不知道良心的概念、良心的作用是什么。王静给我的是什么，韦峻凡他能给我什么，他能给我生命吗？他没有出现的时候，我跟弟兄和王静之间没有隔阂、没有误解，这个时候才看到不是那个人怎么样，而是看到自己追求的就是个人的肉体利益，想要自己的野心欲望得逞，想要夸奖，想要在人心里有地位，得不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步入了歧途，就背叛神。其实从好多表现上看到就是唯利是图、自私卑鄙，不但不知恩图报还恩将仇报，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自己能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良心上的忏悔，内心的一种谴责，我才体会到心被感动了的那种感觉。那个时候我才给王静发信息说“我去那边”。我才看到培养了我四年以后我成白眼狼了，我今天起来与神叫嚣、对抗，刁难、拿把，我的这些表现就是弟兄交通的天使长在天上就背叛神了，就是因为神给我的太多了，所以我就忘记了我是谁，我今天有的这一点都是从神来的，但到最后我能够要挟、威胁。我为什么一直没有紧迫感，为什么一直不去悔改呢，为什么能够把王静的话当放屁，为什么能够藐视，里边还有一种资本，觉得神家离不开我，就是弟兄前边交通的天使长在天上背叛神的那个表现，这才看到自己该死了，那个时候里边想着“我不求我的结局是什么，我只求能够去悔改，用这一生余下的光阴去悔改，能够从心里边去悔改自己做在神面前的，做在弟兄身上的，做在王静面前的”，这才对王静没有恨了。那几天我反复听弟兄给我交通的，再想着王静说“你太没良心了，太没理智了！”这些话就不停地在耳边回荡，那个时候感觉特别受感动，再返回来看大卫犯罪以后怎么去悔改，他能够用一生去悔改。再看律法时代那些祭司犯罪以后遭到的是什么，就那几方面翻过来翻过去地看，好像那个时候良心才有点知觉了，不光是一个“我去配合，我愿意”，这是外表的，而是你心里能扭转。你得从心里边看

到萧铭给你带来的是什么，你从他说的话当中能看到他有一点担当吗？“我再不删除你的话，我就要被开除了”，如果是你的话，你会说出这句话吗？为什么萧铭能说出那话？你看不见吗？）（韩真：我看得见呀。）（唐馨：可你看得见以后你为什么还能给王静发信息？你真看见了你还去问吗？这个人值得吗？他是一个任何时候都是保全自己的人，当他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马上就弃你于不顾了，可王静做在你身上的是什么？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态度，她做在你身上的可以说是不离不弃的爱。正常情况下萧铭能跟你说这话吗？他跟你说这个话达到了什么果效？其实人家跟你说这话也是让你看透这个事情，但是你看不透，你反而增加对王静的仇恨，你就是反着走呢，你该恨谁呀？该爱谁呀？这就是没良心、黑白颠倒，你把爱萧铭的那百分之一能够做在神身上，你想想你还是现在这个结果吗？你的良心能没反应？你看不透自己这个性情你不可能对自己产生恨恶，没有恨恶那你就没有背叛，自然就谈不到实行。这是良心的问题，不是给你交通多少的问题，不是一个外表，不是你使劲儿、你用劲儿就能行。）

给你交通了以后，你从我交通的里边找到了一条路但没有找到你的心，是不是呢？你只是从我交通的里边找到了一条路，按你那个是走了一条死路，按我交通的这条路是一条生存的路，你看到了这条路，明白、知道该怎么走，但是你的心苏醒了没有？（韩真：这些思想一直都有，就是想着想着有时候就觉得，“哎呀，人性怎么这么残忍呢？”然后就不想想了，没有把这个问题彻底看透，就是刚才唐馨说的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我为了这个人这样走下去值不值得，神怎么看这个人，我站在神一边怎么看他，但我没有站在神一边去看这个问题，没有把它想透，没有把它成为我实行的路途，这个没有，就是想想就行，不愿意面对“他不好，不值得，他怎么怎么对我不好，然后怎么怎么没有责任心，怎么自私”，一想这些就不愿意面对自己看错人，所以就相当于是逃避了。现在再去想的时候，我也有感觉，“如果说我要删你的话，起码让你不要那么痛苦，然后我还要跟你说清楚，最后不要让你误解神，你还得好好追求真理，哪怕是给你一个鼓励加油，好好追求真理，咱们各自追求真理”，这样也算，如果是我我肯定会这么做，但是他没有，他是赶快删了，好像有人逼着他在这十分钟之内赶紧删掉，不删掉就要怎么样呢，我现在就在想：这还有时

间限制呢，十点之前必须得把我删掉？删微信也是，删这个也是，怎么这样对待我呢？你要是心里真的对我有爱的话，你也会怕我难受呀，你也会想着怎么让我不难受，怎么跟我说清楚，然后咱们好好走，哪怕是鼓励的一句话呢。那次见了他以后，我说“我现在可消极了，你能鼓励我一下吗？你不要老说我了，行吗？”根本没有鼓励，见了我就是看我这不顺眼、那不顺眼，反正总能惹到他。就是刚才说的思想观点、看事观点，颠倒黑白，今天我的心应该在哪呢，我应该看见谁对我是爱，谁对我不是爱，对我是残害，对我是迷惑，借着唐馨刚才说的对于这个观点我现在有一点认识。弟兄和王静做在我身上的我感觉特别痛苦、特别难受，因为触及到我的肉体利益了，而且是我的致命处，这个情感就是特别痛苦、特别难受，但是你们做在我身上的是把我往正道上带呢。）你说的这个是不是正是今天和你说的卑鄙、无耻、自私呢？是不是正是这个表现呢？（韩真：嗯。）不管你说多少、思考多少，你始终在这个圈圈里边转着，这不就是自私、卑鄙？为什么说你自私呢？你不管怎么说你心里只想着你，你只想着自己的痛苦，只想着别人给你带来的痛苦，别人说什么，“他应该怎么样对待我，他应该怎么样和我说话，即使分手也应该怎么和我说，应该考虑到我的感受，我要是他的话，我会怎么和他说话”，你从头到尾都是以你为中心。这是不是你的自私？（韩真：嗯。）太自私了！直到现在你还是这么自私，谁都不想，只想自己，只要自己感受好就行了。什么是卑鄙无耻呢？失去理智的自私。正常的自私是自私，人人都有自私，但是自私卑鄙，失去理智的自私，就不能公平对待、不能正确的处理一件事。（韩真：我想的一会是正面的，一会是反面的，我就想着“谁不为自己的生命考虑呢，那人家为自己的生命考虑还不对呀？他还说了一句‘作见证吧’，那人家作见证这还不好啊？”）你再怎么想，还是跑不出这个话题呀，是不是自私、卑鄙？（韩真：嗯。）作为一个受造之物你想的是什么？给你交通了这么多话题以后，你想起的是啥？这些东西占有了你的心，占得满满登登的，抛不开，你始终没有说“神怎么想呢，神怎么看呢”，你有这两句话吗？（韩真：没有。）所以说你的良心在哪呢？咱处于这种地步，交通了这么多，你在神家做的这些事，带着情绪尽本分，带着情绪和这个发脾气和那个发脾气，给弟兄姊妹带来的是什么？什么影响？在作工中带来的是不是拆毁？是不是打岔？你做了这些事自己应该有个感想吧？什么感

想？没有感觉到闯祸了，犯下过犯了？想了没有？想什么了？没有听见你说“呀，我亏欠神，我心里内疚，我犯下过犯了，我抵挡神了，神要按我的罪治我”，谈起来有一种恐惧战兢的感觉，这些你都顾不上，没精力、没时间去揣摩、去想，你一门心思在自己的这些情感纠葛里边。我记得人家咒诅我是大邪灵的时候，都跪下咒诅我的时候，我在寻思，在认识自己，“我是大邪灵吗？我不是大邪灵，为什么人家都说我是大邪灵呢？圣灵使用之人身边的人也说我是大邪灵，为什么我能临到这样的事呢？为什么没有一个人站在我一边说话呢？神说你越认为对的事，越有真理可寻求，这话不也是对我说吗？我是不是错了呢？这里边是不是就是有真理可寻求呢？我该怎么走呢？人家说我是大邪灵，人家说我打岔搅扰了，大邪灵有什么归宿？那肯定是要被惩罚的，肯定是要被咒诅的，那我在神面前就是大邪灵，我就是该咒诅的、该受惩罚的，我不要什么归宿，即使神惩罚我，我也应该完成一个受造之物该尽的本分啊，我也得完成一个受造之物该做的呀。我不能因为别人说我是大邪灵、敌基督，‘你叫我大邪灵、敌基督那我就团结起来拆毁神的工作呀’。即使我是大邪灵，难道我没有吃着神的一口饭？没有呼吸神给的一口气息？我不应该为神献上吗？就因为我是大邪灵我就必须和神对着干？”所以说我不管他们说我什么，即使说我是大邪灵，即使我自己看不到归宿了，我就是大邪灵我也该为神做点什么，即使明天要惩罚我，只要我喘着一口气息，我就应该为神做点什么。所以说不管他们怎么对待我，我依然作着我该作的工作，我依然做我能做的，看到教会里有作恶的事，该汇报汇报、该解剖解剖，不影响我作工呀，从灵界看那也是一个见证呀。你每天尽本分跑腿呢，撒但在那儿控告“他不就是为了归宿吗？他不就是为了生存吗？你试着剥夺了他的归宿，看他还信你吗？看他还跟你吗？”但是你当时知道那是试炼，那是见证吗？你知不知道你活在那个情形里面你流露出来的是什么？过后才有认识，但不管是什么认识，这是人的一个真实的情形，是在良心理智的驱使下所走的路。咱今天给你交通了良心理智，如果你的良心理智发挥作用的话，你该不该和我走的路一样呢？咱今天所做的是不是闯下祸了呢？“我给神家带来这么多祸患，我该不该弥补呢？我还考虑什么归宿呢，不管神给我什么样的归宿，我先不考虑我的归宿，我只管在我有生之年能尽上什么本分尽什么本分，尽所能地去做我该做的，弥补我的过犯，至于说我的归宿神怎么处理我都可

以，都是神的公义。”这是不是该有的理智呢？咱还能不能提要求说“为了自己的归宿、为了自己以后怎么生存我做什么”，得把自己的归宿放下，哪个有良心理智的人还能把前途命运总挂在心上呢？到这个时候了还挂在心上干啥呢？咱的所作所为配得吗？当你真有这个心思，不要什么前途命运，不要什么归宿，“我做在神身上的已经做绝了，神怎么对待我都可以，我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受造之物该怎么做，我要献上我的全人，弥补我的过犯”，发自内心的，你心里边时刻考虑的是神的心意是什么，考虑的是神的作工，神家利益，“我得为神做点什么，我能为神家做点什么”，这个成了咱的座右铭。尼尼微人，神答应给他们归宿了？答应尼尼微人“你们悔改了以后就能剩存下来”？尼尼微人说什么？“也未可知”，只要有那么一点希望都不放过，就能披麻蒙灰。你来到神面前想获得圣灵作工，想获得神认可，你没有一个真实的悔改能行吗？可能吗？你也能体尝到、感觉到以前的异象好像都不懂了，糊涂了。怎么糊涂的呢？是不是撒但已经把你的异象给吞吃了呢？（韩真：嗯。）那你还不害怕吗？神给了你素质，你不能为神所用，那就把你交给撒但，让撒但玩弄，神会怎么作？神只能剥夺了你的赐给那更有的，你已经体尝到了、感受到了还没有危机感？还能和神搞交易呢？不能搞交易了，应该赎罪了！现在是赎罪呢，你还敢玩耍呢？还敢“我”字当头呢？人家信神都在谈神呢，人家都在高举神、见证神呢，神的作工、神的性情、神的权柄，咱谈的是什么？咱谈的就是“我这里边有情感纠葛，我放不下情感”，你说咱丢人不丢人？

神说：“追求真理太重要了！现在意识到了？（意识到了。）能意识到这是好事，就怕人麻木不仁，迟钝，意识不到。人意识不到不能追求真理，这还好办点，就怕意识到了还不追求真理，这就叫什么？（明知故犯。）明知故犯的人是什么人哪？明知故犯、丝毫不接受真理的人是刚硬的人，心地刚硬，恶毒，厌烦真理。心地刚硬的人能不能敬畏神？（不能。）不能敬畏神，能不能达到与神相合啊？（不能。）心地刚硬的人与神之间是什么关系？那就是死不悔改，死不承认神是真理、神是他的神，要跟神对抗到底呀！这样的人是什么下场呢？神不留这样的人，就是这样的结局。圣经里记载的那二百五十个首领是不是刚硬的人？他们最终是什么下场？（被灭到地缝里了。）就是这

个结局。有些人愚昧无知，不管信神年头长短，没有意识到追求真理的重要性，意识不到不追求真理的可怜相、这个后果是什么，就是人太幼小，愚昧无知，还贪玩呢，这是人的可怜相，这样的人就是不喜爱真理的人，他是在效力呢。如果你能忠心尽本分，能出好力，不作恶，不做打岔的事，虽然还没有追求真理，但有真心，能忠心尽本分，愿意出力，在神那儿还不定罪。人意识到追求真理重要，已经明白这方面的真理，明白这方面的异象了，还不追求真理，这就不好办了，这是死病啊！不好治，治不了。意识到了还不追求，这样的人能挽救吗？挽救不了了，挽救不了结局也就定了，这不就被分类了嘛！”（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不追求真理的人不可挽救》）

（王静：韩真，从这段神话里面看见啥了？你能对上哪些号呢？）
（韩真：你明知道是真道，你明知道神说的是对的，你明知道给你带的这条路是正路，然后你就是不承认、就是不悔改、就是不接受，神就不要这样的人，因为你就不是信神的人，而且你是明知真道故意抵挡，就跟二百五十个首领一样，你知道了还不走正道那就没救了。）
（王静：你能对上你走的这条路吗？为什么说你走到现在是什么也不理解，什么也不清楚，糊涂透顶、颠倒黑白、是非不分呢？你怎么会走到这种地步呢？我是看得清清楚楚的，你以前不是不清楚，如果你本来就是一个糊涂蛋的话，这几年不会一直培养你，一直在你身上下功夫，从你身上看见你就是明知故犯，从刚开始给你交通你就不是听不懂，你也不是听不明白，你什么都懂了，你也知道这么做是为了你好，是为了让你走正道，也是为了让你能够安心尽本分，你啥都清楚就是明知故犯，性情太刚硬，“我知道，但我不能就这么听话，不行，我不能去这么做，我知道对但我也不这么做”，难道你真的不知道在你身上所做的一切？你是看见了的，为啥说“不知者不为过”？他不懂、不明白，他确实愚昧，就像神话里边说的那些不通灵的，他听不懂，这是另一回事，他听不懂也不会让他在文字组尽本分。可你呢？你跟他不一样，你不是听不懂，你是能听懂的，弟兄交通爱情至上你听不懂？能听懂吧？你能听得懂，我给你交通了多少，看着我确实是在拦阻你，你也能看见我是在拦阻你走那条路，因为在你身上有期望，让你能够真正地把神的托付完成好、把本分尽好，在你身上是有期望的，你看见我在拦阻你的时候，你也不是不知道我是啥意思，你什么

也清楚，“我就是知道你是什么意思，我也要给你扣帽子，‘原教会的敌基督就是这样的，控制我、监督我，原教会的带领就是这样的，你这就是敌基督的表现’”，你用这个狠话来达到你能自由，你不是不清楚，你是知道的，什么话狠你说什么，就是明知故犯。为什么说明白真理就当去实行？但是你明白了以后不但不实行，还明知故犯专门这么去做、去说、去走，“我就不听，我知道爱情至上说的是对的我也不听，你就因着我找对象不想要我也行”。那次跟你说“你再这么走下去，你就不能在这儿呆了”，你说“可以呀，我回去也行”，这是不是明知故犯呢？这就是故意对抗，明知故犯，“你就是不要我了，我就是回家也不能按着你的来，我就是知道我也要这么去做，我就按我的意思走，我就相信我自己所走的路就是对的”，看咱多刚硬呢！你对你这个性情没有真实的认识，没有看见，为什么你看不见神的爱呢？你从头到尾都没有捋一捋你的所作所为，没有反省反省，“我怎么能走到这一步呢？我怎么能走上这道呢？怎么到了现在我成了糊涂蛋一个，啥都听不懂了？”这就是明知故犯。“明知故犯、丝毫不接受真理的人是刚硬的人”，咱性情就是太刚硬了。“心地刚硬，恶毒，厌烦真理。心地刚硬的人能不能敬畏神？（不能。）不能敬畏神，能不能达到与神相合啊？（不能。）心地刚硬的人与神之间是什么关系？那就是死不悔改，死不承认神是真理、神是他的神，要跟神对抗到底呀！这样的人是什么下场呢？神不留这样的人，就是这样的结局。”所以根据神话和自己对号，你就是这样的，因为你一直以来走的就是这条路，从去年到现在一年多以来对你一直是宽容、等待，在我这儿就是等待，就是工作落下都在等待，就是你执意要回家，硬要回家我都在让步，我让步的目的是什么？等待你反省，所以没有让你回去。但是等了一年多我没有等上。心地刚硬的人与神的关系就是死不悔改，你再看看你走的路，悔改不悔改？就是今天来到这儿聚会你也没有悔改，你从始至终没有悔改，也没有认识过自己，也没有看见过神在你身上的爱，所以也谈不上你怎么还报神爱，不可能。因为你连认识也没有认识，道理上也不知道，有的人道理上他还知道些，但是你道理上都不知道，你从始至终就是什么也看不见，看不见神在你身上所作的一切，所以我在你身上才看见了什么是明知故犯，什么是心地刚硬。不管你做多少事你都看不见你自己，你就是看见别人在你身上做得太过分了，你颠倒黑白。你说咱聚会交通了多少次，没有你这个素质的弟兄姊妹都

听懂了，你就听不懂，就这还一直在问“为啥说我没圣灵作工？”你就看不见。因为给你的时间够长了，不是一个月两个月，神看你临到这件事你流露的是什么，你一直以来流露的是什么？你就是有意地明知故犯，就你刚才说的“我也不跑，我也不追求，不往上走”，这就是你的性情，你为啥这么做呢？“我就要这么干，你能把我怎么样！”你流露的这些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跟人没有关系，这就是死不悔改。“圣经里记载的那二百五十个首领是不是刚硬的人？他们最终是什么下场？（被灭到地缝里了。）就是这个结局。有些人愚昧无知，不管信神年头长短，没有意识到追求真理的重要性，意识不到不追求真理的可怜相、这个后果是什么，就是人太幼小，愚昧无知，还贪玩呢，这是人的可怜相，这样的人就是不喜爱真理的人，他是在效力呢。如果你能忠心尽本分，能出好力，不作恶，不做打岔的事，虽然还没有追求真理，但有真心，能忠心尽本分，愿意出力，在神那儿还不定罪。人意识到追求真理重要，已经明白这方面的真理，明白这方面的异象了，还不追求真理，这就不好办了，这是死病啊！不好治，治不了。意识到了还不追求，这样的人能挽救吗？挽救不了了，挽救不了结局也就定了，这不就被分类了嘛！”这里面分层次呢，有的人他就不通灵，不明白，跟明知故犯不一样，你是明知道，从头到尾你不是不知道做在你身上的是什么，是拯救你，还是害你？所有的人都能看得见就你看不见，你也不是看不见，你看见了，“我就是这样，你能咋地！我就是刚硬，我就是死不悔改，我就是这！”你就这么走下去后果是什么？你自己是不是也看见了？你现在啥也看不见，糊涂！啥也胜不过去，别人一般的都能胜得过去，你是啥也胜不过去，也看不透、看不明白，颠倒黑白，你说你怎么成了这样的？就是因为明知故犯、故意对抗走到了现在这种地步，你跟不知道的不一样，所以明知故犯就是这个后果。根据神话来看，你也到时候了，在你身上所做的也够了，一天一天在等待，等不上你的反省和悔改，你连认识都没有，谁监督你你跟谁有仇，你跟谁都是仇，跟你一块作恶的你说这是好人，以前跟王蕊还合不来呢，王蕊不监督你，王蕊骗你你反而觉得好了，“你看这个人多好”，你说你这不是颠倒黑白吗？你内心不知道？你也知道，但是你就能故意这么去做，这就是你在神的作工当中流露的死不悔改、明知故犯。人要明知故犯谁能管得了？就是神话里说的，能不能救得了？你是明知故犯，你不是不明白。根据神话看你就是这么走

的，和唐楚他们是一样的，唐楚她不知道是为她好？她啥也知道，但她为啥能这么走呢？“我就要这么走，我就要一条路走到黑，你交通等于放屁，你啥也不是！”这不就走到现在这样了嘛，不就回去了嘛。就这现在还想着“怎么没人管我呢？”你让管吗？管你的时候你干啥去了？管你的时候你是明知故犯、故意对抗，“我就是这，你交通爱情至上，我照样爱情至上”，说你不要联系了是为了你好，你能为了你的病不联系吗？别说为别人了，你为你的病考虑吗？这话也听不懂吗？“我就是不为我的病，我也要爱情至上！”有啥法子？你说这是不是明知故犯？你和她一模一样，“我就是明知故犯”。跟有点良心的人说“你是强戒还是自戒？”“呀，我自己戒不了，我得强戒”，他还有点自知之明，还配合呢。你呢？“你强戒还是自戒？”“我就自戒”，明知故犯。你明知道问这话是啥意思，你能听得懂吧？意思就是强戒对你好，这个你能听懂，但你就要自戒，这是啥？是不是明知故犯？是不是死不悔改？等于今天交通了一天都是放屁，这是你的态度，这就是你对神的态度，你说你走到现在谁的过？）（韩真：自己。）（王静：你自己明知故犯、死不悔改导致到了这种地步，怨谁呢？你能糊涂成这样还不是自己导致的？按说你这个时候该有良心，该反省、认识自己，该懊悔了，是你自己的性情太刚硬，自己害了自己。你要是在世界上跟谁刚硬可以，但是你在神家跟神耍刚硬，神说刚硬的人就是这样的结局，神定人结局呢，你刚硬，可以，按你的来，按你走的路来定你的结局。神对你是爱、是怜悯，你不是没感受，你不是不知道。神看的不是人犯了什么罪，而是看人的悔改，大卫犯的罪不大？是不是看人的悔改呢？可是在咱身上能等得上咱的悔改吗？就是到现在都是死不悔改，都是刚硬。）

神说：“人认为，当人有一些不正当的想法或者是做法要触犯神行政、触犯神性情的时候，神应该出面阻止，这是拯救，这是神的爱。但是，神是这样作的吗？很多时候神不作这个事。那神靠什么拯救人，靠什么变化人呢？（发表真理。）发表真理这是其中一项，除了神发表的真理之外，还有一样在神那儿看是比这个更重要的东西，那是什么呢？就是人的良心与人性更重要。如果在你的人性里没有良心，没有人格，没有理智，就是不具备良心与理智这两样东西，也就是在临到事的时候，你的良心与你的理性都不能正常发挥作用，都不能约束

你的行为，不能规范或者矫正你的存心、观点，那神绝对不会作任何事情。神要改变你，他先让你的良心与你的理性发挥作用，当你的良心受到责备时，你就会思考：‘我这么做不对，神会怎样看我？’并且你会有进一步的寻求与积极正面的进入。但是，人如果连这第一步都没有，不具备良心、理性，心里面根本就没有责备，那临到事的时候神会作什么？神什么都不作。所以说，神说的话，神教导人的所有的这些要求与真理，都是在人有良心、有理性的基础上作的。”（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解决观念才能进入信神正轨（三）》）

（王静：“人认为，当人有一些不正当的想法或者是做法要触犯神行政、触犯神性情的时候，神应该出面阻止，这是拯救，这是神的爱。但是，神是这样作的吗？很多时候神不作这个事。那神靠什么拯救人，靠什么变化人呢？（发表真理。）发表真理这是其中一项，除了神发表的真理之外，还有一样在神那儿看是比这个更重要的东西，那是什么呢？就是人的良心与人性更重要。如果在你的人性里没有良心，没有人格，没有理智，就是不具备良心与理智这两样东西，也就是在临到事的时候，你的良心与你的理性都不能正常发挥作用，都不能约束你的行为，不能规范或者矫正你的存心、观点，那神绝对不会作任何事情。”看见什么了？神拯救的是什么人呢？有良心、有理智、有人性的人。在这个范围里的是神要拯救的对象，如果你没有良心、没有理智、没有人性，你还是神要拯救的对象吗？）（不是。）（王静：不管你说了多少他就没有良心，没心没肺，听不懂，也不理会，对牛弹琴，是不是没良心啊？“神要改变你，他先让你的良心与你的理性发挥作用，当你的良心受到责备时，你就会思考：‘我这么做不对，神会怎样看我？’并且你会有进一步的寻求与积极正面的进入。”这是不是良心的作用？为啥有的人揭露解剖以后他的良心就发挥作用了呢？为啥有的人要强戒，有的人要自戒呢？有良心的人他会说“呀，说这么多这是要救我呢，不是害我”，他是不是能理解？理解以后他的良心就发挥作用了，“我得知道啥意思，我得配合”。“‘我这么做不对，神会怎样看我？’并且你会有进一步的寻求与积极正面的进入。但是，人如果连这第一步都没有，不具备良心、理性，心里面根本就没有责备，那临到事的时候神会作什么？神什么都不作。所以说，神说的话，神教导人的所有的这些要求与真理，都是在人有良心、有理性的

基础上作的。”看见咱没有良心的时候是不是得赶紧有良心啊？得恢复良心、理性，神拯救的就是有良心、有理性的人，他能听懂，他的良心能发挥作用，他知道这个道理以后他的良心就起作用了，在这个基础上这个人就能蒙拯救。所以说神作工，神拯救人是不是有个原则啊？神拯救哪些人，哪些人不是神拯救的对象，他就听不懂，没良心，良心不发挥作用。所以看了这些话以后才对神的作工更有了一个清楚的认识，神作什么工作？神就是发表真理，有良心的人真理在他身上就能起到作用，没良心的人真理在他身上就起不到作用，所以这就把人给分开了。为啥弟兄长期给咱交通唤醒人的心、唤醒人的灵呢？目的是啥呢？就是要恢复人的良心。你没良心，所以要唤醒你的良心，有的人就能唤醒，有的人就唤不醒，怎么也唤不醒，再加上明知故犯，“我知道得有良心，我也不能有良心”，这还说啥呢？“我知道你让我这么做是对的，但我就不这么做”，这不是更完了？）

明知故犯、死不悔改的结局（四）

神说：“脱去败坏性情，达到活出正常人性，这才是被成全了，那时，虽然你也说不出预言，你也说不出奥秘，但你的流露、活出却有人的形象。神造了人，后经撒但败坏，人都被败坏成了‘死人’，所以，当你变化之后，就与死人不相同了。是神的话把人的灵点活，使人重得复苏，人的灵得复苏人就活过来了。说到死人，就是指没灵的尸首，是指灵已死了的人。人的灵被点活，人就活过来了，以前谈到的圣者就是指活过来的人，是指在撒但的权势之下而又胜过撒但的人。中国的选民经历大红龙惨无人道的迫害、欺骗，使人的精神受到严重的摧残，一点生活的勇气也没有，所以要唤醒人的灵，非得从人的实质上着手工作，从人的实质上一点一点唤起人的灵，有一天人活过来了，那就什么拦阻也没有了，一切都畅通无阻。现在还达不到，多数人的活出带出许多死亡的气氛，在人身上笼罩着死亡气氛，人缺少的太多，有些人说话带着死亡，举动带着死亡，活出的几乎都是死亡。假如现在公开为神作见证，那这工作将会失败，因为人仍未完全活过来，在你们中间的死人太多了。现在有些人说，神现在怎么不显神迹奇事来赶紧扩展外邦的工作呢？死人不能为神作见证，活人才能为神作见证，但现在的人多数都是死人，太多的人都活在死亡的笼罩之下，都活在撒但的权势之下不能得胜，这怎么能为神作见证呢？怎么能扩展福音工作呢？

活在黑暗权势之下的人都是活在死亡中的人，都是被撒但所占有的人。人不经神的拯救，不经神的审判、刑罚就不能脱离这死亡的权势，不能成为活的人，这样的死人不能为神作见证，也不能被神所使用，更不能进到国度之中。神要的是活人的见证，不是死人的见证，他要求活人为他作工，不要求死人作工。所谓的死人就是抵挡神、悖逆神的人，是指灵里麻木听不懂神话的人，是指不行真理对神没有一点忠心的人，是指活在撒但权下为撒但所利用的人。死人的表现是与真理对立的，是悖逆神的，是低贱的、卑鄙的、毒辣的、蛮横的、狡诈的、阴险的，这样的人即使吃喝神的话也不能活出神话，这种人活着也是行尸走肉，也是喘气的死人。死人根本不能满足神，更不能对

神绝对顺服，只能欺骗神、亵渎神、背叛神，死人的活出全是撒但本性的流露。人要想成为活人，成为见证神的人，成为被神验中的人，务必得接受神的拯救，甘心顺服在神的审判刑罚之下，甘心接受神的修理对付，这样才能实行出神所要求的一切真理，这样才能得着神的救恩，才能真正成为活人。活人是蒙神拯救的人，是经神审判刑罚的人，是肯奉献自己甘心为神舍命的人，是甘心为神花费一生的人。活人见证神才能羞辱撒但，活人才能扩展神的福音工作，活人才是合神心意的人，活人才是真正的人。本来神造的人是活着的，但因着撒但的败坏人活在了死亡之中，活在了撒但的权势之下，这样人便成了没灵的死人，成了抵挡神的仇敌，成了撒但的工具，成了撒但的俘虏。神所造的活人成了死人，神就失去了见证，失去了他所造的唯一有他气息的人类。神要夺回他的见证，夺回他手亲自造的被撒但掳去的人，就得让人复活成为活的人，就得将所有的人都夺回活在他的光中。死人就是没灵的人，是麻木到极处的人，是抵挡神的人，更是不认识神的人，这样的人对神根本就没有一点顺服的意思，只有悖逆与抵挡，却没有一点忠心。活人是灵得复苏的人，是知道顺服神的人，是对神有忠心的人，是有真理有见证的人，这样的人在神的家中才是神所喜悦的人。神拯救的是能活过来的人，是可以看见神救恩的人，是能对神忠心的人，是肯寻求神的人，是相信神道成肉身的人，是相信神显现的人。有的人是可以活过来的，有的人是不能活过来的，这就看人的本性到底是可以挽救的还是不可挽救的。有许多人听了许多神的话也不明白神的心意，听了许多神的话也不能实行，活不出一点真理，而且还故意搅扰神的工作，不能为神作一点工作，不能为神花费反而偷着花教会的钱，白吃神家的饭，这些都是不可挽救的死人。神拯救所有在他作工当中的人，但有一部分人得不着神的救恩，只有少数的人能得着这救恩，因为多数人都是败坏太深，都成了死人，成了不可挽救的人，都是被撒但完全利用的人，都是本性太恶毒的人。那少数的人也不是能完全顺服神的人，不是起初就对神绝对忠心的人，不是起初就爱神至极的人，而是因着神的征服工作得以顺服神，因着神极大的爱而看见神，因着神公义的性情而达到性情变化，因着神既实际又正常的工作而对神有认识的人。没有神这样的作工，这些人再好也仍属撒但，仍属死亡，这些人仍是死人，今天这些人能得着神的救恩只不过是因为这些人肯与神配合罢了。

活人将因着对神的忠心而被神得着活在神的应许之中，死人因着对神的抵挡而被神厌弃活在神的惩罚之中，活在神的咒诅之中，这是神的公义性情，是任何一个人都改变不了的。人是因着自己的寻求而得着神的称许活在了光中，因着自己的诡计而被神咒诅落在了惩罚之中，因着人的恶行而受到神的惩罚，因着人的渴慕与忠心而得到神的祝福。神是公义的，对活人他给予祝福，对死人他就给予咒诅，让其永远在死亡之中，永远不得活在神的光中。神将那些活人带到他的国中，将活人带到他的祝福之中与他永存，将那些死人打到永久的死亡之中，这些死人就是灭亡的对象，是永归撒但的对象。神绝对不会冤枉任何一个人，凡是真心寻求神的人必定在神的家中存留，凡是悖逆神、与神不相合的人必定活在神的惩罚之中。或许你对神道成的肉身作的工作定不真，但到有一天神的肉身不直接安排人的结局，而是神的灵来安排人的归宿，那时人就知道神的肉身与神的灵本是一，他的肉身不作错事，他的灵更不作错事。到最终，他必定能将活过来的人带到他的国中，而且一个不多，一个不少，必定将没有活过来的死人扔到撒但的洞穴之中。”（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你是活过来的人吗？》）

这话好懂吧？（嗯。）什么是活过来的人呢？什么是死人？能不能看见？你们在听别人交通的时候，你们听着有什么感觉？能不能感觉到死人的味道？为什么是死人的味道？怎么感觉出来是死人的味道的？他们交通的是什么？（肉体、我。）以“我”为中心，谈的就是自己对神的要求，“哪个我得着了，哪个我没得着”，谈的是自己的肉体，与人的打斗，“张三说什么了，李四说什么了”，这是啥？死亡的气息。那什么才是活人呢？在人的交谈之中你看着什么是活人？从他的言谈举止里边看，他谈到的是对神的一种亏欠、内疚，是种歉意，是该为神做点什么，谈的是受造之物该如何敬拜造物的主，这是什么？这就是一个活人。你是活过来的人吗？问问自己。神话跟咱说了三十年了，你根据你的言行举止看看自己是不是活过来的人。现在是定人结局的时候了，你自己是不是活过来的人你都不知道，是活人还是死人都不知道。“脱去败坏性情，达到活出正常人性，这才是被成全了，那时，虽然你也说不出预言，你也说不出奥秘，但你的流露、活出却有人的形象。”咱以王静为标杆，你看王静是怎么做的，她是怎么活出正

常人性的？她为了神的工作考虑不考虑她的个人利益？（不考虑。）她和你交通的时候考不考虑你的个人情感？（不考虑。）你从她的交通、说话当中就能看到她是为了什么，她是为了神的工作。作为一个人就该为神献上，这是不是一个正常人性？“那时，虽然你也说不出预言，你也说不出奥秘，但你的流露、活出却有人的形象。”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说不出什么奥秘，什么奥秘？就是在神话里面得着神话的启示。虽然你得不着神话的启示，不知道前边是什么路，但是你得活出。“但你的流露、活出却有人的形象。”你的流露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的言行举止。你的言行举止流露出来的是什么？就是你的态度、观点、心思。你的态度、观点、心思是什么？你考虑的是什么？观点，你站在神一边；态度，你是为神说话；心思，时时、事事、处处考虑神家利益，考虑神的作工、神的名、神的见证，这是不是流露？（是。）你流露出来了没有？你有没有这些流露？“但你的流露、活出却有人的形象。”这才有人的形象呢！因为神造人的时候是照着神的形像造的人，什么是神的形像？最起码你得为着神、向着神、念着神，还有就是你得活出正常人性，不能活出鬼样，这就是有人的形象。“神造了人，后经撒但败坏，人都被败坏成了‘死人’”，“死人”带了引号，怎么说他是死人呢？就是一个活死人，他没灵，不通灵了，对神失去了敬畏，对神的话不相信了。人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以后有什么变化呀？变得狂妄了、诡诈了，对神话信不来了，神话在他身上不起作用了，这是不是死人？什么叫死人呢？咱理解一下这个“死人”，你躺在床上，推你你不动，叫你你也不动，“韩真、韩真、韩真”，叫了三声，推了一下，没反应，这是什么？（死人。）神和你说话说了多长时间，叫醒你了没有？和你交通了多少，也对付了、也打了、也急救了，你没有反应，这就是一个死人。“神造了人，后经撒但败坏，人都被败坏成了‘死人’，所以，当你变化之后，就与死人不相同了。”你知道什么是死人了，那什么是活人你就应该知道了。什么是活人呢？我在这儿叫“韩真”，你得回应呢，这才证明你是活着呢。我叫“韩真”的时候你回答了没有？（韩真：没有。）我在信息里边说“韩真，失踪了？”你24个小时没反应，这就是什么？死人！连最基本的答应都没有，就不要说其他的了，我说“韩真，夜不归宿？”说夜不归宿也没反应，天亮了才出来了，你半夜是跟鬼走了，是吧？“人都被败坏成了‘死人’，所以，当你变化之后，就与死人不相同了。”你原来是怎么

活的？咱不知道活人原来是怎么活的，咱知道“死人”是怎么活着吧？“死人”就是神话在你身上不起作用了，“死人”就是对神话产生疑惑、怀疑了，神话说出来都要考虑考虑，“必死的？是不是？会不会？可能不可能？”变化以后呢？变化以后成什么了呢？那就和死人完全不相同了。“是神的话把人的灵点活，使人重得复苏，人的灵得复苏人就活过来了。”人怎么复苏的？是神的话把人的灵点活了。给你交通神的三步作工，神在你身上作了什么工作，人是从哪里来的，这些话是不是点醒你了呀？有良心的人被点醒了，灵复活了，“呀，我得有良心，我得对得起神，神作在我身上的是什么，我背叛神几千年了到现在还是这样，被撒但捆绑、控制活在它的权下，不行，我得重新活一个人”。“是神的话把人的灵点活”，怎么活呢？原来我说你活在了死亡之路，这个死亡之路不是简单一句话，是你亲自体尝了，你进入了绞肉机里面、你进入了爱情的漩涡里面只有死亡。你亲自体尝了，你掉入爱情的漩涡让你痛苦得想自杀、想跳楼，你看有多少人为情所困而跳楼自杀了，这是不是撒但的玩弄？（是。）用神话把你点活了，当你能认清、看见神所作的，你对神是种亏欠、是种内疚，你的良心苏醒了，你还能在那个情感的漩涡里面吗？这就是刚才说的你听懂、知道这条路了，神话能让人快乐起来，而活在撒但的捆绑里边是让你痛苦难受、是让你争战、是让你寻死。神话是让人活，你听着神话不舒服，“让我尽本分呢？让我效力呢？让我为你做事呢？你唤醒我的灵不就是想让我为你效力呢？”你觉着你的眼睛明亮了，如果你越觉着你的眼睛明亮越证明什么？你“死”得不轻。如果你对神没有怀疑，看见神所作的，看见神在唤醒人的灵，“确实是啊，这话不假呀，万物不是神造的？大红龙说人是猿猴变的，怎么变的？那多少年了猿猴就没有再变成其他的？人怎么就没有再变成其他的呢？那狗怎么就没变成人呢？怎么不变呢？好好的就能变了？”给人家传福音的时候还知道说“你用的桌子、凳子都是木匠制作的，光有把斧头、有块木头，它自己变不成桌子、凳子。”给人家传福音都会传，为什么自己信神就不知道了呢？明明是神造的为什么说成是自己变的呢？这不是欺骗人的话、鬼话、假话？咱信了神，从信神的那一刻开始，你就已经相信有神了，既然相信有神，为什么不能真正地来信神？你既然相信有神，神的话为什么不能相信呢？你既然不相信神话那你为什么要信神呢？这是不是矛盾？（嗯。）“是神的话把人的灵点活，使人重得复苏”，

今天让你看到、体验到、感受到神作在人身上的是实实际际的，撒但作在人身上的也让你体验了。“人的灵得复苏人就活过来了。”这就是把死人、活人区分开了。什么是死人？什么是活人？咱刚开始信神的时候，不懂的时候，神说这都是些死人，人就纳闷呢，“明明都是一样样的，怎么能说成是死人呢？这是神在骂人呢”，是神在骂人吗？神说的话不好听，但那是事实呀，你就是个死人嘛，因为神造了你，神说什么话你就听不懂，没有反应，神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拯救人隐秘作工三十多年了，有几个有反应的？没有反应不都是死人？

“说到死人，就是指没灵的尸首，是指灵已死了的人。人的灵被点活，人就活过来了，以前谈到的圣者就是指活过来的人，是指在撒但的权势之下而又胜过撒但的人。”这个活人、死人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人的灵。人的灵活过来了人就活过来了。“以前谈到的圣者就是指活过来的人”，以前圣经里边常说圣者，是吧？“是指在撒但的权势之下而又胜过撒但的人。”不是说把撒但灭了，是在撒但的权势之下而又胜过撒但，不受撒但的辖制、控制、迷惑、引诱。就像那时候神检验我的时候，人家说我是大邪灵，“人家都说我是大邪灵呀，我是不是大邪灵？我总得认识自己呀，神话也说了越是不可能的事越有真理可寻求，我为什么就不能寻求一下真理呢？是不是我看错了？我通灵？我能确定我不是邪灵？我也不敢确定呀！那不敢确定该怎么对待？我不能受你的辖制，我不能根据你说我是邪灵，我就是邪灵。但是我也不能说你说出话了我就不进行分辨、认识，我分辨、认识以后，考虑我一个受造之物该做的，我不受你的辖制，我要胜过你撒但的权势，我不受死亡的辖制。”他说“你是大邪灵！”他为什么说我是大邪灵呀？他说我是大邪灵，目的就是要告诉我大邪灵一定是被神惩罚的，“你是被神惩罚的那你还在神家干什么？你还不如去世界大干一番，去世界挣钱，该享受享受吧，何苦在神家当个大邪灵还得受惩罚”。当你走了、当你不在神家了他不就自由了？“你天天起来揭发我、检举我，闹得我不得安生”，他要想办法把你赶出去。世界的大红龙能割你的喉咙，能把你的舌头割掉，是吧？他不行呀，怎么说他也是教会的呀，他不能，所以他就要想尽一切办法封你的口，封不了你的口，那就想着怎么把你开除了，把你赶出去，但开除了你也管不了你的嘴呀，那就得把你的灵给吞吃了，怎么就把你的灵给吞吃了？用大话压你，“我是祭司弟兄身

边的人”，祭司弟兄身边的人说你是大邪灵，你还不是大邪灵呀？人家还让周围的人跪下咒诅你、弃绝你，你能经得住撒但的围攻吗？神提前就告诉你了，“所以即使我看见自己是大邪灵，我也该有个理智呀，大邪灵不是受造之物？我是受造之物我就应该来敬拜神”，那个时候我就说“我的实质就是邪灵，我看着我就是邪灵我也应该敬拜神呀，邪灵不应该敬拜神？就说我是魔鬼，魔鬼不应该敬拜神？我不管我的归宿如何，不管我是不是邪灵，我把我自己是邪灵的事放在一边，你说我邪灵也好，说我敌基督也罢，我不管这个，我不受你的影响，我只管作我该作的工作，我只管完成我的使命，我只管尽上我该尽的本分与责任”，这是不是胜过撒但的权势了？这是不是见证呢？这是不是在撒但的权势之下而又胜过撒但的人？我今天给你交通良心理智是什么意思？就是要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当你的良心发挥作用的时候，撒但挑拨离间再说什么你有良心在那儿挡着，撒但的挑拨在你身上就不起作用了。就像孩子孝敬父母，有多少男的不孝敬父母，他们说是什么原因呢？是媳妇在后边挑拨呢。如果是一个真正有良心的人，能体尝到父母对他的爱的人，他媳妇能不能挑拨了他？（挑拨不了。）他就是不愿意伤着他媳妇，他就是背着他媳妇也要为他父母做点什么，甚至还要公开做点什么，或者就是离婚了不要他这媳妇了，他也不能不孝顺父母，这是他的良心发挥作用了，拦阻不了、抵挡不了。所以就是要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目的就是当你的良心发挥作用的时候，撒但就没有可乘之机了。耶稣来的时候，撒但怎么试探耶稣的？第一次是怎么试探的？“那试探人的进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太4:3）耶稣说什么了？（“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第二次撒但又试探耶稣，“……‘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太4:6-7））有良心、有理智，这是不是良心理智？“不可试探神，神是造物的主，你怎么能试探神呢？”让撒但蒙羞。

“中国的选民经历大红龙惨无人道的迫害、欺骗，使人的精神受到严重的摧残，一点生活的勇气也没有，所以要唤醒人的灵，非得从人的实质上着手工作，从人的实质上一点一点唤起人的灵，有一天人活过来

了，那就什么拦阻也没有了，一切都畅通无阻。”咱现在是不是体验到了？是不是能看见了？大红龙怎么惨无人道的？给你上课、洗脑、逼迫。咱下发了《我的呐喊之声》是要干什么呢？是不是要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呢？“中国的选民经历大红龙惨无人道的迫害、欺骗，使人的精神受到严重的摧残，一点生活的勇气也没有”，这是事实吧？（嗯。）为什么信神多少年的人最后都能背叛神呢？“一点生活的勇气也没有，所以要唤醒人的灵，非得从人的实质上着手工作”，大红龙拍个视频、P个图，过来告诉你“这是祭司弟兄，这是神，他们之间有关系，有孩子”，就这个就能把人给迷惑了。你见了？你见过神？你见过祭司弟兄？那个相片就是吗？你确认那个孩子是吗？就这一个谎言就能把你骗了，所以说非得从人的实质上来唤醒人。神怎么交通的？神说：“不管这些谣言的内容是什么，不管你们想不想求证，或者我说的话你们也想听，不管你们是哪种态度，在我这儿就一种态度：无可奉告！对于任何的谣言，我是无可奉告！”（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怎样追求真理（二十六）》）神要是和你说“不是”，那就中了撒但的诡计了，撒但就是让神出来解释呢，神出来一解释“不是”，撒但又可以在里边作怪了，你说神能说“是”？撒但会不会在这边反控？所以说那就中了撒但的诡计了，神不可能中了撒但的诡计。不管神说“是”也好，“不是”也好，撒但都有话说，所以神就不搭理它。神和你说什么呀？神说：“另外，对于这件事我要对你们说的话是什么呢？就是无论在什么时候，神的身份、实质不会变，神的地位不会变，神的性情不会变，神的权柄与能力不会变，还有神主宰人类、供应人类生命的事实不会变，神道成肉身这一事实不会变，神是真理、道路、生命这一事实永远不会变。这些话够不够了？（够了。）”（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怎样追求真理（二十六）》）你只要知道神是造物的主，神是独一无二的，神是圣洁的，这就够了。怎么够了呢？神是造物的主，神今天来在地上，他就是成家也好，不成家也好，成家也是神，不成家也是神，有孩子也是神，没孩子也是神，你管得着吗？需要和你商量商量吗？你只要知道他是造物的主就够了，知道他是圣洁的，他不是来成家立业的，知道不可能有这回事，这是撒但的谬论、撒但的欺骗。咱知道“不是”，咱也不去探听、求证“是”与“不是”，因为“是”与“不是”不影响咱对神的认知、跟随、敬拜。你是跟随神的，你是要从基督那边得着真理的，神话是真理、道路、生命。“即使他们

有关系，即使有孩子，也不影响神话是真理、道路、生命，不影响我的进入，我为什么要探听这些消息呢？‘是’或者‘不是’与我有何相干呢？更何况撒但起初就是撒谎的，我信你干嘛？神话我信不来我信你呢？”所以说不搭理它。“非得从人的实质上着手工作”，你看神这一句话，这是不是从实质上着手呢？不和你说表面上的，要是人的话就会和你辩解，“不是，我给你证明一下，我让你看看我的照片是什么，他的照片是什么，我再把户口和你说说”。“非得从人的实质上着手工作”，就像今天，你活出来的是死人味道的时候，我是怎么唤醒你的？我没有跟着你走，跟着你走应该是什么？“想开一点，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树多呢，咱哪天选上一棵好的”，给你疏通疏通，是吧？我给你疏通不疏通呀？（不疏通。）直接从实质上着手。什么是实质呢？你从哪来的？你是谁？神造了你，造了萧铭，想让萧铭去尽个什么本分呢，想让你去文字组呢，结果你们在半路上就背叛神了，成强盗了！你干什么呢？从实质上来解决你的问题，你的使命完了？你的责任完了？你尽上你的本分了？尽上你的功用了？你本分不尽、功用不尽，你在半路上勾引人犯罪，两个人搞得一个是文字工作一塌糊涂，一个是不能尽本分了，搞得萧铭从谈判到了宣战，搞得你是尸骨未寒分家产，这是要干啥呢？你从哪来？一个蛆虫、粪土，一个用土捏的人，神给了你口气息，你活过来了，有了口气息然后你就开始背叛神？神给了你自由，然后你就能不按着神的旨意做事？这是什么畜生？这就是一个审判，直接审判！你是在审判中看见了自己的不洁，是在审判中看见了神的伟大，看见了神的拯救，审判是最真最实的爱。没有这个审判你看不见神的爱，你看不见路。

“非得从人的实质上着手工作，从人的实质上一点一点唤起人的灵，有一天人活过来了，那就什么拦阻也没有了，一切都畅通无阻。”我今天给你交通完以后我就要问问你，“你有什么认识？有什么感觉呢？”经过你这么一谈，一感觉，你清楚不清楚你谈的是些什么？你刚开始谈的是什么？“我得好好尽本分呢。”谈的还是尽本分，没有说是良心要发挥作用，谈着谈着转圈圈又转回来了，又谈起两个人的情感了，你谈这情感是什么？这是不是死亡的味道？谈着谈着又谈起死亡的味道了。从这儿我看到什么了？你的良心没有发挥作用，没有唤醒你的心、没有唤醒你的灵，你仅仅就是“我得有良心，我计划有良心，我计

划良心复苏”。我听完以后“哦，我给你交通了半天，你的良心没有发挥作用，没有说对神是种亏欠、内疚，‘我该为神做点什么’。”你告诉我“我应该为神做点什么”，这话和你发自内心地说“我要为神做点什么”，一样不一样？咱只是道理上说“我应该做个活人，不应该做死人”，可你自己并没有活过来，所以在这个交谈中弟兄姊妹都能听得出来，都有知觉，再有他们给你交通，在交通的过程中你究竟是不是活过来的人？如果你是活过来的人是什么表现？首先是痛哭流涕，“呀，我今天才找见真正的父，我就不知道原来我是认贼作父了，我就不是个人，我做出来的、活出来的就是个鬼样，我对不住神，从今以后我要为神做点什么，我得把余生献给神，不图回报。这几年来神作在我身上的都是拯救，而我一次一次地伤害神，我没有认识到、没有看到我所做的对神作工是种拦阻。神给我的是拯救，我给神的是一次又一次的伤害、背叛。我是个受造之物，神是造物的主，结果我拿起一把尘土扬在了神的脸上，我怎配当人？所以说不管神给我什么归宿，我也不图什么归宿了，神就是惩罚我，只要我呼吸着一口气息，我就得为神做点什么，我尽本分不图什么了。”放下自己的一切，还有拦阻吗？（没有了。）从这里边就能看到这就是一个活过来的人，活过来的人他知道活着就应该赞美神、荣耀神，为神献上。当你灵得复苏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看到了吧？看到一个什么结果呢？活过来了。“那就什么拦阻也没有了，一切都畅通无阻。”我经常跟你们交通我是怎么过来的呀？就八个字，“受造之物，良心理智”。就三年的时间，神第一个感动我的就是“我是一个受造之物”，你一个受造之物还说什么呢？再没话说了。神怎么作都是对的，怎么作都是应该的，我只有接受、顺服别无选择。神第二个感动我的就是，当我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遇到难处以后，我看到这些人咋这么悖逆呢，“哦，神是让我看到这就是良心理智”，神造了人，人就应该来敬拜神，但人不敬拜神反过来敬拜钱财、地位、名誉，为了钱财、地位、名誉能弃绝神，连聚会都不聚会。神来在地上拯救人，人接受都不接受，这哪有什么理智呢？基本道理都不讲。这个时候让我明白了良心理智。当我知道了良心理智以后，我看见别人不能来敬拜神，他们不知道是他们愚昧无知，我既然知道了我就应该无偿地为神献上。一个受造之物，一个良心理智，所以说我不管再有什么艰难，我再碰到什么，不管他们说我是大邪灵，还是跪下咒诅我全家死绝，这都拦阻不了我去做一个受造之物

该做的事，拦阻不了一个受造之物凭良心理智来还报神。你的一切都是神给你的，你不应该给神吗？所以说就不再有任何拦阻了，一切都畅通无阻。耶稣和彼得说了一句“难道还让我为你第二次钉十字架吗？”彼得就赶紧顺服了，就能自己返回去倒钉十字架。

咱现在知道死人、活人的不同表现了吧？死人就是和神搞交易、谈要求、勒索，活人就是完成一个受造之物该做的，就得有点良心去还报，这就是死人与活人的区别。活人，听到神话就得有反应，叫你名字的时候你就得答应，你就得“阿们”。和你说了两句话你没有“阿们”，这还能说是活人呢？“你尽本分得忠心”，你在那儿最起码得“阿们”。和你说“明天你几点到，有什么事情得办”，你到不了就说出你到不了的原因，你按时到了就“阿们”。和你说了你得几点到，结果你失踪了24小时，这是活人？（死人。）就像和木头说了、和死人说了，不管用。“现在还达不到，多数人的活出带出许多死亡的气氛，在人身上笼罩着死亡气氛，人缺少的太多，有些人说话带着死亡，举动带着死亡，活出的几乎都是死亡。”我每到一个聚会点就让人说说有什么难处，交通交通，我问人有什么难处是什么意思呀？是说神话上有哪些不明白的、理解不了神心意的地方。我问他有什么难处，“呀，我孩子上学还没学费呢！”“呀，我找了个对象这个月要结婚，人家怎么不同意了。”“我这边还有多少贷款没有还呢！”“那边让我去尽本分呢，这边我媳妇还不同意呢！”这是不是太多了呢？这是什么？死亡的气氛。这你能说得出口？说不出口呀。羞耻，无耻之态！神来供应你生命了，白白地给你你还不要呢，让你尽本分是对你的高抬、是恩待，你在这儿还有要求呢，所以你愿意尽就尽，不愿意尽拉倒！“现在还达不到，多数人的活出带出许多死亡的气氛，在人身上笼罩着死亡气氛，人缺少的太多，有些人说话带着死亡，举动带着死亡，活出的几乎都是死亡。”所以咱从今年聚会就应该有一个扭转，聚会不能带着死亡的气氛了，神的国度就要降临了，咱聚会还能带着死亡的气氛？在教会里边不能再谈“我、我、我”，只能谈神，谈神的作工怎么样，神的奇妙怎么样，在哪件事上看见神的性情了、看见神的奇妙作为了、看见神的作工了，神的作为谈不尽啊！见证不完呀！你看我给你见证的时候就一个事能谈出多少呢？神的性情、神的主宰安排、神的权柄、神的智慧、神的圣洁、神的拯救。在聚会点上就谈神，谈你看见神的什

么了，谈你的良心理智，谈你对神的一种亏欠、内疚，该为神做点什么，让外国人进来以后一听，“你们谈神的奇妙作为，有意思啊！”不要再谈恩典，一说就是“呀，神祝福我，我家的猪下了十个猪娃子”，这就带着死人的味道了。教会里边互相监督，有人再说这些就是带着死人的味道，不允许见证自己，不允许搞交易，不允许谈那些恩典，要谈神的公开显现，谈神话的应验。“假如现在公开为神作见证，那这工作将会失败，因为人仍未完全活过来，在你们中间的死人太多了。”这个看见了吧？这就是神为什么不能公开显现。聚会的时候有几个人是谈神的作为的？都是死人，没有几个活的。“现在有些人说，神现在怎么不显神迹奇事来赶紧扩展外邦的工作呢？死人不能为神作见证，活人才能为神作见证，但现在的人多数都是死人，太多的人都活在死亡的笼罩之下，都活在撒但的权势之下不能得胜，这怎么能为神作见证呢？怎么能扩展福音工作呢？”从这里边看到什么了？“现在有些人说，神现在怎么不显神迹奇事来赶紧扩展外邦的工作呢？”也就是告诉你将来神要作什么？神迹奇事。作神迹奇事是给谁看呢？外邦人，让外邦人看见。“现在有些人说，神现在怎么不显神迹奇事来赶紧扩展外邦的工作呢？”后边告你原因了，为什么现在不作神迹奇事呀？“死人不能为神作见证”。你现在是死人，你说神作一个神迹奇事人都来寻求了，“韩真，来给咱见证一下神的作工吧！”韩真说“神给我摆设了一个萧铭，萧铭背叛我了，我伤心掉泪掉了三天”，你说这是啥见证？这是死人的见证。人家来听你的见证了，“来，谈谈你的见证，谈谈你对神的认识”，然后你谈了个什么？你谈了一个尸骨未寒分家产，你把这个“见证”给人家谈出来？你谈的是死人的味道。你是死人，他是死人，这怎么能见证神呢？这神迹奇事怎么作？所以说神不能作神迹奇事。神要想扩展他的福音工作简单不简单？（简单。）怎么简单呢？神用一个外邦人，用一个君王就扩展了，还记得神怎么作的吗？但以理下了狮子坑以后，君王看见但以理没有被狮子吃掉，“呀，你的神是真神”，号召全国的人都来敬拜神。神利用一个当官的人过来效个力还不是轻而易举啊，给当官的作个神迹奇事，那当官的人是不是就为神所用了？这个当官的带领着一批人跟他们说“快快快，赶紧去寻求吧”，那时候他们来寻求，你是不是该作见证呀？（是。）问题是你现在作不了这个见证呀，你现在是死人呀，神不能作神迹奇事呀。到时候神让那个当官的经历瘟疫、饥荒，让他得个怪

病、奇病治不好，咱过去给他传了个福音好了，你说他该不该起来效力？（该。）这太简单了。这是神已经作过的工作，神已经给咱显现过了，咱知道神可以作这些工作，知道神的智慧，但是神作工有原则，神在需要作的时候才作。今天又告诉你神为什么不作呢？是因为死人太多。所以说扩展外邦的福音工作简单，为什么？以前扩展福音工作难不难？教会建造的时候难不难？（难。）为什么那个时候难呢？是因为那个时候神是隐秘作工，神不作神迹奇事。神作工结束了是要公开显现，公开显现是因为这些人作成了，这些人作成了就要为神作见证，是要扩展外邦的工作，各邦、各界、各派都来向神靠拢，定时炸弹，你还当是教会建造时期传福音呢？那能是定时炸弹？所以神告诉你，神现在不作神迹奇事是因为你是死人，神不能作神迹奇事。当人能活过来了，神看见时机到了，一个神迹奇事外邦人是不是就都过来了？就像但以理下狮子坑就让王看见了，就成了。

“死人不能为神作见证，活人才能为神作见证，但现在的人多数都是死人，太多的人都活在死亡的笼罩之下，都活在撒但的权势之下不能得胜，这怎么能为神作见证呢？怎么能扩展福音工作呢？”也就是说，咱都得怎么呢？当这些人都活过来了，良心理智发挥作用的时候，撒但权势辖制不了人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可以扩展外邦的工作了。这是不是也是个异象啊？你是不是看见明天了呀？当你看见明天了，你的灵得以复苏了，灵得以复苏简单不简单？在神作工没有难事，教会建造时期击打牧人羊群分散是为了显明神的长子，所以神把圣灵作工都收回来以后人没有圣灵作工了，原来还是活人现在都成死人了，成了死人是为了显明你，让你认识自己，抓捕你的罪状。当神把他的长子显明出来了，神也见证出来了，这个时候就该作谁的工作了？就该作子民的工作了。这个时候把你打成地狱之子，一个个都服服帖帖的，“呀，我就是地狱之子，我就是活死人”，当你认识到你是地狱之子的时候才是信神的开端，你正式开始信神了，圣灵是不是就可以作工了？当圣灵开始在你身上作工的时候，圣灵引导你扭转你的看事观点，你这个人是不是一下就活过来了？你配合就让你这个死人活过来了。这个活过来不是你一个人活过来了，是一批人活过来了，这一批人就能为神作见证，因为这一批人都经历了神作工，经历了教会建造，经历了击打牧人羊群分散，经历了圣灵作工的快感，又经历了圣

灵离弃，没有圣灵作工的黑暗、煎熬，又经历了神话语的审判、击打，把你打到了无底深坑，打到了硫磺火湖，然后又一次经历了圣灵的开启、光照，带领、引导。你也什么都体验了，体验了撒但的玩弄，然后又体验了圣灵的作工，圣灵怎么作工了？圣灵在你身上怎么作工你感觉不到，但当圣灵收回以后你里面黑暗了你是不是感觉到了？然后圣灵再在你身上作工，赐给、剥夺，赐给、剥夺，你是不是就能感觉、体验到了？你亲自体验了，不仅是眼睛看见了，灵里边还感觉到了神确确实实存在，确确实实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活在黑暗权势之下的人都是活在死亡中的人，都是被撒但所占有的人。人不经神的拯救，不经神的审判、刑罚就不能脱离这死亡的权势，不能成为活的人，这样的死人不能为神作见证，也不能被神所使用，更不能进到国度之中。”今天咱体验了一下，死人能不能作见证？（不能。）不能作见证，羞辱神。就是让你整理文稿你都不能整理，因为什么呀？你的观点是在为撒但说话，你的观点是爱情至上，那你能整理出忠心为神服务、为神效力的文稿吗？可能吗？不可能！你是什么思想整理出来的文稿肯定也是什么思想。所以说死人为神作不了见证。“神要的是活人的见证，不是死人的见证，他要求活人为他作工，不要求死人作工。”这就是韩真说的“我在这儿尽本分就行，我在这儿尽本分就行”，我在这儿要求你尽本分能行吗？你是个死人你尽的是什么本分？你尽的本分带着一股死人的味道，是羞辱神。一个是你在尽本分的过程当中散布消极、释放死亡，一个是你给弟兄姊妹甩脸看，你的行为是种羞辱，让撒但抓把柄，所以你尽的本分不能称为本分，是羞辱。所以说这属于死人的作工，神不要求死人作工，你要想来作工你必须是活人，你是活人才能作工，你是死人那你就离开，这边要求是要活人作工。“所谓的死人就是抵挡神、悖逆神的人，是指灵里麻木听不懂神话的人，是指不行真理对神没有一点忠心的人，是指活在撒但权下为撒但所利用的人。”情感是神的仇敌，你掉入爱河里边神成了第三者了，你哪来的忠心？“是指不行真理对神没有一点忠心的人，是指活在撒但权下为撒但所利用的人。”咱刚开始交通的时候说萧铭是来干什么的？萧铭是来挖我墙根的，是来勾引人的，是吧？你上了道了，他是为撒但所利用来挖我墙根的。“死人的表现是与真理对立的，是悖逆神的，是低贱的、卑鄙的、毒辣的、蛮横的、狡诈的、阴

险的”，你流露出来的是不是这些呢？悖逆、低贱、卑鄙、毒辣，够不够毒辣呀？你说王静这么帮了你，你最后寻找祸害总根源的时候，“这肯定是王静在后边使坏，逼得萧铭把我删了”，你说这够不够毒辣？毒辣、蛮横、狡诈、阴险。“这样的人即使吃喝神的话也不能活出神话，这种人活着也是行尸走肉，也是喘气的死人。死人根本不能满足神，更不能对神绝对顺服，只能欺骗神、亵渎神、背叛神，死人的活出全是撒但本性的流露。”你活出的是撒但样就说明你是死人。“人要想成为活人，成为见证神的人，成为被神验中的人，务必得接受神的拯救，甘心顺服在神的审判刑罚之下”，这是不是路途呀？这个路途说得很清楚，“人要想成为活人”，这是不是每个人所追求的？神告诉你什么是死人，什么是活人，你想不想成为活人？（想。）想成为活人，那怎么才能成为活人呢？你既然想成为活人，那你就得成为见证神的人，见证神才能成为活人呢，你见证神还得经得住神的检验，你的见证得是活人的见证，你得是被神验中的人。“务必得接受神的拯救，甘心顺服在神的审判刑罚之下”，顺服审判刑罚还得怎么呢？还得甘心。就咱现在这个悖逆那能行？那都是死亡的味道。你效力尽本分都得甘心情愿，看萧铭的那个悖逆，尽个本分都怨言四起。“甘心顺服在神的审判刑罚之下”，彼得是什么呀？离开神的审判刑罚不能活。而咱今天呢？不愿意要审判刑罚，见了审判刑罚还反抗、躲藏。“甘心顺服在神的审判刑罚之下，甘心接受神的修理对付，这样才能实行出神所要求的一切真理”，只有甘心接受神的修理对付，才能实行出神所要求的一切真理，不经历你能实行出来？“这样才能得着神的救恩”，这救恩是怎么得着的？你得实行出神所要求的一切真理，你才能得着神的救恩。你得知道这救恩是怎么得来的，甘心顺服审判刑罚、修理对付。审判刑罚、修理对付得来的是什么呀？得来的是你所实行的路，你知道该怎么实行了，你知道神要的是什么了。所以说是在审判刑罚中找着了你实行的路，也就是在审判刑罚中找着了你该实行的真理。“这样才能得着神的救恩，才能真正成为活人。活人是蒙神拯救的人，是经神审判刑罚的人，是肯奉献自己甘心为神舍命的人，是甘心为神花费一生的人。”你在王静身上看见王静是怎么花费的？这边有标杆，有神话，我再给你解说上，你还没路吗？万事俱备就差你跟随，就差你实行了。“活人见证神才能羞辱撒但”，活人见证神的目的是要干什么呢？羞辱撒但。“活人才能扩展神的福音工作，活人才是合神心意的

人，活人才是真正的人。本来神造的人是活着的，但因着撒但的败坏人活在了死亡之中，活在了撒但的权势之下，这样人便成了没灵的死人”，咱刚才交通了，怎么就成了没灵的死人？这灵是什么？灵就是和天上的电台能接通的一个器官，没灵的死人就是你的这个灵死了，和神话不能接通了，听不懂了，成了没灵的死人，神和你说什么你都打问号。“成了抵挡神的仇敌，成了撒但的工具，成了撒但的俘虏。”这个能理解吧？以前刚开始看这些话的时候看不懂，现在再看这些话是不是完全可以带到实际生活当中了？你就能看见谁是撒但的俘虏，谁怎么成了撒但的工具的，你掉入爱河是不是成了撒但的工具？是不是成了撒但的俘虏？

“神所造的活人成了死人，神就失去了见证”，我和王静在这边叫喊了你多长时间，“上来吧，上来吧”，你掉入爱河里边就是听不见，这是不是死人？神所造的活人就变成了死人。让你上来是干什么呢？让你上来是跟随神呢，尽本分呢，完成受造之物的功用呢，你听不见。“神所造的活人成了死人，神就失去了见证，失去了他所造的唯一有他气息的人类。神要夺回他的见证，夺回他手亲自造的被撒但掳去的人，就得让人复活成为活的人，就得将所有的人都夺回活在他的光中。”咱今天是干什么呢？这个动作看见了吧？神是要夺回他的见证，你在这儿是羞辱神呢，神造人的时候是让你见证神呢，可是你在这儿是怎么羞辱神的？爱情至上，“神造了我，神带着我太苦了，神造了我给了我自由却不让我找对象，不让我搞情欲。”“夺回他手亲自造的被撒但掳去的人，就得让人复活成为活的人，就得将所有的人都夺回活在他的光中。”把人夺回来，怎么夺呢？就是说你是从哪来的。你从哪来的都不知道，你凭什么和神提要求？你有什么理由背叛神？你的良心在哪？你的理智在哪？用审判刑罚把你的良心理智唤醒，把你夺回来，让你活在光中。怎么就活在光中了？让你看见自己，认识自己，你从哪来的？你的祖宗是谁？你该为谁效力？该为谁作见证？这是不是活在光中了？让你看见自己了，你就活在光中了。“死人就是没灵的人，是麻木到极处的人，是抵挡神的人，更是不认识神的人，这样的人对神根本就没有一点顺服的意思，只有悖逆与抵挡，却没有一点忠心。”咱活出的是不是就是扮演了一个死人的样式呢？死人就是没灵的人。什么是没灵的人？后面再给你解说，“是麻木到极处的人”，咱够

麻木了吧？说了一年了都没知觉。“是抵挡神的人”，看咱的言行举止，是不是抵挡神的人？“更是不认识神的人，这样的人对神根本就没有一点顺服的意思”，哪有顺服呀？“只有悖逆与抵挡，却没有一点忠心。”还谈什么忠心？嘴上说“我得尽本分呢”，尽什么本分？那叫本分吗？没有一点忠心，干了一个小时休息了三个小时，还活在气中，见了盆子想踢盆子，见了人想打人，还想拿手机摔在别人脸上，咱的顺服在哪？“活人是灵得复苏的人，是知道顺服神的人，是对神有忠心的人，是有真理有见证的人，这样的人在神的家中才是神所喜悦的人。”神喜悦什么人？你想不想成为神所喜悦的人？（想。）王冉有什么启发？你是活人还是死人？（王冉：感觉在尽本分上尽忠心了，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交给我本分，我就把本分一心一意去尽好，尽上全力，在这方面好像还行。）你回答我的问话了没有？你的素质在哪呢？你有没有素质？我问你“你是活人还是死人？”你告诉我什么？咱的素质在哪呢？听不懂？你是活人还是死人？（王冉：死的，没活。）为什么说是死人？（王冉：好多时候聚会听话、答话、问话，对话都对不到一块去，还死着呢，还是考虑自己比较多。）不管你和别人交通什么也好，或者你考虑什么事情也好都是以你的认识为准。知道什么是活人了，是吧？不能做死人了。“神拯救的是能活过来的人，是可以看见神救恩的人，是能对神忠心的人，是肯寻求神的人，是相信神道成肉身的人，是相信神显现的人。”什么是相信神道成肉身呢？就是你对神话的态度。是不是就定性了？你对待神话的态度就是对待神的态度，你对待神话的态度就是对待道成肉身的神的态度，你能够把神的话、圣灵、基督信为一，这才是真实的信。你把基督的话信成什么了？和天上的灵信为一了没有？就凭你的表现，你对神话的态度来看，你就没有把神的话、圣灵、基督看为一。如果神在天上说一句话你敢不听？你敢藐视？“有的人是可以活过来的，有的人是不能活过来的，这就看人的本性到底是可以挽救的还是不可挽救的。有许多人听了许多神的话也不明白神的心意，听了许多神的话也不能实行，活不出一点真理，而且还故意搅扰神的工作，不能为神作一点工作，不能为神花费反而偷着花教会的钱，白吃神家的饭，这些都是不可挽救的死人。”当你掉入爱河的时候你还有时间想神的工作吗？你还有时间为神花费吗？那是不是都是白吃着神家的饭不干活儿呢？“神拯救所有在他作工当中的人，但有一部分人得不着神的救恩，只有少数

的人能得着这救恩，因为多数人都是败坏太深，都成了死人，成了不可挽救的人，都是被撒但完全利用的人，都是本性太恶毒的人。那少数的人也不是能完全顺服神的人，不是起初就对神绝对忠心的人，不是起初就爱神至极的人，而是因着神的征服工作得以顺服神，因着神极大的爱而看见神，因着神公义的性情而达到性情变化，因着神既实际又正常的工作而对神有认识的人。没有神这样的作工，这些人再好也仍属撒但，仍属死亡，这些人仍是死人，今天这些人能得着神的救恩只不过是因为这些人肯与神配合罢了。”就是韩真说的“我在这儿尽本分这就行了”，这算不算与神配合？（韩真：不算。）所以说你人在这儿尽本分，但你的心不在这儿，你不是积极往上配合，你是应付糊弄着尽本分，不算与神配合，你也得不着救恩，仍然是死人，不尽本分的就更不用说了。你自己认为有本分尽就是与神配合，就还与蒙拯救有关，这也可能是韩真有史以来不敢放下本分的一个原因。“活人将因着对神的忠心而被神得着活在神的应许之中”，活人怎么活在神的应许之中的？忠心，你在这儿尽本分和忠心有关系？毫不挂钩。活人是怎么被神得着的呢？“活人将因着对神的忠心而被神得着活在神的应许之中”，神应许他，什么叫应许？如果你对神忠心，尽本分忠心，你就得着神的保守了，活在神的应许之中了，神承认你，撒但在你身上就没有可乘之机了。“死人因着对神的抵挡而被神厌弃活在神的惩罚之中，活在神的咒诅之中，这是神的公义性情，是任何一个人都改变不了的。”韩真，怕不怕？什么是活在神的咒诅之中？当人得罪了神以后没有管教。有管教是神的管教，没有神的管教是活在了神的咒诅之中。你不要试探神，有的人试探神“我做这个事，神没有管教我呀”，没有管教他他是不是更放荡了？在人来看神没有管教他，他觉得是福，在神那边看这个人已经受到咒诅了。那个人抵挡神了受到管教了，腿断了、胳膊折了，碰得头破血流了，你看见神管教他、惩罚他了，这是神还没有放弃他，神不管教他了那他就受咒诅了。“这是神的公义性情，是任何一个人都改变不了的。人是因着自己的寻求而得着神的称许活在了光中，因着自己的诡计而被神咒诅落在了惩罚之中，因着人的恶行而受到神的惩罚，因着人的渴慕与忠心而得到神的祝福。”“人是因着自己的寻求而得着神的称许活在了光中”，你寻求你就得着，不寻求就没有，这是神的公义。“因着自己的诡计而被神咒诅落在了惩罚之中”，这是不是你的诡计？活在了神的咒诅之中。“因着人

的恶行而受到神的惩罚”，你还嫌痛苦呢，这不是应有的报应？这么长时间别人都进入了多少？你落下了多少？“因着人的渴慕与忠心而得到神的祝福。”后面这些都好理解吧？念一下吧。“神是公义的，对活人他给予祝福，对死人他就给予咒诅，让其永远在死亡之中，永远不得活在神的光中。神将那些活人带到他的国中，将活人带到他的祝福之中与他永存，将那些死人打到永久的死亡之中，这些死人就是灭亡的对象，是永归撒但的对象。神绝对不会冤枉任何一个人，凡是真心寻求神的人必定在神的家中存留，凡是悖逆神、与神不相合的人必定活在神的惩罚之中。或许你对神道成的肉身作的工作定不真，但到有一天神的肉身不直接安排人的结局，而是神的灵来安排人的归宿，那时人就知道神的肉身与神的灵本是一，他的肉身不作错事，他的灵更不作错事。到最终，他必定能将活过来的人带到他的国中，而且一个不多，一个不少，必定将没有活过来的死人扔到撒但的洞穴之中。”

305　只有追求生命才能蒙拯救

1　走到今天，也许你受了不少苦，但今天你还什么都不明白，对生命的事一窍不通，虽受刑罚、审判，但却没一点变化，里面没得着生命，那时来检验工程，你要经历犹如火一样的试炼，经历更大的患难，这样的火临到你全人都化成灰了。

2　你没有生命，没有一点精金成份，仍是老旧的败坏性情，作衬托都不是好衬托物，能不淘汰你吗？作征服工作还能使用一个一文钱不值的没生命之人吗？到那时你们的日子比挪亚的日子、比所多玛的日子还难过呢！你再祷告也不行了。

3　现在拯救的工作结束了，你还能回过头来重新悔过吗？拯救工作全部都作完了，不再作拯救的工作，而是开始作惩罚恶人的工作了。你抵挡、悖逆，你明知故犯，不都是受重刑的对象吗？今天明告诉你，你若不听以后灾难临到你，那时你才懊悔、才相信，不是太晚了吗？

4　今天给你悔过的机会你却不干，你还要等到何时？是要等到刑罚之日吗？今天神不记念你以前的过犯，一次一次地饶恕你，不看你的消极面，只看你积极的一方面，因为现在说话、作工都是为了拯救你，对你并无恶意，而你却不进入、不识好歹、不识抬举，这样的人不是专等着等着那惩罚与公义的报应临到吗？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征服工作的内幕（一）》

0213　懊悔的心

一　经历神话的审判，看清自己败坏真相，虽然信神读神话，心却没有渴慕真理，我的付出撇弃花费，掺杂着卑鄙的存心，只想从神得着祝福，没有真实爱过神。神那无情的审判试炼，把我彻底显明，消极瘫倒自暴自弃，心中仍挂念前途命运，看看自己颓废的样子，败坏的丑态，贪婪的欲望，虚伪的面孔，怎能不让神恨恶厌憎？

二　对照神话反省自己，我心才幡然醒悟，神的话语都是真理，是我没用心去追求，至今性情没有变化，仍凭撒但毒素活，自私诡诈、欺骗糊弄，哪有敬畏神的心？我败坏至深没有人样，还想得着神祝福，实在是愚昧至极，瞎眼不认识神的性情。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哪有真实见证？心中懊悔，向神真实悔改，只愿追求真理重新做人。

三　神的审判拯救了我，洁净了我的败坏，话语审判刑罚试炼，除去了我得福的存心，明白唯有得着真理，活着才有价值意义，相信神所作都是公义，我当绝对顺服神。神忍受屈辱痛苦，发表真理拯救人，我却未还报丝毫，心中懊悔焦急万分，怎能让神再苦苦巴望、苦苦等待？无论得福受祸，立志尽好本分，完成我使命见证神。无论得福受祸，立志尽好本分，完成我使命见证神。

3. 扔了肥甘欣赏垃圾

扔了肥甘欣赏垃圾（一）

刘强那天是什么表现？你有哪些认识呢？有没有认识？（刘强：有。）有什么认识？（刘强：认识到自己当时不愿意接受，后来反省认识的时候，看了一篇神话，神话说：如果你走的不是彼得的路，你走的肯定就是保罗的路。）你们看见刘强有没有认识？（没有。）都有看见，是吧？咱信神呢，神让你向神献上你的宝贵之物，彼得献什么了？“神哪！我只有一个信，我只有一个爱，我的性命不值钱，我的肉体不值钱，我只有一个信，只有一个爱，对你在意念上有信，在心中有爱，我就有这两个献给你，其余没别的。”历代使徒有的是献头生的牛羊，还有的献什么呢？还有的献土产了。刘强献的是什么？（土产。）刘强献的是土产？什么是土产？（受苦。）那是帮忙、那是出力，那不能称为是他献上的。（他也没献上，他干活是为了得赏赐，他是为了让别人夸。）对，那不是献上的。历代使徒抛头颅，洒热血，神承认吗？献上，祭坛上献的是祭物、是圣物。圣，圣洁，得干净。抛头颅，洒热血，你是为谁抛头颅，洒热血呢？是为了神的作工？你要真是为了神的作工，那神纪念，这是你献上的。保罗为神献上什么了？他献的是欺骗、献的是交易。这个祭物是什么？污秽的。这个祭物神不能悦纳，不能要，所以说保罗是敌基督，神不承认他。你问问自己，你为神献上了什么？你在这儿尽本分，你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什么？为什么去做的？把你所做的放在桌面上让神看看。“我尽本分了，我出力干活了”，好，你为什么干呢？能不能说得出口？说不出口，没法说，经不住推敲。你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啥？就不要说你应付糊弄、欺骗了，就是应付糊弄也算你干了，你为什么应付糊弄呀？你应付糊弄不还是在搞交易吗？是你的真心？你为神献上的是什么？献上你的宝贵之物这才算你献上了。亚伯拉罕献的是以撒，彼得献的是信与爱，从哪里能看见呢？他能倒钉十字架，这是不是献上？那你看刘强献上什么了？神让咱作衬托物，让咱见证神呢，衬托物怎么作呀？让你见证神，让你作衬托物，这是不是你所献上的？（是。）神作工结束了人人起来见证神，怎么见证神？把你的宝贵之物献上。宝

贵之物，你对神的认识、对你的认识，这是不是宝贵之物？你站的见证，这是不是献上？你站的见证，你怎么与撒但争战的，你怎么背叛自己的，你在神话的引导下怎么走出撒但阵营的，这是不是宝贵之物？（是。）咱们在聚会交通的时候，交通什么呀？交通神的作工、神的性情，见证神，揭露谁哪方面抵挡神了，谁受到什么惩罚了，受到什么管教了，让他恨恶自己，恨恶自己是不是也算呀？（嗯。）你看我献给神的是什么？我把我所看见的、我所经历到的、我所认识到的神在我身上所作的无偿地供应给你，我就尽我所能地把神见证出来，这是不是我的献上？（是。）在聚会交通的时候，是不是要交通见证神呢？你能把神给见证出来，高举神、见证神、荣耀神，这是你该献上的，这是你的本分、是你的责任。那你们现在看见刘强献上什么了？咱今天出力干活，那是一个效力，那是一个出力，神要的不是这个东西。就像挪亚造方舟，他献上的是什么？他献上的是方舟吗？是顺服。献上的是他对神的忠心，神的一句话他顺服了一百年。我给刘强交通完以后，我说："刘强，说说交通完以后你的收获，你怎么认识的？"刘强谈什么呀？在我揭露解剖他的时候，给他交通的时候，我交通的是什么呀？我揭露了他抵挡神的那个败坏性情，是吧？我给他引导的是一条敬拜神的路，我把这个放在了桌面上，而他是什么态度呢？他听不听我交通的？他对我所交通的是不搭理，是种藐视、小瞧，就不搭理这回事。他甚至听不进去，他只管说"我这里边有个什么"，他里边有什么？他里边有"以撒"吗？他那天是什么表现？我说："你做的就是个畜生所做的事"，是吧？他两手一摆，"别和我说！"

（王静：刚才刘强是不是有点火了，所以出去了？）（刘强：我出去倒了杯水。）（王静：真是出去倒了杯水？说说心里话，你是不是不想听了？"真麻烦，每次来了就是说我"，你是不想听了，所以找个借口出去了。刘强，说说心里话，咱不是非得说你，你不想让说你的话那从今以后再不说你了，你想送礼品就送，你送咱就接，能行吧？咱商量好，你要得真理咱就说，你要是不要真理，那给你的机会也够多了，一次一次地说，你是不要，"我就不要这个嘛，你非要说"。能行吧？）（刘强：这个对我来说苦着呢。）（王静：咱说好，你要是不要咱就不说了，不是非要说你。你看见你那个表现了吗？踢一脚，手

再扒拉一下。）（刘强：把苦咽到肚里……）（王静：咱说好，你要是不要，咱就不说了，从今以后再不说你了，这个行吧？他们谁要就说谁，咱每次来了都说清楚，不是非要跟你说。那会儿已经谈清楚了，你到底要啥？如果你这么走的话，你迟早得淘汰，这是迟早的事。只不过现在从你的理智上来说，“我就送个礼品也算，我这是尽本分，我就得这么干、就得这么做”，但这样下去你走不到底。你看见工作安排下发的啥了吧？不走接受审判刑罚、揭露解剖的这条路，你就是出来尽全职本分也是在C组，以后尽全职本分的人也得分ABC组。A组的人，能够接受刑罚审判的人就能在一起聚会，C组的人他就不要真理，那就放在C组，聚会聚不成，混上几天就淘汰了，也行。要是不分开的话确实聚不成会，想要点真理的人也聚不成，不想要真理的人也聚不成，乱套了。教会里为啥要分ABC组呢？咱说清楚，弟兄姊妹都能看清楚，谁要真理谁不要真理都能看清楚。因为你不是一次了，就像那天咱在这儿聚会的时候，谁都能看得见，你就是这个样，你就是不要真理，今天又是，谁看不出来？你说你是出去倒了杯水，哪个人是憨憨？就非得在这个节骨眼上出去倒水，家里哪没水？你就是不能听了嘛，你不能听了咱就不说你了，不是非要说你。咱说清楚，咱说好，你以后不后悔，“我知道，我能送几天礼品算几天”，这也行，等哪天不能送礼品了就回家。因为你这么走下去确实不行。咱那天交通了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的时候还要除亚干呢，你现在一直在这里这么去做，害怕呀！你不看看弟兄姊妹怎么说的呀？人家都怕呢！不能因着你“我就得这么去做，我就是这样”而打岔搅扰神家的工作，你出来以后就把你当全职人员待呢。咱说好，如果你确实不想听这个，以后交通真理、生命的时候，人家愿意要真理的人到时候来聚会，你不愿意听你可以出去，因为你不要，你不要就可以去那边坐着，咱说好了，下一次不让你聚会你也不要难受，“怎么不让我聚会呢？”你就是尽个本分，你就可以这样，尽本分你就来，人家得真理、得生命的时候你就出去。咱商量好，这可以，这个行吧？上次弟兄也谈了，除亚干怎么除呀？就得让你在城外封闭七天呢。我当时听了还不赞同呢，我为啥不赞同呢？“他不行让他回去就行了，人家就不要，就非得救他？”在外边停七天还是要救你。你看圣经里边记载的，在城外停七天，他们等七天。在你这儿主要是等不上，你能看见弟兄在你身上所做的吗？为啥给你取名叫“驴总”呢？因为看着你受了一些苦，

不愿意让你白付这个代价，硬拉你呢，硬带你呢。别人都看见确实不合适，不行，但你看见弟兄在你身上所做的了吗？硬要带你呢。你要是在教会里早把你开除了。不是神家缺你送的这个礼品，离了你工作还作不作？照样作。这是给你的一个机会，你没有一点寻求的心，但凡你有一点寻求的心起码你能领会到。你说给你交通了这么多，你领会到啥了呀？你就认为“你就非得说我不行？”咱今天交通了一天，你非要地位、名利吗？就像那会儿给沈屹交通的，“你非要这个脸面、地位吗？”任胜走的不就是要脸面、地位的路？她走到哪儿去了？你看不见大家都害怕吗？你非要走这条路给神家带来灾难？那你还不如回家去呢，咱在家里愿意干什么干什么，别给神家带麻烦。这是不是说到家了？是怕你走那条路，你看看沈屹走到啥程度了，你再往后走是不是也一样呀？就要开始做事呀，那就是你里边的东西，你不由自主就要这么做呢。你现在走到啥地步了？别人都能听懂，你就是听不懂。按说听不懂还要吗？即使你是这样，弟兄对你还是极大的忍耐、极大的爱，再给你交通，按说这个你还看不见？可你就是看不见。弟兄姊妹都看见在你身上再怎么作也没用、没意义。但在这个活死人身上还得作，这就是极大的爱。）

刘强现在听着没有？听着王静说话了没有？我在这儿看到这么一个画面，咱现在是国度建造，是谁在建造国度呢？（众长子。）众长子建造国度呢，有了众长子才有了国度。现在是供应人生命呢，不是教会建造，供应人生命是直接进入真理呢，是福还是祸？你知道你是从哪来的？你为神抛头颅，洒热血了？你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后裔？你是哪的？你就连教会建造里边的良民都不是，你是在十字路口拉进来的，认识自己是谁呀？是十字路口拉进来的。十字路口拉进来的，你吃的是啥？喝的是啥？是教会建造那些带领工人给你交通的那些字句道理？宗教界给你吃喝的是啥？是牛马一样的饭食！你在这里吃喝的是啥？知道不知道？也许你现在还不知道你吃喝的是啥，知道不知道？（刘强：……）肥甘！知道什么是肥甘吗？殿里边的肥甘！你吃的是肥甘！可你面对肥甘是什么态度？我在这儿直接对你审判刑罚、揭露解剖，这是多大的福分啊！审判刑罚是最真最实的爱，你是在审判刑罚中看见了自己，你是在审判刑罚中看见了神，你是在审判刑罚中得着了生命供应。肥甘是什么？是直接供应你生命的，是能让你剩

存下来的生命的果子。咱面对祭坛上边的肥甘是什么态度呢？看看刘强表演的是什么？我在这儿给你揭露解剖，我给你交通，“神来审判人了，咱是个败坏的人，咱抵挡了神、背叛了神以后身上就没有了灵，成活死人了，没有灵就是畜生”。话不好听，但这是事实，侮辱你了？这是实实在在的，这是事实。让你在审判中看见自己是畜生，看见自己是畜生样，不是羞辱你、不是笑话你，是实情，是实实在在的，不是说你不是畜生，是说你这个畜生因着神的高抬穿了张人皮而已。你穿了张人皮，你的实质就不是畜生了吗？神说你是畜生，把你所做的一切揭露出来，让你看见你就是个畜生样，你连这个也承认不了？我给你揭露解剖，不管话多难听、多不好听，但都是对你生命的供应，是肥甘。你是怎么处理桌上的肥甘的？你一手把它扒拉开扔在了地上。你把肥甘扒拉在地上，然后你说“我这里边有个什么”，你有什么？你有肥甘？你有真理？你是什么？你里边是什么东西？你是蛆虫，你里边污秽不堪、肮脏！你非要把你里边污秽不堪、肮脏的东西拿出来放在祭坛上，这是不是对圣灵的羞辱？你放在我面前是不是对我的羞辱？是不是对我的玩弄？我是来给你供应真理的，你是拿上那些废物给我看，让我接受你的呢，你说我是什么感觉？你给我拿出来的是什么？你给我拿出来的是“我认识了，我认识自己的败坏了”？或者是你看见神的作为了，你给我见证神呢？那我也享受享受，或者我也听听，我也接受接受。可你说的是啥呀？你是站在撒但一边，不允许神捆绑撒但，不允许你的魂受一点苦楚，你把你这个当成了享受、当成宝贝，时时刻刻还研究着它。我看见一个什么画面呀？人们都是把上好的宝贝放在了祭坛上，可是我看见你拿上什么放在了祭坛上？你拿了个夜壶，污秽肮脏、肮脏不堪！你过来给我讲什么呢？“你是不知道，这是我祖辈留下来的，这是清朝时期我老祖宗衙门里的衙役的夜壶，这是清朝时期的古董。”或者“这是慈禧下边一个太监用过的夜壶，你看尿碱还在上面呢，你看这夜壶上面的花纹。”你明正言顺地告诉我“这不是赝品，有尿碱为证，你闻闻，要是冒牌的、假的就没有尿碱。”你在津津有味地叙述着，你把它当作了什么？有价值的古董，是你的老祖宗、有名的名士用过的。在世界这个夜壶可以卖几百万，是吧？可是你拿着这个东西要把它放在祭坛上，这是多么羞辱神的事！耻辱！你和谁说话呢？你和我说话呢！我给你拿出来的是什么？你拿出来的是什么？我在作什么？我在打败撒但。你在做什么？你告诉

我“我这儿还有个这、我这儿还有个这。”对我拿出来的肥甘你是理都不理，你是一手扒拉开。你看着这个画面恶心不恶心？咱跟你说丑陋不堪、无耻之态说了多少了？你身上的那个东西惹神发怒！神说神来在地上对你身上的那个败坏感兴趣，是吧？对你的败坏性情感兴趣，是欣赏你的败坏性情吗？感什么兴趣？那是想让人能够认识撒但的丑陋不堪，认识撒但的邪恶、恶毒。你是把它当作了什么？不是让你把它当作宝贝的，不是让你把它当作古董的，是让你去认识它给人带来的是什么。感兴趣是让你去认识它、分辨它、恨恶它，是为了羞辱撒但。可是你把它当作了什么？至宝！我说，这是圣殿不是贼窝，不是古董店，不是来宣扬你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的，不是让你告诉我撒但掌管了六千年，你的祖宗是撒但，不是让你来见证你的撒但祖宗，而我是要干啥呢？我之所以受着这么大的耻辱、羞辱，我是要把撒但踩在脚底下，是要毁灭它、惩罚它，而不是让你高举它。我面对你的说话，你没有看见我的态度、怒火，你没有看见等于我就没有吗？你不要把神的性情当作绵羊！神所作的一切工作是拯救，是为了他的拯救的工作，是为了征服，是为了荣耀，是为了撒但败坏了的这些人以后能够弃绝撒但归到神的权下，是为了这一步工作让人能够弃绝撒但归到神的权下，以此来羞辱撒但，最后毁灭撒但。并不是说我欣赏撒但，不要错误理解了，我也不是说对撒但有怜悯、有慈爱。是因着什么？是因着拯救你才有了怜悯。神的性情是狮子，不是让你去羞辱神的，是让你去敬拜神的，是让你把珍贵的祭物献在祭坛上，是让你把打败撒但的见证放在祭坛上，并不是说让你拿上“我和撒但是什么亲戚，我和撒但是近亲，我是撒但的子孙”来和我叫嚣。反过来你拿了一个“清朝的夜壶”给我放在桌子上，让我和你共赏，还让我和你产生共鸣，如此的耻辱还不让我说，还不允许我有态度，这是啥呀？审判刑罚临到你，拯救临到你，什么是拯救？让你看见你自己所走的是什么路，让你看见你这么走的后果、结果是什么，我把后果告诉你，把结果告诉你，目的是什么？（拯救。）拯救。不要游玩了，不要任着性子抵挡了，这已不是撒但的世界了，撒但已无力倒下了。把这些揭露解剖了是让你去认识、恨恶，结果你没有在这些上面去认识、恨恶，没有说经过我交通以后看见你自己所做的是啥，你抛开这些话题不谈，你谈的是什么？“我认识到我还是要名誉、地位、冠冕呢。”这是要冠冕呢？还说“我得走彼得的路呢，我不能走保罗的路”，这是走保

罗的路吗？保罗走的是什么路？保罗是用作工与神搞交易，要冠冕。他是去作工了，他作工是为了要冠冕，所以他说“有冠冕为我存留”。而你做的是什么呀？你是作工吗？咱今天在这儿能谈得到是作工吗？（谈不到。）人家作工是把整个福音工作扩展了半个欧洲，你和神的工作挂钩不挂钩？（不挂钩。）不挂钩！咱今天就是个出力，出力是干啥呢？你要知道你是谁，你作不了见证神的工作，你扩展不了半个欧洲。因为咱不通灵，咱是畜生，咱作不了那个工作，而今天仅仅是能来到这儿尽个出力干活的本分。为什么要让你出力干活？是借着你出力干活，让你这个愚昧无知、没有素质的人都能从撒但的权下走出来，不受它辖制。完全是为了羞辱撒但而作的，并不是你高贵，并不是你能为神做了什么，离了你神作不了神的工作？你还把自己看得高高在上，把自己看成谁了？看成保罗。咱有保罗的自知之明吗？保罗敢不敢高举他的“夜壶”？不管我再交通什么，不管我交通了多长时间，你对我交通的这个话题根本不搭理，来都不来，听都不听，“反正我这里边有”，弃绝神的救恩。你弃绝神的救恩，那你就弃绝神的救恩，你不听、不看、不接触就算了，最起码你不要把“夜壶”拿出来，不要拿在我面前。你要拿出来应该是怎么呀？你是对你的“夜壶”的一种恨恶，应该有个认识，“哎呀，今天借着你给我交通我算认识了，原来我把它当作了古董，当作了传家宝藏在身上，我还以为它是几十万、几十亿的财产、资产呢，结果是个一文不值的、臭烘烘的夜壶！我把它焚烧了，我背叛它，以此来见证神。因着信神，因着你的交通，让我看见了什么是圣洁、什么是污秽、什么是伟大、什么是卑鄙、什么是黑、什么是白、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我分得一清二楚”。你这个时候拿出来“夜壶”是要干啥呢？是要恨恶它、是要背叛它、是要毁掉它，你是高兴、喜乐。可咱今天呢？你拿出来“夜壶”还得让别人承认你，不承认你你还痛苦、难受，你把这“夜壶”当作宝贝，还得让别人也当作宝贝，别人说“那是夜壶，那是臭的，你应该扔了它”，你在这儿还痛苦、难受，“我接受不了”，咱在这儿做的神看不见？

看一下神话，神说：“事实上，神的性情向每一个人都是公开的，不是隐藏的。因为神从来没有有意识地去回避任何一个人，也从来没有有意识地去掩饰自己，从而不让人认识他，不让人了解他，而是神的性情始终是公开的，始终是直白地面对着每一个人。在神的经营当中，

神作着他的工作，面对着每一个人，而且他的工作是作在每一个人身上的。他在作这些工作的同时，在不断地流露着他的性情，也不断地以他的实质、以他的所有所是来带领供应着每一个人。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阶段，不管是好的环境或者是恶劣的环境，神的性情向每一个人都是公开的，他的所有所是对每一个人来说也都是公开的，就如他的生命在源源不断地供应着人、扶持着人。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神的性情是隐藏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类人虽然活在神的作工中，虽然跟随着神，但是他从来不去了解神，也不想去认识神，而且更不想去靠近神。对他而言，一旦他了解了神的性情，那就意味着他的结局临到了，意味着他被神的性情审判、定罪。所以说，这类人从来不想去了解神、了解神的性情，也不想去深入地了解神的心意、明白神的心意。他们不想通过有意识地配合达到理解神的心意，他们只是乐此不疲地在做着自己想做的事，信着自己愿意信的神，信着自己心中的想象当中的神、观念当中的神，信着日常生活当中与自己‘形影不离’的一位神。对于真实的神自己，他们不屑一顾，不想去理解他，也不想去搭理他，更不想去靠近他，而是用神所发表的话语来粉饰自己、包装自己，这样，他们就觉得自己已经把神信到家了，把神信到心里了。在他们的心中，他们的想象、他们的观念以至于他们对神的定规在带领着他们，而真实的神自己呢，与他们无关无份。因为一旦他们了解了真实的神自己，了解了神真实的性情，了解了神的所有所是，这就意味着他们的行为、他们的信、他们的追求被定罪。所以说，他们很不甘心去了解神的实质，也很不甘心、很不愿意去主动地寻求或是祷告达到更了解神，更知道神的心意，更了解神的性情。他们宁愿神是一个虚构来的、空洞的、渺茫的东西，也宁愿神是一位与他们的想象一模一样的神，让他们呼来唤去，而且取之不尽、用之不完。当他想享受神的恩典的时候，让神作他的恩典；当他需要祝福的时候，让神作他的祝福；当他临到逆境的时候，让神给他壮胆，作他的后盾。这些人对神的认识只是停留在恩典、祝福这些范围里，他们对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对神的了解也只局限在想象与字句道理的说辞里。但是有一部分人急切地想了解神的性情，想真真切切地看到神自己，实实在在地了解神的性情与神的所有所是。这一部分人追求真理的实际，追求能被神拯救，追求得着神的征服、拯救与成全。这些人用心看神的话语，用心去体会每一次神摆设的环境与神

为他安排的人、事、物，真心地去祷告、去寻求。他们最想知道的是神的心意，最想了解的是神真实的性情与实质，以便他们不再触犯神，在经历当中更加看见神的可爱，看见神真实的一面，以便他们心里有一位真真切切的神存在，以便神在他们心里有地位，他们也不再活在想象观念当中，也不再活在渺茫当中。对于这些人来说，之所以迫切地想了解神的性情、了解神的实质，原因就在于神的性情、神的实质是人经历中随时的需要，是人一生的生命供应。他们一旦了解神的性情就能更加敬畏神，就能更好地配合神的作工，更好地体贴神的心意，尽好自己的本分。这是两种人对神的性情的态度。一种人是不想了解神的性情，他们虽然嘴上说想了解神的性情，想认识神自己，想看到神的所有所是，想真真切切地体会神的心意，但是在他们心里宁愿神不存在。因为这些人一贯地悖逆、抵挡神，在心里与神争夺地位，在心里常常怀疑甚至否认神的存在，他们不想让神的性情也不想让真实的神自己占有他们的心，他们只想满足自己的欲望，只想满足自己的想象、满足自己的野心。所以，这一部分人虽然信神，虽然跟随神，也能撇家舍业，但是他们的恶行不断，甚至有些人偷吃祭物，有些人挥霍祭物，有些人背地里还咒骂神，还有一些人利用地位之便不断地见证自己、高举自己，与神争夺人，与神争夺地位，以各种方式、用各种手段让人崇拜，总想笼络人心控制人，甚至还有些人有意让人误会他是神，从而把他当神待。他从来不向人说他是败坏的人，他也有败坏、有狂妄，别崇拜他，无论他做得多好都是神的高抬，都是他应该做的。为什么他不这样说呢？因为他深怕失去在人心中的地位。所以这样的人从来不高举神，也不见证神。他不高举神、见证神的原因是因为他从来就不去了解神。他不了解神他能认识神吗？不可能！所以说‘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这个话题中的这几个字虽然简单，但是对每一个人的意义不同。对于那些常常悖逆神、抵挡神、与神敌对的人，那就是定罪；而对于那些追求真理实际，能够常常来到神面前寻求神心意的人，那无疑就是如鱼得水。所以在你们当中，有些人一听说要讲神的性情、讲神的作工，脑袋‘嗡’的一下就大了，心里满是抵触，甭提多难受了！但有些人听了之后感觉这个话题正是他的需要，因为这个话题对他太有益处了，是他生命经历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内容，是关键的关键，是人信神的根基，人不能离开它。虽然这个话题对每一个人来说既近又远，既陌生又熟悉，但是不

管怎么样，这个话题还是每一个人必须要聆听，必须要知道、要了解的。无论你怎么对待，也无论你怎么看待这个话题、怎么去领受这个话题，这个话题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摘自《话·卷二 关于认识神·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 一》）

“事实上，神的性情向每一个人都是公开的，不是隐藏的。”还记得咱那天晚上交通的吧？从挪亚直到现在，看见了神的性情。我交通了那个你们有没有收获？肖恺诚有什么感触？（肖恺诚：神是实实际际地根据人的需要一步一步地作着工作。）对神的认识有没有一种提升？就是感觉到神真实的存在，感觉又拔高了一步，感觉到神作的工作是实实在在的，是你能够触及到的、能看得见的，不再是以往那种渺茫的、空洞的想象，神的性情是活灵活现的。亚当、夏娃，为什么神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否认神。）单是因为不听神的话吗？（因为他们背叛了神。）他们背叛了神。咱那天晚上交通了什么？他们背叛了神，这是一部分，更重要的是他们又做了什么事？更重要的是他们并不认为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是背叛了神，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办了坏事，简单来说是坏事吧？（嗯。）他们并没有去认罪，并没有在神面前悔改。他们认罪了没有？悔改了没有？（没有。）他们没有认罪、悔改。怎么看见他们没有认罪、悔改的？神没有说他们不知悔改，是吧？你是怎么看见的？（推卸责任。）一个是推卸责任，一个是神来了，他们躲藏起来了，就从他们的这个躲藏就看见他们不知悔改。如果说他们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以后知道自己犯错了，还会不会躲藏？他们能够躲藏证明他们是意识到了，他们知道自己犯错了。如果他们不知道自己犯了错的话他们不会躲藏，他们知道自己犯错了，但他们没有到神面前去认罪，“神啊，撒但引诱我了，我一时糊涂，我一不小心没有站住就把善恶树的果子给吃了，我愿意悔改，我愿意接受你的惩罚、你的管教。”如果他们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以后感觉到自己犯错了，是不是应该呼求“神啊，我违背了你的旨意，我做了错事，我吃了不该吃的东西，求神赦免”？他们有没有这话？（没有。）如果说他们这样去做的话，神还会不会把他们赶出伊甸园？（不会。）所以他们不只是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他们是吃了以后不知悔改。神要的是人的悔改。你看尼尼微城的人，尼尼微城的人是不是该死？但他们能够悔改。今天的人哪个不该死？但神要的是什么？人

的悔改。如果你的心有个回转，神就怎么呢？还记得那句话吗？神说：“当人真实悔改的时候，神的心便回转不再向人发怒”。（摘自《话·卷二 关于认识神·独一无二的神自己 二》）如果亚当、夏娃能够悔改，能够主动呼求神，就不说呼求神，哪怕神来了以后不要去躲藏，“神啊，我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了，我恨恶自己”，那神还得安慰，因为他们还知道悔改。可恨的是他们不知悔改，他们还想躲藏！你是谁？你往哪躲呢？还想逃跑呢，这罪是不是就大了？就像今天我给你交通的审判刑罚，审判刑罚是供应你生命的，你不愿意听，你是摔门而出，这是不是一个性质？你听不进去了，你不愿意接受审判刑罚，在审判台前逃跑。因为神说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是必死的，他们怕不怕死？（不怕。）他们不怕死？他们不怕死还躲？他们肯定怕死，所以神来了以后他们才能躲起来，“神来了是不是要杀我呢？”是不是就要躲呢？（嗯。）他们不是去认罪、悔改、承认、接受，而是想躲藏、想逃避，你说这成啥了？他们不仅背叛神吃了善恶树的果子，还不知悔改，还想躲藏，还想逃避神的权柄，这是不是罪加一等？（是。）所以说，不把他们赶出伊甸园能行吗？所以神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还咒诅了他们，让他们受更多的苦。

从这儿让你看见神的性情一直是向人公开的，只是人麻木，不去认识、不去寻求，懒得认识、懒得寻求，看不见。神的性情一直是向人公开的，不是向人隐藏的，只是你不去看，所以你看不见而已。“事实上，神的性情向每一个人都是公开的，不是隐藏的。”这是不是公开的？为什么是公开的？神是怎么处理亚当、夏娃的是让你能看得见的，神给他们做了皮衣，然后把他们咒诅出伊甸园，把他们咒诅出伊甸园以后神管不管他们？是不是让他们去生活了？给他们制定了规律，给了他们这个原则，让他们顺着这个自然规律去发展，发展了多少年以后，神再来看是什么样的。再来看的时候看见是什么样的？当神把亚当、夏娃咒诅出了伊甸园的时候，亚当、夏娃知不知道他们犯了什么罪？（知道。）所以亚当、夏娃要跟他们的后裔说，“咱原来是在伊甸园生活呢，因为不听神的话吃了善恶树的果子受到了咒诅，以后可要牢记，神可是有权柄的啊，神能赐福人，还能咒诅人、惩罚人，还能击杀人！”让他们的后裔牢记在心，“你可不敢学了你的父母”。他们的后裔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但人各不相同呀，有的人

听了以后放在了心上，有的人听了以后搭理不搭理？不搭理。放在心上的人有几个呢？咱那天给你们交通说，在人间人是有自由意志的，神给了人自由意志。你是谁？你是万物的主人，让你在人间管理这些万物。灵界呢？灵界你就不要管了，灵界怎么了？撒但都不敢越雷池一步，因为它知道触犯了会有什么后果，那其他的就不要说了。在灵界你就不用看它，它不敢越雷池一步。问题出在哪呢？问题出在人间。什么问题呢？人有自由意志，神给了人自由意志，而人又被撒但给败坏了，人在管理万物的时候，就可能出岔。灵界不能出岔，人间就出岔了，人间怎么出岔的呀？是因着神给了人一个什么？因着神给了人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就产生了人的权力。人有什么权力？人可以杀人、可以放火，可以办坏事。如果你是办正义的事，神称许的事，这办的是神给你的一个使命、责任、托付，那是你按着神的旨意去做的。两个，一个是你按神的旨意做的，那你就是完成了一个使命与责任；一个是如果你超出了神所托付你做的，那你作出的就是恶。

什么是人的权力？神说："简单地概括，就是人的败坏性情、人的欲望或者是人的野心能得到最大程度的膨胀与得逞的一种能耐或本领。"（摘自《话·卷二 关于认识神·独一无二的神自己　一》）最大程度是什么呢？当神走开以后，人是不是自由了？你的自由意志，你有什么野心、有什么欲望，是不是尽所能的都能做了？你也可以杀人。该隐杀亚伯的时候神在不在？（不在。）神给人制定了生活规律，神不可能每天看着人，该隐杀亚伯的时候神肯定不在。已经给了你这个规律了，不是说看着你杀人不管，是给了你这个规律，你按着这个规律去发展。杀人，这是不是人的权力呢？（是。）因为神给了你自由意志，你的手是自由的，你杀人了，但是你杀了人以后有个后果，神再来看的时候，"哎，那个人哪去了？被杀了。"这个时候神是不是该处理了？就该处理了，或者让你回到灵界。甚至你这一辈子神就没有来看你，你这一辈子神没有过来看你，可不可能？就即使神没来看你会不会出了神制定的这个轨迹呀？在人间没有处理你，在灵界对你还有个处理办法，还有个惩罚你的办法。所以即使神不来，对你也有个合适的惩罚。如果神来了，当下就会给你个合适的惩罚。到了挪亚的时候，神看见什么了？神看见地上的人满了强暴，唯独看见挪亚是个完全人，在这个时候，神看见地上的人满了强暴就有了毁灭人的计

划。神看到这个完全人以后，要证实一下他听不听话，所以就让他用一百年来造方舟，看当时他的老祖宗把对神的认知传下来了没有，当时他的老祖宗不相信神的话，听了撒但说的“不一定死”就把善恶树的果子给吃了，神要看他记住了没有。神今天再告诉挪亚，让他建方舟，看挪亚这一百年能不能守住这个话？印证了一下，这个人还能守住这话，那这个人就活下来了。从这儿就能看见神的性情是活灵活现的，是向人公开的，不是隐藏的，是咱没去认识。

给你交通这个，你可以想象一下咱这儿是个什么呀？是个伊甸园，是吧？我走的时候我把“伊甸园”交代给谁了？萧伟晋、肖恺诚。“你们给我看好啊”，我告诉你们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告诉你们了吧？“你们要做神托付你们的事，尽好本分，神称许的是本分，不称许的是祸”，可是等我回来看见你们做的是啥呢？根据萧伟晋所做的事就看见萧伟晋走的是什么路？（玩过家家。）萧伟晋是小孩玩过家家。肖恺诚呢？肖恺诚走的是什么路？劳改犯、囚犯。你说我看见以后是什么感觉？就这该不该把他们赶出“伊甸园”？（该。）该赶出“伊甸园”。这要是当初的话就该把你们赶出去了，不用你们在这儿了，受咒诅了，淘汰了。但是为什么现在不赶呢？因为现在神作的是拯救的工作，是因为耶稣钉了十字架赦免了你的罪，然后在这儿才没有把你赶出去。那时候赶你，现在不赶你，反过来耶稣钉了十字架救赎了你，还要让你去经历、让你去体验、让你去认识，目的是什么？完全是为了拯救，拯救是为了让你真实地看见。我一直跟你说神吩咐了亚当、夏娃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他们还能够吃善恶树的果子。如果不给你摆设环境，你承认你是亚当、夏娃吗？你会说什么？“我绝对不吃，我在伊甸园里边我还能再去吃善恶树的果子？说成啥了？这人是啥人呢？就不是个人！”你是不是要说亚当、夏娃呢？好，那给你摆设一个环境，来，把“伊甸园”给你，你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没有？（吃了。）还有话说吗？给你交通这个是让你借着自己的经历再去看神的性情，再去看神作过的工作，就能实实在在地去体验、去经历，你就能够理解了当初的亚当、夏娃。因着他们有自由意志，他们可以自由选择，他们就选择自己的喜好，“这果子看着好看，看见应该是脆的、应该是甜的”，他们不想后果。他们在这儿本身就看着善恶树的果子好吃，想吃呢，可是神说不能吃、不敢吃，在这个时候，撒但再说一

句“不一定死”，他们按着自己的思想，“神在不在？神也没有看着”，就把这个果子吃了。你走上这条路是不是这样一天一天走过来的？给你明确地交代了任务、责任，但是你自己有你自己的追求、有你自己的向往，导致应付糊弄、欺骗、背叛。

“因为神从来没有有意识地去回避任何一个人，也从来没有有意识地去掩饰自己，从而不让人认识他，不让人了解他，而是神的性情始终是公开的，始终是直白地面对着每一个人。”借着我这样交通，再看这些话，就把神话带到实际生活当中去经历，经历过来你就能看见神以前作过的工作，神的性情是实实际际的，是让你能看得见的。“在神的经营当中，神作着他的工作，面对着每一个人，而且他的工作是作在每一个人身上的。”这话更能看见吧？神没在哪个人身上作？神没给哪个人摆设环境？神话你都看见了，环境你也都看见了，然后也给你交通了。“他在作这些工作的同时，在不断地流露着他的性情，也不断地以他的实质、以他的所有所是来带领供应着每一个人。”神的性情是怎么流露出来的？在神作工的过程中，你看他是怎么作工的，你看他是怎么对待人的，你看他是怎么对待亚当、夏娃的，怎么对待挪亚的，怎么对待后来这些人的。在神的三步作工中来认识神，这是不是咱的路啊？（是。）“他在作这些工作的同时，在不断地流露着他的性情，也不断地以他的实质、以他的所有所是来带领供应着每一个人。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阶段，不管是好的环境或者是恶劣的环境，神的性情向每一个人都是公开的，他的所有所是对每一个人来说也都是公开的，就如他的生命在源源不断地供应着人、扶持着人。”揣摩揣摩这话，能不能理解得了？怎么理解呢？“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阶段，不管是好的环境或者是恶劣的环境，神的性情向每一个人都是公开的”，刚才咱交通了在每一个时代神的性情是向人公开的，是吧？为什么要公开？公开的目的是什么？神先告诉你是公开的，“他的所有所是对每一个人来说也都是公开的”，神的性情是公开的，神的喜怒哀乐是不是就公开了？神的作工原则是不是公开了？（是。）“就如他的生命在源源不断地供应着人、扶持着人。”知道重点在哪了吗？神供应你什么呢？（生命。）这生命是怎么供应给你的？（源源不断地供应。）这生命怎么源源不断地供应着你呢？你看见是怎么供应你的？（揭露解剖、刑罚审判。）你看神话怎么说的，我带着你看神话呢，这是一句

话，你看上面说的是什么？“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阶段，不管是好的环境或者是恶劣的环境，神的性情向每一个人都是公开的，他的所有所是对每一个人来说也都是公开的”，神的性情是公开的，神的所有所是是公开的。神公开了他的性情、公开了他的所有所是会怎么样？（……）转不过弯了？神的性情是怎么公开的呢？是在神的作工中让你看见了神的性情公开了。刚才说亚当、夏娃，神为什么要这样处理他们呀？从这件事情上你看见了神的什么？看见了神的性情。然后再根据神六千年的经营计划，神对历代使徒的安排，他们所有的活出，从这里边看到了什么？是不是看到了神的性情、神的所有所是？什么是神的所有所是？神所作的工作、所说出的话，还有神的性情，从神来的一切，这就是神的所有所是。你是怎么看见神的所有所是的？是在神作过的工作中看到的，是从神作在人身上的，作在亚当、夏娃身上的，作在挪亚以及后边这些人身上看到的。

刚才我给你交通说你看见神的性情是不是活灵活现地显现给你了，是吧？我说这话的目的是什么？你看见这些对你有什么益处？有什么好处？假如你看见这个了，你怎么走以后的路呢？你还吃不吃善恶树的果子呢？（不吃了。）你一旦吃了以后你该怎么办呢？（悔改。）你该不该自救呀？刘强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悔改不悔改？（刘强：悔改呢，每天晚上都祷告悔改呢。）刘强的表现是什么？手一摆“别说了”，这是不是悔改的表现？（不是。）你看了这个以后，你为什么要悔改呢？因为你看见神把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是因着他们没有悔改，死不悔改而赶出去的，可不可以说死不悔改？因为他们吃了善恶树的果子就该死了，这个时候他们还不赶紧悔改，你为他们着急不着急？他们不着急，你为他们着急，“赶紧悔改，去神面前认罪”，被蛇咬了，看看有什么“救心丸”，赶紧吃上一颗解解毒，活下来。可是他们没有这个意识，反过来是躲藏、逃避。能躲藏得了？能逃避得了？应该是什么？最起码是负荆请罪，“我错了，你打我两鞭子”。就像孩子们一样，他在家里边偷了钱去外面花了或者干坏事了，他父母来叫他的时候他躲在邻居家不出来了，他认罪不认罪？一个是在外面躲躲藏藏的，父亲叫他呢还找不见人。一个是负荆请罪，“爹，是我错了，我怎么怎么”，父亲对这两个孩子的态度能一样吗？（不一样。）跟你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让你看见神的性情。刚才举了尼尼微人和亚

当、夏娃的例子，用这个让你来看见神的性情，你看见神的性情以后，你得着什么益处了？你知道了“我不能吃善恶树的果子，我即使吃了我也该赶紧悔改。”为什么呀？你悔改了就能剩存下来，就能在伊甸园；你不悔改就咒诅你，把你赶出去。这是什么？你能留下来，这是不是得着生命了？（是。）这个是不是生命？你只是看见了亚当、夏娃吗？你只是看见了挪亚吗？你看了多少？六千年了，你看见历代以来的使徒，耶稣的作工、全能神的作工惩罚了多少人，你看得过来看不过来？到现在你连历史里十分之一的人物都不认识，不要说认识他的作工了，连这个人的名字你都不认识。我跟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源源不断，你每认识一个人在这个人身上能看见神的性情，能看见神在他身上是怎么作的，来怎么“逃避”惩罚，不要让神惩罚了，这给你带来的是什么？这是生命的供应。听懂这会儿给你说的是什么理了吧？转过弯了没有？沈屹转过来了没有？理解这话的意思了没有？（沈屹：最后看见了一点就是在每一个人身上都能看见神作的工作，能弄明白一些，能认识到一些。）我给你简单说一下，在神作在人身上的这些工作中，你看见了神的性情，你看见了神管理人的原则，你看见了神的喜怒哀乐，当你看见这些的时候，你该怎么走以后的路？是不是有方向、有路了？你走的这个方向、这条路是什么？是想剩存下来的路、是想蒙拯救的路。那这蒙拯救的路、剩存下来的路是不是生命？（是。）你的生命是怎么得来的？是借着你对神作工的认识，让你看见了神的性情，看见了神的所有所是，看见了神的烈怒，看见你怎么做被惩罚了，你怎么做得着神的赐福了，你怎么做得着神的咒诅了，在他们身上你看见了什么？看见了你该走哪条路。受惩罚的这条路你敢不敢走？（不敢走。）不敢走了，有先例了，“受咒诅的这条路我也不能走，我要走神称许的、赐福的路”。你是怎么走上神赐福的路、蒙拯救的路的？你走上去得着的是不是生命？（是。）你是怎么走上这条得着生命的路的？是你认识了神的作工，在神的作工中看见了神的性情，看见了神的所有所是，看见怎么做会被惩罚、怎么做能蒙拯救。所以说，你能从神的三步作工里看见、认识神的作工了，你就知道以后该怎么走这条路了。真理是什么？真理是道路、是生命。什么是真理呢？神所作的工作这是不是真理呀？这个就是真理。那你走这条路你得着的是什么？剩存下来，这就是生命。所以神作了六千年的经营工作，也就是神向你公开显现了。能不能说公开显现啊？神

是公开显现了，是你没看见。神显现了六千年，你去寻求、认识就看见了，你不寻求、不认识就看不见。当你把这一个一个都看见的时候，你看见了这是什么？这是神的作工，你认识的是神的所有所是，但你得来的是什么？（生命。）转过弯了吧？

我为什么要带着你去认识神的作工呢？你为什么不愿意认识神的作工呢？“神的作工和我有啥关系呢？”你只是想认识“我今天垒了几块砖”这就行了。你对神的作工不感兴趣，对认识神不感兴趣，对神作过的工作不感兴趣，对以前的历史记载不感兴趣，你不感兴趣你就认识不了神，认识不了神的作工，认识不了神的性情，你认识不了神的性情你就没路，你没有路你就不可能剩存下来。清楚了吧？我这样给你交通的目的是什么？把你引到认识神的作工上边，让你认识神作工的目的是要让你认识神，你认识神了、你看见神了、你看见神的烈怒了，神的烈怒降在什么人身上？所多玛人不悔改，他们还怎么呢？“这个人来寄居，还想要做官哪！”该不该死？我来了刘强面前，“呀，你给我讲讲道就行了吧，你的话还非得占有了我？我就听不进去，我听着就难受、就痛苦！”他让不让我做他的官？“你来这儿寄居还想做我的官呢！”行，你要是不让我做你的官，我还非得做你的官呢？不做了，让天上的硫磺火来做你的官吧！你是让我在这儿做你的官呢，还是让硫磺火来烧你呀？你自己选择，你选择哪个？刘强就是再刚硬，你再问他“你选择哪个？”刘强，你是让我掌权，还是让硫磺火烧你的身呀？（刘强：让你掌权。）让我掌权呀，是吧？怎么得来这个果效的？是因为他看见了神的作工，看见神在尼尼微人身上是怎么作的、在所多玛人身上是怎么作的以后，他才说让我掌权。让我掌权痛苦不痛苦？痛苦、难受也得让我掌权，“不让你掌权有啥办法呢？不让你掌权我就被火烧死了。”有演员、有历史，我再给你解说，这总听清了吧？（听清了。）好，以后咱聚会的时候就谈神的作工、神的性情，谈神流露的是什么，咱去认识神，看神的烈怒降在什么人身上，神的拯救降在什么人身上，让每一个人都有路，这条路就是生命。你看我看一句话，我能给你交通多少，你看一句话，过了就完了。

扔了肥甘欣赏垃圾（二）

“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阶段，不管是好的环境或者是恶劣的环境，神的性情向每一个人都是公开的，他的所有所是对每一个人来说也都是公开的，就如他的生命在源源不断地供应着人、扶持着人。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神的性情是隐藏的。”“就如他的生命在源源不断地供应着人、扶持着人。”这是正常应该有的，是吧？这里又说“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神的性情是隐藏的。”你就是那个“有些人”，神的性情对你来说是不是隐藏的？今天借着我给你解说你才看见了神的性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类人虽然活在神的作工中”，你每天信神跟随神是不是活在神的作工中？“虽然跟随着神，但是他从来不去了解神，也不想去认识神，而且更不想去靠近神。”这是不是说刘强呢？“因为这类人虽然活在神的作工中，虽然跟随着神，但是他从来不去了解神”，刘强跟随神多少年了？他了解神吗？我跟他交通什么他搭理都不搭理，他只是说“我这里边有个什么”。他不仅是不了解神，他也不想去认识神，而且更不想去靠近神，你看我跟他说什么他还想逃跑呢，可他信了几年又不敢逃跑。刚才吃饭的时候人家跟我说“现在还有没有环境？我家还有十亩麦子没浇呢。”现在浇麦子吗？（现在不能浇。）（刘强：冬天就是浇一次。）现在还有浇地的呢？刚下了雪还用浇地呢？（刘强：雪下得不大。）你就不用惦记了，谁还不知道你呢？你是回家浇地呢？（“我没法说我要回家呀！”）“给我个面子吧！”他为什么说这话呀？他想不想靠近神？不想靠近神，想远离神，这是他的一个情形。刘强，这是不是你的情形？你必须得把神话带到生活当中对号入座，如果你不去对号那你能得着吗？刘强为什么要找理由呢？“对他而言，一旦他了解了神的性情，那就意味着他的结局临到了，意味着他被神的性情审判、定罪。”他痛苦、难受呢，怕审判呢，是吧？说出来不实行，这个是不是就被定罪了？成了罪了，他怕审判、怕定罪。还有沈屹，沈屹是不是也不想和我说话？“你慢慢去经历经历吧，我能发五个字发上三个字吧”，是发几个字的问题吗？他说他没时间跟我沟通，是吧？这些是什么？都是理由、借口。根本原因是什么？不想靠近。为什么？“对他而言，一旦他了解了神的性情，那就意味着他的结局临到了，意味着他被神的性情审判、定罪。”韦峻凡今天把沈屹告

了，不知道沈屹心里恨不恨韦峻凡呢。（沈屹：不恨。）韦峻凡刚把你告了的时候，你愿不愿意承认？你不愿意承认。因为你承认了就意味着你来到神面前了，意味着你被审判、被定罪了，所以你不愿意承认。“所以说，这类人从来不想去了解神、了解神的性情，也不想去深入地了解神的心意、明白神的心意。”这个好理解了吧？“他们不想通过有意识地配合达到理解神的心意”，你看神说的这句话，不是说你不想去配合，而是说你不想有意识地配合。你看沈屹，沈屹想不想去配合？从外表看想不想？（想。）想配合，是怎么呢？人家只是不想有意识地配合，给我发文字呢，“我没有时间，本来要发五个字我现在只能发三个字”，为什么从五个字改成三个字了？不想有意识地和我配合。“他们不想通过有意识地配合达到理解神的心意，他们只是乐此不疲地在做着自己想做的事，信着自己愿意信的神”，沈屹尽本分呢，沈屹是尽什么本分呢？给他安排本分还得安排他想做的、他喜欢做的。如果不给他安排他想做的、他喜欢做的，我看他可能早就离我而去了。沈屹，会不会？（沈屹：按这种情形来说会的。）所以说“他们只是乐此不疲地在做着自己想做的事，信着自己愿意信的神”。他们信的是什么神？他们一厢情愿地信着想象中的神，信着自己愿意信的神，他们想让我给他们打破吗？他们不想看见真正神的面容，不想看见真正神的性情，他们只想看见在他们想象中的那个神。你看刘强，在他想象中的神是什么？刘强想象中的神说刘强是大将军。“我信的神说我是大将军，你不要说我是畜生，凡说我是畜生的那都不是神，我的神说我是大将军。”“信着自己愿意信的神，信着自己心中的想象当中的神、观念当中的神，信着日常生活当中与自己‘形影不离’的一位神。”“形影不离”是什么意思？这就是你自己，你和你自己形影不离，你自己的想象观念，你自己的认为，你想成什么就是什么。神说：“两千年前主耶稣留下的记载在圣经中的那些话，到了两千年以后信主的这些人把主再来的事解释得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人知道准确的解释到底是什么，所以他们接受这一步工作就费很大劲。这就说明什么？就这些模棱两可、不是明确交代的话，十个人有十种解释，一百个人有一百种解释，都有各自的理由、说辞，哪个解释是准确的？神只要不说话、不定规，人说的都不算。”（摘自《话·卷四 揭示敌基督·第八条 只让人顺服他，而不是顺服真理、顺服神（二）》）一百个人有一百种解释，意思就是你把它想成什么它就是什么。你看刘强信的是什么

神？萧伟晋信的是什么神？沈屹信的是什么神？一百个信仰一百位神。

“对于真实的神自己，他们不屑一顾”，刘强就是个演员啊，看看人家那不屑一顾的样子，让人人都能看得见，神作工是不是作得太实在了？神说不怕你愚昧，不怕你无知，就怕你不追求。你今天就是再愚昧，刘强给你这么一表演，和神话对号了没有？不屑一顾。如果再浅显一点，你看看沈屹，沈屹是不是也不屑一顾啊？可是你不注意看能看出来吗？看不出来。“对于真实的神自己，他们不屑一顾”，再浅一点，萧伟晋对神是不是不屑一顾？肖恺诚对神是不是不屑一顾？有没有？因为你信着神，你知道是真神，你还要把信神当成是玩过家家。你信的神是主宰万有的那一位，你是受造之物，然后你来信神了，神对你是高抬，反过来你还能把信神、跟随神当成是来当囚犯，这是不是不屑一顾？一个比一个明显，你如果仔细看能够看见一些，不太明显的你看不见，那就需要各样的演员来表演，不怕你愚昧，不怕你无知，目的是把你带入神话里边。“他们不屑一顾，不想去理解他，也不想去搭理他，更不想去靠近他，而是用神所发表的话语来粉饰自己、包装自己”，你看刘强，刘强最会粉饰自己、包装自己，我在这儿揭露他，我说“你活出的就是个畜生样”，他不接受这个，反过来他说，“呀，我得走彼得的路，我不能走保罗的路！”从这里边看，他这是不是用神话粉饰自己、包装自己？刘强还要追求啥呢？人家不是追求蒙拯救，人家是追求被成全。“他们不屑一顾，不想去理解他，也不想去搭理他，更不想去靠近他，而是用神所发表的话语来粉饰自己、包装自己，这样，他们就觉得自己已经把神信到家了，把神信到心里了。”刘强为什么要说这话？他说这话是告诉你什么？“我有认识，我有悔改，我还要走彼得的路。”（刘强：我哪有说我要走彼得的路呢？我说“你走的不是彼得的路，走的肯定是保罗的路”，保罗是为了得赏赐呢，咱也是为了得赏赐呢。）你说你走的是保罗的路，对吧？那你的目的不是要走彼得的路？是不是？（刘强：神话是那么说的，你走的不是彼得的路，走的肯定是保罗的路。）咱是用神话来粉饰自己、包装自己。“在他们的心中，他们的想象、他们的观念以至于他们对神的定规在带领着他们，而真实的神自己呢，与他们无关无份。”不仅是想象观念了，还定规，定规神就是这么作的。你信的是谁呀？你是按

着你的想象观念来信神，神能根据你的想象来作工？你是苛求神这样作，苛求神那样作，是吧？“而真实的神自己呢，与他们无关无份。”怎么无关无份了？因为你所信的、你所走的路是你自己的观念想象。咱今天交通了一个主题，你得考虑你的后果、结局，是吧？如果你说你是有方向、有目标的，你是要追求蒙拯救、追求剩存下来呢，可是你在追求的这条路上是怎么走的？你不是奔着目标而去的，你是在旅途中观光旅游的。所以说蒙拯救、剩存下来的这个结局和你有关系吗？无关无份。“因为一旦他们了解了真实的神自己，了解了神真实的性情，了解了神的所有所是，这就意味着他们的行为、他们的信、他们的追求被定罪。”一旦了解了以后就被定罪了，所以他不愿意让你说，不愿意去认识。“所以说，他们很不甘心去了解神的实质，也很不甘心、很不愿意去主动地寻求或是祷告达到更了解神，更知道神的心意，更了解神的性情。”肖松，你从这话里看到什么了？（肖松：得主动寻求、祷告。）你信的是什么神？（肖松：信的是渺茫的神，自己想象中的神。）你信的是你想象观念中的神，不敢来到神面前，那按你这样走下去最后是什么结果？有结果吗？（肖松：没结果。）没结果、没结局。那你要想有个结果、有个成果，应该怎么走？（肖松：主动地去寻求、祷告。）应该主动地去寻求、祷告，去了解神。目的是什么呢？“更知道神的心意，更了解神的性情。”这是不是生命呀？就是借着这个能够得着生命，这才能有了成果。

“他们宁愿神是一个虚构来的、空洞的、渺茫的东西”，这是不是他们的愿望？在他们得不着真理的时候或者他们犯罪了以后，他们是不是宁愿神是假的、不存在的？一旦神是不存在的、假的，他们是不是就释放自由了？“他们宁愿神是一个虚构来的、空洞的、渺茫的东西，也宁愿神是一位与他们的想象一模一样的神，让他们呼来唤去，而且取之不尽、用之不完。当他想享受神的恩典的时候，让神作他的恩典；当他需要祝福的时候，让神作他的祝福；当他临到逆境的时候，让神给他壮胆，作他的后盾。”这个能理解吧？你看刘强的活出，他的那种表现是不是这样的？“当他想享受神的恩典的时候，让神作他的恩典”，你看他家养猪的时候，一只猪卖多少钱呀？一斤猪肉卖二十多块钱，他高兴不高兴？刘强高兴得、乐得嘴都合不上，“这是神的祝福”。“当他需要祝福的时候，让神作他的祝福”，当他想追求的时候，

追求什么呀？还得被成全。“当他临到逆境的时候，让神给他壮胆，作他的后盾。这些人对神的认识只是停留在恩典、祝福这些范围里，他们对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对神的了解也只局限在想象与字句道理的说辞里。”这是一部分人，是吧？就是不认识神作工的一部分人，神把这部分人的情形告诉你了。“但是有一部分人急切地想了解神的性情，想真真切切地看到神自己，实实在在地了解神的性情与神的所有所是。”不同的人走不同的路，每个都有标杆，你看王静是怎么走这条路的？同样我都揭露解剖了，揭露解剖的这些话，你回去又听了几回？没听。解剖你的文稿出来以后，你看了几回？沈屹看了几回？（沈屹：看了一回。）有意识地去看了没有？（沈屹：有些时候……）有些时候？王静是把我揭露解剖她的那些文稿整个都列出来另外放个文件夹，有时间就看一看，看一回是一回。不知道你们体尝过没有，第一次听我解剖的时候，你们可能是朦朦胧胧，有点抵触。抵触的时候你听不懂，再仔细去看文稿的时候才能够看明白，才能看到自己所走的路。再过三个月你再看的时候才看到自己不是个东西，可是这条路你走了没有？你愿意听谁的？“你解剖张三、解剖李四，这个我百听不厌、乐此不疲。”为什么？你看解剖别人的文稿可以说是种分辨，也可以说是种耻笑，笑话他，而对于解剖自己的文稿，不敢看、不能看。这就得来两个结果，一个是在揭露解剖中逐步地认识了自己，更加深了对自己的认识，最后能恨恶自己，就能实行真理背叛自己。同样都解剖了，但解剖了你以后，第一次你是朦朦胧胧的，也许文稿下发了你看了一遍，也许你就没有看。第一天还朦朦胧胧的，再过三天呢？（忘了。）忘了？他忘不了，他记得呢，记住啥了？“弟兄说我啥了”，记仇了，产生了一种恨恶，“弟兄不爱我，弟兄说话口气是恨恶我”。怎么呀？开始远离呀！而他自己所做的，自己所说的一些话他知不知道？（不知道。）你哪天再跟他说“你那天说什么了。”“我说了吗？”你再把文稿拿出来，“我说过这话吗？”你再拿出音频，“啊？我怎么不记得了”，这能得着啥？“这一部分人追求真理的实际，追求能被神拯救，追求得着神的征服、拯救与成全。”第一个是什么？揭露解剖是征服你了吧？征服不了你哪有拯救呀。你光是告诉我“我追求蒙拯救、我追求被成全”，你被征服了没有？沈屹给你来一句，“你经历经历吧”，有这个观点、态度能得着啥？征服了没有？（没有。）没有征服还谈什么拯救呢。“这些人用心看神的话语，用心去体会每一次神摆

设的环境与神为他安排的人、事、物，真心地去祷告、去寻求。他们最想知道的是神的心意，最想了解的是神真实的性情与实质，以便他们不再触犯神，在经历当中更加看见神的可爱，看见神真实的一面”，这是不是生命？你看见神的可爱你才能爱神。“以便他们心里有一位真真切切的神存在”，咱那天晚上交通说，神向人显现是公开的，并不是隐藏的，是你看不见，所以我给你交通是让你能看见。让你看见的目的是干啥呢？以便你心里有位真真切切的神存在。看着咱都在这呢，看着每个人都差不多，可是看见人和人差不多，但神在你心目中有多大呢？在你的心目中你真真切切地对神的信有多少呢？差下多少？人家是百分之八十的，“呀，神确确实实存在！”你呢？百分之零点一，“神存在吗？我怎么不觉得”。看着你们是在一起吃饭、在一起干活，都是一样地尽本分呢，神在你心中的位置、大小是怎样的？咱信神为什么要让你经历、让你看见呢？就是要让你真真切切地看到神的存在，当你看到神真真切切存在的时候，还用我和你交通呢？还用我警告你呢？你自己就能走这条路了，是吧？神说：“在人心里对神有多少认识，神在人心里就有多少地位；人心里对神的认识有多高，人心里的神就有多大。”（摘自《话·卷二 关于认识神·独一无二的神自己九》）“以便神在他们心里有地位，他们也不再活在想象观念当中，也不再活在渺茫当中。对于这些人来说，之所以迫切地想了解神的性情、了解神的实质，原因就在于神的性情、神的实质是人经历中随时的需要，是人一生的生命供应。”看清楚了，以后你不要再和我说“我得着啥了？”你想得着啥？是不是想得生命呢？怎么得生命呢？在神的作工中去认识神的所有所是，你认识了就有生命了，认识不了就没生命。“他们一旦了解神的性情就能更加敬畏神，就能更好地配合神的作工，更好地体贴神的心意，尽好自己的本分。这是两种人对神的性情的态度。一种人是不想了解神的性情，他们虽然嘴上说想了解神的性情”，不想了解神性情的人嘴上说什么？（嘴上说想了解神的性情。）所以说有时候咱就被迷惑了，本来人家是不想了解神的性情，但是嘴上他能不能说出来？他说“我也想了解神的性情”，其实他想了解吗？他不想了解。这就需要咱去分辨、认识了，去看他的言行举止，不能根据他的嘴说。“他们虽然嘴上说想了解神的性情，想认识神自己，想看到神的所有所是，想真真切切地体会神的心意，但是在他们心里宁愿神不存在。”这就看见人的诡诈了，是吧？他说他想了解神的性情，

想看见神呢，但是怎么呢？“呀，但愿神不要存在，只要神不存在，我就安全了，神一旦存在我就被定罪了，神一旦存在我就得从‘伊甸园’出去了，神不存在这‘伊甸园’就是我的。”所以他在盼着、念着，“神啊，你不要存在啊！”“因为这些人一贯地悖逆、抵挡神”，谁盼望着神不存在？那肯定是抵挡神的人。顺服神的人喜欢什么？（喜欢神存在。）为什么？他顺服了，神要赐福他呢，他还能够让神不存在呢？他肯定让神存在。那不想让神存在的是谁？那肯定是怕神惩罚的人。神为什么惩罚他？肯定是他犯罪了。咱今天盼着大红龙倒呢，还有什么人盼着大红龙倒呢？（罪犯。）在监狱的罪犯哪个不盼着大红龙倒，不复存在？“因为这些人一贯地悖逆、抵挡神”，不是一次，是一贯地悖逆、抵挡神。正因为他是一贯地悖逆、抵挡神，他觉得“只要神存在，神肯定不放过我”。他如果是偶尔犯个罪，他用不用让神不存在？不需要了。“在心里与神争夺地位”，他不仅是悖逆、抵挡，还与神争夺地位。怎么与神争夺地位呢？他想在人心目中有他的地位，他想让人听他的，他想控制人、掌管人，这是不是都是在与神争夺地位呢？因为每个人都应该是让神话掌管，不应该是让你来掌管，你要掌管人就是与神在争夺人，与神争地位。沈屹，你看见你与神在争夺地位了吗？（沈屹：嗯。）“在心里与神争夺地位，在心里常常怀疑甚至否认神的存在，他们不想让神的性情也不想让真实的神自己占有他们的心”，他的心门关了，不让神进来，为啥呢？神进来以后就占有了他的心，掌管了他了。心门关了，不管说什么话能不能听进去？在咱来说他是听不进去，实际上是他不让神占有他。“他们不想让神的性情也不想让真实的神自己占有他们的心”，咱老想着追求真理是想让神占了咱的心，让神在咱身上作王掌权，让神住进来，这样咱就是个属神的人，这是不是好事呀？但他呢？他只害怕成了属神的人。

“他们只想满足自己的欲望，只想满足自己的想象、满足自己的野心。”我刚才给你描绘了个画面，我说刘强拿了个夜壶来我这儿鉴宝了，是吧？这个听懂了吧？这个画面是什么画面？“他们不想让神的性情也不想让真实的神自己占有他们的心”，我给他拿的是什么？肥甘。他把肥甘扒拉开，拿出个夜壶让我鉴宝呢，不想让神占有他的心。“他们只想满足自己的欲望”，自己的什么欲望呢？刘强只想让他的夜壶值上百万，成了宝贝。一旦他的夜壶成了宝贝，他的地位是不是就抬高

了？“他们只想满足自己的欲望，只想满足自己的想象、满足自己的野心。所以，这一部分人虽然信神，虽然跟随神，也能撇家舍业”，你看刘强，撇家舍业，是吧？再看看沈屹。（刘强：我还以为我不说话就不说我了。）你表演了嘛，我如果不说我怕弟兄姊妹看不清，怕你看不清。（刘强：你先别踩我，你说会儿别人，我再消停一会。）消停一会？我说沈屹呢，沈屹也是撇家舍业的。沈屹，用不用撇开你不说呀？（沈屹：不说我认识不到，说了以后我才能有认识、才能有感触、才能恨恶自己。）那你就在这儿当个演员，让弟兄姊妹看一下你的野心是什么。“所以，这一部分人虽然信神，虽然跟随神，也能撇家舍业，但是他们的恶行不断，甚至有些人偷吃祭物，有些人挥霍祭物，有些人背地里还咒骂神”，你在背地里咒骂神弟兄姊妹肯定不知道，是吧。“还有一些人利用地位之便不断地见证自己、高举自己”，这个是咱一贯的表现吧？“与神争夺人，与神争夺地位，以各种方式、用各种手段让人崇拜，总想笼络人心控制人，甚至还有些人有意让人误会他是神，从而把他当神待。”当你与人争夺名誉、地位的时候，当你没有名誉、地位就不干了的时候，你的目的不就是想让人把你当神吗？实质就是这个，虽然你没有说出来，虽然没有那么明显，但你的实质流露出来的是一样的。“他从来不向人说他是败坏的人，他也有败坏、有狂妄”，我没有听过沈屹说他有败坏。沈屹，你有没有说过你有败坏？（沈屹：有。）你嘴说“我有败坏”，举过实例没有？（沈屹：就是自己的所作所为，在弟兄姊妹面前张狂、狂妄、无知的这些行为、做法。）为了有个更好的演员，我不说刘强不行呀。（刘强：说吧。）刘强怎么表演的？“别、别、别，别说我、别说我。”刘强表演出来的确确实实是生动形象、栩栩如生，这么好的演员，不说不行。刘强承认不承认他有败坏？承认不承认他是中国人？（刘强：……）连中国人都不承认了？你是畜生吗？你是不是中国人？（刘强：哎呀……）刚才我说你是中国人你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是吧？你是中国人不是畜生？中国人不是畜生是什么？能承认是中国人，就不能承认是畜生。（刘强：就非用那个词不行？说咱是大红龙子孙、撒但后裔不就行了嘛，咱是地狱之子还不行啊。）（萧伟晋：刘强说“你说我是魔鬼也行，说我是撒但也行，就别说我是畜生”。）就是神说的那句话：你明明就是畜生，我不说你是畜生说你是啥呢？我说你是畜生，话不好听，但这是实情，是事实。因为咱上辈子就是畜生，这辈子让

你转成了人，给了你一件人的衣服，你现在不让说你是畜生，单凭这一点，你下辈子该不该转畜生？当你转成畜生，你穿上畜生的衣服的时候，你也能说“不要说我是畜生”？那个时候就不用人说你是畜生了，畜生都说你是畜生。针对咱的实质，说你是畜生是让你警醒，是让你害怕，“呀，我这是畜生”，是吧？你为什么让我把你说成魔鬼也行，把你说成大红龙的子孙也行？“你千万不要说我是畜生”，什么原因？（刘强：不愿意当畜生。）当魔鬼能行，当畜生不行，是吧？（刘强：我是说实话嘛，咱不说这个词不行啊，说别的也行。）咱讨论的就是为什么刘强对“畜生”这个词敏感，他愿意当魔鬼，不愿意当畜生。沈肖平，你是愿意当魔鬼，还是愿意当畜生？（畜生。）沈屹，你当什么呀？（沈屹：畜生。）他们愿意当畜生，不愿意当魔鬼。因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是家畜你还可以剩存一千年，魔鬼能剩存几天？神作工结束了它就完了。刘强为什么不愿意听“畜生”这个词呢？“你说我是大红龙的子孙也行，你说我是魔鬼也行，但你不要说我是畜生”，什么原因？是因着人看见了畜生，你看着猪、看着驴就是桌上的一道菜，你看到猪一生下来就在铁笼子里，你看到了它吃的啥、喝的啥。我一说刘强是畜生，他就想起了铁笼子里的猪，你说他难受不难受？“你不要说我是猪行不行？不要说我是畜生行不行？你说我是魔鬼。”因为啥呢？因为他没有见过魔鬼。“你说我是大红龙的子孙也行，我没见过大红龙的子孙，大红龙的子孙看着应该也是个人样吧，我也没看到大红龙的子孙究竟是啥样的，你一说畜生就有了准确的形象，就有了它是怎么生活的这些画面了。”（刘强：在我们那边“畜生”是骂人的话。）“畜生”是骂人的话，“魔鬼”也是骂人的话呀。你愿意让神骂你一下，还是愿意让人骂你一下？你愿意让谁骂你？（愿意让神骂。）你愿意让神骂吗？愿意让谁骂？人骂你，他就是再骂你两万年，影响你的生存吗？一旦让神骂你，那意味着什么？定罪了！（刘强：咱知道咱是畜生，咱不做畜生就行了，活出正常人性，活出有良心、有理智的人。）谁让你做畜生了？我让你做畜生呢？我说“刘强，你去做畜生”？我说过这话吗？（萧伟晋：刘强是想说“你说到畜生的时候，你轻轻点这么一下，我就变人，你别总说我是畜生。”）（刘强：哦，就感觉听着咋这么不顺耳呢。）你越不让叫你畜生，实际上才越得叫你畜生，因为“畜生”这个词在你身上刺激性重，有反应。就像你感冒了去医院打针呢，好多药在你身上有抗药性了。“大红

龙的子孙”在你身上时间长了，有抗药性了，不起作用了，你对“魔鬼”也有了抗药性，就是叫你“畜生”你还有点反应，所以还必须得叫你畜生。咱叫你“驴总，驴总”，“你叫我驴总可以，但不能叫我畜生。”（刘强：你要叫我呢，我能把你咋呢，我有啥办法，我能说个啥。）那我叫你畜生怎么就不行了呢？还“我能有啥办法呢”，我让你做畜生了吗？我说你是畜生的目的是让你怎么呢？（不要做畜生。）你还不感谢我？神说你是浑人，是不让你做浑人，反过来神说你是浑人，“我就是浑人”。我说你是畜生，我说你走的这条路是畜生的路，你说“你是让我做畜生呢，是吧？”你要知道神说中国人是什么东西？（污鬼邪灵。）“污鬼邪灵，行，能说。”神说啥了？神说：“你们所流露的并不是小孩离开父母一样的淘气，而是牛马离开主人鞭打而爆发的兽性，你们应知道你们的本性，也是你们所有人的软弱处，是你们的共病。”（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论到“神”，你怎么认识》）兽不就是畜生？（刘强：说一下咱就赶紧变嘛。）你变了还怕说呢？咱每个人都有灵名，起灵名是什么意思？起灵名不就是让你变吗？（刘强：咱就是要变呢。）那你还着急，还怕刺激？你还不感谢？“呀，弟兄给了我这么刺激的灵名能够让我去变化”，感谢不感谢弟兄？感谢、赞美，阿们。“借着弟兄的提醒，我知道了我走的路是畜生的路。”（刘强：我一直是这么进入的，你说我是驴总也好，说我是驴也好，不管怎么说是不让我白出力，是让我追求走正道，我心里也是一直这样勉励自己的。哪个人提起这个事的时候我心里可难受呢，但是想想人家说的这个话是刺激我，让我走正道呢，这没有错，虽然我里面不愿意接受，但是想想人家说得也对着呢。）对着呢，该不该阿们？（刘强：该。）该阿们还不让说？（刘强：你那天晚上说蜻蜓点水过一下，我说就那样吧，我缓一缓。）等哪天咱要进国度的时候，我绝对蜻蜓点水，我把他们拉进去，我绝对点点你“你想不想进？想进就进，不想进就算了”，是吧？（刘强：你说蜻蜓点水点点，结果最后说了句“刘强是标标准准的畜生”，这一句话让我消极了三天。）那是你的追求，你能怪我呀？弟兄姊妹都愿意当畜生，当牛马、当家畜，为什么呀？虽然不通灵，但这是剩存下来了。咱今天的这个素质、这个实质在大红龙国家已经被撒但迷惑、吞吃成这样了，这是实情。你成为畜生，成为牛马，任神宰杀。神那句话怎么说的？神说：“从创世到今天，历时多少年，历时多少世纪，我行了多少神迹奇

事，显出了我的多少智慧，但人犹如精神病患者一样痴呆麻木，甚至有时像森林中的野兽一样乱踢乱闹，丝毫没有一点意思理会我的事。我已多次将人判了死刑，定了死罪，但我的经营计划是无人能改变的，所以人仍旧在我的手中显露自己所持定的旧东西，因着我工作的步骤，所以我就又一次拯救了你们这些生在一个腐朽、堕落、肮脏、污秽的大家庭的人。”（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五篇》）“我的怒火哪里能容纳这些猪狗之类的欺骗呢？我要执行我的行政，将那些墨守成规的‘虔诚’的信我之人都从污鬼手中抓回来规规矩矩地‘伺候’我，来做我的牛、做我的马任我宰杀，我要你将你以往的心志都捡起来重新事奉我，我不容让任何一个受造之物来欺骗我。”（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你们的人格太卑贱！》）神要得着一个见证，神没征服你以前你的活出完全就是森林中的野兽，咱的活出就是个野兽，被神话征服以后，最后你又成了牛马，成了家畜，你成了这样的，这就是神的话在你身上达到了果效，神的作工达到了果效，撒但就败了。你都成家畜了，这就站住见证了。不管你是家畜还是野兽，是不是都是畜生？只要你成了家畜就站住见证了。家畜怎么了？家畜不好？刘强做个家畜不好？好不好？刚才你听他们愿意做什么？哪个人愿意做魔鬼？哪个人愿意做大红龙的孝子贤孙？魔鬼、大红龙的孝子贤孙都是要惩罚的。你是要追求做什么呢？（刘强：神说咱是畜生也好，说咱是大红龙的子孙、撒但也好，最终目的是要把咱作成真正的人呢。）你说错了，神要把魔鬼作成人吗？神只是要把一个野兽作成家畜，神没有说要把魔鬼作成人。你感觉不到是神的高抬，说你是畜生这不是骂人，这是对你的高抬！你能在神家当个畜生是对你的高抬，“我宁愿在神家当个畜生都不愿意给魔鬼当祖宗”，最起码得有这个理智吧？刘强，给撒但当祖宗呀？这就是看咱的理智呢，你愿意追求哪个？今天这么多人都愿意在神家做畜生，哪个不愿意做畜生？但没有人愿意做魔鬼。

“他从来不向人说他是败坏的人，他也有败坏、有狂妄，别崇拜他，无论他做得多好都是神的高抬，都是他应该做的。为什么他不这样说呢？因为他深怕失去在人心中的地位。所以这样的人从来不高举神，也不见证神。他不高举神、见证神的原因是因为他从来就不去了解神。”这是咱的路。“他不了解神他能认识神吗？不可能！所以说‘神的

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这个话题中的这几个字虽然简单，但是对每一个人的意义不同。”神把对每一个人的意义不同阐明了吧？“所以说‘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这个话题中的这几个字虽然简单，但是对每一个人的意义不同。”不同在哪？对于去认识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的这部分人是拯救，是源源不断的生命供应，但对于另一部分不愿意去了解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的人，避而不谈，是避开的。对于这部分人来说是被审判、被定罪。这就是对每一个人的意义不同。“对于那些常常悖逆神、抵挡神、与神敌对的人，那就是定罪；而对于那些追求真理实际，能够常常来到神面前寻求神心意的人，那无疑就是如鱼得水。”你看王静是不是越追求越高兴啊？神说，末世人都进入正轨，消极的人更消极，积极的人更积极。这是今天你在这儿看见神的作工了，原教会里边的那些人，你看见他们消极到什么程度了。神在交通里边说传福音虚报人数的时候，看看神的态度，那些带领工人做了这些事，或者是下边的人跟随带领做了这些事，本来他们还活在黑暗之中呢，再经过神这样一揭示，他们是不是活在了光中？他们痛苦不痛苦、难受不难受？作恶的痛苦，不作恶的被迷惑的不也痛苦吗？即使没有被迷惑，但没有正义感，没有站见证，失去了机会，不都是痛苦吗？看见前面的路而后悔、懊悔、痛苦。他们跟随神还有信心吗？因为他们自己做了这个事了，走不动了。他们本身就没人带领，活在黑暗之中，然后再经过神这么一说，就是神说的，他们都不是自愿退去的，是神把他们踢出去了。积极的更积极，消极的更消极，神说：“这工作都是在你们中间作的，只向你们打开，外邦中无人知道，因为时日不到。这些人受刑罚都快被作成了，外面的人一点都不知道，这工作太隐秘了！”（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道成肉身的奥秘　二》）这句话是不是应验了？（是。）“所以在你们当中，有些人一听说要讲神的性情、讲神的作工，脑袋‘嗡’的一下就大了，心里满是抵触，甭提多难受了！但有些人听了之后感觉这个话题正是他的需要，因为这个话题对他太有益处了，是他生命经历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内容，是关键的关键，是人信神的根基，人不能离开它。”以前有没有这个意识？我在交通神公开显现的时候你就应该有个意识，是吧？今天再看这话，你就应该更确定了，你的方向、目标更应该有了。“但有些人听了之后感觉这个话题正是他的需要，因为这个话题对他太有益处了”，这不能说“对他太有益处”了，是说对你太有

益处了，这话得对照你自己看，不要成了“对他太有益处”了，这话只是对王静说的？对王静有益处，对你就不能有益处？怎么有益处呢？因为你看见了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就是看见了你蒙拯救的路。“因为这个话题对他太有益处了，是他生命经历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内容，是关键的关键”，这是不是至关重要啊？（是。）“是人信神的根基，人不能离开它。虽然这个话题对每一个人来说既近又远，既陌生又熟悉，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话题还是每一个人必须要聆听，必须要知道、要了解的。”这个话题既陌生又熟悉。从你信神开始就在谈神的作工了，是吧？相当熟悉了吧？可今天一看熟悉不熟悉？（不熟悉。）“无论你怎么对待，也无论你怎么看待这个话题、怎么去领受这个话题，这个话题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沈屹念一下《基督与教会工人的座谈纪要·10题·谈性情变化》。

（沈屹：“撒但败坏人的目的所在就是让人都离开神背叛神，不让人享受神的祝福、神所赐给的一切，让人与神完全断绝关系，与真理隔绝，陷在黑暗中，不知道什么是正义、真理，更不知道什么是人性，分辨不出什么是正面的东西，什么是反面的东西，只知道坑人、害人，让人争名夺利、勾心斗角、互相残杀，最后导致人类灭绝。所有被撒但败坏之人所共同表现出来的是：不只是否认神的存在，而且竭力地抵挡神、抵挡真理。而供奉撒但被撒但败坏的人远离神、否认神，表现出来的性情就是狂妄自大，口说狂言，无法无天任意妄为。所以，将人的狂妄解决了就能达到人顺服神、敬拜神，达到这两条，人的难处就都解决了。变化人的性情就是从变化人的狂妄自大开始。若你很狂妄，那你一定很自是自高；若你很狂妄，那你一定没有理智不可理喻；若你很狂妄，那你一定很难顺服任何人，更难顺服神的一切作工与神所道成的肉身；若你很狂妄，那你就不能接受事实的真相，不能接受真理；若你很狂妄，那你就不可能忠心地、诚实地在神家中尽本分。狂妄的人对神总有观念，对神总有定规，好像只有他能把神看透，神应该按他的意思作工。狂妄的人因自高自大目中无人，对人没有和气，不能平等待人，总不能与人和睦相处。狂妄是人的病根，狂妄的性情不能脱去，那你就不能认识自己，不能认识神，不能忠心尽本分。狂妄的性情不解决，即使你现在外表好像很顺服神，但

却没有对神实质的顺服，因为骨子里血液里还有毒根，就是悖逆神的本性还没有解决，只是嘴里说说，心里愿意，这点顺服成份恐怕不能持久，说不定哪一天控制不住老病突然发作，里面充满观念埋怨的话，颠倒黑白的情绪话，为自己表白泄私愤的话，还有怨天怨地又怨人的鬼话统统爆发出来，导致肚腹崩裂而灭亡。人的狂妄自大的本性不解决就不能事奉神，也不能见证神，因为总带有腥味，让人恶心肉麻，不能给人造就，不能给人带来益处，反倒带给人败坏之苦，这是人共同的感觉。人真认识神的性情了，认识神的生命所是了，也就真知道自己是什么东西了，真知道自己到底是半斤还是八两，那时可能就有谦卑了，我看是不得不降卑，一把粪土带点臭气还有啥狂的，这不是无理智的蠢蛋吗？我这话虽粗俗，但这是事实真相，我不会拐弯抹角，我自己就这么经历过来的。从认识自己以后我就比较能顺服了，说话也比较实在了，狂气越来越少，人也单纯爽直带几分天真，撒但的毒素减少许多，比以往轻松潇洒了许多。在说话交通真理上也客观准确一些了，比较现实合乎实际，不掺杂质，做事稳重老练了，讲究实效，与人相处能正确对待别人，有爱心也有信心，地位站得合适，说话有理智，工作是工作，相处是相处，作工时有作工时的理智，相处时有相处时的人格。作工时除了讲工作以外，就是在交通生命真理时你也看不出像作工的人，因为站的地位与人平等。人自己的性情变化了，给人带来的益处也大，作工说话处处有果效随着。你们看人的狂妄性情变化了，活出的是不是人的样式？就是特别的有真理、有人性、有人格，他所说所作所表现的，人也都看为合适，并且人都会欢迎这样的人，谁有真理人就喜欢与他相处，因为他对人有益处、有造就，能给人带来生命的供应、真理的交通，这是性情变化以后所能活出的。由过去的狂妄自大、自是自高属于撒但本性的人，变化成有真理、有人性的人，成为属于神的人，我看见了神的救恩浩大，人真是死里复活。在人的身上解决了狂妄自大、自是自高的问题，不会再抵挡神、悖逆神了，而且有了正常人性的生活，能正式尽人的本分，这就是完全蒙拯救了，这样的人就是合神心意的人。人的性情变化了才有正常人的模样，这才叫得着生命成为新人完全属于神了。人的性情没有变化，无论怎样谦卑、有爱心都是假冒为善，因为他的本性是狂妄自大、自是自高，他没有办法不表演自己，并且是身不由己，即使表现出来他也不会认识的，还以为自己有真理，高明得

不得了。性情狂妄的人总想出人头地高高在上，不愿受人的管制，却愿意辖制别人；性情狂妄的人总认为自己比别人强，别人谁也不如他，看不见在别人身上的长处优点，即使看见点也不服气，还会加以攻击、贬低，别人的缺欠短处他看得格外清楚，并且随意谈论传播，特别喜欢讲自己的长处，特别喜欢夸奖自己、高举自己、贬低别人；性情狂妄的人总是唯我独尊，好搞以我为中心，让人都尊重他，都围着他转，他无论说啥做啥人都得听他、注重他；性情狂妄的人最爱显露自己，无论在什么场合，临到什么事，他都先露一手发表观点让人观赏、让人佩服，并好揭露别人的缺欠、短处来衬托自己的高明，丝毫不见证神；性情狂妄的人从来不把别人放在心上，别人在他的眼中都是笨蛋、废物，任他随意玩弄、戏骂，甚至自己的父母他也不尊重，真是从未服过任何人……）沈屹，这句话对你是不是恰到好处呀？“性情狂妄的人从来不把别人放在心上，别人在他的眼中都是笨蛋、废物”，他们是不是笨蛋？“你去经历经历去吧！”你连韦峻凡都看不起，你能看起谁？这个话实在不实在？还记得神说的那句话吗？神说：“有人给他提缺欠，说话伤着他的尊严了，触着他的伤疤的时候，这句话就产生了，他顺口就说出来了，‘我要是不信神，我尿过谁！你敢跟我斗，你是谁啊？’这是什么性情？”（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十六）》）“我尿过谁？”今天你跟刘强作了个典型。接着念吧。（沈屹：“性情狂妄的人因着没有理智，真理也听不进去，好像他就是真理，他高于真理之上，若别人交通出真理他绝对不会听从顺服，他只以自己为是；性情狂妄的人好给人当师傅，最不愿听人说话，与他接触一段时间能特别感觉到他体贴人太少，恭听人太少，顺从人太少，尊重人太少，人情味太少，如冷血杀手，他的说话总是在教导人，总是在下结论，总是在定规，总是在定罪人，有点残酷无情的味道。性情狂妄的人因他藐视真理，不敬畏神，怎么能把神当神待呢？他只关心他个人的威望，关心人是否能顺服他，听他的，他在人心中的地位如何。瞧！狂妄到如此地步的人不正是敌基督吗？性情狂妄的人作工就是教训人、对付人，打击人的积极性，把人都打垮了、打消极了、打出怨言了，人该弃绝他了，他的工作也结束了；性情狂妄的人因着没有真理，没有生命的经历，更不知性情变化是怎么回事，他绝对讲不出真理的实质，只以字句道理规条作法衡量人、要求人，根本谈不上供应生命与交通真理，他的作工

全是坑人害己羞辱神，所以神最厌憎他的事奉、他的为人；性情狂妄的人没有理智，失去人性，是地道的撒但化身，可以说他的所有所是、他的所有流露全是鬼性，没有一点人性，他的流露全是散布死亡、败坏人，接受他的说教真是‘受害非浅’！现在人接受实际神的作工说话都长了见识有了分辨，知道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谬妄，也能分辨出正面事物与反面事物，这对自己是极大保护，否则，人都得被那些狂妄自大的假使徒、假工人给带入死亡的深渊。现在我们应该明白的是性情变化到底是哪方面的变化，重点是在哪个地方，光会说道理守些规条能代表性情变化了吗？性情变化所活出的样式到底是啥，这些必须得认识，这是生命进入的正轨，这是蒙拯救的关键所在。只有性情变化了才是合神心意的人。”）这个好理解吧？你们下去把谈性情变化这篇整个再交通一下。

392　对你们生命最有益处的还是刑罚审判

1　受点苦、受点约束对你们太有益处，若放松你们就把你断送了，你上哪能蒙保守？现在你们因着受刑罚，因着被咒诅、审判，因着受许多苦蒙保守，要不人早就堕落了，并不是有意跟你们过不去，人的本性难移，非得这样做才能将人的性情变化。现在你们就连保罗的理智都不具备，连保罗的自知之明都没有，良心也不具备，对你总得压着点，总刑罚才能将你的灵唤醒，最有益你们生命的还是刑罚、审判，必要时还得作点事实临及作点事实临及的刑罚，你们才能彻底服气才能彻底服气。

2　你的本性就是没有刑罚、咒诅就不肯低头，没有眼见的事实就达不到果效，你们人格太低贱，不值钱！若不用刑罚、审判难得将你征服，难得将你的不义、不服压倒，你的旧性实在是根深蒂固，若将你们放到宝座上，你们就不知天高地厚，更不知何去何从，你连自己从哪来的都不知道，怎么能认识造物的主呢？没有今天及时的刑罚、咒诅，你的末日早就临及了，更何况你的命运，不更是危在旦夕吗？没有这及时的刑罚、审判，你不知狂妄到什么地步，这刑罚、审判将你

们带到今天，维持了你们的生活，你们不应该更好地接受今天的刑罚、审判吗？还有什么选择呢？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实行（六）》

0127　神的心意对任何人都是公开的

从开始有了人类到现在，神的性情、神的所有所是与神的心意对任何一个人对任何一个人都是公开的，神从来没有有意隐藏他的实质、隐藏他的性情、隐藏他的心意，只不过人都不关心神在作什么，神的心意如何，神的心意如何，所以人对神的了解少得可怜。就是说，神在隐藏他本体的同时却每时每刻都在陪伴着人陪伴着人，每时每刻都向人公开表达他的心意、他的性情与实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神的本体也是向人向人公开的，只不过是人的瞎眼与悖逆使得人总也看不到神的显现看不到神的显现。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　一》

4.什么人傻狂

什么人傻狂（一）

这次临到这么大的环境你们有什么想法呢？（马萧达：单从事情上看经济损失不小，从灵里看即使环境紧咱也得顺服。）你素质太差了，不是素质太差，简直是没素质。我问你啥呢？你回答的是什么？我问你有什么想法，你告诉我经济损失太大，还说啥了？（马萧达：还说现在环境这么紧也得顺服呢。）你这“想法”说的是什么？沈奇，他说的是不是他的想法？（沈奇：不是他的想法，他说的是他怎么看的。）他说的不是他的想法，他是说了这么一件事，“这么大的经济损失，这得损失多少钱呢？”还说咱得顺服，你不顺服能咋地？你说这是不是废话呀？和你的想法没关系。我问你你的想法指的是什么？是不是你的思想？又找不见思想了？你有没有思想？（马萧达：这一下还真找不见自己是啥思想。）章琳琳有什么思想？（章琳琳：我这个思想来回变呢，一会儿觉得以前都白干了，一会儿就对神的作工有看法了，一会儿又觉得神作工太艰辛了，大红龙太可恨了。）还有什么？（章琳琳：对神的作工不认识，多少有点埋怨的心。）怎么个埋怨法？（章琳琳：感觉像是来回折腾人似的，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还有很多人都不保险，就像刚来的这一类人该怎么安置呢，就想不透神的作工。还有一听说任胜签了三书，心里边感觉有些难受，好像她就不应该签三书，觉得可失望呢。昨天一听说任胜签三书了，就想着她就是放不下她儿子，如果有一天我进去了，大红龙把我的儿子、媳妇、孙子带过去我该怎么做，我现在就得做这个思想准备，我死都不能签三书。还有一个问题，我这段时间就在揣摩这步工作有没有殉道这一说，后来我就想着我要是被抓进去了，我不背叛，那我也属于殉道了。）什么是殉道呢？（王静：死了，被打死了。不背叛那不是就被打死了？）不背叛就得打死呢？（唐馨：因为没有签字被打死了，这种情况属不属于殉道？）你没有得着真理，如果你有真实的信，打死你那属于你站了一个信的见证，你的灵魂还能投胎，杀死的只是一个肉体。如果你有真理了还能让你殉道？此人勿动，那就是灵、魂、体都蒙拯救了。它能动了你？动不了你。即使看着是抓了你了，看着就

是判了你死刑了，你得着真理了，你会不会临到判了刑三天以后就执行死刑？会不会临到？（沈奇：不会。）不会临到？会不会临到？（章琳琳：不会临到。）就你这个“不会临到”证明你肯定没真理，有真理就不会说“不会临到”。你能说出不会临到，证明你还是得福的心、得恩典的心，没有为神站见证的心。你得认识到“这个事实就要临到，肯定是要临到的，我得站住这个见证，我是个受造之物，我不图什么”。神说这个人有真理了、脱胎换骨了，这个人配剩存下来，这个剩存下来是神的一个应许，但不是神欠你的呀，是必须的？你说“我有真理了，我就应该剩存下来，死亡就不应该临到我，我就不应该死”，你有真理？你是谁你都不知道，你从哪来的？你从尘土而来你就得归回尘土，该不该归回尘土？（该。）该归尘土，那还不该临到你呀？你真认识了，真有真理了，你就不会说临不到你。临到你是神要的一个见证，让你冲破一切黑暗权势、冲破死亡的辖制。你真有这样真诚的心，发自内心真有这样的认识，站在一个受造之物的位置上，“我就是个受造之物，神怎么作都是自由的，神想怎么作就怎么作，明天就是枪决我呢，也是神想怎么作就怎么作”，你明天上刑场就行了。你上了刑场人家拿起枪了，你赞美神“阿们！”好了，那你这个人不用死了。（前提是得上刑场。）你不上刑场怎么知道你是真是假？亚伯拉罕还必须把刀举起来。你要是举起刀说“真杀吗？”你试试，你看看。但以理下狮子坑，那是狮子坑，不是让你去狮子坑前看看就行了呀，得真实地把你放在狮子面前，这就是事实临及。真把自己交出来了，不为自己的前途命运图谋了，相信神，完全交给神了，即使死了也是“神在那边又把我接走了，我属于神了，我也不怕死亡临到”，胜过死亡的辖制了。是，明天就要把你押到刑场枪决你呢，因为事实必须临及。告诉你明天就要枪决你呢，这是一个台阶，等明天人家拿上枪直接指着你脑门的时候，你的心情一样不一样？（不一样。）那是拔高的，那是真实面临的，必须到那一刻。你不能说“神试炼人呢，我站住见证就行了”，人家判决了，明天就要执行呢，“神试炼我呢，明天到了刑场上神就把我拉出去了，也许今晚天使就把我拉出去了”，你要是有这个意念、思想，你就是在试探神。你必须把自己真正完全交给神才行，不要有交易的心，你得相信神的公义、相信神的权柄。你有真理了，是公认的了，此人勿动，因为啥呢？神作工结束了，现在不是钉十字架的时候，现在是定人归宿的时候，这个事情就不会临到

你。你相信这个事情不会临到你，你真实的相信，就像圣经里记载的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哪，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太14:25-32）彼得为什么会沉下去？（他对神信不来。）他信不来，“真能走吗？我试一下。”他试了一下，没有完全交给神，“耶稣说能走，那就能走”。你要是真有这信心那就能走，豁出去了，交给神了。就像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一样，“神是给了我们路的，神不会把我们带到绝路上，即使看见前边是红海，后边是追兵，事实临及了，但是从埃及出来的时候神作了多少神迹奇事，不都是神作的？还担心什么呢？”他就不会有埋怨。但是没有认识的人就要发埋怨呢，“神把我们带到绝路上了”。还有那十个探子报恶信。那你呢？大红龙临到了，你该怎么呢？该人做的你做了，但你不能胆怯害怕地逃避、逃脱。

咱今天临到大红龙抓捕，有什么想法呀？“这究竟是不是神作的呢，怎么还能临到大红龙抓捕呢？”有没有想法？（章琳琳：我想的是借着任胜他们签了三书，出卖了以后，才能让每一个人都面对大红龙。就是你交通的环境人人过关，如果没有他们的出卖，怎么能人人过关呢？神话怎么应验呢？我是这样揣摩的。所以说我就想着不管临到什么环境，反正是不能认家里人，不管怎么说这个见证必须得站，就是抱着必死的决心走这条路，因为不知道会面临什么环境，所以就是死也不能出卖，就得这样去走。）神作的就是甩来甩去的工作，人是想有个安居乐业，人想安乐，人想的是享受，神想的是你生命长大了没有，你顺服了没有，想法不一样。神的作工神要负责呢，你身量不长那就得鞭打，神作工不等待你白发苍苍，神要结束他的工作呢。祭司弟兄交通说：“你像彼得，在七年之中啊经历数百次试炼，数百次试炼那就是几天一个试炼哪，十天八天一个试炼，十天八天一个试炼，老有试炼……”（摘自《上面的讲道交通·09-A3-03》），现在呢？神说现在

要加紧操练，那你说你该不该几天经历一个试炼呢？隔几天人家过来报个信息，“谁谁在那边出卖了个什么”，心提起来了，心提起来还没有放下三天呢，人家又报告过来了，逐步拔高，一步步跟着。神要作的是他自己的工作，你看以色列，神说以色列人是神的小天使，神爱以色列人吧？可在世界来看神爱不爱以色列呀？（以色列可惨呢，没有安定的生活。）多惨呢，多悲惨呢，还不如其他国家呢。建国、亡国；建国、亡国，几次了？应该是三、四次了吧？不是四次最少也是三次。就是刚才说的，什么时候亡国呀？安居乐业过上几年忘了神了，神就说以色列该亡国了。以色列亡国以后以色列人成了其他国家的奴隶的时候，他们就想他们的国家呢，他们找谁呢？（找神。）“神啊……”就开始一天三祷告呀，开始呼求神呀，他们又想起了神。神这样作的目的就是要把你击打出去让你想起神，当你想起神了，好了，让你建国。建国又安定了多少年，又忘了，逐步团打你。以色列人为什么能那么事奉呢？以色列亡国两千年，亡国两千年了还要建国呢，中国不要说亡国两千年了，亡国五年能建起来吗？连个人都找不见了。而且神一击打以色列，全球都有以色列人，神的工作扩展开了。你说人家以色列完了，结果全球哪都有以色列人。从以往神作过的工作中你应该看见神作工的原则是什么，准则是什么，今天再来经历就知道神的作工原则了，你就没有怨言了，你就知道这就是应该的。你在这儿还没有建成呢，刚建成就该团打你，就该让你垮了。神要的是你的生命进入，不是要你的财产。神兴起环境来团打你，神告诉你，“在地之上，我曾以海水来侵吞人，曾以饥荒来控制人，曾以虫灾来威胁人，曾以大雨来‘浇灌’人”（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神向全宇的说话·第四十七篇》），神为什么说“曾以大雨来‘浇灌’人”呢？怎么浇灌你呢？你悖逆了，忘了神了，给你降个天灾，一有天灾人是不是又呼求神呀？不断的灾情就是来浇灌你让你逐步长大的。耶稣那时候让人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这就是操练、团打你呢，神作的就是这个工作。只能说咱对神的作工不认识，今天得认识神的作工，不能误解神。

看一下这段话。

神说：“人还傻乎乎地觉得‘我行，我能，我高，我不错，我尊贵，我是神国中的人，是栋梁、柱子’，傻呵呵地抱着自己一厢情愿的梦想，还挺美、挺有自信，觉得自己有潜力、有希望，还不消极，活得还有奔头，一旦知道事实真相人又难过了，‘这不是没有蒙拯救的希望了吗？’就落入消极的情形中了。这些事如果不说清楚，人就是傻狂，越傻的人狂得越厉害、狂得越没边儿，精明的人这些年在接受了真理的供应之后他会反省、反思自己，会对号入座，逐渐地狂妄性情的流露就少一些了。素质越差的人越是傻狂，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啥也不是，谁也不服’，这话挺贴切，啥也不是的人就是谁也不服。为什么？就是因为素质太差。差到什么程度？没智商了，不知道自己有多大能耐，不知道自己的智商怎么样，不知道人外有人，不知道什么是素质好。狂到什么程度了？人看着都恶心肉麻，这就是傻狂。‘啥也不是，谁也不服’，就是什么事也做不成，自己生活中的事都一塌糊涂，对什么事都看不透，也没思想观点，别人的观点对不对、准不准确都不知道，就带着傻气一个劲儿地狂，就觉得‘我行，我能，我高，我比别人强！’你们说是让他做一个傻狂谁也不服的人，还是让他知道自己素质差，什么也不是，就是个傻子、废人、弱智而消极呢？你们选择哪个？（让他消极，因为他要是傻狂就容易做出违背原则的事情，还能打岔搅扰教会工作。）他消极了还能回归到人性的理智里老实一些，少做打岔搅扰的事，这对他是个保守。虽然也没做太多对人有益的事，但少做打岔搅扰的事情对他来说就少了不少过犯、恶行，以后受惩罚的几率是不是就会变小啊？（是。）就不说能不能蒙拯救了，这个比较遥远，对他来说触犯神行政、触犯神性情的几率是不是会降低？剩存下来的几率是不是会提高？（是。）从这几方面好处来看，让人认识自己是什么素质，最后认识到没素质消极了倒成好事了，要不然人说‘你傻狂傻狂的，你什么也不是还谁也不服’，但他就是看不透、认识不到，他就不服，还觉着自己素质不差，‘还说我傻狂，我比傻子强多了！’这更证实了他是真傻，智商太低。就得认清、接受这个事实。接受这个事实有什么好处呢？不是让你消极，而是让你正确对待自己，别犯傻。人狂妄是因为人有败坏性情，丝毫不认识自己，但有些人的狂妄是正常的狂妄，比如坐过监、受过苦有一方面资本，为教会作过一些贡献或者有恩赐比其他人强，因为有狂妄的性情再加上有了一些资本你流露狂妄还算说得过去，但你什么也不是，你根本就

做不了什么，没什么贡献，更没什么特长，你还狂妄，这就说不过去了，这就没理性了。现在就告诉你，你没素质，你什么也不是，你连一点儿特长都没有，你的思想是空的，和有思想的人比你的思想里少东西，同样都是人，你比人家就差了一大截，在神那儿你就不够人的标准，你说你还狂什么呀？根据神的话来衡量，你不够人的标准，在神那儿看不应该拿你当人待，但是因为今天神恩浩大，神高抬你、拣选你，把你当人待，让你在神家尽本分。神把你当人待是想看到你就这么傻狂地对待神、对待神所供应你的真理吗？是想看你这么对待你的本分、你的生活吗？不是。神既然把你当人待，跟你说人该明白的各方面真理，就是希望你能够做人，希望你接受一些人该有的思想，别傻狂，所以消极不对，不应该消极。神既然没有根据你的素质来对待你、小瞧你，而是把你当一个正常人这么对待、这么使用，那你就应该对得起神这份恩待，别辜负神。你是什么素质，能作什么工作你就作好什么工作，别起高调，别做人不该做的，别有人不该有的一些奢侈的想法、野心，做人该做的，对得起神的高抬，这不就合适了吗？消极这个问题是不是解决了？（是。）”（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怎样追求真理（二十八）》）

“人还傻乎乎地觉得‘我行，我能，我高，我不错，我尊贵，我是神国中的人，是栋梁、柱子’，傻呵呵地抱着自己一厢情愿的梦想，还挺美、挺有自信，觉得自己有潜力、有希望，还不消极，活得还有奔头，一旦知道事实真相人又难过了，‘这不是没有蒙拯救的希望了吗？’就落入消极的情形中了。”刚才你们说看到自己素质差，是吧？这一下又看到咱是啥素质？（没素质。）看到自己没素质的时候怎么想的？（沈奇：连这话都领受不了，还能干个啥？）当时咱每个人是不是都是想着自己是根柱子呢？想着自己是栋梁、是柱子，挺美、挺有信心。就像肖恺诚，肖恺诚是不是也挺有信心的？有没有信心？没有一个人没信心。马萧达刚过来都挺有信心，觉得自己是神国中的人。现在看到自己没有素质，成了最下边的一层。“这些事如果不说清楚，人就是傻狂”，从这儿突然又看见了什么？我说交通了两年了人怎么就听不懂思想、观点与态度呢？这几天怎么一下就能听懂了呢？什么原因？是因为神交通了素质以后让你看到了你的素质。我再和你交通多少，不行，不管用。如果我前两年和你交通了以后你明白了这个

思想、观点与态度，随后神再一交通，你站了哪个位置了？你是不是觉得挺好的？因为神一交通你就听懂了，“我有欣赏能力”。所以神要把你征服就不能让你有素质，要更加羞辱你，羞辱你也就是征服你，就让我交通两年你都听不懂，让你服服帖帖地知道你就是听不懂，最后神再给你宣布答案告诉你什么是没素质、什么是素质差，把这个答案宣布出来以后，这个时候神就可以扭转你的观点，好了，给你个素质，这个时候你是服服帖帖的，把你征服了，你还一下子亮堂了。耽误你工作吗？耽误你生命进入吗？生命没耽误了，为什么呢？外国人还没进来呢，外国人马上要进来呀，如果外国人进来了你还是没素质，那你就露丑了。因为你还没有看到你没素质，你还在那儿狂得不行呢，外国人让你给他见证见证吧，你还狂得不行呢，一下子就露了丑了。外国人进来要让你见证啥呢？要让你作衬托物呢。你怎么作衬托物呢？外国人进来了让你给他见证见证，你狂得对弟兄连一个基本的尊重都没有，你还见证呢？所以外国人进来以前你必须得对弟兄有尊重，如果你对弟兄连基本的尊重都没有还能对神有敬畏呀？不可能。所以神作工一步一步的，一环紧扣一环，得达到果效。如果我迟两年交通思想观点，神说出来了我再交通还能不能显明你呀？能不能显明你没素质呀？显明不了。所以必须得我先在前边作，我在前边作出来以后，神再把答案一宣布，神把我见证出来了，把你的罪状也抓住了，你服也得服，不服也得服。你服了以后圣灵才能在你身上作工，也就是神说的，为什么圣灵收回来了不在长子以外的人身上作工了？目的就是为了显明神的长子，显明他的素质。这就看到了咱这几年为什么就活在那种黑暗里边听不懂，就扭转不过来呢，明明说了都听不懂，圣灵不作，累死你也不行。经过这两年以后你看见了神的作工，又看见了圣灵的作工，目的是要干什么呢？让你体验、经历、感受一下神实实在在的存在，神是怎么实实在在作工的。要是说一个人和一个人不一样吧，我以前交通思想、观点、态度应该是有的人听懂了，有的人听不懂，是吧？可为什么当时都听不懂呢？为什么突然间差不多就在这个时间段又都听懂了呢？这是不是就算你看不见神的作工，你能感觉得到、能体验得到？目的就是要把你征服，当你服下来了，把你征服了，然后圣灵在你身上再作工，你能够感觉到你这个素质是谁给你的？是神给你的。更加让你感动，更加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你得苏醒。而且你再看环境也临到了，大红龙抓捕我呢，以

前我坐在那儿我看住你、我带着你，可是环境临到了我还能不能出面呀？（不能了。）我不能出面了。我不能出面就得让沈奇出面，就得让肖恺诚出面，是吧？眼看我是不能出面了该他们两个人出面的时候，他们竟然连思想、观点、态度还搞不清楚呢，还不知道自己没良心，那你说这个工作还能作吗？（不能。）还有萧伟晋，他连自己没良心都不知道，还唤不醒他的良心呢，这工作没法作。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这边得有接班人，我走了以后最起码得有两个有良心的人用心来做事，来带领弟兄姊妹。所以说这个时候圣灵不耽误他的工作，该开启你的时候、该你良心苏醒的时候你的良心就要苏醒，让你的观点一扭转你就过来了。所以说大红龙来抓我了，我就不能出面了，我就得躲起来了。我不能出面了，你在这儿就该操练你了，该你进入了，环境就给你摆设上了。我给你谈的这是啥呢？这就是神的作工。因为神把答案也宣布了，你也认识了，神的作工你也体验了，这就是经历、体验。

“这些事如果不说清楚，人就是傻狂”，就是刚才说的，如果不摆设这个环境你还继续傻狂呢，让你亲自体验了以后你就不傻狂了。“人就是傻狂，越傻的人狂得越厉害、狂得越没边儿”，你说沈奇狂不狂呀？狂得有边儿没边儿呀？（沈奇：没边儿。）狂得没边儿。“精明的人这些年在接受了真理的供应之后他会反省、反思自己，会对号入座，逐渐地狂妄性情的流露就少一些了。”这里说了一个傻狂的人，还说了一个精明的人。现在咱是体验、经历，是吧？你看王静那时候狂不狂呀？王静的狂是不是自己反省、认识的？我说她是保罗来世，她就能从保罗来世上逐渐地去反省，她不是去反抗、反驳，而是去反省、认识，去对号入座，逐渐地狂妄性情的流露就少一些了。“素质越差的人越是傻狂”，素质越差越狂，你看见沈洋了吧？看沈洋狂到什么程度了？第一天我解剖说他是弼马温他还说认识呢，第二天倒吵起来了，接受不了，傻狂。你看刘强，也是傻狂，他到现在知道不知道什么是思想观点？你说他究竟知道不知道思想观点？（王静：根本不知道。）“素质越差的人越是傻狂，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啥也不是，谁也不服’”，沈奇谁也不服，肖恺诚也是谁也不服，证明你们啥也不是。“这话挺贴切，啥也不是的人就是谁也不服。为什么？就是因为素质太差。差到什么程度？没智商了，不知道自己有多大能耐，不知道自己的智商怎

么样”，今天你又看见谁傻呀？（马萧达：我傻。）马萧达傻，越傻越狂，是吧？“没智商了，不知道自己有多大能耐”，马萧达一来就要给别人聚聚会呢，还要带一带别人呢。你知道章琳琳做了几年带领吗？你做了几年呢？（马萧达：我在教会都没做过带领。）这就是越傻越狂！“不知道自己的智商怎么样”，你不知道你自己的智商怎么样，人家谁谁要学车呢，你就不知道了解了解人家的背景就给人家打回去了。“不知道人外有人，不知道什么是素质好。狂到什么程度了？人看着都恶心肉麻，这就是傻狂。”这就是我说沈奇呢，沈奇，你傻到什么程度了？（沈奇：把自己当圣人，眼中谁也没有。）“狂到什么程度了？人看着都恶心肉麻”，沈奇，别人不愿意和你说话，是吧？（沈奇：嗯。）别人为什么不愿意和你说话？是不是人看着都恶心肉麻？（沈奇：是。）就是昨天王鹿说的那句话，刘强一直和人家说话呢，王鹿说“我就不愿意听你说话，我听你说话就恶心”，人家说的这话是真实话、是实在话，但是确实又有点伤人面子，确实有点刺激。刘强的话怎么恶心呢？弟兄姊妹来这儿信神都想听听神的作工、神的作为，认识认识神，可刘强谈的是什么呀？“我怎么干活了，我什么什么”，人家谁愿意听他的呀？他说的是啥呀？他是在见证自己。所以别人听着他的话就恶心。别人听着刘强的话恶心，听着沈奇的话呢？人家都反抗呢，恶心。为什么恶心呀？（沈奇：啥也没有就傻狂呢。）我跟你说的那些话你得牢记在心，让它成为你的座右铭。我怎么说的呀？（沈奇：说我争强好胜。）争强好胜，自己连一个词句都还没有理解了呢，就组织一些词句说出来了，没有逻辑思维，语无伦次，说出来的话一团浆糊让人听不懂。这话够刺激吧？这是实情。为什么别人听着你的话恶心呢？刘强他是见证自己呢，所以别人听着他的话恶心，你的话是让人听了半天听了一团浆糊。你在我这儿想说一些好听话，你就把没有逻辑性的、没有理由的一些好听话堆到了一起；你指责别人呢，你把一些反面的话都堆积在一起，别人都听不懂是什么意思；你说萧伟晋呢，你还分不清他的思想、观点、态度是什么呢，你就告诉他“你扭转观点，扭转观点就好了”，你给萧伟晋当老师呢。你说萧伟晋服不服你给他当老师呀？（沈奇：不服。）所以说他不愿意和你说话，就因为咱傻狂。等知道自己傻狂的时候就不狂了吧？（沈奇：嗯。）“人看着都恶心肉麻，这就是傻狂。‘啥也不是，谁也不服’”，谁也不服的人就啥也不是。你看刘强服不服我呀？我跟人家一

说话，一解剖人家，人家“哈哈哈”一笑，要么是“看你说的这，说的是啥呢？”直接就把我的话否了。不服，谁也不服。“啥也不是，谁也不服”，这个话很精炼。谁也不服的那个人他肯定啥也不是。你看马萧达在这儿“咔咔咔”把他们打一顿，这一看马萧达啥也不是，章琳琳在这儿还没有狂起来呢，他倒先狂起来了。

“‘啥也不是，谁也不服’，就是什么事也做不成，自己生活中的事都一塌糊涂，对什么事都看不透，也没思想观点，别人的观点对不对、准不准确都不知道，就带着傻气一个劲儿地狂，就觉得‘我行，我能，我高，我比别人强！’”这话能听进去了吧？能入耳了吧？你自己生活中的事都一塌糊涂，自己对一件事都看不透，连思想观点都不知道，还要怎么呢？（沈奇：还要讲给别人，指责别人。）“对什么事都看不透，也没思想观点，别人的观点对不对、准不准确都不知道，就带着傻气一个劲儿地狂，就觉得‘我行，我能，我高，我比别人强！’你们说是让他做一个傻狂谁也不服的人，还是让他知道自己素质差，什么也不是，就是个傻子、废人、弱智而消极呢？你们选择哪个？（让他消极，因为他要是傻狂就容易做出违背原则的事情，还能打岔搅扰教会工作。）”“让他消极”，所以我今天专门说这个话刺激你，你倒想说你是素质差呢，拉倒吧，我非得把你打成没素质，目的就是啥呢？你还是消极消极吧。今天把马萧达打成啥了？打成没素质了。我估计他下次就不会在章琳琳面前大显威风了。“他消极了还能回归到人性的理智里老实一些，少做打岔搅扰的事，这对他是个保守。”马萧达，你说你做的是不是打岔的事呀？人家要学车，人家早几年就交了学费了，你说不让人家去学车，让人家回家还熬炼得三天睡不着，“那我究竟是去还是不去呢？我就是在家坐着我都不能去”，这是不是打岔？老实一些就不打岔了。“他消极了还能回归到人性的理智里老实一些，少做打岔搅扰的事，这对他是个保守。虽然也没做太多对人有益的事，但少做打岔搅扰的事情对他来说就少了不少过犯、恶行，以后受惩罚的几率是不是就会变小啊？”昨天给肖恺诚交通了囚犯和背叛，是吧？肖恺诚和我说话还没有叫过我“老师”呢，昨天晚上他给我发信息突然叫我“老师”，我还感觉特殊呢，别人叫我老师我都觉得正常，我都习惯了。肖恺诚，是这样吧？你没有叫过我“老师”吧？（肖恺诚：没有。）昨天打他说他是囚犯，又说他没良心，这才有点良心了，才叫

了一声“老师”。肖恺诚，我供应了你几年了你没有叫过我一声“老师”！这是不是把你打成一个没素质的，打成没良心的，把你打得消极了才有点理智了？（肖恺诚：是。）沈奇和我一说话就是一大堆，让我听不懂他说的是啥话，我打了他两次以后，后来他再说话就不一样了，我能听懂了。“虽然也没做太多对人有益的事，但少做打岔搅扰的事情对他来说就少了不少过犯、恶行，以后受惩罚的几率是不是就会变小啊？”现在肖恺诚最起码懂得尊重了，以后慢慢就成了敬畏了。“就不说能不能蒙拯救了，这个比较遥远”，离蒙拯救还有多远？（遥远。）还比较遥远呢！虽然说让你少了不少过犯、恶行，但是要谈蒙拯救还遥远呢。咱现在也看见遥远了，是吧？（嗯。）“对他来说触犯神行政、触犯神性情的几率是不是会降低？剩存下来的几率是不是会提高？（是。）”如果说你在我面前放荡得连老师都不叫，过几年神回来了你就服服帖帖了？你就有了敬畏了？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从这几方面好处来看，让人认识自己是什么素质，最后认识到没素质消极了倒成好事了，要不然人说‘你傻狂傻狂的，你什么也不是还谁也不服’，但他就是看不透、认识不到，他就不服，还觉着自己素质不差”，这就是咱的实情。“还说我傻狂，我比傻子强多了！”他觉得“我虽然素质差，但我还不是弱智、白痴”，是吧？没有素质就是弱智、白痴。“这更证实了他是真傻，智商太低。就得认清、接受这个事实。接受这个事实有什么好处呢？不是让你消极，而是让你正确对待自己，别犯傻。”这才正确对待自己呀，怎么正确对待自己？这是不是认识自己？（是。）认识自己才能正确对待自己，别犯傻。那时候我在家难受呢，我看着肖恺诚每天起来撇家舍业的，也不结婚，受那么多苦，那么劳累，咱干活那两天就是没日没夜地干呢，我想帮帮人家，可是怎么帮人家呢，我和人家说话人家就不搭理我，我想给人家但人家不要，急得我也没办法呀，我也不想让人家白干活不给人家呀，我看着他难受，急得晚上睡不着觉。我看着萧伟晋，我也是难受，急得睡不着觉。可是他们难受不难受？（不难受。）肖恺诚不难受，萧伟晋也不难受。他们不仅不难受，他们还在享受，享受什么？享受他们的资格、资本，还一厢情愿，觉得自己可以了，成了，应该了，“在众人面前我最高”，睡着安稳的觉。我在这儿是睡不着觉，他们睡的是安稳的觉。今天我把你们打成智商太低，打成傻子了，你睡不着觉了，我终于能睡着觉了。

什么人傻狂（二）

“接受这个事实有什么好处呢？不是让你消极，而是让你正确对待自己，别犯傻。人狂妄是因为人有败坏性情，丝毫不认识自己，但有些人的狂妄是正常的狂妄”，刚才咱说的狂妄这是不正常的狂妄，还有一些人的狂妄是正常的狂妄。“比如坐过监、受过苦有一方面资本，为教会作过一些贡献或者有恩赐比其他人强，因为有狂妄的性情再加上有了一些资本你流露狂妄还算说得过去”，你看唐馨狂妄不狂妄呢？唐馨的狂妄是人人皆知的，不像肖恺诚一样还隐藏起来，可是在我揭露解剖她的时候，在她知道自己狂妄的时候，在她有认识的时候，她有一个疑问，她也知道这条路怎么走，也知道神是要唤醒人的良心呢，唐馨在这儿“我怎么就没良心呢？我这良心怎么就唤不起来呢？”她的良心为什么唤不起来？唐馨，你看着沈奇，你说沈奇的这个良心好点燃还是你的良心好点燃？（唐馨：沈奇的好点燃。）为啥？（唐馨：因为我自诩自己有资本。）因为你是有资本的人，他没资本，当他认识到这儿的时候他的良心发挥作用了。你这边呢？“你狂啥？你啥也没有还瞎狂，神恩待你你还不赶紧烧高香，你还等啥呢？我狂是因为啥呢？我比你强，我狂得有价值、有意义，神要用我，神离了我不行。”唐馨着急不着急呀？（不着急。）她的良心就是激荡起来也发挥不了作用，因为她有她的资本，“我有这个素质，我有这个能力”，所以她在这儿还跟良心叫着板呢。但是人家这个狂是正常的狂，你这个是非正常的狂、瞎狂，正因为人家这个正常的狂，人家这个良心才起不来，“哦，我这个狂是正常的，对着呢，你那个狂不正常”，正常的狂好不好？神在这儿说正常的狂是说他这狂的来源比较正常，可是因为他有这个资本还给他带来了拦阻，他总也放不下，因为他觉得他狂是有原因的。“比如坐过监、受过苦有一方面资本，为教会作过一些贡献或者有恩赐比其他人强，因为有狂妄的性情再加上有了一些资本你流露狂妄还算说得过去，但你什么也不是，你根本就做不了什么，没什么贡献，更没什么特长，你还狂妄，这就说不过去了，这就没理性了。现在就告诉你，你没素质，你什么也不是，你连一点儿特长都没有，你的思想是空的，和有思想的人比你的思想里少东西，同样都是人，你比人家就差了一大截，在神那儿你就不够人的标准，你说你还

狂什么呀？根据神的话来衡量，你不够人的标准，在神那儿看不应该拿你当人待”，看清楚了吧，神话是越来越扎心了，你看到自己没素质以后，在神那儿看就不应该拿你当人待。“你不够人的标准，在神那儿看不应该拿你当人待，但是因为今天神恩浩大，神高抬你、拣选你，把你当人待，让你在神家尽本分。”肖恺诚的良心是怎么发现的呢？他今天怎么喊出“老师”的？是因为昨天交通了本分是神的高抬、是神的恩待，神怎么主宰安排，神六千年的计划，神的精心安排。你看神作在人身上的，再看你做在神身上的，一对比，你看见了神的爱，看见了自己没良心，这时你的良心才有点苏醒。今天又一看，比昨天又低了一层，原来还是人呢，今天一看不是人，不是人是什么？动物。动物它没有思想、没有观点。按说神对待咱应该怎么对待呀？就像对待动物一样。但是神没有像对待动物一样对待你，而是把你当人来待，还给了你本分，这是不是一个最大的高抬？（是。）神高抬了你、拣选了你，神把你当人待，让你在神家尽本分。“神把你当人待是想看到你就这么傻狂地对待神、对待神所供应你的真理吗？是想看你这么对待你的本分、你的生活吗？”这两句话一对比，看到了你是怎么做的，神是怎么作的，这是不是唤醒你的心呀？你一个什么素质都没有的人，你的所作所为正应了神的那句话，中国人都是些什么人？不通灵的人，中国人是和动物来回投胎、转换的。今天一看你这个素质呀，确确实实，你是谁？你就是那个动物，你就是和动物相互投胎的那个。正好神来作工的时候拣选了你，因着神的作工，神要见证他的工作，所以需要用这部分效力者，神要用这部分效力者就不让你投胎成动物了，让你投胎成人了。没有让你投胎成动物，让你投胎成人，这是一个高抬吧？（嗯。）你投胎成人还能来到神家，这又是一个高抬。你来到神家还能来神家尽本分，本分不是随机而来的，这是第三个高抬。你还能来到国度建造，跟上国度建造还能来到我面前，这是第四个高抬。千载难逢，怎能不让你心动呢！这是神作在你身上的，而你做在神身上的呢？你做在神身上的却是傻狂。所以用这个来唤醒你的心，虽然你是动物，你是畜生，但是神把你当人待，神还供应你真理。“神既然把你当人待，跟你说人该明白的各方面真理”，神把你当人待还要供应你真理，还得给你交通，跟你说人该明白的各方面真理。你是动物，你不是人，但是神还把你当人待，还要把人该实行的那些真理给你讲明白。“就是希望你能够做人”，你让撒但败坏以后你

的灵就死了，你的灵死了以后你就成了一个动物了，但是神这次来拯救你，把你当人待，把各方面该实行的真理告诉你，让你去实行。“希望你接受一些人该有的思想”，咱原来是动物没思想，是吧？今天告诉你什么是思想，让你接受一些人该有的思想，别傻狂。“所以消极不对，不应该消极。”我给你交通了这些，你认识到这些你自然也就不会消极了，因为你看见神作在你身上的爱了，你要是看不见你肯定就消极了。“神既然没有根据你的素质来对待你、小瞧你，而是把你当一个正常人这么对待、这么使用，那你就应该对得起神这份恩待，别辜负神。”今天我给你交通这个了，你回去能不能和刘强交通了呀？和刘强能不能对号？（能。）刘强那个是不是特别明显呀？（是。）那你就能够拿上这个话和刘强交通，我给你交通了你明白了，你再接着去给刘强交通，你再给他交通一下你也更加明白了，也把他唤醒了，你预备了善行了，这是咱该做的。要让大红龙怎么倒呢？咱计划是让人家大红龙半年就倒呢，是吧？这半年大红龙倒不倒取决于谁？就看你配合不配合，你配合上它半年就倒，你要是配合不上……（王静：那就不成。子民越成熟，大红龙越垮台。）因为王静带了你们几年，王静看清你们了，所以王静跟我说了句什么话呀？（王静：半年能行？）原话怎么说的？“你想得美，你就看看这些人是什么人，你想得美，几年了都带不起来，再过半年他能起得来？”起得来起不来？王静小看你们了，你们要有这个骨气，不让她小看。我给你是鼓励、加油，人家是小瞧、藐视，你自己看着办。我在给你交通着，刘强在给你表演着，还给了你陪练，是吧？你能不能在他身上练出来？如果没有刘强这个很明显的表现，你不好去分辨、不好去认识、不好去交通，有这么个好演员你为什么不会充分利用呢？还给你摆设了沈洋，这是不是神的爱呀？（是。）在你这个没素质的人身边，还加了一个更没素质的人，这不是帮你？不敢把神给你预备的丰盛的筵席给推开。

“神既然没有根据你的素质来对待你、小瞧你，而是把你当一个正常人这么对待、这么使用”，不仅是把你当正常人对待，还这么使用，这话是不是实实在在的呀？神为什么这样作工呢？神在中国作工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借着这个人都看不起的人来作工，才更能荣耀神，人人都看不起，看不起这些中国人，这些中国人还能起来带领别人，当外国人进来的时候能够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你能把神见证出来，你

能把我作在你身上的，把神的作工见证给他。这是不是对他的一种羞辱？是不是对神的荣耀的一种赞美？（是。）这下看清这条路了啊。“而是把你当一个正常人这么对待、这么使用”，我今天在这儿苦口婆心地和你说，再把刘强给你摆在面前，让你去操练，让你去带他，下边再带上多少人，让你去管理这些人，然后逐步带进来以后，今天学会操练，明天你有了良心理智以后有更多的人需要你去带领。是不是在使用？不管尽哪方面本分这是不是使用？（是。）咱就不要考虑是众子还是子民，不要考虑哪个地位，是吧？不管你是哪个，你就是众子民还要辖管万人呢，是吧？因为还有许多效力者呢。不仅是把你当正常人待，还要使用你呢，怎么使用？“那你就应该对得起神这份恩待，别辜负神。你是什么素质，能作什么工作你就作好什么工作，别起高调，别做人不该做的，别有人不该有的一些奢侈的想法、野心，做人该做的，对得起神的高抬，这不就合适了吗？消极这个问题是不是解决了？”神把你揭露解剖了以后，让你看清自己没素质，还不能让你消极，把消极的问题给你处理了。

再看一下这一段话，神说：“素质差的人有什么表现呢？从各方面能力来看，素质差的人相对具备点学习能力和理解能力。就是听一方面知识理论、业务学术或者道理口号他记得很扎实，也挺准，重点都会记到本上，因为受过教育的原因他们的理解能力也不会太差，能达到一般，但是后几项能力就不具备了。就是他们的能力只停留在学习和理解理论知识、技术业务的文字基础上，涉及到现实生活中看人、处理事以及解决问题、落实工作安排就达不到了，他们的能力就停留在学习能力和理解能力上，能够得上领受能力，到接受能力就达不到了。具备接受能力的人就能知道这方面原则、理论、原理跟现实生活中的哪些实物能对上号，哪些是实用的能运用上、哪些是不实用的，哪些是适合自己的、哪些是不适合自己的，素质差的人对这些就看不透了。……再就是应变能力，素质差的人同样不具备。对于现实生活中或生存道路上出现的各种问题，他不会根据自己所知道、所掌握的真理原则去处理，他不管会讲多少字句道理都是空洞不实际的，而对于身边发生的或者是生存道路上发生的问题他就凭着自己的小心眼儿应对一下就完事了，达不到去体会、去体验、去经历、去印证他所掌握的原则。再往后第五条——认知能力，就是出现任何问题会不会总

结，会不会认识事物本身的实质以及这事背后的根源，还有它后续会酿成的后果，素质差的人对于这些根本就不会思考，不会运用真理或者自己所掌握的各类事物的原则、规律去面对、处理这些问题，因为这些人的素质差，所以他的思想就简单肤浅，看事情的角度就有偏差。另外，更麻烦的是他不知道站在什么角度上是正确地看待一个事物，所以不会判断任何事物的实质，也不会判断任何事物的对错是非，不会判断也就不会辨别，当然也就没有什么应变能力，更谈不上决策力了，是不是？（是。）有些人说：‘素质差的人也知道自己每天吃什么穿什么。’那不叫素质，素质就是指人在生活中还有生存道路上临到各类实质性问题时能按照所明白的真理原则去处理。生活中临到的各类问题就是衡量一个人或者处理一件事等等，生存道路上临到的一些问题就是面临一些大是大非，面临神给你摆设的环境、神的主宰，面临涉及前途归宿、选择前方的道路等等，这些都属于生存方面的问题。如果面临生活或生存道路上发生的一些问题人没有任何的能力去处理，这就是没有决策力。这些人在思想层面上是空白的，所以要对这些人谈鉴赏力就有点不合时宜。”（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怎样追求真理（二十八）》）“素质差的人有什么表现呢？从各方面能力来看，素质差的人相对具备点学习能力和理解能力。”咱不要冤枉了你，你说你素质差，我说你没素质，你看神说的素质差的表现，“从各方面能力来看，素质差的人相对具备点学习能力和理解能力。”咱有没有学习能力和理解能力？有没有？（没有。）就像咱交通的思想、观点、态度，我和你交通了三年了，该有点学习能力了吧？没有。所以说咱没素质，一点不假。“就是听一方面知识理论、业务学术或者道理口号他记得很扎实，也挺准，重点都会记到本上，因为受过教育的原因他们的理解能力也不会太差，能达到一般，但是后几项能力就不具备了。”这是说能力差的人，人家也相对具备一点学习能力和理解能力，也不是完全具备。“就是他们的能力只停留在学习和理解理论知识、技术业务的文字基础上，涉及到现实生活中看人、处理事以及解决问题、落实工作安排就达不到了，他们的能力就停留在学习能力和理解能力上，能够得上领受能力，到接受能力就达不到了。”这是素质差的人，能够得上领受能力，刚能够领受得了，但是接受不了。领受能力和接受能力有什么区别？（王静：接受能力就是他能够接受新生事物。）能够接受就是他能够去做了、能实行了。（唐馨：好多人不

接受其实就是接受不了，没有接受能力。）有人说“我什么都知道就是实行不了”，即使他有领受能力，但是他没有接受能力。（唐馨：但是他还有理解能力、学习能力呢。）学习能力和理解能力是最基本的、最基础的。“具备接受能力的人就能知道这方面原则、理论、原理跟现实生活中的哪些实物能对上号”，这就是让你对号入座呢。“哪些是实用的能运用上、哪些是不实用的，哪些是适合自己的、哪些是不适合自己的，素质差的人对这些就看不透了。”这个咱就更谈不上了，是吧？（嗯。）

“再就是应变能力，素质差的人同样不具备。对于现实生活中或生存道路上出现的各种问题”，你看这些话，“对于现实生活中或生存道路上出现的各种问题”，这里边有两个，这是关键话。为什么说关键呀？现实生活中和生存道路，分开了，生活是你的日常生活，生存道路是什么意思？这就是你的生命了，生存道路就是你所选择走的路是什么路。“对于现实生活中或生存道路上出现的各种问题，他不会根据自己所知道、所掌握的真理原则去处理”，这是应变能力，和你交通了多少了，你什么都知道了，虽然你知道了，但是“他不会根据自己所知道、所掌握的真理原则去处理，他不管会讲多少字句道理都是空洞不实际的”，这就是讲字句道理。“而对于身边发生的或者是生存道路上发生的问题他就凭着自己的小心眼儿应对一下就完事了，达不到去体会、去体验、去经历、去印证他所掌握的原则。”这些路咱想都没想过，是吧？我给你写出来《神已公开显现》的时候，那是不是就是路呀？那就是让你干什么呢？就是让你去体会、体验、经历，然后去印证你所掌握的原则。“再往后第五条——认知能力，就是出现任何问题会不会总结，会不会认识事物本身的实质以及这事背后的根源”，这话能听懂吗？认知能力，什么是认知能力？“就是出现任何问题会不会总结”，你们总结过没有？可能你们就没有总结过。“就是出现任何问题会不会总结，会不会认识事物本身的实质以及这事背后的根源”，一个是出现任何问题会不会总结，一个是会不会认识事物本身的实质以及这事背后的根源，绕口不绕口？咱平时看话呢，这话你念一下就过了，揣摩这话不揣摩？会不会认识事物本身的实质？大红龙来抓捕了，这是不是一个事物呀？“会不会认识事物本身的实质以及这事背后的根源”，大红龙为什么要起来抓捕？你得认识这后边的总根源，总根源是什么

呀？是因着你们太贪享安逸了，几年了生命不进入，神看见让你们出来你们就不出来，然后都开始克制、控制、欺骗，想骗取，这个时候收种呀，大红龙上吧。“会不会认识事物本身的实质以及这事背后的根源，还有它后续会酿成的后果，素质差的人对于这些根本就不会思考”，那边出了环境以后，咱说神给了咱二十天时间，那边的多少带领人家就不想这些事发生以后的后果，咱放在那儿的东西什么都不转移，就不考虑这些，这是什么呀？这就是“还有它后续会酿成的后果，素质差的人对于这些根本就不会思考”，根本原因是什么？就不会思考，就不考虑这些！今天和肖恺诚说呢，肖恺诚今天才知道什么是思考，他平时有没有心思呀？（没有。）不知道什么是心思、观点、态度。“会不会认识事物本身的实质以及这事背后的根源，还有它后续会酿成的后果，素质差的人对于这些根本就不会思考”，你说任胜，她安排一线的工作呢，外地有个线索，是有人在网上认识了那边的一个人，她就能安排两个有环境的人坐火车去那个地方传福音。这就是说，素质差的人根本就不会思考。所以说素质差的人能不能用？（不能用。）“素质差的人对于这些根本就不会思考，不会运用真理或者自己所掌握的各类事物的原则、规律去面对、处理这些问题”，什么是原则？咱家说原则呢，王静每天在这儿卡呢，传福音是不是得有个原则呀？你看任胜那边有没有原则？（没有。）“不会运用真理或者自己所掌握的各类事物的原则、规律去面对、处理这些问题，因为这些人的素质差，所以他的思想就简单肤浅，看事情的角度就有偏差。”再看包静，她的思想就更肤浅了，零下二十度还硬要让鸡孵鸡蛋。包静，你有素质没素质？（包静：没素质。）消极不消极？傻狂不傻狂？（包静：咋不狂呀。）刚才神话怎么说的？（包静：啥也不是还狂呢。）不是啥也不是还狂呢，这话没劲儿。（“啥也不是，谁也不服”。）“啥也不是，谁也不服”，这就是说包静呢。你问包静她服过谁，包静连韦峻凡都不服，连萧伟晋都不服。（章琳琳：她一个人能干韦峻凡和沈屹两个人。）包静，可以啊！“啥也不是，谁也不服”，这话成为你的座右铭了。“所以他的思想就简单肤浅，看事情的角度就有偏差。另外，更麻烦的是他不知道站在什么角度上是正确地看待一个事物，所以不会判断任何事物的实质”，和你谈这些话就有点远了，谈不上，因为你今天才知道什么是思想观点，更不要说站在正确的角度上看待事物了。“所以不会判断任何事物的实质，也不会判断任何事物的对错是

非，不会判断也就不会辨别，当然也就没有什么应变能力，更谈不上决策力了，是不是？”谈不上了。

“有些人说：‘素质差的人也知道自己每天吃什么穿什么。’那不叫素质，素质就是指人在生活中还有生存道路上临到各类实质性问题时能按照所明白的真理原则去处理。”神一说到这儿你就把在生活中、生存道路上这两个分开。生活中说的是什么？说的是你肉体的。生存道路上就是你信神的事，你的生存道路怎么选择呢。“素质就是指人在生活中还有生存道路上临到各类实质性问题时能按照所明白的真理原则去处理。生活中临到的各类问题就是衡量一个人或者处理一件事等等，生存道路上临到的一些问题就是面临一些大是大非”，生存道路上，好比说我揭露解剖、修理对付你了，你选择哪条路？今天我和马萧达在这儿交通呢，我揭露马萧达的时候，马萧达选择了一条什么路呀？跟着我解剖的思路走了没有？我解剖他的时候给了他怎么跟随神、怎么进入真理实际的这条路，是吧？他跟不跟我走？他不跟我走，他是干啥呢？逃跑。这是个什么？这就是生存道路，就是你能不能存活下来，你走什么路。“生存道路上临到的一些问题就是面临一些大是大非”，接受不接受真理，这是不是大是大非？（是。）还有你所走的道路，我在这儿揭露解剖你的时候，你抵触反抗，再来个笑脸相送。看刘强的那个表现，是不是一下就看清了？“生存道路上临到的一些问题就是面临一些大是大非”，你看刘强，我给他交通是让他干啥呢？“你不能见证自己了”，见证自己的人怎么了？什么人不能蒙拯救？见证自己超过见证神的人不能蒙拯救。我一直在和刘强交通这个，他一直在见证自己，就是停不下来。“生存道路上临到的一些问题就是面临一些大是大非”，这不是小事呀，肖恺诚，你下去给他交通得和他细抠这些话。这面临的是什么问题？这可不是小事，这面临的是什么？生存道路，你能不能剩存下来。“生存道路上临到的一些问题就是面临一些大是大非”，这是一个大是大非呀，可不敢再小瞧！我跟你说一句话你就是笑脸相送，那是什么罪？这是大是大非！“面临神给你摆设的环境、神的主宰”，你看给刘强身边摆了一个王鹿，他流露出来的是啥呢？然后来到我面前的时候他说的是啥话呢？“面临神给你摆设的环境、神的主宰，面临涉及前途归宿、选择前方的道路等等，这些都属于生存方面的问题。”生活方面的问题和生存方面的问题。你看前边说的这句

话，“生活中临到的各类问题就是衡量一个人或者处理一件事等等”，生活方面就是衡量你这个人的人性活出，你的正常人性。在生活中衡量你是怎么处理事情的、怎么解决问题的，这是在你的日常生活中看你的人性呢。在生存道路上是决定什么呢？大是大非，重点要看什么呢？看生存道路上。“如果面临生活或生存道路上发生的一些问题人没有任何的能力去处理，这就是没有决策力。这些人在思想层面上是空白的，所以要对这些人谈鉴赏力就有点不合时宜。”太高了吧，够不上了。这是谈了决策力，决策力就是在面临生存道路上发生的问题、在大是大非面前你的决策能力。然后你看我走的这条路，我是不是在这大是大非面前？我开始和假带领争战，揭发检举，随后又向上报告，再接着到了国度建造，这是创新能力，是吧？每一步都有个决策，你该怎么走。决策能力，在大是大非面前怎么决策。刘强你不知道，我直接交通给你了，直接告诉你了，你该有个决策了吧？你不明白，你达不到决策，别人给了你了，你连接受能力都没有。认识了一个决策能力，这个决策能力决策你走什么路，关乎到你的生与死了。“刘强，你自己决策吧，你没有决策能力，人们都看见你已经到什么程度了，人家给你交通了多少了，不需要你决策，人家别人都看见你走的是什么路了，到现在你连个接受能力都没有。”肖恺诚，下去以后把我给你交通的这些给刘强交通了。

0772　摩押后代该有的心志

1　摩押的后代是最落后、最败坏的人，就这样的人都被征服了，就是最败坏的人，以前不承认神、不相信有神的这些人都被征服了，都口里承认神，还赞美神，而且能够爱神，这才是被征服的见证，都口里承认神，还赞美神，而且能够爱神，这才是被征服的见证。虽然你们不是彼得，你们不是彼得，但是能活出彼得的形象，能有彼得的见证，有约伯的见证，这是最大的见证，这是最大的见证。

2　到最终你会说：虽然我们不是以色列民，我们是被弃绝的摩押的后代，我们也不是彼得，也不够那个素质，也不是约伯，不是约伯，就保罗为神受苦、花费的心志我们都够不上，我们太落后，所以说我们

不够那个资格来享受神的祝福享受神的祝福。但是今天既然神高抬了我们，我们就得满足神，就得满足神，虽然我们不够那个素质、那个条件，但是我们愿意满足神，我们有这个心志。我们是摩押的后代，是遭咒诅的，这是命定好的，这没法改变，但就我们的活出、我们的认识可以改变，我们有心志满足神，有心志满足神，我们有心志满足神。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征服工作的内幕　二》

5. 什么是质问

姊妹，消极了？（姊妹：免不了消极。）怎么了？（姊妹：可能我的性格就是这种容易消极的性格。）怎么容易消极呢？（姊妹：我感觉我对什么事情都不是特别有信心。）是因为孩子的事情消极了，还是经常好消极？（姊妹：经常好消极。孩子的事情对我的影响肯定是很大的。）那平时是因着什么消极呢？（姊妹：我觉得平时可能还是对神话多少有些信不来吧，对神话能不能应验多少带点疑惑的成分。）对神话疑惑了。原来也是这个问题，是吧？（姊妹：嗯。）你信神多少年了？（姊妹：2008年进入教会的。）说说你消极些什么，因着什么消极。（姊妹：现在主要还是对孩子的这个事情看不透，尽管神话说得很明确，一个是子女和父母的关系，一个是人和人各是各的灵，再一个是她的这种情况也是神的命定。这些我都知道，但还是不太能接受，不是能百分之百地顺服下来，我感觉我是因着这个消极呢。）你不是不能百分之百地顺服下来，你是百分之百地不想顺服下来。（姊妹：不是百分之百不想顺服下来。多数还是能顺服下来的，但是还有一些掺杂，还有一些顺服不下来的成分。）因着什么顺服不下来？（姊妹：感觉我临到的这个环境太大了，有点接受不了。我孩子没了的那一刻我也在想“这是神的作工”，但是我不明白神为什么在我身上这样作。我知道是神的作工，我也知道神肯定不会作错，但是出于情感心里还是放不下，老在想。我也看不透神的作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有时候免不了有些消极。）你们怎么给她交通的？（听姊妹说完感觉她就是觉得神不公义，“我孩子挺好的怎么就没了？”）（姊妹：但是我确实没有觉得神不公义，可能我实际表现出来的、流露出来的是觉得神不公义。我觉得神肯定不会作错，只是现在自己看不透、看不明白。）你看不明白什么呢？你想看明白什么？（姊妹：所以说，神的作工就不合人的观念，因为过去我一直觉得恶人才能临到这样的事情，怎么好人、善人这么年轻就死了呢？说实话我孩子挺善良、挺乖的，这只是我的认识。我每天也来回想呢，如果把灵和肉体分开，把肉体看淡，把灵看得重要，这个死就不算什么，对谁来说都不算什么，那只是重新换了个肉体。可是我毕竟就这么一个孩子，才三十多岁，从情感上来说确实是放不下。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是信神

的，所以跟世人比我的痛苦要小得多。）“我信神了痛苦应该是小得多。”（姊妹：对。但是说实话，不是没有一点痛苦、没有一点想念、没有一点消极。所以我隔一段时间就要跟弟兄姊妹倾诉一下，“我好想我的孩子呀！”）痛苦是正常的。但痛苦和认知是两码事，你自己的孩子没了肯定有痛苦，这是难免的，这是正常人的一个反应，是神给人制定的人的一个正常的心理反应。但这跟你的认知是两码事，不同。（姊妹：从孩子没了的那一刻起，我就觉得这是神的作工临到我了，我只是看不透这个事情，而且我相信神肯定是公义的，神不会作错事情。）你们怎么看？（姊妹觉得信神应该是得福呢，不应该跟外邦人一样受这些祸。而且她是用自己的眼光、自己的看法来衡量，觉得恶人才会临到这些事，善良的人不应该临到这些事，她不是根据神话看事，也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所以虽然她嘴上说神公义，也愿意顺服，也愿意根据神话走出来，但是不免会有埋怨，会对神有误解。）（还有一方面，她老想看透神的作工什么时候结束，不想熬肉体了，不想受这个痛苦。）盼日子呢，是吧？看神的作工什么时候能结束。你们看到她有这个观念，你们怎么认识的？针对她这方面的观念交通了没有？（交通了解决盼日子的文稿，一方面是谈神的作工，一方面是人里面有得福的存心。）（还交通了受造之物该有的理智，神作的都是公义的。）给她交通清楚盼日子是什么性质了？盼日子对自己好还是不好？（不好。）咱信神是不是神的作工结束了以后咱就蒙拯救了？（不是。）她们没有给你交通这个？（姊妹：她们也给我交通了。）交通了你认识到什么了？对盼日子怎么认识？（姊妹：……）是，你盼到了，神的作工结束了，神作工结束了以后你是在歌唱赞美呢，还是在痛苦之中熬炼呢？（姊妹：我也知道自己不追求等神的作工结束了自己也是被灭亡的对象。）那你追求灭亡呢？（姊妹：谁还追求灭亡呢。）那你盼日子盼啥呢？（姊妹：盼日子是因为不想受现在这个熬炼。）（她觉得现在活得太痛苦了。）等神作工结束了就不痛苦了？（姊妹：等神作工结束了，不管自己是死是活，这个事情就了了，我感觉就是这样的。觉得现在活得苦。）等神作工结束了以后这个事就结束了，神作工是结束了，可你在哪一边？神作工结束了，你剩存下来了？（姊妹：不追求肯定剩存不下来。）你是追求的还是不追求的？（姊妹：我现在也是想追求呢，也紧得追求呢。）追求什么呢？追求神作工结束？（姊妹：追求真理呀，每天肯定得实实际际

地追求真理呢。）如果你追求真理，还盼不盼日子？（姊妹：追求真理肯定就不能盼日子。）是不能盼日子还是不盼日子呢？（姊妹：我觉得得有一定的身量才能不盼日子。）你这话是不是矛盾呢？你真有所追求，你觉得时间过得快还是慢？（姊妹：快。）你有追求的时候，你感觉时间如流水，千年如一日。你感觉时间如流水、千年如一日的时候，你是想让时间慢点过呢，还是想让时间快点过呢？（姊妹：慢一点。）你这是不是前后矛盾？“我想追求真理呢，可是我盼日子赶紧到”，你究竟追求不追求？能理解吗？（姊妹：能理解。）

你在这儿盼日子这是真实的，然后你说追求真理是该追求的，你追求了没有？追求真理，真理是什么？（姊妹：真理就是神话，得活出神话。）活出神话是个结果。追求真理是什么？你说“活出神话”这是什么？这是得着真理，是吧？追求真理和得着真理一样不一样？（姊妹：不一样。）你不追求真理能不能得着真理？（姊妹：追求是个过程。）追求是个过程，你要不要这个过程？你不要过程只要结果？（姊妹：肯定得有这个过程才能有结果。）那这个过程是什么？你告诉我得着真理得活出神话，对吧？活出神话，人在什么时候活出神话了？如果人活出神话了，那神作工就结束了，说白了你这还是盼日子。你计划追求真理吗？（姊妹：虽然它是矛盾的，但是这两种情形在我身上确实都存在、都有。我自己每天也在努力追求真理呢。）“我每天也在追求真理呢，也在盼日子呢，我是又卖矛又卖盾。”打架不打架？这个事情存在不存在？（姊妹：可是在我身上就存在。）“我的眼睛能看见手背，同时又能看见手心。”（姊妹：我知道是不应该这样的。）不是应该不应该，是存在不存在这个可能性？（姊妹：可是我感觉在我身上就存在。）存在什么呀？“我看着手背的时候我能看见手心”，你看着手背能看见手心，这个是什么意思？是骗呢，假的、假象。你看着手背的时候想看见手心，能看见吗？你看见手心的时候，能看见手背吗？如果你真活在追求真理的空间里边，你能盼日子吗？不可能。咱都是体验过的，每个人都有他追求过的事，你有追求过的事吧？谈过对象吧？恋爱过吧？（姊妹：嗯。）那谈恋爱的时间过得快还是慢？约会的时间过得快还是慢？（姊妹：当时好像也没有觉得时间过得快，也没有觉得时间过得慢。）你看咱又撒谎了，这都是经历过来的人，你说是快呢还是慢呢？（姊妹：好像是快一些吧。）你

和你孩子团聚的时候、高兴喜乐的时候时间过得快呢，还是你和你孩子吵架的时候时间过得快呢，还是你孩子走了以后你一个人在家时间过得快呢？哪个时间过得快？（姊妹：肯定是快乐的时候时间过得快。）时间过得快是因着什么呢？是因着你快乐，所以时间就过得快。为什么快乐？这个快乐是怎么来的？怎么就快乐了呢？满足了自己的欲望、满足了自己的追求就快乐。每个人都有所追求，你自己有所追求的东西，你再投入到自己所追求的东西里就觉得时间过得快，总感觉时间不够用，总感觉你投入得很少。不管干什么都是一样的，就像你念书呢，你愿意学习这一方面、专研这一方面，“我还没有做了两道题呢，怎么就下课了呢？”如果你盼着下课以后去打篮球呢，你看看时间“怎么还不下课呢？”。今天神作工结束不结束，对于追求真理的人来说，“怎么时间过得这么快呢？”祭司弟兄那时候交通说，“刚聚了两个会怎么一个礼拜就过去了呢？时间过得太快。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呢，这个影片还没做好呢，怎么一年就过去了呢？”咱整理文稿的，你要急着整理这篇文稿让弟兄姊妹看呢，你整理文稿的时候感觉时间过得快不快？“还没有整理多少呢怎么又该吃饭了呢？咋回事呢？”当你不想整理文稿的时候，整理整理“几点了？怎么还不开饭呢？”如果你是追求真理的，你觉得时间就不够用，你每天想的是“这个真理我还不明白，神的心意、神的性情、神的权柄我还没有看见、还没有搞清楚呢，怎么又过去一年了呢？神的权柄是什么我还不知道呢，怎么半年时间又过去了呢？神作工慢点吧，我跟不上步伐了，等等、等等，我赶紧加加班。”你是想让时间再慢一点，再等待一下。如果你不追求真理呢？“神的作工怎么还不结束呢？”你是在熬着呢。所以说，你说你是追求真理的，如果你是追求真理的，那你肯定感觉时间是不够用的；如果你是盼日子的……（姊妹：我不能说我是追求真理的，我是说我每天也在追求真理。）“我不是追求真理的，但我每天也在追求真理。”你现在知道什么是追求真理吗？（姊妹：看人看事、做人做事尽量往神话上靠，按神话去做。）一听这话就不是追求真理的。你刚才那句话怎么说的？“看人看事、做人做事尽量往神话上靠。”你说你追求不追求真理？这是不是追求真理？（姊妹：不是。）

这就好比一个后妈和她老公说，“我尽量去爱你的孩子吧，我尽量帮他辅导作业吧”。后妈对她自己的孩子呢？后妈对她的孩子会不会加“尽

量”两个字？（不会。）那不是尽量是什么？（姊妹：一定、坚决。）一定、坚决、必须。对自己的孩子，“我必须得让他把作业完成了”。必须，是专一的、是必须的。你那个“尽量”是什么呀？业余的。业余的是帮忙的。（姊妹：对，我知道。我只是达到一个尽量的身量，就是你说的业余的。）业余的、帮忙的，“我尽量来这儿帮忙”。这是帮忙的，那主题是什么呢？这就划分开了，刚才你说你追求真理，你这个追求真理是业余的、是帮忙的，是吧？那你的主业是什么？你说你追求真理这就相当于是你的副食、零食，“我尽量吃点零食，我尽量吃点水果”，主食是什么？（姊妹：我感觉主食就是信神。）你戴的帽子是“我是专业信神的”，可实际上你是尽量的、是业余的，那你大量的时间去做什么了？你在什么上边用了大量的时间，什么才是你的主业。（姊妹：接受这一步工作之前我的主业可能还是世上的事情、工作。）工作你也就是报个到呀，也不是你的主业呀，对吧？（姊妹：其实是逐渐地转成这样了，我原来工作可忙了。）就算工作可忙呢，有的妇女工作完回来以后还得辅导孩子做作业，是吧？人家是不是还得把她的孩子养育成人呢？你说她上班是主题呢，还是养育她的孩子是主题呢？你活着是为了把孩子养育成人，还是为了上好班？哪个是主题？你上班是为了生活，还是生活是为了上班？（姊妹：这个道理肯定知道是上班为了生活，但是人过去活在撒但的世界里也没有这样认真想过，以前没有分轻重。）我给你举这个例子就是让你认识一下，你大量的时间做了什么，你的主题就是什么。你把精力用在什么上边了？你刚才说了，追求真理是尽量往这边靠吧，这就是帮忙的，这是业余，那你的主题是什么？你干了什么了？（主题是在熬猪食。）主题是在熬猪食，这就是你的主题。你的主题就是回忆往事、寻找痛苦，这就成了你的主题了。我说得对不对？这就是你痛苦的根源，你求什么就得什么，你从那个范围里边出不来。别人遇到痛苦的事情是尽量转移视线打发时间来减轻痛苦，而你不是说“我怎么去减轻痛苦”，而是往里边钻，不是尽量往下放，而是拉起来不放，还要去深研究，左考虑右考虑，“我孩子的灵去哪了，我看着孩子从小长到大，也不是坏人呀，她不该死呀，为什么死了呢？她跟谁接触，说什么话做什么事。孩子和我在一起多么快乐呢，这一下子怎么就走了呢？为什么呢？神，为什么呢？你这作的是啥呢？”而且这还不是一次，不是偶尔的，是每天重复着，是吧？（姊妹：嗯。）那你说你能快乐起来

吗？所以你就盼着神的作工结束，这是不是不务正业？自己找苦受呢，这就是自找的。大好的时光你不是去追求真理，你只想得着真理但不想追求真理。就像念书的孩子，“我只想要个毕业证，我不想在这儿念书，我就是熬呢，等什么时候发个毕业证就行了”。

咱那时候交通了什么是追求真理，看了吧？为什么要追求真理？什么是追求真理？听明白了没有？看明白了没有？（姊妹：能看明白。）可是你走了没有？（姊妹：说一点没走也不是，但肯定差得很远。）这是一条通往生命的路，那是一条通往地狱的路，你走在通往地狱的路上，“我尽量往真理这条路上靠吧”，你往真理这条路上靠，能不能上了这条路？“靠”和“上”一样不一样？（姊妹：不一样。）就是刚才跟你说的念书的例子，你念书不是去努力学习文化知识，你学习好了，你最后得着的文凭是真实的、实际的文凭，而在这个过程中，你不是去学习知识，你只想得着文凭。你想得着真理，但你没有想怎么去追求真理，你的路走得不对。（姊妹：没有真正去追求，没有完全把心放在追求真理上。）你说的是尽量往这边靠，然后每天在钻牛角尖，在寻找着痛苦，寻找痛苦的同时是在干什么？真理是让人快乐起来的，你不追求使你快乐的东西，你要追求使你痛苦的东西，那你是在干什么？你追求痛苦的东西，痛苦是从哪来的？痛苦是撒但给你带来的。你追求痛苦就是追求撒但、追求邪恶之物，你追求痛苦就是与神对着干。真理是让你快乐起来，你非要痛苦起来，“我尽量往真理这边靠。我追求痛苦，我尽量往快乐这边靠”，那你说你能快乐起来吗？你能得着真理吗？你嘴上说的是“我要追求真理呢，我要得着真理呢”，可你却走在追求撒但、追求地狱的路上。为什么这样说呢？你所追求的、你的想法、你的看法是什么东西？那是不是都是撒但给你的？有哪一样是合乎真理的？有哪一样是从神来的？从神来的你不去寻求、不去追求，你只是尽量往这边靠，靠的过程中你在追求着撒但事物。你出来的心思意念哪个不是与神对着干？这个能听懂吗？（姊妹：能听懂。）那你能不能举个例子，你的哪个心思意念不是与神对着干的？有没有？（姊妹：我感觉我挺愿意尽现在给我安排的这个本分，我也愿意尽好这个本分。）你说的是你的做法，我说的是你的心思意念、你的思想有哪个不是与神对着干的，也就是说你做了大量与真理无关的事，这些大量与真理无关的事就是与神敌对的事。这个能

不能认识到？（姊妹：能认识到。我放不下孩子的这个事，有时候还觉得自己愧对她，我就这么一个孩子也没有照顾好，其实这都是在和神争夺地位、和神在争权夺利，这些我都知道，但是扭转不过来。）扭转不过来的时候你寻求了没有？（姊妹：在神话里寻求了。就像我孩子刚没了半个月、二十天，我就从姊妹们那儿拷上了神的交通《怎样追求真理（十九）》，神谈到了对待子女、对待生死的问题，我看了以后就特别透亮。我还看了一下神是五月份交通的那一篇，我孩子是六月份不在了的，我觉得神给我供应得很及时，这是神对我的爱。）什么爱？（姊妹：正是我需要的时候我就接收到这方面的真理了，最起码我看了神的交通以后就能走出来。）走出来了，是吧？（姊妹：嗯。）那怎么又回去了呢？回去了没有？（姊妹：有些回去了。）神已经给你了，然后你又弃神而去了。（姊妹：嗯，是这样，就是这样来来回回的。要不我说我消极了，消极就消极在有时候对神话就信不来了。）你听你这话“对神话信不来了”，你是对神话信不来了，还是对神话不能信呢？是神话把你带出来的，然后你又从神话出来，弃神而走了，你弃神而走了你又觉得神话信不来，也就是说神是不可信、不可靠的。（姊妹：嗯。所以我也觉得自己是个诡诈的人，一会信一会不信的。）我跟你说这是个什么问题啊，你遇到问题以后不是去寻求神，不是寻求问题、解决问题，即使神已经给你答案了，已经带着你走了，你看见答案了你都不要。其实神给你按时供粮供应上了，可你却弃神而走，神和你说了，你是“不、不、不，不是”，你把从神来的一切都当作了仇视之物，推开了，按着你的意思走。按着你的意思走你是痛苦的，行不通，你要指责神、怪罪神，“为什么不能这样走？凭什么？为什么？”这是一种什么口气？你听懂这个话了吧？你是不是这样走的？咱遇到一件事应该是来到神面前寻求交通，寻求交通以后神给你开辟出路了，神给你交通了，你认识到了，是不是就得跟着神走呀？可你是“我认识到、知道、理解了神所说的了我也不走、我也不跟，我就要和你对抗到底。”怎么对抗到底呢？你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神已经给你交通了，你也看见了，人的灵魂、人的生死你也知道了，正常是不是应该顺服下来呢？应该顺服、跟随。可你呢？刚开始，“哦、是、嗯。”第二天，“是不是呀？”第三天，“不可能吧！”第四天，“神为什么这样作呢？”一天一天就变了。神给了你，你只是去看了看，“嗯，好吃，甜，有营养”，第一天还觉得有营养呢，

第二天“是不是呢？不是吧？”否认了。所以说真理你只是看了看，你并没有去经历、体验，所以说你也得不着营养，你也得不着真理，你也没真理，最后你还弃绝掉，“这就不是真理！”最后成了“不是真理”，最后还得了个什么结果？神话给你摆在面前的时候，已经向你显现了，神给你摆设的事都给你摆设了，你寻求给你摆设了，你不寻求也给你摆设了，就是公开告诉你了，你不寻求都告诉你了，明明白白告诉你了，可是呢，你没有按着神话去走，然后你是什么口气？质问。刚开始给你摆了一盘苦瓜，苦瓜对人的身体是有益的，吃了它是解决你身上的病呢，神给你解说了一番以后，“哎呀，感谢神，神根据我的身体需要来给我供应，这就是生命供应”，等你尝了一口，品了品，不合你的口味，“怎么是苦的呢？这是不是毒药呀？”什么才苦呢？良药是苦的。就是不适合咱的口味，但它是适合你肉体的，“我的孩子成这样了，你不是说取了我的一个孩子再给我两个孩子，来解决我的痛苦，怎么给我个苦的还让我接受呢，还让我吃呢？能不能吃呀？有没有毒呀？”你反打过来了，你把针对你病的、能治你病的良药当成了毒药，“为什么让我吃呢？这孩子是你给我的，这么绵绵善善的、好好的一个孩子，怎么就死了呢？神，你的公义在哪呢？凭什么？为什么？”质问神。当你质问神的时候，当你对这盘菜产生质问的时候，这盘菜你还吃不吃？不吃了。你不吃了，在质问的情况下有没有答案？你质问它，就不会吃它，你不吃它就解决不了你身上的病，解决不了你身上的病你就体验不到苦瓜给你带来的益处，你就不知道苦瓜能给你带来益处，也就是说，你会凭你的想象观念认为苦瓜带来的不是益处，带来的是害处，你就用你的想象观念来对这个苦瓜进行评价、论断、定罪。

这苦瓜就相当于是给你摆设的环境，再说这个孩子，这就说到实事上了，咱信神不信神是不是都是一样的，都有个生死，是吧？年轻人死的也多呢，和信神不信神没有什么关系，不能说因为你孩子年轻死了就怪罪神。这是说年轻的，还有一个绵善的，在世人看是好人的，因为人没真理，在世人看肯定是好的、绵善的，好的、绵善的就不该死吗？有过这个说法吗？（没有。）没有这个说法。在世上绵善的也有死了的。如果绵善的没有死，那世上就不存在恶人了，不再有行凶的了，为什么呢？因为在你认为死了的都是该死的、都是恶人，那行凶

的就不是行凶，而是替天行道，是正义的。这是不是都是你的观念想象呀？刚才说了两个，一个是年轻的死亡，一个是你认为的绵善的死亡，再过来就是人的死亡原因。今天你说了句什么话？（姊妹：我认为这就是神给我摆的环境，是神在我身上的作工，只是我现在看不透。）你说你不明白神的作工，前提还有个什么？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孩子绵善、年轻就死了，你不明白神的作工，是这个意思吧？（姊妹：对。）这和神的作工有没有关系？挂不挂钩？（姊妹：我说的作工就是指神在我身上的作工，因为她没有走上信神这条路。）你说你不明白神的作工，如果真是你说的这样的话，你说的和我刚才说的是不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两个概念？能看清吗？你刚才说神给你摆设的年轻、绵善的孩子死了，“神给我摆设这个环境是要作什么工作呢？我不明白神的作工”，是这个意思吧？（姊妹：嗯。）还有一个，你不知道神怎么作工呢，“这么一个年轻、绵善、相当听话的孩子怎么就死了呢？神怎么作的是这工作呢？我不明白神是怎么作工呢？”这两个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一个是你对孩子的死因产生了疑问，“神你怎么作工的呢？”一个是“神给我摆设这个环境是让我干什么呢？神的心意是什么呢？”一个是质问，一个是寻求，这是两个态度。（姊妹：这两个态度我都有。）你是寻求神给你摆设这个环境神要的是什么呢，和你在这儿质问“为什么要摆设让这个孩子死了？凭什么？为什么？”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姊妹：但是这两种态度我都有。）你说你寻求是你自己给自己戴了个帽子，你真寻求了没有？一个你是在质问孩子的死因，“为什么让我孩子死呢？”第二个你也不是寻求，其实你也是质问，“神你为什么给我摆设这个环境呢？”对吧？（姊妹：嗯。）我跟你说的寻求不是质问，“为什么给我摆这个环境？”寻求什么呀？“神给我摆这个环境是让我进入哪方面真理呢？神你是什么意思呢？”

刚才说了几个问题呢？一个是对孩子的处理，第二个是对你自己，这是两个不同的事物，是吧？再过来就是两个不同的态度，一个是质问，一个是寻求，两个两个就变成几个了？四个。能搞清楚吗？（姊妹：嗯。）孩子的这个事情也是一种质问，质问孩子的死因是什么，“我就这一个孩子，为什么给我摆设这个环境？”孩子的这个事情也可以去寻求，“孩子为什么会死呢？她的死因是什么呢？神是怎么主

宰她的？为什么让她死？”寻求神的权柄，寻求神的性情，“她怎么得罪神了？神的权柄、神的主宰安排是怎么让她死的？”这是不是一个寻求？（是。）这就是寻求。孩子的这个事也可以寻求，你这个环境也可以寻求，你走的是哪个路？刚才你说孩子的事和你自己的环境这两个事物你都有，但这个态度呢？态度是几个态度？你有没有寻求的态度？这个能听明白了吧？能不能理解？（姊妹：能理解。）你是寻求的态度还是质问的态度？（姊妹：怎么说呢，可能态度是质问的。但是我觉得我也不是一点都没寻求。）即使你有寻求，你也是想知道一个答案，你的寻求不是想要顺服、接受，不是想要满足神。你说你是寻求，在我这儿严格来说这不叫寻求，这叫考察、研究、分析。这就又多出来一个，越说越多了，我刚才说你是质问，在这个质问里边有个什么？你在考察、研究、分析。就像考古学家，“这个东西是哪年的？这是啥呢？”不管是哪种方式，是对它的一种考察、研究、分析，想知道一个结果。但神是要什么呢？神是让你去认识神的性情、认识神的权柄，让你认识以后去顺服，这个路咱是一步没走啊，走了没有？（姊妹：我觉得也在走。）咱这个质问“这个孩子为什么这样死？”你是想要一个结果呢，你追求这个结果是想来证实一下“神你作得不公义吧”，你想打官司。（姊妹：我是想证实神是公义的，我不是想证实神是不公义的。我确定神是公义的，我是想证实神确实是公义的。因为现在我还带着点疑惑，我不敢说我百分之百地相信。）你说你带着点疑惑，这是不是就更证实了你所做的就是在质问呢？这就更证实了你就是在质问。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刚才说，“神，你说你是公义的，我就寻求看看你是不是公义的”，然后就用孩子的死找原因，“你给我说，什么原因？因为哪一条？这么年轻怎么能死了？这么绵善怎么能死了？你给我拿出来我孩子死亡的原因、死亡的证据”，这个还没拿出来的时候，在你这儿认定，“凭什么让她死？孩子小呢，而且还绵善，你的公义在哪？”这是不是就信不来了？你告诉我，“我承认神是公义的，可是我对神的公义是疑惑的”，你承认吗？“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是必死的。”“是必死的还是不一定死呢？”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是必死的，你认为是不是必死的？你是疑惑的，“可能死吗？”（姊妹：我现在的情形可能是疑惑的。）就是刚才你说的，“神公义吗？我在这儿疑惑呢，神是公义的吗？”你就是用孩子的死作为一个证据来证明神是不公义的。（姊妹：不是，我就是想证明神是公义的，我坚信

神是公义的。我盼日子就是到最后我要看到神是公义的，我不是想看到神是不公义的，这个是确定的。）是，你说的是对的，你相信神是公义的，“神应该是公义的、必须是公义的，可是我在这里边看不到你的公义呀”。（姊妹：我现在能看到点公义。）“公义在哪？这么年轻的孩子就该死吗？这么绵善的孩子该死吗？孩子死了，公义在哪？”（姊妹：公义在哪，我真的是没看透。）你没看透，那你怎么承认神是公义的呢？（姊妹：我不是承认，我就是坚信。）你这个“坚信”是不是就是说“应该”呢？就像后妈，你既然是当妈的，你该不该对这个孩子好？（姊妹：我现在也在寻求人的这个生死，因为神把人的生死已经说得很透了，人的肉体就是灵魂穿了件衣裳。神给每个人都命定了他的使命，孩子死了说明她的使命结束了，现在我是看不透她的使命是啥。）你说的是神的主宰，我在这儿说的是神的公义，主宰和公义是两码事。你刚才说你看不到这个公义在哪。（姊妹：我看到的公义是，这是神对我的爱，神给我摆这个环境是在试炼我。）咱刚才说了两个，一个是你的环境，一个是孩子的死，说完一个再说一个，先说孩子的死，你看见神的公义了没有？（姊妹：也能感受到一点。其实在这个世上活着光活在肉体里没有多大意义。）你要理解这个公义是什么意思。既然能喊出神公义，那肯定是你看见神的公义了、承认神的公义了，你发自内心地说就是神的公义。你确定了，这才能说神的公义。如果你确定不了神的公义，那就是假的、虚的。你要是说“神说神是公义的，我应该有这样的信念”，但是你的信，你真实地在经历中看见神的公义了没有？你还没有看见神的公义。什么是公义呢？公平合理，看见孩子死了，“她就应该死”，当你看见这个孩子应该死的时候，这才能说出神公义吧？你说把恶人灭了，好人留下了，你说神公义是不是随口就来？和你打架的那个人死了，你说啥？“神公义呀！”（姊妹：我现在就觉得神可能就是让她重新换一个肉体，也许她重新转世投胎了还能走信神这条道路。）你说的还是神的主宰。你说神公义得说服了自己，什么叫公义呢？你真看到神的公义了，就是刚才说的“活该、应该”，这才是神的公义。（姊妹：说实话，“应该”我还能接受，“活该”我确实不太能接受。）“应该”和“活该”有什么区别？（姊妹：其实是没区别，可能是“活该”这个词……）这个词虽然不好听，但它是不是实质呀？我给你交通的是你怎么看见神的公义。咱就不要说活该，你真正看见她就应该死，你是不是看见

神的公义了？你看见了神的公义以后，你还有要求，那你的意思就是不想让神有公义嘛，不愿意要神的公义。（姊妹：可能我没达到这个身量。）它不是身量，是认识、认知，是你追求的方向。（姊妹：我没达到这个认识。）为什么没达到呢？就是因为你没有去寻求，你只是在质问。走的这两个方向不一样，南辕北辙能不能到达目的地呢？寻求找来的是根源，质问那是审判，你质问神神会不会给你答案？你质问能不能寻找到答案？你质问是带着你自己的观点、是带着你自己的认为的，你自己已经定规了以后你才可能去质问神，当你质问的时候，你是有答案才去质问的。就像驴和马，你看着这是马，别人说这是驴，“你再说一下，这是驴？你给我说，驴长什么样？”这是不是质问？（姊妹：嗯。）在你定性它不是驴的时候你才这样质问别人，说别人说错了，这就成了质问了。那寻求呢，寻求是“我就不知道，哎，这是驴吗？驴是什么特征？驴长的什么耳朵、什么尾巴？长什么样的就是驴呢？”你脑子里是空白的，你是寻求，你是从别人那边得答案呢。在人家说出这个驴的形象的时候，“哦，知道了，这就是驴”。可要是质问呢？质问是你自己心里已经定性了，“这就是马，不管你说它是驴还是什么，这就是马！你连马也不认识？”这是质问。那对孩子的这个死，咱是寻求还是质问呢？咱的态度里边是质问，“为什么？凭什么？”在你这儿就已经定规了，那你就不可能得来一个寻求的答案。所以这不是认识达没达到这个高度的问题，这是个态度。打开心门，这叫寻求，你自己把它定规了，那是你用自己的观念想象来定规，在这儿定性了，那怎么可能改变呢？不可能改变。

在你这边来看，孩子的死是应该的，是吧？我说“活该”有点刺耳、有点扎心，虽然刺耳、扎心，但它是事实。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说得扎心是要干什么呢？是要让你从这里边出来，如果你认为那是她自找的，她就该死，平平淡淡的，你不受刺激。当你看着她是活该的时候，你心里还为她喊冤叫屈吗？你不为她喊冤叫屈了还有痛苦吗？“活该，就是你自己找的，怪谁呢？”你有这样的认识，你是不是就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了？还质问神吗？亚当、夏娃被咒诅了以后过的是什么生活？神让男人面朝黄土背朝天，每天得出力流汗才能养家糊口。不仅每天得出力流汗，而且得一直累得走到归土，就是说他每年都得干活，春种秋收，不干活就剩存不下来，并且地里还得长出杂草、长出

荆棘，加大他的苦楚。还加大了女人的分娩之苦。这种痛苦的生活是怎么来的？（姊妹：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吃了善恶树的果子，遭神咒诅了。）那你对亚当、夏娃是一个什么态度？（活该、应该。）如果你是质问的话你是什么态度呀？“亚当、夏娃是你造的呀，当初是你一门心思嫌没有一个说话的人，拿起尘土照着你的形像捏了泥人，然后吹了口气，泥人就成了活人了，是你用尘土造了人，然后你今天又不要他们了，你说要就要，说不要就不要，你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你把他们赶出去也就罢了，地里还长出荆棘、杂草，男人每天还得出力流汗，面朝黄土背朝天，直到累死，你欺负人呢？神你作的有点太那个了吧！好赖这是你造的呀，就是人说的‘这是你亲生的呀！’你怎么能作这事呢？你为什么要作这事呢？他们怎么你了？他们无非就是听了撒但说的‘不一定’嘛，有多大的事呢？还用你大发雷霆呢？”这是种什么口气？（姊妹：埋怨、质问。）质问，“你给我说清楚，凭什么？他们就是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他们中毒了，你给他们祛祛毒就行了，就因为他们没听你的话，就因为他们不尊重你，你就这样对待他们？你就那么爱面子、那么小气？有必要吗？你也太过了吧！你的爱在哪？你的公义在哪呢？”这是一种质问、研究。即使你得来了一个结果，你得来的是什么结果？“他们就是没听你的话，就是听了撒但说的‘不一定死’吃了一个果子，你就这样作？他们吃了多少？就吃了一个呀！他们原来在伊甸园是什么生活？在伊甸园是享受。在伊甸园有没有时间观念？也就是说在伊甸园里是没有寿命这一说的，是永生的。就因为他们吃了一个果子，你就给了他们咒诅的生活，最后还得死，还得入土？你怕不怕呀！”这是啥呀？这是质问过后的结果。质问过后研究、分析得来的就是“神你作得太过火，有必要吗？”得来的结果就是对神作工的一个定罪。这是质问，是对神所作的进行一个审问，因为你里边有你自己的观点。如果是寻求呢？寻求，第一个就是你说的那个信念，“神是公义的，神是爱人的，神不会乱作事”，你要是有这个信念，寻求，“哎，亚当、夏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生活呢？呀，神不会轻易地这样对待他们，这里边肯定是有原因的。神为什么这样作呢？神说神不让他们吃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们听了撒但的话吃了。他们就吃了个善恶树的果子怎么就得死呢？神怎么就咒诅他们了？这个惩罚是不是有点重呀？这是用什么来衡量的呢？怎么就判得这么重呢？原来是永生，怎么一下就得归土而死了呢？这是根据什么

作的呀？神你告告我。”那神是不是就要和你说呀？“他们不单单是吃了一个果子，你看这是什么性质，我造了他们，我告诉他们这果子是不能吃的，我还告诉他们吃了必定死，结果来了一个动物（蛇），来了一个撒但说了个‘不一定死’，人家就能把我的话给否掉呀，就能背叛我、不承认我。我说必定死，撒但说不一定死，虽然多了个‘不一定’，但是性质是什么呢？把我说的话直接给否了，对待我说话的态度，不就是对待我的态度？对待神话的态度，就是对待神的态度。他们怎么对待我的？他们对我说的话是什么态度呀？猜疑、疑惑、不搭理。所以撒但说什么他们才能听信它的，这是对神话的藐视、小瞧、戏弄、玩弄！吃着我的，我供应着他们所有，我供应着他们的生命，然后他们对我就是这个态度。要是你养育的一个孩子这么对待你，你会怎么样？你能允许他这样做？他把你否掉，然后跟了一个外人跑了，你会怎么处理？他们既然愿意跟撒但，就跟吧，享受享受。既然我跟他们说的话他们不相信，那就不用相信了。就像孩子们找对象，她看见这个对象好的时候，她父母说什么，她听不听？人家就要离家出走呢。她妈说‘你跟着他活不了’，人家说有爱就行了，‘那你试试，那你就去吧’，是不是就离家出走了？离家出走了，家也不回了，‘你去试试吧，你不用回来了’。你说人管一个孩子还是这样的，神呢？神是有尊严的，他们这样小瞧神、藐视神，不把神话当神待，神告诉他们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是必死的，没有当下就让他们死已经是高待他们了，已经是对他们手下留情了。”听神这么一说，你怎么看呀？“哦，原来不是那么简单，不是单因为他们吃了这个果子就随随便便这么对待他们，原来是他们比陈世美还陈世美，原来他们就不是个东西，他们没有良心、没有理智，他们就不知道自己是从哪来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了。“他们被咒诅过上这样的生活就活该，他们受那苦活该！”那你这是不是站在神一边了？你站在神一边了，这是不是一个正确的看事观点呀？你会说什么？“神，那是你，要是我呀，我可没有那个忍耐，我可没有那个包容，‘你们既然这样小瞧、藐视我跟随了撒但，你们不要回来了，我啥也不管你们了！我还跟男人说“你去出力流汗养家糊口”？’神你让地里长出草来，既然能长草就能长出可吃的食物，要是我我就不管他们，‘你们跟撒但吧，你们也不用嫌我让地上长出草了，我也不用让地上长出草来，你们跟随撒但，你们就去那黄土地上，让撒但给地上长出粮食、长出果子来，去吧。撒但从古至今没有

造出一样有生命的东西，它连一个有生命的东西都没有造出来，你们吃啥喝啥？就连玉米都没得啃，玉米也是有生命的东西。你们有活路吗？那就是死路一条，那是必死的。’所以说，神呀，那是你的爱，你的爱是浩瀚的，他们都这么做了你还是爱他们，他们出伊甸园的时候，你还给他们做了皮衣，给他们御寒。”原来在伊甸园里用不用穿皮衣啊？不需要。他们出了伊甸园了，神为了给他们御寒还给他们做了皮衣，虽然神咒诅了他们了，但神还在牵挂着他们，虽然是咒诅但依然是爱，就像父母对待孩子一样，即使孩子跟父母生气了、吵架了，父母把孩子赶出家门了，但父母的心依然是牵挂着孩子的，孩子在外边活不了，做了个小生意，父母会假扮成顾客买他的东西，想办法给孩子供应呢。你能看见神依然是爱，看着是咒诅但依然是爱。这要是人的话，“我可不行，我可没有那个包容忍耐，我可没有那个爱。”既看见神的公义，又看见神的爱，又看见神的性情，看见神的不可触犯。这个能理解了吧？（姊妹：能理解。）

真理是让人快乐起来的，你真认识到这个是应该的，是她自找的，你就不会质问神了，这个和神有没有关系？这就又涉及到了你说的神是怎么作工的，神是怎么作在她身上的。神告诉亚当、夏娃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对吧？咱找对象呢，什么人该找，什么人不该找，咱是不是该有个分辨呀？神明明告诉你善恶树的果子是让你分辨善恶呢，那是让你去分辨的，不是让你去吃的。年轻的孩子找对象呢，咱是不是告诉孩子“什么人能找，什么人不能找，咱得分辨善恶呢”？咱是不是要教育她呀？当孩子的是不是要听父母的教导呀？各方面的知识是不是应该要了解呀？能不能随便见了“果子”就吃呀？所以说你贪婪情欲，然后你自己再不去分辨善恶，知道有毒你还要吃，你吃了中毒了，死亡了，和神有关系吗？这是谁做的？是不是你自找的呀？前两天咱交通了《人的权力与神权柄的区别》，看了吧？神只是制定了万物运行的自然规律，万物就按着自然规律循环呢，人是有自由意志的，是可以自己选择的，这个路你可以按着神给你制定的走，也可以违背神制定的走。你按着神的走，你是生存，你是快乐；你违背神的走，你是痛苦，你是死亡。神说得够清楚的了。你没有按着神的旨意走，神作工多长时间了，你来信神了，你来跟随神了，你要是按神的旨意走，然后再根据神话去分辨人、认识人，就不用说根据神话了，

就听上父母的话，能不能走这条路？（不能。）听父母的话也不能走这条路。所以说和神有关系吗？神说“我该作的都作了，这能怪我吗？”就像亚当、夏娃吃善恶树的果子，神是告诉他们吃了是必死的，他们还是吃了呀！挪亚，神告诉他神要用洪水灭世呢，告诉他造多大的方舟，怎么造，人家挪亚就能用一百二十年去造方舟，人家造的方舟能够连一个蚂蚁窟窿都没有，能经得住一百二十年风吹雨淋。那么大的方舟，你当是咱现在的大棚，能罩住？罩不住。造了一百二十年就得风吹雨淋一百二十年，过了一百二十年以后才正式检验工程呀。如果挪亚那时候应付糊弄一下，或者他没听神的话，本该用歌斐木造方舟呢，他用成其他木头了，或者有小窟窿没有处理好，他能剩存下来吗？洪水灭世方舟在水里面泡了一年呢，是吧？如果方舟有个窟窿，到水进去的时候，船沉没的时候，神救不救？（神不救。）神这么作的目的是看神说的话挪亚听不听，因为当初的亚当、夏娃是因为不听神的话、否认了神的话吃了善恶树的果子背叛了神，然后受到了咒诅，几千年以后，“你的祖宗就没有教导你？就没有告诉你‘你必须得听神的话，不听神的话就得死，神话就是命令’？”所以几千年以后不听神话的人就让洪水给灭了，听神话的人神要检验，“我看你是不是听我话的人，当初我跟亚当、夏娃说的是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结果撒但一来人家也没有去商量，立马就能背叛”。神的作工建立在撒但的诡计之上，神作工是边作边看，“好了，既然你撒但作了这个工作了，把人给败坏了，我把那个人咒诅了以后交给你，我看你还有啥诡计，拿出来。亚当、夏娃，当初是因为你们不承认我的话，你们听了撒但的话。你们听了它的话，你们看看是什么结果，然后一千五百年以后我看人长记性了没有，我再来检验一下，我用这个见证来蒙羞撒但”。神就用挪亚的这个见证，就用挪亚造的这个方舟来证明一下、证实一下，让撒但看一下，让撒但蒙羞，“你不是把人败坏了吗？你不是让人背叛我吗？你不是让人戏弄我吗？你不是让人不承认我的话吗？你就看戏弄我的人最后是什么结局，被洪水灭了。撒但你是无能的，你救不了一个，让你败坏了的人不可能剩存下来。神的性情是什么？神的‘喜’是一切正面事物的诞生与存在，神的‘怒’是一切反面事物不复存在的象征。你看反面事物，洪水灭世，全完了。就挪亚一个义人，我让你看见挪亚听话不听话，他是听话的人，一个蚂蚁窟窿都没有，我要检验挪亚一百二十年，让你撒但看见，他能一百二十年就持守我这

一句话去造方舟，他能持守一百二十年不变，一百二十年还是求真求细的一百二十年，然后还要经过一年的洪水的验证，你看他这个变了没有？你不要控告我说亚当、夏娃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你看看亚当、夏娃的后裔挪亚，他超过了亚当、夏娃，他的信只能是拔高。”当初神的作工是建立在撒但的诡计之上，“你撒但的诡计不是把人给迷惑了吗？经过一千五百年以后，我拿上这个证据你看看，你看我的人作成了没有，怎么样？你看你还能迷惑了他吗？”

神怎么检验呀？在这一百二十年间，方舟不是说造就造了，在挪亚造方舟的这一百二十年会有多少人去攻击挪亚，周围的人会说挪亚是什么？是不是说挪亚是疯子呢？“从来就没有见过什么洪水，你建什么大方舟呢？”方舟还不是造一年，一造就是一百二十年，一百二十年间挪亚周围的邻居、亲戚、朋友没有一个支持他的，都是攻击他的，为什么呀？看见他就是异类，看见他就是神经病。朋友说“你好好挣点钱吧，看你干的是啥呢？”就不要说他造方舟以前怎么样，就说造方舟的这一百二十年间他干什么了？他就造方舟了，啥也没干。挪亚在这一百二十年间就这三个孩子，三个孩子还都没结婚，这一百二十年间和挪亚一个年龄段的人会有多少孩子呢？一般两辈人之间就是差二十来岁吧？咱就按二十岁算，一百二十年是几辈？（六辈。）咱现在的人七八十岁是三代同堂，顶多就是四代同堂，是吧？一百二十岁最起码是六代同堂。挪亚在造方舟的同时邻居家会有多少孩子呢？算过没有？没想过、没算过，是吧？挪亚有三个孩子，三个孩子娶三个媳妇，第一代就是六个人。那第二代呢？一家生三个孩子，三家一共生九个孩子，九个孩子还得娶九个媳妇吧，新增人口十八个，这还不算原来的。那第三代呢？（五十四个。）这五十四个还是新增人口。第四代呢？（一百六十二个。）第五代呢？（四百八十六个。）到第六代就有一千四百五十八个新增人口了，这一百二十年间新增人口一千四百多，和原来的加起来是两千多号人。一百二十年间，他的亲戚、朋友、邻居人家的子孙两千多号人了，二千多号人相当于一个大村庄，一个邻居家的子孙后代都能组成一个大村庄了，十个邻居的子孙后代就成了一个城了。挪亚呢？三个孩子还没对象呢，还没结婚呢，你说别人能不说他是疯子、傻子？他老婆呢？神说挪亚是义人，神说他老婆是义人了没有？说他的三个孩子是义人了没有？（没有。）他

的三个孩子一百二十年不结婚，你说他们恨不恨挪亚？（恨。）能没有埋怨？挪亚的孩子、老婆在他跟前是不是要说？是不是要埋怨？（是。）所以说挪亚是义人，怎么称为义人的？在这一百二十年他要经历多少。你今天出来尽三年本分，“邻居说啥了，不信的亲戚说啥了，我爸说啥了，我受到攻击了，受到毁谤了”，还委屈得不行。挪亚受了多大的攻击、诽谤呢。所以挪亚用这个见证让你看见，亚当、夏娃当初就是听了撒但一句话就背叛神了，神要的见证就是让一千个撒但过来都迷惑不了挪亚，挪亚造的方舟没有少了一寸，方舟上没有一个蚂蚁窟窿，神用这个证据来证实，把撒但打败了，让撒但蒙羞了，神看的就是人对神的信。如果挪亚敢在这个信里边打折扣，方舟上出现一个蚂蚁窟窿，船在水里泡了一年，沉了，活该！因为你没有守住对神的信。

从这个经历里边看神作的工作，神作的是什么工作？神要检验你对神的信的程度，神的话就是命令。什么是命令？就是天规、诫命，是必须的，是不能打折扣的。就像咱今天养育孩子呢，神给人制定了生存规律，制定了人的正常生活，夫妻生活它是正常的、是应该的，但你超出了夫妻生活，超出了那个范围就要得病呢，那就是自找的，和神没有关系，那是人的权利。当你真正找到这个原因的时候，你还再问神呢？不问了。不问了，对神还有怀疑呢？没有怀疑了、没有疑惑了，反而是定真了。你还痛苦吗？不质问就不痛苦了，什么时候才痛苦呢？你说人质问的时候痛苦不痛苦？（痛苦。）质问为什么痛苦呢？自己在观念里边定了“这是个水杯”，别人过来说“这是个碗”，“明明是水杯，你说是碗？”可你怎么也说不清，人家还带领了一大群人都说这是个碗，你说气人不气人？“你和我说这是什么？你再说一次！”你气得头还要炸了呢，血压升高。因着什么？因着你的质问，痛苦、难受。把你气出病来呢？气出病来这是不是又是个应该呢？如果是寻求呢？“这是个什么东西？”“别人说这是个水杯，人家那个谁说是碗。”“不是碗？”“不是，你再看那个碗是什么样的。”“哦，这是个水杯，那是个碗。”他的心情是平和的，他得着这个答案以后他是高兴的。“哦，我今天算是明白了，我认识了水杯、碗，我能够分辨认识了，我得着个东西了”，他是喜乐、是高兴。但你要是质问呢？气了一身病，最后还当了个罪人，别人定你是指鹿为马，你还认为别人是指

鹿为马，还打上一架，晚上还睡不着觉。在神那边看这是什么？这是个谬种。你走哪条路？质问还是寻求？真理是让人快乐起来的。

564　怎样认识神的公义性情

1　你一个受造之物你凭什么要求神？人没有资格要求神，要求神是最没理智的事。神该干什么就干什么，神有权利不这样作，有权利自己处理这些事，神自己的性情是公义的。公义并不是公平合理，你做多少事给你多少工，你干多少活给你多少钱，这不是公义，你认为分工合作、按劳分配，按所付出的得着该得的，这就是公义。假如约伯为神作完见证，神把他灭了也是公义的。假如约伯为神作完见证，神把他灭了也是公义的把他灭了也是公义的。

2　在人看合人观念人说公义，这容易得多，如果在人看不合人观念，人理解不了的事，人能说出神公义，那就费好大劲了。如果那时把约伯灭了，人就不说神公义了，即使有人说也是勉强的。其实人被神灭了，不管人经败坏还是不经败坏，神灭人该不该神灭人该不该向人讲明道理？该不该向人说明根据什么灭人？用不着吧？一个败坏的人在神眼里在神眼里随便处理，怎么作都合适，都有他的安排。神怎么作都合适，都有他的安排。

3　神作的每一件事每一件事里都有公义，但人发现不了。作完见证灭了你，这是不是公义的？这是公义。虽然现在事实上不好认识，但道理上你得有。神毁灭撒但是不是神的公义？把撒但留下来了呢？不敢说了吧？神的实质就是公义，神作事人不容易认识，但神所作的都是公义。你看神把彼得交给撒但，彼得咋说的：“你作的事人测不透，但都有你的美意，都有公义在其中，我怎能不为你的智慧作为而发出赞美呢而发出赞美呢？”现在应该看见神就是不灭撒但，让人类看看撒但是怎样败坏人的神怎样拯救人，到了最终，因人被撒但败坏的程度看见撒但败坏人的罪恶滔天，神把它灭了，让人看见看见神的性情、神公义。

——摘自《基督与教会工人的座谈纪要·怎样认识神的公义性情》

6.有真理才有尊严

有真理才有尊严（一）

（肖松：我跟神的关系一直不正常。）你平时吃喝不吃喝神话？（肖松：不怎么吃喝。）你忙啥呢？（肖松：玩游戏呢。）玩游戏玩了多长时间了？（肖松：几个月了。）放不下？（肖松：是不愿意放下，其实也能放下。）你的眼睛现在恢复得怎么样了？（肖松：看不清东西，看东西还是模糊。）那你在眼睛受伤的这件事上就没有警醒自己？（肖松：没有。）缺乏恒心、缺乏心志。你从小就没心志，是吧？（肖松：考研的时候有过一段时间心志。）考研的时候是什么心志？（肖松：觉得自己肯定能考上。）那是信心，那不是心志。你感觉“我能考上”，这是啥？这是对自己的一种信心。信心和心志有什么区别？人常说“得对自己有信心”，信心是相信自己，“这件事情我能行，这件事情我能搞定，这国度我能进去”，这是信心。心志呢？“这件事情我必须得拿下”，立心志。神成全的就是人的信心和心志，结果你连信心和心志都分不开，你怎么能被成全呢？成全你什么呢？信心，你有了方向、有了目标，“我要怎么呢，我要怎么呢”。就像小孩儿上学的时候大人常说，“说一下你的远大理想”，那是个理想、空想。空想不行，你得有信心，“我能行”。你说“我以后要当科学家或者画家”，你不能只是想，你得有信心，“我有这方面的天赋，我有这方面的特长，我叔叔就是画家，我二大爷就在那边上班呢，我有这个条件，我具备各方面的条件，你们不具备，在这方面我有信心，我能！”信心不倒，你的这个方向就不倒、旗帜就不倒。打仗的时候为什么让你举旗帜呢？为什么不管军队剩下多少人，只要军旗一倒，当兵的就是放下枪杆也得拿起旗帜呢？旗帜是什么？方向、目标、信心。给人树立一个信心，旗帜一挂起来，人的信心就起来了，要是没有旗帜就没有信心。心志呢？心志是人的一种顽力，“我非把它拿下来，我拿不下来就不行，我就不相信了，我就不相信这个邪！”就像刘强，“我就不相信这个邪，我瞪着眼和你说话吓不住你，那我就用拳头。”人家就有这个心志把你打下来，“你不是能骂吗？我看你再骂！”念书必须得有信心、心志，信神呢？神主宰万物，神是造物的

主，神说：“强国必胜，弱国必败，但得通过强国去亲自‘侵占’弱国，这样才能说成是强国的势力大。”（摘自《话·卷一 “神向全宇的说话”的奥秘揭示·第二十一篇》）强国是必胜的，弱国是必败的，这是什么？你得有这个信心，它得有个过程，打了二十年、打了五十年、打了一百年还没有打下来，你没信心了，不打了，信心消失了。心志，人有了心志，有了顽力，他就有吃苦的心，就没有什么能拦得住他了。（有一段时间有信心、心志，过后就没有了。）信心不持久。神为什么说“小信的人”呀？信不来。信不来就是小信的人。心志、毅力、恒心，还记得祭司弟兄交通心志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吗？“经历神的话、实行神的话总能看见肉体的悖逆，总能看见人的观念想象随时出现，总能感觉到肉体的软弱，遇到点难处就灰心。有心志的人就一个劲地约束自己，‘不能软弱呀，既然明白真理就这么行！肉体想退回去不行！’有一种人就是这种性格。外邦人说这人犟啊，那是认准一条路，九头牛都拉不回来呀！……追求被神成全需不需要点犟劲儿啊？（需要。）那你就得受点羞辱，人家背后骂你‘犟种，犟货’，你说‘全是犟才好呢，现在犟得还不够’，他越骂你心里越高兴，这挺好，终于具备点犟劲儿，坚持真理这点犟劲儿太好了！”（摘自《上面的讲道交通·110-C-6》）九头牛都拉不回来，这就是个心志，“我定了就要这么做”。神成全的就是人的信心与心志，走信神这条路没有心志是不行的，是不可能做成的，一猛之劲不行。为什么说这个呀？信心，你跟随神多长时间看不见神，临到你的都是神的话语，你相信这些话能应验吗？你得有这个信心，如果你没有信心、没有心志，那成啥了？一无是处，成畜生了，成猪了。猪有什么信心呢？猪有什么心志呢？

有信心、有方向就能带来一个更重要的事情——考虑后果。考虑后果很重要，咱好多人做事从来不考虑后果、不考虑结果，从来不总结，只享受旅途中的快乐不考虑后果，你说这是什么人？傻不傻？还有更傻的傻到什么程度了呢？人家出来就是旅游呢，人家就没有目标，漫无边际，“我跑到哪个国家，我就是旅游呢，我就是玩儿呢”。你信神是不是来玩儿的？我觉得没有一个人信神是来玩儿的，因为信神也没有人所追求的玩儿的那种舒服。可是你做出来的就是来玩儿的，你做出来的就是在享受旅途的快乐，从来不管结果、后果，从来不管你所追求的、你所要的是什么。你考虑过你追求什么、要什么吗？肖松考

虑过没有？你信神想要什么？（肖松：刚来的时候我想达到约伯的那种满足而死，后来就感觉那就是句话，小孩说大话，拉倒吧。）你这个大话是什么大话？怎么说是满足而死？你信神就是奔着死来的？（肖松：我是想达到约伯满足而死的那个程度。不是为了死，是为了达到约伯对神的认识，能满足了，满足地面对死。）你为什么要达到满足而死这个程度呢？你要达到满足而死的目的是什么？（肖松：活得有意义，不然每天一日三餐就没意思。信神就要好好信，就要达到那个程度。）你说的是你要效仿约伯，对吧？你效仿约伯是为了活出有意义的人生？（肖松：嗯。）活出有意义的人生仅仅是满足而死吗？（肖松：觉得自己达不到彼得的高度，那我就先达到像约伯一样能满足而死。）（萧伟晋：他现在的状态就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没目标。）他没有目标，你们有没有目标？沈屹，你的目标是什么？（沈屹：做一个有人格、有尊严、有良心、有理智的人。）刘强的目标是什么？（刘强：最起码能脱去身上的败坏性情，脱去与神敌对的东西，追求被成全，达到蒙拯救。）沈屹没有追求蒙拯救，是吧？（沈屹：有了这些自然就会向这方面靠拢。）怎么又靠拢呢？我和你说的是你的方向、目标、目的是什么，你的目的有几个？你能告诉我“我有十个目的、一百个目的”？你信神了，你信神的目的有几个？（一个。）你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你刚才说的，“我得做一个有人格、有人性、有尊严的人，但我不要真理。”（沈屹：没有这些哪有真理呢？）所以说你不要真理嘛，“我不要真理，我只要人格、尊严”，这是你刚才陈述的你信神的目的。肖恺诚呢，你的目标是什么？（肖恺诚：蒙拯救。）肖松呢？（肖松：满足而死。）萧伟晋呢？（萧伟晋：蒙拯救。）韦峻凡呢？（韦峻凡：活在神面前，为神做点什么。）张达民呢？（张达民：我要得着真理。）

咱把自己信神的目的、目标、方向，也就是你的终点站定一下，“我要达到什么我就满足了，这就是我追求的方向、目标”。咱每个人都想一下自己的终点站与目标，然后再看你自己所走的、所做的，你在走这条路的过程中，你在做这些事的过程中，你按着这个方向、目标走了没有，你朝着你的这个终点站走了没有。你说你是有方向、有目标的，可是你的言行举止、你每天所走的道路是不是奔着你的方向、目标去走的？（不是。）为什么？自己有方向、有目标，但又不是奔着

这个方向、目标走的，什么原因？（说明没有方向、目标。）可是你没有吗？你没有方向、目标，你来这儿干啥来了？来这儿玩呢？（肖松：没看到自己在这个目标上使劲儿，没看到自己在这上面付代价，所以说就不是专业信神的。就像念书一样，人家的目标就是考大学，看到人家就是在用功、使劲呢。）那你考虑你每天的言行举止了没有？想了没有？假如你的目标是“今年我得去山东找个媳妇，山东媳妇好说话，不要彩礼钱”。你有这个计划，有这个方向、目标，那你接下来要做什么？向山东进军，是吧？那从你有了计划开始，从你有了方向、目标开始，你这个脚步是不是得向山东走呢？你每走一天你是不是在考虑、在想、在寻思、在省察你这个方向对不对？“我的脚步是向山东走呢，还是向河南走呢，还是向新疆走呢”，这是不是你自己应该清楚的？（是。）可实际上你清楚不清楚？（不清楚。）为啥？如果你真有这个方向、目标，你要娶山东媳妇呢，你会不会走错路？（不会。）你只是给自己定了一个方向、目标，问你“你出来要干啥呢？”“今年我要找山东媳妇呢。”可你往山东的方向走了还没有三十公里呢，你看见路边有游戏厅呢，你进了游戏厅转了转，游戏厅那边还有赌博的，又去赌博了，赌博出来该走了，又看见这边好山好水，又要旅游呢，在游玩的过程中又听说缅甸媳妇不要钱，这边来了一批缅甸媳妇，你还走不走？你能去了山东吗？（去不了。）你去不了山东能娶回来山东媳妇吗？可是你在和缅甸媳妇谈恋爱的时候心里还想着“我要娶山东的媳妇呢”，你说这不是大脑出问题了？有句话说“干活的和看瓜的坐在一起了”，什么意思呢？你要去办事去呢，人家在那儿卖西瓜呢，人家怕西瓜丢了在那看瓜呢，你是和人家一起坐在那儿了，等太阳落山回家了，你老婆问你“办完事了吗？”你说啥呢？（跟看瓜的聊天了。）你多大了？这是不是一个笑话呀？（是笑话。）可是你又表演着这个笑话呀！你表演的是不是这个笑话？我问你“你有没有目标？有没有方向？”你说：“我有目标、有方向，我来这儿是信神的，我是为了蒙拯救。”“什么是蒙拯救？”“脱去败坏性情。”可是你考虑脱去败坏性情了吗？你说你来这儿是尽本分的，你尽本分了吗？什么是本分？神称许的是本分，不称许的是祸。为着神、向着神、时时念着神，你尽本分什么时候为着神、向着神、念着神了？你往这个方向够了没有？你是南辕北辙，还在做美梦，还一厢情愿，还想着哪天能达到这个目标呢。你想到哪一天神作工结束了你是下地狱受惩罚的

吗？想了没有？没有！你想的是什么？你想的是哪天时间到了，神工作结束了，你就进国度了。你是不是想着你进国度了？你要是知道你进不了国度你今天还在这儿干吗？“我还不如去世界大干一番呢，我信神跟随神最后被神惩罚了，我图了啥呢？人家在世界好吃好喝，吃香的、喝辣的，人家什么不能享受呢，我为什么要在这儿一分钱挣不上还得受苦受难？看见人家娶媳妇我都流口水了，找了对象还不能结婚！”你说难受不难受？你受这些苦干啥呢？可你在这儿受苦的同时你想你的目标了吗？你考虑结果了吗？你沿着这条路这样走下去能不能到了终点？能不能进了国度？你就不思想思想、考虑考虑？咱就是笑话中的那个人。一说这个故事咱都看着这个人可笑、傻得可爱，是吧？可是你就扮演着这个傻得可爱的人，自己明明知道方向、目标是要去哪，可是你在旅途中就能去旅游，走神了，南辕北辙，在南辕北辙、游山玩水的过程中还在做着美梦，“我哪一天就到目的地了”，这是不是和猪一样呢？从来不想结果、不想后果。你做什么事情想想后果，总结一下自己每天做的这件事、走的这条路是往哪个方向走，最后得来的结果是什么，是福还是祸，是得着真理了还是得着惩罚了。

沈屹，你刚才说你的方向是想活得有人格、有尊严，是吧？（沈屹：是。）怎么就有人格、有尊严了？（沈屹：实行真理。）实行真理是为什么呀？（沈屹：脱去自己的败坏性情。）脱去败坏性情就有人格、有尊严了？怎么就有人格、有尊严了？（有真理才有尊严。）有真理才有尊严，才有人格。沈屹，刚才我问你你的方向、目标，终点站是什么，你说你要活出一个有人格、有尊严、有良心、有理智的人，你最终的目标、终点是什么？（沈屹：做人有人格、有尊严。）做人有人格、有尊严这是你的目标、终点，但你又知道有真理才有人格、有尊严，是吧？所以当我说你不要真理的时候，你说你也不是不要真理，“我要真理呢，我要真理的目的意义是为了做人有人格、有尊严”，而不是“我活出有人格、有尊严的人生目的是为了有真理”，这两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好比说买手机呢，“我买手机是为了打电话而买手机”和“我为了买手机而打电话”，一样不一样？（不一样。）那时候市面上刚有了大哥大，有的人买了手机以后见了人就想让人知道自己有手机，“怎么就没人给我打电话呢？我给张三、李四打个电话，享受一下，我让人知道我有手机”。你的目标是为了找对象，买一

部手机让对象一看“人家这个人有手机”，是吧？买车呢，有的人买车是因为需要个代步工具，“我是为了干活，所以我得买车”，有的人买车不是为了干活，是为了有个面子，“我的车就在这儿放着，让人们看看我买的什么车”，目的、目标不一样。我说你的终点是什么，就是说你最终想要达到什么，是吧？如果你最终是要达到“我信神得追求真理呢，有了真理就有了人格、尊严”，那你的目标是什么？（追求真理。）你为了追求真理，“我必须得活出有人格、有尊严的人生意义，我活出有人格、有尊严的人生意义我就有真理了”，你的目标是为了有真理。这个对不对？（沈屹：不知道了。）你是追求真理还是追求有人格、有尊严呢？（沈屹：不知道了。）我给你论证一下。咱那天聚会弟兄姊妹正念着神话呢，沈屹从外边进来了，沈屹进来有没有和你们打招呼说“弟兄姊妹，你们等一下，我有个急事要跟弟兄说一下”？他有没有这个动作？（没有。）他是直奔主题，“弟兄，那个什么什么”。这边还能念成神话吗？所有的人都侧耳倾听，听沈屹说话。沈屹说的话是什么话呢？如果是大红龙来抓捕了，你过来说“大红龙来抓人了！”这个是不是很正常、很应该的？（嗯。）但是你说的是“咱的什么东西坏了需要修呢”，你要是说这东西坏了，在外边出了紧急事故，那也是可以的，但是这东西已经拖回来了，需要怎么去修理，需要换什么东西，这是不是当下需要解决的事情？（不是。）听出来什么问题了吧？不是当下要处理的事情，也不是特殊事情，那就按常规来解决问题，怎么解决？（聚完会再解决。）聚完会解决，是吧。就像公司领导正开会呢，你要进会议室你得敲敲门、打个招呼，“我有个什么事”，这是正常的礼节、礼貌，对人的尊重，是该有的理智，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制度、规定，可不可以说成是制度、规定？（可以。）就是一个最基本的活出，一个基本的常识。沈屹知道不知道这个常识？就不用说我在这儿聚会了，就是其他人在这儿聚会你都不能随意打岔。咱在这儿聚会是不是太随便了呀？太随便了！其实咱聚会应该更慎重才是。就是世界上的人开会你都不能随意打岔，除非有特殊事件，更何况咱是在聚会呢，敬拜神呢，人在做神在看着呢。这是我在这儿聚会呢，即使今天是肖恺诚在这儿聚会，那也是在事奉神呢。做什么得有个规矩，做什么得像什么。今天我在这儿聚会呢，是不是更得有点礼节、规矩？沈屹，可是你没有这个礼节、规矩，你知道不知道这个礼节、规矩？（沈屹：知道。）这是这件事。

还有一次，我们四、五个人正在讨论一件事呢，你过来没有听人家把话说完，或者说“你们说完了没有？”或者听听看我们在讨论什么，是谈闲话呢，还是开玩笑呢，还是谈正题呢，这个你应该得有个了解，得了解完以后你再谈，“我说件事”，这是正常情况下人和人之间该有的礼貌。你要去一个单位找领导做什么事情，如果你出来这么一个行动，领导绝对不要你了，这也可以说成是一种规章、制度了。沈屹也知道这个礼节，是吧？（沈屹：嗯。）你知道有这样的制度，知道该有这样的礼节，可你却那么做了。我记得我以前和你说过这件事，但这件事就这么发生了，什么原因？（沈屹：没理智。）可以说是没理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你做这件事情的背后有没有动机？（有。）思想、观点、态度，是吧？他有个什么思想？他要追求做一个有尊严的人。我在这儿聚会的时候，沈屹进来立马和我说这话，如果是外来人、外来户看到这样的场景，他们会怎么看？在他们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沈屹突然间进来和我搭了这么一句话，他们会怎么看这件事？（这个人不一般。）这个人不一般，是吧？他是我的上级，他和我不是平级，这是上级领导来了。你在这儿开会呢，谁才能突然间进来插话呢？只有上级能这样做。平级是不行的，平级突然间插话是要受到处分的。在学校里，如果老师比学生先进了教室，学生再要进教室就得喊报告呢，是吧？如果学生都进了教室，老师最后才进来，那学生就得起立，得有这个礼节。当老师讲课的时候，再进来一个人和老师说话，那无非就是校长，除了校长别人不能这样做，其他老师要进来也是先在门外招手示意，先把讲课的老师约出来。即使是校长要找这个老师，如果不是耍威风的校长，一般也是打个招呼“你出来一下，我和你说件事”，这是正常的做法。沈屹他心里不是不清楚，他应该是知道的。沈屹，你知道吧？（沈屹：当时里面没有这些东西。）要是有这些东西你肯定不会这么做了。为什么你里面没有这些东西呢？人常说，“胜利冲昏了头脑。”这就是刚才我问沈屹“你的目标是什么？终点是什么？”他说：“我得活出一个有人格、有人性、有尊严的人。”他不是把真理放在终点，他的目标是“我来是想得真理，我得真理也是为了活得有人格、有尊严”。所以当他想在众人面前活得有人格、有尊严的时候，就导致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没知觉了，“我只要让他们看见我有人格、有尊严就行了”。沈屹和我说话还是这样的，他和你们说话打不打招呼？你们两个人正说话呢，沈屹过来立马和你们说

话，这是什么？他自认为这是人格、这是尊严，让别人一看，“沈屹不一般”。这个理解了吗？（沈屹：能理解。）咱来这儿想得着尊严、得着人格，这不是你自己抢来的、夺来的，而是人自发地给你这个，你有了真理你自然就有尊严了，你没有真理就没有尊严可言，你是夺不来的、抢不来的。

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你得有方向、目标、终点，但是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考虑你的终点了没有？（没有。）就是沈屹说的，“我追求活出有人格、有尊严的人生”，但你真有这个思想、有这个目标，“我做什么事情都得考虑我的结果，我的结果能不能得着尊严？我这么进去和弟兄这么一说话，别人怎么看我呀？‘这么大的人了就连这么一个基本的礼节都不懂？’”别人会不会这么看？在你那儿看“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可是别人怎么看你呢？“这人连基本的礼节都不懂。”十多岁的小孩只要是念过书的都懂得这些东西，你怎么就不懂呢？你得来的不是尊严，得来的是什么？是羞辱，是别人的小瞧、小看。为什么会成了这样的？因为你不考虑后果，你不想结果，你只享受了旅途。旅途是什么？就是在到达目的地前的这个过程中，在到达目的地前的这一段时间里，你所做的这一切，你只是沉浸在这个氛围里尽情享受。你进来和我那么说话，这是不是一种享受？你自认为是一种人格上的享受。能听懂我给你交通的这个道理吧？可以说成是道理，就是说，你为什么会有过犯？你为什么走不上这条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你不考虑后果，你不考虑你的方向、目标。你说你是有方向、目标的，但是你做什么事情不考虑后果，不考虑你是不是能达到这个方向、目标。你要进国度呢，神告诉你国度里边要什么人、要什么人，那你在做什么事的时候是不是在考虑你所做的是不是国度里要的人所做的？如果你时时在考虑这件事情，那你是不是时时来到了神面前？（是。）那你时时来到了神面前，你还怕进不了国度？那是不可能的事。我给你讲过我小时候和人打架为什么打不成，我举起拳头了，我可以打人，我也打得过他，但是我得考虑到这个后果。如果我把人打得流血了，我在学校有名了，我还得承担后果，还得叫家长；我要是把人打得没流血，老师来了得批评我一顿。我想到这些后果，我举起手以后就停了。咱在追求真理的时候咱得想到后果，省察自己“我这么做了以后我流露出来的是什么”，当你看到这个后果的时候你还能做

吗？就像康磊，如果说你考虑一下后果，“我这么做了以后别人怎么看我呀？我就因为人家按了个喇叭，就因为我和他产生了冲突，我就能在外边走四十分钟，车也不坐，还和人家生气，还能让人家给我道歉？让别人看见我这样多丢人呢，我就这么小肚鸡肠？”你考虑到这些后果了，你还能不能做了？不能做了。使你的罪恶止步了。这是说你有方向、目标，你可以这么走。还有一个是敬畏神远离恶，当你这么走了以后你看见你所做的是不是在敬畏神？对神有没有敬畏？（没有敬畏。）没有敬畏会带来什么后果？惩罚。你看见地震、瘟疫，看见千万年来稀有罕见的灾难在等着你，你害怕不害怕？（害怕。）那你还敢不敢做了？不敢做了。使你放下了手中的强暴远离了恶道。

肖松听懂了吗？你没有方向、目标，你想想你没有方向、目标是什么？你有方向、目标还不一定能达到，不一定能走到头呢，你没有方向、目标难道你就能走到头了？（更不可能了。）那最后是什么？你眼看着地震、瘟疫、饥荒来了，结果你连方向、目标都没有了，那你在这儿干啥呢？真不如去世界好活一番，何必在这儿做个抵挡神的人呢？你在这儿做了抵挡神的人，受到了神加重的惩罚，你去世界也是惩罚，你何苦来呢？在世界还能好活两天。你看到自己将要受到惩罚，看到惩罚就在眼前，而且你看到“我的眼睛为什么成了这样的？为啥恶化成这样的？这是不是神的手临到我了？”去寻思、揣摩，看到这个后果。沈屹，想后果了没有？想想，反省一下，“我的血管堵了百分之七十”，你说该不该堵呀？（沈屹：该。）你追求的方向、目标是啥？你看见这是不是神作的？今天百分之七十的血管能堵了，这是不是神的爱呀？为什么说是神的爱？让你看到了危险，看到了害怕，天上的烈火显给你看了。咱得看到这个后果。这是血管堵了，你就这么走下去要是脑血管堵了呢？成脑梗了，是吧？脑梗成啥样了？你现在想在人面前有人格、有尊严，当你脑梗了以后有没有人格、尊严可言？（没有了。）脑梗有轻、有重，你别到时候尿在裤子里了，这人格去哪了？咱想到了这个后果还敢不敢做这些事？敢不敢在弟兄姊妹面前给他们教导一番？这方面性情用不用再举例子了？（沈屹：不用了。）他们看的例子也不少，需要再举例子的话就再给你捅两刀，用不用捅捅，放放血？（沈屹：怎么都行。）你们每天在一起呢，这例子应该是举不完的，沈屹说话的语气、态度就带着他的性情，带着他

的追求目标，这是他真实的追求目标。肖恺诚，看得见看不见？（肖恺诚：能看见。）沈屹常说一句话“我跟你说不成就不和你说了！”你为什么不和别人说了？（沈屹：说不通，不想说了。）你要说通什么呢？你要和他说通一个真理？说通啥呢？什么是说通了？什么是说不通？知道不知道？（沈屹：不知道。）沈肖平，沈屹和你说话多不多？（沈肖平：不怎么多。）为什么？人家跟你说不通，是吧？跟你说不通的是什么？（沈肖平：感觉不到。）人家不和你说了，你感觉不到？咱这灵就这么迟钝？就不去想人家为什么不和你说话？人家在这儿就告诉你了，“和你说不通就不和你说了”。他要和你说通什么呢？他是和你交通真理说不通？是不是要和你说通他的思想、观点？（是。）“我的这些思想观点在这儿和你说不通，不和你说了！”这是什么性情？“你不让我强行占有，我不占有你了，行了吗？我在这儿要是和你说通了，把我的思想和你说通了，你是不是被我占有了？你被我占有了，我在你面前是不是有人格、尊严了？我说话在你身上得算话，我说的话得在你身上掌权，我说话如果不能在你身上掌权，丢人败兴，‘你看沈屹和人家说了三句人家就不搭理他’。”沈屹的追求目标是什么？（追求有人格、有尊严。）沈屹做什么事情都奔着他的这个目标，在人前得活得有人格、尊严，“我和你谈话我的要求是什么？我不是要求这件事情怎么做好”。你感觉我和你谈话的时候，我在这儿要这个尊严了没有？你看我在刘强面前说话的时候，刘强把我羞辱得简直就是烂泥一滩，人家羞辱我羞辱成这样我还得和人家说，哪有尊严可言。为啥呢？我的目标是奔着什么呢？我是为了把这件事情解决了。刘强是谁呀？人家是“驴总”，“驴”的总走了你说让谁“推磨”呢？让萧伟晋推？人家腰疼呢。让肖恺诚推？你说让哪个上呢？让沈屹上吧，人家的血管都堵了百分之七十了。你说让哪头“驴”上呢？咱就没“驴”了！人家就是羞辱我，人家就是多放两个屁，人家就是在磨盘上多吃两袋面，没办法，目前我还得用“驴总”，人家就是羞辱我我也还得用人家。但是沈屹呢？沈屹要求什么？沈屹要求维护神家利益呢？要求把这件事情做成呢？这是不是他的目标？（不是。）我的目标是维护神家利益，所以说我就是受了羞辱我也得这么做，没办法。那沈屹这边呢？他以什么为目标？个人的尊严。“我得有人格，我和你说话得管用，我和你说话不管用，我不和你说了。”这是什么？这也成了沈屹的座右铭了。在沈屹这边看，沈屹活出来的确实是有尊严，是

吧？“我的话一出这件事就得成，如果不成，我闭嘴、我打嘴，我不和你说了！”他是奔着这个方向、目标的。谁敢说这个话呀？神才是话出事就成，神是有尊严的。咱今天追求的是什么呀？是要得着真理，恢复良心理智。你不能追求活得有尊严，你得追求“我得有真理”。因着沈屹有那样的追求方向、目标就驱使他那样做，那样做的实质是什么？就是站在神的位置上了。他享受的是什么？这是不是享受了一个地位之福呀？享受了谁的地位呢？享受了神的地位之福。

有真理才有尊严（二）

你们还有没有什么看见，再给沈屹补两刀，再捅捅他。（韦峻凡：沈屹还有一个问题，有时候你给他发了信息他就不回，意思是你说的都是对的，他说的都是错的，然后他就说“没法说了”。我就给他交通我跟弟兄是怎么沟通的，有时候我不赞同弟兄的观点，但我又不敢反驳，我也受这个辖制，后来就想着我得做在神面前、做在弟兄面前，我把我的观点和态度表明，这样是可以沟通的。我说完以后沈屹说了一句，“这些我知道，我经历的这些东西太多了，你慢慢经历就知道了”，就像教导人一样，“你还小呢，你慢慢经历经历吧，等你经历到我这个程度你就知道了”。我想说的是他和弟兄在沟通、交流的过程当中，他是封闭着的，他想逃避，这样下去时间长了就会有隔阂，有了隔阂还会有怨言。我说“你的血压挺高，一下升到一百八了，还有你的血管都堵了百分之七十了，这肯定和怨言有关系，有怨言就是恨，你把这个恨解开就行了。”可他长时间表现出来的状态、情形就是“我和你沟通不了，沟通不了我包容你还不行？你说咋办我就咋办，我不说了还不行？我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这就是他在经历中所得着的。他在聚会当中表现出来的也是什么都知道，也没有说“我也寻求一下真理”，他就像已经得着了似的，满满登登的。）不是满满登登，人家表现出来的是自己就是真理。沈屹，受到刺激了？（沈屹：没有。他说这话有他自己的意思，但是我也有他说的这个行为、做法，我能接受。）你说说他这里边有什么掺杂、有什么误解，我听听。（沈屹：你跟我说一些事情的时候，我表达了我的意思之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思考这些东西，然后我就直接把东西发给你，让你看看，如果哪些不合适再改进，感觉没有自己的思维，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思维这些东西。至于他说的，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有这种态度，这方面我没有太多的意识，他这样说了以后，我也去想我这方面的问题了。）他说你说了一句，“你慢慢去经历吧，你经历经历就知道了”，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沈屹：我不是针对你说的，是说到人跟人之间相处的一些问题上的时候我说“那你经历经历吧”。）意思他说错了，还是他陷害你了？（沈屹：没有陷害，那话是我说的。）是，我相信话是你说的，但是你和他说的不一样呀，他说的是你和我之间产生一些事情的

时候，你跟人家说“你慢慢经历经历就知道了”。（沈屹：不是这样说的。）所以说是他说假话了，还是你不敢承认，还是他陷害你了？（沈屹：我说的是在你和我说一些事情的时候，有时候我确实不知道怎么回答，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你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个问题，是不是在这个前提下说了那句话？（沈屹：不是。）意思是他说假话了？（沈屹：我俩说的不在一件事上。）不在一件事上不就是他说的是假话吗？（沈屹：话还是我说的嘛，只不过我不是在这件事上说的。）那他就是陷害你了，你敢不敢说他陷害你了？（沈屹：说的不在一件事上，那就是陷害嘛。）韦峻凡，是不是一件事？我的这个理解对吧？（韦峻凡：对。）沈屹，你是不敢承认你是在这件事上说的，是不是受这个辖制？（沈屹：确实不是在一件事上吧。）还来个“吧”！（韦峻凡：我为啥说这些事情呢，我发现他跟弟兄之间是有隔阂的，他说他没有思维了，我能听出来他的意思是弟兄把他打得没有思维了，弟兄不让他思维。我说“意思是弟兄把你打得不让你思维，把你打成木头了？”然后我就简单地说了一下我跟弟兄之间是怎么沟通的，我把我自己的观点和态度说出来，意思是让他不要受地位的辖制，能够正常地沟通、交流，最终能达到一个配搭，达成共识以后再去做事。我就有这么点认识和经历，我说了这个以后他说的那句话，他现在不好意思承认。）

沈屹，不好意思就不好意思吧，你说说你怎么理解的？你和我之间的关系怎么样？（沈屹：在有些事情上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所以我就没有回答你。）不知道该怎么和我说话了，是吧？和我说不成话了？（沈屹：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说，好像在这方面误解太多，说不清楚，发语音说几个字就完了。）你主要是怕言多必失？（萧伟晋：他的意思是“我表达不清楚，我还不如用语音跟你表达呢，我害怕我发了文字你把我的意思又领会错了。”）（沈屹：这种情况比较多，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用文字去表达。）用文字不好表达，咱也得多下点功夫表达呀，一个小时表达不清咱用两个小时表达呀，你和我沟通还嫌浪费时间呢？（沈屹：不是浪费时间，是说不清楚。）说不清楚咱为啥不能说清楚呢？（沈屹：我跟他们也是尽量简单地说说。）你的意思是“我和他们都是这样说呢，我和你也是这样说呢”。（沈屹：不是，我跟你这边就是这样……）你说了半天还是没有说清楚。你刚才表达的不就

是“我和他们说不清楚，我还嫌费事呢”，然后你和我说也是这样的，你怕和我表达不清，这不是一件事情？（沈屹：不知道了。）你和我的关系怎么样呀？（沈屹：不知道，词穷了。）（韦峻凡：他说过一句，“我尽量躲着你，能躲多远躲多远”。）“韦峻凡今天是咋了？总要给我当电灯泡呢，我是按也按不住，你是一直照着我。”（沈屹：这没事，这话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那韦峻凡说的是不是实情呀？（沈屹：也有掺杂，也不完全是，但他说的这方面我能接受。）我不是说你接受不接受，我是根据他说的问你咱俩关系怎么样。（沈屹：有时候就是躲着你呢。）这又出来一个关系，你是想躲着我呢，是吧？“我躲着他点，你慢慢去经历经历吧。”如果你是想靠近我的话还用说“你慢慢去经历经历吧”？你应该是说“我给你介绍介绍吧！”你该不该给他介绍介绍？你为什么不给他介绍介绍？其实韦峻凡说的这句话是不是实情？（沈屹：也是，有。）咱为什么不敢承认呢？你跟我怎么有了隔阂的？（萧伟晋：他刚才说“我给你发文字你领会不了我的意思，你就误会我的意思了，所以我就利利索索地跟你说两句。”）人家那是个说辞，你真敢相信呀？你说我这么问人家，人家该怎么回答我呢？“我能说我就是对弟兄有误解，我就是对弟兄有不满，弟兄怎么怎么吗？我得找个话题呀。”

沈屹，说说，咱们之间怎么有了隔阂的？隔阂是怎么产生的？你跟韦峻凡说，“你去经历经历吧”，你既然让他去经历，肯定你是经历过来的人，你是有经历的人，你把你的经历给咱谈谈。（沈屹：说不出来，我也记不住了。）你不就是说“你和弟兄能说成话呀？你去经历经历吧”，是吧？“弟兄是谁？你是谁？你只有接受、顺服，你还有反驳的话呢？你能反驳？你既然不能反驳，那弟兄说什么你接受就行了，你还有自己的意思？你去经历经历，你去试试、去看看，你看看和弟兄在一起的人，他们哪个人说出什么话弟兄没有给他们打回去呢？你去经历经历吧！”是不是？（沈屹：不是这意思。）那是什么意思？（沈屹：是说在一些事情上……）就是说在一些事情上嘛，“你看弟兄定了的事情是不是都得按弟兄说的去做呢？他们不去做，你看弟兄再三地和他们交通也好，打他们也好，最终是不是还得这么做？你去经历经历去吧！”（沈屹：不是这个。）那你说说是什么。你说说咱俩的隔阂在哪儿？有没有隔阂？（沈屹：没有。）没有隔阂？你这是在昧

着良心说话吧？你有没有怨言？（沈屹：有。）你说你对我有怨言，但是没有隔阂，这话成立不成立？（不成立。）你有什么怨言？（沈屹：说不清了。）抓住你了这又说不清了。你刚才还斩钉截铁地说你有怨言，这又说不清了？是不能说清吧？（沈屹：说不上来。）有怨言怎么会说不上来呢？有怨言就是咱俩之间有不愉快，那可能不可能说不上来呢？（韦峻凡：有一种情况他就说不上来，他跟我说过一件事情，在那边干活的时候，他一开始觉得那样干不行，最后你定了一个方案，实施完以后还不行，又重新整改，改了好几次，他说“这能说啥，顺服就行了”。）沈屹和我的隔阂主要就是论了一件事情的对错，他在这儿产生了一个埋怨，“弟兄你所说的都是对的？根据你所说的去做最后不也错了吗？听了你的不也做错了吗？”（韦峻凡：你说你错了，他又不能说你错了，所以“我就只能顺服”。）不是只能顺服，“我不说了嘛！”下回再有什么事情“你说啥是啥，我不说了嘛！”这不是隔阂吗？是不是？咱能交心吗？沈屹，咱能不能交心呀？（沈屹：能。）你和我之间的隔阂是不是我说的这个？（沈屹：有这想法。）就因为你有这样的想法，你有这样的认识，你说我判断一件事、做一件事还能对吗？（沈屹：你以前也说过，有些事情你也不会做，你也是在做的过程中揣摩、寻求、学习呢。）那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隔阂呢？（沈屹：就像刚才你说我的最终目标是要做有良心、有理智、有人格、有尊严的人，而不是为了得真理一样，我的意思是得先达到这些方面，如果没有这些基础，那我所明白的也是字句道理、也是虚空的东西。所以说在沟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的理解、我的思维就到这儿了，你再说什么我也理解不了，我理解不了的有的时候我问了也搞不清楚、搞不明白。有时候他们觉得我不可能是理解不了，好像就是这些东西给我造成了压力，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些问题，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说，我就不说了。）举个事例。（沈屹：就像刚才我说我想做一个有良心理智、有人格尊严的人，然后你是那样给我解剖的，可是在我的思维里我不认为是那样的，你刚才那样给我解剖了以后，我才有点感觉。就是在这些方面我们产生了分歧，产生分歧以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做了，我也就不做了，还是少说点好，你说做什么怎么做，我就做什么怎么做，就是这样一个状态。有时候我自己觉得自己很难，有些问题我确实也不懂、也不会。）跑题了吧？好像是我强人所难，你不会，我非得让你会。（沈屹：我是说类似于这样的事

情，我现在说不太清楚是哪件事，因为这东西不是一次两次出来的。）

其实这件事情也不难理解，咱们在一起干活、做事的时候，在我安排一件事的时候，我一般都要把我的态度、观点给你阐明吧？在我阐明的情况下你可能有你的观点，但你可能没有阐明，也可能是你理解不了，然后根据我的观点去做这件事的时候最终这件事情没有做成，在你这儿“按你的意思不是也没做成吗？最后不是又按着那个方案那样做了吗？”这让我想起了以前那个老马，咱在那边干活的时候，当时没几个人干过这个活儿，我在这考虑的是怎么能方便操作，老马来了看到以后就对我产生了观念，“你带领人呢，你带领人干活儿呢，你连最基础的常识都没有？你的理智在哪呢？你的理智有缺陷！”他想不通。我说“你觉着不合适，咱可以再改。”不管我再怎么改，他在那儿已经定了，“你连最基础的常识都不知道”，他有了这个看事观点以后，我在他心目中成什么形象了？“连正常的理智都没有。”他还怎么跟随？没法跟随，他因着这个产生隔阂以后，不跟了。他和沈屹这个是一个意思。他把我放在了什么位置上？就像神交通的那个开车的人说神“你还不会开车啊，那你会干什么？”我来这儿是干什么的？我是带领你呢，把你带到神面前，我完成我的使命就行了，那个东西我可会可不会，我不需要会，是吧？这些不影响我的作工，不是说我啥都会。咱在相处当中好多时候我也是和你商量、协商呢，这是你看到的。但在商量的过程中，当你和我阐明不清你的方案的优点在哪，为什么要采用你这个方案的时候，我是不会采纳的。用我这个方案最终还又不一定能成功，借着这个在人的心目中又成啥了？“弟兄自是，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建议，弟兄还有缺陷，不完美、不完全”，在你心里对我形成这种看法，你和我还能相处吗？再有什么事情你怎么和我商量呀？怎么协商呢？有没有这东西？（沈屹：有。我知道你在有些事情上也不是完全都懂，这些事情也不是你主要要去做的，你的主要工作就是交通真理，这些我也知道。）你知道这些，那你理解不理解？（沈屹：理解。在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就表达不清楚、说不明白，然后再加上我的自是、狂妄，以及我对待一些事情的态度，所以我在表达这些问题的时候就不想说那么多了，怎么做都行。）

还有一个是你在我面前感觉压抑，受辖制。（沈屹：这些有。）“我在你面前怎么也得不着人格、尊严，反过来得了一个耻辱，那我还不如远离你呢！敬而远之。我和你靠得越近，我给你提的意见越多，我的面子伤得越多。我远离你，我少给你提意见，我不说了，你再做什么，这件事情成与败，和我没关系，最起码我的人格、尊严不受损失。我离你远一点，这件事情不由你管了，我把这件事情做了，我还能得着人格、尊严。”感觉就是敬而远之，有没有这想法？（沈屹：没有认识到你说的这些，但是好像是这么回事。就是你刚才说的，我没有去看自己所走的这条路，一心只想着自己如何把这事做了。）这就是刚才说的，你不是奔着这个目标、终点去走，而是在去往终点的过程中享受了一下旅途。所以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不是说“我怎么能得着真理，我怎么能剩存下来，我和弟兄在一起，弟兄能给我解决一些问题”，你始终是为你的地位、名誉服务，经营你的地位、名誉，所以你采取敬而远之，不考虑后果、不考虑结果。（沈屹：考虑也是在自己这个圈圈里边打转呢，超不出这个圈圈，没有更高的认识、领受。）你和我在一起没有走哪条路呀？你来这儿走的不是跟随、寻求的路，你是来完成任务的，你只是来做事，只是来尽本分、出力，一厢情愿，“我把这个本分尽了、把这个力出了以后我就能进国度”。你不是来解决你的败坏性情，不是来敬拜神的，你守了个规条、守了个方式，与寻求、进入没挂钩。你不是来跟随的，你是把我放在那个位置上，把我当作偶像、神仙来供奉、烧香、磕头的。这个能听懂吧？（沈屹：能听懂。）走的路不一样，你只是想用一种方式、方法来换取一个结果，而并不是要走这条跟随的路。你为什么不走跟随的路，而是用这种方式呢？这就是因为你不考虑结果，不思考后果。咱吃喝了多少神话，神告诉你成功与否在于人所走的路，这些你都不想，在你脑海里边始终想的是这个人格、尊严。你在我这儿也想得着人格、尊严，这也可以说是你的生命吧，当你在我这儿得不着人格、尊严的时候，当韦峻凡和你说那些话的时候，你这话就来了，“你去经历经历吧，你看看你能不能得着人格、尊严”。你追求的是这个东西，你认为他追求的也是这个东西，这个能听懂吧？

说到这儿了，那你应该怎么跟随？你现在的跟随法就是把我当作了神仙，只要你献上贡品、烧上香就完事了，剩下你就可以自由做事了。

那正确的跟随法是什么？什么是跟随？你不是来跟随我的，你是来膜拜我的。“跟随”“膜拜”，两个词。你不是跟随，你是膜拜。什么是跟随呢？“跟随”这个词该怎么理解？神说过什么话？（刘强：紧跟羔羊的脚踪。）紧跟羔羊的脚踪，你紧跟我的脚踪了没有？什么是紧跟脚踪？我往哪走你往哪走，我说什么你说什么，我做什么、说什么，你“阿们、阿们”，一二一，你是认同的、赞美的，这叫跟随。而膜拜呢？你也不成家了，也不追求世界了，你说你来干啥了？“我来这儿拜来了”，你是来跟随国度建造的，是来拜的，怎么拜呀？别人怎么看呀？你把你所有的都献上了，为什么要献上呀？看着你这个人就像着了魔一样，着了魔以后有没有规律性？没有规律可言。你这个拜是按着自己的想象观念来跟随，你想成什么就是什么，你想着怎么对就怎么对。就像世上的人烧三柱香拜菩萨呢，强盗过来烧了三柱香，“你保守我今天晚上能抢五万块钱”，主家过来烧了三柱香，“你保守我这五万块钱不要丢了”。菩萨该保守谁呢？菩萨做事有没有原则？在你心目中你要求的这个菩萨，你敬拜的这个菩萨还是不是一个菩萨？是两个菩萨。你敬拜的菩萨所做的事情有没有原则？没有原则。它所做的事是怎么来的？是根据你的意愿而定它的。你敬拜的菩萨是根据你所要求的来制定它的。败坏的人是要强行占有人呢，你这一下是要强行占有谁呢？还要强行占有菩萨呢。你要强行占有菩萨还要拜菩萨，跪在它面前强行占有它，你说这是不是膜拜呢？着了魔一样地拜。你来到我这儿，就是这种膜拜。从外边看你跟随谁呢？你跟随弟兄呢，“弟兄让我干啥我干啥”。可是你跟随弟兄呢，弟兄给你带来的是什么呀？“我要的你就得给我，你不给我我就有想法，我就不认可，我就对你有怨言。”能理解吗？你看你走的这路是不是这样的？你没有把我放在菩萨的位置上，你把我放在了众长子的位置上，你是来拜这个位置、地位的。一个膜拜，一个跟随，跟随基本上说清了吧？什么是跟随？（沈屹：你说到哪我跟到哪，一二一。）你得跟着神的意思，这叫跟随。外邦人说“头顶三尺有神灵”，他干坏事的时候害怕呢，是吧？他的那种怕是什么？是种恐惧、是种惧怕。跟随神的人的那种怕是什么？不是无条件的怕，不是空洞的怕，是种敬畏，是你触犯了神的那种怕，你那个怕是实实在在的怕。怎么实实在在的？你做了抵挡神的事，做了不顺服神的事，明明白白的，“哎呀，好怕！”外邦人、不信派的怕是没有理由的怕，看见个黑影他就怕，该怕的也怕，不该

怕的他也怕，不知道对错的怕，像无头苍蝇。在他像无头苍蝇一样害怕的时候他还能做事吗？也就是说他就被捆绑了，无路可走了。但你是跟随神的，你是有认识的，你是跟着神的脚踪走的，你就知道什么是可走的，什么是不可走的，你走在可走的路上就没有惧怕，而且你得着的是什么？你走在可走的路上、走在神认可的路上，你感觉到的不是惧怕，你感觉到的是什么？是胆识，是神在保守、看顾你。更应该是什么？如果你做的是神称许的事，你感觉到的应该是什么？“神就是我的后盾。”那个力量是无止境的。一个是称许，一个是认可，神说“可以，你可以这么做”，你要是做在神认可的事上，你是心安、踏实的。一个是喜乐、有力量，神是你的后盾；一个是心安、踏实。如果你做了抵挡神的事，做了不顺服神的事，你是惧怕、心慌。它是有一个准确的路途的，沈屹，有路吗？（沈屹：有点。）说说。（沈屹：我内心中有自己的想法，对你产生了误解，我自己的认识就局限在自己的范围里边，没有想过这些后果，即使想到后果也是局限在自己的范围内，超不出这个范围。当你这样揭露解剖我的时候我有一种自卑感，因着自己小肚鸡肠，产生了更加想远离你的心，心里也知道你说的这些都是爱，但心里的惧怕大于这些，所以就想远离。）

刚才说了一个膜拜，一个跟随，又交通了惧怕。交通跟随是为了解决你的惧怕，是吧？为什么让你跟随呢？为什么让你和我多沟通呢？你多沟通你就知道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什么是神认可你做的，这是不是就知道答案了？当你知道你做的了，你就能勇敢地去走这条路，而且是得着神认可的，是神承认的。但是如果你失去了和我的交通，也就失去了跟随，那你就是膜拜，那你最终得着的是什么？膜拜，上了香以后，许完愿以后，强盗他就大胆地去抢钱了，那个主家上了香以后他就放心大胆地出门了，“菩萨保守着我呢”。你心里边感觉是踏实的，实际上呢？是空洞的。虽然今天你说“我跟随弟兄呢”，你看清楚那是膜拜呢，“我跟随弟兄呢，应该得保守呢”。在事实没有临及你以前，你是活在了一种空洞、理论的想象之中自我安慰，你做着坏事还自认为是神称许的，等事实临及的时候，显明了，惩罚了，就是这两条路。你和弟兄沟通的时候可能得来什么？就是你说的，可能得来祸患。和弟兄沟通的时候有什么“祸患”呀？你在我面前地位没了，人格、尊严没了，有可能肉体享受也没了。但你得来的是

什么？得来的是真理、生命，得来的是你真正的人格与尊严，人生意义。（沈屹：就是你刚才说的，我争的是地位、名誉，我宝贝着这些东西不放，所以我再和你沟通里面就产生了一种惧怕，想躲着你、远离你。）因为你不想这个后果。咱今天主要交通的就是这个后果、结果，这样走的后果是什么？结果是什么？当你认识到后果、结果的时候，你就知道该怎么走了。

有真理才有尊严（三）

韦峻凡还有什么补充的？对于沈屹走的那条错谬的路和他该走的路，看看还有什么我没有表达清的再给他补充补充。（韦峻凡：我发现沈屹在跟随你的时候不寻求，他只想另找出路。他另找的出路就是要包容所有的人，他越包容人他越狂妄。）（王静：沈屹走的是任胜走的那条控制、克制的路。）控制、克制、忍让呢，问题是也控制不了、克制不了呀。（王静：沈屹，这会儿给你谈了以后你看见什么了？）（沈屹：我跟弟兄产生了分歧以后我是用一种远离的态度来对待弟兄，里边产生了隔阂、误解以后就更加远离，只是表面亲近，心里是远离的，自己也痛苦，也没有路。）（王静：你得认识到你为什么能走到这个地步，是什么原因？自己省察了吗？）（沈屹：还是因为脸面、地位这些东西，总想在别人面前有自己的位置，还是按着自己的脸面、地位来作工作，所以才走了这样的路。）（王静：这段时间弟兄为什么一直交通任胜走的那条路呢？你能跟你这个对上号吗？）（沈屹：能。）（王静：对上哪些了？）（沈屹：弟兄交通了一二一，自己不是按着弟兄的要求去走，而是按着自己的观念想象去走。弟兄交通了以后知道自己里面还是为了脸面、地位这些东西，可是我又没有太深的意识。就像刚才说的，发生了那样的事情我才能说出那样的话，我是用一种远离的态度去对待弟兄，在工作上或者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该说的说了其他的就不说了，就是这种态度。）（王静：通过刚才他们谈的那些，再加上我这几年看到的，我看到你所走的就是任胜走的那条路。你对对号，其实你一直追求的就是地位、名利。为啥有隔阂呢？在你认为“我这几年是怎么干的，我白天黑夜地干，我半夜都能出去尽本分，我这几年是怎么过来的？累得我现在都有病了，你光说我的血管堵了百分之七十，这是怎么堵了的？我这么干你看见了吗？弟兄你看见啥了？我这么干你没有高抬我，也没有提拔我，他们那些人谁像我这么干了？”你心里不平衡、难受，但你还说不出口，还不能说，所以你自然就走上了追求名利、地位的路，不由你自己。任胜刚开始也是远离，她里边有隔阂、有误解，就认为“我是怎么做的，我这几年来豁命去做了，我得了个啥？”她就是为了得福，走的就是为了得福的路，最后也没得着，这就开始走这条路呀。你也是

一样，你愿意控制、克制，你自然就走上这条路了。为啥你不说了呢？还有到后来你跟韦峻凡说的那些话，这条路就更走向哪了？这不光是不跟随一二一了，你这里边还带着拆毁，你能看见吗？你给韦峻凡灌输的是什么？拆毁。再给你举个例子，那个时候我和任胜说机器坏了，任胜就跟弟兄说是树枝坏了，知道这个吧？弟兄看了信息说“怎么能说树枝坏了呢？谁说的？”“王静说的。”弟兄就说“王静脑子进水了？怎么能说是树枝坏了呢？”任胜就拿着弟兄给她发的信息让二货看，“你看，我啥时候说王静脑子进水了？”她为啥让二货看？意思就是她觉得冤枉呢。任胜气的，“你看看弟兄怎么对待我呢，他说王静脑子进水了还不就是说我脑子进水了？我说啥了，就说我脑子进水了？”这个时候二货说“你看一下王静咋跟你说的”，正好我发给任胜的信息还没有删，二货一看“人家说的是机器坏了，你给弟兄汇报的是树枝坏了”，事实摆在这儿了，任胜说“哦”，这才不说了。但是她让二货看的那一刻她心里想啥呀？“我说啥了，弟兄就说王静脑子进水了？”为啥她能做这事啊？她其实就是在给所有人灌输，“我就是跟王静说了一下话嘛，弟兄怎么就说王静脑子进水了？你看弟兄怎么对待我呀！”按说她应该先认识自己还是先给别人看呢？应该是先看自己到底是咋了呢。可她就能拿着信息给所有人看，“你看弟兄怎么对待我呢！”她走的是啥路呀？达到了拆毁。按说任胜是紧紧跟随着弟兄的，咱都能看见，这么多年她一直在跟随吧？但她作的是啥工作呢？工作作了没有？“我虽然跟着你，但是我不维护工作，我不管，我只管自己的前途、名利。你看你是怎么对待我的呢？”她要的就是一个面子、地位、名利，就是沈屹刚才谈的要活得有人格、有尊严。“你怎么对待我的？我跟随你这么多年，我怎么跟随过来的？我以前的苦劳也没了？这会儿就是我不好了？”任胜整天就活在这个里边，对神家的工作是毫不搭理，什么也考虑不到，什么也不知道了，就考虑自己的面子、地位，所以她就能把这些话跟下边的人去说，“你看弟兄就这么说我呢”。还是别人看见了以后说她看错了，这才不吭气了。沈屹，就像你跟韦峻凡说的那些话达到了什么果效？让人一听就是“我沈屹跟随几年了，你韦峻凡才跟了几天呀？这会儿你好像挺狂妄，挺高兴的，干什么都挺起劲儿的，干什么都赶紧去配合呢，你还嫩着呢。我这几年咋过来的？我还不了解弟兄啊，你迟早会知道最后是什么样的。”）“你啥也和弟兄说，你和弟兄可有话说呢，你经历经历看看吧！”

（王静：沈屹，你这话达到的果效是什么？达到的就是拆毁。从外表看，“我就说了一句这话嘛”，就像任胜，就那一下，她给所有人灌输的是什么？“你看弟兄咋对待我呢！”她不管这是不是事实，就说“你看弟兄咋对待我的，我多可怜！”她就是争这个，就要个面子，别的什么都顾不上了。你走的这条路不对，你追求的就是得福。就像犹大，犹大怎么能出卖主耶稣的？他要的是啥？他最后啥也得不着，可他就能做这事。咱今天呢，“我就要个人格、尊严，我就要个地位、脸面。这几年我咋干的？我把命都豁上了，你怎么对待我的？”交易、换取，心里不平衡。所以你就能说“你还小着呢，你知道啥呀，那你好好干，你再干上几年，你再看看你能得着啥。”你说这话达到的果效是什么？打岔、搅扰、拆毁。所以你里边有怨气。你为啥能走到这种地步呢？根源是什么？根源就是脸面、地位，你追求的就是这个，你得不着你自然就走上这条路了。再一方面，你对神的作工就不认识。）追求脸面、地位，狂妄，把自己放在至高处。（王静：所以当你有怨言、有误解的时候，你得寻求解决，如果你不解决的话到最后做出事来，那神就要作事。为啥这段时间弟兄一直交通不让人走任胜的路？这几年在教会的福音工作当中我一直交通安全方面得达到百分之八十，弟兄交通了如果是亲戚不需要达到百分之八十，那段时间我病了，任胜正好借着这些问题，到处给弟兄姊妹交通，“不需要达到百分之八十”，就达到了打岔，这由得她吗？不由她。你看神摆设的环境合适吗？正是这个时候，神就摆设这些环境，因为她追求的就是这个，一有合适的机会她里边的这些东西就出来了，这就开始做打岔、搅扰的事了，当她开始做打岔、搅扰的事时神就不让她做了。沈屹，你看看你所走的路，你里边憋得不行不去解决，这就开始呀。再一方面是你对神的作工不认识，神作的啥工作？咱跟随国度建造跟了几年了，一直交通神作的是让人性情变化的工作，审判刑罚、揭露解剖你的败坏，达到让你性情变化的工作。但你走的不是这条路，你走的不是性情变化的路。按说解剖了你这么多，你要是走性情变化的路是不是该认识自己了？认识自己，懊悔，对神有认识、对自己有认识，这是果效。可是你走的不是这条路，你不要这个，在你这儿审判刑罚、揭露解剖得越多，越成了仇恨。彼得说：审判刑罚是最真、最实的爱，没有审判刑罚我不知道我是谁，没有审判刑罚我就狂得没边儿，不知道该怎么活。这是彼得的路。咱是“你越说我我越气，你越说我我越恨”，到最

后成为仇敌。成为仇敌又不敢承认成为仇敌，你看表面上让咱承认一下，咱敢承认吗？“我就没有，不可能，我还能做这样的人呢？不可能！”咱又不敢承认。虽然你不敢承认，但你所走的路就是这条路，你对神的作工不认识。为啥让咱写文章呢，教会的人还写一点儿，咱连写都不写，好像跟咱脱离了，你就不走这条路。咱那会儿交通带领要再不作实际工作就撤换，就像肖恺诚和萧伟晋，工作安排下发以后根本不跟进，啥也不管，就是干活儿，就是作工，得跟上神作工的步伐。你看现在工作安排下发的啥，接受审判刑罚、揭露解剖的人放A组，只干活儿的放B组，啥本分也不尽的放C组，等待半年以后清理。是不是这样的？你看看咱，虽然是尽全职本分呢，但是你能写出文章来吗？揭露你一次，审判你一次，刑罚你一次，你有哪方面败坏你对上号了吗？咱每次都是“对上号了，知道了，我改变了”，你改变了，你能写出来吗？当你写的时候是取你败坏性情的根的时候，要除你的罪根呢，败坏性情就像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一茬。这一次国度建造是不是取你的罪根呢？弟兄给咱谈的、揭露解剖的就是你的思想问题、根源问题，你真正对上号以后该咋办呢？“弟兄揭露解剖出来了我得真正认识到、配合到，我得把这一方面改变了，把错谬的思想观点改变了。”看事观点转了，思想观点变了，这才是性情变化，那就能写出性情变化的经历文章了。你跟随国度建造跟了五年，写了十几篇也算，可咱现在连一篇都没有写出来。你要是写出十几篇文章，每一篇文章都是你的思想观点的转变，都是你错谬观点的转变，这是不是性情变化？这才是性情变化呢，但是咱走这条路吗？交通了等于白费救恩。每次给咱谈多少呢？谈了白谈，这会儿谈了你觉得“是、对”，睡了一觉啥也没有了，第二天就是干活儿。在咱身上的救恩咱啥都没有得着，咱说的时候都是“我不可能只干活儿，我得得真理呢”，你得吗？咱走得真理的路了吗？如果沈屹你要是走得真理的路，你不会走上这条路，就是你不得真理，你不要，所以你才走上了这条路。揭露得你越多，你越应该觉得这是爱，可是在你身上达到的果效是“揭露得我越多，我越气死了，所以我不能说了，啥也不能说了”。你走的就是错误的道路，到最终只能成为与神为敌的敌基督。虽然你外表不吭气，但是你走的路越走越远，当再涉及你生命安全的时候，你更会走上犹大的路。不是说非要这么定你，是因为你走的就是这条路，你不走正道，你没有达到认识自己、认识神，你是越来越仇恨，“揭露得越

多我越恨”。就像刘强一样，聚会的时候就怕踩他，他就不说“揭露我一次我得着哪个了呢？我得着了吗？”你把这一方面的败坏的根取了，这是你性情变化的一个过程，这就是你的所得，你每天干活儿那只是送了个礼品。你的所得是你思想观点的转变、看事观点的转变，你里边败坏的根源取缔了，这是不是得着？所以说你就没走这条路，如果你没有一个真实地回转，再往后走你只能走这条路，不要看着咱现在干活儿呢，你就是能配合干个活儿，但你最后得着的是啥呀？我这会儿给你谈的就是咱每一个人的所得，你看聪明人怎么走？这段时间工作安排一直要求教会的弟兄姊妹都得写生命经历文章，写不出来的都不行，为啥呀？非得把你带到神的作工里边，因为你不走这条路等于白信。弟兄一直问“信神是为了啥？”几乎哪次聚会都要问这个，按说不需要问了，问得都成顺口溜了，可咱得着啥了？得吗？要真理吗？人就要个地位、名誉，“我就要地位、名誉，我就要面子”。别人在神摆设的环境当中看到自己的地位、脸面出来的时候是想着“我该怎么改变”，赶快对照神话怎么去改变自己，脱去这个败坏。就像肖松一样，隔几天聚一下会，好了，隔两天又不对了，为啥呀？没走这条路。所以这就是咱今天所谈的，萧伟晋、肖恺诚你们得负起责任，跟教会带领是一样的，你们就得把弟兄姊妹的文章抓起来，今天解剖了谁就得催他写文章。就像那段时间，肖松的过犯写出来了，你们催他了吗？“你的文章写出来了吗？”在这个基础上赶紧把这方面写出来，这是一个得着。你把他硬带到这条路上，他就看见了，“我信神得啥呢？得性情变化呢”，得一个性情变化他里边就舒畅一些，这就是所得。这才是你该干的，你干的活儿再多，性情不变化，啥都不是。就像教会带领天天跑路干活儿是不是一样的呀？是一样的。那只是一个尽本分，尽本分与得福受祸无关，你的性情不变化就是与神为敌。别人能把文章发出来，这就是一个变化，解剖一次变化一次，这就是人家的所得。你得的啥？

我这么谈伤你的心吗？愿不愿意往这条路上走？你不走你迟早就会走上那条路，因为你非要走那条路。每解剖一次都认为“呀，听懂了，就是”，真明白了？明白了以后你赶紧配合把你这方面败坏解决了，“下一次这一方面的败坏我不犯”，这是不是解决了？“下一次又是那个败坏流露出来了，再解剖一次我再解决一次，解决另一个问题”，三年过

后，你好多错谬的观点改变了，好多败坏问题解决了，这是不是蒙拯救的路？如果你就没走这条路，你能得着啥呢？你只怕说，“怎么又说我呢？”咱信神尽本分为了得啥呀？就是为了得着真理、得着生命。可是生命怎么得呢？就是审判刑罚中得生命、得真理呢。可你不要，你看刘强那天流露的，刘强，你要是在教会谁要你呢？咱现在要你让你干活儿呢，你真愿意就让利用你干个活儿？你愿意吗？你内心深处不愿意让利用你干活儿，可是你那天表达的是什么呀？“你就让我干活儿就行，你别跟我说这个，你要是跟我说这个这就不友好了，不能说这个。”你说咱可怜不可怜？就要这个面子，你说哪个人不是就要个面子呀？“我就要面子，我不要真理。”弟兄每次给咱谈的是啥？弟兄就是看着你干活儿可怜，看着你受那么多苦，非要给你点生命、给你点真理，可你呢？“我不要，我就要脸面、就要地位。”你看沈屹到啥地步了？“你给不了我脸面、给不了我地位。我这几年咋干的？他们谁有我这么受苦？有谁能半夜还出去干活？我干了这么多你看见了吗？”他就要这个呢。就像刚开始弟兄解剖我一样，我在那边作工作了几天，回来以后我就想要个夸奖，结果弟兄把我打了一顿，说“你走的是保罗的路”。那个时候我心里有个意念，“说我是保罗，那我还不如回家去看看我妈呢，家我也照顾不上，父母我也孝敬不上，还落了个保罗”。我要这个吗？我不要。这是人里边的一个败坏。再一想，我为啥能这么去想呢？我不就是保罗吗？不就是个活生生的保罗吗？活保罗在这儿表演呢，只要知道没有前途命运了就不干了，这就是保罗。当这么一对号的时候我才看见我走的确实就是保罗的路，这就是我里边的思想观点。如果没有那样的一个显明，我能认识我是保罗吗？没有那个解剖我能认识我是保罗？我还认为我是彼得呢！当我看见这份恩情的时候，“谁给我解剖我是保罗呢？”这是不是一份恩？我这才看见了，才认识自己了。当我认识自己的时候，当我看到自己这个败坏的时候，看到自己只要没有前途命运就不干了，这就是保罗，专门就是为了得福的时候，“我再不走这条路了，即使以后没有前途命运，什么也没有，这也是我作为一个受造之物该做的”，这是不是一个变化？当看见这些的时候，里边就有一个从悖逆到顺服的改变，这就是性情变化的一个过程。人不可能没有败坏，咱临到事说咱的败坏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一样的？你认识了以后，“我不那么去做了”，这是不是一个改变？这就是咱的一个变化。弟兄就是作的这个工作，咱配合的就是这个工

作，当得着这个的时候还有怨言吗？还会说“怎么说我是保罗”吗？我不是保罗是啥呀？谁能跟我说“你就是个保罗”这实话呢？别人还吹捧呢，“你可不是保罗，你做得挺好的”，这好吗？不好吧？刘强就是要这个呢，“你别说我，你别拿我和畜生对号”。咱那天都看见了吧？人人都是畜生，别说你了，你就不能跟畜生对对号？可你就不要，有啥办法呢，硬给都不要。就像沈屹，为啥能有了仇恨呢？“我就要个脸面、地位，你看几年了给了我啥？你给我啥了？我除了这些啥都不要！”你嘴上说的是要真理、要人格、要尊严呢，那你怎么能有人格、尊严呢？“我就要这个，你给不了我，我就和你有仇，你给不了我，我就与你为敌”，最后就开始做事呀，“我告诉你们，你们还嫩着呢，我哪一年跟上的啊，我比你们早得多呢，我早就跟上了”。跟任胜一样了，“我啥时候跟的？我还不了解？我最后落了个啥？我就没地位、没面子嘛！”这就开始散布呀，跟下边的人都能说，“你看看弟兄是怎么对待我的”。外表跟得挺紧，但是内心深处作的啥工作？拆毁、搅扰、打岔。根本不管工作了，就是为了面子，就是为了面子而奋斗呢。沈屹到最终就是“我就是为了面子，最后我啥也没得着，得啥呢？你说我不这么做能行吗？”你自然就要发表自己的观点，就要把自己的观点送给所有人，你就走这条路呀。所以每次的揭露解剖，解剖的是啥？沈屹，这方面给你交通了好多了，但是你在这方面没有认识到这是神对你的一个拯救。所以现在做带领的就是得把弟兄姊妹带进神的作工里，让弟兄姊妹认识神的作工，神作的是什么工作，你该怎么配合，这才能跟上神的作工步伐。如果你光是为了干活儿、干活儿，到最后就是个干活儿啥也没得着，“我不出卖你能行？”为啥犹大要出卖主耶稣呢？“我跟着你就是因为你是王嘛，都说你来了是要当王呢，我跟着你就是为了得地位、钱财这些呀，结果你来了也没当王，还让我跟着你受苦受难，还让国家抓捕我，你说我啥也没得着，我不出卖你能行吗？”就像咱现在，得地位的、得钱财的，是不是都是为得这个呢？都是为了得。“我来就是为了得呢，我得着啥了？”有的是“我跟着你得个老婆也算呀，我找对象你还不让，对象没得着，钱财没得着，地位没得着，你说我得着啥了？”最后你这个思想观点转不了，你能不走犹大的路？由不了你。就像我那段时间的经历，我写的文章你看见了吧？我信神是为了得着啥？得着平安。我从二十几岁信神信到现在，什么苦也能受，在原教会我也不犯大过犯，我的目的是什么？平安地活下

来。你看咱信神是为了啥？是不是为了活下来？我就是为了自己能蒙拯救，能活下来。那些钱财、地位、男女我不沾，我得走一条正道，完全按神的心意去走，竭尽全力往这条路上走，我就是为了活下来。那两天得病的时候还能活下来吗？我一直走的是什么路啊？我认为得了病的时候肯定是有问题、有过犯。我以前对待别人也是这样，谁有了病，“你反省反省，你只要好好追求,会不会有病呀？”我里边就有这个思想观点，因为我这么多年经历过来都是有惊无险，即使临到大红龙抓捕也是有惊无险，都能过得去，就看见神主宰、神安排。我感觉信神就是为了得平安、得恩典。那个时候是为了得恩典，咱现在不是为了得恩典，但是从内心深处就是为了活下来。所以那段时间我有了病的时候跟弟兄就有争执了，我心里想什么呀？“我有了病你得给我提提我哪里有过犯、有什么问题，是不是我工作上有哪些问题，你给我提提，我赶快悔改”，悔改了以后病是不是就没了？我以前也是这样带领别人的，谁有了病我就说“你赶快反省啥问题”，反省不出来我还得对付他，“为了你自己你都得反省呀！”我一直就是这么走的，这个根就扎在我里面了，“我信神就是为了活下来”，所以当我得病的时候也想着“弟兄，你得看我哪里有问题，是工作上的问题还是哪里的问题，我赶快反省、赶快悔改，一切还不是在神手里呀”，我就是为了这个。但是弟兄交通了《人对死亡该有的认知、理解以及对待态度》，这个话我能对上号吗？我只是想着，“不管怎么样，你先看我有哪些问题，我得悔改”，可弟兄交通的是临到死亡该有的认知，就得顺服，我就在这儿抵触着呢，我不要这个。这就是我里边的根，我信神这么多年是为了啥呀？就是为了能够平安，为了个人前途。我当时发烧烧了四十天就是查不出来是什么病，医院都不要我了“你走吧，转院吧”，那个时候还想着活吗？那个时候就想着“这是神摆设的环境”，我就愿意顺服了。从刚开始不愿意死，就是要活，就想着活。但那个时候就想着顺服，“神啊，我愿意顺服，就是让我死或者让我作什么见证，我都愿意顺服，这是你主宰安排的”。我嘴上祷告说我愿意顺服，但我内心还在想“啥原因呢？”想不想？）（想。）

（王静：我还得想，所以那个时候就有意识地往这方面祷告，死就死吧，我得顺服，我死了对别人有益处也行，怎么都行。这是不是就愿意了？但这个时候的愿意是不得已的愿意，是环境所迫的愿意，是我

真心愿意啊？不是真心愿意的。那个时候环境所迫，去了几个医院都说看不了，有一家医院还说得开膛呢，检查一下就得开膛，我不开膛，我不做手术了，回来了，这下就交给神了，顺服神摆设的环境。当熬过来之后，我才看见神为什么给我摆设这个环境，以前我认为得了大病肯定是因为犯了大错，我是不是就活在这里边了？现在再去看这些神话，神说："如果你单是为了前途，为了命运，那你最好不要信，你这样的'信'属于自我愚弄，属于自我安慰、自我欣赏。……若你的存心不是为了顺服神，而是有别的目的，那么，你的所说所做以至于你在神面前的祷告，甚至你的一举一动都属于抵挡神的，即使你话语温柔、态度温和，你的一举一动、你的表情在人看来都合适，似乎是一个顺服者，但就你的存心来说，就你信神的观点来说，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抵挡神，都是作恶。外表顺服如羊，心里却存着恶意，这样的人属于披着羊皮的狼，是直接触犯神的人，对这样的人神一个也不放过，圣灵要一个一个地显明，让所有的人都看见，凡是假冒为善的人必定会被圣灵所厌弃，谁也不要着急，对这样的人神一个一个地处置，一个一个地解决。"（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信神就当顺服神》）神说单为前途、命运信神的，最好不要信，因为我信神就是为了个人前途而信的，这是假冒为善。信神是为了啥？顺服神。就像弟兄交通的，怎么才能有生命呀？顺服才有命。虽然我是这么去走的，但我真正对这方面真理有认识吗？我的思想就不是说我信神就是为了顺服神，神给我摆设什么环境，我得在撒但面前为神作见证，我心里从头到尾就没有这么信过。以前信神就是为了个人前途，我自己能活下来就行，就这么做就行了，大过犯我不犯，该怎么走我就怎么去走，就是为了活下来，这会儿我才扭转了一个观点"信神不是为了个人活下来，信神是为了顺服神"。神以后让咱作什么见证你知道吗？神给你摆设什么环境你也不知道，到最后神怎么安排你的结局你也不知道，你只有一个顺服，你信神就是为了顺服神的主宰安排，就是为了顺服神。这是不是正确的呀？如果没有这次病痛我对这个工作有认识吗？没有。我还是追求个人的前途，没有去认识。我从这个病里得着啥了？扭转了我的一个思想观点。我信神有一个错谬的观点就是，我信神就是为了自己能活，当我真正明白了信神就是为了顺服神以后，这是不是一个观点的转变？从这个里边转过来，这就是神在我身上要达到的一个果效。神要扭转人的一个观点容易不容易？非得事实临及

才能扭转人的观点。这句神话神早说了几十年了，可你为啥没有把这话当成生命呢？你必须得经历，必须得有环境，这才能把这方面的神话作到你里边，才能成为你的生命。咱说让神话成为人的生命，不是说你读了、看了就成了你的生命了，你看了那是道理，得有事实、环境临到，这方面生命才能作到你里边，才能把你里面原来的那个生命、那个血液换了，这才是一个性情变化的过程。神看的是你在这个环境里得着了什么，得着了什么？错谬观点的转变，这就是得着了。我这么谈能不能理解？）（能。）（王静：这就是一个所得。不管临到什么样的环境你得什么呢？你没有从这里边总结你得着了什么，你要是像神话里边说的，得着了对神的认识、对自己的认识，这就是所得，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得着，其余的那些尽本分干活儿，这是不是你该尽的、该做的呀？得着就是扭转了你的这些错谬的观点。你信神纯正的信就是为了顺服神，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前途。神说："若你的存心不是为了顺服神，而是有别的目的，那么，你的所说所做以至于你在神面前的祷告，甚至你的一举一动都属于抵挡神的，即使你话语温柔、态度温和，你的一举一动、你的表情在人看来都合适，似乎是一个顺服者，但就你的存心来说，就你信神的观点来说，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抵挡神，都是作恶。外表顺服如羊，心里却存着恶意，这样的人属于披着羊皮的狼，是直接触犯神的人，对这样的人神一个也不放过，圣灵要一个一个地显明，让所有的人都看见，凡是假冒为善的人必定会被圣灵所厌弃，谁也不要着急，对这样的人神一个一个地处置，一个一个地解决。"当你知道了这个以后，你就看到了神作在每一个人身上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改变人的性情，改变人信神所走的道路，这就是所得。）

沈屹现在怎么想呢？（沈屹：懊悔。）能听懂吗？（沈屹：能听懂。现在心里很难受，因为这么长时间以来给我交通的、揭露解剖的从我的活出上感觉没有一点变化，所以那天你问我那些话的时候我说我什么都没有。就像刚才王静说的，说的时候明白了，但是真正在自己身上有没有实行这些东西呢？几乎没有。）我给你交通了，你看见了、认识了，这个认识了不等于说你就有了，认识了不等于说就是你的了。真理是在你实行以后才能明白的，我给你交通了以后只是说你在道理上明白了是这么回事，你在实行真理的过程中才是明白了真理，

你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次都实行真理了，实行多了习惯了，就成为你的生命了。这是在你不喜欢真理的背景下。如果人家是喜欢真理的，那就不需要这些，是吧？本身他有喜欢、有追求，你就不用管他，他自己就能走这条路，只要点一下他就能走这条路。因为咱不追求真理、不喜欢真理，那就需要干啥呢？强迫自己得实行真理，得背叛自己实行真理。如果你不喜欢真理，再没有心志实行真理，那你不可能得着真理。咱不要走了失败之人的道路。就像刘强，刘强和你是陪伴着走过来的，给刘强交通了多少、解剖了多少，你看见刘强现在得着什么了？得着了没有？（沈屹：没有。）什么也没得着。为什么？因为他从始至终就没有计划实行真理，就没实行真理，他能得着吗？你看看萧铭、韩真，在他们身上看见啥了？他们什么不明白、什么不知道呀，我是不是都给他们交通了呀？交通了以后他们是不是都明白、认识了呀？明白了、认识了能代替实行真理？为什么最后能捶胸捣背呢？什么都知道就是实行不来，不实行。知道了字句得不着真理，咱不要非得走到那一步。那天交通了什么是咒诅，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以后神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这是什么呀？这是不是咒诅呀？神说，在尽本分的过程中有管教的时候你赶紧悔改，如果在你身上没有管教了，意味着什么？（王静：搁置了。）搁置了。如果在你身上没有管教了就是咒诅了你了，搁置就是受到咒诅了。咱今天给你交通了这么多、揭露了这么多，如果在揭露的过程中神再给你摆设一个环境，让你有些病痛，你看见病痛了，这就是说，揭露解剖你你临到的只是话语的临及，话语临及的时候你不实行，神再把天上的烈火显给你看，警告你，警告你你还不实行，那就是你不接受神的救恩。你说你打游戏呢，神就让你的眼睛看不见；你说你争强好胜呢，神就让你血管堵塞，危及生命。如果在这些管教下你再不悔改，神还管教不管教？不管教了，神对你没有管教了。虽然你人在这儿，我对你没有做出什么处理，但不等于神不处理。神把你咒诅了，神不搭理你就是咒诅你了。神把你赶出“伊甸园”以后不搭理你了，让你过着咒诅的生活，任由你发展去吧，发展了多少年以后，你败坏得更厉害了，那就灭了你。你看萧铭，我给他交通得不少吧？萧铭听得懂听不懂？他听得懂。他还说“父教子般的爱”呢。在他听懂父教子般的爱的时候他又是怎么实行的呢？从谈判到宣战。他看见了没有？他看见了还不悔改，还不行，不行就把他放到边疆，给他个机会让他去一

线。他去了一线尽本分还是怨言四起，还是零食不断，还是乱发脾气，乱发脾气就是埋怨，让别人都看不惯，用不了他那就让他回普通教会吧，不搭理他了，咱要走到那一步？

109　有真理的人才能活出真正的人生

1　人如果认识神有真理了，那才是活在光明中，人的世界观，人生观转变了，才是根本的变化，人有了人生的目标凭真理做人，绝对顺服神凭神话活着，心灵深处感觉踏实亮堂，心里没有一点黑暗，完全释放自由地活在神面前自由地活在神面前，这才获得了真正的人生，是有真理的人。

2　另外，你所有的真理是从神话中来的，是从神话中来的，从神那儿来的，整个宇宙万物的主宰——至高的神称许你，说你是真正的人说你是真正的人，你真正活出人生了，神称许你，这不是最有意义的吗？这就是有真理的人这就是有真理的人。

——摘自《座谈纪要·怎样认识人的本性》

0086　追求真理该有的心志

伴唱：你们有没有心志明白真理，得着真理，最后被神成全？

1　你得达到无论临到什么环境都不能改变你的心志，那才是真心，那是真喜爱真理，你得做这样的人。有点事、有点难度你就退缩了，就消极了，就放弃自己的心志了，这不行。你得有豁出命的劲儿，“无论临到什么事，就是让我死我也不放弃这个心志，不放弃这个目标”，这就没有能难住你的了，神就会作事了。

2　临到什么事，你都得有这样的认识：“无论临到什么事，临到什么事，这都是我达到那个目标其中的一个片段，这是神作的。我有软

弱，但我不消极，我感谢神给我的爱，感谢神给我摆设这样的环境，我不能放弃自己的这个愿望、心志，我放弃就等于是对撒但妥协，放弃就等于是毁自己，放弃就等于是背叛神！”你得有这样的心。无论别人说什么，无论别人怎么样，无论神怎么对待你，你的心志不能变。无论别人怎么样，无论神怎么对待你，你的心志不能变。

——摘自《基督的座谈纪要·不能常常活在神面前就是不信派》

王静的交通：

（1）对没分辨的人的处理

一、关于写对夏琼的批驳，对所有人都是一个检验，在这场检验中，大部分人还是有分辨的，但是只能分辨出她是敌基督，还达不到深层次地分辨她的思想观点、态度。这就需要我们更好地追求真理，因为只有有真理才能有分辨，才能知道善恶，否则都是没分辨的糊涂虫。在这场检验中更显明了一部分夏琼一类的人，尤其汾离片区的老马（进入）、碗托（选择）为首的团伙共有7人，进入和选择二人在做二线指挥期间一贯特别狂妄自大、自是自高，而且领受谬妄、不通灵。他们在做二线指挥时不作为，报果效时月月是零，福音工作没果效，还恬不知耻地说“我不报虚数，做诚实人，得几个就报几个，没得就是没得”，因他俩人领受偏谬，还不配合神的扩展福音的工作，最后因着作工作没果效，把他们撤换了下来。但他们根本不思悔改，进入反而还控制新人不交给教会，进入对新人说“人得有良心，就如父母养活儿女，父母把儿女养大成人，儿女就离开父母不管父母了吗？因为你们全家都是我们配合过来的，所以就不能交给教会。”进入能给新人散布这样的谬论，从中看到他想搞独立王国的野心。后来夏琼的批驳一出来，进入和选择更是看到了他的祖先，便马不停蹄地为夏琼招兵买马，很快召回5个同伙，一起上蹿下跳地要跟随进入走（彼得）的路，其实质是要走邪灵模仿众长子的路。通过弟兄揭露夏琼的文稿，才使进入和选择带领的一伙人都有了分辨，愿意悔改重新做人。但是虽然他们愿意悔改，但已经显明他们是喜欢邪恶的人、喜欢反面事物的人，更显明他们是被地位冲昏头脑的人，所以他们才能上当受骗成为被迷惑的人。本来进入和选择是这次该被开除的人，因着他们都愿意悔改，那就和下边被迷惑的5人一样，都放入C组。把他们放到C组只给他们三个月的期限，在三个月内能写出真实的悔改文章，而且能加倍地传福音交给教会，让全教会人都能看见他们是真实的悔改，就可以升B组，如果不是真实的悔改，文章没有，福音果效没有，那时就直接开除。

二、通过这次分辨夏琼的批驳的检验，显明出各片区都有没分辨的糊涂虫，也显明了个别的假带领，有的假带领不会分辨，只会守规条，把能分辨出夏琼的问题、还会结合夏琼认识自己的人也划分在没分辨的人的行列里，还要把这类人也打入C组，这更显明了这样的带领就是没分辨的糊涂虫，只会守规条，而不会欣赏别人的思想观点。他们不但没分辨，还不寻求，还能大胆地去要求下边带领和他们一起胡作非为，从中更看到神利用夏琼显明了各类人，更看到了神对我们每个人都是拯救，让我们从中长分辨、长见识、得真理，更能看见真实的自己。对于假带领不作实际工作，而且还能胡作非为，作为神选民不能再屈服在地位权势之下，充当狗奴才，成为被神淘汰的对象，所有人都有权检举揭发，维护神家利益，这是所有选民的责任与使命。如果各级带领能借着夏琼一事而报私仇，胡乱打压无辜的弟兄姊妹，一旦发现，一律撤换。对于各处对夏琼没分辨的人，通过交通能扭转的一律放C组，都是给他们三个月的期限，在三个月之内有真实悔改而且能有福音果效的可以升B组，福音没果效的、没悔改的一律清理出去。现在通过交通仍旧是死不悔改的人不用放C组，直接上报上来开除。

三、结合相关神话

神说："有很多人祷告、读神话时说愿意顺服神，但背后又放荡了，又不当一回事了，神的话说了一次又一次，揭了一层又一层，硬等着把人的老底给揭穿人才'踏实'了，不那么骄蛮放纵、不可一世了。就现在你们这些人的情形还得狠打、狠揭，一点一点审判，达到让你们没有喘气的机会。对你们来说，严厉的刑罚审判不离开你们，定罪、咒诅不离开你们，让你们看见神行政的手一直不离开你们，这样更好，就像律法时代亚伦看见耶和华时时不离开他一样（亚伦看见的属于耶和华时时带领、时时保守，现在你们所看见的神的带领就是刑罚、咒诅、审判），今天耶和华行政的手也不离开你们。但有一点你们'放心'，不管你们怎么抵挡、悖逆、论断，对你们的肉体并没有什么损害，不过有些人抵挡过分了，拦阻工作了不行，这也是有限度的。你别打岔搅扰教会生活，别打岔圣灵的工作，其余你做什么都可以，你说你不想追求生命，想回世界，那你马上走！你们怎么做都可以，只要不拦阻工作就可以，但你还得知道一点，到最终这样明知故犯的人都得被淘汰！也可能现在你并不受责备，但到最终只有一部分

人能作见证，其余的人都危险！你如果不愿意在这道流里也可以，对现在的人都是‘宽大处理’，我不限制你，只要你不怕明日的刑罚，但你若在这道流里你就得作见证，你就得受刑罚。你如果想拒绝，想回世界这也可以，没有人限制你！不过你作拆毁的工作，把神的工作给搅扰了，这决不能饶恕你！就你眼睛所看见的，耳朵所听见的，哪些人受刑罚，哪些人家里遭咒诅，这都是有限度、有范围的，圣灵不会轻易作事。就你们所犯的这些罪，若按你们的不义待你们，与你们求真，你们有哪个能存活下来？都得遭大祸，没有好结局。不过现在对许多人都宽大处理，即使你们论断、悖逆、抵挡，只要不打岔，我跟你们面带微笑，如果你们是真正追求生命的就得接受点刑罚，就得忍痛割爱上手术台开刀，你得忍着疼，像彼得接受试炼、接受痛苦一样。现在就上审判台了，以后还要上‘断头台’，那时也正是你们‘献身’的时候。”（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实行 六》）

神说：“神要维护的东西你总拆台、总打岔、总搅扰，你总鄙视，总有观念、想法，那言外之意是什么？你想与神对着干，你没把神家这方面的利益、神所认为的利益当成是一个重要的、贵重的东西。你总想拆台，总想搞破坏，总想从中取利，总想从中作梗、做坏事，你说神会不会对你发怒？土话讲就是神能不能饶了你啊？（不能。）所以说，你做一些与神家工作利益相冲突的事，甚至是抵触、拆毁、破坏的事，神是会对你发怒的，这是恶行，这个时候注定你触犯的是神的性情。如果有些人因为素质差不能胜任工作，无意当中做了一些小小的坏事，神可能根据性质的轻重适当处理，但是你如果有意为了个人的利益搞嫉妒纷争，明知故犯，做一些打岔、搅扰、破坏神工作的事，那神的性情是绝对不会饶了你的。神作这六千年经营计划，他的全部心血就在这儿，你如果跟神对着干，故意损害神家利益，故意以神家利益为代价来追求你个人的利益，追求你个人的名望、地位，不惜毁坏神家的工作，不惜让神家的工作受到阻挠、破坏，甚至让神家的物质、钱财受到了极大的亏损，你们说这样的人应不应该饶恕？（不应该。）你们都说不能饶恕，那神对这类人有没有怒火？肯定是有的。神作了这么大的工作，他的心血代价全部为此而付出，他把这一项最正义的事业看得这么重，他的心血代价全部在这些人身上，他的期望也在这些人身上，他六千年经营计划最终要得到的成果、要得的荣耀全部要在这些人身上实现，如果有人站出来跟神

唱对台戏，对抗、搅扰、破坏这个事的结果，神会不会饶了他？（不会。）这是不是会触犯神性情？（是。）就是这么回事。你口口声声说跟随神、追求蒙拯救，接受神的鉴察、接受神的审判刑罚，更接受神的带领，但是你在说这些话的同时却在搅扰、破坏、打岔着神家的每一项重要工作，让神家的利益、教会的利益因为你的搅扰、打岔、破坏，更因为你的疏失或者玩忽职守，或者因为你的一己私欲，为了追求你自己的利益，而让神家的方方面面受到亏损，甚至受到严重的搅扰、破坏，你说在你的生命簿上神应该怎么权衡你最终的结局，怎么给你定性？公正地说，是罚还是赏？应该罚，这叫罪有应得。你们现在明白什么了？人的利益是什么？人的利益就等于是在助长撒但作恶，在对抗神。撒但说‘让神的作工受到拦阻，兴起各种环境让人接受各种试探、各种破坏、各种搅扰’，你跟随神也这么做，你也起来有意地破坏、搅扰，神怎么说你都不寻求原则，也不寻求真理，更不听从神的话，不顺服神对你的要求，而是一意孤行、为所欲为，结果把神家的工作搅扰了，让神家的利益受到亏损了，严重影响神家工作、教会工作的进度，这个罪恶大不大？太大了。”（摘自《话·卷三 末世基督座谈纪要·谈真理是什么》）

王静

2024年2月3日

（2）教会建造与国度建造的区别

一、什么是国度建造：

现在知道什么是建造国度了吗？建造国度是干什么呢？什么是建造国度？什么是国？国是由什么组成的？一个国必须得有它的民众，没有民众还叫国吗？（不叫。）它的民众叫什么？人民。中国得有中国人民，中国才能成立。美国有美国人民，美国才能成立。世上有句什么话呢？“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什么意思？就是国家有难了，人人得有责任，是吧？（嗯。）如果国家有难，你不负责任，你是嘲笑、挖苦、讽刺，你是一心向着人家美国呢，那你算不算中国人民？（不算。）中国人承认不承认你？中国人说你什么？党中央说你什么？共产党说你什么？（叛徒。）叛徒、奸细，中国不承认你是中国的人民。你是美国人，你在美国不为美国说话，你为中国说话，美国会说你是叛徒，美国不承认你是美国人民。人家大红龙国家还知道，“爱我中华”“听从党中央的号召、听从党的指挥”，这才叫一个好人民。你不听从党指挥，还算不算这个国的人民？大红龙承认不承认你？这个国家承认不承认你？如果你是共产党员，你不听从党指挥，人家要开除你的党籍；如果你不是共产党员，你还要起来违背党的指挥，当内奸、叛徒，人家就要开除你的国籍，就不要你这个公民了。所以只有民在，这个国才存在，如果这个国的民四分五裂，这个国还存在吗？（不存在。）这个国就不存在。神的国、撒但的国、大红龙的国怎么区分？你属于哪个国的人，这个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你的心是忠于谁。你的心忠于谁，你就是属于谁的人。你是“爱我中华”？“忠于党”？你要是忠于党的人，那你属于谁的子民？（大红龙。）你属于大红龙的子民。你是靠撒但的生存法则生活，你忠于的是撒但的生存法则，是凭着传统文化的一种生存法则生活，你是按这种生存法则去生存，你追求的是地位、名誉、权利，这是你的生存法则。那你属于哪个国？属于谁的子民？你属于撒但的国，属于撒但的子民。你不属于神的国，你不属于神的子民。神要建造神的国度，而不是撒但的国度。神的国度是什么？忠于神的人、顺服神的人，这才能成为神国的人，这样神的国就降临在地上了。

你想不想进国度？（想。）想进国度，该怎么进国度？（忠于神。）得忠于神、听命于神。你在这个国家得听从党中央的号召，你来到神家你得听从神的教导。为什么说神的国建立在地上？神要将万国砸得粉碎，要让它的民众起来反叛它。你不忠于撒但的国了，你不再属于败亡的人类了，你的看事观点转变了，你不再按着撒但的生存法则而活了，不再是一有问题就推卸给别人，而是敢于担当、敢于承担，活出神造人时该有的正常人性来了，能根据神话去看事，根据神话去做事。做人、行事、敬拜神有了准则了，你的心始终是想着神、为着神、忠于神，那你这个人是属于谁的人？（属于神的人。）还属于大红龙的孝子贤孙吗？（不属于。）你不再属于这个败亡的民族，你是属于神的人了。你只有从撒但的权下到了神的权下，你才是属于神的人。神的国降临在地上了，怎么降临在地上了？必须有他的民众，这样神的国就降临在地上了。明白了吧？（嗯。）我来建造国度是建造什么呢？就是引着你、带着你去跟随神，让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让你活出一个正常人性。当我带领的人能够活出一个正常人性的时候，神的国就降临在了地上。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了，你活出一个正常人性了，你就属于神国的人了，你就属于神的子民了，你就进入国度了。不是天上那个国度，而是进入地上的国度，神的国降临在了地上！（摘自《什么是建造国度》）

二、教会建造与国度建造的区别：

教会建造（召集信神的人）——国度建造开始（拣选愿意跟随基督的人）——国度建造进行（拣选接受揭露解剖的人）——国度降临在地上（拣选为神作衬托物的人）——国度礼炮响起（拣选有生命经历能写见证文章的人）——国度成形（神话在人身上作王掌权）

教会建造与国度建造的区别

外表行为与性情变化

守规条与办事有原则

教会建造与国度建造

对付修理与揭露解剖

装备话语与实行神话

作工效力与洁净变化

征服工作与成全工作

正常人性与圣徒体统

得福平安与审判洁净

隐秘降临与公开降临

颁布行政与实施行政

神话引导与神话掌管

教会建造作成得胜者

国度建造作成众子民

教会建造是福音扩展

国度建造是生命进入

三、关于“教会建造与国度建造的区别”弟兄的相关交通：

1、教会建造与国度建造的区别是什么？教会建造就是让人有一个敬虔的外表、敬虔的“顺服”，是外表的一个变化。国度建造是作人的心，因为神要登人的宝座。教会建造是人的集合，是招兵买马，扩展神的名、扩展神的福音工作。知道神道成肉身来在地上了，你得东奔西跑去召人，跑遍天涯海角去传福音，宣扬神的名、传扬神的名。神说“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教会建造是召人，国度建造是拣选人。国度建造拣选的是有见证的人，是能让神话在他身上作王掌权的人。（摘自《宗教观念抵挡神（一）》）

2、教会建造只是人的一个集合，国度建造是神话在人身上作王掌权的一个过程，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了，这才是国度建造了，国度才能降临在地上，才能称为国度。为什么？因为神话能在人身上作王掌权了，也就是神有了神的立足之地了，成了神的国了。神的国与世界的国有什么区别呢？世界的国就是凭撒但哲学法则运行的国家，这叫撒但的国。神的国有神的天规诫命，神对人有要求，神给了人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按着这个准则活着的国家，那就是神的国，简单吗？国度建造也就是国度降临在地上，怎么降临在地上呢？也就是说，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了，神的国就成立了、就降临了。神话在你身上怎么就作王掌权了呢？首先你得接受神的话、实行神的话、按神的话行事。为了让你能够走上信神正轨，我直接给你交通，你信神是为了什么？抓住了你的心，因为你在教会建造信神就是想得恩典，特别是灾难到来的时候，都想混个不死的结局。你怎么才能不死呢？这就得性情变化。性情变化是怎么变化的呢？就是你看事观点的转变。看事观点是怎么产生的呢？是根据你眼睛看见、耳朵听到以后产生了一种观点。当这个观点出来的时候，神就看着你呢，看你的心是向着谁的。如果你的心是向着神的，那你就是站在神一边的人，为着神、向着神，那你就是属神的人。你的心要是向着撒但，也就是向着你的肉体、为着你的肉体、为着你自己说话，那你就是为着撒但，你就是属撒但的人。那也就是说，你原来的那种看事观点要转变，你不能再为着自己说话了，而是要为神活着、为神说话，心向着神，一切为着神，为神献上自己，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受造之物。我把这个路告你说了，你只有这样走才能剩存下来。而且我还给你交通了，以前人说信神是在干什么呢？你就知道聚聚会、吃喝吃喝神话、跳跳舞，这就是教会生活，是吧？（嗯。）现在是要干什么呢？信神是在干什么？神说：“真正的‘信神’的含义是人能在相信神是万物的主宰的基础上来经历神的说话，经历神的作工，达到脱去败坏性情满足神的心意以及达到认识神，这样的历程才叫信神。”（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写在前面的话》）这是整体的一条线。用在咱实际生活当中，也就是说，每天临到的人、事、物，你要寻找你该有什么样的看事观点，也就是说，信神是在干什么呢？信神就是在省察自己的看事观点，省察自己是为谁活着，自己的看事观点是向着谁、为着谁。认识了以后，要改变自己错谬的看事观点，要向着神、为着神，所以说，你必须得

时时、事事、处处来到神面前，只有这样你才能向着神、为着神，只有这样你的性情才能变化。所以说，信神是在干什么呢？信神就是得找着一个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就是在每件事上找到你该怎样做人、怎样行事、怎样敬拜神，你的准则就是为着神、向着神，这就是在信神。如果你每天起来只为分辨人，为了自己的虚荣、脸面、地位，那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一无所有！反过来你还成了作恶的人。这就是转折，这就是进入实际了。（摘自《屹立了三分钟的类人猿（八）》）

3、教会建造时期，是圣灵的一种感动，完全是圣灵的作工，所作的一切都是圣灵所作的。但到国度建造就不一样了，那是要显明你自有的身量，是让神话掌管你，国度建造就是神话掌管你的过程。教会建造是神直接感动你，国度建造是神话掌管你，在人身上要达到的果效也不一样，这是两个时期的区别。神话掌管你了，你就是子民，神话没有掌管了你，你就凭圣灵给你的感动尽本分，那是神的恩待，你所尽的本分，那叫效力。就是神说的："你们既称为子民，便不同于以往，你们应倾听顺服我灵的发声，紧随我的作工……"（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三篇》）神对人的要求就不一样了，拔高了。你是神子民你就得听从神的话，不能再像以往。不能再像以往的什么？不能再像以往过教会生活的时候，一人读神话多人阿们。他理解不理解神话的意思？不理解。只是糊涂跟随，糊涂跟着就行了，这就简单称为一人读神话多人阿们。而现在称为子民就不一样了，必须在神话上面下功夫，必须得紧跟其后。不光是听神的说话，还得紧随神的作工。神现在作什么工作你得跟上，现在国度建造了，国度建造作什么工作呢？国度建造作的是话语来掌管人的工作。你做什么事得有神话的依据、依靠，也就是说你的生活得有神话依据，你去作工也得依靠神话，让神话来调动人的积极性，而不是靠你的地位去压制人让人去作工，也不是让你鼓励他去作工、引诱他去作工，而是让神话来掌管他。那神话里面有什么话呢？有审判刑罚的话、揭露解剖的话、修理对付的话、咒诅的话，还有劝勉的话、引导的话。用这些话打着、卡着、还得引导着、带领着。（摘自《交通神向全宇的发声第三篇（一）》）

4、教会建造神作的什么工作？国度建造神作的什么工作？大体上根据神话看，神说“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教会建造是召人了，召进来的人多；国度建造是选人了，选上的人少。神说现在审判刑罚才正式开始，为什么审判刑罚才正式开始啊？教会建造那些人不配听神的话，不配神直接带领他，所以审判刑罚才正式开始。正式从哪儿开始？从神家开始，不是从外邦开始，所以神交通了《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借着交通这个把所有的稗子全部踢出了门，那些滑石蛋、敌基督听了这些话还信不信？不信了。不信了，神才开始审判刑罚。神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太7:6）教会建造那时候不是供应你生命，而是借着你效力，作成了工作，这个时候审判刑罚才正式开始，借着这个神话应验，你看见神的作工了。教会建造神作的什么工作？到处传福音、扩展福音工作。现在福音工作扩展不开，神摆设环境：大红龙追捕、教会荒凉、瘟疫降下、地震、饥荒……这就看到神作工的步伐到了，这是外界的环境。你经历到现在，你得着什么了？揭露解剖、审判刑罚、修理对付，直接拿上神话来掌管你。教会建造那时候，带领工人用地位权势压着你，现在不用地位权势压你，你是自由，你可以自由选择，但唯独不能使你释放的就是神话。神说：“我早已将各类人都摆设在不同的环境之中，他们都在各自的位置上表演着自己原有的属性，没有人捆绑他们，没有人引诱他们，他们的一切都是自由的，他们的流露都是很自然的，唯独不能使他们得释放的，那就是我的话语。”（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们当思想自己的所作所为》）神话在地上开始作王掌权了，这是神的作工吧？现在神作的就是审判刑罚的工作，你得把神的作工给见证出去。教会建造时，你信神是为了名誉、为了地位，教会建造是看你作了多少工作，不管你是什么存心、观点，没有揭露解剖，没有根据神话来做事，没有站在神一边看事，没有这些内容，只要你作工就行了，这就是教会建造。国度建造就不一样了，我给你谈的是什么？谈的是你信神的观点、存心，现在不是看你作工的大小，而是看你的心是否给了神，是看神话在你身上是否作王掌权了。在教会建造的时候，教会里边出了什么事了，丢了什么东西了，采取的是赔、补、放下、隔离。到了这步呢？只是揭露解剖、修理对付，说的是你的性情，谈的是你与神之间的关系，让你站在神一边看事，路线都不一样了，作工步骤都不一样了。教会建造的

时候是看你作了多少工；而国度建造是你再作多少工都不看你，不是看你作工的大小，而是看你的心是否给了神。

你走不上彼得的路，走的肯定是保罗的路。搞交易，为了名誉、地位，这是属于教会建造。教会建造是国度建造的一个前提，没有教会建造就不可能有国度建造，这个过程是必须有的。刚开始信神的人，是不是都是想用外表的好行为来骗取神的赐福呢？这就是教会建造的时候人的诡诈，想拿一杯白开水索取两杯牛奶的金币，想骗取。但是经历以后你发现了什么？你看见我要不要这个？我不要这个，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是能站在神一边看事的人，能够为神尽忠的人，能为神作工的人，我是不是要这样的人呢？原来在教会建造，你走的是保罗的路，为着冠冕、地位名誉做事，今天国度建造揭露解剖你，直接揭示你灵魂深处的东西，灵魂深处的东西就是人肉眼看不见的东西，是你的父亲告诉你的，是你心中的秘密，国度建造是让你不为冠冕，让你往前边走，直接带着你根据神话来看事，让你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你是一个受造之物，受造之物应该怎么敬拜造物的主？该怎么站在神一边看事？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生命进入。在教会建造的时候，虽然说你跟上了基督，但你信的依然还是天上那位渺茫的神。那国度建造就是要让你把天上的神拉下来，信在地上的这位实际的神，就是这个过程。你走的这个路变了，而不是名义上的跟随，不是从教会建造的名跟到了国度建造的名。（摘自《交通写铁证文章的原则（二）》）

5、在教会建造的时候，神在你身上作工了没有？那个时候是圣灵作，完全是圣灵带领着你扩展神的福音工作，教会建造就是人的集合，是吧？（嗯。）现在是国度建造，教会建造到国度建造，国度建造到建造成型是个过程，建造就是一个拣选。怎么拣选呢？就是给你摆设人、事、物、环境，就看你的态度、观点。教会建造的时候你是装备神话，让你吃喝神话，神话说什么你都知道了，但是没有人来带领你，你也不能进入实际里边。到国度建造的时候，给你带出路以后，神就看你看见前边的路以后你走不走，看神话能不能带领你走前边的路，神话带领你走路是一时的，还是从此以后你要慢慢一直走呢？神要观察你对神话的态度、观点是什么。如果神观察你，看到你对神话

一直是一种仇视的态度，你是无奈地尽着本分，但你又不敢离开。如果你一直是处于无奈地、埋怨地尽着本分，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一个效力的，这是效力者。你能效力到最终，你能无奈地效力到最终，这是什么？这是忠心效力者，是吧？（嗯。）你在效力的过程中神要观察你，观察你的人性，就是神这段时间交通的正常人性，再根据神给你摆设周围的人、事、物和你说了话以后，修理对付你以后，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如果神看着你还追求、还对正义有一种向往，并且不是一时的，不是因为受到了别人的欺压，被逼无奈地实行，而是能主动往上走，那神就拣选你，这个人可以做个子民。如果这个人还有点素质、还有点担当，那这个人就可以做个带领，这就是拣选。（摘自《神长时间观察来拣选人、定人归宿》）

6、教会建造和国度建造的区别是什么？你们说什么是教会建造呢？（王静：神性支配下的人性作工。）国度建造呢？（王静：神性作工。）神性直接出来作事。神的原话是怎么说的？神说："国度建造与教会建造的不同之处是：教会建造是在神性支配下的人性里作工，是直接对付人的旧性，直接揭示人的丑相，揭穿人的本质，使人在此地步上认识自己，从而达到心服、口服。国度建造是在神性里直接作事，是让所有的人在认识我话的基础上认识我的所有、所是，最后达到认识在肉身的我，从而结束整个人类对渺茫神的追求，结束'天上之神'在人心中的地位，即让人都在我的肉身中认识我的作为，从而结束我在地的时代。"（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八篇》）"教会建造是在神性支配下的人性里作工"，神性支配，咱回想一下在教会建造的时候，那些人的心志高不高？（高。）大不大？（大。）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心志？（王静：圣灵大作工。）神说什么了？神说："从创世到如今还不是我亲自作吗？以往虽说七倍加强的灵，但无人能明白其实质，即使是知道，但也不透亮。当在神性支配下的人性里作工的时候，由于是在人所认为的不超然正常工作的情况下，所以称为'圣灵'作工。"（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说话的奥秘揭示·附加：第二篇》）一切都是神在作，七倍加强的灵在感动人的心、感动人的灵。保罗跑了半个欧洲，作了多大的工作，那是谁作的？那不是他做的，那是在神性的支配下人性作的。就是说所有的人作的这些工作都是谁作的？是神性支配下正常人性所作的。有的人在教会建造

的时候跑了二三十年以后，他认为他有资格了、有功劳了，是吧？（嗯。）这是他作的工吗？他有真理吗？他没有真理。那他是怎么走过来的？是在神性的支配下，圣灵感动，在圣灵内住支配下而作的工。国度建造呢？国度建造是圣灵出来直接作事，怎么是圣灵出来呢？就是圣灵不再感动你了，你以前所作的是圣灵感动你作的，不是你自己能力如何，不是你自己性情变化了，那都是神作的。现在神不内住了，神出来以后就是要完全显明你自己是什么人性，让你看看你是个什么人，所以国度建造是圣灵直接作事，直接把你带到神话里边去，取缔你的渺茫信，不让你再信天上的那位渺茫神。（摘自《什么是贼商（二）》）

7、教会建造和国度建造的区别在哪儿？梁平，还知道吗？（梁平：教会建造是装备神话，国度建造是实行神话、活出神话。）你活出神话了没有？（梁平：没有。）教会建造和国度建造有一个最根本、最基本的区别，在教会建造时期咱作工作是靠什么？一个是靠圣灵的感动，另一个是靠地位卡着、管着。国度建造时期呢？国度建造时期是干什么呢？国度建造时期给你自由，但唯独不能让你得释放的是什么？（神的话。）国度建造是让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是让神的话登宝座呢。也就是说，你在作工上感觉特别累，是吧？（嗯。）特别累，有没有收获？（没有。）还没有收获，还自以为你付出了，管理好了。你跑得不停点，认为“这下可是应该有一个好的收获了”，结果是一个什么收获？你为了能有好的收获，你和别人之间是什么关系？你给别人的是一种卡、抠、压，外表上看着还是有果效的。就是在人群中你看着梁平管理的这些地方挺好的，作工有果效。王静还特别欣赏梁平，梁平也有了资本。梁平，你没有感觉到王静对你的欣赏？（梁平：感觉到了。）王静欣赏什么？欣赏梁平能操心、管理，能把该安排的工作“嚓嚓”安排下去，然后能够卡着让他们作。但是这只是一时的，时间长了行不行？第一个，你去卡着、管着，你不停点地跑感觉劳累，你累得精神紧张，时间长了你忍受不了了；第二个，跟着你作工的弟兄姊妹，他们也受不了你卡着、管着，因为他们内心的认知没有改变，看事观点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你还是用教会建造那时候的作工方式卡着、管着，经常得见面，卡着、管着让他们这么去作工作。刚开始能行，时间长了以后，他们就产生了一种反抗的情绪，你

要卡着他们让他们听话，你就必须得给他们一点脸色。那是一种地位的辖制，你辖制着他们，他们能作点工作，你辖制不住他们了，还能作吗？不能作了。所以就导致在你的管理下他们是作了一时的工作，可同时人对你是一种反感、逃避。梁平，你有知心人吗？你没有知心人，他们不能和你说知心话。三年了信心有什么不能和你说，你连她的情形都掌握不了。你带领的求真，你平时不管她，不管她的情形，你看着她挺好的，好像她作工还行，但她看了《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退去了，没有任何生命力，站立不住。等这些人一退去以后，你的资本没了，你拿什么和神交差？你怎么进国度呢？什么也没了，你也就消极软弱了。这是教会建造时期的一种作工方式，到了国度建造呢？国度建造是要让神话在人身上作王掌权，唯独不能让你得释放的是神的话。人是自由的，我只给你交通神话，让神话掌管你。神已经把灵收回，神已经从撒但的手里把权柄收回了，撒但还有权柄吗？（没有。）撒但没权柄了也就是梁平没权柄了，人家不听你的了。完全是神性出来作事，神性出来作事就是神话来管理。也就是说，原来是神性在人性里作工，圣灵极力地感动你，神说："在中华大陆这些人的身上所看见的全是撒但的败坏性情，所以神在这些人身上作工几乎无法找到人身上的可取部分，都是圣灵作工部分，只是圣灵加倍地感动人，作工在人的身上。"（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路…… 六》）你所作的工作不都是圣灵的感动吗？有哪些是你自有的身量呢？国度建造的时候，圣灵出来，就要你看你自身的身量，然后再用神话带着你。原来是圣灵在里面感动着你作工，而现在是神话带着你，让你在前面作工。你有神话，你就刚强有力；你没有神话，你就软弱消极。只有这样才能显明谁有神话谁没有神话。有神话就是有真理，就有命；没有神话就是没有真理，就站立不住。梁平活在教会建造的作工里自居，王静还欣赏梁平，梁平就固步自封了。梁平，你没有在神话里用功，你没有让神话来掌管你，你更没有按照国度建造的作工方式去作工、去带领人，你用你的方式去带领别人，这是谁在掌权？你操心、你安排、你管理、你掌权，虽然你操碎了心，但是神已经把权柄给收回来了，你再说话不起作用了，所以别人对你反感，对你还有了仇恨。所以说，在你的带领下管理是一时的，也就是说人管人能够一时地克制、控制，它不是长远的，不是生命。这个能看懂了吗？这就是你为什么会消极，为什么下面的弟兄姊妹会成了这样的一个原因。

（王静：他们不跟你交心，有距离。）就不要说交心了，就不和你交通，他们对你是一种敌对、仇视。你有这个权势，他们在你面前是不得已、没办法，你自己跑得还累。梁平，找着根源了吧？（梁平：嗯。）也就是说，你一开始信神是这个信念，到现在呢，还是这个信念，信念没有变，生存法则没有变，你还是在搞交易，而不是见证神，不是宣扬神的名，你不是神经营计划中的人，你是在神的经营计划中搞着个人的经营，神怎么可能维护呢？（摘自《外邦人的四大代表（三）》）

8、教会建造是什么？教会建造就是卡着、管着作工作呢。国度建造是要转到什么里面？神说："我早已将各类人都摆设在不同的环境之中，他们都在各自的位置上表演着自己原有的属性，没有人捆绑他们，没有人引诱他们，他们的一切都是自由的，他们的流露都是很自然的，唯独不能使他们得释放的，那就是我的话语。"（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们当思想自己的所作所为》）神话要作王掌权，神话让人不得释放，国度建造是要让人生命进入，利用交通告诉人神的心意是什么，站在神一边看事是什么观点，是要用神话来掌管人。借着这个用心来带动人，让人里边先发生一个变化，这个时候外面的变化才更有价值，更有意义。也就是说，国度建造是要让人的心先动起来，心动起来以后，是不是就不用让人卡着、管着了？因为唯独不能使人得释放的就是神的话语，让神话来掌管人。教会建造是压着、卡着让人做，国度建造是用神话来掌管人。用神话来掌管，就是说你给他交通清楚以后，他心里明白了，不用你去管了，他的心情是舒畅的，他要是不干活，他心里受责备，他不敢嫌你，他也不敢嫌神，他不敢对神怎么样，他就是再苦再累，他还得默默无闻地干。但是你要让他干什么，他就不服，所以就导致了什么？如果神话在他身上不能作王掌权，神话不能掌管他，而是用这个势力、地位去压他，他会反弹，而且他还讨厌你。更主要的是人的生命没有进入，经不住试炼，经不住环境的诱惑。所以说在梁平带领的队伍里边，两个人倒下了，一个人进了男女里边了，另一个人听了咱交通的《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回家了，为什么呀？从他心里边、意念里边，就没有改变了信神的信念和生存法则，他就不知道什么是信神，他还想着得恩典，想的是神的作工完了以后回家怎么呢？（团聚。）回家团聚过生活。可国度建造是

让你干什么呢？是让你献上，是让你站见证呢。平时梁平就没有把他原来信神的信念和生存法则给打了，就没有把他对神的误解解决了，没有把神的心意给他交通清楚。所以说，一临到胜不过去的环境，他就站立不住倒了，回家了。梁平下边的两个人一倒，她就消极了，她也就倒了。梁平为什么消极？因为她进国度的根据是什么，她的信念与生存法则是什么？梁平不是根据人有无真理，梁平是根据什么呢？梁平是根据资格大大与作工多少。梁平一看“这几个人就有两个人退去了，我作的什么工作呢？”梁平看见了什么？看见了自己没有前途、没有命运。就用这两个例子来证实了，这是梁平里边的生存法则与信念。（摘自《撒但打发来的差役（十三）》）

9、对于咱来说，国度就是神话，你进入神话就是进入国度了。神说：“虽然万国万民之中的众子、子民进入国度，但享受不到国度生活。”（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九十七篇》）神话人是不是都看见了？你看见国度进不去。什么样的人进不去？诡诈人、墙头草、老好人进不去。为什么进不去？神是公义的，不是神让他进不去，是他不进去。国度要怎么进入？咱们想得渺茫，其实神话就是国度，诚实人，神说出话来就相信，然后他就能够实行，就能变化自己，那就进入国度了。那诡诈人呢？对神话信不来，另搞一套，自己不实行，那就是在教会里面，你能得着一点开启光照了，但你进不去。从这看到神作工是不是太公义了？神又说，话语成就一切，一切都是话语成就，放不下自己，不能实行神话，那就进不到神话里面去。神说：“每个人手里都捧着神的话，就借着这个成全，里里外外都是神的话，嘴上说神的话，实行按神的话实行，里面存的还是神的话，里外都用神的话来浸透，这样，人就被成全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国度时代就是话语时代》）这样就进入国度了，也就是此人勿动了。你实行出神话，神话就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了。什么是国度？国度建造是要干什么？就是让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你就进入国度了，国度建造就成形了。所以你实行不出神话，你进不去，谁也混不进去，神太公义了。（摘自《2019年6月份群里的话》）

10、你在教会建造的时候，教会里边要用工作安排、制度卡着你，给你个规章制度，带领工人还逼着、管着、卡着、打着，这是教会建造

整体的方向。在给你谈国度建造的时候，咱交通了神话：“你既已立下心志来事奉我，我就不放过你，我是忌邪的神，我也是忌妒人的神，既然你已将你的言语摆在祭坛之前，我就不容让你从我的眼目中逃跑，我不容让你事奉两个主。你以为将你的言语摆在我的祭坛上、摆在我的眼目前之后你就可以另有所爱吗？我岂能容让人这样捉弄我呢？你以为你的舌头就能随意向我许愿、起誓吗？你岂能指着我至高者的宝座而发誓呢？你以为你的誓言都已废去了吗？我告诉你们，就是你们的肉体废去，你们的起誓却不可废去，末了的时候，我要按着你们的起誓来定你们的罪，你们却以为将你们的言语摆在我前来应付我，而你们的心却可以事奉那污鬼、邪灵。我的怒火哪里能容纳这些猪狗之类的欺骗呢？我要执行我的行政，将那些墨守成规的‘虔诚’的信我之人都从污鬼手中抓回来规规矩矩地‘伺候’我，来做我的牛、做我的马任我宰杀，我要你将你以往的心志都捡起来重新事奉我，我不容让任何一个受造之物来欺骗我。”（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们的人格太卑贱！》）咱是根据神话把你打成了牛马打进来的。把你打成了牛马也就把你带入了神话，所以你感觉到了一种严厉，感觉到了一种威严，感觉到了狮子的性情。你觉得即便是牛马也是在神家呢，也是得福呢，所以你进来了。等进来以后，你感觉到什么了？还是狮子吗？（王静：不是了。）不是了，引导、扶持，说话还温柔、体贴，又成绵羊了，是吧？（嗯。）在这种背景之下，人又感觉到一种放松、松懈、释放自由，还可以放荡不受约束，甚至有的人是太放松了、太放荡了。能出现这样的局面，好像是咱无能，又好像是咱制度不完善，其实这是下一个步骤的开始，也是你的一种幻觉。我说是幻觉，但为什么你还感觉到是真实的呢？那是因为神话在你身上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是因为神话在你身上不能作王掌权，所以你感觉不到那种威严，感觉不到神狮子的性情，所以你就感觉到了一种释放自由，你更可以放荡。这个时候你自由、你放荡不受约束，并不是说神的工作不对，也不是说神的经营计划出错了，是因为神作工的步骤不一样了，拔高了。原来在教会建造时期是管着你、卡着你，是在神性支配下的人性里作工，也就是说原来你所做的一切，那不是你自有的身量，那是圣灵在你身上作工达到的一个果效，是圣灵在你身上作工，激励你、感动你达到的一个果效，不是你有什么良心理智，一切都是神作的。国度建造呢？是神性从人性出来，神性直接作工。神性一旦

出来以后，你原来是什么东西就又成什么东西了，人就要原形毕露了。有些人就纳闷呢，“我怎么感觉现在不像教会建造那时候积极、有劲呢？原来在教会建造我自己还能管住自己呢，现在自己怎么就管不住自己了呢？”什么原因？原形毕露了。这也是让你体尝一下，保罗为什么能在作工结束的时候说出“我活着就是基督”。那为什么保罗在作工的时候就没有显形，而是在作工结束的时候才显形的呢？因为作工的时候是在神性支配下的人性里作工作，到作工结束的时候，神要显明人，神性出来了，人就显形了，也就定他结局了。国度建造的时候神性就出来了，神性直接作工。怎么作工呢？发挥他话语的权柄。在传你的时候，虽然是用神话把你打过来了，把你带到神话里边了，可你一下就能真正地进入到神话里边吗？生命成长是一个过程。神性出来是一下就出来了，神性一出来就把你所有的都显明出来了，所以那时候你就感觉到了轻松、释放、自由、放荡。所以王静一进来就感觉莫名其妙，“国度建造是拔高了，但人怎么反而都放荡不受约束了呢？这都是啥人呢？”有时候还感觉到一种消极、失望。“应该是越拔越高，怎么反倒还低了呢？这里怎么连个规章制度都没有？这里的人怎么这么放荡不受约束呢？还不如原来那时候的管住、卡住了，你看管住、卡住那果效，谁敢大声说一句话？都有个圣徒体统”。来了国度建造的前两年看见都不是人，再过两年看见都是鬼了，《魔剧集》都上演了，越看越不是个人，这是神作工的一个步骤。你刚进来以后是想得福、得恩典呢，还有教会时期的条条框框约束着你，你还在伪装，还不显露、不发威、不显形。再过几年，你知道一些了，慢慢的你自己就放松了，这个时候神又交通了人的伪装，“好了，我现在不需要坐得正正的了，我可以放松了，我可以自然流露了”，显形了，抓住了人的罪状。抓住了人的罪状，所以神说审判刑罚正式开始了。（摘自《该怎样见证神（一）》）

11、一到了国度建造以后，神交通什么呀？别看你外表有个人样，但你的心是邪恶的。审判刑罚就开始说你的这个心了，你那是伪装。神交通伪装了，那你说伪装好还是不伪装好呢？（不伪装好。）教会建造刚开始的时候，神不说伪装不伪装吧？意思是让你有外表的好行为，也就是让你伪装了吧？（嗯。）但到了国度建造为什么又不让你伪装了呢？因为教会建造是要让你扩展福音工作呢，先得把人给招回

来，你是门面。你看招生的那些门面上的人是不是都得有个圣徒体统样呢？（嗯。）歪瓜裂枣的人能去招生吗？（不能。）人家一看招生的这两个人，就知道他那学校啥样了，去都不用去了。教会建造就是在招生呢，等把人招进来一上课的时候，是不是什么人也有？（嗯。）

咱就不说招生了，咱就说国度建造和教会建造的区别是什么？国度建造就是进入实际了。神说，审判刑罚正式开始了。神要审判你，得抓住你的现状呢呀，你外表装得好好的，就有圣徒的体统，你说神怎么审判你呢？神说你就是个狼，“我就是羊皮，你怎么说我是个狼呢？左看右看怎么也不是狼，神，你胡说！”神是用事实说话，不然人不服，那神就引狼出洞、引虎下山，这个时候神就得把你的这个羊皮给你扒一扒。神怎么扒你身上的羊皮呢？扒的时候你让扒吗？你不让扒，所以神只能让你自己扒。神给你交通神要的是诚实人，你做什么事情，得把你真实的一面露出来，就是你不要去伪装，你外表装得好好的那是诡诈、那是伪装。好了，经过神交通以后，人是不是都放松了？（嗯。）这是从神交通的话来看。再从咱经历过的事来看，在教会建造的时候谁敢放荡？你在教会建造的时候，即使说你心里难受，你也只能是回到家里边，在被窝里哭，你敢去教会里边和带领说你打压我、你辖制我？（不敢。）你不敢说。你心里就是再难受，你也是回家难受去了，你不敢在教会里边说。那你说温婧在教会建造时期好不好呀？（好。）“你看人家温婧多顺服呢，人家接受带领的修理对付，不管带领怎么说，温婧都是说‘嗯嗯嗯’”，人家伪装，人家穿的是羊皮，人家穿的就是马皮，不需要指鹿为马。等到了国度建造的时候，咱首先说的什么？神家不作开除的工作，神家作的是成全与淘汰的工作。一说不作开除的工作，人还害怕吗？（不怕了。）不怕了，也就放开了，好了，天气热了，把羊皮一脱，狼皮就暴露出来了。神就是要让你自然流露，让你自己把自己显明出来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显明出来，审判刑罚就开始了。

刚才咱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神交通了伪装，一个是教会建造和国度建造的区别。再看神作的大的一个工作是什么呢？教会建造的时候，神要卡着你、看着你，神卡着带领，带领卡着你，一级一级卡着，你

往哪儿跑？教会建造结束以后，神要让他们显出原形来，怎么呀？那好说，神一走就行了。神一出国，神说三个月不见，带领工人成什么了？（响马。）响马、土匪都出来了。带领工人不是羊了，他们显明出来了，那下边的人呢？（一样的。）一个一个也都显明出来了，这是不是神整个作工的一个转折？这就能看见，从原来的伪装时期转到一个显明时期。显明时期释放、自由，谁都释放了，污鬼、邪灵都释放了，谬论也释放了，这就是神把七碗灾祸倒下了。神说："七碗灾祸按人的头脑想象，是针对世界各国、各民说的，其实并非如此，七碗灾祸指的是撒但魔鬼的权势，是大红龙（我利用效力的对象）的阴谋。"（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九十四篇》）七碗灾祸是什么？那就是撒但的诡计。撒但的诡计都出来了，你有什么诡计也都暴露出来了。暴露出来，放在光中，神不搭理、不吭气，让你们都表演。表演完了以后，神才说你的罪状都显明出来了，行了，所有人都显明了，抓住你的罪状了，这就开始审判刑罚了。

这一段时间神交通什么了？（追求真理。）什么是追求真理。前一段时间针对羊皮这个事情交通的，那时候神交通说那是诡诈。神还交通什么了，没有一点圣徒的体统。神为什么这样交通呢？因为跑断腿、累断腰，作了多年的工作，还穿了几十年羊皮，如果不让他脱下这个羊皮，神直接交通什么是追求真理，那个羊皮就成了他自己的皮了，那就把所有人都迷惑了，所以就来了这么一个转折期。神说让人做诚实人，就是让人脱下羊皮呢。诚实人还没有作成了，刚把人显明了以后，神又说什么了？你得有点圣徒的体统，就是说这个羊皮还得穿上。什么意思？那是因为教会建造结束了，你们迷惑了那么多人，"来，把羊皮给我脱下来"，你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假带领、敌基督都显明了，神又给咱解剖了什么是假带领、敌基督，让弟兄姊妹都认识了假带领、敌基督的表现。抓住了罪证以后，"好了，你们知道谁是狼、谁是羊了吧？行了，知道就行了。来，给我穿上羊皮。"让人继续再穿上羊皮。穿上羊皮一方面是还要继续作工，另一方面是因为你认识你自己了，揭露解剖了你了，你知道你是狼还是羊了。别看你穿着羊皮，你穿的那个羊皮现在迷惑不了人了，因为你已经脱过一次羊皮了，别人已经看见你脱了羊皮赤身露体的样子，都看见你是人还是鬼了，你再穿什么皮也不管用了，你那就是伪装。可即便是伪装，

你在弟兄姊妹面前也得伪装，这就是神话先把你捆绑、控制住了。用这个羊皮先把你控制住，你不能当狼了，但是人人都知道你是狼，还把你当狼待，那你进入哪里了？这就到了火湖里边了，开始烧了。“我是个狼，我不能发狼性，我还得穿着羊皮”，这就得从外到里地烧，最后把那些杂质烧完，剩下的就是精金之品。让你脱胎换骨，把你这个狼换成一个羊。把你的那些杂质烧尽了，就换成羊了。你刚开始是克制了，随后怎么呢？从神话里边认识到了，然后从里到外有一个变化，用里边的心思、意念转变支配你外边的一个行为活出。当你里边变了以后，你外边所做的一切就有意义、有价值。如果你里边不变，只是有外边的好行为，那你依然还是披着一个羊皮的狼。这个时候虽然你披了一个羊皮，从外边看你是羊，但是人人都知道你是谁。（不是羊是狼。）那这个时候就可以惩罚你了，不会因着惩罚你把别人绊倒了。所以说等到神作工结束的时候，如果你还不能改变，在火湖里边还不能把你的这些杂质烧完，你还要与神去较劲，那神的作工结束了，就把你放在了撒但一边，这就把两类人分开了。变化了的，站在神一边，不变化的和撒但放在一起，一起毁灭了，神的工作就结束了。这是不是神的奇妙作为、神的智慧呢？让撒但中了自己的诡计。他想伪装进国度呢，“你伪装就伪装吧，借着你的伪装，还能给我扩展一下福音工作。”等你伪装完了，不用神作什么工作，神走出厨房，让你大显身手就行了。你大显身手，把羊皮一脱，狼性都露出来了，好了，抓住罪状了，神智慧吧？（嗯。）神太智慧、太全能了。给你交通这个意思就是得跟上神拯救人的步伐。（摘自《撒但的护卫兵》）

12、你们经历过教会建造，又经历了国度建造。你们刚接受国度建造的时候是打进来的，当时是怎么打你们的？你们是有体验的吧？（嗯。）打进来是让你当牛做马的，你不愿意当牛做马就不要你。你进国度建造以后呢？进来以后是给你自由的，是放松的。放松是为了什么？放松是为了抓捕你的罪状，因为在国度里是最后一次审判。神说：“人都把侍候官家老爷的套路拿到神家来发挥，妄想运用自如，结果万万没有想到神的性情不像绵羊，而像狮子，所以初次与神交往的人都不能与神‘沟通’，因为神的心不同于人的心。”（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告诫三则》）你不要把神的性情当成绵羊，神的性情像狮子。（摘自《什么是活死人与行尸走肉（三）》）

13、教会建造主要是见证神已道成肉身来到中国，作了新的工作，开辟了新时代，是话语时代的到来，也就是国度时代的开始。是见证耶稣的再来、主的重归，是迎接主耶稣的再来，是扩展福音工作，是见证神所作的一步工作，是一个异象，是给人一个路途让人去跟随。但在教会建造时期神的性情并没有向人显明，临到人的仅仅是一些话语，并没有事实临及。在教会建造，人虽然来到了国度时代，但依然享受着神的恩典，并没有按人的行为来报应各类人，也就是没有事实临及，话没有与事实并行。也就是说神的公义性情并未向人显明，人并未看见神，只是听见了神的声音，所以说神是隐秘降临在地上。正因为神的隐秘降临，使人的言行举止活在神话语的光照之下，却没有遭到神公义性情的审判以及咒诅与惩罚，在这个时期就给人留下了足够的悔改的机会，甚至神直接说既往不咎。以此看出教会建造就是见证神的隐秘降临，主要就是显明人的败坏，以此抓捕人的罪状作为审判人的依据，不然人都不服。所以说隐秘是拯救，公开是惩罚。教会建造是隐秘降临，国度建造是公开显现。国度建造是见证神的公义性情，是见证神已作成的工作，见证神话语的应验，是见证神话语在人身上作王的表现，是神话语在人生活中的一个显现，是人肉眼就能看见神的“‘话’在‘肉身’显现”，认识了神“‘道’成‘肉身’”也就是人看见了神的显现。所以说国度建造是让你看到神的公开显现，是来见证神的作工、见证神的公义性情，是审判刑罚工作的正式开始，是话与实并行，是事实临及，是众长子正式开始尽本分配合神建造国度的工作的时期。也可以说见证众长子作的工作就是见证国度建造。（摘自《打仗问题回复》）

14、教会建造是让你干什么呢？你来信神吧！是扩展工作。而国度建造呢？也就是要让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神要借着他的话得着你这个人，人借着神的话得着神，这是一个蒙拯救、被成全的过程。教会建造的时候，神显现你为什么只是看见一个扩展福音，而没有看见神的性情呢？那叫隐秘降临，普通人是看不见的。谁能看见呢？通行神旨意的人，通灵的人，能在神话语中明白神心意的人才能看见，神的羊听神的声音，听懂了神的声音了，就看见了神的显现。所以说，隐秘时期的显现，对普通人来说是隐秘着呢！那国度建造呢？作工结束了，不再是隐秘了，而是公开显现。公开显现是指什么呢？是指他的

性情向全人类公开，怎么公开的？是要借着先得着一部分人，他们的活出作个标杆，借着这些人的活出，来把神的所有所是见证出去。所以咱今天的使命不再是传福音人员，应该是见证人员。（摘自《打仗作工原则》）

15、神说："之所以我用不同的手段来惩罚大红龙，是因为它是我的仇敌，是我的对头"，大红龙是谁？不要一说惩罚大红龙就想着让大红龙倒，你身上与神对抗的东西是不是大红龙？你的自是是不是大红龙？你的情感是不是大红龙？这就是神的手段。你看见是大红龙在做事呢，但是是神在支配它呢，神说万事万物都是神主宰，大红龙它就像木偶一样不由得它。（王静：人觉得难以理解，理解不了。）所以说二货她就理解不了，二货怎么也想不通，"神大呢，还是大红龙大呢？为什么大红龙能赶得我走投无路呢？"你就不知道是神不让你有后路。（王静：是神话应验了，神说"因为要有历代以来人未看见的令人难以放下情感、脱下自是的事发生"。）这是神话的应验，神是先有话后有事。你说"把东西就放在家附近，近一点"，近一点东西都到了大红龙手里边了，还近一点吗？你看是你的话应验了，还是神话应验了？"神不再向我们隐藏。"不隐藏了。神的性情不隐藏了，神的权柄不隐藏了。教会建造是隐秘显现，神是隐藏的，你是看不见的，所以你做了什么事也让你看不见神向你显现，你应付糊弄你也看不见。现在是什么？是事实临及，审判立时临到，咱早就交通了，早就告诉你了，提前告诉你审判立时临到，今天看见了吗？你应付糊弄，你二次悖逆的时候大红龙二次搜家，神给了你二十天悔改时间，神不再向我们隐藏。（摘自《神的性情与权柄的显现（一）》）

16、神说："谁也不要拦阻，我击杀人的手没有情感！从现在开始，谁也不要提起教会建造的事，否则我不饶恕"，教会建造是干什么呢？建造教会是扩展神的福音工作，只看成立了几处教会。打开山东的福音工作了、打开河南的福音工作了，山东建了几处教会、河南建了几处教会、湖北建了几处教会，这是不是建造教会呢？"谁也不要提起教会建造的事，否则我不饶恕"，后边解释了，"（因着现在是见证众长子的时候，也就是建造国度的时候，谁若提起教会建造，便是拆毁国度建造的，是打岔我经营的）。"那怎么就是见证众长子呢？是让你喊谁

是众长子吗？（不是，是用实际的活出来见证。）众长子要建造国度，要建造方舟，你在众长子的带领下能忠心耿耿、默默无闻、勤勤恳恳，把你所能做到的都献上，用你实际的活出来见证。神现在交通："这些人来到教会同样像在社会上一样，常常夹着电脑，到哪儿就开始工作，他们喜欢被人看为是专业人士、技术人才，也喜欢被人尊称为某某人才，甚至在他的姓氏后面加一个'老师'，等等，他们喜欢享受这样的待遇、这样的称呼。"（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怎样追求真理（六）》）这是在搞个人的经营吧？你在国度建造里搞个人经营，神要不要你啊？不要你，不允许你搞个人经营，让你一心一意为着神作工。今天你来尽本分了，把你的恩赐都发挥出来，用在本分上，用你的忠心与顺服来见证神，羞辱撒但。这里说到恩赐了，那恩赐是什么？恩赐那就是一个工具，是你尽本分的工具、敬拜神的工具。你用这个工具来尽好你的本分，不搞个人的经营，一门心思就是怎么能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最终要的是你尽本分的果效。在你尽本分的时候，不仅要看你干的活儿怎么样，还要看你维护神家利益了没有。"我在尽本分的过程中，我与弟兄姊妹打斗了没有？我与弟兄姊妹之间出现打斗的问题时，用神话解决了没有？我发现达平懒惰的时候，我是骂他呢？还是帮助他呢？还是跟他合起伙来拆毁神经营了呢？"你的活出，这是不是一个见证？神话给你带出来路了，弟兄也给你交通了，你根据神话实行了，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实行真理，在实行真理的过程中尽本分，国度就建成了。当国度建成的时候，就是众长子被见证的时候，这个能理解吧？"因着现在是见证众长子的时候，也就是建造国度的时候"，刚才说什么是建造国度呢？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的过程就是建造国度，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了，登宝座了，国度就成形了。"谁若提起教会建造，便是拆毁国度建造的，是打岔我经营的。"刚才说什么是教会建造呀？教会建造只是说扩展了多少福音，是吧？现在重点不是看你扩展了多少福音，而是看神话在几个人身上作王掌权了，要这个果效了。"谁若提起教会建造，便是拆毁国度建造的，是打岔我经营的。"神说过一句什么话呀？神说"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神要的是选上的人，而不是要召进来的人，所以谁也不要提起教会建造，因为教会建造是召进来的人，而国度建造是选上来的人，所以说你不要说召进来多少人。（摘自《国度怎样降临（二）》）

17、“教会就是战场”，这是神兴起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是揭露、捆绑撒但，打败撒但，获得战利品，拯救众子民的战场。是要显明大红龙的邪恶、不堪一击，衬托神的伟大、圣洁、全能与不可触犯的公义性情的场所。是蒙羞撒但，见证神的奇妙作为，打败众仇敌，让神得荣耀，建造神国度的地方。教会建造是征服宗教界，教会建造结束、击打牧人是拣选显明得胜者，淘汰一切不信派。国度建造是成全得胜者，拣选众子民，拯救一切愚昧无知、麻木痴呆、诡诈多疑对神信不来却能接受审判刑罚的人，显明淘汰一切本性邪恶，而且狂妄刚硬不接受任何真理供应的魔鬼撒但。这是神现在正在作的工作，揭露解剖就是给这个战场浇油加火，让硫磺火湖里的火着得更旺。（摘自《目前的异象与该实行的路》）

四、对国度建造的工作安排的问题答复：

有人问：“王静能代表上面吗？”你们怎么认识的？（公开跟你叫嚣、对抗呢。）教会建造的时候，神和圣灵使用之人代表上面，代表神家，其余任何人都不代表上面，不代表神家。国度建造呢？国度建造和教会建造有什么区别？当时教会建造是神和祭司弟兄带领的，那国度建造是谁的本分？（众长子。）众长子的本分。众子、子民是谁来作成？（众长子。）众长子来作成。那众长子代不代表上面？（代表。）代不代表神家？（代表。）神刚交通了什么是神家，什么是教会，这是不是都已经说了？（嗯。）什么代表上面呢？你跟随的是众长子，你把什么当作上面了？你没有直接说我，你是说王静，那王静在我身边，是我安排的，她不代表上面代表下面？那你代表哪呢？从这个话来看，这是不是四六不分？

“王静代表上面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实在太发人深省。”你说可笑不可笑？如果这句话是出自教会建造的人口里边，这个正常，因为人家就没有跟随。现在你跟上了国度建造，你跟随的是谁？你跟随的是我，我让王静带领你，你说王静代表上面吗？（代表。）所以，这样的人完全是四六不分！回去就定他个四六不分，基本的层次感都没有。“王静能代表上面吗？”你反问他：“你跟随的是谁呢？如果说你是在教会建造，你没有跟随弟兄，那你不是这家人，那你就不要来这儿

说这个话，这儿没有你说话的地方。如果你是跟随弟兄的，那弟兄身边用的人你是不是也该承认？弟兄用了王静，你不承认，你把她驳倒，不把她当成你的上面，你计划把她当成你的下面？你是上面？那就是我在跟随你呗！”

“王静下发的安排能代表什么？”我说的就是让王静来管理教会呢，是吧？那你说“王静下发的安排能代表什么？”那这是不是审判我呢？（是。）那既然王静不能代表我，那你给我找个能代表我的，谁要代表我呢？他们认为他们那边有“圣灵的流”，那就让他们在“圣灵流”里就行了，不要过来了。（王静：就是说啊，不要了。）只要是我做的他就不认可、不认同，这还叫顺服？这叫接受？你既然不顺服、不接受就不用跟随，没有人逼迫让你跟随呀！（进入说自己认识神了，我就说祭司弟兄还说他对神的认识只是大海中的一滴，你敢说你对神有认识吗？）什么话也敢说。（进入说不需要认识自己，认识神就行。）这就把那些跟随国度建造的名的人分开了。这些人听着神话说了个国度建造，谁建造国度就跟谁，根本不从实质上去分辨、去认识。也说明平时下面就没人去作这个实际的工作。什么是国度建造？国度里边有最后一次审判是审判谁呢？就进入说的“你不要认识自己，认识神”，认识神而不认识自己，还有审判吗？还有国度里边的最后一次审判呢？你看神一直交通的假带领、假工人，直到现在交通的《什么是追求真理》，是不是都是让认识自己？（嗯。）那他们是不是与神对着干呢？

再一个就是他主要是抓把柄的，他抓的是“没有真实的带领人”，原教会里边没有真实的带领人，再看着今天你们这儿也没有真实的带领人。今天我在这儿带领呢，我说让写文章呢，是不是让带领工人必须都得写出《我就是魔鬼》的文章？《我就是魔鬼》这是什么？我没有承认你是真正的带领人。我是带着你去认识自己，认识你是魔鬼，当你对自己真正认识的时候才是信神的开始，现在才是人信神的开始呀。神刚刚交通了什么是真实的带领人，作为带领工人该走什么道路，你说现在可能有真实的带领人吗？不管你是教会建造也好，国度建造也好，就不可能有真实的带领人。今天我跟你说王静是配合我的工作的，我在这儿任命了，那就是带领人，不管什么，或对或错都与

你无关，她是我直接指任的，那其他人我没有指任过谁，这就和神用祭司弟兄一样，祭司弟兄或对或错都与你无关。那今天我说王静是我用的，或对或错都与你无关，我把这个工作交给她作，圣灵就要负责，这不是你该操心的事，她是配合我工作的。我没有说哪个带领工人是真实的带领人，就算是说何熙，我也是专门交通过，在咱这一片区域的人群中，我再找不出一个比何熙强的，这些人的嘴里连一句实在话没有，都是活鬼，这个咱都有体验吧？何青，有体验吧？（何青：嗯。）这个不是假话吧？当时我也是这么说的，事也是这样做的。我在这个人群里边，我也只能是用何熙，矬子里边拔大个，当时是不是这样说的？我还专门交通说何熙和王静不一样，王静我是正式用的，何熙只不过是操练她，是借用她可取的这方面去作工，能一样吗？这是两码事。

五、相关神话：

神说："以往我对教会建造谈了不少，揭示了多少奥秘，当达到高峰时突然结束，而国度建造与此却不相同，是在灵界交战达到尾声之时，我才开始在地另作起头，也就是人都即将退去之时，我才正式起头又兴起新的工作。国度建造与教会建造的不同之处是：教会建造是在神性支配下的人性里作工，是直接对付人的旧性，直接揭示人的丑相，揭穿人的本质，使人在此地步上认识自己，从而达到心服、口服。国度建造是在神性里直接作事，是让所有的人在认识我话的基础上认识我的所有、所是，最后达到认识在肉身的我，从而结束整个人类对渺茫神的追求，结束'天上之神'在人心中的地位，即让人都在我的肉身中认识我的作为，从而结束我在地的时代。

国度建造直接指向灵界，即灵界交战的情形直接在众子民当中显明出来，从此足见，不仅是在教会，更在国度时代，所有的人一直都是在争战，虽身在肉体，但直接揭穿灵界，接触灵界的生活。所以在你们开始为我尽忠之时，不可不做好下一部分工作的准备。应把心全部交出来，这样方可满足我心，以往在教会的事我一笔勾销，今天是在国度。撒但在我的计划当中始终步步尾随，作为我智慧的衬托物，一直在想方设法打乱我原有的计划。但我能屈服于它的诡计吗？天地之中

有谁不做我的效力品，难道撒但的诡计除外吗？这正是我智慧的交接之处，正是我作为的奇妙之处，是我整个经营计划的实行原则。在国度建造时代，我仍不回避撒但的诡计而继续作我要作的工，我在宇宙万物之中挑选了撒但的所作所为作我的衬托物，这不是我的智慧吗？不正是我作工的奇妙之处吗？当进入国度时代之时，天下、天上的万物都巨变，都在庆幸，都在欢腾，你们不也是如此吗？谁的心中不是甜如蜜呢？谁的心中不是乐开了花呢？谁的手脚不在欢舞？谁的口中不是赞美呢？”（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八篇》）

神说：“为什么现在是国度建造之时，是教会建造结束之时，而所有人的聚集仍称为教会呢？以往谈到教会是国度的前提，若没有教会就谈不到国度，国度时代的开始是神道成肉身尽职分的开始，国度时代是道成肉身的神带来的，他带来的是国度时代，并不是国度的正式降临。这不难想象，所说的子民是指在国度时代的子民，并不是国度里的子民，所以说在地之人的聚集仍称之为‘教会’，这个并不难理解。因为以往在正常人性里作事，而且神自己并未被见证，所以国度时代并未在人间开始，即我所说的我的灵并未正式在我所道成的肉身作工。因着神自己被见证，所以国度实现在人间，这就意味着我要在神性里开始作工，所以能够享受我在神性里说话的人、享受我在神性里作事的人便称为国度时代的‘子民’，由此‘子民’便产生了。在这个阶段，主要是我的神性作事、说话，人根本没法插手，而且也不可能扰乱我的计划。当神的说话到一个地步时，神的名被见证，对人的试炼随之开始，这是神作工的最智慧点，为下一步工作的开始，为上一步工作的收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扎下了根，这个作为人谁也预料不到，这是审判时代的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的交接点。若没有几个月的熬炼，我的神性没法作工，因着几个月的熬炼，为我下步工作开辟了出路。这几个月工作的停止是下一部分工作进深的标志，若真明白神的话，便可以摸着神要通过这几个月的时间来开始下一步工作，从而使下一步工作能达到更好的果效。因为有人性的阻拦，为我的下一步工作设置了障碍，所以说经过几个月的苦难熬炼，双方都得造就，而且受益匪浅，所有的人从此才开始宝爱我对其的称呼。因此当神的笔锋一转，说不称之为‘效力者’而是‘子民’之时，所有的人都欣喜若

狂，这是人的致命处，神正是抓住人的这个要害说话的。”（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说话的奥秘揭示·第一篇》）

神说：“在这一天的说话当中，神对异象方面的事谈得不少，不必细说，主要是说国度建造是在教会建造的基础上说的，再说得具体点就是在教会建造时期，主要是让人都心服、口服，但并没有亲眼认识在肉身中的神，虽然在心里都相信，但因着在那个阶段肉身的神与人并没有明显的区别，所以人并不认识。而在国度时代，要让所有的人都心服、口服、眼服，从此足见让所有的人都达到口服、心服、眼服，必须是让人的肉眼就能认识在肉身中活着的神，不是人被逼得不得已的情况下，也不是人随意就相信的情况下，而是人有了认识因而心服口服。所以这一步的建造并不是打、并不是杀，而是让人在神的话上得到开启，从而让人去追求、摸索，让人不自觉地认识在肉身的神。所以这一步工作在神来说省事多了，是顺其自然，并不是与人‘背道而驰’，这就达到在最后让人自然而然地认识神，所以你们不要太着急上火。神所说‘灵界交战的情形直接在众子民当中显明出来’，指的是当人进入正轨开始认识神的时候，不仅在个人里面有撒但的试探，而且在教会当中也会有撒但的试探，不过这是必经之路，谁也不要着慌。撒但的试探有几种情形，对神的话语冷淡、放弃，而且用消极话语来打消别人的积极性，但并不是拉拢别人与他同伙，这个是人不容易识透的。主要原因是：他仍积极主动地聚会，但异象模糊，若不防备，整个教会都因他的消极而对神不冷不热，因而对神的话不注重，这种情形是陷入了撒但的试探之中；不直接抵挡神，而是因着对神话摸不透，对神不认识，因此而发怨言，生发埋怨的心，说神已离弃了他，因而得不到开启、光照，想离去但又有几分害怕，说神的作工不是出于神，而是他认为的邪灵作工。”（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说话的奥秘揭示·第八篇》）

神说：“在教会建造时期，神丝毫不提国度建造之事，即使提起也是以教会建造时的说话的方式提起，当进入国度时代神对教会建造的事或某些作法都一笔勾销，只字不提，这也正是常新不旧的‘神自己’的本身含义。即使以往作得再好，但毕竟是昨天的事，所以神把以前的事都放在公元以前，而今天却都是公元以后，从此看出，教会建造是国

度建造的前提，这为神在国度执掌王权而打下了基础。教会建造是今天的一个小影儿，神在地的工作主要在国度建造这一部分中，当教会建造结束以先，神就把所有的工作都预备好了，时候一到他就正式开始作工。所以神这样说，‘国度时代毕竟不同以往，不是关系到人怎么做，而是我降在地上亲自作，是人所想不到而且也达不到的’。确实，这工作非得神自己亲自作，人根本做不了、达不到，除神以外谁能在人间动这么大的工？谁能把所有的人都‘折腾’得死去活来？难道是人能安排的吗？为什么说是‘我降在地上亲自作’呢？难道在整个空间神的灵就消失了吗？所说的‘降在地上亲自作’，一方面指神的灵道成了肉身来作工，另一方面是指神的灵明显地作工在人的身上。神亲自作工使很多人在肉眼中就看见是神自己，并不需人在灵里细摸，而且让所有的人都能亲眼看见灵的运行，让人在本质上看见神的肉身与人的肉身的区别。与此同时，在整个空间、整个宇宙世界仍有神的灵在作工，所有的得开启的子民都看见接受神的名之后神的灵怎么作工，因而更加认识道成肉身的神，这样只有神性直接作工，即神的灵不受一点阻隔地作工，才能达到认识‘实际的神自己’，这就是所说的国度建造的本质。”（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说话的奥秘揭示·第十篇》）

神说：“我必要回到锡安，我必要脱离肉体、脱离世界，谁也不要拦阻，我击杀人的手没有情感！从现在开始，谁也不要提起教会建造的事，否则我不饶恕（因着现在是见证众长子的时候，也就是建造国度的时候，谁若提起教会建造，便是拆毁国度建造的，是打岔我经营的）。一切都已就绪，一切早已预备好，就等着众长子被高举、被见证，那时我会不耽延一分一秒，不讲究任何形式，立时回到锡安——你们日思夜想的地方。”（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一十九篇》）

神说：“我所作的每件事都有我的智慧在其中，但人根本测不透，人只能看见我的作事、我的说话，但人却看不见我的荣耀，看不见我的本体显现，因为人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我在不改变人的情况下，我与我的众长子回到锡安改变形像，让人从中看见我的智慧，看见我的全能。现在人所看见的我的智慧、我的全能，只不过是我的荣耀之

中的一小部分，根本不值得一提。从中看出，我的智慧、我的荣耀都是无穷无尽、深不可测，用人的头脑根本没法想、根本摸不透。建造国度是众长子的本分，也是我的本职工作，即指我经营计划中的一条。国度建造不是与教会建造相同的，既然说众长子与我是我的本体、是国度，那么我与众长子进入锡安山就达到了国度建造。也就是说，国度建造就一步工程，就指转入灵界这一步（但所有的我创世以来所作的，又都是为了这一步，虽说一步，但实际上并不是一步）。所以我使用所有的效力者为这一步效力，因此在末世要有大批的人退去，这都是为众长子效力的对象，谁若对这些效力者施好心，必死于我的咒诅之下（因着效力者都代表大红龙的阴谋，都是撒但的差役，所以对这些人施好心，便是与大红龙同伙的，便是属于撒但的）。我是爱我所爱，恨恶我所咒诅、焚烧的对象，你们也能做到吗？谁若背着我的来，我绝不轻饶，我绝不放过！当我作每件事的时候，我都要安排大批的效力者为我效力。由此可见，历代以来的先知、使徒都是为今天的这一步效力的，都不是合我心意的，都不是从我来的（虽然多数的都为我尽忠心，但都不是属我的，因此，他们的奔跑为我作了最后这一步的根基，但对其本人来说，都归于徒劳），所以末世更要有大批的人退去（之所以说是大批，是因为我的经营计划已告终，我的国度建造成功，众长子已坐在宝座上），都是因着众长子的显现。就因着众长子的显现，大红龙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地破坏：差来为我效力的，那些在现阶段显形的、打岔我经营的各种各样的邪灵。这些人的肉眼根本看不到，都是在灵界的事，所以人都不相信会有大批的人退去，但我作的事我知道，我的经营我了解，这就是不让人插手的原因（到有一天，各种各样的不正当的邪灵都显形了，人就都心服口服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一十三篇》）

神说：“虽然在教会建造时期也是神亲自作工，但由于神是常新不旧的神，所以对于以往的事他并不留恋。为了避免让人回想以往，他采用了‘犹如撒但的诡计破烂不堪’这样的说法，说明神并不守规条。有的人会误解神的心意，说为什么既然是神自己作的工却说是‘花凋谢之后，便无人问津’呢？这给人一个启示，最重要的是让所有的人都能有一个新的正确的起点，从而才能满足神的心意。最后达到使众子民对

神有发自内心的、不是强迫性的、真实的赞美，这正是神六千年经营计划的中心点，即六千年经营计划的结晶——让所有的人都认识神道成肉身的意义——实际地认识在肉身的神，即神在肉身的作为，从而对渺茫的神加以否认，认识今天的也是昨天的，更是明天的，从亘古到永远实实际际存在着的神，这样，神才进入安息！”（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说话的奥秘揭示·第三篇》）

上面的讲道交通：“但以理书二章四十四节：‘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就是这个世界没有被毁灭的时候，也就是现在，列王在位就是各国的国王都在位的时候，这话就是指末世说的。‘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是什么意思？‘另立一国’怎么另立啊？就是神末世显现作工拯救了一班人，产生的一个国度，基督的国度在地上出现，这就是另立一国。再说得具体点，‘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就是神道成肉身来在地上作审判洁净工作设立的国度，神末世作工洁净成全的这些人就是神的国度子民，这些人的集合就是神另立的一个国度，基督的国度。神末世是怎么说神的国度的？‘国度在人中间扩展，在人中间成形’，是不是应验这句话了？（是。）基督的国度现在出现了，‘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这句话应验了吧？下面说‘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有人说：‘“永不败坏”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国度的人因着基督的洁净、拯救、成全，得着真理作生命了，撒但、魔王谁也败坏不了了，所以这叫永不败坏。不光是现在的列王、撒但、伟人、邪灵、各宗各派迷惑、败坏不了这个国度的人，就是千年国度时代以后，从无底深坑上来的魔鬼再度迷惑人的时候，基督的子民它也永远败坏不了。那个时候什么样的人会被迷惑啊？列国被迷惑，效力者被迷惑，基督的子民它迷惑不了。现在，哪些人得着真理生命了，这些人就是基督国度的子民，那些没有得着真理生命的，丝毫不认识自己的，不通灵的，就是效力的。效力者在千年国度存在一千年以后，等被捆绑扔到无底深坑的魔鬼又出来迷惑人的时候，那些效力者又被迷惑了。又被迷惑了，就是又被撒但败坏了。但是基督国度的子民永不败坏，永不败坏不是今天明天后天不被败坏，是以后永远败坏不了。什么样的人永不败坏？追求真理得着生命的就不被败坏了，撒但败坏不了。现在神家有一些人，假带领会分

辨，敌基督会分辨，恶人会分辨，不通灵、不信派会分辨，各种邪说谬论也都会分辨，这就证明这些人得着真理了，撒但败坏不了了，再迷惑也迷惑不了了。就算把这样的人交给大红龙洗脑，交给撒但败坏、迷惑，也都是白费力啊！有的人一听大红龙洗脑的话，一听撒但的种类讲那些哲学，他就感觉恶心、反胃，要呕吐，他听不进去了，说‘你别讲了，你再讲我就呕吐了’，他越听那些谬论越恶心、越呕吐，那还能被败坏吗？有的人就不行，听两天不感兴趣，听十天半个月就说也有点道理，听的时间长了就赞同了，他就不信了，这就是还能受迷惑、败坏，是不是？所以，凡是不追求真理的，不注重认识自己的，得不着真理呀！得不着真理你这个人就还能被撒但败坏，还能被撒但败坏就足以证明你不是国度子民，你是效力者。‘也不归别国的人’，这些人无论在哪儿生存，他们不归别的国，他的标准国籍是基督国度的子民，他在中国也不属于中国，在韩国也不属于韩国，在日本也不属于日本，他是基督国度的子民。不归别国就是不是别国的人，他是基督国度的人。他们不是不归别国管，而是不属于那个国的人，他们是属天的，是神国度里的人，谁也迷惑不了，败坏不了。虽然他们在各国都遵守各国的法律，也不违背各国的一些风俗习惯、礼节，但是他们的心归向基督，是属基督的，属神的，这是‘也不归别国的人’。现在在神家中的人，不管是哪个民族的，他们本民族的那些风俗习惯、礼节、年节、穿戴的方式、规条等等是不是真理？那些不是真理，都可以放弃、背叛，唯有神的话，唯有基督的话是真理、是生命。所以，这些人不是别国的人，别国的什么风俗习惯、外邦潮流都影响不了他们跟随神、见证神、尽本分。

下面又说‘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个‘打碎灭绝’是指什么说的？基督的国以后要永远存在，不管世上的哪个国，你恨基督的国，你跟基督的国敌对，都要被神毁灭，因为这个国度的君王是基督，是神。谁敢对基督的国有敌意，想取缔基督的国，那个国必然灭亡，就是这个意思。‘这国必存到永远’，必存到永远的不就是神的国度吗？这就应验启示录的话了，‘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启11:15）。那基督的国在什么时候出现？是在大灾难以后出现还是在其他什么时候？‘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就出现了，神子民在灾前被提到神宝座前，与神一同赴筵席，基督的国度就产生了。大灾难前，也就是这个

世界还存在的时候，基督的国度就出现了。存在到什么时候？‘这国必存到永远’，必存到永远。基督的国度现在出现了，大灾难以后就完全实现在地上了，在地上掌权了。千年国度以后，撒但从无底深坑上来又迷惑人类，有一些效力者、没生命的外邦人又被迷惑了，那些人又被毁灭了。毁灭以后，基督的国度子民在国度时代就永远掌权了，所以，这样的国度必存到永远。必存到永远就是从大灾难以后，地上再没有世界的国了，就是基督的国永远存在。现在我们追求真理，达到认识自己，达到性情变化，最后就被成全为基督的国度子民。成为基督国度子民的人，这些人就永不败坏，永远存在，得着永生了，这是不是最有意义的事啊？现在有很多人怀疑，‘真的吗？’现在不都应验了嘛，关键就看你能不能得着真理生命，是不是？你要是不认识自己，不追求真理，那就完了，你不能成为国度子民，不能成为天国子民。你要是好好追求真理，能真实认识自己，最后达到有真实悔改、真实变化，那你就是国度子民，那就永不败坏。现在有一些人，临到点儿修理对付都接受不了，一个劲儿地发怨言，这样的人能不能被撒但败坏呀？还能被败坏，他没有真理呀，连修理对付都接受不了，这样的人站不住脚，我看危险，随时都能被淘汰。凡是尽本分不务正业的，有没有真理？这些人纯粹就是不信派，是瞎起哄的，必定得被淘汰。神在末世作审判工作的时候，那些没有生命的、属于糠皮的都要被风吹散，这就是扬场的时候。神作末世审判工作就是扬场的工作，‘扬场’知道是什么意思吗？籽粒收进仓里，有生命的留下，没生命的被风吹散，放在火里烧。被风吹散的意思就是先淘汰，淘汰以后，他的结局归宿就是放在地狱里被毁灭。所以说，认识自己对于进入真理实际、对于达到生命性情变化太关键了！人有没有生命，是不是蒙拯救的人，关键从哪儿确定啊？就看他认不认识自己，有没有自知之明，有没有真实顺服，能不能顺服真理。你如果不能认识自己，你能顺服真理吗？你顺服不了。修理对付你都接受不了，接受审判刑罚那更是不可能的事。”（摘自《上面的讲道交通·189-A-5》）

（3）通知

人不能窥探神的行踪，更不能论断神作工，只能在摸索中认识神，配合神的作工。饥荒瘟疫什么时候降下更是不可定数，对一些不容易保存的粮食与菜，对我们就是一个严肃的考验与试探，更是对我们应对和处事能力的一个显明与检验。就如谷子，也就是咱吃的小米，不能久存，一到来年颜色就减退发白，口感下降，过二年就成了陈芝麻烂谷子，这给存储带来极大拦阻与困难，这样的环境是考验我们的应急能力和团体生活能力。

一个陈芝麻烂谷子把教会里的“陈芝麻烂谷子”的人显明得淋漓尽致，买卖原则交通几年了，那些自私、卑鄙、无耻的人，竟然连一个熏陶感染都没有。把自私、卑鄙的无耻之徒显明得淋漓尽致，竟然嫌弃咱的小米发白而选购外边米，甚至还有的说咱的米斤数称不够而选择放弃购买。这是什么卑鄙人性，连一点担当的责任心都没有，丝毫没有一点集体主义意识，这样的人还想过团体宇宙的生活，可能吗？简直是异想天开、白日做梦！建造的时候你不尽本分、也不参与，本身就是悖逆，不配存留在神家。神要你活着，而你却不能为神活着，不能为尽本分而活着，本身活着就不仗义，就是一种偷盗、掠夺、苟且偷生，是神要毁灭的种类。跟随神多年一直是骗取，没有丝毫地花费，不能为神的作工献上一根毫毛，倒想从神得着黄金万两，这不就是典型的魔鬼撒但吗！白白地享受着神赐给的万物，又接受着灵里的供应，同时还跟随着国度建造的实际带领，接受着神的拯救，享受着神的恩典，居然还能做出这样卑劣的事来——嫌米白、嫌斤称不够就放弃购买而选择了买外邦的。这样的做法胜过出埃及到迦南路进旷野时的场景，人在旷野没有什么食物来源，神给人赐下了吗哪供人享受，而贪婪、自私、卑鄙、无耻的人，竟然不是感谢赞美荣耀神的大能与救恩，而是发出埋怨，嫌没有肉吃，后悔走出埃及，埋怨摩西把他们带出埃及走到旷野。他们的埋怨惹神发怒后，神给他们降下鹌鹑，把发怨言的人吃得撑死。如今在建造国度时期，也就是从撒但的国到进神的国时，肯定得有个过渡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建造的过程，也就是在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旷野，就是个患难期。在这期间能

做出这事的人，该咒、该诅！在律法时代发怨言不听话顺服的是鹌鹑撑死的对象。在国度时代呢？不更应该吗！所以，如果再发现这种人一律开除，国度不要白眼狼！小肚鸡肠、斤斤计较，算到神家了，没有奉献只有所求不配称为人。所以这次在各级带领交通明白后再配送小米，是神家的人的，每人10斤小米，一天一两米，也就是三个月的口粮，也坏不了，家有谷子的也得买，可以把你的谷子给收购回来，我们库存新的，这样做是为了我们更新库存。

另外，羊肉过了农历二月以后就不能多吃羊肉了，想吃肉的可以多吃点羊肉，不然羊肉一过夏天就是冻着到了下半年也不新鲜了，所以看各处能要多少，凑月底报来就可以连小米一起送去。

百姓沿途埋怨，惹怒耶和华

百姓发怨言，恶声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发烈怒；耶和华的火就在他们中间焚烧，烧毁了营地的边界。百姓向摩西呼求，摩西恳求耶和华，火就熄了，就称那地方作他备拉，因为耶和华的火曾在他们中间焚烧。

他们中间的闲杂人起了贪欲，甚至连以色列人也哭着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可以不花钱吃鱼，还有黄瓜、西瓜、韭菜、葱和蒜。现在我们的心都枯干了；除了这吗哪以外，在我们眼前，什么都没有。"

摩西听见百姓都在各人的帐棚门口哀哭，耶和华就大发烈怒，摩西也不高兴。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什么苦待你的仆人，为什么我没有在你面前蒙恩呢？竟把管理这百姓的重担全放在我身上呢？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的吗？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像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你起誓应许给他们列祖的地方去。'我从哪里得肉给这百姓吃呢？因为他们都向我哭着说：'你给我们肉吃吧！'我不能独自担当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因为实在太重了。你既然这样待我，如果我在你面前蒙恩，求你把我杀了，免得我看见自己的苦楚。"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从以色列的长老中为我召聚七十个人，就是你认识的民间的长老和官长，领他们到会幕那里，叫他们与你一同站在那里。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在你身上的灵，分给他们，他们就与你一同担当管理百姓的责任，免得你独自担当。你要对百姓说：‘你们应当自洁，预备明天可以吃肉，因为你们哭着向耶和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所以耶和华必给你们肉吃。你们不是吃一天两天，不是吃五天十天，也不是吃二十天，而是吃一个整月，直到肉从你们的鼻孔里喷出来，成为你们厌恶的东西；因为你们轻视了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在他面前哭着说：“我们为什么出埃及呢？”’”摩西说：“这与我同住的人，能行的男人就有六十万，你还说：‘我要给他们肉吃，使他们可以吃一个整月。’难道把羊群和牛群都给他们宰了，就够他们吃吗？或是把海里所有的鱼都给他们聚了来，就够他们吃吗？”耶和华对摩西说：“耶和华的手臂缩短了吗？现在你要看看我的话应验不应验。”

于是摩西出来，把耶和华的话告诉百姓，又从民间的长老中召聚了七十个人来，使他们站在会幕的周围。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对摩西说话，把摩西身上的灵，分给那七十个长老；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说预言，以后却没有再说。

那时还有两个人留在营里；一个名叫伊利达，一个名叫米达；灵也停在他们身上。他们原是在被录取的人中，却没有到会幕那里去；他们就在营里说预言。有个少年人跑来，告诉摩西：“伊利达和米达在营中说预言。”摩西的侍从，嫩的儿子约书亚，就是摩西所拣选的，回答说：“我主，摩西，请你制止他们。”摩西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吗？但愿耶和华的百姓都是先知，但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于是摩西和以色列的长老，都回营去了。

耶和华降下鹌鹑

有风从耶和华那里吹起，把鹌鹑由海面刮来，散落在营地；鹌鹑在营的四周，这边约有一天的路程，那边约有一天的路程，离地面约有一公尺。百姓起来，那一天终日终夜，并次日一整天，都在捕捉鹌鹑，最少的也捕捉了约二千公升；他们都摆在营地的四周。肉在他们牙齿

之间，还没有嚼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百姓发作，用最重的灾祸击杀他们。于是那地方名叫基博罗哈他瓦，因为他们在那里埋葬起了贪欲的人。百姓从基博罗哈他瓦起行，到哈洗录去，就住在哈洗录。（摘自《神三步作工的纪实精选》）

2024.2.25

（4）怎样面对环境

现阶段在环境方面下发了很多关于怎样站见证的文稿，是为了让咱们赶紧装备怎样站见证的真理，等面临环境时就能正确面对。但这些文稿在现实中我们并没有多少进入，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有一个侥幸的心理，总认为环境不会临到我们，这是一个错误的心态。我们在大红龙国家信神就注定是要遭受逼迫患难的，不可能没有环境，但如果我们凡事按照神家原则要求去做，不故意招惹是非，神也会保守我们的。不过还有一方面环境方面的真理需要我们明白，环境临到有四方面："第一个是要你站见证，神要用你的见证来定你的归宿；第二个是淘汰人，环境临到不但没见证反能被盖上兽印的人都是被淘汰的人；第三个是神为了扩展他的工作，击打你出来尽本分；第四个是为了加紧操练你进入实际，是检验你对神的权柄与性情的认识。"所以我们不能定规自己就不会临到环境，即使你凡事都按照原则要求去做了，也会有环境临到你。因为神要检验工程，神要用你的见证来打败撒但。所以这就需要我们站见证了，就不是让我们一味地逃避环境了，因为打败撒但的证据就是我们的忠心、顺服、爱心、见证。所以我们现阶段就得装备这方面的真理，在聚会中把这方面真理交通三个聚会，达到弟兄姊妹都明白透亮。

神说："只有具备造物主身份的神拥有独一无二的权柄

因为撒但的'特殊'身份，所以不少人对它的诸多方面表现颇感兴趣，甚至有不少糊涂之人认为除了神以外，撒但也有权柄，因为撒但能显异能，能作一切人类做不到的事情，所以，人类除了崇拜神以外，心里同时也给撒但留了位置，甚至把撒但当成神来拜。这些人又可怜又可恨，他们的可怜是因着他们的无知，而他们的可恨是因着他们的大逆不道，也是因着他们生性邪恶的本质。在此，我想有必要让你们明白什么是权柄，权柄象征什么，权柄代表什么。笼统地说，神自己就是权柄，神的权柄象征神的至高无上与神的实质，神自己的权柄代表神的地位与神的身份。那撒但敢不敢说它自己是神呢？它敢不敢说它造了万物，它又主宰万物呢？它当然不敢！因它造不出万物，

迄今为止它从未造出一样神所创造的东西，也从未造出一样有生命的东西。因为它没有神的权柄，所以它永远不可能有神的地位与神的身份，这是实质决定的。它有神一样的能力吗？当然也没有！撒但作的那些事，撒但显的异能叫什么呢？是不是能力呢？能不能叫权柄呢？当然也不是！撒但引导邪恶潮流，处处搅扰、破坏、打岔神的工作，这几千年来，它对人类所作的除了败坏、残害人类之外，除了引诱迷惑人堕落、弃绝神走向死亡的幽谷之外，它所作的有丝毫值得人纪念、值得人夸赞、值得人宝爱珍惜的吗？它如果有权柄、有能力，人类能被它败坏吗？它如果有权柄、有能力，人类能遭到它的残害吗？它如果有权柄、有能力，人类能弃掉神走向死亡吗？既然撒但没有权柄、没有能力，那对它所做所行的实质该有怎样的定论呢？有的人定义撒但的所作所为为雕虫小技，而我认为对撒但这样的定义不太妥当，它败坏人类的恶行那是雕虫小技吗？撒但残害约伯的那种邪恶气势与撒但残害约伯想吞吃约伯的强烈欲望，断乎不是雕虫小技就能得以实现的。回想当初，顷刻之间，约伯漫山遍野的牛羊没有了，顷刻之间，约伯的万贯家产都没有了，那是雕虫小技能达到的吗？从撒但所做所行的性质来看，都与破坏、打岔、毁坏、残害、邪恶、恶毒、阴暗等等这些反面的词相匹配、相吻合，所以，一切非正义与邪恶事物的发生都与撒但的行径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也都与撒但的丑恶实质密不可分。撒但无论多么‘神通广大’，无论多么张狂，无论它的野心有多大，无论它的破坏力有多强，无论它败坏、引诱人的本领有多广泛，也无论它恫吓人的花招与诡计有多高明，无论它存在的形式多么千变万化，然而，它从来不能创造出任何一样有生命的东西，它从来都不能制定万物生存的法则与规律，它从来都不能掌管、主宰有生命与无生命的东西。宇宙穹苍之中，无一人一物是由它而生、因它而存，无一人一物是由它主宰的，无一人一物是由它掌管的。相反，它不但要在神的权下存在，更要顺服神的所有吩咐与命令。没有神的许可，地上的一滴水、一粒沙它都不能轻易触碰，没有神的许可，连地上的蚂蚁它都不能随意乱动，更何况是神所造的人类呢？在神的眼中，撒但不如山中的百合，不如天上的飞鸟，不如海里的鱼类，也不如地上的蛆虫，它在万物中的角色就是为万物效力，为人类效力，为神的工作、神的经营计划效力。无论它的本性多么恶毒，无论它的实质多么邪恶，然而，它唯一能作的就是本本分分地守住它的功用——

为神效力——作好衬托物，这就是撒但的本质与它本来的位置。它的实质与生命无关，与能力无关，与权柄无关，它只是一只神手中的玩物，是神用来效力的一部机器罢了！

了解了撒但的本相之后，许多人对‘什么是权柄’这一问题仍旧不明白，那就让我告诉你吧！就权柄本身而言，它可解释为神的能力。首先，肯定地说，无论是权柄还是能力都是正面的，它们与任何反面的东西都无瓜葛，与任何受造之物和非受造之物都无关系。神的能力能创造出任何形式的有生命、有活力的东西，这是神的生命决定的。因为神是生命，所以他是一切生命体的源头，与此同时，神的权柄能使所有的生命体顺服神的一切话语，也就是按着神口中的话而产生，遵照神的吩咐存活、延续，在此之后，神便主宰、掌管所有的生命体，从来不会有误差，直到永远。这些是任何人与物都不具备的，只有造物主拥有、具备这样的能力，所以称它为权柄，这就是造物主的独一无二。因此，无论‘权柄’这个词本身或权柄的实质，只能与造物主相关联，因它是造物主特有身份与实质的象征，它代表造物主的身份与地位，除了造物主之外，没有一人一物与‘权柄’这个词有关联，这也就是造物主独一无二的权柄的解释。

撒但虽然对约伯虎视眈眈，但是没有神的许可它不敢动约伯的一根汗毛，它虽然生性邪恶、残忍，但在神对它下达命令之后，它不得不守住神所吩咐它的，所以，尽管撒但临到约伯的时候如恶狼入羊群一样猖獗，但它不敢忘记神给它的范围，它不敢越过神的命令，它无论怎么作都不敢背离神话语的原则与范围，这是不是事实？从这点来看，耶和华神的任意一句话都是撒但不敢超越的，对撒但来说，凡是神口中的话都是命令、都是天规、都是神权柄的发表，因为在神每一句话的背后都隐含着神对触犯神命令，对违背、对抗天规者的处罚。撒但清楚地知道，如果它超越了神的命令，就得承担它超越神的权柄、对抗天规的后果，这个后果到底是什么？不言而喻，当然是神对它的惩罚。撒但对约伯一个人作的事，仅仅是撒但败坏人类的一个缩影；而撒但在作此事时神给它的范围与命令，仅仅是它作每件事的原则的一个缩影；还有撒但在这件事中扮演的角色与它的位置，也仅仅是撒但在神经营工作中扮演的角色与它的位置的一个缩影；撒但在

试探约伯一事上对神的绝对服从，仅仅是撒但在神经营工作中对神不敢有丝毫对抗的一个缩影。这些缩影给你们的警示是什么？在万物之中，包括撒但在内，没有一人一物能越过造物主所制定的天规、天条，没有一人一物敢违抗这些天规、天条，因为没有一人一物能改变、能逃脱造物主对违抗者的处罚。只有造物主能制定天规、天条，只有造物主有能力施行这些天规、天条，只有造物主的能力无人无物能超越，这就是造物主独有的权柄，这个权柄在万物中是至高的，所以，绝对没有‘神是最大，撒但是其次’的说法。除了拥有独一无二权柄的造物主之外，别无他神！

现在，你们对神的权柄有什么全新的认识呢？首先，这里所说的神的权柄跟人的权力有没有区别？有什么区别呢？有的人说‘不能相提并论’，这话很好！人虽然说‘不能相提并论’，但是在人的思想观念里常常把人的权力说成是权柄，也常常把它们放在一起来比较，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不是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不能联系，又不能比较，但人还控制不了，这事怎么解决呢？若你真想解决，唯一的办法就是了解、认识神独一无二的权柄。了解、认识了造物主的权柄之后，你就不会把人的权力与神的权柄相提并论了。

人的权力指什么？简单地概括，就是人的败坏性情、人的欲望或者是人的野心能得到最大程度的膨胀与得逞的一种能耐或本领。这个算不算权柄呢？一个人无论他的野心与欲望能得到多大程度的膨胀与得逞，都不能说他有权柄，他的膨胀与得逞充其量也就是撒但在人中间的一小段丑角的表演罢了，充其量就是撒但自己给自己当祖宗来满足它当神的野心的一段闹剧罢了。

现在，你究竟怎么看待神的权柄？交通完以上这些话语之后，你应该对神的权柄有一个全新的认识。那我问你们：神的权柄象征什么？象不象征神自己的身份呢？象不象征神自己的能力呢？象不象征神自己独有的地位呢？在万物当中，你在哪些事上看到了神的权柄呢？怎么看到的？从人经历的四季来看，春、夏、秋、冬的交替，有没有人能改变它的规律呢？春天树木发芽开花，夏天长满树叶，秋天结果，冬天叶落，这个规律有没有人能改变呢？这是不是神权柄的一

方面体现呢？当神说了‘要有光’，就有了光，这个光现在存不存在呢？它的存在是因着什么？当然是因着神的话语，也因着神的权柄。神所造的空气现在存不存在？人类呼吸到的空气是不是从神来的？从神来的东西，有谁能把它夺去呢？有谁能改变它的实质与功能呢？神所分配的昼与夜、命定昼夜的这个规律有没有人能打破呢？包括撒但能不能打破呢？即便是到晚上的时候你不睡觉，当白天过，那它也是晚上，你改变了你的生活规律，但是你改变不了昼夜交替的规律，这个事实是任何人改变不了的，是不是这样？有没有人能让狮子像老牛一样耕地呢？有没有人能把大象变成驴呢？有没有人能让鸡像老鹰一样在天空翱翔呢？有没有人能让狼像羊一样吃草呢？（没有。）有没有人能让水里的鱼在陆地上生活呢？这是人做不到的，为什么呢？因为神命定它在水里活着，它就得在水里活着，在陆地上它就没法活就得死，它超越不了神命定的范围。万物都有其生存的规律与范围，也各有其本能，这些都是造物主命定好的，谁都改变不了、超越不了。就如狮子永远生活在远离人群的野生世界之中，它永远不可能像老牛一样忠厚、老实，与人相伴，为人劳作；虽然大象与驴都是动物，都是四条腿，都是能喘气的受造之物，但它们是不同的种类，因着它们各自都被神划分了类别，它们都具备各自的本能，所以它们永远不可能互相变化；虽然鸡也长着两条腿，与老鹰一样拥有翅膀，但它永远都不可能在空中飞，充其量也就只能飞到树上罢了，这是它的本能决定的。这些不言而喻都是因着神权柄的命定而有的。

人类发展到今天，人类的科学可说是‘蒸蒸日上’，在科学的探索中取得的成绩可说是‘令人刮目相看’，不得不说人类的本事越来越大，但唯独有一样东西是人的科学不能突破的：人类造了飞机、造了航母、造了原子弹，人类飞上太空，走入月球，人类发明了网络，过上了高科技的日子，但人类却造不出一只能喘气的活物来，对于任何生物的本能与生存规律，以及各类生物的生死轮回，都是人类科学所无能为力、不能掌控的。这不得不说人类的科学不管如何登峰造极也比不上造物主的一个意念，也测不透造物主造物的奇妙与造物主权柄的威力。地球上的海水那么多，它从来不随便越过它的范围上到陆地上来，那是因为神给它们各自定好了界限，命定好它在哪儿它就在哪儿，没有神的许可它不能乱动，没有神的许可它们都互不侵犯，当神

说让它动的时候它才能动，它的去向、它的存留这是神的权柄决定的。

‘神的权柄’用土话解释就是神能说了算，神有权决定怎样作，神要怎样作就怎样作。万物的规律都是神说了算，不是人能说了算的，也不是人能改变的，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是因神的意念、因神的智慧与神的命定而改变，这是任何一个人都不可否认的事实。天地万物，宇宙、星空，一年四季，人能看得见的、人看不见的，都按着神的命定、按着神的吩咐、按着神当初创造的规律一点不差地在神的权柄之下存在着、运行着、变化着，没有任何一人任何一物能改变它的规律、能改变它原有的运行轨迹，它们因神的权柄而生，也因神的权柄而灭，这就是神的权柄。说到这里，现在你感觉神的权柄是不是神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呢？神的权柄是不是任何一个受造之物或者非受造之物所能具备的呢？是不是任何人、事、物所能模仿、所能冒充、所能代替的呢？”（摘自《话·卷二 关于认识神·独一无二的神自己　一》）

王静

2024年2月3日

三月

1.寻求与质问的收获

（姊妹：我们这几十年在别人眼里也是好家庭、好夫妻，我也想不到我这么大年纪了又离婚了，而且孩子也没了，这是我绝对想象不到的事情。一个好好的、很正常的家庭，现在就属于家破人亡了。）这话怎么说呢？你不是人？（姊妹：除了我。）家破人亡，这句话不对。（姊妹：不能说世上的话。）你应该怎么说？优胜劣汰。（姊妹：有时候觉得神给我摆设的这个环境有点太大了，就没信心了，难道神真的是看上我了，要这样试炼我呢？觉得自己没那么大的身量，也不配。）你没有多大的什么身量呢？神看上你什么了？（姊妹：就是孩子没了的这个环境，我不知道怎么去认识这个环境，不知道是神的试炼还是什么。）你的意思是神给你摆设这个环境是神看上你了，是这个意思吧？（姊妹：我有点不明白临到这个环境是不是神的试炼。）你不明白它是个试炼还是个试探，是吧？一说到试炼就想起了试探，跟随神的人神给你摆设环境了，就有试炼与试探一说，那不跟随神的人呢？不跟随神的人神试炼不试炼他？（不试炼。）在他身上有没有试探？（没有。）既没有试炼，又没有试探，那是什么？（顺其自然。）在神给他安排的运行轨迹之中顺其自然。外邦人不存在试炼，也不存在试探，顺其自然，因为神在他身上就没有作这个工作，神不看他。什么是试炼呢？一说到试炼想起什么画面了？一说到试炼就想到神要看他，一说到试炼那就是考试，考试是什么意思？就是要看你的成绩呢。那外邦人考试不考试？（不考试。）不考试，神就不看他，对于外邦人神不搭理他。神只是看跟随他的人是否被作成了，神并不看不跟随他的人，所以你既然谈到是试炼还是试探，首先你承认你是个信神的，信神的有试炼、试探一说，不信神的就没有这一说。你信不信神？（姊妹：不敢说了。）不敢说了。你要是信神的那你就要看试炼、试探。试炼、试探怎么说呢？你站住了就是试炼、检验，你站不住那就成了试探。事还是一个事，是根据事态的发展，根据你的看事观点来确定是试炼还是试探。你感觉你是信神的，“呀，神检验工程呢，神作工结束了，神要定人结局呢，神要根据人最后时期是否

能站住见证来定人的归宿呢。人在做，神在看，我做哪件事情，‘呀，神看着呢，敢不敢做呢？’”这就是试炼，你敢拿到神面前。不管你敢不敢做，你都拿到神面前，“呀，神看着呢，神试炼我呢，神检验我呢”，偷悄悄地做个什么，“神看着了没有？”趁神不看的时候赶紧做一个，是吧？试炼的时候你感觉神看着呢，试探呢？什么是试探？一说到试探撒但就来了，一说到试探就合你口味了。试探嘛，勾引你呢，勾引你才叫探你、试你呢。撒但和你说“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不一定死”，试探你呢。要是当初亚当、夏娃，“呀，神看着呢，神说吃了善恶树的果子必定死。呀，神检验我呢，敢不敢吃？”他们有没有这动作？（没有。）他们没有这动作，所以对他们来说就成试探了。这就是说你得分清什么是试炼、什么是试探。在孩子这件事上，你看着是试炼还是试探，那就看你怎么经历了。你要是每天钻到孩子的这件事情里边了，这叫啥呢？（试探。）撒但的试探，你掉在里边出不来了。如果你要是“呀，神看着呢”，看什么呢？你来世上的时候就有孩子了？你来的时候没有孩子吧？你来的时候是赤身而来，一丝不挂，啥都没有。你来了以后，神给了你个孩子，这个孩子是哪来的？你承认是神给了你的？那孩子是谁的呢？就是借着你的肚腹生了一下，是不是你的？（姊妹：不是。）你得认识到不是你的。今天不管是因为什么病，还是什么原因，这个孩子走了，你知道你是从哪来的，你来的时候你带着什么来的，一切都是神给的，今天神又拿走了，神拿走了你跟神去要呀？“你为什么拿我的呀？什么原因呀？你给我留个说法呀！”和神算账去了。如果你真是信神的敢不敢去和神算账？（姊妹：不敢。）不敢，神看着呢，“我来的时候这孩子是神给了我的，今天孩子走了，神给我挪去了，神收回去了，赐福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那你还会有那么多痛苦、难受吗？痛苦、难受就是你争夺而来的，所以这就是试炼。你要是这么看事，“神赐给我了然后又收回去了，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就是试炼。这说的是一个试炼、试探。外邦人呢？外邦人就是顺其自然，神不看他，所以不存在有试炼、试探一说，她们活在痛苦里边，“呀，我孩子呀！呀，我十月怀胎生的呀！”是吧？如果你也活在这个里边，“我的孩子呀！我十月怀胎生的呀！”你成谁了？成外邦人了，成不信派了。因为什么？你和神不挂钩了，和神没关系了，你不承认这个孩子是神给你的，也不承认是试探。试探是什么呢？试探就是撒但

来勾引你了，你最起码得知道“神说了各是各的，这明明就不是我的，撒但在这儿勾引我‘是你的’，我就放不下，神把孩子挪走了，我还想着她什么时候能回来，还想让她回来，还在这儿控告”，你知道了还在这儿要呢，成了试探。“我为什么能掉在这里边呢？哦，是撒但的勾引，试探。”从咱这个表现就能看到咱属于哪类人。

你想要个结果呢，用不用告诉你呀？还用不用告诉你了？（姊妹：不用告了。）你还说神看上你了，神看上你了没有？（姊妹：没看上，我不配。）神要是看上你就不是这样了，神要看上你了，“来，把你的孩子给我献上”，你举起刀了，那叫看上你了，你举刀了没有？（姊妹：没有。）所以说不是神看上咱了。咱自己的言行举止代表着咱是信的还是不信的，是跟随神的还是跟随撒但的，三个表现，跟随神的来到神面前，“神鉴察呢，神要试炼人呢”，知道神要试炼人呢，就知道自己该咋做了。你知道神检验呢，你做什么事情能拿到桌面上，经得起神鉴察，那基本是合乎真理的，是吧？你不敢让神鉴察，那就是经不起神鉴察，你不敢让神看，你说你的那些想法，你质问神的时候，你敢不敢让神看？（姊妹：我不敢质问神。）不敢质问神，但是你质问了。咱上午交通了一个是质问、一个是寻求，质问得来的是什么？寻求得来的是什么？揣摩揣摩。质问和寻求走的是两条不同的路，你走的不同的路，带来了两个不同的结果。就是神说的，什么是素质呀？素质是什么？果效与效率。什么是果效？收获。你走寻求的这条路和质问的这条路得来的是什么，多长时间你能有收获，这个收获是不是就是果效呀？你用了多长时间得来的，这是不是效率呀？这就是素质。寻求寻求，寻求得来的是什么结果？质问得来的是什么结果？（姊妹：寻求的结果是得到生命，质问的结果是死亡。）你这是个笼统的概念，能不能再准确一点，有个细节？寻求，你得来的是了解、理解、认识。你得着的是对神的主宰安排、对神的性情、对从神来的这些正面事物的总根源的了解、理解、认识，你了解、理解、认识的是根源，不是个过程。神怎么主宰了、怎么掌管了，你是不是了解了？了解神为什么这样掌管。神给了你自由选择权，是因为你有自由选择权而走到这条路上的，是吧？你了解、理解，“哦，理解了，神给人制定了人的生活规律以后，人没有按这个生活规律去做，违背了神给人制定的这个法则，所以造成了这样的后果，和神有没有关系？

和神没有关系。”对神主宰的规律了解了，对神制定的法则理解了，对神的公义性情理解了。了解、理解还有什么？还有认识，“哦，原来神是爱憎分明，原来神是公义的，原来神说神的性情是一切正面事物的诞生与存在。哦，正面事物、听神话的、按神制定的规律去做的，有个正常人的活出，男女正常生活，人家就是一个好的、和谐的家庭，就剩存下来了。”如果超出了神规定的正常生活，生活混乱的话，会造成一个什么后果？“哦，正面事物神不仅让它诞生，还要让它永远地存在下去。你看挪亚，正面事物，人家就能诞生，人家就能把方舟造出来，不仅诞生还能永远剩存下去，人家挪亚活了九百多岁。和挪亚同一时期的人呢，洪水一来啥也没了，因为他对神信不来，不能遵守神给人制定的规律。当时亚当、夏娃怎么被赶出伊甸园的？神作过的工作挪亚的后裔不遵守，他们没有听从老人的教导，没有吸取教训，还要违背神制定的规律去做，激起了神的怒气。神的怒从哪来？神的‘怒’意味着一切反面事物将不复存在，所以说洪水就把他们灭了。那我的孩子就做了个反面事物，那就意味着她不能存在。”神公义不公义？“呀，太公义了！”几千年以来人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是因着神的公义性情人才发展到今天，如果没有神的公义性情、没有神的权柄，人类能繁衍生息到今天吗？不行。你实实在在地看见了神的权柄、神的性情、神的智慧、神的伟大、神的奇妙作为、神的圣洁。圣洁，不允许就是不允许，不允许有一点，神的话那就是命令，就是天规、诫命。在经历的过程中看见谁能违背了？谁也违背不了。你不要想走后门，不要想送点钱，不管用，在大红龙那边能行，在神这边不行。只有在神制定的法则下才能正常运行。

你看到了这些以后，这是怎么得来的？寻求得来的，是吧？寻求得来的是了解、理解、认识，最后从认识得来什么？赞美。把荣耀归给了神，找见了造物的主。你得着了这些，同时你是不是得着聪明智慧了？你找着神主宰万物的规律、主宰人命运的规则，那你是不是掌握生存法则了？那你是不是就有生命了？怎么有生命了？是因为对神有认识了以后，知道神掌握着让人剩存下来的这个法则以后，你做什么事情还敢不敢违背这个法则了？（不敢了。）你不敢违背了，不能违背了，不敢触碰了，你不触碰是不是就能剩存下来了？（嗯。）所以挪亚他就能剩存下来，其他人不能剩存下来。这是你借着寻求所得来

的收获。质问呢？质问得来的是什么收获？质问首先是确定了自己的思想观念是对的，把自己放在了对的一面去审问谁呢？审问神所作的。“凭什么？为什么？怎么这么作呢？明明我看见我孩子就是绵绵善善的，你说公义，公义在哪？我怎么看不见呢？”这是干啥呢？教导神、质问神。是不是在谩骂？（嗯。）谩骂神，对神论断、定罪。质问得来的是什么，总结了吧？你质问得来的是教导神、谩骂神、定罪神。你得着的收获是什么？这是说你的表现是质问，你得到了一个罪，你教导神得来的都是罪、都是恶，最终你换来的是什么？神的惩罚、灭亡。你质问神最终得来的是灭亡。你寻求最终得来的是什么？剩存下来。这就是生命，你追求不追求生命？你说“我追求真理呀，我往这边靠了呀”，仅仅是靠能行吗？得追求，这就是追求。每天得去了解、理解、认识，认识完以后顺服、赞美。这是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寻求与质问的两个不同的收获，所以说你必须得搞清楚你是在寻求还是在质问。

0283　人的一生都在神的主宰之下

1　如果一个人只相信命运，甚至对命运深有感触，却不能从中认识、承认、顺服、接受造物主对人类命运的主宰，那他的此生便是悲剧一场，依旧是白活一世，空虚一场，依旧不能归服在造物主的权下，成为真正的受造人类，被造物主认可。真正对造物主的主宰有认识、有经历的人，他的情形应该是积极的，并不是消极无奈的，而是在承认了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同时，在心里对人生对命运也有了一个准确的定义——人的一生都在造物主的主宰之下。

2　当人回头看看自己看看自己走过的路，回顾自己所度过的人生的每一个阶段，看到了每一步无论走得是艰辛还是顺利都是神在引领着，神在安排着，是神的精密计划也是神的精心安排，让人在不知不觉当中走到了今天，能接受造物主的主宰，接受造物主的拯救，这是一个人此生莫大的福气！当他回顾自己走过的路，真实地体会到了真实地体会到了神的主宰的时候，他便有了更真实的愿望要顺服神所安排的

一切，也更有决心有信心让神摆布他的命运，摆布他的命运，不再悖逆神。

——《话在肉身显现·独一无二的神自己　三》

1009　按神话行必不至失迷

1　神是希望你们都能有都能有独立的吃喝，总能活在神的面光中，生活之中不离开神话，那才是被神话饱和浸透，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神话必会引导你引导你往前行。如果真正亲近到这种程度，总能与神有不断的交通，你所做所行必不至发蒙，必不至没有头绪，必能有神的同在，都能凭神话去行，必能有神的同在，都能凭神话去行。

2　每临到的人、事、物，神话会随时向你显明，引导你去按神意而行，一切都行在神话中，一举一动必引领你前行，必不至失迷，必能活在新的亮光里，有更多更新的开启。不能按人的观念琢磨怎么做怎么行，应顺服神话的引导，要有一颗清明的心，安静在神前，多多地揣摩。不明白的别急于求成，多多拿到神面前，献上真诚的心。

3　相信神必是你的全能！你应有厉害要神的心志，饥渴寻求，拒绝撒但的借口、存心与诡计，不灰心，不软弱，一心寻求，一心等候。要积极主动与神配合，除去里面的拦路之物。相信神必是你的全能！你应有厉害要神的心志，饥渴寻求，拒绝撒但的借口、存心与诡计，不灰心，不软弱，一心寻求，一心等候。要积极主动与神配合，除去里面的拦路之物。要积极主动与神配合，除去里面的拦路之物。

——根据神的交通

2. 信神务必认识神作工

咱现在看不见神的爱，看不见神的作工，咱交通一下、看一下神的三步作工，在作工中认识神，在作工中看见神的爱。神造人的时候是什么心情？神感觉到孤独。因为撒但背叛了神，神想找个说话的，所以就造了人，神造人就是让人去彰显神。神造了人以后把人放到伊甸园生活，神刚造了人，人什么都不懂的时候，被撒但引诱，犯罪了。神造了人以后给了人什么呀？给了人自由意志，是吧？咱上次交通了人的自由意志也就是人的权力，和神给人的责任与使命。神给了人自由意志，人可以自由选择，正因为人有了自由意志以后，人才背叛了神，也就是正因为人有了自由意志才给撒但留下了作工的机会，如果不给人这个自由意志，就不存在有背叛，因为没有人的选择。咱常说一句“神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神造了人以后，神在那儿看着人了没有？看不看？管不管？（看、管。）看吗？管吗？亚当和夏娃吃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神看见了没有？（没有。）没有看见，是吧。神造了人给了人自由意志，神不是造了人就把人看住、管住。在你意识里得有一个正确的看事观点，是，神无处不在，但神不是每时每刻都在看着你，神只是造了人，造了万物以后，神给万物制定了一个运行轨迹，也就是规律、运行法则和事物运行的一个原理，然后万物就按这个轨迹、规律去循环、运行，这是神的主宰、安排。当亚当、夏娃吃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神也不知道他们要吃，因为神告诉他们了，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吃了是必死的。神给了他们自由意志，没想到他们被撒但引诱了，背叛神了。这是种意外，是吧？（嗯。）吃善恶树的果子是一个什么动作？这是人自由意志的一个权力。他们吃了善恶树的果子，神来找他们的时候找不见，神叫“亚当、亚当”，亚当、夏娃躲在了树林里，神才知道他们吃了善恶树的果子。神知道他们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以后他们就该死了，但是人是神造的，神没有击杀他们，而是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他们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以后就背叛了神，为什么说是背叛了神呢？（他们不听神的话。）为什么不听神的话就是背叛神了？为什么要听神的话呢？这个得搞清楚，为什么让人听神的话呢？因为神造了万物以后，给万物制定了运行轨迹，所以说，人必须得听神的话，人不听神的话，人就打破这个运行轨迹了，

打破了运行轨迹人就无法生存了，所以说人是必死的。他们打破了运行轨迹以后，不能在伊甸园生活了，所以神就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神把他们赶出伊甸园，神是什么心情？（神对他们是怜悯，给他们做了皮衣。）神恨不恨他们？（恨。）恨里边又有爱，还用皮子给他们做了衣服，他们背叛了神以后，神让他们过着咒诅的生活。刚才说他们不听神的话背叛神了，这个背叛是什么？神给他们制定了运行轨迹，他们听了撒但的话以后，对神给万物制定的运行轨迹产生了怀疑，“不一定”，就是神所作的一切就都变成什么了？变成“不一定”了。所以神就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神把他们赶出伊甸园以后一直发展到挪亚那时候，这一段时间神是什么心情？（没搭理他们。）没搭理他们吗？神看顾他们了没有？（看顾了。）神也看顾着呢，神只是用事实与他们说话，洪水灭世。在这个时间段，有没有人受惩罚的？（有。）肯定有，是吧？神是怎么说的？圣经中记载：“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创6:5-7）世间就是挪亚是个义人，是吧？为什么说挪亚是义人呢？当时亚当、夏娃吃了善恶树的果子背叛了神以后，里边有个意念就是“不一定”，然后神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神把他们赶出伊甸园的时候他们还记得神对他们的教导吧？“你们是怎么被赶出伊甸园的？是因为你们对神话产生了怀疑、疑惑，然后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所以把你们赶出了伊甸园。”经过多少年的运行以后，分成两类人了，一类人让撒但败坏得更深了，他把上一辈对他的教导都忘了，啥也成了“不一定、不一定”，完全否定了。另一类人受到了咒诅以后，牢记在心。因为啥受到了咒诅的？因为没有听神的话，神说的“必定”都成了“不一定”，所以说有了咒诅的生活。到了挪亚这儿，你在挪亚身上看到了什么？（他敬拜神。）怎么说他敬拜神呢？“神为啥把人赶出伊甸园的，你记住了没有？”过了多少年以后，就剩下一个挪亚还记得神是因为什么把人赶出伊甸园的，其他人还记不记得？（不记得。）他们已经不记得了，所以这些人就不配再活在世上。神看见挪亚这个人了，但神还得确定一下他究竟听不听神的话，所以神就让他造个方舟，用造方舟来鉴定一下，神的话究竟能不能在挪亚身上成为绝对的，看他能不能按神吩咐的造下这个方舟，用这一百二十年造方舟来检验一下，神话在挪亚身

上是不是确定了。经过一百二十年，神从挪亚造方舟的态度上就看到他的心了。神的一句话在挪亚这儿一百二十年不变，这一百二十年还是求真求细，所以说只有挪亚配剩存下来。第一次神把人从伊甸园赶出来，洪水灭世是不是相当于神第二次把人从伊甸园赶出来了？这些人一部分是悔改的，一部分是不悔改的，挪亚代表着悔改的人，被洪水灭了的代表着不悔改的人。神把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其实就是“你们受了咒诅以后去悔改吧，你们去走自己的路吧”。直到挪亚这一世，神看见了挪亚的表现就把挪亚留下了，而且留下了挪亚一家八口。这就是神把悔改的人留下了，把不悔改的人毁灭了，因为他们就不计划悔改。在洪水灭世以后，神和挪亚立了约，是吧？因为洪水灭世以后神看到除了方舟里的活物地上没有一个生命的惨状，所以神和挪亚立了个约，神不再用洪水灭世了。

等挪亚一家八口繁衍生息到亚伯拉罕这个时候，神作什么事了？神把亚当、夏娃从伊甸园赶出来是因为他们不听话，死不悔改，到挪亚那时候神把不悔改的人毁灭了，把悔改的人留下了，直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又分了一部分人。神看上亚伯拉罕了，神要在亚伯拉罕身上作事，神要赐给他一个儿子，然后再让他献上，当他把这个儿子献上的时候，神有个什么意念？神把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到亚伯拉罕这段时间，神作了什么工作？神作的就是悔改的留下，不悔改的毁灭，该留的留下，该惩罚的惩罚，神就作这个工作。神作工有个原则，这个原则不变，是什么原则？（优胜劣汰。）优胜劣汰，在那个期间那就是优胜劣汰。到亚伯拉罕的时候，神看到神让亚伯拉罕把孩子献上他就能献上，在亚伯拉罕来看这是把孩子还给神。亚伯拉罕不仅仅是像挪亚那时候听神的话，不只是说神跟他说的话一百年不变了，而是啥呢？他有这个理智，他知道这个孩子是神给他的，他是还给。也就是说这个孩子在亚伯拉罕心中是什么？是至爱。神说了让他献上他就能够把至爱献上，神看见了亚伯拉罕的心，神受感动。神看到了亚伯拉罕的心神就看到了希望，什么希望？在亚伯拉罕以前的这些人身上神没有看到这些东西，而神在亚伯拉罕身上看到了什么？他能把孩子献上，神心动了。在这个时候神产生了什么心？在这个时候神才决定“我要拯救人”。在这以前神有没有拯救人？（没有。）以前就是悔改的留下，不悔改的灭亡。神给了人自由意志，在亚当、夏娃吃了善恶树的

果子的时候，神是不是后悔给人自由意志呀？要是不给人自由意志，人能吃了这个果子呀？神看到亚伯拉罕能献上以撒的时候，神的心触动了，神看到了希望，这个时候神决定拯救人了。所以神跟亚伯拉罕说什么了？“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创22:16-18）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一个应许。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产生了两类人，在亚伯拉罕的后裔身上，神是要带领他们，带领他们在地上生活。另一类人还跟以前一样，按神给人制定的生存轨迹在生存着。神所要带领的对象只有亚伯拉罕的后裔，其他人不是神所要带领的对象。所以在亚伯拉罕的后裔身上神怎么作的？律法时代从谁正式开始的？（摩西。）摩西。挪亚方舟是律法时代的开始，摩西是正式开始，以前是神作工，兴起先知警示人，以后是直接颁布律法明文规定。

刚才说神给人制定了生存轨迹，人是有自由意志的，你可以杀人、可以放火，是吧？神管不管？（不管。）那神主宰又怎么看呢？你有自由意志，你杀人放火神不管，那神的公义性情怎么看呀？神管的是什么？在人来到世间的时候，人就有自由意志，人是自由的，这个时候神只是把神对人的要求告诉人了，至于人遵守还是不遵守，在于人自己的选择。等到人死了以后还有自由意志吗？（没有了。）没有了，那是什么？（圣经里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来9:27））死后审判，是吧。你死了以后神要根据你活着的时候所做的惩罚你，看你下一世是应该转畜生还是转人。从这儿看人有自由意志是活在世间的时候有自由意志，人去了灵界是没有自由意志的，没有人的选择，也就是在灵界是没有抵挡神的。在灵界是什么？撒但不敢越雷池一步。在灵界任职的都是些什么人？他在人世间能守住他所在宗派规定的制度、清规戒律，然后经过三到七个轮回以后，他才有机会去灵界担任职务。从这儿你能看到什么？在灵界担任职务的这个人，他是相当相当地守清规戒律的。你说刘强这类人能不能守了清规戒律？（守不了。）所以刘强绝对当不了这个差。这个人他在世间能守住，在灵界是不是更能守住？（嗯。）为什么呢？因为撒但

都不敢越雷池一步，何况一个人呢？因为撒但它知道在灵界触犯神、不听神话的后果，所以在灵界撒但它是不敢越雷池一步的，无非就是在人间的时候撒但敢败坏人。它只敢败坏人，它怎么败坏人呢？挑拨离间，让人做坏事。然后人有自由意志，神给了人这个权力，人就敢犯罪。你犯了罪以后，神根据你的言行举止来定你是受惩罚还是赐福。这是不是就是神给人制定的一个轨迹、规律、法则、原则？就这样循环着。人在世间和灵界之间循环着。

刚才咱说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分开两类人了，亚伯拉罕的后裔神是带领着他们生活，而另一部分人呢？神不搭理。神在带领亚伯拉罕的后裔的时候是怎么带领的？颁布律法以前神是怎么带领人的？神带领他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是不是就告诉他们该怎么做人了？（是。）神把智慧加给他们，告诉他们该怎么做人。亚伯拉罕的后裔这部分人是神带领他们在地上生活，而除此之外的人是谁在带领着他们生活？（撒但。）撒但，怎么说是撒但？因为神把他们交给了撒但，他们活在了恶者的权下。神为什么这么作？按道理说，如果按以前那种作工方式，除了亚伯拉罕的后裔以外的其他人就应该灭了，但是神没灭他们，而是让这些人活在恶者的权下，神为什么这么作？这边神在带领着，那边活在恶者的权下，神为什么这么作？一类人是神带领着，一类人是神把他们交给了撒但，从这儿看到了什么？神说过什么话？神说："这三个时代，按着时代的不同我的作工内容也不相同，但是每步作工都是按着人的需要而作，说得确切点，就是按着与撒但争战时撒但所施行的诡计而作，是为了打败撒但，显明我的智慧、全能，也是为了将撒但的诡计都揭露出来，从而拯救活在撒但权下的全人类，是为了显明我的智慧与全能，也是为了显露撒但的丑陋不堪，更是为了让受造之物有善恶之分，认识我是万物的主宰，看清撒但是人类的仇敌、败类、恶者，能够把善与恶、真理与谬理、圣洁与污秽、伟大与卑鄙分得一清二楚。"（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救赎时代的工作内幕》）神要人看清撒但是人类的仇敌、败类、恶者，让人能够把善与恶、真理与谬理、圣洁与污秽、伟大与卑鄙分得一清二楚。撒但是来残害人的、是来玩弄人的，他是狂妄、是诡诈、是死亡，神和你说这些话你信不信？（不信。）你信不来，即使你信也是字句，是空洞的。神必须让你亲自去经历、去看见，所以就有了"你不是愿意听撒

但的话吗？告诉你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吃了必死，撒但说了个‘不一定死’你就能听它的去吃那果子，神给人制定了天规诫命、规律，你就能说‘不一定’，那你就按着你那‘不一定’去走”，这边就交给了撒但，那边神带领。也就是说为什么从这个时候神把人分成了两类人呢？神的目的是要干什么？拯救人。从这个时候就有了神经营拯救人类的工作（注：“神经营拯救人类的工作”与“神六千年的经营计划”不一样），这个工作就是从亚伯拉罕以后开始的，开始了就让撒但去败坏人了。这一类人活在撒但的败坏之下他们只能是越来越败坏，是吧？（嗯。）这就成了没灵的死人，不通灵，神在他们身上也不作工。那以色列人呢？以色列人一直活在神的带领之下，而且以色列人死了以后是怎么轮回的？信神的、跟随神的死了以后再投胎还是跟随神的，是吧？外邦不通灵的呢？他死了以后再投胎还是不通灵的，再根据他所做的事和畜生之间循环。外邦不通灵的人和畜生之间循环是谁作的？（神作的。）神给人制定了这个规律以后就交给了灵界的差役，它们不敢越雷池一步。这个人他在世上作恶了，他该转畜生就得转畜生，神让他转畜生就把他交给灵界的差役，灵界的差役是不是就让他转畜生了？该转人的时候再转人。在神给人制定了轨迹以后把人交给撒但，交给撒但是要它干啥呢？撒但它要迷惑人、引诱人、给人灌输它的思想，“那你就去引诱人吧”。人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以后，他不是觉得眼睛就“明亮”了嘛，其实是怎么了？（圆滑诡诈。）成瞎眼了，圆滑诡诈了。他越来越诡诈，那他做的恶事是不是越来越多？（嗯。）他在那边做着，神在这边带领着，两个队伍在同时往前边走着，这就开始了律法时代。律法时代神就是直接带领人在地上生活。刚开始是神的使者带领人在地上生活，然后人多了以后直接给人颁布了律法，告诉人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神是直接给以色列人颁布了律法，没有给其他人颁布，其他人还是“你愿意听撒但的你就听撒但的，最终你看听撒但的走到了哪，你看以色列人跟上神走到了哪”，就让人去看着。这是律法时代。

在这律法时代人看见了什么？跟随撒但的人也看见了，跟随神的人也看见了，看见了什么？看见以色列的神最厉害，是吧？他们一听以色列的人来了心就化了。以色列的人也看见了，以色列以外的人也看见了，看见以色列的神是什么神。神颁布十条诫命的时候，外邦人是不

是也知道了？（嗯。）看见神是焚烧、是咒诅、是烈怒、是威严。神带领人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又发生了什么事情？人看见神作在以色列人身上的是什么？以色列人和外邦人是一样的，是受到神咒诅的，是吧？人吃了善恶树的果子就是该死的，结果神没有让他们死，反过来神还要带领他们在地上生活。撒但想掌管人，“可是以色列人你不让我掌管”，撒但服气不服气？（不服气。）撒但要干什么？控告。控告什么？“人犯了罪以后就该死，你没有让他们死，这是你制定的律法”，是吧？（刘强：到律法时代后期人都守不住律法了，守不住的时候人都死在律法之下了。）守不住律法是什么意思？人为什么会守不住律法？（人对神没敬畏了，不害怕了。）人为什么对神没有敬畏了呢？律法时代神颁布的律法是给谁颁布的？（给以色列人颁布的。）是给以色列人颁布的，他们犯什么罪了他们就要遭到什么样的惩罚。是谁来惩罚他们？（祭司。）神直接惩罚不惩罚？（神不直接惩罚。）刚才说神惩罚人是在什么时候惩罚呢？神惩罚人是等人死了以后惩罚人。神造人的目的是要干什么？神造了万物的主人，神的目的是让人管理万物呢，所以神带领人在地上生活其实就是带领人去管理万物。在人管理万物的时候神参与不参与？（不参与。）不参与，神只是带领人去管理万物。神给人颁布诫命是不是让人去管理万物？就是带领你去管理万物，神让你当祭司，事奉神，通行神旨意，你看谁犯什么罪了然后就按什么罪来治他。这个事情不应该让神来作，神只是颁布了诫命，然后你按着这个去做，你按着这个做了，你得来的是神的称许、得来的是神的祝福。你如果不按这个做，你得来的就是神的咒诅、惩罚，是吧？人有自由意志，有了权力，但是神还给了人责任与使命，人就得在这两者之间做选择。在神家祭司应该通行神的旨意，让公义掌权，是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有点权力，再有败坏性情，祭司还能通行神的旨意、让公义掌权吗？人还能守住律法吗？什么是人的权力？神说：“人的权力指什么？简单地概括，就是人的败坏性情、人的欲望或者是人的野心能得到最大程度的膨胀与得逞的一种能耐或本领。”（摘自《话·卷二 关于认识神·独一无二的神自己 一》）咱还记得圣经里记载的那个祭司以利吧？他的两个儿子犯了罪了他管不管？（不管。）他不管。孩子犯了罪第一天他不管，第二天他也不管，他不管的时候他看到他的孩子遭报应了没有？（没有。）神管不管？神没管。他的孩子第一天犯罪了，第二天神管他的孩子吗？不可

能，是吧？他看不见神的烈怒是不是就胆大了？他就胆子大了。他不仅在他孩子身上有情感，在其他人身上也有了情感，“给我叔叔、大爷走个后门”，有没有这个可能？（有。）然后这个祭司这么做了，那个祭司那么做了，人还能守住律法吗？律法对人还能形成制约吗？这是一方面原因。还有一方面原因是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人被撒但败坏以后变得圆滑诡诈，他把这些律法当成了一种规条、形式，那律法对诡诈人起不起作用了？举个例子，好比说借刀杀人。杀人是触犯诫命，是该死的，是吧？他耍了个诡计，借刀杀人，他该不该死？（不该死。）可实际上他该不该死？（该死。）该死。这就是说他守不住律法了，律法对他形不成一种制约。这就是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人的败坏，他不实行，因为他当下没有看到神的性情，他放荡了；一方面就是人的诡计，逃脱了，律法制约不了他了。在这个时候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圣殿成了贼窝了，这是不是撒但的诡计？（是。）也就是神的作工需要拔高了，神要拯救人。两方面，一方面是撒但的诡计，一方面是神要拯救人。在以前这些人就该灭了，是吧？（人刚开始献祭的时候献的是头生的，后来人就开始应付糊弄了，就把不好的献上了。）就学会应付糊弄了，人又败坏到一个程度了，人败坏到一定程度了，已经守不住律法了，你怎么认识这个守不住律法呢？就是刚才说的那几种原因。那时候法利赛人要拿石头把那个妓女砸死，耶稣说什么了？“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约8:7）“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地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约8:9）从这句话可以看到他们身上都有罪，但是他们的罪不明显，可以隐藏，是吧？但是他们自己做的事他们自己是知道的，所以他们不敢杀死她。这是说人败坏到了一定程度。

咱以前有个错谬的认识就是谁触犯了律法以后神就把他惩罚了，你们有没有这个认识？（是这样认识的，认为都是神作的。）所以我刚开始跟随神的时候，我就想“触犯了就惩罚了，触犯了就惩罚了，为什么人还能守不住律法呢？”这是不是矛盾？原来是因着是人执行的，人有他的败坏、有他的掺杂，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对神的信流失了，所以说圣殿里边就成贼窝了。如果神要惩罚的话，圣殿就不可能成了贼窝，如果神要惩罚的话，人永远也成不了管理万物的主人，因为他就

懒得管理，就不用管理，神管理了，他还管理干什么呢。从这个事情中又看到了什么？现在神把行政列出来了，触犯行政就该死，这个人死了没有？（没有。）教会建造的时候他没死，到国度建造的时候他死了没有？（没有。）没死，该怎么办呢？所以说这就是管理人员的问题了，教会建造临到人的是话语，到了国度建造的时候事实临及，事实临及的时候不是说你犯罪了以后神就让你死了，而是必须由管理人员说你该死了，这个人立马就咽气了，应该是这样的。只要管理人员没说他该死，他死得了死不了？（死不了。）死不了。但是他该死了，如果管理人员没有说他该死，好了，这笔账就记在谁头上了？（记在管理人员头上。）好了，管理人员不知道哪天就该死了。肖恺诚，记住了吗？你做老好人，最后把账记在了你的头上。所以说在国度建造逐步地把行政颁布了，到一定程度，管理人员就得实施了，用你来实施才能显示出你有没有正义感，你是不是通行神旨意的。你是通行神旨意的人，圣灵在你身上作工，圣灵不丢弃你，你没犯罪，然后该死的你咒诅他死，他死了；你淘汰他，淘汰他了；你赐福谁，谁有福了。是借着人去作工，就好比彼得开始作工的时候，有的人服不服？（不服。）也不服。圣经中记载："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徒4:32-35）"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非喇卖了田产，把价银私自留下几份，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份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但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份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作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仆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约过了三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彼得对她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她说：'就是这些。'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妇人立刻仆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些少年人进来，见她已经死了，就抬出去，埋在她丈夫旁边。"（徒5:1-10）你从这里边看见什么了？你不要等待说"哎，我犯哪

个罪了，神没管我，弟兄也没看见我，弟兄也没管我”，弟兄不管你，那弟兄犯罪了，犯了死罪。除非弟兄没有看见，管理人员他也没有报告，那就是他的问题，他要是报告了我没有处理，那是我的问题，谁敢抵挡？抵挡就死！只有这样，人才能怎么呢？（才能有敬畏神之心。）只有这样人才能有敬畏之心，人才能去管理万物。这就恢复到哪了？神说，神以前是怎样带领以色列民的，也要怎样带领你们，是吧？这是不是在带领呀？以色列民是怎样事奉神的，你们也要怎样事奉，你敢欺骗吗？

刚才说亚伯拉罕的后裔神是带领着他们生活，在这个时候撒但又说什么话了？它要控告神，控告神的公义，“你公义吗？你造了人人不是背叛你了吗？你不是说他们背叛了就该死吗？他们死了吗？他们不仅没死，你还要带领他们，你还要拯救他们！”神说，“我造的，我爱他们。”撒但说“你真爱他们？他们的罪该怎么办？你的公义在哪？就因为你爱他们，他们就可以犯罪不死？他们就可以随意犯罪？”这是不是撒但的控告？神的智慧建立在撒但的诡计之上，借着它的控告神就有了下一步的计划，神是根据撒但所施行的诡计而作工的，这时候就有了神道成肉身。主耶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呢？为什么不能让一个人来代替神的作工？（因为人都有罪。）人为什么有罪就不能作工？（因为赎罪祭没了。）为什么人不能作赎罪祭呢？这个道理能搞清吗？（因为人最终就是该死的，撒但不服气。）这就好比兄弟三个在外边闯下祸了，老大、老二、老三都是应该坐监的，都是该死的，老二说“我替他们担当了罪，我一个人死”，能担当得了担当不了？（担当不了。）为什么担当不了？（三个人都犯了罪，三个人都得死。）你本身犯的就是死罪，你就该死，你死是应该的，你怎么还能赎别人的罪呢？赎不了罪。那只能是什么？只能是一个不该死的人死了，这才能成为赎罪祭。可是哪有义人？所以只能是神亲自道成肉身，神是圣洁的，神是无罪的，无罪的担当了赎罪祭。撒但控告说，“你爱人，你真的爱人吗？你爱人就应该作人的赎罪祭。他们犯了死罪了，你既然爱他们，你该不该为他们上十字架？”撒但在这儿控告，所以神就有了钉十字架救赎的工作，这就有了恩典时代。恩典时代，一个是救赎，给罪人赎了罪了，一个是让撒但没有控告了，这些人就能来到神面前。为什么能来到神面前了？原来他们是个罪人，他们要来到神面

前，撒但要控告“你说话不算数，你的公义在哪？”神作了赎罪祭以后，这些人就能来到神面前了。撒但借着这个是想控告，是想辖制神，“谁愿意死呢？神你爱人你能让他们死？”神不受它的辖制，所以耶稣就来钉十字架了。钉十字架的同时，神作了什么工作？神的智慧建立在撒但的诡计之上，神让撒但蒙羞的同时，还要拯救人。在律法时代你看见了神的什么性情？焚烧、咒诅、烈怒，你看见人都不敢抵挡神，但人没有看见神的爱，耶稣作了赎罪祭以后，作了恩典的工作以后人就看见神的什么了？（神的爱。）看见了神的爱。刚开始看见神的焚烧、咒诅、烈怒，人只是一种害怕，躲藏，可借着恩典时代的到来，法利赛人把耶稣钉了十字架以后，撒但是不是高兴了？可神的作工呢？（神的作工建立在撒但的诡计之上。）耶稣来作钉十字架的工作的时候，知道不知道什么人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就是跟随他的人，法利赛人把他钉在了十字架上。耶稣来作的是什么工作？耶稣作了赎罪祭，然后又显了神迹奇事，作了一个大的工作是什么？恩典时代开始了，恩典时代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信，你只要信他，罪就得赦免，罪赦免了还得着一个恩典，你家里边就平安。撒但本来是想威胁神，结果中了自己的诡计，神借着它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才成就了神的救赎的工作，让人看见了神的爱，看见了神的救恩。撒但它是想拆毁呢，可是神的智慧建立在撒但的诡计之上，借着撒但的拆毁，反而神的爱向人显现了，借着撒但的拆毁把神的工作扩展开了。

因着这个工作是个恩典的工作，人是不是都愿意得福？（嗯。）人都愿意得福，这个工作就向全宇扩展开了。恩典时候发展了两千年，在这两千年，恩典时代可以作一个什么比喻呢？神在带领以色列人的同时，外邦人是不是都看见了？看见了以色列人出埃及，看见了律法时代，又看见了恩典时代，恩典时代两千年都看见了，有的国家就把基督教定成了国教。但中国是什么地方？中国是大红龙盘卧之地，它绝对不让传进来，是吧？这是恩典时代。怎么就认识这个时代了？这个恩典就好比是个救生圈，神拯救的、神预定拣选的是什么人？工人阶层，社会底层的人。社会上层的人不是神所预定拣选的。两类人。社会底层的人就好比是掉在水里的人，恩典就是个救生圈，每个人怎么来到神面前的？人都想得一个救生圈，你在水深火热的生活条件里边，你没有一个生存资本，有的是老弱病残，生活拮据，需要神的帮

助，所以说他就需要这个救生圈，有了救生圈他的生命就能延续，虽然他掉在了水里，但是淹不死他，保守了他。恩典赦免了人的罪，恩典就相当于一个救生圈，你拿上救生圈给了那个开车的，给了那个坐飞机的，他要不要？（不要。）所以你给他传福音他是不会接受的，你给掉水里边的人救生圈他看着就要要，这就把两类人分割开了。神所预定拣选的人那就在水里边呢，归世界的人就是神所不要的，这就借着这个“救生圈”，借着神的恩典时代，传遍了整个世界，活在社会底层的人都想得个恩典——“救生圈”。借着这个恩典时代是要扩展全球的工作，它是个漫长的工作，在这个漫长的工作过程中人又怎么了？神作了赎罪祭以后，经历了两千年以后，人摸索着神的作工了，摸索着什么了？（得恩典。）你得着恩典了你给他传，他得着恩典了他给她传，人传得多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神告诉人“你是罪人”，人悔改不悔改？（不悔改。）为什么不悔改？因为他有“救生圈”，白天犯罪，晚上认罪。因为那是恩典时代，人只活在享受恩典里边，不悔改。神在乎这个不在乎？（不在乎。）神不在乎这个。为什么？因为神要作的是拯救的工作，神是要扩展全宇的工作，虽然你享受了恩典但把神的工作扩展开了。

律法时代是神带领人在地上生活，是吧？第二个时代是恩典时代，是把这个工作扩展开来，这个人他之所以掉在水里没有死是因为他有救生圈，是因为他有恩典。人活在恩典里边，经过几年他看见“这个也不悔改，那个也不悔改，人家白天犯罪晚上认罪人家也好好的”，张三看李四，李四看王五，是不是就都成这样了？两千年固步自封就都成这样了。一个是工作扩展开了，第二个是神看见人不往前走了，人都活在享受恩典里边了，撒但这个时候又干什么呀？（撒但又控告呢。）控告什么？“你给他恩典，你给他作了赎罪祭，他能来到你面前，但他不还是个污秽不堪、败坏不堪的人吗？你看他悔改啥了，无非就是有个好外表，那不还是一样污秽不堪吗？”因着撒但的控告，神就有了第三步工作，第三步工作完全就是拯救的工作，不能给你救生圈让你漂浮着玩了，神要拯救你。怎么拯救呢？（审判刑罚。）人在水里边是不是该学着游泳呢？他们学游泳了没有？（不学。）因着什么不学游泳？（因为他们有救生圈。）因为他们有救生圈，他们有恩典，所以他们在水里边就不学游泳。也就是说，人开始用诡诈、欺骗，“我信了

我就得恩典了，我就剩存下来了”，但是他们里边是污秽的。再因着撒但的控告，神就有了第三步的工作，神要彻底把人征服、作成。把人征服、作成应该怎么作呢？律法时代你看见了神的烈怒、焚烧、咒诅，恩典时代你也享受恩典了，你也看见了，神爱人你也看见了，但你现在对自己缺乏一个认识，对神缺乏认识，你现在污秽不堪。你怎么污秽不堪的？是因着你的思想支配着你的行为，所以说要解决你这种行为就得从根上解决，就必须解决你的思想，那这个思想该怎么解决？神得发表话语来揭露解剖你，揭穿你，所以这就有了话语时代。话语时代来了，也就是说，话语时代刚开始是什么工作？教会建造。教会建造是干什么？教会建造是召进来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是吧？先要召。去哪召？去外邦？在“游泳池”里边召，是吧？告诉他“神要毁灭世界呢，世界末日来了，光靠‘救生圈’不行了，你得跟上神的第三步工作。第三步工作作什么呢？作的是审判刑罚的工作。早以前在前两步工作就预言告诉你要有审判的工作，全能者来了作的是审判的工作。”人一听到灾难来了害不害怕？害怕。这是不是就该接受第三步工作了呀？（嗯。）他从恩典时代过来，接受第三步工作，他只是接受了这步工作，但他实行不实行？相信不相信？（不实行、不相信。）他已经走惯了在恩典时代的那条路，“我只要有个信仰，我只要有个信就行了”。神作工卡不卡他进入实际？（不卡。）在教会建造时期只要你跟上就行，进来就行，进来就让你吃喝神话，聚会，让你装备，让你预备灯油，先不卡你，如果进来就给你审判刑罚，你跟不跟？（不跟。）你就跑了。首先把灯油准备上，准备上、装上以后，再有了国度建造，国度建造给你先立出个标杆，看什么是拯救。什么是拯救？先让你看见地震、瘟疫、饥荒，地震是不是神一句话就有了？（嗯。）国度建造事实临及，意思就是说你虽然跟上话语时代了，跟上国度时代了，但你靠的依然是救生圈，你学不学游泳呢？虽然你吃喝神话了，神话把你带入实际了没有？（没有。）没有，你只管吃喝了，“得学游泳了、得学游泳了”，你在那儿就是一种口号，嘴在天上脚在地上，你始终没有学游泳。在事实临及的时候，这边给你立上标杆，然后再给你叙述上，今天直接给你审判刑罚，因为你已经预备上灯油了，再有审判刑罚让你看见，你不能跑了。你看见什么了？你现在看见什么了？光话语欺骗不行了，光有一个渺茫的信不行了，得来点实际的了。神告诉你国度时代里边有最后一次审判，最后一次审判

了啊！又告诉你国度时代没有恩典了。国度时代是什么？国度时代见证的就是神的公义，谁再说神是慈爱怜悯的神，谁就是亵渎。也就是说“救生圈”没有了，在国度时代最后一次审判，最后一次审判就是最后时期，我告诉你“还有两、三个月救生圈就收走了，你学不学在乎你，你自己看着办吧。刘强，我两、三个月以后就收救生圈了啊”，刘强搭理不搭理？（不搭理。）“哈哈哈，你收啥，几千年了神都没收，你来收了？”你实行不实行在于你自己了，是吧？你愿意实行实行，你不愿意实行就不实行，你愿意学游泳你去游，你应付不了别人。你接受审判刑罚，我在这儿是带领你呢，你今天虽然跟随着走着，但你身上的“救生圈”还有没有？（没有。）你先搞清楚，其实你没有“救生圈”了，今天之所以没有淹死你，是因为我手拉着你呢。你穿了几千年的救生圈，不学游泳，这次收了救生圈教练带着你游，一会儿“扑通”掉下去了喝上两口水，喝上两口水再游，在拉你的过程中你逐步学会了游泳，是吧？有的人闭着气不呼吸，“我就不喝这口水，审判刑罚就不管用”，那我带着你几次你就不学，我也就没办法了，那你应付糊弄就应付糊弄吧。你就这么跟着，我带上你几次也不行，不行那就算了吧。我带上老大，我带上你，我带上十个人，谁学游泳我带上谁，你不愿意学你就跟上老二，你要是还不学你就跟上老三、老四，你跟着走，最后人家想带你带你，不想带你拉倒，对吧？随着时间的推移神作工结束了，我带你还有撒手的时候，时间到了撒手了，自己学会游泳了那就“扑通、扑通”游着走，你要是不会游泳，神说什么了？（水要咆哮。）到水要咆哮的时候我看你怎么游呀，那就是看你自己了。描述这个画面是给你个提醒。

再返回来说，恩典时代最后撒但要控告什么呢？“你带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以前就是敬拜你的，就是跟随你的，经过两千年你的工作传遍了半个欧洲，是因着你有恩典，你那是几千年给人恩典的收获，所以他们才跟随你呢，你来中国试试，你来我的根据地试试，他们都是不承认你的。你带领了两个以前就跟随你的，那算啥荣耀呢？有本事你来中国试试！”大红龙在这儿摆下了一个什么？八卦阵、鸿门宴。（十面埋伏。）“你来吧”，神不回避撒但的任何试探，借着撒但的试探成就了神的工作。神还降临在污秽之地，不合人的观念，一个是打破人的观念，一个正好来在这“埃及”，为什么是“埃及”呢？神要降下“十

灾”，因为中国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人都要受到咒诅，神的烈怒要降在这块地上，所以神必须要让他的子民看见他，就像以色列民出埃及一样，你不经历、不看见怎么可能敬畏神、荣耀神呢？这是一个，让人能看见，第二个就是要蒙羞撒但，只要把中国人作成了，就代表着整个全宇的工作作完了。因为中国人要邪恶有邪恶，要败坏有败坏，把这个败坏至深的人作成了，用作成的这个败坏至深的人再去带领全宇的工作，神安息了。所以说神就来到了中国作工。你现在看见了什么？里边的人都快作成了，外边的人什么都不知道，现在有感觉吧？（嗯。）神又说作工结束的时候世界败坏到一个程度，你看见世界败坏到什么程度了，到那时定时炸弹一爆炸，让它的民众起来反叛它，现在是不是看见了？（嗯。）你看从去年到现在的社会现象，看唐山打人事件，看胡鑫宇事件，前两天又是河南商丘一学生跳楼摔死的事件，最近又有个跳河的，是吧？发生这些事的时候，大红龙是怎么做的？封锁信号，公安把所有的高速路、低速路都封得死死的，还要在公交车上查人的手机，人人都看到了。以前人们在视频里看到公安出来的时候评论区叫他们警察叔叔，是吧？现在看见公安出来了，评论区又不能乱说话，人们就发一群狗的图片，要么就是“日本人进村”的图片。看见了什么？神要让它的民众起来反叛它，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

刚才说了两类人，一类人是有灵的人，一类人是没灵的人，没灵的人他的使命、责任是来干什么的？就是让跟随神的人看见这些人他是怎么抵挡神的，他是怎么不跟随神的，给他传福音他是怎么弃绝神的救恩的，然后神又是怎么惩罚他的，撒但在他身上是怎么作工的。刚才咱说从亚伯拉罕那时候起就是两类人，一类人是神要带领的，另一类人就是扮演撒但的丑角表演的。作工最后让你看见国与国打、民与民斗，人吃人的社会将要出现。为什么将要出现？就是让你看见你跟随撒但，撒但给你带来的是什么，你听从撒但的，撒但给你带来的是什么。“你不是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你不是眼睛‘明亮’了吗？”最终让你看见你的眼睛明亮了没有？（没有。）神把撒但的丑恶嘴脸揭示出来，神怎么说的？欺世盗名、强行灌输、强行占有、颠倒黑白、混淆视听、搞得乌烟瘴气。在这些外邦人身上是不是直接就看见了？以前神说过什么话？神说：“渊面混沌黑暗，百姓哀天怨地，生灵涂炭，哪

有人的出头之日？”（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作工与进入八》）现在不仅你看见混沌黑暗了，外界的人都看见了。所以让人看到人被撒但残害到了一个什么程度，看到人跟随撒但，让撒但作王掌权、当了王以后人会是个什么样的结局。跟随神，在神的带领下，人又是个什么结局。你看见了，两类人，脱胎换骨完全是个新人种。现在能看见了吗？（嗯。）你在这儿追求的是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他在那儿追求的是什么？他追求的是怎么残害人。这就完成了神拯救人的六千年的经营计划。这六千年的经营计划里从始至终人是自由的，自由吧？（嗯。）没人捆你、没人卡你、没人管你，你自己选择，到现在唯独不让你释放的是神的话，你是跟随神呢，但你还是自由的。就像刘强，今天我这么跟你交通了，这么给你揭露解剖了，你就是“哈哈”一笑而过也行，你就是去实行了、去“学游泳”也行，你去认识自己，懊悔、悔恨不已也行，是不是完全是你自己的选择呀？（是。）谁也捆绑不了你，没人捆绑你、打着你。我之所以在这儿苦口婆心地说，一个是我对一个灵魂的负责任，第二个就是刘强代表着一类败坏至深的人，是吧？把你揭露解剖出来了，人就都看见了、认识了。

这里边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这里边重点要搞清楚你做什么不是说神每时每刻都看着你呢，对于跟随撒但的那一批人，神看不看？（不看。）神不看他。为什么不看他？神已经把运行轨迹、规律给了灵界差役，让他们来管理了，不用神管了。死了的这部分人在哪，跟随神的这部分人在哪，宗教界的这部分人在哪，用不用神直接管？（不用。）不用。灵界的交给了灵界差役，人间的交给谁了？跟随神的人交给神所使用的人，不跟随神的，跟随魔鬼的，交给了魔头，各有各的管理。你在这管理下自由行事，神不管你，神说神鉴察，神看着呢，神看谁呢？什么时候看呢？不是一直看你，也不是一直不看你。你是圣灵使用的人，圣灵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圣灵直接带领你呢，是吧？这是圣灵使用的人。普通的跟随者呢？你在神使用的人的带领下，神根据你所做的，你所走的道路来决定你的归宿。神什么时候看你呢？神要摆设环境定你归宿的时候，这个时候神要看看你，看看你怎么呀。你是义人，你要站见证呢，这个时候要看你怎么蒙羞撒但呢，这个时候神要看你呢。所以说这一系列是让你去跟随人的带领，

去接受人的带领。做带领的这部分人是操练你去做万物的主人，操练怎么去管理，然后你怎么跟随，神给了你行政，你在行政的管辖之内去管理这些，在你带领人的过程中，有圣灵作工，圣灵带领着你、指导着你，当你被作成以后，被成全了以后，你去带领，神就安息了，不管了。什么时候不管了？活在世间的人被成全了。这些人被成全以后还用不用人的权力了？（不用。）那每个人做出来的事是什么？是在完成神给他的一个使命与责任。灵界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说这个时候，神安息了。

我交通这些给你们解决了什么问题了没有？从这里边你能看见神拯救人是活灵活现的吗？（嗯。）你看见神不是渺茫的、不是空洞的，你实实际际地能感觉到神是有知觉的、神是有性情的。下去根据我给你交通的大概方框揣摩一下，在逐步揣摩的过程中，你能体尝、感受到什么？神的拯救，神的良苦用心，神拯救人的每一步作工，神给你的预定安排。我给你交通这些，让你去寻求这些的目的是什么？认识神的作工，看见神的爱，唤醒你的良心理智。你在揣摩的过程中，在经历的过程中，你越看见了神，你看见了神你再能够把神这六千年的经营计划和从人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以后神就开始怎么拯救人、怎么作在人身上的一步步、一幕幕，直到现在人怎么能够剩存下来，永生，你能够从头至尾把这个见证出来，这就是你的使命与责任，这才是活出了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刘强，听懂了吗？不要告诉我，“我今天干了个什么什么活儿，呀，这是多大的见证”。搞清了吗？不要再谈自己那些不值半文钱的东西。谈什么？见证神。谈人是怎么背叛神的，人背叛神就对神失去了信，神说吃了善恶树的果子必定死，撒但说了个“不一定死”，他就觉得“不一定”了，对神失去信了，一路走过来他所有的表现都是失信。直到现在，是不是还是一个“信”字？（嗯。）神和你说了多少话，这些话都得成为你做人的生存根基、根本，神怎么说事就怎么成，必须这么走，这就是人要恢复原有的、该有的形象。（刘强：起初的人因为不能持守神的话而背叛了神，成为了没灵的死人，最后咱又成了持守神话的人，就成为有灵的活人了。）这个话不能再说是持守了，应该是什么？把神话活出来，神话成为人的生命了，你就是活过来的人。神话不能成为你的生命，这些话成了你口里讲的道理、字句，那就不是你的生命。

107　对神的作工真认识透了才能经历更深

1　作为每一个在此流中的人，都应知道神整个经营计划的宗旨是什么，明白神早已作成的事实，神为什么拣选这班人，目的、意义何在，神在这班人的身上要成就什么。神在大红龙国家能兴起这样一班不起眼的人，而且作工到如今，百般地试炼成全，说了无尽的话语，作了许多的工作，差派多少效力品。

2　就神作了这么大的工作，就可看见神作工的意义实在太大，你们现在还不能尽都看透。所以，不要把神在你们身上作的工看得太简单了，这不是小事。就神今天向你们显明的，就足够让你们揣摩让你们认识了，若真认识透了才能经历更深，生命才能有长进生命才能有长进。现在人明白的、所做的实在太少，不能尽都满足神的心意，这是人的不足，是人的本分没有尽到，因此达不到应有的应有的果效，因此达不到应有的应有的果效。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多讲点实际》

3 .什么是质问

姊妹，消极了？（姊妹：免不了消极。）怎么了？（姊妹：可能我的性格就是这种容易消极的性格。）怎么容易消极呢？（姊妹：我感觉我对什么事情都不是特别有信心。）是因为孩子的事情消极了，还是经常好消极？（姊妹：经常好消极。孩子的事情对我的影响肯定是很大的。）那平时是因着什么消极呢？（姊妹：我觉得平时可能还是对神话多少有些信不来吧，对神话能不能应验多少带点疑惑的成分。）对神话疑惑了。原来也是这个问题，是吧？（姊妹：嗯。）你信神多少年了？（姊妹：2008年进入教会的。）说说你消极些什么，因着什么消极。（姊妹：现在主要还是对孩子的这个事情看不透，尽管神话说得很明确，一个是子女和父母的关系，一个是人和人各是各的灵，再一个是她的这种情况也是神的命定。这些我都知道，但还是不太能接受，不是能百分之百地顺服下来，我感觉我是因着这个消极呢。）你不是不能百分之百地顺服下来，你是百分之百地不想顺服下来。（姊妹：不是百分之百不想顺服下来。多数还是能顺服下来的，但是还有一些掺杂，还有一些顺服不下来的成分。）因着什么顺服不下来？（姊妹：感觉我临到的这个环境太大了，有点接受不了。我孩子没了的那一刻我也在想“这是神的作工”，但是我不明白神为什么在我身上这样作。我知道是神的作工，我也知道神肯定不会作错，但是出于情感心里还是放不下，老在想。我也看不透神的作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有时候免不了有些消极。）你们怎么给她交通的？（听姊妹说完感觉她就是觉得神不公义，“我孩子挺好的怎么就没了？”）（姊妹：但是我确实没有觉得神不公义，可能我实际表现出来的、流露出来的是觉得神不公义。我觉得神肯定不会作错，只是现在自己看不透、看不明白。）你看不明白什么呢？你想看明白什么？（姊妹：所以说，神的作工就不合人的观念，因为过去我一直觉得恶人才能临到这样的事情，怎么好人、善人这么年轻就死了呢？说实话我孩子挺善良、挺乖的，这只是我的认识。我每天也来回想呢，如果把灵和肉体分开，把肉体看淡，把灵看得重要，这个死就不算什么，对谁来说都不算什么，那只是重新换了个肉体。可是我毕竟就这么一个孩子，才三十多岁，从情感上来说确实是放不下。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是信神

的，所以跟世人比我的痛苦要小得多。）“我信神了痛苦应该是小得多。”（姊妹：对。但是说实话，不是没有一点痛苦、没有一点想念、没有一点消极。所以我隔一段时间就要跟弟兄姊妹倾诉一下，“我好想我的孩子呀！”）痛苦是正常的。但痛苦和认知是两码事，你自己的孩子没了肯定有痛苦，这是难免的，这是正常人的一个反应，是神给人制定的人的一个正常的心理反应。但这跟你的认知是两码事，不同。（姊妹：从孩子没了的那一刻起，我就觉得这是神的作工临到我了，我只是看不透这个事情，而且我相信神肯定是公义的，神不会作错事情。）你们怎么看？（姊妹觉得信神应该是得福呢，不应该跟外邦人一样受这些祸。而且她是用自己的眼光、自己的看法来衡量，觉得恶人才会临到这些事，善良的人不应该临到这些事，她不是根据神话看事，也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所以虽然她嘴上说神公义，也愿意顺服，也愿意根据神话走出来，但是不免会有埋怨，会对神有误解。）（还有一方面，她老想看透神的作工什么时候结束，不想熬肉体了，不想受这个痛苦。）盼日子呢，是吧？看神的作工什么时候能结束。你们看到她有这个观念，你们怎么认识的？针对她这方面的观念交通了没有？（交通了解决盼日子的文稿，一方面是谈神的作工，一方面是人里面有得福的存心。）（还交通了受造之物该有的理智，神作的都是公义的。）给她交通清楚盼日子是什么性质了？盼日子对自己好还是不好？（不好。）咱信神是不是神的作工结束了以后咱就蒙拯救了？（不是。）她们没有给你交通这个？（姊妹：她们也给我交通了。）交通了你认识到什么了？对盼日子怎么认识？（姊妹：……）是，你盼到了，神的作工结束了，神作工结束了以后你是在歌唱赞美呢，还是在痛苦之中熬炼呢？（姊妹：我也知道自己不追求等神的作工结束了自己也是被灭亡的对象。）那你追求灭亡呢？（姊妹：谁还追求灭亡呢。）那你盼日子盼啥呢？（姊妹：盼日子是因为不想受现在这个熬炼。）（她觉得现在活得太痛苦了。）等神作工结束了就不痛苦了？（姊妹：等神作工结束了，不管自己是死是活，这个事情就了了，我感觉就是这样的。觉得现在活得苦。）等神作工结束了以后这个事就结束了，神作工是结束了，可你在哪一边？神作工结束了，你剩存下来了？（姊妹：不追求肯定剩存不下来。）你是追求的还是不追求的？（姊妹：我现在也是想追求呢，也紧得追求呢。）追求什么呢？追求神作工结束？（姊妹：追求真理呀，每天肯定得实实际际

地追求真理呢。）如果你追求真理，还盼不盼日子？（姊妹：追求真理肯定就不能盼日子。）是不能盼日子还是不盼日子呢？（姊妹：我觉得得有一定的身量才能不盼日子。）你这话是不是矛盾呢？你真有所追求，你觉得时间过得快还是慢？（姊妹：快。）你有追求的时候，你感觉时间如流水，千年如一日。你感觉时间如流水、千年如一日的时候，你是想让时间慢点过呢，还是想让时间快点过呢？（姊妹：慢一点。）你这是不是前后矛盾？“我想追求真理呢，可是我盼日子赶紧到”，你究竟追求不追求？能理解吗？（姊妹：能理解。）

你在这儿盼日子这是真实的，然后你说追求真理是该追求的，你追求了没有？追求真理，真理是什么？（姊妹：真理就是神话，得活出神话。）活出神话是个结果。追求真理是什么？你说“活出神话”这是什么？这是得着真理，是吧？追求真理和得着真理一样不一样？（姊妹：不一样。）你不追求真理能不能得着真理？（姊妹：追求是个过程。）追求是个过程，你要不要这个过程？你不要过程只要结果？（姊妹：肯定得有这个过程才能有结果。）那这个过程是什么？你告诉我得着真理得活出神话，对吧？活出神话，人在什么时候活出神话了？如果人活出神话了，那神作工就结束了，说白了你这还是盼日子。你计划追求真理吗？（姊妹：虽然它是矛盾的，但是这两种情形在我身上确实都存在、都有。我自己每天也在努力追求真理呢。）“我每天也在追求真理呢，也在盼日子呢，我是又卖矛又卖盾。”打架不打架？这个事情存在不存在？（姊妹：可是在我身上就存在。）“我的眼睛能看见手背，同时又能看见手心。”（姊妹：我知道是不应该这样的。）不是应该不应该，是存在不存在这个可能性？（姊妹：可是我感觉在我身上就存在。）存在什么呀？“我看着手背的时候我能看见手心”，你看着手背能看见手心，这个是什么意思？是骗呢，假的、假象。你看着手背的时候想看见手心，能看见吗？你看见手心的时候，能看见手背吗？如果你真活在追求真理的空间里边，你能盼日子吗？不可能。咱都是体验过的，每个人都有他追求过的事，你有追求过的事吧？谈过对象吧？恋爱过吧？（姊妹：嗯。）那谈恋爱的时间过得快还是慢？约会的时间过得快还是慢？（姊妹：当时好像也没有觉得时间过得快，也没有觉得时间过得慢。）你看咱又撒谎了，这都是经历过来的人，你说是快呢还是慢呢？（姊妹：好像是快一些吧。）你

和你孩子团聚的时候、高兴喜乐的时候时间过得快呢，还是你和你孩子吵架的时候时间过得快呢，还是你孩子走了以后你一个人在家时间过得快呢？哪个时间过得快？（姊妹：肯定是快乐的时候时间过得快。）时间过得快是因着什么呢？是因着你快乐，所以时间就过得快。为什么快乐？这个快乐是怎么来的？怎么就快乐了呢？满足了自己的欲望、满足了自己的追求就快乐。每个人都有所追求，你自己有所追求的东西，你再投入到自己所追求的东西里就觉得时间过得快，总感觉时间不够用，总感觉你投入得很少。不管干什么都是一样的，就像你念书呢，你愿意学习这一方面、专研这一方面，“我还没有做了两道题呢，怎么就下课了呢？”如果你盼着下课以后去打篮球呢，你看看时间“怎么还不下课呢？”。今天神作工结束不结束，对于追求真理的人来说，“怎么时间过得这么快呢？”祭司弟兄那时候交通说，“刚聚了两个会怎么一个礼拜就过去了呢？时间过得太快。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呢，这个影片还没做好呢，怎么一年就过去了呢？”咱整理文稿的，你要急着整理这篇文稿让弟兄姊妹看呢，你整理文稿的时候感觉时间过得快不快？“还没有整理多少呢怎么又该吃饭了呢？咋回事呢？”当你不想整理文稿的时候，整理整理“几点了？怎么还不开饭呢？”如果你是追求真理的，你觉得时间就不够用，你每天想的是“这个真理我还不明白，神的心意、神的性情、神的权柄我还没有看见、还没有搞清楚呢，怎么又过去一年了呢？神的权柄是什么我还不知道呢，怎么半年时间又过去了呢？神作工慢点吧，我跟不上步伐了，等等、等等，我赶紧加加班。”你是想让时间再慢一点，再等待一下。如果你不追求真理呢？“神的作工怎么还不结束呢？”你是在熬着呢。所以说，你说你是追求真理的，如果你是追求真理的，那你肯定感觉时间是不够用的；如果你是盼日子的……（姊妹：我不能说我是追求真理的，我是说我每天也在追求真理。）“我不是追求真理的，但我每天也在追求真理。”你现在知道什么是追求真理吗？（姊妹：看人看事、做人做事尽量往神话上靠，按神话去做。）一听这话就不是追求真理的。你刚才那句话怎么说的？“看人看事、做人做事尽量往神话上靠。”你说你追求不追求真理？这是不是追求真理？（姊妹：不是。）

这就好比一个后妈和她老公说，“我尽量去爱你的孩子吧，我尽量帮他辅导作业吧”。后妈对她自己的孩子呢？后妈对她的孩子会不会加“尽

量”两个字？（不会。）那不是尽量是什么？（姊妹：一定、坚决。）一定、坚决、必须。对自己的孩子，“我必须得让他把作业完成了”。必须，是专一的、是必须的。你那个“尽量”是什么呀？业余的。业余的是帮忙的。（姊妹：对，我知道。我只是达到一个尽量的身量，就是你说的业余的。）业余的、帮忙的，“我尽量来这儿帮忙”。这是帮忙的，那主题是什么呢？这就划分开了，刚才你说你追求真理，你这个追求真理是业余的、是帮忙的，是吧？那你的主业是什么？你说你追求真理这就相当于是你的副食、零食，“我尽量吃点零食，我尽量吃点水果”，主食是什么？（姊妹：我感觉主食就是信神。）你戴的帽子是“我是专业信神的”，可实际上你是尽量的、是业余的，那你大量的时间去做什么了？你在什么上边用了大量的时间，什么才是你的主业。（姊妹：接受这一步工作之前我的主业可能还是世上的事情、工作。）工作你也就是报个到呀，也不是你的主业呀，对吧？（姊妹：其实是逐渐地转成这样了，我原来工作可忙了。）就算工作可忙呢，有的妇女工作完回来以后还得辅导孩子做作业，是吧？人家是不是还得把她的孩子养育成人呢？你说她上班是主题呢，还是养育她的孩子是主题呢？你活着是为了把孩子养育成人，还是为了上好班？哪个是主题？你上班是为了生活，还是生活是为了上班？（姊妹：这个道理肯定知道是上班为了生活，但是人过去活在撒但的世界里也没有这样认真想过，以前没有分轻重。）我给你举这个例子就是让你认识一下，你大量的时间做了什么，你的主题就是什么。你把精力用在什么上边了？你刚才说了，追求真理是尽量往这边靠吧，这就是帮忙的，这是业余，那你的主题是什么？你干了什么了？（主题是在熬猪食。）主题是在熬猪食，这就是你的主题。你的主题就是回忆往事、寻找痛苦，这就成了你的主题了。我说得对不对？这就是你痛苦的根源，你求什么就得什么，你从那个范围里边出不来。别人遇到痛苦的事情是尽量转移视线打发时间来减轻痛苦，而你不是说“我怎么去减轻痛苦”，而是往里边钻，不是尽量往下放，而是拉起来不放，还要去深研究，左考虑右考虑，“我孩子的灵去哪了，我看着孩子从小长到大，也不是坏人呀，她不该死呀，为什么死了呢？她跟谁接触，说什么话做什么事。孩子和我在一起多么快乐呢，这一下子怎么就走了呢？为什么呢？神，为什么呢？你这作的是啥呢？”而且这还不是一次，不是偶尔的，是每天重复着，是吧？（姊妹：嗯。）那你说你能快乐起来

吗？所以你就盼着神的作工结束，这是不是不务正业？自己找苦受呢，这就是自找的。大好的时光你不是去追求真理，你只想得着真理但不想追求真理。就像念书的孩子，“我只想要个毕业证，我不想在这儿念书，我就是熬呢，等什么时候发个毕业证就行了”。

咱那时候交通了什么是追求真理，看了吧？为什么要追求真理？什么是追求真理？听明白了没有？看明白了没有？（姊妹：能看明白。）可是你走了没有？（姊妹：说一点没走也不是，但肯定差得很远。）这是一条通往生命的路，那是一条通往地狱的路，你走在通往地狱的路上，“我尽量往真理这条路上靠吧”，你往真理这条路上靠，能不能上了这条路？“靠”和“上”一样不一样？（姊妹：不一样。）就是刚才跟你说的念书的例子，你念书不是去努力学习文化知识，你学习好了，你最后得着的文凭是真实的、实际的文凭，而在这个过程中，你不是去学习知识，你只想得着文凭。你想得着真理，但你没有想怎么去追求真理，你的路走得不对。（姊妹：没有真正去追求，没有完全把心放在追求真理上。）你说的是尽量往这边靠，然后每天在钻牛角尖，在寻找着痛苦，寻找痛苦的同时是在干什么？真理是让人快乐起来的，你不追求使你快乐的东西，你要追求使你痛苦的东西，那你是在干什么？你追求痛苦的东西，痛苦是从哪来的？痛苦是撒但给你带来的。你追求痛苦就是追求撒但、追求邪恶之物，你追求痛苦就是与神对着干。真理是让你快乐起来，你非要痛苦起来，“我尽量往真理这边靠。我追求痛苦，我尽量往快乐这边靠”，那你说你能快乐起来吗？你能得着真理吗？你嘴上说的是“我要追求真理呢，我要得着真理呢”，可你却走在追求撒但、追求地狱的路上。为什么这样说呢？你所追求的、你的想法、你的看法是什么东西？那是不是都是撒但给你的？有哪一样是合乎真理的？有哪一样是从神来的？从神来的你不去寻求、不去追求，你只是尽量往这边靠，靠的过程中你在追求着撒但事物。你出来的心思意念哪个不是与神对着干？这个能听懂吗？（姊妹：能听懂。）那你能不能举个例子，你的哪个心思意念不是与神对着干的？有没有？（姊妹：我感觉我挺愿意尽现在给我安排的这个本分，我也愿意尽好这个本分。）你说的是你的做法，我说的是你的心思意念、你的思想有哪个不是与神对着干的，也就是说你做了大量与真理无关的事，这些大量与真理无关的事就是与神敌对的事。这个能

不能认识到？（姊妹：能认识到。我放不下孩子的这个事，有时候还觉得自己愧对她，我就这么一个孩子也没有照顾好，其实这都是在和神争夺地位、和神在争权夺利，这些我都知道，但是扭转不过来。）扭转不过来的时候你寻求了没有？（姊妹：在神话里寻求了。就像我孩子刚没了半个月、二十天，我就从姊妹们那儿拷上了神的交通《怎样追求真理（十九）》，神谈到了对待子女、对待生死的问题，我看了以后就特别透亮。我还看了一下神是五月份交通的那一篇，我孩子是六月份不在了的，我觉得神给我供应得很及时，这是神对我的爱。）什么爱？（姊妹：正是我需要的时候我就接收到这方面的真理了，最起码我看了神的交通以后就能走出来。）走出来了，是吧？（姊妹：嗯。）那怎么又回去了呢？回去了没有？（姊妹：有些回去了。）神已经给你了，然后你又弃神而去了。（姊妹：嗯，是这样，就是这样来来回回的。要不我说我消极了，消极就消极在有时候对神话就信不来了。）你听你这话“对神话信不来了”，你是对神话信不来了，还是对神话不能信呢？是神话把你带出来的，然后你又从神话出来，弃神而走了，你弃神而走了你又觉得神话信不来，也就是说神是不可信、不可靠的。（姊妹：嗯。所以我也觉得自己是个诡诈的人，一会信一会不信的。）我跟你说这是个什么问题啊，你遇到问题以后不是去寻求神，不是寻求问题、解决问题，即使神已经给你答案了，已经带着你走了，你看见答案了你都不要。其实神给你按时供粮供应上了，可你却弃神而走，神和你说了，你是“不、不、不，不是”，你把从神来的一切都当作了仇视之物，推开了，按着你的意思走。按着你的意思走你是痛苦的，行不通，你要指责神、怪罪神，“为什么不能这样走？凭什么？为什么？”这是一种什么口气？你听懂这个话了吧？你是不是这样走的？咱遇到一件事应该是来到神面前寻求交通，寻求交通以后神给你开辟出路了，神给你交通了，你认识到了，是不是就得跟着神走呀？可你是“我认识到、知道、理解了神所说的了我也不走、我也不跟，我就要和你对抗到底。”怎么对抗到底呢？你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神已经给你交通了，你也看见了，人的灵魂、人的生死你也知道了，正常是不是应该顺服下来呢？应该顺服、跟随。可你呢？刚开始，“哦、是、嗯。”第二天，“是不是呀？”第三天，“不可能吧！”第四天，“神为什么这样作呢？”一天一天就变了。神给了你，你只是去看了看，“嗯，好吃，甜，有营养”，第一天还觉得有营养呢，

第二天“是不是呢？不是吧？”否认了。所以说真理你只是看了看，你并没有去经历、体验，所以说你也得不着营养，你也得不着真理，你也没真理，最后你还弃绝掉，“这就不是真理！”最后成了“不是真理”，最后还得了个什么结果？神话给你摆在面前的时候，已经向你显现了，神给你摆设的事都给你摆设了，你寻求给你摆设了，你不寻求也给你摆设了，就是公开告诉你了，你不寻求都告诉你了，明明白白告诉你了，可是呢，你没有按着神话去走，然后你是什么口气？质问。刚开始给你摆了一盘苦瓜，苦瓜对人的身体是有益的，吃了它是解决你身上的病呢，神给你解说了一番以后，“哎呀，感谢神，神根据我的身体需要来给我供应，这就是生命供应”，等你尝了一口，品了品，不合你的口味，“怎么是苦的呢？这是不是毒药呀？”什么才苦呢？良药是苦的。就是不适合咱的口味，但它是适合你肉体的，“我的孩子成这样了，你不是说取了我的一个孩子再给我两个孩子，来解决我的痛苦，怎么给我个苦的还让我接受呢，还让我吃呢？能不能吃呀？有没有毒呀？”你反打过来了，你把针对你病的、能治你病的良药当成了毒药，“为什么让我吃呢？这孩子是你给我的，这么绵绵善善的、好好的一个孩子，怎么就死了呢？神，你的公义在哪呢？凭什么？为什么？”质问神。当你质问神的时候，当你对这盘菜产生质问的时候，这盘菜你还吃不吃？不吃了。你不吃了，在质问的情况下有没有答案？你质问它，就不会吃它，你不吃它就解决不了你身上的病，解决不了你身上的病你就体验不到苦瓜给你带来的益处，你就不知道苦瓜能给你带来益处，也就是说，你会凭你的想象观念认为苦瓜带来的不是益处，带来的是害处，你就用你的想象观念来对这个苦瓜进行评价、论断、定罪。

这苦瓜就相当于是给你摆设的环境，再说这个孩子，这就说到实事上了，咱信神不信神是不是都是一样的，都有个生死，是吧？年轻人死的也多呢，和信神不信神没有什么关系，不能说因为你孩子年轻死了就怪罪神。这是说年轻的，还有一个绵善的，在世人看是好人的，因为人没真理，在世人看肯定是好的、绵善的，好的、绵善的就不该死吗？有过这个说法吗？（没有。）没有这个说法。在世上绵善的也有死了的。如果绵善的没有死，那世上就不存在恶人了，不再有行凶的了，为什么呢？因为在你认为死了的都是该死的、都是恶人，那行凶

的就不是行凶，而是替天行道，是正义的。这是不是都是你的观念想象呀？刚才说了两个，一个是年轻的死亡，一个是你认为的绵善的死亡，再过来就是人的死亡原因。今天你说了句什么话？（姊妹：我认为这就是神给我摆的环境，是神在我身上的作工，只是我现在看不透。）你说你不明白神的作工，前提还有个什么？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孩子绵善、年轻就死了，你不明白神的作工，是这个意思吧？（姊妹：对。）这和神的作工有没有关系？挂不挂钩？（姊妹：我说的作工就是指神在我身上的作工，因为她没有走上信神这条路。）你说你不明白神的作工，如果真是你说的这样的话，你说的和我刚才说的是不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两个概念？能看清吗？你刚才说神给你摆设的年轻、绵善的孩子死了，“神给我摆设这个环境是要作什么工作呢？我不明白神的作工”，是这个意思吧？（姊妹：嗯。）还有一个，你不知道神怎么作工呢，“这么一个年轻、绵善、相当听话的孩子怎么就死了呢？神怎么作的是这工作呢？我不明白神是怎么作工呢？”这两个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一个是你对孩子的死因产生了疑问，“神你怎么作工的呢？”一个是“神给我摆设这个环境是让我干什么呢？神的心意是什么呢？”一个是质问，一个是寻求，这是两个态度。（姊妹：这两个态度我都有。）你是寻求神给你摆设这个环境神要的是什么呢，和你在这儿质问“为什么要摆设让这个孩子死了？凭什么？为什么？”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姊妹：但是这两种态度我都有。）你说你寻求是你自己给自己戴了个帽子，你真寻求了没有？一个你是在质问孩子的死因，“为什么让我孩子死呢？”第二个你也不是寻求，其实你也是质问，“神你为什么给我摆设这个环境呢？”对吧？（姊妹：嗯。）我跟你说的寻求不是质问，“为什么给我摆这个环境？”寻求什么呀？“神给我摆这个环境是让我进入哪方面真理呢？神你是什么意思呢？”

刚才说了几个问题呢？一个是对孩子的处理，第二个是对你自己，这是两个不同的事物，是吧？再过来就是两个不同的态度，一个是质问，一个是寻求，两个两个就变成几个了？四个。能搞清楚吗？（姊妹：嗯。）孩子的这个事情也是一种质问，质问孩子的死因是什么，“我就这一个孩子，为什么给我摆设这个环境？”孩子的这个事情也可以去寻求，“孩子为什么会死呢？她的死因是什么呢？神是怎么主

宰她的？为什么让她死？”寻求神的权柄，寻求神的性情，“她怎么得罪神了？神的权柄、神的主宰安排是怎么让她死的？”这是不是一个寻求？（是。）这就是寻求。孩子的这个事也可以寻求，你这个环境也可以寻求，你走的是哪个路？刚才你说孩子的事和你自己的环境这两个事物你都有，但这个态度呢？态度是几个态度？你有没有寻求的态度？这个能听明白了吧？能不能理解？（姊妹：能理解。）你是寻求的态度还是质问的态度？（姊妹：怎么说呢，可能态度是质问的。但是我觉得我也不是一点都没寻求。）即使你有寻求，你也是想知道一个答案，你的寻求不是想要顺服、接受，不是想要满足神。你说你是寻求，在我这儿严格来说这不叫寻求，这叫考察、研究、分析。这就又多出来一个，越说越多了，我刚才说你是质问，在这个质问里边有个什么？你在考察、研究、分析。就像考古学家，“这个东西是哪年的？这是啥呢？”不管是哪种方式，是对它的一种考察、研究、分析，想知道一个结果。但神是要什么呢？神是让你去认识神的性情、认识神的权柄，让你认识以后去顺服，这个路咱是一步没走啊，走了没有？（姊妹：我觉得也在走。）咱这个质问“这个孩子为什么这样死？”你是想要一个结果呢，你追求这个结果是想来证实一下“神你作得不公义吧”，你想打官司。（姊妹：我是想证实神是公义的，我不是想证实神是不公义的。我确定神是公义的，我是想证实神确实是公义的。因为现在我还带着点疑惑，我不敢说我百分之百地相信。）你说你带着点疑惑，这是不是就更证实了你所做的就是在质问呢？这就更证实了你就是在质问。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刚才说，“神，你说你是公义的，我就寻求看看你是不是公义的”，然后就用孩子的死找原因，“你给我说，什么原因？因为哪一条？这么年轻怎么能死了？这么绵善怎么能死了？你给我拿出来我孩子死亡的原因、死亡的证据”，这个还没拿出来的时候，在你这儿认定，“凭什么让她死？孩子小呢，而且还绵善，你的公义在哪？”这是不是就信不来了？你告诉我，“我承认神是公义的，可是我对神的公义是疑惑的”，你承认吗？“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是必死的。”“是必死的还是不一定死呢？”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是必死的，你认为是不是必死的？你是疑惑的，“可能死吗？”（姊妹：我现在的情形可能是疑惑的。）就是刚才你说的，“神公义吗？我在这儿疑惑呢，神是公义的吗？”你就是用孩子的死作为一个证据来证明神是不公义的。（姊妹：不是，我就是想证明神是公义的，我坚信

神是公义的。我盼日子就是到最后我要看到神是公义的，我不是想看到神是不公义的，这个是确定的。）是，你说的是对的，你相信神是公义的，“神应该是公义的、必须是公义的，可是我在这里边看不到你的公义呀”。（姊妹：我现在能看到点公义。）“公义在哪？这么年轻的孩子就该死吗？这么绵善的孩子该死吗？孩子死了，公义在哪？”（姊妹：公义在哪，我真的是没看透。）你没看透，那你怎么承认神是公义的呢？（姊妹：我不是承认，我就是坚信。）你这个“坚信”是不是就是说“应该”呢？就像后妈，你既然是当妈的，你该不该对这个孩子好？（姊妹：我现在也在寻求人的这个生死，因为神把人的生死已经说得很透了，人的肉体就是灵魂穿了件衣裳。神给每个人都命定了他的使命，孩子死了说明她的使命结束了，现在我是看不透她的使命是啥。）你说的是神的主宰，我在这儿说的是神的公义，主宰和公义是两码事。你刚才说你看不到这个公义在哪。（姊妹：我看到的公义是，这是神对我的爱，神给我摆这个环境是在试炼我。）咱刚才说了两个，一个是你的环境，一个是孩子的死，说完一个再说一个，先说孩子的死，你看见神的公义了没有？（姊妹：也能感受到一点。其实在这个世上活着光活在肉体里没有多大意义。）你要理解这个公义是什么意思。既然能喊出神公义，那肯定是你看见神的公义了、承认神的公义了，你发自内心地说就是神的公义。你确定了，这才能说神的公义。如果你确定不了神的公义，那就是假的、虚的。你要是说“神说神是公义的，我应该有这样的信念”，但是你的信，你真实地在经历中看见神的公义了没有？你还没有看见神的公义。什么是公义呢？公平合理，看见孩子死了，“她就应该死”，当你看见这个孩子应该死的时候，这才能说出神公义吧？你说把恶人灭了，好人留下了，你说神公义是不是随口就来？和你打架的那个人死了，你说啥？“神公义呀！”（姊妹：我现在就觉得神可能就是让她重新换一个肉体，也许她重新转世投胎了还能走信神这条道路。）你说的还是神的主宰。你说神公义得说服了自己，什么叫公义呢？你真看到神的公义了，就是刚才说的“活该、应该”，这才是神的公义。（姊妹：说实话，“应该”我还能接受，“活该”我确实不太能接受。）“应该”和“活该”有什么区别？（姊妹：其实是没区别，可能是“活该”这个词……）这个词虽然不好听，但它是不是实质呀？我给你交通的是你怎么看见神的公义。咱就不要说活该，你真正看见她就应该死，你是不是看见

神的公义了？你看见了神的公义以后，你还有要求，那你的意思就是不想让神有公义嘛，不愿意要神的公义。（姊妹：可能我没达到这个身量。）它不是身量，是认识、认知，是你追求的方向。（姊妹：我没达到这个认识。）为什么没达到呢？就是因为你没有去寻求，你只是在质问。走的这两个方向不一样，南辕北辙能不能到达目的地呢？寻求找来的是根源，质问那是审判，你质问神神会不会给你答案？你质问能不能寻找到答案？你质问是带着你自己的观点、是带着你自己的认为的，你自己已经定规了以后你才可能去质问神，当你质问的时候，你是有答案才去质问的。就像驴和马，你看着这是马，别人说这是驴，“你再说一下，这是驴？你给我说，驴长什么样？”这是不是质问？（姊妹：嗯。）在你定性它不是驴的时候你才这样质问别人，说别人说错了，这就成了质问了。那寻求呢，寻求是“我就不知道，哎，这是驴吗？驴是什么特征？驴长的什么耳朵、什么尾巴？长什么样的就是驴呢？”你脑子里是空白的，你是寻求，你是从别人那边得答案呢。在人家说出这个驴的形象的时候，“哦，知道了，这就是驴”。可要是质问呢？质问是你自己心里已经定性了，“这就是马，不管你说它是驴还是什么，这就是马！你连马也不认识？”这是质问。那对孩子的这个死，咱是寻求还是质问呢？咱的态度里边是质问，“为什么？凭什么？”在你这儿就已经定规了，那你就不可能得来一个寻求的答案。所以这不是认识达没达到这个高度的问题，这是个态度。打开心门，这叫寻求，你自己把它定规了，那是你用自己的观念想象来定规，在这儿定性了，那怎么可能改变呢？不可能改变。

在你这边来看，孩子的死是应该的，是吧？我说“活该”有点刺耳、有点扎心，虽然刺耳、扎心，但它是事实。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说得扎心是要干什么呢？是要让你从这里边出来，如果你认为那是她自找的，她就该死，平平淡淡的，你不受刺激。当你看着她是活该的时候，你心里还为她喊冤叫屈吗？你不为她喊冤叫屈了还有痛苦吗？“活该，就是你自己找的，怪谁呢？”你有这样的认识，你是不是就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了？还质问神吗？亚当、夏娃被咒诅了以后过的是什么生活？神让男人面朝黄土背朝天，每天得出力流汗才能养家糊口。不仅每天得出力流汗，而且得一直累得走到归土，就是说他每年都得干活，春种秋收，不干活就剩存不下来，并且地里还得长出杂草、长出

荆棘，加大他的苦楚。还加大了女人的分娩之苦。这种痛苦的生活是怎么来的？（姊妹：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吃了善恶树的果子，遭神咒诅了。）那你对亚当、夏娃是一个什么态度？（活该、应该。）如果你是质问的话你是什么态度呀？“亚当、夏娃是你造的呀，当初是你一门心思嫌没有一个说话的人，拿起尘土照着你的形像捏了泥人，然后吹了口气，泥人就成了活人了，是你用尘土造了人，然后你今天又不要他们了，你说要就要，说不要就不要，你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你把他们赶出去也就罢了，地里还长出荆棘、杂草，男人每天还得出力流汗，面朝黄土背朝天，直到累死，你欺负人呢？神你作的有点太那个了吧！好赖这是你造的呀，就是人说的‘这是你亲生的呀！’你怎么能作这事呢？你为什么要作这事呢？他们怎么你了？他们无非就是听了撒但说的‘不一定’嘛，有多大的事呢？还用你大发雷霆呢？”这是种什么口气？（姊妹：埋怨、质问。）质问，“你给我说清楚，凭什么？他们就是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他们中毒了，你给他们祛祛毒就行了，就因为他们没听你的话，就因为他们不尊重你，你就这样对待他们？你就那么爱面子、那么小气？有必要吗？你也太过了吧！你的爱在哪？你的公义在哪呢？”这是一种质问、研究。即使你得来了一个结果，你得来的是什么结果？“他们就是没听你的话，就是听了撒但说的‘不一定死’吃了一个果子，你就这样作？他们吃了多少？就吃了一个呀！他们原来在伊甸园是什么生活？在伊甸园是享受。在伊甸园有没有时间观念？也就是说在伊甸园里是没有寿命这一说的，是永生的。就因为他们吃了一个果子，你就给了他们咒诅的生活，最后还得死，还得入土？你怕不怕呀！”这是啥呀？这是质问过后的结果。质问过后研究、分析得来的就是“神你作得太过火，有必要吗？”得来的结果就是对神作工的一个定罪。这是质问，是对神所作的进行一个审问，因为你里边有你自己的观点。如果是寻求呢？寻求，第一个就是你说的那个信念，“神是公义的，神是爱人的，神不会乱作事”，你要是有这个信念，寻求，“哎，亚当、夏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生活呢？呀，神不会轻易地这样对待他们，这里边肯定是有原因的。神为什么这样作呢？神说神不让他们吃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们听了撒但的话吃了。他们就吃了个善恶树的果子怎么就得死呢？神怎么就咒诅他们了？这个惩罚是不是有点重呀？这是用什么来衡量的呢？怎么就判得这么重呢？原来是永生，怎么一下就得归土而死了呢？这是根据什么

作的呀？神你告告我。”那神是不是就要和你说呀？“他们不单单是吃了一个果子，你看这是什么性质，我造了他们，我告诉他们这果子是不能吃的，我还告诉他们吃了必定死，结果来了一个动物（蛇），来了一个撒但说了个‘不一定死’，人家就能把我的话给否掉呀，就能背叛我、不承认我。我说必定死，撒但说不一定死，虽然多了个‘不一定’，但是性质是什么呢？把我说的话直接给否了，对待我说话的态度，不就是对待我的态度？对待神话的态度，就是对待神的态度。他们怎么对待我的？他们对我说的话是什么态度呀？猜疑、疑惑、不搭理。所以撒但说什么他们才能听信它的，这是对神话的藐视、小瞧、戏弄、玩弄！吃着我的，我供应着他们所有，我供应着他们的生命，然后他们对我就是这个态度。要是你养育的一个孩子这么对待你，你会怎么样？你能允许他这样做？他把你否掉，然后跟了一个外人跑了，你会怎么处理？他们既然愿意跟撒但，就跟吧，享受享受。既然我跟他们说的话他们不相信，那就不用相信了。就像孩子们找对象，她看见这个对象好的时候，她父母说什么，她听不听？人家就要离家出走呢。她妈说‘你跟着他活不了’，人家说有爱就行了，‘那你试试，那你就去吧’，是不是就离家出走了？离家出走了，家也不回了，‘你去试试吧，你不用回来了’。你说人管一个孩子还是这样的，神呢？神是有尊严的，他们这样小瞧神、藐视神，不把神话当神待，神告诉他们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是必死的，没有当下就让他们死已经是高待他们了，已经是对他们手下留情了。”听神这么一说，你怎么看呀？“哦，原来不是那么简单，不是单因为他们听了撒但说的“不一定”而吃了这个果子就随随便便这么对待他们，原来是他们比陈世美还陈世美，原来他们就不是个东西，他们没有良心、没有理智，他们就不知道自己是从哪来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了。“他们被咒诅过上这样的生活就活该，他们受那苦活该！”那你这是不是站在神一边了？你站在神一边了，这是不是一个正确的看事观点呀？你会说什么？“神，那是你，要是我呀，我可没有那个忍耐，我可没有那个包容，‘你们既然这样小瞧、藐视我跟随了撒但，你们不要回来了，我啥也不管你们了！我还跟男人说“你去出力流汗养家糊口”？’神你让地里长出草来，既然能长草就能长出可吃的食物，要是我我就不管他们，‘你们跟撒但吧，你们也不用嫌我让地上长出草了，我也不用让地上长出草来，你们跟随撒但，你们就去那黄土地上，让撒但给地上长出粮食、长出果子来，去

吧。撒但从古至今没有造出一样有生命的东西，它连一个有生命的东西都没有造出来，你们吃啥喝啥？就连玉米都没得啃，玉米也是有生命的东西。你们有活路吗？那就是死路一条，那是必死的。’所以说，神呀，那是你的爱，你的爱是浩瀚的，他们都这么做了你还是爱他们，他们出伊甸园的时候，你还给他们做了皮衣，给他们御寒。”原来在伊甸园里用不用穿皮衣啊？不需要。他们出了伊甸园了，神为了给他们御寒还给他们做了皮衣，虽然神咒诅了他们了，但神还在牵挂着他们，虽然是咒诅但依然是爱，就像父母对待孩子一样，即使孩子跟父母生气了、吵架了，父母把孩子赶出家门了，但父母的心依然是牵挂着孩子的，孩子在外边活不了，做了个小生意，父母会假扮成顾客买他的东西，想办法给孩子供应呢。你能看见神依然是爱，看着是咒诅但依然是爱。这要是人的话，“我可不行，我可没有那个包容忍耐，我可没有那个爱。”既看见神的公义，又看见神的爱，又看见神的性情，看见神的不可触犯。这个能理解了吧？（姊妹：能理解。）

真理是让人快乐起来的，你真认识到这个是应该的，是她自找的，你就不会质问神了，这个和神有没有关系？这就又涉及到了你说的神是怎么作工的，神是怎么作在她身上的。神告诉亚当、夏娃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对吧？咱找对象呢，什么人该找，什么人不该找，咱是不是该有个分辨呀？神明明告诉你善恶树的果子是让你分辨善恶呢，那是让你去分辨的，不是让你去吃的。年轻的孩子找对象呢，咱是不是告诉孩子“什么人能找，什么人不能找，咱得分辨善恶呢”？咱是不是要教育她呀？当孩子的是不是要听父母的教导呀？各方面的知识是不是应该要了解呀？能不能随便见了“果子”就吃呀？所以说你贪婪情欲，然后你自己再不去分辨善恶，知道有毒你还要吃，你吃了中毒了，死亡了，和神有关系吗？这是谁做的？是不是你自找的呀？前两天咱交通了《人的权力与神权柄的区别》，看了吧？神只是制定了万物运行的自然规律，万物就按着自然规律循环呢，人是有自由意志的，是可以自己选择的，这个路你可以按着神给你制定的走，也可以违背神制定的走。你按着神的走，你是生存，你是快乐；你违背神的走，你是痛苦，你是死亡。神说得够清楚的了。你没有按着神的旨意走，神作工多长时间了，你来信神了，你来跟随神了，你要是按神的旨意走，然后再根据神话去分辨人、认识人，就不用说根据神话了，

就听上父母的话，能不能走这条路？（不能。）听父母的话也不能走这条路。所以说和神有关系吗？神说“我该作的都作了，这能怪我吗？”就像亚当、夏娃吃善恶树的果子，神是告诉他们吃了是必死的，他们还是吃了呀！挪亚，神告诉他神要用洪水灭世呢，告诉他造多大的方舟，怎么造，人家挪亚就能用一百二十年去造方舟，人家造的方舟能够连一个蚂蚁窟窿都没有，能经得住一百二十年风吹雨淋。那么大的方舟，你当是咱现在的大棚，能罩住？罩不住。造了一百二十年就得风吹雨淋一百二十年，过了一百二十年以后才正式检验工程呀。如果挪亚那时候应付糊弄一下，或者他没听神的话，本该用歌斐木造方舟呢，他用成其他木头了，或者有小窟窿没有处理好，他能剩存下来吗？洪水灭世方舟在水里面泡了一年呢，是吧？如果方舟有个窟窿，到水进去的时候，船沉没的时候，神救不救？（神不救。）神这么作的目的是看神说的话挪亚听不听，因为当初的亚当、夏娃是因为不听神的话、否认了神的话吃了善恶树的果子背叛了神，然后受到了咒诅，几千年以后，“你的祖宗就没有教导你？就没有告诉你‘你必须得听神的话，不听神的话就得死，神话就是命令’？”所以几千年以后不听神话的人就让洪水给灭了，听神话的人神要检验，“我看你是不是听我话的人，当初我跟亚当、夏娃说的是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结果撒但一来人家也没有去商量，立马就能背叛”。神的作工建立在撒但的诡计之上，神作工是边作边看，“好了，既然你撒但作了这个工作了，把人给败坏了，我把那个人咒诅了以后交给你，我看你还有啥诡计，拿出来。亚当、夏娃，当初是因为你们不承认我的话，你们听了撒但的话。你们听了它的话，你们看看是什么结果，然后一千五百年以后我看人长记性了没有，我再来检验一下，我用这个见证来蒙羞撒但”。神就用挪亚的这个见证，就用挪亚造的这个方舟来证明一下、证实一下，让撒但看一下，让撒但蒙羞，“你不是把人败坏了吗？你不是让人背叛我吗？你不是让人戏弄我吗？你不是让人不承认我的话吗？你就看戏弄我的人最后是什么结局，被洪水灭了。撒但你是无能的，你救不了一个，让你败坏了的人不可能剩存下来。神的性情是什么？神的‘喜’是一切正面事物的诞生与存在，神的‘怒’是一切反面事物不复存在的象征。你看反面事物，洪水灭世，全完了。就挪亚一个义人，我让你看见挪亚听话不听话，他是听话的人，一个蚂蚁窟窿都没有，我要检验挪亚一百二十年，让你撒但看见，他能一百二十年就持守我这

一句话去造方舟，他能持守一百二十年不变，一百二十年还是求真求细的一百二十年，然后还要经过一年的洪水的验证，你看他这个变了没有？你不要控告我说亚当、夏娃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你看看亚当、夏娃的后裔挪亚，他超过了亚当、夏娃，他的信只能是拔高。”当初神的作工是建立在撒但的诡计之上，“你撒但的诡计不是把人给迷惑了吗？经过一千五百年以后，我拿上这个证据你看看，你看我的人作成了没有，怎么样？你看你还能迷惑了他吗？”

神怎么检验呀？在这一百二十年间，方舟不是说造就造了，在挪亚造方舟的这一百二十年会有多少人去攻击挪亚，周围的人会说挪亚是什么？是不是说挪亚是疯子呢？“从来就没有见过什么洪水，你建什么大方舟呢？”方舟还不是造一年，一造就是一百二十年，一百二十年间挪亚周围的邻居、亲戚、朋友没有一个支持他的，都是攻击他的，为什么呀？看见他就是异类，看见他就是神经病。朋友说“你好好挣点钱吧，看你干的是啥呢？”就不要说他造方舟以前怎么样，就说造方舟的这一百二十年间他干什么了？他就造方舟了，啥也没干。挪亚在这一百二十年间就这三个孩子，三个孩子还都没结婚，这一百二十年间和挪亚一个年龄段的人会有多少孩子呢？一般两辈人之间就是差二十来岁吧？咱就按二十岁算，一百二十年是几辈？（六辈。）咱现在的人七八十岁是三代同堂，顶多就是四代同堂，是吧？一百二十岁最起码是六代同堂。挪亚在造方舟的同时邻居家会有多少孩子呢？算过没有？没想过、没算过，是吧？挪亚有三个孩子，三个孩子娶三个媳妇，第一代就是六个人。那第二代呢？一家生三个孩子，三家一共生九个孩子，九个孩子还得娶九个媳妇吧，新增人口十八个，这还不算原来的。那第三代呢？（五十四个。）这五十四个还是新增人口。第四代呢？（一百六十二个。）第五代呢？（四百八十六个。）到第六代就有一千四百五十八个新增人口了，这一百二十年间新增人口一千四百多，和原来的加起来是两千多号人。一百二十年间，他的亲戚、朋友、邻居人家的子孙两千多号人了，二千多号人相当于一个大村庄，一个邻居家的子孙后代都能组成一个大村庄了，十个邻居的子孙后代就成了一个城了。挪亚呢？三个孩子还没对象呢，还没结婚呢，你说别人能不说他是疯子、傻子？他老婆呢？神说挪亚是义人，神说他老婆是义人了没有？说他的三个孩子是义人了没有？（没有。）他

的三个孩子一百二十年不结婚，你说他们恨不恨挪亚？（恨。）能没有埋怨？挪亚的孩子、老婆在他跟前是不是要说？是不是要埋怨？（是。）所以说挪亚是义人，怎么称为义人的？在这一百二十年他要经历多少。你今天出来尽三年本分，“邻居说啥了，不信的亲戚说啥了，我爸说啥了，我受到攻击了，受到毁谤了”，还委屈得不行。挪亚受了多大的攻击、诽谤呢。所以挪亚用这个见证让你看见，亚当、夏娃当初就是听了撒但一句话就背叛神了，神要的见证就是让一千个撒但过来都迷惑不了挪亚，挪亚造的方舟没有少了一寸，方舟上没有一个蚂蚁窟窿，神用这个证据来证实，把撒但打败了，让撒但蒙羞了，神看的就是人对神的信。如果挪亚敢在这个信里边打折扣，方舟上出现一个蚂蚁窟窿，船在水里泡了一年，沉了，活该！因为你没有守住对神的信。

从这个经历里边看神作的工作，神作的是什么工作？神要检验你对神的信的程度，神的话就是命令。什么是命令？就是天规、诫命，是必须的，是不能打折扣的。就像咱今天养育孩子呢，神给人制定了生存规律，制定了人的正常生活，夫妻生活它是正常的、是应该的，但你超出了夫妻生活，超出了那个范围就要得病呢，那就是自找的，和神没有关系，那是人的权利。当你真正找到这个原因的时候，你还再问神呢？不问了。不问了，对神还有怀疑呢？没有怀疑了、没有疑惑了，反而是定真了。你还痛苦吗？不质问就不痛苦了，什么时候才痛苦呢？你说人质问的时候痛苦不痛苦？（痛苦。）质问为什么痛苦呢？自己在观念里边定了“这是个水杯”，别人过来说“这是个碗”，“明明是水杯，你说是碗？”可你怎么也说不清，人家还带领了一大群人都说这是个碗，你说气人不气人？“你和我说这是什么？你再说一次！”你气得头还要炸了呢，血压升高。因着什么？因着你的质问，痛苦、难受。把你气出病来呢？气出病来这是不是又是个应该呢？如果是寻求呢？“这是个什么东西？”“别人说这是个水杯，人家那个谁说是碗。”“不是碗？”“不是，你再看那个碗是什么样的。”“哦，这是个水杯，那是个碗。”他的心情是平和的，他得着这个答案以后他是高兴的。“哦，我今天算是明白了，我认识了水杯、碗，我能够分辨认识了，我得着个东西了”，他是喜乐、是高兴。但你要是质问呢？气了一身病，最后还当了个罪人，别人定你是指鹿为马，你还认为别人是指

鹿为马，还打上一架，晚上还睡不着觉。在神那边看这是什么？这是个谬种。你走哪条路？质问还是寻求？真理是让人快乐起来的。

564　怎样认识神的公义性情

1　你一个受造之物你凭什么要求神？人没有资格要求神，要求神是最没理智的事。神该干什么就干什么，神有权利不这样作，有权利自己处理这些事，神自己的性情是公义的。公义并不是公平合理，你做多少事给你多少工，你干多少活给你多少钱，这不是公义，你认为分工合作、按劳分配，按所付出的得着该得的，这就是公义。假如约伯为神作完见证，神把他灭了也是公义的。假如约伯为神作完见证，神把他灭了也是公义的把他灭了也是公义的。

2　在人看合人观念人说公义，这容易得多，如果在人看不合人观念，人理解不了的事，人能说出神公义，那就费好大劲了。如果那时把约伯灭了，人就不说神公义了，即使有人说也是勉强的。其实人被神灭了，不管人经败坏还是不经败坏，神灭人该不该神灭人该不该向人讲明道理？该不该向人说明根据什么灭人？用不着吧？一个败坏的人在神眼里在神眼里随便处理，怎么作都合适，都有他的安排。神怎么作都合适，都有他的安排。

3　神作的每一件事每一件事里都有公义，但人发现不了。作完见证灭了你，这是不是公义的？这是公义。虽然现在事实上不好认识，但道理上你得有。神毁灭撒但是不是神的公义？把撒但留下来了呢？不敢说了吧？神的实质就是公义，神作事人不容易认识，但神所作的都是公义。你看神把彼得交给撒但，彼得咋说的：“你作的事人测不透，但都有你的美意，都有公义在其中，我怎能不为你的智慧作为而发出赞美呢而发出赞美呢？”现在应该看见神就是不灭撒但，让人类看看撒但是怎样败坏人的神怎样拯救人，到了最终，因人被撒但败坏的程度看见撒但败坏人的罪恶滔天，神把它灭了，让人看见看见神的性情、神公义。

——摘自《基督与教会工人的座谈纪要·怎样认识神的公义性情》

4.为肉体生命而献身

（潇雨：这段时间主要显明了我的狂妄，看到自己的狂妄性情比较严重。我批王静写的那篇文章时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啥也不是还谁也不服，别人说啥我都不听，就觉得我行、我能、我懂。别人说啥我都觉得“你们不懂，我懂”，然后我就都给打回去了，最后显明出来我是错的。自己也跟神话对号呢，一开始看神最新交通的素质那块，就觉得自己是素质一般，神说素质一般，能看出来一点思想层面上的东西，我觉得我看文章好像也能看出来一点，我要是看不出来还咋批呢。后来看了弟兄交通的《人的素质的区别》，大家都对的是没素质，当时也想呢我咋就能对上没素质呢？结果看王静的那篇文章就看不出来，这时才看到自己确实就是没素质，借着批王静这篇文章把我打下来了。）（王静：你是真正有点认识了还是弟兄说完以后把你压住了？）（潇雨：倒也不是把我压住了。一开始我让你删了律法时代跟恩典时代的那块内容，是因为我觉得加上挺多的，见证神的权柄后边也见证了，而且你写的工作安排里边也是说第二类文章是写来了国度建造之后你看到哪些神话应验了，所以我就觉得你写那么多就不行，那些律法时代、恩典时代的原教的人人家也看见预言应验了，那就不用写了。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后来唐馨跟我说得站在福音对象的角度上去看，我说站在福音对象的角度上也不用写，里边就是这种，反正人家说什么我也没当回事，就给打回去了。然后你又问我“确定删吗？标灰的都删吗？”我想也没想，我觉得我的是对的呀，“删嘛”。后来不确定又问了弟兄，弟兄说见证神离不开神的三步作工，而我脑子里就没有这个概念，那就写上吧，然后就写上了。再后来你写的交通真理那块我又说得加事实呢，然后你说加上乱套了，我想着那能乱套成啥呀，我又没让你长篇大论地加，加上事实更有说服力呀。结果弟兄说加上事实人家更不服气，当弟兄说这个的时候，我说“这对吗？”但是应该是对的，然后就想不加就不加吧，就没加。）（王静：但是你在这儿“对不对呀？不过是弟兄说呢。”）（潇雨：后来我去看了写讲道稿的原则，人家确实没加经历，那就是我错了。我当时想祭司弟兄以前也说过得用事实说话呀，不能凭空在那儿说，人不信，当时我就没去细看，只是记得这么一句话“得用事实说话”我就让你加事

实去了。反正在这个过程中就显明我啥也不是谁也不服，就觉得我行、我能、我懂，别人说个啥建议我都没有寻求的意识，就是“我”字当头，我觉得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你对王静写的这篇文章是根据这些规条形式套了一下，“就这样吧”，还是对这篇文章有认识，理解了是什么意思了？最后你是怎么决定这么做的？（唐馨：还是因为弟兄给你交通了，所以务必得这么做呢？是在地位的辖制下否掉了自己的观念。）（潇雨：我感觉也不是因为地位的辖制。我当时想得特别窄，“原教的人都知道还写它干啥呢？写那么多还啰嗦”，然后弟兄说见证神离不开神的三步作工的时候，我挺服气的，我觉得那就得写，写上更有说服力。然后弟兄后边说加上经历别人看了不服气，不加人才服气，一开始我没理解了，后来是查了原则知道的。）（王静：意思是经历文章才写经历呢，讲道稿不用写经历，是这个意思吧？）（潇雨：嗯，因为你的那篇文章整体见证的是神的权柄，是一个大的方向，主题都比较大，然后你那么小的一个经历就说服不了啥，说明不了啥。）王静写的主题是站在第三者的角度上，作为一个观察者看待问题的，要是经历文章那就是写自己身上发生什么什么的一个经历。如果在这篇文章里边，你一会是观察者，一会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别人一看“你是卖菜的还是买菜的？”搞不清了。所以你先得站对立场呀。（潇雨：当时没有想太多，只是说加上事实比较有说服力，但是我没有整体想加上事实之后这篇文章呈现出来是啥样的，我就没有这样整体去考虑。）对这篇文章没有一个总体的思想。（王静：潇雨一直整理的是生命经历文章。）没有整理过这类文章，一直整理的是经历文章，都是个人的经历，所以说你就习惯性的离不开个人经历。就像吃饭一样，吃咸菜吃习惯了，哪天没咸菜了，“这菜哪去了？”（潇雨：但是我第一遍看的时候确实有点懵，没看懂，后来我找了第三类的原则跟例文看去了嘛，我看的都是以个人经历为主题的见证，突然莫名看王静的那个，就有点不会看，后来我就想那怎么看呢，拿啥衡量呢，拿啥审核呢，这才想起来这个跟讲道稿其实是一样的，然后就那么看，看着看着一到那块就进去了，然后就想着拿事实说吧，不能这么空说，就这样。）你得在理解认识的基础上扭转自己的这个观点，而不是套规条形式地扭转，套规条形式不叫扭转，叫克制、控制。你是属于克制、控制，还是属于一种认知、理解、扭转？（潇雨：也有认知、理解。）也有克制，两者都有？（潇雨：前边我

是真服气了，后边一开始也带问号呢，但是后来查了原则，就觉得讲道稿不需要加经历，后来我又整体看了一下王静的这篇文章，加上确实是不行，当时没有整体考虑加上个人经历之后这篇文章整体的呈现是啥，当时就钻在那儿了，事后出来再看的时候，确实不能加。）还有没有其他的？（唐馨：潇雨，这个解决了？我咋看着没解决呢？）（王静：你看见啥了？）（唐馨：潇雨，我看着原则在你那儿就已经定死了，而且我看着是弟兄给你交通了以后你是对地位的一种“顺服”，所以规条式地套了一下，而不是扭转了你一方面的看事观点。虽然你也接受了，也扭转了，也这么去做了，但不是认识了以后明白了一方面的原则。）

为啥唐馨能说这话呢？是因为你有两个表现。一个是她说你没有去真实的理解、认识、扭转，因为你最终不是根据王静她这篇文章里边的思想而扭转了你的看事观点。她这篇文章是什么文章？她是站在第三者的角度上见证神的权柄，和她以前写的文章确实有点不同，经过重复看以后，这篇文章的区别在哪？她的思想在哪？她主要是见证什么呢？然后她加上自己的经历以后，那个经历是个片面的，连一个小片段也达不到，太渺小了，神的作工、神的权柄不是人眼睛能看见的，而且加上自己的经历以后就打乱了，明明第三者就是以叙述的方式来见证神作工呢。就像神说：“末世神来了主要是说话，站在灵的角度上说，站在人的角度上说，站在第三者的角度上说，用不同的方式说话，一段时间一个说话方式，借着说话方式来转变人的观念，来除掉人心目中渺茫的神的形像，神主要作这个工作。”（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对神现时作工的认识》）神是站在灵的角度，人的角度，第三者的角度说话。咱经历、看见过神说的这些话，然后咱今天写文章也是习惯性地写了经历文章了，王静今天突然写了一下讲道形式的文章，写了站在第三者的角度来见证神的文章，你就不会看了。就像我写的《神已公开显现》，你就看不见里面是属于个人的经历，完全就是以一个观察者的角度写的，就是我看见神作什么了。你得根据你的看见认识，再借着“你们跟我说我让王静加点实际经历就打岔了，这篇文章出来就乱了，借着你们跟我说的时候我一下子看见了这个东西”，是因为你看见了，所以你把这个扭转了，这就是你认识到的、经历到的、体验到的。是借着了解、理解、认识把它扭转了、进

入了。刚才唐馨为什么那样说你呢？你在叙述的时候没有这个过程，是吧？不仅没有这个过程，你还添加了个过程，“我查了一下原则，原则里边说讲道稿里不需要加经历”。所以说你是怎么扭转的？你不是根据她这篇文章里边的思想而扭转了你的看事观点。（潇雨：我后来不是说了嘛，我又看了一下她的那篇文章，加上经历确实不合套嘛。）对了，那是你后补的。通过你的言行举止暴露出什么了？你要是这么说这里边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你不是因着真实的认识而去扭转，另一个你是根据原则的这个框框整理呢，“这篇文章行了，可以了，我这个扭转了”。就像选苹果呢，你是根据这个框框选进来，“过关”。而不是你看见这个苹果是个好品种，所以过关了，这是两种。你刚才又说“我后来不是说了嘛”，你说你补了一下认识，是吧？是这个意思吧？你为什么要补呢？这一补，你补下麻烦了。（潇雨：那我当时确实就是……）确实是有认识了，是吧？从你的言行举止来刻画你的内心。你认识了没有？你确实也有认识了，也就是说“我不是按这个框框来划的，我确实看到这个苹果是个好品种”，是吧？是不是这个实情？（潇雨：嗯。）“这是实情，但是我要这么一说太丢面子，那你说我以前戴着眼镜就看不见这个苹果？非得在你说了以后我才看见这个苹果？我不能完全服下来，太丢面子。其实不是，其实还有这个框框，我当时忘了这个原则标准里边还有这一条。原则标准里有这一条，对着呢。”从这儿就过了，给自己一个台阶下。（潇雨：没有吧。）你得从你的言行举止里边来观察，如果没有的话你就不会说根据这个条条框框怎么样。（潇雨：一开始我确实是根据那个原则去看的。）你是根据原则去卡她，卡住了，是吧？“你这不合原则标准”。后来你是怎么让这篇文章过关的？（潇雨：我又看了原则，又揣摩了她的那篇文章呀，这两个都有嘛。）两个都有，意思就是“即使我看着这个苹果是个好品种，也得合了我这个框框，合了这个框框再过，不合这个框框它还是不能过”，这不还是一个性情呀？如果它是个好品种，是不是非得合了这个框框？用不用？一篇文章的好与坏关键看它里边的思想，是吧？（王静：这样的话她会想“这不是把以前的原则都给废除了，不需要了吗？”）我现在没有要废原则，只是借着你这个做法我看见了你的心思，“你不要把我说的一无是处，我还是有原则、有东西的，你不能把我的这个东西给抹杀了”。

就像我当时说王静的时候，我说她是作工，任胜是进入，我没有说她的作工没用呀，“那我以后不作工了，我就只进入”。我跟你说的是你这儿卡住了，你说“我这儿还有个框框”，这个框框是根据什么来的？是不是根据拣选这些“品种”的时候，从拣选的“品种”里找了个原则？这个原则框框是根据这些“品种”制定出来的，而不是根据原则来找这个“品种”。（潇雨：意思就是我颠倒了嘛。）这个话能扭转过来吧？你能理解这个意思吧？（潇雨：嗯，我正好反了。）好比说今天进苹果呢，这个苹果好与坏是根据市场上有什么样的苹果，什么样的味道、什么样的大小等等然后制定个标准，多大呢，什么颜色呢，什么味道呢。够这三个标准了进，你不能说“市场上有没有？神造出来这个东西了没有？”“我要个多大多大的苹果，你去选吧”，找得上找不上？找不上。这个原则框框是根据这个产品而有的，而不是先有了原则框框再有产品的。神说：“末世神来了主要是说话，站在灵的角度上说，站在人的角度上说，站在第三者的角度上说”，打个比喻，一旦今天又出来个站在第四者的角度说，你接受不接受呀？这是不是叫新兴事物呀？那这个新兴事物出来了，那这个标准、这个规条是不是就得添加呀？这个添加叫更新。（潇雨：但是我还是反不过来，第一次是我看那个原则了，觉得不加也行，就是这样通过的。但是我后来确实又看了她写的那篇文章，我又揣摩了一下，加上确实是不行，也不是一点没有从她这篇文章上面去理解呀。）你的意思是给我证明一下，“我不是完全没有看这苹果的品种呀”，你想证明啥呢？你想证明一下“我不是套规条的，我还是有认识、有理解的”。那你说你想要证明这些，这不还是为了面子，想挽回自己的面子？你所做的一切是为着什么、向着什么？你是向着解决这个问题？你是寻求还是质问？你要是寻求，“哦、哦，是这样的”，是你明白了这个东西。你要是质问，“我不是吗？我不是先怎么怎么，后怎么怎么嘛？”这个能听懂吧？（潇雨：能。）这是又来质问我了，言语是柔和的，脸上是带着笑容的，但是语言是质问的。能领受吧？不敢堵住了，不敢学了那个“温柔的盔甲”。质问用不用有态度呀？我给你交通质问的时候，你看到我的那种言语态度我是为了让你好去理解什么是质问，但质问不一定非得用那种言语态度，笑着也能质问，温柔的也能质问，是吧？笑着的那个质问更伤自尊，那是叫戏弄。有人说“这是个碗”，一个人质问“这是个碗？”笑着的那个人说“这是个碗！”哪个厉害？（潇雨：笑着的。）潇

雨没办法说了，“笑也不对，不笑也不对”。咱不纠缠这个事，我是来带路的，带你怎么根据人的言行举止看人的心思、态度、观点，不敢成了“弟兄今天说我笑了，我以后不能笑了，我要质问我就一本正经地质问，我不能笑着质问”。（王静：潇雨，现在里边还有堵的吗？）（潇雨：不堵了。）

潇雨那天晚上没睡着觉？熬炼了一晚？我跟你说了话以后你睡着了没有？（潇雨：那天晚上你说我没经历，我就没想通。）是没睡着觉吧？（潇雨：嗯，确实没睡着。）是难受得睡不着还是偶尔有什么事呢？（潇雨第二天还哭呢。）（你说她没有经历，她难受得哭呢，“那我没经历还咋批文章呢？还咋带人呢？”）我还是再三考虑了柔和地和你说的，我说话够柔和了吧？（潇雨：嗯。）就怕你消极，那天还给你解释了一下。今天这个消极不消极？（潇雨：今天不消极。）（王静：不消极还哭呢。）脸上带着笑容，眼泪出来。（潇雨：我哭是因为想起弟兄说我没经历，我也不知道为啥就要哭。）“你一说这个没经历，就是把我多年的作工都否了，我这几年都白干了”。就像那时候我说王静是作工没进入的时候，她感觉把她全否了。（王静：这是一个转折，为啥那个时候你刚来就让你先配合工作呢，当你自己能够接受揭露解剖、审判刑罚以后，有经历了才能带他们。你在国度建造对揭露解剖、审判刑罚还没有一个真实的经历，就像咱今天谈的这些，你有了经历之后你才能对自己有些认识，对神的作工有些认识，你经历了以后才能带他们。为啥他们说你带下面的人就是教会建造的那些带法，虽然咱能普及一些专业方面的、原则方面的，这些是你原来有的，是你能做到的一些，这是咱作工这方面的，但是这步工作需要生命经历，以前咱认为在教会建造里的那是生命经历，其实那不是生命经历，只不过是在教会建造里面有一些这些方面的作工经验，你经历了以后你才能对自己有些认识。你刚来也没有让你怎么去作工作，就像那天你跟我谈我这篇文章的时候，为啥我一下都没有说你，我心里想的就是怕你消极，咱只是这么去沟通，你没有经历过怕把你说消极了。其实你心里本身就觉得你在教会建造作工几年，自己有这个资本、资格。）实际上是一个作工的经验、教训。（王静：对，所以到了国度建造这些只能是作工当中的一个利用部分，但是真正的生命经历咱还没有。我那个时候接受这步工作和你是一样的，为啥我能理解

你呢，我跟你说话从来没有怎么去说过你。那个时候弟兄谈我的时候我也是不承认我是资本，我也认识不到那是资本，所以来了国度建造我就感觉我自己尽所能了，我也能看见你现在也是尽所能地去尽本分，我那个时候也是尽所能了，我还有病，身体也不好，各个方面的工作还都得抓，福音也在不停地扩展，三个月后弟兄说任胜是大卫，我是扫罗，我是为了作工而作工，我就是有些作工经验，根本没有进入。弟兄一说这话的时候我就像你刚才那样，就感觉把我的全否了，那个时候我特别痛苦，痛苦得要命，就跟你现在的这个情形一样，那个时候我都怀疑是道不对了。以前不揭露我的时候我不怀疑这个道，但是弟兄在众人面前一说我的时候我就怀疑是道不对，那个时候我感觉我比他们任何人都强，自己就活在比别人都强里边。可弟兄解剖我说“你是为了作工而作工，你没有进入”，而且刘强、季琪任他们都在，刘强开始借着话题说“就是，你就是有个经验”，季琪任也出来说我，“哦，就是，你就是个资本、经验”，这个时候我还能行吗？从我内心里我能看得起他们吗？“你们还说我这个是经验，我这个是作工。”所以借着弟兄谈，再借着这些人这么去说，我一下就塌了，那个时候痛苦到一种地步，其实是痛苦啥呀？就是面子丢了，再加上自己自信，我认为我在外边尽本分十几年，我全部都是作工经验？就是凭作工经验作了这么几年？就把我的全部都推翻了？那个时候对弟兄的交通特别抵触，有抵触就有反感，不想听了，“你把我的全部作工推翻，我这几年就是啥也没干？明明神家培养了我多年，我自己认为在这里我还能发挥出来，你看看这些人还不如我呢，你才把我说得啥都不是了”。我想不通，理解不了，再加上弟兄还说任胜是进入，在我来看任胜还是不行的，可弟兄还说“任胜是大卫，你就是扫罗，你就是为了作工而作工，人家走的是进入的路，你就是作工的路”，我听了这话特别刺耳、扎心，痛苦。我那个时候领受的就是弟兄把我的作工给否了，心里抵触着“行，这下我就不作了，我也学任胜，天天耳机一插想作作不想作拉倒”，其实这就是气得不行，堵气呢，“我就不作了”。其实弟兄谈的不是说我作工有错误，只是说我在作工当中缺乏我的个人生命经历，我不走生命进入的路，我只是为了作工而作工，我只是有些作工经验、有些作工专业。就像你这个，你一直作这方面工作，有个专业特长，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生命进入，你是专业、原则装备得多了，天天装备这些原则，这些你都习惯了。就像我做了十年指挥，

在福音工作当中没有能难住我的，只要工作一来都能去分析、都能作了，我就认为“我没有生命进入这工作能作了？”我用这些来衡量，“我就是有的，你就不能把我的全否了”，因为这个就难受得不行，气的，不愿意让说。我那个时候愿意接受审判刑罚吗？愿意接受揭露解剖吗？那个时候才把我自己真正显明了，“我不要”，彼得是以审判刑罚、揭露解剖为喜乐的，我是啥呢？我不要这个，你说我好就行了，我追求的就是走保罗的路，要个冠冕，要个好听的话。那个时候就是痛苦，熬了三天，最后一步一步才听明白了，我为什么这么痛苦呢，就是因为我的面子丢了，我的脸丢了。在我来看我在众人面前是好的，弟兄一交通，别人都说“她是扫罗，是被利用的，她就会作工不会进入”，那次都差点背叛了，你说重不重？就这一念之差，最后明白过来、转过来以后，“我要追求什么呢？人家说得对不对呢？”这才服气了。最后扭转过来的时候才想，我在外边作工多少年，谁跟我说过我是光作工不进入呢？谁都说我可好了，把我吹捧的，“你看人家王静”。越说我好我是不是越高呢？越感觉自己可以。但是今天弟兄跟我说了句实话我就翻脸了？跟我说些实话让我看见怎么去走正确的路我就不行了？那个时候才看见自己的丑陋。那么多年我在外边作工接触的全是监察员、区带领，没有一个人说“你走的就是光会作工不会进入的路”，他也看不出来，他也看不见，他只能说“你还可以”，就是这样。所以今天好不容易让我看见我的失败之处、错误之处、偏差之处，这是不是好事？当我看见的时候就难受，就不想要，就是要脸面，就是要人说个好，这个时候才反过来，我追求的是什么？我追求的就是在人心中有地位，当我在别人心中的地位没有了的时候就气得不行了，就能不跟了，就怀疑“这道对吗？异象倒是看着还对，可是弟兄对不对呢？”这个“对不对”从哪里来的呢？“你怎么能这么对待我呢？”涉及自己的利益了，涉及自己的脸面了，这就开始怀疑道对不对呀，不是真正想要得真理。咱中国人被撒但败坏太深，不要真理，这就是事实。那时候我才真正看见，“有谁跟我说这些呢？为什么我是这么没良心的人呢？”这是不是好事呢？那个时候才写出《无情的审判使我走上人生正道》那篇文章，我才说“这是父教子般深沉的爱”，多少年来谁跟我说呢？真找不见第二个人了。但是我还抵触得不行，气得不行，不愿意让说，那个时候就是气、恨。但是弟兄还是跟我说，后来才真正转过来。在世上你不想听人家就不说了，但是在神家你不想

听还得说你，这是为了你的命，如果你这么走下去，最后就是个保罗，就是利用你，你就是送了个礼品。但是弟兄不想利用咱，弟兄是让咱能够走上被成全的路，让咱会走生命进入的路，国度建造就是生命进入，经过揭露解剖、审判刑罚以后咱有变化这才是生命进入的路。那个时候我才明白了，明白了以后从那个时候才开始走生命进入的路。潇雨，我当时写的《被征服的过程》这篇文章你看过吗？）（潇雨：看了。）（王静：那个时候就是死里复活的一个争战，就是真正让咱能够放弃虚荣脸面、地位，这就是一个大的争战。咱就是因为这个痛苦、难过，咱不要真理，不是说“我是不是确实是这样呢？”咱不要这个，不要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就要个脸面、地位、夸奖。当咱真正看见了以后，才能真实地去走呢，这才开始走生命进入的路呀，这就是一个正常的过程。因为你和我刚开始一样，我就认为我来了以后是大展宏图呢，我也认为那些人都不如我，我就是要发挥自己的潜力、发挥自己的能力，就认为自己行，根本不是真正明白神的心意了。）

潇雨，你现在觉得你丢面子了，其实不存在丢面子，你原来是在教会建造，从教会建造过来到国度建造是一个拔高的工作，教会建造是国度建造的前提，国度建造是建立在教会建造的基础上，教会建造是基础，国度建造是更拔高一层。你从教会建造来了国度建造了，你是拔高了，你拔高了以后你是该来学习呢还是该来教导呢？国度建造你就没有跟过，你过来多长时间了？（潇雨：几个月。）几个月，修理对付没经历过，生命经历没经历过，你啥也没有呢，你怎么会有经历呢？你刚从教会建造过来到国度建造才几个月，你怎么会有经历？你可能不可能有经历？还委屈得哭呢。时间就不到呢，你还能刚过来就有经历？你有经历是什么经历？你是教会建造的经历。你在教会建造的经历拿到国度建造来能不能用呀？所以说不需要难过。你这种痛苦是什么痛苦？是丢了面子的痛苦，还是感觉跟不上步伐的痛苦？（潇雨：丢了面子的痛苦。）丢面子吗？不丢面子。你是从幼儿班到了一年级，你到了一年级是来作工、学习的，可是你嫌丢面子，你来一年级是想来教导呢。你说你要是从幼儿班到一年级来教导了，那你说这还叫不叫国度建造？（不叫。）那就不叫国度建造了。那我就得跟你寻求了，对吧？本来你过来就是跟随国度建造的，你就是来寻求的，

这还丢面子？人服在神的权下丢不丢面子？（潇雨：不丢。）就是呀，那你还难受啥呢？那弟兄对付了你一下，弟兄揭露了你一下，还丢人呢？丢人不丢人？老师给你批作业，教你课程，你气得不行，“丢人呢，怎么老师比我高了呢？”那你是不是野心太大了呀？你从幼儿班上来立马就要给我当老师，这还了得？这不是太狂妄了？你的痛苦从哪来的？看见痛苦从哪来的了吗？是你的狂妄野心，是撒但的驱使。天使长，本来它就是个受造之物，它还想管天呢，想跟神平起平坐呢。说到这儿了，你说撒但为什么要败坏人？知道不知道？（潇雨：它要跟神争夺人。）它为什么要和神争夺人呢？神造了人，神为什么要造人呀？神想有个说话的，是吧？撒但看见神造了人以后它想管理，说得好听些叫管理，说得不好听叫什么？它想占有。人是神造的，撒但看见神能管理人，还有人和神说话，你说撒但是什么心情？撒但怎么想的？它看见神造了人，它想不想也造个人？（想。）但是它能不能造了人？（造不了。）它造不了人，但又想要有个人，因着啥呢？这叫什么呀？嫉妒。它没有的你也没有，你要是有了它没有，它想干啥呀？偷、盗。它造不了人，但是它敢不敢和神抢？（不敢。）也不敢抢，也不敢夺。那不能抢、不能夺，该怎么呢？一个“我要不上的你也别想要”，这就是邪恶。人是不是有这个呀？“我得不到的你也别想得到。”所以说撒但就想方设法让这个人死，神说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是必死的，它就告诉人不一定死，它就盼着这个人死。人死了以后，撒但高兴了，“怎么样？你和我一样吧，你也没人吧！你觉着你会造人，我不会造人，咋了？你不是也没有？”一个是它盼人死，一个是“你造了人，人听你的话呢，是吧？你有享受，我不会造人，我也不能抢，我也不能偷，但我能勾引他呀。”世上的人说啥呀，“我不会生孩子，但我可以用个什么计把你孩子迷惑了，勾引过来，让这孩子听我的”。撒但它又不敢直接做事，所以说它就告诉人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不一定死，借着这个“不一定死”看人相不相信它的话，如果人听了这话一旦吃了这个果子就说明人相信了撒但的话，人只要能相信撒但的话，他就能够吃这个果子，撒但是不是有办法了？这个时候撒但说“你的耳朵可以听我的声音了，咱们可以达成一条线了，我就可以直接给你传输了，那你这个人是不是就受我控制了？‘虽然说人是你神造的，但这个人我还是可以控制的，他也属于我了。’”所以说它是因着神造了人以后，它产生嫉妒、恨恶，所以他盼着人死。它又想管理，

它又想抢过来，所以它就要败坏人、勾引人，让人听它的，这就是天使长当时的一种野心。

咱让撒但败坏了以后，撒但是什么，咱活出来的就是什么。撒但勾引人的时候它的那个心思，你在这儿是不是也一样？能不能转过这个弯？（潇雨：嗯。）本来你在教会建造呢，咱这儿是国度建造，我在这儿建造国度呢，你眼红不眼红？你跟上国度建造进来了，你看着我有地位、名誉，你眼红，想管理，和刚才说的撒但勾引人是不是一个心态？能不能意识到？（潇雨：这么严重呢？）能不能意识到？这个会不会对号？不要有了冤情，晚上又睡不着觉了。想掌管人、控制人，想让别人听你的，你有没有这个东西呢？你想一下从教会建造刚过来到了国度建造，咱是一无所有，咱是空白的，国度建造就是让人走生命经历的路，咱还不知道生命经历这条路怎么走呢，“我只是在教会建造里边有路”，在国度建造里边咱是没有路的，在国度建造里边咱是来学的、咱是来求的。其他人写的文章咱还可以给他整理整理，咱边学、边整理，王静是带领咱呢，那王静写出来的文章咱是不是该先有个学习的态度？是以学习的态度，而不是以整理的态度对待这篇文章。你要以整理的态度来对待这篇文章，你是不是站在一个高的位置上了？你是来给她“批改作业”了。当你给她批改不了作业的时候你还能行吗？（潇雨：不行了。）你接受不了。所以说，别人能批改了作业，你向往能批改作业，能给她批文章，你向往这个工作，可是你刚过来还没有经历，还达不到，你有嫉妒。（潇雨：我嫉妒谁呢？）嫉妒我了吧？你嫉妒不嫉妒我？我是给他们谁都“批改作业”，是吧？把弟兄姊妹的文章给你拿过来以后你都能批，王静的文章你也想批，当然你在这儿也是尽这个本分呢，可是当你“批改作业”的时候你先看看你有没有这个经历呢？自己没有经历还想批，是不是和撒但一样？神造了人，神来管理人，神有这个权柄、有这个能力，但撒但呢，它没有这个权柄、没有这个能力，它只能败坏人，它掌管不了人。就是今天说的神的话就是命令，而撒但它没有这个权柄、没有这个能力，它只能勾引人，神没有给它这个权柄、没有给它这个能力，它作不了这个工作，但是它想不想作？（想。）它想作，想作又没有，那作的是什么？那肯定是败坏人的。就像做作业呢，你没有这个能力，你不会做，但你还要去做，那你这作业做的肯定百分之百是错的。这个是

吧？就说带领人，你带领不了人，但你有这个野心，你想带领人，你就是竭尽全力再怎么带领也是个错的，你没有这个能力，你供应不了人。撒但它没有这个权柄，它安排不了，就不要说它没有这个权柄了，它就连个真理也没有，让它管理万物，让它管理人，它只能去败坏人。你今天来整理文章了，你刚从教会建造过来，你从来就没有接触过国度建造，你连教会建造是什么、国度建造是什么，教会建造是作什么工作、国度建造是作什么工作还没有完全搞清楚呢。教会建造是扩展神的福音工作，而国度建造是把人带到神话里边，让神话在人身上作王掌权掌管人，是神话登宝座的一个过程，建造国度就是让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掌管你的过程，这就是建造国度。当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了，国度就建造成形了，和教会建造完全是两个概念。可是你刚从教会建造过来，你对神话在人身上作王掌权的这个过程了解不了解？（潇雨：不了解。）你还不了解。正式审判刑罚才开始，审判刑罚的是什么？审判刑罚的是你的悖逆，你是借着审判刑罚而看见自己的，是借着审判刑罚才看见生存道路的，是借着审判刑罚得着真理的，是借着审判刑罚认识神、认识自己的败坏的，你才开始接受审判刑罚呀。你还没有接受审判刑罚能不能认识到自己的悖逆？能不能认识到神？当你认识不到的时候，你还要来修改文章、批改文章，可能不可能批改对？你批改不了。你批改不了还要强批改，那就相当于刚才说的撒但它要来管理人，它管理不了它最终只能是败坏人，是一个性质。你不知道什么是生命进入，是吧？你现在知道不知道什么是生命进入？（潇雨：啥也不知道了。）你不知道什么是生命进入，那你怎么来修改生命进入的文章呢？所以你要来作这个工作，只能拿上你自有的、原有的那些东西来作，原有的是教会建造的那些东西，你来批改国度建造的文章肯定是作不了这个工作的。你之所以在这儿能够批改一些文章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下边的那些人虽然跟上了国度建造，但也没有几个人能进入生命进入这一条里边的，正因为他们还没有进入呢，你来批改他们写的文章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你要批改一篇有生命进入的文章，是不是就不一样了？这个理解了吧？有没有堵了？没有结下疙瘩吧？（潇雨：没有。）

刚才把你从教会建造到国度建造的这个例子和撒但想管理人的狂妄野心对照了一下，能对号入座吗？好不好理解？我刚才交通的这个，你

们听懂了没有？（王静：听懂了。但她活在这个事里，所以她这会儿还听不懂，就像我那个时候说的，“这下我清楚了，我作不了，那我就不用作了”。“文章工作我不作了，明天我就写辞职报告，谁能作谁作。”潇雨，有没有这个？）（潇雨：……）（她现在只顾消极呢，别的还顾不上。）没听进去。（王静：嗯，她这会儿是想这个呢，每个人都是这样，这是一个正常的经历，我那个时候就是这么想的，“那我就不作了，我两个月一下把这一片都能扩开，各个工作我都抓得这么好，你就说我啥也不是，不是就算了，我又不是非要作，我要地位呢？我可不要地位”，我就成这样了。这会儿我知道潇雨的心理反应就是这样的，“是我要呢？我就说我刚从教会建造过来，你非要把我抬得这么高，非要让我作，这下把我‘摔’得这么惨，还不是你的原因？”她气得不行。潇雨，我说的是不是你的心里话？有没有？）（潇雨：有。）（王静：她心里想的是“是你让我管理的，你让我管理你又说我成撒但了，我要管理呢？啥话都让你说完了”。我那个时候就是这么想的，“我早就说我有病，我身体不好，我担当不了，你就说‘你作吧’，你非让我作，我作了三个月，说的我啥也不是，不作了、不作了，任胜能行，让任胜去作吧”。气得不行，一晚上就睡不着，连谈三天，过后才慢慢扭转过来，就这一念之差特别可怕，就这一个意念，就看你走什么路呢。神要的是咱能够理解、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弟兄为什么这么谈？这就是说咱灵魂深处、心思意念里边的东西，它跟外边的事对不上，从这里边才能认识到。那个时候弟兄就像今天说你这样，也是说我这些事，说我狂妄，作不了工作，哪些事就没做好。弟兄说我的时候我心里对弟兄特别抵触，就听不进去，别人都能听进去，我是听不进去，我心里想的是“你说我不行，我不作了，我又不是非要作”，我跑到这里边去了。所以等到弟兄姊妹都在场了，我外表心平气和地说“弟兄，趁大家都来了，要不咱选举一下”，我说让选举的意思是啥呢？我就不作了，谁能作谁作吧。我本来就想这么退场呀，我不作了，我嫌丢人、嫌败兴呢，这个时候就显明我里边不要真理。弟兄说“这就是阴险地见证自己、高举自己，是更好地证实自己。”弟兄这话厉害吗？本来我就是想安全退场，弟兄又说“这就是阴险的敌基督，别人还好看，你看王静这个还看不出来，你看人家说的啥呀，‘咱选举一下吧’，还挺温柔，其实是啥呀？是见证自己、高举自己，是更好地证实自己”。我气不气？越气了。这个时候就和你那会儿说的那话一

样，“不是，我这不是，我是证实自己呀？不是！”这“不是”已经说出去了，但心里想的是“这是啥话呀，本来我想安全退场，你把我说的越成了这样了，成了敌基督了”。那个时候我就对不上号了，后来弟兄就谈什么是见证自己、什么是高举自己，谈那段话的时候，这个时候话倒是也对上了，但就是脸面下不来，“你把我说成这样，这工作还咋作呢？”我嫌把我说成这样呢，可我是不是这样的呢？在聚会当中难受的，不说了。那个时候是班竹荏跟弟兄说我那些问题呢，所以当时选举的时候我就选班竹荏，班竹荏也说陆靖的问题了，陆靖也选班竹荏，这就是人的败坏。这个时候还顾得上我得生命吗？我啥也不要，“班竹荏你不是说我不好你行吗，你作吧，我不作了”，就跑这里边去了。其实就是嫌说我呢，把我的脸面丢了，那会儿我就顾不上对号。像这会儿谈你的时候你还顾得上对号？句句扎心，“我又成天使长了、成撒但了”，听了这些话根本对不上号。我那个时候也是，后来回到家这才反省呢，怎么反省的呀？这步工作让咱生命进入啥，你的心思意念是啥，你能够把你心思意念里边的东西捋出来，认识到，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认识。弟兄揭露的是咱心思意念里边的东西，而咱对的是事。所以我回去以后才一点一点回想着，“我为什么能说出这话呢？我为什么能说咱选举一下呢？我说选举的存心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班竹荏说了我的问题，弟兄揭露我说我的问题，说我狂妄，作不了工作，那个时候我已经堵住了，堵了以后这个聚会就听不进去了，就开始对准弟兄了，心思意念就开始想“你不是说我不好吗，可以呀，我又不是非要作，我要地位呢？你还说我要地位，我就这么喜爱地位？我身体这么差我就不想要这地位，是你硬让我去作的。你这个时候又说我喜爱地位，喜爱地位的人是什么？那些表现和我结合上，就说我喜爱地位，我是？还说我是当众喝药，说我是见证自己，是更好地证实自己，我是吗？”我不是先说真理，我里边就是这个在打架呢，气得不行，不承认。但是弟兄已经说了我了，我心里想“那我再反省，弟兄为什么说我是当众喝药呢？”什么是当众喝药呢？就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要选举。结果弟兄说我这样是为了更好地证实自己，这是不是更接受不了了？我才想着那时候我已经恨上弟兄了，“是你说的，所以我就让选举，让大家看看，选举上班竹荏，让班竹荏去作，我在她后面作，她在前面带，她作不了的时候，我让你弟兄看看，看她行吗。你不是说她好吗？她作不了的时候，我看你弟兄说什么。”我是不是开始证实

呀？从这个里边才反省，“我为什么有这些意念呢？”这个意念是什么？是不是在证实自己？弟兄揭露的我对吗？）（对。）（王静：对。但是那会儿我没有结合上，我认为不对，“我没有这意思”，但反省自己的心思意念的时候才想起来，“你说班竹荏行，可以，就让她作，我就选她，我就按着你的来”，就是堵气呢。这是第一个意念，第二个意念又想啥呢？心思意念在不停地反复，“选吧，你说的是，我也选班竹荏，如果都选的班竹荏，她真能作了？如果弟兄姊妹再选上我呢？再选上我，弟兄你还说话吗？”那会儿已经是针对上弟兄了，“你不是说我不行吗？大家都还选我，你还说话吗？”这是干啥？是不是在证实自己呀？回来睡在床上的时候就揣摩呢，最后弟兄说的跟我的心思意念对上号了，这是第一次揭露解剖。那个时候才知道什么是揭露解剖，以前没经历过。弟兄解剖的是啥呀？解剖的是你心思意念里边的东西，是你灵魂深处的东西，揭露的是这个，所以咱不好接受。之前在教会建造是啥？是对付修理。这个是揭露解剖你灵魂深处的东西。当我跟我的心思意念对上号的时候，我对弟兄的看法从抵挡、抵触、恨、气一下到了顺服，转过来了。“哦，弟兄揭露的是我心思意念里边的东西，我确实是在证实自己”，我选班竹荏也是在证实自己吧？“我选上你了，你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你作不了的时候看看谁行，你不是说我不行吗？”还是在证实自己。大家再选上我的时候，我要证实给弟兄看，“是我要上呢还是他们要选我呢？”是不是还是这个？还是要证实自己，是不是敌基督？这个时候才跟弟兄揭露我的对上号了，当对上号的时候服了，这时候才服气。这就是征服人的过程。“呀，不是对事，是我为了脸面不承认，但我的内心深处、内心世界就是要证实自己。我选班竹荏也是为了证实自己，大家选上我还是在证实自己，还是要证实给弟兄看，‘你不是说我不行吗？走走嘛，拉出来遛遛，让班竹荏作作，我又不是非要要’。”这时候才看到我确实是在见证自己、高举自己，这个时候对自己是个敌基督才有个真实的认识。认识到了以后还有怨言吗？啥怨言也没有了，这个时候才写的文章，发自内心的写出来了，“呀，这是父教子般深沉的爱，这是对我灵魂深处的揭露解剖，谁能跟我说这么透彻呢？”就像我以前说“不是，不是”，弟兄姊妹说“哦，不是就算了”。可是真正对上号的时候，我再回去看《第二步征服工作是如何达到果效的》这篇神话的时候，才认识到这就是第二步征服工作，怎么达到果效的呢？弟兄解剖的是

你内心深处、灵魂深处的东西，这就把你征服了。如果你能结合上这个，这才是你真正的生命的转折、生命的进入。我从这个里边走出来以后，自己就不由自主地、发自内心地写文章，那会儿才看见这就是一个转变，其实我灵魂深处就是这样的，它不是外表的。因为咱走到这儿的时候听不进去，心想“你把我说成这样了，我就不作了”，咱不想要生命，不想生命长大，也不想要生命里边的改变，咱内心深处被撒但败坏了的那些东西在里边呢，这些要换、要清理呢，说的是这些东西。潇雨，我这会儿谈的你能不能听进去？为啥我能知道你内心深处的东西呢？因为我就是这么经历的，我经历了以后，我才知道了什么是审判刑罚、揭露解剖，才知道解剖的是人里边根深蒂固的东西，这个时候的转变才是性情变化。还有那时候弟兄说我是保罗，那会儿我就气得不行，后来又想保罗是怎么做的呀，只要没有冠冕了，不说他好了，他就不干了。正好我那次就表演的这个，本来是任胜的问题，我去了以后把这些问题全部解决了，回来以后我心里就是一种高兴喜乐，就想着弟兄肯定说“还可以，长大了”。我是不是想要这个话呀？结果我回来弟兄非但没说“你可以了”，任胜还参我一本，最后弟兄还说我，那个时候就气得不行了。我说“任胜，你啥也没做，你捅下乱子，是我去了收拾的，回来以后你再参我一本，还说是我的问题。”弟兄说了我以后，我就说“这几天我回去看看我妈”。干啥呀？平常咋不看我妈呢，一揭露解剖就看我妈呀？是不是就出来了？我这个表现出来的时候，我走的路是不是保罗的路？只要没有冠冕、没有夸奖，没有人认可了，还走吗？不干了。这就是保罗。当我对上这个的时候我才看见我确实是保罗，这个时候才能真正的接受审判刑罚。那时候我把揭露我的音频一遍两遍地听，听完以后我就真正地写出文章，我看见我确实是保罗，我就承认我是保罗。但是我承认我是保罗以后我不走保罗的路，那我该怎么去走？这才是一次一次审判刑罚的过程。以往光知道保罗是什么表现，但跟自己对不上号。只有自己经历了以后，“呀，我确实是保罗”。这是不是才能认识自己呀？像你这个，这才是正式接受揭露解剖、审判刑罚。你刚来就没敢去说你，你刚来本来就是个陌生的地方，再加上国度建造这些人正处于那些阶段，没作过什么工作，最起码你以前在教会建造作过工作，文章工作这方面的特长你是有的，原则方面你肯定有个基础，所以让你去作工。但是经历审判刑罚、揭露解剖你还没有。所以刚开始也不会那么

对你，那么去说你，只是一直带着你长大，但是过上几个月以后是不是就得经历啊？经历上这才是真实走生命进入的路呀。能理解吧？）（潇雨：能。）（王静：你下去再听听给你交通的就知道以后的路该怎么走了，这是一个过程。揭露解剖说的是咱心灵深处、灵魂深处的东西，它不是外表的那些事，要是不细挖，我回去以后要是不反省，我能有真实的认识吗？“当时为什么说我是证实自己、见证自己呢？我是吗？”咱以前认为的见证自己是“我好、我高”，这太明显了吧？你看我说的话多温柔呀，“弟兄，趁大家都来了，咱选举一下吧”，你说我这句话里边有毛病？弟兄就说“你是证实自己、见证自己、高举自己。”我认为我这句话没毛病，但是我心灵深处有没有毛病？我说的这句话是外表行为，但是我是受什么支配的？受存心支配。我心里想啥呢？“我就要证实给你看。”但是弟兄揭露的是你证实给神看的那一面，那就是在证实自己、见证自己，说的是这个，当我对上这个的时候就服了。你现在就需要往这个里边走，就得反省、引导、揣摩，“我心里想什么呢？”回忆你的心思意念，你能把你心思意念里边的那些写出来，对上号，你才能对揭露解剖有个真实的认识，以后你带他们就有经历了。）

（潇雨：像我这种状态我还能带人吗？还能批改文章吗？）（王静：能呀。）这里边不是说你批改的文章怎么样，能不能批改，是说你作这个工作的时候你流露出来的性情是什么。刚才举了撒但的例子是想让你能够更好地去看见、认识撒但里边的那个嫉妒，这里边没有给你真正的摆一个你嫉妒的对象，所以你刚才问我“我嫉妒谁呢？”你是想将我一军，“没有人，我嫉妒谁呢？”我只能说你嫉妒我呢，因为这里边没有第二个人。如果有第二个人，你嫉妒不嫉妒呢？但流露出来的这个表现是一样的。你为什么痛苦、难受呀？你把王静这篇文章批改完以后，你问我合适不合适，我说“不合适，这边有点啥问题”，这是不是一个正常的来往呀？那这个正常的来往，你为什么还难受呀？（潇雨：说我其他的我不难受，就是说我没经历我难受呢。）对呀，那你说我说得对不对呢？（潇雨：说得也对，但是我里边就想“非得说我这个吗？不能说其他的吗？”）你非得问我呀，本来我不想说的，我想着你刚过来两、三个月，消停消停吧。你问我什么了，我给你回话的？（潇雨：你当时说我没经历，我就想“我到底是怎么没经历

呢？”我内心深处不想要我没经历。）你刚从教会建造来到国度建造你怎么会有经历呢？你问我“这文章没有整理好是什么原因？”我回复你说“你没有这方面经历”，是吧？我怎么说破碎性的经历的？（潇雨：你说“你没经历，你经历上几次破碎性的显明就有经历了。”我的第一意念是“那我还是个没经历。”）我说你经历上两次破碎性的显明就是说，你整理这些文章整理上两回，把你这个破碎两回，你不是就有经历了吗？在你这儿就是“这说来说去，我还是没经历”，你主要是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呢？“你是有经历的。”你刚从教会建造过来两个月你倒有经历了，那我建造国度建造的是个啥？（潇雨：我当时就想：弟兄姊妹有经历吗？就说我没经历，怎么不说别人？）你说让我说谁呢？你在这儿负责批改文章呢，你让我说教会里边不批改文章的“你没经历”？（潇雨：当时就乱想呢。）这就是你不讲理了。祭司弟兄修理对付谁呢？修理对付的就是带领工人。你看祭司弟兄修理对付普通弟兄姊妹呢？你说文字组我不对付你，对付谁呢？不说你没经历，我说谁没经历呢？（王静：她说“你带的那些人也没经历呀，你光说我没经历？”）所以说她不讲理。（潇雨：总之我还是不想听“没经历”这三个字。）你说撒但想不想听“撒但无能”呀，它不想听，这就是它的野心。它无能，它还要显它能，它还勾引人呢，“不一定死”，它知道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不一定死？这是不是显明了？这一显明构成什么了？构成迷惑了。你整理王静这篇文章呢，如果我不吭气，王静不吭气，你把这篇文章整理了就这么发下去以后构成了什么？他们再写文章的时候是不是什么文章里都得添加两个经历呀？你说这是不是构成迷惑了呀？王静以前一直写的是经历文章，好多人在下边抓把柄呢，说“王静怎么样、王静怎么样”，为了不让人抓把柄，也是为了一个拔高，我给她提议，我说“你写一篇讲道形式的文章，你站在第三者的角度上去见证神”。站在第三者的角度上见证神的三步作工，三步作工谁去经历了？你没有去经历，你只是啥呢？你是看见了神的权柄。就像我交通的一样，我给你交通的有经历吗？不存在经历，就是对神的一个认识。这篇讲道形式的文章是我让她写的，她也是第一次写，写也是断断续续的。所以你在里面看出一些问题了，我怕你跌倒、怕你软弱，我还专门写的“她经历有限、水平有限，你得允许她犯错误，不要要求太高了”，我说这话了吧？（潇雨：嗯。）我为什么说这话？我说这话是对王静说呢？对谁说呢？（潇雨：我当时以为就是对王静说呢。）

呀！现在知道是对谁说呢？（潇雨：对我说呢。）为什么和你说这话？我给你台阶下，我给你面子，我没说什么错，就是说她写的是个新的形式，你要允许她犯错。我是把你放在你批改她文章的位置上，放在你得允许她犯错的位置上去说的，是慢慢地往下走呢。后来说到经历的时候，你问我经历什么呢，然后我又拔高了一步，我说“得破碎你的经历”。你说你从教会建造来了国度建造了，是不是得把你的那些经历破碎一下呢？你得重新经历呢。我说“你没有经历”，我说得够婉转了，如果你在这儿待上一年、两年的话，我还说不说你没经历了？那直接就是修理对付，和你说你没经历，这是不是一个劝勉呀？就像做作业呢，你让我过来给你检查作业呢，我看到你这道题做错了，我告诉你做错了，你问我什么？“这道题我为什么能做错呢？”我说“你还没有学过呢，你还没有经历呢。”你在这儿接受不了了，“啊？你说我还没学过呢？你说我没经历？”“哇哇”哭去了。你说是我的话重还是你的脸重？这个搞清楚了没有？我要是指责一下你，“这是什么文章？你看不见她是站在哪个位置上说话？你看见这篇文章里边哪里说‘我看见了、我经历了’？人家明明写的就是站在第三者的角度上去见证神的权柄呢，你为什么就非得让人家添加一个经历呢？你这不是打岔搅扰？”我该不该这样和你说话？（潇雨：你当时要是这么说的话，肯定就没有后续的这些了。）我要是这么说话你会怎么办？你趴在床上还能不能起得来？你会不会趴在床上？（潇雨：那我就是做错了嘛，做错了跟没经历是两码事。好像让我扎心的就是“没经历”。）是做错了一个简单的事吗？“你是干什么的？”我这样一说你，你是不是一文不值？（这样说更刺激了。）

225　肉体会断送人的归宿

1　人若真能将人生的正道、将神经营人的宗旨看透，就不至于将个人的前途命运挂在心上，就没心思再侍候自己那猪狗不如的肉体。对人该进入的都应该了如指掌，对患难之中该进入的、火的试炼中该具备的更应理清头绪，别一味地侍候自己那猪狗一样的肉体。噢……猪狗爹娘噢……肉体噢……

2　对末世作的工作你若能看透“三分”若能看透“三分”，你也不至于像今天一样再“侍候”“孝敬”你那败坏了多少年的肉体。肉体本不属你，肉体是腐朽之物。何苦为其苦苦思索、费尽心思、绞尽脑汁？活在肉体痛苦中，竟不知它是你的污鬼爹娘。噢……猪狗爹娘噢……肉体噢……

3　肉体是由你掌握吗？何必为你的肉体掏空心思呢？何必为你那早已定了罪的、被咒诅的、腐臭了的肉体而痴痴地求告神呢？何必将撒但的同帮总挂在胸前呢？你不担心你的肉体会把你真正的前途、你那美好的盼望、人生真正的归宿给断送了吗？噢……猪狗爹娘噢……肉体噢……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经营人的宗旨》

5. 神话就是命令

姊妹还有什么问题？（王静：还有前途命运的问题吧，想她的以后吧。）前途命运。今天上午交通了挪亚，挪亚考虑他的前途了没有？在世人怎么看挪亚？（疯子。）今天咱算了一下账，在这一百二十年间，挪亚的邻居家已经繁衍生息了两千多号人，娶的娶嫁的嫁，儿孙满堂，六代同堂，挪亚呢？用姊妹的话说就是“挪亚，你计划要断子绝孙呢？你计划要家破人亡呢？”是吧？为什么说家破人亡？“一百年了，你就那三个孩子，三个孩子连媳妇也不娶，你想干啥呢？过了九十九岁以后，没月经了还想生孩子呢？可能吗？是不是要断子绝孙？你要断子绝孙、家破人亡呢？孩子没有了，你还有什么呢？房子你也不盖，挣了些钱你都造了方舟，给三个孩子娶三个媳妇得三套房吧？你盖了几套？你这是要干啥呢？”这就是说世人为什么要去攻击他、毁谤他。而挪亚呢？挪亚怎么看这个事呢？挪亚担心不担心断子绝孙呀？你担心你老了没人养，没人给你养老送终，是吧？挪亚造方舟的时候是四百多岁，造完方舟是六百岁，挪亚就那三个孩子，他考虑他养老送终的问题了没有？（没有。）外邦人考虑了没有？外邦人为什么笑话他？和挪亚同一年龄段的人一百二十年间他们的后裔已经发展到两千多号人了，子孙满堂，应该能防老了吧？应该可以传宗接代了吧？（嗯。）可防老了没有？（没有。）除了挪亚八口，那些人他们是养儿了，是娶媳妇了，是有了孙子了，可那些子孙给他们送终了没有？（没有。）他们连棺材都没进去，是吧？洪水一来人都已经漂走了。他们有多少子孙？两千多个子孙，两千多个子孙没能给他们送终，你今天计划找个孩子给你送终呢？理解这个意思了吗？（姊妹：理解了。）

（王静：姊妹心想：我不是挪亚呀。对吧？）（姊妹：虽然我不是挪亚，但是挪亚可以做我的榜样。）咱不是挪亚，你看挪亚的孩子，挪亚的孩子也没有发愁。咱不要说人家多大的时候造的方舟，光建方舟就得一百二十年，这一百二十年他们发愁不发愁到时候不能生育呢？（姊妹：他们没发愁，换做别人就发愁了。）你发愁不发愁？挪亚的孩子建方舟的时候愁了没有？他们建方舟的时候找媳妇了没有？（姊

妹：人家是凭对神的信心吧，人家对神的信心确实就是咱的榜样。）神的话就是命令。咱得了解命令，“命令”是什么意思？世上的什么人下达命令呢？皇上、军官。命令、指令，咱就说一个军官下达命令呢，“今天要打俄罗斯呢”，不管有多少炮弹或者什么，只要在军官的指挥范围内，是不是都归军官管呀？（嗯。）军官一声令下，其他人不敢退，明知是死亡都得往上冲，“把那个高地拿下来”，冲锋号一响，“攻！”指挥官在这儿一喊“攻”，士兵即使看见子弹满天飞都得上，死也得冲，你要是敢回头，一枪就毙了你了。这叫什么？（命令。）命令，一声命令下去没有一个敢回头的，一声命令下去只要在军官管辖范围内的都得按他的指令执行。这是对“命令”的一个认识。对下达命令的这个人呢？在古代皇上把令牌给了谁，谁就有军权，就可以指挥。你还是这个人，你拿着令牌就有指挥权，没有令牌谁听你的？没有令牌从你嘴里边说出来的话就是放屁呢。你拿着令牌了那你说出的话就是命令，他们就得听。你没有令牌，你什么都不是。还有个什么？你手握军权，但是你下令的这个声音没有到达下边军人的耳朵里边，你在一个地方敌人把你包围了，你的部队就在对面，你一声令下“给我攻，突破重围”，能不能突破呀？他们听不见，你就是喊破嗓子，他们也听不见这个命令。你手里边也拿着令牌呢，管用不管用？（不管用。）不管用。从这个例子中咱看见了命令的厉害，也看见命令的失效。

神的话就是命令，神的话一出这个事就成了。怎么事就成了？咱老说这一句话，这话咱知道，字句道理咱知道，但这个命令怎么来的？咱说个现实的例子，扫罗是神膏立的，是吧？神膏立了他以后，让他去打一个地方，让他把人都杀光，结果有一个人他就没杀，他把这个人留下来了。让把这些人都杀光，这是神说的话，在扫罗身上起到作用了没有？（没有。）这是命令，神的话是命令，又是天规、诫命、天条，不能违背。神让杀的他没有杀，他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擒了亚玛力王亚甲来，灭尽了亚玛力人。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吉甲献与耶和华你的神。”（撒上15:20-21）不管你是献给神还是怎么，不管你的心是好的还是怎么，你没有听神的话。有的人说“我的存心是好的”，你的存心再好，你听神的话了没有？（没有。）就像耶稣钉十字架的时

候，彼得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太16:22）耶稣说什么了？“撒但，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太16:23）你不要觉得“我的存心是好的，我是为什么这样做的”，你要知道命令是什么，神的话是什么。让你扫罗杀的，你必须得杀；让你留的，你必须得留。你看大卫，大卫杀死万万，神没定他的罪，但是他杀死了乌利亚，神就要咒阻他，刀剑不离他的家。

这就是让你去认识一下，神的话就是命令，不允许你违背。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就是不能吃。神说：“凡有耳的就当听，凡是活的就当接受”（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第十五篇》），这话够透亮吧？只要你活着就应该接受，有耳朵的就应该听，神造你的时候给了你耳朵，你听了神的话就应该按神话说的这么做。这是说人对神的话的一个态度，你对待神话的态度就是对待神的态度。这是在人身上对神的命令的一个认识。你看扫罗，在扫罗违背了神的旨意以后神说什么了？神就不要他了，神要重新立王，神在计划重新立王的时候，扫罗是不是还是王？（是。）神要立谁为王呢？大卫。那时候大卫干什么呢？（放羊。）大卫还是个放羊孩子，神让撒母耳去膏立大卫。大卫知不知道神膏立他为王呢？（不知道。）他只知道是膏立他了，但不知道是让他去作王。也就是从那一时刻开始，神就命令大卫“你要作王了”。是膏立大卫的那一刻，他就要作王了。在人看他作王了没有？（没有。）没有。也就是神下达这个命令让大卫作王的时候，膏立了他以后，紧接着发生的这一切事物，有生命的没生命的都在神的手中，有生命的没生命的都按着神的话去向大卫作王这一条命令去进军，这和人的命令差在哪了？不需要你听到，不需要“你是我的手下”。军官下达的命令只是对他下边的手下起作用，除了他的手下以外谁听他的？没人听他的。但神下达一个命令，谁听他的？（万物。）万物要听他的。你要认识到神的权柄，有生命的没生命的都得听神的命令。你看神下达命令让挪亚造方舟，神告诉挪亚造了方舟以后洪水就要来，等他造好方舟以后，洪水确实就来了，这就是万物根据神的命令在运行。神下达了让大卫当王的命令的时候，大卫怎么了呀？刚开始他是放羊的，那些狮子、熊就来了，那些狮子、熊是来干什么的？（训练大卫。）训练大卫、培训大卫。因为神在那边命令让大卫

作王呢，那狮子、熊就是给大卫当陪练的，先让狮子、熊过来当一下陪练，当把他训练好以后呢，那边打仗呀，三米多高的巨人出来了。三米多高的巨人出来以后，没有一个人敢去打，而且扫罗还发了奖赏、悬赏，“谁能把三米高的巨人杀死，就赏赐他大财，将王的女儿给他为妻，并在以色列人中免他父家纳粮当差。”就这一系列动作，你看到了什么？无一物不是按着神的命令去行事。三米多高的巨人在这个时间该出现了，以色列众人没有一个人敢去和巨人对战，他们里边的心思意念都在神的命令之中，给奖赏管用不管用？（不管用。）奖赏也不管用。可就在这个时候，大卫他爸让大卫去给他的哥哥们送粮，就这一个意念，是不是也在完成神的这个命令？（是。）都在完成着神让大卫当王的命令。为什么说是让大卫当王的命令呢？这是不是高抬大卫呢？神是在操练大卫，让世人能够认识大卫，要提高大卫的知名度。神让人顺其自然地去看，大卫去打三米多高巨人的时候，盔甲太大穿不上，没有他那个小号，穿上没法行走，连武器都拿不了，还打仗呢，不行，盔甲也不能穿。做盔甲的大小都有神的命令，要是做得合适让他能穿上，他不就穿上了呀，穿上再打这个仗那能荣耀神的名吗？（不能。）不能，更不能显明大卫的胆识。他的胆识从哪来的？（神给的。）大卫怎么说的？圣经中记载：“大卫把刀跨在战衣外，试试能走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就对扫罗说：‘我穿戴这些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于是摘脱了。他手中拿杖，又在溪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石子，放在袋里，就是牧人带的囊里；手中拿着甩石的机弦，就去迎那非利士人。”（撒上17:39-40）大卫拿了什么武器？一个甩石的机弦，五块光滑的石子。大卫就捡了五块石子，不多就五块，就要上战场呢，战场上的巨人拿的是什么？人家穿着盔甲，三米多高。你想一下三米多高是什么概念？咱的房子有多高？（不到三米。）人家是三米多高，他是个放羊的；人家是受过军事化训练的战士，他是个放羊孩子，就没有参过军，就那么大的差距。人家三米多高再穿上盔甲有多粗？就不要说一个拿着武器的三米多高的巨人了，就是三米多高的木头、木桩没有立稳，你敢不敢去旁边？（不敢。）跌倒要砸死你。大卫面对这么一个手里拿着武器的三米多高的巨人他手里就拿着几块石子，三米多高的巨人是不是笑话他呀？（嗯。）大卫说什么了？“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

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争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撒上17:45-47）“不是我打死你的，是神打死你的，我后边有万军之耶和华。”五块石子用了几块？（一块。）五块多余了啊，拿一块就够了。一块石子直接打到哪了？（非利士人的额内。）一块石子有多大的力度呀，打中非利士人的额，石子进入额内，“哼”都没“哼”一声，躺倒在地死了。这一切都是因着神的命令。大卫当了将士以后打仗呢，大卫杀死了多少？杀死万万。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你说扫罗听着这个多刺激呢。让扫罗听见这个刺激，这些是不是都向神让大卫作王这个命令进军呀？（嗯。）让他刺激、让他嫉妒、让他害怕，然后再让他追杀大卫。有生命的没生命的，所有的一切都在完成神传达的命令。扫罗追杀大卫的时候，追杀了七次吧？追杀了七次，一次派了多少人上山去搜查搜不出来，大卫就躲在山洞里边，就这个时候扫罗就内急了，你说那么大个地方就没有其他地方？正好就找了这个洞？这个洞就正好是大卫躲藏的地方？扫罗和大卫正好就走到了一起？所有的一切，有生命的没生命的都在向神的命令进军。大卫就在扫罗身边扫罗都看不见，反倒让人家大卫把他拿下，割下他外袍的衣襟。而人又看见什么？谁能看见神是让大卫当王呢？人看不见。后来大卫又投奔了非利士人，在非利士人那边住了多少年，直到扫罗死。直到扫罗死也没人知道神让大卫当王呢，大卫都不知道。圣经中记载：“推罗王希兰将香柏木运到大卫那里，又差遣使者和木匠、石匠给大卫建造宫殿。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坚立他作以色列王，又为自己的民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撒下5:11-12）大卫这才敢确定了，“哦，神是膏立我作王呢”。

我给你说这个例子是要说神的话就是命令，神的命令不像军官的命令那么简单，神的话一出来，命令的是万物。现在神告诉你将来要有地震、瘟疫、饥荒，你信不信？（信。）咱以前的信都是空的，你要真相信将来要有地震、瘟疫、饥荒，不信的将要被毁灭，你还在这儿说“哎呀，我还没孩子呢，我是不是得找个孩子给我养老呢？我是不是得找个依靠呀？我是不是还得找个老公呀”？你要是相信神话就是命令，还找老公呢？找老公也好、找孩子也好，找侄儿也好，就是这个

思想就证明你对神的话信不来、定不真。（姊妹：我一直就没说找。）你没想找老公，但你想到了什么？家破人亡。是家破人亡吗？我跟你说的是什么呀？（姊妹：优胜劣汰。）优胜劣汰，那将是要全部淘汰的，是必须淘汰的。认识了神的话，把神的话和权柄连起来，你实实际际看见了神的权柄，神的话语就是权柄，神的话一出这个事就成了，神膏立大卫的时候在神那边看大卫就成了。这个信心增加了没有？不需要再说这个命令了吧？神话就是命令。我给你举了这个例子，你就可以去揣摩，揣摩你就能看见神，看见神的权柄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神说："神毁灭仇敌需要过程，但说神是全胜的这是实情，就是说神最终能将仇敌打败，犹如强国要击败弱国必须得亲自去一步一步地击败，有时用武力，有时用战术，是有过程的，但不能说强国既然有新时代的核武器而弱国却远远不及，因此就可说弱国不战自败，这只是荒唐的说法。可以这样说，强国必胜，弱国必败，但得通过强国去亲自'侵占'弱国，这样才能说成是强国的势力大。"（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神向全宇的说话"的奥秘揭示·第二十一篇》）强国必胜，弱国必败，是必定的，但必须有个什么？（时间。）有个过程、有个时间。神要打败撒但是有个过程的、是有个时间的。打败撒但是打败它，不是灭了它，灭它好灭，灭撒但是分分秒秒的事，打败它是要羞辱它，是要拯救人，是要让人看见它、认识它，神主要是拯救人让人能够去分辨认识清才行。外邦人，神为什么让他活着呀？让他浪费粮食？为什么呀？让他活着还不就是为了给你效力？当神灭他的时候让你来看见神的权柄，看见神为什么要灭他。你给他传福音传了多长时间，他不接受，他跟随大红龙，大红龙亵渎神，他就跟着亵渎神，他来做个演员，不然到时候你能承认吗？说这个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呢？让你认识神的话语就是权柄，解决人的信。要相信神的话，既然神这么说了，也就是神的话一出神就已经命令万物向这个方向、向这个路去进军，在神那边看这个事就成了，你也应该看到这个事是必成的，只不过现在是在这个必成的路上而已。当你在这个必成的路上走的时候，不管你再看到什么惊险的事，还害怕不害怕呀？（不害怕。）不害怕了。因为什么呢？你看见了神的权柄。神话给你壮胆、神话让你刚强，怎么壮胆的？怎么刚强的？就是大卫说的"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

咱今天信神呢，神说信与不信的是两类人，不信的是要毁灭的，信的将要剩存下来，剩存下来的人还要繁衍生息，那这个话在你身上能不能成为一种命令呢？你看见神的这个命令下达了，你怎么看待呢？信与不信的是不是两条路呢？是不是两类人呢？那不信派是不是将要被毁灭的呢？你要相信神的话，这个命令下达了以后你也逐步看见了，现在的社会你看见了吧？地震，一月份刚开始两天时间五、六个地方发生地震。火灾，一天时间七、八、十来个火灾，火到处流窜。瘟疫你也体验了，这是不是已经让你看见了？神的命令，神告诉你外邦人惶惶不可终日，是不是惶惶不可终日？你已经在这个路上了，你已经看见了，信与不信的是两条路，不信的必定是要灭亡的，那你今天还指望“呀，我还没个依靠，我看我侄儿能不能给我养个老”？还有没有这想法？（姊妹：没了。）能不能有这想法？（姊妹：不能。）你如果有这想法就是大逆不道。用神的那句话怎么说呀？神说：“神供应人真理不是让你恢复传统，而是要取缔一切的传统。你呢，不但不放弃，而且还要把它当成真理、正面事物来持守，这是不是不知死活呀？”（摘自《话·卷六 关于追求真理·怎样追求真理（十五）》）“这是不是不知死活呀？”还知道神为什么说这话吗？（因为人持守“出门饺子回家面”的传统文化。）他出门为什么要吃饺子呀？神说：“就是饺子是用皮包上的，‘包’谐音是‘保’，意思是保命，让他出门别出什么意外，出去别死在外面，一定得回来，就是出门会平安。”（摘自《话·卷六 关于追求真理·怎样追求真理（十五）》）你在这儿说“我和我侄儿拉好关系，人家就能给我养老了”，你是不是就是想“吃饺子”呢？神说那个是不知死活，你这个是不是一个性质呀？不知死活！神说外邦人他是必死的，你呢？不怕你愚昧，不怕你无知，就怕你不追求，是吧？即使说你愚昧、无知，即使说你不通灵，只要你默默无闻、勤勤恳恳，还让你活一千年。神让你活一千年，你呢？你让一个必死的给你养一千年老，你说你知不知死活？你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对神话的一种亵渎，能看到这个性质吧？你把神话给否了，神要让留下来的，你说“呀，这个要老呢，这个要死呢”；神说要惩罚的这个人，你说“他还年轻呢，我还得靠人家呢”，这是不是大逆不道？还有的年轻人现在考虑啥呀？“呀，现在得结婚呢，神工作什么时候结束呢？五年、五年，又过五年，过了五年又是十年，这又说灾难还得七年，七年过去我多大了呀？我今年三十五岁了，再过七年四十二岁了，这还能不能生育

呀？我还有没有孩子？神说到时候还有繁衍生息呢，是，到时候有年轻的，人家繁衍生息呢，我还能吗？我还有儿吗？”考虑自己没人养老。用不用考虑了？（不用。）不用考虑了，因为神早就在你面前给你作过见证了，亚伯拉罕，神让你看见亚伯拉罕都九十九岁了还能有孩子，你还有什么胆怯害怕的？你大胆地往前走就行。年轻的还考虑什么，到时候怕年龄大了找不下对象？考虑不考虑？（不考虑。）就不要说咱的素质如何，你要剩存下来还让你活一千年呢，你就是四十、五十、六十岁了，在一千年里这几十年算啥？三岁大的小孩子。（姊妹：我们那两天还算了一下呢，要是一千年，他三岁，我六岁。）对呀，你六岁，“呀，我还能不能生育呢？还能不能有对象呢？”你担心啥呢？你担心怕神话不算数呢？神的命令。亚当、夏娃吃了善恶树的果子，神把他们赶出伊甸园，神命令“地上要长出草”，地上就长出草了，神没有去种吧？（没有。）神下达命令就行了。亚当、夏娃吃了善恶树的果子当下死了没有？（没有。）没有死，那他们是怎么死的？是被神给咒诅死的，直到他们归了土。从这儿就看到，从神把他们赶出伊甸园的那一刻，说到他们归土，那个时候就已经定了他们死了，万物就向他们的死亡进军了。就像刚才说神让大卫当王呢，他还是个放羊孩子的时候，从那个时候开始，周围的人事物就围绕着让大卫当王的这一条路在运行，安排好了。还有耶稣，耶稣来是作什么工作的？钉十字架呢。所以一切工作都是围绕着钉十字架。命令，你现在要真实地理解认识神话出来就是命令，这个命令不是普通的人的命令，是命令万物，有生命的没生命的都必须听从，不由他，就得向这个命令进军。问题解决了吧？（姊妹：解决了。）

0043　万事都在神手中

伴唱：神说过这样的话，神既说必算，既算必成，谁也改变不了，谁也改变不了。

1　不管以往说过的话还是以后说的话都得一一应验，都得一一应验，而且让所有的人都看见，这是神说话作工的原则。整个宇宙的每一件事，无一不是神说了算，什么事不是在神手中？神怎么说就怎么成，

人，谁能改变神的心志呢？难道是神在地立的约吗？什么也拦阻不了神的计划的前进。

2　神无时不在无时不在作神的工，无时不在计划计划神的经营，人，谁能插上手呢？人，谁能插上手呢？还不是神在亲自摆布亲自摆布一切吗？今天进入这个境地，仍不出神的计划，不出神的预料，是神早就预定好的，你们谁能测透这一步呢？神民必听神音，神民必听神音，凡是真心爱神的人必回归神的宝座之前！回归神的宝座之前！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一篇》

6.面对环境该实行的路

在大红龙追捕的这个环境中，该如何学功课，不能成为“不学无术的畜生”。学功课不是让你学东躲西藏的本领，更不是让你活在那种情形里。就如龙实行大抓捕的这个环境，环境是一样，但人的观点、态度不一样，结果就不一样了。一个是试炼，一个就成了试探。一个是用见证封了狮子的口，一个是因对神没有信心，对神信不来，被撒但抓把柄、控告、试探、迷惑，对神失去信心，成了背叛神的悖逆者，当然也就失去了神的看顾保守后，交给了撒但。所以说信心就是根独木桥，贪生怕死难通过，敢把性命交给神，甘愿活在神的权下，神必然要用他的权柄看顾他的羊。如果你信不来，神就按你信不来，来成全你，你认为龙厉害它可以对神选民任意妄为，神管不了它，那神就按你认为的成全你、显明你。神鉴察的就是人的观点、态度。看看挪亚，看看但以理，看看大卫，看看摩西带领出埃及的所有的人，哪个不是因着相信神的话而得保守的。看看亚当夏娃，看看那十二个探子，受咒诅、毁灭的哪个不是因否认神的话，对神的话信不来而导致被惩罚的结果呢！

神摆设环境是让你去分辨、认识撒但的邪恶、恶毒以及对人的残害。同时让人去经历、体验，认识神权柄的主宰安排，从而去认识神的作工、认识神的奇妙作为、认识神拯救人的方式，在神的作工中认识神的公义性情、认识神的作工原则等等。而不是让人沉醉在自己的观念想象中，一心想着躲避神的主宰，逃避恶劣环境，深怕龙的袭击。这种人活在了一个不信派的气氛之中，没有一点信神的味道，让撒但抓把柄、嗤笑，成为羞辱神的记号。因着不学无术，不是在神摆设的环境中寻求神的美意，寻找该走的路，导致自己一无所获，成了坐在筵席上闹饥荒的人，同时还成了信神又否认神主宰的不信派。

神选民不应该逃避、躲藏，惧怕环境，应该从中学功课，认识神的作工，见证神的作工，这才是正道。

神说：“七碗灾祸按人的头脑想象，是针对世界各国、各民说的，其实并非如此，七碗灾祸指的是撒但魔鬼的权势，是大红龙（我利用效力

的对象）的阴谋。到那时，我要把撒但、大红龙释放出来，刑罚众子、子民，在此就显明谁是众子、谁是子民，被迷惑的便是我没预定的对象，但我的众长子已在此时与我一同作王，但就借着这个作成众子、子民。七碗灾祸的倒下不涉及各国各民，只与我的众子、子民有关，得福也不是轻而易举的，必须得付出一切代价。在众子、子民长成之后，七碗灾祸就彻底收拾，以后再不存在。”（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九十四篇》）

对这个环境在理解上有出入，外边行为上的躲藏是神兴起的一个环境，是配合神作工的一个表现，是灵巧如蛇顺服如鸽的一个行为表现。在这个行为表现背后隐藏着人的态度、观点，这个态度、观点就是人的看事观点，就是一个人的性情。在同样逃避、躲藏的环境下，人的思想是不同的，一个是胆怯、害怕、消极、埋怨、怀疑、疑惑，“究竟是神大还是撒但大，都说是神大，那为什么神的‘工作’被搅扰打岔得乱七八糟”，这是不信派的声音，不是根据神话看事，不是看见神话应验了（神把撒但、大红龙释放出来，刑罚众子民），而是认为撒但得逞了，应该是撒但厉害，这不是高举撒但否认神了吗！而另一类人则不这么认为，他们看到的是：撒但在神的手里就是个玩物，让它什么时候起来效力，它就得什么时候效力，让它趴下它就得趴下。就如神三十年前说的话今天就应验了，神作工结束了要定人的归宿，就要释放出撒但、大红龙来检验工程，刑罚众子民。神就是用大红龙来检验、显明、拣选神选民，看谁是真心的相信、忠实的跟随、绝对的顺服。虽然他们同样是在躲藏，但他们看见神话应验了，也就是看见了神的主宰与安排，看见神拯救人的方式，看见神成全人、淘汰人的方式方法，无不惊叹、佩服，认识了神的奇妙作为，看见了神公义性情的显现，看见神所作的不合人观念，但都是拯救，都是爱。

同样的环境一个狂妄、诡诈、猜疑，凭己意，对神话信不来，不能根据神话看事的人，就是消极背叛，掉入了试探，背叛神。而诚实对神话不疑惑的另一类人则恰恰相反，他们是根据神话看事，就认识了灵界实情，就能配合神作工，去体验、经历认识神的作为，确定了神的权柄，体验了神的主宰，看见了神的公义性情，也就是看见了神的本体，看见了神的公开显现。诡诈人中了自己的诡计，他看到的是个外

表，教会被撒但、大红龙搅和得七零八落的，教会被打散了，看见的是撒但的猖狂，教会无能的被挨打，在他眼里看到的是神家无能而不是全能，所以他就消极、软弱，直到最后背叛。而诚实人看到的是诡诈人因不宝爱神的话，失去了神话语的引领活在了黑暗中，进入无底深坑，成了被显明淘汰的对象。诚实人因对神话的相信，而活在了神话语的引领之下，看清了事物的本质与它的运行轨迹，找着了与神相合、顺服神的道，完全活在了神的光中，在不合人观念的环境中找着了蒙拯救被成全的路，看见了神的全能。同样一个环境，诡诈人经历了就是消极、背叛、退去，而诚实人经历以后是积极、安慰、成全，这不更是神的全能吗！

不学无术的人不就是畜生吗？

在走今天的道路中你当怎样追求才是最合适的？你当把自己看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来追求？你当知道，你该怎么对待今天这所临到你的一切，或试炼或苦难，或无情的刑罚或咒诅，临到这一切，你都应当作慎重的考虑。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今天临到你的毕竟是一次一次的短短的试炼，或许对你来说并不是很大的精神压力，所以你就听之任之，并不将其当作追求上进的宝贵的财富，你，太大意了！竟然将这宝贵的财富当作你眼前浮过的云彩，你并不宝贝这短短的似乎对你来说并非很重的一次一次的严厉的击打，而是将其冷冷地观望，并不将其挂在心上，只是当作一次偶尔的碰壁，你，太傲气了！对这一次又一次的犹如狂风暴雨的猛烈的侵袭，仅是采取轻慢的态度，有时甚至冷冷地一笑，露出你那满不在乎的神情，因为你从来没想过，为什么屡遭这样的“不幸”，难道是我对人太不公平了吗？是我专挑你的毛刺吗？虽然你的想法并未像我说的这么严重，但你那“神态自若”的神态早将你那心海世界刻画得维妙维肖，不用我说，你内心深处隐藏的仅仅是不近人意的谩骂与人几乎看不见的缕缕忧伤之感。因着遭受这样的试炼而感觉太不公平，因此而谩骂；因着试炼而感觉世界的荒凉，因此而充满惆怅。你并不把这一次一次的击打、管教视为最好的保护，而是将其看作苍天的无理取闹或是对你的合适的报应，你，太无知了！大好的时光都让你无情地封在了黑暗之所，一次一次的美好

的试炼与管教都让你视为仇敌的攻击。你不会适应环境，更不愿适应环境，因你并不愿意从这一次又一次的、被你看为残酷的刑罚中得着什么，你也不寻求也不摸索，只是听天由命——走到哪儿算哪儿，那些在你看为残酷的责打并没有将你的心改变，也并没有将你的心占有，而是将你的心刺伤。你只是将这“残酷的刑罚”视为今生的仇敌，却并没有得着什么，你，太自是了！你很少认为自己太卑鄙因而遭受这样的试炼，而是认为自己太不幸了，而且说我总是对你挑毛拣刺。事到如今，你对我说的、对我作的到底有几分认识？别以为你是天生的才子比天矮一分、比地高万丈，你并不比别人聪明，甚至可以说，你比任何一个在地球上的有理智的人都傻得可爱，因为你把自己看得太高了，从没有自卑感，似乎你对我作的都明察秋毫。其实，你根本不是什么有理智之人，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我要作什么，更不知道我正在作什么，所以我说，你甚至比不上一个对人生毫不觉察但却仰赖上天的赐福而种地的老农。你对你的人生太不屑一顾，竟然不晓得有知名度，更没有自知之明，你，太“高大”了！我真担心像你这样的花花公子或是娇滴滴的大家闺秀，怎能经得起更大的狂风恶浪的侵袭呢？今天临到这样的环境，那些花花公子们毫不在意，似乎是小事一桩，根本不把这些放在眼里，不消极也不自认为卑贱，而是手摇蒲扇仍旧大摇大摆地流浪在“街头”，这些不学无术的“人物”竟然不知我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对他说，只是满脸生气的样子认识认识自己，之后仍是恶习不改，当他离开我之后，又开始横行于世、招摇撞骗了。你的脸上的表情变得太快了，竟然还是这样地骗我，你，太大胆了！而那些娇滴滴的娇小姐们更是令人可笑，听见我的一阵阵紧急的发声，看看身置的环境，便不由自主地潸然泪下，身子一扭一扭，似乎在作什么妖，太令人恶心！看见自己的身量，便趴在床上不起来了，哭起来没个够，似乎快要断气似的，从这些话当中看见了自己的幼小与卑贱，之后便消极得超了负荷，双目失神无光，也不埋怨，也不恨恶我，只是消极得一动不动，同样也是不学无术，她离开我之后便又嬉逗玩耍开来，那“银铃般的笑声”犹如“银铃公主”一般，她们，太脆弱又太不自怜了！所有你们这些人类中的残品，太没有人性了！不知自爱，不知自我保护，不明事理，不寻真道，不爱真光，更不知珍惜你们自己。我对你们一次又一次的教训之语，你们早已忘在脑后，甚至当作你们闲暇之余消遣的娱乐品，你们总把这些当作自己的“护身符”。撒

但控告时祷告祷告，消极之时睡大觉，高兴之时到处乱跑，当我责备之时点头哈腰，离开我便狰狞大笑，在众人中间总是你最高，从不认为自己最骄傲，总是高高在上、沾沾自喜狂得不得了，就这样的不学无术的“公子”“小姐”“老爷”“太太”们怎能把我的话语当作珍贵之宝呢？我再问你，我长期的说话与作工你到底学到了什么？是不是你的骗术更高明了？是不是你的肉体更老练了？是不是你对我的态度更轻慢了？我直率地说，就我这么多作工使你以往那如老鼠的胆量今天反倒增大了，你对我的惧怕只是日益减少，因为我太仁慈了，我从未对你采用暴力的手段来制裁你的肉体，或许在你看来我只是出言不逊，但更多的时候我对你都是面带微笑，而且几乎从不当面指责，更因为我对你的软弱总是担谅，才导致今天你对我犹如蛇对待那善良的农夫一样。我真佩服人类那察言观色之技艺实在是高超、精湛！我告诉你一句实话，今天你有无敬畏的心这无关紧要，我并不紧张也不着急，但我还要告诉你，就你这不学无术的“才子”也终将断送在自我欣赏的小聪明里，受苦的是你，受刑罚的也是你，我不会那么傻再陪着你在地狱里继续受苦，因我与你并不是同类之物，你别忘了你是被我咒诅，又经我教导蒙我拯救的受造之物，没有什么可供我留恋的东西。我无论在什么时候作工都不受人、事、物左右，我对人类的态度与看法可说是始终如一的，我对你并没有什么好感，因为你本是我经营中的附属物，并不是你比他物有什么特长。我奉劝你，无论何时你都当记住，你仅仅是一个受造之物！虽与我同生活，但你该知你的身份，别把自己看得太高了，纵使我不指责你、对付你，而且与你笑脸相对，但也不能充分证明你与我是同类，你，应当知道自己是“追求”真理的，本不是真理！任何时候你都得随着我说的而变化，你逃脱不了，我劝你还是在这大好的时光里、在这难得的机会来到之时学点什么，别来糊弄我，我不需你用你那谄言来骗我，你寻求我并不都是为了我，而是为了你自己！

2024年3月7日

7.背叛的将军

背叛的将军（一）

（张美琳：肖霞有时候说话咄咄逼人，说的人里面就火了。）肖霞咄咄逼人，把你逼得发火了？我还没见过肖霞咄咄逼人呢，她怎么咄咄逼人呢？说说。（张美琳：那天建丁跟我说“肖霞他们去那边做活儿的时候，去了一天人家都没让他们进门。”我说：“咋回事呢？怎么没让进门？”建丁说她也不知道，我也没有问肖霞，肖霞心眼也多，我怕她觉得我是要看她的笑话呢，我也不敢问。隔了几天肖霞说“新人手里有好几个活儿，她没跟你说？人家说非你去不行。”当时我听了这话就生气了，这话说得多刺激人呢，本来肖霞就对付我，说我搞人际关系……）肖霞说什么刺激你了？（张美琳：肖霞说新人手里有几个活儿让我去做呢，意思是非得我去，不让别人去。她的意思是我把人都带到我跟前了，我就生这个气呢，我说肖霞说话怎么这么刺激人呢。）肖霞说的这话是凭空而来的，还是就是这样的事实呢？你调查了没有？（张美琳：当时新人手里就没多少活儿，就一个。）我问的是啥？你说的是啥？我说这话是谁说的，你说她手里就一个活儿。你是说肖霞说了新人手里有几个活儿就把你刺激了？（张美琳：不是。是肖霞说那个话的意思就是“非你莫属”，这个刺激到我了。）你调查了没有？（张美琳：调查了。后来我问了一下新人手里有几个活儿，她说没有，就那一个。）你一会儿说新人手里没活儿，一会儿说新人手里就一个活儿，我问的是什么？这个活儿是不是非你莫属？你就没问问新人是不是非你莫属？（张美琳：新人没说这话。）那肖霞说这句话就是造谣了。（张美琳：嗯，人家新人就没有说这句话。）她没有说“非你莫属”这话，那她是不是按“非你莫属”这么去做的？（张美琳：我怎么听不懂呀？肖霞也没有说“非你莫属”，她的意思是新人手里的活儿就等着我去作呢。）意思是肖霞也没说“非你莫属”这话？这话是你说的？（张美琳：嗯，这话是我理解的。她说的是新人手里的活儿等我去做呢，不是说“非你莫属”。但是我想的是这话怎么这么刺激人呢。）（王静：你听出肖霞的意思了。）（张美琳：嗯，我知道她是刺激我呢。）她刺激你呢，你又来刺激我呢。你刚才说，“肖霞说

了‘非你莫属’”，你是这么说的吧？（张美琳：嗯，是我这样说的，人家的原话不是“非你莫属”，但她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哦，她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你刚才说你理解不了“非你莫属”这个词，我给你举个例子，有个男的非你不娶，我问你“那个男的是什么意思呢？”你说“那个男的始终没说非我不娶。”那个男的非得说这句话吗？我问你“那个男的这样做了没有？他是不是非你不娶？几个人要跟他找对象，他就是不找，他就要娶你。”你告诉我“他就是不接受和其他人找对象，他就是非找我不行，但是他始终不说非我不娶这句话。”是吧？（张美琳：我理解的就是这意思。）那你说咱怎么对话呢？刚才你告诉我“肖霞说了‘这活儿非你莫属’”，是吧？我就问你，“这话是肖霞说的还是新人说的？”你告诉我“新人手里没有活儿，就这一个活儿。”人家说“非你莫属”和“就这一个活儿”有没有关系？你回答的是不是我问的话？不管有几个活儿，就是三个活儿、五个活儿，和非你莫属打架不打架？（张美琳：这下理解了。）那你是要告诉我什么答案呢？你还告诉我你去调查了，你调查的是什么结果？你调查的结果就是，你没有调查出来他是不是非你不娶。（张美琳：后来我问新人手里还有啥活儿，有几个活儿，她说没活儿。）你刚才说就一个活儿，一会又说没活儿，意思就是“非我莫属这个事不存在，非我不娶不存在”，你想把这个推开，是吧？如果有一个，“你看，非我莫属也就我一个”。她说非你莫属，然后你这儿就得推开，“这个活儿不能多，要是活儿多的话，你做一个，我做一个，他做一个，都能做。有五个活儿都让我做，这叫非我莫属，如果就这一个活儿，一个活儿只能选择一个对象呀，没办法的情况她选择了我，不能说非我莫属”。你跟我说这话的目的是不是就是想告诉我，“他不是非我不娶，是因为国家法律规定他只能娶一个”？你的目的就是想澄清，“他不是非我不娶，是只能娶一个”，所以你才指定了“她手里就一个活儿”，你累不累？你诡诈不诡诈？

你想让我去揣摩，然后你为了澄清不是非你莫属，你告诉我她手里就一个活儿。当我在这儿问你“人家说没说非你莫属的话呢？”你为你自己解脱，你又说她手里就没活儿，手里没活儿的话就不存在非你莫属了。你究竟调查了没有？人家说的是不是非你莫属？这话是肖霞说出来的，还是新人说出来的？如果是新人说的非你莫属，那跟肖霞有啥

关系？肖霞只是给你传达个信息，跟肖霞就没关系，人家只是告诉你一下，怎么能说是刺激你呢？你要是真想解决这个问题，你说“是我把人带到了我面前”，那你应该问谁？应该问新人吧？“你为什么说非我莫属？啥意思呢？我把你带到我面前了？你心目中有了我的位置了？我可不敢，我可不能。”这是不是你要做的？你没去做吧？你也没去调查、也没去了解，你调查了个啥？你调查了没有？（张美琳：当时我在那边配合，我就知道她手里就一个活儿。）这一个活儿也没问，是你就知道，“我就知道他心里没我”，是吧？（张美琳：就是这意思。）你没调查，你怎么能说肖霞说话是刺激你呢？（张美琳：后来我问新人手里到底有没有活儿，人家说没有。）那她手里究竟是没活儿还是就一个活儿？（张美琳：就那一个活儿。）那你又说没活儿，没活儿和一个活儿一样不一样？（张美琳：那个活儿他们已经去了又回来了，后来她才说的这话。）那个活儿他们做了没有？（张美琳：没有做。）是不是等你去做呢？让你去做了没有？（张美琳：没有。人家说福音对象家有环境，没法做。）那就是不能做，是吧？不能做他们怎么还在那儿待了一天呢？你就没问问？（张美琳：他们连去带回来是一天。）（苗肖：我们上午九点钟到的，到了以后那俩新人说“我们先进去看看环境再说”，让我们就在外面等，等到中午十二点以后人家也不出来，我就想：这是不是不让我们进去呢？我是这么理解的。等到下午五点多她们才出来，后来这两个新人就说那儿有环境。当时我心里想着可能是因为肖霞去了，所以她们不配合。因为那天我和新人说，“明天我、肖霞还有另一个姊妹和你去作那个福音对象”，新人说“说的好好的让张美琳去呢，怎么又变了人了呢？”我说“你是不是仰望人呢？让谁去都是有原则的……”，说了以后，新人也没说啥，情形缓和一些了。）（王静：你是从她们的表现当中看到她们是让张美琳去，不让肖霞去？）（苗肖：这是明明地说出来的，在这之前，她们觉得肖霞谈不了，谈的东一句、西一句，张美琳谈得好、谈得细。从这以后就形成了排斥肖霞，喜欢张美琳。她们那段时间一直就是这个情形。）（张美琳：那天她们从那边回来以后，好像苗肖在她们跟前说了一句，“看看看，就知道弄不成，人家就让张美琳去呢，就不让你去，你非要去”，人家俩新人说苗肖是搅屎棍。她们说“后来肖霞去了，我们也在扭转自己呢，他这么一说，把我们和肖霞之间的事搅得更是事了。”）（苗肖：我没说这话。）张美琳，你就没

有问问她们为什么说苗肖是搅屎棍？（张美琳：她们说不是不让进家。）人家原来说的是让你跟她们去呢，然后苗肖这个搅屎棍非得让肖霞去，结果看闹成啥了，是这个意思吧？（张美琳：嗯。新人说她们进去以后探了探福音对象的口气，看能不能让别人进来，福音对象说不让进。她们出来以后苗肖就说了那句话，我不知道他到底说了没有。）他说什么话了？（张美琳：他说肖霞呢，“人家本来就不让你来，就让张美琳来呢，你非要来，来了连门都进不了。”新人说“本来我们就没有想着不让肖霞进，是我们探了探福音对象的口风，福音对象就不让别人进家，可苗肖就说是我们嫌肖霞来呢，其实我们也在扭转呢。”）她们扭转什么呢？（王静：她们扭转“肖霞来了就来了吧”，是不是这个意思？）（张美琳：是。这一次去了的时候，她们说“那个弟兄就是个搅屎棍，他就不站立场。本来我们对肖霞就没想法，让他这么一说，让肖霞对我们有了想法了。”）（王静：你听了她们说的以后怎么想？）还用问呢？舒服嘛！（王静：你听了以后是不是也感觉“苗肖看你做的这事”？）（张美琳：我说“弟兄就这么说的？”她们说“哦，就是这样说的”，我说“不可能吧？”）（“弟兄在哪说的呢？跟谁说的呢？”你就没问问？）（张美琳：这是她俩说的，她俩不这么说的话，我也不知道。）人家和你说“这个苗肖就是根搅屎棍”，人家是和你说这话呢，是吧？她们说这话的目的是什么？（张美琳：她们说这话的目的肯定是拉帮结伙呢。）（王静：跟谁拉帮结伙？）（张美琳：跟我拉帮结伙。）她们跟你拉帮结伙，你是什么反应？（张美琳：我说“苗肖真的就这样说了？”她们说苗肖真是这样说的。）苗肖说这句话咋了？（张美琳：苗肖和肖霞说“看看，人家说让张美琳来呢，你非要来呢，结果来了连门都不让进。”达到的果效……）（王静：先不说达到的果效，这是不是事实呢？进门了？你听了以后怎么想？）（张美琳：我当时听了以后我流露出来的肯定是……）感动、激动嘛。（张美琳：也有这方面的东西。但当时肖霞考虑的是这边的工作不好作，怕我过去打岔了，所以没让我去，我也考虑这个了。可是人家说这话我心里肯定有这方面的东西。）你听听这话，“人家说这话”，就单独说这个话，是苗肖说的话有问题还是人家说的话有问题？（张美琳：人家说苗肖不站立场，我心里想苗肖有时候也就是不站立场。）你心里也这样想，是吧？所以说，她们说苗肖是搅屎棍的时

候，你也认为苗肖是搅屎棍，是吧？（张美琳：应该是。）还应该是。

你怎么能把苗肖看成是搅屎棍呢？他说哪句话成搅屎棍了？你再说一下。（张美琳：她们的意思是本来她俩不是这样想的，搅得肖霞回来以后肯定说她俩了，说她俩诡诈。）“我们本来是想着你跟我们去呢，是苗肖让肖霞去的，最后搞成了这样，他这不就是搅屎棍？”你听了这话以后激动、感动。人家和你说苗肖是搅屎棍是不是和你说心里话呢？人家想的就是，“咱们是一个小团伙，我原计划咱们三个人去做活儿，这就是咱的一个小诸侯，结果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人家让肖霞去呢，人家说出来了，我说不行、不行，然后人家又给那个新人作了思想工作，两句话说得那个新人没话说了，去就去吧。去了以后，你说我能让他们进家吗？搅屎棍搅得咱们这个小团伙能搞成吗？咱计划得好好的，咱们三个一伙，结果人家一打岔，打散了，咱们三个不能一伙了，你说这是不是搅屎棍？搅屎棍就搅屎棍吧，你说我对你忠心不忠心？我就让他这搅屎棍搅不成，我带着他和肖霞去了就不让他们进家，我就知道他是搅屎棍，让他搅不成。”她回来和你表忠心，你是不是该夸赞一番？“好样的，可以！我有这样的大将，这个江山可以打下来，这根搅屎棍搅不了”。所以说你激动、感动，在你心目中认为苗肖就是搅屎棍，他搅扰了你们这个团伙的形成。你是什么心态？想干啥？想扩展福音呢，还是想搞独立王国、搞小团体呢？这个小团体搞不成是因着什么？不就是这根搅屎棍搅的吗？搅屎棍在这儿搅了一把，搞得不能去了。为了保护你们小团体的整体利益，肖霞不能进家，“可肖霞不能进家，肖霞回来还散布的哪儿也是，还有这根搅屎棍，散布的哪儿也是。把咱的精心计划打乱了，还暴露了，你说这弄的是个啥？这搅屎棍给搅的。”神说：“撒但的阴谋一旦败露，它的本相一旦被揭穿，它便暴跳如雷、兽性大发，它残害人、吞吃人的欲望便变本加厉，因它被人的醒悟而激怒，被人向往自由、向往光明、挣脱撒但牢笼的心愿而对人产生了强烈的报复。它的暴跳如雷是为了维护它的邪恶，也是它凶残本性的真实流露。”（摘自《话·卷二 关于认识神·独一无二的神自己　二》）你说她们着急不着急？是不是暴跳如雷？苗肖跟她们来传福音，拉着她们跑这儿跑那儿，最后她们能够说苗肖是搅屎棍，这是不是暴跳如雷的反应？今天她们说出这话以后，

你没有去反省认识这里面谁是正面的、谁是反面的，谁流露什么了，谁是为了神的作工，谁是为了自己的经营，谁站在正面谁站在反面。我刚才问“肖霞说的那话是不是事实？你调查了没有？核实了没有？”你没心思去调查、核实，你和她们拧成一团，她们说苗肖是搅屎棍，苗肖在这儿又把她们都暴在光中，在你看来“苗肖你是干啥呢？本来肖霞在这儿，我就要把肖霞踢开呢”。你在这儿是要维护这两个新人，你在这儿包着什么也不说。我说：“你去调查、核实了没有？”你说：“她手里就一个线索，她手里就没线索。”你调查、核实她的心态了没有？肖霞告诉你“非你莫属”，那你问没问她究竟是不是非你莫属呢？“你是不是要和我抱成一团呢？我是不是就成了你的主子了呢？我是不是就是你这个小组织的一份子呢？”你不闻不问，不核实，你只是说肖霞在这儿怎么你了，不管事实是不是这样的，肖霞说的是不是实在话、是不是实情，你不去调查、核实，你为什么不去调查、核实？你不仅不去调查、核实，还不允许别人去述说，还不允许别人把这件事情阐明。我想落实肖霞说的话是不是事实，把它放在光中，看究竟是什么样的，你在这儿是掩盖。所以我问你什么话，你东躲西藏，东一句西一句抛开这个话题不回答，你一会儿说就一个线索，一会儿说没线索，在你这儿你始终没有说你对她俩的认识，没有说你对她俩和你之间的关系的态度、观点。当苗肖说出这话的时候，眼看要露馅了，“五脏”要露出来了，你心里怎么想的？是不是想掩盖呀？可是怎么掩盖呢，你能封了苗肖的口吗？他要说呢，你说怎么封？能不能说“闭嘴”这话？动作没法做，话没法说，但心里翻江倒海是不停的，“怎么能制止你呢？你能不能闭嘴呢？能不能不说呢？我实在是没有大红龙的那个枪杆子能封了你的喉咙、封了你的口”。心里想，不能做，那时候你的心思、态度就对准了苗肖，看怎么能使苗肖闭嘴。苗肖在这儿说这些话的时候，你根本没心思去听“这俩新人是咋回事呢？她们作工为什么不让肖霞进家呢？那边究竟有环境没环境呢？是有环境还是她们就是拦着不让肖霞进家呢？她们是怎么作工的呢？她们在搞敌基督团伙呢？打岔神的作工呢，还是维护神的作工呢？我没有去调查，今天苗肖和她们一起去了，他看见了我所没看见的，我听听苗肖是怎么看这件事的，我听听苗肖是什么建议，我听听苗肖说他看见了什么。肖霞说什么话了，她堵了我的心了，我不想听肖霞说，我听听苗肖说的”。你有心思听吗？你不是有心思听，其实你心里是清楚

的，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你不能说。不要说想听了，苗肖在述说的时候我在这儿想听一下、想了解一下，大家都想了解实情，你允许吗？你不允许。你只能让他闭嘴，封他的口。

肖霞的话，使你扎心；新人的话，使你动心；我的话，使你无心搭理，定不下心，藐视，可不可以说是藐视呢？我和你对话，你怎么对话呢？你耍我。我问你什么话，你反答什么话。我在这儿是想断案的，我想看看实情是什么，张三李四王五我都让说一下，你在这儿发表着你的观点，你想告诉我“肖霞伤害我了，伤害我的利益了”，你没有告诉我肖霞伤害神家利益了没有，你没有告诉我新人她们伤害神家利益了没有、拆毁神经营了没有、亵渎神了没有，你始终告诉我她们维护你了。我想了解情况，你不向我汇报，你想掩盖，你只跟我汇报说肖霞伤害你了，你只给我传达了个信息，你没有告诉我这俩新人做在神身上的是什么，她们做在弟兄姊妹身上的是什么，这些你一概不提，你只跟我说肖霞伤害你了。苗肖不吭气的时候，你不说苗肖，等苗肖把这个事情说出来的时候，只是说肖霞和她们一起去的这个实情，向我叙述的时候，说她俩的计划的时候，你是不是感觉把你暴露在光中了？你是不是让他闭嘴呀？我还在这儿呢，你就能让他闭嘴。你想让他闭嘴，你用什么方法让他闭嘴呢？你说他有败坏了？你说他拆毁神的经营了？你高举见证的是谁？你仰望的是谁？谁的话在你心里生根发芽结果了呢？新人的话？听了她们的话使你舒心、舒服？不仅是舒服，你们是不是达成了一个默契的配合呢？是不是勾结在一起了呢？你为什么能在这儿舍命为她们求情呢？你舍命为她们求情，你也不应该把她们的话当真理来对待呀！你没有跟我说神要求什么了、神说什么了，她们所做的与神话怎么不相符了，你跟我说的是苗肖在这俩新人眼里边的身份与地位，苗肖是来跟随神的，是来跟随这俩新人的？是让她们给他个评论？打个分？进国度、不进国度，剩存下来、剩存不下来，是由她们说了算？是由她们来定案？咱需要采取她们的建议？你需要把她们的看法、观点汇报上来，告诉我，给我个参考？这是干什么呢？我想问一下苗肖是什么人性？我要是想问一下苗肖是什么人性那你就能跟我说，你定不下来，你把各种素材给我描述出来，“谁谁怎么看他了，谁谁怎么说他了”，那可以说是我要这方面的素材了，我要求了，我要了解，可我没有要求吧？我没有问你吧？

在我没有要求、没有要了解的时候，你把这些都说出来了，你的动机从哪来的？从哪来的心思？没人要求、没人问你你都如实汇报？这是如实汇报还是什么？你是来把实情如实向我汇报，还是想狐假虎威呢？还是想迷惑、引诱我一下，试探一下我，看我有没有分辨认识？是试探还是利用，借刀杀人？借着这个传播了个舆论，来影响我的视线？一百句谎言成为真理？她们说苗肖是搅屎棍，然后你也伙同她们说他是搅屎棍，给他来个人身攻击，让他站立不住，封他的口，这不是你的目的吗？让人上道，刚才苗肖倒已经上了你的道了，“我啥时候说的？我对谁说了？”我要是也跟着你上了道，今天上午就进了搅屎棍里边了，就开始看苗肖是不是搅屎棍了，来核实这件事情了。结果我怎么就不上道呢，是我糊涂，还是你失算了？你是经过精心策划了，还是随手就来？（张美琳：没有精心策划。）那你这是随手就来？那你可以呀！（张美琳：本性流露吧。）（苗肖：新人说“我们和张美琳说的好好的，我们去呢”，然后我说“你们两个狼狈为奸”。）你说了她们狼狈为奸以后，她才允许你们去的。（苗肖：嗯，我说“你们两个狼狈为奸”。）人家还带着个狐狸呢。张美琳，我这话刺激不刺激？（张美琳：我也不知道刺激不刺激，你不说我认识不到自己流露的这些东西，你说了以后我才认识到了。我没有精心策划，这就是败坏本性的自然流露。）你说你们的仇恨有多大呢，说苗肖是搅屎棍，你以前和苗肖说过这话？苗肖，她们在背后说你的这个话你知道不知道？（苗肖：我不知道。）张美琳今天是拿出了杀手锏，想用一句话攻击他，把他打倒。（张美琳：我也是上了她们俩的当了，人家说苗肖在肖霞跟前这样说的。）你就不分辨一下？你上了她们的当了？是她们上了你的当了，还是你上了她们的当了，这话说不清了。（苗肖：我也没说，她们也没在我跟前说，我今天才知道她们说我是搅屎棍，感觉莫名其妙。）张美琳，她们说苗肖是搅屎棍，你也没有去对付修理一下她们？“做在弟兄姊妹身上就是做在神身上，怎么就是搅屎棍呢？搅扰神的工作了？”你还在那儿高兴呢，她们说苗肖是搅屎棍，你不高兴？你不庆贺？你是不能放礼炮，你要是能放礼炮你肯定要去放一下。别人说出对弟兄姊妹攻击论断的话，你不去分辨认识，你不去维护正义，你还庆幸，你说你这是什么性情？喜欢邪恶、恨恶真理？什么是真理？做人做事、看人看事。你看你做人做事、看人看事多邪恶呢。

张美琳也诡诈呢，不是一般的诡诈！张美琳诡诈还是肖霞诡诈？你们俩谁诡诈呢？棋逢对手。

我刚才说的这个画面清晰了吧？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张美琳：我就是起了一个拉帮结伙的作用，不维护神家利益。）那肖霞说的那句话说错了吗？她说得太轻了！肖霞是老好人，其实她看见了，但她不说，她只说了个“非你莫属”。肖霞，你手下留了多少情面？你看你这老好人做的是啥呢？你做了老好人还没人感谢你。你说你看不见她们几个人做的是啥？伤害不到你，你就给她来个不疼不痒的挠痒痒，来了这么一句，这是不是没有正义感、不维护神家利益带来的后果呢？（肖霞：嗯。）就是神说的那个话，神说：“有些人不管听了多少道也不能明白真理，对敌基督的表现也不会对号，也不会分辨，眼前明摆着就是个敌基督，他就是看不透，还受迷惑。敌基督没坑害他的切身利益，没有亲自打压他，也没有亲自骂他、对付他，没有在他跟前表演，他就不承认是敌基督，别人说出事实也不行，有证据他也不相信，他就要亲眼看见敌基督所做的、亲身经受敌基督的残害之后才能承认。对于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就让他跟着敌基督受残害，受残害之后他就醒悟了。）这是不是有点狠啊？（这不是对他狠，这样的人给他交通真理他不能领受，非得自己受残害之后才能够有意识，才能醒悟，所以这类人只能这样对待。）这是原则。……对那些受敌基督迷惑怎么交通真理也不会分辨敌基督的人，只有等他深受其害长了教训、长了记性，以后他就有分辨了。这些糊涂虫、不听劝的人，对敌基督这类人的凶恶、邪恶认识不透，还能把敌基督当弟兄姊妹对待、相处，甚至还施以爱心帮助，还用诚心去对待他，跟他说心里话，结果被敌基督坑害了。有些人被坑害一次还不行，得被坑害好几次，最后才对敌基督有了分辨，你再跟他交通，再扶持他，他就相信了。”（摘自《话·卷四 揭示敌基督·第十四条 把神家当作个人的家天下》）敌基督必须放在你身边让你去分辨、去认识，你不能去弃绝、不能去揭露，那你就享受一下，被坑害几次。肖霞，你已经看出来了，为什么不说透啊？你怎么说了一句“非你莫属”的话？你的这个观点是从哪来的？（肖霞：其实还是用自己的办法跟她说一声。）“人家让你去呢，非你莫属，那你们就去吧”，你是因着作工说的这句话？

（肖霞：嗯，就是让她去那边作工，也有用这话来刺激她一下，让她知道一下。）

（王静：张美琳，刚才弟兄这么谈你看到什么了？）（张美琳：看到了我在拉帮结伙、打岔、拆毁。）（王静：你怎么走上这个路的？）（张美琳：怎么走上这个路的？你点一下。）（王静：上次的文稿你看了吧？）（张美琳：看了。）（王静：看了以后有没有反思？）（张美琳：想了。）（王静：就想着是搅屎棍搅成这样了？）（张美琳：没有这样想。她们说的那话我也没往心里记，她们说的那话没有伤害到我的利益，要是伤害到我的利益了我就把那话记到心里了。）（王静：从这里就看到你不经历神的作工，你在神的作工当中根本就不看看自己流露了些啥。按说她们说这些话的时候你该怎么做？你根本不维护神的作工，你只是一个劲儿地跟肖霞争地位，你要超过她，你要在众人心中把你的地位树立起来，让别人心中有你的地位，你就是走的争强好胜这个路。你根本不考虑你们俩是配搭，你们是一起同心合意通行神旨意呢，可你这涉及到羞辱神名了，涉及到拆毁搅扰了，按说这是触犯神性情的，该遭神惩罚。都到这种地步了，你现在还看不见。这段时间文稿里一直说不能走任胜的路，任胜走的路是啥路，你看到了没有？跟你一样不一样？你走的是不是她的路？）（张美琳：是。）（王静：你认为肖霞遮住你的光芒了，就在这争地位、争名利。因为你们俩在一起配搭涉及到了荣耀神、见证神、高举神，不能羞辱神名。咱出去以后给新人带来的是什么？新人怎么看？你没感觉到一种羞耻感。新人能在你跟前说苗肖是搅屎棍，你没有反应，别人说“肖霞谈的就不行，东一耙子西一扫帚的，就弄不成”，你听了高兴。你这一高兴，神怎么看你？你计划干啥？你不就是想听到这些吗？你为什么想听到这些话呀？你追求的就是地位、名利，让别人说你好，让别人夸奖你。你说咱追求这个，咱值钱吗？别人都把你捧起来“张美琳好”，肖霞就不行，就是你好，这不是敌基督吗？别人都把你吹捧起来，都说你好，你不就完了吗？你信神是为了高举神、见证神、彰显神，让神在人心中有地位，可是你追求的是什么？“我张美琳要在所有人心里有地位，我到哪里就是打江山闯江湖，闯出一片我的天下，让所有人都认识我”，你看你多高兴，你这是走上啥路了？就这还能笑出来，还感觉没事，在神那儿已经触犯神性情了，该杀头了，

再往下走就该坐监了，别出来了，因为你出去就是打岔搅扰，所以就得把你控制起来。你看到神的性情了吗？你感觉人不能把你怎么样，你不能用了神就会作事。神的性情是狮子不是绵羊，因为你这个事涉及的不是肖霞，涉及到神的工作了。下边没分辨的人吹捧你呢，因为这事是我从建丁那儿知道的，建丁告诉我“她们都说肖霞不行，就是张美琳能行”，你不要说是别人说你，你自己没感觉到危险？起码咱出去是高举神、见证神呢，新人才作回来，她们就看你们呢，她们对国度建造还没多少认识，她们就是从你们身上看国度建造呢，从你们一线的人身上，从你们的活出上看国度建造呢。她们在你们身上看到啥了？撒但的差役，打岔、搅扰、拆毁。你是高举神、见证神？国度建造看人的活出呢，不是看你的字句道理，不是看你能给人谈多少，你活出的是什么？你这不是一步一步走上这个路了吗？当别人开始说肖霞不好的时候，你并没有制止，别人说肖霞谈的东一下西一下的时候，你就没说“是东一下西一下？打仗就是这样，刚开始先让你明白过来，后边再细谈。不是说她就不行，我还佩服她呢，人家比我都强，哪方面我都不了解呢，人家就能谈出来。你就不会看事。”你把她打了，她还说这话吗？她还在你跟前说肖霞就是不行？咱一起出去的人就是不行、就是有点问题，咱还得弥补，以后咱的人出去还要去打仗、还要去作工作。你说你走的这路不是敌基督道路？纯属拆毁搅扰，纯属是撒但的差役！在神那儿已经定你为恶人了，作恶的！你丝毫不维护神家利益，你看神话咋说的？什么是恶人？你要是能看到你是恶人，你还能这么做？什么人才做这事？恶人才做这事呢。你能颠倒黑白，把苗肖说成搅屎棍，你看他作的啥工作，他不比你强吗？他看见这问题他还能跟那俩新人这么去交通呢。他是搅屎棍还是你把教会搅乱了呢？本来她们是新人刚过来，愚昧无知，你得把她们的那些打了，如果她们说这些话的时候，你和肖霞是同心合意的，她哪些没有打的你接着打，把这些方面都弄明白，把她们打死。你为了争名、争利，你为了把肖霞干倒，你就跑到这里边了，你把她干倒你就有地位、名利了，别人就仰望你了。你这是直接与神对着干，你就不看这些人心里有没有神的作工，对神的作工有多少认识，你光看“这些人心中到底有谁？有肖霞还是有我？”这就是你的追求方向、目标。我还想着文稿已经下发了，你该反省了，你该从里面看到自己所走的路了，该看到自己做的是啥了。欣欣刚给你们聚了会，今天又把你们叫过来

再见见，这是个大问题，你说你走的是啥路？这问题多大？你再往下走就是任胜的路，你愿意走任胜的路？你愿意去坐监？再往下走就是这后果。今天揭露了你、对付了你，你能够走上正道，以后的路还能走，如果今天再不把你的这些事情挑明白、揭露透，你就完了，大红龙抓了你，好吗？人不做，神作。你能看见这个可怕了吗？）

背叛的将军（二）

张美琳，你这个性质比任胜要严重得多，这个你要认清。任胜是什么？任胜是不作工。你是什么？（王静：拆毁。）拆毁，搞独立王国。你刚过去几天就能和新人团结一致对抗肖霞。肖霞是谁？肖霞是跟你搭伴去的，是打仗的，是帅领，你和她对抗不是要造反吗？你要造反，能让你只是下监就完事？那得来的不是更大的惩罚？你的言行举止，你所做的哪一件事是为了神家呢？你所说的哪一句话是为了神家呢？人家走向正轨是时时、事事、处处来到神面前，想着神、念着神、为着神，你呢？你有那么两分钟是想着神、念着神、为着神吗？是，你出去是去传扬神话了，你传扬神话的目的是什么？你想用神话来装饰自己、伪装自己，想让人高看你，你想利用神话搞自己的经营，从而让他们能崇拜你，从而使你在他们心目中有你的地位，你想成为什么？活着成为基督？咱所做的哪件事是为着神的经营计划而来的？你完全是在神的经营中搞着自己的经营，是神家的强盗、土匪，你看到你所做的这些不觉得害怕？他们都点过你了，都告诉过你了，直到今天你的认识是什么？到现在你对自己没有个认识，自己污秽不堪、邪恶败坏，自己是罪恶的头目，拆毁着神的经营，还妄想着剩存下来，成为下一个时代的主人，你说可能吗？教会建造就要达到认识自己呢，咱对自己有什么认识？这都到国度建造了，国度建造是认识神呢，人家开始认识神的时候，你对自己的败坏连个大体方框还没有呢，还作恶呢。神交通了《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这都又过了几年了，咱在这儿还没有任何知觉。

看一下这段话，“第十项蒙拯救必须具备的真理，就是必须认识大红龙就是当今世界邪恶势力的总根源，还要认识到大红龙的各种毒素的实质。大红龙就是当今世界最危险的邪恶势力，也是一切邪恶势力的毒根。只要大红龙在哪里掌权，哪里就有战争，就有阶级斗争，就有杀戮、迫害，就有谎言欺骗，就有各种天灾人祸、瘟疫横行；大红龙的黑手在哪出现，哪里就有邪恶势力横行，就有各种灾难伴随。大红龙就是黑暗与邪恶的祸根。大红龙罪恶滔天，所说所作的都是蒙蔽人、欺骗人、败坏人、残害人、屠杀人；大红龙所鼓吹的、宣传的全是欺

骗人、败坏人的鬼话，都是邪说谬论。如果人对大红龙的实质认识不透，就足以证明人仍是属于大红龙的子孙，这样的人一旦有了地位，掌握实权，还是属于大红龙掌权、撒但掌权，肯定都是敌基督，都是魔王。只有真正认识到大红龙的反动邪恶的本性与实质，才能真正恨恶大红龙、背叛大红龙。那么，怎样才能达到真正恨恶大红龙、背叛大红龙呢？第一，必须把大红龙的所有抵挡神、否认神的各种谬论的反动实质完全看透，达到真正认识大红龙的邪恶与实质。第二，就是必须把大红龙的所有毒素进行解剖，认清大红龙的毒素都是与真理相敌对的，都是反面事物，都属于撒但败坏人所产生的毒瘤，在每个人身上都严重存在，并且根深蒂固。例如：狂妄自大、自以为是、目中无神、无法无天、随意论断、毁谤定罪、两面三刀、谎言欺骗、颠倒黑白、造谣陷害、争权夺利、伪装诡辩、假冒真理、设罪杀人、乱杀无辜、威胁利诱、逼供陷害、杀人灭口、铲除异己、扼杀正义、愚弄人民、残害人类、贪得无厌、死不认罪等等。人里面的大红龙毒素如果得不到解决，人的生命性情永远也不会变化。第三，就是必须能分辨从大红龙产生的所有反面事物都是撒但迷惑人、败坏人、捆绑人的工具。凡是大红龙所宣传的、倡导的、让人遵行的都是反面事物，败坏人类都被这些反面事物所迷惑捆绑，分辨不清真理谬误，分辨不清光明黑暗，陷在罪恶之中不能自拔，所以，背叛大红龙主要就是弃绝大红龙的一切邪说谬论，得以脱离从大红龙而来的一切反面事物的捆绑，这才是真正背叛大红龙、脱离大红龙的权势。多数人虽然心里痛恨大红龙，但对大红龙的反动邪恶的实质却看不透，还分辨不清哪些是大红龙的邪说谬论与毒素，这样就不能达到真实地背叛大红龙。背叛大红龙是很深的功课，因为大红龙这个恶魔败坏人类太深了，它的毒素已经渗透了每个人的心灵与血液，所以，人要达到从大红龙权下蒙拯救、得洁净不是简单的事。什么时候能够真实认清大红龙的邪恶本性，认清了大红龙的种种毒素，达到真正认清了大红龙就是撒但，就是神的冤家对头，能够彻底背叛大红龙的时候，才是真正达到蒙神拯救了，这才是真正蒙拯救脱离撒但的权势了。”（摘自《基督与教会工人的座谈纪要·信神达到蒙神拯救必须进入的真理》）

“蒙拯救必须具备的真理，就是必须认识大红龙就是当今世界邪恶势力的总根源，还要认识到大红龙的各种毒素的实质。”大红龙是谁？以前

想没想过大红龙是谁？今天看见你是不是个大红龙？不要一看“大红龙”就说是国家政府，你不是大红龙的孝子贤孙？大红龙的孝子贤孙是说谁呢？（张美琳：说自己呢。）“还要认识到大红龙的各种毒素的实质。大红龙就是当今世界最危险的邪恶势力，也是一切邪恶势力的毒根。只要大红龙在哪里掌权，哪里就有战争，就有阶级斗争”，以前老毛提倡什么？必须得有阶级斗争，是吧？这是老毛的那个毒根，你是他的孝子贤孙，你看张美琳去了哪是不是也必须得有阶级斗争呀？“只要大红龙在哪里掌权，哪里就有战争”，所以今天不能给你权，今天仅仅是让你当个带领，让你做个负责人，只要你一负责就开始争战呀，就开始阶级斗争呀，就想在哪里掌权。工作作不作先掌权，这就是大红龙的孝子贤孙。“只要大红龙在哪里掌权，哪里就有战争，就有阶级斗争，就有杀戮、迫害”，张美琳，杀戮了没有？（张美琳：杀戮了。）怎么杀戮了？（张美琳：我想攻击就是杀戮。）现在是没给你权，要是让你做个公安局局长，你说你会不会杀戮？会不会杀人灭口？（张美琳：会。）你看你刚才那个表现。“就有杀戮、迫害，就有谎言欺骗”，你说“搅屎棍”这话多侮辱人、多刺激人、多伤害人呢，这话你也能说得出来？而且别人在那儿攻击人说这话的时候，你还没有任何反应，反过来你还要利用这句话再来攻击人，你在弟兄姊妹面前、在我面前都能做出这事来。“就有杀戮、迫害，就有谎言欺骗”，咱说了几句话，看你那几句话里有多少谎言、多少欺骗！“就有各种天灾人祸、瘟疫横行”，你说你刚去作工，那两个新人怎么就能够联合起来做这事呢？这是不是你带过去“瘟疫”了呢？为什么说你带过去“瘟疫”了呢？因为她们刚被原教会开除出来，她们正处在低谷时期，在黑暗之地哀哭切齿，你过去应该把她们打醒，结果你过去给了她们个枕头，没有让她们反省认识自己所作的恶，反过来你还给了她们正好适合她们生长的土壤，你能带领她们作恶，这不是“瘟疫横行”？“大红龙的黑手在哪出现，哪里就有邪恶势力横行，就有各种灾难伴随。”你说咱在那边是不是个灾难？让你去扩展福音呢，能够让弟兄姊妹上午九点多去了到了下午五点都进不了福音对象的家门，这是不是灾难？神家每天发着生活费，弟兄姊妹撇家舍业，出门在外，就是这么玩弄人呢？什么时候了？外边灾难四起，外边有多少人等待着让你去救赎呢，庄稼多工人少，结果你们在这儿玩弄人，这样白白浪费人力财力，给神家带来一种灾难。“哪里就有邪恶势力横行，就有各种灾难伴

随。”你说你们在背后议论苗肖呢，说苗肖是搅屎棍，你们在那儿议论的时候神不知道？神当下不知道，随后也不知道？吃善恶树的果子，吃了就死不知道？你们还在那儿议论得津津有味，搞着你们的计划。反过来你还能把它当成营养品，你把毒汁当成营养品还出来散布，还想引诱人，成了一种瘟疫，成了一种灾难，灾难伴随。“大红龙就是黑暗与邪恶的祸根。大红龙罪恶滔天，所说所作的都是蒙蔽人、欺骗人、败坏人、残害人、屠杀人”，今天在这个小小的画面里边这些是不是都暴露无遗？蒙蔽人，你还过来蒙蔽我呢。欺骗人、败坏人，你把你那个思想传达给新人，人本身就败坏不堪，你再给她们输送些“营养”，她们有靠山了，更是什么也敢干了。苗肖在这儿本身就没有正义感，多长时间他没有把这个事情汇报上来，没有把你们暴露在光中，今天好不容易来了说了这么一句话，你还来了句“搅屎棍”，还要攻击他，还要把他打残，你说你多邪恶呢。所以说“大红龙罪恶滔天，所说所作的都是蒙蔽人、欺骗人、败坏人、残害人、屠杀人”。“大红龙所鼓吹的、宣传的全是欺骗人、败坏人的鬼话，都是邪说谬论。”那你在这儿鼓吹的是什么？你敬拜神了？传扬神话了？高举神、见证神了？你高举的是谁？你见证的谁？你传扬的是谁的话？是不是都是欺骗人的鬼话？咱信神的过程中同时又高举魔鬼的声音。“如果人对大红龙的实质认识不透，就足以证明人仍是属于大红龙的子孙，这样的人一旦有了地位，掌握实权，还是属于大红龙掌权、撒但掌权，肯定都是敌基督，都是魔王。”你说你今天这个小小的表现是不是已经达到敌基督的表现了？魔王，算不算魔王？能把弟兄姊妹说成是搅屎棍，这话不是魔王说出来的？为了维护你们的利益，为了你们能够团结在一起，背后论断人、攻击人，说人是搅屎棍，这是多么恶毒的话，说恶毒还没知觉呢，今天还能放到桌面上。肖霞和你说“非你莫属”，这是很正常的一句话，是一句对你提醒、劝勉的话，你把这话当成了什么？把从神来的一切都当成了仇视之物，你说肖霞这话刺激你呢，这刺激你了？肖霞还是蜻蜓点水，肖霞还没敢说实话呢。“只有真正认识到大红龙的反动邪恶的本性与实质，才能真正恨恶大红龙、背叛大红龙。”不管多长时间，不管他们给你提了多少，你对自己有个反省认识没有？今天再看这话，这根本就是无动于衷，对认识自己根本不沾边，如果你认识自己，今天能做出这事来吗？最起码克制一下、伪装一下、敬虔一下，可你是赤露、敞开，根本不受辖制，连点辖制都不受，那你

能说你有认识？对自己的大红龙毒素没有一点认识，生命还可能有进入？天方夜谭！“只有真正认识到大红龙的反动邪恶的本性与实质，才能真正恨恶大红龙、背叛大红龙。”认识、恨恶、背叛。看看你做的，你连基本的认识都没有，现在有没有认识？现在承认了没有？承认自己所做的了吧？看见邪恶了没有？（张美琳：看见了。）只有承认、认识才会有恨恶，恨恶才可能背叛，如果你对自己所做的没有一点恨恶，那不可能背叛。

“那么，怎样才能达到真正恨恶大红龙、背叛大红龙呢？第一，必须把大红龙的所有抵挡神、否认神的各种谬论的反动实质完全看透，达到真正认识大红龙的邪恶与实质。”“必须把大红龙的所有抵挡神、否认神的各种谬论的反动实质完全看透”，那你在这儿看到什么了？你看到你怎么抵挡神了？你否认神的各种谬论有哪些？你怎么抵挡神了？你说说，我看你认识了哪些，你怎么抵挡神了？（张美琳：……）肖霞，她怎么抵挡神了？（肖霞：她不维护神的作工，只维护自己，拆毁神家工作。）抵挡神，怎么是抵挡神呢？你吃着神的、喝着神的，呼吸着神给你的一口气息，但却不作神托付给你的工作，不作工作就是抵挡，不要说作恶了，不作工作就是抵挡神。就像约拿，神让他去尼尼微城，他去不去？他不去。不去就是抵挡。约拿做什么事了？还没有达到你这个拆毁呢，交给他的任务，他不去，和他说的话，他不听，不做、不听就是抵挡。你看罗得的妻子，罗得的妻子做什么了？啥也没做吧？就是扭头看了一下，她做多大的事了？抵挡神、抵挡神，需要你怎么抵挡神呢？非得让你谩骂神，搞个人经营才是抵挡神？神交代给你的事不去落实就是抵挡。所以罗得的妻子变成盐柱，给你屹立在那边，给你作了个“标杆”，告诉你抵挡神的结果是什么。扫罗，神让他把人杀死，他就留了一个人，你看他做什么了？在人来看没做什么，但那就成抵挡神了。今天让你做带领，你带领什么了？你没作带领的工作本就是抵挡神。抵挡神、作恶和败坏性情有级别上的划分。有败坏性情是什么？神和你说了，你对神的话有疑惑、有猜疑，不能阿们，但是这个事你不能、不敢不去做。神说撒但背叛神了，撒但怎么背叛神的？神说撒但在败坏人以前就已经在天上背叛了神，是吧？但神又说，没有神的允许撒但连地上的一只蚂蚁都动不了，而且以约伯为证，撒但攻击约伯的时候说什么了？圣经中记

载：“撒但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作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伯1:9-11）“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围护他和他的家”，什么意思？它靠近不了约伯，没有神的允许它靠近不了。神怎么说了？“耶和华对撒但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但从耶和华面前退去。”（伯1:12）神说不可伸手加害于他，那就是除了性命其他地方都可以动，是吧？接二连三的，万贯家产没了，十个儿女没了，满身长疮像万箭穿心一样疼痛。除了约伯的性命以外，是不是都临及他了？你说撒但背叛神了没有？神还说撒但不敢越雷池一步，为什么？撒但知道背叛神的后果是什么。那撒但究竟背叛神了没有？神说：“没有地的时候，在天上天使长是最大的一个天使，辖管天上所有的天使，这是神给它的权柄，除了神以外，它是天使中最大的一个。后来一造人类，天使长又在地上作了更大的背叛神的事，说它背叛是因它要管理人类，它要超乎神的权柄，就是它引诱夏娃犯罪的，因它要在地上另立王国，让人背叛神而听从它的。”（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你当知道全人类是如何发展到今天的》）神说“天使长又在地上作了更大的背叛神的事”，它在天上作了什么事？神说撒但是来败坏人的，为什么说撒但是来败坏人的？人做什么事，人起来抵挡神，和神对着干，这是人在与神对着干，撒但敢不敢与神对着干？（不敢。）它不敢。它是借用人来与神对抗。撒但作什么工作呢？（引诱人。）撒但就是败坏人，什么是败坏呢？就是腐蚀人的思想，引诱人。撒但在天上背叛了神，不是说撒但做什么事了，撒但并没有做什么事，是因为撒但的思想不对了。撒但当时为什么背叛神呢？是因为神给了撒但权柄，在天使中它是最高的，它想和神平起平坐。它跟神说出来“我要和你平起平坐”这话了吗？没有说出来。它做出来了吗？（做出来了。）它做什么了？你看见它做什么了？（迷惑众天使，让众天使听它的话，不听神的话。）怎么听它的话呀？它想和神平起平坐。撒但从哪来的？它是不是受造之物呀？受造之物想和神平起平坐，就因为神给了它点权柄。撒但的这种表现是什么？是不是种狂妄？（嗯。）忘记自己是啥了，自己是受造之物。就像皇上赏赐大臣什么了，或者把军权给他了，他打仗得了一等功、二等功，他觉得有资本了、有权力了，在朝堂上用不用他起来造

反？不用他造反，他说话有了资本了，和别人说话口气不一样了、态度不一样了。但是他敢不敢不听皇上的话呢？在朝堂上皇上不让大臣抬头，大臣敢抬头吗？（不敢。）那要是抬头呢？抬头是不是犯上了？（是。）但如果人家有了资本、资格呢，敢不敢抬头了？他做什么了？他啥也没做，就是开始对皇上轻视了，他觉得他有资本、有资格了，这个轻视、轻慢就是背叛。因为你是受造之物，神是有尊严的，你对神说的话不能阿们，“阿们”是什么意思？阿们不仅是你嘴上说“阿们”，阿们是赞成、称颂。不能阿们是什么意思？就是神说出话了，不是说他不同意，是他不赞成。所以说，不是说撒但它做了什么事，而是它思想里边不能尊神为大，它有自己的思想。也就是从这个事情里边让你知道个什么，神说出话以后，人不能去阿们，还有自己的思想，神说“这是好的”，你心里想“不一定吧，我看他不咋地”，你有你自己的思想，你和神冲突了，你做啥了？你啥也不用做。神说，“这个是好的，那个不好，把那个扔掉，把这个留下。”在你心里边，“嗯？这个不好吗？”神说“那个好。”“那个好吗？”你就有这个思想，但神让你去扔了或者让你留下，你也一样去做了，但是你有自己的思想，有不能跟神一致的思想，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败坏性情。你有自己的思想就是败坏性情。当你有了败坏性情，神让你去做的时候，你还不去做，这就成了抵挡。败坏与抵挡有了个级别上的区分，败坏是你的思想不赞成神的，不阿们，抵挡就是不愿意去做，而且敢把你的思想公布出来，这就成抵挡了。然后你不愿意去做还能够形成事实，这就成恶了。所以咱先从这儿认识什么是抵挡神，什么是败坏性情。“必须把大红龙的所有抵挡神、否认神的各种谬论的反动实质完全看透，达到真正认识大红龙的邪恶与实质。”就咱的对话中，你承认神名了没有？你高举神、见证神了没有？你做这些事的时候询问神了没有？看神什么意思了没有？你想做个与神相合的事？你不闻不问，没有这么一个环节，没有这个行动，没有这个心思。有的是什么？完全是你的个人经营。

“第二，就是必须把大红龙的所有毒素进行解剖，认清大红龙的毒素都是与真理相敌对的，都是反面事物，都属于撒但败坏人所产生的毒瘤，在每个人身上都严重存在，并且根深蒂固。例如：狂妄自大、自以为是、目中无神、无法无天、随意论断、毁谤定罪、两面三刀、谎

言欺骗、颠倒黑白、造谣陷害、争权夺利、伪装诡辩、假冒真理、设罪杀人、乱杀无辜、威胁利诱、逼供陷害、杀人灭口、铲除异己、扼杀正义、愚弄人民、残害人类、贪得无厌、死不认罪等等。”狂妄自大，你做什么事不寻问神，这是不是狂妄自大？你不问神的时候，你的言行举止、你所做出来的事那是问谁了？（问自己了。）自己。就是你自己的意思、自己的主张、自己的看法。狂妄自大，目中无神，以自己为大。我和张美琳对话呢，你看张美琳每一句话流露出来的是什么？问神了没有？没有。都是什么？都是自己的主张、自己的感觉、自己的认识。所以从你说的每一句话里边暴露出来的就是狂妄自大。自以为是，自己认为就是这么回事。目中无神，今天你和我在这儿聚会呢，这个时候你心目中都没神，你心目中什么时候能有神？无法无天，你说咱哪有法、哪有天？今天我跟你交通啥了，我在这儿让你招供呢，我看看你们下面究竟是什么事呢，你能够当着我的面说“别人说苗肖是搅屎棍”，这还有法、有天吗？你就不要说是在这儿了，你就是在一个国家，在法庭上你能说这话吗？不管是原告还是被告能进行人身攻击？封人的口？无法，没有个法律，没有天，无法无天。随意论断、毁谤定罪，咱都有了。两面三刀，她们和你合起伙来论断苗肖呢，你都和她们勾结在一起，你说苗肖是搅屎棍，想干啥呢？“两面三刀、谎言欺骗、颠倒黑白、造谣陷害、争权夺利、伪装诡辩、假冒真理”，这些咱是不是都做了？什么是假冒真理？你把你认为的当作了准则。你能拿出来和我在这儿说事，你的那个根源是什么？你把你那个败坏性情根源当成了什么？当成了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当成了做人的原则。这是不是假冒真理？（张美琳：嗯。）设罪杀人，你倒给苗肖设了罪了，你给苗肖设罪“搅屎棍”是想说他怎么是“搅屎棍”呢？你想把他打成搅扰神工作的搅屎棍，是吧？设罪杀人，苗肖有没有这个罪名？没有，是你给设的。“设罪杀人、乱杀无辜、威胁利诱、逼供陷害、杀人灭口、铲除异己、扼杀正义、愚弄人民、残害人类、贪得无厌”，贪得无厌了没有？不知足，能够让你来到神家是对你多大的高抬呢？咱来到国度建造是怎么过来的？你在原教会是被开除了还是自己从原教会出来的？（张美琳：被开除了。）被开除了的，是吧？人有败坏性情，互相残害，进行阶级斗争，你受到了别人的残害你不去问，你不去认识、分辨、恨恶、背叛他来到神面前，反过来你还能去残害别人。你今天来这儿没有定你的罪，还把你救死扶伤从无底深坑

拉上来，赦免了你的罪，同时还让你活在了光中，还让你看清楚、认识清楚假带领、敌基督给人带来的祸患是什么，可是你今天还能再以此做在别人身上。你是个罪人，是个该死的罪人，然后没有定你的罪，还让你得着救恩、得着光照、得着神的荣耀，让你看见神的作工。咱本来不配来到神面前，给了你这么大的救恩，你没有去感恩、没有去还报神爱。给了你个赎罪的机会，让你去作工，让你去把更多的活在黑暗中、活在无底深坑中的人带到光中、带到神面前，你不是去赎罪，将功补过，你反过来借此机会搞个人的经营，你说你有良心吗？这良心狗吃了？良心理智哪里去了？你被敌基督残害了以后，反过来你还能走敌基督的道路！在神给了你恩待、给了你地位的时候，你不接受本分，不接受神对你的托付，使命、责任不尽，而是只要地位，只享受地位之福，这不是贪得无厌？享受着地位之福不悔改，反过来还想蒙拯救，还想剩存下来，什么好处都想得，肉体、地位、名誉全想得，但一点都不愿意付出、不愿意献上、不愿意损失自己的一点利益。“……死不认罪等等。”这件事发生了多长时间了？该认罪了吧？直到现在你还没有去认罪。今天之所以能消停下来，也是在威逼之下才承认了自己的不洁，逼着你你才承认了自己的不洁，不是自己主动去认识的。“人里面的大红龙毒素如果得不到解决，人的生命性情永远也不会变化。”不可能有变化，事实证明你从教会建造到现在人家怎么残害了你，你没有去认识，你糊涂跟随，到现在你还要去残害人，所以说人的生命性情永远不会变化。

“第三，就是必须能分辨从大红龙产生的所有反面事物都是撒但迷惑人、败坏人、捆绑人的工具。”从咱今天的对话中，从你的观点、态度看到了你心灵深处的思想。咱现在会看观点、态度了吧？我是怎么看见你的那些思想的？就是根据咱今天的对话，我看见了你的思想，你就是想和她们拉帮结伙，拉成一块，就想把肖霞孤立出来，让那边成为你的天下，你说了算。谁对你好，谁对你有益，你赶紧拉拢起来，谁可能对你们的小团伙产生伤害，那就得定罪，踢出去，羞辱、拆毁他。“必须能分辨从大红龙产生的所有反面事物都是撒但迷惑人、败坏人、捆绑人的工具。”看看你是怎么捆绑人、败坏人的。“凡是大红龙所宣传的、倡导的、让人遵行的都是反面事物”，你说你在这儿倡导的是什么？“她们说了，苗肖是搅屎棍”，这是不是你所倡导的？这是你

宣传的、倡导的。你还宣传了什么？“肖霞对我咄咄逼人，专门刺激我”，肖霞给你一个劝勉、劝解，你说是咄咄逼人，还刺激你。你们在下边狼狈为奸，你还当作至宝。这就是说“凡是大红龙所宣传的、倡导的、让人遵行的都是反面事物”。你说你提的这几个观点，你所倡导的是什么？你所宣传的是什么？让人遵行的是什么？苗肖在这儿做了个啥事呢？他不让你们三个人勾结成团伙，然后你们就说他是搅屎棍，这就是遵行了反面事物。“败坏人类都被这些反面事物所迷惑捆绑，分辨不清真理谬误，分辨不清光明黑暗，陷在罪恶之中不能自拔”，今天你的一句话“搅屎棍”，把苗肖打懵了、打晕了，苗肖倒在那儿开始作解释呀。这是什么？这是不是反面事物对他的一种迷惑、捆绑？分不清什么是真理谬误。“分辨不清光明黑暗，陷在罪恶之中不能自拔”，什么是罪恶呢？苗肖要和她去解释，是不是就上道了？陷在罪恶之中不能自拔。

“所以，背叛大红龙主要就是弃绝大红龙的一切邪说谬论，得以脱离从大红龙而来的一切反面事物的捆绑，这才是真正背叛大红龙、脱离大红龙的权势。多数人虽然心里痛恨大红龙，但对大红龙的反动邪恶的实质却看不透，还分辨不清哪些是大红龙的邪说谬论与毒素，这样就不能达到真实地背叛大红龙。背叛大红龙是很深的功课，因为大红龙这个恶魔败坏人类太深了，它的毒素已经渗透了每个人的心灵与血液，所以，人要达到从大红龙权下蒙拯救、得洁净不是简单的事。什么时候能够真实认清大红龙的邪恶本性，认清了大红龙的种种毒素，达到真正认清了大红龙就是撒但，就是神的冤家对头，能够彻底背叛大红龙的时候，才是真正达到蒙神拯救了，这才是真正蒙拯救脱离撒但的权势了。”这说的是什么？让你去认识大红龙的毒素是什么，让你去经历、体验以后脱离撒但的权势。怎么脱离撒但的权势？让你认识它的邪恶、恶毒、败坏，你认识到了就去恨恶，感觉到一种羞耻，看到了自己的丑陋不堪、无耻之态，不敢做了、不能做了，这是不是从它的权势之下脱离出来了？看到神对它的态度，它与神敌对，看着害怕，有个惧怕。就是神所说的，你得有个羞耻感和惧怕感，有这两个感你才能蒙拯救。面对这个事，你有没有羞耻感和惧怕感？

255　神最痛恨有抵挡他的事发生在神家中

1　神花费了几千年的时间来完成他的经营，历经了几个时代来经营他的人类，神不愿看到被他拯救的人却在抵挡他，更不愿看到享受他恩典的人却在背叛他。

2　神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拯救更多的人，为了得着更多明白他心意、与他同心合意的人，让这些人进入他的国中享受他的应许。所以神最痛恨有抵挡他的事发生在他的家中。

3　那些被神惩罚的人还有什么可选择呢？抵挡神、亵渎神、背叛神的后果只有受惩罚，这就是神的性情，从来没有人能逃脱掉，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以后也会是这样，这个事实是亘古都不会改变的。

——摘自《抵挡全能神遭惩罚的典型事例·后记》

8. 巴别塔为什么建不成

“挪亚的儿子

挪亚的儿子，从方舟里出来的，就是闪、含、雅弗；含是迦南的父亲。这三个人是挪亚的儿子，全地的人都是从这些人播散开来的。挪亚作起农夫来，栽种葡萄园。他喝酒，喝醉了，就在帐棚里光着身子。迦南的父亲含看见了自己父亲的下体，就去告诉在外面的两个兄弟。于是，闪和雅弗二人拿了件外衣，搭在自己的肩膀上，倒退着进去，盖上他们父亲的下体；因为他们背着脸，所以没有看见他们父亲的下体。挪亚酒醒以后，知道小儿子对他所作的事，就说：‘迦南应当受咒诅，他必给自己的兄弟，作奴仆的奴仆。’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作他的奴仆。愿神使雅弗扩展，使雅弗住在闪的帐棚里；愿迦南作他的奴仆。’洪水以后，挪亚的儿子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挪亚又活了三百五十年。挪亚共活了九百五十岁，就死了。

巴别塔

那时，全世界只有一种语言，大家说同样的话语。他们向东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发现一块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说：‘来，我们做砖，把砖烧透吧！’他们就把砖当作石头，又把石漆当作灰泥。他们又说：‘来，我们建一座城，造一座塔，塔顶要通天。我们要为自己立名，免得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下来，要看看世人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同是一个民族，有一样的语言，他们一开始就作这事，以后他们所要作的一切，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来，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语言，使他们听不懂对方的话。’于是，耶和华把他们从那里分散到全地上，他们就停止建造那城。因此，那城的名就叫巴别，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了全地所有的人的语言，又从那里把他们分散在全地上。”（摘自《神三步作工纪实精选》）

看见问题所在了没有？神为什么要变乱他们的语言？（王静：因为他们要为自己立名。）神为什么不让他们为自己立名呢？你看这里说啥

了。“他们彼此说：‘来，我们做砖，把砖烧透吧！’他们就把砖当作石头，又把石漆当作灰泥。他们又说：‘来，我们建一座城，造一座塔，塔顶要通天。我们要为自己立名，免得分散在全地上。’”塔顶要怎么呢？（通天。）怕不怕？塔顶要通天。“我们要为自己立名，免得分散在全地上。”这是什么话？这是不是天使长来了？天使长给自己立名呢。他们还要通天呢，完全成了天使长的后裔了。“耶和华下来，要看看世人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同是一个民族，有一样的语言，他们一开始就作这事，以后他们所要作的一切，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来，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语言，使他们听不懂对方的话。’”怎么说一开始呀？从挪亚一家下方舟到这个时候是多长时间？（三百多年，挪亚最后又活了三百五十岁，挪亚死了以后他们才做砖的。）挪亚是义人，挪亚在的话不会让他们作这个事的，从这个理解上边看是不应该的。（那就是三百五十年以后了，这也没有发展了多久就又开始乱了。）看见问题了吗？“看哪，他们同是一个民族，有一样的语言，他们一开始就作这事，以后他们所要作的一切”，“一开始”也就是说挪亚一家从方舟上下来没多长时间。“他们一开始就作这事，以后他们所要作的一切，就没有不成就的了。”从这话里边看，他们要作的事作成好还是作不成好？（作不成好。）这话是不是反说呢？正常人说“人家能作成事还不好啊？”为什么在这儿反说呢？“就没有不成的了。”这话怎么理解？你怎么去理解、领受神说的这话呢？为什么不让人作成？“来，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语言，使他们听不懂对方的话。”为什么？（王静：他要是作成了就不荣耀神了，他认为是他的能力。）“以后他们所要作的一切，就没有不成就的了。”就没有自己作不成的事了。啥意思？（不能让他作成。）神就是专打岔搅扰不让人作成？（王静：要是作成了他们越认为他们能行了，就越来越没有神了，越来越狂了。）人家作成了，实实在在作成了嘛。（他是受造之物呀。）受造之物就不要成，是吧？“你欺负我受造之物呢？”你看神说，“看哪，他们同是一个民族”，这里边说同是一个民族，他们是从哪来的？从挪亚一家八口来的。他们是一个民族，他们是一。“有一样的语言，他们一开始就作这事”，那时候他们还没有分帮、分派呢，还没有分开呢，还是一个民族，一种语言。“他们一开始就作这事，以后他们所要作的一切，就没有不成就的了。”要是一开始就作这事，一级一级地作，以后肯定一切就都作成了，所以说神不能

让他们作成。（为什么？）回想历史，神把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以后他们过着咒诅的生活，那个时候亚当、夏娃的后代是一个民族，一样的语言，是吧？然后他们再团结起来建城，你说会有什么后果？后果就是还有没有挪亚？（没有了。）没有挪亚了。人家是从一个民族出来的，团结一致，一个思想，还有挪亚吗？（没有。）人家就没有作不成的事了。所以神说“不行，一开始你就这样作还能行呀？”什么时候可以作呢？发展上几千年以后，分帮、分派，分开了，这个时候就能作了。为什么分开帮派就能作了？怎么了？有唱白脸的，有唱红脸的，有看戏的，那些唱黑脸的是撒但的丑角表演，他们是来演戏的。灵界的撒但人看不见，借着人的扮演让跟随神的人看见撒但是怎么败坏人、残害人的，然后神再来把属撒但的邪恶事物毁灭，让跟随神的人看见抵挡神就是死，让跟随神的人得益处。所以必须分开两类人，信与不信的是两类人。所以说，如果亚当、夏娃从伊甸园出来，他们的后代就开始建造，就开始统一思想，那以后就找不见挪亚了。那个时候他们没有统一思想，所以神没有管，结果人家挪亚一家八口下了方舟没多长时间，挪亚的后代就开始作这事，这个理解了吧？（嗯。）所以一开始不能让他们作成这个事。

神造了两类人，一类是通灵的，一类是不通灵的，通灵的神是要拯救的，不通灵的是演员，是让通灵的人得益处呢，这两类人是分开的，他们的使命、责任不同。要是统一了思想成了一类人了，所以说“他们一开始就作这事，以后他们所要作的一切，就没有不成就的了。”今天再看姊妹身上，你说国度建造才开始，是吧？你要干什么呢？国度建造才开始你倒要统一思想呢。你有什么思想？传统文化，传宗接代，是吧？你有这样的思想，你孩子有这样的思想，你说我来传福音传谁呢？你是信神的，人家外邦人不信神，人家是演员，你咋了？你也当演员？你和人家外邦人统一思想？是不是得把你们分别开来？你已经跟随了神了，这是不是已经分别开了？所以说人家外邦人的孩子没事、老公没事，人家自由发展，神搭理不搭理？（姊妹：不搭理。）但你不行，因为你和外邦人的败坏性情是一样的，但是你戴了个帽子，“我要信神呢”，既然你信神了，那就按信神的要求来要求你呢，信神该怎么呢？信神你就得跟随神。可是你只想戴个帽子，你戴了个帽子你信神了，可是你还想和外邦人是一样的思想、一样的观点，“我

要传宗接代呢”，神明明告诉你末世是各从其类呢，你说“我要传宗接代呢”，这不是打岔神的工作？不能让你这个事情成了，一旦你的孩子也在、老公也在，我来这儿传福音连个接待家都没有，你说怎么办呢？你说能不能？你既然信神了，神就要按神的要求来，神是来拯救人的，神要征服人，所以就得先变乱人的语言。“他们一开始就作这事，以后他们所要作的一切，就没有不成就的了。”一开始，我还没有来的时候，你们一家三口就团结一致要走世俗的道路，那就没有作不成的了，是吧？你老公听你的，你孩子听你的，孩子身体是健康的，找个好女婿，再生个孩子，再贷款买车、看孙子……你还能跟随神吗？（不能。）所以能不能让你作成？作不成了。一旦到那个时候，你有老公、有孩子、有孙子，我再来找你，你没时间，“等过两天我退休了，等孩子长大了，等我孙子结了婚了”。所以说你这个事情谁败了？我败了。你成了，你作成了，你们一家三口团结一致地把我赶出了家门。能不能让你作成？不能让你作成。“以后他们所要作的一切，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来，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语言”，把你们的语言变乱，一家三口三种语言，你说跟随神的语言，你老公说邪灵的语言、说方言，你孩子说灵界的语言，三方语言，打乱了，你们不能干了，只能分开了。演戏的演戏，经历的经历。“使他们听不懂对方的话。”呀，你真是好演员呀，你就是听不懂你老公说话，老公的话是听不懂，孩子的话是想听听不见。

“于是，耶和华把他们从那里分散到全地上”，分散开来，该离婚离婚，你不愿意离婚，神给你离。你看你们这婚姻怪不怪？谁也没有想离婚，但是必须得离，神作的，是吧？孩子你也不想分离，神让你离了。“于是，耶和华把他们从那里分散到全地上，他们就停止建造那城。”你可确实是停止了，买了房子准备让孩子结婚呢，孩子还没有结婚呢，停止了，正好神家用上。“因此，那城的名就叫巴别，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了全地所有的人的语言，又从那里把他们分散在全地上。”你也快改名呀，你叫啥呀？巴别。这好理解吧？（太厉害了。）谁太厉害了？神太厉害了吧。这就是咱今天交通的命令，也是命定。现在是不是后悔呀？“呀，早知道我就不该戴这个帽子，不戴这个帽子还好一些。”神说：“我们能走上这路以至于走到今天这都是神命定好的，你也别认为了不起，也别认为倒霉，谁也不要发言论断神今天的

工作，免得你被‘砸得粉碎’。”（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路……　七》）看见外邦人，“我了不起。”了不起在哪了？“看我多倒霉。”说倒霉吧，这是倒霉？是福。姊妹，从苦中出来了没有？（姊妹：出来了。）就是让你快乐起来，让你看见神的奇妙作为，太奇妙了！

210　神作在人身上的最后工作

1　各国的局势相当混乱，因神的刑杖开始发挥功能了，“水要咆哮，山要倒塌，大河要崩塌”，“地上之家都‘破裂’都‘破裂’，不再有‘母子重逢’之时，不再有‘夫妻团聚’之日，不再有‘父女相聚’之刻”。在地之人都要“四分五裂”，这是神作在人身上最后的工作。因神要在全宇之下普及这工作，所以神将“情感”两个字给人“阐明”，从而让人看见神的心意，神是来打破所有人的家庭的，说明神是用刑罚来解决全人类一切“家庭纠纷”的，若不这样作，神在地的最后工作无法收尾。

2　人为什么难以脱去情感呢？难道是高过良心标准了吗？良心能成就神旨意吗？情感能帮助人渡过难关吗？在神眼中，情感是神的仇敌，难道神的话没明说吗？“所有在地的旧态都被打破，所有在地的旧态都被打破”。在此流中人经受神话语刑罚、在外邦人经受灾难之后，地上之人不再有亲属相联，都是秦国之人。在此流中人经受神话语刑罚、在外邦人经受灾难之后，地上之人不再有亲属相联，都是秦国之人，都是在神国尽忠的，哎……哎……都是在神国尽忠的。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第二十八篇说话的揭示》

9. 出力和尽本分的区别

出力和尽本分的区别（一）

神说：“心胸狭窄是哪方面问题？（人性的缺陷。）这是人性的缺陷。心胸狭窄有哪些表现呢？（喜欢斤斤计较。）比如，吃饭的时候别人说他，‘你怎么那么能吃呢？一般人吃一个包子你吃三个’，他就生气了，‘你的意思就是说我是饭桶呗！’你一句话没留意伤着他了或者让他难受了，他都往心里去，都不放过，他能半个月生你的气不跟你说话，你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其实你就是随口说说，没有讽刺他的意思，没想到他听了就把这句话放大了，一点小事都放在心里，而且无限地夸大，小题大做，一点儿都不宽容，这就是心胸狭窄。心胸狭窄到什么程度？就像小孩一样任性，谁也不敢惹，没人敢跟他正常说话，因为你跟他正常说话说不定哪句话就得罪他、伤着他了，就有后果了，再见面时他就阴沉着脸不正眼看你，还摔打东西，你跟他说话他也不理，商量着说、哄着说都不行，你跟他坐在一起他就躲开不理你。不管多大年龄总耍小孩脾气、任性，这是不是心胸狭窄啊？
（是。）这是人性的缺陷，这类人很不好相处。弟兄姊妹在一起敞开心交通，互相提缺欠，没人敢给他提，但不说也不行，他还觉得‘你们都敞开心交通，互相帮助，就不拿我当弟兄姊妹’，你还得多少说点，‘你也挺好，就是有时候脾气不太好，但是我们也有不对的地方，说话也总是不注意’。你如果不这么说，只是说他脾气不好、心眼儿小这就不行，他就要生气。你与他相处一句话都不能说错，说错了你就得承担后果，所以你就总得小心加谨慎。外邦人有一个词说这类人‘玻璃心’，就是特别容易受伤，动不动就伤着了，就哭了、不吃饭了、失眠了、消极了。因为什么？‘你们都说我不好，你们都不喜欢我，你们都不跟我聊天，你们都躲着我不愿靠近我。’这是不是小孩啊？
（是。）你说，‘你那玻璃心那么脆，碰到就碎了，谁敢揭露你啊？谁敢跟你打交道啊？大伙儿都怕了。’如果说这类人人性恶也不客观，他真没什么恶行，就是小性子特别严重，任性、计较，小孩脾气，不能碰、不能惹。你对他宽容，他说你瞧不起他不拿他当回事，你跟他认真，他说你跟他计较，你怎么做都不对。你跟他相处如果方式得当把

他哄好了，这类人中有些人性不太差的人还真能作点工作，也能尽好本分。但你如果方式不得当，总是惹着他，那不是他消极就是你受辖制，不是影响他尽本分就是耽误你尽本分。心胸狭窄的人很麻烦，因为一点事就能哭半天，哭得眼睛通红，一点事不合他意小嘴能噘半天，闹起脾气来半个月都不搭理人不跟人说话。这类人脾气不好、心胸狭窄，但他该干活还干，干的时候带着气，等心情好了又能好好干活了。整体来看，这类人人性这方面的缺陷问题挺大，容易制造紧张气氛，也容易给自己、给他人造成麻烦、包袱。这类人没有成年人的心胸，没有成年人处世的态度，有点像十来岁的小孩，说懂事还不太懂事，说不懂事还总说大人话，你如果拿他当大人对待，说不定哪句话惹着他了他突然就变成小孩了，开始闹脾气，但你要是拿他当小孩他还觉着你瞧不起他，总之很不正常。这是一方面人性缺陷。如果有的人有这类问题，那就应该改变，争取达到什么呢？就是多数成年人能够正确对待的说话、举止或者相处方式你也能接受，学会包容忍让，学会用正确的方式，用成年人的眼光、态度对待成年人该处理的问题，用成年人的方式与他人相处。如果多数成年人对待这类话、这类表现或对待这类人的方式都是不在意、不往心里去、不受辖制影响、不受束缚捆绑，那你也学着这样去做，往这方面扭转。你说‘我扭转得很吃力’，那你慢慢扭转总比你不扭转强，这也有个学习的过程，慢慢地你的人性、见识等各方面就长大了。长大的标志是什么？就是与多数人能够融洽相处了，谁说点难听的话、开玩笑的话或者伤到你的话，你都能容忍、理解也能正确对待了。如果别人说的话伤着你但说的是你的实情，那你就应该接受承认。如果人家是不经意间说了一句得罪你的话，你看对方是无意的，就应采取包容。如果有些人故意针对你，你就琢磨，‘他是故意针对我还是我真的存在这个问题？他如果是针对我，那他为什么要这么针对我？他的居心何在？他是恶人还是普通的败坏性情流露？他如果是恶人，那我得分辨弃绝他，他如果是普通的败坏性情流露，那我得跟他交通交通。如果他不是败坏性情流露，不是故意针对我，而是无意中说话伤到我了，那我就跟他敞开心交通，或者我回到神面前认识自己。’这不就解决了吗？这样你在人群中跟各类人都能融洽相处，达到彼此包容，互相帮助、受益，总比你做心胸狭窄的人好。心胸狭窄的人一方面给别人带来很大的困扰，另一方面到哪个人群中都不合群，显得很孤立、很另类。你总孤立自

己，有的好心人觉得你可怜，但是大伙儿觉得挺难受。都是弟兄姊妹，也没人欺负你，你总装可怜，你说大伙儿看着你别扭不别扭？（别扭。）你为什么另类呢？就是因为你人性有这方面缺陷，那你就应该克服，应该慢慢改变，是吧？（是。）”（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怎样追求真理（二十九）》）

康磊，谈谈你的经历吧，谈谈你怎么心胸狭窄。（康磊：……）你们看到康磊心胸狭窄不狭窄？不敢说？（狭窄。）趁此机会赶紧说，把你们看见他因着心胸狭窄做的那些事给他摆在桌面上让他蒙羞。让他蒙羞好不好？（好。）让他感到羞、丑，他就能够背叛它，如果没有羞耻感不容易背叛。康磊，能不能感觉到羞耻？“我这么大个人了，你说我心胸狭窄”，说你心胸狭窄好不好听？（康磊：不好听。）说你小肚鸡肠、心胸狭窄不好听，别人也不愿意和你接触，然后你也没有什么知心人，不用说知心人了，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为啥呢？别人不能跟你说话，你心胸太狭窄，别人一不小心触碰到你的利益了，你就和人家吵起来了、打起来了。你自己谈谈，谈谈你对心胸狭窄的感受和认识。沈肖平，你给他谈谈，他怎么心胸狭窄呢？让自己谈总是舍不得谈。（沈肖平：就像那次干那个活儿的时候，别人给他提了个建议，说那样做就行，大家都方便，但他非要按他自己的意思做，然后他就故意的“我就是这样的，你整就整，不整就别整”。）心胸狭窄，和他没法相处，“你说我该不该给你提个建议呢？我要是不和你说的话，你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可是我和你一说，你觉得丢了脸了。‘好像我不如你似的，我就连这个也不懂？我要是听了你的话，按你说的去做别人怎么看我呀？我就这么不值钱，就得听你的？我就听你使唤？’”（王鹿：去年和他一块儿尽本分，一伤着他的脸面，他就恼怒了。）和你吵了，是吧？和沈屹也吵了吧？（嗯。）康磊，怎么想的？反省认识了没有？（康磊：你那次说我羞辱神名了，后来我想着，“咱经常见弟兄呢，在弟兄姊妹面前做那些事不合适，露丑呢”。）看到自己做的这些事了，是吧？（康磊：嗯。看见自己不能正常地和人说话，好像和人家说一两次人家不听我的就不行了。）你和沈屹因着什么发生争吵了？（沈屹：那边的人跟王静说让康磊回来的时候顺便捎一些东西，他们都跟康磊说了，但是去的时候东西不多，去的时候他就说“就这么点东西跑一趟？”我说就这些，回来的时候东

西捎得多，因为在路上就跟他商量这个事情了，过去送东西的时候他还是那么说，然后我俩就说不成了，人家就说“你脑子进水了？”我一听这话我也不愿意了，我说“那你看吧，你说咋弄就咋弄吧，啥都跟你说得很清楚、很明白了，你也同意了，到现在了又闹呢，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了，你说咋弄就咋弄吧，要不你跟王静说吧”。反正两个人都没好话了。）小肚鸡肠遇上了小肚鸡肠。沈屹，反省自己了没有？（沈屹：跟他这样的人相处的时候，觉得自己就不能再耐心地跟他好好沟通沟通，没有这个耐心，过后想想这些事情也没有啥，主要还是想按自己的意思来，他出来反驳一下我就不愿意了。这一方面就是你刚才说的小肚鸡肠，不能让别人比我高，我得比别人高了，别人说的不合我意了也不行，我就是这样的。）你也算个小肚鸡肠的人，是吧？（沈屹：嗯，就是，不是算是。）

康磊和沈洋还能打起来，沈洋才出来没多长时间，就能和沈洋打起来。还有什么？张晴，你不是说康磊小肚鸡肠？他还有什么小肚鸡肠的事实？（张晴：遇到一件事本来我感觉没啥，但是在他这儿就形成了一种反感情绪，有时候趁他在有活儿找他干呢，他就说“我还有事呢”，可是他也没事，后来再去和他相处的时候能不叫他就不叫他，或者先问问他“你有时间吗？”人家就说“有事儿呢！”后来一看他又是没事在那儿坐着，就想着“哎呀，这个人不是那种踏实干活的人”。）胡俊呢？（胡俊：那天康磊坐着一个空框子，正好我这儿需要用呢，我就说“康磊你找个凳子坐着，我需要用那个框子”，康磊说“那边还有呢，你非要用我这个？”我说“我看你坐着呢，我这儿需要用它”，他说“下边有那么多呢，我还要坐呢！”哎呀，这让我咋说呢。）没法和他沟通。（胡俊：嗯，没法说，我是有需要才跟他要的，他坐的是框子又不是凳子，要是凳子我也不会跟他要。我当时心里想着：咱信神呢，平时对话、交流都得与神挂钩呢，你遇到我对你说的这句话、这件事以后你是怎么认识的？你应该有个回馈，可是我等不到回馈，等到的是拒绝。）咱来这儿不能白白干活，咱来这儿是干什么的？别忘了自己的本职工作。我在这儿放心不下的是什么，咱每天苦也吃了、罪也受了，最后什么也得不着，生活是生活，神话是神话。真理是什么？真理是做人做事、看人看事的准则，这些是不是都是真理啊？咱就是操练怎么做人、怎么敬拜神呢。咱说是尽本分呢，其实就是干活

呢，尽本分和干活有什么区别呢？（肖松：尽本分是来到神面前的一个桥梁，干活是光出力，跟生命进入没关系。）干活就是神说的出力，是吧？出力和本分有什么区别，你首先得知道什么是本分。什么是本分？神称许的是本分，神不称许的就是祸。得神称许，那你出这个力神称许不称许呢？刘强在这儿出力呢，一边干着活儿一边流着泪，“我当驴、当马地在这儿干呢，最后连个表扬也没有、夸奖也没有，我干的是个啥呢，还不如回家呢！”一边出着力、干着活，一边在难受着，这叫不叫本分？（不叫。）这叫什么？这叫作恶呢。为什么说是作恶呢？因为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是见证。神要什么见证？神不要死人的见证，神要的是活人的见证。什么是活人？就是良心发挥作用了、发挥功能了，你尽本分是自愿的，是发自内心的，是还报神爱呢，这是受造之物该做的，你是用这个心支配你去做了，这个时候你这个人是活过来的人。你是受良心支配做的，撒但抓不住把柄，它没法控告。如果你是带着怨言去尽本分的，撒但会说什么？撒但说的就是他说呢，是吧？“他尽本分那是尽本分呢？那就是个出力的，那就是搞交易呢，是你用权力硬逼着他在这儿干呢。”所以说，神不要死人的见证，你这个里面没有见证，就是个出力。神作工结束了不要死人的见证，要的是活人的见证，所以你再做什么，自己的生命再没有进入，你再有埋怨、有亵渎，那你就是个作恶的。如果你没知觉，你就是木偶、机器人，那你就是个出力、干活，和生命不挂钩、和思想不挂钩。有两个知觉，一个是埋怨、对抗、叫嚣，一边干着，一边对抗、叫嚣着，神在那边怎么看？这就是在作恶。另一个是良心的一种唤醒，是受良心的支配去做这些事，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寻求神，寻求神心意，学功课，尽本分的过程中尽心、尽意、尽力。打败撒但靠的是什么？（忠心与顺服。）就在你尽本分的时候你的忠心与顺服就把撒但打败了，它没法控告了，所以说这个就是见证。你在尽本分出力干活的时候是受良心的支配去尽你的忠心与顺服，这就是一个见证，这就是一个本分。这就是说神称许的是本分，神承认你所出的力，神承认你了就是神称许你了，那你这个就是福。如果你出的这个力神不称许，就像那边被火烧了，神家要不要亚干呀？不要你出力。还有你做带领工人搞个人的经营，走敌基督道路，死不悔改，使教会成了埋葬死亡的地方，你这是作恶的，神不要了。

什么是作恶？什么是出力？什么是本分？你来这儿是来尽本分的，你不是来作恶的，你也不是来出力的。刘强听懂了吗？什么是作恶？（刘强：里面抵触着、叫嚣着。）抵抗着、叫嚣着。你出力的时候心里抵抗着、叫嚣着，你作的工作是不是就是应付糊弄、欺骗啊，你不可能忠心。平时刘强做什么事情人家说要有见证呢，要求真求细呢，是吧？这次干的那个活儿他求真求细吗？干的活儿出现问题了刘强看得见看不见？（刘强：我不知道。）后来告诉你了，你知道了吧？（刘强：嗯。）你怎么认识的？你说“不行，这个得改过来，得求真求细，得干好”？你有这个态度吗？没有。我说那个东西支撑不住，刘强说什么？“那有啥呢，那还支撑不住呀，行了。”他这个时候就行了。因为前两天说了他，他一边尽本分，一边觉得没归宿了，他尽本分还求真求细吗？不求真求细了。“这就行了，能过得去就行了”，这个时候你就开始应付糊弄、欺骗了。应付糊弄，欺骗的同时你还在叫嚣着，你说你是不是在作恶？听懂什么是作恶了吗？（刘强：听懂了。）什么是作恶？什么是出力？机器人，指一个干一个。咱这儿的机器人、木偶太多了，因为什么？因为你来这儿就没有走信神的路，你信的还是你想象中的天上的那位渺茫的神。“我现在有个本分尽，到时候国度成立了我就进去了”，所以你今天就是“我在这儿占着这个位置就行，有个活儿我干一下，我能躲就躲、能偷懒就偷懒”。就像在那边干活，五天的活儿能干二十天，那就是什么？那就是出力，啥也不想。“我干一干就算了”，出力也不是好好出力，那是应付糊弄，你的思想和干活没有结合、没有关系、没有关联。如果你出力是受内心支配呢，“这是我的本分，我得尽心、尽意、尽力，还报神的爱，神作在我身上的是什么，我做在神身上的是什么，我得还报”，你出力是受这个支配，这就是本分。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实行真理，在实行真理的过程中尽本分，献上你的忠心与顺服，打败撒但了。神称许的是本分，神不称许的是祸。

咱接着说康磊，康磊，你听了胡俊刚才说的这些你是怎么想的？（康磊：当时没有认识自己，我当时就说“下边还有框子，你用那个就行”，就和他说了这么一句。）心里怎么想的怎么说，说的实在话，是吧？没有再反省认识？（康磊：没有。）刚才他们说的那些话你有什么认识？（康磊：就是刚才说的与神不挂钩，自己认为与神挂钩了，

但在这些点点滴滴的小事上就与神不挂钩，还有你刚才说的木偶，自己还是不会做人做事。）你和沈奇还吵了一回，你说丢人不丢人啊，就因为沈奇说了你一句，你就连他的车也不坐了。（康磊：嗯，对，我在车上跟他说不坐车了，我走呀。）你在路上走了有半个小时吧？（康磊：有。）你这恒心可以呀。从这儿看到你心胸狭窄，狭窄到了什么程度？不可触碰。人家说了你一句话，不管对错你是不能触碰。你说咱信神还是这样呢，你要是在世界上呢？而且咱信神多长时间了，来这儿尽本分几年了？有两年了吧？（康磊：有了。）两年了，互相之间配搭呢，别人说咱两句话咱都不能让人说，你说咱还有人样吗？你让别人看见怎么评价呢？“人性不好。”你愿意听别人说你人性不好吗？你回来以后反省了没有？（康磊：我一个人在路上走的时候反省了，不管沈奇怎么做那是他的事，人家说我的时候我得接受过来。我从这里边看到这就是狗咬狗两嘴毛，这就是打斗呢。我自己走在路上这样揣摩这件事情呢。）还得人家和你说好话你才坐车呢。（康磊：嗯，是。）最后完了，你还说“这是狗咬狗两嘴毛”，你首先把人家说成是狗，咬你呢，你不说你咬人家呢，你说人家是狗咬你呢，过后这件事情就过去了。康磊心胸狭窄，还有谁心胸狭窄？（沈屹：我。）你怎么心胸狭窄呢？（沈屹：在遇到这类事的时候，我也是看不惯，不愿意搭理。）其实别人就感觉不到是一个什么事情，在你身上你就感觉受不了了，好像有天大的事情发生了。（苏继刚：上次我联系沈屹没联系上，我回来问他“怎么给你打不通呢？”人家说“我没网，要不你把我删了”，我不知道人家没网，我就那样问了一下人家，过了两天人家把我删了。）心胸狭窄。刘强心胸狭窄不狭窄？（沈屹：那更不用说了。）心胸狭窄得没法说了，没法说到什么程度了？“你要动嘴，我就动手”，不可触碰，什么话都不能说。那这样说起来，刘强比康磊还要小肚鸡肠、心胸狭窄呢？他们两个人谁心胸狭窄？谁比谁更甚呢？（刘强比较严重吧。）看着这么大个人，心胸真狭窄啊！

“心胸狭窄是哪方面问题？（人性的缺陷。）这是人性的缺陷。心胸狭窄有哪些表现呢？（喜欢斤斤计较。）比如，吃饭的时候别人说他，‘你怎么那么能吃呢？一般人吃一个包子你吃三个’，他就生气了，‘你的意思就是说我是饭桶呗！’你一句话没留意伤着他了或者让

他难受了，他都往心里去，都不放过，他能半个月生你的气不跟你说话，你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就是刚才苏继刚说沈屹的，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人家沈屹就把你删了。还有康磊，沈奇和你说了两句话，“不要打喇叭，咱注意环境”，沈奇对你有恶意吗？和你有啥呢？你倒跳下车走了，就不坐车了。别人就不能说话，就搞不清怎么就把你伤着了。小肚鸡肠、斤斤计较，算得太精，什么都算，心胸狭窄，太狭窄了！还有刘强，王鹿说“听见你说的这个话就恶心”，就因为这句话就活不了了。我说“你这活出的就是个畜生样。”“不行、不行，你说他不能说我。”习杰靖给你端了盘肉，跟你说里边没啥肉了尽是骨头，你就能说人家耍你呢，跟人家干起来了，你心胸狭窄到什么程度了？太狭窄了！“你一句话没留意伤着他了或者让他难受了，他都往心里去，都不放过，他能半个月生你的气不跟你说话，你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其实你就是随口说说，没有讽刺他的意思，没想到他听了就把这句话放大了，一点小事都放在心里，而且无限地夸大，小题大做，一点儿都不宽容，这就是心胸狭窄。”我那天看到刘强心胸狭窄到什么程度了，那天刘强去让人家修咱的东西，修完以后他问人家要不要那个替换下来的东西呢，人家说了一句什么话？（刘强：“烂东西我他妈要这干啥呢。”把我气得。）人家说的一句口头语，你就能和人家干起来，“你再说一句！”立马就瞪起眼要打人家呢。呀，心胸太狭窄了！你顶多就是说“小伙子你不能这样说话啊，你这说话啥意思呢？”（刘强：我一听这样的话就上头了。）这心胸狭窄到什么程度了，一听到这样的话就上头了。咱在这儿和你说这话是说笑地说呢，但你不能当作笑话听，你听着这话应该感觉到羞耻，感觉丢人现眼，“我和人没法相处，这不是个人样，这是个鬼样”，看到自己不能和人正常相处，能够去恨恶自己。“心胸狭窄到什么程度？就像小孩一样任性，谁也不敢惹，没人敢跟他正常说话”，康磊心胸狭窄也是特别明显、特别厉害，你说沈奇说了你两句，你就能跳下车走半个小时，连车都不坐了。沈肖平说别人就给你提了个小小的建议你都听不进去，你听一下建议就感觉到丢人了？“我还能让你说我呀？”没法让人说。而且因着你的失误，把马萧达的腿给砸了，你心里有什么感觉？康磊，你自责、难受了没有？你送马萧达看病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人家说在你身上看不到你有一点惭愧、难受。这件事因着什么引起的？就是因为你的小肚鸡肠，听不进去一句别人劝说的话、引

导的话。因着你造成了争执、吵架，那么多人，多丢人呢。马萧达是因着你们吵得不行，气得不行才过去弄那个东西，才被砸伤了腿。因着咱的小肚鸡肠带来了多大的祸患呢，让人家的腿二次受伤，二次受伤还和一次不一样，骨头二次受到伤害衔接不好就不好长了，而且二次骨折人要受多大的苦呢。他刚把钢板拆了，这下又得割开肉，还得打钢板，还得在骨头上打螺丝，上了钢板还得再拆钢板，你说他要受多大的苦。他受的这份苦是从哪来的？是不是因着你带来的？不光是人受了这份苦，做手术没有一、两万能行吗？这一、两万谁出呀？谁来担当呀？咱都尽本分呢，谁有钱呀？人受了苦，还得神家担当，神家担当花费的是什么呀？祭物。因着咱的悖逆，因着咱的小肚鸡肠、任性，想怎么干怎么干，一句建议的话都听不进去，你还尽本分呢？你活出来的没见证，就谈不上见证，正常的人性活出都没有，给神家带来的是祸患。你说人家骨折了，人受了苦花了钱，躺在床上养伤还得让人伺候呀，伤筋动骨一百天，他这还是二次骨折，你想一下得休养多长时间呢？完了以后他还得再取钢板，又得动一次手术，还得再把肉割开，咱带来了多大的祸！咱闯下这么大的祸，咱心里面自责了没有？想了没有？康磊，你想这件事了没有？你根本没有往自己身上对号，对咱来说可能就是没知觉，你感觉“那又不是我干的，那是谁干的？那是沈洋干的。也怪马萧达自己，谁让他上去的？他要是不上去沈洋能砸了他？”你还有足够的理由。如果说你没有那个悖逆，神用不用兴起那个环境？不是说砸了马萧达的腿了就让他去认识，神兴起环境是警醒你呢。就像以色列民进迦南美地打仗呢，明明是亚干偷了东西、私藏了东西，但是让以色列民都受到了惩罚、受到了牵连，死了多少人，神向污秽之地隐藏，神离弃了。而且神要和你说话，怎么和你说话呢？借着周围的人事物、环境来和你说话。如果那个东西砸在康磊身上，康磊的腿折得了折不了？（折不了。）折不了。因为你的腿是好的，必须得让马萧达配合一下。马萧达配合一下，不是让你去认识马萧达，是让你认识这个祸是怎么来的、怎么造成的。为什么让你去送马萧达看病呢？你送马萧达的时候看见马萧达在那儿“哎呀、哎呀”痛苦的时候，你的心触动了没有？难受了没有？自责了没有？咱这是尽本分呢？是来闯祸的还是来尽本分的？是恶行还是善行？咱洗一个锅打两个碗，得不偿失，用不起。“就像小孩一样任性，谁也不敢惹，没人敢跟他正常说话”，沈洋最后说了句什么话？沈洋那话是不是

对你的一种讽刺呀？“操作权在你手里呢，有啥办法呢。”沈洋都没法和你说话了，谁还能和你说话？在咱这个地方沈洋最有说话权利了，是吧？去哪都能听着沈洋的声音。可是在康磊身边沈洋无语了，能让沈洋无语这也是不容易的事。是谁让他无语的？是康磊。康磊怎么让他无语的？是康磊的小肚鸡肠、是康磊的任性、是康磊的小孩子脾气让他无语了。“没人敢跟他正常说话，因为你跟他正常说话说不定哪句话就得罪他、伤着他了，就有后果了”，你说你干个活儿王鹿能不能和你正常说话？沈屹能不能和你正常说话？沈奇和你说一句话就有后果了。“再见面时他就阴沉着脸不正眼看你”，不要说阴沉着脸了，连车也不坐了，直接和沈奇对着干起来了。“还摔打东西，你跟他说话他也不理，商量着说、哄着说都不行”，能不能说话？没办法说话。商量着说不行，哄着说也不行。胡俊跟你说“你把那个框子拿过来”，这是不是正常的一句话呀？还要怎么说呢？“你跟他坐在一起他就躲开不理你。不管多大年龄总耍小孩脾气、任性，这是不是心胸狭窄啊？”那天我给康磊发了个信息，我说“你和沈奇因为一件事情争执起来了？”人家承认是争执起来了。我说：“你多大了？你什么时候信的神？”康磊听出我问这话的意思了没有？康磊给我发了一句，“1998年信的神，四十岁了。”（胡俊：他告诉我了。）他怎么跟你说这话的？是他发错了还是怎么呢？（胡俊：他发了以后告诉我的。）发了以后感觉不对了。（胡俊：嗯。我说“你就这样回答的这个问题？”）康磊，你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揣摩了没有？蒙羞不蒙羞？1998年信的神，刘强有了伙伴了，刘强今天不孤单了，“还有一个1998年信神的和我一样小肚鸡肠的人”。1998年信的神，四十岁了，咱因为一件小事还能气得不坐车了，这跟小孩子玩过家家有什么区别呢？任性。“这是人性的缺陷，这类人很不好相处。”康磊，知道为什么要提这件事了吗？很不好相处。这就是让咱认识自己呢，别人没法和咱相处，不管是家里人还是外人、还是咱家人，没法和你相处，不好相处，说不成话。咱能看到别人和自己没法相处，看到自己不好相处的时候，才能感觉到咱在人心目中的位置如何。沈屹，看到在人心目中的位置了吗？我说沈屹总想当个膨大素，总想在人心目中有个好的印象，可是这个好的印象不是你演出来的，你得实际活出来。我给你立了个标杆是什么标杆？憨厚、老实。憨厚、老实和心胸狭窄是不是一个鲜明的对比？我给了你一条路，你看憨厚的人身边有多少朋友、弟兄，有多少人喜欢和他相

处，心胸狭窄的人有谁能和他相处？不用说相处了，连话都不能说。（这样的人给别人带来的都是伤害。）给他自己带来的也是伤害呀，他自己都气得不行。“这是人性的缺陷，这类人很不好相处。”这是人性的缺陷，这是人性上的问题，这还没有谈到败坏性情。

出力和尽本分的区别（二）

“弟兄姊妹在一起敞开心交通，互相提缺欠，没人敢给他提，但不说也不行，他还觉得‘你们都敞开心交通，互相帮助，就不拿我当弟兄姊妹’，你还得多少说点，‘你也挺好，就是有时候脾气不太好，但是我们也有不对的地方，说话也总是不注意’。”说话还得小心翼翼，和哄小孩一样。“你如果不这么说，只是说他脾气不好、心眼儿小这就不行，他就要生气。你与他相处一句话都不能说错，说错了你就得承担后果，所以你就总得小心加谨慎。”这就是说为什么别人不敢和你相处，和你说话都得小心翼翼。“外邦人有一个词说这类人‘玻璃心’，就是特别容易受伤，动不动就伤着了，就哭了、不吃饭了、失眠了、消极了。因为什么？‘你们都说我不好，你们都不喜欢我，你们都不跟我聊天，你们都躲着我不愿靠近我。’”康磊有没有这个感觉？（康磊：有。）人家都躲着你，没有朋友，没有能和你聊天说话的人。别说你了，刚开始我和沈屹、刘强基本上是同一时间见面的，是吧？但是我能打刘强，你看我打过沈屹几回？我在沈屹身上得小心翼翼，不敢触碰，怕他的玻璃心碎了，有时候逼不得已了没办法了才说他呢。很多时候还得刘强揭露他呢，你说我看见了没有？我看见了，我不敢揭露人家，我害怕人家的玻璃心碎了，年轻人一不留心就撂挑子跑了。为什么我能打刘强呢？他虽然小心眼儿，但他信神时间长了他不敢跑，年龄大了，人性比较稳定一些。年轻人容易接受新事物，但是性情不稳定，我得小心翼翼，我还受到辖制了，我跟人家说话我得考虑后果，考虑在什么环境下说，刘强提起来了，这个时候我看看、试试水，能说了，可以了。所以因着你心胸狭窄、小肚鸡肠造成了一个什么环境？虽然咱们接触的时间长，但是我有好多时候和你交通就受到了辖制，当然你的收获也就受到了辖制。刘强常说“你看沈屹干个什么活儿贼着呢，就是专挑轻省活儿干，开开车或者搞个什么东西。粗活、累活沈屹干不干？他就不干。”这话刘强就能直接说出来，我敢不敢说？我不敢说。我看见了没有？我看见了。刘强说：“沈屹还没到呢，电话先打过来了，‘开门，回来了’。”我看见了没有？我看见了。可我不能说，我不敢说，我怕他的玻璃心碎了。沈屹之所以能在这儿干着，根据他信的时间，根据他的年龄，我得小心翼翼，别人说沈屹

什么他的心还不容易碎，我一说什么他的心就可能倒塌了。小心翼翼给你带来了这些祸患、坏处。和你说这些的目的是什么？让你看到它给你带来的祸患以后，你能够去背叛它。（刘强：我记得我还问过你一次，“你怎么老说我，就不说沈屹呢？”）今天才告诉你答案了，是吧？刘强心里觉得“弟兄不公平”，想控告但是又不能说。

“‘你们都说我不好，你们都不喜欢我，你们都不跟我聊天，你们都躲着我不愿靠近我。’这是不是小孩啊？（是。）你说，‘你那玻璃心那么脆，碰到就碎了，谁敢揭露你啊？谁敢跟你打交道啊？大伙儿都怕了。’”我也受辖制呢。别人怕你是怕什么呢？他不想揭露你，是因为他和你说不成个啥，你再给他说一些刺激他的话，他不愿和你伤了和气，但是我不敢揭露你是怕碎了你的玻璃心，都受辖制了。“如果说这类人人性恶也不客观，他真没什么恶行，就是小性子特别严重，任性、计较，小孩脾气，不能碰、不能惹。”“如果说这类人人性恶也不客观”，他是小肚鸡肠，和人性恶不一样，人性恶和这个有什么区别吗？这个可以说是人性不好，是吧？能不能说人性不好？（能。）能说他人性不好，但不能说他是人性恶。人性恶和人性不好有什么区别？（人性恶有整人治人、报复人的心。）有整人治人的心、有陷害人的心、有报复人的心那就成了人性恶了，这就是两个级别吧。“就是小性子特别严重，任性、计较，小孩脾气，不能碰、不能惹。你对他宽容，他说你瞧不起他不拿他当回事，你跟他认真，他说你跟他计较，你怎么做都不对。”这就是说你的这个人性让人为难。“你对他宽容，他说你瞧不起他不拿他当回事”，沈屹，有没有这想法？（沈屹：没有。）“你给刘强交通，不给我交通”，有没有这想法？（沈屹：这个有。）这是不是“你就能瞧得起刘强，你瞧不起我”？你潜意识里边自然就有这个想法。“你对他宽容，他说你瞧不起他不拿他当回事，你跟他认真，他说你跟他计较，你怎么做都不对。”对他宽容也不对，跟他认真也不对。对沈屹来说，对他有没有解剖呀？对他也得有解剖，要是不解剖沈屹现在能待住吗？（待不住。）所以说，有时候也得适当地解剖解剖他，他看着“哎，弟兄对我还是有爱的”，他心里能得个安慰。但是要是解剖得多了，他又会说“你就是和我斤斤计较”。“你跟他相处如果方式得当把他哄好了，这类人中有些人性不太差的人还真能作点工作，也能尽好本分。”刘强对自己不认识，对沈屹可认识

了，“你看沈屹干活还得哄着些才行呢，哄着还能干个活”，刘强安排干活得有一套，“我得看沈屹喜欢干什么我安排人家干什么，我不能随便给人家安排”。“但你如果方式不得当，总是惹着他，那不是他消极就是你受辖制，不是影响他尽本分就是耽误你尽本分。心胸狭窄的人很麻烦，因为一点事就能哭半天，哭得眼睛通红”，沈屹哭过没有？应该哭过吧？（沈屹：有过。）关着门自己哭呢。因着什么哭的？（沈屹：……）“一点事不合他意小嘴能噘半天，闹起脾气来半个月都不搭理人不跟人说话。”

昨天唐馨回去跟我说她和沈屹怎么怎么了，沈屹和她说什么话了，我说沈屹怎么还是这样呢，我就给沈屹发了一句话，“你又教导人了？”沈屹的玻璃心又碰碎了，沈屹把他跟唐馨说的所有的话都给我发了过来。（沈屹：唐馨说她忙了一天还没吃饭呢，我说“你得有个计划”，她要去那边拿东西呢，然后我给她发信息说“不行我去给你拿，你在这等着”，然后也没见她回话，我吃完饭就过去了，结果她也到了，然后拿上东西就走了，就是这。）我说的话不多，我说“你又教导人了？”你听了这话应该有什么反应？（沈屹：我就想“我咋教导人了？”我都不知道我说啥了。）那你是不是应该想一下“我咋教导人了？”反省认识一下。（沈屹：我就说了那些话，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又教导人了。）那你最起码认识一下，“我怎么教导人了？”（沈屹：我也在想呢，然后我就把我说的话发给你了，我就不知道我又咋教导人了，我说：“你给我说说，我咋教导人了”。）我也不在现场，我也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我给你发“你又教导人了？”是不是提醒你一下？你反省认识一下，“我怎么教导人了？我好好揣摩揣摩，我今天说什么了，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这些话你是揣摩呢，还是赶紧去表白呢？（沈屹：我也想了，但我实在不知道哪里又有问题了。）“你说吧，我哪里有问题？”人家给我发过来这么一堆话，把我给愣住了，你说我该说什么呢？我说“你考虑你的说话口气、语气、态度”，是吧？根据你的语气、态度看你的心思，这只有你知道。既然唐馨能把这个事情说出来，肯定是人家听着不舒服，肯定是听着你的话里边有内容，虽然她揭露解剖不了你，她不知道你的心思，但是她觉得这里边肯定有内容。人家说出来了，反映出来了，你反省认识，你把那一堆话发过来以后把我给愣住了，我还得问问唐馨呢。如果唐馨

能分辨清，能给你把这个事情说出来、认识出来也行。有时候面对一个人，你能听出他说得不对味，但是你能不能解剖出来、说出来？你就阐明不了。（沈屹：关键是我还想着她没吃饭，赶紧帮她去拿一下，我想的是这些问题，我才说“你得有个计划”。我实在不知道我哪里教导她了。）现在看见一个什么问题？看见他小肚鸡肠了没有？（沈屹：没有。我接受不了。）就现在这一会儿你们看见他小肚鸡肠了没有？（沈屹：我接受不了、接受不了，真接受不了，到现在我还接受不了。你说的这个话我也想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很正常地在和她说这个问题，她说她没有吃饭呢，我就想着说“你得计划一下”。）到现在还没有接受下来？（沈屹：接受不了，就接受不了这个嘛，真接受不了！我一心想着她还没吃饭，然后我说我去替她跑一趟，让她在这等着，我就是接受不了这样一个过程。）从昨天到现在你还接受不了这个过程，那当我交通小肚鸡肠、斤斤计较的时候，你该有什么反应？（沈屹：有这些想法，但是内心当中还是不能完全接受。）有什么想法？（沈屹：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去做，连事情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不会了，连话都不能再说了，我现在就是这样的想法。我接受不了，也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也不会说话了，事也不会干了，我真的啥都不知道了，我现在处处受辖制，都不敢说话了。）（刘强：我们这些人说话的时候都愿意给人当老师，都愿意教导别人，这是咱本性里边的东西。就像王鹿说的话就是给人当老师的话，我也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还有王达贫说话就像给人当老师、当长辈似的。）你看刘强，只要不在他身上，他看得清清楚楚，说得头头是道。（刘强：就是，萧伟晋说话也有居高临下的感觉，让人听着感觉不舒服。）你说话的时候你能不能感觉到？（刘强：如果你不注重变化的话，别人听你说话就是那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平时我说刘强的时候，沈屹听得懂听不懂？（能听懂。）能听懂，是吧？（沈屹：我听不懂，也不敢听懂。我不敢说话，我说了话下来还不知道又有啥问题了，现在我心里确实是这样想的。包括这段时间弄那个东西我也不敢问你，我把我思考的这些东西直接跟你说了，你有什么意见、建议我给他们传达了，然后再按你说的去做。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思维，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弄那些东西。）没路走了。（沈屹：没路。现在就是这样一个路，我把你的话传达了，把我思维的、把我看到觉得不合适的和你说了，你跟我说了我照着做就行了，没有其他的了。我现在

也很苦恼。）（刘强：其实我对沈屹没有任何意见，沈屹弟兄的致命处是地位，只要你说话伤到了他，他马上就不行了，这是他的地位心在作祟。沈屹，我不是对你有意见啊，我说这个事是为了解决你的问题。就像那次我们几个人配搭尽本分呢，沈屹在那儿说话呢，我说“沈屹，不敢说话了，赶紧配搭着干”，我就说了这么一句很正常的话，都没有说第二句，可是沈屹就感觉受了多大的屈辱，就火了，干活的时候就带着火气干呢。这就看到他地位心太强，这就是他的致命处。）沈屹，能听懂刘强刚才说的这话吗？在这里面有没有认识？（沈屹：没有去想。）没有去想，不能去想。（沈屹：天天就是这种事，可以说一千天里就有五百天会发生这种事情，跟刘强在一块儿干活就觉得这种事情是每天都不可避免的，只要在一块他那嘴就不停地叨叨，叨叨什么乱七八糟的。就是王鹿说的，厌憎就厌憎到这个程度了。那时候我就跟弟兄说过这话，当时弟兄解剖我了，后来我也没敢再去说这些话了。干活可以，只要他不吭声，正常说话就可以。）胡俊，人好办不好办？你看见什么了？发表发表。（胡俊：我看见难办的就是人啊，人真难办呢！）难办在哪里？你说一说你看到了什么？（胡俊：那么一点点小事，不经意的一句话，人把这句话就放在心上了。刘强很平常地说了这么一句话，可是对于沈屹，他就把这句话装在心里了，就支配他有了后边的那些行为。）王鹿说说。（王鹿：看到人没有一点人样，没有理智、没有人性，就是神话说的人太难办了。）

你说咱每天在这儿是干啥呢？是在信神吗？（不是。）信神是在干嘛？你不是在信神，你在这儿干嘛呢？（沈屹：想信，但是实际的活出不是在信神。）你实际的活出不是在信神，那你的意思是什么？（沈屹：就是神话所说的这些自己达不到。）为什么达不到呢？（沈屹：放不下自己的这些认知。）怎么放不下自己？什么原因？（沈屹：因为还没达到看事观点的转变，看着好像是那么回事，但是临到事情的时候就以自己的观点去对待了。可以说除了你，在座的所有人都是这种问题，谁也跑不了。）今天说把沈屹拉到硫磺火湖吧，沈屹说“他们都是，把他们都拉进去”，沈屹不愿意下去。沈肖平，你看见沈屹什么了？（沈肖平：看见了他的玻璃心。）玻璃心。（沈屹：所以这些人该担谅担谅我，而不是老把我看成我是怎么样的，我啥也不行。）他们都担谅担谅你，“你看神说话多体谅我呢，我跟你们说我是

玻璃心啊，以后你们多担谅担谅我，可不敢触碰我，弟兄都受辖制了，我告诉你们，你们都得受辖制，以后给我开绿灯！”你是这个意思吧？给你开个绿灯？（沈屹：不要。）咱刚刚还交通了你来这儿是干什么来了？出力呢？（沈屹：不是，不行。）你是来这儿尽本分的，是来信神的，是想追求性情变化呢，是想剩存下来呢，你怎么剩存下来？咱交通这么长时间了，怎么就剩存下来了？咱现在还谈不到性情变化，现在谈的是什么呀？人性。人性低劣、人性不好，用一句不好听的话来说就是人性不好。你们说，刚才沈屹的这个人性是什么人性？我给你们举了个例子，我说我听到这个声音以后我给沈屹把这话反馈回去了，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沈屹：好事。）不管这个事的对错，把你这个性情给你反回去，让你照照镜子，看看别人对你有什么反应，你反省一下。沈屹反省了没有？（没有。）他说他反省了，他要是反省了的话，会不会把那一堆话给我发过来？沈屹，刚才你说了句假话，你告诉我你反省了，真反省了没有？（沈屹：反省了。最后才跟你说“你给我解剖解剖。”）你看这鬼话，刚才他说他反省了，反省以后找不出问题才给我发过来那一堆话，他刚才又说“直到今天我也扭转不过来”，你看他刚才说话的那个表情、态度，他寻求了没有？沈屹，你这个说话语气、态度是不是寻求的态度？你这个语气、态度里边有没有寻求？（其实他就不知道怎么是反省。）（沈屹：那你给我谈谈，有人帮助我了。）你看，他的玻璃心又碎了。你听这句话，“你给我谈谈，你给我谈谈”，这话是啥？这是不是小肚鸡肠？（沈屹：就是嘛，有人帮助我，给我谈谈，我看看。）这是心里话还是讽刺的话？（沈屹：心里话。）借着刘强能够引狼出洞、引虎下山，看沈屹刚才说话的那种语气、态度，都能看见吧？那就叫小肚鸡肠、斤斤计较。神给你摆设了丰富的筵席。昨天晚上的那个事情大不大呢？咱不要看它是不大的事情，我说了一句“你又教导人了？”是不是对你的提醒与劝勉？（沈屹：嗯，知道。）这件事是也好，不是也罢，对你有大的伤害吗？是，咱就认识；不是，咱就警醒。如果正常有一颗寻求的心，“我再寻求寻求，我还没认识到，让他给我再提一提，我揣摩揣摩”，是不是这话呀？他把这么一大堆话给我发过来，把理由发过来还算认识吗？今天也许是误解你了，误解你了没有？你直接告诉我，“我到现在还转不过来呢”，转不过来什么呢？昨天神给你摆的这个环境，今天就是来显明你什么呢？显明你的小肚鸡肠、斤斤

计较。弟兄说的这句话你都能给返回来，别人说话你能不能听进去？咱今天在交通小肚鸡肠、斤斤计较的时候，刘强再给你加把火，你还能爆炸了。咱在交通的时候，刘强能把那个例子说出来，你说刘强说的是不是实情？（是。）咱不管刘强的表现如何，人家说出来了，三岁大的小孩说出来的合乎真理咱就应该接受。可咱是什么态度呀？

“心胸狭窄的人很麻烦，因为一点事就能哭半天，哭得眼睛通红”，沈屹昨天晚上是不是哭了？（沈屹：没有。）“一点事不合他意小嘴能噘半天”，没有哭也是小嘴噘起来了，是吧？噘起来了没有？从昨天晚上噘到现在了吧？（沈屹：习惯了，这种事情太多了。）习惯了，证明这小肚鸡肠已经成为生命了。是小肚鸡肠已经成为生命了，还是他们不好，你习惯了？（沈屹：我小肚鸡肠。）看到自己小肚鸡肠、斤斤计较。就不要说其他的，就说我昨天晚上说了那句话，即使是唐馨说得不符合事实，她误告了或者是我误判了，或者各种原因吧，我把这话跟你说了，你认识到了就认识到了，认识不到对咱是个提醒，是吧？可你呢？你是不是斤斤计较呢？还得来个所以然呢，今天还想要个结果呢，是吧？你刚才说了句什么？（沈屹：我不会走了，不知道该怎么走了。）“你给我说吧，我不会走了。”我就问了一句“你又教导人了？”“我不会走了。”这是句什么话？（沈屹：寻求吧。）寻求？你还告诉我是寻求。我今天给你交通了小肚鸡肠、斤斤计较，这是不是说你人性的缺陷呀？我给你交通的这个是不是你该走的路？（沈屹：是。）老实、憨厚这条路你能不能走？这是不是你该走的路？你有路没路？我给你立了个标杆，老实、憨厚，如果他老实憨厚，有没有路走？（有。）沈屹，你有没有路？（沈屹：有了。就是你刚才说的，没有的话我寻求，有的话我谨慎，这就是一条路。）那你当时为什么说没路走呀？（沈屹：当时确实没路。）我刚才交通的是不是就是这个内容？也就是说，我给你交通的不是没路，是有路你不走，你说“我没路了”，你那个没路是什么意思？不是我给你交通的没路走，不是神给你摆的没路走，你说的没路是啥呢？“按你这样说我没法做人了，我和他们怎么说？我一开口、一说话，‘你教导人了？’我还怎么走？”（沈屹：嗯，是嘛。）“我尽不成本分了”，是吧？他是不是在和我叫嚣？（是。）（沈屹：我真没意识到。）我给你交通的是咱该走的路，你走的是小肚鸡肠、斤斤计较的路，就这一句话你都要和我计

较，“既然你跟我说了，我没法走了，我没路走了”。我给了你路你还说没路走，然后当我再说的时候，你说“就是”，你说这句话的时候这是什么话？（叫嚣。）现在能对号了吗？什么是叫嚣？这边给了你路你不走，我给你的是什么路？我给你的是一个做老实、憨厚的人的路，给了你一个实行的路。而你要走什么路呢？（斤斤计较、小肚鸡肠、心胸狭窄。）“我没法走了，我说个啥他就要说什么呢，我就小肚鸡肠，我就包容不下来，我就是这人，你说我怎么走？我没法走了！”和我对上了，这就是一个叫嚣、对抗。我给你交通这个的时候，你没有从我的交通里找人该走的路，你是在寻找“我在人性不变的前提下，我该怎么走这条路”。就和刘强一样，我说他是畜生的时候，他不是去认识“为什么说我是畜生，我怎么不做这个畜生”，而是“你不给我奖赏也就罢了，最后还说我是畜生，我还怎么走？”他这边也没法走了。我说刘强是畜生刘强没法走了，我说沈屹斤斤计较、小肚鸡肠沈屹也没法走了，是不是一样的？所以你是对抗、叫嚣。刚才说刘强还有个什么？他还要定规我呢，还要把我钉十字架呢。刚才沈屹的表现是不是也把我钉十字架了呀？他为什么没路走了？“是弟兄你让我没路走了，我和唐馨就说了那么一句话，你说我是教导人呢，你说我以后怎么走？”是不是把我钉十字架了？我给你交通你不是去寻求、认识，而是把我给你交通的反打回来，对抗、叫嚣。

（沈屹：昨天我也想了，我不是没想呀，就是没有这方面，她今天这么说了，可能我平时的行为、做法给人带来的就是这种果效。）这个里面是两个问题，我给你交通的是这个小肚鸡肠、斤斤计较，它给你带来了麻烦，别人和你没法相处、没法说话，我是说这个路咱该怎么走，这是一个问题。你所说的“为什么昨天那个事给人的感觉是在教导人？怎么让人产生我是在教导人的这个感觉呢？我的哪些言行举止让人产生了这种错觉？”这是需要你去寻求的，这是另一码事。这两个得分开，不能混淆。刚才说的是两个问题，是吧？你和人之间相处“我该怎么说话？我流露出来的是什么？”这是你该寻找的一个路。我刚才谈的是你的这个斤斤计较，就是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的解决方式。这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的言行举止给人带来一种错觉也好，别人觉得我不好接触也好，这是哪方面带来的？”这是需要你去解决的。（沈屹：是小肚鸡肠、斤斤计较带来的。）这不是斤斤计较，我跟你

说的是两个问题。你的言行举止怎么给别人带来你在教导人的这种感觉？你的言行举止怎么给人带来错觉的？这个需要你认识自己的言行举止。而我现在给你交通的心胸狭窄是面对这些事情你该怎么处理，搞清楚，这是两回事。一个是你在那儿“我寻求了，我没路走了”，你寻求的是什么呀？“我得怎么和人相处才能解决别人对我的误解”，你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呢。而我要给你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当你和别人产生冲突的时候，当你反抗，静不下来的时候，你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对吧？第一个问题是“我该怎么做才能和人正常相处”，好比说你和唐馨相处，“我该怎么和唐馨相处才是正常的相处？”第二个问题是“当我和唐馨产生冲突的时候，当我和弟兄产生冲突的时候，我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不是两个问题？（沈屹：是。）不能混淆了。我跟你说的是心胸狭窄、斤斤计较，如果你没有斤斤计较的话，这个问题还有没有？（没有了。）这个问题就没了。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你和我有了隔阂，和唐馨有了隔阂，有了隔阂还怎么呢？还没法走。这两个问题听清了吧？（沈屹：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就不是问题了。）第一个问题是解决你做人的问题，做人做事，你怎么和人相处。解决的是你的活出流露的问题，你该怎么接受别人对你的意见。第二个问题是解决你怎么对待别人的问题，你该怎么解决和别人的冲突，对别人的误解、隔阂的问题，也就是怎么对待别人对你的建议的问题。这个能转过来吧？两个问题。听清了吧。

“这类人脾气不好、心胸狭窄”，他的脾气是怎么不好的？心胸狭窄脾气就不好了。而憨厚的人，既然是憨厚那就是一种包容、忍耐，把这个东西包容了、忍耐了，就不是个问题了。所以在我这儿就不是个问题，在你那儿就是个大问题。“这类人脾气不好、心胸狭窄，但他该干活还干，干的时候带着气，等心情好了又能好好干活了。整体来看，这类人人性这方面的缺陷问题挺大，容易制造紧张气氛”，所以说这个问题你必须得解决。你看刚才那个紧张气氛厉害吧？如果你没有这个斤斤计较，“弟兄和我说了一句话，不管对错我先接受下来。”而你是制造出了紧张气氛。“也容易给自己、给他人造成麻烦、包袱。”你说你是不是给你造成麻烦，给他人造成麻烦？你说唐馨以后再看见还敢不敢说了？还敢不敢给你提意见了？给你提不成意见，又让你那玻璃心碎了，“我又成了打岔作恶的人了”，是吧？给别人造成麻烦。我这

儿我也不敢说了，我又怕制造紧张气氛，我又受到了辖制，我去哪儿还得带着刘强，让刘强来开刀吧，我受辖制呢。“也容易给自己、给他人造成麻烦、包袱。这类人没有成年人的心胸，没有成年人处世的态度，有点像十来岁的小孩，说懂事还不太懂事，说不懂事还总说大人话，你如果拿他当大人对待，说不定哪句话惹着他了他突然就变成小孩了，开始闹脾气”，刘强和你说了一句话，“别说话了，赶紧配搭着干活吧”，一下又开始闹小孩脾气了，干活儿的时候就带着气了。“说不定哪句话惹着他了他突然就变成小孩了”，你说我跟你说的那句话“你又教导人了？”如果在前三年我敢不敢和你说这句话？（不敢。）不敢，不见面我不能说。咱今天求真求细进入细节了，所以不见面我就给你发个信息，我把你当啥了？（当大人。）把你当大人对待了。几年了，你不应该是以前的小孩子了，我把你当大人对待了，可你呢？“你如果拿他当大人对待，说不定哪句话惹着他了他突然就变成小孩了”，我说了一句话你突然就变成小孩子了。“开始闹脾气”，人家闹脾气从昨天晚上闹到现在了，这脾气还没有下来“直到现在还没解决了呢”，现在解决了没有？（沈屹：哪有那么严重呢。）呀！这就不算了？已经记在记事册上了，别人都看见了。“开始闹脾气，但你要是拿他当小孩他还觉着你瞧不起他，总之很不正常。”你说该不该说你？（沈屹：说嘛。）不说你吧，你说“说说吧”；说你吧，我又怕制造了紧张气氛。（沈屹：你也说了我就是闹点小孩子脾气，该变还得变，不能要脸。）你看康磊，沈奇说了他一句“不敢打喇叭，注意环境”，这紧张气氛就来了，“你走你的，我走我的，我走着回去”，几十里路就计划走着回去，一走就是半小时、四十分钟。“这是一方面人性缺陷。”这是人性的缺陷啊，缺下东西了，得补呢。

“如果有的人有这类问题，那就应该改变，争取达到什么呢？就是多数成年人能够正确对待的说话、举止或者相处方式你也能接受，学会包容忍让”，包容忍让得怎么包容忍让呢？得学会包容忍让，其实你不要去斤斤计较就行了，这些东西不就是你斤斤计较引起来的吗？“学会用正确的方式，用成年人的眼光、态度对待成年人该处理的问题”，最起码自己遇到伤心事了，自己认为伤心、难受呢，自己给自己戴个帽子，“我长大了”，咱就伪装一下、冒充一下，“让别人看看我长大了”，行不行？长大了，把自己看成大人。“用成年人的眼光、态度对

待成年人该处理的问题，用成年人的方式与他人相处。”沈屹，这方面你得向刘强学习学习，刘强在这儿忍耐不住了，眼里流着泪“哈哈哈”，眼看看天，最起码比你斤斤计较强。这篇神话你看了没有？（沈屹：看了。你前面说他们的时候我明白了，一说到我这儿就……）就糊了。（沈屹：我也不是不知道，但好像还缺少了一部分，就是没和自己结合，缺少这个路。）必须得给你点一下。（沈屹：嗯。）我在这儿说康磊是个心胸狭窄、斤斤计较的人，你在这儿自告奋勇“我也是”，我还说你认识了，原来你这认识是伪装。“如果多数成年人对待这类话、这类表现或对待这类人的方式都是不在意、不往心里去、不受辖制影响、不受束缚捆绑，那你也学着这样去做，往这方面扭转。”神是不是把路告诉咱了？“你说‘我扭转得很吃力’，那你慢慢扭转总比你不扭转强，这也有个学习的过程，慢慢地你的人性、见识等各方面就长大了。长大的标志是什么？就是与多数人能够融洽相处了，谁说点难听的话、开玩笑的话或者伤到你的话，你都能容忍、理解也能正确对待了。”“难听的话、开玩笑的话”，咱这里有好多人不能开玩笑，是吧？不敢开玩笑，一开玩笑就恼了。你得能听懂人家那是开玩笑的话。听到难听的话、开玩笑的话操练去容忍、理解，能正确对待。即使在世界上你是不是也该这样做呢？咱信神了更应该这样做，因为神要借着周围的人事物与你说话呢，如果你小肚鸡肠、斤斤计较，别人不和你说话，你是不是就拦阻了圣灵和你对话的机会了？圣灵不和你直接对话，但圣灵就借着“三岁大的小孩”和你说话呢，可是“三岁大的小孩”他受辖制，他不敢和你说、不能和你说，那受亏损的不是你自己？“如果别人说的话伤着你但说的是你的实情，那你就应该接受承认。”我说“你又教导人了？”伤着你了，但我说的是实情，最起码你应该是接受承认。你说唐馨“你就没个计划？”是吧？这是不是一句教导人的话？算不算教导人的话？（沈屹：是。）那你还受委屈呢？你说唐馨“你就没个计划？”人家做什么了，给你打工呢？你有这个权力去训斥人家？“你就没个计划？”这么大个人了，谁愿意让别人说自己没个计划呢？是吧？谁也有个虚荣脸面、地位。我在这儿说“你又教导人了？”你为什么难受呀？是不是嫌我说话伤了你的面子呀？我说你“你又教导人了？”你说人家“你就没计划？”（沈屹：我不是这么说的，我说的是“你得有点计划”。）你看这小肚鸡肠、斤斤计较的人就是不一样，这些话非得跟你较真清，就差这么一点点都得较真。

（沈屹：差一点它的意思就不一样了嘛。）如果你要去认识神的性情，这个不能差一点，对吧？认识神的性情不敢差一点。如果是别人对你的一个评价，对你败坏性情的一个认识，人家给你提醒，人家还得一点不差地跟你说，那你的要求太苛刻了，那谁还敢给你提意见呢？不敢给你提了。（沈屹：在这基础上再进深，改变自己。）刚才说你得学着去包容，你说人家“你得有点计划”。（沈屹：我不是这语气。）你说这斤斤计较的人难办不难办？（唐馨：他说“你就没计划。”）人家沈屹还有个“点”，“你就没有点计划”。唐馨又说了个“你就没计划”，一会儿三句话，“话不对了、语气不对了”，你说我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这缺个记录仪，是吧？（沈屹：关键是我是在关心的基础上说的，我知道她忙，忙了一天都没时间吃饭，所以我才说“你得有点计划”。）这更难办了，你是在关心的基础上，还是在挖苦人的基础上？这难办不难办？（沈屹：得正常去思考，老按我这小肚鸡肠的角度去想，那就出问题了。）小肚鸡肠、斤斤计较，把唐馨都算进去了，他让唐馨得宽容忍耐一点，不能斤斤计较。“如果别人说的话伤着你但说的是你的实情，那你就应该接受承认。”我刚才说的算不算实情？（沈屹：是。）那应该接受承认吧？（沈屹：嗯。）可是你接受承认吗？这就是神话在这儿说着，演员给你演着什么叫斤斤计较、什么叫心胸狭窄。“如果人家是不经意间说了一句得罪你的话，你看对方是无意的，就应采取包容。”我说的话你得包容，是吧？唐馨在那儿也斤斤计较，人家说“你得有点计划”，你也应该包容。咱这里边都有点斤斤计较，是吧？“如果有些人故意针对你，你就琢磨，‘他是故意针对我还是我真的存在这个问题？……’”沈屹刚开始说“我没路走了”，意思是不是“他就是针对我呢，你们就是针对我呢，谁都和我过不去。你这么说，他那么说，你还让我怎么做呢？你们都是针对我的，我没路走了”？神告诉你了，别人针对你了，你该咋做呀？“如果有些人故意针对你，你就琢磨，‘他是故意针对我还是我真的存在这个问题？……’”这是不是路？“弟兄说我‘你又教导人了？’”你该怎么办？（沈屹：我存在这个问题。）“我真的存在这个问题，还是弟兄故意针对我呢？弟兄这两天就是故意针对我呢？”有路了啊，告诉你你该怎么去认识了。就是刚才说的包容，即使说唐馨是故意针对你呢，你该怎么呢？你得揣摩，“她故意针对我，还是我真的存在这个问题？”“他如果是针对我，那他为什么要这么针对我？他的居心何在？他是恶人还

是普通的败坏性情流露？”（沈屹：这个有。因为我和她之间没有什么问题。）那你看着她是恶人呢，还是败坏性情流露呢？（沈屹：这两个都谈不上吧。）那应该怎么对待？（沈屹：刚才读这段话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问题，应该是我平时的活出让人看到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人家才会这样去说呢。我里面有个这样的认识。）有个什么认识？（沈屹：她说这个话跟我平时在弟兄姊妹面前的活出有关系，因为这个问题我不是现在才有的，前段时间因为其它问题我也是这样的，所以我能接受这一点。）这个路是不是说得很清楚？“他如果是恶人，那我得分辨弃绝他”，那你就先分辨，“唐馨是不是恶人？如果是那我就该分辨弃绝”，让你有个分辨，不是糊涂地去包容。“他如果是普通的败坏性情流露，那我得跟他交通交通。”（沈屹：所以我说这两方面都谈不上。她忙得一天都没吃饭呢，再加上我说了这句话，就产生了个误解。）那你就应该跟她交通交通，是吧？不应该是没路走。（沈屹：我不知道，你给我发了，我就把这个事情跟你说了，我觉得你误解了。）我跟你说了以后，你是不是该跟她交通交通？（沈屹：还没呢。）还没呢？还可能交通吗？你刚才告诉我“我没路走了”，没路走了还可能不可能交通？（沈屹：我还没见着人呢，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说，我在这里又说不清楚了。）“……如果他不是败坏性情流露，不是故意针对我，而是无意中说话伤到我了，那我就跟他敞开心交通，或者我回到神面前认识自己。”有路了吧？（沈屹：嗯。）不要管别人说得对与错，各方面的例子神都给你举了，是恶人该怎么对待，是败坏性情流露该怎么对待，误解该怎么对待，如果是无意伤到你了，你可以来在神面前去认识自己。“这不就解决了吗？这样你在人群中跟各类人都能融洽相处，达到彼此包容，互相帮助、受益，总比你做心胸狭窄的人好。心胸狭窄的人一方面给别人带来很大的困扰”，心胸狭窄麻烦不麻烦？（沈屹：麻烦。）本来没有的事，结果经过你这个斤斤计较就成了个事了。“另一方面到哪个人群中都不合群，显得很孤立、很另类。”这个咱能感觉到吧？能感觉到另类吗？（沈屹：能。）和人家说不到一起，没有共同语言。你孤立、另类，你感觉难受不难受？难受、孤独。因着什么造成的？这才找着毛病了，是因着咱小肚鸡肠、心胸狭窄。“你总孤立自己，有的好心人觉得你可怜，但是大伙儿觉得挺难受。”好心人觉得你可怜，大多数人觉得难受，因为没法和你相处，没法说。“都是弟兄姊妹，也没人欺负你，你总装可

怜，你说大伙儿看着你别扭不别扭？（别扭。）”你看康磊，你看着弟兄姊妹是不是都和你过不去呀？沈奇也跟你过不去，是吧？“我就按个喇叭也和我说，我干那个活儿没干合适也要跟我说，我屁股底下坐个框子也是问题”，是不是都和你过不去？“你为什么另类呢？就是因为你人性有这方面缺陷，那你就应该克服，应该慢慢改变，是吧？（是。）”康磊，有路了吧？（康磊：嗯。）

574　尽本分能否实行真理最关键

人都是在尽本分的过程中逐步得着变化的，也是在尽本分的过程中才显出忠心的，这样，你越能尽自己的本分越能得着更多的真理，而且你所表达的也就越实际，也就越实际。而那些只是应付着尽本分却不寻求真理的人最终也得被淘汰，最终也得被淘汰，因为这样的人并不是在实行真理的过程中尽本分，也不是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实行真理，这样的人就是没有变化的受祸的对象，他们所表达的不仅有掺杂，而且表达出来的尽都是恶。

人都是在尽本分的过程中逐步得着变化的，也是在尽本分的过程中才显出忠心的，这样，你越能尽自己的本分越能得着更多的真理，而且你所表达的也就越实际，也就越实际。而那些只是应付着尽本分却不寻求真理的人最终也得被淘汰，最终也得被淘汰，因为这样的人并不是在实行真理的过程中尽本分，也不是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实行真理，这样的人就是没有变化的受祸的对象，他们所表达的不仅有掺杂，而且表达出来的尽都是恶。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道成肉身的神的职分与人的本分的区别》

10. 拒绝完成使命的后果

拒绝完成使命的后果（一）

李大翔，你哪一年信的神？（李大翔：九几年信的耶稣。）尽了多长时间的本分？（李大翔：从信耶稣那会儿就开始传福音了。从2001年到2012年被开除，那时候是尽全职本分。）那几年是全撇？（李大翔：嗯。）2012年开除了以后回归世界了？（李大翔：嗯。）国度建造是哪一年跟的？（李大翔：2021年。）跟上三年了，怎么信的信的还退化了呢？在原教会还全撇呢，来了国度建造撇不下了？（李大翔：嗯。）什么原因？信不来了？（李大翔：变得诡诈了。）经过几十年没有洁净了，是变得诡诈了？（李大翔：好像是因为年纪大了。）年纪大了变诡诈了？（李大翔：里边为自己的那些事考虑得多了。）考虑啥呢？（李大翔：考虑后路呢。现在年纪也大了，再跑十几年，钱也没有，做啥也没钱，养老金也没挣下。）年轻的时候不考虑后路？（李大翔：年轻的时候不考虑那些。）（王静：你有孩子？）（李大翔：没有孩子，就我自己一个人。）（王静：你没结过婚，是吧？）（李大翔：没有。）你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反着的，人家是年轻的时候考虑以后老了的生活呢。（李大翔：年轻的时候不考虑那些。）感觉你是信神信的后悔了。（李大翔：后悔倒是不后悔。）你是不能说后悔，但实际上心里是后悔了，你说是年轻的时候好挣钱还是老了好挣钱？（李大翔：我这个活儿要慢慢做就做起来了，可还没做起来呢，就又开始跑了。）又开始跑了，你不想跑嘛。我听说你一直是躲躲藏藏、逃避呢，为什么逃避呢？别人跟随国度建造是越走越有劲儿了，你怎么是越走越没劲儿了呢？想不通。（李大翔：就是想得太多了。）想什么想得太多了？怕善行预备得太多呢？（李大翔：怕没钱花了，手里边啥也没有。）那你年轻的时候就不发愁没钱花？（李大翔：前半辈子没挣钱，就是跑跑跑。）说白了还是后悔，前半辈子没攒下钱，后半辈子赶紧攒钱，是吧？（李大翔：起码挣个养老金。）（王静：谁给你养老呢？）（李大翔：自己给自己养老呀。）你告诉我你计划怎么养老呢？（李大翔：挣点钱，有点养老金的话，最起码自己买点吃的啥的不用找别人。）你有养老金你能花

上？年轻的时候还想得简单呢，老了反倒想得复杂了？（李大翔：去年在一线传福音传的就不想传了。）怎么传的不想传了？什么原因？（李大翔：就是这些东西占有着我呢。）我感觉你这思想一般人想不通呀，人家年轻的时候是成家立业、娶妻生子呢，你这生子也不可能了，成家立业也没意思了，你咋成家立业呢？你是反着干呢。怎么现在又想起来养老了呢？你告诉我你计划怎么养老呢？（李大翔：计划等到六十岁的时候……）挣一大笔钱，成为富翁。（李大翔：起码挣个十几万，够我养老。）你光说够你养老呢，怎么养老呢？（王静：你有侄儿、侄女？有人养你？把钱给他们？）（李大翔：我有侄儿、侄女。钱不给他们。）（王静：别人也在你身上打算呢吧，“你给我点钱，以后我给你养老”。）（李大翔：自己觉得手头也得有点钱。）（王静：你让谁给你养老就得给人家钱。）让侄儿、侄女给你养老，是吧？（李大翔：我自己养老。）我没有听说过，你说自己怎么养老呢？（李大翔：买点吃的，买点别的什么，手里有钱。）你老了，连门都出不去了，你怎么买东西呢？（李大翔：走不动了那就是另一码事了，但还能走得动的时候，起码手里还有钱。）你走不动了，是另一码事？养老、养老，怎么成另一码事了？你这考虑得还是不周到呀。（李大翔：所以那时候就考虑的那些。）不是那时候考虑的那些，我看你现在还在考虑呢。（李大翔：嗯，就是考虑这些考虑得多。）从外边看，你说你考虑得挺周到的，你这考虑得周到在哪呢，就跟没考虑一样，糊里糊涂的。你嘴上说挣钱养老呢，挣上十几万就给你养了老了？养得了养不了？（李大翔：起码手里有点花的。）手里有点花的，等不等于是养老了？（李大翔：想是那样想呢。）你的想象成立不成立？你的想象没有后果，也没有逻辑关系，没有逻辑关系怎么还能一直想呢？（李大翔：这是想象呢，成与不成就是另一码事了。）你想象也得有个依据呀，你的依据在哪呢？有点钱就养了老了？而且你这有点钱还是建立在弃神而去的基础上，弃神而去然后挣点钱养老，这能不能成立？（李大翔：按真理来说肯定是不成立的。）按谬理来说是成立的。你告诉我按什么理能成立呢？（李大翔：按哲理来说总得留点后手。）

我小时候老家那边有一个人跟你的情况一样，他有侄儿、侄女，然后家里存了一两万块钱，那个时候的一两万块钱算不少呢，他病了躺在

床上起不了床，让侄儿、侄女伺候他呢，侄儿、侄女也都“孝顺”，他能动的时候看着他侄儿、侄女都尽心伺候，当他一躺到床上以后就露馅了，他侄儿、侄女总怕他咽气的时候他们不在跟前，“咽气的时候我不在跟前这家产是归谁呢？”他有好几个侄儿、侄女呢，他的侄儿、侄女看到他在病床上起不来没有多大的好转，但也没有要命的迹象，就给他做了一碗软米饭，喂了他一勺子相当烫的软米饭，一口气憋住就死了。正常人你吃一口烫软米饭，在嘴里粘住，烫着，喘不上气来，都能憋死了，就不用说躺在床上的病人了。最后人家说是事故，不是杀人。他憋死了，侄儿、侄女打架呢，要分钱呢，等第三个人来了钱都分完了。人死了，钱也分完了，他那一两万块钱没给他养了老，是给他送了终了。（李大翔：实际上就是把他逼死了。）他为什么死呀？如果他没有那一两万块钱，他不会死。（李大翔：侄儿、侄女为了算计这一两万块钱把他害死了。）你说你是计划有一两万块钱还是不计划有一两万块钱？你有一两万块钱，算计你的人就多，你没有的时候，那就是真正和你有感情、有关系的人在你身边伺候你呢，他不论你有多少，他不论你有没有家产，“你的家产不多，给我也行，不给我也行，但是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你一口吃的，我和你互相有个照顾”，或者照顾不佳，但最起码不至于死。那你挣钱图了啥呢？我就看见人拿上钱是这样养老的，你告诉我你怎么养老呢？入个保险？把钱给了大红龙让大红龙给你看起来？你怎么安排你的养老呢？你这话是怎么出来的？先把钱给了侄儿、侄女？（李大翔：不是，不给他们。我能动的时候，起码手里有钱，要是不能动了那就离死不远了。）那你的意思是你学董成呀，是吧？“我能动的时候好好动，我要是不能动了蹬蹬腿就过去了。”（李大翔：嗯，不能动的时候，感觉自己得了不治之症了，那时候就自己了断。）自己了断呀！如果自己得的不是绝症呢？（李大翔：不是绝症，自己还能动的时候，那就不用靠他们了。）问题是，不是绝症不等于就能动呀。有个人腿骨折了，胳膊骨折了，躺在床上不能动了，你说那是得了绝症了？钱就在抽屉里放着呢，怎么养老？（李大翔：那就……）那就怎么？（李大翔：如果真的不能动了，那就得想办法了。）那你想想办法呀，我听听你的办法是什么。（李大翔：那就得自行解决了。）连自杀的能力都没了，还得人帮你呢，那钱给你养老了吗？（李大翔：那就不行了。）那你怎么就养老了呢？我看不到这钱能给你养老。（李大翔：我说的养老就

是等到六十多岁，起码手里有钱。）六十多岁你就活够了？（李大翔：起码还能走动的时候买点菜、买点面，买点其他的吃的，手里还有点钱。那时候还能走得动，等走不动的时候那就自行了断。）你这话比董成还厉害呢，董成还说蹬蹬腿就过去了，你这是自行了断，你的心志相当厉害！

我跟你说的那个例子是我老家的一个真实的情况、真实的一件事。还有一个故事，老头有三个儿子，但弟兄三个都不管他，老头就拿碎石头做了个枕头，经常抱着个枕头，去厕所也抱个枕头，回家也抱个枕头，枕头不离身。过了一年又一年，孩子们心想“这硬邦邦的是啥东西呢？”等老头老了，这三个孩子一个比一个孝顺，老头好好地活完、享受完，刚咽气，三个孩子打开枕头一看全是石头。人家用石头给自己送了终了，人家还享受了儿女孝顺。（李大翔：指望人是真的指望不上，不用说侄儿、侄女了，亲生的都不一定能给你养老，不一定能给你送终。）你这一生活着不是说这一生怎么活得有意义，而是“我得怎么死去”，说白了你不就是为了打算怎么死去？是吧？（李大翔：嗯。）活着就是为了死去，你说人累不累？（李大翔：归根结底考虑的就是老了怎么死去，而不是考虑活的时候怎么活得有意义。）你的这些思想我年轻的时候就考虑过了，我刚结了婚以后三十多岁我就开始考虑了。（李大翔：我三十多岁的时候还不考虑这些呢，现在开始考虑了。）我考虑的不单是养老，我担心的是我死了以后往哪埋呀，死了以后别人说什么，死了以后是不是回到我父亲的祖坟那儿了。所以说在婚姻上的挫折是一大打击，我时刻考虑着我要是娶一个媳妇是什么结果，我要是入赘到人家家里是什么结果，就不用说别人指责我了，家里边的人也都说“你以后怎么呀？”我们那边有一家招了一个外地女婿，这个人一辈子在我们那儿养活人家的四个孩子，这四个孩子没有一个是跟他的姓，他最后死了还埋在了异地、他乡，不知道埋到谁家脚底下了，全村的人都在议论。你说他一辈子活的是个啥呢，他一生的意义在哪儿呢？拿钱养活人家的儿女呢，最后自己的尸骨还埋在别人的脚底下，别人怎么说？别人怎么看？有的人最起码他活着的时候是在这儿呢，死了以后别人就用汽车或者火车把他的骨灰盒拉到他出生的地方了。谁死的时候最终都要安顿后事呢，安顿后事主要就是看尸骨得怎么安排。你活着的时候外边的人怎么说你，不就是活一

个脸面？这是一个大问题。但最大的问题就是死了以后怎么办呀。你又是个光棍，“我这光棍一死，谁把我往出抬呀？谁埋我呀？往哪埋呀？”这还是个男的，要是女的更麻烦，“人家把我拐卖到哪儿呀？我这尸骨卖五千块钱，谁拿呀？”考虑问题考虑不完，所以说每天起来就是这些问题占据了人的整个心灵，人就为这个而奔波。自己没有媳妇、没有孩子，看侄儿、侄女谁看你呢，挣几个钱和哪个侄儿、侄女搞好关系，到时候人家能给你送送终，到时候能把你埋到谁脚底下，初一、十五有人给你送香火。人活着就是为了死了以后有人给送香火，所以说生儿育女，再受多大的苦，儿女再不孝顺，也不敢惹儿女，嫁出去的闺女也不敢惹娘家人，都是为了自己的后事。你说你活的是个啥呢？人家外邦人不知道的是人家不知道，你说信神的人死了以后去哪了？你作为一个信神的人不是说活着的时候该怎么活着，该怎么活出有意义的人生，你活着的时候就是为怎么死去，那死去的时候是为了啥呀？你说咱活的还有何意义呢？外邦人盘算呢，外邦人要的是虚荣脸面，要的是一个说法，要的是死了以后有香火，所以他活着不管再受多大的苦，特别是女的，嫁到谁家了，不管人家怎么虐待她，怎么暴力对待她，她都不敢离婚、不敢走，为啥呀？她怕死了以后没有葬身之地。你说人愚昧到什么程度了！你活着的事还解决不了呢，你要解决死了的事，你能解决了死了的事？外邦人咱就不说了，你说你信神了，你的看事观点是不是该扭转了？神已经告诉你了，人活着和人死了是什么区别，人死了那就是灵魂出窍。人活着是神给你的灵魂穿了件衣服，你就是个人，你一死就是灵魂出来了，你死了以后肉体就是个臭肉体。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神就告诉他们了，直到你死归了土，你原本就是从土而来，最后要归于土。你死了以后不用一年就烂得剩下骨头了，啥也没有了，是吧？你都归于土了，还有啥呢？神都告诉你了，但你对这句话能信得来吗？撒但给你灌输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成了你的生命了，神话在你身上还起作用吗，你还信吗？“不是不一定死，那是绝对不会死”，完全把神话给否掉，跟随了撒但。那神六千年的经营计划结束了，神的作工都让你看见了，而且神把灵界的奥秘都告诉你了，告诉你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关系，神告诉你你这个人死了以后如果要遭惩罚是在灵界遭惩罚，是吧？如果不遭惩罚的话，还要让你再投胎来到世间。你死了以后在灵界待几天啊？三到七天，是吧？按道理说，你死了三到七天埋

都没埋呢，你的灵魂去哪了？你都呱呱坠地到别人家炕上又拉又尿去了。你死了，他们在那儿哭得“哇哇”的，把你埋了。你上一辈子想的是“我死了以后谁埋我呀？把我埋到哪儿呀？”你就为这一瞬间而活着，有意义吗？你一心就想着咽了气以后，死骨头怎么处理，再一个就是咽气的时间、地点在你来看至关重要。你活着的时候什么都不重要，“我哪天咽气呀？我死的时候儿女在不在？我死的时候谁在我身边呢？我死了以后我的骨头往哪儿放？”这成了人的追求方向、目标，成了捆绑人一生的绳索，谁也逃脱不了。神把灵界实情告诉你了，你一死，灵魂一出窍，这具肉体和你任何关系都没有了，而且肉体几天以后就归于土了，归于乌有，没了。你就是为了这个没有、过眼浮云的东西付出了一生，年轻的时候没有付出，快老了“我得舍上性命，我得为它付出，花费我的后半生”。为了不存在的、腐朽的东西付出自己的后半生，为它花费后半生还得建立在背叛神的基础上，弃神而走。你一死以后灵魂出窍了，完了，一堆死骨头人家怎么处理呀？

咱都看过灵魂出窍的视频，看过灵异事件，是吧？孩子一死，灵魂一出来，他父母在他跟前“哇哇”哭呢，他的灵魂在高处看“父母这是在干啥呢？”看过这个画面吧？（看过。）他不知道他父母是在干啥，觉得他父母傻乎乎的。他跟他父母还有感情呢？啥也没有。他就是看见正在抢救他呢，他父母在他跟前哭呢，他把整个过程都看见了，他就是再和他父母说话、喊叫，和他父母拉拉手，他父母能感觉到吗？（感觉不到。）没有任何知觉。你的那副死骨头就是给你火化了、烧了，你能感觉到疼痛吗？即使火化了你也感觉不到疼痛，多少人抬轿把你放到土里你也感觉不到舒服。那你上一辈子为了它活着有什么意义、价值？你挣了十万块钱，人家把你害死以后，你灵魂一出窍，看见你的侄儿、侄女都在为着那十万块钱抢、撕扯、打架，分家产，你的尸首也没人顾上管了。原来你和侄儿、侄女确定了条约，“我告诉你们，这十万块钱你们一人一万，到我死的时候你们得给我安排了，得怎么给我弄，得给我烧香、磕头”，你是不是和侄儿、侄女们都约定好了？是吧？当你死了灵魂出窍以后，那个约定你还记得呢，但你看见你的条约能实现吗？（实现不了。）你还告诉人家“初一、十五一定要过来看看我，给我烧点纸，给我送个纸衣服”，过了初一，还不到十五呢，你的灵魂刚七天就又投胎了，呱呱坠地成了新生儿了。可就像咱这个

性质，咱弃神而走，那有可能就去不了人家床上了，而是去了猪圈了。你含泪而出，“我这做的是个啥呢？我活着的时候一辈子干了个啥呢？活了一辈子给人当牛当马挣了十万块钱，我把钱给了孩子就是为了我死了以后他们能给我坟头上烧炷香、烧点纸，可我就见人家初一给我烧了一回，十五我还没再看看人家呢，我就到猪圈了，我这十万块钱买了个猪圈？我要是不挣这十万块钱，我不一定能到了猪圈，我要不是为了初一、十五让人家给我烧香、送纸，我也不会出去挣十万块钱，买通侄儿、侄女来孝顺我，我不会因为挣钱而耽误时间，离神而去，我不会因为此事而抵挡神，也不会因为此事而遭到神的惩罚、咒诅。”如果说你没去挣钱，反过来还在神家尽了个本分，传了福音，预备了善行，没有得到神的惩罚、咒诅。神不咒诅是什么？是赐福。三天以后投胎到哪了？连中国都不是了，投胎到以色列了，成了神的爱子的子民了。可能不可能？（可能。）因为你敬拜神了、跟随神了。路得是不是个外邦女？路得是个外邦女去了以色列了，路得孙子的儿子就是大卫，大卫成了以色列的王了。你想不想你的后裔成为以色列的王？这就是说，你的言行举止是会给你自己预备善行、积下德，还是闯下祸呢，这不是在于你的选择吗？

神是不是把灵界实情都告诉你了？你怎么对待？你是相信神的话呢，还是相信撒但的话呢？相信撒但给你传下来的一些传统美德，捆绑人的一些绳索，凝固了的历史？撒但怎么迷惑人呢？撒但不敢告诉你没神，神说它只能用一种东西来代替，它不告诉你灵界实情，不告诉你是神主宰着人类繁衍生息的规律，撒但另搞一套，它不告诉你这个规律，然后还告诉你人死了以后灵魂还在土堆里等着让别人来上坟呢。你说它这个逻辑能说得通吗？那你说中国十四亿人死了以后都在墓堆里边待着，等着人给他上坟，二十年十四亿，六千年有多少灵魂在野地里边躺着呢？那灵魂成堆了。那后来繁衍生息的这些人的灵魂从哪来的？按撒但的那个逻辑能行吗？人死了以后究竟是投胎了还是还在墓堆里边呢？（李大翔：投胎了。）那你再去上坟那是给谁上呢？（李大翔：那就是空的。）那你选择哪条路呢？你是选择投胎呢，还是选择在坟墓里等待着人家给你上坟呢？（李大翔：上坟也是假的。）那你还要为假的挣十万块钱，为假的舍性命？你说咱是聪明还是傻？你知道神告诉你的是实情，神是信实的，但你信不来，撒但告

诉你的虚空的假象你却是百信不疑，你跟随的是谁？（李大翔：撒但。）跟随撒但、敬拜撒但、忠于撒但，而弃绝神，对神的话、对神的作工是种藐视、小瞧、弃绝，你说神不定罪你能行吗？你还信了几十年，最后就这么一个收获？还告诉我是“大象”呢，这连“小象”都不是。你想的那些自己都觉得不成立，但还要去想、还要去做，自己给自己编织了一个梦想。你连自己的过去与将来都不知道，你还想掌握自己的命运呢，你说你多么狂妄呢！你能掌握得了吗？不用说你没成家，没儿没女了，就是有儿有女的他都掌握不了他的命运。你不用说你想挣点钱了，银行行长不比你有钱？人家有花不完的钱，人家不用说有子女了，私生子都有好几个呢，他老婆都不一定能数得见人家有几个孩子，结果怎么样？还没等孩子给他养老呢，人还没老呢，就从窗户上跳下去了，就是你说的自行了断了。你能掌握了你的命运？咱不是把自己交给神让神来掌管，咱想自行掌管，了断还要自我了断。你给我了断了断，我看你了断得了了断不了。这就是野心勃勃呀！不要说你自行了断了，你活着的时候就是这么弃神而走了，你躺在床上“哼哼”的时候你自行了断？不要说手、胳膊都断了，什么都不断，你自行了断，会不会了断？不要说自行了断了，神说你到奄奄一息的时候你都害怕，害怕什么？（李大翔：恐惧死亡。）恐惧死亡，眼睛都闭不上，害怕去黑洞洞的地方。为什么害怕呢？因为你没有积下德。如果你是约伯，积下德了，人家就是满足而死，不怕死亡，因为人家知道死了以后去哪。你呢？你也知道你死了以后去哪，所以你敢死吗？你不敢死。你还想自行了断呢，你连死都不敢死，还自行了断呢，想都不敢想，还能了断得了？别人给你了断还差不多！

信神多少年就没有一个真实的信，现在有什么想法？（李大翔：自己总是为自己的后路着想，现在才发现挺不真实的，为自己谋后路就不成立，因为自己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神现在给了你一条路，给了你一条生存道路，给了你一条蒙拯救、得永生的路，这条路你不走，你看都不看。你就是忠心效力者还让你活一千年呢，这个你理都不理，你一路追求的是“我怎么死”，你说邪恶不邪恶？“给生我不要，我就是要死。”别人死了是雇音乐团，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还有的人在那儿侍奉着，你说你无儿无女，你死了有意义？人家那些人死了光荣，你死了是个啥？苟且偷生。你还追求怎么死呢，还为挣十万块钱找后

路呢？你没钱还能安全地活着，有了钱你就不用计划安全地活着了。特别是有侄儿、侄女的人，他们就算计你呢，因为你没有继承人，只要你一命呜呼，财产都是他的。当有人有了这样的想法以后，你还想好好存活呢？你要是没钱的话还没人惦记你，还没人想你呢。你没钱，侄儿、侄女把你害死，他们能得着啥？他们啥也得不着。所以说你还能安全地活两天。如果你死了以后他就成富翁了，那你注定得死。皇宫里为什么厮杀不断？不就是因为钱、权？李大翔，我的交通打乱你的思维了没有？（李大翔：打乱了，左右摆动呢。）那需要有什么计划呢？（李大翔：计划以尽本分为主。）还得以肉体为副呢？还有主有副呢，“我还不能一心为神献上”。你说“以尽本分为主”，这句话就给自己留下了钻空子的空间，你就不是一心一意的。咱在这儿谈判的时候，你说你以尽本分为主，你去哪个单位上班，人家给你个岗位“你来做这个”，你说“我以这个工作为主”，你说你的副业是什么呢？你去一个单位上班，人家允许不允许你搞副业？（李大翔：不允许。）那你在神家还能搞副业呢？你在神的经营中搞着个人的经营？你起步就这样起步？如果你有这样的思想，那你正常运行的时候必然是应付糊弄，因为你嘴上说以尽本分为主，实际上呢？各占一半。这还能走下去？这就没法走！你一开始信心就打了八折。人家有家庭的想一心为神献上是割舍不下，而你什么也没有，还得有主次呢。哎呀！神作得太好了，太公义了！对你就得这样。你说你啥也没有还得神为主你为次呢，如果要是给你个啥这还了得？给你家庭、给你儿女，你还能来这儿尽一天本分？一天也尽不上了。这是不是神的公义呀？那你如此的命运是怎么得来的？是不是因着你的悖逆带来的？如果你是一个有良心理智的人，神用这样作事吗？小女孩的命运，非得碰得头破血流。（李大翔：就是刚硬。）你是对神刚硬呀，对撒但一点都不刚硬，对撒但很柔和。（李大翔：对撒但是听之任之。）对撒但听之任之，对撒但是顺服，对神是刚硬，这就是败坏人的表现。你计划怎么走？（李大翔：计划先尽本分。）先尽本分？你这说话，计划先尽本分，你就是计划“我先应付着来”。你这尽本分还有先后呢，是吧？“我先尽本分等随后再追求肉体。”还有先后呢！（李大翔：计划就是先尽本分。）不想追求剩存下来？（李大翔：追求。）还得我勾引你才行，我不勾引你还不行呢，有气无力的，没有一个主动上进的心。（李大翔：我不当负责人。）不当负责人？（李大翔：嗯，我

就是能做就行。）负责人怎么了？（李大翔：让我担我也担不了，我不担这个，有压力。）活一个人就有压力，特别是活一个受造之物，活一个没有担当的人没有压力。可问题是说你没有担当吧，你还得筹备后半生怎么养老了呀，对自己的养老有没有压力？神让你活出有意义的人生，神造人的时候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的人，是让你去彰显他、荣耀他呢。神说你是受造之物，说你是受造之物是让你干啥呢？神造了万物让你去管理万物，你怎么管理万物？管理万物的责任大不大？（李大翔：大。）累不累？（李大翔：累。）那你做不做管理万物的主人呢？（李大翔：……）李大翔不想做管理万物的主人，是吧？你想做啥呢？被管理的？只要是一个人，神就让你做管理万物的，这是一个受造之物必须做的。因为神造人的时候给了人思想，给了人作为一个人特有的属性，有思想、有思维、能说话，神给了你多少就要向你索取多少，神把万物给了你让你管理，管理是种享受还是种任务呢？还是种负担呢？既然是人，那就是管理万物的，你要是不想做管理者那就不要转人。你是计划做管理万物的主人，还是计划做被管理的万物中的一员呢？做什么呀？今天就是让你操练做管理万物的主人呢。为什么让你负责，让你做带领呢？就是让你操练，带着你去管理这些人事物，管理万物。目的是不是让你学着操心呢？你在这个小范围里能够操心、能够管理了，然后在一个大范围里你才能管理，你在一个大的范围能管理了，才能管理一个村、管理一个镇、管理一个市，这是大的管理。小的管理，让你管理一个鸡场、管理一个羊场、管理一个猪场，你管理不管理？如果你连鸡场、羊场、猪场都不愿意管理，那还能当人呢？那除非就是做猪。你愿意做猪呢，还是愿意做管理猪的人呢？（李大翔：……）这很难选择，是吧？把李大翔难住了，难以选择。（李大翔：肯定是想做人。）想做人那你就得从管理开始、从负责开始。

（注：本篇文稿是王静的交通）

拒绝完成使命的后果（二）

神说："你得看清楚，神不管在哪个期间、哪个阶段作工作，都需要一部分人来配合，这一部分人配合神的作工或者配合传福音，这是神命定好的。那神对命定好的每一个人是不是都有托付啊？每一个人都有使命，都有责任，都有托付。神给你托付，你是不是就有这份责任哪？你就应该担起这份责任，这就是你的本分。本分是什么？是神给你的使命。如果你这一辈子尽追求升官发财，过好日子，享受着名利、地位，在社会上也有地位了，家庭也显赫了，一家人团聚，平平安安的，但是神给你的使命你不搭理，你这一辈子活得有价值吗？你死了以后能跟神交账吗？交不了账，这可是最大的罪恶呀！你们哪个人尽现在的本分是偶然发生的，像抓阄似的，抓到哪个算哪个？不是偶然的，那是神万世以前就命定好的。什么是命定好的？细节是什么？在神的整个经营计划当中，神早就计划好了，你来人间多少次，最后末世你生在哪个家族哪个家庭里，你的家庭是什么条件，你是男性还是女性，你有什么特长，你是什么文化，你有什么样的口才，你是什么素质，你是什么长相，你多大年龄来到神家开始尽本分，到一定时间你开始尽神托付你的那个本分的时候你该做什么，一步一步神早就给你定好了。在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在你前几代来的时候，神就把最后这一步你要尽的本分都给你安排好了。这可不是玩笑啊！连你现在能坐在这儿，神都给你命定好了，这都不是小事啊！你梳什么发型，你长多高，你眼睛多大，你身体状况怎么样，你多大岁数有哪些阅历，神让你做什么事你能承担起来，你有那个能力，你具备那个才干，神早就给你定好了。'早就给你定好了'这是什么意思？神要用你，在给你这个托付、给你这个使命之前，神就把你这个人预备好了。所以说，你逃跑能行吗？你三心二意能行吗？这对不起神哪！人背叛自己的本分，这是最大的悖逆，这是罪大恶极的事。神良苦用心，从万世以前就预定好你走到今天，给你这个使命，那这个使命是不是就是你的责任？是不是你这一生活着的价值？如果你没尽好这个使命，你活着还有什么用？神给你这个条件，给你这个素质，给你这

样的能力，给你这样的才干，预备你活到这个年龄能做这个事该具备的所有这些条件，但是你不去做，你逃避，你总要过好日子，总要追求世界，用神所给你的去伺候撒但，神能喜悦吗？神能高兴吗？你不尽你的使命，不完成神的托付，你从神的审判台前逃走了，在神那儿是怎么定规这样的人的？就是沉沦了！就算以后再有来生，再有来世，你不可能有了，神不可能再托付你做任何的事了，在你身上没有使命了，你就没有机会了，这就麻烦了！在神眼中，在所造的受造之物当中，到此为止某某逃过一次，从我的审判台前，从我的面前逃走了，不尽使命，不完成托付，这个人的生命就到此结束了，画句号了，以后没这个人了。这事可悲吧！”（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顺服神的实行原则》）

国度建造就是神话掌管人的过程，神话掌管人的过程也就是国度建造的过程，但国度建造成形的时候，就是神话完全掌管你这个人了，这就是国度建造成形了。当国度建造成形以后你就是国度里的一员了。咱现在是国度建造时期，你敢说你是国度里的一员吗？咱现在只是在国度建造的过程之中。咱以前认为国度建造就是物质的，现在才明白国度建造就是神话掌管人的过程。教会建造是神话是神话，生活是生活，自己是自己，根本就不结合，连对号都不对号，对号都感觉难受，不愿意对号。但是国度建造就是神话掌管人的过程，弟兄带咱也是把咱带到神话里边，带到神话能掌管咱的过程里边，让人把神话带到现实生活当中，最后一步是让人把神话带入实际里。咱现在有各方面的本分，有这些本分的目的就是为了把神话作到人里边，有这些实际的本分就是为了让人把神话带到实际生活当中。没有这个过程，没有各方面本分，你就不能把神话带到实际生活当中。像在原教会里，神话是神话，生活是生活，自己是自己，说的是愿意把神话带入实际，怎么带？所以现在各个方面的本分是最后一步的实际工作，最后一步工作就是让人把神话带入实际，咱唱过那首歌吧？《你得会经历神的作工》，“你得把神的话与他的作工带到你的实际生活当中。”带入实际，就是在实际生活当中经历神话。为啥现在一让人接受托付、担当，人里边就不愿意呢？他习惯了教会建造里边的那种教会生活，那就是个空架子，他没有实际的事情，那个时候担当是虚假的、是假冒的。但现在让咱担当，把这个地方交给你，把那个地方交给你，这

是不是实际的担当？这个时候才是你真正接受托付的时候，这个时候才能把咱里边的诡诈、自私、卑鄙显明得淋漓尽致。这一切作工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能让神话完全掌管你。神是借着神话而得着了人，人完全被神话得着了，神话在你心中作王掌权了，神话在你心中有地位了，神话能控制你了，你这个人就是国度里的人，你就是信神的人。就像咱看这段话一样，这个都能看懂，是吧？（嗯。）“你得看清楚，神不管在哪个期间、哪个阶段作工作，都需要一部分人来配合，这一部分人配合神的作工或者配合传福音，这是神命定好的。”这话是不是要掌管咱？有没有认为“神命定我，这个本分就该我尽，但我不想尽，我就不愿意尽”？如果这话能掌管你，有没有你的选择？还选择吗？如果神话掌管了你，你还能选择吗？你也可以选择，你有你的自由，“我就背叛，我就不愿意”，可以不可以？也可以，反正这个机会是给你了。但是后边是不是就有结局啊？跟以前教会建造确实是不一样。“都需要一部分人来配合，这一部分人配合神的作工或者配合传福音，这是神命定好的。”一说神命定好的，这个话就作到你里边去了，这个话就控制你了、掌管你了。这个话能掌管你的时候，你这个人是不是才是进入神话的人？如果神话掌管不了你，你是进入神话的人吗？神不承认你。每个人真正进入神话之前，他里边都有他的败坏流露。就跟我那个时候尽这个本分一样，不是光说你们有这个败坏，我也有。你们也都知道我的经历，我尽这个本分的时候，我有高血压、心脏病，在世界上来说高血压、心脏病不能劳累过度，我能尽这么大的本分吗？我不能尽这么大的本分。世界上的医生哪一次看病都交代不能劳累过度，就得休息。那个时候我在家看孙子还行，自己没打过工，打不了工，也干不动，老公干活还是雇别人干，我不行，我就是看个娃、做个饭。所以在我内心深处认为我尽个教会带领的本分就行，就是尽小区带领的本分也行，在本地不用太操心，让我尽这个本分，我身体确实不行。人里边是不是都有实际的一方面？我就认为这就叫正常，我不认为这叫悖逆，我还用多少证据来证明我实在尽不了，还把原教会里的工作安排搬来，“原教会里的工作安排说重大疾病不能担当重要托付”，医生的话我也搬来了，家里老小的话我也搬来了，我家人也说“你不了解你自己啊？你不会说话？就说‘我不行啊，我身体不行！’”我平常坐走风漏气的车坐一截我就晕车，吐得厉害，就这身体，所以当让我尽这个本分的时候，我心里想“不是我不尽，是

我的身体素质各个方面确实是不行”，我里边是不是就有理由呀？我说了这话弟兄没吭气，自己那个时候跟上这步工作也看呢，在跟随的这些人里边也看呢，如果我不尽这个本分也能行，我要背叛是不是也行？但是又想“我不尽为啥要让我尽？”并不是我有能力，而是神培养了我那么多年，我在教会建造里边多少年就在外边，二十几岁出去四十多岁回来，是不是神培养的我？那是神家培养的我，而不是我自己得来的，是神家给了我，培养的我，那是神家的心血代价。就想起神话，“神给你多少就跟你要多少”，不管你现在有什么具体的问题，神不看这个。我跟弟兄说了以后，弟兄没吭气，我就再没说话，心里就开始争战。我心里想啥呢，我想我自己的肉体，从我开始尽本分到现在已经五年了，虽然前五年人不多，但是各个方面都是我操心，“我这身体不行，这么走下去我得累死。医生说不能劳累、不能熬夜，但这工作哪天不熬夜、不劳累？哪有闲着的空？这要是把这本分接上，这不是找死吗？”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肉体利益，这是一方面。再一方面又想“我要是出来尽本分我的家庭肯定是破裂了，两个儿子两个儿媳在家呢，我一出来不能看孙子了，儿子得离婚，娶媳妇花了的钱都白花了”，站在人肉体的角度是不是想这些呀？想是想，不可能不想，那该怎么办呢？我知道只要我一走家里肯定是乱套了，哪怕我在家什么也做不了就这样待在家，儿子儿媳回来也都是找妈呢，不找他爸，这就是个家，只要我一走家里就乱套了。接受托付意味着家庭破裂，自己的身体还不行，这个时候就想什么呢？托付临到我了，我能说我不行吗？虽然我说了一些话，弟兄没吭气，但是我里边就在翻腾，还能再说吗？不能说了，我得顺服，信神就是顺服神，得先顺服。但是顺服的时候得怎么顺服呀？心里边就有个争战，“我得豁出去。这能累死我吗？我就怕死，但能死了吗？”这是我想的，所以这个时候就得豁出去，神就要看人的态度。同样都有实际的难处、实际的背景，但是神话在这儿放着呢，你敢拒绝神的托付吗？拒绝神的托付就是严重的背叛神，神话就把你控制了，你敢拒绝吗？不敢。我有这心，但是不能说，这就是话语把我控制了、把我掌管了。因着神话掌管我、控制我，这个时候我才不说了，豁出去了。当我豁出去走的时候，坐车不晕了，五年来就没晕过车，要是走一截就晕车去哪儿能作成工作呢。所以自从跟上国度建造以后就没有再晕过车，把这个晕车取了，但是高血压没取，现在每天都在吃药，我还想呢，这要是在家劳累三天就

得倒了，就得输几天液，可是出来这五年了，哪一天都是这样的也没有倒过，没有因着劳累倒过。这个时候我才想，在经历之中对神才更有认识，看见了是神的主宰安排。人都有这些想法，不可能没有这些想法，但神要的是啥？话语掌管人的过程就是看神话语能不能掌管了你，神话语能掌管了你你就是信神的人，话语掌管不了你，你还是信神的人吗？就不是了。到最后国度成形的时候话语能够控制你、掌管你这个人了，你这个人就完全被神得着了，那你就是在国度里剩存下来的人了。

“那神对命定好的每一个人是不是都有托付啊？每一个人都有使命，都有责任，都有托付。神给你托付，你是不是就有这份责任哪？”咱里边对神的托付，对神给你的这份责任，没有一个真实的认识，就是世界上的一个县长给你一份工作、一份责任，你接不接？你赶紧接呢，是吧？好歹县长看上咱了，咱接不接？不光要接，还高兴呢。但今天造物的主给你个托付，你要不要？你心里想啥呀？刚才我想的那些，你是不是也有呢？我要是接了这个托付意味着家没了，我得为我自己考虑，为我的肉体考虑，我怕没命了，怕累死了。是不是考虑这些呀？因为你对待神的托付，和世界上当官的人给你的托付，态度不一样。你不是高兴、踏实地接受神的托付，你的态度不端正。如果是县长交给你的事，你来不来？你怕跟县长交不了账，“整个县的一县之长给我面子，给我这份工作，我就能这么干？”能不能？不能，早来了。但要是神给你的托付能行吗？你看不起神。用土话来讲，是不是看不起呀？神你看不着摸不着，但是县长明明就在那儿，太现实了。“神给你托付，你是不是就有这份责任哪？你就应该担起这份责任，这就是你的本分。本分是什么？是神给你的使命。”人来到人世间干啥来了？人是不是都有一份使命呀？是神给你的这份使命。外邦人来了，他有他的使命，他的使命就是研究各个方面，让人享用，这是他的使命。但信神的人的使命就是完成神给你的托付，完成神给你的使命。哪个人有什么特长、有什么恩赐，这是不是神给的？那个时候心里有没有争战？有争战，但一想，“那十几年在外边那是神家培养的我，并不是我个人有的，我的一切，我今天能够活着，都是神给的，神要是把我的这口气收了，我就活不了，神让我活着，我就得尽上我的所能，尽上我的本分”。神让你做什么，这是命定好的，你要进入这个命定好的，

你还逃吗？这是命定好的，这个话就控制你了，掌管你了，你自己就不逃，你要逃就证明你不是信神的。“如果你这一辈子尽追求升官发财，过好日子，享受着名利、地位，在社会上也有地位了，家庭也显赫了，一家人团聚，平平安安的，但是神给你的使命你不搭理，你这一辈子活得有价值吗？你死了以后能跟神交账吗？交不了账，这可是最大的罪恶呀！”在神那儿是不是这么看呀？在世上神什么时候给了你托付、给了你使命，你是怎么完成的，最后神根据你完成托付、使命的这些表现来定你的归宿。你要是不完成神的托付这就是最大的罪恶。如果这些话都进到咱心里去了，咱还敢不敢对本分掉以轻心？你就不敢，因为神话掌管你了，你心里就信神话呢。为啥同样的人，有的人不敢对本分怠慢，有的人就敢呢？不敢的人，是神话掌管他了，他对本分不敢怠慢，他能尽上忠心，哪怕就是把家放弃，工作都得作好，这是不是神话掌管他了？神话掌管了他，神托付给他的这份责任在他这儿最重大，他把这个当第一。在神家，神的托付第一，神的荣耀第一，神的见证第一，神的什么都是第一，你的肉体是最后。在尽本分上，那就是神的荣耀第一，神的见证第一，本分第一，托付第一，这是不是人该有的？在神那儿神给你的使命你不搭理这是最大的罪恶。同样都是信神，信神话呢，神话能掌管他，他就能活在神话下，他就能活在神话的带领下，这就是信神的人。神话带领不了你，掌管不了你，那你就不属于信神的人，你不在神话的范围之内。“你们哪个人尽现在的本分是偶然发生的，像抓阄似的，抓到哪个算哪个？不是偶然的，那是神万世以前就命定好的。”咱认为这就是抓阄呢，把我李大翔抓住了，这是抓阄吗？这是神命定好的，是神预备好的。你还没家庭，还没孩子，还没拖累，这是不是神命定好的？条件预备上了。“什么是命定好的？细节是什么？在神的整个经营计划当中，神早就计划好了”，我也一样，我在外面多年就是抓工作，一直抓工作，到这步工作，我想不抓工作行不行？李大翔，这个能理解吧？不管我有病没病，一直就培养我抓工作，我到这一步正是用我抓工作的时候，我说我有病？我以前尽什么本分这是不是神命定好的？神早就在哪方面培养我呢，早就在哪方面浇灌我呢，早就开始预备了，预备了二十年。到最后我说“我有病了，我老了”？这话能说吗？不能说。以前的预备那是万世以前预定好的，培养我让我抓工作，也是神命定好的。“在神的整个经营计划当中，神早就计划好了，你来人间多少次，

最后末世你生在哪个家族哪个家庭里，你的家庭是什么条件，你是男性还是女性，你有什么特长，你是什么文化，你有什么样的口才，你是什么素质，你是什么长相，你多大年龄来到神家开始尽本分，到一定时间你开始尽神托付你的那个本分的时候你该做什么，一步一步神早就给你定好了。”如果这话能够掌管了咱，咱还能跑吗？你看肖醒，肖醒最有福，你是跟着你妈沾了个光就进来了，又年轻。我们在原教会跑了多少年，老了这才跟上国度建造，你这么年轻就跟上了，你说你有多少时间可以追求呀，这是不是好事？这是神命定好的。国度建造就是神话掌管人的过程，神话能够掌管了你，你完全被神话掌管了，最后你就是国度里的人。我二十多岁那时候是教会建造时期，到处跑，传福音，就作这些工作呢，现在老了我跟上国度建造了，但是没有你有福，你年轻，什么苦都没受过，以前的恩典时代、教会建造你根本就没有经历，正是神作这个工作的时候你来了，直接来到这儿，赶快进入神话，被神话浸透，最后完全被神话掌管了你就活下来了。“在神的整个经营计划当中，神早就计划好了”，所以你再看这些话，这就是计划好了。

“到一定时间你开始尽神托付你的那个本分的时候你该做什么，一步一步神早就给你定好了。”你看这些话是不是就跟神亲自跟咱说话一样？从你呱呱坠地到现在一辈子怎么走过来的，神早就给你规划好了。“在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在你前几代来的时候，神就把最后这一步你要尽的本分都给你安排好了。”看见了吧？最后这一步，你要尽什么本分神都给你安排好了，六千年经营计划到最终，到末世国度建造时期，什么样的灵魂来，在什么时间来，正好在国度建造时期你是多大年龄，是不是都定好了？（嗯。）“在你前几代来的时候，神就把最后这一步你要尽的本分都给你安排好了。这可不是玩笑啊！”你看神安排得多精密。你什么时候出生，国度建造的时候你多大年龄，是不是早就命定好了？早就安排好了。“这可不是玩笑啊！连你现在能坐在这儿，神都给你命定好了，这都不是小事啊！你梳什么发型，你长多高，你眼睛多大，你身体状况怎么样，你多大岁数有哪些阅历，神让你做什么事你能承担起来，你有那个能力，你具备那个才干，神早就给你定好了。‘早就给你定好了’这是什么意思？”李大翔，不管你是自学也好，还是怎么学的也好，你有这些特长这是不是神早就命定好了？因

为国度建造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咱这几年要用什么样的人才，什么样的人才就来了，以前有一些在某项工作上不精通的，做不了的人，现在又来了一些做得比较好的人，哪方面人才都有，这是神命定好的。“神让你做什么事你能承担起来，你有那个能力，你具备那个才干，神早就给你定好了。‘早就给你定好了’这是什么意思？神要用你，在给你这个托付、给你这个使命之前，神就把你这个人预备好了。所以说，你逃跑能行吗？”为啥信神就是看神话呢，你看了这话以后还能跑了吗？神话是不是就把你掌管了？这就叫信神。以前说信神就是吃喝神话，吃喝神话的目的是啥？进入神话、实行神话，按神话去做，到最终被神话掌管、控制，你就被神得着了，成了。“你三心二意能行吗？这对不起神哪！人背叛自己的本分，这是最大的悖逆，这是罪大恶极的事。神良苦用心，从万世以前就预定好你走到今天，给你这个使命，那这个使命是不是就是你的责任？是不是你这一生活着的价值？如果你没尽好这个使命，你活着还有什么用？神给你这个条件，给你这个素质，给你这样的能力，给你这样的才干，预备你活到这个年龄能做这个事该具备的所有这些条件”，再看这些话，对神所作的是不是更加认识了？不是你说你年龄大了，神说你到什么年龄才能作什么工作，是吧？你太年轻让你作吗？（不让。）不行，你得有阅历，各个方面都得具备。咱的这些条件是不是都是神给预备的？“预备你活到这个年龄能做这个事该具备的所有这些条件，但是你不去做，你逃避，你总要过好日子，总要追求世界，用神所给你的去伺候撒但”，像我这个年龄，我的儿女是不是都让我看孩子？“你给我看孩子，以后我养活你”，我能去吗？（不能去，去了就是逃避。）去了就是逃避神的托付，但是不去这就是背叛撒但，他们就得受苦。“用神所给你的去伺候撒但，神能喜悦吗？”看孙子，儿女是喜悦的，“你给我看孩子，我喜悦，我能挣钱，我自由”，但是神不喜悦。就是李大翔说的，“我这几年赶紧挣上十几万好好养老”，你想用神给你的这些能力，想用神赐给你的这些特长，伺候撒但、伺候肉体，神能喜悦吗？神能高兴吗？“你不尽你的使命，不完成神的托付，你从神的审判台前逃走了，在神那儿是怎么定规这样的人的？”就是弟兄那会儿谈的，只要你背叛了，你以后是要转猪的。“你从神的审判台前逃走了，在神那儿是怎么定规这样的人的？就是沉沦了！”沉沦比灭亡是不是更可怕？沉沦是永远沉沦。“就算以后再有来生，再有来世，你不可能有了”，

别人还可以转人，你还可以转吗？转也转不了了。“你不可能有了，神不可能再托付你做任何的事了”，你看这些话，真正信神的人，被神话占有了的人，他就不背叛了，就被神话得着了。咱现在只要有一点对自己不利马上就能背叛，神话掌管咱了吗？（没有。）没有。如果你有了这些话，你能背叛吗？如果你拒绝神的托付，神以后再不会给你托付，因为你不值得信赖，你就没有机会了。“神不可能再托付你做任何的事了，在你身上没有使命了，你就没有机会了”，在咱身上有使命好呢，还是别有使命好呢？（有使命好。）得有使命吧？（嗯。）为啥咱不愿意担负担呢，这就是傻子、憨憨。就因着你担这个托付，担这份使命，神就会保守你，因为有责任，有神家工作在你身上呢，这是不是在保守你？这是责任与担当。如果你不愿意担当这个责任与托付，你没有这个使命，你想浑水摸鱼，不想担当“让别人担，我做个伴，啥时候我也不担当，你为主，我为副，你担当。出了啥事你大个顶，我就给你做个配搭”。就像茶杯一样，如果这个茶杯能用，还特别干净、卫生，这个茶杯用的人多吗？（多。）你舍得把它扔了吗？舍不得。因为它有使命，它有用，你能用它喝水，所以你把它当宝贝用，长期带着，你就有意让它存在。如果你在神家有一份使命，神会让你把这份使命传承下去，让你活着。如果你没有这份使命，没有这份担当，神能让你活着吗？（不能。）就跟杯子一样，用处不大，随时扔了都不心疼。你在神家用处越大越能存在，你用处不大能不能让你存在？（不能。）一样的，咱就是神手中的一个器皿，你能用就让你活着，就让你存在下去，你不能用，有你跟没你一样，那就没啥益处，灭不灭都没啥。所以“你就没有机会了，这就麻烦了！”

“在神眼中，在所造的受造之物当中，到此为止某某逃过一次，从我的审判台前，从我的面前逃走了，不尽使命，不完成托付，这个人的生命就到此结束了”，在神那儿是不是就是这样呀？在教会里为啥没有这么做呢？没有这么做是带领没有这么做，是他没有进入神话，他也把人带不进神话里，所以他也不按神话去做、去实行。是他没有带到，但是神对人的态度变了没？没有变吧？神对人的态度还是给你个托付你不尽，在神那儿就不要你了，已经不要你了，但教会带领还要你呢，教会带领要你能证明神要你吗？不能证明。因为你信神是信神的话呢，你对待神话的态度就是对待神的态度，神是根据你对待神话的

态度来对待你呢，神把他的心意、把他的要求都发表在神话里，这就是神对这类人的态度。所以，我和你是一样的，我家里也是有这么多难处，但是我今天为什么能这么走呢，你看见路途了吗？是不是神话掌管我了？是神话的威力。儿女再受苦那是他该经历的。使命、托付这是神命定好的，前边预备了十几年，培养了你十几年，到后边用你的时候，你说你老了，这话能说出口？“不行，我有儿女、我有孙子。”但神就是在你有儿女、有孙子的时候看你还能不能尽托付，就是检验你呢，就看你在托付和家庭、儿女之间选择什么。你能重新选择一次吗？这些话掌管你了、左右你了，所以你才能实行点真理。如果你不完成神的托付呢？生命就到此结束了，只要你不接受、不要，“我要为自己考虑，我要给我自己挣养老钱”，就像我，“我要看孙子”，你说出这些话的时候，在神那儿神对你这个人的态度是啥？神说了吧？“画句号了”，就这一下就画句号了。“这个人的生命就到此结束了，画句号了”，神话这么说了，所以到国度真正成形的时候，神话说什么就是什么，神说到哪，人做到哪、实行到哪，最后这就是国度成形了。你看现在教会里还没达到这些，是教会带领自己也没进入神话，他也不实行真理，他也不会按行政去管理、治理，所以教会乱，不等于神对每个人的态度变了。“这个人的生命就到此结束了”，就像亚当和夏娃一样，神说吃了善恶树的果子必定死，这话神是不是说了？但是人不听，撒但一说“不一定死”，他就按“不一定死”做了。最后他死了吗？死了。就像咱现在一样，神又说了，如果你在最后时期不接受神的托付，不完成神给你的使命，在神眼中，你这个人逃跑过一次，你从神的审判台前逃走了，在神眼中你这个人不值得信赖，你别说下辈子了，下辈子你也不值得信赖，在神那儿已经记住了，你的生命到此结束了，神说结束了就是结束了，那是迟早的事，这个话已经说了，你不按这个话做，这个话已经咒诅了你了。就像亚当、夏娃一样，因为他们没按着神话去做，神话就咒诅他们了，是不是就有了死亡了？（嗯。）这是实际的。就像温丁一样，本来咱要搬家呢，你早该来了，你与神的关系正常，咱靠着神，提前这么去说了，也许这些事不会发生。可是发生了这些事，你没有认识自己的悖逆，没认识自己对待神的托付的态度，是你没有做到，如果你对神的托付不是掉以轻心，完全把神的托付当回事，就像神话里说的，“这是我的使命，什么都拦阻不了我完成我的使命，这个重要”，也许这些事就不会发

生。在这个事上是你儿子重要，你儿子说“咱过两天再去吧”，你马上说“那就按你的来吧”。你听了你儿子的话不来，这是不是让你看呀？在每件事上你是情感大于一切，你没把神的托付当回事。咱是不是该认识自己？这就是让咱学功课呢。人家来吵架、打闹，这是不是给咱带来的祸患？这不是因为你没有完成神的托付，你不把神的托付当回事带来的？这就是掉以轻心，是你对神的托付掉以轻心而带来的。神话怎么说的？神说：“你如果对神的托付掉以轻心的话，那你就是最严重的背叛神，这就比犹大更可悲，该受咒诅”。（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怎样认识人的本性》）在神眼中你该受咒诅了，可是神没咒诅你，只是给了你个管教，让那些人骂你、吵你，并没有怎么伤害你。这个能结合上吧？别人骂你、吵你，这不是该反思吗？反思啥呀？“我为什么能临到这个环境呢？是我自己哪里没做到神才给我兴起这个环境，让我看见神的全能、神的主宰、神的性情，是因着我自己对待神的托付太掉以轻心了，所以这是我该得的。”这个时候就没有怨言了吧？为啥咱难受，怨言那么大呢？你不认识自己，你找的是别的理由。你不进入神话，神话掌管不了你，你不知道你跟神话要求的差远了，你就没按神话要求的去做。在神眼中，你不完成使命，不完成托付，你这个人的生命到此结束了，画句号了。管教了你，你认识到了，这是一方面。再一方面，就因着出了这事，“我不干了”，这是不是拒绝神的托付呀？那你拒绝了以后呢？你拒绝了以后，神说，这就画句号了。咱不管经历什么样的痛苦、什么样的患难，神是让咱学功课，得着对神的认识、对自己的认识，“神在我身上作的是什么？刑罚、审判、管教我的目的是什么？是让我真正看见自己，让我性情变化，然后达到再次起来对神有忠心。”这是神要达到的果效，不是让咱破罐子破摔，这就是经历神作工的一个过程。“我就不干了，我就不做了”，现在下边教会里说这话的人多吧？他认为说这句话特别简单。如果根据神话看简不简单？这句话是随便说的吗？不是。神就看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看你的态度、观点。就像约伯临到那个环境的时候，约伯最后说出的话是什么？“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因为那个时候是灵界争战，撒但在观看，天使在观看，神在观看，就看约伯满山的牛羊没有了，儿女没有了的时候说什么话。就像温丁一样，那边吵了架以后，这个时候神就看温丁说啥呀，温丁说啥了？“我不行了，我做啥也行，就是不担这个

了。”神看见了吗？（看见了。）这个时候神就看你呢，看你说啥话呀，你是想说啥就说啥。为啥约伯的那句话在神眼中看是一个见证呢？从此以后撒但退后了，神就不允许撒但再迫害他，而且有天使侍奉他了，检验成功了，检验完了。温丁这也是检验呢，就让你临到一些伤心事，兴起这些人这样对待你，看你怎么办呀，你看见自己的缺少以后，重新站立起来。神要的是咱尽这个本分的时候，你愿意担当，有责任，敢于承受这一切，这个时候神就祝福你。神要看你的态度、观点，你愿意完成神的托付，愿意为了完成神的托付尽心、尽意、尽力，神说这才是一个受造之物的样式。

咱举一个最现实的例子，受造之物尽本分就像儿女孝敬父母一样，父母病了，说“你能把你的钱拿出来给我看看病吗？”儿子说啥？“我给你看了病，我还怎么结婚，怎么买房子？”父母听了伤心不伤心？（伤心。）“养这儿子有啥用呢？我养你的目的就是为了在我有病的时候你能给我看看病，可真到我要看病的时候，你说‘我给你看了病，我不结婚了？我还能活了吗？’”就像李大翔那会儿说的一样，“我要给自己挣个养老钱，我光给你干，我不活了？”这个能结合上吧？（李大翔：能。）你先想着“我咋活呢？你光是说让我给你干，我咋活？”你真正为神献上的时候能不能活下来？（能。）我亲自体尝了，我的儿女都不管我，我活下来了吗？你看过我的经历吧？（嗯。）当时是神对我的一个检验，每一次临到环境都是一个检验。老大家，因着我不给看孩子，离婚了；老二家，在我出来的时候老二媳妇就怀孕了，我给人家写了一封信，“你去你妈那儿，让我儿子也去你妈那儿，现在让你妈照顾你，以后我儿子和你都照顾你妈，不用照顾我”，等于是我连儿子带媳妇都送给人家了。我不说这话能行吗？我这边有托付，我不说这话孩子就送不到那边去，我就走不了。我这样做是为了啥呀？就是神话掌管我了，我能不能背叛神？不能。去年我得了病的时候，确实没人掏一分钱，老大是没钱，“我离婚了我还顾不了我呢”，老二媳妇是“你妈就没管过我，从我嫁到你家你妈就跑了”，媳妇说了这话能给我儿子钱吗？他光说想来看我呢，来不了，媳妇能让他来吗？他想看他妈能行吗？“她管过我啥？”这些我就知道，所以我说“不用来了，不用来了”。神就让咱看看，你真正去为神花费的时候，神能让你活不了？不会的。你真正把咱的工作带起来以后没人管你？李大翔，你有

了病会不会把你扔出去？不会。你相不相信？“呀，可能会扔出去。”你是不是这样想的？神摆设这些环境是为了成全咱、检验咱，就看你对神到底有多少信，看你对神的话有多少信，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家庭背景，话语要成就一切，这个话就要掌管你，就看你对这个话有没有信，当你对这话信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不会没人养你，没人管你？不会的。是你没信，“不可能！”在神家的人多呢，有的人又殷勤、又能受苦、又能花费、又有责任，对神有忠心，有了病神家就管，因为他在这儿确实是忠心耿耿，别人都看见了。有没有一个忠心花费的人神家不管的？（没有。）没有。除非懒的人，他本身就懒，他在这儿就是浑水摸鱼，就想偷懒，根本不操心、不负责任、没有忠心。别说你想跟到底了，神家就把你打发回家了，那你自己打工挣钱养活自己去。这样的是不是也有呀？是根据人对神的忠心来对待他。为啥神话说，有哪一个为神真心花费的人被神丢弃了呢，神要的是人的真心。

0945 为尽受造之物本分活着才有意义

神让你活着，你能为神活着，为尽受造之物的本分活着，这样活着就仗义，这样活着就仗义。

神让你活着，你能为神活着，为尽受造之物的本分活着，这样活着就仗义，这样活着就仗义。如果你活着是行尸走肉，光喘气，没有灵，也不接受真理，也不明白真理，就为肉体活着，那你活着就不仗义，因为你活得没价值。现在你们每一天能为见证神、传扬神的末世福音而活着，这样活着是神称许的，神允许你们这么活着，是神给了你们这个机会。

应该珍惜这个机会，感觉到自豪，感觉到荣幸，感觉到荣幸。活在这个年龄，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能尽上这样的本分，这是难得的机会！难得的机会！神在这个人类当中精挑细选，选出你们这些人，这是你们的机会，这是最大的福气。这个福气比历世历代圣徒的福气还

要大！比历世历代圣徒的福气还要大！比历世历代圣徒的福气还要大！

——摘自《基督的座谈纪要·顺服神、敬畏神人活得才有尊严》

0577 当为完成神的托付献上身心

作为人类中的一员，作为敬虔基督徒中的一员，我们都有责任、有义务为完成神的托付而献上我们的身心，献上我们的身心，因为我们的全人都是从神而来，都是因神的主宰而有的。若我们的身心不是为了神的托付，不是为了人类正义的事业，那我们的灵魂将愧对于为神的托付而殉道的人，更愧对于供应我们全部的神。

作为人类中的一员，作为敬虔基督徒中的一员，我们都有责任、有义务为完成神的托付而献上我们的身心，献上我们的身心，因为我们的全人都是从神而来，都是因神的主宰而有的。若我们的身心不是为了神的托付，不是为了人类正义的事业，那我们的灵魂将愧对于为神的托付而殉道的人，更愧对于供应我们全部的神。若我们的身心不是为了神的托付，不是为了人类正义的事业，那我们的灵魂将愧对于为神的托付而殉道的人，更愧对于供应我们全部的神。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主宰着全人类的命运》

11.不务正业玩弄真理

不务正业玩弄真理（一）

（王静：牛磊了解肖霞吗？你认为肖霞是什么人？）（牛磊：自是。她自己认为对的就是对的，别人说的她不会接受。我为什么说她自是呢，我们作回来的一个新人说“你们是不是应该给我留个电话，有什么事我也好通知你们”，我没给她留电话，就跟她加了个人微信，我想着把她手里的活儿做完微信一删，没联系了，啥事没有。因为她是做生意的，她的电话号码对外是公开的，所以在我这考虑应该不是什么事。结果肖霞回来咄咄逼人，说“为什么要和她加微信？”我说“我该死，行了吧，你是对的。”她逼得我就不行，逼得我就没法说。）（王静：你跟肖霞俩人吵起来了？）（牛磊：我说“我该死，你别跟我说了，该干啥干啥去，我不跟你说了，行了吧？”我一着急不跟她说了，她就走了。她特别自是，有些东西她特别持守，这是我的感觉。她的语气让人接受不了，她那种语气就是咄咄逼人。）（王静：苗肖怎么看这事？他说的这个对不对？就是这方面吗？意思就是肖霞太自是，是这些表现吗？）（苗肖：是，这些我也跟肖霞说过，我说“你太自是了”。当时那个新人说留个联系方式，但是因着环境我们也不愿意留电话，我想着加个微信行。从我们心里想的是规条是死的，原则是活的，咱看情况呢。再说了新人做生意经常有人给她打电话呢，我们配合完工作以后就把微信删了，我们亲自给她删。而且去她那儿去得多了也不好，当时是这么想的，就加上了微信。回来以后，肖霞说我们不守原则，“环境这么紧张，为什么要加微信呢？”当时也没讲这个理，不让加就删了。）（肖霞：之前苗肖用实名微信联系的时候，我就说“弟兄一直交通打电话的问题，交通了这个是不是就要按这个走呀？弟兄说‘只要是交通了的，你还按你那个走那不是要出事吗？’那边的环境那么大还警醒不了咱啊？还是实名制手机，实名制手机本来就是该关机的。”我当时口气也重，我就跟苗肖说“怎么就不听话呢？”后来他没说啥就把微信删了。苗肖一删，我就认为牛磊也听到了，都听到了，那就不会再有实名微信、电话联系的事发生了。第二天我们要出去做活儿的时候，牛磊就过去说“人家要见咱们三个呢”，

我就问牛磊“你怎么能知道人家要见咱们三个呢？”他说“人家打电话说了。”他拿他的工作号和人家的实名电话联系的。我说“电话联系怎么又出现了呢？怎么又打电话呢？咱们不是一直杜绝这个？”后来我就没好气，我说：“之前苗肖用微信联系就说了半天了，你也在跟前呢，怎么又开始了？”人家就说不成话，倔得可厉害了。后来我不知道还说啥了，反正口气不好，人家说“走人！”我说“这是你的家呀？怎么一直说不成话？嘱咐了又嘱咐你还是要用电话联系。”后来我看见新人手机上显示跟牛磊打了五个电话，并不是打了一个，我就拿上给拉黑删了。）

（王静：牛磊，你和苗肖两个人都没有真正认识到为什么不能留电话，不管怎么样，新人要你们的电话号码，咱就得跟人家交通一方面的真理、原则，“咱不能联系，咱就在跟前呢，也不需要联系”，咱是实名电话，咱就不跟她联系。这段时间群里一直发电话联系的问题，本来苗肖用电话联系了以后肖霞已经交通了，然后你还在打电话。）（牛磊：新人说她的电话每天都有好多人打，我和苗肖就商量着等把活儿配合完就把微信删了。）（王静：不是说这个，咱这会儿谈的啥呀，教会建造都知道这个规矩，一般不能打电话。咱今天在一起呢，咱就多跑点路有啥呀？今天就商量好，不需要要电话，这是原则、规矩，你给新人交通这个她不行？）（牛磊：她不知道我们在哪住，她要是有线索的话就没办法联系我们。）（王静：给她装上咱的软件啊，咋不装个软件？）（牛磊：刚开始她那边环境不好，就没有给她装。）（王静：你这话能说得过去吗？微信不安全还是软件不安全？）（牛磊：因为她的电话对外是公开的。）你知道不安全为什么还要加微信呢？（王静：这不是越不安全了吗？）让她联系中间人她联系不到吗？她和中间人没有联系？（王静：牛磊，张美琳刚表演完，你这又出来表演了。你说肖霞谈的哪方面有问题呢？她维护神家利益、维护你们的安全、安危，哪样做得不合适？我听着她谈的没什么问题呀，就该这么对待你呀，你做下这些事还要给你唱个歌？你还说她说话口气咄咄逼人。一直交通不能打电话、不能加微信，你们俩人都打电话、加微信，还嫌人家口气不合适，跟你怎么说合适呢？再不听话还得回家呢，还不要你呢。你还嫌口气不合适呢。）你就不管人家和你交通的是什么，不管人家说的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你觉得

人家的口气不对、态度不对，反过来你还不搭理人家，还跟人家对抗、叫嚣，你说咱这是什么性情？咱不是颠倒黑白、善恶不分吗？（王静：本来肖霞是个老好人，还是上次对付了一顿，让她有正义感，让她往这方面走。什么是自是呢？你这不是又是乱扣？啥是自是呢？站在神一边维护神的工作，这怎么能成了自是呢？这自是咋套上的？是你自是还是她自是？你得看人家说的是什么，人家是维护安全。让肖霞去那边负责呢，出什么事跟肖霞说话呢，她能不操这个心？她操这个心不都是为了神家利益，别羞辱神名？你说这是不是问题？她该不该管这个事？肖霞本来就是老好人，按说这个事肖霞早就该跟我说了，但是她没说，今天她还不说，这是你今天说出来了。）

咱谈的时候也不嫌脸红，也不嫌羞，也不嫌怕，你还嫌人家口气不对呢。这是肖霞临到你了，神的作工临到你你是什么？走周瑜的路呢？没听说过周瑜？听说过没有？（牛磊：听说过。）那你走的是什么路？你走的是不是他的路？肖霞在这儿卡住，对你不是保守？不是拯救？你不是感恩，反过来还爆发呢，嫌她咄咄逼人呢。肖霞在这儿做的都不合神心意、都不合格，你在这儿还嫌她咄咄逼人呢，还说肖霞自是呢。谁自是呢？肖霞谈出来这些，肖霞的心思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她为什么这样说？她这样说出来是要解决什么问题？你在一线打仗呢，结果连自己的心思、思想都掌握不了，自己的心思、思想是什么都不知道，对方和你说什么也不了解，这还打仗呢？还见证神呢？你这样的表现、这样的行为，你怎么能在一线呢？周瑜，为什么不用他了？让你去一线给人立个标杆，有一个正常人性的活出，有个圣徒体统，结果咱去里面浑水摸鱼搅浑水去了？你们日思夜想的都是恶。在那边是这么去做了，回来这么长时间了，有个认识没有？有个反思没有？今天还放在桌面上，把从神来的正面事物都当作仇视之物，还理所当然地反抗，黑白颠倒，言行举止没有一点信神的味道，没有一句话是跟生命有关系的。咱是来干啥了？你们在外边是干什么呢？没有谈在作工中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哪些问题，而是在外边享受肉体呢，成什么体统了？交通一回白交通，交通一回什么也没有，咱聚会就是耍呢？外边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没有一点惧怕的心，就不怕神作工哪天临到了自己？肖霞，还有什么事情没有汇报？（肖霞：没啥了。）你就不要为他们包着，你包庇着也没有一个人说你好，你包庇

着也维护不了你与人的关系，你在人面前是个恶人，在神面前也是个恶人。你不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不把他们带到神面前，任由他们的败坏性情去做，那造成的结果是什么？他们沉沦了，你作恶了。（王静：苗肖还有什么吗？刚才你说肖霞就是死守规条，原则是活的，这个也跟牛磊差不多，这个是为自己开路呢。神给你摆上新人跟你说这方面的问题，你得看跟新人怎么交通、解决，把神家这方面的原则标准给她交通明白，让她也明白这方面，这是你们俩该交通的。而你们两个不但不交通，还和人家加上微信，这本身就是你们的问题，就没见证。你们是带她呢，你们得把原则给她交通明白，不电话联系，她还能通过，还能理解，这是你们两个该做的。你们不但没有交通到，反过来还要说“原则是活的，肖霞死守规条”，你看咱说的这话，你就不挖自己里边的心思意念？你说这些话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自己开路，再给人家套上“肖霞确实就是自是，确实有这方面”。咱不听人家说的是啥，人家说的是对你们有益吗？是对教会有益吗？是怕你们羞辱神名呢。你得会分辨，听人家说的是啥，对咱有益的就接受，正面事物那就得接受。你是不管人家说什么，你先看她的口气，“你看她这样，看她咄咄逼人，她有这些表现”，你就看这些呢。）

咱的那种表现流露出来的是什么？是种论断、定罪。然后你们嫌肖霞咄咄逼人的这种态度、观点流露出来的是什么？这是不接受修理对付。你连修理对付都接受不了，那你怎么接受审判刑罚呢？最低就是个修理对付，修理对付就是揭露解剖不了你但看着你不对，说了句不好听的话。你连修理对付都接受不了，那你不可能接受审判刑罚。审判刑罚直接抓的是你灵魂深处的那个东西，是难受的。审判刑罚、揭露解剖的是你觉得最痛苦的、难以放下的东西。你们连修理对付都不接受，反过来还论断、定罪，好赖不分。是分不清还是好赖不分？好赖不分，分不清是什么问题？咱以前一直交通语气、态度、观点，你从肖霞的语气、态度、观点里边看到的是什么？她的心思、她的思想是什么？她和你交通说什么话了，她的思想你知道不知道？你搞清了没有？牛磊，这个好不好理解？她的思想好不好理解？（牛磊：好理解。）好理解，那你怎么能说出这话呢？（牛磊：我为啥说她自是呢，因为她作为一个带我们过去开荒的，有什么事、有什么线索该和我们商量吧？总共过去三个人，哪个线索到了什么程度、哪个线索该

怎么做，都该商量。但是她从来就没有找我们商量一下，我们两个过去她说动我们就动，她说不动我们两个就在被窝里钻着，要不就是做饭、洗碗，我们就作这工作呢。我们跑这么远每天就做这活儿啊？她每天说她忙得不行，她做了些啥我们啥也不知道，所以我说她的这种做法不对。她给另一个新人谈，人家不听，我说："你谈的路不对，你明天去就能成"。她说："你明天去，我不去。"我说："你去吧，去了肯定成了。"我当时为什么说她明天去就成了呢，因为当时她自己好像作了四、五个，作回来她就不管了，她每天只管往前跑。我说"作回来的人你得去牧养呢，你不去牧养，交给我们牧养也可以呀，但是你什么也不说，你就自己那么作，作成那样了。"这回让我去，我说我不去。我说："那些人你也不管了，还得我们牧。"就是这样说起来的，我说："你去吧，去了就成了，神就是对付咱呢"。结果去了以后她回来说成了，后来我去了另一个新人那儿，新人说，"你说究竟要把我带到哪儿呢？我问那个姊妹呢，那个姊妹给我说不清，你能给我说清？"我说"能说清，怎么说不清呢？国度建造是要把你带到神话里边呢。"正好群里发了一段有关冲破撒但的黑暗权势的话，我就结合弟兄的交通给她交通了这段话，我说弟兄把咱看不到的东西都给咱交通出来了。她说"哦，这我就明白了，这就简单得多了，我就往这方面进就行嘛。所以说她给我谈不成，我问她这个呢，她给我交通不了。"我说"她谈的是一线打仗方面的，你有什么就应该直截了当地和她说呀。打仗的对生命进入这方面知道的少，但是国度建造是把你带到神话里。你是认识到脱离肉体就是脱离黑暗权势，其实虚荣脸面这也是黑暗权势，你超脱不了虚荣脸面损害神家利益，耽误神家工作，所以这也是黑暗权势。"她说"哦，这下我就明白了。"肖霞什么事都不跟我们两个说，我们两个在家没事，就觉得"来这儿干啥了？还不如在家呢！"这家里每天也冷得不行，我们住的这边有太阳，我俩每天就钻在被窝里，平时不是做饭就是洗碗。而且我们就没打过几次电话，就打了三次，人家一打电话，我们就过去谈活儿，就没说别的闲话。人家的号码也是对外公开的，给她打电话的人多，不会被跟踪，觉得也不用那么死守规条吧，所以删了微信以后就给她留了个电话。）（王静：又返回去了，我那会儿给你谈的，能不能给她装个软件？）（牛磊：她的是老手机，没办法装，而且环境不好，说以后再弄。）你说这些的目的是什么？（牛磊：也没有什么目的，我从这些方面看到肖

霞自是。）自是什么？你说她自是，你们三个人出去配合呢、配搭呢，你为什么能说她自是呢？她出去作工了，你们就是睡在被窝里，要么就是在家做饭、洗碗，你说她自是。然后你又告诉我“那边还有那个工作，还可以作那个工作”，你已经知道那边有那个工作，为啥还非得让肖霞安排呢？肖霞不安排你不能作吗？肖霞不安排肖霞就自是吗？肖霞去谈活儿了，她谈了一天活儿回来汇报一下工作这就不自是了？（牛磊：她问的这些活儿、这些线索她也不知道哪个能作，哪个不能作，她也不告诉我们，她起来就走了。）她不告诉你，你们两个可以商量呀，商量了没有？然后你刚才又说肖霞给那个新人交通了以后，她听不明白，后来你又给她交通了，她说“哦，听你这么说这才明白了，是这么回事”，是这个意思吧？（牛磊：是。）你想告诉我肖霞自是，这和自是有关系吗？你说她作不了工作那就是她作不了工作，你嘴上说的是她自是，然后你跟我说的是她作不了工作，这是不是一个问题？你嘴上说的是一个问题，可你表达的是不是一个意思呢？这个叙述完以后，你刚才又谈电话联系的问题呢，“我没有打了五个电话呀，我只打了三个呀，她凭啥多说两个呢？”你说谈这个谈了多长时间了，你在这里边开始寻求三个、五个了。你就是因为这个说她自是？你说谈了这么多，你在里边寻求了没有？肖霞从对方手机里查出来你们打了五个电话，你就说人家自是。就说她说错了，打了三个还是五个有什么区别？打了三个电话就对着呢？打了五个电话就不对了？按数量说呢？你谈这个是想澄清什么？刚才给你谈了为什么不用电话联系，刚交通了又返回来了，从这儿能看见啥？刚才交通的这些你根本一句都没有听进去，你只是在讲你的理，喊冤叫屈，咱的理智在哪呢？你嘴上跟我说的是肖霞自是，你给我拿出肖霞自是的表现了吗？自是的表现就是“我打了三个电话她说成了五个”？自是就是“让我在被窝里边睡觉，在家做饭、洗碗，她在外面跑”？这就是自是？咱了解了没有？是她有线索没有给你们安排，没有跟你们沟通？还是说肖霞睡在被窝里边就是吃了睡睡了吃，然后让你们干活儿呢？我听着这个是她自是。结果你告诉我是你在被窝里边吃了睡睡了吃，她在外边跑呢，然后你又告诉我有什么活儿、有什么活儿，你自己知道有什么活儿，你自己该不该寻求去做呢？你该不该和肖霞说一句呢？为什么要等肖霞安排呢？肖霞没跟你商量是过，没安排也是过。她是没安排到

还是不安排呢？还是你们不听话安排不下去呢？咱寻求了没有？你和肖霞出去是配合呢，谁指定这就是肖霞一个人的事了？

肖霞，你怎么作工的？你出去偷吃啥了，让人家在家睡觉。（肖霞：那边才开，都是姊妹家，弟兄去不合适，合适的时候他们再去，是这样的。）你没给他们安排工作？（肖霞：当时荒区刚打开，还没有工作，我当时已经跟他说了，那边顾不上就让苗肖去牧新人，牛磊要是没谈的活儿也可以和苗肖一起去牧新人。那天要谈那个新人正好和那边的活儿发生冲突了，想让他俩去那边，可他们又不知道那边，我要是带他俩再去另一边就太迟了，后来就说下一次吧。到第二次时间上发生冲突就让他俩去带呢，他俩就吵得不行。）吵啥呢？（肖霞："你们弄下的让我们去呢？"我说去了反打一下，开荒的时候必须反打，有一个不反打人家拿上92题《谨防撒但假基督的迷惑是站住见证的关键》就把人勾走了。他们走的时候说"哦"，回来了我问"反打了没有？"他们说"反打啥呢？我在那边哪一个都没反打过，还不是照样跟着呢。"就说不成话，一直就是这样。最后那边出事了，有人拿着92题在教会里散布呢，有一个人看了就有疑惑了。我说"因着不反打，所以人被拉走了，这不是前功尽弃吗？"重新又开始一个组一个组都反打一下。当时一说话牛磊就倔得不行，也不知道是啥原因，好几次都说不成话。新人那儿我跟姊妹说"你女儿回来了，得抓紧给她谈呢"，新人说"我家女儿绝对是不行的，拿情感拉就别想了，你就是哭，也是哭不回来的，人家对神是真心的。"当时我们想着还没到火候，该跟她交通的先交通交通，牛磊回来说"这哪敢等着呢？"我说"这个情况你不了解，不是那样的，你得看当时的情况呢，我并不是说不行。不行咱跟着去看看，你去吗？""我不去，你做的活儿你去吧，这下就能行了。"他还说他以前经历过，有一个福音对象就是哭回来的。）苗肖，他们俩人谁说的是实话？肖霞说她和牛磊说不成话，牛磊说能说成话。肖霞和牛磊能说成话，还是说不成话？你在中间你能看见吧？（苗肖：牛磊的血气也不小，是这么个事实。他俩各有各的观点、看法。）那你说说他们各有什么观点？（苗肖：牛磊说他经历过三个姊妹的女儿都在文字组呢，两个不配合没把闺女作过来，一个配合，哭着把她闺女作过来了。牛磊和肖霞谈他的这个经历呢，肖霞当时说新人的女儿不认情感。肖霞说的也是实话，牛磊说的也是实话，但是一

说这个以后，牛磊这儿就是“我说的对着呢，你不听我的！”这样就动了血气了，“你不听我的我就不说了，你愿意咋干咋干”。是这么个情况。）

牛磊，你看看我自是不自是？（牛磊：你不自是。因为你谈的都是给我们指的路，你谈的是问题的实质，而我们看问题和世上的人的看事观点是一样的，你和我们的看事观点不同就不同在这里了。）张美琳，我自是不自是？（张美琳：不自是。）什么是自是？自认为是，自己认为是的，是吧？（嗯。）那你看我跟你谈话是不是都是我自认为是的？我和你商量不商量？（不商量。）我不和你商量，我也不管你接受不接受，我说啥就是啥。牛磊说我不自是，心口不一呀！（牛磊：对呀，你不自是呀。）你说我不自是，今天一下午在那说来说去就是要证明一下我太自是了。你刚才说我解剖的是人的实质，说的是人该走的路途，既然你知道我说的这个路途，那你为啥不走？为啥还要把我打倒？我给你解剖，给你说了你的实情，我说“肖霞打你还不对呀？人家怎么是自是呢？你正反不分。”我跟你谈了，给你解剖开，你过来还是说肖霞自是，然后又给我上了一课，“我打了三个电话，肖霞说成五个电话，你说肖霞自是不自是？”还有什么？刚才说了三件事吧？那三件事是不是都是谈过的事情？（嗯。）谈过的事情他是不是想翻案？是不是想把我打回去，来证实一下我太自是了？哪三件事？刚开始说肖霞自是，肖霞因为你们不守原则用电话联系，人家不得不处理这个问题，你说她自是。把这个问题处理完以后，这个问题你没法和我说了，“我再和你说我说肖霞自是是什么”，好，又给我抛出个新问题。肖霞，他抛出了个什么问题？（肖霞：谈另一个新人的时候，我谈了人家接受不了，牛磊去了一谈人家接受了。）就说这个事，肖霞谈过了，然后你又去了，新人说“你谈的我就清楚了，她谈的我就没听明白”。（肖霞：还有一个是我老干，他老睡。）牛磊在家睡觉、做饭，肖霞出去干活儿，“她自是”。用那个例子说她自是驳不倒她了，用这个又说她自是，这是谈她自是呢？不管你怎么说，我就不承认肖霞自是，“你不承认她自是我再来跟你说，肖霞她自是，我在家睡觉，她自己出去干活儿，你说她自是不自是？”听了这话，这肖霞太“自是”了，你出去干活儿，让牛磊在家睡觉，我还没有听过这样“自是”的呢。你嘴上还说我不自是，结果你又证实了一下我太自是。你把

这几个例子拿出来能站立得住吗？你说的是啥？那个新人，肖霞去打了，你又去打了，新人跟你说了两句好听话，你就放在心上了，咱经得住夸吗？她说了两句好听话，你就放在心上了？就成了资本了？咱能不能面对事实？肖霞在一线打仗打了多长时间，肖霞明白的东西多，还是你明白的东西多？牛磊，有点伤自尊了，是吧？（牛磊：不是。她明白的多，她进来的时间长，她跟你在一起的时间长，她明白的肯定多。）她明白的多，她能交通到点上，还是你能交通到点上？（牛磊：这个我就不能说她能交通到点上了，这个我不能说。）“她明白的多不一定能交通到点上，我明白的没有她多，我不一定交通不到点上”，是吧？这是哪的道理？（牛磊：明白的多应用得不好也不行呀。）应用的啥不好？（牛磊：就像给病人号脉是一样的，人家感冒了，你说人家是肚子疼，开错药了。）“她就是再有真理，她没有生存法则，她不行啊”，是这个意思吧？咱太欣赏自己了！你说谁自是？牛磊，谁自是？（牛磊：……）好，咱给你证实一下，不要让你在这儿受了委屈。你刚才说了个例子，你和肖霞打架呢，肖霞说有个姊妹的闺女在牧区回不来，你在这儿说“我有经历，我经历过几件事，有一个姊妹就是她妈哭回来的”，是吧？（牛磊：不是，她这么说呢，我说“你看我知道的国度里面出现的三件事，一讲感情就回来了”。）这是国度里边出现的三件事？（牛磊：传福音出现的事嘛。）那你能说这是国度里边出现的三件事？你这是不是对国度的亵渎？还“国度里边出现的三件事”。（牛磊：我的意思就是说传福音出现的三件事。）那传福音出现的三件事你能说是国度里边的三件事？呀！你把我作的工作全部否了！你把国度就缩小成这么一点点大了。在你眼里什么是国度呢？你眼睛看到的那就是国度里边发生的三件事。好，咱再说你说的“国度里边的三件事”是什么事？（牛磊：我承认我用词用错了。）用词用错了？亚当、夏娃吃善恶树的果子是吃错果子了，是吧？亚当、夏娃本来是要吃其他树上的果子呢，结果吃错了，是吧？来，你说说这三件事，三件什么事？（牛磊：我说“我遇到了这三件事，出现这三件事以后，一个是用亲情哭回来了，剩下两个没用亲情哭的都跑了。”）出现过三件事，用亲情的哭回来了，没有亲情的跑了，是吧？（牛磊：嗯。）你从“国度里边的这三件事”中得了个什么信息？（牛磊：人不相信的事情，觉得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很可能发生，人得去配合、去做，人先得有配合的心，人先去做。）人先去做什么？怎么

做？（牛磊：人得去和新人交通这方面，用亲情去……）用亲情哭去，是吧？是这个意思吧？“我这儿看到了国度里的三件事，两件事情是没用亲情哭的没有回来，一件事情是用亲情哭回来的”，就和新人交通用哭把闺女作回来，是这个意思吧？是吧？我确认一下，不要到时候误解了你。苗肖，是不是？（苗肖：他表达的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在你眼里边国度里的三件事，两个没哭就不回来，一个哭了就回来了，这是去了哪了？去了灵堂了？咱作工是哭回来的？你见证的是谁？你高举的是谁？苗肖，见证的是谁？高举的是谁？（苗肖：他不是见证神。）他见证的是谁？（苗肖：见证的是人的情感。）“人得有情感，得用情感，国度建造你得讲情感，要不然建造不起来。国度里边三件事，两个没哭不回来，一个哭回来了，你得用情感，真理能起什么作用？情感解决一切问题！”是这个理论吧？（牛磊：因为她们是一家人嘛，用情感哭的这种方式让她闺女听，她闺女听完以后，成与不成那就……）是嘛，你是一线人员嘛，你拿上哭的这个音频去给新人听，“你听，人家用这个哭把她闺女哭回来了”，这不就是你的理论吗？这不就是你的祖宗吗？这就是你一线去作的工作？

神说情感是神的仇敌，然后你告诉我用情感、用哭传福音，这是见证神还是羞辱神？还是亵渎神？属于什么？苗肖，属于什么？（苗肖：属于羞辱。）羞辱、亵渎。你还要把羞辱、亵渎高举起来，还认为自己有了，“我这个能行”。根据三件事来确定，还把肖霞干倒，“肖霞你那个不行”。谁自是呢？是肖霞自是？牛磊，谁自是呢？肖霞是怎么说的？肖霞说“采纳你的意见，咱去哭”？这是建造国度呢，你以为是干什么呢？让人去同情呢？让人可怜可怜？国度里边没人？让你去传福音、让你去见证神，你是出去亵渎神、羞辱神，你亵渎不了、羞辱不了，反过来你还嫌肖霞自是、态度不好，你说肖霞对你的态度能好吗？我对你的态度能好吗？能不能好？你吃着神的、喝着神的，给你供应上，每天给你交通上让你去认识、分辨，结果你出去见证的就是给咱哭回来？你让原教会的人说什么？人家会不会认为这是邪灵来了？这是见证神呢？这是什么人来了？这是个什么性质？你说别人听见会不会说这是建造国度的一线人员来了？这是谁来了？这是峨眉山的道士来了。是不是道士来了？来干啥了？来耍法术了。烧个香，“你们哭吧”，然后叫魂呢，“回来吧、回来吧”，哭上三天那个灵魂就回来

了。是不是这画面？（牛磊：目的不是这个，这是一种方式。）咱不管你的目的是不是这样的，你的方式是这样的，是吧？这是什么方式？（牛磊：这个方式就是借着人的败坏、借着人的情感……）“借着人的败坏、借着人的情感，然后就把国度建造成功了。”（牛磊：不是。）那你说是啥呢？这个不是，那个不是，是啥呢？（牛磊：她不听，那就用这个方式让她听。）谁给你这么培训的？唐馨，你们一线就是这样培训的？（唐馨：没有啊，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咱在这儿一直说的是什么？凡有耳的就当听，凡是活的就当接受，行政辖管。我什么时候还用情感、用败坏性情往回哄人呢？让你们出去把神的公义性情见证出去，你们这是做啥呢？有没有人给你们这么培训过？（牛磊：没有。）那你怎么就能这么做呢？你这么做怎么还能持守呢？还“国度里这三件事”。不管你说对说错，你说你经历了这三件事，这就是咱的经历？肖霞面对你这种理论的时候，肖霞该怎么说？你说肖霞还能和你说成吗？你说的这是啥话？这怎么做呢？咱用世上的下三滥手段？把人拉不回来就捆绑回来？

咱啥也没有，还什么也接受不下来，还不愿意接受别人所说的。神话怎么说的？神说：“人就是傻狂，越傻的人狂得越厉害、狂得越没边儿，精明的人这些年在接受了真理的供应之后他会反省、反思自己，会对号入座，逐渐地狂妄性情的流露就少一些了。素质越差的人越是傻狂，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啥也不是，谁也不服’，这话挺贴切，啥也不是的人就是谁也不服。”（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怎样追求真理（二十八）》）啥也不是，谁也不服，你说咱是个啥？你比肖霞经历的多，装备的多吗？一没有装备，二没有经历，咱还要出去作工，还听不来别人的意见，你说咱狂的是啥呢？见证的是谁呢？你那是见证神呢？见证你这个狂劲儿？让人看见你傻狂傻狂的？还嫌肖霞说你呢，说肖霞口气不对，咄咄逼人。你说这不逼能行吗？你在这儿还要作工，能由着你的性子作？这样咄咄逼人逼着你还这样呢，如果不逼你呢？那不是反了天了吗？不是成弼马温了吗？大闹天宫呀？在神家想干啥干啥？想怎么做怎么做？想怎么说怎么说？那话能够随口一说？“国度里边三件事”是说错了？是不是习惯性地随口就能说？你说肖霞和你们说的是啥呢？你连肖霞的意思都不去理解，就把人家论断、定罪了。苗肖，了解肖霞的意思吗？现在了解了吗？（苗肖：了

解了。）咱就不知道肖霞为什么要跟咱说这些话，咱就知道看她的态度、观点，咄咄逼人。她为什么要咄咄逼人？父母管孩子呢，他为什么要训孩子？为什么踢孩子、打孩子？为什么骂孩子？你就不问问自己做的是什么？你做的是不是违背家规了？你在神家是不是违背天规诫命了？该不该打你？还说人家咄咄逼人呢。你是该惩罚的、该咒诅的，今天只不过是国度建造，是个过渡期，还有怜悯，要是国度建成了，国度成形之时还允许这样的事发生？那是要命的！还嫌肖霞咄咄逼人呢。肖霞不仅得咄咄逼人，肖霞还得开除、还得清理你。如果肖霞不开除、不清理你，那肖霞就得被清理。还能任意妄为？家有家规，国有国法，神家能没有天规诫命？并且当时还跟你说你和肖霞配搭让肖霞负责，咱对待负责人是什么态度呢？这还没有说她说的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呢。你对肖霞的心思都没有理解了，你连肖霞为什么要咄咄逼人、为什么要说你，你都不去理解、不去揣摩、不去想，就要求肖霞以仁待你，得高抬你。咱做下什么有功劳的事了？为什么让肖霞高抬咱呢？犯了错不让说？天王老子？说说你还上劲儿呢？你说人和人之间相处，连对方的心思、对方要表达的意思都不理解，咱的素质差到哪了？能听懂句话吗？肖霞和你说的是啥话？你理解的是啥话？咱多大的人了，没有个思想，没有个心思？连对方说话的心思也听不懂？听不懂是啥？咱每天看神话，神交通的素质里边怎么划分的？素质好的、素质一般的、素质差的、没素质的。什么是没素质？和没素质的人能不能说成话？看神交通的素质了没有？（牛磊：看了一下。）神话是给谁看呢？没素质的他就听不懂，听不懂人话。什么是没素质？神说没素质就理解不了、听不懂对方的心思、思想，没素质没法对话，没素质就是没灵的死人。没灵，说不成话。你看咱能说成话吗？今天给你交通了这么多，到最后你还能返回来，还能翻案，咱能不能听懂？

不务正业玩弄真理（二）

神说："有的人说，'我信神十年以上了，我是老信徒了'，有的人说，'我信神二十年了'，有的人说，'你信二十年算什么，我信神三十多年了'。你们信神的年头是都不少了，甚至有些人做带领工人的年头、经验也不少了，可是生命进入怎么样啊？真理原则掌握得怎么样了？做带领工人多年有点工作经验，但各类工作、各类人、各类事情临到的时候，你会不会根据真理原则实行？你会不会维护神的名？会不会维护神家的利益？会不会维护神的工作？能不能站住见证？临到敌基督、恶人搅扰打岔教会工作的时候，你有没有信心、有没有力量与他争战？能不能保护好神的选民，保护好神家的工作，维护好神家的利益，维护好神的名不受羞辱？能不能做到？目前看你们是做不到，你们也没做到。每天忙得挺欢，都忙什么了？功夫下得挺多，也受苦付代价了，这些年也撇家舍业的，但是收获不大。甚至有一些带领工人多次临到同类的事件、同类的人、同类的环境，都会一而再再而三地犯一样的错误，留下同样的过犯，这是不是生命没有长啊？这是不是没得着真理啊？（是。）这是不是还被撒但控制在黑暗权势之下没蒙拯救的表现啊？（是。）对教会在各个时期出现的、发生在你身边的各类不同的事件你都束手无策，尤其是临到敌基督、恶人打岔搅扰教会工作的事件不知道怎么处理，就是听之任之，好一点的生点气，对付对付那些搅扰的人，过后问题没有解决，就没有办法了。有的人还觉得，'我尽力了，也尽心了，神不是说要尽心、尽力吗？我都尽到了，那没达到果效也不能怪我呀！人太坏了，我帮助不了他们'。你说你尽心、尽力了，但是工作没达到果效，你没维护好教会的工作，没维护好神家的利益，让恶人在教会掌权了，让撒但横行霸道、羞辱神的名，你却在旁边观看，没有任何的办法，给你权力你都不会处理，你都不能为神站住见证，你还觉得自己明白真理，这是不是好管家？（不是。）当各类恶人、各类不信派出来充当各种魔鬼撒但的角色，违背工作安排另搞一套，说谎欺骗神家，搅扰打岔神的工作，做羞辱神名的事，给神家、给教会抹黑的时候，你看见了只会生气，却不能站出来主持正义，来揭露恶人维护教会的工作，把这些恶人给处理了、解决了，不让他继续搅扰工作，不让他给神家、给教会抹

黑，你没有做到这些就是没有见证。有些人说：‘我不敢哪，我怕处理的人太多，激怒了这些人，他们再合起伙来整治我、罢免我，那可咋办啊？’你们说，这是窝囊、懦弱，还是没有真理不会分辨人，对撒但搅扰根本看不透，还是尽本分没有忠心，保全自己？到底是什么问题？想没想过这个事情？你如果生性就懦弱、脆弱，胆小、怕事，但是在你信神这么多年之后，也明白了一些真理的基础上，你对神有了真实的信心，是不是就能克服一些人性的软弱、懦弱、脆弱，你就不怕恶人了？（是。）那你们不能处理、解决恶人根源在哪儿？是不是人性里天生就窝囊，胆小怕事？这个不是根源，不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是人对神没有忠心，人就保全自己，保全自己的人身安全，保全自己的脸面、地位，保全自己的后路。没有忠心的表现就是处处保全自己，临到事就当缩头乌龟，等事情过去了才出头露面，不管临到什么事总是前怕狼后怕虎，担心、忧虑、顾虑很多，就是不能站起来维护教会工作，这是什么？这是不是没有信心哪？你对神没有真实的信心，你不相信神主宰一切，你不相信你的命、你的一切在神手中，你不相信神所说的‘没有神的许可，撒但连你的一根汗毛都不敢动’这话，你不相信。你凭眼见判断事实，根据自己的小心眼儿来判断事物，处处保全自己，你不相信人的命运在神手中掌握，你惧怕撒但，惧怕邪恶势力，惧怕恶人，这是不是对神没有真实的信心？（是。）对神没有真实的信心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人经历太浅，看不透这些事，还是因为人明白真理太少？因为什么？这与人的败坏性情是不是有一定的关系？是不是因为人太诡诈？（是。）不管经历多少事，看见多少事实摆在眼前，都不相信这是神作的，都不相信人的命运是在神手中掌握，这是一方面原因。还有一方面致命的问题，就是人太爱惜自己了，不愿意为神、为神的工作、为神家的利益，为神的名、神的荣耀付出任何的代价，作出任何的牺牲，但凡有一点危险都不愿意做，人太爱惜自己了！因为怕死，怕受羞辱，怕被恶人陷害，怕落入任何的困境，就极力地保全自己的肉体，尽量让自己不处于任何的危险境地。人这样做一方面是人太诡诈，另一方面是人太爱惜自己，太自私。你不愿意把自己交出来，还说你愿意为神花费，那就是个愿望，真临到需要你站出来为神作见证，与撒但争战，让你面临危险，面临死亡，面临各种难处、困境的时候，你就不愿意了，你那点愿望就撑不住了，你就想方设法地先保护好自己，其次再作点不得不

作的表面的工作、能交代下去的工作。人的脑袋还是比机器人的脑袋好使，知道变通，知道临到什么事怎样做对自己有利、怎样做对自己没利，手腕灵活，运用自如。所以临到事的时候，你对神那一丁点儿的信就站不住脚了。你跟神玩诡诈，跟神斗心眼儿、玩手段，你表现出来的就是对神没有真实的信心。你觉得神信不过，神不一定能保守你，神也不一定能保护你的安全，神不一定不让你死，你觉得神靠不住，只有靠自己才有把握。最后怎么样？不管临到什么环境、什么事，你都凭着这些方式、方法、手段去做，都不能为神站住见证；不管临到什么环境，你都不能做一个合格的带领工人，不能表现出一个管家该表现的、该做的，你不能尽上忠心，这就失去见证了。不管临到多少事，你都没有凭着你对神的信心尽到忠心、尽到责任，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你没有什么收获。因为在每一次神给你摆设的环境中，在与撒但争战的时候，你选择的都是退缩、逃避，你没有按着神所指引的、神所给你制定的轨迹去经历，那在这场争战中你应该收获到的真理、认识、经历就收获不到了。在神所摆设的环境中，你每次都以这种方式经历，也都以这种方式收场，那最终你收获到的也一直都是同样的东西，就是没什么收获、没什么认识，只是吸取点经验教训，‘以后不这么做，以后临到这类事情该注意什么，该提醒什么，该小心哪类人，该回避哪类人，该防备哪类人’，仅此而已。收获到的是什么？是阅历、见识，还是经验、教训？如果收获到的与真理无关，那这就不是收获，不是真正的你该收获的，那在神所摆设的环境中你就让神失望了，你没有得着神摆设这场环境预定你要得到的东西，那你就肯定让神失望。在这场试炼中或者在神摆设的环境中，你没得着神要让你得着的真理，你敬畏神的心没有增长，你该明白的真理没有明白，该认识自己的地方你也没认识到，该吸取的教训你也没得着，该遵守的真理原则你也没得着，同时，对神的信心也没有加增，还停留在原处，你是在原地踏步。那什么长了呢？就是你原来不知道的一些道理现在可能知道了，原来不了解的一类人的丑恶嘴脸现在见识到了，其余与真理有关的东西你一丁点儿都没有看到，也没有明白、认识，没有经历到。那在接下来作工作或者尽本分的过程中，该遵守的原则你依然不明白、不知道，这就很令神失望。最起码一点，就是在这场环境中，你对神该增加的忠心没有、该增加的信心没有，这两点都没达到，这就太可怜了！有些人说：‘你说我没收获，那不对，最起

码我认识自己了，我更认识周围的人事物了，更了解人性了，对自己了解得更清楚了。’了解这些东西算不算真实的长进？你如果不信神，人活到四五十岁对这些东西也差不多能了解了，有点素质或者素质一般的人都能够得上了，都会了解自己，了解自己人性方面的弱点、优点、长处、短处，自己擅长的与不擅长的，活到四五十岁，对周围常打交道的各类人的人性都能了解得差不多了，哪类人适合打交道、哪类人不适合打交道，哪类人适合交往、哪类人不适合交往，哪类人该远离、哪类人该靠近，都差不多能知道。若是糊涂虫、素质太差的、白痴、弱智，他们就不知道了。如果你信神多年听了这么多真理，经历这么多环境之后，你只是在人性方面有所收获，在分辨人或者认识一些简单的事物上有所收获，这算不算真正的收获？（不算。）那真正的收获到底是什么？真正的收获就与你的身量有关系了。你有收获，身量就有长进，你就有身量了，身量就长大了；没有真正的收获，你的身量就没有长大。那这个收获指什么？最起码与真理有关系，具体地说与真理原则有关系。处理各类事、处理各类人应该遵守的真理原则是什么，你明白了，能遵守了，能实行了，他变成了你做人的原则标准，这就是收获。这些真理原则变成了你做人该遵守的原则与准则，他就变成你的生命了。这方面真理作到你里面了，就成为你的生命了，那你的生命就长进了。如果你还没有掌握这类事情的真理原则，临到这类事你还不知道怎么处理，那在这方面你就没得着，很显然他就不是你的生命。不是你的生命，那你的生命就没有长大，你再会说也没用，那只是道理。这个事会不会衡量了？（会。）”（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怎样追求真理（十九）》）

（王静：这段神话说的是啥？生命进入。“你们信神的年头是都不少了，甚至有些人做带领工人的年头、经验也不少了，可是生命进入怎么样啊？真理原则掌握得怎么样了？做带领工人多年有点工作经验，但各类工作、各类人、各类事情临到的时候，你会不会根据真理原则实行？你会不会维护神的名？会不会维护神家的利益？会不会维护神的工作？能不能站住见证？”为啥那会儿结合说张美琳呢？咱信神多年的目的是什么？信神就是为了见证神、高举神，维护神的作工，但是你做的这些事全是为自己的名利、地位做的，神的作工和自己不对号，在现实生活中不结合自己的情形，文稿下发以后也只是看看，

根本不跟自己对号。起码新人说那些话的时候，说肖霞做得不好的时候，这个时候咱该怎么去实行？这个时候就是试探临到你了，就看你怎么见证神，就看你怎么维护神的作工。明明你和肖霞俩人在一起作工作呢，新人说了那些话的时候在你这儿就没见证。该怎么维护教会工作？“你会不会维护神的名？会不会维护神家的利益？”这个时候就看你怎么去做了。临到这些事的时候，你是中了撒但的诡计，本来你就想在这儿去做呢，你正好和新人有这样的心态。“临到敌基督、恶人搅扰打岔教会工作的时候，你有没有信心、有没有力量与他争战？能不能保护好神的选民，保护好神家的工作，维护好神家的利益，维护好神的名不受羞辱？能不能做到？”咱信神是让咱进入呢，你也一直看文稿呢，为啥一直揭露肖霞呢？肖霞一直就是个老好人，临到这些事她不是当场解决，回来以后都不反映，还是我从别处听到这事，问她她才说呢。临到这些事咱是怎么去做的呢？肖霞，如果你维护神的作工，维护神家的工作，维护神家利益，维护神的名不受羞辱，那你当场就解决这些问题了，就解决张美琳的问题了。现在你跟牛磊他们这些人在一起说这些事的时候，牛磊也是不听、不接受，但你还是没进入，临到这个事“你不动、不做，和你说不成，说不成我做，我天天做”。指挥的原则、指挥的标准是什么？你该怎么做？在哪些方面，你给他安排上，在一起商量、研究，让他去做，做不成问题在哪回来再揭露解剖、对付修理。你自己在这方面也没有进入，“我跟你说不成就不说了”，其实还是你的根在里边呢，你不维护神家利益，不知道该怎么去带他们，不听也不行，不听也得揭露他们，也得把他们往这条路上带，这是你的责任。张美琳的问题这么长时间了，你不解决，新人的问题你也不说、不解决。这次牛磊这事还是牛磊今天说出来了，如果牛磊不说，你还是不说。还是你里边的根源，自私，还是为自己。跟牛磊说不成就不说了，这个事就过去了。如果咱在神话里能够看见人信神应该怎么去维护神家工作，如果你也明白这方面的真理，你该怎么去做呢？就像张美琳，如果你明白了以后你还嫌人说吗？还嫌肖霞刺激你吗？你该怎么去做呢？不是光说肖霞得维护神的名，咱哪个人是不是都得维护神的名？咱出去应该是见证神呢，结果咱是羞辱神名去了，别人一看“就你们这些人还国度建造呢”，试探一临到马上就进去了，一点见证也没有，让别人看见咱就是不维护神的工作，别人一看国度建造俩指挥打架打得不行，下边的弟兄姊妹都没法看了，“不

行，咱回去整顿吧”，你说这羞辱神名吗？俩人在外边打架，不能同心合意去作工，那就是羞辱神名。如果你早看见自己是在羞辱神名是不是早改变了？但你看不见。如果牛磊你自己有自知之明，你还嫌别人说你吗？“别人卡着我，不让我电话联系。我哪打了五个电话？我就打了三个，就没有五个。”你这是认识自己？一个电话都不能打！咱已经说了，不能打电话，咱还得给新人交通这方面的真理，让她去明白，她就不跟你要电话号码了，这是不是你的见证？你不但没见证，你还中了撒但的诡计打电话呢，就这还在“三个、五个”上下功夫呢。你没有在这方面看到“我就是在羞辱神名”，你不但没把神见证出去，还羞辱神名，就你这样神家敢打发你出去作工吗？下次往哪打发你？就咱这些人，羞辱神名吗？就这还嫌监督呢。哪次聚会都打肖霞，打肖霞啥？就是不维护神家利益，不维护教会工作，没有正义感，老好人、诡诈，不去做，这才刚做了一下有点起色，这个不听那个不行，这又打没了，“我用不了人，我自己做”。肖霞有肖霞的进入，临到这些事这是咱该做的，不管别人听不听，不管别人怎么样，但你该怎么做这是你的责任，“我该怎么去带他，我还要让他操练，不能光我自己去做”。肖霞，这确实是你的这方面问题。有责任、有负担，“我还得监督着你，工作还得作”，工作给他安排得满满的，“作回来我监督你，出了问题我再揭露你”，这才是带领人呢。不是说“你不行，说不成，那我去作吧”，这么走下去不还是走的敌基督道路？你是带领，你是带他们呢，不是你天天跑让他们歇着，钻被子里睡觉，你这样怎么维护教会的工作？确实是环境不合适那可以在家待上两天，但不一定每天都环境不合适，让他俩都待着，你给他们安排工作，作不了这个作那个，新人回来以后带新人，给新人“烧火”去，把线索抠出来，哪些合适就作哪些，还不能出问题。咱信神就是维护神家利益，维护神的名不受羞辱，这就是咱每一个人出去以后该做的，不用别人监督你你也应该知道不能羞辱神名。你说你俩打个不停不是羞辱神名吗？新人都看出来了，都开始拉拢你们了，你们哪个人都能被新人拉走。如果让新人看到你们同心合意，效法以色列人的事奉，她根本钻不了空子，你们说什么话都能见证神、高举神，新人想怎么做都做不了。张美琳做的是这，牛磊这边也是，肖霞有哪些没说到的，你这么说了一下，新人就说“你交通到了”，是不是自然就要走这个路？咱人与人之间不合，在下面就开始走这个路。你得让新人看到“国度建造的人和原教会

的人真不一样，这些人真是处处见证神、高举神，你想在他们中间拉拢或者说一些话根本不行，这些人的活出真是好，这些人真是有见证”，是不是要达到这个果效？本来他们对这步工作就有一些疑惑，就说“这是敌基督团伙”，心里就有防备，可你们出去以后的活出让别人一看是不是就是敌基督团伙的表现？都在高举自己贬低别人，就是别人不好，自己好。别人一看你们这活出，又不同心，又不合意，没一点见证。国度建造你的活出是见证，你的进入是见证。就像张美琳做的这事，羞辱神名吗？新人怎么看？新人现在糊着呢，再过一段时间她清楚了，怎么看你？你作的啥工作？打岔搅扰。“目前看你们是做不到，你们也没做到。每天忙得挺欢，都忙什么了？功夫下得挺多，也受苦付代价了，这些年也撇家舍业的，但是收获不大。甚至有一些带领工人多次临到同类的事件、同类的人、同类的环境，都会一而再再而三地犯一样的错误，留下同样的过犯，这是不是生命没有长啊？这是不是没得着真理啊？（是。）这是不是还被撒但控制在黑暗权势之下没蒙拯救的表现啊？（是。）对教会在各个时期出现的、发生在你身边的各类不同的事件你都束手无策，尤其是临到敌基督、恶人打岔搅扰教会工作的事件不知道怎么处理，就是听之任之，好一点的生点气，对付对付那些搅扰的人，过后问题没有解决，就没有办法了。有的人还觉得，‘我尽力了，也尽心了，神不是说要尽心、尽力吗？我都尽到了，那没达到果效也不能怪我呀！人太坏了，我帮助不了他们’。你说你尽心、尽力了，但是工作没达到果效，你没维护好教会的工作，没维护好神家的利益，让恶人在教会掌权了，让撒但横行霸道、羞辱神的名，你却在旁边观看，没有任何的办法，给你权力你都不会处理，你都不能为神站住见证，你还觉得自己明白真理，这是不是好管家？（不是。）”张美琳，那会儿说新人在你跟前说那些话的时候要的就是你的见证，你该维护神家利益、维护教会工作，你不维护就让她在那儿钻空子，这也是你愿意达到的果效。还有肖霞，为啥上次说你呢？那个时候你看见新人的问题也得解决，张美琳的问题也得解决。你能看见你的问题吗？啥问题？）（肖霞：神又一次给我摆上环境看我的见证呢，我还是不维护神家利益、神家工作，还是找借口，还是推脱，说不成就不说了，就自己做。人家说“我不去，你去吧，你去合适”，我就想着“算了、算了、算了”。我也想呢，为什么还是给我摆这个环境呢，其实还是因为我没见证，我就是找理由、借口，我也

没那么多精力和他在那儿吵，“走吧、走吧，扩展工作要紧”，我一看这一时半会也说不完。临到他俩的事还是不站见证，还是为自己说话，太自私卑鄙。有时候说聚聚会看看神话，一看他们那个样，“算了算了，自己都有神话呢，自己看吧”，就没有说临到这个事要冲破“我要站这个见证”，临到事就是退缩，不管神的心痛不痛，只管维护自己，自私卑鄙。）

（王静：这是你的致命处，自私。你豁出去看神能把你怎么样。每次都是别人把这些事说出来，没有一次是你主动把这些事说出来，张美琳的事也不是你说的，牛磊的事也不是你说的，如果牛磊今天不说，你是不会说的。你从这里面看到啥了？自私。你不是为了帮助弟兄姊妹，不是为了解决弟兄姊妹的问题，不是为了把他们带到神面前，你就是为了你说啥别人都听就行了，要是不听你就不说了，你说你这里边的这个问题大不大？只要你持守得对，只要你持守得正，“那我今天就得跟你说清楚，不行也得行”。其实你里边也是个地位，不是说在这方面用你的忠心来事奉神，就给你摆上这些环境，你该怎么做？你该怎么解决？他持守他的理论，那是他看不见的一面，他就认为他是对的。今天为啥又把张美琳叫过来呢？本来欣欣那天才给他们聚了会，本来是欣欣抓他们的工作呢，为啥今天又让张美琳过来呢？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张美琳在这方面打岔搅扰的问题她自己就看不见，所以咱还得给她解决，这是咱的责任。你不解决、不解剖她就不知道，她就是受到神的惩罚了她都不知道。就像牛磊，要是不给他谈，不给他说透，他知道吗？你看他的理多大呀，颠倒黑白，“我就是给你栽赃我也不知道”。给他们解剖透这是咱的责任。“当各类恶人、各类不信派出来充当各种魔鬼撒但的角色，违背工作安排另搞一套，说谎欺骗神家，搅扰打岔神的工作，做羞辱神名的事，给神家、给教会抹黑的时候，你看见了只会生气，却不能站出来主持正义，来揭露恶人维护教会的工作，把这些恶人给处理了、解决了，不让他继续搅扰工作，不让他给神家、给教会抹黑，你没有做到这些就是没有见证。”牛磊，你看了这些话以后再看负责人看到你的这些问题该不该揭露解剖你，或者提醒你、对付修理你？能认识到这点吗？）（牛磊：该做。这是我的看事观点有问题，我还是根据世上的那些东西看。）（王静：所以在你来看肖霞做的就是过分了，在我来看肖霞做

到了吗？差远了。还得对付她，她还是诡诈不变，还是自私，她不是为神家利益。她要真是为神家利益就不是这样做了，就不是光自己跑让你们睡觉。肖霞，人家说你不对，你也不说、不解决，“不行就不说了”，最后你能把弟兄姊妹带到哪？他们也不知道错在哪、偏在哪，受了惩罚也不知道，你在那儿还气得不行。为啥苗肖能说原则是活的不是死的呢？他是在为他自己开脱罪责，本来咱这段时间环境这么紧，一直就不允许实名联系，一旦福音对象反了马上就能抓到你，看你还回得来吗。是不是就得想到这些？这段时间群里一直发这个，但咱还能为自己开脱罪责，还说“不能死板，得灵活，你看我多灵活”。神家有路你不走，就像上次对付你，那个本来弄个软件就行，非得加微信，你要维护神家利益，这个是可以做到的吧？这个就不是理由，你找的这些理由都是为自己开脱罪责。按说你要是给新人交通这方面原则的话，是不是就不给她留电话号？不需要。但是你这么做了吗？其实就是你的私欲，你就愿意联系，你也不怕环境，什么也不怕了。走的时候还是千交代万交代，出这么远的门得保护自己的安全。牛磊，你说你们不需要肖霞监督？监督着还嫌监督，“就不是这回事”，还要给反打回来。为啥一而再再而三地犯一样的错误？你不是为了工作，你要真为工作着想，你就会考虑怎么做又安全又合适。咱走的时候还交代了那么多个例子，咱去了还能这么做，还怨肖霞说你。在我来看她差得远了，管理太差，还是自私，为自己，不是维护神家利益，不是维护教会工作，每次都是这。肖霞，按说牛磊这些事在那边你就该跟我说了，可你还是没说，这是今天牛磊说出来了。为啥说的还是你肖霞呢？牛磊不说你说吗？这是不是大事？出去羞辱神名去了？为啥别人对你有这么大的看法呢？你不维护教会工作，你不维护神家利益，给神家抹黑你也无视、不管，你就考虑你自己，最后你自己得着啥了？恨，弟兄姊妹都恨你。所以肖霞就是活该，这就是报应。你看人的这一方面败坏难变吗？肖霞，这方面就是你的致命处。维护教会工作、维护神家利益在你这儿就特别难，你就豁出去，看神能把你怎么样。

“你看见了只会生气，却不能站出来主持正义，来揭露恶人维护教会的工作，把这些恶人给处理了、解决了，不让他继续搅扰工作，不让他给神家、给教会抹黑，你没有做到这些就是没有见证。”神看的

就是这些，在你来看就不是个事。就像张美琳这件事，这是不是羞辱神名的事，打岔搅扰的事？这事大不大？大。这些打岔搅扰的事你不解决，这就没见证。啥是见证？“有些人说：‘我不敢哪，我怕处理的人太多，激怒了这些人，他们再合起伙来整治我、罢免我，那可咋办啊？’你们说，这是窝囊、懦弱，还是没有真理不会分辨人，对撒但搅扰根本看不透，还是尽本分没有忠心，保全自己？到底是什么问题？想没想过这个事情？你如果生性就懦弱、脆弱，胆小、怕事，但是在你信神这么多年之后，也明白了一些真理的基础上，你对神有了真实的信心，是不是就能克服一些人性的软弱、懦弱、脆弱，你就不怕恶人了？（是。）那你们不能处理、解决恶人根源在哪儿？是不是人性里天生就窝囊，胆小怕事？这个不是根源，不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是人对神没有忠心，人就保全自己，保全自己的人身安全，保全自己的脸面、地位，保全自己的后路。没有忠心的表现就是处处保全自己，临到事就当缩头乌龟，等事情过去了才出头露面，不管临到什么事总是前怕狼后怕虎，担心、忧虑、顾虑很多，就是不能站起来维护教会工作，这是什么？这是不是没有信心哪？你对神没有真实的信心，你不相信神主宰一切，你不相信你的命、你的一切在神手中，你不相信神所说的‘没有神的许可，撒但连你的一根汗毛都不敢动’这话，你不相信。你凭眼见判断事实，根据自己的小心眼儿来判断事物，处处保全自己，你不相信人的命运在神手中掌握，你惧怕撒但，惧怕邪恶势力，惧怕恶人，这是不是对神没有真实的信心？（是。）对神没有真实的信心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人经历太浅，看不透这些事，还是因为人明白真理太少？因为什么？这与人的败坏性情是不是有一定的关系？是不是因为人太诡诈？（是。）”这个根源说出来了吧？啥原因？人太诡诈。诡诈人，自私，全是为自己。所以根源就是诡诈，为自己，还不是为着神，要是真为着神，哪能等呀！“不管经历多少事，看见多少事实摆在眼前，都不相信这是神作的，都不相信人的命运是在神手中掌握，这是一方面原因。还有一方面致命的问题，就是人太爱惜自己了，不愿意为神、为神的工作、为神家的利益，为神的名、神的荣耀付出任何的代价，作出任何的牺牲，但凡有一点危险都不愿意做，人太爱惜自己了！因为怕死，怕受羞辱，怕被恶人陷害，怕落入任何的困境，就极力地保全自己的肉体，尽量让自己不处于任何的危险境地。人这样做一方面是人太诡诈，另一方面是人太爱

惜自己，太自私。你不愿意把自己交出来，还说你愿意为神花费，那就是个愿望，真临到需要你站出来为神作见证，与撒但争战，让你面临危险，面临死亡，面临各种难处、困境的时候，你就不愿意了，你那点愿望就撑不住了，你就想方设法地先保护好自己，其次再作点不得不作的表面的工作、能交代下去的工作。人的脑袋还是比机器人的脑袋好使，知道变通，知道临到什么事怎样做对自己有利、怎样做对自己没利，手腕灵活，运用自如。所以临到事的时候，你对神那一丁点儿的信就站不住脚了。你跟神玩诡诈，跟神斗心眼儿、玩手段，你表现出来的就是对神没有真实的信心。你觉得神信不过，神不一定能保守你，神也不一定能保护你的安全，神不一定不让你死，你觉得神靠不住，只有靠自己才有把握。最后怎么样？不管临到什么环境、什么事，你都凭着这些方式、方法、手段去做，都不能为神站住见证；不管临到什么环境，你都不能做一个合格的带领工人，不能表现出一个管家该表现的、该做的，你不能尽上忠心，这就失去见证了。”牛磊，根据神话看，你看到肖霞做到管家该做的了吗？）（牛磊：没有。临到打电话的这个事，她嫌我不跟她说，她就不说了，她就放弃了，这就是她没有坚持做下去，应该有始有终，但是她只有始没有终，这就是问题。）（王静：所以为啥工作能作成这样？就是你作为带领工人没做到你该做的，哪些是自己该做到的，哪些问题不妥就解决。其实你里边也有个败坏，他们不听你就不想说了。咱得认识自己，只要你持守的是对的，你的存心对，这些问题必须得解决，解决不了就是你的问题。还得解决问题，还不能让他闲着，还不能让他睡大觉，“工作还得作，你还得听话”，商量好，还不能出去羞辱神名，还得把工作作好，回来再监督、再检查。肖霞，这样难不难呀？是不是挺难的？“他们就不听，他们这些人这么厉害，哪能行啊？”神说这就是见证，咱失去了一个管家该做的就失去了见证。自己该做到的都得做到，不能说“他们不做，我自己做”，你全做了，累死你，他们都在那儿睡大觉，这果效是啥？你还埋怨他们不听你的，你说你自己能不能做了？能不能抓了？咱不能是你累死了，他在那儿闲着。抓工作、抓工作，咱得进入原则。人家说你的那些问题，确实这也是个问题，交通真理解决问题，解决情形问题，解决了以后安排分配工作，他能做个啥做个啥，过高的，他做不了的，咱也不让他去。还得给他鼓劲儿，让他从回来的人身上把后期的工作抠出来，“我今天要得

啥”，给他安排好。你今天聚了一天会，晚上把线索全整出来，你怎么计划的，分析研究怎么去做。咱不做这些，所以说咱没有尽到责任，对他们没有责任心。“不管临到多少事，你都没有凭着你对神的信心尽到忠心、尽到责任，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你没有什么收获。因为在每一次神给你摆设的环境中，在与撒但争战的时候，你选择的都是退缩、逃避，你没有按着神所指引的、神所给你制定的轨迹去经历，那在这场争战中你应该收获到的真理、认识、经历就收获不到了。在神所摆设的环境中，你每次都以这种方式经历，也都以这种方式收场，那最终你收获到的也一直都是同样的东西，就是没什么收获、没什么认识，只是吸取点经验教训，‘以后不这么做，以后临到这类事情该注意什么，该提醒什么，该小心哪类人，该回避哪类人，该防备哪类人’，仅此而已。”神给咱摆设这些环境，让咱对自己有个真实的认识，看到自己的问题在哪，看到自己的缺少在哪，咱就从这方面长。神给咱摆设环境让咱认识自己，“为什么我做不出来？为什么达不到？原因是什么？”这方面你没有得着就长不大，就不会改变，你就在这上面胜不过，多次环境临到，你一直就是这方面，你就是这一个问题，逃避。你那时候跟陆靖配搭，陆靖有问题你回来也不告诉我，就怕得罪人，你一直以来就是走的这个路。你怕得罪任何人，但到最后啥果效？到最后谁也没说你好。你的存心不是为了把他们带到神面前，存心不是为了真正地帮助他们，你不可怜他们。为啥有时候说他们不明白也可怜呢？你看张美琳做的那些事，她还不知道呢，如果你真看见了你不帮她，谁恶？）

从肖霞这个里面看到了啥？肖霞是心肠恶毒还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你看到这些问题却迟迟不报呢？肖霞，什么原因？你是怕伤害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还是说你想看笑话，看神怎么惩罚他？是哪个原因？你是约拿？宣布了尼尼微城再过四十天要倾覆以后，看见神对他们的态度以后，坐在城门口，坐在蓖麻下，等待着神惩罚他们的那一刻？肖霞？（肖霞：嗯。）啥呢？我给你交通啥你也是“嗯、嗯”。（肖霞：自己当时认为是维护了，其实是在用自己的方法作神家的工作，做到适可而止就行了。要汇报的话，我里边又不愿意了，这工作就作不下去了。其实这些神话都是在说我呢，害怕自己受伤害。）你不是已经受伤害了？（肖霞：是我在这些环境当中我思想里边是这样

想的，想着维护的把这些工作作了就行了，用自己的一套来维护这个。其实也想着这也不解决底下人的情形，也很少聚会，本来说聚聚会，大家都说说自己的情形，后来想着都在一个家里住着呢，再加上神给我摆的就说不上话，我就又退缩了。自己都知道，自己还想呢“怎么又是这样？”后来又想“这比原来摆的那个还厉害，连话都说不成了。”就这样去想呢。）说不成话你也没有汇报啊！（肖霞：这就是说我老以我自己的意思来解决问题。）你的什么意思？（肖霞：用我自己的一套。）你自己的一套什么？（肖霞：一直就是能过得去就行了，只要能作工作就行了，不然一说更气死了，“你看肖霞还报告我呢，这还咋干？”里边还是为了自己。就是神话里说的还是自私卑鄙，保全自己，怕大家对我有成见，“怎么肖霞是这种人呢？怎么还汇报呢？一怎么就汇报、一怎么就汇报。”怕人家说这个呢。）你就不怕你不汇报遭到神惩罚吗？（肖霞：当时就不想这个，还觉得自己是维护神家工作呢。）当时不想，过后也得想呀，我看你过后也没想呀。（肖霞：过后就听之任之，等待处置。）等待处置，上刑场。（肖霞：我实在是弄不了了。）你的思想让人费解呀！你有啥难处说出来，谁不给你做主了？你依靠神了？你和神交通了？你不向神寻求，也不和神交通，也不汇报，凭你自己你又处理不了，那你说。（肖霞：有的时候自己可痛苦了。）这痛苦从哪来的？为什么不依靠神？我就怎么也想不通，你怎么想的？怎么个思维逻辑？你信着神、跟随着神，而且又根据你自己的一套理论处理问题，可你自己又没有一套理论，你的理论在哪？我看不到你的理论呀？神给你预备得丰丰富富的，你要什么没什么呢？你和王静说了，王静不管你了？你要调换人呢，不给你调换人？你解决不了问题不帮你解决了？你当下意识不到，过后回忆起来为什么不说？你这样对待他们下去是什么？不是惜孩害孩？到最后他上刑场的时候他能放过你？那不是你肖霞带的兵？“不是你肖霞把我坑害了？”你不是成杀人恶魔了？（王静：肖霞，你能看见这个吗？）（肖霞：通过这两次交通能知道。）（王静：你这是作恶，你就没有带他们，也没有交通，也没有解决，你只是让人听你的，人家不听你的你就火了。再往深挖，咱走的啥路？非得让别人都听你的？）你就连个汇报也没有啊！你站在正义一边，你要维护正义，听你的也算呀。那他不听你的时候你该汇报呀，可你没汇报呀。（肖霞：其实我有一个错谬的观点，“人家一不听你的你就汇

报，这是什么人？”）（王静：他不听你的，你得看是啥呢，你得分清，如果他羞辱神名，你是维护神家利益，他不听你的，你汇报这个是不是正常的？你要是能解决了，能打死他，你把这方面真理给他交通透，把他的实际表现结合上，他真不听吗？你就没去做呀！）（肖霞：其实就是假带领，就不作实际工作。）（王静：我就是说你不作实际工作的原因在哪？你们连聚会也没有吗？你们去了那么长时间，让你负责呢，你得给他们聚会交通吧？交通了以后，“咱总共做了六、七个活儿了，明天牛磊去干啥，苗肖去干啥”，你根据他的身量，根据他能做啥，给他分配，做不了的先不做，“你能做啥我让你做啥，我不能让你在这儿睡大觉”。这就像你的工人一样，你得给他安排到，得操练他，他能做个啥算个啥，只要不坏大事，就是做得错了、偏了，回来对付修理、揭露解剖明天再去，这是不是帮他长大呢？如果你这么做，不管到哪去都独打天下，他俩睡觉或者给你做饭，他们心里憋屈的，“我这是干啥呢？还不如不出来呢！”他们的呼声是啥？你听见了吗？“我出来干啥呢？光开个车啥也没得着，还不如在教会呢！我跟着你得着啥了？”他还冤枉呢。）

不务正业玩弄真理（三）

（肖霞：他们嘴上说没活儿，可是要做的时候又不做，又不想去，其实很多时候我就想跟王静说一下，后来想到牛磊这脾气我一说他就爆了，我就没说。那天问他在哪呢，还想他自己要往回跑呢。）牛磊，肖霞给你安排工作你不去作？（牛磊：不是，她回来和我说的那个线索有问题，我说要是这样的话作这个线索我觉得不合适作。后来我们说去实际了解一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去了以后，实地一考察，合适，后来我们就去作了。）肖霞给你们安排了，是吧？（肖霞：我已经了解清楚了，就能作，我说“你们去作就行了”，时间、地点，啥都安排好了。这两个人之前一说到哪儿“你们去，我们不合适”，本身他俩是弟兄，肯定得目标打好才能让他们去作，打前战的时候操心他们，就得维护他们的安全，有些就是姊妹家先探探弟兄去合不合适。）你出外边打仗，跑那么远开新点呢，你要想办法怎么生存下来，怎么立足，人家有几个线索？这几个线索不管它是什么条件，先作过来，先把那边扩开，你作也不作，你坐在家里头纸上谈兵，“这个能作，那个不能作”，你去了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都没开展开，怎么就开始挑拣了？（肖霞：当时就是说什么人都得了解清楚，能作的必须得作回来，但是牛磊的意思是，“这是做的啥呢？不合适绝对不能做。”在这方面我们的观点就不一致，就像那次我到新人那儿，他们两个还没回来，我跟新人说“你姑娘在文字组干过，我已经跟她说了也联系上了。”新人说“不是那个弟兄跟上级汇报吗，怎么是你汇报呢？”我说“谁汇报都是一样的。”我也不知道他们俩和新人怎么交通的。我听到这个话，好像是“人家弟兄汇报就行嘛，怎么你又汇报呢？”）你说从这话里边听出啥了？牛磊习惯性的在人面前卖弄。（牛磊：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她说她姑娘……）不管是什么，新人能够说出这话，证明你在她面前肯定表白过什么。（牛磊：没有。我当时就是跟她说“你姑娘是个人才，你说一下你姑娘的情况到时候要问的话，我可以跟他们说”，我是这么说的，然后新人就告诉我了。因为肖霞什么都不跟我们说，也不跟我们交通，所以我想问一下她姑娘的情况，记住点，到时候回来不是也能说一下这个情况。）（肖霞：当时新人家姑娘的情况我都了解，我都把简历给了，我那会在她姑娘家然后就赶快浇灌她

姑娘，多让她看些异象，她的情况我也都了解、都知道。当我过去以后新人就是那样的说法，我说新人就是看人呢，喜欢有权势地位这类的人，咱得见证神呀，可达到的果效就是听着别扭。）从这儿听出来你们在这里边就是拆台呢，很明显就是那一句话。新人刚过来懂什么呀？他们还追求真理呢？他们追求的就是地位嘛，看你俩谁地位高呢。牛磊，你肯定是在新人面前卖弄地位了，显摆了，你不显摆新人能有这个想法？有这个意念？咱出来见证神不是见证神的性情，是卖弄呢。（肖霞：还有一个新人当时也是说“到底你们谁管呢？”）谁管谁呢。（肖霞：这就是也没有做到位。）出去不是见证神，是见证自己，你在那边见证什么他们就听什么，你见证神的性情，他们看见的就是神的性情，你见证的是你的地位，那他们就相信你的地位。牛磊这么严重，肖霞回来也没有多说说。出去打仗就是争夺地位呢？肖霞给你安排了工作，你为什么不去作呢？刚开始你说你不去是觉得不合适，后来又说得去考察考察，出去作工的时候心里就没个底，就不知道该怎么作，这还用人安排呢？让肖霞负责呢，那你就得听肖霞的，听肖霞怎么整体安排，你在那儿配搭，你有什么建议，你可以提，咱去哪边就是拿上地位来引诱人？国度建造呢，拿上“国度建造”来引诱人？用“众长子”来引诱人？就不怕人家看了笑话？总共就你们三个人，你拆我台，我拆你台。追求地位有啥意义呢？得来的是啥？在一线多长时间了，还没有个条条框框，不知道该怎么做？该怎么见证神？咱今天聚会我应该听见的是什么？“哪个弟兄有什么观点扭转不了，他对神有什么误解，我给他交通了哪些，我再寻求寻求看哪些问题该怎么解决。”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呢，你们下去是做啥呢？我解决啥问题呢？解决应该谁作王掌权的问题？你们去干啥了？打着指挥的称号，打着见证神的名号，出去干的是啥呢？对得起对不起这个名词？连信神的边都不沾，还国度建造呢！

国度建造是让神话在人身上作王掌权呢，咱干的是啥？去哪就是想掌管人、控制人，让人听你的？咱交通的多了就是讲字句道理呢？就是让听听就完事了？听了多少任何反应都没有？这边告诉你神家发生几件大事了，神作工步步向前，有刑罚的、有惩罚的、有管教的，看不见？还敢试探神？试探神的怒气？神在咱身上的怜悯、恩典一点也看不见，就没有一点感恩的心。咱在神家做了啥事了？抛头颅

洒热血了？有了资本了？有了资格了？可以卖弄了？就是个蛆虫、粪土，在神家一根毫毛都没有献上，最后还要得着这么大的救恩，没有感恩之心，还为了搞自己的经营，搞自己的虚荣脸面、地位，拆毁神的经营，就不嫌怕？我就不知道你们咋想的，都是好几十岁的人了，利害不分，一点良心理智都没有！你想想你自己是从哪儿来的，怎么走到这一步的？是神的破格高抬、恩待，那句话该怎么说？神恩浩大。理解神恩浩大吗？咱是谁？你本是该死的！这话真是没法说了，咱交通了多少了？你今天有幸能跟上这步作工是多大的机遇呢？六千年的经营计划，千年等一回能正好跟上神的作工，教会建造时期调皮捣蛋在外边耍了三十年了，而且被开除了，这次能够跟上国度建造是多大的机遇呢。你在教会建造因为啥被开除的？你是因为站见证了，敌基督打压你了？你自己的恶行自己不知道？到现在还在争权夺势呢，在教会建造你能是什么好东西？开除你不应该吗？开除了你你不是说去反省认识自己不是个东西，教会建造白白地熬过去了。到国度建造了，国度里有最后一次审判，你是什么宝贵东西？你是从大街上、从十字路口捡回来的，你不是有功之臣，你是捡回来的垃圾，捡回来的垃圾还不赶紧赎罪为神献上，连保罗的自知之明都没有，不认罪悔改，还卖弄摆架子，还搞拆毁。你来拆毁哪了？神家，在神面前，在造物主面前搞拆毁。你一个小小的受造之物，蛆虫、粪土不是，在几十亿灵魂里你今天能跟上神的作工，跟上教会建造，最后跟上国度建造，这是多大的恩待呢？正好在这个阶段你能跟上，你要是迟来三十年，或者早来三十年，你是什么东西？你现在多大了？你早来三十年，还有力气跟随？你早来三十年现在八十岁了，还有机会？你迟来三十年，神作工结束了，各从其类了，你来了是干啥呢？演戏呢，你来了就是当猪呢。咱的出生时间、地点，都是神的主宰安排，这不都是神的恩待？咱有没有个感恩之心？咱今天能坐在一起，你今天能见到我，这是多大的洪福？你去原教会看看，看原教会的人活在什么地方？活在无底深坑，伸手不见五指，苦苦哀嚎。在原教会里不追求的去了世界，活在无底深坑，追求的在那边苦苦哀嚎，他们痛苦不痛苦？你没有过过那痛苦的生活？今天给你把异象打开，还把追求真理的道路给你摆在眼前，你不感恩戴德？你出生的时间，你一生能活多少年？六千年死了又复活，你能转几个来回？这个时间你正好能赶来，这是多大的幸运呢？在中国你能成为一个跟随神的人，你的出

生背景你揣摩了没有？想了没有？你要是出生在一个富豪家庭你能跟上神的作工？你出生在富豪家庭你不是追求世界了？不是活在绞肉机里边了？你出生在工人阶级家庭不是神的拯救？你活得揭不开锅了，没有你的生存之路了？神得安排你的出生时间、地点、家庭背景，周围的人事物、环境，神作工的时候还得把你传进来，神作了多大的工作？神的爱能看见吗？几千亿分之一的机会正好让你碰到，是碰巧吗？神的经营计划、神的主宰安排、神的预定，你对神的预定、神的精心安排是什么态度？你就那么轻慢？爱搭不理？你是人是鬼？神作在人身上的爱你一点看不见？神预定了你，成功与否在于自己所走的路。征服是什么？征服是目的，拯救是附加。那你愿意蒙拯救就蒙拯救，不愿意蒙拯救就拉倒，这么大的洪福你看不见。外边的地震、瘟疫开始了，惶惶不可终日，五天时间新疆那边地震余震一千多次，火到处流窜，人在地上没有生存资本。里边的人都快作成了，外边的人什么都不知道，你在里边看不见？给你立了标杆看不见？前边立了标杆，神给你交通揭示着，我在这边带着，什么条件都预备好了，你不悔改，你是什么东西？一点良心理智都没有！神饶恕了你多大的罪？就你现在这个德行够死几回了？

回想回想，想想历史，亚当、夏娃怎么从伊甸园出来的？罗得的妻子怎么死的？神说什么？神说："到那时你们的日子比挪亚的日子、所多玛的日子还难过呢！"（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征服工作的内幕　一》）你享受吧，比所多玛的日子都难过！为什么会比所多玛的日子都难过呢？你比所多玛的人都恶。你回想一下，亚当、夏娃怎么从伊甸园出来的？神不让他们吃善恶树的果子，他们受撒但的引诱吃了，在你看"那是多大的罪呢？就是没听神的话呗，就是不尊重神呗，简单来说神没有尊严呗，神说话不管用呗"，他们还敢像你这么抵挡、拆毁呢？亚当、夏娃出了伊甸园，过着咒诅的生活，再到洪水灭世，这段时间又过的是什么生活？神的作工原则是什么？优胜劣汰。神把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以后他们开始繁衍生息，一代传一代，不知道传了多少代，到了挪亚的时候成啥了？神看见地上只有挪亚一个是完全人，其他人满了强暴，神实在看不下去了，无法看了，目不忍睹，所以神就要毁灭这个世界。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神告诉他们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吃了是必死的，结果他们对神话的

态度是什么？蛇来引诱他们告诉他们“不一定死”，它说了个不一定，那他们就保持“不一定死”就行了，他们还把这个果子吃了，吃了的意思是什么？“吃了以后一定不会死。”如果他们保持“不一定死”，他们吃不吃这个果子？他们也不能吃，“不一定”呀，“不一定”就敢吃？他们之所以敢吃这个果子，他们就是认为“吃了一定不会死”，这是不是完全把神的话给否了？对待神话的态度就是对待神的态度，就是一句话，你不听神的话，否了神的话了，背叛了神了，对神的话信不来，所以你不配活在伊甸园，出去吧。所以亚当、夏娃过着咒诅的生活。亚当、夏娃从伊甸园出来以后该不该接受这个教训？而且再看亚当、夏娃他们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以后悔改不悔改？知罪不知罪？（不知罪。）为什么不知罪？你没有吃以前看见好吃，撒但引诱你你觉得好吃把它吃了，你吃了以后最起码你知道这是犯罪了，背叛神了吧？神没有让你吃你吃了，你该不该来到神面前认罪？“神啊，我没有守住你的话，我一不小心、一时糊涂把善恶树的果子给吃了，神啊，求你饶恕我的罪吧，我愿意接受惩罚，你怎么管教我都行”，亚当、夏娃有这话吗？他们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不是去负荆请罪，不是去认罪，反而是躲藏，神来找他们了，他们都不见神的面。他们为什么不见神的面？如果他们悔改的话见不见神的面？他们要是悔改他们会主动来见神的面，“神啊，我把善恶树的果子吃了，你要是饶恕我就饶恕，不饶恕我我就是死也是我活该，我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了，我就该承担”。这是不是有个人样啊？如果亚当、夏娃这么去走了，神会不会把他们赶出伊甸园？结果神来找亚当、夏娃了，亚当、夏娃躲起来了，这么一躲神就看见了，“你为什么要躲啊？你肯定是做了见不得人的事了，你做什么了？哦，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了。”这个时候神才知道他们是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了，不是他们承认的，是神知道了。神知道了以后就问一下、核实一下，“你是不是吃了那个不该吃的果子了？我告诉你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是必定死的，这个你不知道？”他们说什么？夏娃说“知道，但是是你把善恶树放到伊甸园的，你又造了蛇，是蛇告诉我吃了不一定死的。”亚当说“是你造的女人把果子给了我的，是我的过？”这是在干啥？这一系列动作是在干啥？埋怨、推脱、不承担，还攻击是神的过。你看今天牛磊的表现，肖霞的表现，你说哪个人的表现不是在推脱、找茬儿、找别人的问题？还有张美琳，你不比亚当、夏娃更恶吗？他们仅仅是个推脱，你做出来的是什么？亚当、夏娃怎么从伊

甸园出来的，怎么有这个生活的？他们不悔改，只能遭到神的咒诅。他们从伊甸园出来的生活和在伊甸园的生活有什么区别吗？地里边长出了草，男人每天起来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年不劳动就吃不上喝不上，从出生开始就要累到最后入土，女人还得受分娩之苦，这就是遭到了咒诅的生活。原来在伊甸园是只管享受，到现在是这个生活，你说亚当、夏娃后悔不后悔？他们生下孩子会不会教育孩子？“可不敢学你爸啊，你爸原来在伊甸园里生活呢，最后不听神的话被神赶出来了，你爸原来吃啥喝啥，现在吃啥喝啥。”给他们的孩子讲，给他们的孙子讲，可是一代传一代，更因着人性不同，两极分化了。他爷爷、他爹讲老祖宗以前是怎么过的，原来是什么生活，有良心的人听了这个话有信，他就相信、承认这是神作的，承认神能咒诅人，神能惩罚人，神能主宰人、掌管人，这些人听了以后，他要在实际生活当中去经历、体验，他要去观察周围的人事物，看诡诈人、恶人最后得到什么报应了，看诚实人、好人得到神的什么祝福了。他在经历之中隐隐能感觉到神的主宰安排，在经历之中他定真了神，“确确实实有这位神”。可是不信派呢？不信派就是圆滑诡诈对神信不来，他父亲跟他说个什么，他心里想什么？就是撒但给他的毒素，“不一定吧，不可能吧”。他父亲给他讲的这个历史也就变成了个故事，故事再变就成了捏造，不承认了。一个不承认神主宰的人他会是什么？今天神怎么惩罚恶人了，神怎么赐福好人了，他会观察这个吗？他会看这个吗？他不会观察，不会看这个，他就不会体验神的主宰安排，他就看不见神，神的显现向他就是隐秘的。所以神说神向圣洁之国显现，向污秽之地隐藏，不是神隐藏了，是污秽之地的人你就不听、不看、不接触，你就看不见神的作为。圣洁之国的人，他的心是善良的、是诚实的，他听了这话以后他就去体验、去看，体验、看的时候是不是就看见神的作为了？这一部分人看见了，诡诈的那一部分人看不见。一代传一代等到了挪亚这一代的时候，两极分化了，一部分人是对神的信更加真实了，成了生命了，一部分人成了无神论了，成了大红龙了，“神不存在，没有神”。当他认为没有神，不承认神的时候这些人会干什么？是不是满了强暴，想干什么干什么？他不仅是抵挡神，杀人、放火他什么事都能干，所以他满了强暴。而相信神的人呢？是不是神给他制定的那些正常人性的活出他不敢触犯？一个是他不敢触犯，一个是还有他正常的人性。到了挪亚这一代的时候，神再看，看到了挪亚是个完

全人。什么是完全人？就是对神的话百信不疑，所以说神要让挪亚站个见证，神也是要让挪亚剩存下来，把这些满了强暴的人毁灭了，神不忍心看了，看不下去了。所以说，神就要检验一下看挪亚对神的信究竟有多少。

当时神告诉亚当、夏娃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他们都持守不住，“我就看看挪亚能不能持守住”，所以神就让挪亚造一个方舟。造一个方舟艰难不艰难？神不是要这个方舟，而是借着造方舟的艰难来检验挪亚的信，看挪亚能不能持守住呢。那时候全是人工，神告诉挪亚以后神就不管了，神就说了一句话，告诉挪亚建方舟，神就走了。在这一百二十年间，神这句话在挪亚这儿动摇了没有？没有动摇。那时候没有电锯，也没有什么挖机，是吧？全是人工，他要用木材，就得从山上往下扛树呢。神交通说：“挪亚能坚持120年不变，你们能坚持多少年？100年？80年？50年？20年？10年？5年？2年？半年？谁能坚持半年？就是按照神说的木头的名称出去找，去伐木，再把树皮刮掉、晾干，然后把木头伐成各种形状、各种型号，半年你们能不能坚持到？多数人都摇头，半年也坚持不到，那三个月呢？有些人说：‘三个月我感觉也费点劲，我这小身板，细皮嫩肉的，在树林里有蚊子、臭虫，又有蚂蚁、跳蚤，要是都来咬我，我可受不了那个罪。另外，每天伐木头，干那些脏活累活，在外面风吹日晒的，没两天就把我晒焦了，我可不愿意干那活儿，能不能有点轻巧的活儿吩咐我做啊？’神要吩咐你做什么，你能选择吗？（不能。）三个月你都坚持不了，那你这顺服有什么实质啊？有没有实质性的顺服？（没有。）三个月坚持不了，那有没有能坚持半个月的？半个月也坚持不了。有些人说：‘我也不认识歌斐木，我也不会伐木头，伐木头的时候树往哪个方向倒我都不知道，万一砸到我怎么办？再说，伐完木头之后，我顶多能扛一两根，扛多了我的肩膀和腰不就完了吗？’半个月都坚持不了，那你们能做什么？让你们听神的话，顺服神的话，落实神的话，你们能做到什么？”（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二十三）》）扛树不是说话，不是扛那么一点粗的树，你得扛能做方舟的树呀。从山上扛下来会不会跌倒呀？会不会伤着腿伤着脚呀？所以说神用这个来检验，挪亚能坚持一百二十年。而且这个方舟还造得没有一个蚂蚁窟窿，不漏一点水，用这个事实来证明他对神的

信，对神给他的一句话他能坚持一百二十年不敢怠慢。挪亚的三个孩子呢？神说挪亚是完全人，没有说他的三个孩子是完全人，但是挪亚的三个孩子的人品如何呢？和咱比起来有什么区别？（顺服他爸。）顺服他爸呢，他爸能造方舟造一百二十年，他们就能跟着他爸造一百二十年方舟。挪亚造好方舟的时候是六百岁，他造方舟的时候他的孩子都是成人了，从预备造方舟到造成方舟，他的孩子没有结婚。他们一百二十年没结婚，没有媳妇，没有孩子，神还没说他们是完全人，你能一百二十年不结婚？没有孩子？跟你说挪亚的孩子是什么意思？挪亚的孩子不是完全人都能这样做，你看咱现在污秽不堪到了啥程度？神是看见神的这句话挪亚能持守一百二十年，再苦再累这句话不能变，对待神话的态度就是对待神的态度，这句神话在他身上就是生命，不能动，那就是神话。咱呢？咱对神话的态度呢？咱搭理神吗？神跟你说过多少话，你搭理一句吗？咱不要说每一句了，你搭理一句吗？咱做的是啥呢？

亚当、夏娃从伊甸园出来以后，神看见了亚当、夏娃的作为，再看见了挪亚，神看见了挪亚能守住神的话一百二十年，看见了他的信，看见了他对神话的态度。神的作工原则是什么？优胜劣汰。又经过多少年的繁衍生息，到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什么表现？神让他从他家里边出来到了旷野，他就从他家里边出来离开了他的家乡。神让你离开你的家乡你干不干？让你出来传福音，让你出来作工离开你的家，行不行？让你出来尽两天本分都不行，还有条件呢，走不开，想家了，想孩子了。亚伯拉罕出来以后就在外边定居了，他出来以后是去哪了？有哪些县城？给他预备好了什么地方？是不是就是旷野呀？而和他一起出来的罗得是进了所多玛城，所多玛人在神面前罪大恶极，神要毁灭所多玛的时候差派两个天使去救罗得，天使怎么作的？圣经中记载："众人说：'退去吧！'又说：'这个人来寄居，还想要做官哪！现在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更甚。'众人就向前拥挤罗得，要攻破房门。只是那二人伸出手来，将罗得拉进屋去，把门关上，并且使门外的人，无论老少，眼都昏迷；他们摸来摸去，总寻不着房门。"（创19:9-11）天使让众人摸不着房门，从这儿就能证实，罗得是看见神的作为了。罗得看见了，罗得的妻子看见了没有？罗得能看见他的妻子看不见？（看见了。）罗得的妻子也看见了。罗得的女儿看

见了没有？（看见了。）都看见了。看见神的作为了，也就是神向他们显现了。神赐给你多少，就要和你索取多少，神以前没作过的事情，神没有向你显现，神不要求你，就像神没有让挪亚把他的三个孩子献上。亚伯拉罕，神赐给他以撒了才让他把以撒献上。给你多少和你索取多少是让你经历、看见了以后才要求你呢，也就是说神的性情向你显明了以后，你明知道以后，神就按这个来要求你。就像神今天交通的保罗，保罗是不是敌基督？（是。）保罗把人都带到了他面前，但是在恩典时代这两千年时间，所有跟随耶稣的但却高举保罗的人，神定他们的罪了没有？（没有。）这些人依然活在神的恩典之中，神没有定他们的罪。为什么？因为人愚昧无知，神没有向人显明。但这一步全能神来了，把保罗所走的路告诉你了，告诉你保罗是敌基督，他因为啥成了敌基督的，神把这个事情向你阐明了、向你显明了，这个时候你还要走保罗的路，还要跟随保罗，还要高举保罗，这个时候是不是就该定罪了？该死了。神告诉你了你还要这么走，这就该死了。神的性情是活灵活现的，和你说这个就是让你看见神是先向人显现再跟人提要求。也就是说，罗得的妻子和孩子看见神显现了，看见以后，神要毁灭所多玛的时候，天使就让罗得带着他老婆、女儿出城，天使告诉他们出来一律不允许回头，不能回头。这是谁告诉他们的？是天使告诉他们的，也就是神告诉他们不能回头，可是他妻子把神的话当神待吗？根本不把神话当神待，也就是说不搭理、藐视、小瞧，“你说不让我看，我就看”。看呗，她已经看见神显现了，所以她扭头一看的那一刻她就该死了。所以说，罗得的老婆是必死的，成了盐柱，给你作了个标杆。作了个什么标杆？就是告诉你对待神该有个什么样的态度。咱败坏的人现在到了什么程度了？对待神的话，对待神的态度就是“我想顺服的地方顺服一下，我不想顺服就不顺服”，是有条件地顺服。而在神那边呢？你是受造之物，你是无条件地顺服，你没有任何理由可讲，你是人，你是受造之物，神怎么说就怎么来，人永远是错的，神永远是对的，该有这个理智吧？能做到吗？你做到也得做，做不到也得做，神不和人玩游戏。就让你看见罗得的妻子，她看见神了，结果她能做出来这事，她能扭头一看，背叛！你还看过谁背叛神了？扫罗，神让他把人杀光，他就能留下一个人不杀。神看他这个事吗？是说他对待神话的态度该死了。中国人是从哪儿来的？罗得的两个女儿为什么会灌醉他爸，淫乱而得来孩子呢？她

们看见罗得一个人，他妻子也死了，他是不是绝后了？亚伯拉罕那时候看见自己没有后代，他妻子就找了个使女，让使女给他生了个孩子，那是亚伯拉罕没有看到神显现的时候让使女给他生了孩子。可罗得呢？他已经看见神的作为了，他的女儿也看见了却还能做出这事，所以说，罗得的后裔是要受到咒诅的。如果说神没有向你显现，那不会定罪你，但神向你显现了，告诉你了，那神就这么要求你。

今天神话白话文掰开了说、揉碎了说，和你说得够清楚了吧？可你今天干的是什么事情？说不出口！在信神的过程中，就不要说你在哪件事情上对神没有顺服了，扭头一看了，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吗？是你直接与神对着干，直接拆毁！你想一下神在你身上要动多大的怒气、怒火呢？所以说，“到那时你们的日子比挪亚的日子、所多玛的日子还难过呢！”因为你比所多玛人，比挪亚时代的人都邪恶、都败坏，你是明目张胆地与神对着干，搞拆毁，所以说你不知死活！我看见你们就是不知死活！你们根本没有看到一点点危险，没有一点点害怕，什么也能干。你在作工中、在尽本分中应付糊弄都了不得了，你能直接起来与神对抗，看着不嫌怕？咱今天是来干啥了？就不要说直接与神对抗了，就看肖霞，看肖霞可怕不可怕？神交代给你的事你照办吗？神交代给你的事，你能按自己的意思办，虽然说看见你里边有作工的意念，你跟他们动火，但你维持正义吗？继续往前走吗？任着自己的性情来安排，来作神的工作吗？交代给你的本分你完成吗？

0533 不行真理的人必被淘汰

1 真正信神的人是肯实行神话的人，是肯实行真理的人，是肯实行真理的人，真正能够站住神见证的人也是肯实行神话的人，是真正能够站在真理一边的人，站在真理一边的人。行弯曲、搞不义的人都是没有真理的人，都是羞辱神的人，都是羞辱神的人。在教会中搞纷争的人是撒但的差役，是撒但的差役，是撒但的化身，这样的人太恶毒，那些没分辨却不能站在真理一边的人都是心术不正、污蔑真理的人，这些人是更典型的撒但的代表，是不可救药的人，这样的人当然也是被淘汰的对象。

2 在神的家里不容让那些不行真理的人存留，不容让那些故意拆毁教会拆毁教会的人存留。对这些人不作更多的不作更多的无用工，是撒但就不能站在真理一边，是寻求真理的人就能站在真理一边。不行真理的人就不配听真理的道，就不配见证真理，就不配见证真理，真理根本不是不是针对他们说的，真理是对行真理的人说的，对行真理的人说的。行真理的人最终将因着真理而得救、被成全，不行真理的人最终将因着真理而自取灭亡，这是那些行真理与不行真理之人的结局。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对不行真理之人的警告》

12什么是颠倒黑白

什么是颠倒黑白（一）

（二货：我看见以往比我追求得好的人一个一个退了，心里边有点难受。就像王妙，昨天说王妙回去了，之前韩真和任胜去我们那边也说看见王妙追求呢，信得真。）你看见她追求的表现在哪呢？（二货：信得真。）你怎么看见她信得真呢？（二货：我和人家一起配搭的时候，我感觉一直是人家牵着我走呢，不管去干什么，人家都说“走，咱去弄吧，维护神家利益，为了神家利益”这些话。）怎么和我看到的不一样呢？我怎么看到是你牵着她走呢？究竟是谁牵着谁走呢？（王静：上次有人反映说王妙啥都不知道，她跟别人一起配搭的时候别人跟她说“工作安排下来了咱不安排？”她说“到哪去呢？”人家说到哪去，她才说“走”。她就啥也不做，啥也不干。）（二货：我是心里想贪恋肉体，但是工作又不敢不去作，我一叫人家，人家可积极呢。）是你叫她她积极吧？还是她叫你呢？这个你得搞清楚。（二货：我叫她她可积极呢。）你叫她她可积极呢，她积极地叫你了没有？（二货：也叫过。）也叫过？主体是谁叫谁呢？（二货：我心里边不是太甘心乐意，但是我看不出来人家不愿意。）从外表说是你叫她五次她叫你五次，还是你叫她十次她叫你三次呢？谁叫的谁多呢？（二货：我叫的她多一点。）那你说谁积极呢？（二货：但是我知道我自己心里边是本分牵着我，我不敢不去。）本分牵着你你不敢不去，还得你去叫她呢，你说她积极还得你去叫她呢，你说谁积极呢？你看见她积极呢，你得有依据啊，你怎么看见她积极呢？（二货：每次不管做什么看见人家劲儿可大呢，没有流露那种消极情形。）做哪些事可积极呢？（二货：哪些事都积极。）我怎么就没有看见她积极呢？我哪一次都没有看见她积极。你说她积极呢，你刚才这么一说，你说谁积极呢？首先从这一件事上说，谁积极呢？是，你知道你自己心里边的想法，你说她积极，一个积极的人还得一个不积极的人去叫，你说谁积极呢？（二货：但是上次任胜和韩真去了也看着王妙追求呢，我也一直认为王妙追求呢。）你认为也好，别人说也好，你怎么看见她追求呢？你得有依据呀，不能凭空说呀。（二货：那就是看

外表吧，人家没有流露过有什么软弱的地方。然后我了解我自己呀，我知道我自己不是甘心乐意的，但是人家看不出来呀，人家就没有流露过“我肉体大”什么的。）你不能因着一个人没有流露你就说她积极呀，你也没有拿出她积极的一个表现，你怎么证明她是积极的呢？她做什么事情还是你拽着她去做，这是不是一个证明？这个是事实吧？还是你不好意思说人家拽着你跑呢？（二货：是事实。）那意思是你说话不尊重事实呗？（二货：我只是了解我自己的心理动态，我不甘心，我不是真心的，我有这些东西在里边，我就是从这个上面看的，人家王妙没有流露过，不管什么时候说的话都可正面呢。就像上次让我过来的时候，我不想过来，人家还一直给我交通呢，所以我觉得人家信得真。）你这“信得真”是根据她没有流露，她开导你呢。她开导你说什么了？让你赶紧出去躲躲吧？（二货：人家说“咱得顺服神家的安排。”）你难受什么呢？（二货：就是觉得比我好的人、比我追求的人都退了，我感觉快轮到我了。）怎么又说快轮到你了呢？（二货：我就是这么想的，那么多好的都退了，也快轮到我了。）（王静：你是想回家了吧？）（二货：这段时间没有想着要回家。）（王静：你没想着回家怎么说该轮到你了呢？）（二货：因为我怕我追求不上去，走不上去。）那你怎么说该轮到你了呢？（二货：因为我觉得自己心里边一直信不真，现在反而观念越来越多、误解越来越多了。外邦人说咱信神的人都不要家了，都六亲不认了，我看着这就是事实。咱是因着环境逼迫出来了，离家了，六亲不认了，但是有的人没环境不也出来了？不也是这种状况？就觉得矛盾呢。就是这种观念越来越多了，别人都在进入、都在变化呢，我反而又出来这些东西了。）观念出来以后你怎么想的？（二货：我想着人家都进入正轨了，我里边还一直出来这些反面的东西，追求也追求不上去了，所以我就想着快轮到我了，我想着哪天我控制不住了、克制不住了，也退了。）你想没想观念出来以后该怎么处理？（二货：没有想这些。）那你说有观念是包在里面好还是出来好呢？（二货：出来好。）怎么说出来好呢？（二货：能及时交通，交通了以后扭转、变化。）你明知道是出来好，可是出来了以后你又觉得不好了。（二货：我觉得我是真理知道了但是还实行不出来的那种，背叛不了自己，变化不了。）知道哪个真理了，背叛不了？（二货：比如，环境把咱逼迫出来是神的爱，

但是只是口头上知道是神的爱，心里有时候多少有反面的东西。这不还是知道了不接受？）

性情变化必然有个过程，不可能说没有过程，不是一句话，不是喊口号，不是一猛之劲，而是蜿蜒曲折的。为什么说要长时间地熬炼呢？长时间地熬炼让人产生信心、产生真实的爱。不是一猛之劲，一猛之劲是装出来的，是伪装、掩盖。就像你说王妙的事，你知道你自己的心理动态，那你知不知道王妙的心理动态？（二货：不知道。）你不知道那你怎么确定她是积极的呢？（二货：那就是看外表呢。）外表你也没有看呀，你是看见她没有流露。看外表是看作工呢，在尽本分的过程中显明人呢，尽本分的时候是你带着她尽呢，还是她带着你尽呢？这是不是就显明了？显明的时候你没有去寻求，你只是看见了你真实的心态，你内部的心思，但是别人的心思你没有去看，而且你也没有根据她的表现来分辨认识。咱是不是一厢情愿呢？是不是凭你的想象观念看事呢？你想象她积极她就积极。她是积极吗？今天就不用说她的心思了，就让你看一下两个人作工的时候是她带你还是你带她呢？是你叫她作，还是她叫你作？（二货：也不光是说她积极，我还觉得她信的比我真。）她信的比你真的依据在哪呢？你没有依据呀，你只是说她外表没有流露出来。你说法利赛人信得真不真？法利赛人是什么？伪装、包裹。能说他信得真？你说保罗信得真不真？保罗跑了半个欧洲，你说他信得真不真？他是搞交易。你说人在教会建造的时候信神信得真不真？为神抛头颅、洒热血，你说信得真不真？到神作工结束的时候，检验工程的时候，是不是都暴露出来了？花虽然开得美丽，结果子了没有？（没有。）那他当初为什么信得那么真呢？神说什么呢，神说：“他们认为信神能得福这是最正当的目的，也是他们信神的价值所在，如果不能达到这个目的，那就什么都不能打动他们的心。这是更多的当前信神之人的现状。他们的目的、存心听起来很正当，因为他们在信神的同时也在花费，在奉献，在尽本分，他们在付出青春年华，也在撇家舍业，甚至长年累月地在外奔波忙碌，他们为了最终的目的改变自己的爱好，改变自己的人生观，甚至改变自己的追求方向，但他们却不能改变自己信神的目的。他们都是在为经营自己的理想而跑路，不管道路有多远，也不管途中有多少艰难险阻，他们都坚韧不拔、视死如归。是什么力量能使得他

们如此这样地不断付出呢？是他们的良心吗？是他们伟大、高尚的人格吗？是他们与邪恶势力抗衡到底的决心吗？是他们为神作见证而不求报酬的信心吗？是他们为了成就神旨意而不惜付出一切的忠心吗？还是他们从来就没有个人奢求的奉献精神呢？对于一个从来就不知道神经营工作的人能付出如此多的心血代价，这简直是天大的神迹！我们姑且不论这样的人到底付出了多少，只是他们的行为很值得我们去解剖。一个从来就不了解神的人能为神付出如此多的代价，这里除了与人息息相关的利益之外，还能有其他的理由吗？话说到此，我们发现一个人都从未发现的问题：人与神的关系仅仅是一个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是得福之人与赐福之人的关系。说白了，就是雇工与雇主的关系，雇工的劳碌只是为了拿到雇主赐给的赏金。这样的利益关系没有亲情，只有交易；没有爱与被爱，只有施舍与怜悯；没有理解，只有无奈的忍气吞声与欺骗；没有亲密无间，只有永不能逾越的鸿沟。事情已到了如此地步，谁能扭转这样的趋势呢？又有几个人能真正了解这种关系的危急呢？我相信，当人都沉浸在得福的喜悦气氛中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人与神的关系竟是如此的尴尬，如此的不堪入目。”（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人在神的经营中才能蒙拯救》）神作着神的经营，他搞着他的经营，他搞什么经营呢？想欺骗、想骗取，想用外表一时的好行为换取永远的祝福。你说可能吗？神能让他骗了吗？只能让撒但中了自己的诡计。那你在这个事上有没有去分辨认识？你看见她平时积极，她的积极在哪呢？能经得起推敲吗？经不起推敲。你说她没有流露，没有流露只能证明她是伪装，你在这儿你知道你的心态，你这种心态你还知道要带她呢，那她那个心态呢？那是不是从她的言行举止看见了她的心思？咱以前一直交通让人去分辨认识，怎么分辨认识？根据人的言行举止看见什么了？（二货：看见思想、观点、态度。）根据她的言行举止看见她的观点、态度，你不叫她的时候她积极吗？她不积极。你叫的时候积极“嗯”，这是什么态度？是不是奉承？是不是应付了事？是不是虚假？态度就是奉承、溜须。“你说我就赶紧去，你不说就拉倒”，看着比你还积极呢，是不是表演、表现？那她的观点是什么？是不是伪装？什么是伪装？在别人看不见的时候她可以睡大觉，在别人看着的时候她又跑在队伍的最前边，这是不是伪装？那只能证明这个人诡诈、伪装、不诚恳，不是默默无闻、勤勤恳恳，这正是神不要的人。这个能理解吗？

这是不是根据她的言行举止看见她的态度、观点、心思？那为什么能跑到队伍的最前边呢？现在从恩典时代过来的人不都是为了得恩典、为了得福吗？有哪个人是为了神的作工而跑断腿、累断腰的？哪个人不是为了自己得福的愿望呢？哪个人不是想得着冠冕呢？神给你摆上丰富的筵席你没有去品尝，所以说你就让外表的好行为把你给欺骗了。那今天神向你显明了，当挪去她的前途命运的时候你看看这个人怎么样，这是不是让你去认识呢？善恶树的果子是让你去认识呢，而不是让你去吃的，可是你呢？你没有去分辨认识她，你没有去认识“呀，我算是上了当了，我平时以为她可积极呢，这一下一个环境可显明了，当她没有前途命运的时候，当她没有归宿的时候，立马就能否认，立马就能背叛。我今天算是知道该怎么分辨认识人了，我不能光看外表。呀，我以前就没有揣摩，我是个粗人，我只知道我的心思，我就没有看见过别人的心思，我只根据外表行为来衡量人”。你看见自己是一个粗心的人，是一个不用心的人，这是不是生命进入？生命是什么？做人做事、看人看事。那这么多丰富的筵席给你摆在面前，让你去认识认识，让你去看一看，让你看见平日里你看见这些都是追求的比你好的人，上考场一考是不是都看见了？这是福还是祸？借着考题一显明，颠覆了你的三观，让你重新考核，让你重新认识，这是不是操练你的分辨能力，操练你的鉴赏能力，操练你的学习能力呢？这是不是神在打着人走，赶着人走？是不是神的祝福？是不是神要加给人智慧？你没有从这方面看，你从哪看呢？消极、被动、等待，根据自己的观念想象、认为看，你信的是谁？你没有站在神一边。根据神话来看事才准确，你根据什么看事的呢？你根据你的观念想象看事，你根据你的认为看事，“哎，我认为她比我强，我认为她强她就应该强”。神都给你摆设环境显明了，显明了你也不接受，“明明是人家比我强，明明是我不行”。你说你承认事实吗？你承认神的话吗？事实你接受不了，神的话你信不来，你信谁？你就信你的一厢情愿，你就信你自己，你就信你的观念想象。咱的观念想象在身上定规了，雷打不动，衡量人用你的观念，看事也是用你的观念。你说咱信神了，咱应该是根据神话来看人，而你根据什么看人呢？“外邦人说了”，你信外邦人呢？（二货：不是，我是说外邦人说的那些，神话也是那么说的，谁是你的父母、儿女、家人，不也是那么交通的？所以我觉得好像外邦人说的是事实，神话交通的也是这个呀，吻合了。）

哪个吻合了呢？（二货：外邦人说“你看信神的撇家舍业的不顾家了，六亲不认了”，但是神话交通出来的也是让咱往这方面走呢。）哪句神话说让你六亲不认了呢？（二货：不是六亲不认。神交通说父母与儿女之间就没有关系，那最后达到的果效不也是这个？）

咱信神几年了说明你就没有往神这边靠。（二货：我就说我不行呀，现在感觉越来越糊涂了，越来越不会信了。）所以说当你的观念跑出来的时候，当你费解的时候，当你不理解的时候，咱是不是应该寻求神呀？你寻求神了没有？你跟神祷告了没有？“神啊，我对这个理解不了，外邦人说信神的人都不管孩子了，六亲不认了，我在神话里边也看到说‘谁是你的父母？’也让撇家舍业呢，神啊，我怎么去认识？怎么去理解？你开启我、引导我。”你和神有过这样的交通吗？从来没有过！（二货：有过，可是……）有过，你和我说的一样不一样呢？（二货：不一样。）还有过呢。你有过什么？你有的是一种质问。我是什么？（寻求。）寻求。我是带着问号来的，你是带着指责来的，“凭什么？为什么？”我说得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的？“我也是这样的呀，世人说信神的人不要儿女了，六亲不认了，神你怎么也是这个意思呢？这人连情感也没有了？啥也没有了？这还是人吗？”那你这种质问的态度，神怎么和你对话？能不能对话？就像做题一样，你问“三乘三等于几呢？”其他人告诉你“三乘三等于六”，在你的观念里边就是“三乘三等于六”。但三乘三究竟等于几呢？知道不知道？神告诉你“三乘三可不是等于六啊”，或者说你知道，或者说你不知道，你看见这个“三乘三不等于六”，你怎么和神说呀？“人家都说三乘三等于六，三乘三凭什么不是六呢？”你会不会问这话？神说“谁是你的父母”和你说的“谁是你的父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咱刚才说三乘三等于几，你要是想知道三乘三等于几，那你去神面前，去老师面前该怎么呢？是带着一个寻求，“三乘三是什么意思？三乘三怎么得来的九？”你是带着这个问号，带着让神来讲解这个事来寻求的，可是如果你在你的观念想象里边定规了这个事，你认为外邦人人家都说了三乘三等于六，因为你活在这个情形里边，你认为三乘三就应该等于六。你来到老师面前，你不是问“三乘三怎么算的呢？”你是来质问“三乘三为什么不是等于六？”你说老师还怎么给你讲解？能不能讲解？没法讲解。他就是给你讲解你也听不进去，他跟你说三乘三是什么意思，三

乘三是怎么得来的九，他是把你往“九”上边引呢，你是说“为什么不是六？为什么不往这个路上走？”走的是两条路，说不到一起。就像神交通的，神问那个人会不会做衣服了，他说“我来的时候就是学做衣服的”，神问了他两三遍，他都答不上话。这是唠嗑呢？这是憋着劲儿，说不成话，唠不成。那你说你和神唠嗑能不能唠成？神是造物的主，神是一切的真理，咱是什么？咱能和神唠成吗？咱和神要唠那就是要询问，“三乘三是几呢？他们说三乘三等于六，是不是等于六呀？答案究竟是多少？”询问、寻求。就像问路呢，你要去北京呢，你问人家“去北京往哪走呢？”人家告诉你怎么走了，结果你问人家“往北京走为什么不往北走？为什么不往南走？”你说人家怎么和你说呢？南辕北辙的故事，他是问路呢？他是要去目的地呢？他转了一圈就回来了，他是不是问路？咱来到神面前咱的态度、观点是什么？不是寻求，不是和神交通，是质问、拷问。咱站的是什么位置？咱给神当老师？寻求的就得来。水送给渴人，食物送给饥人。你饥饿不饥饿呀？（二货：不饥饿。）不仅是不饥饿，是饱得很，饱得溢出来了，你说我再给你什么你能吃得下去？世上有句话说“饭饱肉不香”，肚子饱了都能说出来肉不好吃，吃不下去了。那你说你是饱的，“明明他们是我的父母，明明他们是我的亲人，别人也说那是我的亲人，那是我的父母，凭什么就不是呢？”那你说神和你说话你能听得进去吗？不可能听进去，没法和你交通，所以你就得不来。知道问题在哪了吗？问题在哪呢？神告诉你遇事来到神面前多寻求，咱始终没有去寻求，咱只是教导。你去哪寻求了？你去你的观念想象里面寻求了，你去和外邦人寻求了。那外邦人和你的观念代表谁？（撒但。）你和撒但去寻求了，撒但能给你真理啊？撒但是干什么呢？撒但就是负责挑拨离间的，就是负责拆毁的，那你怎么可能和撒但寻求到真理呢？你走的路不对还能走上去啊？撒但就是让你消极，就是让你背叛呢，所以你肯定是越走越消极，越走越对抗，走不动了呀，那这是必然的呀。因为你走的路不对，你走的就是地狱的路，国度的路你没走。首先你得有路，知道该怎么走，该怎么和神交通，该以什么样的态度、观点来到神面前，坐个低凳子真理才能流进来，倒空自己，真理才能进来。你的那个东西装得满满登登的，再有什么能进去啊？进不去。

咱在道理上得明白，道理明白了能不能实行出来？好不好实行？这个不难实行吧？放下自己的观念和神来寻求，好实行吧？（二货：好实行，但是就是找不着路。）怎么好实行又找不着路？（二货：你说遇事多来和神寻求，寻求也找不着路呀。）我刚刚和你说的是不是路呢？路是什么？你现在找着路是什么了吗？先把路找清楚，路是什么？（二货：路是倒空自己和神寻求。）那你又说找不着？（二货：到实行的时候，没有准确的路。）我在这儿告诉你你要问路你该有寻求，寻求就是一条路。世上有的人说“我一出门就发愁呢，哪也找不见，你给我找个带路的。”世上有句话怎么说的？路在何方？路在哪呢？你出去找不见路，别人不告诉你路在哪，就说了“鼻子底下就是路”，什么意思？（多问。）路在哪？知道路在哪了吗？鼻子底下就是路。长了嘴就是让你去问呢，问谁呢？（问神。）问神就行了。我和你说“路在哪呢？你有路了没有？”就是说“你有嘴没有？”我说“你有嘴没有？”是让你干什么呢？是让你去问呢。“问”再加一个字就成什么了？（质问。）质问那就不是路了。质问是什么呀？那是堵路。别人和你说“这条路是去北京的”，然后你说“这条路是去北京的？”你说你能去得了北京吗？（去不了。）那个人和你打一架？“这条路就是去北京的！”和你打一场官司？搞清楚了没有？路在哪呀？路就是询问，询问就是路。神说寻求就给你，是不是说得很清楚呀？咱没路就是因为咱没有去寻求。你刚才说“找不着呀”，路是有了，但找不着。（二货：觉得也和神祷告了，但是神也不告诉我呀。）刚才我是不是把答案告诉你了？神为什么不告诉你呢？就是刚才我给你举的例子，“这条路是去北京的？”那你说怎么告诉你呢？别人给你传福音说“你信神吧，信了神你能蒙拯救，得永生。”“信神能蒙拯救？信神能永生？”那这个福音能不能传成？（传不成。）那还传不传？（不传。）那你说，人都不做神会作吗？路你没问，你没问肯定你就没找，结果还说“做不到呀！到不了北京呀！这路是去北京的？”你把这条路堵住以后，你说“我找了半天就去不了北京呀！”你说咱说的这是什么？这是不是浑话呢？先问才能告诉你路，有了路，你走这条路了，你向这个方向走了、进军了，走路的时候要到达目的地还有个什么？路程、路途。你过了这个路程，过了这个路途，你才能到达目的地呢。你不想走路，不想要这个过程，就想要结果，就想要目的，可能吗？不娶媳妇就想要孩子，你说这话怎么说呢？你刚才的表现是不是这样的？没

问路，没找路，就说“找不见呀！”咱是不是太幼稚了？这个清楚了吗？（二货：嗯。）

接下来咱再说你的问题，观念出来是好事还是坏事？你刚才说你认识到是好事，怎么说是好事呢？你再说说。（二货：就像生病一样，如果病出来及时看就能看好，不然发展成恶性的了。）这说的都是精明话呀。那你的病显明出来了，你的观念显明出来了，知道自己是什么病了，好看病了，你又消极了。就像念书的孩子，每学一个礼拜就有一个小测试，一个月有一个月考，半个学期有一个期中考，一个学期有一个期末考。月考、期中考、期末考，考试的目的是什么？月考，总结一下这段时间学的东西学生学到了没有，有哪些知识还不会呢，是为了排查，把不会的知识找出来。期中考，一个学期学了一半的时候赶紧考一下，看学生这半学期的内容都学会了没有，下半个学期该开展新课程了，上半学期没学会就赶紧补一下漏洞，亡羊补牢。如果说半学期以后没有考试，谁学会什么不会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再开新课程，等到期末一考，还来得及补吗？一学期完了，马上要升年级呢，还能升了吗？不能升级了。面临的是什么？留级。月考也好，期末考也好，正式考试之前还有个模拟考试，这一切的考试是为了什么？一切考试的目的就是为了把学生不会的知识筛选出来，筛选出来的目的就是要解决。就像你说的，看你有什么病赶紧处理。人家是个爱学习的人，是个追求的人，就是学校不考试他也得考考自己，那他对待小考、模拟考试、期中考是不是很重视呀？因为他自己要对自己有一个总结。但是不学习的那个人呢？学习不好的人是什么表现呢？咱都念过书，咱都知道，是吧？学习成绩前五、六名的这些学生就盼着什么时候考试呢，他为什么盼考试呢？一个是能荣耀一下自己，一个是能给自己总结一下。那排在最后两名的学生呢？他怕考试，一考试他就要请假，他就是不请假，班主任也想着“你赶紧生病吧”，老师就不让他参加考试，没有他的名额，他也就不愿意去。他参加考试有什么用呢？即便考出来了，他也没有说要解决这个问题，即便考出来、筛选出来，他也不计划要学习，没有意义，所以家里也不让他考，老师也不愿意让他考，他也不愿意考。在我上学的时候，排在最后的那两个人，一考试人家就放假出去玩了。咱呢？咱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呢？是不是把你放在考场考一下试？把你这些观念全部考出

来？那些没有临到环境的人呢？没有给他摆设环境的是什么呀？是不是没进考场呀？你喜欢要什么？既然参加考试了，答案出来了，结果出来了，你看见你的问题了，这下是不是心里踏实了？“我知道哪块有问题了，我知道该怎么弥补了”，这是不是果效？看见哪些有问题，处理问题，把自己不会的问题学会了，那这是不是就能得满分了？就过关了？升级是不是就保险了、稳了？借着这个环境显明你有哪些观念，原来这些观念是隐藏着的，没有这个环境暴露不出来，自己不知道自己有什么问题，还以为自己挺好的，一遇到这个环境把自己的观念流露出来了，自己里边还有这个东西正好来解决解决，这是不是神拯救人的方式？苦就是福，在苦上有份了福里有份，在苦上没有的福里也没有。什么是苦？你要知道这个环境是神摆设的，是为了供应你的生命，咱的观念出来了，应该在感谢神摆设环境的同时来寻求。你说你看见以前比你好的人都退去了，那未经考试的时候不知道，经过一考试，你认为好的那些人都下去了，结果你脱颖而出了，你高兴不高兴？（二货：不高兴。）高兴不起来，和人的正常观点不一样了。人考试都想让自己考上，想让其他人退去，想让第一、二名跑到最后，自己从第五名跑到第一名。你不愿意？自己印象中好的人经过一考试，下去了，你的心不安慰？这人难办啊，人家考出来要是比你强，你又产生嫉妒，人家考得不如你你还消极，“人家还不行呢，又轮到我了”。你说人难办不难办？这个观点能解决了吧？

现在还难受什么呢？（二货：你一说是神的祝福、神的爱，就感觉如果达不到神的要求就对不起神给的这些祝福。）是对不起神给你的这些祝福呢，还是达不到神对你的要求呢？（二货：自己做不到的时候感觉对不起神，还不如不用给呢，我里面就是这个。）还感觉“你还不如不祝福我呢”，是这个意思，是吧？你是感觉“神祝福我我太苦了，要是这么苦，你还不如不祝福我呢”，是这个意思吧？（二货：是对自己没有信心。）对自己什么没有信心？（二货：不知道有没有那么大的信心、心志走到底，对这个没有信心。）你不是说没有信心，不知道能不能走到底，你现在是彻底没信心，可以说你没有信心，也可以说你不想往前走了，想退去，是这个意思吧？（二货：现在还没有感觉想退去，就是不知道以后又会摆设什么环境，到时候又站立不住了。昨天我还跟他们说刚感觉从任胜那个事出来点，没有之

前那么难受了，这又来了一个王妙。任胜的事我在心里就憋的，难受了好长时间。）在王妙身上又难受什么呢？（二货：就是那个观点。）就是在你认为她还是好的？（二货：嗯，就是这些。我认为好的人都临到这些环境，都显明了。）那我刚才给你交通了以后，你感觉她好不好？（二货：交通了感觉不好。）我给王妙交通的那篇文稿下发了，是吧？（二货：下发了，我也看了。）那你看了以后你感觉她好不好？你对她是什么评价呢？你感觉她好在哪呢？（二货：这又绕回来了，我一直就认为她信得真，所以我就认为人家信神都比我信得真。）在你的认为里边人家比你信得真，经过我给她交通以后，文稿你也看了，你对我给她的交通有什么认识？没有任何收获？没有任何认识？（二货：看到她没有良心。）看到了没有？（二货：看到了。）那你看到了，你还认为她比你信得真？（二货：就是里面的这种观点一下子转不过来。）怎么个转不过来？（二货：就像任胜那个一样，我心里一直觉得任胜信得可真呢。）任胜信得真吗？你们看见她有什么问题了吗？这是个什么问题？（她的思想观点一直认为任胜就是真心追求的、真心信神的，然后她认为王妙也是真心的，即便她看了你交通的《没有良心就是魔鬼》她的观点里还是觉得“王妙应该不是这样的，她怎么是这样的人呢？”她心里就接受不了，她的观点一直就没有扭转。她对任胜也是觉得“任胜不会是这样的人，她怎么会是这样的？”她心里边就接受不了，她就不能承认。）这是不是就是神交通的素质里边的接受能力？你的接受能力在哪呢？总共十一个能力，前四个能力是学习能力、理解能力、领受能力、接受能力。学习能力，咱有没有学习能力？（二货：没有。）你看到你怎么没有学习能力？学习能力，刚才咱举了一个例子，你要学习最大的一个表现是什么？你得问吧？得寻求吧？你不寻求哪来的学习？你就没有询问哪来的学习？咱不是成了不学无术的畜生了？畜生不学习呀。理解能力，对这个是个理解，你也看那篇文稿了，你看见她是不是没良心？有没有正常人性？她和王静的对话你看了吧？给她找了几个家，这边聚会的时候下大雪呢，她非要过来，打车都要过来，看了没有？（二货：看了。）她有没有理智？有没有人性？那两天高速路上出了多少车祸，怕不怕？零下三十三度呀，她住在接待家让人去接她呢，要不就要打车去呢，能打车吗？路还不好走，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考虑，只管自己，是不是相当自私、卑鄙呢？再说什么话听不进去。你说咱听了

这话以后，咱的领受能力在哪呢？理解能力呢？能不能理解了？能不能尊重事实，看见她是什么人呢？你得去理解。理解能力、领受能力，你有前边这些能力最后才有接受能力。如果你没有学习，你不去学习，不去询问，不去理解，不去领受，那你怎么可能接受下来呢？你接受不下来，这个结果就不可能，达不到。就是咱刚才举的例子，你要去北京呢，你问路呢，你是指责告诉你路的人呢，你说你能问着路？你问不着路，你还在这儿难过呢，“到不了呀！到达不了目的地呀！”咱连路程都不经过，直接就要到目的地呢，就要飞过去呢，可能吗？你没有领受能力，没有理解能力，那你怎么可能接受呀？

什么是颠倒黑白（二）

神说：“第四条是什么？接受能力。接受能力跟领受能力有点区别，这个涉及到在常规下一些新生事物的出现，它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对你的生活、工作、生存有任何的益处或者是害处，你怎么看待它、怎么对待它、怎么运用它。如果是素质好的人，当新生事物出现时会特别敏感、特别敏锐，很快接受到它的信息之后能辨别出它对人有什么益处或者是弊病。如果它对你现实生活中的某方面问题是有益处的，你能马上运用它的长处，避开它对人的害处或弊病。就是对新生事物有一定的接受度，对反面的、对人有害的有弊病的新生事物也能很快地看透，这就是有接受能力。接受能力跟理解能力、领受能力的区别就在这儿。这个接受能力主要是指一个人对新生事物的敏感度和辨别能力。如果你辨别得快，能够很快地把它运用到现实生活中，通过接受新生事物的长处、益处来为你的生活或者工作服务，然后放下或淘汰那些被新生事物取代的旧的东西，这样的人就是有接受能力，就是素质好的人。其次就是素质一般的人，他对可取代旧事物的一些新生事物，新生的说法、技术还有常识、知识的领受、接受能力特别的慢。这个‘慢’指什么说的？就是这个东西已经普及了，运用得很广泛了，说法也很广泛了，你才能随大流接受这个潮流。你对这个东西特别不敏感，当这个新生事物、好的东西出现的时候，你心里是厌烦的、抵触的、鄙视的，对它是有观念的，你的态度是封闭不接受的。当这个新生事物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流传广泛了、运用广泛了、普及了，在很多人身上也看到它的好处了，从中受益了，你才开始使用它、运用它，这就是素质一般。你对这个新生事物的接受是很被动的，不是主动地接受。因为你对新生事物一方面没什么敏感度，你是麻木的、腐朽的、封闭的，另一方面你对新生事物还有一些观念、想法，带有一定的藐视、鄙视的态度。主观方面的原因是因为你的素质一般、你的接受能力一般，所以你很麻木，一个新生事物出现在眼前你还不知道，你不会想‘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研究研究’，你没这种感觉，没这个主动性，再加上你本身就特别腐朽、特别麻木痴呆，这两方面原因造成了你对新生事物的接受能力是缓慢的。当很多人都运用了这个东西说这个东西的好处、方便之处是什么，对人产生的影响

是什么，让人收获到的益处是什么的时候，你亲眼看到了，也看到身边的人亲自体尝到一些了，才慢慢地从心里接受了，然后逐步地去运用它。这叫什么？这就叫接受能力一般。接受能力一般指什么？就是素质一般。比如，教会工作中涉及到传福音的事情或者涉及到任何一方面业务的事情，通过一些弟兄姊妹带头尝试，运用了一些新的方法或者业务技术，有一部分素质好的人很快就感觉到运用那方面的业务技术很好，尽本分的效果不错、反馈不错，特别受欢迎，而且效率也提高了，就赶紧号召弟兄姊妹都学习、运用那方面的业务技术。素质好的人很快就看透看准抓住这个机会，然后完全接受这方面的信息，把它运用到教会的工作中，这是素质好的人的表现。他能主动地发现新生事物，然后把它运用到现实生活或工作中，对这方面新生事物的长处是什么、短处是什么，达到的果效是什么，他在不断地总结、调整，通过一段时间的摸索逐渐掌握了这方面技术业务或信息在教会工作中能用到的那部分是什么、用不到的那部分是什么，通过总结得出结论之后逐步地在工作中按照原则、按照神家的要求来改进，越改进越好，最终看到成果了。有一些人就死守着原来那个方法，原来传福音用‘大帮轰’，他就一直按这个方式做，后期有人改进了或者告诉他一些好的方法，他麻木痴呆，吸纳进来得慢。你告诉他一个好的方法，他挠挠头琢磨琢磨，‘你这个方法听起来理论上是不错的、是可行的，可是我们那儿的情况有这个问题、有那个问题。’人说：‘只要方法改进了，你的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方法改进了果效自然就出来了。’他还有顾虑：‘不敢那么尝试，万一传福音果效不好呢？’人说：‘你不用考虑那么多，我们已经实践过了，那么做效果特别好。’‘按你说的那个不把握，我们还是“大帮轰”，还是用人海战术传福音。’人说：‘你别持守自己了，好多人都试验过了，这都是经验之谈，这么做效果不错。’他还是不敢尝试。下面有些人自己按照新的方式传福音，结果果效不错，他还纳闷：‘以前大帮轰传福音每个月得的人都不多，这个月怎么突然就多了呢？’别人就告诉他：‘我们用了人家说的那个新技术，方法变了，人员也减少了，但是效率提高了。’他心里才琢磨，‘原来这个方式好使啊，我还不知道呢，那咱们就试试看吧’，还在迈小步试试看，他就不敢彻底地从根源上改变方案策略。这就是素质一般。就是一个新生事物出现了他看不透，没经历过，不知道运用后结果会怎样，不会判断，心里就抵触，‘那样做不好，咱们信

神的人不运用那些信息、技术’。你看，他还封闭呢。有一些教派的人到现在都不使用电，不看电视也不用电脑，不用任何电子产品，出门也不用现代交通工具，连自行车都不骑，人家坐什么车？牛车、马车，跑起来飞土扬长的。人说：‘你为什么不骑自行车、不坐汽车？’‘不坐，神不喜欢。’这就是接受能力差。接受能力差的人看待很多事物的方式是错误的，他有一些故步自封的东西，他就持守自己的观点，对新生事物全是抵触的。他能抵触本身就是思想头脑有问题，有这样的问题说明了什么？说得保守一点就是这人素质太一般了，如果始终不能接受新生事物的那就是素质差了，是个死脑筋。他认为神作工就是一成不变的，神说了什么话神永远就只会说那一句话，神作了什么工作神永远只会作那一样工作，对这个人类、这个时代他起初看到的、经历到的是什么样的那就永远一成不变，一直就是一样的。比如，二三十年前人对服装的认识有一个观念，认为棉质的东西好，那是纯天然的，各种棉质的纺织品都是好的，棉袄、棉布，纯棉的T恤、内衣都是好的，只要是棉质的那就比化纤的强，他就认定这个了，结果二三十年之后纺织业发展了，有很多纺织品可以取代棉质的面料，比棉质的面料好，透气性好，散热也快，吸湿也快，穿在身上肤感也好，而且对皮肤没有任何伤害，但是那个认为棉织品好的人就一直认为‘棉的好，我就穿棉的，除了棉的我什么也不穿！’再高档一点的就是真丝，真丝不好打理，他嫌太麻烦，说：‘咱不穿真丝，皮毛的衣服也只能在冷的季节穿，穿的时间也有限，多数时候还是穿棉的，纯棉的是好东西，地里种出来的，神给创造的，天然的东西好，人造的东西都不好。’你看，他抱有这样一种思想观点。现在科技发展了之后出了很多类似棉布的面料还有化纤的各种服装，搞专业运动的人也穿，平时人在生活中也穿，反映不错，说穿着比棉的好打理，不容易变形，吸湿快，散热也快，而且穿着特别舒适轻巧，关键是在洗衣机里热水冷水洗都行，烘干也行，它不变形、不褪色、不会缩水，长处太多了。他听了还是说：‘我就认棉织品，除了棉织品我什么都不认。’这人愚不愚顽？（愚顽。）这个愚顽是人性方面的问题，那他的素质方面怎么样？当一个他认知里没有的新生事物出现时，他以怎样的态度、怎样的辨别能力去判断这个事物的对错，去决定自己是接受还是拒绝，这就看他的素质了。如果这个人素质很差，干脆就不接受，‘我就认准一个，我认为自己认识的这个就是对的，你们谁说都没

用。’如果大多数人都认为新生事物是对的，他不得已才随大流被动地接受，其实他里面并没有接受，那这样的人顶多是素质一般。因为他对这类新生事物不知道怎么辨别，它是对是错，是对人有益处还是没有益处，与自己之前认准的那个已知的、旧的事物相比它的长处与弊病是什么，怎么分辨、区分旧事物与新事物之间的区别，这些他都不会判断，他对这个新生事物就没有接受能力，没有一定的接受度。起初新生事物出现的时候他没有一定的敏锐度，当他得知这个事物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接受能力，这就证明这个人的素质很差。到最后有的人虽然勉强接受了新生事物，那也是在知情人士、熟人的再三劝解、讲述之下，帮助他分辨这个新生事物与他持守的那个旧事物的区别，新生事物的优势、对人的益处到底是什么，比那个旧的事物的长处在哪儿，帮着他区分、辨别，开导他他才知道了、明白了，但是在心里还是觉得自己认为的那个好，只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勉强地、被动地接受了这个新生事物，这就是素质差的人了。素质一般的人就是你一点拨他马上明白了，‘知道了，我偏谬了，我落后了’，马上能意识到，这就是素质一般。如果是素质差的人，那就是你再三地点拨开导、再三地提示，大家在一起共同地劝解，再加上一些事实、实例让他看到这个新生事物对人的益处，他才勉强接受，这叫素质差。素质差的人就是人家劝完了之后，或者是这个新生事物被广泛地使用之后，他勉强地能接受使用了，但是私下里让他自己选择，问他‘这些纺织品你选哪个？’他还是说：‘我选棉的，棉织品最好了，我不选别的。’这就是素质很差的人，他始终认识不到新生事物的出现在人身上能起到的好作用是什么，始终持守自己原有的旧的思想观点，这就是素质很差。素质差就是他始终看不透这个事，找不着新旧东西的区别点在哪儿、旧东西的弊病与落后之处在哪儿，他始终找不到，发现不了，所以他的接受能力很差，素质很差。接受能力差的人就是素质差，不管你怎么说他也看不到问题的实质、根源到底是什么。素质最差的那一部分人就谈不上什么接受能力了，就是临到什么新生事物不是说他主观意愿想不想学习、想不想接受的问题，而是根本就无感。无论在社会中、工作中或自己的生活圈子里出现了哪些新生事物，哪些事物向前发展了、哪些事物改进了，他都没有感觉，都不知道。他不知道是因为不看新闻、不看报纸造成的吗？不是，就是他的素质不具备接受能力，所以对于任何新生事物的出现他都像是没有接受器官似的，麻木

痴呆。他就是生活在闹市也像是生活在偏远的山村一样，人类生活中出现了任何的大事小情他一概不知道。所以在他的生活范围内没有任何的新生事物能影响到他的吃穿住行，就跟动物一样，他思想境界里的东西就是他生活圈子里那些小范围的东西，是在他学习看待世事的年龄段已知的那些东西，除此以外，外面的任何事情对他来说都没有任何的影响力，他都没有兴趣。这类人是什么人？是不是也是弱智啊？（是。）当然，咱们所说的这些事就是很小的生活琐事，不是指什么国家大事、世界要闻，就是很小的一个新生事物的出现他都不知道，没有任何的接受度。这个接受指的就是一个新生事物的出现改变了他的思想观点，给他的生活方式、生活的常识带来一些改变，或者使他处理问题的能力有所长进，等等这些。没有任何接受能力的人生活始终是按部就班的原始的生活状态。比如，以前人常说豆腐炖菠菜是好东西，补铁又补钙，他在青少年时期就听父母说过，也吃过这样的菜，到他自己独立生活的时候就这么吃。后来有的人说营养学发现菠菜里有草酸，长期和豆腐一起吃容易得结石。他一听，‘草酸是什么东西？谁看见菠菜里有草酸了？我吃这么多年也没事，继续吃！’他不接受。这是对新生事物、新的观点没有任何接受度的人，他就不会分析‘既然有草酸，那怎么能去掉不吃到草酸呢？’知情人说：‘你吃菠菜的时候用开水焯一下，草酸就去掉了，至于你是跟豆腐一起炖还是跟猪肝一起炒那就无所谓了。’有接受能力的人听到新的信息就会通过咨询来辨别这方面信息的真实度、对人有没有益处，然后决定是接受还是拒绝，他会问、会打听这里面的细节，然后把这方面信息运用到实际生活中，避开它的弊病或对人的害处。那个浑人、没有任何接受能力的人会说，‘什么草酸，没有的事！我天天吃菠菜也没看到，就是有，吃到肚里就排出去了，又能怎么样啊？我祖祖辈辈都那么吃，我吃了这么多年不挺壮的嘛，就这么吃，没事！’他听到新的信息也不咨询打听一下，然后辨别清楚再决定是接受它还是忽略它，他没有这种态度。这归根结底是人的素质问题，就是很多事情临到的时候他不知道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该掌握哪些东西，最后不管这个事的结果是什么，总之在他那儿是没有接受，这样的人就是素质差。”（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怎样追求真理（二十七）》）

“第四条是什么？接受能力。接受能力跟领受能力有点区别，这个涉及到在常规下一些新生事物的出现，它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对你的生活、工作、生存有任何的益处或者是害处，你怎么看待它、怎么对待它、怎么运用它。”这涉及到几个方面呀？在常规下出现的这些人事物，它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你得搞清楚吧？这是第一个涉及到的。第二个涉及的是，“对你的生活、工作、生存有任何的益处或者是害处”，你的生活、工作、生存，周围的生活琐事都算吧？这些新生事物的出现，对你的生活、工作、生存有任何的益处或者是害处。第一个是你要分清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第二个是你要分清有益处还是有害处，四个方面吧？“你怎么看待它、怎么对待它、怎么运用它。”这又是几个？三个。“你怎么看待它、怎么对待它、怎么运用它。”最后是不是就是实行了？（嗯。）好，那你总结一下，涉及到几个方面？（七个。）首先你要分清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这是一个大的方向，你首先把第一个方向分清，就像走路一样，一路上有太多的岔路口，上高速呢，下高速呢，第一条大道你得分清。你在世界就不存在正面的还是反面的，你想干什么干什么，咱信神呢，那你首先就得分清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神是一切正面事物的象征，撒但是一切反面事物的代表。首先不管哪件事出来咱先得分开它是正面事物还是反面事物，一切反面事物咱要弃绝，正面事物是咱所要跟随的、所要实行的。这就决定了你要走哪条路，出来一件事首先要分清它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接下来要分清什么？接下来你要把生活、工作、生存分开，把它的等级划分了，生活方面的你可以轻视它，“这件事我得重视还是轻视，还是头等对待呢？家有三件事先紧重要的办，我先办哪件事呢？生活方面的我可以先放松，作工方面的这是当下要解决的，生存方面的这涉及到自己的生命问题了”。三个方面，生活、工作、生存。生活方面，涉及到肉体的，你该怎么对待？轻视，先放在后面。作工方面的是当下就要解决的，涉及到神的作工了，你要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胜过自己的性命，这个是头等大事。第三个是什么？那就是你的生存，生存是什么？生存就是你的性命。你先分清楚涉及到的这个事情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你分清了你就有方向了，你该怎么对待，你的态度就有了，然后再紧重要的办。生活、工作、生存，先紧工作，作完工就是生存，最后才是你的生活，生活就是你的肉体。这是涉及到七个方面了，是吧？正面反面搞清楚了，主次分清

了，接下来就该干什么了？“对你的生活、工作、生存有任何的益处或者是害处”，这件事对你的生活、工作、生存是有益还是有害，你分清了，益处和害处就是你的看事吧？什么是追求真理？看人看事、做人做事都以神话语为根据，以真理为准则。你首先有了看法、观点、态度才有了你的做法。首先你要看它对你的生活、工作、生存是有益处还是有害处，最后决定你怎么看待它、怎么对待它、怎么运用它。

就你这个事，神摆设环境以后，你看见原来比你强的人退去了，你的观念暴露出来了，“我六亲不认了，谁是我的父母啊？”首先在神给你摆设的这个环境当中你流露出来自己的观念了，那出来这个东西该怎么处理呢？第一步要干什么呢？分清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这个好分吧？你这个事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二货：反面的。）一看就是反面的，第一步先分清它是反面的。那第二步要看什么呢？这是生活方面，还是工作方面，还是生存方面？（二货：生存方面。）直接涉及到生存了。生存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是否能剩存下来，这是生命。关键不关键？（关键。）那涉及到你生命的问题的时候你该不该重视它？不能把它放掉，这个观念出来的时候不能不搭理，这个必须得解决，因为它直接影响到了你的生存问题。“对你的生活、工作、生存有任何的益处或者是害处”，那这个观念出来有益处还是有害处？（二货：益处。）是益处？（对生命没有益处，是害处。）你原来看的那个益处是什么呀？是神给你摆设这个环境，借着这个环境让你流露出来这个观念，这是一种拯救，这个环境是好的。现在说的不是环境了，现在说的是什么？说的是出来的这个东西它是好的还是坏的？（二货：坏的。）首先你要搞清楚它是好的还是坏的，有益处还是有害处。好，那这些都出来了，接下来是“你怎么看待它”，你怎么看待它呀？咱就根据神话看事，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二货：这个怎么表达呢？）怎么看就是你计划怎么做呢？“你怎么看待它、怎么对待它”，怎么看待它，你看着它“这就是个垃圾，那就是个宝贝”，垃圾你要扔掉，是吧？宝贝要把它收回来，这就是怎么看待它。首先有了看法、有了看待，接着才有对待。你要把它收入囊中的时候，你得先有个想法，“呀，这个东西好，我得要它”，你有这意念、意识你才能去拿它。这就是神给你掰开了说、揉碎了说，把你的每一个心思意念、动作分开。你怎么看待呀？（二货：那应该把它取了。）它是个垃

圾，应该把它取了，是吧？你原来取了没有？（二货：没有。）原来没有取，好，这是什么？这是看待。“怎么对待它”，这是不是就涉及到做了？那你现在计划怎么对待它呢？刚才说看法是应该把它取了，前边加了个“应该”，应该把它取了。那怎么对待呢？怎样看待和怎样对待有什么区别？（二货：一个是想法，一个是做法。）刚才你说“应该把它取了”，那下一步该怎么对待它呀？必须把它取了。你去医院了，医生和你说你身体里有一个癌瘤，“不行，我得把它取了”，当你拿到诊断书回家和家人商量怎么办，有钱没钱呀，这钱够不够，到位不到位呀，在这个钱上打架呢，“该取还是不取呢？不行，不取要命呢。我就是借上钱，卖了房子，贷上款，我也必须把它取了！”你在医院看到你身体里有个癌瘤的时候，你的看法是“我得把它取了”，你回到家里边，你要拿钱，有实际行动，“我必须得把它取了”。那你计划不计划取呢？在你这儿是必须还是不必须呢？（二货：必须。）这就涉及到你的做法了。一个是看法，一个是做法，看法就是你的思想、观点，你的思想、观点是应该把它取了还是不应该，接下来就是你的实行，理论通了接着就是实行。那这样说你的素质差不差呀？你们看见她素质差不差？（这样看也不差。）这样看也不差，是吧？怎么不差呢？你根据神话一看，你也不是弱智，你也知道，你也能分清它是正面事物还是反面事物，它涉及到的是你的肉体还是你的生命，你也知道它对你是有益处还是有害处，你也知道该怎么对待它，知道它能给你带来什么结果，应该怎么解决它，这些你都清楚，但是你没有这么走，说的精明话做的糊涂事。这样说你的素质也不是差的，也不是什么都不知道，而是你故意的、有意的。

好了，接下来是“怎么运用它”，怎么看待它、怎么对待它，还得怎么运用它。这个是不是难理解了？会不会运用它？（二货：感觉运用和对待都是行动。）不一样吧？我给你举个例子，我小时候因着我病多，我妈带着我去看病，看的时间长了，我妈成了医生了，周围人都去找我妈看病了。她怎么成为医生的？是因为我经常生病，她经常带我看病，她也看医生怎么给我治病了，也去实行了、去做了，时间长了习惯了，而且她能够利用它、运用它，不管它是好是坏能够运用它。但是同样的，有的人的孩子也经常生病，但他们都能成为医生吗？不可能。有的人他就是看一辈子病他就不操那个心，他就不学，

成不了医生。这个理解了吗？就是刚才说的，挂号看病查出来得了癌症了，这是看法，然后必须得解决，把手术也做了，那怎么运用它呀？那要想运用它，这个人得了癌症给她治疗癌症呢，治疗癌症是不是花了大量的积蓄呀？她心疼不心疼呀？（她心疼，那她就要保护。）她要保护，“我得癌症了，我不能让我的孩子再得癌症，我不能让我老公再得癌症”，她要运用它，怎么运用它？“我要查它的来历，什么原因得了这个癌症的？是吃什么了，还是生活不注意呢？‘老公，早点休息啊，熬夜熬的时间长了要得癌症呢。孩子，那个东西不能瞎吃，吃了要得癌症。’”这是不是对它的运用？能够把一个坏事变成好事。你这个观念出来了，你不仅看见了，有了看法了，“我得把它取缔”，你做了、实行了，背叛它了，“我得着生命了，能剩存下来了”，但还得怎么呢？还得运用它。怎么运用呀？这个运用有路了吧？运用它是不是就是作衬托物？作衬托物是不是运用它？神为什么让你作衬托物？（把神话运用到现实生活当中。）你认识了、理解了，然后你也实行了，这个真理你是不是得着了？（是。）你怎么得来这个真理的？这个真理是不是神赐给你的？这是不是神的荣耀？能够把一个败坏的人拯救回来，能够让一个死人成为活人，这是不是神的荣耀？你得着神的荣耀该干嘛？白得了？你得把神的荣耀见证出去。如果你只是得着了神的荣耀而没有见证出去，那你就失去了这个意义、价值，你不能荣耀神、见证神，你没有价值、没有意义。费这么大劲儿就是为了拯救你？神是要拯救以色列民，你不是神的子民，中国人是受咒诅的人，是神所厌憎的人。神为什么拯救你？是为了他的荣耀，把你拯救了，把中国人拯救了，把中国人作成了就意味着全宇的工作成了。那你就得把神的荣耀见证出去，你得作衬托物，把你的经历、见证写出来，“我是怎么走的，在神话的引导下、开启下、带领下我怎么走出来的，撒但怎么残害我的，我怎么背叛撒但的”。借着你的经历去帮助更多的人，这是不是运用它？（是。）

刚才咱说的这几个搞清楚了没有？涉及到几个方面？自己说说，我看你搞清楚了没有。（二货：第一，先分清它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反面的就得取缔；第二，看它对生命有益处还是有害处，有害的话就取缔。）根据刚才说的这些步骤，第一，临到这个事情以后，不管什么事你先分它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反面的要弃绝，还要对它

进行一个解剖，不能接受它，正面的咱要发扬光大，咱要把它见证出去，这是说以后的路吧？首先你要分清楚它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你分清了才有下边的路呢。接下来根据它是正面还是反面的看你应该怎么对待它，看你有没有时间去处理，那你先得看它是生活方面还是作工方面，作工方面是当下需要解决的问题，不能影响作工。生存方面直接影响自己的生命，那必须得解决。最后是你怎么看待、怎么对待、怎么运用它。这是刚才举了一个你的观念的例子，是吧？那你再看，王妙的这件事出来以后你怎么看？这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二货：这件事是反面的。）咱现在不说这件事，就说根据给王妙的交通、给她的揭露解剖，你看见这个环境了，这个环境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也就是说显明了她没良心，这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二货：环境应该是正面的。）环境是正面的、是好的，这是什么？把人给显明了，让人都看见了，从迷雾中出来了，你对她有分辨认识了，“原来把我迷惑了，借着揭露解剖，哦，原来她的那个行为是假的，原来她是跑在队伍的最前边，是迷惑人的，她是包藏在里面不让人知道”。神摆设这个环境这是正面的、是好的，这是对她的一个分辨认识。那对教会呢？（二货：也是好的。）也是好的，对吧？（二货：嗯。）显明人、淘汰人，洁净教会，这是不是好的？（是。）这个环境是谁摆布的呀？神摆布的。神是一切正面事物的象征，这个环境是正面的，可是在你来看它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二货：反面的。）你说你这个人邪不邪？对吧？我问你的时候，“正面的”，我不问你的时候那就是反面的。搞清楚了吧？这就需要人去揣摩，看它带来的这个后果、果效说话，它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你先搞清楚这件事情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你看清楚这件事是正面的了，你和神的关系就正常了，你在心里边发出的是什么？赞美。你看见这个环境恶劣，可是借着这个环境把一部分人显明了，“让我对人有分辨、有认识了，把狐狸赶出了伊甸园，呀，神太全能了！要是让我做带领，我要是清理、开除人，我把人都清理、开除错了，我还误认为她是好人呢”，你能够发自内心地感谢赞美神。原来你把这件事情看成是反面的，那你还能赞美起来吗？还能荣耀神吗？那你只能诋毁神，与神为敌。所以涉及到这些事情你必须得仔细揣摩，得分清楚，不能胡乱来。咱那叫糊涂信，用自己的观念想象衡量，适合你肉体的、适合你观念的你就认为是正面的。你得擦亮你的眼睛仔细去分辨认识，不能简单地、渺茫地、一厢

情愿地按自己的观念想象来看。第一分清它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第二看它对你的肉体方面、工作方面、生存方面是有益处还是有害处。这个环境对你的肉体方面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二货：对肉体方面是反面的。）“把我的哥们给显明了”，对肉体来说它是反面的，“一个能和我说话的人没了，不合我的观念，我的灵魂受到了伤害。”神摆设的环境是正面的，可给自己的肉体带来的是一种难受、痛苦，是反面的，你该不该背叛自己？能不能用自己的观点去衡量？这是不是就有路了？工作方面，对工作方面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刚才说了，洁净教会呢，也是正面的吧？（嗯。）对生命方面呢？（正面的。）你对她有分辨认识了，也是正面的。是有益处还是有害处？（益处。）是益处还是害处，这就得看你站的角度了，你要是为着你的工作，为着你的生存、生命，这就是益处。为着你的肉体呢？害处。这涉及到的几方面你就分清了，“我不能以肉体为主”。益处、害处分清了，接下来呢？“你怎么看待它”，那你现在怎么看待它呢？是歌唱赞美，还是痛苦难受，质问？“神你为什么这么作？”你该怎么做呢？（二货：歌唱赞美。）该歌唱赞美，什么都是得益处的。实行呢？那是必须的，那是要实行的。最后一个，怎么运用它，会不会运用它？什么是运用它？（作衬托物。）前边是让你自己作衬托物，这回是让王妙作了衬托物，是吧？她给你演了个戏，她就是一个演员，借着她的表演你对她有分辨认识了。你运用它，今天看见王妙了，明天看见其他人了，“哎，我看见你和她一样”，你怎么看见的？是借着王妙作了一个衬托物看见的，是吧？运用它，你不仅得着了，你还得运用它。七个方面，这条路该怎么走，先要干什么，后要干什么，最后要达到什么，最后解决的就是你的看法、做法，还有什么？运用它。这个搞清楚了吧？

“如果是素质好的人，当新生事物出现时会特别敏感、特别敏锐，很快接受到它的信息之后能辨别出它对人有什么益处或者是弊病。”咱刚才是干什么呢？这是不是就是做这个事呢？就是看你敏锐不敏锐。一个是敏感，一个是敏锐，什么是敏感呢？敏感和敏锐有什么区别？你敏感不敏感？（二货：我敏感呀。）好理解，是吧。不管好坏事物在你这儿你反应特别大，特别敏感。你敏锐不敏锐呢？（二货：不敏锐。）这里面带了理解的意思了，你不能只是敏感，还得敏

锐，还得去理解，还得去认识它。“很快接受到它的信息之后能辨别出它对人有什么益处或者是弊病。”你敏感，但没有敏锐，然后你也没有去辨别它的益处和弊病，所以带来的是什么后果？因为你没有去辨别它，因为你不敏锐，所以导致多长时间了从痛苦中出不来。从你听到这个消息直到今天多长时间了？（二货：我昨天才知道的。王妙的文稿早下发了，但是我昨天才知道她回家了。）（那天我跟你说了。）（二货：我说“王妙去哪了？”你说“不知道，没联系”，你没敢告诉我。）没敢告诉你，她知道你敏感不敏锐，所以说不能告诉你。你看你还知道“你不敢告诉我”，你看这多“敏锐”呢！你该敏锐的时候“敏锐”，该有分辨的时候有“分辨”，人家你的自控能力特别强。这是一个，还有“外邦人说信神的人不管孩子”这个观念多长时间了？（二货：这个好长时间了。）好长时间了，你因着解决不了这个观念，好长时间是不是活在痛苦之中？（二货：没出来的时候不痛苦，是出来了痛苦。）因为你敏感而不敏锐，不敏锐还不去分辨，这就造成了痛苦。这个痛苦是怎么带来的？是因为你不去分辨它。你要么就不要敏感，痴呆一些，是吧？你还不痴呆，不痴呆还又不敏锐，造成了痛苦。刚才没有解决你说的“六亲不认”这个问题，那你再根据前边这个去看一下，这是正面事物还是反面事物？（二货：反面事物。）你出来的这个观念是反面的，那这件事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你说“信神的撇家舍业，把孩子放下不管了，外邦人也说‘你们就是不管孩子，不顾家庭了’”，这个不顾家庭，不能和孩子联系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二货：反面的。）佟颖，这个环境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佟颖：环境是正面的。）一说正面反面就涉及到什么问题了？（看事观点。）观点又涉及到什么了？（二货：站在神一边还是肉体一边。）你站的立场问题，如果你歪脖子看表它就是反面的，所以首先你不能歪脖子看表。也就是说，这是正面事物还是反面事物首先你的观点得对，你不能用邪恶的观点来看事情。咱重来，把头先摆正了，摆正了再看这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站在神一边看事就是正面的。）这又出来一个问题，原来你是没有站在神一边看事呀，你站在哪一边看事了？（二货：这个是和神话对照了。）你先说你站在哪一边看事了？（二货：站在肉体一边。）站在肉体一边还和神话对照了，和哪句神话对照了？（二货：神交通说父母与子女之间没有关系。）那究竟有没有关系？（二货：那世上的人说的不是就和神话对上了吗？）神说

你和你父母没有关系，你说和世上人的话对上了，世上的人也说你和你父母没关系？（二货：世上的人说“你们不拉这一层关系了。”）对上了没有？（二货：对上了。）这又成二货了。对上了没有？（没有。）还得给二货解决，一下又成二货了，再说说对上了没有？神说你的父母和你没有关系，各是各的灵魂，各是各的生命，谁也代替不了谁。外邦人说什么了？（二货：外邦人说“你们不要家庭，不要儿女了。”）外邦人和神说的一致吗？（二货：神说的这些话也是让人这么走呀，和外邦人说的一样。）你的意思是外邦人也是让人脱离家庭呢，那你还痛苦什么呢？（二货：不是这个。）那你说说事实。（二货：外邦人说咱信神的人不要家庭了，然后咱还不承认。）外邦人说你不要家庭了，他是对你的一种指责还是一种称赞呢？（二货：指责。）是对你的指责。那他原本的观点是什么？（二货：让你要家呢。）他让你要家吧？“你怎么就不要家庭了呢？你的父母是你的父母呀，你怎么就不要你的父母了呢？”那神说什么了？神说“那是你的父母”这话了吗？（二货：神说了呀。）神说啥了？（二货：和父母没有关系。）有没有关系呢？（二货：没有。）那和外邦人说的对得上对不上？（二货：……）二货进了死胡同了，现在转过弯了没有？还没有转过来。外邦人说你不要父母了，六亲不认了，是对你的一种指责、谩骂，人家告诉你“那就是你的父母，那就是你的家庭，你不能不认父母，你不能不要家庭”。神告诉你什么呀？神告诉你那不是你的父母，那不是你的家庭，灵魂里边各是各的。（二货：我感觉这个点是在哪呢……）这个点是你给它强拉硬拽在一起的。（二货：这个点就好比去传福音了，福音对象说“你们这些信神的人信了神都不要家庭了，都不要儿女了，都撇了，我可不敢信”，当他出来这个观点的时候，你还能不能传这个福音？连做人都没有了。其实我的点也是在这儿呢，好像人家说出这话了，不是传不成人家了，是我没法给人家传了，因为事实就是这样，神话里边就是说你和父母、儿女没有关系，这个点是在这儿呢。）你的意思是你现在里边有个观点，“神就是让我六亲不认，外邦人说的确实是这么一回事，其实就是不让人要家庭，神也说了呀，‘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这就是让我六亲不认呗，我还能活出正常人性来吗？”这是不是对神的一种质问呢？

这又回到咱刚才说的原点了，你是问神呢，还是质问呢？你的路在哪呀？你没有去问神，你是质问，你是断章取义，你是谬解神话。神是怎么说的呀？神说你的灵魂和你的父母没有关系，你的灵魂可能是以色列人的灵魂，因着神来中国作工了，神就把这个灵魂投放在中国的土地上来配合神的作工，神说保罗、彼得也要来配合神的作工。那彼得来了去哪呢？你说神来作工了，神身边是不是得带几个大将呀？得带几个顶梁柱呀？中国人能不能做了顶梁柱？不通灵的能不能做了顶梁柱？（不能。）那神的爱子是不是得来呀？那彼得他应该来到哪？是不是来跟随神呢？所以说历代以来的使徒都要来，关键人物还都要来到中国。神告诉你长子在哪？在美国呢？在以色列呢？（二货：在中国呢。）就在中国呢。长子也在中国呢，魔鬼也在中国呢。魔鬼的灵也来到中国了，那咱没有疑问，中国人本来就是魔鬼。长子的灵也来到中国了，那长子的灵和魔鬼的灵在一起吗？是一家人吗？在灵里边还分了三个地方呢，是吧？属神的人在一起，活在光中；宗教界，只有信仰但不是真实跟随神的人在一个地方，他也不是活在光中，他是活在黑暗之中。还有谁？外邦人，不跟随神的，他和畜生循环，他和畜生划在了一起，他和畜生是亲家，他和猪、狗是哥们、弟兄。他是和猪、狗称兄道弟的，你是活在光中的。彼得在神的身边，在神身边的人来到了中国，放在了一个家庭里边，那你和他有关系吗？和他这个灵有关系吗？假如说彼得要来中国，把他放在哪个家庭呢？在中国有没有大卫的子孙？在神作工以前，大卫的子孙会不会在中国？（二货：以前不会。）那中国人是什么灵？中国人就是摩押的后代，就是魔鬼的灵，就是和畜生循环投胎的人，在中国没有大卫的子孙。如果彼得来投胎了，这个灵怎么投放？如果按你那个道理来说，得找他妈，彼得他妈是谁呢？在中国怎么也找不见他妈，这个灵还能不能投放？彼得来不了，没有办法，难住了，因为找不见他妈呀。用不用找他妈？灵里边他有没有妈？（没有。）没有妈。那把他随便投放在一个家庭就可以了。神说彼得的父母是什么？猪狗爹娘。你说在以色列彼得的父母还是猪狗爹娘呢，然后来中国了还非得让他的父母是属神的人？需要不需要？不需要。按着神的需要随便把他放在一个家庭里边就可以了。那彼得和他家庭里的人是不是弟兄姊妹？耶稣怎么说的？圣经中记载：“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

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太12:46-50）那在你家谁是你的弟兄？你知道你的灵是从哪来的？知道不知道？（二货：魔鬼。）你的灵是魔鬼？那你就是邪灵。我还不知道哪个人能看到自己的灵是从哪来的呢。不知道，所以你一家人是什么灵，不知道。你的灵是怎么来的在于神的安排，没有人的选择，至于说谁是你的父母，谁是你的弟兄姊妹，这仅仅是肉体上的一个安排，只是用你母亲的肚腹生了一下你，你们的灵魂有没有关系？灵魂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从灵魂来说没有关系，这是不是实情呀？这是实情。那对待父母该怎么对待呢？神是不是也交通了呀？按人的实质来对待他，逼迫的父母怎么对待他，不逼迫的父母怎么对待他，神对你有托付的时候，你有本分的时候你该怎么对待他，没本分的时候你又该怎么对待他，这是不是都有原则，都说了呀？人怎么说的？人说不说灵魂呀？人说不说对待人得根据他的实质呀？（不说。）父母是魔鬼也得让你把它当父母待，猪狗是你的爹娘你也得把它当父母，你抱着猪狗把它当父母？现在搞清楚了吗？先把这个说法搞清楚，神说的是什么，外邦人说的是什么，不信派说的是什么，然后你听了这话以后你里边要打架，你里边产生一个熬。

咱再返回来说，那这个环境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二货：环境都是正面的。）那你怎么看呢？就好比说你去给人家传福音了，人家说“我不能跟你信，信了就不让我管孩子了，六亲不认了”，这个环境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二货：好的。）好在哪呢？（二货：不是说环境都是好的，都是对人有益的？）环境都是好的，那你说在伊甸园放一棵善恶树好不好？（二货：好。）亚当把善恶树的果子吃了，好不好？（二货：吃了就不好了。）那怎么是好的呢？刚才说是好的，现在又说不好了。（二货：吃了果子就不好了。）那怎么是好的呢？（二货：不是得分辨呢？）“亚当夏娃你们不应该吃善恶树的果子，你们应该去分辨认识，但是给我摆上这个环境我应该吃这个果子”，你是吃了还是分辨了？神给你摆设环境让你去分辨认识，你没有去分辨认识，没有把它当成丰富的筵席，你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了，这是不是观

点不正，站的立场不对？那现在呢？怎么分辨呢？让你去传福音，他说的这个事是什么事物？正面的还是反面的？（二货：反面的。）反面事物，是吧。他说的这个事是反面事物，那接下来呢？第二步呢？（二货：看它对你的生活、工作、生存有益处还是有害处。这个事对生活是有益的。）对生活有益，对神的作工呢？（二货：对神的作工是有害的。）对生命呢？（二货：有害的。）怎么说对你的生命有害呢？（二货：我吃了就消极了，不跟了，不敢信了。）最后你还是吃了呀，是吧？（二货：嗯。）它对生活方面、作工方面、生存方面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分清楚了，有益处没益处也分清楚了，那怎么看待？怎么对待？（二货：不能吃，不能听。）光是不听他的就完了？还得怎么呢？你去给人家传福音呢，该干什么呢？该不该给人家解决这个问题？你得给人家揭露解剖，给人家阐明这个问题。怎么对待？怎么运用？他说的这个问题是站在哪一边说的？（二货：站在肉体一边。）你该站在哪一边？（二货：我该站在神一边。）那你站在神一边应该怎么看待这个事？神只是和你说你灵里边没有父母、没有兄弟姐妹，神有没有和你说在你的肉体里边也不要有兄弟姐妹，也不要有父母？对待父母、对待兄弟姐妹神是不是给了咱原则了？（是。）可是呢，在实际生活当中，在跟随神的时候让你看见家人也不能联系，这就叫六亲不认，不管父母了，你看见了这个场面，那这个场面该怎么认识？为什么不能和家人联系呢？为什么不能回家呢？找原因了没有？（二货：因着环境。）环境是什么？家不能回，电话不能打，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二货：大红龙抓捕。）大红龙抓捕是反面事物还是正面事物？明明是因为大红龙抓捕导致你不能回家、不能和家人联系，这是谁造成的呢？（二货：是自己造成的。）你自己造成的？谁造成的？（大红龙。）大红龙造成的。二货，你怎么说是你自己造成的呢？他说是大红龙造成的，你说是自己造成的，这个是什么原因？（看事观点、立场不同。）歪脖子看表，看事观点不对，一个是站在正面事物一边看事，一个是站在邪恶事物一边看事，所以说你太邪恶了，你为谁说话呀？（二货：那我刚才说自己造成的不还是因着自己？）你自己造成的，你因着什么造成的？（二货：因着不作工、应付糊弄这些问题，不是吗？）就因着你不作工，神兴起环境管教你，给你开辟出路了，可这是谁造成的呢？（二货：要是单说这个环境是谁造成的，那就是大红龙要抓捕呢。）刚才说的这个是认识，不是让

你认识自己，你得认识神的作工，认识神为什么摆布大红龙抓捕你，现在是让你去认识这个事物。就是说你去传福音了，人家跟你说信神的人不管家庭了，六亲不认了，一出去就不能回家了。为什么出去不能回家了？你是因着神管教了，那所有出去的人都是因着神管教呢？我刚才跟你说的这个环境怎么认识呢？你去给人家传福音呢，他有这样的观点，你该怎么解决？（二货：揭露解剖、交通。）怎么揭露解剖呢？（二货：神没有说肉体没有父母。）你给人家传福音就先说这个呢？他为什么有这样的看事观点？他是不是看见信神的人走的路了？信神的人为什么走这条路呢？为什么不回去呢？是不是因着大红龙的逼迫呢？是不是该交通大红龙的邪恶呢？谁不想回家呀？谁不愿意看孩子呀？你说哪个信神的人没有家庭？他不愿意和孩子团聚？“大红龙不让人信神呀，大红龙逼迫呀，你作为受造之物不应该敬拜神吗？你敬拜神大红龙就要起来追捕、抓捕，你说就因着大红龙抓捕我就不信神？你说一个孩子他父母把他养活大了，他娶了媳妇，媳妇不让他孝顺父母，那他就不孝顺父母了？”（二货：一交通这个的话又出来一个观点“你们就是和人家共产党作对呢。”）“是我和共产党作对呢，还是共产党和我作对呢？”先把这个搞清楚。你说是这个媳妇管得不让她老公孝敬父母，跟她老公对着干呢，还是她老公跟她对着干呢？谁和谁对着干呢？父母该不该孝敬？娶了媳妇，媳妇让不让他孝敬？（不让。）那你说法官应该站在哪一边？“你不能孝敬父母了，你媳妇不允许你孝敬，你和你媳妇作对呢！”这是清官？如果是你，你怎么做？你现在是女的没办法说，神下一次让你转成男的你试试。你父母把你养活大了以后你娶了媳妇，媳妇不让你管父母的时候，你说什么呀？“是我和我媳妇作对呢，媳妇不让我孝敬父母，我非要孝敬父母，媳妇和我闹离婚呢，这咋办呢？”你说你媳妇不让你管父母，那你该怎么对你媳妇？听从媳妇的不管父母了？你要是管父母你就是和媳妇作对呢，你咋办呀？是媳妇和你作对还是你和媳妇作对呢？（二货：媳妇和我作对呢。好像转过来了。）最起码咱得分辨它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父母把你养活大你不应该孝敬吗？咱作为一个人应该不应该有理智呀？神来拯救什么人？拯救有良心、有理智的人。如果连理智都没有的话，神拯救不拯救？你完全听媳妇的，连父母都不孝敬了，媳妇不让你孝敬父母你就不孝敬了，“我不敢孝敬父母，我要是孝敬父母就是和我媳妇作对呢”。他出去以后外面的人指责他呢，“你这

个孩子没良心，想当年你父母是怎么寡妇熬儿把你养活大的，你就是这样对待你父母呢？”“你是不知道啊，我不能孝敬父母，我要是孝敬父母，我就是和我媳妇作对呢。”别人怎么看这个人？（二货：逆子。）不是个人，畜生不如！以前人说“你父母把你养活大你连良心都没有，狼心狗肺！”神说什么呀？“你连狼都不如，是个魔鬼！”那这个人就是魔鬼，神不要。现在转过弯了吧？怎么认识呀？那有家不能归是谁的问题？（二货：大红龙。）是大红龙太邪恶了！一个受造之物理当敬拜造物的主，敬拜造物的主是天经地义的，人吃着神的、喝着神的、享受着神的，连同大红龙在内谁不是神供应着他的生存呢？大红龙不敬拜神就是它的悖逆了，它还拦阻别人敬拜神，这多么恶毒！大红龙太恶毒了，太邪恶了！整个国家，整个人类都应该来敬拜神，它不敬拜神还拦阻别人敬拜神。“它邪恶、恶毒，它控制我，是因着它拦阻、逼迫不让我信神，所以我回不了家。为什么回不了家呢？我回家大红龙就要抓我，大红龙逼迫、迫害，不是我的错，我敬拜造物的主是天经地义的事，是天规、是诫命，我不敬拜神不尽本分就是悖逆，就是废物，就该死，不配活在人间。”人不恨恶大红龙，反过来是恨神呢。这就跟咱刚才举的那个逆子的例子一样，他父母吃不上喝不上，和他说“给我送一碗面吧”，“媳妇不让我送，我给你送碗面人家就要和我吵架呢，就不让我回家了，不让我吃饭了，我不能送。你逼着让我和我媳妇生气呢？”他倒打一耙，说是他父母逼着他和媳妇生气呢，这个人是不是没有分辨能力？没有理性。是大红龙在残害人，它宁愿让神把人击杀了也不让人敬拜神，它就是残害人。撒但对人就是种残害，让你去认识撒但对人的残害。咱不去认识撒但，咱还听从撒但的，还弃绝了神。神是拯救人呢，是救人的命呢，是让人剩存下来呢，你是受造之物，你本来就应该敬拜神，况且现在神是来拯救人的，是给人生命的，是让人剩存下来的，“大灾难下来了，神是让我躲避灾难呢，是给我生命供应呢，大红龙你能给我解决让我从大灾难里出来的问题吗？”咱前一段时间发的《我的呐喊之声》看了没有？写了没有？（二货：写了。）把《我的呐喊之声》也忘了，《我的呐喊之声》是不是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二货：嗯。）但是你没有解决了，还把你绊倒了，这是不是歪脖子看表——观点不正？站在撒但一边看事，吃了善恶树的果子。

什么是颠倒黑白（三）

从这儿就能看到你们平时遇到问题不去解决，你们去传福音的时候遇到这个问题了，没有去寻求没有去解决，就那样过去了，解决了就解决，解决不了就解决不了，就放在那儿了，什么也得不着，然后等哪天环境不合适的时候那就成了一个定时炸弹。以前你天天看别人撇家舍业呢，别人里面有观念呢，你是天天回家呢，你没感觉、没经历，不搭理，今天你回不了家了，这个“瘟疫”就出来了吧？这个毒素就出来了。那是要你命的，得警醒，遇到环境就得去进入，就得去寻求，就得去解决，出来一个解决一个，出来一个解决一个，解决问题就是在洁净自己，洁净自己就是在拯救自己。从这个环境里面你看它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就看你站在哪一边看事。人家能够把孩子撇下常年在外尽本分不回家，不打电话，在外边人看这就是反面事物，是人攻击的对象。可是只有信神的人放下孩子了？还有什么人放下孩子了？（去外面打工的人。）打工的人，单亲家庭的。留守儿童一年也见不着父母，父母把孩子给爷爷奶奶留下，那是什么生活？但是人家在外面打工几年不回家也顾不上管孩子，孩子在学校不成样子，有没有人去攻击这个人？“你这个人没有人性呀，你把孩子放在家，他爷爷奶奶能看得了？”有没有人攻击？（没有。）没有人攻击。反过来说什么？“人家那个人务正业，是真正的人，人家事业心强，你看人家放下孩子顾不上管，一心扑在事业上。”还有当兵的，当兵的比上班的还又厉害呢，一旦当了兵能和家里来往？能随便通信？部队有严格的规定和要求，电话也别想随便打，就不允许随便通电话，还能看看家人？可能不可能？人当了兵以后别人对他是一种赞赏，那个话是怎么说的？“你看人家，将军气概，能放下一切儿女情长。”当兵的必须得放下儿女情长，做事果断，不受家庭缠累。你去追求世界，追求钱财、地位、名誉，人们对你是一种赞赏、认同。你就是去当兵、当将军去卖命，做多危险的活儿，人们也都赞赏，儿女情长就应该放下。你就是去给人当保镖、当肉体盾牌、当替死鬼人们都赞扬，“英雄！”你干这些事放下儿女情长没有人去攻击，但是你去干正义的事业，为了神的工作，为了神的经营计划，为了配合神拯救人，得不着人的赞成、称颂，反过来是攻击。同样是把孩子放下，你去追求钱

财、地位，追求死亡，追求撒但，人赞赏、称赞，“英雄气概”的冠冕给你；你去信神、跟随神，追求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接受神的呼召，配合神的作工，得不着人的称颂、赞成，反过来还攻击，“你撇下孩子不管了，撇下父母不管了，你不是个人！”同样一件事不同的观点，颠倒黑白、混淆视听，这是不是撒但做的事？这是不是对神的攻击、诽谤、论断、定罪？把正的说成反的，完全是种邪恶事物。人家能放下孩子、放下父母出来为神作工是什么呀？是一个见证。实行真理的人把不实行真理的人定罪了。作工期间人家为神花费，为神舍性命，为神舍一切，舍去婚姻、舍去家庭、舍去儿女，在神那边是什么？是纪念、认可、称许。在人这边呢？攻击、毁谤、定罪。这是外邦不信派。反过来神用这个实行真理的人把不实行真理的人定罪了，到最后神要赐福于这样的人。为什么？因为他站住见证了，给人作个标杆，让后人去效仿。神赐福人的时候，定人归宿的时候，人人都能喊出神的公义。为神花费的人、为神舍性命的人，神把他领进了国度，神赐福；偷奸耍滑的，显明、淘汰；半信半疑的，让你受足够的苦楚，让你看见神已经把那些一心为神花费的人领进了国度，得赏赐，但你还在那儿受撒但的玩弄，在痛苦黑暗中挣扎。这是不是神的公义？神作工结束的时候，惩罚的惩罚，咒诅的咒诅，悬赏的悬赏，不管哪个人口里边都喊出了什么？（神的公义。）神的公义，赞美、荣耀神。给人作出标杆，让人去效仿。神拯救人要的是什么？神拯救人要的就是人的一个信，就是人的一个心。彼得说：“神哪！我只有一个信，我只有一个爱，我的性命不值钱，我的肉体不值钱，我只有一个信，只有一个爱，对你在意念上有信，在心中有爱，我就有这两个献给你，其余没别的。”神就看你献上什么了。亚伯拉罕献以撒，约伯献所有，你献上了什么？神说你没有献上一根毫毛。你没献上一根毫毛，那作工结束了，神会怎么对待你？神说：“因人现在相信我的程度并不超过约伯，就犹太法利赛人的信都超过你们，所以，若有火的日子临到，你们的日子比那法利赛人遭受耶稣责怪还要严重，比那抵挡摩西的二百五十个首领所受的苦还要重，比那所多玛毁灭时所经受的火的焚烧还要严重。”（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真正的“人”指什么》）这不是神的公义？

借着这个事把咱的观念引出来了，咱看见它是正面事物还是反面事物？刚才说这里边看到几个益处，还有一个益处是什么？神说此地甚好，是吧？地震、瘟疫开始了，饥荒临到了，信与不信的本是两类人，现在不是挪亚时代，挪亚时代因着挪亚是义人，神能够让挪亚把他一家八口领进方舟剩存下来。现在你的义谁也剥夺不了，你父母的祸也算不在你头上，各是各的。各从其类的时候背叛神的人、抵挡神的人神要惩罚，跟随、事奉神的人神要留下。污秽归污秽，圣洁归圣洁，各从其类，咱咋办呀？你和污秽的混在一起？你能经得住撒但的围攻？你从撒但的网罗里边逃出来这是不是神的拯救？是不是神的爱？免去了多少试探？就你自己的这个观念还能把自己绊倒呢，如果把你放在撒但窝里边你能经得住撒但的围攻吗？你能站立得住吗？今天能够把你从家里带出来这是不是神极大的拯救？是不是神的爱呢？地震、瘟疫、饥荒来了，今天这步工作就是来各从其类的。祭司弟兄交通说："有一个姊妹在外尽本分就是放不下她丈夫，几个月没有回家她就祷告神给她安排机会回家看看。有一次回家了，她半夜起来一看，有一条大黄狗在她身边趴着，她一细看跟她丈夫长得一模一样，她一下子意识到她丈夫是畜生投胎，从那以后对她丈夫爱不起来了，感觉恶心，以后出去尽本分再也不想家了。想家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就是看清楚她丈夫是畜生投胎，这才放下的。"（摘自《上面的讲道交通·183-A-7》）让你和大黄狗分开，让你出来，你抱着大黄狗不放，哪天神取缔他的时候，拔出稗子不要带出麦子，这不是为你着想？如果你们睡在一张床上，那地震、瘟疫来了，神把他取缔了的时候你说啥？你能赞美神？你能不痛苦？这不是减轻了你的痛苦，免去了试探？到那时候你会不会消极软弱？会不会发埋怨？"神啊，它虽然是大黄狗，它也是人呀，它也是我老公呀！"神还因为大黄狗给你做了老公就把它变成人？网开一面，让它走后门？可能不可能？咱人只有接受、顺服，别无选择。神是造物的主，天规诫命是神来制定，咱不能参与，咱是一个小小的受造之物，站对位置，你改变不了什么，也不能改变什么，你休想改变，想法都不能有。这个环境有多少益处呀？总结一下，刚才说了几个益处？此地甚好，对自己是一个保守，免去了撒但的试探，挣脱了撒但的网罗，这是一方面。还有什么？免去了肉体的痛苦，这又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站了一个见证，给人立了个标杆。对你的肉体方面、生命方面都有益。神说："你跟弟兄姊

妹都是一样的关系，跟平常家人也都是一样的关系，这就没什么烦恼了，谁也不牵不挂，这是最好不过的了，这样人就减轻一半痛苦了。”（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恢复人的正常生活将人带入美好的归宿之中》）免去了你亲临现场。这是两个益处，一个是免去肉体的痛苦，一个是免去了撒但的试探，免去撒但的试探对你的生命是有益的。然后你站了一个见证，给人立了个标杆，神是根据你的见证来定你的归宿的。就这三大方面吧。

这个问题解决了吧？（二货：嗯。）原来是没有解决了，还是原来知道路，但不想走呢？（二货：不知道路。）不知道路，是吧。根据刚才说的涉及到的那几方面再看一下，放下家庭、孩子来信神这件事是属于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属于正面的，是吧？（二货：嗯。）生活方面感觉有点受苦，但这个苦是有价值的，这个苦是打败撒但，征服撒但、羞辱撒但的一个见证。这个苦神是纪念的，是为神献上。还有一个，这个环境是神的恩待与高抬，不是说谁想出来就能出来，谁想尽本分就能尽本分，还有人尽不上本分呢。工作方面，你能够脱离家庭，不受家庭的搅扰，工作方面是不是能够尽心、尽意、尽力呀？你在家尽本分，家庭里有孩子、有父母在跟前，你能尽心、尽意、尽力？打岔，不行。对工作方面也是有益处的。生存方面，就更不用说了。接下来就是你怎么看待它、怎么对待它。怎么看待咱交通了，怎么对待呢？你计划怎么对待呀？（二货：背叛自己。）你一句话就暴露出你的问题了，本来你追求的、向往的就是家，所以说你就能说出“背叛自己”。（二货：那这个观点出来不就是站在肉体一边吗？）当你有这种观点出来的时候该怎么对待呀？你刚才说这是从撒但来的，是吧？从撒但来的该怎么？神说使你消极的，你要干什么呢？那首歌怎么唱的？“现在不要注重消极方面的东西，凡是能使你消极的先放下不管，在行事的时候，存着一颗寻求、摸索的心，存着顺服神的心。”（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关乎各尽功用》）“凡是能使你消极的先放下不管”，观念出来要解决。就是刚才跟你说的解决的路途，接受能力，接受能力建立在领受能力的基础上，你先领受了，先根据这些去衡量，根据涉及到的这七个方面衡量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分开生活方面、生存方面、工作方面，衡量出来以后就根据这个去看待、对待。那咱应该有一个明确的

对待，赞美神、荣耀神。这是不是神的高抬与恩待？你看见是神的高抬与恩待，神作的完全都是拯救，虽然对肉体来说临到的都是击打，但对生命是供应，完全是神的高抬与怜悯，等你认识透了是不是应该发自内心地发出赞美之声？你这个赞美是真实的，是你经历以后真实发出的赞美。这个赞美是个什么动作？后面说怎么运用它，本来撒但是想利用这个事来攻击你呢，结果你分辨、认识以后这才能够从内心赞美神。运用这个环境，你真实领受到这儿的时候这才能够接受下来，这个可以理解吧？（二货：可以理解。）那证明咱并不是不通灵，并不是没素质。神说不怕你愚昧，不怕你无知，就怕你不追求、不寻求，这是不是不寻求的后果？寻求什么都可以解决，真理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如果它对你现实生活中的某方面问题是有益处的，你能马上运用它的长处，避开它对人的害处或弊病。”这个该怎么实行？咱因着这个环境脱离了家庭，这是不是好处？（是。）那是不是要运用它？“运用它的长处，避开它对人的害处或弊病。”什么是害处？什么是弊病？撒但要攻击，“别人也说了呀，外边的人说了呀”，这是不是对人的害处与弊病呢？是不是要避开？就是你能从分析中看到它是害处、弊病，即使咱理解不了，咱也应该避开它，不要掉进去，不要跟它走。你信的是神，你为什么要随着外邦人“他们说了”呢？“运用它的长处，避开它对人的害处或弊病。”这是不是实行原则？害处、弊病咱要避开，益处咱要运用，好不好实行？出来使你消极的观念，避开，能看见神的爱，能看见神的作为，能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运用。怎么能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呢？怎么就运用它了？“借着揭露解剖以后，我看见神的爱了，我得把它写成文章”，在你写文章的时候，在你寻求的时候，把它见证出来让别人能看见，在你写文章的过程中你是不是又能明白、又能加深认识？这就是运用它的长处，你能作个衬托物，能把文章写出来，能帮助到更多的人，咱这个人生是不是有意义了？你预备了足够的善行。你不能自己明白就完事了，你应该把光带给别人，这就是要运用它的长处，避开它的害处和弊病。你有这样的观点，其他人肯定也有，是吧？你把你这个经历写出来让别人看了以后，“哦，是这么回事啊，原来的那种看事观点完全不对，看的方法不对，角度不对”，这样你就预备了善行了。“就是对新生事物有一定的

接受度，对反面的、对人有害的有弊病的新生事物也能很快地看透，这就是有接受能力。”现在能理解接受能力了吧？能够看透新生事物的弊病，这就有接受能力。你出来这个观点，暴露出来这个观念，对你来说是不是就是新生事物？（二货：是。）“对反面的、对人有害的有弊病的新生事物也能很快地看透”，多长时间了咱寻求了没有？问了没有？要很快地看透，你没有看透的时候，问问别人。“接受能力跟理解能力、领受能力的区别就在这儿。这个接受能力主要是指一个人对新生事物的敏感度和辨别能力。”你有敏感度了，是吧？还缺乏什么？（二货：缺乏辨别能力。）缺乏辨别能力。“如果你辨别得快，能够很快地把它运用到现实生活中，通过接受新生事物的长处、益处来为你的生活或者工作服务，然后放下或淘汰那些被新生事物取代的旧的东西，这样的人就是有接受能力，就是素质好的人。”今天咱给你交通了这个，你看见什么了？“通过接受新生事物的长处、益处来为你的生活或者工作服务”，你以前没有听过我给你交通的这个，是吧？这是不是长处呀？看见神的爱是不是长处？看见你自己的错谬观点是不是长处？看见自己的悖逆是不是长处？“通过接受新生事物的长处、益处来为你的生活或者工作服务，然后放下或淘汰那些被新生事物取代的旧的东西”，这就得把那个旧东西取缔了。“这样的人就是有接受能力”，咱刚开始为啥要看这个接受能力呀，解剖王妙的文稿你也看了，你的观点也流露出来了，可是我都给你解剖出来让你看见了，能不能解决了你的问题？应不应该解决你的问题？（二货：应该。）应该解决，但为什么解决不了呢？（二货：接受不了。）接受不了，没有接受能力。现在知道什么是接受能力了吗？接受能力是什么？新生事物出来以后，先要看看它的什么？（二货：长处。）看它的长处，还有它的弊病，先分辨一下，最后决定。你出来一个观点，我给你交通出来一个观点，这两个观点是不是应该对比一下？对比一下它的弊病是什么，长处是什么。按你的那个观点，弊病是什么？按你的那个观点是不是就是消极、软弱、背叛？我给你交通解剖了以后，你能够看见它的问题，根据我交通的来看待问题，根据我交通的你看见了王妙这个人，看见了她的实质，你是不是该按她的实质来对待她？你看见了，对她有分辨了、有认识了，可是你没有去接受，取代不了你的那个错谬的观点，这就是没有接受能力。这个搞清楚了吧？我给你交通了，又告诉你什么是正面的什么是反面的，什么是你该接受的，什么是你

该放下的、该弃绝的，这个新生事物出来以后，你还要持守你原来的那个旧观点、旧观念，那你就没有接受这个新生事物的能力。

“其次就是素质一般的人，他对可取代旧事物的一些新生事物，新生的说法、技术还有常识、知识的领受、接受能力特别的慢。”你看你的领受、接受能力慢不慢呀？文稿下发了多长时间了，到现在还转不过来。“这个‘慢’指什么说的？就是这个东西已经普及了，运用得很广泛了，说法也很广泛了，你才能随大流接受这个潮流。”说明你没有接受能力，你接受的是什么呀？接受的是潮流。（二货：随从大流。）对，你不是去分辨、认识、辨别，该抛弃的抛弃，该接受的接受，不是一种敏锐，只是一种敏感而没有辨别，只是随从一种潮流。“你对这个东西特别不敏感，当这个新生事物、好的东西出现的时候，你心里是厌烦的、抵触的、鄙视的，对它是有观念的，你的态度是封闭不接受的。”这说的是啥？“你对这个东西特别不敏感”，这个不敏感不是一般的不敏感，是特别不敏感。“当这个新生事物、好的东西出现的时候，你心里是厌烦的、抵触的、鄙视的”，你是不是这样的？我给你交通了，我对王妙也揭露解剖了，你对我的交通是什么感觉？特别不敏感，迟钝的。为什么特别不敏感？“当这个新生事物、好的东西出现的时候，你心里是厌烦的、抵触的、鄙视的”，这就是告诉你你为什么特别不敏感，是因为你是厌烦的、抵触的、鄙视的。为什么？知道原因吗？你和王妙有通病，在人来看人信神是来干什么的？（得福。）“我是来得福的，我就是这么跟随，我就是这么应付着，你就应该给我福，怎么还能让我付出呢？怎么还要求我得有良心呢？是神你欠下我一笔不可奉还的债呀，今天怎么成了我欠下你一笔不可奉还的债了？让我还呢？啥意思呢？”咱们两个人就是对立的，你在这儿觉得“神欠下我一笔不可奉还的债”，我在这儿我是站在神一边说话，我说“你欠下神一笔不可奉还的债。你吃着神的、喝着神的，你的一切都是从神来的，你有没有良心？你没有良心理智！”而王妙和你是什么？同病相怜，你们是一起的，你们是打团的，你是向着她、为着她。所以我在说她没有良心的时候，那是不是就是在说你没有良心呀？你愿意接受吗？你不愿意接受。你和我说的是相抵触的，你是反感的、是厌烦的，你不愿意听我这么说，我每说一句话你都跟我唱反调。我说王妙没良心，她做什么做什么没良心，虽然我没说你，但我说这句话

的时候，在你的意念里都给我打回去了，“我没撇吗？我放下孩子出来怎么跑的？我不停点地跑，我可跑了！”所以你对我说的话不是承认，不是跟着往里边走，你是跟我打仗，所以你在看下发的文稿时你是为王妙打抱不平的。二货，是不是这个？你心里是清楚的。（二货：那天我就说了，我和王妙的情形是一样的，她扶栏杆呢，我也是扶栏杆呢。）所以说你为她打抱不平嘛，你听见我交通的时候，我揭露她的时候，你也是打抱不平，对吧？所以说你是迟钝的。为什么特别迟钝、不敏锐呢？就是因为你心里是厌烦的，它不合你观念，不合你的想象认为，你是厌烦、是抵触、是鄙视，是藐视我，看不起。“对它是有观念的，你的态度是封闭不接受的。”今天上午一开始我和你交通说“你祷告了没有？问神了没有？”“问了呀！”怎么问的？你是种质问，你是封闭着的，不是寻问，你怎么会有答案呢？就不要说神和你说了，神给你个感动，就是直接给你点出来你都难以接受，没有接受能力。今天又能理解什么是没有接受能力，因为什么没有接受能力呢？找到原因了没有？（二货：因为我抵触、厌烦、鄙视。）你本身就对一件事抵触、反感、厌烦，你的态度是封闭着的，所以说你特别难接受，你没有接受能力，接受不了。其实在我这儿看好像不是说和你的素质有关没关，是你自己把自己封闭起来了，你就不接受，你就不承认我交通的。

“当这个新生事物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流传广泛了、运用广泛了、普及了，在很多人身上也看到它的好处了，从中受益了，你才开始使用它、运用它，这就是素质一般。你对这个新生事物的接受是很被动的，不是主动地接受。”神说中国人比较守旧，不愿意接受新生事物，是种被动的，不是主动的。今天我给你交通也得给你揭露开，打着你，你不是主动地接受。“因为你对新生事物一方面没什么敏感度，你是麻木的、腐朽的、封闭的，另一方面你对新生事物还有一些观念、想法，带有一定的藐视、鄙视的态度。”结合前边的交通，再看这话，这就好理解了吧？这就能看到你心里边的藐视、鄙视。“主观方面的原因是因为你的素质一般、你的接受能力一般，所以你很麻木，一个新生事物出现在眼前你还不知道，你不会想‘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研究研究’，你没这种感觉，没这个主动性”，我都给你揭露解剖出来了，你还没有去研究研究它。“你没这种感觉，没这个主动性，再加上

你本身就特别腐朽、特别麻木痴呆，这两方面原因造成了你对新生事物的接受能力是缓慢的。当很多人都运用了这个东西说这个东西的好处、方便之处是什么，对人产生的影响是什么，让人收获到的益处是什么的时候，你亲眼看到了，也看到身边的人亲自体尝到一些了，才慢慢地从心里接受了，然后逐步地去运用它。”我今天给你交通的这些够清楚了吧？（二货：嗯。）那你能不能慢慢地从心里去接受它？撇家舍业好不好？把儿女放下好不好？（二货：好。）同样一件事，用大红龙的说法就变了味了。在神家信神的人把儿女放下去信神了，大红龙说你是不务正业，它说你不管孩子，对你是攻击。你看河南的那个警察任长霞，人对任长霞是什么？歌功颂德。什么是歌功呢？歌颂、颂扬她的功劳，是吧？歌颂她的什么功劳？抓捕了多少多少信神的人，能用各种手段撬开信神的人的嘴，能怎么残害信神的人。她做了这么邪恶的事情成了功劳，人们对她歌功颂德，还说“看人家的品德，看人家多敬业呢”。是敬业吗？是德吗？她残害了多少神选民！然后她呢？她有没有时间陪伴她的孩子？还专门以她为原型拍过一部电视剧吧？她能不能顾得上管她的孩子？（顾不上。）她连给孩子开家长会的时间都没有，她用大量的时间做什么了？用大量的时间残害信神的人，与神对着干。她与神对着干，人还得对她歌功颂德，你说邪恶不邪恶？你在尽一个受造之物的本分的时候，他对你是攻击、是毁谤，有人残害神选民的时候他是歌功颂德，这就是一种败坏，这就是一种邪恶、恶毒！信神就是要改变人的看事观点，站在神一边，你看我看一件事和你看一件事是不是完全是反的呀？那对于这个事物你应该怎么接受？对我看的这个事和世人看的这个事，你应该怎么接受？是不是就应该分辨呀？“当很多人都运用了这个东西说这个东西的好处、方便之处是什么，对人产生的影响是什么，让人收获到的益处是什么的时候，你亲眼看到了”，就刚才我跟你说的这个事，世界上的视频也出来了，神家拍的视频也出来了，这是不是咱眼睛都看到了呀？（嗯。）“也看到身边的人亲自体尝到一些了，才慢慢地从心里接受了，然后逐步地去运用它。”那今天能不能转过来呀？（二货：能。）

“这叫什么？这就叫接受能力一般。接受能力一般指什么？就是素质一般。比如，教会工作中涉及到传福音的事情或者涉及到任何一方面业务的事情，通过一些弟兄姊妹带头尝试，运用了一些新的方法

或者业务技术，有一部分素质好的人很快就感觉到运用那方面的业务技术很好，尽本分的效果不错、反馈不错，特别受欢迎，而且效率也提高了，就赶紧号召弟兄姊妹都学习、运用那方面的业务技术。素质好的人很快就看透看准抓住这个机会，然后完全接受这方面的信息，把它运用到教会的工作中，这是素质好的人的表现。他能主动地发现新生事物，然后把它运用到现实生活或工作中，对这方面新生事物的长处是什么、短处是什么，达到的果效是什么，他在不断地总结、调整，通过一段时间的摸索逐渐掌握了这方面技术业务或信息在教会工作中能用到的那部分是什么、用不到的那部分是什么，通过总结得出结论之后逐步地在工作中按照原则、按照神家的要求来改进，越改进越好，最终看到成果了。有一些人就死守着原来那个方法，原来传福音用‘大帮轰’，他就一直按这个方式做，后期有人改进了或者告诉他一些好的方法，他麻木痴呆，吸纳进来得慢。你告诉他一个好的方法，他挠挠头琢磨琢磨，‘你这个方法听起来理论上是不错的、是可行的，可是我们那儿的情况有这个问题、有那个问题。’人说：‘只要方法改进了，你的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方法改进了果效自然就出来了。’他还有顾虑：‘不敢那么尝试，万一传福音果效不好呢？’人说：‘你不用考虑那么多，我们已经实践过了，那么做效果特别好。’‘按你说的那个不把握，我们还是“大帮轰”，还是用人海战术传福音。’人说：‘你别持守自己了，好多人都试验过了，这都是经验之谈，这么做效果不错。’他还是不敢尝试。下面有些人自己按照新的方式传福音，结果果效不错，他还纳闷：‘以前大帮轰传福音每个月得的人都不多，这个月怎么突然就多了呢？’别人就告诉他：‘我们用了人家说的那个新技术，方法变了，人员也减少了，但是效率提高了。’他心里才琢磨，‘原来这个方式好使啊，我还不知道呢，那咱们就试试看吧’，还在迈小步试试看，他就不敢彻底地从根源上改变方案策略。这就是素质一般。就是一个新生事物出现了他看不透，没经历过，不知道运用后结果会怎样，不会判断，心里就抵触，‘那样做不好，咱们信神的人不运用那些信息、技术’。你看，他还封闭呢。有一些教派的人到现在都不使用电，不看电视也不用电脑，不用任何电子产品，出门也不用现代交通工具，连自行车都不骑，人家坐什么车？牛车、马车，跑起来飞土扬长的。人说：‘你为什么不骑自行车、不坐汽车？’‘不坐，神不喜欢。’这就是接受能力差。接受能力差的人看待很

多事物的方式是错误的，他有一些故步自封的东西，他就持守自己的观点，对新生事物全是抵触的。他能抵触本身就是思想头脑有问题，有这样的问题说明了什么？说得保守一点就是这人素质太一般了，如果始终不能接受新生事物的那就是素质差了，是个死脑筋。他认为神作工就是一成不变的，神说了什么话神永远就只会说那一句话，神作了什么工作神永远只会作那一样工作，对这个人类、这个时代他起初看到的、经历到的是什么样的那就永远一成不变，一直就是一样的。”看这句话，“有一些教派的人到现在都不使用电，不看电视也不用电脑，不用任何电子产品，出门也不用现代交通工具，连自行车都不骑，人家坐什么车？牛车、马车，跑起来飞土扬长的。人说：‘你为什么不骑自行车、不坐汽车？’‘不坐，神不喜欢。’这就是接受能力差。”让他坐车他不坐，说神不喜欢。二货今天说了句什么话？“人说了，神也说了呀！”和“不坐，神不喜欢。”这话是不是一样的？“这就是接受能力差。接受能力差的人看待很多事物的方式是错误的，他有一些故步自封的东西”，信神是来解决什么的？解决你的错谬的看事观点，然后你呢，你是故步自封，欣赏自己，欣赏自己的观点，欣赏从你来的认为，欣赏从你周围的人群中几十年来的教化，故步自封。“他就持守自己的观点，对新生事物全是抵触的。”你从来没有听过我这样的交通，只觉得“信神就是来得福、得恩典的，我还没有听说过信神还得批斗一番，还说是我欠下神一笔不可奉还的债，这个事我就接受不下来，怎么也接受不下来！”“他能抵触本身就是思想头脑有问题，有这样的问题说明了什么？说得保守一点就是这人素质太一般了，如果始终不能接受新生事物的那就是素质差了，是个死脑筋。”

“比如，二三十年前人对服装的认识有一个观念，认为棉质的东西好，那是纯天然的，各种棉质的纺织品都是好的，棉袄、棉布，纯棉的T恤、内衣都是好的，只要是棉质的那就比化纤的强，他就认定这个了，结果二三十年之后纺织业发展了，有很多纺织品可以取代棉质的面料，比棉质的面料好，透气性好，散热也快，吸湿也快，穿在身上肤感也好，而且对皮肤没有任何伤害，但是那个认为棉织品好的人就一直认为‘棉的好，我就穿棉的，除了棉的我什么也不穿！’再高档一点的就是真丝，真丝不好打理，他嫌太麻烦，说：‘咱不穿真丝，皮毛的衣服也只能在冷的季节穿，穿的时间也有限，多数时候还是穿

棉的，纯棉的是好东西，地里种出来的，神给创造的，天然的东西好，人造的东西都不好。’你看，他抱有这样一种思想观点。现在科技发展了之后出了很多类似棉布的面料还有化纤的各种服装，搞专业运动的人也穿，平时人在生活中也穿，反映不错，说穿着比棉的好打理，不容易变形，吸湿快，散热也快，而且穿着特别舒适轻巧，关键是在洗衣机里热水冷水洗都行，烘干也行，它不变形、不褪色、不会缩水，长处太多了。他听了还是说：‘我就认棉织品，除了棉织品我什么都不认。’这人愚不愚顽？（愚顽。）这个愚顽是人性方面的问题，那他的素质方面怎么样？当一个他认知里没有的新生事物出现时，他以怎样的态度、怎样的辨别能力去判断这个事物的对错，去决定自己是接受还是拒绝，这就看他的素质了。如果这个人素质很差，干脆就不接受，‘我就认准一个，我认为自己认识的这个就是对的，你们谁说都没用。’如果大多数人都认为新生事物是对的，他不得已才随大流被动地接受，其实他里面并没有接受，那这样的人顶多是素质一般。因为他对这类新生事物不知道怎么辨别，它是对是错，是对人有益处还是没有益处，与自己之前认准的那个已知的、旧的事物相比它的长处与弊病是什么，怎么分辨、区分旧事物与新事物之间的区别，这些他都不会判断，他对这个新生事物就没有接受能力，没有一定的接受度。起初新生事物出现的时候他没有一定的敏锐度，当他得知这个事物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接受能力，这就证明这个人的素质很差。到最后有的人虽然勉强接受了新生事物，那也是在知情人士、熟人的再三劝解、讲述之下，帮助他分辨这个新生事物与他持守的那个旧事物的区别，新生事物的优势、对人的益处到底是什么，比那个旧的事物的长处在哪儿，帮着他区分、辨别，开导他他才知道了、明白了，但是在心里还是觉得自己认为的那个好，只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勉强地、被动地接受了这个新生事物，这就是素质差的人了。素质一般的人就是你一点拨他马上明白了，‘知道了，我偏谬了，我落后了’，马上能意识到，这就是素质一般。如果是素质差的人，那就是你再三地点拨开导、再三地提示，大家在一起共同地劝解，再加上一些事实、实例让他看到这个新生事物对人的益处，他才勉强接受，这叫素质差。素质差的人就是人家劝完了之后，或者是这个新生事物被广泛地使用之后，他勉强地能接受使用了，但是私下里让他自己选择，问他‘这些纺织品你选哪个？’他还是说：‘我选棉的，棉织品最好了，我不选别

的。’这就是素质很差的人，他始终认识不到新生事物的出现在人身上能起到的好作用是什么，始终持守自己原有的旧的思想观点，这就是素质很差。素质差就是他始终看不透这个事，找不着新旧东西的区别点在哪儿、旧东西的弊病与落后之处在哪儿，他始终找不到，发现不了，所以他的接受能力很差，素质很差。接受能力差的人就是素质差，不管你怎么说他也看不到问题的实质、根源到底是什么。素质最差的那一部分人就谈不上什么接受能力了，就是临到什么新生事物不是说他主观意愿想不想学习、想不想接受的问题，而是根本就无感。无论在社会中、工作中或自己的生活圈子里出现了哪些新生事物，哪些事物向前发展了、哪些事物改进了，他都没有感觉，都不知道。他不知道是因为不看新闻、不看报纸造成的吗？不是，就是他的素质不具备接受能力，所以对于任何新生事物的出现他都像是没有接受器官似的，麻木痴呆。他就是生活在闹市也像是生活在偏远的山村一样，人类生活中出现了任何的大事小情他一概不知道。”

“这就是素质很差的人，他始终认识不到新生事物的出现在人身上能起到的好作用是什么”，今天交通说了你流露出来的那些观念，是吧？新生事物在你身上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它的好作用是什么？观念出来了，问你好不好，你说好，好在哪？认识它、分辨它，你认识了没有？（二货：没有。）在人身上能起到的好作用是什么你不知道，“始终持守自己原有的旧的思想观点”，你流露出来的思想观点是不是你旧的思想观点？始终，为什么是始终呢？你原来流露的是那个思想观点，你看见我给王妙交通的文稿以后，你还保持着那个思想观点，这是不是始终？“始终持守自己原有的旧的思想观点，这就是素质很差。素质差就是他始终看不透这个事，找不着新旧东西的区别点在哪儿、旧东西的弊病与落后之处在哪儿”，新旧东西，你原来的观点、现在的观点，我给你交通的观点，它们的区别在哪？你流露出来的观点的弊病在哪？落后之处在哪？我交通王妙的时候，它的益处在哪？“他始终找不到，发现不了，所以他的接受能力很差，素质很差。”“素质”是一个笼统的词，是因着你接受能力很差，你就接受不了新生事物，你的素质能提起来？你的素质就不可能提起来。素质好与坏，你得有接受能力才行，你能接受新生事物，分辨它的优点、缺点，有益、无益，是该保留还是该抛弃。“接受能力差的人就是素质

差”，就是刚才说的，给你交通了多少，你为什么不听呢？你里边抵触、藐视、贬低，再给你交通多少，你不听，听不进去。最后说你是什么？谬种，理解不了。为什么说是谬种呢？你就持守你的那个偏谬观点，听不进去其他的。“接受能力差的人就是素质差，不管你怎么说他也看不到问题的实质、根源到底是什么。素质最差的那一部分人就谈不上什么接受能力了，就是临到什么新生事物不是说他主观意愿想不想学习、想不想接受的问题，而是根本就无感。”素质很差，什么是素质很差？找见问题了没有？什么问题？没知觉、没感觉、没反应。你说咱信神呢，明明信神解决的就是你的看事观点，但是涉及到看事观点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你没感觉就是无感，素质很差。其实我看不是素质差不差的问题，关键是人没信的问题。在这儿谈素质差与不差必须建立在是信神的人的基础上。就好比念书的孩子，念书的孩子有几种类型呢？有的孩子念书是死记硬背，是吧？有的孩子你看见人家不怎么学习，但人家成绩也好。两个成绩都好，一个是看着人家耍呢就把事情做成了，另一个是死记硬背。还有的孩子你看着他挺聪明的，但是他学习成绩就是不行，什么原因？（不学。）人家就不学，不是人家学不会，也就是说不是人家素质差，是人家不用这个素质。听懂我要说的是什么意思了吗？（二货：说我呢？）为什么说你呢？听懂这个意思了没有？用这三个人作例子，一个人本身就有这个素质，看见人家没有很投入，人家就成了，就考上学校了；另一个人就是素质差，全凭死记硬背，人家也考上了；还有一个人，看见人家可聪明呢，可人家就是没有考上，什么原因？他不想考上，他不是能力不行，也就是说他不是素质不行，不是素质差，不是愚昧、无知，而是他就没有这个方向、目标。来到神家信神的人里面也有这样的人，你看见人家在世界上做什么事情都有条不紊、头头是道，特别聪明能干，怎么来信神了就好像一窍不通了。效力者，在外边看着他就是痴呆、傻子，可是人家就一个心眼，撇弃、花费，看见人家可有劲儿呢，人家好像通灵一样，其实他通灵吗？（不通灵。）但人家就是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可是有的人在世界上看着聪明，什么事情都能干了，可是一来神家就什么都干不了了，到处出差错，什么原因？他是素质差？他就没信，他就不走这条路。这儿说“而是根本就无感。”不感兴趣，没知觉。就像搞对象呢，人家就没有相中你，你就是再怎么搞，能搞成吗？搞不成，无感。二货还是半个会计呢，是吧？这素质

不差吧？谁敢说人家二货素质差呢？怎么到了这儿就素质差了呢？所以说我在这儿看你不是素质差的问题，神在这儿说素质差说的是这个人他实实际际地有方向、有目标，但自身确实素质差，他本身就迟钝。咱也常见这种人呢，是吧？他本身就迟钝、麻木痴呆，他对所有的事物都是麻木痴呆，人家这个是素质差。你这个是在这个事上麻木痴呆，在那个事上你特别灵活精明，说明什么？你在这个事上不是麻木痴呆，而是你不投入。所以说从外边看，你这个不投入跟麻木痴呆的表现似乎是一样的，但实质又是不一样的，实际上你是什么？你是想着家，念着孩子，“我什么时候能回家？”你的心是在家呢，可是从外边看着你是麻木痴呆，什么也听不见了。就像咱交通呢或者说话呢，我说“这个饭该怎么做，这个菜该怎么做”，以前我一说人家就通了，怎么今天我说了半天，我说“会了没有？”“嗯？嗯？”不知道了，不会。什么原因？你在教她做这件事的时候，她心不在焉，一心不能二用，她的心在哪呢？在外面飘着呢，在她家呢。那你再怎么教，她能学会吗？那她跟弱智、跟素质差的人的收获是不是一样的？所以从外边看你就是个素质差，就是个弱智，其实是什么？是你没用心，没心没肺。所以说你这个素质差应该是分开来看，首先得搞清楚你是一心跟随神的人。你看神把没素质放在什么里边了？这篇交通的标题叫什么？《怎样追求真理》。“怎样追求真理”这个话是说给谁听的？说给追求真理的人听的。他追求真理但他不知道该怎么追求真理，所以神要告诉他该怎么追求真理。这话不是说给哪些人听的呢？不是说给那些似信非信的人听的。如果是对似信非信、应付着跟随的人说，应该怎么说呀？那就不是说“怎么追求真理”了，那应该说啥呀？“你该怎么走信神的路”，是吧？（嗯。）和这样的人对话就不一样了，说话针对的观众不一样。神说这个素质差是对一茬什么人说的？是对跟随神的人、要神的人说的。所以这一茬跟随神、要神的人他是一心要跟随神的，但是神给的他这个素质差，他没有这个能力，这个器官差，先天条件不够。但是这里边有的人三心二意，他就不是来这儿寻求真理的，不是来追求真理的，他是想着“我什么时候能回家呢？”他不是说回神家，他是要回他妈家呢，所以说表现出来就是没素质。其实不是没素质，是人没心没肺，把这个分开。神交通没素质举了个棉布的例子，你说二货真到了那个程度了？你看二货身上穿的都是棉布衣服？不是吧？说明她还不是真二货，她是个冒牌二货，是因着她心不在

焉，所以她冒充二货。后边神还交通了豆腐炖菠菜的例子，“比如，以前人常说豆腐炖菠菜是好东西，补铁又补钙，他在青少年时期就听父母说过，也吃过这样的菜，到他自己独立生活的时候就这么吃。后来有的人说营养学发现菠菜里有草酸，长期和豆腐一起吃容易得结石。他一听，‘草酸是什么东西？谁看见菠菜里有草酸了？我吃这么多年也没事，继续吃！’”二货在家就是这样吃呢？不是吧？绝对不会的，是吧？咱不是那个素质差的，不是素质差到那个程度。所以神说的素质差的是对真正跟随神的这些人说的，神话是送给饥人，他急着想要呢，他想追求真理但是追求不上，得不着真理，所以神告诉他该怎样追求真理。他想追求真理又觉着自己素质差跟不上，素质差就成了拦路虎，他感觉神没给他这个素质，神怕人消极，神说这是先天性的，神说这素质不能多给，多给了人就回归世界了。就像二货，怎么成二货了呢？就因为给了她素质了，她去世界可以打拼一番，所以说她就想回世界，她就放不下。如果真是在世界上没人要的那个人，他来了这儿是不是踏踏实实地追求呢？所以说这素质还是少给点好，是吧？给得多了不好，少给点素质对自己是种保守。给她点素质她就在那儿坐不住了，买了一套房子还想再买一套。没素质的人他还敢买呢？不敢了。咱真正地去理解一下这个素质。

“素质最差的那一部分人就谈不上什么接受能力了，就是临到什么新生事物不是说他主观意愿想不想学习、想不想接受的问题”，这话是不是给你说清了？“就是临到什么新生事物不是说他主观意愿想不想学习、想不想接受的问题，而是根本就无感。”根本就无感，没有感觉。没有感觉就两种原因，一种就是你是三心二意，你的心就不在这儿，所以就无感；一种是神造他的时候他的感觉器官就迟钝，或者有的人他就没有这个器官，不通灵，所以他无感。你无感是你没有开通，还是你没有这个器官，这是两码事。二货这个属于什么？没有开通，是吧？没有开通，没心。“所以在他的生活范围内没有任何的新生事物能影响到他的吃穿住行，就跟动物一样，他思想境界里的东西就是他生活圈子里那些小范围的东西，是在他学习看待世事的年龄段已知的那些东西，除此以外，外面的任何事情对他来说都没有任何的影响力，他都没有兴趣。这类人是什么人？是不是也是弱智啊？（是。）当然，咱们所说的这些事就是很小的生活琐事，不是指什么

国家大事、世界要闻，就是很小的一个新生事物的出现他都不知道，没有任何的接受度。这个接受指的就是一个新生事物的出现改变了他的思想观点，给他的生活方式、生活的常识带来一些改变，或者使他处理问题的能力有所长进，等等这些。没有任何接受能力的人生活始终是按部就班的原始的生活状态。比如，以前人常说豆腐炖菠菜是好东西，补铁又补钙，他在青少年时期就听父母说过，也吃过这样的菜，到他自己独立生活的时候就这么吃。后来有的人说营养学发现菠菜里有草酸，长期和豆腐一起吃容易得结石。他一听，‘草酸是什么东西？谁看见菠菜里有草酸了？我吃这么多年也没事，继续吃！’他不接受。这是对新生事物、新的观点没有任何接受度的人，他就不会分析‘既然有草酸，那怎么能去掉不吃到草酸呢？’知情人说：‘你吃菠菜的时候用开水焯一下，草酸就去掉了，至于你是跟豆腐一起炖还是跟猪肝一起炒那就无所谓了。’有接受能力的人听到新的信息就会通过咨询来辨别这方面信息的真实度、对人有没有益处，然后决定是接受还是拒绝，他会问、会打听这里面的细节，然后把这方面信息运用到实际生活中，避开它的弊病或对人的害处。那个浑人、没有任何接受能力的人会说，‘什么草酸，没有的事！我天天吃菠菜也没看到，就是有，吃到肚里就排出去了，又能怎么样啊？我祖祖辈辈都那么吃，我吃了这么多年不挺壮的嘛，就这么吃，没事！’他听到新的信息也不咨询打听一下，然后辨别清楚再决定是接受它还是忽略它，他没有这种态度。这归根结底是人的素质问题，就是很多事情临到的时候他不知道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该掌握哪些东西，最后不管这个事的结果是什么，总之在他那儿是没有接受，这样的人就是素质差。”二货，这个解决了吧？你属于哪个？属于素质差，还是属于三心二意？（二货：三心二意。）

什么是颠倒黑白（四）

二货，还有什么问题？（那次二货听到王静交通说她老公给咱家的一个弟兄打电话说咱们是反革命以后，她说她老公原来也是挂名信的，还挺配合咱家工作的，只是她这次出来的太突然了，没有和她老公说清楚，才造成她老公里面有反面的东西，才这么反感。我觉得她心里有这个东西。）什么反面的东西？说说。（二货：我说我老公不是说不通，不是反对得厉害的那种人，只是我这次突然出来没有和他说，要是跟他说好他不会那么反对，他也不是非得急着找我，他也配合呢。我听到王静说“二货可相信她老公呢”这话，我就和她们表白了一下，我说“他以前也挂名信呢，他在那边不管让他配合什么他也配合呢。就像送东西，他本来就认识那个弟兄，然后那个弟兄做事务的时候不想去拿东西，就跟我说“让你家人捎过来吧”，是这样的。我就是不给我老公那个弟兄的电话人家也能找到那个弟兄，我是觉得王静说的不符合事实。）“我老公是好魔鬼，怎么成了坏魔鬼了？”（王静：你听到以后你没有感觉惊讶呀？“这就是我以前对我老公太信任了，造成的后果就是这样的”，就没这个果效？）（二货：没有。我还体谅人家呢，觉得是我自己做得过分了，也没有跟人家说清楚。）（王静：所以今天谈了一天你就是颠倒黑白呢，一切都是颠倒黑白。不知道你这几年是咋做带领的，你怎么能够教导别人走正确的路呢？实际的果效在这儿摆着呢，你老公就是去找人家了，去了以后就说“你们就是反革命，我老婆要是不回来，我就要找你们”，你说这是不是事实？你不后悔自己以往所做的一点原则都没有，你是做带领的，自己都没有原则，你说你怎么教导别人？不管他们认识不认识，你不能让你老公捎东西，他们再认识，你老公知道他信神？他信神你老公咋知道的呢？证明是你把所有的信息都告诉你老公了。）（二货：刚开始是我老公拉着我去听弟兄交通的，人家那时候也挂着名呀。）（王静：最后他不信了，就不让他去作了嘛，神家的工作能让他去作？）（二货：那个我也不知道。）（王静：我谈的意思是临到这个事了，现在已经出来后果了，该认识自己了，不是说还是体谅你老公。你做带领呢，是不是该认识自己？你应该后悔你以往的所做所行给那边带来了这么大的祸患，这是你该认识、该反省的，不是现在还体谅你老

公，“我老公就不是那样的”，事实就在那儿摆着呢。你得给别人带一条路，以后谁也不能这么去走。为啥神家的啥事都让自己的家人知道？那不就是犹大吗？你得根据神话看，不是根据自己的意思看，你把这些都告诉你老公，他到现在还能找见咱家人，找见人就说“你们就是反革命，我找不见我老婆，我就找你们呢”。咱临到这些事，咱该反省认识自己的问题在哪。你为啥非要把你的家人往神家带？这是不是个问题？咱现在反省了这么长时间了，这方面啥也没反省，就反省了一个你老公还是好的，你家人还是好的。你做了几年带领，你看你今天谈的这些观点，一般的信徒信几年他都不是这观点，你看咱这些话，还是个大问题呢。你看那边的人出来到哪里都是羞辱神名，到现在一说就是回家。你看王妙还有那几个人没有一个不说回家，到现在那边的工作作成那样，没有一个有良心的，“我反省、悔改，认识自己，看我把工作作成那样”。这该不该咱反省？隔两天就是“我能回家了吗？”回去干啥呢？做犹大？出卖？咱还能认为这观点是好的，还能拿出来，咱得反省。）（二货：是，我也是想着我要反省呀，不是一直持守着自己要替他表白呀。）（王静：咱信神几年了？就你今天提出的这些问题可笑不可笑？）她进事里边了。我给你交通说神看的是人的态度、观点，你进了这个事里边了，她们在这里交通的是什么呢，不管发生了什么，咱得有个观点、态度，不是在这个事里边说，既然她们说出来了，“就是啊，我当时就知道我老公是个挂名信，我怎么还能让我老公去这儿、去那儿呢，还能让他知道弟兄姊妹呢？”王静她不是在质问这个事的对与错，不说事情的对错，她说的是发生这个事情以后你无感，不是让你说“当时我可不应该带老公”。就像祭司弟兄交通的“鳄鱼的眼泪”，敌基督，对付修理了他以后他痛哭呢，他流的是鳄鱼的眼泪，为什么说是鳄鱼的眼泪？他没有悔改的态度，他是“呀，我上次可是没有小心，我可不应该让谁知道，这做的是啥事呢，我下一回做事可得小心”，他的那个做是一种欺骗，他重点是在做事上边。我给你交通的是什么？神看的是人的观点、态度，你站在哪一边看事呢？今天发生这个事情了，“呀，给神家带来这么大的麻烦，和我有关呀，看我当时就没有原则。我做什么事就没有考虑我老公是不信的，我就都告诉他了，我就没有这个原则”。对自己是一种省察、拷问，把上一件事情当成经验教训，“以后我可知道了，信与不信的本就是两条路、两家人，虽然他当时也去听弟兄的交通了，也跟了两

天，可是神已经显明他是挂名信了，那我就不能再把他当弟兄了呀。就像王妙，人家平时还是做带领的，还是我的伙伴，是弟兄姊妹，人家哪也去了，可借着这个事一显明，一揭露解剖以后人家接受不了，回家了，不信了。人家不信了，我还能称人家为弟兄姊妹呢？人家被显明了以后，我就不能再和人家在一起了，要是显明了以后我还要和人家在一起，这就是和外邦勾结”。神已经告诉你了，她不信了，她退去了，你还要同情撒但。在没告诉你以前，在没有显明她以前，你跟她在一起神不会定罪的。就像保罗，保罗作工两千多年，他把人都带到了他面前，都让人去追求要冠冕，与神搞交易，他走的就是敌基督道路，他带的人也是走的敌基督道路，可在这两千年来神定人的罪了没有？（没有。）神不定人的罪。因为保罗走这条路神没有去揭露解剖他，没有公布于众，没有告诉人这条路是失败的路，这条路是抵挡的路，神没说，神没说神也就不这样要求你，所以在这两千年来你虽然走着敌基督道路，但神没有定你的罪。但是神第二次道成肉身来了，基督来了告诉你保罗走的是一条敌基督道路，是和神争夺选民呢。在神已经把这个公布于众的时候，当你听了这个声音以后，你还要走保罗的路，这就被定罪了。就像王妙，咱不知道的时候，“我和你是配搭，咱们是弟兄姊妹”，当她显明了以后，好了，各是各了，断了，不是弟兄姊妹了。就像咱的家人，原来看着他信呢，挂名信也是信呢，你看着他是好魔鬼，你还把他当好魔鬼待，一显明，他成了魔鬼，显形了，你还能和他称兄道弟？“我不能再和他称兄道弟了。”神要的是什么呀？神要的是人的态度、观点。不是让你去做哪个事，不是让你去指责什么。她们在这儿说这个的意思是什么？你老公在外边都说出来“你们就是反革命的”这话了，你在这儿没反应，而且你老公还找到了弟兄姊妹家，还要去弟兄姊妹家找你，这带来了多大的祸患？你看到这个事情了，你该不该懊悔？“我怎么有个这老公呢？什么人呀！真成了魔鬼了，啥东西呢！”这是不是你的一个态度、立场？你站在神这一边爱神所爱、恨神所恨，“我以前还真把你当人了，你这做的是啥呢？这就不是人做的事！”当你是这样的观点、态度的时候，弟兄姊妹还说啥呢？你是悔改了，你是认识了，弟兄姊妹啥也不会说，因为你已经走到这条路上了，你走的是回转的路。可是弟兄姊妹看见了什么？“不是呀，我老公不是那人呀，我老公当年还怎么怎么，给这

儿、给那儿送什么什么，而且还是你们同意了的，怎么又成了我的过了呢？”

听懂这个意思了吧？你进了这个事里边了，我跟你说的是立场的问题，王静之所以谈这个问题是说你站的立场不对，“你怎么就不懊悔、不悔改呢？”（二货：任胜在那边和弟兄姊妹明说了，“你看看，人家这半家信也支持、也做呢，不让人家知道也不行呀”，她那会儿也说了呀，再说了让我老公送东西的时候也不是我非让送的。）（王静：是任胜让送的？）（二货：不是。是我和那个弟兄交通说“你尽的事务本分，到时候你去送”，我也不想让我老公送呀，但是他们就想让顺路捎呢。我的意思是这会儿交通出来就把过错都推到我身上了。）（王静：你是带领呀，不说你，说谁？你是带领，他们下边说让你老公送，你就让送？）（二货：我也说过不让送呀。）“我说过不让送呀，可是他们让送呀。”（王静：果效呢？你还不该认识自己？就像你写的“我不让谁谁写弟兄姊妹的实名，他就不听”，这不是你说的？不听的果效呢？不听就算了？咱是带领，不行也得行！）这里边是个什么问题呢？人没有担当，没有承担。就像当妈的，桌子上放了一碗开水，她出门的时候告诉孩子“不要动啊，不敢烫着你，我去个厕所，一会就回来了”，等从厕所回来，孩子在那儿“哇哇”地哭呢，把手烫着了，谁的责任？亲妈是打自己的脸呢，“呀！我怎么是这东西呢？他明明就是个孩子，我怎么就光告诉他了，没把这碗水拿走呢！他能懂？”后妈呢？“告诉你烫、烫、烫，你不听！”孩子被烫得“哇哇”哭呢，还要踢他两脚，“你干啥呢？不让你动你非要动！”老公回来了，孩子烫着手了在炕上躺着“哇哇”地哭呢，后妈还要告诉她老公，“什么孩子呢，我就去了个厕所，我不让他动不让他动，他就把碗打了，把手也烫着了！这就是你孩子，一点也不听话，还要把我气出心脏病呢！”。同样一件事，两个态度。咱在这儿充当的就是一个后妈，不是亲妈，没有这个责任，“我应该担当，这是我的一片天，神把这个地方给了我让我去当带领呢，让我去管理呢，不管这里出了什么问题，不管是不是我的责任，我是当官的，我是这儿的一把手，是不是我的责任都是我的责任”。好比一个县长，在他所管辖的地区着火了或者闯下什么祸了，和他有没有关系？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谁都没事，一发生什么事，执法部门一来，“把那个责任人先控制起来”，他冤不

冤？“和我有关系吗？和我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但是你是当官的呀，你是负责的呀。十来岁未成年的孩子，你说他能不能听话？说听不懂他又能听懂点，他闯下什么祸了，人家找那个孩子算账呢？一来就是“家长过来，你的孩子怎么怎么了。”家长这么一瞪眼，说“那是他干的，那是我干的？”人家说“这是什么家长呢？遇上神经病了！没担当、没责任！”咱应该有个担当、责任，责任心。如果有责任、有担当的人，他就感觉不到是别人的问题，他感觉到就是自己的问题。即使说别人是有问题，他不去指责别人而是解决自己的问题。咱信神是干啥呢？信神就是解决自己的问题，解决自己的看事观点。人在做神在看，神看见不是你的责任你都能够担起来，那神就敢把更重的托付交给你，你就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因为神今天就是操练你做万物的主人呢，如果遇上一个什么事，你都能把你自己撇得干干净净的，你都能找出来原因，“那个是张三的问题，那个是李四的问题，那个是王五的问题，我是当负责人的，我是当带领的，这个不是我管的，各有各的管辖区”。在中国不出问题还好，一出问题就是副领导的问题，你听说过哪个正领导出过问题？没有。一出问题就是副领导的问题，要么就是临时工的问题。咱今天信神了，不能说副领导、临时工了，那一有什么事就是自己的责任，是不是自己的责任都是自己的责任，责任人，有担当、有责任。这话能理解吧？（二货：嗯，理解，知道。但是就是有时候……）要受苦呢？有点冤？（二货：嗯，那会儿我就说我当不了带领，感觉就是把我硬推上去了。）你说让你做带领是不是福呀？是不是神的高抬呀？（二货：但是我做不了呀。）谁一开始就能做了呢？让你做带领是不是让你在这儿操练呢？让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摩西还说做不了呢，那对摩西是不是高抬？是不是重用呢？你喜欢让重用呢，还是喜欢当个普通跟随的？（二货：我就想平平淡淡的。）想平平淡淡的能得着真理吗？喜欢安逸的生活，安逸的生活能得到什么？神交通说人要是追求安逸那就是追求做啥呢？猪。猪过的是安逸的生活，人就不会过得安逸。神给人有思想、有责任、有负担，怎么能安逸呢？你既然成为一个人，就应该有人的担当，就有责任，就有使命。神交通的“丢失千万祭物竟无悔改之意”听过吧？千万祭物是不是他丢的？（二货：不是。）不是他丢的，如果真是他直接丢的，当时就不可能让他在了，他是间接人员，间接人员也应该悔改呀，是他管理失误呀。咱今天也是一样的。

（王静：你走的这个路不对，你不是说在这个环境里边悔改认识。谁能做了带领？那不都是操练做带领呢？操练咱失败了以后能够悔改、能够认识，要走的是这个路。主要是你现在里边后悔以前这么走，你要回去呢，你的根源就在这里呢。咱经历神作工，哪个人没有问题？有问题悔改，你有了问题不是悔改，你有了问题是埋怨、叫嚣，“就是你们让我走到这一步的。信神也是一样，是你把我带到这里边的，要不是这样我也不信这，我在家里不是安然的吗？”你就是后悔走这个路了，你的根源在这里呢。一般的、正常的人的领受是“我以前看我丈夫是那么看的，我就没看清，后来经过事实证明我丈夫是个魔鬼”，这是不是人家看见了？人家经过事实看到的是这个，你里边是啥事出来都是后悔。）现在感觉当带领后悔了，是不是？（二货：不是后悔当带领，就是感觉那时候负责不了那么大的范围，做教会带领、负责范围小点的我还能行，我跟上别人能操练，让我直接带我自己什么都不会，我怎么操练呢？那会儿我看见一个信神时间长点的人，我就想推荐他们，让他们带带我，我不想当主要的，我也不懂。）如果说你不当带领的话，你今天能走到这儿吗？这是不是福？（王静：她没有认为这是福，她认为这是祸，“让我流落到这步田地，这是福？我要是不当带领我能是这？我要是个平信徒何必临到这么大的事情，让我出来回不了家呢？”她的观点是这个，她本来就是看什么都歪着呢。）二货，是不是？（二货：是。）以前是，现在也是？今天刚看了神交通的素质，该怎么走？先分辨分辨，这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自己说说。如果你待在家里边是什么结果？出来是什么结果？一样不一样？你来这儿一段时间了，你也体尝、也感受了，和在家里边一样不一样？你感受到啥了？虽然对肉体是刀剑的击打，但灵里呢？灵里是不是安慰呢？是不是增加了对神的认识呢？是不是看见自己所走的路了呢？是祝福了还是受祸了？看咱的素质在哪呢。正面的、反面的，生活方面的、作工方面的、生存方面的。如果你在家，如果你不是在尽这个本分，也没有这些熬炼了，那是什么？那现在是什么？你现在是在家呢，在家陪伴孩子、陪伴老公呢，明天呢？想过没有？你看看在家的人是什么？额头上盖上什么了？盖上兽印了。额头上盖上兽印是什么意思？印上兽的记号了，那是属兽的人了，那是属被兽吞吃的人了。你愿意成为属兽的人？盖上兽印？这是不是神极大的保守？是不是因着你做带领带来的？虽然对你的肉体是刀剑的击打，可

对你是极大的保守。你在家和孩子守在一起就安宁了？你和丈夫守在一起就安宁了？你今天安宁，明天安宁吗？地震、瘟疫、饥荒来了，你晚上能睡得着觉吗？头顶着兽印你能睡着觉？惶惶不可终日！你所追求的神满足你，你追求什么神就给你什么，你觉得你在家能看住孩子、看住老公、看住妈，那神就让你看看，是你主宰还是神主宰，神是不是要给你一个印证呢？你守在孩子身边孩子就安全吗？你家里能安全吗？就不怕神挪去？就不怕祸患临到？那你敢在家吗？能在家吗？在家是什么后果？你盖上兽印了你的祸患是必然要临到。那你还不感谢，不感恩，还有埋怨呢？（二货：就是心里难受，就是自己里边熬得不行，也不是埋怨。）今天刚交通了素质，自己熬得不行，你得去认识呀，你不能在这儿不接受呀。今天刚交通了接受能力，咱该怎么接受？从神来的，先分清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对生命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新生事物出来以后，什么是该抛弃的？什么是该弃绝的？什么是该接受的？心里怎么难受呢？难受啥呢？咱把神的救恩都当作了仇视之物，这是不是咱的悖逆呢？主要是觉得什么苦呢？（二货：觉得临到环境就不知道该怎么去走，就是刚才说的就守在一个做法里面，不知道到底怎么实行是合神心意的。那会儿交通说性情变化是扭转观点呢，但是临到一个环境的时候找不见这个观点是偏的还是正的，是该做的还是不该做的，根本找不见这些，所以我感觉信神很吃力、很困难。那时候疫情解封以后和任胜去一个地方传福音呢，当时聚会交通完以后准备抠线索呢，结果当事人感冒了，我就说感冒了就不谈了，等好了让当地人谈吧。任胜说："咱这么远来了，不作工就回去？"后来又把人叫过来谈了，结果那次回来都阳了。）你可真成了任胜的徒弟了，"认识自己吧，扭转观点吧"。不管什么来了，"我扭转我的观点"。这是不是神兴起环境让你去进入呢？这是不是都是好事呀？（二货：当时我在想是不是我贪恋肉体，又想回家呢。）真是名不虚传！"认识自己"，这是任胜的大徒弟呀，名师出高徒！（王静：那段时间一直说有感冒的咱不传，说过吗？）"问题是任胜说了呀，我得认识自己呀。"本身从原教会过来的时候，原教会一直就是"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然后过来一个师父也是"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然后一切就都是认识自己、否认自己。不去分辨认识。什么是生命进入，这就是生命进入。不给你摆设环境，你谁都看不起来，给你摆设环境一看你什么都不是。你说亚当、夏娃那时候他们怎么背叛神的？和这

一样不一样？（一样的。）亚当、夏娃委屈死了，“我去和谁讲理呢？树是神你放在伊甸园的，蛇是让撒但附了，撒但是带领百万天使的天使长，天使长说的话你说我听还是不听？我听了你又说我错了，还把我咒诅了，还把我赶出伊甸园”，亚当、夏娃冤不冤？今天看到冤不冤？（不冤。是自己歪脖子看表。）神告诉你你是从哪来的，是独一无二的造物主造了你，就是一位神造的，天使长它再是天使长它也不是神。神告诉你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是必死的，神说必死的就是必死的，这就是一个正确的观点，不管谁再说什么，那就是必死的，神说的这句话必然得成为生命。神造人的时候给了人素质，给了人思想，各种动物的名字是亚当起的，是吧？他能给各种动物起名字。咱在日常生活当中按神给咱的思想就完全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咱有这个思考能力，大脑思维能解决这些问题，这是神给了你的，是吧？这和神告诉你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是必死的是不是一个道理？你自己能够分辨、认识清，这就是神给你的正常人性理智，这是不是正面事物？人阳了咱就不能聚会了，不能再接触了，一接触怕传染。咱也意识到了，但是你在意识到的前提背景下，这个没有作了你的思想指导，没有成了你的行事准则，更没有形成你的观点。而你的思想观点是什么？“我是不是想早点回家，体贴肉体，不想聚会呢？”反过来任胜说一句，“咱这么远来了，不作工就回去？”在出现两者选择的时候，你就扭转你的“错谬”观点了。你没有用自己的理智思维去分辨、认识、判断，然后做出决策，该怎么行。而是像木偶一样，守了一个规条、形式，“认识自己、背叛自己”，来一个做法上、形式上的接受、顺服，根本不考虑对错，是否合适。这是在任胜的带领下，在任胜作工的熏陶感染下的一个结果。所以导致神给了人理智思维都不去寻思、揣摩了，直接背叛了神所给的而跟随了任胜的理念。就如亚当、夏娃一样，神的话没有细想、揣摩，没有成为做人的基础，就被撒但的“不一定”熏陶感染了。在这里任胜扮演了一个勾引人犯罪的人，你扮演了一个背叛神吃善恶树果子的亚当。你说的比亚当还好听呢，亚当说的是“我去和谁讲理呢？树是你放在伊甸园的，蛇是让撒但附了，撒但是带领百万天使的天使长……”而你说的是“我扭转自己的‘错谬’观点”。亚当、夏娃当时是不是也是扭转自己“错谬”的观点？咱跟随神多少年了，还能做出亚当、夏娃当初做的事。任胜告诉你怎么做了，你看到这个事不合常理，在这种情况下，你该不该提出疑问？“我问问弟兄、问问王静、

问问周围的人群合不合适，我确认一下。”咱还能做出这事呀？这个事出来以后你是什么反应？你不是持守神给你的东西，你持守的是什么？猜疑、疑惑。任胜和你说了这话，你是不是这个反应，“不对呀，都阳了，一接触这不是就感染了吗？”你对她的话猜疑、疑惑，对你自己也是猜疑、疑惑，左右摇摆不定，最后导致背叛。直到今天多长时间了咱还没有答案呢，“什么是生命进入？我不听撒但的话不会走路了”。你说咱丢人不丢人？现在会走路了吧？还有什么痛苦呢？你不管是说一句话，还是做一件事，你都得寻找事物的总根源是不是从神来的，是从神来的你必须持守住，而且得永远持守住，不是从神来的坚决不能持守，这就是一个原则。

什么是颠倒黑白（五）

这就看到了一个中国人的素质，你说中国人成什么样子了！当时亚当、夏娃是因为听信了撒但的话，被神赶出了伊甸园受到了神的咒诅，直到他们死亡。也就是说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是必死的，这句话应验了没有？（应验了。）是必死的，亚当、夏娃是必然要死的。如果他们不吃善恶树的果子他们在伊甸园有没有死亡时间？没有。原来造的亚当、夏娃是不是永生的？（是。）亚当、夏娃当初是永生的，是因为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以后是必死的，神的话永远不会变。但是咱以前没有注意看这个话，会认为什么？亚当、夏娃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死了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看见亚当、夏娃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以后死了，怎么就说亚当、夏娃死了？我那时候自己的认识，“原则上来说亚当、夏娃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是必死的，是该死的，是神怜悯他们，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咒诅了他们就代替了死亡了”。这种认识法是什么？正确不正确？（不正确。）我原来的看法就是神还是爱人的，按道理说亚当、夏娃是该死的，可是神造了人，就像父母对亲生的孩子一样，孩子犯了什么罪父母说的是那么严厉，但父母能不能那么做呀？父母只能那么说，不能那么做。所以说“算了，那就不用你死了，把你赶出伊甸园吧”，原来我有这么一个认识，这个认识法对不对？（不对。）错在哪呢？怎么是对呢？（他们的肉体没死，是灵死了。）你的意思是他们的肉体没死，是吧？我刚信神的时候就有这个观点，这是昨天才扭转了我自己的这个观点，我当时认为神把亚当、夏娃咒诅出伊甸园以后就把这个死给忘了，认为神就没有让他们死，说的是必死的，结果就没有看到亚当、夏娃死，只是看到神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咒诅了他们，在我这儿就是用赶出伊甸园咒诅了他们代替了他们的死亡。刚才你又说他们是灵死了，是吧？（没有永生了。）当时我就把这个死亡给忽略了，认为死就是必死，神说必死就应该立马死，应该是吃了善恶树的果子就死，就像喝了敌敌畏，马上死，这才是死。亚当、夏娃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以后当下没死，他们出了伊甸园又活了多少年？（九百多年。）亚当、夏娃出来的时候是两个人，他们在伊甸园有没有生育？（没有。）在伊甸园没有生育，是他们出了伊甸园，神咒诅了他们以后才有的生育。神说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是

必死的，这个话不假，是必死的，只是说当下他们没有死而已，至于说灵死了没有还不知道，咱先不说他们的灵死没死。我原来就错谬地认为神咒诅了他们就代替了他们的死亡，其实死是必死的，神咒诅他们出了伊甸园，怎么咒诅他们死了呀？神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创3:17-19）也就是说，他们从伊甸园出来就有了死亡时间。说这个是要说人都信了个眼见，你看见亚当、夏娃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死了，"哎，神话应验了"，你没有看见他们死，看见神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他们出了伊甸园还繁衍生息了那么多，你倒忘了他们死了没有，忘了神说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是必死的这句话了。亚当、夏娃是怎么死的？在人看他们是不是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死了的？（在人看不是。）那事实上呢？（事实上就是。）把这个搞清楚，"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是必死的"这句话，亚当、夏娃是因着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死的，还是怎么死的？（不听神话死的。）先搞清楚了，亚当、夏娃不是因为吃了善恶树的果子而死的，撒但说的"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不一定死"这话也对着呢，事实证明确实"不一定死"，这是不是实话？他们最终死不是因着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死的，是因着什么死的？（因着听了撒但的话，背叛了神。）背叛神就死了吗？最终是神把他们咒诅死的，和善恶树的果子有关吗？（是他们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才带来的咒诅呀。）我和你说他们是怎么死的，咱不说这个"带来的"。比如我把你杀了，结果把我判了死刑，枪毙了我，能说成是你把我杀了？是因为我杀了你，带来了我的死亡，"是你把我杀了"，这是什么理？听懂我说话的意思了吧？神说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是必死的，撒但说不一定死，是撒但借着善恶树的果子把人败坏了，它败坏了人，人不一定就得死。但是在神那边是不允许人有败坏存在的，神是圣洁的，所以说他们必须得死。是神让他们必须得死，不是善恶树的果子把他们毒死的，是神把他们咒诅死的。神能造人，神能让人从无变有，也能从有变无。他们是怎么死的，死到哪，那都是神咒诅的，不是因着吃了善恶树的果子就造成这个后果了。这是要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神说的话人只有接受顺服，别无选择，神说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是必死的就是必死的，不是说它能不能

把你毒死，毒死毒不死神不能让你存在，你是必死的，你不能对神的话有任何猜疑、疑惑。亚当、夏娃他们是因为听了撒但的话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以后，遭到了神的咒诅而死亡的，神是对他们背叛了神的一种恨恶。

在亚当、夏娃出了伊甸园又繁衍生息了一千五百年以后，神看见地上满了强暴，淫乱成性，唯独只有挪亚是义人。为什么说挪亚是义人呢？（他听神的话。）听神的话。除挪亚以外的所有人淫乱成性，满了强暴，否认神的话。也就是说，亚当、夏娃出了伊甸园以后，他们是不是要教育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孙子呀？要教育啥？“切记啊，我原来是住在伊甸园的，想吃什么吃什么，不干活只享受，就因为我没有听神的话吃了善恶树的果子遭到了神的咒诅，神太怕了。神把我赶出了伊甸园，地里边也长出了草，每天让我面朝黄土背朝天，直到我累死的那一天。你千万千万记住呀！神曾说什么了，你可不敢否认，可不敢疑惑。”当时亚当、夏娃有几个孩子呀？（三个孩子。）亚当、夏娃对他们的三个孩子是不是都要教育呀？三个孩子三个性情。人被撒但败坏的程度不同，有的人听了他是相信、承认，有的人听了是不相信。世上人常说“一娘生九子，九子各不同”，经过繁衍生息一千五百年以后，也就是说一代传一代，有的人守住了神的话，在守住神的话的过程中两极分化，怎么两极分化了？相信神话的人，他做什么事情他就得寻问神，他就得安分守己。那他得来的必然是什么？神的祝福。然后他遵行神的话，遵行父母的教导以后，他必然要看见作恶的人要受到什么报应。在他繁衍生息的过程中，他就逐渐地看周围的人，去经历、去体验，看见作恶的人受到了相应的惩罚，又看到敬畏神的人得着了神的祝福，他有什么感受呢？“呀，神就是真实存在的，神就是不可触犯的！”他会越经历越定真神，这是一部分信的人，承认神的人。另一部分人被撒但败坏以后变得诡诈、疑惑、怀疑、背叛，当爷爷的和儿子说呢，儿子说“不可能”，是吧。他儿子还说不可能呢，等到他孙子呢？“不存在。”等到重孙子呢？“哪有呢？”不信派就来了。不信派有了以后他在外边就是遭到神的报应了，被神击杀了，或者临到神的祝福了，他能看见吗？（看不见。）看不见，他不去认识。就像今天说二货呢，神作的她看得见看不见？（看不见。）因着什么看不见的？因着你藐视、抵触，最后走到了无感，

没有感觉。所以说两极分化。所以一千五百年以后到了挪亚这个时候，挪亚经历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教育，在他的体验、观察中他看见神话不可触犯，其他人呢？“没有神。”在挪亚造方舟的时候，神就一直与挪亚同行。神告诉他让他造方舟以后神还管不管呀？神告诉他以后神就走了。挪亚造方舟造了多少年？一百二十年。造方舟的这一百二十年间，挪亚还能不能要孩子？（不能。）在这一百二十年间，如果按世间那个繁衍生息来算的话会有多少孩子？上次咱大概计算了一下，一百二十年间大概是六代同堂，按一家生三个孩子算，可以繁衍两千一百八十六人。生育多不多呢？这是以一家生三个孩子来算，不多吧？（不多。）如果不造方舟，挪亚一家在这一百二十年间应该是繁衍两千一百八十六人，这是什么概念呢？一个大型的村庄。给你算这个账是什么意思？神和挪亚同行。以前咱就不说了，神让挪亚造方舟的时候，挪亚能不能要孩子？如果他要要孩子的话，这个方舟能不能造成？（造不成。）他还得养活这些孩子，还得看孩子，造不成方舟。而且神让他造的方舟能放多少人？即使一百二十年以后方舟造成了，方舟里能不能放下这两千一百八十六号人？（放不下。）所以说能不能生育？（不能。）这一百二十年间挪亚不能生育，他的孩子也不能生育，婚都不能结。神说挪亚是义人，神有没有说他的孩子是义人呀？（没有。）挪亚的妻子也不是义人。那挪亚在造方舟的时候，他的孩子们会有什么想法？妻子会有什么想法？有没有反对意见？（有。）一百二十年，别人家的后代都有两千一百八十六个了，他们啥也没有，他们会不会攻击挪亚、埋怨挪亚呀？（会。）所以说挪亚要遭到什么呢？周围的亲朋好友、邻居对他的毁谤、攻击、嗤笑，他的家人也难以放下，眼看人家的后裔都两千多人了，他家还是这三个孩子，造了个方舟，还见不了一滴雨点，这是个什么概念？再一个，神让挪亚造方舟的时候，他造了一百二十年，也就是神让他造这个方舟从开工到收工一百二十年，造了一百二十年造成以后洪水才下来的，也就是建方舟期间这方舟得风吹日晒一百二十年。咱盖一个房子盖一百二十年以后这个房子能不能用还是个问题呢，想想，方舟还是木头做的，老鼠不能啃了，蚂蚁不能蛀了，造的这个方舟还得经过一年的水泡来检验行与不行。从这儿看见什么了？挪亚是义人，这个义人好不好担呀？（不好担。）是那么容易得来的？他怎么能做成这样呢？那你说挪亚在造方舟的时候，他对神有没有埋怨呀？他有没有消

极软弱呀？（没有。）消极软弱会不会就有应付糊弄、埋怨呀？挪亚有没有应付糊弄？（没有。）你怎么知道没有应付糊弄啊？（因为他造的方舟连一个蚂蚁窟窿都没有。）人家造的方舟就是个见证、就是个证据。如果没有这个方舟，你会不会也毁谤、攻击？“他能没有埋怨？他能不应付糊弄？我尽了三年本分家人倒说出话了，我三年不回家我都熬不住了，他造方舟造了一百二十年他能没有？”证据在这儿摆着呢，如果说他有应付糊弄，这个方舟能经得住检验吗？（不行。）

和你说这个事是要说什么呢？知道不知道我要说什么？当时亚当、夏娃从伊甸园出来是因为他们对神的话信不来，撒但过来一勾引、一迷惑就上当跟撒但走了，一千五百年以后，神要检验，神要留下人种，其他人都要毁灭，神是不是要拣选呀？神要拣选什么人？能不能再拣选上亚当、夏娃这样的人呀？神要拣选人必须得经过一千五百年，“也让你们去经历了，也让你们去看见了，你们警醒了没有？一代一代警醒了没有？记住你们老祖宗的教导了没有？神的话在你们身上扎下根基、生根发芽了没有？你们的老祖宗是怎么从伊甸园出来的？是怎么遭到咒诅而死亡的？你们切记了没有？你们对待神话的态度就是对待神的态度，神说一句话你们是什么态度？”看看现在的人对神话的态度是什么？不搭理。就是跟随神的人对待神话的态度是什么？咱就不要说原教会了，就看咱现在，咱说把神话带入实际生活当中，神说出来多少话，你实行哪句话了？咱和挪亚对比看看。因着亚当、夏娃对神的话疑惑、猜疑，最后背叛神，神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所以说神要再留下人种的话，绝对不允许这样的人存在。神的话在人身上必须生根发芽，神的话必须成为人的生命，就一句话，必须成为人的生命，必须得检验，所以说神就让挪亚造方舟，神就跟挪亚说一句话，神是不是明明白白告诉挪亚了？“人满了强暴，我要毁灭这个世间，洪水要灭世，你造方舟吧，造多大的方舟，让你们一家人上方舟。”神告诉你这句话你能信，能持守多少年？能不能持守一百二十年？你不是相信一句话，得有事实来证实你就是相信，就必须让你造个方舟，造上一百二十年，造的过程中还得经得住撒但的围攻，让周围的邻居再说你，“你疯了？你傻了？还有你家孩子。”你说神和挪亚说的时候，他的家人是不是知道呀？应该是知道的吧？即便他家人知道，他们看见别人家繁衍生息两千多口人了，他们家就三个孩子，还

都没结婚，他的孩子们怎么想？他的妻子怎么想？会不会说挪亚不务正业？会不会是二货的想法呀？“天天撇家舍业弄的是啥呢？看人家外边的人该娶的娶、该嫁的嫁，人家在世界过得好好的，你在这儿是干啥呢？孩子也不管。人家都六代同堂了，你连个儿媳妇都没有，连个孙子都没有，过了生育的年龄以后还能不能生育呀？”挪亚要受到诽谤、攻击，这是不是都是试探、检验？这是不是就是检验挪亚的信呢？是不是检验挪亚对神的这句话能持守多长时间？还得有事实来证实挪亚持守这句话是一心一意的，不是应付糊弄的，不是欺骗的，以挪亚造的方舟为证，如果说挪亚对神的话有点猜疑、有点疑惑、有点应付糊弄，这个方舟没造成或者有个小窟窿，他有应付糊弄那这个方舟必然是要露出马脚的，露出马脚以后，那他的一家八口还能留下吗？如果方舟上有个窟窿，经过水的一年浸泡，那是不是就该灭了？那也就是说如果方舟造不好，是不是也是必死的？（是。）那是不是和当时亚当、夏娃出来的时候是一个性质呢？（是。）对神说的话，如果你猜疑、疑惑，你要敢有个“不一定”，那你就是必死的。也就是说，神一直作的什么工作？就是检验人的信。也是检验人的信，也是让人心里必须得有神，一个受造之物理当敬拜造物的主，有耳的就当听，对神话的态度就是对神的态度。从亚当、夏娃和挪亚的这两件事情里面能看见什么？对神的顺服是什么？绝对地顺服，不是相对地顺服，是绝对地顺服。还有亚伯拉罕，他能献上以撒了，神赐福他。再看一路走过来对所有人的试炼、检验，是不是都超不出这个原则呢？也叫原则，也属于一个规律吧。

今天说你大胆地来爱神看神能把你怎么样，神让你把自己献上，神今天又告诉你，神作工结束了，末世所有的不信派都要被惩罚，跟随神的人要留下来，这话你信不信？（必须相信。）二货信不信？（二货：信。）真的假的？（二货：信。）这个信是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九十九，还是百分之百？（二货：百分之百。我自己虽然实行不了，但是我不是否认神的话不会应验。）那你怎么会实行不了呢？你相信神话怎么还能说实行不了呢？（二货：就是觉得找不见路，实行的总是偏的。）你是找不见路而实行偏了，还是对神信不来呢？这两个得分清。找不见路实行偏，咱应该是寻求吧？可是咱的表现是什么？（二货：表现还是信不来嘛。）刚才咱交通素质的时候，

你是不是三心二意的？这个三心二意证实了什么？咱对神的信是不是百分之百呢？（二货：不是。）这个信生根发芽了没有？开花结果了没有？（二货：没有。）你原来说不知道是撒但大呢还是神大呢，是吧？今天看见啥了？从这件事情中看见啥了？撒但是无能的。看见撒但无能了没有？你说撒但为什么要去败坏人呢？它败坏人的动机是什么？知不知道它的动机？（二货：它想掌权呢，想站神的地位呢。）它为什么想站神的地位呢？你根据它的说话看，当神造了人以后，撒但它就想管理人，它怎么才能管理人呢？（人听它的。）只有人听它的它才能管理人。所以要想让人听它的，它就必须得败坏人。它为什么有这个动机呢？就是说当神造了人以后，它是种什么心态？神说感到孤单想有个说话的，想找个知心人，所以神就造了人。它看见神造人的时候，它想不想也造个人？撒但想不想找个知心人？（想。）想。神作什么它不想作呀，但是它能作了吗？（作不了。）我跟你说这话的意思是，神造了人的时候，你得知道撒但在想什么，它也想造人，不是它不想造人，撒但从始至终没有造出来个东西，不是说它不想造，是什么？是它造不了。神说撒但是无能的，啥也作不了，但你必须得证明一下，是撒但不作呢，还是撒但作不了？（作不了。）你必须得给人家证实一下，人家撒但说“我不作，是我看不起，不是我作不了”。（它是作不了，它要是作得了它就不败坏人了。）对，当神造了人的时候，撒但眼红，“呀，人家有知心人，人家还掌管了人”，眼红、嫉妒，嫉妒产生了恨恶，它想造个人让人能听它的，但它又造不了人，这就像不会生孩子的女人，她看见别人家有孩子她就眼红、嫉妒又没办法，只能偷一个、抢一个、买一个孩子。所以撒但就想把神造的人偷走，归到它的名下，所以它就想办法迷惑人。这就是它迷惑人、坑害人的一个动机。说这个主要是说撒但的无能、无力，从神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就能看见撒但的无能。又看见了什么？它败坏了人以后，神不仅仅是咒诅了人，还咒诅了什么？（撒但。）神把撒但打到了半空中。神把撒但打到半空中以后撒但反抗了没有？你看见撒但反抗了没有？（没看见。）没看见，你看见它挣脱神对它的咒诅了吗？（挣脱不了。）那你看见什么？撒但无能、无力，完全在神的主宰安排摆布之中。给你交通这个是让你怎么去看见撒但的无能、无力，不然的话咱总觉得撒但也厉害呢。神说没有神的允许撒但连地上的一个蚂蚁都动不了，那你怎么看见它动不了呢？得有事实来证明。

撒但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自己还活在神的权下，还活在半空中飘荡呢，自己连个居所都没有，在这儿还想狂妄地带领人、引导人呢，把人也引导得狂得不知天高地厚，撒但不知道天高地厚，人也不知道天高地厚。

咱信神要看见什么？看见神的伟大，看见神的权柄，同时又看见撒但的无能、丑陋，这是你必须要看见的。到最后怎么能把这批人作成精兵，冲破死亡的辖制呢？你必须看见撒但它就是无能的，就是个纸老虎，你才能不受它的辖制，你才能从它的权下走出来。再看挪亚，挪亚是敬拜神的，神把挪亚留下了，那些在地上行污秽的人是不是都是跟随撒但的、被撒但败坏的、听从撒但的？（是。）在神毁灭撒但的时候，毁灭撒但的孝子贤孙的时候，撒但能不能起来保护得了它的孝子贤孙？（保护不了。）那更看见什么？（撒但无能。）你看见了撒但的无能，看见它的不知羞耻、丑陋不堪、不堪一击，这就是让你看见撒但的化身了。你更看见听神话、顺服神的剩存下来，不能完全接受顺服的只有死亡。带你回顾历史让你更加看见这些，你看了历史以后，看了这些结果以后，你看到神所作的，看见了神的权柄，看见了神的性情，看见了神的不可触犯，同时你看见了撒但的无能、撒但的邪恶、撒但的丑陋不堪，得来的结果是什么？你对神加深了信，加深了敬畏，加深了认识。你对撒但呢？看清了它的邪恶，看清了它就是个纸老虎。你再根据约伯的见证看，你看见了什么？你看见撒但厉害不厉害？当神允许的时候，约伯的十个儿女一天没了吧？约伯的万贯家产没了，驴、羊，仆人都被杀害了，你看见了什么？撒但可怕不可怕？（可怕。）撒但虎视眈眈，太可怕了。但不管它再怎么可怕，它超不出神的权柄，再可怕超不出神对它的吩咐，没有神的允许它不能动，它之所以能动，之所以看见它那么厉害、那么可怕，是因为神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伯2:6）所以不管约伯遇到再大的事，撒但都不能伤害他的性命。约伯的孩子们怎么死了的？狂风把房屋刮倒以后被砸死了。那这股风刮过来能不能刮到约伯身上？（刮不到约伯身上。）刮不到约伯身上，因为没有神的允许，其他人都能临到，但不能临到约伯身上。那约伯在这儿是不是此人勿动呀？（是。）那也就是神在那边告诉撒但，“此人勿动啊，其他人你可以动，但此人勿动，去吧”。在神说这句话的时候，谁也看不见，但

在物质世界你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撒但的张牙舞爪，是狮子、老虎的那种嚎叫、那种恐怖，它害的是约伯的孩子，约伯的万贯家产，约伯的仆人，它是不是在约伯面前害的呀？世上人说“杀鸡给猴看”，它无非就是吓唬约伯，但它动不了约伯。再看但以理，但以理下狮子坑，狮子不能动他，害他的那些人刚下到狮子坑口，狮子就抓住他们，咬碎他们的骨头。看到了什么？看到了撒但的丑陋不堪，它就是一个纸老虎，不要看着它虎视眈眈，没有神的允许它动不了你。

回顾这些历史是要让你看见神的权柄，看见撒但的无能，看见撒但就是神手中的一个玩物，没有神的允许它连地上的蚂蚁也动不了，这不仅是一句话，在人身上成了什么呢？人能够经过看这些历史，这些话在人身上能生根发芽、结果。再看现在，环境临到了咱胆怯害怕，感觉“撒但是不是比神厉害呢？人家把咱的教会搅得乱七八糟的，抓的抓、逮的逮、坐监的坐监”。被抓、被逮、被判刑，是什么原因？是神交给撒但，让撒但这么去做了。该试炼的试炼，该淘汰的淘汰，该兴起环境把他赶出家门的，赶出家门，这都是为了神的工作，为了神选民的生命进入，所以这是神要求撒但这么去做的。当你回顾历史看见这些历史，再看见神作的，看见撒但做的，更让你看见撒但是无能的，当你真实看见这些的时候，再实行真理的时候还难吗？还怕吗？让你看见这些就是要增加你的胆识，当你追求做正义的事业的时候，追求真理生命进入，追求维护神家利益、维护神的工作，追求为神献上的时候，你担心什么呢？你担心怕大红龙抓捕了你？被撒但缴获了？可能不可能？不可能。这个“不可能”不能只是成为你的一种信念，而是什么？那是必然的。就是神说的，“放心大胆地来爱神，看看神能把你怎么样？看看他会不会杀你？”（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神向全宇的说话”的奥秘揭示·第四十二篇》）让这个话成为你的生命，就像挪亚一样，不管周围有多少人攻击、毁谤他，不管兴起什么环境来，话不变，那是事实，撒但就是无能的，没有神的允许撒但就是动不了。就是说咱在大胆为神花费的时候，咱在为神花费献上一切的时候，咱做神称许的事，撒但是不可能临到你的，这是必然的，这也是你必须得有的一个信念。但是可能不可能临到你呢？说的是不可能临到你，这话能不能绝对地说呀？（不能。）不可能临到你是你对神话的一个信，但是不一定不临到你。这话矛盾不矛盾？（不

矛盾。）不矛盾。是因为神还要检验工程，还要让你站个见证，让你立个标杆。就像但以理，但以理不可能让狮子吃了这是事实，但是不等于说但以理不下狮子坑。这个理念、这个信念、这个认识必须得装备上，当你装备上这个的时候，你还害怕大红龙吗？当带领的把这些信念全部给弟兄姊妹浇灌上，让他们看清历代以来撒但做的是什么。在每一件事情里边撒但暴露出来的都是什么特征？无能的、无力的，都是丑陋不堪、不堪一击，邪恶的、恶毒的，不管在哪个时代、在哪件事上它暴露出来的无疑就是这些东西。而在神的每个作工中，神显现出来的是什么？是他的权柄、他的性情、他的无所不能，让你看见了神主宰掌管万有。当你把神所作的工作和撒但暴露出来的这些拆毁、打岔、搅扰看清以后，你还害怕呢？最后都让神羞辱了它，把它毁灭了，让它不复存在。这个毁灭是指什么？揭露了，打得让它无法存在，没有它生存的土壤，这是不是就打败它、毁灭它了？你把这些给弟兄姊妹们浇灌上了，弟兄姊妹都知道了、都明白了，大红龙还能生存吗？是不是子民越成熟大红龙越垮台？就是大红龙来抓你了，让你签三书呢，到那时候没有一个人签，就是再判刑再怎么都没有一个人受辖制，你站住了这个见证，你这个见证是不是男孩子的见证？你站住了这个见证，它就是再凶残，它想杀害你，它能不能杀害了你？（不一定，看神让不让它杀。）你站了见证，它怎么能杀你？杀不了你。因为现在是定各类人归宿的时候。如果你是试探神的，那就得死了，是吧。你是试探神的，或者是你背后办了见不得人的事，你是滥竽充数的，那就临到你了。神还要检验你，不要说是保守你了。

我交通这个的目的意义在哪呢？能不能听懂？（二货：让我对神产生信呢，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这个？你听了以后，产生了什么？（二货：产生信。）让你听了以后，你看见神是值得信赖的，值得信靠的，神是全能的，又是不可触犯的，你无路可走，受造之物只能投靠于神，只能跟随神、见证神，只有顺服别无选择，这是必须的，再做其他的都是一种无用功，而且得来的都是咒诅，都是被定罪的。今天没咒诅你，今天你是安全的，就像你说看见人家在家都好好的，那你就是看见了谁呀？亚当、夏娃出了伊甸园了，你再看见他们好好的，他们还繁衍生息呢，但他们的死期已经定了，是要归于土的，所以不能看眼见。然后你再看洪水灭世的时候，洪水什么时候降

下来，神定时间了没有？（没有。）你是根据什么来看的？（方舟建成。）方舟建成了洪水来了，在方舟没建成以前，所有的人该娶的娶、该嫁的嫁，过得是不是很好，很滋润呀？咱看见世界一切正常，但当神毁灭这个世界的时候用了多长时间？洪水灭世仅仅用了四十天，整个世界啥也没了，四十天以前一切正常，四十天以后一无所有。所多玛呢？一晚上的时间就全化为灰烬了。第一天还是所多玛城呢，唱的唱、跳的跳，第二天早上起来什么都化成灰了，分分秒秒的事，就是神说的“天变一时”。你不要看见现在大红龙这么猖狂，抓捕、定罪、判刑呢，只要神选民一成，神说让它倒它就倒了，神说让它灭就灭了，毁灭它不是分分秒秒的事啊？咱怕啥呢？摩西带领以色列民过红海呢，后边是追兵，前边是红海，害怕不害怕？没信的人他就怕得不行，你有信，有神在呢，你怕啥呢？神就在这个时候检验你，看你埋怨不埋怨、消极不消极。神的作工分秒不差，神检验的就是人的信，如果你没信，在这个阶段人是不是就是热锅上的蚂蚁？如果有信，沉着稳重。同时解决咱这个眼红的问题，“你看人家世界的人不是过得好好的？看人们在普通教会里边，不要尽这个带领本分，人家不是要回家有家，要工作有工作，娘家呀，婆家呀，孩子呀，在家享受着天伦之乐啊”，你羡慕人家呢，是吧？你知道这样的生活他们能过几天呀？尼尼微城四十天就要倾覆，所多玛城一晚上的时间化为灰烬，能有多长时间？转眼间。咱该追求什么？这些能不能唤醒咱的心？唤醒咱的灵？咱的良心理智在哪呢？我交通这些有什么收获？有什么新的认识？（交通完以后能看见神的权柄了，对神有真实的信了，坚定了。感觉撒但就是个纸老虎，在它面前有底气了。）心里就轻松了。二货说说有什么感觉，有什么路途，有没有路？（二货：有了。）神检验的就是人的一个信，你信就给，你不信就不给，所以说就是两极分化，你信，越信越真；你不信，越不信越不承认神。就是神说的，现在人都进入正轨了，积极的越积极，消极的越消极，稗子和麦子分割开来，毁灭的与存活的分割开来。

我再交通一个内容，神的赐福和神的咒诅的区别有多大。现在神对人的赐福好像就是一句话一样，人感觉不到，吸引不了人，抓不了人的心，人对神的咒诅也没有多少害怕。你对神的咒诅害怕不害怕？（二货：不害怕。）只是一个字句，对神的咒诅不害怕，对神的

赐福也没有多少动力。神说中国是遭到咒诅的国家，以色列是神赐福的国家，你看这两个国家的区别多大呢？现在你看见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是哪的人？（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最聪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是为以色列说话呢，以色列一点点大的国家，美国得为它撑腰，中国那么大一个国家谁都敢欺负。神不参与人的政治，神赐福以色列，神告诉亚伯拉罕，他的后裔要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是吧？你看以色列人去埃及的时候有多少人？圣经里记载着雅各家来到埃及的共有七十人。他们在那边生活了多少年？（四百三十年。）等出埃及的时候，除了妇人孩子，步行的男人约有六十万。这还是在人家埃及生存呢，以色列人在埃及是受到排挤的，不让他生育。在中国四百多年会发生多少事？你就看共产党，现在共产党执政七十年了，这七十年就有三十年是因着神来在地上的缘故才安稳，如果神不来在地上，哪有这三十年。一个朝代就是几十年的时间，是吧？一个朝代咱就按一百年算，也就是说这四百三十年间会有四个朝代在转换。四个朝代的转换会带来什么？（反复杀戮。）四个朝代转换就是四次的造反，反复杀戮，谁杀谁呢？自相残杀。中国人受到咒诅，人常说抗日战争十四年，说的是十四年其实不是十四年，从割让土地，不平等条约开始是不是就开始侵略了？光被侵略就是五十年。回想历史，中国一直处在战乱中。你再看现在，大红龙是不是倒塌了？到头了？你看中国前三十年让人计划生育，只生一个好，老了政府养，你看大红龙做的，那是不是也是咒诅的标志呢？神祝福的人家是生养众多，而神咒诅的是断子绝孙，让你只生一个，两家的孩子只能结成一家，让你断子绝孙，神的咒诅。神咒诅的国家是断子绝孙、自相残杀、战乱不断，是种毁灭。一个朝代毁了以后，你还能再看见那个朝代的人吗？世上有句话“一代帝王一代臣”，上来一代臣以后，下来的这一代臣都得被杀头，都得被杀戮，毁灭，不复存在。人家以色列呢？以色列人家是复国。以色列也亡国，亡国是因着什么亡国的？是因着他们离弃了神，是因着神带领他们，神要让他们思念神、纪念神，所以神让以色列亡国，以色列亡国以后两千年，人家还能复国。中国呢？一代帝王一代臣，处在战乱中。让你看见神祝福一个国家这个国家是什么样的，祝福一个人这个人是什么样的，咒诅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又是什么样的。当时神咒诅谁了？咒诅摩押的后代。中国人是摩押的后代，是吧。人家以色列人是神对亚伯拉罕的一个赐福。一个赐福、一个咒诅，对比

一下。还有黑人，是含的后裔，成为奴仆。让你回顾一下这个，就是让你对神的咒诅能有一个惧怕、胆怯、害怕、警醒，对神的称许、赐福向往，让你能够真实地看见，而不是一个字句。咱现在有好多人信神就处于一种半信半疑的状态，“是不是呀？”没有一个真实的信。从这儿你又能看到撒但的无能，神对中国人的咒诅是不是对大红龙的咒诅？对大红龙的咒诅是不是对撒但的咒诅？撒但有办法挣脱吗？有办法反抗吗？有办法能扭转乾坤吗？不行，撒但无能，暴露出来只是一种丑陋。在大红龙国家，在大红龙的盘卧之地，看中国人是个什么生活景象？欺骗。你看现在贩卖器官合法化，大红龙说中国是法治国家，你看是不是法治国家？哪有法律可言。撒但遭到了咒诅，它自己都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咱还胆怯害怕，投靠撒但，咱是不是愚昧呀？

226 你应学会根据神话看事

你们要想被神成全，得学会在凡事上都会经历，找着被神成全的机会，在临到的事上都能得着开启，不管是好事或是坏事都能使你得益处，不能使你消极，你都能站在神一边看事，不能站在人角度上分析、研究。若按这个方法去经历，你心就会被个人的生命负担占有，时时活在神的面光之中，不容易实行偏差，这样的人大有前途。

你们要想被神成全，得学会在凡事上都会经历，找着被神成全的机会，在临到的事上都能得着开启，不管是好事或是坏事都能使你得益处，不能使你消极，你都能站在神一边看事，不能站在人角度上分析、研究。若按这个方法去经历，你心就会被个人的生命负担占有，时时活在神的面光之中，不容易实行偏差，这样的人大有前途。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对被成全之人的应许》

13 扔了肥甘欣赏垃圾

扔了肥甘欣赏垃圾（一）

刘强那天是什么表现？你有哪些认识呢？有没有认识？（刘强：有。）有什么认识？（刘强：认识到自己当时不愿意接受，后来反省认识的时候，看了一篇神话，神话说：如果你走的不是彼得的路，你走的肯定就是保罗的路。）你们看见刘强有没有认识？（没有。）都有看见，是吧？咱信神呢，神让你向神献上你的宝贵之物，彼得献什么了？“神哪！我只有一个信，我只有一个爱，我的性命不值钱，我的肉体不值钱，我只有一个信，只有一个爱，对你在意念上有信，在心中有爱，我就有这两个献给你，其余没别的。”历代使徒有的是献头生的牛羊，还有的献什么呢？还有的献土产了。刘强献的是什么？（土产。）刘强献的是土产？什么是土产？（受苦。）那是帮忙、那是出力，那不能称为是他献上的。（他也没献上，他干活是为了得赏赐，他是为了让别人夸。）对，那不是献上的。历代使徒抛头颅，洒热血，神承认吗？献上，祭坛上献的是祭物、是圣物。圣，圣洁，得干净。抛头颅，洒热血，你是为谁抛头颅，洒热血呢？是为了神的作工？你要真是为了神的作工，那神纪念，这是你献上的。保罗为神献上什么了？他献的是欺骗、献的是交易。这个祭物是什么？污秽的。这个祭物神不能悦纳，不能要，所以说保罗是敌基督，神不承认他。你问问自己，你为神献上了什么？你在这儿尽本分，你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什么？为什么去做的？把你所做的放在桌面上让神看看。“我尽本分了，我出力干活了”，好，你为什么干呢？能不能说得出口？说不出口，没法说，经不住推敲。你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啥？就不要说你应付糊弄、欺骗了，就是应付糊弄也算你干了，你为什么应付糊弄呀？你应付糊弄不还是在搞交易吗？是你的真心？你为神献上的是什么？献上你的宝贵之物这才算你献上了。亚伯拉罕献的是以撒，彼得献的是信与爱，从哪里能看见呢？他能倒钉十字架，这是不是献上？那你看刘强献上什么了？神让咱作衬托物，让咱见证神呢，衬托物怎么作呀？让你见证神，让你作衬托物，这是不是你所献上的？（是。）神作工结束了人人起来见证神，怎么见证神？把你的宝贵之物献上。宝

贵之物，你对神的认识、对你的认识，这是不是宝贵之物？你站的见证，这是不是献上？你站的见证，你怎么与撒但争战的，你怎么背叛自己的，你在神话的引导下怎么走出撒但阵营的，这是不是宝贵之物？（是。）咱们在聚会交通的时候，交通什么呀？交通神的作工、神的性情，见证神，揭露谁哪方面抵挡神了，谁受到什么惩罚了，受到什么管教了，让他恨恶自己，恨恶自己是不是也算呀？（嗯。）你看我献给神的是什么？我把我所看见的、我所经历到的、我所认识到的神在我身上所作的无偿地供应给你，我就尽我所能地把神见证出来，这是不是我的献上？（是。）在聚会交通的时候，是不是要交通见证神呢？你能把神给见证出来，高举神、见证神、荣耀神，这是你该献上的，这是你的本分、是你的责任。那你们现在看见刘强献上什么了？咱今天出力干活，那是一个效力，那是一个出力，神要的不是这个东西。就像挪亚造方舟，他献上的是什么？他献上的是方舟吗？是顺服。献上的是他对神的忠心，神的一句话他顺服了一百年。我给刘强交通完以后，我说："刘强，说说交通完以后你的收获，你怎么认识的？"刘强谈什么呀？在我揭露解剖他的时候，给他交通的时候，我交通的是什么呀？我揭露了他抵挡神的那个败坏性情，是吧？我给他引导的是一条敬拜神的路，我把这个放在了桌面上，而他是什么态度呢？他听不听我交通的？他对我所交通的是不搭理，是种藐视、小瞧，就不搭理这回事。他甚至听不进去，他只管说"我这里边有个什么"，他里边有什么？他里边有"以撒"吗？他那天是什么表现？我说："你做的就是个畜生所做的事"，是吧？他两手一摆，"别和我说！"

（王静：刚才刘强是不是有点火了，所以出去了？）（刘强：我出去倒了杯水。）（王静：真是出去倒了杯水？说说心里话，你是不是不想听了？"真麻烦，每次来了就是说我"，你是不想听了，所以找个借口出去了。刘强，说说心里话，咱不是非得说你，你不想让说你的话那从今以后再不说你了，你想送礼品就送，你送咱就接，能行吧？咱商量好，你要得真理咱就说，你要是不要真理，那给你的机会也够多了，一次一次地说，你是不要，"我就不要这个嘛，你非要说"。能行吧？）（刘强：这个对我来说苦着呢。）（王静：咱说好，你要是不要咱就不说了，不是非要说你。你看见你那个表现了吗？踢一脚，

手再扒拉一下。）（刘强：把苦咽到肚里……）（王静：咱说好，你要是不要，咱就不说了，从今以后再不说你了，这个行吧？他们谁要就说谁，咱每次来了都说清楚，不是非要跟你说。那会儿已经谈清楚了，你到底要啥？如果你这么走的话，你迟早得淘汰，这是迟早的事。只不过现在从你的理智上来说，“我就送个礼品也算，我这是尽本分，我就得这么干、就得这么做”，但这样下去你走不到底。你看见工作安排下发的啥了吧？不走接受审判刑罚、揭露解剖的这条路，你就是出来尽全职本分也是在C组，以后尽全职本分的人也得分ABC组。A组的人，能够接受刑罚审判的人就能在一起聚会，C组的人他就不要真理，那就放在C组，聚会聚不成，混上几天就淘汰了，也行。要是不分开的话确实聚不成会，想要点真理的人也聚不成，不想要真理的人也聚不成，乱套了。教会里为啥要分ABC组呢？咱说清楚，弟兄姊妹都能看清楚，谁要真理谁不要真理都能看清楚。因为你不是一次了，就像那天咱在这儿聚会的时候，谁都能看得见，你就是这个样，你就是不要真理，今天又是，谁看不出来？你说你是出去倒了杯水，哪个人是憨憨？就非得在这个节骨眼上出去倒水，家里哪没水？你就是不能听了嘛，你不能听了咱就不说你了，不是非要说你。咱说清楚，咱说好，你以后不后悔，“我知道，我能送几天礼品算几天”，这也行，等哪天不能送礼品了就回家。因为你这么走下去确实不行。咱那天交通了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的时候还要除亚干呢，你现在一直在这里这么去做，害怕呀！你不看看弟兄姊妹怎么说的呀？人家都怕呢！不能因着你“我就得这么去做，我就是这样”而打岔搅扰神家的工作，你出来以后就把你当全职人员待呢。咱说好，如果你确实不想听这个，以后交通真理、生命的时候，人家愿意要真理的人到时候来聚会，你不愿意听你可以出去，因为你不要，你不要就可以去那边坐着，咱说好了，下一次不让你聚会你也不要难受，“怎么不让我聚会呢？”你就是尽个本分，你就可以这样，尽本分你就来，人家得真理、得生命的时候你就出去。咱商量好，这可以，这个行吧？上次弟兄也谈了，除亚干怎么除呀？就得让你在城外封闭七天呢。我当时听了还不赞同呢，我为啥不赞同呢？“他不行让他回去就行了，人家就不要，就非得救他？”在外边停七天还是要救你。你看圣经里边记载的，在城外停七天，他们等七天。在你这儿主要是等不上，你能看见弟兄在你身上所做的吗？为啥给你取名叫“驴总”呢？因为看着你受了一些苦，

不愿意让你白付这个代价，硬拉你呢，硬带你呢。别人都看见确实不合适，不行，但你看见弟兄在你身上所做的了吗？硬要带你呢。你要是在教会里早把你开除了。不是神家缺你送的这个礼品，离了你工作还作不作？照样作。这是给你的一个机会，你没有一点寻求的心，但凡你有一点寻求的心起码你能领会到。你说给你交通了这么多，你领会到啥了呀？你就认为“你就非得说我不行？”咱今天交通了一天，你非要地位、名利吗？就像那会儿给沈屹交通的，“你非要这个脸面、地位吗？”任胜走的不就是要脸面、地位的路？她走到哪儿去了？你看不见大家都害怕吗？你非要走这条路给神家带来灾难？那你还不如回家去呢，咱在家里愿意干什么干什么，别给神家带麻烦。这是不是说到家了？是怕你走那条路，你看看沈屹走到啥程度了，你再往后走是不是也一样呀？就要开始做事呀，那就是你里边的东西，你不由自主就要这么做呢。你现在走到啥地步了？别人都能听懂，你就是听不懂。按说听不懂还要吗？即使你是这样，弟兄对你还是极大的忍耐、极大的爱，再给你交通，按说这个你还看不见？可你就是看不见。弟兄姊妹都看见在你身上再怎么作也没用、没意义。但在这个活死人身上还得作，这就是极大的爱。）

刘强现在听着没有？听着王静说话了没有？我在这儿看到这么一个画面，咱现在是国度建造，是谁在建造国度呢？（众长子。）众长子建造国度呢，有了众长子才有了国度。现在是供应人生命呢，不是教会建造，供应人生命是直接进入真理呢，是福还是祸？你知道你是从哪来的？你为神抛头颅，洒热血了？你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后裔？你是哪的？你就连教会建造里边的良民都不是，你是在十字路口拉进来的，认识自己是谁呀？是十字路口拉进来的。十字路口拉进来的，你吃的是啥？喝的是啥？是教会建造那些带领工人给你交通的那些字句道理？宗教界给你吃喝的是啥？是牛马一样的饭食！你在这里吃喝的是啥？知道不知道？也许你现在还不知道你吃喝的是啥，知道不知道？（刘强：……）肥甘！知道什么是肥甘吗？殿里边的肥甘！你吃的是肥甘！可你面对肥甘是什么态度？我在这儿直接对你审判刑罚、揭露解剖，这是多大的福分啊！审判刑罚是最真最实的爱，你是在审判刑罚中看见了自己，你是在审判刑罚中看见了神，你是在审判刑罚中得着了生命供应。肥甘是什么？是直接供应你生命的，是能让你剩

存下来的生命的果子。咱面对祭坛上边的肥甘是什么态度呢？看看刘强表演的是什么？我在这儿给你揭露解剖，我给你交通，“神来审判人了，咱是个败坏的人，咱抵挡了神、背叛了神以后身上就没有了灵，成活死人了，没有灵就是畜生”。话不好听，但这是事实，侮辱你了？这是实实在在的，这是事实。让你在审判中看见自己是畜生，看见自己是畜生样，不是羞辱你、不是笑话你，是实情，是实实在在的，不是说你不是畜生，是说你这个畜生因着神的高抬穿了张人皮而已。你穿了张人皮，你的实质就不是畜生了吗？神说你是畜生，把你所做的一切揭露出来，让你看见你就是个畜生样，你连这个也承认不了？我给你揭露解剖，不管话多难听、多不好听，但都是对你生命的供应，是肥甘。你是怎么处理桌上的肥甘的？你一手把它扒拉开扔在了地上。你把肥甘扒拉在地上，然后你说“我这里边有个什么”，你有什么？你有肥甘？你有真理？你是什么？你里边是什么东西？你是蛆虫，你里边污秽不堪、肮脏！你非要把你里边污秽不堪、肮脏的东西拿出来放在祭坛上，这是不是对圣灵的羞辱？你放在我面前是不是对我的羞辱？是不是对我的玩弄？我是来给你供应真理的，你是拿上那些废物给我看，让我接受你的呢，你说我是什么感觉？你给我拿出来的是什么？你给我拿出来的是“我认识了，我认识自己的败坏了”？或者是你看见神的作为了，你给我见证神呢？那我也享受享受，或者我也听听，我也接受接受。可你说的是啥呀？你是站在撒但一边，不允许神捆绑撒但，不允许你的魂受一点苦楚，你把你这个当成了享受、当成宝贝，时时刻刻还研究着它。我看见一个什么画面呀？人们都是把上好的宝贝放在了祭坛上，可是我看见你拿上什么放在了祭坛上？你拿了个夜壶，污秽肮脏、肮脏不堪！你过来给我讲什么呢？“你是不知道，这是我祖辈留下来的，这是清朝时期我老祖宗衙门里的衙役的夜壶，这是清朝时期的古董。”或者“这是慈禧下边一个太监用过的夜壶，你看尿碱还在上面呢，你看这夜壶上面的花纹。”你明正言顺地告诉我“这不是赝品，有尿碱为证，你闻闻，要是冒牌的、假的就没有尿碱。”你在津津有味地叙述着，你把它当作了什么？有价值的古董，是你的老祖宗、有名的名士用过的。在世界这个夜壶可以卖几百万，是吧？可是你拿着这个东西要把它放在祭坛上，这是多么羞辱神的事！耻辱！你和谁说话呢？你和我说话呢！我给你拿出来的是什么？你拿出来的是什么？我在作什么？我在打败撒但。你在做什么？你告诉

我“我这儿还有个这、我这儿还有个这。”对我拿出来的肥甘你是理都不理，你是一手扒拉开。你看着这个画面恶心不恶心？咱跟你说丑陋不堪、无耻之态说了多少了？你身上的那个东西惹神发怒！神说神来在地上对你身上的那个败坏感兴趣，是吧？对你的败坏性情感兴趣，是欣赏你的败坏性情吗？感什么兴趣？那是想让人能够认识撒但的丑陋不堪，认识撒但的邪恶、恶毒。你是把它当作了什么？不是让你把它当作宝贝的，不是让你把它当作古董的，是让你去认识它给人带来的是什么。感兴趣是让你去认识它、分辨它、恨恶它，是为了羞辱撒但。可是你把它当作了什么？至宝！我说，这是圣殿不是贼窝，不是古董店，不是来宣扬你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的，不是让你告诉我撒但掌管了六千年，你的祖宗是撒但，不是让你来见证你的撒但祖宗，而我是要干啥呢？我之所以受着这么大的耻辱、羞辱，我是要把撒但踩在脚底下，是要毁灭它、惩罚它，而不是让你高举它。我面对你的说话，你没有看见我的态度、怒火，你没有看见等于我就没有吗？你不要把神的性情当作绵羊！神所作的一切工作是拯救，是为了他的拯救的工作，是为了征服，是为了荣耀，是为了撒但败坏了的这些人以后能够弃绝撒但归到神的权下，是为了这一步工作让人能够弃绝撒但归到神的权下，以此来羞辱撒但，最后毁灭撒但。并不是说我欣赏撒但，不要错误理解了，我也不是说对撒但有怜悯、有慈爱。是因着什么？是因着拯救你才有了怜悯。神的性情是狮子，不是让你去羞辱神的，是让你去敬拜神的，是让你把珍贵的祭物献在祭坛上，是让你把打败撒但的见证放在祭坛上，并不是说让你拿上“我和撒但是什么亲戚，我和撒但是近亲，我是撒但的子孙”来和我叫嚣。反过来你拿了一个“清朝的夜壶”给我放在桌子上，让我和你共赏，还让我和你产生共鸣，如此的耻辱还不让我说，还不允许我有态度，这是啥呀？审判刑罚临到你，拯救临到你，什么是拯救？让你看见你自己所走的是什么路，让你看见你这么走的后果、结果是什么，我把后果告诉你，把结果告诉你，目的是什么？（拯救。）拯救。不要游玩了，不要任着性子抵挡了，这已不是撒但的世界了，撒但已无力倒下了。把这些揭露解剖了是让你去认识、恨恶，结果你没有在这些上面去认识、恨恶，没有说经过我交通以后看见你自己所做的是啥，你抛开这些话题不谈，你谈的是什么？“我认识到我还是要名誉、地位、冠冕呢。”这是要冠冕呢？还说“我得走彼得的路呢，我不能走保罗的路”，这是走保

罗的路吗？保罗走的是什么路？保罗是用作工与神搞交易，要冠冕。他是去作工了，他作工是为了要冠冕，所以他说“有冠冕为我存留”。而你做的是什么呀？你是作工吗？咱今天在这儿能谈得到是作工吗？（谈不到。）人家作工是把整个福音工作扩展了半个欧洲，你和神的工作挂钩不挂钩？（不挂钩。）不挂钩！咱今天就是个出力，出力是干啥呢？你要知道你是谁，你作不了见证神的工作，你扩展不了半个欧洲。因为咱不通灵，咱是畜生，咱作不了那个工作，而今天仅仅是能来到这儿尽个出力干活的本分。为什么要让你出力干活？是借着你出力干活，让你这个愚昧无知、没有素质的人都能从撒但的权下走出来，不受它辖制。完全是为了羞辱撒但而作的，并不是你高贵，并不是你能为神做了什么，离了你神作不了神的工作？你还把自己看得高高在上，把自己看成谁了？看成保罗。咱有保罗的自知之明吗？保罗敢不敢高举他的“夜壶”？不管我再交通什么，不管我交通了多长时间，你对我交通的这个话题根本不搭理，来都不来，听都不听，“反正我这里边有”，弃绝神的救恩。你弃绝神的救恩，那你就弃绝神的救恩，你不听、不看、不接触就算了，最起码你不要把“夜壶”拿出来，不要拿在我面前。你要拿出来应该是怎么呀？你是对你的“夜壶”的一种恨恶，应该有个认识，“哎呀，今天借着你给我交通我算认识了，原来我把它当作了古董，当作了传家宝藏在身上，我还以为它是几十万、几十亿的财产、资产呢，结果是个一文不值的、臭烘烘的夜壶！我把它焚烧了，我背叛它，以此来见证神。因着信神，因着你的交通，让我看见了什么是圣洁、什么是污秽、什么是伟大、什么是卑鄙、什么是黑、什么是白、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我分得一清二楚”。你这个时候拿出来“夜壶”是要干啥呢？是要恨恶它、是要背叛它、是要毁掉它，你是高兴、喜乐。可咱今天呢？你拿出来“夜壶”还得让别人承认你，不承认你你还痛苦、难受，你把这“夜壶”当作宝贝，还得让别人也当作宝贝，别人说“那是夜壶，那是臭的，你应该扔了它”，你在这儿还痛苦、难受，“我接受不了”，咱在这儿做的神看不见？

看一下神话，神说：“事实上，神的性情向每一个人都是公开的，不是隐藏的。因为神从来没有有意识地去回避任何一个人，也从来没有有意识地去掩饰自己，从而不让人认识他，不让人了解他，而是神的性情始终是公开的，始终是直白地面对着每一个人。在神的经营当

中，神作着他的工作，面对着每一个人，而且他的工作是作在每一个人身上的。他在作这些工作的同时，在不断地流露着他的性情，也不断地以他的实质、以他的所有所是来带领供应着每一个人。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阶段，不管是好的环境或者是恶劣的环境，神的性情向每一个人都是公开的，他的所有所是对每一个人来说也都是公开的，就如他的生命在源源不断地供应着人、扶持着人。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神的性情是隐藏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类人虽然活在神的作工中，虽然跟随着神，但是他从来不去了解神，也不想去认识神，而且更不想去靠近神。对他而言，一旦他了解了神的性情，那就意味着他的结局临到了，意味着他被神的性情审判、定罪。所以说，这类人从来不想去了解神、了解神的性情，也不想去深入地了解神的心意、明白神的心意。他们不想通过有意识地配合达到理解神的心意，他们只是乐此不疲地在做着自己想做的事，信着自己愿意信的神，信着自己心中的想象当中的神、观念当中的神，信着日常生活当中与自己‘形影不离’的一位神。对于真实的神自己，他们不屑一顾，不想去理解他，也不想去搭理他，更不想去靠近他，而是用神所发表的话语来粉饰自己、包装自己，这样，他们就觉得自己已经把神信到家了，把神信到心里了。在他们的心中，他们的想象、他们的观念以至于他们对神的定规在带领着他们，而真实的神自己呢，与他们无关无份。因为一旦他们了解了真实的神自己，了解了神真实的性情，了解了神的所有所是，这就意味着他们的行为、他们的信、他们的追求被定罪。所以说，他们很不甘心去了解神的实质，也很不甘心、很不愿意去主动地寻求或是祷告达到更了解神，更知道神的心意，更了解神的性情。他们宁愿神是一个虚构来的、空洞的、渺茫的东西，也宁愿神是一位与他们的想象一模一样的神，让他们呼来唤去，而且取之不尽、用之不完。当他想享受神的恩典的时候，让神作他的恩典；当他需要祝福的时候，让神作他的祝福；当他临到逆境的时候，让神给他壮胆，作他的后盾。这些人对神的认识只是停留在恩典、祝福这些范围里，他们对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对神的了解也只局限在想象与字句道理的说辞里。但是有一部分人急切地想了解神的性情，想真真切切地看到神自己，实实在在地了解神的性情与神的所有所是。这一部分人追求真理的实际，追求能被神拯救，追求得着神的征服、拯救与成全。这些人用心看神的话语，用心去体会每一次神摆设的环境与神

为他安排的人、事、物，真心地去祷告、去寻求。他们最想知道的是神的心意，最想了解的是神真实的性情与实质，以便他们不再触犯神，在经历当中更加看见神的可爱，看见神真实的一面，以便他们心里有一位真真切切的神存在，以便神在他们心里有地位，他们也不再活在想象观念当中，也不再活在渺茫当中。对于这些人来说，之所以迫切地想了解神的性情、了解神的实质，原因就在于神的性情、神的实质是人经历中随时的需要，是人一生的生命供应。他们一旦了解神的性情就能更加敬畏神，就能更好地配合神的作工，更好地体贴神的心意，尽好自己的本分。这是两种人对神的性情的态度。一种人是不想了解神的性情，他们虽然嘴上说想了解神的性情，想认识神自己，想看到神的所有所是，想真真切切地体会神的心意，但是在他们心里宁愿神不存在。因为这些人一贯地悖逆、抵挡神，在心里与神争夺地位，在心里常常怀疑甚至否认神的存在，他们不想让神的性情也不想让真实的神自己占有他们的心，他们只想满足自己的欲望，只想满足自己的想象、满足自己的野心。所以，这一部分人虽然信神，虽然跟随神，也能撇家舍业，但是他们的恶行不断，甚至有些人偷吃祭物，有些人挥霍祭物，有些人背地里还咒骂神，还有一些人利用地位之便不断地见证自己、高举自己，与神争夺人，与神争夺地位，以各种方式、用各种手段让人崇拜，总想笼络人心控制人，甚至还有些人有意让人误会他是神，从而把他当神待。他从来不向人说他是败坏的人，他也有败坏、有狂妄，别崇拜他，无论他做得多好都是神的高抬，都是他应该做的。为什么他不这样说呢？因为他深怕失去在人心中的地位。所以这样的人从来不高举神，也不见证神。他不高举神、见证神的原因是因为他从来就不去了解神。他不了解神他能认识神吗？不可能！所以说‘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这个话题中的这几个字虽然简单，但是对每一个人的意义不同。对于那些常常悖逆神、抵挡神、与神敌对的人，那就是定罪；而对于那些追求真理实际，能够常常来到神面前寻求神心意的人，那无疑就是如鱼得水。所以在你们当中，有些人一听说要讲神的性情、讲神的作工，脑袋‘嗡’的一下就大了，心里满是抵触，甭提多难受了！但有些人听了之后感觉这个话题正是他的需要，因为这个话题对他太有益处了，是他生命经历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内容，是关键的关键，是人信神的根基，人不能离开它。虽然这个话题对每一个人来说既近又远，既陌生又熟悉，但是不

管怎么样，这个话题还是每一个人必须要聆听，必须要知道、要了解的。无论你怎么对待，也无论你怎么看待这个话题、怎么去领受这个话题，这个话题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摘自《话·卷二 关于认识神·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 一》）

“事实上，神的性情向每一个人都是公开的，不是隐藏的。”还记得咱那天晚上交通的吧？从挪亚直到现在，看见了神的性情。我交通了那个你们有没有收获？肖恺诚有什么感触？（肖恺诚：神是实实际际地根据人的需要一步一步地作着工作。）对神的认识有没有一种提升？就是感觉到神真实的存在，感觉又拔高了一步，感觉到神作的工作是实实在在的，是你能够触及到的、能看得见的，不再是以往那种渺茫的、空洞的想象，神的性情是活灵活现的。亚当、夏娃，为什么神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否认神。）单是因为不听神的话吗？（因为他们背叛了神。）他们背叛了神。咱那天晚上交通了什么？他们背叛了神，这是一部分，更重要的是他们又做了什么事？更重要的是他们并不认为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是背叛了神，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办了坏事，简单来说是坏事吧？（嗯。）他们并没有去认罪，并没有在神面前悔改。他们认罪了没有？悔改了没有？（没有。）他们没有认罪、悔改。怎么看见他们没有认罪、悔改的？神没有说他们不知悔改，是吧？你是怎么看见的？（推卸责任。）一个是推卸责任，一个是神来了，他们躲藏起来了，就从他们的这个躲藏就看见他们不知悔改。如果说他们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以后知道自己犯错了，还会不会躲藏？他们能够躲藏证明他们是意识到了，他们知道自己犯错了。如果他们不知道自己犯了错的话他们不会躲藏，他们知道自己犯错了，但他们没有到神面前去认罪，“神啊，撒但引诱我了，我一时糊涂，我一不小心没有站住就把善恶树的果子给吃了，我愿意悔改，我愿意接受你的惩罚、你的管教。”如果他们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以后感觉到自己犯错了，是不是应该呼求“神啊，我违背了你的旨意，我做了错事，我吃了不该吃的东西，求神赦免”？他们有没有这话？（没有。）如果说他们这样去做的话，神还会不会把他们赶出伊甸园？（不会。）所以他们不只是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他们是吃了以后不知悔改。神要的是人的悔改。你看尼尼微城的人，尼尼微城的人是不是该死？但他们能够悔改。今天的人哪个不该死？但神要的是什么？人

的悔改。如果你的心有个回转，神就怎么呢？还记得那句话吗？神说："当人真实悔改的时候，神的心便回转不再向人发怒"。（摘自《话·卷二 关于认识神·独一无二的神自己 二》）如果亚当、夏娃能够悔改，能够主动呼求神，就不说呼求神，哪怕神来了以后不要去躲藏，"神啊，我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了，我恨恶自己"，那神还得安慰，因为他们还知道悔改。可恨的是他们不知悔改，他们还想躲藏！你是谁？你往哪躲呢？还想逃跑呢，这罪是不是就大了？就像今天我给你交通的审判刑罚，审判刑罚是供应你生命的，你不愿意听，你是摔门而出，这是不是一个性质？你听不进去了，你不愿意接受审判刑罚，在审判台前逃跑。因为神说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是必死的，他们怕不怕死？（不怕。）他们不怕死？他们不怕死还躲？他们肯定怕死，所以神来了以后他们才能躲起来，"神来了是不是要杀我呢？"是不是就要躲呢？（嗯。）他们不是去认罪、悔改、承认、接受，而是想躲藏、想逃避，你说这成啥了？他们不仅背叛神吃了善恶树的果子，还不知悔改，还想躲藏，还想逃避神的权柄，这是不是罪加一等？（是。）所以说，不把他们赶出伊甸园能行吗？所以神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还咒诅了他们，让他们受更多的苦。

从这儿让你看见神的性情一直是向人公开的，只是人麻木，不去认识、不去寻求，懒得认识、懒得寻求，看不见。神的性情一直是向人公开的，不是向人隐藏的，只是你不去看，所以你看不见而已。"事实上，神的性情向每一个人都是公开的，不是隐藏的。"这是不是公开的？为什么是公开的？神是怎么处理亚当、夏娃的是让你能看得见的，神给他们做了皮衣，然后把他们咒诅出伊甸园，把他们咒诅出伊甸园以后神管不管他们？是不是让他们去生活了？给他们制定了规律，给了他们这个原则，让他们顺着这个自然规律去发展，发展了多少年以后，神再来看是什么样的。再来看的时候看见是什么样的？当神把亚当、夏娃咒诅出了伊甸园的时候，亚当、夏娃知不知道他们犯了什么罪？（知道。）所以亚当、夏娃要跟他们的后裔说，"咱原来是在伊甸园生活呢，因为不听神的话吃了善恶树的果子受到了咒诅，以后可要牢记，神可是有权柄的啊，神能赐福人，还能咒诅人、惩罚人，还能击杀人！"让他们的后裔牢记在心，"你可不敢学了你的父母"。他们的后裔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但人各不相同呀，有的人

听了以后放在了心上，有的人听了以后搭理不搭理？不搭理。放在心上的人有几个呢？咱那天给你们交通说，在人间人是有自由意志的，神给了人自由意志。你是谁？你是万物的主人，让你在人间管理这些万物。灵界呢？灵界你就不要管了，灵界怎么了？撒但都不敢越雷池一步，因为它知道触犯了会有什么后果，那其他的就不要说了。在灵界你就不用看它，它不敢越雷池一步。问题出在哪呢？问题出在人间。什么问题呢？人有自由意志，神给了人自由意志，而人又被撒但给败坏了，人在管理万物的时候，就可能出岔。灵界不能出岔，人间就出岔了，人间怎么出岔的呀？是因着神给了人一个什么？因着神给了人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就产生了人的权力。人有什么权力？人可以杀人、可以放火，可以办坏事。如果你是办正义的事，神称许的事，这办的是神给你的一个使命、责任、托付，那是你按着神的旨意去做的。两个，一个是你按神的旨意做的，那你就是完成了一个使命与责任；一个是如果你超出了神所托付你做的，那你作出的就是恶。

什么是人的权力？神说："简单地概括，就是人的败坏性情、人的欲望或者是人的野心能得到最大程度的膨胀与得逞的一种能耐或本领。"（摘自《话·卷二 关于认识神·独一无二的神自己　一》）最大程度是什么呢？当神走开以后，人是不是自由了？你的自由意志，你有什么野心、有什么欲望，是不是尽所能的都能做了？你也可以杀人。该隐杀亚伯的时候神在不在？（不在。）神给人制定了生活规律，神不可能每天看着人，该隐杀亚伯的时候神肯定不在。已经给了你这个规律了，不是说看着你杀人不管，是给了你这个规律，你按着这个规律去发展。杀人，这是不是人的权力呢？（是。）因为神给了你自由意志，你的手是自由的，你杀人了，但是你杀了人以后有个后果，神再来看的时候，"哎，那个人哪去了？被杀了。"这个时候神是不是该处理了？就该处理了，或者让你回到灵界。甚至你这一辈子神就没有来看你，你这一辈子神没有过来看你，可不可能？就即使神没来看你会不会出了神制定的这个轨迹呀？在人间没有处理你，在灵界对你还有个处理办法，还有个惩罚你的办法。所以即使神不来，对你也有个合适的惩罚。如果神来了，当下就会给你个合适的惩罚。到了挪亚的时候，神看见什么了？神看见地上的人满了强暴，唯独看见挪亚是个完全人，在这个时候，神看见地上的人满了强暴就有了毁灭人的计

划。神看到这个完全人以后，要证实一下他听不听话，所以就让他用一百年来造方舟，看当时他的老祖宗把对神的认知传下来了没有，当时他的老祖宗不相信神的话，听了撒但说的“不一定死”就把善恶树的果子给吃了，神要看他记住了没有。神今天再告诉挪亚，让他建方舟，看挪亚这一百年能不能守住这个话？印证了一下，这个人还能守住这话，那这个人就活下来了。从这儿就能看见神的性情是活灵活现的，是向人公开的，不是隐藏的，是咱没去认识。

给你交通这个，你可以想象一下咱这儿是个什么呀？是个伊甸园，是吧？我走的时候我把“伊甸园”交代给谁了？萧伟晋、肖恺诚。“你们给我看好啊”，我告诉你们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告诉你们了吧？“你们要做神托付你们的事，尽好本分，神称许的是本分，不称许的是祸”，可是等我回来看见你们做的是啥呢？根据萧伟晋所做的事就看见萧伟晋走的是什么路？（玩过家家。）萧伟晋是小孩玩过家家。肖恺诚呢？肖恺诚走的是什么路？劳改犯、囚犯。你说我看见以后是什么感觉？就这该不该把他们赶出“伊甸园”？（该。）该赶出“伊甸园”。这要是当初的话就该把你们赶出去了，不用你们在这儿了，受咒诅了，淘汰了。但是为什么现在不赶呢？因为现在神作的是拯救的工作，是因为耶稣钉了十字架赦免了你的罪，然后在这儿才没有把你赶出去。那时候赶你，现在不赶你，反过来耶稣钉了十字架救赎了你，还要让你去经历、让你去体验、让你去认识，目的是什么？完全是为了拯救，拯救是为了让你真实地看见。我一直跟你说神吩咐了亚当、夏娃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他们还能够吃善恶树的果子。如果不给你摆设环境，你承认你是亚当、夏娃吗？你会说什么？“我绝对不吃，我在伊甸园里边我还能再去吃善恶树的果子？说成啥了？这人是啥人呢？就不是个人！”你是不是要说亚当、夏娃呢？好，那给你摆设一个环境，来，把“伊甸园”给你，你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没有？（吃了。）还有话说吗？给你交通这个是让你借着自己的经历再去看神的性情，再去看神作过的工作，就能实实在在地去体验、去经历，你就能够理解了当初的亚当、夏娃。因着他们有自由意志，他们可以自由选择，他们就选择自己的喜好，“这果子看着好看，看见应该是脆的、应该是甜的”，他们不想后果。他们在这儿本身就看着善恶树的果子好吃，想吃呢，可是神说不能吃、不敢吃，在这个时候，撒但再说一

句“不一定死”，他们按着自己的思想，“神在不在？神也没有看着”，就把这个果子吃了。你走上这条路是不是这样一天一天走过来的？给你明确地交代了任务、责任，但是你自己有你自己的追求、有你自己的向往，导致应付糊弄、欺骗、背叛。

“因为神从来没有有意识地去回避任何一个人，也从来没有有意识地去掩饰自己，从而不让人认识他，不让人了解他，而是神的性情始终是公开的，始终是直白地面对着每一个人。”借着我这样交通，再看这些话，就把神话带到实际生活当中去经历，经历过来你就能看见神以前作过的工作，神的性情是实实际际的，是让你能看得见的。“在神的经营当中，神作着他的工作，面对着每一个人，而且他的工作是作在每一个人身上的。”这话更能看见吧？神没在哪个人身上作？神没给哪个人摆设环境？神话你都看见了，环境你也都看见了，然后也给你交通了。“他在作这些工作的同时，在不断地流露着他的性情，也不断地以他的实质、以他的所有所是来带领供应着每一个人。”神的性情是怎么流露出来的？在神作工的过程中，你看他是怎么作工的，你看他是怎么对待人的，你看他是怎么对待亚当、夏娃的，怎么对待挪亚的，怎么对待后来这些人的。在神的三步作工中来认识神，这是不是咱的路啊？（是。）“他在作这些工作的同时，在不断地流露着他的性情，也不断地以他的实质、以他的所有所是来带领供应着每一个人。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阶段，不管是好的环境或者是恶劣的环境，神的性情向每一个人都是公开的，他的所有所是对每一个人来说也都是公开的，就如他的生命在源源不断地供应着人、扶持着人。”揣摩揣摩这话，能不能理解得了？怎么理解呢？“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阶段，不管是好的环境或者是恶劣的环境，神的性情向每一个人都是公开的”，刚才咱交通了在每一个时代神的性情是向人公开的，是吧？为什么要公开？公开的目的是什么？神先告诉你是公开的，“他的所有所是对每一个人来说也都是公开的”，神的性情是公开的，神的喜怒哀乐是不是就公开了？神的作工原则是不是公开了？（是。）“就如他的生命在源源不断地供应着人、扶持着人。”知道重点在哪了吗？神供应你什么呢？（生命。）这生命是怎么供应给你的？（源源不断地供应。）这生命怎么源源不断地供应着你呢？你看见是怎么供应你的？（揭露解剖、刑罚审判。）你看神话怎么说的，我带着你看神话呢，这是一

句话，你看上面说的是什么？“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阶段，不管是好的环境或者是恶劣的环境，神的性情向每一个人都是公开的，他的所有所是对每一个人来说也都是公开的”，神的性情是公开的，神的所有所是是公开的。神公开了他的性情、公开了他的所有所是会怎么样？（……）转不过弯了？神的性情是怎么公开的呢？是在神的作工中让你看见了神的性情公开了。刚才说亚当、夏娃，神为什么要这样处理他们呀？从这件事情上你看见了神的什么？看见了神的性情。然后再根据神六千年的经营计划，神对历代使徒的安排，他们所有的活出，从这里边看到了什么？是不是看到了神的性情、神的所有所是？什么是神的所有所是？神所作的工作、所说出的话，还有神的性情，从神来的一切，这就是神的所有所是。你是怎么看见神的所有所是的？是在神作过的工作中看到的，是从神作在人身上的，作在亚当、夏娃身上的，作在挪亚以及后边这些人身上看到的。

刚才我给你交通说你看见神的性情是不是活灵活现地显现给你了，是吧？我说这话的目的是什么？你看见这些对你有什么益处？有什么好处？假如你看见这个了，你怎么走以后的路呢？你还吃不吃善恶树的果子呢？（不吃了。）你一旦吃了以后你该怎么办呢？（悔改。）你该不该自救呀？刘强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悔改不悔改？（刘强：悔改呢，每天晚上都祷告悔改呢。）刘强的表现是什么？手一摆“别说了”，这是不是悔改的表现？（不是。）你看了这个以后，你为什么要悔改呢？因为你看见神把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是因着他们没有悔改，死不悔改而赶出去的，可不可以说死不悔改？因为他们吃了善恶树的果子就该死了，这个时候他们还不赶紧悔改，你为他们着急不着急？他们不着急，你为他们着急，“赶紧悔改，去神面前认罪”，被蛇咬了，看看有什么“救心丸”，赶紧吃上一颗解解毒，活下来。可是他们没有这个意识，反过来是躲藏、逃避。能躲藏得了？能逃避得了？应该是什么？最起码是负荆请罪，“我错了，你打我两鞭子”。就像孩子们一样，他在家里边偷了钱去外面花了或者干坏事了，他父母来叫他的时候他躲在邻居家不出来了，他认罪不认罪？一个是在外面躲躲藏藏的，父亲叫他呢还找不见人。一个是负荆请罪，“爹，是我错了，我怎么怎么”，父亲对这两个孩子的态度能一样吗？（不一样。）跟你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让你看见神的性情。刚才举了尼尼微人和亚

当、夏娃的例子，用这个让你来看见神的性情，你看见神的性情以后，你得着什么益处了？你知道了“我不能吃善恶树的果子，我即使吃了我也该赶紧悔改。”为什么呀？你悔改了就能剩存下来，就能在伊甸园；你不悔改就咒诅你，把你赶出去。这是什么？你能留下来，这是不是得着生命了？（是。）这个是不是生命？你只是看见了亚当、夏娃吗？你只是看见了挪亚吗？你看了多少？六千年了，你看见历代以来的使徒，耶稣的作工、全能神的作工惩罚了多少人，你看得过来看不过来？到现在你连历史里十分之一的人物都不认识，不要说认识他的作工了，连这个人的名字你都不认识。我跟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源源不断，你每认识一个人在这个人身上能看见神的性情，能看见神在他身上是怎么作的，来怎么“逃避”惩罚，不要让神惩罚了，这给你带来的是什么？这是生命的供应。听懂这会儿给你说的是什么理了吧？转过弯了没有？沈屹转过来了没有？理解这话的意思了没有？（沈屹：最后看见了一点就是在每一个人身上都能看见神作的工作，能弄明白一些，能认识到一些。）我给你简单说一下，在神作在人身上的这些工作中，你看见了神的性情，你看见了神管理人的原则，你看见了神的喜怒哀乐，当你看见这些的时候，你该怎么走以后的路？是不是有方向、有路了？你走的这个方向、这条路是什么？是想剩存下来的路、是想蒙拯救的路。那这蒙拯救的路、剩存下来的路是不是生命？（是。）你的生命是怎么得来的？是借着你对神作工的认识，让你看见了神的性情，看见了神的所有所是，看见了神的烈怒，看见你怎么做被惩罚了，你怎么做得着神的赐福了，你怎么做得着神的咒诅了，在他们身上你看见了什么？看见了你该走哪条路。受惩罚的这条路你敢不敢走？（不敢走。）不敢走了，有先例了，“受咒诅的这条路我也不能走，我要走神称许的、赐福的路”。你是怎么走上神赐福的路、蒙拯救的路的？你走上去得着的是不是生命？（是。）你是怎么走上这条得着生命的路的？是你认识了神的作工，在神的作工中看见了神的性情，看见了神的所有所是，看见怎么做会被惩罚、怎么做能蒙拯救。所以说，你能从神的三步作工里看见、认识神的作工了，你就知道以后该怎么走这条路了。真理是什么？真理是道路、是生命。什么是真理呢？神所作的工作这是不是真理呀？这个就是真理。那你走这条路你得着的是什么？剩存下来，这就是生命。所以神作了六千年的经营工作，也就是神向你公开显现了。能不能说公开显现啊？神

是公开显现了，是你没看见。神显现了六千年，你去寻求、认识就看见了，你不寻求、不认识就看不见。当你把这一个一个都看见的时候，你看见了这是什么？这是神的作工，你认识的是神的所有所是，但你得来的是什么？（生命。）转过弯了吧？

我为什么要带着你去认识神的作工呢？你为什么不愿意认识神的作工呢？“神的作工和我有啥关系呢？”你只是想认识“我今天垒了几块砖”这就行了。你对神的作工不感兴趣，对认识神不感兴趣，对神作过的工作不感兴趣，对以前的历史记载不感兴趣，你不感兴趣你就认识不了神，认识不了神的作工，认识不了神的性情，你认识不了神的性情你就没路，你没有路你就不可能剩存下来。清楚了吧？我这样给你交通的目的是什么？把你引到认识神的作工上边，让你认识神作工的目的是要让你认识神，你认识神了、你看见神了、你看见神的烈怒了，神的烈怒降在什么人身上？所多玛人不悔改，他们还怎么呢？“这个人来寄居，还想要做官哪！”该不该死？我来了刘强面前，“呀，你给我讲讲道就行了吧，你的话还非得占有了我？我就听不进去，我听着就难受、就痛苦！”他让不让我做他的官？“你来这儿寄居还想做我的官呢！”行，你要是不让我做你的官，我还非得做你的官呢？不做了，让天上的硫磺火来做你的官吧！你是让我在这儿做你的官呢，还是让硫磺火来烧你呀？你自己选择，你选择哪个？刘强就是再刚硬，你再问他“你选择哪个？”刘强，你是让我掌权，还是让硫磺火烧你的身呀？（刘强：让你掌权。）让我掌权呀，是吧？怎么得来这个果效的？是因为他看见了神的作工，看见神在尼尼微人身上是怎么作的、在所多玛人身上是怎么作的以后，他才说让我掌权。让我掌权痛苦不痛苦？痛苦、难受也得让我掌权，“不让你掌权有啥办法呢？不让你掌权我就被火烧死了。”有演员、有历史，我再给你解说，这总听清了吧？（听清了。）好，以后咱聚会的时候就谈神的作工、神的性情，谈神流露的是什么，咱去认识神，看神的烈怒降在什么人身上，神的拯救降在什么人身上，让每一个人都有路，这条路就是生命。你看我看一句话，我能给你交通多少，你看一句话，过了就完了。

扔了肥甘欣赏垃圾（二）

“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阶段，不管是好的环境或者是恶劣的环境，神的性情向每一个人都是公开的，他的所有所是对每一个人来说也都是公开的，就如他的生命在源源不断地供应着人、扶持着人。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神的性情是隐藏的。”“就如他的生命在源源不断地供应着人、扶持着人。”这是正常应该有的，是吧？这里又说“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神的性情是隐藏的。”你就是那个“有些人”，神的性情对你来说是不是隐藏的？今天借着我给你解说你才看见了神的性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类人虽然活在神的作工中”，你每天信神跟随神是不是活在神的作工中？“虽然跟随着神，但是他从来不去了解神，也不想去认识神，而且更不想去靠近神。”这是不是说刘强呢？“因为这类人虽然活在神的作工中，虽然跟随着神，但是他从来不去了解神”，刘强跟随神多少年了？他了解神吗？我跟他交通什么他搭理都不搭理，他只是说“我这里边有个什么”。他不仅是不了解神，他也不想去认识神，而且更不想去靠近神，你看我跟他说什么他还想逃跑呢，可他信了几年又不敢逃跑。刚才吃饭的时候人家跟我说“现在还有没有环境？我家还有十亩麦子没浇呢。”现在浇麦子吗？（现在不能浇。）（刘强：冬天就是浇一次。）现在还有浇地的呢？刚下了雪还用浇地呢？（刘强：雪下得不大。）你就不用惦记了，谁还不知道你呢？你是回家浇地呢？（“我没法说我要回家呀！”）“给我个面子吧！”他为什么说这话呀？他想不想靠近神？不想靠近神，想远离神，这是他的一个情形。刘强，这是不是你的情形？你必须得把神话带到生活当中对号入座，如果你不去对号那你能得着吗？刘强为什么要找理由呢？“对他而言，一旦他了解了神的性情，那就意味着他的结局临到了，意味着他被神的性情审判、定罪。”他痛苦、难受呢，怕审判呢，是吧？说出来不实行，这个是不是就被定罪了？成了罪了，他怕审判、怕定罪。还有沈屹，沈屹是不是也不想和我说话？“你慢慢去经历经历吧，我能发五个字发上三个字吧”，是发几个字的问题吗？他说他没时间跟我沟通，是吧？这些是什么？都是理由、借口。根本原因是什么？不想靠近。为什么？“对他而言，一旦他了解了神的性情，那就意味着他的结局临到了，意味着他被神的性情审判、定罪。”韦峻凡

今天把沈屹告了，不知道沈屹心里恨不恨韦峻凡呢。（沈屹：不恨。）韦峻凡刚把你告了的时候，你愿不愿意承认？你不愿意承认。因为你承认了就意味着你来到神面前了，意味着你被审判、被定罪了，所以你不愿意承认。“所以说，这类人从来不想去了解神、了解神的性情，也不想去深入地了解神的心意、明白神的心意。”这个好理解了吧？“他们不想通过有意识地配合达到理解神的心意”，你看神说的这句话，不是说你不想去配合，而是说你不想有意识地配合。你看沈屹，沈屹想不想去配合？从外表看想不想？（想。）想配合，是怎么呢？人家只是不想有意识地配合，给我发文字呢，“我没有时间，本来要发五个字我现在只能发三个字”，为什么从五个字改成三个字了？不想有意识地和我配合。“他们不想通过有意识地配合达到理解神的心意，他们只是乐此不疲地在做着自己想做的事，信着自己愿意信的神”，沈屹尽本分呢，沈屹是尽什么本分呢？给他安排本分还得安排他想做的、他喜欢做的。如果不给他安排他想做的、他喜欢做的，我看他可能早就离我而去了。沈屹，会不会？（沈屹：按这种情形来说会的。）所以说“他们只是乐此不疲地在做着自己想做的事，信着自己愿意信的神”。他们信的是什么神？他们一厢情愿地信着想象中的神，信着自己愿意信的神，他们想让我给他们打破吗？他们不想看见真正神的面容，不想看见真正神的性情，他们只想看见在他们想象中的那个神。你看刘强，在他想象中的神是什么？刘强想象中的神说刘强是大将军。“我信的神说我是大将军，你不要说我是畜生，凡说我是畜生的那都不是神，我的神说我是大将军。”“信着自己愿意信的神，信着自己心中的想象当中的神、观念当中的神，信着日常生活当中与自己‘形影不离’的一位神。”“形影不离”是什么意思？这就是你自己，你和你自己形影不离，你自己的想象观念，你自己的认为，你想成什么就是什么。神说：“两千年前主耶稣留下的记载在圣经中的那些话，到了两千年以后信主的这些人把主再来的事解释得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人知道准确的解释到底是什么，所以他们接受这一步工作就费很大劲。这就说明什么？就这些模棱两可、不是明确交代的话，十个人有十种解释，一百个人有一百种解释，都有各自的理由、说辞，哪个解释是准确的？神只要不说话、不定规，人说的都不算。”（摘自《话·卷四 揭示敌基督·第八条 只让人顺服他，而不是顺服真理、顺服神（二）》）一百个人有一百种解释，意思就是你把它想成什么它就是什么。你看

刘强信的是什么神？萧伟晋信的是什么神？沈屹信的是什么神？一百个信仰一百位神。

“对于真实的神自己，他们不屑一顾”，刘强就是个演员啊，看看人家那不屑一顾的样子，让人人都能看得见，神作工是不是作得太实在了？神说不怕你愚昧，不怕你无知，就怕你不追求。你今天就是再愚昧，刘强给你这么一表演，和神话对号了没有？不屑一顾。如果再浅显一点，你看看沈屹，沈屹是不是也不屑一顾啊？可是你不注意看能看出来吗？看不出来。“对于真实的神自己，他们不屑一顾”，再浅一点，萧伟晋对神是不是不屑一顾？肖恺诚对神是不是不屑一顾？有没有？因为你信着神，你知道是真神，你还要把信神当成是玩过家家。你信的神是主宰万有的那一位，你是受造之物，然后你来信神了，神对你是高抬，反过来你还能把信神、跟随神当成是来当囚犯，这是不是不屑一顾？一个比一个明显，你如果仔细看能够看见一些，不太明显的你看不见，那就需要各样的演员来表演，不怕你愚昧，不怕你无知，目的是把你带入神话里边。“他们不屑一顾，不想去理解他，也不想去搭理他，更不想去靠近他，而是用神所发表的话语来粉饰自己、包装自己”，你看刘强，刘强最会粉饰自己、包装自己，我在这儿揭露他，我说“你活出的就是个畜生样”，他不接受这个，反过来他说，“呀，我得走彼得的路，我不能走保罗的路！”从这里边看，他这是不是用神话粉饰自己、包装自己？刘强还要追求啥呢？人家不是追求蒙拯救，人家是追求被成全。“他们不屑一顾，不想去理解他，也不想去搭理他，更不想去靠近他，而是用神所发表的话语来粉饰自己、包装自己，这样，他们就觉得自己已经把神信到家了，把神信到心里了。”刘强为什么要说这话？他说这话是告诉你什么？“我有认识，我有悔改，我还要走彼得的路。”（刘强：我哪有说我要走彼得的路呢？我说“你走的不是彼得的路，走的肯定是保罗的路”，保罗是为了得赏赐呢，咱也是为了得赏赐呢。）你说你走的是保罗的路，对吧？那你的目的不是要走彼得的路？是不是？（刘强：神话是那么说的，你走的不是彼得的路，走的肯定是保罗的路。）咱是用神话来粉饰自己、包装自己。“在他们的心中，他们的想象、他们的观念以至于他们对神的定规在带领着他们，而真实的神自己呢，与他们无关无份。”不仅是想象观念了，还定规，定规神就是这么作的。你信的是谁

呀？你是按着你的想象观念来信神，神能根据你的想象来作工？你是苛求神这样作，苛求神那样作，是吧？“而真实的神自己呢，与他们无关无份。”怎么无关无份了？因为你所信的、你所走的路是你自己的观念想象。咱今天交通了一个主题，你得考虑你的后果、结局，是吧？如果你说你是有方向、有目标的，你是要追求蒙拯救、追求剩存下来呢，可是你在追求的这条路上是怎么走的？你不是奔着目标而去的，你是在旅途中观光旅游的。所以说蒙拯救、剩存下来的这个结局和你有关系吗？无关无份。“因为一旦他们了解了真实的神自己，了解了神真实的性情，了解了神的所有所是，这就意味着他们的行为、他们的信、他们的追求被定罪。”一旦了解了以后就被定罪了，所以他不愿意让你说，不愿意去认识。“所以说，他们很不甘心去了解神的实质，也很不甘心、很不愿意去主动地寻求或是祷告达到更了解神，更知道神的心意，更了解神的性情。”肖松，你从这话里看到什么了？（肖松：得主动寻求、祷告。）你信的是什么神？（肖松：信的是渺茫的神，自己想象中的神。）你信的是你想象观念中的神，不敢来到神面前，那按你这样走下去最后是什么结果？有结果吗？（肖松：没结果。）没结果、没结局。那你要想有个结果、有个成果，应该怎么走？（肖松：主动地去寻求、祷告。）应该主动地去寻求、祷告，去了解神。目的是什么呢？“更知道神的心意，更了解神的性情。”这是不是生命呀？就是借着这个能够得着生命，这才能有了成果。

“他们宁愿神是一个虚构来的、空洞的、渺茫的东西”，这是不是他们的愿望？在他们得不着真理的时候或者他们犯罪了以后，他们是不是宁愿神是假的、不存在的？一旦神是不存在的、假的，他们是不是就释放自由了？“他们宁愿神是一个虚构来的、空洞的、渺茫的东西，也宁愿神是一位与他们的想象一模一样的神，让他们呼来唤去，而且取之不尽、用之不完。当他想享受神的恩典的时候，让神作他的恩典；当他需要祝福的时候，让神作他的祝福；当他临到逆境的时候，让神给他壮胆，作他的后盾。”这个能理解吧？你看刘强的活出，他的那种表现是不是这样的？“当他想享受神的恩典的时候，让神作他的恩典”，你看他家养猪的时候，一只猪卖多少钱呀？一斤猪肉卖二十多块钱，他高兴不高兴？刘强高兴得、乐得嘴都合不上，“这是神的祝福”。“当他需要祝福的时候，让神作他的祝福”，当他想追求的时候，

追求什么呀？还得被成全。“当他临到逆境的时候，让神给他壮胆，作他的后盾。这些人对神的认识只是停留在恩典、祝福这些范围里，他们对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对神的了解也只局限在想象与字句道理的说辞里。”这是一部分人，是吧？就是不认识神作工的一部分人，神把这部分人的情形告诉你了。“但是有一部分人急切地想了解神的性情，想真真切切地看到神自己，实实在在地了解神的性情与神的所有所是。”不同的人走不同的路，每个都有标杆，你看王静是怎么走这条路的？同样我都揭露解剖了，揭露解剖的这些话，你回去又听了几回？没听。解剖你的文稿出来以后，你看了几回？沈屹看了几回？（沈屹：看了一回。）有意识地去看了没有？（沈屹：有些时候……）有些时候？王静是把我揭露解剖她的那些文稿整个都列出来另外放个文件夹，有时间就看一看，看一回是一回。不知道你们体尝过没有，第一次听我解剖的时候，你们可能是朦朦胧胧，有点抵触。抵触的时候你听不懂，再仔细去看文稿的时候才能够看明白，才能看到自己所走的路。再过三个月你再看的时候才看到自己不是个东西，可是这条路你走了没有？你愿意听谁的？“你解剖张三、解剖李四，这个我百听不厌、乐此不疲。”为什么？你看解剖别人的文稿可以说是种分辨，也可以说是种耻笑，笑话他，而对于解剖自己的文稿，不敢看、不能看。这就得来两个结果，一个是在揭露解剖中逐步地认识了自己，更加深了对自己的认识，最后能恨恶自己，就能实行真理背叛自己。同样都解剖了，但解剖了你以后，第一次你是朦朦胧胧的，也许文稿下发了你看了一遍，也许你就没有看。第一天还朦朦胧胧的，再过三天呢？（忘了。）忘了？他忘不了，他记得呢，记住啥了？“弟兄说我啥了”，记仇了，产生了一种恨恶，“弟兄不爱我，弟兄说话口气是恨恶我”。怎么呀？开始远离呀！而他自己所做的，自己所说的一些话他知不知道？（不知道。）你哪天再跟他说“你那天说什么了。”“我说了吗？”你再把文稿拿出来，“我说过这话吗？”你再拿出音频，“啊？我怎么不记得了”，这能得着啥？“这一部分人追求真理的实际，追求能被神拯救，追求得着神的征服、拯救与成全。”第一个是什么？揭露解剖是征服你了吧？征服不了你哪有拯救呀。你光是告诉我“我追求蒙拯救、我追求被成全”，你被征服了没有？沈屹给你来一句，“你经历经历吧”，有这个观点、态度能得着啥？征服了没有？（没有。）没有征服还谈什么拯救呢。“这些人用心看神的话语，用心去体会每一次神摆

设的环境与神为他安排的人、事、物，真心地去祷告、去寻求。他们最想知道的是神的心意，最想了解的是神真实的性情与实质，以便他们不再触犯神，在经历当中更加看见神的可爱，看见神真实的一面”，这是不是生命？你看见神的可爱你才能爱神。“以便他们心里有一位真真切切的神存在”，咱那天晚上交通说，神向人显现是公开的，并不是隐藏的，是你看不见，所以我给你交通是让你能看见。让你看见的目的是干啥呢？以便你心里有位真真切切的神存在。看着咱都在这呢，看着每个人都差不多，可是看见人和人差不多，但神在你心目中有多大呢？在你的心目中你真真切切地对神的信有多少呢？差下多少？人家是百分之八十的，“呀，神确确实实存在！”你呢？百分之零点一，“神存在吗？我怎么不觉得”。看着你们是在一起吃饭、在一起干活，都是一样地尽本分呢，神在你心中的位置、大小是怎样的？咱信神为什么要让你经历、让你看见呢？就是要让你真真切切地看到神的存在，当你看到神真真切切存在的时候，还用我和你交通呢？还用我警告你呢？你自己就能走这条路了，是吧？神说：“在人心里对神有多少认识，神在人心里就有多少地位；人心里对神的认识有多高，人心里的神就有多大。”（摘自《话·卷二 关于认识神·独一无二的神自己九》）“以便神在他们心里有地位，他们也不再活在想象观念当中，也不再活在渺茫当中。对于这些人来说，之所以迫切地想了解神的性情、了解神的实质，原因就在于神的性情、神的实质是人经历中随时的需要，是人一生的生命供应。”看清楚了，以后你不要再和我说“我得着啥了？”你想得着啥？是不是想得生命呢？怎么得生命呢？在神的作工中去认识神的所有所是，你认识了就有生命了，认识不了就没生命。“他们一旦了解神的性情就能更加敬畏神，就能更好地配合神的作工，更好地体贴神的心意，尽好自己的本分。这是两种人对神的性情的态度。一种人是不想了解神的性情，他们虽然嘴上说想了解神的性情”，不想了解神性情的人嘴上说什么？（嘴上说想了解神的性情。）所以说有时候咱就被迷惑了，本来人家是不想了解神的性情，但是嘴上他能不能说出来？他说“我也想了解神的性情”，其实他想了解吗？他不想了解。这就需要咱去分辨、认识了，去看他的言行举止，不能根据他的嘴说。“他们虽然嘴上说想了解神的性情，想认识神自己，想看到神的所有所是，想真真切切地体会神的心意，但是在他们心里宁愿神不存在。”这就看见人的诡诈了，是吧？他说他想了解神的性情，

想看见神呢，但是怎么呢？“呀，但愿神不要存在，只要神不存在，我就安全了，神一旦存在我就被定罪了，神一旦存在我就得从‘伊甸园’出去了，神不存在这‘伊甸园’就是我的。”所以他在盼着、念着，“神啊，你不要存在啊！”“因为这些人一贯地悖逆、抵挡神”，谁盼望着神不存在？那肯定是抵挡神的人。顺服神的人喜欢什么？（喜欢神存在。）为什么？他顺服了，神要赐福他呢，他还能够让神不存在呢？他肯定让神存在。那不想让神存在的是谁？那肯定是怕神惩罚的人。神为什么惩罚他？肯定是他犯罪了。咱今天盼着大红龙倒呢，还有什么人盼着大红龙倒呢？（罪犯。）在监狱的罪犯哪个不盼着大红龙倒，不复存在？“因为这些人一贯地悖逆、抵挡神”，不是一次，是一贯地悖逆、抵挡神。正因为他是一贯地悖逆、抵挡神，他觉得“只要神存在，神肯定不放过我”。他如果是偶尔犯个罪，他用不用让神不存在？不需要了。“在心里与神争夺地位”，他不仅是悖逆、抵挡，还与神争夺地位。怎么与神争夺地位呢？他想在人心目中有他的地位，他想让人听他的，他想控制人、掌管人，这是不是都是在与神争夺地位呢？因为每个人都应该是让神话掌管，不应该是让你来掌管，你要掌管人就是与神在争夺人，与神争地位。沈屹，你看见你与神在争夺地位了吗？（沈屹：嗯。）“在心里与神争夺地位，在心里常常怀疑甚至否认神的存在，他们不想让神的性情也不想让真实的神自己占有他们的心”，他的心门关了，不让神进来，为啥呢？神进来以后就占有了他的心，掌管了他了。心门关了，不管说什么话能不能听进去？在咱来说他是听不进去，实际上是他不让神占有他。“他们不想让神的性情也不想让真实的神自己占有他们的心”，咱老想着追求真理是想让神占了咱的心，让神在咱身上作王掌权，让神住进来，这样咱就是个属神的人，这是不是好事呀？但他呢？他只害怕成了属神的人。

“他们只想满足自己的欲望，只想满足自己的想象、满足自己的野心。”我刚才给你描绘了个画面，我说刘强拿了个夜壶来我这儿鉴宝了，是吧？这个听懂了吧？这个画面是什么画面？“他们不想让神的性情也不想让真实的神自己占有他们的心”，我给他拿的是什么？肥甘。他把肥甘扒拉开，拿出个夜壶让我鉴宝呢，不想让神占有他的心。“他们只想满足自己的欲望”，自己的什么欲望呢？刘强只想让他的夜壶值上百万，成了宝贝。一旦他的夜壶成了宝贝，他的地位是不是就抬高

了？“他们只想满足自己的欲望，只想满足自己的想象、满足自己的野心。所以，这一部分人虽然信神，虽然跟随神，也能撇家舍业”，你看刘强，撇家舍业，是吧？再看看沈屹。（刘强：我还以为我不说话就不说我了。）你表演了嘛，我如果不说我怕弟兄姊妹看不清，怕你看不清。（刘强：你先别踩我，你说会儿别人，我再消停一会。）消停一会？我说沈屹呢，沈屹也是撇家舍业的。沈屹，用不用撇开你不说呀？（沈屹：不说我认识不到，说了以后我才能有认识、才能有感触、才能恨恶自己。）那你就在这儿当个演员，让弟兄姊妹看一下你的野心是什么。“所以，这一部分人虽然信神，虽然跟随神，也能撇家舍业，但是他们的恶行不断，甚至有些人偷吃祭物，有些人挥霍祭物，有些人背地里还咒骂神”，你在背地里咒骂神弟兄姊妹肯定不知道，是吧。“还有一些人利用地位之便不断地见证自己、高举自己”，这个是咱一贯的表现吧？“与神争夺人，与神争夺地位，以各种方式、用各种手段让人崇拜，总想笼络人心控制人，甚至还有些人有意让人误会他是神，从而把他当神待。”当你与人争夺名誉、地位的时候，当你没有名誉、地位就不干了的时候，你的目的不就是想让人把你当神吗？实质就是这个，虽然你没有说出来，虽然没有那么明显，但你的实质流露出来的是一样的。“他从来不向人说他是败坏的人，他也有败坏、有狂妄”，我没有听过沈屹说他有败坏。沈屹，你有没有说过你有败坏？（沈屹：有。）你嘴说“我有败坏”，举过实例没有？（沈屹：就是自己的所作所为，在弟兄姊妹面前张狂、狂妄、无知的这些行为、做法。）为了有个更好的演员，我不说刘强不行呀。（刘强：说吧。）刘强怎么表演的？“别、别、别，别说我、别说我。”刘强表演出来的确确实实是生动形象、栩栩如生，这么好的演员，不说不行。刘强承认不承认他有败坏？承认不承认他是中国人？（刘强：……）连中国人都不承认了？你是畜生吗？你是不是中国人？（刘强：哎呀……）刚才我说你是中国人你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是吧？你是中国人不是畜生？中国人不是畜生是什么？能承认是中国人，就不能承认是畜生。（刘强：就非用那个词不行？说咱是大红龙子孙、撒但后裔不就行了嘛，咱是地狱之子还不行啊。）（萧伟晋：刘强说“你说我是魔鬼也行，说我是撒但也行，就别说我是畜生”。）就是神说的那句话：你明明就是畜生，我不说你是畜生说你是啥呢？我说你是畜生，话不好听，但这是实情，是事实。因为咱上辈子就是畜生，这辈子让

你转成了人，给了你一件人的衣服，你现在不让说你是畜生，单凭这一点，你下辈子该不该转畜生？当你转成畜生，你穿上畜生的衣服的时候，你也能说“不要说我是畜生”？那个时候就不用人说你是畜生了，畜生都说你是畜生。针对咱的实质，说你是畜生是让你警醒，是让你害怕，“呀，我这是畜生”，是吧？你为什么让我把你说成魔鬼也行，把你说成大红龙的子孙也行？“你千万不要说我是畜生”，什么原因？（刘强：不愿意当畜生。）当魔鬼能行，当畜生不行，是吧？（刘强：我是说实话嘛，咱不说这个词不行啊，说别的也行。）咱讨论的就是为什么刘强对“畜生”这个词敏感，他愿意当魔鬼，不愿意当畜生。沈肖平，你是愿意当魔鬼，还是愿意当畜生？（畜生。）沈屹，你当什么呀？（沈屹：畜生。）他们愿意当畜生，不愿意当魔鬼。因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是家畜你还可以剩存一千年，魔鬼能剩存几天？神作工结束了它就完了。刘强为什么不愿意听“畜生”这个词呢？“你说我是大红龙的子孙也行，你说我是魔鬼也行，但你不要说我是畜生”，什么原因？是因着人看见了畜生，你看着猪、看着驴就是桌上的一道菜，你看到猪一生下来就在铁笼子里，你看到了它吃的啥、喝的啥。我一说刘强是畜生，他就想起了铁笼子里的猪，你说他难受不难受？“你不要说我是猪行不行？不要说我是畜生行不行？你说我是魔鬼。”因为啥呢？因为他没有见过魔鬼。“你说我是大红龙的子孙也行，我没见过大红龙的子孙，大红龙的子孙看着应该也是个人样吧，我也没看到大红龙的子孙究竟是啥样的，你一说畜生就有了准确的形象，就有了它是怎么生活的这些画面了。”（刘强：在我们那边“畜生”是骂人的话。）“畜生”是骂人的话，“魔鬼”也是骂人的话呀。你愿意让神骂你一下，还是愿意让人骂你一下？你愿意让谁骂你？（愿意让神骂。）你愿意让神骂吗？愿意让谁骂？人骂你，他就是再骂你两万年，影响你的生存吗？一旦让神骂你，那意味着什么？定罪了！（刘强：咱知道咱是畜生，咱不做畜生就行了，活出正常人性，活出有良心、有理智的人。）谁让你做畜生了？我让你做畜生呢？我说“刘强，你去做畜生”？我说过这话吗？（萧伟晋：刘强是想说“你说到畜生的时候，你轻轻点这么一下，我就变人，你别总说我是畜生。”）（刘强：哦，就感觉听着咋这么不顺耳呢。）你越不让叫你畜生，实际上才越得叫你畜生，因为“畜生”这个词在你身上刺激性重，有反应。就像你感冒了去医院打针呢，好多药在你身上有抗药性了。“大红

龙的子孙”在你身上时间长了，有抗药性了，不起作用了，你对“魔鬼”也有了抗药性，就是叫你“畜生”你还有点反应，所以还必须得叫你畜生。咱叫你“驴总，驴总”，“你叫我驴总可以，但不能叫我畜生。”（刘强：你要叫我呢，我能把你咋呢，我有啥办法，我能说个啥。）那我叫你畜生怎么就不行了呢？还“我能有啥办法呢”，我让你做畜生了吗？我说你是畜生的目的是让你怎么呢？（不要做畜生。）你还不感谢我？神说你是浑人，是不让你做浑人，反过来神说你是浑人，“我就是浑人”。我说你是畜生，我说你走的这条路是畜生的路，你说“你是让我做畜生呢，是吧？”你要知道神说中国人是什么东西？（污鬼邪灵。）“污鬼邪灵，行，能说。”神说啥了？神说：“你们所流露的并不是小孩离开父母一样的淘气，而是牛马离开主人鞭打而爆发的兽性，你们应知道你们的本性，也是你们所有人的软弱处，是你们的共病。”（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论到“神”，你怎么认识》）兽不就是畜生？（刘强：说一下咱就赶紧变嘛。）你变了还怕说呢？咱每个人都有灵名，起灵名是什么意思？起灵名不就是让你变吗？（刘强：咱就是要变呢。）那你还着急，还怕刺激？你还不感谢？“呀，弟兄给了我这么刺激的灵名能够让我去变化”，感谢不感谢弟兄？感谢、赞美，阿们。“借着弟兄的提醒，我知道了我走的路是畜生的路。”（刘强：我一直是这么进入的，你说我是驴总也好，说我是驴也好，不管怎么说是不让我白出力，是让我追求走正道，我心里也是一直这样勉励自己的。哪个人提起这个事的时候我心里可难受呢，但是想想人家说的这个话是刺激我，让我走正道呢，这没有错，虽然我里面不愿意接受，但是想想人家说得也对着呢。）对着呢，该不该阿们？（刘强：该。）该阿们还不让说？（刘强：你那天晚上说蜻蜓点水过一下，我说就那样吧，我缓一缓。）等哪天咱要进国度的时候，我绝对蜻蜓点水，我把他们拉进去，我绝对点点你“你想不想进？想进就进，不想进就算了”，是吧？（刘强：你说蜻蜓点水点点，结果最后说了句“刘强是标标准准的畜生”，这一句话让我消极了三天。）那是你的追求，你能怪我呀？弟兄姊妹都愿意当畜生，当牛马、当家畜，为什么呀？虽然不通灵，但这是剩存下来了。咱今天的这个素质、这个实质在大红龙国家已经被撒但迷惑、吞吃成这样了，这是实情。你成为畜生，成为牛马，任神宰杀。神那句话怎么说的？神说：“从创世到今天，历时多少年，历时多少世纪，我行了多少神迹奇

事，显出了我的多少智慧，但人犹如精神病患者一样痴呆麻木，甚至有时像森林中的野兽一样乱踢乱闹，丝毫没有一点意思理会我的事。我已多次将人判了死刑，定了死罪，但我的经营计划是无人能改变的，所以人仍旧在我的手中显露自己所持定的旧东西，因着我工作的步骤，所以我就又一次拯救了你们这些生在一个腐朽、堕落、肮脏、污秽的大家庭的人。”（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五篇》）“我的怒火哪里能容纳这些猪狗之类的欺骗呢？我要执行我的行政，将那些墨守成规的‘虔诚’的信我之人都从污鬼手中抓回来规规矩矩地‘伺候’我，来做我的牛、做我的马任我宰杀，我要你将你以往的心志都捡起来重新事奉我，我不容让任何一个受造之物来欺骗我。”（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你们的人格太卑贱！》）神要得着一个见证，神没征服你以前你的活出完全就是森林中的野兽，咱的活出就是个野兽，被神话征服以后，最后你又成了牛马，成了家畜，你成了这样的，这就是神的话在你身上达到了果效，神的作工达到了果效，撒但就败了。你都成家畜了，这就站住见证了。不管你是家畜还是野兽，是不是都是畜生？只要你成了家畜就站住见证了。家畜怎么了？家畜不好？刘强做个家畜不好？好不好？刚才你听他们愿意做什么？哪个人愿意做魔鬼？哪个人愿意做大红龙的孝子贤孙？魔鬼、大红龙的孝子贤孙都是要惩罚的。你是要追求做什么呢？（刘强：神说咱是畜生也好，说咱是大红龙的子孙、撒但也好，最终目的是要把咱作成真正的人呢。）你说错了，神要把魔鬼作成人吗？神只是要把一个野兽作成家畜，神没有说要把魔鬼作成人。你感觉不到是神的高抬，说你是畜生这不是骂人，这是对你的高抬！你能在神家当个畜生是对你的高抬，“我宁愿在神家当个畜生都不愿意给魔鬼当祖宗”，最起码得有这个理智吧？刘强，给撒但当祖宗呀？这就是看咱的理智呢，你愿意追求哪个？今天这么多人都愿意在神家做畜生，哪个不愿意做畜生？但没有人愿意做魔鬼。

“他从来不向人说他是败坏的人，他也有败坏、有狂妄，别崇拜他，无论他做得多好都是神的高抬，都是他应该做的。为什么他不这样说呢？因为他深怕失去在人心中的地位。所以这样的人从来不高举神，也不见证神。他不高举神、见证神的原因是因为他从来就不去了解神。”这是咱的路。“他不了解神他能认识神吗？不可能！所以说‘神

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这个话题中的这几个字虽然简单，但是对每一个人的意义不同。”神把对每一个人的意义不同阐明了吧？“所以说‘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这个话题中的这几个字虽然简单，但是对每一个人的意义不同。”不同在哪？对于去认识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的这部分人是拯救，是源源不断的生命供应，但对于另一部分不愿意去了解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的人，避而不谈，是避开的。对于这部分人来说是被审判、被定罪。这就是对每一个人的意义不同。“对于那些常常悖逆神、抵挡神、与神敌对的人，那就是定罪；而对于那些追求真理实际，能够常常来到神面前寻求神心意的人，那无疑就是如鱼得水。”你看王静是不是越追求越高兴啊？神说，末世人都进入正轨，消极的人更消极，积极的人更积极。这是今天你在这儿看见神的作工了，原教会里边的那些人，你看见他们消极到什么程度了。神在交通里边说传福音虚报人数的时候，看看神的态度，那些带领工人做了这些事，或者是下边的人跟随带领做了这些事，本来他们还活在黑暗之中呢，再经过神这样一揭示，他们是不是活在了光中？他们痛苦不痛苦、难受不难受？作恶的痛苦，不作恶的被迷惑的不也痛苦吗？即使没有被迷惑，但没有正义感，没有站见证，失去了机会，不都是痛苦吗？看见前面的路而后悔、懊悔、痛苦。他们跟随神还有信心吗？因为他们自己做了这个事了，走不动了。他们本身就没人带领，活在黑暗之中，然后再经过神这么一说，就是神说的，他们都不是自愿退去的，是神把他们踢出去了。积极的更积极，消极的更消极，神说：“这工作都是在你们中间作的，只向你们打开，外邦中无人知道，因为时日不到。这些人受刑罚都快被作成了，外面的人一点都不知道，这工作太隐秘了！”（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道成肉身的奥秘　二》）这句话是不是应验了？（是。）“所以在你们当中，有些人一听说要讲神的性情、讲神的作工，脑袋‘嗡’的一下就大了，心里满是抵触，甭提多难受了！但有些人听了之后感觉这个话题正是他的需要，因为这个话题对他太有益处了，是他生命经历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内容，是关键的关键，是人信神的根基，人不能离开它。”以前有没有这个意识？我在交通神公开显现的时候你就应该有个意识，是吧？今天再看这话，你就应该更确定了，你的方向、目标更应该有了。“但有些人听了之后感觉这个话题正是他的需要，因为这个话题对他太有益处了”，这不能说“对他太有益处”了，是说对你太有

益处了，这话得对照你自己看，不要成了“对他太有益处”了，这话只是对王静说的？对王静有益处，对你就不能有益处？怎么有益处呢？因为你看见了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就是看见了你蒙拯救的路。“因为这个话题对他太有益处了，是他生命经历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内容，是关键的关键”，这是不是至关重要啊？（是。）“是人信神的根基，人不能离开它。虽然这个话题对每一个人来说既近又远，既陌生又熟悉，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话题还是每一个人必须要聆听，必须要知道、要了解的。”这个话题既陌生又熟悉。从你信神开始就在谈神的作工了，是吧？相当熟悉了吧？可今天一看熟悉不熟悉？（不熟悉。）“无论你怎么对待，也无论你怎么看待这个话题、怎么去领受这个话题，这个话题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沈屹念一下《基督与教会工人的座谈纪要·10题·谈性情变化》。

（沈屹：“撒但败坏人的目的所在就是让人都离开神背叛神，不让人享受神的祝福、神所赐给的一切，让人与神完全断绝关系，与真理隔绝，陷在黑暗中，不知道什么是正义、真理，更不知道什么是人性，分辨不出什么是正面的东西，什么是反面的东西，只知道坑人、害人，让人争名夺利、勾心斗角、互相残杀，最后导致人类灭绝。所有被撒但败坏之人所共同表现出来的是：不只是否认神的存在，而且竭力地抵挡神、抵挡真理。而供奉撒但被撒但败坏的人远离神、否认神，表现出来的性情就是狂妄自大，口说狂言，无法无天任意妄为。所以，将人的狂妄解决了就能达到人顺服神、敬拜神，达到这两条，人的难处就都解决了。变化人的性情就是从变化人的狂妄自大开始。若你很狂妄，那你一定很自是自高；若你很狂妄，那你一定没有理智不可理喻；若你很狂妄，那你一定很难顺服任何人，更难顺服神的一切作工与神所道成的肉身；若你很狂妄，那你就不能接受事实的真相，不能接受真理；若你很狂妄，那你就不可能忠心地、诚实地在神家中尽本分。狂妄的人对神总有观念，对神总有定规，好像只有他能把神看透，神应该按他的意思作工。狂妄的人因自高自大目中无人，对人没有和气，不能平等待人，总不能与人和睦相处。狂妄是人的病根，狂妄的性情不能脱去，那你就不能认识自己，不能认识神，不能忠心尽本分。狂妄的性情不解决，即使你现在外表好像很顺服神，但

却没有对神实质的顺服，因为骨子里血液里还有毒根，就是悖逆神的本性还没有解决，只是嘴里说说，心里愿意，这点顺服成份恐怕不能持久，说不定哪一天控制不住老病突然发作，里面充满观念埋怨的话，颠倒黑白的情绪话，为自己表白泄私愤的话，还有怨天怨地又怨人的鬼话统统爆发出来，导致肚腹崩裂而灭亡。人的狂妄自大的本性不解决就不能事奉神，也不能见证神，因为总带有腥味，让人恶心肉麻，不能给人造就，不能给人带来益处，反倒带给人败坏之苦，这是人共同的感觉。人真认识神的性情了，认识神的生命所是了，也就真知道自己是什么东西了，真知道自己到底是半斤还是八两，那时可能就有谦卑了，我看是不得不降卑，一把粪土带点臭气还有啥狂的，这不是无理智的蠢蛋吗？我这话虽粗俗，但这是事实真相，我不会拐弯抹角，我自己就这么经历过来的。从认识自己以后我就比较能顺服了，说话也比较实在了，狂气越来越少，人也单纯爽直带几分天真，撒但的毒素减少许多，比以往轻松潇洒了许多。在说话交通真理上也客观准确一些了，比较现实合乎实际，不掺杂质，做事稳重老练了，讲究实效，与人相处能正确对待别人，有爱心也有信心，地位站得合适，说话有理智，工作是工作，相处是相处，作工时有作工时的理智，相处时有相处时的人格。作工时除了讲工作以外，就是在交通生命真理时你也看不出像作工的人，因为站的地位与人平等。人自己的性情变化了，给人带来的益处也大，作工说话处处有果效随着。你们看人的狂妄性情变化了，活出的是不是人的样式？就是特别的有真理、有人性、有人格，他所说所作所表现的，人也都看为合适，并且人都会欢迎这样的人，谁有真理人就喜欢与他相处，因为他对人有益处、有造就，能给人带来生命的供应、真理的交通，这是性情变化以后所能活出的。由过去的狂妄自大、自是自高属于撒但本性的人，变化成有真理、有人性的人，成为属于神的人，我看见了神的救恩浩大，人真是死里复活。在人的身上解决了狂妄自大、自是自高的问题，不会再抵挡神、悖逆神了，而且有了正常人性的生活，能正式尽人的本分，这就是完全蒙拯救了，这样的人就是合神心意的人。人的性情变化了才有正常人的模样，这才叫得着生命成为新人完全属于神了。人的性情没有变化，无论怎样谦卑、有爱心都是假冒为善，因为他的本性是狂妄自大、自是自高，他没有办法不表演自己，并且是身不由己，即使表现出来他也不会认识的，还以为自己有真理，高明得

不得了。性情狂妄的人总想出人头地高高在上，不愿受人的管制，却愿意辖制别人；性情狂妄的人总认为自己比别人强，别人谁也不如他，看不见在别人身上的长处优点，即使看见点也不服气，还会加以攻击、贬低，别人的缺欠短处他看得格外清楚，并且随意谈论传播，特别喜欢讲自己的长处，特别喜欢夸奖自己、高举自己、贬低别人；性情狂妄的人总是唯我独尊，好搞以我为中心，让人都尊重他，都围着他转，他无论说啥做啥人都得听他、注重他；性情狂妄的人最爱显露自己，无论在什么场合，临到什么事，他都先露一手发表观点让人观赏、让人佩服，并好揭露别人的缺欠、短处来衬托自己的高明，丝毫不见证神；性情狂妄的人从来不把别人放在心上，别人在他的眼中都是笨蛋、废物，任他随意玩弄、戏骂，甚至自己的父母他也不尊重，真是从未服过任何人……）沈屹，这句话对你是不是恰到好处呀？“性情狂妄的人从来不把别人放在心上，别人在他的眼中都是笨蛋、废物”，他们是不是笨蛋？“你去经历经历去吧！”你连韦峻凡都看不起，你能看起谁？这个话实在不实在？还记得神说的那句话吗？神说：“有人给他提缺欠，说话伤着他的尊严了，触着他的伤疤的时候，这句话就产生了，他顺口就说出来了，‘我要是不信神，我尿过谁！你敢跟我斗，你是谁啊？’这是什么性情？”（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十六）》）“我尿过谁？”今天你跟刘强作了个典型。接着念吧。（沈屹：“性情狂妄的人因着没有理智，真理也听不进去，好像他就是真理，他高于真理之上，若别人交通出真理他绝对不会听从顺服，他只以自己为是；性情狂妄的人好给人当师傅，最不愿听人说话，与他接触一段时间能特别感觉到他体贴人太少，恭听人太少，顺从人太少，尊重人太少，人情味太少，如冷血杀手，他的说话总是在教导人，总是在下结论，总是在定规，总是在定罪人，有点残酷无情的味道。性情狂妄的人因他藐视真理，不敬畏神，怎么能把神当神待呢？他只关心他个人的威望，关心人是否能顺服他，听他的，他在人心中的地位如何。瞧！狂妄到如此地步的人不正是敌基督吗？性情狂妄的人作工就是教训人、对付人，打击人的积极性，把人都打垮了、打消极了、打出怨言了，人该弃绝他了，他的工作也结束了；性情狂妄的人因着没有真理，没有生命的经历，更不知性情变化是怎么回事，他绝对讲不出真理的实质，只以字句道理规条作法衡量人、要求人，根本谈不上供应生命与交通真理，他的作工

全是坑人害己羞辱神，所以神最厌憎他的事奉、他的为人；性情狂妄的人没有理智，失去人性，是地道的撒但化身，可以说他的所有所是、他的所有流露全是鬼性，没有一点人性，他的流露全是散布死亡、败坏人，接受他的说教真是‘受害非浅’！现在人接受实际神的作工说话都长了见识有了分辨，知道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谬妄，也能分辨出正面事物与反面事物，这对自己是极大保护，否则，人都得被那些狂妄自大的假使徒、假工人给带入死亡的深渊。现在我们应该明白的是性情变化到底是哪方面的变化，重点是在哪个地方，光会说道理守些规条能代表性情变化了吗？性情变化所活出的样式到底是啥，这些必须得认识，这是生命进入的正轨，这是蒙拯救的关键所在。只有性情变化了才是合神心意的人。”）这个好理解吧？你们下去把谈性情变化这篇整个再交通一下。

392　对你们生命最有益处的还是刑罚审判

1　受点苦、受点约束对你们太有益处，若放松你们就把你断送了，你上哪能蒙保守？现在你们因着受刑罚，因着被咒诅、审判，因着受许多苦蒙保守，要不人早就堕落了，并不是有意跟你们过不去，人的本性难移，非得这样做才能将人的性情变化。现在你们就连保罗的理智都不具备，连保罗的自知之明都没有，良心也不具备，对你总得压着点，总刑罚才能将你的灵唤醒，最有益你们生命的还是刑罚、审判，必要时还得作点事实临及作点事实临及的刑罚，你们才能彻底服气才能彻底服气。

2　你的本性就是没有刑罚、咒诅就不肯低头，没有眼见的事实就达不到果效，你们人格太低贱，不值钱！若不用刑罚、审判难得将你征服，难得将你的不义、不服压倒，你的旧性实在是根深蒂固，若将你们放到宝座上，你们就不知天高地厚，更不知何去何从，你连自己从哪来的都不知道，怎么能认识造物的主呢？没有今天及时的刑罚、咒诅，你的末日早就临及了，更何况你的命运，不更是危在旦夕吗？没有这及时的刑罚、审判，你不知狂妄到什么地步，这刑罚、审判将你

们带到今天，维持了你们的生活，你们不应该更好地接受今天的刑罚、审判吗？还有什么选择呢？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实行（六）》

0127　神的心意对任何人都是公开的

从开始有了人类到现在，神的性情、神的所有所是与神的心意对任何一个人对任何一个人都是公开的，神从来没有有意隐藏他的实质、隐藏他的性情、隐藏他的心意，只不过人都不关心神在作什么，神的心意如何，神的心意如何，所以人对神的了解少得可怜。就是说，神在隐藏他本体的同时却每时每刻都在陪伴着人陪伴着人，每时每刻都向人公开表达他的心意、他的性情与实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神的本体也是向人向人公开的，只不过是人的瞎眼与悖逆使得人总也看不到神的显现看不到神的显现。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　一》

14 假带领不作实际工作的表现

假带领不作实际工作的表现（一）

从你呱呱坠地到现在神让你活了五六十年，你小时候啥也不懂，神供应着你，从你懂事以来你该为神活着了吧？可到现在，灾难都到门前了你还是玩弄，像大街上的顽童一样，对神作工丝毫不搭理，这是什么人？坑蒙拐骗？不要说进国度了，就是今天让你活着，你配活人吗？神让你活着，你为神活了吗？不要说为神献上了，基本该做的你做了没有？让你做带领，让你在带领的位置上操练，操练你什么呢？神要拯救人，让人成为管理万物的主人，是让你学会管理万物，操练你管理万物。这六千年来是神在经营着人类，是神在看顾着人类，如果神不经营、不看顾，这个人类早就灭亡了。神经营人类六千年，把人拯救回来是让人成为一个真正的受造之物，人成为真正的受造之物神就安息了。什么是安息？神就不管了。神还一直看着你啊？神不管了，让人去管理万物。可就人这败坏性情能管理万物吗？连点人性也没有，兽都不如，都是白眼狼，还能管理万物呢？连自己家的“孩子”都管理不了，怎么管理万物？神的工作临近尾声了，你也看见各种灾难降下，都是要命的事，咱在这儿还应付糊弄、欺骗呢，大脑进水了？丝毫不落实，丝毫不作工，作什么工作了？咱群里面一直说不作工作就是猪带领，说谁呢？把神的性情都当成绵羊，就那么试探、就那么藐视？对待神话的态度就是对待神的态度，咱对待神的态度是什么？撒泡尿看看、照照，看看自己与神的关系如何。跟神的关系一好百好、一了百了，神让你活着，你为谁活着？你一天起来操心的是什么？肉体、钱财、地位。到现在你放下什么了？什么都放不下！对神的工作始终是处于不搭理状态，你想一下神会放过你吗？可能放过你吗？神白白让你活五六十年，然后跟随神几年欺骗神几年，最后作工毫无收获？你不知道一个农夫颗粒未收时要发出怒气吗？千万年来稀有罕见的灾难在等着你呢，尽情享受吧。到受苦受难的时候你再说“我悔改呀”，神给你后悔药呢？世上都没有后悔药，不要说神家了。

什么叫仗义？仗义在人来看就是正确、应该，理性，能说得过去，这叫仗义。就像家里有两个孩子，父母老了让他们孝顺的时候，一个孩子不管穷富有他吃的就有父母吃的，有他穿的就有父母穿的，不管父母有钱没钱，父母有病就给父母看病，即使变卖一切家产他也要给父母看病，他是凭理性、良心、理智去给父母看病呢。另一个孩子是骗取，趁父母不注意把房产证的名字一改，把房子改在他名下，等他父母一死，房子成了他的了，这房子来得仗义不仗义？不仗义。卑鄙行为，骗取、偷盗，说不出口，拿不出手，放不到桌面上，是人唾弃的事，是神咒诅的事，是神要毁灭的事。因为不仗义，不是正确的。有良心理智的孩子，人家是完成自己的使命和责任，人家把父母养老送终了，不管父母有多少资产那都是他的，因为他该做的也做到了，天经地义，应该。没良心理智的孩子，该孝敬父母时不孝敬，该给父母看病时不给看病，最后分家产的时候厮杀、抢夺。如果你孝敬到位了，那你再得家产也心安，晚上睡觉也能睡得安心，你骗取的房子能睡得安心？现在有好多当保姆的，当两天保姆就让老头写个遗书，然后把老头一害，房子成了她的了，她是过来骗取的，她晚上能睡得安心？人家的孩子回来能不打官司？骗取得来的放不到桌面上，最终总有水落石出的时候，自己丢人败兴了，东西还得给人家。世上还说个理呢，神家要说公义呢，你得的那些东西不仗义，你今天活在世间不仗义。你是个受造之物，但你不做受造之物该做的事，不仗义，你的这个“活”是骗取来的、偷盗来的，你是假冒为善、欺骗，只不过是神今天不搭理你，神今天只是抓捕你的罪状，最后审判刑罚、惩罚你，让跟随的人看见神的公义性情而已。所以说你活着不是你应该活着，那仅是骗取，你能骗取一时能骗取一世？这是神作工的方式，不是说击杀不了你，不是说神不管你，而是神要蒙蔽撒但的眼，让那些欺骗神的人上道，看不见神的作为，让跟随神的人能看见，让“麦子”能看见，当时这些人跟随神，神给他生命的时候，他是怎么欺骗神的，最后神作工结束了以后，神一惩罚，让跟随的人看见神的公义性情、神的权柄，让后人再也不敢欺骗神，只有接受、顺服。神是为了拯救人，优胜劣汰，不是神无能，不要把神的性情当作绵羊。咱信神几十年了，神话看了多少，把神话带到实际生活当中了没有？把神话当神待了没有？修理对付、揭露解剖了多少次了，咱素质差？愚昧、麻木、痴呆？听不懂、看不懂？连基本的理性，人应该有的人

性都没有，如果你真要连这点人性也没有了，你是那种麻木痴呆就跟猪狗一样的话，那也不算你悖逆，那也不算你的败坏性情，是因为你就不是人，是因为今天你来到世间穿错了皮，那各从其类的时候物归原主，你归你的父，我归我的父，你归你的“老父亲”——撒但那边，该穿猪皮还是该穿羊皮，让你转成兽就行了，这不是神的公义吗？

神让人活着，人就该为神活着，这样才活得仗义，让这句话能成为你的生命，这句话能警醒你，不要一直欺骗神了，神公开显现了，神的一切性情要向人公开显现，隐秘降临是拯救，公开显现是惩罚。什么是隐秘降临？就是神的话都告诉你了但神没作事，临到你的都是一切话语，话语唤不醒你？你骨头硬，总想看看神有没有这权柄，看不见就信不来，那你就看嘛。等你遭神咒诅、惩罚的时候你才有信呢，那你看你的信高过多马了吗？神的显现你没看见吗？到现在神的作工你还没看见吗？神扩展全宇的工作没看见吗？事实临及没看见吗？大灾难下来没看见吗？非得临及到自己身上？到现在让你们输送人才还能这样输送人才，该作的工作什么都不作，甚至教会的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一线人员打仗呢，从下面抽上来的人竟然连打仗时期的基本常识都不知道，连观念怎么解决都不知道，不要说解决别人的观念了，连自己的观念都解决不了。你们做带领的怎么抓工作呢？怎么供应人呢？有个姊妹2021年跟随的，到现在已经三年了，在一线打仗竟然不知道有人喊“谁说自己是众长子就是敌基督”，人家拿上祭司弟兄交通的95题来打咱，她没办法回答，你说这是人吗？你们是怎么供应她的？你们怎么抓工作的？拿什么去神面前交差呢？你站在国度门口不进去也不让她进去，这是不是事实？你藐视神话，你看不起神话，对神话不搭理，你做你的，神话是神话，然后你带领的下边的所有人也是如此，你不是站在国度门口拦阻人进国度的那个人吗？不是该受惩罚的？你看教会里边的人是什么状态？什么都不知道。不要说下面教会的人了，就你们带领的下边这几个带领，他们知道不知道？什么都不清楚！

（王静：欣欣，这会儿说你们的问题，你看到是啥问题了吗？你自己对上号了吗？这会儿说的什么？）（欣欣：输送人才的时候没有把关。）（王静：应该从哪方面把关呢？）（欣欣：就从他的人

性、信神条件这些方面。）（王静：那是最基本的。你听了弟兄交通的，你知道是啥意思吗？为啥你们输送的每个人才我都要要他的简历呢，你们做带领的是不是也得要啊？我问你人才的简历你啥也不知道，一问三不知，问你“他哪年信的？”“呀，没问，不知道，就是听他说愿意出来”。你们现在有个标准，“只要人家愿意跑、愿意出来，这就够好的了，因为大部分人都不愿意出来，有一个愿意出来的赶紧提供上去吧”。就是刚才李飞宇说的“那年人家就要出来呢神家就没有要，现在人家又要出来呢，为啥又不要？”从这里边就看到你都不知道因为啥不要，你就说不清楚。他出来过吗？如果在你们那边这个人可以，能出来，你先让他出来操练嘛，在你们那边先操练好了，让大家都看了，合适，咱就让他出来。可是你输送人才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考虑这些。你得先看他的简历，从哪一年开始信的，这是最基本的，做带领的连这都不知道的话，这就是个大问题。看看你们说的“哪一年人家给了神家些啥，哪一年愿意干啥”，但是你们对他的一些实际经历的简历不了解。为啥一问就是问他哪一年信的呢？如果零几年信的根本没有撇弃过、没有出来过，这是好信徒吗？如果他那个时候热心花费过，哪怕是热心他愿意出来花费，他是一个真信的，如果他从来不为神撇弃花费，那是真信的吗？这就不是真信的。你的标准是什么呀？“人家奉献钱，人家能给个啥，这就是好信徒”，你就是根据这个看呢，你就不根据神家要求标准看。咱得根据他的简历看呢。你作为带领，第一关是看他是哪一年信的，这是最基本的，问你什么你都得知道。你给我输送人才呢，结果你连人才的简历都不清楚，刚才是对付你这方面呢。为啥说了一大堆，最终你们的认识还是“人家哪一年给啥东西了”，意思这人还是好的。根据他的个人简历，根据他哪一年信的，尽过啥本分，就知道这个人合适不合适。别人是根据这个看呢，可是你们就不是根据这个看。欣欣刚才也不是根据这个看，你见了这个人一次，你都没有把这个人的简历刻在你的脑子里。你见过哪一个人以后就得把他的简历从头到尾看一遍，一看简历就知道这个人是追求的还是不追求的，这个人能用不能用自然就出来了，可咱不是从这里边看，这个理解了吗？）（理解了。）

（王静：我问你要就是要简历呢，可是你从这儿学到了吗？你没学到，你根据你的意思，根据你的大脑，根据你的想象观念来衡

量，“我们到他家能吃上饭，人家对我们挺好的”。神要求咱根据啥衡量呀？言语行为、跟随历程、最终表现。是不是这个？你根据神话看，根据这个人从信神开始的言行举止、跟随历程以及他最终的表现，来衡量这个人是真信还是假信，是不是个好人。而你不看他的跟随历程。就像这次，一直要个干活的人，一直找不下，这次找的这个人我看了一下他的简历，他也是在教会跑的，他以前在原教会、宗派还跑过几年，起码是个忠心的，那个时候能那么跑就可以。这几年你们为啥也不提供呢？他也没病也没啥的，他不能干个活儿？怎么没人提供呢？欣欣，你就不知道这个人吧？季琪任，认识这个人吗？了解吗？）（季琪任：不认识，我没见过。）（王静：平常要人你老说没有，你就没有下去看过吧？）（季琪任：没有。）（王静：每次要人的时候你们说没有人，你们只是问问带领，带领说没人就行了？你们到底下去看过没有？李飞宇，你也没有见过这个人吧？）（李飞宇：不知道是哪个。）（王静：这不是你负责的范围提供的？你都不知道？）（李飞宇：不知道。）（王静：看看你们作的这工作，每次问你们要人的时候，你们都不去教会看看？就在上边当官呢？下边是不是还有这样的？那天我问了一下那个人，他手机里什么软件都没有，下发的东西也不知道在哪里看，这次出来才安装了个软件，你说下边的人跟着咱可怜不可怜？你说咱做负责人在上边干啥呢？为啥一说要人才就是没有？你就没去看过，你就不知道。按说这几年了，咱一直要人，要能干各个方面工作的人，你们负责的范围内有几个这样的人，他们会干什么，先在你们这边操练。你先见，你见了以后给他们把各个方面都交通上，以后随时出去尽本分。这个咱以前交通过吧？）（交通过。）（王静：交通过怎么就没有做呢？就是骗我呢？咱在这儿一聚会一交通“知道了”，一回去啥也没了，睡了一晚上第二天啥也没了，你说这些人在下边跟着你们多可怜，手机里面啥也没有，啥也不会弄。就像刚才这个人，人已经出来了，李飞宇还不知道呢，你看你们作的这工作。你说咱一天知道啥？你们抠教会带领工作，他下边有几个人，咱以前一样一样地都教你们作了。每个教会里有多少人，这些人能尽啥本分，家庭条件如何，小区带领都能背下来，他怎么能找不出这人呢？我就理解不了。小区带领对下边几个教会里的每个人的简历都能背下来，这是最基本的吧？他知道吗？如果他能背下来你问他他能不知道？所以到现在咱教会里有打进来的这些

人，用不上，他就不知道。你看李飞宇刚才就不知道，问他“这个人哪一年信的？”“不知道，就知道人家愿意出来。”好像咱神家就是求人呢，“愿意出来就够好的了，其他人都不愿意出来”，看见你带的人就不是愿意尽本分的人，全是不出来的。每个教会都聚一下会，一个一个地问问，你问教会带领，看他知道这些人的情况吗，他都不知道这些人的情况，怎么带呢？对教会的每一个人员各个方面都要了如指掌，你才能根据他们的所需、缺少带他们，你不了解哪个人什么家庭背景、什么情形，你给人家供应啥呀？了解了他你才能去交通相应的真理，如果你不了解，就像咱现在，你们层层都不了解，咱不是全是等着做官呢？还有那两天李奴作的这工作，月总汇总表也拿不出来，“怎么拿不出来啊？”“他们就交不上来。”我说“你们就等着呢，怎么老是说他们交不上来呢？”他们怎么交不上来，差在哪里，让你教呢。你平时就作这些工作呢，你也不问也不求真。工作安排说要分ABC组呢，下边每个教会分组的时候你只管要求他怎么分、怎么分，每个地方、每个小区分了以后能出来的人自然就出来了，怎么能出不来呢？证明下面小区就没有分组，他就出不来。李奴，是不是？他们分了没有？他们下去按照工作安排落实了没有？）（李奴：没有。）（王静：为啥不做？）（李奴：反正是乱着呢。）（王静：自从下发了工作安排以后，月底我才要的吧？以前乱不说了，现在你抓了以后还乱吗？）（李奴：乱呢。）（王静：为啥乱呢？原因在哪？你到了那边以后给小区带领聚过会吗？）（李奴：聚过。）（王静：聚会说回去怎么落实工作安排了吗？）（李奴：那个工作安排没有落实。）（王静：为啥？工作安排下发了怎么不落实呢？你就连工作安排都没有落实，所以到月底就收不上来月总，对吧？都没有落实？李飞宇也没有落实？）（李飞宇：落实了。）（王静：你的月总月底收上来了吗？）（李飞宇：这才落实下去。因为那段时间下雪了见不上，在软件上落实了。）（王静：软件上落实也算，落实了以后他们就不作？）（李飞宇：他们说“不明白”。不明白这就下去教了，都得一个一个挨着过，一个一个教，一个一个落实。）（王静：这就是咱不会作工。为啥工作安排给你一条一条列出来，让按着这个作呢？看见工作安排就是看见作工的方向，方向是什么？你看见了吗？为啥要这么要求，逼着让人往这个路上走呢？下边的人跟上几年了根本没有跟上国度建造的步伐，他还和在教会建造是一样的，你们看见了吗？这就

是咱做带领的问题。为啥带领是行路的方向？跟方向盘一样，别人看你的方向呢，他就看你怎么带他呢。你不会作，工作安排一样一样给你列出来了，就根据这个走。下边的人大部分都在C组，你看见了吗？大部分人在C组，A组的人寥寥无几，B组的人占中间。你说咱带的是些啥人？你从这里边就看见带领作实际工作了没有，他们没作实际工作，你不怕遭神惩罚？你怎么向神交账？你向神献祭，这就是祭，看你怎么献呢，就这你能献出来吗？大部分人在C组你能献出来吗？你怎么向神献祭？你一个小区带领，你对教会里所有A组的人，所有的人才，可以培养的人，你不多多培养、不多多带，你向神献啥祭？工作安排让分ABC组，你知道这一项了，分了，完了。对于你来说就是“按着你的这个分了组不就完了吗？”分组的目的是什么？让人有一个追求的心。C组的人一看，“我就快淘汰呀，我就快灭亡呀”。分组要达到什么果效呢？C组的人要赶紧升B组。如果所有C组的人有这个心志要升B组，这就是你做带领的去交通了。如果分到C组的人“我就是这，我就是等你半年后把我开除了拉倒”，你说这还带啥呀？有的人分到C组了，难受得哭呢，“根据工作安排，我的表现确实也该在C组”，每一个该分到C组的人是揭露解剖以后分到C组的。下边为啥没作这工作呢？“我把你安排到C组”，他服不服？他不恨你能行？你得看他是哪一年信神的，你对这些不了解，你怎么作工作？“你2019年跟上的，哪一次让你做什么你不做，十次八次下来，最后到现在你不尽本分，所以把你放C组”，这些你得去交通吧？你得把他揭露解剖了。咱现在作的工作是啥？“我连你的面都不见，我就把你放C组了。”下边是不是这样的？李奴？李飞宇？）（是。）（王静：这能行吗？谁的问题？）（带领的问题。）（王静：就这么随意把人都放到C组，最后这些工作你怎么作？你真是当官呢！下边的不会作，你得一个一个地做示范，区带领下去做示范，小区带领你得了解吧？教会带领基本上你得了解吧？“你在原教会的简历我了解，你是哪一年信的，信了多少年，你怎么尽的本分，跟上国度建造以后你是怎么跟的，哪一次让你做什么你不去，哪一次让你聚会你不去，哪一次你追求钱财或者是怎么怎么”，这些是不是历历在目？你根据这些事实把他放C组，他服气了，这个时候他才哭着说“我要上B组”。他在下边就不知道原由，“为啥把我放C组？”他跟你打闹，打岔搅扰出来了，谁的原因？你作了没有？下边不会作，你得跟上他给他做示范，顺便连教

会带领也对付了，让下边的教会带领都知道怎么作。可你是对任何人都不了解，你咋作的？把人放C组得有事实证据吧？因着啥放C组，有哪些原因，你说出来，你说不出来把人家放C组人家就不服。你得先进入实际，“我怎么对待你的我知道”。就像对待韩真、萧铭，你们从文稿里面能看见吗？对他们的爱、对他们的宽容都体现出来了吧？能看见吗？前年十月到去年腊月这才处理他们，有事实吧？不冤枉他们吧？人人看了都心服口服。一直交通“爱情至上”，他们哪个人进入了？“我不听你的，你就是再交通十几、二十辑‘爱情至上’我也不进入，我也不听你的，你交通你的，我走我的，我要高举‘爱情至上’，你再交通‘爱情至上’是撒但的观点，我就不听，我听不进去！”从他们心里来说就是“我不尿你”。能看见吧？他们俩走的路是不是谁都不尿呢？“我就不尿你”，他们服谁？他们心里就没神。“你再在群里发‘不允许’，你不允许我也要这么做，你能把我咋样！”这是不是他们的悖逆、抵挡、叫嚣？从开始打岔到拆毁，跟他们说这叫拆毁，“这叫拆毁？叫拆毁我也不认为是拆毁，我拆毁一年！”厉害不厉害？你拆毁一年，可以，最后不要你总行吧？让他心服、口服加眼服。为啥要公开宣布呢？哪年哪月，每一次你是咋作的，我刚才跟你说清楚了吧？从前年十月到去年腊月，一年多吧？时间够长了吧？他不管他给神家抹黑多少，不管对神家怎么样，“我就这样，我就要这样去做”。你有叫嚣、对抗，神有忍耐，但忍耐到一种地步，不能再忍耐的时候，还行吗？忍耐是对你的宽容。咱在下边作工作该不该这样作？就像这次交通的《明知故犯、死不悔改的结局》，看了吧？一年多以后你还是这样，你死不悔改、明知故犯，可以呀，我说韩真“那你回家去吧”，她不回了。以前还拗着“我要回呢”，“你回吧，你看离了你还转不转。这次就不要你了，你回吧。”这才又不回了，“我愿意好好效力”。你们看到这个路了吗？你在下边教会作工也是一样的，教会带领对下边的弟兄姊妹最清楚，你能说出来他的败坏，他一次一次作恶、一次一次抵挡你都历历在目。如果教会带领不作实际工作能说出来吗？这个能听懂吧？说不出来你怎么能把他放到C组？李飞宇，知道怎么作了吗？如果你在下边还是“我是带领，我有权力，你是A组、他是B组、她是C组”，神家是用权力作工呢？弟兄姊妹能看到神家的公义吗？对什么样的人是爱，对什么样的人是怒，是不是都得让弟兄姊妹看得见啊？神的公义在神家掌权，真理在神家掌权，你不听神话最后你死在什么地

方你自己得清楚。所以说下边的教会带领不是根据神家的要求分的ABC组，弟兄姊妹对这个就没有个标准，他认为把他放C组是因为他得罪带领了，“我对你好就把我放到A组”。A组是这么来的？“你从哪一年跟随的全能神，哪一年跟上的国度建造，跟上国度建造以后你是怎么尽本分的，哪一次托付临到你是怎么拒绝的，哪一次让你做什么你是怎么对待的”，这些教会带领什么都清楚，这才叫教会带领。问小区带领小区带领也得清楚，哪一个人怎么回事，该往哪里安排，清楚吧？如果这些你都不知道，你对每一个人都不了解，那你作的啥工作？咱下边分ABC组全是空谈，你不明白可以问我，但没有人问过我，好像啥都懂，你懂了也罢，你作的工作呢？C组的人，你把他揭露解剖以后放C组，他有懊悔，还可以升B组。如果你啥也不说，他在下边就不知道，“你说我不追求我就不追求，我就这样”。这次交通了以后我每月就看你们的月总，如果这次C组的二十个人一下往B组升了五个人，我就看见你作工作了，证明你揭露解剖他以后他有悔改，他能赶紧去尽本分，那每个月是不是在往上升？如果你不是揭露解剖他以后把他放到C组的，而是随便把他安到C组，这种态度跟我刚才谈的一样不一样？给他揭露解剖以后把他放到C组，目的是什么？让他升B组。但是大部分带领的心态是啥呀？“反正要清理呢，我把你放到C组，半年以后就不要你了，我就轻松了。”有没有这态度？你问问下面的教会带领，看他是不是这态度。他的态度、观点不是“弟兄姊妹可怜，我怎么预备我的善行，我怎么把弟兄姊妹带到神面前”，他不是可怜弟兄姊妹，他是看见“他就不行，就不要他，正好把他放到C组，半年以后就不要他了，这多轻松呀！”他不尽他的本分，不作他的实际工作。放到B组的人，哪些人因着什么放到B组了，你是不是得明白这方面的真理？“因着你不追求变化，不追求进入，光干活，就能传个福音，就能干个啥，一涉及神给你摆设的环境让你进入、学功课的时候你就不学了，就能干个活儿”，这一类人放B组。他就知道他走的是保罗的路，“我不能走保罗的路，我得有进入”，他才能升A组。这个看到了吧？这就是三个阶层，A组的人临到一些环境他会进入，再不合他观念的环境他会寻求，你只要给他交通得有路他就能顺着往这个路上走，能写文章，这就是A组的人。你看看你带的教会里边二十多个人有几个是A组的，没几个，你就熬，你能在这里边受熬炼、难过、痛苦，赶快披麻蒙灰悔改，你才能下去给C组的人多交通。给C组的人

交通啥，给B组的人交通啥，给A组的人交通啥，让每个人都能往上走，只要他愿意尽本分都能给他安排上本分，这才是教会带领作的实际工作。如果你没把教会带领打到这个地步，教会带领懊悔吗？他一点都不懊悔，他认为这些人就不行，就他行，他行他带的这是啥人？几年了，怎么带的？再一方面就是咱跟上国度建造以后根本就没作揭露解剖的工作，你没把他的那些罪状拉出来，把他打死，他就不认识。你就没作这个工作，他还认为“我挺好的呀，我能捎带给你帮帮忙这就够好的了”，他就不明白这些。）

假带领不作实际工作的表现（二）

（王静：你们带领的下边教会分ABC组是按我刚才说的这个分的吗？李飞宇，是这么分的吗？）（李飞宇：是的。）（王静：就是揭露解剖以后再分？）（李飞宇：嗯。）（王静：李奴，是吗？）（李奴：是的。）你这是屈打成招，你想想可能吗？他们连工作都不愿意作，还解剖呢。你们说说心里话，存在不存在有揭露解剖？（李飞宇：这次下去就是揭露解剖呢，但揭露得不彻底，我们不会揭露，也是学着揭露呢。）有时候也不是说学着揭露解剖，而是正好能借此机会用自己的权力作一把工，为自己开辟出路。王静给你们交通的有些手下留情，给你们交通的路太高了，高不高？王静交通的脱离“实际”了。（李飞宇：就得这么交通才能往上够呢。）那你觉得王静交通的是不是脱离实际了？和你们的实际结合不结合？（不一样。我们下去作工的心态不是这样的。）心态不是王静说的那样的，是吧？（不是。）王静是把你们当成带领，所以按当带领的来要求你们、带你们。王静把你们当成带领来带，可实际上又像做在一个小孩子身上一样。王静交通的这些是不是咱现在该交通的话题？（是。）仔细想想，是吗？你信神多少年了？这是教会建造还是国度建造？她交通的这些是不是基本常识？国度建造是交通基本常识的吗？那是一个机构的基本结构，一个机构基本的责任与使命，是工作范围内基本该作的，这是国度建造要交通的话题？是不是？（不是。）国度建造要交通的话题是什么？国度建造交通的是“怎样追求真理”。真理不摆在猪前，现在是国度建造，是召进来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是把你当作一个选上的人，直接供应你真理呢。什么是真理？真理是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王静交通的是什么？是不是教会建造初期就应该作的工作？祭司弟兄建造教会初期制定的规章制度是不是就是这些内容？“教会带领负责干啥，传进来多少人向上报数，达到多少人要分教会，看哪些人追求真理，哪些人不追求真理，把他们分开”，是吧？二三十年以后了还交通这些话题？教会建造初期交通的话题，国度建造还交通这个话题？你是不是人？对牛弹琴呢？这是不是国度建造该交通的话题？王静还这样带你，这是在带带领呢？带牛呢！牛也该听懂指令了。什么是指令？基本的规条、方式。咱今天跟随国度建造呢，你的

所作所为、言行举止连教会建造初期都不如，名正言顺地走着敌基督的道路。你是不会作工？神给你先天条件没给全？不知道ABC组怎么划分？下达了工作安排以后还得再仔细交通？还和你再次叙述？再次抓这个工作？国度建造和你抓工作吗？再给你下发工作安排一条一条卡着？可能不可能？欣欣，什么是国度建造？（欣欣：神话掌权的过程。）神话掌权，神话掌管你，还让谁掌管你呢？还让王静卡着你，带着你走？手把手地拉着你走？每一步工作带着你走，分个ABC组也得看着你分？基本的规条、方式还得人看着你走。现在交通的是该怎样追求真理，什么东西拦阻得你看事观点不转变，现在这个话题是重点，差下多少了？王静再交通多少不管用，你听王静的交通起什么作用呢？装聋作哑，再加上温柔地交通、劝勉。神震耳欲聋的声音你都听不见，王静的声音你就能听见？可能吗？王静再带着你有啥用呢？王静再交通两年，你就会带教会了？不可能。因为你对神的话还是小瞧、藐视呢，王静的话你就看得起了？可能吗？王静这话不是说了一次、两次了。

教会里边C组划分的人多，A组划分的人少，你们没有去揭露解剖，王静还问问你们揭露解剖了没有，可能吗？你们当片区带领还是如此呢，小区带领他就按工作安排去实行了？他不实行，教会带领就实行了？可能吗？没有揭露解剖，那教会里的带领工人怎么划分ABC组？就看你们这个样子，你们怎么供应、带领他们？在教会建造是敌基督、假带领，来了这儿就成了圣洁的了？就不是敌基督、假带领了？就看你们的所作所为，和敌基督、假带领有什么区别？什么是敌基督？拦阻工作安排，不下发，咱在这儿是不是拦阻了工作安排了？工作安排通行不下去。对一个敌基督，王静再说多少能管什么用呢？教会发生的事你看不见？C组里边的人为什么那么多？那不正合教会带领的口味？有权了，“听我的”，和教会建造的带领有啥区别？不要的都打到C组，等待着开除？“开除了你们我就能剩存下来”？可能有同情感吗？也就是说，教会带领他们是怎么作工的，你在下边是怎么作工的，你给他们划分ABC组也好，你说他们谁是追求的谁是不追求的也好，你反映问题是真实反映呢？你没有小九九？你不是根据个人的看法？谁对你的肉体利益有利，你就把他说成是好的。你没有嫉妒？谁素质好，谁能跟上，看着谁有可能代替你，你敢往上举荐？你

舍得？那不是你打压的对象？你这样做了，你带领的下边小区带领他们不也是这样做的？你们不是团结起来搞拆毁吗？如果你有分辨、认识的话，你要想为神做点什么的话，你可能是这样吗？教会里面分ABC组你能不去过问吗？人在做，神在看。咱以前早就给你交通过国度建造是什么、教会建造是什么，教会建造祭司弟兄下发工作安排卡着、带着你走，国度建造刚开始是要抓捕人的罪证，神说给你放宽到最大限度，神走出“厨房”让你自由发挥，够自由了吧？祭司弟兄的工作安排也不下发了，你自由，王静和你说了两句话也是温柔的。王静原来是卡呢，我也不让卡了；王静说话态度强硬，对付了几次也不敢强硬了，对弟兄姊妹有爱了。是，你看见王静变了，你是不是也放松了？也没有具体、细节地卡了，可是到了自由市场了，自由发挥，想干啥干啥。你就不知道那是神的作工？神要抓捕人的罪状，国度里有最后一次审判，你就不知道是最后一次审判？抓捕了你的罪状是为了审判你，抓捕了你的罪状以后都已经放到桌面上交通了几次了，还是第一次？第一次是抓捕你的罪状让你去认识自己，还来个再三再四？最后是定你结局的时候。即使你有两次、三次不悔改，也不会像是教会建造一样对付着你、卡着你、压着你，你是自由的。你所做的弟兄姊妹都能看见，你尽心了没有？你是为谁作工？你是为你的地位、权势作工，你还是为了维护神的名、维护神家利益作工，还是为了拯救人、帮助人、扶持人作工呢？你也感觉到了，众人也能看见，到那时候，神就可以作事了。神作的就是显明，最后抓捕罪状，审判刑罚、揭露解剖。咱没有审判刑罚？没有揭露解剖？你实行不实行那是你的事，你实行你改变了，你不实行那就是被定罪。神不看你以往，咱在这儿也不追究你的以往，就看你最后时期是否能为神摆上，交通多少以后如果你还是不能为神摆上，那就等着。非得受到刑罚、惩罚了以后再悔改？那你想等就等着吧，可以呀，你的身体能抗得住就行。王欣冉那时候不作工，就摆在你眼前，你看见了。现在不是王静拉着你走，不是直接告诉你怎么做了，而是要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让你的心灵来支配你做事。你的心灵支配不了你，你的良心理智发挥不了功用，你就是死人，就是行尸走肉，没灵的人，神就不要了，淘汰了，灾难下来取缔你就行了。或者因着你的悖逆神加大你的苦楚，看你的灵魂、肉体能不能接受得了。

教会带领在下边的所作所为你看不见，还是不看？你对下边A组的人不了解，B组的人也不了解，你是怎么知道他们是怎么划分的？你都不了解因为啥划分。而且A组里边的人是谁，B组里边的人是谁，A组里边的人是什么表现，B组里边的人是什么表现，这些你都不知道，王静再给你交通说“你得揭露解剖他”，你可能解剖吗？咱在这儿不是说能不能作得了工作，而是不作工。即使说你作了点工，你为什么作工？你不是为了本分而作工，你是为了你自己，你为自己不是为了自己的生命，不是为了给自己预备善行，你是为了地位、名誉、钱财。那是为谁作工？那是撒但的孝子贤孙。这话能听懂吗？能不能对号？（能对号。）问问自己，看看自己作的工，对对号，看你作哪个工作就是单一地为了神的经营计划，为了帮助扶持人。哪一个人不是打着神的旗号搞个人的经营？我说的这个，你们有没有一个人说不完全是呢？“我在这儿作工有一半是为了维护神家利益而作的，是为了帮助扶持弟兄姊妹了，是纯正地去作的”，有没有？（没有。）直接干脆利索地说“没有”？季琪任就不用说了，都出了名了。几年了，咱现在连保罗的自知之明都没有。你想剩存下来，想得着神的赐福，最起码你得作工吧？有三分之一是为了神家，三分之二为了肉体？有没有这三分之一？（都是为了自己。）三分之一也达不到？欣欣，你有没有三分之一是为了神家而作工的？（欣欣：没有。）三分之一也没有，连作工都不作，就不要说用心去作了，连教会建造时期的带领都不如。神说：“人类没有了神的祝福就等于人类没有了太阳，不管统治者多么兢兢业业地为他的人民贡献什么，不管人类在一起召开多少次正义大会，都不会扭转乾坤，都不会改变人类的命运。”（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神主宰着全人类的命运》）咱这算不算是开正义大会呢？再开多少次正义大会能解决问题？王静告诉你“咱得作工呢，回去ABC组得怎么划分”，管不管用？交通完以后你会不会去作？季琪任，会不会作？（季琪任：作也作不到神的心意上，按自己的意思作了。）是作不到神的心意上还是不想作到神的心意上？你作工了没有？神现在交通《怎样追求真理》，到现在咱走着敌基督道路还不放下，神交通《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都几年了，连规条、方式也没有？所以说神必须用武力解决家庭纠纷。灾难兴起，我在前面给你带路，刚才王静给你举了例子，给你交通了，萧铭我是怎么带他的，韩真我是怎么带她的，都公布于众了。我怎么带人的，是不是给

你立了标杆告诉你该怎么走了？不是前边没有路走，不是没给你立标杆，标杆有了，神的要求有了，反过来灾难降下在后边打着你，让你看见，地震、瘟疫、饥荒在卡着你，让你看到神的怒气，同时让你看到有好多受惩罚、受咒诅的例子。我给董成交通的你们都听过，董成不维护神家利益，我说“你就不害怕？神主宰人类的命运呢，你就不怕死？”还记得董成说啥了吗？季琪任，记得吗？（季琪任：……）谁记得？（欣欣：蹬蹬腿就过去了。）就欣欣一个人记得？李飞宇记得吗？（李飞宇：不记得了。）你说你是信神的吗？你比得上教会里面C组的一个人吗？这话交通了多少？就不要说这话成为你的生命，在你心里扎根，让你看到害怕了，你是理会都不理会，就这你能有了羞耻感、惧怕感？连神作了什么工作都不关心，神惩罚哪个人你都不搭理，你能惧怕？经历神作工，什么叫经历神作工？就是每天关着门过你的小天地？作为带领工人，神的怒气发向谁都不知道，你不是名正言顺的敌基督？让你当带领工人是让你去带领弟兄姊妹呢，是让你们把天与地连起来，把神所作的工作传达下去，你们自己都不知道，怎么传达？哪个人因着抵挡神遭咒诅了，哪个人因着抵挡神被惩罚了，哪个人因着敬拜神得着神的赐福了，哪个人因着刚硬受到神管教了，这些不应该你传达？不应该把神作的工作发扬光大？你是人吗？结果你连董成说了什么样的话都不知道。董成说“死不就是蹬蹬腿就过去了嘛”，这话他说了几年？不到三年，后来病了将近一年，一开始是浑身长疱疹，起了疮，还流水、流脓，躺不能躺，睡不能睡，就是坐着，还得抹药呢，三、四个月以后那个病还没好又因为哮喘病发作进医院了，从医院出来过了多长时间又复发，复发了又进医院了，等他第四次进去以后，小医院不接了，去了大医院检查出来是白肺。白肺是百分之七十的死亡率，蹬蹬腿过去了吗？给你们交通这些你们都不搭理，听都不听，对你们有什么影响？什么影响都没有。王欣冉的遭遇你们没有得到任何启发？季琪任，她还和你配搭过呢，你对她的言行举止不了解？知不知道？顾不上观察，是吧？你们是非得等走到那一步。看神给你们摆了多少环境，我在前面带着，还把异象给你们打开让你们看见前边的路，神话还直接带着，神告诉你们该怎么追求真理，告诉你们受造人类是由先天条件、人性与败坏性情所构成的，这些都给你们说清楚了，前边再给你们立个标杆，告诉你们神喜欢什么人，神恨恶什么人，神惩罚什么人，你们看不见？装聋作哑？还是自

己不通灵？不通灵也看见事实了呀！神说没有羞耻感、惧怕感不能蒙拯救，作为一个受造之物你做在神身上的那些感觉不到羞耻，然后神惩罚了多少人你也感觉不到害怕，没有惧怕感，那怎么能约束你？你的败坏性情怎么能受到制约呢？你怎么能不抵挡神呢？到现在还无动于衷，等吧，等大地震来了、等洪水来了、等瘟疫来了，等你在床上呻吟的时候，你喊神救救你，看神理你不理你！

你们不是作不了工，不是不会作工，是完完全全不作工，就连保罗的自知之明都没有，连基本工作都不作。王静在这儿告诉你们怎么作，这是告诉你们怎么作的问题？你们还在这里装聋作哑，假装是听王静给你们交通呢，你们是听呢？你们在背地里对王静不是一种笑话、嗤笑？“你说的是啥呢？我就不知道该怎么作工？我只是不作，你当我不知道怎么作工？我还不知道得揭露解剖？神话说了那么多了，我还不知道把不追求的放到C组，把追求的放到A组？这还用你王静和我说呢？我就这么傻？只不过是我不能把追求的往A组放呀，一旦把追求的放到A组，人要是都去了A组，我咋办呀？所以我得把他们放到C组，让他们把我供奉起来，听我话的上来，不听我话的就下去。而且比我强的必须在下边，不然的话，王静选人肯定去A组里选呢，万一选上一个比我强的人还了得？”你知道你自己连保罗都不是，意味着就要被淘汰、定罪，所以说你坚决不能让他出头，你绝对要把他打压下去，“我不能明打，我看见他有点苗头就不让他发芽”。下边的带领工人能这样做事正合你意，所以一、二线输送回来的人这些带领为啥不报数？教会建造的时候他们是虚报人数，虚报人数是为了跑在队伍的最前边，只怕神看不见，做他认为对的事说他认为对的话，你们倒好，现在是国度建造，神家不看人数，要的是性情变化，好了，正合你意，所以你不是盼着赶紧把传进来的这些人浇灌起来，不是盼着队伍能够扩展开来，你那小九九想什么？“人越少越好，神要的是人员的精，人越少我越有份。”所以一线传进来人，你连数都不想报，你在等待着什么？为什么要下个月报？为什么要往后推？那儿推三个月，这儿再推三个月，“我看他们退去不退去，要是有人退去了，我也没报数，也不是我的责任，如果先报了数又退去了，下数了呀”。从数据里就看见了，为什么原来六十个人成了三十个人了，这人哪去了？是因着你供应不到，把人家饿死了，人家去追求世界了，下数了。你在这

儿倒是聪明，“反正我也不报数，我就是把羊丢了、把万贯家产丢了你也不能说我是犹大，我无罪，和我没有关系”，你的心恶毒不恶毒？吃人肉喝人血！

咱来这儿见证神呢，神家是拣选人，你在这儿是捡垃圾呢，人家奉献两三千块钱你激动万分，神就看那两三千块钱？咱原来规定刚进来三个月以内的不让奉献，因为他不明白、不认识，咱现在再说一条规定，进来三个月以后如果奉献达不到十分之一，不要。这是最基本的一个硬性要求，不要拿上那三毛二分钱过来哄人，那是你该奉献的一份，你有十个馒头就应该奉献一个馒头，这是标准、是基本的，是一个受造之物该做的。在这儿不是当乞丐，求告呢，“你来施舍一点，施舍一点我就感动万分”。谁也一样，带领工人也一样，也是十分之一，不是按人头说，在世上按人头说，要一百都是一百，要一千都是一千，在神家十分之一是公义的。教会里边是开除那些投机取巧的、吃教的呢，你们是找吃教的呢，谁家生活没出路了来“寻求”、来“跟随”了，让你们输送人才的时候，你们把吃教的给我输送过来，这不是与神对着干？明明知道神家要的是人才、人才，要什么人才呢？要没人养老的呢？以后要人才，不要告诉我“他愿意出来”，不是根据这句话来拣选人，他愿意出来或者不愿意出来，不在任何一条拣选人的标准里边。只要是我看上的就得出来，必须出来，不出来就开除。我要的是我看上的，不是你看上我看不上的，是我来迎娶“新娘”，不是“新娘”来迎娶我。我看上的，第一个，人的先天条件具备了没有，别输送那些痴呆、傻子，先天条件不够的不要，这就是第一个先天条件。第二个，人性，神也交通了，划分人性好与不好，人性好的是绝对得要，人性不好的、人性有缺陷的也可以推送，人性恶劣的就先放着，人性恶劣的除非他有恩赐，这个另外列出来，根据作工需要，需要他送个礼品，借着他有这个恩赐，借着他送礼品的时候进来操练，给他个操练机会，他能克制、控制，能实行真理，能变好，这算他有造化。如果他进来以后实行不了真理，不愿意受这个苦，那咱就哄着他，借用他的恩赐、借用他送来的礼品，送完礼品神自有安排，不用咱管，人性恶劣的人不能打岔搅扰，敌基督尽本分也不能打岔搅扰，咱作为带领这是肯定得卡住的，这是一个标准，选人的时候要把这个列在里边。先天条件是最基本的，人性是咱要筛选的，他愿

意不愿意出来和家庭条件能不能出来的，这是咱要去作工的，不要把他家里出不来、他不愿意出来作为一个不推送的条件、理由。

打个比喻，如果是个愚昧一些、迟钝一些的人，这个人算不算人才？怎么断定？推荐还是不推荐？（推荐。）怎么推荐？依据是什么？我让你推荐人才，你不能是“这个人愚昧”，你就给我推荐个愚昧的，我要愚昧的呢，不是吧？难住了。你推荐这个愚昧的人，是不是就是根据他愚昧而推荐的？那以后你就是看见哪个愚昧给我推荐哪个？（不是。）那该怎么推荐？能理解这个话吗？你怎么做呀？推荐还是不推荐？（看他的实质能干些啥。）我刚才说了推荐人才的基本条件。这个愚昧代表不代表人性？（不代表人性。）愚昧的就没有恶人了？愚昧的就都是好人？愚昧的人有人性好的，也有恶人。我只是说这个人愚昧不能成为你拦阻、不推荐的理由，但是这个人愚昧也不能成为你推荐的理由，“我这边有个愚昧人”，我要愚昧人干啥呢？只是这个愚昧不能成为你拦阻的理由。愚昧再加上什么条件才是你推荐的理由呢？这个人愚昧，那就得看他是不是有个信，是不是愿意。刚才咱说“愿意”不作为一个条件，但是在这个愚昧人身上“愿意”就得作为一个条件了。他本身愚昧，然后再没有一点“愿意”，要他干嘛？那不是废物？神不怕你愚昧，这个“不怕你愚昧”是啥呢？只要你追求，你愿意跟随神，愿意为神献上，你是愿意，你就是愚昧，咱不怕你愚昧。但是有的人是又愚昧，又不愿意跟随，你不要说“弟兄说了‘我是来拣选人的，我不考虑你家里条件能不能出来，你愿意出来不愿意出来，我不管你这些’”，你不要在这儿跟我打架。我看中他的人性了，看中他的素质了，但是他不愿意出来，该怎么做？刚才说不愿意出来的推荐不推荐？（推荐。）他不愿意出来或者家庭条件不具备也要推荐。你下边有这么一个人才，就像种子，这个种子挺好的，那关键该干啥呢？该施肥、浇水。这边有一个人才不愿意出来，他是什么原因不出来呢？是没有给他浇灌上他不愿意出来，还是他本身就没信，这就需要带领工人在他身上下功夫，是需要浇灌，还是需要揭露解剖，还是需要行政来卡，把他打出来，他不愿意出来把他打愿意。如果家庭条件不合适是他的理由、借口，打了他，如果这个人家庭条件确实不合适，但这个人还是有点素质、有点能力，还是个栋梁，那咱就想尽办法把他的这个问题给他解决了，共同配合起来把这个工作作成。

家庭条件不合适不能成为一个不推荐的理由。如果你这边有个人才，只是缺乏浇灌，或者他缺乏信，经过浇灌、交通了，咱已经做到位了，咱已经仁至义尽了，他就是人性不行，没有信，那他就属于不信派，那这个人就不用要他了，以不信派开除，或者是把他打到C组。把这个人打到C组是因着什么？就是因着他没信，不愿意付出。神给了他先天条件，这些基本条件他都具备了，但他不愿意往上走，那就等待着，如果神需要用他的话，那就等待着神对他的击杀，最后用他，如果不用他那就是等待着清理。这类人和愚昧人就不一样了，如果他本身就愚昧，他再悖逆，再不愿意，还在他身上下功夫吗？（不下功夫了。）不在这个愚昧人身上下功夫了。你不要说“咱得公义，人人平等，我在那个人身上下功夫了，我也得在这个人身上下一样的功夫”，你再下功夫，他愚昧，他接受不了、听不懂，你在他身上下那功夫干嘛？那在什么样的愚昧人身上下功夫？看这个愚昧人属于什么人性，属于愚昧、憨厚，还是属于愚昧、恶毒。如果他愚昧、憨厚，那就看他的信，如果他有一个真实的信，咱就在他身上下功夫，尽咱的所能帮助他，他能明白多少就明白多少。把他选上就是让他看大门或者干个什么活儿，能够尽个单项的本分也可以，咱要的是人性。然后再根据你作工的需要和你的时间精力，如果你有这个时间精力，其他工作你都作完了，那你剩余的时间就尽所能地去帮他，如果你没有精力那就先放下，先紧要紧的办，先紧大的果子摘。这个听懂了吧？

把刚才说的选人才的标准归纳一下，该怎么选，一个是根据咱的作工需要，我看准谁、我要谁，谁就得来，就像神的话一样，神话一出事必成，你跑不了，你不能跑，让人看到成为一个事实。凡有耳的就当听，只要你有耳就当听，凡是活的就当接受，只要你是活的你就该接受，就该来做，神让你活着，你就该为神活着，你不为神活着你就不仗义，不仗义就意味着哪天即将被取缔。也就是说，只要我看上你了你就必须得来，你不来就淘汰，因为你是受造之物，你别无选择，你只有接受顺服。除非你别让我看上你，我看上你的素质了，那你就祷告神让神把你的素质取缔，你成了痴呆、邪灵，那我绝对不要。听懂这话了吗？（听懂了。）那你会作这个工了吗？会不会作？你怎么作？（欣欣：先看他这个人，能不能看上。如果看上了就跟他交通，他要不出来就得用行政卡。）就是我刚才说的，假如看上他的

素质了，看上他的能力了，他不出来，“行了，你的生命是神供应着呢，神看着你呢，神看上你的素质了你只有接受顺服，别无选择。神让你活着，你就该为神活着，你要是不为神活着你就不仗义，不仗义就意味着当取缔，那你就等着。神把素质给了你，神赐给谁谁就应该为神献上，神把荣耀赐给谁谁就应该献上，神造你的时候神没把素质给了别人，就给了你了，那你必须、应该为神献上。你如果不为神献上，最起码神是要把神给你的这一份拿掉，把你的素质拿掉，把你通灵的这部分拿掉，把你通灵的器官拿掉，让你成为一个不通灵的，让你成为一个没素质的人，让你成为一个愚昧、痴呆、麻木的人，让你成为一个被邪灵上身的人，那你自己选择。”这话简单吧？几句话解决问题，他敢不敢跑？话先告诉他，让他自己考虑。就是说只要是我看上的，那就打的让他听话顺服，就是用“鞭子”击打，他家庭条件确实不合适，不许可，但他心里愿意的，咱就不能再用神要取缔的话打人家了，咱不能赶鸭子上架，你逼人家上梁山呢？咱得有人性、有理智。不要说“弟兄说了”，你又给我扣了个帽子。家庭条件确实走不开的，确实达不到这个标准，让他尽他所能去处理，他也没有这个所能，处理不了，那咱想办法解决，不是让人家来解决，你把这个问题给我报过来，我看看怎么解决。你先把原则搞清楚，我告诉你怎么走路，怎么按原则做事。咱今天就像摘果子呢，咱要摘好的，不管树上边有蛇了，还是有刺了，咱得想办法去摘。如果有蛇，得把蛇吓住，然后把果子拿下来；要是有刺，我得绕过去把果子拿下来。我要的是我看中的，而你给我的都是落在地上、没人要的，都给我拿过来，我要“落花果”呢？我是拣好的要呢，我看中哪个要哪个，我看中的那个必须得到，这是我看中的。我看上的人，这个就得有个划分了，我看上的是什么人？（对神家有用的人。）什么是有用的人？（有恩赐、有特长的人。）我看上的和有恩赐的是两码事吧？我看上的是什么人？我看上的是人性好的，对神有真实的信，有点良心理智的，真心愿意为神花费的，是能为神花费的。有恩赐不是我所看上的，那是我所要用的，是对神作工有利的；愚昧人，没有恩赐的，是我所怜悯的。

0580　实行神话满足神第一

1　现在要求你们做到的并非是额外的额外的要求，而都是人的都是人的本分，是所有作为人的该做到的。若你们连你们的本分都尽不到或尽不好，那不是自找自找苦吃吗？不是找死吗？还求什么后路后路与前途呢？神的工作是为了人类，人的配合是为神的经营，神将他该作的都作了之后就需人全力以赴地实行、配合了，人都应在神的工作中尽上自己的全力，献上自己的忠心，不应观念重重不应观念重重、坐以待毙。

2　神能为人献身，人为什么不能为神尽忠呢？神对人一心一意，为什么人不能有一点点配合呢？神为了人类作工，为什么人不能为了神的经营为了神的经营而尽点人的本分呢？工作都作到如此地步了而你们还视而不行、听而不动，这样的人不都是沉沦不都是沉沦的对象吗？神为了人类已献出了全部，为什么人到了今天还不能老老实实地尽点人的本分？对神来说工作是第一，他的经营工作他的经营工作最重要，对人来说实行神的话、满足神要求是第一，这些你们都应明白。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与人的实行》

15 拆毁、攻击

拆毁、攻击（一）

（欣欣：王萌，你是不是想着我跟李奴站在一起揭露你呢？）（王萌：嗯。上次我问你“李奴安排的这个到底该怎么做呢？”你跟我说“难道你认为李奴安排得不合适吗？”我说：“我不说了，我不问了。”而且好几次你都说我不服这个、不服那个，我就说我不说了，这就是我的阴暗面。）（王静：欣欣说你不服，那你到底服不服呢？）（王萌：看在哪一方面呢，在工作上有时候我不吭气和这些也有关系，不可能没关系。）（王静：有啥关系呢？）（王萌：对她们的做法有看法，有时候感觉和她们配搭挺压抑的。）（王静：意思是她们打压你呢，是吧？）（王萌：我感觉欣欣和李奴两个人就是互相维护呢。）（王静：那借着她们一次一次这么做，你心里怎么想的？你有进入的路吗？）（王萌：反正这段时间我和李飞宇心里可压抑呢。）（王静：李飞宇，你也压抑呢？怎么压抑呢？）（李飞宇：感觉自己作不了工作。）（王静：是她们压得你作不了工作，还是你确实作不了？）（李飞宇：我确实作不了，人家逼得我更作不了了。）（王静：你的意思就是你作不了跟她们有关系。）（王萌：我听李飞宇说李奴跟她要那个死人的简历呢。）（李飞宇：我记得小区带领和我说，有一个姊妹死了，李奴跟他要这个姊妹的简历呢。后来那边也有一个人因为有多种病死了，李奴也说让把简历发过去。我觉得人死了不需要简历了，又不是让他作什么工作。）（王静：要简历的目的是要看这个人信神信了几年了，信得怎么样，怎么死的，看他是不是触犯神性情了。人家作为带领工人了解这个也正常。就像写遭惩罚的事例，是不是也需要写这些内容？你现在心里已经抵触了，你认为李奴是傻的，“人死了还要什么简历呢？”你没有明白为什么要简历。跟上这步工作以后有的人是这样死的、有的人是那样死的，或者触犯神性情了，遭神管教了，你得看这个人是因着哪方面死的。你带了两年、三年的人死了，你作为带领知不知道他是因着什么死的？这个是不是得了解呀？你了解一下这个人跟上国度建造以后是不是给他多少次本分他不尽，给他怎么交通他都是在背后做些什么事。就像董成一样，

2020年弟兄给他交通的时候说“你不怕死吗？”他说“蹬蹬腿就过去了。”你说他怕死吗？不怕。意思是“你交通的没用。”他是不是跟弟兄对着干呀？他说了这个以后得病进医院四次，那次得的疱疹确实可怕，身上没有一点好皮肤，全是疱疹。蹬蹬腿能过去吗？就像你带的教会里有人死了，你得知道他咋死的，是不是说过一些什么话、做过一些什么事，这些你是不是得了解？咱作为带领工人得见证神的公义，见证神的性情，见证神的喜怒哀乐。你见证啥呀？）（李飞宇：我当时不知道。）（王静：你知道不知道咱得去寻求一下，可你里边已经定义了，觉得李奴是在乱做呢，“这李奴啥也不会干，人都死了还要简历呢”，你里边就没有一个寻求的心。你看见你的问题了吗？咱该不该了解一下他是因着哪方面死的？你得看见神公义，还得让所有人都看见他是因着什么死的，不可能白白跟上几年就死了。如果是刚跟上三个月就因为有多种病死了，这是不是又不一样呀？他跟了两年或者三年，尽过什么本分，因着什么死的，这个得知道吧？那你现在说说这个人是哪一年跟上的？怎么死的？）（李飞宇：我也不清楚，人家给我发过来了，我就给李奴发过去了。）（王静：你看到你自己了吗？你不清楚，那你咋尽本分呢？你就不看，你光是给李奴传达一下？）（李飞宇：我也看了。）（王静：你看的目的只是“他们发过来了，我给你传达一下”。你看见这次工作安排里对付那些带领了吗？光是对付他们，没说你？不管怎么样，你是区带领，你负责范围里的这个人死了，李奴想跟你了解一下他是怎么死的，是怎么回事，你说“死人还要简历呢？”从这件事看，你就是纯属找毛刺，你看见你的问题了吗？）

你知道信神是在干什么吗？你来这儿是干什么的？（得生命呢。）生命是怎么得来的？（配合神工作。）配合神工作？你们就是来配合神工作的，是吧？不知道生命是怎么得来的。神说什么人能蒙拯救呢？你得有羞耻感、惧怕感，你这个人才能蒙拯救。对于能不能剩存下来，怎样追求真理，这些事情你丝毫不考虑，那你信神是来干什么的？信神是来蒙拯救的。怎么能蒙拯救呢？神告诉你你得具备这两个感，那你信神就得找到这两个感。羞耻感是什么意思？怎么就羞耻了？惧怕感是什么意思？怎么就惧怕了？信神是经历、体验神的主宰安排，在经历、体验神的主宰安排中去认识神，你自己的经历是你

个人得来的，周边的人、历代以来的使徒他们的经历是不是都是你的教科书？认识神得从神的三步作工来认识，认识神的什么呢？认识神的性情，认识神是怎么作在人身上的，怎么拯救人的，什么样的人受惩罚了，什么样的人蒙拯救了，这是不是你应该清楚的？你搞清楚什么人蒙拯救了，那他所走的路是不是你要走的路？什么人被惩罚了，那他所走的路是不是你拒绝走的路？这是不是你要搞清楚的？神为什么要给你交通小女孩的命运呢？是让你去经历、体验神的主宰，经历、体验你自己一生的命运，看到神是这样主宰你的命运的，张三是这样的命运，李四是那样的命运，他们的一生是怎么样的，最后是怎么死的，都在你眼前，你都看见了，你看见了会有什么收获？你是不是看见神在他们身上的主宰安排了？你是不是看见神在他们身上显明出来的神的性情是什么了？他们是因着什么触怒神的，他们是因着什么而得到神的怜悯的，这是不是你的路？有的人被惩罚了，有的人碌碌无为，即使他最后没有受惩罚是老死了，老死了用不用你去观察他？只要是跟随神的，你就应该从他身上得益处，你只管自己的所是能得着什么呀？经历神的主宰，你只在自己身上认识神的主宰，你认识的就是片面的，你认识的是你一个人的经历，你能在一百个人的经历中看见神的作为，你就得了一百个经历，丰盛的筵席。神为什么不灭大红龙？神为什么不灭世上的不信派？以色列人出埃及为什么要降下十灾？神为什么要惩罚埃及人？目的是什么？所多玛城、尼尼微城，是不是神本体的显现？你怎么看见的？是不是就是借着周围的人事物看见的？那今天咱跟随神呢，明明神作的工作是来拯救人的，你也看见在你面前跌倒了多少人，他是怎么跌倒的，他是怎么被惩罚的、怎么死的，你应该知道。不仅是你应该知道，你还要借着他们的经历帮助弟兄姊妹。你周围的张三、李四、王五，张三因为不接受神的作工起来抵挡，被神击杀了，那你是不是应该把他的经历写出见证文章来，让弟兄姊妹看见呀？李四因着传福音预备了足够的善行，原来看着他像个病羊羔，早就看着他不行了，可人家现在还活着。王五一生追求钱财、地位、名誉，跟随了神以后不尽本分，健康地活到七十岁死了，虽然没看到神击杀他，但这是不是小女孩的命运，最后啥也没得着？是不是失败的案例呢？借着他的失败案例，能够警戒弟兄姊妹。王五老实、憨厚，能够配合神的工作，最后人家得着真理了，人家能解决好多人的问题，人家的知名度出去了。借着这几个人的案

例，把这几个案例写出来，对你是不是警戒？有标杆、有警戒。标杆，给自己带出路了；警戒，他们一个一个是怎么跌倒的，不尽本分的最后跌倒了，抵挡的被击杀了，尽所能的现在七八十岁了，人家还眼不花耳不聋，得着神的恩典了。接下来还要看饥荒、瘟疫来了以后，同样的年龄段，尽本分的人得着了神的保守，不尽本分的人神没保守他，而且在灾难中死得多么惨。这些人生历程是不是都应该写出来？把他的人生历程写出来，你再给后人看，这是不是就有案例了？让你从他们身上产生一个惧怕感、羞耻感，不敢、不能不追求真理了。李飞宇刚才说那个人因为多种病死了，他多大了？如果他是年轻的，因着多种病死了，那他没得着神的怜悯。如果他七八十岁了，得多种病死了，最起码他没蒙拯救，连效力都不配，剩存不下来，虽然他跟随了神几十年，白跟、白干，竹篮打水一场空。就像神交通的小女孩的命运，她一生想靠家人，最后啥也靠不了，最终她也没走上正轨。为什么？即使她跟随神了，她也是外表跟随。借着你把这个人的案例写出来，最起码在教会里一说这个人，“当时我见过他，他当时还跟我在一起聚过会呢，还给我当了两天带领，他就不行，他就不追求真理，最后被撤换了，什么时候得了多种病死了”，他没有得着神的怜悯，让人看见了神的公义。不尽本分的这些人一看，“不尽本分不行，在灾难里剩存不下来”，让这些人能够警醒。各类人在跟随神的历程中他的表现是什么，他最后的结局是什么，都在记事册上给他记载下来，对你、对周围的人都起到了警醒、教导、提醒的作用。所以写简历就是起这个作用呢，当你明白这个作用的时候，你不是抵触，你是积极配合，配合的同时你得着了，因为你看到他是怎么死的，是得了什么病死的，然后你整理他的材料时和他的病因相结合。假如说这个人死的时候被邪灵附了，吃土呢、吃屎呢，和狗在一起玩呢，那写这个人的简历是不是更有价值、更有意义呢？然后再整理他跟随神的时候怎么亵渎神了，怎么亵渎圣灵了，让人一看亵渎圣灵是什么结局。那个人平时在教会里就是凭热心尽本分，老死了，老死的时候人家也没受什么痛苦，好像做了个梦就过去了。最起码让人看到做人也得做个好人，如果不做好人，不得好死。你小时候经常听老人给你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故事，经常给你灌输这些，一般这样的人是个善良的人。如果你从小没人给你讲善恶有报的故事、事例，那你这个人不会有善恶之分，这是熏陶感染和教育的关系。咱们把这些收集起来，就

是要把这些当作教育人的教材。刚才问你们信神是在干什么，这是不是在信神？信神就是让你学着怎么做人，怎么见证神，怎么把神的作工见证出来，把神的性情见证出来，把神对各类人命运的安排见证出来。他们收集简历信息都是完成任务呢，或者不知道收集这些信息的目的是什么，最起码他们让你收集这些信息的时候，你问问“为什么要收集？收集这些信息有什么意义呢？”或者祷告，问问神，“神啊，他们让我收集这些信息的目的是什么呢？”能够去寻求。你寻求一下你不是又明白了一样真理吗？

（王静：李飞宇，你问李奴为什么要死人的简历了吗？）（李飞宇：我没问。）（王静：你没问，但是你心里已经抵触上了，是吧？）（李飞宇：李奴跟小区带领要死人的简历呢，小区带领问我“死了还要简历呢？”我就是不明白死了还要简历呢。）（王静：你不明白那你跟那个小区带领怎么交通的？）（李飞宇：我说“我不知道我再问问。”）（王静：你问谁了？）（李飞宇：我还没问呢。）（王静：按说你该不该问问李奴？）（李飞宇：我没有问。）（王静：你为什么不问呢？从这里面找你的问题。王萌说你也感觉压抑呢，所以你就说“嗯，是呢，李奴跟我要死人的简历呢”，证明你俩是同盟，你俩是互相响应的，她跟你一说你就响应，“就是，这李奴啥也作不了，胡作，还要死人的简历呢”。你里边已经定义李奴就是胡作呢。王萌，你跟李飞宇是配搭吧？你跟她诉说李奴的一些问题她这儿就响应了，达到果效了。李飞宇，最后那个小区带领的问题没有解决，是吧？）（李飞宇：没解决。）（王静：当时那个小区带领问你你不明白，你该不该问问？你说“我也不知道，我回去再问问”，你给别人传输了一个什么？你不知道为啥要死人的简历，你说这不是羞辱神名吗？这些问题咱是不是该解决？但是那个人问你的时候你没有解决，到今天了还是在王萌说出来的情况下你才说的这个话题，并不是你来了以后就问“为什么要死人的简历？我不明白”。这跟刚才在那种背景下说出来一样不一样？）（李飞宇：我问那个姊妹了。）（王静：你问别人，但就不问李奴，对吧？是她要简历呢，你为什么不问她？你说说你的心里话。为啥李奴说你们不搭理她，问题的根源是不是在这儿？不管李奴为什么要死人的简历你得问她，你让她跟你说，她说不明白你再找别人，对吧？该不该这样呢？正常来说是她跟你要呢，她要是不明

白乱要也算，她跟你说不清楚你再抓她，但你连问都不问，“我问所有人都不问你，因为你作不了”，你心里就觉得她啥也干不了，这是不是事实？为什么我问你“她确实作不了吗？她要是确实作不了就让她下来。”你得说实话，可是你们不直说。你作为区带领，你下边的作工对象问你，“还要死人简历呢？”你就是真不明白，“呀，李奴怎么问他要死人简历，也问我要呢，要死人简历干啥呀？”你不懂可以问，但是你就不问她，你问所有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明白一方面真理，你问所有人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所有人都证明李奴啥也作不了，让众人都看见她还要死人的简历呢，你内心深处有你的小九九。所以你刚才跟我说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你带着笑话，“她还要死人的简历呢”，对吧？“还要死人的简历呢？需要不需要？”）（李飞宇：我就是这个意思。）（王静：这就是贬低、笑话、看不起，你流露的就是这些东西。从这一点就看见你下边的工作是怎么作的，李奴有问题你可以给她提，但是你这是打岔搅扰你下边的工作，是不是做到这个地步了呀？要死人的简历干啥呀？正常来说这是能看得见的呀。咱都看《后妈之恶毒》那篇文稿了，你现在走的是不是后妈的路？你负责的范围里有人死了，跟有人被抓了一样不一样？一样的呀。那是你的孩子呀，那是你下边的作工对象呀，他怎么死的你得了解呀，不要说李奴跟你要了，你都得了解，你现在还嫌弃、厌烦她要了解，“不能了解！”你要搞独立王国呀？你看见你的问题了吗？这是不是走的敌基督道路？“我不允许你了解我，不允许你知道。”还是在你不明白的情况下，“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死人的简历”，你不明白怎么还能这么做呢？你在这方面不明白，你还笑话她呢，“要死人简历干啥呀？”按说不是她要，你都该要，你都该问问“他怎么死的呀？他哪一年信的呢？”如果是你的孩子，就不用说死了，他病了你问不问？“我哪次没让他吃好、喝好，受凉了，得病了。”你该不该问问？李飞宇，你还说你作不了，你平常说的都是大话，都是好听的话。下边的人死了就该你问，该你了解，你了解了以后汇报，结果我问你啥你都不知道。）（李飞宇：从我心里觉得人都死了就不该要简历。）（王静：“就不该要简历，你也不该知道，他死就死了跟我没关系”，你下边的作工对象死了都跟你没关系，你看见你走的路了吗？咱最起码得了解他是怎么死的。人家要了解，你还不允许，你还笑话、贬低。这跟王萌对上号了，你俩可配搭上了。有问题你可以去问，即使李奴是敌基督，辖制你呢，“我就冲破你黑暗权势的

辖制，我不受你的辖制、搅扰”。就像王萌，上次你跟王丽萍反映的问题，你也没给我反映。）（王萌：我在犹豫呢，给你反映还是给王丽萍反映。）（王静：她们就把你吓成这样？我还觉得你比她们厉害多了呀。这是我看到的你的问题。按说你该不该受她们辖制？这受啥辖制呀？王丽萍发给我以后，我马上就给欣欣发了，揭露了她，在你来看神家公义不公义？在你来说她们打压你呢、压制你呢，你该怎么走呢？有没有路？你反映了问题以后别人打你了吗？有人打压你吗？没有吧？）（王萌：没有。）（王静：那你还要怎么呢？你给王丽萍反映了以后，我把她们都打了，你看见了吗？工作安排你看见了吗？你还没路吗？还要说“她们打压得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走，我没路，我害怕”？我看到你们这里边就有问题，本来这个事已经解决了，你还说没路，没给你指出路？你还害怕什么？你只管站正义，谁打压你呢？你给王丽萍汇报了以后，也没有说你不好呀，没有公开说你吧？有没有路？这是不是已经给你指出路了？如果你跟王丽萍汇报了，我打了你一顿，这也算更加打压，“确实黑云压顶，我走不出去”。我打了她们你有没有路？）“没有，你只是说了说，但她还在那个位置上呢，我的路就是上去。你说我的路在哪？”（王静：王萌，是不是？你是不是有这个掺杂在里边？你为啥看不见路呢？你给王丽萍汇报了以后，我已经把欣欣打了，已经在工作安排里公开揭露了，这是不是审判刑罚、揭露解剖？你还没路？你看见神家公义吗？打你了？这是不是路？你还有啥呢？）“还有啥呢？你啥也没给我解决，还有啥呢？你解决啥了？你嘴上说是给我路，你就是说了说她，这就完了？我有路？你说我的路在哪？”（王静：你是不是要这个路呀？把她打下来你上去，是要这个路吗？）（王萌：没有呀。）“即使我不上去她也得下来呀，该不该？你们只说不练！”是不是？（王萌：没有。）那是什么？你想要什么结果？（王萌：我没有想要什么结果。）你没有想要啥，你说你啥也没得着？还说没路？原来没路现在还没路，那你的路在何方？你的路是啥？（王萌：不受她们辖制，一切根据真理原则走。）（王静：不受她们辖制，那会儿已经给你谈出路了吧，工作上不能打岔搅扰，问你工作你不能不搭理，再不搭理撤的就是你，那会儿听明白了吧？这件事已经解决了，李奴用地位作工，我已经给她谈了，她确实有这方面，这是不是都给她交通了？和你是一样的。揭露解剖、审判刑罚，让人达到性情变化，这是路途。可是你里边有你的掺杂，你要

达到你的果效，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和李飞宇就连成一伙了，这是我看见的。有问题该问的你就问她，她说不清楚你可以寻求，可以问我，咱可以去帮助，看怎么去做，但你这里边并不是这样，你是“我就不理”，这里边有你的掺杂，有你的问题，有你的败坏性情。跟刚才李飞宇谈的那个问题不是一样的吗？）

李飞宇，你就是在挖坑呢，就像李奴问你要死人的简历，你知道谁有问题，你就应该反问，“这还用写啊？为什么呀？什么原因呢？”是不是顺口的一句话呀？顺口的一句话你都没问。你没问，你要作这个工作，就是人说的“我不寻求，反正我就是做，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好，我下去写简历，把简历给你交上去就完了”，或者说“我就不做，我就没写”，这也算。可是你在不问她的情况下，你反过来问别人，你问别人的过程其实就是在抓把柄，看看别人写了没有，看有没有这一项，“我得抓住你的事实来证实一下”。你不是想解决问题，你是想抓一下把柄，你想解决问题是询问当事人，这是为了解决问题，你不问当事人，问别人，那不是另有存心吗？另有存心不是挖坑吗？你能看清这个事吗？（李飞宇：嗯，我当时就是不知道。）你不知道归不知道，和这个没关系。你们两个人其实都在挖坑。（王静：李飞宇，你说李奴不行，但从这件事上看见你更不作工，她还比你强点，还知道要简历呢，要了解一下这个人是怎么死的，你连这个都不知道，而且还要那么去做。你说你俩多恶毒呀。）反过来人家给你们发信息，你们还不搭理人家，你说这是什么性情？王萌你还说你害怕呢，没路走，你没路走还敢不回答人家的话？没回答吧？这是事实吧？（王萌：是。）是事实的话，那又证实了一个问题，你不是没路走，你也不是害怕，对吧？那你说这话就是假话。如果你真是害怕，没路走，人家和你说话你能不说话呀？“你不和我说话，我急着要和你说话，我没路走，我怎么走呢？你让我怎么走？我害怕。”你不是更应该说话？（王萌：她问我要工作汇总，但下面就没交上来，我不知道说啥，所以就不说了。）没交上来就没有说明了？你究竟害怕不害怕？你把这个工作当作本分了没有？上层带领一直问你呢、催你呢，为什么催你？人家着急呢。越着急你是不是越得回答呀？你为什么不回答？你究竟害怕还是不害怕？她们逼着让你处理人的那个事你还害怕呢，你向上反映呢，这件事你不怕？同样都是逼你

呢，这个也是逼你，那个也是逼你，这个事你不吭气，那个事你怕得不行。（王萌：那个事是怕犯了罪。）那这个事你不怕犯了罪？人家跟你要工作汇总呢，你一直不吭气，你不怕犯罪？（王萌：我就没有想。）第一件事你要按她的话去做，处理这个人，这个事就是犯错了，你害怕呢。按你这样说，第二件事，你应该是害怕她，害怕她抠你工作、害怕她说话。人家是上级，对吧？上级让你处理那个人，你害怕作恶呢，害怕得不行，那这次上级问你“工作汇总还没交上来？”这个你害怕不害怕？这是不是同一个人发出两个不同的信号？两个信号都是让你去做呢，让你去处理那个人的时候，你怕得不行，不敢处理，让你交工作汇总的时候你怕不怕？你交不上来你该不该怕？（王萌：我是煎熬呢，下边交不上来，可是这边又逼，逼得我没法说了，我就不说了。）你是煎熬呢，不是怕，是吧？不同的事产生不同的观点，什么原因？工作汇总交不了你煎熬呢，你也不害怕了，也不和人家说话了，处理那个人你就不煎熬？你看见了吗？为什么一个是怕，一个是煎熬呢？这里面有没有掺杂？你真怕？你用“怕”形容是不是想挖坑？想证实？你是想控告她，你是不是想说“我好怕呀，她逼得我不行”？你越怕，她的罪越大，不是吗？你要是煎熬得不行，她的罪能有多大，你煎熬得不行你还要和她商量呢。所以说，你在这儿不怕也得“我怕呢、我怕呢”，你越怕，王静越打她。她要让你作工的时候你就不害怕了，而是煎熬呢。（王萌：嗯，我真是挖坑呢。）那你究竟怕不怕？你要是怕应该两件事都怕，你用其中一件事来证明你怕，就是虚假的，是演戏的。如果没有另一件事，那就是你说了算，没办法，说明不了什么。同样是两个人，这两件事有截然不同的两个结果就证实了你的那个怕是假的。你煎熬，你小瞧她，不搭理她，“我看不起你”，你里边是不是有这个？如果你单单是煎熬，你害怕她，你能不搭理她？“我正作着呢，我尽快、我尽快。”你是不是还得说两句好听话？甚至还得给人家送个小礼品，安抚安抚她？“你不要发火、不要着急，我正在作呢”，该不该这样做？这叫怕，这说明是一个人性做出来的。根据后边的事可以说你就是不搭理她，你看不起她，“我看你就是个这，你算啥呢，不是个啥”。用这个不搭理她，再来看那件事“我好怕”，你这个“好怕”完全是假装的，其实你不害怕。“我用‘害怕’引人注目，吸引人的眼球，让人都来看，看把我吓成什么了，吓得我快丢了魂了。”你邪恶不邪恶？诡诈不诡诈？（王萌：诡诈。）这是不是在神

的经营中搞着个人的经营？每个人都不简单啊！你刚开始说你怕呢，我还真以为你怕呢。

王萌，我说的这个不冤枉吧？冤枉不冤枉？你里面有没有这个心思？感觉有点冤枉？（王萌：我没有认识，不知道。）感觉和我没法讲理，和我讲不成理？（王静：你这会儿难受啥呢？是懊悔还是感觉冤枉？）和我讲不成理，没法讲理，是不是难受这个呢？“感觉我做什么也不对。”（王萌：我不知道我做的事这么严重。）神看的是人的心，神看的是人的思想，撒但败坏人是败坏人的思想，你所做出来的一切表现，它的根源是因着思想，思想决定了你的观点，观点决定了你的态度。（李奴：那时候大红龙到处查呢，没有合适的家，我就把和王萌配搭的姊妹安排到她家住了，她说“别人不了解，你不了解？你知道我家就一个卧室、一个客厅，你怎么就让她来我家了呢？”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她不对了，她就开始恨我了。）（王静：王萌，意思是你怨李奴，嫌她把人往你家安排，有这个吧？）（王萌：有这个。我说“李奴，你经常去我家，你知道我家的情况，你怎么还能把她安排到我家呢？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家的情况。”）（王静：当时还有谁呢？）（还有我，让我去肖蒙家，肖蒙不要我，她说家里有人她就睡不着觉。）（李奴：对，肖蒙也是，她就不从神领受这些是神的作工。当时和王萌配搭的姊妹跟我说“你们去我们那儿我们就接待呢，这会儿大红龙要抓我呢，我来了这儿谁都不管我。”王萌和姊妹说“你那儿有面吗？有菜吗？你过来的时候拿上点，我这儿没有面。”）（王萌：我说“我这儿没面了，你那儿还有面吗？要是没面我就出去买点挂面。”她说有，来的时候塑料袋里拎了点面，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李奴：第二天姊妹又说呢，“王萌说了这儿就不行，你重新给我找家”。最后没办法又找了一个家。）（王萌：那个时候天气热，我家孩子在外边的小床上睡，我跟她睡一张床，她睡觉不脱衣服，她说，“这安排的是啥呢？你家有这么大的小伙子，不行，我不能脱衣服睡”。然后她就在手机上发信息，我不知道她给谁发，发的什么，第二天一大早她说“我走呀，去那边住呀”。）（王静：肖蒙说有人在她家住一晚上，她就睡不着，揭露她这个了吗？“肖蒙，你是什么人性呢？人性太次！”还有王萌，你的配搭是在没办法的情况下才去的你家，不管你家有多大的小伙子，你们都这么大年龄了，有啥呀？不管她又说什么话

了，你是不是还得给她交通呢？“咱是为了安全，外边倒是住得舒服，安全吗？”李奴，她想干啥就干啥，你就又给她找了个家？你说你作工作有没有问题？你揭露解剖她呀，“你说这个的目的是啥呀？是不是顾安全呢？你要住得舒服呢，还是安全第一呢？”咱都有问题。王萌，你的配搭要去你家住，你问她“你有面吗？有的话拿点，我家没面了。”神怎么看你呢？她就来一天两天，你还让她拿点面？你让别人怎么看你？你是本地人你就不吃饭？你这话能说得出口吗？一般人能说这话吗？这就说明了咱的人性，你跟肖蒙差多少？她是说“家里有人我睡不着觉”，你是说“我家没面了，你来的时候拿点面”，你说你俩成啥了？搭档？咱还是本地人呢，咱该不该维护她？关键时刻咱先维护她。她说什么你给她交通呀，她说“这不行，不合适，再给我找”，李奴就给她找，你不抓她的败坏性情，“卧室门关着呢，有啥呢？是你自己的要求太高了”。正好王萌也觉得“你不想在这儿住更合适，你走吧”，对吧，王萌？从你内心深处你要是留她的话，你说这有啥呀？“卧室门关着呢，而且你和我年龄差不多，那是我的孩子，那有啥呀？”）（王萌：我跟她说了。）（王静：你说了她还要怎么呢？“再这样回家，别尽本分了，看你的要求多不多呀，你是为了安全还是为了舒服？”她说你家不合适更合你的意吧？“就是啊，我家有这么大的小伙子，你说这安排得合适？”你本来就觉得李奴安排得不合适，正好她也说不合适，可凑在一起了，“我走呀，不在这儿了”。你看见了吗？如果你认为“这有啥不合适的？你啥意思？那是我儿子，他多大了？你多大了？我还在跟前呢，他对你能有啥威胁呢？”）（王萌：我跟她说了。）（王静：你说了没果效呀，你说了她没留下呀。你外表是说了，你内心深处觉得正合适，“李奴你就不会安排，瞎安排，你就不知道我家有个大小伙子？我家里本身就不合适你还让她来。”你在她跟前再说说“我家有个大小伙子”，她更觉得不合适。）不管说什么话，你的言行举止在她心里边有一种感触，但是她啥也不能说。你让她来的时候带点面，你这一句话，她什么感觉？是不是感觉到了嫌弃，不愿意接待？（王萌：她和我说这话了。）对吧？人家已经说出来了，你说她是嫌你家里有大小伙子呢，那是原因吗？那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她和你之间抵触，你不愿意接待她，她还能在你家呆住呀？就像你去走亲戚呢，你亲戚就不用说“你来的时候带点面”这话，人家给你的脸色不太好看，你还在那儿呆着呢？不吃饭扭头就走

了。这还不一样？（王萌：最开始我里边……）不管你里边有什么，不管她说什么，人家的感受是什么？你得看人家的感受，不是看你的感受。人家都和你说出来了，都告诉你了，还说啥呢？首先人家去你家，你没有热情招待，人家感受不到你的欢迎，而且人家感受到的是你不想接待，那人家还在你家呆着干啥呢？谁都有个脸面呢。在神家尽接待本分都是预备善行呢，做在弟兄姊妹身上就是做在神身上，搞接待是神的高抬，一般弟兄姊妹去了谁家都是热情招待呢，都觉得是给自己预备善行呢。但是她来到你这儿感觉不到热情，你说她愿意在吗？当带领工人的去了人家接待家人家是不是给你端吃端喝？突然间来到你这儿，你没有热情招待，你说她能接受得了？都是骑马的人，一下受到了冷眼看待，你说她能接受得了？你晚上还让她脱衣服睡觉呢，她哪还有心思脱衣服睡呢？她就没心思脱衣服睡，她一进你家门就想走，她赶紧发信息“快点，十二点以前我能不能走？”发完信息已经半夜十二点半、一点了，走不成了，还脱什么衣服呢，穿着睡吧，省得早上起来穿。那你说，是她要走，还是你做的让她走了？谁之过？（王静：这是最基本的一个人品，一般的人，别说一个人去你家了，就是两、三个人去你家，你能说“我家没面了，你来的时候拿点面”？这话能说得出口吗？你给别人的感受就是，“我去人家家里，人家说没面了，是不是不想要我呢？”会不会这么想？）（王萌：会。）（王静：这是不是人性问题呢？你跟肖蒙是双胞胎吧？这话能说得出口吗？）“本来两个人都是骑马的，一下子我得搞接待了，我成马了”，你只是骑马的，没有做过马，是吧？（王静：这是最基本的人性吧？这话你哪能说出口呢？你还能讲出你的理由，“她不愿意在我家呆，嫌我家有个大小伙子”。因为从你内心深处你就给她灌输的是这个，“我家有个大小伙子，来我家就不合适”，你自言自语也要说这话呢，她听了以后是啥？“就是，你家有个大小伙子，我连衣服都不敢脱了”，这不是正好？如果你说正面的话，你说“那是孩子，那有啥呀？”她还说这话吗？）她是说出来“你家有个大小伙子”这话了，但人家前面怎么说的？人家会不会说“王萌说了，她家有个大小伙子”？大小伙子是你说的，还是人家说的，这还是个问号呢。（王萌：我说：“这是我儿子，不怕。”）不是怕不怕的问题。“我家里有这么个大小伙子”，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我家里边不方便”，不方便肯定是你说出口了，不是她说出来的。你说出口了她说啥呢？“接待家都说不方

便，我说啥？”（王萌：我没有说不方便，她说不方便。）（王静：王萌，你一点都不认识自己，从这一次一次的环境中你就看不见你自己，你走的路就是当电灯泡，天天照别人，看别人有啥问题，你走的路对吗？在神的作工当中认识神、认识自己，这会儿谈的是你的问题，你该怎么走？）穷寡妇接待先知呢，人家没说“我就是这一把面呀，给你吃了我儿子吃啥？”人家用一把面接待了先知，人家没说“你带面过来吧”。（王静：王萌，一般的人不会说这话，你得认识你自己，你在咱这里边随便找一个人，谁能说出你这话？这就是你里边有啥你就说啥，你就抓不住你自己思想里边的东西，你心思意念里边想的啥。）

拆毁、攻击（二）

神说：“如果一个人的交通没达到让人明白真理、尽到个人责任的目的，他无论说得多好听，他不是按原则实行，而是在事上纠缠着不放，抓对方的小辫子、把柄，好像对事挺认真，其实是在讲是非，这就是攻击了。人与人之间那点事能有多深刻？要是交通真理的话，一个聚会都用不了就交通完了，还用一到聚会时间就说，占用更多人的时间吗？不用。如果这样做就对其他人形成搅扰了。揪着一件事说起来没完原因是什么？就是谁也不放下自己的存心目的，谁也不认识自己，谁也不接受真理，谁也不接受事实、不接受真相，所以就能纠缠着不放。纠缠着不放这种现象是什么？这就是攻击。抓把柄，抠字眼，抓小辫子，就一个事纠缠着没完没了，沾点边儿就开始就着话题攻击、争论了，争得面红耳赤。如果是在正常人性里交通，对对方进行扶持帮助，尽自己的责任，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越来越好；如果是互相攻击、争辩，互相纠缠着要说清自己的理，总要占上风，不甘拜下风，不妥协，也不放下个人恩怨，最后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会越来越恶化，越来越紧张，没有正常人际关系，甚至达到了面都不能见，一见面就红眼的地步。眼睛红是怎么回事？是不是里面有仇恨啊？人交通真理如果不是互相攻击，而是能够互相取长补短、互相扶持，人际关系还能不好吗？不会不好，肯定会越来越正常。在一种正常的人性理智、良心之下说话、唠嗑、交通，哪怕是辩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正常的，不会一见面就斗，一见面心里就有火气。如果没见面的时候一说起对方心里就有恨，一说起对方就有一股无名火冒上来，这就不是有正常人性理智、良心的表现。”（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分辨假带领（十五）》）

（王静：王萌，你能看见你里边有攻击吗？）（王萌：不能够正常交流、交通就是攻击。）（王静：你是抓区里工作的，区里的工作没有落实到位，该找谁的问题？）（王萌：该找自己的问题。）（王静：可是你找的对象是谁？“我刚来到这里，我就没落实下来，李奴就不停地问我，你说我能搭理她吗？”按照原则来说你是做区带领的，你没做到该懊悔、该自责、该认识自己吧？“哪些我没做到呢，我

也给小区带领聚会了，我怎么就没落实工作安排呢？”或者是“我来了快一个月了，我怎么就没见见小区带领呢，怎么不赶紧落实工作安排呢，人家一问我我才看见这半个月我根本就没作这个工作，我要赶紧去作。”这是不是正常该有的？可是我没有看到你有一点自责，你的理由太充足了，“我才来”。我问你“你给小区带领聚会了吗？”“聚了一下，但是工作安排下来以后就没再聚。”你有这本事，“我不聚也行，我在手机上沟通也能达到这个果效”，这是你的能力，你没这个能力该不该聚会？这跟李奴有什么关系呢？怎么能跑到她身上去呢？人家该不该问你要呢？你是抓她的小辫子，纠缠她那些事。那天你反映了她们让你撤换人的事以后，我马上就去解决了，工作安排都下发了，你看见了吧？解决了吧？可是你在这儿还是耿耿于怀，还是害怕，还是没路，这是不是把你显明了？按说我就是不跟你说什么，这问题解决了吗？大庭广众之下谁看不见解决了？我打的是谁？我连欣欣、傅楚都打了。这问题是不是解决了？这件事过去了，她有问题已经解决了，她能认识到，她就不再这么去做了，是不是就是要这个果效呢？国度建造就是揭露解剖、审判刑罚，是不是就是作这个工作呢？对谁都是揭露解剖，让人认识，目的是让人变化。就像今天揭露你，目的是不是让你变化？按说你做的这些是不是该撤换呢？）（王萌：嗯。）（王静：你作不了工作是一码事，但你打岔搅扰那是作恶呀，你看不见你自己做的事情，你就能看见她，就能抓她的问题。还有李飞宇，能对上号吗？正常人性的活出，咱该跟人有个沟通，对人有个尊重，李奴让你去收集死人的简历，“我不明白，我再问你一下”。这是最起码的一个人性活出，可是你不这么做，你是要证明给所有人看“李奴作不了工作”，而不是为了解决问题，她跟你们要个简历在你们心中都是大事。为啥咱的工作作不了？原因在哪儿？看见了吧？把这个事当成重要的，工作就不作。咱往正道上走吗？你们都说是素质差作不了工作，其实在你们俩来看你们比李奴强多了，“我们能作了”，但你们表面还说“我们俩作不了，作起来吃力”，这不都是假话吗？“揪着一件事说起来没完原因是什么？就是谁也不放下自己的存心目的，谁也不认识自己，谁也不接受真理，谁也不接受事实、不接受真相，所以就能纠缠着不放。纠缠着不放这种现象是什么？这就是攻击。”李飞宇，能对上号吗？）（李飞宇：能。）（王静：人家对工作求真、负责，这是正当的，在你这儿也能成为问题。“抓把柄，抠字

眼，抓小辫子，就一个事纠缠着没完没了，沾点边儿就开始就着话题攻击、争论了，争得面红耳赤。如果是在正常人性里交通，对对方进行扶持帮助，尽自己的责任，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越来越好”，你不是在尽本分，你里边就是为了争个地位、面子，就是为了争个高低，“你李奴不如我，你确实不行，我比你强”，所以你顾不上工作。你不是为了地位、名誉来的？你是为了尽本分？你要真是为了把这个本分尽好，你也不会问别人，而是会问当事人，“你让我做这个呢，我先问问你”，这是不是最基本的正常人性的沟通？而你这么做达到的果效是什么？“如果是互相攻击、争辩，互相纠缠着要说清自己的理，总要占上风，不甘拜下风，不妥协，也不放下个人恩怨，最后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会越来越恶化，越来越紧张，没有正常人际关系，甚至达到了面都不能见，一见面就红眼的地步。眼睛红是怎么回事？是不是里面有仇恨啊？人交通真理如果不是互相攻击，而是能够互相取长补短、互相扶持，人际关系还能不好吗？不会不好，肯定会越来越正常。在一种正常的人性理智、良心之下说话、唠嗑、交通，哪怕是辩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正常的，不会一见面就斗，一见面心里就有火气。如果没见面的时候一说起对方心里就有恨，一说起对方就有一股无名火冒上来，这就不是有正常人性理智、良心的表现。”作为一个正常人，这些事是不是早解决了？会不会到了这种地步？因为你们里边有一个心态问题，就是攻击，而且目标明确，目标明确地合起来攻击李奴，你们不是为了尽好本分满足神。咱今天尽本分，不管谁做负责人，谁做带领，与你尽本分满足神有关系吗？不管是谁做带领，你把你的本分尽好，满足神，神是不是看见了？神看见你预备的善行了，跟谁做带领有什么关系？咱里边的掺杂就在这儿呢，“你做带领我就不能让你好，所以我就得这么去做”，你说咱恶不恶？你给她尽本分呢？你的善行她能抢了？是你自己邪恶，是你自己嫉妒，“我跟你合不来，只要你做带领我就不作工作”，你说傻不傻？你做的事神看见了，你是给她做呢？正好把咱显明了。你信神不是来在神面前尽本分，你是来给她尽本分的，跟她有关系吗？你做的神看着呢，神看你在干啥，神看你的心、看你的态度，谁能逃脱了神的惩罚？你今天自由自在，“我今天就这么作恶了”，好像别人不知道，神不知道吗？神鉴察一切！）

我看见王萌就看见萧铭了，我感觉萧铭就是你害的，是不是？（王萌：是。）知道哪方面害了他吗？你自己认识一下，你感觉我说的是哪方面？萧铭身上遗传了你的好多东西，应该和你的教育有关。是不是和你的教育有关？萧铭怎么回去的？咱一开始说萧铭在生活方面零食不断饮料陪伴，一直就是这样，知道吧？（王萌：嗯。）给他交通了以后，他去了一线还是这样，而且他吃零食的时候感觉不到羞、丑，不管家里有多少人，他一个人就在那儿吃，一般人谁能吃呢？对着那么多人不能吃，你要吃是不是该拿出来给弟兄姊妹分呀？你不分一个人怎么吃？弟兄姊妹是不会跟你要，也不一定吃你的，但那是礼节、人性呀，可他就能自己一个人独吃，他在家是那样的，去了车上两三个人他也是那样的，跟陌生人是那样的，跟熟人也是那样的，和我在一起也是那样的，感觉不到羞、丑。去了一线接待家，在窗台上摆了一堆小吃，其他人在那儿说话呢，他在那儿吃小吃呢，人家怎么看呢？新人怎么看他呢？怎么看他这人性呢？今天又看见你的一个表现，姊妹去你家住，你怎么能说出“我家就剩一点面了，你来的时候带点面”？这话就说不出口呀！你家就是再没面了，或者晚上就没吃的了，就是煮方便面也是自己出去买呀。人常说“来者就是客”，今天是姊妹去你家了，你怎么能说出这话呢？从这儿我看到萧铭可能是受你的遗传、管教的影响。神交通说：“人性一部分是受先天条件影响，一部分受成长背景、社会环境或者生长时期影响，还有一部分是受败坏性情影响”（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怎样追求真理（三十）》），世人常说父母就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他小时候你教育他自私自利，那他就是自私自利的。萧铭说出来的一套理论观点让人费解，萧铭和我们诉苦说“从小到大就没有一个人能让我垫垫脚”，这是啥话呢？人家说得还理由充足，“从小到大就没有一个人能让我垫垫脚”。你说谁就应该为你垫垫脚呢？谁欠下你的了，该为你垫垫脚？这是什么理由、理论？这都有埋怨、怨言，一切都是为自己想，太自私。真理让人快乐起来，可因着人的自私就使人痛苦起来，为什么痛苦？因着人太自私，欲望太大，因着你的自私达不到你的要求，那你就是痛苦的。所以萧铭年纪轻轻每天就是唉声叹气，冤得不得了。你说怎么冤了？今天看到你的这个思想，你这个当妈的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你的孩子能好到哪里去。世上常说一句话，“老鼠的孩子会打洞，鸭子的孩子会浮水”，萧铭是不是受你的熏陶感染？我小的时候，

家里也没钱，我妈教育我，不管好吃不好吃的大家都得分，就像八月十五吃月饼，一个月饼切成四、五份，一人一份，就是一块干馍片都得一分两半，必须得分，从小时候就是几个人一人一份分着吃，你别想一个人吃，我妈就是明着和我说呢，“我不是说非要吃这一口，我是怕把你吃成独食”，绝对不允许什么都是你自己的，不管年龄大小，不管什么东西都是分开一人一份。萧铭小时候你是怎么教育他的？（王萌：我都没有怎么教育人家。可能跟家庭背景有关吧，我嫁到我婆家，我婆婆三十几岁就守了寡，我老公又是家里的老大，他下边还有弟弟妹妹，他家可穷了，而且我婆婆特别强势，还打我，我生了两个孩子，我婆婆什么都没给我，没管过我，连块屎布都没有，在那个背景下，我就仇视我婆婆。我老公四十几岁就病倒了，也没人问，没人管，都没钱住院。那时候我家萧铭上高二，成绩本来挺好，他爸一病倒，家里穷得不行，萧铭从前几名一下就退到了二十名，思想压力、负担一下都来了，从那个时候就看见无依无靠，最亲的人也是最远离你的人，不要说看了，就连我婆婆也不问，从那时候我变了，我家萧铭也变了，就感觉到这情感是啥，就没有真情。我家孩子也挺懂事，害怕我一个人负担不起这个家，然后他就背上书包回来说，“我不去了”，我说你还有一个月就考试了，他说“我不考了，考上你也供不起我”。我就找亲戚朋友让给孩子找个活干，最起码先维持这个家，然后找了一个酒店干活，我家孩子在那干，有一次哭着回去跟我说，“妈，我姑、姑父在饭店里吃饭，他们都不理我”，从那以后和他家的亲戚们就没有来往过，也许是在这种背景之下，让他变得越来越自私，所以他能说出那个话。）那是谁造成的？按你这样的环境教育出来的孩子一般都是好孩子，是个懂事的孩子，你这个怎么恰恰相反呢？（王萌：他在家里边也操心呢，他啥心也要操，我家老二挺小，也没萧铭聪明，各方面都没有萧铭聪明，我在家里啥也和萧铭说，都是跟他商量，也许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吧。）刚才说了当父母的是孩子的启蒙老师，启蒙老师至关重要。（王萌：在教育这方面，我没有怎么教育他。）你没怎么教育他？你给他“教育”得还少？就按萧铭现在的看事观点不都是你给他“教育”出来的，你说没教育，可能吗？你每天都在“教育”他。（王萌：我又和他不在一起。）你和萧铭不在一起他怎么长大的？你说的这话，他一生下就那么大了，一下就成大小伙子了？不和你在一起，和谁在一起？和我在一起呢？他要和我在一起绝

对不是这个样子，跟他奶奶在一起？不可能，你就是不说，我不调查我也知道他绝对没有和他奶奶在一起，也没和他姑姑在一起，你说我怎么知道呢，我会算卦？和谁在一起？（王萌：和我。）那你说没和你在一起，你说一句实话不行？（王萌：和我在一起的时间短。）和你在一起的时间短，和你在一起一辈子？呀，王萌，你说这话多自私，你说你孩子怎么长大的，“没和我在一起，他和我在一起的时间短”，他还没结婚，你倒说出这话了，结了婚可咋说呀，你怎么能说出这话？刚才我说你把他教育成这样，你为了不承担责任，“他和我不在一起”，你能推脱得了吗？你能跑了，我就不去算卦，我一看萧铭那个性情，就知道这绝对是你一手把他带大的，我敢确定不是他奶奶把他带大的，也不是他姑姑把他带大的，绝对是你把他带大的。我怎么知道的，就因为他和他奶奶的关系和他姑姑的关系，我就知道他是跟谁长大的，你说呢？你还教育的他少呢，就因为你对他奶奶的观点，你从萧铭小时候早就给他灌输上了，对他姑姑和他姑父的观点早给他灌输上了，你说他和他姑姑的关系能好了？（王萌：是我灌输上的。）那你说你是不是把萧铭害了？你就不知道他是个孩子？你不能把他当成倾诉的对象，你该给他做标杆，带他走路，你把他当成啥了？你的那个自私的行为，从小灌输给他了，“孩子你得自私”，你看见他奶奶不是个东西，你从他小的时候就告诉他“你奶奶不是个东西，你那个姑姑也不是个东西，她们就不管你。”“哦，我姑姑不是个东西”，“你姑姑跟你不亲”，“嗯，她跟我不亲”。如果你从孩子小的时候就告他说，“你姑姑今天给你买了一袋瓜子，还挺好的”，过几天“你姑姑又给你买了糖块”，在他耳朵里他姑姑给他买这了，买那了，他记住了，他能说他姑姑对他不好？再去了饭店他姑姑没跟他碰面，他会说“我姑姑没看见我”，他不会说他姑姑和他关系不好。（王萌：那是我的观点。）你让他从小就认为，“他们都应该为我垫个脚”，所以萧铭就能说，“我从小到大就没有一个能让我垫脚的”。你嫁给孩子的爸了，你不是嫁给孩子的奶奶，你也不是嫁给孩子的姑姑，人家为啥要给你垫脚？你有家庭，人家也有家庭，凭什么让人家照顾你，是你的思想观点出问题了，他姑姑是嫁出去的姑娘，对娘家来说人家就是个亲戚，人家跟你是个亲戚来往，你平时给你孩子灌输，“你奶奶不是个东西”，他姑听见你给萧铭灌输这个，人家能听进去？你说她妈不是个东西，你是个东西，人家给你买个瓜子，巴结你呢？可能？“你姑不是个

东西，来的时候连个瓜子也不给你买”，萧铭就记住了，善恶树的果子你给他灌得满满的，灌输到现在，自私！一般穷人家的孩子，父母从小就教育他了，让他知道这个家庭来之不易，一些东西来之不易，他能懂得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人与人应该怎么相处，这个食物来得不容易，我得和大家平分，形成一种习惯，萧铭是家里的长子，第一个孩子什么都是宠的，然后你还看见老二没萧铭聪明，所以你什么都让着他，从小他就觉得，“那好的都是我的”，大了就不是他的了？到现在成了啥了？什么都是他的，对什么都怨气冲天，尽个本分也怨气冲天，这不是你把他害了？你不考虑考虑这孩子听了这些话以后长大会给他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人太自私，你考虑什么呢？“这是我孩子，怕他长大以后跟他奶奶亲，他奶奶不是个东西”，直接灌输给他“远离她、远离她”，他离他奶奶越远你越高兴，离他姑姑越远你越高兴，挑拨离间你可觉得幸福了。（王萌：因为我这里边一直就认为他姑姑可有钱呢……）人家再有钱和你有啥关系？（王萌：我公公死得早，我跟他姑姑说“你爸死得早，你哥那时候管家，结果现在病了，到医院里看病没有几个人管，没几个人帮一帮”，从那个时候我就和这一家子就有了仇恨了，萧铭长大了，我也就不停地唠叨，我就给他灌输上那个了。）你现在想拿拿不出来了，你灌吧，你这不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还不到你老的时候呢，到你老的时候，你看萧铭怎么对待你。（王萌：我没有想过，我觉得萧铭还挺好，我不会做他奶奶那样的事。）你是圣人，脱离人间烟火了，你就不要说人性好与不好，世人一说婆婆媳妇那就是仇人，谁家都是。这是神作工结束了，要是不结束，就凭你这个观点，神会给萧铭安排一个什么样的媳妇呢？绝对会让你有足够的功课学，因为你不认识你作的恶，到现在你还不认识，还理所当然，我说你灌输了，“嗯，就是我灌输了”，还满口承认，你就不怕神定你的罪？你就不认为你把孩子害了？到现在还看不到你把孩子害了。你自私卑鄙，你看着你自己的孩子自私卑鄙，“哦，这孩子好，不会把东西给别人”，你就不敢让孩子大方，孩子如果大方了，“你这个傻孩子，把东西都给了别人了”，你会骂你孩子，嫌他不自私，你这孩子越自私你越高兴，“看我这孩子多聪明”，你就把这当作是聪明，绝顶聪明，那个大方的人，你觉得他傻，“他就不知道把那东西往回收”，王萌，会不会？哪天萧铭拿上小吃，“来，给你们一人一个”，你在背后说什么？“傻小子！”会不会说？（会。）“你以为那

钱来的容易呢，挣上个钱拿上就去买吃的，你吃了是你吃了，你给人家吃了算啥呢，他是你爹、你妈？”你会骂他。但是当父母的如果是开朗的、大方的，看见孩子小气，父母还嫌丢人呢，“你是啥人呢，就不嫌丢人，要么就不要吃，要吃给大家一人一个”，从小就养成这习惯了，这就是一个家教。但你呢，你觉得你这个是聪明，最终呢？你和人之间相处是这个人性，你和神相处就大方了？你与人之间斤斤计较，你和神也是斤斤计较。所以说，萧铭在尽本分的时候也是怨言四起，在尽本分的过程中神能让你发怨言？为什么让他回去了？去了一线吃零食也罢，尽个本分怨言四起，车成了他发泄的对象，车上的人怎么看呢？人家实在看不下去了，跟王静说呢，“让他回吧，不行，丢人呢”。一线打仗的出去是给人树立标杆呢，这怎么给人树立标杆呢？当着接待家、当着福音对象的面就是唉声叹气的，怎么作工？没办法作工，只能让他回来。神让人尽本分，神要的是什么呢？神要的是人心甘情愿、自愿地献上，不情愿、不愿意、被逼无奈，神要吗？神要的是活人的见证，要的是有良心理智的人，是活过来的人。他的良心理智在哪呢？咱太自私卑鄙，你们是你们的家庭，他奶奶是他奶奶的家庭，他姑姑是他姑姑的家庭，你凭什么要求别人得怎么对待你？这和人家有啥关系呢，这互不相干呀！人家给你点儿那是人情，不给你是本分，不管人家给你多少，人家都是人情，咱该记在心上，人家给你了记在心上，这个人才会有良心，人家给你了，“你家多有钱呢，你就给我这么点”，你就不知足，你教的孩子也不知足，就不满足，从不满足，欲望会越来越大，就像你刚才的观点，“他姑姑家可有钱呢”，你看见他姑姑家有钱，她自己看着她有钱没钱？哪个有钱人家自己说他有钱？世上人说蛇大窟窿粗，你就看你周围有钱的人，你问他有钱吗？越有钱他的外债越多，你有欲望，他没有欲望？你想用两三万买个车，他要面子他要买个十万的车；你十万买个车，他就觉得他得买二十万的车；你想着有个小房子就行了，他得有个三室一厅；你要有个三室一厅，他就得有个四室一厅，他哪来的钱？有多少花多少，而且人家自己的孩子还要花钱，人家能给你孩子？再说给你孩子你没有感激人家，人家怎么给你呀，那句话怎么说的，好心当了驴肝肺，人家姑姑再有点钱，有点吃的，人家剩下些不用的东西或者好吃的，人家给了你孩子吧，可是你说啥，“你把不要的东西拿过来，把不吃的东西拿过来，好吃的舍不得拿过来”，你说人家该不该给你拿？人家开始

还给你拿一堆，他奶奶听见你这个声音了跟闺女说，“你不要给人家拿了，你走了，人家一口一个‘烂东西、烂东西’”，人家听见了，把吃的倒了，衣服送人了，“好心当了驴肝肺了，巴结人家，人家不领情，这还给人家送啥呢。”你这个人没法相处，人家把不用的东西给你拿过来，你嫌人家不好呢，人家不给你了，你又嫌不给了，很难办，“算了吧，不给他们了，不要让人家又说什么”，你说人家当姑姑的看看你孩子吧，跟孩子说两句话吧，你心里舒服？你也不舒服，你回来肯定凶孩子，还要和他奶奶说，“来了就会卖个嘴，说个好听的，说和孩子亲，她给孩子买这东西，买那东西了？只会说好听话”，他姑姑听见这话以后，再过来还和孩子说话不说话？“快不用说了，别惹麻烦”，连话也不说了，“招惹不起咱不招惹了”，在家都不说，到路上还说呢，“算了，人家不想和咱相处”。其实当姑姑的和侄儿是有情感的，还有一层关系，当姑姑的，那是她娘家，一般是看重娘家的，她这个吃点亏她是不可能主动去断这层关系的，所以你说的那个话不成立，除非这条路是你自己刨断的，因为你的奢侈欲望太大，人家想给你帮助帮助，意思意思，但你不满足，你的欲望得不到满足你就要和孩子说，时间一长，“那帮助啥了呀！”这是人性的一大缺陷，人性缺陷你解决不了，怎么追求真理呢？怎么能唤醒人的良心呢？就像萧铭，跟他交通了多少，他不是听不懂，他都听懂了，萧铭直接说出来，“呀，父教子般的爱呀”，还激动万分呢，可他知道父教子般的爱了，他还报吗？他有歉意吗？他能理解了，他能认识了，但是他的良心理智还不能发挥功用，你从小给他灌输成这样了，灌输成唯我独尊，唯物主义，“一切都应该围着我转”，你是那样的思想，你灌输给他也是那样的思想，你去世界能运行开吗？人与人之间怎么相处？都没法相处。你吧，世人说妇道人家，你说萧铭一个大男人给他安上一个“和妇道人家一样”？你说萧铭在外边怎么和人相处？你自己的缺陷自己都看不见，后果你看不见，你就是看见那些小恩小惠，我说的这个是不是？看见这个缺陷了吗？（王萌：嗯。）你的这个缺陷带来的后果是什么？萧铭是那样，你呢？你在神家尽本分，怎么能和弟兄姊妹说出“你来的时候带点面”呢？接待弟兄姊妹这是善举呀，人在做神在看呢。咱就不用说弟兄姊妹了，就说他姑姑，他奶奶，你都做在弟兄姊妹身上，不更能做在他奶奶，姑姑身上吗？他姑姑来看看侄儿，“我这里还没面呢，你过来带上点面”，你说他姑姑还过来看吗？王萌，有人给你

提过你的这个缺陷没有？（王萌：没有，没暴露出来。）暴露出来别人都不敢提，谁愿意说呢，说了伤人脸面呢。

（王静：王萌，咱作为带领工人，如果你确实是不变的话真不能做呀，最基本的正常人性活出都没有，跟人沟通和吵架一样。咱如果不变确实就完了，看你今天这些表现，你确实是走的打岔搅扰的路，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今天你真认识到了，那就看你的改变。就像尼尼微人一样，四十天就该倾覆了，就不能要了，是该死的，如果你能改变，大家都能看见你变化了，那你就一直往下尽本分，如果你一直不改变，非要一直这么去走，那你自己就走到头了。你在人性上本身就有缺陷，一般人做不出来那样的事，可你做出来了，你再在工作上打岔，这还能用你吗？把你的文章写一写，让大家都能看到你的变化，因为咱要给别人带路呢，带领就是弟兄姊妹前进的方向，弟兄姊妹都看你呢，看你怎么走，看你怎么活出，看你怎么带。你说咱做带领的是这样，弟兄姊妹怎么看？“这是神家？这是真理掌权？这是诚实人掌权？”人家一看，这是啥呀？咱务必得变，这是给你的机会，后边的路是你自己走呢，如果你下次还是这样，那就没法说了，神家不能让咱出来羞辱神名。）神现在正交通《怎样追求真理》，你要追求真理，首先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什么？是解决败坏性情？解决什么？先解决的就是人性，人的属性。神说受造人类是由什么构成的？三个方面，先天条件、人性与败坏性情，是吧？先天条件是神给的，这个不存在有好坏，接下来就是人性、败坏性情，败坏性情是要背叛的、是要脱去的、是要用实行真理来代替的，败坏性情是必须要解决的。在解决败坏性情之前，你得先解决人性的问题，为什么？因为败坏性情是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为什么神说人有羞耻感和惧怕感就能蒙拯救呢？如果你人性好，有羞耻感，败坏性情在你这儿只是个熏陶感染，它扎不了根。就像你因着狂妄做了些坏事，或者你骗了人家，你心里边感觉到内疚、亏欠、难受，没脸见人，晚上睡不着。哪天神来了，一揭露这是羞、丑的事，你感觉丑陋，感觉难受，感觉神在那儿看呢，抬不起头来，辖制着你，这事你还敢不敢做？不敢做。因为在你的看事观点里边你知道这是丑陋的事。你撒谎骗人了，你知道这事不应该做，但是因着人的肉体，因着人的败坏性情，你办了这些坏事以后肉体能得一些益处，能得利。你和那个人做了同样的事，但是你

做了这个事心里不踏实，也就是说败坏性情在你身上不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神话揭示了这些以后，一个是你感觉羞，不能做，一个是你害怕神，怕神击杀，因着这两个你不敢做了，这个败坏性情在你身上可以取缔。那个人他的人性恶劣，他的看事观点和人性好的人的看事观点是截然不同的，他就喜欢反面的，他办了什么坏事，他骗了人，偷了、抢了，他感觉不到羞耻，他感觉到自己得利了，他觉得这是好事，他是欣赏，他打了人，他心里感觉舒服、高兴。好人打了人、骂了人是觉得亏欠、内疚，“呀，我不该，我做的是啥事呢，丢人现眼！”看事观点截然不同。撒但选什么人呢？你有败坏性情，但你做的是一时的，因着你觉得羞、丑，你就把它赶出门外了。但是如果你有邪恶的性情，你的看事观点就是邪恶的，和撒但是相吻合的，撒但和你不谋而合，你按着撒但的哲学法则做了以后自己肉体得益了，“这个不错”，得着了你的赞成，那撒但就在你里边住下了，住下了以后就成了你的生命，你就为它活着，离了它就不能活。所以说，你要想取缔败坏性情，首先你得活出一个正常人性。一个是人性缺陷，还有一个是人性品质恶劣，也就是人性不好，人性有一点缺陷还可以容忍，就是这件事先不解决也无所谓，但是人性恶劣你必须得解决，你不解决，你的败坏性情就别想解决，解决不了，它住在里边了。也就是说，你得先把它的老巢端了，让撒但性情没有滋生的土壤，撒但性情在你这儿是暂时的、一时的，它成为不了你的生命，你离了它能活，所以说你必须得先解决人性的问题，知道这个意思了吧？咱的斤斤计较、小气、自私自利、不知羞耻等等这些东西你得解决。

132　你们的言行怎能躲避神灵的焚烧呢

1　你们的信心甚是佳美，说什么为了神的工作甘愿花费自己一生，肝脑涂地，但你们的性情却并没有多少变化，只是言语高傲，而实际行动却是狼狈不堪，犹如人的舌唇虽然在天上，而人的双腿却远远地落在了地上，因此人的言行与人的名声仍是破烂不堪。你们的名声败亡，你们的举止下贱，你们的谈吐低下，你们的生活卑鄙，甚至你们所有的人性都是低下。

2　你们的为人小肚鸡肠，对事总是斤斤计较，为自己名誉、地位争争吵吵争争吵吵，甚至情愿下地狱、进火湖。就你们今天的言行，足可让神定你们为罪的，你们对神的工作的态度足可让神定为不义的。

3　你们的所有性情足可说是满了可憎之物的肮脏的灵魂，你们的表现、流露足可说你们是喝足了污鬼之血的人。你们的表现、流露足可说你们是喝足了污鬼之血的人。神的双目鉴察鉴察万人的心，神早将人的心测透，因神造人类以先早已将人的心掌握在他的手中，人心中的思想岂能逃脱神眼？怎能来得及躲避神灵的焚烧呢？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们的人格太卑贱！》

16没人性、脸皮厚

没人性、脸皮厚（一）

李泽恬，怎么想的呢？有啥隐情？是没线索还是你没做？（李泽恬：没线索。）你说没线索的时候你问自己的心了没有？有没有线索？线索从哪来呢？（李泽恬：从新人手里。）你的线索从哪来呢？等别人给你供奉呢？你抠线索了没有？你信神几年了？哪年信的？（李泽恬：2003年信的。）2003年到现在有二十一年了，这二十一年你信的是啥？你拿什么和神交账？你拿什么与神见面呢？（李泽恬：我这些天就这么想呢。有一个弟兄以前是牧区编辑组的，给他谈的时候他就有一下午的时间可以听，要是细谈就谈不完，我就给他看了一下《神已公开显现》和《该怎样见证神》。他看完之后说“这就是神的作工”，马上就要奉献钱呢，当时我没有接，想着他那边是荒区，他手里线索也多，得再用一天的时间再细细地给他谈。他说他忙两天自己的活儿然后用个智慧就过来了，过来再好好谈，我们就让他走了。等晚上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给知情人打电话说“跟错了，这不是神的话”。我们再去找人家就没找见，人家走了。还谈了一个地方的一个姊妹，她女儿在外地呢，她在她女儿家住着呢，第一天把这个姊妹和她女儿谈回来了，给她母女俩聚了几次会，我问她们能定真吗？她们说“这就是神的作工”，完全定真了，她女儿还找了个线索，这个线索是个60多岁的老姊妹，当时是李达雪给这个老姊妹谈了一天谈回来的，第二次李达雪给她们聚会的时候，老姊妹说“神就作了一步工作，怎么你们说是两步呢？”就开始搅了。我去见了老姊妹又给她谈了一次，她说这下弄明白了定真了，可到了第二天这个老姊妹又拿着《进入真理实际的实行与操练》给母女俩说去了，说“祭司弟兄交通：‘除全能神以外凡说自己是基督的、是神长子的，都是假基督，是迷惑人的，是敌基督。’”这母女俩就又疑惑了，我就又去给这母女俩谈，给她们谈完之后，这个姊妹说这下定真了，那个老姊妹再来她就不接待了，她说她女儿明天放假，这两三天就带着女儿回家了，还给我提供了她们那边的线索，我说你回去先别给这个线索谈，先把关系拉好，等咱的人过去再谈，她说行，还说她家有地方住，说好之后我们就走

了，到了第二次聚会的时候，咱的人过去就敲不开门了，人家给咱的人发信息说，不跟咱一起聚了，说老姊妹说得对，她们被迷惑了，后来再去就见不到人了。）（王静：这个线索早做砸了你也没告诉我呀，我还一直把这当成线索，计划今年去呢。你怎么不说呢？第一天告诉我这个线索好着呢，第二天咱的人去了人家就不开门了，就让人家这么回去了？这个新人的女儿还没回吧？）（李泽恬：她女儿没回，但她女儿当时上班呢，我见不上人家。）（王静：她女儿不是跟上一个多月了？）（李泽恬：她母女俩都跟上一个多月了。）李泽恬，你是人才呀！你说你气人不气人？（李泽恬：气人。）你2003年信的神，到现在二十一年了，你信的是啥？想过没有？你2018年跟上国度建造，到现在将近六年了，你对信神有点认识了吗？什么是信神？信神是在干什么？我看着你传福音就和原教会敲锣打鼓传福音一样，“你愿意信神吗？”神作在你身上的是什么？你还报给神的是什么？这六年你有啥收获？我说话不好听，不给你面子，是吧？（李泽恬：就应该这么说。）我看你心里边抵触得很。（李泽恬：没有，没抵触。）你把人气得都无语了，李泽恬成了“武则天”了。（李泽恬：还有一个地方也有一个线索。）（王静：李泽恬，你看见你的问题了吗？按说这些工作是不是早该跟我说？我看见你现在里面不对得厉害呢，你说的这个线索我都知道了，那天张美琳告诉我哪哪还有一个线索，我说“怎么没人汇报呢？”这才让她赶快去看。）（李泽恬：李达雪今天早上才跟我说的。）（王静：你说你带的是啥人呢？你是这样，她就是这样。我一直要荒区线索，这都几个月了，你们该不该给我？你今天早上为啥要说呢？你这是知道我已经知道这个线索了，知道我已经找人去看了你才说呢。）马后炮，人家做过来了，你当媒人呀。我看着李泽恬今天的说话、行动就是“爱咋地咋地”，死猪不怕开水烫，是不是？你根本就没良心，没心没肺，你看你作的工作，你作的是啥工作呢？你说你跟挨家挨户传福音，跟敲锣打鼓传福音有啥区别呢？信老天爷就登记在数，见人一面就登记在数，这就完了。李泽恬，你应付糊弄、欺骗到家了呀！你随便和人家一说，人家说“愿意、同意”，在你这儿就说人家定真了，只要人家相信老天爷就算数，这就完了。

（王静：李泽恬，你太应付了，这一个多月就没浇灌上？还是怎么回事呢？弟兄姊妹也反映你不管新人，线索也不抠，是吗？咱刚才说的是不是事实？你管了吗？咱不用说别人怎么反映的，就说刚才那件事，我看见的是不是事实？你跟我说人家都进来一个多月了，我还以为刚进来几天呢，按说进来一个多月了，新人手里的线索早该出来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抠不出线索？一般定真了的新人，他手里的线索马上就出来了，哪能等一个月呢？按说年前这个活儿早该做了，你也知道这个活儿你们去不了。你们去不了，那你们怎么不给我呢？按说第一个地方的那个活儿你也该给我，刚才你说这个也是进来一个月了，一个月了该不该给我？如果你们能去，不给我，可以。可这俩活儿你们都去不了，那该不该给总一线呢？该不该给我呢？怎么没有人给我反映这个线索呢？）（李泽恬：我回来汇总的时候就汇报上去了呀。）谁有什么线索立马就得做呀，怎么还等着汇总呢？汇总是年终报告。进来的人你不是根据他有什么线索赶紧去做，是等完了来个年终报告？（王静：这个是给总一线的线索，你先给我，你汇总给片区，片区不抓这个工作，他光看人数呢。你得给我呀，我要的是实际的工作，我得看有哪些工作要分配呢。你看这两活儿做成什么了？）“我做不了我能给你？给了你让他们做了我成什么了？我只能是汇总的时候给你，给你的时候已经做不成了，‘看，是线索不行，不是我不给你’，我得给自己留条后路”，是吧？（李泽恬：我没有这种想法。）你没有这种想法，可是你有这种做法呀！（王静：李泽恬，怎么回事？进来一个多月的都能做砸了，你说咱在下边到底作工了没有？咱在那儿干啥呢？别人说咱就是贪享安逸，天天就是贪吃贪睡的。你说你工作作得一塌糊涂，有啥冤枉的？李泽恬，你这纯属是跟神家对着干呢，“神家的工作我啥心都不操，我啥都不知道”。你带的人都是和你一模一样，“你发啥消息跟我没关系，我就考虑我自己在这儿怎么能够不被抓了就行了”。我不停地要荒区的线索，你看不见？你说你们俩干啥呢？你们做的事能拿到神面前吗？即使别人不说，就我看见的、我接触的这两件事，你该给我的没给我，你做不了你可以跟我说，因为现在荒区是我抓着呢，我天天期待着、等着荒区的线索。张美琳告我说哪哪还有一个线索呢，我还想着“这个线索是李泽恬那边的，怎么她们没告诉我呢。”我已经看见你没有作实际工作，你没有给我线索，所以今天你才告诉我还有一个线索，可我早知道了，我心里

已经有数了。一看咱作的这工作就没个头绪，纯属应付糊弄。）不是没有头绪，我看她根本就没动、没作工。（王静：这线索你都不了解，你就让别人去，你太自私卑鄙了。你就是让别人去，你也得提前跟人家说，你得考虑人家的安全吧？你啥也不考虑，你看咱作的工作，你说咋说你呢？以前教过多少遍，线索理出来就是一本账，有多少线索，哪些线索值不值得做、该怎么做你心里有数。你到现在空空的，啥也没有，一个多月线索都没弄出来，这还用别人说？肖霞两三个月得了五六十人，你在这儿两三个月了，就是蹦豆呢，哪个一线的都比你强。你以前说陆靖打压你打压得不行，其实哪个人对你不反感？还能带你吗？不能带了，然后又把你放到这里，这里没人认识你，可几天的时间里你的名声败亡，谁都知道了。）

李泽恬，你这个相当于作恶呀，你就不知道严重性？你以为你是干其他的，亏损些资产？你这亏损多大呢？你这是直接拦阻神的工作呢！那是人的灵魂呀，你站在国度门口不进去，也不让别人进去。咱对话的时候，你说话吞吞吐吐，一分钟说不了两句话，为什么？我和别人对话的时候，他不管是讲理也好，说谬理也好，胡说也好，他能说，为什么能说？他说的虽然是错谬的观点、理由，最起码他是有观点的、有理由的。在你这儿连错谬的理由都没有，为什么连错谬的理由都没有？因为你所做的你是知道的，说啥呢，你知道说啥也站立不住，说出来的话前言不搭后语，结巴、口吃，是口吃吗？你是想给自己找理由却找不下理由，到现在没办法了，“反正就这了，爱咋地咋地吧”。一线指挥打仗呢，人家是牧区编辑组的，你怎么对待人家的？你对待的态度是什么？人家给了你一天的时间，你该怎么对待？该不该谨慎对待？即使是个普通信徒，一天的时间你该给他交通什么？没个原则？就因为他给了你一天时间，然后一天之内你就把答案都跟他说了，你说他能跟吗？你说谁能跟？说书的还知道说到关键部分下次再说，你呢？一开始你就把《神已公开显现》给他了，他正对开除的人有观念，解决不了呢，你不是解决他的观念，你给他的是《神已公开显现》，他当下看着新鲜，当下没话说，接受了、承认了，他回去不想吗？他有东西吗？他能找出真理来吗？你就没反问一下自己？他什么基础都没有，你就告诉他神在开除的人身上作工呢，人家能不反吗？你这不是打岔、搅扰、拆毁吗？你就是懒，图省事，“我一过来就

把答案给你”，完全就是教会建造那会传福音呢“三天黑暗呀，赶紧上船吧”，你就是告诉人家“这是国度建造”就完事了，你就不是见证神，不是见证神的作工。你不根据人的需要来，而是“我告诉你这是国度建造，教会建造完了就是国度建造，进深了，拔高了一步，你跟上了就进国度了，跟不上就完蛋了”。你就把这句话告诉人家，“你愿意跟就跟，不愿意跟拉倒，不愿意跟是你不行”。人家还告诉你就一天时间，一天时间你就不想想该交通什么，什么能交通，什么不能交通，交通什么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人家还是牧区编辑组的，你更应该谨慎对待，可你对待人家的态度是什么？你就像对待一个垃圾一样，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去对待。你还知道人家手里的线索多呢，知道就是这么对待？你不懂你问一问或者寻求寻求，“寻求这项真理一天不行，说不完，三天才能说完，你只有一天时间我不能跟你说，等哪天你有空了再说”，咱没有把握就不说，或者问问唐馨先谈什么。为什么要有指挥？指挥啥呢？两个人坐下来盘算一下该怎么做。你什么都不想，“反正我告诉你这是国度建造，愿者上钩”，姜太公钓鱼呢？这就是尽本分呢？这边给你考虑的是你有环境，给你找个安全地方，让你躲得远远的，你说别人打压你呢，给你把他们支开，让你独立。这边考虑的是你的人身安全，考虑的是让你心里不受辖制，是让你正常进入、正常发挥，可你呢？你把神对你的主宰安排当成啥了？当儿戏呢？把王静对你的安排当成啥了？把你放在犄角旮旯是让你享受呢？你还报了没有？有没有良心？刚开始咱不懂，对神有误解，现在呢？肖霞开荒区两三个月得五六十个人，五六十个人再给咱提供线索，在你这儿两个月了十来个人，十来个人不说本地线索，就说外地的线索人家给你提供了多少，你说外地线索都这么多，本地线索能少吗？你抠了没有？你要了没有？抢时间拯救人的灵魂呢，你吃着神的、喝着神的，白吃白喝呢？神白白供应你呢？神给你的气息你就这么白白浪费呢？人家都为神献上了，你呢？把一个地方给你，操练你做管理人员呢，操练你做下一个时代的主人，让你管理万物呢，你连两个人都管理不了，托付、责任、使命不接，你配做人吗？

（王静：李泽恬，刚才说你的这些冤枉吗？）（李泽恬：不冤枉。）是实情还是不冤枉？是不是实情？（李泽恬：是。）（王静：李泽恬，我看到你作的这工作特别伤心、特别难过，这几条线索都是

好线索，第一个地方的线索砸了，第二个地方的线索人家都做完了，你今天才告诉我了，第三个地方的线索弄成这样，还有原牧区编辑组的线索也搞砸了。）咱总共能得几个线索？这几个人每个人手里面的线索都不少呢。（王静：李达雪，我一直跟你们要荒区的线索，你怎么也不给呢？）（李达雪：我那时候就和张美琳说过，因为我联系不上你，所以我让她跟你说一下。）（王静：就没人跟我说呀，你也不问她跟我说了没有？年底她才说那边还有一个线索。）（李达雪：我早就说过了，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还和其他人说过。）（王静：你是说“我们走呀，这些新人交给你们”，对吧？）（李达雪：嗯。）（王静：这叫不叫说？你们说话掺杂了多少水分呀？你们走的时候这些新人就没交接，你就没有跟傅楚他们汇报有多少人，没有给他们列个单子让他们找。）（李达雪：那个时候刘超就有单子呀，我把底子给刘超了。她可以和王心玥一起去找，这些人都能找见，但王心玥一直没去。）（王静：她一直没去你也不让她跟我说，都没人管呀？）（李达雪：我一直跟那边的负责人赵欢联系呢，她说那边的那个线索没人管，我说“没人管，你赶快找人去呀”。她说那边环境不好，这段时间我没问她。）（王静：这些新人一直没人牧养，你也不汇报？你为啥不说？咱要这个线索呢，别人又没有线索。）（李达雪：刚开始把这个人做过来的时候我脑子里有这么个意念，“要不再往那边开吧”，我这样想了一下，后来因为环境就……）（王静：啥也忘了？光顾自己躲环境呢，逃到这儿就这样躲着吧，啥也不管了，外面的世界跟你没关系，只要自己保护了自己就行。哎呀，你俩可真是绝配！）

你说这是人做的事吗？人们在黑暗之地哀哭切齿等着你去救呢，你在这儿知道都不搭理、不管。神说：“既然是在我家中做子民的，既然是在我国度中尽忠的，那所作所为必须要合乎我要求的标准，不是只让你作飘荡之云，而是让你作皑皑白雪，既有其实质，更有其价值，因我本来自于圣洁之地，并不像荷花，只有其名，而并无其实，因它本是来自于淤泥，并非来自圣地。”（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九篇》）神让人作地上的皑皑白雪，不要作天上的飘荡之云，你们作的是啥呢？你们都飘到天上了，作的就是飘荡之云。什么是皑皑白雪？神说：“‘白雪’不仅能美化大自然，而且有利于农田，是杀菌消毒之佳品，若在一场大雪过后，那所有的病

菌都将被皑皑白雪覆盖，而且使整个空间顿时变得生机盎然。”（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神向全宇的说话”的奥秘揭示·第九篇》）你“杀菌”了没有？刚刚王静问你的时候，这些话你还能说出口，“我有意识呀，我告诉谁谁了呀”，咱说这些话脸红不脸红？李泽恬，她说这个该不该脸红？（李泽恬：该。）她在这儿是不是摆理由呢？（李泽恬：是。）她的理由能不能站得住脚？（李泽恬：站不住。）为啥？（李泽恬：就没有用心。）犯得着用心吗？我看用肝也够了。如果是她家孩子要找对象呢，她是什么态度？她知道谁家有个闺女，她能说“我问了呀”？过了三个月、过了三年，“我问了呀，我告诉我孩子让搞对象了呀”，她会不会这么说？（李泽恬：不会，那就要追着问呢。）那不是告诉一下就行了，那是追着、卡着要做这件事呢，“你去人家家了没有？你找媒人了没有？”说两次不行，就开始动火了，“给你自己找媳妇呢，你就不操心？”你们呢？都快忘完了，“我记得我说了呀”。问你“你给你孩子娶媳妇了没有？”“我记得我给孩子娶媳妇了呀。”会不会说这话？咱和神的行政里要求的差得有多远呢？行政里边怎么说的？神说：“当为教会的工作着想，当放下自己肉体的前途，对自己家庭的事应该当机立断，应全心全人投入神的工作之中，应该以神的工作为主，以自己的生活为次，这才是圣徒该具备的体统。”（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国度时代神选民必须遵守的十条行政》）神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你呢？神家的事再大也是小事，不搭理，这还是全职尽本分呢，还是撇家舍业呢，戴的个好冠冕呀！撇家舍业干啥呢？在外边享受呢？连保罗的自知之明都没有，保罗还知道跑遍半个欧洲传福音呢，你呢？跑出来就是为了躲环境呢？神家欠下你的了？与其这样还不如让你坐监呢。神家给你找接待家把你锁起来？咱就在这儿等吃等喝？你连自己的本职工作都不操心了？王静抠咱工作的时候，咱还感觉不到脸红，还找理由呢。有正常人性的人最起码会有什么表现？一问起那个线索，感到自责，“呀，我怎么忘了这事了！呀，我光是跟张三、李四说了，但我忘了跟进了，我这是啥人呢，我就不是个人呀，我真是不负责任。咱的目的是要把他做过来呀，我和人家说两句话怎么就没后续了呢？哎呀，我真没良心！”可你认为你已经达到良心标准了，你觉得已经足够了，“我告谁谁了呀，我交接给她了呀”。你心里没有一点亏欠、内疚，没有责任感，没有一种失职的感觉，还谈什么悔改呢？你们可真

是配搭好了！咱吃着神家饭不干神家事？咱吃着神家饭就不怕消化不了？就不怕得了胆结石？

没人性、脸皮厚（二）

（李泽恬：有个新人是教会带领杨洁雨的亲戚，这两个月我一直让景欣安排我见一下杨洁雨，因为我不知道人家住在哪，人数我已经报上了，我得看这个人现在怎么样了，可一个月了，景欣老说见不到杨洁雨，我说景欣“你是小区带领，你还见不上教会带领？”人家说见不上。后来没办法，我跟杨洁雨的配搭董玫联系，让她给我找杨洁雨，因为杨洁雨的亲戚还在原教会聚会呢，而且还带着两个点，我说“这多危险呢，赶紧让我见”。昨天董玫才跟我说现在教会里分辨我呢，拿弟兄交通的文稿分辨我的实质，我说要分辨就分辨吧。）（王静：这个新人是你做的？）（李泽恬：张美琳谈的，谈回来的第二天这个新人就找到外地的福音对象，这个福音对象是我和张美琳谈的，谈回来之后第二天说好了要聚会，再从这个福音对象手里抠点线索，结果第二天杨洁雨就打来电话说，“我亲戚说有人把她们出卖给原教会了”，我说那就危险了，得赶紧让杨洁雨把她亲戚约出来见呢，结果约了杨洁雨几次都没见上她亲戚，杨洁雨这才说她要维护她亲戚呢，不让我们维护。后来有人说杨洁雨维护了两个月了，一直没有维护上，人都跑了，说不敢让杨洁雨维护，杨洁雨就维护不了。我就跟景欣说“从这儿看到，杨洁雨带不了，你得给我安排，我得见杨洁雨问她要新人”，可景欣这一个月来一直就没安排上，我们怎么也见不了这个新人。）（王静：教会是不是有意不让一线牧养，让杨洁雨牧养呢？是这个意思吧？）（对。）（王静：谁这么说的？）（杨洁雨说不给，然后景欣就不给了。杨洁雨跟我说“抠出来的线索咱能做就做，做不下来最后再找他们做。”反正她们就是不想给，意思是她们先抠线索。）（那次我见另一个新人姊妹，她说杨洁雨她亲戚好长时间都没有聚会了，也没有咱的东西，说是杨洁雨牧养她亲戚呢，其实就没有牧养。我跟这个姊妹说，“你下次来的时候把她带到咱这个点上，咱一块牧养”，她说行。）（王静：意思最后杨洁雨也没有同意让你们牧养她亲戚。）（李泽恬：没有，人家不给我们。）（王静：她亲戚是什么时候做回来的？）（李泽恬：十二月份。已经两个月了，我们一直就见不了这个人。）（王静：你说你窝囊不窝囊？这个事你也没告诉我呀。为啥不告诉我？这件事你怎么想的？你跟上国度建造几年了，连

新人都管不了？）（董玫：人家就不给李泽恬呀。）（王静：不给告诉我呀，李泽恬，你告诉我了吗？）（李泽恬：没有。）（董玫：我也没有跟李泽恬说实话呀，人家不让我说我也就没说，我昨天才跟李泽恬说人家不给她。）（王静：两个月了李泽恬都不知道？这还看不出来？她是傻子？你不说，她不知道？李泽恬，你自己做的新人都牧养不上，你该不该说？）（李泽恬：该。）（王静：你为啥不说？不信任我？“我跟你说还不是白说？你还不是歪着嘴说我？”有没有这个意思？）（李泽恬：没有。）（王静：没有为啥不说？）（李泽恬：我跟景欣天天在一块呢，我问她呢。）（王静：问的果效呢？）（李泽恬：我在这边找着呢，就没跟你说。）（王静：这不是真实的原因，你为啥不说？杨洁雨和景欣的问题你没看出来？你到底看出来了没有？）（李泽恬：没看出来。）（王静：两个月了，你做回来的新人你都牧养不上，你看不出问题？怪不得你们一线做不回来人呢，这能做回来人？这几个人跟上还没有半年呢，你跟上几年了？你跟上五六年了，是你带她们，还是她们带你？“人家不给我，我做回来的新人人家不让我见，不让我牧养。”你可真是窝囊到家了！这是国度建造，这是教会建造？你看着她有地位？你怕地位还是怕啥呢？你就不愿意尽本分，你要是真愿意尽本分，我就不相信她能做到这种地步。就是新人做成这了，她不懂，你懂吧？你解剖她呀，你揭露她呀。“这个人是原教会的，下边有线索我要见呢。”你刚做回来的人，本身你就能见，第一天加上她，第二天就能见她，“我不仅要见，我还要在你家见呢”。你在她家已经见了，还用别人再去叫？而你是在这儿成“老爷”了，“你再给我叫一下她”。就比如我今天把你做回来了，我马上把你加上，明天就见你，都跟你说好了，谁能打了岔？你做好了以后，你还得跟杨洁雨说“你帮我再叫一下她”？她有问题，你揭露她呀！你说你连这都看不出来还作啥工作呢？窝囊死了。你这是通行神旨意？）人家那个不叫窝囊，人家那是不作工作。窝囊是作不了工作，不作工作是悖逆，是要和你对着干，这是两个概念。（王静：李泽恬，是不是？抓把柄，看笑话？）“你让我往东我就往西，你让我作工我就不作工”，不搭理，那哪是窝囊呢。（王静：李泽恬，今天不是你说说她们的问题，我就去打她们，我打的是谁？）（李泽恬：我不是让你打她们，我就是想着见了你跟你说这事呢。）（王静：这还得见了说啊？如果你在两个月前告诉我，这个问题是不是早解决了？我就

是不来也能解决了。）“你解决了，我不是就得作工呢？你怎么不理解人呢？什么话也得放到桌面上说，你得会领会。”（董玫：可是人家不让见呀。）（王静：不让见不是李泽恬的问题？怎么不让见呢？不让见揭露她，打死她，看让不让见。神家谁掌权呢？）（神掌权、真理掌权。）（王静：今天你让谁掌权了？景欣掌权？景欣不让见？杨洁雨不让见？“人家都是带领，人家都不让见”，你说窝囊不窝囊？就是弟兄刚才说的，是你不想作工，你要是想作的话，能不能作了？你通行神的旨意谁能拦阻？就这俩人就把你拦阻得作不了工了？你这是一线的精兵？你还不如教会的人呢，进来还不到半年的新人就把你弄成这样，这是啥呀？丢人败兴。你看你羞辱神名吗？六年的一线精兵，把你派出来打仗呢，你说“人家不让我见”。）人家的使命就是羞辱兵，人家是撒但派来的，你非得说是为你服务呢。（王静：你说你羞辱神名吗？“人家不让”，看把你吓成啥了？说白了你就是不愿意作工，你要是愿意作的话还解决不了？你解决不了告诉我也算呀。你做回来的人，两个月了你都见不了，“下边有活儿我见不了，我跟人家说了几次人家不让我见，所以我就见不了”，你们明天才见两个月以前做的新人呢。）“明天见也是因为你来了，你要是不来我见呢？”

（王静：姊妹，你听懵了吧？“是她们不让见，你怎么是说人家李泽恬呢？”）教会带领才进来三四个月，李泽恬进来六年了，她还是带着使命而来的，是教会带领听李泽恬的，还是李泽恬听教会带领的？你说，应该是爷爷教训孙子，还是孙子教训爷爷呢？听懂了吗？（李泽恬：是我不作工，我要是作的话，我也能找见人。）这是一个。李泽恬来这儿是差派过来的使者，是让她来这儿作工的，是来带领教会带领的，而不是教会带领带领她，“教会带领敢在这儿打岔拦阻，我要处理你”，听懂了吗？（嗯。）这叫作工。教会带领不让你见，“你不要来啊”，你就不来了。神灭所多玛的时候，所多玛人说“这个人来寄居，还想要做官哪！”神就说“哦，你不让做官，那我就不灭了”？由你呢？（董玫：那她找不着呀。）她找不着，“教会带领你在这边扣着人，我找不着，我就要让你带我去呢”。（董玫：那就是我应该带她去，因为我都认识，那就是我的事情。）你负责什么呢？（我跟杨洁雨是配搭。）怪不得你包庇她呢，这是不是作恶呢？（董玫：对，我昨天才弄清。）就像孩子挣了压岁钱要交给父母，家里没面

了，他父亲要拿这钱去买面呢，孩子说：“不能动，这是我的压岁钱，今天就是饿死也不能用这钱买面”，他父亲就不去买面了。李泽恬在这儿扮演的是不是这个父亲？她是使者，她是来管理的，是不是？让你当教会带领在教会管理一下，你就能拦阻人家去找线索？这不是拦阻神的工作了？这是其一。重点是这个人还是李泽恬你做过来的，你当时做完以后顺便就把线索抠出来了，手到擒来，怎么还能等两个月以后再去找线索呢？我就没有听说过搞对象的生完孩子三年以后再领结婚证的。你呢？你完全是不作工，不能让神的工作扩展开。这就是祭司弟兄说的，假带领、敌基督在教会里做了大红龙做不了的事，大红龙只能在外面抓捕迫害神选民，它拦阻不了福音的扩展，但是假带领、敌基督就能直接拦阻了福音的扩展，是直接与神对着干的。李泽恬，你进来六年了，你就是直接和神对着干？

（王静：李泽恬，你看到你的啥问题了？你认为神家不公义，太不明事理了，“我一说就把我打回来了，我啥也不说了，你看吧，等你来了以后我再告诉你，看她们这些人做的这些事，我不得人也是她们的问题”，对吧？这就是等我们来了以后你要汇报的、你要说的，所以现在没果效你也是有理的，“是她们所做的”。其实你里边的根源是你对神的误解太大了，你跟神丝毫没关系，你在看神家笑话，这是你做在神面前的，神在看着你，你进来几年了？你不想作工还找这么多的理由，你要是真想作，作不了？你看看她才进来几天？你进来六年了，是你带着她走、打着她走呢，是她跟着你走呢，而不是你在这儿被她拦阻得作不了工。你说你羞辱神名吗？还说咱是精兵，让咱出去打仗呢，现在看这是啥兵？你里面对神的误解太大，你已经定规了，“神家不公义，我说了等于白说，我说啥呢？”）你再有误解，再认为神家不公义，你也不能和神对着干。你有误解，你不是去解决误解，而是和神对着干，那你还不如回世界大干一番呢！你和神对着干，这是啥意思呢？（王静：按说哪件事你不该早说？早说不是早就解决了吗？这还叫问题？李达雪，你俩在这儿是合起伙来看神家笑话呢吧？）（李达雪：我觉得我就跟木头一样，你点一下，“呀，就是”。这段时间我看了弟兄交通的文稿，觉得自己就是没素质，就是木头，我觉得我就没这个器官，就想不到。）你没素质？你不是没素质，你是素质太好了，虽然我没和你接触过，但是我听说过。你没素

质家里面能打理得井井有条？你没素质家里的孩子是怎么养活大的？你的孩子从小到大念书、娶媳妇，你没管？是你老公管的？还是孩子自力更生长大的？哪个不是你安排的？那时候就有素质，来了神家就没素质了？咱的素质是跟着“场地”跑呢？什么原因？各个在家都是人精，来到神家就没素质了，来到神家就愚昧、麻木、痴呆了，来到神家就是木偶。李泽恬，什么原因？（李泽恬：不走正道，没把神家当自己家。）一来到神家就是泥胎，就是菩萨、弥勒佛，等着人烧香供奉。你回到你家是什么？做牛做马心甘情愿，又是指挥官，又是执行者。来到神家什么都不是，跟变了个人似的，“我就是等着人上供，谁上供算谁，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咱还是人吗？为了肉体、为了撒但利益你忠心耿耿、绞尽脑汁，来到神家是什么？不搭理、应付糊弄、欺骗、叫嚣、对抗，完了还想从神得所有，还想剩存下来，还想让神称许，还想要冠冕，还想要家里平安。咱比强盗还可怕呢，你的所作所为神看不见？咱做的事太过分了！你在神家献出一根毫毛了没有？你就不怕惹神发怒？来这儿是让你享受地位之福呢？是让你做神的奴仆，事奉神，事奉人，在撒但面前为神站见证呢，你是来干什么了？咱来这儿是预备善行的，你是预备恶行呢？怕死得迟呢？怕神不惩罚呢？明知故犯。你是才信神，什么也不懂、不知道？你是从恩典时代过来的？你跟随神二十多年了，明明告诉你神作工结束是根据人所站的见证而定人的归宿呢，你站的见证是什么？跟随神多年看不见自己所做的？你的所作所为还不如刘强呢，你看刘强，看着刚硬、固执，但他不敢耽误神家工作，而你们在工作上就敢如此对抗。对神作工不认识，不认识就成了咱作恶的理由了？对神有误解就成了你与神对抗的理由了？你对神有误解，神作错了？你还是受造之物吗？用你的观念来衡量神的作工？有没有点理智？作为一个受造之物咱最根本的得有点理智，你能要求神吗？你能苛求神吗？你不是说今天怎么能够顺服神，而是让神顺服你，你有观念，就得让神按着你的来，你是啥东西呢？对神有误解、有观念了，解决、寻求呀，你寻求了没有？和谁寻求了？有观念不寻求，定规、误解，还报复，你是人吗？畜生也不是这样！李泽恬，你是不是报复？对神有什么误解呢？神家做了哪些对不起你的事了？你为啥要这样报复呢？李泽恬，放到桌面上说说。（李泽恬：没有。）没有那你为什么能做出这事呢？问你的时候是没有，但你却在背后做事？真没有？那为啥要应付糊弄、欺骗呢？

是为了贪图一时的享受？（李泽恬：不是。）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你这样做的理由是什么？李泽恬，说说理由。（李泽恬：……）一个小小的受造之物，蛆虫、粪土，咱把自己看成啥了？外边地震、瘟疫、饥荒都开始了，神说的话都应验了，咱就不害怕？没有点惧怕感、羞耻感？自己的所作所为以前没有揭露过、没有说过？自己所做的能放到桌面上？丢人不丢人？神怎么看呢？不都是惹神发怒的事？我没有看到你的悔改，反过来你还变本加厉呢，既没有羞耻感，又没有惧怕感，非得等着神刑罚、惩罚，才知道悔改？非得躺在床上卧床不起呻吟的时候才知道悔改？神和你开玩笑呢？给你个后悔药？我看你能刚硬到何时呢。听过董成的刚硬吗？李泽恬，董成刚硬不刚硬？知道董成怎么刚硬吗？（王静：弟兄揭露董成的时候他不服气，弟兄说“你不怕死吗？”他说“蹬蹬腿就过去了。”现在蹬蹬腿能过去吗？气都喘不上来。）一年的时间董成住了四次医院，刚开始身上起了疱疹，流脓、感染，又疼又痒还不能抓、挠，半夜不能睡觉，疱疹之后又因为支气管炎住院了，出院没多长时间，又复发了，又返回去住院了。这次复发又要住院，小医院不接了，得去大医院，结果去了大医院检查出了白肺。当时他说死的时候蹬蹬腿就过去了，神让你蹬蹬腿，看你能不能过得去。

咱跟随神呢，竟然敢藐视神、小瞧神，神说的话在你身上不起任何作用，没有一点惧怕，信神就是来这儿享受地位之福呢？想当菩萨，让人供奉起来就行了？信神就是来神家勒索呢？李泽恬，你是当不上带领以后就气急败坏了？当不上带领就有观念了？（李泽恬：没有。）那是从哪儿来的怨气呢？跟谁较劲儿呢？和谁叫嚣呢？是不是较劲儿呢？是不是叫嚣呢？这话冤不冤？（李泽恬：我认识不到。里边没想着要较劲还是怎么，也愿意配合呢。这段时间工作也没果效，也想着怎么去挽救。我就想起弟兄说的“有圣灵作工就有工作可作，得人越来越多，现在就是显形呢，你不配合，工作就没有果效”。）工作怎么就没果效呢？是因为没有圣灵作工就没果效了？（李泽恬：这些天我是这么想的。）这些天才想呢，那些天没想，是吧？（李泽恬：没果效就想呢，也找问题呢。）这些问题不好找？你是听到王静说我们要来呢你才开始找问题的吧？还是来以前就找问题了？（李泽恬：没来以前就找了。有几个线索也没做过来，也让搅了，我就在这方面

想呢，不得人，人还跑了，这就是神的性情临到了，这就是神向我说话呢。）你说的这话合理吗？神交通说大冬天洗了头出去感冒了，这是神管教呢？（李泽恬：工作没有果效。）因为什么没果效呢？因为你不作工。你作工不用心、不抓重点，没有果效，你还怪在神头上了。（李泽恬：王静刚才说我有误解，我就没感觉到怎么有误解，其实也就是有误解，她那时候说我打江山呢，所以我过了这边也不敢说了。）（王静：我以前揭露她打江山闯江湖呢，那次打了她以后她也不打江山了，“我现在不打江山了，我这下打得没江山了，你又嫌我不打呢”。）李泽恬，你说你刚硬不刚硬？（李泽恬：刚硬。）现在算找到问题了，你之所以不作工就是给王静看呢，“之前你嫌我打江山呢，我今天不打江山了，让你看看我不打了吧？”（李泽恬：不是偏左就是偏右。）这是偏吗？你在神的经营中搞着个人的经营，王静跟你说“你不能打江山，不能在神的经营中搞个人的经营。”“你不让我搞经营，是你说的啊，我就不搞了，神家再安排什么我不搞了”。（王静：成王蕊了，“你嫌我删你的文稿，我就不删了，我一点都不删就发出去，让别人看看你的丑，看你说的这是啥”。）“这都是你王静做的。”（李泽恬：我昨天就想着“见了说啥呢？工作没果效，就在那儿蹦豆呢，证明我就没干，我说啥呢？说啥都是我的问题”，所以我干脆就不说了，“你揭露吧，反正我就是这”。）“我就是这一堆烂泥，你爱咋地咋地。”那你这个人相当恶毒呀！你在神家打江山，王静说“你不能打江山，打江山是拆毁”，然后在你这儿“好了，我不打江山了”，神家给你的本分也不尽了，“我不打了，我规规矩矩，我不尽本分了，我就坐在这儿，我就这一堆烂泥，我绝对不会让你再说我打江山，我绝对不打，我在家吃着、睡着、坐着，让大家都给我证明一下，我谁都没有打，我就在家呢，这总行了吧？你不能再说我了吧？我就在这儿坐着，我就看你说我啥呀。刚进来的人打的我都不敢动，你王静没话说了吧？”你想给王静证明一下。“你不让我打江山，不让我搞个人经营，你不让我抓她们，你就能抓我呀？”（李泽恬：我想着我就不通灵。）这是不通灵吗？这叫报复吧？“我就做给你看，工作开展不了，工作毁了，不是你的过？你不是不让我抓吗？我抓，你说我打江山呢；我不抓，我不打，这下你满意了吧？谁知道你还有话说！”（王静：“我谁也不打，就是‘小孩子’打我，我都不还手。”）“让你过来可怜可怜我，给我做个主”，李泽恬，你恶毒不恶毒？（李泽恬：恶毒。

就是你说的邪灵，就是来拆毁神工作的。）在这儿说，你不要为撒但作工，不要做撒但的差役，不要打岔神的工作，“我算记住了，你说不要不要，我不了，神家的工作我也不作了，工作我也不抓了，我也不给神家打江山了，他们给我五十个兵，最后绝对还是五十个兵，我绝对不给你打”，是这个意思？证实一下？李达雪是怎么被熏陶的？是你熏陶李达雪，还是李达雪熏陶你呢？还是你们两个人不约而同呢？你们是怎么配搭上的？天仙配？我就不知道你们怎么就不怕呢，你们这样做就不怕神惩罚？就不怕记事册上有污点？别人预备善行呢，你预备恶行？我看见李泽恬的心就是堵着的，“你愿意说啥就说啥吧，爱咋地咋地吧，你再说什么我就这一堆烂泥”，是不是？就这一堆烂泥就剩存下来了？（李泽恬：这能剩存下来？）你知道剩存不下来，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你这么做的理由是什么？李泽恬，什么支配你这么做的？人家肖霞他们过来给你把这边打开了，你尽管过来维护，我想着他们两个月得五六十个人，你们过来已经有五六十个人提供线索了，人员也多了，这应该是成倍地上涨，他们得六十个人你们应该是得一百二十个人啊，可结果没几个。

四月

1.没人性、脸皮厚

没人性、脸皮厚（三）

（负责人：你们这段时间看见老吴和达雪有啥问题？谈谈。）（晓蔷：从我一开始过来到现在，看见这边的福音工作处于停止状态，过来几个新人，还跑了三个。最近那母女俩被那个60岁的老姊妹搅了，说“这是敌基督”，有一次我们正好遇上这对母女了，我心里着急怕揭露不了人家，我就跟老吴联系说“这两个姊妹正好过来了，你哪怕打上车过来呢，你打仗多，你能把她们里面的东西揭露出来，我们这方面还缺少很多”，老吴说“天黑了，不过去了”，我们就给人家谈，可不管怎么谈，她们就是持守祭司弟兄以前交通的“无论何人，只要他打着神的爱子或长子，或者大陆职事的旗号，肯定他是敌基督，是邪灵，是迷惑人的，我们就该弃绝他、远离他，也该咒诅他，因为他是全能神的仇敌，也是所有神选民的仇敌。”姊妹是受那个人的影响，那个人说她是受我们迷惑了，然后姊妹就又站在了那一边，我们揭露不了人家，第二天老吴又过来给她们交通了，当时姊妹的女儿上班走了，然后就给姊妹交通，老吴问姊妹“你能扭转了吗？”姊妹说能。等老吴交通完走了以后，姊妹又被那个人搅了，她打电话说“不要跟我们说了，我们不听你们的了。”我感觉弟兄姊妹受迷惑了咱就该再谈得细点，人家能跑了证明还是没谈清楚，因为我当时听到姊妹说“你们不要走，一会我女儿回来你们再给她交通”，我想着她女儿年轻，领受比她妈要快、要好，再给她交通交通，但老吴说她没听到姊妹说这话。姊妹那样说的时候，我们没有及时想方设法再给人家交通，当时因为人家说她女婿一会就回来了，所以我们没交通成就走了，导致她母女俩后来又被那个人搅了，就不听咱的了。从这方面就看到老吴没做到仁至义尽，没有责任心，对这些新人没有爱心。还有那个牧区编辑组的，老吴给人家交通了一天，人家就走了，第二天给人家打电话，人家就不接了，我想着是不是因为没连着给人家交通的原因呢。）老吴，你作工的时候就知道人家不愿意给你时间，就给你一下午时间，

对吧？（老吴：中间人跟我们说这个弟兄那两天休息呢，我们就去了。去的那天下大雪呢，等我们到了那个地方吃完饭就下午两点了，然后就把作工步骤让他先看了一下，还说第二天我们再谈一天……）你打仗有没有步骤？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有没有一来就先谈作工步骤的？你解决人家的观念了没有？（老吴：自认为解决了。）工作安排看了没有？（老吴：没看。）为什么不看工作安排？你打仗多长时间了，你不知道该怎么做？什么时候能离开工作安排？圣灵使用之人下发的工作安排代表着圣灵作工动态，谁敢否认？你们作工就是懒惰，就是着急忙慌把答案给他，接受就接受，不接受就拉倒。你们做一个人一般用多长时间？（老吴：一般用一天，大活儿用两天。）一天就要把一个人做过来，他能站住吗？我作工还得作三天呢，你作工就一天？谈一天就不管了？（达雪回来说那个弟兄挺好的，过两天又说人家不愿意了，我说“神摆的都是好的，让咱赶紧反省认识自己呢，咱学到什么功课了？”达雪说“就是没接着跟踪，等于就交通了半天，第二天要接着交通呢，但没去交通。”我说“为什么不交通呢？是人家不愿意听，还是咱没有把他卡住？是咱选择不去了，还是人家选择不听了？”达雪说“当时有人打电话催那个弟兄去干活呢，人家倒是没说不听，是我们说‘你先处理你的事，我们过两天再来’，是我们把人家放松了。”）这是达雪说的话？这是人吗？（负责人：达雪，是你跟人家说的“你先忙你的事”？）（达雪：没有。当时我和老吴两个人在那儿给他交通呢，他那个家也不合适，如果合适的话，我们肯定会接着给他交通。）怎么不合适呢？（老吴：他一个人租的一个小房子，就一张单人床，就没有别人待的地方，要是人家愿意听，院里全是租客，我们晚上哪怕不回，在这里租一间房子住下呢。）（达雪：他是忙呢，也确实是有人打电话催他去干活呢，我们也没有非要求人家再听听，当时没有卡着说“明天我们早点来，咱们再继续交通”，人家忙是人家忙呢，我们是我们的问题，我是这样反省的。）（负责人：你们连这话都没说？）（达雪：说了一下。）（负责人：只是试探地说了一下，并不是用真心去说，主动权不在你们手里，在人家手里，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你们作工是应付着作，正合你们的意。别人作工是知道福音对象明天要走今天得卡着他，“生命重要还是明天的生意重要？要命还是要生意？”逼着、卡着他，不让他走，得给他交通完。你

们是“只要你明天能走，那你就走”，放羊呢。这就是尽心呢？老吴，尽心了没有？（老吴：没有。）这是尽啥呢？（老吴：……）

（负责人：还有啥问题？）（莉微：我们发现老吴的问题给她提的时候，她也不接受。我给她提过两次问题，有一次她的脚崴了，不能走路了，我说“你触犯神性情了，你赶紧反省”，她说反省了，她摔了是因为有个姊妹要来这边了解工作呢，她俩以前有隔阂，她见不得那个姊妹，然后就摔了。我说“神要管教你不可能因为你和人之间打斗的小事管教你呀，肯定是你触犯神的性情了，不及时落实工作安排，或者违背了工作安排另搞一套等等，神在这些大的事情上才管教你呢，不可能在芝麻小事上管教，你把神想象得太小肚鸡肠了。”她瞪了我一眼，“不是，你说得不对”，吓得我不敢说了。还有一次，老吴安排我跟达雪大年初一去一个新人家配合抠福音线索，她跟我说“你提前让新人给你们把饭做上，你们过年就在那里吃饭”，我就没说，我相信神的主宰安排，神给咱安排有饭吃咱就吃，我不想把吃饭说到首位，我觉得没法说。初一，我跟达雪去了，新人给我们做了点菠菜面，弄了四个菜。然后初二老吴去接待家见我呢，我们好几天没见了，我以为聚到一起应该把工作安排落实落实，或者谈一些生命性情变化的路。结果她说“你们初一去新人家新人给你们做的什么饭呢？我听达雪说给你们做的菠菜面？”她就说了一堆这事。我说“神厌憎年节，咱从教会建造到国度建造还注重过年吃喝呢？神看的是人的生命性情变化了没有，人的生命长大了没有，人能不能顺服神，而人关心的是吃喝享受。”我听她流露的那些都是吃吃吃，我就说了她一下，她说我领受有问题，我说“我领受怎么有问题了？我明明听见你流露的就是吃吃吃，就不谈生命性情变化的路”，我就感觉跟她沟通不成，然后我就去另一个房间了，不想搭理她了。还有那次本来牧新人是我们牧呢，然后她说“你们不用去了，我们明天去”，结果她们去的那天下雪了，没有及时赶到聚会点，就返回来不去了。第二次去的时候，导航又导反了，去迟了，新人等不到就走了，这就把两次聚会都耽误了。咱要是这样带新人，新人看见咱一个一个都不守时，人家会不会不愿意跟了呢，因为都是新人，没根基。我们聚会就说起这个事了，临到这样的环境怎么认识的、怎么反省的。然后晓蔷就问老吴“那天下雪为什么不去啊？为什么迟到了？”老吴说“下雪了，路上有的人都滑倒了，这也

要去呢？就逼着让人去呢？”临到这个环境，她不是去反省认识自己，感觉她不维护神家的工作，而是维护自己的肉体比较严重，就是这方面。）（负责人：老吴，你听了是什么感觉？）（老吴：……）（负责人：达雪呢？）（达雪：对工作没负担。）（负责人：怎么没负担？原因是什么？是不是不想出来，想家了，想回去？达雪，说说实话，不光是没负担，是不是也不想干呢？）老吴，不想干直接说，想回就回，想去哪儿去哪儿！（老吴：说起来就是表白呢。你是我的队员，你去哪儿我得操心呀，我说“你提前跟新人说一下，让她明天中午做上你们的饭，不然你们去了连饭都没有，又受了辖制，饿着肚子作工也达不到果效”，我是这么说的吧？你就没跟新人说，第二天早晨我跟新人说的。结果晚上达雪回来说饿呢，我说“正月初一还能饿着？你吃饭了吗？”达雪说“倒是喝了一点，新人就没咋做饭，煮了汤面还咸得厉害。”我说“她家是半家信，过年她就没弄几个菜？”“人家就有两个丸子，还炒了一个辣椒和葱头。”达雪是这么说的。我想着咱尽本分是让咱尽忠心呢，所以我去了就要落实新人是不是有这方面问题，到底是新人做的饭不合达雪口味，她回来以后这么说新人呢，还是怎么回事呢，所以我就这么细问呢，因为这事发生了得解决呀。所以姊妹说“就不应该跟人家说让给我们做饭吃”，我说“那是实际正常的呀，中午是不是得吃饭呀，你不说我得说”。她说她没法说，我就说“你领受就是有些问题，你要不提前跟人家说，人家没给你做饭，你又受辖制了”，我是这么交通的。）

（负责人：达雪，你是不是这样说的？）（达雪：我回来老吴问我“人家给你们做饭了没？”我说“人家做的菠菜汤面我喝了点，咸的我一下午光喝水了，晚上人家熬的玉米糁，我又喝了点”。路上骑车骑了一个多小时，回来反正是不饥不饱的。其实我当时真忘了说还有另外两个菜了。）（负责人：这就不是忘了说呀。除了汤面有馍吗？）（达雪：有馍，我没吃。）（负责人：你给老吴输送的果效达到了，“这接待家就是给我们吃了点剩饭剩菜，而且还没啥菜”。你还少说了两菜。你知道当时老吴问你的目的是什么吗？）（达雪：我不知道。）（负责人：你啥也清楚，你不可能不知道。为啥你说得这么轻啊。）她说话里边有存心。（负责人：你说的话让老吴一听就是“两个肉丸子和这么一个菜，而且还是喝了点，还咸得不能吃。”达到的果效

就是接待家不好好接待。其实你心里很难过，“过年呢，这是吃的啥？”你是不是要给她输送这个果效？看到你的问题了吗？咱出来追求的是啥？就是贪享安逸，追求吃喝。本来人家是四个菜，你还能少说俩菜，最后你说你忘了，跟神说的那个例子一样，别人问那个小孩“你吃的啥呀？”“我忘了。”刚吃完饭就忘了，他真是忘了吗？他是诡诈，他想隐瞒实情。你说从咱的流露当中看见咱追求的是啥？你追求的就是贪享肉体安逸，你追求的就是外表的吃喝。两个人一个菜也够了，咱就不注重这些吃喝享受。你这么说达到的果效是啥？不光是你们一线的人说你们，教会里的人对咱是啥看法？这边的人都是新人，人家才过来三四个月，你们进来几年了？达雪你进来几年了？老吴进来几年了？都是进来好几年的人了。不管你进来几年，咱出来都是作工的人，咱的所做所行不是羞辱神名吗？）人家的使命就是来羞辱神名的。（负责人：你说让别人怎么看咱？本来接受这步工作就挺难，一说就是“这些人是敌基督”，在他接受以后通过跟咱相处，再看见神的作工，对神的作工定真了以后，这才能改变他的观点。但是哪一个人在接受这步工作以前人家就怕咱是敌基督，咱把人带到神面前以后，结果咱就表演了个敌基督，让别人一看咱处处流露出来的就是敌基督的表现，你看咱在这边给别人带来的是什么？追求的就是吃喝享受。老吴你是操心呢，可你操心达到啥果效了？你连实情都不知道。）（老吴：我问清楚莉微以后我才说达雪的，我说“你为啥要隐瞒？人家明明给你们炒了肉菜啥的，你就没说”。）她故意煽风点火呢。（负责人：没馍没菜，就是一碗咸咸的汤面让你喝也算，可人家做的有馍、有菜还有汤面，这是不是很正常的？咱还要吃啥？咱就是追求世界上的那种？给你摆上一桌子，“你看这个人接待得多好”，你就是追求这个？摆上一桌子你能吃完？就是她愿意给咱摆一桌子，咱让她摆吗？谁要摆一桌子，咱还要说他呢，“摆这么多干啥呢？能吃完？你是不是跟世界上的官僚一样呢？你追求这个？”咱还得打他、说他，“以后不允许这样，这不是浪费吗？”做多了吃不了，第二天他又不好意思让你们吃剩饭，他还得再给你们做新鲜的，剩饭他自己不停地吃，你说他心里好受？）“他心里不好受，我好受呀，我看着我是贵族呀。”（负责人：咱得给人家去交通，咱得知道见证神、高举神不是你道理上说“我怎么见证神、怎么高举神”，国度建造是用你的活出见证神呢，是用你的言行举止见证神呢，什么是真理？真理是做人、行事、敬拜

神的准则。咱说国度建造是什么？是神话掌管人的过程，可别人看见神话掌管你啥了？咱是进来几年的人了，咱还跟新人打斗呢。你们说他们有活儿不给你们，他们为啥不给？他们也有他们的理由，他们也气得不行，这不都是咱的活出导致的吗？给一个砸一个，给一个砸一个，把活儿全砸完了。他们还愿意给你们吗？“我给了你们的活儿你们砸了几个了？与其让你们做砸还不如我去呢。”这是不是他们的心声？那两天有个地方做了几个人，你们都在家待着不出去了，新人没牧养上，一下跑了几个，他们也知道，他们看见你们是不是羞辱神名？没活儿的时候咱可以在家里培训他们呀。你看他们刚才说的，带新人的人连打仗的这几个问题都解决不了。你得把他们培养成精兵，共同商量、整理以后再去打，他们本来就没装备上真理，啥也不知道，怎么去打？你们的活儿又不多，除了做活儿回来就是培训、装备。就像他们刚才说的“人家一说‘祭司弟兄说了，有人说自己是长子的那就是敌基督、假基督’，我们就不知道说什么了”，这还是问题？这还能让搅了？这些问题就是稳拿的，你看咱带的新人这么差，咱培训了吗？）这些问题，老吴给你们交通了没有？（没有。）（负责人：老吴，看见了吗？）（老吴：没有专门坐在那儿这么培训。我们是一个一个带着操练呢，这样操练快，牧新人也带着，打仗也带着。福音对象提出的那么小的问题，打仗的时候经常解决呢，这就看到人就是跟班的，去了就是头一低，就不是说“福音对象的这个问题人家是怎么解决的，我在这方面得记住”。）（负责人：我这会儿说的是你的责任，你得给他们培训上，你得带着他们去走，“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涉及到哪些真理了”，你得常给他们交通这些问题。）晓蔷，你是哪一年接受国度建造的？（晓蔷：2019年。）2019年就跟上了，到现在还解决不了人家说的这个问题？人家一说“祭司弟兄说了，有人说自己是长子的那就是敌基督、假基督”，就能把你打倒？咱平时看交通了没有？老吴也没有集中到一起培训过，大量的时间干什么了？（老吴：牧新人、打仗都带着他们，这方面还专门谈得特别细。）（负责人：啥将带啥兵。就像你给牧区编辑组的那个人谈，你知道人家就一下午的时间，这一下午的时间谈啥呀？只谈圣灵作工趋向，“祭司弟兄2014年7月3日的工作安排你怎么领受”，把他的胃口先吊起来，他一看，“我怎么就没看见呢？圣灵作工趋向怎么是这样？”“祭司弟兄啥都说清楚了，祭司弟兄的交通就是圣灵作工的趋向，可是你跟上圣灵作工的趋向了

吗？”把这一篇从头到尾交通一下，把他的胃口吊起来。“把你的活儿干完了下一次再说”，他啥都不知道，他能不来？用整整一天的时间，把这方面给他谈清楚了，他觉得确实得听。而你是先把答案都告了人家，导致人家不来了，这不是傻子吗？）

《神已公开显现》就不要说交通了，你就是念上一遍时间都到了，你还怎么交通呢？（老吴：我想着让他看一下《神已公开显现》，最起码他愿意寻求了。）你这就是懒惰。你看你说的这话，让他们都来这儿寻求多好呢，连门也不用出了。你“念书”是为了要“毕业证”，赶紧毕业了就行了，不管能不能学到“技术”。这就是“武则天”。（老吴在那边做的活儿都是这种问题。）（老吴：嗯，在那边我们一直是那样做的。）老吴，你为什么这么做？看看你做的这些事，你说你做的是啥事？你对待工作的态度与你对待肉体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对待法，对待吃喝拉撒你求真求细，你负到了责任，你不仅对自己负责任，对弟兄姊妹的吃喝拉撒你都安排得妥妥当当，“弟兄姊妹光喝了汤没有吃、喝舒服，我还得安排让吃喝舒服、合适，两个菜一碗汤面不合适，这吃的是啥呢？不到位。”这是你对待吃的态度，你对待工作的态度呢？“我不管果效，我只管赶紧结束，只要他当下承认就行。你们三天作完，我一天作完，我不管他倒与不倒。”你打仗打了这么长时间了，你连作工步骤都没有，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想怎么来就怎么来，根本不管打回来能不能稳固住，打回来七个跑三个，这个你问了没有？达雪吃完饭回来了，你问她“吃饱了没有？吃什么菜了？喝什么汤了？汤咸不咸？”午饭问了还得把晚饭安排了，上一顿还顾不上调查，还没调查清楚呢，下一顿你就给安排好了，“姊妹，她们中午要吃饭，你得把饭给她们做好”。对吃饭你是操碎了心，对工作你操什么心了？在作工上面，这个人能不能做回来，你想了没有？老吴，你知道达雪出去吃饭吃不合适，下一次你让周围的人都得吃合适、吃好。你今天跟人家交通了，人家明天要走呢，“他明天会不会跑了？”你想了没有？饭吃得合适不合适你知道，工作作得合适不合适你不管，这是不是鲜明的对比？咱作为负责人，弟兄姊妹在外面能不能吃上饭，你该有这个责任，那是你作工的一个范围，你是需要询问、需要安排。可是正常人出去吃不上饭回来都要向你反映，用不用你去仔细询问、调查他们吃得合适不合适？你不用他们过来反映，你是主动去调

查，你的心用在哪了？你为什么会把心用在这上面？一般做带领的是他们反映过来了处理或者不处理，没有一个带领去仔细问“你今天吃饭了没有？吃得合适不合适？”而你是上一顿还顾不上调查清楚呢，下一顿你就安排好了，咱太“仁慈”了吧？比菩萨还菩萨。老吴，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举动？在你这儿是自己吃好，弟兄姊妹吃好，“弟兄姊妹吃不好，瘦了，我一个人胖，是不是就把我显明了？弟兄姊妹都是胖的，显不出我来”，你考虑得周到吧？这是不是你考虑范围之内的？所以说“汤面、馒头、两个菜，这能行呀？”作工方面，他们交通得行不行，人能不能做回来、能不能站得住，你不考虑；给你两个人让跟着你打仗呢，这两个人装备了多少，能不能打仗，你不考虑，回来以后，哪个能不培训呢？你告诉我没有培训过，你是出去作工的时候带着他们操练呢。你不管去哪个学校，你不需要上课直接就去实习了？你作为负责的，连培训都没有，你心里有没有工作呢？你一个月打了多少人，忙不过来，没时间培训也算。你们四五个人，两个月打了十二个人，平均五天打一个人，五天内用一天时间打仗，剩下的四天时间干嘛去了？这四天没有培训时间？咱过来是养老呢？人家一个人一个月打二三十个人，你们四五个人一个月打五六个人。而且进来的人是打过来的吗？是拾过来的破烂！打仗打了多长时间了？刚开始？实习生？打了几年了，没长进？看你刚开始说的那些话，你看见她们的邪恶性情、看见她们不作工，你告诉我什么？“我不敢打了，怕成了‘打江山’”，这是你刚才说的话吧？该修理对付的不敢修理对付了，该打的不敢打了，不敢在本分上尽忠心了，你怕我把你打成“打江山”，这是什么话？颠倒黑白、混淆视听？你心里不清楚什么是本分？在本分上见证神的性情我什么时候指责过？你把我说成啥了？我是敌基督？我与神对着干呢？你打他们的败坏性情，怕我把你说成“打江山”，你把我钉在十字架上，你太恶毒了吧！你抓把柄，你会抓一点，你抓的是什么把柄？其实你做的什么事情你心里不清楚？你为什么这么做？你是怕我把你打成“打江山”呢？你不过就是报复。负责人说你打江山呢，你就报复一下负责人，“你不是说我打江山吗？我做给你看，我就不打，我让你再说我打江山，我让你在我面前低头，我让你以后和我说‘你打吧、你打吧，你做“武则天”吧’”，让她承认你，给你个地位，允许你发威，你不就是想要这个效果吗？你为了得着你自己的地位、名誉，为了和负责人较量，为了报复，拿上本分、拿上神家

利益做赌注、做牺牲品，和达雪联合起来了。达雪，你做的事你不知道？就不说以前怎么样，就说吃饭这件事，你做的是啥事呢？出去作工作好了作不好我没听你汇报过，我没有听见你说“今天这个福音对象做得不合适，没有交通透、没有堵了后路，明天需要补一补”，你反过来说“今天饭没有吃合适，饭有点咸了，晚上喝了汤没有吃好，八九点了我得补一顿”，吃饭得补，欠下的本分不用补？老吴问问你，你还不能如实地回答，还得弄虚作假、煽风点火，煽动她们之间的矛盾？吃不合适就埋怨？你为什么这样说话？你没有存心？两个菜还是四个菜数不清？你只不过就是没吃舒服、没吃合适，心里边难受，有埋怨，没有发泄的地方，“今天有人问我呢，正好有个发泄的地方”，咱发泄就能掩盖事实。为了吃、为了享受，你们什么都落不下，你们为工作献上一根毫毛了没有？

没人性、脸皮厚（四）

咱看看神说的人性是什么。神说：“通俗地说，人性就是受造人类有别于其他生物的一个特有的属性，具有这样特有属性的受造之物他具备良心理智、具备人性的品质，还具备辨别是非的能力，这些有别于其他生物的特有的属性就是人性。这个人性当然包括语言表达能力、辨别是非的能力、理解能力、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还有接受造物主话语的能力、接受神所托付的任何事情的能力，这就是人性。人性最简单的理解就是有别于其他生物的受造人类所固有的一个属性，这个属性最基本的特征就是良心与理智，这是最简单的理解法。”（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怎样追求真理（三十）》）“通俗地说，人性就是受造人类有别于其他生物的一个特有的属性，具有这样特有属性的受造之物他具备良心理智、具备人性的品质，还具备辨别是非的能力，这些有别于其他生物的特有的属性就是人性。”衡量人有没有人性怎么衡量？既然说“人性”，那肯定就是人所具备的属性，是有别于其他生物的，与其他生物不同的一个属性。不同的属性是什么？具备良心理智。受造之物得具备良心理智，这是最根本的。你有没有人性，就看你具备不具备良心理智，这是最关键的。神拯救人是恢复人的什么？（良心理智。）咱没有良心理智，咱就没有人性，活出来的就是兽性，就不是个人，所以说神一直交通让人恢复良心理智，衡量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有没有良心理智。咱得知道什么是良心理智。神交通了什么是人性，你具备不具备这种人性？你是不是活过来的人？（不是。）为什么说你是死人呢？没有人性嘛。活过来的人就必须得具备良心理智，具备人性的品质。小学有一门课程叫思想品德，从小就教你思想品德，就是人特有的一个品德、品性。“具备人性的品质”，也就是人品，简单来说就是“这个人的人品如何”。必须具备良心理智还得有人品，良心理智和人品打架不打架？（不打架。）良心理智和人品不一样，良心理智，这是最根本的能够维持你生活、处理事物的一个东西，人品那就是拔高的一个品质。“具备人性的品质，还具备辨别是非的能力”，一个比一个高一些，最基础的就是良心理智，在良心理智的基础上再谈人品，有了人品，再拔高一点就是辨别是非的能力。“这些有别于其他生物的特有的属性就是人性。”这些属性其他生

物是没有的。就像你养了一条宠物狗，你看见它是有灵性的动物，它仅仅是有点灵性，但人所具备的这些东西它是不具备的，它不具备良心理智，不具备人性的品质，辨别是非的能力更是没有的。首先咱了解一下什么是人性，人性里面包含哪些，最起码你具备这些了才配称为人，你不具备这些就不是人。

“这个人性当然包括语言表达能力、辨别是非的能力、理解能力、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还有接受造物主话语的能力、接受神所托付的任何事情的能力，这就是人性。”这就谈到细节了。前边神所说的人性就是大概的、笼统的、概括性的，人人都能够听得懂的。后边说的这个人性包括什么就有了细节的内容了，这个人性就成了一个真正的受造之物该具备的，是一个信神的人该理解的。“语言表达能力、辨别是非的能力”，让你在一线尽本分呢，尽本分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把真理赐给你。“语言表达能力”，让你去打仗是不是操练你的语言表达能力呢？你配合多少你能得多少；你不配合，你不用心，你偷懒、应付糊弄、欺骗，那你能得着什么？我看你最后成了动物了，话都不会说了，因为你只顾着吃，只关心吃，你怎么见证神？神的作工，神的奇妙作为，你连表达都表达不出来，你失去了人该有的属性，成宠物狗了。“辨别是非的能力”，老吴，神给你摆设的环境好吧？这边摆了一个达雪，回来告诉你“今天的饭没吃好，回来做个饭”，那边莉微给你提个意见，“咱的脚崴了，咱反省一下自己，看是不是本分没有尽合适，你看你得了几个人，就跑了三个”。莉微和你说什么话，涉及到了神的作工，涉及到了你的本分，你是什么态度？哪个是正面事物？哪个是反面事物？咱有没有分辨正面事物、反面事物的能力？神摆设环境、摆设人事物让你去体验、让你去经历，显明你让你去认识，你认识了没有？给你摆设环境，你自己得吃好、穿好，弟兄姊妹跟着你也得吃好、穿好，那作工呢？自己可以应付糊弄，弟兄姊妹也得应付糊弄，“你要是不应付糊弄，你要是给我提意见，我还对你不满呢”，咱混蛋不混蛋？正面事物、反面事物咱能不能分清？神说，有时候环境不许可一个月没洗澡这很正常，或者是工作太忙少洗个澡、少洗一次头，这都是常见的事，这是人该付的代价，别小题大做。你呢？本分可以落下，吃不敢忘了，两个菜还不够吃。“辨别是非的能力”，咱得具备辨别是非的能力。我交通说，咱是来信神的，在神家是敬拜神

呢，是见证神、荣耀神呢。这是建造国度，是让神话在人身上作王掌权呢，是让你去传扬神的话，让你见证神呢。有的人他们不见证神，他们在里面打岔搅扰，打江山、闯江湖，我给你揭露解剖出来，让你去分辨、认识，让你看见他们是在作恶，是在与神作对，是敌基督，是搞独立王国，他们不是在神的经营计划中，他们是在神的经营计划以外的人。神的经营计划是什么？拯救人，赐给人真理。他们在搞什么？维护自己的地位，拆毁、打岔、搅扰。我说他们是来打江山的，是搞拆毁的，你不去分辨、认识，你反过来是抓把柄呢，你说怕我把你打成“打江山”呢。然后你尽本分的时候看见邪恶事物出来以后，你不敢打了、不敢拦阻了、不敢作工了。迷惑人的出来、打岔搅扰的出来，你不说话了，说是受我话的辖制了，咱有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是非不分，颠倒黑白。这是涉及到人性的问题，但实际上这里面不单是人性问题，这里边上升到了什么？败坏性情。你想干什么？你想做给负责人看。给你交通了以后你不是从里面找路走，而是抓把柄，证实一下，不敢惹。

“理解能力”，咱跟随神几年了，就说揭露解剖你的时候你晕了，但揭露解剖别人的时候你看见了吧？“打江山、闯江湖”，真听不懂？看不懂？老吴，你有没有理解能力？能不能看懂？打江山是在干嘛？你不知道？素质差？理解不理解？（老吴：理解。）“理解能力、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我给你交通了什么是打江山、什么是维护神作工、什么是有正义感，你理解了这些是不是就该接受呀？你接受吗？达雪接受吗？你俩过来是干什么的？来打江山呢？两个人联合起来？“理解能力、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和你交通了，神不怕你愚昧，不怕你无知，就怕你不寻求，神是掰开了说、揉碎了说，神是极力地拯救人，最大程度地拯救人，神来拯救的是败坏至深、麻木痴呆、不具备人性具备兽性的人，所以就必须得有审判刑罚，审判刑罚是为了救你，可你不但不搭理反过来你还对抗、叫嚣、装糊涂，那你坑害的是谁呢？能坑害了我？你顶多是少传了几个福音，福音工作的扩展推迟了，你是一时的得逞，你能拦阻了神的作工？神不受时间、空间的辖制，神要在这儿扩展，你拦阻一年、两年，神可以推迟一年、两年嘛，你拦阻了显明了你，神可以换人嘛。但是你的罪已经被定了，再没有悔改的机会了。你能拦阻了圣灵的作工？能拦阻了国度建造？神不在乎人

数多，你能把人从黑暗之地拉回来就拉回来，拉不回来拉倒，神要的是人数的精，如果他真是精兵，神就是不用你，神用各种方式都能把他拯救回来。神只不过是借着这个让你预备一下善行，给你个机会，咱没有把这个当成是神给咱的机会，是神对咱极大的拯救，从你身上得不着你对神的赞美，感谢神的爱，感谢神的拯救，反过来你是种说不出口的恨，背叛，这是接受能力？“还有接受造物主话语的能力”，神话是今天才说的？神话说了几十年了，你把神的话当什么了？神是有尊严的，可你对神话是什么态度？当儿戏呢？神话就是命令，神话就是天规诫命，你怎么对待神话的？你藐视、轻视、对抗、叫嚣，神看不到？今天没惩罚你、没咒诅你，等于神不惩罚你、不咒诅你？你看看历代以来神作的工，神咒诅人、惩罚人，是怎么咒诅、怎么惩罚的？让人很自然地看见神的主宰安排。大卫犯罪以后，神让刀剑不离开他的家，他立马就临到刀剑不离开他的家了？法利赛人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法利赛人立马就死了？你看不见他立马死就不害怕了？神的话出事就成了，在神那边成了，在人这边还要怎么呢？人是个演员，让人演出来呢。神话就是命令，扫罗，神让他杀几个他就得杀几个，不让他留他就不能留，可扫罗不听神的话，他就能留下一个人，他违背了神的命令，那神就不让他作王了，但他立马就下台了吗？没有。神膏立了大卫，那时候大卫还是个放羊孩子，你并没看见大卫立马就当了王，他不仅没有当了王，你看见他还受到了扫罗的追捕、追杀。也就是说，神的话是必成的，而且是必到永远的，但这个“成”是有个过程的，在人来看有个过程，在神那边看事就成了，万物就朝着这个方向去发展了，你逃不出神的主宰。所以借着这个过程，借着这个不立马显现的过程，让你看见了神的主宰、看见了神的权柄。神有这个权柄、有这个能力主宰有生命的、没生命的就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最终达到神说的那个结果，让你相信神的权柄。诡诈人对神信不来，神让诡诈人中了自己的诡计。恶人将沉沦，为什么沉沦？有神的智慧在其中，怎么智慧了？神只是让话临到你，事实没有临到你，但这个事就成了。老实憨厚的人、诚实人看了神的话，他就能信得来，他就能照做，诡诈人他信不来，他就看，“我看谁被惩罚了”，他看见神的话说出来那个恶人、诡诈人没有被惩罚，那个老实憨厚的人没有被高抬，眼见为实，他没看见，他还相信神吗？他就不相信神了。他不相信神，所以他就继续作恶，继续不悔改。在他不悔改的过程中，

神话在这儿放着，他在表演着，让跟随神的人看见了，看他继续作恶，看他就没有放下手中的强暴，不远离恶道。在他未死以前，诚实人相信在神结束以后这个人是必死无疑的，必然是被惩罚的，但是诡诈人信不信呢？“不可能，我看见他没死，你看见他死了？神有权柄，他违背了神，违背了神话，你看见他死了？”诡诈人信不来。人是想看个眼见，想看当下，而神呢？神就不击杀，就不让你看到当下。除非是直接拦阻神的作工了，神击杀；没有拦阻神的作工，神让你效力——作衬托物。作一个什么衬托物？作恶的衬托物。你是怎么作恶的，你是怎么遭到咒诅、怎么遭到惩罚的，一一扮演出来，逃脱不了神的主宰，而且神要用时间的推移来给你证实一下神的权柄、神的主宰，让你相信神的主宰安排，不然的话你只相信神迹奇事。你只相信神迹奇事，你是看见神迹奇事把你吓住了，如果神作神迹奇事，诡诈人也悔改，魔鬼也悔改，人没分辨了，教会洁净不了了，神的工作无法收场，神不可能让魔鬼进国度。所以说神是智慧的，让撒但中了自己的诡计，轻而易举就把稗子、麦子分开了，同时也给了人一个悔改的机会，也是对人的一个拯救。神是不是智慧？智慧、奇妙！“还有接受造物主话语的能力”，造物主说出话来，你能够分辨、认识这是正面事物，是神的话，神的话那就是命令，神的话一说出来，这个事肯定要成。神举了个例子，强国要侵略一个弱国是必赢的，只不过得有个过程而已。“接受神所托付的任何事情的能力”，神托付给你的事情，这个事情到二十年以后才应验，你接受不接受？挪亚造方舟，神告诉他要洪水灭世以后，一百二十年了才应验。你接受神的话语，接受神所托付的，那你剩存下来；你接受不了神的话语，不接受神所托付的，那你遭神惩罚。

“人性最简单的理解就是有别于其他生物的受造人类所固有的一个属性，这个属性最基本的特征就是良心与理智，这是最简单的理解法。”老吴，说说你做的这事有没有良心？良心在哪呢？（老吴：没有良心。）你说说你怎么没有良心，别光说一句空话，我看看你认识不认识。认识到自己没良心了没有？（老吴：……）达雪，你有没有良心？（达雪：没有。）怎么没良心？（达雪：都不认识自己，也没有尽好本分，更没有感受到神的爱。）就从你说的这两句话来看你有没有良心？神作在你身上多少，你没感受到神的爱。咱就不要说远的，

就说眼前的，你因着什么出来的？是不是家里边有环境？（达雪：嗯。）你家里边有环境，为了保护你，才给你安排让你躲环境，同时让你尽本分这又是对你的拯救。给你安排了合适的环境、安逸的环境，你肉体的吃喝，灵里的吃喝都给你供应着，让你预备个善行，你给谁预备呢？你给我预备呢？你是给你自己预备善行呢，结果你做的是啥？在本分上应付糊弄、欺骗，在吃上边没吃合适晚上还得重新补足呢。出去没吃好，没吃合适，还有埋怨呢，有没有埋怨？达雪，这话冤枉不冤枉？（达雪：不冤枉。）为什么说不冤枉？得有依据呢，不能嘴上说不冤枉，心里冤枉。我为什么说你冤枉呢？屈打成招？冤枉不冤枉？（达雪：不冤枉。吃饱了就行了。）吃饱了就行了？（达雪：嗯。）老吴，她有没有埋怨？（老吴：有。）根据什么看呢？（老吴：根据神话看，原则就是吃饱就行，而人就是挑吃挑喝。）又根据神话看呀？咱辨别是非的能力哪里去了？就达雪回来说的这两句话，是不是就暴露了她的埋怨了？（嗯。）“接待家炒了两个菜，饭太咸了，我喝了一下午水”，她能把这话传达给你，不就是因为吃得不舒服，有埋怨吗？要是没有埋怨，她能说出这话吗？没有埋怨是说“吃好了，吃得挺不错的”。你说咱人生地不熟出来逃难呢，咱是个啥？咱来这儿就是个乞丐。反过来，你还能把四个菜说成两个菜，这不是因着埋怨产生的果效，说出的话？回来再做点饭给老吴证实一下、证明一下，咱的良心在哪呢？理智在哪呢？你还是个受造之物吗？神造你的目的是什么？尽不上本分的是废物，不尽本分的是悖逆。你悖逆，罪更大，这是抵挡神的！咱尽的是什么本分？神造你是让你高举神、见证神、荣耀神，国度建造是让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呢，让神话成为你的生命呢，让你把神话活出来，让外邦人都竖起大拇指。你们活的是啥呢？让别人怎么看呢？让撒但嗤笑？在工作上我没有看到你们用心，没有看到你们尽心、尽意、尽力，在吃上边我看到你们尽心、尽意、尽力了，安排得很周全。我和负责人去了一个姊妹家给人家交通，快一点半了人家都没做午饭，你说我是去了外邦人的家里了？去了咱的一个姊妹家，还是带领呢。这是啥人？你听我说过吗？还不是你去人家家里没饭吃，是我和负责人去了，我们还不是十一点半走的，是一点多才走的呀，一点多了准备走呢人家才留我吃饭呢，你说是让吃饭呢？一点多就没做饭，我吃啥呢？你听我发过这个怨言吗？

我要求过吗？我要求过得给我做饭？不能一点多都吃不上饭？（没有。）所以说咱是非不分。

再看下一段，神说：“所以说，一个人的属性是什么在乎他里面所拥有的生命是什么，不在乎他的先天条件是什么。如果他的生命是撒但败坏性情，那这个人的先天条件不管外表看起来多么尊贵伟大，他的实质也是属撒但的，是败坏人类中的一员；如果一个人的生命是以真理作生命的，那不管他的先天条件外表看起来多么普通正常、多么让人瞧不起，甚至外表有一些人性的软弱、不足与缺陷，那他也是蒙拯救的人类，他的实质是属神的，不是属撒但的，实质就变了，实质一变，属性也就变了，他属真理、属神了。所以，一个人的归属是什么、实质是什么、最终的结局是什么，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他的先天条件，当然也不完全是他的人性，而是看他的生命是什么。如果他的生命从起初到最终一直是败坏性情作生命，他是属撒但的，那他的归属就是归于撒但的；如果一个人的生命是以真理作生命的，他是属神的，那他的归属就归到神那儿了，归到神给人类预备的美好归宿里了。根据现在人方方面面的表现还有人具备的各方面实质来看，人现在的归属是什么？人有没有以真理作生命的生命？（没有。）那人的实质到底取决于什么？（人以什么为生命。）对了，就是你里面的生命是什么你的实质就是什么，你里面的生命如果变了，不是败坏性情作生命了，而是以真理作生命了，那你的实质就是属神的、属真理的实质了。当然，人的这个属性没有变，人还是人，人的属性还属于受造人类，但是因为你的生命发生变化了，所以你的归属也就发生变化了。”（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怎样追求真理（三十）》）“所以说，一个人的属性是什么在乎他里面所拥有的生命是什么，不在乎他的先天条件是什么。”神说人是由什么构成的？先天条件、人性与败坏性情。神要来拯救人，神拯救人改变的是什么？是要脱去人的败坏性情。先天条件不用管，你不要挑拣说这个先天条件好，那个先天条件不好，这个没有可指责的。人性呢？人性分了几个档次，人性优点、人性缺点、人性缺陷，还有人性品质恶劣、人性凶恶。人性优点咱就不说了。人性缺点可以让它存在，能解决的话解决了更好，解决不了也不需要刻意去怎么对待它。人性缺陷能完善的完善，克制它、背叛它，尽你所能地能够把人性缺陷弥补一下更好，完善不了、弥补不了

的也无所谓，这不是根本。人性恶劣呢？人性恶劣是不是必须得处理呢？（是。）这个就必须得处理了。人性凶恶，这就成了恶人了。人性恶劣、人性凶恶就又和败坏性情之间有牵连了，这个就必须得处理了。“一个人的属性是什么在乎他里面所拥有的生命是什么，不在乎他的先天条件是什么。”什么是你所拥有的？就是你的生命。什么是生命呢？就是支配你做事的总根源。做人做事、看人看事，你为什么会这样看事？为什么会这样做事？总根源就是你的思想、心思。你的思想、心思就是你的生命，你的思想、心思是邪恶的，那你的生命就是邪恶的，那就是你的败坏性情。你的思想、心思是正面事物，你有神话依据，那你活出的就是真正的、真实的生命，就是神赐给你的生命。“如果他的生命是撒但败坏性情，那这个人的先天条件不管外表看起来多么尊贵伟大，他的实质也是属撒但的，是败坏人类中的一员；如果一个人的生命是以真理作生命的，那不管他的先天条件外表看起来多么普通正常、多么让人瞧不起，甚至外表有一些人性的软弱、不足与缺陷，那他也是蒙拯救的人类，他的实质是属神的，不是属撒但的，实质就变了，实质一变，属性也就变了，他属真理、属神了。”不同的人长相不一样，家庭出身背景不一样，这个属于什么？属于先天条件，这个没有什么指责的。人性呢？咱举个例子，不同的人性就像咱看到的水壶、茶壶、酒壶、夜壶，外观是不是都不一样啊？这就像人一样，有的人长相凶残，就好像夜壶一样，有的人长相眉清目秀，每个人长得都不一样。神交通说，看着眼睛挺大、会说话，可是心灵却很浑浊，你的眼睛大不代表你的心灵美。说这个是让你好去理解人性，你看见水壶、茶壶、酒壶、夜壶外观不一样，名称也不一样，对吧？人性呢？人性有好的、不好的，还有人性次的，也就是人性垃圾。人性就像对壶的一个称呼，它是一个什么壶，而壶的外观就是你的先天条件，壶里边装的是什么东西，那就是你的生命。什么是生命？就是你把它当作什么用，它的使命是什么，它的责任是什么，那就是你的生命。这个壶原来不管是装什么用的，你现在把它装了水，当水壶用了，那它的功用就是水壶。你把水壶装了尿了，它成什么壶了？（夜壶。）不管这个壶的外观是什么，不管它原来的称呼是什么，它里边装了尿了，它也就成夜壶了。也就是说你这个人再漂亮、再潇洒、素质再好，你里面装了撒但败坏性情了，你也就是属撒但的了。到神定人归宿的时候，不会因为你长相好、素质好就把你留下，

而是看你里边装了什么东西而定你的归宿。咱被撒但败坏了以后，不管外表再好看，不管你是水壶、茶壶还是什么壶，里边都装了尿，所以说，败坏的人类就都成“夜壶”了。如果是你家里的水壶、茶壶、夜壶都装了尿了，可是因着这是你的家产，你要使用它，你会怎么用？你会怎么办？（把里边的东西倒掉，消毒。）把壶里面的东西倒出来清理。在神家，是说召进来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在你这里，这些壶你计划用哪个壶，就需要把这些壶放到一块看先选用哪个壶，“因为它们里边都肮脏了，都成一样的了，我要选就先按它们的称呼来选”，它的外观就是夜壶，人对它的称呼也是夜壶，你选不选它？（不选。）那就基本不动了，就用它作夜壶。它的外观是茶壶，你是不是要让它归原位呢？“我尽力把你洗干净，让你当个茶壶，我尽力按你原有的外观、称呼恢复你该有的功用。不管你的外观好看不好看，你的称呼是茶壶，我就尽力让你当茶壶，你是酒壶，我尽力让你当酒壶。”你的目的是奔着这个方向来的，这就相当于把它拣选上了，选上以后，再把里边的尿倒了进行清洗。可是在倒的过程中，因着尿在里边时间长了形成了尿碱，还能不能清理掉？有的壶一倒、一涮、一洗就洁净了；有的壶尿碱很厚，抠也抠不起来，还能洗吗？你再抠再洗壶就破了，它就经不住洗，尿碱就拿不下来。也就是说他的败坏性情不是装在里面了，而是败坏性情和这个人捆绑到一起了，成为了一个整体。我今天修理对付、揭露解剖你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把“尿碱”取了，可是你宝爱“尿碱”，你把“尿碱”当成了你的生命，你放不下，你不愿意放弃你原有的生命，就是你放弃不了撒但败坏性情作你的生命，我给你清理不了，再抠壶就报废了，报废了就不能用了，那我为什么还要清理。也就是说，你要与“尿碱”同归于尽呢，我还费这劲儿吗？就不费这劲儿了。如果用点劲儿，能把你和“尿碱”分离了，我就尽力去做，哪怕用点武力，水涮不下来，拿刀刮一刮，分离了以后重新使用，实在分离不了就不分离了。也就是说，神要用武力解决家庭纠纷，给你点刑罚，给你点管教，让你受点疼痛，给你做做手术，把“尿碱”给你取了。有的壶稍微一清理“尿碱”很利索就下来了，人家就还有希望，清理干净、杀菌、消毒以后恢复它原有的功用。如果尿碱下不来，那就只能是销毁。你明明就是个水壶，你怎么做夜壶呢？夜壶本来就有，不需要你了，没用了，就把你毁了，连同撒但一同毁灭，救不了你了，没办法了。这就是说，把它留下来用，和它的外观有没有关

系？和外观没关系，和它的称呼没关系，和什么有关系？跟能不能清理干净有关系。如果能清理干净恢复原样、恢复原有的功用那就留下来用，清理不干净就扔掉，这就像咱今天脱去败坏性情一样，用这个例子，让咱来看一下，你脱去败坏性情就能用，你脱不了败坏性情没法用。就像酒壶，你要能清理干净，人家放到桌上了，是供人享受的，人家里边不再是尿味了，因为败坏性情在人家里面不是很深，清理干净了，没有什么味，一杀菌、一消毒就还可以用，再灌上酒以后，把真理灌进来以后，发出来的是酒的清香，这酒起什么作用呢？给人解乏、解愁的，人家这个酒壶是供人享用、给人解愁呢。水壶干净了以后，是供应人的日常生活。不管什么壶，清理干净后使用，清理不干净就扔了、毁了。

咱现在呢？在作工的过程中看见了你的言行举止，你所流露出来的是什么？“尿碱”清理干净了没有？（没有。）为什么没有清理干净？因为你的言行举止流露出来一股“尿骚味”。咱在给你交通的过程中说什么了？咱是跟随神的，是见证神、荣耀神呢，是见证神的作工呢，是追求生命呢，是谈神的作工呢，谈福音工作呢，这是咱所要谈的，你的言行举止应该是围绕这个中心去做的，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维护神家利益。可是呢，从你嘴里说出来的话没有这个味道，是什么味道？完全是你肉体利益的得失。你说让人听着恶心不恶心？神听着恶心不恶心？你发出的是死人的味道、肉体的味道，就是咱举的例子，发出的是“尿骚味”。这就是说，你得知道这个败坏性情是必须得除的。世上有个笑话，一个人去商店买夜壶，顺路要打点酒呢，没有装酒的东西，就把酒装在新买的夜壶里，回了家，他家里边住了个人，夜里这个人不知道夜壶里面装的是酒，就把它当夜壶用了，等主人第二天起来吃饭喝酒的时候他什么也不知道，端起来一喝，酒有一股尿骚味，说“夜壶就是不能装酒！”咱今天信神呢，为神作见证呢，咱里边有点掺杂那就变味了，那是羞辱，就像你喝酒，酒里面不能有尿骚味。所以说咱的败坏性情必须得取缔。咱以前有一种侥幸心，“我顺服神，我这个顺服、那个顺服，就有一个不顺服神就不要我了？”有没有这个观点？有这个观点的人太多了，“我就这一个不顺服就成不顺服了？”什么叫顺服？百分之百顺服才叫顺服，有一个不顺服那还能叫顺服？里边有一点杂质味道就变了，一瓶酒里边有一点

尿就有尿骚味了，就臭了，就不能用了，那就是废物，就像一块臭肉坏了满锅汤。我举这个例子的目的是要干什么？让你不要妄想保留肉体利益，你不要说“我留下这一点败坏性情”，一点也不行！神为什么要让咱恨恶它，神为什么不允许咱有掺杂，神最后把你作不过来神就要把你连同撒但一同毁灭。为什么毁灭？因为你发出的是“尿骚味”，不能用。

“所以说，一个人的属性是什么在乎他里面所拥有的生命是什么，不在乎他的先天条件是什么。”这个“生命”是什么？就是你做事、看事的一个主张、思想、心思、源头，这些作为主体，这就是你的生命。“如果他的生命是撒但败坏性情，那这个人的先天条件不管外表看起来多么尊贵伟大，他的实质也是属撒但的，是败坏人类中的一员；如果一个人的生命是以真理作生命的，那不管他的先天条件外表看起来多么普通正常、多么让人瞧不起，甚至外表有一些人性的软弱、不足与缺陷，那他也是蒙拯救的人类，他的实质是属神的，不是属撒但的，实质就变了，实质一变，属性也就变了，他属真理、属神了。”咱前边举了个例子，更形象化了，让你看见败坏性情在你里边起什么作用，为什么要让你脱去败坏性情，和你所表现出来的对一下号，看你是什么属性。怎么看你的属性呢？就是你的活出、你的言行举止流露出来的是什么。拿老吴作一个例子，从我和你对话之间，感觉你在生活方面对弟兄姊妹的吃喝拉撒还是挺关心、挺照顾的，但是在作工方面，你又是不搭理的，对别人给你提的意见你是不接受的，这就看出你活出的生命是什么。你对吃喝拉撒注重，对生命不感兴趣，对作工不用心，这是不是你活出来的一个生命？这就是让你通过你的言行举止看见你的这个属性是属谁的。肉体方面，你和弟兄姊妹来往，关心他们的吃、喝、穿，你都够上了，但是到了神这边就缺心眼了，够不上了，这就是属性。你是属谁的？（老吴：属撒但的。）属撒但的。如果你活出来的是发自内心、撇下一切地维护神的作工、维护神的见证、维护神的名，那你就是属神的。这就是怎么是属神的、怎么是属撒但的，会分辨了吧？给你立了标杆，让你看见这个标杆是怎么做的，他不管是病了还是家里有事，他一切是以作工为主，就不说他里边的看事观点，就是外边的一个作工方面都不一样了，咱连个作工都没有，这就是你里面装的东西。“所以，一个人的归属是什么、实质是

什么、最终的结局是什么，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他的先天条件，当然也不完全是他的人性，而是看他的生命是什么。”先天条件不起决定作用，咱就不说了，人性也不完全起决定作用，人性有缺陷的，人性次一些的，但不至于活在败坏性情里。我刚才交通说什么是生命呢？在背后支配你做人行事的一个思想、心思，那就是你的生命。不管你做什么事情，你的言行举止背后都有支配你的思想、心思，也就是你是为着什么、向着什么。你先有了思想、观点、态度以后，才有的做法。你不管做什么，在背后都有做你主导的一个源头、出发点。就像老吴她注重吃，她的源头是什么？享受，是吧？如果她想的是神的作工，想的是神家利益，想的是神的名、神的见证，她晚上睡不着，她要抓这些工作，什么支配她呢？是她里边的一个思想在支配她，每天想这些事情想得就睡不着觉，这些事情把她占得满满登登，这个就是她的生命。也就是说，你想什么，你发表出来的就是什么，你流露的言行举止、你的做法都是显示器，通过显示器看见了你里边的思想，支配你做这些事情的思想就是你的生命。根据这个显示器来看见你里边的思想，你的思想是属于正面的，那一切是从神来的，你的思想是属于反面的，那就是从撒但来的。有些事情不需要从神话里边找根据，神话里边没说，但是你也能看到它是属神的还是属撒但的。看什么呢？就看它是不是正面事物，根据你的言行举止看，你的思想属于正面事物，那就是属神的。咱不知道哪个话或者哪个事是属神的，哪个是属撒但的，虽然神话里边没有直接说，但咱有分辨能力、辨别能力，能辨别是非，分辨黑与白。只要能辨别、分辨出是与非、黑与白，就能辨别、分辨清是属撒但的还是属神的。这也是给咱个路，不要到时候说“我从神话里没有找到根据、没有找到依据”。为什么说彼得是历代以来对神最有认识的人，而约伯不是呢？是因为约伯只有一个信，对于一件事他知道是正面事物还是反面事物，但他不敢确认反面事物不是从神来的。撒但临到他的时候，剥夺他的万贯家产，一天之内他的十个孩子没了，这是撒但临到了他，是撒但对他的残害，这不是来自于神的，只是有神的允许，但约伯认识不到这儿，所以他只能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但是彼得他就认清了，他比约伯多了一个认识，一切正面事物来自于神，反面事物来自于撒但。有时候你说“我难住了，没路走了，没有神话依据”，没有神话依据那就需要你自己去分辨、认识，神给了你

大脑，给了你理智，你自己去分辨、认识看它是正面事物还是反面事物，你有了对正面事物、反面事物的分辨，你对什么是属撒但的败坏性情，什么是属神的就有了一个分辨，那你就有路了。好比说，你看我一路走过来，我是明白真理以后实行的，还是说我实行以后明白真理的？（实行了以后明白的。）我一路走过来，我是在我的良心理智的支配下做的，我做完以后，再在神话里边去认识，然后再看到现在神所交通的，才有了一个更深的认识，才印证了。但是在神没说以前，我就有路，有什么路？这就是良心理智支配所走的路。我说的你们听懂了吧？不要到时候告诉我你找不见路，这个路得用你的良心理智来衡量。

“如果他的生命从起初到最终一直是败坏性情作生命，他是属撒但的，那他的归属就是归于撒但的”，教会建造时期，神话是神话，生活是生活，没有改变咱的任何看事观点。国度建造了，审判刑罚正式开始，在审判刑罚开始的时候你还是没有什么变化，那你的最终结果是属什么的？“如果一个人的生命是以真理作生命的，他是属神的”，怎么是属神的呢？是以真理作生命的。你看见我是先做了以后再看神话去对号的，那你最起码是看了神话以后能够去实行的，就是神说的，不是你的性情发生变化了，是你可以实行真理了。你能实行真理了，你就属神了。“如果一个人的生命是以真理作生命的，他是属神的，那他的归属就归到神那儿了，归到神给人类预备的美好归宿里了。”其实你现在在作工的时候已经看见了神的作工，也可以说，你已经朦朦胧胧看见神的心意了。彼得是对神最有认识的人，但是彼得不是神的知心人，他对灵界实情只是略知一二，那你今天应该是比彼得那时候拔高的，因为神已经把灵界实情都告诉你了，你不能仅仅是对神有认识，得做神的知心人，知道神要作什么，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彼得那时候说，“即使神把人当作玩具一样玩弄，人又有什么怨言可发呢？人有什么资格呢？”他为什么说这句话？他说出这句话证明他对神的心意不明白。他也能顺服，但他觉得神是把人当作玩具一样玩弄呢，神可能把人当玩具玩弄吗？今天神把灵界实情都告诉咱了，咱就不能再说这话了。神是在操练你，是把真理赐给你，而不是把你当玩具玩弄。就像昨天有个姊妹说的，“神把我捏成扁的我就是扁的，把我拉成长的我就是长的”，从外表看你是顺服，其实那是种无

奈。（不明白神心意，只能是忍气吞声。）忍气吞声，就是木偶，“神怎么拉我，我就是什么”。神要木偶吗？神告诉你说神不要木偶。今天你明白神的心意了，神要什么呢？神拯救人的目的意义是什么？神造了万物是让人干什么？（老吴：享受。）呀！你就知道享受，这就是你的生命。神造了万物是让人干什么？（管理万物。）让你管理万物。今天让你做指挥也好，让你做带领也好，是不是让你操练管理万物呢？（是。）神告诉你什么是先天条件，什么是人性，什么是败坏性情，告诉你需要解决、需要改变的是什么，神一边告诉你，一边又给你摆设人事物、环境。好比说让你去一线打仗，然后神话还得供应着你，你一边走一边学着，你在这儿管理的时候真理还没有作为你的主导，还没作你的生命的时候，你活出的是撒但的败坏性情，你一个败坏的人，把你放在地位上，你做出来的是什么？神说过，如果你性情不变化，把你放在大红龙的那个位置上，你一样能做出大红龙所做的事，因为你和它的性情实质是一样的。你不做带领的时候还显明不出来，今天一让你做带领，嫉妒产生了、恨恶产生了、争权夺势产生了，把你显明了，在显明的过程中神并没有淘汰你，在显明中是让你去看见、让你认识，还让你亲自体验。让你当带领是不是福分？神拯救人，就是让人学会管理万物，你带着败坏性情能不能管理万物？你带着败坏性情会造成什么？你只能毁坏万物，管理不了万物。一个是毁坏万物，不能管理万物，一个是不能听命于神。神拯救人为什么让人恢复原有的良心理智呢？为什么神家拣选的是老实憨厚的人，而不要诡诈人呢？在人性上面就是这么选呢。为什么呀？老实憨厚的人、诡诈人和有败坏性情的人，同样做带领，会有什么样的区别？老实憨厚的人、诚实人听了神话，他会按着神的话去做事，神让他怎么管理，他就按着神的意思去管理，神给万物制定了一个生存规律，制定好以后把万物给他让他去管理，他是在神制定的规律中，按着这个不变的规律去管理，万物就能繁衍生息，就能继续发展下去。如果把万物给了一个诡诈人去管理，那他就是欺骗、不作为，该做的不做，谎报军情，那这个还能循环开吗？还能继续发展下去吗？不可能，那就断了，毁坏万物了。那如果给了一个追求地位的狂妄之徒呢？那是什么？让他去做一个带领，就像保罗一样，把人都带到了他面前，如果你还不如保罗，特别狂妄，特别追求地位、权势，那你能管理万物吗？给你们十个带领分配了十个地方，以后还要让你管一个省、他管

一个市呢，现在咱就得操练你管一个教会、他管一个福音队。在你管福音队的时候，你按着你的意思管，让你管一个教会，你按着你的意思管，你连福音队也管不了，连教会也管不了，你以后能管了一个市吗？现在让你管个福音队，你都能够用自己的喜好去管理，能够贪吃，对福音队的工作不搭理、不管理。如果以后把市长的位置给了你，这个市成什么了？整个市成小吃街了。会有厂矿单位吗？厂矿单位都改变成做预制菜的了，整个市的市民都是吃货，钢筋、水泥都“吃”完了，这叫败亡。然后你再有点地位、权势，让你当了市长以后，你先给市里边垒个城墙，和神没关系了，你成了一个国家的小诸侯了。能不能用你？不能用你。所以说，在让你管一个省、管一个市以前，首先得把你训练成人，你得先能听懂神的话，能绝对地、必须地按着神的话去做事，神话就是命令、天规诫命，神看着你你得这么做，神不看着你你也得这么做，那你这个人才能合用。今天看着你，你做，不看着你，就是另一码事，那还能用啊？不能用了。在世界都不能用你，大红龙它都不用你，大红龙是用制度来卡着你，一不卡你就乱作一团。教会建造的时候为什么得有工作安排下发，还得有带领工人卡着？现在是国度建造了，工作安排是松的，带领工人卡你也是松的，逐步有个变化，最后的变化是什么？神话在你身上发挥功用了，不给你下发工作安排了，不拿工作安排卡你了，为什么呀？我只把神话给你，你知道神的心意，你就应该知道怎么做了，还用不用给你下发工作安排了？还用不用告诉你“你们一个礼拜得组织一次聚会，你们一个月得培训两次，第一步解决什么观点，然后怎么怎么堵他的后路……”。你刚开始什么也不懂，我都得这么告诉你，教会建造这么做，到了国度建造还这么做？所以说就不给你下工作安排了，你自己该独立生活了。教会建造时期你小呢，三五岁，走不稳，拉着你走，这边是沟、那边是悬崖带着你绕过去，水不要烫着你、火不要烧着你，看顾着你，你都七八岁、十来岁了，还拉着你？不拉了，就给你一句话，“你出门记住不敢掉沟里，不敢掉河里”，只要你能听懂话，按着这话走这就是保守，你不按着这话走那就是死亡。你作为带领也是一样的，国度建造就是把神话告诉你，你做什么事，我就拿神话卡你，看你对神话的态度，对神的态度，用神话来洁净你。什么是败坏性情、什么是属神的，属神的会是什么、属撒但的会是什么，让你看得一清二楚，逼着、卡着把你逼到神话里边，让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

权，当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的时候，我就什么也不用安排了，我来了只管收获，那就是见证。撒但败坏人是败坏什么呢？不就是让人背叛神吗？神说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是必死的，它就说不一定死，就是让你与神对着干就行了。你的言行举止在与神对着干，那你就是被撒但败坏的。咱跟随神多年了，话语时代神把灵界实情都直接告诉你了，咱还能办出与神对着干的事？咱还是不是人呢？神作工马上结束了，如果神作工结束的时候你流露出来的还是这样的属性，那你就是属撒但的，无药可救了。如果你改变了、悔改了，用实行真理代替你的过犯了，那你就是属神的，你就能剩存下来，这就是神的拯救。一个是神的拯救，一个是神这么作是操练、训练你，让你成为下一个时代的主人，管理万物呢。今天让你管理了五个人，你连五个人都带领不了，五个人就有四个人能看出来你的撒但性情，你说你能剩存下来？不要说剩存下来了，你就连不触犯神的性情都达不到。

从我刚才给你讲的事情里面你看到了什么？不要说“我太累了，我付出太多，我得着啥了？”你得着了没有？得着啥了？祭司弟兄那时候说，你们念书念的是真理大学。你念的真理大学意味着什么？世界的人他们上学念书念的是什么书？就是念再宝贵的书也是世上的生存法则。而你念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么做下一个时代作王掌权的管理者。你看见了吗？你看世上有什么专业呢，人才管理、企业管理、财务管理。你学的是什么管理？你学的是万物管理，你吓着他们，他们连你的一根毫毛都不如。而且你不仅是学习，还有实习基地让你操练，还拉着你、带着你走。你是管理万物，世界的人他们毕业了以后有的是企业的管理者、企业的领导人，有的是管理人才市场的人才管理者。人家念书还得按时上课，用心学习呢，你呢？你信神学习管理万物的时候怎么学的？咱成了大街上的顽童了，咱对神的作工是种藐视、小瞧、贬低。这能不被定罪吗？不要整天说“我信神得着啥了？”今天知道得着啥了吗？老吴，得着啥了？（老吴：……）真理容易让人迷茫，是吧？一说追求得真理就迷茫，为什么？“真理值钱吗？我看不见、摸不着。”（得着真理，做万物的管理者。）得着了管理万物的权力、权柄，得着管理万物的生存法则。神不仅让你剩存下来，还要让你管理万物。别人再问你信神得着啥了，你会跟人家说了吧？“你问我信神得到啥了，你上班得到啥了？”和他比一比。

“根据现在人方方面面的表现还有人具备的各方面实质来看，人现在的归属是什么？”今天看了看老吴的言行，老吴的归属是什么？归吃货。“人有没有以真理作生命的生命？（没有。）那人的实质到底取决于什么？（人以什么为生命。）对了，就是你里面的生命是什么你的实质就是什么，你里面的生命如果变了，不是败坏性情作生命了，而是以真理作生命了，那你的实质就是属神的、属真理的实质了。”看到这个想起神的哪句话了？神说：“你跟神的关系正常了一好百好，神不看别的，就看你信神的观点对不对，你信神到底信谁，给谁信，你为什么信，这些你如果能看透，能够摆对观点去实行，你的生命就能长进，保证也能够进入正轨。如果你跟神的关系不正常了，信神的观点偏了，那你就一了百了，信来信去什么也得不着。”（摘自《话·卷一神的显现与作工·你与神的关系如何》）“了”是什么意思？结束了。怎么个结束法？拜拜了、再见了、了了，没关系了。你做什么事情，和神没关系了，拜拜了。你和神拜拜了，神也和你拜拜了。今天让你作指挥工作呢，你作的是什么？你的言行举止和神作工有没有关系？你与神拜拜了，了了。你与什么有关系？你与吃有关系了。“当然，人的这个属性没有变，人还是人，人的属性还属于受造人类，但是因为你的生命发生变化了，所以你的归属也就发生变化了。”神说性情变化是什么？当你性情变化了，这是了不起的事，是脱胎换骨，成了新人种了。今天看见什么新人种了？原来你的言行举止、你活出来的全部是自私卑鄙，全是为了自己。当你被真理占有了，以真理作生命了，你活出来的是什么？你活出来的是对神的见证。在你身上能看到神的作为，能见证神，见证神的名。你为着神、向着神，那你这个人就发生变化了。也就是做人做事，看人看事有准则了。这个好理解吧？

咱刚才交通的这一段神话属于哪一类真理？是不是属于异象一类？（是。）属于异象，告诉你路途、方向、目标，你该怎么走。这是谈到了神的作工，知道神是怎么作的，这是神拯救人的一个方框。

没人性、脸皮厚（五）

咱再看一下神交通的“脸皮厚”。神说：“再说说脸皮厚。脸皮厚这是什么？（人性缺欠。）这是缺欠吗？（这是人性品质差。）人性品质差就是人性不好。脸皮厚涉及到人性的哪方面了？涉及到良心了，是不是？也涉及到人性，还涉及到人格、理智。脸皮厚的具体表现是什么？有哪些事说明这个人脸皮厚？你看身边谁脸皮厚，他做哪些事你心里有印象你就说那些事，肯定就是这方面的表现。溜须拍马不感觉肉麻，这是不是脸皮厚？（是。）为什么说是脸皮厚呢？就是没有羞耻感。对一些违背正常人性良心或不符合事实的话，不管多肉麻、多难听他都能说出口，脸不红心不跳，也不在意别人听完之后怎么看，别人笑话也无所谓，这是不是没有羞耻感？（是。）没有羞耻感这不就是脸皮厚吗？还有，自己明明什么也不是还要公开争地位，这是不是脸皮厚？（是。）不但公开争还要制造假的选票，别人是一人写一票，他自己投自己两票，这是不是脸皮厚？（是。）别人不选他，他自己选自己，这家伙不知羞耻、没有廉耻地争做带领，这脸皮得多厚啊！一般人有地位心、有野心就是好好表现，让大伙儿选他，大伙儿选上他了他感觉挺得意，大伙儿要是不选他他心里不痛快、不开心，这是正常表现。脸皮厚的人不这么做，他说：‘大伙儿都不喜欢我、不选我我也要当带领，我想办法也得选上，我作弊、制造假象，就要当带领！’人说：‘你当了带领大伙儿也不喜欢你，你要是安排什么工作大伙儿也不听你的。’‘不听我也当！’‘大伙儿对你没有好感，对你印象不好，你名声不好啊。’‘那我也当！’这家伙脸皮得多厚！从这点上来看，他是不是没有自知之明啊？（是。）没有自知之明还带点强暴的性质。脸皮厚的这类人从他做人的思想观点上来看，这类人人性里没有廉耻感，不讲什么人格、品质，不讲什么良心或者是羞耻感，也不讲什么道德、做人底线，不讲这些。从他的思想意识上来看，因为脸皮厚而说他是人性品质差、人性不好，但是从他在这种思想观点指导下做出来的一些事情上看，很多事是受一种败坏性情支配的。别人都不选他当带领他就自己选自己，非得要当，不当不行，不当就恨。这次弟兄姊妹没选他，他看谁都不顺眼，跟谁说话都没好气。他一旦发现你没选他就琢磨报复你、整治你，甚至一辈子都不跟

你说话，看你就不顺眼，跟你说话就像是吃枪药一样特别冲，你说什么都不对，他就是看你不顺眼。这类人做这些具体事时所流露出来的是一种败坏性情，什么败坏性情呢？（凶恶。）如果说程度轻的话是狂妄、不自量力，就想当带领，但是从他做事的手段还有后续的各种表现上来看，这是一个性情凶恶的人。你看脸皮厚这类人性恶劣的人，说到他具体的败坏性情就有所指了，就会上升到败坏性情。脸皮厚是他人性品质的其中一方面表现，在这方面表现的人性外表下，他做每件事情的时候由这方面人性品质支配所产生出来的就是种种败坏性情，比如狂妄、凶恶。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人性品质里所包含的一些恶劣的表现它是连带着败坏性情的，它跟败坏性情是有关联有瓜葛的，绝对不会说他这方面人性品质不好他就没有与之相关的败坏性情的流露，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当然也不符合事实。任何败坏性情的具体流露都来源于恶劣的人性品质，所以恶劣的人性品质与败坏性情是相关联的，更可以说人有了撒但败坏性情作生命之前人的人性是先经过败坏的。比如，人的人性里面的偏执、心胸狭窄或者咱们刚刚讲的脸皮厚这些恶劣的人性实质、人性品质的表现，是在人有了完整的败坏性情作生命以前就经过败坏或者经过加工的。就是人在有了完整的败坏性情作生命之前，人的一些人性是先经过败坏，先接受了一些错谬的、邪恶的、反面的思想观点败坏之后人才有了具体的败坏性情作生命。

脸皮厚的表现应该还有。就像有的人做了带领工人之后，做完明显的打岔搅扰、欺上瞒下、违背工作安排的事甚至给教会工作造成极大亏损后，他不但不反省自己认识自己的问题，不承认自己搅扰了教会工作的作恶事实，反而还要邀功请赏，到处炫耀见证自己作了多少工受了多少苦、在作工期间有多少贡献、传福音得了多少人等等，丝毫不承认自己作了多少恶、给教会工作带来多大亏损，当然也没有悔改，更没有回转。你们说这类人是不是脸皮厚啊？（是。）人问他，‘你在神家做带领一段时间也作了一些具体工作，但是不是按原则作的？你有没有寻求？跟上面交没交代？’他不提这事。人说‘那你作工作期间给神的祭物带来多少损失？你赔偿吧！’算来算去，祭物的损失有的几百、有的几千，有的甚至几万，正常有良心、有理智、有廉耻的人听到这个就瘫了，从内心深处觉得自卑，觉得自己工作没作好

亏欠神太多就不辩解了，即便是自己作了一些具体工作、受了很多苦也不值得一提。工作如果真作得好还能给神家工作带来这么多损害吗？就不能了。就从这些损害上来看自己的工作作得就不好，就应该认错悔改。不管最终结果是你得赔偿损失还是神家给你免去这些债务，但是最起码你作工期间给教会工作带来很大亏损这个事实你得承认。脸皮厚的人就不承认。他说：‘就是赔偿损失、背上债务我也不承认我做错事了，我不觉得我做的有什么不对，就是背债我也是功臣，在神家也比一般人强，我也是曾经有辉煌历史的人！’这是什么人性啊？你说这类人有没有廉耻？知不知道‘廉耻’二字怎么写？如果真没有廉耻这就麻烦了。如果嘴硬不想承认但是心里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已经从心里承认接受了，这还算你有良心，你良心里面的廉耻还存在。如果打心眼儿里不承认、不接受这个事实，总是抵触，心里不服，甚至还到处散布说神家对待他不公平、说自己倒霉，这样的人性就成问题了。成什么问题了？良心里面的东西你没有。良心里一方面得有正义感，一方面得善良。正义感里面其中一条就是人得有廉耻感，人懂得廉耻才能做到正直、有正义感，人才能喜爱正面事物、守住正面事物。但是在良心、正义感里面你缺了廉耻感，你不懂得廉耻，就是做了错事不懂得害羞，不懂得恨恶自己、懊恼自己，不懂得后悔，不在乎别人怎么说自己，没脸没皮没有羞耻感，那你做人的良心就成问题了，也可以说是你的良心不好，你没有良心。那你的心到底是坏还是恶就不好说了，也可能你的心就是恶心、就是狼心，不是正面的而是反面的。没有人性的人就成魔鬼了。你做错了事不但不反省还没有羞耻感，也不知道伤心难过，而且还要争辩、抗拒，还要为自己做的错事辩解，加一层美好的外衣，那用标准的人性来衡量的话，你这个人性就有问题了。不管你的理智是怎样的，就良心这一层标准来说你不够格，那你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人不好说。咱们不探讨你里面的灵是什么、你从哪儿来、之前作过什么恶，不说你前生，就说今世你这个人所应该具备的良心而言，你缺乏羞耻感，那你这个人就不合格。有些人说：‘我脸皮厚吃个够。’那也得分在哪儿吃，你在神家就行不通，神家不是你吃教的地方，你要坚持吃教肯定就能吃出祸来。有些人觉得，‘我的脸就像城墙那么厚，到哪儿我就这样，像螃蟹似的横着走，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谁能把我怎么样？’人不能把你怎么样，但你既然信神了你就应该留心你所做的每一件事神怎样衡

量、怎样评价，神怎样定义、定规你，你不留心这方面那你还是信神的人吗？如果你连这个都不在意，那你就是不信派。你可以不在意人怎么说你，但你是不是得在意神对你的评价、对你的看法与定规？如果在神那儿评价你这个人脸皮厚，你不知羞耻没有廉耻感，你的人性里少很多东西，一些很重要的东西你不具备，那你就应该重新做人，你得悔改，别讲自己的理。你有千条万条的理由，就脸皮厚这一个事实就可以定你人性良心有极大的问题，就以这一个标准来衡量你的问题就很严重。如果你听得懂我说的话你就应该悔改，别在心里讲自己的理。你的理是出于血气、出于情绪、出于撒但的，即便你认为没错那它也不是真理。神衡量人不完全根据你的败坏性情，在看你的败坏性情之前先要看你的人性，你的人性是怎样的、你对待每件事的态度是怎样的取决于你人性的品质。神看的肯定是准确的，衡量你的标准也是合乎真理的，不管衡量哪一个人都不是根据外表，而是根据人所做的事实、人日常生活中的流露表现，还有人做每件事所持有的思想观点与态度，以及人对待正面事物、对待真理、对待神的态度。不管最终神对你怎么定义、怎么评价，都不是冤枉你，都不是凭血气，也不是凭着一时的眼光、兴趣，当然也不是根据你一时的表现，都是综合来看。所以，神对每个人的评价都是准确的、客观的。是吧？（是。）脸皮厚这个表现涉及到人性品质了，当然一定程度上也上升到了败坏性情。人因着有这方面的人性会导致做一些事情，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人就流露出了败坏性情，不管流露哪方面败坏性情，凡是脸皮厚的这类人流露的败坏性情与做出来的事都是与他的人性分不开的。所以，看一个人的败坏性情能不能脱去、能不能得到改变，那就看他的人性品质是什么。如果人性品质是恶，对真理抵触、反感、厌烦，不接受真理，那这个人的败坏性情就不好脱去，那他就达不到蒙拯救；如果从人性品质上看不是恶人，也能领受真理、接受真理，不偏执，也没有人性品质恶劣的一些问题，那他的败坏性情是可以脱去的。同样都有败坏性情，能否脱去达到蒙拯救看什么？（看一个人的人性品质怎么样。）对了，就看一个人的人性好坏。”（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怎样追求真理（三十）》）

“再说说脸皮厚。脸皮厚这是什么？（人性缺欠。）这是缺欠吗？（这是人性品质差。）人性品质差就是人性不好。脸皮厚涉及到人性

的哪方面了？涉及到良心了，是不是？也涉及到人性，还涉及到人格、理智。”老吴，你属于什么？（老吴：人性品质差。）有没有细节？（老吴：人性好的人有羞耻感，揭露了这么多次早就应该有变化了，能够用心把工作作好，而不是在工作上撒气，不是跟神对着干。）“人性品质差就是人性不好。”对人性好、人性不好有了一个分辨界限，人性品质差就是人性不好。“脸皮厚涉及到人性的哪方面了？涉及到良心了”，第一个涉及到的就是良心，咱有没有良心？（老吴：没有。）从咱的言行举止看，咱真是没良心。你信神了，神是不是真实存在你现在看不见、摸不着，这需要人有信心呢，但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你是能看见的，基本的良心咱得有吧？你跟上这步工作以来我怎么对待你的？神家怎么安排、怎么对待你的？你是怎么还报的？负责人怎么对待你的？你怎么对待负责人的？负责人给你交通了多少？她是想玩弄你呢？是什么？（老吴：她是要帮助我呢。）负责人是要帮助你，是怕撒但把你吞吃了，是救你呢。结果你呢？你知不知道是在救你呢？你应该是知道的吧？你心里是知道的，只不过是让你的魂受了点苦，让你丢面子了，因为不合你的观念。可你就是知道救你呢，你也没有感恩，给了你多少次机会，你也没有感恩、没有珍惜。而且不管你犯了什么错，不管怎么给你指出来、揭露出来，我没有看见你懊悔、难受。我也没看见达雪难受过，良心哪里去了？让狗吃了？做在你身上的你感觉不到？你有环境了，为了你的生命进入，为了不让你坐监、受苦，把你放得那么远保护起来，你得感恩吧？作点工是给你自己预备善行呢，而你好像是给我干呢。咱没有一点感恩的心，没有良心。“脸皮厚涉及到人性的哪方面了？涉及到良心了，是不是？也涉及到人性，还涉及到人格、理智。”人格，对人尊重，你要想让人尊重你，你必须得尊重人。你做的这些事让人怎么尊重你呢？理智，作为一个受造之物，跟随神、敬拜神呢，咱做的是什么呢？嘴上说的是跟随、顺服，怎么跟随的？跟随的实际在哪儿呢？交代你的事你是对着干，“你说你的，我做我的”，这叫跟随？嘴上说自己是信神的，自己是受造之物，神是造物的主，可你把你当受造之物了吗？好像神欠下你一笔不可奉还的债一样，只知道勒索、要求，就没有一点还报的心，更不用说献上了。要求你做什么了？你超过良心标准了吗？没有超过良心标准。你得了多少？你没有为神献上一根毫毛，可是你想从神那边得着黄金万两，你的良心在哪儿？一次又一次地显明，咱就感

觉不到羞耻。“脸皮厚的具体表现是什么？有哪些事说明这个人脸皮厚？你看身边谁脸皮厚，他做哪些事你心里有印象你就说那些事，肯定就是这方面的表现。溜须拍马不感觉肉麻，这是不是脸皮厚？（是。）为什么说是脸皮厚呢？就是没有羞耻感。对一些违背正常人性良心或不符合事实的话，不管多肉麻、多难听他都能说出口，脸不红心不跳”，老吴，今天来了解你们的作工情况呢，我问你的时候，你是什么表现？（老吴：就是这种表现。）晓蔷反映新人因为祭司弟兄那时候交通的“除全能神以外凡说自己是基督的、是神长子的，都是假基督，是迷惑人的，是敌基督。”有观念，退去了，到现在这个问题还没解决。晓蔷给你提建议呢，你不听，你还能和她去讲理，你说咱要不要脸呢？我问你“你为什么不给他们培训一下呢？”你跟我说“没有培训，我出去打仗、带新人的时候就带着他们操练呢。”你打仗的时候带他们了，带新人的时候也带他们了，这个能不能代替你对他们的培训呢？（老吴：不能。）可是你能拿出这话来搪塞。你在作工的时候就没作这个工作，别人给你点出来的时候你没有说“哎呀，你看我吃着神的、喝着神的，我作的是什么工作呢？我竟然没作工作，还让别人都看见了，这多丑陋呢！”丑陋、羞丑，不敢见人。“哎呀，我没想到”，或者是掩饰一下，“哎呀，没时间，没顾上”，不管咱是真没顾上还是假没顾上，咱掩饰一下。你也没有掩饰，你还很“坦诚”，“没有，没有培训！”在你这儿“不需要培训，我带着他们就操练了。”就像校长问老师“你给学生上课了没有？”“这一学期就没有上课，我带着他们在外面实习了。”问你“两个月打仗打了几个人？”“我打仗的时候带着他们，两个月打了十二个人，一个月打了六个人，打一个人用一天，我一个月打了六天仗，我带了他们六天”，你说这些话的时候不感觉脸红。一个月的时间，咱出去打几天仗带他们几天，没有培训，打仗也没有流程、没有计划，这是作工呢？

达雪呢？你在这儿是老吴的配搭，是你们两个人负责呢，你们应该是有同等的责任。达雪，你的责任呢？你感觉不到？把你摆到桌面上这么一对比，这是什么呢？照照镜子看看自己是什么人呢，这还是人吗？是个受造之物吗？有没有感觉亏欠、内疚、难受，不能见人？有没有懊悔的心？没有，成了麻木痴呆了。“违背正常人性良心”，正常人性，你家里有环境了，让你躲出来，把你安置好，免去了撒但的

试探，你不用去坐监了，还解决了你的吃喝问题，也不用你承担，你应该是还报，而且让你作工也就是打个仗，谈一些异象方面的，让你干多大的苦力活儿了？就这些都做不到，所以说“违背正常人性良心”。“对一些违背正常人性良心或不符合事实的话，不管多肉麻、多难听他都能说出口，脸不红心不跳”，你的作工呢，你出去打仗带着他们，你说“没有正式培训，我们打仗的时候就已经带他们操练了”，这话肉麻不肉麻？脸不红心不跳。“也不在意别人听完之后怎么看，别人笑话也无所谓，这是不是没有羞耻感？”让人看笑话。咱今天信神在这儿聚会呢，如果把咱这个聚会放到世界上，你说撒但会不会嗤笑啊？“这还建造国度呢？还统一全球呢？”这是在干什么呢？连幼儿园都不是这样的，幼儿园的小孩玩过家家游戏，扮演父母也得像回事呢，就是玩游戏也是扮演什么像什么，模拟、模仿呢，咱连模拟、模仿都没有。没有模拟、模仿，还能把这事放到桌面上，不加任何掩饰，这是不是没有羞耻感？“没有羞耻感这不就是脸皮厚吗？还有，自己明明什么也不是还要公开争地位，这是不是脸皮厚？”你说你跟教会的人要线索，教会的人不给你，我再询问的时候，你说你要找这个人的话也能找见，老吴，你是这么说的吧？就是说这条路是有的，就像去北京有高铁、有普通汽车，你告诉我“高铁不通，但是我要去也能去了”，是这个意思吧？老吴，这话是你说给我听的，还是你真的能找见呢？（老吴：有的能找见，有的找不见。）不要说“有的”，咱就说这一个，可会给自己脸上贴金呢，还“有的”。（老吴：这就是脸皮厚。）知道自己脸皮厚还掩饰呢？我就问了一个，你还说“有的……有的……”。（老吴：能找见。）好，能找见，意思就是这个事你本来是可以做的，但是你没去做，为什么没去做？一个，适合你肉体；一个，你正好利用他们不给你线索来抓他们的把柄，把他们放在被告席上。为什么？是不是还是为了争夺地位、名誉呢？（嗯。）咱以牺牲神家利益为代价也要这么做，就是人的灵魂在那儿哀嚎咱都不去拯救，咱在这儿是把这个作为一个能把他们钉上十字架的证据，控告他们，咱邪恶不邪恶？我追问你的时候，你能够把这事放到桌面上，你还能说“呀，要找也能找见”，老吴，你说你脸皮厚不厚？咱要说你脸皮厚、人性不好，咱得有具体的细节、内容你才能够进入。就根据这个来看，脸皮厚、人性不好。看到你人性不好了吗？这是有细节的。神家给你使命是让你去救人，那边的人需要急救呢，神在那边看着

呢，这边呢，你有地位，别人供奉上你，给你抬上轿你才可以去救人，那边不给你抬轿，让你自己走着去救人，你就不去救了。你为谁作工呢？你为地位作工，不是为神作工，不是为正义作工。反过来，你还能够把这件事放到桌面上，这就是不知羞耻了。达雪，你听懂了吗？（达雪：听懂了，没去找人还要放到桌面上，不知羞耻。）可以找见人，不去找人，以此来抓别人的把柄。自己偷懒，还能把这件事情放到桌面上，这就是人性不好。明明那边的人需要急救呢，需要你去救呢，你在这儿还得让人抬着轿去呢，不抬轿你不去，你和谁叫板呢？还记得在教会建造的时候人传福音常举一个什么例子？洪水来了，有个牧师祷告让神来救救他，一会儿飘过来一根树干，本来抱着树干就可以得救，但他不行就要等着船来救呢。一会儿过来一艘船要救他走呢，他走不走？（不走。）他不走。因为他是牧师，“我是牧师，我为神作工，应该是神来救我”。你是谁呀？你撒泡尿照照你是谁，咱今天作工还得有地位、还得有人供奉着你这个工作才能作，你自己就不能主动去作，你不知道你的使命是什么，没有良心，有良心的人做不出这事，要脸面的人做不出这事。从良心上说做不出这事，咱得讲点良心，咱吃的、喝的都是从神来的，咱是凭着神给的气息活着，咱既然活着就该为神献上，咱应该有个理智来做这事。从良心理智上来说，“这是神给我摆的环境，我应该去做”。从脸面上来说，不要让人家笑话你。本来有两条路，你非得走高速路才能去做，走低速路你就不去做了，别人看着可笑，成为一个笑话了，咱得感觉到羞耻、羞丑，“我得赶紧去做，让人家看见四个人一个月得了六个人，羞丑呢，得赶紧多得点人”，因着怕羞丑想尽一切办法也得去做；因着有这个理智，自己是个受造之物，也该为神献上，该去做；因着有点良心，就不用说跟神之间了，就是咱人与人之间相处，别人给了你这个托付，你也应该去做。可咱没有去做，没有去做的原因是什么？“自己明明什么也不是还要公开争地位，这是不是脸皮厚？”咱就是要地位呢。“不但公开争还要制造假的选票”，你们在这儿不要脸，他们在下边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在下边也不要脸。你们以“他们不给我们提供线索”为由不作工，他们呢？他们是以什么叫板呢？（负责人：他们只“下蛋”，不“孵蛋”，做一个砸一个。）他们怪你们只“下蛋”不“孵蛋”，抓住你们的把柄，所以就不给你们线索。你们说，你们把神家的工作当什么了？当儿戏，当作一种较量，下赌注呢，你们想以此干什

么呢？“我不给他们线索，让他们得十二个人以后再得不上人，让大家都看看，这四个人一个月就能得六个人，他们这一线没用，没用就废去了。”都是为了地位。老吴是想借用这个地位来证明，“小区带领不给我线索，把这个小区带领撤了”。小区带领是“我不给她这个线索，我让她作不了工作，我让她得不了人，把一线撤了”。你看你们的人性恶劣不恶劣？每个人还振振有词，都有足够的理由，来我这儿还告状呢，“她不给我线索”，“她‘下蛋’不‘孵蛋’，还总坏‘蛋’，给了她七个‘蛋’，她坏了三个‘蛋’，不敢给她‘蛋’”。都有足够的理由把对方踢出去，拆毁掉。为了自己的地位、名誉什么事情都能做、什么话都能说。你说脸皮厚不厚呀？这脸皮厚的不是一个人，这一下出来几个脸皮厚的？四个人，两对，成双结对。“不但公开争还要制造假的选票”，这是不是制造假选票？（嗯。）“不但公开争还要制造假的选票，别人是一人写一票，他自己投自己两票，这是不是脸皮厚？”真是脸皮厚呀！你们各自诉说各自的，人家老吴还耍了点诡计，“我脸皮厚，我不好意思说”，以董梅为出口来证实一下“是带领工人不给老吴线索，不是人家老吴不找线索”，让董梅站到老吴一边说话，分不清东南西北了。老吴“拉选票”直接拉了个人，让人家“选”她呢，多了一票，是吧？带领这边是毛遂自荐，两个人一人给自己投了两票。“别人不选他，他自己选自己，这家伙不知羞耻、没有廉耻地争做带领，这脸皮得多厚啊！”能看见脸皮厚了吗？为了自己的地位、名誉怎么做都行，都能为自己说话。这是不是不要脸、脸皮厚？这脸皮多厚啊！

“一般人有地位心、有野心就是好好表现，让大伙儿选他”，一般人，你们在不在一般人范围内？一般人要好好表现，让大伙儿选他。应该怎么做？老吴应该是，“她不给我线索我自己找线索，找人，没有高速路，我走低速路”。不是去找董梅给你“拉选票”了，而是“我得好好表现，跑在队伍的最前边”。你们做带领的也应该是好好的表现，“你们是一线的，不管怎么样，我得把我的工作作到位。给你七个‘蛋’你坏了三个‘蛋’，你只‘下蛋’不‘孵蛋’，那你来‘下蛋’我来‘孵蛋’也算”。“一般人有地位心、有野心就是好好表现”，你这么一表现，既把教会的工作作了，还能把老吴“下的蛋”孵了，没有坏的“蛋”了，让他们一看，这是谁作的工作？这是你教会带领作的工作，因为你的表现在这儿呢，你是用事实来证明，而不是用“拉选

票”来证明，更不是去攻击对方。老吴也应该表现表现，“你不给我线索我自己找线索、抠线索”，用自己的表现让大伙儿“选”你，这是一般人。“一般人有地位心、有野心就是好好表现，让大伙儿选他”，你看负责人喜欢不喜欢地位？（现在不喜欢了。）在未得着真理以前，所有人，你找不着彼得所走的路，你走的一定是保罗的路。保罗走的是什么路？他不就是为了地位、名誉作工的吗？负责人原来走的路也不是彼得的路，说她是保罗来世，那她走的不就是保罗的路？但是人家走保罗的路是怎么走的？保罗是跑了“半个欧洲”，人家负责人是实实际际去作工让我去看，“我拿上我所作的工作让你看”。我是看见她拿上她作的工作来我这儿想得一个承认、赏赐，我看见她这个性情，所以我揭露她是保罗来世。人家是要好好的表现，把自己作的工作拿给你看，让你给她个地位也好，或者别的什么也好，人家这是一般人。你们四个人可不是一般人，不需要付那个代价，这叫什么呢？偷奸耍滑。自己的工作不作，只是想把别人打了、踩下去，你说邪恶不邪恶？“一般人有地位心、有野心就是好好表现，让大伙儿选他，大伙儿选上他了他感觉挺得意，大伙儿要是不选他他心里不痛快、不开心，这是正常表现。”这是一个正常的表现。“脸皮厚的人不这么做，他说：‘大伙儿都不喜欢我、不选我我也要当带领，我想办法也得选上，我作弊、制造假象，就要当带领！’”虽然神举的是选带领的例子，但咱能够把选带领这个例子带到咱的实际生活当中，用咱所作的工作和这个去对号，去认识咱的一个性情，这就是把神话带到实际生活当中，让神话来带领咱生活。

“人说：‘你当了带领大伙儿也不喜欢你，你要是安排什么工作大伙儿也不听你的。’‘不听我也当！’‘大伙儿对你没有好感，对你印象不好，你名声不好啊。’‘那我也当！’这家伙脸皮得多厚！”老吴，你做带领呢，多少人给你提出意见了？你在这儿还不脸红，怎么能坐得住？达雪，你们在一线作的这工作，多少人给你们提出意见了，还能坐得住？这么多人提出意见，你们不胜任这个工作，那就该打辞职报告辞职了，可咱还在这儿稳坐江山呢。“从这点上来看，他是不是没有自知之明啊？（是。）没有自知之明还带点强暴的性质。”一说到“强暴”想起谁了？尼尼微城的人，人家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当时看这个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强暴？以前不知道什么是强暴，今天再

看，什么是强暴？强暴，强制性的，暴力行为。“管你同意不同意，我要强行灌输、强行占有，用暴力行为、武力行为也得这么做”。咱知道什么是强暴了，你作为带领工人，该不该放下强暴？（该。）老吴，什么是强暴？能不能放下强暴？你做事不是根据神话去做，“神说了，神家怎么怎么，工作安排怎么怎么”，你是用你自己的手段还要强行灌输、强行威胁引诱、强行占有，这就叫强暴。你们为了争夺地位，你为了把她赶出去，她为了把你赶出去，就能制造假象、捏造事实，这是不是强暴？（是。）“脸皮厚的这类人从他做人的思想观点上来看，这类人人性里没有廉耻感，不讲什么人格、品质，不讲什么良心或者是羞耻感，也不讲什么道德、做人底线，不讲这些。”也就是说，这类人做什么事情不受这些干扰，不受这些支配，也可以说不受这些辖制。“这类人人性里没有廉耻感，不讲什么人格、品质，不讲什么良心或者是羞耻感，也不讲什么道德、做人底线”，几个“不讲”？人格、品质、良心、羞耻感、道德、做人底线。这是不是正常人性里边该有的东西？（是。）前面咱交通了人的属性，人和动物之间的区别是什么？神说：“人性就是受造人类有别于其他生物的一个特有的属性，具有这样特有属性的受造之物他具备良心理智、具备人性的品质，还具备辨别是非的能力，这些有别于其他生物的特有的属性就是人性。”人格、品质、良心、羞耻感、道德、做人底线，这些都归结到理智里边，你得有个理智，总结起来说也就是良心理智。“从他的思想意识上来看，因为脸皮厚而说他是人性品质差、人性不好，但是从他在这种思想观点指导下做出来的一些事情上看，很多事是受一种败坏性情支配的。”脸皮厚涉及到什么了？脸皮厚是受败坏性情的支配。

“别人都不选他当带领他就自己选自己，非得要当，不当不行，不当就恨。这次弟兄姊妹没选他，他看谁都不顺眼，跟谁说话都没好气。他一旦发现你没选他就琢磨报复你、整治你，甚至一辈子都不跟你说话，看你就不顺眼，跟你说话就像是吃枪药一样特别冲，你说什么都不对，他就是看你不顺眼。”老吴，你和景鑫有仇？（老吴：没有啊。）你在景鑫身上做什么了？人家景鑫控告你呢。（老吴：她说什么了？）你自己回想一下。（老吴：我不知道。）你指着景鑫的脑门说话了？（老吴：是她指着我们说话呢，她指着张美琳说“张美琳，你滚回去，你不配做一线指挥”。）人家说你指挥人家做这做那，你却脚

都不沾地。（负责人：景鑫说她给接待家聚会呢，接待家拿出你给的一段话让景鑫交通呢，接待家说“老吴说‘你拿上这段话过去让景鑫给你交通’”。）（老吴：没有，哪有这种事呢。人家聚会我都不参加。）咱不管那个事实是什么，我是看了这段神话要把神话带到实际生活当中。我不知道你们发生什么事了，咱恢复不了那个现场，咱先不说那件事，人家昨天说的那些话、那个表现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用神话总结一下，“他一旦发现你没选他就琢磨报复你、整治你”。她是说你报复她、整治她呢，她说她给你安排睡的那个房间是有电热毯，还吹着空调，然后她住的是冰冷的房间，结果你什么事情都指派给她让她去做，而你是脚不沾地，她感冒了还得为你跑腿，你买个快递还得指派给她，让她给你取快递。（老吴：你问一下老姊妹……）咱不解释啊。（老吴：她爱怎么说怎么说。）（欣田：因为前段时间景鑫感冒得挺严重的，但是那会儿我们这边的教会都是新成立的，只有景鑫能知道地方，她还得带着我去，所以她有病强忍着呢，那段时间就是勉强跑着。结果老吴对付景鑫呢，好像是说景鑫作恶呢，“你有病你还跑到弟兄姊妹家去，你把人家都给传染了”。老吴还没说景鑫作恶之前，景鑫一直有病，她气喘得有时候上楼都费劲儿。老吴，她有病的时候你从来不管她的死活，有一次你们都吃过饭了，而她是带着病跑了一天，连饭都没吃，她想回来稍微休息一下，你还让她一会儿跑这儿、一会儿跑那儿。她还跟你们说“你们已经吃完饭了，你们能不能让其他人去一下”，就不行，还非得让她去，好像什么事都是她应该做的。你老是想指挥、控制她，她好像成了你的俘虏一样。最后你生病了，你往床上一躺，就开始了，“神家有原则呢，现在我生病了，哪都不能去，我得休息几天”。你不管有什么事都是指挥景鑫去做。）景鑫不服气的地方就是“我病的时候你没说得有原则，我就可以哪儿都跑，不怕我把病传染给别人。你病了以后就有原则了，‘神家有原则，病了就得休息’”。（老吴：她愿意怎么说怎么说吧，真是可笑死了。她一感冒，我把我的药拿给她让她先吃药……）我不当法官。（欣田：景鑫心里不服气的原因也就是在这儿呢。因为当时那个家是景鑫住着呢，结果老吴那天聚完会嫌路远呢就没回去，老吴没地方住景鑫就存了个好心，“晚上回去太远了你就别跑了，过去跟我住吧”，结果让老吴一住就不走了，把景鑫赶走，让景鑫重新找地方住。景鑫把大床让给老吴，里边是有空调、有电褥子的，而景鑫睡了里面一个最小

的床，什么都没有，大厚被子都给她们了，景鑫盖了一个薄被子，然后景鑫冻感冒了。就这老吴还不饶过景鑫，还是成天给景鑫找事，让景鑫去干这、干那。）（老吴：我该死了，真是该死了。）

从这里面看到什么了？神太智慧了！（老吴：嗯，太智慧了，我就是贪享肉体。）神就安排让一个斤斤计较的人配了一个吃货，这个事就成了。所以我在这儿不是去破案，我不去调查这个事实，老吴你在这儿总想赶紧表白一下，没有的事你着急表白什么？你没杀人放火，随便她控告，你担心什么呢？（老吴：我觉得可笑呀。）可笑什么？我问你，你为什么没有传下福音呢？（老吴：我做的事我肯定知道。）你看，“我做的事我肯定知道。”脸一沉，眼睛一闭。（老吴：我就是脸皮厚，我不要脸。）我说你不要脸了？我说你太要脸了，你这话总是反着说。老吴，你这个时候是不是太要脸了？我是想拿你刚才的这个表现和我昨天抠你工作的时候你的表现对比一下，昨天我来抠工作，你说教会的人不给你线索，我说“不给你线索你就不找了？就不作工了？”你说“要找的话也能找见，就是没去作。”我说“你对神的工作、神的托付是什么态度呢？”“呀！我就是这态度，你解剖解剖我吧，你解剖吧。”就是一块烂肉放在那儿，爱咋地咋地。你那个时候没有辩解、表白一下，“呀，是因着什么原因、什么原因没有作”。等到别人说你的时候，你这个时候按捺不住了，你急什么急呀？如果她说的是假话，那她说就说吧，假的能成了真的呀？而且你在神家呢，你着急什么呢？说一百句假话就成了真理了？还是说“哎呀，人家可说成是真理了”？我想让你表白、想让你出来说话的时候你不说；不需要你表白的时候，你反而想赶紧表白。你说在这个上边你挺要脸面的，在作工上面你怎么就不要脸了？什么是你的生命？咱今天交通了什么是生命，这个生命是不是看清了？什么是你的生命？肉体的虚荣脸面是你的生命。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在你身上有没有？没有。不要说成为你的生命了，根本没有。这就是说你是属谁的？教会里边给我抹黑、造谣，你看见我什么时候去辩解、表白过？你急什么呢？你在乎人怎么说呢，她在那边说什么就是什么了？你在这儿不注重神怎么看你，神怎么定你的归宿，神怎么看你这个人，而你是什么态度？你爱搭不理。人怎么看你，你是一丝不苟，得求真求细，还得拉证人，这是什么性情？咱不管她说的是真还是假，真假在这个事上重要不重

要？就是说景鑫对老吴说的这个话，对老吴的这个评价，是真是假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你临到这个人事物的时候，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什么是真理？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就是真理。真理使你快乐起来，你临到这个事了，能不能快乐起来？我今天解剖了老吴一天，我没有看见老吴低头、低语，“唉……”，今天人说了一句话，老吴开始哀声叹气了。老吴，你活在什么里边了？怎么使你快乐起来？如果说你是信神的人，你心里边充满了神的作工，神的托付压得你喘不过气来，你在乎不在乎别人说你什么？你是不在乎的，你是听不见的，这是不是就使你减轻痛苦了？就说景鑫是造谣呢，她给你造谣在你这儿能不能达到果效？她造的谣对你来说是不是试探？就即使是试探，但你不进撒但的试探里边，你得经得住检验，你得经得住撒但的围攻。你不进撒但的试探里边，它在你身上起不到任何作用，你心里是不是就没“负担”？这个负担可不是神加给你的那个负担，这是什么？这是压得你喘不上气来的那个“负担”。你不仅没有这方面的负担，反过来你是轻松的，这是不是真理使你快乐起来？而且还能让你更看清这个人是什么人，你对人有分辨、认识了，而且你在这儿并没有什么痛苦，因为真理能使你快乐起来，这是说她给你造了个谣。如果人家说的是事实，人家一说这话让你回想起了往事，“呀，我在别人面前给人家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我是个信神的人，而且我还是一线人员，我的言行举止不能羞辱神，我要处处彰显神、荣耀神呢。败坏人类因为有败坏性情不能代表神，神今天来拯救人，就是让人脱去撒但的败坏性情，我得有正常人性的活出，我得彰显神、荣耀神。借着你给我指出来，我看见了我身上的一些撒但败坏性情，借着这个机会我能够看见它的丑陋、邪恶，认识它、恨恶它，让我能够变化它、背叛它，用实行真理来代替它。借着这个事，我明白了哪项真理；借着这个事，我看见了自己不要脸、脸皮厚、没良心、没理智；借着这个事，我得有良心、有理智”。这是不是拯救？是拯救！你看见了，找见了进入的路，你是不是喜乐、高兴呀？你是喜乐、是高兴。咱刚才说了两个，你看见周围的人是有意地攻击你、陷害你，那你是不是应该更加高兴呀？撒但对你的围攻、攻击就是神对你的祝福，撒但越对你咒诅、攻击，那是神对你越大的祝福，那你是不是更是喜乐？真理使你快乐起来。“借着你给我点出来我的言行举止，不让撒但抓把柄，是我每天进入的一项工作。你不跟我说我还意识不到这方面，你跟我说

了，我更应该去悔改。不管这件事情是真是假，我只是为了悔改，不让撒但抓把柄，处处见证神，你就是不说，我也得小心呢。”还记得神说过什么话吗？神说：“做每一件事都以与神有无正常的关系来衡量，与神的关系正常，存心对你就做。为了保持与神的关系正常不怕个人利益受损失，不能让撒但得逞，不能让撒但抓把柄，不让撒但拿出当笑料，凡有这存心的都是与神的关系正常的表现，不是为了肉体，乃是为了灵里平安，为了获得圣灵作工，为了满足神的心意。”（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你与神的关系如何》）做什么事不能让撒但抓把柄，这是咱做人、行事应该考虑到的事情。既然别人能够说出这个话、说出这个事，就是让撒但抓住把柄了。咱今天就不要说她是正面的，就说她是抓住把柄了，咱应该怎么对待？不能让人家抓住把柄。可咱呢？老吴，我交通了两个小时，我说的话触动不了你的心，而景鑫说了两句话就触动了你的心了，景鑫成了你的生命了，景鑫成了你的主了，是不是？神话在你身上不能作王掌权，景鑫的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了，景鑫的话能使你笑、能使你哭，神的话你是无动于衷。老吴，你是信神呢？信谁呢？

咱返回来看神话，“他一旦发现你没选他就琢磨报复你、整治你，甚至一辈子都不跟你说话，看你就不顺眼，跟你说话就像是吃枪药一样特别冲，你说什么都不对，他就是看你不顺眼。”从人家的表现就看到你给人家穿小鞋呢，就是想报复人家、整治人家。其他的不说，就说她说的话里面有水分、有陷害，但最起码线索的这件事是真实的，是你要拿她不给你线索作为证据，这是不是报复？是不是整治？你逼着跟景鑫要线索了没有？（老吴：要了。）你要了几次？（老吴：我跟景鑫在一块住着呢，我每天都跟景鑫说“你联系一下杨婕，我要见她手里的那个新人呢”。她说“我没有人家的电话，联系不上。”后来联系上了，她又说“人家丈夫回来了，人家不让去她家”。我说“那你让杨婕出来，我见一下。”她就一直不安排，后来我知道教会带领调整成董梅和杨婕了，我就赶紧让董梅联系杨婕……）老吴，我问了你一句，你回答了我五十句。我问的是什么？（老吴：……）老吴不耐烦了。（老吴：不是不耐烦。）我问你什么了？我问你跟景鑫要了几次线索，你怎么说的？“我天天要。”说完“天天要”又跑到哪了？倒去表白了。咱们能对话吗？就是神交通说的“现在这类棉袄你会做了吗？”“我

刚来就是学做这类衣服。”“那你现在能做吗？”“我刚来就是学做这类衣服。”你还跟我急得不行呢，我问你“你要了几次线索？”我问的这话难回答吗？（老吴：不难回答。）我就是想证实一下，你是不是真实地跟她要这个线索了，她不给你。我问你“要了几次、怎么要的”，我是要看你实行真理的心志在哪，实行了几次。从这儿看到，你要线索的时候你没有动血气，“我要了两次你没给我，这是最后一次，你再不给我我就告诉负责人了，你给不给？”指着她脑门“你给不给？”你有没有这个动作？（老吴：没有。）你看，这上边就没有了。（老吴：嗯，应该是有的。）要是在肉体上面你绝对有。（老吴：嗯。）还“嗯”呢！这就是事实。（老吴：只要说的不符合事实了我就火了。）不符合肉体，不是不符合事实。（老吴：嗯。）在维护神家的工作上你就没有发过火。老吴知不知道“我没有为了神家的事而发火，这是不是对神家的一种欺骗呢？是不是应付糊弄”？她知不知道？她知道。所以后边又给我加了一些补充材料，所以就有了后边的那些话，引导着我，“看，我问她要了多少次线索，她不给，你看最后带来了什么后果”。你要了多少次，你是和她商量还是要？第一天和她商量“你把那个线索给我”；第二天“你把那个线索给我”；第三天再问一次。你是郑重其事地要了？（老吴：嗯，我说“景鑫，这是一个灵魂，你说她一旦把咱的东西给了原教会，咱成什么了？咱是不是成了犹大了？”）她不给你的时候，你给负责人汇报了没有？（老吴：没有。）为什么不汇报？这条路你通不了，你也不叫援兵，你想干什么呢？人家打仗的要攻一座城呢，在攻不下这座城的时候，要将军将军不来，你该不该要援兵啊？要不要？你攻不下来还不要援兵，你想干什么呢？等着投降呢。这是不是内奸呢？

（欣田：老吴，再一方面你还得反省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不给你们线索？你们为什么要不来线索？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你没有反省。）（老吴：你说。）（欣田：一方面他们肯定是不想给你们线索，所以你们肯定要不来。他们要是想给你们线索的话，那还用你们开口吗？他们追着要给你们呢。他们不想给你们，肯定是对你们有成见、有看法。）（老吴：那你最清楚呀，你为什么不给？因着什么呢？）（欣田：里面肯定也有原因。）（老吴：那你把原因说出来，我们本来不知道不给线索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天才知道是因为我们把

人数报了，没有让你们报数。）（欣田：你们打仗得人光报人数不带人。而且上面也给教会分配任务了，教会的人给你们提供上线索，把家给你们找好，陪着你们把人都得过来，得过来以后你们把教会的人一撇把人数一报，让教会的人去带新人了。对于教会的人来说人家心里舒服吗？你把人数一报、功一立、名一争你就跑了，后边的活儿都是他们的，那他们肯定也不愿意，对不对？他们面对神“我得的人数是零”，但是出力的是他们，流汗的是他们，陪衬的是他们，跑路的都是他们，结果让你争个脸、争个光，那他们肯定不愿意。）这个事情可能是在我上一次交通了老吴没报数把人数给教会了以后，你们就开始争这个数据了，是吧？（欣田：嗯，是。刚开始我们配合她得了几个人，其中一个新人有环境，她谈了一上午谈过来了她不带了。最后我们想着人都谈过来了没人牧养也不行，我就找了一个姊妹带这个新人。老吴，最后你不是说那个人你不管、不要，也不带，也不报数吗？那最后你为什么又把那个人报上了？十一月份我们教会报数已经把那个人报上了，到十二月份你们一线上报人数又把那个人报上了，你还给那个人改了名字。虽然你把名字变了，但是新人进来已经进教会了，进到教会里面的人数我们能不知道吗？我们能不认识吗？还有一个人也进教会了，现在是尽浇灌本分。）（负责人：她这次又报了一下？）（欣田：嗯。）这就相当于是造了个数据。（欣田：对，我们查来查去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最后才想到是我们把一个新人姊妹调成浇灌了。老吴又报了一次，这不是报重了吗？老吴本来说那个新人她不带、不报，给教会了，因为都是教会的弟兄姊妹配合的，她光是谈了一下，等于是给我们帮了个忙，结果到最后她又把人数报上了，还说都交到教会了。老吴，你给谁交了？你又没跟我们说过，你还把名字变了，这到底是咋回事？）（老吴：是我们不带还是你不给呢？）好了，咱不进这个事。我跟你说不进这个事，就是我不解决这个事，我给你抓的是这个事情的根源。从刚才这个画面我看到了什么？神说：“如今，我将所有的人都扔在‘大火炉’里‘熬炼’，我站在高处仔细观瞧，人都在火的焚烧之中，在火的威逼之下，人都将‘事实’供出。这是我作工的一个手段，若不是如此的话，人都在‘自表谦卑’，谁也不肯先‘开口’讲述‘自己的经历’，都互相观望。此处，正是我智慧的结晶，因我在万世以前就已预定好了今天的事。所以人都不自觉地走进了火炉里，似乎有线牵着一般，似乎人都麻木了。所有的

人都在火的攻击之下难以逃脱，人都互相‘攻击’‘奔走庆幸’，在火炉里仍在为着自己的命运着急，深怕被火烧死。当我将火焰拨动时，顷刻间，火焰增大直冲云霄，火焰的苗头不时地沾在我的衣襟之上，似乎要将我的衣襟‘拉’下火炉里。人都睁大眼睛看着我，随即，我顺着火势走进火炉之中，此时此刻，火更加增大，人便大声呼喊。”（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三十九篇》）神说神把火炉里的火焰拨动得更旺，这个火焰怎么旺呢？你们看到火焰了吗？在我不说话的时候，人对神的赐福不搭理，竟然用一碗“红豆汤”就能把“长子的名分”换走。让你预备善行呢，那时候让报数，谁都无所谓，老吴还大方呢，“把人给你，你报吧”，老吴为了享受一下，“你报的数你去牧养”。当我说出这句话“这是神的赐福啊，这是‘长子的名分’啊，有了名分可就有了赐福了啊，没有这个‘长子的名分’赐福也没有了。”老吴一听这话，“我在这儿白干了呀”，下一步老吴是不是该报人数了？“我不能把人给你了。”所以说下一个月老吴就得把人数报上，“上个月我让给你了，这个月我抢也得抢回来，这是‘长子的名分’”。以扫刚开始把长子的名分给了雅各，等给了雅各以后以扫是不是后悔了？（是。）以扫后悔了连杀雅各的心都有了。咱再看你们和以扫、雅各是不是一样的？老吴把人给了教会，教会报了数了老吴在这里又后悔了。老吴，我不说的时候，你多大方呢，“你给我一碗‘红豆汤’就行，人数你拿走吧，我不要”，把数据给人家了。等第二个月你看见我写的《对待本分该有的态度》时感觉有点不对头，“把‘长子的名分’给人家了，我得要回来，我还得报数”，你报数的时候名字怎么能报错呢？是记错了？你不是记错了，那很有可能就是你有意写错的。如果是重复的名字一看就是报错了，负责人这么一查，你在负责人这边肯定过不了关，这就成了假报数据了。所以你们不是因着传福音预备善行而争执，而是因着报数而争执。所以教会的人在这儿，“我们不给你线索是为什么？我们给了你线索你只管打一下，剩下的都让我们来做，作工的时候你和我们合伙作，作完的时候你报数”，他们不乐意了。你们一天就把人打过来了，只要把人打过来你们就没事了，你们就给了教会让教会去牧养了，教会的人感觉“你们交通一天就没事了，你们还报了数据，你们只‘下蛋’不‘孵蛋’，‘下蛋’就那几分钟，‘下了蛋’就没事了，然后‘孵蛋’得二十一天。”你报数，他们心里不平衡，那就怎么了？“我不给你线索了，光交通一天我也会。”而且这个新人

提供的线索还是两个老太太，这工作又好作，还能报两个数，他们为什么要给你呢？所以他们就不给你这个线索了。他们说“你把人带不过来，怕你做砸”，那只是个借口，主要还是感觉给了你线索你顶多也就是跑一天，把人得过来以后你就没事了，这人数又成了你的了。这“长子的名分”完全成了骗取了，所以教会这边不让，你那边也不让了。老吴你是因为我说了个“长子的名分”，然后你就盯在这个“长子的名分”上边了，盯在这个数据上边了。神赐福人是单看长子的名分吗？不看你的实质吗？你作工了没有？光报数据就行了？今天这才查清案件了，原来你们是在这儿争执呢，归根结底还是为了自己的归宿，实际上还是不信任神，不相信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你预备善行完全是靠报数呢？老吴，人数是怎么回事？怎么能报重复了呢？（老吴：我报数的时候景鑫在跟前呢，我还问景鑫呢。）不管问不问，人家上个月已经报过了呀。（老吴：我还问她说“新人你们报了吗？”她说：“没有报。”我说：“没报那这个月就得报上。”）这是多大的差距呢？差距太大了。就不要说景鑫了，就说你，你上个月作了工作下个月才报？是不是一个月一报呀？你怎么两个月一报？一天三顿饭，你是两天吃一顿饭？（老吴：当时……不说了。）交通脸皮厚呢，又把一个案件调查清楚了，这个案件也证明了你们还是个脸皮厚，完全是为了数据去作工，不是真实地去作工。

没人性、脸皮厚（六）

“他一旦发现你没选他就琢磨报复你、整治你，甚至一辈子都不跟你说话，看你就不顺眼，跟你说话就像是吃枪药一样特别冲，你说什么都不对，他就是看你不顺眼。这类人做这些具体事时所流露出来的是一种败坏性情，什么败坏性情呢？（凶恶。）如果说程度轻的话是狂妄、不自量力，就想当带领，但是从他做事的手段还有后续的各种表现上来看，这是一个性情凶恶的人。”老吴，交通这话的目的是什么？你是不是报复人、整治人呢？是不是像神话里说的，你一辈子都不跟她说话，看她就不顺眼，跟她说话就像吃枪药一样特别冲？你以前做没做过这事重要不重要？（老吴：不重要。）你以前做没做过这事不是那么重要，为什么说不是那么重要？神来在地上不是来定你的罪的，神是来干什么的？是来拯救你的。神把你犯的罪亮在桌面上是让你去认识撒但，是让你认识你的邪恶性情、认识你的丑恶人性，让你认识的目的是什么？让你认识以后去恨恶它、背叛它，最后让你活出一个真正人的样式。神这么作的目的是为了拯救人，不是为了定罪人，如果神是为了定罪人、毁灭人，那不是分分秒秒的事吗？还用费这个劲儿吗？神说：“我虽然说了许多刑罚审判的话，但并没有事实临及你们”（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当放下地位之福，明白神拯救人的心意》），临到你的都是话语，就是揭露出你的丑恶嘴脸，也只是话语，神没有按你所做的来治你的罪，神只是摆设环境引狼出洞、引虎下山，抓住你的罪证，抓住你的罪证才能审判你，你才能服气。神是为了征服你，你要感恩，如果不是神对咱的救恩、救赎、怜悯，按咱的败坏性情来说咱早就该死了，咱能活在世上就是神的怜悯、恩待。今天咱能对号，神给咱预备了这个条件，咱能得到神的拯救，咱应该感恩才是，咱多幸运！刚才说你以前做没做过这事不那么重要，那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你对号以后，看见你的这些作为以后，你该怎么实行；重要的是你看见神的话以后，在实际生活当中能和人去对号入座，你会分辨认识了，能看到周围的人谁的性情是狂妄、不自量力，谁是凶恶性情。一个是对别人的认识，一个是对自己的一种警戒。对号以后你有，你悔改；你没有，你警戒自己，坚决不能做这样的事。这是不是方向、道路？（是。）你现在不要急于去表

白、掩盖事实，不需要。我现在没有要定你的罪，神也没有定你的罪，神今天才把这话说出来，不是一说出话就定人的罪，神说出话以后是等着你去悔改呢，不是一说出话了就定罪你了。神给了尼尼微人四十天的悔改时间，咱也是一样的，神是给了咱悔改时间的。让你认识了以后，神就看你悔改不悔改。所以说，我给你交通这些话，是让你不要受辖制，但是神话在你身上不能不起作用。神的话就是命令，就是天规诫命，但是神在实施的时候是根据神的意思先给你颁布了，神今天告诉你神赐给你多少就要和你索取多少，告诉你以后神就要按这个来要求你。首先看到自己的这个性情，也就是说看到自己这样的流露，在神那边看是什么呢？“如果说程度轻的话是狂妄、不自量力，就想当带领，但是从他做事的手段还有后续的各种表现上来看，这是一个性情凶恶的人。”性情凶恶，严重不严重？（严重。）从这个事里面看咱的性情凶恶不凶恶？达雪，凶恶不凶恶？（达雪：凶恶。）怎么凶恶？把这个凶恶表达清楚，为什么说是凶恶呢？你能不能看到自己凶恶呢？（达雪：争斗嘛。）争斗就是凶恶？凶恶的根源是什么？这里边分了两个，“说程度轻的话是狂妄、不自量力，就想当带领”，你想当带领那你就是个狂妄、不自量力，这是程度轻的。“但是从他做事的手段还有后续的各种表现上来看，这是一个性情凶恶的人。”但从后续的表现来看那就是性情凶恶。怎么说凶恶？从外表来看，你们就是要争夺一个地位、名誉，争强好胜，这可以说就是狂妄、不自量力，是吧。但是要从做事的手段还有后续的各种表现来看，什么是后续？什么手段呢？（拿神家工作开玩笑。）关键凶恶在哪呢？凶，你把本分、神家的工作作了牺牲品，你太凶恶了，你太恶了！你是谁？你是受造之物。你不是偷了人家的二百块钱，不是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如果是这个，神不会因为小小的蛆虫翻动了粪土而大动肝火。如果你在世界、在家里，你不涉及神的工作，和本分不挂钩，那你就是和她争了、抢了、打了，不会说你凶恶的。你现在做的可不是蛆虫和蛆虫翻动粪土啊，你现在是在哪呢？你是在“圣殿”里边！你们在圣殿里边，藐视神、小瞧神、不搭理神。你在大街上想骂谁，想干啥，谁定你的罪呢？如果是在法庭上，原告、被告在法庭上吵吵架试试，骂骂法官试试，拿上法官给你们判的判决书玩弄一下试试，什么结果？凶恶，怎么说凶？一个受造之物来神家是敬拜神的，你没有一颗敬畏神的心，没有惧怕的心，还敢在神家搞着个人的经营，还敢拿上神给

你的本分随意玩弄。神说：“你如果对神的托付掉以轻心，那你就是最严重的背叛神，这就比犹大更可悲，该受咒诅。”（摘自《话·卷三 末世基督座谈纪要·怎样认识人的本性》）对神的托付掉以轻心是严重的背叛神，这比犹大更可悲，而你不是对神的托付掉以轻心了，你是在玩弄神对你的托付。凶恶，这个性质不一样了呀！我提醒你了啊，你这个性情凶恶。咱在教会里尽本分的时候，再遇到不把本分当回事，然后还玩弄自己的一些权势，这就是凶恶。有时候我不定你的罪，但是圣灵不会饶过你。你们不要不把自己的过犯当回事。

“你看脸皮厚这类人性恶劣的人，说到他具体的败坏性情就有所指了，就会上升到败坏性情。脸皮厚是他人性品质的其中一方面表现，在这方面表现的人性外表下，他做每件事情的时候由这方面人性品质支配所产生出来的就是种种败坏性情，比如狂妄、凶恶。”你们现在看到脸皮厚的严重性了吗？脸皮厚就像麻木痴呆一样，就是触犯神的性情了他都没知觉、没感觉。脸皮厚的人他就能触犯神的性情，就能不搭理神，他就不害怕。从外边看是脸皮厚，从灵界看呢？你太胆大了，什么也敢干，流露出来的败坏性情就是狂妄、凶恶。也就是说，在世上那些狂妄、凶恶的人，他一定是什么人？狂妄、凶恶的人一定是脸皮厚的人。“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人性品质里所包含的一些恶劣的表现它是连带着败坏性情的，它跟败坏性情是有关联有瓜葛的，绝对不会说他这方面人性品质不好他就没有与之相关的败坏性情的流露，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当然也不符合事实。”人性品质和败坏性情是相关联的，是脱离不了的，不能单说人性品质恶劣、人性不好，一说到人性品质恶劣、人性不好就联系到败坏性情了。“任何败坏性情的具体流露都来源于恶劣的人性品质，所以恶劣的人性品质与败坏性情是相关联的，更可以说人有了撒但败坏性情作生命之前人的人性是先经过败坏的。”把这个关系搞清楚了吧。有的人撒但败坏性情深、有的浅，有的人他的实质是什么什么，有的人就是个败坏流露。这个撒但败坏性情的深与浅涉及到了什么？人性。“任何败坏性情的具体流露都来源于恶劣的人性品质”，也就是说有败坏性情流露的人首先他的人性品质是恶劣的。“任何败坏性情的具体流露都来源于恶劣的人性品质，所以恶劣的人性品质与败坏性情是相关联的，更可以说人有了撒但败坏性情作生命之前人的人性是先经过败坏的。”这话好不好理解呀？能

不能理解了？任何败坏性情，也就是所有的败坏性情，是吧？所有的败坏性情的流露都来源于恶劣的人性品质，首先说有败坏性情的这个人人性品质是恶劣的。也就是说败坏性情在什么人身上呢？在人性品质恶劣的人身上。所以说，他有败坏性情，只要流露出来了，这就是人性品质恶劣的人。你具备了恶劣的人性品质，你才有败坏性情的流露，也就是说，败坏性情是建立在恶劣的人性品质的基础上。这就好比说，人性品质恶劣就是个载体，你的人性达不到恶劣的程度，败坏性情在你身上就站不住脚，生存不了。败坏性情是什么意思？一说到败坏性情就涉及到了人的生命，它就成了人的生命了，人就靠这个活呢。如果你人性好，在你身上有没有败坏性情呢？有。但是它生存不了，它不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所以说这个人的败坏流露是一时的，他有没有败坏呢？有，但只是一时的。就像神说的有敌基督性情的人和走敌基督道路的人，走敌基督道路的人是在客观环境下一时地走了敌基督道路，他走过来以后有羞耻感、惧怕感，他认识到以后会后悔，难受得睡不着觉，这就是人性好的人。人性好的人败坏性情在他身上存留不住，因为他有羞耻感、惧怕感，“不敢、不能”。就像偷别人的东西，他有个羞耻感，败坏性情在他身上存留不住，偷了一次东西两手发抖，晚上睡不着觉，“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但是人性品质恶劣的人，他的败坏性情流露出来以后，“哎，不错，这对我的肉体来说是一种享受，今天又学到点东西”。他把败坏性情当成了什么？这个败坏性情对他的肉体来说是一种享受，在他来看是好的，好的他就收入囊中，成为他的法宝，再来个败坏性情他再收留，一而再再而三，最后就成了撒但的子孙了。所以说你得把人性品质恶劣和败坏性情的关系搞清楚，一说到败坏性情，就是这个败坏性情成为他的生命了。人性品质恶劣的人，败坏性情在他身上就是找到了定居点，它居住下来了，就像污鬼、邪灵一样，在这个人身上居住下来了，败坏性情在他身上就能成为他的生命；人性好的人，败坏性情在他身上就是旅途中的一个“旅客、过客”，存留不下来。

“任何败坏性情的具体流露都来源于恶劣的人性品质，所以恶劣的人性品质与败坏性情是相关联的”，恶劣的人性品质与败坏性情是关联关系。他喜欢这些东西就能让它存留。“更可以说人有了撒但败坏性情作生命之前人的人性是先经过败坏的。”这句话更详细了，有了撒但败

坏性情作生命，他就离不开这个败坏性情，败坏性情就是他的生命了。有的人说“你给我面子我喜欢，你不给我面子我难受”，这个地位、名誉作他的生命了没有？地位、名誉、钱财人人都喜欢，人性好的人，“你给我，我高兴、喜乐；你不给我，我痛苦、难受、不舒服”，这是一个正常的流露。但是人性品质恶劣的人就不一样了，“这地位、名誉、钱财是我的，你给也得给我，你不给也得给我，你不给我，我就用尽浑身力量去抢、夺”。这就是刚才说的强暴，强行灌输、强行抢、夺，“不管你同意不同意，一切为了我的地位、名誉”。也就是地位、名誉成了你的什么了？（生命。）成了你的生命了，这就是败坏性情成了你的生命了。这里面出来两个话题，“你有没有败坏性情”与“败坏性情是不是你的生命”。既然是你的生命那就是你的命根子，谁也夺不了，你就是为这个活着。“更可以说人有了撒但败坏性情作生命之前人的人性是先经过败坏的。”人性品质恶劣是不是也属于一种败坏？（是。）也属于败坏。就是说人性先经过败坏以后，撒但的败坏性情才作了人的生命。这就相当于咱去了一个地方要定居呢，那首先得在这个地方买房子、盖房子才能定居。你要是不买房子、盖房子，你在这儿定居不了，你就是一个过客、旅客，做什么事都是偶尔的。“盖房子”就相当于是先把这个人性败坏了，败坏了以后败坏性情才能在人身上定居。“更可以说人有了撒但败坏性情作生命之前人的人性是先经过败坏的。比如，人的人性里面的偏执、心胸狭窄或者咱们刚刚讲的脸皮厚这些恶劣的人性实质、人性品质的表现，是在人有了完整的败坏性情作生命以前就经过败坏或者经过加工的。就是人在有了完整的败坏性情作生命之前，人的一些人性是先经过败坏，先接受了一些错谬的、邪恶的、反面的思想观点败坏之后人才有了具体的败坏性情作生命。”这里神又举了个例子，“比如，人的人性里面的偏执、心胸狭窄或者咱们刚刚讲的脸皮厚这些恶劣的人性实质、人性品质的表现”，心胸狭窄、脸皮厚属于人性里面的，是吧？就是先把你的人性败坏了，你的人性怎么呢？心胸狭窄、脸皮厚、斤斤计较。这些你背叛不了，败坏性情就在你身上成为你的生命了。“人的人性里面的偏执、心胸狭窄或者咱们刚刚讲的脸皮厚这些恶劣的人性实质、人性品质的表现，是在人有了完整的败坏性情作生命以前就经过败坏或者经过加工的。就是人在有了完整的败坏性情作生命之前，人的一些人性是先经过败坏，先接受了一些错谬的、邪恶的、反面的思想观点败

坏之后人才有了具体的败坏性情作生命。”就好比说脸皮厚，先把人性败坏了，败坏得你脸皮厚了，也就是你被败坏得不要脸了，是吧？败坏得不要脸了，你就没有羞耻感了，你再做什么没有羞耻感了，你就什么坏事都可以做了，因为你具备了做一切坏事的基本条件了。

“脸皮厚的表现应该还有。就像有的人做了带领工人之后，做完明显的打岔搅扰、欺上瞒下、违背工作安排的事甚至给教会工作造成极大亏损后，他不但不反省自己认识自己的问题，不承认自己搅扰了教会工作的作恶事实，反而还要邀功请赏，到处炫耀见证自己作了多少工受了多少苦、在作工期间有多少贡献、传福音得了多少人等等，丝毫不承认自己作了多少恶、给教会工作带来多大亏损，当然也没有悔改，更没有回转。你们说这类人是不是脸皮厚啊？（是。）”咱下发了一份工作安排让你们写你们在原教会做带领的时候作什么恶了，你打岔搅扰、欺上瞒下，违背工作安排干了多少事，给神家带来了多少亏损，让你写这些的目的是干什么呢？目的是让你反省、认识自己。人性好的人，自己就应该去反省、认识，看见自己就是个魔鬼样。咱人性品质恶劣，脸皮厚，不以为然，所以就得卡着你、逼着你，目的是让你能够认识自己。这也就可以分辨一个人的人性如何，人性品质恶劣不恶劣，脸皮厚不厚，对他自己作的恶有没有认识。“脸皮厚的表现应该还有。就像有的人做了带领工人之后，做完明显的打岔搅扰、欺上瞒下、违背工作安排的事甚至给教会工作造成极大亏损后，他不但不反省自己认识自己的问题，不承认自己搅扰了教会工作的作恶事实，反而还要邀功请赏，到处炫耀见证自己作了多少工受了多少苦、在作工期间有多少贡献、传福音得了多少人等等，丝毫不承认自己作了多少恶、给教会工作带来多大亏损，当然也没有悔改，更没有回转。”老吴给神家工作带来亏损，没有痛苦难受，见了我没有说，“哎呀，我把工作作成这样实在是没脸见弟兄呀，本来线索就不多，给了我多少线索得了七个人还跑了三个。哎呀，自己没有尽到责任，打仗遇到什么问题没有给他们培训，没有堵了后路”，我没有听到老吴说这些话，我听到她说什么话了？她们反映说牧区编辑组的那个人没打进来，老吴找了各种理由，说自己所受的那些苦，“那天下了雪，路又远，去了他家就摆着一张床，都没有住的地方，这个人没打过来是应该的、是理所当然的，是条件所逼。那天要是不下雪，路好走，去得

也早，咱的工作也作成功了。如果他家是三室一厅，咱住一晚，他第二天也有时间听，咱就能作了这工作，所以这不是我的问题，这是神预备的条件不允许”。自己给神家工作带来亏损没有反省、认识，给神家的工作带来打岔搅扰没有反省、认识，反过来把自己受的苦放在桌面上，“吃不合适，下大雪了”。你就没有想着下大雪是神对你的检验、是神对你的试炼？去了他家里就摆了一张床，咱想其他办法了没有？你没有看看这是不是神检验工程的时候，神看着呢？以利亚喝的是约旦河的水，吃的是乌鸦叼来的肉，人家受的是什么苦，“哎呀，相比之下，咱不行啊”，咱不是认识咱自己，反过来讲的是你的苦。给神家工作带来的亏损你不提，你只提你所受的苦。“他不但不反省自己认识自己的问题，不承认自己搅扰了教会工作的作恶事实，反而还要邀功请赏，到处炫耀见证自己作了多少工受了多少苦、在作工期间有多少贡献、传福音得了多少人等等，丝毫不承认自己作了多少恶、给教会工作带来多大亏损，当然也没有悔改，更没有回转。”在景鑫那边，不管咱做什么事了，“我做的事造成了什么后果，给景鑫留下了什么印象，这里边有许多误解，我不是有意的，怎么能误解成这样呢？是因着什么产生误解的？不能给神家的弟兄姊妹带来误解”。你没有说造成误解该怎么去解决误解，而是在里面讲自己的理，给教会工作带来了多大的亏损，你是只字不提，你没有这个知觉也就不存在有悔改，更没有回转。悔改什么呢？承认还没有承认，认识还没有认识呢，就不存在有悔改，不存在有回转。

“你们说这类人是不是脸皮厚啊？（是。）”我说老吴呢，达雪有没有知觉啊？（达雪：有。）“人问他，‘你在神家做带领一段时间也作了一些具体工作，但是不是按原则作的？你有没有寻求？跟上面交没交代？’他不提这事。”老吴，你按工作安排作了没有？跟上面寻求了没有？跟上面交没交代？人家不给你线索，你跟上面寻求了没有？你不提这事。“人说‘那你作工作期间给神的祭物带来多少损失？你赔偿吧！’算来算去，祭物的损失有的几百、有的几千，有的甚至几万，正常有良心、有理智、有廉耻的人听到这个就瘫了，从内心深处觉得自卑，觉得自己工作没作好亏欠神太多就不辩解了，即便是自己作了一些具体工作、受了很多苦也不值得一提。”老吴，你说说你作工期间给神家带来的亏损，从做带领到做一线指挥，回想一下你做的给神家

带来的亏损是多少呢？是损失了几百、几千？你断送了多少人的灵魂？这是不是拿钱能衡量的事情？就最近这一次，得了七个人能跑了三个人！“正常有良心、有理智、有廉耻的人听到这个就瘫了，从内心深处觉得自卑，觉得自己工作没作好亏欠神太多就不辩解了”，你怎么还能起来再辩解呢？当姊妹反映你不负责任的情况时，你都能起来辩解。从你的辩解当中就能看到，你认识到你亏欠神了吗？一说到别人对你的误解，或者是别人对你的看法时，你就开始辩解了，痛苦得流出泪了。你给神家带来亏损的时候，我没看见你流泪。“即便是自己作了一些具体工作、受了很多苦也不值得一提。”这是正常人、有廉耻的人、有理智的人该有的一个表现。咱没有这个表现，说明咱缺乏理智、缺乏良心，脸皮厚。“工作如果真作得好还能给神家工作带来这么多损害吗？就不能了。就从这些损害上来看自己的工作作得就不好，就应该认错悔改。”那天咱见了面我问了问你的工作，一看你的工作作得一塌糊涂，看见你这么悖逆，你干脆成一堆烂泥了，“你再解剖解剖吧”。你说的那话就没有一个认错悔改的态度，还“解剖解剖吧”！“不管最终结果是你得赔偿损失还是神家给你免去这些债务，但是最起码你作工期间给教会工作带来很大亏损这个事实你得承认。脸皮厚的人就不承认。”负责人给你交通了几次？你给神家带来了多少亏损，你算过账吗？老吴，算过吗？工作安排下发了，就是让人清点自己给神家带来哪些亏损呢，你清点过没有？（老吴：……）“脸皮厚的人就不承认。他说：‘就是赔偿损失、背上债务我也不承认我做错事了，我不觉得我做的有什么不对，就是背债我也是功臣，在神家也比一般人强，我也是曾经有辉煌历史的人！’这是什么人性啊？”你跟黎穆像姐妹俩一样，咱有没有羞耻感？给神家带来的亏损，咱清算过吗？神家一次又一次饶恕你，一次又一次给你悔改机会，你感恩了没有？按你这样的做事，能用吗？你还是做指挥的，就不要说做指挥的，就是在神家的一个普通成员都不存在你这样的表现。“这是什么人性啊？你说这类人有没有廉耻？知不知道‘廉耻’二字怎么写？如果真没有廉耻这就麻烦了。如果嘴硬不想承认但是心里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已经从心里承认接受了，这还算你有良心，你良心里面的廉耻还存在。”“如果嘴硬不想承认但是心里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老吴，你认识到了没有？是嘴硬不想承认，但心里认识到了？还是就不承认，心里也不认识？属于什么？（老吴：……）达雪，你给神家带来了什么亏损？有没有

认识？（达雪：……）外国人都要拥入中国了！你们在这儿拦阻了神的工作，有多少人因着你们的言行举止进来还又退出去了？把一个人的灵魂给毁了，谁的罪？从这儿看到神给人的怜悯，神怕人消极，退一步再跟你说，“如果嘴硬不想承认但是心里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这话是不是给人一个安慰呀？给有良心的人一个安慰。你嘴硬不想承认，不用你嘴上承认，但是你心里得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嘴不服心得服呀。“已经从心里承认接受了，这还算你有良心，你良心里面的廉耻还存在。”咱给你让一步，你嘴硬不想承认，但心里有认识，这算你有良心。

“如果打心眼儿里不承认、不接受这个事实，总是抵触，心里不服，甚至还到处散布说神家对待他不公平、说自己倒霉，这样的人性就成问题了。成什么问题了？良心里面的东西你没有。良心里一方面得有正义感，一方面得善良。正义感里面其中一条就是人得有廉耻感，人懂得廉耻才能做到正直、有正义感，人才能喜爱正面事物、守住正面事物。但是在良心、正义感里面你缺了廉耻感，你不懂得廉耻，就是做了错事不懂得害羞，不懂得恨恶自己、懊恼自己，不懂得后悔，不在乎别人怎么说自己，没脸没皮没有羞耻感，那你做人的良心就成问题了，也可以说是你的良心不好，你没有良心。那你的心到底是坏还是恶就不好说了，也可能你的心就是恶心、就是狼心，不是正面的而是反面的。”这里又提到了两个，恶心、狼心。“没有人性的人就成魔鬼了。你做错了事不但不反省还没有羞耻感，也不知道伤心难过，而且还要争辩、抗拒，还要为自己做的错事辩解，加一层美好的外衣，那用标准的人性来衡量的话，你这个人性就有问题了。”还记得马进吧？她下面的人都被抓了，她作为带领没有一点懊悔，不是悔改、认识自己所做的，反过来一个姊妹看到她没吃饭，认为她是良心发现，就劝她吃饭呢，说“你带领的教会被抓了那么多人，你没吃饭是不是难受呢？”人家来了一句“我才不难受呢，有啥难受的，他们就该抓。”弟兄姊妹被抓进监了，她没有任何的难受。（负责人：她觉得是排粪便、扔垃圾呢。）（对，她说“那都是神不要的人，你们不作排粪便、扔垃圾、赶狐狸的工作，神作呢。”）我说“排粪便、扔垃圾、赶狐狸”这话是让你去认识神的作工，是刺激你的神经，让你去悔改，不要去做那些违背神旨意的事。而马进作为带领、负责人，自己负责的

人被抓进去了，自己没悔改，别人看着她吃不下饭劝劝她，反过来她还能说“我才不难受呢，他们抓进去活该，他们就该抓”。别人说“那边一下抓了这么多人，教会一下全军覆没了，成了一盘散沙，你不难受吗？你没有压力吗？”人家马进说“这才抓了十几个人呀！”你说，有没有廉耻感？没有廉耻感！从她的这个表现就能看见，她没有羞耻感、廉耻感，没有良心。她没有良心还有人性吗？这就没人性！所以从那一刻开始，从她的那个表现就能看见她没人性。我揭露解剖她是后妈以后，结果人家被抓了就能直接背叛神，还能给大红龙送锦旗。咱没有真理就看不透事，有真理的话从她平时的流露看见她的活出就没有良心、没有理智，根据神话说的她就是不要脸，感觉不到羞耻，感觉不到难受，所以说她就没人性，也就可以看到只要把她抓捕了，她立马就会背叛，这是注定了的。这是说没有羞耻感和脸皮厚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有人爱脸面，嘴硬服不下来，不愿意承认，但是他心里边最起码得服，得承认。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呀！“不管你的理智是怎样的，就良心这一层标准来说你不够格，那你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人不好说。”从良心的标准来说，你到底是不是人不好说。“咱们不探讨你里面的灵是什么”，先不说你的灵是什么，就单独说良心。“咱们不探讨你里面的灵是什么、你从哪儿来、之前作过什么恶，不说你前生，就说今世你这个人所应该具备的良心而言，你缺乏羞耻感，那你这个人就不合格。”神在这儿说“不合格”是什么意思呀？不配称为人，你就不应该称为人。也就是说你这个人的命运注定了没有？你的命运是什么呀？神将人各从其类的时候还能留下你？你没有成为人的机会了，你不是人类中的一员，不合格，那等待你的将是永远的惩罚。

“有些人说：‘我脸皮厚吃个够。’那也得分在哪儿吃，你在神家就行不通，神家不是你吃教的地方，你要坚持吃教肯定就能吃出祸来。”脸皮厚吃个够，你们两个指挥今天算是把这句话给演绎出来了。“我脸皮厚吃个够。”达雪，吃够了没有？饭咸呢？还咸不咸？“有些人说：‘我脸皮厚吃个够。’那也得分在哪儿吃，你在神家就行不通，神家不是你吃教的地方”，什么是吃教？就是在教会里吃着神的、喝着神的不干活，废物。你是不是个吃教的？尽本分，想尽了就尽一下，不想尽就拉倒？神要的是什么人？对本分尽心、尽意、尽力的人，神不要人数的多，而要的是人员的精。求你呢？在神家尽本分不

给你发工资，不给你发工资你还得真心尽本分，不允许你应付糊弄，不允许有人吃教，吃教是要处理的、解决的。“神家不是你吃教的地方，你要坚持吃教肯定就能吃出祸来。”咱不要不相信神的话。东辰尽本分总是胳膊肘往外拐，给他交通多少听不进去，我说“你怎么就不害怕呢？神主宰万有，你就不怕神击杀你？不怕死亡？”还记得东辰说什么话了吗？知不知道？（“蹬蹬腿就过去了。”）记得吧？这个应该都知道。东辰说“蹬蹬腿就过去了”，说得多轻松呀。神作工结束了，要事实临及，就今年一年的时间，东辰住了四次医院，第一次是身上起了疱疹、疮，流着脓抹着药，一晚上不能往床上躺，而且还是冬天，还得用小太阳烤着，不能睡觉，合不上眼。好几个月过去了，肺上又有问题住了院，从医院出来过了多长时间又复发了，又住院了，反复住了三次院，这一次又要住院呢，小医院不要了，去了大医院医生说成了白肺了。不是说蹬蹬腿就过去了吗？你再说大话，非得事实临及？东辰说“蹬蹬腿就过去了”这句话说了多长时间了？所以说吃教是会吃出祸来的。神告诉你说会吃出祸来，就绝对会吃出祸来，这个没有疑问。你在世界上当个乞丐讨口饭吃可以，你来神家，你是个受造之物，你要做神的子民，你应该是奉献超过十分之一。你的奉献没有达到十分之一，反过来还要吃教，那你可想而知会是什么。你吃着神家的饭，不办神家的事，你在神家占着位置不尽本分，悖逆，你悖逆是要受咒诅、受惩罚的！

“有些人觉得，‘我的脸就像城墙那么厚，到哪儿我就这样，像螃蟹似的横着走，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谁能把我怎么样？’”你就要这样做，谁能把你怎么样。“人不能把你怎么样，但你既然信神了你就应该留心你所做的每一件事神怎样衡量、怎样评价”，人不能把你怎么样，但你既然信神了，你属于神家人了，神家就有天规诫命，你就应该留心你所做的每一件事神怎样衡量，因为神主宰、掌管着你，神要定你的结局、归宿呢。“但你既然信神了你就应该留心你所做的每一件事神怎样衡量、怎样评价，神怎样定义、定规你，你不留心这方面那你还是信神的人吗？”连宗教界的人都不是。“如果你连这个都不在意，那你就是不信派。”看到了吗？你的信，神不承认，因为你没有在意、你不留心神怎么衡量你、怎么评价你、怎么定规你，你就是不信派，咱信了几十年是个不信派！“你可以不在意人怎么说你，但你是不

是得在意神对你的评价、对你的看法与定规？如果在神那儿评价你这个人脸皮厚，你不知羞耻没有廉耻感，你的人性里少很多东西，一些很重要的东西你不具备，那你就应该重新做人，你得悔改，别讲自己的理。”神说的这些话是不是对人的劝勉？是不是给人的路？（是。）老吴，你还得你女儿跟你说“你接受审判刑罚，问路了吗”？接受审判刑罚就得着真理了？接受审判刑罚是得来的路。路是什么？不要把得着审判刑罚当作资本，“哎呀，弟兄审判我了”，觉得审判就是一种方式，审判一下就得着真理了，就得着生命了。人是在审判刑罚中看见神的，是在审判刑罚中认识自己的，是在审判刑罚中看见自己不是人的，是在审判刑罚中悔改的，而不是把审判刑罚当作一种方式，你作了恶以后过来说“你揭露解剖我吧，你审判刑罚我吧”，好像审判刑罚一下就进国度了，这是什么？这是不是愚昧、痴呆的一种做法？如果是那样的话，那成谬种了。前边说了这么多，那是揭露了一个实情，后边几句话是对你的劝勉，给你个路。“那你就应该重新做人”，应该重新做人，重新立心志。“你得悔改，别讲自己的理。”到现在咱还在讲理。别再讲自己的理了，得悔改。“你有千条万条的理由，就脸皮厚这一个事实就可以定你人性良心有极大的问题”，不是一般的问题，是极大的问题！“就以这一个标准来衡量你的问题就很严重。”因为神拯救的是有良心理智的人，神是要恢复人的良心理智，可你就没有良心，那你还说啥呢，那就不是人了，就不能划分在人类中了。很严重！不是一般的问题，是很严重的问题！“如果你听得懂我说的话你就应该悔改，别在心里讲自己的理。”神跟你说“别在心里讲自己的理。”老吴嘴上说“你不让我讲理，我不讲理了”，但在心里边说“你愿意说啥说啥，我要和你说你又不让我说”。老吴，我不让你说？你心里想啥呢？（老吴：不讲理了。）只是不讲理吗？不在外边讲理，心里也不能讲理。你的理是什么？是出于血气的。一说到血气，想到神说什么了？神说：“凡属血气的无人能逃脱那愤怒的日子。”（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凡属血气的无人能逃脱那愤怒的日子》）

“你的理是出于血气、出于情绪、出于撒但的，即便你认为没错那它也不是真理。”你认为的不错，你认为的对，就是法官说你对，它也不是真理，在这儿只讲真理。“神衡量人不完全根据你的败坏性情，在看你的败坏性情之前先要看你的人性”，不单独是要脱去败坏性情，你

得活出一个正常人性。“你的人性是怎样的、你对待每件事的态度是怎样的取决于你人性的品质。神看的肯定是准确的，衡量你的标准也是合乎真理的，不管衡量哪一个人都不是根据外表，而是根据人所做的事实、人日常生活中的流露表现”，看的是你日常生活中的流露表现，而不是我过来了你应付应付给我看。日常生活中和弟兄姊妹的相处，做在弟兄姊妹身上就是做在神身上，在日常生活中，你时时、事事、处处想的是什么，什么成为了你的生命。“还有人做每件事所持有的思想观点与态度，以及人对待正面事物、对待真理、对待神的态度。”咱一直交通思想、观点、态度，交通的不少吧？神看的就是这个，可你对这个思想、观点、态度用心了没有？“人日常生活中的流露表现，还有人做每件事所持有的思想观点与态度”，做每一件事都看看你的思想、观点、态度。“以及人对待正面事物、对待真理、对待神的态度。不管最终神对你怎么定义、怎么评价，都不是冤枉你，都不是凭血气，也不是凭着一时的眼光、兴趣，当然也不是根据你一时的表现，都是综合来看。”综合来看，也就是咱一贯的表现。你看达雪，达雪一贯的表现是什么？达雪对自己一贯的表现了如指掌吧？（达雪：嗯。）老吴一贯的表现，她自己心里清楚。“所以，神对每个人的评价都是准确的、客观的。是吧？（是。）脸皮厚这个表现涉及到人性品质了，当然一定程度上也上升到了败坏性情。人因着有这方面的人性会导致做一些事情，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人就流露出了败坏性情，不管流露哪方面败坏性情，凡是脸皮厚的这类人流露的败坏性情与做出来的事都是与他的人性分不开的。所以，看一个人的败坏性情能不能脱去、能不能得到改变，那就看他的人性品质是什么。如果人性品质是恶，对真理抵触、反感、厌烦，不接受真理，那这个人的败坏性情就不好脱去，那他就达不到蒙拯救”。神说得很清楚了，“如果人性品质是恶，对真理抵触、反感、厌烦，不接受真理，那这个人的败坏性情就不好脱去，那他就达不到蒙拯救”。“如果从人性品质上看不是恶人，也能领受真理、接受真理，不偏执，也没有人性品质恶劣的一些问题，那他的败坏性情是可以脱去的。同样都有败坏性情，能否脱去达到蒙拯救看什么？（看一个人的人性品质怎么样。）对了，就看一个人的人性好坏。”咱出去传福音找什么人呢？（人性好的人。）就找人性好的人。人性不好的人进来也不会接受真理，他脸皮厚，他也没有羞耻感，他不接受真理，厌烦真理。再一个就是偏执、执拗也不好

接受真理，败坏性情不好脱去，不好蒙拯救。神说“不好”那就很难很难，然后你自己再没有恒心，再不恨恶，你的败坏越深，你受的苦越多，这就看你有没有心志了。

87　尽不上本分的人是废物

1　就现在来看人的本分根本没发挥出来，全靠神自己作、自己说，人的功用实在太小，啊，都是没用的废物，不会与神配合，神话说了千万，人根本没有实行，啊……什么背叛肉体，什么放下观念，实行一切顺服，人根本没实行。

2　什么放下心中人的地位，除去心中的偶像，背叛个人不对的存心，不按着情感的意思做事，行事公正不偏左右，说话多考虑神的利益、考虑对别人的影响，多做对神工作有利的事，放下肉体享受，除掉自私自利的旧观念。

3　神要求人的这么多话其实人都明白一些，就是不肯实行不肯实行，这还叫神怎么作、怎么感动？做神眼中的逆子还有脸再拿起神的话观赏？还有脸吃神的饭吗？啊……人的良心何在？最起码该尽的本分都未尽到，还谈什么尽所能？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多讲点实际》

284　一个真正信神的人该有的责任

你若真有良心，你该有负担，该有责任心，不管征服还是成全，但你得把这步见证作好。作为一个受造之物，能被神彻底征服，最终能够满足神满足神，以爱神的心来还报神的爱，把自己完全献上来还报神的爱，这是人的责任，是人该尽的本分，人应有这个有这个负担，得把这个托付完成，这才是真正信神的人。不管有没有前途命运都能顺服下来，这样，神的大功就彻底告成了。

你若真有良心，你该有负担，该有责任心，不管征服还是成全，但你得把这步见证作好。作为一个受造之物，能被神彻底征服，最终能够满足神满足神，以爱神的心来还报神的爱，把自己完全献上来还报神的爱，这是人的责任，是人该尽的本分，人应有这个有这个负担，得把这个托付完成，这才是真正信神的人。不管有没有前途命运都能顺服下来，这样，神的大功就彻底告成了。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实行（三）》

2.典型的基督教

典型的基督教（一）

春春，你怎么看鑫月的？（春春：我觉得鑫月是“比我强的我得把他打下去，和我平起平坐的我得时刻踩着他，我看不起的我就不理他、贬低他。”我感觉她和新黎就配搭不来，她们就没有和谐配搭过，而且一线的人都对鑫月有看法。）比你强的，那是你要拿下的一块“高地”；和你一样的，那是你要踏平的；不如你的你是藐视、小瞧。看上边是仰视，看下边是藐视，这是你对人的一种态度。但是你要工作，你还要维护自己，所以你对待人还得有个原则。什么原则？“不管你高、低，你得听我的，你听我的我就维护你，你要是不听我的我就得排斥异己。”鑫月，有没有？（鑫月：有。）你说“有”是附和我说的，还是根据你对自己的认识说“有”呢？（鑫月：根据神交通的《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结合自己以前的过犯发现自己走的就是这个路。）什么时候发现的？（鑫月：让省察自己过犯的时候发现的，以前没有发现。）以前没省察过，让写过犯的时候省察到了。那你自己说说，自己招供一下，我听听。（鑫月：……）（负责人：你对新黎有排斥异己的想法吗？）（鑫月：有。）（负责人：那你说说最现时的，别人能看出来的表现。）（鑫月：就是只要别人一说新黎有不对的地方，我就说“你看看，都是这种事！”别人说她好的时候我就难受，就像当初余桦说新黎是一员猛将的时候，我就说：“她是猛将能干出来猛将的活儿也行啊，猛将就得打仗呢，哪些果效是她打仗达到的？”有一次去聚会他们揭露新黎说“新黎，余桦还说你是猛将呢，你什么将也不是！什么果效都没有，一天尽打岔！”我听了心里挺高兴，心想“你们看看，终于让你们看见事实了”。自己里面的东西全都是反面的，不是为了神家工作，为了把一线的工作抓起来。从我第一次接触她心里就排斥她，感觉从教会建造到现在也没有见过这种人，其他人都是普通败坏，而她败坏得太厉害了。）怎么太厉害呢？（鑫月：新黎自己跟我说她丈夫把她举报了，派出所的把她关起来，她点着派出所所长的名字骂呢，骂的那些话可难听了。派出所所长都说“这个人是二百五、神经有病吧，把她放出去吧”。）我当时一听，还害怕呢，

心想“让我跟她配搭，我真是不行”。晚上我跟那个姊妹说“你今天听了什么感觉？”姊妹说“呀！我懵了，摆设这样的人让我学什么功课呢？”）她骂派出所所长，人家就没反应？（鑫月：人家说这个人信神信的神经了，关了十三天放了。）只关了她一个人？（鑫月：几个人都关了。）那几个人关了多长时间？（鑫月：跟新黎都是一天放出去的。）按理来说你骂人家警察，人家关你十三天能完吗？（鑫月：人家说这个人神经有问题，关着没用了。）（负责人：那些人没有骂，也是关着没用回去的？）你这话说的，那骂和不骂是一样的。（鑫月：意思是说人家有那个胆量敢骂。）（负责人：不是敢骂不敢骂的问题，是说他们出去跟骂不骂没有关系。）（鑫月：嗯，没关系。）（负责人：可是你说的连起来以后就有关系了，最后这个人骂人骂的不行，人家把她当神经病给放回去了。）你刚才说新黎骂派出所所长了，她骂派出所所长呢，你怎么害怕呢？（鑫月：她骂的话是世上的那种粗话。）我没有听到你说因为她骂弟兄姊妹你害怕呢，你是说因为她骂派出所所长你害怕呢。（鑫月：我的意思是她谁都敢骂，她的儿女、丈夫、亲戚她都敢骂。）（你不是怕她，你是对她有看法。）（鑫月：嗯，那个时候就开始对她有看法了。）她骂你了没有？（鑫月：没有。）那你说的这一切都是听说的吧？（鑫月：听她自己说的。）（负责人：她跟你配搭了这一年多有没有骂你？）（鑫月：没有骂，就是吵得厉害。）她和你在一起配搭了一年多，和你说的话也够多的了，但是其他话你没有记住，你就记住她骂人了。（鑫月：我跟她交通过一次，人家说“我不干了，我跳楼吧，我不活了行不行？”后来我也不说她了，因为我一说什么，她就是那种寻死觅活的，说“你赶紧走吧，我不活了行不行”，所以我总是躲着她、避开她。）我看你对她的评价就是“骂人”“吵”，再没有其他话了。（鑫月：她这个人能干、能吃苦，接待方面也是可以的。）我没听你主动说这些话，这话是硬挤出来的。（负责人：我跟新黎聚过两次会，感觉这个人热心大，出来尽本分能往前冲，在那边传福音的时候那些人就是新黎打回来的，这是我对她的了解。）

鑫月，你看负责人对她的评价和你对她的评价差别在哪儿？（鑫月：我里面就是这些东西，不愿意和她接触。）为什么不愿意和她接触？（鑫月：跟新黎相处和跟其他人相处不一样，和其他人能心平气

和地谈，人家也能接受，而新黎是一阵一阵的，这一阵谈得挺好，过一阵就谈不成了。）“别人还能听我的话，她就不听我的话，这话我又不能直接说，只能你去揣摩。”刚才你说新黎的表现和负责人说新黎的表现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对待同一个人，负责人是什么观点？你是什么观点？你的这个观点是从哪来的？（鑫月：我是错谬的观点，撒但的观点，是站在人的利益上说话、看事。）“撒但的观点”，看多会说话呢！“我都这么说了你们还说我什么呢？”新新，说说负责人和鑫月的区别。（新新：负责人看的是新黎能不能为神家作一些工作，而鑫月看的是新黎的缺点，她怎么不好怎么不好。）负责人说了两个态度，一个是看见这个人能往前冲，一个是看见这个人有忠心。鑫月，你看见的是什么？你看见的是“她跟我说她和派出所所长吵，和她老公吵，和她孩子吵”。还是“她说的”，因为她和她老公吵你没看见，她和派出所所长吵你也没看见，而且这话也不是别人和你说的，是她自己和你说的，你看见的只是她说话语气强硬，对吧？刚才你对新黎的描述和负责人对新黎的描述区别在哪儿？（鑫月：我只抓人家的短处，不看人家的长处。）你真会说话！神让咱时时想着神、念着神、为着神、向着神，可咱呢？从负责人对她的描述中你能看到负责人想的是什么？新黎能作工作，能往前冲，有个忠心。一个败坏的人，能有一个冲、一个忠，你还要要求她什么呢？神要拯救的人哪有圣洁的呀？你在这儿看的是什么？你没有看见她与神之间的关系如何，你也不看她与神之间的关系如何，你也不看她与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如何，我没有听到你说她的实质是什么，你对她的认识是什么，你跟我说的是“听她说……”，从这些话里看到了什么？这是你对她的认识吗？这是什么？“听她说”，你听她说的不只这三句话呀，她不可能只跟你说这些话吧？她说的其它话你记住了没有？你只听她说，你自己有没有观察能力？别人对她没有评价？有没有？（鑫月：有。）可是我没听见你说这些话，我只听见你说“她说……”，你从她说的这些话里边要干什么呢？这是不是找茬呢？你如果是听别人说她在派出所吵架了、说粗话了，在派出所怎么怎么了，那也算回事，因为从别人那里反馈回来的才比较真实。她自己说出来的话能不能信？这是一个。第二个，如果说她在派出所骂了人家，派出所会不会轻饶她？她骂老公了，骂孩子了，也是你听她说的，你没有看见事实。你有这样的言行举止，你流露出来的态度、观点是什么？你的心思是什么？刚才咱

说的这是个表现吧？从你的这些表现里边看见什么了？你对新黎是什么态度？（排斥。）你对新黎是一种排斥，你根本不看她有什么优点，你也看不见她的优点。她的缺点也不是你亲眼看见的，“我看见她偷了、抢了，她跟谁吵了，她骂谁了”，你也没有亲眼所见，你只是听说，还不是听别人说的，是听她自己说的。她自己和你说的这些话有多少是真话？你了解一个人能单独听她自己说吗？新黎在派出所里闹了，最后是什么结果，你不去听听、分辨分辨？你没有去分辨她，你也不需要去分辨她，因为你就是在找茬、抓把柄。

刚才说的这是态度，是吧？从态度里边看你的观点是什么？今天让你在这儿抓一线工作呢，咱应该是以什么来考核她呢？是以她能不能作见证，能不能作了工作为标准来考核的。你考核她的作工了没有？我没有听你说她能不能作了工作，你没有说“她打岔搅扰呢，她作不了工作；她见证不了神，她见证自己呢；她砸了几个活儿，她作这个工作不合适”，你没有说这些话吧？这些话我没有听到你提半句，反过来你提的是“她自己说……”，你考核她能不能用，不是根据她能不能作工作，不是根据她与神之间的关系如何，也不是根据她的实质来对待她，而你是在找她的茬，找她的问题，你找的依据还是“听说”。一开始你说新黎在派出所骂派出所所长了，还骂她丈夫孩子了，然后我逼问你“你怎么知道的？你听谁说的？”你说：“我听新黎说的。”我说“你就没有看见？”你说“我看见了，她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她说她要跳楼呢。”这是你对她的一个评价。那你对晓碧的评价呢？你没有说晓碧有没有骂人。晓碧骂不骂人呢？晓碧说不说脏话、浑话？晓碧和她老公吵不吵架？（鑫月：不知道。）不知道？她就没和你说？你就没有问问？晓碧不跟你说，新黎就跟你说呀？她们两个人都在一线呢，都作工呢，那你对她们有一个公平的评价吗？你说晓碧还能作了工作，还能见证呢，我就没听你说新黎能作了工作。从这里边看见你对晓碧是什么态度？你是不是认可她呢？你是不是想接纳她呢？你是不是想过来说服我呢？“你别看晓碧她是自闭症，她还能作点工作呢；你别看你让新黎当指挥呢，我就不谈她工作怎么样，我就说她的人性，她的人性就不行。”既然你要谈人性，那把两个人的人性都谈谈呀，既然要谈作工，那就把两个人的作工都谈一下。你为什么就不谈新黎的作工呢？这是不是把你对待人的原则暴露出来了？你这是什么原则？这说

明晓碧比新黎跟你走的近吧？（鑫月：我和新黎经常在一块呢，我和晓碧没有接触。）你没有接触过晓碧，你怎么知道人家作工还是可以的？（鑫月：也是听说的。）听说的，你调查了没有？（鑫月：了解了。）你和谁了解的？跟几个人了解的？（鑫月：跟二线指挥还有二线成员了解的。）那新黎你了解了吗？（鑫月：了解了，跟教会带领和一线成员了解的。）那她的作工果效如何？（鑫月：她的作工果效我就能看见，因为我们俩配合呢。）你能看见但你没有和我说呀，你看见她的作工果效怎么样呢？她能不能作了工作呢？（鑫月：作工没有果效。）她不如晓碧，是吧？（鑫月：没有这么比过。）你没有比过，那你这个结果是怎么出来的？（鑫月：拿新黎和一线成员比呢，跟她接触的这些熟人比呢。）也就是说，你衡量人就没有标准，是吧？在晓碧这儿给她找一个标准，在新黎那儿又给她找了一个标准，你衡量人就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你的这个标准是来回变的？你告诉我说没有拿她们两个人作比较，我问你“那没有比怎么出来结果的？”你又告诉我你拿新黎和她周围的人比了，晓碧也是和她周围的人比了，这是什么原则呀？这算不算原则呢？（不算。）这算什么呢？这是不是大红龙的做法呢？大红龙是什么做法呢？大红龙是不是画地为牢，它说出来的就是标准，就是法律呢？标准、法律是不是由它自己规定呢？咱衡量人的标准能不能随便定？这里边能不能看见你的做人原则？一个是排斥，另一个是高抬？只要不涉及你，不影响你的地位、名誉，你没和她接触过你都可以高抬她；而对你的地位、名誉有威胁的人，你就能排挤她。咱心里还有神吗？你说的话还很好听，一说就认识到了。认识到了还要那么做，那是什么呀？

春春，说说你和鑫月配搭的感受。（春春：我和她配搭，感觉和她说不成话。）怎么说不成话？举两个例子。（春春：那次他们跟我反映说鑫月让两个有环境的姊妹回家了，我就问鑫月“你让那两个姊妹回去了？那边都找下家了，也能住下，而且她们手里还有福音对象要传，你怎么让她们回去了？你看一看她们家里有没有环境，能不能回去，了解了以后发给我看一下。”然后她说：“我下边几百个人呢，我能知道？我不记得她们有什么环境。”“你不记得她们有什么环境怎么就让她们回去了？”她跟我这么说那么说，我跟她就说不清，我就赶紧问晓蓝这两人的情况，后来晓蓝给我发过来，一个姊妹被抓过，还被

出卖过，大红龙还一直找她呢，另一个姊妹是接待过被抓过的人，而且她也被出卖过。我就问鑫月“这两个人都有环境，让她们回去不合适呀，你怎么让她们回去了？”她说：“我都问过负责人两遍了，负责人同意了我才让她们回去的。她们回去一个多星期了，安全就行了，你一直纠缠这件事，不干正事！”我说：“那也得了解一下实情呀！看她们回去到底安全不安全，到底去哪儿了。”就因为这件事我和她打架呢。）（负责人：鑫月，你是不是因着去年过年咱家分了点东西，我没给她俩分，然后你就让她们回去了？）（鑫月：是。）（负责人：我跟你谈的是她们没环境就可以回去，要是有环境咱就不能让人家回去。再一方面，她们就是不回去咱不给她们分东西也没什么问题，你觉得有问题吗？）（鑫月：没问题。）（负责人：但是你里面是不是感觉“为什么给晓蓝和新黎分东西，却不给她俩分呢？还让人家回家，我怎么跟人家说呢”？你里面有没有这个？）（鑫月：有。）（负责人：分东西的时候就跟你说给回不了家的弟兄姊妹分点东西，而不是给所有人都分。而且让你们报数的时候你报了五个人，春春只报了三个人。）所以分东西的时候就按三个人分的，没给那两个人分，鑫月就有看法了。（春春：她觉得新黎和晓蓝在那边作工就没有果效，不作工，还给她们分东西呢，这两个姊妹手里还有线索，都不给她们分。）有两个人没有分到东西，你可以问一下呀，都是一起的为什么这两个分了那两个没分呢？（鑫月：我问了，但是说捎过去多少份就是多少份。）（负责人：我跟你说她们能不能回家你确定好，要是不能回，就别让她们回。要是她们家里环境不行，回不去，那你们那边还有东西，是不是也能分呀？不是非要从捎过去的里面分。后来她们是什么情况你就再没跟我说。）有两个姊妹没有分到东西，你问了负责人以后，负责人也跟你说清原因了，你也知道因为什么没分了，是吧？（鑫月：嗯，知道了。）知道了，你里边还有看法？（鑫月：没有了。）没有，但你还是把那两个姊妹打发回家了呀。（鑫月：不是我把她们打发回家了，是她们自己就要回呢。后来我跟本地教会联系了，说她们家最近没什么环境，就让她们回去了。）你现在说的意思是她们回家和分东西是没有关系的。（鑫月：后期回去跟分东西就没关系。）怎么还分前期、后期呢？（负责人：刚才我问你“有关系吗？”你说有关系。）（鑫月：你给我发信息的时候，我们正在分东西，我一看没有她们的，就说她们能回家就回去吧。）（负责人：你

当时就有这个东西？）（鑫月：当时里面有这个意念。那天我就谈了，这是神家的东西，为什么咱里面邪恶的东西都出来了？那几个姊妹也是说，“什么也不干还给分东西呢”，我说：“这就是咱的败坏，咱里边有邪恶的东西，神家的东西也不是咱们自己的东西，分给谁都可以。”当时一个姊妹也说了，“为什么咱里面能出来这些东西？为什么分给别人咱不吭气？怎么分给她们咱就不愿意了？”）（负责人：是呀，本来你对她俩就有看法，就不愿意要她俩，“工作都没果效还让她们拿东西呢！”）（鑫月：嗯，我里面有这个东西。）既然你里面有这个东西，那就是说你看到没有她俩的东西以后，你就想打发她们回家了。她们回家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回的家？是因着你看见分东西分得不平等，你气得让她俩回家的，还是在负责人说没环境可以回家以后她们才回家的？（鑫月：负责人说了“她们家里没环境、安全能回家就回家”以后才让她们回的。）那你的意思是你觉得分东西不平等仅仅是有这么一个意识，但它没有支配你做事，是吧？（鑫月：嗯。那个时候我一看没有她俩的东西，我里边的东西就出来了。我就在那儿跟弟兄姊妹亮我的相呢，“我心里不舒服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东西呢？”然后区带领已经揭露、对付过我了。）

你说那叫亮相还是亮肌肉？（鑫月：亮相。）新新，属于什么呢？（新新：亮肌肉呢。）亮肌肉和亮相分不开？亮肌肉是控告，“你们看负责人安排的公平不公平？”（鑫月：没有这个。）是你没有说出来，你心里边是这样想的呀，“我心里难受着呢，负责人给这两个不作工的分东西了，作工的却没给分东西，我心里边难受呢，我给你们亮一下相”。虽然你没说出这话，但你是不是要用事实证明一下，“这就是负责人安排的工作，你说这公平、公义在哪儿呢？弟兄姊妹你们说是不是呢”？这话你不能说，但达到的果效是不是这样的？让她们都起来看看，“这就是负责人干的工作”。你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借题发挥。你要是解决问题的话，你应该问一下“有五个人，怎么只拿了三个人的东西呢？那两个人为什么没有呢？”这个问题得先跟谁说呢？谁安排的跟谁说。“这是怎么安排的？根据哪个原则安排的？咱该怎么处理？是数据报错了还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你没有去解决，而是先拿上信息让别人去看了。看什么呢？即使说负责人安排错了，你给纠正过来。可你不是去纠正，而是去下边“点火”去了，这是不是你心里的邪

恶呢？这是不是要造反呢？这是不是亮肌肉呢？那什么是亮相？亮相是说自己的邪恶呢，亮肌肉是发表自己的观点呢。亮相是发表谁的观点呢？亮相是站在神一边看事，把你的邪恶说出来。你把亮肌肉当成亮相，多“聪明”呀！你把肌肉亮出来让人看见，“我该要的面子要回来了，我要达到的果效达到了，还让你们看见我多谦卑、多会认识自己”。如果是亮相的话应该是什么表现呢？亮相是对自己的一种恨恶。“呀，你看我在下面什么工作也作不了，我和春春配搭呢，这配搭的是什么呢？就连自己下边有几个人在外尽本分能不能回家都不知道。明明是五个人，给人家报了三个人，所以有两个人就没有分到东西。因着我们两个人没有和谐的配搭，没有作工，带来的是什么？给三个人分了东西，两个人没分到东西。没分到东西的那两个人是什么心态？对神造成误解。‘神家的公义在哪儿呢？神家看不起我们，神家没有把我们当人待，没有把我们划在这个框框里。同样是作工的，她们也作工，我们也作工，得到的却是不同的看待、对待，不同的待遇。我们还怎么信神呀？’给弟兄姊妹带来消极，让弟兄姊妹对神有了误解。这个误解是怎么产生的？是因着我们没有作工、没有和谐配搭造成了这样的误解。做带领的职责、责任是要解决人与神之间的误解，我不是解决人与神之间的误解，我是制造人与神之间的误解。你说我还有脸当负责人，当带领呢？你说咱信神呢，咱连个事务性的工作都作不了还怎么来到神面前呢？我就是个罪人，我不敢见神的面。”你交通了以后，让别人看到一条路，让别人看见该怎么做带领，这叫认识自己。认识自己什么呢？认识自己所作的恶。你说“我这里边有什么心思，我有什么败坏性情，我作了什么恶了”，这还叫认识自己？明明就是你做的，你心知肚明，还用去认识？所以说你那是亮肌肉，那是威胁，让人顺应你，是控告。同时，要是那两个姊妹在的话，这一下又收买了两个人，让她们对神产生了误解，你在她们心目中有了位置，让她们仰望你，把你当成亲家，“上面有这个保护伞就是不错，少给我们点东西她还难受呢”，她们跟你的关系能更亲近。笼络人心，这是不是在作恶？作了恶以后你还跟别人说你是在认识自己，打了个认识自己的旗号，这就是一种假谦卑。

本来就不是多大的事，在你那儿也仅仅是一时的意念，就没有什么，但是你还抓住这一时的意念，做了个文章。负责人问你的时候，

你还在说“是呢、是呢”，你时时不都是在演戏？咱需要因为一时的意念这么大做文章吗？为什么说大做文章呢？你能拿出来在弟兄姊妹面前去认识，需要吗？就是刚才说的，如果真认识自己了，闲暇时间把这个拿出来谈谈也可以，但你不是认识自己呀！你问了负责人，知道了结果以后，你怎么处理的？春春那边了解到的是这两个人有环境，你这边了解到的是没环境，你怎么能说春春是搅事呢？你为什么拒绝从春春来的信息呢？（鑫月：我跟她说那两人已经回去一个礼拜了，安全了就可以了。眼前是这个教会的事情出来了，得赶紧解决这个教会的事，可她老纠缠那件事不放，我是这个意思。）那叫不叫纠缠呀？（负责人：你跟春春说的是你问了我以后让她们回去的，我说的是你确定了以后再说。可是她们回去到底安全不安全你也没告诉我。）（鑫月：后来我没跟你说，我又问了教会带领确定安全了才让她们回去的。）姊妹会说话呀！每说一句话你都能够圆回来，让人很难抓住你。（新新：她的意思是，“我已经知道了，你别揭露我了”。）太圆滑了！你不知道越圆滑罪名越大？刚才负责人说“你确定安全了再说”，你说“我确定安全了才让她们回去的”，你们听听这话，给自己先盖棺定论，“我先不管你有什么看法，我先告诉你我是确定安全了才让她们回去的，好了，你不要再说什么了，我看你怎么给我找漏洞。”先把我给堵住了。“我是在确定安全的基础上才让她们回去的。我要是不说这个话，你肯定问我‘你确定安全吗？你不确定安全就让她们回去了？’我就告诉你‘我是确定安全了以后才让她们回去的’，我看你再说什么。”实际上你确定安全了没有？你没有确定安全，但是你就能说“我确定安全了以后才让她们回去的”。就像晓碧和新黎，你拿这两个人对比了没有？谁作工有果效呢？谁人性好一些呢？听你说的这些都是经过你分辨、认识以后决定的，但细问的时候，你作比较了没有？在你这儿就没有一个衡量标准。让那两个姊妹回家这件事依然是一样，其实确认是否安全这件事你没做，但是你给它盖棺定论，告诉我你已经做了，实际上你做了没有？春春跟你说你还嫌她烦呢，说她搅事。首先说这是不是搅事呢？两个人配搭呢，就不要说她从别人那儿知道什么信息了，即使说她不知道信息，你知道了，你是不是该告诉她一下？而且她还是去了你的地盘了，你各方面知道得多，你得告诉她，让她去了解，这是你的义务与责任呀！可是你没有告诉她，当她在侧面了解到这些信息以后，她还想和你说，你却把她的嘴

给堵了说她纠缠事，这是不是纠缠事呢？你说：“二百多个人，我能记得谁有没有环境呢？”二百多个人，你都记不起他们有没有环境，那你怎么知道没给她们俩分东西呢？这个你怎么能记住呢？你明明知道那边出环境了，抓了多少人，保证弟兄姊妹的安全是不是你工作范围之内的事情？你嘴上说的是要保证她们的安全，怎么保证呢？你了解都不了解，怎么保证呢？咱说的话好听，嘴在天上，脚在地下。

你的演技能力还是可以的，你说春春给你发信息的时候，你正好忙着处理那边的环境呢，所以顾不上跟她说这件事，你说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她是搅事呢。春春在这儿着急的是，两个姊妹回家了，但她们家里的环境安全不安全呢？她在这儿着急的是两个姊妹回去安全不安全，这事过去了没有？这怎么能说过去了呢？一提起这件事你脑海里的画面很清晰，你都清清楚楚地记得你当时在做什么，你的记忆力相当可以呀，这是不是记住了？她跟你说什么话，你为什么能一下子想起当时的那个场景呢？你如实地、清晰地把这个画面告诉我，我是看清楚这个画面了，可是这个画面正好把你自己暴露出来了。我就问你，这个清晰的画面你怎么能记得起来呢？这是不是可疑？咱就不要说时间长了说过的一句话记不起来了，就是当时有人还了你五千块钱，过了半个月以后再问你“他还你钱了没有？”“好像是还了。”“当时他还你钱的时候说什么话了？当时还有谁在场呢？记不记得？”都不记得了，而且是连重要环节都不记得了。而她跟你说这些话你为什么就能记得呢？这个画面你怎么能记住？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这件事抓你的心了。怎么抓你的心了？能让你牢记在心的一般是什么画面？刺激的画面。你杀人放火了，这个画面你能不能记住？（能记住。）你去杀人放火的这个画面记住了，那你去菜地里边浇菜的画面你能不能记得住？（记不住。）为什么呀？因为你在杀人放火的那件事上用心了。或者说你就没用心，你在路上骑车呢，突然被撞了，这个不是你计划去做的事，但是你突然间受到伤害了，趴到地上了，这个画面你能不能记得住？（记住了。）这个也能记住。平平淡淡的画面你能记得住吗？（记不住。）这是一个能记住的画面。还有一个画面是什么？是预先准备好的画面。好比说大红龙拷问你的时候说：“你和他是什么关系？你们在哪认识的？认识几年了？”你说什么呀？“我们认识五六年了，我们在哪个桥上遇到了，然后怎么怎么就认识了。”从这句

话中你看到了什么？这话你是预先准备好的，大红龙一问你，你直接就说出口了，还用不用再说其他的？如果大红龙一问你，你就能如实地、清晰地把这些话告诉它，你是不是预先就得准备好？“大红龙问话的时候我怎么说怎么说。”但当你清晰地把这个画面一说，大红龙就知道了，“这就是信神的，提前就把话预备好了”。如果大红龙问你的时候，你说：“这么长时间真忘了，回忆不起来了。你不要说我们俩怎么认识的了，我跟我妻子当时是怎么认识的，我们第一次在哪儿见的面都想不起来了。”大红龙一听你这话就实在。所以你刚才一提到这事立马就能清晰地把当时的画面描述出来，一听这话就是预备好的，你就是来针对我的问话的，你把这个清晰的画面给了我，一看就是假的。也就是说这个画面无非就两种：一种是你早就计划好的；一种是特别上心的。鑫月，你描述的这个画面是我说的这两种里边的哪一种？还是你另有一种？（鑫月：早已预谋好的？）“早已预备好的？”还带个问号，我问你，你问我？你真是“聪明、智慧”！鑫月，属于哪一种？（鑫月：心思里边有这些东西。）是心思里有这些东西，还是预先准备好的？能听懂我说这句话的意思吗？（鑫月：这两种不是很清楚。）一种是预先计划好的，也就是预先准备好的；另一种是受了刺激，记在心里的。如果不是这两种，你就不可能想起当时的画面。你是哪一种？你自己心里清楚不清楚？是受了刺激了，还是预先计划好的，准备好的？（鑫月：应该是预谋好的，心里有这种东西，所以才能记住，直接就说出来了。）

春春能记住这个画面我能理解，因为她受到伤害了，但是你没有受到伤害，这个画面在你这儿还是清晰的，那这个清晰的画面是怎么得来的？我说“预先画好的”是什么意思？就是预先计划好的。受到刺激的，是心灵受到伤害了，把它记在脑子里了。一个是计划好的，一个是刻在脑子里边了。你属于哪一个？刚才说这个画面在春春这儿是刻在脑海里边了，那你这个画面是怎么在你脑海里留下来的？是刻进去的还是提前计划好的？刚才那个画面你描述得清晰吧？“春春给我发信息的时候，我正好忙着处理其他事，我顾不上理她，所以我两句话把她打回去了。”你描述的时候中间就没有停顿。如果这个画面没有刻在你脑子里，你是不是得想一想呢？“我当时是怎么给你回的？我因为什么给你回的？”而你没有想就很利索地说出来了。所以说你这个要么

就是计划好的，要么就是刺伤了你了，刻在你的脑子里边了。如果你是计划好的，那就说明你这里边有预谋。有什么预谋？（鑫月：没有预谋。）这个预谋不是说你要谋害她，是你计划好要怎么表白。这个预谋就是当时她跟你反映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在这儿已经知道结果了，“将来负责人和弟兄问的时候，我该怎么回答、怎么说呢？我按没环境让这两个姊妹回去了，春春说的是她们有环境，可我已经把人家打发回去了，将来一旦出了环境我怎么说呢？或者春春给负责人报告了，人家要过来调查，我该如何回答呀？”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得给自己找个出路，就得预先计划呀？“刚开始她和我说的时候，我忙于什么事顾不上搭理她，所以就回击她，把她打回去了。”这就是预先计划好的。（鑫月：没有这个。）没有计划好？（鑫月：嗯，我心里没有想这些。）没有计划好，那就是受刺激刻在脑袋里了。她说的那些话是不是刺激到你了？（鑫月：刺激到了，因为春春和晓蓝、新黎接触了以后，她们三个人的点是一样的。）什么点一样？（负责人：意思是鑫月对晓蓝和新黎有看法，我让鑫月拿着东西去给她们解决问题，鑫月不去，她让春春去了。春春回来以后就跟她说“晓蓝和新黎对你有看法”，鑫月心里就不舒服了，“你肯定受她们俩蛊惑了，所以就不停地问我，‘这两个人回了家安全吗？’”）（春春：鑫月让我去见晓蓝和新黎时说：“我就是让你去见她们，让她们两个给你强行灌输呢。”我说：“给我灌输什么呢？”她的意思是给我灌输她们对她的看法。）（负责人：“对我有看法的人，我就让你去见。我看看她们给你灌输些什么，我看你回来跟我说吗，我就看看你是什么态度。”）（新新：这是预谋好的。）这是鑫月直接说出来的，是吧？（春春：嗯，人家直接就和我说了。）“我指鹿为马，看你回来给我汇报什么，看你是不是我的人。”结果你回来不说。（春春：嗯。）

典型的基督教（二）

（负责人：从这两件事上我看见鑫月走的就是敌基督道路。临到事以后她不是说怎么同心合意去把工作作好，而是排斥异己。）有心计，是在打江山呢。所以说她对神的工作没有多少认识，对自己也没有多少认识，但是她对人与人之间相处的这些细节、这些画面记得特别清晰。（涉及到她的地位、涉及到她的利益了就记得特别清楚。）（她不是处处为着神，她做什么事都是为自己。正常的配搭是共同考虑弟兄姊妹的安全问题，解决弟兄姊妹的误解，而她里面是“我安排你去给她们交通是有目的的，让她们给你灌输”，还用了“灌输”这个词。）“我把你放在那儿是让你当我的助手，让你能为我所用，让你去探一探，看看她们给你灌输什么，跟你说什么。”她这里边有个习惯性地盖棺定论。一般人是“你过去看她们说什么了，看她们流露什么了，你给她们解决解决”。而她是说“你去看看她们给你灌输什么呢”，她用“灌输”这个词就相当于她已经给春春强行灌输上了，“她们是一伙撒但啊，撒但的诡计就是给人灌输呢”。她想先把春春强行占有了，“她们是给你灌输，我是给你引导，所以你回来得给我汇报。”这是她的初衷和计划，她想着让春春回来给她汇报，结果春春回来以后没有给她汇报她想要的，春春说的是什么？“那两人有环境，你怎么让她们回家了？”鑫月当时的心态是什么？她已经对春春火了，“春春，你是来这儿干什么的？我来这儿是想干什么呢？我是想让你为我所用的，当我的助手呢，让你去看一下她们给你灌输什么了，你回来给我汇报一下。可你没有给我汇报，反过来你成了她们的探子了。过来抓我的把柄呢，还要教导我呢，还告诉我那两个人有环境呢。”这是她难以忍受、难以接受的，也是接受不了的，是不能承认的，所以说她必须得把春春打回去。在你把春春打回去的时候她已经告诉你回去的这两个人有环境了，是吧？在你知道她们两个有环境的情况下，你依然能把春春打回去，证明你是心虚的、是害怕的。所以刚才为什么说这个画面已经刻在你的脑海里，记忆犹新呢？为什么你还要接二连三地把负责人给你发的信息给她看呢？你是要找证人呢，你害怕，“她俩一旦出了环境怎么办？”所以说你为了给自己脱身，你是想尽一切办法。第一，你心里知道春春给你发的是那两个姊妹有环境，但你赶紧盖棺定

论，“我找教会带领了解了，没有环境，还有负责人发的信息为证”，让你全身而退。第二，春春想跟你了解这两个人的时候，你不说，因为你也知道你自己做的是什么，你没有作工，你自己最清楚，你看人家一过来就作工，还知道得了解一下这两个人回去以后环境合适不合适。实行真理的人把不实行真理的人给定罪了，人家这么一抠、一作工作把你显明了，你成了不作工的人了，你能接受了吗？你把她留在身边这是不是一个定时炸弹呢？你是接受不了的，你也不能让她留下来。那你该怎么做呀？用你的办法、用你的方式，排斥异己，所以在她说出话以后 你就能把她打回去。但是打回去以后你还要维护自己，还要考虑后果，“她俩一旦出了环境怎么办？”这些纠结在一起，你心里忐忑不安，这是个结，所以这个画面在你心里就记得特别清楚，刻在你里面了。是不是这样的？（鑫月：我没有认识到。）你里边有没有我说的这些心思？（负责人：弟兄给咱谈的是生命进入方面，不是说这件事，而是你心思意念里想的是什么，揭露解剖出你里边的那些思想、心思意念，才能把咱里边的根源挖出来。你里边有没有弟兄交通的这些心思意念？）（鑫月：有。）鑫月，你邪恶不邪恶？（鑫月：邪恶。不交通的时候不知道自己邪恶。）（负责人：这就是揭露解剖，让咱认识自己里面细节的东西，认识到以后才能得着一个改变，才能看见“我走的这条路就是敌基督道路，再这样走下去到最后不是受惩罚的对象？”）

鑫月，你是真看见我给你交通的就是你的真实情形了，还是说没办法只能承认？（鑫月：当时自己心里就是那么想的，和你交通的能对上号。刚开始我说我里面没有这些东西，没有想这么多，现在一层一层揭露出来，看到自己里面就是这些东西。因为自己看不到自己的邪恶，顺着你谈的这个思路，回忆自己当时是怎么想的，再对照自己当时的言行举止、想法、做法，才看见自己里边竟然这么复杂，自己确实是邪恶。）别人看你是根据你外表的言行举止来衡量你，来看你的心思，但你不需要呀，你当时的心思是什么，你仅仅需要回忆一下就知道了呀。我谈的这些是不是你当时的心思？（鑫月：通过你揭露的这些我才能结合上，光看外边结合不上，没有细节的东西，不知道哪些是属于正面的、哪些是属于反面的，自己还不会解剖自己，不会进入，不会挖自己里面的思想，没有这方面的意识，尽本分也是光出

力，遇事稀里糊涂就过去了。而弟兄看到一件事以后揭露的是人里面邪恶、反面的东西，一般人有时候就看不出来里面的东西，自己也看不出来……）芙楚，刚才我交通的这个你听懂了吗？（芙楚：听懂了。）鑫月和你有什么区别吗？我看着她比你更“拔高”了，你是在那儿看，她在这儿是实际地做。她还有一个表现是当揭露解剖了她以后，你看她的反应、认识，快吧？你呢？你是什么反应？你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是表白还是对抗？有的人临到揭露解剖是讲理、叫嚣，你在这儿是无声地抵抗，无声地讲理，“我不能说，让我说什么呢？我只能在心里和你讲理，我有理不能讲，我和你说什么呢？”（芙楚：嗯，我里面是这个。）鑫月呢？（芙楚：人家不讲理。）她不和你讲理，她出来的是什么呀？“认识”。鑫月，你是真认识了还是假认识了？（鑫月：真认识还达不到，要是真认识了在做人上就实行了，就进入了，就有变化了。现在是能真实地接受了，能领受到这方面了，能揣摩自己过去做过的事情，自己里面掺杂太多，而神不容人有一点掺杂，咱看不到，就认识不上去。现在知道得从里边去认识，而不是看外表。咱不会做人，这就是一点一点带咱做人做事、看人看事呢。）芙楚，谈谈你对她的认识。（芙楚：道理上知道弟兄揭露的这个对着呢，咱得跟着弟兄交通的路走，可是内心深处还没有真实的认识到，有时候就认识不到。）你是说你呢，还是说鑫月呢？（芙楚：说我呢，我看着她也是这样的。）（鑫月：我心里还想着自己是个粗人，遇事稀里糊涂的就没有那么多心眼，临到什么事都不想那些细节问题，人家的心眼可多呢。刚开始还有点冤枉，后来结合弟兄交通的，才看到自己的这些邪恶的东西在里面存着，自己就发现不了，就没有跟自己对过号。）鑫月会表达，是吧？（会圆场。）会圆场，说什么都能圆回来。（新新：真认识自己了，应该是弟兄解剖出自己心里的那些东西以后，从心里是接受的。而鑫月是“我再跟你表白一下。”我看她就是法利赛人的那种做法，是假认识。）你从她说的话里面能听到她对我是一种迎合，是吧？（嗯。）我揭露解剖别人的时候，别人心里是对抗、叫嚣。可我揭露解剖鑫月的时候，人家没有对抗、叫嚣，人家是迎合。按理说迎合是不是好现象？（是。）迎合是应该的，是好现象，但是迎合得太快了就有点问题了。为什么说迎合得太快有问题呢？能够迎合上去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她就知道这条路是怎么走的，然后我这么一说她立马就能跟着走，这是一种迎合。这

种迎合属于什么？她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她是清楚的，所以我这么一说她也能跟着迎合上去，也就是说她是心知肚明的。什么是心知肚明？就是她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她知道她是在做什么，她知道这是打岔搅扰，她知道这是神不喜欢的，但是这件事她还是做了，她是明知故犯，所以别人一说什么“我明白，我知道”，你一说她就明白、知道了，她就能迎合上去。因为什么呀？她明白、知道，她就是实行不出来，不走，这是一种迎合。还有一种迎合是什么呢？演戏呢。她懂不懂？明白不明白？其实她不明白，她就是用一种外表的做法来迷惑你一下，告诉你“我是迎合的，我是配合的，我尽全力了，让你看见我有这个认识”。听明白这两种了吧？你们看她是哪一种？（演戏呢。）（新新：“弟兄今天把我的丑相都揭露出来了，这么多人看着呢，我得赶紧迎合一下。”）（鑫月：我感觉我心里不是这个。今天咱不会走这条路，咱就慢慢学着往前走呢，以往咱达不到那个身量就没经历过揭露解剖。今天弟兄揭露解剖以后自己就慢慢去揣摩、进入，结合自己里面的心思然后看怎么去做，这是教咱们做人呢，给咱带路呢，咱遇事稀里糊涂就过去了，根本不揣摩自己心思意念里的东西，就得慢慢从每件事上去扭转、变化。）你们听鑫月说的这些话怎么样？（还是圆场呢。）你听她说的这些话，她自己就知道这条路该怎么走。（她是心知肚明的。）她是不是心知肚明还不知道。刚才她说的这是一种大的道理上、理论上的认识，她想用大的道理、理论的认识来迷惑我，我听了她这个道理、理论上的认识以后，一般情况下是不是就应该满足了呀？“你揭露解剖我无非就是给我带路呢，你还没有说完我就已经告诉你‘我知道这条路该怎么走了’，还用你再说吗？”

从你这个表现里看到你把信神当成了一种宗教信仰，当成了宗教信仰以后，神话在你身上和你的心不挂钩，和你的心没关系，就是外面的一种做法，形式主义。神说审判刑罚是最真最实的爱，咱在审判台前得接受审判，大道理你知道了以后，你不是真实地去揣摩、认识神审判的是什么、神揭露人的是什么、神揭露人的目的是什么、人怎么蒙拯救，你也不知道什么是蒙拯救。把你的败坏性情揭露出来是让你去认识、恨恶、背叛，用实行真理来代替它，代替了以后你就成了一个脱胎换骨的新人种了，看事观点完全扭转了，完全是站在神一边看事。但这条路你没走，你想走捷径，自己给自己找了一个捷径，“神

不是要接受审判刑罚的人吗？”所以从外表看鑫月是不是比芙楚能接受审判刑罚？你看见鑫月接受审判刑罚，从外表看人家比你顺服，看见人家就是迎合的。“就是神说的，揭露解剖、审判刑罚的时候能够接受、配合，这是蒙拯救的路。”你把这些当成了一种做法、一种说法，“神是怎么说的，我就怎么做”。你是做出来一个接受审判刑罚、顺服审判刑罚的举动，你是做出来的，而不是实行出来的。什么是实行出来的？审判刑罚的是你的悖逆，揭示的是你的罪。揭示出来以后是让你去认识，认识什么呢？认识你是受造之物，唤醒你的良心、理智，让你看见你一个受造之物在神面前做的是什么，让你去认识。咱要是真有认识的话，把这些画面摆在你面前以后，你才能看见你一个受造之物在神面前，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做的是什么，这个时候人是不是该瘫倒在床上爬不起来了？觉得羞耻、胆怯、害怕，见不了人，“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信着神，跟随着神，我还搞着个人的经营，为自己的地位、名誉做事，这是信神呢？”你是对反面事物的一种恨恶。原来不知道的时候，是稀里糊涂地追求呢，等看见了以后感觉羞丑、难堪，心里难受，难受以后去恨恶，才能有实行。鑫月，我在这儿看不见你的心有触动，看不见你害羞、害怕，没感觉到自己的所作所为丑陋，拿不到桌面上。神说人要想蒙拯救必须得有羞耻感和惧怕感。当把你所做的这些事放在桌面上的时候，你应该感觉惧怕、害怕，感到羞丑，但我没有看见你有这些流露，反而看见你跳了一格，看见你已经有路了，大概应该怎么做，你还能谈出来。一般人是瘫倒在床上说不出话来，谈不出来，“我做出这样的事，还说什么呢”。也可以说你在谈话的时候给人一种胸有成竹的感觉，让人看见这条路在你这儿是清晰的。可你这是什么路呢？你这是一种做法。你把神作的工作当成了什么？你把审判刑罚当成了什么？“我就是一个败坏的人，我作恶、我办坏事是不是就是应该的？神来在地上是拯救败坏至深的人，又不是拯救义人，所以说我败坏是应该的，我与神为敌是应该的，是必然的。谁没有败坏？我这算什么呢？这事临到谁身上谁不是这个流露？”在你这儿看见自己这么做是应该的。你既然觉得是应该的，那你还会有亏欠吗？还会有内疚吗？还会觉得丑陋，不敢让人看吗？没有这个感觉了。为什么呢？“你别看今天揭露我了，把我这个亮出来了，你也是一样的，你还乌鸦笑黑猪呢。”你看的是人和人比，你不是看神怎么看，所以在这里触动不了你的灵魂，你的心起不了作用。“这是审

判刑罚，这是神的一步作工，这是必经之路，我是在经历神的作工呢。经历神的作工紧接着是要干什么呢？审判刑罚。临到审判刑罚要接受、顺服，哦，对，我得接受、顺服。”别人说出来的话，你没有用心去衡量，不经过良心标准去衡量，而是怎么呢？“你揭露出来了，这个我得顺服。”你脸上有没有表情？没有表情。你觉得顺服是一种方式，“我应该是顺服。我怎么顺服呢？道理上我得给你一个态度，我得给你一个理论上的认识，该怎么走、怎么走”，我在这儿交通出来，你就能把后面大概的理论说一番。从你这儿看“我接受、顺服了审判刑罚，我是不是就得救了？神是不是就认可了？”你没有把这个当成一种羞丑，反以为荣，觉得这是一种捷径。

就像咱今天交通的亮肌肉，到了聚会点以后“我有个什么败坏、什么败坏”，别人一听，“这是认识自己”，是吧？你谈出来以后，你自己认为这是认识自己，别人也把这个当成认识自己了，“信神就是认识自己呢”。可是看见你在认识自己的同时又是在亮肌肉，你的这个认识自己，实际上就是亮肌肉。当你亮出肌肉以后，你的竞争对手还敢跟你对着干吗？你把他压住了，你是不是得逞了？搞你个人的经营。你搞你个人的经营，你自己得着了，反过来你还背了一个美名，“你看人家多会认识自己，多谦卑呢，人家能把自己的黑暗面谈出来”。她是把她的黑暗面谈出来了吗？她是一种不要脸，是亮肌肉，是威胁，她还背了一个认识自己的名。她背着认识自己的名，心里乐呢，她觉得她自己最聪明。她谈自己的心里动态，亮肌肉时，她心里痛苦不痛苦？（不痛苦。）为什么不痛苦呀？她发表的是她的所思所想，她没地方发泄，正好找一个人发泄一下。她把发泄自己的撒但败坏性情当成了什么？当成了认识自己，然后把这个亮在桌面上，还让你搞不清楚，“对呀，人家这是认识自己呀，人家谈的就是人家的真实情形呀”，你还无话可说。她把她的真实情形谈出来“我对谁是什么什么态度，我怎么怎么”，都告诉你了，你看着办吧。然后她强势地把你压住，等她再作了恶以后，她把这个作恶当成了认识自己继续在聚会的时候谈出来，在别人心目中有了地位。这一次“认识”自己了，下一次，“我给你亮了肌肉你还敢反抗，下次我在背后再打压你。我打压完你，让你知道我的厉害以后我在下一场聚会再认识自己，‘那个谁谁谁他不服我的安排，我怎么打压他了，我这个人就是恶’”，这是不是第

二次认识自己？在别人看，“看人家这个人多会认识自己，你看人家打压了人都能认识出来”。在她那儿也自喜，“神看着我呢，你看我多诚实，又诚实、又坦白，还谦卑，看我认识自己多真诚！”自己把自己迷惑了，自己还不痛苦，“你们认识自己痛苦呢，你看我不仅认识了自己，还背了个美名，自己还能得逞，一举三得”。在这个基础上，她下一回是不是还会继续走这条路？她会继续走这条路，别人还无话可说。

刚才咱交通的能听懂吧？你看清楚她是用外表的一种做法来代替她的认识与实行以后，再看她为什么在揭露解剖、审判刑罚的时候你看不到她灵魂深处受痛苦，反过来人家立马就能有认识。她为什么会立马就有认识呢？是因为她就把这个当成了一种方式——必须得经历揭露解剖。有的人做什么事呢？他有意做了一件坏事以后，“弟兄，你揭露揭露我吧”，你听过、见过这样的人吧？你自己做的事你自己都知道，为什么还让揭露揭露你呢？“因为神说了揭露解剖是神的爱，你揭露解剖我，我就得着神的爱了，你要是不揭露解剖我，我能得着神的爱吗？”所以说，有的人作恶就是有意的，“如果我不作恶，你揭露我吗？你不揭露我，我就得不着神的爱”。这就是一个谬理。所以说他作了恶以后让你揭露解剖，你揭露解剖他的时候他痛苦吗？他不痛苦，他是享受。“呀，我今天享受到神的爱了，弟兄今天揭露解剖我了”，他以此为荣，“这是神对我的爱”，他把揭露解剖当成是爱。他再有外表的一种做法，就和他计划好的一样，胸有成竹地把那一套理论接受过来，“弟兄说的是我里边的心思”。他里边到底有没有这个心思呢？有可能有，也有可能没有。但他没有，他也说他里面有，他是为了迎合你对他的揭露解剖。“你说我有这个心思，我就跟着这个心思去想一下”，就像演戏一样，就是一种方式。“我有，那我该怎么样？我该变”，从理论上讲了一套，一步到位。咱说揭露解剖得走几步？首先得承认，然后是接受、认识、恨恶，最后找着相应的真理代替自己的过犯。但人家这个呢？他有没有这些过程？没有，很轻松地一下就到达终点了。所以人家还笑话你呢。他受苦了没有？没有受苦。因为不触及他的灵魂，他不经过良心的标准去衡量，他完全就是一种做法，这种做法很容易把人迷惑，你看不懂。揭露解剖他的时候，你看着人家接受、顺服，问人家“有路吗？”人家说“有路”，人家还能说出一套他

自己的路，但接下来会怎么做呢？会不会有变化？不会有变化。就像聚会的时候说认识自己一样，他会再制造一个环境，继续“认识”自己。

典型的基督教（三）

神说：“实行真理主要就是尽好本分，尽好本分的人就是实行真理的人，没有尽好本分的人就称不上实行真理的人。怎样才能尽好人的本分呢？这涉及到许多真理原则，必须得靠寻求真理来解决。有的本分你们从来没做过，做的时候就得多加斟酌，反复地推敲，争取把自己能够得上的都做好，最后做完了一看，做得还不错，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就是神带领，人没有什么可夸的。神要是不带领，谁都是大笨瓜，什么也不是，神一带领，人就变得格外的聪明，有智慧，是吧？圣经上有一句名言怎么说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箴9:10）。）什么叫‘敬畏耶和华’，这话怎么理解？（敬畏神，要时时依靠神。）（智慧都是从神来的。）这话道理上明白，那在现实生活当中人怎么运用这话，怎么经历、实行这话，怎么达到敬畏神，然后才能得着智慧？这是不是涉及到人的实行了？有的人也相信这句话的真实、准确性，相信这句话是真理，因为已经体验到了，有切身体会了，这句话不需要人验证，这话肯定是对的，但是你在承认这句话的同时，怎么把这句话运用到现实生活当中去？在你尽本分、信神、追求真理的过程当中，你怎么运用这句话？有的人有敬畏神的心，然后不知不觉就觉得自己变聪明了，有智慧了，开窍了，做事有门道了，看事看得准了，你有这方面的经历吗？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经历，你也会实行敬畏神远离恶，这句话就成为你的真理了，是你的生命，这句话变成你的实际了，它能引导你的行为、思想、存心、做人的原则、处世的方式，这就是这句话实际的那一面。你们是怎么运用这句话的？（顺服神的一切说话与作工。）这话比较空洞，一听也对，那临到事有难处顺服不下来怎么办？这是不是切实难处？这个时候你怎么办？这句话怎么在你身上达到果效，起到作用，就是约束了你的行为，改变了你行事的原则、方向？好比说，你肚子痛，有些人说‘肚子痛吃去痛片就能好，就能止痛’，这是一方面道理，你知道这句话的正确性，但是你怎么接受的？你肚子痛的时候你吃不吃去痛片？这是不是现实问题？什么时候吃，饭前吃还是饭后吃，一次吃几片，一天吃几次，吃几颗能止住痛，吃几顿能完全不痛，这些细节是不是不知道？这些细节就靠你经历、运用‘吃去痛片止痛’这句话，这些细节就

是你把这句话运用到现实生活当中能体会到的。你要是不运用它呢，你对这句话不管怎么赞成、怎么承认、怎么接受，对你来说它就是一个道理，一句话而已。但当你把这句话运用到现实生活当中，它治了你的病，让你从中受益了，帮助到你了，你再说这句话的时候就不是一句空话了，而是实际的话，当别人临到这类事的时候，你就能用这句话的实际经历去帮助他。咱们刚才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这句话是人该实行的，‘智慧的开端’那是‘敬畏耶和华’所得到的结果。就是你实行了‘敬畏耶和华’这句话，把这句话运用到现实生活当中，这句话已经帮助到你了，你已经从中受益了，你才能得着智慧这样的成果。”（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实行真理的人才有敬畏神的心》）

实行真理的人才有敬畏神的心。咱要有敬畏神的心，就得怎么呢？实行真理。实行真理的人才有敬畏神的心，也就是说不实行真理可不可能有敬畏神的心？（不可能。）所以要想有敬畏神的心，你首先得知道敬畏神的心是从哪来的。“实行真理主要就是尽好本分”，这话简单吧？简单明了。做带领工人的都喊着“得实行真理”，可你尽本分了没有？“实行真理主要就是尽好本分，尽好本分的人就是实行真理的人，没有尽好本分的人就称不上实行真理的人。”简单吧？你尽好本分就是实行真理的人，尽不好本分就不是实行真理的人。今天拿负责人和鑫月作了个对比，从她们说出来的话去看，负责人用人是看什么呢？看这个人为了神的工作能够往前冲，最起码这个人能够效力，还有忠心。她为什么看这个呢？从她找人的这个原则里边可以看见她是为了什么？她是为了神的工作。而鑫月选择人是为了什么？（为了自己。）鑫月看的是“她和我说她骂人了，骂派出所所长了，骂她老公了”，不涉及工作。那这个人尽本分了没有？你就没有拿尽本分来考核这个人，你怎么知道这个人尽本分了没有？就从这里来看，鑫月实行真理了没有？“实行真理主要就是尽好本分”，你和尽本分就不挂钩，那还说什么尽好本分呢！存存告诉你这两个人有环境，你听不听呀？存存跟你了解这两个人有没有环境的时候，你理不理她呀？你不理她。你对本分的事根本不搭理还谈什么尽好本分呢？和尽本分就不沾边，也就是说跟实行真理不沾边。在聚会的时候经常有人谈“我实行真理了”，还有刚从教会谈过来的人说“我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是神

话把我带领过来的，要是没有神话我可走不过来”，这是什么话？是不是空话、假话？你不尽本分神话带领你什么呀？你还说你实行真理了，你不尽本分你就不要说你实行真理了，你不尽本分跟实行真理就不沾边，你谈什么实行真理呢？“实行真理主要就是尽好本分，尽好本分的人就是实行真理的人，没有尽好本分的人就称不上实行真理的人。怎样才能尽好人的本分呢？”咱首先得知道什么是实行真理，实行真理主要就是尽好本分。接下来就是“怎样才能尽好人的本分呢？”要想尽好本分“这涉及到许多真理原则，必须得靠寻求真理来解决。”这里又谈到了原则，还记得咱交通的原则是什么吗？神交通过原则，祭司弟兄也交通过原则，祭司弟兄怎么交通的？“举个例子，外交家到外国签订合约，他的原则是什么？他说：‘我就两条原则，第一不出卖国家利益，第二不出卖国家领土，守住这两个原则，啥约都能签。’”（摘自《上面的讲道交通·116-A-5》）神交通“原则”的时候举了一个什么例子？神说：“那你刷盘子的原则是什么？……按真理原则去做，那就得想‘不能应付糊弄，得以洗净、杀菌为原则，杀菌、洗净后，人用着安全、卫生’，这是原则，你所做所行全部围绕这一条去做，这就达到不应付糊弄了，而且用上心了，尽上力了，这就叫尽心、尽意守住本分，这就是实行真理。”（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信神最重要的是实行真理》）你对这个“原则”了解了没有？什么是原则？做某件事情的原则，就是做某件事的方向与目标。那你尽本分的方向、目标是什么？你的方向、目标就是你的原则。一线尽本分的原则是什么？能把神见证出去，能得人，这就是原则，就是一线人员的方向、目标。你得把你的方向、目标明确了。你再看负责人作工的原则是什么？刚才拿负责人的表现和鑫月的表现对比了一下，负责人找人是找什么人？负责人找人的目标就是看谁能够作工，谁有忠心、有冲劲。这是不是找了个原则？这是负责人作工的原则。那鑫月找人的原则是什么？看这个人骂人不骂人。她有没有考虑到神家利益？连神家利益都没有考虑到。“这涉及到许多真理原则，必须得靠寻求真理来解决。”“尽好本分涉及到原则了，那找人的原则应该是什么？我不能根据你骂我了，或者说你骂领导了、骂家人了这个原则来衡量。”临到事你先寻找原则，这个原则好寻找吧？简单，并不是说找不到原则。你找不到原则是因为你没心没肺，是因为你没有人的理智，你不知道你该干什么。

“有的本分你们从来没做过，做的时候就得多加斟酌，反复地推敲，争取把自己能够得上的都做好，最后做完了一看，做得还不错，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就是神带领，人没有什么可夸的。神要是不带领，谁都是大笨瓜，什么也不是，神一带领，人就变得格外的聪明，有智慧，是吧？”咱就说鑫月和芙楚，你们尽的这个本分合格不合格？你们尽的是什么本分呀？从你们尽的本分来看，神带领不带领？（不带领。）为什么不带领呀？你们就没有去寻求真理原则，没有寻求神的意思。你们寻求的是什么？你们寻求的是自己的肉体享受，神可能带领你们吗？不可能带领你们。那神不带领，你们接下来就是什么？就是大笨瓜。所以说咱也看见了，鑫月说出来的话经不起推敲，你让别人怎么看？咱还能把它摆在桌面上，丢人现眼！芙楚也成了大笨瓜，看见问题不敢说，不愿意说。“神要是不带领，谁都是大笨瓜，什么也不是，神一带领，人就变得格外的聪明，有智慧，是吧？”一个是神带领，一个是神不带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你追求肉体，追求地位、名誉，神可能带领你吗？所以说你流露出来的就是个大笨瓜，经不起推敲。“神一带领，人就变得格外的聪明，有智慧”，我和你们两个人对话，你们一说话我就看出门道了，我能看出门道这是怎么来的？是神带领的。神不允许污秽存在，神要让人把善与恶、真理与谬理、圣洁与污秽、伟大与卑鄙分得一清二楚。“神一带领，人就变得格外的聪明，有智慧，是吧？圣经上有一句名言怎么说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箴9:10）。）什么叫‘敬畏耶和华’，这话怎么理解？（敬畏神，要时时依靠神。）（智慧都是从神来的。）这话道理上明白，那在现实生活当中人怎么运用这话，怎么经历、实行这话，怎么达到敬畏神，然后才能得着智慧？这是不是涉及到人的实行了？有的人也相信这句话的真实、准确性，相信这句话是真理，因为已经体验到了，有切身体会了，这句话不需要人验证，这话肯定是对的，但是你在承认这句话的同时，怎么把这句话运用到现实生活当中去？”这话好理解吧？神话说出来以后不是让咱去衡量、去定这个准确性和真实性，而是让咱去体验。咱今天体验到了吧？人来到世间是来干什么的？就是来体验神的主宰安排的，在神的主宰安排中去认识神。“在你尽本分、信神、追求真理的过程当中，你怎么运用这句话？有的人有敬畏神的心，然后不知不觉就觉得自己变聪明了，有智慧了，开窍了，做事有门道了，看事看得准了，你有这方面的经历

吗？”“你有这方面的经历吗？”这是不是一个反问？你在负责人身上看见什么了？前面给你放了一个标杆，是让你去看、去效法的。一个尽本分的，一个不尽本分的；一个能尽好本分的，一个尽不好本分的。从两个人的表现、言语表达来看，一个看着就是有神的带领，一个看着就没有神的带领，不管你嘴上说得多好听，人一听就是假冒的。刚才你们从鑫月的话里听出来她是在圆场，虽然说你们看不透但是能够听出来。“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经历，你也会实行敬畏神远离恶，这句话就成为你的真理了，是你的生命，这句话变成你的实际了，它能引导你的行为、思想、存心、做人的原则、处世的方式，这就是这句话实际的那一面。”刚才说尽好本分就是实行真理，实行真理是为了敬畏耶和华，那敬畏耶和华又是为了什么？你敬畏耶和华是为了远离恶，也就是要让“敬畏耶和华”这话成为真理，成为你的生命。你看这句话虽然是一句话，你得怎么去认识呢？刚才说到为什么要敬畏神？因为神的话是真理，所以你必须得敬畏神，人被撒但败坏以后特别狂妄，对神的话信不来，对神没有惧怕、没有敬畏，所以人就敢藐视、放弃神话。所以说你要想让神话在你身上成为你的生命，那就必须得敬畏神。你敬畏神了，有了惧怕、有了认识了，你才能把神话当成是真理。你把神话当成真理，神话才能在你身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这个时候真理才能真正成为你的生命。如果你不敬畏神，你就不会把神话当真理待，你不会把神话当真理待，你就不能远离恶，你不能远离恶意味着什么？（剩存不下来。）从外表看你剩存不下来，实际上是什么？咱以前交通说真理是什么？（真理是下一个时代的生存法则。）简单来说真理是下一个时代的生存法则，真理是永恒不变的。因为万物是神造的，万物的运行轨迹、规律与原理是神制定的。神怎么制定的？是不是也是用神的话制定的呢？神话一出事就成了，万物就按着神的话去运行，万物运行的这个轨迹就是真理，这一切都是因着神的话，所以说神的话就是真理。为什么说神话是真理、道路、生命呢？万物在神制定的适合其运行的轨迹里就能持续运行到永远，这是不是就有生命了？如果运行不到永远它是不是就没生命？（嗯。）好比说，神让鱼在水里生活，人在陆地上生活，神制定了这个规律，这就是一条永恒不变的真理。如果你敬畏神，“神说了人不能在水里生活，鱼不能在地上生活”，你按着神的意思在地上生活，那你就能活下去。如果你超出这个界限，你不按着神的意思在地上生活，你非要去

水里生活，那是不是找死呢？就像伊甸园里分辨善恶树的果子，神是让人去分辨、认识的，你不能去吃它，如果你吃了它，那就是对神的疑惑、藐视，最后直至否认、背叛。因为你不承认神的话，也就是不承认神给万物制定的这个规律。你不承认万物的运行规律是神制定的，你是按着你自己的想象观念去生活，而不是在神所制定的这个规律里面生活，那你能不能剩存下去？（不能。）神给万物制定了运行规律，超出这个运行规律只有死亡，所以说你不愿意死亡，那就得让神的话成为你的生命，永恒不变。也就是说，神的话在你身上成为永恒不变的生命。一个是从理论上说真理就是生命，按着神制定的这个轨迹循环就能运行下去，不按着神制定的这个轨迹循环就运行不下去，这个属于生命。第二个是这个真理在你身上作生命了，神话支配你这个人了，你就能在这个轨迹上运行；神话支配不了你，你就不能在这个轨迹上运行。

刚才说为什么要让你敬畏神，这个清楚了吗？让你敬畏神是为了不让你吃“善恶树的果子”，敬畏神是让你不要听从撒但的话。敬畏神远离恶，你只有敬畏神才能远离恶，你敬畏神远离恶了，只要是神说出的话你就不会去怀疑、分辨了，直接就是实行。你不要去怀疑、疑惑神的话，因为神说的话有好多不合你的观念，你不由自主地就要去怀疑、分辨，你这么一怀疑、分辨，你就不在神制定的这个轨迹上了，就像火车脱离轨道了，那你就是死亡。所以说为了让“火车”不脱离轨道，那你必须得怎么呢？敬畏神。你有敬畏神的心了，你才会害怕，“我不敢脱离这个轨道，一旦脱离了轨道就得死”。那轨道是什么呢？神话就是这个“轨道”，就是真理。这个关系搞清楚了吧？（嗯。）那为什么让你实行真理？让你实行真理不是要看你的笑话，不是要看你怎么受苦，而是为了保守你。神为什么要让亚伯拉罕献以撒呢？神要看他的心，他能有这个心志去实行神话，神就放心了。不管神交代给你什么，你都能按着真理去走、去实行，不管这个轨道往哪儿拐，你只管按着轨道走，这就是实行真理。如果说你没有敬畏神的心，你眼看着这个轨道要拐到沟里了，你敢不敢走？不敢走。“明显这边是大道，为什么要往那边拐呢？”你觉得你走的这个方向对，你就要给神提意见了，你按着你提意见的这个方向走你就脱离神给人制定的轨道了，那你就是灭亡，因为你不在神制定的轨道上了。你敢相信

神，“倒栽柳也行，去污河里喝水也行，只要在轨道上，只要是神规定的我跟着走就行了”，轻松加愉快。咱看电视里，火车到了中心站的时候，几十辆火车各在各的轨道上，能不能出了车祸？都在各自的轨道上运行就出不了车祸。万物的运行轨迹是神制定的，可是你在其中的一个轨迹上运行的时候你有自己的想法了，你一出轨，是不是“出车祸”了，运行不下去了？（是。）说这个的意思就是，你超出了神的话就是死亡，你吃了善恶树的果子就是死亡，这话能理解了吧？（嗯。）给你举这个例子，让你看火车道上不管有几十辆火车，各走各的轨道就不会出车祸，如果不在各自的轨道上运行就会出车祸。你不听神的话就相当于脱离轨道了，脱离轨道就造成“车祸”了；如果说你没有脱离这个轨道，你做人做事、看人看事就在这个轨道上边运行呢，那你这个轨道就是亨通的，它是畅通无阻的；如果你脱离了这个轨道，你是寸步难行。

为什么说“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理解这句话吗？神话是“轨道”，你按着神话走就是按着轨道走；你不按着神话走，就出了这个轨道了，你出了这个轨道还能行得通吗？世上有句话“一步错，步步错”，你走错一步，下一步你怎么走？你一旦脱离了轨道就上不了轨道了。所以说，从这些实际的环境中你认识到了什么？你看到了什么？敬畏神、听神话、按神话实行的这个人，人家走的这条路是通达的。不敬畏神的，不实行真理的人呢？你看鑫月表达出来的话是不是前后矛盾？我在揭露她的时候，我是不是根据她说的前一句话和她的后一句话就发现她的问题了？你如果是实行真理按神话行的，那你走的路就通达，你讲出来的那一套理论就通顺，能行得通；如果你是欺骗，那就行不通。简单理解就是按照神话走，那你这个路就是畅通的；你没有按照神话走，那是寸步难行，行不通。那你所表现出来的是不是就是笨？行不通的那就是大笨瓜，畅通无阻的就是聪明人。从外边看就是一个聪明人与一个大笨瓜，实际上聪明人是上了神制定的轨道上了，跟着轨道走人家畅通无阻。大笨瓜呢？“不可能吧？”自己吃了善恶树的果子，还觉得自己聪明呢，那他还上不上这个轨道呢？他不上轨道了，他要另辟蹊径。为什么要给你交通这个呢？这是在给你疏通呢，不然让你敬畏神，你都不知道什么是敬畏神，怎么敬畏神。你想

不想敬畏神呢？“敬畏神和我有什么关系呢？”你是不是这样想的？敬畏神和你的生命息息相关！

咱把前面交通的整体梳理一下，尽好本分是为了实行真理，实行真理就是敬畏神，那实行真理是不是为了远离恶？远离恶是不是为了更好地实行真理？那实行真理是为了什么？实行真理是为了运行在神制定的这个轨道上。你怎么能实行真理呢？你有敬畏神的心你才能实行真理，你没有敬畏神的心你实行不了真理，制约不了你的狂妄性情。我交通了以后现在你再看这话就好懂了，“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经历，你也会实行敬畏神远离恶，这句话就成为你的真理了，是你的生命，这句话变成你的实际了”，什么是实际？你能把这句话活出来。“它能引导你的行为、思想、存心、做人的原则、处世的方式”，这是不是说引导你的做事呢？“它能引导你的行为、思想、存心、做人的原则、处世的方式，这就是这句话实际的那一面。”实际不实际？你刚才看见我说的怎么实际呀？因着你对神有敬畏了，你就不敢犯罪了；因着你对神有敬畏了，你就能守住诫命，就能实行真理了；因着你能实行真理了，就制约了你的行为、思想；因着真理就是万物的运行轨迹，那你能实行真理了，你就能在轨道上运行，也就是你的行为、思想、存心、做人的原则、处世的方式都在神给人制定的这个轨道上，那就意味着你得着生命了，这也就是实际的那一面。“你们是怎么运用这句话的？（顺服神的一切说话与作工。）”这话说得好听吧？从外边来看和咱刚刚说的是不是也差不多？运行在神制定的这个轨迹里边，顺服神的一切说话、作工。而神说什么呀？“这话比较空洞，一听也对，那临到事有难处顺服不下来怎么办？”我刚才交通的这些话，给你解决了顺服不下来的问题了没有？你临到难处顺服不下来的时候怎么办？你顺服不下来就是脱离轨道了，脱离轨道就会“出车祸”，就是死亡，这是不是关键？当你顺服不下来的时候，你就知道顺服不下来就意味着要脱离轨道，脱离轨道就意味着死亡。解决了没有？（解决了。）为什么说解决了？（欣欣：把后果告诉你了，你不听神的话就是死亡。）哎，因为人都害怕死亡，一提到死亡这个顺服不下来的问题就解决了。跟你说“抵挡就死”，你理解不了，“怎么抵挡就是死呢？我就看不见抵挡就死”，现在让你能真实地理解，让你看见怎么就是抵挡，怎么就死了。因为他出了神制定的这个轨迹了。我给

你“画”的是个画面，但你结合到实际生活当中你看他所做的是不是这么回事，然后再结合历代以来神所作的工作去看。亚当、夏娃是怎么死的？（脱离轨道了。）脱离轨道了，是吧！挪亚那时候神为什么要用洪水灭世？（脱离轨道了。）你看见哪个人的死不是因着脱离轨道了呢？脱离轨道就是灭亡。因为从始至终神来拯救人就是让人操练什么？操练的就是听话、顺服。就用一个事实来检验，看你听话、顺服了没有。神让挪亚用一百二十年的时间造方舟，如果挪亚应付糊弄，造出来的方舟有蚂蚁窟窿，那挪亚一家八口能剩存下来吗？你脱离轨道了就活不下来。

“这话比较空洞，一听也对，那临到事有难处顺服不下来怎么办？这是不是切实难处？”你看今天我给鑫月交通的时候，鑫月说的那些是不是都是空洞的话？听着对不对？听着人家说的也对，但都是空洞的道理。“这是不是切实难处？这个时候你怎么办？这句话怎么在你身上达到果效，起到作用，就是约束了你的行为，改变了你行事的原则、方向？”“约束了你的行为”，怎么约束的？因为你敬畏神，你害怕，是不是把你的行为约束了？（嗯。）鑫月想排斥异己还想干什么呢？（搞自己的经营。）如果她有敬畏神的心，她不敢和存存那么说话，对吧？（嗯。）“改变了你行事的原则、方向”，鑫月的方向是什么？在神的经营计划中搞个人的经营。鑫月，如果你有敬畏神的心，你敢在神的经营计划中搞个人的经营吗？（鑫月：不敢。）这就是改变了你的方向。原则，你的那个原则是什么？“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把这个给你改变了，“改变了你行事的原则、方向”。神举了一个例子，“好比说，你肚子痛，有些人说‘肚子痛吃去痛片就能好，就能止痛’，这是一方面道理，你知道这句话的正确性，但是你怎么接受的？”鑫月什么时候信神的？（鑫月：九几年就信神了。）咱信神信了那么长时间，该知道“肚子痛吃去痛片就能好”吧？你知道。你吃了没有？今天我给你交通揭露出来的时候，你跟我说了一堆的道理，我解剖你的时候，你立马就能把路给我说出来，也就是说你“肚子痛”的时候你知道要吃“去痛片”，可是你“肚子痛”的时候吃“去痛片”了没有？（鑫月：没有。）你知不知道该吃“去痛片”？（鑫月：知道。）你知道，可是你不吃。但是我给你交通的时候，你还告诉我得吃“去痛片”，这是不是信神多年以来得到的“收获”呀？“我只说给别人听就行

了。”“这是不是现实问题？什么时候吃，饭前吃还是饭后吃，一次吃几片，一天吃几次，吃几颗能止住痛，吃几顿能完全不痛，这些细节是不是不知道？”你根本就没“吃”过，你还管细节呢？“这些细节就靠你经历、运用‘吃去痛片止痛’这句话，这些细节就是你把这句话运用到现实生活当中能体会到的。”鑫月，我是怎么发现你这个问题的？按道理说你这么一说我应该是高兴、喜乐，因为我给别人交通的时候，别人就像个榆木疙瘩，没有多大反应，他就不知道路，可是我跟你一说，我还没有说路呢，你就把路说出来了，你就有路了，你说我是不是应该高兴、喜乐？（应该。）你一点就活了。你看芙楚，怎么点也点不活，能急死人，而你是一点就飞了。可是你飞了我反而还不高兴、还不满足，为什么呀？你飞得太快了，你装也装得像一点，你把细节给我装出来，把过程给我装出来，那是不是就真把我迷惑了？可是你有细节吗？你没有细节，你装不出来。鑫月，咱今天交通的细节有什么？（鑫月：具体做事的实行路，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实行。）“一个环节一个环节”，人家会说话吧？她说的这是不是对的话呢？（道理。）有内涵吗？鑫月，我问的是什么？我说我揭露解剖你了，你伪装得像一点，你把那个细节给我伪装出来。知道我说的细节是什么了吗？（鑫月：……）承认、接受、认识、恨恶，最后找着相应的真理代替自己的过犯。这一环一环的过程你没有，你不就把自己暴露了吗？你把这一部分表演出来或许还能迷惑我，可是你就没有经历这些，所以说你自己就把自己卖了，你没有这些细节。没有什么细节呢？这里边说什么呢？“饭前吃还是饭后吃，一次吃几片，一天吃几次，吃几颗能止住痛，吃几顿能完全不痛”，这是不是应该有的细节？神在这儿举了个例子，咱在这儿不要只想着吃“去痛片”。在现实生活当中你是怎么走的？你是不是没有吃“去痛片”？“这些细节就是你把这句话运用到现实生活当中能体会到的。”我刚才跟你说的细节是不是就是说你体会到的？在揭露解剖的过程中，哪个人愿意把丑相放在桌面上？都要脸面呢，谁不嫌丑？谁不嫌疼痛？有的人还感觉冤枉呢，“我明明就不是这个存心，怎么非得说我是这个存心呢？”他的心思意念不愿意让露出来，即使他有，他也得包裹包裹。“你要是不运用它呢，你对这句话不管怎么赞成、怎么承认、怎么接受，对你来说它就是一个道理，一句话而已。”所以说我解剖出来以后，在你这儿就是一个道理，一句话。“但当你把这句话运用到现实生活当中，它治了你的病，

让你从中受益了，帮助到你了，你再说这句话的时候就不是一句空话了，而是实际的话，当别人临到这类事的时候，你就能用这句话的实际经历去帮助他。”你看负责人是怎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她是不是像你一样一句话就转过来了？我揭露解剖她的时候，她走了多长时间？整整三天。她三天才转过来，你这倒好，三分钟就转过来了。你看负责人谈起她的那些经历的时候里边就有细节，有她的心思，我说什么了、她说什么了，怎么和实际生活去对照的，最后扭转过来亮堂了以后她得到一个收获，当她得到收获的时候，她是什么感觉？她是一种感恩，是一种感谢，她看到了神的爱、看到了神的作工。

“咱们刚才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这句话是人该实行的，‘智慧的开端’那是‘敬畏耶和华’所得到的结果。”我刚才给你举了一个例子——万物的运行轨迹，还记得吧？你一开始知不知道万物的运行轨迹？（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只是按着神话所引导的走，你走到哪儿，你就明白到哪儿。你按照神话所行，就是按着神制定的轨迹转了一个周期（注：从一个起点开始转圈，再转回到这个起点，这是一个周期），转完这个周期以后你发现了什么？你发现有这么一个规律。在还没有转完这个周期的时候，在转的过程中你能看见这个规律吗？你看不见这个规律，看不见这个原理。这个时候你只能依靠什么？敬畏神，神让你怎么走你怎么走，当你走完一个周期以后发现了什么？结果是什么？“‘智慧的开端’那是‘敬畏耶和华’所得到的结果。”“智慧的开端”，智慧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这个周期结束的时候才是智慧的开端。这个智慧的开端是敬畏耶和华的一个结果。怎么说是智慧的开端呀？你运行了一个周期以后，你发现这个规律了，经历过来了，然后再往前走还用神带领你吗？（不用了。）不用神带领你了，但你还能按着这个周期走回来，你怎么走回来的？你经历过一次、走过一次了，你再走一次还用别人带你？不用带你了。就像你第一次去北京的时候，你跟着别人，别人带你走了一回，你走到这条路记一下，走到那条路记一下，翻山越岭从北京回来了，下一回再去北京还用别人带你吗？（不用了。）那你能找见这条路这是什么呀？这是不是一个智慧呀？这个智慧是怎么得来的？这是敬畏耶和华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开端，你不要说“我敬畏耶和华了怎么还没有智慧呢？”你得跟着人家去北京转一圈回来以后你才能说“我有收获了，有

这个结果了，我找着去北京的路了”。今天去了北京，明天去了南京，后天去了日本，大后天去了美国，一年把地球转了一圈，别人说你可以做导游了，你可以做导游的这个结果是怎么来的？是因为你把整个地球跑了一遍以后才有的这个结果。“‘智慧的开端’那是‘敬畏耶和华’所得到的结果。”把这话记住。“智慧的开端”，你想不想要智慧？智慧的开端是敬畏耶和华的一个结果，你敬畏耶和华以后得了一个果子。所以说你不敬畏耶和华你就不可能得着智慧。就不用说得着智慧了，连智慧的开端都没有，因为什么？就像你去北京，你不知道路线，你去是去不了，去了又不一定能回来。你不在这个轨迹里边，你就去不了。“‘智慧的开端’那是‘敬畏耶和华’所得到的结果。”不要一说敬畏耶和华就想得着智慧，智慧是敬畏耶和华的结果。我给你举这个例子是让你能实实际际地去理解。为什么让你实行真理呢？实行真理这条路怎么走？就像你去北京是往北走，“北边有个什么东西拦着呢，你得往东边拐，从东面绕一下”。你得跟着给你指引的路前行才行，你不能按着自己的意思走，你要按着自己的意思去走，你走到哪儿了？进迷宫了，去不了目的地，更不用说回来了。“咱们刚才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这句话是人该实行的，‘智慧的开端’那是‘敬畏耶和华’所得到的结果。”当你得着“敬畏耶和华”这个结果以后，下回还用不用人告诉你要敬畏耶和华了？不用了。因为你已经得到一个结果了，有了收获了，这就是一个转折点。“就是你实行了‘敬畏耶和华’这句话，把这句话运用到现实生活当中，这句话已经帮助到你了，你已经从中受益了，你才能得着智慧这样的成果。”刚才咱说的是去北京的例子，神在这儿交通的是吃去痛片的例子，告诉你吃了去痛片治肚子疼呢，你必须得怎么呢？你得把这句话带到实际生活当中，你肚子疼的时候得去吃去痛片。当你吃了以后感觉这个去痛片确确实实给你止痛了，你体尝到这个结果了，你只有吃了以后它才会有结果；如果你不吃它，可能有结果吗？你再说什么也是理论。

典型的基督教（四）

神说：“那‘敬畏耶和华’这话怎么实行？这句话就涉及实际生活当中面临的所有问题，人的心思、意念、情形，面临的难处，人的观念、想象，对神的误解，对神的质疑，对神的猜测，还有在尽本分过程当中常常临到的人的应付糊弄、欺骗、自是、独断专行，所有所有这些。你怎么运用这句话来改变你做事、做人的原则？你们知不知道这里的细节是什么？你经历到了，你知道了，你体验到了，这句话对你来说就是真理；如果你从来没有经历到，你光明白这一句话，听说过这句话，这句话对你来说永远是道理，就是书本上的一句话，是一个字句，不是真理。为什么说不是真理呢？就是这话从来没改变过你任何的存心、意念，没改变你做事、尽本分的任何态度，没扭转你的情形，就是你没有从这句话当中得到任何的益处，这句话也没有改变你任何的思想观点，做人、处世的原则，对待本分的态度。这些名言名句很多人说多了都知道，这些话你们掌握多了就会说了，那跟宗教的那些法利赛人有什么区别啊？就没区别了，是吧？宗教里那些信的年头多的，不就是会背一些圣经的名章名句吗？谁背得越多，谁就越属灵，谁背得越多大家就越佩服谁，背得多的那个人威望就高，地位也就高。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他看待世界、看待人类、看待各种人的观点与世人是一样的，没有什么改变。这就证实了一件事：他所背的那些章节根本就没有成为他的生命，明摆着就是一些理论、宗教道理，没有改变他的人生。如果你们所走的道路跟宗教人士一样，那你们就是在信基督教，不是在信神，不是在接受神的拯救。信神时间短的人就羡慕那些信神时间长，说话实实在在、有根有据的人，看人往那儿一坐，说两三小时不成问题，他就开始学，学这些属灵的词汇、说法、言谈举止，再背诵一些属灵的章节，逐渐地媳妇熬成婆了，终于熬到有一天，年头也够了，往那儿一坐就开始高谈阔论、滔滔不绝，但细听起来，都是些废话、空话、字句道理，很显然这就是一个宗教骗子，骗了自己又骗别人，这是多么可悲的事啊！你们可别走那个路，一走那个路就毁了，不好回头了。把那些东西当宝贝，把那些东西当成生命，到哪儿就跟人比那些，除了有撒但败坏性情之外，又加了一些属灵的理论，又加了一些假冒为善的成分，这人就不是光恶

心了，就是太恶心了，没有廉耻了，让人看着肉麻，看不下眼了。所以，现在把曾经跟随主耶稣的人所信的教派称为基督教，是一个教派，就是只拘泥于形式，没有任何生命性情的变化，他们不是追求真理的人，不是追求从神来的真理、道路、生命，而是追求做法利赛人，是与神敌对的，把这样的一撮人定性为基督教。‘基督教’这个名是怎么来的？就是因着他们假冒自己是圣洁的，假冒自己是属灵的，假冒自己是善良的，是真实跟随神的，否认所有的真理，否认所有从神来的一切正面事物的实际，他们借用神曾经说过的话伪装自己，武装自己，包裹自己，最后以这些为资本到处骗吃骗喝，打着信神的幌子到处招摇撞骗，与人比试，与人较量，以这个为荣耀，以这个为资本，还想骗得从神来的福气、赏赐，这就是他们所走的道路。也就是因为他们走这样的道路，所以最后被定性为基督教。现在来看，‘基督教’这个名称是好还是不好啊？它是一种耻辱的记号，不是什么荣耀、光彩的事，是吧？

追求生命进入最主要应该明白什么呢？就是在神所说的所有话上，无论是哪方面的话语，都应找到神对你的要求标准是什么，从中找实行的路，对号自己生活当中的为人处事、观点，各方面的情形，各方面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对号自己应该怎么做，怎么在尽本分的过程当中满足神的心意，完全按着神的要求做，做有真理实际的人，别做用字句道理、宗教理论武装自己的人，别冒充属灵，别做假属灵的人。注重实行，注重用神的话来对号自己的情形，省察自己的情形，然后改变自己对待各种事情的观点、态度，最终能达到凡事都有敬畏神的心，不胡作，不随从己意，不按着自己的欲望做事，不活在败坏性情当中，而是处处做事、说话都有根据，根据神的话，根据真理，这样，逐步地你敬畏神的心就产生了。人敬畏神的心是在追求真理的过程当中产生的，不是凭着克制产生的，克制产生的只是一种行为，是外表的一种约束。真实敬畏神的心是人在信神的过程当中因着明白真理，因着按真理实行，逐步地自己的败坏性情越来越少了，情形越来越好了，能常常来到神面前，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产生的。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了什么叫敬畏神，你里面就感受到了什么叫敬畏神，人有怎样的心态、怎样的情形，具备一种什么样的性情才是对神有真实的

敬畏，才是对神有敬畏的表现。”（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实行真理的人才有敬畏神的心》）

“那‘敬畏耶和华’这话怎么实行？这句话就涉及实际生活当中面临的所有问题，人的心思、意念、情形，面临的难处”，人的心思，敬畏耶和华该有什么样的心思？是不是得想着神、念着神、为着神？该不该有这样的心思？（该有。）你的心思是什么？你想的是谁？你的心思想的是你自己的肉体，就像神说的你终日所思想的都是恶。意念，知道意念是什么意思吗？能抓住这个意念吗？敬畏耶和华的意念和不敬畏耶和华的意念，人常说“我脑子里闪过一个什么意念”，你的这个意念是作恶的意念，还是敬畏神的意念？什么是敬畏神的意念？你寻思的是本分，寻思的是神家工作，这是不是敬畏神的意念？你寻思的是自己的肉体，寻思的是怎么为自己表白，怎么为自己的地位、名誉说话，这又是什么意念？“人的心思、意念、情形，面临的难处，人的观念、想象，对神的误解，对神的质疑，对神的猜测”，这包括的东西太多了，这话能理解吧？你寻思的是敬畏神，还是维护自己，还是神恨恶的，这个你自己还不知道？知道吧？这就是让你分辨正反面事物。你的心思、意念、情形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只要能分清正反面就行。“你怎么运用这句话来改变你做事、做人的原则？你们知不知道这里的细节是什么？你经历到了，你知道了，你体验到了，这句话对你来说就是真理；如果你从来没有经历到，你光明白这一句话，听说过这句话，这句话对你来说永远是道理，就是书本上的一句话，是一个字句，不是真理。为什么说不是真理呢？就是这话从来没改变过你任何的存心、意念，没改变你做事、尽本分的任何态度，没扭转你的情形，就是你没有从这句话当中得到任何的益处，这句话也没有改变你任何的思想观点，做人、处世的原则，对待本分的态度。这些名言名句很多人说多了都知道，这些话你们掌握多了就会说了，那跟宗教的那些法利赛人有什么区别啊？就没区别了，是吧？”“敬畏耶和华”这话怎么实行？神先给人列出来敬畏耶和华包括哪些内容，分了两部分，一部分是思想方面的，包括“人的心思、意念、情形，面临的难处，人的观念、想象，对神的误解，对神的质疑，对神的猜测”，一部分是实行方面的，“还有在尽本分过程当中常常临到的人的应付糊弄、欺骗、自是、独断专行，所有所有这些。”“你怎么运用这句话来改变

你做事、做人的原则？”“做人的原则”，刚才交通说什么是原则？原则就是你的方向、目标。你做人的方向、目标是什么？你做人完全是为了肉体，还是为了神的作工？你为了神的作工，这是一个受造之物该做的，为着神、向着神，这是不是一个做人的原则？“你怎么运用这句话来改变你做事、做人的原则？”原来咱是怎么做人的？是不是都是为着咱的肉体？（嗯。）你做事、做人完全是为了你的肉体，现在是让你能够运用神的这些话改变你做事、做人的原则。“你们知不知道这里的细节是什么？你经历到了，你知道了，你体验到了，这句话对你来说就是真理”，你怎么得着真理的？你体验到、经历到这句话了，这句话就是真理；你没有经历、没有体验，这句话就是一句道理。“如果你从来没有经历到，你光明白这一句话，听说过这句话，这句话对你来说永远是道理，就是书本上的一句话，是一个字句，不是真理。为什么说不是真理呢？就是这话从来没改变过你任何的存心、意念，没改变你做事、尽本分的任何态度，没扭转你的情形，就是你没有从这句话当中得到任何的益处，这句话也没有改变你任何的思想观点，做人、处世的原则，对待本分的态度。”敬畏神该如何实行？祭司弟兄说过“对待神话的态度就是人对待真理的态度，就是人对待神的态度”，这里边一个是实行神话的，一个是没有实行神话的，那这个对待神话的态度是不是就出来了？按神话实行的，实行完以后经历了一个周期，你经历、体验了，这话对你来说就是真理；你没有按神话实行，你就没有这个周期，没有这个周期那这话对你来说就是一句话，也就是你没有任何收获。一个是有收获的，一个就是一句话。

“为什么说不是真理呢？就是这话从来没改变过你任何的存心、意念，没改变你做事、尽本分的任何态度，没扭转你的情形，就是你没有从这句话当中得到任何的益处，这句话也没有改变你任何的思想观点，做人、处世的原则，对待本分的态度。这些名言名句很多人说多了都知道，这些话你们掌握多了就会说了，那跟宗教的那些法利赛人有什么区别啊？就没区别了，是吧？”什么是宗教的法利赛人？他没有实行神话，只是知道了、掌握得多了会说一些名言名句，但他就不知道神制定的这个轨迹，没有经历神制定的这个轨迹。“宗教里那些信的年头多的，不就是会背一些圣经的名章名句吗？谁背得越多，谁就越属灵，谁背得越多大家就越佩服谁，背得多的那个人威望就高，地位

也就高。”鑫月，能看见自己走的路吗？（鑫月：能看见。）就是今天上午交通的，我在这儿解剖你这个呢，刚给你解剖完，你的实行路就出来了。咱们信神多年了，这些话都会说，让人佩服。“谁背得越多大家就越佩服谁，背得多的那个人威望就高，地位也就高。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他看待世界、看待人类、看待各种人的观点与世人是一样的，没有什么改变。”还记得今天上午举了一个什么例子吗？对待人的原则，比你强的、和你一样的、不如你的，你是怎么对待的？鑫月，你信神多年对待人依然是与世人一样，没有任何改变。“这就证实了一件事：他所背的那些章节根本就没有成为他的生命，明摆着就是一些理论、宗教道理，没有改变他的人生。”今天上午鑫月说的那些话一套一套的，我还说不来呢。鑫月说了哪些典型话呢？说了哪些理论、宗教道理呢？咱今天最起码得会分辨什么是谈字句、什么是讲宗教道理。抓住几个点进行分辨呢？一个就是刚才神说的“在现实生活当中他看待世界、看待人类、看待各种人的观点与世人是一样的，没有什么改变。”我不管你谈得多好，我是根据你的言行举止看你的看事观点，看你尽本分的时候是凭着什么尽本分的？你是凭实行真理尽本分的，还是凭世人的看事观点尽本分的？如果说你讲得好，让人听了以后“是是是，说的大道理对呀”，但是看你的做人做事和世人一样，没有什么改变。第二个就是你所谈的那些话里没有细节，没有内容。抓住这两个点就能分辨你是宗教人士了。“如果你们所走的道路跟宗教人士一样，那你们就是在信基督教，不是在信神，不是在接受神的拯救。”信神是干什么？信神就是信神的话，改变人的看事观点。你不改变你的看事观点，那你就不是在接受神的拯救。“信神时间短的人就羡慕那些信神时间长，说话实实在在、有根有据的人，看人往那儿一坐，说两三小时不成问题，他就开始学，学这些属灵的词汇、说法、言谈举止，再背诵一些属灵的章节，逐渐地媳妇熬成婆了，终于熬到有一天，年头也够了，往那儿一坐就开始高谈阔论、滔滔不绝，但细听起来，都是些废话、空话、字句道理，很显然这就是一个宗教骗子，骗了自己又骗别人，这是多么可悲的事啊！你们可别走那个路，一走那个路就毁了，不好回头了。把那些东西当宝贝，把那些东西当成生命，到哪儿就跟人比那些，除了有撒但败坏性情之外，又加了一些属灵的理论，又加了一些假冒为善的成分，这人就不是光恶心了，就是太恶心了，没有廉耻了，让人看着肉麻，看不下眼了。所以，现在把

曾经跟随主耶稣的人所信的教派称为基督教，是一个教派，就是只拘泥于形式，没有任何生命性情的变化，他们不是追求真理的人，不是追求从神来的真理、道路、生命，而是追求做法利赛人，是与神敌对的，把这样的一撮人定性为基督教。”鑫月，你看了这话怎么认识的？（鑫月：看到自己走到这条路上了。）能不能对号？（鑫月：能对号。神说“把那些东西当宝贝，把那些东西当成生命，到哪儿就跟人比那些，除了有撒但败坏性情之外，又加了一些属灵的理论，又加了一些假冒为善的成分，这人就不是光恶心了，就是太恶心了，没有廉耻了，让人看着肉麻，看不下眼了。”看到自己就是用这些话来装饰自己呢。）我给你解剖出来以后，我问你有没有这些情形，你承认你有，但是你承认有的时候，你感觉脸红不脸红？难受不难受？你没有感觉到脸红、没有感觉到恶心、没有感觉到羞耻，反过来你还能再讲一些字句道理。当你讲那些字句道理的时候，我是什么感受呢？（恶心。）我给你交通了路，我给你指出来“你看你做在弟兄姊妹身上的是什么呢？你做的时候神看着呢，都给你记在记事册上了。你在尽本分的过程中不是在尽本分，你是在干什么呢？你是在搞个人的经营。”你没有看见自己作的恶，“哎呀，我怎么作了这么大的恶呢？我怎么是搞个人的经营呢？我怎么还能排斥异己呢？我怎么还能拉拢人呢？我怎么做的是撒但的差役呢”，你对自己不但没有认识与恨恶，反过来你还又给我讲了一大堆字句道理。你没有跟着我给你交通的路去认识，去走这条路，反过来你还给了我一条路，怎么看都恶心！前两天刚下发了一篇文稿《扔了肥甘欣赏垃圾》，你说你是不是扔了肥甘欣赏垃圾啊？不过你这个又高级一些，你是扔了肥甘欣赏字句。今天知道了什么叫基督教，理解了什么叫基督教，这就是典型的基督教。“现在把曾经跟随主耶稣的人所信的教派称为基督教，是一个教派”，怎么叫教派呢？“就是只拘泥于形式，没有任何生命性情的变化”，咱就是拘泥于一个形式——认识自己。你所谈的认识自己只拘泥于形式，没有任何生命性情的变化。“他们不是追求真理的人，不是追求从神来的真理、道路、生命，而是追求做法利赛人，是与神敌对的，把这样的一撮人定性为基督教。”前两天咱群里发了一段神话，神说：“神对人的要求并不是按人想象的那么超然，但不曾有一人真明白神的心意，所以神说‘人的寻求只是在无边无际的天空之上，或是在汹涌澎湃的海面上，或是在平静的湖面上，或是在空洞的字句道理其间’。神越要求人，人

越觉着神的高不可攀，越认为神的伟大，因而在人的意识当中，凡神口里说出来的人都达不到，非得神亲自作不可，而人却没有丝毫的意思去与神配合，只是一个劲儿地低头认罪，讲谦卑，讲顺服。因此人在不知不觉中又进入了新的宗教之中，是比宗教堂之人更严重的一种宗教仪式，这个必须借着将人的消极情形扭转为积极情形来使人恢复正常光景，否则，人会越陷越深。”（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神向全宇的说话”的奥秘揭示·第十六篇》）“人在不知不觉中又进入了新的宗教之中”，这个宗教从哪儿产生的？就是从教会产生的。那你来了这儿，又产生教派了，成了宗派了。

“‘基督教’这个名是怎么来的？就是因着他们假冒自己是圣洁的，假冒自己是属灵的，假冒自己是善良的，是真实跟随神的，否认所有的真理，否认所有从神来的一切正面事物的实际”，这里说的圣洁、属灵、善良都是假冒的，是吧？紧接着他认为他是真实跟随神的，可是实际上又否认所有的真理，否认所有从神来的一切正面事物的实际。咱否认了没有？你没有接受就是否认，你没有实际在那儿空讲字句道理，那就是否认。“否认所有的真理，否认所有从神来的一切正面事物的实际，他们借用神曾经说过的话伪装自己，武装自己，包裹自己，最后以这些为资本到处骗吃骗喝，打着信神的幌子到处招摇撞骗，与人比试，与人较量，以这个为荣耀，以这个为资本，还想骗得从神来的福气、赏赐”，这是不是咱的真实情形呀？“这就是他们所走的道路。也就是因为他们走这样的道路，所以最后被定性为基督教。现在来看，‘基督教’这个名称是好还是不好啊？它是一种耻辱的记号，不是什么荣耀、光彩的事，是吧？追求生命进入最主要应该明白什么呢？就是在神所说的所有话上，无论是哪方面的话语，都应找到神对你的要求标准是什么，从中找实行的路，对号自己生活当中的为人处事、观点，各方面的情形，各方面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对号自己应该怎么做，怎么在尽本分的过程当中满足神的心意，完全按着神的要求做，做有真理实际的人，别做用字句道理、宗教理论武装自己的人，别冒充属灵，别做假属灵的人。”这话简单易懂吧？这是实行的路。前边给你揭示了，现在又把实行的路告诉你了。这话都能带到实际生活当中吧？（嗯。）“注重实行，注重用神的话来对号自己的情形，省察自己的情形，然后改变自己对待各种事情的观点、态度，最终能达到

凡事都有敬畏神的心，不胡作，不随从己意，不按着自己的欲望做事，不活在败坏性情当中，而是处处做事、说话都有根据，根据神的话，根据真理，这样，逐步地你敬畏神的心就产生了。人敬畏神的心是在追求真理的过程当中产生的，不是凭着克制产生的，克制产生的只是一种行为，是外表的一种约束。真实敬畏神的心是人在信神的过程当中因着明白真理，因着按真理实行，逐步地自己的败坏性情越来越少了，情形越来越好了，能常常来到神面前，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产生的。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了什么叫敬畏神，你里面就感受到了什么叫敬畏神，人有怎样的心态、怎样的情形，具备一种什么样的性情才是对神有真实的敬畏，才是对神有敬畏的表现。”“人敬畏神的心是在追求真理的过程当中产生的，不是凭着克制产生的，克制产生的只是一种行为，是外表的一种约束。”芙楚，昨天解剖了你以后有什么认识？有什么感想？感觉有点偏，有点重？有没有？（芙楚：没有。）咱要注重实行，能不能按这话实行出来？（芙楚：我就是一种克制，一种外表的行为，这个能对上号。）你为什么要克制呀？你克制的目的是什么？（芙楚：想有个好行为嘛，不跟人计较。）你要走余桦的路呢？“注重实行，注重用神的话来对号自己的情形”，你对号了没有？（没有。）以后有路了，用神话对号自己的情形。你那是什么情形呀？你那个情形是不是在看神家的笑话？你看见那个人过来有危险，会给神家带来祸患，你制止了没有？（芙楚：没有。）为什么不制止？这个不制止是不是你的情形？“注重用神的话来对号自己的情形，省察自己的情形，然后改变自己对待各种事情的观点、态度”，你看到那个人过来会给神家带来祸患的时候，你的观点、态度是什么？你省察你的观点、态度了吗？你知道他有危险，你采取的是什么？是不是置之不理呢？没有处理。（芙楚：我没有认识到那个后果，那个时候就没有把这个当回事。）这是不是一个观点、态度呢？不在乎、不操心。“然后改变自己对待各种事情的观点、态度，最终能达到凡事都有敬畏神的心，不胡作，不随从己意”，就是你说的想当老好人，不愿意惹人，不想得罪人，有这个吧？这是不是随从己意？（芙楚：嗯。）“不按着自己的欲望做事，不活在败坏性情当中，而是处处做事、说话都有根据，根据神的话，根据真理，这样，逐步地你敬畏神的心就产生了。”现在对敬畏神有什么认识呢？对敬畏神有没有感觉？就是神所说的：“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了什么叫敬畏神，你里面就感受到

了什么叫敬畏神，人有怎样的心态、怎样的情形，具备一种什么样的性情才是对神有真实的敬畏”，你现在有没有敬畏神的这种感觉？有没有内涵？“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了什么叫敬畏神”，你有了点敬畏神的心了，你还敢不敢乱说话了？（不敢。）不敢乱说话了。你没有敬畏神的心，你就能信口雌黄，什么话都敢说。有了敬畏神的心不敢乱说话了，还有什么？不敢乱定罪了，也不敢乱做了。你去打仗的时候，你看教会里那些人的表现，你看见他们可怕不可怕？为什么打仗的时候要说他们触犯哪条行政、触犯哪条行政了？要打死他们，让他们感到害怕。

301　你越实行真理生命长进越快

1　神的话里面都是人该具备的真理，都是对人最有益处、最有帮助的，是你们身体里需要的滋补品，是你们身体里需要的营养品，是帮助人恢复正常人性，是人该装备的真理。你们越实行神话，生命长进越快；越实行神的话，真理越透亮。你身量长大了，对灵界的事就看得越透，得胜撒但就越有力。许多你们不明白的真理都是借着你实行神话时透亮的。

2　多数人都满足于明白神话的字面，都注重在道理上在道理上装备，却不注重在实行上经历进深，这不是法利赛人的作法吗？就这样做能有“神的话作生命”这话的实际吗？人的生命是实行神的话是实行神话之后才长出来的，不是人看完神的话后就可以长出来的，若你只认为只要明白神话就有生命、有身量，那你的认识就偏了。真正明白神话是在实行真理的时候达到的，“明白真理是借着实行真理才达到的”这话你应明白你应明白你应明白。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明白真理就当去实行》

3.好猜忌的表现

好猜忌的表现（一）

章达，你说黎夏反映问题变味儿了，怎么变味儿了？（章达：伟晋昨天说我和黎夏把活儿分得可清了，说我不做饭。我就和他说，外边有活儿肯定先顾外边的活儿，做饭就顾不过来。）这是伟晋说的话，你怎么能确定是黎夏反映的呢？这和黎夏有关系吗？（章达：是黎夏和伟晋反映的。）黎夏反映什么了？（章达：不知道。）你不知道怎么就能说黎夏反映问题变味儿了呢？（章达：伟晋说让黎夏和我在这儿做饭，所有的人都维护黎夏。说黎夏有病，让我和黎夏两个人做饭，我一不做饭他们就说“就是让你和黎夏做饭呢”，我就不能说话。那天中午我不知道黎夏出去了，到晚上做饭的时候黎夏也没回来，然后沈匆就问我“黎夏呢？”我说“不知道，出去了”。）（沈匆：那天我们干活没在那边吃饭，回来她们没做我们的饭，我就问章达：“黎夏呢？她不是做饭呢，人去哪了？”章达说她不知道。我就很纳闷，我说“你们两个人配搭呢，她出去也没跟你说？”章达说没有。我说：“你不知道你得问一下她什么时候回来，究竟干什么去了。你们在一块儿配搭呢，她到晚上都不回来，别出什么问题了咱都不知道”。后来她问了黎夏，黎夏说她不回来吃饭了。）黎夏，你走的时候没有跟章达说？（黎夏：我走的时候章达不在，我跟伟晋说了，让伟晋转达一下。）伟晋告诉章达了吗？（伟晋：告诉了。）章达没收到信息？（章达：没有。）没收到信息你也可以问呀。（章达：我没有问伟晋，我问黎夏了，人家说她回不来。）那这也没什么事呀？（章达：我也觉得没啥事儿，他们就说我斗呢。）你说出这件事是想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章达：伟晋说黎夏有病，让我俩配搭做饭呢，好像我在做饭方面一说黎夏什么，所有人都维护黎夏呢。）就你刚才说的这件事，你怎么看出来他们维护黎夏不维护你呢？（章达：那天苏吉说，“让你和黎夏做饭呢，黎夏不在你就做嘛，你问黎夏去哪了干啥呢？”我说：“是沈匆问我呢我才去问黎夏的，沈匆要是不问我，我问她干嘛？”）你说这话是要表达什么意思呢？（沈匆：这些人都袒护黎夏呢。）苏吉袒护黎夏了？怎么袒护了？你说说从这里边怎么能看见

他袒护黎夏了？（章达：他说的那个话就是在为黎夏说话。）苏吉说“黎夏和你配搭做饭呢，黎夏不在你做嘛，你干嘛问人家去哪了？”这叫维护黎夏呢？是不是维护黎夏呢？（章达：在我来看就是。）你说苏吉真是维护黎夏的话，黎夏不在，苏吉不知道她去哪了，他应该怎么问？“章达，黎夏去哪儿了？”这是不是维护黎夏呢？反过来苏吉说，“你和黎夏配搭做饭呢，她不在你做，你干嘛问黎夏去哪儿了？”（章达：可是我又没有管黎夏，是沈匆问我，我才回答的。）我是问你“谁维护黎夏了？”没有人维护黎夏。从这件事上看，苏吉说什么了？“黎夏那么大的人了，你管人家去哪儿呢？她是你的孩子？是你的丈夫？你管好你自己做好你的饭就行了，你管人家干嘛呢？”你说苏吉是维护你呢，还是维护黎夏呢？多亏苏吉现在不在，苏吉要是在的话该说你好赖不分了，“我是说你一个人吃饱就行了，人家那么大的人了还用你管呢？你还得打听打听，她是你的孩子，还是你妈呢？”苏吉维护谁呢？（章达：维护我呢。）那你怎么说是维护黎夏呢？你这不是狗咬吕洞宾？人家维护了你，你还说人家维护黎夏呢。你说你邪不邪？颠倒黑白。人家说“你不要多管闲事，你把自己管好就行了，你都有病了，你管那么远干啥呢？顾虑那么多干啥呢？”苏吉还和你有情感呢，还心疼你累呢，和你说“你不要操那么多心”。你不感恩、不感谢，还埋怨呢，你说以后谁还敢维护你呢？人家都不敢维护你了，维护不成，人家维护你你说人家是害你呢。你说你是不是邪恶呀？又邪又恶。你怎么恶，你就怀疑别人也怎么恶。

你刚才还说什么了？苏吉说你的时候你还要表白一下，“你以为是我要问黎夏呢？黎夏她跑了还是死了，我管她呢？我才没有那么关心她呢。是沈匆多嘴，沈匆问我黎夏去哪儿了，我才问她的，沈匆不问我，我管她干嘛呢？你以为我要问她呢？我搭理她呢？”你是不是想表达这个意思？（章达：是。）你说这话证明了什么？你想给苏吉表达一下，“我才不关心她呢，我不搭理她。是沈匆问我‘你们两个人配搭做饭呢，她去哪儿了你也不关心，也不问一问？吃饭的时候你不关心，晚上回不回来睡觉你也不关心？这人失踪了，被大红龙抓走了你也不管？’沈匆的意思是我不是个人呀，我的人性在哪儿呢？”沈匆问这话是不是有这个意思在里面？沈匆问这话的意思是你得有爱，你告诉我说“不是这个意思，我对她没有爱，我不关心她，是沈匆逼得不行

我才问的”，你是不是这个意思？你是在沈匆的逼迫之下才关心弟兄姊妹的。如果沈匆不逼你，“我绝对不管！”是吧？那你说你恶不恶？（章达：恶。）更恶的是什么？你还跟苏吉表白一下。你说咱丢人不丢人呀？你说这话让别人听见，这是谁欺负谁呢？苏吉说“你管管自己，不要管别人”，你在这儿直接跟苏吉表白说“我不关心她，你以为她是我的家人？那是沈匆逼得不行，我没办法，我才做的这件事”。这是不是你向苏吉的表白、证明？（章达：嗯，我里面就是这么想的。）证明什么？是不是证明“我跟她有仇，我对她有恨，我不搭理她。证明我这个人很恶，我这人很邪”？看到了吗？（章达：嗯。）是屈打成招还是真认识到了？（章达：我里面想的就是反面的。）就像一个人丢了斧子，他就看见谁都是偷斧子的人，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呢，猜疑心太大。（章达：有一次黎夏要出去呢，我问她“你干啥去呢？”黎夏说“我不和你说。”所以我就不想搭理她。）人家什么也能告诉你？人家有没有隐私呀？人家可以告诉你“我出去呀”，但人家出去干什么是不是必须得告诉你？人家说“我去趟银行”，“你去银行干啥呢？存钱呢还是取钱呢？存多少钱呢？”（章达：我不问这些。）你刚才不是问了吗？“你去干啥呢？”你只能问人家“你去哪儿呀？你出去什么时候回来呀？”这是不是该问的？你要是问人家细节，人家有些是隐私，不能和你说。“我去银行存钱或者取钱，我能不能和你说呀？谁知道你的哪个亲戚是不是强盗土匪，我要是告诉你了，万一我刚走，你就赶紧告诉你亲戚‘她去取钱了，她几分钟就到银行了’。”人家应不应该防备一下？（章达：应该。）人家不和你说干什么，这是不是应该、正当的？可以吧？（章达：可以。）人家去做什么事情，你不能逼问人家，人家愿意告诉你的、能告诉你的肯定就告诉你了；人家不愿意告诉你的人家可以不告诉你。或者你问人家了，人家说“我不愿意告诉你，我不能告诉你，我不想告诉你，我只能告诉你‘我得出去，我几点回来，你给我做上饭，或者回来晚了你就不用做我的饭了’”，这是人家要和你说的，这是做人，是正常人性应该有的，也是咱们互相之间必须得具备的，也是咱该要求的，因为咱是个团体，是个集合。但是属于人家私生活的，那些隐私就不是咱应该去了解的，所以人家可以不和咱说，咱不能因为人家不和咱说隐私，咱就跟人家记下仇了，“你不让我问，我不问了，你去哪儿我也不管了！”这是哪跟哪呀？转过这个弯了吗？“你今天去哪儿呢？几点走？什么时候回来？这

个你说也得说，不说也得说，你就是不愿意告诉我你也得告诉我。”这是什么？这是一个规章制度。“如果我不知道你去哪儿了，你出去被大红龙抓了呢？出个车祸呢？你失踪了，找不着你了，我也不管？家里八个人就剩五个人了，伟晋问我那三个人去哪儿了，我交不了差啊！所以这个你必须得告诉我，如果你做不到这个，你不告诉我你去哪儿，也不告诉我几点回来，我这儿的工作没法安排；你出了什么问题我也担不起这个责任。如果你坚持不告诉我，那好，你走吧，我不用你了。”敢不敢说这话？（章达：敢。）敢说，必须说，能说，这是应该的。但是人家做什么，咱不能要求人家。而在你这儿呢？你是因为人家要去做什么没告诉你，你就和人家产生了隔阂，你不问了，“你去哪儿，我不管了”。她去哪儿你不管了，这就涉及到工作了，你这是干什么呢？凭心情尽本分呢？凭喜好、凭自己的败坏尽本分？“你告诉我隐私，我就作工，我就尽本分；你要是不告诉我隐私，我就不尽本分了。”你说咱邪不邪、恶不恶？（章达：邪、恶。）第一，你打听人家的隐私，这就是一个邪恶；第二，人家不和你说隐私，你就不作工作了，就不尽本分了，你说你恶不恶？这话能听懂吧？（章达：能。）涉及到工作，是你的工作范围内的，你该做，你不能因为人家不告诉你隐私，她去哪儿你就不问了，这是不是不作工作了？是不是撂挑子了？是不是背叛？（章达：是。）什么事都成了你背叛的理由，别人不和你说隐私都能引起你背叛，咱是不是人？这就有点太邪了！因着别人不和你说人家的隐私，就能引起咱对神的背叛、撂挑子，太邪、太恶！刚才说你不应该撂挑子，撂挑子就是背叛神，你不应该背叛神。那人家所说的这些是不是合情合理的？（章达：是。）既然人家说的是合理的，就不要说背叛神了，该不该激起你的情绪呢？（不应该。）如果能激起你的情绪，那是什么呢？那你是不是人性不好呀？（是。）为什么人性不好？你喜欢打听个人隐私，喜欢打探小道消息，不走正道，这是什么人性？刚才交通的这些琐事里边，什么占主导了？是不是小道消息？是不是都是你的猜疑、疑惑？（沈匆：从这两件事里看，她的猜疑心特别重。因为伟晋一抠她的工作，她老怀疑是黎夏告状了。）（伟晋：我当时说章达把工作分得特别清，是因为那天黎夏过来跟我说明天早点过来跟她做一下饭。我说“章达就不跟你做饭？”黎夏说“章达说了，她是主外的，这就是我的工作。”我说她俩配搭呢，结果两个人干什么也不商量、也不配合，分得这么清。而且

章达一说话就是“人家怎么着……”，她说的那个话就带着挖苦人的意思，让人听着难受。她不是跟人正常交流，“什么该怎么弄，你是咋想的，我是咋想的”。她说的那个话特别刺激人，跟她就交流不成。还有一次我给她交通完以后，我看见人家脸一拉，眼睛一瞪，不高兴了，我说“你是不是堵上了？你要是想不通，或者觉得我哪儿说的理解不了，咱可以共同交流。你不敢这样，你这样的话，人都受辖制呢。”“咋，你把我揭露完了，你让我给你笑呢？”她跟人就不能有一个正常的交流。）

（负责人：章达，看见你的问题了吗？你里面真正的问题就是“不得宠”，里边有嫉妒。之前黎夏没来的时候，你觉得你是个宝，黎夏一来，你的嫉妒心就出来了，你看见这个问题了吗？根源问题是这个。“本来在这儿，除了伟晋我就是顶大梁的，黎夏没有来之前，我是被重用的。但是黎夏来了以后呢，伟晋就看见她有病了，我从来就没有听伟晋说过‘章达也有病’”。你要的就是“黎夏有病，人家章达也有病”，就要这句话呢。就是要在别人心中有地位。“我在这儿是顶大梁的，你起码得抬举一下我，可你不但没抬举我，你还踩我。”咱里边要的就是这个。其实根本就没人踩你，但是你觉得别人踩你了。“我要的就是在所有人心中，包括在弟兄的心中，得有个地位。谁不知道我在这儿顶大梁呢！光靠你伟晋能顶得起吗？”你里边不平衡。“外事全是我配合的，你长期不在，外面的这些事我全给你处理了。我哪方面做得少？我这几年白干了？还顶不上一个黎夏？她才来几天呢，你心里就没我了？忘了我了？”里面就是争地位、要个脸面，你现在在这儿是没脸了。“不光伟晋这么说我，连苏吉他们都说我了，都看着黎夏可以，就看着我不是个人！”因此就产生了嫉妒，嫉妒就产生了仇恨，这些东西自然就出现了，这就是你里面的败坏性情，你凭这个活着呢。你凭这个活着，还有人样吗？如果你看见“呀，我怎么是这样呢？”真认识自己了，还有误解吗？如果你看见自己确实是，“呀，我就是要个地位，要个面子，地位、面子就是我的命。如果没有人给我这个地位、面子，我就不能活了。我在这儿干的还有劲吗？你要把我抬起来，我就是有病我也能干得动。”这是什么带来的劲儿呢？是地位、面子带来的劲儿。这是不是撒但败坏性情？你就凭这个活着呢，这是你的生命。没有这个就像把你的命夺了一样，就活不成了，你看你现在

天天活得无精打采的，还有劲吗？当你看见自己里边的病根的时候，你是不是就看见神所作的都是好的？这是神对你的爱，你看见爱了吗？你要扭过来就看见神对你的爱了。如果你扭不过来的话，你就看见，“呀，这些人都是在欺负我呢！”你这会儿就想什么，“那我就试试，你别看你伟晋天天说黎夏怎么怎么，你觉得黎夏行，好，我走了你试试，我看你们怎么干”。这就开始走这个路了。如果你再不回转，认识不了自己，你就开始撂挑子了，“我就撂给你看看，我看离了我，你怎么做。我这么一个大梁你就看不见，你就天天这么对待我，你看我走了以后，你咋做！我就看你笑话”，所以自然就开始走看笑话的路了。“我看你怎么做？我非要在这儿给你顶大梁呢？我这几年顶的少啊！我以前都没病，来了这儿几年，我都成什么样了，到现在你们还这么对待我！”你信神就是为了得福、得名誉、得冠冕、得地位。什么也得不着就不干了，就成保罗了，回家呀。就像我那时候去一个地方作了工，我认为我把工作作好了，回来最起码弟兄会夸一下。结果回来以后余桦还参了我一本，弟兄还说我了，我说“大事全是我做的，余桦还搞了个乱七八糟，回来还参我一本，弟兄还听她的！”关键弟兄不光是听了余桦的，而且还打我。我这会儿就想，“算了吧！我回去看看我妈。我家就我一个姑娘，我这几年都没看我妈了，我回去看我妈去”，就想到这儿了。其实是什么呢？“你试试，你不是说我不好吗？不是说我不行吗？那我走了你试试，我看她们谁行？”我就走这个路呀。后来弟兄就揭露我是保罗来世。保罗就是只要得不着冠冕，得不着名誉，得不着地位，就不行了。弟兄一交通保罗来世，我才对上号，确实是这样，“我在这时候就要看我妈去呢？弟兄不揭露我的时候，我咋不看我妈呢？怎么弟兄一说我，我就要看我妈去呀。这是不是把我显明了？”一想也确实是这样，这个时候才服了。这才是被征服的过程，“呀，我确实是这样，我为什么能想到这些呢？”其实你现在就走这个路呢，这就开始刁难伟晋呀，“我明天就回呀，我回去‘病倒’了就出不来了，我让你试试。黎夏不是有病吗？让你看看没有我你们怎么干，外边的事我也不管了，你干去吧，累死你”。）（伟晋：前天我跟她们说，“我过几天就搬过来了”。后来揭露了章达以后，章达就说：“你不是说你明天就搬过来吗？我明天就回呀。”我说：“你回家是有什么事吗？”人家说：“你看你问的这话，让我咋说呢？”那个时候我已经感觉她开始背叛撂挑子了。）她的意思是“你都看见我的目的

了，我都承认了，你该咋做呢？你是不是该给我地位了？是不是该给我名誉了？伟晋该不该跟我道歉呀？伟晋该不该重用我呀？弟兄你该不该打伟晋呀？你得安慰我呀，你不打伟晋怎么安慰我？”

章达，知道为什么叫你老毛吗？（章达：嗯。）几年前就叫你老毛呢，你现在再和老毛对对号，说说你和老毛怎么对上的，我听听。（章达：老毛是斗天斗地，争夺地位。那天他们说我为什么和我丈夫合不来，我也看到我确实强势，不光是人家的问题，我到了他家，他们始终就没把我当人，我就不服人家。）“是因为人家没有把我当武则天，所以我就认为他们就没有把我当人；是因为他们没有让我骑在他们的脖子上，所以我就觉得他们就没有把我当人。”老毛是什么人？老毛是一个特别阴险的人。怎么阴险呢？老毛猜疑心大。他有多大的猜疑呢？和他一起打下江山的人，他看着他们个个都想来夺他的位，所以说他才兴起了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把他身边的这些人都给杀掉，维护他的地位、名誉。你说和他一起打下江山的人有几个是想篡位的？人家什么都没想，他就认为他们是要篡位呢，他宁愿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那你是不是也一样？即使沈匆当时是为黎夏说话呢，你居然能把苏吉也说成是为黎夏说话呢。老毛干的是不是就是这事？当时为老毛说话的人都有谁呀？朱德、贺龙、彭德怀、林彪等等。这些人对他够忠心了吧？他放过哪个了？一个都没放过。你说你把苏吉给打了，苏吉回家该哭了，“我那么帮助你，结果你把我打成黎夏那一派了”。苏吉冤不冤？老毛把他周围的人都当成他的仇敌，你呢？“他们这些人都怎么样怎么样……”这些人都成了你的仇敌了。大跃进时期，谁给老毛反映了一个问题？说下面都是浮夸风，都是说假话的。就因为他说了个“浮夸风”，老毛就把这个人打倒了。伟晋说了一下你的什么问题，你就得把伟晋打倒。章达，你看见你身上的“老毛”了吗？你要想让别人不叫你老毛，你该怎么做呀？你还记得那个“野驴”吗？给他起了个名叫“野驴”，他嫌丢人呢，第一次去那边聚会的时候，他在那儿搞接待什么的，一股热心。第二次他接待完我们，我们临走的时候人家有个要求，“弟兄，你给我把这个名字改了吧，不要叫我‘野驴’”。我说：“这不是改不改名字的问题，你不要做‘野驴’，你变化了，活出个人样不就行了吗？”他看见我不给他改名字，他又跪下来求我呢，让我给他改一下名字。后来直接就闹翻了，吵起来了，“我那么

招待你，最后你给我起个‘野驴’，还不给我改名，以后你们不要再来了！”就那样就反了。今天我叫你“老毛”，“弟兄，我跟随你四、五年了，你叫我老毛？他们叫我老毛，你也叫我老毛，不放过我了，到现在你还不给我改个名！”这个让谁改呀？（章达：自己改。）用你的活出去改变。

好猜忌的表现（二）

看一下神交通的猜忌。神说：“再来说说好猜忌。好猜忌跟刚才说的哪一个表现有点类似？（敏感。）敏感是哪方面？（人性缺陷。）那好猜忌呢？（败坏性情。）好猜忌比敏感上升了一个台阶，敏感只是人性有些不成熟，像小孩子一样，好猜忌就有一些具体的思想观点了，就是俗话讲的心眼儿多。心眼儿多是人性品质不好。比如，有人让他帮忙买一个十块钱的东西，还特别强调‘千万别给我买超过十块钱的，我买不起’。他琢磨琢磨，‘你是不是跟我说客气话呢？其实你想要的是一百块钱的东西，但是你不好意思说。那我给你买，让你高兴，让你对我有好感’。结果买回来之后，人说太贵了，‘我没要一百块钱的东西，我就要十块钱的，我没那么多钱哪。’他是不是把人坑了？但他就觉得对方是不想多掏钱。他琢磨琢磨，‘我就吃点亏让你占点便宜，帮你付五十元。’人说：‘我就要十块钱的东西，你就别多心、别猜了。’他就非认为人家是要占他便宜，说：‘让你占便宜你都不愿意？这便宜是不是太小了？那我给你一百元，让你占二百元的便宜！’这人麻不麻烦？（麻烦。）麻烦在哪儿？（思想复杂。）这样的人太复杂了，不好办事，跟他不好交往。你说直性子的人跟这样的人交往是不是累呀？你不知道他会猜忌什么，也不知道他会往哪个方向去猜忌，所以你托付他办事，明明很简单的一件小事他却弄得很复杂、很繁琐，办来办去你自己都觉得很累，还不如自己去办，就不想跟这样的人交往，想躲开他。比如，你有一样东西用不着了，放着也是浪费，扔了还可惜，你就送给他了，他就猜忌：‘是那么简单吗？不对吧，是不是要求我办什么事啊？’这人挺难办，给他点东西他还猜疑挺多，你还得跟他答对。你为了省事，以后再有多余的东西宁可丢掉也不给他了。为什么不给？不是心狠，就是不愿意惹这个麻烦。以前有个人刚租了房，屋子里什么打扫卫生的用具、工具都没有，我就把家里清洁的东西带过去一些。有些清洁剂是满瓶，有的是半瓶，租房的人看了说，‘拿来的东西虽然是白给的，我也不感谢你，这都是用过的，好的能给我吗？’这话是不是挺伤人的？（是。）为什么说伤人？（一片好心被他这样曲解。）好心当成驴肝肺了。我没让你感谢，也没让你掏钱，就是你现在租了房子里面什么清洁用具都没有，也不方

便出去买，我这儿有什么就给你拿点用着方便，让你用不是为了讨你的好，我不欠你什么，我也没要求你欠我一份人情。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他就猜忌起来了，‘哼！有什么了不起的，拿点东西还觉得有人情了。拿来的东西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给人的还能有好东西？’我说这人还真难办，我也没说这是什么琼浆玉液，就是点普通的清洁用品，你不想用你可以不用，为什么这么多事呢？我发现这人不好相处、难办，我如果什么都不拿是不是就省事了？也不见得，什么也不拿也容易惹麻烦。他还会琢磨，‘我租房你连个用具都不给拿，这还是弟兄姊妹呢，一点儿爱心都没有！’他还有话说。这类人的人性品质很差，他总用自己的喜好、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别人是好是坏，总用苛刻的眼光审视别人、衡量别人，觉得自己高高在上而别人都有阴暗面，别人无论怎么做都有目的，只有他没有败坏，他是完美的。好猜忌这类人的人性品质不好，那相应的他做事肯定流露败坏性情。他既然有这方面不好的人性品质，那他肯定会在这样的人性品质支配之下做事，或者在具备这样人性品质的思想观点支配下做事，那他所流露出来的肯定不是正常人性。不是正常人性那到底是什么？这就与败坏性情有关了。就好猜忌这点而言，这一类人做事、与人交往相处所流露出来的代表性的败坏性情肯定是邪恶、诡诈。他的心思就是那么复杂、就是那么邪恶阴险，他自己是无利不起早他就认为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你解释也没有用，你不是那类人他也不相信，在他那儿对你就是这个看法。他用邪恶的方式、邪恶的性情去看待万事万物、看待所有的人，即便你所做的事是正当的，是合乎人性需求、合乎人性理性的或者是合乎真理原则的，他也要画上一连串的问号，还要问你‘为什么这么做？有什么动机？’你说‘我没动机’，没动机他也不相信，非要给你安一个动机让你的动机成立。这样的人麻不麻烦？（麻烦。）好猜忌的人不好与人相处，这类人肯定不是单纯敞开的人，当然也不是诚实人，在他的人性品质里诚实、善良、理性这些成分基本上没有。那他人性品质里主要的东西是什么？多疑、诡诈、邪恶，不单纯诚实，把所有的人、所有的问题都看得很复杂，即便你跟他说诚实话他也要分析分析、琢磨琢磨你为什么这么说，即便他跟你长期打交道了解你的人性品质，他与你对话、办事、交往的时候也常常用猜忌的态度来对待你。所以这类人是很麻烦的，你与他打交道就多了很多包袱、很多手续，还要做很多的功课，得了解他这个人，了解他不喜欢什么事或

者不喜欢做什么说什么，否则一不小心就得罪他了或者在他看伤害到他了。他对人是如此，对神怎样？（对神也是这样。）对神会不会以诚相待？（不会。）比如，教会安排他尽一项本分，他就琢磨，‘我尽这本分神知不知道、神纪不纪念啊？我应该使多大劲，既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后路还能在神面前蒙纪念呢？’做一段时间他就打探打探消息，看带领工人、神选民怎么看他，有没有说他什么。这是什么人性啊？从他各方面的表现、社交处世的态度所表现出的人性来看，这类人很麻烦，不容易接受真理。因为什么？他不容易做诚实人，他良心里没有正义感，理智这方面也不太健全，他判断事物的方式不理性。为什么说不理性呢？就是比较偏激，也比较钻牛角尖，比较邪门，不是用正常人性的思维、方式去看待事物，不光明磊落，而是活得特别阴暗。但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活得阴暗，还觉得自己比别人活得聪明，比别人活得细致、具体，他还特别欣赏自己的聪明，这叫自作聪明。自作聪明的人理性怎么样？在人性的理智方面是很缺失的，良心里的正义感也是很缺失的，所以这类人的人性不好，人都不愿意接触。不管他听见谁说一句话，他都能拿来做文章，他所认识到的或者能理解出来的全部都是偏谬的、属血气的、属撒但的、属情绪化的偏执的东西，全是阴暗的东西，全是不能指引人走上正路的东西，全部都是违背真理、批判真理的东西。所以这类人很恶心，他们活在阴暗角落里、活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他们特别地自恋、自赏，觉得自己活得比别人精致、高尚、尊贵、有尊严，别人不能碰触他们。事实上这类人的人格是很低下的，没有真正的尊严。所谓没有真正的尊严就是他们的人性品质特别差。因为这些人人性里产生的东西都属于阴暗的、拿不到台面上的东西，不是光明磊落的，所以这类人没有什么尊严可言。好猜忌的人容易带来什么后果啊？是不是离小鬼不远了？这类人用土话讲就是一肚子鬼。如果好猜忌是正面的，那好猜忌这类人看待一个人、一件事所产生的思想最起码是正面的，更好一点的是能符合真理原则，能对人有帮助，对人会产生好的影响，但是好猜忌这类人所产生的思想观点或者具体的想法都不符合真理，最起码不是正面事物，就是他思考问题的角度或者产生的思想、想法根本就不符合真理，所以这类人是活在阴暗角落里没有人格尊严可言的，他的思想里所产生的东西都是阴暗的、邪恶的，是不符合正面事物的，对人、对正常人性不会形成好的影响。你如果接受他猜忌出来的各种思想观点

你就中毒了，就被他拉下水了，就等于你被撒但败坏了一样；但是如果你对他有分辨，把他当成反面教材，那你在认识反面事物这方面还会有点长进、有点分辨。”（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怎样追求真理（三十）》）

章达，看了这段神话有什么感想？跟自己对对号。（章达：都能对上。）怎么对的？有没有细节？（章达：就像刚才说苏吉的那个，人家说的本来是正面的，我就说成反面的了。还感觉是神带领的，感觉神实实际际地借着这个环境让他把这话告诉我了。）“神就是实实在在地借着苏吉告诉我了”，这是多大的猜忌呢！好猜忌和敏感有什么区别？简单来说，敏感就是感觉灵敏。就像家里有四个人，他进来转了一圈，看见这四个人“一个人是正视我，一个人是仰视我，另一个人是斜视我，还有一个人拉着个脸”，通过这四个人的表现就看见这四个人对他是什么什么态度了。这是什么人？（敏感的人。）敏感的人。猜忌呢？猜忌必须是建立在敏感的基础上。“他为什么斜视我呢？”这就开始想呀。因着这个想，又因着他是一个败坏的人，没有真理，那他想出来的是什么？是邪恶的。他是什么人，他就想着别人也是什么人。章达为什么恨黎夏呀？“黎夏来了是不是要争夺我的地位呢？黎夏给伟晋打报告，她想干什么呢？”（“黎夏肯定是说我的坏话了。”）“她说我的坏话想干什么呢？她是不是想把我排挤走呢？她是不是想在这儿掌权呢？”（章达：我没有这么想。）我给你举个例子，不管你有没有这么想，就是说人遇到这样的环境以后就要去想呢。她仅仅是想一想吗？想完以后呢？想完以后在她这儿就成真的了，“就是！”后面加了一个“就是”，确定了。“伟晋过来跟我说话，我一听伟晋说话的口气就知道肯定是黎夏打报告了。”她不是怀疑“是不是黎夏打报告了？”她是“那就是黎夏打报告了！”定性了。敏感和猜忌，敏感只是知道了一件事，能知道一些细节。猜忌是经过你的想，最后还定性、加工了，所以说猜忌就涉及到败坏性情了。敏感是什么？首先说敏感好不好？敏感和灵敏一样不一样？（不一样。）灵敏是人家反应快，察觉到了，“这个人除了斜视我，后面还有个什么动作，经过这三件事，这个人是什么样？他会怎么样呢？”他里面就有了判断、分辨了，一说到灵敏，就有了知觉了。敏感呢？还没判断、分辨呢，在他那儿就开始有定论了。那个人本身就是个邪眼，你说“他藐视我、他斜

视我”，是不是够敏感的了？本来那个人眼睛就不对，你说人家是斜视你呢。或者说人家有什么背景，要做什么事呢，说了一句什么话，你就以为人家针对你说话呢，这就是敏感，过敏了。所以说灵敏是优点，敏感就成人性缺陷了。谁不愿意灵敏呢？你愿意麻木痴呆？（不愿意。）

“好猜忌比敏感上升了一个台阶，敏感只是人性有些不成熟，像小孩子一样，好猜忌就有一些具体的思想观点了”，“思想观点”，敏感是经过想了，先有了思想，你仅仅是思想，没有出来观点，没有定论，那还不能成为猜忌；经过思想以后出来一个观点，定论了，这就成猜忌了。“就是俗话讲的心眼儿多。心眼儿多是人性品质不好。”神在这儿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买东西，还有一个是清洁剂，不管你怎么做，他都有话说。给章达摆了一个沈匆，摆了一个苏吉，她说沈匆是维护黎夏的，苏吉也是维护黎夏呢。通过咱刚刚交通的，看见谁维护黎夏呢？（谁也没有维护。）沈匆维护黎夏了没有？（章达：没有。）没有，你怎么能看成是维护黎夏了呢？（章达：他一个劲地问我，他过后还对付我呢。）沈匆过后对付你了，所以说他就是维护黎夏呢。你说你这个人难办不难办？你说他是维护谁呢？（章达：维护我呢。）为什么说维护你呢？（章达：他看见我钻到事里，不会在这个环境里去经历。）你说沈匆在这儿能提醒你是不是对你的帮助扶持？是不是带领你该怎么走这条路，该怎么做人？是不是神借着他给你供应了一方面真理，告诉你该怎么做人做事、看人看事？可你允许他说话吗？（章达：不允许。）他一说话，“你就是为黎夏说话呢！”沈匆在这儿说话，你说他是为黎夏说话呢，苏吉在那儿说话，你也说是为黎夏说话呢。这是他们两个人说话了，如果他们俩不说话呢？你有没有话说？如果谁也不问你，你有没有话说？（也有话说。）有什么话？（伟晋：“做饭的不在，你们也不问，没有一个人操心、关心这事。”）如果谁也不问，她心里冰凉冰凉的，“我在这儿做人呢，我这是做人呢？做鬼都没人问我！我想借着我的配搭今晚没回家吃饭看有没有人过问，看看他们帮不帮助我做人，我的人性活出正常不正常？结果就没有人问我呀！我这活成什么了？谁也不搭理我，都孤立我呢”。人家不和你说话，你也有话说；人家和你说话，你还有话说。人家问你，“你问黎夏去哪了没有？”你就说人家是为黎夏说话

呢，人家说“你不要问”，你也有话说，你说你这个人难办不难办？这就是猜忌。就是神在这儿说的“明明很简单的一件小事他却弄得很复杂、很繁琐”，本来这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你弄得够繁琐了吧？一句正常的话“黎夏不在？你问问她去哪儿了。”就一句话就完了，你却弄出一系列问题，很繁琐。

我刚才交通说苏吉是在帮你、关心你呢，是吧？实际上苏吉是不是关心你呢？（章达：是。）是？那沈匆是不是关心你呢？（章达：沈匆也是。）你刚才说他们都是为黎夏说话呢，现在又都成了关心你了。这就涉及到咱的分辨能力了，苏吉说的话对不对？合适不合适？（章达：合适。）怎么合适？（章达：他是在提醒我多关心关心自己别老关心别人。）你说你这个人邪恶不邪恶？就凭这句话，你说你邪恶不邪恶？（章达：邪恶。）怎么邪恶呢？（章达：关心我的人，我反过来说他不是关心我，是在关心别人呢。）刚才我说苏吉是向着章达、为着章达的，但实际上是什么？从章达那儿看，苏吉是维护黎夏呢，我刚才给她交通的是苏吉维护她呢，实际上、实质上是什么？我要不和你说，我怕你回去又感谢苏吉呀，又跟苏吉去拉关系呀，“苏吉，你是向着我的”。（章达：不想。）不想？苏吉那么为你说话，你就不想？咱要看里边的实情，苏吉是向着她吗？（不是，那是很正常的一句话。）那是不正常的一句话，苏吉说的话对章达来说是一个试探、引诱。苏吉说什么了？“你不需要问她，你做你的饭就行了，你管人家去哪呢？”是不是这话？（嗯。）章达，那你该不该管呢？（章达：该管。）该管。别我交通了以后，你又进了试探里边了，“经过苏吉这么一说，以后我就不管了”。你要这样做的话那你还是人吗？（章达：不是人。）不是人了，这是自私、卑鄙、无耻。因为你们两个人配搭呢，她晚上回不回来，吃不吃饭，你都不过问，也不管，这还是人吗？苏吉一会儿扮演了两个角色。苏吉和沈匆说的话正好是相反的，沈匆是让你问一下，苏吉是不让你管。你不要再误解、猜疑、乱想，“人家苏吉说让我只管做饭就行了，让我不要管人家了”，你会不会走上这条路？不管你会不会，我给你把这条路堵了，你不要再听了苏吉的什么都不管了，以后你又抓把柄说“苏吉说了让我别管，所以我就不问她了”。刚才说猜忌说了你的几件事啊？苏吉和沈匆的这个事，

还有伟晋和你一说什么话，你就觉得是黎夏告你的状了，这都是猜忌。伟晋来了什么话都不能说了，你让伟晋再说什么话呢？

“这类人的人性品质很差，他总用自己的喜好、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别人是好是坏，总用苛刻的眼光审视别人、衡量别人”，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别人是好是坏，这个咱交通了。“总用苛刻的眼光审视别人、衡量别人”这个能理解吗？“苛刻的眼光”，伟晋跟你说什么话了，你的那个说话，你的那个眼神苛刻不苛刻？什么是苛刻呀？苛刻的近义词是什么？尖酸刻薄。你对伟晋是不是要求太高了？太尖酸刻薄了？为什么伟晋在这儿难受，受辖制呢？你说话太尖酸刻薄了。“总用苛刻的眼光审视别人、衡量别人”，什么是衡量别人？（章达：衡量是要求。）“审视别人”，什么是审视？审视实际上就是分辨、认识人。正面的就是对人是分辨、认识。但是你是用苛刻的眼光去审视人，那就不是去分辨了。如果说你是对他的实质的一个认识，那叫分辨，如果说你用苛刻的眼光去审视别人，就是说你用苛刻的眼光去看待人、衡量人，怎么衡量的？你不是用真理来衡量，你不是用做人的原则来衡量，你是用你苛刻的眼光审视别人、衡量别人。“觉得自己高高在上而别人都有阴暗面”，自己把自己放在高高在上的位置上，你是谁呀？你还是败坏的人吗？“觉得自己高高在上而别人都有阴暗面”，你说他们在座的是不是都有阴暗面呀？你光觉得伟晋有阴暗面？你光觉得黎夏有阴暗面？所有说话的人，你都觉得他们是为黎夏说话呢，不说话的也是为黎夏呢，都有阴暗面。“别人无论怎么做都有目的”，刚才咱们交通了，不管别人怎么做，你都觉得他有目的。“只有他没有败坏，他是完美的。”你把自己当成什么了？（完美的人。）什么是完美呀？当成真理了。“好猜忌这类人的人性品质不好，那相应的他做事肯定流露败坏性情。”这里面加了个“肯定”，那以后你记住了，只要咱有猜忌这个不好的人性品质，咱肯定要流露败坏性情。所以说，你别一来就把自己放在完美的位置上。神给咱揭示了，咱要相信神话就是真理，神话就是永恒不变的，神话就是命令，神话就是天规诫命，那就是！不能有任何猜疑、疑惑！“我看了神话以后，我能感觉到我有猜忌这个不好的人性品质，我里面有猜忌，那我做事流露出来的肯定就是败坏性情。”这个先确定了。把这个一确定，这就把你的撒但败坏性情打破了。打破哪个了？先肯定了自己有败坏性情，这就把你认为的完美形

象给打破了。打破以后有什么好处呢？你遇事就不定规了，你只有思想没有观点了，没有观点也就是不随意下定论了，“我有思想，但是我不能定论，我只有敏感，但我没有猜忌。我是有这个感觉、这个思想，但我不能随便下结论。我觉得伟晋向着黎夏说话了，但我不能确定，我不敢说这话，这是敏感，我不能定这件事”，这就不是猜忌了，这就是敏感。

“他既然有这方面不好的人性品质，那他肯定会在这样的人性品质支配之下做事，或者在具备这样人性品质的思想观点支配下做事，那他所流露出来的肯定不是正常人性。”把这句话先记住了，“我知道自己有什么不好的人性品质，会走什么样的路，我知道我做出来的肯定不是正常人性所做的”。你说出话来总觉得“我和人家说话正常呀，人家说我打人家呢，我没有感觉到呀。我觉得我和我老公说话很正常呀，人家就说我不对了”，因为什么？因为你所流露出来的肯定不是正常人性，你的言行举止，你和伟晋说话的语气态度，你的那个眼神、脸色，你说话时语气里边带着气，那你想一下，你的表情能对了吗？你说话的语气能对了吗？你带着火气、带着怒气说话怎么能正常了呢？你那个怒气、火气就是邪恶的。你出来的怒气、火气是邪恶的，那你的人性肯定是邪恶的。如果你是站在正义一边，站在正面事物一边，即使你有火，你发出来的火也是正义的火。你所流露出来的是为正义发火，那就属于正常人性，爱神所爱、恨神所恨。不是说有正常人性就没有火，而是他的那个火是正义的火，让人看见以后胆怯、害怕。因为你是正面的，让他们看见你这个言行举止以后，他们就胆怯、害怕。为什么胆怯、害怕呢？因为他们在你身上看见神的性情了，他们就胆怯、害怕。但如果他们在你身上看见的是你的邪恶性情，那是什么？那是撒但败坏性情的流露。“不是正常人性那到底是什么？这就与败坏性情有关了。就好猜忌这点而言，这一类人做事、与人交往相处所流露出来的代表性的败坏性情肯定是邪恶、诡诈。”“肯定”，用不用怀疑？以后不用问别人了，“你给我交通交通，我流露出来的是邪恶、诡诈的败坏性情？”不需要问人。你首先就确定了，自己流露出来的这个就是邪恶、诡诈。你确定了自己流露出来的败坏性情是邪恶、诡诈之后，你就不能这样做事了，“神看着呢，我流露出来的这个肯定是邪恶、诡诈，我应该怎么办？我认识不到，但是我知道这

里边肯定是邪恶、诡诈，那我就寻求真理，看我邪恶、诡诈在哪儿”，这就多了一个寻求，及时刹车了，对自己的人性有了一个认识，产生了一个敬畏，“我不敢了、不能了”，这就是一个保守。邪恶、诡诈，为什么诡诈呢？猜忌就是诡诈，所以你好猜忌，你流露出来的败坏性情肯定是邪恶、诡诈，是必然的。“他的心思就是那么复杂、就是那么邪恶阴险，他自己是无利不起早他就认为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你解释也没有用，你不是那类人他也不相信，在他那儿对你就是这个看法。”你对伟晋的定论是不是这样定的？“他用邪恶的方式、邪恶的性情去看待万事万物、看待所有的人”，咱用邪恶的方式看，“他们都是为黎夏说话呢”，这是不是一种邪恶的方式？“即便你所做的事是正当的，是合乎人性需求、合乎人性理性的或者是合乎真理原则的，他也要画上一连串的问号，还要问你‘为什么这么做？有什么动机？’你说‘我没动机’，没动机他也不相信，非要给你安一个动机让你的动机成立。”你给苏吉是不是安了一个动机？给沈匆安了一个动机，还给伟晋也安了一个动机。经过咱的交通，你给他们安的这些动机成立不成立？（章达：不成立。）都不成立。

“这样的人麻不麻烦？（麻烦。）好猜忌的人不好与人相处，这类人肯定不是单纯敞开的人，当然也不是诚实人，在他的人性品质里诚实、善良、理性这些成分基本上没有。”咱能不能接受这话？（能。）怎么接受的呀？是因着这是神话所以接受的？能不能理解？（章达：自己做在弟兄姊妹身上的……）这不是做在弟兄姊妹身上，因着你有猜忌，你可能不可能诚实？（不可能。）所以说，这个人身上只要有猜忌，你就不要相信他诚实，你只要看见一个人有猜忌的行为，那这个人绝对不诚实。这就不需要说“我只在这件事上猜忌了，我这个人是诚实人”，这话不成立。所以不需要说什么了，看着有猜忌那肯定不诚实。不诚实，还不怎么呢？（还不善良。）为什么不善良呢？善良的特征是什么？憨厚、包容、忍耐。用一个不好的词形容就是有点迟钝。猜忌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建立在敏感的基础上。善良呢？给人感觉好像有点迟钝，实际上他是什么呢？包容、忍耐。谁瞟了他一眼或者有人在背后说他什么坏话了，他搭不搭理这些事？（不搭理。）他能包容，一个败坏的人，你要求人家那么高干什么呢？谁能不为自己的肉体活一回？“黎夏对我有成见，我没有做饭，人家做饭累

了，人家心里不舒服和伟晋说说话，人家还不能表达表达自己的心情吗？人家累了和别人说说话还不正常呀？我确实没有帮人家做饭，我是有病，但人家确实也有病，这是很正常的呀。”善良的人他就能理解，他就能善解人意。怎么善解人意呢？他能知道别人的意思，能够理解、包容、忍耐。所以说，如果你有了善良，有了理解、包容、忍耐，那就不可能再有猜忌，只要你有猜忌就证明你的人性品质里没有善良，因为善良里面必须得有个包容、忍耐。还有什么呢？理性。猜忌没有诚实、没有善良、还没有理性。为什么说没有理性呢？理性是什么？理性，理，道理。万事万物都有一个运行轨迹、规律、原则，这些是不是都属于理性？在道理上能行得通，有逻辑性的。因为你没有理性，你就不知道万事万物的运行轨迹、逻辑，你就能猜忌。你既然能猜忌，那你肯定不知道这里面的运行轨迹、逻辑是什么，你也不知道这里边的原理是什么。苏吉为什么说那些话？沈匆为什么说那些话？他们是在什么背景下说的话？他们说话的动机是什么？这些你都不知道。“黎夏出去应不应该告诉我一声？黎夏去哪儿我该不该问她？‘你去哪儿？你去做什么？’我该不该把人家去做什么都问了，让人家都告诉我？”如果你有这个理性，处理这些事情是不是就简单了？处理这些事情简单了还用不用猜忌？不用猜忌了。之所以猜忌，就是因为你没有理性。为什么要恢复人的良心理智呢？理智就是一个理性，咱没有那个理智，咱就不懂万事万物的运行规律、原则、原理，咱要是知道了自然就不会有猜忌了。因为你没有理性，所以说“在他的人性品质里诚实、善良、理性这些成分基本上没有。”神说你的人性品质里没有这些成分，是不是让你有呢？那你就得学着做诚实人，得学着善良，善良就从包容、忍耐开始。不要让“这个人说这些话了，那个人说那些话了”把你装得满满登登的，这就没有包容、忍耐。即使别人做了一点什么事，谁能没有败坏流露呢？一句话，包容了。“那他人性品质里主要的东西是什么？多疑、诡诈、邪恶，不单纯诚实”，他没有理性，他不是从一个事物里去认识、分辨它的原理是什么、逻辑是什么，他是自作聪明，多疑，这就是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了，眼睛“明亮”了，他不是实际地去认识、分辨，而是猜想、猜测、诡诈。既然多疑、诡诈，那肯定就是邪恶，那就跑不了。所以说，“多疑、诡诈、邪恶，不单纯诚实，把所有的人、所有的问题都看得很复杂”，因为他是这样的人，他就把所有的人、所有的问题都看得很复杂。单纯，什么

叫单纯呢？单纯、诚实、善良，就是看一件事情简单，没有那么复杂，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人常说“你这个人可单纯了，容易上当受骗，人家一下就把你骗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家说什么他能够相信。“沈匆问什么了，他单纯就是这个意思，再没有其他的了。伟晋问我‘你堵上了？’人家就是单纯地关心我，看我是不是想不通，堵上了”，你单纯就不会再想其他的。“把所有的人、所有的问题都看得很复杂，即便你跟他说诚实话他也要分析分析、琢磨琢磨你为什么这么说”，这是不是咱走过的路？这个你最清楚。“即便你跟他说诚实话他也要分析分析、琢磨琢磨你为什么这么说”，你说你琢磨什么不好呀，你琢磨、揣摩神话行不行？你说这是不是太邪恶了？该你琢磨、揣摩的，你不琢磨、揣摩。你是揣摩每个人说你的话，“他怎么对我了，他怎么说我了”，对你肉体的事你特别敏感，你对神话敏感一点行不行？“即便他跟你长期打交道了解你的人性品质，他与你对话、办事、交往的时候也常常用猜忌的态度来对待你。”你说你跟伟晋配搭多长时间了？对伟晋还没认识呀？还能用猜忌呀？“所以这类人是很麻烦的，你与他打交道就多了很多包袱、很多手续”，什么包袱呀？别人不敢跟你说话了，一说话就怕带来后果。沈匆以后还敢不敢跟你说话呀？“和你交通不成，你就把我打成恶人了。”这是没有让你当了带领，你一旦当了带领，谁还敢帮助扶持你呀？谁帮助扶持你，你就把他当成了仇敌。

就交通这么多吧，一对号这些话就能看进去了。

617　神对人的提醒

1　神从灰尘里提拔穷乏人，卑者必升为高。神必用神的百般智慧，治理整个宇宙教会，治理好万国万民，都在神的里面，在教会里都让你们都让你们会顺服神。以前不服的，也得服在也得服在神的面前，都会彼此顺服，彼此包容，彼此生命有联结，彼此有相爱，有相爱，都会取长补短，会取长补短，会配搭事奉，这样，教会必得建造，撒但必无机可乘，无机可乘，神的经营计划才不致落空，才不致落空。

2　在这里神再提醒你们几句，不要因哪人如何，作法如何，使你产生误解，导致灵里光景堕落，神看这实在是不应该的，也是无价值的事。你信的不是神吗？不是哪个人。功用不一样，不一样，身体只有一个，各尽其职，坐在自己位上尽上全力，有一份热发一份光，有一份热发一份光，追求生命成熟，神就满足了，神就满足了，神就满足了。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二十一篇》

348　信神之人该有的实行

1　信神必须把存心观点摆正，对神的说话作工、对神摆设的一切环境都有正确的认识，不按个人的想法去实行，不打个人的小主意，凡事能够寻求真理，顺服神的一切作工。

2　所做的一切都能拿到拿到神面前，做什么事都光明正大，不做见不得人的事，不做对人生命有害的事，活在光中，不叫撒但利用。想被成全，进入正轨，你心得时时交给神。

3　在神面前不放荡，不随从撒但，不给撒但留有作工机会，不叫撒但利用你，把自己完全交给神，让神在你身上作主权。“没有配合心，难得神作工；肉体不受苦，没神祝福；没有争战，撒但不蒙羞”。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与神的关系如何》

4. 人前买好八面见光

人前买好八面见光（一）

李达，你的情形怎么样？（李达：有时候自己不会进入。）怎么不会进入？（李达：前一段时间晓范和我交接工作的时候光给了我一部分，另一部分没给我。然后我就和晓范联系，说："你走的时候光给了我一部分，另一部分没留下。"她说另一部分她没拿。后来我又把当天的情况跟她说了一遍，把她给我写的条拍照发给她，我说"你弄清楚以后把另一部分给我拿过来，我要交接呢。"她说："行。"另一部分她找不见了，第二天她自己出资把另一部分补给我了，结果给了我以后她又反悔了，说："我给了你，我就感冒了，我觉得这个不能给你，你别看我现在给你了，你也不好过，你别当犹大。我现在是提醒你呢，你别当犹大！"我当时回她信息的时候，里面也带着情绪，我说："这姊妹怎么是这样的呢？你没给就没给嘛，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呢？"就是这么一件事，我不会进入了。）你说这也算事？每天叫你"大大"呢，你"大"到哪了？你究竟大不大？（李达：不大。）你明知道人家没给你，你也没有拿这个东西，你担心什么呢？人家说你一句"你别当犹大"你还难过呢，难过什么呢？你的难过是从哪来的？你做的事你自己不知道？（李达：知道。）知道为什么还难受呢？（李达：我在想每件事临到都有该学的功课，在这件事上我该学什么功课呢？）就是呀，你学什么功课呢？我还问你呢，你难受了这么长时间，你说你学什么功课了？（李达：不会学功课了。）你大在哪儿了？（李达：外表大，生命小，不会进入了。）人家这么一说还搅得你睡不着觉了，是吧？这件事你跟神祷告了没有？（李达：我自己跟神祷告呢，"神呀，我不会进入了，摆设环境都有我该学的功课，我该学哪一方面功课呢？让我进入哪一方面呢？包容忍耐？"我想着自己说话的时候就是得理不饶人的那种态度。）你干什么了，得理不饶人？（李达：这个东西她就没给我，我是心知肚明的。）你心知肚明，你跟她说一下，这叫得理不饶人？（李达：我跟她说："你明明没有给我，为什么说你给了我了呢？"）这叫得理不饶人？呀！李达呀！（李达：反正就是那种性情。）性情能不能瞎对呀？你这个表现算不算得理不饶人？（李

达：反正自己里边有这个想法。）有这个得理不饶人的想法？（李达：有。）那你计划下一步怎么做呢？（李达：没有了，哪还有下一步呢。）你刚才说你得理不饶人，这会儿又说“哪还有下一步呢”，那你这是得理饶人还是得理不饶人？（李达：反正当时心里挺气愤的，当时是那种想法，有那个意识。）那也不能胡说呀！（李达：这是胡说呢？）你说这是不是胡说呢？就按你说的，如果这是实情，别人给你扣屎盆子了，那你反驳一下这不是正常反应？这是正常反应，怎么能说成是得理不饶人呢？什么是得理不饶人呢？抓住一个理没完没了那才是得理不饶人呢。那你是不是抓住不放？你告诉我的意思是让我把她处理了，是吧？（李达：没有。）你不是得理不饶人吗？（李达：饶、饶、饶，当时就是那种心情，信息一条接一条地发过去了。）你训人家了？骂人家了？（李达：没有骂。）你发了多少信息？（李达：发了四五条吧。）四五十条，还是四五条？（李达：四五条，发的都不想跟她说了。）那你说，发的都不想说了，还说“我得理不饶人”，这话咋说呢？我前面刚说了，你把黑的说成白的，把白的说成黑的，你现在真是把黑的说成白的了。你告诉我说你是得理不饶人，然后你又说你是得理饶人，这话怎么说呢？你的意思是告诉我你谦卑？“你看我多会认识自己呢，我得理饶人，但我还说我得理不饶人。”（李达：不会说了。）你先把“得理饶人”和“得理不饶人”分开，“我是不是得理不饶人呢？”认识自己不是说给自己戴上一个撒但的帽子，把自己当成了一个谦卑的人，“我得认识自己”，那叫认识自己？神说神恨恶假谦卑，主耶稣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太5:37）你说你是得理不饶人，你得拿出得理不饶人的事实呀，“她跟我说了以后，我跟她没完没了，我给她发了不是四五条信息，而是发了三四十条信息，我每天骚扰她，她让我睡不着觉，我也让她睡不着觉！”这叫得理不饶人。可你告诉我“我给她发了四五条信息，我气得都不想和她说话了。”咱做人呢，说话就得准确，夸大是诡诈，缩小也是诡诈，不是实话就是诡诈。咱以前交通过谦虚，有人问你“你挣了多少钱呢？”你明明挣了五千块钱却说“不多不多，挣了一两千块钱”，别人一看“你看这个人多谦虚呢”。谦虚在世人来说是正面的，但实际上是不是一种诡诈呀？也是一种诡诈，也是反面的。诚实、实在，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怕谁眼红你呢？你确确实实就是挣了五千块钱或者挣一万块钱，那是实在

话，不需要掩盖事实。咱得理饶人，直接就说“我可不是那种得理不饶人的人，她说什么了，我不和她计较，但是我在这里该怎么进入呢，我得有个路”，这是寻求路呢。那你在寻求路以前，你说了一句“我这个人得理不饶人”，给自己戴了个撒但的帽子，在我这边给我一种假象，“看人家多会认识自己呢，人家没有什么责任，没有做什么过激的行为，没有报复，也没有不饶恕谁，人家都已经不说了，还说自己是得理不饶人，你看人家多会认识自己呢！”假谦卑。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说准确的话，不要说好听的话。既然你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没做什么，你能确定这个东西你没有拿，在你的记忆里边，或者有各种证据证明你确实没有拿这个东西，那你还担心什么呢？你还害怕什么呢？（李达：我没有担心，也不是害怕，就是说这个人怎么就没完没了呢。她发的那个信息我感觉有功课学呢，只是不知道学什么功课。）你就不知道你周围的人都是些败坏的人？（李达：知道，神拯救的就是败坏的人。）那你还惊讶什么呢？还跟我说不会进入，不会走了。不会进入了？不会实行了？会不会实行？（李达：不会，不透亮。“越认为对的越有功课学”，我对这句话不会进入。）看看，又来了！（李达：我真的是不会进入。）

咱以前交通过一个例子，有两个人打架呢，一个人说三七二十八，一个人说三七二十一，两个人都认为自己的对，说不成，就打起来了，最后没办法去找法官让定夺，“法官，你给评评理，我说三七二十一，他非说三七二十八”，结果法官把说“三七二十一”的这个人打了一顿。（李达：哦，明白了。）明白什么了？法官为什么打说“三七二十一”的这个人呢？（李达：你跟糊涂人还说什么呢。）你知道他是个四六不分的人，你非要和四六不分的人讲清道理，你能讲清楚吗？（李达：讲不清。）你是来干什么的？你是来戏弄法官的？你非得跟神经病讲道理，还问我该怎么进入呢。神告诉你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那是让你去分辨、认识呢。你说“为什么不能吃？”你和神打起官司了。让你分辨就是让你去分辨的，不是让你去吃的。“神给我摆设正面事物，那是我该进入的，是我该‘吃’的；反面事物那是我该分辨、认识的。神给我摆上这个环境，既然你做出这事了，最起码我得坚持正义，一个，我敢于把这个反面事物说出来，我不包庇罪恶；第二，这直接涉及到我的利益了，我没有拿就是没有拿，为什么能说成我拿

了？我有没有拿我心里是坦然的。既然这个东西你已经拿过来了，这件事就相当于已经处理了，我对你有个认识就行了。”你还要怎么呢？（李达：那天见了伟骏说起这件事了，伟骏说“你有犹大的思想”，我就不会进入了。）他为什么说你有犹大的思想？（沈毅：伟骏谈的是他自己的经历，那时候他干那个活儿，你和他交通一个是你的朋友，一个是神家，你怎么对待、怎么实行？）那时候我说他是胳膊肘往外拐呢。（沈毅：嗯，他觉得一开始他没有啥想法，但是挖内心深处确实有这些东西存在，所以说这是犹大的倾向。伟骏就是这么和李达交通的，李达里面也可能有晓范说的那些东西，但是她意识不到。）这和李达这件事没有关系啊。李达其实是在抒情呢，她本来是想和伟骏这么说说，“你看我的这个配搭什么也不懂，交接工作呢，最后东西都不知道去哪了”，结果伟骏这么一说，“伟骏也说我有犹大倾向，这么多人都说我，我让弟兄跟我说说，我怎么就是犹大了呢？”所以这就是烙在身上的一个烙印。（李达：所以我就说我不会进入了。）还不会进入了。你说，这还能经得住撒但的围攻？还没有围攻呢，你就成这样了。你的一切方向围绕的是什么？就是地位、名誉。你的名誉心太重，你不尊重事实是什么。你站在你的位置上把你该做的做了就行了，你管别人说什么呢，你为什么要封别人的口呢？（李达：我这里边有犹大的倾向？有犹大的思想？）你看，又套犹大的倾向、犹大的思想呢，有没有你自己不知道呀？（李达：伟骏这么一交通……）伟骏跟你交通的是他经历过什么，他经历过什么他就给你交通什么，你自己得知道你到底是不是，你得去对号、你得去认识，“我是不是呢”。（李达：不是。）不是你还怕什么呢？（李达：这下心里的这颗“石头”才掉到肚子里了。）你就是要从我这儿听一句话。你从我这儿听一句话不管用呀，这东西到底是不是你拿的我不知道呀。（李达：没有，真没有，她没有给我。）你完全是为了一个面子。做人做事、看人看事得有准则，对待人事物该怎么对待？按人的实质来对待，最根本的你得尊重事实。咱尊重不尊重事实？你没有拿，你担心什么呢？你做给人看呢？你是信神呢，还是信人呢？你是信伟骏呢，还是信晓范呢？（李达：信神。）你信神呢，你听不听神的话？你考虑的是伟骏说什么了，晓范说什么了，你没有说神说什么了。神说什么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你自己要是诚实，默默无闻、勤勤恳恳，你担心什么？神

说：“你当知道现在的人大多数不稳定，像喝醉酒似的。你有难处和别人交通，别人告诉你也是规条道理，不如你亲自和我交通，来在我面前把里面的旧东西完全倒净，心向我敞开，我心必向你显明。你的心在我面前要殷勤，不要懒惰，要常常亲近我，这样你的生命长得最快。你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里面，并且在你里面作王，支配你的一切，你就在国度里有份了。”（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二十八篇》）你和神交通了没有？你不是和神去交通，你是和人去交通，他们能给你交通什么？你自己做的你知道，这些东西你究竟贪没贪，伟骏知道吗？我知道吗？只有你自己知道，那你去和神交通，这还是个事？

以前我怎么走这条路的？我不是给你作了标杆吗？我怎么作标杆的？（李达：他们无论说你是敌基督也好，大邪灵也好，你都是按着神的话去做的。）是呀，我受影响了吗？还是我去平反了？我去找个啦啦队说一下？（李达：没有，你只是按着神话去做。）作为一个受造之物我只管做我该做的，“你们说我是大邪灵，也许是我看错了，也许是我不认识自己，也许我就是大邪灵，那我是大邪灵我该怎么做呢？大邪灵也是个受造之物呀，大邪灵也该敬拜神，也该为神花费呀！不能说因着我是大邪灵，我就跟敌基督团结起来拆毁神的作工吧”。你也一样，“今天这些东西我没有拿，有可能我拿了给忘了，但即使我忘了，这件事情就能拦阻我与神之间的关系？”能不能拦阻？能不能放在心上？能不能成为别人的话柄？“即使我忘了或者丢了，你说我走犹大的路呢，大不了我自己给补进去。”这件事是不是也就过了？过了没有？最大程度就是“这件事发生了，我忘了是我拿的，但是我今天能把这件事担起来”，这件事是不是也就平了？不管怎么样都有路可行。“我该尽什么本分，我继续尽什么本分，不影响我的情绪，不影响我尽本分。”可你活在什么里边了？你明明知道你没有拿，但是你要听这个人说这了，那个人又说那了，而且心还不安，你的名誉成了你的生命，别人的话成了你的生命。神说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是必死的，你相信吗？你自己做的你还不知道你拿了没有？你没有拿，别人再说“很可能是你拿了，你想想是不是你拿了？”“我就是没有拿，绝对没有拿！”你连自己也信不过？别人说你拿了，你说“呀，我是不是拿了？我是不是犹大呀？我是不是有犹大倾向呀？”还因为别人说你有犹大倾

向睡不着觉，你说你听谁的话呢？你是不是听撒但的话呢？撒但说“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不一定死”，你听了以后睡不着觉了，“不一定死？”第二天就去吃善恶树的果子了。之前和我在一起的六七个人，我们商量要一级一级往上检举小区带领呢，调查看敲锣打鼓三天黑暗是谁发布出来的，是区带领还是牧区带领。六七个人说得好好的，都同意了，准备检举呀，一会儿小区带领的配搭来了，人家往那儿一坐，一说话，这些人的话音就都变了，都不说检举的事了。有一个弟兄说：“这样吧，少数服从多数。”人家都不计划检举了，最后就是我一个人检举。我说：“基督来在地上，就基督一个，是少数还是多数？听谁的呢？你不能用‘少数服从多数’来衡量。今天神来了，神是来发表真理的，你是跟随神的，你就得分辨哪个是事实、哪个是真理、哪个是谬理。他们都不揭发检举了，你就不揭发检举了？你在乎他们人多呢？正义感去哪了？没有正义感，墙头草随风倒，没有原则。

李达的这个活出属于懦弱还是窝囊？（不属于窝囊。）她还不窝囊呀？她都没路走了。（沈毅：别人跟她说她有犹大的倾向以后，她活在这里就出不来了。）她都走不出来了，不是窝囊？“伊甸园里边的这些果子都是神造的，善恶树的果子也是神造的，万事万物都是神允许的，神允许我吃呀！神说吃了必定死，但神没有说不允许我吃呀！我是不是就该吃？”别人一说啥她就没有主见了。人家一说“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不一定死。”“嗯，不一定死。”东亚病夫，日本人来了说“你是什么什么罪”，你点头哈腰“太君、太君，嗯、嗯、嗯，是、是、是”。（李达：我也成这样了？“太君、太君”，就这么窝囊？）（她想的是首先得顺服下来。）顺服什么呢？邪恶事物也顺服？谬种也顺服？神是要把你作成一个木偶？神要木偶呢？咱以前交通过顺服，不知道顺服是什么？顺服神摆布的环境，怎么顺服呢？顺服的是正面事物，顺服的是从神来的，不是什么环境你都顺服。就这件事情，如果这件事是真实的，人家说你有犹大的倾向，你说“我接受、顺服”，这就是顺服？这是顺服谁呢？这顺服的是谬论，顺服的是反面事物，这是顺服神？（李达：不是。）那什么是顺服神呢？反面事物、正面事物出来以后你得有分辨能力、有认识，你站在哪一边？你有没有分辨？神让你去选择，你选择站在哪一边。有一个浑人过来抹黑你呢，他把白的说成黑的了，或者还不止一个人这么说，是两个人、三个人

甚至更多的人过来说，你该怎么办？怎么顺服？“我顺服这个环境，人家都把白的说成黑的了，那就是黑的吧。”这是不是顺服？（李达：不能这样做。）那你是不是这样做的？（李达：我是这样做的，但是以后不能这样做了。）那什么是顺服呢？白的就是白的，不管多少人把它说成黑的，它也是白的，它的实质就是白的，咱按它的实质来对待它，这叫顺服神。顺服、顺服，你得搞清楚你顺服的对象是谁。神说，把你捏成圆的就是圆的，拍成扁的就是扁的，拉长了就是长的，这叫顺服，是吧？那你得看谁拉你呢，神拉你你变成长的了，那才叫顺服。撒但来拉你了，你也变成长的了，这叫不叫顺服？顺服首先得建立在分辨的基础上，顺服对的。你现在连顺服都没有搞清楚。（李达：这下明白了。）

以前一直看见李达比较殷勤，不管说什么都是“嗯、嗯、嗯”，答应得可利索、可痛快呢。她连分辨、认识都不分辨、认识，就“嗯嗯嗯，是是是，我得顺服，不管怎么样我先顺服下来，不管对错我先顺服下来”。对错都不分她还要顺服下来。（李达：嗯，就是不会进入。）回想一下约伯的见证，剥夺了他的万贯家产以后，撒但想要什么结果？神想要什么结果？撒但想着人想要的应该是福分，“神你赐给我福分你就是神，你要是不赐给我或者是给我病痛，我就走了、我就跑了，我就去拜偶像”。就像咱腿疼呢，这个医生看不好就去找那个医生，再找医生看不好就去找神婆了，不找神婆就活不了了。撒但就想要这个结果呢，所以它才把约伯的万贯家产剥夺了，让他浑身长疮，“我看你去不去拜偶像”。约伯的妻子说什么了？“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从肉体来说，他妻子为什么说这话？他妻子对他是爱，“你看你活的，你还信神呢，人家不信神的高楼大厦都盖起来了，你信神信的最后万贯家产都没了；人家不信神的身体健康，在那活蹦乱跳的，你信神信的坐在灰堆里边刮身上的疮呢；人家不信神的在那儿拜了拜偶像病就好了，可你多长时间了还是这样的”。他妻子是急得不行，“你还信神呢？还丢人呢，你弃掉你的神死了吧！你赶紧去拜拜偶像就好了，去吧”。从肉体来说他妻子对他是一种关爱，是看见他难受、痛苦呢。约伯呢？他相信神是造物的主，神是独一无二的。“赐福的是耶和华，剥夺了就不是了？依然是神呀！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怎么能说他给我了他就是神，他不给我就不是神

了？我不能这么做呀！你这个愚顽的妇人，你懂什么呢！你什么也不知道，愚顽！神造了万物神就不能毁了？神能给你就不能再剥夺了吗？就因为剥夺了你的他就不是神了？就没有神了？你这是什么道理呢？愚顽的妇人！”你看约伯顺服他妻子了没有？没有。如果你是约伯呢？“哦，我看就是，你说的那个也差不多，你看人家去拜了一下偶像，人家的腿就好了，人家的家庭也好了。”你顺着你妻子说的话去做了，你还说“我这是顺服”，你顺服的是谁呢？（沈毅：这样说的时候明白，但是临到事情的时候就又懵了。就像你刚才说的，多数人都朝着一个方向去说的时候，就懵了、就糊了。）因为这些东西在你身上没有扎根，没有成为你自己的生命。

人前买好八面见光（二）

（李达：这次出了环境以后伟晋让我收拾余桦的那个房间，我一直以为另一个房间是给负责人留的，而且还上着锁呢，我就没有收拾。因为在余桦住的房间已经找出那么多东西了，我想着那些东西肯定不会往负责人住的那个房间里放。然后伟晋就对付我呢，我说“我哪知道呢？像我这样的人还能用吗？不能用了就别用了”。）（负责人：你就跟世界上那种阿谀奉承的人一样，表面上说“是是是，对对对”，其实你心里憋了一肚子火，“你们做带领的都有理？把我憋死了”，你内心深处是这样想的。）（李达：嗯，有这些东西。）（负责人：你外表上说了一大堆冠冕堂皇的话，“是是是，全是我的问题，我不能用了，我这个人素质差，我这人什么也做不了”，别人一看，“李达可认识自己了”，其实你认识了吗？你是气得不行，“我素质差，我什么也不行，我做不了！”你并没有在这里边学到你该学的功课。就像这件事，我对付了伟晋，伟晋把我对付他的话都发给你看了，但从这件事上你没有看到你的问题，你用好多理由把这个问题搪塞过去了，“我是这样的，我是那样的，你不知道……”你一直要跟我讲这个理，后来我就不听你说的了，因为这不叫理由。当时我让伟晋跟你说一下，赶紧把余桦房间里的东西全部收拾一下，不重要的全部销毁，以防带来麻烦。伟晋说：“销毁了，李达都清理了。”伟晋给我汇报了以后这事在我这儿看已经解决了，我心里就放心了。可是过了一个月琳琳问我：“余桦住的家里的东西咋办呀？”我说：“怎么一个月了又问东西咋办呢？不是早让李达收拾了吗？”她说：“没有，李达就没回去。”我这才赶快找伟晋，我说：“我托你办的事你怎么办的呀？”伟晋说：“李达说办了呀，该销毁的都销毁了呀。”）（李达：那些东西已经全部销毁了。）（负责人：一个房子三间卧室，这三间卧室该不该全部搜寻一遍？）（李达：该。）（负责人：你搜了吗？）（李达：没收拾的那间房是给你留的，门还锁着呢。）（负责人：你别管这个房间是不是给我留的，你该不该搜一搜？一旦大红龙来了，这一间出问题是不是全出问题了？我听到他们汇报的是全搜完了，结果你说还有一间房锁着呢，没收拾。你不能打开看一下余桦有没有在里边藏什么东西？可是这个锁着的房间你就没看，你看你做的这是什么事呢？那是大红龙

没去查，如果大红龙去查了，人家一看东西全在里边呢，这不是把你给抓进去了吗？余桦已经抓进去了，接下来抓的不是你吗？）（李达：是啊，我当时就没有想到。）（负责人：所以你说的这些理由能不能站立得住？换成任何一个人，会不会收拾一下那间屋子？）

多数人都是李达这种做法，问题出在哪了呢？人没心。神来在地上就是要唤醒人的良心、理智，咱的良心没起作用，人都是做在人前，不是做在神前，安排什么干什么，不安排的事就意识不到，就看不见。因为所有人都有一个认为，“我在这儿是尽本分呢，你给我安排什么我做什么，你给我安排一百个任务，我完成一百个任务就行了，我这就是在尽本分呢”，他觉得这样尽本分就合格了，其他的事他就不想，他就没有把自己放在神家人的位置上想自己的使命、责任是什么。自己就没有良心，就没有用心去做这件事，所以说做出来就是一个规条形式，“你安排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你没有安排我的，不是我不做，我就想不到”。他就不想，就没有那根弦，就没有那个时间，就没有那个精力。（李达：我一下都没想到，光是把余桦住的那个房间收拾了，还收拾得可仔细了。）大红龙不会说“我找余桦呢，我只搜余桦住的房间，其他房间我不管。”就像刘恺和伟晋一样，你说他们两个胆大不胆大？没有一个胆大的，都胆小。那他们对待环境应该都是谨慎小心的吧？可他们谨慎什么了？他们让所有的人都把手机关了，不能打电话，没环境的也让关机，也不能打电话，可是有环境的人打电话他们却不过问。王强回家的时候和他家人联系让去他尽本分的地方接他，来的时候又让家人把他送到尽本分的地方，他们都不管。去年不让王强用他的实名电话，他回家拿上家里人的电话又来了，来了以后因着一点小事又给家里打了电话，他回家的时候用了用沈洋的腰带，来的时候忘了拿了，怕家人用水洗坏了，又给家里打电话告诉家人不让用水洗，这些事情伟晋和刘恺都不知道，连问都不问，就没有去调查、核实一下。那天我问王强“你就不知道你不能打电话？”他说：“刘恺没跟我说呀，刘恺就没安排呀，伟晋也不是这么说的呀，伟晋说我要打电话的话就去外面打。我都不知道该听谁的，你们三个人说了三个样，一个就没安排，一个是让我出去打电话，现在你又告诉我不能打电话。”你说伟晋操心不操心？他胆小，一说到环境他就皱眉头，害怕呢、担心呢，可是他就不担心、不操心谁有问题，谁可能带

来环境。这是不是应该操心的事？（李达：嗯，想不到。）他没有心怎么能想到？那段时间我去那边聚过一次会，我就去过一次我什么都知道，他们天天在那里什么都不知道。我给伟晋和刘恺发信息说“你们让没环境的人都把电话停了，如果外邦人过来一问或者有什么事，他们这个也没电话，那个也没电话，所有的人都没电话，人家不怀疑？‘这些人是干什么的？怎么连个电话都没有？’这不是不打自招吗？人家一旦来查你呢，或者有什么事情问你呢，一看这情况就有嫌疑，为什么都不敢用电话呢？没环境的人为什么不能用电话呢？”我说了以后他俩才安排让他们弄工作号。咱当时让所有的人把电话停机了是因为那边出环境了，大红龙要查呢，不管有环境的没环境的都停机，好了，他们就记住这句话了，到现在还是所有人的电话都不能用。他们就是记了一个规条，不用心，也不想为什么这么安排，什么原因。

李达这件事也是一样的，就是守了个规条形式，“你给我安排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这就完了，在她这儿这就叫顺服。神是让人的良心发挥作用，你的良心发挥作用了没有？咱是个信神的，如果你的良心发挥作用了，咱应该干什么呢？处处想着神，时时念着神，事事为着神。你要是处处想着神，时时念着神，事事为着神的话，你就会想到余桦被抓以后有可能背叛，有可能出卖，大红龙会来搜家，咱的每个家就可能有危险。大红龙来搜家了，你说“这两个房间是余桦住的，你只能搜这两个家，那个房间是负责人的，你不能搜啊”，大红龙会听你说的，不搜这个家？你要是用心的话，这些事是不是就都解决了？但你不用心的话就解决不了，不用心的话你就看不见，带领说了把余桦住的那两个房间收拾一下，其他房间你就不管了，你就守一个规条，“大红龙是来搜余桦住的那两个房间呢”。你就不知道负责人让你收拾家的目的是什么，她是怕大红龙在家里发现咱的东西，带来麻烦。就不用说搜余桦住的那两个房间了，就是你住的房间大红龙不能搜一搜？连同你住的房间是不是都应该清理呢？你清理的目的是怕大红龙来，你是防备大红龙来呢，不是怕人家只搜这两个房间。你把这两个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然后其它房间放的都是神家的东西你却不收拾，你说你收拾的是个什么呢？没心，这就是没用心，良心、理智就没有发挥作用！就像蒸馒头呢，如果你蒸馒头的时候心不在焉，这

个馒头你能不能蒸成、蒸好？你这边蒸馒头，那边干其他的，馒头是什么时候放进去的忘了看时间了，这馒头能蒸好吗？为什么神让你处处想着神，时时念着神，事事为着神？神拯救人就是要唤醒人的良心、理智，让人的良心、理智能发挥作用，神不要木偶。带领工人安排工作只是给了你一个方式，给了你一个方向、目标，是让你的心发挥作用，用心去尽本分。而你没有把本分当成自己的事，没有把心用在本分上，你把心用在什么上边了？“弟兄怎么看我呢？负责人怎么看我呢？别人怎么看我呢？安排的工作作完了没有？张三说我什么了？李四说我什么了？”你把心全用在这些上面了，这是不是不务正业？不管别人怎么看，你得看圣灵怎么看，看你做的这个事果效如何，你尽的本分合格了没有，你做的这个事神称许不称许，神家利益、神的见证、神的名你维护了没有。李达，转过这个弯了吗？（李达：自己就是守了个规条。）冤屈不冤屈？（李达：不冤屈，挨了对付以后才知道自己做错了。）挨了对付以后你知道做错了，但是根本原因是什么？（李达：没用心。）你那时候还讲理呢，还理直气壮呢，“你告诉我收拾余桦住的那两间房，我收拾了呀，那个是负责人住的房间呀，你又没让我收拾负责人住的房间”。（李达：嗯。“你又没说，你说了我不就收拾了啊。”觉得自己挺委屈的。）父母跟孩子的奶奶说“给你孙子做上饭”，结果当奶奶的给孙子做了饭忘了给自己做饭了，天大的笑话！（李达：就想不到那儿去。）你没有心你能想到呀？你到做饭的时候能想起来得给儿子做饭呢，但你能不能想起来给儿媳妇做饭呢？（这个忘不了。）忘不了？有时候就忘了，婆媳关系不好的就忘了，她能想起她儿子，想不起儿媳妇。

（负责人：李达，你看到我给伟晋发的那些话就气得不行了，“你们是做带领的，你们说什么都行，你们当时跟我说了吗？”就活在这里边了，所以压抑得不行，不知道该怎么走了。）（李达：有这些仇恨。当时伟晋也对付我呢，“不是让你收拾了吗？”我说“是啊，我收拾了呀！你不是就让我收拾余桦住过的房间吗？”“那个房间怎么不看呢？”“那个是负责人住的房间，看什么看呀！”伟晋就不说了，直接就把负责人给他发的那些话给我发过来了，我一看，“妈呀！不说了、不说了！”）（负责人：在这件事上你比弱智还弱智，出环境了，一个房子里边三个卧室，这两个卧室你都收拾了，另一个卧室你不收拾，大

红龙来了还看这个卧室是谁的呢？会不会？）（李达：不会。）（负责人：而且这个房子还是你找的，出了问题就是抓你呢。）她只想尊重你，尊重你的人权。“我尊重你的人权，你别到时候又骂我，‘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把我的房间私自打开了！’”（负责人：我说这脑子咋这么差呢，太不用心了吧，稍微想一下也应该全部搜一下，越锁着越有问题，赶快检查一下。或者你那会不敢做主，你可以问一下，“这个房间锁着呢，得看看里面到底有没有东西。”结果一个月以后打开房门东西全在里边呢，你说不打你打谁呢？）（李达：打、打、打，该打。）（负责人：可是打了你，你心里想什么呢？“你们说让我收拾负责人的房间了吗？”委屈得快憋死了。“你们带领说了算，你们带领说什么都是对的，我憋得没法说了，所以我不会进入了，这路该咋走？”）（李达：当时就没有这么想。自己里面还有一个东西，讲义气，“谁的东西就是谁的东西，不要动人家的东西”。你当时问“我房间里的那个箱子你打开了吗？”“哎呀，我可没有动！我能随便打开你的箱子？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感觉自己特别讲义气，你的东西我动都不动。）（负责人：那是义气吗？那是世上的处事哲学，在神家能不能吃得开？那是你找的房子，出了问题是你的事，得赶紧把家里全部搜寻一下，我的箱子你也得打开看一下里面有没有神家的东西。万一我要是忘了呢？该不该打开看一下？这个时候即使我的箱子里有钱，你打开检查了，我会说你还是会骂你呢？我会说“你这人怎么是贼呢？偷我钱呢”？会吗？可能吗？）（李达：我没想那么多。）（负责人：为什么没想那么多？因为你里面不是维护神家利益，你不是为着神而做，你是为了自己，“我不能动人家的东西，别到时候让人家说我”，你只怕别人说你。如果你维护神家利益的话，你能不能想到？）（李达：能。）（负责人：你太自私！自私就是太“聪明”，聪明的傻了。如果大红龙在我住的房间里面找出问题，最后抓谁呢？抓的是你。这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越自私、越鬼精最后害了自己。看见了吗？）（李达：看见了。）（负责人：这一个月大红龙多亏没去，一旦出了事不就把你抓了吗？）（李达：这就是神的保守。）（负责人：是啊，就这你还气得不行。当时是跟你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可如果你真认识到自己有问题还气吗？）（李达：当时转不过这个弯嘛。）（负责人：你直到现在也没转过来，转过来了？）（李达：这不是知道了？这件事情现在就透亮了，自己当时就是没用心。）（负责人：

这么长时间你心里有这个想法吧？“你们就没有问题？你们跟我说了吗？”你里边就憋着呢，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后果是什么。为什么说处处想着神，时时念着神，事事为着神这才是信神的人？信神的原则就是维护神的名、维护神家利益、维护神的见证，神的名第一，神的荣耀第一。你信的是什么？你是为自己第一。看见了吗？就这件事，我说了你一下，你就在那儿不停地发信息呢，我知道你在那儿说你的理由呢，这叫什么理由呀？临到这件事，哪个人都会说，“赶紧回家全部收拾一下，看一下，这个怎么还锁着呢？东西是不是还在里面？我得赶紧找找”，这是最基本的，别人都会这么去做，但是你没做到。我为什么说“这是什么人呢？这值得信赖吗”？不值得信赖！）（李达：“不值得信赖”这话一下子就穿透我的心了。）（负责人：我是跟伟晋说的“你值得信赖吗？”我是说他呢，就把你也打了，对吧？你说你值不值得信赖？这是没出事，要是出了事咋办？）她主要是想的事情太多，正事不想。她只想着人的利益，想的都是一些人的琐事，被人的琐事占满了，没想到神家利益，没有想神家，主要还是没心，这个弯转不过来。你看伟晋办的这一系列事不都是这样？一临到事他首先想的不是神家利益，他时时想的是个人的利益，把个人利益放在首位，他时时想的是虚荣脸面、地位、名誉，一伤害到他的虚荣脸面、地位，你放心，用不了两分钟他立马就反应过来了；你要是伤害到神家利益，三天他都反应不过来，你要是不说三个月也不一定能反应过来。时时操练想着神、为着神、念着神。

李达，别人说“你有犹大的思想，你别走犹大的路”这话到现在有半个月了吧？（李达：差不多。）半个月了你憋在心里还没有放下，晚上还睡不着觉，这些事情你能记得，神家的事你想不到。你如果是维护神家利益、维护神的名，你还会在乎这些事情吗？你还会管这些吗？会搭理这些吗？“你说你把东西给我了，那你来了咱拿出来证据对对，咱根据证据说话，你要是给了我东西，我肯定给你打条说这东西我已经拿上了，肯定会有收据。”这一件事情就过了，还用在这儿说“她说什么了、他说什么了”？就活在“他（她）说”里面了，就没有说“神说什么了”，你心里没有神。如果你心里有神的话，你就会说“神说什么了”，而不是说“人说什么了”。这事在你这儿还成了心病，还没路走了。你这没路走是没什么路了？“我的老脸往哪儿放呢？老了老

了，我贪你这不值多少钱的东西呢？我告诉你没贪，你说我贪了，最后韦峻凡过来还怀疑我的人品、人格呢。弟兄，我没路走了，你说我该怎么走呢？知道的人我都跟人家说了我是清白的，可是弟兄，他们都知道我是清白的，你不知道呀，负责人还不知道呀！”只要你能说到的，你都要告诉他们“我是清白的”。你说你累不累？最后还“谦虚”地说“我没路走了，你说我怎么走呢？”我跟你说“没事，我哪天去聚会的时候帮你说一说，‘李达是清白的，她没有贪’”，这就有路了？（李达：就想要这话呢。）你要是心里边想着神家的工作，想着神家的事，你就没有那个精力想那些事。顶多就是，“实在不行我把这部分赔上，神看着呢，我做给神看。我是给神交代呢，还是给人交代呢？”神定人的结局呢，还是人定人的结局呢？（李达：神。）那你还考虑这些干嘛呢？还能说没路可走？（负责人：她这个属于哪方面人性缺陷？）这是一个正常人性，这个属于正常人该有的人性，只不过她不是憨厚的。就是神交通的自私，为自己的虚荣脸面。“自己还能不要脸呢？不要脸那就成厚脸皮了。”但是如果这个成了你的生命，这就成败坏性情了。维护自己的脸面、地位是本性，但不能成为你的生命，成为生命，那就是不要命，就是为这个活着。那边是怕大红龙搜家呢，结果你说这个家是负责人住的家不能动，这就是为了一个名，这成了你的生命了，你时时、事事、处处流露出来的都是为了这个名。她这个属于自私里边的正常人性，自私里边又分好几个档次，在不伤害别人利益的情况下维护自己也是正常的，在损害别人利益的情况下维护自己就是人性恶劣了。好比说你把这个东西贪了，你为了不丢人就说“我没有贪、我没有贪”，损害别人利益，这就是人性恶劣了。如果你确定没有拿，在确定的基础上说这句话这是正常的。李达主要是没有走上信神这条路，她走的还是保罗的路，还是在搞交易。

还有什么呢？（李达：遇到什么事我想解释清楚的时候我怕伤了对方，然后我就不吭气了，但是自己里面挺难受的，也是遵循宁愿委屈自己也不让别人难受的处事哲学。）主要是衡量你说的这话对别人有没有造就，有造就的话说，没有造就的话不说。你看见别人流露出败坏性情了，“我不能说，我说出来人家要和我红脸呢”。（李达：这个没有，主要是在处事的过程当中的。）做人做事、看人看事，你说的处事是什么事呢？（李达：就像负责人住院的时候，别人熬的药，

我给送过去的，负责人喝着药有点酸了就说我呢，我想着她病着呢，我就不解释了，她怎么说都行，但自己里面挺难受的。）也就是说你本来是小肚鸡肠的人，但是还得做宽容大度的人，所以就憋得难受呢。（李达：对。）这就是一种克制、伪装，伪装宰相肚里能撑船呢，本来没有包容忍耐，还伪装自己有包容忍耐。真有包容忍耐的人就不难受，她是个病人，你和病人讲什么理呢？世上人常说，“一个快死的人，你还跟他讲什么理呢”。别人就是埋怨你一下，误会你一下，能掉你一块肉？（李达：掉不了。）那你难受什么呢？（负责人：她主要是觉得冤枉得不行，“不是这么回事”。）（李达：我想把这个事情阐明了，可是对方不让我阐明，就憋在心里了。）是她不让你阐明呢，还是你包容她呢，“她病了，我不能和她说”？（李达：是阐明不了。）那你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你是想洗也洗不清，而不是说你为了包容而憋在心里不说了。（李达：就是你刚才说的，要是包容、大度的话就不拿这个事当回事了，可是我心里还装着这事。）你心里难受的是跟人家说不成了。（李达：嗯。我跟她说不成，算了，我不说了，类似这样的事情是有的，但是我该怎么正确对待这些事呢？）你心里有了正事以后就好对待了。当你心里有了正事，真理能使你快乐起来，怎么就快乐起来了？你非要和一个说不成话的人说成话，那你能快乐起来吗？就像今天说的那个例子，他说三七二十八，你非得说三七二十一，你用和他说清楚吗？再说了，你是怎么做的，对方知不知道？他都不知道呀，你就按他不知道对待就行了，你为什么非得和他表达清楚呢？他误解就误解吧，怎么了？（李达：这还是为了脸面，是吧？看人家怎么看我呢。）这个你可以搭理他，也可以不搭理他。你搭理这些有什么意义呢？你能表达清楚吗？反正人家是误解你了，你表达清楚要干什么呢？你只不过是说“这件事情不是我做的，是其他人做的，你恨他吧，别恨我。”如果你有了正事，你心里边追求认识神、认识自己，追求生命，当你一想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别人再说什么你能有感觉吗？（李达：没了。）你没感觉还有痛苦吗？还憋屈吗？（李达：不痛苦、憋屈了。）那不就快乐起来了吗？这是不是路？正路你不走，你心里每天装的就是，“张三说我这个了，李四说我那个了，王五看见我这个了”，每天活得还累。因为你太要脸面，“我不能让张三说这个事，我得跟张三解释一下，我得和李四说明一下，我得给王五证明一下，我不是这样的”。所以你的一

切都是为这些人活着，为你的脸面活着，为他们服务而活着，最后得着什么了？别人说“哎呀，人家是个菩萨”，你就得了一个“菩萨”的名。是，所有的人都高举你了，你“圣洁”了，神怎么看？“哦，你想在别人心目中有位置。”神看你是在伪装，你想让人敬拜你，你想篡夺神的位置，你有祸了！你追求了个啥？（李达：追求的是祸，是下地狱。）找到路了吗？（李达：找到了，自己就是不务正业。）

认识神，咱看看神的三步作工，看神第一步作的是什么工作，神在每一个人身上是怎么拯救他的，神流露了哪些性情。看哪些人是怎么悔改的，神是怎么饶恕的；哪些人激起神的怒气了，神是怎么惩罚的。看神惩罚什么样的人，神喜欢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能剩存下来，什么样的人是该受惩罚的。看历代以来的使徒，成功的有谁，失败的有谁，失败的人失败在哪儿了。“彼得的路怎么走？保罗的路怎么走？今天我该走谁的道路呢？我现在走的是谁的道路呢？张三尽本分的时候，我看见张三活在黑暗中了，他对异象还不透亮，我该怎么帮帮他？李四走的是敌基督道路，我得揭露揭露他，告诉他，我得预备点善行，帮他们生命进入。”当这些事情占满你的时候，那些事你还能顾得上吗？也顾不上，也没感觉、没知觉了。当你没事的时候，你一进家门看见三个人在家呢，“谁和我打招呼了，谁用眼睛瞟了我一眼，谁对着我撅了个屁股，谁过来吐了我一口唾沫”，你每天就忙活在这里边了，记住了，晚上睡不着觉了，还要审视一下“谁怎么对待我了，明天我怎么做”，就活在这里边了，正事不干了。你认识自己了？不认识自己。神作什么工作呢？不知道。（李达：不走正道。）（负责人：主要是你没有在临到的每件事上学到你该学的功课，你要是在每件事上都学到你该学的功课了，你就不会在这些事上出不来。就像刚才说收拾房子的事，你就没有学到你该学的功课，你就认为别人就是这么对待你，越想越怀疑，“是不是我上次给她送的药酸了，她才这么对待我呢？”就跑到这里面去了。）（李达：没有那样。）负责人，你引诱人家呢。（负责人：你从熬药的那件事上也没有学到功课，你在哪件事上都不学功课。你从这里边就已经开始有误解了，你临到事不是去解决自己的问题，如果你在每件事上都解决了，“呀，我的问题在哪儿呢？这就是我心中没有神，我确实该遭对付，这就是我该经历的”。信神就是为了接受审判刑罚得到性情变化，你如果接受了审判刑罚、揭

露解剖达到性情变化了，这件事是不是就过去了？可你在这件事上接受了吗？你认为是你说不清，别人误解你，你非得说清了别人就不误解你了。你并不是在走性情变化的路，你并不是在经历神的作工达到性情变化，你还是在说事，看见了吗？）（李达：嗯。）（负责人：“不管哪件事临到，我都要学到我该学的功课，别人误解我也好，别人怎么对待我也好，我在这件事上是怎么做的呢？”你没有走性情变化的这个路，你想着糊弄一下就过去了。就像咱刚才谈的伟晋说你的这件事一样，我说的是伟晋，我是让他去办这件事，结果他办成这样，一个月以后事还在这儿摆着呢。我打的是他，他把我打他的话发给了你，你听了以后你也扎心。你做的这事值得信赖吗？这是没出事，出了事我怎么向神交账？就像药的事，不管是你做的还是别人做的，最终事实是药有问题，我喝了那个药确实难受，这是事实，是吧？咱在这事上是不是该学咱的功课呀？“我该怎么去走这个路？这是神给我摆设的环境，我求真求细了没有？我操心了没有？”这是不是你该学的功课？如果你学到你该学的功课了，你看到你的问题了，你还有怨言、误解吗？还需要澄清吗？）（李达：不需要了。）（负责人：就像刚才说的房子这件事也是一样的，如果你在这件事上看见你自己的问题了，还说别人打得你严重吗？其实好多事你都不去解决，在这些事上你都不去认识自己，你光认识别人，“是不是我那次做的事她记住了？这次她借着伟晋又打我呢？”这是不是猜忌？是不是活在这里面了？为什么让咱走彼得的路呢？咱受哪一样苦都不能白受，“神主宰这些人事物，摆设这些环境我得着了什么？”得着了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这就得着了。你得揣摩在这件事上怎么做人是合神心意的。每个人都有功课学，在神摆设的这些环境中你得着了什么？刚才弟兄谈了“三七二十一、三七二十八”的例子，你是“我不跟他一般见识”就完了，你并不是在经历神的作工当中看自己得着了什么，不是在这些环境当中看自己学到了什么功课。）这是两码事，“三七二十一、三七二十八”是说你遇到什么人、遇到什么事该怎么去对待。你说的这个事是当别人修理对付、揭露解剖你的时候，你的对待态度应该是什么。

就像王强，我给王强交通的时候他说的就是他的理，那我再给他交通什么，他能不能听进去？他听不进去。我给他举例子，我给他交

通的是他该走的路，或者他的性情是什么，这是不是让他认识自己，走信神的道路呢？这是什么东西？这就是肥甘，是供应人生命的。可王强听不听呢？他说的是“在那件事上我是因着什么原因、什么原因”，他老讲他的理。就像昨天我说王强：“你为什么要给那边打电话呢？咱带着危险信号，大红龙要是跟踪到我，你就跑不了，你再用电话联系不就给其他地方带来危险了吗？给其他地方带来危险，整个工作都得垮台，你怎么能打电话呢？”我和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不听我说这样做造成的后果是什么，“你是不是犯罪了？”他跟我说“不是，是因为什么什么原因我没办法了才打电话呢”，他听不听我说的话？（李达：不听。）他要讲他的理。去年过年回家的时候，我不让他打电话，他不听，还给家里打电话让他孩子过来接他呢。我说：“咱家没来过这边的人都不让来这边，你怎么能让你家人来这边呢？过了年又让家人把你送过来，你就不怕他们把你卖了？大红龙找不见你，但它能找见你孩子“找你爸妈去”，让他们找你，要是找到这儿不就把咱这儿给卖了？你能担当得起吗？”过完年刚来了，因为怕家人把腰带洗坏了，又给家里打了一次电话。我说“你怎么一而再再而三地打电话呢？和你说多少话你怎么就不听呢？告诉你危险、危险，我现在连家都不敢回，孩子现在连学都不能上，你非得在这儿给我捅个篓子不行？”他不听我说的这个，他不是说“哦，我这个会带来这么大的环境呢，现在环境这么紧张，那边余桦被抓还没有出来，我怎么能犯了一次又一次？”是不是应该感觉自己犯错了，有一种恨恶？或者是惊讶，“我怎么就不知道呢？我怎么能办出这事呢？这真是神保守，神要是不保守，这不就完了吗？”他不是跟着我的话走，他说什么呢？“我不打电话就怕家人把沈洋的腰带给洗坏了。过年我腰疼得坐不下，得回家休息呢，你说我不打电话能行？我来的时候孙子要跟我呢，没办法只能让我孩子开车送我。”他做每一件事都有他的理由。我告诉他“你是信神的人，你该怎么维护神家利益，你得接受修理对付、揭露解剖，你得跟着走这条生命性情变化的路呢。”他不听这些话，他跟我说“我有什么意思，我有什么思想，我当时是因着什么原因办的这件事。我办什么事是有原因的，我背叛神是有原因的，我出卖神家利益是有原因的。”我听不听这些？我告诉他“你犯了罪了，你该悔改认罪！”他告诉我说“我犯罪都是有原因的。”能不能对号？（李达：不能。）我是救他呢，往上拉他呢，他说的是他的理由。我给他的是肥甘，他研究的

是夜壶，夜壶是又肮脏又臭！人大脑里生出来的都是臭虫、蛆虫，他还抱着不放，这是信神吗？就和李达这个是一样的，负责人和你交通的是什么？环境来了，负责人发给伟晋的信息，伟晋又发给了你，不管这个信息怎么来的，这个信息到你这儿了，对你是不是一种揭露呢？对你是揭露、审判。“你怎么这么傻呢？总共三个房间，大红龙过来还看看哪个房间是余桦住的，哪个房间是负责人住的？‘我们不看其他房间，我们只看余桦住的房间’？”你不是跟着人家的思路走，你一看见那些话刺伤你的灵魂了，你就和负责人较上劲了，你要讲你的理，“大红龙是来搜余桦的房间呢，我把余桦的房间收拾了就行，那个房间明明是你的，你又没跟我说你住的房间也得收拾！”你在讲理的过程中，这是不是打架呢？和我刚才说的王强的例子是不是一样的？为什么负责人说你没学到功课呢？修理对付临到你了，你从这里边去认识，“人家为什么对付我呢？为什么说我呢？她说的是什么？她说我作工作不用心，就守了一个规条”。让你收拾余桦的房间呢，负责人的房间你就不收拾了，你是防备余桦回来找到东西呢，还是防备大红龙搜查呢？如果你是怕余桦回来拿东西呢，那就把余桦的东西全部藏起来，那其他房间就不用管了，可你是要防备大红龙过来搜查呢，大红龙才不管那是谁的房间呢，一律搜查。所以只要是可能会有神家东西的房间咱自己就得先仔细搜查，“我这大脑怎么出错了呢？我大脑进水了？我这防备的不是大红龙，我防备的是余桦，人家说得对，你看我这个老糊涂，我怎么就连这也认识不到呢？”就不用说人家告诉你收拾家了，你自己也知道余桦有可能背叛，怕大红龙来搜家，“人家过来查的是神家的东西，不是查余桦的东西，我就把神家的东西当成余桦的东西了，余桦的东西和神家的东西画等号了，但我怎么就把负责人的东西抛到脑后了呢？我这个大脑就不够用，老了，老糊涂了，人家修理对付我对着呢，这次告诉我不操心、不用心，我下不为例！呀，多亏你提醒我呢，要不然我还认为我对着呢。审判刑罚是最真最实的爱，借着审判刑罚我活在了光中，认识到了自己所走的路。”这时候你还有气吗？（李达：没有了。）没有气了，这就是进入，进入什么了？就是对审判刑罚、揭露解剖的一种态度。你得跟着人家修理对付的这个路走，她是告诉你这件事错在哪，你该怎么实行。（负责人：你学到这个功课了，这些事就不会堆成一堆都在这儿压着，那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吗？可一件事一件事你都不学功课，全压在这儿了，别

人一问，“我没给人家解释清楚，等有一个合适的背景我再解释解释”。给所有人解释清楚就完了，你这是经历神作工吗？）

你不走这条路的时候，你就要讲理、打官司，“你当时说什么了？你说的就是让我把余桦住的房间收拾了，你并没有说把负责人的房间也收拾了，我做错了吗？”可问题这是打官司的事吗？你的心在哪儿呢？你是机器人？（负责人：就像药的事一样，“药是我拿过去的，但是药酸了是我导致的吗？”）药放在暖壶里边一晚上它都是温的，一保温它就酸了，它和水不一样。药酸了不知道，第二天又把熬好的药和酸了的药放在一起了，负责人喝了以后就不舒服了，感觉药不对，她就和你说了。人家说“药不能往暖壶里边放，这是错误的”，你在这儿冤的是什么呀？“这就不是我干的”，这是不是两码事？如果人家说完这个，你说“哦，是，不管是谁放的，这药就不能往暖壶里放，我当时也没问问，这是谁倒进去的？过了一夜药有没有坏了呢？”或者说“我就没有考虑到这个药不能保温，保温的时间长了就坏了，再把新熬的药放进去好药也坏了，这是我的失误。”或者说“谁做的这件事，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求真，这是我作工中的一个失误，以后得求真。”你用不用非得跟负责人解释一下？因着这个失误你学会了一个生活常识，知道药不能放在暖壶里。敢于承认，敢于承担错误，“呀，我就不知道这回事，我就不懂，把药放暖壶里的那个人他也不懂，所以就弄坏了。”担当、承担，这事已经出来了，出来以后担当、承担就可以了。虽然你不是直接管理人，但你也是间接管理人，你是参与者，你参与了你就应该扶油瓶除狗屎。可是当时咱又不知道、也不懂，“不是我不扶油瓶除狗屎，是因为我不知道、不懂，是我愚昧”，这事不也完了吗？可是你不走这个路，“这个帽子不能给我戴，我得解释清楚，那是谁谁做的，可是你又不让我说”，憋在那儿就憋死了。“不是我做的，非得说成是我做的。”你完全是为了你的面子说话，而不是去担当、认识。如果你每做一件事情都去学一个功课，“借着这件事我懂得了一个常识，药不能放在暖壶里保温了。不管是谁熬的，但这个药是我给你送过来的，虽然不是我做的这件事，但是我知道这件事，和我有关我就应该担起来。”就像神交通的“丢失千万祭物竟无悔改之意”，这千万祭物是他直接丢失的吗？不是他直接丢失的，他是间接人员。还有河南敌基督翠翠打了人了，但是提拔翠翠的这些人全都得处理。

是他们打人了吗？他们没打人，但翠翠是他们提拔的，他们是间接管理人员。还有加拿大牧区出现敌基督了，没有人去报告，祭司弟兄怎么处理的？凡是周围的人都处理，都打到B组，因为他们知情不报。那你这个，处理你还冤吗？再说了还没有处理你呢，就是说了说你，你倒冤得不行了，“明明不是我干的，非得说成是我干的”。你还跟我说“她不讲理，我有理不让我说呀！”我和王强在那儿说话，大家听得都在那儿着急呢，王强就听不懂话，偏谬、偏执，走偏了他还执拗。他不听你的，就要坚持他的，这叫偏执，钻牛角尖。他坚持他的观点，你再说什么也不管用，这是一种执拗。这个扭转了，有路了，下回不能再出现问题了。（李达：嗯。）

（负责人：李达，你现在有路走了吗？该怎么走？）（李达：心里时时、事事、处处想着神、为着神。）（负责人：还有什么呢？咱这会儿谈的是什么呢？）（李达：反省自己。）只讲真理，不讲理。（负责人：你真听明白了，就把文章写出来。咱下发的工作安排里边说A组要什么人呢？能接受揭露解剖、审判刑罚的人，能写出文章的人，这才是A组的人。如果你会走这条路了，弟兄姊妹就会走这条路了；如果你不会走这条路，你带着弟兄姊妹也不会走这条路。你说“没有人听我解释”，你老给他们灌输，“这个事还没解释清楚呢，哪天再解释一下”。你说你把别人带的是不是都开始追求“解释清楚”了？刚才说的你憋着的这两件事都清楚了吗？谁的问题？）（李达：自己的问题。）（负责人：从这儿就能看见咱该怎么去经历神的作工，你会经历了以后就能谈出自己的经历了。）你主要是走的路不对。（负责人：你只怕别人说你不好，而且里边还有猜忌、猜测。你不是从一件一件的事上学功课，而是怀疑、猜测。）“我什么时候得罪她了，她是不是和我过不去？”（负责人：“可能就是因为药的事得罪下负责人了，房子的事也是”。）（李达：没有。）你是有也不能说，“你非得给我说出来”。（李达：可能是我意识不到。）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就像二货说的，“神大还是撒但大呢？”谁能说出这话？这就是一步步积累起来的，在她那儿接受不了，成了误解，平时的误解解决不了，最后一下就爆炸了。信神就是解决对神的误解。神说：“你应该知道，神成全人、作成人、得着人给人的肉体带来的都是刀剑与击打，带来的本是不尽的苦难，是火的焚烧，是无情

的审判、刑罚、咒诅和漫无边际的试炼，这就是经营人的工作的内幕、实情。”（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经营人的宗旨》）你从审判刑罚、修理对付当中看见了光，认识了自己，找见这条路，你才发现审判刑罚才是更真更实的爱，这个更真更实的爱才实际。你从这件事上是不是看见了审判刑罚是更真更实的爱？（李达：最起码心里没有这件事了。）你是解决了肉体的痛苦了。（李达：最起码明白了审判刑罚都是从神来的。）这就是做人做事、看人看事的观点扭转了。原来你的那个看人看事是怎么看呢？你看的是跟负责人就讲不成理，她就不讲理。看人看事的观点转变过来以后是什么呢？“原来是我不接受修理对付呀，原来是我不喜欢正面事物呀。”这就是看人看事、做人做事的观点转变了，得着益处了。你得着益处了才能赞美神，才能说出来审判刑罚是更真更实的爱。就刚才这件事上得着什么益处了？（李达：让我知道了自己里面自私卑鄙的东西，光想自己的脸面。“我要阐明这件事情，你得同意让我把这件事情表明了，不是我的错，你搞清楚了，你别赖我！”我里面是这个。但这样一交通以后，自己得有个担当。）对，得担当、承担。找见了自己的责任，“原来我是推卸责任”。有担当、有承担才能接受神的托付，如果自己没有担当，没有负担，神不可能加给你负担，你不值得信赖。（李达：对，就是不值得信赖。我不愿意担当这些东西，必须得有担当、承担，这才是做人呢。）

还有一个就是发现咱的一个执拗，和人没有一个正确的对话。就像神交通素质的时候举的那个例子，神问这个人“你学做衣服学得咋样了？会不会做棉袄啊？现在这类棉袄你会做了吗？”他说：“我刚来就是学做这类衣服。”咱连个正常对话都没有，从这里看到了自己的缺少，“负责人跟我说的是什么呢？我说的是什么呢？”正常对话是“这药感觉味道不对，喝了肚子就难受。这药是不是和第一天放在暖壶里的药倒在一起了？”“呀，就是，人家说出来以后我都不敢担当、不敢承认，人家都已经喝出味道了，我都不敢承认。还有房子的事，人家都跟我说怕大红龙来搜家呢，可我就没把东西拿走。我是跟人家讲理呢，‘你告诉我的是什么呢？你只告诉我让收拾余桦的房间，又没有让我收拾负责人的房间’。人家说的是我的责任就没有尽到，我这个人不值得信赖。‘你就不知道大红龙要来？你就没大脑？’人家是给了我一

条路，看见我做事不用心，就守了一个规条，我不去认识自己和神之间的关系，做什么事情要尽心、尽意、尽力。我尽什么了呢？我就是出力，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根本不是在尽本分。借着这个才让我知道什么是出力，什么是尽本分，什么是神称许的。人家跟我说的是这些，我和人家讲的是个理，‘你告诉我什么了，我做什么了’。我是要做一个木偶，你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人家是让我做人呢，交代给我一个任务我能值得信赖，告诉我一件事我就能去做，自己就有大脑思维，人家是交代给我做一个人能做的事，结果我做了一个木偶，我做的事就不是一个人做的事。从我自己所做的这一切事来看，我的良心、理智就没有发挥功用，我这个大脑就没有发挥功用，神赐给我的这些就没有发挥各自的功用，我就像个木偶一样。神赐给人多少就要索取多少，我既然是人，神给了我自由意志，神给了我大脑思维，给了我的这些能力我都没用，我哪还配活一个人呢？人家是让我做人呢，我在这儿是做木偶呢。借着人家修理对付让我做人呢，可是我不是跟着人家的思路去做人，我还跟人家讲理呢，‘我不是按你说的去做木偶了吗？’我还有理呢。我怎么这么麻木、痴呆，怎么这么不可教化呢！神借着这些事，给我摆设了丰富的筵席，我做出这些事以后我还发现不了我的问题，还得借着姊妹给我揭露出来，还得修理对付我才让我看见。呀，感谢赞美神，借着神的审判刑罚，让我看见了神更真更实的爱，让我看见了自己，认识了自己，自己既没有担当，又没有人性，纯粹就是守了个规条形式，还认为自己了不起呢，还认为自己已经尽忠心了，其实连该尽的本分都没有尽上，该尽的功用都没有尽上。借着审判刑罚看见了自己的丑陋不堪，就这还有奢侈欲望，还想着拿通行证进国度呢，还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还狂妄呢，我这是个什么人呢？连基本的人性都没有！”这个时候再祷告、赞美，“审判刑罚是更真更实的爱”，这是不是实实在在的？借着审判刑罚看到神实实在在的爱，才能真正从心里赞美神，神才悦纳。

简单说就是临到一件事你先不要讲理，这是两条路，一条是讲理的路，一条是跟着修理对付去认识的路。讲理是摆你自己的理，“你这个说得不对，当时是怎么怎么回事”，给对方证实一下，你是对的，对方是错的。第二条路是跟着修理对付去认识，“我不讲自己的理，我跟着你的思路走，学会担当，我看看你说的是什么，我看看你说的这条

路是不是得生命的路”。人家指责你没有担当，如果人家说清楚了，那就更清晰了，人家这是给咱带了一条路；如果人家说不清楚，那你更应该从这里边看他说的是什么，能找着认识自己的路。今天是修理对付，直接给你说出来了，如果人家不是修理对付你，而是指责你，“你还能这样做呢？你还能那样做呢？”虽然是指责，但是人家说出了你的缺陷，让你对你的缺陷有了认识，这是不是认识自己？认识自己在本分上的缺陷，看见自己对本分不负责任，不用心，这是不是神兴起来的环境？看见神的主宰安排。每临到一个环境产生了修理对付、揭露解剖，就产生了两条路，一个是跟着修理对付、揭露解剖去认识、跟随；一个是讲理，找理由、找借口，反抗、反驳、叫嚣。神交通的素质里面有学习能力、理解能力、领受能力、接受能力。学习能力，人家给你交通出来了，你就跟着人家说的这件事去学习，“她说的是什么？两个房间是余桦的，一个房间是负责人的，她这个房间里也可能放着神家的东西。大红龙来了不会问哪个房间是谁的房间。我得学习一下，不能死守规条，大红龙不只是来搜查余桦的房间，只要是神家的东西，被大红龙查出来就是问题。”这是不是要学习呢？理解能力，“这是谁要来呢？不是余桦要来拿东西，是大红龙要来搜查证据抓人呢”，你得理解清楚人家说的这个意思。人家说的这个意思是为了防止大红龙过来搜查，不是为了防止余桦拿东西。把这个理解了再领受了，“人家说的主要是为了安全，人家说这些话的意思不仅是要把余桦的房间收拾了，负责人的房间收拾了，就连我的房间也得收拾呀。大红龙来了就不搜我的房间？说不定连我的手机也要搜呢。虽然人家只说了把余桦的房间收拾了，但是所有的事情我都得防范，所以说我得连负责人住的房间和我的房间都收拾干净。”学习、理解、领受了，领受以后就是接受，“我就得这么实行、这么做，人家说的对着呢，我就没有这么做，这就是我的问题”，这是咱该走的路。这个清晰了吧？遇什么事都得学习功课，你是在审判刑罚中认识自己的，也是在审判刑罚中看见神的。在这些事上虽然你的肉体受到了伤害，但你是不是看见神了？（嗯。）认识到了自己的缺少，也看见了神的奇妙作为。就像我刚才说王强，这边给他的是肥甘，他是抱着他的夜壶不放。肥甘是什么？是直接供应你生命的，是能让你剩存下来的生命的果子。你接受修理对付了，那就是得着肥甘了；你不接受修理对付讲自己的理，那就是研究你的那个臭水坑呢。

689　要遵行神的道，该怎样对待临到的事

遵行神的道不是在外表守规条，而是在你临到这事的时候，首先你把它看成这是神摆布的一个环境、神交给你的一个责任，神摆布的一个环境、神交给你的一个责任，或者是神对你的一个托付，甚至这个事临到的时候，你应把它看成是神对你的试炼。当这事临到你的时候，你心里得有一个标准，你得想这个事是从神来的，你应该怎么做才能尽到责任，对神有忠心；怎么做才能不触怒神，不触犯神的性情。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续编）·怎样认识神的性情与神作工要达到的果效》

575　神注重的是人的心

当一个人接受了神托付的时候，怎么判断人行为的好坏与人是否有顺服，怎么判断人是否满足神的心意与他的所作所为是否合格，神有一个标准，神注重的是人的心，而不是人外表的行为，不是人无论怎么做，只要做了，神就应该祝福，这是人对神的误解。神并不是只看事物的结果，而是看重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人的心是如何的，人的态度是如何的，看人的心里有没有顺服，有没有体贴，有没有满足神的意愿，有没有满足神的意愿。

当一个人接受了神托付的时候，怎么判断人行为的好坏与人是否有顺服，怎么判断人是否满足神的心意与他的所作所为是否合格，神有一个标准，神注重的是人的心，而不是人外表的行为，不是人无论怎么做，只要做了，神就应该祝福，这是人对神的误解。神并不是只看事物的结果，而是看重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人的心是如何的，人的态度是如何的，看人的心里有没有顺服，有没有体贴，有没有满足神的意愿，有没有满足神的意愿。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　一》

5. 为名利走来走去往返而来

为名利走来走去往返而来（一）

（负责人：一线打回来的那个新人手里有没有线索？）（景鑫：她手里没线索，而且她家里不合适，不能去，她跟杨婕是亲戚，她就是出来去杨婕家聚呢，杨婕带一下她。）（负责人：她不是从原教会出来的？）（景鑫：她在原教会还带着两个老姊妹。）（负责人：那这就有线索呀，你怎么说没线索呢？）（景鑫：这两个老姊妹年龄大了有点糊涂了，她们在B组呢。新人有时候就是去了给她们下个东西，交通交通，读一读神话。）（负责人：以后凡是一线打回来的人让一线牧养，让他们抠线索。）（景鑫：我说杨婕呢，“你给了人家，咱又带不了”。）（负责人：意思是杨婕不给？）（欣田：老吴就是要带杨婕的亲戚呢，其他人她都不带，她打回来就全都交到教会让教会带呢。）（景鑫：老吴为什么要带这个人呢，她就是知道这个人在原教会带着两个老姊妹。）（负责人：现在主要是说你们的问题，你们作为带领工人，老吴问你们要人你们怎么不给呢？）（欣田：杨婕说其他的活儿她自己想配合呢。老吴是一直盯着她这个亲戚，老想让这个人找人呢，但杨婕当时的想法是“我的这个亲戚刚打回来，她本来就没定真，她谁都不想见，要是直接勉强她的话，她不但进不来，还得退去”。）（负责人：我说的就是这个问题，杨婕有这样的想法，你们做带领的该不该给她交通？你们就由着她？）（欣田：还有一个原因，杨婕的意思是“你们每个月也跟我们教会要人呢，我们也得谈活儿呀，我们也想配合，我们也想尽本分”。再一方面她对老吴也有看法，老吴光把人谈进来不带人，就是鸭子下蛋不管蛋，有价值的她赶紧带上，没价值的她扔给教会就不管了。还有每一次配合做活儿的时候教会里几个人都陪着老吴，过后她把得的人数全报了，一个都没给教会分。杨婕有想法，她跟我反映说“带人的是我们，找线索的是我们，陪同的是我们，她就坐在那儿谈一下、享受一下，把人数一报就什么都不管了。本来给她个线索，她应该把人带好然后抠线索，结果她一看没价值的就扔给教会不管了，哪怕坐在家里闲着也不愿意去带，什么都让我们干”。）（负责人：所以你们也认可杨婕的这个观点。）（欣

田：我当时跟杨婕说“咱能配合的咱就配合，但一线打回来的人最起码根基能稳一点，咱们交通的毕竟还是浅一点。”她当时就说“我也想操练呢，难道神就不给我机会吗？我是福音执事，我就是专门传福音的，今天我就想给自己一个操练的机会，我要是实在不行我再叫她，我要是能行我就自己传。”）（负责人：她这样说了以后你就没话说了吧？）（欣田：嗯，我就再没说什么。）（负责人：景鑫，这事你知道吗？）（景鑫：知道，欣田跟我反映了。我说“你给杨婕交通，咱这个做法不对，一线的在这儿呢，有好家的、有好线索的都给一线，像挂名信的、年龄大一点的他们没有那么多观念，咱能解决的、咱能配合的咱就去配合，对于那些观念多的，就像原教会的那些带领工人，咱没有那么多神话，给人家交通不了，咱就都给一线。”）（欣田：那些人也不是带领工人，都是在外面打工的，现在杨婕都见不了这些人，就是有那么几个线索，只能是让杨婕把人都找见，把路都铺好了再说。）（负责人：等铺好路以后就坏了，这就是你们带领里面的观点。一线打回来人你们让老吴牧养，你们教会不要把她卡住，“我就不给你，我还要操练呢”，这是不是争地位、争人数呢？你们在这儿做，让他们一线在这儿闲着。今天谈的是咱里边的一个思想问题，因为一线在这边呢，你们就得给他们提供活儿，你们得让他们忙得不可开交，这是咱做带领的责任，你们每天把活儿给他们安排上，让他们有工作可作，作了这个作那个。）（欣田：老吴宁可在家闲着也不去作工。）（负责人：这是你的问题，工作给她让她作，我就不相信她不去。她现在是没工作，她谈的跟你们刚才谈的一样，你们不想把打回来的人给她，“我是福音执事，我也要操练呢，再加上我也看不惯她，我也不愿意给她”。就像刚才说的这个新人，她信神多少年就只认识两个老姊妹？不可能吧？肯定还有其他人。你们把新人给了老吴，如果老吴从新人手里抠不出线索，你们再打老吴。这是不是你们作为带领的责任？你们现在是卡着不给她，这是不是打架？你也知道老吴盯着这个活儿呢，她为什么要盯着这个活儿？一线不能在这儿干坐着呀，他们就是要打原教会的呢，结果打回来原教会的人了小区不给。昨天那个教会带领也说，“杨婕也不想给，景鑫也认可杨婕的态度，所以就没给”。两个月了，到现在你们也不知道这个新人手里到底有没有线索，你说就有两个老姊妹，新人在本地这么多年就光认识这两个人？还有其他人吧？老吴要把这个人带起来以后抠线索呢，可你们知道她

盯着这个活儿就是不给她，这是不是你们的问题？杨婕有这个观念咱是不是也得解决呀？新人没定真让老吴给新人交通，让她定真。）（欣田：老吴压根没见过这个新人。）（负责人：她跟你们要不上人，两个月了你们都不给，她怎么能见了？）（景鑫：这不是一个月给了老吴七个线索呢。）（负责人：我这会儿说老吴跟你们要这个人你们不给的问题，你又说一个月给了老吴七个线索。这个新人是原教会的，从她这里可以往开扩展，老吴要这个人呢，你们不给，你们为什么不把这个人给老吴？杨婕说“不给！我们也能抠线索，我们还要操练呢”，你们都认可，你们都支持、配合杨婕。你们有活儿不给一线，让他们在这儿闲着、坐着，还说他们贪吃贪喝，贪享安逸。）（景鑫：杨婕才找活儿呢，等年底这些人从外边回来了这才找呢。）（负责人：别管人家找不找，我这会儿谈的是什么？你把这个新人给老吴牧养，牧养几天以后你再抠老吴的工作，“老吴，你从这个新人手里抠出线索了吗？”让老吴带，让她找人去谈，谈不回来是她的问题，那时候你打她她还有什么说法？但现在是你们的问题呀，她跟你们要这个人要了两个月都要不来。我跟老吴说“你跟上国度建造几年了？打回来的新人都牧养不上？”老吴说“杨婕不让我带，小区带领都认可。”欣田什么都了解，这就是欣田达到的果效，杨婕不给一线新人你也支持。）（欣田：我也不知道怎么跟杨婕交通。）（负责人：因为你心里也认可，“不用给她，咱们也能操练，咱也能得人，何必要给她呀”。你说这是不是分家了？）（欣田：老吴只要一说这个人好带，她立马就要抢过来；只要说这个人不好带，压根就叫不动她，她就是这么一个人，想抓她难。）（负责人：你抓不住她，气得不行，“所以我就不搭理你，我也不给你人，我让你能，我看你老吴有多能呢，没线索就让你天天呆着”，这可遇到对手了。）（欣田：不光是杨婕对老吴有看法，一线的两个队员都对她有看法。）（负责人：一说老吴反映你们的问题，你们就把老吴的问题说了一大堆，你们是追求进入的人吗？气得不行，“谁反映我的问题，我就反映谁的问题”。神给咱摆的环境咱得会进入，咱确实有掺杂、有问题。你们两个小区带领是为了什么争执呢？你们是为了神的工作争执呢？老吴打回来的原教会的人你们不给她，你们的存心是什么？你们和老吴不是成了打斗了吗？“老吴不是人，老吴就不好。”是，老吴是不好，我也知道、也了解，但是她再不好，她就是保罗、敌基督，可以利用她把工作作了呀。如果你

们两个人是为了神家的工作，这个活儿给不给老吴？如果你们真是为了通行神旨意，只要能利用老吴把原教会打开那就用她，这是不是神的心意？）（景鑫：给老吴的线索她都搞砸了，给了她几个原教会的线索，她一个都没有谈回来。有些姊妹就说“老吴这个人不对，为什么谈一个跑一个，谈一个跑一个？”杨婕可能也是有这个观念，所以不想把这个人给老吴。）（负责人：咱得把这个原则掌握了，一线在这儿呢，咱先把好的原教会的线索都给他们，咱教会的如果没有线索咱就自己摸底。教会属于后方，一线打仗属于前方，他们的线索就要从你们这儿来呢，这是咱该提供的，是吧？没有说你们完全就不给他们提供线索，就像这个新人，她手里到底有没有线索，你们给老吴让她去抠，主要是你们卡在这儿就没有给她。咱得从这里面学会进入，虽然咱也是新人，但是咱在原教会也跟了多少年了。这步工作是干什么呢？就是洁净咱里边的掺杂。刚才我谈的是不是咱里面的掺杂？是不是咱里面的问题？咱确实有问题。不管你们怎么争、怎么打，你们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自己的名利、地位。“我们是一个范围的”，跟一线好像是两家人。从你们的说话当中看到你们俩都是为杨婕说话，为教会说话，“我们要得人呢”，这是你们的目的吧？你们就是争也好、斗也好，你们的存心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就是为自己的名利、地位，得个人，“她要把人都得了，我们就什么都没了，我们也要操练，我们也要长大”。）

刚才你们说老吴作不了工作，作一个砸一个，说她还不如教会人员，是不是这样？（欣田：她打仗是可以的，你把什么都给她备好让她去打可以，但是让她去干别的她绝对不会去干。）你说的话互相矛盾呀，我问的是老吴和教会的人谁打仗效果好，你刚才说给老吴都预备好以后她打仗还行，是吧？可是你们前面说的是给她一个活儿她砸一个，这是不是矛盾？到底是给她一个她砸一个，还是给她一个她谈一个？（欣田：有的能谈过来，有的就不行。）成功率多高？（景鑫：成功率不太高。）老吴和教会的人比谁谈的活儿成功率高？（景鑫：几乎差不多。教会里谈的这些人是观念少点，都是一般的信徒，有的就是B组的，不是带领工人。）教会里的活儿是你们本地人谈呢，是吧？（欣田：有时候教会的谈不过来我们俩就去谈，教会带领能谈的就是教会带领谈，要不就是福音执事谈。）他们还谈不过来？

（欣田：不好谈的他们就把线索提供好让我们去。）是这个人“骨头”硬，他们谈不下来，还是忙得谈不过来？（欣田：他们摸底了但没敢谈，就是铺了个路。）那是谁谈呢？我现在要了解一下，教会里是谁负责打仗呢。（景鑫：福音执事，他们专门配合传福音呢。）（欣田：这几个月好像也没得多少人。）我想了解一个问题，老吴她打仗的技术怎么样？和你们的福音执事差不多，还是谁稍微高一点，谁稍微低一点？（欣田：打仗肯定是老吴强，她能谈得细一点，教会的人打仗肯定是谈得粗一点，基本就是把大方向给人家一谈，有的福音对象就是读一些话人家就过来了，就是打了一些没什么观念的。）“老吴打一个毁一个”这是你们说的吧？可是我一问老吴的打仗技术如何呢，你们说“教会的人给她摆设上合适的，预备好以后，她只管打个仗”。这是我问的话吗？在我追问几次以后你们又说“老吴打仗可以”。（欣田：能打是能打，但是老吴总是把我们整得神魂颠倒的，所以我们就配合不上去，教会里的人也不愿意跟她配合。）我问你能不能和她配合了吗？（负责人：报复心来了。）（欣田：所以说不想和她在一块儿，一方面是没线索，另一方面是不想和她配搭。）你想不想和她配搭，这个不是我问的话吧？我现在是在和你对话呢，咱们能不能对话？（景鑫：弟兄，老吴她打仗可以，她在一线多年了，而且她在你跟前，你也解剖了她好多，我也都听了，老吴的这个名声已经出去了，她在打仗这一方面绝对没问题，不论在哪里都是可以的，是一流的，我从心里佩服人家。可是我们给她的几个线索她全砸了，没有一个打成功的。）你说我能和你对话吗？我一直问老吴的打仗技术如何，这话能通行下去吗？我问的话你没有回答我一句，我逼着你才回答了一句，紧接着“但是……”就来了，我问这个“但是”了吗？我没问，你在这儿说一个“但是……”，她在那儿说一个“但是……”。我刚刚给你们扭转过来，“你听懂我的问话了吗？”“听懂了，我知道了。说她打仗行吧，可是一个一个她都谈毁了。”然后紧接着又开始引导我了，又说我解剖老吴解剖得也多，她的名声出去了。把她的做法、把她生活方面的不检点再跟我说一下。（景鑫：我的意思是你解剖了她这么多她应该有点变化了，但她这个人的确没有变化。）（你跟老吴有仇了，而且仇恨还大呢。）（景鑫：没有仇，我学功课呢。）景鑫，咱能对话吗？我老想要个答案，你老想着“这个答案我不能给你，

所以我就得绕个弯引导你，你听我的引导，你跟着我走”。我说：“你跟着我走。”你说：“你跟着我走！”

我是要了解一下实情，看老吴的打仗技术究竟如何，是她的打仗技术行但不作工，还是她的打仗技术就不行，还是她根本就作不了工作，还是她跟你们打架打得作不了工作，然后拿她的打仗技术跟你们教会人员的打仗技术比一下，衡量这个工作该怎么安排，这个一线有没有存在的价值，一线是两个人的活儿八个人做，抢饭碗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其他地方抢着用人呢，我就把人调走。我为的是工作，我要了解一下情况，你让不让我了解？我了解了二十分钟，我能了解到这个答案吗？能给我这个答案吗？我问一句话，你们拉我一下，一句话还没问出答案呢，你们又拉我一下，你们两个人把我左拉右拉，还要把我扯倒呢。景鑫在这儿说老吴人品不行，欣田又在这儿说老吴光“下蛋”不管“蛋”。我问你们这个了吗？就用欣田说的“下蛋”来说，我只问你“老吴‘下蛋’了没有？”你告诉我“她不‘孵小鸡’。”这有关系吗？你们的言行举止就是为了把她放在被告席上。好比说老吴杀人了，我要跟证人了解一下“她杀人的工具是什么？”“我不知道她杀人的工具是什么。反正她杀人放火了，还有什么什么。”我再问一下“她杀人的工具是什么呢？”然后又跑题了。什么原因？这是什么性情？为什么不能正常对话？不能正常对话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你的言行举止都有自己的存心呢？你的心思、观点、态度驱使你的行动，这是不是暴露出你的心思了？你的心思是什么？咱刚交通了，信神的原则是什么？（高举神、见证神，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维护神家利益。）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我在这儿是在干什么呢？我跟你了解老吴，我是要看接下来该怎么安排这个工作。我这是不是在维护神的作工？你呢？你的作工方向是什么？你是不是在维护神的作工？（不是。）怎么不是？（景鑫：我是在钻事呢。）你要是维护神的作工，你应该配合我，我问什么你根据我的问话答什么，看该怎么安排。你搭理这个安排吗？搭理神的作工吗？（不搭理。）那你的原则是什么？你的动机是什么？你的方向是什么？根据你的言行举止来看你的观点、态度，就你的这个言行举止，你老要拉着我跑，你这是个什么观点、什么态度？能不能看见？是什么态度？从这里找到什么态度了？（景鑫：这是对着干呢。）（欣田：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好像

老吴不在这儿，我们就能正常地作教会的工作。她一来，不是这儿出事，就是那儿出事。）你不管我说什么，你的准则就是老吴有问题，你的观点是什么？你的观点就是把老吴踢开。“我一直跟你说老吴有问题，我就动摇不了你。你一直问的是老吴打仗如何，我就避开打仗不说，你是非要问我老吴打仗如何。我跟你说她生活不检点，你无动于衷；你问我她下不下‘蛋’，我告诉你她不‘孵蛋’，你还是无动于衷。”这是什么态度？这是不是你对老吴的一种弃绝、排斥？这是不是你暴露出来的态度？你容不下老吴，你是在老吴身上找茬。这话成不成立？算不算找茬？是如实汇报还是找茬？（欣田：我觉得我们说的就是实情，不是找茬，因为她的举动就是那样的。）好，你说的是实情，是吧？小偷偷了东西，在法庭上，你作为证人，法官问你“你是不是看见他偷别人家的车了？”你告诉法官是他偷的以后，你又跟法官说，“他还在哪哪哪抢了一块手表，他在哪哪哪强奸了一个妇女”。从你说出的这些话来看，你和他是什么？（仇人。）你深怕法官给他判得轻了，你深怕法官放过他。他要是只有偷车这一个罪名，判不了重刑。“我告诉你，他这儿还犯了一个罪，那儿还犯了一个罪”，你在给法官搜集他的罪状。我在这儿问什么呢？你在这儿一直提醒我，“她这儿还有什么、那儿还有什么”，你深怕我忘了什么，深怕我不知道什么。如果她不是老吴，她是你的孩子，你会怎么说？你会不会说这些？就不要说你的孩子了，就是一个旁观者、邻居，他和你没有多大的隔阂，你们之间也没有什么利益关系，我问一个问题你会不会回答出三个答案？问一答三？你这个问一答三是什么表现？这能不能说成是找茬？是不是暴露了你的心态？你的态度是什么？你对她的态度就是把她当作仇敌，水火不容。我现在不说她的好与坏，我只看你对她的态度，你与她的关系如何。就凭你对她的态度就暴露了你与她的关系如何，你把她当弟兄姊妹了没有？你有这样的观点、态度，你的心思是什么？是什么支配你做这事的？你嘴上没有说，可你的心思不就是想把她排除出去吗？你有这样的心思、思想才支配着你说这些话、做这些事，是不是？冤枉吗？（欣田：不冤枉。就是想让老吴走呢。）那你说，你邪恶不邪恶？这算不算邪恶？这是不是你的心思？是不是你的方向、目标？是不是你的原则？你的原则就是让老吴走，你考虑神家利益了没有？（欣田：当时想着换张林过来这个工作也能作，虽然老吴在这儿也能作，但是她在我们教会里搅得可厉害呢。）

换张林过来，她能作；换晓霞过来，她更能作，换晓霞过来是不是比老吴更强一些呢？行不行？换一个？你想换一个人过来作工，你问了没有？条件具备不具备？张林能不能来得了？晓霞能不能来得了？这个事实成立不成立？你想了没有？如果说你有这个心思，最起码你应该问问，“晓霞去哪儿了？张林去哪儿了？老吴在这儿作不了工作，我们这边需要她们过来作工，给我们调换一下人员吧。”我没有听你说过这句话呀！你说过这话没有？（欣田：没说过。）你没说这话和你刚才说的“当时想着换张林过来这个工作也能作”是不是矛盾呢？（欣田：这一次反映的目的就是让你给我们换个人。）（景鑫：弟兄，今天不是说换不换老吴，我只是想把她的这些流露跟你说一下。）她的流露你提前也说了，过后你也可以说，用不用在我问这个具体事项的时候，你先给我把她的流露说一下？你是不是太激动、太着急了？举个例子，你家有个传家宝，你要把这个传家宝给我呢，但是如果你直接把这个传家宝给了我，你没法和你老公交代，所以咱们就串通好演个戏，我假装成强盗去你家拿刀架着你：“把你家的传家宝给我拿出来！”我一逼，你就把这个传家宝给我，让你老公看见传家宝是被强盗抢走了，你是不是好跟你老公交代呀？可是我刚进门，我刚把刀拿出来还没说话呢，你就说“快快快，把我家的传家宝给你”，就把传家宝拿出来了。这暴露了什么？你老公一看这是干什么呢？能听懂这个例子吗？（能听懂。）什么意思？（欣田：两个人想里应外合把这个东西拿走，不想让别人知道，结果自己就暴露了，让别人知道了。）本来想掩盖此地无银三百两，结果你做的这事是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是。）你太主动了、太积极了。最起码在我说“你跟我说一下老吴在这边作的工作果效如何，你们对她的评价如何”的时候你再说。或者说，“弟兄，我给你报告一下，老吴在这儿怎么样怎么样，她作的工作不行”，那你完全就是过来汇报工作的，是吧？这两者都可以。可是我在这儿想了解老吴在这儿究竟如何的时候，我要了解什么？我是以什么为准则来看她呀？我就看她的本职工作作了没有。我在跟你了解她的本职工作作了没有，她打仗行不行的时候，你总要引着我走外道，你让人不得不怀疑啊。你为什么总要引着我走外道？你为什么不敢正面回答我的问话？是老吴她的打仗技术还可以，但是她不合你的心意？“如果我单独说她的打仗技术好，弟兄肯定不让她走了，她就走不了了。我要是说她的打仗技术不行吧，这也不符合事实，这边的人

才进来三个月，老吴的打仗技术再不好，她也是进来几年的人了，难道这边刚进来三个月的人就能胜过老吴？经不起推敲，也经不住拷问，这个事实不成立，我也不能违背事实说话。不能违背事实说话，但是还得回答弟兄的问话。我如果直接回答了弟兄的问话，老吴走不了了，所以说这话我不能轻易地回答，我要是回答了就必须再把它否掉，‘你问我她打仗行不行，她打仗是行，但是，她打一个砸一个’。”欣田在这儿说“她光‘下蛋’不‘孵蛋’。”我想再问一下“老吴打仗究竟行不行？”“我们都得给她把路铺好，她去了只管打。”自己就把自己卖了，听懂了吗？咱这是什么性情？你考虑神家利益吗？维护神家利益吗？你们维护的是什么？（景鑫：维护自己，维护个人的脸面。）就像汽车的轮胎坏了，或者你不喜欢它了，我想了解一下这个轮胎还能不能用，如果能用，我就得用它，如果不能用，我就得换它。你呢？你给我反映问题反映的是什么？“我要是告诉你轮胎能用，轮胎换不了；我要是告诉你轮胎不能用，现在还没有能代替的。”你的意思就是直接把轮胎卸了，你根本不考虑卸了这个轮胎以后车还能不能走。这个轮胎再不好、再次，它就是气不足了或者就是没气了，这个轮胎能不能卸？不能卸。除非我有新的轮胎来代替。在这个时候你告诉我你想让晓霞或者张林过来呢，那你为什么不提前跟我说呢？你给我拿过新轮胎咱换。可你手里没东西呀！你就没有准备要换呀！你只管把它卸下来，可卸下来用什么来代替呢？你无非就是想用你们教会的人来代替老吴，因为你知道晓霞、张林走了，来不了。而且这边有多少人呀？需不需要一线在这儿呢？这些活儿就不用他们做，你们已经把路铺好了，让老吴在这儿没活儿做。你用这些事实证明老吴在这儿有用没用？她是没用的。“她也不作工，我们也用不着她”，这个“轮胎”是不是就可以卸了？所以你说让晓霞或者张林过来代替老吴这话是我逼出来的，不是你真实的意愿，对不对？如果你真想让晓霞或者张林回来，你会怎么呢？你会把这些活儿给老吴，让老吴去做，她做不成，做一个毁一个，这个肯定是要换人呢，你会跟我说“老吴做不成，给我把她换了，给我把晓霞或者张林调过来”。现在是这些活儿你就没给老吴，没给老吴是要证明什么呢？“一线在这儿是废物！没用！没必要！这个‘轮胎’我们是不需要的。”证实了你们不需要一线。你是在什么时候说需要的呢？是我把你真实的心态亮出来以后，你给自己找了一个台阶下。你诡诈不诡诈？邪恶不邪恶？怎么说是邪恶的？你作为

带领工人，你不是维护神家利益，你不考虑神家利益，你不考虑这个工作能不能进展下去，你只管你合适，只管你心里舒服。你说老吴光“下蛋”不“孵蛋”，咱今天就有一只“鸡”，她能“下蛋”不“孵蛋”，怎么就不行呢？非得让她又“下蛋”又“孵蛋”？她能“下蛋”，咱“孵蛋”就不行？就因为她光“下蛋”不“孵蛋”，咱就把这只“鸡”宰杀了？一颗“蛋”都没有了，咱“孵”啥呀？她不“下蛋”，能找出一只“下蛋”的“鸡”吗？让谁打仗呢？咱维护神家利益吗？宁可让神家利益受损失，也得让你坦然、舒服。这不是报复？这不是搞个人的经营？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的表现在哪儿呢？维护神家利益的表现在哪儿呢？你信神呢，你的信在哪儿呢？只管你舒服？

神来在地上拯救人，带着伤痕来爱人。我作工你也看见了，你看见我手下带的是什么人？咱今天就不用看其他人，咱就看眼前的新新，新新作工怎么样？今天一过来我是不是就揭露她、打她了？你看见了吗？她合用不合用？今天刚给你交通了，从教会建造到国度建造这个人变了吗？实质变了吗？本质有区别吗？不还是一样的吗？原来在原教会是假带领、敌基督，到了国度建造他一下就不是假带领、敌基督了？他就成真带领了？可能不可能？人还是这个人，只是换了一个帽子，原来是在教会建造，来这儿是国度建造，人的生命会因为到了国度建造就突然长了吗？到了国度建造是他具备了长生命的条件了，他的生命长不长还需要时间，还得看他的本性，而且生命长大是漫长的，生命长大还得逐步地长，能拔苗助长吗？就像新新，你今天也看见了，你说我看见新新气不气？咱这个交通了多少了？“新新你出来带领人作工呢，连这也不知道？”我看着她就气，我该怎么呢？我让她回家？不要她了？我不要她，我让谁来作工呢？谁能代替呢？世上人说“矬子里面拔大个”，就地取材，有什么用什么，咱能凭自己的喜好作？神来到中国作工，中国人是什么人？麻木痴呆、受了咒诅的人，而且都是人看不起的人，就用这个来见证神，这才能羞辱大红龙呢。就是人都看不起的人，素质又差，又作不了工作，最后还能把工作作成，这是不是最能羞辱撒但呢？就给你摆上老吴、新新，这些提拉不起来的人，让你们都看得见，让她们来给你传福音，你能不能接受？神在三十年前就告诉你了，神要借用人看不起来的人来给你传福音，是不是要显明你、羞辱你呢？神作工是不是先有话后有事？咱今

天要做什么呢？你找一个你所仰望的、你所佩服的人，那你是信人还是信神呢？咱都是个败坏的人，凭什么要求别人那么高呢？从教会建造到国度建造，他原来是什么实质他现在还是什么实质。来到国度建造他逐步地具备了这个环境，在揭露解剖中，在经历中逐步地去变化、逐步地去实行，神的国度逐渐地在地上成形。你们说老吴怎么样怎么样呢，咱照照镜子看看自己，看咱是什么人呢。

刚才交通说，从这里边看见了咱的存心、心思，咱是在干什么呢？排斥异己，是吧？排斥异己想干什么呢？是不是要在神家搞自己的经营呢？你没有维护神的工作，只维护你自己的工作，合你观念的、合你心意的就能用，搞个人的经营，这是不是搞独立王国呢？是不是向这一步发展呢？在我问你话的时候，你一直这样说话，是不是要熏陶感染我呀？是不是想利用我呀？我要不和你求真求细，我顺着你的话，“这老吴是什么人呀？”然后我把她一打发，我是不是上道了？那工作怎么作呢？你也知道教会里打过来的是些什么人，都是什么都不懂，听了交通就直接跟过来的人。你也跟着老吴打过仗，她确实能打一些，也能让你服气，把这么一个让你服气的人赶走？能不能利用她？一个保罗，一个敌基督，神还要让他们效力呢。今天老吴还能作一点工作，咱是不是得利用她作工呢？神要用人的可取部分成全人不足的部分，神还这样拯救人呢，咱能要求人完美吗？咱太苛刻了。看到什么是信神了吗？这才是信神。神兴起周围的人事物、环境，引狼出洞、引虎下山，没有老吴，你的败坏性情能出来吗？能显明你吗？你能看见自己、认识自己？凭空说你是敌基督，你接受不接受？承认不承认？我说你在与神对着干，你会说什么？“我哪里与神对着干了？”现在看见你是在与神对着干了吗？看见了没有？你怎么与神对着干的？神这样作的目的是什么？扩展福音，拯救人的灵魂。你看外边还有多少人活在黑暗之地哀哭切齿，你看着他们可怜不可怜？神的工作不等人，大灾难立马就要降下，时间短暂，我在这儿着急的是有多少人还活在黑暗之地，你也体验过失散的羊是什么滋味，你回来了不痛苦了，可他们还活在黑暗中煎熬，他们痛苦不痛苦？你度过那个煎熬的日子，你不愿意赶紧把更多的人拯救回来吗？你把老吴打发回去，扩展福音的速度是加快了还是减慢了？还有希望吗？你知道老吴比教会里的人强一些，那这个新人应该交给谁？老吴现在没事做，

你是不是应该让老吴赶紧去做呀？让老吴去做把握是不是大一些？顺便带上两个人还能学一学。你考虑神家利益了没有？你考虑的是让教会的人出来练一练。现在正是扩展时期，咱这儿又是新点，有没有这个精力让人去练？你看不起周围的人事物，你也不知道周围的哪一个人能打开“市场”。有的人年龄大了，有的人素质差，但是借着他们会不会接触到更大的人物？谁知道呢？他们的亲戚里边是不是有大的人物、有跟随的人？谁敢肯定？咱只是尽所能地、尽力地去做、去配合。而你呢，这些思想、这些意识在你心里边存留不存留？也没有存留，也不去想。你想的是什么？排斥异己，“你们是从外地来的”。咱前段时间刚交通了《信神不是在闯江湖、打江山》，你说咱所做的这些事是不是在排挤外地人呢？咱这边才得了多少人呀？“市场”还没有打开呢，咱就开始搞个人的经营、排斥异己了，这还了得？

就是刚才说的，这才是信神，神摆设环境，引狼出洞、引虎下山，借着这个环境审判刑罚立即临到，把你所做的立马显明出来、暴露出来，借着老吴把“狼”“豹子”都引出来，把你的败坏性情引出来。你倒想好、计划好要把她排斥出去，可神的作工就是要显明人呢，显明人就是要抓捕人的罪状，审判刑罚，事实临及。没有这个事实你承认吗？抓不住你的罪状，你承认你有这方面的败坏吗？咱不会承认的。可事到如今，承认不承认由你呢？这就叫神的作工，这就叫经历神的作工。还记得什么是信神吗？（神说：“真正的‘信神’的含义是人能在相信神是万物的主宰的基础上来经历神的说话，经历神的作工，达到脱去败坏性情满足神的心意以及达到认识神，这样的历程才叫信神。”（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写在前面的话》））你走这条路了没有？现在神给你摆设这个环境，这是不是让你走这条路呢？那老吴是不是神摆设的？你相信不相信这是神主宰的？老吴今天不作工也好，刁难你也好，那是不是完全是为你效力呢？如果老吴做的挺合你观念的，能不能把你显明了？显明不了你，你作工有进入吗？显明不了你，你能得着审判刑罚吗？能得着揭露解剖吗？你能认识到你自己的败坏性情吗？借着这个环境认识到自己的败坏性情了，该怎么办？“相信神是万物的主宰的基础上来经历神的说话，经历神的作工”，这些话神是不是在三十年前就告诉你了？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这是神给你的使命、给你的责任。神交通了《做带领工人选择

道路太关键了》，你看你作为带领工人走的是什么道路。就经历这些话，把这些话带到实际生活当中，跟自己对号，看看自己是什么，然后认识自己、恨恶自己、背叛自己，最后用实行真理来代替自己的过犯，这才叫信神。有路了吗？用实行真理来代替自己的过犯，真理是做人做事、看人看事的准则，以后做人做事、看人看事有原则了、有准则了，知道该怎么做了。今天实行一点，明天实行一点，这才是个人样，能听懂吗？（能。）是应付着说听懂了，还是真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那实行的路呢？我看你怎么实行？（欣田：正确对待老吴。）怎么个正确对待法？（欣田：她把她的本职工作作好，我们配合她就行了。）咱刚才说了什么是信神，又说了找出相应的真理来代替自己的过犯，先解决了自己的问题，才能解决别人的问题。自己的问题解决了没有？不要总想着解决老吴的问题，先解决自己的问题。看见自己的问题了没有？看见自己的问题该怎么解决？（景鑫：自己邪恶，不维护神家工作，应该找相应的神话先解决自己的问题，自己先进入。）现在有没有相应的神话呢？找相应的真理来代替自己的过犯，有没有相应的真理？刚才咱们的交通里边有吧？就没有相应的神话来代替你自己的过犯？有没有？（……）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该不该维护？让外邦人都竖起大拇指。今天就不要说外邦人了，新新能不能给你竖起大拇指？你们连个和谐的配搭都没有，有没有圣徒体统？和弟兄姊妹都没有包容忍耐，还怎么和外邦人相处？那首诗歌怎么唱的？“1　神劝每个人还是关闭住理论的嘴来点真的，货真价实的，学点‘现代艺术’，谈点现实谈点现实，贡献点实际，有点奉献精神。说话要面对现实，别夸夸其谈，令别人赏心悦目，这有何价值？让别人对你热情这有何意义？说话讲点‘艺术性’，行事讲点公平，办事有点理智，讲话带点实际，多想着神家利益，情感出来时讲点良心，别恩将仇报、忘恩负义，充当伪君子充当伪君子，这样做‘影响不好’。2　吃喝神话时多联系点实际，交通时多说点现实的，别站高位；为人时多讲点‘忍’、多行点‘让’，要胸怀宽大，要胸怀宽大，学习点‘宰相精神’；有不好的意念时，多实行背叛肉体；作工的时候要多讲点实际的路，不要讲得太高，人都够不着；少享受点多贡献点，来点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多体贴神的心意，多讲点良心，神为你们天天苦口婆心地说，多想着点别忘了，翻翻‘老黄历’；多祷告勤交通，不要再糊涂，讲点理智长点见识。3　罪恶的手伸出来的时候缩得

短点，到神那得着的都是咒诅，要小心；有点可怜人的心，别总持着武器打人，多谈点生命，讲点帮助人的精神；多做点少说点；多实行，少研究；多得点圣灵感动，多给神点成全机会；再除去点人的成份、人的作法，再除去点人的成份、人的作法，虚浮作法举动还是令人厌憎，再除去些；心理动态还是太令人讨厌，多改着点；心中人的地位还是不少，再给神点，‘殿’本来是神的不该让人占有。总之，要多讲公义少讲情感；多讲点实际少谈点认识；多讲点实行的路，最好还是从现在开始实行。”（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多讲点实际》）这是不是都是做人的原则呢？有没有路？维护神家利益。你发什么誓了？要为神献上？你为神献上了没有？你是为神献上了，还是为你的观念想象献上了？为谁献上了？找到路了吗？为真理受点屈辱行不行？老吴就是看不起你，刁难你呢，为真理受点屈辱行不行？为着神的作工受点屈辱行不行？为着神家利益受点屈辱行不行？能不能实行？难不难？（欣田：当时就是嫌老吴麻烦呢，还是不想受这方面的苦。）你看着她比你强，你向人家学习；你看着她不如你，你带人家行不行？你不能看着人家不如你，就踩人家，就把人家踢开。用实行真理来代替自己的过犯。信神就是扭转自己错谬的看事观点，你原来的看事观点是什么？你是站在自己的肉体利益一边看事，你始终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所以才出来这么一些邪恶的看事观点。你是一个信神的人，应该维护神家利益、维护神的名，站在神一边看事，这才是一个正确的看事观点，不能歪脖子看表。你要站在神一边看事，那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老吴她就是再邪恶、再败坏，只要她能把她的工作作了，我卡着她，我利用她。”神说敌基督只要不打岔就可以让他效力。解决了你的问题再解决别人的问题，你看见她流露什么了，你就尽力去帮助、扶持她，你帮助、扶持她，如果她能听最好；如果她听不进去，她还要反抗、撂挑子，那你给我汇报；如果说她就是那种不可教化的人，烂泥扶不上墙，那咱就利用她，“那我就不帮你了，哄着你走，哄着你把神家的工作作了”。咱的原则就是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工作，怎么对神的工作有益咱就怎么来。征服是目的，拯救是附加，“如果你能接受真理，我就配合神的作工，尽力去帮助你，我看见什么我帮你什么。如果说你不接受修理对付、揭露解剖，那我就不修理对付、揭露解剖你，我就哄着你把神家的工作作了。如果你连工作也作不了了，那就得取缔了”。这是不是一个原则？就是神交通的，你

在神家能尽两个本分，你就尽两个本分；如果你尽不了两个本分，那你就尽一个本分，你能喂鸡就喂鸡，你能喂猪就喂猪。咱给她找个合适的位置行不行？不难吧？当你的看事观点扭转了，还有问题吗？还用不用老吴“孵蛋”呀？

景鑫，你还说老吴怎么了？我看看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景鑫：我是说给她一个原教会的线索她砸一个，给了她几个她一个都没有谈回来。）你看到这个问题了，你找找原因，是她不作工有意砸了的，还是她作不了工作？你找出问题、原因来和她交通，然后给我汇报。如果那个人是谬种，谈不回来这正常，如果是老吴能力有限，这也正常，咱下回再遇上难做的活儿咱就不能用老吴了，你打报告，兵对兵、将对将，重新找人。如果说老吴是有意的，再加上她的败坏性情，她故意刁难人呢，咱就得抓住证据处理她；如果她尽上她的所能了，她就这个水平，咱这儿还来不了其他人，那只能是尽力配合神的作工，作到哪儿算哪儿，尽所能。什么是所能？尽心、尽意、尽力，都尽上就行了。神要的是你的观点、态度，神不给人强加担子，神给你多少就跟你要多少。你们刚才还说老吴什么了？（景鑫：说解剖老吴解剖得也不少，她也不变化。）“解剖老吴解剖得不少，她也不长。”你替“天”担忧呢，是吧？怕哪天天塌下来，怕别人都进不了国度。你是菩萨心肠？（景鑫：不是，我是说她怎么一点变化也没有呢，跟随弟兄多少年了，弟兄解剖了那么多，她还高兴地在那儿炫耀呢，“看弟兄解剖我了”。解剖咱那咱就变化嘛，咱怎么还是狂成这样呢？）我解剖了她，她不进入，你是不是得直接和她说呀？“老吴你怎么回事？弟兄解剖了你，你也不进入？还对抗呢？不进国度了？”（景鑫：不想和她说话。）你不想和她说话，她不进国度把你气得不行？（景鑫：她把我撵得都没地方住，我当时就不想和她说话。本来我在这边住着呢，她来了，我说“你住另一个房间，我在这边住着呢”，她就开始撵我呢，说：“景鑫，你重找家住，你别在这儿住，你天天跟我住在这里干什么？”最后把我弄得没家住了，我这里住一晚上，那里住一晚上。最后才又找了个房子。）终于说出实话了，你说你邪恶不邪恶呀？（景鑫：她跟我说话不是给我交通，而是指着我的脑袋说话呢。我进来的时间短，在教会里聚完会看到弟兄姊妹有什么情形，我也不会找神话，我就想着回来问问她，她不给我交通，她就是那样指

着我的脑袋，对付我呢，好多次看着她这样的表现我心里都感觉恶心呢，我就不想看见她。我问她话呢，她就不能好好跟我说。就像上一次我已经阳了，咳嗽得不行，都难受成那样了，她还不停地让我跑这儿、跑那儿，最后她自己也阳了难受呢，然后往那儿一躺，“哎呀！得歇歇呢，得有原则呢，阳了就得在家里休息呢。景鑫，我跟你说，你逞什么能呢，你天天跑，你把弟兄姊妹传染了，你就是作恶呢！”我心想：“你什么时候跟我说有原则了？你生病的时候就有原则了？我生病的时候就没原则了？还说我整天跑的给弟兄姊妹传染了我就是作恶的。你哪怕说‘景鑫你阳了不敢胡跑，咱有原则呢。’”我不知道她到底是个什么人，所以我从心里就不想见她，我就赶紧找地方，赶快走，躲得她远远的。）人家是为神的作工操碎了心，你是为个人的私生活累断了腰。（景鑫：我可以天天跑，我到教会里怎么都可以，我就是不愿意跟老吴说话，她的所作所为就是恶人的表现。）（负责人：你里边对老吴有仇恨呢。）景鑫拿出了杀手锏。刚才我问“找到路了吗？”你说“找到了。”这一会儿“路”倒出来了。刚才说找到什么路了？（景鑫：弟兄，我在你们面前说的都是实话，咱不夸大事实，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你要是说你认识一下自己，这个我怀疑是鬼话；你要是说老吴她不是个东西，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会说假话，你在这儿还“如实”地说“我说的绝对是实话”，不用作这个保证。（景鑫：我心想“我从心里把你当亲人对待呢，你住的屋里又是空调又是电热毯，暖和和的，接待家姊妹在沙发上冻得感冒咳嗽住医院，我住在里面的小床上，又没有电热毯又没有空调，把我也冻感冒了。我处处照顾你，我还经常给几个接待家交通，‘你做饭的时候换着样做，弟兄姊妹出了门都不容易’，我只害怕你吃不好、住不好，我没有把你当成外人呀，你怎么总要跟我分你的我的？”还有我十一月份报了的人数，她十二月份又去报，我觉得这个人就不地道。不是我排斥她，是她的所作所为就是这样的。）（负责人：咱就没有尽到一个负责人该尽的本分，今天不管怎么样，你是小区带领，你是这一片的负责人，他们是外地来的。）她的意思是“我在这儿负责呢，我连自己的利益都负责不了，你说我还怎么看顾弟兄姊妹呢？”（景鑫：是呢，你们来之前我就想着等你们来了我要跟你们说“我干不了这个小区带领，我没有这个素质”。）你心里痛苦得很，“盼星星盼月亮，盼弟兄来了为我当家做主”，你早就准备好了，把老吴的所作所为全部都记好了，连表情动作

都全部记好了，就等着弟兄来了“如实汇报”。（景鑫：弟兄，不是汇报。）不是汇报是干什么呢？咱是敢做不敢当？（景鑫：可能我就是素质差，不会组织语言。）素质差？你素质一点也不差，我看这里边数你组织语言组织得好呢，动作表情全部出来了，我看拍电影都可以了，不用找演员了。

（负责人：你这个人比较圆滑、诡诈，“我让欣田说，我要看弟兄你们怎么做呢，结果最后怎么说到这儿了呢？”）逼上梁山了。（景鑫：上午弟兄一直问欣田呢，弟兄还没有问我呢，我不能插话。）（负责人：因为你说出来的话都是在包装自己，都是在伪装。）她在心里挣扎了多长时间，给自己加了一个力量，“眼看‘太阳落山’了，如果再抓不住这个机会就完蛋了。欣田，让你说呢，你说的是什么呢？最后把咱俩弄成什么了？什么也不是，还得认识自己，还得包容人家老吴，我受了多少委屈谁知道呢？如果我今天再不说，就再没有机会了”，所以说鼓足勇气，怒气冲天，憋不住了，这就爆炸了，一下就都说出来了。怎么才能引狼出洞、引虎下山呢？本来你是硬在这儿克制、控制呢，控制得挺好的，伪装得挺好的，可一看到这个结果——认识自己，“我想着神家是公平公义的，想让弟兄过来给我平反、给我当家做主呢，结果把我反打了，不仅不处理老吴了，我还得包容忍耐老吴，接下来让我怎么活呀？”还记得那句话吗？神来是给谁申冤的？神说：“神为那些专心爱他而又受苦受难的人申冤，不是为那些专爱自己而遭受撒但蒙蔽的人申冤。”（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被成全的人才能活出有意义的人生》）你如果是被撒但蒙蔽的，也就是被撒但玩弄的，神搭理不搭理？（神不搭理。）所以说，神早就把话告诉你了，这叫经历神的说话，经历神的作工。如果你一来就跟我如实地汇报老吴怎么怎么了，这还又不一样，这是你汇报工作呢。可你们一来就给我挖了一个坑，想利用我把老吴拿下，我没有跳这个坑，你眼看不行了，所以你才爆发了，想让我给你申冤呢，是吧？可是我给你申不申这个冤？你是为谁而受的冤屈呀？（景鑫：为自己的肉体。）你为你的脸面、地位，享受，为你的肉体，人与人之间相处的这些你都记得清清楚楚的，每个人的动作你都记得清清楚楚，你没有忘了，可是你对神的作工我没有看见你能记起什么。你在这儿流露的时候，弟兄姊妹都看着呢，我在这儿想什么呢？人如果把这颗心用在

神的作工上，你说神的作工将会达到什么果效？空前盛况！有谁为神的作工操碎了心，睡不着觉呢？你为自己的肉体操碎了心，睡不着觉，然后你还把这个放在桌面上，还想让我给你申冤，你还把这个当成了资本，觉得自己受苦了。咱是为什么受的苦呀？为什么受的屈辱呀？你之所以这么激动，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根本原因是什么？你在这些事上太用心了，这些事太抓你的心了。如果说一个人对神的作工有负担、有责任，他心里边操心的是神的福音工作，“有多少人进来了，还有多少人没进来；有多少人定真了，还有多少人没定真。有多少人还有什么观念，解决了没有？有多少人对神有误解，解决了没有？弟兄的交通下发了，哪个交通是针对谁的情形，他解决了没有？”如果这些占满了你的心，占满了你，那老吴跟你说话你能听得见吗？“她住在哪个家，我住在哪个家。她感冒了，我怎么对待她的；我感冒了，她是怎么对待我的。”（景鑫：这些与真理无关，不应该说这些。）不是不应该说。是不应该在我面前流露，应该在我背后流露，是吧？（景鑫：不流露，我没跟她说过这些，我刚刚才说的这些事情。）不管你是不是刚刚才说的，那只是神说的引狼出洞、引虎下山。你说不说这些东西都已经记在你心上了呀，这是你心上的一个疤呀。如果你心里被神的作工充满，你还能记得这些吗？记不记得？（景鑫：不记得。）你不记得这些就刺激不了你的神经。咱交通了这么多，为什么最后你能爆发出来？你心上扎了几把刀，眼看这个取不了了，难受呢，眼看快没希望了，就爆发出来了。（景鑫：不是说没有希望了。我跟姊妹说“自己有这些败坏性情，自己也不知道从哪儿进，也不会解决，所以过来把这些都流露流露，让弟兄抓住我的这些心思意念，好好解剖解剖我。”）哦，你是专门流露的呀？越说你越邪恶了。人家是解决败坏性情呢，你是专门拿上这个败坏性情在我面前流露流露，“你来解剖解剖我”，你考验我呢？（景鑫：不是考验你。我流露出来这个败坏我也不会找神话，也不会解决，想着你给我解剖解剖，看我怎么能变了呢。我愿意去实行，愿意去变，就是不知道怎样去变。）你说你这是不是圆滑？你说你真实的情形暴露出来就暴露出来吧，还跟我说一下，“我流露出来是想变化呢”。哪个人把败坏性情流露出来是想变化呢？你把这句话一说出来，这说成什么了？你自己在这儿流露是在演戏呢？哦，你是有预谋的呀！你的意思是“这不是我的真实流露，我是想让你解剖解剖我，我想进入呢，所以我才这样

流露的。”（景鑫：不是，就是自己心里的这些鬼都暴露出来了。）这是不是你计划好的？（景鑫：没有吧，计划什么呢？）那你刚才说你是计划好的。（景鑫：不是计划好的。我是跟姊妹说“咱没有性情变化，等弟兄什么时候过来了，好好解剖解剖咱。”我也想变，但怎么也变不了，所以你抓住我今天流露的这些给我好好交通交通、解剖解剖，让我能变一变。）你和姊妹说“咱把这些东西流露出来，让弟兄解剖解剖。”这是不是计划好的？

为名利走来走去往返而来（二）

神说：“现在人的观念太多，逼得我只能在人所看不起的人身上发表我的心意，使那些自高自是、骄傲自大、有野心、站地位的人羞愧。只要你们真心贴着我的负担，我为你们预备了一切，只管跟从我吧！”（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二十六篇》）“现在人的观念太多，逼得我只能在人所看不起的人身上发表我的心意，使那些自高自是、骄傲自大、有野心、站地位的人羞愧。”咱们刚才交通的是不是这个呀？你看不起的人来给你传福音，你是不是有观念呀？因着对人有了观念，就对道产生了疑惑、产生了怀疑。你要干什么呢？这就是显明了咱的自高自是、骄傲自大、有野心、站地位，让咱蒙羞。“只要你们真心贴着我的负担，我为你们预备了一切，只管跟从我吧！”咱的心贴着神的负担了没有？经不住推敲。

神说：“我的工作日夜在进行着，一分一秒不停留，因我急切的心意就是把你作成合我心意的人，也使我的心在你们身上早日得到安慰。众子们！你们与我同享美福的时候到了！以往你们因着我名受苦受难，现在你们受试炼的日子已经过去，谁再敢动我的儿子一根头发我绝不轻饶他，让他永远不得翻身，这也是我的行政，谁触及我的行政谁受亏损。众子们！尽情地享受吧！尽情地唱吧！欢呼吧！你们必不再受欺受压，必不遭逼迫，不要再提心吊胆地信我，要公开，大声呼喊我的圣名，震动整个宇宙地极，让他们看见，以往那些他们所看不起的人，任他们蹂躏、摧残的人，今天站在他们上面管辖他们，治理他们，更重要的是审判他们。

你们只管进入，会有更好的福分赐给你们，等着你们享受，让你们更觉着甘甜无比，奥秘无穷，更是深不可测！”（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六十篇》）

神说：“在很短的时间内，寻求真道的外国人就进来了，那时你们就目瞪口呆了，那时就一切都成了，丝毫不在话下。不知道我是全能的神吗？听了我这话你们就踏踏实实地相信了，是不是？我不作错

事，我更不说瞎话，知道吗？所以我一再强调让你们快快接受我的训练，去带领牧养他们，知道吗？我就是借着你们去成全他们，更重要的是借着你们显明我莫大的神迹奇事，就是在人所看不起的人中拣选了一班人来彰显我，来荣耀我名，来替我操持一切，来与我一同作王掌权。所以说我现在训练你们是世上最大的经营，是人做不到的奇事。我就要借着成全你们把撒但扔在硫磺火湖、无底深坑，把大红龙彻底摔死，永远不得翻身，所以说，一切被扔在无底深坑的对象都是大红龙的子孙，我已恨恶到极点，这些我都已作成，你们没看见吗？凡是不忠心的、搞弯曲诡诈的都已显露出来。而骄傲自大、自是、张狂的人是天使长的后代，是最典型的撒但，都是我的仇敌，是我的对头，我非得把它们一个一个地处罚，方才解我心头之恨，我一项一项地作，一项一项地解决。”（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八十篇》）

神说：“敌基督这类人打击排斥异己主要是什么存心、目的？就是想在教会中形成一种没有任何不同于他声音的局面，就是他的权力是绝对的，他的统治是绝对的，他的话是绝对的，任何人必须得听，就是有不同意见也得憋在心里，也得让它消失在萌芽状态。这就是打击排斥异己之人巩固自己地位、维护自己权力的另外一种手段。他认为‘你有不同的看法可以，但不要说出来，不要影响我的统治，也不要影响我的权力、地位；你要是有不同意见可以背后跟我说，你如果当着大家的面说让我丢面子，那我就得整治你’，这是什么作法？别人给他提意见，有什么不同的看法或者是看透什么事了，还不能直接说，还得维护他的面子，维护他这个带领的身份地位，要是当着其他人的面说就属于他的异己、仇敌，他就要打击、排斥，要是背后说那可能还算是朋友。他这么做就是不允许教会里有任何不同的声音出现，不允许有异己存在，这是什么本性？这就是敌基督的本性。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要让他的权力、让他的地位在人心中不断得到巩固，坚定不能动摇，他的脸面、名誉、带领的身份、身价一旦受到一丁点儿威胁他都不干。这是不是敌基督恶毒本性的一方面表现？有了权力不说，还要巩固，还要稳定，还要达到绝对，他们不但要控制人的行为，还要控制人的心。这些作法是不是为了权力，由权力欲望引发、导致的？如果他们不是为了权力，真是为了尽本分，这些作法估计也

会有，多多少少也会有这些情形、想法，有偶尔的流露，但不同的是，敌基督的作法是一贯性的，他们对权力那是绝对不会松手，他们为巩固权力的作法从来不会有任何的松懈，哪怕是一丝一毫、一分一秒都不会松懈。尤其是有异己出现的时候，比如有时他发现一个异己，或者谁背后说了他什么不好的话传到了他耳中，他一宿不睡觉、三顿饭不吃也要赶着把这个事解决了。因为什么他能下这个功夫呢？因为他的权力受到威胁了，如果这个人把这事的真相说出去，他在人心中带领的地位有可能就不保了，如果传到上面或传到更多的弟兄姊妹耳中，有可能弟兄姊妹就要罢免他，他有可能就得被迫写辞职信。基于这层原因，他才这么下功夫、付代价，有时候几顿饭不吃连夜成宿地为这一个事交通，说得口干舌燥，他的目的就是为巩固地位。对这些人来说地位是他们的命根子，一旦听到点地位要受到威胁的风声，他们的内心就不安，就恐惧，恐惧因着什么事自己明天可能就不是带领而是普通弟兄姊妹了，就再也享受不到地位所带给自己的这个优越感与这些地位之福了，没有人再听从、跟随自己了，也没有人再溜须、再唯命是从了。这是最让他们受不了的。其实地位对他们来说也可能就是个名，但是地位所带给他们的一切好处——优越感与地位之福对他们来说那是最大的实惠，是他们要抓地位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一）》）

景鑫，谈谈看了这几段神话以后怎么想的。（景鑫：刚刚有点事，没听进去。）欣田，谈谈这几段神话哪些话触动你了，哪些话给了你路途，或者哪些话你看不懂，都可以谈谈。（欣田：第一段话说的是人的观念多，神现在就是要在看不起的人身上发表神的心意呢，使那些自高自是、骄傲自大、有野心、站地位的人羞愧。）神把你看不起的人放在你面前的目的是什么？（欣田：让我蒙羞、羞愧。）你看不起人家，你还作不了人家的工作；你作不了人家的工作，你还看不起人家，这是不是对咱的一个蒙羞？这是不是神对人的嘱托？（是。）第二段呢？（欣田：神急切的心意就是作成一班合神心意的人。）第三段呢？（欣田：在很短的时间内，寻求真道的外国人就进来了。）前三段话都是神对人的嘱托，最后一段话呢？（欣田：最后一段是排斥异己。）看见自己排斥异己了没有？这里边有没有冤情？

别等我走了以后，觉得里边有冤情，晚上睡不着觉，“老吴的那些所作所为明显就是个敌基督，你不说她是敌基督，反倒把我打成敌基督了，这公义在哪儿呀？”景鑫，公义不公义？（景鑫：公义。）怎么公义？老吴她不是敌基督？（景鑫：她是敌基督，咱也是敌基督。）“弟兄就不说她是敌基督，就说我是敌基督。”（景鑫：我接受。）咱先不要着急说接受，不要戴这个帽子。你先跟我说说你看清了没有？怎么是敌基督？（景鑫：今天神把老吴摆在我们面前，就是借着她让我们进入呢，凡是神摆设的环境都有我们当学的功课。神说：“今天是刻不容缓的时候，如再有别样的存心，我的审判就要临到你们，一时一刻离开我就成为罗得的妻子。”（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二十六篇》）今天神的工作作得特别快，神就是用周围的人事物、环境操练人、检验人呢，神之所以把这个姊妹摆在我们面前，就是让我们得这方面的真理呢。只是我瞎眼、愚昧，在这方面不会找神话，不会进入。）找哪方面的真理呢？咱不要说一大堆客套话，“不会找真理，不会进入”，这是跟谁说客套话呢？没人让你找真理呀。（景鑫：把老吴放在这里就是让我找进入这一方面的真理呢，我缺少这一方面。）不要说“这一方面”，这一方面是哪一方面？进入什么呢？（景鑫：让我分辨呢，分辨出来以后自己先进入。）把她分辨出来你进入？（景鑫：我要是不分辨她，我也走上她那个道路了。）你进入什么？预防你走上她所走的道路，是吧？（景鑫：我看见她，就看见我身上也有这一方面。）你看见犹大了没有？你也有犹大那一方面，是吧？景鑫是“把她分辨出来，咱进入”，呀，你真会“进入”！我要是走了，景鑫照样还是气的，看着我在这儿呢，给自己带了个冠冕。（景鑫：这一方面我就是和欣田互相交通一下，我不把老吴当回事，只是你来了，我这样说一说。）呀，你真诡诈呀！这是什么呀？杀人不见血呀！软刀子杀人，“我只是跟她说一下，我不当一回事”。这个“不当一回事”是实行真理吗？神是告诉你不要把敌基督当一回事？（景鑫：也不是说她纯粹就是个敌基督，现在就是借着她让咱看见咱身上也有这些表现。）借着她看见你有什么表现呢？（景鑫：不敢走了她走的那个路。）老吴是镜子，“我不敢走了她走的那个路”。（景鑫：我那天还跟姊妹说……）（负责人：那天就认识到了。）哦，我还没有交通以前你就认识到了。（景鑫：就是弟兄交通的《“钡餐”的效用》里，老吴……）（负责人：她套上“钡餐”了。）

看来我得跟你寻求“真道”了，我浇灌不了你了，你里边的“真理”是满满登登的。我给你交通了一天，然后你告诉我“神给我摆设这个环境就是让我分辨她、认识她，预防我走上她所走的道路”，这就是咱今天的收获！（欣田：现在是让咱自己进入呢，咱是打击别人、排斥异己。咱排斥老吴的原因就是嫌她在这儿碍事呢，她危及到咱的利益了，咱说话没有权力了，咱在人的心中没有地位了，所以咱就会贬低她、排斥她、打击她。把她铲除了，咱说话不就能算数了吗。）景鑫本来就怕别人看见她有什么呢，你还给她亮出来，“我是盖也盖不住，你还给我亮出来”。（景鑫：欣田的想法和我的想法不一样，知道吧！欣田在我面前流露了几次，我觉得我跟她的观点不一样。我从内心觉得把老吴放在这儿就是让我学功课呢，而欣田流露了几次，说“老吴这样的表现还不如这两个一线人员呢，不行咱就让她走”。欣田流露过这些话。）欣田流露过这些话，你没流露过，是吧？（景鑫：我是说“把老吴放到咱跟前就是让咱学功课呢，咱缺乏这一方面，不会进入，借着她让咱看到她身上的问题，咱不敢走上她那条路”。）（负责人：你是比欣田圆滑一些。）可以呀！景鑫，为自己的肉体尽心、尽意、尽力，你是真可以！今天下午我抓捕了你们的罪状，给你们解剖了，把路途给你们摆出来，结果我说你看看神话谈一谈你的进入，你说你没听进去，我让姊妹先谈，姊妹谈完，让你再看看吧，你又说把老吴摆在你面前是让你照镜子呢，姊妹还在这儿劝你“这些话是让咱进入呢，咱今天排斥异己，要把老吴一脚踢出去呢”。你的自我保护能力极强，“打住！你说的这些话是你的观点，我和你的观点不同。你早以前就流露过你就是计划把人家踢出去呢，是你要把人家踢出去，你要排斥异己呢，我可没有要踢人家，我可没有排斥异己啊！”景鑫，是不是？你是要把老吴当亲家呢，是吧？你是要宽容、包容、忍耐，把老吴当朋友呢？景鑫，今天下午我可算抓住你的罪状了，我要是没有抓住你的罪状，真把我迷惑了。当我交通的时候，你看到我不计划定老吴的罪的时候，你在这儿气急败坏，把你里面的所有存心都暴露出来了，刹不住车了，把你的心里话全部都倒出来了，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已经暴露出来了。（景鑫：不后悔，后悔什么呢？）你要是不后悔，那你就是真邪恶了！把该露的都给我露了，露了以后再包住。你这什么果效都达到了。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你真是太邪恶了！你把欣田当成了一个炮筒，她为什么排斥异己呢？我觉得她排斥异己是受

你的熏陶感染，是老吴把你气得快吐血了，是你在欣田跟前“嘚嘚嘚”把老吴如何如何都灌输给她了，在她这儿看“老吴就不是个东西，把她赶走吧”。在你跟她说了以后，她说“把老吴赶走吧”，在你这儿就达到果效了，你要的就是这个果效。“弟兄来了，咱们汇报”，等欣田汇报完以后，你眼看欣田这个棋子暴露了，“不行，你落水不能把我拖下水，‘那是你的观点，可不是我的观点！’”你阴险不阴险？我说这话是推断出来的还是蒙出来的？有没有这个现象？（欣田：那也是我的观点。）是你的观点，你是不是受景鑫的影响？我今天下午听你们和老吴之间的这些细节，欣田和老吴之间的细节不是很多，是吧？景鑫你和老吴之间的细节太多，而且你描述得太详细。我看不见你们的过去，但今天下午我看见你和老吴之间的仇恨一目了然。在欣田这儿好像还没看见什么，是吧？（欣田是受景鑫熏陶感染了的。）是不是景鑫火上浇油了？还是煽风点火了？（欣田：也不是她煽风点火，有时候她给我煽，有时候我给她煽，因为我对老吴也有看法。）（负责人：两个人不谋而合。）欣田，你的英雄气概还是可以的啊！人家都把你卖了，你还包庇人家呢。（欣田：我是一人做事一人当，从我内心来说，我对老吴的活出很有看法，我压根就看不上她，这也是实情。）

景鑫，听懂了吗？（景鑫：……）景鑫今天下午就没听进去，是吧？（景鑫：我的这些做法成了天使长了，是吧？再结合神话说的，就是照别人呢，不会认识自己，还是在事里边说事呢。）（负责人：这也是你里边的诡诈。）（景鑫：诡诈？我还觉得我这个人挺诚实的，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负责人：你说话太能颠倒黑白了，这会儿你把你里边的东西全表演出来了。）（景鑫：我在原教会就是说话太直了，带领整天打压我，今天打压下去了，明天又提起来了，后天又放下去了。我还觉得我就是太实在了，就是说话直，我没觉得我诡诈呀。我这是为了地位、名誉说话吗？我也不知道我这是什么。）（负责人：因为你没感觉了，你做了事、说了话自己丝毫没有感觉、没有知觉，就是把你的这些都给你点出来，说清楚了，你还要圆回来，这就显明你太诡诈了。正常人是“人家说得对，我确实就是那么回事”，他就感觉丢人、感觉羞耻，“呀，我确实就是他说的这个”，但是你总要用你的说法、做法给圆回来，这就是你里边的圆滑、诡诈，心

中没神，感觉是和人说话呢，你就感觉不到神在看着你呢。你所说的话、所做的事真敢接受神鉴察吗？你就没有往这方面想。）（景鑫：我觉得我今天没有说什么夸张的话。）（欣田：主要的点你还没抓住，说来说去，咱攻击老吴的原因是什么？肯定是因为咱的权力、咱的面子、咱的利益，咱的这一切受到威胁了，所以就得让她走。她不走，一方面咱们在这儿没有权力，再一个她在这儿对咱们指指点点的，咱们说话不算数，还影响咱的工作，影响咱的情绪，这是肯定的。）（负责人：所以里面就产生了排斥异己。）（姊妹：景鑫，刚刚弟兄说你把欣田当炮筒，你根本就不认识你的这些表现，其实你有时候就是在诱导欣田呢。就像昨天下午你见了董梅嫌董梅没跟你说她跟老吴去找房子，你就气得跟我们说董梅不把你当人。你觉得“我是小区带领，你不跟我说，你就跟老吴混到一起，背着我找地方呢”，你里面流露的就是这些东西。这不是为了显明你？你就不认识你的圆滑、诡诈，老为自己说话，怎么给你交通，你都说不是。我说：“你恨老吴呢，跟老吴成了仇敌了。”你说：“不是，我没恨她。”你总为自己说话。今天弟兄给你交通了一天，你没有顺着弟兄给你交通的这个路走，一点都没走。）她主要是心口不一，心里想的和嘴里说出来的话不一样，有分身术。（欣田：其实我们恨老吴就是嫌老吴在背后搞小动作呢，教会带领应该听我们的，结果让老吴给控制了，在我们面前连实话都不说了。老吴在背后做的这些事不地道，所以说我们里面肯定有这样的想法，对她肯定就要排斥、就要仇恨，这是肯定的。）

景鑫，你看从下午到现在你说的话，八面见光。我看你就是下午发怒的时候说了句心里话，那是发自内心说出来的，没有任何隐藏、没有任何掩盖，其余的话都是冠冕堂皇的话。我还有点“佩服”呢！你说出来的话理直气壮，说得很完美，让人看不出漏洞，完全就像两个人说话，前边是一个人说话，然后再问什么又是另一个人说话，这是一种高超的“技术”。刚才我说的这些话你对号了吗？你自己说的话你还记得吗？刚才交通完以后你说你认识自己是敌基督，你说你们是作恶的，是吧？承认吧？现在还是不是敌基督呢？（景鑫：还是。）你说“老吴是一面镜子，我在老吴身上看到了自己，我以后不能走她的那条路。”意思是你以后不能走她的路，现在你要走你的敌基督道路，不走她的敌基督道路。（景鑫：现在就是看见一个流露赶快找神话

变。）又变呀，前一句话说不敢跟老吴一样走敌基督的路，这句话说完以后觉得不对，“我得变”，一句话里边两个态度，看清了吧？你的应变能力还是可以的，反应挺快的。你再念一下这段话，再说说你的认识，我再看看你还能往哪跑。（景鑫：神说：“敌基督这类人打击排斥异己主要是什么存心、目的？就是想在教会中形成一种没有任何不同于他声音的局面，就是他的权力是绝对的，他的统治是绝对的，他的话是绝对的，任何人必须得听，就是有不同意见也得憋在心里，也得让它消失在萌芽状态。这就是打击排斥异己之人巩固自己地位、维护自己权力的另外一种手段。他认为‘你有不同的看法可以，但不要说出来，不要影响我的统治，也不要影响我的权力、地位；你要是有不同意见可以背后跟我说，你如果当着大家的面说让我丢面子，那我就得整治你’，这是什么作法？别人给他提意见，有什么不同的看法或者是看透什么事了，还不能直接说，还得维护他的面子，维护他这个带领的身份地位，要是当着其他人的面说就属于他的异己、仇敌，他就要打击、排斥，要是背后说那可能还算是朋友。他这么做就是不允许教会里有任何不同的声音出现，不允许有异己存在，这是什么本性？这就是敌基督的本性。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要让他的权力、让他的地位在人心中不断得到巩固，坚定不能动摇，他的脸面、名誉、带领的身份、身价一旦受到一丁点儿威胁他都不干。这是不是敌基督恶毒本性的一方面表现？有了权力不说，还要巩固，还要稳定，还要达到绝对，他们不但要控制人的行为，还要控制人的心。这些作法是不是为了权力，由权力欲望引发、导致的？如果他们不是为了权力，真是为了尽本分，这些作法估计也会有，多多少少也会有这些情形、想法，有偶尔的流露，但不同的是，敌基督的作法是一贯性的，他们对权力那是绝对不会松手，他们为巩固权力的作法从来不会有任何的松懈，哪怕是一丝一毫、一分一秒都不会松懈。尤其是有异己出现的时候，比如有时他发现一个异己，或者谁背后说了他什么不好的话传到了他耳中，他一宿不睡觉、三顿饭不吃也要赶着把这个事解决了。因为什么他能下这个功夫呢？因为他的权力受到威胁了，如果这个人把这事的真相说出去，他在人心中带领的地位有可能就不保了，如果传到上面或传到更多的弟兄姊妹耳中，有可能弟兄姊妹就要罢免他，他有可能就得被迫写辞职信。基于这层原因，他才这么下功夫、付代价，有时候几顿饭不吃连夜成宿地为这一个事交通，说得口干舌燥，

他的目的就是为巩固地位。对这些人来说地位是他们的命根子，一旦听到点地位要受到威胁的风声，他们的内心就不安，就恐惧，恐惧因着什么事自己明天可能就不是带领而是普通弟兄姊妹了，就再也享受不到地位所带给自己的这个优越感与这些地位之福了，没有人再听从、跟随自己了，也没有人再溜须、再唯命是从了。这是最让他们受不了的。其实地位对他们来说也可能就是个名，但是地位所带给他们的一切好处——优越感与地位之福对他们来说那是最大的实惠，是他们要抓地位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再谈谈你的感受。（景鑫：这一段话可能就是结合……）可能？（景鑫：不是，神说的是就是。我走的就是敌基督道路吧，刚才姊妹提到了我对待董梅做的这件事情，我问董梅的时候可能带了一些血气，后来我就跟欣田她们说呢，我说“我碰到董梅了，董梅这两天跟老吴找房子呢，她一直都不跟我说这事”，可能我是这样说人家呢。这就是教会里不敢有别的声音，有别的声音是不是……）“是不是”？你是和谁商量呢？（景鑫：我看了这段话就结合我自己呢，我昨天跟董梅说话可能带着血气。）（负责人：可能？）她的意思是“你们把我说成这样了，我该说啥呢？我说没有吧，你们说我不认识自己；我说有吧，就让你们把我说成是这样的人？”（负责人：别人为什么笑你呢？就是笑你说“可能”“是不是”，你连号都没对上呢。不是“可能、是不是”，而是“就是”。）她得看你的意思呢，“你说是就是，你说不是就不是”。（景鑫：意思是我维护我自己呢？）“你说我说什么呢？我不能说‘是’，我一说‘是’，你们就说我是维护自己呢，是与不是你们自己揣摩、自己想。”（景鑫：我的嘴就是这样，有时候这话不由得就说出来了。）（负责人：这就是圆滑、诡诈成自然了，顺其自然就出来了。）所以我说你勾引欣田呢，你和她谈论老吴的时候说“你说老吴是不是敌基督？你说她的那个表现是不是敌基督？”她就在这儿想“老吴是不是敌基督呢？是不是呢？不一定，是吧？很可能就是！”她越想越是，“就是！”这不就是了。咱不说这个了，不要谈的事情太多了，咱就说今天下午你们说老吴的这件事，和这话能不能对号？（景鑫：能对上号。）我听听你是怎么对的。（景鑫：维护自己，维护自己的地位，觉得老吴在这儿什么也不跟我商量，好像她说话有些站地位，辖制人。我就受了点辖制，可能就是心里……）“我受了点辖制，可能就是……”今天晚上非得屈打成招不行，不招不行。（欣田：直说吧，老吴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所

以我们在她心里就不算什么。）（负责人：其实就是这个，景鑫，欣田说的这些话还比你实在一些。就是因为老吴没有把你们放在眼里，根本就没有把你们当回事，什么也不跟你们说，就是用你们干这个、干那个，所以你们从内心深处就气得不行，“你对我们连一点尊重都没有，我们起码是个小区带领，你看你天天把我们摆弄过来摆弄过去的，这是啥呀！”）你觉得老吴把你当丫鬟使呢。（负责人：你为什么能排斥异己呢？或者老吴和你下边的带领说什么话了，“你不要跟景鑫说我们在哪里住啊”，她在背后说一些话你知道了，你知道了以后气不气？“你看这个老吴，她现在还勾引董梅，做什么事还不让我知道，她还不让别人跟我说！”越气得不行了。所以你见了董梅是不是就有火呢？“你跟老吴成一伙了”，这是不是你的心理动态呀？你能把这个对上号了，“就是这些导致我打击排斥异己”，但是因着什么打击排斥异己呢？就是这些表现。你说“可能”“是不是”就是糊弄人呢，你说咱这几个人，哪个人听不明白、看不透？大家早看出来你就是在那儿维护自己呢，“我是不是呀？”你总想糊弄人，你说你能糊弄了谁？你说你是不是太诡诈、太圆滑了？总想蒙蔽别人，总想把别人当傻子。你说最后不是自己把自己糊弄了？今天追求真理就是从神话里对号入座。对号入座的目的是什么？追求真理，改变自己，使自己能活出一个正常人样。这是不是咱该走的路？你看你走这个路吗？）

今天这是老吴在这边呢，如果换个人过来你们是不是就不这样做了？你们现在不是想撤换老吴吗？假如给你们换一个人，你们还撤换不撤换他？还排挤不排挤他？（肯定还排挤。）换任何一个人，你们有这样的性情，你们绝对还是排挤他。就不要说你们有这样的性情了，就你们今天这样的表现，你们绝对得排斥异己，这是绝对的。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都是败坏的人，谁圣洁了？把老吴撤换了，第二个人过来他就圣洁了？谁没有败坏？都有败坏，你都能找出他的茬，这是一个。再细一点，如果这个人比老吴强，你排挤不排挤他？（排挤。）他比老吴作工果效还好，还受到了其他人的拥戴，你排挤不排挤？（欣田：人都是败坏的，只要涉及到自己的利益，涉及到自己的权力，涉及到自己的形象等等，只要涉及到自己肯定都排斥，这是肯定的。要是不涉及自己，绝对不排斥，都能和睦相处。）景鑫，换一个比老吴强多了的人过来，你排挤不排挤？你们喜欢晓霞，把晓

霞调过来，你们排挤不排挤她？甚至比晓霞还好、还优秀的人，你们排挤不排挤他？你们排挤的理由是什么？咱现在没有遇到，咱就得预想到，你们因为什么排挤？（景鑫：本性实质。）咱不要说本性实质，不要一来就找个理由，“因着本性实质、撒但败坏性情，肯定会排挤”，这个排挤和你没关系，那是因为撒但败坏性情。我就问你排挤不排挤？你不要往撒但身上推。（景鑫：肯定会排挤。）为什么会排挤？（景鑫：就是因着咱的这个撒但本性。）看，我刚说了这句话，她就开始了吧！我就知道你要说什么。（景鑫：本性实质就是这。）我说你为什么要排挤？你得能够想到、意识到。就像你要离婚呢，你提前就要想“我和媳妇离了婚以后我要是给孩子找个后妈，后妈会怎么对待这个孩子呢？”你在准备离婚的时候，准备给孩子找后妈的时候，你是不是就要想到后妈会怎么对待孩子？你想不想？（想。）那你计划把老吴换走，再换一个人过来，你是不是应该想到“如果换一个人，他比老吴优秀，作工果效好，人性好，我会不会排挤他？”（景鑫：他作工有果效，但他不要插手教会里的事，给他提供线索他传福音就行了，是吧？）你这儿有个条件，“你是一线的，你不要干涉我们教会的事，不要和我有隔阂，不要和我发生冲突，我不排挤你，咱们之间垒一堵墙我就不排挤你”。意思老吴插手教会的事了？（景鑫：嗯。）如果这个人比老吴强、比老吴优秀，他会不会插手教会的事？（景鑫：他插手我就欢迎。）刚才说不能插手，现在又说欢迎。（景鑫：他有这个能力，能给我们交通了神话，能把弟兄姊妹带动起来，我就听他的。）景鑫发表态度了，欣田，你呢？（欣田：只要人家比我强，能负责任，能作教会的工作，我就双手欢迎人家，拱手相让让人家作。我现在当不当带领都可以，只要有比我强的就上。）冠冕堂皇的话都会说，事实临及的时候你会不会嫉妒呢？（景鑫：不嫉妒。我在原教会就是做带领的，这回我就不想接这个带领本分。）（负责人：太不认识自己了。）（景鑫：还不认识自己啊？）当扫罗看见大卫把三米多高的巨人杀了的时候，扫罗怎么想的？“来来来，给我当护卫兵。”扫罗让大卫当护卫兵，给大卫奖赏，扫罗是不是喜欢大卫呀？（景鑫：不喜欢吧。）（欣田：扫罗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他就让大卫到他跟前来，但是当大卫涉及到他的利益、权力的时候，他就要杀大卫。人就是遵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是撒但本性。）（负责人：今天我为什么一直给你们做带领的谈这方面呢，这就是一个最大

的问题，就是为自己的地位。你们俩就是为了自己的地位排斥老吴，因为她涉及到你们的地位、脸面了。扫罗杀大卫不就是因为大卫涉及到他的脸面了吗？百姓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听了这话气不气？“我是王！”）如果别人不喊“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他绝对重用大卫。但当别人喊“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时候，他害怕，“我是王！大卫你比我高了，你就得死”。如果有一个比老吴强的人过来作工，还能把工作拿下来，一下把你们比的还是个啥？（啥也不是。）一个好的一线人员能不能不插手教会的事？你给了人家十个线索，人家打完了，又跟你要线索呢，“线索呢？我都打完了，快点！”他追不追你？你说“他要插手我们教会的事呢。”（景鑫：这个不属于插手教会的事，他不要干涉教会的事就行。上一次我去给接待家姊妹聚会，姊妹就跟我说，“老吴说了，让你跟我吃喝这段话呢”，我心里就对老吴有抵触了，“我还不知道接待家姊妹是什么情形？我还不知道得给她吃喝什么？还用你给我安排？”）对吧，这个是老吴给你安排的。那如果你遇上一个比老吴强的，他可以独当一面，他会不会也给你安排这些呀？他看见教会工作有什么缺欠，“这些人刚打过来，还有什么没有浇灌上，景鑫，这段时间把什么什么浇灌上啊”，你会说什么？“用你给我安排？我还不知道？”（景鑫：弟兄，不是的，当时建丁过来给我找了两段话，我说“建丁挺好呀，知道我缺少还给我找了两段话让我看看。这个老吴，我每天跟着你白天黑夜地跑，你都不给我找段话”。）给你找话也不对，不给你找话还不对，那老吴给你找神话怎么不对呢？（景鑫：她不是给我找话，知道吗？）（她抢了你的风头了。）（景鑫：不是抢了我的风头了。我平时在教会里边遇到什么事，我回来想跟她商量一下，她不给我交通，她就是指着我的脑袋对付我呢，所以我就对她有看法，知道吗？）“她对付我呢，我就对她有看法。”那你说下一回过来一个比老吴强的，他会不会对付你？（景鑫：只要他能给我带出路来，我就听。就像弟兄你今天给我带路，我哪敢不听呢。）（负责人：今天一天你听了吗？）（一天也没听，绕来绕去。）

我刚才给你举这个例子是要干什么呢？就是说人有败坏性情，人被撒但败坏以后都有嫉妒的心，你除外了吗？你没有嫉妒？（景鑫：有呢。）你有嫉妒心，嫉妒就产生恨，那把一个比老吴强的人摆在你

面前，别人都说他“杀死万万”，你“杀死千千”，你心里不恨？因为你心里没有神，你心里没有工作，你没有想神家利益，你就想着肉体，想着你这个面子，你能不恨？你要明白，就是换一个比老吴强的人，你也要把他排挤出去；换一个不如老吴的人，你会把他踩在脚底下。除非换一个你的傀儡、任你摆布的人，那还差不多。（负责人：这就是你的性情。）（景鑫：我是那种人吗？）“我是那种人吗？”（负责人：这还不承认呢！）（景鑫：我就问我是你们交通的那种性情啊？）（负责人：嗯。你说的这些话就是只要人家对你有益，怎么做都合适。刚才读的这几段话我发给新新，跟新新说“新新，今天交通不完，明天交通这几段话”。新新听不听呀？新新说：“我明天聚会还用你给我安排？”新新说了吗？）“你有地位，这哪能比呢，弟兄安排的我更不说。”是不是？（景鑫：不是，这有个前提呢。我刚才就说了，我问过老吴几回了，她就不给我交通，就光是打压我，说难听的话。）（负责人：咱今天给你交通了这么多，你能对上号吗？欣田都对上了你都没对上，最后一段说的是敌基督的表现，这方面不变化，实行不上去就完了。）

咱刚才说前边三段神话是神对人的一个托付、一个警戒、一个警告，最后一段神话就是说人走的敌基督道路，有的人是有敌基督性情，有的人是走的敌基督道路。不管你是有敌基督性情，还是走的敌基督道路，你应该去认识、对号、悔改，如果你不和自己去对号，那就不存在有悔改，你只是和别人去对号，你就是把所有的都跟别人对上号了，你就蒙拯救了？我看见谁不和自己对号，我心里难受，我是来干什么的？我是要把你带进神话里。你每天不停点地跑，你说咱都几十岁了，连婚也没结，看着你应该是为神献上了，可是呢，神发表的话跟自己对号了吗？神话是神话，生活是生活，到现在连什么是认识自己都不知道，你说咱可怜不可怜？等神作工结束了，等神毁灭你的时候，你说“神啊，我跑断腿、累断腰，我奉你的名做这个了、做那个了”，神说“我从来不认识你！”因为什么不认识你呀？神说的话你听了没有？神说的审判刑罚的话是对谁说的？是对不信派说的？对别人说了没有对你说？你不是败坏人类中的一员吗？你能跑出神话以外吗？神话不跟自己对号，跟别人对号，那你能得着什么？还记得神交通的人是由什么构成的吗？神说：“咱们之所以交通人生活中所流露的

这三方面内容，就是因为受造人类是由先天条件、人性与败坏性情所构成的。不管你是男人还是女人，你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不管你生活在哪个种族、哪个角落，或者你生活在哪一个时期、生活在怎样的社会环境背景之下，总之，不管你外表是怎么样的，只要你是受造的人类那你就是由先天条件、人性与败坏性情这三方面组成的。换句话说就是败坏人类这个肉体是由先天条件、人性还有败坏性情的生命而构成的，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受造的人都具备了先天条件、人性与败坏性情。当然，他的先天条件是由神命定的，人性一部分是受先天条件影响，一部分受成长背景、社会环境或者生长时期影响，还有一部分是受败坏性情影响，而败坏性情是撒但加添给人的一种生命，这个生命一部分是来自家庭，一部分来自社会，一部分来自人在各种环境中接受进来的败坏的东西。”（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怎样追求真理（三十）》）人由三方面组成，先天条件、人性还有败坏性情。先天条件，一个能生存、能活着的受造人类所必须具备的一些基本条件叫先天条件，先天条件就是你与生俱来的，是神给你命定的。咱信神呢，不要考虑先天条件这方面，因为这是神给咱的，神作的都是好的，咱阿们、接受就行了，它不属于败坏性情，不存在有好与坏一说。你要是考虑这方面，“我的先天条件哪儿不好、哪儿不好”，那叫埋怨、论断，那叫抵挡神。第二方面是人性，人性有一部分是与生俱来的，先天的，是人出生的时候带来的；一部分是受成长背景、社会环境或者生长时期影响。人性里边有人性的优点还有人性的缺陷，如果这个缺陷比较严重，对你有影响，那是需要你去变化的，你得去进入，最好克服了它；如果说这个缺陷不影响什么，那可变可不变，你可以与它同在。这三方面中最主要的是什么呢？败坏性情。神来拯救人就是要取缔人的败坏性情。这个败坏性情是什么？“而败坏性情是撒但加添给人的一种生命，这个生命一部分是来自家庭，一部分来自社会，一部分来自人在各种环境中接受进来的败坏的东西。”这个败坏性情成了你的生命，它在里面要支配你，它要利用你的先天条件、人性让你去做事。也就是说，你能不能剩存下来，能不能蒙拯救，取决于什么？败坏性情。因为你没有蒙拯救，那你现在的生命就是撒但败坏性情，维持你肉体的是撒但败坏性情。所以你必须解决你的败坏性情。交通这个就是给你一条路，你每天忙的是什么？做事。从这里边看，你就是在外边再劳苦作工，外表的一种说法、一种做法能不能解

决了你的败坏性情？（不能。）从咱的一厢情愿里走出来，不要把劳苦作工当成资本。今天神已经给你交通清楚了，人由三方面组成，主要解决的就是败坏性情。败坏性情就是你的看事观点、就是你的思想，就是维持你生命、维持你生活的源头。就好比说，今天下午景鑫一会儿说这个话，一会儿说那个话，是什么支配她说的呢？她的嘴会说话，这是什么？这是先天条件。你说话嘴快、嘴慢，你的性格等等，属于人性方面。这个败坏性情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支配你要说什么话的那个东西，那就是败坏性情。解决败坏性情就是解决支配你说话、做事的那个东西。这三层关系能搞清楚吧？交通这些的目的是为了让你能够更清晰地、针对性地认识这个败坏性情，敢于去认识自己，敢于去背叛自己的败坏性情。你这个人能不能蒙拯救取决于你的败坏性情是不是脱去了，是不是能凭真理活着了，也就是说人的先天条件和人性就好比是一个容器，里面装上败坏性情，这是什么呢？（败坏性情作生命了。）败坏性情作生命了，就是你这个人做什么，是败坏性情支配你做的。不管你每天干什么，不管你是上班还是找对象，都是败坏性情在支配着你做这些事，是你的思想观点在支配着你做这些事。从外边看你做的事一样，但是支配你做事的是败坏性情。那有败坏性情支配做事的这个人就属于什么？就是属撒但的，是神要毁灭的。同样是一个人，你把败坏性情倒掉了，用真理作生命了，这个人成什么了？成神子民了。他不再以败坏性情作生命，而是怎么？做人做事、看人看事以神话为准则了，那他就是神的子民，这就活在了神的权下。因为他活在神的权下，他是靠着神话活着，神话在他身上作王掌权了，那这个人就成了属神的人了，这个人就剩存下来了。这个好理解吧？人就好比一个容器，你给里边装上败坏性情，这就是撒但、就是魔鬼，就是该毁灭的；如果装上真理，那就是珍贵的。同样是一个人，你的实质、生命取决于你里边装的是什么东西。好理解吧？不要在正常人性上面受辖制，关键取决于你这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好比说家里边有各种壶，有水壶、茶壶、酒壶，还有夜壶，这几种壶的外观不一样，这个外观就好比人的先天条件，就是神造人的时候给人的，是人与生俱来的。有的人长得漂亮一些，有的人长得稍微丑一些，有的人眼睛大一些，这就是一个外观。壶的称呼：水壶、茶壶、酒壶、夜壶，这就好比人的人性。你的实质、生命不取决于先天条件和人性，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你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今天不管

你是什么“壶”，你里面装的是什么？（都是败坏性情。）你的败坏性情就像是壶里装着的尿，不管你是什么“壶”，不管你长得漂亮不漂亮，不管你是男还是女，你里面都装的是什么？（败坏性情。）败坏性情，也就是壶里的尿，臭呢！今天不管你是什么“壶”，你要想剩存下来，你要想洁净，你是不是得把你里面的“脏东西”倒掉，清洗干净呢？（是。）所以说你有败坏性情，真理能不能进来？（进不来。）为什么让你认识自己呢？认识自己是让你背叛自己，用实行真理来代替你的过犯。所以说你认识自己，必须得把这些“脏东西”倒掉，然后你再把真理装进去，这才行。可你今天是什么呢？你不愿意去认识你的败坏性情，你更不愿意去背叛，那你再吃喝多少神话，起什么作用呢？管什么用呢？只要你这里边有败坏性情，就是把真理倒进去，散发出来的也是“尿骚味”。咱里面应该装什么？（欣田：装真理。）咱刚才吃喝了那几段话，你要是把前边的那三段话装进去，把神给你的托付、你的使命、你的责任装进去，那是供神享受的。最后一段说的你的那个敌基督性情如果不倒出来，那你就是“夜壶”。给你简单举个例子就是告诉你该怎么走，你的实质、生命不在乎你外边的长相怎么样，也不取决于你的人性，而是取决于你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如果你把神的托付装进去了，把满足神的心意装进去了，那你就是“酒壶”。酒壶是放在桌面上的，是供人享受的。怎么享受呢？酒是干什么的？世上人说“一醉解千愁”，或者高兴的时候喝酒庆贺呢。那咱装什么呢？咱信神不在乎你外表打扮得如何，世人是以人的气质、穿着打扮来衡量人，咱衡量人是不是也容易用穿着打扮来衡量？如果不把自己里边的那些东西倒出来，不变化咱的敌基督性情，真理装不进去，即使装进去也还是臭的，拿不到桌面上。那你就看你做的那些事能不能拿到桌面上？是黑暗面，它就见不了人。你看你的那个性情是不是夜壶里边装的尿？咱的心思意念敢不敢说出口？敢不敢亮相？敢不敢让神鉴察？不要说让神鉴察了，敢不敢让人知道呢？神说：“现在多数人所做的都不敢拿到神的面前，你能欺骗神的肉身，你可骗不了神的灵，凡经不住神鉴察的事都是不合真理的，都应放弃，否则那是得罪神的。”（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神成全合他心意的人》）你敢让神鉴察的基本就是合乎真理的了。那你今天做什么事，你里边的那个存心敢放到桌面上吗？你不敢拿到桌面上，最后是逼得没办法了你才说出了心里话，才把你的存心暴露出来。你要是维护神的名、维

护神的见证、维护神家利益，你还怕往出拿吗？那是供神享受的，是放在桌面上的。这个例子简单吧？（简单。）简单、好懂，就看你自己追求什么了。你怕人家修理对付呢，怕人家说不好听的话呢，几千年的败坏性情在你这儿根深蒂固，也就是说你这个“夜壶”尿碱太厚了。那你要想脱败坏性情就得“清理”，就得每天“刷洗”。没有修理对付，肉体不受点痛苦能洁净吗？你还老怕肉体受苦，受一点苦就开始反抗了，不让你的魂受一点苦。

景鑫，现在想什么呢？（景鑫：我在想交通了一天了，我怎么还不会认识自己呢。）晕着呢？（景鑫：不是晕着呢，看了神话就不会跟自己对号，一对就对到别人身上去了。）现在知道什么是追求真理了吗？欣田，刚开始交通的时候我看你就不知道什么是信神，不知道追求真理是干什么，现在找到这条路了吗？你在原教会里一直揭发检举，最后还去韩国揭发检举，为什么说你走的这条路是错误的路呢？现在找到出路了吗？（欣田：还是不认识神作工。）因为你一直是在纠缠是非对错。当时神给你摆设的环境，就像今天给你摆的老吴，这个关系是不是一样的呀？原来你是纠缠是非对错，你现在和老吴还是在纠缠是非对错。今天给你交通、带领你的路是不让你在这里纠缠是非对错，让你从是非对错里出来，从这里边看你做事的原则是什么。神给你摆设了这样的环境，你依然是根据撒但的处世哲学、撒但的生存法则去做事。刚才说了先天条件、人性、败坏性情，你所做的这一切是受什么支配的？是受败坏性情支配的。找到你的败坏性情，去认识自己。神给你摆设环境是不是让你纠缠是非对错呢？假带领、敌基督他们所作的工作，神知不知道？祭司弟兄知不知道？（欣田：肯定知道，那本来就是神许可的，神怎么能不知道呢。）既然神知道，那咱还去韩国揭发检举呢？还有什么意义呢？既然知道咱就寻求，“神既然知道，那神为什么给我摆设这个环境呢？神就是让人去认识、去分辨。该揭发的我也揭发过了，我做了，我做了以后神不处理，那我就得回头，看我该怎么呢”。神打败撒但不是让你揭发检举，让祭司弟兄把撒但打败，而是让你作见证，让你去分辨、认识，你能把敌基督、假带领解剖得体无完肤，让他不能再迷惑人，这是不是你该做的？你没有走这条路，反过来你是讲理去了。你把敌基督、假带领揭露解剖出来，看谁还被迷惑了，去帮助、扶持他，带他去认识，认识人、认

识自己，认识神的作工、认识神的奇妙作为，这是咱该走的路。今天从这件事里出来，你看看前面那三段话，再看神交通的人是由几部分组成的，咱要解决的是什么？要解决的就是咱的败坏性情，败坏性情就是支配咱做事的那个思想。不在乎你去哪里揭发检举，还是做什么，主要看的是什么支配你做的。你之所以去外面寻找，打官司，是因为你不服的心，你是想争个对错，证明一下，这不是为了神的作工，这不是生命进入，这不是认识神。刚才又给你举了一个例子，你得把原来支配你做事的那个东西倒掉，把什么装进来？（真理。）今天咱交通说信神的原则是什么？（见证神、彰显神、荣耀神。）见证神、荣耀神，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那这个原则是什么？原则是不是就是你的方向、目标？你每做什么事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做的，如果你心里装满这些东西，那你就是神子民。可你今天所做的这些事情里面装的是什么？不满的是什么？不满的是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亏损，你是为你自己的利益说话。听懂了吗？你今天说的这些话一直都是围绕着你个人的利益在说话。你里边充满的是什么？这就是败坏性情。我一直和你说方向目标、信神的原则，信神的原则就这么一个方向，简单不简单？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维护神家利益，时时、事事、处处为着神、向着神、念着神。简单吧？时刻清醒，自己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就按这个原则去做，这就是要把神的生命作到你里面去。这个方向你清楚了，这个内涵你知道了，能不能作到你里面就看你自己的追求了。

598　凡事都应接受神鉴察

1　能够实行真理的人，做事就能接受神的鉴察，你接受神的鉴察你的心就摆正了。你做事总想做给人看，不接受神鉴察，你的心里还有神吗？这样的人没有敬畏神的心。做事别总为自己，别总考虑自己的利益，别考虑自己的地位、脸面、名誉，你得先考虑神家的利益，把神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应体贴神的心意，反省自己是不是为神家的工作着想，有没有尽好自己的本分。

2　你心里总考虑神家工作，总考虑神家工作，为弟兄姊妹的生命进入着想，你就能尽好本分了。除非你素质差，经历浅，或业务不够精通，使工作有些失误、欠缺，没达到好的果效，但你已经尽力了。你所做的不是考虑自己的利益，而是处处考虑神家的工作，为神家利益着想，而且尽好本分了，你在神面前就积攒下善行了，积攒下善行了。有这样善行的人就是有真理实际的人，这就有见证了。

——摘自《基督的座谈纪要·把真心交给神就能得着真理》

6. 因愚昧而灭亡

（琳琳：王岚，咱们那天聚会说到大红龙抓捕的时候，你就说“我不听了、我不听了，听不进去。信神就是为了得平安呢，到时候再被大红龙抓了，图什么呢？如果让大红龙抓进去，我可丢不起那个人。”这是不是你里边的东西？）这个问题解决了吧？（王岚：解决了。但里面还有一些东西堵着呢，感觉咱信的神最大了，神是独一无二的，神有权柄、有能力，咱该配合的也配合了，怎么到最终还是什么也没得着呢？）你与神的关系是受造之物与造物主之间的关系吗？你是在敬拜神吗？你是在信神吗？你是去认识神吗？你不是。你是为了你自己的利益、为了你自己的得失才归到神的名下。就像你和你的邻居，你想借他的东西，你才夸他呢，并不是他在你心目中就是贵族、有钱人，就是你所崇拜、你所要跟随的人。如果他不借给你东西，你还崇拜他吗？如果这个人真是你所崇拜的人，真是你所要跟随的人，不管他借不借给你东西，他的身份在你这儿能掉价吗？（王岚：不能。）不会掉价的。如果你的邻居是省长、县长，你去找人家借东西，人家不借给你，你能说人家不是省长，不是县长？你能说你不在人家的管辖区内吗？不能吧？得看他的实质，如果人家是省长、县长，那就是省长、县长，你不能根据人家借不借给你东西，来衡量人家是不是省长、县长。就像咱来到神家，神没有让你把这个活儿做成，你能说神就没有这个权柄？能说神就不管你？神就是神，神有这个权柄，你不能根据神给不给你来衡量神有没有这个权柄，不能根据神能不能保守你不坐监，能不能让你把这个活儿干成来衡量神有没有权柄、衡量神权柄的大小。你不能用这个来衡量，这样衡量就叫试探。不管神怎么作，神永远是造物的主，这个信念不能变，这才叫信呢。这个能转过来吗？你这个活儿没干成，还要面临大红龙的抓捕，你说“神不是权大吗？怎么还能让我干不成这个活儿？还要让大红龙抓捕？”这就成了攻击、毁谤了。如果你是这种心态，你说神会作吗？神不会作。一旦神作了，那你信的是谁呢？那不是真实的信。你如果有真实的信，你真认识到自己是受造之物，你会怎么做？就像但以理，“神你就是把我放到狮子坑里，你也是神”，他有这样的信，他才能下了狮子坑。能理解吗？（王岚：能。）知道自己该走的路了吗？

不敢试探神。咱走的路是攻击神的路。就像刚才说的那个例子，如果你的两个邻居一个是县长，另一个不是县长，不是县长的这个邻居，你要借人家的东西你就得夸人家，如果他不借给你东西，你就能攻击他，“什么人性呢！什么东西呢！”是县长的那个邻居，人家不借给你东西，你敢攻击人家吗？你敢说“你就不是县长”吗？人家不借给你，人家也是县长。人家不借给你，你会说什么呀？“人家不借给我也正常，人家是县长，人家怎么能看得起我这样的平民老百姓呢，怎么能让人家非借给我呢，人家不借给我也是理所当然的。”县长不借给你东西，应该吧？可是那个不是县长的邻居不借给你东西，你会说什么？你肯定要攻击他，肯定要散布，“我以前还觉得他挺大方呢，结果我那天跟他借个什么东西，他都不借给我。什么人呢！我看错他了！”你会不会说这些话？（会。）你百分之百会说。但是县长不借给你东西你还会这么说吗？你说，“人家县长和咱就不是一个阶层的人，人家就不应该看得起咱，人家就不应该和咱来往”，是不是？人家不借给你，你也不会记恨人家，你心里是平衡的。你能敲开人家的门进了人家家里你都高兴呢，“我敲人家的门，人家还让我进家了”，你还兴奋呢。就不用说借人家的东西了，你进不了人家的门你还觉得正常呢，“人家是县长，一般情况都不让别人进他家里”，对不对？你那个不是县长的邻居家庭条件比你家好一点，你去他家他不让你进门，你还要骂他呢，“什么东西呢！”同样都是你这个人，但因着什么让你对他们产生了不同的态度呢？因着人家是县长，人家有那个冠冕，在你的印象中已经定了人家就是县长，而你的那个邻居在你的印象中就是平民，你之所以能夸他，只是你自己给了他一个名誉而已。

转过这个弯了吗？转过这个弯的人对神就不再有要求了。对神有要求就是悖逆，就凭你对神的这个要求“你是神，你就不应该让我坐监”，就凭你这个意念，你就该坐监，神就该惩罚你！为什么呢？因为你对神有要求。咱不能对神有要求，这个理论咱应该搞清楚。对省长、县长咱都不能有要求，对造物的主还敢有要求？咱在造物主面前是个什么？蚂蚁都不是！耶稣那时候祷告说什么了？“父神哪！若是你的旨意你就成全，但你不要按着我的意思来，而要按着你的计划行事，人虽有软弱你何必顾念呢？在你手中犹如蚂蚁一样的人怎能配受你眷顾呢？我心只愿成就你的旨意，愿你能够按着你的意思在我身上

作成你要作的。”（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如何事奉才能合神心意》）耶稣都说他在神手中犹如蚂蚁一样，咱们算个什么？咱怎么能说“你是神，为什么不让我把这个活儿干成呢”？咱把神当成什么了？当成奴仆了。“你是神，你怎么能让我坐监呢？”你什么时候想用神了，“神，过来帮忙，让我把这个活儿干成。神，你不要让我坐监”。谁是主，谁是奴仆是不是颠倒了？咱是不是犯罪了？这个清楚了吗？（王岚：清楚了，不应该有要求。）咱今天是国度建造，拔高了，对神的作工得有认识。（王岚：知道了，就是在这儿没扭转过来，还是觉得恩典时代好，总想要恩典。）咱以前是三五岁的小孩子，你尿在床上、拉在床上，父母都得看管、照顾着你。可咱今天十五六岁了，你还要往床上拉屎撒尿？年龄不一样了，现在是该你孝顺父母的时候了，该你尽孝了。神作工六千年了，恩典时代到现在已经过去两千年了，咱不能还活在恩典时代里。你把这个搞清楚了，你就能看见你所做的一切都是罪，都是在作恶。你要是搞不清楚，你还有理呢，到最后神作工结束了，咱还要在大街上谩骂呢，“凭什么？为什么？我那个时候尽什么什么本分可忠心了！”（王岚：嗯，就是。眼看这活儿快要完工了，结果出问题了，没干成。）你有这样的观点，你说这活儿能干成吗？你能得着神的怜悯吗？神是让你反省呢，怎么让你反省呢？神让你碰得头破血流。这是不是头破血流？小女孩的命运，她总想靠她父亲，这是靠她父亲能解决的事吗？靠完父亲靠老公，靠完老公靠孩子，能行吗？靠一个倒一个。你总想靠自己，靠自己能成吗？所以说你干的这活儿干不成，原因在哪儿？原因就在你这儿呢，因为你不是敬拜神，你只是想利用神。神是让咱去敬拜的，而不是让咱利用的。（王岚：自己观点不正。）看到自己观点不正了吧？（王岚：嗯，就是要学会靠神呢。）靠神怎么呢？靠神打败撒但。让咱坐监站见证，咱软弱呢，咱祷告神、依靠神，“神啊，求你加给我信心、加给我心志，让我站住这个见证”。而你是靠神保守你不要被抓，靠神让你把这些活儿干成。（王岚：靠神把活儿干好外邦人也不笑话了。）还怕笑话呢，你还追求脸面、地位呢！（王岚：人家不信神的这些活儿都能干好，咱信神的反倒干不成。）大卫是靠神打败三米多高的巨人，你是想靠神给你建立一个大的脸面，让你在别人面前有脸面。脸面是属谁的？撒但。你是想靠神彰显撒但。撒但是神的仇敌，你还想利用神给撒但助威呢，这是靠神吗？这是不是玩弄神？

你还追求脸面呢，你不知道追求脸面是撒但的诡计？咱信神是为了脸面吗？你信神不是要得生命，你是为了脸面。我说神家这活儿怎么干不成呢，原来是你这里的原因。你说你这么要求神，神能让这活儿干成吗？要是干成了，你出去可是有脸面了，撒但上身了，魔鬼上身了。神能让魔鬼上你的身吗？神在你身上要作拯救的工作呢，你让魔鬼上了身还能蒙拯救呀？所以说这个活儿干不成。之前咱没有坐下来交通，今天你才说出了实情，原来是你在拦阻着，导致这个活儿干不成，这个罪得归到你头上。能听懂吗？你看亚干，在神那里亚干代表什么？亚干代表以色列人。因为亚干取了当灭的物，所以在以色列人攻打艾城的时候神离弃了他们，因为这里有亚干，导致整个以色列打了败仗，一下死了多少人，但是亚干当下就死了吗？亚干当下没死。你的这个表现是不是亚干的表现？咱的这个活儿干不成，因为什么？因为“亚干”在这儿呢！找见原因了吗？（王岚：关键是不认识自己里面的这些东西。）现在认识了吗？搞清楚了吗？（王岚：那你说不应该靠神呀？）（刘恺：你那个不是靠神，你是利用神达到维护你自己的脸面、地位，“我信神了，我要让别人看见我干什么什么成，做什么生意都赚钱”。别人一看，“呀，你看人家信了神就是好”。）让你依靠神是来打败撒但的，你是依靠神来彰显撒但、荣耀撒但。你说：“我要在众人面前有脸面。”神今天是让你要脸面、地位吗？神是要打败撒但，把你心中的钱财、地位、脸面等等这些东西都剥夺了、毁灭了，因为这是撒但给人的毒素。反过来，你不是借着神把这个虚荣脸面、地位脱掉，把撒但的丑恶嘴脸撕下来，反过来你是想让神帮你把这个脸面撑得更大一些，“神啊，你帮我让撒但的性情在我身上更严重一些。”神能这样作吗？那谁帮你呢？只能让撒但帮你。你追求的是虚荣脸面、地位，你彰显的是撒但，这是不是撒但的差役？你彰显撒但，你就成了撒但的差役了，你还说“神啊，你资助我一把”。神是要打败撒但呢，反过来你是让神资助你彰显撒但，来打败神。就像共产党说的那句话“我们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你这是什么呀？“神啊，我要打败你，我没有武器，你给我造，你来资助我，让我把你打败。”看到这个画面了吗？（王岚：没听懂。）（刘恺：你本来追求的就是撒但的生存法则，“人活脸，树活皮”，在人小的时候撒但就给人灌输这些毒素，让人长大了以后要光宗耀祖，很多人追求的就是光宗耀祖，要个名、要个利，这是撒但给咱灌输的。而神是让人追

求真理、追求生命，让咱背叛撒但，背叛这个名誉、地位。因着人要争地位、名誉，人与人之间才互相争战、互相打仗、互相攀比，才有了这些斗争。神是让人解决这些东西，是让人凭真理活着，不是让人凭这些东西活着，可是咱现在追求的还是名利、地位这些东西，而且是要利用神达到这个目的。“我信神了，神你就得让我怎么怎么，还不能让我被大红龙抓了，让别人一看，‘你看，人家信了神这活儿就能干好，别人就干不好’”。）你的这个目标不对，你把活儿干好的目的是为了能在周围人面前有脸面，你是为了你的虚荣脸面在做事。你不是说“我得维护神家利益，我得把我的本分尽好，把我的活儿干好，让国度建立在地上。”这是为了神家利益，这是处处想着神，时时念着神，事事为着神。你想的是什么？你想的是你的脸面、地位，别人怎么看你。你想的是这些，那你是为谁作工呢？你是为撒但作工呢。（王岚：没有为神。）你没有为神。你如果是为神家利益，“我要维护神家利益，我得赶紧把我的本分尽好，把我的活儿干好，让外邦人看见都能竖起大拇指，“你看人家信神的人怎么怎么”，神的国度降临在地上，神话在人身上作王掌权了，这是神话给人的动力。而你尽本分、干活儿不是为了神家利益，不是为了把受造之物的本分尽好，你是为了什么？你是“我把这些活儿都干好让周围的人都高看我，‘你看人家谁谁谁！’”你追求的是怎么能得着虚荣脸面、地位，追求的方向不一样。你追求的是让败坏性情得逞。你想让败坏性情得逞，你反过来还说，“神，你就不资助我一把？不帮帮我？神你应该帮我”。所以我给你举了个例子，共产党说“我们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意思是什么？“我要打你，你得给我造枪炮。”你今天是“我要得虚荣脸面、地位，神你得资助我”，你这个虚荣脸面、地位要是得着了，是不是就把神打败了？神今天是要打败你的败坏性情，是让你羞辱撒但，而你是要高举撒但，这是不是和神唱反调呢？你在和神唱反调的同时，你还嫌弃神，“你就不资助我？你就不给我枪炮？”神说什么呀？“你要打我呢，你还跟我要枪炮呢，你还理直气壮的，‘你就不给我枪炮？’”

听懂我举的这个例子了吗？你说你讲理不讲理？你想要杀我，你还得让我给你刀，我给你刀，然后你再来杀我，你说你这是什么人呀？是不是魔鬼？这个听懂了吧？（王岚：听懂了。我里面有一方面是为地位、脸面，可我的存心还是想把这活儿干好呀！）你是想把活

儿干好，这是一种外表的做法、表现。你的存心是什么？你把活儿干好，你要的是别人能夸你、能高看你。（王岚：嗯，我里面确实有这东西。）神看的不是你外表的做法，神看的是什么？神看的是你的存心，看的是你的心思。咱常说观点、态度、做法，你外表的做法是什么决定的？态度决定了你的做法。什么决定了你的态度？观点。你怎么出来这个观点的？因着你的心思、你的思想出来的这个观点。你的思想是什么？你的思想就是想要脸面，所以就支配你有了这样的观点、态度，“我得把这个活儿干好”。从外表看都是好的，但是你的心思是邪恶的呀，你的心思不是为了神的经营，不是为了神家利益，你是为了你自己的虚荣脸面，神能让你做成吗？（王岚：做好了也是神家的呀。）你说的是物质，神要不要物质呀？（王岚：神不要物质。）神要的是人的心。撒但试探耶稣的时候耶稣是怎么说的？圣经中记载：“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但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太4:8-10）世上的万国是谁的呀？那不是神的吗？撒但拿上神的东西让神来敬拜它，然后它再把神的东西赐给神，你说它恶心不恶心？万物不是神的？这活儿干好了你还要说是你的功劳，是你的吗？你还想得个虚荣脸面、地位，那神能让这个活儿干好吗？不能。（王岚：我里面一直有这东西。）你得认识到这是一种邪恶，咱应该是背叛它，咱里边不应该有这个东西，这是神所恨恶、厌憎的东西。咱应该向着神、为着神，为了神的见证。就像挪亚造方舟，神交代了他一句话，他就按神的话去做了。挪亚造方舟的时候，他有没有说“我得把这个方舟建大、建好让周围的人看”？他有这个想法吗？（王岚：没有。）你和挪亚是不是恰恰相反呀？挪亚建方舟是因着神对他的一个托付，他因着神的托付持守一百二十年不变，而你要的是什么呢？你要的是“我要把这个‘方舟’建好，让周围的亲戚朋友看。”（王岚：嗯，我就是这么想的，“看我建好了，看我跟随神多好呢！你们不跟随神肯定要后悔呢”。不会认识，还以为是对的，“看我干得多好呢”。）还讲理呢。（王岚：就是讲理呢。）如果挪亚有那个心思，神还让他建方舟吗？那就该毁灭他了。（王岚：他们总说“你认识自己、认识自己”，可自己总是不会认识，觉得自己做得挺对的呀。）你认识的是你外表怎么做事的，你不认识是什么支配你做的。神鉴察人心肺腑，为

什么鉴察人心肺腑？神要的是你的心，你得把心给神，得为神做事，可你是为你自己做事。你为你的虚荣脸面、地位做事，就是为撒但做事，神能允许吗？（王岚：自己不会认识，就走了追求虚荣脸面、地位的路了。）你的心没有给神。（王岚：嗯，信着神却抵挡着神，自己每天傻乎乎的还不知道，还委屈得不行。）法利赛人为什么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呢？他们要的是什么？神让他们当祭司，是让他们敬拜神呢，结果他们把“祭司”当成什么了？当成了他们的饭碗，当成了享受地位、名誉的资本。所以耶稣来了，他们就接受不了，他们就要把耶稣钉十字架。

643　哪些人是抵挡神的恶者

你们信神的目的就是在利用神达到你们的目的，这不更是触犯神性情的事实吗？你们相信天上之神的存在，而否认地上之神的存在，但我并不认可你们的观点，我只称许那些脚踏实地事奉地上之神的人，却从来不称许那些从来都不承认地上之基督的人，这些人无论怎样忠心于天上的神，到最终都难逃我惩罚恶者的手。这些人就是恶者，是抵挡神的恶者，是从来不甘心顺服基督的恶者，这些恶者当然包括所有对基督不认识更不承认的人。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到底怎样认识地上的神》

7. 怎样应对大红龙

我是个自然人，不需要接受任何人的摆布、玩弄，我不想听命于任何人的捆绑、控制。信仰是自由的，不需要强行灌输、强行占有我，我要自己分辨、认识一下再作决定。我不想做别人的傀儡、走狗，更不想当东亚病夫任人宰杀。我有思维，有辨别、分辨、判断能力，我自己可以辨别是非，不需要依赖别人。你们看哪个人是弱智、麻木痴呆、活死人，或者哪些人自理不了的、善恶不分的、是非不分的，你去多帮帮他们，我不需要。如果这是骗人的、是邪教，你就是不拦阻我也不会信、也不会跟。如果他是掌管我命运，决定我生死，还能降下地震、饥荒、瘟疫及一切天灾人祸的那一位，甚至还是能保守我躲过一切灾难的那一位，你就是再拦阻也不管用，我不会听你的。我劝你们也应该谨慎小心，先寻求一下再作决定。毕竟现在灾难频发，战争随时爆发，经济萧条，生活困难，谁不为自己的生存而考虑呢？别因为一次愚昧的选择而站错队，随便咒诅天、谩骂地，成为得罪上苍的狂妄之徒，最后遭雷劈，犯不着！劝你们还是小心谨慎为好！

2024年4月13日

8. 应对环境

有人把书埋了，书不能埋，要拿出来，另行藏起来，也可藏到不信的亲戚朋友家。因为埋是侮辱，其他不重要的非神话书籍、文稿、光盘可以烧毁。

应对上门登记办法：

隐藏人，第一时间离开现场。理由是来串门、要债、还钱等等说法，之后立即走，免得夜长梦多。

要让咱下载软件的拒绝，或者没办法时只下载不操作找理由脱身，以要出门为由应付他走人。让签字弃绝信仰、亵渎神的一律弃绝，理由给他说清（群里发的那些）。并且要把不签的理由给扩散出去，借你的亲戚、朋友、同学关系，还有原教，以关心他们安危不遭神咒诅、惩罚（及天灾人祸）为由给他们见证。老弱病残的可根据自己条件的优势，大肆宣传，例如上微信、上抖音，他抓你也没什么意义，你可以借此来站见证，为自己预备善行。当有更多的人识破他的诡计，明白灾难的根源时，人就会因惧怕灾难临及其身而恨恶他、弃绝他、背叛他，起来揭露反叛他，那时他就无计可施了、倒塌了，这是大红龙倒在神的话语中的实际意义。

为了神的旨意早日成就！愿我们都献上自己的一份，在大红龙面前作出响亮的见证来。神就看你最后时期是否能为神摆上，你别等大红龙倒了你才出来见证，到了那时就晚了。

2024年4月18日

9.借着人的呼求，赐给人所需

咱的根据地不易隐藏，也不易动，否则亏损太大，实地考察也不适合动。观察世界动态，各国政治，经济都出现了混乱，国内更是火灾、爆炸一片，极端天气也频发，末世的信号已发出，神的刑杖要发挥功能了，神的日子已到来。

观察地理位置，环境因素，经过寻求揣摩，此地甚好，应该是神给预备的，更主要的是合乎神作工原则。神要公开显现，向世人公布他的行政，公开他的性情，公开的方式自然是用事实与人说话。国度要降临在地上，并且是重重地砸在地上，那世界怎能不毁灭，大红龙怎能不垮台。国度建造谁敢拦阻，原教会带领散布谬论捆绑、控制人，要人不听、不看、不接触，直接拦阻了国度建造，怎能不下监。所以说环境兴起是为成就国度建造，是捆绑壮汉盗取财宝，是除去拦路虎唤醒众子民，也是在检验、试炼、熬炼神选民的信心，更是要选民去经历、体验神的主宰、安排万物的权柄。从神管理万物的原则中去看见、认识、证实神的权柄与性情的真实存在。对神的权柄、性情有经历认识了，异象才能生根，才能成为生存的根基、成为生存的根本。

虽然环境四起，不合我们的观念，但那是神的作工，是对我们的生命供应，我们应该接纳顺服，阿们！不应该另辟蹊径。所以要冲破撒但的黑暗权势，我们得根据神话行事，顺服在神的权下，把自己的前途命运交出来献上，不再有自己的盘算，不再自己掌管，完全交出来要神掌权。让神的计划早日实现在地上；让神的国度重重地砸在地上，把列国砸得粉碎；让我们行在神的经营中，活在他的看顾保守之中，经历人生；让神的作为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让我们的活出成为神荣耀的彰显，以此来打败撒但、彰显神，见证神的全能，以此来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既然神作工到了这一步，那我们只有紧跟神的脚踪，没有退路可言。前边是红海后面是追兵，我们已无能为力，只能求告于神，祈求神怜悯我们，施下救恩，拦阻、咒诅、刑罚大红龙，使狼虫虎豹不

能临及我们的帐篷，让众子民亲眼看见、亲身经历神的怒气降临在大红龙的身上，让众子民看看神惩罚大红龙之手，认识一下神主宰万有的权柄与触犯神性情的后果，以此来达到神公开显现的目的。我们唯一能配合的就是献上由衷的祷告，呼求神的救恩临到，看顾保守我们，咒诅刑罚大红龙。耶稣回答他们："我实在告诉你们，如果你们有信心，不怀疑，不但能作我对无花果树所作的，就是对这座山说'移开，投到海里去'，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都必得着。""我又告诉你们，你们当中若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为什么事祈求，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摘自《神三步作工的纪实精选》）

所有真心信神的弟兄姊妹们，为神国降临而献上由衷的祷告吧！祈求神刑罚咒诅、那逼迫残害我们的大红龙，捆绑撒但，维护神的产业，保守弟兄姊妹不受搅扰，使狼虫虎豹不临及我们的帐篷。

2024年4月13日

10. 当前该有的异象

神兴起环境的目的意义得明白。

一、交通兴起环境的目的意义是让你认识神的作工，并不是让你取缔人的配合，渺茫信去试探神、欺骗神，成为你贪婪肉体不配合神作工的理由、借口。

二、告你环境紧，大红龙抓捕手段技术高超、凶残，要你知道严重性，不是高举大红龙来吓唬你，让你惊慌失措、惧怕撒但，而是让你认识撒但的凶残相，认识神作工的艰难与神拯救人的艰难，更重要的是让你认识神作工的实际与道成肉身的目的意义。

三、环境是检验人的信，操练人的顺服，淘汰显明不信派，拣选提拔众子民。

四、环境恶劣到一个程度，意味着火湖要爆炸，作工要转折，是人谨慎小心的时候了。

不要因为环境而气馁、消极、背叛、论断、发泄情绪、指责怪罪，更不要贬低、藐视、小瞧、轻视神的作工，诋毁国度建造，甚至发怨言，犯了亵渎圣灵的罪，这不可轻视！虽然有些人没说但不等于没有，当你的肉体利益，前途、命运、虚荣、脸面、地位受到伤害以后，你就会发作，就会暴露你的天然、你的狂妄自大、你的不可一世，你就会不由自主地藐视、贬低我，因在你看来我有好多不如你的地方。你会用你的擅长、特长来与我作比较，看我不如你而消极软弱。如果这事让你的肉体受到伤害了，你就不只是消极软弱了，而是开始毁谤、攻击、论断了。特别是我身边的人，越得着慈爱怜悯的人，就会越放荡，因他不认识神的作工，就看我的正常人性了，所以就……

神要扬场，要洁净教会，要人人过关，要根据你的见证定你的归宿，谁能混进神的国度呢！谁能拦阻神的作工呢！神更要让人认识撒

但的邪恶、凶残，要撒但猖狂至极，这样才能让所有的魔鬼撒但都显形，把它们都捆绑起来，而且捆绑得更加结实，有备于焚烧，为下步工作做准备。而那些为神作工献身，尽忠心的，真心信神跟随神的人也显明了。环境严重到一个地步，工作也无法开展下去了，两种人也都显明了，各有了各的见证，都已记在了记事册上，人人皆知了，神就开始做事了，降下灾难毁灭撒但，毁灭大红龙，因它没有用了，这是神的作工原则，也是步骤。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这是神作工的原则，也是神性情的流露。要知道神的烈怒是一切正面事物延续的保障。也就是说，当环境严重到人不能正常尽本分了，神的日子就到了，神的刑杖就开始发挥功能了，灾难就降下了。不过你要清楚，必须是撒但猖狂以后，被迫不能正常运转了，抓捕了它的罪状以后才能灭它。这是步骤、原则，不能按你的意思来，早点灭它，早点安然，那是打岔。

神说："人都因着我说话的原则，因着我作工的方式，而对我加以否定，这正是我这么长时间说话的目的（是针对所有的大红龙的子孙说的），是我智慧的作工方式，是我对大红龙的审判，这是我的计谋，没有一个人能完全看透。在每一个转折点，也就是在我经营计划的每一个过渡阶段，都要淘汰一些人，是按着我工作的顺序来淘汰，这才是我的整个经营计划的工作方式。当把我要淘汰的人一个一个地扔出去之后，我就开始下一步工作。但这一次的淘汰是最后的一次（是指在中国的众教会之中），也是创世以来在过渡阶段淘汰人最多的一次。历代以来，每次淘汰人都是留下一部分为以后的工作效力，但这一次不同以往，是干净利索，是最严重、最彻底的一次。虽然多数人看了我这话之后，就强迫自己不疑惑，但在最终怎么也胜不过，最后在挣扎之中倒下。这都是不由其人的事，因我预定的怎么也逃不掉，我不预定的我怎么都看不上眼，必须得我看中的人才是我爱的人，否则，没有一个人能在我的国度中随便出入，这才是我的铁杖，才是我执行我的行政的有力见证、完全的彰显。这并不是你的心有劲就能行的事。为什么我说撒但已无力倒下了，开始它也有劲，但它在我手中掌管，我让它趴下，它务必得趴下，我让它起来为我效力，它务必得起来好好为我效力，这并不是它心甘情愿，而是有我的铁杖在管辖着它，它才心服口服，有我的行政在治理它，我有我的大能，它

不得不心服口服，必须得老老实实地被我踩在脚凳底下。以往为我儿效力之时，它胆大包天，任意欺压我儿，想借此来羞辱我，说我是无能之辈，瞎眼！我踩死你！叫你再猖狂，叫你再冷眼看我儿！越是诚实的人，越是听我话、顺服我的，你越是欺压，越是孤立（指的是拉帮结伙），如今你猖狂的日子到头，我一点一点地和你算账，一毫一厘都不放过。现在不是你——撒但掌权了，而是我把权收回来，叫我儿来收拾你的时候到了。你要老老实实，不要有一点反抗，以往在我前有多好的行为，今天也不行，不是我所爱的，我一个也不要，多一个也不行，必须是我预定的数目，少一个更不行。撒但休要扰乱！谁是我所爱，谁是我所恨，我自己心里还没数？还用你提醒吗？撒但还能生出我的儿子吗？都是谬种！都是贱货！彻底地、完全地抛弃，一个不要，都给我滚开！六千年的经营计划已到头了，我的工作已完成了，我也该收拾这帮兽类、畜生了！”（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零五篇》）

神说：“为什么说是把矛头指向人的软弱点呢？因为按神之意，若不点透人的内心世界隐藏的东西，所有的人都不会降服下来，因此就不会认识自己，就不会有敬畏神的心。就是说，若不点透人的存心，人什么事都敢做，甚至敢起来直接咒诅‘天’，直接咒骂‘神’，这是人的软弱点。所以神这样说，‘我踏遍宇宙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无时不在寻找合我心意、合我使用的人’。这句话结合后面所说的国度礼炮正式响起这话，足见神的灵在地上又作了新的工作，只不过人的肉眼看不到罢了。既说灵在地又作了新的工作，那么在整个宇宙世界就又有了大的变动：不仅是作为众子、子民的开始接受‘神道成肉身’这一见证，而且各宗、各派、各界、各方也不同程度地接受，这是宇宙世界中在灵界的一大动态。整个宗教界都震动不小，这是以往所说的‘地震’的一部分意义。其次，就是天使开始正式作工，以色列民都归回本国，不再做客旅，而且凡在数的都开始接受牧养，相对比之下，埃及民开始退出我所拯救的范围，即接受我的刑罚（但不是正式开始）。所以就在这世界几大动态同时发生之时，也就是国度礼炮正式响起之时，即人所说的‘七倍加强的灵开始作工之时’，在神每次恢复工作之时，就在这一个阶段（即在转折时期），所有的人都摸不着圣灵工作，所以神说‘当人都失望时’，这话是有实情的。而且每一次在转折阶段人

都失望时，认为这道流错误时，神就又起头开始下一步工作了，这是神从创世到如今恢复工作、转折作工方式的相似之处。虽然多数人多多少少也摸着点，但因着身量太小，最终还是被急流冲走了，不能抓住神的作工步骤，成为淘汰的对象。不过，这也是神洁净人的一种方式，是神对人的旧观念的审判。越是有根基的，对神的宗教观念越大，而且也难以放下，总是持守旧的东西，不易接受新的亮光。反过来说，若是站立住的，毕竟还是有点根基的，但多数人还是难以放下观念，尤其在今天道成肉身的神身上，这个是显而易见的。”（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神向全宇的说话”的奥秘揭示·第八篇》）

神说：“灾前被作成的，都是顺服神的人，是凭基督活着、见证基督、高举基督的人，是得胜的男孩子，是基督精兵。现在好好安静下来，达到会亲近神、会交通这是关键。不会亲近，就有被撒但掳去的危险；会亲近我，跟我交通，一切真理必显明于你，你的生活行动就有了准则。因为你是亲近我的人，我话总不离开你，你生活之中，也离不开我的话，撒但无机可乘，抱愧蒙羞，落荒而逃。你在外面寻找你里面缺少的东西，有时能找到点，不过还是规条多，不是自己该得的。要绝对放下自己，多多吃喝我的话，会揣摩我的话，不明白的问题借着亲近于我，多多和我交通，这时你所摸到的是真东西。必须从亲近我入门，这是关键！不然你不会吃喝。自己不能独立吃喝，真是身量太小。”（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十三篇》）

神说：“进入话语的时代，就是千年国度时代，现在正成全这个工作。以后你们都操练交通神的话，借着吃喝神的话、经历神的话，你才能活出神的话，你得拿出一些实际经历别人才服你，你如果没有活出神话的实际，谁服你！凡是被神使用的人都是能活出神话实际的人，你如果拿不出实际来见证神，说明圣灵在你身上没作工，你没有被成全，这就是神话的重要性。你有渴慕神话的心吗？渴慕神话的人是渴慕真理的人，这样的人才有神的祝福。以后神在各宗各派还要说更多的话，先在你们中间说话发声，把你们作成，再向外邦说话发声，把他们征服，借着话使人都心服口服。借着神的话、神的揭示，人的败坏性情少了，都有人的模样了，悖逆性情也少了，话语带着权

柄在人身上作工，将人征服在神的光中。神在现时代要作的、工作的转折点都在神的话里，你不看神的话什么也不明白，借着自己吃喝，再借着和弟兄姊妹交通，自己实际经历，你对神话的认识就全面了，这样才能真正有实际的活出。”（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国度时代就是话语时代》）

神说：“现在你真知道为什么要信我吗？你真知道我的作工的目的、意义是什么吗？你真知道你的本分是什么吗？你真知道我的见证是什么吗？你只是信我，但却在你身上看不见我的荣耀，看不见我的见证，那你是我早已淘汰的对象。对于那些什么都明白的人更是我眼中的刺，在我的家中仅是我的绊脚石，是我作工中将要扬尽的稗子，毫无一点用处，没有一点分量，早被我厌憎。凡是那些毫无见证的人，我的愤怒常在他身上，我的刑杖永不离开他，我早将其交在了恶者手中，根本没有我的一点祝福，到那日，他们的刑罚比那愚顽的妇人的更重。现在我只是作我分内的工作，将所有的麦子都捆起来，连同那稗子也都捆在其中，这就是我现在的工作。当我扬场之时将这些稗子都扬尽，之后，将麦粒归入仓内，将那扬出来的稗子放在火里焚烧成灰。现在我的工作仅是将所有的人都打成捆儿，即彻底征服，之后再开始扬场，以便显明所有人的结局。所以，你当知道你现在该怎么满足我，当怎样进入信我的正轨。我要的是你现在的忠心与顺服，现在的爱心与见证，即使你现在不知什么叫见证，不知什么叫爱心，但你还是应该将你的一切都交出来，将你唯一宝贝的忠心与顺服交在我的手中。你应知道，我打败撒但的见证在于人的忠心与顺服，我将人彻底征服的见证也在于人的忠心与顺服。你信我的本职工作就是为我作见证，对我忠心无二，顺服到底。在我未开展下一步工作以先你当怎样为我作见证？你又怎样对我忠心、顺服？你是在你所尽的功用上尽忠心还是甩手不干？你是宁肯顺服我的一切安排（哪怕是死，哪怕是灭亡）还是中途逃走，逃避我的刑罚？我刑罚你也是为了让你为我作见证，让你对我忠心、顺服，也可以说，现在的刑罚是为了下一步工作的开展，为了以后工作的畅通，所以我劝你还是聪明点，别把个人的性命、把你生存的意义当作一把不值钱的沙土，你能知道我以后的工作到底是什么吗？我以后怎样作工、怎么开展工作你知道吗？你应知道你经历我作工的意义，更应知道你信我的意义。我作了如此

多的工作怎能像你想象的半途而废呢？我动了如此大的工程怎能拆毁呢？我是来结束时代的这不假，但你更应知道我是开始时代的，我又是开展工作的，我更是扩展国度福音的。所以你应知道，现在的工作只是开始时代，是为了以后扩展福音打基础的，也是为了将来结束时代打基础的。我的工作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也并非是你认为的毫无价值又无意义。所以，我仍旧告诉你：你当为我的工作献身，你更当为我的荣耀而贡献你自己，为我作见证更是我早已盼望的，将我的福音扩展出去更是我盼望已久的，你当明白我的心。”（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论到“信”，你怎么认识》）

2024年4月28日

11. 教会建造与国度建造的区别

一、什么是国度建造：

现在知道什么是建造国度了吗？建造国度是干什么呢？什么是建造国度？什么是国？国是由什么组成的？一个国必须得有它的民众，没有民众还叫国吗？（不叫。）它的民众叫什么？人民。中国得有中国人民，中国才能成立。美国有美国人民，美国才能成立。世上有句什么话呢？“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什么意思？就是国家有难了，人人得有责任，是吧？（嗯。）如果国家有难，你不负责任，你是嘲笑、挖苦、讽刺，你是一心向着人家美国呢，那你算不算中国人民？（不算。）中国人承认不承认你？中国人说你什么？党中央说你什么？共产党说你什么？（叛徒。）叛徒、奸细，中国不承认你是中国的人民。你是美国人，你在美国不为美国说话，你为中国说话，美国会说你是叛徒，美国不承认你是美国人民。人家大红龙国家还知道，“爱我中华”“听从党中央的号召、听从党的指挥”，这才叫一个好人民。你不听从党指挥，还算不算这个国的人民？大红龙承认不承认你？这个国家承认不承认你？如果你是共产党员，你不听从党指挥，人家要开除你的党籍；如果你不是共产党员，你还要起来违背党的指挥，当内奸、叛徒，人家就要开除你的国籍，就不要你这个公民了。所以只有民在，这个国才存在，如果这个国的民四分五裂，这个国还存在吗？（不存在。）这个国就不存在。神的国、撒但的国、大红龙的国怎么区分？你属于哪个国的人，这个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你的心是忠于谁。你的心忠于谁，你就是属于谁的人。你是“爱我中华”？“忠于党”？你要是忠于党的人，那你属于谁的子民？（大红龙。）你属于大红龙的子民。你是靠撒但的生存法则生活，你忠于的是撒但的生存法则，是凭着传统文化的一种生存法则生活，你是按这种生存法则去生存，你追求的是地位、名誉、权利，这是你的生存法则。那你属于哪个国？属于谁的子民？你属于撒但的国，属于撒但的子民。你不属于神的国，你不属于神的子民。神要建造神的国度，而不是撒但的国度。神的国度是什么？忠于神的人、顺服神的人，这才能成为神国的人，这样神的国就降临在地上了。

你想不想进国度？（想。）想进国度，该怎么进国度？（忠于神。）得忠于神、听命于神。你在这个国家得听从党中央的号召，你来到神家你得听从神的教导。为什么说神的国建立在地上？神要将万国砸得粉碎，要让它的民众起来反叛它。你不忠于撒但的国了，你不再属于败亡的人类了，你的看事观点转变了，你不再按着撒但的生存法则而活了，不再是一有问题就推卸给别人，而是敢于担当、敢于承担，活出神造人时该有的正常人性来了，能根据神话去看事，根据神话去做事。做人、行事、敬拜神有了准则了，你的心始终是想着神、为着神、忠于神，那你这个人是属于谁的人？（属于神的人。）还属于大红龙的孝子贤孙吗？（不属于。）你不再属于这个败亡的民族，你是属于神的人了。你只有从撒但的权下到了神的权下，你才是属于神的人。神的国降临在地上了，怎么降临在地上了？必须有他的民众，这样神的国就降临在地上了。明白了吧？（嗯。）我来建造国度是建造什么呢？就是引着你、带着你去跟随神，让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让你活出一个正常人性。当我带领的人能够活出一个正常人性的时候，神的国就降临在了地上。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了，你活出一个正常人性了，你就属于神国的人了，你就属于神的子民了，你就进入国度了。不是天上那个国度，而是进入地上的国度，神的国降临在了地上！（摘自《什么是建造国度》）

二、教会建造与国度建造的区别：

教会建造（召集信神的人）——国度建造开始（拣选愿意跟随基督的人）——国度建造进行（拣选接受揭露解剖的人）——国度降临在地上（拣选为神作衬托物的人）——国度礼炮响起（拣选有生命经历能写见证文章的人）——国度成形（神话在人身上作王掌权）

教会建造与国度建造的区别

外表行为与性情变化

守规条与办事有原则

教会建造与国度建造

对付修理与揭露解剖

装备话语与实行神话

作工效力与洁净变化

征服工作与成全工作

正常人性与圣徒体统

得福平安与审判洁净

隐秘降临与公开降临

颁布行政与实施行政

神话引导与神话掌管

教会建造作成得胜者

国度建造作成众子民

教会建造是福音扩展

国度建造是生命进入

三、关于“教会建造与国度建造的区别”弟兄的相关交通：

1、教会建造与国度建造的区别是什么？教会建造就是让人有一个敬虔的外表、敬虔的“顺服”，是外表的一个变化。国度建造是作人的心，因为神要登人的宝座。教会建造是人的集合，是招兵买马，扩展神的名、扩展神的福音工作。知道神道成肉身来在地上了，你得东奔西跑去召人，跑遍天涯海角去传福音，宣扬神的名、传扬神的名。神说“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教会建造是召人，国度建造是拣选人。国度建造拣选的是有见证的人，是能让神话在他身上作王掌权的人。（摘自《宗教观念抵挡神（一）》）

2、教会建造只是人的一个集合，国度建造是神话在人身上作王掌权的一个过程，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了，这才是国度建造了，国度才能降临在地上，才能称为国度。为什么？因为神话能在人身上作王掌权了，也就是神在地上有了立足之地了，成了神的国了。神的国与世界的国有什么区别呢？世界的国就是凭撒但哲学法则运行的国家，这叫撒但的国。神的国有神的天规诫命，神对人有要求，神给了人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按着这个准则活着的国家，那就是神的国，简单吗？国度建造也就是国度降临在地上，怎么降临在地上呢？也就是说，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了，神的国就成立了、就降临了。神话在你身上怎么就作王掌权了呢？首先你得接受神的话、实行神的话、按神的话行事。为了让你能够走上信神正轨，我直接给你交通，你信神是为了什么？抓住了你的心，因为你在教会建造信神就是想得恩典，特别是灾难到来的时候，都想混个不死的结局。你怎么才能不死呢？这就得性情变化。性情变化是怎么变化的呢？就是你看事观点的转变。看事观点是怎么产生的呢？是根据你眼睛看见、耳朵听到以后产生了一种观点。当这个观点出来的时候，神就看着你呢，看你的心是向着谁的。如果你的心是向着神的，那你就是站在神一边的人，为着神、向着神，那你就是属神的人。你的心要是向着撒但，也就是向着你的肉体、为着你的肉体、为着你自己说话，那你就是为着撒但，你就是属撒但的人。那也就是说，你原来的那种看事观点要转变，你不能再为着自己说话了，而是要为神活着、为神说话，心向着神，一切为着神，为神献上自己，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受造之物。我把这个路告你说了，你只有这样走才能剩存下来。而且我还给你交通了，以前人说信神是在干什么呢？你就知道聚聚会、吃喝吃喝神话、跳跳舞，这就是教会生活，是吧？（嗯。）现在是要干什么呢？信神是在干什么？神说：“真正的‘信神’的含义是人能在相信神是万物的主宰的基础上来经历神的说话，经历神的作工，达到脱去败坏性情满足神的心意以及达到认识神，这样的历程才叫信神。”（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写在前面的话》）这是整体的一条线。用在咱实际生活当中，也就是说，每天临到的人、事、物，你要寻找你该有什么样的看事观点，也就是说，信神是在干什么呢？信神就是在省察自己的看事观点，省察自己是为谁活着，自己的看事观点是向着谁、为着谁。认识了以后，要改变自己错谬的看事观点，要向着神、为着神，所以说，

你必须得时时、事事、处处来到神面前，只有这样你才能向着神、为着神，只有这样你的性情才能变化。所以说，信神是在干什么呢？信神就是得找着一个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就是在每件事上找到你该怎样做人、怎样行事、怎样敬拜神，你的准则就是为着神、向着神，这就是在信神。如果你每天起来只为分辨人，为了自己的虚荣、脸面、地位，那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一无所有！反过来你还成了作恶的人。这就是转折，这就是进入实际了。（摘自《屹立了三分钟的类人猿（八）》）

3、教会建造时期，是圣灵的一种感动，完全是圣灵的作工，所作的一切都是圣灵所作的。但到国度建造就不一样了，那是要显明你自有的身量，是让神话掌管你，国度建造就是神话掌管你的过程。教会建造是神直接感动你，国度建造是神话掌管你，在人身上要达到的果效也不一样，这是两个时期的区别。神话掌管你了，你就是子民，神话没有掌管了你，你就凭圣灵给你的感动尽本分，那是神的恩待，你所尽的本分，那叫效力。就是神说的："你们既称为子民，便不同于以往，你们应倾听顺服我灵的发声，紧随我的作工……"（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三篇》）神对人的要求就不一样了，拔高了。你是神子民你就得听从神的话，不能再像以往。不能再像以往的什么？不能再像以往过教会生活的时候，一人读神话多人阿们。他理解不理解神话的意思？不理解。只是糊涂跟随，糊涂跟着就行了，这就简单称为一人读神话多人阿们。而现在称为子民就不一样了，必须在神话上面下功夫，必须得紧跟其后。不光是听神的说话，还得紧随神的作工。神现在作什么工作你得跟上，现在国度建造了，国度建造作什么工作呢？国度建造作的是话语来掌管人的工作。你做什么事得有神话的依据、依靠，也就是说你的生活得有神话依据，你去作工也得依靠神话，让神话来调动人的积极性，而不是靠你的地位去压制人让人去作工，也不是让你鼓励他去作工、引诱他去作工，而是让神话来掌管他。那神话里面有什么话呢？有审判刑罚的话、揭露解剖的话、修理对付的话、咒诅的话，还有劝勉的话、引导的话。用这些话打着、卡着、还得引导着、带领着。（摘自《交通神向全宇的发声第三篇（一）》）

4、教会建造神作的什么工作？国度建造神作的什么工作？大体上根据神话看，神说“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教会建造是召人了，召进来的人多；国度建造是选人了，选上的人少。神说现在审判刑罚才正式开始，为什么审判刑罚才正式开始啊？教会建造那些人不配听神的话，不配神直接带领他，所以审判刑罚才正式开始。正式从哪儿开始？从神家开始，不是从外邦开始，所以神交通了《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借着交通这个把所有的稗子全部踢出了门，那些滑石蛋、敌基督听了这些话还信不信？不信了。不信了，神才开始审判刑罚。神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太7:6）教会建造那时候不是供应你生命，而是借着你效力，作成了工作，这个时候审判刑罚才正式开始，借着这个神话应验，你看见神的作工了。教会建造神作的什么工作？到处传福音、扩展福音工作。现在福音工作扩展不开，神摆设环境：大红龙追捕、教会荒凉、瘟疫降下、地震、饥荒……这就看到神作工的步伐到了，这是外界的环境。你经历到现在，你得着什么了？揭露解剖、审判刑罚、修理对付，直接拿上神话来掌管你。教会建造那时候，带领工人用地位权势压着你，现在不用地位权势压你，你是自由，你可以自由选择，但唯独不能使你释放的就是神话。神说：“我早已将各类人都摆设在不同的环境之中，他们都在各自的位置上表演着自己原有的属性，没有人捆绑他们，没有人引诱他们，他们的一切都是自由的，他们的流露都是很自然的，唯独不能使他们得释放的，那就是我的话语。”（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们当思想自己的所作所为》）神话在地上开始作王掌权了，这是神的作工吧？现在神作的就是审判刑罚的工作，你得把神的作工给见证出去。教会建造时，你信神是为了名誉、为了地位，教会建造是看你作了多少工作，不管你是什么存心、观点，没有揭露解剖，没有根据神话来做事，没有站在神一边看事，没有这些内容，只要你作工就行了，这就是教会建造。国度建造就不一样了，我给你谈的是什么？谈的是你信神的观点、存心，现在不是看你作工的大小，而是看你的心是否给了神，是看神话在你身上是否作王掌权了。在教会建造的时候，教会里边出了什么事了，丢了什么东西了，采取的是赔、补、放下、隔离。到了这步呢？只是揭露解剖、修理对付，说的是你的性情，谈的是你与神之间的关系，让你站在神一边看事，路线都不一样了，作工步骤都不一样了。教会建造的

时候是看你作了多少工；而国度建造是你再作多少工都不看你，不是看你作工的大小，而是看你的心是否给了神。

你走不上彼得的路，走的肯定是保罗的路。搞交易，为了名誉、地位，这是属于教会建造。教会建造是国度建造的一个前提，没有教会建造就不可能有国度建造，这个过程是必须有的。刚开始信神的人，是不是都是想用外表的好行为来骗取神的赐福呢？这就是教会建造的时候人的诡诈，想拿一杯白开水索取两杯牛奶的金币，想骗取。但是经历以后你发现了什么？你看见我要不要这个？我不要这个，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是能站在神一边看事的人，能够为神尽忠的人，能为神作工的人，我是不是要这样的人呢？原来在教会建造，你走的是保罗的路，为着冠冕、地位名誉做事，今天国度建造揭露解剖你，直接揭示你灵魂深处的东西，灵魂深处的东西就是人肉眼看不见的东西，是你的父亲告诉你的，是你心中的秘密，国度建造是让你不为冠冕，让你往前边走，直接带着你根据神话来看事，让你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你是一个受造之物，受造之物应该怎么敬拜造物的主？该怎么站在神一边看事？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生命进入。在教会建造的时候，虽然说你跟上了基督，但你信的依然还是天上那位渺茫的神。那国度建造就是要让你把天上的神拉下来，信在地上的这位实际的神，就是这个过程。你走的这个路变了，而不是名义上的跟随，不是从教会建造的名跟到了国度建造的名。（摘自《交通写铁证文章的原则（二）》）

5、在教会建造的时候，神在你身上作工了没有？那个时候是圣灵作，完全是圣灵带领着你扩展神的福音工作，教会建造就是人的集合，是吧？（嗯。）现在是国度建造，教会建造到国度建造，国度建造到建造成型是个过程，建造就是一个拣选。怎么拣选呢？就是给你摆设人、事、物、环境，就看你的态度、观点。教会建造的时候你是装备神话，让你吃喝神话，神话说什么你都知道了，但是没有人来带领你，你也不能进入实际里边。到国度建造的时候，给你带出路以后，神就看你看见前边的路以后你走不走，看神话能不能带领你走前边的路，神话带领你走路是一时的，还是从此以后你要慢慢一直走呢？神要观察你对神话的态度、观点是什么。如果神观察你，看到你

对神话一直是一种仇视的态度，你是无奈地尽着本分，但你又不敢离开。如果你一直是处于无奈地、埋怨地尽着本分，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一个效力的，这是效力者。你能效力到最终，你能无奈地效力到最终，这是什么？这是忠心效力者，是吧？（嗯。）你在效力的过程中神要观察你，观察你的人性，就是神这段时间交通的正常人性，再根据神给你摆设周围的人、事、物和你说了话以后，修理对付你以后，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如果神看着你还追求、还对正义有一种向往，并且不是一时的，不是因为受到了别人的欺压，被逼无奈地实行，而是能主动往上走，那神就拣选你，这个人可以做个子民。如果这个人还有点素质、还有点担当，那这个人就可以做个带领，这就是拣选。（摘自《神长时间观察来拣选人、定人归宿》）

6、教会建造和国度建造的区别是什么？你们说什么是教会建造呢？（王静：神性支配下的人性作工。）国度建造呢？（王静：神性作工。）神性直接出来作事。神的原话是怎么说的？神说："国度建造与教会建造的不同之处是：教会建造是在神性支配下的人性里作工，是直接对付人的旧性，直接揭示人的丑相，揭穿人的本质，使人在此地步上认识自己，从而达到心服、口服。国度建造是在神性里直接作事，是让所有的人在认识我话的基础上认识我的所有、所是，最后达到认识在肉身的我，从而结束整个人类对渺茫神的追求，结束'天上之神'在人心中的地位，即让人都在我的肉身中认识我的作为，从而结束我在地的时代。"（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八篇》）"教会建造是在神性支配下的人性里作工"，神性支配，咱回想一下在教会建造的时候，那些人的心志高不高？（高。）大不大？（大。）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心志？（王静：圣灵大作工。）神说什么了？神说："从创世到如今还不是我亲自作吗？以往虽说七倍加强的灵，但无人能明白其实质，即使是知道，但也不透亮。当在神性支配下的人性里作工的时候，由于是在人所认为的不超然正常工作的情况下，所以称为'圣灵'作工。"（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说话的奥秘揭示·附加：第二篇》）一切都是神在作，七倍加强的灵在感动人的心、感动人的灵。保罗跑了半个欧洲，作了多大的工作，那是谁作的？那不是他做的，那是在神性的支配下人性作的。就是说所有的人作的这些工作都是谁作的？是神性支配下正常人性所作的。有的人在教会建造

的时候跑了二三十年以后，他认为他有资格了、有功劳了，是吧？（嗯。）这是他作的工吗？他有真理吗？他没有真理。那他是怎么走过来的？是在神性的支配下，圣灵感动，在圣灵支配下而作的工。国度建造呢？国度建造是圣灵出来直接作事，怎么是圣灵出来呢？就是圣灵不再感动你了，你以前所作的是圣灵感动你作的，不是你自己能力如何，不是你自己性情变化了，那都是神作的。现在神不内住了，神出来以后就是要完全显明你自己是什么人性，让你看看你是个什么人，所以国度建造是圣灵直接作事，直接把你带到神话里边去，取缔你的渺茫信，不让你再信天上的那位渺茫神。（摘自《什么是贼商（二）》）

7、教会建造和国度建造的区别在哪儿？梁平，还知道吗？（梁平：教会建造是装备神话，国度建造是实行神话、活出神话。）你活出神话了没有？（梁平：没有。）教会建造和国度建造有一个最根本、最基本的区别，在教会建造时期咱作工作是靠什么？一个是靠圣灵的感动，另一个是靠地位卡着、管着。国度建造时期呢？国度建造时期是干什么呢？国度建造时期给你自由，但唯独不能让你得释放的是什么？（神的话。）国度建造是让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是让神的话登宝座呢。也就是说，你在作工上感觉特别累，是吧？（嗯。）特别累，有没有收获？（没有。）还没有收获，还自以为你付出了，管理好了。你跑得不停点，认为“这下可是应该有一个好的收获了”，结果是一个什么收获？你为了能有好的收获，你和别人之间是什么关系？你给别人的是一种卡、抠、压，外表上看着还是有果效的。就是在人群中你看着梁平管理的这些地方挺好的，作工有果效。王静还特别欣赏梁平，梁平也有了资本。梁平，你没有感觉到王静对你的欣赏？（梁平：感觉到了。）王静欣赏什么？欣赏梁平能操心、管理，能把该安排的工作“嚓嚓”安排下去，然后能够卡着让他们作。但是这只是一时的，时间长了行不行？第一个，你去卡着、管着，你不停点地跑感觉劳累，你累得精神紧张，时间长了你忍受不了了；第二个，跟着你作工的弟兄姊妹，他们也受不了你卡着、管着，因为他们内心的认知没有改变，看事观点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你还是用教会建造那时候的作工方式卡着、管着，经常得见面，卡着、管着让他们这么去作工作。刚开始能行，时间长了以后，他们就产生了一种反抗的情

绪，你要卡着他们让他们听话，你就必须得给他们一点脸色。那是一种地位的辖制，你辖制着他们，他们能作点工作，你辖制不住他们了，还能作吗？不能作了。所以就导致在你的管理下他们是作了一时的工作，可同时人对你是一种反感、逃避。梁平，你有知心人吗？你没有知心人，他们不能和你说知心话。三年了信心有什么不能和你说，你连她的情形都掌握不了。你带领的求真，你平时不管她，不管她的情形，你看着她挺好的，好像她作工还行，但她看了《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退去了，没有任何生命力，站立不住。等这些人一退去以后，你的资本没了，你拿什么和神交差？你怎么进国度呢？什么也没了，你也就消极软弱了。这是教会建造时期的一种作工方式，到了国度建造呢？国度建造是要让神话在人身上作王掌权，唯独不能让你得释放的是神的话。人是自由的，我只给你交通神话，让神话掌管你。神已经把灵收回，神已经从撒但的手里把权柄收回了，撒但还有权柄吗？（没有。）撒但没权柄了也就是梁平没权柄了，人家不听你的了。完全是神性出来作事，神性出来作事就是神话来管理。也就是说，原来是神性在人性里作工，圣灵极力地感动你，神说："在中华大陆这些人的身上所看见的全是撒但的败坏性情，所以神在这些人身上作工几乎无法找到人身上的可取部分，都是圣灵作工部分，只是圣灵加倍地感动人，作工在人的身上。"（摘自《话在肉身显现·路……六》）你所作的工作不都是圣灵的感动吗？有哪些是你自有的身量呢？国度建造的时候，圣灵出来，就要你看你自身的身量，然后再用神话带着你。原来是圣灵在里面感动着你作工，而现在是神话带着你，让你在前面作工。你有神话，你就刚强有力；你没有神话，你就软弱消极。只有这样才能显明谁有神话谁没有神话。有神话就是有真理，就有命；没有神话就是没有真理，就站立不住。梁平活在教会建造的作工里自居，王静还欣赏梁平，梁平就固步自封了。梁平，你没有在神话里用功，你没有让神话来掌管你，你更没有按照国度建造的作工方式去作工、去带领人，你用你的方式去带领别人，这是谁在掌权？你操心、你安排、你管理、你掌权，虽然你操碎了心，但是神已经把权柄给收回来了，你再说话不起作用了，所以别人对你反感，对你还有了仇恨。所以说，在你的带领下管理是一时的，也就是说人管人能够一时地克制、控制，它不是长远的，不是生命。这个能看懂了吗？这就是你为什么会消极，为什么下面的弟兄姊妹会成了这样的一

个原因。（王静：他们不跟你交心，有距离。）就不要说交心了，就不和你交通，他们对你是一种敌对、仇视。你有这个权势，他们在你面前是不得已、没办法，你自己跑得还累。梁平，找着根源了吧？（梁平：嗯。）也就是说，你一开始信神是这个信念，到现在呢，还是这个信念，信念没有变，生存法则没有变，你还是在搞交易，而不是见证神，不是宣扬神的名，你不是神经营计划中的人，你是在神的经营计划中搞着个人的经营，神怎么可能维护呢？（摘自《外邦人的四大代表（三）》）

8、教会建造是什么？教会建造就是卡着、管着作工作呢。国度建造是要转到什么里面？神说："我早已将各类人都摆设在不同的环境之中，他们都在各自的位置上表演着自己原有的属性，没有人捆绑他们，没有人引诱他们，他们的一切都是自由的，他们的流露都是很自然的，唯独不能使他们得释放的，那就是我的话语。"（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们当思想自己的所作所为》）神话要作王掌权，神话让人不得释放，国度建造是要让人生命进入，利用交通告诉人神的心意是什么，站在神一边看事是什么观点，是要用神话来掌管人。借着这个用心来带动人，让人里边先发生一个变化，这个时候外面的变化才更有价值，更有意义。也就是说，国度建造是要让人的心先动起来，心动起来以后，是不是就不用让人卡着、管着了？因为唯独不能使人得释放的就是神的话语，让神话来掌管人。教会建造是压着、卡着让人做，国度建造是用神话来掌管人。用神话来掌管，就是说你给他交通清楚以后，他心里明白了，不用你去管了，他的心情是舒畅的，他要是不干活，他心里受责备，他不敢嫌你，他也不敢嫌神，他不敢对神怎么样，他就是再苦再累，他还得默默无闻地干。但是你要让他干什么，他就不服，所以就导致了什么？如果神话在他身上不能作王掌权，神话不能掌管他，而是用这个势力、地位去压他，他会反弹，而且他还讨厌你。更主要的是人的生命没有进入，经不住试炼，经不住环境的诱惑。所以说在梁平带领的队伍里边，两个人倒下了，一个人进了男女里边了，另一个人听了咱交通的《生是神家人死是神家鬼》回家了，为什么呀？从他心里边、意念里边，就没有改变了信神的信念和生存法则，他就不知道什么是信神，他还想着得恩典，想的是神的作工完了以后回家怎么呢？（团聚。）回家团聚过生活。可国度建

造是让你干什么呢？是让你献上，是让你站见证呢。平时梁平就没有把他原来信神的信念和生存法则给打了，就没有把他对神的误解解决了，没有把神的心意给他交通清楚。所以说，一临到胜不过去的环境，他就站立不住倒了，回家了。梁平下边的两个人一倒，她就消极了，她也就倒了。梁平为什么消极？因为她进国度的根据是什么，她的信念与生存法则是什么？梁平不是根据人有无真理，梁平是根据什么呢？梁平是根据资格大大与作工多少。梁平一看“这几个人就有两个人退去了，我作的什么工作呢？”梁平看见了什么？看见了自己没有前途、没有命运。就用这两个例子来证实了，这是梁平里边的生存法则与信念。（摘自《撒但打发来的差役（十三）》）

9、对于咱来说，国度就是神话，你进入神话就是进入国度了。神说：“虽然万国万民之中的众子、子民进入国度，但享受不到国度生活。”（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九十七篇》）神话人是不是都看见了？你看见国度进不去。什么样的人进不去？诡诈人、墙头草、老好人进不去。为什么进不去？神是公义的，不是神让他进不去，是他不进去。国度要怎么进入？咱们想得渺茫，其实神话就是国度，诚实人，神说出话来就相信，然后他就能够实行，就能变化自己，那就进入国度了。那诡诈人呢？对神话信不来，另搞一套，自己不实行，那就是在教会里面，你能得着一点开启光照了，但你进不去。从这看到神作工是不是太公义了？神又说，话语成就一切，一切都是话语成就，放不下自己，不能实行神话，那就进不到神话里面去。神说：“每个人手里都捧着神的话，就借着这个成全，里里外外都是神的话，嘴上说神的话，实行按神的话实行，里面存的还是神的话，里外都用神的话来浸透，这样，人就被成全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国度时代就是话语时代》）这样就进入国度了，也就是此人勿动了。你实行出神话，神话就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了。什么是国度？国度建造是要干什么？就是让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你就进入国度了，国度建造就成形了。所以你实行不出神话，你进不去，谁也混不进去，神太公义了。（摘自《2019年6月份群里的话》）

10、你在教会建造的时候，教会里边要用工作安排、制度卡着你，给你个规章制度，带领工人还逼着、管着、卡着、打着，这是教

会建造整体的方向。在给你谈国度建造的时候，咱交通了神话：“你既已立下心志来事奉我，我就不放过你，我是忌邪的神，我也是忌妒人的神，既然你已将你的言语摆在祭坛之前，我就不容让你从我的眼目中逃跑，我不容让你事奉两个主。你以为将你的言语摆在我的祭坛上、摆在我的眼目前之后你就可以另有所爱吗？我岂能容让人这样捉弄我呢？你以为你的舌头就能随意向我许愿、起誓吗？你岂能指着我至高者的宝座而发誓呢？你以为你的誓言都已废去了吗？我告诉你们，就是你们的肉体废去，你们的起誓却不可废去，末了的时候，我要按着你们的起誓来定你们的罪，你们却以为将你们的言语摆在我前来应付我，而你们的心却可以事奉那污鬼、邪灵。我的怒火哪里能容纳这些猪狗之类的欺骗呢？我要执行我的行政，将那些墨守成规的‘虔诚’的信我之人都从污鬼手中抓回来规规矩矩地‘伺候’我，来做我的牛、做我的马任我宰杀，我要你将你以往的心志都捡起来重新事奉我，我不容让任何一个受造之物来欺骗我。”（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们的人格太卑贱！》）咱是根据神话把你打成了牛马打进来的。把你打成了牛马也就把你带入了神话，所以你感觉到了一种严厉，感觉到了一种威严，感觉到了狮子的性情。你觉得即便是牛马也是在神家呢，也是得福呢，所以你进来了。等进来以后，你感觉到什么了？还是狮子吗？（王静：不是了。）不是了，引导、扶持，说话还温柔、体贴，又成绵羊了，是吧？（嗯。）在这种背景之下，人又感觉到一种放松、松懈、释放自由，还可以放荡不受约束，甚至有的人是太放松了、太放荡了。能出现这样的局面，好像是咱无能，又好像是咱制度不完善，其实这是下一个步骤的开始，也是你的一种幻觉。我说是幻觉，但为什么你还感觉到是真实的呢？那是因为神话在你身上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是因为神话在你身上不能作王掌权，所以你感觉不到那种威严，感觉不到神狮子的性情，所以你就感觉到了一种释放自由，你更可以放荡。这个时候你自由、你放荡不受约束，并不是说神的工作不对，也不是说神的经营计划出错了，是因为神作工的步骤不一样了，拔高了。原来在教会建造时期是管着你、卡着你，是在神性支配下的人性里作工，也就是说原来你所做的一切，那不是你自有的身量，那是圣灵在你身上作工达到的一个果效，是圣灵在你身上作工，激励你、感动你达到的一个果效，不是你有什么良心理智，一切都是神作的。国度建造呢？是神性从人性出来，神性直接作工。神性

一旦出来以后，你原来是什么东西就又成什么东西了，人就要原形毕露了。有些人就纳闷呢，“我怎么感觉现在不像教会建造那时候积极、有劲呢？原来在教会建造我自己还能管住自己呢，现在自己怎么就管不住自己了呢？”什么原因？原形毕露了。这也是让你体尝一下，保罗为什么能在作工结束的时候说出“我活着就是基督”。那为什么保罗在作工的时候就没有显形，而是在作工结束的时候才显形的呢？因为作工的时候是在神性支配下的人性里作工作，到作工结束的时候，神要显明人，神性出来了，人就显形了，也就定他结局了。国度建造的时候神性就出来了，神性直接作工。怎么作工呢？发挥他话语的权柄。在传你的时候，虽然是用神话把你打过来了，把你带到神话里边了，可你一下就能真正地进入到神话里边吗？生命成长是一个过程。神性出来是一下就出来了，神性一出来就把你所有的都显明出来了，所以那时候你就感觉到了轻松、释放、自由、放荡。所以王静一进来就感觉莫名其妙，“国度建造是拔高了，但人怎么反而都放荡不受约束了呢？这都是啥人呢？”有时候还感觉到一种消极、失望。“应该是越拔越高，怎么反倒还低了呢？这里怎么连个规章制度都没有？这里的人怎么这么放荡不受约束呢？还不如原来那时候的管住、卡住了，你看管住、卡住那果效，谁敢大声说一句话？都有个圣徒体统”。来了国度建造的前两年看见都不是人，再过两年看见都是鬼了，《魔剧集》都上演了，越看越不是个人，这是神作工的一个步骤。你刚进来以后是想得福、得恩典呢，还有教会时期的条条框框约束着你，你还在伪装，还不显露、不发威、不显形。再过几年，你知道一些了，慢慢的你自己就放松了，这个时候神又交通了人的伪装，“好了，我现在不需要坐得正正的了，我可以放松了，我可以自然流露了”，显形了，抓住了人的罪状。抓住了人的罪状，所以神说审判刑罚正式开始了。（摘自《该怎样见证神（一）》）

11、一到了国度建造以后，神交通什么呀？别看你外表有个人样，但你的心是邪恶的。审判刑罚就开始说你的这个心了，你那是伪装。神交通伪装了，那你说伪装好还是不伪装好呢？（不伪装好。）教会建造刚开始的时候，神不说伪装不伪装吧？意思是让你有外表的好行为，也就是让你伪装了吧？（嗯。）但到了国度建造为什么又不让你伪装了呢？因为教会建造是要让你扩展福音工作呢，先得把人给

招回来，你是门面。你看招生的那些门面上的人是不是都得有个圣徒体统样呢？（嗯。）歪瓜裂枣的人能去招生吗？（不能。）人家一看招生的这两个人，就知道他那学校啥样了，去都不用去了。教会建造就是在招生呢，等把人招进来一上课的时候，是不是什么人也有？（嗯。）

咱就不说招生了，咱就说国度建造和教会建造的区别是什么？国度建造就是进入实际了。神说，审判刑罚正式开始了。神要审判你，得抓住你的现状呢呀，你外表装得好好的，就有圣徒的体统，你说神怎么审判你呢？神说你就是个狼，“我就是羊皮，你怎么说我是个狼呢？左看右看怎么也不是狼，神，你胡说！”神是用事实说话，不然人不服，那神就引狼出洞、引虎下山，这个时候神就得把你的这个羊皮给你扒一扒。神怎么扒你身上的羊皮呢？扒的时候你让扒吗？你不让扒，所以神只能让你自己扒。神给你交通神要的是诚实人，你做什么事情，得把你真实的一面露出来，就是你不要去伪装，你外表装得好好的那是诡诈、那是伪装。好了，经过神交通以后，人是不是都放松了？（嗯。）这是从神交通的话来看。再从咱经历过的事来看，在教会建造的时候谁敢放荡？你在教会建造的时候，即使说你心里难受，你也只能是回到家里边，在被窝里哭，你敢去教会里边和带领说你打压我、你辖制我？（不敢。）你不敢说。你心里就是再难受，你也是回家难受去了，你不敢在教会里边说。那你说温婧在教会建造时期好不好呀？（好。）“你看人家温婧多顺服呢，人家接受带领的修理对付，不管带领怎么说，温婧都是说‘嗯嗯嗯’”，人家伪装，人家穿的是羊皮，人家穿的就是马皮，不需要指鹿为马。等到了国度建造的时候，咱首先说的什么？神家不作开除的工作，神家作的是成全与淘汰的工作。一说不作开除的工作，人还害怕吗？（不怕了。）不怕了，也就放开了，好了，天气热了，把羊皮一脱，狼皮就暴露出来了。神就是要让你自然流露，让你自己把自己显明出来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显明出来，审判刑罚就开始了。

刚才咱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神交通了伪装，一个是教会建造和国度建造的区别。再看神作的大的一个工作是什么呢？教会建造的时候，神要卡着你、看着你，神卡着带领，带领卡着你，一级一级卡

着，你往哪儿跑？教会建造结束以后，神要让他们显出原形来，怎么呀？那好说，神一走就行了。神一出国，神说三个月不见，带领工人成什么了？（响马。）响马、土匪都出来了。带领工人不是羊了，他们显明出来了，那下边的人呢？（一样的。）一个一个也都显明出来了，这是不是神整个作工的一个转折？这就能看见，从原来的伪装时期转到一个显明时期。显明时期释放、自由，谁都释放了，污鬼、邪灵都释放了，谬论也释放了，这就是神把七碗灾祸倒下了。神说："七碗灾祸按人的头脑想象，是针对世界各国、各民说的，其实并非如此，七碗灾祸指的是撒但魔鬼的权势，是大红龙（我利用效力的对象）的阴谋。"（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九十四篇》）七碗灾祸是什么？那就是撒但的诡计。撒但的诡计都出来了，你有什么诡计也都暴露出来了。暴露出来，放在光中，神不搭理、不吭气，让你们都表演。表演完了以后，神才说你的罪状都显明出来了，行了，所有人都显明了，抓住你的罪状了，这就开始审判刑罚了。

这一段时间神交通什么了？（追求真理。）什么是追求真理。前一段时间针对羊皮这个事情交通的，那时候神交通说那是诡诈。神还交通什么了，没有一点圣徒的体统。神为什么这样交通呢？因为跑断腿、累断腰，作了多年的工作，还穿了几十年羊皮，如果不让他脱下这个羊皮，神直接交通什么是追求真理，那个羊皮就成了他自己的皮了，那就把所有人都迷惑了，所以就来了这么一个转折期。神说让人做诚实人，就是让人脱下羊皮呢。诚实人还没有作成了，刚把人显明了以后，神又说什么了？你得有点圣徒的体统，就是说这个羊皮还得穿上。什么意思？那是因为教会建造结束了，你们迷惑了那么多人，"来，把羊皮给我脱下来"，你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假带领、敌基督都显明了，神又给咱解剖了什么是假带领、敌基督，让弟兄姊妹都认识了假带领、敌基督的表现。抓住了罪证以后，"好了，你们知道谁是狼、谁是羊了吧？行了，知道就行了。来，给我穿上羊皮。"让人继续再穿上羊皮。穿上羊皮一方面是还要继续作工，另一方面是因为你认识你自己了，揭露解剖了你了，你知道你是狼还是羊了。别看你穿着羊皮，你穿的那个羊皮现在迷惑不了人了，因为你已经脱过一次羊皮了，别人已经看见你脱了羊皮赤身露体的样子，都看见你是人还

是鬼了，你再穿什么皮也不管用了，你那就是伪装。可即便是伪装，你在弟兄姊妹面前也得伪装，这就是神话先把你捆绑、控制住了。用这个羊皮先把你控制住，你不能当狼了，但是人人都知道你是狼，还把你当狼待，那你进入哪里了？这就到了火湖里边了，开始烧了。“我是个狼，我不能发狼性，我还得穿着羊皮”，这就得从外到里地烧，最后把那些杂质烧完，剩下的就是精金之品。让你脱胎换骨，把你这个狼换成一个羊。把你的那些杂质烧尽了，就换成羊了。你刚开始是克制了，随后怎么呢？从神话里边认识到了，然后从里到外有一个变化，用里边的心思、意念转变支配你外边的一个行为活出。当你里边变了以后，你外边所做的一切就有意义、有价值。如果你里边不变，只是有外边的好行为，那你依然还是披着一个羊皮的狼。这个时候虽然你披了一个羊皮，从外边看你是羊，但是人人都知道你是谁。（不是羊是狼。）那这个时候就可以惩罚你了，不会因着惩罚你把别人绊倒了。所以说等到神作工结束的时候，如果你还不能改变，在火湖里边还不能把你的这些杂质烧完，你还要与神去较劲，那神的作工结束了，就把你放在了撒但一边，这就把两类人分开了。变化了的，站在神一边，不变化的和撒但放在一起，一起毁灭了，神的工作就结束了。这是不是神的奇妙作为、神的智慧呢？让撒但中了自己的诡计。他想伪装进国度呢，“你伪装就伪装吧，借着你的伪装，还能给我扩展一下福音工作。”等你伪装完了，不用神作什么工作，神走出厨房，让你大显身手就行了。你大显身手，把羊皮一脱，狼性都露出来了，好了，抓住罪状了，神智慧吧？（嗯。）神太智慧、太全能了。给你交通这个意思就是得跟上神拯救人的步伐。（摘自《撒但的护卫兵》）

12、你们经历过教会建造，又经历了国度建造。你们刚接受国度建造的时候是打进来的，当时是怎么打你们的？你们是有体验的吧？（嗯。）打进来是让你当牛做马的，你不愿意当牛做马就不要你。你进国度建造以后呢？进来以后是给你自由的，是放松的。放松是为了什么？放松是为了抓捕你的罪状，因为在国度里是最后一次审判。神说：“人都把侍候官家老爷的套路拿到神家来发挥，妄想运用自如，结果万万没有想到神的性情不像绵羊，而像狮子，所以初次与神交往的人都不能与神‘沟通’，因为神的心不同于人的心。”（摘自《话在肉身

显现·告诫三则》）你不要把神的性情当成绵羊，神的性情像狮子。（摘自《什么是活死人与行尸走肉（三）》）

13、教会建造主要是见证神已道成肉身来到中国，作了新的工作，开辟了新时代，是话语时代的到来，也就是国度时代的开始。是见证耶稣的再来、主的重归，是迎接主耶稣的再来，是扩展福音工作，是见证神所作的一步工作，是一个异象，是给人一个路途让人去跟随。但在教会建造时期神的性情并没有向人显明，临到人的仅仅是一些话语，并没有事实临及。在教会建造，人虽然来到了国度时代，但依然享受着神的恩典，并没有按人的行为来报应各类人，也就是没有事实临及，话没有与事实并行。也就是说神的公义性情并未向人显明，人并未看见神，只是听见了神的声音，所以说神是隐秘降临在地上。正因为神的隐秘降临，使人的言行举止活在神话语的光照之下，却没有遭到神公义性情的审判以及咒诅与惩罚，在这个时期就给人留下了足够的悔改的机会，甚至神直接说既往不咎。以此看出教会建造就是见证神的隐秘降临，主要就是显明人的败坏，以此抓捕人的罪状作为审判人的依据，不然人都不服。所以说隐秘是拯救，公开是惩罚。教会建造是隐秘降临，国度建造是公开显现。国度建造是见证神的公义性情，是见证神已作成的工作，见证神话语的应验，是见证神话语在人身上作王的表现，是神话语在人生活中的一个显现，是人肉眼就能看见神的“‘话’在‘肉身’显现”，认识了神“‘道’成‘肉身’”也就是人看见了神的显现。所以说国度建造是让你看到神的公开显现，是来见证神的作工、见证神的公义性情，是审判刑罚工作的正式开始，是话与实并行，是事实临及，是众长子正式开始尽本分配合神建造国度的工作的时期。也可以说见证众长子作的工作就是见证国度建造。（摘自《打仗问题回复》）

14、教会建造是让你干什么呢？你来信神吧！是扩展工作。而国度建造呢？也就是要让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神要借着他的话得着你这个人，人借着神的话得着神，这是一个蒙拯救、被成全的过程。教会建造的时候，神显现你为什么只是看见一个扩展福音，而没有看见神的性情呢？那叫隐秘降临，普通人是看不见的。谁能看见呢？通行神旨意的人，通灵的人，能在神话语中明白神心意的人才能看见，

神的羊听神的声音，听懂了神的声音了，就看见了神的显现。所以说，隐秘时期的显现，对普通人来说是隐秘着呢！那国度建造呢？作工结束了，不再是隐秘了，而是公开显现。公开显现是指什么呢？是指他的性情向全人类公开，怎么公开的？是要借着先得着一部分人，他们的活出作个标杆，借着这些人的活出，来把神的所有所是见证出去。所以咱今天的使命不再是传福音人员，应该是见证人员。（摘自《打仗作工原则》）

15、神说："之所以我用不同的手段来惩罚大红龙，是因为它是我的仇敌，是我的对头"，大红龙是谁？不要一说惩罚大红龙就想着让大红龙倒，你身上与神对抗的东西是不是大红龙？你的自是是不是大红龙？你的情感是不是大红龙？这就是神的手段。你看见是大红龙在做事呢，但是是神在支配它呢，神说万事万物都是神主宰，大红龙它就像木偶一样不由得它。（王静：人觉得难以理解，理解不了。）所以说二货她就理解不了，二货怎么也想不通，"神大呢，还是大红龙大呢？为什么大红龙能赶得我走投无路呢？"你就不知道是神不让你有后路。（王静：是神话应验了，神说"因为要有历代以来人未看见的令人难以放下情感、脱下自是的事发生"。）这是神话的应验，神是先有话后有事。你说"把东西就放在家附近，近一点"，近一点东西都到了大红龙手里边了，还近一点吗？你看是你的话应验了，还是神话应验了？"神不再向我们隐藏。"不隐藏了。神的性情不隐藏了，神的权柄不隐藏了。教会建造是隐秘显现，神是隐藏的，你是看不见的，所以你做了什么事也让你看不见神向你显现，你应付糊弄你也看不见。现在是什么？是事实临及，审判立时临到，咱早就交通了，早就告诉你了，提前告诉你审判立时临到，今天看见了吗？你应付糊弄，你二次悖逆的时候大红龙二次搜家，神给了你二十天悔改时间，神不再向我们隐藏。（摘自《神的性情与权柄的显现（一）》）

16、神说："谁也不要拦阻，我击杀人的手没有情感！从现在开始，谁也不要提起教会建造的事，否则我不饶恕"，教会建造是干什么呢？建造教会是扩展神的福音工作，只看成立了几处教会。打开山东的福音工作了、打开河南的福音工作了，山东建了几处教会、河南建了几处教会、湖北建了几处教会，这是不是建造教会呢？"谁也不要提

起教会建造的事，否则我不饶恕”，后边解释了，“（因着现在是见证众长子的时候，也就是建造国度的时候，谁若提起教会建造，便是拆毁国度建造的，是打岔我经营的）。”那怎么就是见证众长子呢？是让你喊谁是众长子吗？（不是，是用实际的活出来见证。）众长子要建造国度，要建造方舟，你在众长子的带领下能忠心耿耿、默默无闻、勤勤恳恳，把你所能做到的都献上，用你实际的活出来见证。神现在交通：“这些人来到教会同样像在社会上一样，常常夹着电脑，到哪儿就开始工作，他们喜欢被人看为是专业人士、技术人才，也喜欢被人尊称为某某人才，甚至在他的姓氏后面加一个‘老师’，等等，他们喜欢享受这样的待遇、这样的称呼。”（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怎样追求真理（六）》）这是在搞个人的经营吧？你在国度建造里搞个人经营，神要不要你啊？不要你，不允许你搞个人经营，让你一心一意为着神作工。今天你来尽本分了，把你的恩赐都发挥出来，用在本分上，用你的忠心与顺服来见证神，羞辱撒但。这里说到恩赐了，那恩赐是什么？恩赐那就是一个工具，是你尽本分的工具、敬拜神的工具。你用这个工具来尽好你的本分，不搞个人的经营，一门心思就是怎么能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最终要的是你尽本分的果效。在你尽本分的时候，不仅要看你干的活儿怎么样，还要看你维护神家利益了没有。“我在尽本分的过程中，我与弟兄姊妹打斗了没有？我与弟兄姊妹之间出现打斗的问题时，用神话解决了没有？我发现达平懒惰的时候，我是骂他呢？还是帮助他呢？还是跟他合起伙来拆毁神经营了呢？”你的活出，这是不是一个见证？神话给你带出来路了，弟兄也给你交通了，你根据神话实行了，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实行真理，在实行真理的过程中尽本分，国度就建成了。当国度建成的时候，就是众长子被见证的时候，这个能理解吧？“因着现在是见证众长子的时候，也就是建造国度的时候”，刚才说什么是建造国度呢？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的过程就是建造国度，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了，登宝座了，国度就成形了。“谁若提起教会建造，便是拆毁国度建造的，是打岔我经营的。”刚才说什么是教会建造呀？教会建造只是说扩展了多少福音，是吧？现在重点不是看你扩展了多少福音，而是看神话在几个人身上作王掌权了，要这个果效了。“谁若提起教会建造，便是拆毁国度建造的，是打岔我经营的。”神说过一句什么话呀？神说“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神要的是选上的人，而不是要召进来的人，所以谁

也不要提起教会建造，因为教会建造是召进来的人，而国度建造是选上来的人，所以说你不要说召进来多少人。（摘自《国度怎样降临（二）》）

17、“教会就是战场”，这是神兴起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是揭露、捆绑撒但，打败撒但，获得战利品，拯救众子民的战场。是要显明大红龙的邪恶、不堪一击，衬托神的伟大、圣洁、全能与不可触犯的公义性情的场所。是蒙羞撒但，见证神的奇妙作为，打败众仇敌，让神得荣耀，建造神国度的地方。教会建造是征服宗教界，教会建造结束、击打牧人是拣选显明得胜者，淘汰一切不信派。国度建造是成全得胜者，拣选众子民，拯救一切愚昧无知、麻木痴呆、诡诈多疑对神信不来却能接受审判刑罚的人，显明淘汰一切本性邪恶，而且狂妄刚硬不接受任何真理供应的魔鬼撒但。这是神现在正在作的工作，揭露解剖就是给这个战场浇油加火，让硫磺火湖里的火着得更旺。（摘自《目前的异象与该实行的路》）

四、对国度建造的工作安排的问题答复：

有人问：“王静能代表上面吗？”你们怎么认识的？（公开跟你叫嚣、对抗呢。）教会建造的时候，神和圣灵使用之人代表上面，代表神家，其余任何人都不代表上面，不代表神家。国度建造呢？国度建造和教会建造有什么区别？当时教会建造是神和祭司弟兄带领的，那国度建造是谁的本分？（众长子。）众长子的本分。众子、子民是谁来作成？（众长子。）众长子来作成。那众长子代不代表上面？（代表。）代不代表神家？（代表。）神刚交通了什么是神家，什么是教会，这是不是都已经说了？（嗯。）什么代表上面呢？你跟随的是众长子，你把什么当作上面了？你没有直接说我，你是说王静，那王静在我身边，是我安排的，她不代表上面代表下面？那你代表哪呢？从这个话来看，这是不是四六不分？

“王静代表上面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实在太发人深省。”你说可笑不可笑？如果这句话是出自教会建造的人口里边，这个正常，因为人家就没有跟随。现在你跟上了国度建造，你跟随的是谁？你跟随的是我，我让王静带领你，你说王静代表上面吗？（代表。）所以，这

样的人完全是四六不分！回去就定他个四六不分，基本的层次感都没有。“王静能代表上面吗？”你反问他：“你跟随的是谁呢？如果说你是在教会建造，你没有跟随弟兄，那你不是这家人，那你就不要来这儿说这个话，这儿没有你说话的地方。如果你是跟随弟兄的，那弟兄身边用的人你是不是也该承认？弟兄用了王静，你不承认，你把她驳倒，不把她当成你的上面，你计划把她当成你的下面？你是上面？那就是我在跟随你呗！”

“王静下发的安排能代表什么？”我说的就是让王静来管理教会呢，是吧？那你说“王静下发的安排能代表什么？”那这是不是审判我呢？（是。）那既然王静不能代表我，那你给我找个能代表我的，谁要代表我呢？他们认为他们那边有“圣灵的流”，那就让他们在“圣灵流”里就行了，不要过来了。（王静：就是说啊，不要了。）只要是我做的他就不认可、不认同，这还叫顺服？这叫接受？你既然不顺服、不接受就不用跟随，没有人逼迫让你跟随呀！（进入说自己认识神了，我就说祭司弟兄还说他对神的认识只是大海中的一滴，你敢说你对神有认识吗？）什么话也敢说。（进入说不需要认识自己，认识神就行。）这就把那些跟随国度建造的名的人分开了。这些人听着神话说了个国度建造，谁建造国度就跟谁，根本不从实质上去分辨、去认识。也说明平时下面就没人去作这个实际的工作。什么是国度建造？国度里边有最后一次审判是审判谁呢？就进入说的“你不要认识自己，认识神”，认识神而不认识自己，还有审判吗？还有国度里边的最后一次审判呢？你看神一直交通的假带领、假工人，直到现在交通的《什么是追求真理》，是不是都是让认识自己？（嗯。）那他们是不是与神对着干呢？

再一个就是他主要是抓把柄的，他抓的是“没有真实的带领人”，原教会里边没有真实的带领人，再看着今天你们这儿也没有真实的带领人。今天我在这儿带领呢，我说让写文章呢，是不是让带领工人必须都得写出《我就是魔鬼》的文章？《我就是魔鬼》这是什么？我没有承认你是真正的带领人。我是带着你去认识自己，认识你是魔鬼，当你对自己真正认识的时候才是信神的开始，现在才是人信神的开始呀。神刚刚交通了什么是真实的带领人，作为带领工人该走什么道

路，你说现在可能有真实的带领人吗？不管你是教会建造也好，国度建造也好，就不可能有真实的带领人。今天我跟你说王静是配合我的工作的，我在这儿任命了，那就是带领人，不管什么，或对或错都与你无关，她是我直接指任的，那其他人我没有指任过谁，这就和神用祭司弟兄一样，祭司弟兄或对或错都与你无关。那今天我说王静是我用的，或对或错都与你无关，我把这个工作交给她作，圣灵就要负责，这不是你该操心的事，她是配合我工作的。我没有说哪个带领工人是真实的带领人，就算是说何熙，我也是专门交通过，在咱这一片区域的人群中，我再找不出一个比何熙强的，这些人的嘴里连一句实在话没有，都是活鬼，这个咱都有体验吧？何青，有体验吧？（何青：嗯。）这个不是假话吧？当时我也是这么说的，事也是这样做的。我在这个人群里边，我也只能是用何熙，矬子里边拔大个，当时是不是这样说的？我还专门交通说何熙和王静不一样，王静我是正式用的，何熙只不过是操练她，是借用她可取的这方面去作工，能一样吗？这是两码事。

五、相关神话：

神说："以往我对教会建造谈了不少，揭示了多少奥秘，当达到高峰时突然结束，而国度建造与此却不相同，是在灵界交战达到尾声之时，我才开始在地另作起头，也就是人都即将退去之时，我才正式起头又兴起新的工作。国度建造与教会建造的不同之处是：教会建造是在神性支配下的人性里作工，是直接对付人的旧性，直接揭示人的丑相，揭穿人的本质，使人在此地步上认识自己，从而达到心服、口服。国度建造是在神性里直接作事，是让所有的人在认识我话的基础上认识我的所有、所是，最后达到认识在肉身的我，从而结束整个人类对渺茫神的追求，结束'天上之神'在人心中的地位，即让人都在我的肉身中认识我的作为，从而结束我在地的时代。

国度建造直接指向灵界，即灵界交战的情形直接在众子民当中显明出来，从此足见，不仅是在教会，更在国度时代，所有的人一直都是在争战，虽身在肉体，但直接揭穿灵界，接触灵界的生活。所以在你们开始为我尽忠之时，不可不做好下一部分工作的准备。应把心全

部交出来，这样方可满足我心，以往在教会的事我一笔勾销，今天是在国度。撒但在我的计划当中始终步步尾随，作为我智慧的衬托物，一直在想方设法打乱我原有的计划。但我能屈服于它的诡计吗？天地之中有谁不做我的效力品，难道撒但的诡计除外吗？这正是我智慧的交接之处，正是我作为的奇妙之处，是我整个经营计划的实行原则。在国度建造时代，我仍不回避撒但的诡计而继续作我要作的工，我在宇宙万物之中挑选了撒但的所作所为作我的衬托物，这不是我的智慧吗？不正是我作工的奇妙之处吗？当进入国度时代之时，天下、天上的万物都巨变，都在庆幸，都在欢腾，你们不也是如此吗？谁的心中不是甜如蜜呢？谁的心中不是乐开了花呢？谁的手脚不在欢舞？谁的口中不是赞美呢？”（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八篇》）

神说：“为什么现在是国度建造之时，是教会建造结束之时，而所有人的聚集仍称为教会呢？以往谈到教会是国度的前提，若没有教会就谈不到国度，国度时代的开始是神道成肉身尽职分的开始，国度时代是道成肉身的神带来的，他带来的是国度时代，并不是国度的正式降临。这不难想象，所说的子民是指在国度时代的子民，并不是国度里的子民，所以说在地之人的聚集仍称之为‘教会’，这个并不难理解。因为以往在正常人性里作事，而且神自己并未被见证，所以国度时代并未在人间开始，即我所说的我的灵并未正式在我所道成的肉身作工。因着神自己被见证，所以国度实现在人间，这就意味着我要在神性里开始作工，所以能够享受我在神性里说话的人、享受我在神性里作事的人便称为国度时代的‘子民’，由此‘子民’便产生了。在这个阶段，主要是我的神性作事、说话，人根本没法插手，而且也不可能扰乱我的计划。当神的说话到一个地步时，神的名被见证，对人的试炼随之开始，这是神作工的最智慧点，为下一步工作的开始，为上一步工作的收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扎下了根，这个作为人谁也预料不到，这是审判时代的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的交接点。若没有几个月的熬炼，我的神性没法作工，因着几个月的熬炼，为我下步工作开辟了出路。这几个月工作的停止是下一部分工作进深的标志，若真明白神的话，便可以摸着神要通过这几个月的时间来开始下一步工作，从而使下一步工作能达到更好的果效。因为有人性的阻拦，为我的下一

步工作设置了障碍，所以说经过几个月的苦难熬炼，双方都得造就，而且受益匪浅，所有的人从此才开始宝爱我对其的称呼。因此当神的笔锋一转，说不称之为‘效力者’而是‘子民’之时，所有的人都欣喜若狂，这是人的致命处，神正是抓住人的这个要害说话的。”（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说话的奥秘揭示·第一篇》）

神说：“在这一天的说话当中，神对异象方面的事谈得不少，不必细说，主要是说国度建造是在教会建造的基础上说的，再说得具体点就是在教会建造时期，主要是让人都心服、口服，但并没有亲眼认识在肉身中的神，虽然在心里都相信，但因着在那个阶段肉身的神与人并没有明显的区别，所以人并不认识。而在国度时代，要让所有的人都心服、口服、眼服，从此足见让所有的人都达到口服、心服、眼服，必须是让人的肉眼就能认识在肉身中活着的神，不是人被逼得不得已的情况下，也不是人随意就相信的情况下，而是人有了认识因而心服口服。所以这一步的建造并不是打、并不是杀，而是让人在神的话上得到开启，从而让人去追求、摸索，让人不自觉地认识在肉身的神。所以这一步工作在神来说省事多了，是顺其自然，并不是与人‘背道而驰’，这就达到在最后让人自然而然地认识神，所以你们不要太着急上火。神所说‘灵界交战的情形直接在众子民当中显明出来’，指的是当人进入正轨开始认识神的时候，不仅在个人里面有撒但的试探，而且在教会当中也会有撒但的试探，不过这是必经之路，谁也不要着慌。撒但的试探有几种情形，对神的话语冷淡、放弃，而且用消极话语来打消别人的积极性，但并不是拉拢别人与他同伙，这个是人不容易识透的。主要原因是：他仍积极主动地聚会，但异象模糊，若不防备，整个教会都因他的消极而对神不冷不热，因而对神的话不注重，这种情形是陷入了撒但的试探之中；不直接抵挡神，而是因着对神话摸不透，对神不认识，因此而发怨言，生发埋怨的心，说神已离弃了他，因而得不到开启、光照，想离去但又有几分害怕，说神的作工不是出于神，而是他认为的邪灵作工。”（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说话的奥秘揭示·第八篇》）

神说：“在教会建造时期，神丝毫不提国度建造之事，即使提起也是以教会建造时的说话的方式提起，当进入国度时代神对教会建造的

事或某些作法都一笔勾销，只字不提，这也正是常新不旧的‘神自己’的本身含义。即使以往作得再好，但毕竟是昨天的事，所以神把以前的事都放在公元以前，而今天却都是公元以后，从此看出，教会建造是国度建造的前提，这为神在国度执掌王权而打下了基础。教会建造是今天的一个小影儿，神在地的工作主要在国度建造这一部分中，当教会建造结束以先，神就把所有的工作都预备好了，时候一到他就正式开始作工。所以神这样说，‘国度时代毕竟不同以往，不是关系到人怎么做，而是我降在地上亲自作，是人所想不到而且也达不到的’。确实，这工作非得神自己亲自作，人根本做不了、达不到，除神以外谁能在人间动这么大的工？谁能把所有的人都‘折腾’得死去活来？难道是人能安排的吗？为什么说是‘我降在地上亲自作’呢？难道在整个空间神的灵就消失了吗？所说的‘降在地上亲自作’，一方面指神的灵道成了肉身来作工，另一方面是指神的灵明显地作工在人的身上。神亲自作工使很多人在肉眼中就看见是神自己，并不需人在灵里细摸，而且让所有的人都能亲眼看见灵的运行，让人在本质上看见神的肉身与人的肉身的区别。与此同时，在整个空间、整个宇宙世界仍有神的灵在作工，所有的得开启的子民都看见接受神的名之后神的灵怎么作工，因而更加认识道成肉身的神，这样只有神性直接作工，即神的灵不受一点阻隔地作工，才能达到认识‘实际的神自己’，这就是所说的国度建造的本质。”（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说话的奥秘揭示·第十篇》）

神说：“我必要回到锡安，我必要脱离肉体、脱离世界，谁也不要拦阻，我击杀人的手没有情感！从现在开始，谁也不要提起教会建造的事，否则我不饶恕（因着现在是见证众长子的时候，也就是建造国度的时候，谁若提起教会建造，便是拆毁国度建造的，是打岔我经营的）。一切都已就绪，一切早已预备好，就等着众长子被高举、被见证，那时我会不耽延一分一秒，不讲究任何形式，立时回到锡安——你们日思夜想的地方。”（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一十九篇》）

神说：“我所作的每件事都有我的智慧在其中，但人根本测不透，人只能看见我的作事、我的说话，但人却看不见我的荣耀，看不见我

的本体显现，因为人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我在不改变人的情况下，我与我的众长子回到锡安改变形像，让人从中看见我的智慧，看见我的全能。现在人所看见的我的智慧、我的全能，只不过是我的荣耀之中的一小部分，根本不值得一提。从中看出，我的智慧、我的荣耀都是无穷无尽、深不可测，用人的头脑根本没法想、根本摸不透。建造国度是众长子的本分，也是我的本职工作，即指我经营计划中的一条。国度建造不是与教会建造相同的，既然说众长子与我是我的本体、是国度，那么我与众长子进入锡安山就达到了国度建造。也就是说，国度建造就一步工程，就指转入灵界这一步（但所有的我创世以来所作的，又都是为了这一步，虽说一步，但实际上并不是一步）。所以我使用所有的效力者为这一步效力，因此在末世要有大批的人退去，这都是为众长子效力的对象，谁若对这些效力者施好心，必死于我的咒诅之下（因着效力者都代表大红龙的阴谋，都是撒但的差役，所以对这些人施好心，便是与大红龙同伙的，便是属于撒但的）。我是爱我所爱，恨恶我所咒诅、焚烧的对象，你们也能做到吗？谁若背着我的来，我绝不轻饶，我绝不放过！当我作每件事的时候，我都要安排大批的效力者为我效力。由此可见，历代以来的先知、使徒都是为今天的这一步效力的，都不是合我心意的，都不是从我来的（虽然多数的都为我尽忠心，但都不是属我的，因此，他们的奔跑为我作了最后这一步的根基，但对其本人来说，都归于徒劳），所以末世更要有大批的人退去（之所以说是大批，是因为我的经营计划已告终，我的国度建造成功，众长子已坐在宝座上），都是因着众长子的显现。就因着众长子的显现，大红龙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地破坏：差来为我效力的，那些在现阶段显形的、打岔我经营的各种各样的邪灵。这些人的肉眼根本看不到，都是在灵界的事，所以人都不相信会有大批的人退去，但我作的事我知道，我的经营我了解，这就是不让人插手的原因（到有一天，各种各样的不正当的邪灵都显形了，人就都心服口服了）。”（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一十三篇》）

神说：“虽然在教会建造时期也是神亲自作工，但由于神是常新不旧的神，所以对于以往的事他并不留恋。为了避免让人回想以往，他采用了‘犹如撒但的诡计破烂不堪’这样的说法，说明神并不守规条。

有的人会误解神的心意，说为什么既然是神自己作的工却说是‘花凋谢之后，便无人问津’呢？这给人一个启示，最重要的是让所有的人都能有一个新的正确的起点，从而才能满足神的心意。最后达到使众子民对神有发自内心的、不是强迫性的、真实的赞美，这正是神六千年经营计划的中心点，即六千年经营计划的结晶——让所有的人都认识神道成肉身的意义——实际地认识在肉身的神，即神在肉身的作为，从而对渺茫的神加以否认，认识今天的也是昨天的，更是明天的，从亘古到永远实实际际存在着的神，这样，神才进入安息！”（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说话的奥秘揭示·第三篇》）

上面的讲道交通：“但以理书二章四十四节：‘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就是这个世界没有被毁灭的时候，也就是现在，列王在位就是各国的国王都在位的时候，这话就是指末世说的。‘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是什么意思？‘另立一国’怎么另立啊？就是神末世显现作工拯救了一班人，产生的一个国度，基督的国度在地上出现，这就是另立一国。再说得具体点，‘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就是神道成肉身来在地上作审判洁净工作设立的国度，神末世作工洁净成全的这些人就是神的国度子民，这些人的集合就是神另立的一个国度，基督的国度。神末世是怎么说神的国度的？‘国度在人中间扩展，在人中间成形’，是不是应验这句话了？（是。）基督的国度现在出现了，‘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这句话应验了吧？下面说‘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有人说：‘“永不败坏”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国度的人因着基督的洁净、拯救、成全，得着真理作生命了，撒但、魔王谁也败坏不了了，所以这叫永不败坏。不光是现在的列王、撒但、伟人、邪灵、各宗各派迷惑、败坏不了这个国度的人，就是千年国度时代以后，从无底深坑上来的魔鬼再度迷惑人的时候，基督的子民它也永远败坏不了。那个时候什么样的人会被迷惑啊？列国被迷惑，效力者被迷惑，基督的子民它迷惑不了。现在，哪些人得着真理生命了，这些人就是基督国度的子民，那些没有得着真理生命的，丝毫不认识自己的，不通灵的，就是效力的。效力者在千年国度存在一千年以后，等被捆绑扔到无底深坑的魔鬼又出来迷惑人的时候，那些效力者又被迷惑了。又被迷惑了，就是又被撒但败坏

了。但是基督国度的子民永不败坏，永不败坏不是今天明天后天不被败坏，是以后永远败坏不了。什么样的人永不败坏？追求真理得着生命的就不被败坏了，撒但败坏不了。现在神家有一些人，假带领会分辨，敌基督会分辨，恶人会分辨，不通灵、不信派会分辨，各种邪说谬论也都会分辨，这就证明这些人得着真理了，撒但败坏不了了，再迷惑也迷惑不了了。就算把这样的人交给大红龙洗脑，交给撒但败坏、迷惑，也都是白费力啊！有的人一听大红龙洗脑的话，一听撒但的种类讲那些哲学，他就感觉恶心、反胃，要呕吐，他听不进去了，说‘你别讲了，你再讲我就呕吐了’，他越听那些谬论越恶心、越呕吐，那还能被败坏吗？有的人就不行，听两天不感兴趣，听十天半个月就说也有点道理，听的时间长了就赞同了，他就不信了，这就是还能受迷惑、败坏，是不是？所以，凡是不追求真理的，不注重认识自己的，得不着真理呀！得不着真理你这个人就还能被撒但败坏，还能被撒但败坏就足以证明你不是国度子民，你是效力者。‘也不归别国的人’，这些人无论在哪儿生存，他们不归别的国，他的标准国籍是基督国度的子民，他在中国也不属于中国，在韩国也不属于韩国，在日本也不属于日本，他是基督国度的子民。不归别国就是不是别国的人，他是基督国度的人。他们不是不归别国管，而是不属于那个国的人，他们是属天的，是神国度里的人，谁也迷惑不了，败坏不了。虽然他们在各国都遵守各国的法律，也不违背各国的一些风俗习惯、礼节，但是他们的心归向基督，是属基督的，属神的，这是‘也不归别国的人’。现在在神家中的人，不管是哪个民族的，他们本民族的那些风俗习惯、礼节、年节、穿戴的方式、规条等等是不是真理？那些不是真理，都可以放弃、背叛，唯有神的话，唯有基督的话是真理、是生命。所以，这些人不是别国的人，别国的什么风俗习惯、外邦潮流都影响不了他们跟随神、见证神、尽本分。

下面又说‘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个‘打碎灭绝’是指什么说的？基督的国以后要永远存在，不管世上的哪个国，你恨基督的国，你跟基督的国敌对，都要被神毁灭，因为这个国度的君王是基督，是神。谁敢对基督的国有敌意，想取缔基督的国，那个国必然灭亡，就是这个意思。‘这国必存到永远’，必存到永远的不就是神的国度吗？这就应验启示录的话了，‘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启

11:15）。那基督的国在什么时候出现？是在大灾难以后出现还是在其他什么时候？‘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就出现了，神子民在灾前被提到神宝座前，与神一同赴筵席，基督的国度就产生了。大灾难前，也就是这个世界还存在的时候，基督的国度就出现了。存在到什么时候？‘这国必存到永远’，必存到永远。基督的国度现在出现了，大灾难以后就完全实现在地上了，在地上掌权了。千年国度以后，撒但从无底深坑上来又迷惑人类，有一些效力者、没生命的外邦人又被迷惑了，那些人又被毁灭了。毁灭以后，基督的国度子民在国度时代就永远掌权了，所以，这样的国度必存到永远。必存到永远就是从大灾难以后，地上再没有世界的国了，就是基督的国永远存在。现在我们追求真理，达到认识自己，达到性情变化，最后就被成全为基督的国度子民。成为基督国度子民的人，这些人就永不败坏，永远存在，得着永生了，这是不是最有意义的事啊？现在有很多人怀疑，‘真的吗？’现在不都应验了嘛，关键就看你能不能得着真理生命，是不是？你要是不认识自己，不追求真理，那就完了，你不能成为国度子民，不能成为天国子民。你要是好好追求真理，能真实认识自己，最后达到有真实悔改、真实变化，那你就是国度子民，那就永不败坏。现在有一些人，临到点儿修理对付都接受不了，一个劲儿地发怨言，这样的人能不能被撒但败坏呀？还能被败坏，他没有真理呀，连修理对付都接受不了，这样的人站不住脚，我看危险，随时都能被淘汰。凡是尽本分不务正业的，有没有真理？这些人纯粹就是不信派，是瞎起哄的，必定得被淘汰。神在末世作审判工作的时候，那些没有生命的、属于糠皮的都要被风吹散，这就是扬场的时候。神作末世审判工作就是扬场的工作，‘扬场’知道是什么意思吗？籽粒收进仓里，有生命的留下，没生命的被风吹散，放在火里烧。被风吹散的意思就是先淘汰，淘汰以后，他的结局归宿就是放在地狱里被毁灭。所以说，认识自己对于进入真理实际、对于达到生命性情变化太关键了！人有没有生命，是不是蒙拯救的人，关键从哪儿确定啊？就看他认不认识自己，有没有自知之明，有没有真实顺服，能不能顺服真理。你如果不能认识自己，你能顺服真理吗？你顺服不了。修理对付你都接受不了，接受审判刑罚那更是不可能的事。”（摘自《上面的讲道交通·189-A-5》）

12 .临到环境该有的认识

临到环境该有的认识（一）

神说：“没被抓的时候你心想‘神不会让我被抓’，你有了这个想法之后你的胆子就大了，那不是真正的有胆识有信心。如果你在没有被抓的时候已经把这一切都想透了，你说，‘人的生死都在神手中，神真要挪去我的性命我应该顺服，至于以后是什么归宿那是神一句话的事，神怎样对待我、给我怎样的归宿都是神的公义，我顺服。如果神让我死在监里那是我的荣幸，我愿意把这条命献给神。无论受多大苦我有一个信条不变，就是把我这条命交在神手里，任由撒但折磨、糟蹋或者施以酷刑，不担心自己会不会死，即使死了也是神主宰、是神命定好的，我也要感谢神、赞美神！’这些信心你得有，你有了这样的信心才能有真正的胆量。在没有被抓、事实没有临及的时候你把这些事看透了，你对神有真实的信、真实的顺服，对生死这些事也有真实的认识与接受，能把自己完全交托在神手中，当真被抓捕面临生死的时候你心里这些认识不变，你的信心就不会变，不管到什么时候你的信心不会被摧垮、打垮，那你的胆量就会一直存在。如果你在被抓之前、在事实没有临及的时候对这些事都没有想透，只是一厢情愿地认为‘我愿意把命献上，我的命是神给的，大不了一死为神殉道’，结果大红龙对你酷刑折磨以后还给你判刑十年，你就傻眼了，‘我以为死了一了百了，殉道了神还纪念，没想到这个见证没作成，最后还被判刑十年。十年那可不是十天十个月啊，这咋熬啊？’以前没想这些事，现在再想容不容易想明白啊？有点费劲，是吧？（是。）难处临到的时候人就只想着怎么处理、怎么摆脱了，你摆脱难处的劲大，那你在困境中能适应难处的劲就特别小，所以当面临难处的时候你就很难想明白，很难顺服这样的环境。那这种情况怎么避免、怎么解决呢？就是在你没临到这些难处的时候就把这些事都想清楚，根据自己的身量当面临这些事情时自己里面的难处是什么，这些都应该想到、解决。比如，如果坐监十年你会想什么？‘我的妻子（丈夫）会不会跟我离婚啊？十年后我孩子得多大了，我对他们也没尽责任，他们会不会不认我，以后不养我老啊？出来之后我怎么生活啊？十年后父母都老了，

在父母面前我也没尽孝，我这不是不孝吗？十年后神的工作是不是结束了？我在监狱里啥也没得着，没有聚会，也听不着讲道，也没明白真理，这十年不是落下了吗？这不等于被淘汰了吗？神还要我吗？我受这些苦神纪念吗？如果不纪念，我不能蒙拯救，那我这监不是白坐了吗？这十年的光阴变化很大，什么也得不着还会失去很多。’想到这儿难处就来了。你该怎么面对这些难处？怎么度过每一天？你是不是得想想啊？如果这些事你都没想清楚、没看明白、没得着真理，一旦临到抓捕一点儿活思想就会导致你出卖当犹大前功尽弃。如果你想透了，不再为前途命运担忧，愿意把生死都交在神手中任神摆布，即便一生都不会临到被抓坐监这样的事，但是这样的思想、这样的态度与认识会给你这一生带来积极的影响与帮助，你说你是不是该想想？（是。）”（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怎样追求真理（二十九）》）

咱既然信神就得跟上神的脚踪，要想跟上神的脚踪，就看神现在作的是什么工作。也就是说现在圣灵作的是什么工作呢？神兴起环境了，你能不能被抓，把你抓进去以后大红龙会不会把你打死，这些你得看在什么时代，神作什么工作了，你得去了解、认识。现在是国度建造，是在神作工接近尾声的时候，神作的是什么工作？（神作的是各从其类的工作。）怎么各从其类呢？（借着神摆设环境显明各类人。）也就是神要检验工程，神要根据每个人在患难时期所站的见证来定他的归宿，是吧？（是。）神要定各类人的结局，必须得兴起环境，必须得扬场，这是神必然要作的工作，所以这个环境是必然要临到的，是躲不开的。你最起码得有这个认识，这不是你能躲开的。这个环境人人都不愿意临到，但是你要知道环境是由神兴起由神摆布，你不要想着躲。你先了解一下神现在作的是什么工作，神作的是各从其类的工作，是扬场的工作，神把各种魔鬼、邪灵放出来，就是要检验他的工程呢，你往哪儿躲呢？你能逃出神的主宰吗？神既然要检验工程就有试炼要临到，有试炼临到就有环境临到，环境临到就是神要看你在这个环境中所站的见证，神按你所站的见证来定你的归宿。那跟随神的人有哪些类别呢？在神的作工里有被征服的，有被成全的，还有效力的，还有淘汰的。那神兴起这些环境，就是要把哪些人是被征服的、哪些人是被成全的、哪些人是被拣选的、哪些人是淘汰的、哪些人是效力的都显明出来。怎么显明呢？人有什么表现你才能看到

他是一个什么人呢？环境临到了，有的人害怕环境，有的人不怕环境，怕环境的人是什么人？不怕环境的人是什么人？神在这儿说，“没被抓的时候你心想‘神不会让我被抓’，你有了这个想法之后你的胆子就大了，那不是真正的有胆识有信心。”这不是真正的有胆识有信心，这是什么？没被抓的时候他想着“神不会让我被抓”，有这样的想法，这是什么？这是不是渺茫的信？这就是渺茫的信，不认识神的作工，也不寻求神的作工，你只信你自己的想象。就像王岚想的，“环境就不应该临到我，大红龙就不应该抓我，我信神呢，还能临到我？”所以她就有胆识。她在信神的过程中，在没被抓以前就有信心，她也敢信，她也胆大，她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因为她活在渺茫的信里，她的信是空洞的。如果临到大红龙抓她的时候，她还是这种想法，还是渺茫的信，那一旦把她抓进去，她是不是立马就能背叛？（嗯。）因为她想的是“我是不可能被抓的。”但是一被抓了以后，她想什么呢？“我信着神呢，怎么还能把我抓了，有没有神呀？”她早已把她误认为的“我信神就不应该被抓”套在神身上了，“信神就不应该被抓。”“这是谁说的？” “神说的。”她已经默认这话是神说的了，时间长了以后，她就把它当作神对她的承诺了。因为她信的是谁呀？她信的是自己的想象。她把自己的想象直接当成谁说的话了？当成神说的话了。她已经把它当成神的话，当成真理了，当她一被抓以后，“这是真理吗？这是神的话吗？这是神的作工吗？神哪能这样作工呢？到底有没有神呢？”这个时候就没神了，“我信神，神怎么能让我被大红龙抓了呢？应该抓谁？应该抓不信派，把他们抓了，为什么是抓我呢？这就不是神，我信错了，上当了”。

“你有了这个想法之后你的胆子就大了”，这种人如果他一直有这样的想法，持守这样的想法，他信神就胆大，是吧？（嗯。）你看他在教会里尽什么本分是不是也积极、也胆大呢？（是。）他再积极、再胆大，是什么支持着他走呢？是他信的天上渺茫的神支持着他走，他是为了得福。这种人是不是属于不信派呀？他信的是渺茫的神，他属于不信派。那借着这个环境一旦大红龙把他抓捕了，他百分之百签三书。这是不是已经把这个不信派显明出来了？那有一些信得好一点的人他被抓以后会想什么呢？“以前神提过得站见证呢，看人家得胜者，人家在监狱里宁愿坐监，宁愿被打死为神殉道也不背叛神。”他有

这些想法就代表了什么？“如果我被抓了，打死我我也不能出卖，不能背叛神”，这是个什么见证？神是不是根据人站的见证定人的归宿呢？（是。）神是要根据你站的见证来定你的归宿。怎么站见证呢？就是给你摆设环境，神根据什么给你摆设环境呢？神是根据你的身量来给你摆设环境。被抓的人里边，有的受迷惑了、有的签三书了、有的受酷刑了、有的被判刑了，有的判刑一年，还有的判刑十年，这些都是神根据人的身量给人摆设的环境让人站见证。让你站这个见证，实际上就是试炼你，也就是根据你所站的见证来定你的结局。刚才说的是不信派，还有一类人是什么？（信字句。）信字句的和不信派是一样的吧？字句让人死，他们信的都是渺茫的神。看着你也是信神的，在你没有临到环境的时候，你那么热心、那么胆大。你胆大是因为什么呢？你认为“我是信神的，神应该是保守我的。”可一旦环境临到，酷刑临到了，你还信神吗？“酷刑怎么临到我了呢？到底有神没神呀？神有没有看着呀？”软弱、背叛，这就签三书否认神了。这就是不信派，信的是字句。还有一类人是被征服的，什么是征服呢？对神没有认识，但是他有一个信，这就是征服。他相信有神，“不管大红龙跟我怎么说，就是给我上酷刑也好，给我判刑也好，或者什么事临到我也好，我不能否认神，我不能背叛神，我不能签三书”。他也有消极、也有软弱，但是他不敢去背叛，也不能去背叛，因为他相信神是存在的，这是肯定的，这就是被征服了，这是一个信。“如果你在没有被抓的时候已经把这一切都想透了，你说，‘人的生死都在神手中，神真要挪去我的性命我应该顺服，至于以后是什么归宿那是神一句话的事，神怎样对待我、给我怎样的归宿都是神的公义，我顺服。如果神让我死在监里那是我的荣幸，我愿意把这条命献给神。无论受多大苦我有一个信条不变，就是把我这条命交在神手里，任由撒但折磨、糟蹋或者施以酷刑，不担心自己会不会死，即使死了也是神主宰、是神命定好的，我也要感谢神、赞美神！’这些信心你得有，你有了这样的信心才能有真正的胆量。”这是一个信心，什么信心呀？相信神是主宰万物的那一位，相信自己就是受造之物，有一个信条。你是个受造之物，你就应该顺服在神的权下，不管神怎么安排你，就是让你受酷刑也好，或者打死你也好，你都应该顺服。打死你这是什么？这是殉道了，在你来看殉道是种失败，而有信的人会说什么？这是荣幸。为神殉道是不是一件荣幸的事？“如果神让我死在监里那是我的荣幸，我愿

意把这条命献给神。”这叫殉道吧？这也可以说是人的一个信心，也可以说是征服，这个人是不是被征服了呀？服了。不管神怎么作，就是酷刑临到，把他打死在监狱里，那也是神的主宰，“我是个受造之物”，最起码得有信心不能背叛神，这是一个征服的见证，一个信的见证。但他对神的作工有没有认识呀？这不是认识，这是征服的见证。上边说的是不信派、信字句的人，这里说的是对神有信、被征服的人，这就把两类人分开了。刚才跟你说这些话，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吧？就是说你得知道神现在作什么工作，神就是要检验人呢，这个环境是必然要临到的，这就是扬场呢，把人都分类了，把不信派“扬”出去了。

“在没有被抓、事实没有临及的时候你把这些事看透了，你对神有真实的信、真实的顺服，对生死这些事也有真实的认识与接受，能把自己完全交托在神手中”，看到这话了吗？“能把自己完全交托在神手中”，就是说你不要再有自己的想象与追求了，你把自己交给神，交在神手中。“当真被抓捕面临生死的时候你心里这些认识不变，你的信心就不会变，不管到什么时候你的信心不会被摧垮、打垮，那你的胆量就会一直存在。”神交通的这是什么？这个过程就是神话在你身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过程。为什么神说让你在环境没有临到的时候就得有这个认识呢？这个认识是什么意思呢？在环境没有临到的时候，你就得让这颗种子生根发芽，经过时间的推移，经过你的经历它才会结果。“结果”是什么意思？结果就是它成了你的生命了。如果你平时就没有把这个“种子”放在里边，它在你身上就不可能生根，也不会有果实。如果你在环境未临到以前就把这颗种子放在里边，环境一临到这个果实就长出来了，这就成了你的生命，因为在环境没有临到你的时候，你就已经有意识地去揣摩、去认识，最后把自己交托给神了。这就是实际与想象、字句、理论的区别。这是神话在你身上实际的一个检验，这是一个信的检验。就像挪亚，神的一句话他持守了一百二十年。那你呢？“我是个受造之物，我要顺服神、我要顺服神的主宰”，这些话你都说过吧？这些话是不是字句呢？（是。）你真实地想过“我该怎么顺服神”吗？求过真吗？问问自己。在你没有临到环境的时候你想不想“如果哪一天我被抓了，人家要用酷刑对待我，要把我打死在监狱里呢”？（不想。）人家有实际的人就想呢，“顺服神，顺服神的主

宰，不管神给我摆设什么样的环境，我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都顺服”。如果你只是说了一个字句，说完以后不动大脑，就不揣摩、不想，一句“顺服神”就完了，什么也不想，那你顺服的含义就是空的字句，什么也没有。这个能理解了吧？你说的“我是受造之物，我顺服神的主宰安排”就是一句话，而有实际的人在脑子里就有一个思想，他能够去思想。当然你也不能说“神你要是给我二百块钱，还怕我不顺服呢？我肯定顺服啊。”神既然要求你顺服肯定是不合你观念的。你一信神就知道大红龙要抓捕信神的人，你说“大红龙不会抓捕我”，那你还会想大红龙抓住你以后会怎么样吗？你就不想了。如果你看了神话以后，你在里边寻思了，神告诉你神作工结束的时候神要检验工程，神要扬场，这些话你都想过了，“神要扬场，神要检验工程，怎么检验呢？神要兴起大红龙”，如果这些话在你这里能过一下心，那你还会不会说“这个环境不能临到我，我信神呢，还能临到我”？你就不会说出这样的话。如果你没过心，那你信的只是个字句，神话是神话，生活是生活，是两码事，根本没有瓜葛，所以说你的那个信就是信了个空的字句，所有的神话都没有进到你的心里。但是被神话征服的这个人呢，神话就会在他心里转一转，神话说神要扬场呢，还要兴起大红龙检验工程呢，他就能想“既然神要检验工程，我是不是就有可能临到环境？”这就把你说的那个话推翻了，你说不可能临到你，不存在，那绝对是要临到。环境未临到你以前你就想到了，到时候大红龙要给你上酷刑呢，还可能把你折磨至死呢，“我该怎么对待呢？神说让人顺服，神又说让人在撒但面前作一个见证。哦，我要是没坐监，那我就是没有作见证；我坐了监，判了刑，这是神让我站一个见证呢，神要根据我站的这个见证来定我以后的归宿呢”。这一系列是不是神要作的工作？（嗯。）这个事情还没有临到你以前，你就和算卦一样，就已经算出来了，闭上眼睛就能看到，“我以后有可能要走什么路，有可能将来的哪一天大红龙就把我抓了。我被抓了，这是神派大红龙过来把我抓了，神在那儿看着呢，撒但也在那儿看着呢，神作工结束了，神要看我有没有这个信心呢，看我相信不相信这一切是神主宰着呢，看我相信不相信大红龙是纸老虎”。你怕谁呢？大红龙要给你用酷刑，你怕不怕？大红龙在监狱里折磨死多少人咱也是知道的，可神说人死了以后就完了吗？死了以后还有灵界，如果你站不住见证，下辈子就有可能投胎转成鸡、转成猪、转成狗；如果你站住见证了，在神那边神悦

纳、神纪念，那你死后成了一个灵魂，还有可能把你放在有光的地方，去神那边。这是展望未来吧？当你展望未来的时候，你再受那些苦，你感觉那是苦吗？不是苦，那是自己的必经之路，是神给人制定的，是打败撒但必须要上的战场，这个战场是必须得经历的，你不经历，哪能打胜仗。在这些事情还没有临到的时候，咱就得提前做准备，提前预备上，这个环境咱三个月以前就听说了，你一听说就开始每天想呀，“环境临到我了，到时候大红龙要给我上酷刑，是给我的手指甲里扎刺呢，还是给我扎啥呢，人家是扎我的手呢，还是扎我的脚呢，还是让我坐老虎凳呢？或者是怎么苦害我呢，我应该怎么对待？”你预先就准备好了，当你真正临到的时候，你已经怎么了？你是不是已经是吃第二锅饭、第三锅饭了？就像做作业一样，你做过的题，你再做的时候是不是很简单地就写出答案了？你还没有进监的时候，你就知道神在看着呢，撒但也在看着呢，当你进了监以后，当撒但苦害你的时候，当大红龙苦害你的时候，你想什么呀？“哎呀，神看着呢，撒但也在看着呢，这是必定的。”这时候你干什么呀？你不是消极、不是背叛，你是赞美神，“我能够站这个见证，这是神对我的高抬，我很幸运，我在监狱里让大红龙残害至死，我是站住见证了”，你是高兴。如果你平时没有预备上呢？你没有认识，你认为“我进国度应该是坐着花轿进去的，我应该剩存下来”，你想过国度怎么进去吗？想过没有？不信派只是空想，“神作工结束了就进国度了”，有没有过程？（没有。）没有过程，就是一个空洞的想象。当有一天他坐监了，他也不想神在看着呢，也不想撒但在看着呢，他想什么呢？“我要进国度呢，怎么进监狱里了呢？”世上的人还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那你准备好了没有？有的人人家平时就揣摩神话呢，神话在人家身上就起作用了，神话已经“种”到人家心里了，神话在人家身上扎下根基了。同样是看神话，人家看了神话是想呢、揣摩呢，就像喝了一杯水，水浇在里边“种子”生根发芽了；而你看了神话以后一出门就忘了，一会儿干这个，一会儿干那个，第二天看神话的时候，还是这些神话，“我看过呀”，一出门还是什么都没有，你就不去揣摩、不去想，所以你就没有果实，看神话最终是要有果效呢。

神说：“信心就是一根独木桥，贪生怕死难通过，豁出性命能踏实通行。”（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六

篇》）环境未临到以前你预先就想过了，想过以后肯定还要祷告，在你预先想过、祷告了以后，当你真临到这些痛苦的时候，神会让你痛苦吗？神会加给你信心，神会减轻你的痛苦。但是如果你平时就没有揣摩过神话，你想用一猛之劲胜过去，“不就是酷刑吗？我咬咬牙就过去了”，你咬吧，你咬的劲再大，神能让你的痛苦减小吗？不可能。因为你想怎么呢？你想混入国度，你里边没有真实的信，你是和大红龙较劲呢，“我咬住牙，我要胜过这个死亡的辖制”，神会让你不受痛苦吗？神只能是加重你的痛苦，看你背叛不背叛。刚才说的这是咱人的认识，在灵界呢？如果你平时就想好了、揣摩好了，“神在看着呢，撒但也在看着呢，到时候我就怎么怎么站见证”，你这么揣摩、想，你平时的这个表现撒但能不能看得见？（能看见。）撒但也看见了，神也看见了。撒但看见以后，撒但控告不控告？如果刘恺平时就这么想，“我哪天坐了监以后，我哪怕是殉道我也得为神站住这个见证”，你每天想的就是站见证、站见证，“我得打败撒但，我得蒙羞撒但！”你在这儿揣摩、想的时候，开口说的都是这些话，撒但听见了，你说撒但怎么办？撒但仓皇出逃，它不能在你身上实施什么，它也不能控告什么了。它还控告什么呀，它傻呀，“环境还没有临到，人家就想到了‘环境临到我得站见证，这是神的作工，撒但看着呢，神要用我的这个见证来打败撒但、羞辱撒但’”。也就是说，你已经把将来要发生的事告诉撒但了，“我就要这么做呢！”撒但怎么去控告呢？约伯那时候赞美神、敬畏神，撒但控告什么呀？“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作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伯1:9-11）如果当时约伯在神赐给他万贯家产的时候，他不仅能赞美神，他还能预想到“神不仅能赐给，神也能剥夺。神赐给我，我赞美神；哪天神剥夺了我的，我也该赞美神”。如果他在未被剥夺以前，他就和他妻子这么说，“咱要记住，神是万物的主宰者，神只有一位，神是独一无二的。人就是一个受造之物，不管神怎么作咱得顺服，赐给的是耶和华，剥夺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咱不能否认啊！”撒但还会不会去神那边控告？它傻呀，它不可能去控告了。它如果不控告约伯，那这个环境还能不能临到约伯？临不到约伯了。环境之所以临到约伯是因为约伯怎么呢？约伯他有万贯家产，他只是在这上面赞美神，他没有想如果剥夺了他的万贯家产，他应该怎

么做，他没有意识到这儿，他也没有想这些东西，也没有让撒但看见，所以撒但就要控告。也就是说你之所以临到这些苦楚，都是撒但的控告，每一次试炼都是撒但与神在打赌。如果他平时就意识到了，这个环境就不会临到他了，神在那边就不允许这个环境临到他了。因为什么呢？撒但不敢控告了。但是你在这儿一直想的是“我信神呢，神就得让我把活儿干成、干好；我信神呢，大红龙就不能抓我”，你自己知道你心里想什么，撒但也知道你心里想什么，“哦，原来你信神是因为神给你围着‘篱笆’呢，一旦把‘篱笆’给你取了，看你背叛不背叛”。就别说撒但这样想了，你自己就知道一旦把“篱笆”取了你肯定就背叛了，对吧？你都知道，撒但更知道，撒但还能不抓你的把柄？“神，你说王岚信你呢，你把她四周的‘篱笆’给她取了，你看她还信你吗？你试着让她干不成这个活儿，你看她还信你吗？你试着不给她这个脸面，你看她还信你吗？她信神是为了什么？她信神就是要得福呢，你给她福她能不信你吗？你试着不给她福，你试着不给她地位，你看她还信你吗？”神会说“你不要去试探她，她还小呢”？你信神多少年了，还能说小呢？你要是刚信神两、三年，神说“她还小呢，她什么也不懂你控告她有意思？你和三岁大的小孩子比呢？”撒但蒙羞了，“就是呀，人家才跟随神几年呀。”可是王岚跟随神多少年了？（王岚：十几年了。）十几年了，也该有点认识了吧？你说，这个环境能不能临到你？这个环境必然要临到你！撒但在那边说什么呢？“你说王岚信你呢，你把她四周的‘篱笆’给她取了，你看她还信你吗？”经过撒但一控告以后，撒但从神那边得着许可试探王岚的时候，这个环境是不是就临到王岚了？撒但的目的是什么？撒但这么一攻击，王岚还信神吗？不信了。在她弃神而走的时候，撒但是不是嗤笑呢？“哎呀，我又多了一个子孙！”在撒但来看，你成了它吞吃的灵魂。在神这儿呢？神后悔吗？神的智慧建立在撒但的诡计之上，神知道你是在利用神、试探神呢，神能不知道吗？神作工结束了，撒但要试探，神说“正好我需要检验一下工程，看看王岚是真信还是假信，撒但你正好来了，那你去吧，正好检验一下她”。一检验显明了，原来你是个不信派。神说扬场呢，稗子随风飘去了，留下了麦子，这不是洁净的工作吗？这不都是神作的工作吗？撒但来作了个什么工作？撒但是不是来效力的？完全是来效力的。而神的工作是得以成就的。你要是不想临到这个环境，你得依靠神，你得有信心，“信心就是一根独木桥，贪生怕死难通

过”。你总害怕撒但，你总害怕神的试炼临到，你害怕就有鬼，因为你里面缺乏信心，你要有信心还害怕吗？你里边一有鬼，撒但就看见了，撒但看见了就有控告，事实就要临及，这是必然的。所以说你要想打败撒但，你首先得有信心。就像约伯，在神试炼他以前，在撒但没有控告他以前，神是不是就已经看见他的心了？神问撒但：“你曾用心察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伯1:8）撒但就经不住神问，神一问，撒但就“上当”了，神正好要检验约伯呢，就借着撒但为神效了一步力。你看亚伯拉罕献以撒，神要看他的心呢，所以当亚伯拉罕举起刀以后神的使者才喊停呢。

临到环境该有的认识（二）

刚才交通的一个是不信派，一个是征服的见证，接下来就该认识了。看神话怎么说的，“如果你在被抓之前、在事实没有临及的时候对这些事都没有想透，只是一厢情愿地认为‘我愿意把命献上，我的命是神给的，大不了一死为神殉道’，结果大红龙对你酷刑折磨以后还给你判刑十年，你就傻眼了，‘我以为死了一了百了，殉道了神还纪念，没想到这个见证没作成，最后还被判刑十年。十年那可不是十天十个月啊，这咋熬啊？’”如果你对神的作工不认识，对神的主宰安排不认识，你只是想用一猛之劲作一个见证，就像祭司弟兄交通说的，有的人在监狱里边站住了，出来以后被敌基督给迷惑走了，因为什么？因为他对神的作工没有认识。神这儿交通说判刑十年把人拦阻住了，一判十年他就揣摩坐十年监出来以后什么都耽误了，是吧？（嗯。）这就是对神的作工不认识。坐十年监出来以后耽误不耽误呢？（不耽误。）怎么说不耽误呢？（……）这里边还有一个就是你对神的作工不认识的时候不要定规神的作工。这个定规是什么呀？“被打死这是殉道了，神还纪念。如果判刑了神还纪念不纪念？”“‘……十年那可不是十天十个月啊，这咋熬啊？’以前没想这些事，现在再想容不容易想明白啊？有点费劲，是吧？（是。）难处临到的时候人就只想着怎么处理、怎么摆脱了，你摆脱难处的劲大，那你在困境中能适应难处的劲就特别小，所以当面临难处的时候你就很难想明白，很难顺服这样的环境。那这种情况怎么避免、怎么解决呢？就是在你没临到这些难处的时候就把这些事都想清楚，根据自己的身量当面临这些事情时自己里面的难处是什么，这些都应该想到、解决。”神在这儿告诉你，在这些环境没有临到的时候，你就得把可能临到的这些事都想明白该怎么解决。什么意思呢？环境没有临到的时候，神是不是给了你足够的时间？（嗯。）你今天想不通明天想，今年想不通明年还能想。这个时间你想的是什么？环境临到的时候，你一直想的是什么？“我怎么能摆脱这个环境？我怎么能逃脱出来？”你越想逃脱，越想赶紧解决，越想摆脱这些环境，那你越不容易摆脱。为什么不容易摆脱呢？你要想摆脱，你得寻求神的心意，你得知道神要什么，当环境临到的时候你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思考你该怎么走。这不是跟考试的时候一样吗？你平

时不好好学，到了考场上你才急得去思考呀，哪有时间等你呢？你能做出题吗？做不出来。神在这里告诉你，让你在这些事情未临到以前你就得先把这些事情想通。让你想通是让你干什么呢？就是让你去揣摩神话，揣摩神的作工，揣摩神怎么作，神给你的路是什么路。这是不是让你在未走路以前就得先找着这条路，找着什么路？找着顺服神的路。也就是说在事情未临到以前，你就得知道神要的是什么，你该做的是什么。在你未临到事的时候，你有充足的时间去揣摩、去寻求，这就给圣灵留下了作工的机会，你寻求出路的时候也就是神话在你身上生根、发芽、开花结出的一个果子，这也就是你在神话里对神作工的一个认识。当你对神的作工有认识了，也就是对神的主宰安排有认识了，当这个事情临到的时候是不是就好走了？沈毅想过没有？如果现在这个环境临到你，你怎么走这条路？如果大红龙判你十年、二十年刑，或者把你折磨死，你怎么想呢？想过没有？（沈毅：想过这些，但也就是你说的有点渺茫的字句道理。想着面临这些事情也没办法，人家想怎么折磨就怎么折磨。）想了半天想了个“没办法”。姊妹，你怎么想的？（姊妹：还没有想呢。）还没有想呢！就你这个没有想，当事实临及的时候你肯定倒。琳琳，该怎么想？（琳琳：该想着神作工结束了，现在是定人结局的关键时刻，神要作各从其类的工作检验工程呢，神在看着我，撒但也在看着我，最起码我不能出卖，这是最低标准。再高一点就是不能签三书，因为签三书就是被烙上兽印了。）现在大红龙不仅是让你签三书，而是要打残你、打废你，甚至把你残害致死，或者是要给你判刑，你怎么想？你现在不要想着进去签完三书就回家，咱现在不想这个，现在拔高一步了。（琳琳：那就交给神。）怎么交给神？（琳琳：神让大红龙打我，那我就挨着。）说明咱就不是个信神的。一个信神的人应该想什么？（顺服神。）信神就是学着顺服神。你信神，神就要检验你，看你是不是顺服神的人。你信神就该时刻想着“我该怎么顺服神”。你刚才说神作工结束了神要检验工程，神要根据人所站的见证来定人的归宿，你既然知道神要根据人站的见证来定人的归宿，那什么是见证？（顺服。）顺服就是见证。你知道站见证了，可是不知道该顺服神。你得再往前走，“我该顺服神，神兴起环境把我抓进监狱里了，神在那儿看着我呢，我该怎么顺服呢？我知道大红龙要给我上酷刑，它再给我上酷刑我也不能背叛神，神就是检验我呢，让我冲破死亡的辖制。即使大红

龙给我上酷刑，或者折磨死我，我也不能出卖神”。神就看你能不能下“狮子坑”，能不能把自己献上。“我要是死了，神还纪念，这是一件荣幸的事。”不单单是看外表的这些，更主要的是你能看清你死了以后是去哪儿了，你把这个能想通了，你是不是就不惧怕死亡了？如果说你进了监狱里边，大红龙把你打残或者打死了，你都没背叛，这是站了一个见证，神纪念你。把你打死了，你死了以后，神把你放在有光的地方，神还给你安排合适的归宿。这是一个后果。如果说你要逃避呢？大红龙说签了三书就能出狱了，你就签了，或者有什么环境你躲开了，你要是躲了这个环境，那你会是什么后果呢？躲开这个环境，就是把神摆设的这个环境推开了。（刘恺：躲了大红龙的监狱，躲不了癌症。）对啊！躲不了癌症。这句话能在咱身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了，那咱就知道该怎么选择了。你是计划在监狱里边让大红龙把你打死呢，还是出来让癌症把你吞吃了呢？被大红龙打死了，把你记入史册了，“那个谁谁谁被大红龙打死了，借着他的死抓捕了大红龙的罪状，人家站了一个见证。人家死了以后，神怎么安排他的这个灵魂呢？神把他安排到什么家庭，到什么时候继续跟随了神”。如果你逃避了神给你摆设的环境，然后你得了癌症，这是不是神对你的惩罚呀？你受惩罚得了癌症死了以后你去哪儿了？你还能去了明亮的地方呢？（去不了。）去不了了。你死了以后根据你所做的你下辈子很可能转猪、转狗。在监狱里被大红龙打死的那个人，人家死了以后还是投胎做人，人家二十年以后又是个信徒，你二十年以后已经死了二十次了，已经上了餐桌二十次了。你惧怕死亡，你惧怕死在监狱里边，那就给你死亡，让你转成猪，让你一年死一回。人家二十年以后开始追求真理呀，你二十年以后已经在餐桌上被人吃了二十次了。当你想到这些的时候你想在哪儿死呀？“我就死在监狱里吧，我不得癌症死了。”所以说，你不惧怕死亡，不惧怕坐监了。即使判了你十年、二十年，你怕吗？

教会建造的时候，有的人在外边传福音传了十年、二十年，传福音受不受苦呀？大红龙每天追捕呢，吃了上顿没下顿，冬天还得受冻，有的人晚上都没有住的地方，只能住在桥洞底下，有的人去传福音还让人家打出来。那时候受的是什么苦呢？“那十年那么过来，可我觉得我也没有得着什么呀。”教会建造你得着什么了？什么也没得着，

一切都是根据自己的想象观念信的，十年、二十年什么也没得着，就是为神作工传了个福音。“是，神在整个中国的福音工作几乎都扩展开了，可我也没得着什么呀！但我跟上国度建造短短两年，我得着不少东西呀。”你得着得不着跟你跟随的时间长短有关系吗？（没关系。）跟时间长短没关系，神要让你得着，你一下就得着了。神说到了国度建造神开启你，给你把一些观念一扭转，你一下就亮堂了，神不开启你，再过二十年你也是黑暗的。这一想“拉倒吧，我坐监十年影响圣灵在我身上作工吗？不影响圣灵在我身上作工呀。我在监狱里虽然失去了自由，但我不用受冷受冻呀，监狱里还有暖气呢，吃了睡睡了吃，神给了我足够的时间让我揣摩神话。在监狱里虽然不能看神话，但我在教会建造装备的那些神话，还不能揣摩揣摩？不能寻求寻求？我不揣摩神话，我还不能寻求寻求我这一生是怎么过来的？我这一生神是怎么带领我的？小女孩的命运，我走小女孩的道路走了多少年呢？彼得是怎么走的呢？保罗是怎么走的呢？我旁边的王岚是怎么走的？王岚现在在干什么呢？刘恺现在在干什么呢？他们是怎么走的？他们是怎么认识的？他们现在是什么结果呢？那个谁得了什么病了，受惩罚了；那个谁平时让他尽本分他不尽本分，让奉献舍不得奉献，他孩子怎么了？孩子遭遇车祸了，还是得癌症了，还是受什么咒诅了？那个弟兄为神花费没有结婚，灾难降下来看着人家就不受痛苦，人家还笑呵呵的。另一家是儿孙满堂，灾难降下来家人受祸了，看见他在那儿哭得稀里哗啦的。呀！神公义！”回想周围的人事物看见了神的主宰，看见了神的性情。用不用每天看神的话呢？神的一句话能让你经历一辈子，在监狱里也能经历，大红龙能捆绑你的肉体，它能捆绑了你的思想吗？能控制你不让你想吗？（不能。）你在监狱里寻思、揣摩神话，与神亲近的时候，圣灵还能不开启你？大红龙能捆绑了圣灵的作工？什么都影响不了，十年过去算什么呢？神六千年的经营计划，你坐监坐了十年，这十年时间就能拦阻了神的作工吗？这么一想，十年不是个事。你看神要用摩西的时候，摩西不合格，神让摩西在旷野里呆了四十年，他每天和羊打交道，你每天还在跟人打交道，你耽误什么了？十年也不耽误，二十年也不耽误。你就不受这个辖制了，把你的后顾之忧解决了。怎么解决的？因着你对神作工的认识，看到“即使我坐监了，一方面，我是站了一个见证；另一方面，神是借着这个环境补足我哪方面的缺少，神作工都是智慧的。我明白的，顺服；不明

白的，我也不能胡乱下断案”。就是彼得说的那句话，“你作的事人测不透，但都有你的美意，都有公义在其中，我怎能不为你的智慧、作为而发出赞美呢？”（摘自《话·卷三 末世基督座谈纪要·认识神作工与神性情的话语·选段26》）当你有这样的心思，撒但怎么去控告你？撒但控告不了你。撒但一退去，圣灵就作工。这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环境没有临到的时候，你就得把神的作工想明白，把神的经营计划想明白，把神在每一个人身上作的工作想明白。如果进去十个弟兄姊妹，神在每一个人身上作的是不是不一样呢？就像任胜，其他人都放出来了，她还在里面关着呢，是吧。你进去了，也许比她还判得重，她判五年，你可能判十五年，或者你受的痛苦可能比她还大，这个时候你怎么看呀？“呀，神是根据人的身量来供应人，神赐给人多少，就跟人要多少。那既然这么大的环境临到了我，说明神肯定给的我多，神肯定在我身上要一个大的见证。神在我身上要大的见证，是不是神看得起我？是不是神看中我了？”那神看中你了，是不是神和你的关系最好呀？那你该怎么对待呀？虽然那么恶劣的环境临到了你，可反过来你对神的赞美之声最大，你的见证最大。你看见那个人签了三书出去了，人家没环境了，你说什么？“唉！可怜、可悲、可恨。跟随了神几年，最后签了三书出去了，这还是人吗？还是受造之物吗？怎么这么傻呢？你就不知道接下来有千万年来稀有罕见的灾难在等着你？那是灵魂体难以承受的呀！你不要看着我在监狱里坐监坐了十几二十年，在神的作工中这十几二十年算什么？”这是至暂至轻的苦楚，将来你要得着的是极重无比的荣耀。得着的是什么？记入史册。你看彼得，彼得还坐了几次监，还倒钉了十字架，人家是载入史册，成为历代以来对神最有认识的人，成为神喜欢的人，成为人的标杆，成为人效仿的对象，这是从外边来看，从灵界看呢？人家死后去神那边了。想到这儿，认识到这儿，你还感觉你受的那点苦算苦吗？神这次作的是什么工作？是拯救人的工作。神说约伯的试炼不会再临到你身上，是吧？但你得到的是什么？你得到的真理胜过了彼得。神给你的赐福呢？神给你的赐福是永生！你想到能得着这些的时候，你还痛苦吗？还难受吗？这是至暂至轻的苦楚。在这件事未临到以前你就应该想到、认识到，在未临到一年以前你就想到了，在这一年之间你就揣摩这件事呢，在这一年之间你就预备着坐监呢，那坐监能不能临到

你？那就不可能了，此人勿动了。为什么此人勿动呢？撒但无法控告了。如果说神要让你作一个见证，那就是特殊情况了，咱不去定规。

咱刚才说了几个呀？一个是不信派，一个是被征服，是信的见证，一个是对神作工的认识，还要让你明白神心意。咱要知道彼得是历代以来对神最有认识的人，你比彼得得的多，还是彼得比你得的多？刘恺，谁得的多？（刘恺：我得的多。）多在哪儿呢？多了哪些东西？（刘恺：……）神说："彼得一直注重摸灵中感觉，一直注重'观察'灵界动态，所以不仅我的心意他能略有体察，而且撒但的诡计他也略知一二，从而是历代以来对我最有认识的人。"（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神向全宇的说话·第八篇》）彼得是对神最有认识的人，但是他对灵界只是略知一二，他不是神的知心人，他不知道神的心意。他比约伯多了什么呢？约伯那时候不知道反面事物是撒但作的。根据哪句话看呢？约伯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意思是赐给的、剥夺的都是神。但实际上呢？是撒但残害人呢。约伯他只是一个信，他对神有信心，"不管神怎么作，我都高举神、见证神，我相信神是唯一的造物的主"。彼得呢？彼得对神最有认识，他认识什么呢？一切正面事物来自于神，一切反面事物来自于撒但。彼得对这个是没有任何质疑的，这就是彼得的认识，但彼得对神的心意，也就是对灵界实情只是略知一二。而现在呢，神是不是把灵界实情都告诉咱了？（是。）神把灵界实情都明明白白地告诉咱了，所以说咱比彼得得的更多，比历代使徒得的都多。神已经把灵界实情告诉咱了，那咱再站这些见证是不是就轻而易举了呀？咱的见证更应该高于彼得、高于约伯，因为神赐给你的比他们多。彼得，神作的不合彼得观念的时候，彼得说什么？"即使神把我当玩物，我何尝不是甘心乐意呢？"（摘自《话·卷三 末世基督座谈纪要·什么是实行真理》）意思就是"让我倒栽柳我也得栽"。但今天神把灵界实情告诉咱了，就不应该存在倒栽柳了，你就不应该再说神是把你当玩物耍了，神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拯救你，都是神的爱，神没有把你当玩物耍，你得把这个见证出来。当你有这样的认识，当你知道了灵界实情的时候，你就知道大红龙是来干什么的，大红龙是无能的，神是全能的，万物都在神的主宰之中，没有神的允许撒但连地上的蚂蚁都动不了，咱得有这样的信念，得有这样的证实。你看着撒但

再厉害、再猖狂，那也只是在神许可的范围之内。大红龙就是再起来抓捕，今天能把谁残害致死，能给谁判了刑，所发生的这一切都是神许可的，没有神的许可你是坐不了监的，你是判不了刑的，你是死不了的。如果你能坐了监，能被判了刑，或者大红龙能把你残害致死，这一切都是神许可的，既然是神许可的，那就是神的作工。神只要把神的性情告诉你了，把神的心意告诉你了，你就应该明白、应该知道，就是咱刚才交通的，即使说你坐监了，大红龙给你判刑了或者把你残害致死了，你要清楚神作的这是什么工作。如果说你是敬畏神远离恶的人，你进监狱了，那就是神要让你站一个见证；如果说你作什么恶了，你抵挡神了，那你进监狱就是神对你的一个惩罚管教。神把灵界实情都告诉咱了，每临到一件事咱都应该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从外边看见都是一样的，但神是让你站见证呢，还是神对你的惩罚呢，咱应该有一个准确的认识。

“难处临到的时候人就只想着怎么处理、怎么摆脱了，你摆脱难处的劲大，那你在困境中能适应难处的劲就特别小，所以当面临难处的时候你就很难想明白，很难顺服这样的环境。”这环境是让你顺服呢。什么是顺服这样的环境？咱交通过“什么是顺服”吧？在这个环境中你先知道了神的心意是什么，你才能顺服吧？你不知道神的心意你怎么顺服？刚才咱交通了，在这个环境中你知道神的心意了，那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在环境未临到的时候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到环境临到的时候还用你再想吗？就像放电影一样，环境一临到你就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了。“那这种情况怎么避免、怎么解决呢？就是在你没临到这些难处的时候就把这些事都想清楚，根据自己的身量当面临这些事情时自己里面的难处是什么，这些都应该想到、解决。比如，如果坐监十年你会想什么？‘我的妻子（丈夫）会不会跟我离婚啊？十年后我孩子得多大了，我对他们也没尽责任，他们会不会不认我，以后不养我老啊？出来之后我怎么生活啊？十年后父母都老了，在父母面前我也没尽孝，我这不是不孝吗？十年后神的工作是不是结束了？我在监狱里啥也没得着，没有聚会，也听不着讲道，也没明白真理，这十年不是落下了吗？这不等于被淘汰了吗？神还要我吗？我受这些苦神纪念吗？如果不纪念，我不能蒙拯救，那我这监不是白坐了吗？这十年的光阴变化很大，什么也得不着还会失去很多。’想到这儿难处就来了。

你该怎么面对这些难处？怎么度过每一天？你是不是得想想啊？如果这些事你都没想清楚、没看明白、没得着真理，一旦临到抓捕一点儿活思想就会导致你出卖当犹大前功尽弃。如果你想透了，不再为前途命运担忧，愿意把生死都交在神手中任神摆布，即便一生都不会临到被抓坐监这样的事，但是这样的思想、这样的态度与认识会给你这一生带来积极的影响与帮助，你说你是不是该想想？（是。）”“如果你想透了，不再为前途命运担忧，愿意把生死都交在神手中任神摆布，即便一生都不会临到被抓坐监这样的事，但是这样的思想、这样的态度与认识会给你这一生带来积极的影响与帮助”，什么是积极的影响与帮助？神不是要让你难堪，神也不是喜欢让你受痛苦、受折磨，神主要是要一个见证，证实一下。就是神交通的，当你能意识到，当你能想到这些，那这样的思想、这样的态度与认识会给你这一生带来积极的影响与帮助。一个是给你带来积极的影响与帮助，就是说给你一个试炼你能站立得住，更主要的是什么？当你有这样的认知的时候，你还需不需要受这些苦？神就给你把这些苦挪去了，你就不需要受这些苦了。就像神交通说，如果你能够分辨敌基督、认识敌基督、弃绝敌基督了，神就不需要让你再受敌基督的苦害、残害了。如果你分辨、认识不了敌基督，神就把你交给敌基督，让敌基督继续苦害你，直到你能分辨、认识为止。为什么说隐秘是拯救，公开是惩罚呢？在教会建造时期神话和你说了没有？和你说了。但是你按神话实行不实行呀？你对神话信不来，你不按神话实行。人家老实憨厚的人就实行了，诚实人就实行了，诚实人把神话当神待了，有些苦人家就不必要受了，但是你信不来，这些苦你就必须得受。如果你在未坐监以前提前就把这些想透了，“我要站住见证，我要怎么怎么站见证”，那还用你坐监吗？不用坐了。可你始终就没想，那就必须得让你坐监，检验一下。众子民是在灾中作成的，是吧？（嗯。）长子用不用在灾中作成呢？不需要。把你放在灾中是因为你太悖逆了，咱今天就能看见，如果没有这些地震、瘟疫、饥荒威胁着你，你跟不跟？走不走？你现在还悖逆，还走不动呢，你还随时想着“我想背叛呢，我想回世界呢”，所以说你必须得受这些苦。有的人说离不开家、放不下孩子，那怎么办呢？给你孩子身上放一根“刺”，让你看见你一回家孩子就危在旦夕，你还敢回家吗？（不敢。）那孩子因为什么有这个苦呢？是不是你带来的？是不是因着你的悖逆带来的？（嗯。）所以你的孩子必

须得受这个苦。当你能意识到神主宰的时候，你不敢背叛神的时候，对神有敬畏的时候，这孩子还需要受这些苦吗？不需要了。大卫，刀剑不离开他的家，如果他当时对神有敬畏，不犯那个错的话，那刀剑还能到了他家吗？到不了。神不愿意惩罚人、咒诅人，神的惩罚、咒诅是因着你的悖逆而带来的。当初亚当、夏娃是因着什么被神赶出伊甸园的？是因着他们对神话信不来，不相信神话，所以才有了咒诅的生活。今天为什么让大红龙苦害你呢？神说："你们真恨恶大红龙吗？是真心实意地恨恶吗？"是因为你对大红龙不认识，是因为你不是真的恨恶大红龙，所以必须得让大红龙残害你，让你对大红龙有真实的认识，当你能真实恨恶大红龙的时候大红龙就退去了。不管怎么说，神所作的都是为了你的生命。神在这儿跟你说，假如让你去坐监呢，给你判了十年，你在未坐监以前，你就想到神作的是什么工作，神有可能是让你站一个见证，有可能是要检验你、试炼你。为什么检验你呀？因为你放不下孩子、放不下老公。你要是提前想好，神拯救人呢，神就是让你放情感呢，神就兴起这些环境来检验你，看你能不能放下家庭，能不能放下孩子、老公，你提前能够认识到、想到，提前把这些事情解决了，那还用你坐监吗？不需要了。

咱从神的作工来看，刚开始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边干不干活？（不干活。）不干活，就是享受。有死亡吗？没有死亡。是因着他们背叛了神以后，才有了咒诅的生活，才有了死亡，咒诅他们不干活就不能生存。圣经中记载："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创3:17-19）神让亚当出力流汗、养家糊口，只要活一天就得劳累一天，直到他归了土。这是神对他咒诅的生活。让他一直这么受苦，是让他记住，这是因为他不听神的话才有了咒诅的生活，让他祖祖辈辈传下去，警戒后人，以后得听话。再看挪亚，神是怎么检验挪亚的？就检验他对神的话信不信，神用一百二十年来检验他，挪亚能听神的话了，他信神的话了就剩存下来了，剩存下来以后神和挪亚立了约，再也不用洪水灭世。再看律法时代神作什么工作了？焚烧、咒诅。咱看律法时代那些小故事里面有多少人被击杀

了、被咒诅了，是吧？（嗯。）恩典时代呢，你怎么看见恩典的？咱们经常看到的就是医病赶鬼，一人信神全家得福，这是你看见的。还有一个大的福气你有没有看见？能不能想到？那个大的福气是什么呀？从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到恩典时代这一段时间，人过的是惩罚、咒诅的生活，但到了恩典时代神就赦免了人的罪，是不是给人减轻了生活的痛苦？怎么减轻的？当时神把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的时候神咒诅地里长出荆棘和蒺藜，让人每天劳累，直到归了土，等主耶稣来了以后怜悯人，不让人再那么累了，减轻了人的痛苦，怎么减轻人的痛苦呀？恩典时代以后工业革命出现，神安排了几个科学家的灵魂来到了人世间，他们的使命是来干什么的？（发明电灯、电话。）发明电灯、电话、汽车，从原来的油灯照明变成了电灯照明等等。借着工业革命减轻了人的痛苦，解放了人的双手，这是不是神的恩典？（是。）咱们没有想过这些恩典，这是神的一个赐福，也就是赦免了你的罪。为什么现在的人败坏得更深了呢？神是借着这个工业革命解放人的双手，让人能够去经历神的作工，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结果人腾出来时间不是去敬拜神，不是去经历神作工，而是去敬拜谁了？去敬拜撒但了。从这件事上让你看什么呢？神并不愿意看见人受苦，是因为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吃了善恶树的果子背叛神以后，神没办法，不得已才咒诅人让人过这样的生活。但经过律法时代神给人颁布了诫命、律法，让人学会在地上生活，神爱惜人，神要赦免人、怜悯人，神要拯救人，神不愿意看见人受这个苦，这个苦是神对人的咒诅。神对人的咒诅没变，但是神要让人解脱，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晚上也有灯了，出行也有汽车了，给人腾出了多少时间，是吧。

举这个例子是让你看见神的作工，看见神的心。神有些时候让你受一些苦，就好比坐监，或者让你干一些体力活儿，神让你受这些苦的目的是什么呢？不是神非得让你受这些苦，而是你不受这些苦你就得不着生命，你不受这些苦不行。就像王岚，你这个活儿不是神不让你干成，而是你干成了你就成了撒但的孝子贤孙了，你干不成你才能消极，你这个消极是好事，你消极没路可走了你才来寻求神呀，“神，你为什么不让我把活儿干成？”不管你是控告还是什么，你没办法的时候你得祷告神。如果一旦让你干成了你还搭理神呢？你就不搭理神了。你去了外边“看，我是信神的，看我干的这活儿怎么样？”和神话

有关系吗？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流露出来的都是你的名誉。所以说不让你受这些苦不行，不让你坐监不行，没办法。所以给你交通这个是要解决你对神的误解，不要受点苦、受点难就觉得是神让你受的，神不公平，或者是神就不怜悯人，神就不爱人。神作的一切对人都是爱，都是拯救，只是咱不理解、不认识而已。你看有了工业革命以后解决了多少问题，原来让你在地里边干活，一个农民种上两亩地一年都忙得停不下来，现在都是机械化几分钟就干完了，门也不出了。可是人享受着神供应的这些，有人感谢赞美神吗？人不但不感谢神，反而感谢赞美谁呀？感谢赞美共产党，“共产党好，共产党好，共产党给我们带来了新生活。在共产党的带领下我们吃上了馒头、面，不吃窝窝头了，旧社会成了新社会。”你说这些都是共产党给你的。到底是谁给你的？（神。）你没有机械化作业，你能腾出手来？你能得着什么？没有工业革命，人能去外边打工挣钱吗？光搞农业就把人都拖累了。神让人解放双手以后，人干什么去了？去麻将馆了。你说人有良心吗？

在环境未临到以前你得先去认识，怎么是顺服神，什么是顺服神摆设的环境，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就是你站的见证。第二个就是考虑你的后果，也就是让你去认识神的作工，神怎么拯救人呢，你顺服神以后是什么后果，你不顺服神以后又是什么后果，最后达到你能服服帖帖地归在神的权下，不是无奈地归在神的权下，是高兴、歌唱、赞美，是顺服。如果你对神的作工不认识，你是一种无奈地顺服，那就是死人，神不要死人的见证，神要的是活人的见证。活人的见证是什么？良心、理智苏醒了，对神的作工有认识了，对神的作工理解了，这叫活人，不理解神的作工那就是死人。“如果你在被抓之前、在事实没有临及的时候对这些事都没有想透，只是一厢情愿地认为‘我愿意把命献上，我的命是神给的，大不了一死为神殉道’，结果大红龙对你酷刑折磨以后还给你判刑十年，你就傻眼了，‘我以为死了一了百了，殉道了神还纪念，没想到这个见证没作成，最后还被判刑十年。十年那可不是十天十个月啊，这咋熬啊？’”人是想一猛之劲舍性命呢，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是你对他的认识。而你是想搞交易、交换，着急地想进国度呢，“神作工什么时候结束呢？哪怕你让我坐监或者打我一顿，完了我就进国度了”。神是让人站见证呢，他是用外表的

做法去站见证，他不是去认识神的作为、认识神的作工，扭转自己的看事观点，“让他们都看见我坐监了，在监狱里即使打死我我都没有否认神”，这仅仅是一个什么呢？（充当急先锋呢，表现呢。）也可以这么说吧，做他认为对的事，说他认为对的话。神承认不承认？就像神交通的保管祭物的例子，两个人同样都是保管祭物呢，一个人保管祭物的时候，“这是祭物，不能动。不能让损坏了，不能让老鼠啃了，保管好，等哪天带领来了拿走”。从外边看这个本分合格不合格？（合格。）但神在那边说“我什么也没看见，你就是做了一件事，你就是出了个力”，他是在做事，和神没关系。另一个人在临到这个环境以后，“这是神摆设的环境，神在那边看着呢，撒但也在那边看着呢，这个钱不能动”，首先他确定这是神摆设的环境，这是神主宰安排的，他是在经历神的作工呢。同样都没有动祭物，都完好无损，但是人家的心在哪儿呢？“神鉴察呢，神看着呢。”这就是敬畏神远离恶的开端。神看的是你的心，一个人心里有神，一个人心里就没神，他在想什么呢？他想用一猛之劲舍性命。看看这句话“我愿意把命献上”，神是要你的命吗？神是给你生命呢，还是要你的命呢？这就是搞交易呢。“我愿意把命献上，我的命是神给的，大不了一死为神殉道”，“大不了”这里边有没有原则？（没有。）是该死还是不该死，能不能死，没有一个准确的原则。在你这儿就是想死就死，不想死就不死，“大不了就是个死嘛”，这话是不是浑话？有没有神的公义？所以他就想用外表的做法来骗取、换取。“如果你在被抓之前、在事实没有临及的时候对这些事都没有想透，只是一厢情愿地认为‘我愿意把命献上，我的命是神给的，大不了一死为神殉道’”，“一厢情愿地认为”，问神了没有？神兴起这个环境是让你去监狱里边坐监呢，还是让你体验大红龙是怎么残害你的？还是你抵挡神了，神对你的惩罚呢？你没有认识、没有寻求，只是一厢情愿地认为“我愿意把命献上”。你愿意把命献上，神要不要你这条命呢？你的身量够不够呢？你想把你的生命献上，你对神有认识吗？你没有认识，你没有真实的信，你愿意把命献上，你献上的那个是什么呀？是不是一个死人的“见证”呀？（嗯。）死人的见证神要不要？（不要。）神不要死人的见证。还有一个是你的身量不够，身量达不到，神能不能要你的命？一旦要了你的命那你对神就是误解，所以神不要。神要的是活人的见证，你看彼得，他在最危险的时候曾逃跑过，神一说“难道还让我为你第二次钉十字架吗？”他明白

了神的心意就赶紧顺服了，人家就能再返回去倒钉十字架。不是说你想献上就献上了，你得问问神要不要呢。“我愿意把命献上，我的命是神给的，大不了一死为神殉道”，你听这话里边流露出来的是什么？这是不是信神的人？（不是。）这是一个什么人？搞江湖义气的人，讲哥们、朋友义气，是吧。“在我困难的时候你怎么帮我了，你今天要去杀人放火呢，我和你一起去，大不了把我这条命搭上。我为什么要搭这条命呢？是因为我这条命是你给的，在我吃不上饭的时候你给了我两个馒头，没有这两个馒头我早就饿死了。”“大不了一死为神殉道”，“大不了一死”，这是哥们义气，不是认识。“结果大红龙对你酷刑折磨以后还给你判刑十年，你就傻眼了”，他想什么呢？他想一猛之劲进去呢，结果没想到进去被判了十年刑，傻眼了。“我以为死了一了百了，殉道了神还纪念，没想到这个见证没作成，最后还被判刑十年。十年那可不是十天十个月啊，这咋熬啊？”他想着为神殉道这是见证，为神坐监这是不是见证？（不是。）这是他自己的想象，“我殉道就是见证，坐监就不是见证了，坐监耽误多少事呢”，他想一猛之劲舍性命，他不知道神要什么。你说一般信徒被抓以后，神会摆设什么环境？神是让大红龙给你判十年刑，还是给你判个死刑，还是让大红龙折磨至死？（……）不知道了？因为神所作的都是对人生命有益的，是吧？这十年是要熬炼你、试炼你呢，熬炼十年，这十年能熬出东西，要是死了呢？什么都没有。咱不能一厢情愿，咱得有神话依据，根据神的性情、根据神的作工来看，神作工作在什么人身上，对什么人是什么样的要求。你看着你是什么样的身量，神就在你身上作什么工，就不是一厢情愿了，能看得见摸得着了。神说：“其实，神并没有心思再与这些人白费口舌说那么多话，似乎神在这些人身上采取了另一种作法，并不是真实的刑罚，就如人抓起一只小鸡看看是母鸡还是公鸡，就这一下不要紧，小鸡吓得活蹦乱跳，似乎主人要将其杀了吃肉似的，因为小鸡对自己还不认识，还不够几两重的小鸡怎么能杀着吃肉呢？这不是胡闹吗？”（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神向全宇的说话”的奥秘揭示·第三十五篇》）你就是不听话让你坐个监，关上你十年就行了，结果你是预备着“我要去死呢”，上刑场呢，那不是对神的误解？你配吗？你的身量还达不到那儿，还不能死。你是彼得？你为神站见证了那也算。要么是你办了什么坏事了，你是教会的大敌基督，拦阻了圣灵作工了，要击杀你呢。你是约翰？如果你是约

翰你拦阻了神的作工了，你还要试探神，那就该死。万物是按着神给它制定的规律、轨迹运行的，咱人的生命轨迹也是一样的，经历历程也是一样的，它都是有法则、有规律、有原则的，它不是随意的。你找到这个规律了没有？找到这个原则了没有？你找到这个规律、原则你就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了；你找不到这个规律、原则你是一抹黑。你怎么一抹黑呢？因为你就没有原则、没有真理，你不认识神的作工。你不认识神的作工你是该坐监呢，该判死刑呢，还是该怎么呢，你就不知道。你看彼得，彼得早就想为神站见证，想为神死呢，神说还不到时候呢。不到时候的时候他就是坐了监，他能死了？坐了监他也死不了。第二天要执行死刑呢，晚上天使就把他救出来了。那时候他还不配死，还不能死呢，还达不到呢，等到他可以为神站见证了，他倒是想跑出来呢，但神说时候到了，他就返回去倒钉十字架了。

我交通的这个大概意思听懂了吧？（嗯。）神兴起环境，对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要求，有不同的见证需要人去站，人也有不同的表现。神兴起环境，对于不信派是一种显明、淘汰；对于被征服的人，神是要看你的顺服，看你有没有对神发怨言。你没发埋怨，你顺服了，这是你被征服了。神兴起环境来你不仅没有背叛、没发怨言，而且在这个环境还没有临到的时候你就知道神要的是什么，你还发出了赞美，这是不是认识的见证？（嗯。）分了三类人，一类是逃跑了；一类是顺服这个环境，被征服了；一类是发出了赞美之声，看见了神的作工，看见了神的作为。这三类人的见证是不是不一样呢？归宿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嗯。）第一类人淘汰了，第二类人剩存下来了，第三类人明白神心意被神使用了。你得明白神的心意神才能用你，你不明白神的心意神能用你吗？你只是一个顺服，只是一个征服，你就不知道神作什么工作，你能传达神的话吗？传达不了。你只能说是被征服了，百依百顺，“神给我摆设什么环境我顺服”，但你传达不了神的话，你不知道神的心意，不能作神让你作的工作。这就把几类人分开了。你看着是大红龙在这儿搅的一锅粥，但是神家有层有次。你看见是大红龙把教会搅得乱七八糟，但在神那边看各类人分得一清二楚，过筛呢，筛子一筛不好的抛去了，好的剩下了，谁能做带领、谁是被人带领的、谁是淘汰的，有层有次。你该不该赞美？“哎呀，神太智慧了！太全能了！”圆滑、诡诈的人他怎么也混不进来，这能混进来

吗？这是混的事吗？你倒想混进去呢，你怎么不混进去呢？你还想逃跑呢，是吧。看见自己中了自己的诡计，看见自己的无能，“哎呀，神太伟大了！神作工太奇妙了！”发自内心地赞美神，这是你真实地经历、体验过来的。反过来你还看见撒但就是神手中的玩物，你还怕它吗？它就是来为神效力的，它就是纸老虎。咱交通了神的权柄和人的权力，再经过这些，你是不是看见撒但它就是纸老虎啊？它再可怕，它咬谁、不咬谁也不是它说了算，那是神让它咬谁它就咬谁，神不让它咬谁，它能咬了吗？就像但以理下狮子坑，没有神的允许，狮子咬他吗？狮子动不了他。神和祭司弟兄在中国二十多年，大红龙倒是下通缉令要抓捕神和祭司弟兄呢，结果它还得用飞机把人家送到国外。“你不是要抓捕吗？你怎么不抓捕呢？”它还得为神效力呢。2012年的时候假带领、敌基督看着多猖狂呢，你现在看，这都有神的智慧在其中。

138　应达到约伯和彼得的见证

1　你说你被征服了，你能不能顺服至死？不管有没有前途你都能跟随到底，不管环境怎么样你能对神不失去信心，最后达到约伯的见证——顺服至死，达到彼得的见证——爱神至极。

2　一方面像约伯，他物质东西没了，肉体的病痛临到他，但他不弃绝耶和华的名。彼得能够爱神至死，上十字架还爱神，不想自己的前途，也不追求奢侈想法、美好盼望，只追求爱神、顺服神一切安排，你得达到这个标准，这才算是见证，这才算是见证。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征服工作的内幕（二）》

690　神要的是对神有真实了解与认识的人

1　作为一个神的跟随者，如果在你的心里对神的真实存在、神的性情、神的所有所是与神拯救人类的计划还是很模糊，还是模棱两

可、糊里糊涂，那你的信就得不到那你的信就得不到神的称许。神不喜欢这样的人跟随他，也不喜欢这样的人来到他面前，这样的人因着不了解神，不能把心交给神，他的心对神是封闭的，所以他对神的信充满掺杂，他对神的跟随只能说是盲从。

2　人只有对神有了真实的了解与认识，才能达到真实的相信与跟随，与此同时产生对神真实的顺服产生对神真实的顺服与敬畏，这样，他的心才能交给神、才能向神打开，这是神要的，因为他所做的、他所想的经得起神的考验，能为神作见证。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　三》

13. 基督就是真理道路生命

基督就是真理道路生命（一）

贾倪，说说你的问题。（贾倪：我在孩子这方面挺受熬炼的，去年冬天出去尽本分走了一段时间，回去以后丈夫开始逼迫呢，说“你要是再走的话我就打死你”，我就想着自己不要走远，在离家近一点的地方尽点本分就行。棠欣她们叫了我好几次让我去聚会，而且给我交通了很多，我心里边特别受熬炼。）痛苦得不行？怎么个痛苦法？（贾倪：现在不要孩子自己熬炼得不行，要孩子心里又有点害怕，不尽本分又不敢，觉得这样是背叛神，也对不起神。我心里还想，我这样跑下去迟早得离婚，自己里面也有这个担心。刚开始棠欣让我聚会的时候我就不想面对棠欣，也不想面对弟兄和负责人，觉得你们一给我交通我就得实行呢，其实也就是在掩耳盗铃呢，我要是不见你们我就听不见你们交通什么，不然弟兄交通了我不实行，那我就会遭报应，自己里面有这个东西。）意思是不交通就没有报应？那你到底痛苦在哪儿？把你的痛苦说说。（贾倪：想满足自己的肉体又怕得罪神。）满足肉体什么呢？（贾倪：想要一个孩子。）把细节、内容说清楚。（负责人：如果不生孩子，丈夫马上就要跟你离婚，是吧？）（贾倪：是呢。）其实你不是为了要孩子，你是为了要老公才想要孩子。（贾倪：我自己里面也想要孩子，为了老公要孩子这个心也有，这两方面都有。还有自己的脸面、地位也占一方面，因为周围的人一问“你们怎么还不要孩子？”自己脸上也挂不住，感觉别人总是用异样的眼光看我，自己在这方面也受不了。）什么占主导呢？根本原因是什么？是孩子还是老公，还是家庭，还是怕没钱花？（贾倪：这些自己里面都有。）源头，最根本的是什么？你的致命处是什么？（贾倪：我也说不上来根本原因是什么。）你刚才说你老公逼着要孩子呢，你的意思是这个孩子是可以不要的，对吧？（贾倪：其实我自己也想要孩子呢。）是想要呢，但也是可以不要的，对吧？要说想要的话，你什么不想要呀，是说你的致命处是什么？也就是要你命的。什么是你的生命？钱财、地位、名誉、情感，你是离开哪个不能活？还是哪个也离不开呢？（贾倪：好像哪个也离不开。）那你也太贪婪了！

你哪年信的神？（贾倪：2011年。）《话在肉身显现》看了多少了？（贾倪：看完了。）那你说说什么是真理？你把“真理”这个词解释一下。（贾倪：我理解的真理就是：从亘古到现在什么时候都对、都成立的理，就是真理，没有能否认的时候，也否认不了。）张蓓说说。（张蓓：以前交通过，真理就是真正的理，永恒不变的理。）永恒不变的理这是咱们交通的。世上的人对“真理”是怎么认识的？“真理就是真实的道理，即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人的意识中的正确反映。”这是世人对“真理”的一个解释。你就从世人对真理的解释来看，世间有没有真理？（没有。）世间没有真理，那世人所说的这个“真理”还存在不存在？不存在。世上的人说的这个真理就不存在，虽然世人对“真理”有一个解释，但它是不存在的。你就从他们的这个解释“真理就是真实的道理，即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人的意识中的正确反映”来看，人世间真实的道理是从哪儿来的？简单举一个例子，就像牛顿发表的万有引力定律，他是怎么发现万有引力的？他根据观察苹果为什么会落下，而月球为什么不会掉落到地球上，根据这个客观规律，以及在人意识、想象、认识当中的反映，“苹果为什么往地上掉，月球为什么不往地球上掉呢？地球上的每个东西怎么都是往地上掉呢？哦，这肯定是地球上有引力，地球上的引力把地球上所有的东西都吸到地上了，什么也跑不了，所以叫地球引力”，地球有引力这就是在人意识中的一个正确反映，当牛顿提出“万有引力”以后，合乎每一个人的认识，“就是呀，是这么回事呀”。地球有引力这是不是一个真实的道理？真实不真实？（……）这句话就是错误的。它是不是一个真实的道理？是因着地球有引力吗？（贾倪：那是他想出来的。）那是他意识当中的一个正确反映，是因为地球上的东西不往别的地方跑，只往地上落，所以他说地球有引力。人的意识中的正确反映能称为正确的、真实的道理吗？人意识里面出来的这个正确反映能不能视为真实的？（不能。）比如我看见贾倪有鼻子、有眼，和谁谁没什么区别，一看人模人样，都是一个受造之物的形象。这是不是在我意识中的一个正确反映？那她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受造之物？（不是。）都说不是，是吧？这是人意识当中的一个反映，你认为是正确的，但不等于它是真实的。所以说世人对“真理”的这个解释就是错误的。“真理是真实的道理”这句话还能说得过去，但后面说这些道理是从哪儿来的？“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人的意识中的正确反映。”意识是什么？就是人能想得到

的。但你的这个想象是有范围的，你能想到哪儿？你看到月亮了，你能想到月亮；你看到火星了，你能想到火星；太阳系中除了太阳，还有你看不到的，那你能想到它是什么？就像灵界，灵界有什么？灵界怎么运行？这些是你的意识能达到的吗？如果有人跟你说了，或者你在神话故事里看了有关灵界的事，在你的意识里就有了这么一个灵界；如果没有人跟你讲，你有这个意识吗？你没有。现在有人提出三维空间、四维空间，在人跟你讲的时候，你能意识到有三维空间、四维空间，别人不给你提你能有这个意识吗？所以说人的意识是有范围的，想象也是有范围的，这个想象是建立在你已知的基础上产生的一个想象。它不是凭空而来的，它必须得有一个范围，没有这个范围，人是想不到的，所以说，你想不到的太多了。那这个道理能不能说成是真实的道理？人想象出来的不能称为真实的道理，所以根据世人对“真理”的解释来看，第一句话还告诉你真理是真实的道理，第二句话和“真实”没有关系了，是想象、意识，不挂钩。也就是说，世间是没有真理可言的。就像牛顿定律，人都把它当成定律，这是不是真实的道理呢？在人的意识中它就是一个真实的道理。但是你作为一个信神的人，你知不知道万物是从哪来的？（神造的。）神造的。不信派说人是从哪儿来的？（从猿猴进化而来的。）在世人来说人是从猿猴进化而来的，这是什么？（贾倪：他们认为是真理。）他们认为这就是真理，这个“真理”是人所认为的。达尔文说人是从猿猴进化而来的，他亲眼看见了？（没有。）全部都是想象，所以说，在世间是没有真理可言的。

真理是从哪儿来的？（从神来的。）为什么说真理是从神来的呢？这是不是一个字句？（嗯。）你知不知道真理为什么是从神来的？（贾倪：因为神有创造、主宰的能力。）神是造物的主，万物是神造的，万物是怎么来的、万物的实质是什么、万物的运行规律是什么只有神知道，人所说的“真理”纯粹都是想象、认为，所以说人没有真理可言，受造之物有什么真理可言？就像你造了个机器人，你知道这个机器人的结构、运行，你在机器人里边安装了什么芯片，装了多少根线，每一根线起什么作用，你是知道的。但机器人它知道不知道？（不知道。）神造了人，人身上总共有多少根神经，每一根神经起什么作用，神都知道。人就算解剖，看见人体里有多少根神经，有

多少根骨头，大脑里有哪些结构，人看见的顶多就是肉眼能看见的，或者是借着一些仪器做实验能够观察出来的，这也仅仅是观察外界事物得到的一点东西。今天不管你是科研人员，还是医生，你身上有几根神经，你的哪根神经是干什么的，你知不知道？不知道。所以说人世间没有真理可言。那为什么说基督就是真理呢？基督是谁？（基督是神自己。）神是谁？神是造物的主！人是怎么来的？人是从神而来的，是神造的，神自然知道人体的结构是什么，每个结构起什么作用。神不仅是造物的主，还是万物的主宰者，主宰万物的运行，千万年来，神一直让它运行下去、延续下去。神除了主宰安排着万物，神还是什么？神还是管理者。神不仅造了万物，还要主宰、还要安排、还要管理万物。你如果想不通，你就想一下假如你造了个机器人，你能不能主宰了这个机器人？生产汽车的人，他能不能开了车？生产飞机的人，能不能开了飞机？（不一定。）这个你要分开，生产飞机的，他知道飞机的整个结构，各个仪表是起什么作用的，哪根线是起什么作用的，一看到飞机有什么反应就知道哪个系统出现问题了，但是他不一定能开了飞机，他主宰、掌管不了飞机。而开飞机的人他虽然能主宰、掌管了飞机，但是他知不知道这架飞机里面的结构是什么？（不知道。）因为飞机不是他造的。他得借着造飞机的人告诉他各个东西是起什么作用的，告诉他怎么使用以后，他按照使用说明书才能使用、管理、主宰这架飞机。还有手机，现在的手机基本都有人机对话功能，你拿上别人的手机想进行人机对话管不管用？（不管用。）为什么不管用？手机还要识别人声呢，“你是谁？你是不是我的主人？”经过人声识别、面部识别，对了号手机系统才听你的，才和你进行人机对话呢。不是说你会用手机，随便一部手机就能进行人机对话，你仅仅是会使用手机，但是你主宰、管理不了这部手机。用这个简单的例子是说你不要只把神简单地看成是造物的主，他不只是造了万物，他还主宰、安排着万物，万物必须得听神的。就是说神造了你，还能主宰你，还能安排你，光安排这些吗？还有什么？管理。管理是什么意思？就像开飞机，你会驾驶飞机，他也会驾驶飞机，如果没有人管理，二十个人开着飞机在天空中飞，两万个人开着飞机在天空中飞，怎么了？（撞了。）所以还得管理。不能让飞机撞了，还不能让飞机没油了。所以说，是不是只主宰、安排就行了？（不是，还得管理。）你得把这些理解了，这架飞机能从无到有，从有到能飞起

来，它不仅飞起来，它还能怎么呢？还能听从安排、听从管理，安排往哪儿飞就往哪儿飞，到达目的地以后还得管理。整个一套操作下来这架飞机就能正常运行了。缺一项能不能正常运行？缺一项它就运行不了，运行不了就是个废物。那这架飞机的制造结构，也就是它的实质，还有它的运行轨迹、运行规律，还有整套的操作原理，要让它运行起来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对这架飞机来说是什么？对这架飞机来说就是它运行的一个真理。什么真理呢？真正的理，真实的道理。这个东西能不能出差错？你凭意识、想象的那个正确的方式能不能造出飞机？能不能让它飞起来？能不能管理了它？你想象着“不要撞了、不要撞了”，就像开车的人，哪个开车的想撞车呢？都想的是不要撞了、不要撞了，但最后还是撞了，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那个真理。举这个例子是为了让你好认识真理的含义。现在理解了吧？（嗯。）知道为什么要让你追求真理了吗？世界也让你追求真理，习近平也让你追求真理，神也让你追求真理，你是不是也该追求真理了？（该。）为什么要追求真理？为什么该追求真理？（……）你到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要追求真理。刚才举了飞机的例子，这架飞机从无到有，直到正常运行，它能不能离开属于飞机的这个真理？（离不开。）那你作为一个人，你要想活下去，你能离开真理？（离不开。）什么是真理？刚才说飞机在正常运行的这一系列环节里面，缺一项它都飞不起来，缺一项都是机毁人亡。飞机飞到半空中缺油了，仪表坏了；或者没人指挥，雷达坏了，检测不到信号了；或者一个开车的开了飞机了，哪一项出错飞机能正常运行？哪一项出问题都不能正常运行。为什么？因为你没有飞机正常运行的真理，也就是说你没有这个飞机正常运行的真实的道理。那一个人要想活下去，和这个飞机正常运行是不是一样的？你敢在任何一个地方出了差错？你妈怀你的时候，没有守住正常怀孕的这个真理，出差错了，你能出生吗？你妈怀孕的时候没有把你怀到子宫里边，成了宫外孕，你能生存吗？（不能。）不在这个怀孕的规律里边，你就出生不了。如果在怀孕的规律里，你出生了，你出生以后还得管理，刚出生的婴儿自己能正常生活吗？不能。所以这一系列环节缺一不可。

现在能听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了吧？（贾倪：嗯。）什么意思？（贾倪：为什么要追求真理？就像飞机，飞机没有它正常运行的

真理，它就要出事，就要机毁人亡。人没有真理，离开了神制定的运行轨迹也要死。）因为人是神造的，神造了你，神又主宰、掌管、安排着你，还管理着你，所有人的运行都完全来自于神，人和神脱不了关系。刚才咱说飞机的例子，飞机是不是完全来自于一个人呢？不是。而咱完全是来自于神。从这儿来看，飞机要想正常运行，有四个环节，制造、主宰、管理、安排，这四个环节对飞机来说就是真理，这四个环节就需要四部分人来帮助它运行，每一部分人对它来说就是真理、就是主，缺一不可，离开一样都不行。咱人呢？不管哪一个环节都离不开神，也就是说神就是真理。基督来了是干什么呢？基督来了就是说话呢，话是什么？这些话是要供应人、拯救人的。怎么拯救人呢？就是让你走向神为人预备的这个生存轨迹里，你走在这个轨迹里边，你不超出这个轨迹，你就能继续繁衍生息下去，活下去。如果你超出这个轨迹呢？就好像飞机超出了它正常运行的范围之内了，没有人管理了，或者让外行来管理了，出了这个轨迹只有死亡，别无选择。所以说真理来自于哪儿？（神。）真理来自于神。也就是除神话以外，还有没有真理呢？（没有真理。）那除神话以外是什么？（谬理。）除神话以外都是谬理，都是邪说谬论。刚才说了飞机要想运行，除了正常运行的四个环节和帮助正常运行的四部分人以外，其他人所发表的一切话语都是谬论，他管理不了这个飞机。咱在这儿呢，除了神以外，人谁能管理得了？谁也管理不了，主宰不了，安排不了。你说你要地位呢，你有地位能安排、管理了？神是给了你一个自由意志，但你能安排你活多久吗？你连灵界都看不见，什么都不知道，你能安排了你自己吗？我交通这个的目的意义是什么？听懂了吗？（贾倪：只有神能主宰安排人的命运，丈夫不是我的神，他也主宰安排不了我的命运。）因为万物来自于神，是神造了你，你的每一个结构、部位，五脏六腑，每一个细胞都来自于神。既然是神造了你，神主宰、管理着你，那你就必须得活在神给你制定的这个轨迹里边。也就是说信神就得顺服神，听话、顺服的有福了。为什么说听话、顺服的有福了呢？你听话、顺服，活在神给你制定的这个运行轨迹里就意味着你不会出轨道，你不出轨道死亡就不会临到你，你不出轨道就意味着能繁衍生息下去，能继续活下去。你对神没有听话、没有顺服，那就是出轨道了，你出轨道了你还能剩存下去吗？不存在。所以说面临的就是死亡。听懂了吗？现在知道什么是真理了吗？对真

理得有一个真实的理解，“基督就是真理、道路、生命”，这句话我刚才是不是给你交通了？应该理解了吧？为什么说基督是真理呢？（贾倪：因为神创造了我们。）因为人是神造的，神不仅造了人，神还主宰、掌管、管理、安排着万物，所以说基督就是真理，除基督以外没有真理可言。既然基督是真理，那真理就是道路。就像飞机，从开始造飞机到造成，再到飞机正常运行，这是不是走了一条路呢？飞机要想正常运行必须得按照刚才说的那四个环节去运行，如果缺一个或者超出一个，它就没有后边的路了，就没有结果了，就运行不起来。你要知道造飞机的目的就是得让飞机运行起来。那人呢，你是来干什么的？是不是为了追求蒙拯救，为了追求活下去，为了剩存下来？那你要追求剩存下来，你就得按剩存下来的这个轨道、这个轨迹走。这个轨迹从哪儿来的？是神告诉你的，神来拯救人就是要把人该走的路告诉人。你走什么样的道路，就意味着你有什么样的结局，意味着你有什么样的归宿。你走的是蒙拯救的道路，那你就是蒙拯救的；你走的是淘汰、受惩罚的道路，那你必定是被淘汰、惩罚的。什么是蒙拯救呢？顺服神。信神就是顺服神，顺服神就是按照神给你制定的轨迹去走，也就是说神的话就是真理，真理就是道路，你按照这个道路走下去你就能存活下去，你就得着生命了。你不按着这条路走你就没有生命，必死无疑。咱们每天说追求真理呢，但是你不知道什么是真理。基督就是真理、道路、生命，简单吧？（简单。）那信神难吗？贾倪，我交通的这个你听懂了，对你有没有帮助呀？（贾倪：有。）有什么帮助？（贾倪：今天要想活着，要想活下来，必须得追求真理，我对这句话好像有一点认知了。）

看一下前段时间下发的《基督是真理道路生命》。“基督是谁？神说：‘道成肉身的神称为基督，基督就是神的灵所穿的肉身，这个肉身不同于任何一个属肉体的人。’（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基督的实质是顺服天父的旨意》）就是说基督就是神，就是造物的主，就是万物的主宰者。因为他是万物的创造者，又是万物的管理者，所以他对万物实质的了解，以及万物的生命运行轨迹、原理、规律都了如指掌。因为万物不仅是他造、他主宰，更重要的是万物的运行规律、轨迹的原理，以及天规、法则仍是神制定，所以说他所发表的话就是真理，他的所有所是就是真理。在他以外都是谬论、都是谬理、都是

虚空。什么是真理呢？人的解释就是真实的道理，即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人的意识中的正确反映。如：人生格言、名人名言、哲学、谚语、某某定律等等。这是人所认识的真理。从人对‘真理’的解释来看，就可知人间没有真理可言，什么‘规律在人的意识中的正确反映’，人的意识是有范围，而且是掺有人的想象，那哪还有真理可言。真理应该是万物的生存原理以及运行轨迹所遵循的规律、法则，以及神给制定的天条戒令。因为神是万物生灵生命的总根源，又是主宰、掌管、安排、管理万物的那一位，所以真理只能来自于神，除此之外都是谬理、都是欺骗、都是虚空。为什么说是虚空呢？因为它不是神给制定的轨迹、规律，不是在神的应许中，即使有一段巧遇也是短暂的过眼浮云，神不应许、不答应、不通过，当然不成立，所以说除真理以外都是虚空。因为真理是万事万物运行的规律、轨迹、法则，有真理了就知道了事物的发展规律，就知道了事物的来龙去脉，既知道它的来源也知道它的去处，所以说真理就是道路。就如：人的生死轮回，如果神不交通这方面真理，人都各自活在自己的想象观念中，对灵界的惩罚，生死轮回就是个迷，该如何实行不被惩罚转猪，甚至还能蒙拯救没有具体的路，只能凭想象做事，做一个人认为的好人，做一个人认为的基督徒，结果得不着末世神应许的福分。如果听了神交通的生死轮回，你就知道了什么人走的是转猪的路，什么人走的是转人的路，明白了这方面真理就能避开被惩罚、咒诅的路，就能走在蒙拯救的路上了。又如根据神话得知，神喜欢诚实、憨厚的人，并且要恩待、成全诚实人，厌憎、恨恶、淘汰诡诈人，惩罚恶人。根据神话行事追求真理做诚实人，走在神成全的轨迹上，就能得着生命蒙拯救被成全，如果走不上这个轨迹就必然被淘汰，遭惩罚。也就是说，你走在神为拯救人制定的这个轨迹上就是这个道路上，就不会被淘汰，惩罚，就可以剩存下来，可以活下来就是生命。所以说基督就是真理、道路、生命。”

“基督是谁？神说：‘道成肉身的神称为基督，基督就是神的灵所穿的肉身，这个肉身不同于任何一个属肉体的人。’”咱承认不承认基督是神呀？没有一个人不承认基督是神，是吧？（嗯。）但事实上承认不承认？（不承认。）你所想的、你所认为的“我承认呀”，但是事实上你就没有承认，你的愿望与你真实的信差得太远了。信神怎么就

信到家了？你能把肉身、话、灵信为一了，把地上的神信到天上了，把天上的神信到地上了，这就成了。那咱现在信的是什么？你现在是不是把基督当成了一个小小的人？你把他所说的话当什么待了？当真理待了没有？（没有。）当神话待了没有？（没有。）“就是说基督就是神，就是造物的主，就是万物的主宰者。因为他是万物的创造者，又是万物的管理者，所以他对万物实质的了解，以及万物的生命运行轨迹、原理、规律都了如指掌。因为万物不仅是他造、他主宰，更重要的是万物的运行规律、轨迹的原理，以及天规、法则仍是神制定”，神不仅是管理万物的，还是制定万物的运行规律、轨迹，以及天规、法则的。“所以说他所发表的话就是真理，他的所有所是就是真理。在他以外都是谬论、都是谬理、都是虚空。”亚当、夏娃是怎么死的？（不听神的话。）神告诉他们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这是不是神给人制定的轨迹？（是。）也就是说神告诉人吃了必定死，不吃就能活，这是神给人制定的轨迹。可是他们听了撒但的话以后，对神的话就产生了怀疑、疑惑，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他们没有按着神给他们制定的这个轨迹走，那带来的后果就是什么？就是死亡。再看挪亚，神让他造方舟，告诉他要洪水灭世呢，挪亚听了神的话造了方舟。神还用事实检验了挪亚，让方舟在水上漂一年，经得住神检验了他就能存活下来。没有活在这个轨迹里边的人，他们就不能活下来。《神话就是命令》这篇文稿看了吗？（贾倪：嗯。）你看了以后怎么想的？（贾倪：我看了以后感觉就是说我呢。）说你什么呢？（贾倪：挪亚只管通行神的旨意去造方舟，他也不管他儿子结不结婚、生不生孩子，所以他就能活下来。）没了？就这么简单？杨薛，你看了给你带来什么收获了？（杨薛：你交通的时候打了一个比喻，军官发布一个命令，士兵就不敢说“不”，命令一下来，让他们干什么就干什么，都能去执行。我就想起正月初二的时候，我正好在我妈家，他们让我赶紧走，我就没想着那天走，想着怎么还不得过了初三再走啊，我就说：“可不可以明天走啊？”人家说不可以。看见自己什么时候都在讲条件，就没有把神当神待过。神话是什么？就像世上的人说军令如山，命令下来就能立即执行，一个外邦人都能那样听话、顺服，我一个信神的人还不如一个外邦人。那天看了这篇交通才想，我得活在神的天规诫命里，什么时候神一声令下“杨薛去干什么什么”，我能立马喊“到”，感觉这样才行，现在就是有这么一个感触。）神话是命令，命令下达

了，你没有喊“到”，你拒绝了，这是什么性质？（叛徒，叛军。）（张蓓：拒绝了神的命令就是不在神制定的这个轨迹里边，背叛了神。就像扫罗，神让扫罗杀的人他没有杀，神下达的命令他通行不下去，他不听神的话，背叛了神。）他不听神的话，背叛了神，这是你看见的一个外表的行为、现象，内在呢？你是受造之物，神是造物的主，神说出话来，你对神是藐视、小瞧、污蔑的态度，这罪名怕不怕？咱说要走在神制定的这个轨迹里边，这个轨迹是什么？听话、顺服，这是不是轨迹？首先你得听话、顺服。那怎么就看见你听话、顺服了？是根据什么来看的？神不是看你的外表行为。刚才说你拒绝是直接抵抗、对抗、叫嚣，是藐视，还有一种是他听了，也去做了，但是他心不甘情不愿，那算什么？那他算不算在轨迹里边？（不算。）从外面看人家做了，但他不在轨迹里边。为什么说不在轨迹里边呢？神看的是什么？神看的是人的态度、观点。你没有把神话当成命令。世上的人，皇上说一句话，军官说一句话，都得当作命令去执行。命令就是一个指令，一条狗它还得做到这一点呢，别说你一个受造之物了。你不仅得接受指令、接受命令，你还应该拔高，还得赞成、承认、阿们，在你这儿得通过。如果在你这儿有你的意思，看着你是这么去做了，但是在你这儿不承认，你心里堵着呢，不愿意、不乐意，那神要不要？神不要。所以说，神在这儿看的是什么？神看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看你对神话的态度、观点是什么。

《神话就是命令》里面还交通了挪亚的后代，挪亚有三个孩子，而挪亚的同龄人他们有多少孩子？（两千多。）你计划要几个孩子？他们有两千多个孩子，最后是什么？过眼浮云，没有活在神的应许中。什么是神的应许？现在知道“应许”这个词怎么理解吗？咱常听神话里说“应许”吧？称许、允许、应许，你对“应许”怎么认识？单独解释“应许”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贾倪：就是许下承诺了，你要这样做我就给你。）你愿意不愿意得着神的应许？（贾倪：那肯定愿意。）你做的是不是神应许的事？应许，应，答应的应；许，许可的许，什么意思呢？答应你、许可你这么做，这叫应许。应许不是称许，不是神对你的要求。“神啊，我想要两个孩子，我想要五个孩子，我想要十个孩子。”神给你呢？亚伯拉罕是神要给他，给他他不能嫌多。可是你没孩子你想要孩子，你是不是祷告和神要呀？这是什么呢？这是不是

神应许的呢？你想要呢？你想要神给不给你呢？是不是神答应你“给你三个孩子吧，给你五个孩子吧，给你十个孩子吧”？在神答应给你三个孩子的时候，这三个孩子是你的，你再要第四个孩子，神答应你了没有？（没有。）神没有答应你，你再想要那是什么？那就是你的野心、欲望。你要在神的应许之中，那是神答应你的；你要超过神的应许，那就是你的奢侈欲望，神没答应你。神没答应的事你能不能做？不能做。大卫，神答应给他多少个妻子呀？他的妻子多不多？（多。）给了他一百个妻子，但是他非得要乌利亚的妻子，神答应他了吗？应许他了吗？（没有。）没有。那神六千年的经营计划接近尾声了，神来在地上作工，是不是神要求人来配合神的作工呢？神要求人配合神的作工呢，你来请假了，“神呀，等你作完工我再配合吧，我现在正是年轻的时候，我还想要个孩子呢”，神答应不答应你？（贾倪：不答应。）你这是在请假吗？（贾倪：不是。）神告诉挪亚得造方舟，得造多大的方舟，挪亚一看这么大的方舟，最起码他能想到“这个方舟三年五年、八年十年能不能建起来？肯定建不起来。”那挪亚有没有说“神啊，这几年建不起来，我的三个孩子还没有娶媳妇呢，我还没孙子呢”？挪亚能不能这么说？敢不敢这么说？（不敢。）不敢这么说，也不敢这么想。神应许你、答应你、许可你的事情你才能去做；神没有应许的事你不能做，做了也成不了。神常说一句话，活在神的应许之中，这话是对谁说的呢？是对神子民说的。神说活在神的应许之中，指的是什么时候呀？当你站完见证以后，你活在了神的应许之中，你站了见证以后神才应许你呢。挪亚是造完方舟以后他才能活在神的应许之中。他还没有造方舟，他能活在神的应许之中吗？不可能。因为神是万物的创造者，又是管理者、主宰者。神计划洪水灭世，让你造方舟呢，你说你要结婚呢，要生孩子呢，就不要说神答应不答应你了，你有这样的想法，有这样的欲望，这是什么性质？拒绝接受神的管理。那拒绝接受神的主宰、管理和背叛有没有区别呀？背叛是你答应做一件事以后你又不做了，反悔了，这叫背叛。那拒绝呢？就没答应。没答应就是不承认神是万物的主宰者，不承认、不接受，你就不在神给人制定的这个轨迹里边。

贾倪现在想什么呢？说说你现在的心思。堵住了？心里打架呢？（贾倪：我在想着我该怎么办呀。）直接把你的心思说说。（贾倪：

我心里的这些话没法说出口。）什么没法说出口？（贾倪：心里面想着快点熬过去吧，现在三十多岁，再熬上十年自己的这些奢侈想法也就过去了。可是心里面又有个大逆不道的想法，现在是这样，再过多少年，等我落难、等我难受的时候，等我家庭破裂的时候，等大家都唾弃我的时候，你们谁管我呢？这话我不该说，但这是我的真实想法。）（负责人："我现在有个家，你们让我撇弃呢，等我以后没家了，谁管我呢？"）怕没有家、怕落难的时候没人管你，是吧？你是个独立的灵魂、独立的人，你让谁管你呢？你多大了？生活不能自理？你想让别人怎么管你呢？你的意思是有家的话老公还能管你，是吧？（贾倪：我是这样想的。）这是现在的想法，是吧？（贾倪：嗯。）那咱今天上午交通的真理白交通了，真理在你身上就没有消化了。你信神呢，还得让外邦人管理你呢，是吧？你说咱信神多少年了，神话是神话，生活是生活，根本不挂钩，到现在咱还不挂钩呢。真理的字句知道了，是吧？什么是真理呢？交通了真理以后，还在这儿难过呢，你的一厢情愿太厉害了！神怎么说的呀？神说："人不要总把天上的神尊为大，把地上的神看为一个普通的人，这是不公平的。天上的神是很高大，也很奇妙，有惊人的智慧，但其根本不存在；地上的神是很普通、渺小，而且也很正常，没有超人的思维与惊天动地的作为，只是很正常又很实际地作工说话而已，并不打雷发声，也不呼风唤雨，但他的的确确就是天上的神的化身，的的确确就是活在人中间的神。"（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对神的"实际"能绝对顺服的人是真心爱神的人》）你信的是天上的那位神，他虽然高大，虽然智慧，但不存在。咱虽然手里捧着基督的话，但咱信的是天上的那位神。贾倪，你信哪位神呢？（贾倪：按照我这个信法，我信的就是天上的神。）以前信天上的神呢，到现在还信天上的神呢？

基督就是真理道路生命（二）

神说什么是真理？真理是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那你现在能不能理解了，神为什么说真理是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做人，你该怎么做；做事，你该怎么做；敬拜神的准则，你该怎么敬拜神，这是真理。和咱今天交通的这些怎么对号？因为万物是神造的，万物的实质神知道，万物是神主宰、掌管、管理的，万物之间是怎么运行的，它们的运行轨迹、运行规律、运行法则、运行原理，还有神给万物定的天规诫命，这些都是神制定的，所以说，神所制定的这些就是真理。那你怎么看待它，是不是得根据神话来看待呀？这就是为什么要让你追求真理。大红龙让你追求“真理”呢，大红龙为什么让你追求“真理”？（它是让人去守它制定的那个法则。）它让你追求“真理”是让你寻求撒但的生存法则，是为了能更好地捆绑、控制你，它让你追求的是它给你制定的那个谬理，这就是大红龙让你追求的“真理”。神也让你追求真理，神让你追求真理是为了什么呢？是因为这是一个真实的、实质性的事，你不追求真理，你得来的都是谬论，根本不是世上人说的那么回事，万物不是那么运行的。就像刚才说的苹果落在地上，那是什么？（神的命定。）那是神的命定，是命令，树结出果子是给人吃呢，所以说果子必须得落在地上。如果这个果子升到天上，人吃什么呢？所以说真实的情况是什么？这是神命定的，神造了苹果是让它为人服务的，神既然造了它，就给了它一个运行的空间。就像鱼只能在水里，鸟只能在天空，人只能在陆地上，各自都在神给划分的地界里运行，不能乱跑，也跑不出神制定的这个轨迹，这是神的主宰安排，跑出去就是死亡。所以苹果也超不出这个命定，它飞不上天。这是不是一个看事的准则呢？世人说的“真理”是地球引力把苹果吸引下来了，真实的是什么呢？是神命定让苹果落下来的。神让你追求真理是让你尊重事实，事实就是这么回事，撒但是欺骗人的，是骗子。所以神让你追求真理是让你有一个真实的认知，你有真实的认知，你在真实认知的基础上去做事，这才是真正的做事。如果你的认知是错误的，那你做事能做对吗？肯定是错误的，这是不成立的。所以说神让你追求真理是一切正面事物的象征。为什么是正面事物的象征？因为它是真实的。你得知道万物之间的关系、运行、生

存，它们之间真实的运行是什么。为什么让你知道呢？因为神造人的时候是让人做万物的主人。你要做万物的主人，你必须得知道万物正常的运行轨迹是什么，它们各自的属性是什么，你知道了你才能去管理，你不知道怎么管理呢？没法管理，那世界将会乱成一团，最后就是互相毁灭，运行不下去，所以说神让你追求真理。贾倪，那你呢，你是不是也得追求真理呢？大红龙让你追求“真理”是为了控制你，神让你追求真理是为了让你做万物的主人，你不追求真理，你做不了万物的主人，你管理不了万物，你不追求真理就剩存不下来，你就不复存在。听懂了吗？现在是什么使你痛苦呢？想孩子、想老公、想肉体，是不是这个？你是情感重还是钱财重？（贾倪：情感重一些。）情感重一些，钱财还不是主要的。（贾倪：钱财也有吧，就想着如果以后不给我钱，我就没有钱了，钱财这方面也重。唉……）这个“唉”是什么意思？你这个也放不下，那个也放不下，你当初信神是为了什么呢？你信神是为了得着，是吧？为了得情感、得钱财、得地位呢，结果这些都得不着。

刚才咱们从万物这个大的范围说了什么是真理，那你能不能从这个万物的范围缩小到人的身上呢？人要在地球上生存，人要繁衍生息继续活下去，这个原理是什么？这个轨迹、这个规律、这个原理是不是应该搞清楚？这个轨迹、这个规律、这个原理是不是真理？（是。）那你想不想知道这个原理？杨薛，人能够继续生存下去，继续繁衍生息，这个轨迹、这个规律、这个原理是什么？（杨薛：顺服神的主宰安排，不要出了这个轨迹。）这是一个大的方向，现在缩小了，你想剩存下来、想蒙拯救，这个轨迹、规律、原理是什么？（杨薛：听话、顺服。）听话、顺服就完了？你说的是咱刚才说的一个方框，你不能只说一个方框，得有细节，你现在想追求什么呢？你无非就是想剩存下来，想蒙拯救，不仅想活一千年，还想得永生。那你想得着永生的这个原理是什么？你想追求剩存下来，想追求蒙拯救，你首先得把能剩存下来、蒙拯救的这个原理搞清楚，有了原理才有实际，如果你连原理都搞不清楚，哪里来的实际？那你想搞清楚蒙拯救的这个原理，你就得知道为什么不能蒙拯救，蒙拯救和不能蒙拯救这两种结果是怎么形成的？也就是生命与死亡，怎么就受惩罚了，怎么就剩存下来了，你得把这个原理搞清楚。先说死亡，人是怎么临到死

的？原来神造人的时候有没有生老病死？有没有“死”这一说？（没有。）那怎么才有了死的？是因为亚当、夏娃他们不听神的话，背叛了神，跟随了撒但以后，被神咒诅遭到了惩罚而死亡的。最起码知道人这个死的原理，是因为他们背叛了神，不听神的话。亚当、夏娃他们对神话的态度是什么？是不是不屑一顾？神和亚当、夏娃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创2:16-17）这句话在他们身上没有生根发芽，撒但说了一句：“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创3:4-5）他们就能跟着撒但走。亚当、夏娃当初是因为撒但说了“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不一定死”他们就对神的话产生了怀疑、疑惑，“哎，是不是？”他们就能跟着撒但，被撒但引走了。那现在的人呢？用不用撒但来引啊？不用引，直接就不承认有神。亚当、夏娃承认不承认神说的？他们承认神说的“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到了咱现在这个时候，还承认吗？外邦人说不说“神说了”？外邦人就不承认有神。到了你这儿呢？咱从外邦跟随神了，你跟随神了，你是什么态度呀？你说“神说了”没有？（没有。）我没有听到你说“神说什么了、神说什么了”，没有这句话，在你的大脑里你都没有考虑过，“哎，神说什么了，撒但说什么了，我做个选择”，你有这个过程吗？（没有。）你今天是跟随神的人，神话直接把灵界实情实实在在地告诉你，而且还把行政告诉你，你看神话的时候“这是神话”，合上神话还有神话吗？神话是神话，你是你，神话毫不影响你的生活，毫不影响你的思维、你的意识，神话对你的思维、你的意识都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你比亚当、夏娃恶到什么程度？撒但问夏娃“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夏娃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惟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到你这儿了，你就连“神说”都没有了，你手里拿着神的话，你都没有说“神说了”，你直接就是什么呀？你就没承认“神说了”，你是打着一个跟随神的旗号，其实你根本就没有跟随神，根本没有把神当神待。你把谁当神待了？你把自己当神待了，“我想要孩子呢，我想成家呢，我想追求钱财呢”。你和不信派有多大区别？你比外邦的不信派只是多戴了一顶帽子——“我是信神的”，你只是打了个旗号。亚当、夏娃他们犯了该死的罪，那你呢？你比他们更甚！

咱刚才说的这是一个“死”的原理，那“生”的原理是什么？（杨薛：死的原理是怀疑、疑惑，不听话；生的原理是听话、顺服。）听话、顺服。亚当、夏娃那时候在伊甸园里能活着的原理就是听话，神跟人说什么人就听，那就剩存下来了。现在是不是也是这样呢？应该也是这样的，是吧？（嗯。）但还得有个什么过程呢？有个检验的过程。因着你是亚当、夏娃的后裔，从亚当、夏娃吃了善恶树的果子到现在，撒但在你身上已经败坏了几千年了，所以神必须得考核、检验。你不能光说一句“我听话、顺服”，神就答应你“行，你听话、顺服就让你活下来”，必须得检验你。所以亚当、夏娃从伊甸园出来以后，第一个检验的人是谁？（挪亚。）神怎么检验挪亚的？神就说了一句话，告诉挪亚让他造个方舟，挪亚一造就是一百二十年。在这一百二十年期间，有多少人起来攻击、毁谤他？那些人攻击、毁谤他是什么意思？那就是来检验他的。神就兴起那些人来检验他，让那些人来勾引他，“多少年来谁见过洪水呀？”神为什么要用一百二十年的时间检验挪亚呢？当初神跟亚当、夏娃说吃了善恶树的果子必定死，结果撒但一句话就能把亚当、夏娃勾引走，神要看一千五百年以后，人对神有多少认识了，人对神的认识、对神的信增加了多少，检验一下，“检验的时间不能太短，不能是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我用一百二十年来考验你，在这期间不间断地有人过来攻击、毁谤你，还让你孩子在你身边、在你耳边给你灌输，我看能不能改变了你的信念”。也就是说，人要活下来的一个原理是你得能经得住神的检验。你经得住神的检验了，以后你就活在神的应许中了。你现在想要钱财、想要地位、想要名誉呢，那你说经得住神检验剩存下来的人有钱没钱？（有。）世上有句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你剩存下来，能没有钱吗？而且神还说：“放心大胆地来爱神，看看神能把你怎么样？”（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神向全宇的说话”的奥秘揭示·第四十二篇》）“你们现在不要尽追求享受，世界各国联立的时候，什么东西不是你们的？”（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七十五篇》）世界各国联立的时候，什么东西不是你们的？那你怕没钱吗？钱财、地位、名誉这些神都能给你，但是神说：“你们的旧性实在是根深蒂固，若将你们放到宝座上，你们就不知天高地厚了，更不知何去何从。你们连自己从哪儿来的都不知道，怎么能认识造物的主呢？”（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实行 六》）现在把你放到宝座

上，你还知道你是从哪儿来的吗？你就不知道你是从哪儿来的了。到时候还要让你辖管万民呢，有没有地位？（有。）钱财、地位、名誉有了，到最后是不是还要繁衍生息？有没有情感？（有。）只是到时候叫法不一样了。这些东西还会有，但是现在能不能给你？（现在不能给。）什么时候才能给你呢？你得经得住检验、考验以后才能给你。这就相当于是上考场呢，你进了这个考场，考试通过了，那下回再给你的就是神的应许，那你就活在了神的应许之中。你看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本来四十天的路程结果在旷野里走了四十年，为什么本来是四十天的路程呢？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神是不是已经向他们显现了？他们已经看见神了，这四十天神就是要看他们的信如何，如果他们对神有信，当他们进入迦南美地以后那是什么生活？那就是神应许的生活。可是他们看见了神的作为以后对神还是信不来，所以四十天的路程走了四十年。就是在这四十年期间，神要让那些发怨言的人，神不要的人都死在旷野，他们不能进迦南美地，神不允许他们进去，他们没得着神的应许。当时发埋怨的那些人，神当下就击杀他们了，其他人（除了妇女儿童）虽然没有当下击杀，但他们都死在了旷野里不能进去，因为他们对神没信，更谈不上经得住检验。挪亚经得住检验剩存下来了。亚伯拉罕，神是要他的孩子吗？不要。但是神要检验他，当他举起刀的时候，神就差派使者制止他了。

经得起检验，这是不是剩存下来的原理？（是。）所以说，你得经得起神的检验。贾倪呢？贾倪怎么经受神检验呀？贾倪这就不叫检验。贾倪的这个表现让我想起神最近交通的，神要检验你是检验什么呢？就是看你对待撒但的态度是什么。原来你是活在撒但的权下，神要打败撒但，靠什么打败呢？不是神自己打败撒但，是靠谁打败撒但呢？（靠人。）神是让人借着神的话，借着人对神的认识，弃绝撒但从而活在神的权下，以此来打败撒但。撒但在那边让你追求钱财、地位、名誉，神在这边是让你活在神的权下，神要让你自愿活在神的权下，神不能告诉你，“撒但那边有地位、名誉，你来我这边吧，我也给你地位、名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是不是心甘情愿地活在神的权下了？（是。）那撒但服不服？撒但不仅不服，它还要控告呢。神要让撒但蒙羞，怎么让撒但蒙羞呢？神就告诉撒但，“我就是不给他地位、名誉、情感、钱财，他也愿意活在我的权下。你就是给他地位、

名誉、权势，他都不活在你的权下”。这是不是让撒但蒙羞了？这是不是打败撒但了？你得能经得起这个检验，你把你身上的这个撒但打败活在神的权下了，神才能承认你是跟随神的人。你弃绝不了撒但，神不承认你是跟随神的人，也证明不了你是跟随神的人。你还拉着撒但的手，拽着你“父亲”的衣衫死死不放，抓住钱财、地位舍不得放下，神和你说让你放下，你放不下，心不甘情不愿，心不服，不愿意活在神的权下。你不愿意活在神的权下，但又想活在神的权下，这只是你的一种想法，所以说，这个表现就是不能活在神的权下。神给咱们举了一个例子，神交通说：“比如，神说‘你把今年打的大米给我献上十斤’，人琢磨，‘这些大米一共才二十斤，就得给你十斤，不行，太多了，我还不够吃。再说这么好吃的东西我想多吃一年呢，万一明年收成不好呢？我不能给你！’就找了十斤稻壳往筐里一放摆到祭坛上了。问他这是什么，他说是水稻。神说：‘我不是跟你要大米吗？’‘水稻就是大米。’这是不是欺骗？（是。）这就叫明目张胆地欺骗。你能认罪，口口声声说亏欠神，还难受、痛哭流泪，眼泪擦干了站起来一扭头，以前怎么做还怎么做，神就把你这种行为叫欺骗。这种欺骗的行为在神眼中跟恶行是画等号的。”（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怎样追求真理（三十二）》）神让你献十斤大米，你考虑什么呢？“我总共才二十斤大米，我今年吃十斤，明年就没吃的了，我还得为明年做准备，我得留下呢。”那这个大米能不能献啊？不能献。“但神说出来了，我该咋办呀？”拿了十斤稻壳就来了。贾倪说：“我今年都四十岁了，你还让我献上呢，我到了五六十岁了，还能有孩子吗？”这是不是拿的稻壳？（贾倪：是。）你说说怎么说是稻壳呢？你是看见你拿的是稻壳，还是我把你说成你拿的是稻壳了？（贾倪：家也顾着，本分也尽着，这是不是就是拿的稻壳呢？）两手抓，一手抓钱财、地位、名誉、家庭，一手抓真理。你献上了什么？什么也没献，你献的是“稻壳”，是欺骗。打败撒但靠的是什么？忠心与顺服。你的忠心在哪儿？你的顺服在哪儿？神赐给你多少就向你索取多少，如果说你生下来就是小儿麻痹，出不了门，你领受比他们好一点，那你在教会里当个带领也行，是吧？这是不是尽心、尽力了？可是神给你的是健康的身体，神还赐给了你素质、能力。《为尽本分活着才有意义》这首神话诗歌里怎么唱的？“神让你活着，你能为神活着，为尽受造之物的本分活着，这样活着就仗义。如果活着是行尸走肉，没有灵，不接受真

理，就为肉体活着，那你活着就不仗义，因为你活得没价值。”神让你活着，你能为神活着，能尽上本分，那你这个人活得就仗义。如果你不为神活着，你是为家庭活着，为你老公活着，这就不仗义。不仗义是什么意思？（自私的意思。）单指自私？还得再加重一点，它不单是自私那么简单，还卑鄙、无耻。为什么说不仗义要比自私重呢？自私是为自己，可你这个不单单是为你自己呀。你是怎么来的你得知道，你从哪儿来的你得知道。你为什么能活着？是神让你活着的。神让你活着，可你是为你活着，自私、卑鄙、无耻！怎么说卑鄙呢？没良心、没理智，不知道还报，无耻。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是让人彰显神、荣耀神呢。而你活着彰显的是谁呢？你彰显的是撒但。自私、卑鄙、无耻，活得不仗义。就像一个国家的大将，他在前线立了一等功、二等功，国家给了他奖金，给了他地位、名誉，人家在这个国家活得有头有脸、有面子。另一个人他跟这员大将同朝为官，他也有钱、有地位、有名誉，但他是靠拍马屁，靠出卖国家利益得来的这一切。出卖国家利益的那个人叫什么？（汉奸。）汉奸、走狗、内奸。为什么说他是汉奸、走狗、内奸呢？因为他胳膊往外拐。立功的那个大将，人家的钱是从正道来的，是能放在桌面上的，人家活得就仗义；汉奸得来的那个钱是放在桌子底下的，见不得人，拿不出手，他是苟且偷生，是被别人唾弃的，是不配活着的。汉奸、走狗、内奸，国家不要他，人民指责他、唾骂他，唾沫星子也能把他淹死。如果你是忠臣、功臣，人民歌颂你，君王看重你；如果你是汉奸、走狗、内奸，人们没有发现你的时候，你是苟且偷生地活着呢，一旦发现了你是汉奸、走狗、内奸，那你将死无葬身之地。历史上有个人叫秦桧，秦桧死了以后他的那个石像能站立住吗？（不能，跪着呢。）就是一个石像人们见了都恨。刚建起一个石像，没多久就被人打烂了。死无葬身之地，死了都没有埋的地方，死了立个碑，人都要把他的碑给拆了，就恨到那个程度。这是说死了的，那个苟且偷生活着的人呢？他活得不仗义。为什么不仗义呢？他那个活是怎么活呢？他是偷偷地活着呢，悄悄地活着呢。就像贾倪，你想在家生孩子，不敢出门，不敢聚会，不敢让弟兄知道，悄悄地生活，可是你能躲得过弟兄，躲得过弟兄姊妹，你能躲得过圣灵吗？躲不过，不仗义，苟且偷生，不配活在这个世上。那你说，你还能剩存下来？可能吗？不存在！因为你没有活在蒙拯救、剩存下来的这个原理里边。

刚才咱们交通了，蒙拯救剩存下来的原理是什么呢？你得为神站见证，作打败撒但的见证。神根据什么定你的归宿呢？就根据最后时期你是否能为神摆上、献上，根据你最后站的见证来定你的归宿。也就是你最后时期为神站住见证了，你就活在神的应许中了。你站住见证了，你就能剩存下来；你站不住见证，就受惩罚了、被淘汰了。是不是就是这个原理？所以说，你想蒙拯救、想剩存下来，你就得知道这个剩存下来的原理——为神站见证。回想历世历代，哪个人不是因为站住见证以后，神才给他应许的呢？这就是带着你让你去经历、体验、感受，让你看见神所作的、看见神的手、看见神的性情、看见神的权柄，这就是看见神了。原理、轨迹、规律，神六千年的作工，哪步作工不是这个原理呢？规律，不管是律法时代，还是恩典时代，还是话语时代，原理变不变？（不变。）原理不变，只不过是拔高了。你只有明白了这个原理、轨迹、规律以后，你才可能走上这条路，你不明白，你走不走？不走。你是不搭理的。

贾倪还难过呢，那你可想而知，如果按你这样走下去是什么结果呢？这就看见人被撒但败坏以后，成什么样了？贾倪，你说咱这个表现是什么样啊？没有个人样。没有人样是什么样？（贾倪：鬼样。）魔鬼样。神说："没有良心，没有人格，更没有正常的理性。这几样东西都没有的人能不能称为人呢？可以确切地说，不具备这些人性品质的人不是人，只不过是披着人的外衣而已。有人说：'那是不是披着羊皮的狼啊？'这只不过是个比喻。披着羊皮的狼是什么东西？实质就是狼。狼跟魔鬼、敌基督在实质上有没有区别？狼捕猎，吃牛吃羊那不是贪婪，而是神命定的天性，但狼有一点是敌基督这类人不具备的，如果有人收养它，把它养大，或者曾经救过它的命，它永远不会伤害这个人，还知道报恩。但是敌基督这一类人享受着神的恩典、享受着神的带领、享受着神话语的供应却处处算计神，处处与神为敌、与神对抗，神作什么事他都不能顺服，也不能阿们，就要唱反调。那说敌基督这一类人是披着羊皮的狼，这话合不合适？这个比喻准不准确？（不准确。）以前在宗教时说谁是敌基督、谁是恶人谁就是披着羊皮的狼，这只不过是人在不明白真理、不明白各类人的人性实质和性情的情况下打的一个比方，但真理讲到这个程度再打这个比方就不太贴切了。魔鬼就是魔鬼，敌基督就等同魔鬼，他都不配与神

造的万物生灵相提并论。”（摘自《话·卷四 揭示敌基督·总结敌基督的人性品质与性情实质（二）》）狼还知道报恩呢，而你连还报的意念都没有。贾倪，你是从哪儿来的？你原本是尘土，是神给了你一口气息，你来到世上的时候你和你丈夫是什么关系？你们灵里有什么关系呢？各是各的。咱人的奢侈欲望太大，让你做了一个人以后，你什么都想要。如果让你做个动物，你想什么呀？如果你转成一头猪，你想什么呀？（想变人。）想变人？你的要求太高了。你说猪它有“我想变人”的奢侈欲望吗？猪想什么呢？（想多活几天，别杀。）猪羡慕不羡慕当驴、当马的？你说当猪好还是当驴、马好？哪个好一点？猪半年就得杀一回，猪住的是什么地方？吃的是什么？它羡慕不羡慕驴和马？（羡慕。）驴、马最起码能活四五年、五六年，是吧？虽然需要出点力气，但它们每天在外边活动呢。如果让一头猪下次转成一头驴或者马，它是不是还高兴、感谢呢？如果它已经转成了驴、马，它满意不满意？（不满意。）它还想转什么呢？还想转狗呢，还想转猫呢，转成猫还安逸一些。可如果转成猫，它又想转什么呢？它还想转成人呢。可转成人，人满意吗？（不满意。）贾倪，你就看你这个表现，你说你上一辈子是不是人？你能不能是人？（贾倪：能吧。）怎么是人呢？中国是无神论国家，人和动物循环投胎，咱不知道你上辈子是谁，但根据你现在的表现、人性来看，你都能因为自己得不着肉体享受而掉泪，你说咱上辈子是什么？咱在这儿告诉你什么人仗义，什么人不仗义，神让你活着，你就该为神活着，可你为神活着了没有？你没有为神活着。那你是不是应该感觉有歉意？该不该有点良心？该不该有点理智？可咱有没有这个良心、理智？你没有这个良心、理智，你上一辈子是不是人这就很难说了，是不是很有可能是动物呀？刚才你还告诉我说你是魔鬼。魔鬼好还是动物好？（贾倪：动物好。）那你刚才还说你是魔鬼，一会儿就连动物都不是了，还说自己上辈子很可能是人。

我给你这样交通，知道是什么意思吗？不要把自己的位置定得太高了。你要说你上辈子是人，是神选民，那你这辈子投胎成人，你是什么感觉呀？你感觉理所当然，感觉不到害怕。你要想蒙拯救，必须得有羞耻感和惧怕感。看看咱现在的表现，咱现在这种表现适合转什么呀？像这样的表现是魔鬼样还是动物样？如果活出来的是动物

样，那很可能你上辈子就是个动物，你就是动物投胎来的；如果活出来的是魔鬼样，那你很可能就是个魔鬼，是吧？最起码咱今天活成一个人了，看看咱上一辈子是什么，咱这个性情就不配活人，很可能上辈子咱就不是人。不管你上一辈子是猪还是狗，还是猫，这一次你能转成人，这是不是对你极大的高抬？（是。）神太高抬你了，你太幸运了，是极大的幸运！那你得着这个幸运，该不该感谢神、赞美神？该不该还报呀？如果你看见上一辈子你很可能是个动物，那这一辈子来了，咱是不是该重新做人，好好做人呢？“这下可不敢乱做了，一不小心再做错，就不要说进国度了，死了以后又得转成猪，转成动物了。”为什么神要把灵界实情告诉咱呀？就是让你去认识，让你感觉到害怕。为什么让你和动物之间循环投胎呢？让你转动物是什么性质呀？那是一种惩罚。因为你在做人期间作恶了，你不配成为人，所以来惩罚你，让你做几次动物。让你做了动物，惩罚了你以后，再次让你投胎做人。当你再次投胎做人的时候，就看你能不能够得上人的标准，如果你够得上人的标准，那你下辈子再投胎转人；如果你达不到做人的标准，那就不能再投胎转人了，还得转畜生。所以说，咱为了不转畜生，咱是不是得好好做一个人呀？让你看见咱上辈子是个动物，是为了咱能够更好地做人，轻松地做人。我说的这个“轻松地做人”能不能理解了？怎么叫轻松做人呢？如果我不给你交通你上辈子是一头猪、是一只狗，你还认为你上辈子是个人呢，今天你转成人以后，你理所当然地追求肉体、名誉，而且还追求得特别有劲。神如果不给你这个孩子，不给你这个家庭，你就容易去和神讲理，容易跟神要，“为什么他有？为什么不给我？”有要求就是悖逆。但是当我给你交通了以后，让你去看，让你去认识，让你看见自己上一辈子很可能就是一个畜生，你这辈子转成人以后你会珍惜、谨慎，不敢再犯错了。如果你有谨慎、珍惜、感恩的心，你还要求“我想有个孩子、有个家庭、有点钱财”？你还要不要这些？当你有这三个感觉的时候，就是不给你钱财、地位、名誉，不给你家庭，你的心都是舒畅的。舒畅不舒畅？（舒畅。）因为你从猪转成人了，你高兴不高兴？（高兴。）就是不给你孩子、不给你钱财，你都高兴。如果你看见自己原来是人呢？人又投胎成人了，这一辈子不给你孩子，你是什么？你是痛苦的。“我为什么没有孩子？人家都笑话我没有孩子，‘别人都有孩子，你就没孩子？别人都有家庭，你就没家庭？’”如果你看到自己上辈子

就不是人，“原来我是从猪转成人了”，“呀，你上辈子是猪，这辈子转成人了！”他们是不是仰望你呀？你是荣耀神、感谢神呢。所以说，你有这样的认识，你会轻松加愉快；如果你没有这些认识，你会痛苦，会叫嚣，会与神作对，与神敌对，成了神的仇敌，最后遭到神的惩罚。这就是说为什么要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好处是什么。真实认识自己以后，你就没有狂妄野心了，你没有狂妄野心了你就没有痛苦了。真理是让你快乐起来的，那痛苦是从哪来的？是你的狂妄、野心、欲望把你带入了痛苦、死亡之中。贾倪，我刚才说的话不好听，是吧？说你上辈子是猪，这话难听，可是对你来说这话给你带来的是什么？轻松加愉快。我把话给你说得好听点，说你上一辈子是子民，这辈子你还想当什么呢？“神预定我了，因为神说神子民这一次都要来，神要把他作成。我还要追求蒙拯救、被成全呢，我还要管理万物，做万物的主人呢。”你有这个狂妄、野心、欲望，那你的败坏性情怎么脱？如果你真正认识到你上一辈子是猪，你还有狂妄、野心、欲望吗？还争夺钱财、地位、名誉呢？还要不要钱？（什么也不要了。）当你知道你再争夺，你下辈子又得转猪的时候，你为了下辈子不做猪，你还能争钱财、地位吗？（不争了。）你刚才说“我放不下钱财，放不下地位，放不下老公”，我问你“哪个是你的致命处呢？”“哪个都致命。”你哪个也放不下，那你现在去夺吧，这个“夺”是你的权力，你有自由意志，你想和谁结婚就和谁结婚，想生几个孩子就生几个，谁管你呢？没人管你，但是到了灵界，神要和你算账。如果你看到神要和你算账的时候，再看到你上一辈子是猪的时候，“这辈子我如果做不好这个人，我下辈子又是猪”，一个惧怕感，不敢了；一个感恩的心，轻松加愉快了，制止了咱罪恶的脚步，而且心里还不受辖制，还不痛苦、难受，轻松加愉快。就像富翁的孩子，如果你爹是个富翁，最后没有给你留下资产，把资产都给了你的兄弟姐妹了，你心里痛苦不痛苦？你痛苦。你出去别人还要评论呢，“呀，你爸是亿万富翁，最后你爸什么都没给你”，你都感觉见不了人，而且你和你爸还有了仇。如果你爸是个乞丐，是个穷光蛋，一分不给你，你还有这些痛苦吗？（没有。）你出去不会觉得见不了人，还特别能见人，“你看我比我爹强，我爹是乞丐，我现在不是乞丐”，心里还满足。从外边看都是一样的，都是没有得到资产，但是心里边的压力，贪婪欲望不一样了。当你没有贪婪欲望了，那你是得福呢。神说神预定拣选的这些

人，在社会上是中下层工农阶级，你仰望条件好的人，在神看那是没有预定的人，那是交给撒但了，事实就是这么回事。贾倪，现在怎么想呢？有没有轻松一些？（她是痛苦的。）你看看咱的过去与将来，看看地狱的生活就不痛苦了。贾倪，你现在痛苦的是什么？痛苦的是“我怎么感觉我这么悖逆呢？”还是“他们有孩子，为什么我就不能有孩子呢？他们是中国人，我也是中国人，他们也转畜生，我也转畜生，我怎么就不能有孩子呢？这公平在哪儿？公义在哪儿？”是不是这个呀？属于哪一个？（贾倪：那会儿弟兄说我是魔鬼，我在想我怎么活成这样了。但是交通了以后我心里面比一开始轻松了很多。）

五月

1.基督就是真理道路生命

基督就是真理道路生命（三）

神说：“我们先从外邦人的生死轮回开始讲。一个人死了以后，他被灵界的一个差役领走，领走的是什么？不是肉体而是灵魂。这个灵魂被领走之后，他就来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灵界的一个机构，是专门接待那些刚刚过世的人的灵魂的一个地方。就是说，任何一个人死后来到的第一个地方，对这个灵魂来说是陌生的。当领到这个地方之后，执行官要把第一关，确认这个人的姓名、住址、年龄，还有他生前所做的事，一生的事迹都要记录在册，而且要核对准确。各项核对准确之后，要根据他一生的行为与他一生的所做所行来定他是受惩罚还是继续投胎做人，这是第一关。第一关可不可怕？还不是太可怕，因为仅仅是到了一个黑洞洞的陌生的地方。

第二关，如果这个人一生当中做了很多坏事、行了很多恶，那他将会被带到一个受惩罚的地方被处罚，这个地方是专门惩罚人的，具体怎么惩罚就根据他生前所犯的罪、所行的恶的多少来决定，这是第二关的第一种情况。有的人因着生前做了一些坏事、行了一些恶，在他受惩罚之后的再次轮回，就是再次投胎来到物质世界，有的人会继续做人，有的人就会投胎成动物。就是说，这个人回到灵界之后，因着他所作的恶受了惩罚，更因着他所作的恶，他的下次轮回可能就不再成为一个人，而是成为一个动物了。动物的范围有可能是牛，有可能是马，有可能是猪，有可能是狗，也有可能有的人就投胎成一只鸟了，或者鸭子，或者鹅……他投胎成动物之后，死了以后再次回到灵界，灵界还会根据他生前的行为来决定他是否轮回转世成人。大部分的人作恶太多，犯罪太严重，所以当他再次轮回的时候，他要投胎成为动物七到十二次。七到十二次可不可怕？（可怕。）什么让你们觉得可怕呢？人成为动物，这是一件可怕的事。做动物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痛苦是什么？没有语言，只有简单的思想，而且只能做动物做的

事，吃动物的食物，有动物的简单的思维与简单的肢体语言，不能直立行走，不能与人类沟通，所有与人类有关的行为活动与动物都没有关系。就是说，在万物当中，作为一个动物那是很低级的一个活物，比做人要痛苦多了。这就是灵界对于一部分作恶多端、犯罪太严重的人的一方面处罚。至于对他的处罚轻重，也是根据他所投胎的动物的种类。比如说，投胎做猪比做狗好还是不好？猪的日子比狗是好过还是难过？难过，是吧。如果做牛马，比猪的日子好过还是难过？（好点儿。）如果做一只猫是不是就安逸一些？同样做动物，做猫就比做牛马安逸得多，因为大多数时间都可以睡懒觉。牛马就比较劳碌，所以要是投胎做了牛马，那就是劳碌，看来这个惩罚是不轻的。要是做一条狗的话，相对比做牛马还是好一些，因为狗与主人的关系毕竟比牛马与主人的关系近一些。有的狗养上三五年，能听懂主人很多的话，有时能迎合主人的心情、要求，主人对狗就好一些，狗就能吃点好的、喝点好的，有病的时候多得点照顾，那这条狗不就享福了吗？所以，做狗相对比做牛马要好一些。这就是根据对这个人惩罚的程度来决定他投胎成动物的次数与投胎成动物的种类。

人因着在世犯罪太多受惩罚投胎成为动物七到十二次之后，这个人受惩罚的次数已满，再次回到灵界，他就会被归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的各种灵魂都已经接受过惩罚，都是准备再次轮回投胎成人的一个种类。这个地方把各个灵魂也划分了类别，根据他要去什么样的家庭、他投胎成人之后他所要扮演的角色是什么等等来划分。比如，有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将要做一个歌手，那就把他放在这个类别的人堆里；有的人来到世界上即将成为一个商人，那就把这个人列在商人堆里；如果这个人成为人的时候即将成为一个搞科研的人，那就把这个人放在搞科研的这一堆人里。将他们分门别类之后，按着不同的时期，按着定好的日期，将他们一个一个地发送出去，就像现在人发电子邮件一样，这就完成了一个轮回的过程。从一个人来到灵界的那一天开始，一直到他受完惩罚，或者多次与动物互相轮回之后，再次准备轮回做人，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一个完整的过程。

对于有一些受完惩罚不再与动物相互投胎这样的一部分人，他们是不是很快就被送到物质世界做人了呢？或者说他们多久才能来到人

间呢？这个频率是怎么样的呢？这个频率也有一个时间限制。在灵界做每一样事都有一个准确的时间限制，有一个准确的时间规定，这个规定用一个数字来说明，你们就明白了。对于短时间内投胎的人，当这人死了之后，那儿就已经准备好让他投胎再次做人，短的时间是从三天开始，有的人就是三个月，有的人是三年，有的人是三十年，有的人是三百年，等等。那这个时间的规定有什么讲究、说法呢？就是根据物质世界、人类世界对这个灵魂的需要与他在这个世界所要扮演的角色。若投胎做普通的人，因人世间急需这样普通的人，大多数的人就很快可以投胎，三天以后就又被派出去了，派到另外一个与自己生前完全不同的家庭中去了。但是有一些在这个世界上扮演特殊角色的人，所谓特殊就是在这个人类中间对这样的人的需求量不是很大，不需要太多这样的人来扮演这样的角色，那也可能就是三百年了，就是这个灵魂三百年才来一次，有的甚至能达到三千年才来一次。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在这三百年或者三千年期间，这个角色在人类世界中不需要，所以就把他扣在灵界的一个地方。比如说孔子，这样的一个人是一个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深远影响的人物，他的到来对于当时那个时代的人的文化、知识、传统还有人的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但是这样的人不是在每一个时代都需要，所以他就必须在灵界呆着，呆够三百年或者三千年才能轮回一次。因人世间不需要这样的人，他就总得闲着，因为他的角色很少，他要做的事很少，所以他必须大部分时间都被扣押在灵界的一个地方闲着，在人世间需要他的时候随时把他发派出去。这就是灵界对于大多数人的轮回频率作的时间上的规定。不管是平凡的人还是特殊的人，在灵界对于他们轮回的处理都有合适的规定，都有准确的作法，而这些规定、这些作法都是从神那儿下达的，不是任何一个差役或者任何一个灵界的生灵所能决定、所能左右的。明白了吧？

……

再讲跟随神之人的生死轮回。这就涉及到你们了，你们可得小心注意地听着。你们先想想，在跟随神的这一部分人中间分几大类？（神选民和效力者。）就是神的选民与效力者这两类人。先说神的选民这一类，这一类的人数不多。所谓‘神的选民’是指什么呢？神在创

造万物的时候，在有了人类的时候，神选定的一部分要跟随神的民众，简称‘神的选民’。神选这一部分人的时候有一个特殊的范围，也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个范围就是，这一部分人在神每次作重要工作的时候必须要来，这是第一个特殊性。那意义是什么呢？既然是神选定的一部分民众，它的意义就很重大。就是神要作成这一部分人，要成全这一部分人，在神经营工作结束的时候神要得着这一部分人，这个意义重不重大？所以，这一部分选民对神来说很重要，因为是神要得着的人。而效力者呢，我们先避开命定这事，先来说效力者的来源。‘效力者’字面的意思就是效力的，效力的就是临时的，不是长久的，也不是永远的，是临时雇来的，临时招来的。这一部分人的来源大部分是从外邦人中间选出来的，到他降生，就是定规他要做神作工中的效力者的时候，也可能他的前世是任何一种动物，但也可能他的前世是外邦人中的一个，这是效力者的来源。

我们再说神的选民。神的选民死后也要去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与外邦人还有各种有信仰的人要去的地方是完全不同的，是一个有天使、有神的使者陪伴的地方，是一个神亲自管理的地方。尽管在这个地方神的选民不能亲眼看到神，但是这个地方是有别于灵界的任何一个地方的，这是这一部分人死后要去的一个不同的地方。他们死后也有神的使者对他们严格审查，审查什么呢？审查他们这一生当中信神所走的路，在这期间他们是否抵挡过神，是否咒骂过神，是否有什么严重的犯罪与恶行。经过这样一番审核之后就决定了一个人的去留问题，‘去’指什么？‘留’指什么？‘去’指的就是根据他的行为来决定他是否仍然留在神的选民这样的一个队伍范围中，‘留’指的就是他能继续留在神在末世要作成的一个人类的范围中。对于留下来的人，神会有特殊的安排，在神作工作的每一个时期，他会打发这样的人来做使徒或者作教会复兴的工作，或者作教会牧养的工作，但是能作这样工作的人不是很频繁地像外邦人一样按着一代又一代这样地轮回，而是按着神工作的需要、神工作的步骤来轮回，这样的人并不是常常来投胎转世。那这个‘来’有没有规律呀？是不是几年一来呀？有没有这样的频率呀？也没有。根据神的作工，根据神的作工步骤，根据神的需要，没有定规。唯一定规的就是，在末世神作最后一步工作的时候，这些选民就都来了，他们的‘都来’就是指最后一次的轮回。因为什么

呢？这是根据神作最后一步工作所要达到的果效而言的，因为最后这一步工作，神要把这些选民都完全作成。这就意味着什么呢？这一部分人在最后这一个阶段如果被作成、被成全的话，那就不再像以前一样有轮回，就是做人这个过程彻底结束了，轮回的过程也就彻底结束了。这是留下来的人。那不能留下的人上哪儿去了呢？不能留下的人有一个合适的去处。首先，因着他的恶行，因着他所犯下的错误、所犯下的罪恶，一样要受到惩罚。受到惩罚之后，神会根据合适的情况把他安排在外邦人中，或者把他安排在各种有信仰之人的这个范围里。就是说，他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受了惩罚之后，再次轮回有可能就是在一些教派里活着；一种有可能就做了外邦人。如果做了外邦人，那就没有任何的机会了，但是如果做了一个有信仰的人，比如说做了基督教中的一员，那还有可能再次回到神的选民这个队伍中，这里有着很复杂的关系。总之，如果神的选民做了触犯神的事，一样要受到惩罚。比如，我们之前所提到的保罗，保罗就在受惩罚，这就是一个例子。这里的事你们听没听出点眉目来？神的选民这个范围固不固定？（大部分是固定的。）大部分是固定的，少部分怎么就不固定了呢？这里提到的最明显的一个就是作恶了，作恶了神就不要了，神不要了就把他打到各个人种、各类人里去，那就没希望了，很难再次回来。这是关于神的选民的生死轮回。

下面是关于效力者的生死轮回。咱们刚刚说了效力者的来源，就是效力者的前身是与外邦人、与动物互相转换投胎，到了最后这一步，神在这些外邦人中选定了一部分这样的人，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选定了一部分这样的人目的是为神的工作效力。‘效力’这个词听起来不是很文雅，也不是很符合每个人的意愿，但是应看效力的对象是谁。对于神的效力者，这一部分人他们的存在也有着一种特殊的意义，他们扮演的角色也是任何人代替不了的，因为是神选定的。这效力者的角色是什么？就是为神的选民效力，主要是为神的工作效力，就是为了配合神的工作，配合神作成他的选民。这些人无论是出力，还是作一些工作，或者是担任一些职务，神对这些人的要求是什么？有没有很高的要求？（没有，神要求人做忠心的效力者。）做效力者也得忠心，不管你的来源是什么，神因为什么选你，你也得对神有忠心，对神所托付你的、你担任的工作、尽的本分有忠心。效力者如果

能够忠心的话，达到神的满意，能换来什么样的结局呢？就是能够剩存下来。剩存下来的效力者，这算不算福气呀？剩存下来意味着什么呢？这个福气意味着什么呢？在地位上看似与神的选民有所不同，有差别，但事实上，效力者与神的选民今生今世所享受到的是不是一样的？最起码在今生今世享受到的是一样的，这你们不否认吧？神的说话、神的恩典、神的供应、神的祝福，哪一个人没享受到？丰丰富富，哪一个人都享受到了。效力者的身份是效力者，但是在神那儿看他是受造之物中的一员，只不过他担任的角色是效力者。作为受造之物中的一员，效力者与神的选民有差别吗？事实上是没差别。在名称上有差别，在实质上有差别，担任的角色上有差别，但是神并没有偏待这一部分人。那为什么把这一部分人定为效力者了呢？这你们得有所了解呀！效力者这一部分人是从外邦人中间过来的，一说从外邦人中间过来，那这一部分人的老底就不好，这一部分人都是无神论，他的老底是无神论，不信神，仇视神，仇视真理，仇视正面事物。这一部分人他们不信神，不相信有神，他们能不能听懂神的话？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来说，这一部分人听不懂神的话，就如动物听不懂人的话一样，他们听不懂神说的是什么、神的要求是什么、神为什么这样要求，不理解，就是听不明白，不开窍。鉴于这个原因，这一部分人没有之前所说的所谓的生命。没有所谓的生命，人能不能明白真理？具不具备真理？具不具备对神话的经历与认识？（不具备。）这就是效力者的来源。但是，神既然让这一部分人效力，也对这一部分人有要求标准，并不是说对这些人就采取蔑视或者采取应付的态度。尽管这一部分人听不明白神的话，没有生命，但神还是善待这一部分人，对他们有要求标准，这个要求标准你们刚才也说了，对神得有忠心，得能听话，效力要效到点上，也要效到最终。你能够做一个忠心的效力者，能够效力到最后，能完成神给你的托付，你这一生就活得有价值了，你就能剩存下来了。如果你个人再用点劲，再努努力，在认识神的事上能够再加把劲，能谈出点对神的认识，能够见证神，再能明白点神的心意，你能去配合神的工作，再去体贴点神的心意，你这个效力者就有转机了。这个转机是什么呢？就不再是简单地能剩存下来了，神会根据你的表现，根据你个人的意愿、个人的追求将你列在神的选民中，这就是转机。这个转机给效力者带来的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能够成为神的选民，成为神的选民这就意味着这个人不再像

外邦人一样与动物互相轮回。这算不算好事啊？这算好事，也是好消息。就是说，作为一个效力者，他是有可塑性的，不是说一个效力者神命定他效力他就永远效力了，这不见得，神会根据个人的表现对人作出不同的处理，给人不同的答复。

但是作为效力者不能效力到最终的，就是说，在效力期间有的人半途而废了，弃神而去了，有的人在效力期间干了很多坏事，甚至有的人在效力期间给神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破坏，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甚至有的效力者在效力期间骂过神，等等这一切不可挽回的后果将会意味着什么？这一切恶行将会意味着这个效力的人效力的终止。因为你效力的表现太差了，越格了，神一看你效力太不合格了，就取消你效力的资格，不让你效力了，让你从神的眼前消失，从神的家中消失。你不是不想效力吗？你不是总想作恶吗？你不是总没忠心吗？那好，这事好解决，就取消你的效力资格。取消一个人的效力资格，在神那儿意味着这个效力者的结局已经被宣布了，就是这个人没有资格再为神效力了，神不用他再效力了，你说什么好听的也没用了。到了这种程度的时候，局面就已经不可挽回了，这样的效力者就没有回头路了。那神会怎么处理这样的效力者呢？仅仅是不让他效力吗？不是。或者仅仅是不让他剩存下来吗？还是说神会把他放置在一边等待他回转呢？也不是，神对于效力者是没有这么大的爱心的，这是真实的。在为神效力的这个事上，一个人的态度是这样的，因着他的态度，神取消了他效力的资格，神会继续将这个效力者打回到外邦人之中。打回到外邦人之中，这个效力者的命运是什么？就与外邦人一样，与动物互相轮回，接受外邦人在灵界中的处罚，至于怎么处罚神就不亲自过问了，因为他已经与神的作工没有任何瓜葛了，这不仅仅是他信神生涯的结束，也是他这个人命运的结束、命运的宣判。所以说，效力者如果做不好，这个后果人也得自己承担。如果效力者不能效力到最终，或者中途被取消了效力资格，那这个效力者就会被打到外邦人中，打到外邦人中间就会被当成畜类一样对待，被当成没有思想、没有理性的这样一类人对待。这么说明白了吧？

以上是神对神的选民与效力者的生死轮回的处理。你们听了之后有什么感想呢？我刚刚所说的这些话题，关于神选民还有效力者的这

个话题以前有没有说过？其实以前说过，你们没记住。神对神的选民、对效力者都是公义的，从哪方面来说都是公义的，有没有可以挑出毛病的地方？有没有人说，‘神怎么给选民那么大的宽容呢？怎么给效力者这么点的忍耐呢？’有没有人想为效力者抱不平啊？‘能不能给效力者多点时间哪，给效力者多点忍耐、多点宽容啊？’这话对不对呀？（不对。）为什么不对？（因为做效力者其实都是我们的偏得。）效力者其实是偏得啊！如果没有效力者这个称呼，如果没有效力者这一项工作的话，这一部分效力者在哪儿呢？在外邦人中间，与畜类同生共死。现在让这一部分人来到神面前，来到神的家中，人享受多大的恩典哪！这可是天大的恩典哪！如果神不给你这个效力的机会，人永远没有这样的机会来到神的面前。退一步来说，即便你做了佛教徒中修成正果的那一类人，你在灵界顶多就是个跑腿的，你永远见不到神，你听不到神的声音，听不到神的说话，感觉不到神给你的爱、神给你的祝福，你不可能与神面对面。那些人面对的只是简单的职务，他们不可能认识神，只是一味地听从、顺服，而效力者在这步工作当中所得的那就太多了！首先能与神面对面，听到神的声音，听到神的说话，感受到神给人的恩典、神给人的祝福，更能享受到神赐给人的话语与真理，这实在得的太多了！所以，你要是作为效力者你连力都效不好，神还能留你吗？神就不能留你了，神对你要求并不高，可让你做什么你都做不好，你没守住自己的本职工作，那神肯定不能留你，这是神的公义性情。神不宠你，但是也不偏待你，这是神的作事原则，对待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受造之物，神都是这样作的。”（摘自《话·卷二 关于认识神·独一无二的神自己 十》）

从这里边看到一个灵界实情，各类人的生死轮回是怎么轮回的。咱不是以色列人就不是神的选民，也不是什么基督教的人，咱是中国人，中国又是无神论国家，那神之所以来中国作工，选定在中国人身上作工是因着什么？是因着神看上中国人的什么了？（看上中国人的败坏了。）咱先搞清楚，神不是看上你的人品了，不是看着你是神的选民，不是预定拣选你了，而是看上你的败坏了。为什么看上你的败坏了？神看上你的败坏是想要你的败坏呢？就因为你是大红龙的孝子贤孙，神才在你身上作这个工作呢，而不是看着你是神的选民，咱首先把这个观点扭一下。神要借着你来打败撒但，因为你完全撒但化

了，成了撒但的孝子贤孙了，神只要把你作过来、把你征服了，那就代表着征服全宇了。神把撒但的孝子贤孙都作过来了，还怕其他人作不过来吗？所以说是因着中国人要败坏有败坏，要邪恶有邪恶，神才来到中国作工的。你以前常说你是神选民，现在看你是效力者还是神选民？（效力者。）怎么知道自己是效力者的？（根据自己的表现、活出。）一方面是根据自己的表现，看见自己够不上神选民的标准。那神选民和效力者怎么区分？（神选民能看懂神话，效力者看不懂神话。）效力者不通灵，听不懂神话；神选民是能听懂神话的，是神的选民那就是神的预定，你来的时候就是神预定你来的。咱从神话里看到在灵界灵魂被划分了三个类别，跟随神的、有信仰的、外邦人，跟随神的人又分了两类，一类是神选民，一类是效力者，效力者大部分是从外邦人中来的，那这两类人来到人世间，从外边看他们有什么表现？从外边看都来跟随神了，效力者也来跟随神了，神选民也来跟随神了，他既然是神的选民，那他看到神话以后是什么态度？不同的人要求不同，也就是说，你是效力者，你就不通灵，你心里没有神，你之所以信神是为了得福。神选民也可以说他有得福的心，但是有个关键点就是效力者是从无神论国家来的，他来跟随神，他对神话的态度就是一种小瞧、藐视，对神话信不来，这就是对待神话的态度，也就是他对待神的态度。那神选民呢？神选民对神话的态度是，“这就是神的话！”首先这两类人对待神话的态度就不一样，所以对于外邦人来说神审判的是他对神话的态度。咱现在对待神话的态度是什么？爱搭不理。从这个态度就可以知道你是不是神选民了。就你这样的人，神可不可能选你？和你交通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你看清自己的老底。就是神说的，“效力者这一部分人是从外邦人中间过来的，一说从外邦人中间过来，那这一部分人的老底就不好，这一部分人都是无神论，他的老底是无神论，不信神，仇视神，仇视真理，仇视正面事物。”你的老底就不好！你的老底是什么？外邦人，是和畜生来回循环投胎的。可是以前咱觉得咱跟上神了，就认为自己是神选民，但事实上你是什么？（效力者。）根据神话来看，根据咱的表现来看，咱就是效力者。以前咱是凭想象“我是神选民”，一说效力者就不跟了，是吧？现在看见让你做一个效力者都是神的高抬，而且让你亲自看见，你的表现就是一个效力者，让你心服口服加眼服。当你看到自己是一个效力者的时候，那就得看看效力者的来源，效力者是怎么来的，是

怎么去的。效力者是从哪儿来的？效力者是从外邦不信派中来的，是因着神作工的需要，才在外邦人中选了一些人来效力。就是说效力者也属于是神选的，神选你让你做效力者，这是不是神的高抬？（是。）这是极大的高抬。虽然名称上不一样，一个是效力者，一个是神选民，但是享受的一样不一样？享受到的是一样的，只是名称不一样。为什么要让你看见你的老底就是个外邦人呢？让你看见你是从外邦人成为一个效力者，这是神的高抬。

再看外邦人的生死轮回，“有的人因着生前做了一些坏事、行了一些恶，在他受惩罚之后的再次轮回，就是再次投胎来到物质世界，有的人会继续做人，有的人就会投胎成动物。”如果你这辈子做人做得不合格，你下辈子就转动物，转几次动物？（七到十二次。）七到十二次是什么概念？这七到十二次是在六千年间，在神三步作工期间是七到十二次，神作工结束了呢？（永远的。）永远转动物，各从其类。以前你作恶太多，犯罪太严重，投胎成为动物是七到十二次，如果这一次神高待你，你抓不住这个机会，那就不是七到十二次了，那就是永远做动物。那七到十二次是什么概念呢？咱就不要说永远了，假如你转十二次狗，一条狗活五六年、七八年没问题吧？如果转十二次狗，需要做多少年狗呢？（按一条狗活八年算，得做九十六年狗。）做九十六年狗才能再转人呢。转人能活多少年？年龄大的也就是能活七八十岁，能活到七八十岁都算好的了。做七八十年人就得做九十六年狗，或者转猪来得快一些。你是转猪还是转狗呀？（转狗。）转狗得九十六年，转猪呢？十二年，按一年一杀算，你得被宰杀十二次。你光说投胎转畜生呢，你得先在灵界受了惩罚以后才能再转畜生。如果神选了你做效力者，但是你不能做忠心效力者，你还悖逆、还想跑，这是不是惹神发怒的事？神说神在效力者身上没有那么大的耐心，你想跑就跑吧。你跑了以后是什么结果？就把你划分在外邦人里边了，神就不搭理你了。就不要说效力者了，就是神选民，如果做了背叛神的事，神也把他划在外邦人里边不管了，怎么处理神就不搭理这事了，这是什么概念！你说神让你做人、让你做效力者的时候你想什么呢？“我想要孩子呢，我效力的话我就没有私生活了，就不能要孩子了。”那你因着要一个孩子而放下本分不做效力者，那你会是什么归宿？你追求什么就得什么，神说“你想要孩子那就要吧，让你转成母

猪，一窝下十二只猪仔，比你做人的时候生得多”。不怕你不怀孕，你的主人必须让你怀孕，一年生两窝，一窝生十几只，一年就能生二十几只，你想生孩子就让你转成母猪生个够。要是转成公猪，一年到头就宰杀了，要是转成母猪不用宰杀你。母猪能活几年？你能生十年猪仔，你就能活十年，不生就宰杀，满足你的欲望。还想不想生孩子呢？看最后一句话，“神不宠你，但是也不偏待你，这是神的作事原则，对待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受造之物，神都是这样作的。”“神取消了他效力的资格，神会继续将这个效力者打回到外邦人之中。打回到外邦人之中，这个效力者的命运是什么？就与外邦人一样，与动物互相轮回，接受外邦人在灵界中的处罚，至于怎么处罚神就不亲自过问了，因为他已经与神的作工没有任何瓜葛了，这不仅仅是他信神生涯的结束，也是他这个人命运的结束、命运的宣判。”“命运的宣判”，你从今以后再没有转人的机会了，因为你是在做效力者期间背叛的，不是其他时候，不是以前外邦人与动物循环投胎的时候了。神对效力者的要求是什么呢？你得忠心，是吧？你得让神看见你的忠心。“对神得有忠心，得能听话，效力要效到点上，也要效到最终。”什么是最终？就是神作工结束。你现在看见神作工马上就要结束了，你也看见地震、瘟疫、饥荒开始了，你回家生孩子呀，你说你傻不傻呀？你生下孩子，就不要说神怎么处理你了，就是在这个人世间你怎么生活？正好降灾呀，你正好去生孩子了，人家都是脱情感呢，你是背情感呢？连老公都放不下，再来一个孩子你能放下？地震、瘟疫、饥荒来了你这么悖逆，你说神能不处理？你的孩子，神会怎么处理？你的不信派老公，神会怎么处理？在你面前处理了他们，你能经受得住？那是多么痛苦的事！你说是给了你再剥夺了你觉得痛苦呢，还是不给你痛苦呢？你要哪个？给了你，然后让你眼看着受惩罚了？那是什么痛苦？现在没给你，你说哪个痛苦？这个账咱还算不过来？咱还本科毕业呢，成了“笨科”了，越学越笨了，连这个账也算不过来了。别人还知道灾难来了赶紧上“方舟”呢，你是看着灾难来了赶紧下方舟呢。神说效力要效到点上，要效到最终，而且还说效力者还能转为子民。“如果你个人再用点劲，再努努力，在认识神的事上能够再加把劲，能谈出点对神的认识，能够见证神，再能明白点神的心意，你能去配合神的工作，再去体贴点神的心意，你这个效力者就有转机了。”你说你现在是多大的偏得呢！“在认识神的事上能够再加把劲”，其实你现在需

要用多大的劲呀？给你掰开了说，揉碎了说，今天又给你交通了“什么是真理”，你都看见了，轻松不轻松？以前你觉得难走是因着什么？是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是真理，你觉得真理和你不挂钩，是附加的，所以你就不愿意追求真理。现在你看见了什么是真理，是和你直接挂钩的，而且我还在这儿给你直接交通了，这是不是千载难逢的事呢？谁能有这个享受呢？他们在下面只是看看文稿，你在这儿是亲自经历、亲自接受解剖，这是多大的福分呢？所以你追求真理应该是轻松简单的。神说你再努努力、再努努力，需要你用多大劲呢？“如果你个人再用点劲，再努努力，在认识神的事上能够再加把劲，能谈出点对神的认识，能够见证神，再能明白点神的心意，你能去配合神的工作，再去体贴点神的心意，你这个效力者就有转机了。”不需要用多大的劲，你能把今天给你交通的这个吸收了，然后你能够把它正确领受了，凭这个活出来，然后把神的奇妙作为见证出去，把神的作工见证出去，这是不是一个转机？贾倪，这条路难走呢？难不难走？你是亲自体验、经历了的，然后你再去见证，是不是轻而易举啊？

你老觉得过了三十岁就不能要孩子了，四十岁就要不上孩子了，你说咱这是什么？其实这是不是对神的一种亵渎呢？能不能算亵渎？（能。）神跟亚伯拉罕说了两次要赐给他一个儿子，第一次亚伯拉罕笑了，经文中记载：“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莱，不可再叫撒莱，她的名要叫撒拉。我必赐福给她，也要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她，她也要作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她而出。’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心里说：‘一百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九十岁了，还能生养吗？’”（创17:15-17）第二次他妻子笑了，经文中记载：“他们问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拉在哪里？’他说：‘在帐棚里。’三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在那人后边的帐棚门口也听见了这话。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断绝了。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那位说：‘不然，你实在笑了。’”（创18:9-15）神为什么要讨论这个笑呢？这个笑

意味着什么？神交通说：“那亚伯拉罕这个人在神眼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义人。）哪个地方说他是义人了？你们认为凡是神所呼召的都是义人、都是完全人、都是与神同行的人，尽守规条！这事你们得看清楚了，神不随便给一个人下定义，在这里神没说亚伯拉罕是义人，在他心里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衡量的标准。虽然神没有说亚伯拉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就亚伯拉罕在此事的表现来说，他对神的信是一个什么样的信？有没有点儿渺茫啊？他的信心大吗？不大！他的喜笑与他心里想的就已经代表他这个人了，所以在你们那儿认为他是义人这纯属是想象，是瞎套规条，是不负责任的评价。”（摘自《话·卷二　关于认识神·神的作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　二》）“哪个地方说他是义人了？”什么意思？就这还能成了义人？为什么说不能成为义人？他这一笑意味着什么？他对神的话信不来，也就是不相信、不承认。“撒拉都九十岁了，月经都没有了，还能有孩子？”把神话给否定了。他妻子虽然笑了，但她不敢承认她笑了，她说“我没有笑”，推脱呢。可咱今天呢？你笑了以后你推脱吗？不推脱。“就是嘛，过了四十岁还能生孩子呢？”是不是比她更甚呢？这是不是亵渎？为什么说是亵渎呢？你是从哪儿来的呢？你是神用泥捏的。人的生育是怎么来的？亚当、夏娃当初在伊甸园有没有生育？（没有。）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是没有生育的，是神咒诅了他们以后才有了生育的。神能让你从没有生育到有生育，神还制定了时间，而且神已经向你显现了，撒拉都九十岁了照样生孩子，亚伯拉罕和他妻子笑都是被神定罪的，都被定为罪，几千年以后咱还能说“四十岁了还能生育呢？”直接就把神话给否了。神怎么说的呀？神说：“但是你们当晓得，我并不是将世界全部毁灭，也不是将人类全部毁灭，而是留下那剩余的三分之一的被我彻底征服的爱我之人，使其在地上生养众多，犹如律法下的以色列民一样，使其在地得着我滋补众多的牛羊与所有的地上的丰富。”（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凡属血气的无人能逃脱那愤怒的日子》）神作工结束以后，人被神彻底征服以后还要在地上生养众多。

刚才说了一个效力者能忠心效力，而且能效力到最终，然后再用点劲，再努努力，在认识神的事上能够再加把劲，能谈出点对神的认识，能够见证神，再能明白点神的心意，你能去配合神的工作，再去

体贴点神的心意，你这个效力者就有转机了。这个“加把劲”能理解吗？认识神难不难？你加把劲就认识了。是不是加一把劲就行了？我今天给你交通了这个，你加把劲，今天晚上回去揣摩揣摩、寻思寻思，跟着我交通的走，难不难？因为现在是我带你走呢，不是让你自己去走，让你自己走的话你觉得难，你看不懂、听不懂，但是我都跟你这么说了，你还看不懂？现在不是你看不懂，只是你不走而已，只要你加一把劲就行了。贾倪，你现在加把劲了没有？现在是加劲的态度，还是泄气的态度？抛锚了？泄气了？是什么呢？（贾倪：加了一点点劲吧。）知道自己是效力者，那就得忠心，就得效力到底。你想再好一点，那就再加一把劲，在认识神的基础上加一把劲，认识神了接下来能够见证神，那你这个效力者就有转机。你这个先天条件神是完全给了你了，本科毕业生，先天条件是不是给你了？而且你这个先天条件还包括什么呢？直到现在你还没有孩子，这是不是神赐给你的？这是神赐给你的，可不是神咒诅你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是效力者。如果你是外邦人，没孩子，这是咒诅了；如果你是跟随神的人，你没孩子，这是神的爱、神的高抬，是神赐给你的一个先天条件。现在还给了你一个环境，让你跟上了国度建造，而且还不是国度建造的尾期，是开始，才正式开始扩展工作呢。那你具备了一个什么条件？你具备了一个见证神的条件。我在这儿给你交通了，引导、带领你了，剩下的就是你出去见证了，作这个工作，难不难？不难了吧？基本的条件都具备了，就差“东风”了，就差你加把劲了，就看你加不加劲了。

“再能明白点神的心意”，我给你交通的这是不是神的心意？（贾倪：是。）“你能去配合神的工作，再去体贴点神的心意，你这个效力者就有转机了。”怎么是体贴神的心意呢？神交通说什么是善行？你在这儿所干的活儿属于什么？属不属于善行？杨薛，咱在一线打仗，每天不停点地跑呢、作工呢，这属于什么？算不算善行？（杨薛：算。）怎么说算善行呢？（体贴神的心意，见证神，把人带到神面前。）是体贴神心意吗？你问问他们谁是为了体贴神的心意而去尽本分的。杨薛，你是为了体贴神的心意去尽本分的？（杨薛：不是。）咱刚说了，神看的是你的态度、观点，而不是看你怎么做这件事。保罗跑了半个欧洲，神称许吗？（不称许。）神不看你做的这件事怎么

样了，而是要看你的态度、观点。今天不管你传了多少人，作了多少工作，也不管你传进来什么人，这个能不能算善行？这些都不能算在善行里面。算什么？出力。为什么算出力呢？出力和善行有什么区别？咱听了神的交通就应该明白。什么是善行？（主动去做的就是善行，被动的就是出力。）主动的、自愿的，这叫善行。这就联想到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叫善呢？如果你帮助一个人是想换取，你看见人家家里有两盆花，你想着给人家帮忙搬完家以后人家就能给你这两盆花，这叫善？（不是，是交易。）你是想搞交易，想骗取，你是想通过帮人家搬家换取人家的两盆花。还有一个是人家叫你呢，“我今天搬家呢，我这边人手不够，你有没有时间帮个忙？”你去帮他搬家是因为人手不够，是人家请你去帮忙的，这算不算善？（不算。）什么是善？你看见人家搬家忙不过来，搬不了，人家没有邀请你，你主动去帮忙搬，这叫什么？（善。）这才叫善。善、恶和本分，三个级别。恶行是要受惩罚的，本分是你该做的。善行，这个善行意味着什么？你的心是善的，是凭良心去做的，代表着你这个人善良。咱再衡量你尽的这个本分属于什么，你尽的本分是你本应该做的，不管你心里有什么想法，这是你本应该做的。你心里边想得福呢，或者是想搞交易呢，这也算你在尽本分。不管你尽这个本分是为了剩存下来，还是什么原因，从外边看，你尽的是你该尽的本分，是你的本职工作，你就应该做。工作安排按规定、按要求卡着你去做了，交代你的事情你都做了，这是你的本分，你就是做得再好，只要你在这个框框里边，那是你的本分，是你该做的。如果是一种责任、是一种负担、是一种良心支配你主动去做工作安排、交代以外的事，这才叫善行。为什么让你预备善行呢？是因为你在没有真理以前作了太多的恶。没真理以前作的是不是恶？（是。）你作的都是恶，你作恶是一贯的，所以得预备善行来弥补你所作的恶。神说：“那你们衡量衡量自己这些年预备了多少善行，这些善行能不能抵消你的过犯，抵消之后还剩多少善行。得给自己打打分，心里得有底，别稀里糊涂的。”（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怎样追求真理（三十二）》）加减法，拿你的善行来减去你的恶行，看你还剩多少善行。如果拿上你的善行减去你的恶行是负数，那你还不行，那你还属于作恶的人。如果你的善行减了你的恶行，还剩下一些善行，那说明你是有善行的人了。神为什么要交通这个？原来交通让你尽你该尽的本分，现在拔高一步，不仅是让你尽本

分，还得让你主动尽本分，这是不是打败撒但的一个过程？你原来是不想尽本分，你想讲条件，你想卖弄，让你尽本分你是无奈、没办法。当你能尽本分的时候又说“你不是心甘情愿尽本分，你得心甘情愿地尽本分”。当你能心甘情愿尽本分了，你没有怨言了，但是还得工作安排卡着你、打着你去尽本分，还得人安排你。现在再拔高一步，不安排你了，你能主动去尽本分，这才能证明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了，才证明你是一个受造之物了，这就成为善行了。

“那为什么把这一部分人定为效力者了呢？这你们得有所了解呀！效力者这一部分人是从外邦人中间过来的，一说从外邦人中间过来，那这一部分人的老底就不好，这一部分人都是无神论，他的老底是无神论，不信神，仇视神，仇视真理，仇视正面事物。”也就是说，效力者有个什么表现？这是不是让咱学会分辨人呢？你是效力者还是神选民就根据这个衡量。你的老底就不好，末世你来了就好了？来了还不好，那你是什么表现？那你肯定是仇视神，对神信不来，不相信神。咱之所以来信神不就是为了得福吗？其实你是不信神，仇视神，仇视真理，仇视正面事物。贾倪的表现是什么？（贾倪：仇视神。）为什么说仇视神呢？你这个痛苦、流泪是不是控告神呢？（贾倪：是。）这是不是仇视神的表现？你这个痛哭、难受，你在心里是一百个“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仇视真理”，为什么说仇视真理啊？现在明白仇视真理是仇视什么呢？咱从字面上来说，神话就是真理，仇视真理就是仇视神话呢，是吧？从你的认知上来说，用你自己的话来说，仇视真理是仇视什么？就是仇视神给你制定的这个轨迹。什么轨迹呢？神给你制定的效力者的轨迹，神给你制定的让你尽本分的轨迹。因为什么呢？“你一给我制定这个尽本分、见证神的轨迹，我就不能生孩子了，我就不能结婚了，我就仇视这个。为什么不让我生孩子？为什么要让我尽本分？为什么在万人中间就选上我了呢？”你仇视这个呢。这是什么呀？这是神的预定、拣选，神预定上你了，给你制定了这个运行轨迹，神作工拣选人呢，让你站见证呢，让你打败撒但，配合神的经营计划呢，结果你不愿意按这个轨迹走，不愿意上这个轨道，你想走哪条道呢？你想另辟蹊径，你不想翻山越岭，所以说你仇视真理。为什么说这是仇视真理呢？因为这是一个拯救人的轨迹，是让人剩存下来、让人能够来到神面前的轨迹，如果没有这个轨迹你来不到神面

前。不是神想看人受苦、想看人痛苦呢，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人太贪婪，是因为人的悖逆，所以说你就必须得受这个苦。你说别人都能有孩子，贾倪就不能有孩子，为什么呀？她现在没有孩子还在这儿痛苦、流泪呢，如果她有孩子她还在这儿痛苦、流泪吗？（不流泪了。）去哪儿了？（回世界了。）来都不来，就走不上这个轨迹。神要让她走上这个轨迹，要拣选她让她效力呢，如果给她一个孩子，她还来这儿效力吗？（不来了。）她连这个轨迹都不上。而现在呢，她是上了轨道了，但她想出轨道。如果神给了她孩子，她压根就不上轨道了，如果神作工都这样作的话，那还有没有来效力的呀？（没有。）所以你走这条路都是神给逼上来的。所以贾倪，在你未上轨道以前，这个孩子绝对不能给你。人家负责人神就能给她孩子。为什么给负责人孩子不给贾倪孩子？给了负责人孩子以后，神说“出来”，她就能放下孩子出来，就能站见证。就像亚伯拉罕，神给他孩子的目的是什么？让他站一个见证，“把孩子给我”。一人一个身量，神是根据人的身量来作呢。负责人这个身量，就得给她拔高，给了她再剥夺她的。可是贾倪呢，敢不敢给她呢？给了她还能剥夺吗？不能。她要抱着，“那就是我的！”所以说这个孩子就不能给贾倪，不给她对她是个熬炼、检验。一旦给了她，就把她毁了、断送了。不但把她断送了，还把神的作工也打岔了。“仇视真理，仇视正面事物。”贾倪，神不给你这个孩子，免去了多大的试探呢？因为你喜欢孩子，所以说不能给你孩子，不能给你孩子是为了拯救你，拯救你是正面事物。神作在你身上的正面事物，你不是阿们、不是感谢、不是感恩，你是什么？你是仇视、反抗。“这一部分人他们不信神，不相信有神，他们能不能听懂神的话？”说白了咱是不是一个挂名信呀？咱只是戴了一个“信神”的帽子，不相信有神。“他们能不能听懂神的话？”听不懂。“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来说，这一部分人听不懂神的话，就如动物听不懂人的话一样，他们听不懂神说的是什么、神的要求是什么、神为什么这样要求，不理解，就是听不明白，不开窍。”我今天给你谈的这些是不是你不开窍的这一部分？听不懂，不开窍。当你听懂了，开窍了，那你就得怎么呢？你得阿们、赞美、感谢。“以后不再有死亡，人得永生了，那以后都成了老大爷、老大妈了还怎么生育呢？”千年国度，真正的国度是过了千年以后才有的，“千年以后人都多大了？还能生孩子？”这是不是把神话给定罪了？把神话定罪了。咱对神话不仅是小瞧、藐

视，还直接否认、定罪。神话是什么呀？神话是真理、道路、生命。你没有把神话当真理，没有把神话当成你要走的路，没有把神话当成你的生命，神话反倒成了你所定罪、否认的对象了。

基督就是真理道路生命（四）

神说：“人的情形都是：对神的话越看不懂，对此次作工方式越怀疑，但这并不影响作工，当神的话说到一个地步之时，人的心自然就会回转的。在所有人的生活之中，都在注目神的话了，对神的话也开始渴慕了，因着神一直揭示，所以人都开始恨恶自己。但神所说的‘当人将我所有的话语都吃透之时，人的身量便达到我的心意了，人的恳求便是有果效的，而不是枉然、不是白费，我祝福人类的“恳求”，是“诚心”而不是“假意”’，这一类话神也没少说，其实人对神的话并不能吃透，只是外皮，神只是借用这个话给人一个追求的目标，让人觉着神作事并不轻浮，而是一本正经地作，这样才有信心追求。又因着所有人的恳求只是为了自己，并非为了神的旨意，但神并不是忽冷忽热的，而是一直在对着人的本性说话，虽然现在的多数人都在恳求，但并非‘诚心’，都是‘假意’。所有人的情形又是这样的：‘人把我口当作“聚宝盆”，因人都愿意从我的口中获得点什么，或者是国家的机密，或者是在天的奥秘，或者是灵界的动态，或者是人类的归宿。’因为人的好奇心，所以人都愿意搜集这些东西，并不愿意从神的话中得着点什么生命的供应。所以神说‘在人的里面缺乏得太多，不仅需要“营养的补足”，更需要“精神的支柱”，更需要“灵里的供应”’。因着人里面的观念才导致了今天这样消极的状况，又因着人的肉眼太‘封建’，所以导致说话没劲，做事没劲，凡事都应付、糊弄，这不正是人的光景吗？难道还不赶快挽回而要继续下去吗？知道以后的事对人有什么益处呢？为什么神的一部分话人看了之后有‘反应’，而其余的话却并无果效呢？例如‘我按着人的“病症”给人对症下药，以取得更好的果效，让所有的人都康复，让所有的人都能在“药”的作用下恢复“正常”’，这话对人怎么就没有果效呢？神所作的不正是人该达到的吗？神有工可作，为什么人就没路可行呢？这不是与神背道而驰了吗？人该作的工作还是不少，例如说‘你们真恨恶大红龙吗？’其中的‘大红龙’人认识得怎么样了？神说‘为什么我多次这样问你们呢？’说明人仍不知大红龙的本性，仍不能进深，这不正是人该作的工吗？怎么能说无工可作了呢？这样神道成肉身的意义何在呢？难道是为了‘走过场’而糊弄、应付吗？这样大红龙能失败吗？

神说的‘我已动工，我要在大红龙居住之处着手我刑罚的起步工作’，这是针对在神性里作工说的，现在的人已提前进入刑罚之中，所以神说是起步工作，并不是让人都经受灾的刑罚，而是话语的刑罚。因当神说话的口气一转，人便什么也不知道了，在此之后人就都进入了刑罚之中。在经受刑罚之后，‘从而正式尽你们的本分，正式在全地赞美我，直到永远！’这是神作工的步骤，是他的计划。而且这些子民还要亲眼看见刑罚大红龙的手段，所以在这些人的外界也正式开始了灾难，这是神拯救人的一种方式，在‘内部’人受刑罚，在‘外界’灾难倒下，即应验神的话，所以人宁肯受刑也不愿遭灾，从而才留了下来。一方面是神的作工进展到这个地步了，一方面是为了让人都认识神的性情。所以神说‘当子民享受我时，是大红龙“受刑罚”之时，让其民众起来反叛它，这是我的计划，是我成全子民的方式，是所有子民生命长大的好机会’。为什么神说了这样的话却不能引起人的注意呢？

各国的局势相当混乱，因为神的刑杖开始在地上发挥功能了，从地上之态可看见神的工作，所说的‘水要咆哮，山要倒塌，大河要崩塌’，这是刑杖在地作的起步工作，因此导致‘地上之家都“破裂”，地上之国都“分裂”，不再有“夫妻团聚”之日，不再有“母子重逢”之时，不再有“父女相聚”之刻，所有在地的旧态都被我打破’，这是整个在地之家的状态，当然不可能是全部，这只是大体状况。另一方面是指所有的在此流中的人在以后的经历中所处的光景，预示在经受话语的刑罚、在外邦人经受灾难之后，地上之人不再有亲属相联，都是秦国之人，都是在神国中尽忠的。所以说，不再有‘夫妻团聚’之日，不再有‘母子重逢’之时，不再有‘父女相聚’之刻。所以在地之人都要‘妻离子散、四分五裂’，这是神作在人身上的最后的工作。因着神要在全宇之下普及这个工作，所以神趁机将‘情感’这两个字给人‘阐明’，从而让人看见神的心意是来打破所有人的家庭的，说明神是用刑罚来解决全人类的一切‘家庭纠纷’的，若不这样作，神在地的最后一部分工作无法收尾。就最后一部分说话将人类的最软弱之处给人点透，人都是活在‘情’之中的，所以神并不避开任何一个人而将全人类中所有的人心中隐藏的秘密给人揭穿，为什么难以脱去情感呢？难道是高过良心标准了吗？良心能成就神的旨意吗？情感能帮助人渡过难关吗？在神的

眼中，情感是神的仇敌，难道神的话没明说吗？”（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神向全宇的说话”的奥秘揭示·第二十八篇》）

“人的情形都是：对神的话越看不懂，对此次作工方式越怀疑，但这并不影响作工，当神的话说到一个地步之时，人的心自然就会回转的。”把神话带到实际生活当中，这句话能不能体验到了？（能。）“人的情形都是”，你看人现在的情形是不是都是这样？咱现在还是这样，你再看看原教会，更是这样。“对神的话越看不懂，对此次作工方式越怀疑”，一开始对神话怀疑，对神的作工方式怀疑，看看教会，“看神家教会成啥了？教会越来越没人了，越来越感觉不到圣灵作工了。”再看看环境，“说神是全能的，大红龙是无能的，我怎么看着大红龙是全能的，神是无能的了，教会成了什么了，人怎么都钻到‘老鼠洞’里了呢？”怀疑。“但这并不影响作工”，影响不影响？（不影响。）为什么说不影响？他看见影响了，你看见不影响，到底影响不影响？有多少人都消极了，聚会都不敢聚了，影响了没有？（贾倪：在咱肉眼看好像是影响了，其实没有影响。）在人来看是影响了，但在神来看这是不可缺少的一步，翻山越岭，你必须得经历、体验，这些话不是给了你你就得着真理了，你得去体验一下。就是神说的：“你们真恨恶大红龙吗？是真心实意地恨恶吗？”把你放在监狱里让大红龙打你一顿，再让你坐上十年监，你恨恶大红龙吗？（恨死了。）那才叫真实地恨，所以你必须得体验一下。所以说圣灵不作工，击打牧人羊群分散，必须得把你放在黑暗里熬一熬，不然的话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追求得相当可以。可经过击打牧人羊群一分散，你看哪个人可以？（都倒下了。）都是瘦骨嶙峋，高大的勇士也倒了，也狂妄不起来了，站不住了。“但这并不影响作工”，神的经营计划经营的是人，神是拯救你呢，所以说在神这边不影响工作。“当神的话说到一个地步之时，人的心自然就会回转的。”咱现在感受到了，我今天给你们交通了“什么是真理”，交通了以后，你回转了没有？（回转了。）原来你对真理是什么态度？你感觉是一种负担，是一种附加的，是多余的，是你不喜欢的，是你不想要的，给你交通完以后呢？真理是你必须得有的。真理是万事万物的运行轨迹，你得对真理有认识，你没有认识，你怎么能运行在这个轨迹里呢？所以你对真理得有一个新的看法与认识，然后对自己也得有一个认识。神现在正交通“什

么是善行”，教会里的人有没有善行？他们看见教会里作恶的带领，管了没有？扶油瓶、除狗屎了没有？把这一部分没有善行的人给定罪了，然后把预备善行的人见证出来了。你也看见我作的这些工作了，谁给我安排了？有人给我安排吗？（没有。）没有人给我安排，痛苦也好，劳累也好，没有人要求过，完全是我自愿的。你再看负责人的工作，我抓她的工作了没有？（没有。）没有，我和她是个配搭，她作工作我没有去卡她、管她。这边给你立了标杆，可你看看你的工作怎么样呢？看看你作为带领所作的工作怎么样呢？卡着、打着、监督着还应付糊弄、欺骗。假带领、敌基督，还有子民，还有效力的，神所交通的每一项都有一个演员，神在那边交通着，你在这边看着，我再给你解说着。神不怕你愚昧，不怕你无知，现在看见了吗？怕你愚昧吗？怕你无知吗？神给你掰开了说，揉碎了说，说的都是白话文，都能听得懂。“当神的话说到一个地步之时”，这是不是到一个地步了？咱现在还交通了基督就是真理、道路、生命，今天我感觉已经到一个地步了，你要是再听不懂，这就不可救药了。“人的心自然就会回转的。”咱一直是跟着神的话走的，现在就看你的心回转不回转。回转什么呢？对待神话的态度。你刚开始对待神话的态度是什么？爱搭不理。聚会的时候看一看，聚完会神话是神话，生活是生活。来到国度建造把你带到神话里面，你看到了神话的重要性，可是你还没有把神话带到实际生活当中，然后再经过揭露解剖，再拿上神话给你对号，让你看到神话的威严。今天又看到什么是真理，看到万物及万物的运行轨迹是神主宰、神掌管，你只能从神这里得真理，别的地方得不着，所以说，你对神的态度是不是也回转了？（嗯。）对神的态度回转了，对神话的态度回转了，所以人的心自然就会回转的。咱现在可以看见这个画面了吧？这个回转还等待着什么？是不是还得等待着你的配合？还有多少人活在黑暗的地方需要咱去配合。“在所有人的生活之中，都在注目神的话了，对神的话也开始渴慕了，因着神一直揭示，所以人都开始恨恶自己。”这是不是一个过程？“在所有人的生活之中，都在注目神的话了，对神的话也开始渴慕了”，从今天开始，我感觉你该渴慕神的话了吧？因为你不渴慕也没办法了，你不渴慕你就没路，你没路就没生命，就是死亡。外边地震、瘟疫、饥荒卡着你，你往哪儿走？你不渴慕也得渴慕。“因着神一直揭示，所以人都开始恨恶自己。”既然进了神话里边，你就根据神话去认识自己，看到自己的

败坏。神说：“……不是我不公义，而是你们太败坏、太猖狂，因你们被撒但掳去，做了撒但的工具，我是圣洁的神自己，我不能沾染污秽，我不能占有污秽的殿宇。”（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零九篇》）认识到原来是自己太败坏。就以贾倪这个为例，你恨恶谁呢？（贾倪：恨恶自己。）因着神一直揭示，才开始恨恶自己。

“但神所说的‘当人将我所有的话语都吃透之时，人的身量便达到我的心意了，人的恳求便是有果效的，而不是枉然、不是白费，我祝福人类的“恳求”，是“诚心”而不是“假意”’，这一类话神也没少说，其实人对神的话并不能吃透，只是外皮，神只是借用这个话给人一个追求的目标，让人觉着神作事并不轻浮，而是一本正经地作，这样才有信心追求。又因着所有人的恳求只是为了自己，并非为了神的旨意，但神并不是忽冷忽热的，而是一直在对着人的本性说话，虽然现在的多数人都在恳求，但并非‘诚心’，都是‘假意’。”“当人将我所有的话语都吃透之时，人的身量便达到我的心意了，人的恳求便是有果效的”，贾倪看神话看得比较多，是吧？（贾倪：以前都看了。）以前看得多，现在看得少，为啥？不敢看了？（贾倪：不是。）那是什么原因？（贾倪：自己不渴慕了。）以前渴慕神话呢，后来不渴慕神话了，是这个原因？（贾倪：……）你看神说“当人将我所有的话语都吃透之时，人的身量便达到我的心意了”，是不是神话看得多了，知道神话说的是什么了，是吧？知不知道？正因为知道了，所以不敢看了。刚开始看的是神祝福、永生、剩存下来、国度美景，再看看后面还有审判刑罚，人还得付出呢，还得撇家舍业，还得为神献上呢，还敢不敢看？不敢看了，所以说现在不能看了。就不用说不能看神话了，连弟兄的面都不能见了，“见了面不知道又要怎么样呢，见了还有好啊？”所以说就不能见。不见是因为知道见了弟兄、见了负责人又得出来尽本分，所以就得掩耳盗铃。你对我是这样的，你对神话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是神说的，“当人将我所有的话语都吃透之时，人的身量便达到我的心意了”，怎么达到神心意的？你的那个鬼性出来了，原来你是想得福呢，现在看不见福了，还有没有劲？走不动了。所以说达到神的心意了。“人的恳求便是有果效的，而不是枉然、不是白费，我祝福人类的‘恳求’，是‘诚心’而不是‘假意’”，恳求什么？人不

是想蒙拯救吗？不是想剩存下来吗？神是什么？神骗不骗人？神是诚心不是假意。“这一类话神也没少说，其实人对神的话并不能吃透，只是外皮，神只是借用这个话给人一个追求的目标，让人觉着神作事并不轻浮，而是一本正经地作，这样才有信心追求。又因着所有人的恳求只是为了自己，并非为了神的旨意”，这是针对前边的“恳求”说的，“又因着所有人的恳求只是为了自己”，你是为了剩存下来，你并不是为了打败撒但，并不是为了神的作工，所以说你只是为了自己，并非是为了神的旨意。“但神并不是忽冷忽热的”，神说征服你是目的。“又因着所有人的恳求只是为了自己，并非为了神的旨意，但神并不是忽冷忽热的，而是一直在对着人的本性说话，虽然现在的多数人都在恳求，但并非‘诚心’，都是‘假意’。”这个理解吧？有几个人出来尽本分是诚心的？是不是都是假意？（是。）有的人是为了换取，有的人是为了地位，所以你们尽的本分不能说是善行。“所有人的情形又是这样的：‘人把我口当作“聚宝盆”，因人都愿意从我的口中获得点什么，或者是国家的机密，或者是在天的奥秘，或者是灵界的动态，或者是人类的归宿。’因为人的好奇心，所以人都愿意搜集这些东西，并不愿意从神的话中得着点什么生命的供应。”咱今天给你交通了“什么是真理”，你看神话的时候你想什么呢？想知道一点国家的机密，天上的奥秘，灵界的动态，人类的归宿？“因为人的好奇心，所以人都愿意搜集这些东西，并不愿意从神的话中得着点什么生命的供应。所以神说‘在人的里面缺乏得太多，不仅需要“营养的补足”，更需要“精神的支柱”，更需要“灵里的供应”’。”贾倪这个是需要什么呢？是缺精神支柱了，还是缺什么了？今天咱交通了几个内容？“什么是真理”“基督是真理、道路、生命”“各类人的生死轮回”，还看了看你的前世。“营养的补足”，交通的这些是不是给你的营养的补足？精神的支柱是哪个？让你看了看你的前世、你的将来，这是干什么呢？是不是给你一个精神安慰、精神支柱？（嗯。）你需要精神的支柱、营养的补足，还有灵里的供应。“因着人里面的观念才导致了今天这样消极的状况，又因着人的肉眼太‘封建’，所以导致说话没劲，做事没劲，凡事都应付、糊弄，这不正是人的光景吗？”人里面有什么观念？神的交通《怎样追求真理（三十二）》一开始交通什么了？人信神是为了得什么。贾倪信神是为了得什么？（贾倪：为得福。）为得福呢。“因着人里面的观念才导致了今天这样消极的状况”，信神为了得福，这是不是你的观

念？那今天信神是要干什么呢？追求真理，追求生命呢，而你恰恰相反，你是要得福呢。现在不是恩典时代，现在是要人作见证，是人为神献上的年代，是剥夺了以后看人的真心，现在作的是征服的工作，因着这些不合你的观念所以导致了你今天这样消极的状况。“又因着人的肉眼太‘封建’”，“封建”带了个引号。这怎么解释？“封建”是什么意思？说说对这个词的认识。（老旧的，不能接受新生事物。）封建，封，封起来了，固化了的历史，已经固化了。一说“封建”，就想起了“封建社会”，封锁起来了，和外面隔绝了。“又因着人的肉眼太‘封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用肉眼看见的东西你才承认，你只信一个眼见。肉眼给封起来了，对神的话能不能信得来？（信不来。）因着什么信不来的？因着你的肉眼太“封建”。“又因着人的肉眼太‘封建’，所以导致说话没劲，做事没劲，凡事都应付、糊弄，这不正是人的光景吗？”就是说你不去认识，只活在自己的观念、想象里边，只相信天上那位渺茫的、不存在的神，那位神虽然高大、智慧，但根本不存在，与你的实际生活不相合，所以说才导致你说话没劲，做事没劲，凡事都应付、糊弄。让你去一线见证神呢，你才说就在家门口尽个本分就行，应付、糊弄。“这不正是人的光景吗？”跟杨薛一样，是吧？杨薛现在走出来了，肉眼不“封建”了吧？（杨薛：嗯。）

“难道还不赶快挽回而要继续下去吗？知道以后的事对人有什么益处呢？为什么神的一部分话人看了之后有‘反应’，而其余的话却并无果效呢？例如‘我按着人的“病症”给人对症下药，以取得更好的果效，让所有的人都康复，让所有的人都能在“药”的作用下恢复“正常”’，这话对人怎么就没有果效呢？”“我按着人的‘病症’给人对症下药，以取得更好的果效”，贾倪是什么“病症”呢？人家有家庭、有孩子的，人家是放不下；你是没有想有呢，这是不是属于一种欲望呢？对情感、肉体的欲望太大，所以说这就是你的一个“病症”。神根据这个“病症”给你下“药”，给你下了什么“药”？怀上孩子还掉了，这是不是给你下“药”了？因着你有这个“病症”，给你下了“药”，“以取得更好的果效，让所有的人都康复”，让你的孩子掉了目的是要干什么呢？你也知道，你也经历了，不接受这步工作的时候没孩子，一接受这步工作刚好就有了孩子，有了孩子还正好掉了。把神话带到实际生活当中去看，去经历神的作工，你看看这是不是神作在你身上的？（贾倪：

是。）然后根据神话来看，咱交通的这篇神话是《“神向全宇的说话”的奥秘揭示》里的话，奥秘揭示的话属于什么话？属于预言的话，就是神将要作什么工作。神在三十年前就告诉你了，那你今天是不是体验到了？是不是经历到了？“我按着人的‘病症’给人对症下药，以取得更好的果效”，这个果效是什么？就是要显明你，孩子掉了，掉了还想要。“让所有的人都康复，让所有的人都能在‘药’的作用下恢复‘正常’”，你在教会的时候就没有想要孩子？想了没有？（贾倪：那时候想了但不敢要。）在教会的时候不敢要，来了这儿敢要了。“以取得更好的果效，让所有的人都康复，让所有的人都能在‘药’的作用下恢复‘正常’”，神给你摆设环境显明你，显明你就是要把你的“病症”给显明出来。今天给你下“药”了没有？目的是要让你干什么呢？是让你康复呢。“这话对人怎么就没有果效呢？神所作的不正是人该达到的吗？神有工可作，为什么人就没路可行呢？”有路了没有？这条路是什么路？神最近刚交通了人该有什么路？是不是该预备善行呢？什么叫善行呀？（主动地做。）那你主动了没有？（没有。）“神有工可作，为什么人就没路可行呢？”咱是不是有路呀？路就是主动、配合去做。你在教会还知道不敢要孩子，现在是专门回来准备生孩子呢！“这不是与神背道而驰了吗？人该作的工作还是不少，例如说‘你们真恨恶大红龙吗？’其中的‘大红龙’人认识得怎么样了？神说‘为什么我多次这样问你们呢？’说明人仍不知大红龙的本性，仍不能进深，这不正是人该作的工吗？怎么能说无工可作了呢？这样神道成肉身的意义何在呢？难道是为了‘走过场’而糊弄、应付吗？这样大红龙能失败吗？”你恨恶不恨恶大红龙？大红龙是什么呀？（神说：“大红龙的表现是：抵挡我，不明白、理解我话的意义，经常逼迫我，想用计谋来打岔我的经营。”〔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九十六篇》〕）这就是大红龙，想用计谋来打岔神的经营。“例如说‘你们真恨恶大红龙吗？’其中的‘大红龙’人认识得怎么样了？”那是不是就得认识大红龙的诡计呢？今天你是谁呀？是不是大红龙的孝子贤孙？那贾倪她老公是谁？（大红龙的化身。）她老公让她要孩子呢，在贾倪情形不正常的时候，她是不是也想要孩子呢？她情形正常的时候就能不要孩子，情形不正常的时候她就想要孩子，那就是说她情形正常的时候还是个人，情形不正常的时候就是大红龙。那你对大红龙认识得怎么样了？这是不是大红龙用计谋来打岔神的经营？今天神作工结束

了，外边有多少工作等待着你去作，等着你去见证，结果大红龙倒来了，告诉你“你要个孩子吧”，让你老公在这儿逼迫你“要个孩子吧”，这是不是灵界的争战？（贾倪：是。）你对大红龙没有一点认识，它要用计谋来打岔神的经营。“神说‘为什么我多次这样问你们呢？’说明人仍不知大红龙的本性，仍不能进深，这不正是人该作的工吗？”今天知道大红龙的本性是什么了吗？用计谋来打岔神的经营，还经常逼迫，“你再出去尽本分我就休了你，打死你！”“说明人仍不知大红龙的本性”，你到现在还抱着你的老公放不下。你看着抱的是你老公，实际上是不是抱着大红龙？不过也对，你也是大红龙，大红龙抱大红龙。“仍不能进深”，不仅要认识大红龙的本性，还得进深。“这不正是人该作的工吗？”这就是咱该作的工，咱不能不学无术，不学无术就是畜生。你得知道什么是大红龙，你得认识它、分辨它，“这是灵界的试探，撒但的试探，他是大红龙的孝子贤孙，大红龙想用这个计谋来拆毁神的经营，我得站住这个见证，神看着呢，撒但看着呢”。而你不是作你该作的工作，反过来是逃避、躲藏，聚会也不敢聚了，好像躲过弟兄就能躲过圣灵的鉴察了。“怎么能说无工可作了呢？这样神道成肉身的意义何在呢？”神道成肉身的意义就是把人征服，在肉身把大红龙打败。打败大红龙得借着你的配合，这是不是神的命令？咱搭理神的命令、神的要求了没有？“难道是为了‘走过场’而糊弄、应付吗？这样大红龙能失败吗？”众子民越成熟，大红龙越垮台，咱在这儿交通了这么多，要的是什么呢？是不是要让你成熟呢？（嗯。）所以说你这么做，大红龙垮不了台。你想不想让大红龙垮台？（想。）真想？你想让它垮台可就得作工呢，不能只想。想，你就得成熟，你不成熟大红龙就垮不了台，不是你想一下大红龙就垮台了。有工作可作了吗？这个工作是什么？不仅是出去尽本分，还要打败大红龙。

“神说的‘我已动工，我要在大红龙居住之处着手我刑罚的起步工作’，这是针对在神性里作工说的，现在的人已提前进入刑罚之中，所以神说是起步工作，并不是让人都经受灾的刑罚，而是话语的刑罚。”这个体验了吧？今天和你交通的这个是不是话语的刑罚？（贾倪：是。）“因当神说话的口气一转，人便什么也不知道了，在此之后人就都进入了刑罚之中。在经受刑罚之后，‘从而正式尽你们的本分，正式在全地赞美我，直到永远！’这是神作工的步骤，是他的计

划。”这是什么？是神的计划。是神的计划，是不是就是你的任务呢？“在经受刑罚之后，‘从而正式尽你们的本分，正式在全地赞美我，直到永远！’这是神作工的步骤，是他的计划。”你现在是不是正走在这条路上？正走在这条路上这是不是神话应验的时候？你看见神话应验的时候，就是看见神本体的时候。“而且这些子民还要亲眼看见刑罚大红龙的手段，所以在这些人的外界也正式开始了灾难，这是神拯救人的一种方式，在‘内部’人受刑罚，在‘外界’灾难倒下，即应验神的话，所以人宁肯受刑也不愿遭灾，从而才留了下来。”神话里有个词“极其入耳”，你从这句话里感觉到神话极其入耳了没有？“而且这些子民还要亲眼看见刑罚大红龙的手段，所以在这些人的外界也正式开始了灾难”，在咱这些人的外界，你看见灾难了没有？（看见了。）你看见有哪些灾难呢？（瘟疫、地震。）“这是神拯救人的一种方式”，这是个什么方式？灾难会一天比一天大。除了神说的地震、瘟疫、饥荒，还有一种可怕的灾难，神还要放出什么呢？魔鬼、邪灵是不是都要出来？（嗯。）魔鬼、邪灵出来以后是什么现象？你们看过《僵尸世界大战》那部电影吗？怕不怕？（怕。）为什么怕？（因为僵尸能吃人。）那你想象一下魔鬼、邪灵都出来以后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会有大量的人被邪灵附身。被邪灵附身以后会有什么现象？神说：“灵界的各种动态与人类的生存息息相关，而人类的生活秩序也因此而受到灵界极大的影响，这有没有涉及到神的主宰呀？这就涉及到了。……在这样一个人看不到的世界，它的各项天条、法令、行政制度是远远高于物质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与制度的，是任何一个生活在这个世界的生灵所不敢僭越与触犯的。这涉不涉及神的主宰、神的管理？这里有明确的行政、明确的天条规定、明确的法令，在各个阶层与领域做事的差役在他们各自的岗位上都恪守本分、循规蹈矩，因为他们知道触犯了天条的后果是什么，他们也清楚地知道神是如何赏善罚恶、神是如何管理万物、神是如何主宰万物的，他们更清楚地看到神是如何实施他的天条与法令的。”（摘自《话·卷二　关于认识神·独一无二的神自己　十》）神还说：“撒但怎么对待神，在它心里怎么看待神，这些它比人类更清楚，所以对于神的地位、神的权柄，撒但在灵界看得清清楚楚，对于神权柄的威力与神权柄施行的原则，它深有体会，它丝毫不敢怠慢，不敢有任何的触犯，它不敢超越神的权柄作任何的事，也不敢对神的怒气有任何的挑战。尽管它本性邪恶、狂

妄，但它从不敢跨出神给它制定的界限、范围。千万年来，它严格地守着这个界限，守着神对它的每一个吩咐、每一次命令，从来不敢越雷池一步。”（摘自《话·卷二　关于认识神·独一无二的神自己一》）在灵界有严格的天条、法令，撒但不敢越雷池一步，正因为它们不敢越雷池一步，所以才保障了物质世界正常、稳定地运行。等作工结束了以后，神要惩罚、毁灭恶人，神要放出魔鬼、邪灵，到那个时候神就给了它们自由，因为什么呢？外邦人神是不是不要了？跟随神的人活在了神的臂膀之下，“这些人你们不能动”，就像约伯，在他周围有篱笆围着。其他人呢？交给魔鬼、邪灵，“这些人都给你们，你们随意处理，这是你们的自由”。神让它们随意处理的时候，那是一个什么画面，可想而知！咱看了《僵尸世界大战》的时候，就可以知道一些画面了，可怕不可怕？你今天不好好追求真理，不规规矩矩地效力、尽本分，最终有一天你就是那个结局。人吃人的社会，外边看是人吃人的社会，从灵界看，是神把各种灵放出来了。现在神还没有把各种灵放出来，各种灵是什么时候放出来呢？神作工结束的时候，神要惩罚恶人的时候。为什么是惩罚恶人的时候放出来呢？外国人都要拥入中国，拥入中国干什么呀？神说：“在中国，除了少数的众长子之外，子民几乎没有几个，所以，我今天跟你们（大红龙的子孙，逼迫我最厉害的）说清楚了，你们不要抱的希望太大了，我工作的着重点（从创世以来）就在众长子和中国以外的几个国家。”（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九十三篇》）就是让这些子民来看、来经历、来体验，看神惩罚人的手段，让人产生一个敬畏神的心。撒但在灵界不敢越雷池一步，为什么不敢越雷池一步？因为它们在灵界看见了神的主宰、管理。在物质世界呢？人看不见，所以说人就胆大，所以神要让人亲眼看见，亲身经历、体验了以后，产生一颗敬畏神的心。所以说“这是神拯救人的一种方式”。虽然现在没有到了那一步，但是你得意识到，得知道那个画面，将来会有那样的事情发生。你们都见过疯狗吧？疯狗咬了人以后，人变成什么了？（狂犬病人。）他也跟狗一样咬人呢，就类似于魔鬼上身。虽然现在没有到了那个地步，但是咱想想那个画面就害怕。现在到什么地步了？现在的社会成什么了？器官移植，到处丢孩子，国家管不管？而且你们也看见了，人家摘器官都是一条龙服务。原来被摘器官的这个人的尸体还得往河里扔，还得埋，现在直接就是车载移动式火化场。把火化的设

备装到车上，随地取了器官，直接就把人火化了，连灰都没有。想到这个画面了没有？人吃人的社会将要发生。你再看学校里边的孩子丢了或者被人害了最后有结果吗？（没结果。）神说：“渊面混沌黑暗，百姓哀天怨地，生灵涂炭，哪有人的出头之日？”（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作工与进入 八》）现在是不是已经看见点眉目了？私生子也可以上户了。今年又出来一条什么法律？要债的堵在欠债人的家门口贴条幅，跟欠债的人打官司呢，结果法院给要债的人定了个罪，说是“恶意讨薪”。所以现在没有人敢这样做了，这么要钱就是违法。欠钱的不违法，要钱的反倒违法，还给要钱的判刑，你看社会成什么了。火到处流窜，你看过完年以后火灾多不多？那几天就有好几起火灾，广西、四川、贵州、云南的森林火灾，而且火势很大，就那几天，还有几百个点发生火灾，一栋楼给烧完了，最后人家说无人员伤亡。这些火灾媒体不敢报道，最后还是个人发出来的，烧死人也不敢说。前两天山东校门口一辆车过来压了多少孩子，报道说死了两个，可是医院里边住得满满的，都住不下了，你连一句实话都听不见，这个社会成什么了！你还敢要孩子？还敢不敢要？“所以在这些人的外界也正式开始了灾难”，以前是临时的，现在是正式开始了灾难。“这是神拯救人的一种方式”，怎么拯救人呢？贾倪想要孩子呢，那就让你看看有了孩子是什么结果。你把孩子养到七八岁、十来岁从学校出来了，没命了。人吃人的社会，要么摘了器官，要么被拐卖了，要么是出车祸了，要么是火烧了。贾倪，我把这些说给你听，起到什么作用了？（贾倪：警醒。）警醒你，让你惧怕、害怕，不敢要孩子。你敢要吗？咱就不要说你死了以后转猪了，受惩罚了，就说你今生今世，你能经受得住吗？你敢让神撒手不管你吗？神撒手不管是什么结果？神交通说世上的人有算卦的、有看风水的，做什么事情都得选日子，信神的人选不选日子？（不选。）那世人不选日子行不行？（不行。）为什么？他不选日子就会怎么呢？（恶运临到。）恶运临到是他自己的一种想象、观念、认识，还是真实存在呢？（真实存在的。）你必须得意识到这是真实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外邦人不信神，他信撒但的那一套，那神就把他交给撒但，“你既然信撒但，那就按这个来定你”。就好比说，神定各类人归宿的时候，有信仰的归为一类，但是他们所信仰的、他们所认为的是不是神所制定的这个规律啊？不是。神说“你那么认为，那就按你的认为来‘成全’你”。和

尚，神是怎么“成全”他的？他当和尚不能吃肉，过青灯冷油的日子，那就按这个来“成全”他，他守住这个了，三到七个轮回以后，如果他的各方面条件、他在世的行为符合了灵界的天条的话，他从此就留在灵界，不再投生做人，也不会再有来到人间作恶而受惩罚的危险，不再经历这样的过程，而是在灵界根据他的情况担任一个职务。世上的人说这个人修成正果了。神就按他这个来“成全”他。他修成正果顶多就是在灵界当个差役。他认为是这样的，那神就按这样的“成全”他。说这个的意思就是让你明白一下，外邦人他们烧香磕头、拜佛、选日子呢，他们相信这个，那神就按这个“成全”他们，“你相信撒但，那就把你交给撒但，你要按撒但那个法令来，那就按那个法令来要求你”。撒但对他是个捆绑，“你喜欢让撒但捆绑，那就让它捆绑你，你去享受”，然后让跟随神的人来看跟随撒但最后是什么结果，被撒但捆绑、控制，活在恐惧中，干什么都不得释放。跟随神的人呢？你是自由的，没有那么多说法，没有那么多风俗，也没有选日子，没有触犯了或者有报应了这一说，撒但临及不了你，你是自由的。说这个就是说神把这一部分人交给撒但了，神就按他们追求的，按他们信的这个来“成全”他们。这个“成全”是带引号的。也就是说，你离开神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就不要说你的归宿了，就是你今生今世的结局会是什么？和你说这些，让你看见这些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要拯救你？“这是神拯救人的一种方式”。贾倪，让你看见这个，是让你产生惧怕的心，把天上的烈火显给你看，以此来警醒你，但是你放心，不会有人逼你。神说：“神对于效力者是没有这么大的爱心的，这是真实的。”咱知道咱今天是个效力者，神对咱没有多大的爱心。“这是神拯救人的一种方式，在‘内部’人受刑罚，在‘外界’灾难倒下，即应验神的话，所以人宁肯受刑也不愿遭灾，从而才留了下来。”“遭灾”是什么意思？（事实临及。）你得认识遭灾的实质是什么。去了外边腿断了、胳膊断了，是遭了灾了？遭灾是不是腿断了、胳膊断了？（不是。）是什么？一说“遭灾”，“那个谁遭灾了”，这个“遭灾”意味着什么？（惩罚。）遭灾就是惩罚了，死了。让你的胳膊断了，或者让你得一场大病，这是什么？这是受刑、管教。这算不算遭灾？不算遭灾。你的腿摔断了，你不要说“我遭灾了”。你要知道这个“灾”不是咱说的祸患，那是死了，人怕死，所以人才不愿意遭灾，才留了下来。“一方面

是神的作工进展到这个地步了，一方面是为了让人都认识神的性情。”认识神的什么性情？这是不是抵挡就死？

“所以神说‘当子民享受我时，是大红龙“受刑罚”之时，让其民众起来反叛它，这是我的计划，是我成全子民的方式，是所有子民生命长大的好机会’。”什么是“享受”？贾倪，今天看见子民享受了没有？（贾倪：还是有些享受。）有些享受？“当子民享受我时，是大红龙‘受刑罚’之时”，这是两层意思，一个是说你肉眼看见的，一个就是你自身的。“当子民享受我时”，当你能听懂神话的时候，听明白神话灵意的时候，这是不是一种享受？（是。）当你今天听懂什么是真理了，为什么要追求真理，当你看见灵界实情，投胎转世，怎么能不转畜生，怎么就能转人的时候，咱是不是能知道这条路了？这是不是享受？（是。）你享受这个的同时，正是大红龙受刑罚之时，大红龙想用计谋来打岔神的经营，它的计谋能实施吗？实施不了。这个计谋是什么呢？贾倪她想要孩子，她想要家庭，她想要老公，这些哪个能得逞？哪个也得逞不了，所以说眼泪就流出来了。她这个眼泪流出来的时候，是大红龙在受刑罚呢。在享受神的同时又是大红龙受刑罚的时候。大红龙之所以受刑罚是因为你享受了神以后，大红龙才能受刑罚，你没有享受神，大红龙能受了刑罚？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在你眼里边看着众子民越成熟大红龙越垮台了，当你越看见真理的时候，越追求真理，与神之间的关系就越正常了，你就越能真实地看见神作在人身上的就是拯救，就是爱。原来你认为神是在利用你，“神在利用我给这个人传福音，利用我怎么怎么”，你和神是搞交易，是打架的，但这时候你真实看见神对人完全是拯救，纯粹是拯救、是爱，你的心受到感动的时候，你要起来为神家做点什么的时候，这是不是享受？当你享受的时候，就是大红龙受刑罚之时。“让其民众起来反叛它，这是我的计划，是我成全子民的方式”，让它的民众起来反叛它，你是不是它的民众？你反叛谁？咱常认识的“反叛它”就是反叛国家这个大红龙呢，是吧？在你这儿呢？你是不是大红龙的民众？（是。）你反叛谁？（反叛自己。）反叛你自己里面的野心、欲望与诡计，你起来用你的“子孙”反叛它。“这是我的计划”，这是什么计划呢？这是不是打败撒但的一个计划？是不是这样打败撒但呢？（是。）是靠你去打败撒但。是你明白神话、明白真理以后，你弃绝你的老“父亲”，认识它

的诡计，打败它。“是我成全子民的方式，是所有子民生命长大的好机会”，这是生命长大的好机会。“为什么神说了这样的话却不能引起人的注意呢？”一个是打败咱身上的大红龙，一个是看着众子民越成熟大红龙越垮台，世界越倒塌。你看灾难是不是一年比一年大？而且这两年特别大。你也看见了，你的身量、你对神话的认识、你对神的态度是不是在逐渐地变化？是不是这两年变化最多、最快？（是。）你变化得越多越快，你看见世界倒塌得越快。这是不是更能看见这一切都是神作的？（嗯。）

“各国的局势相当混乱”，这是咱肉眼看见的。“因为神的刑杖开始在地上发挥功能了，从地上之态可看见神的工作，所说的‘水要咆哮，山要倒塌，大河要崩塌’，这是刑杖在地作的起步工作，因此导致‘地上之家都“破裂”，地上之国都“分裂”……’”地上的这个家是怎么破裂的？神是不是告诉咱了？因为神的刑杖开始发挥功能了，所以各种灾情都倒下了。“因此导致‘地上之家都“破裂”，地上之国都“分裂”，不再有“夫妻团聚”之日，不再有“母子重逢”之时，不再有“父女相聚”之刻，所有在地的旧态都被我打破’，这是整个在地之家的状态，当然不可能是全部，这只是大体状况。”几十年前神话预言就告诉你了，将来神作工结束的时候是什么状态呢？是要兴起各种灾难，外邦人肯定是毁灭，国家要分裂，家庭肯定是要破裂，这是神的经营计划，是注定好的。你知道神的经营计划了，咱今天还追求什么呢？咱还要家庭呢，还想要孩子呢，这是在干什么呢？“这只是大体状况。另一方面是指所有的在此流中的人在以后的经历中所处的光景，预示在经受话语的刑罚、在外邦人经受灾难之后，地上之人不再有亲属相联，都是秦国之人，都是在神国中尽忠的。所以说，不再有‘夫妻团聚’之日，不再有‘母子重逢’之时，不再有‘父女相聚’之刻。所以在地之人都要‘妻离子散、四分五裂’，这是神作在人身上的最后的工作。”现在是不是开始了？你都已经看见了，已经开始了，你还要起步建造家庭，你还要与世长存，你的野心太大了！同时是不是也太傻了？外邦人他虽然不知道世界要倒塌，但他知道社会混乱了，外邦人都不结婚了，你看见了吗？现在外邦人结婚的人实在太少了，反过来你一个跟随神的人要生孩子，你说这是不是羞辱神的记号？外邦人都看见世道不对了，你却把眼睛给“封建”起来了，啥也看不见。“因着神要在全宇之下普及

这个工作，所以神趁机将‘情感’这两个字给人‘阐明’，从而让人看见神的心意是来打破所有人的家庭的，说明神是用刑罚来解决全人类的一切‘家庭纠纷’的，若不这样作，神在地的最后一部分工作无法收尾。”神说的够阐明了吧？贾倪，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这是神六千年经营计划的最后一部分工作，如果不这样作无法收尾。怎么没办法收尾呢？神在这儿为什么说无法收尾呢？因为情感是神的仇敌，有了情感以后神就成了第三者，你不能为神献上了。今天上午咱也简单说了一下，为什么有的人能有孩子，有的人就不能有孩子？为什么有的人能有家庭，有的人就不能有家庭呢？因为你的身量不够，你够不着，不敢让你有，你要是有家庭、有孩子，就不要说你最后为神作见证了，你连这步工作都跟不上，所以说你不能有家庭、不能有孩子，不能让你有情感，一旦有情感你就完了，就让撒但把你吞吃了。所以说在经历这步工作的时候，如果神在你身上有预定，那神就根据你的身量给你摆设环境，不能让你成家有孩子。稍微有点身量的就可以给他，因为给了他他不至于背叛。但作工结束了以后呢？你有孩子也不行，有家庭也不行，神要让你站个见证呢，就像亚伯拉罕一样，必须得献上。到人都献上的时候，我看贾倪可能就笑了。贾倪笑不笑？她哭呢，还是笑呢？（笑呢。）告诉她为什么笑呢。（就跟之前交通的乞丐一样，富人的房子都倒了他就高兴了，“你看我没有房子我就不用受那个苦”。）神公义不公义？他虽然享受了孩子、家庭带来的温暖，可是当神打破家庭的时候，他受到的痛苦是不是最大？你虽然没有享受，但是你不需要受这个苦呀，免去了试探。在大灾难下来的时候，他在那儿痛苦呢，“神啊！怎么会这样呀！”他还要控告呢，你在这儿是拍手高兴，甚至还要跳起来，“哎呀，神公义、神公义！你们那时候笑话我没有呢，你们怎么样？你们现在也没有！”虽然说有败坏性情，但是你能高兴、能赞美。“就最后一部分说话将人类的最软弱之处给人点透，人都是活在‘情’之中的，所以神并不避开任何一个人而将全人类中所有的人心中隐藏的秘密给人揭穿，为什么难以脱去情感呢？难道是高过良心标准了吗？良心能成就神的旨意吗？情感能帮助人渡过难关吗？在神的眼中，情感是神的仇敌，难道神的话没明说吗？”听了这些话有什么感受？有什么体会？贾倪，说说你的体会，说说你的感想。（贾倪：体会就是人得跟上神的作工。）你听你说话的这个语气，有气无力的，你这能跟上神的作工？对这些话怎么认识的？这是

不是人蒙拯救的一个轨迹呢？是人蒙拯救的一个轨迹、原理。为什么要让你脱去情感呢？因为情感就是神的仇敌，有了情感你就背叛神了。你今天还没有孩子，你只是计划生孩子就不想出来聚会了，都不要神了，还说什么呢？如果你再有个孩子这不是报废了？你说你也敢想、也敢要，我都觉得怕呢！你回家如果真的生一个孩子，你知道那个孩子的灵是谁吗？你敢想吗？神已经给了大卫一百个媳妇了，他非得要乌利亚的妻子，要来乌利亚的妻子结果要来什么了？（生的孩子死了。）不仅是孩子死了，而且刀剑不离开他的家。贾倪，你想让刀剑不离开你的家吗？你想要个孩子，是，你可能能决定要一个孩子，可是这个孩子的灵你不知道是什么灵呀！给你来一个魔鬼的灵？来一个吞吃人的灵？没有神的应许你敢随便要孩子？没有神的应许你要来的不都是祸患，遭神咒诅？有孩子是祸，没孩子你背叛了也是祸！

222　不追求真理的人都会后悔的

1　到有一天这工作开展了，你全部都看见了，你就后悔了，那时你就傻眼了，有福你不会你不会享受，今天有真理你不追求，你不是自找自找没趣吗？这么多工作，这么多真理，就不值得你认识吗？刑罚审判不能唤醒你不能唤醒你的灵吗？刑罚审判不能使你使你恨恶你自己吗？

2　你就满足于活在撒但的权势下，有平安，有喜乐，得一点肉体安逸吗？这不是最低贱的人吗？这不是猪狗一样的人吗？看见救恩却不追求不追求得着救恩的人是最愚拙的人，是贪享肉体的人，是享受撒但的人。

3　你总追求这些不值钱的东西，把生命却看得一文钱不值，而把个人的奢侈想法放在真理前面，你这人太没价值！你就这么生活一辈子，你跟猪狗之类有什么区别？不追求真理而喜爱肉体的人，不都是畜生吗？在你们中间说了多少话？在你们中间作工还少吗？在你们中间供应有多少？那你为什么没得着呢？你又有何怨言呢？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彼得的经历——对刑罚、审判的认识》

902　神自己的身份与地位

1　神是主宰万物的那一位，神是管理万物的那一位，他创造了万有，他管理着万有，同时他也在主宰、供应着万有，这就是神的地位，这就是神的身份。对于万有来说，对于万物来说，神的真实身份是造物的主，是造物的主，也是万物的主宰，万物的主宰，神拥有这样的身份，在万物中是独一无二的。任何一个受造之物，在人类中的，还有在灵界的，都不能以任何的方式或者以任何的借口来冒充或替代神的身份、神的地位，来冒充或替代神的身份、神的地位，因为具有这样身份的、具有这样能力的、具有这样权柄的、能主宰万物的在万物中只有一位，那就是我们的独一无二的神自己，就是我们的独一无二的神自己。

2　他活在万物中，在万物中行走，他也能升为至高，在万物之上，他能降卑为人，成为有血有肉的人有血有肉的人中间的一分子，与人面对面，与人同甘共苦，同时，他掌管着万有，决定着万有的命运，决定着万有前行的方向，前行的方向，他更引导着全人类的命运，引导着全人类前行的方向。这样的一位神是任何一个有生命的人都应当敬拜的，都应当顺服的，也都应当认识的。所以，无论你是人类中间的哪一部分人，你是人类中间的哪种人，信神，跟随神，敬畏神，接受神的主宰，接受神对你命运的安排，这是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有生命的人唯一的选择，也是必须的选择，唯一的选择，也是必须的选择。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独一无二的神自己　十》

2.信神是为得什么

神说："信神的目的是为了得什么？为了得点恩典祝福？活得不虚空？为了摆脱低级趣味？还是为了什么？（为了得真理。）为了得真理，为了得生命。那人每天所做的是不是奔着这个目标去的呢？你每天尽的本分、每天所付出的时间精力是不是为了这个目标啊？人信神没有明确的目标是为了得真理，心里对这方面的异象不清晰，不知道信神是为了什么，好像有点目标是为了得福，但怎么做能得着福呢？得明白真理、实行真理，得追求真理。那自己是不是追求真理的人呢？他也不太确定，他觉得'这不是大问题，我是真心信神，神不会撇弃我，即使人说我不是追求真理的人也无所谓'。有时候看见别人有经历见证自己谈不出来心里也难受，有点着急上火，但更多的时候觉得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就这么一晃五年过去了，一晃十年过去了，有的人三四十岁了，有的人五十多岁了，也没结婚，一直在尽着本分，到现在得着多少真理了？有没有生命啊？他自己也不确定，'好像也明白不少真理，会讲不少道，应该有生命吧？'到聚会或者尽本分、见证神的时候也能长篇大论地讲一番，两三个小时讲不少内容，可是临到本分中涉及真理原则的事就不能按真理原则去实行，甚至很多事情都不明白真理原则，心里就纳闷，'我到底是不是明白真理的人呢？'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明白真理的人，那是不是实行真理、追求真理的人呢？他自己也不确定。那到底得没得着真理啊？对这个还在疑惑中。那到底有没有生命啊？生命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有生命人是什么感觉？人的生活会发生哪些变化？思想会有怎样的变化？人性会有哪些变化？对这些都不清楚。不管信神的年头有多少，讲到某方面真理，道理也能讲出一二三来，但涉及到真理原则、涉及到实行真理就糊涂了。尤其有些人因为做事违背原则挨了对付就产生误解了，'我得没得着生命啊？真理在我心里有没有地位，有没有成为我的生命啊？我到底还能不能蒙拯救呢？'他对外面的不涉及真理的事记得很清楚，比如信神有多少年多少个月零几天，作过哪些教会工作、尽过哪些本分，做过哪级带领、哪方面工作的负责人，曾经去过多少个地方，尤其是传福音得了多少人、传福音的果效怎样，还有曾经花费付出多少，曾经捐献多少、捐献过什么，曾经被判刑坐监多长时间，挨过多少打、

受过多少酷刑、有没有站住见证。这些外面的事都铭记在心，心里都有一笔账，脑海里时时会想起，就像会计记的账一样，每天入账、出账多少，每一笔账的去向甚至数额都记得清清楚楚。对这些事记得很清楚，可是自己明白了多少真理却从来都是一笔糊涂账。每项真理在自己身上有没有落实，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真理的实际、进入到什么程度了，是一笔糊涂账；自己的哪方面败坏性情有了实质性的变化，相应的真理有没有进入，是一笔糊涂账；信神这么多年，自己每一年在哪方面真理上有长进、自己的人性到底怎样，是一笔糊涂账；自己所尽的本分有多少献上忠心了、是有真心的，有多少是故意应付糊弄的，有多少达到合格了，有多少还没达到合格，哪些能达到按原则办事，达到满足神合神心意了，哪些还没有掌握真理原则，还没有达到满足神，这也是一笔糊涂账；自己到底在哪些方面能够满足神的要求、能够顺服神，哪些方面还不能顺服神，顺服神达到什么程度了，不能顺服神是因为什么导致的，自己接下来应该怎样进入，没有规划、没有计划，当然也没有清晰的路途。信神这么多年自己做了多少维护神家利益的事、预备了多少善行不知道，作了多少恶、做了多少打岔搅扰的事不知道，记忆中好像也做了一些，做完之后有没有悔改不知道，自己也觉得有点亏欠、觉得难过，也跟神祷告过了。那得着神的赦免了吗？心里有没有控告啊？‘谁知道呢？管它有没有控告呢，反正现在自己活得挺舒坦，反正眼下自己还在尽着本分。’眼下尽的本分有多少善行？‘好像也有点，传福音最近得了两个人，这算不算善行啊？但是凭己意任意妄为的事也做了好几件，这算不算恶行呢？可能不算吧，因为教会没处理，上面带领也没对付，没追究这事，如果追究的话可能就是恶行。’预备了多少善行不知道，当下眼前所做的事是善行还是恶行，善行的成分有多少、作恶的成分有多少，有多少是符合真理原则的，有多少是违背工作安排、违背真理原则的，都不知道。这些事他从来没有作过记录，反正每天按时吃饭睡觉，到点就起床灵修或者作工作，每天都继续前一天的工作状态、前一天的工作步骤，做自己以前一贯做的事。对于追求真理进入真理实际、脱去败坏性情得生命这些事情从来没有具体地、系统地规划过、记录过，所以任何涉及追求真理、涉及生命进入的事都是一笔糊涂账。你说人每天活在这样的生活状态之下、活在这样的情形里是不是浑浑噩噩啊？（是。）浑浑噩噩这是文词，土话讲就是混日子。混日子这种生活状

态、生存状态好不好？（不好。）外表没有明显的抵挡神、悖逆神的行为与表现，但是对待追求真理、生命进入的事却是稀里糊涂不较真，这个状态就是浑浑噩噩。所以，每天听到不同的人的表现，不同的人在尽本分中所产生的各类问题、各类情形就很说明问题，很能显明信神的人所走的道路。”（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怎样追求真理（三十二）》）

“信神的目的是为了得什么？”咱今天交通了，得什么呢？（生命。）在我没有交通以前，你信神是为了得什么？（得福。）这个福怎么就得着了？路途是什么呢？不停点地跑？（嗯，撇弃、花费。）现在知道了，撇弃、花费和得福有没有关系？（没有。）这都是效力、出力。“信神的目的是为了得什么？为了得点恩典祝福？活得不虚空？为了摆脱低级趣味？还是为了什么？（为了得真理。）”这些说“为了得真理”的人，他们明不明白什么是真理？（不明白。）他们也不明白，他们只是字句上知道信神是为了得真理。“为了得真理，为了得生命。那人每天所做的是不是奔着这个目标去的呢？你每天尽的本分、每天所付出的时间精力是不是为了这个目标啊？人信神没有明确的目标是为了得真理，心里对这方面的异象不清晰，不知道信神是为了什么，好像有点目标是为了得福，但怎么做能得着福呢？得明白真理、实行真理，得追求真理。”怎么能得着福呢？从规条上、字句上你也知道该明白真理、实行真理，该追求真理，是吧？（嗯。）但是你这样做了没有？你虽然知道这个字句，但是你也没有去追求真理，也没有去实行真理。因为你觉得追求真理跟得福不挂钩，所以说你不追求真理。咱交通了“什么是真理”以后，还用不用我再赶着你追求真理呢？你自己就追求真理呀。因为什么？因为现在你能挂起钩了。你之前不知道什么是真理，可为什么你还能跑、能撇呢？是因为你认为“跑、撇是神纪念的，神就应该给我福”，在你那儿这就是一条“真理”，这就是人意识里边的一个正确反映，其实这就是一个谬理。人活在自己的一厢情愿里边，活在谬理里边，还滔滔不绝、乐此不疲。几十年了，人一直走着这条路。“那自己是不是追求真理的人呢？他也不太确定”，为什么不太确定？他就不知道什么是真理，怎么能确定呢？如果你知道什么是真理了，那你是不是追求真理的人，这是不是就确定了？那你现在就可以确定你是不是追求真理的人。从这里边就能感

觉到神作工确实结束了。为什么呢？神作工结束了，太阳升起来了，太阳升起来意味着什么？光明照耀着大地，所有的黑暗面都让你看见了，你也认识自己了，一看，“哎，我就不是追求真理的人，那个谁是追求真理的人”，你现在是不是看见了？以前你能看见吗？看不见。随着神的作工这些黑暗面一天一天被照亮了，显明了每个人所走的道路，根据每个人所站的见证显明了每个人的归宿，神作工是不是就结束了？（嗯。）把这些亮出来其实就是把答案给你了。答案是什么时候给你呢？考完试以后才给你呢。考试的过程中给不给你答案？（不给。）从这儿看，“考试”结束了，神让你看见了谁追求真理，谁不追求真理，紧接着就会有灾难降下，刑罚人。

“他也不太确定，他觉得‘这不是大问题，我是真心信神，神不会撇弃我，即使人说我不是追求真理的人也无所谓’。”你是不是这样想的？问问自己。良萍，想了没有？（良萍：想呢，说不明白真理吧，也不是一点都不明白，要不还能走到现在；要说明白真理吧，写文章什么也写不出来。）你这里边有个心思，“这不是大问题，我一天不停点地跑，按理说神应该纪念呀”，你的这个表现是不是追求真理的表现？（不是。）你知不知道你不是在追求真理？你不知道。你是朦朦胧胧、浑浑噩噩，也没有去寻求，没有祷告问问神，“神啊，这是不是追求真理呢？我这样做神承认不承认呀？”你问过没有？你不问。根据你的表现来说，你是不是就是这句话“这不是大问题”？所有人是不是都有这个想法？（嗯。）没有把信神当回事，没有把信神当正经职业，没有一个人是想用一生之久来追求神，都想什么呢？“神的工作什么时候结束呢？还有三天，还有五天？明年结束？”谁都想要一个结果，“赶紧结束吧，结束了以后我就是下一个时代的主人”。是不是都是这么想的？所以说你并没有把追求真理当回事，也就是说你觉得这不是大问题。紧接着呢“我是真心信神”，你说在座的哪一个人心里边想的是“我不是真心信神的”？柯珍，你是不是真心信神的？（柯珍：不是。）不是？你是来这儿闹着玩儿来了？（柯珍：不是。）那是来干什么的？你是来应付神的？这是今天经过交通以后你认为你不是真实信神的人，在不交通以前你认为你是什么？（真心信神的。）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真心信神的。柯珍也认为自己是真心信神的，对吧？（柯珍：嗯。）这就是自己在意识里边给自己定了个位——自己是真

实信神的，“张三、李四他们不是真心信神的，我是真心信神的”。“神不会撇弃我”，你说在座的人谁觉得神撇弃他了？就像柯珍找了个外邦对象，柯珍还说“神撇弃我了”？在她这儿她要是觉得神撇弃了她的话，她还来这儿聚会吗？（不聚了。）肖田，神撇弃你了没有？（肖田：我自己认为没有。）可是就你这样的神撇弃不撇弃？（撇弃。）撇弃。该作的工作都不作，都作不了。保罗是跑了半个欧洲，人家是换取，咱连换取都没有，咱只想骗取，想应付，想坐在这个位置上等待着神作工结束。那你从教会建造到了国度建造只是换了个名而已，你和教会建造的那些带领工人是不是一样的？你的心思意念和教会建造的那些带领工人是一样的，走的路也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所以说，你依然是一个信教的，你信的完全是你自己的观念想象，你信的是天上那位高大的、任你摆布的神，你把他想成什么他就是什么，但他是不存在的。你想着“我是真心信神，神不会撇弃我”，但实际情况是什么？你是谁呀？你是中国人。中国是无神论国家，中国人是外邦人，是与畜生循环投胎而来的，今天来到神家的这些人是什么？是子民？（不是。）是效力者。咱得搞清楚自己的身份，咱就是个效力者。根据咱的言行举止，咱就得看咱是不是子民，子民是不是咱这样的表现呢？咱就是个效力者。神对效力者的态度是什么？神说：“神对于效力者是没有这么大的爱心的，这是真实的。”（摘自《话·卷二 关于认识神·独一无二的神自己 十》）神对各类人的态度不同，神对子民，对神的爱子，对不同的人的态度不同。效力者，他是跟外邦人、畜生互相转换投胎的，是跟外邦人、畜生划在一起的，效力者今天能来神家效力是神极大的高抬，是神的恩待，不要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神在咱身上是没有多大爱心的。因为什么呢？效力者太多了，外邦人太多了，外邦人其实就是畜生，找个畜生还不容易啊？找爱神的人不容易，找一个畜生还难呢？不难，畜生它就是能出个力。所以说咱先搞清楚咱是谁，咱与神的关系如何。人家子民是时刻警醒，怕得罪神，怕被神撇弃，咱是什么呢？自己安慰自己呢，“我是真实信神的，神是不会撇弃我的”。你有这样的想法，你还能尽好本分？你就不可能尽好本分，因为你就没有惧怕神的心。人要想蒙拯救得有两个感觉，羞耻感和惧怕感，你有“我是真心信神的，神不会撇弃我”这样的想法，你还有惧怕感吗？（没有。）“神不会撇弃我，即使人说我不是追求真理的人也无所谓”，因为什么呢？“神不会撇弃我的，因为我是真

实信神的，谁说我不是追求真理的人也无所谓。”柯珍是不是这么想的？你追求地位，临到对付的时候，你就能因着没有地位跑回家。为什么敢跑回家呢？“我是信神的，神不会撇弃我的，即使别人说我不是追求真理的人，说我是追求地位的人，那也无所谓。”你要感觉有所谓的话，你是不是立马就得俯伏在地，跪地求饶呢？可是你没有。所以说根据你的表现，就能看见你的心思，你觉得自己是真心信神的，神是不会撇弃你的，即使人说你不是追求真理的人也无所谓。柯珍，别人信了神找对象还知道要找一个信神的，咱信神，都听了多少交通了，结果你还能找一个外邦人，还要伴随外邦人走下去，那你说你究竟有没有信呢？从这里边看，你的信在哪儿呢？你这样走着，但你还跟随着，你还是做带领的，你还要聚会呢，别人和你说什么无所谓了，因为你想着“反正神是不会撇弃我的”。

肖田呢？别人跟你说过“你不是追求真理的人”这话没有？你听了这话觉得有所谓无所谓？你觉得神会不会撇弃你？（肖田：不会。）是不是一样的呢？良萍，这句话能不能对号？（良萍：能。）解剖你几次以后是不是能感觉到“呀，我这样就不是追求真理的人”，是吧？别人说你不是追求真理的人，你是有所谓还是无所谓？（良萍：有所谓。）开始追求真理了？按你的表现来说，你在神话上下功夫了没有？只要你没在神话上下功夫，没求真，那你就不是追求真理的人。你跟神祷告说“神啊，人家说我不是追求真理的人，我哪里不是追求真理的人呢？我每天跑得不停点。什么是真理？我该怎么追求真理？”你苦苦祷告，你说神能不感动你，神能不引导你吗？根据你没有这个收获，我就敢断定你肯定没有这样祷告，没有和神这么交通。交通了没有？（良萍：没有。）这不就对了。这说明你是有所谓还是无所谓呢？（良萍：自己认为自己追求了。）认为自己追求了，认为神不会撇弃你，所以你有这样的认为就不会去寻求。神说你越认为对的事越有真理可寻求，可你认为对的你还寻求吗？（不寻求了。）你认为“神不会撇弃我，神要撇弃的话也是撇弃柯珍呢，神还能撇弃我呢？神要撇弃也是撇弃肖田呢，神还能撇弃我呢？我最起码还不停点地跑呢，最起码我作工了吧。”每个人都能拿出自己的功劳。为什么不让你摆资格、摆功劳呢？你摆资格、摆功劳那叫自我安慰，固步自封，不往前行了，也不寻求真理、追求真理了。所以说你就认为“神不会撇弃我，

因为我是真心信神的，我真心信神，神还能撇弃我？”可实际上你是真心信神的人吗？不是。把这句话和自己对对号，牢记在心里，你这十几年、二十几年其实就是这句话一直维持着你走过来的，你把这句话就当成真理了，你就是按这句话走过来的。教会建造时期“花”虽然开得美丽，但是没有结“果子”，为什么没结“果子”？开的“花”招来那么多“游客”，为什么不结“果子”？是不是都是这个原因？“我是真心信神，神不会撇弃我，即使人说我不是追求真理的人也无所谓”。你去打仗的时候，你跟福音对象说“你不追求真理”，他在乎吗？（不在乎。）你说他触犯行政了，他在乎吗？他不搭理，更不害怕。他还说“我是信神的，神看着呢”，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都能做。“我是真心信神，神不会撇弃我，即使人说我不是追求真理的人也无所谓”，把这句话背下来，因为这是你认为的“真理”，你就是这样活着呢，这就是你的活出。你当带领呢，你要下去给别人聚会交通，要揭露解剖别人，“你的所作所为是什么心思支配你的？看着你每天跑得不停点，可是你追求真理吗？你实行真理吗？什么原因？你心里是怎么想的？”这话是不是就来了？“你是不是还认为你是追求真理的人呢？你是不是认为你是真心信神的人呢？‘你看我接待了，我跑腿了’，你认为你是真心信神的人。你做了这么多恶事，你都不知悔改，为什么？你不就是认为你是真心信神的，神不会撇弃你吗？有多少人说你不追求真理，张三和你说了，李四和你说了，我也和你说了吧？你听了吗？在你心里怎么想的？不管多少人跟你说你不追求真理，你都觉得无所谓，这句话在你里边成了生命，你就凭这句话活着呢，这句话不是抵挡神的？不是找死呢？所有人心里不都是这一个意念吗？”这是不是在解剖？这就是咱的心里动态。你是这样的，他也是这样的，拽着你“父亲”的衣衫死死不放，你得认识你“父亲”，你先把你自己说服了，你自己是不是这样认识的？这话是说你自己的。然后你再跟他谈的时候谈什么呀？谈你自己的经历，用你的经历去带他，“你不要说你不服了，当时我还不服呢，我当时就是这么认识的，‘我要不是真心信神的，我能撇下家庭？你说我撇家舍业出来干什么呢？我图什么呢？你当我是在这里挣钱呢？我不但不挣钱，我在这里当个带领还得修理对付我，你们在下面谁对付你们呢？揭露解剖，跑得不停点，冬天跑、夏天跑，我得着什么了？’这还不是因为‘我真心信神了，神不会撇弃我’？正因为我心里边认为神不会撇弃我，我才这么跑呢，我要是知道神要

撇弃我，你说我还可能跑吗？就不要说我了，就是保罗，神说不要他了，他还尽本分吗？还跑半个欧洲吗？他就不干了。他一直想和神要个结果，神不能告诉他结果，神知道告诉他结果他就不干了，所以不能告诉他。那你在这儿呢？你跟随神几十年了，神告诉你了没有？直到今天才告诉你，才把你心里的秘密说出来，你认为‘神不会撇弃我的’，即使别人说你不是追求真理的人你都觉得无所谓。咱不是追求真理的人，咱每天的活出有多少人修理对付咱，有多少人看见咱的问题，给咱‘搓背’？咱以前说别人提出你的问题，就相当于是给你‘搓背’呢，人家说的每一句话是不是就是说你不追求真理呢？可你接受吗？接受别人的意见吗？修理对付不接受，别人的意见不接受，审判刑罚还要辩解表白，你觉得有所谓？你要觉得有所谓的话，那你应该是阿们呀。我以前就是这样走过来的，神现在把这话揭示出来，一对号才看见自己是这样的。那我是这样的，你能逃脱了神的主宰吗？你不一样是败坏的人类吗？你心里不是这样想的？只不过是你不愿意承认罢了。”你让他真实认识到自己的处境以后，他还敢应付糊弄吗？还认为他是真心信神的人吗？“你是不信派，你是强盗，你是土匪，你是想骗取，你连保罗都不如，保罗还知道换取呢，而你就是把神当成了一个债主。”让他真实地看见。我在这儿揭露你、审判你了，接下来就是你对他的一个揭露、审判，这是不是在尽本分？这才是神称许的本分。“这不是大问题，我是真心信神，神不会撇弃我，即使人说我不是追求真理的人也无所谓”，把这句话背下来，回去再揣摩揣摩，和自己对对号，这就是你的生存法则，这就是你认为的真理。

“有时候看见别人有经历见证自己谈不出来心里也难受，有点着急上火，但更多的时候觉得也不是什么大问题。”看着别人能谈出经历见证的时候，你也着急上火，但更多的时候你觉得也不是大问题，为什么呢？咱早就告诉你“原子弹”造出来了，给你立标杆了，如果你觉得是大问题的话，你该不该着急上火？你要是着急上火的话，你是不是该加班加点呢？是不是该主动出击呢？可是你加班加点了吗？主动出击了吗？聚完会以后该干什么干什么，该应付应付，该糊弄糊弄，不作工照样不作工，不着急、不上火。“但更多的时候觉得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就这么一晃五年过去了”，这五年来是不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觉得不是什么大问题。信神呢，就像大街上的玩童玩过家家一样。“就

这么一晃五年过去了，一晃十年过去了，有的人三四十岁了，有的人五十多岁了，也没结婚，一直在尽着本分，到现在得着多少真理了？有没有生命啊？”一直在尽本分，得着真理了没有？（没有。）你得着的真理和你尽的本分成正比了没有？（没有。）应该是成正比的，可实际上呢？没有成正比。尽本分尽了几十年，但是丝毫没有得着真理，跟真理就没有挂钩，直到现在也没有多少真理。“有没有生命啊？”咱现在看见了，没有真理就是没有生命。“他自己也不确定，‘好像也明白不少真理，会讲不少道，应该有生命吧？’”他把讲字句道理当成生命了，觉得自己应该有生命吧。“到聚会或者尽本分、见证神的时候也能长篇大论地讲一番，两三个小时讲不少内容，可是临到本分中涉及真理原则的事就不能按真理原则去实行，甚至很多事情都不明白真理原则，心里就纳闷，‘我到底是不是明白真理的人呢？’”咱以前交通过真理原则，是吧？这个真理原则好找不好找？单独说原则是不是好找呀？洗盘子的原则就是干净、卫生。那真理原则呢？既然你有真理了，那还能没有原则？原则就是一个方向、目标。你知道神给人制定的轨迹了，那就有方向、目标了。现在是因为你没有真理，你不明白真理，你就没有方向、目标，然后你再不追求、再不寻求，连原则都找不见。你先借着寻求，找到真理原则，然后再借着你的实行，最后明白真理了。你做事找不见真理原则，经常出错，知道是什么原因吗？经常出错是你有意做错的还是无意做错的？知不知道？你为你自己做事的时候，有没有人告诉你“你找一下原则”？（没有。）那你在做每件事的时候有没有原则？（有。）这个原则好找，你做自己的什么事情都有原则，那怎么实行真理就没有原则了呢？你是怎么理解的？你怎么说有原则呢？就好比柯珍，她做事有没有原则？（有。）她的原则是什么？（为自己的肉体考虑就有原则。）每个人做什么事都有原则，但是这个“原则”前面不能加“真理”。（那是他自己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一个方向、目标，就是你做什么事情都是有方向、目标的，不可能没有方向、目标。只不过追求真理的人寻找的是真理原则，真理的方向、目标，那人家实行出来的就是真理原则，但是你不是追求真理的人，你追求的是地位、名誉，那你所实行出来的就是追求地位、名誉的原则。假如说他要这个地位呢，他心里喜欢这个地位，做什么事情他就想着“我怎么能得到这个地位呢？我怎么能把那个人打下去得到这个地位呢？”他有没有原则？（有。）他的方向、

目标很明确。你看柯珍，人家得不到地位的时候，人家扔下本分就走了，人家的方向很明确，得地位这就是她的原则，人家信神不是为了得真理就是为了得地位，这就是人家信神的原则，是为肉体的原则。“我信神不能白信呀，我还得搞个对象呢，肉体也得享受呢”，这个方向、目标你都不用告诉人家，人家自己就找见了。你看谁给柯珍安排说得找个对象了？人家自己就找见这个方向、目标了。在人来看她做事没有原则，人家不是没有原则，人家是没有真理原则，人家在肉体方面是特别特别有原则！人被撒但败坏以后都是为自己活着呢，这个原则不用你安排，他自己就有原则。但今天是让你跟随神实行真理呢，实行真理正好与你的肉体是相冲突的，是需要你背叛肉体的，但你从来就没有走过这条路。你跟随神的时候是被迫的，你有原则吗？所以说，“我怎么就找不见真理原则呢？我不明白”，这是欺骗，是你不明白吗？不是，是你不能有原则，你一旦有了原则，一旦有了这个方向、目标，你就得追求真理，那你的肉体还能得着？你的地位、名誉还能得着？什么也得不着了。你说“我要做一个真正的人，我要敬拜神，我就是要好好尽本分，我要为神活着”当你的方向、目标是为了做一个真正的人的时候，不为自己肉体的时候，还用寻找原则吗？（不用。）不用。那祭司弟兄为什么让咱做事寻找原则呢？因为你性情没有变化，你依然还活在肉体里面，你时时刻刻想的就是自己的肉体，“我有没有地位？我有没有名誉？我有没有钱财？”你时时刻刻想着这些的时候，祭司弟兄就得让你怎么呢？“你做事得有原则，你是谁呢？你是信神的，你不能老想肉体，你得想想神家，想想真理原则，往这个方向靠拢。”所以说你没有真理的时候，你为肉体活着的时候，你就得找原则。一做事，“我找找原则”，找原则是找方向呢，“我怎么做事对神家有益呢”，强迫自己、控制自己走这条路呢。所以这个时候就得寻找原则，实行原则，你这个实行原则是痛苦、难受的，为什么？因为你不愿意，你不乐意。这个时候是你实行真理的过程，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逼迫自己，背叛自己，这条路你走得多了，时间长了，你明白真理了，你知道“我就应该为神活着，我该为神做点什么”，良心、理智发挥作用了，“我不能为地位、名誉活着，我得追求生命，我得追求真理”。当你的看事观点扭转以后，还用不用告诉你“你得寻求真理原则呢”？（不用了。）这个时候就不需要了。举个例子，亲妈与后妈，后妈要想做到跟亲妈一样，她就必须得跟亲妈

学，看亲妈是什么表现，克制、控制自己，“等孩子回来，我得跟孩子怎么相处”，这个方向是不是特别难呀？（嗯。）后妈强制、控制、克制才能做一个亲妈。她本身是后妈，她想做一个后妈，还用寻找原则呢？（不用。）亲妈呢？“我要做一个亲妈，我对孩子得实行原则，我怎么能做一个亲妈”，她用不用寻找这个原则？（不用。）她自然就有这个原则。所以这就是亲妈、后妈，你要想转换位置的时候，你得先学，得寻找原则，一学就得背叛自己，你原来是为撒但活着、为肉体活着，现在是要为神活着呢，因为你不愿意为神活着，但是你现在又必须得为神活着，是被迫的，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你寻找真理原则。等时间长了以后，或者你性情变化了，看事观点一扭转，不用寻找真理原则了，手到擒来。就像开车一样，刚开始开车的时候，“该挂档了，该放手刹了，该加油了”，还得念口诀呢，习惯了就不用了。我给你交通的这个能理解吧？（能。）能理解你还得再下去给他们交通。

“甚至很多事情都不明白真理原则，心里就纳闷，‘我到底是不是明白真理的人呢？’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明白真理的人，那是不是实行真理、追求真理的人呢？他自己也不确定。那到底得没得着真理啊？对这个还在疑惑中。那到底有没有生命啊？生命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有生命人是什么感觉？”咱现在知道有没有生命了吧？你到底有没有生命？（没有。）“生命到底是什么东西啊？”（顺服神。）顺服神就是生命。你自己有没有生命，就看你能不能顺服神，你能不能与神相合。你能顺服神，能与神相合，是不是就进了神给你制定的这个轨迹里边了？那就是有生命，那你就能永远剩存下去。你对神没有顺服，不能与神相合，你进不了神给你制定的这个轨道里边，那你怎么可能剩存下来，那必然是毁灭的，那你就没有生命。“生命到底是什么东西啊？”生命就是你能顺服神的路，你顺服神的路就是你的生命。“有生命人是什么感觉？”刚才说能顺服神的路就是生命。那你有生命是什么感觉呢？这个感觉就是走在神给人制定的这个轨迹里边，“神让我做什么了，我按着神的心意去做事了”，这是不是感觉？（是。）“我做什么事做在神的心意上了”，你能感觉得到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所要求的，踏实了，进入神制定的轨迹里边了，这就有生命了。没生命呢？心里边不踏实，他就没有走在这个轨迹里边，他都不知道自己在不在这个轨迹里边。“人的生活会发生哪些变化？”有生命了，进入神制定

的这个轨迹里边了，认识这个轨迹了，也就是他有这个理智了，认识到自己是个受造之物，神是造物的主，一切是由神而来，又看见自己以前所做的太悖逆了、太抵挡了，良心、理智开始发挥作用了，觉得有点亏欠、内疚，“我该为神做点什么，我能为神做点什么，我赶紧预备点善行吧”，这是不是人的生活发生的变化？你原来在信神、跟随神的时候，你是想着从神家得什么好处、得什么益处，等你有生命了以后，你想的是什么？“我能为神做点什么”，这是不是一个变化？反过来了，原来你老觉得神欠下你一笔不可奉还的债，你说你现在是不是总觉得神对你不公平呀？你看柯珍，柯珍在那儿难受不难受呀？“她有老公，为什么我就不能有老公？她有老公你就不说她，我找个老公你就说我”，是不是感觉神欠下她的了？“你有个合适的家，我没有个合适的家。人家有车，我为什么没有车？你尽本分，我也尽本分，你是人，我也是人，为什么对我是这样呢？”她老觉得是神欠她的，老为了自己的肉体利益跟神去讲理，这就是没有良心、理智。不给她的时候她是这样，要是给了她呢？不给她的时候，她有理由说这些话，是吧？如果给她一个老公，再给她个儿女，她今天还能来这儿聚会吗？那她现在不是在家看儿子，就是在家看孙子呢，是吧？（嗯。）聚会也聚不了了。聚不了会她说什么呢？拍拍大腿，“这怪我呢？你给了我家庭，你给了我孩子，你让我把这个孩子养大，这是你给了我的责任、使命，是你说的呀！”这是不是你的“真理”？“我在家带孩子有错呢？那你说我出去尽本分孩子谁带呢？老公的饭谁做呢？谁管我妈呢，谁管我爸呢？你给了我爸妈，你给了我孩子，我活在你的权下不对吗？不应该吗？”神给她也是问题，不给她也是问题，不管怎么说她都是对的。不给她孩子，不给她家庭的时候，她是问神要呢，等给了她的时候，她觉得这是负担，“那你给我个保姆呀，你让谁给我看孩子，让谁给我养家，我去尽本分”。人的奢侈欲望、贪婪，有没有止境？（没有。）没有止境。就是给了她家庭、丈夫、孩子，她又要什么呢？“我还没有享受地位、名誉呢，你光是让我尽本分，就是为了利用我？我就没有人的权利？我就没有人的自由？我就不能享受一点？世人还能享受，我就不能享受？”什么时候她都有理，就把神当成了一个债主，老觉得神欠下她一笔不可奉还的债。以前这是一句话，现在看这是不是事实？当你得着真理的时候，当你活出来以后，你再看，“神是造物的主，神多高大呀，神造了人，又掌管、管理、安排

人，他掌管、管理、安排全宇、万物，我在神手里边是个什么？是蛆虫、粪土，而且还是被神咒诅了的，还不是淤泥中美不胜收的鱼虾之类，而是积水污泥中的杂质，污泥还不是好污泥，还是污泥中的杂质，“我一个小小的受造之物我是怎么对待神的？我跟神是要、是抢、是夺，我是土匪，这哪是人呢？就是魔鬼！”一想起来就痛苦难受，感觉是一种罪压着自己呢。“我得重新赎罪，我得献上所有，我得为神花费，就别说今生了，来世我也得赎罪。”他是种亏欠，是种内疚，是要把自己的所有都献上。“思想会有怎样的变化？人性会有哪些变化？对这些都不清楚。”咱的性情还没有发生变化，但最起码得认识什么是性情变化，今天谁有真理、谁没真理，你最起码能够分辨出来，谁有生命，谁没生命你也能分辨出来了。当你真能分辨出来，作工结束的时候各从其类，把稗子、麦子分开了，该焚烧呢，还是该毁灭呢，是不是从你嘴里喊出神公义来了？有真理的也好，没真理的也好，得着的也好，没有得着的也好，是不是都喊神的公义？拔稗子的时候再带不出麦子了。“人性会有哪些变化？”咱是不是活出一个正常人性了？神现在正交通人性呢，当你实行真理的时候，连人性的缺陷都能改变了，就不要说败坏性情了，就能活出一个真正的人了。

“不管信神的年头有多少，讲到某方面真理，道理也能讲出一二三来，但涉及到真理原则、涉及到实行真理就糊涂了。”为什么涉及到真理原则、涉及到实行真理就糊涂了呢？就是刚才说的，要求后妈做亲妈，该怎么做，她是不是就糊涂了？（嗯。）“尤其有些人因为做事违背原则挨了对付就产生误解了，‘我得没得着生命啊？真理在我心里有没有地位，有没有成为我的生命啊？我到底还能不能蒙拯救呢？’他对外面的不涉及真理的事记得很清楚，比如信神有多少年多少个月零几天”，这个日子你是不是也算着呢？这个经常算着呢。咱出去打仗见的每个人是不是都冤得不行，开除了的也好，没开除的也好，都冤得不行，要跟你诉苦呢，诉什么苦呢？“我做的可是对得起神了，是神作的对不起我。”但是这个话不能这么说，就说“我怎么撇了，我怎么怎么了”。“比如信神有多少年多少个月零几天，作过哪些教会工作、尽过哪些本分，做过哪级带领、哪方面工作的负责人，曾经去过多少个地方，尤其是传福音得了多少人、传福音的果效怎样，还有曾经花费付出多少，曾经捐献多少、捐献过什么，曾经被判刑坐监多长时间，挨

过多少打、受过多少酷刑、有没有站住见证。这些外面的事都铭记在心”，你看，这些外面的事都铭记在心，记住了。这属于什么？外面的事。可你认为这是外面的事吗？（不认为。）你认为这是什么呢？你认为这是资本，这是资格，这是通行证。这和真理没关系，这是外面的东西，这些都是效力、出力，所以说到了国度建造的时候，就得把教会建造的那些东西全部扔到硫磺火湖里焚烧。当你知道什么是真理的时候，这些东西和真理有没有关系？（没关系。）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把这些东西扔到硫磺火湖里焚烧了？（是。）不能再讲了。神跟你说，“这些外面的事都铭记在心，心里都有一笔账，脑海里时时会想起，就像会计记的账一样，每天入账、出账多少，每一笔账的去向甚至数额都记得清清楚楚。”特别是人家把你开除了，不开除的还稍微好一点，一开除了以后，是不是就都开始回想呀？“我怎么做了，我怎么在神家付出了，神家是怎么对待我的，怎么开除我的，怎么不给我拷贝神话的……”“对这些事记得很清楚，可是自己明白了多少真理却从来都是一笔糊涂账。”这是不是咱的真实情形？一问你，你就说“我跑得不停点，去这儿了、去那儿了”，可是自己得着多少真理、明白多少真理是一笔糊涂账，就没有想过。咱现在知道什么是真理了吧？万物的运行轨迹。今天就不要说万物的运行轨迹了，你现在该寻求什么呢？人能蒙拯救的这个原理是什么，你搞清楚了没有？人蒙拯救的这个原理、这个轨迹、这个规律是什么？神试炼人、熬炼人的这个规律是什么？你把这个搞清楚，这是不是对神的作工认识了？你对神的作工有认识了，那你是不是就有路了？这才是真理，真理就是真实的道理，人能存活下来的一个真实的道理。可你恰恰是把外面的事都记得清清楚楚，在涉及真理的这些事上你想都没想过。“每项真理在自己身上有没有落实，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真理的实际、进入到什么程度了，是一笔糊涂账；自己的哪方面败坏性情有了实质性的变化，相应的真理有没有进入，是一笔糊涂账”，几笔糊涂账了？（三笔。）三笔糊涂账了。自己明白了多少真理是一笔糊涂账；实行真理了没有，落实了多少真理是一笔糊涂账；你的败坏性情解决了多少，进入了多少是一笔糊涂账。“信神这么多年，自己每一年在哪方面真理上有长进、自己的人性到底怎样，是一笔糊涂账”，在人性方面又是一笔糊涂账。“自己所尽的本分有多少献上忠心了、是有真心的，有多少是故意应付糊弄的，有多少达到合格了，有多少还没达到合格，哪些能达到按原则

办事，达到满足神合神心意了，哪些还没有掌握真理原则，还没有达到满足神，这也是一笔糊涂账”，尽本分合格不合格也是一笔糊涂账。“自己到底在哪些方面能够满足神的要求、能够顺服神，哪些方面还不能顺服神，顺服神达到什么程度了，不能顺服神是因为什么导致的，自己接下来应该怎样进入，没有规划、没有计划，当然也没有清晰的路途。”这是不是也是糊涂的？（嗯。）“信神这么多年自己做了多少维护神家利益的事、预备了多少善行不知道，作了多少恶、做了多少打岔搅扰的事不知道，记忆中好像也做了一些，做完之后有没有悔改不知道，自己也觉得有点亏欠、觉得难过，也跟神祷告过了。那得着神的赦免了吗？心里有没有控告啊？‘谁知道呢？管它有没有控告呢，反正现在自己活得挺舒坦，反正眼下自己还在尽着本分。’眼下尽的本分有多少善行？‘好像也有点，传福音最近得了两个人，这算不算善行啊？但是凭己意任意妄为的事也做了好几件，这算不算恶行呢？可能不算吧，因为教会没处理，上面带领也没对付，没追究这事，如果追究的话可能就是恶行。’预备了多少善行不知道，当下眼前所做的事是善行还是恶行，善行的成分有多少、作恶的成分有多少，有多少是符合真理原则的，有多少是违背工作安排、违背真理原则的，都不知道。这些事他从来没有作过记录，反正每天按时吃饭睡觉，到点就起床灵修或者作工作，每天都继续前一天的工作状态、前一天的工作步骤，做自己以前一贯做的事。对于追求真理进入真理实际、脱去败坏性情得生命这些事情从来没有具体地、系统地规划过、记录过，所以任何涉及追求真理、涉及生命进入的事都是一笔糊涂账。”数一下一共有几笔糊涂账，这些糊涂账是不是你需要进入的？是你需要进入的，也是你要变化的，也是你实行真理的一个方向。“你说人每天活在这样的生活状态之下、活在这样的情形里是不是浑浑噩噩啊？（是。）浑浑噩噩这是文词，土话讲就是混日子。混日子这种生活状态、生存状态好不好？（不好。）外表没有明显的抵挡神、悖逆神的行为与表现，但是对待追求真理、生命进入的事却是稀里糊涂不较真，这个状态就是浑浑噩噩。所以，每天听到不同的人的表现，不同的人在尽本分中所产生的各类问题、各类情形就很说明问题，很能显明信神的人所走的道路。”你把这里提到的所有糊涂账都列出来，你下去交通的时候，让他们也能明白自己有几笔糊涂账，让他们自己反

省。就像模拟考试一样，把这几笔糊涂账清一清，看看你自己在神心目中是个什么，看看自己进入神给人制定的这个轨迹了没有。

读一读下面这段话。

神说："对于人信神过程中涉及的追求真理、生命进入这些事，不管人的态度是什么、人的主观意愿是什么、人的状态是什么、人的表现是什么，在神来看，人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就能说明人所走的是什么道路。有些人从信神开始就是奔向地狱、奔向灭亡的，走的就是一条通向灭亡的道路。有的人起初信神目标不太明确，或者也有一些下意识的追求目标，就是想得福进天国，通过个人的追求，或者不断地吃喝神的话、接受真理，最终看到他所走的道路是通向天国的路。你看人在生命进入这个事上同样都是目标不太明确，同样都是这样的状态，从有些人的所做所行的表现上来看，他们所走的道路就是通向地狱通向灭亡的，而有些人能接受修理对付、能接受真理，他们所走的路就是通向光明的、通向天国的。那通向灭亡的路的这些人他们一方面在生活中、在尽本分中不断地作恶，不断地做出一些违背真理、令神厌憎的事，在这些人身上有一些'特殊'的表现，当然这个'特殊'应该是画引号的。这个'特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人从信神开始就有一个特征，尽本分应付糊弄、偷奸耍滑、拈轻怕重、不维护神家利益，这是一类人。还有一类人在尽本分的过程中胡作非为、任意妄为，从来不按工作安排实行、落实。还有的人尽本分经常争夺地位、高举见证自己、拉拢人搞独立王国。还有的人在尽本分中偷吃祭物、挥霍祭物、出卖神家利益。这些表现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反面的。）这些人从信神开始就有这些表现，神家不断地给他们机会，尽负责人的本分不行就尽一个单项的本分，尽单项的本分还是应付糊弄、胡作非为、任意妄为、打岔搅扰，有的还争夺地位、争夺权势、不维护神家利益，甚至得着机会还能偷吃祭物、挥霍祭物。不管信神多少年，这些表现在这些人身上没有丝毫的减轻，也没有丝毫的变化，最终在他们身上看到的是什么？是这个人尽本分一贯地应付糊弄、偷奸耍滑、拈轻怕重，甚至贪享肉体安逸、不负责任。他的表现前面加个'一贯'，那就不是一次、偶尔或者特殊情况了，而是这个人尽本分的主要特点就是一贯地应付糊弄、胡作非为、打岔搅扰，谁说

都不改变，听了多少道都没有悔改、没有懊悔的心。还有的人是一贯地争夺地位，一贯地出卖神家利益，从来不维护神家的利益。‘一贯’这个词是不是好理解？神家对待哪一个人尽本分应付糊弄、任意妄为或者有一些不好的表现都给很多次悔改机会，都不是因为一时的表现就把人打发走不让人尽本分了，而是三番五次地劝导、交通真理、爱心帮助扶持，再加上额外的圣灵的感动、责备、开启。人也作工作，圣灵也作工作，可是这一类人就是刚硬、厌烦真理，从来不接受真理，从来不接受弟兄姊妹的帮助、指责与跟进、监督，更不接受圣灵的开启、责打，信神三年五年是这样，信神十年二十年依然是这样。二十年没见这个人了，现在看着岁数大点了，稳重点了，成熟老练点了，可是看他尽本分还是那个德性，据知情人透露这个人一贯应付糊弄、一贯胡作非为，跟二十年前一模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个人以前就是满嘴谎言，从来不说实话，到现在跟他交往发现他还是那个东西，还是没有一句实话。信神二十年受了很多苦也付了很多代价，传福音也得了不少人，但性情没有一点儿变化，还是个滑石蛋、老油条，特别圆滑诡诈，连句实话都说不出来。就这些证据足以证实这人不是喜爱真理接受真理的人，不是遵行神道的人。那是什么人？是一贯应付糊弄的人，是一贯胡作非为、任意妄为的人，是一贯打岔搅扰、争夺权势，一贯玩弄手段、撒谎欺骗的人。所以对这个人就得加个‘老’字——老油条、老魔鬼、老撒但、老滑石蛋、老奸巨猾，在他所有的行为前面就得加一个定语‘一贯’。加上了‘一贯’那就不是人对他的偏见了，而是他自己挣来的，在大伙儿眼中这个人已经不是一次两次这样了，是惯犯。外邦的惯犯警察局怎么对待？他们的底案都得存档，有盗窃案或者强奸案等案件发生，这些惯犯就是第一嫌疑人，就得赶紧把他们揪出来严密监视、调查。那这些尽本分一贯应付糊弄的人呢？他们应付糊弄、胡作非为的表现就不是一次性的、偶尔特殊情况下发生的，这些状态是他们对待本分的常态。他们对待本分的常态是这样的，可见这类人对待真理、对待神给的本分的态度是什么。他们对待真理的态度是什么？（厌烦、抵触。）是厌烦、抵触，从来就不接受，打心眼儿里藐视，蔑视真理、蔑视正面事物，谁说都不听，给他多少机会他都不珍惜不当回事，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对圣灵的感动他没感觉、不稀罕，人的劝导他厌烦，人的帮助他不放在眼里，人若再对付修理他就来气、愤怒，对人

发火，心里反感。从弟兄姊妹或者神家给他们所有行为表现前面加了‘一贯’这样的定性来看，这些人所走的道路到底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就很清晰了。那这些人走的到底是一条什么道路呢？是通往灭亡还是通往蒙拯救啊？（通往灭亡的路。）通往灭亡的道路。为什么是这样的结果呢？这是不是对这些人的论断啊？（不是。）是不是不合实情？是不是还应该给他们悔改机会啊？有的人说：‘不能一杆子把人打死，也许人家哪天悔改了呢。’尼尼微城的人作恶多端，他们的恶行达到神的耳中，当神要毁灭他们的时候神差派约拿提前给他们送信，告诉他们尼尼微再有四十天就要被毁灭了。尼尼微城的人听了之后什么表现？在四十天内他们就披麻蒙灰向神悔改了。而现在对这些尽本分一贯有不良表现的人，给他们悔改的时间有多少个四十天了？他们悔改了吗？他们有悔改的意愿吗？有悔改的倾向吗？（没有。）在过去的十年二十年他们的表现就是一贯作恶，那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他们能不能有改变，能不能不再作恶？也可能是一个未知数，但是过去的十年二十年这些人的表现就足以说明他们的本性实质是与真理敌对的，他们是厌烦真理的，他们的本性实质是邪恶的，没有喜爱真理的成分，也不具备喜爱真理、实行真理的人性，从过去的十年二十年来看这些人的表现的结论就是这样的。既然到现在的结论是这样的，那就他们具备的人性与实质来看，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哪一部分人能有悔改变化？哪一部分人不可能有悔改变化？这个比例是多大？三十个人里能不能有一个？五十个人里能不能有一个？一百个人里能不能有一个？就是在未来十年二十年这些人里有没有人能够突然良心有知觉了，对真理、对正面事物感兴趣，能够接受真理、接受正面事物，能够认识自己有真实的悔改，为自己之前所作的恶感到懊悔、亏欠的？据你们观察，这个比例是多大？一千个人里能不能有一个？（我觉得一千个里面也没有一个。）根据什么说的？（就根据他信神十年二十年对待真理的态度一贯是不良的，没有丝毫悔改的表现，那就证明以后的十年二十年他也不会悔改了。）这种说法准不准确？有没有人说，‘咱们对人应该有宽容包容，过去十年二十年人家没有悔改，人家那不是年龄小不懂事嘛，人家那不是家庭条件好娇生惯养嘛，人家那不是社会地位高嘛，人家那不是有点特长嘛，人家那不是有一些特殊情况嘛，人家那不是生在一些特殊环境之下因为一些环境造成的嘛，未来十年二十年也许人家就摆脱了那些客观环境或者不

良因素的影响，也可能就能变呢？’这个也不好说，但是就这些人过去的表现，凡是表现前面加了‘一贯’这个定语的，这类人就危险，可能一千人一万人里有一个能悔改这个比例都不存在。如果他的所有恶行前面还没有冠以‘一贯’这样的定语，也可能这类人还有点希望，那就看他接下来在三五年之内的表现是什么。如果是因为他年轻不懂事或者信神没有根基，或者因为他素质差，因为一些客观环境因素影响到了他接受真理、明白真理，如果是这些客观原因造成的，他的恶行表现只是一时的，那还有待观察。但是到现在为止，那些恶行不断的人，就是他们的表现被冠以‘一贯’这样的前缀的这些人，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没有为他们的归宿预备足够的善行，而是在信神的过程中可以‘言过其实’地说是恶行累累。这个‘言过其实’就得加引号，因为他们不承认，他们还得拿他们的资格、受苦付代价来讲理，来为自己辩解。这些人所走的道路不但是摆在他们眼前的，而且是显明在所有人面前的，他们的表现流露、他们的所做所行，他们对待尽本分的态度、对待真理的态度、对待所有正面事物的态度已经足以说明他们的实质，当然他们对待本分的态度、对待真理的态度也已经显明了他们所走的道路。”（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怎样追求真理（三十二）》）

这些话能理解吧？（嗯。）你们下去再交通交通。

471　神的话语是永不改变的真理

1　神的话语是永不改变的真理，神是人生命生命的供应，是人类唯一的引路人，是人类唯一的引路人；神话语的价值与意义不是根据人类是否承认是否承认与接受而确定，而是根据话语本身的实质而确定的，即使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领受神的话语，但神话语的价值与对人类的帮助是没有一个人能估计出来的。

2　所以，面对许多悖逆神话语的人，面对许多反驳神话语的人，或是根本就对神的话语不屑一顾的人，神的态度只有一个：让时间与事实作神的见证作神的见证，证实神的话语就是真理、就是道路、就

是生命，证实神所说的一切都是对的，都是人该具备的，更是人该接受的。

3　神要让所有跟随神的人都知道这样一个事实：不能完全接受神话语的人，不能实行神话语的人，不能在神的话语中找到目标的人，不能因神的话语而得到救恩的人，都是被神的话语定罪的人，更是失去神救恩的人，神的刑杖将永不离开。让时间与事实作神的见证作神的见证，证实神的话语就是真理、就是道路、就是生命。让时间与事实作神的见证作神的见证，证实神的话语就是真理、就是道路、就是生命，就是真理、就是道路、就是生命。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你们当思想自己的所作所为》

3. 坐上轮椅打太极

单铭，写文章了没有？（单铭：不会写。）（他不会抓自己里面的心思流露，我问他当时和王强争吵的时候想什么了，他都不知道，他说“明明就是王强的错……”）说事呢，是吧？（嗯。他就不知道自己当时想啥，就说“反正我以后离王强远点就行”。）单铭，就学到一个这功课？（单铭：那是我们在一块的时候有人跟我说的，“你躲着他点，不要和他吵”。）吵的时候躲远点，干活的时候呢？（单铭：能干就干，不能干就躲着点。）那你是怎么做的？（他们吵架之后还没见过呢。）还得见了才行呢？自己做了什么事情过后没有认识？你不知道你是什么问题？（单铭：不知道。）不知道？你出车祸住院的时候我去了是不是还和你交通了？你忘了？（单铭：记得呢。）（他就记得弟兄跟他说这次车祸和他跟王强吵架有关系，其他的没了。）单铭，就这一句话？还有没有内容？（单铭：没有了。）你和王强说什么了？你们是因为什么吵架的？（单铭：我们在一块干活，他要把上面的东西都拿下来，我说不用拿不用拿，他非要拿，就吵起来了，我说“不拿，我不干了”。）他为什么让你拿？（单铭：不知道。）你也不问问什么原因？咱在那边干活是你带领他呢，还是他带领你呢？（单铭：他带领我呢。）干活的时候是你指挥他呢，还是他指挥你呢？（单铭：人家指挥我呢。）那他能不能指挥动你？（单铭：有时候能指挥动。）有时候能指挥动？那你能不能指挥了他？你能不能带领了他？（单铭：带领不了。）你带领不了他，那你能不能安排了他的工作？（单铭：不行。）你带领不了他，你也安排不了他的工作，那他能不能带领你呢？你让不让他带领你？你和王强争吵了不止一次吧？最少不下三次，对不对？（单铭：对。）而且还要和王强干架呢，是不是？有没有冤枉你？（单铭：没有冤枉。）那从我这几句问话中你听出什么问题了没有？（单铭：没有听出来。）你是装傻呢，还是真傻呢？胡龚，听出问题了没有？看看你的辨别能力如何。（胡龚：王强是带领单铭的，而单铭带不了王强，所以他得听王强的安排。对的建议咱得接受，有合理的建议咱也可以提，但是王强再三说他，他还不听，还能发火说“我不干了”，他不仅心里不接受，要和人家对着干，还把事也做出来了，这就是拆毁呢。单铭昨天还流露“弟兄

都要打发王强回家呢”，意思是王强马上就不负责这边的工作了，“你都是快回家的人了，谁还再听你的呢？你看弟兄常常说你，揭露你这样那样的，你也快回家了，我就不想听你的”。他还说以前他跟王强干活的时候，王强说他了，那个时候他就对王强有看法、有成见了。）简平呢？简平了解单铭，刚才我问了几个点，根据我问的这几个点你把这个思想说清楚。（简平：先分清主次，谁带领谁，这是关键的一个点。弟兄安排王强带领人干活咱就得听呢，人家有人家的安排呢，不能用自己的观点和个人对王强的成见来衡量王强说的话和让咱配合做的事。可是在单铭这儿呢，他就活在个人的成见里边了，因为这是长期以来积累下的成见，所以他就不愿意听王强的。其他人说话他还考虑一下对不对，用不用听，而王强说得对他也不听，说得不对就更不用说了，都懒得去分辨。总之他和王强之间早有成见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还有没有？（胡龚：还有就是事不过三，已经三次了，不能再和人家打斗了。）你们说的是人的一个评论。柯珍呢？（柯珍：他说“王强快回家呀”，借着这个才能把王强弄下去，他不服王强，他的点就在这儿呢。）咱不仅说这个点。做人做事、看人看事以真理为准则，你对这件事怎么看？咱寻求真理，用真理解决问题。你站在神一边看事，用真理来看这件事，这是件什么事？刚才你们是站在哪一边看事呢？你们是站在人的角度上看见他们两个人打斗呢。正确的看事是站在神一边看事，根据做人做事、看人看事以真理为准则来看，有一个正确的看事观点。咱的这个看事观点正确不正确？（不正确。）咱看事看的是个外皮、外表，得有一个正确的看事观点。你站在神一边看这件事怎么看？怎么评价？看这里边是个什么关系？看他做的是个什么事？有路了没有？我给你提示了以后，你有没有方向了？对这件事有没有别的评价？站在神一边看，神看这件事是什么感觉？什么态度？（顶牛、较劲。）还有什么？（胡龚：王强怎么安排是为了工作，单铭不但没有按着人家的安排去做还打岔了，这就成了拆毁了，成了作恶了。弟兄说的第一个点是王强带领单铭呢，不是单铭带领王强呢，单铭应该听王强的。但是单铭流露出来的就是不想听王强的，流露出来的就是败坏性情，就是悖逆，这是第二点。第三是单铭作出恶了，“我不干了，回呀”。甩手不干了，已经做出事来了。）王强就不能安排他工作，王强一给他安排工作，他就跟王强瞪眼了，还要打架呢，是吧？

单铭，你信神几年了？（单铭：2012年接受的。）外邦？没有信过主耶稣？（单铭：没有。）2012年接受到现在也十来年了，那我解剖你，你能不能扛得住？（单铭：扛得住。）扛得住？不敢脑梗了啊。（单铭：不怕。）你也见我解剖过其他人，我解剖人手下不留情。（单铭：嗯，不用留情。）神话看了多少了？（单铭：没有看过多少。）我还以为你是宗教专家呢，原来你是2012年才信的。我说你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呢，这样的事只有“勇士”才能干得出来，一般没人敢干这事，这是吃了豹子胆的人才敢干呢。我刚才问了几个点，第一，“是王强带领你呢，还是你带领王强呢？谁在这儿做负责人呢？”是我安排王强在这儿负责的，是吧？首先说是王强带领你呢。第二，我问你“王强能不能带领了你？是你能带领王强，还是王强能带领了你？”我想看看我是不是安排错了，安排得不合适，是不是你比王强要强，你有领导能力，你能安排了这个工作，你有个建议、安排，你能带领王强呢。可你告诉我，你安排不了，你做不了负责人，你不如王强，是吧？（单铭：嗯。）你不如王强，你做不了负责人，你也带领不了，但是我安排的负责人、带领人，他能不能带领了你、安排了你？也带领不了你，你不接受他的安排。从外边看你是不接受王强的安排，实际上你是不接受谁的安排？（单铭：不接受你的安排。）你不接受我的安排。他也安排不了你，你对抗的是谁？（单铭：对抗的是你。）所以说你吃了豹子胆了。咱这是在哪呢？这儿是神的经营，神经营人呢，你在神的经营中搞的是什么？这是我问你的两个点。我只听说王强是和别人对着干的，没有听说哪个人跟王强对着干的，我第一次听说单铭和王强对着干呢，你说这是吃了豹子胆了，还是吃了老虎胆了？在神的经营中，你不接受带领，不维护神家工作也罢，你还拆毁、拦阻，还搞个人的经营。我还一直以为你是想显露一下，没想到你还记仇呢。你跟人记着仇，然后你在神的经营中开始报仇呀，你把神让你尽本分的场所当成了报仇的舞台。你在什么地方报仇不行呢？你去外面杀人放火，你的罪名还小一点，你来神家了，在神家“杀人放火”，这是什么性质？你看大卫，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杀死千千，神定大卫的罪了没有？（没有。）大卫不仅杀了人，还扒了二百个人的人皮，神也没定他的罪。但是他就杀了一个乌利亚，神就要定他的罪，让刀剑不离开他的家。谁是你的弟兄？谁是你的父母？信与不信的本就是两类人。你来神家和信神的人耍威风来了，神说：“虽然今天

你们在我前大胆放肆，悖逆我所教训你们的言语，却并不知害怕，但我只是以忍耐来与你们的悖逆相对，我不会因着一个个小小的蛆虫翻动了粪土而大动肝火，以致影响我的工作，我是为了父的旨意忍受一切我所厌憎的、我所深恶痛绝的东西的存留，直到我言语的尽头，直至我的最后一刻。”（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落叶归根之时，你会后悔你所行的一切恶行的》）神不会因为蛆虫与蛆虫翻动粪土而大动肝火，你是不是因为神不大动肝火，所以你才发威的？你不是和普通弟兄姊妹打斗，你和谁在打斗呢？你是和你的负责人打斗，和带领打斗呢。带领是负责你的，你和带领打斗，你是和他个人打斗呢？你还不是在生活琐事上打斗，而是直接和人家在工作中打斗，你不是抓他的把柄，你是直接不接受他的带领，他给你安排工作你就不接受，你就要和他对着干，“你让我干什么我就不听，我就是毫无理由地不听”。你不是说发现他哪个地方安排得不合理，“我跟你说一下这个不合理的地方，我是因为什么什么不合理才不听的”，而是“我就不听你的”，对吧？这是在场的人都公认的事实，你想躲躲不了。是不是？（单铭：是。）不冤枉吧？（单铭：不冤枉。）这是什么性质？你是不是专门和神过不去呢？这就是性质。是什么驱使你这么做的呢？就是刚才说的那些。我还以为是单铭和人打擂台呢，“你们都不敢惹王强，我敢惹王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最高，王强把别人打倒了，我来这儿把王强打倒，我把冠军打倒了就证明我是天下无敌、天下第一”。王强知道你出过车祸，他要负责带领你们呢，他为了整体的工作，不能和你去理论，不能和你去打斗，他也不能动你，他让一步，结果你更胆大了。我还以为是你逞能呢，今天来了他们才告诉我，你早在前几年就记下仇了，来了这儿有了报仇的机会了。你看见我解剖王强呢，你就开始踩他了，你说这是多么邪恶的人呀？邪恶不邪恶？恶毒不恶毒？看见自己是什么了吗？能听懂吧？（单铭：嗯。）别人信神是预备善行呢，咱是预备什么呢？咱是预备恶行呢，直接拆毁，在神的经营中搞着自己的经营。敌基督是暗箱操作，搞独立王国呢，你是直接起来拆毁、打斗，你说谁还能管了你？王强在这儿负责呢，王强管不了你，谁能管了你呢？你说这个时候神不动手能行吗？可神动了手你还不警醒。半年过去了，当时你在医院我还问你“清楚了吗？”你说“清楚了、知道了”，过了个年就忘了？你不知道你和王强打斗就是和神对着干，是吧？是不是这个意思？（单铭：

是。）警戒自己的口舌，你说话都不能随便说。你这是去了哪儿了？你是去了“圣殿”了。你看祭司去圣殿还得脱了鞋、洗了脚，多长时间不能接触女人。咱今天去敬拜神呢，咱怎么敬拜神的？咱把这儿当成什么了？当成你打斗的舞台了。你说能不激起神的怒气吗？你说你和东辰差多少？东辰说蹬蹬腿就过去了，你是要干什么呢？你要瞪瞪眼过去？让你也体验、经历一下。就一个电动车撞了一下，你就已经躺倒了，还流了一大滩血。我听他们说当时你坐在那儿迷迷糊糊的，那也跟蹬腿差不多了。那咱是不是去黑洞洞的地方转了一圈呀？害怕不害怕？（单铭：没有感觉。）晕厥了，没感觉，但过后得知道害怕吧？（单铭：嗯。）你说你跟张郝相跟着，张郝是在路里边走，你在路外边走，按说出问题的应该是张郝，结果张郝啥事没有，你就躺到那儿了，一般出事是不是应该路里边的人出问题呢？这相当于是人家保护着你，让你在外边躲藏，你能躲藏得了吗？你说是不是神的安排？（单铭：嗯。）

按我刚才说的这个，你看见你是什么人性了吗？你说你恶毒不恶毒？邪恶不邪恶？（单铭：邪恶。）恶毒，怎么恶毒呢？你还记仇，你还要和王强对着干呢，还要在尽本分的场地上，在尽本分的同时打斗，恶毒，邪恶！胡龚，你看见他的人性了吗？看见他与神之间的关系了吗？刚才说你站在神一边看事，你看是什么？（胡龚：就是人性不好，恶毒，记仇。一般人是平时打一打、斗一斗，过去就不记了，而他里面一直有这个东西。）单铭，神在你心里有没有一点点位置？咱现在是在这儿敬拜神呢，这是尽本分、敬拜神的地方，咱心里边有一点神的地位能做出这事吗？乌撒扶约柜，他怕约柜倒了，好意去扶了一下约柜都被击杀了。那你这是什么呢？你直接就成了拆毁、打斗。你来这儿闯江湖了？你要闯江湖，你去江湖上闯，去江湖打打杀杀。你去闯江湖打杀是不是也是要命的事呀？更何况你来神家闯江湖来了！所以说，神把天上的烈火显给你看对你是极大的宽容，可是到现在你还认识不到。给你这个极大的宽容是因为你2012年才跟上，2012年以后教会就已经开始混乱了，没有真实的带领，对你是个怜悯，然后你又出了车祸。如果正常人做了这么大的事，你说可能容忍吗？咱还不赶紧悔改、认罪。看见自己的罪了吗？世上人说“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你不仅是小人还是真的小人，还不做伪君子呢！真

小人恶，还是伪君子恶？（胡龚：真小人恶。）为什么真小人恶呢？伪君子还知道伪装一下呢，还知道羞耻、见不得人。真小人呢？“我就告诉你我就是真小人，我就是强盗，就是土匪，我就是要这么干呢。”这土匪、强盗是去哪儿当土匪、强盗呢？如果你和王强是在外面自己做生意呢，你们想吵还是想打呢，那仅仅是你人性的问题，可是你现在在哪儿呢？你来神家了，在尽本分的过程中，你就打斗起来了，还是建立在损害神家利益的基础上打斗，让你尽本分你不尽，你还直接拦阻，你说这是多大的罪呢？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二百五十个首领不服摩西，“神你跟摩西说话，不也跟我们说话吗？”他们就这个想法、这个做法，就得下地狱。咱今天呢？我在这儿安排让王强负责，你不服王强是不是就是不服我的安排呀？你不服我的安排，是不是就是不服神的安排？你说你是来跟随的，你跟随、顺服的表现在哪儿？咱就不要说尽本分尽心、尽意、尽力了，咱连一个基本的跟随、基本的顺服都没有，直接就是拆毁，完全就是撒但派来的差役！就不要说是撒但的差役了，直接就是撒但，神看着能不发怒吗？只不过是神今天掩面不看，但是你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这么做。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都提醒过你，和你说过，而你把别人对你的提醒当成笑话了，还要接二连三地这么做。这样看来，你是真小人，你是相当相当恶！看到了吗？（单铭：看到了。）

咱以前解剖人说他是打着正义的旗号搞个人的经营、搞拆毁。你这个呢？你是明目张胆地打着自己的旗号，逞英雄呢。你对神是什么态度呢？这是什么地方？是咱游玩的地方吗？神没有按你的罪治你，但咱过后得反省认识。你住院的时候我在医院还专门和你说了，就怕你忘了，可你就没当回事，对吧？来了这儿还跟弟兄姊妹讲你的理呢，还讲你个人的原因，还报私仇呢，咱还有点信神的样吗？跟信神沾边吗？这下自己能写文章了吧？自己写出来让他们给你整理。你出了车祸，说话不方便了，思维还是可以的，慢慢写个字还是可以的，对吧？（单铭：……）单铭，心里难受呢？怎么想的？“弟兄说我说得太重了，爱神所爱、恨神所恨，明明王强快走了，还不让我恨王强。”是不是？（单铭：不是。）那你想什么呢？（单铭：我不会写文章。）你不会写文章，但会记仇。王强说你什么了你还能记仇记好几年？（单铭：没有说什么呀。）没有说什么怎么还能和他有了仇呢？

（王强指挥他开车呢，让他往这儿看、往那儿看，就指挥了一下他就对王强有看法了。）就指挥一下倒有仇了，这是不是神说的傻狂呢？神说：“素质越差的人越是傻狂，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啥也不是，谁也不服’，这话挺贴切，啥也不是的人就是谁也不服。为什么？就是因为素质太差。差到什么程度？没智商了，不知道自己有多大能耐，不知道自己的智商怎么样，不知道人外有人，不知道什么是素质好。狂到什么程度了？人看着都恶心肉麻，这就是傻狂。”（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怎样追求真理（二十八）》）“啥也不是，谁也不服”，你说你是不是这话的代表？你说你是啥？你说干活吧，你在这儿咱是把你当病人对待呢，你能不能顶得上王强？咱叫王强是“驴总”，把人家当驴用呢，能不能把你当驴用呢？（单铭：不能。）不能把你当驴用，你只能开开车，其他的重活、累活就不让你做。你说让你上高一点的地方，你二百多斤重能上得去？也不行，摔下来咱承担不了。高的地方不能去，那你跑个路能不能行啊？咱出过车祸，有这个缺陷，你跑路、记路都是个问题，你去哪儿还得别人帮你记路。你说咱能做什么呢？咱要是能交通、讲道说说话也行，可你连自己的文章还不会写。你说说你能做什么呢？咱就是能记记仇。记仇可没人教你，你可会记仇呢，啥也不是！动笔动不了，做驴做不了，你说让你干什么呢？你说咱在这儿尽力给你选一个适合你尽的本分，让你有本分可尽，这是不是神对咱极大的宽容呢？世上人说“割草喂瞎驴呢”，这话不中听，这话伤自尊，可对于咱来说是不是这样呢？在教会里能尽上本分的人有几个？不尽本分的是悖逆，尽不上本分的是废物，你说你幸运不幸运？你哪年接受的这步工作？（单铭：2019年。）2012年跟上教会建造，2019年跟上国度建造，你是不是太有福了、太幸运了呀！你看看现在教会里像你这样的人他们有没有本分尽？想尽也找不到本分尽。而你尽的这个本分是不是特意给你安排的，相当破格了呀？你珍惜不珍惜？怎么说破格呢？有几点呢？一个是你有病，你也知道什么人不让出来尽本分呢？脑梗的能不能尽本分？（单铭：不能。）之前尽本分的一个姊妹有脑梗，是不是让她回家了？你比她的体质好多少？你在这儿尽本分相当危险，你走路都不稳，一块石头绊一下就摔倒了，或者看见王强气得脑梗了、心梗了。你说你在这儿要是脑梗、心梗了谁能承担得起？给你预备一个本分，我在这儿是提心吊胆。光是提心吊胆吗？你说你在这儿能做什么？咱就别说管理，别

说别的活儿了，你就干个驴的活儿，能不能？驴的活儿你也不能干，还得别人看顾着你，还得精心照顾好你。但是我在这儿的良苦用心你能感觉到吗？你在这儿没有感恩，“神给了我这口气息，神一次一次地警告我，让我得了一场病，让我珍惜生命，结果我不珍惜，又跟王强打斗、吵架，这又摔了一次，身体更不行了，我看见自己太危险了，这个本分来之不易，我得珍惜。”神再次把烈怒向你显现，咱该警醒了吧？可你还不警醒，你到现在跟弟兄姊妹还能释放出“记仇”这个声音。你没有说，“哎呀，神太爱我了！弟兄对我太宽容了！我得珍惜这份爱，我得珍惜这个本分，我得去还报，我得讲讲良心”。咱有没有这个理智？没有这个理智，没有良心，咱只是站在自己的肉体利益上考虑，到现在了还记仇呢，还想着报仇呢，你说咱邪不邪？自己的生命不顾，自己的命也不要了，就是为了报仇呢。那句话怎么说的？“拼了这条老命”，拼上老命报仇呢。你说你邪不邪？恶不恶？拼上这条老命来神家报仇来了。

我刚才和你说的这些能听懂吗？（单铭：听懂了。）我作在你身上的你能看到吗？虽然我没有说出来，但你应该能感受得到。你要认识自己，“我能作什么工作呢？我是不是能拿得起放得下？”神是来拯救人的，拯救每一个人的灵魂呢，我在这儿是尽力去安排，我想尽力帮助每一个人，不管人素质好也好，素质差也罢，让每一个人都有本分可尽，目的是要操练人。咱以前说本分是什么？是你与神之间的桥梁，可是你对这座桥梁是什么态度呢？你不是在尽本分的桥梁上拉近与神之间的关系，你是来炸桥、拆桥了，这是什么性质？把从神来的都当成仇视之物。神在你身上所作的一切的爱你体尝不到，你就拽着你“父亲”的衣衫死死不放，你要考虑你舒服呢，考虑王强说话怎么顶撞你了，你要怎么报仇呢。你这个想法，一般没有人敢这样想，知道什么原因吗？就咱现在这个条件，咱是个病人，神向咱显现了，有几个人还会像你这样盘算着和谁报仇呢？有没有？你听说过有这样的人吗？有没有坐在轮椅上还要打太极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单铭：没有。）没有，所以说你是出奇的。我这个比喻你能不能对号呢？你是不是坐在轮椅上要和人打太极呢？有点冤屈？有冤屈就说。（单铭：不知道说什么好。）你感觉我跟你说的这些对号不对号？还是哪里不对号呢？还是能对上号呢？我让你对号得让你去认识，如果不对

号你产生观念了，你回家又骂弟兄呀，“弟兄偏向王强，就不讲理！”我刚才说“坐在轮椅上要和人打太极”，这话能理解吧？这话是什么意思？你说王强为什么不和你对着来呢？王强之前的事迹你都知道吧？还没有人起来和王强反抗、对着干呢。形象化地说，你现在和坐在轮椅上的人有多大区别吗？有没有区别？（单铭：没区别。）我说话是不是伤了你的自尊了？（单铭：没有。）就咱这个身体，王强为什么只是难受，不和你说话也不和你记仇呢？他没法给你安排这个工作就不给你安排了，实在没办法的情况下才叫你呢。王强和谁都能吵起来，和你吵过没有？（单铭：没有。）为什么？是不是看你“坐在轮椅上”不和你计较？世上有句话“好汉不打倒汉。”你说王强跟一个坐轮椅的人打架，这怎么说呢？王强能打吗？能说吗？能吵吗？这就是王强为什么不和你吵，为什么不拿酒瓶子跟你打的原因，听懂了吗？能不能对号？（单铭：能对号。）对号了，看见自己的邪恶了吗？（单铭：看见了。）傻狂不傻狂？（单铭：傻狂。）啥也不是，谁也不服！要体质你的体质不行，安排工作你又安排不了，地位也没有，你说咱狂什么呢？咱认识自己是个什么就做个什么。这可能也是心不服，是吧？不过每一个人是不是都是心不服？（是。）

单铭一般也不多说话，想说话也说不了几句话，我想着你可能因为有病有点自卑呢，可是我看着你没有一点自卑。还有一个我想着你头脑简单什么也不想了，默默地干活就行了。我万万想不到你还记仇呢，而且还要报仇，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说这是什么想法呢？什么样的人才会有这样的意念呢？刚才咱说站在神一边看，看见这是一个什么画面呢？单铭，刚才我根据你所做的给了你一个画面，你看见了吗？神怎么看呀？能不能形容出来？咱在神家尽本分，你能和你的负责人对着干，你说神看着了没有？神看着呢！你能和你的负责人对着干，而且还是接二连三地对着干，他要建，你要拆，感觉到了吗？看到了什么画面？什么人能和王强干起来？你看咱的言行举止，咱所活出来的是不是一个野兽？是不是野兽才能做出这样的事？家畜能不能做出这样的事？神要的是什么呢？神要把你抓捕回来，让你规规矩矩做神的牛马，做家畜呢。咱是什么呢？咱是野兽，没有一点家畜的样式，而且是相当相当严重。神怎么说的呀？神说：“你们所流露的并不是小孩离开父母一样的淘气，而是牛马离开主人鞭打而爆发的兽性，

你们应知道你们的本性，也是你们所有人的软弱处，是你们的共病。”（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论到“神”，你怎么认识》）就刚才我跟你说的这个画面，你这是不是离开主人鞭打而爆发的兽性呢？虽然我不在现场，但是别人给我反映呢，神看着呢，撒但也看着呢，神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呀，神看到你做的是什么？你做的是拆毁！这是不是兽性？不是小孩离开父母一样的淘气，而是牛马离开主人鞭打而爆发的兽性！那你说该不该鞭打你呢？临到你的算轻的，你是让电动车撞了，撞晕了，流了一大滩血。为什么是电动车撞了呢？为什么不是汽车撞了呢？按说你二百多斤，应该是你把电动车撞到一边才行，还能让电动车把你撞了呀？人家骑车的人还没事呢，你说一个小小的电动车就把你撞成这样，这是不是神作的？而且还是一个小女人撞了你，人家老公还在外面打工，家里还没钱，你就是想要点钱都要不上，报警都没多大用，人家说“一个电动车撞了你，你说啥呢？”把你撞得再有多大事她没钱，你以为是汽车呢？扣了她的驾驶证、行车证，再找保险公司赔点钱？一个电动车把你撞了，就即使把电动车给了你，能咋呢？处处能看见神的性情。如果是汽车撞了你呢？汽车撞了你倒好一点，回家休养休养，还有生活费、补贴费、伙食费，还赚了点钱，你回家还高兴呢。现在呢？人白受一回苦。为什么？神就得让你受苦，让你清醒清醒。如果咱现在还不清醒，硬着颈项走，最后神就不管了，不搭理你了。从这儿就能看见神的怜悯、神的宽容、神的忍耐多大呢！

单铭，如果你做了这样的事不出这场车祸，我这边就得开除你，不要你了。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出了车祸，所以我还留着你，不是因着你出了车祸同情你，知道什么原因吗？我是看见神在你身上还有管教，说明神还给了你一次机会。如果你身上没有管教，那是什么？神不要了。你说神都不要了，我还要你干嘛呀？因为你做的这件事太恶了。借着这个管教，给了你一次机会，你应该珍惜、应该反思、应该反省、应该努力，把文章写出来，费点劲也把这篇文章写出来，这是一个心志。如果你没有这个心志，你写不出来，你怎么走这条路？就这么糊里糊涂地走着？其实你的心思并不是糊涂，你并不是不精明。如果你的心思是糊涂的，不精明的话，你会不会记仇？糊涂人还记仇呢？（不记仇。）你是外表糊涂，实际上你自己心里清楚得很，

你是来了这儿装糊涂。一个是你还记仇，一个是你还知道“弟兄都打王强了，他待不住了，我就能踩他了”，你说你糊涂不糊涂？一让你写文章，“我糊涂，我不知道怎么写了”，你这是装疯卖傻。是不是装疯卖傻？你不是不知道怎么写，是你不想写罢了。难道你心里不清楚？你是不能说，心服口不能服，对吧？“我嘴不能说‘服’字呀！”心服不服？心里清楚不清楚？不能说，是吧？（单铭：……）他心里清楚不清楚？（清楚。）单铭在那儿偷笑呢，你说他清楚不清楚？单铭，能不能写出来？还不想写？还要面子呢？“一旦写出来，这王强又踩我呀，我还说我把王强踩出去呢，结果没有把王强踩出去，王强反过来再踩我怎么办呀？”怕这个呢？（单铭：不是怕这个，是写不了几个字，没上几年学。）努力努力吧，这都不是问题。你不会写，最起码认识到了，是不是该跪地求饶了？是不是有太多的话该说了？我说这话听懂了吧？（单铭：嗯。）姊妹你听懂了吧？他犯的罪，他有什么表现，让他都写出来，他写不下去你帮帮他，给他写出来，公布于众，让别人看看。单铭，你自己写出来公布于众这才是一个衬托物，拿你的悖逆来衬托神的圣洁，借着你的悖逆来衬托神的宽容、忍耐、公义，神在你身上作了多大的拯救工作。神为什么要在中国作工？就因为中国人太败坏、太邪恶，神就作在败坏至深的人身上，神不是来拯救义人的，就借着拯救你，把你征服，来打败撒但，显明神的荣耀，让神得荣耀。你愿不愿意作衬托物？（单铭：愿意。）你愿意作衬托物，用你的邪恶来衬托、来见证神的公义性情，那你是不是还有希望剩存下来？衬托物有正面、反面的。如果你不愿意作衬托物，还要对着干下去，那就该惩罚了，衬托物也不是个好衬托物，是反面衬托物。为什么说是反面衬托物呢？即使你不写文章，姊妹也要写呢，知道吧？你写出来神看见你是认识、悔改，重新做人，你作了这么一个衬托物，衬托的是什么？神能够让一个活在撒但权下的、麻木痴呆的、根本就不通灵的活死人苏醒过来，有了良心、理智，知道了对错，能背叛撒但重新归到神的权下。这时候你还报仇呢？不能报仇了，“那是恶，那是属于撒但的。我和王强没有什么仇，这是神家利益，我得维护神家利益、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我应该支持王强，我要重新做人，我要做一个真正的人，不再打斗了。我打斗是因着被撒但迷惑、引诱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以后，因着狂妄、嫉妒产生的恨恶、厮杀，那是属于撒但的，我要背叛自己，重新做人，得着新生

命。我不和王强对着干了，我和王强成了弟兄了，我要成为他的左膀右臂，我要帮他，王强是‘驴总’，我当个‘骡总’”，当你真有这样的心志，发自内心地去配合的时候，你的病会不会好？（单铭：会。）那就看你向往什么了。如果你能这么走，这就是一个忠心效力者。神对效力者的要求就是一个忠心，能跟随到最终。忠心效力者通灵不通灵？（不通灵。）忠心效力者不通灵，不明白真理，但是他能忠心跟随，能跟随到最终。就看你能不能跟到最终，是不是忠心。忠心效力者是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地效力，你现在所做的和默默无闻、勤勤恳恳是不是相反的呢？你看晓旭，晓旭不管有没有人给他安排活儿，人家自己眼里就有活儿，人家在这儿就跟在自己家一样，自己就去干了，安排让他干的就更不用说了。有谁说过“我让晓旭干什么，晓旭不干”这话？你听过这样一句话吗？从人家身上看见人家默默无闻、勤勤恳恳，不求什么报酬。你呢？活儿还没有干呢，先要个报酬，“我先把王强打倒，把他打走”。你说你走路还走不稳呢，你把王强打走，你把他打走了以后，我这国度靠你建呀？这“驴”让谁当呀？这“磨”让谁拉呀？你不是想困死我呢？

如果你真有悔改的心，能悔改重新做人了，这是一个新人种，撒但蒙羞了，气死了，神作工以得胜告终，神的工作就结束了，中国人作成了，就代表着全宇的工作成了，这是一个衬托物的见证。如果你是反面的衬托物呢？神在你身上作的都让世人看见了。就连东辰的“蹬蹬腿”人也看见了，都看见了，神给你摆设的环境是什么呀？天上的烈火也显给你看了，也一再地给你管教了，你不明白，在医院也给你交通了，在这儿又给你交通了，别人都听懂了，你再不变，那就是明知真道故意抵挡，和神对着干，那你就成了一个反面的衬托物，失去赎罪祭了，神就不再饶恕你了，那就是惩罚。当神惩罚你的时候，别人在你身上看见了神的公义性情，还看见了神的爱，神极大的拯救，神带着伤痕来爱人，神在你身上付出了多大的心血代价，而你太悖逆、太抵挡，你太不是人，从而看见你就是魔鬼，连狼都不是。这些让别人都看见了，让跟随神的人得益处。最后因着你不悔改、不背叛，神要刑罚你、惩罚你。怎么惩罚？当神作工结束了以后，神要放出各种魔鬼，到那时候各类人就分开了，跟随神的人活在了神的臂膀之下，外边的人呢？神交给了撒但，神不作了，不搭理了。当神把魔鬼撒但

放出来以后，那是什么场景？咱看过电影《僵尸世界大战》吧？怕不怕？到那个时候神就不管你了。咱今天看着世界还在正常运行，是因为在灵界有严格的管理制度，也就是有明确的天条、法令、行政，这一切是神在主宰着呢。神说："千万年来，它严格地守着这个界限，守着神对它的每一个吩咐、每一次命令，从来不敢越雷池一步。"（摘自《话·卷二　关于认识神·独一无二的神自己　一》）你知道灵界的差役是怎么选出来的，你就知道灵界是多么严格了。什么人留在灵界当差呢？（各宗派信得好的。）各宗派的人，还得是全职信的，能守住他所在宗派的诫命、教义的。如果你是当和尚的，那你就得每天念经，不允许你吃一口肉，你不要说"我一辈子就吃一口肉"，吃一口肉就破戒了，你看着肉也别想吃，过着清灯冷油的生活。诫命、教义还不是守一辈子，得连续守三到七个轮回，好不好守啊？你看见别人吃肉的时候，你想不想吃肉？你看见外邦人又娶媳妇还找小三，你呢？连睁眼看看都不敢看，你看看就犯戒。好不好守？这种人是什么人？守规条的人。他就是守规条也得守住，在人间、在世间他都不破戒，都能守住规条，而且是连续守三到七个轮回，这个人是相当相当能守规条了，要是把他再放到灵界，他亲眼看见灵界的惩罚，知道一旦犯错误将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再加上他这样的人性，他可不可能乱来一下？（不可能。）所以说，正因为灵界有严厉的管理，才有了物质世界安宁的循环生活。如果灵界一乱，物质世界还能安宁吗？（不可能。）不可能了。咱看《僵尸世界大战》里，有鬼上身的，还有炸尸的，什么都有。到神把魔鬼撒但都放出来的时候，邪灵上身是什么感觉？七个鬼上身是什么感觉？吃土、啃泥，和狗躺在狗窝里面，和狗共食，吃狗屎。你脑海里有没有这个画面？你想一想，如果说你不接受、不顺服，不赶紧悔改，将是什么样的结局？这还仅仅是惩罚你的开始，把你的肉体惩罚完，你死了以后呢？你死了以后还要回灵界，灵界还要惩罚。灵界的惩罚咱也看过，是吧？对各类人的惩罚不一样，有的浑身长满蛆虫，蛆虫从身体里往外爬，疼死你、痒死你。灵界惩罚了以后，还要投胎转世。投胎成什么呢？你愿意打架，你愿意当野兽，那就让你转个豹子、狮子、鬣狗。那些野畜是什么样的？家畜，你要杀家畜，吃家畜的时候，一刀先把家畜的血放了，死了以后再切割。咱在电视上看过《动物世界》里野兽吃动物的画面，动物还没有被咬死呢，几只鬣狗就从后面围着把动物的屁股、腿都吃了，前

边的身子还在呢，头还在呢，还活着呢，就硬生生地被啃着吃了。什么感觉？你转成野兽，你吃它，它吃你，互相吃，得这样被吃几次呀？在神作工没有结束以前，你转一次人，转七到十二次动物，怎样生呢？怎样死呢？作工结束了以后就定规了，你就是那东西，你是鬣狗，那你以后就是鬣狗了，几万年都是转鬣狗，每天就是活生生地你吃我、我吃你，活吃、活咬呢，你想想那个残忍程度。你是要那个残忍程度呢，还是要面子呢？还是要出了这口气，“我要报了这个仇”呢？报仇，还是悔改呀？还报仇吗？（单铭：不报仇了。）在你这儿来说你是受惩罚了，但是让世人看见了神的公义：对于死不悔改的人，神怎么作；对于悔改的人，神又怎么作。看看所多玛人和尼尼微人的结局，神的性情是什么？神的性情是活灵活现的。你受惩罚了也好，或者你剩存下来也好，在神那边是得荣耀了。为什么呢？你剩存下来了，就不用说了，神肯定得荣耀了；惩罚了你，神也得荣耀了，因为即使没有人实行真理，那也是真理，更不用说剩存下来了，剩存下来的人看见了，得益处了。借着惩罚你，其他人还敢不敢犯错？还敢抵挡神呢？（单铭：不敢了。）

单铭，你要是不写文章，你要是不悔改，姊妹就写了，你写了是你悔改的见证；你不写，你也不悔改，人家写出来以后那就不叫见证了，那叫案例了，是吧？叫什么案例？（单铭：惩罚的案例。）咱也清楚那是惩罚的案例。你害怕写出来让大家都看见了，丢人败兴，你不写别人就写了，因为神要把人放在烈日下酷晒。你怕丢人，当初就不要做这事呀。你是怕丢人还是怕丢命呀？犹大嫌不嫌丢人？犹大写悔过书了没有？用不用犹大写悔过书？他就是不写，你说哪本书上没有他作恶的事实呢？圣经是几个人写的呢？每个人都要写犹大，不管他们写不写别人，犹大肯定少不了，对不对？就像东辰、单铭你们两个人一样，一个说“不就是死嘛，蹬蹬腿就过去了”，一个是要在神的经营中搞拆毁，和你的负责人对着干呢，你们两个人不管怎么说，肯定都记在记事册上了，就看你们怎么悔改了。这个听懂了吧？（听懂了。）

该怎样对待自己的言行

1　你相信神的话吗？你相信有报应吗？你相信神会惩罚所有欺骗神而又背叛神的恶人吗背叛神的恶人吗？你希望那日子尽快来到还是慢点来到呢？你是很害怕受惩罚的人呢，还是宁愿受惩罚也要与神相抵触呢？你能想象到那日来到之时你是在欢声笑语中生存还是在哀哭切齿中度过呢？

2　你希望你是一个有什么结局的人呢？你是否认真地考虑过你对神是百分之百地相信还是百分之百地怀疑呢？百分之百地相信还是百分之百地怀疑呢？你是否慎重考虑过你的所作所为会给你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与结局呢？你很希望神的话都一一应验，还是很害怕神的话语都一一应验？

3　若你希望神快点离开来应验神的说话，那你该怎样对待自己自己的言行呢？若你不希望神离开，而且也不希望不希望神的话语都马上应验，那你的信又是为了又是为了什么呢？你是否真正知道自己为什么跟随神呢？如果只是为了大开眼界，那你大可不必大可不必这样委屈委屈自己，如果你是为了得福，为了躲避以后的灾难，那你为什么不对自己的行为而担忧呢？你为什么不问问自己能否满足能否满足神的要求满足神的要求呢？你又为什么不问问自己能否有资格能否有资格承受以后以后的福气呢？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背叛（二）》

253　人并不认识神的拯救

1　神来人间的目的、来人间的意义就是拯救全人类，使人归复神的家中。不知有多少人在神爱的保守之下，不知有多少人在神的刑罚之下生活，虽然人都祈求神，但仍不能改变现状，在人失望之后，只好顺其自然，不再悖逆了，因为人能做到的只有这一点了。

2　就现在人类生活的状况来看，人仍未找到真正的人生，仍未看透世间的凄凉、惨状，若无“灾”的临及，人仍在拥抱大自然，仍在体

尝“人生”的滋味，这不是神对人发出的拯救之声吗？为什么人类中不曾有人真心爱神呢？为什么人总在刑罚中爱神，却无人在神的保守下爱神？

3　神曾多少次将刑罚“赐给”人类，人都是看看，却并不去搭理，并不在此时来“研究、考虑”，所以，临到人身上的只是无情的无情的审判，这只是神作工的一种方式，但仍是为了将人变化是为了将人变化，使人都来爱神，使人都来爱神，使人都来爱神。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二十九篇》

4. 当前该有的异象

神兴起环境的目的意义得明白。

一、交通兴起环境的目的意义是让你认识神的作工，并不是让你取缔人的配合，渺茫信去试探神、欺骗神，成为你贪婪肉体不配合神作工的理由、借口。

二、告你环境紧，大红龙抓捕手段技术高超、凶残，要你知道严重性，不是高举大红龙来吓唬你，让你惊慌失措、惧怕撒但，而是让你认识撒但的凶残相，认识神作工的艰难与神拯救人的艰难，更重要的是让你认识神作工的实际与道成肉身的目的意义。

三、环境是检验人的信，操练人的顺服，淘汰显明不信派，拣选提拔众子民。

四、环境恶劣到一个程度，意味着火湖要爆炸，作工要转折，是人谨慎小心的时候了。

不要因为环境而气馁、消极、背叛、论断、发泄情绪、指责怪罪，更不要贬低、藐视、小瞧、轻视神的作工，诋毁国度建造，甚至发怨言，犯了亵渎圣灵的罪，这不可轻视！虽然有些人没说但不等于没有，当你的肉体利益，前途、命运、虚荣、脸面、地位受到伤害以后，你就会发作，就会暴露你的天然、你的狂妄自大、你的不可一世，你就会不由自主地藐视、贬低我，因在你看来我有好多不如你的地方。你会用你的擅长、特长来与我作比较，看我不如你而消极软弱。如果这事让你的肉体受到伤害了，你就不只是消极软弱了，而是开始毁谤、攻击、论断了。特别是我身边的人，越得着慈爱怜悯的人，就会越放荡，因他不认识神的作工，就看我的正常人性了，所以就……

神要扬场，要洁净教会，要人人过关，要根据你的见证定你的归宿，谁能混进神的国度呢！谁能拦阻神的作工呢！神更要让人认识撒

但的邪恶、凶残，要撒但猖狂至极，这样才能让所有的魔鬼撒但都显形，把它们都捆绑起来，而且捆绑得更加结实，有备于焚烧，为下步工作做准备。而那些为神作工献身，尽忠心的，真心信神跟随神的人也显明了。环境严重到一个地步，工作也无法开展下去了，两种人也都显明了，各有了各的见证，都已记在了记事册上，人人皆知了，神就开始做事了，降下灾难毁灭撒但，毁灭大红龙，因它没有用了，这是神的作工原则，也是步骤。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这是神作工的原则，也是神性情的流露。要知道神的烈怒是一切正面事物延续的保障。也就是说，当环境严重到人不能正常尽本分了，神的日子就到了，神的刑杖就开始发挥功能了，灾难就降下了。不过你要清楚，必须是撒但猖狂以后，被迫不能正常运转了，抓捕了它的罪状以后才能灭它。这是步骤、原则，不能按你的意思来，早点灭它，早点安然，那是打岔。

神说："人都因着我说话的原则，因着我作工的方式，而对我加以否定，这正是我这么长时间说话的目的（是针对所有的大红龙的子孙说的），是我智慧的作工方式，是我对大红龙的审判，这是我的计谋，没有一个人能完全看透。在每一个转折点，也就是在我经营计划的每一个过渡阶段，都要淘汰一些人，是按着我工作的顺序来淘汰，这才是我的整个经营计划的工作方式。当把我要淘汰的人一个一个地扔出去之后，我就开始下一步工作。但这一次的淘汰是最后的一次（是指在中国的众教会之中），也是创世以来在过渡阶段淘汰人最多的一次。历代以来，每次淘汰人都是留下一部分为以后的工作效力，但这一次不同以往，是干净利索，是最严重、最彻底的一次。虽然多数人看了我这话之后，就强迫自己不疑惑，但在最终怎么也胜不过，最后在挣扎之中倒下。这都是不由其人的事，因我预定的怎么也逃不掉，我不预定的我怎么都看不上眼，必须得我看中的人才是我爱的人，否则，没有一个人能在我的国度中随便出入，这才是我的铁杖，才是我执行我的行政的有力见证、完全的彰显。这并不是你的心有劲就能行的事。为什么我说撒但已无力倒下了，开始它也有劲，但它在我手中掌管，我让它趴下，它务必得趴下，我让它起来为我效力，它务必得起来好好为我效力，这并不是它心甘情愿，而是有我的铁杖在管辖着它，它才心服口服，有我的行政在治理它，我有我的大能，它

不得不心服口服，必须得老老实实地被我踩在脚凳底下。以往为我儿效力之时，它胆大包天，任意欺压我儿，想借此来羞辱我，说我是无能之辈，瞎眼！我踩死你！叫你再猖狂，叫你再冷眼看我儿！越是诚实的人，越是听我话、顺服我的，你越是欺压，越是孤立（指的是拉帮结伙），如今你猖狂的日子到头，我一点一点地和你算账，一毫一厘都不放过。现在不是你——撒但掌权了，而是我把权收回来，叫我儿来收拾你的时候到了。你要老老实实，不要有一点反抗，以往在我前有多好的行为，今天也不行，不是我所爱的，我一个也不要，多一个也不行，必须是我预定的数目，少一个更不行。撒但休要扰乱！谁是我所爱，谁是我所恨，我自己心里还没数？还用你提醒吗？撒但还能生出我的儿子吗？都是谬种！都是贱货！彻底地、完全地抛弃，一个不要，都给我滚开！六千年的经营计划已到头了，我的工作已完成了，我也该收拾这帮兽类、畜生了！”（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零五篇》）

神说：“为什么说是把矛头指向人的软弱点呢？因为按神之意，若不点透人的内心世界隐藏的东西，所有的人都不会降服下来，因此就不会认识自己，就不会有敬畏神的心。就是说，若不点透人的存心，人什么事都敢做，甚至敢起来直接咒诅‘天’，直接咒骂‘神’，这是人的软弱点。所以神这样说，‘我踏遍宇宙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无时不在寻找合我心意、合我使用的人’。这句话结合后面所说的国度礼炮正式响起这话，足见神的灵在地上又作了新的工作，只不过人的肉眼看不到罢了。既说灵在地又作了新的工作，那么在整个宇宙世界就又有了大的变动：不仅是作为众子、子民的开始接受‘神道成肉身’这一见证，而且各宗、各派、各界、各方也不同程度地接受，这是宇宙世界中在灵界的一大动态。整个宗教界都震动不小，这是以往所说的‘地震’的一部分意义。其次，就是天使开始正式作工，以色列民都归回本国，不再做客旅，而且凡在数的都开始接受牧养，相对比之下，埃及民开始退出我所拯救的范围，即接受我的刑罚（但不是正式开始）。所以就在这世界几大动态同时发生之时，也就是国度礼炮正式响起之时，即人所说的‘七倍加强的灵开始作工之时’，在神每次恢复工作之时，就在这一个阶段（即在转折时期），所有的人都摸不着圣灵工作，所以神说‘当人都失望时’，这话是有实情的。而且每一次在转折阶段人

都失望时，认为这道流错误时，神就又起头开始下一步工作了，这是神从创世到如今恢复工作、转折作工方式的相似之处。虽然多数人多多少少也摸着点，但因着身量太小，最终还是被急流冲走了，不能抓住神的作工步骤，成为淘汰的对象。不过，这也是神洁净人的一种方式，是神对人的旧观念的审判。越是有根基的，对神的宗教观念越大，而且也难以放下，总是持守旧的东西，不易接受新的亮光。反过来说，若是站立住的，毕竟还是有点根基的，但多数人还是难以放下观念，尤其在今天道成肉身的神身上，这个是显而易见的。”（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神向全宇的说话”的奥秘揭示·第八篇》）

神说：“灾前被作成的，都是顺服神的人，是凭基督活着、见证基督、高举基督的人，是得胜的男孩子，是基督精兵。现在好好安静下来，达到会亲近神、会交通这是关键。不会亲近，就有被撒但掳去的危险；会亲近我，跟我交通，一切真理必显明于你，你的生活行动就有了准则。因为你是亲近我的人，我话总不离开你，你生活之中，也离不开我的话，撒但无机可乘，抱愧蒙羞，落荒而逃。你在外面寻找你里面缺少的东西，有时能找到点，不过还是规条多，不是自己该得的。要绝对放下自己，多多吃喝我的话，会揣摩我的话，不明白的问题借着亲近于我，多多和我交通，这时你所摸到的是真东西。必须从亲近我入门，这是关键！不然你不会吃喝。自己不能独立吃喝，真是身量太小。”（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十三篇》）

神说：“进入话语的时代，就是千年国度时代，现在正成全这个工作。以后你们都操练交通神的话，借着吃喝神的话、经历神的话，你才能活出神的话，你得拿出一些实际经历别人才服你，你如果没有活出神话的实际，谁服你！凡是被神使用的人都是能活出神话实际的人，你如果拿不出实际来见证神，说明圣灵在你身上没作工，你没有被成全，这就是神话的重要性。你有渴慕神话的心吗？渴慕神话的人是渴慕真理的人，这样的人才有神的祝福。以后神在各宗各派还要说更多的话，先在你们中间说话发声，把你们作成，再向外邦说话发声，把他们征服，借着话使人都心服口服。借着神的话、神的揭示，人的败坏性情少了，都有人的模样了，悖逆性情也少了，话语带着权

柄在人身上作工，将人征服在神的光中。神在现时代要作的、工作的转折点都在神的话里，你不看神的话什么也不明白，借着自己吃喝，再借着和弟兄姊妹交通，自己实际经历，你对神话的认识就全面了，这样才能真正有实际的活出。”（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国度时代就是话语时代》）

神说：“现在你真知道为什么要信我吗？你真知道我的作工的目的、意义是什么吗？你真知道你的本分是什么吗？你真知道我的见证是什么吗？你只是信我，但却在你身上看不见我的荣耀，看不见我的见证，那你是我早已淘汰的对象。对于那些什么都明白的人更是我眼中的刺，在我的家中仅是我的绊脚石，是我作工中将要扬尽的稗子，毫无一点用处，没有一点分量，早被我厌憎。凡是那些毫无见证的人，我的愤怒常在他身上，我的刑杖永不离开他，我早将其交在了恶者手中，根本没有我的一点祝福，到那日，他们的刑罚比那愚顽的妇人的更重。现在我只是作我分内的工作，将所有的麦子都捆起来，连同那稗子也都捆在其中，这就是我现在的工作。当我扬场之时将这些稗子都扬尽，之后，将麦粒归入仓内，将那扬出来的稗子放在火里焚烧成灰。现在我的工作仅是将所有的人都打成捆儿，即彻底征服，之后再开始扬场，以便显明所有人的结局。所以，你当知道你现在该怎么满足我，当怎样进入信我的正轨。我要的是你现在的忠心与顺服，现在的爱心与见证，即使你现在不知什么叫见证，不知什么叫爱心，但你还是应该将你的一切都交出来，将你唯一宝贝的忠心与顺服交在我的手中。你应知道，我打败撒但的见证在于人的忠心与顺服，我将人彻底征服的见证也在于人的忠心与顺服。你信我的本职工作就是为我作见证，对我忠心无二，顺服到底。在我未开展下一步工作以先你当怎样为我作见证？你又怎样对我忠心、顺服？你是在你所尽的功用上尽忠心还是甩手不干？你是宁肯顺服我的一切安排（哪怕是死，哪怕是灭亡）还是中途逃走，逃避我的刑罚？我刑罚你也是为了让你为我作见证，让你对我忠心、顺服，也可以说，现在的刑罚是为了下一步工作的开展，为了以后工作的畅通，所以我劝你还是聪明点，别把个人的性命、把你生存的意义当作一把不值钱的沙土，你能知道我以后的工作到底是什么吗？我以后怎样作工、怎么开展工作你知道吗？你应知道你经历我作工的意义，更应知道你信我的意义。我作了如此

多的工作怎能像你想象的半途而废呢？我动了如此大的工程怎能拆毁呢？我是来结束时代的这不假，但你更应知道我是开始时代的，我又是开展工作的，我更是扩展国度福音的。所以你应知道，现在的工作只是开始时代，是为了以后扩展福音打基础的，也是为了将来结束时代打基础的。我的工作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也并非是你认为的毫无价值又无意义。所以，我仍旧告诉你：你当为我的工作献身，你更当为我的荣耀而贡献你自己，为我作见证更是我早已盼望的，将我的福音扩展出去更是我盼望已久的，你当明白我的心。”（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论到“信”，你怎么认识》）

2024年4月28日

5.人与神的关系丑陋不堪

人与神的关系丑陋不堪（一）

1015　神赐给人的最大祝福

1　国度随着我话的完善而逐步成形在地上，人也逐步恢复正常，从而在地建立我心中的国度。在国度之中，所有的子民都恢复正常人的生活，不再是冷若冰霜的冬天，而是四季如春的春城世界，人不再接触人间的凄凉，不再忍受人间的寒冷。人与人不相争，国与国不争战，不再有残杀之状，不再有残杀之血流动，全地充满喜乐之气，到处洋溢着人间的温暖之气。

2　我在全地行走，我在宝座之上享受，我在众星之中生活，天使为我献上新歌新舞，不再因着自身的“脆弱”而泪流满面，在我之前，再也听不到天使的哭泣之声，无人再向我诉说苦衷。今天，你们都在我的面前生活，明天，你们都在我的国中生存，这不正是我赐给人的最大祝福吗？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二十篇》

伟晋，说说你的感受。（伟晋：看到人里面的情形感觉人没有被神话掌管了。就像今天早上王路说老柳盘坐在椅子上和弟兄说话是不敬畏、不敬虔，老柳就有点生气了，“你有神话依据吗？我这是不敬畏？我盘一下腿就不合适了？”感觉这不是什么事，但战争就能一触即发，随时就能争战。神话掌管不了人的时候，因为很小的一件事人就失控了，不能和睦相处，就停留在是非对错里，非要争论事的对错，而不是去反思、反省自己，不是有什么事在一起商量，听听对方说话的意思是啥、目的是啥。人被神话掌管以后，人里边有依据、有标准，能够和睦相处，也不争了、也不吵了，人里边也有路了。可现在看见人里边没有这些，天天活在争斗里，就看不到和睦的一家人的场景，不是在这儿争吵，就是在那儿打斗，随时随地爆炸，随时随地都能开始战争，而且是无硝烟的战争。）国与国争，民与民战。（伟

晋：对。其实弟兄姊妹之间就没有多大的事，就因为一句话双方就不行了。）昨天交通的关于“异象”的话题下去揣摩了没有？异象方面神说过哪些话？（神说：“关乎异象方面的〔比如神现在作工进入什么时代了，或者神现在要作成什么，什么是道成肉身，等等这都属于异象〕就是该认识的。”〔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国度时代就是话语时代》〕“认识神话的过程就是认识神的过程，也是认识神作工的过程，所以认识异象也不仅仅是指认识道成肉身的神的人性，而且包括认识神的说话、神的作工，从神的说话中来达到明白神的心意，从神的作工中来达到认识神的性情，认识神的所是。”〔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认识神的人才能为神作见证》〕“追求真理的人都要注重异象透亮，这是根基。”〔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对作工你们得认识，不要糊涂跟随！》〕）神说异象是根基，异象得透亮。人要是没有异象会怎么样？（没有异象就走不下去。）那异象重要不重要？（重要。）“异象”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不同寻常的景象。）异象是非同寻常、特异的一种景象。你知道这个词的意思了，那神的作工异象就是神作工特异的景象。神说神的作工异象你得透亮，也就是神作工的奇特景象你得透亮。什么奇特呢？不同寻常。怎么不同寻常呢？什么叫不同寻常？能不能理解“不同寻常”这个词？（人想不到的。）是人想不到的，不在你认知范围以内的，你认知范围内的东西叫观念，超出你的认知范围的叫不同寻常。神的作工异象是什么？神的作工异象就是在你已知的神作工范围以外的景象，是你不知道的神要作的工作，所以说这个异象要透亮。异象是什么？神的所有所是、神的经营计划是不是都是异象？这些异象你得透亮，你对神的经营计划这个异象不透亮，你怎么跟随啊？（走不下去。）异象是神将要作成的奇特的景象，神要作什么工作在你的脑海里边得有个印象，得有这个画面、这个景象，那就是神的作工异象。异象怎么重要？重要在哪？你没有异象走不到路终。也就是说，你不知道神要作什么工作，你可不可能与神相合？（不可能，不知道神要作什么工作就跟不上神的作工步伐。）你就不知道神要作什么工作，你怎么能跟上神的脚踪呢？怎么能跟上神的步伐呢？不存在，不可能。所以说你信神还能走到路终？（走不到路终，没路。）不可能走到路终。所以说，异象必须得透亮，异象还得是你的根基，异象又是你的路，你没有异象就相当于没有路。这个能认识到吧？（能。）异象怎么成为你

的根基呢？异象就是方向、目标，时刻牵着你、拴着你，你始终是朝着这个方向、目标走的，在你的脑海里边就有这个印象，神是怎么作工的刻画在你里边了，它是不变的，它是将要实现的，是必须实现的，坚固的，成为你的根基，你做什么事情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去走的。就像你不知道北京在哪儿，别人告诉你北京在哪个方向，往哪儿走就到北京了，在别人跟你说的这个过程中，你是不是看到了去北京的异象？那你知道去北京的异象就是知道了北京的奇特景象。因为你没去过北京，你去的是河南、上海，去北京跟你去河南、上海的路线不一样，路标也不一样，所以你必须得有去北京的异象、景象，这个你得知道。你有了去北京的这个异象、景象以后，你去以前是不是要看地图，看一下路标，怎么走，该走哪，走到哪才是北京？这个你得清晰吧？你有这个清晰的计划，你才可能去了北京，如果你就没有这个异象，你就没有清晰的计划，你去得了北京吗？（去不了。）那你只能是南辕北辙，越走越远，你是不可能去了北京的。所以说你必须得异象透亮，这个异象必须得成为你的根基，必须在你身上扎根，不管有什么问题，这个方向不能变。你去北京的这条路不管是堵了还是被洪水冲断了，这个方向不能变，这个异象不能变，你就是绕道走，你就是走羊肠小道，或者坐飞机、轮船，这个方向始终不能变，这才能到了北京。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个异象，或者这个异象就站不住脚，走了两天路被洪水冲断了，没方向了，不走了。

首先知道了异象是什么意思，你就知道异象的重要性了，是吧？（嗯。）那你对神的作工异象是什么态度呢？你寻求过神的作工异象吗？在意过吗？（一说异象就觉得是打仗传福音用的，咱好像用不上，就是这种态度。现在再看前面的交通，和以往看就不一样了，就能联系到一些实际了。）你跟随国度建造以后第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要把你带到神话里去，对吧？可是几年了你进入神话里边了没有？那时候交通的就是国度建造是让神话在人身上作王掌权呢，是吧？有没有这个异象？有没有跟着这个异象走？（没有。）神把国度里要什么样的人，什么人是剩存下来的人，都告诉你了，你想不想剩存下来？（想。）什么样的人能剩存下来？神是怎么说的？神是不是明文规定告诉你了？神说："我定规一个人的归宿不是根据其年岁的大小，不是根据其资格的老幼，也不是根据其受苦的多少，更不是根据

其可怜的程度，而是根据其有无真理，除此以外别无选择。”（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当为你的归宿预备足够的善行》）这话应不应该成为你的异象？（应该。）这是不是你该走的路？（是。）你走了没有？想了没有？有没有想“我得追求真理”？因为你能否剩存下来是看你有无真理呢，你想了没有？（想了但不是经常想。）你经常想的是什么？神告诉你神不要的那个东西你是经常想，你每天为它活着，好像你得着了那个东西就能剩存下来一样。人和人之间为什么争战？你敢在尽本分的时候争战，敢在教会里争战，什么原因？你觉得你有资格、有资本了，你觉得你跟随左右、受苦劳累了。苏吉有什么资本呢？“我除了不会生孩子什么都会。”神不看的东西你都看。王强有没有资本？王强的资本是什么？（跟随左右，受了苦了。）王路呢？王路有没有资本？（王路：我没有什么资本，我给神家造成那么多损失，我还有什么资格说这些话呢。）那每天是什么支配着你走这条路呢？没想过？没问过自己？刘恺，什么支配着你走的这条路？（刘恺：是受造之物就应该信神。）你总把自己装得那么高尚，有那么高尚吗？想过吗？你不想剩存下来，是吧？（刘恺：想剩存下来。）那你有没有想过怎么剩存下来这个问题？（刘恺：没想过。）想剩存下来，但是没有想过怎么剩存下来，你说咱傻不傻？你信神不就是想剩存下来吗？你信神就是想剩存下来，就是想躲避大灾难，就是想在大灾难中不死，你信神就是朝着这个方向走呢，可是你从来没有考虑过怎么能躲避大灾难！张郝，为什么不想？（张郝：总有侥幸心理，就像尼尼微王说的“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致灭亡，也未可知。”）问题是你侥幸的是什么？你这侥幸心理从哪来的？人家是悔改了，所以人家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致灭亡，也未可知。”人家是有这一线希望，你的这一线希望在哪呢？（张郝：就是想以受苦来代替。）问题是这一线希望神没给你呀，神明明告诉你“我定规一个人的归宿不是根据其年岁的大小，不是根据其资格的老幼，也不是根据其受苦的多少”，神是不是和你说了？神要把这些扔到硫磺火湖呢，神不要，在神不要的情况下你还有一线希望？就像学校招生招科研人员呢，要求学生的数理化必须是特长，必须达到多少分数线才行，不在乎学生的语文、英语学得怎么样，不要这些东西，然后你语文、英语学得好，你去不去这个学校报名？（去了人家也不要。）学校招生定了个指标，你的数理化达不到这个分数线你

都不去，你的英语就是考了一百分你也不会去。对人说的话你都能遵循，人家说不要，你连去都不去，问都不问，你要达到人家的标准了，你自然就去了。可你来信神了，神说："我定规一个人的归宿不是根据其年岁的大小，不是根据其资格的老幼，也不是根据其受苦的多少，更不是根据其可怜的程度，而是根据其有无真理，除此以外别无选择。"神告诉你神的国度里边要什么人，要的是有真理的人，你对神的这句话是什么态度？（不当一回事。）不当一回事。

你承认神是造物的主吗？你承认这个国度是神在建造吗？你承认这是神给人预备的归宿吗？你信神吗？说的你有点冤，是吧？问你"你信不信神？""我不信神那我在这是干啥呢？"可是说你信吧，你对神的话，你对基督的话是什么态度？藐视、小瞧、不搭理。这是什么景象？晓孙，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晓孙：想过。）那你走了没有？（晓孙：追求真理的那条路太受苦、太累了，得受极大的痛苦，我不想走、不愿意走，但又怕死。有时候就会想"我就在这儿效力吧，就我这个性格，我在世界上也活不下去，在这儿还能有一席生存之地，我就在这儿卖力干活，即使神最后把我灭了也行，只要神不让我沉沦，不让我受那个沉沦之苦就行"，我就这一点要求。）"神，你灭了我，别让我沉沦。"神听不听你的意见？（晓孙：不听。神话明确说了，把你拣选回来了，你最后走不上去就是沉沦的对象，所以没办法，不走也得走。）神不听你的意见，神要是听你的意见的话，你也就不走了。（晓孙：这个意见神不听，跟神掰手腕不行，所以说现在开始慢慢实行，觉得一切正面事物都是从神来的，感觉这么活着好像也挺好，也不累，按神话活确实是自由释放。以前自卑，感觉自己不行，总定规自己，觉得自己就是个消极包，自己永远是个没有正义感的人，然后通过慢慢实行也开始有自信心了。正面事物就是从神来的，我就往神这边靠，这些正面事物，正面的状态、情形自然而然就能在我身上体现出来，可能我慢慢追求追求也能达到喜爱真理吧。现在就是这个状况。）你说的是你的一个路，是一个实行，是吧？可你还是没有这个异象呀。异象，奇特的景象。刚才听懂这个奇特的景象了吧？神看的是你有无真理，神看你有真理了你就能剩存下来，没真理就沉沦，这个画面有没有？奇特，怎么奇特呢？和正常人看到的画面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正常人看的是"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你

光说他有真理呢，他啥也没干，凭什么让他剩存下来？”这是你心目中的画面。但是神作工的这个画面的奇特、不寻常你想象不到。你得有这个画面，有这个异象，这个异象还必须得透亮，成为你的根基，那就是事实，确定了，铁板上钉钉子，不动了，不能再给自己释放的机会，这叫信。对待基督的话的态度就是对待神的态度，那你对基督的话、对神话有没有信？刚才说你没有这个异象就说明你没有跟随，跟随不到底，可反过来又说，不要说跟随了，神说的话你信不信？你信都没信过，你对神的话从来没信过，你就是欺骗、不搭理，你还想走到路终，可能吗？你再有什么样的实行，实行也就是你的做事，“我实行了，我尽本分了”，你再怎么做事，你没有这个方向、目标，会有什么结果？咱就不用说别的什么了，即使说你实行真理了，但你没有这个异象会有什么结果？（走不到路终。）因为你就不知道这个异象，你只知道实行真理，寻求原则，按原则去做事，你只是守了个规条，守了个形式，你没有这个动力去走。就像孩子念书一样，家里有两个孩子，当父母的成天给两个孩子灌输“不管念书有多苦，为了你一生的命运，你也得好好念书，长大以后能分配一个好工作，娶个好媳妇”。一个孩子就把父母的话听进去了，“我得有理想”，理想产生思想，思想产生奋斗目标，奋斗目标就成了他的异象。奋斗目标还得结合实际的环境、实际的时代制度，他念书的时候就会考察“现代社会什么行业吃香，我该选什么专业”，考虑好以后他就奔着这个方向、目标去念书。他在念书的时候，用不用父母再管他呀？不用父母管了。这个奋斗目标，也就是这个异象，就成为他的根基、动力了。他要想成为科学家，他自然就在数理化上用功，语文他不会很在意。另一个孩子父母给他灌输的他没听进去，他就没有这个异象，他不透亮，那他就是父母让他学习他就学习，语数外都能打满分，小学过去了，初中过去了，到了大学以后父母、老师能一直跟着、看着？不能。没有人跟着、看着的时候，他就开始熬毕业证呀。没有方向、目标，没有专业，走着走着就没路了，走不下去，即使大学毕业了也没路，就像无头苍蝇一样。因为他没有前面的异象，他就会走神，在半路上就可能玩游戏、搞对象，最后被淘汰了。

说到异象，你得看到异象的重要性。就好比和老毛一起打江山的十大元帅，打下江山以后十大元帅想什么呢？“该加官进爵、论功行赏

了。”新中国成立的时候都去领奖赏去了。但实际上呢？实际上老毛要披荆斩棘，开辟人家作王的路呀。所以邓小平、刘少奇这些人就该倒霉了，就该死了。他们为什么能走上这条路？（因为他们有资本。）因为他们有资本？刘少奇他们为什么会被害死？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命运？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因为他们有资本了，不听老毛的话。）是因为他们不听老毛的话吗？是因为他们没有老毛的作工异象。听懂了吗？他们跟老毛在一起打仗呢，他们就不知道老毛要作什么工作，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老毛的作工异象。什么作工异象呢？就是老毛作工不同寻常，和正常人不一样。他们只知道用常规的眼光去看事，“咱们同甘苦共患难，共同打下的江山，你该给我们赏赐了”。这是一个正常人头脑里想的问题，但没有结合实际呀，这就是说他们没有思维。老毛正常不正常？用正常的眼光去看待一个不正常的人，那是什么结果？他们因着什么走上这条路的？就是因着他们被名利、地位冲昏了头脑。你说刘少奇、朱德他们就真的不明白、不知道这个事？他们都是知道的。中国上下历史五千年，先例太多了。就像春秋末期的范蠡、文种，他们帮越王勾践灭了吴国以后，范蠡就隐退了，走时还给文种留了一封书信：“飞鸟打光了好的弓箭该收藏起来；兔子打完了，就轮到把猎狗烧来吃了。越王这个人可以跟他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您还是快走吧。”“兔死狗烹”“鸟尽弓藏”这两个成语就是这么来的。文种立了功，如果越王不奖赏他，下边的人不服，如果奖赏他，他的政治地位过高，功高震主，越王受到了威胁，只能把文种杀了。但是文种怎么看？“我替他打了江山，我保家卫国，立下了汗马功劳，眼看到了论功行赏的时候了，你让我放弃？”文种听不进去范蠡的劝告，最后被勾践赐剑自杀了。举这个例子是什么意思？你做什么事情都得有异象！异象是什么？异象就是你做这件事情的结果。你得知道你做这件事的结果是什么，做这件事有你想象不到的结果，你得去考虑。你不能做什么事情都像无头苍蝇一样瞎做。你得考虑结果，还必须得考虑现实的环境是什么，这个现实的环境会造成的结果是什么。你异象清晰了，这条路清晰了，这个成为了你的根基，不能动摇，那这件事情才能做成。就好比刚才说的念书的例子，在前四十年你看见大学毕业的都分配到国家单位、企业单位了，人家一生有了安定的生活，你羡慕不羡慕？眼红不眼红？人家因着念书有了结果了，你眼红了。你眼红是不是也让你孩子赴这个后尘？可是你用大脑考虑了没有？你得考

虑他们当初念大学为什么能够成功分配，为什么？是因为国家的政策，因为国家那时候缺乏技术人员、缺乏文化人员，所以国家就要用这些人才。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所有人看见这条路的时候，所有人是不是都要走这条路？当你看见所有人都去念大学的时候，大学生出来是什么？就像土豆一样，到处是。大学生还值钱吗？国家还能给分配了吗？国家不可能给分配了。有大脑思维的人看到这个环境以后，他会想“虽然现在国家还给分配呢，但经过十年寒窗苦读以后是什么样的结果？大学生就像土豆一样，不值钱，那么多大学生国家能不能分配得了？”如果你有这个思维、认知，你就能看到十年以后将是什么样的结果。当你看到十年以后的结果时，你就能理性地对待。这就是一个异象，不同寻常，和正常的看似不一样，但这又是必然的一个事实。所以你还供孩子念书吗？（不会了。）那你就作出决定了。这个决定是怎么作出来的？是因为你有异象，你就不把希望寄托在念书上了。别人供孩子念大学、念研究生，研究生毕业以后送外卖去了。你呢？你就不供孩子念书了，孩子学点基础知识以后让孩子做点生意、学点技术。孩子少念了十年书，少花了五十万，有了五十万资本，比别人家的孩子提前在社会上有了十年的工龄。等别人家的孩子大学毕业以后，你家孩子已经是企业老板了。而他呢，他的钱，交了学费了，年龄也大了，啥也没有了，只能去送外卖，以失败而告终。因着什么？（因着他没有异象。）

异象重要不重要？（重要。）文种因着没有异象，没命了；刘少奇因着没有老毛的作工异象，被害了；念书孩子没有异象，十年白念，白花钱。信神呢？信神三十年了，现在还没有异象，什么结果？走的是一条失败的路。听了这个以后怎么想的？咱看一下自己的情形，看自己所走的路，你走的那是什么路？你还是跟随国度建造的呢，这是不是天大的笑话？刘少奇、邓小平失败是因为老毛耍了个诡计，是老毛的手段把他们迷惑了，那你信神失败是因着什么？（自己耍了个诡计。）神明明白白告诉你了，再三地和你说，苦苦等待着你，你说人可恨不可恨？咱每天信神呢，每天还看不起人，“张三不好，李四、王五怎么怎么”，老看着自己还不错，自己连异象都不知道！刚才说的是老毛的作工异象，他们不懂老毛的作工异象最后还是失败的呢，那你今天信神呢？神是谁呢？（造物的主。）神是造物的

主，是万物的主宰者，他的话出事必成。那对必成的这个事你是什么态度呢？你做的事和外邦的不信派有什么区别？今天你们还在这儿打斗呢，还追求名利呢，还不可触碰呢，你连命都不要了，你还不可触碰呢！别人说说就伤了脸面了。老柳，伤了脸面了？咱是来这儿干啥的？要脸面的？是让人看着你勤快？神说勤快的人就进国度了？（老柳：我想着效力者就是默默无闻、勤勤恳恳，能做到这个就可以了。）你默默无闻了没有？（老柳：没有。）你就连默默无闻这个异象都没有。你说人诡诈到什么程度了？教会建造的时候你不明白，到了国度建造以后是不是什么都跟你说了？什么是国度建造？对国度建造这个异象明白吗？刘恺，国度建造是什么？（刘恺：国度建造就是神话在人身上掌权的过程，人能够凭神话活着。）人都能够按神的话去活了，神国就降临了。为什么说神国降临了？因为神的子民能听神的话了，这些人是听神话的人，神说什么他就能按着神话走，这就成了神的国，神的国就出现了。什么是撒但的国？人还是你这个人，但你活出的是撒但相，你听从撒但的，听从撒但的这一帮人组合起来这就是撒但的国。跟随神、听从神话的人组合起来就是神的国。神国要降临在地上，撒但的国要砸得粉碎。你有这个异象吗？你相信吗？允许撒但的国砸得粉碎吗？咱信的可怜不可怜？信神几十年来到现在都没有异象，还跟随国度建造呢！一直跟你说神是看人的心呢，神要登这个宝座呢，这话会说，但是对神话从来不搭理，也从来不让神登这个宝座，反过来还要进神的国。你也知道神的国是神话作王掌权呢，你也知道神的国代表着什么，你听神的话了，那神的国才降临；你不听神的话，神的国就没降临。可悲、可怜、可恨！这是不是一种无耻之态？（是。）跟随神的人这么多，有一个人有这个异象吗？这都是跟随神多年的人呀，不敢想象！刘恺有什么想法？惊讶不惊讶？（刘恺：惊讶。）有什么感想？有什么感慨？（刘恺：人就跟傻子一样，只按着自己的想法一厢情愿地去做，认为这样就行了，这就是信神呢，这就是跟上国度建造了。至于神作了什么工作，没心思去想。）（苏吉：知道字句道理，国度在建造，世界在倒塌，只是从外边看，国度建造了，外边的世界倒了，但就没想是人自己里边的这个大红龙毒素，就是争名夺利。神说："我定规一个人的归宿不是根据其年岁的大小，不是根据其资格的老幼，也不是根据其受苦的多少，更不是根据其可怜的程度"，可是我们看的就是这些东西，就不注重真理。这话

神早说了，这几十年都会背、都会说，但就是不把这话当回事，人就是可怜。）是不是都是欺骗？（是。）

刚才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十大元帅因为不明白老毛的作工异象惨败了，一个是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举这两个例子就是让咱头脑清醒清醒，看看异象的重要性，你没有异象没法走，没有异象只有失败。神说，你最后让撒但把你的异象都吞吃了，撒但吞吃了你的异象，你就没有方向了，啥都没有了，完了。交通这个就是让你知道异象的重要性，然后根据异象再看看你自己信神有没有异象。伟骏，有没有异象？（伟骏：我觉得我有。）什么时候有的？还是一直就有？（伟骏：被揭露了以后，根据神话看到自己不行，差得太远了，然后就活在审判当中，心里有了害怕。）你既然有了异象，为什么还为名利作工呢？你要做文种呢？文种是没把范蠡对他的劝告、警告听进去，因为他被名和利冲昏了头脑，他不相信了，也就是说这个就不能成为他的异象了。你现在还要为名利做事，那你到底有没有异象？你有空想，不叫有异象。那叫理想，是吧？理想和异象有什么区别？（伟骏：理想是空洞的。）那你这个呢？你这个有没有实际？（伟骏：我觉得我这个不是空洞的，我里面的确有名利的掺杂，我也发现它了，但是不知道怎么能把它解决了，现在还好一些了。）（伟晋：人是没有异象的，人要是有异象还敢打斗呢？你要是真知道追求名利最后是死、是灭亡，你还敢吗？你就不敢了，你就会想尽办法脱去这个败坏。你为啥脱不去呢？因为你没有这个异象。）异象不清晰，异象模糊。理想和异象有多大区别呢？人不管怎么样先得有理想吧？理想就是想法。有理想就会产生思想，就往这方面想呢，思想再产生认知，在认知的基础上产生的才是异象。就像刚才交通的念书的例子，你问小孩子“你有没有理想？”“我有理想，我长大要当科学家、医生。”那仅仅是个想。你有了这个理想以后，还要变成你的思想，“我想当科学家，怎么才能当科学家呢？我怎么走这条路呢？得上什么学校呢？”你得有这个思想，有了这个思想以后，还得有这个认知，“我在中国能不能成为科学家呢？国家重视不重视科学发展呢？”你有当科学家的理想，但你在中国可能不可能成为科学家？实在是不可能的事。在中国你要成为歌星还是可能的，科学家得不到中国的重视。如果你在中国要念科研专业，一个学期得花多少钱？如果你是非洲人来

中国留学，你就是玩，国家一年还给你二十万呢。你读科研，国家不重视、不支持，你也没那个能力，你也走不上去，因为就没有这个台阶。所以说，为什么中国即使有科学家也都跑了？科学家在中国存在不下去。你得有这个认知。这还是在现在呢，要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你试试，你还要当科学家呢？你还要当知识分子呢？知识分子是会成为批斗的对象。所以你光有理想、思想不行，你还得有认知。在认知的基础上产生了异象，这才称为异象。咱今天信神，神话就是咱的异象，咱有个什么认知？咱是受造之物，神是造物的主，神说出的话那就是要作成的事，那是必成的。你有这个认知，这就成为你的异象了。咱里边缺乏一个认知，咱对神话连信都没有。你确定不确定神话是要成就的？神要的是诚实人、敬虔的人。狂妄的人会怎么样？卑者必升为高，这个异象你有没有？如果你有这个异象，而且透亮，这个异象成为了你的根基，那名利还能拦阻了你的路？拦阻了你的步伐？拦阻不了你了，困扰不了你了。咱的那个异象仅仅是什么？我跟你说的时候，你“嗯、是”，就是苏吉说的“神话我二十年前就背会了”，但它成为你的异象了没有？成为你的根基了没有？在你身上扎根了没有？（没有。）神明明白白地告诉咱了，咱追求的方向是什么？为什么说这个根基呢？你有这个异象作根基，你时常就跟你的败坏性情打仗呢，有这个根，你就能沿着这条路走，不痛苦、不难受。就像念书一样，如果他想念书，你看见他十二点了都睡不了觉，你看见他苦、累，但他觉不觉得累？他感觉不到，他是一种享受。就像你刚开出租车，一晚上不睡觉，你觉得是玩呢，高兴呢，如果你开出租车多年了，你是在完成任务，挣钱给你老婆看病呢，那你就觉得累。

看一下刚开始读的那首诗歌《神赐给人的最大祝福》。你看见神赐给人的最大祝福了吗？神赐给人的最大祝福是什么？把异象给你是不是最大的祝福？还有比这更大的吗？（没有了。）为什么这么说呀？异象，真情告白，神把神的经营计划告诉你了，神要什么样的人也告诉你了，你只要按着这个走就能走到路终。按着神的话走，蒙拯救了以后是什么？是永生。把永生的路给你了，这是不是最大的祝福？“国度随着我话的完善而逐步成形在地上，人也逐步恢复正常，从而在地建立我心中的国度。”从神最近的交通中看到什么了？（各从其类。）怎么各从其类的？是不是神话揭示的都让你看见了？让你对号

入座了？（嗯。）还记得神说过什么话吗？神说：“地上之人都在忙碌，地上之物都在增多。”（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国度礼歌》）“地上之物都在增多”，增多了没有？（增多了。）怎么增多了？借着神话的揭示，看到地上的人有魔鬼的灵投胎的，有动物的灵投胎的，有人的灵投胎的，增多了。外表看你也是人，我也是人，他也是人，都是人吗？（不是。）动物增多。“国度随着我话的完善而逐步成形在地上”，怎么成形呢？各从其类了，划分开了，魔鬼的灵划在魔鬼一边，动物的灵划在动物一边，人的灵划在人这一边。“人也逐步恢复正常，从而在地建立我心中的国度。”怎么恢复正常？你看咱昨天的表现正常不正常？（不正常。）怎么不正常？咱那是人的表现吗？跟随神二十多年了，是人吗？是人的活出吗？是什么的活出？是魔鬼的活出，争、夺、斗。你说你是来信神呢，说是尽本分呢，你是在尽本分吗？是为神尽本分吗？成了魔鬼的出口，搞你个人的经营，反过来还说是在尽本分呢，还想混入国度呢。看王路走的路，走的敌基督的路，还等待着神作工结束的那一日进国度呢。借着神的交通，让你跟魔鬼的灵、动物的灵去对号，对号以后有什么好的果效？对号以后还张狂吗？真看到自己是动物的灵好不好？你看见自己是动物的灵好，还是看见自己是人的灵好？伟骏？（伟骏：当然是对照自己是人的灵好呀，可是对来对去不是人的灵。）对照自己是人的灵好，是吧？（伟骏：嗯。）晓孙，对照自己是什么灵好？（晓孙：人的灵。）都喜欢人的灵，是吧？刘恺，对照自己是哪个灵好？（刘恺：对照自己是动物投胎好。）为什么？（刘恺：对照自己是动物投胎人能不张狂，这次能从动物投胎成人，人的良心能起点作用。因为你本来是畜生，但神并没有把你当畜生对待，这次还能让你投胎成人，人的良心能起点作用，能苏醒一点，能有个感恩的心，知道这回投胎成人是个机会，得把握这个机会，如果不把握这个机会，就没有做人的机会了，就可能被毁灭，或者一直做畜生。）我念书的时候有个同学，人家是好学生，经常考第一名、第二名，念书的时候他父母觉得这个学校不好，把他调到好学校，念完书以后分配的工作也还不错。他一路走过来，别人是不是都高看他呀？自己也看着都如意，所以他也就狂妄了。但是因着他把心全部用在学习上了，所以他和人之间相处，跟人的正常沟通来往就差一些。在搞对象的时候，和人之间没有正常的沟通，搞对象就十分难。他结婚以后没几年人家和他过不成，

就离婚了。他一看“我在人群中明明是佼佼者，最后倒数第三名还有媳妇、孩子呢，我却连媳妇都没有了，媳妇都走了”，他能受得了这个刺激吗？（受不了。）现在他就是神经病。给你举这个例子是什么意思？如果你根据神交通的对号，“我还是有素质的，我还是人的灵”，你的狂妄性情能不能降下来？（降不下来。）在别人面前你认为你还是佼佼者，承受不了失败，然后你还想掌管掌管人，这是不是找死呢？如果你对照自己是人的灵，你有可能走向歧途，不能说绝对，是有可能。如果你根据神话对照自己，“我怎么是畜生的灵呢？”一下从天上掉下来了。如果你真是畜生，那你掉下来了不更是站在自己的位置上了吗？站在自己的位置上这不是更真实吗？你也不狂妄了，你也不小看别人了，这个人生的路才正式开始了。如果你本来是人的灵，结果你对照自己是畜生的灵，这个坏事吗？因为你对照错了，神就按你对照错的把你从人变成畜生了？（不会。）那你还怕对照成畜生吗？就像揭露解剖一样，即使揭露得有些错误、放大了，神不会按你自己的认识来定你的结局，也不会根据别人对你的认识来定你的结局，而是按你的实质来定你的结局。你的认知能改变了你的实质？（不能。）但是你的认知会决定你走什么道路。你总认为自己是人的灵，你就把自己放在人的位置上了。作工结束以后神让人管理万物呢，让人当管理者呢，你老想去管理人，可你能不能管理得了？你老认为自己是人的灵，你还追求真理吗？你老认为自己是人的灵，影响你追求真理，影响你走这条路，影响你变化，你会自己把自己断送了。相反，你是人的灵，你把自己看成是畜生的灵，不仅对你是个保守，而且你对神是一种感恩，容易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如果你认为你是一个人，你的灵不容易唤醒。“我是个人，怎么让我跟畜生在一起生活呢？”你还觉得神给你摆设的环境不好，还有要求，还有埋怨。你这是不是走向畜生、魔鬼一边了？走向畜生，走向魔鬼。所以，你对照你是畜生的灵、魔鬼的灵，不是坏事，对你的生命进入是好事。

“国度随着我话的完善而逐步成形在地上，人也逐步恢复正常”如果你真认识到自己是畜生的灵，或者是魔鬼的灵，咱还有昨天的那个表现吗？你是魔鬼、畜生你还追求地位、名誉呢？王路如果真看到自己是个敌基督，是个畜生，他还做这事呢？还想迷惑人、控制人呢？

是不是得寻找路了？（是。）“人也逐步恢复正常”，所以说当你真认识到以后，这才恢复了一点人样。“从而在地建立我心中的国度。”神心中的什么国度？神要的是一班敬拜他的人，而不是勒索他的人。咱刚从恩典时代过来，刚从教会建造过来，都是把神当成了债主，都是去索取、勒索、要挟，到了国度建造，神要让你恢复人原有的人样呢，是要让你站见证呢，是要让你为神献上呢，是征服你以后剥夺了你的看你的真心，让你去爱神呢。可结果呢？神把话告诉你以后，你也知道了，也背下来了，但没有成为你的异象，你异象不透亮，没成为你的根基，反过来你还按着自己的方式继续走着自己的路，还在继续敲诈勒索神，活出来的没有一点人样。所以说“人也逐步恢复正常，从而在地建立我心中的国度。”“在国度之中，所有的子民都恢复正常人的生活，不再是冷若冰霜的冬天”，正常人是什么生活呢？你回忆一下昨天的那个场景是什么场景？（冷若冰霜的冬天。）为什么这么说？你看昨天争吵的、争执的和神挂钩吗？和本分挂钩吗？说是在外面尽本分呢，和本分不挂钩，和神的心意不挂钩，和国度不挂钩，没有关系，没有点反应，冷若冰霜。“不再是冷若冰霜的冬天”，咱现在是不是要往这条路上走啊？昨天是冬天，今天给你交通了异象，让你看见不往这边走就是死，你愿不愿意死？（不愿意死。）那你就得有异象，你不能再做文种，咱这儿不能再是冷若冰霜的冬天了。“而是四季如春的春城世界，人不再接触人间的凄凉，不再忍受人间的寒冷。”这话能对号吗？昨天说肖其的时候肖其痛苦不痛苦？肖其走不动了吧？消极了。因着什么消极的？（肖其：感觉人和人之间没有那种……）人间凄凉。王路觉得凄凉不凄凉？（王路：……）谁觉得不凄凉？就是伟晋今天说的那句话，每个人都是随时爆发，随时要打斗，这是不是人间的凄凉？“人不再接触人间的凄凉”，为什么不再接触人间的凄凉？当你有了这个异象，有了这个方向、目标，你就不在乎旁人说你什么了，就像昨天苏吉说肖其呢，肖其说“他说的不是事实！”哀愁得低下了头。当你有这个方向、目标，有这个异象的时候，你在乎他说什么吗？“我管你说什么呢，我只管追求真理，我只管看神怎么看我，我只管活出个人样，我只管维护神家利益、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你不在乎别人说你什么的时候你还感觉凄凉吗？没有凄凉了。你不在乎的时候，苏吉说话也不受辖制了，也能敞开说了，他是不是也没有凄凉的感觉了？那是不是四季如春的春城世界来

了？“人不再接触人间的凄凉，不再忍受人间的寒冷。人与人不相争，国与国不争战，不再有残杀之状，不再有残杀之血流动，全地充满喜乐之气，到处洋溢着人间的温暖之气。”刘恺，你和伟晋两个人得负责这边呢，得让这边变成四季如春的春城世界，不能再是冷若冰霜的冬天，你们得有这个负担。“到处洋溢着人间的温暖之气。”今天一大早王路说老柳呢，让这边能洋溢着温暖之气，怎么就洋溢着温暖之气了？老柳你应该不应该感谢王路？王路说出来你能够感谢王路，这是不是温暖之气？这不是规条，得有这个认知，不管他的语气、态度是什么样的，他说的这话有助于你的生命进入，他是让你产生一个敬畏神的心，有人督促着你，这不是好事吗？你有方向、目标，有异象，那你哪还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哪还有痛苦。“我在全地行走，我在宝座之上享受，我在众星之中生活，天使为我献上新歌新舞，不再因着自身的‘脆弱’而泪流满面，在我之前，再也听不到天使的哭泣之声，无人再向我诉说苦衷。”虽然这个景象现在没有出现，但你应该能看见吧？“再也听不到天使的哭泣之声”，你听到天使的哭泣之声了吗？咱昨天的那个表现，让人看了以后是什么感受？心酸。负责人听了以后是什么感受？去了神那边怎么向神交代呢？这尽的是什么本分呢？国度建造建造了多长时间了？跟随神几年了？从教会建造到了国度建造，在国度建造又交通了这么多，到现在还在为着地位、名誉厮杀？还不能走上正轨？还不能性情变化？还不能把神话带到实际生活当中？还不能进入实际？寻求神还没有一颗敬虔的心？“再也听不到天使的哭泣之声”，为什么要哭泣呢？心酸。跟你说了多少话了？作了多少工了？神付出多少代价了？然后咱在这儿心那么刚硬，还不悔改，神迟迟得不着一个答案。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但是在咱这儿是只有耕耘没有收获，神说：“你们了解一个费尽心思种田而颗粒未收的人的心思吗？”（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谈归宿》）颗粒未收最后要发出怒气，但在神作工期间，神是怎么呢？神是忍耐，是带着伤痕来爱人。“今天，你们都在我的面前生活，明天，你们都在我的国中生存，这不正是我赐给人的最大祝福吗？”

人与神的关系丑陋不堪（二）

神说：“现在所有的人都愿意摸神的心意，都愿意认识神的性情，但谁也不知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不能随从己意，为什么心总是背叛己，想达到却又不能。因此，所有的人都处于又一次的悲痛欲绝之中，但又害怕，矛盾的心情无法表达，只好是垂头丧气，心里总琢磨：莫非神不开启我？莫非神暗自把我丢弃了？可能其他人都行，除了我神都开启，为什么看神的话时总有搅扰、总摸不着呢？虽然人的心里都这样想，但谁也不敢有所表现，只是心里用劲。其实，除了神之外，无人能明白他的话，无人能摸着他的真实心意，但神却总让人摸神的心意，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神难道就不知人的缺陷吗？这是神作工的交接点，是人所不明白的，所以神这样说：‘人虽活在光中却并不觉光的宝贵，并不知光的实质，不知光的来源，更不知光的所属。’按神话所说所要求的，那所有的人没有一个能存活下去，因为在人的肉体当中根本没有一点接受神话的成分，所以，人能顺服神的话，能够宝爱、渴慕神的话，能将神话中点人情形的话针对自己的光景，从而认识自己，这是最高标准了。到最后国度实现之时，活在肉体之中的人仍不能摸着神的心意，非得神亲自引领，只不过是人没有撒但的搅扰而有了正常人的生活，这是神打败撒但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恢复神所造之人原有的本质。在神的原意中，‘肉体’的定义即指：不能认识神的本质，不能看见灵界的事，而且能被撒但败坏，但能受神灵的支配。这是神所造肉体的实质，当然这也是为了避免人类生活无规律从而杂乱无章。神的话越说得多，越说得透，随之人也越明白。人都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变化了，不知不觉活在光中，从而‘因着光而长大，因着光而脱离黑暗’。这是国度美景，也是以往常说的‘活在光中、脱离死亡’。当秦国实现在地之时，即国度实现之时，地上不再有战役，从此不再有饥荒、瘟疫、地震，人再不制造武器，而是全部活在平定的环境之中，人与人都有了正常的来往，国与国有了正常的来往。而现在却不能与此相比，天下正处于大乱之际，各国内部都逐渐开始发动政变，随着神发声的经过人逐渐变化，各国内部逐步瓦解，坚固的巴比伦的根基开始摇动了，犹如空中的楼阁，随着神心意的变动，不知不觉中世界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各种迹象随时显明，让

人看见世界的末日已到！这是神的计划，是他作工的步骤，必须将列国都四分五裂，将旧所多玛第二次毁灭，所以神说‘世界在倾倒！巴比伦在瘫痪！’这是除神自己无人完全了解的，但人知道的毕竟有限。例如，那些内务国家总理虽然知道目前局势不稳定，而且混乱，但又无法治理，只好是顺水推舟，心里还盼望会有出头之日，盼望有一天太阳重新从东方升起照亮全地来挽回这种惨状，但他哪里知道，当太阳第二次升起来的时候，就不是为了挽回旧势了，而是卷土重来、彻底更换了。这是神在全宇之下的计划，要更换新的世界，最主要的还是先将人更新。现在最关键的是将人都带入神的话中，并不是只让人享受‘地位’之福，而且正如神说的‘我在国度之中作王，但人并不把我当作国度君王对待，而是当作“天上掉下来的救星”一样对待，所以人都盼望我给予其施舍，并不追求认识我’，这是所有人的实际情况。现在关键是把所有人贪得无厌的心全部打消，从而让人无所索取地认识神，难怪神这样说‘多少人犹如乞丐一样来我前“求告”；多少人拿着“口袋”向我张开以求得我给予其生存之食’，等等几种情形都点出人的‘贪心’，并不是爱神，而是向神要求什么，或者是在人的盼望中得着什么。人都具备饿狼的本性，都是狡诈而且贪婪，所以神一再向人提出要求，逼迫人将‘贪心’交出来以‘诚心’爱神，实际上，到目前为止，人仍没有完全把心交出来给神，都是脚踏两只船，时而靠自己，时而‘靠’神却并未完全投靠神。当神作工到一个地步时，所有的人都活在真实的爱心与信心之中，神的心意就满足了，所以说神的要求并不高。

在众子、子民之中，天使时时在运行，天使奔跑在天上与天下之间，天天回灵界之后下到人间，这是他们的本分，所以，众子、子民天天得到牧养，而且生命逐渐变化，当神改变形像之日，天使在地的工作也正式完成，从而归回天界。现在的所有众子、子民都处于同样的光景，随着分秒的转动，所有的人都在变化，众子、子民日渐成熟，相对之下，所有的‘悖逆者’也在大红龙面前发生变化，人不再为大红龙尽忠，鬼不再顺从它的安排，而是‘各行其是，都在为自己各奔前程’，所以神说‘地上之国怎能不灭没？地上之国怎能不倾倒？’之时，天霎时便压下来……似乎有一种不祥之感，预示着人类的结局。这里所预示的各种不祥的预兆，正是在大红龙国家发生的事，凡在地

之人谁也逃脱不掉，是神在话中的预示。现在在人的预感之中，都觉着时间不久，似乎觉着一场灾祸要临及其身，但人又无法摆脱，所以人都处于失望之中。神说‘我天天在布置国度“内室”，不曾有人突然闯进我的“工作之屋”而打扰我的工作’。其实，神话之意并不只是说让人在神的话上认识神，最主要的是指神天天在全宇之下预备各种各样的动态，以便为下一部分工作服务，之所以说‘不曾有人突然闯进我的“工作之屋”而打扰我的工作’，是因为神在神性里作工，即使人有心做但也插不上手，不妨试问：难道你能布置全宇之态吗？你能使在地之人都悖逆其‘祖先’吗？你能调动全宇之人为神的旨意效力吗？你能使撒但任意猖狂吗？你能让人觉着世间的凄凉、空虚吗？这些人都无法做。在以往，当撒但的‘本领’没全部施展出来时，神每作一步工作它总要搅扰一番，这一步撒但已是黔驴技穷了，所以神让其自己显形，从而让所有的人都认识它，这是‘不曾有人打扰我的工作’的实情。

众教会之人，天天在看神的话，天天在‘手术台’上接受解剖工作，例如‘失职’‘辞退’、人便‘坦然无惧’‘撇弃’、无‘情感’等等这样的讽刺之词，把人都‘折腾’得羞口难言，似乎浑身上下、里里外外无一处是让神看得惯的。神为什么把人的生活说得这么露骨呢？是故意给人难看吗？所有的人的脸似乎都抹上泥巴洗不掉似的，人的脑袋都耷拉着，犹如‘诈骗犯’一样，天天在交代罪状。人被撒但败坏到一个地步，自己的实际情形并不全知，但在神看来人的全身各部分，甚至骨髓里都是撒但的毒素，因此神揭示得越深人就越害怕，从而让所有的人都在人的身上认识撒但、看见撒但，因为人的肉眼根本看不见撒但，既然一切进入实际，所以神将人的本性即撒但的形象揭露出来，从而让人看见实际的撒但，这样更有利于对实际神的认识。神在肉身中让人认识，又将撒但形象化，从而让人在所有的人的肉体中认识实际的撒但。所说的各种情形都是撒但作为的发表。因此，可以这样说，所有属肉体之人是撒但形象的化身，因着神与其仇敌并不相合，是敌对的，是两个不同的‘势力’，因此，魔鬼总归是魔鬼，神总归是神，犹如水与火不相合，犹如天与地总相间。在神造人时，一类人是天使之灵，一类人无灵，因而被魔鬼之灵占据，所以称为魔鬼。到最终，天使总归是天使，魔鬼总归是魔鬼，而神总归是神，这叫各从其

类，所以天使在地作王享受福分时，神归回居所，其余神的所有仇敌全部化为灰烬。其实，从外表来看所有的人都爱神，但根源都在于其本质，若是天使本性的人怎能逃脱神的手而落入无底深坑呢？若是魔鬼本性的人怎能有真实对神的爱呢？这些人的实质并不是真心爱神，怎能趁机进入国度呢？一切都是神创世时安排好的，正如神说‘我在风雨之中行进，我也在人世间度过年年岁岁，转而来到今天，这不正是我经营计划的步骤吗？谁曾在我的计划中多加一笔呢？谁能逃脱我计划中的步骤呢？’神道成肉身要经历人生，这不正是实际的神实际的一面吗？神并不因着人的软弱而向人隐藏什么，而是把实情都向人赤露敞开，正如神说的‘我也在人世间度过年年岁岁’，正因为神是道成肉身的神，所以神才在地度过年年岁岁，从而经过各种过程才叫道成肉身，之后才能在肉身的神性里作工，再经过揭示所有的奥秘之后才可改变形像，这是不超然的另一方面解释，是神的直接指示。

对神的话必须句句过关，不可马虎，这是神的托付！”

（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神向全宇的说话”的奥秘揭示·第二十二篇结合第二十三篇》）

“现在所有的人都愿意摸神的心意”，你想不想摸神的心意？今天上午有人说“我摸神的心意、我摸神的心意”，我说“你连神话都不相信，怎么摸神的心意呢？”把神话放在一边，“我摸神的心意”，那不是假话？但是所有人还都愿意摸神的心意，因为什么？他摸神的心意是想得着神的称许，是吧？（嗯。）王强想不想摸神的心意？（王强：想。）没有一个人不想摸神的心意。“都愿意认识神的性情”，不仅愿意摸神的心意，还都愿意认识神的性情。有没有不愿意认识神性情的？（没有。）王路愿不愿意认识神的性情？（王路：愿意。）都愿意。“但谁也不知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不能随从己意，为什么心总是背叛己，想达到却又不能。”这个“随从己意”是什么己意？这个“随从己意”不是随从你个人的意思，是吧？（嗯。）就像伟骏，我问他“你有没有异象？”“有呀，还能没有异象啊。”他说自己有异象，但他放不下地位、名誉，地位、名誉还成了一道枷锁控制着他。“但谁也不知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不能随从己意，为什么心总是背叛己，想达到却又不

能。”什么原因？咱看后边说的，“因此，所有的人都处于又一次的悲痛欲绝之中，但又害怕，矛盾的心情无法表达，只好是垂头丧气，心里总琢磨：莫非神不开启我？莫非神暗自把我丢弃了？”你们想过这个问题吗？苏吉想过这个问题吗？（苏吉：想过。现在知道不是神不开启，是自己藐视神话，不把神话当回事，神话光是读过去了就是进不了心里。）刘恺呢？（刘恺：是人对神话没有信，而不是神不开启，神什么话都说了，可是人对神所说的话信不来，不按神所要求的做。）对神的话信不来，这是什么原因？诡诈。诡诈是从哪来的？（人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以后就变得诡诈了。）所以说因着人诡诈，对神的话信不来，神话告诉你了，但成不了你的异象，神话都告诉你了，你还要自己在那儿揣摩呢，还怪神不开启你。这是什么表现？是不是无理取闹？（是。）“可能其他人都行，除了我神都开启，为什么看神的话时总有搅扰、总摸不着呢？虽然人的心里都这样想”，你们都是这么想的吧？“但谁也不敢有所表现，只是心里用劲。”什么原因？（刘恺：想另辟蹊径。）“所有的人都处于又一次的悲痛欲绝之中，但又害怕”，悲痛欲绝，你悲痛的是什么？害怕的是什么？“矛盾的心情无法表达，只好是垂头丧气，心里总琢磨：莫非神不开启我？”伟晋，有没有这种感觉？（伟晋：有这种感觉。）而且神说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就像伟骏说的那件事，伟骏悲痛不悲痛？悲痛欲绝。你看王强，王强悲痛不悲痛？他看都不能看神话。他不看，他还说“神为什么不开启我呢？”王强，想过神为什么不开启你吗？（王强：想过。）时时想。“为什么不能随从己意”是什么意思？这个“随从己意”是“我总想摸神心意，怎么我就摸不着呢？我为什么不能随从这个己意呢？”就像伟骏说“我有异象呀”，你们说伟骏没异象，伟骏不承认，“我怎么没异象呢？我清清楚楚知道呀！可是我知道这个异象，我为什么不能随从己意呢？这个己意为什么不能成为根基呢？”是在这儿矛盾着呢。这个“随从己意”是说你寻求神的这个随从己意。“想达到却又不能。”伟骏想不想达到？他想放下名利、地位，但是达不到，不能随从己意。“因此，所有的人都处于又一次的悲痛欲绝之中”。（伟晋：有时候临到事也想寻求、想摸着这个事是什么意思，但是里边确定不了，也摸不着，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想摸又摸不着。就像伟骏那个例子，伟骏里边悲痛欲绝，但又害怕，伟骏害怕不害怕？他既然有这个异象，他肯定害怕。名利、地位控制着他，他放不下名

利、地位，但他又害怕。“矛盾的心情无法表达，只好是垂头丧气，心里总琢磨：莫非神不开启我？莫非神暗自把我丢弃了？”伟骏矛盾的心情是不是很明了？什么矛盾的心情？这个矛盾是从哪来的？自己的名利、地位和神的作工异象矛盾，矛盾的心情无法表达，“怎么说呢？说啥呢？”你说王强跟随多年了，王强有没有异象？也有异象，也知道吧？你让王强说啥呢，“弟兄一说，拿神话一对号，这又得说我是畜生了”，你说他能不能对号？不能对号，悲痛欲绝，但又害怕。王强不敢看神话，“我不能看”，为什么不能看？他害怕。就像伟骏一样，他不敢看，害怕，矛盾的心情无法表达，“让我说啥呢？”“只好是垂头丧气”，所以王强没办法说。“心里总琢磨”，你知道了，心里是不是要琢磨呢？琢磨什么？“莫非神不开启我？”这是想什么呢？这就是刘恺刚才说的，想另辟蹊径，想从这两个中间找个中间路，“我的面子、地位也有，这个方向也对，也达到神心意了，这条路我也得着了，你也得着了，两好合一好行不行？”你想让神和撒但谈判，“你们谈判一下，给我一条中间路，我不就不痛苦了吗？”你是想让神和撒但谈判一个结果，给你一条路，这就是你所揣摩的。你要求给你这条路，可能有这条路吗？撒但的路你不能走，神给你的路你不想走，“神你就不能给我开启一条路？”就像二百五十个首领一样，他们想干什么呢？“你带摩西就不能带带我？”想另辟蹊径呢，想要一条中间路。“莫非神暗自把我丢弃了？”是不是看见自己没希望了，消极了？王强之所以不敢看神话就是害怕看见结果，伟骏不敢看神话，也是害怕看见结果。“莫非神暗自把我丢弃了？”什么是“暗自”？“不和我商量，不问问我，就把我丢弃了。”“可能其他人都行，除了我神都开启，为什么看神的话时总有搅扰、总摸不着呢？”你不是根据神话去看事，你是想另辟蹊径，想另辟蹊径还感觉得不着神的开启，还觉得看神的话时总有搅扰、总摸不着。这不是注定要受到搅扰？你给撒但留下了可乘之机，怎么能没搅扰呢？“虽然人的心里都这样想，但谁也不敢有所表现，只是心里用劲。”什么意思？你敢不敢拿出来寻求寻求、说一说？（不敢。）就像你心中的秘密一样，按下去，知道自己走的这条路不是蒙拯救的路，但还不能让人看见，不说，也不寻求。为什么？是不是心里有鬼？你也知道你想走第三条路，但没有第三条路可走，所以说你只是心里用劲。

“其实，除了神之外，无人能明白他的话，无人能摸着他的真实心意，但神却总让人摸神的心意，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神难道就不知人的缺陷吗？这是神作工的交接点，是人所不明白的，所以神这样说：‘人虽活在光中却并不觉光的宝贵，并不知光的实质，不知光的来源，更不知光的所属。’”“这是神作工的交接点”，什么交接点？真理不摆在猪前，神的作工不能让撒但知道了，撒但知道了以后它要打岔搅扰，所以就有了神的隐秘作工。神说：“无论你经历哪步作工都得有极大的异象随着，否则你就不容易接受这一步一步的新作工，因为神作的新工作都是人不能想到的，都是人的思维所不能达到的，所以若没有牧人的牧养，没有牧人对异象的交通，那人就都不能接受这些新工作了。人对异象领受不了就对新工作领受不了，对新工作不能顺服那人对神的心意就不能明白，这样人对神的认识也就归于乌有了。”（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认识神的人才能为神作见证》）异象就是奥秘，人之所以能走过来是因为不断的有奥秘带着人，如果没有奥秘人走不过来。“这是神作工的交接点”，这个奥秘就是让撒但认识不了，打岔不了神的工作，如果让它看见以后，它就打岔了神的工作了。就像我给你交通的异象，我这么给你交通异象你是不是亮堂了？如果一开始神的作工异象你就亮堂，那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撒但就要钻空子了。）那是不是魔鬼撒但也跟着来了？就这一个异象，我给你揭开了以后，你看这算奥秘吗？直接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了，可以说这不算奥秘，是吧？不算奥秘，但是你又认识不到，什么问题？这就是神没有给你这个器官，不让你知道，让你知道就打岔神的工作了，所以这就是个交接点。到国度建造的时候了，到需要让你明白的时候了，你才能明白，不需要你明白的时候，神不说你就明白不了，即使直接告诉你你也不知道，这个真是告诉你你都不知道。就是前边说的，你想摸神的心意呢，但你摸不着。从这里看见，其实这不算奥秘，是吧？不算奥秘但是在你这儿又成了奥秘，因着什么？这有神的一大智慧在里边。刚才说了，你的痛苦、难受是从哪来的？是因为你诡诈，你对神话信不来，所以你才痛苦、难受，不能简单、单纯地跟随神。你简单、单纯地跟随神的话，这还算奥秘吗？对于诚实人，这个异象算不算奥秘？不算奥秘，因为他相信神的话。这一下就把人分开了，相信神话的人，就有进入奥秘了，你被撒但败坏以后变得诡诈，你对神的话都信不来，这是不是属于魔鬼了？你看到

神作什么了？什么都没作。这里边有神的一大智慧，发现什么智慧了吗？神的智慧建立在撒但的诡计之上。撒但的什么诡计？因为人吃了善恶树的果子变得诡诈了，眼睛“明亮”了，眼睛“明亮”了对神的话就信不来了。信不来的这个时候，神就大胆地说话，反正你不相信。所以对于诚实人来说，这个门就是敞开的，对于诡诈人来说，这个门他就摸不着，因为告诉他这是门，他也不会相信。所以这就是一大奥秘，还是什么？神公义不公义？你能说神不公义？真正摸神心意的那个人摸着了没有？（摸着了。）因为你诡诈，所以才不能随从己意。就像我前面交通的，你认识了自己是魔鬼或者畜生有助于你生命进入，是吧。你信不信我说的这话？你信，这话就能成为你生命的供应；你不相信，你就摸不着这个门，“我左揣摩右揣摩找不到路”。你说王强找到路了没有？王强还在那摸呢，盯着神话也找不到路。听懂我说的意思了吧？神的智慧建立在撒但的诡计之上，从神那边看神直白地把这话告诉你了，是因为你这个人被撒但败坏了以后，眼睛太“明亮”了，不相信神话。所以王强现在相信不相信我说的话？彼得离开审判刑罚不能活，王强把我审判刑罚他的话当成什么了？“你每天踩我。”你看神说“其实，除了神之外，无人能明白他的话”，什么意思？人为什么不明白？刚才说清楚了，因为人吃了善恶树的果子，眼睛“明亮”了，所以说“无人能明白他的话”。无人能明白他的话，这个时候不是说神话怎么奥秘，而是人变得有点“奥秘”了，变得诡诈了。“无人能摸着他的真实心意，但神却总让人摸神的心意，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这是不是实在话？人摸不着神的心意，但是神要求人摸神的心意。在人来看这是什么？“这是不是赶鸭子上架？”实际上是不是赶鸭子上架？（不是。）不是赶鸭子上架。就像我给王强交通，你看见我是不是赶鸭子上架？赶着王强走呢，你说这不是“赶鸭子上架”？“神难道就不知人的缺陷吗？”神知不知道？刚才交通说，这是神作工的一个交接点，是神作工的智慧，神知道人的缺陷。

“这是神作工的交接点，是人所不明白的，所以神这样说：‘人虽活在光中却并不觉光的宝贵，并不知光的实质，不知光的来源，更不知光的所属。’”你觉得光宝贵吗？你活在光中了没有？我今天和你交通这些，你能够听明白，如果我今天跟原教会的人交通这些话，他们能不能听明白？（听不明白。）他们没有前期的铺垫，没有前期的揭

露解剖，今天再给他们交通他们也听不明白。“人虽活在光中却并不觉光的宝贵”，你活在光中，但是你并不觉光的宝贵。就像王强，揭露解剖了他以后他是不是活在了光中？但他是什么态度？“你踩我！”他并不觉光的宝贵。（王强：觉得你就是踩我、羞辱我、耍我呢。）你觉得踩你、羞辱你、耍你呢，但是不是呢？这一下是不是暴露了你的邪恶呀？你把神给你的宝贝之物当成了仇视之物。你说你邪恶不邪恶？是不是邪？（王强：仇还大呢，还不是一点。把从神来的一切都当成了仇视之物，我真的体尝到了。）你体尝到就完事了？（王强：痛苦。）这个痛是从哪来的？是不是和神掰手腕掰来的？“人虽活在光中却并不觉光的宝贵，并不知光的实质，不知光的来源”，光的来源，光是从哪来的？光的实质是什么？光就是真理，光就是永生。有这个光就能永生，这是不是实质？就是刚才交通的异象，异象就是最大的祝福，你有这个异象你就有剩存下来的机会，就有追求的方向、目标，如果你没有异象，那你所付出的一切都是枉然。异象和什么伴随？人要想追求成功，一个是异象，一个是实行，实行加异象。如果你只有异象没有实行，那你是理论家；如果你只有实行而没有异象，那你没有结果，那你的思想、理想将会成为妄想，不可能。你没有异象，你就是再想什么那是空的，妄想。这是不是光的实质？“不知光的来源”，光是从哪来的？从神来的。“更不知光的所属。”所属，属性，神的话就是光，话语成就一切。“按神话所说所要求的，那所有的人没有一个能存活下去，因为在人的肉体当中根本没有一点接受神话的成分”，经历几十年了，体验了，是吧。“因为在人的肉体当中根本没有一点接受神话的成分”，异象咱看了几十年了，最后连异象都信不来，没有一点接受神话的成分。“所以，人能顺服神的话，能够宝爱、渴慕神的话，能将神话中点人情形的话针对自己的光景，从而认识自己，这是最高标准了。”这话是神对你的要求，是你的路。你怎么达到神的要求的？（“能将神话中点人情形的话针对自己的光景，从而认识自己，这是最高标准了。”）让这话成为你的座右铭。“能将神话中点人情形的话针对自己的光景，从而认识自己，这是最高标准了。”什么意思？前边神说“按神话所说所要求的，那所有的人没有一个能存活下去”，是不是都该死？（是。）“所以，人能顺服神的话，能够宝爱、渴慕神的话，能将神话中点人情形的话针对自己的光景，从而认识自己，这是最高标准了。”神对咱的要求不高，让咱能认识自己。王路认

识自己什么了？（王路：认识自己是魔鬼。）昨天交通说你走的是什么路？（王路：敌基督的道路。）你得针对自己的情形认识自己。肖其呢？猜忌。你的痛苦难受是从哪来的？不就是因着猜忌来的吗？

“到最后国度实现之时，活在肉体之中的人仍不能摸着神的心意”，这是不是把人分开了？“到最后国度实现之时，活在肉体之中的人仍不能摸着神的心意，非得神亲自引领，只不过是人没有撒但的搅扰而有了正常人的生活，这是神打败撒但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恢复神所造之人原有的本质。”从这儿看见什么了？“活在肉体之中的人”，咱是不是活在肉体之中的人？（是。）你还是在肉体中。“到最后国度实现之时，活在肉体之中的人仍不能摸着神的心意，非得神亲自引领”，从这儿能看到神话的实际。咱信神有好多渺茫的想象，为什么你没有异象依然能跟随呢？你在这儿空想呢，“我跟随着，等神作工结束了我一下就进国度了”。你是不是在这儿空想呢？可从这儿看到神话的实际，实实际际的，没有“突然间”一说，人还在肉体中生活着，还是一样的摸不着神的心意。人是不是一样的？是一样的。“非得神亲自引领”，跟今天是不是还是一样的？（是。）那不一样的在哪呢？“只不过是人没有撒但的搅扰而有了正常人的生活”，为什么没有撒但的搅扰呢？（撒但被捆绑了。）撒但被捆绑起来了，撒但搅扰不了。怎么把撒但捆绑起来了？前边是不是说了？怎么说的？最高的标准是什么？能认识自己。揭露解剖是不是为了认识自己？在揭露解剖的过程中认识了自己，揭露解剖的过程中是不是捆绑了撒但？（是。）揭露解剖让你看见自己的邪恶之态、无耻之态，你再有这些做法、再有这些想法，还能不能做、能不能想？不能做了，不能有这个思想了。这是不是撒但受捆绑了？（嗯。）撒但在你身上不能作工了。因为你经历、体验过了，认识了，撒但一来作工你就能看见它是来勾引你的，是来残害你的。这属于什么？丑陋，“我要是再为地位、名誉说话，别人就看见了，地位、名誉是神要毁灭的，我再为地位、名誉说话就造成拆毁了”，不敢了、不能了。所以说，神说你要想蒙拯救，必须有惧怕感和羞耻感这两个感觉，当你认识了以后，能背叛自己，能实行，你就蒙拯救了。那敌基督为什么不能蒙拯救？他认识了也不行，因为他什么也明白就是实行不了，就是神交通的，他的那个良心理智控制不了他。揭露解剖以后，让你感到一种羞耻以后，受良心控制，“我不能这

么做，这么做丢人现眼”，一个是觉得丢人现眼，制止了你，不能做了，另一个是“我这么做了以后，神怎么对待我呢？神要刑罚、惩罚我”，害怕。一个羞耻感，一个惧怕感，不敢做了，这就把撒但捆绑起来了，把撒但捆绑起来人就自由了。“非得神亲自引领，只不过是人没有撒但的搅扰而有了正常人的生活，这是神打败撒但的目的”，神经营计划的目的是打败撒但，怎么打败撒但呢？撒但再不能来搅扰人的生活了。你不听撒但的了，你对撒但一个是有分辨认识了，一个是你有了羞耻感、有了惧怕感，良心苏醒了，有了良心理智了。这是神打败撒但的目的。神打败撒但目的是要干什么呢？“主要是为了恢复神所造之人原有的本质。”这才恢复到神当初造的人的本质。

“在神的原意中，‘肉体’的定义即指”，“肉体”的定义就是指在地上生存的一个人的定义，是吧。“在神的原意中，‘肉体’的定义即指：不能认识神的本质，不能看见灵界的事”，这是不是普通的一个人？“而且能被撒但败坏，但能受神灵的支配。”前边的都好理解，后边的“但能受神灵的支配”是什么意思？肉体，就是说你是一个受造之物，是一个人，你不能认识神的本质，不能看见灵界的事，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人，还能被撒但败坏。后边有个“但是”，被撒但败坏了以后还能受神灵的支配，这就是肉体，这就是个人。也可以说是人的属性，不能认识神的本质，不能看见灵界的事，还能被撒但败坏，但是能受神灵的支配。能受神灵支配，这就具备了一个人的条件了。接下来就到了千年国度了，千年国度神是不是还要继续发表话呢？人这才正式体验人生经历呀。原来你体验的是魔鬼的一种残害，神的一种拯救。在神灵能够支配你的时候，你这才根据神的话开始活人，开始正式体验人类的生活。也就是说，你这个人如果不能被神灵支配，你就不能称为人，你就没有这个肉体了，这个肉体是不是就毁灭了？这就是把肉体的定义告诉你了，你也不要追求超然，说属灵术语，神告诉你你看不见灵界，你也不要逞能，神不要你高、大、圣，你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人，你还能被撒但败坏，但是你能够受神灵支配，神话能掌管了你，这就行了。这是不是最高标准了？这是神对你的最高要求标准了，这个对你来说高不高？（不高。）神只要求你受神灵支配，按神话生活、活着，这对你来说不高。只要你按神话活着就行，这就成了一个受造之物了，你不按神话活着就不能称为受造之物，你的这个肉

体就不存在了。神把肉体的定义告诉你了，也就是说，你达不到这个标准你这个肉体就没有了，惩罚了，沉沦了。你想留下这个肉体，那你就该干啥呢？受神灵支配。“这是神所造肉体的实质”，就是神造人的时候人的属性。“当然这也是为了避免人类生活无规律从而杂乱无章。”这话是什么意思？这个咱是不是已经经历过了？如果说你不能让神灵支配，你就是无灵的死人，无灵就可能被撒但占有，那你做出来的是什么事？杂乱无章，无规律。你看现在的人做出来的事有没有规律？没有规律，杂乱无章。也就是说，神真情告白告诉你了，为什么要让你受神灵支配呢？就是让人类生活有规律，不是杂乱无章。神要求人要受神灵支配，这是不是必须的？（嗯。）你得去理解，神没有强要求你什么，神作的都是有意义的。“神的话越说得多，越说得透，随之人也越明白。”咱现在体验到了吧？（嗯。）“人都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变化了，不知不觉活在光中，从而‘因着光而长大，因着光而脱离黑暗’。”这应该有体验了吧？以前看这话看不懂，现在经历过来就看见了。“人都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变化了”，你看伟晋，原来在社会上成混混了，不知不觉发生了变化。“不知不觉活在光中，从而‘因着光而长大，因着光而脱离黑暗’。”你刚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是什么态度、什么观点？（躲避灾难，勒索，跟神要。）你来到神面前是要，是勒索，是求告，是告状，是痛哭流涕，是不服不满。经过光照以后呢？还有眼泪吗？还有忧伤吗？现在是不是看到没有忧伤、没有眼泪了？原来为什么有？现在为什么没有了？你那忧伤的眼泪是从哪来的？原来你活在了黑暗里边，现在因着光长大了，也因着光脱离了黑暗。“这是国度美景”，现在咱看见了，是吧。“也是以往常说的‘活在光中、脱离死亡’。”现在知道怎么活在光中脱离死亡了，以前是怎么想的？对这句话有没有想象？想象不出来，是吧？（想象不出来。）“怎么活在光中？怎么又脱离了死亡呢？没病了？”（想着地震来了别人都死了，我们还活着呢。）“地震的那天是晴天，有大太阳，活在光中了。”现在看“活在光中、脱离死亡”是因为灵里边亮堂了，看见你怎么做是抵挡神的，你是该死的，看见什么是该剩存下来的。也就是说，你异象透亮了，异象成为你的根基了，这就剩存下来了，脱离死亡了。

人与神的关系丑陋不堪（三）

上午交通的“现在所有的人都愿意摸神的心意，都愿意认识神的性情，但谁也不知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不能随从己意”，这是什么原因？什么原因使人不能随从己意？（因着人眼睛“明亮”了。）是因着撒但败坏性情，是吧？眼睛“明亮”了。人被撒但败坏以后，在人身上的这种现象叫什么？这叫撒但搅扰。人来不到神面前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撒但在里面搅扰。撒但搅扰就是你的这些败坏性情，就是你的这些诡计，你感觉自己眼睛“明亮”了，你对神话信不来，神明明告诉你你也信不来，信不来可你又不甘心，知道神主宰可又不甘心，所以说你想摸神心意，却怎么也摸不着，想进国度，可就是摸不着门，这就是问题的根源，这就是撒但搅扰以后的一个结果。章达想不想进入正轨？（章达：想。）能不能进得去？（章达：进不去。）鬼在里面作怪呢，是吧？魔鬼的搅扰，“你就不要脸面了？你就不要地位了？人家那么对待你你就不记仇？你就不报复？人家给你脸色，你就不能给他个脸色，威胁威胁他？”身不由己就跟着撒但跑了，这个现象就叫撒但搅扰。所以神说“到最后国度实现之时，活在肉体之中的人仍不能摸着神的心意，非得神亲自引领，只不过是人没有撒但的搅扰而有了正常人的生活”，咱现在不断揭示奥秘，让你异象透亮，让你扎下根基，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打败撒但。前边神交通说肉体的实质是什么？“不能认识神的本质，不能看见灵界的事，而且能被撒但败坏，但能受神灵的支配。”他不认识神的本质，他也看不见灵界的事，而且还能被撒但败坏，但是他能让神灵支配，这就是人的实情。现在是不是这种情况呢？灭撒但就是把撒但捆绑起来，你不受撒但搅扰，你才能够接受神灵支配。人还是这个人，但撒但在你身上没有可乘之机了，不能作工了，同时你还能接受神灵支配，这就恢复了神当初造人时人的本质。生命怎么长大呢？“人都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变化了，不知不觉活在光中，从而‘因着光而长大，因着光而脱离黑暗’。这是国度美景，也是以往常说的‘活在光中、脱离死亡’。”活在光中、脱离死亡了，所以就不需要死了。

“当秦国实现在地之时，即国度实现之时，地上不再有战役，从此不再有饥荒、瘟疫、地震，人再不制造武器，而是全部活在平定的环境之中，人与人都有了正常的来往，国与国有了正常的来往。”“地上不再有战役”，国度实现之时为什么不再有战役？因为撒但已经毁灭了，撒但已经不能来搅扰人了，不能在人身上作工了，同时人都受了神灵的支配，活出了正常人该有的形象，人已经恢复了平静的生活，开始正常生活了，所以说就没有战役了，也没有人制造武器了。“从此不再有饥荒、瘟疫、地震”，为什么不再有饥荒、瘟疫、地震呢？在国度未实现之时为什么有饥荒、瘟疫、地震？还记得神说的那句话吗？神说：“在地之上，我曾以海水来侵吞人，曾以饥荒来控制人，曾以虫灾来威胁人，曾以大雨来‘浇灌’人，但人未曾觉着人生的虚空，直至现在，人仍不认识在地活着的意义。”（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神向全宇的说话·第四十七篇》）神用这些事实来带领你。国度实现之时为什么不用了呢？因为神已经直接把话告诉你了，你都知道了，你知道了你也不抵挡神了，还要瘟疫干什么？瘟疫、饥荒、地震主要是对你的管教、刑罚、惩罚，是经营人呢，现在你都明白了、都知道了，把话都给你了，撒但在你身上不能作工了，你都已经活在光中、脱离死亡了，所以饥荒、瘟疫、地震也就没了，不需要了。“人再不制造武器，而是全部活在平定的环境之中，人与人都有了正常的来往，国与国有了正常的来往。”这是一个国度美景。这个国度美景异象，该不该是你向往的？该是你向往的、追求的，是你的方向，是你的根基。怎么才能进了国度呢？你得活在光中，活在光中才能脱离死亡，你不活在光中脱离不了死亡。这就是为什么彼得离不开审判刑罚，因为审判刑罚是光。“而现在却不能与此相比，天下正处于大乱之际”，也就是说现在还不到时候吧？那刚才看的是什么？是将来要实现的一个景象，是异象，不同寻常。是不是不同寻常？（是。）“而现在却不能与此相比，天下正处于大乱之际，各国内部都逐渐开始发动政变”，好多国家内部是不是发生政变了？“随着神发声的经过人逐渐变化”，神交通了动物的灵、魔鬼的灵以后，人是不是比较安生一点了？这是不是一个变化呀？“各国内部逐步瓦解，坚固的巴比伦的根基开始摇动了，犹如空中的楼阁，随着神心意的变动，不知不觉中世界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有没有这个异象？“各种迹象随时显明，让人看见世界的末日已到！”外邦人都看见了吧？（嗯。）看前两天江西南昌的极

端天气，下午一点多突然天黑得像半夜一样，还下冰雹。“让人看见世界的末日已到！这是神的计划”，你看见这些也能看见神的计划。那时候说“这是神的计划”，现在已经实现了，这是不是看见神的作为了？先有话后有事，看见神的作为了。“这是神的计划，是他作工的步骤，必须将列国都四分五裂，将旧所多玛第二次毁灭，所以神说‘世界在倾倒！巴比伦在瘫痪！’这是除神自己无人完全了解的，但人知道的毕竟有限。”每一处的灾情也好，各国内部的政变也好，只有神知道。“例如，那些内务国家总理虽然知道目前局势不稳定，而且混乱，但又无法治理，只好是顺水推舟，心里还盼望会有出头之日，盼望有一天太阳重新从东方升起照亮全地来挽回这种惨状，但他哪里知道，当太阳第二次升起来的时候，就不是为了挽回旧势了，而是卷土重来、彻底更换了。”怎么卷土重来？“当太阳第二次升起来的时候”，你见过太阳第二次升起来的时候吗？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重新恢复平静的时候，人们重新开始了新的生活，这是不是相当于太阳第二次升起？“当太阳第二次升起来的时候，就不是为了挽回旧势了，而是卷土重来、彻底更换了。”在人想着太阳第二次升起来可以挽回现在的惨状。现在你看见世界混乱，人们都在喊第三次世界大战，都在想世界大战以后有好的美景。有没有好的美景？不存在了，这都是人的想象。“当太阳第二次升起来的时候，就不是为了挽回旧势了，而是卷土重来、彻底更换了。”当局人都是想挽回，但神告诉你，不是为了挽回旧势，而是卷土重来、彻底更换。怎么卷土重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人是不是还要征战？就是神说的，国与国争，民与民争，是吧？最后让人互相厮杀，不需要神毁灭人，互相厮杀就完了。所以说是不是卷土重来？他们想着这个局势过了，稳定了以后，不管是张三还是李四坐江山，这就是太阳升起来了，可是神说：“在不知不觉当中，世界各国形势越来越紧张，一天比一天崩溃，一天比一天混乱，各国的首脑都想着争夺最后的权势。真没想到，我的刑罚已临到了他们，想争夺我的权力，妄想！”（摘自《话·卷一神的显现与作工·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八十二篇》）撒但还想来掌权呢，但神已经把权柄收回来了，撒但已经不能作王了，撒但的国已经不复存在了。“而是卷土重来、彻底更换了。”也就是说，战争也好，争夺也好，张三被打下去了，李四上来了，王五是不是又不让了呢？互相征战，互相厮杀，卷土重来，彻底更换。

“这是神在全宇之下的计划，要更换新的世界，最主要的还是先将人更新。现在最关键的是将人都带入神的话中，并不是只让人享受‘地位’之福，而且正如神说的‘我在国度之中作王，但人并不把我当作国度君王对待，而是当作“天上掉下来的救星”一样对待，所以人都盼望我给予其施舍，并不追求认识我’，这是所有人的实际情况。”“这是神在全宇之下的计划，要更换新的世界，最主要的还是先将人更新。”这话怎么理解？神告诉你要更换新的世界，怎么才能把世界更换了呢？最根本的是什么？最根本的是先将人更新。“最主要的还是先将人更新。”这里边有个“先”，从这句话里理解了神的经营计划，为什么神说审判从神家起首呢？在未更换世界以前，神得先得着这一批人，当这些人更新了以后才能更换这个世界，不能说更换了世界再更换人。所以神说审判从神家起首的目的意义是什么？审判从神家起首是干什么呢？更新人就是要把人作成，把你作成就是把你培训成人。培训成什么人？培训成万物的管理者。你能够管理万物了，接下来这个世界就给谁？给你。神跟你说“这是神在全宇之下的计划”，神把经营计划告诉你了，要更换世界呢，原来的世界要垮台，新的世界要起来，已不是以往的世界了，太阳第二次升起了，和你原来想象的不一样了，卷土重来。什么卷土重来？以往的不要了，完全不要了，完全是神的国，要彻底更换。怎么才能彻底更换？神告诉你神的国要降临，既然神的国降临了，那就得有事奉神的人来作王掌权，这才能成了神的国呢。所以说，神把经营计划告诉你了，世界还没有倒塌的时候你就得操练吧？就像念书一样，你得先念书学到这个技能以后才能操持家务呢。这就是说审判从神家起首，明白这个意义了吧？那你看了这话有什么感受？有没有触动你的心？有没有感动？看见神的这一经营计划了吗？（看见了。）所以让你受苦是干啥呢？你看见神的全能了没有？你看见神的精心策划了没有？在这个世界安稳的时候，让撒但为你服务，抚养着你长大成人，他们扮演着演员让你去成长，认识撒但，所以说这个国家还不能灭。你每天等着让撒但灭呢，“什么时候灭呢？怎么还不灭呢？”你想着神灭了撒但以后有自由生活。能不能灭？（不能。）它得给你服务，你更新了没有？你能接班了才能让它灭呢。这就像希特勒打仗，打得快吧？打下来以后他得着了没有？（没有。）什么原因？打下来没人看守。世上有句话“创业容易守业难”，是吧？创业以后还得守，还得有人来看着呢。神把原来的世界灭了，

新世界建立了，把你放在那个位置上你能不能守住？神说：“你们的旧性实在是根深蒂固，若将你们放到宝座上，你们就不知天高地厚了，更不知何去何从。”（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实行　六》）那是不是第二个撒但来了？第二个撒但来了，那还叫神的国呢？所以不能这样作。神要保证，毁了世界的国，新国建立了，“我不能用扫罗，我得用大卫，你这个人是听我话的人”。所以在你这个人未听话以前，这个国能不能灭？不能灭。“要更换新的世界，最主要的还是先将人更新。”所以这个世界毁灭不毁灭，取决于这一批人是否更新了，这一批人作成了，这个世界就可以倒下了，这就是说众子民越成熟，大红龙越垮台，目的意义就是让你去管理万物。现在你心里得不得安慰？神在你身上带着期盼、带着期望，你呢？你在神身上带着什么？带着勒索，你是强盗。你说你刚进来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活出？就把这个工作交给你，你作的是啥？咱每个人都体验了，每个人都接受了一个托付，咱做的是什么？能不能用？咱给神家带来多大的亏损？让你去认识一下，让你去经历一下。所以说“要更换新的世界，最主要的还是先将人更新。”咱这个地方作为一个试验之地，把这一批人先操练一下，先更新。刘恺，明白这个意思吗？（刘恺：嗯。）那你计划做什么？还做囚犯吗？（刘恺：我不做囚犯，我要做新人。）“现在最关键的是将人都带入神的话中”，你知道神为什么要这么作了，神作工的目的意义是为了让你更新，成为新人，是要把神的万物交给你让你去管理，这是不是神的好意？是不是神的拯救？是不是神的赐福？可你怎么对待呢？怎么去迎接呢？咱在这儿每天还为着地位、名誉打斗呢，抱着撒但不放，还接受撒但给你送来的一些意念，咱是不是太不仁义了？“现在最关键的是将人都带入神的话中，并不是只让人享受‘地位’之福”，“地位”带了引号，你说咱在场的哪个人不是想享受地位之福呀？有素质的也好，没素质的也好，给你地位也好，不给你地位也好，都还享受地位呢。老柳刚来了还想享受地位呢，刚来了还想当个“弼马温”，还想“大闹天宫”呢。神把神的心意告诉你，这是不是异象？把这个当作你的异象。

“而且正如神说的‘我在国度之中作王……’”，你得听明白了，你是来事奉谁的？你是来神的国了，谁当君王呢？神是国度的君王，你不要在这儿称王称霸。“而且正如神说的‘我在国度之中作王，但人并

不把我当作国度君王对待，而是当作“天上掉下来的救星”一样对待，所以人都盼望我给予其施舍，并不追求认识我’”，“国度君王”和“天上掉下来的救星”作一个对比。“这是所有人的实际情况。”所有人，不要把你排除在外。神来在地上，神是来作国度君王的，而人把他当作什么？当作救星对待。国度君王和救星有什么区别？能不能认识到这两者的区别？（国度君王是作王掌权的，救星是你有苦有难的时候来救你的。）从字面上理解是这样，是吧？（嗯。）是说人对待神的态度，神实际上是国度君王，人却把他当成救星。咱想象一个画面，你没有见过国度君王，你可以想一下国家的一个王，当皇上往龙椅上一坐，下边的大臣是什么表现？俯伏叩拜。这是大臣对待一个国王的表现。咱今天有没有这个表现？“天上掉下来的救星”，咱看过电视里播放的哪个地方遭灾了，飞机空运一些救灾物资，那是不是他们的救星？他们对那个救星是什么态度？他们跪下来朝拜？他们一眼盯着那些救灾物资，看着它什么时候掉下来，一手拿着袋子，一手拿着耙子，跟捡破烂的一样，东西一掉下来一哄而上，赶紧抢。讲不讲理？（不讲理。）不讲理地抢，那是什么？强盗、土匪，掠夺。把这两个画面看一下，你对神的态度是不是跟对待天上掉下来的救星一样？你的实际表现是不是这样的？王路能不能看到这个画面？（王路：能。）肖其抢了没有？（肖其：抢了。）抢什么了？（肖其：抢地位。）抢地位、名誉、钱财、情感。这是不是都算抢？因为这都不属于你，一切都是从神来的，所以说你追求的这些东西都属于抢。神赐给你，你要；神不赐给你，你不能抢。王强抢了没有？（王强：抢了。）抢什么了？救灾物资掉下来了，里边是不是什么也有啊，力气大的、厉害的、跑在前边的人抢什么？有黄金不抢白银，拣好的抢。救灾物资里有矿泉水，有饼干、点心，他看着矿泉水要不要？（不要。）一手扒拉开，在里边拣好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我的”。王强是不是这个演员？王强抢什么呢？“说我是畜生，我怎么是畜生呢？不要，我要做人！”这是不是要抢？给咱什么是什么，但是咱不能有自己的要求，更不能去抢，不能说“我接受不了、我接受不了！”你就是一个畜生投胎成人来到地上，这是不是恩待？就是给你矿泉水、给你窝窝头，你该不该感恩？（该。）可你不要，你要抢好的，抢你看中的。伟骏抢不抢？（伟骏：抢。）没有一个不抢的，是吧？神说所有人都是这种情形。那你这种情形神看见了没有？（看见了。）那你还

抢呢？（不抢了。）（不抢也不由自己。）不抢还不由自己，因为你不抢还不由自己，所以神就要让审判从神家起首。审判完神家人以后接着审判谁？是不是外邦、不信派？（是。）对于外邦、不信派是话语的审判吗？是事实临及。那你看见什么了？神家人临到的是刑罚，外邦、不信派临到的是惩罚。所以说这个事实就临及，必须事实临及。再一个就是神作工结束的时候外国人都要拥入中国，而中国的每一寸土地都要受到咒诅，每一个人都要受到咒诅。都要受到咒诅，外国人还要拥入中国，拥入中国干嘛？神不作无意义的工作，看到什么了？审判从神家起首，话和你说尽了，你就是不听，今天和你交通让你看见了你在神面前是土匪，是抢、是夺，你没有把神当神待。神是你应该来敬拜的，你看不见君王，最起码能看见国王，老百姓和大臣是怎么对待国王的？看以色列人是怎么事奉神的？这是不是应该有一个画面？以色列人是怎么事奉神的？你是怎么事奉神的？你是不是在事奉神？当你看见这个画面的同时世界在发生着变化，在你看见的时候，神是不是要让你变化，给你留有悔改机会？当你看见了以后就看你变不变。所以神说："事实就成就在眼前，一切一切都已成就，我的工作步伐越发加快，如点燃的火箭上升，谁也料想不到，只有事情发生之后，你们才会明白我说话的真意。"（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九十三篇》）神作工的步伐加快，如点燃的火箭上升，消极的越消极，积极的越积极，你已经看见这个景象了，有这个异象了，你走得是不是会更快一些？你走得会更快一些，外边还有灾难"打"着你，你害怕，你不走也不行。与此同时神作工到了最后，定时炸弹爆炸了，外国人要拥入中国。为什么拥入中国？是因为中国的每一寸土地都要受到咒诅，所以外国人才拥入中国。神的子民在哪呢？在外国。神的子民要进来，进来干啥呢？领略神的作工、神的奇妙作为，神要让他们看见神的作为。什么作为呢？现在听出来什么味道了吗？什么味道？神要来咒诅、惩罚这个国家，神的烈怒要让人看见，但是人能不能经历这个烈怒呢？你只能去看，看戏，不敢让烈怒降在你身上，烈怒降在你身上你就完了。像以色列人一样，以色列人去了埃及，借着降十灾，神是不是向以色列人显现了？神的作为向人显现了。神降下十灾，遭灾的是谁？埃及人。那以色列人是在埃及人遭灾的时候看见了神的权柄、作为，看见了神的性情，看见了神的大能，使他们对神产生一颗敬畏的心，这是神以前作过的工作。今

天神告诉你中国是要受到咒诅、惩罚的，然后外国人都要拥入中国，所以说中国十几亿人都是演员，都是要受到咒诅的，中国的每一寸土地都要受到咒诅，外国人是神的子民，人家都是来看戏的。所以在毁灭、咒诅、惩罚了悖逆之子以后，子民的生命是不是增长了？是不是对神有敬畏、有惧怕了？为什么要让他的生命增长呀？是为了神的国度降临以后人能守住他的行政。因为人不经历这个还不害怕，怕人在国度里触犯行政，遭击杀。今天和你交通这个隐秘是拯救，在神的性情没有向你公开的时候，先让你装备话语，然后今天又告诉你，揭开这个奥秘，让你去认识、让你去看见，真实的理解了，紧接着事实上演，这是培训你的过程，神要培训你、训练你，让你能够学会顺服神，不至于抵挡神。让你学会顺服神，不抵挡神，是为了保守你，是神的救恩，不要让你做什么，或者操练你的时候你嫌难呢，如果你现在不操练，或者你混过去了，你在国度里边站立不住，必然受惩罚，那是不是有点太亏了呀？所以你要珍惜这段大好时光，在正好操练、训练你的时候，你不去增长见识，你偷懒、偷奸耍滑，到最后神要根据你的见证定你结局的时候，也就是把你派上战场的时候，你应对不了，你只能是阵亡。所以说为了以后能够剩存下来，能够站住见证，那你现在就必须得操练，现在就得另立计划，重新做人，得有这个心志与目标。你没有这个心志与目标，没有这个异象，你现在还不操练，还在打斗，你和弟兄姊妹都不能相处，那外国人进来了，你能和人家相处了吗？更不能相处了。那你说，是不是把自己毁了？刚才咱说了两个画面，让这两个画面成为你的异象，也就是你的方向。一个画面是看见你所做的是什么，你是强盗、土匪，拿着口袋、耙子时刻准备着在神身上捞油水。一个画面是人正常应该是事奉神，可咱就连敬拜、朝拜都没有。就不用说敬拜、朝拜了，就连基本的尊重都没有，甚至连承认都没有！你信他的程度在哪儿呢？你信他的成分在哪儿呢？有没有信的成分？你可以相信你的家人，可以相信你的朋友、兄弟，但你对神话信不来，这是多么可悲、卑鄙的行为！这是不是实情？你对神的话信不来，你还想得着神的赐福，嘴上还说“我是跟随神的人”，这是不是都是假话？嘴在天上，脚在地上。

“所以人都盼望我给予其施舍，并不追求认识我”，刚才咱说的是你尽本分的时候掠、夺、抢，还有一个，让你尽本分的时候你说什

么？“家里有孩子念书呢，走不开，家里得挣钱呢，走不开”，这是不是都是掠夺？（嗯。）施舍，想让神给予施舍。“这是所有人的实际情况。现在关键是把所有人贪得无厌的心全部打消，从而让人无所索取地认识神，难怪神这样说‘多少人犹如乞丐一样来我前“求告”；多少人拿着“口袋”向我张开以求得我给予其生存之食’，等等几种情形都点出人的‘贪心’，并不是爱神，而是向神要求什么，或者是在人的盼望中得着什么。”刚才给了你一个画面，让你看见你应该是什么表现，而现状是什么表现，有路了，是吧？现在关键是干什么呢？是要把所有人贪得无厌的心全部打消。所以你看见我在揭露解剖你的时候是干什么呢？你之所以在这儿不痛快、难受，或者打闹，你是不是想让我听你的，给你点恩典呢？可是来了这儿是什么？我给不给你？（不给。）不给反而是把你打回去，把你得福的心打消掉。“现在关键是把所有人贪得无厌的心全部打消，从而让人无所索取地认识神”，章达，看了这话怎么想的？章达现在和黎夏配搭做什么事情觉得有点困难，有点张不开嘴，如果不给她个脸色，心里有点不平衡，有点过意不去，是吧？你和她能不能和睦相处？（章达：能。）咱交通以前你和她能不能和睦相处？（章达：不交通的时候里边还有点怨气。“把脸面丢了就不能要了？就不能留一点啊？”）“我不能拿着口袋抢，我手里还不能少拿一点啊？”人的心不死啊！今天如果你是从大街上拉回来的，你还有没有这个想法？（章达：没有。）如果你是孤儿，你来到这个家，你和家人好不好相处？（章达：好相处。）你要是自己把自己当成亲孩子，这就麻烦了。亲孩子说：“这是我的！”孤儿说什么？“嗯，你的、你的。”孤儿有没有脾气？没有脾气。（申阳：孤儿有脾气也耍不出来。）孤儿还敢有脾气呢？孤儿、孤儿，人家从外边把你捡回来，你到了人家家里你还有权？（人家给他吃给他喝就已经不错了。）（申阳：到了一定程度孤儿也有脾气呢。）那除非是你申阳，是吧？为什么呢？就是农夫与蛇，人家救了它了，它能反咬一口，正常人不应该。他是从外边捡回来的孤儿，他有碗饭吃就行了，他觉得“那东西不是我的，不应该给我，人家给我是人家对我的一种恩待，人家给我水喝、给我口饭吃已经了不起了，我还得感恩呢”，因为什么？他认为“这不是我亲爹，不是我亲妈，人家不应该给我，这不是我的，人家给我是恩待”，他不仅不生气，不仅不霸道，反过来还要感恩，“谢谢”，还感动得流泪呢。饥荒来了，有人过来向你讨饭吃，你吃肉，你

拿个馒头给他，他立马跪下来给你磕头。他会不会说“你吃肉，给我馒头”？他要是这么说那他就该死了，还吃馒头呢。章达是不是那个人，“你吃肉我吃馒头”？“弟兄，你训他们我就不能训他们呀？”搞清楚了吧？这条路好不好走？你得把自己看清楚，看清楚你是谁。就是今天说的，你不要老把自己看成人。你是谁？你是畜生、你是魔鬼，你就不是这家人。你来神的国是来效力的，“我就是效力者，人家不嫌弃我就行了”，你怎么还能嫌弃人呢？你是畜生，你是驴，今天转成人了，别人看见说“你这驴样，你还高兴呢？”你高兴不高兴？“我是驴转成人了，我不高兴能行吗？”别人笑话你、欺压你，你在乎不在乎？你自美呢，“我原来是驴，我今天变成人了，我能不高兴？我不仅成了人，最重要的是神还把我当人待，我能不高兴？”少你吃了还是少你喝了，你还非得让别人都高举你，这就是贪得无厌了。如果你本来是个畜生，你看到神把你当人待，你有良心，你就不这么贪得无厌了。当你从畜生转成人以后，你还要争夺人的位置，那神怎么看待你？这一下你就不是畜生了，成什么了？成魔鬼了。魔鬼也不是好魔鬼，是不是该惩罚了呀？因为你一点良心理智都没有，你就不看看你自己是谁。说句不好听的话，你撒泡尿照照镜子看看自己是谁。一照镜子一看“我是个驴”，驴还要面子？你见过哪头驴要地位、要面子？所以说，神对喜欢地位、名誉的驴好处理，它什么时候就不要地位、名誉了？让它当人以后，它非要争夺地位，非要要这个地位，是吧？那神会怎么处理？它怎么就不要地位了？它脱不了神帮它脱，怎么就没地位了？（转成畜生。）让它继续转驴它就不要地位了。就像王强，“你别说、别说，我接受不了！”让王强转成驴以后他还说“你别说、别说”？还有这话吗？（没了。）他服服帖帖的，“嗯，我就是驴”，这是不是承认了？可是现在给王强穿了个肉身的时候，他不看看自己是谁的时候，他就装人，“我就是人”。申阳，穿了个羊皮，就说“我就是羊”，是吧？这个好解决，如果你解决不了神帮你解决，你看你是自己解决，还是让神解决。（自己解决。）这就像脱情感一样，家庭问题你自己处理得了就处理，处理不了神说神用武力解决，在神那边没难事。因为国度里边是绝对不允许污秽存在的，国度里边绝对没有忧伤、没有眼泪。不要进了国度了，在国度里成了效力者了，你说“我不愿意做效力者，我想做子民呢”，你还有野心呢，效力者是谁？效力者是不是就是畜生啊？你还不愿意做效力者呢，那你连做效力者的资格

都没有了。所以，刚才说这个时候是干啥呢？这个时候就是操练咱呢，最后时期就看你是否能够把自己摆上。章达有路了吧？知道刚才说的路是什么吧？你要看到你是孤儿，你是从十字路口拉回来的，这个必须得清晰。按神拯救人来说，咱是不是都是从十字路口拉回来的？咱并不是什么真正追求真理的人，就更不要谈子民了，在教会里都是些渣子，都是教会里面看不起来的，有什么可高傲的呢？是因着神的作工高抬恩待了你。神怎么说的？神说："现在人的观念太多，逼得我只能在人所看不起的人身上发表我的心意，使那些自高自是、骄傲自大、有野心、站地位的人羞愧。"（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二十六篇》）神要借着你来羞辱那些自高自是、骄傲自大、有野心、站地位的人，可没有把他们羞辱了你却狂妄起来了，是吧？你忘了你自己是从十字路口拉回来的。得时常记住咱是从十字路口拉回来的，当你知道自己是从十字路口拉回来的，你就是那个孤儿、野孩子，你就没有那些张狂劲儿了，你也没有那么多要求了，别人就是虐待你一下，你是不是也觉得正常呀？黎夏哪天就是耍你一下、骂你一下，"我就是个孤儿，还说啥呢"，这还有痛苦呢？（章达：没有了。）没有痛苦了。黎夏明天就骂她呀，黎夏不敢说"弟兄说的都是实在话，你是孤儿，我是亲孩子"，这就麻烦了。所以说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了。

"现在关键是把所有人贪得无厌的心全部打消，从而让人无所索取地认识神"，无所索取地认识神，没有要求，必须得认识神。"难怪神这样说'多少人犹如乞丐一样来我前"求告"；多少人拿着"口袋"向我张开以求得我给予其生存之食'，等等几种情形都点出人的'贪心'，并不是爱神，而是向神要求什么，或者是在人的盼望中得着什么。"这些都知道了，是吧。"人都具备饿狼的本性，都是狡诈而且贪婪"，章达就是恶狼的本性。章达不服，这就背上一个"恶狼"的名了，明天得改名字了，"恶狼"。"都是狡诈而且贪婪"，这个能理解吧？（能。）"所以神一再向人提出要求，逼迫人将'贪心'交出来以'诚心'爱神"，贪心是指什么？你的要求、索取，也可以说是你尽本分的掺杂。"逼迫人将'贪心'交出来以'诚心'爱神，实际上，到目前为止，人仍没有完全把心交出来给神，都是脚踏两只船"，这个一点都不假吧？都是脚踩两只船。"时而靠自己，时而'靠'神却并未完全投靠神。""时

而‘靠’神”，“靠”带了个引号，真靠还是假靠？（假靠。）为什么要假靠？里边带着撒但的诡计，所以不是真靠。“当神作工到一个地步时，所有的人都活在真实的爱心与信心之中，神的心意就满足了，所以说神的要求并不高。”你觉得神的要求高不高？（不高。）“当神作工到一个地步时”，到什么地步？人人都起来见证神。你有掺杂，你做出来的活儿算不算见证？（不算见证。）所以不能有掺杂，不能让撒但抓把柄。“当神作工到一个地步时，所有的人都活在真实的爱心与信心之中，神的心意就满足了，所以说神的要求并不高。”到人都能把掺杂、奢侈欲望、野心全部取消掉，所有人都活在真实的爱心与信心之中，这时候神就满足了。为什么人人都能起来见证神呢？今天把异象给你打开了，跟随神的谁敢不出来见证神？有没有？（没有。）为什么？今天跟随神多年了，你在这儿好像没有迈了几步，是因着什么？你为什么敢这样呢？一个是神的作工步骤，第二个就是你没有看见神惩罚人的手，等事实临及了你就不敢了。你看着这一天远不远？我感觉不会很远，因为人明白过来以后有路可行了，然后后边再有灾难逼着，这是不是进入正轨了？他想放荡不敢、不能了。你今天之所以放荡、没有敬畏，是因为你没有看见，如果像以色列人一样，把你放在埃及，让你经过那十灾，看你敬畏不敬畏，再经过旷野里四十年，看你敬畏不敬畏。

人与神的关系丑陋不堪（四）

“在众子、子民之中，天使时时在运行，天使奔跑在天上与天下之间，天天回灵界之后下到人间，这是他们的本分，所以，众子、子民天天得到牧养，而且生命逐渐变化，当神改变形像之日，天使在地的工作也正式完成，从而归回天界。”这个咱体验到了吧？“天使时时在运行，天使奔跑在天上与天下之间”，你看见了没有？（没有。）没有看见天使，是吧？没有看见天使奔跑，从天上跑下来又跑上去。王强看见了没有？（王强：没有。）苏吉看见了没有？（苏吉：看见了。）晓孙看见了没有？（晓孙：没有。）没看见。“天使奔跑在天上与天下之间，天天回灵界之后下到人间”，后边是不是给你说清楚了？天上是哪儿呀？天上就是灵界。“天天回灵界之后下到人间，这是他们的本分”，王强看见了没有？（王强：没有。）还没看见。晓孙现在看见了吗？（晓孙：没有。）奥秘你看见了吗？（看见了。）奥秘你是怎么看见的？不从天上取下来你能看见？神前面怎么说的？“这是所有人的实际情况”，所有人的实际情况，什么实际情况？人是不是都是强盗？当你看见那两个画面，神要的是敬拜神的画面，但你是强盗，你还敢做强盗吗？（不敢。）那我今天给你揭示出来这是不是奥秘？（是。）那我这个奥秘是从哪来的？（从天上来的。）看见了没有？（看见了。）“天使奔跑在天上与天下之间，天天回灵界之后下到人间”，你说你得的奥秘还少呢？不是这些奥秘伴随着你，你能走到今天？如果没有奥秘，只是揭露解剖，你能顶得住吗？你还往前面走吗？你是没有异象的。所以是这些奥秘伴随着你，你才走到今天。“这是他们的本分，所以，众子、子民天天得到牧养，而且生命逐渐变化”，咱是不是得到牧养，生命变化了？这是不是果效？（嗯。）“当神改变形像之日，天使在地的工作也正式完成，从而归回天界。”作工结束了，天使归回到天界了。“现在的所有众子、子民都处于同样的光景，随着分秒的转动，所有的人都在变化，众子、子民日渐成熟，相对之下，所有的‘悖逆者’也在大红龙面前发生变化，人不再为大红龙尽忠，鬼不再顺从它的安排，而是‘各行其是，都在为自己各奔前程’，所以神说‘地上之国怎能不灭没？地上之国怎能不倾倒？’”这个看见了没有？众子、子民都处于同样的光景，这个看见了吧？（嗯。）

为什么众子、子民处于同样的光景呢？（因为摸不着。）因为你摸不着，只能是供应你什么是什么，得着同样的供应，是不是就是同样的光景？随着分秒的转动，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的生命逐渐增长。“所有的人都在变化，众子、子民日渐成熟”，现在你虽然没有成熟，但是前面的路你是看见了，这个前景你是看见了。“相对之下，所有的‘悖逆者’也在大红龙面前发生变化”，所有的“悖逆者”包括谁？跟随神的人中间的不信派，还有属世界的不信派。你看原教会的不信派，带领工人是不是控制不了了？（嗯。）你再看世界上的人，他们还听党中央的话吗？（不听了。）你看看那些视频，以前警察出来以后世上的人是怎么看的？是神圣的，是值得人尊重、尊敬的。现在呢？（现在是要往死打呢。）这是人手里没有武器，有武器就该反了。你看现在互联网发出来视频以后，大红龙不让人在视频下边随便评论，敏感词汇不允许随便发，随便一发就把你抓了。所以人一看见视频里有一群警察出来以后，视频下边的评论区就不说话了，发的都是讽刺的图片，不是日本人的图片就是狗的图片。以前都叫“警察叔叔”，现在叫什么？（狗。）这就是让你看见“所有的‘悖逆者’也在大红龙面前发生变化，人不再为大红龙尽忠”，刚才光是说下边的老百姓不拥护大红龙了，那些当官的呢？跑的跑、走的走、贪的贪。“鬼不再顺从它的安排，而是‘各行其是，都在为自己各奔前程’，所以神说‘地上之国怎能不灭没？地上之国怎能不倾倒？’之时，天霎时便压下来”，神说地上的国要灭没，你现在是不是能看见了？（嗯。）你都看见了，所以你不要每天说“怎么还不灭呢？怎么还不灭呢？”“所以神说‘地上之国怎能不灭没？地上之国怎能不倾倒？’之时，天霎时便压下来……似乎有一种不祥之感，预示着人类的结局。”这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感受到了？不仅是你感受到了，外邦人都感受到了。“这里所预示的各种不祥的预兆，正是在大红龙国家发生的事，凡在地之人谁也逃脱不掉，是神在话中的预示。”谁都逃脱不掉。“现在在人的预感之中，都觉着时间不久，似乎觉着一场灾祸要临及其身，但人又无法摆脱，所以人都处于失望之中。神说‘我天天在布置国度“内室”，不曾有人突然闯进我的“工作之屋”而打扰我的工作’。”你看见了没有？“神说‘我天天在布置国度“内室”，不曾有人突然闯进我的“工作之屋”而打扰我的工作’。”咱上午交通的异象、奥秘是不是神的智慧？神的智慧建立在撒但的诡计之上，明明白白地和它说，它都听不懂。“我天天在布置国

度‘内室’”，等到了哪一步，神给我一个开启，我明白了以后给你交通，是不是统一有个变化了？这是不是布置的“内室”？（是。）“不曾有人突然闯进我的‘工作之屋’而打扰我的工作”。就像这个异象，神作工几十年来，没有人闯进来，是吧？（嗯。）

“其实，神话之意并不只是说让人在神的话上认识神，最主要的是指神天天在全宇之下预备各种各样的动态，以便为下一部分工作服务，之所以说‘不曾有人突然闯进我的“工作之屋”而打扰我的工作’，是因为神在神性里作工，即使人有心做但也插不上手，不妨试问：难道你能布置全宇之态吗？”咱看见全宇之态了吧？全宇现在处于什么状态？乱作一团吧？各个地方都战争四起，有谁能布置呢？“难道你能布置全宇之态吗？你能使在地之人都悖逆其‘祖先’吗？”外邦人以前还有亲戚朋友呢，现在世界的人还有没有亲戚朋友可言？（没有了。）外邦人都看见没有亲戚朋友可言，不存在。“你能使在地之人都悖逆其‘祖先’吗？你能调动全宇之人为神的旨意效力吗？”你看咱来这儿是干什么的？神答应你，你效完力了以后就剩存下来了？没有答应你吧？（没有。）不仅没答应你，还让你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地效力，还要看你的表现呢，是吧？你即使看见你没归宿，你跑吗？没归宿你也不敢跑。“你能调动全宇之人为神的旨意效力吗？”祭司弟兄开始作工的时候，那些宗教界的牧师、长老是不是都下监了？咱今天要开始扩展的时候，原教会是不是又开始大抓捕呀？（嗯。）“你能调动全宇之人为神的旨意效力吗？”为什么要看这个呀？知道看这个的目的意义吗？刚才说神能布置全宇之态，还能让所有人都悖逆其祖先，这里又说调动全宇之人为神的旨意效力，你看大红龙是不是为神效力呢？让它起来干什么它干什么。为什么要认识这个呢？认识这个是要认识什么呢？认识神的权柄，让你确定神的存在，不要老是脚踏两只船，把这话说出来，让你去体验、感受一下神是不是确确实实存在的。体验、经历、感受，确认了“神就是存在”，这个时候异象就能在你身上扎下根了。你在经历中认识到神确实存在的时候，你再走这条路就稳了，就扎下根了，就不容易变了，别人就迷惑不了你了，因为你看见了、体验了。我跟你交通这个就是让你扎根，如果这个在你身上扎不下根，你在这上面不去寻求、不去认识，你不去证实神确实存在，到将来有大事发生的时候，你能站立得住吗？（站立不住。）以后有好

多不合你观念的事要出现，邪灵污鬼再出来作点神迹奇事，你是不是又倒了呀？（嗯。）那你最起码得看他是不是神，怎么看呀？神在这里跟你说“不妨试问：难道你能布置全宇之态吗？你能使在地之人都悖逆其‘祖先’吗？你能调动全宇之人为神的旨意效力吗？”不要让撒但拿小小的神迹奇事把你迷惑了。“你能使撒但任意猖狂吗？”咱害怕撒但猖狂吗？你看大红龙多猖狂，吓得你东躲西藏，是吧？在这儿神怎么说呀？“你能使撒但任意猖狂吗？”什么意思？撒但这么猖狂，是谁让它猖狂的？（神。）是神让它猖狂的。所以说，环境由神兴起，由神摆布，你必须得有这个信，你不能只是一味地胆怯、害怕，你胆怯、害怕就证明你心里没神，你没信。你信的实际在哪呢？环境再大，那是神摆设的，那是对你的检验，你必须得有这个信，而且还得有你的配合，但你得把信和试探分开。“你说撒但这么猖狂，是神让它猖狂的，那我得对神有信”，然后环境你也不管了，也不注意了，你说“神主宰”，这属于什么？这就是人的试探。该人配合的，你必须得配合上。一个是不要走到神前面，一个是你能做的做，不是你能做的，你不要去强做，你不要一味地躲藏，你一味地躲藏就是没信了。“你能让人觉着世间的凄凉、空虚吗？”外邦人是不是也感觉到世间的凄凉、空虚了？为什么外邦人现在不听大红龙的了？经过一场瘟疫以后，外邦人的心态全部都发生变化了，他追求地位、名誉的心不是很严重了，开始注重什么了？开始注重人生意义了，“该怎么活着呢？”“这些人都无法做。在以往，当撒但的‘本领’没全部施展出来时，神每作一步工作它总要搅扰一番，这一步撒但已是黔驴技穷了，所以神让其自己显形，从而让所有的人都认识它，这是‘不曾有人打扰我的工作’的实情。”“不曾有人打扰我的工作”，神作的什么工作？好比说咱过来聚会，王路提前给你上演一场。在尽本分的过程中王强上演还轮不上王路上演的时候，神怎么作的？神就让王路头疼，让他顾不上表演，等王强休息了，王路的头也不疼了，开始表演了。神作的是什么工作呀？神就是让人去认识它，“从而让所有的人都认识它”，这个“它”不是指这个人，而是指演员。

“众教会之人，天天在看神的话，天天在‘手术台’上接受解剖工作，例如‘失职’‘辞退’、人便‘坦然无惧’‘撇弃’、无‘情感’等等这样的讽刺之词，把人都‘折腾’得羞口难言，似乎浑身上下、里里外外无一处

是让神看得惯的。”“失职”说的是什么？是不是人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应付糊弄，神对人的一种揭露？（是。）“‘失职’‘辞退’”，你尽不好本分把你撤下来。“人便‘坦然无惧’”，这个能理解吗？今天我跟你说的那两个画面，一个是把神当作君王，一个是把神当作救星。你把神当作什么了？（救星。）你把神当作救星，你感到害怕了没有？（之前没有，现在就感觉害怕了。）你看人家王路，坦然无惧；你看人家章达，坦然无惧，不害怕。“例如‘失职’‘辞退’、人便‘坦然无惧’‘撇弃’、无‘情感’等等这样的讽刺之词”，这是不是刺激你呢？“把人都‘折腾’得羞口难言，似乎浑身上下、里里外外无一处是让神看得惯的。”今天把这个画面给你摆在面前，告诉你说“你看神看见你是什么？你就是强盗，你就是土匪，没有一个地方是神可以看得惯的，没有一个人是能让神看得惯的”。“神为什么把人的生活说得这么露骨呢？”今天这篇神话说得露骨吧？你信神，你对待神的态度是把神当作了救星，你成了强盗。实际上你是个受造之物，神是让你来敬拜的。把咱的日常生活用一个画面画出来了这是为了让咱好理解。“神为什么把人的生活说得这么露骨呢？是故意给人难看吗？所有的人的脸似乎都抹上泥巴洗不掉似的，人的脑袋都耷拉着，犹如‘诈骗犯’一样，天天在交代罪状。”咱现在还没有走到天天交代罪状这一步呢，现在是在光的威逼之下才承认自己的不洁，还没有到了自己去认罪的那一步。那紧接着就是你们的任务了，逼着天天认罪。就像今天逼着老柳一样，上午犯了罪，下午就来认罪，天天得认罪。老柳听懂什么意思了吗？（老柳：听懂了。）“人被撒但败坏到一个地步，自己的实际情形并不全知，但在神看来人的全身各部分，甚至骨髓里都是撒但的毒素，因此神揭示得越深人就越害怕，从而让所有的人都在人的身上认识撒但、看见撒但，因为人的肉眼根本看不见撒但，既然一切进入实际，所以神将人的本性即撒但的形象揭露出来，从而让人看见实际的撒但，这样更有利于对实际神的认识。”“人被撒但败坏到一个地步，自己的实际情形并不全知”，今天我给你描绘出来这个画面以后，这才看见了吧？你当了强盗你都没看见，不全知。“但在神看来人的全身各部分，甚至骨髓里都是撒但的毒素”，就像昨天苏吉反映一个问题流露出来的都是毒素，怎么反映的？你没有衡量事情的正反面，直接就把问题抛出来了，而且是面带笑容试探地说，为什么面带笑容试探地说？因为你怕有什么不妥，即使有什么不妥，你的这个笑是为了缓和气氛，从这就

看到了你的态度、观点。而且你反映的情况和我问的情况是不一致的，为什么会不一致？我要在这儿了解一个人的情况，看他有什么表现，根据他这个表现看你对他有哪些认识。而你是针对这个人“他还有什么、他还有什么”，有种落井下石的感觉，你不是想解决这个人的问题，而是当成一种乐趣。就好比你外甥被人杀了，你要去法庭上举证，法官说“他杀了你外甥，你把他杀人的证据拿出来”，你一边笑着一边拿着武器，别人怎么看你这个人呀？“这是你外甥？仇人都不是！”就是个魔鬼相，别说人样了，没有个人样。正常人应该怎么做？当你拿出证据的时候，你是带着什么？是不是应该带着一种恨恶、愤怒？这才是正常人的一个流露。更何况咱今天是信神的，都是弟兄姊妹，你带着一种喜笑就不正常，不是个人样。“甚至骨髓里都是撒但的毒素，因此神揭示得越深人就越害怕，从而让所有的人都在人的身上认识撒但、看见撒但”，就是今天给你描绘的这个画面，让所有的人都去认识一下。看见这个画面怕不怕？（怕。）为什么怕呀？（没有把神当君王。）你一个乞丐，蛆虫、粪土，你竟然在君王身上榨油水，竟然去抢君王身上的金银宝石，这是个什么画面？你见过没有？你听说过没有？有谁看见皇上的龙袍上绣着龙眼敢去抠一个？这还是乞丐干的，这是不是不知死活？（嗯。）“因此神揭示得越深人就越害怕”，让你看见你所做的，让你能感觉到害怕，因为你做的这个事原来你也不认识，你也不认为神看见你了，看见你什么？今天你所寻思的、你所做的，神就在那儿看着呢，你不得不害怕。“从而让所有的人都在人的身上认识撒但、看见撒但”，这是不是在人的身上认识撒但呢？这就是撒但的形象。神怎么评价撒但的？撒但是不是一种猖狂、狂妄自大？还有什么？你从抢君王身上的珠宝这个画面中看见撒但是什么形象？用一个什么词来形容？不知天高地厚、不知死活。还有什么？一个受造之物背叛了神以后，竟然能在神面前做出这样的事。（厚颜无耻。）不仅是厚颜无耻，比这个恶毒得多。咱找一个合适的词，对这个画面做一个评论。今天你看见的就是这个画面，这是不是看见撒但了？看见撒但的一种无耻之态，这是不是一种无耻之态？“认识撒但、看见撒但”，咱不仅是看见撒但了，还认识撒但了，认识撒但什么了？人是神造的，神对人是拯救、是救恩，反过来你背叛了神，你做在神身上的是什么？强盗、土匪。是不是得有这个认识呀？（嗯。）不仅有看见，还得有认识。“因为人的肉眼根本看不见撒但，

既然一切进入实际，所以神将人的本性即撒但的形象揭露出来”，这是不是把人的本性揭露出来了？（是。）人所流露出来的这个撒但相是不是比撒但还恶毒呢？因为撒但在灵界都不敢越雷池一步，可你呢？你因着无知者无畏，所以你就什么也不害怕，你就什么也敢干，你借着撒但给你的，你就敢在神身上抢、夺。“从而让人看见实际的撒但”，灵界的撒但不敢越雷池一步，但是到了物质世界你就什么也敢干。“这样更有利于对实际神的认识。”认识撒但的目的是要干什么呢？（认识实际的神。）人常说“不走高山不显平地”，你没有吃过苦的，你就不知道什么是甜；你没有见过黑的，你就不知道什么是白。

“神在肉身中让人认识，又将撒但形象化，从而让人在所有的人的肉体中认识实际的撒但。所说的各种情形都是撒但作为的发表。”昨天咱交通的各种情形，那就是撒但的发表。“因此，可以这样说，所有属肉体之人是撒但形象的化身，因着神与其仇敌并不相合，是敌对的，是两个不同的‘势力’，因此，魔鬼总归是魔鬼，神总归是神，犹如水与火不相合，犹如天与地总相间。在神造人时，一类人是天使之灵，一类人无灵，因而被魔鬼之灵占据，所以称为魔鬼。到最终，天使总归是天使，魔鬼总归是魔鬼，而神总归是神，这叫各从其类，所以天使在地作王享受福分时，神归回居所，其余神的所有仇敌全部化为灰烬。”这个好理解吧？“天使总归是天使，魔鬼总归是魔鬼”，这个能看到了吧？你自始至终没有悔改，那你就是魔鬼，魔鬼总归是魔鬼。“天使总归是天使”，什么是天使总归是天使呢？众子、子民的灵属于天使的灵，这个知道吧？他是让撒但败坏了，没有被作成，良心理智还没有恢复，还是个死人，恢复以后还是天使的灵，所以“天使总归是天使”。人的灵无非就是两种：一种是魔鬼的灵，一种是天使的灵。动物投胎是没灵，动物投胎能够做效力者，但是魔鬼呢？魔鬼是从哪儿来的？魔鬼原来也是天使，天使是有智慧的，是让撒但败坏了以后，背叛了神才成了魔鬼，所以它的这个智慧就成了诡计了。天使的灵脆弱，成了人以后，让撒但败坏，败坏以后，因着听了神的话，看见神的作工以后苏醒过来，所以说“天使总归是天使，魔鬼总归是魔鬼，而神总归是神，这叫各从其类”。你是动物，你就没灵，你再不跟随神，魔鬼不就上身了吗？你跟随神了以后，魔鬼上不了身，那你也只是无灵的动物，因为动物是来效力的，只不过是让它做了个演员，演了个

戏，让人能够去认识，它不是重点。神是来拯救人的，主要是针对人说呢，魔鬼是要遭惩罚的。“所以天使在地作王享受福分时，神归回居所”，众子民还要辖管万民，是吧。“其余神的所有仇敌全部化为灰烬。其实，从外表来看所有的人都爱神”，这个“所有的人”指什么？指跟随神的人。神说话不对外邦人说。从外面看咱都爱神吧？从外面看都是撇家舍业的。“但根源都在于其本质，若是天使本性的人怎能逃脱神的手而落入无底深坑呢？”为什么天使本性的人不会落入无底深坑呢？天使的灵有个什么特性呢？首先说天使不仇恨真理，天使本身在天上就听话、顺服，人家能听懂正面事物，人家不懂那是不知道，人家知道了以后就能听话、顺服。所以说“若是天使本性的人怎能逃脱神的手而落入无底深坑呢？”无底深坑是落在黑暗里边了，是吧？人家是天使的灵，人家听了神话，听了正面事物以后，人家就相信、就顺服。你说他怎么能落入无底深坑呢？能落入无底深坑的是什么人？落入无底深坑的是眼睛“明亮”的人，对神话信不来的人。对神话能信得来的人就不会落入无底深坑。对神话能信得来的人是不是就活在光中了？（是。）这是必然的。所以本性就决定你了。魔鬼、魔鬼，它是特别特别地诡诈、圆滑，对神话信不来，对谁的话也信不来，所以它只能活在自己的想象里边，也就是活在黑暗里边，这是注定了的。所以说“若是天使本性的人怎能逃脱神的手而落入无底深坑呢？”不可能。从这儿看见神的公义了吧？（嗯。）人的本性、天性属于什么，人的结局、归宿就注定是什么。“若是魔鬼本性的人怎能有真实对神的爱呢？”有魔鬼本性的人就不可能对神有真实的爱，不管你明白不明白都告诉你了，告诉你你也实行不了，就不可能。从这儿就看见了神的公义，又看见了神的智慧，看见神不作神迹奇事，看见神道成肉身作工的意义在哪儿。如果神不道成肉身，这些魔鬼能不能显形呀？不能显形。神必须道成肉身成为基督，成为人子，他说出话来让人看见就是一个人说出来的话。如果你是天使的灵，你能够去认识“这是正面事物，我就得接受，我不去衡量你这个人，只要是正面事物，我就接受”。魔鬼的灵呢？他不喜欢正面事物，他也不愿意接受，“我看见你就是一个人”，他就脚踩两只船，他就试探着，所以才中了自己的诡计。这就涉及到神道成肉身的目的意义了。如果神不道成肉身，而是灵作工的话，撒但就容易钻空子，就容易浑水摸鱼，就容易伪装。撒但伪装，神能看出来，但是人不行呀，人看不出来。神道成肉身以

后，撒但是不是更猖狂了？为什么让它猖狂呢？让它猖狂是让它显形，是让人认识它，不能让一些无能的人说神无能，亵渎神说“你看撒但多猖狂呢”，那是神让它猖狂的，是为了让你认识它。我和你交通说话的时候，你受不受辖制呀？（不受辖制。）即使说审判刑罚的话临到你，也是温柔的，甚至我还得说笑着和你说，我怕你接受不了。我这么一说，你有什么反应？如果你是喜爱真理的，你不看我说话的语气、态度，你就已经觉得羞耻、害怕了，你自然就去实行了，就跟上了。那魔鬼的灵呢？他虽然看见我的话有点严厉，听着有点怕，但是他从我的态度上去判断、去看，“你说话也就是个这”，他把我当成绵羊。他看不见神话的严厉，看不见神狮子般的性情，他就根据我的话，根据我的语气、态度来判断我，所以他就不会害怕。如果他听了我说的话，他就要付出代价，他就要丢失虚荣脸面、地位，他就要疼痛，所以他就不接受。如果他不疼痛，没有这个损失的话，他可能也接受我的话。可是一揭露解剖以后，借着我这个语气、态度，他得不到一种外界的压力，感觉不到害怕，临到他的只是一些话语，这些话语如果达不到果效，那他就能张狂起来，因为这些话语压不住他。虽然话语是说了，但是他的说话里边有一种撒但性情，试探的心，“我办一件坏事或者我做个什么，我看看弟兄是什么态度。你虽然是说我的人性或者说我什么了，但是我看着你温柔和蔼”，他感觉到没什么事，不要紧，他是不是就还可以犯啊？如果不犯，他心里痒痒，他就受损失。“我是犯还是不犯？我看还可以，还能来一次，我从弟兄身上没有看见他的火气、怒气。不怕，神说了，只要在最后一次能站住见证就行了，我就等最后一次，最后一次我就站见证。”他能等到吗？等不到了。所以你在我这儿不受辖制一个是我说话柔和、温和，一个是你在我这儿能够畅所欲言。让你畅所欲言的目的是要干什么呢？让你放开，不受辖制，你能够流露出来，让撒但自由释放，引狼出洞，引虎下山，用这个来抓捕你的罪状。所以说你不要笑话我，这是神作工的一个智慧。就像神交通说那个狂妄的人的时候，神怎么说的？神说：“那你这人性情不好啊。”你看见神说这话动火了吗？（没有。）但是等神作工结束以后，可想而知神对恶人是什么态度呢！那仅是“你这人性情不好”一句话吗？神的性情不像绵羊，而像狮子。“若是魔鬼本性的人怎能有真实对神的爱呢？”若是魔鬼本性的人，那他对神的爱就不可能真实了。刚才交通这个话的时候跟你说，神用卑微隐藏就把

魔鬼本性的人给显形了，因为他并不宝爱基督的卑微，不认识神的卑微，他只是从外边来看，所以就把他给显形了。“这些人的实质并不是真心爱神，怎能趁机进入国度呢？”进不去。你现在看见怎么进不去国度呢？我在这儿建造国度呢，你在这儿想进国度呢，可是我这么卑微隐藏地事奉神，你在我身上，你看见这个“拦路虎”了吗？你看见我是拦阻你进国度的“拦路虎”吗？看不见。你看不见，那你不由自主就要显形。你一显形，人人都看见了，都抓住了，你还怎么进国度呢？你在这个环境下，你不去伪装了，就显形了，就定规了。所以说“怎能趁机进入国度呢？”进不去。你还知道怎么进国度吗？神说：“我在锡安放一块大石头，这石头对信的人来说是建造的根基，对不信的人来说是绊人的磐石，对那些魔鬼之子来说，又是砸死人的石头”（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一十八篇》），“对不信的人来说是绊人的磐石”，怎么说是绊人的磐石？就是被这个卑微隐藏给绊倒了。如果我用地位作工，卡着你，你还敢吗？（不敢。）这就不会被绊倒了。还没有听说过用卑微隐藏能绊倒“人”呢，只知道地位、权势绊倒人。不是绊倒人，是绊倒谁了？（魔鬼。）绊倒魔鬼了。“一切都是神创世时安排好的，正如神说‘我在风雨之中行进，我也在人世间度过年年岁岁，转而来到今天，这不正是我经营计划的步骤吗？谁曾在我的计划中多加一笔呢？谁能逃脱我计划中的步骤呢？’”刚才说了神作工的步骤，这是咱得知道的一个异象。“谁能逃脱我计划中的步骤呢？”谁能逃脱？谁也跑不了。

“神道成肉身要经历人生，这不正是实际的神实际的一面吗？神并不因着人的软弱而向人隐藏什么，而是把实情都向人赤露敞开，正如神说的‘我也在人世间度过年年岁岁’，正因为神是道成肉身的神，所以神才在地度过年年岁岁，从而经过各种过程才叫道成肉身，之后才能在肉身的神性里作工，再经过揭示所有的奥秘之后才可改变形像，这是不超然的另一方面解释，是神的直接指示。”看见什么了？“神并不因着人的软弱而向人隐藏什么，而是把实情都向人赤露敞开”，刚才我和你说的那两个画面记住啊，今天知道异象的重要性了，那两个画面得成为你的异象。那两个画面是什么？是不是神向人赤露敞开？你把神当成什么了？（救星。）你没有把神当成君王，而是把神当成救星。“正如神说的‘我也在人世间度过年年岁岁’，正因为神是道成肉身

的神，所以神才在地度过年年岁岁，从而经过各种过程才叫道成肉身，之后才能在肉身的神性里作工”，刚才说怎么成了道成肉身？经过了年年岁岁，就和普通人一样，经过各种过程，“从而经过各种过程才叫道成肉身，之后才能在肉身的神性里作工”。“再经过揭示所有的奥秘之后才可改变形像”，这句话有经历了吧？你对神的形像的认识是怎么改变的？原来你把神当成救星，可经过揭示奥秘以后你把神当成谁了？（君王。）这就该把神当成君王了。这是经过揭示奥秘以后达到的。“这是不超然的另一方面解释，是神的直接指示。”在你心目中神的形像是要改变的，原来神在你心目中的形像是什么？是你的观念，是你的想象，是你想象中的神，是并不存在的、任你摆布的那位神。那你心目中的这个神怎么改变形像？怎么成了实实际际的一位神呢？是经过揭示奥秘，才开始改变形像。这是不是咱交通的神向人公开显现以后的登山变像？怎么登山呢？你对神逐步地认识是不是登山了？你对神的认识是不是逐步加高的？当神登上“山顶”的时候，“哎，和原来那个神不一样了，登山变像了。原来他是救星，原来他是我的救世主、他是我的债主，现在成了我的君王了”。这是异象，告诉你是怎么达到这个果效的。“再经过揭示所有的奥秘之后才可改变形像”，从这句话你也可以知道，现在揭示奥秘是不是已经到最后时期了？快完了。因为在你这儿，你已经看见神的这个形像快改变了。“这是不超然的另一方面解释，是神的直接指示。”超然不超然？你看见异象了。你看约翰看见的异象是什么异象？他看见的是超然的。你看见的是什么？你看见的是实际的。实实际际地看见了神的伟大，对神产生了敬畏，看见了神对人的包容忍耐。神是不是太包容、太忍耐了？（是。）你看见了你的魔鬼样，看见你做在神身上的是什么，而神作在你身上的是什么。神说神的爱是浩瀚的、是硕大无比的，你看见了吗？看见神对人的包容忍耐有多大呢？“对神的话必须句句过关，不可马虎，这是神的托付！”为什么对神的话必须句句过关？（因为这是异象。）对，记住了，神的每一句话都是异象，不可马虎，这是神的托付！

471　人与神的关系如此不堪入目

人与神的关系仅仅是一个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是得福之人与赐福之人的关系，就是雇工与雇主的关系，雇工的劳碌只是为了拿到雇主赐给的赏金。这样的利益关系没有亲情，只有交易；没有爱与被爱，只有怜悯；没有理解，只有无奈的忍气吞声与欺骗；没有亲密亲密无间，只有永不能逾越的鸿沟。事情到了如此地步，谁能扭转这样的趋势呢？又有几个人能真正了解了解这种关系的危急呢？当人都沉浸在得福的喜悦气氛中的时候，是没有人会想到人与神的关系竟是如此尴尬、不堪入目。

——摘自《神三步作工的纪实精选·序》

359　人并不以心相待神口之言

1　神曾将国度美景展现在人的眼前，但人只是贪婪地注视着，但人只是贪婪地注视着，但无一人真有心志真有心志进入其中；神曾把在地之状的实情向人“反映”，但人只是听听，却并不以心相待神口中之言；神曾把在天之况告诉给人，但人都当作“美丽的传说”而听之，并不以真诚的心来接受接受神口的述说。

2　今天，国度之景在人间闪现，但有谁曾“翻山越岭”“翻山越岭”来寻求？若无神的催促，人仍在梦中不觉醒，莫非在地的生活就能将人的心将人的心吸引住吗？难道人的心中并无什么并无什么“高要求”吗？难道人的心中并无什么并无什么“高要求”吗？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二十五篇》

6 什么是圣灵引导

（龚辰思：我和晓霞之间的思想观点有点冲突。当时是晓霞和另一个姊妹传的我，我还以为她们是原教会的来给我聚会要把我找回去呢，结果她们说不是。她们从2012年神作了什么工作开始给我交通，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要从2012年开始交通，也不知道她们交通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她们说着说着就被我打乱了。因为我当时不知道她们是来传我的，然后给我讲讲讲，我就有点着急，因为她们谈得太慢，我想的是加快速度，让我能确定她们到底是来干什么的。我就问了一个问题，“你们到底追求什么？你们到底要把人带到哪里去？”我想让她们给我简单叙述几句，我心里就有数了。结果她们不跟我讲这个，还是按照她们那个套路讲讲讲，我就开始有点按捺不住了，我那会儿就开始考察她们了，我说“你们是不是也是被开除的？你是不是干什么干什么的？”我问了一大堆与这无关的事，结果到下午她们都没给我谈清楚，过后我就有点犹豫，又怕自己判断不准确，我就说“到底要看什么？”她们说看《话在肉身显现》第一部分的第八十篇到第一百二十篇。然后我就起早贪黑地看，一看完我就知道了。后来她们又给我交通了认识神方面的神话，还给我看了弟兄交通的文稿，我看谈的都是教人怎么认识神，我立马就确定了。后来她们说还要按套路跟我女儿谈，而我的意思是不用按套路走，“人家问你什么你答什么不就快了吗？为什么非要按套路走呢？”所以我和晓霞的观点就有点冲突。我就对传福音的人守规条、教条有点成见。后来我把我女儿也传过来了，当时我给我女儿传的时候是直接拿着《神已公开显现》给她看的，我本来也写了一个步骤表，后期我就为给我女儿传福音作祷告，一祷告里面有一个想法就是觉得按这个步骤太慢，我就把我的步骤表废弃了，我直接拿了《神已公开显现》就跑去找我女儿了。当时她还在家尽本分，我说“你别作工了，你看看现在都到什么地步了，你还在那儿作工呢！”我就不让她作工了，硬让她去看，结果她也没怎么看，她立马接受不了，因为原教会给她灌输了很多东西，后来我们俩就起冲突了，她不愿意看，工作还挺忙，我就回去了。回去以后就不知道再怎么去找她了，到第二天不知道为什么眼泪就控制不住地流，我原本还想掩盖我的虚荣脸面，不想让她知道我的脆弱，然后到中午想法又改

了，想着得让她知道，我就给她发了条短信，我说“我的眼泪控制不住地流啊”，她才震惊了，“啊，有那么严重吗？”然后她就过来找我了。过来以后我们俩又起冲突了。后来她就看了“神在锡安放一块大石头，这石头对信的人来说是建造的根基，对不信的人来说是绊人的磐石”这话，她看了以后就有点震惊，第二天她就回去考察了，等她考察完，又过了一天她说“妈妈，确实是对的”。就这样我们就等着晓霞她们来带她。）

李馨，你和你妈发生了冲突以后有什么领受？（李馨：刚开始觉得我妈被迷惑了，怎么突然冒出来这么个事呢。因为我刚从组里回来，教会要重新给我安排本分，让我在家等待，我妈突然就跑到我家了，说“发生大事了，神作新工作了”。我就觉得很突兀，“神什么时候作新工作了？我现在不就在接受新工作吗？还有什么新工作呀？神也说没有第四步工作了，怎么又起头了？”就接受不了。还说到了“众长子”，我感觉这个词都是天方夜谭。在教会建造就没有听过这些，就是天天干活，觉得这事已经超出我的大脑想象了。因为我在组里看过他们写的分辨敌基督的信件，说哪儿哪儿出现一个敌基督，我觉得我妈说的这个事就是信件里说的这个事，可能是敌基督，所以我就不敢听，我觉得我听了以后回头都干不了活儿了，就跟我妈之间产生很多争执。但是我妈一边跟我争，一边还跟我说了很多事情，我听着好像都对，也反驳不了，但就是觉得很突然。她让我看《神已公开显现》，我觉得这个词像研究神什么时候公开显现，怎么跟以前那个敌基督安静研究基督什么时候离地一样。还有“打仗”这个词，我一看打仗，怎么跟保罗似的还打仗呢？“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是保罗的说法，怎么看都怪怪的，一下子就抵触了。我妈还说“别干了”，把我的电脑给合上，不让我干了，我说这更是敌基督，都不让我尽本分了，心里完全接受不了。我妈说“你别乱说啊”，我说“这个知道，我不乱说，等我回教会以后问问，或者以后大家都知道了，我不就知道了嘛，我现在不听这个”。就是不听、抵触，没觉得自己错。当我妈走了以后我心里就不平安了，心想怎么出现这么个事情，太突然了，工作都干不下去了，心被搅了，我在屋里琢磨来琢磨去，脑子里全是我妈说的那些话，我妈的一句话出来，脑子里就出来一个反驳的话，“就是不对，肯定是敌基督迷惑人呢，我还是先干活吧，回头再说吧，先不

想了，这事太复杂了”。第二天我妈就说她哭了，眼泪止不住地流，意思是以后我俩都不知道怎么相处了，好像要分开的那种感觉。我想我妈怎么变成这样了？我得再找她问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去了以后我俩又争起来了，她说一句我说一句，又争执了很多，比如说神在锡安放一块大石头，还口头交通了一些，我觉得都挺对的，但还是有很多抵触的东西，有好多还是想不明白。我说：“这么大的事神家怎么不通知呢？”我妈说：“你去看，都有解答，你看看就知道了”，我当时那个脸面实在拉不下来，想低头又不想低头，后来我说我回家自己看。走在路上感觉心里很难受，好像让我妈很伤心，但是确实我妈说的一些话是对的，没法反驳，我就给我妈发了一条短信，跟我妈道个歉，我说我回家自己看看。心里那一下就转了，我妈让我看《话在肉身显现》第一部分的第八十篇到第一百二十篇，我回去得看看。然后我回家就先祷告，先把心态调整对，把心里抵触的东西跟神说了，再去看。我想“他到底是不是敌基督我得先分辨分辨，我得先把这方面装备上”，所以我先看了祭司弟兄交通的分辨敌基督安静，分辨敌基督的原则也看了，装备上了，他到底是不是敌基督我不就有衡量的标准了嘛，就不凭自己的头脑看了。看完以后我心里就有数了，然后我又去看《话在肉身显现》第一部分的第八十篇到第一百二十篇，看完以后觉得整个人的脑袋就清醒了，“这可是真的，这绝对是真的”。以前这些话看都看不懂，觉得“众长子”这个词很抽象，像天上的事情，是灵界的事情，是奥秘的事情，人的大脑是够不上的，所以以前根本没有想过这些，天天就是认识自己。现在回头再一看，这个真要在末后应验了，有众长子要出现作国度建造的工作，好像开始跟我妈说的这些对上号了。我想真要是抵挡错了，那可是大罪呀，于是我又看了弟兄交通的很多文稿，感觉这不是敌基督能交通出来的，这不是一般人能交通出来的。我看分辨敌基督的原则里说，敌基督是高举、见证自己，又狂妄、又诡诈、又邪恶，这都是敌基督的特征，但从这些交通的文稿里看人家就没有这些表现呀，看来牧区的人说的都是假的，他们都说错了。这时候就开始定真了，开始跟我妈聚会。回头再想我妈跟我说的时候自己的那些表现，自己就跟宗教界的人抵挡全能神的到来的表现一模一样，不听、不看、不考察。因为我们经常要写揭露宗教界的这些表现，全能神教会传福音的人一来，他们就把传福音的那些人赶出去，然后定罪，我觉得我跟他们一模一样。本来觉得我信神

了，我都已经跟上了，他们演电影那都是揭露宗教界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呢？看到神话揭露的，神说：“你以为我说的法利赛人是指宗教里的老先生吗？你们不是当代最先进的法利赛人的代表吗？”〔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对作工你们得认识，不要糊涂跟随！》〕觉得这些都跟自己没关系。没想到自己就卡到这一步了，我充当的其实就是他们的角色，感觉自己很危险。看到自己遇到新工作不管看透看不透，连敬畏神的心也没有，什么也不考察，好像就把牧区的人当神信了，牧区说什么我就听什么。）把牧区当“圣经”了，宗教界高举的是圣经，你高举的是牧区。（李馨：对，好像牧区的人素质都比我们高，人家都是带领我们的，他们说的话绝对都是对的，所以他们下发什么信件我们就赶紧进入，把他们看得非常重。我觉得我走的就是宗教界的那条路，我在这儿信着全能神抵挡众长子，其实是一样的，这个性质太可怕了。所以寻求考察是不是真道，先不要下结论，先去看一看、听一听、寻求寻求，这结论要是下错了就该下地狱了，这个感触特别深。）

龚辰思，你从这里边没有揣摩过你女儿为什么这么抵挡？她从抵挡到顺服，你自己没有反省一下什么原因？（龚辰思：我先是对神有一个认识，在我的观念中，一个是她回不来，回来一趟时间也紧张；还有一个是她的分辨能力差，特别是一遇到新的事物分辨不清楚就去问别人，她一直有这方面问题，所以在我的大脑思维、观念中已经定规了，她要接受过来非常费劲，给她传我心里是打怵的。我定真了以后我就为她祷告，没想到过了几天，她突然就回来了，我感觉非常吃惊，这完全超出我大脑定规的那些东西了。本来打算按着我写的那些步骤给她讲，因为神的交通里边谈到了人的素质，正好区里给她定的是素质差，我想着那我们就先吃喝神交通的关于素质差方面的，把这个作为一个切入点，然后再谈常新不旧的神，然后再转到这一步，这样她不就好接受了嘛。结果当我不断为这事祷告的时候，里面的感觉是“要加速”，因为按步骤给她传不仅慢，她还要到处问，所以我就把我那些步骤全扔了，直接去给她谈了，然后两三天的时间她就过来了。整个过程我先从神这边认识，这个完全超出我的大脑思维了，等给她传完以后，我认为这是圣灵作工，是圣灵的一个带领，因为原教会的人过几天就要来找她，她一旦回到原教会去聚会，我们一谈这一

步工作，她肯定要在原教会说这个事，要是原教会知道了，就会封锁教会，后果不敢想。正好神的一个开启让我感觉要加速，就把她加速谈过来了。这样从整体果效上来讲，从整个过程来讲，我对神的一个认识就是神拯救人真不是人的头脑能想到的。你看从果效看就是得加速，要按照我原来想的慢慢来，那等到她进了原教会里，原教会的人一给她安排本分，再加上她自己乱问，那肯定结果不是这样的。所以这是我从传她的整个过程中对神的一个认识，看见这是出于神的带领，是神拯救人的一个方式。我现在就这么点认识。）你这里边主要是有个“加速”，是吧？你就没有寻求寻求这个“加速”是怎么来的？（龚辰思：一加速，我一下就带着力量了。原来还感觉慢慢来吧，哪天她找我聚会我再跟她谈吧，她在那干活呢，我现在要是去了把她打乱，这是没理智。等到一说加速，我一下子这个力量就来了，赶紧跑到她那儿，她在那儿干活呢，我说你别干活了，上来就关她的电脑，那会我的动力就产生了，不然还不知道要拖到哪一天才给她谈呢。）（负责人：她现在还是认可她的这个加速，还是一票否决晓霞的那个，觉得晓霞的步骤太慢。）你还欣赏你这个“加速”呢，你觉得这是圣灵的引导。（龚辰思：我现在定规这就是圣灵的引导，也是因着这个跟晓霞发生冲突了。）圣灵引导着你和晓霞发生冲突了？（龚辰思：我是从果效上说的，如果说没有这个果效，晓霞要否我，我就会觉得她说得对，但现在事实摆在这儿，要是不加速的话原教会的人就来了，来了就会造成很大的后果。从后果和整个过程看，我看着这就是圣灵带领，怎么晓霞非得说那不是圣灵带领呢？晓霞怎么就否这个事呢？我感觉很不解。我从果效上衡量觉得这是圣灵作工，我也一直是这么衡量的，我现在不知道到底错在哪里了。）你女儿已经给你答案了。你女儿寻求的时候是怎么寻求的？她是怎么转过来的？她怎么走这条路的？她先看了敌基督的表现。敌基督是什么表现？（李馨：高举见证自己，邪恶、狂妄、诡诈等等好多表现。我先看了这个，后来一看弟兄的交通跟敌基督的表现就对不上号。）你去考察的时候，你是先看了敌基督的表现，你看你妈是什么表现？（龚辰思：我就是敌基督的表现。）她见证的是谁？（龚辰思：我见证的是自己。）她高举的是谁？（龚辰思：我在高举自己。）龚辰思，你女儿在这儿寻求了一下敌基督的表现是什么，你呢？你是寻求了一个“加速”，这个“加速”是从哪来的？（龚辰思：我就是这么祷告的，我认为是从神

来的，是圣灵开启。）圣灵是在什么基础上开启人呢？圣灵怎么开启人？在哪开启？你这个“加速”是从哪来的？（李馨：是大脑产生的。）是从大脑产生的，是吧？（龚辰思：对。）大脑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李馨：臭水坑，蛆虫。）那你要把臭水坑生出来的蛆虫说成是圣灵引导，这是不是对圣灵的一个亵渎？（龚辰思：是的。）神在哪儿引导呢？神是在神话里面引导，得有神话的依据。你有神话依据吗？你没有神话依据，空穴来风。（龚辰思：哦，是这样的。）反过来神还告诉你，你越认为是对的事，越有真理可寻求。你寻求真理了没有？（龚辰思：没有。因为我一点也不认为我是错的，所以我没有寻求过。）你一点也不认为自己是错的，你是谁？谁才不认为自己是错的呢？（撒但呀！）从来不认为自己是错的，这是什么性情？（龚辰思：这是撒但性情。）第一条行政是什么？（“人不得妄自称大，不得自尊为高，当敬拜神，尊神为高。”）你尊谁为大呢？（龚辰思：尊自己为大了。）是不是妄自称大了？（龚辰思：是。）什么是真理？真理是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在这件事上怎么做、怎么看根据神话，以神话为依据，而你这个是从哪来的？从你的意念来的。意念是什么？意念就是想象，你想出来的一个观点。你的观点合乎真理吗？你想象出来的那位神虽然高大、虽然智慧，但是并不存在，它是任你摆布，任你安排。你是不是摆布了？（龚辰思：是的。）你把它摆布成什么，那就是什么。

（龚辰思：那以前咱分辨一件事的对错怎么还从果效上来分辨呢？）你从果效上来看，你是歪脖子看表，你看到的这个果效是你拿下来的？（龚辰思：不是我拿下来的，我认识的是我顺从了圣灵的带领拿下来的。）这是不是你自己歪脖子看表的结果？（龚辰思：这是我自己的认为。）那事实上你女儿是怎么过来的？是不是你一句一句把她带过来的？（龚辰思：不是我自己带过来的。）既然神要带领你，那你得高举神、见证神，是吧？如果说你高举神、见证神，还有做不过来的事吗？从这件事上看，你就没有高举神、见证神。她是怎么过来的？她走在路上有一个意念，“我得看一下神话”。这个意念不是你引导过来的，是她看着你流眼泪了，“我伤了我妈的心了”，在这个环境里神给了她一个意念，“你考察一下吧”。这个果效是你的？（龚辰思：不是。）你还戴在你头上。（龚辰思：不是，我就总坚持

这就是圣灵开启的，晓霞怎么总说不是呢。）（所以你就说晓霞一直不顺从圣灵的引导。）（龚辰思：不是，我总跟晓霞的观点相抵触。）晓霞和你观念不相合的时候，你觉得是晓霞不接受圣灵的引导。（龚辰思：对。）你这是不是对人家的论断、定罪？（龚辰思：对，是这样的。这个还得再交通，不然我到时候还是会感觉这个地方不透亮，因为在原教会衡量一件事是用果效来看，我到现在这个观点还是这样的。）你刚才看见那个果效了，那你做的有没有果效？我刚才说你歪脖子看表是说什么？你把没果效的看成是有果效的。有果效吗？（龚辰思：不是我达到的果效，是圣灵带领达到的果效。）就说你做的那个有没有果效？（龚辰思：我俩谈崩了，就没达到果效。）那你说按果效来看事，果效出来了。（龚辰思：我是按最终的果效说的。）最终的果效是你做成的？（李馨：最终的果效是神作成的，当时按你的那个意念做就没果效。）（龚辰思：对对对，这个我承认。）（李馨：这个有果效是神作成的，神给我一个意念要看神话。所以你就不能持守自己说“我这‘加速’是圣灵开启的，我做的是有果效的”，总觉得自己是对的。）你在这儿传你女儿，你用两行泪能够把她感动过来，你传其他人能因为你流两行泪就过来吗？（龚辰思：不能。）那你说这条路能行得通吗？（龚辰思：行不通。）那行不通能成为圣灵引导？能成为果效？这不是果效，这是打了个情感牌。（龚辰思：我也不是特意要打感情牌，感觉那会儿就控制不住。）很自然的，自然规律。（龚辰思：对，没有人跟我说让我用这个方式。）

（这下就清楚了吧？）（龚辰思：还得再想想。）还得想想，还得想什么呢？（龚辰思：我得再想透亮一些，我以后把这个扭正。感觉要达到完全透亮还有一个过程。）“我现在还不透亮，随后我再去弄透亮，我得去问问‘牧师、长老’，看‘牧师、长老’怎么能够引导引导我”。（龚辰思：不是不是。）你拽着你“父亲”的衣衫问问“这个事情怎么能透亮透亮？”（龚辰思：我是自己想再消化消化，一下子这个思想还没转过来。）那你是信神还是信自己？（龚辰思：信神。我好像是一下子……）你好像是放不下你“父亲”的衣衫，是不是？“我现在还不是很透亮，我得消化消化，随后我得寻求寻求。”不是很透亮，你为什么不能透亮呢？你有哪些不透亮，交通出来是不是能透亮透亮呢？“我这个不能透亮，我要是透亮了，我这个面子就丢了。”随后你

透亮了，“你那天没给我交通透亮，那是我随后揣摩透亮的”，这个冠冕又戴在自己头上了。让人看着，“你看，这是我的素质，他们谁也带不了我。弟兄那天只是给我说了一下，当天我也不透亮，透亮也不能说成透亮，过后我再说透亮，那是我过后长大的”。（龚辰思：不是你说的那样，我感觉我是接受一件新生事物的时候反应慢。）你反应慢，但是你维护面子的这个反应还挺快的。现在主要是这个面子压制了自己，“我不能承认，我心服，但口不能服呀”。（龚辰思：我老觉得我反应慢，好像还有点似懂非懂。）不是似懂非懂，你是给自己找个台阶，“我得慢慢下，你不能让我一下就下去，得让我软着陆”。刚才交通的透亮不透亮？说实在话。（龚辰思：我刚才想的是，我一直认为这是圣灵引导。）（负责人：刚才这个观点能扭转了吗？）（龚辰思：能扭转。）（负责人：能扭转就是透亮了。李馨，你透亮了吗？）（李馨：我明白了。）（龚辰思：我一直认为这是圣灵作工，这样一交通，才看到我做的其实就没有达到这个果效，不是出于圣灵作工。）（那就不是嘛，因为是出于大脑想象的。圣灵作工是在神话的基础上开启、引导人，而且能达到果效。）（李馨：那为什么有人说祷告完立马就会有这个想法呢？）你立马有的那个想法，是在神话里面引导你。再一个，如果说你没有神话，最起码这得是个正面事物呀。刚才说了龚辰思这个没有神话引导，这是不是正面事物呢？（龚辰思：我这是正面事物，我这不是要传福音吗？）“加速”是不是正面事物？（李馨：算正面事物吧。）拔苗助长是不是正面事物？（李馨：那不是。）你得合乎正常的自然规律呀，不能超然呀。（龚辰思：哦，要是这样说就是没有尊重自然规律。）生命是慢慢长大的，不是一下长大的。你再看这个果效，你并没有达到真正的果效，你达到的果效其实是这个活儿让你给搞砸了，并不是搞成了。然后你还把一个搞砸的活儿当成一个成功案例，这是不是颠倒黑白？颠倒黑白、欺世盗名。（龚辰思：哦，是这样的实质。）欺世盗名能理解了吗？欺骗世人，还给自己扣了个美名，然后你再散布出去，在外边到处去说，这就成了迷惑。别人听了你的都超速了，都开始拔苗助长了。如果晓霞按你的这个方式去作工，一个一个都得砸。因为什么呢？因为传的都不是你闺女，传的是陌生人，传的是把咱当敌基督待的人，传的是仇敌。你把这个方式传下去，这是散布消极、释放死亡，这是不是罪？（龚辰思：这是罪，这样下去就造成这样的后果了。）所以说

神让咱警戒口舌，得寻求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说出来对人生命是不是有益。透亮了吗？（龚辰思：知道了。）（这下就是看人看事、做人做事以神话为依据，这就是把人带到神话实际里。）做什么事情都以神话为依据。（龚辰思：我知道了，我愿意接受。）（还用再慢慢转吗？）（龚辰思：不用了，我愿意接受，我是领受慢。）领受慢和慢慢转是两码事。就像你看一句神话，经过多长时间以后，慢慢经过时间的磨合，经过周围人事物，“哦……”这叫慢慢地转。今天是我直接给你交通出来，把答案告诉你了，就像老师在课堂上给你讲课呢，二乘二等于四，它是怎么等于四的，二乘二是两个二加起来等于四，老师把这个原理、道理、规律、法则都告诉你了，你看清了，你告诉老师“嗯，我慢慢转”。你是不是这个“慢慢转”？这是不是装糊涂？其实你都知道了，只不过是这个还没有成为你的生命，你还能说“我得慢慢转”，这是不是欺骗？（是。）

（负责人：咱是新人，咱刚跟上国度建造，国度建造作的是什么工作呀？国度建造作的就是揭露解剖、审判刑罚的工作，能把你心灵深处你看不到的一些东西给你揭露出来，让你看见、看清楚，你马上就能变化。今天就让你体尝一下。但是体尝的时候心里就要难受，“怎么这么不给我脸面呢？我说我这是圣灵引导，你非得说我这不是圣灵引导，你让我的脸往哪儿放呢？那我就慢慢变吧”。自然就要为自己的脸面说话。）这就是一种条件反射。（龚辰思：我愿意接受，只要能认识到就行。因为我上次问了也说不清楚，后来我又逮着别人问。）你并不是不清楚，你只是抓住了“我这是圣灵引导。你不知道圣灵引导我吧？张三知道了，李四你还不知道圣灵引导我吧？我这边有圣灵引导，你们都没有。”（其实就是打了个圣灵引导的幌子，然后别人也不敢随便说她什么了。）你拿着圣灵引导来捆绑、控制别人。你一说圣灵引导，“你敢反对？我这是‘圣旨’，你要干什么呢？”这就是假传“圣旨”。（当时我就有这种感觉，我觉得不对，但我也不敢随便定规。她一说圣灵引导，我就不敢随便说了。）咱这个性质跟谁一样呢？二百五十个首领。神是怎么定他们罪的？他们说，“神跟你摩西说话，不也跟我们说话吗？”咱去外边传福音的时候，有好多人在咱给他们见证的时候，他们不愿意承认、不愿意接受，他们说“我回去寻求寻求吧”。

你跟他们说得清清楚楚，他们还要回去寻求寻求。和你这个是不是一个性质呀？“我现在还不是很透亮，我回去慢慢消化消化吧。”白纸黑字明明白白告诉你了，你说“我还不明白，我回去寻求寻求”，你和谁去寻求呢？那二百五十个首领说什么？“你和摩西说话不也和我们说话吗？”咱这个也是“神和你说话不也和我说话吗？我回去寻求寻求”。神说：“凡有耳的就当听，凡是活的就当接受。”（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十五篇》）听过这话吧？（嗯。）只要你有耳朵，神话说出来你就必须得听，你就不要找任何理由。神给你造了耳朵，就是让你听神的话呢，你接受不接受？你只要是活的，你就该接受，除非你死了。所以说，神话就是命令，神说出话来人只有听从、接受、顺服，别无选择，这是咱对神话该有的态度。我在这儿如果拿出神话跟你交通，这是不是依据神话和你说的？我依据神话和你说了，明明白白地把神话告诉你了，你还要说“我现在还不透亮，我回去揣摩揣摩，我回去再寻求寻求”，那你走的就是二百五十个首领的路。二百五十个首领他们是不接受摩西的带领，是吧？（嗯。）那你要回去寻求寻求是不接受谁的带领呢？你是不接受基督的带领。因为和你说的是什么呀？是神的话，是基督的话。说出来基督的话，你活着就该接受。但跟你说出来以后，你说“我得回去寻求寻求，我得祷告祷告”。神话亮在这儿了，你还要回去祷告祷告呢，圣灵是不是该定你的罪了？你这么一祷告，就是把基督钉了十字架了。“神啊，你和基督说话不也和我说话吗？你告诉我，基督是那么说的，你是不是要这么作呢？”听懂了吗？你祷告是不是在问圣灵呢？明明基督的话已经告诉你了，你知道了。你祷告什么呢？你说“我要回去寻求寻求、祷告祷告”，是吧？你回去寻求、祷告的时候，你不是寻求渺茫神呀，你是寻求圣灵呀，你心里面寻求的不是说“我信的那个天上的神在吗？”你寻求的还是圣灵。你寻求、你祷告“全能神啊，基督是这么说的，这个事你是不是要这么作呢？他今天跟我说了，我该不该实行呢？他说得对不对呢？我寻求寻求”。那神听见这句话以后会怎么看你？（龚辰思：我也不是真心信基督的人。）看你不是信基督的人。（龚辰思：基督都说了，我又跑去祷告了，不把基督的话当回事。）听懂这个意思了吧？那你这个性质就是把基督钉了十字架了，那就是在质问圣灵呢，“你和基督说话，你就不和我说话？你和基督说了话，你就不给我个引导？不告诉我一下？”听懂这个意思了吗？就是这个性质。咱是谁

呢？咱站的位置比基督的位置还高呢。因为今天不是摩西带领你呢，摩西带领是圣灵直接告诉摩西，摩西是传话的，然后二百五十个首领不接受、不顺服摩西的带领，“你和摩西说话不也和我们说话吗？”而今天是谁来了？是圣灵直接道成肉身的基督来了，他直接说出话了，神的话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了，你还要去跟圣灵祷告，那你是不是不承认基督是神派来的？咱就说句不好听的话、悖逆的话，按保罗的话来说，他说基督不是道成肉身的神，基督是神派来的。“神你派来的基督说的话是你的意思吗？是你的意思我就信，不是你的意思你告诉我一下。”这个性质怕不怕？（龚辰思：怕。）这就是说神话来了咱只有接受、顺服，别无选择，这句话就是真理，这句话就是命令，就是行政，你就不要再有选择，你不要说“我不选择，我选择圣灵，我要让圣灵告诉我”。你是谁？你一个小小的受造之物，你是蛆虫，你是粪土。神来了，基督来了直接带领你你还不接受呢，你还要怎么呢？“我还得问问圣灵。”你这样做会不会惹神发怒？所以说，咱信神就是信神的话呢，什么时候你能够把话、人、灵信为一，这就成了。神的话、基督、圣灵，这是一，你不能分割开来。（负责人：对待神话的态度就是对待神的态度。）（龚辰思：是呢，认识不到，我愿意让你们多解剖。）不堵吧？（负责：没有堵住吧？“你们初次登门，就这么说我？”）（龚辰思：没有。因为看了文稿觉得能见到弟兄很荣幸，我愿意接受。我就是反应慢，有时候说完脑子还没转过弯来。）

就说你这个失败的原因，你给你女儿传福音，本来这是个失败的例子，应该反省“为什么人家能够堵了呢？为什么失败了？”神说你碰得头破血流的时候、碰壁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反思？就说你在传你女儿的时候碰壁了，你碰壁以后回来是不是该反思？（龚辰思：嗯，没有反思。）神借着周围的人事物与你说话，在你传你女儿的时候，本来你女儿还想听你的呢，圣灵在这儿说，“不能听她的，不然她狂妄自大不知道她是谁了。要让她一次性做成，这可了不得，这成大敌基督了，让她碰壁反省一下”。所以你女儿在那儿就听不进去，就要跟你争执。人的意念在神的手中就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神不让你女儿同意，她绝对不会同意，所以你只能是碰壁。神让你碰壁是让你来寻求神，反省、反思一下，“我哪边做错了？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我敬拜神了没有？我给自己规划了一条路，是哪边出错了呢？我自己

规划的这条路合不合乎真理呢？合不合乎原则呢？”你就没有去反思，所以后边这个路就没有了。（龚辰思：是呢。）这正是需要咱去走的一个生命进入的路。你碰壁以后你要反思一下自己所做的，“哎，这里边没有原则呀，作工的目的就是把她传回来，可是我见证神了没有？高举神了没有？”（龚辰思：当时还认为自己是在高举神呢，拿着《神已公开显现》就去给她谈了。）那你和高举圣经的宗教人士有什么区别？还有神的交通里说的海外的人拍视频呢，把《话在肉神显现》这本书高举起来，神看着就难受。你呢，你说你寻求出来一个“加速”，神说人的大脑好比一坑臭水，生出来的只是蛆虫，你这个“加速”是从哪儿来的？神话没有说过这个“加速”呀，神说的是让你尽心、尽意、尽力，让你体贴神的心意，没有让你加速，你还把一些步骤省略了，“我加速”。那你把这些步骤省略了以后再“加速”，这是个什么动作？这句话听懂了吗？你走路是一步一步走呢，你加速，那你是不是想跳过去？你把这个步骤减了以后，你想跨过去。你的“加速”不就是这个意思吗？（龚辰思：对，是这样的。）这是在干什么？这是想干什么？是什么驱使你这么做的？神看的是什么呢？神看的是你的存心，看的是你的态度、观点。你的存心是什么？你的存心不就是想一步跨入国度吗？“我一步跨入国度。”你一步跨入国度了，也想让你女儿一步跨入国度。（龚辰思：这个东西是有的。）你的存心、目的不是要见证神、荣耀神，对神有认识，对人有认识，打败撒但、得胜撒但、蒙羞撒但，让神的国度降临在地上，你是想尽一切办法，“快快快，加速，一步进入国度，不敢落下”。这是个什么心？这是不是交易的心、得福的心？想一步跨入下一个时代，做下一个时代的主人，这是不是咱的野心？（龚辰思：是。）你不是说性情变化，不是说见证神、荣耀神，尽好自己的功用，只是一心为着得福，所以在这些基础上产生了“加速”，想一步跨入国度。你这个东西来自于哪儿？（龚辰思：撒但。）来自于撒但。（龚辰思：我没有高举神、见证神。当我一定真以后，我就巴不得孩子也赶紧进来，内心世界就是我知道了得赶紧让孩子知道。）赶紧进入下一个时代。（龚辰思：对，我的内心世界是这个东西。）你的方向、目标没变。

你信神多少年了？（龚辰思：三十多年了。）三十多年了，你信神的目标从来没有改变过！神说：“这部分人不管跟随神多少年，他们

的思想观点从来没有改变过，他们与外邦人一样持守着外邦人的处世原则与方式，持守着外邦人一样的生存法则与信念。”（摘自《话·卷二　关于认识神·怎样认识神的性情与神作工要达到的果效》）你的存心、目的从来没有变过。信神的目的是什么？（龚辰思：信神应该把这些反面的东西放下，应该为追求真理来跟随神，做一个真正的受造之物。）信神是为了得着真理，活出一个真正的人，能够见证神，能够剩存下来。咱走这个路了没有？（龚辰思：没有。）你没有走这个路，你想把这个路省略过去，一步跨进国度。你不想追求真理，你也不寻求真理，你只想一步跨入下一个时代。所以晓霞跟你交通的时候，你就是这个观点。“你说，你直接跟我说结果，不要跟我说这个步骤，加速。你直接告诉我，你要带我去哪儿呢？”你的原话是怎么说的？（龚辰思：当时我想问问她到底要谈什么，然后她有点谈不清楚。我就跟她说：“我就想让你告诉我这步工作要把人带到哪里去？要追求什么？我清楚了以后就不用讲这么多，讲这么多有时候还判断不清楚。”然后晓霞没有回答，她还在谈自己的经历，后来我就判断不清楚了，我就问她看哪些神话，她说看《话在肉身显现》第一部分的第八十到第一百二十篇，看了那个我很清晰。后来又看了你交通的一些文稿，我一看这都是交通认识神的，我说这个我就清楚了。）她当时给你交通什么了？（龚辰思：交通2012年大帮轰，那时候是大患难时期，没有圣灵作工，人都失去圣灵作工了。还交通了2014年7月3号上面的讲道交通，但是我想要个主题，然后再交通神话。）这证明你对神的作工感不感兴趣？（龚辰思：我对圣灵作工感兴趣。）你对圣灵作工感兴趣，那你对神作工感不感兴趣？（龚辰思：也感兴趣。但是我就想知道她在交通什么，她交通的好像半天没入主题，我着急。）你们听见龚辰思说的话了吧？“但是”，一个“但是”就转移了。你真心想追求的是什么？当天她跟你谈的时候，你的流露是什么？（龚辰思：她就是按照传福音的步骤在交通。）传福音步骤里边有些什么内容你知道吗？（龚辰思：我现在都记不清了。）就刚才说的2014年7月3号上面的讲道交通，你对这个感兴趣吗？（龚辰思：反正她谈的我都在听着。）都在听着呢。听的时候你揣摩了没有？（龚辰思：好像也不是太明白。）我跟你说的就是你对她谈的2014年7月3号上面的讲道交通，谈神的作工，你是不感兴趣的。（龚辰思：不是那个感兴趣，我就是着急想知道她要给我谈什么，整个中心要谈什么，我想知道这

个。）那是不是暴露了你的目的了？你的目的是什么？“你要把我带到哪儿？你是不是带我进国度的？”是吧？你着急要结果，是吧？你主要是想听听看她来这儿是想干什么的。“你这儿要给我讲什么？你要来这儿干什么呢？”你想要这个。（龚辰思：对，应该是这个意思。）“你告诉我你是做什么的？你是来干什么的？你是要求我干什么呢？你把这个跟我说一下。”但是你对她所谈的内容不感兴趣。（龚辰思：不是，反过来谈我就感兴趣。打个比方说，“今天我们来谈神作新工作了，然后是怎么样”，我就知道了。）（负责人：这样说你一下子就堵住了，“还有新工作呢？第四步，这不是假基督？”）不是堵住了，这一下就把龚辰思的身份暴露了。你是撒但派来的差役，你是想来神家得福的，想要个结果，你对神的作工并不感兴趣。所以说晓霞在谈神的作工、神的性情时你不感兴趣，你着急的目的是“你是来干什么的？把结果告诉我”。就像保罗，他老想从神那边得到一个结果，“神你告诉我，我最后是什么结果？”神说什么？“我一旦告诉他结果，他还干不干？他不干了。”所以你在这儿对晓霞说，“你告诉我结果，你告诉我结果”，晓霞在这儿就不告诉你结果。她告诉你结果，如果你真看见那是国度，好，你听呀，但你这个“听”不是对神的作工认识而听的，不是对神的敬畏而听的，你是想得个结果，想骗取，想得赏金，所以你眼望着黄金“你说吧，你说吧”。听懂这个意思了吗？（龚辰思：哦，是这样的。）先让你看清你自己，看清自己是什么形象了吗？就像一个父亲和孩子，父亲安排他孩子，“你去做什么、做什么”，孩子在这儿想不想去做呢？他在这儿先不听他父亲让他干什么，他是“你告诉我，干完以后家产是谁的？是不是给我的？我干完以后有什么赏金？你先告诉我有没有赏金，你告诉我你有没有家产给我，你告诉我有赏金、有家产，我干，我加班加点，晚上不睡觉也可以。你不告诉我有没有赏金，你不告诉我有多少家产，你就让我在这儿白干，哪有那美事？干完以后，有没有还不一定，我还能不能干？”（龚辰思：那肯定不干。）无利不起早，肯定不干，是吧。所以说，晓霞能告诉你结果吗？（龚辰思：不能。）就像保罗，神知道保罗是什么性情，所以神不能告诉他结果，告诉他结果他就不干了。对于晓霞来说，她不能告诉你结果，因为什么呢？她还不知道你是个什么人，你是不是追求真理的人？是不是实行真理的人？所以说这个结果她不能告诉你，她不能说“你能进国度”，或者“你能下地狱”，这在于你的选择，在于

你的追求。她只能是把真理给你放在这儿，看你的态度。（龚辰思：人家这方面考虑的是对的，就是后期我没有完全明白，所以我就问东问西的，好像就给晓霞带来一些搅扰。）这是不是暴露你的存心了？（龚辰思：是的。）暴露了你的存心、野心。咱跟随神不是来敬拜神的，不是来事奉神的，咱的目的是想得福，一切是为了得福，“我看见能得福了，我加把劲；我看不见得福，免谈”。晓霞在这儿作工呢，她不给你这个答案，而是只谈神的作工、神的性情，看你感不感兴趣。你对神的作工感兴趣，你是寻求真理的心，那晓霞只要是谈神的作工你就能听。晓霞给你交通了该怎么追求真理，神是怎么作工的，神作过哪些工作，神的奇妙作为，神的所有所是，或对人的认识，做人做事、看人看事的观点、态度，她不给你答案。如果你寻求的话，听着她给你交通的你跟着就进去了，进去以后，最后才能告诉你答案。你从她作的这个工作去分辨她，她是从哪儿来的？她交通的是真理，那就是从神那边来的；她交通的是谬论，那就是从撒但那边来的。那神给了你这个考题，就让你去分辨、认识，你跟着走，看你走什么路。咱不想走，咱不想翻山越岭，咱只是想走个捷径。（龚辰思：是的。）这说明咱不是喜欢真理的人，咱是喜欢得福的人。（龚辰思：是的，骨子里就是这样的。）

（龚辰思：还有一种情况，我分不清楚的是有一些生活上的难处，或者临到一些急事，我着急，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在这种情况下我祷告以后这个问题解决了，这个能不能把它归为圣灵引导、神的开启？）肉体上的事就不需要那么去寻求是不是圣灵引导、圣灵感动，神也不会那么作。因为神造人的时候就已经给了人素质，给了人思维，这是人本能应该能做到的事。神造你的时候，你就带着思想，你不是动物，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就不需要神再来引导你，你就应该本能地去处理这些问题。（龚辰思：但是当时着急处理不了，没路可走。）着急的时候谁能处理得了？人常说冲动是魔鬼。魔鬼来了哪还有路？你做什么事肯定得经过思考、思维，得有这个过程。我只是说神给了你这个大脑思维，你去用就行了，这是你用大脑思维以后的一个成果。大脑是谁给你的？神给你的。神给了你这个素质，你能想到也好，你能想到别人想不到的也好，这都是神给你的。顶多就是人常说的“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就是七分的努力，三分的灵感。你

不需要在生活琐事上边寻求圣灵引导、圣灵感动，即使这些是神作的，你提不提也无所谓，没多大意义。就像你说的，你去叫门，门锁着呢开不了，你不知道该怎么叫，最后灵机一动用脚踹了一下门，声音大，人家听见了就来开门了，你把这个当成了圣灵的引导。（龚辰思：对。）如果你现在拿出来这个说是神的引导，别人会不会笑话你？“你还信神呢，魔鬼都会引导我踢一脚”。你说这是不是容易让人抓把柄呢？（龚辰思：是。）圣灵在神话上引导你、开启你，达到的是生命的供应，是对神的认识，对自己的认识，这是神作工的方向，是你去见证的对象。你见证的目的是什么？你见证的目的是要把神作的工作见证出来，把神见证出来。你把这些见证给别人是能给别人带来益处的，你给别人带不来益处，那还有什么意义？就没意义了。所以说你这个即使说有圣灵带领你或者没圣灵带领你都不需要谈它。（龚辰思：没有意义。）没意义。你见证的是什么？神让人见证什么？神让人见证神的三步作工，让人成为见证神三步作工的创始人，把神的性情见证出来，把神的独一无二、神的权柄、神的圣洁、神的作工、神的奇妙作为、神的公义见证出来，这叫见证神。而咱这个见证呢？和这些有没有关系？（龚辰思：没有关系。）你在教会建造时期可以瞎揣摩、瞎寻求，也可以见证神的恩典，可是到了国度建造的时候，你要是再说神是给人恩典的神、神是慈爱怜悯的神，神怎么说呀？那就成亵渎了。听懂这个意思了吗？知道这句神话吧？（知道。）也就是说，到神作工结束的时候连神的恩典都不见证了，你就不要再说其他的事了，恩典是神作过的工作，老黄历，神不提了，神作了新的工作。在末世神是以公义性情为主，你要见证神的公义。慈爱怜悯是神为了拯救人赐给人的一个怜悯，那并不是神的固有性情，所以说这个时候谁要再见证神的慈爱怜悯就是亵渎。当外国人拥入中国的时候，人家说“你给我见证见证神吧”，你见证神的什么呀？“哎呀，神爱人，神怜悯我。神让我娶了个媳妇，让我的家过得怎么好。”人家不笑掉大牙吗？人家不听你的。咱要见证神是怎么征服人的，怎么拯救人的，怎么成全人的。

你这个狂妄，相当于处处流露着狂妄。就这件事情你还见证成神的引导，这是不是也属于狂妄呀？

323　圣灵作工时人的情形

1　圣灵作工是从积极方面引导，从正面开启，不让人消极，让人心得安慰，有信心，有心志，追求被神成全。圣灵作工的时候，人能够从积极方面进入，不被动。当圣灵作工时，人心甘情愿，而且甘心顺服，甘愿降卑，即使里面有痛苦、软弱，但人能有配合的心志，甘心情愿受这个苦，能够顺服下来，不掺有人的意思、人的想法，更不掺有人的盼望或存心。人在经历圣灵作工的时候，里面特别圣洁。

2　有圣灵作工的人对神有爱心，对弟兄姊妹有爱心，能够喜欢神所喜悦的东西，厌憎神所厌憎的东西。圣灵作工感动的是人性正常的人，是平时追求真理有人性的人。圣灵在人身上作工人的光景越来越好，人性越来越正常，虽然也有愚昧的配合，但是人的存心对，是从积极方面进入的，并不是为了打岔。圣灵作工正常、实际，按着正常人的生活规律作工，按着人的实际追求在人里面开启引导。

3　圣灵在人身上作工的时候，是按着人所需的开启、引导人，根据人的缺少从积极方面引导，根据人的需要来供应人。在日常生活之中，人在积极情形里，有正常的灵生活就有圣灵作工，吃喝神话有信心，祷告神受激励，遇到什么事不消极，在事当中能看见神需要你学的功课，你不消极、不软弱，虽有实际难处，但是愿意顺服神的一切安排。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圣灵的作工与撒但的作工》

451　圣灵作工都是正常实际的

1　圣灵作工都是正常的并且是很现实的，当你看神的话、祷告时里面亮堂踏实，不被外界事物搅扰，里面就愿意爱神，愿意接触正面事物，厌憎邪恶世界，这就是活在神里面了，而不是像人说的怎么享受得不得了，那些说法都不现实，那些说法都不现实。现在一切都从

现实谈起，神作的都是实际的。现在一切都从现实谈起，神作的都是实际的。

2　在经历当中，注重实际地实际地认识神，寻求神作工的脚踪及圣灵感动人、开启人的方式，借着吃喝神话，借着祷告，借着更实际地配合，犹如彼得一样“吸千古之长处，除千古之失误”，借着耳朵听眼睛观察，心常常祷告、揣摩，借着你竭尽全力地配合神的作工，神必会引导你的，借着耳朵听眼睛观察，心常常祷告、揣摩，借着你竭尽全力地配合神的作工，神必会引导你的。

——《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对“实际”当如何认识》

7 肉体的感受与认知的区别

肉体的感受与认知的区别（一）

二货，还有什么想说的？有什么收获？（二货：我一说这个就想哭。）你应该是高兴呢，怎么又想哭呢？你是自责、难受，是吧？（二货：感觉你们不搭理我还好一点，你们一说关心的话，我心里就更难受了，觉得亏欠。昨天看见你给我发信息问我的情形，一看见你关心的那些话，我心里就难受，觉得你这么对我，而我的生命是一直也长不起来。）夏真呢？说说。（夏真：我看到她哭，我也想哭。）怎么想哭呢？（夏真：好像跟她是相反的，她觉得弟兄关心她呢，而她自己的生命却长不起来，感觉亏欠、难受，我好像是觉得空空的。）“弟兄不关心我”，是吧？（夏真：是觉得自己作到这种程度了，弟兄还搭理我干嘛呢？大家是盼着见弟兄呢，我是害怕见弟兄。）怕什么？（夏真：之前见了你们感觉是和蔼可亲的，上一次交通完之后心里有点害怕你们，怕挨对付。）害怕修理对付，害怕见了面交不了账，对付你呢？还是害怕弟兄抓把柄呢？怕哪方面呢？（夏真：我感觉从上次交通完《明知故犯、死不悔改的结局》之后你们变了。）你感觉怎么变了？（夏真：全都可严厉呢。）变得比以前严厉了，是吧？（夏真：嗯。我就想，我是看见神的性情了，神的公义性情不就是这样吗？那我作恶的时候、不思悔改的时候，神在我身上就是公义性情，我是这样领受的。）没有深层次的思想？你这是一个感受，你有感受肯定还有思想呀。你感觉到“弟兄的交通变了，和以前不一样了，没有那么多包容忍耐了”，是这个意思吧？（夏真：是。）觉得有点威严、害怕，不敢见我了。这是一个感觉，感觉以后就会产生思想呀。（夏真：我就想着神已公开显现，作的这个工作也拔高了，对人的要求也拔高了。以后国度里边临到人的就是神的公义性情，你不进入神话、不实行神话、不听神话就是死，就是得听话，不敢不听话。但是再一看，弟兄对二货的态度好像也没变呀。）“弟兄对二货就没变，怎么对我就变了呢？”是这个意思吧？（夏真：嗯。）对二货什么没变呢？（夏真：还是和蔼可亲的。）你看见弟兄对二货和对你不一样了，是吧？原来一样不一样？（夏真：好像也不太一样。）那你

说说怎么不一样。（夏真：感觉弟兄以前对张蓓是那样的，跟哄小孩似的，反正就是特别有爱、有关心。）对你没有？（夏真：对我就是一般般。但是我没有嫉妒什么的，我觉得是应该的。）怎么应该呢？（夏真：二货刚出来，需要去培养、去带她，我不需要。）你嘴上说没有嫉妒，实际上不还是嫉妒吗？你说“我看着二货哭我就想哭。我看你对她还是一如既往的慈爱、怜悯，你对我就变了，就没有这个了”，是这个意思吧？（夏真：现在好像没有那个要求了，以前是有要求，觉得我也好好尽本分，我也追求呢，为什么就爱张蓓，对我就不是那样的？现在没有那样想了，现在觉得对谁好不好跟我也没关系。）你都“离家出走”了，肯定感觉没关系了呀，这是你自己的一个观点。（夏真：就只是知道不能有要求，这个东西能得到还是得不到不是重要的。）这不是说你放下了，是你不稀罕，抛弃了，对吧？这两个不一样。自己放下的这个东西和抛弃了“我不要了”性质一样不一样？（夏真：不一样。）你属于哪个？你认识不认识这个性质？放下是因着人有了追求的方向、目标，“我要追求生命进入呢，我要追求尽本分呢，我把对神的奢侈欲望、自己的想法、肉体的这些东西放下，不占有我了。不管弟兄怎么对待我，把这些要求放下，我不能要这些东西，因为这边有更好的东西，我得追求生命进入、追求认识神、追求怎么尽好自己的本分。我是信神的，我信神就是信神的灵呢，我不是信弟兄，我不在乎弟兄怎么看，我只要敢拿出来让神鉴察就可以了，弟兄他也是为神服务呢”。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放下了？不占有你了，就放下了。你这个是什么？你想让我心里有你的位置。你并不是去认识这个东西的实质，并不是真正认识以后不要求了，把它放下了，你在这儿是想要求呢，“你把这个东西给张蓓了，你不给张蓓又给二货了，反正你是不给我，我得不到了。人说‘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所以这个酸葡萄我就抛弃了、扔掉了。我找一个能安慰我心的安乐窝”，你心里有了自己的追求方向与目标了，这些东西不占有你的心了，“我也不稀罕了”。这个不叫放下，这叫抛弃、弃绝。听懂了吗？能理解吗？（夏真：能理解。）你刚才说我对二货是一如既往的慈爱、怜悯，在你这儿就变了，这是你的感觉，还是实际呢？你首先分清楚这是你的感觉，还是一种实际情况呢？（夏真：实际情况。）那实际情况你能理解吗？（夏真：能理解。）说说你怎么理解的。（夏真：神说：“犹如神的性情就是刑具一样，你顺服下来，就平安无事；你若不顺服，

总想出风头、搞花样，神的性情立时就变化，犹如阴天的太阳一般，向你隐蔽把怒气显示给你看，又犹如六月的天一般，晴空万里，碧波荡漾在水面上，顷刻间水流加速，水面泛起滚滚波涛。”（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路……　七》）神的性情是活灵活现的，当你跟神的关系正常、愿意为神花费、存心对的时候，神在你身上就是爱，圣灵是开启你、带领你，恩典、祝福都在你身上。如果你悖逆神、抵挡神，神显示给你的就是神的公义性情，那你看到的就是神的公义、威严。什么时候你在神面前悔改、认识了，跟神的关系能慢慢恢复了，越来越正常了，那你才能感觉到神的态度也在变，我看见的就是这个。为什么别人不害怕，为什么我害怕呢？那不还是因为神的性情临到我了，我跟神的关系不正常，所以才是这样的？）你跟神的关系怎么不正常呢？（夏真：就是刚才说的对神是一种背叛，不理睬，带着那种态度。）首先得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是神放弃你了，还是你放弃神了？（夏真：我放弃神了。）是你放弃神了，是你离开神了，不是神把你放弃了。在这个基础上，你就感觉到了神的威严，感觉到了神的离弃，那你感觉到这个以后，你应该有什么反应？（夏真：害怕。）害怕，还有什么？（夏真：敬畏、惧怕。）没有了？缺东西了吧？

你刚才谈的这些东西是什么呀？这是肉体的一种感受，是你的一种感受、感觉，你没有谈到认识，你谈谈认识。（夏真：神怎么作都是爱，审判、刑罚、咒诅临到也是神的爱。）这是一个规条形式，这是字句。你里边真实的认识是什么？这么长时间以来，借着你看见的这些东西，你得有个认识呀。认识和感受是两码事，这个能分开吧？神说：“你应该知道，神成全人、作成人、得着人给人的肉体带来的都是刀剑与击打，带来的本是不尽的苦难，是火的焚烧，是无情的审判、刑罚、咒诅和漫无边际的试炼，这就是经营人的工作的内幕、实情。”（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经营人的宗旨》）对你的肉体来说感受到的都是刀剑与击打，这是不是一种感受？但这不是你的认识。咱信神呢，要的是什么？（认识。）要的是认识，而不是感受。这个感受属于什么？这种感受是你该背叛的，是你该弃绝的，是让你把它钉在十字架上的，不是让你的这种感受任意发挥的。神说让你来到神面前畅所欲言、单纯敞开，但如果你畅所欲言、单纯敞开地

谈你的肉体感受，这是一种什么性质？（夏真：释放消极。）还可以怎么说？任罪蔓延。这是不是任罪蔓延？刚才我问你你的思想，你说的是你的肉体感受，你有这个感受，你在这个感受里边再寻思、思想，那你所思想的都是什么？神说你日思夜想的都是恶。你有这种感受，你活在这种感受里边，你思想出来的是不是都是恶？所以你流露出来的、思想出来的、得着的这个果子就是恶，这就是个恶果。所以说你看见二货在这儿哭呢，你也想哭呢，但你还能感觉到你的这个哭和她是相反的。她在这儿想哭是什么哭呢？（夏真：感动的哭。）她是感动的哭。你想哭是什么哭呢？（冤屈的哭。）是种冤屈，是感觉不公平的哭。“你对她就是那样的，对我就是这样的”，所以你的眼泪就要止不住地流。“你对她是那样的，对我是这样的”，这是不是一种控告？你控告谁呢？（夏真：我感觉也没有想控告。）你没有想控告，但你流露出来的、表现出来的实质是不是一种控告？刚才说你谈的是你对肉体的一种感知、感受，你感受到了以后思想出来了。而我根据你的言行举止、表现看到的是什么？我根据你的言行举止、表现，对你是一个认识，你表现出来的这就是一种控告，这就是一种不满，这叫认识，先把这两个分清楚。咱信神得对自己的性情有一个认识，对神的性情、对神的作工、对神的所有所是得有一个认识，而不能是用肉体去感受。因为你站的立场不对，你是一种肉体的感受，你不是灵里的感受。同样是感受，肉体的感受和灵里的感受不一样，肉体的感受那就是肉体享受、肉体生活，是肉体感觉到的，是你的器官感觉到的。而灵里的感受是你灵里的生命供应，是你对事物的一个认知、认识，你的大脑是清晰的，这就是灵里的一个感受。这个听懂了吗？（夏真：嗯。）

你说“我没有控告呀”，你要是知道那是控告你也不会说。你没有那个认知，你认识不到你在控告，但是你现在再看你说出的这些话是不是控告？这个能理解了吗？你看见这是控告了吗？（夏真：有这个思想的时候其实就开始控告了。）什么是控告呢？首先你得理解控告的意思，“我就是告状呢，你做得不对，不是那个意思”。你单独理解“控告”这个词，控，控诉的控；告，告状的告。就像撒但去了神那边，神对撒但说“你曾用心察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伯1:8）撒但服气不服气？撒但不

服气神说的话。撒但认为什么呢？它感受到的是什么？“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作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伯1:9-11）“约伯他之所以能敬畏神远离恶，是因为什么呀？是因为你给的他多，你给了他那么多，他不敬畏你，敬畏谁呢？他不感恩你，感恩谁呢？他肯定感恩的是你呀！你试着剥夺他的，你看他还敬畏你吗？他还远离恶吗？”这叫控告，来神面前控告了，“神，不是你说的那么回事，我感受到的、我感觉到的是你给他的太多了，你给了他满山牛羊，你说他能不说你好？”世人是不是也都是这么看的？不管是谁，你给了他满山牛羊，他会不会称颂你好呀？“这是个大好人！”对他来说你是值得信赖的，是值得他爱的，是值得他称颂的。就不要说什么了，孩子对待父母都是这个观点。一个家庭里有几个孩子，父母把家产都给了老大或者老三了，别人会说什么？“这个孩子跟父母亲近，跟父母的关系好”，因为什么？因为父母把家产给他了，他能不跟父母亲近？现在有好多保姆伺候几天老头，最后保姆成老头的家人了。有的是老头死的时候把家产给保姆了，连自己的孩子都不给。为什么呀？这个老头是什么感受？什么感觉呢？他感觉在他困难的时候，在他需要人照顾的时候，是保姆为他服务的，是保姆给他把“篱笆”围好让“狼虫虎豹”不能临及他的“帐篷”，当他有病的时候，是保姆照顾他的，那时候儿子在哪儿呢？闺女在哪儿呢？他感知不到。所以说，他该给谁呢？就把家产给保姆了。那神跟撒但说约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时，撒但在那边说什么呢？“你给他万贯家产，还让狼虫虎豹不临及他的帐篷，还不让人碰他，他没病没灾的，你什么都给他解决了，你说他怎么能不称颂你呢？”它说的那个意思和神说的意思一样不一样？神说“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撒但说，“他不是完全正直，是因着你给他的恩典太多了，他感恩于你”。人常说认识一个事物的好坏是根据这件事物对自己是否有利来衡量，对自己有利的就是好的。就是撒但的这个生存原则，“你对他那么好，你对他那么有利，他怎么能不称颂你呢？你试着把这些都取缔了，不给他，你看他还称颂你吗？”这是不是把神所说的话给否掉了？“神你说的话不是这么回事，你说他完全正直，其实他不是完全正直，他敬畏你完全是因着报恩。你说他完全正直，你把围着他的篱笆拿了，让狼虫虎豹去他家试试，你看他还感恩吗？”这就是控

告。“神你说的不是那么回事，事实和你说的完全相反。”它还给了神一个办法，“你试试拿了那些篱笆，取缔他的所有，看他是不是敬畏你的人”。撒但是不是要证实一下？撒但要证实给神看，约伯不是敬畏神远离恶的人，控告，“不是，不是那么回事”。这个能听懂吗？（夏真：嗯。）

再回到刚才这个话题，二货在这儿说不能看弟兄给她发的信息，一看弟兄发的信息就难受，看见弟兄对她的关心她难受，心里有点懊悔、难受。在你那边你看到了什么？“看见你哭，我也想哭”，你难受什么呢？“你说弟兄是慈爱、怜悯，慈母般的爱，你是这么说的，我看不是啊，我在弟兄那儿看到的就不是啊，弟兄是怎么对待我的呢？一开始他不看我，我再付多少代价，我看不见他对我的关爱，我看见的是他对张蓓的关爱，我伤心。弟兄不给我我就不要了，我投其所好，我去做其他的了。我做其他事的时候弟兄对我是帮助扶持，我看见弟兄在你那儿做的还是慈爱，可在我这儿看不见慈爱呀，我做什么了？把我说得那么严重，还说得那么严厉，让我那么害怕，这怜悯在哪儿呢？这是不是情感呀？弟兄在你身上有怜悯，在我这儿就是一种烈怒，这公平在哪儿呢？公义在哪儿呢？”所以这眼泪止不住地就流出来了，这是不是在控告呢？我刚才说的这是不是你的心思？（夏真：二货哭完我也没有想多少，但就是想哭呢。）你没有仔细地去化解这些误解的根源，你没有去认识，只是肉体的一种感知，是一个自然反应，“我看见你对她是那样的，对我是这样的”，所以眼泪就流出来了，是种伤痛。就像一个孩子看见后妈给自己亲生的孩子又是吃又是穿，又给人家披衣服，到他这儿什么都没有，所以眼泪止不住地就流出来了。你问他因为什么流泪，他也说不清，“你看人家就是亲生的，人家要给她孩子什么我能怎么样呢。我还说什么呢？谁让人家是亲生的呢，谁让我是后妈养的呢，没话说”，但是痛苦是止不住的。夏真是不是就控告呀？控告我是后妈。

刚才我跟你说的这些东西是什么？这是一个认知，你谈的那是感受。二货在这儿谈的是什么？她是一种良心发现，良心里面的一个认知。你这里边是什么呀？良心没有发挥作用，看到了吗？良心没有复苏，只是肉体上有这么一个感知，当肉体上的这个感知出来的时候，

咱还能任罪蔓延。为什么会任罪蔓延呀？就是良心没有发挥作用。良心没有醒悟，制止不了它，没有醒悟自然就没有认知。也可以说这是你的看事观点，你的看事观点就是你的肉体感受，你的肉体感受就是你的一个观点、态度，也就是说你是站在哪一边看事呀？站在你的肉体利益一边看事。这就是说你看到的就是肉体的一个感知。为什么说要站在神一边看事呢？因为万物的根源来自于神，神是一切正面事物的象征，所以说你只能站在神一边看事，站在神一边看事这才准确，正因为准确，这才能成为认知，成为正面事物。有良心是不是也属于正面事物？你看到你这个看事里边没有良心了吗？能不能看到？（夏真：其实我更应该是受感动的那个人，更应该能看见你们做在我身上的，然后去痛哭流泪，但是我没有，这就是没良心，良心没有发现。我感觉我的思想是站在肉体一边去看的，站在肉体上看就觉得痛苦，觉得对我就是审判刑罚、修理对付、咒诅，但是从灵里边去看的时候，就看见这是神在我身上付的代价，这是神多大的爱。其实我也看了，但是好像没有真正从灵里边去认识，这些也知道了也感受了，但是好像没有结果。）这个良心应该怎么理解？怎么认识“良心”这个词？怎么说就是有良心？怎么说就是没良心呢？（负责人：神说你要想有良心还报神爱，你得先看见神的爱，你先看见神在你身上所作的一切才能唤醒你的良心，才能感化你的良心。）这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是人还报神爱的基本条件，咱现在还达不到这一步。现在探讨的是“什么是良心”“良心怎么产生”。有良心的人不一定就能还报神爱。你刚才谈的那个是你有良心也不行，你得看见神的爱，这是在良心的基础上拔高一步，但这个的前提是人必须得具备良心，在这个基础上看见神的爱了才能还报神的爱。一个没良心的人，他就是看见神的爱了，他也不知道那是爱。所以说，你首先得知道什么是良心，良心是怎么产生的。咱想不想产生良心啊？良心、理智发挥作用的前提是不是人得产生良心呢？良心怎么产生的？世上的人有一个人为的处世办法就是“你记住别人对你的好，忘掉你对别人的好”。咱先不说忘掉你对别人的好，咱先说你得记住别人对你的好。要想产生良心，你必须得记住别人对你的好，你记住别人对你的好你才可能产生良心。人都是什么呀？人让撒但败坏以后，你记住的是什么呀？你记住的是你给别人什么了，就记不住别人给你什么了。如果你只是记得别人给你带来的伤害是什么，但别人给你带来的益处是什么你不记得，你给别人

的伤害，你感知不到，但是你给别人的好处，你是放不下的，那这就产生了一个什么呢？（没良心。）这就不是良心了，这成了狼心了。你要产生良心，首先得记住别人对你的好，你记不住别人对你的好，产生不了良心。所以我说你没良心，承认自己没良心吧？承认不承认？有点扎心？（夏真：有点想讲理。你说没良心吧，我感觉自己也不是没良心，可是做出来的这事就是没良心。）那是不是对自己不认识呀？对自己认识了，你说还能做出这事啊？有良心，记住别人做在你身上的好，“这个人在我身上做什么了，那个人在我身上做什么了”，会产生什么果效？你记住别人在你身上做的了，你是不是得反思“我在人家身上做的是什么呀？我能不能对得起人家呀”？你是不是要还报呀？一还报，这是不是就是良心起的作用呀？良心起作用你才会去还报，没有良心拿什么还报？所以说，没有还报那就称为没良心。世上的人，别人对他好不好，他知不知道？他不傻，他知道“张三对我好，李四为我好”，他知道谁对他好。但是他能不能还报这是另一码事，他知道别人的好不等于他就能还报。这就是说，要产生良心，第一步你得知道别人对你的好；第二步就是知道了别人对你的好以后，你的良心得发挥作用，“我得还报”。别人做在你身上一切的好，你不知道，那你就是完全没良心；你知道别人做在你身上的好，但是你没有去还报，这是什么？良心不起作用。一个没良心的和一个良心不起作用的可不可以划为一？（嗯。）也可以说，没良心的人是没有感觉器官的，别人对你好你没感觉、没知觉，你这是一种傻，是一种痴呆，是一种愚昧、麻木，别人做在你身上的好，你丝毫没有知觉，所以说让你还报是不可能的。另一个人他知道别人做在他身上的是一种好，他认知了，但是他没有还报的心，这个良心不起作用。他做出来的事和这个傻人做出来的事是不是一样的？表现出来是一样的。但是呢，这两个人还又不一样，一个人是傻，没良心；一个人是良心不起作用，没有还报，他就不讲还报，这叫不讲良心。所以说，咱必须得让良心先发挥作用，这是咱要走的路吧？这是咱必须要走的路，那首先咱得知道良心是怎么产生的，你得知道别人做在你身上的好，这是第一步。第一步知道了，你不能没反应，不能让别人白白地给你，第二步你得还报，你有还报良心才起作用，良心起了作用这才能称为良心。如果这个良心不起作用，那和没良心是一样的。首先你得产生良心，产生还报，有报恩的心，这就是一个有良心的人。别人做在咱

身上的，咱看见了、知道了，但咱没有去还报，这就成了没良心了。人和人之间还没有还报的心、没有感恩的心呢，和神呢？就更没有了。你和神之间必须得看见神的爱你才能还报，这是不是一个道理？只不过一个是做在人身上的，一个是做在神身上的。你有还报的心，这是良心发挥作用了。

咱再看一下刚才你们两个人的表现，二货在这儿哭是因着什么哭呢？你说她不想家吗？是她的这个良心超过了自己的自私，超过了自己的肉体感受。离开家心感觉痛苦呢，当良心发挥作用的时候，把这个肉体的感受压制住了，觉得亏欠、内疚，“我给神家带来多大的祸患呢？我做的是什么呢？神作在我身上的是什么呢？”她不敢看我的信息，一看见我发的信息就触动了她的神经，这就是良心发挥的作用，良心压制着她，她还有心思想家吗？就没心思想家了。没心思想家了，那这部分败坏性情是不是就压住了？这就是良心发挥作用了，这才有人性。良心不起作用，她就没人性。在夏真这儿表现出来的是什么？是不是良心不起作用呀？良心没起作用。在人看夏真有人性没人性？（夏真：没有。）能看到没人性吧？我做在你身上的，大家都看见了，你也看见了，你也感受到了，能感受到吧？（夏真：嗯。）包容忍耐就不说了，你能感受到弟兄变了，这个变就证实了弟兄以前对你是怎么样的，这是你感知到的。你有这个感知，但你没有产生还报呀，你没有感觉有歉意。如果你感觉有歉意，想还报的话，还会不会流眼泪？那你这个时候流眼泪就和二货一样了，这是怎么产生的？这就是一个认知。能理解了吗？我做在你身上的是不是比做在二货身上的多呀？能感觉到吧？（夏真：嗯。）

刚才咱们谈了些什么内容，回忆一下，谈了认知和肉体感受的区别。咱信神要得着的是认知，而不是让你得着肉体感受。肉体的感受不需要你去经营，不需要你去耕耘，如果你要去经营、去耕耘的话那就是任罪蔓延。然后你还要谈这些，这就成了散布消极、释放死亡，这就是亮肌肉。这是咱所要背叛的，是要把老己钉在十字架上的。可是你没有把它当作你要背叛的东西、要钉在十字架上的东西、需要你去解剖的东西，反而你把这些东西当作了什么？当作了讲理的依据。所以说你就走进了讲理的圈圈里边，一讲理还讲良心吗？讲自己的理

就不讲良心了。你的东西装得满满登登的，真理怎么能进来呢？神话怎么能进来呢？首先，神要让你把老己的东西放下，背叛、弃绝，真理才能进来。真理是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首先你得知道，不管什么事情出来你必须得有个认知，不能只是有一个肉体感受。你这个认知是怎么来的？认知是不是从你的感受来的？从你的感受到解剖，一解剖看到自己是什么，这是不是对自己认识了？听明白了吗？还有没有肉体感受了？（夏真：没有了。）是不是不敢说了？“我不开口，你让我开口呢，可我一开口就是打”，有这个想法吗？（夏真：也有，但是也没有啥东西了。）你这个“也有”里面就说明你怎么呀？你完全明白了没有？是不是还没明白？或者说你还不愿意实行。是不明白，还是不愿意实行？（夏真：明白了。）是不愿意实行？（夏真：实行呢。）你得有理智，别人对你好，别人为什么对你好呀？神家还讲个公义呢，那别人给你个好，你该不该给人家呀？你这个“给”是不是一种还呀？（夏真：是。）是一种还。你还了良心才起作用，你知道了不还，你依然是个没良心的人。我刚才问你“你还敢不敢说呀？能不能说呀？”是不是来检验一下呀？（夏真：不能说了。）不能说什么了？（夏真：不能说肉体的感觉、肉体的感受，要说灵里的认识、认知。）我是说我在和你谈的时候，你敢不敢和我交通？受不受辖制？（夏真：不敢，我说出来的都是反面的。）这个不敢对不对？我跟你说这些话是不是让你不敢和我交通呢？（夏真：不是。）首先不管什么都不能成为咱们之间交心的拦路虎，不能说“弟兄跟我说了，我以后再不能说了，我一说话就没个正面的，我一说就是反面的，那我还说什么呢？我不说吧，你让我说，我说出来了，你又是解剖我，你让我说什么呢？专门露我的丑呢？”是不是有这个心思？（夏真：有点。）那你说你有良心没良心？这是不是还是没良心啊？有良心能不能说出这话？（夏真：不能。）

肉体的感受与认知的区别（二）

（负责人：那天有个姊妹跟我说："我觉得你对夏真太有忍耐、太有爱心了。夏真做到那个份上了你们都没处理，多长时间了还是忍耐忍耐，一直在爱，怎么对别人就没有那么大的忍耐呢？你是不是认为她有点素质就这么对她呢？"你说我怎么说？夏真，你听了这话，你承认吗？你心里的感受是什么？你听她说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夏真：在别人来看我应该是被处理的人。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也没有撂挑子呀，我还尽本分呢。）（负责人：这就是良心的问题吧。为什么说你没良心，别人已经看不下去了，"你对夏真怎么有这么大的爱？是不是因为她有点素质所以你就这么对待她呢？我们好像不如她，你对我们就没有这么大的爱。要是我们做下她这样的事，还能在神家吗？"他们是不是这么看呢？大部分人是这么看的，可是在你这儿呢？看到你今天的表现，还得引导你"良心是怎么来的"。你是"我就看见弟兄怎么对二货这么好呢。"你这个感知器官感受到哪儿去了？就感受到嫉妒上边了，嫉妒对别人好，你没有感受到别人对你的好，你没有这个感受。）（夏真：有感受，好像个人肉体的痛苦压过这个感受了，感觉自己痛苦得已经顾不上别的感受了。）（负责人：可是你一看到弟兄怎么对二货了，你那个感受还挺灵敏的呀！你的那个感受怎么这么强烈呢？别人做在你身上的你的感受也是那么强烈的话，是不是也是一种感受呀？神作在你身上的你就没有这种感受，但是作在别人身上你就特别灵敏、感受就特别强烈。你从这里边看见什么了？）这又是一个自私，"你只能爱我，你不能爱别人"。（负责人：以前就说过你，这是独生子女给你带来的后遗症。对你再好你也没感觉到，但对别人有一点好，你就说"怎么就没给我呢？"别人都看见给了你那么多了，童茵，你看见了吗？）（童茵：我看见神给她的特别多，看见你们做在她身上的爱也特别多，这都一年多了，在她身上特别有忍耐。）（负责人：所以那天那个姊妹就跟我说了这话。我说对谁都一样，在她认为"我怎么就没看见呢？我怎么看见你对夏真特别特别能忍耐呢？按说早该处理了，这还能要？"可是做在你身上的爱在你这儿有没有感受？"我怎么就没感受呢？"这良心哪儿去了？你说你有没有良心？没良心。所以神在人身上作的，有良心的他才能得着，没良心的

人他就得不着。神拯救的是有良心的人，没有良心的人那就是额外的，不是说不救他，是救不了他。神的作工对任何人都是一个拯救，但这里边有个区别，有良心的人他有感受，没良心的人他连知觉都没有，感受不到。“爱我什么呀？爱在哪儿呢？”别人都看见了，他就看不见，就看见是害他呢，你说多能颠倒黑白。这步工作跟教会建造还不一样，这步工作要把每一个人的败坏都公布于众，让大家都能看见每一个人在神的作工当中是怎么做的，这是公义的。每一个人是怎么做的，神在每个人身上是怎么作的，人又是怎么对待神的，都公布于众，以后还要流传万代呢，让每个人都能看见，不是就咱这些人看一看。就像咱现在看犹大、看彼得、看保罗一样，他们做什么了是不是都能看得见？神作在每个人身上的人都能看得见，你自己是怎么做的，你也能看得见。对于别人来说你做到这种程度了，对你还是一次一次地忍耐，多少次了，你就看不见，还嫌对待你的态度变了。你光看见别人变了，你没有看见你以前为什么不怕，现在为什么这么怕，你怕的根源在哪儿？你没有在你身上找根源。亚当、夏娃怕不怕见神的面？他们为什么怕？就因为他们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了。那你为什么怕？你是不是也得找找这个根源？是别人有问题了，还是你有问题了？）（夏真：我自己有问题了。）（负责人：你要是找见这些根源问题的话，咱不能堂堂正正做人？咱不能活在光中？如果你活在光中，你怕什么呀？你敢接受神鉴察，做了哪些事都敢拿出来，敢面向神，那就没有什么怕的。如果你里边就没有想着悔改，“你说得我再狠、再重，你有千条计，我有我的老主意，我就这样”，所以你还敢见我们吗？那就不想见，害怕。有没有这方面？有没有这个怕？）（夏真：我现在也是想着悔改呢。）（负责人：已经悔改了还是计划悔改呢？）（夏真：一直都在改。感觉现在比之前强多了。）（负责人：你现在认识到什么了？）（夏真：看见自己情感这么重，因着这个情感，能悖逆神、背叛神，能跟所有人为敌，包括跟雯平发血气什么的，能把所有的东西都爆发出来。没有这个环境，就觉得自己挺好的，觉得“我有人性，别人摔东西，我怎么可能摔东西呢？别人背叛神，我怎么可能背叛神呢？你们都会背叛，我可不会背叛，我要跟随呢”。现在看见不是自己有多好，是因为没有碰到自己的致命处，在触及到自己的致命处时什么也不是。对神有要求，跟神搞交易，向神索取，信神不是真心的，不是说我是一个受造之物，我就应该尽本分，

我就应该把自己的所能尽上，把自己的时间、精力都献给神，不能陷在这个情感里边。现在对我爸妈的情感好像走出来了，虽然对他们有情感，但是我看见他们有问题的时候能够不凭情感，敢说他们，能去揭露他们，能给他们正面交通。但是在肖鸣这儿就不行了，不是说现在不行，是之前的时候，我怕他不高兴，怕他生气，看见他有哪方面问题就选择不说了，选择纵容，顺着他的意思走了，这就是因着情感带来的，不能站在正义的一边去面对这个问题，去解决这个问题，而是顺着他。感觉自己之前在情感里边失去理智了、失去原则了，只要能和他见面，只要能把话说清楚，就什么也不管了，感觉也没什么事儿吧，也没什么问题吧，我又没环境，就这样去见面了。后来交通说现在环境这么恶劣，在这个背景下我能拿着咱的重要东西坐着火车去见他，还让你们联系不上我，做的就不是人事，没有一点理智、没有一点维护神家利益的这些东西，完了还不说实话，还欺骗。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在悔改呢。我感觉我现在跟他之间已经破裂了，不是说没爱，是这些东西可有可无，不去把他放在心上，只是时间长了，像家人一样偶尔见一面，也没有其他的。我现在清醒了，人家不跟我说话，我也不想找他说话，我早看透他了。）（负责人：你们不是还联系着呢？）（夏真：所以情感这个东西就这么麻烦，你说我和他就不是陌生人，怎么能成了陌生人呢？）

情感是神的仇敌，咱交通了多少了？为什么神说情感是神的仇敌，咱搞清楚了没有？（夏真：因为有情感，人心里就有这个人的地位，就没有神的地位了。）那你是知道这个字句呢，还是知道这个真理呢？（夏真：真理。）知道这个真理，那你刚才说，“明明我俩是亲人，怎么能成了陌生人呢？”你说在你心里还能脱去它吗？能不能脱去？你和他怎么成为亲人的？你和他是一个家长大的？一个妈肚子里生出来的？你和他怎么成为亲人的？（夏真：熟了就成亲人了。）你和我熟不熟？你也没和我成为亲人呀。（夏真：我也把你们当亲人呢。）即使当亲人了，能胜过肖鸣吗？（夏真：我现在就要胜过呢。）是“要”，对吧？这是你的“要”，“要”字在里面，和事实一样不一样？（夏真：所以说我就是要这样去实行呢。）怎么胜过？我是给你举个例子，“肖鸣是你的亲人，我能不能成为你的亲人？”我没有要求让你成为我的亲人，我只是让你认识，然后你没有去认识，你掉到

坑里了，我成了一个诱饵了。我想不想让你心目中有我呀？（夏真：不想。）那你说我让谁心目中有我的形象了？没有吧？我更没有说让你把我当亲人，我只是用这个举例子说，你把肖鸣当成亲人了，没有把我当成亲人。谁是你的亲人呢？（夏真：神，还有追求真理的弟兄姊妹。）殿，这个殿是神的。还记得神怎么说的吗？海里边的、陆地上走的，任何物不能在你心目中成为你的偶像。你呢？任何物都能成为你的偶像。这是不是极大的背叛呢？我在你心目中占有了你的心，这也是偶像呀。理解吗？（夏真：嗯。）神为什么不让人心目中有人呢？就不要说你把他当亲人了，神让亚伯拉罕干什么呢？（夏真：献以撒。）为什么让他献以撒呀？你的心不能被亲人占有，你再有什么也不能胜过神，那是神给你的，他不能占有你的心，你可以去喜欢他，但是不能让他占有你的心。神告诉你情感是神的仇敌，既然告诉你是神的仇敌，咱应该怎么做呢？是不是应该背叛呀？（夏真：一直在背叛。）你是计划背叛，但你咬牙了没有？断了没有？你既然背叛了，那你为什么还要和他联系？你还说“我得帮帮他。”你能帮了他什么呢？你为什么谁也不帮，你要帮他呢？你帮别人了没有？（夏真：也帮了。）神让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是因为亚伯拉罕心里有以撒，所以神才让他献以撒。也就是说，你心里边有肖鸣，所以神才给你摆设环境。问你“断了吗？”是不是一样的？就看你的心里被别物占有了没有。可是咱能断吗？能脱吗？神在看你的心，你看的是什么？情感是神的仇敌，因为你有了情感以后，你的看事观点就扭曲了。（夏真：所以我现在想的是我得正常，我不能扭曲。）这由不由你呀？

在这儿你一直说，“我尽本分了呀，我得好好尽本分呀”，就这个话题，咱交通过不少了吧？神是不是就是让你尽个本分呢？尽本分的目的是什么？你只是想尽本分，这是在做什么呢？你只是为了尽本分而尽本分，这是不是在做事？这是不是在效力？（夏真：嗯。）这是在效力，这和你的生命有没有关系？（夏真：没有。）这得有神话依据，神话怎么说的？神说：“人的本分与人的得福或受祸并无关系，本分是人该做到的，是人的天职，应不讲报酬、不讲条件、没有理由，这才叫尽本分。”（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道成肉身的神的职分与人的本分的区别》）尽本分与人的得福、受祸没有关系。但你在这儿说，“我好好尽本分呀，我好好尽本分”，你说你好好尽本分，

你想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想有一个好的归宿吗？（夏真：嗯。）那你好好尽本分，会不会有一个好的归宿呢？（夏真：那就是个忠心效力者。）好好尽本分有没有生命？（夏真：没有生命。）你的意思是“我只做个效力者”？（夏真：我是想着在尽本分的过程中性情变化呢。）可你走这条路了吗？（夏真：走了。）什么是性情变化？如果是性情变化的人，会不会说“我得好好尽本分，我得好好尽本分”？你说这些话和性情变化是打架的，是不成立的。（夏真：我说的是我的良心、理智得苏醒，知道我是一个受造之物，我得为神献上我自己的时间、精力、青春，就是这些。）可最后咱怎么走的呢？你最后走的不还是“好好尽本分”的路？（夏真：那不还得尽本分吗？）你要想性情变化，是不是该追求真理呢？追求真理的人会不会说“我得好好尽本分”这句话？（夏真：就是说我得追求真理，我得做一个神喜悦的人。）是说“我得追求真理”呢，不是说“我得好好尽本分”。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实行真理，在实行真理的过程中尽本分。你始终没有和真理挂钩，你始终是“我得好好尽本分”，你观念里边还是“我得好好尽本分，我得这么做做做”，还是这么做。今天一直跟你交通说你这里边没有认知，这是不是还是一个点？你想的还是“我得好好尽本分”，但是在你尽本分中产生认知了没有？没产生认知。没产生认知，那你做人做事的看事观点会不会有变化？不会有变化，你还是你原来的看事观点。

你说“我这里边有经历了，有认识了”，有什么经历、认识了？你经历、认识的是什么？你是对自己有认识了？还是对神有认识了？（夏真：对自己有认识了。）你对自己有什么认识了？你既然对自己有认识了，来，说说。（夏真：就是把我里边的好多败坏性情都勾出来了。）那是不是需要你去认识的呀？那是不是你的经历？（夏真：我觉得是我的经历。这不是我的经历吗？）那是什么经历呀？那个经历叫什么经历呀？那是与神对抗的经历。咱信神应该有什么经历呢？生命经历。你那个仅仅是什么呢？地狱之旅。能听懂吗？（夏真：能。）你那是经历撒但的残害。就像神交通说的，你对敌基督没有分辨、认识，那就让敌基督多苦害你三年五年、八年十年，如果到神作工结束的时候，你还不醒悟，那就跟敌基督一起毁灭。你告诉我说你有经历了，你经历什么了？人家经历假带领、敌基督的苦害一年半

年，人家经历过来认识了、分辨了，人家走出来了。你咋呢？“哎呀，我在这儿可经历好了，我在这儿经历了多少年”，这经历的是什么呢？你要谈这样的经历，那你就没有经历够。你就不知道地狱里面是怎么惩罚人的，你经历了没有？想不想去经历经历？能不能去经历？（夏真：不能。）那你说的这是什么经历？这不叫经历。“我可是经历撒但的苦害了，我可是在地狱里旅游了一把。”咱要的是生命经历，你这叫什么？这叫耽误、耽搁。人家这两年追求得着什么了？你在这得着什么了？最后得来的是什么？你和他之间藕断丝连，到现在你还要帮帮人家，你告诉我你帮他什么呢？（夏真：就是说他一些人性上的问题，尽本分上的问题。）他听你的吗？你能帮了他吗？他听不听神话？我的话他听不听？他会听你的话？（夏真：他以前不听，现在就比之前老实多了，能听进去一点。）老实多了是因为你说的话他才听的吗？（夏真：不是，是因为神的作工。）对啊。那你说的话起作用了吗？是你的话起作用了吗？你自己还不会走路呢，瞎子领瞎子，能去哪儿？你告诉我你已经经历过了，你已经经历过地狱之旅了，经历过苦难的生活了，咱还敢往进钻呢？你要去帮人家，你进去不进去？你不进去能帮了？（夏真：帮助人的时候你不要说你怎么样，你说神的要求是什么。）你在这儿放下你的本分，你在尽本分的过程中想着去帮助别人，你的本分能不能尽好？你的本分能不能达到尽心、尽意、尽力？你在尽本分的过程中还想着他还有哪方面的问题，你还得帮帮他呢，那你尽本分能不能有一颗专一的心？（夏真：那时候想的就是，我把我能知道的这些跟他说了，其他的不说了，没有什么。）你得知道咱自己的危险，咱自己的认识有多少呢？自己的认识没有，你还要帮别人，你能帮到哪儿呢？如果你今天帮的是文字组的弟兄姊妹，这个是你的本职工作范围之内的，是你应该做的。肖鸣是不是你本职工作范围之内的？就是神交通的，有些人找异性交通解决问题，他是找她解决问题呢？还是找对象呢？神说：“还有一些人明明这个事情可以跟同性交通或者交接、询问，但是他不找同性非得找异性，他相中哪个异性他就总去问她问题，总去缠着她，琢磨找个问题、找个事去与她接触，想方设法地制造机会单独地接触，单独接触时尽问一些没用的可问可不问的问题，没话找话、没事找事，总找机会。他找机会的目的不是真的对这个异性有好感，而是他要下手，他要做事，要搞动作。”〔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分辨假带领（三十一）》〕

他专找异性，还专门找某一个人，为什么要找这个人？这不就暴露了吗？你心里究竟有没有这个人？你没有为什么要找这个人呢？而且你也知道他会影响你的心思，如果你从情感里边走出来没有这些掺杂的话，今天你还有没有这些控告？还会不会有这些控告？

刚才你也知道你的情感压过了真理，神怎么说的？神为什么恨恶情感？神说："我不给人留有'释放'情感的机会，因在我并无情感，我已恨恶人的情感到一个地步，因着人与人的'情'才将我放在一边，因而我成了人眼中的'第三者'；因着人与人的'情'才将我忘记；因着人的情，人才趁机又将'良心'捡起来；因着人的情，所以人总是厌烦我的刑罚；因着人的情，人总是说我不公也不义，说我处理事不给人留情面，难道在地上我也有'亲属'吗？谁曾与我一样为我的所有经营计划而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呢？"（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二十八篇》）人有了情感以后神就成了"第三者"。"第三者"是什么意思？小三。你有情感以后，谁是你的主导？你的情感是你的主导，神就成了第三者了。所以说，今天我在这儿跟你谈话的过程中，你说"二货流泪了，我也想流泪呢，但我流的泪是反面的"，为什么是反面的？这是不是已经证实了？而且这个时候还不是一年前呀，这个时候已经证实了，你的情感压制了正常的理智、压制了你的良心。你说别人做在你身上的你是看见了，是吧？你看见了，可你回报了吗？你没有回报就是没良心。你看见了，那神作在你身上的、我做在你身上的和肖鸣做在你身上的哪个大？（夏真：你们的大。）可是我这个被压制了呀！怎么压制的？这是不是情感给压制的？这情感是不是神的仇敌？是不是因着它才把这个压制了呢？如果说没有这个情感，能不能压制住？如果没有这个情感，你看见我做在你身上的，你该不该还报？你就是不还报，最起码你看见，"弟兄做在我身上的也不少，我看见弟兄做在我身上的不比做在二货身上少"，是不是有这个知觉？（夏真：嗯。）可是当你有了情感以后，你还有这个知觉吗？歪曲事实了，没知觉了，看事观点出来就是邪恶的。你在我这儿，你看的是什么？你看的是我做在你身上给你的肉体带来一种伤害，你看不到生命的供应，你看不到我的诚心，看不到我的存心，看不到神在你身上作的一切，这些你都看不到，你看到的是什么？肖鸣做在你身上的，他给你买个泡泡糖你也能记住，说一句温柔的话你还能记住，

或者肖鸣有个什么流露你还能记住，“不行，我得抽个时间帮帮他”。你得帮帮他，你为什么不来帮帮我呀？想过帮我没有？你看咱多长时间能这么多文稿整理出来，或者整理得还有点乱，或者还没有归纳到位，“谁负责这个事情呢？这个负责人是干什么的？怎么没有归纳到位呢？这些人是怎么尽本分的？弟兄忙不过来，弟兄没有看到我看到了，我得帮帮他。我不说帮负责人或者帮谁，我就帮弟兄呢，我给弟兄排忧解难呢，我不能添个砖我添个瓦行不行？”咱有过这想法吗？有过没有？（夏真：嗯。）有过？那你实行了没有？（夏真：实行了，就是整这些文稿。）你是整文稿，对吧？我说你帮我了没有？你和我说的话题一样不一样？你说的还是“我尽本分了”，和我说的帮一样不一样？这是两码事。你尽本分，不管你尽好尽不好，这是你的本职工作，是你该做的。你帮我，那就不是你的本职工作了，那是你的什么？义务。“扶油瓶除狗屎，我看见弟兄在那儿顾不过来，虽然我不是负责人了，但我看到童茵刚开始负责这个工作，哪里作得不合适，或者看见王媛整理得文稿不合适，有什么问题应该提、应该解决，我得协助她们。”你有这些想法吗？（夏真：也有。有时候看见了，跟她们说了几遍也不改，之前跟王媛说有的标点符号得改，这说起来都费劲呢，这咋说呢？后来就不说了。）这是什么？这还是涉及到你的本职工作了，对吧？那你是不是有帮我的心思、存心？一样不一样？你说的是你给她们提意见说哪个不合适，这是你的作工，我和你说的是什么？我和你说的是你的心思，你有没有这颗心？你告诉我你怎么去做了，我问的是你有没有这颗心，一样不一样？你是告诉我你这样做了，这能不能代表你有这颗心？能听懂我的意思吗？你有没有这颗心？（夏真：没有。）没有吧。你看见我做在你身上的够多了，可是你没有想过要来帮帮我；肖鸣做在你身上的你看到了，可是你知道得帮帮肖鸣。你该帮谁？这是什么作怪的？这是不是情感？你不管我这边有什么难处，你没有那个心思、义务说“我该帮帮弟兄”，感觉有歉意。可你在那儿有那个心思去帮肖鸣，这是不是走神了？你帮他是为了神家工作？为了神的名？为了神的见证？是为了什么？（夏真：就是怕他完蛋了。）想给他当菩萨，是吧？是为了他个人的利益吧？你说得再好也就是为了他个人的利益。你为了他个人的利益损失了什么？他分走了你的心思，你走了神，这是不是背叛？神说：“不管你的生命多大，你的身量多大，你进入多少真理实际，心不能离开神，不

能远离神。你说：‘我不离开神太远，就离开一会儿行不行？’这是什么话？这事没有远近，你心里没神就已经远离神了，常远离神的人就不是敬畏神的人。”（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得着神、得着真理是最幸福的事》）“我不离开神太远，就离开一会儿行不行？”那你这是不是离开神了呢？和你谈这个让你放下情感，你说你放下了，可你放下了没有？你说不受影响、不受影响，受影响了没有？你说你实行了，实行了没有？神看的就是人的心，不是看你做了没有。你看保罗做的不比彼得大？跑了半个欧洲，可神怎么看呢？他是为了冠冕，是在搞交易。那你呢？即使说你做了几年，或者再做几年，你为着神了吗？你是为着谁呢？为着你的归宿，为着你的肖鸣。那你说，神说什么？因着你有这些心思，你的本分能尽好吗？本分能尽到位吗？你的情形能正常了吗？今天你看见了，这带来的是不是你与神的隔阂？带来的是不是你对神的仇视？这是咱在这儿交通了，要是不交通的话过后就成隔阂了，最后成了不可逾越的鸿沟，是不是要背叛？最后是不是要在大街上谩骂？会不会？（夏真：不会，这个我起码能把持住，因为我知道都是爱，就是肉体上有点酸酸的。）就是神说的，没有一个人一来跟随神就计划好要背叛神；也没有一个人一来跟随神，他就是想来当敌基督的。但最终的结果是什么？神说：“我的计划从始到终都没作一点改动，只是在人来看我说话的对象越来越少，而且真正能得着我称许的人也越来越少。但我仍然说我的计划从未改变，而是人的信心与爱心一直都在变，一直都在减少，以至于每一个人都有可能由对我趋炎附势到对我冷淡过渡到将我逐出家门。”（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当为你的归宿预备足够的善行》）从趋炎附势到冷淡，最后到将神逐出家门，这是一个自然循环规律。你对神有误解，不解决，那只能是观念把人带入地狱。你说你能把持住，你能把持得住？经历了这么长时间，你还没有体验出来？负责人跟你交通的时候，你有很多怨言，感觉冤枉呢，冤不冤？（夏真：也不是觉得冤，好像是不想让这个人再消失。）你不想让这个人消失，你这是在干什么呢？你这是不是在和神争夺权柄呢？至于谁是什么样的命运，谁是什么样的安排，是不是由神来主宰、安排？能不能有自己的想法、愿望呢？（夏真：一个是那个消失，还有一个是不想让他彻底从我的生活里边消失。）不想让他从你的心里边消失。（夏真：嗯。）

那你说这是什么？（夏真：就是这一点点，其他的比如好好尽本分这些是我必须要好好去做的。）

你走的这条路是不是完全和神是对立的？神不允许人心里边有任何人的位置，不允许！（夏真：我现在就不要这个位置嘛。）（负责人：主要是你就没得着，别人能听懂，你就听不懂，糊涂着呢。）（夏真：不是听不懂。你说我糊着呢，我感觉我挺清楚的，是我自己不想放。）你对你肉体的感受是清楚的，负责人说的是你这个认知是糊涂的，你在认知里边是没有知觉的，但是在肉体的感受里边是特别敏感的。“你说我没感知，不是，我有感知”，理解这话的意思吗？情感是神的仇敌，你不能有，你心里有这个东西就分神，你分了神以后，就容易和神产生隔阂。（夏真：我现在已经在挣脱、挣脱、挣脱了，我写的文章就是我经历以后的认识。）你经历的是你肉体的感受，你在肉体的感受里边“我挣脱、我挣脱、我挣脱”，你的认知呢？你就没有认知。你是在苦难之中挣扎，知道吧？在苦难之中挣扎！你要理解神说的话，神说：“如果你谈恋爱，那就不能做负责人，不能做带领了，另外，你总没心思尽本分，那你就从全职教会出去。有没有说不让你信神了，开除你了？有没有定规说你就不能蒙拯救了，你就遭咒诅了？（没有。）神家从来没有这么说。神家丝毫不干涉你个人的选择与自由，丝毫不剥夺你任何的自由，给你自由。但是对于这一类负责人，神家的处理原则就是赶紧找合适的人代替，把他撤换就完事了。如果他适合继续尽本分，那就可以留用，如果不适合就打发走。不打不骂，也没有人羞辱，这不是什么羞耻的事，这很正常。所以，有的人因为谈恋爱被撤职了或者被打发到普通教会了，这丢不丢人啊？这只能说明你尽本分没什么忠心，要神的劲儿不大，对自己的生命进入没有丝毫的负担。”〔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分辨假带领（三）》〕神说你们谈恋爱可以呀，你要谈恋爱就回普通教会去。你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吗？为什么神说你们谈恋爱就回普通教会去呢？可以谈，谁也不要拦阻，这不是什么羞耻的事。神为什么说这话？你不理解神的意思。第一，谈恋爱、搞对象是正常人性生活，是神给人制定的这个规律，这个不可指责；第二，你要谈恋爱、搞对象，你回普通教会去，什么意思？你不能尽全职本分了，不能做带领工人。为什么不能做带领工人？你搞对象、谈恋爱就走神了，你不能把心给神

了，那你就回普通教会去。你要知道神说“那你就从全职教会出去”意味着什么，知道吗？回普通教会是让你去结婚吗？认可你了，“你去吧，结婚去吧”，神称许你吗？是什么意思？你追求什么神就给你什么，你追求什么，神就按你的意思成全你，神不赶鸭子上架。神说：“他从开始谈恋爱到撤职，如果一天两天是有点急，如果三五个月这算急吗？”〔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分辨假带领（三）》〕这将近半年的时间是不是神给人的机会？是神给人悔改的机会。你能从情感里出来，你不搞对象了，“行了，那你留下”。神是不是已经把态度给你了？告诉你了，但你还要搞对象，那你就回普通教会去，给你个选择。要按你的理智来说，“就是呀，那回普通教会吧”，因为你觉得“我回普通教会我还是信神的呀，回普通教会肉体得着满足了，我还跟着神呀”。可是你想过后果吗？回了普通教会是什么后果？知道吗？神为什么让回普通教会？神说了这句话以后，还告诉人不要拦阻，这个结果已经告诉你了。会有什么结果？（夏真：没有本分了。）“你的苦没有受够，你去吧，你不愿意往前走，那你就回普通教会去吧。你顺服不下来，不用顺服了，你按着你的意思去走吧”，神不惩罚你，你走吧。虽然你的肉体得着了，但你再看看神的话，神还说什么话了？神说：“因着神要在全宇之下普及这个工作，所以神趁机将‘情感’这两个字给人‘阐明’，从而让人看见神的心意是来打破所有人的家庭的，说明神是用刑罚来解决全人类的一切‘家庭纠纷’的，若不这样作，神在地的最后一部分工作无法收尾。”（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神向全宇的说话”的奥秘揭示·第二十八篇》）神作工结束了，神要用刑罚来解决“家庭纠纷”，神要打破家庭。“你去结婚吧，你不是想要肉体享受吗？你不是想要情感吗？你不是想要孩子吗？你去吧。等哪天神作工结束了用刑罚来解决‘家庭纠纷’就行了。”因为什么呢？人都有追求呀，如果不用刑罚无法解决、无法收场。你去吧，当你结了婚，有了孩子了，神开始用刑罚来解决“家庭纠纷”。神告诉你了，人与人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必须让你去经历、去体验。那你说，你回了普通教会单单是没有本分尽了吗？你们坠入爱河了，你们结婚了。结了婚，你们还想过一辈子吗？过上几年该干什么了？该打破家庭了。让你爱个够，让你把心投进去，最后再怎么呢？再给你取缔了。神说过什么是最痛苦的呀？让你看见得不到，那是不是最痛苦的事？是不是让你经历一下？已经把结果告诉你了，你是不是应该有一个选择

呀？现在不是成家立业的时候，就像挪亚的三个孩子，一百二十年没有结婚。现在不是时候，你要是结了婚就是祸患，你要搞对象就是祸患，给你带来的是祸。不让你搞对象是要干什么呢？不让你搞对象是怕情感占有了你。不让你搞对象不是不让你有私生活，你可以有私生活，主要是你有私生活占有你的心。你说在神家没有夫妻俩出来尽本分的？有，但是人家不占心呀，你搞对象要占心呀。神已经把意思告诉你了，你说“我俩不搞对象了，但是我的心还得拉着”，你说这和不搞对象有什么关系呢？说这个不搞对象的意思就是让你们隔开，隔开对你是个拯救、保守、帮助。从你这边看负责人太狠了，“不让我们联系”，从外面看对肉体有点狠了，可是不联系是不是忘得快一些？不联系是不是他那边有什么事情不影响你的情绪呀？人家就是又找对象了，或者是人家流露败坏了，和你没关系，你也不知道，你是不是就能稳定地尽本分呀？你想有个联系，你在背后还要打探打探消息，结果打探到人家又找了一个对象，你还能尽本分吗？就别说人家又找上对象了，人家就是流露个败坏，“哎呀，他还能不能进国度呀？他还能不能活下来呀？”你还能尽本分吗？本分都尽不成了。这是不是把你坑害了？负责人这样做是对你负责，这是爱你的表现，你断不了，她帮你断，卡着你，但是你看不见这个爱，你看见的是她做的事太绝了。就像父母管孩子，不管是用鞭子打他，还是用脚踢他，还是骂他，不管父母怎么做都是爱的流露，你得看他的存心是什么，真心是什么。按照你的来你是舒适、舒服，可最终的结果是什么？你留着那一根“线”是要干什么呢？是不是想死灰复燃呢？是不是爆炸的一个导火索呢？是不是背叛神的一个导火索、一个理由借口呢？是不是咱与神之间建立正常关系的一堵墙呢？

为什么负责人一直说你糊着呢？你在这儿一直为肉体讲理，一直为肉体说话，负责人在这儿一直为本分说话，一直为你的生命说话，你们就不在一个轨道上。你觉得你进了轨道了，“我好好尽本分，我好好做”，你是想说什么呢？“我效个力”，负责人说“你得追求生命、追求生命”，你说能在一个轨道上吗？她说你糊着呢，你说“我精明着呢，我就是效力呢，我就是出力呢”，她说“你不能光出力，你得剩存下来”。她说你糊着呢，你说你不糊，这是不是一个真实的画面？你糊不糊？你追求肉体、追求生活一点也不糊涂，清醒着呢；你与神搞交

易，清醒着呢，不糊涂，你信神还是得恩典的心，还是为了得福，还是为了要、抢、夺，还是恩典时代的信，根本没有跟上国度时代。国度时代是什么？是让你献。恩典时代你是要、抢、夺。你要知道神不作重复的工作，神作工每个时期都不同，下一个时代是要把上一个时代给废掉，恩典时代来了就要把律法时代废掉。律法时代神流露出来的性情是什么？咒诅、焚烧。恩典时代神的性情是慈爱、怜悯，与律法时代正好相反。耶稣来了以后瞎子能看见了，瘸子能走路了，这些人都是被咒诅的人，反过来耶稣赦免了他们的罪，法利赛人怎么也想不通，“神不会是这样的呀，明明神是咒诅、焚烧，为什么成慈爱、怜悯了？”所以他们根本接受不下来，这就是人的观念。可是神作的工作就是来回击人的观念的。可人经过了恩典时代来到国度时代，又把神定规在恩典时代了，“神你就应该给我，神你就是我的债主，你就是欠下我一笔不可奉还的债”。什么都是“我要、要、要”，没有说“我要给”，所以活在神的恩典里边人都失去了良心、理智，没良心了。那国度时代来了，话语时代来了，话语时代就是审判刑罚的时代，是惩罚、咒诅的时代，话语时代又把恩典时代给废掉了。可你还活在恩典时代，神不作那些工作了。你活在恩典时代里面，“我清楚着呢，我亮堂着呢，神还欠着我什么没给我呢，神爱他还没爱我呢”，你在这儿还让神来爱你呢。可是负责人告诉你你得活在什么时代呢？话语时代，审判刑罚的时代。“你为神献上什么了？你为什么不为神献上呢？你的情感为什么不献上呢？”你在那儿说，“我的情感都已经硬脱了呀，可是我得着什么了呀？”你在那儿很清醒，负责人在这儿也很清醒，你们是两个不同时代的人，所以你们都清醒，谁也不糊涂。可是你得看你现在处在什么时代，如果你在恩典时代，那负责人就糊涂着呢，那个时候得的是恩典。可现在是审判刑罚时代，那你就是糊涂的，因为你没有跟上神的作工步伐，没有跟上神的脚踪，你的看事观点落后了两千年。听懂了吗？能不能听懂？咱得做九十年代的彼得。彼得是什么？献上，倒钉十字架。那今天就是来献呢，神就是要剥夺了你的所有以后看你的真心，那就是要剥夺你的婚姻，剥夺你的家庭，剥夺了以后看你的真心在哪儿呢，你让不让剥夺呢？你不让剥夺就是和神较劲，你就没有顺服。神剥夺了以后，你还称颂神吗？这是不是神要看的结果？可你藕断丝连不愿意让剥夺。这还是剥夺呢，神要的是你主动地用心献上。负责人给你交通的是让你用心来献上，实际地去背

叛，不要让人强卡着。可是你现在已经到了哪个地步了？强卡着都不愿意放下。能听懂吗？（夏真：能。）

肉体的感受与认知的区别（三）

看看《神向全宇的说话》第十九篇。神说：“把我的话语当作人生存的根基，这是人的职责，必须在我话的各部分之中建立自己的一份，否则，将是自取灭亡，自讨没趣。人都不认识我，因此并不以自己的性命来与我作兑换物，只是把自己手中的破烂物拿在我前晃来晃去，想使我满足，但我并不满足于现状，我只是一直在要求人。我爱人的贡献，而恨人的索取，人都有贪恋之心，似乎人的心被鬼迷住一般，都不能从中拔出而将心献给我。当我说话之时，人都全神贯注来倾听我声；当我停止发声时，人就又开始了自己的‘经营’，丝毫不去理睬我话，似乎我话是他‘经营’的附属物一般。我对人一直是不放松的，但对人又是忍耐加宽容的，所以因着我的宽容，人都不自我量力，都不能自我认识、自我反省，只是因着我的忍耐而欺骗我。在人中间，不曾有人是真心体贴我，不曾有人真把我当作自己的心爱之物来宝爱，只是在人的空闲之余来对我稍加应付。我在人的身上下的功夫已不是可以计算的，而是在人的身上作了前所未有的工，在人的身外又给人多加一层‘负担’，让人在我的所有所是之中有所认识、有所变化。不是让人只做‘消费者’，而是让人做打败撒但的‘生产者’，虽然我并不要求人做什么，但我有我对人的要求标准，因我作事有目的，而且有根据，不是像人想象的随便玩玩，或是任着自己的性子造天造地造万物。在我的作事当中，人应该看见点什么，应该获得点什么，不要只是浪费自己的‘青春’，不要把自己的性命当作身上之衣一样，随便尘土挂在其上，对自己应严加保护，以我的丰富来供自己享受，以至于因我而不能向撒但回转，因我而去攻击撒但，我对人的要求不就是这么简单吗？

当东方稍稍透出一丝微光之时，全宇之下之人都因此而对东方之光稍加注意，人不再酣睡，而是去观望东方之光的根源，因着人的能力有限，所以不曾有人看见光的来源之处。当全宇之下全是透亮之时，人都从睡梦之状中醒悟，才知晓我的日子逐渐来到了人间。人都在庆贺，因着光的来临，因此人不再沉睡、不再昏迷，在我光的照耀之下，人都心明眼亮，顿觉生活的乐趣。我在笼罩着的迷雾之中观望

人间，动物都栖息了，因着一丝微光的来到，所有的物都意识到了新生活的来临。因此，动物也都从洞穴之中爬出去寻找食物，当然植物也不例外，在光的照耀之下绿叶之光一闪一闪，等待着为我在地之际而献上自己的一份。人都愿意光的来临，但又害怕光的临及，深怕自己的丑陋面目不得遮盖，因为人都是赤身露体，没有遮盖之物。所以多少人因着光的临及而慌作一团，因着光的出现而大吃一惊；多少人看见光之后悔恨不已，恨恶自己的不洁，但事实已不可挽回，只好等着我的发落；多少人因着在黑暗中苦难的熬炼，当看见光之时，顿觉光之意义深刻，从而把光搂在自己的胸怀，深怕其再次失落；多少人并不因着光的突然出现而反复无常，只是在干着自己手中的活计，因为他多年失明，所以并不觉察光的来到，也不因着光而得以享受。在人的心中，我并不是高大，但也并不低下，对人来说，我是可有可无，似乎无我人的生活并不寂寞，而有我人的生活并不见加增多少乐趣，因着人并不宝爱我，所以我给予人的享受之物甚少。但当人对我稍加一分爱慕之情时，我对人的态度也另作改变，因此，当人摸着这一规律之时，人才有幸来奉献自己而索取我手中之物。难道人对我的爱仅限制在自己的兴趣之中吗？难道人对我的信心仅限制在我给予的物之内吗？莫非人不见我光就不能用信心来真实爱我吗？难道人的精力真是限制在今天之状中吗？莫非人爱我也需胆量吗？

万物因着我的存在而顺服在自己所在之地上，并不因着无我的管教而任意放荡，因此，山在大地之上作为各国之界，水在大地之间作为人的阻隔，而空气在地之空间作为人流通之物。只有人不能真实顺从我意的要求，所以我说人在万物之中属于悖逆之物，人不曾真顺服我，所以我一直对人严加管理。若在人中间，真有我的荣耀普及全宇之下，那我必会将全部荣耀尽都显明给人。因人的污秽，不配看见我的荣耀，所以几千年来我对人从未公开，而是隐藏，因此原因我的荣耀从未向人显明，而人一直是堕落在罪的深渊之中，我也曾饶恕人的不义，但人都不会自我保守，而是一直向‘罪’赤露敞开，任‘罪’伤害自己，这难道不是人的不自尊、不自爱吗？在人的中间，有人真实的爱吗？人的忠心够几两重？在人的所谓真实之中不掺有假货吗？人的忠心不都是混合物吗？我要的是人单一的爱，人都不认识我，虽然也追求认识我，但并不把真实恳切的心交于我。对人，我并不强求，人若

给我‘忠心’，我就毫不客气地接过来，人若不信任我，不愿将自己的一丝一毫献给我，那样我也并不因此而增加烦恼，我只将人另作处置，给人合适的归宿。天空雷鸣之时将人击倒，大山崩裂之时将人掩埋，猛兽饥饿之时将人吞吃，海水猛涨之时将人淹没，人间互相残杀之时，人都被来自人中间的灾害而自取灭亡。

国度在人中间扩展，在人中间成形，在人中间站立起来，没有任何势力能将我的国度摧毁。在今天国度中的子民，你们有谁不是人中间的一个？有谁是人以外的情形呢？在我新的起点公布于众时，人的反应又会是如何呢？人间之状，你们曾亲眼目睹，难道还不打消在世长存的念头吗？我现在是行走在众子民之中，是生活在众子民之间，今天对我有真实的爱，这样的人有福了；对我顺服之人有福了，必在我国中存留；对我认识的人有福了，必在我国度之中掌权；对我追求的人有福了，必从撒但的捆绑之中逃脱出来，而享受在我之福；能够背叛自己的人有福了，必被我占有，承受我国中之丰富。为我跑路的我纪念，为我花费的我悦纳，向我献上的我给予其享受之物，享受我话的我祝福，必是我国中的栋梁之柱，在我家中必然丰富无比，无人能相比。为你们的祝福你们可曾接受？为你们的应许你们可曾去追求？你们必在我光的引领之下而冲破黑暗势力的压制，必在黑暗之中不失去光的引领，必在万物之中做主人，必在撒但之前做得胜者，必在大红龙的国垮台之际，而站立在万人之中作我的得胜之证据，在秦国之地你们必坚强不动摇，因着所受之苦而承受在我之福，必在全宇之下闪现出我的荣光。”

童茵有什么认识？（童茵：相信神话神必定会祝福，我就想着确实是。就像我妈去世这件事，我相信神的话，确信无疑，神的话就是要扭转我的错谬观点，一开始我觉得这个事是因着环境，或者其他客观条件才不能在她身边，才见不了她最后一面，感觉亏欠，然后就看神话来扭转自己错谬的观点，神说不要觉得自己不在父母身边伺候他们这是没有良心，觉得亏欠，不要在乎邻居、同学、亲戚怎么看你，你只在乎你作为一个受造之物，你在神面前神怎么看你就可以了，只要神没说你没有良心就行。看了神话我觉得自己的观点好像扭转了，第一天下午还觉得难受，觉得亏欠呢，心也静不下来，本分也尽不

成，然后就不停地祷告，祷告以后再看神话，看完神话再祷告。第二天神的话就进到心里了，就反复地揣摩，后来这个难受好像就减轻了。神说国度要成形、要建立，你真正为神尽一个受造之物的本分，在自己的本分上用心，尽上力了，神是纪念的。神说你不要在乎邻居、同学、亲戚怎么看你，不要在乎他们的想法，神作的都是对的，是绝对的，不是相对的。反正我这段时间临到事我就想想神是怎么说的，然后去背叛自己的观点，扭转自己的观点，按照神话实行。）“把我的话语当作人生存的根基，这是人的职责，必须在我话的各部分之中建立自己的一份，否则，将是自取灭亡，自讨没趣。”“把我的话语当作人生存的根基”，神话是什么？是人在地上生存的根本、基本。你没有神的话不可能在地上生存，你要生存必须得有神话作你的根基。“这是人的职责”，作为一个人，这是人的职责、责任。前面跟你说你要在地上生存就得有神话作根基，这是告诉你人在地上生存的一个需求。接下来呢？“这是人的职责”，是你的责任。下一句呢，“必须在我话的各部分之中建立自己的一份”，这是不是一句话比一句话重呀？“必须”，这就不是一般了，是必须的。一说必须，就想起什么了？善恶树的果子吃了是必死的，那是必须的。你在地上生存，你不可能离开神话，那是必须的，把神话当作人生存的根基是人的职责。“必须在我话的各部分之中建立自己的一份，否则，将是自取灭亡，自讨没趣。”你说咱要搞对象、要结婚，这些事是不是得有神话依据呀？让神话作根基呢，那这个事有没有神话根据呀？相关神话是怎么说的？神来作工的时候让你娶的娶、嫁的嫁？让你干什么呢？（夏真：献上。）神是让你去献上，这是不是神的要求？是不是神的话？那这个话成为咱的根基了没有？这话必须得成为根基，这是人的职责。“必须在我话的各部分之中建立自己的一份”，就是刚才说的为神献上，献青春、献婚姻。今天上午刚说了时代的不同，现在是话语时代，是审判刑罚时代、定人归宿的时代，神要定人的结局呢，神根据什么定的呢？就根据你的表现，就根据你在神面前是怎么活出的，神话在你身上扎根了没有，你做人做事、看人看事是不是有神话作依据，就按这些来定你的归宿。现在不是恩典时代，恩典时代你享受神的恩典呢，让神给你做医生，给你医病赶鬼。“必须在我话的各部分之中建立自己的一份”，正好在青春时期，正好是搞对象时期，神让咱献上，那咱就得在神的这个话中建立自己的一份，按神话去做。“否则，

将是自取灭亡，自讨没趣。”“否则”，不然。不然的话，那你就是自取灭亡，自讨没趣。你说你经历了、体验了，你经历什么了？体验什么了？这才是你所经历的，你经历了一个自取灭亡，自讨没趣。你没有按着神话去做，而是按着你自己的意思走了，结果是什么？落在了黑暗之中，失去了光的引领，失去了圣灵的引导、带领，失去了圣灵作工，这是不是自取灭亡？你感受到了吧？（夏真：嗯。）感受到一种痛苦，这个痛苦是从哪来的？不就是因为失去了神的引领，失去了神话了吗？“自讨没趣”，结果怎么样？你说你经历了，你经历什么了？你的经历和这个经历有什么区别呀？你经历的是你自己的一个苦难的生活，那是什么呀？那是你肉体的一种感受、感知。肉体的一种感知不能说成是你的经历、认识，经历、认识是经历神的话，今天再看这些话，经历这句话，这叫认识。认识什么了？“神话就是真理、道路、生命。我因着没有把神话当作生存之本、生存的根基，结果我走向了地狱，走向了痛苦。在这大好时光，我走错了道，导致什么结局呢？别人的生命都蹭蹭往上长呢，我是活在了罪中，活在罪中还不知罪，还活在黑暗之中。”到现在咱连肉体的感受和认知，生命经历和自己的肉体经历、生活经历都区分不开。这是不是区分不开？你说咱是不是活得倒退了？这是不是自取灭亡，自讨没趣呢？你和二货作个对比，二货原来是什么，在经过交通以后，你看人家的看事观点，看人家流的泪是什么泪，看咱自己流的是什么泪，这是不是已经证实了？这个能理解吧？（夏真：嗯。）

“人都不认识我，因此并不以自己的性命来与我作兑换物，只是把自己手中的破烂物拿在我前晃来晃去，想使我满足，但我并不满足于现状，我只是一直在要求人。”你认识不认识神呀？这个认识咱说得简单一点，神对你有什么要求？认识不认识？咱跟随神多少年了，最起码神要的是什么、神恨恶什么应该知道吧？知不知道？（夏真：神要的是人的心。）“人都不认识我，因此并不以自己的性命来与我作兑换物”，神说人都不认识神，承不承认这句话？你对神的认识有多少？不认识的有哪些？神对人的要求你认识不认识？神主宰万有的权柄、神的性情你认识不认识？认识哪些？就我刚才说的这些，把你的认知先说说。童茵，神对人的要求是什么？简单、明了地说说。（童茵：神要求人听话、顺服，能尽上忠心。还有人该献上，不应该索取。）咱

得总结得更准确一点、精练一点。“人都不认识我”，神是让人认识神的什么？说说大的方向，主要的。（认识神的性情、神的作工，认识神的独一无二。）还有呢？（认识神的权柄，认识神的主宰。）你们总结一下大的方向总共有哪几个方面？最起码一个就是刚才说的，得认识神的权柄、神的性情，还有什么？（神的主宰、安排。）神的权柄就包括神的主宰、安排。还有一个是神的要求，神的要求就是神要的是什么。（能把心爱之物献上。）总结一句话，神要的是人的心。不管临到什么样的试炼，最终神要的是人的心。神要的是什么你是不是得给神什么呀？第一个是认识“神要的是什么”；第二个是认识神要的你如果不给，会有什么后果。这是不是得认识神的权柄？（是。）认识神的权柄、神的性情。还有什么？（神要的是人的心。）大的方向是神要的是人的心，在要人的心里面又包含了多少？（就是人所在乎的这些东西，心给家庭了，那就把家庭献上；心给儿女了，就把儿女献上；心给父母了，就把父母献上。）不管什么，神要的是人的心，不是要你外表的一个做法。“人都不认识我，因此并不以自己的性命来与我作兑换物”，刚才说神的权柄、性情代表着什么？权柄代表神的能力，性情代表神要作什么事。神有这个权柄作这个事，那神作事的原则是什么？原则是不是根据神的性情？（嗯。）什么样的人该存留下来，什么样的人是该毁灭的，这是神的性情，这是你必须得认识的。因为你不认识你就不知道哪些人该剩存下来，哪些人不该剩存下来。认识神的性情和认识神的权柄，这是两大方面。认识神的权柄，你才能产生惧怕感；认识神的性情，你才有路。因为你认识到“我做这个触犯神的性情了，意味着神的权柄要作事了”，你就不敢再做了。如果你不认识神的性情，你就不知道哪件事是触犯神性情的，你做了事也不知道是死是活。所以说，神的性情咱必须得认识。“神能不能作成这事？神独一无二，这世上除了神谁还能主宰、掌管？唯独只有神！”这就确定了神的权柄。认识神的性情、认识神的权柄，首先把这两个认识了，这是不是就有了大概的方框了？你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你就知道了。你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就是为了剩存下来？也就是说，咱信神就是为了蒙拯救剩存下来。你要想蒙拯救、想剩存下来，那你必须得认识神的权柄与神的性情。“人都不认识我，因此并不以自己的性命来与我作兑换物”，用自己的性命兑换什么呢？（兑换剩存下来。）兑换蒙拯救，兑换剩存下

来。怎么就剩存下来了？是不是得顺服在神的权下？你要想顺服在神的权下，是不是就得知道神的性情？（是。）“人都不认识我”，简单一点说就是人都不认识神，不知道神就是真理、道路、生命。“因此并不以自己的性命来与我作兑换物”，你没有舍命地去追求认识神，认识神的性情、认识神的权柄。你得生命是不是就是得真理呀？这个好理解了吧？（嗯。）那你的性命是从哪来的？（神给的。）神让你活着，你该不该为神活着？神让你活着，你就该为神活着。神让你活着，你能够为神活着，这是不是拿你的性命来作兑换物了？如果神让你活着，你没有拿上自己的性命去为神活着，没有去顺服神，你是为着你自己的私欲去活了，那还有性命吗？就没有了。“只是把自己手中的破烂物拿在我前晃来晃去，想使我满足，但我并不满足于现状，我只是一直在要求人。”你去经历这段话，把这段话放在谁身上去对号，看这个是哪方面的真理，就是前边说的“必须在我话的各部分之中建立自己的一份”，神话读了千万遍了，咱遇到今天这个环境了，我看这些话了，神话就是真理、道路、生命，那我就看这个环境涉及哪方面的真理呢？就像夏真这儿，这是哪方面的真理？“人都不认识我”，她不认识哪方面真理？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是人的心，这是不是一方面的真理？神要的是人的心，可夏真一直走不出来，是因着什么？（夏真：心被别物占有。）你从始至终不愿意把心给神，从始至终你一直想拿什么给神呢？（破烂物。）你就是想用“我尽本分呢，我作工了”，你想拿这个破烂物给神。用这个例子就是说，人都不认识神，人都不知道神要的是什么。刚才咱说了大的方向，人都不认识神是真理、道路、生命，到咱具体经历神话的时候，就像在夏真的这个环境里，那就到细节上边了，神要的是人的心。“因此并不以自己的性命来与我作兑换物”，你活一天就应该为神活着，可是神让你活着，你为谁活着呢？你拿上性命给谁了？性命也可以说是生命，夏真，什么是你的生命呀？“爱情是我的生命，除了爱情一切都无所谓，爱情至上。”你不是以自己的性命来与神作兑换物，你这样会要命的，那是性命，你不把你的性命舍上，不把你的心给神，你只是把自己手中的破烂物拿在神前晃来晃去。以前是说“我好好尽本分，我原来尽本分不用心，我现在用心了”，今天又拿了什么破烂物呢？“爱情不抓我的心了”，是吧？比以前怎么了？（夏真：比以前又长进了一点。）原来是怎么呢？（夏真：原来是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还要和神对着干，是吧？（夏真：嗯。）“我现在比原来进步了”，进步什么了？（夏真：没有那么重要了。）没有那么重要了，退出来了没有？（夏真：没有。）那这是不是破烂物？神要的是什么呢？神要的是你把心给神，我一直和你说你尽本分用心了没有，你没有用心去尽本分，你是说“我尽本分了，我用力了”。心在哪儿呢？刚才我给你解剖了一下，我说“你把心用在本分上了？用在神家了？”肖鸣在那边做呢，我在这边做呢，你都看见了，你体贴我了没有？（夏真：我想体贴呢。）“想体贴呢”，可你有没有体贴的心？你体贴了肖鸣，还能体贴我？（夏真：那是一时半会儿，一点点。平时想着，“现在也不用我，我就把我自己的工作作好就行”。）那是不是体贴我呀？这不是又回到上午的话题了吗？你作的那是本职工作，你在作你的本职工作、尽你的本分的时候，能不能说是体贴我而作的？（夏真：不能。）不能。可是当你有了心呢？神要的是人的心，尽心、尽意、尽力，你尽心了没有？什么是尽心？时时、事事、处处想着神、念着神、为着神，这是不是尽心呢？（夏真：嗯。）你尽心了没有？你尽的是什么？你时时、事事、处处想的是什么？“我的情感。”你今天看见二货在那儿哭呢，你也想哭呢，你想起啥了？“我的情感。”你把心给神了没有？没有给神。你告诉我说你从泥潭里面拔出来了，拔出来该进入轨道了吧，你愿不愿意入轨道？（夏真：愿意。）你说的是愿意入轨道、想入轨道，可你的实际行动是不是在入轨道？就今天你的表现，我说你什么呢？我说你只有肉体的感受，你没有认知。如果说你入轨道了，是不是就有认知了？你没有认知，证明你没有入轨道，所以负责人跟你说你就听不懂。负责人跟你说的是什么？负责人跟你说的是认知，是良心的一种发现，你该怎么走、该怎么做，你说的是什么呀？“我原来在泥潭里，现在从泥潭里出来了，我不在里边挣扎了。”你一直在你的环境里边挣扎往出跑呢，负责人说“你的认知呢？”你看不见。你们两个人不在一个轨道上，所以你在那儿感觉是委屈的，能理解吗？

“因此并不以自己的性命来与我作兑换物，只是把自己手中的破烂物拿在我前晃来晃去”，原来你是说“我不耽误本分就行了嘛”，经过多次揭露解剖以后，咱对神没有亏欠、内疚，“我得为神做点什么”，没有这些，你只是一直在跟神掰手腕。这个能感觉到吧？所以说，你拿

上你那一点点的让步，在你肉体上来说这是一个让步，你认为这是一个经历，在你来说是一个献上，但在神这儿不承认，因为神要的是你的心。你始终没有把心给神，你是讨价还价，“我原来在肉体上边是一百分，后来就成了八十、七十、六十、五十了，现在还剩下三十了”。可是我在这儿问你，“你把心给神了吗？”“就剩三十了。”“你把心给神了吗？”“二十行吗？”“你把心给神了吗？”“十个行吗？”“你把心给神了吗？”最后是什么？“一个行吗？我就联系一下。”看见这个画面了吗？（夏真：嗯。）最终你把心给神了吗？直到现在你还没有把心给神。所以说，你只是拿着你的破烂物在神前晃来晃去。“想使我满足，但我并不满足于现状，我只是一直在要求人。”神一直在要求人。“但我并不满足于现状”，对于你来说，“我一年前是什么呢？我是全心全意为肉体，我甚至还想背叛，还想回家，还想结婚。后来我不结婚了呀，我不回家了呀，我好好尽本分呀”，你觉得你是让步了，可在这儿呢？神说什么？你想用这个使神满足。今天也是，你想用这个“我和他就是联系一下，我已经不动心了，我就是看见他有不合适的地方帮助帮助他”使神满足，就按你说的那个帮，但是在这儿神说不满足。你为什么要帮人家？你能帮了人家吗？你为什么只帮他不帮帮别人呢？你只看见了他，只帮他，这不还是情感吗？这不还是你心里有他吗？这不还是占了你的心吗？这个殿是神的，可你却让别物占有，所以说不满足，神也不满足，我这儿也不满足，负责人在那儿也不满足，因为负责人要抓你的工作呢，你心里边有人，你就不能完全用上心，这个本分就不会尽好，你就不能尽心、尽意、尽力，你做不到，所以说都不满足。“但我并不满足于现状，我只是一直在要求人。”今天和你说了，一直要求你，我要求的是什么？是不是说得很直白？你跟我谈的是你肉体的一个感知。我和你谈的是什么？你必须得有认知。肉体的感知是什么呢？是与神在掰手腕，是叫嚣、对抗，是算账。认知是什么？认知是对总根源的一个认识，是良心的一种发现。有认知以后会产生一个什么结果？恨恶自己，恨恶、懊悔、悔改，用实行真理来代替自己的过犯。咱有没有这个过程？恨恶不恨恶自己？实际上咱恨恶了没有？你看你今天的表现，你没有恨恶自己，你恨恶谁呀？“弟兄在别人身上都有爱，在我身上就没有爱。”这恨恶的是谁？你恨恶的是我。你对神没有感恩，没有还报的心，我说你的良心没有发挥作用，你没有良心，还没有良心发现，还能说出这话来。在你身上用了这么

大的功，你也看见了，你也知道了，可是感动不了你。你看见二货在这儿流泪了，她流的是什么泪？（夏真：感动的眼泪。）她是感动，是恨恶自己，是种悔恨的眼泪。当你看见她悔恨的眼泪时，你是不是更应该流出恨恶自己的眼泪、悔恨的眼泪呢？可是你这儿没有流出悔恨的眼泪，你流的是什么眼泪？埋怨、误解的眼泪，是嫉妒的眼泪。“我只是一直在要求人。”要求什么呢？要求不就是让你苏醒吗？神作在人身上的都是好的，对你的肉体来说虽然是刀剑与击打，但都是为着你的生命，对你是拯救、是爱。可你一直没苏醒。不管你用哪种方式，不管你退了多少步，你的态度、观点始终没有变，看见了吗？这个态度和观点没变是什么没变？（夏真：性情。）你这是什么态度、观点？神话在你身上不能作王掌权，你总是在与神掰手腕，这是不是你的态度、观点流露出来的？神让你能顺服神、荣耀神、赞美神，这是不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画面？这是很清晰的界限，神一直要求人，但你就没有过了这个界限，你还是与神为敌呢。这话能听进去吧？你是与神为敌吧？没有冤枉你吧？虽然从外表看你也尽本分了，“我好好尽本分”，可在神那边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是你的克制、控制、守规条？神要的是你的心。你始终不愿意把心给神，这是不是一种背叛？所以说“我只是一直在要求人。”

“我爱人的贡献，而恨人的索取”，咱是不是索取呢？（是。）“人都有贪恋之心，似乎人的心被鬼迷住一般，都不能从中拔出而将心献给我。”这话说得够清晰吧？“似乎人的心被鬼迷住一般”，被鬼迷住是什么表现？（神志不清。）神志不清表现出来的是什么？你们都见过被鬼迷住的人，被鬼迷住的人他就失去了方向，你和他能对话吗？你看他的眼睛，你不管说什么话，他眼里有神吗？（童茵：没有，看着是睁着眼睛呢。）看着睁着眼睛，但两眼无光，没有方向，你和他对不成话。你说你和夏真能对成话吗？夏真，回想一下你的那个画面，你眼睛有光吗？咱和你说的是什么？和你说的是神的拯救，神是供应人生命的神，神是主宰万有的神，你死了以后灵魂要受惩罚，今天人和人的灵魂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人在人间还分男女，在灵界连男女都不分，灵魂不存在有男女，灵魂里边没有夫妻关系，没有家庭关系，有可能你的灵魂是去日本，他的灵魂可能是去韩国，还可能是去美国，神想往哪儿打发往哪儿打发，那不是由你选择的。我这话能不能

听懂？（夏真：听懂了。）听懂了？我说了一年、两年了，别人都能听懂，我说“如果你悖逆将来要转猪”，你能不能听懂？眼睛是不是无光呀？看不见。跟你说什么都听不懂，从外边来看你是听懂了，但跟你的心能搭桥吗？实际上你通吗？如果你听懂的话这条路还难走吗？难走不难走？这条路就不会难走，是轻松加愉快，你所说的那个爱就没了，你和人家有什么关系呢？你还说“他是我的亲人”，世上人会说什么？“听着就恶心。”有没有这个感觉？和你是什么亲人？今天我和你说了，你们是一个家庭长大的？他是你的哥哥、弟弟？是一个妈肚子里边生出来的？咱有点依据，“我妈、我哥、我爷爷、我奶奶”，这还有点血缘关系，而你和他有什么关系？这就是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事情，你还怎么呢？你还说“他是我的亲人”，你说这是不是被鬼迷住了？这就是被鬼迷住了。咱都知道鬼上身，是吧？鬼上身有什么表现？（胡说呢。）“闺女……”，吓她一跳，这叫鬼上身了，“我和你有什么关系呢，你就说我是你闺女？”没有任何关系，突然间就有了亲人关系了，“你是我闺女”，这是不是发疯了？（夏真：这是发疯了？）能听懂我说的这个画面吗？人家鬼上身是一时、一天，鬼一走人家又回归正常了，你这鬼上身一上身就是一年多。听懂鬼上身了吗？你说是不是鬼上身？你说你和他有什么关系？怎么能说出来他是你的亲人呢？（夏真：就是熟了嘛。）熟了就是亲人？（负责人：你跟我们不是更熟吗？）（夏真：那也是亲人嘛。）那更是鬼上身了，见一个熟人就是亲人，这不更是鬼上身了吗？你说是不是鬼上身？理解了吗？这就叫鬼迷心窍了，被鬼迷住了。“似乎人的心被鬼迷住一般，都不能从中拔出而将心献给我。”你被鬼迷住了，这是人眼睛能看见的，人能看见你被鬼上身是因着什么？他本来跟你没有亲人关系，如果说这是你妈你爸还情有可原。就像童茵想她妈呢、想她爸呢，躺在床上起不来了，眼泪流得不行，这还能说有点关系，这是亲人，这就需要交通交通、揭露揭露、解剖解剖，“他们上一辈子还不知道是什么呢，和你有没有关系呢？他们可能就是来抚养你的，你看看他们走的是什么道路，你看他们是什么人，他们上辈子是不是动物呢？他们来的使命就是效一步力，把你抚养成人就行了，这是神给他们的使命、责任。他们和你并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可能上一辈子就是狗、就是猪”，这还需要去揭露一下、解剖一下，带她去分辨一下、认识一下，看看她妈活着的时候的表现是什么，把她从这个困境里面带出来。可是你这个

呢？你就连个肉体的家都没有组合、构成呀。或者你跟人家在一起过了二十年、五十年了，世人说婚姻有纸婚、银婚、金婚……咱是什么婚呢？连纸婚都不是，哪来的亲人？随便来一个人咱就把他当作亲人，这是不是发疯、发傻了？这是不是鬼上身？这个能听懂了吧？你说你还是信神的人呢，世上不信神的人，人家也说“那个人鬼上身了？”说不说这个话？因为他围着一个人团团转，他为了这个人都背叛家人了。因为一个对象而背叛了父母的是不是大有人在？别人怎么看这个人？是不是说他鬼上身了？鬼迷住他了？是不是这样说呢？世上还这样说呢，你呢？你不是世上人呀，你是跟随神的人，你是知道人的生死轮回的，你是知道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的。在知道的前提下，你还能做出这样的事，这是不是更是被鬼迷住了，鬼上身了呢？你是不是更傻了？这是不是傻到家了？随便拖过来个人就是亲人，“你是我的父母”，“你是我的爹”，发傻呢？“你是我的生命”，把自己的性命拿出来献给他，连性命都不要了，愚昧到什么程度了？神给了你性命，你应该为神活着，你不是为神活着，然后你为一个不相干的人活着，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人舍性命，弃掉神，“哪怕我回家，我不信了，不跟了，也要跟他在一起”。你说到何种程度了？被鬼迷得不轻呀！“人都有贪恋之心”，这是不是因着贪恋有的？是因着贪恋肉体有的，因着人的自私、因着人的嫉妒有的，看不惯我爱别人，就像伟晋说“你愿意爱谁爱谁！”你倒好，“我也不说‘你愿意爱谁爱谁’，你爱他我就不跟了”，这是啥人呢？你说神造了那么多人，因为神把爱给谁了，你就不跟了？幸亏你家就你一个孩子，你家要是有三个孩子呢？你妈如果给你弟弟妹妹喂个蛋糕吃，你就说“你就不是我妈，我不跟你了”？你这成什么地步了？（夏真：我就是那样的。小时候我爸踢了我一脚，他说“走，再也别回来了！”我说“不回来就不回来”，我就走了，我就是当乞丐也不当他闺女了。）你说咱是不是人？这还是你家里就你一个孩子，你家里要是有三个孩子怎么办呢？咱的理智在哪儿呢？这是不是因着贪恋之心呢？“人都有贪恋之心，似乎人的心被鬼迷住一般”，“似乎”，好像、看上去像，你鬼上身了没有？实际上鬼还没上身，是吧？是说从这个画面看好像是鬼上身，实际上你还没有鬼上身。但没有鬼上身，怎么能做出鬼上身的事呢？因着什么？贪恋之心。“似乎人的心被鬼迷住一般，都不能从中拔出而将心献给我。”我以前听家人讲过人被鬼迷住的故事，有一个唱戏团路过一个坟头的时

候，鬼把唱戏团的人全部给迷住了，他们半夜就给鬼唱戏呢。他们唱戏的时候看着下边的人都没有下巴，感觉不对，然后有一个人就扮演包文正，因为他知道这个包文正公正、正直，而且能下阴间，鬼都害怕，他“啊”一吼，这些人一下清醒了，这时候才看见他们唱戏的幕布、道具都在坟头上边搭着呢，吓得赶紧跑。还有一个故事，一个人和他亲戚出去看戏呢，在回来的路上，走着走着发现他亲戚不见了，他不知道人去哪了，返回去一看，他亲戚正爬在地上吃泥巴呢。世上被鬼迷住的人多呢，是吧？有的人被鬼迷住了一晚上转圈圈，像进了迷魂阵走不出来，怕不怕？“都不能从中拔出而将心献给我。”就你今天说的那些话，别人一听都觉得不对，你自己也感觉不对，“怎么我说出来的那些话都是反面的呢？”这是不是被鬼迷住以后说出来的话？你觉得你说得还挺有道理的呀，你觉得挺对的呀，挺正面的呀，可是说出来就是反面的话。被鬼迷住了你只讲肉体的感受，根本不讲认知。

“当我说话之时，人都全神贯注来倾听我声；当我停止发声时，人就又开始了自己的‘经营’”，你说咱这一年多是不是这样走的呢？聚会的时候能不能听懂？（夏真：能。）聚会的时候能听懂，聚完会呢？人去干什么了？“人就又开始了自己的‘经营’”，你经营的是什么？信着神，欺哄神。“丝毫不去理睬我话，似乎我话是他‘经营’的附属物一般。”“附属物”，神的话成附属物了。咱刚才说神话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你的生存之本。结果你把神话当成了什么？附属物！你看童茵，她看了神话以后第二天就没有那么痛苦了，就能从消极情形里出来，能看到什么？这就是神话语的力量，神话语能使人刚强。神说：“看完神的话有力量，不看神的话四肢无力，看完神的话立即从‘病榻’上爬起，这才是神的话在地上掌权，神在地上作王。”（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千年国度已来到》）神话语给你力量，能让你灵里得安慰，能让你喜乐起来，你就没有那么多痛苦了，这是不是因着神话语得来的？可你把神话语当作了附属物，所以你就活在一种痛苦之中。从这儿也能看见，神话是让人快乐起来，真理使人快乐起来，而你是痛苦的，什么能使你痛苦起来呢？这就是你根本没有把神话当神待，没有把神话当你的生存之本待，神话没有成为你的生存之本，你把神话当成了附属物。“我对人一直是不放松的，但对人又是忍耐加宽容的，所以因着我的宽容，人都不自我量力，都不能自我认识、自我

反省，只是因着我的忍耐而欺骗我。”这是不是都做了呀？“我对人一直是不放松的”，从你走上歧途以后，咱连着交通几次了？《揭露爱情至上的思想观点》交通了四篇，《从跟随到谈判到宣战》交通了十五篇，一直不放松，今天负责人说的话还是那么严厉，还是那么要求，没有放松过。你说“我就这一点点”，一点点也不行，她是为你的生命负责任。“我对人一直是不放松的，但对人又是忍耐加宽容的”，神交通带领工人要谈恋爱的就回普通教会去，还给了人三到五个月的时间。咱这儿给你多长时间了？（一年半了。）一年半了，是不是给了你足够的宽容了？“但对人又是忍耐加宽容的”，对你是不是忍耐加宽容？怎么是忍耐呢？让你在这儿尽着本分。按照神的要求你就不能在这儿尽本分，你就应该回普通教会去，可对你一直是宽容，让你尽着本分，等待着你的悔改。“所以因着我的宽容，人都不自我量力”，你和肖鸣同样都是，哪个不是多加宽容？肖鸣走的什么路？把他放到一线，可他在一线是什么表现？让他在一线尽本分，他都知道把他放在“边疆”了，他还不珍惜，还撂挑子，还埋怨。你有埋怨神还要你干什么呢？效力者都得心甘情愿，不愿意就别效力了，离了你不行？夏真，你在这儿呢？也一样。“人都不自我量力，都不能自我认识、自我反省”，你说就你这件事情已经给你交通了一年半了，今天你还能谈出这些话，没有自我认识，没有自我反省，还在抓把柄、控告呢。“只是因着我的忍耐而欺骗我。”我在这儿是忍耐、是宽容，反过来换来的是什么？欺骗。你感觉我对你的态度变了，可是你在这儿还没有反省、认识，到今天你还想欺骗。这是不是一种欺骗？能看见你欺骗了吗？（夏真：嗯。）你说你有经历了，你想把你那个经历当成生命经历，这是不是欺骗？你想把肉体的感知当作认知、认识，想欺骗。你只想在尽本分上用功，还想给自己留下一点可乘之机，这是不是欺骗？这是不是都是因着宽容而带来的？就是你说的，肖鸣不敢了、害怕了，因着让他回教会了，他才感觉到一丝害怕，这都是因着宽容，开始欺骗，胆子放大了。你怎么呢？你还非得等着回了教会，跟他一样感到害怕以后才开始苏醒、认识呢？“在人中间，不曾有人是真心体贴我，不曾有人真把我当作自己的心爱之物来宝爱，只是在人的空闲之余来对我稍加应付。”空闲之余稍加应付，你做的这事是不是？“在人中间，不曾有人是真心体贴我”，咱刚才举了两个例子，你不是用真心体贴吧？你体贴的不是神的作工、神的利益、神的名、神的见证，这些

你都没有去维护、体贴。你体贴的是你的心爱之人。“不曾有人真把我当作自己的心爱之物来宝爱”，为什么要把神当作心爱之物？因为神的话是真理、道路、生命，对待神话的态度就是对待神的态度，神苦口婆心跟你说了多少，这些神话在你身上起不起作用？神话能不能掌管了你？神话掌管不了你。你老有自己的企图，老想用你自己的方式去对待。“只是在人的空闲之余来对我稍加应付。”什么是空闲之余？在你思念情欲的时候，在你肉体得着的时候。咱想想咱是怎么尽本分的，你说的好好尽本分，你能静下心来吗？在这儿尽着本分心里却想着情人，还嫌别人汇报呢，还想拿手机给人扔到脸上呢，你做的这是什么事呢？你一天能尽几个小时本分？走到今天咱尽本分还不能达到全心全意呢，你心里还是计划着在你的空闲之余稍加应付。什么叫稍加应付呢？在空闲之余，在你想完你的那些事情以后才能想神家工作，才能想你的本分。而且你想你的本分并不是说尽心、尽意、尽力地尽本分，而是怎么呢？你只是想做事，这是不是应付呢？你明明知道神要的是人的心，不在乎你做什么事，神看你的存心、观点、态度，你的心在哪儿呢？你把心当成了你的宝贝，抱着舍不得给神。

肉体的感受与认知的区别（四）

“我在人的身上下的功夫已不是可以计算的，而是在人的身上作了前所未有的工，在人的身外又给人多加一层‘负担’，让人在我的所有所是之中有所认识、有所变化。”夏真，这个能意识到吗？在你身上光这件事情交通了多少次了？交通这件事还不是单说这件事，而是从各方面给你交通，交通神的主宰、神的权柄、神的性情，还有你这样走下去的后果，不可计算。“而是在人的身上作了前所未有的工，在人的身外又给人多加一层‘负担’，让人在我的所有所是之中有所认识、有所变化。”“负担”带了引号，这个负担是什么？这个负担是让你干什么呢？“让人在我的所有所是之中有所认识、有所变化。”也就是说，借着神给你摆设的环境，你这么去走了，然后借着我做在你身上的，你去对比一下，你看到了神的爱，看到了神作在你身上的，你产生了什么？产生了认识，产生了认知，产生了对自己的一种恨恶、背叛。看到了神的奇妙作为，看到了神的爱硕大无比，看到神的包容忍耐，又看到了神的性情，这是不是神的所有所是？神给你摆设环境，神的心意是什么呀？神要的是什么呀？我和你说的是什么呀？今天我一直跟你说要的是你的认知，你拿出来的是你肉体的感受。“不是让人只做‘消费者’，而是让人做打败撒但的‘生产者’，虽然我并不要求人做什么，但我有我对人的要求标准，因我作事有目的，而且有根据，不是像人想象的随便玩玩，或是任着自己的性子造天造地造万物。”“不是让人只做‘消费者’”，这句话怎么理解？“只做‘消费者’”是什么意思？只是接受供应，却没有付出。你是不是只做了“消费者”？这一年多，因为你搞对象的这个事情给你交通了这么多，都是为你交通的，这是不是你做了“消费者”？你把这些话“消费”了，可是你得着什么了？有没有收获？没收获。你只是接受供应，但没收获，更没有付出，所以你只做了“消费者”，这不是神的意思。我给你交通这么多目的是要怎么呢？是不是让你苏醒呢？让你苏醒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让你认识自己、让你恨恶自己、让你背叛自己，把老己钉在十字架上，用你的经历见证，也就是作衬托物的见证去打败撒但，从撒但权下走出来，归在神的权下。咱今天没有走这条路，所以说你只做了一个“消费者”，“消费”了就没事了，聚会交通完就没事了，你仍然做着你自己认

为该做的事。“不是让人只做‘消费者’”，“消费”了以后得有成果。不仅是得有成果，“而是让人做打败撒但的‘生产者’”，你打败撒但了没有？你看我给二货交通完以后，二货能从自己的消极情形里走出来，再没有反面的、消极的、想背叛的意念了，反过来还能够认识自己，能够对自己有恨恶，能够在看到神的身影，也就是看到神的本体之后感到悔恨，撒但不能在她身上再作工。她那个消极情形是不是交通完以后给打回去的？这是不是打败撒但呢？“不是让人只做‘消费者’，而是让人做打败撒但的‘生产者’”，再有什么事给它打回去。“虽然我并不要求人做什么，但我有我对人的要求标准，因我作事有目的，而且有根据，不是像人想象的随便玩玩，或是任着自己的性子造天造地造万物。”看到神的心意了吗？“不是让人只做‘消费者’，而是让人做打败撒但的‘生产者’”，这话是什么意思？是让你与神站在一边，做打败撒但的“生产者”。神得胜撒但，怎么得胜撒但呢？原来你是活在撒但的权下，让你听了神的话以后你能反过来活在神的权下，还能弃绝撒但，还能揭露它，还能写出见证——衬托物的见证，而且能把这个见证活出来，这是神要作的。这个要求高不高？在二货身上你看见什么了？我要求二货做什么了？没要求什么吧？“虽然我并不要求人做什么，但我有我对人的要求标准”，今天你们两个人在一起作了个对比，这就是神给咱摆设的，作一个陪衬，一正一反。二货不仅做了“消费者”，还做了“生产者”。“虽然我并不要求人做什么，但我有我对人的要求标准”，今天看见要求标准是什么了吗？二货看见这个要求标准了吗？（二货：神要的是人的心。）还有细节吗？“但我有我对人的要求标准”，这个要求是什么？（成为打败撒但的“生产者”。）成为打败撒但的“生产者”，表现出来的是什么？今天我把你们两个人作了一个对比，一个是有灵里的认知，一个是只有肉体的感知、感受，这是不是一个要求标准？我要不要你的肉体感知、感受？我要的是你灵里边的认知，要的是一个打败撒但的“生产者”。怎么打败撒但呢？认识了，背叛了，实行了，这是不是打败撒但了？“因我作事有目的，而且有根据，不是像人想象的随便玩玩”，我和你交通不是交通完就完了，过去了，没事了，而是让你做打败撒但的“生产者”，可你到现在还是“我好好尽本分”。你说“我好好尽本分”这句话说了一年多了，我一直跟你说神要的是人的心，让你把心给神，但你始终没有想把心给神，始终是说“我好好尽本分”这句话。神这边是有要求、有目的的，不是随便玩

玩。“或是任着自己的性子造天造地造万物。”神对人是有要求的，不是随随便便造上玩呢。国度是玩呢？咱今天建造国度呢，什么是国度呢？就是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了，这才叫国度。神话在你身上能不能作王掌权了？你看见负责人对你的要求这么严厉，为什么这么严厉呢？她的心意是必须得让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了，你才能进国度呢。你说“我已经让步了，我再让一步”，这儿不存在讨价还价，不是说你比以前强了就行了，比原来的贪婪少就行了，是不允许，不能有，完全是献上！

“在我的作事当中，人应该看见点什么，应该获得点什么，不要只是浪费自己的‘青春’”，咱应该得点什么呢？咱已经交通了什么是真理、道路、生命，那是不是该得着真理了？“不要只是浪费自己的‘青春’，不要把自己的性命当作身上之衣一样，随便尘土挂在其上，对自己应严加保护，以我的丰富来供自己享受，以至于因我而不能向撒但回转，因我而去攻击撒但，我对人的要求不就是这么简单吗？”“不要把自己的性命当作身上之衣一样”，人现在为什么放荡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人把自己的性命当作了什么？当作衣服一样。为什么这么说呢？世上有句话怎么说的？“人生在世，吃穿二字”“今朝有酒今朝醉”，他们把性命当作衣服了。而你呢？你跟他们是不是一样把性命当作衣服了？你是知道有轮回投胎的，那你轮回投胎来到世间你这个性命是什么？是不是就像一件衣服一样？咱以前交通过你转人的话就是穿了一件人的衣服，转猪的话就是穿了一件猪的衣服，是不是这个意思？那你把性命当作什么了？是不是就是当作一件衣服了？“随便尘土挂在其上”。转猪、转人是随随便便转呢？就当作一件衣服？咱信神知道神主宰掌管的原则了，神要根据你所作的恶来惩罚你，而且神作工结束以后要定人的结局，那时候就是永远的惩罚，这还叫衣服吗？就不是衣服了。可你呢？你把它当作衣服了。神怎么看呀？你今天说“我经历这个得着了很多阅历，以前感觉傻得啥也不知道，现在感觉懂了好多。”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就是生命的历程，在这个生命历程中你得着了一些人生的经历，有了一些阅历。首先你得着的这些阅历和生命无关，你得着这些阅历的过程在神那边怎么看？当你在经历你说的这些阅历时，神有没有看着？（夏真：看着呢。）那你做的是什么？是不是人生污点呀？神是不是给你记在记事册上了呢？（夏真：嗯。）

所以说“不要把自己的性命当作身上之衣一样，随便尘土挂在其上，对自己应严加保护”，神要根据你所做的定你的归宿，而你把这些尘土扬在自己的身上，这是衣服吗？这是罪状。你把你的青春时期献给撒但了。咱以前交通说你要珍惜神对你的高抬与恩待，这个高抬是怎么高抬呢？你能来到神家被神拣选这是神对人的高抬与恩待。你能来到神家的几率有多大？全球八十亿人，有多少人来跟随神？神来在中国作工，跟随神的人也不过就是几百万人，几百万人中又有几个人能跟上国度建造呢？是多大概率呢？亿分之一。咱以前常说万里挑一，一万个里面挑一个，可神经营人是亿里挑一，这是不是极大的高抬、极大的恩待呢？咱是谁呀？咱是受了咒诅的人，是人看不起的人，原来是与畜生互相转换投胎的非人类，今天咱正好能转成人。神拣选你是为了神的作工，这是多大的高抬、恩待呢？亿里挑一。再从六千年经营计划来看，在这六千年期间，就按你一生能活七八十岁来算，你转畜生是转七到十二次，算下来也就是七八十年到一百年，咱们都按八十年算，六千年人得与畜生互相转换投胎七十五次，七十五分之一。你正好赶上这七十五分之一的机遇。如果你再早来三十年，多大了？夏真你今年多大了？（夏真：二十九岁。）早来三十年多大了？（夏真：五十九岁。）你早来三十年，现在是五十九、六十岁的人了，六十岁的人身体各方面功能怎么样？头脑迟钝，记忆力减退，头晕眼花，耳鸣，理解能力减退，能不能跟上神的作工呀？你早来三十年，你能得着这个机遇？不行了，迟了。你早来三十年，相当于在教会建造里经历了教会建造三十年，这三十年你只是来铺路的，你只是来扩展福音工作的，和国度建造没关系。等国度建造的时候，你都老得走不动了，跟不上了，你就是来效力的，这是早来三十年。迟来三十年呢？国度建造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呢，是吧？就算咱今年出生了，你要经历神作工，你得长大成人，是不是还得三十年？再过三十年神作工是什么样的？还能赶上吗？那你珍惜这个时间吗？这个时间是谁给你的？早来三十年不行，迟来三十年不行，就在这个阶段你来了，这是多么的幸运呢！这个幸运是你碰巧的吗？这是神的高抬与恩待。你怎么对待神的高抬与恩待呢？亿里挑一，就凭这个你怎么还报神的爱呢？咱对神的高抬与恩待是什么态度呢？不搭理、无所谓。神说：“事实就成就在眼前，一切一切都已成就，我的工作步伐越发加快，如点燃的火箭上升，谁也料想不到，只有事情发生之后，你们才会明白我

说话的真意。”（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九十三篇》）你在这个关键时候，在火箭上升的这个时间段，你贪玩了一年、两年。他们在教会里边三十年，能比你在这儿一年得的多吗？“在我的作事当中，人应该看见点什么，应该获得点什么，不要只是浪费自己的‘青春’”，这个青春多难得呀！一亿个人里边选了一个你，结果你自己把自己的“青春”给浪费了，到时候你得懊悔死！如果是迟来了或者早来了没办法，可今天神就让你在这个时间段来了，你现在正好是成年期，现在正好是经历神作工的时候，正好是国度建造的时候，这是大好时光啊，这是多大的机遇啊！谁不眼红？可你在大好时光里贪玩了，贪恋肉体了，你没有在神的作工里得着神的供应，反过来你得着的是神的什么？被神定罪、咒诅。因为你做了神所厌憎的事，你是在跟神掰手腕。“不要把自己的性命当作身上之衣一样，随便尘土挂在其上，对自己应严加保护”，咱是怎么“严加保护”的？任撒但践踏，可不可以这么说？“以我的丰富来供自己享受，以至于因我而不能向撒但回转”，因着神而不能向撒但回转，可你呢？你看在你身边的这两个人给你立了个标杆，你看二货，人家就能因着神而不向撒但回转；你再看童茵，人家也不向撒但回转。“因我而去攻击撒但，我对人的要求不就是这么简单吗？”神对人的要求高不高？这不就打败撒但了吗？这不就站住见证了吗？这不就有好的归宿了吗？

“当东方稍稍透出一丝微光之时，全宇之下之人都因此而对东方之光稍加注意，人不再酣睡，而是去观望东方之光的根源，因着人的能力有限，所以不曾有人看见光的来源之处。”咱现在能看见这话应验了吧？“当东方稍稍透出一丝微光之时”，现在能不能看见透出一丝微光？咱原来看神话能不能看懂？你现在看这些神话能看懂了，明白了神话就是真理、道路、生命，是人该走的路，这是不是透出一点微光？“全宇之下之人都因此而对东方之光稍加注意，人不再酣睡”，就不要说咱信神的人了，就连外邦人都说2024年东方将要出现一位圣人，他将要带领这个世界，外邦人都知道。再结合神话看，咱所经历的是不是神话的应验呢？就像那时候说2012年是什么年？（世界末日。）你看见世界末日了没有？从灵里边看，2012年教会建造的工作是不是结束了？世界末日、东方要出现圣人这都是从外邦吵起来的，这可以说是神对外邦人的一种提醒。这是2012年，你再看2024年，你

看外边的人说的这些话，然后再看咱所经历到的，前几年灾难还在你家门口呢，今年倒跑到南方了，看到事实和神话是一致的，神话在应验。“全宇之下之人都因此而对东方之光稍加注意，人不再酣睡”，咱看网上那些短视频的评论区，人们看到一些灾难呀，看到世上的那些昏官、贪官，人在认知上都不一样了。以前人们看见视频里有警察出来的时候下边评论区是“可敬的人、可爱的人”，现在看见警察出来的时候下边的评论区是什么？（骂。）有的人不敢骂，就发几张狗或日本人的图片。人都在苏醒。“人不再酣睡，而是去观望东方之光的根源，因着人的能力有限，所以不曾有人看见光的来源之处。”神说作工结束的时候让它的民众起来反叛它，你从评论区就能看见那些声音，是不是都是反叛的声音？反叛的声音从外邦世界都能看见。“当全宇之下全是透亮之时，人都从睡梦之状中醒悟，才知晓我的日子逐渐来到了人间。”这个咱都有所感觉，看见神话已经应验，这是你的经历，这是你的体验。“人都在庆贺，因着光的来临，因此人不再沉睡、不再昏迷，在我光的照耀之下，人都心明眼亮，顿觉生活的乐趣。”你看童茵是不是心明眼亮了？你再看二货是不是心明眼亮了？不再沉睡、不再昏迷。那你呢？咱走在前边，按道理说应该是你先心明眼亮呀，可你活在了昏迷之中、沉睡之中。

“我在笼罩着的迷雾之中观望人间，动物都栖息了，因着一丝微光的来到，所有的物都意识到了新生活的来临。因此，动物也都从洞穴之中爬出去寻找食物，当然植物也不例外，在光的照耀之下绿叶之光一闪一闪，等待着为我在地之际而献上自己的一份。”这话能看懂吗？你们看见动物从洞穴中爬出来了没有？夏真是不是动物呀？（夏真：嗯。）你从洞穴中往出爬不爬？（夏真：嗯。）你看见童茵、二货她俩是不是从洞穴中爬出来了？（夏真：嗯。）而且你再看，咱现在整理打仗文稿呢，这一打仗会有多少动物从洞穴中爬出来？这几年是不是都在洞穴里边钻着呢？“因着一丝微光的来到，所有的物都意识到了新生活的来临。因此，动物也都从洞穴之中爬出去寻找食物”，动物从洞穴中爬出来干什么呢？（寻找食物。）是寻找食物吗？寻找什么呢？（神。）人离开了神话就没有了生存之本。你看见火是不是到处流窜呢？昨天又看见哪个地方下冰雹了，人没有生存之本，所以人都被迫来寻求真道，都从洞穴中出来寻找食物。“当然植物也不例外，在

光的照耀之下绿叶之光一闪一闪，等待着为我在地之际而献上自己的一份。”这里说的是什么？你看见绿叶一闪一闪了吗？看见了动物，还有植物，什么意思？动物和植物有什么区别？（夏真：动物有生命，植物没生命。）都有生命，只是有的没有活力。植物听不懂神话。（动物不是也听不懂吗？）但是动物它能从洞穴中爬出来寻找食物，它是在微光的来到之时就能够主动寻找。而植物不能动，不通灵，即便是在光的照耀之下它也只是被动地等。动物从洞穴之中爬出来是要寻找食物，植物它不会动（注：全职的主动出来效力、尽本分，在教会的被动地等）。夏真就准备做植物呢，是吧？（夏真：没有。）你准备做动物还是植物呀？“当然植物也不例外”，说了动物又说植物，中国人是不是动物投胎？你就是再从洞穴中爬出来寻找食物，你不就是动物投胎吗？植物是麻木痴呆，但它只有一个信。“在光的照耀之下”，在光的照耀之下是不是在话语的引领之下？（是。）奥秘揭开了，人都看见了。“在光的照耀之下绿叶之光一闪一闪”，一闪一闪，一会儿正常一会儿不正常。“等待着为我在地之际而献上自己的一份。”这是不是忠心效力者？效力到最终。刚才说了动物、植物，下边直接说“人都愿意光的来临，但又害怕光的临及”。动物为什么躲在洞穴里边不出来？是不是怕光呢？“深怕自己的丑陋面目不得遮盖，因为人都是赤身露体，没有遮盖之物。”你看今天夏真“赤身露体”，没有遮盖之物，自己说完了以后后悔了，“我不该说的，以后我还能说吗？不能说了，一说出来就是反面的”，可是没说以前还不认为呢。赤身露体，赤裸裸的。

“所以多少人因着光的临及而慌作一团，因着光的出现而大吃一惊；多少人看见光之后悔恨不已，恨恶自己的不洁，但事实已不可挽回，只好等着我的发落”，夏真对这话有什么感受？今天一过来你说“哎呀，我看见你们变了”，为什么看见变了呀？怎么看见变的？这是不是“多少人看见光之后悔恨不已，恨恶自己的不洁，但事实已不可挽回，只好等着我的发落”？你也看见自己所做的了，也看见话语的严厉，看见神的性情了，这是不是看到对你的发落了？（夏真：嗯。）“多少人因着在黑暗中苦难的熬炼，当看见光之时，顿觉光之意义深刻，从而把光搂在自己的胸怀，深怕其再次失落”，这话能对号吗？“多少人因着在黑暗中苦难的熬炼”，你看见二货那几天的苦难熬

炼了吧？“当看见光之时”，当揭露解剖了她以后，你看她是什么反应？是不是看见光了？也就是在击杀以后看见光了。“当看见光之时，顿觉光之意义深刻，从而把光搂在自己的胸怀，深怕其再次失落；多少人并不因着光的突然出现而反复无常，只是在干着自己手中的活计，因为他多年失明，所以并不觉察光的来到，也不因着光而得以享受。”夏真从这儿看到什么了？你在这儿是不是也是这个表现？“多少人并不因着光的突然出现而反复无常，只是在干着自己手中的活计”，夏真，你接受国度建造多少年了？（夏真：今年是第五年。）第五年了。“多少人并不因着光的突然出现而反复无常”，你进来以后有没有反复无常呀？什么是反复无常？刚开始你在教会里面是不是追求地位、名誉呢？为地位、名誉活着。你来了这儿改变了没有？你知道国度建造作的是审判刑罚的工作，作的是神话在人身上作王掌权的工作，是让你弃绝走保罗的路，这个是知道的吧？可是你反复无常了没有？和原来比反常了没有？停止原来的步伐了没有？你原来信神的时候想得冠冕，可是你进了国度建造以后你还是想得冠冕，你还是想在我心目中有个位置，你是信神呢，还是信我呢？还是信位置呢？你不是说用神话来改变你自己，不是说得生命，不是说从中认识神、认识自己，你还是想搞交易，想用你的劳苦作工来换取，这不是个骗？那你在教会建造是个骗，来了国度建造为什么还是骗呢？所以说“多少人并不因着光的突然出现而反复无常，只是在干着自己手中的活计”。你是不是每次一说就是“我好好尽本分，好好尽本分”？不是不让你尽本分，你和负责人当初走的路是不是一样的？负责人和你交通多次了吧？她当初走的是什么路？（夏真：保罗的路。）保罗来世，走的是保罗的路。我专门揭露了她，我说什么了？今天神要的是大卫，要的不是扫罗。你也听了，你也看了，可是对你有帮助吗？你依然还是按着你自己的意思走。“只是在干着自己手中的活计，因为他多年失明”，在教会建造时期就失明着呢，来了国度建造还失明着。“所以并不觉察光的来到，也不因着光而得以享受。”接受国度建造到现在四五年了，咱不是因着光而得以享受，而是只管干着你手中的活计。“在人的心中，我并不是高大，但也并不低下，对人来说，我是可有可无，似乎无我人的生活并不寂寞”，你做的这件事一年多了，揭露解剖了多少次了，这些话在你身上没有起到多少作用，这是不是可有可无？“似乎无我人的生活并不寂寞”，不需要，有没有都无所谓。“而有我人的

生活并不见加增多少乐趣”，没有神也不寂寞，就是有神也不会添加多少快乐。“因着人并不宝爱我，所以我给予人的享受之物甚少。”你这四五年来得着多少？甚少。为什么？根本原因是什么？你把神看得也不高大、也不低下，对你自己来说神可有可无。就跟二货在家经历神作工一样，是不是也是这呢？可有可无。也没有因着没有神生活寂寞，也没有因着有神而使生活增加乐趣。“因着人并不宝爱我，所以我给予人的享受之物甚少。”咱几年来没有什么收获，没有享受到什么收获。“但当人对我稍加一分爱慕之情时，我对人的态度也另作改变，因此，当人摸着这一规律之时，人才有幸来奉献自己而索取我手中之物。”是不是对自己认识了，对神的作工有点认识了，对神的作工规律有认识了，这才能走上正轨？“但当人对我稍加一分爱慕之情时，我对人的态度也另作改变”，刚才说的是什么？人对神不搭理，是吧？人就是这种情形。“但当人对我稍加一分爱慕之情时”，就是说，人稍有一点变化的时候，对神稍有爱慕之情时，怎么了？“我对人的态度也另作改变”。你在二货身上看见了吗？你在二货身上看见是不是这一分爱慕之情？“但当人对我稍加一分爱慕之情时，我对人的态度也另作改变”，那今天你看见对付的是谁？解剖的是谁？“因此，当人摸着这一规律之时，人才有幸来奉献自己而索取我手中之物。”二货今天是不是安下心来了？她也不敢有什么奢侈想法了，而且能怎么呢？能奉献自己。你既然奉献能不能白奉献了？奉献自己以后怎么？“而索取我手中之物。”神的手中之物是什么呢？只是认识？只是认知？还有什么？安慰、快乐。就是你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你看了神话以后没有那么痛苦了，这是不是从神来的？你在这儿认识了自己以后，你想背叛神、想回家的那种心，你对家里的那种思念，那种牵扯、放不下的痛苦难受，是不是就没了？看二货那几天的那种痛苦难受，现在是不是没有那个痛苦、难受了？（二货：嗯。）你没有那个痛苦、难受了，这从哪来的？这是不是从神那边索取来的？（是。）那夏真呢？你看夏真痛苦不痛苦？（痛苦。）她那个痛苦是因着什么呢？因着她活在撒但的玩弄之中，撒但给她带来一种痛苦，因着她和神之间的关系不正常，连稍加一分的爱慕之情都没有，所以说神对她的态度会不会改变？不会改变。神对她的态度不会改变，神手中之物也不会赐给她，所以她感受不到那种安慰，她更没有认知、感受，从神来的一无所有。“难道人对我的爱仅限制在自己的兴趣之中吗？难道人对我的信心

仅限制在我给予的物之内吗？莫非人不见我光就不能用信心来真实爱我吗？”就是说没有开启、光照、引导的时候，你对神的信心呢？“难道人的精力真是限制在今天之状中吗？莫非人爱我也需胆量吗？”

“万物因着我的存在而顺服在自己所在之地上，并不因着无我的管教而任意放荡，因此，山在大地之上作为各国之界，水在大地之间作为人的阻隔，而空气在地之空间作为人流通之物。”这里说的是什么？这是不是说万物的一种顺服？神造了万物，神主宰万物，万物都顺服在神的权下，只有人是悖逆的。“万物因着我的存在而顺服在自己所在之地上”，神把它放在什么地方，它就在什么地方。神还告诉你“并不因着无我的管教而任意放荡”，人非得临到管教以后才悔改呢，但万物并不需要神的管教，不需要非得有管教，它不会因着不管教就任意放荡。“因此，山在大地之上作为各国之界，水在大地之间作为人的阻隔”，这就相当于是给咱的一个举例说明吧。“而空气在地之空间作为人流通之物。”这个能理解吧？空气怎么作流通之物呢？没有空气能不能听见人说话？听不见，人和人之间不能沟通。人和人之间的沟通需要有空气存在，没有空气存在人和人之间无法沟通。“只有人不能真实顺从我意的要求”，神举例子说了大山、水、空气都能够完成它们各自的责任与使命，唯独人不行。“只有人不能真实顺从我意的要求，所以我说人在万物之中属于悖逆之物，人不曾真顺服我，所以我一直对人严加管理。”“人不曾真顺服我”，你看夏真顺服不顺服？“我信神呢，我想结婚也不能结婚，搞对象也不能搞对象，我偷着来，我够顺服了吧？你让我尽什么本分我尽什么本分，这还不是顺服？”外表看着是顺服了，但不曾真顺服。虽然你说“我比以前强了呀”，强了那叫顺服吗？你谈你的肉体感受，这是顺服？神让你干什么呢？神让你去认识、恨恶、背叛。“人不曾真顺服我，所以我一直对人严加管理。”夏真在家感冒了十多天，身体软得起不来，这是不是严加管理？该管理管理了吧？因为神给了你这个位置，你站在这个位置上你就该尽上你的功用。可你尽的这个功用怎么样？你自己觉得尽所能了，可别人怎么看你呢？你就像被鬼迷住了一样，连正常的对话都没有，正常的交流都没有。人家对话是谈认知呢，谈认识神、认识自己呢，然后对自己产生一种恨恶，要悔改呢。而咱呢？咱谈的是什么？咱谈的是自己

的肉体没得着享受，咱是在和神掰手腕，所以说你就该让神严加管理管理。

“若在人中间，真有我的荣耀普及全宇之下，那我必会将全部荣耀尽都显明给人。因人的污秽，不配看见我的荣耀，所以几千年来我对人从未公开，而是隐藏，因此原因我的荣耀从未向人显明，而人一直是堕落在罪的深渊之中，我也曾饶恕人的不义，但人都不会自我保守，而是一直向‘罪’赤露敞开，任‘罪’伤害自己，这难道不是人的不自尊、不自爱吗？”“因人的污秽，不配看见我的荣耀”，夏真，理解这话了吗？（夏真：理解了。）神就不作工，就不让你看见，你也就看不见，所以你谈出来的都是反面的，怎么能看见神的荣耀呢？“所以几千年来我对人从未公开，而是隐藏，因此原因我的荣耀从未向人显明”，你们听了最近的这些交通有什么感觉呢？是不是有很多地方听着都有奥秘啊？眼睛明亮了，这是不是已经看见了？“因人的污秽，不配看见我的荣耀”，在你看了我的那些交通以后，你看见哪些交通感觉是神的显现呢？其实神早就显现了，但是人看见看不见？看不见。是因着什么看不见？不配。你们看了有哪些是让你们惊讶的？有没有让你们兴奋的？（负责人：麦子、稗子、魔鬼。）还有什么？（负责人：火湖、硫磺火湖，以前结合不上实际。）挪亚是义人，咱怎么看挪亚是义人呢？（挪亚造了方舟，神检验以后看见他是义人。）这些是不是“因人的污秽，不配看见我的荣耀”？这是不是神作的工作？你看见神作的工作了没有？看神要的是什么人？（听话、顺服的人。）“因人的污秽，不配看见我的荣耀，所以几千年来我对人从未公开，而是隐藏”，神作这个工作了没有？（作了。）但是你看见看不见？看不见。这是不是就是隐藏？“因此原因我的荣耀从未向人显明，而人一直是堕落在罪的深渊之中，我也曾饶恕人的不义，但人都不会自我保守，而是一直向‘罪’赤露敞开”，今天看夏真的这个表现，这是不是向“罪”赤露敞开？你看神来在地上揭露了保罗，说保罗是敌基督，他追求的是冠冕、地位、名誉。在神不揭露以前，这两千年以来人都追求的是什么？是不是都是和保罗一样的？“而人一直是堕落在罪的深渊之中”，一直追求钱财、地位。咱从恩典时代过来，追求的是得恩典。国度时代告诉你是审判刑罚，审判人的罪，是让人献上，可咱追求的还是什么？恩典。“而人一直是堕落在罪的深渊之中，我也曾饶恕人的不义，

但人都不会自我保守，而是一直向‘罪’赤露敞开，任‘罪’伤害自己，这难道不是人的不自尊、不自爱吗？”夏真，认识这个“不自尊”吗？人是不是都喜欢让人尊重呀？可是神说什么？有真理才有尊严。为什么有真理才有尊严呢？你有真理，你的做人做事、看人看事是合乎真理的，你说出来的话就是与事实相符的，谁也驳不倒，这是不是就有尊严？那你说出来的话不合乎真理，是谬理，你说出来的话不算数、不成立，别人不听你的，你站立不住，这还有什么尊严？没有尊严，不自尊。“这难道不是人的不自尊、不自爱吗？”咱自己明明知道神说的是什么，偏偏要背道而驰，不自尊、不自爱！

“在人的中间，有人真实的爱吗？人的忠心够几两重？在人的所谓真实之中不掺有假货吗？”和夏真交通的时候夏真总是泪流满面，这个泪流满面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总觉得自己做的已经可以了？“我好好尽本分，还要我怎么样呢？我都做成这样了，你还不满足，还不满意！”泪是不是就出来了？夏真，我说得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的？“人的忠心够几两重？”你的忠心在哪儿呢？（夏真：没有忠心。）可是从你的话里边听着还是忠心的呀。“在人的所谓真实之中不掺有假货吗？”你说你忠心尽本分呢，你心里边有着自己的心上人，你在寻思着他，怎么可能忠心尽本分呢？“在人的所谓真实之中不掺有假货吗？人的忠心不都是混合物吗？我要的是人单一的爱，人都不认识我，虽然也追求认识我，但并不把真实恳切的心交于我。”神要的是人的心，你不能把心给神，直到今天你想的还是“我作工、我作工”，就没有心思说“我把心交给神”。“但并不把真实恳切的心交于我。对人，我并不强求，人若给我‘忠心’，我就毫不客气地接过来，人若不信任我，不愿将自己的一丝一毫献给我，那样我也并不因此而增加烦恼，我只将人另作处置，给人合适的归宿。”你为什么害怕呀？经过一年的交通以后，你是什么态度？“对人，我并不强求，人若给我‘忠心’，我就毫不客气地接过来”，如果说你在这个过程中悔改了，“我要忠心、一心，放下自己的掺杂，不搞情欲了，不搞对象了”，那神就把你的这忠心接受过来，咱家也欢迎你。“人若不信任我”，我给你交通了多少，你相信我的话吗？不信任我。“不愿将自己的一丝一毫献给我”，你只是想尽本分、尽本分，紧抱着自己的心，舍不得、不愿意把心献给神。“那样我也并不因此而增加烦恼”，第一次根据肖鸣的那些表现交通的是

《从跟随到谈判到宣战》，你说怕不怕？直到最后一次给你交通了《明知故犯、死不悔改的结局》，你说对你是什么态度？“那样我也并不因此而增加烦恼，我只将人另作处置，给人合适的归宿。”你看着我变了，你说我该不该变呀？就像所多玛城，所多玛城的人该不该毁灭？神想不想毁灭他们呀？（不想。）不想毁灭他们。可是到了那个程度神怎么说的？不得不毁灭。你到了这个程度，不得不放弃了呀！一年多了，还有什么办法呢？而且是越来越厉害了，不得不放弃了。你对我的话是什么态度？刚开始你不明白，你是小瞧、藐视、玩弄，一年多了，交通了那么多，你还是不搭理。神的话就是命令，而咱对神的话是什么态度？对待神话的态度就是对待神的态度。你小瞧、藐视、玩弄、不搭理神，神为什么非得要你呢？所以说神都跟你说得很清楚，“那样我也并不因此而增加烦恼，我只将人另作处置，给人合适的归宿。”那就是你追求什么给你什么，你追求肉体那就给你肉体。就像你说的，你经历了这一年多你得着了，你得着什么了？你得着撒但的玩弄、残害。那就是你合适的归宿。你经历了以后今天该回转了吧？但是你抱着自己的心还不放，你还是这样，其实你的态度、观点始终没变。你现在能认识到这个意思了吧？态度、观点始终没变，你改变的是做事的一种方式、方法，你始终没有寻思要把心给神，你想自己保管起来，你想按着自己的安排去做，所以说那只能另作处置，给你合适的归宿。什么归宿呢？后边是不是给答案了？你读一下。（夏真：“天空雷鸣之时将人击倒，大山崩裂之时将人掩埋，猛兽饥饿之时将人吞吃，海水猛涨之时将人淹没，人间互相残杀之时，人都被来自人中间的灾害而自取灭亡。”）这是不是合适的归宿？（夏真：嗯。）今天交通的这个真听懂了吗？（夏真：嗯。）你追求的是肉体，追求的是死亡，追求的就是想让撒但玩弄你。我和你说了，神告诉你，你想结婚可以呀，你回普通教会去，神不拦阻，也不让别人拦阻，也没有什么可指责的，这指责什么呢？不指责。你对神的托付、神的要求是不搭理的态度，你有你自己的追求，所以神不管你，你想受苦，那你就受受苦去吧。就像神交通的有些人对敌基督没分辨，那就让敌基督残害他，残害一年不行，就残害两年、三年、五年、八年，让他多受点苦，让敌基督残害够，神就看在神给他的机会里边，在神作工结束时期的这个机遇里边他认识了没有，认识了、悔改了，这个苦就不用受了。如果到时候他还认识不到，那他只能归于灭亡。

这是不是根据你自己的追求来定你的归宿？回普通教会意味着什么？那就让你去享受，享受了以后，让你去经历、体验，让你看见尽全职本分的、专业信神的人是什么归宿，然后你再看看背叛神、离弃神的人是什么归宿，让你受足够的苦。“天空雷鸣之时将人击倒”，当你这么做了以后，就不要说什么了，就说天空雷鸣，你害怕不害怕？你在家能坐得住吗？当人人都起来见证神的时候，扩展工作的时候，你是在家带孩子呢，是不是被击倒了？实行真理的人把不实行真理的人给定罪了。“猛兽饥饿之时将人吞吃，海水猛涨之时将人淹没，人间互相残杀之时，人都被来自人中间的灾害而自取灭亡。”

把最后这一段念一下吧，不交通了。（“国度在人中间扩展，在人中间成形，在人中间站立起来，没有任何势力能将我的国度摧毁。在今天国度中的子民，你们有谁不是人中间的一个？有谁是人以外的情形呢？在我新的起点公布于众时，人的反应又会是如何呢？人间之状，你们曾亲眼目睹，难道还不打消在世长存的念头吗？我现在是行走在众子民之中，是生活在众子民之间，今天对我有真实的爱，这样的人有福了；对我顺服之人有福了，必在我国中存留；对我认识的人有福了，必在我国度之中掌权；对我追求的人有福了，必从撒但的捆绑之中逃脱出来，而享受在我之福；能够背叛自己的人有福了，必被我占有，承受我国中之丰富。为我跑路的我纪念，为我花费的我悦纳，向我献上的我给予其享受之物，享受我话的我祝福，必是我国中的栋梁之柱，在我家中必然丰富无比，无人能相比。为你们的祝福你们可曾接受？为你们的应许你们可曾去追求？你们必在我光的引领之下而冲破黑暗势力的压制，必在黑暗之中不失去光的引领，必在万物之中做主人，必在撒但之前做得胜者，必在大红龙的国垮台之际，而站立在万人之中作我的得胜之证据，在秦国之地你们必坚强不动摇，因着所受之苦而承受在我之福，必在全宇之下闪现出我的荣光。”）夏真，其实今天不想交通你找对象这个事了，本来交通这篇神话是让你看见你走的路是什么样的路，是什么样的性质，你自己去对待就行了。原来也说对你的这事不干涉，咱只是交通真理，你自己要走什么路，那是你自己选择的，不干涉你，不赶鸭子上架，这也是我和负责人一直说的一个事情。你也不愿意让人过问，不愿意让人管，你也看见后来不管你了。而且我也跟你说了，当时我给你提的是什么？是一

个方案——强戒。后来你说你要强戒，我也没有卡你，你问我什么我说我不管，我只是给你一个方案，你自己看着办。但后来你反反复复，今天本来就是你说的“看见你变了”，也就是说我在你身上做的也够了，到位了，就是神说的，那是你自己走的路，你自己走就行了。我只是给你交通一条路，我不可能强制你不要和人家来往，我不会说这些话了，也不会要求你了，再要求就是赶鸭子上架了。今天是你们又说这个事呢，没办法，所以咱又说这个事了，其实再说这个事就真没意思了。

329　神要的是人的真心

在今天的光阴之中，人不曾宝爱神，心中并无神的地位，心中并无神的地位，难道在以后的苦难日子里人能拿出真心来爱神吗？人的义仍是看不着、摸不到的无形之物，神要的是人的心，因在人身上“心”最宝贵，难道神所作的就不配不配换取人的心吗？为什么人不把心给神呢？为什么人总是把自己的心搂在怀里不肯放弃呢？难道人的心就能保障人的一生平安、快乐吗？为什么在神向人发出要求时，人总是从地上随手捡起一把尘土扬在神身上呢？呜……难道这就是人的骗术吗？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三十六篇》

8 你为什么与狼共舞

你为什么与狼共舞（一）

柯珍，这几天怎么想呢？（柯珍：看了《出力和尽本分的区别》《神话就是命令》这两篇文稿，看到自己对神没信，神话说出来就得听，但是自己还有猜疑、疑惑，自己出来就是作恶呢，连出力都不是，更谈不上尽本分了。然后还想了好多。）想了好多什么？（柯珍：自己把路走成这样，再见面的时候弟兄怎么揭露解剖自己呀。也想着既然已经做错了那就看自己还有没有悔改变化的机会，看接下来自己怎么去配合。工作安排里说六月份要大扩展呢，感觉时间紧任务重，但自己却什么工作也抓不起来。不过心里也没有想着要放弃，知道了就赶紧往上配合呢。）有没有计划？（柯珍：工作上就是之前没有给事务聚过会，先给事务聚会，还有工作安排里要求每个区、片区成立一线，先把区、片区一线成立起来，有的把活儿砸了，然后问他们是什么原因砸的……）咱不说这个细节，咱现在不是抓具体工作，这些具体的工作是你去下边实际去交通、去做的，这是你的实行。现在不需要跟我说实行，如果是给我安排工作，让我去实行的话，你就需要跟我说这些，我现在要听的不是这些，我要听的是你的一个计划。一年之计在于春，年前得有个计划，年终得有个总结，这是常规。咱做什么事情就没有一个计划，做人没有做人的计划，信神没有信神的计划，咱这是什么呢？有层有次？进入正轨了？计划了没有？把你的计划、规划、心志、目标、理想说说。（柯珍：计划就是给去年没有聚会的聚聚会，该找家的找家，该聚会的聚会。）这属于什么？（柯珍：我觉得这是计划。）你说一个小偷上了法庭，法官要给他判刑，要处理他呢，问他“还有没有话说？有什么计划？”他说“我把我偷的东西给人家送回去。”行不行？计划难呢？就没有想过，是吧？你说你想了好多好多，这个“好多”里边就没有“计划”这一项，那你想了好多什么呢？想了好多与神算账？没有人生规划？（柯珍：……）肖田有什么计划？（肖田：首先把异象实际地给下边的人都交通下去。下边的带领交通不了，我们也得实际地下去配合，给下边的各级带领交通。福音工作方面：把一线成立起来，抓福音工作。还有文章

工作也得抓起来。）从你们的说话中看见你们没有人生规划，对神的作工没有认识，对自己的本职工作没有认识，对自己没有认识，也没有看见你们有懊悔之心、内疚之心，更没有悔过之心。没有懊悔、没有恨恶、没有悔过，更没有实施，更没有对下步工作的计划、目标。你们刚才跟我说的这些是什么？“以前该作的工作我没作，我现在把以前没作的工作作一下。”这是规划？这是计划？听着你们的说话我就难受。柯珍，有计划了吗？现在还没点计划？你的人生路怎么走？（柯珍：看了那些话，觉得应该选择全身心尽本分，但是自己心里有东西的时候就不知道该怎么走了。）计划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走。（柯珍：要是计划就是悔改、变化，好好配合尽本分。）要是计划就是悔改？

柯珍，亚当、夏娃怎么死的？（柯珍：神不让他们吃善恶树的果子，他们就吃了。）那是属于怎么死的？你说他们是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死的，还是神咒诅而死的？（被神咒诅而死的。）那吃了善恶树的果子究竟会不会死？（吃了善恶树的果子必定死。）亚当、夏娃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死了没有？（没有。）他们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没死，他们是遭到咒诅而死的。那你说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以后有没有不死的路？（没有，吃了善恶树的果子必定死。）尼尼微城的人吃“善恶树的果子”了没有？（吃了。）那他们死了没有？（没有，人家悔改了。）那你说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会不会死？（悔改了就不会死。）亚当、夏娃悔改了没有？（没有。）所以说亚当、夏娃不是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死的，是遭神咒诅而死的。再一个就是因为他们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以后死不悔改，才被神咒诅而死。你看见他们死不悔改了吗？（看见了。）怎么看见的？（他们躲藏，互相推脱责任，就像亚当说的“是你造的女人让我吃的”。）这是什么性质？（不悔改。）那你说说什么是悔改？假如你是亚当、夏娃，你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以后该怎么做？（悔改。）怎么悔改？有什么表现？（先得承认自己做的事，自己犯错了。）什么表现就算承认了？（……）亚当、夏娃是怎么来的？是神用尘土造的。他们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了，如果善恶树的果子有剧毒，他们吃了以后当下是不是就死了？（嗯。）但是亚当、夏娃没有当下就死，说明善恶树的果子没有剧毒。即使善恶树的果子有剧毒，他们吃了以后死了，他们死了以后是什么？他们是神用尘土造的，死了以后是不是还是一把尘土？（嗯。）那他们死了以后，神还能不能

让他们活？神可以用尘土造人，他们死了以后神就不能继续让他们活？（能。）那怕什么呢？更何况他们吃了善恶树的果子当下没死。为什么说他们死不悔改呢？神明明告诉他们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是必死的，即使他们经不住撒但的引诱把善恶树的果子吃了，吃了以后他们知不知道这是犯下罪了？（知道。）你怎么说他们知道自己犯罪了？你怎么看见的？神来到伊甸园的时候，他们敢见神的面吗？（不敢。）他们是躲藏。从这个躲藏来看，就说明他们知道自己犯罪了，他们不是因着撒但一时的引诱，不是在浑浑噩噩的情况下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他们清楚吃了善恶树的果子就是背叛了神，没脸再见神了，他们有这个意识，是吧？（嗯。）神不让他们吃善恶树的果子他们吃了，他们也知道没脸见神了，他们是逃避、是躲藏。如果是你，你计划怎么做？咱就不要说吃善恶树的果子了，咱就说犯男女，人犯了男女以后心里怎么想？是不是感觉做错了？宗派里有一个做法，白天犯罪晚上认罪，他们还白天犯罪晚上认罪呢，那你说亚当、夏娃他们认罪不认罪？（不认罪。）不认罪，关键在这儿呢。他们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以后，他们知道犯罪了，但他们不认罪，只是躲藏。你看着这个果子好吃，你想吃，撒但引诱你，你就吃了，果子已经进你肚子里了，进去以后你最起码得反思吧？就像刚才说的犯男女，他控制不住犯男女了，犯了以后呢？“我干的这是什么事呢？”会不会有这个意念？他会难受、会懊悔，“我不该干这事，这是羞耻的事，神厌憎，我真不是个人！”亚当夏娃吃了善恶树的果子，“神说不让吃不让吃，吃了就会死，我怎么就把这果子给吃了呢？这怎么见神呢？这不是人做的事！”是不是难受，是不是该悔改呢？（对。）那怎么算悔改呢？用不用神“亚当、亚当”地叫他们呢？他们应该怎么呢？当他们把果子吃到嘴里享受了美味以后，立马就该清醒，“神啊，我没有听你的话，我一时软弱就把善恶树的果子吃了，我经不起撒但的引诱，撒但说吃了眼睛就明亮了，我想让眼睛明亮就把这果子给吃了。但我吃了以后难受，我不应该吃。神啊，我知道吃了善恶树的果子就是死，神啊，你快来救救我吧！”该不该呼求神来救他们？如果他们有这个态度，神会不会咒诅他们？（不会。）神就不会咒诅他们了。即使善恶树的果子有毒，神既然能用尘土造人，肯定能把这个毒给他们解了，即使是剧毒神也能解了，那他们就不会再遭到咒诅至死了。神之所以咒诅他们是因为他们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以后还不知羞耻，还死不悔改。怎么死

不悔改呢？因为他们犯的不是一个小错误，他们犯的是死罪，他们在知道吃了善恶树的果子就死的前提下还能把果子吃了，吃了以后他们也没有说“神啊，我一时软弱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我不应该吃的，神你救救我吧”，他们没有这个悔改，没有呼求神来救他们，反而还躲起来、藏起来，还想逃脱，“你不要看见我们，我们躲起来你就看不见我们了”，所以说他们的这个表现就该死了。他们知道是死，他们也不悔改，这就是死不悔改的表现。神来叫他们的时候他们只是躲藏，当他们见到神的时候，“神啊，我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了，我没脸见你啊！”总得说一句这话吧？他们有没有说这句话？（没有。）还得神猜呢、问呢，经文中记载：“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作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创3:9-13）在神问他们的时候他们才承认吃了，但他们不承认是自己的错，亚当说“不是我要吃的，是你造的女人让我吃的”。夏娃说“是你造的蛇让我吃的，不是我要吃的，是你让蛇给我传递信息让我吃的，和我有关系吗？”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不是他们的罪，“是你造的女人（蛇）引诱我吃的，都是你的过错，是你的原因”，死不悔改。在神的质问下他们都不悔改，都没有一个承认错误的态度，没有说“是我一时软弱，是我经不起诱惑，我看着这个好吃、想吃，我就吃了”，没有跪地求饶。你没有看见亚当、夏娃跪地求饶的画面吧？（没有。）他们没有跪地求饶，还理直气壮，还蛮有理由，你说他们能不惹神发怒吗？也就是说本来他们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是可以不死的，是因着他们死不悔改才激怒神的，神才咒诅他们死的。神咒诅他们让他们经受苦楚，女人原来是没有生育的，咒诅了以后不仅有了生育，还要加大女人生育的苦楚；咒诅男人一生面朝黄土背朝天，直到累死归土。他们在伊甸园的时候只管享受，不需要他们劳碌，但是他们被神咒诅出伊甸园以后，一天不劳碌就不能活，还得加大他们的苦楚，地上还得长出荆棘和蒺藜。因着亚当、夏娃守不住神和他们说的话，对神的话信不来，听了蛇的引诱一下就能背叛神，背叛了神还死不悔改，所以遭到了神的咒诅。神的作工是建立在撒但的诡计之上，撒但是引诱人让人背叛神，

它怎么让人背叛神呢？它迷惑人、引诱人，让人否认神的话，最后直接背叛神。那神要打败撒但怎么打败呢？必须是你听了神说的话以后谁都引诱不了你，谁说的话都代替不了神的话，都影响不了你对神的信，影响不了你对神话的信，神就是用你的这个见证来打败撒但。

神把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一千五百年以后，神让挪亚造方舟，神要让挪亚站一个见证，神就告诉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你要用歌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地造，里外抹上松香。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三百肘，宽五十肘，高三十肘。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高一肘。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三层。”（创6:13-16）神告诉挪亚造这个方舟以后，挪亚知不知道造这么大的方舟不是三年五年就能完工的？（知道。）他心里是知道的。就在挪亚造方舟的这一百二十年期间，挪亚会遭受什么环境？前面的文稿都看过了吧？（嗯。）那你说说挪亚会遭受什么环境？（家人的逼迫，外界的讥笑、毁谤，亲戚朋友的离弃、弃绝。）到了你这儿就缩简了，就这么轻描淡写。你得把这个真实的情况反映出来，得见证神呢，见证神得把神的三步作工见证出来，做一个见证神的创始人，咱这能见证出来？“家人逼迫，周围邻居耻笑”，这有多大力度呢？你也能站住这个见证呀，你不是家人逼迫、邻居耻笑？这不是也站住了吗？你可以和挪亚“平起平坐”了。你必须得把挪亚站的见证所达到的深度体现出来。我怎么见证的？在你这儿都给偷“吃”了。你当带领抓工作呢，你知不知道他们下去交通了多少？他们交通到位了没有？你怎么抓工作呢？如果你自己连这个都谈不出来，你怎么抓工作？你怎么给人家聚会呢？我谈的时候是不是给你把神的作工、神的作为、神的作工步骤谈出来了？神为什么要这样作？是因为亚当、夏娃守不住神的话，让撒但给引诱了，撒但控告呢，“你看你造的人怎么样，他听你的话吗？最后还是听我的吧！”所以神要让挪亚作个见证，让撒但看，“你去迷惑一下挪亚试试”。我把神的作工谈了，你把挪亚的见证谈一下，咱们配合一下。（张露：外邦人都六代同堂了，而挪亚就没有考虑会不会有人给他养老送终，他没有为自己的以后考虑，一直是听神的话，持守神的话，做神让他做的。）让你们见证一下，你们见证的是啥呢？千姿百态！“挪亚没有考虑他的后事，光管造方舟呢”，

谁说这话了？我交通这些的心思你领受了没有？主体思想领受了没有？我为什么要交通这个？连我交通的大概意思都表达不出来。戴晓，我交通这个的心思是什么？把我的心思、思想说一下。（戴晓：就是扭转人信神的一个观点，神让挪亚造方舟，挪亚能够听话。那个时候不是机械化作业，歌斐木也不好找，挪亚也有难处，但他没有消极不配合，还是坚持听神的话把方舟造好了。）良萍补充补充。（良萍：补充不来。）那你听了我交通的这个你怎么看的呢？不知道我为什么交通这个？而且刚才我还交通了亚当、夏娃，告诉你神为什么作这个工作，作这个工作的目的是什么，神要的是什么，我把前面的路都给你铺好了，我的思想是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在亚当、夏娃那边神给他们一句话，他们守不住神的话，所以在挪亚这儿就用一个见证来打败撒但。什么见证呢？（听话。）神的话在他身上成了生命。神让挪亚造方舟这句话就能在他身上成为他的命，挪亚一辈子活着就是为了造好这个方舟，这就是他的生命。他原来是个染布的，他懂木工吗？不懂木工呀。但是因着神的话改变了他的喜好；因着神的话，改变了他的生存意义，他不再是繁衍生息，他不再是为他的家庭、肉体而活着，他是为了神的一句话而活着。他的三个孩子一百二十年没有结婚，神不让他们结婚了吗？神说了没有？（没有。）那他们为什么不结婚呢？（结了婚方舟就造不成了。）因为造方舟不仅是挪亚的使命还成了他的生命，他一切都是为着造方舟而运行、而活着。神让他造方舟他没有说“你让我造方舟我就造，我尽我所能地去造方舟，但你没有让我的孩子造方舟，那我的孩子该结婚结婚，我自己去造方舟”。如果是他一个人造方舟的话得造多长时间？一百二十年能不能完工？（完不了。）得一千年。所以说在挪亚这儿，他造方舟的时候没有应付糊弄，也没有抓把柄说“你让我造方舟，那我就一个人造方舟”，而是神告诉他让他造方舟以后，他就全心全意，想尽办法去做，“你让我造方舟呢，那我就把所有能利用的都利用起来，我让我的孩子跟我一起造方舟”。如果挪亚让孩子们造方舟的话，他们还能不能结婚？不能结婚。他们一结婚这方舟还能造成吗？造不成。为了能造成方舟，挪亚不能让孩子们结婚。神没有要求挪亚不让他的孩子结婚，而是挪亚为了造方舟对他的孩子提出了要求，不仅是提出了要求，而且还这么实施了。从这儿看见神的话在挪亚这儿成了生命，成了他的使命与责任，看见他对待神的托付是全心全意。同时借着世人都耻笑、挖苦、

讽刺他，甚至围攻他，又看到他站了一个见证。世人围攻挪亚围攻到什么程度呢？这就得恢复一下当时的场景，这一百二十年间不是一百二十天，在这一百二十年间挪亚要经受什么？会有什么样的环境？别人家和他家的差距是什么？在这一百二十年间，和他同龄的人经过一百二十年以后已经繁衍了六代人了，已经有两千多个后代了。如果他周围的邻居有十多家，或者他是在一个村里，一百二十年以后，这个村就成了一个镇、一个县了。咱们现在一个大的村庄也就两千多人，你想一下，一个人就有两千多个后裔，那将会有多少人呢？挪亚看在眼里，他看见了，这是实际的环境，他看见人家有多少后裔，而他还是三个光棍孩子。他孩子会有什么想法？他妻子会有什么想法？一百二十年了，一个孩子也没娶媳妇，孩子不熬？他媳妇不熬？神说挪亚是义人，他的妻子、孩子是义人吗？他的妻子能受得住吗？他的孩子能受得住吗？会不会唠叨？会不会起来攻击挪亚？“你看看你的同龄人，人家现在有两千多个后代了！”就别说看见人家有那么多后代了，你就是看见别人有一个孩子你没有孩子，你都急得不行了，你刚三四十岁就熬不住了，“我过了四十岁不能生孩子了”。挪亚没有说他六百岁了不能生孩子，他孩子还得跟随他打一百二十年光棍，没有说“一百二十年以后还能不能生孩子？”这一百二十年间挪亚要经历撒但的各种围攻。而且神跟挪亚说了造方舟以后神再没说什么，在这一百二十年间，挪亚就能持守住神的话，他就能为着神说的这一句话去做事、去做人，用这个打败撒但。

跟你说挪亚的见证让你看见神要的是什么呀？神要的是能对神顺服、听话的人，人能够把神话当神对待，神说出来的话那就是命令，那是必须接受、顺服的。接受、顺服守住神话的是福，那就能剩存下来；不接受、顺服的是祸，将会受到惩罚、咒诅。我给你交通了，你应该一级一级地贯穿下去，还得考核他们的工作，看他们贯穿下去了没有，你要抓下级的工作，你得考核下下一级作的工作，看看你的下级是不是把我交通的这个都传递下去了。传递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因为人对待神话的态度、对待神的态度是轻慢、轻视，现在是让人恢复原有的形象呢，你看咱现在对待神话的态度，让你看到你用这样的态度对待神话将会临到什么。亚当、夏娃没有守住神的话，他们临到的是因咒诅而死亡。和挪亚同一时代的人不能听神的话，等一百二

十年以后挪亚造好方舟，他们就得死亡，挪亚造方舟的时间就是他们的存活时间，方舟什么时候造好，他们的生命就什么时候结束。给你交通这个就是让你警醒，你该怎么走这条路。历代以来的使徒，成功之人是怎么走的？失败之人是怎么走的？你走在成功之人的路上，成功与否都很难预测，更何况你走在失败之人的道路上，那不更是失败有余吗？你走的是谁的路呢？你走挪亚的路了没有？你没有走挪亚的路，挪亚是让神的一句话成为自己的生命，成为自己的使命、责任，神给他的使命是必须得完成的，而且是费尽心思、用尽所有的力量去完成，经得起长时间的熬炼、试炼。而咱呢？你走在谁的路上了？你走在亚当、夏娃的路上了，撒但的一个引诱就上当了，上当了以后还不承认，还不及时悔改，还不接受，还找理由、找借口，你说这不是必然要遭到神的咒诅、惩罚？这不是神的公义吗？我给你交通了这个，把思想告诉你，让你看见当时的画面，让你去抓工作，目的是让你把正面事物传递下去，让人都走上正轨，扭转人对待神话的态度，从咱原来的藐视、小瞧，死不悔改，到开始重视神话。咱做不到挪亚那样，咱先能把神话重视起来，看神话怎么说了，试着按神话去行。咱做了没有？你连我交通的这个心思都不明白，目的都不知道，你更没有去实施。

柯珍，你也看前面交通的文稿了，是吧？（柯珍：看了。）看了文稿今天问你有什么计划，你连计划都没有，我在你这儿没有听见你计划说，“呀，我得认罪悔改呢”。是咱麻木痴呆，还是心死了呢？还是你已经打定主意不能张嘴，想回世界大干一番呢？属于什么呢？（柯珍：就是你刚才说的，亚当、夏娃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以后是躲藏呢，我感觉我也是躲藏呢。不能坦然地面对、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来悔改和变化。单独说的时候，我还能把我里面的东西说出来，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就觉得说不出来，还是躲藏。心里也知道神就是看我的态度和观点呢，犯了罪应该是悔改和变化，也没有想着到世界上大干一番，本来就做错了，还到世界上大干一番，那更是找死呢。）那你是怎么计划的？（柯珍：心里想着不管怎么处理我，那我也得尽我的本分，也不能破罐子破摔。）不计划破罐子破摔，计划破罐子好摔？破罐子轻放？还是要把破罐子粘住呢？没个计划？有没有计划？就一句话“我得把我的本分尽上”？（柯珍：按神的话应该是把破罐子粘

住，但是……）不管是什么都得有一个计划吧？下一步路该怎么走呢？（柯珍：我在这儿就卡住了。）什么卡着呢？把你卡着的地方说出来。（柯珍：不知道怎么说，不想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神说到时候还要把你放在烈日之下酷晒呢，你能经得起烈日的酷晒吗？到时候都要记入史册，还要向全宇公布呢，而不是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而且现在是国度建造，在国度建造时期你做了什么，你想一下神会给你掩盖起来吗？神是光，神是发光的太阳，神要照亮一切黑暗面，可不可能给人留下一个黑暗的地方？特别是你在尽本分期间，你在神作工期间，你能掩盖什么呢？你在神面前不是破烂不堪吗？关键是看你的悔改呢。亚当、夏娃吃了善恶树的果子，能躲了？能逃避了？你不想说别的，你还不能说说你的计划？计划有什么不能说的？这又没有让你谈隐私，是让你谈你的计划，这涉及到神的作工了，怎么还能不想说呢？你计划怎么配合呢？你的心志是什么？你不好说，那你怎么安排工作呢？怎么作工呢？到作工的时候你来个“我不想说”？聚会的时候来个“我不想说”？然后你去下边作工的时候还是不想说，你说咱这成什么了？神要让话语成就一切呢，你来个“不想说”？不想作工了？不想作工也能说呀，什么都可以说呀。不管怎么样神家的工作不可能让影响了呀，神的旨意畅通无阻，谁敢拦阻？你不想说，你看河南翠翠干的那些事，她想让谁知道？到现在公布于众谁都知道。柯珍，不想谈了，是吧？（柯珍：嗯。）不想谈了还有生命进入呢？（柯珍：不知道怎么说呢。）是不想说，还是不知道怎么说？你要是不想说咱就不说了，咱就按你不说的来；不知道怎么说，那你就想起什么说什么。（柯珍：两个都有。）你要是不想说，那咱就没法作工了呀。话语成就一切呢，弟兄姊妹在一起交心呢，咱是不想在人多的地方说，咱这儿有多少人呢？就是你身边作工的几个人，一个是你的配搭，一个是带领你的，有谁呢？你说在这几个人面前咱都不敢亮相，那你怎么在别人面前亮相呢？那你以后怎么作衬托物呢？咱失去了作衬托物的功用，神还让咱存活、存在吗？什么是衬托物？拿你的不洁来衬托神的公义、衬托神的圣洁。你不愿意作一个衬托物，那神也不赶鸭子上架。做带领的肯定是要作标杆的，你这样的话，怎么给别人作标杆呢？怎么带领别人呢？没法带领人，那你肯定不能做这个负责人。做负责人肯定是要拣选单纯敞开的人，矬子里面拔大个呢。

那天还听你说你想搞接待呢，这是你的想法，还是你有这个盘算呢？还是你的心思呢？给自己找一个不用出来的路途，是吧？（柯珍：不是。）那是什么？（柯珍：那边缺接待家，那个地方环境也合适，要是能用的话咱就用，我是这样想过。也想过本来能跑，自己却在家搞接待，那不就是能尽本分不尽，那也是要被清除的。）（意思是跟杨薛一样。）你和杨薛去对号了？你和杨薛还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柯珍：说不清。）杨薛是能作了工作，因着放不下孩子、放不下肉体而背叛。所以说能作了工作却背叛的，那就得清理。祭司弟兄交通说："有一个人神家要求他来海外尽本分，那个人有点儿特长。哎，他说啥，工作辞不下来所以暂时不能来了。你们说这什么问题啊？在神家需要他的时候，他说工作辞不下来，人家不批呀所以来不了了。外表看这个事儿是不是很简单啊？很简单一件事儿，但是它的后果你知道严重到什么程度吗？拒绝神的呼召了，这麻烦了。那神还能不能再呼召啊？（不能）这是一次失败的记录啊。我不知道这个事儿以后能不能挽回了，我考虑是不行了。拒绝神的呼召，我不知道啥后果。"（摘自《上面的讲道交通·80-E-3》）当时是根据祭司弟兄的这个交通来看杨薛的。而你这个是因着搞对象，搞对象又是根据神家关于搞对象的交通来看，神说："如果你谈恋爱，那就不能做负责人，不能做带领了，另外，你总没心思尽本分，那你就从全职教会出去。有没有说不让你信神了，开除你了？有没有定规说你就不能蒙拯救了，你就遭咒诅了？（没有。）神家从来没有这么说。神家丝毫不干涉你个人的选择与自由，丝毫不剥夺你任何的自由，给你自由。但是对于这一类负责人，神家的处理原则就是赶紧找合适的人代替，把他撤换就完事了。如果他适合继续尽本分，那就可以留用，如果不适合就打发走。不打不骂，也没有人羞辱，这不是什么羞耻的事，这很正常。"〔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分辨假带领（三）》〕神说谈恋爱是你的自由，这不是人指责、唾弃的事，那是你自己的选择，你自己的路，但你影响了工作，不能做负责人，你只能是回普通教会。根据神交通的这个来看，你出来尽本分三年了，看看咱作的是什么工作，什么工作都没作，还不是说能不能作了工作的问题，就是规条性的也没作，因着你情形不正常，没心思作工，影响了工作，作不成工作了，只能说你能做什么就做什么，总之肯定不能拦阻神的工作。而且神交通的那个负责人搞对象，神给了他多长时间？神说："所以，有的

人因为谈恋爱被撤职了或者被打发到普通教会了，这丢不丢人啊？这只能说明你尽本分没什么忠心，要神的劲儿不大，对自己的生命进入没有丝毫的负担。但没有人定你的罪，也没有人定义说你就不能蒙拯救了，神没那么定规。这个负责人出现这样的问题，大家都看出来了，这个问题是不是就严重了？（是。）这已经严重到影响工作效率与工作进度这样一个程度了，这个负责人已经不适合再留用了，应该采取的办法就是撤职。有些人说撤职是不是有点太急了？他从开始谈恋爱到撤职，如果一天两天是有点急，如果三五个月这算急吗？这动作就够缓慢了，工作都耽误多少了，你怎么不着急呢？一撤他你就说急了，一点也不急。”〔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分辨假带领（三）》〕给了他将近半年的时间，可是你听了神的交通不只半年时间了，三年了，你到现在也没有心志，你没有说放下肉体、放下情感，为神献上，所以只能根据你能做个啥让你做个啥。你感觉自己能做个啥？（柯珍：啥也做不了。）

你为什么与狼共舞（二）

柯珍，他们写了那个人的检举信，你就没去解决那个人的问题？倩倩和你配搭呢，应该是以你为主，你出面解决问题，结果你没有出面，你交代给她，让她去了。你没有跟她一起去也就罢了，结果你连检举信里检举的那个人的主要问题是什么都不告诉她，检举信你也不给她，这是干什么呢？（负责人：你让倩倩和冯晨去解决，倩倩什么都不知道，冯晨是光了解那个人一贯狂妄，但是她不知道检举信的内容。弟兄姊妹写了检举信就证明这个人肯定有大问题，你就得去解决，如果弟兄姊妹检举的是事实，那就看他承认不承认，他承认、悔改，就再给他机会；他不承认、不悔改，那就撤换他。你起码得让弟兄姊妹看见神家的公义。是让你这么去解决呢，你说你解决的是什么？说你不作工，这是不是事实？谁跟别人配搭能这么做呢？我跟别人配搭什么时候是这么做的呢？我都是先把什么情况都给他们交代清楚了，再让他们去。我什么情况都不跟他们说，让他们去丢人呢？你让你的配搭出去丢人，那是丢谁的人呢？你就是为了显你高，显她低，她什么也做不了，就你能行。你拿上这个检举信，你又不解决，你打发她去干什么？我为什么把这个问题给你呢？给你就是让你去解决呢。你说咱多会做带领啊，真是当官呢！有些事我为什么要交给你呢？我给你是让你去解决呢，因为有些事他们解决不了。）从外边看，你们是不是串通好的你要做他的保护伞呢？这边把检举信交上来了，你相当于是把检举信扣压了。上面让你处理，你不得不处理，但你还不能出面处理，然后你让一个背锅的去了，让背锅的去，你还不能给她证据，就让她去处理。没有证据她肯定处理不了，处理不了出了问题回来背了黑锅了，“临时工干的”。你把证据扣压了，暗箱操作，这在世界都不行呀！你成了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了。是不是你们之间走得比较近呢？这个教会带领是谁提拔起来的？是你提拔起来的？还是说他是你亲戚呢？（柯珍：不是。）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的存心、动机是什么？（柯珍：我也没想那么多。）你没想那么多，你告诉倩倩和冯晨让她们处理这个问题，是不是理所当然就把这个检举信给她们了？这是你安排的呀，如果是别人安排的，你可以说“呀，我就不知道她去”，装个迷糊。问题这是你亲手安排的，这怎么说呢？

负责人把检举信发给你了，而且是安排让你去处理呢，你没有去处理，你是打发倩倩去了，从外边看你也是在通行负责人给你安排的工作呢，可你让她去处理，你却没有给她检举信，没有给她证据，你说你是什么意思呢？就像你让公安局去破案呢，你拿着证据不放、不透露，然后让他们去破案呢，那你的目的不就是不让破了这个案吗？你为什么不让破这个案呢？那个人他给你送礼了？什么原因呢？弟兄姊妹检举说那个人是作恶的，是敌基督、假带领，而且是出了名的，他们都知道他是什么问题，而且现在还把检举信交上来了，还告到负责人这边，你居然敢把检举信扣压着，那你这个胆子是不是更大了呀？在你负责范围之内出现的问题你能按住的你按住，即使按不住让上边知道了，知道了你也无所谓，你是在那儿尽力周旋着。

这个问题最后怎么处理的？（负责人：就没处理了。倩倩去了什么都不知道，光是问了问人家的情形。）倩倩，你回来和柯珍说这个人的情况了没有？（倩倩：她没问，我也没说。）（柯珍：问了。我问她们“今天跟他交通的怎么样？”倩倩说交通了以后他自己也看见了，扭转了一些，我说“你就没有把他的性情给打死，就没有交通说‘你再这样下去就不能做带领’？”她说交通了。）她们回来的时候你也没说“哎呀，我这边还有弟兄姊妹写的检举信呢，我忘了给你了”？（柯珍：没有。）你还知道问她结果，但为什么想不起来这个人的检举信呢？检举信是不是证据呢？人家打官司得有证据呢，你把证据扣下，你还问人家处理了没有。到最终她们也不知道有检举信，是吧？（倩倩：我不知道。）（柯珍：她不知道，冯晨和寿陶知道。负责人一发下来我就给她俩都发了。）（负责人：不光是发不发的问题，主要是你是片区带领，是以你为主的，这个问题你得拿出来给倩倩交通了再让她去解决，你别让她去了解决不了。在家里就商量好去了怎么解决，把方案先定了再让她去解决，她解决不了你再对付她。你各方面都没给她交代，她去了说什么呢？我说的主要是这个问题。你平常是不是就是这样作工呢？按说这个问题应该是你亲自去解决呢，怎么每次都是让她们去解决呢？）（柯珍：那天还有别的地方的问题需要去交通解决，我说看她们去哪边解决问题呢，她们说解决不了别的地方的问题，然后我就让她们去这边了。）（负责人：可是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你不跟她们说，就随便把她们打发去了？肯定得在家里先

商量好去了怎么解决，得把方案给她们呀，方向、目标得有呀。“弟兄姊妹检举这个人了，如果检举的是事实的话，你从哪些方面打他。如果他不听、不悔改，没有悔改的意思，当时就撤了重选。或者大家都能看见确实是把他打死了，他愿意悔改，那就再给他机会。”让弟兄姊妹也能看得见你们是怎么解决的。可你是怎么作工的？你看看你带的下边是什么呢？）检举信你也不给倩倩，也不和她交通去了说什么，也没有说这个人具体是什么情况，你让她去干什么呢？（负责人：再一方面，倩倩才来跟你配搭呢，你让她跟冯晨去，她就得交通，得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让冯晨解决，你说冯晨能解决了还用她去干什么呢？让她陪伴冯晨呢？还是丢她的人呢？你能看见这个问题吗？你什么都不告诉她，什么也不交代就让她去，那是丢她的人呢，让她出去遛一圈，把人都丢尽了，最后淘汰，就剩你。你能看见你人性这方面的问题吗？别人配搭只怕自己的配搭出去丢人败兴，羞辱神名，你是专门让你的配搭出去丢人，哪个配搭都是跟你配合几天什么也做不了。厉欣跟你配搭了两个月，隔两天就回家了，她跟着你没活儿干，也不知道该干什么，你就不教她，你说你多自私卑鄙！本来厉欣刚来她什么也不知道，你得带她呢，你给她安排，明天做什么、后天做什么，做一两个月以后还用教呢？但是刚开始你得教吧？她什么也不知道，她跟上你你什么都不说，就是“我到哪儿，你跟着到哪儿”，你把她当傻子一样，她跟了你两个月，最后显明她什么也不知道，不淘汰能行？你能看出你的问题吗？我说怎么跟你配搭的哪个人都是傻子，什么也不知道，越走越憨呢。你让她出去丢一回人回来以后越显得你高尚了，你看你的这些配搭，哪个都是傻子。我这么谈你心里怎么想？）（柯珍：自己确实没做到，没想到那些。）不能做了，你这是作恶呢。

（负责人：你能看到我跟你谈的这些问题吗？一般的人做不出这事呀。你是不是平时就这么做呢，只是我没有看到？）（良萍：去年厉欣跟柯珍配搭，厉欣第一次回去就住了九天，第二次回去时间更长，我说柯珍“她跟你配搭呢，她回去那么长时间你也不叫她出来？”后来我把柯珍叫过来跟她一起去见了那边的弟兄姊妹，见完以后我让柯珍和厉欣再去见另一边的事务，因为她们就没给事务聚过会，结果她俩过去以后柯珍就走了，她把厉欣放在那个家里三四天，她不

知道干什么去了。后来我跟柯珍说让她去给事务聚会，她也没过来，最后厉欣也回去了。还有那天戴晓说夏欣反映二线的两个指挥打斗得不行，说她们去见了四次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两个指挥还是打斗得不行，说给柯珍反映了柯珍也没去。）（负责人：柯珍，你做的这些事太恶劣了。那段时间我知道厉欣才开始配合，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做不了，让她回去了。可是从这里边我才看见，这一次一次都是别人的问题吗？你是怎么带她的？你把各方面都给她安排上，就像规条一样，“我都给你安排好了，你明天就做这个”，她要是做不了，那就淘汰她，最起码你做到了，可是你就没做到呀，你做到了哪些？）（柯珍：我觉得两个人配搭，她知道该作哪些工作，赶快过来配合抓工作就行，自己范围内的工作自己得操心呢，所以我也没想着给她分配活儿。）（负责人：所以看着是你俩配搭呢，但你根本就不管她。）（柯珍：我还觉得“我凭什么要管人家呢，我凭什么给人家分配工作呢”。我心里就没有要给人家安排工作的那些想法。我们在那儿交通呢，她是在那儿坐着也不交通，光是自己看或者给别人发信息，要不就是交通交通环境。）（负责人：就是因为她的这些表现才让你带她呢。你说的这是什么意思？）（柯珍：我自己都顾不了，还带人家呢。）（负责人：那你就是故意看她笑话，让她这么去做呢。）（柯珍：不是故意的。）（负责人：你不是故意的是什么？倩倩是不是不知道怎么做？）（柯珍：我就是怕她不知道怎么做，我说让她赶紧跟冯晨去解决，因为冯晨的配搭跟我去见别人了，冯晨知道那个人的表现。）（负责人：就不用冯晨知道那个人什么表现，你把那个人的表现给了倩倩不就行了吗？你为什么不给她呢？）（柯珍：忘了给了，光知道是解决问题呢，晚上她们说教会里的事情，说那个人狂妄，我说看来她们都知道，第二天约好赶快让她们去解决，确实没有把检举信拿出来。）（负责人：你就顾不上想工作的事，你天天想着你的私事，你能顾上？这是你的本职工作，你们两个人配搭呢，她刚来什么也不知道，是不是你得给她安排？“咱这儿都有哪些工作，实在忙得不行咱俩就分开去作，不忙的时候咱俩就一起去作。”她作不了，你们俩就商量，“检举信交上来了，咱俩一起去解决”。）（柯珍：跟她说了她说她也不知道，反正是我去哪儿她跟到哪儿。）（负责人：是啊，你知道她什么也不行，就是跟班的，那这问题你为什么不解决，你让她去了呢？）（柯珍：检举信里边也是说他的表现就是狂妄，那下去

不就是解决他的这个问题？）（负责人：解决什么问题？检举信她都没看，她就不知道什么问题，怎么解决问题呢？）（柯珍：我想的是，检举信里边说的就是那个人狂妄的表现，教会里的人他谁也看不上，就是跟弟兄姊妹打斗，那他的表现就是那样子，那就不用打开检举信，倩倩也知道那个表现，去了以后给他揭露解剖、交通就行了。）（负责人：意思是弟兄姊妹揭发检举上来就不用解决，是吧？）（柯珍：检举信里就是说这个人狂妄，在教会里边跟弟兄姊妹打斗得不行，这是他的表现。）（负责人：怎么斗呢？倩倩就不知道。要是知道的话，咱刚才为什么又把检举信拿出来念一遍呢？我只跟良萍说“这个人特别狂妄，你过去把他打死。”这就行了？狂妄怎么打？打什么呢？哪些问题呢？细节呢？什么也不知道就去解决问题了？你连最基本的常识都不知道吗？按说培养你几年了，从2021年到现在，你一直就是片区带领，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吗？你刚才听到张露说什么了吗？“有了检举信，两个人就得赶紧商量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人家发过来检举信了，这是你们该解决的问题，“咱俩赶快看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咱的问题咱该怎么解决，人家的问题咱怎么解决”，这是不是咱该有的？这才是配搭呢。那你跟倩倩配搭了没有？你从心里就是看不起她，贬低、藐视她，“反正我就是不跟你说，你什么也不知道，不知道就拉倒，你就这么做吧”。你还管下边的弟兄姊妹的问题怎么解决吗？根本不考虑你们出去是羞辱神名。咱出去是高举神、见证神呢，遇到哪些问题咱该怎么解决，不要让弟兄姊妹对神家有误解，你有这个方向吗？）这就谈不上什么高举神、见证神，她就连本职工作，规条性的工作都没有作，怎么还能谈得上高举神、见证神呢？自己没作工也没有让别人作，典型的不作为。一件事情是这样，两件事情还是这样。弟兄姊妹写上来的检举信，检举的是什么？检举的是这个人的言行举止，他所做的事实，是他作恶的证据。然后你连他作恶的表现都不跟你的配搭说，你让她去交通交通就行了，这是解决问题呢？这不是应付糊弄，哄鬼呢？给你安排一个新人过来跟你配搭呢，她哪儿都找不见呢，你能把她放一个地方放好几天。

你为什么与狼共舞（三）

咱一点都不珍惜神给咱的机会，看一下效力者的生死轮回。神说：“下面是关于效力者的生死轮回。咱们刚刚说了效力者的来源，就是效力者的前身是与外邦人、与动物互相转换投胎，到了最后这一步，神在这些外邦人中选定了一部分这样的人，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选定了一部分这样的人目的是为神的工作效力。‘效力’这个词听起来不是很文雅，也不是很符合每个人的意愿，但是应看效力的对象是谁。对于神的效力者，这一部分人他们的存在也有着一种特殊的意义，他们扮演的角色也是任何人代替不了的，因为是神选定的。这效力者的角色是什么？就是为神的选民效力，主要是为神的工作效力，就是为了配合神的工作，配合神作成他的选民。这些人无论是出力，还是作一些工作，或者是担任一些职务，神对这些人的要求是什么？有没有很高的要求？（没有，神要求人做忠心的效力者。）做效力者也得忠心，不管你的来源是什么，神因为什么选你，你也得对神有忠心，对神所托付你的、你担任的工作、尽的本分有忠心。效力者如果能够忠心的话，达到神的满意，能换来什么样的结局呢？就是能够剩存下来。剩存下来的效力者，这算不算福气呀？剩存下来意味着什么呢？这个福气意味着什么呢？在地位上看似与神的选民有所不同，有差别，但事实上，效力者与神的选民今生今世所享受到的是不是一样的？最起码在今生今世享受到的是一样的，这你们不否认吧？神的说话、神的恩典、神的供应、神的祝福，哪一个人没享受到？丰丰富富，哪一个人都享受到了。效力者的身份是效力者，但是在神那儿看他是受造之物中的一员，只不过他担任的角色是效力者。作为受造之物中的一员，效力者与神的选民有差别吗？事实上是没差别。在名称上有差别，在实质上有差别，担任的角色上有差别，但是神并没有偏待这一部分人。那为什么把这一部分人定为效力者了呢？这你们得有所了解呀！效力者这一部分人是从外邦人中间过来的，一说从外邦人中间过来，那这一部分人的老底就不好，这一部分人都是无神论，他的老底是无神论，不信神，仇视神，仇视真理，仇视正面事物。这一部分人他们不信神，不相信有神，他们能不能听懂神的话？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来说，这一部分人听不懂神的话，就如动物听不懂人的

话一样，他们听不懂神说的是什么、神的要求是什么、神为什么这样要求，不理解，就是听不明白，不开窍。鉴于这个原因，这一部分人没有之前所说的所谓的生命。没有所谓的生命，人能不能明白真理？具不具备真理？具不具备对神话的经历与认识？（不具备。）这就是效力者的来源。但是，神既然让这一部分人效力，也对这一部分人有要求标准，并不是说对这些人就采取蔑视或者采取应付的态度。尽管这一部分人听不明白神的话，没有生命，但神还是善待这一部分人，对他们有要求标准，这个要求标准你们刚才也说了，对神得有忠心，得能听话，效力要效到点上，也要效到最终。你能够做一个忠心的效力者，能够效力到最后，能完成神给你的托付，你这一生就活得有价值了，你就能剩存下来了。如果你个人再用点劲，再努努力，在认识神的事上能够再加把劲，能谈出点对神的认识，能够见证神，再能明白点神的心意，你能去配合神的工作，再去体贴点神的心意，你这个效力者就有转机了。这个转机是什么呢？就不再是简单地能剩存下来了，神会根据你的表现，根据你个人的意愿、个人的追求将你列在神的选民中，这就是转机。这个转机给效力者带来的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能够成为神的选民，成为神的选民这就意味着这个人不再像外邦人一样与动物互相轮回。这算不算好事啊？这算好事，也是好消息。就是说，作为一个效力者，他是有可塑性的，不是说一个效力者神命定他效力他就永远效力了，这不见得，神会根据个人的表现对人作出不同的处理，给人不同的答复。

但是作为效力者不能效力到最终的，就是说，在效力期间有的人半途而废了，弃神而去了，有的人在效力期间干了很多坏事，甚至有的人在效力期间给神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破坏，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甚至有的效力者在效力期间骂过神，等等这一切不可挽回的后果将会意味着什么？这一切恶行将会意味着这个效力的人效力的终止。因为你效力的表现太差了，越格了，神一看你效力太不合格了，就取消你效力的资格，不让你效力了，让你从神的眼前消失，从神的家中消失。你不是不想效力吗？你不是总想作恶吗？你不是总没忠心吗？那好，这事好解决，就取消你的效力资格。取消一个人的效力资格，在神那儿意味着这个效力者的结局已经被宣布了，就是这个人没有资格再为神效力了，神不用他再效力了，你说什么好听的也没用了。到了

这种程度的时候，局面就已经不可挽回了，这样的效力者就没有回头路了。那神会怎么处理这样的效力者呢？仅仅是不让他效力吗？不是。或者仅仅是不让他剩存下来吗？还是说神会把他放置在一边等待他回转呢？也不是，神对于效力者是没有这么大的爱心的，这是真实的。在为神效力的这个事上，一个人的态度是这样的，因着他的态度，神取消了他效力的资格，神会继续将这个效力者打回到外邦人之中。打回到外邦人之中，这个效力者的命运是什么？就与外邦人一样，与动物互相轮回，接受外邦人在灵界中的处罚，至于怎么处罚神就不亲自过问了，因为他已经与神的作工没有任何瓜葛了，这不仅仅是他信神生涯的结束，也是他这个人命运的结束、命运的宣判。所以说，效力者如果做不好，这个后果人也得自己承担。如果效力者不能效力到最终，或者中途被取消了效力资格，那这个效力者就会被打到外邦人中，打到外邦人中间就会被当成畜类一样对待，被当成没有思想、没有理性的这样一类人对待。这么说明白了吧？

以上是神对神的选民与效力者的生死轮回的处理。你们听了之后有什么感想呢？我刚刚所说的这些话题，关于神选民还有效力者的这个话题以前有没有说过？其实以前说过，你们没记住。神对神的选民、对效力者都是公义的，从哪方面来说都是公义的，有没有可以挑出毛病的地方？有没有人说，‘神怎么给选民那么大的宽容呢？怎么给效力者这么点的忍耐呢？’有没有人想为效力者抱不平啊？‘能不能给效力者多点时间哪，给效力者多点忍耐、多点宽容啊？’这话对不对呀？（不对。）为什么不对？（因为做效力者其实都是我们的偏得。）效力者其实是偏得啊！如果没有效力者这个称呼，如果没有效力者这一项工作的话，这一部分效力者在哪儿呢？在外邦人中间，与畜类同生共死。现在让这一部分人来到神面前，来到神的家中，人享受多大的恩典哪！这可是天大的恩典哪！如果神不给你这个效力的机会，人永远没有这样的机会来到神的面前。退一步来说，即便你做了佛教徒中修成正果的那一类人，你在灵界顶多就是个跑腿的，你永远见不到神，你听不到神的声音，听不到神的说话，感觉不到神给你的爱、神给你的祝福，你不可能与神面对面。那些人面对的只是简单的职务，他们不可能认识神，只是一味地听从、顺服，而效力者在这步工作当中所得的那就太多了！首先能与神面对面，听到神的声音，听

到神的说话，感受到神给人的恩典、神给人的祝福，更能享受到神赐给人的话语与真理，这实在得的太多了！所以，你要是作为效力者你连力都效不好，神还能留你吗？神就不能留你了，神对你要求并不高，可让你做什么你都做不好，你没守住自己的本职工作，那神肯定不能留你，这是神的公义性情。神不宠你，但是也不偏待你，这是神的作事原则，对待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受造之物，神都是这样作的。”（摘自《话·卷二 关于认识神·独一无二的神自己 十》）

看了这话有什么感想？这是不是真理啊？（是。）为什么说是真理呢？这是一个什么轨迹？这是效力者能剩存下来的一个生命轨迹。你在这个轨迹上边，你就成为效力者了；你走不到这个轨迹上边，你就和外邦人、畜生一样。神话就是真理，告诉你该怎么走，该怎么做人，该怎么做效力者，怎么就成了效力者了。效力者最主要的表现是什么？（忠心。）忠心，能效力到最终，就这两个，简单吧？（简单。）就这个真理，这就是一个效力者能剩存下来的轨迹、原理，明白这个原理，按着这个原理去走，那你就还能效力，如果你不愿意走，神也不留你。神说“神不宠你，但是也不偏待你”，你不要说“神不会撇弃我”，清醒清醒吧！你要是神的爱子，神不会撇弃你，还有点说法，你一个效力者，神告诉你“神对于效力者是没有这么大的爱心的，这是真实的。”不要说神不会撇弃你，你愿意效力，你就规规矩矩地效力；你不愿意效力，那就不要你了，取缔你效力的资格。取缔你效力者的资格意味着你是什么结局？神说：“神会继续将这个效力者打回到外邦人之中。打回到外邦人之中，这个效力者的命运是什么？就与外邦人一样，与动物互相轮回，接受外邦人在灵界中的处罚，至于怎么处罚神就不亲自过问了，因为他已经与神的作工没有任何瓜葛了，这不仅仅是他信神生涯的结束，也是他这个人命运的结束、命运的宣判。”与动物互相轮回。更可怕的是什么呢？神对你的归宿，以及怎么处罚你就不过问了，不搭理了，神不管你了，直接交给灵界撒但处理。你想一下可怕不可怕？如果说神不搭理你，那是一个什么景象？咱今天交通了一个什么画面？你对比一下你是一个效力者和取缔你效力者的资格以后这两个画面，那是什么画面？（取缔效力者的资格那就交给邪灵了，邪灵想怎么残害你就怎么残害你，那就疯了，在大街上跳舞。）为什么要这样提醒你呢？还记得吗？让紧箍咒一直戴在你

头上，时时警醒你。这就是咱前段时间交通的，为什么在大红龙没有临到你之前，你就得意识到大红龙要来，神就给你摆设一些环境，就让它来，当它来了以后，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如果做效力者和取缔做效力者资格的这个画面时刻在你脑海里，你敢不忠心吗？（不敢。）你这个时候忠心就轻松，为什么呢？你在脑海里时刻想着，“我要是不效力，我可能下辈子就转成猪了，一年生十几只猪崽”，这个画面就在你脑子里边呢。你老公给你打电话，“孩子在家没人看，你回来吧”，这时候你想什么呢？“我要是回去，我下一辈子就投胎成猪了，一年生十几只猪崽；我要是不回去，邪灵污鬼不能临及我的帐篷”。你大胆地来爱神，看神能把你怎么样。你的孩子神看顾不看顾呀？（看顾。）有这个紧箍咒戴在你头上，就把你想回家的心杀死了，你想回家的念头在你心里不争战了，你就不痛苦了。如果你脑海中没有“下辈子转猪生猪崽”的这个画面，你想的是谁呢？“孩子在家没人喂”，你想回家奶孩子呢，你就痛苦。你一想起转猪，虽然你还没有变成猪，但是你想想那个画面就难受，这就解决了你想回家的痛苦了，不回家了。所以说，实行真理就轻松。（可是要回家的这个意念总要出来。）转猪生猪崽的画面一出来，你回家的意念还敢出来？不敢出来了。然后你就想“我得忠心，如果我不忠心，我下辈子就投胎成母猪了”，转成母猪一年生两窝，一窝生十二只猪崽，两窝生二十四只猪崽，生吧。一想那个画面，“赶紧尽本分吧”，今天本来是下雨、下雪不想去尽本分了，再想想这个画面，不想去能行吗？去了就能转人，不去就是转猪，下刀子你也去，这就感觉不到痛苦了，是轻松的。就像保罗身上的那根刺，就能伴随着他把这些事做了，而且不痛苦。如果没有这个，人就痛苦，就实行不出来。所以说，人要想蒙拯救必须得有惧怕的心，而且你也得有危机感，因为神随时都有可能取缔你效力的资格，随时的！这些画面就是加油站，当你走不动的时候，一想到这些画面，“不行，还得走”。不仅前面有国度美景在吸引着你，后面还有狼在追着你，你说你往哪个方向跑？你这个方向盘就偏不了。但是你没有这个画面，那个方向盘就偏了。然后你再看看那些灵异视频，未死以前邪灵附了你，等你死了以后呢？你死了以后不是立马就转猪，先得根据你所作的恶惩罚了你以后你才能转猪。你看地狱景象那个画面，满身都是蛆虫，蛆虫从身体里钻出来，弄也弄不掉，你看见都头疼，都痒、都痛。你想一想，如果你觉得它不可怕，那你就麻

木了；你把它想得越可怕越好，你把它想得越可怕你就越害怕，你就越有惧怕感，你就不敢了、不能了，就像祝莉，祝莉不愿意实行真理，交通了转猪以后，她一看见猪肉就难受了，怕自己不实行真理转猪，“转成猪以后是人吃我呢”，有惧怕感了。而且神对效力者的要求也简单，要求不高，因为效力者恨恶真理。根据咱的表现就可以看见，咱是不是恨恶真理呀？根据你恨恶真理的这个情形，就可以确定你就是效力者，先认清自己的位置。如果是子民呢？他是不明白真理，但他能听懂神话，他不会恨恶、仇视神话。效力者能来到神家为神效力，你说这对效力者是多大的偏待呀，这是偏得、是高抬。

首先咱先确认一点，你能来到世间，你能活着，那是神让你活着呢，不是你有什么能耐。神让你活着，你就该为神活着，该为尽本分活着，这样活着就仗义。那不这样活着呢？那就不仗义，是吧。不仗义是什么意思？（为肉体、为利益、为名利活着就是活得不仗义。）“不仗义”用什么词来解释好一点？神让你活着，你为神活着，你为尽本分活着就仗义；神让你活着，而你不是为尽本分活着，你就是怎么呢？自私、卑鄙、无耻。无耻不无耻？（无耻。）无耻，不仗义。你活得自私、卑鄙、无耻，这就叫不仗义。就好比一个国家的将军，他在外边打仗是保卫祖国呢，国家给他发了奖金，给他地位、名誉，人家在这个国家有头、有脸、有钱，人家活得仗义，出来以后大摇大摆，做什么事情理所当然，因为人家保护了这个国家，人家付出了。另一个人呢？他是一个卖国贼、叛徒，他得来的钱不是立功钱，他是靠出卖国家利益得来的钱，是别的国家给他的钱。他拿上这个钱敢不敢花？他拿上这个钱不敢光明正大地花，只能偷着花，因为他的这些钱拿不到桌面上。将军花钱是公开花呢，卖国贼、叛徒是偷偷摸摸地花。就像贪官，他再贪多少钱也只能放在家里，他敢不敢花？（不敢。）有钱不敢花，有多少套房子不敢住，为什么呢？怕别人举报。看着他有钱、有房，但他享受不了，这些人活得就不仗义。汉奸，什么叫汉奸呢？就是吃着国家的饭，干着卖国贼的事。他有钱没钱？他有钱，但是不敢花。国家对他是什么态度？你看秦桧，秦桧是个汉奸吧？咱不要说他活着怎么样，秦桧死了以后他的那个雕像能不能竖立起来？他的雕像经常被人击打损毁，都重铸、更换多次了，死了以后连雕像都竖立不起来。就是人说的死无葬身之地，人死了都没

有葬身之地，一个雕像都立不住，人都恨死他了。这就是人对卖国贼、汉奸、内贼的一种态度、观点。在世界还是这样呢，那你信神呢？神让你活着，你为神活着，为尽本分活着，你活得就仗义，就正常。但是你不尽本分，你是为什么活着呢？你是为你的肉体利益活着呢，这不是汉奸、狗腿子？你是偷着活呢，你拿着神给你的东西活着，然后你还搞着见不得人的勾当，人恨你，神恨你，所以说你活得就不仗义，自私、卑鄙、无耻！人看着你是自私、卑鄙、无耻，神也看着你是自私、卑鄙、无耻，那可想而知你会有什么结果。神作工结束以后，要各从其类，你愿意效力，那你就好好效力；你不愿意效力，你不忠心，你不能为神花费，你不能为神效力，你活得就不仗义，一旦取缔了你效力的资格，在神那边看你就是个内贼、汉奸。为什么呀？因为你是神造的，神不仅造了你还供应着你，而你却不能为神活着，不能为神效力。而且神现在作的是什么工作？神作的是拯救的工作。你把神的拯救工作都当成了一种仇视之物，你对神的拯救是爱搭不理，是种藐视、小瞧、污蔑。你一个小小的受造之物，你对神却是这样的态度，那会给你带来什么后果？你怎么能不惹神发怒呢！所以说你自私、卑鄙，你偷谁的不好呢，你要偷神的。

咱得珍惜神给咱的机会。神为什么动这么大的怒气呢？你一个效力者能来到神家，能尽本分这是多大的机遇呢？是多大的比例呢？想过没有？全球有八十亿人，有多少人信神呢？那时候听祭司弟兄说中国信神的有四、五百万人，咱就按四百万来算，四百万除以八十亿是多少？（万分之五。）你算算，看看你这个“珍惜动物”在全球的占比是多少，你比大熊猫还珍贵，咱还不珍惜。也就是全球有万分之五的人是跟随神的，这是说跟上教会建造的在全球的占比。那跟上这步工作的人在这些人中占比是多少？大概有十分之一？十个人里面能有一个人跟上这步工作，是吧？万分之五再乘以十分之一，是十万分之五，对吧？这是跟上这步工作的人的占比。再算算跟上这步工作能面对面听我交通的，能见我面的有多少？（没有几个，更不能提了。）更不能提了。能不能说千分之一？就按千分之一算，十万分之五再乘以千分之一，成亿分之一了，也就是一亿个人里面有一个人能面对面听我交通。世人选人的时候是万里挑一，你是什么？亿里挑一。还不光是亿里挑一呢，今天你之所以能跟上国度建造，能与我面对面，是

因为你正好在现在这个年龄段，如果你早来三十年，你能赶上吗？早来三十年你现在八十岁了，八十岁了才跟上国度建造了，能赶得上吗？拜拜了。你迟来三十年多大了？人性不成熟，等你人性成熟了，三十年以后神作工结束了没有？（结束了。）作工结束了，没有机会了。那你能在这个年龄段、时间段跟上，这又是多少比例呢？早三十年不行，晚三十年不行，正好在这个年龄段，在这个时间段神预定拣选了你，这是不是神对你的高抬？（是。）从教会建造跟过来到现在八十多岁的人是不是多呢？（多呢。）教会建造的时候跑断腿、累断腰想着进国度呢，结果现在八十岁了，国度建造又开始了，他只能流流口水。你说你多幸运呢，你珍惜吗？（不珍惜。）咱再算算神六千年经营计划期间你能和动物互相转换投胎多少次，咱按八十年转一次人来算，人活八十岁够大了吧？转畜生是转七到十二次，也就是转畜生一百年才转一次人，咱都按八十年算，六千年你要跟畜生互相转换投胎多少次？七十五次。你跟畜生互相转换投胎七十五次，这次正好投胎成人，没有投胎成畜生，这又是七十五分之一。神的六千年经营计划，末世作工你正好赶上，这是多大的幸运呢！六千年等一回呀，六千年等的就是最后这一回，不是说这六千年你每次投胎都有这个机会，就这一回，以前没有，以后更不会再有了。刚才算的是亿分之一，这又是七十五分之一，这算下来比例是多少呢，这是不是极大的高抬、恩待呢？（是。）给你算算，让你去珍惜。不给你算的话，你想的是“哎呀，我孩子还没有结婚呢，我还怎么怎么呢”。你去买彩票一等奖的中奖率也就是千万分之一，反正达不到万分之一。今天你能来到这儿的几率呢？不敢想呀！所以，神说对人是极大的高抬，你看这极大到什么程度了。你跟畜生互相转换投胎，转了七十五次得来了这么一次机会，这个机会很可能就永远成为人了。你要是成为子民，就不用说以后不用转畜生了，连死都不用死了，这是多大的福分呢？咱就不要说成为子民了，即使是忠心效力者还能存活一千年呢，那是什么概念呢？这是神的高抬，这个高抬和你说的那个高抬差多少？你老公高抬你，高抬什么了？你说“哎呀，我对不起老公，我对不起孩子”，你比一比，你老公给你什么了，你对不起他？你孩子给你什么了，你对不起孩子？神给你什么了？不敢说、不敢算！在这个背景下，你说神怎么能不发怒呢？按咱这个表现早就该灭了，是吧？你苟且偷生、卑鄙无耻地活了六千年，神忍耐着你，忍耐了六千年，你就

不应该活着。到现在你还想背叛，还想应付糊弄，还要和神算账，“我没有这个，我没有那个，神不公平、不公义”，还要讲理，你去哪儿讲理呢？神给了你这么大的偏待，是你的偏得，你付出什么了？即使说你效力效了一生，你从三十岁效力效到八十岁，能效多长时间力？五十年。可你得了多少呢？（忠心效力者还能活一千年呢。）一千年除以五十是多少倍？（二十倍。）你说吧，你拿了一块钱换了神的二十块钱。这二十倍还不单单是倍数的问题啊，原来你是什么呢？现在你是什么呢？原来你是外邦人、与动物互相转换投胎呢，现在是让你活人呢。人是不是太会算账了？这么大的恩待人还不珍惜，这是不是浑人？（是的。）所以说，等神作工结束了，人都清醒的时候，人人都要起来见证神，都要歌唱赞美神，你能不歌唱赞美吗？你看着外邦人都遭惩罚了，你原来是该转畜生呢，结果成了人了，你能不高兴地跳起来？这算起来你受了多大的苦呀？这是不是至暂至轻的苦楚啊？（是。）神说：“或许你们都记得这样的话：‘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神的作工像人想象得那么简单吗？》）什么荣耀呢？原来你是猪，现在成了人了，有地位了，地位升高了。你们每天追求地位呢，非得给“猪”当带领。神说，你给撒但当祖宗呢，你愿意给撒但当祖宗，不愿意成为人。到时候剩存下来地位有了、名誉有了，还能做万物的主人。即使你做不了万物的主人，你做个普通的人，那是什么概念呢？和万物的主人有多大区别呢？钱财、地位、名誉是不是都有了？人剩存下来了什么都有了。就不要说别的了，光说中国这十四亿人，外邦人一死，留下信神的人有多少呢？那留下的资产不是你的？还怕没房子呢？还怕没钱花呢？只不过神现在不能给你，神是要打败撒但，神要借着这个剥夺来看你的真心，以后才能赐福你呢，就像约伯一样，你首先得明白神的心意。所以说你有这些认识，你再去站这个见证就有劲儿。以前想过这些、算过这些吗？就没想过吧？（没有。）所以说咱人太自私卑鄙了，你只是向神索要“给我、给我”，神给了你多大的恩待与高抬，你算都不算，你给神一点就记在心上了，“我跑了几个月，我跑了几年，我接待了多少个人”，是不是记在心上了？成了资格、资本，记在心上念念不忘。你说人多卑鄙无耻啊。你们下去也给下边的弟兄姊妹都算算，唤醒他们的心，唤醒他们的灵，唤醒他们的良心、理智。清醒清醒吧！

你为什么与狼共舞（四）

（负责人：柯珍，你对你的工作怎么想？怎么计划？你计划怎么走以后的路？）（柯珍：觉得自己作不了实际工作，自己是在打岔，不配当这个带领。）（负责人：你计划不作工作了，还是计划回去结婚呢？你现在已经是这种情况了，你该怎么走？你自己的计划是什么？）（柯珍：带领是做不了，下去又感觉面对不了。）（负责人：面对不了什么？）（柯珍：一下回到教会，弟兄姊妹说的时候就感觉……）（负责人：害怕教会里的人说你？）（柯珍：他们肯定都要说呢。自己做不了带领，一下子又回到教会，心里边一时接受不了，转不过来。想着自己成了这样也是羞辱，平时还给别人交通呢，自己却走上了这条路，给别人交通的都是字句道理，自己不配做这个带领，也作不了实际工作，给工作带来的都是拦阻。回去别人说我的时候，心里边感觉没脸见人，可是又不敢回世界。本来想着要有良心、理智，看见自己犯的这些罪应该是悔改、变化，可是自己没有良心、理智，让我继续作工吧，自己心里又没有劲儿。）（负责人：没有心志放下一切豁出去走一次？“我不能这么白活呀！我活了这几十年，就这么下去？”）（柯珍：我也想呢，信神信的怎么就走上这条路了，当初信神也没有想过是这样的，怎么信着信着成了这样了。可是又想着要经历神的作工，要认识自己本性里是什么东西支配的，反正心里可矛盾呢，工作作不了，干啥啥不行。）（负责人：你作不了工是你有拦阻，你豁出去能不能作了？放下一切能不能作了？你的心被别物占有，你就顾不上作，那肯定就作不了，谁的心有别物占着也作不了工。看你怎么计划你的以后呢，“我以前错了，我以前走的路确实不对，但是我愿意重新走，豁出去作工，因为我不是不会作工”。）她主要是没信，对神信不来，你看她说话流露出来的，维持她走过来的不是因着对神的信，而是因着名誉、地位，她是为着脸面而走过来的。昨天交通了多少，她没有为自己的生命担忧，没有为自己得罪神以后会不会转畜生而感到害怕，没有说自己在良心上能不能对得起神，“神让我这样活着，我这样活着仗义不仗义？”她对这些都没有多大反应、知觉。在她这儿要她命的主要是“我回去以后别人怎么看我呢？”她主要是考虑面子，考虑别人怎么看，完全是撒但的生存法则“人活脸，树

活皮”，她要的还是脸，要脸不要命。头可断血可流，面子不能丢，“我天天在外面跑呢，你说我不愿意回家？其实我不愿意在这儿了，我愿意回家，可是我要是回了家，别人怎么看我呢？我在外边尽了几年本分，当了几年带领，最后回家了？人家都是高升呢，我是回家了。”她没有想神怎么看，没有说“我脱离了轨道以后，地狱是多么可怕；做了人再转成一头猪不仅不会说话，而且再也不能成为人了，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她没有觉得这个可怕，也没有感觉对不住、对不起神，也没有说“我害怕去黑洞洞的地方，神作工结束以后要把邪灵都放出来，神要惩罚我，把我交给邪灵，让我赤身露体在外面跳舞，自己还不知道”。这些东西在她这儿都不是主要的，她都感觉不到，她主要感觉到的就是“我回家怎么见人呢？你要是让我回家能见人，这还行”。所以在她这儿更没有你说的“我豁出去，我悔改”。“怎么呀？还得悔改？我从始至终就没有想过要悔改。我还得放下一切？你怎么让我放下一切呢？”她是惊讶。你还提出来让她放下一切，她就没有想过这个。所以你说的这个她够不上，她想都没想过。她想的是“你给我个台阶下，你就说我有环境了，或者是有什么了，我不能在这儿尽本分了，我回了家教会带领觉得‘你还是带领，只不过是你隐藏了’，哎，这个是可以的。可你就不说这话，你跟我说的是什么呀？你让我撇下一切、放下一切，你不是要我的命吗？你就不知道脸面、地位是我的命根子呀！”

人的言行举止流露出来的就是人的心理动态，你一开始说出来的话就是你的心里话、真心话，你心里一直寻思的就是这些东西，日思夜想的就是这些东西，你晚上睡不着想的就是这些东西。吐露真情呢，来不及掩饰。柯珍到现在都没有产生一个内疚感，没有说“呀，我这走的是什么路呢？神是怎么对待我的，我怎么这么对待神呢？我跟随国度建造多长时间了，弟兄给我交通了多少，我怎么走的是这路呢？”这些话她想都没想，顾不上想。可能也想过，在脑子里闪了一下，但是占不了主导地位，在她心里占主导地位的就是面子、情感。柯珍，我说的是不是实情？（柯珍：昨天交通的那些也想呢，要是这样下去真要是邪灵上身了，就跟神经病一样，那可咋办呀。）也想呢，但是辖制不了你，辖制不了这个面子。就是祭司弟兄那时候交通的拉锯，拉过来拉过去，反正是这也想了那也想了，但最终是拉不过

面子，地位、面子占满了整个人的心灵，良心、理智发挥不了作用。神交通说："那人常常有败坏，有个人的选择、欲望、喜好，压过这个良心的标准了，这事怎么办哪？得祷告，背叛自己，不能让那些东西掌控你，超过你的良心标准。你的良心标准能主导你的行为，主导你的生活，主导你的生命，那你就战胜它了，这方面真理你就得着了，这是最起码该有的。"（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进入信神正轨具备的五方面情形》）当人放不下地位、名誉、钱财、情感的时候，人的良心、理智发挥作用就把人的这些欲望给压制住了。"不能有、不能有"，压制住就犯不了。但是你这个是你的欲望把良心、理智给压住了，所以你就看不见，感觉不到。这就是看谁能压住谁呢，看谁得胜呢，良心、理智要是能压制住你的欲望，这个恶你就作不了，背叛神的事你就做不了。所以神说不是你性情变化了。就中国人（效力者），他的性情能变化吗？不是你性情变化了，是你能实行真理了，"我不愿意，不愿意我有什么办法呢？我还得这么走"，良心、理智压着你去做了。那众子民呢？人家能明白真理，人家性情变化了，看事观点扭转了，人家是轻松的。你现在是良心、理智没有苏醒，没有良心、理智，良心、理智起不到作用，就连个名誉、地位都压制不住。如果你的良心、理智发挥作用的话，就不需要负责人怎么引导你。昨天我问你有什么计划，我说的计划是不是就是说你的良心、理智发挥作用，"我得好好做人，我不能这么走了，我回过头来看看，我这做的是什么呢？我得另立计划，我要怎么怎么做，我要怎么作一个见证，我要背叛肉体、背叛情感，我要立下心志怎么样怎么样"，这是不是你的计划？我问了一天，你都没有说这么一个计划。你连计划都没有怎么可能实施呢？怎么可能实行呢？根本不存在。你计划的是什么？你计划的就是"我怎么能安全撤退，我不作这个工作能行，你给我个面子就行了，你给我个位置就行了"。你是这种心态，但是你始终没说这话，所以说和你达不成一条线。今天负责人一直等你说你的计划，等不到，负责人着急没办法只能拽拽你，可你就没有这根弦，就没有想过这件事，她怎么能拽得动你呢。咱现在是在聚会点上呢，是敬拜神呢，就像在圣殿呢，在圣殿你都想不起来得为神花费、得为神献上，那你出了圣殿就想起来了？你在殿里面都不知道该怎么敬拜神，那可想而知你出了圣殿会是什么现象。咱在圣殿里来在神面前良心、理智还压不住自己的欲望呢，还要和神打官司呢，你出了圣殿不

更是？那逐步就成了在大街上谩骂了。你要沿着那条路走，最后会怎么？神不在你身上作工以后，撒但会把你所有的异象吞吃，你什么都没了，全反了，最后一步一步的你连国度建造也不承认了，连神的存在也不承认了。

不是良心、理智压住野心、欲望，就是野心、欲望压住良心、理智，就是这两个，在柯珍这儿心里想的是“这已经成定局了，已经成事实了，我已经和人家在一起了，我跟人家已经有情感了，就差领个结婚证了，那个结婚证就是一张纸，你让我怎么办？你嘴说让我放下一切，我怎么放呢？你就不要说让我放下一切了，我都已经成这样了，你让我尽本分，你说我怎么尽呢？我和人家说我反悔了？就不要说反悔了，我这过的家不是家，信神不是信神，这过的是什么呢？我现在都难过呢。所以你现在要求我，我想什么呢？我想的只能是你这边认可我，你要是不认可我，让我怎么呢？”她就没有考虑自己要往这个轨道上走，她想的是“你得跟着我的这个轨道走”。她在这边“我已经成家了，你要我怎么呢？我已经进入情感了，我已经放不下了，我家的条件已经是这样了，你说吧，你让我怎么呢？”她反过来问你呢，你让她表达呢，她怎么表达。你在这儿不管交通多少，她在心里就没有说“我得怎么往上够”，你一直引导她，让她往上够呢，她想都没想，她一直想的是“我该怎么退？我回去以后和人家怎么说？和我妈怎么说？回去以后跟教会的人怎么说？”她在这儿一直想的是“我该怎么说”，所以你再说多少她一句都听不进去，她的方向已经定了，你在这儿强拉硬拽能拽过来？就像车要向后倒呢，你是往前边拽呢，车轮胎的方向是往后转呢，你即使拽住了顶多是轮胎不动了，等你哪天不拽了，马达一启动车一下就倒回去了。她这轮胎的方向就是反向的，她没有去迎合。

咱前边交通了《扔了肥甘欣赏垃圾》，柯珍现在是不是欣赏垃圾？（对。）对？她这不是欣赏垃圾，她是“我得不着垃圾不罢休，这是我的心志”，她是要得着，不是欣赏，力度不一样。你看我给王强交通的时候，王强说“我这边有个什么、有个什么”，他是有这个想法、有这个心思，他知道这个想法、心思不对，但是他放不下。柯珍这个不是想法，“我就是要这么做呢，我得怎么回去呢，我得说什么”，她

已经定意要这么做了，这和想法不是一个级别。如果她是想法、心思，你能去揭露解剖她、打她，但她都已经定意要这么做了，那再说什么？她现在想的是什么呀？“我这架飞机在空中盘旋着，我该怎么安全着陆？”她定意要做了，只是没法说。（负责人：柯珍，是不是这样？）（柯珍：也不是。）（负责人：那你说说是啥。）（柯珍：我一夜没睡也想了可多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天说的时候一下就把这个先说出来了。）你心里盘算什么就会说什么。（柯珍：昨天交通了那么多，知道路是什么，也知道继续走下去肯定是不行的，肯定是得赶快悔改、变化，重新做人呢，可是那个东西一下子就出来了。）“本来就不想和你们说，我一开口就露出破绽了，一说就把我的身份暴露了。”怕暴露身份？（柯珍：也不是怕暴露。昨天弟兄一直问我我的计划是什么，我也知道弟兄是要我的一个态度呢，感觉自己不说就是没理智、没良心，可是说的时候脑子是空的，也不知道咋说，一下子把这个事情爆出来了，心里一下子扭不过来。别人看见自己不对了是赶快悔改呢，就不用再让撒但捉弄了，我是自己在里面翻腾呢，等过两天翻腾翻腾好了就行，这事实一下子爆出来，有点……）什么事翻腾翻腾就好了？（柯珍：别人是直接翻腾过来赶快往前走呢，我是翻腾两天再走。我也想着“这是给我机会呢，赶快走就行了，还翻腾什么呢？”自己还是有脸面在里面呢。）就是祭司弟兄交通的，“传福音的人给一个人传福音见证神，这个人听完了说啥？‘对呀，这是真理呀，是神来了，但是我得回去问问我们的牧师，问问我们的长老，我才能确定该不该信。’”（摘自《上面的讲道交通·135-A-8》）他总要回去问问牧师、长老的意思。你看人多复杂啊，知道对也走不上去。（负责人：你里边的难处是什么？是不愿意放，还是感觉还不了人家的情？是哪方面呢？）（柯珍：还不了。）（负责人：还不了，是不是花了人家的不少钱？）她现在考虑的不是能不能还了的问题，她没有考虑这个还不还的问题，你总是往这上面引。她就没有考虑要放，你就先把人家考虑到“放”的基础上了。她考虑的是“我该怎么追求真理，但是我还没考虑放”，你一来就先让人家放。（柯珍：他也知道我跑呢，多长时间才回去一次，他也说过不成，后来我说过不成就他找他的，我还是尽我的本分，但是他心里放不下，还是不由得要给我买些东西，他也帮了我很多忙，就觉得是还不清的那种。）神交通说别人给两块巧克力就动心了，就想跟人家处对象了。（柯珍：

后来一直给我交通说我不作实际工作，一厢情愿地跑，那时候我就消极了，他也帮我呢，他人性也好，就想着处着也行，最起码他能帮帮我，帮帮家里，后来才走得近了点。走得近了以后他妈也知道了，感觉这个事情就不好说了。）（负责人：这就是公开身份了，家人都知道了，就差办个酒席了吧？）人家公开过了十几二十年的还有领了离婚证的，她主要是说都已经和人家许下承诺了，海枯石烂，“已经承诺了，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我得守承诺呀，我怎么能把话收回来呢？怎么能不守信用呢？”（柯珍：不是说守承诺吧。人家想的就是找一个能过日子的，我也是说“你要想找能过日子的，那你就去找”。他也不反对我跑，也不拦阻，他只是嘴上说一说，既然找了，他也不会放手，意思是我跑我的，他不拦。让他信神，他说“两个人都信了咋活呢？”他是那么对我的，我是在这儿这样说，感觉把他推了以后心里有点……）他人性好，推了有点可惜，“他还帮我妈，对我肉体有益，我怎么能放下呢？”（柯珍：就是这个，要是说谈爱什么的，都是过来人，哪有那么多的爱呀。）说了半天没有那么多爱？没有那么多爱，还又放不下，这话说得矛盾呢。（柯珍：不能说完全没有爱，但是没有那么深。）有多深呢？三米？十米？和他的感情深，还是和神的感情深？总得有个对比吧。（柯珍：相比之下还是神占得多。）所以说你没有信，神再说多少话，你没有信过一句。神告诉你信与不信的本是两类人，可你是怎么想的？你信神一直还想欺骗，“我信神在外面跑就行了”，你也不相信外邦人会毁灭，你也不相信信与不信的是两类人，“你在外面挣钱，我在这儿跑就行了”，你认为跑就是信神，你里边已经定意了你们才能走到一起，如果你没有定意，你们两个人能走到一起？（柯珍：我心里也不是那样的，要是定意了的话，早就在一块儿了，早就说出来了。）你们不是已经在一块儿了吗？这还不深呢，这要是再深点咋办呢？不深还痛苦难受呢，还想不起神呢。

（柯珍：我一直想的是不说，等哪一天分开了，各走各的就行了，这件事就不要说了。但是走着走着又觉得这就是欺骗，活在这里面也痛苦呢。自己心里有自己的东西，对自己的肉体有益，那我回本地教会也行。因为每天跑也不能在一块，心里每天都熬呢，熬的都是猪食，神话都说出来了我还不实行，觉得自己就是个不信派，悖逆。要是出来作工，这事也不是拦阻得作不了工作。弟兄交通说搞对象不

行，我每天还给弟兄姊妹交通呢，可是自己却走了这样的路，觉得没办法面对这些事实，所以就一直隐藏着。就像亚当、夏娃一样，明明就是吃了善恶树的果子还要躲藏。人家有的人犯了错半路就说出来了，解决了以后就能蒙拯救，如果一直活在黑暗当中就把自己害了。我有好多次要说，要面对，可还是觉得说不出口。）你能不能说出口无所谓，重点不是能不能说出口，重点是你说出口的目的是什么。你为什么说不出口？（柯珍：说出来最起码不是欺骗，有什么是什么，能拿到神面前有一个承认、悔改的态度。）你这个并不是承认、悔改的态度，如果你真有一个承认、悔改的态度，那就没有说不出口的，因为你计划要悔改，那就能说出口。（柯珍：可是我又觉得太丑了。）现在不是说太丑，主要是你就没有考虑要悔改。你为什么说不出口？因为你就没有计划悔改，所以你就说不出口。你说不出口的目的是什么？“我说出来是不是就意味着我得悔改？我一说出来就该悔改，这就拦阻着我不能说。”或者是“我想和你说”，但你想说的这个过程中你停止走那条路了没有？你也没有停止。你在没停止的过程中你说“我想和你说”，那这个想和我说的目的是什么？“我走的这条路没有停，但我想和你说”，这是个什么心态呢？“我想和你说”这不是你要悔改的意念，这是什么？“弟兄，我是想让你理解我、承认我、认可我。”“可是我和弟兄说了以后，弟兄会不会认可我呢？我说还是不说呢？”所以说你是在这儿打架呢，多长时间不能说。如果你意识里说，“我不能这样走，我得悔改”，当你有意识悔改的时候还用说吗？就不用说。“我先悔改了，然后再和弟兄说，‘弟兄，我做了欺骗的事了，我怎么怎么悔改了，我怎么怎么不走这条路了’”，那你是坦诚的，就不可能不想说，那怎么能不想说呢？把自己走的路和弟兄坦诚地说，没有任何辖制。你没有计划要悔改，你怎么说呢？你不能说，没法说。你要是计划悔改，你就能说。就像孩子偷家里边的钱花了，他要想悔改，“不行，我不能再这样做了，我怎么能偷家里的钱呢？我想办法出去挣了钱以后把这个钱放回去。放回去以后我得和我爸妈说一下，那钱不是其他人偷了，是我拿了，现在我悔改，我把这个钱放回去”，给爸妈一个态度，他还受辖制吗？他不受辖制。如果说他还想拿着这钱花，还想打游戏，他还能跟他爸妈说吗？不能说了。他要说是在什么情况下才能说呢？他妈是溺爱他的，即使他说出来他妈也是说“没事，孩子，你花吧，那钱迟早是你的”。他还受辖制吗？不受辖

制。这个时候他就能说。你看了多少例子，觉得行不通，“弟兄的主意太硬，都是让别人跟着他走，他始终就没有跟着一个人走过，你说我怎么说呢？我说也是白说，还露了丑，还不如不说呢”。你要是看见谁说了以后人家还能有两条路走，“我又能跟随神，又能这么走”，那你就有勇气了，你就能和我说了。柯珍，我分析的对不对？你主要是想说服我，你没法和我说是因为你找不见一个能说服我的理由，等哪天找见了以后，就可以跟我说了。你一直在等待着肖鸣的案例结果，肖鸣的这个案例如果是成功案例的话，你就可以说了，谁知道肖鸣这是个失败的案例，搞得你也没法说了。你对神的主宰安排信不来，只想用自己的双手去建造美好的家园。你没有认识到离开神不能活，一切都是神的主宰安排，而是老认为离开自己不能活，“父母离不开我”。你还得靠外邦人，“我离不开外邦人，父母也离不开外邦人，我得考虑我的生活呀”。这就是一个“信”字。

你看耶利哥城的那个妓女喇合，以色列要攻打耶利哥呢，你说喇合应该站在哪一边？（站在自己国家这一边。）按正常人性来说，应该站在自己国家这一边，可是她站在哪一边？（以色列。）她不仅自己站在以色列这一边，还把她家人、亲戚都叫来了。为什么呀？她是和以色列人有情感吗？她丈夫在以色列呢？（不是。）那是什么？（因为害怕以色列人的神。）以色列人来了就是杀光、抢光、烧光，一听到以色列心都化了，害怕，只要以色列定意要做成的事，没有做不成的，以色列的探子一来就意味着这个城将要沉沦、毁灭了，谁都管不了。妓女喇合她依靠谁呢？她靠她丈夫？靠她的国家政府？靠国家部队？然后赶紧给部队通风报信，“快来，这边来了两个探子，他们要窥探咱国家呢，我要靠国家，不维护他们的安全”？喇合没有这么干，她一听见以色列心就化了，“完了，我不能靠我这个国家了”。她平时的生存是不是也是靠国家呢？（嗯。）用世人的话说“这是生你养你的地方”。喇合能背叛生她养她的地方，她为什么能背叛？自私一点说就是考虑自己的生存，“如果我不救这两个探子，那以色列来攻打的时候第一个死的就是我”，她是为了保障自己的生存，她才依靠了探子，依靠了以色列。所以说在以色列把耶利哥攻打下来以后，两个探子把喇合和她的家人、所有亲戚都带出来，让他们住在以色列，直到现在。耶利哥被攻打下来以后人家还活着呢，人家的后裔是外邦人，

神还纪念。你看咱这个“妓女”呢？你不是去找探子，你是去找丈夫了，去找外邦人了。你要是找个习近平他外甥也行，可你找了个谁呀？你找的太普通了，一个普通百姓能保护了你？他能保护了你，他能保护了你父母？你想保护你，保护你父母，你没有找“探子”，你找找我这个“探子”也行呀，对吧？我也是个“探子”，是吧。可你找的是谁呀？这就证明你听到国度建造，你的心就没有化了；你听到神的作工，神要毁灭这个世界，世界要倒塌，神的国要降临在地上，成为神的国度，你的心没有化了；你再看见地震、饥荒、瘟疫，你的心也没有化了，你也没有这个信，你不相信神能作成这事，“话是那么说呢，那能成了？”所以你要依靠自己，“生活还得靠我自己”。咱没有妓女喇合的信，妓女喇合是外邦人，她只是听说，有人带她吗？有人给她交通神的作工吗？（没有。）没有，人家和探子第一次见面就能依靠探子。你说你跟随多长时间了？咱今天不是第一次见面吧？你做带领都已经三年了，你还不是妓女是带领，带领都信不来。你说多可怜呢。咱刚从原教会得回来一个人，第一天打下来，第二天他就把保管的祭物全拿过来了，咱还不如人家的信呢。你想一下那是祭物呀，能随便给人吗？原教会还要来攻打他呢。你想一下，喇合把探子放走以后，全国人民怎么看她呢？“你就是叛徒，你就是卖国贼！”她面临的是什么？从探子进城窥探到攻打这个国家是不是还有一段时间？她担不担风险？在这段时间，国家要是知道是她放走的探子能放过她？国家的部队不来抓她？不治她死罪？她怎么生存？她考虑了没有？她再考虑什么，在以色列人面前心都化了，神已经让她的心化了，一听见声音心就化了，什么都顾不上了，还能顾得上国家管不管她？国家再怎么也在神手里呢，她有这么个信念。在你这儿没有这个信念，你不敢把自己交给神，你更不敢把你的家人交给神。

从这里看我是怎么看事的，你是怎么看事的？你看事就是前边交通的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你的意识中的正确反映，“我得找个老公照顾我，照顾我爸妈”，这是你意识里边的一个正确反映。你看我有这个意识吗？我没有这个意识，我找什么呢？真理。什么是真理？最起码得看神以前作过的工作，看喇合是怎么剩存下来的。既然是真理，那就是真正的理，真正的理才能让你剩存下来，你那个能让你剩存下来吗？能经得起推敲吗？根据真理来看事，你还得学会寻找真理，根据

神作过的工作寻找真理。神作过的工作是不是真理？（是。）根据神作过的工作来寻找这个真理、规律、轨迹，这就是咱的道路。我是怎么走的，我这个走路方式你学会了吗？你也跟着这么走，然后你也这么去带领别人，当人人都这么走，人人都这么带领人的时候，这是不是把神的三步作工给见证出来了？（嗯。）这就叫见证神。简单不简单？（简单。）人不往这条路上走就觉得难。我第一次听到你的灵名，我说“怎么起了这么个名字呢？”是哪两个字？（柯珍：渴望的渴，真理的真。）渴望真理，是吧？你知道我是怎么理解的吗？我理解的是可憎、可恶、可恨。我说这个人怎么给自己起了这么个名字呢？可憎、可憎，真可憎！今天你活出来的不是渴真，不是渴慕真理，你是可憎！可憎不可憎？可怜、可恨，更可憎！我刚才交通的这个听懂了吗？（柯珍：嗯。）“嗯”是懂了没有？（柯珍：懂了。）

你为什么与狼共舞（五）

（负责人：柯珍，听懂以后准备怎么走呀？神看的是人的悔改，就看你怎么悔改呢。不是说非要管你这件事，是因为你作不了工作了。人一找对象就顾不上工作，人的身量哪能达到呢。就像你现在作的这个工作，你看看，能看得过去吗？你就顾不上工作。你只要转到那边就想回家，你不回家人家也要说你呢，“你是不是我老婆？我白给你钱呢？你跟我到底是什么？什么也不是！”他就搅扰得你不行，你说你还能顾得上工作吗？有点时间就得回去一下。你要是没有搞对象哪有这些心思呢。咱都是过来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你真正有家的时候能顾得上工作吗？你说你现在非得回去在教会待上两年，体尝够了再回头？人家这会儿还对你好着呢，再隔上两年，拳打脚踢的，“你花了我这么多钱，你给我赔”，那会儿你再出来？再出来没圣灵作工，还能用你吗？别人是知道自己确实错了就悔改，而咱是“我就不听，我非要这么做”，最后你能害了谁呢？各人有各人的命，从咱自己来看，你要管你妈，管你弟弟呢，管你自己呢，你说没钱，现在出来的人都是没钱的，哪个人活不了呢？况且一个月还给咱生活费，顾不了你？是你自己里边对神信不来。你主要是对工作不负责任，有的人他对工作负责任，他就不敢，他脑子里就顾不上别的，这会儿工作这么忙，能顾得上找对象？）越是感觉不挣钱不能活、离了钱不能活的人，神越要给他摆设环境，必须让他看清神主宰安排人命运的这个真理，所以说越得让他贫穷、可怜花不上钱，让他受尽苦头，那是必然的。小女孩的命运，她爸是怎么死的？就是因为她感觉她得靠她爸呢，结果她想靠的一个都靠不住。如果说你相信神是全能的，一切都是从神来的，你的生存、你的一切都是神给你安排的，你还会去靠人吗？还会痛苦吗？你既然能够相信那神就给你安排好了，你信不来，那就按你信不来的给你安排。

（负责人：柯珍，你想的这些就是不可能的，外邦人本来就受传统文化还有各个方面的影响，人家的观点就和咱不同，人家要的就是面子，好多年没有老婆，现在有个老婆还不能明媒正娶，外边还不承认，谁愿意呢？咱自己给自己带来祸患，你说咱是聪明还是愚昧？你

怕人知道，怕神家的弟兄姊妹知道，你就偷摸着这么去走，最后走到这种地步，你不是自己害了自己？这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你看你是在跟谁对着干呢？你这是在跟神对着干呢，咱心中就没神，没有托付和责任。找对象就会影响、搅扰工作，就顾不上工作。如果是一个对工作负责任的人，他自然就不往那个路上走。为什么咱能走上那条路？就是因为咱心里被那些东西占着，心里就没工作、没负担、没责任，咱就不考虑工作。不是忘了这个工作，就是忘了那个工作，什么都能忘了，检举信还能忘了给你的配搭，你能记得什么呢？咱老想着回家，这“家”就把人害得憨了。咱得根据神话走，你要做负责人，你就不能找对象；你要是做个平信徒，你找对象没人管你，你就是不尽全职本分回去搞个接待也没人管你，因为你就是个平信徒，不涉及大局利益。可你现在是做负责人的，你没有负担，想不起工作，你搞对象就不合适，这是一个主要的问题。你要找对象那你就到普通教会去，也不是说不让你结婚，你自己看，自己选择。说你是因为你涉及到工作了，因为你搞对象就顾不上工作。咱都是过来人，都经历过，有家庭的人是不是都放不下呢？儿女、家庭，儿子要娶媳妇呢，有孙子要看孙子呢，到点就想着孙子回来了没有，这就搅扰人呢，人的心就跑了，就能拦阻人的工作，人就顾不上工作，这不是咱愿不愿意做的问题，而是你的思想就不能集中。咱主要是得对神的作工有认识，不光是你把本分尽了就行了。柯珍，你自己也能看到，那个时候让你去那边配合工作，你怎么都不去，他们不知道你是什么原因不去，光知道你不去，摔门走了，还认为是他们做带领的站地位，把你气走了。其实你是有对象在这儿牵挂着呢，你能跑远？是这些拦阻着你，他们又看不出来。你有你的小九九，“不管怎么样，你不能打乱了我的生活，我在这边回家近，我就不去远处”，所以你跟谁在一块儿配搭都能把配搭放在接待家，和配搭在一起一点空间都没有，只能给配搭找个家，给自己留个空间，“你先在接待家待着啊，我回去一下”，你得自由几天。还怕人知道你找对象，你看咱累不累？这不是心怀鬼胎？如果配搭回去你更高兴。这次这个配搭是外地的，回不了家，不停地跟着你，你说你能自由了？你说咱活得累不累？你说这不是累赘？你看能顾得上工作吗？本来你这多好的条件，你得看见是你自己毁了你自己，不是说神家不让你找对象，因为你没这身量，你找对象就顾不了工作。有的人听见神话就变化，听见神话就不敢胡作非为，但是你

听了神话不管用，“我就要这么做，我非要这么做”，那你就试试，你走走。神看的是像尼尼微人一样的悔改，尼尼微人是不是该死的？但是人家有悔改，神看的是人的悔改。你走到现在，还要这么去走，你没有一颗厉害要神的心，那你就走不出来。事是咱自己做下的，那就得承受，接受这样的事实，“我愿意悔改”，别说你怕别人知道，你自己出去还得交通，“我这几年工作为什么没作好呢？就是搞对象害的，就是我自己这个不信派的看事观点，要找个靠山呢，最后导致自己工作都作不成了，所以我自己愿意放弃”。你能把神的作为见证出去，用自己的污秽败坏衬托神的全能、衬托神的公义，这才能走出来呢。不是说咱想伪装就能伪装得了的，你看神家有几个能伪装得了的？没有。大卫倒是王，他做的那事隐藏了吗？他是王，他做的那事也没有隐藏了，神要给他摆在桌面上。今天你走的路跟你自己的归宿有直接关系。你知道我给你谈这么多的目的是什么吗？你自己如果没有一个厉害要神的心，那咱就不用说了，你自由，你想结婚，想干什么都可以。今天路也有了，前边成功的路也有，他们同样有败坏，但他们能悔改，他们还能写出文章，你看了吗？如果你能够像他们一样豁出一切，“我能放弃一切去走这条路，这是我自己走错路了，别说隐藏了，我还得坦白，到处去谈，见证神的作为，这是我的污秽和败坏，但是我愿意悔改”。今天神家任何人犯罪都是一样的，都是接受神鉴察，接受审判刑罚达到性情变化，能够悔改，神看的是咱的悔改，你用你的实际经历去带领弟兄姊妹，这才是路途，如果达不到这一点，谁也不行。为什么今天一直问你呢？你有这个心志，那就再看一段时间；如果你要没心志，咱就撤换，重新找人。像所多玛人一样不悔改就灭，像尼尼微人一样哪怕是犯了死罪，但人家能豁出去、能悔改的，那就再给机会。像大卫做了那样的事，他能甘心接受神的惩罚，他能悔改，懊悔的眼泪能把床榻漂起来，他再不往那个路上走了，再不做那样的事了，神看的就是他的一个态度、观点。神对咱最了解了，神话说得够清楚了，你只要找对象，你就顾不上工作，所以就不能做负责人。当负责人就得全盘操心，你脑子糊得什么也顾不上，心用不在工作上，那你怎么抓工作呢？柯珍，怎么想的？作个决定。）（柯珍：我倒是也愿意往上配合，但我想着回去处理一下这件事情。）

（负责人：你计划怎么处理？）（柯珍：肯定是把该说的话都跟他说清楚。）（负责人：你还花人家的钱，欠人家钱，人家会不会告你？）（柯珍：不会。）（负责人：你想好，这个你自己选择，不是非逼着让你这么去走。你要在神家当负责人，你走这条路确实是影响工作，不适合继续做负责人了。你要是想断，你还得考虑清楚能不能断，你自己想，别带来后果。你说他人性好，他到底人性好不好？他人性好是在你对他好的情况下，你要是对他不利的时候，他会不会打你？会不会害你？会不会告你？他可是什么也知道，什么人都有，你考虑好。别说你跟了他三年，就是自己的老公，关键时刻你这么说，他行不行？）（不行。）（负责人：就自己的老公，你跟他过了半辈子，你说“我今天就要这么去走，再也不回来了”，他不告你？“我把你的腿打断我伺候你”，说这话的人多吧？）（多呢。）（负责人：有的人真把自己老婆的腿打断了，什么人都有。为什么说一失足成千古恨？自己给自己找下的祸患，再加上他还是个外邦人，他要是信神的，他还不敢，他就是和你吵了，他敢做这事吗？他要做这事，他也一样受审判，他痛也不能说这话，他也不能做这事，他只能说“你走吧，咱都错了”。信的人是这样，外邦人可不一样。外邦人要的是面子，“你回来给我撑个面子，过年在家一天也罢，八月十五跟我出去大街上遛一圈也罢，让别人一看我老婆还在呢”。你能跟他遛一圈吗？连遛一圈也没有，人家还要你吗？“太丢人败兴了，你说我到底有老婆没老婆呢？”我以前家里不就是这样吗？“你说你什么时候能回来？你就没一天能回来，你说我还要你干什么呢？”没用嘛！他要的就是面子，“让你给我撑一天面子你都撑不起来，说是有老婆呢，老婆在哪儿呢？”人与人之间就是利用，“我利用不了你，那就拜拜”。所以这不是咱自己给自己找下的麻烦吗？你还说他人性好呢，人性好的有几个？）（良萍：你们没结婚没领证，人家哄着你呢。）（负责人：是啊。你看社会上的那些人，没结婚的时候什么都行，跪下磕头都行，只要进了人家的门，骑在你头上打呢，这样的事多吗？）（多呢。）（负责人：咱想得可美呢，想得多天真呀，想的这些东西跟世人一样。没领结婚证之前，他不哄你能行？别说你老公了，你孩子都不行，孩子说“你给我看孩子，你就是我妈；你不给我看孩子，你就不是我妈”，是不是都是一样？都是利益关系。你还随便找个外邦人老公，能对你好了？“你是我老婆，你对我有益，那我就对你好一点，给你

吃、给你喝，给你点钱；你不是我老婆，谁给你？”外邦人太现实了。事实都已经摆在这儿了，多少人已经证实了。神要让咱经历、体验神主宰，因为你不经历、体验都是道理。我也是经过体验的，我认为我儿子什么时候也不会不管我，可事实上是吗？“你就没管我！现在我的孩子都五岁了，你一天都没给我看孩子，连孩子的面你都没见过，你是做奶奶的？你现在有病了，你躺在床上，我就给你送钱去？我能给你一分钱？”老公更是，“你跟我了吗？我要的就是面子，你这几年给我面子了吗？”就像你找的这个人，人家让你跟他结婚呢，“我要办酒席，让所有人都知道我有老婆了”，他要这个呢。咱需要经历，不经历不服气，就认为神说的话不是真理，认为自己的话才是真理。我以前就不服气，就认为不可能、不会，我不相信真理，只相信自己的想象，就是咱谈的那个客观意识里边的一个正确反映，我想的都是美的、好的，我想的是无论如何，我有病了，我儿子借钱也得给我看病，我儿子再怎么样都不可能不管我，这是人想的吧？我想得太好了，因为我太相信自己了，神要用事实来回击我的观念，回击我的想象，就让我承认神就是真理、道路、生命，而人与人之间就是利益关系，什么都没有。只要他能利用你，那就是亲人；利用不了你，什么亲人都不是。你找的这个人现在能给你点钱，给你点东西，不就是因为你能回去，你是他老婆，他才给你这点吗？你不回去试试，你看他还给你吗。人都认为“不是那回事，你老公是魔鬼，我老公可不是”，“那是你孩子，我孩子不是这样”，哪个人不会说这话？为什么神跟咱说信神就是体验、经历呢？只有体验、经历了才能成为实际，你体验神的主宰、体验神的安排，再体验神话是不是真理。柯珍，你就是自己的选择把自己毁了。看一下这段话。）

神说：“跟随神之人的生死轮回

再讲跟随神之人的生死轮回。这就涉及到你们了，你们可得小心注意地听着。你们先想想，在跟随神的这一部分人中间分几大类？（神选民和效力者。）就是神的选民与效力者这两类人。先说神的选民这一类，这一类的人数不多。所谓‘神的选民’是指什么呢？神在创造万物的时候，在有了人类的时候，神选定的一部分要跟随神的民众，简称‘神的选民’。神选这一部分人的时候有一个特殊的范围，也

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个范围就是，这一部分人在神每次作重要工作的时候必须要来，这是第一个特殊性。那意义是什么呢？既然是神选定的一部分民众，它的意义就很重大。就是神要作成这一部分人，要成全这一部分人，在神经营工作结束的时候神要得着这一部分人，这个意义重不重大？所以，这一部分选民对神来说很重要，因为是神要得着的人。而效力者呢，我们先避开命定这事，先来说效力者的来源。‘效力者’字面的意思就是效力的，效力的就是临时的，不是长久的，也不是永远的，是临时雇来的，临时招来的。这一部分人的来源大部分是从外邦人中间选出来的，到他降生，就是定规他要做神作工中的效力者的时候，也可能他的前世是任何一种动物，但也可能他的前世是外邦人中的一个，这是效力者的来源。”（摘自《话·卷二　关于认识神·独一无二的神自己　十》）

（负责人：“再讲跟随神之人的生死轮回。这就涉及到你们了，你们可得小心注意地听着。你们先想想，在跟随神的这一部分人中间分几大类？（神选民和效力者。）就是神的选民与效力者这两类人。先说神的选民这一类，这一类的人数不多。所谓‘神的选民’是指什么呢？神在创造万物的时候，在有了人类的时候，神选定的一部分要跟随神的民众，简称‘神的选民’。神选这一部分人的时候有一个特殊的范围，也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个范围就是，这一部分人在神每次作重要工作的时候必须要来，这是第一个特殊性。”你说神作工作的时候咱跟上了，这是不是一个机会？这是神在创造万物的时候，有了人类的时候选定的。就像弟兄昨天谈的，你要是提前来世上三十年是多大，你要是推迟来世上三十年是多大，还能不能跟？跟不上了。为什么都有特殊意义呢？你这个灵魂是神打发来的，有特殊的范围。为什么别人不信你能信？别人家庭不逼迫，你怎么就受逼迫？你能来到神家，这是不是都有神的美意？“这个范围就是，这一部分人在神每次作重要工作的时候必须要来，这是第一个特殊性。那意义是什么呢？既然是神选定的一部分民众，它的意义就很重大。就是神要作成这一部分人，要成全这一部分人”，神打发你来了，你的灵魂在神作重要工作的时候来了，你跟上神作工了，意义就是神要把你作成。“就是神要作成这一部分人，要成全这一部分人，在神经营工作结束的时候神要得着这一部分人，这个意义重不重大？”你看有多少人在神作工临到的时候

连个预定都没有，他们就不是神打发来的，他们就是个外邦人。“所以，这一部分选民对神来说很重要，因为是神要得着的人。而效力者呢，我们先避开命定这事，先来说效力者的来源。‘效力者’字面的意思就是效力的，效力的就是临时的，不是长久的，也不是永远的，是临时雇来的，临时招来的。这一部分人的来源大部分是从外邦人中间选出来的，到他降生，就是定规他要做神作工中的效力者的时候，也可能他的前世是任何一种动物，但也可能他的前世是外邦人中的一个，这是效力者的来源。”再看第二段。）

神说：“我们再说神的选民。神的选民死后也要去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与外邦人还有各种有信仰的人要去的地方是完全不同的，是一个有天使、有神的使者陪伴的地方，是一个神亲自管理的地方。尽管在这个地方神的选民不能亲眼看到神，但是这个地方是有别于灵界的任何一个地方的，这是这一部分人死后要去的一个不同的地方。他们死后也有神的使者对他们严格审查，审查什么呢？审查他们这一生当中信神所走的路，在这期间他们是否抵挡过神，是否咒骂过神，是否有什么严重的犯罪与恶行。经过这样一番审核之后就决定了一个人的去留问题，‘去’指什么？‘留’指什么？‘去’指的就是根据他的行为来决定他是否仍然留在神的选民这样的一个队伍范围中，‘留’指的就是他能继续留在神在末世要作成的一个人类的范围中。对于留下来的人，神会有特殊的安排，在神作工作的每一个时期，他会打发这样的人来做使徒或者作教会复兴的工作，或者作教会牧养的工作，但是能作这样工作的人不是很频繁地像外邦人一样按着一代又一代这样地轮回，而是按着神工作的需要、神工作的步骤来轮回，这样的人并不是常常来投胎转世。那这个‘来’有没有规律呀？是不是几年一来呀？有没有这样的频率呀？也没有。根据神的作工，根据神的作工步骤，根据神的需要，没有定规。唯一定规的就是，在末世神作最后一步工作的时候，这些选民就都来了，他们的‘都来’就是指最后一次的轮回。因为什么呢？这是根据神作最后一步工作所要达到的果效而言的，因为最后这一步工作，神要把这些选民都完全作成。这就意味着什么呢？这一部分人在最后这一个阶段如果被作成、被成全的话，那就不再像以前一样有轮回，就是做人这个过程彻底结束了，轮回的过程也就彻底结束了。这是留下来的人。那不能留下的人上哪儿去了呢？不能留下

的人有一个合适的去处。首先，因着他的恶行，因着他所犯下的错误、所犯下的罪恶，一样要受到惩罚。受到惩罚之后，神会根据合适的情况把他安排在外邦人中，或者把他安排在各种有信仰之人的这个范围里。就是说，他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受了惩罚之后，再次轮回有可能就是在一些教派里活着；一种有可能就做了外邦人。如果做了外邦人，那就没有任何的机会了，但是如果做了一个有信仰的人，比如说做了基督教中的一员，那还有可能再次回到神的选民这个队伍中，这里有着很复杂的关系。总之，如果神的选民做了触犯神的事，一样要受到惩罚。比如，我们之前所提到的保罗，保罗就在受惩罚，这就是一个例子。这里的事你们听没听出点眉目来？神的选民这个范围固不固定？（大部分是固定的。）大部分是固定的，少部分怎么就不固定了呢？这里提到的最明显的一个就是作恶了，作恶了神就不要了，神不要了就把他打到各个人种、各类人里去，那就没希望了，很难再次回来。这是关于神的选民的生死轮回。”（摘自《话·卷二　关于认识神·独一无二的神自己　十》）

（负责人：咱以前说人死了就完了，死了能完吗？完不了。“神的选民死后也要去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与外邦人还有各种有信仰的人要去的地方是完全不同的，是一个有天使、有神的使者陪伴的地方，是一个神亲自管理的地方。尽管在这个地方神的选民不能亲眼看到神，但是这个地方是有别于灵界的任何一个地方的，这是这一部分人死后要去的一个不同的地方。他们死后也有神的使者对他们严格审查，审查什么呢？审查他们这一生当中信神所走的路，在这期间他们是否抵挡过神，是否咒骂过神，是否有什么严重的犯罪与恶行。经过这样一番审核之后就决定了一个人的去留问题”，咱以前就认为“反正不行了，算了就算了吧”，是不是就是这样？“‘去’指什么？‘留’指什么？‘去’指的就是根据他的行为来决定他是否仍然留在神的选民这样的一个队伍范围中，‘留’指的就是他能继续留在神在末世要作成的一个人类的范围中。对于留下来的人，神会有特殊的安排，在神作工作的每一个时期，他会打发这样的人来做使徒或者作教会复兴的工作，或者作教会牧养的工作，但是能作这样工作的人不是很频繁地像外邦人一样按着一代又一代这样地轮回，而是按着神工作的需要、神工作的步骤来轮回，这样的人并不是常常来投胎转世。那这个‘来’有没有

规律呀？是不是几年一来呀？有没有这样的频率呀？也没有。根据神的作工，根据神的作工步骤，根据神的需要，没有定规。唯一定规的就是，在末世神作最后一步工作的时候，这些选民就都来了”，看看神的话说咱是怎么来的，我以前对神的主宰安排的认识就是渺茫的，看了这些神话以后才明白这就是神的主宰安排，打发你来也是神主宰的，神作什么工作的时候需要什么灵魂来也是神主宰的，就像孔子，不需要他来世上，就得把他扣押在灵界。什么时代作什么工作需要什么灵魂来神早就主宰安排好了，谁能跑了？跑不了。你对这些真理有认识了，都明白了，你还想逃吗？你从神的主宰里边就看见，末世是神命定你这个灵魂来的，你是做什么的，神早就规划好了。神把你打发来是让你干什么呢？是让你来完成神给你的使命的，不是让你来找对象的。你死了以后还要审查你这一生所走的路呢，神让你完成使命呢，你是开小差呢，或者在什么背景下做了什么，那你的去留问题可想而知。“在末世神作最后一步工作的时候，这些选民就都来了”，你从这里就能看见，你从跟上教会建造到跟上这步工作，那是神打发你的灵魂来的，是神主宰安排的，你的所有都是神主宰、安排、管理的，不是你的。“这些选民就都来了，他们的‘都来’就是指最后一次的轮回。因为什么呢？这是根据神作最后一步工作所要达到的果效而言的，因为最后这一步工作，神要把这些选民都完全作成。这就意味着什么呢？这一部分人在最后这一个阶段如果被作成、被成全的话，那就不再像以前一样有轮回，就是做人这个过程彻底结束了，轮回的过程也就彻底结束了。这是留下来的人。”你说这福气大不大？就看你现在走什么路呢。神这步工作要把你作成，要成全你，你要是跟上神的作工走这条路，那最后就不用再像以前一样跟畜生轮回投胎了，没有这个了。“那不能留下的人上哪儿去了呢？不能留下的人有一个合适的去处。首先，因着他的恶行，因着他所犯下的错误、所犯下的罪恶，一样要受到惩罚。”跟随神的人是不是都是这样？如果你能把这些给弟兄姊妹包括外邦人都谈清楚，每个人是不是都有一个反思呀？你信神是为什么？物质世界、灵界都在等着你呢。“受到惩罚之后，神会根据合适的情况把他安排在外邦人中，或者把他安排在各种有信仰之人的这个范围里。就是说，他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受了惩罚之后，再次轮回有可能就是在一些教派里活着；一种有可能就做了外邦人。如果做了外邦人，那就没有任何的机会了，但是如果做了一个有信仰的

人，比如说做了基督教中的一员，那还有可能再次回到神的选民这个队伍中，这里有着很复杂的关系。总之，如果神的选民做了触犯神的事，一样要受到惩罚。比如，我们之前所提到的保罗，保罗就在受惩罚，这就是一个例子。这里的事你们听没听出点眉目来？神的选民这个范围固不固定？（大部分是固定的。）大部分是固定的，少部分怎么就不固定了呢？这里提到的最明显的一个就是作恶了，作恶了神就不要了，神不要了就把他打到各个人种、各类人里去，那就没希望了，很难再次回来。这是关于神的选民的生死轮回。”你看现在那些被淘汰的人，或者因为各方面原因被清理的人，如果他们对这些都能明白了，他们还能轻易这么去走吗？今天你的灵魂在神作工的时间段被打发来，这是不是一个机会？神要把这班人作成，而你呢？“我就要作恶，我就不被你作成，我就不按你的来，我就按我自己的来”，这是不是作恶呢？你作恶了以后是什么结果？被打发到外邦人中，再没有做人的机会了！这些好理解吧？你们下去把昨天交通的和今天交通的都给他们交通交通，让他们都知道这是个机会。你能跟上这步工作，不是你个人的命，而是神打发你来的，你要是看见从你呱呱坠地到现在都是神主宰安排的，你自然就会珍惜这个机会。神又主宰、又安排、又管理，就是要把你作成。如果你说“我就不被你作成，我就要开小差”，咱现在就能看到这样做会有什么结果。神话说人死了以后去了灵界都得一步一步地审查，死了都不能安然。你别说“今天我怎么就能说出来呢？我怎么就骗不了人呢？”说这话证明你越傻。你说咱今天信神呢，你能骗了谁？谁也骗不了。咱背后所做的这一切神都看着呢，你能经得住烈日的酷晒吗？今天是神作人呢，可不是社会上的一个当官的，是神作你呢，就借着这个机会打发你来了，这是神作的。你最后到底是选民还是效力者，是不是根据自己所走的路决定的？神给了你这个机会让你跟上这步工作，但是你不珍惜最后沦落到把你打发到外邦人中，不能效力了，你说可惜不可惜。如果你能走正道，就看到神要怎么作了，你得看神怎么作，别说你要怎么做。你对神的作工有了认识，知道了神对各类人的态度、要求，你就知道该怎么去追求了。）

刚才一下明白了一个问题，以前说法利赛人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以后，把祸都归到他的子孙后代——以色列人身上了，以前一直想

的受祸的以色列人那就是以色列人的灵。希特勒建了杀人工厂，男的点了油灯，女的做了肥皂，也相当于是受一种酷刑，以前看那就是以色列人受惩罚了，但根据神交通的灵界管理来看，他们的那个灵魂是谁？神可能不可能让他的子民去受惩罚？在人来看，杀人工厂杀的是以色列人，是，那个肉体是以色列人，但他们的灵魂是谁呢？刚才神话里说神的子民、神的使徒什么时候来呢？一般情况神的子民、神的使徒就不来人间，神作工需要的时候他们才来呢。从这儿看，被希特勒残害死的那些人都是该死的。（他们是演员。）这个灵魂不需要神子民的灵魂，外邦人或者畜生的灵魂也可以，因为他们是谁呢？他们是法利赛人的子孙。只要这个肉体是他们的子孙就行了，让人看见是法利赛人的子孙受惩罚了，但是在灵界看不存在有子孙。神来中国作工了，神带着他的子民、带着他的爱子来到中国了，虽然看着肉体是中国人，但他们的灵魂不是外邦人，他们的灵魂是子民，也可能是神的爱子。从外边看，肉体都是中国人，是大红龙的子孙，但是灵魂不一样，实质不一样。从这里边又看见了神的公义，你是该死的，该在灵界受惩罚的，你的肉体来了还得受惩罚，那就让希特勒把你杀死。你是去扮演一个演员，虽然你扮演的是一个以色列人，但你是该死的种类，你是来做演员的。就像大卫的子孙一样，是因为大卫犯了错，神要惩罚他，神惩罚的是大卫的子孙，但不是惩罚以色列人，所以这个灵魂不需要神的子民来。刀剑不离开大卫的家，你看大卫的那些子孙有人性吗？没人性的人的灵魂来到大卫家，刀剑就不离他的家了，受惩罚了，灵里边没有关系，仅仅是在肉体上有关系，符合了人的一个观念。因为人说“这是我孩子呀，这是我孙子呀”，神要惩罚你，让你心灵痛苦、难受，神就在你孩子身上惩罚你，但是你不知道在灵界没有这些关系，这是神那时候的作工。现在呢？现在神告诉你神要打破你的观念，让你认识到谁是你的子孙，主耶稣那时候告诉你谁是你的母亲、谁是你的弟兄、姐妹了，圣经中记载：“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太12:46-50）和肉体没有关系，而是根据灵魂来说。谁是子民，不在乎穿哪个肉体，而是根据实质，这个时候就是说实质了，

不是说你是谁的子孙。所以外表看着是你的父母，是你的老公，是你的孩子，但是灵魂不知道是啥，完全得根据他的人性、实质来看，看他的灵魂属于什么灵。“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那是根据他的人性看。所以说爱神所爱、恨神所恨，他活出来的是正面事物，那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的弟兄；如果他活出来的是反面事物，他即使是我的儿子他也不是，他的灵魂跟我不是一家。”信与不信的本是两类人，怎么能成为一家呢？今天让他成为你的家人，是为了熬炼你、试炼你，是为了检验工程。这就是神的作工不合人的观念，这才是真正的不合人的观念。你想着“那是我的孩子呀”；你想着“那是神兴起希特勒把法利赛人的子孙（以色列人）杀死了”，但实际上他的灵魂不是以色列人，不是神选民，不需要神选民来演那一出戏，让畜生来演就行了，让外邦人来演就可以了，因为他来了以后就在罪中生活。就好比中国，日本侵略中国51年，在这51年期间人就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你这个灵魂是该受惩罚的，那你来扮演一个演员，你就来扮演这个苦命的人，在这个时间段活着的这些人，这就相当于是对他们的一个惩罚。还有以色列，从法利赛人把主耶稣钉到十字架上以后，把罪都归到他们的子孙后代（以色列人）身上，从他们的子孙出世，各个国家就开始欺负以色列人，直到以色列亡国，这是不是有个过程？在这个时间段，以色列人从来没有一天是好的命运，他们就没有享受过一天，他们来了就是来受罪的，就是来受惩罚的，就是来扮演这个演员的，所以说这个灵魂就是该死的灵魂，这才是神的公义。

神说：“有的人在世的时候腿脚灵活，经常打架斗殴，做了很多恶事，那再次投胎的时候也可能就变成了残疾人，瘸腿或者是少胳膊，或者是驼背，或者歪脖子，或者走路踮脚，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等等，这是根据他生前作恶的程度而受到的不同的惩罚。”（摘自《话·卷二　关于认识神·独一无二的神自己　十》）上辈子你打架打多了，这辈子你就是瘸子、拐子；上辈子你动刀杀人了，这辈子就得让别人来索你的性命。所以死的都是该死的人，把该死的人都安排去以色列投胎，让希特勒把这些人杀死。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让该受惩罚的那些灵魂降生在中国，让你看见受咒诅以后的中国人是什么下场，他们就扮演这个演员。再看大卫，大卫是谁的孩子？大卫是外邦女子路得的重孙。完全是看人的灵魂，看他的实质，而不是看他的肉体，

肉体就是一个外壳，是灵魂穿了一件衣服，但是穿的这件衣服那个时候就符合人的观念，“那就是我的孙子，那就是我的孩子”，所以惩罚你也好，赐福你也好，一切都是根据你的子孙。亚伯拉罕，神赐给他的子孙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都是我的孩子，都是我的孙子”，但以撒的两个孩子却在她妻子的肚子里彼此相争，耶和华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创25:23）每个演员都不一样。你这个灵魂就是犯了罪的灵魂，本来就是要惩罚你呢，本来你就是该转猪、转鸡的，那这个时候日本要侵略中国，你就上场吧，反正你转猪出生也是死，也是让人家宰杀呢，你转成中国人，到时候也是让日本731部队拿你做实验呢，还不是跟猪是一样的啊。你就是穿了一个人的外壳，你也没有享受了人该享受的，来了以后就拿你做试验。（负责人：对这方面有了认识，就对神的主宰安排更有了解了，你顺服的成分就更多了。）解决了你对神的误解。你就只管性情变化，你不要顾虑那么多，你的孙子不是你孙子，你的孩子不是你孩子，不要一说就是“我的、我的”，什么是你的？神能让你的仇敌成为你的儿子，也能让你的儿子成为你的仇敌。神这样作就是为了打乱你的观念，让你不要去定规，不要用你意识里边那个正确的反映定规，来证实一下你那个意识里边正确的反映并不正确。（负责人：正确的反映就是“我孙子、我儿子、我丈夫”，是吧？）（嗯，我得管，不管不行。）其实是你欠下人家债了，这辈子你在他身上勒索了多少钱，你还高兴呢，到下辈子你好好还吧。你得站在神一边根据神话看事。（负责人：现在才摸着一点追求真理的甜头，你对真理认识多少，你对神就认识多少。）神在你心里就有多大。（负责人：你对神有多少认识，神在你心里就有多大。你对神有认识了，你对神的作工各方面就能顺服了，而且是一种理解、明白、认识的顺服，“都是神主宰安排好的”。）那叫胆识，有胆有识。这个胆识是建立在认知上的，不是胆大，是胆识。（慢慢认识多了，他就甘愿走这条路了，如果不认识，他就是被逼无奈的。）是带着埋怨走的。所以你得抓住我这次给你交通的这几篇神话的关系，咱交通哪几篇了？一个是神主宰，主宰什么呢？你作恶了让你转动物，转动物是神对人的惩罚，这是灵界的惩罚，人看不见，这是不是神惩罚人的轨迹呢？把惩罚人的轨迹给你交通了，让你去看了，然后再给你交通“什么是真理”，让你看见这就是真理，这就是轨迹，你必须按这个走。然

后再交通《怎样追求真理（三十二）》，你每天想得福呢，怎么才能得福呢？得着真理才能得福，走上这个轨迹才能得福。这个轨迹在哪儿呢？神得告诉你呢，灵界实情神不告诉你，你知道？从你自己意识里面出来的正确反映是什么东西？所以你下去贯穿的时候把这三篇连起来交通。你看我给你交通的，先让你看见灵界，让你先看了害怕，当你害怕的时候，再告诉你什么是真理，这是轨迹，在这轨迹里面你就能蒙拯救、被成全，让你看见就是这么回事，然后神再问你，“你追求真理了吗？你追求剩存下来了吗？……”一连串的，你把这些结合起来给下边的弟兄姊妹交通透亮，他们的心就开始发生变化了，就开始对神话注重了。最后再看《“神向全宇的说话”的奥秘揭示》第二十八篇，神现在正作这个工作，人现在也正好经历到这儿。奥秘就是异象，异象就是路，奥秘揭示是神三十年前所说的话，那就是今天要应验的，那就是今天你所看见的，你们下去就按照这个次序交通。

你为什么与狼共舞（六）

神说：“在我的说话发声之中，隐藏着多少我的心意，但人丝毫不知、丝毫不晓，只是一个劲儿地在外面领受我的话，在外面效法我的话，却不能在我说话当中明白我心、体察我意，即使是我明说明点，可又有谁明白呢？我从锡安来在人间，因着我穿戴了正常的人性，穿戴了人的外皮，所以人都只在外面认识我的面貌，但却并不认识我内在的生命，并不认识出于灵的神，而只是认识在肉身的人。难道实际的神自己就不值得你们认识认识吗？难道实际的神自己就不值得你们下功夫去‘解剖解剖’吗？我恨恶全人类的败坏，但我体恤全人类的软弱，我也对付全人类的旧性，作为在中国的子民中的一个，你们不也是全人类中的一部分吗？在所有的子民当中，再加所有的众子，即在我拣选的全人类中的选民中间，你们属于最次的，所以在你们身上我花费的精力最多，下的功夫最大，难道你们还不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吗？你们还忍心悖逆我另搞自己的一套吗？若不是我的怜悯、慈爱仍然存在，那么，所有的人早被撒但掳去，成为撒但口中的‘佳肴’。今天，在所有人的中间，真实为我花费、真实爱我的人仍是屈指可数，难道今天的‘子民’就已成为你们的私有财产了吗？你的‘良心’就这样‘冰凉’吗？你真配做我要求的子民吗？回想过去，再观今日，有谁已满足我心了？谁是真心体贴我心意的？若我不提醒你们，你们仍不醒悟，似乎是处于‘冷冻’之中，又似乎是处于‘冬眠’之中。

在滚滚的浪涛之中，人看见我的烈怒，在翻滚着的乌云之中，人都惊慌丧胆，不知逃往何处，似乎害怕雷雨将自己冲走，在纷纷扬扬的大雪飘荡之后，人都心情舒畅，体尝着大自然的美丽风光，但人谁曾在此之际体尝我对人无限无量的爱？只是在心中有我的身影，却并没有我灵的实质，难道人不是公开抵挡我吗？在一阵疾风骤雨过后，所有的人都似乎焕然一新，似乎在患难中熬炼之后又重得光明、重得生命，你们不也是在经历我的击打之后幸而有了今天的吗？但在今天以后的明天，你们仍能保持大雨过后的清洁吗？仍能保持熬炼之后的忠心吗？仍能保持今天的顺服吗？你们的忠心能够是一成不变的吗？难道这是高过人所能达到的要求吗？我天天在人中间与人生活、与人

行动，但谁也不曾觉察到。整个人类，若不是我灵的带领，有谁能在今世中生存？难道我说的与人生活、行动是夸张吗？以往，我说过‘我创造了人类，又带领了全人类，指挥了全人类’，难道这不是实际吗？莫非你们在这方面的经历还少吗？就‘效力者’三个字就够你们花费毕生的精力来述说的。人若没有实际的经历，那人永远不认识我，永远不能通过我话来认识我，而今天我亲自来到你们中间，不更能有利于你们的认识吗？难道我道成肉身对你们不也是拯救吗？若不是我亲临人间，那整个人类早被观念充满，即被撒但占有，因你所相信的只是撒但的形象，与‘神自己’却无关无份，这难道不是我的拯救吗？

当撒但来到我的面前时，我并不因着其猖狂而后退，也并不因其丑陋而心惊胆战，我对其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当撒但试探我时，我将其诡计识破，使其自愧蒙羞，悄悄退去；当撒但与我争战夺取我所拣选的人时，我在肉身与其展开决战，在肉身扶持、牧养众子民，使其不易跌倒、失迷，步步引导；当撒但失败退去之时，我从众子民身上得着了荣耀，而且众子民为我作了美好响亮的见证。因此，我将在我经营计划当中的衬托物完全扔在无底深坑里，这是我的计划，是我的工作。在你们的生活中，或许有一天你就遇到了诸如此类的情况，你愿意被撒但掳去呢，还是让我得着呢？这是你自己的命运，需你多加考虑。

国度的生活是子民与神自己的生活，人都在我的看顾、保守之下，都在与大红龙展开了生死战，为了打好末后这一仗，为了结束大红龙，所有的人都应在我的国度之中为我献上你的全人。所说的国度，是指在神性直接支配下的生活，所有的人都直接接受我的牧养，直接接受我的训练，使所有人的生活都是在地犹如在天，真正实现在三层天的生活。我虽活在肉身之中，但我不受肉身的辖制，多少次我来在人中间垂听人的祷告，多少次我行走在人的中间享受人的赞美，虽然人不曾觉察我的存在，但我仍是这样作着我的工作。在我的居所，才是我隐秘之地，但在我的居所，我又打败了众仇敌；在我的居所，我对地上的生活才有了实际的经历；在我的居所，我又观察着人的一言一行，观察、指挥着全人类。若是人类能够体贴我的心意，来

满足我心，供我享受，那我必会祝福全人类的，这不正是我对人的心意吗？

当人都处于昏迷状态之时，在我阵阵的雷声之中，人才在梦中被惊醒，睁眼看时，多少人被这闪闪寒光刺伤眼睛，以至辨识不清方向，不知从哪儿来，更不知往哪儿去，多数人在激光之中被击杀，因而全身瘫倒在急风暴雨之中，尸首被积流成河的水冲去不见踪影。在光中，存活之人才看清我面，才对我的外形有所认识，以至于再不敢以眼来正视我面，深怕我的刑罚、咒诅再次临及其肉身。多少人失声痛哭；多少人垂头丧气；多少人的血流成河；多少人的尸首到处漂流；多少人在光中寻见自己的位置，不觉心中一阵酸楚，为自己多年来的不幸经历而落泪；多少人在光的威逼之下承认自己的不洁，并且下决心悔过自新；多少人因着眼睛的失明已失去生活的乐趣，因而无心去理睬光，所以仍处于停滞状态，等待着自己的末日；多少人扬起生活的风帆，在光的引导之下盼望着自己的明天……今天，人，谁不在此景中生存？谁不在我的光中？即使你刚强，或是你软弱，但你怎能避开我光的临及呢？”（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神向全宇的说话·第十三篇》）

“在我的说话发声之中，隐藏着多少我的心意，但人丝毫不知、丝毫不晓，只是一个劲儿地在外面领受我的话，在外面效法我的话，却不能在我说话当中明白我心、体察我意，即使是我明说明点，可又有谁明白呢？”这话感受到了吧。“在我的说话发声之中，隐藏着多少我的心意”，咱就不要说多的，就说“基督就是真理、道路、生命”这句话，咱从信了神就开始念这话了，这话是神什么时候说的？（耶稣那时候说的。）耶稣那时候就说这话了，圣经中记载：“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约14:6-7）两千多年了，你说咱对这话领受了多少？你说宗教的人能不能领受了这话？（领受不了。）“在我的说话发声之中，隐藏着多少我的心意，但人丝毫不知、丝毫不晓”，就是神说的，“所有温室里的花，虽然多如繁星数点不清，而且吸引着所有的游人，但花谢之后，便如撒但的诡计破烂不堪，无人问津。”（摘自《话·卷一　神

的显现与作工·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三篇》）这是不是不明白神的心意呢？（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只是一个劲儿地在外面领受我的话，在外面效法我的话”，模仿神说话、效法神说话。“却不能在我说话当中明白我心、体察我意”，不是从里面明白神心，体察神意。“即使是我明说明点，可又有谁明白呢？”基督就是真理、道路、生命，明说了、明点了，神又告诉你什么是真理，真理是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神说得够清楚了吧？“我从锡安来在人间，因着我穿戴了正常的人性，穿戴了人的外皮，所以人都只在外面认识我的面貌，但却并不认识我内在的生命，并不认识出于灵的神，而只是认识在肉身的人。”神为什么这么说？（人把神当成普通正常的人了。）你对神话是什么态度？你根本没有把神说出来的话当神待，没有把神话当真理待，所以说不认识神内在的生命。“并不认识出于灵的神”，基督说的话是出于灵的发声。“而只是认识在肉身的人”，把基督当成了人，所以你才对基督的话轻慢、藐视、信不来。你觉得人是诡诈的，你就怀疑神也是诡诈的，“神的话是这么说的，事还能这么作呢？”神告诉你神的性情不可触犯，可是在你里面是怎么想的？“我是真实信神的。”还记得让你们背的那句话吧？（“这不是大问题，我是真心信神，神不会撇弃我，即使人说我不是追求真理的人也无所谓”。）“难道实际的神自己就不值得你们认识认识吗？难道实际的神自己就不值得你们下功夫去‘解剖解剖’吗？”“解剖解剖”带引号，什么意思呢？让你认识认识神，是吧？（嗯。）

“我恨恶全人类的败坏，但我体恤全人类的软弱，我也对付全人类的旧性，作为在中国的子民中的一个，你们不也是全人类中的一部分吗？”“我恨恶全人类的败坏”，能不能体尝到神的恨恶？（能。）“但我体恤全人类的软弱”，能不能感觉到？肖田，你感觉到神体恤人的软弱了没有？怎么感觉到的？（肖田：不管我们做了多少抵挡神的事，弟兄还是一直给我们交通，让我们往上够，要是败坏的人的话，就会对人产生恨。）光《从跟随到谈判到宣战》交通了多少呀？（肖田：交通了十五篇。）都交通了十五篇了，今天又来了一个柯珍，又和你交通了这么多，这是什么表现？体恤人的软弱。体恤人的软弱，可不是体恤人的悖逆，这个得分开。因为搞对象这是正常人的一个活出，但是你悖逆、背叛，不作工、不尽本分就不行了，那是恶。“我也对付

全人类的旧性，作为在中国的子民中的一个，你们不也是全人类中的一部分吗？”咱应付糊弄、欺骗，一路这么走过来这是不是都是旧性？一直修理对付你，一直在等待着你，给你多少次机会以后你再不悔改，就处理。不是说就按这个要求你，是对付掉你的旧性，看你的变化、看你的悔改呢。“在所有的子民当中，再加所有的众子，即在我拣选的全人类中的选民中间，你们属于最次的”，以前说你是跟随者中最次的，你可能还有点不服，是吧？现在服了吧？（服了。）“所以在你们身上我花费的精力最多，下的功夫最大”，你说咱有没有良心？神在咱身上花费的精力最多，下的功夫最大。神在中国作工多少年了？（三十多年了。）神说在以色列作几个月就成了。“难道你们还不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吗？”听一听这话里的每一个字、词。“难道你们还不珍惜”，前面有什么条件？前面说“明白我心、体察我意”，这话给你表达出来了吧？什么感觉呢？（花费的精力最多，下的功夫最大。）还忘了一个，“你们属于最次的”。最次的应该是受惩罚呢，就像外邦人应该受惩罚。基督在咱身上下的功夫完全是为了神的荣耀。“你们属于最次的”，神说神对于效力者是没有这么大的爱心的，但是神为了他的荣耀，神在最次的人身上花费了最多的精力。这个“花费的精力最多”和昨天咱交通的“神对效力者没有那么大的爱心”打架不打架？（不打架。）怎么说不打架呀？能不能理解了？花费的精力和爱心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中国人麻木痴呆，是素质最差、最次的，所以神掰开了说、揉碎了说，这是什么？这是神花费的最多的精力。神在你身上没有那么大的爱心是什么意思？神说不怕你愚昧，不怕你无知，就怕你不追求，你在不明白的时候，神是掰开了说，揉碎了说，在你身上付了那么大的代价，让你去明白，但当你明白了以后你还要故意抵挡，不去实行，还撂挑子，“我什么都明白，就是实行不了”，神没有那么大的忍耐、那么大的爱心。因为你知道了，这和不知道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所以神说在效力者身上的爱心是有限的，没有那么大的爱心。不像在子民身上，神在子民身上可以忍耐忍耐、等待等待，人家的良心理智恢复以后还是个子民，还有约，在你身上没有约，而且你还是最次的、最差的。把这个爱心和花费的精力分开，别打架了，“一会儿说付了那么大的代价，一会儿又说没有那么大的爱心”。“花费的精力最多，下的功夫最大”，神在最次的人身上花费了大量的精力，下的功夫最大。“难道你们还不珍惜”，为什么说还不珍惜

呢？因为你最次，你就不配，在不配的人身上是不是就不费精力了？假如说你有两个孩子，一个是打游戏的，一个是自己主动去学习的，你在谁身上花费精力呀？你不可能在玩游戏的孩子身上花费大量的精力，你是不是就把精力放在主动学习的孩子身上了？（嗯。）你是那么去做的，那神是不是也愿意这么作呢？神也应该这么作，但神是为了荣耀才作在最差、最次的人身上。神作在你身上不是爱你，因为你不配，神之所以在你身上花费这么多的精力，是因着神的荣耀，神要打败撒但，得着荣耀。所以你把这个搞清楚。让你搞清楚的目的是什么？你不要觉得你是神手中的小宝宝，你不要觉得“神不会撇弃我的”，这是不是给咱上了个保险？如果说你来这个家里，你觉得你是人家捡来的、抱来的，你在这个家还有奢侈欲望吗？（没有了。）你还调皮捣蛋吗？你还撒娇吗？你没有调皮捣蛋、没有撒娇了。还任性吗？（不任性。）一切坏的毛病都没了，反过来是什么？只有献上。你知道你是从外边捡回来的，你来这个家当个保姆、当个扫地的，你是不是也感觉幸福呀？“我虽然当了个保姆、当了个扫地的，但有了一个家。”这容易激起你的良心，容易唤醒你的心。但如果你不认为你是捡回来的，你认为你是亲妈生的，那你的要求就太多，那你妈就是你的债主；如果你认为你是捡回来的，你就是你妈的债主。你愿意做哪一个？做后妈生的。你不要认为“我是神子民，我不是效力者”，别把自己看得太高了。你把自己看得越低越保险，越把自己看成是地狱之子越保险，“我素质最差，是神所不要的，神在我身上下了这么大的功夫，花费了这么多的精力，不是因为神爱我，不是神不撇弃我，而是我身上的败坏性情太多、太严重，神是为了拯救我”。就像我常跟你们说的申阳、王强，你看他们的人性坏不坏？你肯定是看着他们的人性没有你好，但是你看见我在他们身上下的功夫比在你身上下的功夫多吧？我给他们交通得多是因为我爱他们吗？你搞清楚，不是因为我爱他们。我要是爱他们的话，那我就成了喜欢邪恶、污秽的了，就成了黎穆说我的“你就喜欢恶人”了。我是为了神的荣耀，是对一个灵魂的负责任，不是爱，得把这个搞清楚。“难道你们还不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吗？”我做在申阳身上的，做在王强身上的，他们误认为这是爱，是吧？（嗯。）他们误认为这是爱，这是不是好事呀？（是。）你认为是好事，是吧？事实上是不是好事呀？（不是。）他们认为是我爱他们，我还专门说“我不爱你，不要认为我爱你”。他们觉得我爱他们，

这是不是把关系拉近了？在人来说是好事，但对他们的生命来说就是一个坏事。如果他们觉得我爱他们的话，他们会更加调皮捣蛋，“反正你是不会撇弃我的”。所以我把实情告诉你，让你清楚，不要活在“你是爱我的”里边，不要觉得我不会撇弃你，意思是我会随时撇弃你。当我告诉你我随时会把你撇弃的时候，你就得小心谨慎，把我抱得紧紧的，不敢放开，这样你就会紧跟我的脚踪，你必须得知道你随时会掉下去，你就抱紧了。我要是说“我抱着你呢”，这下可好了，你就开始玩了。所以你得看神的每句话里流露出来的是什么，神说：“举个例子：人对自己的儿女都有爱，为了让自己的儿女走上正道都下了很多功夫，当发现他的缺点时，说话轻了怕他不听，改变不了，说话太重了又怕伤小孩的自尊心，怕他受不了，所以这都是在爱的支配之下都下了很大的功夫。你们做子女的可能都曾体尝到父母的爱，不单温柔体贴是爱，严厉责打更是爱。神对人类更是在爱的支配之下，他有爱的前提，所以他对败坏的人类才竭力拯救，不是应付应付就完事了，而是精密地计划，按着步骤来，在时间上、地点上，在说话的口气上、说话的方式上，在他下的功夫上……可以说没有一样不是流露他的爱，哪一样都充分地说明他对人类的爱是无限无量的……”（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你认识神对人类的爱吗》），神说的每句话都是经过精密计划的，该说得轻还是重，该怎么说都有精密的安排。你看就这几句话就能把人拯救了，要是话说得挺好听就把人毁了。你说要是老哄着他们“我是爱你的，你看我在你身上下了多大的功夫，花费了多少精力呢”，他们就知道了我是爱他们的。在他们身上下了那么大功夫，最后还说“我是不爱你的，和你没关系”，专门让他们的灵魂受到刺激。这是说申阳和王强呢，其实今天也是跟谁说呢？也是跟柯珍说呢。渴真、渴真，渴慕真理，我把人家说成是“可憎、可憎，真可憎！”咱看看咱的身份，咱是低下的，而神在咱身上付了多大的心血代价，神付这个心血代价不是说神爱你，而是为了神的荣耀，是对一个灵魂的负责任，不然的话人家又控告我呀，“神是让爱憎分明，爱神所爱、恨神所恨呢，你就喜欢那些诡诈人”。

“你们还忍心悖逆我另搞自己的一套吗？”前面把条件告诉你了，你是什么底子，神在你身上作的是什么，你该不该珍惜？为了让你珍惜咱昨天交通什么了？是不是交通了咱今天能跟上神的作工几率是多

少？让你认识这个机会有多难得。“难道你们还不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吗？你们还忍心悖逆我另搞自己的一套吗？”让你尽个本分还应付糊弄、欺骗，还不作工，还另搞一套，还搞自己的经营，你忍心？这是不是唤醒你的良心呢？柯珍，你就忍心就这样可憎？就这样对我呢？咱就不用说神作在你身上的了，我做在你身上的你是看得见的，是能感觉得到的，你就要在这儿另搞一套？“若不是我的怜悯、慈爱仍然存在，那么，所有的人早被撒但掳去”，怜悯是什么意思？若不是怜悯、慈爱，那是什么呢？公义。神的实质就是公义。按道理来说，按神的性情来说，按公义来说，是不是就该处理你了，不要你了？就像申阳、王强这些人就不能要了。不能要但是还把你留下来，没有根据你的罪治你，这是不是就是一个怜悯呀？（嗯。）“若不是我的怜悯、慈爱仍然存在”，这个时候怜悯、慈爱仍然存在，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这是建造国度时期，这个时候还有怜悯、慈爱存在。等国度建造成形以后呢？国度建造成形，国度要降临在地上，神要真正地公开显现，神向众人显现的时候地上就不允许有污秽存在了，这就得毁灭了。所以说就在这个时间段，你悔改就悔改了，你不悔改，那就是永远灭亡。“那么，所有的人早被撒但掳去，成为撒但口中的‘佳肴’。”这是在建造国度时期，从建造到成形的这个交接处，咱有幸有这个变化的机会，有这个跟随的机会，错过了这个机会，过了这个时间，那就没有怜悯、慈爱了，就是公义。一旦是公义，那是什么结果？“所有的人早被撒但掳去，成为撒但口中的‘佳肴’。”“撒但口中的‘佳肴’”，是不是撒但享受了呀？撒但吞吃了。撒但吞吃了你是什么表现？咱那天说了，让你转猪，或者让污鬼、邪灵上你的身，让你不穿衣服在大街上跳舞，你想想这些画面。经常想想这些画面还是有好处的，这些画面是个营养品，是吧？这些画面看着不好看，可是对你的生命来说是营养品。没有这些画面，警醒不了你，你不害怕。

“今天，在所有人的中间，真实为我花费、真实爱我的人仍是屈指可数”，现在是不是看见了？“难道今天的‘子民’就已成为你们的私有财产了吗？”这就是针对“神是不会撇弃我的”说的，“子民”成了你的私有财产了，追求真理不追求真理都无所谓了。你什么时候就能追求真理不追求真理都无所谓了？你有真理了还用不用追求？有真理了就不用追求了，无所谓了。“子民”成了你的私有财产了，成了你的了。“你

的‘良心’就这样‘冰凉’吗？”你在原教会的时候，你对神的作工不认识，对神的心意不认识，对你信的神和真实的神作的不认识，你信的是天上渺茫的神，而今天你实实际际看见了神的显现，登山变像，你已经看见神了，这个时候你的心是什么样的呢？“你的‘良心’就这样‘冰凉’吗？”冰凉，没有一点温度。从上次见柯珍到现在多长时间了？（一星期。）昨天我过来说见见柯珍，我说这都过了一星期了，你肯定会在这一星期的时间内反思、反省，给了你一星期的时间，该不该有个结果了？我高兴地觉得一个星期了柯珍应该给我一个结果呀，我说“柯珍，说说你的计划”，我等待着你给我一个有答案的回答，结果你给了我一个没有答案的回答。昨天交通了一天，今天该有答案了吧？等来等去结果你说了个什么答案？“我放不下脸面，我回去怎么见弟兄姊妹呢？”你说给人的感觉是不是冰凉冰凉的？我在这儿都觉得冰凉冰凉的，你说神等待了六千年，苦苦巴望，等待着人的回转，结果你来了个“我回去没脸面”，冰凉冰凉的。“你真配做我要求的子民吗？”就你这个表现，配吗？“我不行，我跟不上，我不能欺骗神了，我不配做子民”，你有这个想法吗？你还认为自己是子民呢，该跑的还跑呢，“子民”成了你的私有财产了。“回想过去，再观今日，有谁已满足我心了？”回想教会建造时期，从你开始信神到今天，满足神心了吗？“有谁已满足我心了？”没有这样的人。“谁是真心体贴我心意的？若我不提醒你们，你们仍不醒悟，似乎是处于‘冷冻’之中”，刚才是冰凉，现在是什么？（冷冻。）冻住了。“又似乎是处于‘冬眠’之中。”什么叫冬眠？（不吃、不喝睡着了。）冬眠了和什么一样呢？（和死了一样。）那你说，这不是和死人一样？你说柯珍，咱上次见面到现在一个礼拜了，我看到你还是这样的态度，我没有再多说话，我不想说话了，我说和柯珍说什么呢？柯珍你还是带领呢，你是肖鸣？你看了给肖鸣交通的那十五篇文稿，你现在还是这样的，我无语了！所以我见了柯珍以后什么话也没说，我不想说了，说什么呢？不说了。柯珍，感觉到我不说话了吗？（柯珍：感觉到了。）感觉到我不说话了，你怎么想的呀？“哎，弟兄同意我了”，是吧？（柯珍：不是。）那是什么？你没有感觉到我不说话是什么心态？我是什么心情？（柯珍：不想搭理了。）你感觉到不想搭理了，应该有所反应了吧？可你还是这样！真就是处于“冬眠”之中，和活死人一样，没反应。我交通了那么多，是想让你上这个轨迹呢，结果你说“我回家怎么

见弟兄姊妹呀？人家说‘你尽了几年本分，出去当带领呢，现在又回教会了？’”从这一句话里边就看见你的目的还是在按着你的路走，你准备怎么呀？准备回教会呀。“回教会以后，我怎么跟弟兄姊妹解释呢？”你在脑海里是想着怎么能把这个脸面挽回来呢。我说了一天话，对牛弹琴呢，这一个礼拜也没有看见你反省。经过这两天的交通，最终来了一句这话，对牛弹琴，没反应，处于“冬眠”之中！

“在滚滚的浪涛之中，人看见我的烈怒，在翻滚着的乌云之中，人都惊慌丧胆，不知逃往何处，似乎害怕雷雨将自己冲走，在纷纷扬扬的大雪飘荡之后，人都心情舒畅，体尝着大自然的美丽风光，但人谁曾在此之际体尝我对人无限无量的爱？”“在滚滚的浪涛之中，人看见我的烈怒，在翻滚着的乌云之中，人都惊慌丧胆”，看见了没有？前两天开除了那么多人，你看见了；教会里，大红龙抓了多少人，你也看见了；过完年以后发生了多少火灾，大楼烧了多少，几个省的山火烧了多少，你也看见了，你看见神话应验了没有？火要到处流窜。“人看见我的烈怒，在翻滚着的乌云之中，人都惊慌丧胆，不知逃往何处，似乎害怕雷雨将自己冲走”，你看到神说的这话，你究竟怕不怕？怕不怕雷雨把自己冲走呀？（不怕。）“似乎害怕雷雨将自己冲走”，“似乎”，看着好像是怕雷雨将自己冲走。你看今天柯珍给咱扮演的，你说她怕不怕雷雨把她冲走？你说她不怕吧，看着她好像是怕呢；说她怕吧，你说她真怕吗？她不怕。虽然说你看见神的作工了，你看见外边世界乱作一团，你看见了神的怒气，你看见神的刑杖开始发挥功能了，你看见有的人被开除了，“不知逃往何处”，自己没路可走，“我去哪儿呢？”就在这种情况下，依然是似乎、好像害怕雷雨将自己冲走，这是人真实的一个处境。“在纷纷扬扬的大雪飘荡之后，人都心情舒畅，体尝着大自然的美丽风光，但人谁曾在此之际体尝我对人无限无量的爱？”什么是“大雪飘荡之后”？神说：“让子民作皑皑白雪，不是作飘荡之云，那么‘白雪’是指什么说的？‘飘荡之云’又指什么说的？……神为什么要求子民作白雪而不作飘荡之云？其真实含义在哪儿呢？具体所指是什么呢？‘白雪’不仅能美化大自然，而且有利于农田，是杀菌消毒之佳品，若在一场大雪过后，那所有的病菌都将被皑皑白雪覆盖，而且使整个空间顿时变得生机盎然。”（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神向全宇的说话”的奥秘揭示·第九篇》）神让人

作皑皑白雪，不是作飘荡之云。什么意思呢？“‘白雪’不仅能美化大自然，而且有利于农田，是杀菌消毒之佳品，若在一场大雪过后，那所有的病菌都将被皑皑白雪覆盖，而且使整个空间顿时变得生机盎然。”这就知道大雪的作用了，是吧？那你现在知道“在纷纷扬扬的大雪飘荡之后”是什么意思了吗？咱聚了这两天会，是不是下了两天的“大雪”？（是。）“在纷纷扬扬的大雪飘荡之后，人都心情舒畅”，你的心情舒畅不舒畅？（舒畅。）在这两天知道了什么是真理，什么是道路，什么是生命，心情是舒畅的。“体尝着大自然的美丽风光”，美丽吧？看到了国度的美景就在眼前，不是雾里看花、遥遥相望，是有一条路了，直接通过去就是了，所以说美丽风光。“但人谁曾在此之际体尝我对人无限无量的爱？”你体尝了没有？你只是想着“我离国度不远了，这就是蒙拯救了”，在这种美丽的风光里，体尝神的感受了没有？“但人谁曾在此之际体尝我对人无限无量的爱？”柯珍体尝了没有？柯珍看见美丽风光了没有？（柯珍：嗯。）“嗯”是看见了没有？（柯珍：看见了。）不想搭理我了。你也看见了，“但人谁曾在此之际体尝我对人无限无量的爱？”你看见神对你的爱了吗？看见神作在人身上的爱了吗？神作的都是拯救、都是爱，你承认吗？你看见了以后是什么反应呢？“但人谁曾在此之际体尝我对人无限无量的爱？”你说柯珍体尝了没有？（柯珍：体尝了。）体尝了，可是你告诉我说“我回家不敢见弟兄姊妹的面”，体尝了没有？你只是看了“风景”了，你感受到神的爱了吗？如果你感受到神的爱，你的心应该动起来了。你要想爱神，必须得看见神的可爱，你看见神的可爱才能去爱神。从你这个表现就看见你根本没看见神的爱，你只是看了个“风景”，所以你才能说出来，“我回家怎么见人？怎么和弟兄姊妹解释呀？”这脸面多可怕呀！“只是在心中有我的身影，却并没有我灵的实质，难道人不是公开抵挡我吗？”这句话能理解了吧？“身影”，影子，什么影子？“人家柯珍还是信神的，人家还放不下神”，带了一个冠冕。“却并没有我灵的实质”，神是拯救你呢，你心中有神灵的实质吗？（没有。）没有，只是有神的一个身影。“却并没有我灵的实质，难道人不是公开抵挡我吗？”就你说那一句话的时候，是不是在公开抵挡呀？（是。）是不是要背叛呀？经过两天的交通，最后能说出这话来，这是多么让人伤心的话呀！所以说这是抵挡。

“在一阵疾风骤雨过后，所有的人都似乎焕然一新，似乎在患难中熬炼之后又重得光明、重得生命，你们不也是在经历我的击打之后幸而有了今天的吗？”今天看见是不是疾风骤雨呀？柯珍防不住，是吧？柯珍在那儿说什么呀？“我怎么就说错话了呢，就没有防住”，后悔了。“在一阵疾风骤雨过后，所有的人都似乎焕然一新”，这里说所有的人都似乎焕然一新，谁知道柯珍能不能焕然一新。柯珍，能不能焕然一新？（柯珍：……）还不知道呢。“似乎在患难中熬炼之后又重得光明、重得生命”，神话是供应所有人的，不是光供应柯珍的。你回想一下，击打牧人羊群分散，教会建造结束以后，再经过国度建造见证神的时候，那是个什么场景？是不是在一阵疾风骤雨过后呢？每个人从教会建造来国度建造的时候，一见面说“跟随国度建造”，心里正高兴呢，可是还把你打成了一个不信派，你说你难受不难受？“所有的人都似乎焕然一新”，焕然一新，成了新人了。“似乎在患难中熬炼之后又重得光明、重得生命”，教会建造击打牧人羊群分散，你跑在外边，是不是一种患难？在患难熬炼之后，来了这儿一看“呀，国度建造”，重得光明、重得生命。为什么人刚跟上国度建造的时候都特别兴奋呢？因为人认为“我得着生命了”。但这里带了一个“似乎”，因为它不是真实的，是一时的。“似乎在患难中熬炼之后又重得光明、重得生命，你们不也是在经历我的击打之后幸而有了今天的吗？”刚把你打过来的时候你是兴奋的，可是过了两个月以后呢？过了一年以后呢？柯珍当时过来兴奋不兴奋？应该是兴奋的吧？但过了一年以后呢？还兴奋吗？（不兴奋了。）又想起来肉体了，还得回家。那时候刚把戴晓作过来，说“戴晓，得出去作工啊”，戴晓，能不能放得下孩子？（戴晓：能。）但是现在就不行了，时间长了。刚开始进来的时候是进国度的那种心情，进来一年以后，“怎么还看不见国度的门呢？”这心一下就冷淡下来了，就开始找老公结婚呀。刚过来的时候问“找不找老公？”“不找，进国度呢，还能找老公呢？”咱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似乎在患难中熬炼之后又重得光明、重得生命，你们不也是在经历我的击打之后幸而有了今天的吗？”咱能有今天不是击打以后有的吗？“但在今天以后的明天，你们仍能保持大雨过后的清洁吗？”咱这是什么也经历了，大雨以前经历了，大雨也经历了，大雨过后的明天咱都经历了。柯珍现在经历的就是大雨过后的明天，明天就体现了。“你们仍能保持大雨过后的清洁吗？”神的心意是什么？是不是让

你保持住刚过来时的那种心态呢？（嗯。）神就知道你刚过来时的心态是一时的，看着国度了兴奋一下，过不了几天，看见还进不去，又着急了，又想回世界了。所以让你保持大雨过后的清洁。“仍能保持熬炼之后的忠心吗？”清洁、忠心，那时候咱看着那些刚打过来的人咱是高兴的，“这个人不错，那个人不错”，刚打过来十个人，看着九个半都不错，过上三个月、过上五个月你看吧，就有人问你“作工还不结束呢？”让你看见神话在现实生活中显现了、应验了。“你们仍能保持大雨过后的清洁吗？仍能保持熬炼之后的忠心吗？仍能保持今天的顺服吗？你们的忠心能够是一成不变的吗？”谈到这儿就知道这就是有生命和没生命的问题了，你那个是一时的，没有成为生命，所以就得经常给你摆设功课熬炼你、试炼你，逐渐就成了你的生命了。“难道这是高过人所能达到的要求吗？”高过了吗？没有。举个例子，就像你对你的孩子一样，你对你孩子的态度能说今天是火热的，明天就是寒冰一块吗？你对你的孩子是始终如一的。那是什么？那是一个真实的爱。那你对神呢？那是交易，得不着结果的时候就成冷冰冰的了。一个是交易，一个是它没有成为你的生命，是一时的。

你为什么与狼共舞（七）

“我天天在人中间与人生活、与人行动，但谁也不曾觉察到。整个人类，若不是我灵的带领，有谁能在今世中生存？”咱交通了两天，这两天时间，你能不能体尝到圣灵的带领呢？圣灵带领着咱交通了哪些话？交通了神对灵界的管理，外邦、不信派的生死轮回，让你有一个认识，让你感觉到害怕。然后还交通什么了？（什么是真理。）先把你不知道的这些事给你交通了，让你感觉到害怕以后你就知道你要想成为一个人，要想不转为畜生该怎么走。你原来是没有这条路的，现在把这条路告诉你以后，在这个基础上才给你交通“什么是真理”。如果没有交通前边的那些内容，单独给你交通“什么是真理”的话，有点不好理解、不好接受。给你交通了灵界对外邦、不信派的处理，这对你来说是新事物，你看了以后正处在兴奋之中，再跟“什么是真理”一对号，你就明白了什么是真理这个轨迹。当你有了这个方向以后，咱又交通了什么？（信神是为得什么。）这是不是一环紧扣一环？（是。）这是一个步骤。你信神是为了得什么？如果不交通“什么是真理”，后面交通的这个你听不懂，你也不知道追求真理的意义，“我为什么要追求真理？追求真理和生命有什么关系？”交通了这些以后，你再回过头来看看咱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是浑浑噩噩走过来的，看清自己所走的路。咱在这儿交通了以后，把它弄成一个系列的文稿，然后带领再给弟兄姊妹一级一级全部贯穿下去，这是不是带领了整个教会了？从这儿是不是看见“整个人类，若不是我灵的带领，有谁能在今世中生存？”这是不是在今世中生存？（是。）如果没有神灵的带领人生存不了。看完这些以后，紧接着要看《“神向全宇的说话”的奥秘揭示》第二十八篇，神又告诉你刚开始人对神话是一种轻慢的态度，不管你是什么态度，神不搭理，神只管作他的工作，在神的带领下到最后你会逐步对神话感兴趣的。这三步一环紧扣一环，目的是不是要把人带到神话里？国度建造就是要把你直接带到神话里边，咱一直走的就是这条路。经过交通这三篇以后，直接把人带到神话里，带到这个轨迹里边，所有的人就都开始注重神话了，这是个转折，也是你们带领工人下去作工的一个方向，也是你们该作的工作。作完这个工作以后，再看这篇话，这篇话是预言，是神三十多年前的预言，到今天你

看见应验了。看这篇话是让你更加定真基督就是神，让你把话、肉身、灵信为一。你看见神话应验了，有谁能先有话后有事呢？有谁能在三十年前就抓住你今天的心理动态呢？就能揭露你今天所要扮演什么角色呢？

“整个人类，若不是我灵的带领，有谁能在今世中生存？难道我说的与人生活、行动是夸张吗？”这是不是看见实际了？“难道我说的与人生活、行动是夸张吗？”夸张不夸张？神是不是就在咱身边？（是。）约伯那时候说“只是我往前行，他不在那里；往后退，也不能见他。他在左边行事，我却不能看见；在右边隐藏，我也不能见他。”（伯23:8-9）约伯看不见神，但你现在能感觉得到了，能看见神就在咱身边。“以往，我说过‘我创造了人类，又带领了全人类，指挥了全人类’，难道这不是实际吗？”咱昨天交通的那个真理是不是就是说神造了人类，又带领了全人类，又指挥了全人类？这不是实际吗？这不是真理吗？几千年来咱能继续在这个世上活着，这是不是实际？（是。）“莫非你们在这方面的经历还少吗？就‘效力者’三个字就够你们花费毕生的精力来述说的。”效力者是怎么产生的？效力者是不通灵的，是属于外邦的。外邦人、不信派、无神论是不是全球都有啊？全球都有。而且咱今天又交通了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关系，父母与儿女之间的关系，你肉眼看着是母子关系、父女关系，但灵里边呢？你是魔鬼，人家是子民。你看彼得，彼得是历代以来对神最有认识的人，但他的父母呢？（是魔鬼。）他父母是魔鬼。魔鬼是不是不信派？（是。）那他父母是不是和中国人是一样的？（是。）也就是说，以色列人里边有没有魔鬼？（有。）有魔鬼。咱今天就知道了，希特勒杀的人都是魔鬼，不信派，不要把子民列在里边。从肉体来看死的是以色列人，但实际上他们的灵魂不是神子民。“人若没有实际的经历，那人永远不认识我，永远不能通过我话来认识我，而今天我亲自来到你们中间，不更能有利于你们的认识吗？”“人若没有实际的经历”，什么经历呢？你看到我的这个经历过程了吧？我来了是不是就和带领工人争战呢？必须得有这个过程吧？在争战的过程中给我身边安排了哪些人，我刚开始把人家都当作我效仿的对象，但最后又都是我要打倒的对象。负责人来了以后一看“这是些什么人呢？这就是国度建造？”这是些什么人？这就是魔鬼撒但，是吧？你不经历这些能行吗？

你不经历这些魔鬼撒但，能激起你爱神的心吗？你不经历这些魔鬼撒但，你能体尝到神作工的艰难吗？你能看见魔鬼撒但与神作对的恶毒吗？你对魔鬼撒但能恨恶起来吗？所以说，这些东西必须得有。你不经历这些，你再看这些话你能看懂吗？你必须经历到哪儿再看哪儿。就像今天，你也经历这些了，我再给你交通，你再看这些话是不是就通了、就懂了？有些话你经历到这儿，即使我不交通你也能看懂了。“人若没有实际的经历，那人永远不认识我，永远不能通过我话来认识我”这话够入耳了吧？“而今天我亲自来到你们中间，不更能有利于你们的认识吗？难道我道成肉身对你们不也是拯救吗？”为什么说是拯救呢？这句话能理解吧？如果说神不道成肉身，不作这些工作，而是合你的观念想象，你能认识神吗？借着神作的不合你观念的事，你的观念自然就会暴露出来。等你暴露出观念以后，再显明你，让你认识自己。你认识了自己，才能更认识了神。咱昨天交通了“什么是真理”，神所主宰的、神所安排的万物的运行轨迹、原理、法则以及天规诫命这一切都是真理，都是从神而来的。那你不认识神，你怎么进入这个轨迹里面呢？你进不了这个轨迹里面怎么能生存呢？所以神说“难道我道成肉身对你们不也是拯救吗？”这个能理解了吧？“若不是我亲临人间，那整个人类早被观念充满，即被撒但占有”，为什么被观念充满就被撒但占有了？咱昨天交通了“什么是真理”，在人说真理是什么？在人来说真理是不是就是人的观念呢？（是。）被观念充满就是被你认为的那个真实的道理充满了。那充满的是什么？是观念，那是错误的，是不能走上生命轨迹的，那你就被撒但占有了。你的观念是怎么来的？你的观念是什么？是你意识当中的一个正确反映。你得知道这个观念的解释，知道观念是怎么来的，记住了，一说观念就是人意识当中的一个正确反映。这话记住了吧？当有人说他的观念、认为的时候，你就能揭露他了，怎么揭露呢？“这是你意识当中的一个正确反映，你的意识是从哪儿来的？从想象来的，这是你大脑里的一个正确反映。神说你大脑生出来的是蛆虫，那你的想象能成了真实的道理？连个道理都不是。那你还谈什么真理呢？“若不是我亲临人间，那整个人类早被观念充满，即被撒但占有，因你所相信的只是撒但的形象，与‘神自己’却无关无份，这难道不是我的拯救吗？”如果神不道成肉身，不作这个工作，你就被撒但占有了。揭露了你所信的神是你想象中不存在的、天上渺茫的那位神，是与神无关无份的。把你信的天

上不存在的那位神给你打了以后，这是不是对你的拯救？“这难道不是我的拯救吗？”这就是拯救。

“当撒但来到我的面前时，我并不因着其猖狂而后退，也并不因其丑陋而心惊胆战，我对其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我见柯珍的时候，我只能是置之不理。“当撒但试探我时，我将其诡计识破，使其自愧蒙羞，悄悄退去”，看见这个画面了吗？（看见了。）“当撒但试探我时”，柯珍，还记得你是怎么试探我的吗？能想起这个画面吗？（柯珍：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说出来，其实心里是想让你认同呢。）想让我认可、认同，这就是撒但试探我呢，“你看我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我也出来尽本分呢，你认同就行了，这件事就过了。再一个，你今天给我交通了那么多，你不就是想让我回去把这个放下吗？或者说，我在这儿不行了，你让我回教会。”你愿意回教会吗？你也不愿意回教会。“你给我个难题，我没法回去呀，我回去教会的人会说我什么呢？你要是跟我说‘你不要回了，你就在这儿吧，不然你回去别人怎么看你、怎么说你呢，人活脸，树活皮呢，你回去那是个啥呀？’”你是不是想要这句话呢？你想让我这样安排一下，这就是撒但的一个试探。“当撒但试探我时，我将其诡计识破，使其自愧蒙羞，悄悄退去”，我把你的这个诡计给你说出来，让你自愧蒙羞，你还再说话吗？还说什么呢？只能悄悄退去了。“当撒但与我争战夺取我所拣选的人时，我在肉身与其展开决战，在肉身扶持、牧养众子民，使其不易跌倒、失迷，步步引导”，这个画面看到了吧？（嗯。）刚才我把你当成谁了？是不是把你当撒但了？撒但的试探。但同时又把你当谁了？同时又把你当成子民，我把你当成子民待了。实际你来这儿是撒但来试探我了，但我是把你当子民了。能转过这个弯吧？（能。）“当撒但与我争战夺取我所拣选的人时”，在我这儿把你当作谁了？（拣选的人。）拣选的人。撒但咱看不见，人家在背后呢。撒但在背后干什么呢？它在背后告诉柯珍，“你怎样说、怎样说”，然后就借着柯珍的嘴说出来了。但是我在这儿要干什么呢？从外边看，我是在和柯珍争战呢，实际上我不是在和柯珍争战，我是在跟谁争战呢？（撒但。）我在跟撒但争战。争战是夺谁呢？就是夺柯珍呢。“我在肉身与其展开决战，在肉身扶持、牧养众子民”，怎么决战呢？要决战就得在肉身扶持、牧养众子民。那我交通的这一系列是不是扶持、牧养？（是。）

扶持、牧养，扶着你，不敢让你倒了。你要回家呢，我说你回家就完了，不能回家。“在肉身扶持、牧养众子民，使其不易跌倒、失迷，步步引导”，我说：“你回吧，你回家就是背叛，那你能有什么结局呢？要么转母猪，一年下二十多个猪崽；要么邪灵上身，赤身裸体在大街上跳舞。”你听着这些话不好听，但这是扶持。话虽然说得不好听，但这是事实，因着这些事实，让你不至于跌倒、迷失，还怎么呢？“步步引导”。交通的一篇一篇的神话是不是步步引导？在这儿是引导你呢，周围人看了这个是不是在看电影呢？是不是也在引导他们呢？（是。）所以说，拯救的不是你一个人，拯救的是众子民。“当撒但失败退去之时，我从众子民身上得着了荣耀”，神的荣耀是怎么得着的？“当撒但失败退去之时，我从众子民身上得着了荣耀”，所以昨天来的时候我就问你“你有什么计划呢？”我一问你这个计划，你说“不行，我得放下肉体跟随神呢”，这个时候咱还交通这些话题吗？就不交通了。因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撒但就退去了。可是你紧紧拽着你“父亲”的衣衫死死不放，你们是团结在一起来对付我呢，所以说我必须得和撒但争战，争战完以后还得扶持你，扶持完以后就看撒但从你身上退去了没有。柯珍，现在撒但退去了没有？是回家还是在这儿呀？（柯珍：在这儿。）撒但退去了。“当撒但失败退去之时，我从众子民身上得着了荣耀”，这就得着荣耀了。原来你是活在撒但的权下，现在让你活在神话的权下，这就是得着子民的一个过程，神得着荣耀了，打败撒但了。“而且众子民为我作了美好响亮的见证。”这就是下一步路了。把你打过来不是让你用一句话欺骗，而是用你实际的活出来为神作见证。今天我给你交通了一下午，你下去看看还有几个“可憎”，把你队伍里面的一个个“可憎”全部改变成渴慕真理的“渴真”，不再是“可憎”了，这就作出响亮的见证了。“因此，我将在我经营计划当中的衬托物完全扔在无底深坑里，这是我的计划，是我的工作。”刚才跟你说了，神要得着荣耀，要让人作见证呢，就是这个原因。“因此，我将在我经营计划当中的衬托物完全扔在无底深坑里”，什么意思？就是撒但没有从你身上退去，就把你打到无底深坑。无底深坑是什么？无底深坑不是地狱。无底深坑是没有光明，活在黑暗中。就像原教会的人，原教会的人就在无底深坑。你从我这儿退去以后，你不就进无底深坑了吗？活在黑暗里了，这就是扔在无底深坑里。“这是我的计划，是我的工作。”从这里就把人都分开了。撒但退去以后，众子民为神作

美好响亮的见证，你不愿意作见证就作了衬托物，进了无底深坑。咱现在在外面作的就是这个工作，你出去打仗呢，你把他打过来撒但不就退去了嘛，撒但退去了以后，他带着咱的人又去把更多的人打过来，作了响亮的见证。剩下的那些被原教会捆绑的人就都进了无底深坑了。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真理，更不知道该怎么走这条路，所以他们进了无底深坑里。“这是我的计划，是我的工作。”把教会分开了，跟随神的与信教的完全分开了。跟随神的人就是相信神的话，看人看事、做人做事都根据神话，让神话在人身上作王掌权了。而只愿意戴个帽子“我是信神的”，活在自己的想象里面，信他想象、认为中的那位神，那就是信教的，信教的那个人就活在了无底深坑。“在你们的生活中，或许有一天你就遇到了诸如此类的情况”，“或许有一天”，今天就是，柯珍今天就是这种情况。“或许有一天你就遇到了诸如此类的情况，你愿意被撒但掳去呢，还是让我得着呢？”柯珍得说句话了，你愿意被撒但掳去呢，还是让神得着呢？“这是你自己的命运，需你多加考虑。”今天晚上又睡不着觉了，还得考虑考虑。还用不用考虑了？（柯珍：不用了。）

“国度的生活是子民与神自己的生活”，什么是国度的生活呢？“国度的生活是子民与神自己的生活，人都在我的看顾、保守之下，都在与大红龙展开了生死战，为了打好末后这一仗，为了结束大红龙，所有的人都应在我的国度之中为我献上你的全人。”咱现在是什么生活？这是不是国度生活？你进入国度生活了没有？不敢说了，是吧？“国度的生活是子民与神自己的生活”，那你今天吃喝神话，在神话里面明白神的心意，这是不是与神同生活？（是。）“人都在我的看顾、保守之下”，那你是不是活在神的看顾、保守之下了？（是。）柯珍，你要是在原教会里边，谁和你交通这些呢？（柯珍：没有。）所以说，这就是国度生活，你活在了子民与神自己的生活之中。“人都在我的看顾、保守之下，都在与大红龙展开了生死战”，看见和大红龙的生死战了没有？你看战得眼泪都出来了，晚上也战，白天也战，一天二十四小时战，谁知道这一场战争是以谁得胜而告终呀？是大红龙得胜呀，还是子民得胜呀？柯珍，谁得胜呀？（柯珍：子民得胜，不能让大红龙得胜。）昨天柯珍说“一阵一阵的，一阵想这，一阵想那”，这是不是在心里边打架呢？“都在与大红龙展开了生死战”，什么叫“生死”？咱们

说的生死是谁生了、谁死了，这里的“生死”是什么？看什么压住什么了，良心理智把你的邪恶性情压住了，神得胜了，因为神要的就是你的良心理智、正常人性；这个良心理智、正常人性压不住你的肉体欲望，你的肉体欲望压住良心理智、正常人性了，你不要正常人性了，你得胜了。生死战，决一死战，只能要一个，要么你跟你老公，要么你跟神，就这两条路。“为了打好末后这一仗，为了结束大红龙，所有的人都应在我的国度之中为我献上你的全人。”不仅是柯珍一个人，是所有的人都应在国度之中献上全人。你这样经历过来了，你下回就得去帮助人。“所说的国度，是指在神性直接支配下的生活，所有的人都直接接受我的牧养，直接接受我的训练，使所有人的生活都是在地犹如在天，真正实现在三层天的生活。”这两天咱就在天上生活呢，能感觉到吧？（能。）“我虽活在肉身之中，但我不受肉身的辖制，多少次我来在人中间垂听人的祷告，多少次我行走在人的中间享受人的赞美，虽然人不曾觉察我的存在，但我仍是这样作着我的工作。”这话够入耳，昨天咱祷告了，神垂听了，今天就继续来了。你看不见神，但神就在人的中间，神继续作着他的工作。“在我的居所，才是我隐秘之地，但在我的居所，我又打败了众仇敌”，隐秘之地，你看不见。就是柯珍说的那些话，撒但敢在她身上作工，是不是因为她看不见神在隐秘之地她才敢说、敢做呀？如果让她看见了，她还能说、还能做呀？说不出来了，也做不出来了。是隐秘之地，不是隐藏之地。“但在我的居所，我又打败了众仇敌；在我的居所，我对地上的生活才有了实际的经历”，“我的居所”，神的灵在肉身，这个肉身是个居所，是隐秘，不是隐藏，是你看不见的。你每看一句神话，你得揣摩呢，不能当小说看，看完就完了。“在我的居所，我又观察着人的一言一行，观察、指挥着全人类。”神不仅是观察着人的一言一行，还观察、指挥着全人类。先得观察然后才能指挥呢。咱现在的人处在一种什么光景里边？去年兴起环境，咱准备开始扩展工作呀，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去扩展。神观察到人的一言一行了，神就开始指挥全人类呀，“哦，你们准备开始打呀，那就给你们一些武器”，这就是你们配合到哪儿神就作到哪儿。人不是都不注重神的话吗？国度建造就是让神话占有人的心，就是把人带到神话里边。怎么才能让你注重神的话呢？咱这几天的交通主要就是把你带到神的话里，让你能注重神的话，让你跑不了，让你离不开神的话。所以说，我给你们交通了以后，再把这些文稿一下

发，所有的人是不是都开始行动了？都开始离不开神话，都开始注重神的话了，这是不是就达到一个果效了？（是。）当咱们都进入神话、都注重神话的时候，是不是大红龙倒的时候？众子民越成熟，大红龙越垮台。当人都注重神话的时候，这是一个真正信神的开端。消极的更消极，活在黑暗的地方，大红龙要抓捕呢，聚会都聚不成，他在那儿是“究竟有神没神呢？究竟是神大呢，还是撒但大呢？”你呢？你在这儿才找见这个蒙拯救的轨迹了，才准备上轨道，准备登“方舟”呀。积极的越积极，消极的越消极，两极分化了。神说什么？人都进入了正轨。这就是咱准备进入正轨的过程，进入正轨的过程也就是要见证神，人人起来见证神。刚打进来的这些人，一进来咱就开始培训他，培训完以后，他就能直接进入神话，注重神话，就能看见众子民越成熟大红龙越跨台就在眼前了。而且你还看见，咱们在交通这个的时候，正好神交通《怎样追求真理（三十二）》，前半截神交通了“信神的目的是为了得什么？”（为了得真理。）但是神不说什么是真理，神让你追求真理，但你又不知道真理是什么，怎么追求，所以借着我在这儿跟你说“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追求真理”，整个一套下来你就知道了。“指挥着全人类”，基督在那边发声，圣灵在那边作工，然后咱在这儿行动，是不是就是一套？看见这就是一位灵作的。“若是人类能够体贴我的心意，来满足我心，供我享受，那我必会祝福全人类的，这不正是我对人的心意吗？”现在知道神的心意了吧？（知道了。）

“当人都处于昏迷状态之时，在我阵阵的雷声之中，人才在梦中被惊醒，睁眼看时，多少人被这闪闪寒光刺伤眼睛，以至辨识不清方向，不知从哪儿来，更不知往哪儿去”，咱去外面打仗，看见原教会的人是什么感觉？是不是人都处于昏迷状态？（是。）“在我阵阵的雷声之中”，咱给他见证国度建造的时候，那是不是在“雷声”之中？人听到这个声音当天晚上可能都睡不着觉，听了两三天以后，人才从梦中惊醒，看到自己原来在哪儿呢？原来是做梦呢。教会建造是等着进国度呢，给他一见证国度建造，“啊？怎么还有国度建造呢？”还没开始呢。“人才在梦中被惊醒”，咱打仗就是把他打成不信派，“原来我就不是信神的，信了二十年，最后是个不信派”。“人才在梦中被惊醒，睁眼看时，多少人被这闪闪寒光刺伤眼睛，以至辨识不清方向”，“哪边

是敌基督呢？哪边是神家呢？”辨识不清方向。“不知从哪儿来”，“我从哪儿来？我是谁呢？我究竟是不是子民？我跑断腿、累断腰可付出了，我还被判过刑，还坐过监，我有资格了，我就等着神来接我呢！”有多少人在那儿等着呢？祭司弟兄那时候交通说，“那现在做教会带领、小区带领、区带领、办事员、监察员，级别越高越是被神大用。如果被成全了呢，到国度时代实现的时候，就正式被神使用，那前儿就神直接任命，现在是带领往出选，有的是上面任命，下面都是选出来的，也有个别的工作组成员是临时办事员提拔的，等有一天人被成全以后，被神设立使用，那就是最有意义的人生了，是不是啊？（是。）”（摘自《上面的讲道交通·69-A-7》）当带领的是不是都在等着“转正”呢？等着正式被神使用，他就行了，成了正式带领了。能转了吗？（转不了。）他们在等待着转正的时候，然后来了一个国度建造，国度建造才开始呀。“以至辨识不清方向，不知从哪儿来，更不知往哪儿去，多数人在激光之中被击杀”，特别是当了带领的，在教会作过一些工的，你再和他说这些话，他根本接受不了，因为他一接受就意味着他心里的那个神就倒塌了，他的殿就倒塌了，他就成了一个不信派了，所以他不能接受这些话，他也不能让你说这些话。“因而全身瘫倒在急风暴雨之中，尸首被积流成河的水冲去不见踪影。”去哪儿了？你这么一见证以后，他就不跟了，不信了。“信了这二三十年，结果这儿又说国度建造呢，这二三十年白费了。”他听也没听懂，即使听懂了“国度建造才开始，这又得多少年呢？我不敢再为神撇弃了，我撇怕了，我这二三十年撇去家庭、撇去儿女，家也回不去了，别人都开车住新房呢，我什么都没有，像乞丐一样。教会开除了我，我刚挣了两年钱，刚有了一辆电动车，这又让我撇弃呢，我不敢撇了”。有大批的人不敢撇了。也不敢撇了，也不敢相信了，对神信不来了。所以说“尸首被积流成河的水冲去不见踪影。”“在光中，存活之人才看清我面”，在打了这些人以后，这些人接受了国度建造才活在了光中。“存活之人才看清我面，才对我的外形有所认识”，这才开始对神的外形有所认识。“以至于再不敢以眼来正视我面”，才有点怕意了，不敢正视神的面。咱打仗的时候得把他的所有观念都打了，“你这个触犯行政了，你这个该死了！”他敢正视吗？不敢正视了。“深怕我的刑罚、咒诅再次临及其肉身。多少人失声痛哭”，为什么失声痛哭呀？“信了二三十年，信的是什么呢？我撇了这么多年，最后中了撒但的诡计。这

话神早说了，我怎么就没看见呢？我要是知道，我做个诚实人不就行了吗？为什么一直为地位、名誉跑呢？”“多少人垂头丧气；多少人的血流成河”，怎么血流成河？原教会里边开除人是不是血流成河？因为祭司弟兄说“到国度时代实现的时候，就正式被神使用，那前儿就神直接任命”，他就看“开除了多少，还剩下多少，到三分之一了没有？必须得把三分之二开除出去，留下三分之一，咱才是剩存下来了。剩存下来，谁是带领呢？这剩存下来的三分之一里当带领的可能也只能占三分之一吧？甚至达不到三分之一，不可能一个人带两个人吧？”所以说是不是还得开除、还得打？你想吧，咱到了国度建造还打斗呢，他们能不打斗吗？只不过来这儿是明打明斗，在原教会的人是暗打暗斗，人家悄悄地就把你开除了。来这儿咱给你自由，你可以打斗，咱是为了揭露解剖你、审判刑罚你。在原教会是悄悄地把你“暗杀”了，所以“多少人的血流成河；多少人的尸首到处漂流”，“尸首”还到处漂流呢，怎么漂流呢？有的是开除了，有的是回世界了。“多少人在光中寻见自己的位置”，在光中才能寻见自己的位置，不见光能寻见吗？跟上国度建造以后，经过揭露解剖，看见自己的身量、看见自己的位置了。“不觉心中一阵酸楚”，特别是刚接受国度建造的时候，揭露解剖你一下，你还觉得有资本呢，打了你的资本以后，把你的通行证扔到火里一烧，什么都不是了，心中一阵酸楚。“为自己多年来的不幸经历而落泪”，“哎呀，我那时候怎么怎么坐监，我那时候怎么怎么付出……”神看不看这个？神不看你劳苦功高，不看你受苦多少，不看你资格大大。一想起这些就落泪。“多少人在光的威逼之下承认自己的不洁，并且下决心悔过自新；多少人因着眼睛的失明已失去生活的乐趣，因而无心去理睬光，所以仍处于停滞状态，等待着自己的末日”，柯珍差点就走上这条路了。“多少人因着眼睛的失明已失去生活的乐趣”，柯珍那时候搞对象呢，是不是眼睛失明了？“所以仍处于停滞状态，等待着自己的末日；多少人扬起生活的风帆，在光的引导之下盼望着自己的明天……”保罗来世，经过解剖她是保罗来世以后，才开始扬起生活的风帆，在光的引导之下盼望着自己的明天。“今天，人，谁不在此景中生存？”谁能跑出去？从这里边看见不同的情形、不同的光景代表着不同类别的人，这是不是各从其类了？（是。）“人，谁不在此景中生存？谁不在我的光中？即使你刚强，或是你软弱，但你怎能避开我光的临及呢？”不管怎么样都得光照你。以前听神说光照、光

照，听不懂这个“光照”是什么意思，“太阳光每天照着呢，还要光照什么呢？”你们想过没有？（也想过。）想过但不知道这个光照是什么意思。

531　人多难拯救啊

没有一个人打算要一生之久地走跟随神这条路，追求真理得着人生，达到认识神，最终像彼得一样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所以，人走走就走偏了，就贪恋肉体享受了，受点痛苦就消极软弱了，心里就没有神的地位了，圣灵也不作工了，有的人还想走回头路回头路，以前信了多少年的功夫全断送了，这是很危险的事，很危险的事！

受了多少苦、听了多少道、跟了多少年都白费了，这多可惜啊！人走下坡路很容易，走正确的路、选择彼得的路的确不容易。多数人都心思不清明，看不清什么是正路、什么是偏路是偏路，听了多少道，看了多少神的话，知道是神也信不上来，知道是真道也走不上来，人多难拯救啊！知道是真道也走不上来，人多难拯救啊！

——《话·卷三　末世基督座谈纪要·信神选择对的路最关键》

945　为尽受造之物本分活着才有意义

神让你活着，你能为神活着，为尽受造之物的本分活着，这样活着就仗义，这样活着就仗义。

神让你活着，你能为神活着，为尽受造之物的本分活着，这样活着就仗义，这样活着就仗义。如果你活着是行尸走肉，光喘气，没有灵，也不接受真理，也不明白真理，就为肉体活着，那你活着就不仗义，因为你活得没价值。现在你们每一天能为见证神、传扬神的末世福音而活着，这样活着是神称许的，神允许你们这么活着，是神给了你们这个机会。

应该珍惜这个机会，感觉到自豪，感觉到荣幸，感觉到荣幸。活在这个年龄，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能尽上这样的本分，这是难得的机会！难得的机会！神在这个人类当中精挑细选，选出你们这些人，这是你们的机会，这是最大的福气。这个福气比历世历代圣徒的福气还要大！比历世历代圣徒的福气还要大！比历世历代圣徒的福气还要大！

——摘自《基督的座谈纪要·顺服神、敬畏神人活得才有尊严》

9 窥探、论断圣灵使用之人

龚辰思，你说你对祭司弟兄的工作安排不能一次成型，而是频繁改动有想法，是吧？你现在认识到多少？（龚辰思：刚开始一直不认识，还定性自己是在寻求。因为我没有弄清楚这个实质，不知道到底是要达到什么果效，修改过的肯定是越来越好，这个我是认可的，但是我里边有个想法，“怎么没有一次成型，一次做到位呢？怎么总要反复修改、频繁替换呢？”我有点这个想法，然后我说寻求寻求。）你知道工作安排是祭司弟兄下发的吧？（龚辰思：不知道，那会儿不清楚到底是从哪来的，但是看写出来的内容，觉得应该是从圣灵使用之人那儿来的，就那么一个感觉。）（负责人：你这个问题也挺大的，这就是太狂了。）第七条行政怎么说的？“在工作或教会的事务之中除了顺服神之外，一切应听命于被圣灵使用的人，违背一点也不行，得绝对听从，不要分析对错，或对或错都与你无关，你只管绝对顺服就是了。”（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国度时代神选民必须遵守的十条行政》）这是咱作为一个人该有的理智。不管你是寻求还是质问，性质是一样的。你寻求的是什么？如果你是寻求真理，“我对这句话有哪些不明白的地方”，这个可以寻求。可你寻求的是什么？“祭司弟兄下发的工作安排为什么不一次成型呢？为什么要多次改动呢？”（龚辰思：我以为神家下发的东西应该是一次成型，而祭司弟兄下发的工作安排频繁地改动，我就想该怎么认识这个事情呢。）不管你怎么认识，你是提出了一个疑问。不管你是质问也好，是寻求也好，肯定就是个疑问。你这个疑问属于什么呢？你得给它归类，这属于什么？（龚辰思：好像定规了吧？）不是定规不定规，这属于什么？这是祭司弟兄作工的一个正常人性。神还有正常人性呢，祭司弟兄更有正常人性。你对祭司弟兄的正常人性提出了一个质疑。你信神，你是寻求真理呢，祭司弟兄是带领你进入神话、进入真理实际呢，而你是对祭司弟兄的正常人性提出了质疑。对祭司弟兄的正常人性提出质疑，就是对他的身份提出了质疑。（龚辰思：我当时还认为我是在寻求呢。）不管你在寻求什么，这个不是人该寻求的内容。就像你认识神、跟随神呢，你能不能窥探神的行踪呢？（龚辰思：不能。）你跟随神，你不能研究神。你跟随祭司弟兄，你是跟随祭司弟

兄的带领，祭司弟兄怎么带你就怎么跟，可你对祭司弟兄也不是分辨、认识，而是对他正常人性的一个研究，是不是？（龚辰思：正常人性的研究？）“他下发的工作安排为什么不能一次成型呢？为什么得经过多次修改呢？”这是不是对祭司弟兄正常人性的研究？（龚辰思：现在应该明白了，正常人性作工是可以修改的，怎么不能修改呢。）对啊，正常人性可以修改，为什么到了祭司弟兄这儿就不可以修改了呢？

就像祭司弟兄开除的敌基督安静，安静做什么事了？祭司弟兄口误，说了一句“吃喝工作安排、讲道交通”，她就抓住祭司弟兄的这个口误不放，她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把祭司弟兄拿下。你这个性质和安静那个性质是不是一样的？安静是抓祭司弟兄的口误，你是“你作为祭司弟兄，你作为圣灵使用之人，你下发的工作安排应该是一次成型的，结果你就没有达到一次成型”，你对祭司弟兄的身份产生了质疑，“你是不是祭司弟兄？你是不是圣灵使用之人？你是圣灵使用之人为什么不能一次成型？”这是不是一个性质？（龚辰思：是。）所以说你太狂妄了！狂妄到什么程度了？你在祭司弟兄身上抓把柄呢。你不是接受祭司弟兄的带领，也可以说，你看不起祭司弟兄。能认识到吗？（龚辰思：现在能认识到。）为什么说你狂妄呢？你藐视祭司弟兄，看不起就是藐视。你对祭司弟兄如果是尊重的、敬畏的，甚至是仰望的，你都不能做这事，也不会做这事。就不要说其他人，就说你仰望的一个人，他写出一篇话，你不管他写得怎么样，你都会说：“呀，这话写得好呀！”因为你仰望他、膜拜他，你对他说的话就是跟随、就是赞同。说得不好听点，人家说你是跟屁虫，是吧？如果人家在这些话上再一改动，你会说：“哎呀，改得更好了！”会不会说这话？你能不能说“你咋又改了呢”？从这个画面就体现出咱对祭司弟兄的态度、观点是什么了。咱看过小品《追星族》，奶奶看见孙女一身泥点子，要给孙女洗衣服，孙女不让洗，因为什么？这是天王巨星的车经过她身边溅了她一身泥点子，她觉得这是珍贵的泥点子、幸福的泥点子，不能洗。她对明星的崇拜、膜拜到了这种地步，泥点子都是珍贵的。那祭司弟兄是带领咱的，咱是跟随的，祭司弟兄说出来的话咱只是接受顺服，还应该怎么呢？应该捧着。因为除了听神的话，就是听祭司弟兄的话。你对祭司弟兄的话还能研究分析，“你怎么又改了呢？之前的话

怎么了？错了？为什么改呢？你怎么能改呢？”那追星的人能不能对明星提出“你怎么能这样呢”？追星的人是怎么呢？是模仿。看明星说什么话了、做什么事了，跟着他学，跟样学样，跟风。咱是信神的、跟随神的，祭司弟兄带领咱呢，咱最起码从外表上也应该“跟风”呀！咱最起码应该有个崇拜、仰望。咱对祭司弟兄不仅没有一个崇拜、仰望，而且还想怎么呢？还想用一个你看出来的事和别人去“寻求”，那你这是不是散布呢？抓祭司弟兄的把柄，散布。散布出来变相地会产生什么？是不是祭司弟兄不如你呀？因为你是抓把柄，你抓把柄是抓谁的把柄呢？你抓把柄的目的不就是想把他拿下吗？狂妄，相当相当狂妄，狂妄得太厉害！狂妄就是妄自称大、自尊为高，自己就是最高的。（龚辰思：我知道自己是这样，但是具体的一些流露还认识不到，就这个事都好久了我都没有认识。）神是让咱去敬拜、跟随的，而不是让咱去研究、分析的。

今天上午说你狂妄的时候，我说“呀，我今天领教了你的狂妄了”。怎么领教了你的狂妄了呢？今天谈到你和玉梅之间的说话，我在这儿给你交通的内容是什么？我交通的是玉梅跟你说话流露出来的态度、观点是什么，她的存心是什么，她想干什么，她达到了什么果效、造成了什么后果。可你在这儿呢？你听我说了没有？（龚辰思：没听。）你承认没听吧？（龚辰思：嗯。）我说我的，你说你的，你在那儿说的是“我没有说那句话，我说的就是这句话”，那你是不是把我说的话推开了？把我的话推开只管说你要说的那句话。还有一个什么态度？你不仅是把我说的话推开，而且是直接否认、不承认，是不是？我给你交通这里面的性质、后果，还有这个态度、观点的时候，你摆摆手“不是不是”。我给你举了个例子“摆摆手”，不是说你的外表动作在摆摆手，而是心里摆摆手说“不是”，你是直接把我的话否认了，“我是这个，我是那个”。你没有跟着我这条路去走，看是不是这个意思。你里边定意了这是什么事，他们谁也扭转不了你。（龚辰思：对，这个东西很顽固。）为什么定意呢？自是，自以为是，自己认为它是，那它就是真理，谁也动不了。就像今天都把事实摆在这儿了，我把她说的这句话已经给你分解开了，就是那些话造成一个什么后果，达到什么果效，你应该能听懂了吧？在这个应该听懂的情况下，你还是持守着你自己的意思，这是不是狂妄？（龚辰思：是。）

在我说领教了你的狂妄的时候其实我还没有真正领教了，后来你又说了祭司弟兄下发工作安排的这件事，我说你更上一层楼了。（负责人：你要是做带领也容易触犯神。）刚才那个听懂了吧？你注重、研究的是外表的一个方式，该你研究的你没研究，不该你研究的你研究了；该你揣摩的你不揣摩，不该你揣摩的你揣摩，你这就是不走正道。（龚辰思：是的。）神说："你们总想见到基督，我劝你们还是别把自己看得太高了，基督人人都可以见，但我说所有的人都不配见到基督。因为人的本性充满了恶，充满了狂妄，充满了悖逆，见到基督的时候你的本性会将你断送的，你的本性会将你判死刑的。你与一位弟兄（姊妹）接触的时候或许并不能说明你怎么样，但你与基督接触就不是那么简单了。你的观念随时生根，你的狂妄随时发芽，你的悖逆随时会结出无花果，就你这样的人性怎配与基督接触呢？"（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与基督不合的人定规是抵挡神的人》）观念会把你带入地狱。什么叫观念？不该你重视的、不该你研究的你不由自主地要去揣摩、去想。你今天见到我了，咱就不要说见神了，在我未过来以前你就想，"弟兄长什么样子呢，跟弟兄说话应该用什么语气呢？"对吧？（龚辰思：是的，我脑袋里有很多的想象。）你想象的那些和真理有关吗？（龚辰思：没有关系。）你对神充满了观念、充满了想象，在未见以前，总要想一番，等见了以后，肯定跟你想的有些出入。有出入的时候你肯定要想，"为什么是这样呢？"和自己的观念不一样。（"我认为是什么样的，结果见了不是这样的。"其实差不多。）差不多是因为你和他相处的时间短，时间长了以后你的观念才会出来。一天两天能行，三天五天呢？十天八天呢？当不合你观念的时候，就开始想象了，特别是临到修理对付的时候，"他是吗？怎么这样说话呢？"就开始反着来了。所以说你最起码得知道，你跟随神你要的是什么，你在这上面下功夫。神来在地上三十多年了，神的长相向人公布了没有？（没有。）在人的思想里是不是都想见到神，都想看看神？（对。）但神只是和你说话，不会向你显现。神向你显现有何意义呢？有何用呢？你看了又能怎么样呢？历代以来信耶稣的人把耶稣的画像挂在墙上，"耶稣就是长那样的？神就是长那样的？"那你只能是把神定规在那个范围里。如此一来，还不如不见呢，不见你还没有观念。所以神说人都不配见神。

刚才说你的那个狂妄听懂了吗？我是怎么说你狂妄的？我给你交通我的，你交通你的，就不要说什么内容了，光这个表现是不是一种狂妄？（龚辰思：我没有跟上你的话，不过我有时候是反应慢。）你反应还慢呀？你反应再快的话就又上一层楼了。（龚辰思：我没感觉，我都觉得我跟不上。）（负责人：你太能跟上了。）（你反应算是快的了。）不是算是快的了，是太快了。因为什么说太快了呢？我在这儿还没有交通完呢，你似乎看见了我要交通的内容。（龚辰思：我没有知觉、没有感觉。）你没有知觉，可是我还没有交通完呢你就开始说话了，那是不是你看见我要交通的内容了？说一句不好听的话，世上人常说“你一撅屁股就知道你要拉什么屎”。所以我才说了半句话你就开始接着说了，你说你是反应快还是反应慢？（龚辰思：我自己感觉是跟不上。）那只能说你原来太狂妄了，你不给我留下一点机会，今天还给我留下了一点机会。（龚辰思：这我意识不到。）这话能听懂吗？我说证明你以前狂妄得更厉害，今天你还允许我说了半句话。我说了半句话以后，你接着就把我后边的话给堵了，是吧？你说你比以前反应慢了，你要再快一些我就连半句话也说不上了，我一张嘴你就知道我要说什么了。理解这话的意思吗？（龚辰思：反正是狂，这个我知道。）（你抢到弟兄前面去了，他要说的你都提前说了。）（龚辰思：那怎么可能呢。）（你说的那个话言外之意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你的言行举止，你做出来的，你表现出来的别人一看，“弟兄在那儿刚说了一半人家就接话了，人家知道弟兄要说什么，人家就开始说下半句话了”。这就像对对联呢，人家说上联你说下联，他上联还没说完，你下联立马就说出来了，还重合着呢，你说这速度多快。认识到了吗？这是不是狂妄的一大表现？（龚辰思：狂妄，没理智。）狂妄里面又暴露出来什么了？没理智，是吧？没理智还属于什么？我话还没说完你就开始说话了，连基本的尊重都没有。就是人和人之间对话，你首先也得让人家把话说完，你再接着和人家说。人家还在那儿说呢，话还没说完呢，你就开始说了，基本的尊重也没有。神是有尊严的，有真理的人是有尊严的，你连基本的尊重都没有哪来的尊严？基本的尊重没有，那是什么呢？是不是一种藐视、小瞧？（龚辰思：是的。）你藐视、小瞧，可是外面还打着一个幌子，“我是来跟随的，我是来听道的”。（龚辰思：我可崇拜你了，那怎么说呢？）那你说这是不是个假的？（龚辰思：那会儿我没有见到

你的时候，光看了你交通的文稿就崇拜你。）那看到我以后呢？（龚辰思：看到你我还是崇拜的，但是我的败坏在这个地方。）你之所以崇拜是在什么情况下崇拜？是在不伤害你利益的情况下，你能崇拜。为什么说我话还没说完呢，你就接住了呢？如果我是说别人呢，你接不接这个话？你不接。我说这些话伤害到你个人的利益了，你为了保护自己还允许我说下去吗？不允许我说下去。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对你是一种伤害，对你的肉体是一种伤害，你为了保护自己的肉体，保护自己的地位，保护自己的面子，你就必须得赶紧起来辩解、表白。你这一辩解、表白就不是听我的意思了，你还把我的话当回事吗？那就不把我的话当回事了。你赶紧辩解、表白，赶紧保护自己，你就顾不上“我还得尊重你”，连尊重也顾不上了。“你不尊重我，我怎么尊重你呀？”（龚辰思：心里是崇拜的，然后干的事却连尊重都没有。）这么一来你就看出来了，看到自己狂妄了吧？（龚辰思：看见了。）这是不是狂妄？狂妄到什么程度了？对我的话是理都不理。理我的话了没有？（龚辰思：你在这里现实的说话没理，但是看你的交通可是认真看了，但是没记住。）回忆今天上午你的那个表现，我说的那些话你搭理我了没有？我在跟你阐明的时候，在说的过程中，我才说了一半的时候你就插上话了，我就交通不下去了。你在插话的过程中，你还听不听我说话？（龚辰思：就没听你的。）没有跟上我走，你的意思是“不是，是这么回事”，把我的话推开，让我跟着你走，你要带领我。今天你是来寻求真理的，你想从我这儿得着一条路，可是我在这儿给你路的时候你不走，你推开了。如果是一个正常的寻求，我交通什么，你是跟着我交通的这个方向往过走呢，“你说这条路呢，哦，是这么走的，我就没认识到这儿，那我得这么去走”。但当我交通让你按这个方向走的时候，你从来没有走过，你是习惯性地走你自己的那条路。当我和你岔开以后，“哎，不对、不对，不是，我走的是这条路”，你想引导我跟着你的路走。你的那条路是什么路呀？你的那条路是狂妄自大的路。你让我跟着你自认为对的路走，把我和你交通的放在一边不搭理了，不说了。因为我过来不是和你商量办事，我要是和你商量，那就是我说了一半，你说“不对、不对，应该是这么走的”，然后我再说“你这个不对、不对，应该是往这边走呢”，是吧？可你是来寻求真道的，我不和你商量，我就这一条路，我“不尊重”你，我就这么“固执”，你只能走我这条路，听懂了吗？所以说我今天领教了你

的狂妄了，你刚开始倒给我带路呢，你说狂妄不狂妄？（龚辰思：狂妄。）给我带完路了，我这儿刚说我领教了你的狂妄了，一会儿你更来劲儿了，“我更狂妄的还在后边呢，我还得给祭司弟兄带带路呢”。（龚辰思：那个时候认识不到。）实行的路给你交通出来了，就是说不要持守自己，把老己放下，把老己钉在十字架上。你出来的第一个意念肯定是属于你自己的，你自己的那是什么？那就是头脑里边想象出来的蛆虫、粪土。所以你的第一感觉、第一印象、第一意念出来，那肯定是被撒但加工过的，你就不要想着它是真理，不可能。所以说你第一反应出来的事情，你就不要发言，不管你再怎么认为它对，“不行，这是我的想象，我得揣摩揣摩、寻求寻求，我得寻求真理”，先刹车，停下，这是不是就制止住狂妄了？这就是给了你一条怎么制止狂妄的路。

21　新时代人该守的诫命

虽说现在是国度时代，仍有许多规条人该守住，就像旧约守律法一样，人人应当作诫命来守。

1　今天人该守的最关键的是：不可论断实际神作的工；不可抵挡神所见证的人；在神的面前安分守己不可放荡；说话应有分寸，行事说话必须随从神所见证的人的安排；当敬畏神的见证，不可忽视神作工与神口说的话；不可模仿神的说话口气，不可模仿神说话目的……务必要守住。

2　不得欺哄隐瞒你眼前站立的神；不得在神面前说淫词妄语；不得花言巧语骗取神的信任；不得在神面前指手画脚，顺服一切神口说出的话，不得反抗抵挡也不可辩驳；不可随意解释神口所说的话，当警戒你的口舌警戒你的口舌，免得因你的口舌中了恶人的诡计；当警戒你的口舌，免得中了免得中了恶人的诡计。

3　当警戒你的脚步，免得越过神给你划分的地界，免得你站在神的角度上说狂妄的话，因而被神厌憎；不可随意传说神口所说的话，

免得让人嗤笑你，让魔鬼捉弄你；对今天神的所有作工都得顺服，即使不明白也不得论断，只能寻求交通；任何人不可越过神的原有地位，只能站在人的角度上事奉今天的神。

4　不能站在人的角度上来教导今天的神，这是错误作法；神所见证的人的地位谁也不许站谁也不许站，说话行事、心思意念都站在人的位置上。外表不可做明显抵挡神见证之人的事，这是人当守的，是人的职责，谁也不可更改，这是触犯行政的事，这是每个人都该记住的都该记住的。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新时代的诫命》

10命运多舛是神的主宰命定

（注：所有教会务必交通落实到位。）

一、经历坎坷得明白神心意

借着现阶段神话的审判刑罚，使我们所有人都认识到了命运多舛是神主宰的，尽管我们在尽本分上经历了很多的坎坷不平与痛苦患难，多数时候遇到的环境是一种难以接受的实情，但这一切都是神的主宰，这是不可否认的。从神话中看到："所以就人类肉体这个本性、本能来说，人类不应该像温室里的花一样，而应该经受来自人间的各种不顺利、坎坷、不如意，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之下人类就会发挥神所造的自由意志、思想，想方设法地、独立地、坚韧地、不惧任何困难地走下去、活下去，这样就会激发人各种各样的生活、生存的本能，人就能利用神所造的这个生存的本能去独立地生活，去面对每一次环境，面对周遭所有的人事物。"〔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怎样追求真理（三十九）》〕

从神话中更看明白了神的心意，我们不经历风霜只能是温室里的花朵，坎坷不平是我们的肉体的本能、本性所需要的，也是神对我们生命负责的初衷，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太脆弱，是经不起任何的风浪的，所以神才不得已给我们摆设更多的不顺利、坎坷不平、不如意，才能使我们的生命想方设法地、独立地、不畏惧任何困难地活下去，因为这些坎坷会激发我们的生存本能，神给我们的生存本能才会真正地发挥出来，使我们坚强地生存下去，这是神让我们临到各种苦难的出发点，也是让我们能够逐渐地越来越独立地生活在这个天地间。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良苦用心和心血代价。虽然现在各处环境四起，一方面我们在神话里明白了神兴起环境的目的意义了，也认识到神的作工就是来成全我们的，更是来检验工程的；另一方面，面对配合神的作工还得有真实的信心，不能因着环境兴起就软弱消极无力配合，我们更得明白神心意，神说："人摸不着圣灵作工的原则，对实际不认识，所以在进入的途中总是消极，远远看着神的要求而达不到，只是看着神话的确好，就是找不着进入的路。圣灵作工的原则是借着

人的配合，借着人主动地祷告、寻求、亲近神才能达到果效，圣灵才开启光照。不是圣灵单方面作，也不是人单方面作，两方面都不可少，人越配合，越往神所要求的标准上去够，圣灵越作工。人的实际配合加上圣灵的作工，才能产生实际的经历，产生对神话实质的认识，逐步这样经历，最后产生一个完全的人。神不作超然的事，在人的观念中认为，神是全能的，凡事都是神作，结果人就被动地等，不看神的话，也不祷告，专等圣灵的感动。而纯正领受的人则认为：我配合到哪儿，神就作到哪儿，神作工在我身上达到什么果效是看我怎样配合，当神的话说出来，我就竭力寻求往上去够，这是我当做到的。”（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对“实际”当如何认识》）

所以，面对现在神对我们的要求，不管有多艰难，我们都得迎难而上，我们配合到哪儿，神成全到哪儿。神作工在我们身上达到什么样的果效是看我们怎么配合，所以各方面的各项工作都需要我们用心来配合。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中配合神的各项工作，更需要依靠神、祷告神、仰望神，使我们因着时时呼求神而与天上的卫星电台接通，因着我们的呼求而得着神的看顾保守。

二、相关神话交通：

神说：“神的烈怒是一切正义力量与正面事物的保障

通过了解神所说、所想、所作的这些事例，你能否认识到神不容人触犯的公义性情？关于神的这方面性情，不管人能认识到多少，总之都是神自己独有的一方面性情。神的不容人触犯是神自己独有的实质，神的烈怒是神自己独有的性情，神的威严是神自己独有的实质，而神发怒的原则则是代表神自己独有的身份与地位，不言而喻，他也是独一无二的神自己实质的象征。神的性情是神自己原有的实质，他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任何的改变，也不会因着地理位置的改变而改变，他的原有性情是他固有的实质，无论他的作工对象是谁，他的实质不会改变，他的公义性情不会改变。当人触怒神的时候，神所发出来的是他原有的性情，这时他发怒的原则没有变，他独一无二的身份与地位没有变。他发怒的原因不是因为他的实质有了变化，不是因为他的性情产生了不同的成分，而是因为人与神的对抗触犯了神的性

情。人对神的公然挑衅是对神自己身份与地位的严重挑战，在神来看，人对神的挑战就是在与神较量，也是在试探神的怒气，而当人与神对抗的时候，当人与神较量的时候，当人在不断地试探神怒气的时候，也正是罪恶泛滥的时候，这个时候神的烈怒自然就会流露出来，就会表现出来，所以说，神烈怒的发出是一切邪恶势力不复存在的象征，是一切敌势力被毁灭的象征，这就是神公义性情的独一无二，是神烈怒的独一无二。当神的尊严、神的圣洁受到挑战的时候，当正义力量被阻挡、不被人看到的时候，也正是神的烈怒发出的时候。因为神的实质，所以地上凡是与神较量的、凡是与神敌对与神抗衡的这些势力都是邪恶的，都是败坏的，都是非正义的，都是从撒但来的，是属撒但的。因着神是正义的、是光明的、是圣洁无瑕的，所以，一切邪恶的、败坏的、属撒但的东西都将随着神烈怒的发出而消失。”（摘自《话·卷二　关于认识神·独一无二的神自己　二》）

神说：“祷告对你们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你祷告获得圣灵的作工，你的心就被神感动了，你里面爱神的劲也就出来了，如果你不用心祷告，不敞开心与神交通，神就没法在你身上作工。如果你祷告说完心里话之后，神的灵还没动工，你里面还没受激励，说明你的心不恳切，你的话不真实，还有掺杂。若你祷告之后得享受了，那你的祷告就蒙神悦纳了，神的灵也在你身上作工了。作为一个在神面前事奉神的人，缺乏祷告不行，如果你真把与神交通看成一种有意义、有价值的事，那你能放弃祷告吗？哪一个人都不能缺少与神的交通，若缺少祷告你就活在肉体之中，活在撒但的捆绑之中，没有真实的祷告就活在黑暗的权势之下。我希望弟兄姊妹每天都能有真实的祷告，但这不是守规条，必须能达到一个果效。愿不愿意少睡点觉，少享受点，清晨作一个晨祷，再享受神的话，这样清心祷告、吃喝神话更蒙神悦纳。你天天早晨这样实行，天天操练把心交给神，与神交通来往，那你对神的认识定会增多，更能够摸着神的心意。你说：‘神哪！我愿意尽上我的本分，为你在我们身上得着荣耀，为你能在我们这班人身上得享见证，我只有为你献上全人，求你在我们身上作工，让我能真心爱你、满足你，以你为追求目标。’你如果有这个负担的时候神定会成全你，你不是单为自己祷告，还要为着遵行神旨意、为着爱神祷告，这样的祷告最真实。你是不是为遵行神旨意祷告的人？

……

怎样进入真实的祷告？

祷告时得有一颗安静在神面前的心，有一颗真诚的心，是和神有真实的交通、祷告，不是要你说好听的话来欺哄神。祷告围绕神现在要作成的，愿神多开启光照你，将自己的实际情形与难处带到神面前祷告，包括和神立的心志。祷告不是为了走过程，乃是用一颗真心来寻求神，求神保守你的心，使你的心能够时常安静在神面前，在神给你摆设的环境当中使你能认识自己、恨恶自己、背叛自己，从而使你和神有一个正常的关系，真正成为一个爱神的人。

……

祷告最基本的常识：

1．不能盲目地随意说几句话，必须自己心里有负担，即必须有目标地祷告；

2．祷告必须得有神的话，在神话的基础上祷告；

3．祷告不能说老生常谈的话，应围绕神现实的说话向神祷告说心里话；

4．集体祷告必须围绕一个中心，必须是圣灵现时的工作；

5．都得学会代祷，这也是体贴神心意的一种表现。

……

祷告的意义是什么？

祷告是人与神配合的一种途径，是人呼求神的一种方式，是人受神灵感动的过程。可以说，没有祷告的人是没灵的死人，说明他无接受神感动的器官；没有祷告就达不到正常的灵生活，更不能跟上圣灵的作工；没有祷告就是与神断绝了关系，不能获得神的称许。作为一

个信神的人，祷告越多，即接受神的感动越多，这样的人就越有心志，越能接受神的最新开启，因此，这样的人才能被圣灵尽快地成全。”（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关于祷告的实行》）

神说：“谁敢抵挡我的众长子中的一个？谁敢再与我的长子作对？我定规不轻饶他！以往对我怎样敬畏，今天对众长子也要怎样敬畏，不要在我前一套、在我后一套，谁怎么样我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对我儿不忠，便是对我不孝，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因着我们本是一体，若对我好，而对众长子又是另一种态度，那这人无疑就是典型的大红龙的后代，因为他分割基督的身体，这罪永远不得赦免！要人人有所看见，见证我是你们的本分，见证众长子更是你们的职责，谁也不要推卸责任，谁若打岔，我立时收拾你！不要认为你自己了不起了，告诉你！越是这样的东西，越是我严厉惩罚的对象！越是这样的东西，越是没有希望的，而且是沉沦之子，我永远刑罚你！”（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一十六篇》）

神说：“那些撒但的种类听着！我说的每句话、我作的每件事都是为了成全我的众长子，所以你必须听从我的调动，顺服我的长子，否则我收拾你，叫你马上沉沦！现在众长子已开始执行我的行政了，因只有我的众长子配高举我的宝座，我已膏立我的众长子。若对我的众长子不服的，定规不是好东西，无疑是大红龙差来扰乱我经营计划的，这样的家伙赶紧从我家中赶出去，我不要这样的东西为我效力，让它永远灭亡，是马上，不耽延时日！作为效力的也得是经过我同意的，效力的必须是顺服听话的，不讲代价的，若是它悖逆，那它不配为我效力，我不需要这样的货，赶紧走开，我绝对不要！这下该清楚了吧！效力的必须得好好效力，不能扰乱，若你认为你没希望了，你就起来扰乱，我马上结束了你！作为效力的明白了吗？这是我的行政。”（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一十篇》）

三、让我们所有人共同献上祷告吧！

神哪！你的话语解决了我们多年来对你的误解，我们以前总认为好的命运是神给的，不好的命运是撒但残害的，但撒但残害又是你允

许的，所以对待自己不好的命运总认为是神在嫌弃我们、撇弃我们、不要我们，才给我们这样的命运。今天是你的话语打开了我们的灵眼，使我们看见了你的实质是善良美丽，虽然你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经历了太多的磨难，但我们今天终于理解了你的良苦用心，都是为了我们能够得着历练，让我们能够在寒风凛冽时仍然苍翠。神哪！“见证众长子”把国度建造的工作见证出去是神打败撒但的一个见证，是神国降临在地上的一个标志，所以我们必须向这一目标进军、扩展，因为见证“众长子”是神给我们的托付，是我们的本分，更是我们的使命与责任。而面对大红龙——无神论仇恨真理的国家，仇视、敌对、控制、追捕、残害信徒，根本不允许人有信仰，连一篇神话书籍都不允许存留，怎么可能要我们见证神的工作，又怎么可能让国度降临在地上呢！背负这样的使命还要面对这样的环境，很明显这就是一个信的检验，是神对我们的试炼，也是撒但向我们发出的挑战。我们的实际配合就是打败撒但的实行，所以我们要不畏千难万险。因这是神的托付，是我们该尽的本分，是冲破撒但黑暗权势为神献上的实际，是打败撒但的实际，是信的实际，是神给我们预备了站见证的机会，是神的高抬与恩待，我们义不容辞。我们理当为神的见证献所有，献上全人。神哪！道理上我们都知道，但我们缺乏真实、实际的信，毕竟不如以色列人，没有经历过神迹奇事，完全是因着神的话。神哪！为着你的见证，为着神的荣耀，为着神的旨意在地上得以通行，为着神国的早日降临，也为着我们的信，愿你开启、引导、带领我们，愿你怜悯保守我们，捆绑大红龙的手脚，要它抽不出身来，不要打岔搅扰我们见证神的工作，要众子民看见你的奇妙作为，看见你的主宰、安排，以此来认识神的权柄。神哪！更愿咒诅、刑罚那些逼迫拦阻我们的，惩罚那些掠夺、控制、威胁我们的大红龙，让神的烈怒降在它们身上，让所有跟随你的人都看见神的怒气，看见、认识神的公义性情。

让我们所有人一日两次祷告，共同祷告来求得神对我们的怜悯！

2024年5月17日

六月

1 赴羔羊婚娶筵席

神说："我天天在发声，天天在说话，天天在显明我莫大的神迹奇事，都是我的灵在作工，在人的眼中，我只不过是个人，但我就在这个人身上显明我的一切，显明我的大能。

因人都忽略我这个人，忽略我的所作所为，都认为是人做的事，但你不想一想在人能做到我作的事吗？人都是这样不认识我，不明白我的说话，不理解我的作为。邪恶、败坏的人类啊！我何时把你吞灭呢？何时把你葬于硫磺火湖呢？多少次我从你们中间被赶出去，多少次人把我侮辱、讥笑、毁谤，多少次公开论断、抵挡我，瞎眼的人类啊！不知道你们是我手中的一把泥？不知道你们是受造之物吗？如今，我的烈怒发出，无人能招架住，只是连连求饶，但我的工作既运行到这一步，就无人能改变，受造的必须还都得归回泥土之中去，不是我不公义，而是你们太败坏、太猖狂，因你们被撒但掳去，做了撒但的工具，我是圣洁的神自己，我不能沾染污秽，我不能占有污秽的殿宇。从今以后，我的震怒（比烈怒更严重）开始向列国列民倒下，开始刑罚每一个从我来又不认识我的败类，我对人类恨恶到极点，再不宽容下去，而是使我的全部咒诅都倾倒下来，绝对再没有怜悯、慈爱，全部焚烧净尽，只让我的国度存留，让我的子民在我的家中对我赞美，向我归荣耀，向我永远欢呼不止（指子民的功用）。我的手开始正式刑罚在我家中的、在我家外的，凡是作恶的一个也逃不出我的手心，逃不出我的审判，必须人人都过关，都向我敬拜，这是我的威严，更是我宣告给作恶的人的一条行政。谁也救不了谁，只能是各顾其身，但怎么也逃不出我刑罚人的手，之所以说我的行政严厉，就在此处显明，这是人都能亲眼看见的事实。

当我开始发怒之时，大鬼小鬼都抱头到处逃窜，深怕我的手击杀了它，但谁也难逃我的手，我的手拿一切刑具，我的手控制一切，我的手掌握一切，无人能摆脱，这是我的智慧。当我来在人间时，我就作好了各项准备工作，为我在人类中开展工作打下了基础（因我是智

慧的神，该作什么，不该作什么，我都合适地处理），当一切安排妥当之后，我就道成肉身来在人世，但没有一个人认识我，除我开启的人以外，那些悖逆之子都对我抵挡，都羞辱我，都给我冷眼，但最终都让他们规规矩矩、老老实实。虽然在人看我没作什么，但我的大功早已告成（人都对我这个人心服口服，这是标志）。我今天起来刑罚一切抵挡我的各种各样的邪灵，跟从我多长时间也不行，必须得从我身边退去，凡是敌我的，我都不要（都是不通灵的、被邪灵占有一时的、不认识我的），一个不要！都废去，做沉沦之子！在今天为我效力之后，就都退去！不要总赖在我的家里，不要总是厚着脸皮混饭吃，凡是属撒但的，就都是魔鬼之子，是永远灭亡的。一切抵挡我的都悄悄地从我身边退去，所以我的工作运行步伐更加畅通无阻，再没有一点搅扰，我一下令，一切都成，没有一点障碍，没有一点拦阻，都在我的目光中倒下，都毁于我的焚烧之中，足见我的全能，足见我的全备的智慧（在众长子身上所作的），从中更加荣耀我名，更加给我加添荣光。从我的作事当中，从我说话的口气当中，你们都看见，在我家中我把我的工作彻底完成，我开始转向外邦，从外邦之中开展我的工作，执行我的下一步工作。

在我的话语当中，多数都不符合你们的观念，但我儿你不要离开，不符合人的观念不等于不是我的发声，就是因为不符合人的观念，才足以证明是我的发声，若符合人的观念便是邪灵作工了，所以在我的话上要多下功夫，作我所作，爱我所爱。在这末了时代，也是一切灾难重新起头的时代，更是我显明我的全部性情的时代，当我那神圣的号角全部吹响之时，人就真正害怕了，就谁也不敢作恶了，而是俯伏在我面前领略我的智慧，领略我的全能。我毕竟是智慧的神自己！谁能驳倒我？又有谁敢起来与我对抗？有谁敢不承认我的智慧？谁敢不认识我的全能？当我的灵在各处大作工的时候，人都认识我的全能了，但并未达到我的目的，我是要让人因着我的烈怒看见我的全能，看见我的智慧，看见我本体的荣耀（全在众长子身上，一点不差，除众长子之外，无人能作我的本体的一部分，这是我命定的）。在我的家中就有无穷无尽的、人测不透的奥秘，当我发声说话时，人都说我太无情，说那么多的人已爱我到一个程度，为什么我说是大红龙的子孙？而且我要一个一个地撇弃？难道在我的家中，人再多一些不是更好吗？但我仍然这样作，我预定的数目不能多一个，不能少一

个（这是我的行政，不仅是人不能改动，就连我自己也不能改动，因我不能在撒但面前屈服，足见我的智慧，足见我的威严，我是独一的神自己，只有人在我前跪拜，没有我在人前屈服），正是这一点最羞辱撒但。在我拣选的人当中，都是谦卑、顺服、听话而且诚实能卑微隐藏地事奉我的（撒但想用这来羞辱我，但被我打了回去），从这些人身上足见我的性情。当我打了胜仗归回之时，我就膏立了我的众长子在我的国中作王，我才开始安息了，因有我的众长子与我一同作王，我的众长子就代表我，是我的发表。在他的卑微隐藏的事奉中顺服我，在他的诚实当中执行我话，在他的诚实当中说我所说，在他的谦卑当中来荣耀我名（不张狂，没有野性，但带着威严、带着烈怒）。我的众长子们！审判宇宙世界的时候到了！我赐给你们祝福，我加给你们权柄，我赏给你们福分！一切一切都已成功，都由你们来操纵，由你们来摆布，因我是你们的父，我是你们的坚固台，我是你们的避难所，我是你们的后盾，我更是你们的全能者，而且是你们的一切！一切在我的手中，一切又在你们的手中，不仅是在今天，也是在昨天，更是在明天！不值得庆幸吗？不值得你们欢呼吗？你们都从我接受你们应得的一份吧！我的一切都给你们，不存留一点儿，因我的财产都是你们的，我的丰富在你们身上，这是我造你们之后说‘甚好’的原因。

今天你们在做的，你们在想的、说的，你们知道是谁支配的吗？你们做的一切又都是为了什么呢？我问你们，你们怎样赴羔羊婚娶的筵席呢？是在今天吗？还是在以后呢？什么是羔羊婚娶的筵席呢？你们不知道吧！那我就给你们解释：当我来在人世的时候，我就布置了各种各样的人、事、物为今天我这个人效力，如今一切都成了，我就把效力者都甩到一边去，这些与婚娶的筵席又有什么联系呢？当这些人为我效力之时，也就是我被成全为羔羊之时，我就体尝了婚娶的筵席的滋味。就是说，在我人生中所受的苦、所作的事、所说的话、所处的人、所作的一切都是婚娶的筵席。在我这个人受膏之后，你们跟从了我（这时我是羔羊），所以你们在我的带领之下，领会了各种各样的痛苦、灾难，世人的弃绝、毁谤，家庭的弃绝，而且在我的祝福之中生活，这些都是羔羊婚娶的筵席，因我带领你们所作的，都是为了得着你们，所以用‘婚娶的筵席’。但这些都是筵席的一部分，在以后，也可说成是在今天，你们所享受的、你们所得到的、你们与我同

掌王权都是筵席。我的爱临到一切爱我的人身上，凡我爱的，必存到永远，永不废去，永远在我的爱中，是永远！”（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零九篇》）

看了这话有什么感觉？有没有感觉？冯达说说。（冯达：我说不上来什么，但是我感觉挺震撼的。）怎么震撼？（冯达：今天这么有福气，临到这些环境是神所摆布的。）“我天天在发声，天天在说话，天天在显明我莫大的神迹奇事，都是我的灵在作工，在人的眼中，我只不过是个人，但我就在这个人身上显明我的一切，显明我的大能。”“我天天在发声”，你看神来在地上作工多长时间，说了多少话。刚开始教会建造的时候，“天天在发声，天天在说话，天天在显明我莫大的神迹奇事”，这个神迹奇事没人去看，人是看肉眼能看见的神迹奇事，可神作成的工作你看见了吗？神的话句句入耳，震耳欲聋，神发声说话以后震动天宇，震动各宗各界。你看神开始作工以后，各宗各界都害怕神的话，去传福音的时候都害怕咱的人，“人家那个道高”，他们用各种方式、办法来拦阻咱的人。但是各种方式、办法拦阻不了，神的工作依然浩浩荡荡扩展开了。宗教界逼迫，外邦人弃绝，大红龙在那儿拦阻，可是哪个拦阻住了呢？这工作依然成就了。这是不是大的神迹奇事？神作工多年，神一开始作工大红龙就追捕了，追捕了二十多年，你说大红龙对神的追捕是什么？是不是说追捕逃犯啊？那是全国抓捕，这么长时间抓捕到了吗？（没有。）根本动不了。二十多年了，不仅抓捕不了，直到2012年神出国了。神怎么出国的？不是逃跑了的，是光明正大坐飞机走的。而大红龙说神是卷款走的，这是胡说八道，怎么卷款走的？是直接通过银行打款打过去的，怎么卷款了？你也知道坐飞机是不能带钱的，神也没带钱。就在大红龙眼皮底下，就是银行转过去钱的，怎么能说卷款呢？是合法转过去的。这是不是大的神迹奇事？在外人来看是因为抓捕神才出国了，神作工二十多年出国了吗？出国是击打牧人羊群分散了，神的一步工作到时候了。神说教会建造在什么时候结束？家喻户晓，人人都起来见证的时候。敲锣打鼓，传三天黑暗，全国都知道了，作工结束了，神就可以走了，神在地上是自由的。从外表、从肉眼看是抵挡、是拦阻，可什么能拦阻了神的工作呢？不都是效了一步力吗？不信派起来抵挡、拦阻，也只是起来扮演了一个不信派的角色而已；大红龙的逼迫只是证明大红龙逼迫，逼近得针插不进来、水泼不进来，以此来证实一下大

红龙是最低等的、最黑暗的，用这个来抓捕大红龙的罪状呢。它能做了什么呢？它什么也做不了，只是把它显明了。这是不是莫大的神迹奇事？（嗯。）然后神出国又扩展了外国的福音工作，出国了大红龙还想利用各种手段把他们遣送回来，遣送回来了吗？有作用吗？（没有。）所以说“我天天在发声，天天在说话，天天在显明我莫大的神迹奇事”。就是神出国了，跟随的人还不是照样跟随吗？还不是照样吃喝神话吗？大红龙能管了什么呢？它控制人能控制了什么呢？处处能看见神莫大的神迹奇事。击打牧人羊群分散了，下一步工作开始了，国度建造又开始了，这是不是又是一个神迹奇事？（是。）“都是我的灵在作工”，莫大的神迹奇事证明什么？“都是我的灵在作工”。基督只是说话，基督怎么说，圣灵怎么作。你看见基督先把作工步骤发表出来，又兴起大红龙来效力，大红龙是不是效力？神说大红龙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效力，那现在是不是抽出时间来效力？百忙之中，里边已经混作一团了，外面还有打仗的声音，还有逼迫，还得抽出时间为神效力，还得来检验神选民。“在人的眼中，我只不过是个人，但我就在这个人身上显明我的一切，显明我的大能。”这是不是显明大能？神的话一句一句应验了。击打牧人羊群分散，从大患难走出来一班得胜者，这都看见了。“因人都忽略我这个人，忽略我的所作所为，都认为是人做的事，但你不想一想在人能做到我作的事吗？”你如果是一个逃犯，你在中国逃了二十多年，最后还能坐上飞机光明正大地走了？大红龙把多少人追捕到国外，最后还要抓回来，它怎么没把神抓回来，从这里看见了神迹奇事。“人都是这样不认识我”，“都是”，所有人都是把基督看成一个人，根本不搭理神说的话。神说你把基督说的话、人子、灵信为一就行了，咱没有信为一。只是看着基督是人。“人都是这样不认识我，不明白我的说话，不理解我的作为。”神说话人听不懂，神的作为人不理解，人不去看，不去看神作的事。各宗各派起来抵挡神，大红龙抓捕；祭司弟兄刚开始出来作工的时候，大红龙把宗教界的大带领都抓了，这是不是圣灵作的事？（嗯。）但人不去看。

“人都是这样不认识我，不明白我的说话，不理解我的作为。邪恶、败坏的人类啊！”为什么邪恶、败坏呢？神所说的话人不去认识，神所作的事人也不去认识。“邪恶、败坏的人类啊！我何时把你吞灭呢？何时把你葬于硫磺火湖呢？”这是神对人的一种恨。邪恶、败坏，为什么邪恶、败坏呢？你是一把尘土，神造了你，神说的话你居然不

搭理、不想、不寻思、不揣摩，神作的事你也不搭理，怎么能不让神恨恶呢！“我何时把你吞灭呢？何时把你葬于硫磺火湖呢？”这是神真实的真情告白。“多少次我从你们中间被赶出去，多少次人把我侮辱、讥笑、毁谤，多少次公开论断、抵挡我，瞎眼的人类啊！”“多少次我从你们中间被赶出去”，赶了没有？冯达，你赶了没有？（冯达：赶了。）怎么赶的？（冯达：刚开始听到这些环境以后就紧张，不认识神的作为，不认识神的作工，不相信。）2012年的时候，谁还承认神话？那是不是把神赶出去了？谁相信神的话？神告诉你没有真实的带领人，你能相信吗？告诉你没有真实的带领人你也信不来，你只相信带领的话，消极、软弱走不动。“多少次我从你们中间被赶出去，多少次人把我侮辱、讥笑、毁谤”，什么是侮辱？“大红龙大还是神大？”这是不是侮辱？大红龙抓捕把人吓得尿裤子，是不是侮辱？担心、害怕这个环境，睡不着觉，“这怎么弄呢？”是不是侮辱？“讥笑、毁谤”，还消极软弱走不动了，这是不是不承认神？把神赶出去，羞辱、嗤笑、毁谤，信不来了，背叛。“多少次公开论断、抵挡我”，你只是心里消极、软弱、侮辱了？你是多少次公开论断、毁谤，说出来了，在教会开始评论了！“瞎眼的人类啊！不知道你们是我手中的一把泥？”你是谁呀？神手中的一把泥！“不知道你们是受造之物吗？”神是造物的主，咱是受造之物，从一开始信神咱就知道咱是受造之物，可是跟随神多年以后，还承认自己是受造之物吗？不承认自己是受造之物。“如今，我的烈怒发出，无人能招架住，只是连连求饶，但我的工作既运行到这一步，就无人能改变，受造的必须还都得归回泥土之中去，不是我不公义，而是你们太败坏、太猖狂，因你们被撒但掳去，做了撒但的工具，我是圣洁的神自己，我不能沾染污秽，我不能占有污秽的殿宇。”“如今，我的烈怒发出”，看见神的烈怒了没有？2012年是击打牧人羊群分散，到现在12年过去了，神作工结束了，外邦人都知道在2024年中国要出现圣人，而且新的世界要开始，这个圣人不是指哪个人要统治天下，而是代表着一种思想的拔高，代表着一个新的时代。外邦人都知道，咱就更不要说了，神跟咱说了多少了，咱也都看见了。“我的烈怒发出，无人能招架住，只是连连求饶”，过完年以后你看看，各地方爆炸接连不断，火灾每天都有，都是那么大的火灾，没有发生在你身上你感觉不到，但是你得醒悟呀，这是神借此来提醒、警醒你。就像出埃及一样，十灾降在埃及人身上了，以色列民

看不见？认识不到？看不见神的威严？外邦人干什么呢？不信派干什么呢？神早就告诉你降下灾难是要干什么，是毁灭外邦人来警醒跟随神的人。地震、冰雹，你看那冰雹，咱以前见过拳头大的冰雹吗？把车都砸坏了，而且冰雹能下得跟雪一般厚。四月二十几号快五月份了，还下雪呢，下雪还响雷呢，这不是神已经向人显现了？“我的烈怒发出，无人能招架住”，谁能招架得住？麦子快成熟了，刮了一股大风刮倒了，后来一场冰雹给打烂了，再一场雪过来掩盖了，麦子绝收了。“只是连连求饶”，咱看见不是一个地方这样，是大批的。“但我的工作既运行到这一步，就无人能改变”，谁能改变？大红龙不想让你信神，想掩盖神的作为，说各种灾难是从哪来的？说是美国研究的气象武器，是美国用卫星造成的灾难来毁灭中国呢。大红龙会想象吧？它怕人去信神，想把神的作为给掩盖了，归结到人的作为上。“受造的必须还都得归回泥土之中去”，“归回泥土之中去”，什么意思？地震、瘟疫、饥荒临到的时候是什么结果？死亡。死了以后不就是一把泥土吗？依然回到泥土中去。“不是我不公义，而是你们太败坏、太猖狂”，怎么败坏了？一个受造之物连神的话都接受不了，太猖狂。一个受造之物在造物主面前是什么表现？太败坏、太猖狂！“因你们被撒但掳去，做了撒但的工具”，为什么神这样对待呀？就因为你被撒但掳去做了撒但的工具，让撒但用了。“我是圣洁的神自己，我不能沾染污秽，我不能占有污秽的殿宇。”神是圣洁的，你猖狂、你悖逆，神就不作工。“从今以后，我的震怒（比烈怒更严重）开始向列国列民倒下，开始刑罚每一个从我来又不认识我的败类”，你从今年就能看见，现在神不是烈怒了，是震怒，震怒比烈怒更严重。因为可以看见，现在不只是中国有灾难，是全世界都有灾难，火灾、地震等等。“开始向列国列民倒下，开始刑罚每一个从我来又不认识我的败类”，咱看见了灾难，再看看神的话、神的作工，神作工几十年了，作工到这个时候了，各国的灾难也加大了，是不是基督怎么说圣灵怎么作？（是。）从这里更印证了是一位灵作的，这是不是就看见神了？（是。）用这个来看见这是神作的。“开始向列国列民倒下，开始刑罚每一个从我来又不认识我的败类”，每一个从神来的受造之物，哪一个不是神造的？“我对人类恨恶到极点，再不宽容下去”，世界停止不前了，从瘟疫那一年开始，是不是就开始倒挂了？各行各业经济不景气，人的思想开始变了，原来是追求钱财、地位、名誉，追求挣钱买房、买车，

一场疫情把人关在家里关得人思想变了，都开始注重生命了，躺平了，年轻人也不结婚了。“我对人类恨恶到极点，再不宽容下去，而是使我的全部咒诅都倾倒下来”，神不再宽容人类了，反过来神的全部咒诅临到人类了。“绝对再没有怜悯、慈爱”，神跟咱说“绝对”，人信神都想着得恩典，想回归恩典时代呢，可能吗？时代不一样了。为什么说各邦各派都得归回到神家来呢？如果还有慈爱、怜悯的话，谁来呢？谁来接受审判刑罚呢？没了。人信神都想得慈爱、怜悯，都想活着、得恩典，但神在这儿说绝对再没有慈爱、怜悯了，没有了。说没有了，让你看见就是没有了，你经历了看不见？没有怜悯、慈爱了。“绝对再没有怜悯、慈爱，全部焚烧净尽，只让我的国度存留”，有的人看见外邦人挣钱好好过日子，他也想回归世界好好过日子，可能吗？绝对再没有慈爱、怜悯。“全部焚烧净尽，只让我的国度存留，让我的子民在我的家中对我赞美，向我归荣耀，向我永远欢呼不止（指子民的功用）。”这是神计划要作成的。“我的手开始正式刑罚在我家中的、在我家外的”，以前说审判刑罚从神家起首，现在呢？在神家的现在审判刑罚都经受不住了，是不是想逃跑呢，想回归世界呢？那你回吧。怎么呢？家里、家外都要刑罚。在家里是和你说话呢，让你听着明白、认识。在外边呢？和你说话吗？直接刑罚你，你跑不了。“凡是作恶的一个也逃不出我的手心”，你说总害怕大红龙抓捕，这是什么呢？神就告诉你了，在家中的，在家外的，“凡是作恶的一个也逃不出我的手心，逃不出我的审判，必须人人都过关”。谁想逃跑呢？能逃跑得了？大红龙来了就是效力的，就是让它来逼迫的，就是来显明人的。如果没有大红龙，你说出环境的那个地方的人还在怎么呢？都还在梦中呢，“我信着呢，我跟随着呢，我聚会呢，我不停点地跑着呢”。你是跟随神的人吗？神说：“那些口头跟随神的人最好睁大眼睛看看自己信的到底是谁，你信的到底是神还是撒但。若你知道自己信的不是神而是你的偶像，那你最好不要说自己是信神的；若你不知道自己到底信谁，那你最好也不要说自己是信神的，这样说是亵渎！”（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对不行真理之人的警告》）但是神要处理人，得让人心服口服，神兴起环境，“大红龙，去把他抓起来，看他还信不信”，这不是一下就显明了吗？所以说环境是由神摆布，那是神兴起来的，有神的心意呢，咱不轻易去评论，而是去认识，看见神的全能与智慧，神作工的意义在哪。把人显明出来不是好

事吗？神作工结束了，各从其类了，神也交通到这儿了，动物的灵，人的灵，魔鬼的灵，这是不是更能够看清神的作为？神的话一出，事就成了。以前有一个人被抓了，平时看着好着呢，又能殷勤招待又能传福音，结果一被抓，背叛了，显明了以后说什么话呢？“都是信神的，就抓我呢？就不抓他？我把知道的人都举报了。只抓我不抓他？就我一个人坐监呢？他也得坐监。”这是什么呀？如果没有被抓，你看着人家还是传福音人员，这一抓这不就是魔鬼样嘛。大红龙不问他，他还主动给人家汇报呢，心里不平衡，嫉妒，“我下地狱了，你还想信呢？”他知道谁信就告诉大红龙了。这是他后来直接和一个姊妹说的话，姊妹给反映回来的。你说能说出这话，这不是显形了？你说没有大红龙效力，人能显形吗？“凡是作恶的一个也逃不出我的手心，逃不出我的审判，必须人人都过关”，基督这么说了，事就要这么成呢，必须得人人过关。“都向我敬拜，这是我的威严，更是我宣告给作恶的人的一条行政。”这是行政，作恶的人一个都跑不了。神都告诉你是行政了，你还说什么呢？“谁也救不了谁，只能是各顾其身，但怎么也逃不出我刑罚人的手”，你别想逃，怎么也逃不出神的手。“之所以说我的行政严厉，就在此处显明，这是人都能亲眼看见的事实。”这次李珍她们三个人出环境，李珍这是给她交通过多少次了，悖逆，就是扭转不过来，还记仇呢，你说她能不临到这个环境？最后检验一下，看她还有信没信。那两个人，其中一个有认识，就像彼得一样愿意为神献上，那就献上，看她行不行，让她作个见证。另一个是刚从家出来，不懂、不明白的时候她怎么悖逆的，还能说出“神大还是撒但大？”之前做了几年带领没有浇灌过，这两个月也给她浇灌了，她也进入了，也知道了，看着她也能正常尽本分了，但长大了没有？神的作工不是停止不前的，要继续拔高，好，摆设环境再检验一下。这不是正常吗，不正合乎神作工的原则吗？没有超出神作工原则以外。“之所以说我的行政严厉，就在此处显明，这是人都能亲眼看见的事实。”你从这儿看见神的作为，你还能埋怨？还能有消极？不能了，你看见了神，你是接受、顺服、赞美。怎么赞美呢？神家是不是洁净了？不用你去开除人，也不用你去分辨人，你分辨的是对还是错呢？借着这个环境，还用你分辨呢？本性流露出来了，大红龙替你做了，你只管进入。

“当我开始发怒之时，大鬼小鬼都抱头到处逃窜，深怕我的手击杀了它，但谁也难逃我的手，我的手拿一切刑具，我的手控制一切，我的手掌握一切，无人能摆脱，这是我的智慧。”神那时候说灾难从南到北，南方的风大到人晚上睡觉能从十八楼刮下来，你看广东现在灾难最大、最多了，企业几乎全部关门，风灾来了躲不过，冰雹来了躲不过，人祸躲不过。有的政府部门没有什么经济来源了，它就从百姓身上搜刮，直接就去你家里面把你的电动车推走了。这边是在路上查呢，还没有推呢，只是查到了罚款，那边直接给你从家里面推走，地里面还要罚你款。“我的手拿一切刑具，我的手控制一切，我的手掌握一切，无人能摆脱，这是我的智慧。”谁能摆脱了？你躲了这个躲不了那个。“当我来在人间时，我就作好了各项准备工作，为我在人类中开展工作打下了基础（因我是智慧的神，该作什么，不该作什么，我都合适地处理），当一切安排妥当之后，我就道成肉身来在人世，但没有一个人认识我，除我开启的人以外，那些悖逆之子都对我抵挡，都羞辱我，都给我冷眼，但最终都让他们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咱接受国度建造以后，你看这些人什么表现？抵挡，你看看冬冬的流露。“那些悖逆之子都对我抵挡，都羞辱我，都给我冷眼，但最终都让他们规规矩矩、老老实实。”你想逃，往哪儿逃？你想跑，往哪儿跑？最后你不还是得求告于神？你跑到世界上，现在是神家、世界一起刑罚，哪有让你可转移的地方。你倒想着“我活上几年，活完这一辈子拉倒吧”，可你想想你往哪跑呢？哪能逃脱了呢？你跑出国外都不行，灾难一起降下了。“虽然在人看我没作什么，但我的大功早已告成（人都对我这个人心服口服，这是标志）。”神的大功告成就是把人征服了，神话都应验了，哪个不服？“我今天起来刑罚一切抵挡我的各种各样的邪灵，跟从我多长时间也不行”，现在是什么时候？这就是要刑罚一切抵挡神的。“跟从我多长时间也不行，必须得从我身边退去，凡是敌我的，我都不要（都是不通灵的、被邪灵占有一时的、不认识我的），一个不要！都废去，做沉沦之子！在今天为我效力之后，就都退去！不要总赖在我的家里，不要总是厚着脸皮混饭吃，凡是属撒但的，就都是魔鬼之子，是永远灭亡的。一切抵挡我的都悄悄地从我身边退去，所以我的工作运行步伐更加畅通无阻，再没有一点搅扰，我一下令，一切都成，没有一点障碍，没有一点拦阻，都在我的目光中倒下，都毁于我的焚烧之中”。“一切抵挡我的都悄悄地从我身边退去”，

神现在交通魔鬼的灵，动物的灵，人听了以后对自己都有了认识，都看见没归宿了。“所以我的工作运行步伐更加畅通无阻，再没有一点搅扰，我一下令，一切都成”，神只管说话，一声令下，魔鬼投胎的、动物投胎的看了以后不就消极退去了？“都在我的目光中倒下，都毁于我的焚烧之中”，怎么焚烧的？神的话不合你的观念，你不喜欢正面事物。“一切抵挡我的都悄悄地从我身边退去，所以我的工作运行步伐更加畅通无阻，再没有一点搅扰”，神交通了“做带领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然后又交通了“怎样追求真理”，这又给咱交通正面事物、反面事物，各种灵的表现，神不要什么，要的是什么，是不是人看得见的？“都在我的目光中倒下，都毁于我的焚烧之中，足见我的全能，足见我的全备的智慧（在众长子身上所作的），从中更加荣耀我名”，“在众长子身上所作的”，众长子所作的见证——打败众仇敌，这不是从中更加荣耀神的名？“从中更加荣耀我名，更加给我加添荣光。从我的作事当中，从我说话的口气当中，你们都看见，在我家中我把我的工作彻底完成，我开始转向外邦，从外邦之中开展我的工作，执行我的下一步工作。”从这儿能看见神的作工步骤，把神家内部洁净了，也看见神的作为了，人开始进入信神正轨了，开始能作见证了，这些人该退的退去了，该跑的也跑了，这就开始作外邦的工作。“在我的话语当中，多数都不符合你们的观念，但我儿你不要离开，不符合人的观念不等于不是我的发声，就是因为不符合人的观念，才足以证明是我的发声”，人总爱用自己的观念去衡量神的作为。“在我的话语当中，多数都不符合你们的观念”，神要兴起大红龙来效力呢，要扬场。你让扬场吗？你不让扬场啊！这是不是不符合你的观念？神要兴起大红龙，兴起风来，兴起敌基督、假带领，兴起一股邪说谬论，兴起迷惑人的，让你去分辨认识，你不去分辨认识，反过来还怎么呢？还衡量神的作工，还担心呢，还害怕这是不是神的作工，还怀疑呢！“但我儿你不要离开，不符合人的观念不等于不是我的发声，就是因为不符合人的观念，才足以证明是我的发声”，不符合你的观念才是神的作工，符合你的观念那就不是了，因为你是从哪儿来的？你是撒但加工过的。“若符合人的观念便是邪灵作工了，所以在我的话上要多下功夫，作我所作，爱我所爱。”咱不是在神话上下功夫，咱是在哪儿下功夫呢？在自己的观念里面，“哎呀，我感觉，我认为”。咱的“我感觉、我认为、我觉得”成了真理，把神话都否了。“在这末了时代，也

是一切灾难重新起头的时代”，灾难是个起头，想一下灾难要有多大，要有多长时间，你跑，你能往哪儿跑呢？（冯达：跑不了。）“更是我显明我的全部性情的时代”，是要显明神的全部性情。在律法时代向以色列人显明神的性情，在这儿是不是也要显明啊？因为神在这儿说了“更是我显明我的全部性情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全部显明，律法时代怎么出埃及，怎么惩罚那些不信派的，在这个时代也是一样的。

“当我那神圣的号角全部吹响之时，人就真正害怕了”，现在人怎么呢？不害怕吧？（嗯。）因着什么不害怕？神圣的号角还没有全部响起。怎么就全部响起了？在各种灾难降下的时候。每个灾难降下是不是一种号角？你不相信，你用观念衡量，还“我认为、我感觉”，想逃跑呢，神话看不进去，不感兴趣还瞌睡呢。你在灾难下来的时候还瞌睡呢？“人就真正害怕了”，那个时候人就真正害怕了。“就谁也不敢作恶了”，那个时候谁也不敢作恶了，而是怎么呢？“而是俯伏在我面前领略我的智慧，领略我的全能。”那个时候信神正式开始。“我毕竟是智慧的神自己！”也就是说在这个时间好像是个低谷，神的话麻木痴呆的人看不见、不相信，神的号角还没有全部响起，人还没有真正的害怕，想干什么还干什么，处于低谷时期。但全部响起以后，人就开始不得不领略神的智慧，不得不寻求神了，在灾难里面都去祷告神、寻求神了，哪一个不求救于神呢？“我毕竟是智慧的神自己！谁能驳倒我？又有谁敢起来与我对抗？有谁敢不承认我的智慧？”到那个时候，各种作恶的人惩罚了，惩罚各种恶人，灾难都下来了，每一个人受到咒诅，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刑罚，谁敢不承认神的智慧？“又有谁敢起来与我对抗？有谁敢不承认我的智慧？谁敢不认识我的全能？”诚实人掌权了，跟随神的子民掌权了，悖逆的人掉到灾祸里面了，谁能不承认神的智慧、全能？“当我的灵在各处大作工的时候，人都认识我的全能了”，“当我的灵在各处大作工的时候”，是不是赏善罚恶啊？当赏善罚恶的时候，当神的灵大作工的时候，也就是事实临及，你抵挡就刑罚。当刑罚立即临到的时候人怎么了？“人都认识我的全能了”，这个时候人都认识神的全能了。就像以色列民刚开始出埃及一样，抵挡、悖逆的人就有死亡临到。这个时候你放荡了，想说什么说什么，想背叛背叛，神不搭理你，但那个时候就事实临及，那个时候就看见神的全能了。“但并未达到我的目的，我是要让人因着我的烈怒看见我的全能，看见我的智慧，看见我本体的荣耀”，怎么看见神的智慧、本

体的荣耀呢？“全在众长子身上，一点不差，除众长子之外，无人能作我的本体的一部分，这是我命定的。”也就是看众长子怎么做，“一点不差”。“在我的家中就有无穷无尽的、人测不透的奥秘，当我发声说话时，人都说我太无情，说那么多的人已爱我到一个程度，为什么我说是大红龙的子孙？”神让人看见神的智慧，看见神的全能。你看李珍和张初，给她们交通了多长时间，她们就是要硬着颈项，这不是让你看见了？你看金维那时候怎么过来的，不也是应付糊弄，不也是悖逆、欺骗？他姐不在了，他最喜欢的狗不在了，这才害怕。他还想挣个四百万呢，我说“那是个骗子，你这个成不了”，他不听，最后被骗了，他看见我说的话在他身上都应验了，他不敢了，害怕了，害怕我说话了。所以说在人看见什么了？“我是要让人因着我的烈怒看见我的全能，看见我的智慧，看见我本体的荣耀（全在众长子身上，一点不差，除众长子之外，无人能作我的本体的一部分，这是我命定的）。在我的家中就有无穷无尽的、人测不透的奥秘，当我发声说话时，人都说我太无情，说那么多的人已爱我到一个程度，为什么我说是大红龙的子孙？而且我要一个一个地撇弃？难道在我的家中，人再多一些不是更好吗？”“而且我要一个一个地撇弃？难道在我的家中，人再多一些不是更好吗？”这是不是人的想象？（嗯。）在审判刑罚中，在揭露解剖中你看见什么了？有多少人说爱神，可是在揭露解剖中你看见谁爱神呢？都是魔鬼！这是人的想象。“但我仍然这样作，我预定的数目不能多一个，不能少一个（这是我的行政，不仅是人不能改动，就连我自己也不能改动，因我不能在撒但面前屈服，足见我的智慧，足见我的威严，我是独一的神自己，只有人在我前跪拜，没有我在人前屈服）”。你看冬冬为什么要和我打斗？冬冬是不是想让我向他屈服呢？（嗯。）他总想见证一下自己，我揭露解剖他他总觉得是我打他。我和他交通，他说是来寻求一个问题，其实他是来刁难我一下，让我解决不了，给我难堪，证明他比我高。我一开始不给他解决，我说“你不是来看病的，你是来搞传销的，你是来卖药的，你是来卖弄的，你是来玩弄真理的”，他从始至终没有公开说他是来吃药的，这不就显明他了吗？可是逼到那儿了，他也没办法不说。等我给他解决完以后，他不是说吃药，不是说这个药好，医生好，给他看的病好，他是说什么呢？（他的身体强壮。）你说气人不气人？再刺激一下就没办法干了。我说“你不见证自己能死啊？你一个受造之物，你来这儿是

敬拜神呢，见证神呢，可你说的每句话都是为了见证自己”。所以他说“我不管怎么说你都得把我打回来”，我说“那是肯定的呀”。“这是我的行政，不仅是人不能改动，就连我自己也不能改动，因我不能在撒但面前屈服”，不管是什么，不能在撒但面前屈服。不管你有什么诡计也好，流露出悖逆也好，都要把你打回去，那是我的本分，那是我的责任，我得荣耀神。“足见我的智慧，足见我的威严，我是独一的神自己，只有人在我前跪拜，没有我在人前屈服”，你总嫌我羞辱你，这是我的使命，这是神的命定。“正是这一点最羞辱撒但。”所以冬冬怎么也接受不了，干不下去了，消极得还想回去呢。“在我拣选的人当中，都是谦卑、顺服、听话而且诚实能卑微隐藏地事奉我的（撒但想用这来羞辱我，但被我打了回去）”，冬冬的表演是他和我的一种较量，栩栩如生。“从这些人身上足见我的性情。当我打了胜仗归回之时，我就膏立了我的众长子在我的国中作王，我才开始安息了”，“当我打了胜仗”，我和冬冬看着在这儿辩论呢，是不是他在我面前跪拜了？打了胜仗以后周围的人怎么看？是不是看见神的荣耀了？（嗯。）看见众长子作王。“我就膏立了我的众长子在我的国中作王”，别人都看见了，是不是更加有认识了？“我才开始安息了，因有我的众长子与我一同作王，我的众长子就代表我，是我的发表。”神作工快结束了，根据神交通的，现在已经把各种灵都交通出来了，已经各从其类了，也就是神作工结束了，灾难降下来了。也就是说众长子快要膏立的时候了，神作工结束了，神安息了。“我的众长子就代表我，是我的发表。在他的卑微隐藏的事奉中顺服我，在他的诚实当中执行我话，在他的诚实当中说我所说，在他的谦卑当中来荣耀我名（不张狂，没有野性，但带着威严、带着烈怒）。”人都有种感觉，说我有点掌管、控制人，在冬冬眼里看着我就是掌管他、控制他，在陶芯眼里我就是掌管、控制她，那是神的命定，那是神的行政。必须让你怎么呢？只有你跪拜在神前，我不可能屈服于你，所以你说出来什么我都必须把你打回去。“我的众长子们！审判宇宙世界的时候到了！我赐给你们祝福，我加给你们权柄，我赏给你们福分！一切一切都已成功，都由你们来操纵，由你们来摆布，因我是你们的父，我是你们的坚固台，我是你们的避难所，我是你们的后盾，我更是你们的全能者，而且是你们的一切！”咱看现在这时候，咱看世界动态，咱看神的说话，就看到时候到了，神话应验了。“我赐给你们祝福，我加给你们权柄，我赏给你们福

分！一切一切都已成功，都由你们来操纵，由你们来摆布”，说到这儿的时候，你也看见，各种环境临到的时候，大红龙抓捕的时候，看你的态度、你的观点，你的观点和我的观点为什么不一样呢？你的观点想逃避环境，想安逸。如果我和你是一样的观点，你说神怎么把福分加给我呢？神能让我操纵吗？神不敢让我操持家务，我操持不了这个家务。如果我的观点和你的观点一样，就证明我还没作成，还操持不了家务，还担当不起来，那就和神打架了。神现在要扬场呢，我说不能扬，这不是打岔神的工作了吗？众长子要作成，什么时候才能作成？什么时候才能操持家务呢？什么时候才能给我权柄呢？我得和神一口一心了，我知道神要作什么了，我领略了神的意思了，神才能给我权柄，神才能给我这个福分。神要借着这个环境，兴起这个环境看我是什么观点、态度。在我身边抓几个人，就像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看我有没有顺服，能不能接受。我顺服、接受了才能给我托付。神不跟我说话，这边是把人给抓了，隔两天又抓了，我怎么看这个事呀？神在那边看呢，看我经过几次试炼和神的观点一样了，神说什么呀？“可以了。”为什么？我能摸着神的心意，知道神为什么作这个事了，神作这些事虽然不合人的观念，但我能理解，知道该怎么做了。也就是给了我权柄我不会乱做了，不会打岔了，这个时候我才能得着神的福分，才能让我操纵了。就像学车一样，你得学会开这个车，知道开这个车该走什么路，该去哪。开拖拉机能进地，开小车只能在马路上跑，不能往菜市场钻，你得掌控了、知道了以后才能把这个车给你。所以说这一系列都是神在作成众长子，让他去领略，让他去认识，让他去操练。当他操练了，也就是说击打牧人羊群分散，从那个时候开始成全众长子直到现在。每一个不合你观点的环境你都能从中寻找到神的心意，知道该怎么做，神在检验，在看，在带领。你在这儿做，神在那边说，你分辨不清人，神给你交通什么是动物的灵、什么是魔鬼的灵、什么是人的灵，让你都能分辨认识了。神以前说过的话就是奥秘，再开启你，引导你，当你能够明白神的经营计划，知道神怎么作了，这才能够把权柄给你，不然你就乱做了。

“审判宇宙世界的时候到了！我赐给你们祝福，我加给你们权柄，我赏给你们福分！一切一切都已成功，都由你们来操纵，由你们来摆布，因我是你们的父，我是你们的坚固台，我是你们的避难所，我是你们的后盾，我更是你们的全能者，而且是你们的一切！一切在我的

手中，一切又在你们的手中，不仅是在今天，也是在昨天，更是在明天！”“一切在我的手中，一切又在你们的手中”，你看着大红龙多么邪恶，多么猖狂，它对神来说、对基督来说是什么呢？就是神手中的一个玩物。从2012年到现在，基督都没有被抓住。这不是“一切在我的手中，一切又在你们的手中，不仅是在今天，也是在昨天，更是在明天！不值得庆幸吗？不值得你们欢呼吗？”你看了这个话还怕什么呀？只要你做的是正义的事情，就没什么可怕的。“你们都从我接受你们应得的一份吧！我的一切都给你们，不存留一点儿，因我的财产都是你们的，我的丰富在你们身上，这是我造你们之后说‘甚好’的原因。今天你们在做的，你们在想的、说的，你们知道是谁支配的吗？你们做的一切又都是为了什么呢？我问你们，你们怎样赴羔羊婚娶的筵席呢？是在今天吗？还是在以后呢？什么是羔羊婚娶的筵席呢？你们不知道吧！”“羔羊婚娶的筵席”，咱想过这个事情没有？“那我就给你们解释：当我来在人世的时候，我就布置了各种各样的人、事、物为今天我这个人效力，如今一切都成了，我就把效力者都甩到一边去，这些与婚娶的筵席又有什么联系呢？当这些人为我效力之时，也就是我被成全为羔羊之时，我就体尝了婚娶的筵席的滋味。”能不能看懂这话的意思？“当我来在人世的时候，我就布置了各种各样的人、事、物为今天我这个人效力”，当神来的时候，就布置了各种各样的人事物为神效力。“如今一切都成了，我就把效力者都甩到一边去”，什么都成了？神开始正式作工了，成了。“我就把效力者都甩到一边去”，这里边说到“我”就包含了谁呀？众长子。“我就把效力者都甩到一边去，这些与婚娶的筵席又有什么联系呢？当这些人为我效力之时，也就是我被成全为羔羊之时，我就体尝了婚娶的筵席的滋味。”“羔羊”是什么？这是一个奥秘。从字面上看“羔羊”是什么？（……）咱跟随主耶稣不知道羔羊是什么？咱看视频里跟随主耶稣的画面里面有个什么？主耶稣手里抱了一只羊羔。那不是“羔羊”？那个画面在两千年前就有了，咱以往跟随就知道，但始终不知道羔羊是什么。看这儿怎么说的，“当这些人为我效力之时，也就是我被成全为羔羊之时，我就体尝了婚娶的筵席的滋味。”这就知道什么意思了吧？羔羊走到哪儿，你走到哪儿，跟随羔羊。你是谁呀？你是神拣选的羊。是不是羔羊去哪，大羊去哪？你放羊是不是把小羊抱上，大羊在后面跟上就走了？放过羊还不知道？（是。）神在这儿说什么？基督就是羔羊，众长子就是羔

羊。“当这些人为我效力之时，也就是我被成全为羔羊之时”，效力的时候你为谁效力？效力的时候你来敬拜神吗？你不是敬拜神。效力的时候，你是来跟随神的时候，羔羊跑在哪儿你跟在哪儿，所以才有了跟随者。“也就是我被成全为羔羊之时”，牧人就是羔羊，你接受我的牧养，我就是羔羊，我带着你去哪儿，你去哪儿。从外面看，从这个画面看，大羊是跟着羔羊走的，你能跟着我走，我是牧养你的你才跟着我走，所以当效力者能跟随上羔羊走的时候，这就成全为羔羊了。反过来说众长子，众长子从大患难走出来的时候谁跟随他？没人跟随他。那既然有人跟随他，有效力者，那见证众长子是谁的使命？效力者的使命。众长子开始作工，开始建造国度的时候，把失散的羊都收留回来，这是不是又跟上羔羊了？那这个时候是什么？就是“成全为羔羊之时”，这不就成了羔羊了？众长子、基督就成羔羊了。你是谁？你是羊，你得跟着羔羊去走，羔羊走到哪儿你去哪儿。陶芯昨天说“你让我去的那个地方有狼、又有蜘蛛，我不去”，为什么不去？如果我带上你家孩子去哪，你去不去？你家孩子去哪你是不是跟着去了？你还说那边有狼，那边有蜘蛛呢？就因为有狼、有蜘蛛，你去保护他，你去跟随他呢，所以说羔羊去哪儿你去哪儿，这叫跟随。这个时候就成了什么呢？那孩子就成羔羊了，你就是羊。你接受众长子带领你、牧养你，你接受基督带领你、牧养你，神走到哪儿你走到哪儿，羔羊走到哪儿你走到哪儿，不畏艰险，翻山越岭。“也就是我被成全为羔羊之时，我就体尝了婚娶的筵席的滋味。”同时你在跟随的时候，你是干什么呢？你从画面看着你是个大羊，牧羊人是个羔羊，你是跟随，但实际呢？“婚娶的筵席”，说到婚娶了，娶媳妇呢，娶媳妇的重点是谁呀？娶媳妇的是主家，你们这些人都是来上礼的，都是来坐席的。所以说“我就体尝了婚娶的筵席的滋味”。神来这儿干什么呢？是来成全众长子的。基督正式膏立作工，这个过程是不是婚娶的筵席？你是来干什么的？你是来赴筵席的，所以说我就体尝到了婚娶的筵席的滋味。在这个画面里，在实际当中是我跟随着神话，我吃喝神话的时候我就是跟着神走呢。我跟随神话，神话一说，然后你在这儿表演，我在这儿揭露解剖你，揭露解剖你的时候，我在中间是不是得着了？（嗯。）我看到了一个败坏性情，借着你这个败坏来衬托了神的公义性情，来衬托了神的圣洁，我对神有认识了。我借着你的败坏认识了神，对撒但也认识了，同时我在得着神的时候、得着主的时候又带领

了你，你借着我得着神的时候，你得着了益处，你吃了筵席。这个关系搞清楚了吗？神是来成全众长子的，这就是婚娶，来娶媳妇的。我在这个过程中，我得着了造物的主，我得着了神。我怎么得着的？神给我摆设人事物，给你揭露解剖的时候，我根据神话说的看戏，把人都分辨、揭露解剖了，你也得着了，我也认识了，这就是“我就体尝了婚娶的筵席的滋味。”你给我送了个礼品。参加筵席的是不是都是来送礼的？我得着的礼品是什么呢？神话怎么说的？神是对你们身上的败坏性情感兴趣。在你们的败坏性情上我看见了撒但的作为，认识了撒但的作为，看见神作在人身上的爱。这个能理解了吧？（嗯。）

“就是说，在我人生中所受的苦、所作的事、所说的话、所处的人、所作的一切都是婚娶的筵席。”“所受的苦”是不是我站的见证，给你立的标杆？“所说的话”是不是带领你所走的路？“所处的人”，爱神所爱，恨神所恨，正面事物，反面事物。“所作的一切都是婚娶的筵席”，我所作的一切，我所交通的这一切，我对神的认识，我的经历，对你来说是不是上好的肥甘？（嗯。）“在我这个人受膏之后，你们跟从了我（这时我是羔羊）”，就是刚才说的，你跟上羔羊走了。“所以你们在我的带领之下，领会了各种各样的痛苦、灾难，世人的弃绝、毁谤，家庭的弃绝”，我在这儿立标杆，我受到这些痛苦，神受到这些痛苦的时候，同时你也看见了，你也适当地领受了，领受了家庭的弃绝。“而且在我的祝福之中生活，这些都是羔羊婚娶的筵席，因我带领你们所作的，都是为了得着你们，所以用‘婚娶的筵席’。但这些都是筵席的一部分，在以后，也可说成是在今天，你们所享受的、你们所得到的、你们与我同掌王权都是筵席。我的爱临到一切爱我的人身上，凡我爱的，必存到永远，永不废去，永远在我的爱中，是永远！”

159　神的作工不受任何势力的拦阻

1　神有大能，神主宰着一切，万物、一切在神的话中，在神的意念之中、主宰之下有条不紊地运行着，人类无论说什么、做什么，对神的作工都不会形成任何的影响，这就是有神性实质的神能作到的。到什么时候神就作什么，按着神的计划一点不差地应验着，谁也不能改变什么。

2　人类的言论，人对神的攻击、诋毁，不管是有意拦阻、破坏神的工作，还是无意中的搅扰、拆毁神的工作，都没有能得逞的。这就

是神的权柄，这就证实了神的权柄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任何势力能取代、能僭越，这是事实。神有这个权柄、有这个能力，神有自己真实的身份，任何势力都不能改变什么。

3　对神来说，无论人类中有多少人物、有多大势力来干扰、诋毁、攻击、亵渎，丝毫搅扰不了神的工作，正好借着这些事衬托出神的公义性情和神的全能，撒但邪恶势力的搅扰这只不过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插曲。而能主宰、能影响整个人类的，能改变整个人类的是神的工作、是神的计划，也是神的大能与权柄，这就是事实。

——《话·卷五　带领工人的职责·带领工人的职责（十八）》

2 教会建造与国度建造的区别

教会建造与国度建造的区别（一）

（肖语：文员上交文章就是糊弄得交呢，他们的思想观点就是矬子里拔大个，觉得他们上交的文章就是他们那一片里好的了。按文员的业务水平，他们能看出来文章中的问题，但他们思想里觉得“这是我们这片写得好的文章”，然后就交过来了，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但是上次我跟负责人说的时候，负责人说“他们这边都这样”，我觉得如果总是这样的话就看不出文员的长进。有时候还得分析文员能不能看出来文章中的问题，要看文员的长进就不好看。）（负责人：文员上交的文章是没有批改就上交，还是批改了上交的？）（肖语：有的批改，有的不批改，他们觉得“那就是我们范围里好的了”，直接就交过来了。）（负责人：那就是你没有带到。）（肖语：是我没有带到。就是说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原教会就不可能存在这种问题，但是咱这边的文员统一的观点就是矬子里拔大个，我就有点搞不清楚，咱这边普遍都是这种的，这就能行？还是怎么回事？）（负责人：你觉得不行你就修理对付他们，让他们改。）（肖语：但是我上次跟你说的时候，你说他们就这样嘛。）（负责人：我说他们就是这素质，你不能嫌弃他们。后边你就要修理对付他们呢，你让他们重新去批改，不能把弟兄姊妹的原文章拿过来什么也不批改就交上来。）（肖语：我是想这么干呢，因为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但我上次跟你反映的时候，你说他们这边就这样，达到的意思好像是不用管。还有之前你跟我说的是“你不能按照原教会的那种带法去带人”，可我看见这边普遍就是矬子里拔大个，而不是按标准选文章。）（负责人：他们肯定是矬子里拔大个呀，你肯定得用高标准往起带他们呀。）（肖语：我知道我得往起带他们，但是在他们的业务水平之内是可以看出问题的，但他们不批改就给交上来了。）（负责人：那还不是你的问题啊，你让他们去批改，让他们长大嘛。）（肖语：我是想这么干呢，但你跟我说的是“他们就这样”。）她的意思是得有个要求、标准，达到这个要求、标准的文章交上来，达不到的打下去。你这儿说的是不要标准，矬子里面拔大个，反正就是每个月十篇文章，

不管好坏，把最好的交上来就行了，是吧？（肖语：嗯。）肖语她有你这个话作基础了，“你这边不让我有原则，原教会还有个标准，达到这个标准的好的文章收上来，不好的文章打回去，你这里是不管好坏，在里边拣大个就行。这些树不需要修剪，任它长，长大以后再拣大的；种地呢，不需要除草，到时候拣大颗粒的庄稼收就行”。她有你这句话，吓得不敢管了，没有你的允许，草不敢除了。（负责人：是这个意思？）（肖语：嗯。）（霞枝：还有一个问题，给有的文员交通人家也不听，人家就不接受你的，你说多了人家就不搭理你了。）（肖语：你别说人家的问题了。）（霞枝：我们去给人家交通原则人家根本不搭理，平时我们发现文章的问题以后，跟人家沟通特别费劲，人家就不按你交通的批改，意思是弟兄姊妹的素质够不上，这是文员的观点。）（负责人：跟你们的观点一样了，都是“他们不行”，这个问题是不是需要咱自己解决？）（霞枝：是呢。）（肖语：所以你就别说人家的问题。这个问题就不需要说了。你带他嘛，他的问题就是你的问题，之前是后妈，让你当亲妈呢，你就别说这些问题。）（负责人：那次有个文员情形不对一直消极，说啥呀？）（肖语：她觉得我是教会建造的带法，一直抵触着，因为她从见了我就看不上我，她觉得我不行，这是根源问题。）

你说“下边的问题就是你的问题”，理论上是这么说了，真正理解不理解呢？为什么是你的问题？（肖语：我的理解就是没有带到位。）就这一句话？（肖语：这也分情况。有的没带过，需要过去带一次两次；如果还是这种情况，就得揭露解剖，那就是他的问题。）你说的这个是种做法，是种实行，我说的是先把这个认识说一下，理论，怎么理解的，先得有认识、理解，再说实行。（肖语：先从责任这方面开始。）什么责任？（肖语：这些都是我负责的，我应该有这个责任带他们，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我也不知道了。）这是不是神摆设的环境啊？（肖语：嗯。）神摆设的环境你得去了解、认识、理解，最后在理解的基础上去实行，就一路亨通没有什么拦阻了。如果对这个事情你不了解，你就不可能理解，你不理解就会产生埋怨，费解，想不通，就堵住了。然后你只能把它当作任务，反感，想反抗，嫌累，最后带来的就是你的火气，火气是什么？埋怨、发泄。所以这些最根本的根源你得解决了，你得怎么去理解它，那就得

先去了解，明白这个环境是神摆设的，“神摆设的这个环境合不合我观念呢？合我观念了就没知觉，我就不会说了。肯定是不合我观念，它给我带来负担，我有我的本分，我有我的责任，你还得让我带你，我的工作谁作呀？”嫌累赘。你为什么嫌它累赘？你这个累赘怎么成为累赘的？你是在做事上面，在作工方面成为一个累赘。但你为什么只追求作工上面呢？你只注重作工。神是让人只注重作工吗？只让你做事吗？只是让你跑半个欧洲吗？神是让人生命进入。作工是为了让你生命进入，所以说你得了解，理解神的美意。神的美意在哪呢？你得寻求摆设这个环境以后，看它的果效，这样做会有什么果效，给自己生命带来什么益处，神的心意是什么。你在这里尽本分，只管尽自己的本分，然后你不管他们，这方面是不是没有长呀？信神是让咱生命长大呢，得有认识呢，让咱去经历呢，咱不能只注重作工。“哦，神是让我还得生命进入呢，神说丰富的筵席，给我丰富的筵席。”什么是筵席？摆设的人事物，摆设的环境。那摆设一个什么人呢？让咱干什么呢？我昨天刚给你交通了，神给我摆设的丰富筵席是什么？众仇敌，众仇敌就是我丰富的筵席。让你带下面的文员，他们不听话，作不了工作，让你抓这个工作的时候，你想把这个工作作好，你得让他们各安其位，各尽其责。你要想让他们各安其位，你就得对他们有认识，“张三有什么特长，李四有什么特长，王五有什么爱好”，他们各自的信是什么样的，根据他们的身量量身定做，应该把他们放在哪个位置上。他是当个小组长，还是去教会里面写文章，还有当个片区文员，谁有领导能力呢，谁有负担呢，谁有责任呢，你是不是得把你管辖范围内这些人员的情况都了解呢？得了解他的信，了解他的素质、人性，根据这些综合考量，先给他们定个位。他适合去哪，她适合去哪，给他们各安其位以后，这是不是操练人的分辨、认识能力呢？你必须在这方面有分辨、认识，你没有分辨、认识，将来给你带来的是祸患。他没有爱好，你把一个不爱好这方面的，或者说没有这方面特长的，你出于情感，或者说你出于应付糊弄，你把这个人员错误的安排，你这个工作一团糟，给你自己带来拦阻，你的工作作不下去。但是你又想把最好的一面献给神，你想把这个工作作好，那你首先把这个解决了。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刚才说的量身定做，谁适合什么，那你首先得把所有人了解认识一下。这是不是增长了分辨能力？（嗯。）增长了分辨能力、认识能力。对他们各方面的素质，考验他

们素质、能力，分辨能力、认识能力，他们能作什么工作，借着处理他们这个事务，你得着聪明、智慧了。你得着聪明、智慧了，神也看见你做这件事的时候用心了，神也看见你的心了，神也得着你了。这是不是好事？（嗯。）你生命进入了，神看见你的忠心了，神看见你尽心、尽意、尽力为了这个工作，你不是为了面子，也不是为了情感，神看见了你的心，你是极力往上配合的，神会作什么工作？圣灵要开启、引导你。圣灵开启引导着你，带领着你，圣灵一引导带领你，你还有难事吗？你没有难事了。一有什么难事，圣灵就引导你，神一开启，神话一来，穿针引线，一连串的神话在你脑海里面出来了，一个画面出来了，你明白神的心意了，在这个事情上你有路了，你明白、得着了，你还苦恼吗？你还火吗？你是赞美，你是喜乐。一连串的，神也得着你了，你也得着神了，而工作也作好了，弟兄姊妹在你面前看着你实行了，办事井井有条，办事有原则，还能敬畏神，别人怎么看你？你在弟兄姊妹面前是什么呀？是有真理的人。是有真理的人就是有尊严的人，有尊严是什么意思？那说出话来算话，说出话来没人敢不听。你喜乐不喜乐？这是说你怎么把他们安排以后，你得着了这些，是吧？（嗯。）人员安排好了，你从这里面，不要说让他们实行，未实行以前你已经看见能得着这么多好处，你还把这个环境当作累赘吗？还有火吗？没有火了，没有累赘了。从理论上解决了，然后你再去实行。当你实行遇到什么困难了，碰壁了，这是不是又得返回来寻求啊？碰壁一次学一次，真理是一点一点得着的，这就是给你摆设的丰富的筵席。刚才说他们的问题就是你的问题，现在应该把这个话改了，他们的问题就是你的问题应该改成什么？他们的问题就是你的筵席，他们的问题就是你的营养品，就是你的“化肥”，他们问题越多，你“化肥”上的越多，长得越快；他们越没有问题，你越不长。你有这样的认识、理解，你对神摆设的环境是不是有认识了？你就不是埋怨神，而是赞美神了。这个听懂了吧？（听懂了。）

你要时刻知道神作的是什么工作，神就是供应人生命呢，供应你的所需。神为什么来中国作工呢？你得知道为什么把你放在这个环境里面，给你摆设什么样的人事物。（有时候一交通好像挺明白的，一下去配合工作临到实际环境就返回去了，我想着这是个什么性情？）（负责人：根源里面是不允许别人提咱的问题，不允许别人不服咱，

一看见这个环境就难受了，不愿意面对，败坏性情在里面。）（这个还是败坏性情在里面，一交通“嗯，是呢，明白”，一临到实际的环境有时候就钻进去了，钻进去慢慢寻求寻求再往出走。）（负责人：因为咱想着一声令下别人都听，咱就要这个呢，就要掌管人、控制人，就要说话算数，所以算不了数就气得不行，你要发血气。你不是说“这是我的需要，那就不发血气了，这是我的缺少”，总不认为自己缺少，总认为“我不缺，是他缺”，这就错了。肖语这方面最致命，总觉得自己啥也不缺，“我就满着呢，我就好着呢，主要是他们，来了以后你把他们打一顿就行了，怎么每次都说我。我就不缺嘛，我已经这么高了还缺啥呢？缺的是他们”，这是这方面一个大的问题。自己不追求生命长大了，就嫌弃他们不长。）想做保罗三世呢。（负责人：保罗二世已经有了。那天我说你没把不需要体现的话题改了，这个是不是也受辖制呢？）（肖语；那个没受辖制。）（负责人：那你怎么不知道改，还问呢？又受辖制了？你在原教会都知道改，怎么到国度建造就不知道改了？这是不是问题？这是不是还嫌我那天在车里随口说了那一句话？）（肖语：不是那一句话，是你之前说我还是教会建造的带法，然后我就想“那他们都不改，那就不用改了吧？”）（负责人：这句话刺伤你了？）（肖语：没有刺伤我。）（负责人：可是你的做法已经做出来了，就跟张蓓一样，我说她修改得不行，把弟兄交通中重要的改了，这下张蓓受辖制了，“我不改了，我不改给你发出去”。不改了发出去又对付她的时候，“我受辖制了”。你这个一样不一样？）（肖语：不是，当时是知道教会建造那方面就改了，但是来这之后我看见他们都不改。）（负责人：都不改你改嘛，来了就让你做负责人呢。）（肖语：然后再加上我里面的想象，觉得打原教会呢，他们应该知道，就写吧，成了这种了。那次你不是说得改呢，我就想这个是不是也得改呢？不改吧我心里觉得不踏实，又问的你，反正也有点影响。你要是不说的话，我就胆子大，你这么一说……）

负责人给你个方向，让你去做这个事，这是对你的一个操练，这是对你的一个高抬，这是让你能够独当一面，让你能够承担、担当。她说一句话，你就去做了。但是你如果像个小宝宝，捧在手里，什么都得带着你，什么都得教着你，你看着是陪在你身边，但她在那边是什么感觉呀？“这人能不能作了呀？可不可用呀？用她作工耽误不耽误

时间啊？还有没有比她强的啊？将来有一天是不是就淘汰了？”所以说你自己有追求方向，得做女强人，不做那个温柔的、腼腆的。在作工中不能做腼腆的，得有自己的主见。动物的名字谁起的？（亚当。）让你给动物起个名字，你说“你造动物的时候就没起？那我就叫它个无名吧”。咱做人要从别人说的话里面，特别是带领说的话里面，咱先从正面领受人家说的这话是什么意思，是要达到什么果效，往人家要达到的这个果效上去走。你不能是带领说一句话对你就成了捆绑、制约，与你观念不合的时候，看人家里面的美意在哪。你理解的是这样的，“可这样对工作果效不利啊，作为带领工人不可能做对工作不利的事，人家这个目的是要干什么呢？”从人家这个果效好的一方面看，“哦，人家是这个意思，再结合上我这个意思，这个事就成了”。咱往往把事情定规在这儿了，你就不再想其他的了，是不是把人定规了呀？人都有一个败坏性情是什么呢？人诡诈，觉得别人都诡诈。人自己有败坏就把别人都放在邪恶、诡诈那一方面去看事，那出来的都是邪恶、诡诈。来一个带领，“反正是假带领、敌基督多”，一来就把他放在假带领、敌基督的位置上，然后去衡量他，他所做出来的都是敌基督、假带领做的事。如果说你把他放在一个真带领的位置上，他做出来的就是真带领做的事。就是昨天比喻的一桌子菜，就是看你的看事观点站在哪一边，你是带着寻求，寻求做饭的这个人的心，“为什么要放苦瓜呢？苦瓜的优点是什么？要达到什么果效呢？哦，人家的美意是让我身体健康，调节我的身体呢”。但是你把他放在对立面，“他给我放的苦瓜苦呢，里面有没有老鼠药呢？他是不是记恨我呢？”你想到这方面，“他就是来害我的”，还能达到原有的果效？这就是种猜疑、猜测。咱做人不能猜疑、猜测，要根据人的实质来对待。先根据这个人作的是什么工作，他的实质是什么，他向来是维护神家利益的，他说出这些话来肯定是维护神家利益的，即使说出来的话有些偏差，有点不太如意，有点不太准确，这是人的素质、能力有限，但是他的存心是对的，那就在这里找着一个对的方向去做。然后对他做的有偏差、不合适的地方给提出来，“你做的这里面有偏差，按你这样做会给人造成一种误解，会让人误解成什么什么，给人带来捆绑、辖制，让人工作没法作”，大胆地提出来，这叫正义感。你提出来他如果不听、不接受，那这个带领就是个假带领，就是不接受真理的人。如果你不提，憋在心里，那你就是个老好人，诡诈人，不维护神家利

益。遇上这些事以后，正是需要咱用真理来解决，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实行真理，实行真理的过程中尽本分。这是不是正是生命进入的过程？（是。）你感觉不合适就提、就说，不能当哑巴，不能说“那领导说了呀，那带领说了呀”，咱这就成废物了。就说这件事，负责人说的这句话在你身上成为了一个捆绑，这有多长时间了？（肖语：二十多天了。）二十多天了你都不说，感觉到捆绑就得说。（肖语：我等着见了面说呢。）你们没联系呀？等着见了面说什么都耽误了，还敢等见了面说呢？耽误多少事呢？而且时间一长人都忘了，当时说话背景是什么也忘了，还能说清呢？如果她说的还有其他意思呢，当时在那种背景下还有其他意思呢，等过了二十天你再说，还说什么呢？

现在写文章，写什么类型的文章，写文章的大体方向你就得定呢，不要等谁给你定，因为你是文章负责人，让你当负责人是看得起你，那你就把看得起你的那一面拿出来，亮给别人看。（肖语：可是我怕又带成原教会那样。）你怕成了什么，你可以先拿出来这个报告，“我这儿有个什么什么，怎么怎么写，你看行不行”，来个批示。她是在你的建议下做批示、引导。好比说国度建造就是生命进入，那就得突出现在写文章不能和教会建造一样了，那就写有生命进入这方面。你看见现在弟兄交通的这些都是生活方面，大众化，文稿每个月下发那么多，都能够相结合了，是相合的。弟兄解剖出来的这里面的观点、论点是什么，每个人看了以后，针对他的生活方面，你对这个论点有没有进入，那你就不要自己再另辟蹊径了，神交通了那么多，弟兄交通了那么多，那你还要再找神话，再去写经历？这个月神的交通怎么进入的，一个是放下、一个是投入，你放下什么了？你投入什么了？“弟兄交通了哪些，解剖谁了，他在哪个场合下扮演了什么角色，他又流露什么了，他们不相合。我在这边和谁谁谁不相合，借着这个交通让我认识到什么什么，我和谁谁谁怎么了”，借着这个把我交通的更能够阐明，在自己身上更有路了，把这个方向、把这个条条框框给他们画出来，写文章写什么，他们有了这个方向、这个条条框框了，不是无头苍蝇了。你是带队的，他们写出来文章就没有那些东西，那些东西就不往上报了，不存在了，就不允许他写那些东西，不能任意发挥。就跟培训一样，一二一，圣灵在这方面作工，神交通什么话了，咱体验经历过，神正交通什么话呢，在这边神就给我摆设一

个什么演员，他就表演什么，结合神话就把这个事揭露出来了，揭露出来这是跟上圣灵作工步伐了。那在下面，这方面是不是也有人在表演呢？那你也写这方面的经历文章，一条线，圣灵正在这方面引导呢，那文章也是，与神同步。你应该有这个方向、计划，你应该考核文员，你下去培训文员，对文员提出要求，这应该是你的计划。原来是把你的手脚捆绑住了，不得释放，今天给你把手脚放开，能不能放得开？（肖语：能。）能放得开，你做出个计划来。好比咱交通的《扔了肥甘欣赏垃圾》，针对每一篇文稿里面的一个论点写文章，比如这段时间有十个方面的论点，你们自己选择，看写哪方面的，在这个范围里面写。他写出来，他自己对这方面真理有个认识了，文员在整理文章的时候也被迫在这些方面进入了，你在探讨这个话题，他也在探讨这个话题，这就在一个层面上了，在一个饭桌上吃饭了。不然的话他说他家母猪下了几头小猪仔，他说他家羊下了几只羊，乱七八糟，你在这儿选啥呢？还矬子里拔大个呢，拔的是啥？和上面不挂钩、不接轨。

（注：本篇文稿是负责人的交通）

教会建造与国度建造的区别（二）

（霞枝：我觉得我们跟随的时间短，根本不认识国度建造，我们以前的负责人就说过我们，“别把人家带回原教会去了”。）是，尤其是你和肖语，你们跟上这步工作以后接受的揭露解剖很少。肖语你才进来，就没有揭露过你，一直就是端着你走呢，上次才揭露解剖了你，这才正式开始呀。你接受揭露解剖以后，你就知道这步工作是怎么作的，你才能带领别人。因为你的带法确实容易把人带回教会建造，所以他们不服你，这确实也是一方面问题，那咱就得承认这是个事实。（肖语：我也承认呢。）我觉得你的表现没承认，你一直认为是他们不服你，人家不服你对不对？不服你就赶快改，赶紧跟上。上次我逼你赶紧把你的文章写出来，你知道我逼你是什么原因吗？我看了一下下发的例文就没有你的，昨天又揭露了你，我就看下个月有没有你的文章。要是一直没有你的文章，你说你带他们，他们服气不服气？他们怎么服气你？别人也能看见弟兄给你交通的文稿，你怎么就没有写文章呢？你自己接受揭露解剖以后，你真的有个改变，让别人也看见了，你就体尝到国度建造就是揭露解剖你的败坏问题，你是怎么改变的，你这个文章就会写了，而且你写的这个文章跟以前在原教会写的确实不一样，现在主要突出的是见证神的作工。就是写经历文章也是以揭露解剖为主，你原来的生命、看事观点都是为肉体活着的，但通过揭露解剖以后改变了你的哪些看事观点，最后你怎么去走的，突出的是神的作工，突出的是揭露解剖、审判刑罚，以前在教会建造是对付修理比较多，国度建造确实不一样。你刚开始来没有怎么要求你，你就没有接受过揭露解剖，我说什么呀？我只是按着你的身量去对待，但你迟早得往这方面去走，因为你经历了，你就明白了，再把弟兄姊妹往这方面去带。工作安排里说得也挺清楚的，配合写文章就写文稿里揭露解剖的，那段时间还跟你说根据下发的文稿你就知道揭露解剖了谁，每个片区文员根据下发的文稿把这些人的文章辅导他们写出来，这就是这段时间圣灵的作工，国度建造里圣灵的作工，你把这些都见证出来，或者是见证神的公义性情，见证神的爱，神的

管教、惩罚，都能够写出来，这是不是把神的作工见证出去了？写文章主要是把神的作工见证出去，让别人看见国度建造就是揭露解剖、审判刑罚，改变人错谬的看事观点，使人达到性情变化，这就是好文章，这个跟以前教会建造不一样。所以他们不服你这很正常，咱得能接受这个事实。你确实没有经历过国度建造的揭露解剖，你容易往教会建造那个路上走，别人对你也有防范，下边的人对你是不是也有防范？所以那些人的眼光是不是很正常？咱赶紧跟上步伐，往这方面去走就行。没有说因着这些嫌弃你不行不用你吧？因为了解到你才来几天，赶紧跟上就行。所以咱得放下自己，不能再认为“他们就不行”，他们不行你说哪个行？原教会行？你这是不是也有问题？你说的那些话他们爱不爱听？他们也不爱听。你还高举教会建造高，说国度建造低，你说他们听了以后服不服？他们听了这些话心里就有抵触。

咱现在才真正脚踏实地地去经历神的作工，咱自己先写文章，揭露你的你得写，两三年以后把你肖语的生命经历文章拿出来，就这十几篇、二十几篇，这是你经历神作工达到性情变化的一个过程。如果你从现在就没有写文章，你光写他们的、光说他们的，这就是个活保罗，就是个作工。自己不追求生命性情变化，只追求“我把工作作了就行了”。这路是不是走的就是错的呀？你自己经历神作工是怎么走的，“我刚开始进来解决了我哪一方面错谬的观点，后来又解决了哪个观点”，经过几年以后，你多少错谬的观点都得着了改变，这是不是你性情变化的一个见证？这是你性情变化的一个过程。以后的人都要有这个，以后这些文章都得归类，谁从哪一年接受到以后的这些文章都拿出来，这是他生命长大的一个过程，也就是性情变化的一个过程。那咱有吗？咱文字组是带头的吧？你看以前夏真作工作的时候，夏真写的文章也不少，这个看过吧？（嗯。）后来她下滑或者跌倒以后，也有一些跌倒的文章，这都是她生命经历的一个过程。但最终她能达到什么果效，那不知道，那得看她以后的走向。咱经历国度建造以后，咱该怎么去走？不能光作工不进入，如果你一直走那个路，那就是个错误的路。所以你自己得先把你的文章发出来，每个月得有你的文章吧？你得有你的生命经历，那下边的人是不是就没什么说的了？你不能从原教会过来跟上国度建造以后一篇文章也没有，光是“他们都不行，他们都不行”，你说他们听了以后什么感受？“你行啥呀？你拿

出来你的文章呀。”这是我替他们跟你说一下，“把你的文章拿出来看看，拿出来溜溜，我来看看你的。你啥也没有，国度建造你还不知道门呢，你还不知道得接受揭露解剖，你接受揭露解剖以后连个变化也没有，还说别人都不行。”你说他们听了以后难受不难受？让你负责呢，你有地位，但他们心里是不服气的，心里说“那你的见证呢？你的经历呢？你啥也没有呀！”他们心里总有提防，“别把我带到原教会去”。他们有这些思想、想法你说什么呀？你不能总说“他们还是不行”，咱是不是太狂妄了？这狂妄得顶天呀！咱得下来，能够看见自己的缺少，自己该怎么去走，得改变自己，这就是用咱的实际活出带他们，不管别人说什么，自己是怎么去走的，看你自己被神征服了吗？你是怎么被征服的呢？你怎么服气的呢？你怎么改变的呢？你有变化，他们就根据你这个路去走呢，你得带他们都会走这个路了。咱得有自己生命长大的一个过程，得有生命进入，你没有，所以你跟他们谈生命进入，他们就问你“你的生命进入呢？我怎么没看见？”你把以前在教会建造的“生命进入”拿出来，他们服吗？你以前是什么“生命进入”？那是不是生命进入？以前就是作工效力的，多大的带领也没有什么进入。只有进了国度建造以后，借着弟兄揭露解剖以后才有进入。“那你把你的进入拿出来”，人家一看你拿不出来，人家不服，你有什么说的？所以咱现在就得重新起步。这个听明白了吧？咱不能总拿以前的，把以前的拿出来当宝贝。以前那是个根基，并不是炫耀的资本。我以前也和你一样，跟上国度建造以后不可一世，就把以前的那些拿出来炫耀呢，认为我可有资本呢，看哪个能比得上我呢。不“死”一次能知道自己是几斤几两？“死”了才知道自己啥也不是。以前不就是会凭经验作一点工吗，啥都不是，进了国度建造以后才正式开始生命进入呀。所以咱现在就得往这方面进入，咱得赶紧往上追呢。

我这么谈消极吗？我把你的劲儿又打消极了？（肖语：没有。）（弟兄：没有消极了，堵住了。堵不堵？负责人刚才交通的这些，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想法赶紧说，不要碍于面子不敢说。）（肖语：没啥说的。）（弟兄：她说了这么多，你心里没啥想法？已经麻木了，心已经冰冻了，没知觉了，是不是？你怎么了？）打蔫了。（弟兄：她不是打蔫了，她是堵住了，血管不通了。）（肖语：没堵。）

（弟兄：没堵是啥意思？说说。）（肖语：我也不知道我想啥。）姊妹，我打肖语了吗？你是什么想法？（没有啊，我觉得是有路途了。）肖语，你刚才的眼泪是怎么来的？（肖语：我也不知道就哭了。）不可能吧。肯定有心酸的事才能流眼泪呢，好好的眼泪能出来？（弟兄：她想着这条路没法走，堵得不行。）堵得不行，说说。（弟兄：肖语主要是觉得“跟你们就没法说，你们不讲理，跟你们无理可讲，我要是再说话，你们就说我‘看肖语多狂呢！’我要是不说，我就只能憋着，所以我说我就是狂”。）是不是我刚才说的让你消极了，所以哭呢？（弟兄：总结一句话，“没法说了，负责人蛮横不讲理”。）是不是？（弟兄：“你说我能说是？”把这个不讲理说说嘛，心里堵住了？“你来做做试试”，肖语，是不是？“你说我不行，你还让我做负责人，还要让我带领他们。我带领他们你又说我不行，看我不行还让我做负责人，专门看我笑话呢？故意刁难我呢？”肖语，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你们玩弄我呢？”）肖语，是不是弟兄说的这个？（肖语：觉得压力有点大。）

这不是压力大。我给你谈谈我的经历。我为什么这么说你呢，因为我刚开始过来的时候，我就认为自己确实比别人强，余桦跟上弟兄两年多了，比我早，但是我确实从心里看不上余桦，我看她的作工还不如我这刚跟上的，我的思想、心态就是这个。为啥我有这样的思想、观点、想法呢？我认为我在原教会的见识、作工多年的经验就是我的根基、就是我的资本，觉得自己什么都行，都可以。她连见识都没有，看着她哪些方面都不行。所以我对别人的态度跟你对他们的这个表现一模一样。为啥你这个表现我看得清楚呢，你跟我就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我就是这样，来了国度建造不可一世，我看着接受国度建造几年的人都不如我，哪个都不行。而且我刚跟上三个月就把那边工作打开了，感觉自己是有功之臣，本来就有资本，来了还是有功之臣，这更加不可一世了。自己就活在这里面，完全是为了作工。我跟余桦在一起配搭的时候，那些人都跟我合不来，我说话里面就掺杂着一种趾高气扬，是不是看不起人啊？虽然我没有说什么，但是我的表现就让别人感觉自尊受到了伤害。就像余桦，她跟上两年了，从我心里我就瞧不上她，所以她到我这儿就受辖制、受压抑，本来人家还能自由发挥，因着我受辖制了。后来刚开始进来的那些人都受我辖

制，我说什么就得怎么做、就得怎么走，但我认为我的存心是对的，我是为了工作，“我就是为了工作呀，我就是对付你、说你也是为了工作”，我里面就是这么想的。所以别人跟我是合不来的，可我没感觉跟他们合不来，“我啥也没说，为什么跟我合不来呀？”就我那气势、表现、心态神知道，所有人都跟我合不来。那次聚会都跟弟兄告状呢，这个告状了那个告状了，这个受辖制那个受辖制，我就气不打一处来，“我怎么了，你们都受我辖制？你们受啥辖制呢？我说啥了？”我还活在这里面。后来那一次把我打死，在我来说就是打死，一下子转不过弯来，自己把自己看得太好、太高。第一次弟兄揭露我是扫罗，余桦是大卫，我信神多年知道扫罗是被利用的，大卫是神用的，而且弟兄还说“余桦，你一个回合一个回合地跟她打，打不过告诉我”。你说我听了啥滋味？在我来看余桦什么也没做，这一片的工作全是我打开的，我家里一团糟我都不回家，我赶快把工作作了，我就该死？作工的该死？人家不作工，天天插上耳机听歌，就该活？还说她是大卫？我能想通吗？那我还不如不作工呢。我当时的心态就跟肖语现在的心态一样，“我还不如不作工呢，你不是说我不行嘛，你不是说我是扫罗嘛，那你别用我了”。我当时心里激烈地争战，就想“余桦你作工吧”，但这话能说吗？“弟兄你不是说我不行吗，我是扫罗，是该死的，我做这些你又看不见，还说做了也白做。人家不做的天天把耳机插上，这是好的，是大卫，还是打我这个作工的。”我那会儿就想不通，气得不行，自己本身就有高血压，一会儿还得吃颗药，怕血压高了。“你说这是啥理啊？怎么不讲理呢？你说我不好，别用我也行，她是大卫，你用她嘛”，我心里就想说这话，但是能说吗？不能说。心里苦，难熬，里边就是想不通，“为什么这么对待我？我做也不对？那我就不做了”，不做了又不能说不做，不做不是背叛？那我怎么办？里面还是“为什么这么对待我？她不作工就好？我这作工还不对？”就活在这里面了。晚上再哭，再熬，也该我这么熬，熬炼当中才反思“为什么呀？”我也问“为什么呀？为什么这么对我呀？”后来交通那段话，神说：“如今，我将所有的人都扔在‘大火炉’里‘熬炼’，我站在高处仔细观瞧，人都在火的焚烧之中，在火的威逼之下，人都将‘事实’供出。这是我作工的一个手段，若不是如此的话，人都在‘自表谦卑’，谁也不肯先‘开口’讲述‘自己的经历’，都互相观望。此处，正是我智慧的结晶，因我在万世以前就已预定好了今天的事。所以人都不自觉地走进

了火炉里，似乎有线牵着一般，似乎人都麻木了。所有的人都在火的攻击之下难以逃脱，人都互相‘攻击’‘奔走庆幸’，在火炉里仍在为着自己的命运着急，深怕被火烧死。……因着人的掺杂太多，所以我才将人丢在火炉里燃烧，但并不是将人都烧干净尽，而是从中提炼精品，以便供我欣赏，因我要的是无杂质的精金之物，不是有杂质的污秽之物。人都不理解我的心情，所以在上‘手术台’之前都是愁苦满怀，似乎我要将其解剖之后在手术台上就地将其‘暗杀’。”（摘自《话·卷一神的显现与作工·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三十九篇》）交通了三天之后我才缓过来。为啥这么说我呢？我心里就想在所有人心中有个地位，让人看得起，让人说自己好，走的就是敌基督道路，所以光作工不进入。可自己并不认为自己不进入，弟兄说我“你光作工不进入，你是作工，人家是进入”，我心里就气得不行，“我这么多年，我在外边走了多少地方，我就一点进入都没有？我一点进入没有你怎么还用我呢？你用她嘛”。我心里是这么想的，但这话能说吗？（不能。）心里说“用她吧，她有进入你用她，你还用我干啥？”心里火，不愿意让人说自己没进入，不愿意让人说“你光作工不进入，你就是凭经验作工”。“我就认为我好，你说得我啥也没有了，把我的作工全给我否了。”那就是最大的一次“死”，那才是“死”，过后才能看见为什么这么对我呢，其实我就是光作工不进入，不知道什么是进入，自己走的路是错的，走的就是敌基督道路，总认为自己是对的、好的，不会跟人配搭，不会跟人相处。总把自己看得挺高，别人都是低下的，怎么跟人相处呢？二十年不会跟人配搭，我高你低这就叫配搭。我认为别人的自尊受伤害吗？我没感觉。那就是做带领做习惯了，骑马骑惯了，不会跟人配搭。从那次揭露解剖了之后，才开始跟余桦配搭，一直配搭到去年。那时候出去配合就是她带头，她去了以后她交通我就听，她交通完之后，我补充一下工作方面的，这才开始学会听别人的。我从人家交通里面听出来国度建造和教会建造解决问题都不一样。如果让我来，我还是按照老一套解决问题，但余桦解决问题解决的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我解决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问题，相差这么远。如果那次不打我，我知道我和余桦有距离吗？我还认为我比她高呢，你说这是不是颠倒了？那会儿才能明白我为啥没有进入呢，我看不起她会有进入吗？余桦真不如我？我在作工这方面有特长，这是神培养的，但是她有那方面特长，我怎么没看见呢？我会跟她相处吗？我不会跟她相

处，“她就不行”，看不上她。你别看我接受三个月她接受两年，出去是我讲呢，她就是听我的，你说这叫什么人？我会？我才跟上国度建造几天，我会讲啥呢？不就是讲以前的老一套嘛，但是老一套我也要讲，你说狂不狂？别人讲的我就听不下去。如果不是那次打我，说我不会进入，我认为我可会进入呢，原教会我就会进入。“那你来国度建造干嘛了？你谈谈进入是什么？”那个时候我才服气。我在教会建造丝毫没进入，全是作工，走的是敌基督道路。所以从那以后她交通我听，她交通完了工作方面我给补充一下，前面交通生命进入全是人家交通解决问题，我后面补充一下工作。慢慢听了一个月过后，我听出门道了，是这么解决呢，确实不一样，我从人家身上学到了。如果那次不揭露我，我会学人家的吗？只有别人学我的，我还学她的呢？你说这叫啥？这是不是天使长？有人样吗？可我不认为自己没人样，还觉得自己挺有人样的，你说多可怜。国度建造里才正式开始学会做人，才跟人家配搭呢。后来一有“余桦哪哪不行”的意念出来，赶紧压下去，“变化自己、变化自己”。到最后余桦打我，我还在改变自己，我不能再说人家，这是神给我摆设的环境，这才开始学做人呀。神说信神就是做人，咱以前认为信神哪是做人呢，信神就是讲道，比别人会讲、会说，让别人听着服气，这就叫信神，这不是傻瓜嘛。信神是为了会做人，我会做人了吗？这才开始学做人呢，才开始和余桦配搭，一下子配搭几年。我不愿意把这个环境流失，因为只有和余桦在一起配搭才能改变我，我的性情才能改变，如果她不在我跟前，我就没有这个“火炉”，只有我一说话余桦就受辖制，我才能改变，我只怕她受辖制，我说话是不是就得注意？这就是一个“火炉”，余桦就是一个“火炉”，神创世以来安排给我配搭的这个人才能改变我，跟她在一起配搭才能使我的性情有改变，这是我该进入的，也是我该学的功课。这就是学到功课了，看到神对我的爱，神太爱我了。以前没看到的时候，“什么神爱我呢？不需要！我要配搭也不要她，我要一个能配搭上的”，我不是为了生命长大，不是为了生命长进，不是为了生命进入，不是为了个人性情的变化，我认为我不需要变，需要变的是她，这是不是太可怜？那个时候通过揭露以后，我才看见我太败坏了，我太需要这个环境了，这才扭转过来，才对弟兄不误解了。因为当时一下子揭露解剖我，我对弟兄是误解、是恨，我说“这是啥呀？道都对着呢，怎么不讲理呢？连个理也不讲”。在世界上做得多的人好不好？不

做的人是不是不好？“在你这儿就颠倒了，不做的还是好的，我做得越多越得打死”，我就想不通。过后才想为什么这么做呢，弟兄所带的路是为了让人性情变化，让人走性情变化的路，让人改变败坏呢，是为了让人走被成全的路，成全人呢，这个路是这么走的。余桦胆小，受辖制，就得让她打我，让余桦在我身上练胆量呢，她敢打我了，就长大了。而我呢，我就不能打人，就得让她打我，是不是为了让我性情变化？就这一个弯特别难扭转，之前觉得不讲理，后来明白了以后，“哦，原来每个人都得有生命长大的过程，余桦就需要在我身上练胆量，就得打我，那我就不能还手，我就得改变我自己”。因为她不打我，我不忍受这个，我怎么能性情变化？我怎么能改变自己？我怎么能学会做人？不知道有人样是什么表现，所以余桦就需要打我，而我就需要承受，这是我性情变化的需要。

当我学到这个功课的时候，三个月以后我就开始写文章，我跟上国度建造五年了，一次一次揭露解剖我，我的文章拿出来二十多篇，第一次经历揭露解剖看到父教子般深沉的爱，看到神对我多大的爱。为啥我能成了那样呢？因为在原教会哪个人都吹捧我、都高看我，像肖语一样，牧区来的。在原教会一说我的名字，谁都知道，谁对付我？他们对付不了我，也说不了我，我说“我有啥问题呢？”他们说没啥问题，看不出我有问题。你说这好？那个时候我就想，我不想走保罗的路，我想走彼得的路，可彼得的路怎么走？道理谁都会说、谁都知道，就是监察员跟我在一起带领我几年也没跟我说过“你这路该怎么走”，他会吗？他也不知道，他走的也是错路。我跟上这步工作以后，通过三个月的揭露解剖，我才真正对这步工作有了一个真实的了解、认识，虽然当时有误解、有抵挡，我也想不通，但是揭露了我三天以后，我真正看见了，确实不一样。我就想这么多年，我多少次都是和监察员在一起，没有人说我哪一方面有问题，就是看见我有问题，一看我不接受就不说了，“你愿意怎么怎么”。可是在弟兄这儿呢？今天我有问题，弟兄不看我的眼泪，他不看我难过，也不看我有高血压，不怕我气死，照样把我打死，因为我的性情该死。如果我的性情不死，我活不了，不能达到性情变化。我也挺刚硬，持守自己，我就认为我做了这么多就是好的，面对揭露解剖就是不接受。就像肖语一样，为啥刚才一说你，你的眼泪就流出来了？我不是不知道你的眼

泪，因为我自己也经历过，我也流眼泪。我的眼泪还不是光在眼眶里面打转，我是不断地流眼泪，气得不行，“这是啥呀？”最后转过弯才看到“我的性情该死。如果我的性情不死，我活不了，不能达到性情变化。自己看不见自己有问题，自己总看见别人有问题，自己什么问题都没有，自己是天使长，最后不是死？”所以那个时候把我打死，就像死的熬炼一样，我就认为那是死，从那个时候一下子活到死里面，我就没有感觉我还能活。因为这个话还不是一般人跟我说的，是弟兄说的我，说我是扫罗。我那个时候家里也没有放下，这里还是一个死。那会儿就想着神要用摩西的时候，两岁以下的孩子全杀光了，我认为我就是那些两岁以下被杀光的孩子，我就是陪衬“摩西”的，我就是陪衬余桦的，把我打得就活在这个里面了。我的性情该有这样的试炼，该有这样的揭露解剖，就活在这个死里面，就想着死，没有想着我以后蒙拯救、被成全，从来不想这个，因为我就活在死里面，觉得我就是该死的。为啥呀？我这么多年就不会进入，确实是狂妄自大，不知道怎么走，纯属是作工。那个时候我想，我就是死，我就是被利用的我也得被神利用，就唱那首歌“受造之物应该被神利用”，就是利用我我也得在这儿。余桦是被成全的，是被使用的，这是她该得的；我就是被利用的，我就是死，我也该这么走，我也不能背叛，我也不能回家。那个时候就立下心志，我就是死也得这么走，我就是被利用完了死，我也得这么走，因为我看见神对我的爱了。我就是在死之前也得知道自己错在哪，不要糊里糊涂受惩罚死了都不知道死在哪。我清楚了，我知道为什么这么对待我了，这么对待我是因着神的怒气，是因为我走的路是错的。我如果是天使长的本性，这会儿不说我得死，以后迟早得死吧？所以弟兄打得对不对？那个时候观点一下子扭转过来以后不是仇恨了，不是误解了，而是一种感恩，一下子对这步工作更加有认识，对弟兄有认识了，这是父教子般深沉的爱。在世界上没有人这么对待我，我不听，谁还说我？不听拉倒。在原教会多少年我不听，没有人再说我了，不听拉倒。但是在这儿，“你不听就是死，你不听我也得让你知道你死在哪、错在哪”，这就是爱。当我明白了以后，我就写出神对我父教子般的爱，这份爱在其他地方是得不着的，只有在这里我才看见对我的爱。如果不是这么揭露解剖我，我不知道我不会做人，我不知道我走的不是性情变化的路，我还认为我就是好的。揭露以后我才知道了我错在哪，我死也知道因着啥死的。当明白了这

个以后，我对任何人没有误解，对弟兄没有误解了，对跟我配搭不来的也没有误解了，对班珠荏说我有问题也没有误解了。当时我就认为班珠荏把我送上了“法庭”，班珠荏告我，弟兄才解剖的我，我恨班珠荏，谁都恨。当我明白了以后，对谁都没有恨，看见了多亏班珠荏说我，如果人家不说我就没有这个环境，没有这个环境我就接受不了这场揭露解剖，我接受不了这个，我就认识不了自己，我死都不知道死在哪儿，你说我多可怜，我最可怜。那个时候一下就能抓住班珠荏的手，特别感恩，不是人家说我有这些问题，我怎么能认识自己？我这死哪都不知道。后来我就给班珠荏发了个信息，“我感谢神对我的爱和拯救，让我明白了什么叫生命进入”。我在原教会那么多年，我就认为自己挺有生命进入的，我不进入怎么能一直被神家用？我没有进入怎么能作那么多工作？”我认为这叫进入。到了国度建造这才正式开始生命进入，生命进入是通过审判刑罚、揭露解剖认识自己哪里是错的，哪里是对的，认识了以后才知道该怎么去走，这才是生命的一个转折，生命的改变，生命的转折才是生命进入，这才开始生命进入呢。所以那个时候开始跟余桦相处就能体谅、理解，能跟任何人合得来，能跟任何人配搭得来，什么样的人我都不排挤，什么样的人都能够相处，这才是做人呢，这是一个大的改变。我从你身上看到了我的影子，所以我气，我确实难过。你这样走下去，最后走到哪了？你还高举教会建造，别人听了你的话以后也难受。所以你得对国度建造神的作工有个真实的认识、了解，你自己才能真正看见自己的败坏在哪儿，错在哪儿，这才开始追求生命进入，才知道什么是生命进入、生命长大。神摆设的环境都是你的需要，你能看见都是你的需要，你就没有任何怨言，你总是看见你哪里没有做到，哪些有问题，你才知道该怎么去走。我这么谈还有没有堵的地方？（肖语：没有。）

教会建造与国度建造的区别（三）

肖语把心敞开，心里怎么想的怎么说，有什么难处直接说，别憋在肚子里面。能不能说？（肖语：觉得对我要求太高了。）所以你在里面堵着呢。你觉得怎么要求高呢？是要求太高，还是步伐走得太快？（肖语：上交的文章质量都不行，每个月还要整理出十篇相对好的文章，然后还要带他们。）（上交的文章质量不行，还得一次次去沟通、跟进、辅导，还得把自己的文章写出来，感觉要求高。）（负责人：是这个高？这个不高吧？写文章本来就是自己要求自己呢，不是光是别人要求你，自己就得追求这个路该怎么走。）工作量大？（肖语：觉得这些人也难办，每个月十篇文章还得整好。让我自己下去配合写，我觉得写十篇文章也行，但是还得抓他们的工作，到时候负责人又要文章，顾不过来。）（负责人：这就是操练你的计划能力、作工能力。自己也得写文章呀，还能光管别人不写自己的生命经历啊。）正确对待，这个不是关键，这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每个月整理出来十篇例文是咱的一个目标，但是这十篇文章就是你说的矬子里面拔大个就拔不出来，他们写的就不是生命进入，就是谬论，谬论咱也算一篇？咱的目标是每个月十篇，就像打下那个高地、打下那片江山，这是咱的目标，是让你尽心、尽意、尽力，你自己给自己定一个目标，咱有这个方向、目标往上够，但不是死的规条。首先文章质量得过关，不能光有数量，十篇是咱的计划、目标，是方向，不是死的，不能成为你身上的绳索。（肖语：但是有时候感觉一个月整不出来十篇文章我良心上过不去，“这是不是糊弄呢”，可矛盾呢。）这是不是自己给自己加的绳索？我刚才跟你说，神要的是什么？（尽心、尽意、尽力。）尽心、尽意、尽力。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我就该自杀了，“你建造国度建造了几年，建造了几个人呢？你建造的人是啥呢？”能不能呀？你这个不是关键，我知道你这个问题在哪了，主要是来了这儿你的作工得不到人的承认、认可，伤自尊，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然后你在这儿又找不见方向、目标，你只是借着这个说了一个话题，借题发挥，借这个题给自己解脱一下绳索，是吧？其实你从教会建造过来，你觉得你是有成就感的，就像刚才负责人说她一样，她在那边作的工作有果效，你在原教会作工肯定也有果

效，你觉得你把写文章的条条框框、范围都掌握了，“可来了这儿我看见他们一个个都不行呀，事实就摆在面前呀，就是我行呀，可你在这儿还说我不行，我的理从哪儿讲？”你活在这里面了。“来了这儿还把我的工作给否了，不承认，说我没有进入，说我不行。那你拿出个行的来，说我不行还让我带人，故意贬低我”，在里面打架。

你现在对国度建造和教会建造之间的区别能分开吗？你就堵在这边了，没有去认识。你在原教会掌握的这些是什么呀？（肖语：看了生命经历跟生活经历的区别，我也想呢，我觉得我在教会建造都是生活经历，因为看事观点就没扭转多少，好像就学会了作工。但是国度建造要的是生命进入，我里面又搞不清楚了，那他们在国度建造写出来文章也不一定就是他们变化了。）你是说他们的文章写出来了，但是他们也没有变了，没有实行？（肖语：对。我觉得我在教会建造就没啥经历，都是生活经历，我的看事观点好像哪个也没变，但是国度建造弟兄姊妹虽然写出文章了，但他们也没变呀。就像夏真写的爱情至上，她不是还跟肖鸣联系吗？）你在这儿晕了，是吧？（肖语：嗯。）你是根据夏真写的文章，她的表现，来衡量国度建造和教会建造之间的区别，你说这个衡量方式合适不合适？（肖语：上个月负责人让我写文章，我其实是计划要写的，但是后来临到事还是狂妄，还是会发火，我就想着写出来文章也是假的。）所以我说你堵着呢，你堵在什么上边了？你对教会建造和国度建造没有一个真实的认识。一个是没有真实的认识，另一个是说人犯浑，都犯了同样的毛病。负责人刚才说她那时候的经历、她犯的毛病，你现在犯的浑和她之前犯的浑是不是一样的？你犯什么浑？知道你犯什么浑吗？我跟你说“你这边是有问题的，你这个事做错了”，“我就没有好的地方？我就没有对的地方？你就只能看见我错的地方？你就抓住我错的地方过不去？和我有仇？”是不是一样？负责人当时不接受修理对付的时候，是不是也是犯这个浑？那你今天是不是也是一样的？扔了肥甘欣赏垃圾，是种反抗、叫嚣。在这儿给你交通说你原来那个是教会建造，今天拔高了，是国度建造，他们再跟你一说，你是不是应该跟着老师的路往前走？老师讲课呢，说你这个题做错了，老师再给你讲这个题怎么错了、应该怎么做，老师给你把这个错误纠正过来，那你这个思维是不是得跟着老师的这个路走呢？你没有跟着老师的路走，没有听老师说“教会建

造和国度建造的区别，你现在还停留在教会建造，用教会建造来衡量国度建造，来国度建造尽本分还用教会建造的那一套，这不是后退了吗？这个不能这么做”。你不是跟着这个思路走，反过来你是什么？“你就盯着我这个教会建造，你就说我这个不对，我这个不对，他们就对了？你看见他们就进入国度的生活了？夏真进去了？她实行了？你光看着我没实行，谁实行了？”你说咱是不是浑呀？我在这儿跟你说什么是进国度，国度里面要的是什么人，你跟我说“夏真进国度了？”你说你是浑蛋还是我是浑蛋？谁说夏真进国度了？我没说吧？你拿夏真来作对比，你说你是不是浑？我在跟你说这个题怎么做，我说“你这个题做错了”，“她做对了？你看她做的题”。我说她做的题对与错了？发现问题了吗？你是这个态度、观点，你说你能不能进入国度？（肖语：进不了。）进不了国度，你也不会走这条路，你永远学不会东西。学习也是一样的，咱应该有学习能力、接受能力，得有分辨、认识才会有接受。人家说的话伤害你的脸面了，你得学习，你是学生，别人是老师，这个时候这就是学习。可是任何时候人都想当老师，谁都不愿意当学生。一说你这个错了，“本来我拿这个是让你看我这是标准，我是老师，你跟着我走。可我来了这儿你给我打了个叉，说我错了，一错了又解剖我，这就给我带路呀，我一个老师成学生了，他们都是老师”，这就开始较起劲了。你不是说“为什么会给我打叉？什么原因？”不在里面找问题，认识自己，来看这个路怎么走，你还是为了面子，面子受到伤害以后，就撒泼打滚，就开始乱了套了。看见这个画面了吗？那正常的路该怎么走？当他们给你提出来你走的还是教会建造的路，没有跟上国度建造的步伐，“教会建造和国度建造的区别在哪儿呢？怎么还说我走的是教会建造的路？这么长时间了，明明我觉得我走上去了，怎么还没有走上去？什么时候才能走上去？我又走偏了？哪个走偏了？你跟我说说教会建造是什么、国度建造是什么，我跟上这个走”，你有没有这个思路？有没有这个方向？

负责人刚才举例说她的事，说她是作工没有进入，没有进入就没有生命呀，什么是进入？什么是作工？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搞清楚呢？她顾不上搞清楚这个，说她没进入，给她打叉，“什么？我在别人心中就是高高在上，就是领先者，你给我一打叉，我成啥了？”不依不饶，和我较起劲了，我再交通多少，听不进去，堵死了。她就不知道跟她

讲的进入就是生命，她只是作了工，她的进入是零。“啊？我没生命？我的生命在哪儿呢？进入在哪呢？”如果她有这个思路，她里边能打架吗？她能熬炼三天吗？能去哭吗？今天谈了一天了，我始终没能从你口里听着你问一句话，“什么是教会建造？什么是国度建造？它们的区别在哪呢？我怎么就进入国度建造了？怎么就生命进入了？”你有这个寻求没有？心里想了没有？你始终没说这句话。你没说这句话可以说你根本就没想这个事，你顾不上想这个事。你也没想，你也不可能问、不可能说，那你追求生命吗？你追求剩存下来吗？你追求真理吗？你要的是什么？你要的是面子，要的是别人的尊重，要的是别人的认可，要的是高人一等。你说咱要的是啥呀？看清自己了吗？那现在呢？当我提出这个话题了，现在你对教会建造和国度建造之间的区别能说多少？你有多少认识？（肖语：说不了多少。）咱就从作工上面来说，你在教会建造的时候在作工方面学会了什么？学会了作工，作工有了经验、教训，学会了写文章的一些方式、方法、技巧、基础知识、规范，还有什么？（肖语：没了。）业务方面的知识你掌握了，一些经验你掌握了，这是你掌握了一些基础。在作工方面呢？教会建造作工方面是什么？对付修理，人工卡着、打着，是不是这么作的？那国度建造呢？（肖语：不卡了。）刚进国度建造是给你自由的。为什么给你自由呢？将来是要抓捕你的罪状。不卡着你，我只是把神家的要求给你，给你以后你自己看着办，你流露出来了，好了，我抓住了你的罪状审判刑罚你。审判刑罚是让你能认识到自己，看到自己真实的生命情形，我不卡你是要引狼出洞、引虎下山，引出来以后我也不是对付修理你，你看见我对付修理过人没有？基本上没有吧？我的作工是什么？揭露解剖。你把揭露解剖和修理对付分开。什么叫对付呢？把你打回去。我给你是揭露解剖，苦口婆心，跟你讲的是什么？给你交通的是什么？与神之间的关系。我给你交通神话说什么了，我的目的始终是要把你带到神面前，把你带到神话里面去，让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这是国度建造的宗旨。原来你和神话是不挂钩的，咱在教会建造的时候，对基督的话是一种什么态度？不搭理、小瞧、藐视。你听谁的话呢？听带领的话。带领有地位、有权势，带领说什么了，三级机构带领规定什么了，就是工作安排下来也不能高于三级机构。教会建造的框框卡着你，到了国度建造没有框框了，自由流露，流露出来以后揭示出来让你看见你与神之间的关系如何，你

和神的关系一好百好，一了百了，唯独不能使你释放的就是神的话。我和你交通，我所做的一切，我不卡着你，唯一不让你释放的、让你难受的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在你里面扎心、难受，让你感觉害怕，感觉羞、丑，感觉对不起，那我作工就达到果效了。我的作工果效要的是在你身上达到让你害怕，让你感觉到羞、丑，丑陋不堪、不堪一击，专门在众人面前露你的丑，让你看见你就不是个人，你是魔鬼、你是畜生，不通灵。你在外面看是我专门把你踩在脚底下，在我这儿是让你认识自己，把你打到地狱里面，把你打到硫磺火湖里面，让你能认识到自己所做的，看见自己所做的，“我不能再这么做了，我得重新做人”。我在这儿作工是让你重新做人的一个过程，这就是国度建造。神话在人身上作王掌权的过程，就是国度降临的过程。我是这么做的，我也带领你这么做，我在这儿做就是给你立个标杆，也是要求你这么去做的，我带负责人也是这么做的，我让负责人也是这么做的。这就是教会建造和国度建造，教会建造因为人的败坏听不懂神话，那就需要外表的一个行为、外表的一个做法，方式、方法，先用一种规条形式把你卡住、管住，你有点样子了，然后再拔高一步，那就开始用神话来掌管你，这是个过程。

你看见我怎么作工了，我给你立下标杆了，那你就跟着我来效仿，看看我在这边做的，看教会建造和国度建造的区别在哪，这就认识到自己的缺少是什么了。你原来有的是什么？业务方面。国度建造是建立在教会建造的基础上的，不是凭空的，业务方面的知识是必须有的，这个是不能否认的，这是作工的需要。原来是条条框框捆着、卡着，得有外表的行为规范，这个也是必须得有的，不能否认。那进入国度建造，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原来我外表行为规范也好，怎么也好，我是为什么而做的呢？我是为着地位、名誉，我是为着得冠冕，我走的是保罗的路”。只有两条路，走不上彼得的路，那一定走的是保罗的路，这是肯定的。“原来我走的这条路，我付出呀，加班加点呀，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冠冕。”教会建造就是为了冠冕，为了冠冕就是要搞交易、搞交换，进入国度建造以后，把这个通行证扔到硫磺火湖烧了，不要这个，不看你受苦多少，不看你劳苦功高，也不看你资格大大，也不看你有什么技术基础。来了国度建造不说技术基础，这是个工具，你来了国度建造只是说你有这个工具，你的这个

资格成了工具了，不是冠冕了，是要用你这个工具来为神效力、为神作工，让你活出一个人样来，你活出人样来，能够顺服在神话的权下，你就是一个人，就是一个受造之物。那国度建造是让国度降临在地上，人能够进入国度里边活出一个真正的人样来，恢复人原有的人样。建立在原有的教会建造的基础上，把原来这些工具，不管是经验教训也好，还是你天生的特长、爱好也好，这个是不能否认的，这个是要用的，但这个只能当成工具，这个不再是你的冠冕，也不是资本。这个工具还是谁给你的？还是神给你的。理智得清醒，“这是神给我的，给我是让我见证神、荣耀神。神给了我这个条件，我具备了能尽这个本分、具备了写文章的基础，再加上我的心，良心发现，我得还报神爱，神给了我了，我和神的关系得搞好，不然的话我与神的关系一了百了。我认识我是受造之物，用神话来掌管我。我无路可走，只能走这条路，是神话带领、神话掌管、神话刑罚，在神话里面受责备，一切都是因着神话”。这个人变了没有？来了国度建造追求的是什么？追求生命。什么是生命？顺服就是生命，你能顺服在神的天规、诫命里了。在教会建造你做得再好，神的天规、诫命你顺服了吗？神的天规、诫命是什么？你得有一个受造之物的形象，你得顺服神。可咱那时候追求的是地位、名誉，那能顺服在神的天规、诫命里面吗？不可能。“我要顺服神才有生命，顺服神才能剩存下来，那我为了顺服神，我就得认识神，我就得活在神的权下，这才能顺服神”，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顺服神得生命，按着这个方向、目标去走，尽本分。原来在教会建造时期的那些资格放下了，一个是不再把它当作一种冠冕去追求了，也不再把它当作一种资本；再一个这是一个工具，你是带着这个工具来国度建造里尽本分了，别人再说什么，还有拦阻吗？就不堵路了。在国度里面神给你摆了那么多丰富的筵席，给你摆上各类人，你得干什么呢？“这是让我操练生命进入呢，借着摆设的环境我去与神搞好关系，我在尽这个本分的时候看他们谁还在教会建造里面呢，谁还没有进来国度建造呢，神的话还掌管不了谁呢，我必须得把这些人带过来，这是我的使命与责任，我进来了我得帮他，让他也进来，这就是善行。我预备了足够的善行才能进国度，才能剩存下来呢。”这是不是蒙拯救的路啊？我给你蒙拯救的路，你还痛苦难受呢？你把这个看清了，这是蒙拯救的路，这是进国度的路，你是感恩、感谢，是高兴、喜乐。

你看见教会建造和国度建造之间的区别了，他们走的路你也看见是什么路了，他们进入国度建造了没有？他们跟上这个步伐了没有？你考核他们的文章也有标准了，他们在文章里面写的是什么？写的是他规条形式的变化，还是写的是神话在他身上作王掌权了，神话控制他了，神话在他心里登宝座了？如果神话在他心里登宝座了，他能因着神话而做一切了，人家这是往国度路上走呢。如果他交通的还是虚荣脸面、地位，交通的还是围绕着自己，唯我主义，这是教会建造，没有生命，这还需要带。你这样走、这样认识就是路，这就是方向、目标。你不这样认识，你活在你那个圈圈里面，那就是负担，喘不过气来。你自己搞不清教会建造和国度建造的区别，你还去抓他们的文章，你怎么抓？所以说负责人跟你说这些话的时候，你就堵死了，“这路没法走，你把我在教会建造的那些东西全否了，国度建造成了孙悟空大闹天宫，任意妄为，随意地做就行了？我无路可走”。让你在这负责就是建立在你既有的基础上转为让神话掌管你。好比说神那时候交通基督徒应该有基督徒的形象，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让别人能够竖起大拇指来，在教会建造注重的就是得有外表形象。但是国度建造开始以后，神交通什么？神说：“有的老年弟兄说，‘我岁数大了，信神也这么多年了，说话、做事得给年轻人作个表率，不能嘻嘻哈哈、为老不尊，得让人看着端庄、文雅，有儒雅绅士的风度。’所以，他跟年轻人说话时就一本正经，满口之乎者也，年轻人看着他就觉得别扭，不愿接触他。到聚会时，弟兄姊妹跳舞赞美神，他认为眼目的情欲得控制，非礼勿视，他就约束自己不去看，但心里还嘀咕，‘这些年轻人活得多滋润哪，我怎么活得这么憋屈呢？不过信神了就得憋屈点儿，谁让自己这么大岁数了呢！’他口里说不能看，但还偷着看，这分明是在伪装。”（摘自《话·卷三　末世基督座谈纪要·解决观念才能进入信神正轨（一）》）从外表行为上看，人家这是不是有信神的体统呀？教会建造是信神体统，但到国度建造不行了。为啥呢？从外表上看是一样的，但神鉴察人的心呢，你是欺骗，你是诡诈、伪装。教会建造的时候还让人活出个人样呢，等到国度建造怎么说的呢？神说：“人一多，有的人晚上睡觉总放屁、吧嗒嘴、打呼噜，事儿都来了，你嫌弃人家这个，嫌弃人家那个，这就麻烦。……别觉得自己比别人都好，都高尚，都尊贵，得学会适应环境，能适应。怎么适应啊？临到什么事，谁吧嗒两下嘴，没听着；谁吐口痰，没看着；谁擤大鼻涕抹身上

了，感觉不到。……要适应环境，首先人得有一个见识：什么人都有，什么生活习惯都有，生活习惯不代表人性，你的生活习惯规律、正常、高尚也不代表你就有真理。这事得看透，对这事有一个正面的领受。”（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进入信神正轨具备的五方面情形》）在人看睡觉打呼噜，吃饭吧嗒嘴，鼻涕抹身上这是没有正常人性。可神怎么说的呀？神让你适应环境，让你去接受，不要强人所难，你不要鹤立鸡群，这是啥意思？这是不是一切进入实际了？一切进入实际，一切从认知上开始发生转变，而不是从外表。你如果干净、卫生、漂亮、正规，这是不是更好呀？是不是最好？但是你这个好是怎么来的？你是伪装、诡诈、欺骗。那你伪装、诡诈、欺骗还不如你自然地、实实在在地活出个人样来。这个理解吧？

那你现在有路了吗？让你尽这个本分，不管给你分配多少任务，你始终得怎么呢？尽心、尽意、尽力。尽心，你做这个事尽心了，你有多大能耐做多大事，不给你强加担子。肖语，有什么想法？我和你交通完以后轻松了吗？（肖语：先往这个路上走。）这是不是也是个进入？这就叫国度建造。操练做诚实人，会不会做诚实人？“今天总和我过不去，我说一句话也不对了。”学着交心、谈心，心里怎么想的怎么说，怎么认识怎么说。今天你是和我谈呢，如果说你和别人谈这就不行了，明白吗？你和我谈心里话，你是种寻求，是想解决问题。你在我面前不谈背着我谈，那是啥意思？那是想拆台呢，那是散布消极、释放死亡，那是犯罪。同样谈的是心里话，你和我谈心里话目的是什么？神看着你是想寻求、是想找路呢。你的心里话对着我不能谈，背后和张三说、和李四说，那是要造反！这就是个认知。从外表上看，“你让我说心里话呀，你让我做诚实人呀”，来我这儿说是寻求，是单纯敞开，在背后呢？那叫任罪蔓延。能听懂吗？那你是计划任罪蔓延还是怎么呢？现在还有什么想法？有什么不解的就说，有什么难处就说。“在作工中还有什么难处，我对国度建造还不了解，对生命进入还不了解，他们写的文章我分辨不清”，有什么说什么。还是计划“完了我就写辞职报告呀，这个工作压力太大，我受不了，我这么大个人把我说成啥了，丢人败兴！我在教会建造多少年了，最后把我说得一文不值”。（肖语：没有想着写辞职报告，你交通完之后，先按照你说的这个路去走。）先按我这个路走？你这话是心里话还是随便一

说？（肖语：不是随便一说。）先按我这个路走，这个话里面有没有问题？你就这么一说，你会不会按我这个路走？“先按你这个路走，等随后合适的时候我再背叛。”你计划不计划走这条路？（你是不是还没听明白？）（肖语：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是我在鱼肚子里挑刺呢？你说你这话有没有问题？（肖语：我没想那么多。）是，你要想那么多就把我欺骗了，我要的就是你没想那么多一句正常的话，正常的话这才是你心里面的话。你说“我先按这个路走”，这就是你现在的心思，但是我从你说的这句话里面看见了什么？（肖语：意思是走不通了就背叛。）“我先按你的意思走，应付糊弄着就这么走吧，你说到这儿了，你说我说什么呢？我说不走？我只是给你个面子就这么走吧。”对不对？有气无力。（肖语：不是吧。我之前没路，你说出来了，我就按你这个走。）（那是被逼无奈的口气。）（肖语：那不得先试一下呀。）说出实话了吧，“我得先试一下”。就像老师和学生，老师给你讲课以后，“嗯，我试着做一下这道题，我先按着你讲的做这道题，那不得试一下啊？”你承认他是你的老师吗？你承认他说的是对的吗？（负责人：不一定吧。）“今天是和我过不去了。”（负责人：她听不进去。）她听进去了。这个按人来说是正常的，我要求有点高，刚揭露解剖了以后人都有点受伤，有气无力，“毕竟是自己的‘父亲’，让你给生生打死了、捆绑了，你说我能不难受？”在那儿痛苦难受，“就先按这个走吧”。所以说你这个不是男孩子气概，你不是追求真理追求得要命。“哎呀，今天明白了，这个路是必须得走，神作工到什么时候了，我要是再不走我就完蛋了”，这是不是一个态度、观点？我在这儿说的是你对真理的态度、观点，要真理、要神的心志不足。能听懂吗？什么意思？不管你现在够得上够不上，揭露解剖完以后，每个人在“伤害”中都有这个，但是我必须得告诉你什么才是追求真理的人，什么是要神的人，什么是正常的路、真正的路，真正人的思想，正面事物是什么，反面事物是什么。你这个属于什么？你这个属于被动、无奈。（负责人：她转不过弯了。）她转过来了。毕竟是受了伤害了，伤痕累累。（负责人：伤面子了，“本来是他们的问题，结果把我打得遍体鳞伤。”）神说：“人都是在春暖花开之际发出一丝绿，不曾在寒风凛冽之时仍然苍翠，人的身量都瘦骨嶙峋，不能达到我的心意。”（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二十六篇》）我的要求高了，但我现在不是要求你要做到这儿，我得给

你一个方向、目标，你得理解，不要一会儿又打击你的积极性了，“我这也不对了？这也不行了？”我跟你说话，你得理解我说话的意思，我的心意。我交通的这个能转过来吗？能不能想通？（肖语：能。那天我看你给负责人交通的那篇文稿，教会建造是神性在人性里作工，国度建造是神性直接作工，就是不卡人、不打人，让人自由发挥，最后抓捕罪状，这是最真实的。我也确实看见国度建造比较自由散漫，人里面没有伪装了，这是真实流露出来的，打的也是人最真实的那些流露。教会建造人里面就有伪装，伪装得把自己给骗了，也不能真正打死。）他自己伪装起来，别人也发现不了，自己把自己骗了，自己伪装起来还以为是生命进入呢，别人又看不见。国度建造给人放松以后，让人自由，就是神说的释放自由，你显露出来的还是你原本的老撒但样。看见自己的本相、原形，看见以后才能真实认识自己，才能承认。如果说抓不住你的罪状，怎么审判你呢？你能服吗？如果你控制、克制了，“我没有呀，我没有呀”，抓什么证据呢？你心里所思想的，谁能揣摩透你的心呢？只能是根据你的言行举止，根据你表露出来的看见你的心思，这回你没法跑了。都想在别人心目中得着认可，没有得到认可就掉入幽谷了，没法活了，所以说她在这儿就痛苦得不行，“我掉入幽谷了我还得在这儿帮助别人”。这不是幽谷，这是生命，在幽谷里面能长生命，这才能过来。能感觉到吗？（肖语：嗯。）

（注：本篇文稿是负责人的交通）

教会建造与国度建造的区别（四）

看一下弟兄交通的《扔了肥甘欣赏垃圾（一）》里边的这段话。

“现在是供应人生命呢，不是教会建造，供应人生命是直接进入真理呢，是福还是祸？你知道你是从哪来的？你为神抛头颅，洒热血了？你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后裔？你是哪的？你就连教会建造里边的良民都不是，你是在十字路口拉进来的，认识自己是谁呀？是十字路口拉进来的。十字路口拉进来的，你吃的是啥？喝的是啥？是教会建造那些带领工人给你交通的那些字句道理？宗教界给你吃喝的是啥？是牛马一样的饭食！你在这里吃喝的是啥？知道不知道？也许你现在还不知道你吃喝的是啥，知道不知道？（刘强：……）肥甘！知道什么是肥甘吗？殿里边的肥甘！你吃的是肥甘！可你面对肥甘是什么态度？我在这儿直接对你审判刑罚、揭露解剖，这是多大的福分啊！审判刑罚是最真最实的爱，你是在审判刑罚中看见了自己，你是在审判刑罚中看见了神，你是在审判刑罚中得着了生命供应。肥甘是什么？是直接供应你生命的，是能让你剩存下来的生命的果子。咱面对祭坛上边的肥甘是什么态度呢？看看刘强表演的是什么？我在这儿给你揭露解剖，我给你交通，‘神来审判人了，咱是个败坏的人，咱抵挡了神、背叛了神以后身上就没有了灵，成活死人了，没有灵就是畜生’。话不好听，但这是事实，侮辱你了？这是实实在在的，这是事实。让你在审判中看见自己是畜生，看见自己是畜生样，不是羞辱你、不是笑话你，是实情，是实实在在的，不是说你不是畜生，是说你这个畜生因着神的高抬穿了张人皮而已。你穿了张人皮，你的实质就不是畜生了吗？神说你是畜生，把你所做的一切揭露出来，让你看见你就是个畜生样，你连这个也承认不了？我给你揭露解剖，不管话多难听、多不好听，但都是对你生命的供应，是肥甘。你是怎么处理桌上的肥甘的？你一手把它扒拉开扔在了地上。你把肥甘扒拉在地上，然后你说‘我这里边有个什么’，你有什么？你有肥甘？你有真理？你是什么？你里边是什么东西？你是蛆虫，你里边污秽不堪、肮

脏！你非要把你里边污秽不堪、肮脏的东西拿出来放在祭坛上，这是不是对圣灵的羞辱？你放在我面前是不是对我的羞辱？是不是对我的玩弄？我是来给你供应真理的，你是拿上那些废物给我看，让我接受你的呢，你说我是什么感觉？你给我拿出来的是什么？你给我拿出来的是‘我认识了，我认识自己的败坏了’？或者是你看见神的作为了，你给我见证神呢？那我也享受享受，或者我也听听，我也接受接受。可你说的是啥呀？你是站在撒但一边，不允许神捆绑撒但，不允许你的魂受一点苦楚，你把你这个当成了享受、当成宝贝，时时刻刻还研究着它。我看见一个什么画面呀？人们都是把上好的宝贝放在了祭坛上，可是我看见你拿上什么放在了祭坛上？你拿了个夜壶，污秽肮脏、肮脏不堪！你过来给我讲什么呢？‘你是不知道，这是我祖辈留下来的，这是清朝时期我老祖宗衙门里的衙役的夜壶，这是清朝时期的古董。’或者‘这是慈禧下边一个太监用过的夜壶，你看尿碱还在上面呢，你看这夜壶上面的花纹。’你明正言顺地告诉我‘这不是赝品，有尿碱为证，你闻闻，要是冒牌的、假的就没有尿碱。’你在津津有味地叙述着，你把它当作了什么？有价值的古董，是你的老祖宗、有名的名士用过的。在世界这个夜壶可以卖几百万，是吧？可是你拿着这个东西要把它放在祭坛上，这是多么羞辱神的事！耻辱！你和谁说话呢？你和我说话呢！我给你拿出来的是什么？你拿出来的是什么？我在作什么？我在打败撒但。你在做什么？你告诉我‘我这儿还有个这、我这儿还有个那。’对我拿出来的肥甘你是理都不理，你是一手扒拉开。你看着这个画面恶心不恶心？咱跟你说丑陋不堪、无耻之态说了多少了？你身上的那个东西惹神发怒！神说神来在地上对你身上的那个败坏感兴趣，是吧？对你的败坏性情感兴趣，是欣赏你的败坏性情吗？感什么兴趣？那是想让人能够认识撒但的丑陋不堪，认识撒但的邪恶、恶毒。你是把它当作了什么？不是让你把它当作宝贝的，不是让你把它当作古董的，是让你去认识它给人带来的是什么。感兴趣是让你去认识它、分辨它、恨恶它，是为了羞辱撒但。可是你把它当作了什么？至宝！我说，这是圣殿不是贼窝，不是古董店，不是来宣扬你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的，不是让你告诉我撒但掌管了六千年，你的祖宗是撒但，不是让你来见证你的撒但祖宗，而我是要干啥呢？我之所以受着这么大的耻辱、羞辱，我是要把撒但踩在脚底下，是要毁灭它、惩罚它，而不是让你高举它。我面对你的说话，你没有看见我的

态度、怒火，你没有看见等于我就没有吗？你不要把神的性情当作绵羊！神所作的一切工作是拯救，是为了他的拯救的工作，是为了征服，是为了荣耀，是为了撒但败坏了的这些人以后能够弃绝撒但归到神的权下，是为了这一步工作让人能够弃绝撒但归到神的权下，以此来羞辱撒但，最后毁灭撒但。并不是说我欣赏撒但，不要错误理解了，我也不是说对撒但有怜悯、有慈爱。是因着什么？是因着拯救你才有了怜悯。神的性情是狮子，不是让你去羞辱神的，是让你去敬拜神的，是让你把珍贵的祭物献在祭坛上，是让你把打败撒但的见证放在祭坛上，并不是说让你拿上‘我和撒但是什么亲戚，我和撒但是近亲，我是撒但的子孙’来和我叫嚣。反过来你拿了一个‘清朝的夜壶’给我放在桌子上，让我和你共赏，还让我和你产生共鸣，如此的耻辱还不让我说，还不允许我有态度，这是啥呀？审判刑罚临到你，拯救临到你，什么是拯救？让你看见你自己所走的是什么路，让你看见你这么走的后果、结果是什么，我把后果告诉你，把结果告诉你，目的是什么？（拯救。）拯救。不要游玩了，不要任着性子抵挡了，这已不是撒但的世界了，撒但已无力倒下了。把这些揭露解剖了是让你去认识、恨恶，结果你没有在这些上面去认识、恨恶，没有说经过我交通以后看见你自己所做的是啥，你抛开这些话题不谈，你谈的是什么？‘我认识到我还是要名誉、地位、冠冕呢。’这是要冠冕呢？还说‘我得走彼得的路呢，我不能走保罗的路’，这是走保罗的路吗？保罗走的是什么路？保罗是用作工与神搞交易，要冠冕。他是去作工了，他作工是为了要冠冕，所以他说‘有冠冕为我存留’。而你做的是什么呀？你是作工吗？咱今天在这儿能谈得到是作工吗？（谈不到。）人家作工是把整个福音工作扩展了半个欧洲，你和神的工作挂钩不挂钩？（不挂钩。）不挂钩！咱今天就是个出力，出力是干啥呢？你要知道你是谁，你作不了见证神的工作，你扩展不了半个欧洲。因为咱不通灵，咱是畜生，咱作不了那个工作，而今天仅仅是能来到这儿尽个出力干活的本分。为什么要让你出力干活？是借着你出力干活，让你这个愚昧无知、没有素质的人都能从撒但的权下走出来，不受它辖制。完全是为了羞辱撒但而作的，并不是你高贵，并不是你能为神做了什么，离了你神作不了神的工作？你还把自己看得高高在上，把自己看成谁了？看成保罗。咱有保罗的自知之明吗？保罗敢不敢高举他的‘夜壶’？不管我再交通什么，不管我交通了多长时

间，你对我交通的这个话题根本不搭理，来都不来，听都不听，‘反正我这里边有’，弃绝神的救恩。你弃绝神的救恩，那你就弃绝神的救恩，你不听、不看、不接触就算了，最起码你不要把‘夜壶’拿出来，不要拿在我面前。你要拿出来应该是怎么呀？你是对你的‘夜壶’的一种恨恶，应该有个认识，‘哎呀，今天借着你给我交通我算认识了，原来我把它当作了古董，当作了传家宝藏在身上，我还以为它是几十万、几十亿的财产、资产呢，结果是个一文不值的、臭烘烘的夜壶！我把它焚烧了，我背叛它，以此来见证神。因着信神，因着你的交通，让我看见了什么是圣洁、什么是污秽、什么是伟大、什么是卑鄙、什么是黑、什么是白、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我分得一清二楚’。你这个时候拿出来‘夜壶’是要干啥呢？是要恨恶它、是要背叛它、是要毁掉它，你是高兴、喜乐。可咱今天呢？你拿出来‘夜壶’还得让别人承认你，不承认你你还痛苦、难受，你把这‘夜壶’当作宝贝，还得让别人也当作宝贝，别人说‘那是夜壶，那是臭的，你应该扔了它’，你在这儿还痛苦、难受，‘我接受不了’，咱在这儿做的神看不见？”

能跟自己对上号吗？（肖语：我就是把“夜壶”拿出来了。）所以拿出来以后别人不欣赏，气得不行。如果这次下去你再跟他们谈，你高举的是你的“夜壶”，你现在才对“夜壶”有了认识，“我体尝了一下揭露解剖，知道了国度建造作的是哪些工作，当时我是怎么不理解，气得不行，我在原教会做了那么多，我得了这么多，感觉把我的‘夜壶’给扔了。但是我以前并不认为这叫‘夜壶’”。是不是有这些资本呀？（肖语：嗯。）（弟兄：不敢把“夜壶”理解错了，不敢把作工当成“夜壶”。什么是“夜壶”呢？就是你所追求的、你认为对的那些谬理，“我信神就得得着地位、名誉，可我作了这个工作你们不承认”，你这个东西是“夜壶”，可别把作工资本当成“夜壶”，那就不对了。“夜壶”属于败坏性情，好比要脸面不要命，这个东西是“夜壶”。）走彼得的路，彼得是没有审判刑罚不能活，没有审判刑罚不知道自己是谁，就需要审判刑罚。咱认为自己需要吗？不需要。“现在是供应人生命呢，不是教会建造，供应人生命是直接进入真理呢，是福还是祸？”现在是直接供应人生命呢，你现在这个情形，缺少的是哪一方面，直接给你点透、点明了。“你知道你是从哪来的？你为神抛头颅，洒热血了？你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后裔？你是哪的？你就连教会建造里边的良民都

不是，你是在十字路口拉进来的，认识自己是谁呀？是十字路口拉进来的。”神要的是啥人呀？国度建造要的是教会建造里边真心信神的人。你看咱这些人，大部分人是啥呀？被开除的、清理的，各方面都不行的。有的人不来，才把你从十字路口拉进来，你先来了。就像圣经里说的，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但是那些被召的人不肯来，就从岔路口上拉了一些人来参加筵席。咱这些人是不是就是从十字路口拉进来的？咱得对自己有个认识，咱是十字路口拉进来的。“你吃的是啥？喝的是啥？是教会建造那些带领工人给你交通的那些字句道理？”不是吧？你说带领交通的和弟兄交通的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你得着的并不是那些带领工人给你交通的字句道理。“宗教界给你吃喝的是啥？是牛马一样的饭食！你在这里吃喝的是啥？知道不知道？也许你现在还不知道你吃喝的是啥，知道不知道？（刘强：……）肥甘！”咱从神话里能看见吧？“知道什么是肥甘吗？殿里边的肥甘！你吃的是肥甘！”直接揭露解剖你，把你错谬的地方给你扭转过来，让你这方面得着改变，这是不是肥甘？这是不是好的？（嗯。）“可你面对肥甘是什么态度？我在这儿直接对你审判刑罚、揭露解剖，这是多大的福分啊！审判刑罚是最真最实的爱，你是在审判刑罚中看见了自己，你是在审判刑罚中看见了神，你是在审判刑罚中得着了生命供应。”就像我给你谈的我的经历一样，我是不是从审判刑罚中才得着生命供应啊？（是。）“肥甘是什么？是直接供应你生命的，是能让你剩存下来的生命的果子。”为什么说不要光听揭露解剖别人的？直接对咱生命的供应是不是咱该听的？（嗯。）你得听揭露解剖自己的，先把自己身上的败坏全部解决了，然后你再听揭露解剖别人的。

“肥甘是什么？是直接供应你生命的，是能让你剩存下来的生命的果子。咱面对祭坛上边的肥甘是什么态度呢？看看刘强表演的是什么？我在这儿给你揭露解剖，我给你交通，‘神来审判人了，咱是个败坏的人，咱抵挡了神、背叛了神以后身上就没有了灵，成活死人了，没有灵就是畜生’。话不好听，但这是事实，侮辱你了？这是实实在在的，这是事实。让你在审判中看见自己是畜生，看见自己是畜生样，不是羞辱你、不是笑话你，是实情，是实实在在的，不是说你不是畜生，是说你这个畜生因着神的高抬穿了张人皮而已。你穿了张人皮，

你的实质就不是畜生了吗？神说你是畜生，把你所做的一切揭露出来，让你看见你就是个畜生样，你连这个也承认不了？我给你揭露解剖，不管话多难听、多不好听，但都是对你生命的供应，是肥甘。你是怎么处理桌上的肥甘的？你一手把它扒拉开扔在了地上。你把肥甘扒拉在地上，然后你说‘我这里边有个什么’”，跟咱的这些表现是不是能对上号？（肖语：嗯。）弟兄问你“这下有路了吗？”你说“我先按你这个路试试。”这就是咱中国人对待肥甘的态度，难以接受揭露解剖，“我试试看，我看看行不行”。“你有什么？你有肥甘？你有真理？你是什么？你里边是什么东西？你是蛆虫，你里边污秽不堪、肮脏！你非要把你里边污秽不堪、肮脏的东西拿出来放在祭坛上”，你要的是啥呀？为啥你难受呢？“你把我的面子丢了，你把我认为好的一面全扒拉了。”就像弟兄说我一样，弟兄说我是作工，我到底是不是作工呢？我不认为我全是作工，我认为我有作工我还有进入，我看的是这个。弟兄谈的是我全是作工就没有进入，说我这么多年还没开始进入呢，你说我听了是不是难受呢？就像那会儿说肖语一样，肖语听了以后，“你把我多年的作工经验、资本全给废了、否了，说我啥也没有”。所以这儿已经通不了了，堵住了。“你把我的全否了，说我啥也没有，我真的啥也没有？”她还要高举自己的“有”呢。“这是不是对圣灵的羞辱？你放在我面前是不是对我的羞辱？是不是对我的玩弄？我是来给你供应真理的，你是拿上那些废物给我看，让我接受你的呢”，咱哪个人哪次接受不了弟兄交通的，心里是不是就是这个？要抢着说呢。弟兄在这儿说呢，他在那儿抢着说他的呢，就不听弟兄说的，他要把他的释放出来，“你看看我说的这个”，是吧？“让我接受你的呢，你说我是什么感觉？你给我拿出来的是什么？你给我拿出来的是‘我认识了，我认识自己的败坏了’，或者是你看见神的作为了，你给我见证神呢，那我也享受享受，或者我也听听，我也接受接受。”就像童茵谈出来的，“我以前确实是怎么作恶了，我确实是怎么怎么给神家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了，我以后该怎么去悔改”，人家说着就能哭着，就难受。人家能承认，起码得先有承认吧？人家有承认、有认识，接受这个环境，“就是大红龙抓捕我我也接受这个环境，以后我该怎么怎么作见证”。人家是不是往这个路途上走呢？别人听了是不是愿意听啊？咱是连个承认都没有，脸面放不下。“可你说的是啥呀？你是站在撒但一边，不允许神捆绑撒但”，就像咱今天谈肖语的这些，那就是在捆绑撒

但。但是肖语让捆绑她身上的撒但吗？不让。“你是站在撒但一边，不允许神捆绑撒但，不允许你的魂受一点苦楚，你把你这个当成了享受、当成宝贝，时时刻刻还研究着它。我看见一个什么画面呀？人们都是把上好的宝贝放在了祭坛上，可是我看见你拿上什么放在了祭坛上？你拿了个夜壶，污秽肮脏、肮脏不堪！你过来给我讲什么呢？‘你是不知道，这是我祖辈留下来的，这是清朝时期我老祖宗衙门里的衙役的夜壶，这是清朝时期的古董。’或者‘这是慈禧下边一个太监用过的夜壶，你看尿碱还在上面呢，你看这夜壶上面的花纹。’你明正言顺地告诉我‘这不是赝品，有尿碱为证，你闻闻，要是冒牌的、假的就没有尿碱。’你在津津有味地叙述着，你把它当作了什么？有价值的古董”，咱把以前自己认为得着的那些都拿出来当资本，向别人炫耀炫耀。（弟兄：这是她的错谬认知。）（肖语：脸面出来之后就要讲自己所谓的理呢，那些理就是人认为好的东西。）“你在津津有味地叙述着，你把它当作了什么？有价值的古董，是你的老祖宗、有名的名士用过的。在世界这个夜壶可以卖几百万，是吧？可是你拿着这个东西要把它放在祭坛上，这是多么羞辱神的事！耻辱！你和谁说话呢？你和我说话呢！我给你拿出来的是什么？你拿出来的是什么？我在作什么？我在打败撒但。”这个能对上号了吧？打败你里面错谬的认识，给你扭转过来。“你在做什么？你告诉我‘我这儿还有个这、我这儿还有个那。’对我拿出来的肥甘你是理都不理”，真揭露解剖咱的时候，特别刺痛难受的时候，咱要不要？不要。气得理都不理，急得不行，想把自己的那一套赶紧拿出来。“你是一手扒拉开。你看着这个画面恶心不恶心？”咱自己看不见恶心，你自己看着自己是不是挺正常？“我不为我说话，谁为我说话啊？你们都说我，我再不为自己说话能行？”还得赶紧说。

“咱跟你说丑陋不堪、无耻之态说了多少了？你身上的那个东西惹神发怒！神说神来在地上对你身上的那个败坏感兴趣，是吧？对你的败坏性情感兴趣，是欣赏你的败坏性情吗？感什么兴趣？那是想让人能够认识撒但的丑陋不堪，认识撒但的邪恶、恶毒。”揭露解剖咱的时候，是不是想让咱认识自己里面的败坏啊？恶毒、肮脏、污秽不堪，是让咱认识这个呢。“你是把它当作了什么？不是让你把它当作宝贝的，不是让你把它当作古董的，是让你去认识它给人带来的是什么。

感兴趣是让你去认识它、分辨它、恨恶它，是为了羞辱撒但。可是你把它当作了什么？至宝！我说，这是圣殿不是贼窝，不是古董店，不是来宣扬你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的，不是让你告诉我撒但掌管了六千年，你的祖宗是撒但，不是让你来见证你的撒但祖宗，而我是要干啥呢？我之所以受着这么大的耻辱、羞辱，我是要把撒但踩在脚底下，是要毁灭它、惩罚它，而不是让你高举它。我面对你的说话，你没有看见我的态度、怒火，你没有看见等于我就没有吗？你不要把神的性情当作绵羊！神所作的一切工作是拯救，是为了他的拯救的工作，是为了征服，是为了荣耀，是为了撒但败坏了的这些人以后能够弃绝撒但归到神的权下，是为了这一步工作让人能够弃绝撒但归到神的权下，以此来羞辱撒但，最后毁灭撒但。并不是说我欣赏撒但，不要错误理解了，我也不是说对撒但有怜悯、有慈爱。是因着什么？是因着拯救你才有了怜悯。神的性情是狮子，不是让你去羞辱神的，是让你去敬拜神的，是让你把珍贵的祭物献在祭坛上，是让你把打败撒但的见证放在祭坛上”，这个把“打败撒但的见证放在祭坛上”是什么呀？这就是你写出来的文章，是你自己出去见证的。你出去走一圈，让他们一看，他们就说“肖语有经历了”。因为你不再高举你以前那些错谬的认识、错谬的认知了，而是谈你现在体尝到的“我就是要个脸面，我就是要个地位，我说的是我的实情，我本身才接受国度建造没几天”。这是不是实情？但是咱承认自己接受了没几天，啥也没有吗？不承认，“我还是有的”。“但是这次通过揭露解剖，我才真正看见我啥也没有，这才开始生命进入呢。”别人说“你这才说了句真心话、实话”，你看他们跟你能合得来吗？当你这么去做的时候，这是不是把打败撒但的见证放在祭坛上了？（嗯。）就跟我那时候写的文章，弟兄揭露了我以后，弟兄姊妹怎么看我呀？“呀，扫罗，那是利用的。”都高看余桦低看我，这个苦我得受，因为这是实情。我那个时候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所有人看我的眼光都是贬低。因为有弟兄在那儿说着“余桦，不怕，你和她一个回合一个回合地打，打不过告诉我”，弟兄还要帮着余桦打。你说弟兄姊妹听了以后怎么对待我？（肖语：都打你。）这个苦该不该受？（该受。）如果你也认为“我该”，这就是见证，这就是打败撒但，“打败‘我’就是打败撒但了，我服了，我也认为该打我”。我以前当着他们的面是不是这么说的？（是。）这就是见证。把打败撒但的见证放在祭坛上，“我该，我就该打”，因着哪些方面该打我，

我也知道，这就是服了。弟兄是要打败撒但，你就是撒但，你说你服还是不服？你服你得把打败撒但的见证拿出来吧？所以我就把每次征服的见证都拿出来。这个听懂了吧？这就是国度建造。你把这些拿出来，别人不会再轻看你，他会说“你看人家有打败撒但的见证”。因为咱就是撒但，“我就该打”。以前我认为“不公义，神家不公义”，后来我写的见证里面还有不公义吗？（没有。）公义，我该。因为那个时候我不知道那是“夜壶”，但我知道我高举的是自己的一些东西。“是让你把打败撒但的见证放在祭坛上，并不是说让你拿上‘我和撒但是什么亲戚，我和撒但是近亲，我是撒但的子孙’来和我叫嚣。反过来你拿了一个‘清朝的夜壶’给我放在桌子上，让我和你共赏”，咱有时候想不通就会说什么？“我说的这个你咋没听呢？我一说你就把我打回来不让我说话，你再听听我说的这个”，嫌不听他的，是不是这个啊？就像我那个时候，我刚说“我解释一下”，弟兄说“我听懂了，不用解释”，“我要解释你不让我解释，我不解释谁为我说话呀？”是不是就要说话、就要解释呀？为啥人家不听呢？你拿出来你的那些目的是要干啥呀？“让我和你共赏”。把你的拿出来共赏，能共赏吗？不让你说是不是就对着呢？你得把你这些能见证出去，“呀，我那天也是气得不行，我刚拿出来就把我打回去了，还说我是小撒但，还不让我拿”。“还让我和你产生共鸣，如此的耻辱还不让我说，还不允许我有态度”，这些咱是不是都占了？“这是啥呀？审判刑罚临到你，拯救临到你，什么是拯救？让你看见你自己所走的是什么路，让你看见你这么走的后果、结果是什么，我把后果告诉你，把结果告诉你，目的是什么？（拯救。）拯救。不要游玩了，不要任着性子抵挡了，这已不是撒但的世界了，撒但已无力倒下了。”现在不是地位、名誉这些掌权了，不是咱用地位作工就能做成的了，在国度建造不允许了，把撒但的权柄给收回了，没了，就让你用神话解决，就让你按神话去做。

“把这些揭露解剖了是让你去认识、恨恶，结果你没有在这些上面去认识、恨恶”，所以我尽的什么本分呀？我是这么走的，我也得这么带着你去走。上一次揭露了你让你写文章，你不写，这次揭露了以后看你写不写文章。我为什么要逼着让你去写文章？你看着这个话听懂了吧？（肖语：嗯。）打败撒但的见证，这是你变化的果效。“没有说经过我交通以后看见你自己所做的是啥，你抛开这些话题不谈，你谈

的是什么？”你下去能够见证神的作工，谈自己的悖逆和败坏，这才是跟上国度建造了。把自己怎么抵挡、怎么叫嚣，自己怎么拿“夜壶”真正谈出来，确实披麻蒙灰悔改了，这个是不是追求生命长大？这就开始长呀。“你谈的是什么？‘我认识到我还是要名誉、地位、冠冕呢。’这是要冠冕呢？还说‘我得走彼得的路呢，我不能走保罗的路’，这是走保罗的路吗？保罗走的是什么路？保罗是用作工与神搞交易，要冠冕。他是去作工了，他作工是为了要冠冕，所以他说‘有冠冕为我存留’。而你做的是什么呀？你是作工吗？咱今天在这儿能谈得到是作工吗？（谈不到。）人家作工是把整个福音工作扩展了半个欧洲，你和神的工作挂钩不挂钩？（不挂钩。）不挂钩！咱今天就是个出力，出力是干啥呢？你要知道你是谁，你作不了见证神的工作，你扩展不了半个欧洲。因为咱不通灵，咱是畜生，咱作不了那个工作”，咱那天说王强的时候，他是不是也气呢？“我是畜生？我作不了这个工作？看我一天累死累活像牛一样，你还说我是畜生！”因着说他畜生接受不了。咱是不是畜生？（是。）你看现在神交通的畜生的灵，动物投胎，是不是跟你说了？（是。）“咱作不了那个工作，而今天仅仅是能来到这儿尽个出力干活的本分。为什么要让你出力干活？是借着你出力干活，让你这个愚昧无知、没有素质的人都能从撒但的权下走出来，不受它辖制。”就像你们现在，你们以前在原教会干过，我都把你们调到这里尽本分，看见了吗？把你们调整到这里并不是你们在各方面都行，只是你们有这方面基础，以前各方面培养过你们。你来这儿尽本分是来干啥呀？不是发挥你的才能来了，不是让你来这儿表演来了，“你看我好吧”，不是为了做这些，不是为了荣耀自己。而是让你从撒但权下走出来，让你性情变化呢，是不是走这个路？如果你不走这个路，这就谈不上进入。“完全是为了羞辱撒但而作的，并不是你高贵，并不是你能为神做了什么”，咱哪个人进来以后“我能为神做什么，我做过什么什么，我什么都行”，是不是都有这些？但是脱离了神作工拯救人的轨道。神拯救你是为了让你性情变化，咱就不说走这个性情变化的路了，咱是说“你用我就是我能行，你隔了几天又说我不行了，我不行你别用”，咱跑这儿去了。就跟我那时候一样，弟兄用我的时候把我打成扫罗，我心里就憋着火，“你说我是扫罗，你用大卫嘛，咋还用我？那你把我换了也行，你又不换，还得用我”，我里边是不是气这个呢？就像肖语“你把我说得一文不值还要用我，这是干啥呀？玩

我呢？”是不是气在这儿了？只是你有这方面的基础，不是你能为神家做了什么。你来了也是为了蒙拯救，追求性情变化。如果你不把你看作败坏的人，这就完了，淘汰了，走的就是敌基督道路。因为你不承认自己是败坏的人，你不需要神拯救，这是不是已经错了？“离了你神作不了神的工作？你还把自己看得高高在上，把自己看成谁了？看成保罗。”不是说弟兄把咱说成保罗，是咱把自己看成保罗，“我就能做了，是你看不上我，是你有眼无珠。你看看你们国度建造这些人，哪个如我？你还看不上我呢！”咱里面是不是这些东西？

“咱有保罗的自知之明吗？保罗敢不敢高举他的‘夜壶’？不管我再交通什么，不管我交通了多长时间，你对我交通的这个话题根本不搭理，来都不来，听都不听，‘反正我这里边有’，弃绝神的救恩。”每一次的揭露解剖你都不当回事，都写不出文章，不在这方面达到变化自己，这就叫弃绝神的救恩。“你弃绝神的救恩，那你就弃绝神的救恩，你不听、不看、不接触就算了，最起码你不要把‘夜壶’拿出来，不要拿在我面前。”可咱还要拿出来。神说：“虽然神的作工甚是丰富，而人的进入却甚是贫乏，在神与人合作的‘工程’之中，几乎都是神的作工，人的进入有多少，几乎是一片空白，就这样贫穷而又瞎眼的人竟然手持‘古代的兵器’来与现代的神较量，‘原始的类人猿’几乎不能直立行走，‘赤裸’着身子竟不知羞耻，有何资格评价神的作工！有许多四肢着地的‘类人猿’竟然双目通红，手持古代石器与神比试，想来个举世无双的‘猿人擂台赛’，进行一次举世闻名的‘猿人与神的末日擂台赛’。有许多半直立行走的古猿人更是洋洋得意，满脸的毫毛相聚在一起，充满了恶杀之意，双脚跷起，由于其还未完全进化成现代人，所以它一会儿站立，一会儿又趴下，额头上满是汗珠，似乎是露珠一般，密密麻麻，急不可待的心理不说便可知。看着台上的四肢落地的纯粹的古猿人——它的同伙，四肢又粗又笨几乎招架不住，几乎无有一点招架之力，更是急得抓耳挠腮，眨眼之间还没看清是怎么回事，台上的‘英雄’便滚落在地，此时，四肢已仰面朝上，将其多年着地的四肢的错误之态顿时扭转过来，再也没有一点反抗的意思，‘最古老的类人猿’从此便在地上绝迹了，真是令人‘伤痛’，‘古老的类人猿’竟然死得如此仓促，何必这么早就匆匆离开这美好的人间呢？为何不与同伙商量商量下一步的‘计策’呢？还没有留下与神较量的秘诀便与世长

辞了，太可惜了！”（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作工与进入十》）跟咱结合结合，一样不一样？哪个人来了都有“石器”，还没打几下倒了，倒了以后服气不服气？也不服气，还得再起来。现在再看神话，特别形象，特别能对上号。因为咱经历了几年作工，觉得自己已经够可以了，但是在神那儿看咱是类人猿，可咱把自己看成是类人猿了吗？（没有。）还说“我拿着石器”，他看不见，还认为这是宝贝。在神那儿看是“石器”“夜壶”，咱说这是宝贝。（弟兄：现在是国度建造了，你还要拿教会建造的那些东西，那是什么时代？石器时代。现在是高科技时代。）还要拿以前教会建造的东西打擂台赛，看见了吗，肖语？“你要拿出来应该是怎么呀？你是对你的‘夜壶’的一种恨恶”，你下去跟他们聚会拿什么呀？是对你高举的东西的一种恨恶。你以前高举这个，他们难受也没法说，这下你把你的“夜壶”摔碎，你谈你对“夜壶”的恨恶，还需要他们难受？他们是“呀，服气”。你自己摔，不要让别人天天摔你的“夜壶”，是吧？“你是对你的‘夜壶’的一种恨恶，应该有个认识，‘哎呀，今天借着你给我交通我算认识了，原来我把它当作了古董，当作了传家宝藏在身上，我还以为它是几十万、几十亿的财产、资产呢，结果是个一文不值的、臭烘烘的夜壶！我把它焚烧了，我背叛它，以此来见证神。因着信神，因着你的交通，让我看见了什么是圣洁、什么是污秽、什么是伟大、什么是卑鄙、什么是黑、什么是白、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我分得一清二楚’。你这个时候拿出来‘夜壶’是要干啥呢？是要恨恶它、是要背叛它、是要毁掉它，你是高兴、喜乐。可咱今天呢？你拿出来‘夜壶’还得让别人承认你”，咱这些表现特别形象，是吧？“不承认你你还痛苦、难受”，你看肖语那会儿痛苦不痛苦？“我这宝贝就拿不出来，你就不让我拿，非得把我这个摔碎，你说我还不能痛苦。”“你把这‘夜壶’当作宝贝，还得让别人也当作宝贝，别人说‘那是夜壶，那是臭的，你应该扔了它’，你在这儿还痛苦、难受，‘我接受不了’，咱在这儿做的神看不见？”这个都能结合自己吧？肖语拿的什么什么是“夜壶”，谁谁谁拿的什么什么是“夜壶”，是不是都结合上了？以后知道了还拿吗？（不拿了。）不再做类人猿了，知道怎么去做了。这是不是接受揭露解剖、审判刑罚达到的一个改变呀？这就是肖语被征服的一个见证。看过我写的被征服的过程吧？这个就是打败撒但的一个见证，你看见了，这就是你在国度建造里所得的，就是得这个呢，不是你的作工伟绩多高大，那

就走了敌基督道路了。这就是打你的原因，看见了吗？（肖语：我追求得不对。）

以前弟兄说打死我的时候，我心里想“你这么恨我呀？把我打死，我这还能活了吗？”后来慢慢明白了，我体尝了以后，我自己也开始说了，“就该打”。如果那个时候不把我打死，我能看见自己吗？看不见。我是这么过来的，所以我带你也是这么对你的，听懂了吗？我对待你还没有那么打你，看到了吗？因为你才来，我没有那么去打你，但是我那些话里面也有打你的成分。为什么你能流眼泪呢？因为你能感受到。打你的目的是什么？是恨你吗？（肖语：不是。）你这就能理解了，不是恨。我让你看见为什么这么做，让你看见你走的路是错的，最后就淘汰了。你现在跟上国度建造还没入门呢，但是这些话对你来说是不是挺难受？“我早入门了，我在教会建造就入门了，你把我说得还没入门呢，把我的脸面全部扒完了”，这就受不了了。

神说：“殿里的肥甘并不是指我的话语说的，也不是我赐给你们的恩典，那么到底是指什么说的呢？历代以来，从来没有一个人有幸享受我殿里的肥甘，只有在末世，在我的众长子身上才让人能看见什么是我殿里的肥甘。我‘殿里的肥甘’中的‘殿’是指我的本体说的，是针对锡安山，即我的居所说的，不经我的应许，谁也进不来、出不去。‘肥甘’指什么说的？‘肥甘’就指在身体里与我同掌王权的福分。”（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零二篇》）看见了吧？给你交通的这些，直接供应你生命的，这是重要的，你把这个都弃绝了，你就是弃绝了肥甘。害怕不害怕？这就是为啥给你交通了以后，我后面就得逼着你让你抓紧写文章，对那些带领工人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嗯。）一样的，这是救恩。如果你得不着这个，你就是白信、白跟。你把你全部的特长发挥出来以后得着啥了？啥也没得着。“只有在末世，在我的众长子身上才让人能看见什么是我殿里的肥甘。我‘殿里的肥甘’中的‘殿’是指我的本体说的，是针对锡安山，即我的居所说的，不经我的应许，谁也进不来、出不去。‘肥甘’指什么说的？‘肥甘’就指在身体里与我同掌王权的福分。”这个看见了吧？并不是光指神的话说的，在众长子身上才能看见什么是肥甘。如果你把每一次的交通都当作救恩，这就是跟上国度建造了；如果把每一次给你

交通的都当作垃圾，你就完了。肖语还看不上呢，还要试试看呢，狂妄得顶头了。我说你狂，就是狂在这儿了，还要再分辨分辨对不对。这就是咱对这步工作没有认识，还是走在作工的路上，就是为了作工。咱这样谈并不是不作工，工作是不是还照样作？只不过同时还得注重认识、认知方面，“我里面的哪些问题是怎么得着扭转的”，你身上的一个败坏观点得着扭转，这是你的所得。这就是咱之前谈的异象，你信神是为了什么？为了改变自己错谬的观点。如果每一次揭露解剖你都能改变自己的一个错谬的观点，这就是你的所得。剩下的作工那是尽本分，是该尽的，这与得福受祸无关，但是你改变了你身上的败坏，这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你有这个异象，你还嫌别人说你？就像晓宁一样，“你就看不见我好的一面？”你说你傻不傻？愚昧不愚昧？如果你就是为了洁净你身上的败坏，别人说你你有什么难受的？你异象透亮，你的目标就是为了改变自己错谬的观点，洁净自己身上的败坏。这是不是就清楚了？（嗯。）（肖语：因为我的目标就不对。）对呀，你的目标就是脸面、地位。就像那天我跟你随便说的一句话，其实我在那儿啥也没有，我认为你是随便问了一句话，我说“他们这边就是这样”，在你那儿已经大做文章，都消极了，我还不知道呢。这就是你太注重名誉、地位、脸面了，太注重在人心目中的形象了，所以你走的路就是敌基督道路。（弟兄：走上保罗的路了。你把作工当成了一种资本，你在到处宣讲你的作工，让别人都看着你作的工，把别人也都引着跟随你的时候，你是不是就成保罗，成敌基督了？这是在这儿制止你了，如果不制止你，你就把一批人给带走了。你看一个保罗影响了多少人，两千多年，影响的后边的人都是追求地位、名誉。如果保罗不走这条路，谁能走上？这就是保罗的果效。你在这儿负责呢，如果我在这儿不制止你，然后我还夸奖你“哎，不错”，他们认可“哎，就是，就得追求地位，还不错，作工以后还有地位、名誉，还有冠冕存留着”，这不是把你害了？把你害了，你把弟兄姊妹也害了。制止你，把你这个思想观点给你打了，不要想着把作工当作炫耀的资本，当作和神搞条件的筹码，这是什么？这就是一个工具。不能否认你的作工，工作该作还得作，该拔高还得拔高，但这和你的归宿没有任何关系，这仅仅是个工具。）

人不是扔了垃圾真正跟着肥甘去走，怎么去改变自己得着一方面真理。如果你有这个异象，你就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你。就像那个时候我得病了，多少人看我呢，我只要在我的病中得着一方面的真理，我管你怎么看呢？为什么多少人说“你还得病呢？你可不敢让别人知道了，你得了病别人还能跟啊！”我得病跟他跟不跟有啥关系？他不跟是不是显明他？这是我的生命经历，这个环境就是我的需要，我管你这些呢？我要的是我在这个环境当中得着什么，我改变了我的哪些观点，我已经得着了，我还管你怎么看我呢？你在乎我这病，你淘汰了，你活该，证明你不追求。咱信神就是为了改变自己错谬的观点，咱就是败坏的人，不可能没有败坏的观点，出来就是败坏的观点，但是你这每一个败坏的观点得着扭转、得着改变，这是不是你的所得？（嗯。）到最后你达到性情变化，这是你的经历。你不可能一来就是好的，那你不是圣洁了？咱太渺茫了，“怎么说我这么不好、这么不好，这不是没有结局了？”这就是没有异象，对神的作工异象不透亮，对神的作工不明白，“我做就要做好，做完美”。就不会完美，因为你就是这么败坏，怎么会完美呢。你得把每一次流露的败坏都改变了，把这个拿出来放在祭坛上。这个听懂了吧？（嗯。）神是要看这个呢，看人在神作工当中得着多少，看这个果效呢。你说的啥呢？“把我说成这，我还有结局？”这就是不理解吧？这就是你那个垃圾，“你把我说成这样，就不能作工了”。不是把你说成这样，你本来就是这样。（弟兄：你的看事观点扭转以后，你尽本分尽的是受造之物的本分，你是心甘情愿尽的，你是良心发现尽的，这是什么？这是活人的见证。你硬着头皮尽本分，那是死人的见证，神不要。）祷告一下吧。

358　你们所享受的不都是拯救吗

1　神来在地上作工作就是为了拯救败坏的人类。以往拯救是施尽他的慈爱怜悯，将自己全部交给撒但来换取全人类，今天拯救你们是末了各从其类的时候，是以审判、刑罚来彻底拯救人类。你们接受的尽是审判与刑罚，接受的尽是无情的击打，但你们该知道，在这无情的击打里并没有一丝的惩罚并没有一丝的惩罚。

2　无论话语怎么严厉，无论神的怒气有多大，临到你们的仍是教训之语，并无意要伤害你们，无意要将你们治于死地。公义的审判是为了洁净人，无情的熬炼也是为了洁净人，严厉之语或责打都是为了洁净，都是为了拯救。如今的拯救方式再不比以往，今天，公义的审判做了你们的拯救。

3　面对这刑罚、审判你又有何言语呢？你们从始到终享受的不都是拯救吗？你们既看见了神所道成的肉身，也领略了他的全能、智慧之所在，更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击打、管教，但你们不也得着了极大的恩典了吗？你们的福分不比谁的都大吗？比那所罗门所享受的荣华富贵还丰盛呢！你们想一想：若神来不为拯救，那你们的日子还会持续这么长时间吗？若单为惩罚你们，何必道成肉身来动这么大工程呢？若惩罚你们这些无名小辈不是一句话的功夫吗？你们还能存留到今天吗？你们还不信神这话吗？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当放下地位之福，明白神拯救人的心意》

3 没有异象你的追求就是枉然

没有异象你的追求就是枉然（一）

神说：“现在有许多人都是糊涂信，你们的好奇心太大，追求得福的心太大，追求生命的心太小。现在的人信耶稣信得很来劲，耶稣要来接他们回天家了，他们能不信吗？有的人信一辈子，信四五十年一直看圣经都不觉得厌烦，因为无论怎么样，只要信就可上天堂。你们跟随神走这路仅走了几年就不行了，没有耐性了，因你们得福的心太强烈，你们是受得福的心与好奇的心支配走上真道的。你们对这步工作并没有多少认识，今天我说的许多话并不是对信耶稣的那些人说的，并不只是为了反击他们的观念而说话，其实所揭示的这些观念也正是你们里面存的观念，因为你们并不明白为什么放下圣经了，为什么我说耶和华的工作老旧了，为什么我说耶稣的工作老旧了。其实，你们有许多观念没说出来，你们有许多看法也都闷在心里面，只是随着大流走，你们以为你们的观念还少吗？只不过你们不说罢了！其实，你们只是应付着跟随，并不是来寻求真道，也并不是有意来得着生命，你们的心只是为了看个究竟，因为你们的许多老旧观念并没有放下，所以，你们没有一个人能把自己完全交出来，就走到现在这个地步，你们还是为个人的命运着急，日思夜想，始终没有放下。你以为我说的法利赛人是指宗教里的老先生吗？你们不是当代最先进的法利赛人的代表吗？你以为我说的拿圣经来与我对号的就单指宗教界那些圣经专家吗？你以为我说的把神重钉在十字架上的是说宗教界的领袖们吗？你们不是担任这个角色的最佳演员吗？你以为凡是我说的回击人观念的言语都是讽刺宗教里的牧师、长老吗？这些事你们不也都参与了吗？你以为你们的观念还少吗？只不过你们现在都学得相当乖巧，看不透的事不说也不露声色，但你们那敬畏的心与你们那顺服的心根本不存在，在你们来看，研究、观察、等待是你们今天最好的实行，你们学得太灵巧了。但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这是一种狡猾的心理，你们以为你们一时的聪明能救你们脱离那永远的刑罚吗？你们学得太‘明智’了！还有的人这样问我：‘到有一天，宗教界的人问我，为什么你们的神没行一点神迹，我该如何辩解呢？’现在并不只是宗教里

的人会这样问，而是你对今天的工作并没有认识，你的观念太多了，到现在你还不知道我说的宗教官员指谁吗？你不知道我解释圣经是为谁解释的吗？你不知道我说明三步工作是为谁说的吗？我不说这些你们就会那么轻易服气吗？你们就会那么轻易低头吗？你们那些老观念就这么容易放下吗？尤其那些从未服过任何人的‘大丈夫’能就这样顺服下来吗？我知道，虽然你们人性低劣，素质太差，大脑也不怎么发达，信神的历史也不是太悠久，但你们的观念并不少，你们的天性就是不轻易顺服任何一个人，而今天你们能顺服下来，都是被逼无奈，都是老虎圈在铁笼里——没法施展自己的本事了，有翅也难飞了。虽然没有福气你们也愿意跟着，但这并不是你们的‘好男儿’气概，而是你们被彻底打倒了，再无计可施了。就是这所有的作工把你们打倒了，若有一点你们人能达到，你们也不可能像今天这样顺服的，因为以前你们都是旷野的野驴。所以，今天所说的话并不是单指各宗各派里的人，并不是反击他们的观念，乃是反击你们的观念。

公义的审判开始了，神还能作人的赎罪祭吗？神还能第二次再做人的大医生吗？神就没有更高的权柄了吗？一批人已经作成了，已经被提到宝座前了，他还赶鬼医病吗？这不属于太老旧了吗？这样作能有见证吗？神能一次钉十字架而永远钉十字架吗？他能一次赶鬼而永远赶鬼吗？这不属于羞辱吗？只有这步工作比上步高了，才是时代向前发展了，也是到末世了，到该结束时代的时候了。所以，追求真理的人都要注重异象透亮，这是根基。我每次在你们中间交通异象时，总看见有些人就眯着眼睛开始睡觉了，不愿意听。别人问：‘你怎么不听了呢？’他说：‘这对我的生命、对我进入实际没有帮助，我们要的是实行路。’我不讲实行的路，我讲工作，他说：‘你讲工作我就开始睡觉了。’我现在开始讲实行的路，他就开始记上了，又开始讲工作，他又不听了。现在需要你们装备什么，你们知道吗？一方面关乎工作异象，一方面是你的实行，这两方面得掌握。你追求生命长进如果没有异象，那你就没有根基，只有实行路没有一点异象，对整个经营计划的工作一点不认识，那你这个人是一个废人。异象方面的真理必须得认识到，实行方面的真理需要你在认识之后，再找着合适的实行的路，是让你按着话去实行，针对你的光景进入。异象是根基，对这一点不注重，那你就不能跟随到底，你经历来经历去，不是经历偏差就

是经历跌倒、失败，成功不了！没有大的异象作根基的人就只有失败没有成功，你站不住脚！你懂得什么叫信神吗？你懂得什么叫跟随神吗？你没有异象，你走的是什么路？在今天的作工中，你没有异象就根本不能被作成。你信的是谁？你为什么信他？你为什么跟随他？你是信着玩的吗？你是拿自己的性命当玩物吗？今天的神就是最大的异象，你认识了多少？你看见了多少？看见今天的神你信神的根基是否牢固了？你认为就这样糊涂跟着就可得着救恩吗？你以为浑水就可摸鱼吗？是那么简单吗？对今天的神所说的话你的观念放下多少？对今天的神你有异象吗？对今天的神你的认识何在？你总认为跟随即可得着，看见了即可得着，没有人能将你甩掉。你别以为跟随神就那么容易，关键你得认识他，你得知道他的工作，而且还得有为他受苦的心志，有为他舍命的心志，有被他成全的心志，这是你该有的异象。你总想着享受恩典不行，你别以为神就是让人享受的，就是赐给人恩典的，你想错了！若不能舍命跟随的，若不能舍弃一切身外之物跟随的，断不能跟随到底！你得有异象作根基，万一有一天你受祸了，你该怎么办呢？你还能跟着吗？不要轻易说你是否能跟随到底，你还是先睁开眼睛看看，现在到底是什么时候。别看你们现在都如殿里的柱子，到那时你们这许多柱子都会被虫蛀的，以至于殿也倒塌了，因你们现在缺的异象太多了，你们所注重的仅是你们个人的小天地，并不知该如何追求才是最稳当、最合适的。对今天作工的异象你们不搭理，这些你们都不挂在心上，你们考虑到有一天你们的神会将你们放在一个你们最陌生的地方吗？你们能想到我将你们的全部都夺走的一天，你们将会如何吗？今天的劲头还会照旧吗？你们的信心还会重现吗？你们跟随神得认识‘神’这个最大的异象，这是最重要的问题。你们也别以为你们与世人分别为圣就是神家里的人。今天是神自己作工在受造之物中间，是神来在人间作他自己的工作，不是来搞运动，你们几乎没有几个能认识到今天作工的是天上的神道成了肉身在作工，今天的作工并不是要让你们如何成为一个出色的人才，而是要让你们对人生的意义、人类的归宿有所认识，让你对神、对他的全部都有认识。你该知道你是造物主手中的一个受造之物，你该明白什么，你该做什么，你该如何跟随神，这不都是你要明白的真理吗？不都是你当看见的异象吗？

人有了异象就有根基了，在有根基的基础上再有实行，你就好进入多了，这样你在进入上有基础了就没有顾虑了，你进入就相当容易了。明白异象、认识神作工这方面很关键，这方面你们都得装备，你不装备这方面的真理，只知道讲实行路，这是一大缺欠，我发现你们许多人不注重这方面，听这方面真理就像听字句道理一样，到有一天你就吃亏了。现在有些话你听不太懂或接受不进去，那你该耐心寻求，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一点点地装备，即使能明白一些属灵道理，也比你不注重强，也比你一点没有强，这对你的进入都有帮助，能把你那些疑惑的东西打消，比你装着观念强。你有这些异象作根基就好多了，一点顾虑没有了，可以大摇大摆地进入了，何必总是疑惑着糊涂跟随呢？这不是掩耳盗铃吗？大摇大摆地进入国度这多好！何必顾虑重重呢？这不是活遭罪吗？把耶和华的作工、耶稣的作工和这步工作都掌握了，这就有根基了。现在你可能想象得很简单，有人说：‘到时候圣灵一大作工，我什么话都会谈了，现在不明白是圣灵没有那么开启我。’没那么容易的事，不是说现在你肯接受到时候就运用自如了，那可不见得！你现在认为你装备得很多了，答复那些宗教人士、最高理论家不成问题，甚至能把他驳倒了，你真能做到吗？就你那点浅薄的经历能谈出什么认识来？装备真理、打真理仗、见证神的名不像你认为的那样，只要神作一切都成就了，那时说不定有什么问题会难倒你的，那你就傻眼了。关键看你对这步工作到底透不透亮，你到底认识多少，你若不能胜过敌势力，你也不能战胜宗教势力，这样你不就成一个废人了吗？你经历了今天的工作，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了，到最终却见证不出去，你还有脸活着吗？你对得起谁呢？你现在不要想得太简单了，以后所作的工作不像你想象得那么简单，打真理仗不是那么容易，不是那么简单。现在就需要装备，现在如果不装备真理，到时候圣灵也不作太超然的工作，那时你就不知所措了。”（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对作工你们得认识，不要糊涂跟随！》）

这篇话的题目是《对作工你们得认识，不要糊涂跟随！》你们想过这话没有？“作工”，谁的作工呢？（神的作工。）咱对神的作工是怎么称呼的？（异象。）对“异象”这两个字怎么理解？想过没有？网上对“异象”的解释是什么？异象，指不同寻常或奇异的景象。你再联

想到神作工的时候，这个“异象”是什么意思？异象就是路，神说“你们对神作工的异象得认识”，这话怎么理解？（异象就是神的作工。）神作工的异象，不是说异象就是神的作工。“异象”是一个词，单独说“异象”和神作工有没有关系？“异象”仅是一个词，和神不挂钩。“对作工你们得认识”，那你对神的作工认识不认识？夏真，你对神的作工认识不认识？（夏真：认识得不完全。）童茵呢？（童茵：不认识。）她是不完全认识，你是不认识。负责人对神作工是认识还是不认识？还是认识得不完全？（负责人：不认识。）不敢说对神的作工有认识，谁敢说对神的作工有认识呢？你对神的作工有认识了这还了得呀，你对神的作工有认识了，你就不在这儿了。神说“对作工你们得认识，不要糊涂跟随！”是说你需要认识神的作工。如果你真认识神的作工了，还是不是糊涂跟随？肯定不是糊涂跟随了。可是你对神的作工认识不认识？咱确实不认识。夏真，你说的“不完全认识”是怎么理解的？我听听。（夏真：我就想着神的作工不是三步吗，律法时代、恩典时代、国度时代，然后每一步工作神是怎么作的。）你对神的作工认识不认识呀？（夏真：了解一点，不能说认识。）了解一点。了解不了解？（夏真：也不了解。）你是看了神三步作工的一个外皮，你看见三步作工了？你没有看见三步作工，你是看了三步作工里面的一个故事，和神的作工有没有关系？没关系。神的作工你不认识，那你能不能想象得到？（想象不到。）神的作工你想象不到，那你对神作过的工作是不是认识？（不是，是对神作过的工作了解一些。）对神作过的工作是了解一些。那对神正在作的工作、还没有作的工作、要作的工作是什么呢？（未知，不认识。）未知，不认识。那不认识能想象得到吗？（想象不到。）那是什么？不同寻常、奇异的景象。是不是奇异景象？（是。）你说你看三步作工呢，那神的每步作工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大不一样，是吧？律法时代是什么作工？是灵作工，神流露出来的性情是什么？威严、烈怒、焚烧、咒诅。恩典时代呢？（慈爱、怜悯。）慈爱、怜悯。恩典时代是人子，是道成肉身。国度时代呢？（公义、审判、烈怒、焚烧。）大不一样，是吧？（嗯。）咱刚才谈的是认识了神作工的一个外皮，对真正的神的作工咱不认识，而且也想象不到，就是刚才说的是奇异的景象。神向约翰显现的那个奇异的景象叫什么？异象。这是不是就是奇异的景象？（是。）对“异象”的解释就是不同寻常、奇异的景象。不同寻常，和

平常是不一样的，大不一样。经过了律法时代，到了恩典时代的时候，法利赛人为什么要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不合他们的观念。）因为神作的工作不同寻常，人根本想象不到。“我跟随律法时代的时候，我认识的神明明是咒诅、是焚烧、是不可触犯，乌撒扶了一下约柜都得死，可主耶稣来了就是慈爱、怜悯。那些瘸子、瞎子，他们肯定是上一辈子办了坏事受咒诅了，这是神的公义，他们就该瘸、就该瞎，怎么你过来就能让他们腿不瘸了、眼不瞎了呢？你还是不是神？”在法利赛人看这是不是和律法时代神作的工大不一样？所以在人心目中耶稣作的工作和律法时代神作的工作不相合。因为经过律法时代，神的作工在人头脑里已经形成一种规律了，人已经定规了。耶稣来作工的时候，在他们头脑里根本想象不到的事情、不可能的事情就出现了，所以人自然要用自己头脑里已经形成的这个规律来定规神的作工，“这是不是神的作工？这不是神的作工。”就否认神的作工了。而神作工的原则是什么呢？神作工就是常新不旧，就是要打破人的观念，不让你定规神。这就是不同寻常、奇异的景象。对于神的作工来说，人对神作工的评价是什么？异象。神作工就是一个异象，异象就是不同寻常、奇异的景象，你根本不明白、不知道。所以说你要认识神，就得认识神的作工，但这个作工涵盖太大了，你不可能认识神的作工，那就是认识神作工的什么？认识神作工的异象，也就是神作工的不同寻常。你想象不到这一步工作的不同寻常，跟上一步工作是大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你要想认识神的作工，跟上神的步伐，那就必须得认识神作工的不同寻常、奇异的景象。不同寻常在哪儿？奇异在哪儿？你知道神作工的不同寻常，你才可能跟随；你不知道神作工的不同寻常，那你就可能去犯罪、去定规。所以说人经过律法时代以后就能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然后跟随主耶稣的人又把全能神钉在十字架上了，教会建造的人又把国度建造给钉在十字架上了，这是因着什么？因着人对神的作工不认识。他们对神的作工不认识就是对神作工的异象，对神作工的不同寻常、奇特景象不认识，所以他们就构成了犯罪。人已经把神定规在这个范围里了，“神你应该怎么、应该怎么”。咱先了解认识一下神作工的异象，这是说了一个大概范围。这个好理解吧？（嗯。）

那细节的是什么呢？举一个例子，老毛打江山，当老毛打下江山的时候，人的观念中想到的是什么？跟老毛一起打下江山的人是不是该封官赐爵了？这是不是人观念里的一个认知？但实际上呢？（正好是反的。）不同寻常。在人的想象里边应该是封官赐爵，但出现了一个奇特的景象是什么？老毛为稳固他的江山披荆斩棘，还来了个鸿门宴。老毛打下江山以后，他为了稳固他的江山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借着文化大革命产生阶级斗争，就把一些大将给陷害、杀害了。这些大将为什么会被杀害？是不是因为他们对老毛的作工“异象”不明白，对老毛作的非同寻常的工作不认识？（是。）所以他们注定要被杀害，不仅是他们自己被杀害，他们的家人都得受牵连，株连九族。如果说他们对老毛的作工“异象”有认识，也就是对老毛作工的这个非同寻常有认识，是不是就不会被杀害了？（是。）还有一个历史人物，范蠡，他帮越王勾践打下江山以后就退居山林了，因为他知道他能帮着越王勾践打江山，但是一旦帮着越王勾践打下江山以后，越王勾践绝对不会让功臣存在，就要除掉他，所以当他帮勾践打下江山以后他就退居山林了，最后这个人就剩存下来了。他能剩存下来是因着什么？（他看到这个“异象”了。）他知道越王勾践的作工“异象”了，他对越王勾践的作工“异象”认识了他就能剩存下来了。给你举这两个例子，就是告诉你为什么要让你认识神的作工异象，因为神的作工是逐步向前变化的，你不能用你的大脑去思维。刚才说老毛的作工“异象”，你跟着老毛，你不了解老毛的作工“异象”，那你就是灭亡。如果你一开始就知道人家要披荆斩棘，你就知道该走哪条路。人家要搞阶级斗争，要把资本主义搞下去，所以那个时候你就不要追求当知识分子，当知识分子是要挨批斗的，人家是土匪当家，谁是土匪，谁出来就是将军。但是社会还得向前发展，这时候就需要知识分子了，不能让土匪猖獗了。土匪没有谋略，土匪造不了反，但是他们会扰乱社会，所以老毛就得利用知识分子来“制裁”这些土匪。老毛先是鼓励这些人念书，告诉他们念书能有一个好的发展前途，给他们一个好的工作，能有一个好的命运，让他们好好学习知识，成为知识分子，用知识来控制他们。然后再让知识分子用笔杆子来控制这些土匪，这个时间段，因着老毛所需要的社会体系的不同，所以知识分子和土匪的社会地位就颠倒过来了。原来为什么要让土匪治理呢？因为那时老毛刚打下江山，江山还没有坐稳，所以他得把知识分子先控制住，等他的

地位稳固了需要知识分子做一些事的时候，再培养知识分子，然后再用知识分子把土匪控制住，互相制约住。这样对他的地位就造不成什么威胁了。他的这个“异象”你得知道，你知道了以后，你看这个时间段你孩子多大了，再看老毛在做什么，你根据人家的这个体系，你就知道你的孩子是该念书呢，还是该当土匪呢。随着时间的推移，人都内卷了，卷起来了，当你能真正认识到这个内卷是什么的时候，并且还能认识到老毛作工的体系，你就不能再内卷了，也就是说当你知道这些“异象”的时候，你就能知道下一步要干什么。全世界属中国最注重人情世故了，人情世故就是拉关系、走后门，这个中国最严重，所以生活在这个社会体系之下的人就得懂得中国的国情，在这儿来说就是这个体系里面的一个作工“异象”，这个发展的“异象”非同寻常。随着社会向前发展，社会逐步腐败，这个时候你光靠念书不行，你还得有什么呢？还得有关系、有后台。再过几年以后呢？念书的人太多了，刚开始是有后台再加上念书就能分配个好工作，当念书的人太多，知识分子太多了，用不了，成为祸患了，这个时候一半靠学业，一半找关系不行了，国家分配不过来了，所以说国家出台了什么政策？毕业以后国家不分配了，再没有分配这一说了。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得完全凭后台呀？从开始需要有知识、有文凭，再到需要文凭和关系，再后来文凭都不需要了，完全要的是关系。现在呢？完全就是靠关系。你的爷爷在中央，你爸就能在省，你就能在市。（成了家族管理了。）承包了。不管你卷得多厉害，你是卷不过有后台的人的，因为他在掌权，所以念书出来没用了。用这个例子让你明白异象的重要性，因为社会在发展，在不断地变化，你不能在你已经定规的规律里去衡量，那你永远是赶不上趟的。我有一个同学，那时候我们刚毕业，他是在乡政府给乡长当通讯员呢，工资挣得很少很少，后来有地方要招人呢，说一个月能挣一千，在那时候一个月挣一千就是高工资，因为那时候正常工资一个月才三四百块。我跟我同学要一起去报名，晚上准备走呀他父亲拦住了，坚持让他去当通讯员，不让他去外面挣钱。我当时就不明白他爸是什么意思，那时候当通讯员每天就是端茶倒水，而且又挣不了多少钱。后来才知道他爸为什么非让他当通讯员，因为当时有个县长就是从当通讯员开始的，最后熬成县长了。所以他爸也想让他去当通讯员，慢慢熬成县长。他爸说他“你去打什么工呢？给你找了个通讯员的工作，你不好好干，你去哪儿呀？”你有没

有感觉他爸的这个思维就是神说的很诡异？他的思维很诡异。但是那时候确实是有通讯员熬成县长了，他看见别人从通讯员熬成了县长，然后他就让他孩子去当通讯员，让他孩子也熬县长。这就是说人守旧，别人之前走的成功的路在人的观念里就形成了一种公式、规条，然后人就照着这个去走了。也就是说他没有“异象”，那他走的这个路是什么路？那必定是失败的路。

给你举这些例子，目的就是要说明一个问题，听明白什么问题了吗？你不管是跟随神还是干什么，你都得有异象。你理解这个异象的时候，不管做什么，它的趋势、动态将要怎么发展你得知道，你知道以后你迎合上你就跟上步伐了，你迎合不上，你就“死”在你的规条里边了。咱刚才举的这些例子，不管你是想封官赐爵，还是你想通过念书出人头地，还是想从通讯员熬成县长，不管怎么样，它有个什么规律呢？首先都是有一个追求方向的，都得按着这个追求方向走。这个追求方向应该用哪个词来代替呢？（理想。）理想。你小时候，老师问你“说说你的理想是什么？”“我长大了要当个科学家。”“我的理想是当个老师。”“我的理想是当个法官。”这是人的一个理想。理想也可以说成是空想，有的人真有这个理想，并且付诸行动了，实干了；有的人仅仅是有个理想。就像神交通的，人会做某件事是和人的喜好、爱好、兴趣有关系，它仅仅是有关系，但它不等于是特长。如果真是你的理想，那你长大以后必定会沿着这个路去走。有的人他是一种空想，没有什么依据，“我就是随便这么一说”，神那句话怎么说的？只有空想，没有实干。人家真有理想的人，人家不光有理想，还要配合实干。但是你要想有成就，只是有理想、有实干也不行，还得有什么呢？刚才说了还得有异象。你没有异象，那你的理想仅仅就是一个想象，它是不可能成就的，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所以你做什么事情都得有异象，这个“异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一个动态发展状况得了解、认识。你在世界上做什么事情，你都得观察它的趋势、动态，你不能用死的眼光来看一个动态的路线，那你注定是失败的。

从理论上讲好像都知道，是吧？都清楚吧？（理论上知道。）但在实际生活当中，咱是糊涂的还是清楚的？（糊涂的。）没有一个精明的，都是糊涂的，就像那个当通讯员的想熬成县长一样。你回忆一

下咱跟随神对神的作工搭理不搭理？（不搭理。）对神的作工异象不透亮。（负责人：个人都有个人的追求，“我想当‘县长’，我想当‘省长’，我想做什么”。抓住自己的追求不放松，但是还说“我要跟随神”，这就是理想。）你抱着你的这个理想在跑，可是你有这个理想却没有异象，却不了解动态发展。有的人还守个规条，根据以前的发展规律给定规了、固化了，按着这个规律死守规条，“以前那个谁就是通过念书出人头地的”，其实国家早就不分配了，人家早就成了关系说了算了，他还要死守着念书，还要等着以后出人头地呢，这是死守了一个规条。咱信神呢，咱有时候连个规条都没有，信的还是天上那位渺茫的、由你摆布、由你安排的神，你更随意化了，连规条都没有，“我这样做，神就应该赐福我”。咱回想一下，你信神是不是想进国度呢？你想进国度不是想着达到什么要求标准才能进国度，而是在盼日子，“神的作工哪天结束呀？结束了我就进国度了”，你说想得多可笑呢！就连个规条都没有守。（抱着理想进国度。）抱着理想就是抱着空想，抱着空想每天还熬呢。就像坐监的，坐了十年监出来以后“我有功了、有了资本、有了资格了”，就等什么呢？就等神作工结束呀，“神作工什么时候结束呢？结束了我就该进国度了”。你看原教会里的那些狂徒，一个个有了点资本，你和他说话他还听吗？你和他谈神的作工他也不听，谈异象他也不听，但他还想着怎么呢？还想着进国度呢，想着一步跨入国度。

交通以后怎么想的？明白这个异象了吗？（二货：明白了。）得明白异象的重要性。明白以后你还得能给人家交通出来，能不能交通出来？（二货：就是你举的那几个例子。和老毛一起打下江山以后，他们原来的观点是封官赐爵呢，结果老毛为了稳固他的江山把他们杀害了。）都想的是封官赐爵呢，结果成什么了？结果老毛要披荆斩棘、排斥异己，把他们都除去、杀害了，和他们想的正好是相反的。就因为他们看不懂老毛的作工“异象”，才导致灭亡这样的结果。还有三十年前国家出台的计划生育政策，“只生一个好，老了政府养”，多生一个就罚款。如果你知道大红龙起初就是撒谎的，这个你还信不信？大红龙的这个“异象”就是骗人的，你不要想着老了大红龙养你。如果你相信那你就生一个，到你老了，你想让政府养你呢，政府养你不养你？这个“异象”你得知道，不同寻常。你要是知道了，你就有发

展，就有路可行。就像范蠡，他帮越王勾践打下江山以后人家就隐居了，人家是安全撤离了，人家知道越王勾践的作工“异象”了，有了方向了，有了目标了，人家就知道该怎么做、该怎么走了，人家就有生存之道了。如果你能看见前边的路，看见前边的奇异景象，你知道怎么走，你这个命运是不是似乎就掌握在你手里边了？这又想到理想和异象的区别了，你有理想、有计划，没有异象，那就是妄想。听懂这话了吗？你没有异象，那你做一件事情就别妄想能成就，不可能。就像你看见别人从通讯员熬成县长了，自己也想从通讯员熬个县长，没有异象，理想就成为妄想了。你要想走成功的路，你首先得有异象加实行。现在主要谈的是异象，你只有理想，是空想、妄想；你有理想，就得有思想。理想、思想、计划，再加上异象，这条路就通了，接下来就需要你去走了，走就是你的实行。咱信神呢，你一直注重的是什么呀？“我得实行真理，我得实行、得实行”，但是你对异象根本不关心，你只关心你的理想、思想。你仅仅有一个理想、思想，连个计划都没有，连异象都没有，那就是妄想，你再有多大的实行，你没路。就像你开再好的车，你再加足油门，前面没路你也没法行动。神说神的作工异象就是路，咱得认识到这个异象就是路。

没有异象你的追求就是枉然（二）

咱继续看《对作工你们得认识，不要糊涂跟随！》这篇话，你跟随神却不知道神作什么工作，这就是个糊涂跟随。“对作工你们得认识”，必须得认识，这个认识不是说认识神作过的工作，不能把神定规在圣经里，定规在恩典时代，因为你跟随的是活灵活现的神。你不是考古学家，如果你是考古的，那就是研究、考察神以前作过的工作。你是跟随神呢，你还想让神拯救你，所以你必须跟上神的新工作。既然是新工作，神又是常新不旧的，所以你必须得知道神作的工作是什么，以及神要作的工作是什么，神的经营计划是什么，那就得了解神的作工异象。异象，奇异的景象，它是个什么画面呢？和以前的作工有什么不同呢？咱得紧跟神的步伐。你不知道神的工作怎么作，你就不可能跟上神的步伐。“现在有许多人都是糊涂信，你们的好奇心太大，追求得福的心太大，追求生命的心太小。”把这个异象了解了以后，你就知道了你是什么信，你是不是糊涂信？（嗯。）确定了就是糊涂信。好奇心太大，仅仅是好奇，追求生命的心太小。“现在的人信耶稣信得很来劲，耶稣要来接他们回天家了，他们能不信吗？”宗教界的人都想什么呢？都想上天呢，是吧？今天跟随全能神的人呢？他们不说上天了，他们是想剩存下来进国度呢，每天盼日子呢。你明白了神作工以后还盼不盼日子？不敢盼日子了。看到自己什么都没有还敢盼日子呢？耶稣那时候是恩典时代，人都习惯得恩典了，都是得福的心，对神的作工也不思考、也不寻思，只管享受恩典，所以到现在依然是一种得福的心，他们肯定愿意信耶稣。“他们能不信吗？有的人信一辈子，信四五十年一直看圣经都不觉得厌烦，因为无论怎么样，只要信就可上天堂。”这也是所有人的想象吧？也可以说是人的一种理想。刚才说了有理想没有异象那就是妄想，所以说上天堂就是一种妄想。“你们跟随神走这路仅走了几年就不行了，没有耐性了，因你们得福的心太强烈，你们是受得福的心与好奇的心支配走上真道的。”回想咱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就是因着得福的心与好奇的心而走上真道的。这是神对咱的信的一种揭示吧。“你们对这步工作并没有多少认识，今天我说的许多话并不是对信耶稣的那些人说的，并不只是为了反击他们的观念而说话，其实所揭示的这些观念也正是你们里面存的

观念，因为你们并不明白为什么放下圣经了，为什么我说耶和华的工作老旧了，为什么我说耶稣的工作老旧了。”当我给你举了例子，当你对这个异象了解了的时候，你再看这些话就很好理解了吧？“老旧了”，不管是耶和华作的工作，还是耶稣作的工作，都老旧了。这些话不是对宗教人说的，是对谁说的？是对咱说的。因为在我未交通这个异象以前，你就是这种信法。“其实，你们有许多观念没说出来，你们有许多看法也都闷在心里面，只是随着大流走，你们以为你们的观念还少吗？”观念多不多？（多。）什么时候发现自己观念多的？你信神的时候知不知道你有观念呀？（不知道。）根本不认为自己还有观念，“没观念、没观念，你说吧，我没观念”，你所想象、认为的都是观念，你还说你没观念。借着给你举例子让你认识了异象以后，你所有的观念是不是都能看见了？你和神作工所不相合的都是观念，你对神作工异象不明白的都是观念。神要作的工作你不知道，神的经营计划你不知道，你怎么可能与神相合呢？不相合，都是观念。所以说，你所认为的都是观念。从这儿看到什么了？遇什么事你从来都没有寻求过，你为什么不寻求呢？因为你信的是你的想象，你认为你没观念。现在再看到什么事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扭转呢？不管遇到什么事你是不是都得寻求呀？你得寻求一下神要怎么作呢。今天你是走在神主宰安排的轨迹上，你也必须走在这个轨迹上，你得寻求神的作工轨迹，而不是你自己想怎么走，所以有什么事你得先寻求，先祷告问神，根据神话，看神的作工异象，看这个路怎么走。咱现在得看到自己观念重重，从教会建造到国度建造显明了人的多少观念？即使到了国度建造，给你交通把你带到神话里边，可是你的观念解决了吗？（没有。）依然没有。“只不过你们不说罢了！”

“其实，你们只是应付着跟随，并不是来寻求真道，也并不是有意来得着生命，你们的心只是为了看个究竟，因为你们的许多老旧观念并没有放下，所以，你们没有一个人能把自己完全交出来，就走到现在这个地步，你们还是为个人的命运着急”，这话能不能理解了？“其实，你们只是应付着跟随”，承认不承认咱是应付着跟随？（承认。）后边说什么呢？“并不是来寻求真道”，你是来寻求什么的？从外边看你是来追求真理的。这个道是真理，还是什么呢？还是路，追求真道。追求真理这条路你知不知道？不知道，异象你不知道。为什么说

你是应付着跟随呢？你说你是来跟随神的，神往哪儿走你问了没有？神的经营计划是什么呢？神是怎么把人作成的？神对人有什么样的要求？下步工作怎么走？……这些你都不管不问，就你这个不管不问就证实了你是应付着跟随呢。就像跟随耶稣吃五饼二鱼的那些人，他们对耶稣作什么工作搭理不搭理？（不搭理。）他们是在干什么呢？吃饱看神迹。他们对耶稣作什么工作，耶稣下一步要去哪儿他们不搭理。“你们只是应付着跟随”，怎么说是应付着跟随呢？因为你并不是来寻求真道，也并不是有意来得着生命。如果你是来寻求真道的，你得知道神的经营计划是什么，这条路怎么走，你才能进了这个轨迹里面，可你就没有寻求过这条路。“也并不是有意来得着生命”，也并不是有意去寻求顺服神，有的人是研究呢，“我看看神是不是来拯救人的，神走的是什么路呢？”人家还要研究看看这条道。你连这条道也没看，你也没有有意识地追求生命。你看夏真，用夏真的表现来举个例子，夏真对这条道搭理不搭理？她根本不寻求这条道，不是看神怎么作工、神怎么拯救人，她只研究她的，对神拯救人的这条道她不管，怎么能得着生命她不管，她只想做什么呢？昨天一直说她是换取，“我尽本分，我尽本分”，她根本不管神的经营计划是什么，也不管她自己得着生命了没有，与神相合了没有，能不能顺服神了，这些她都不管不问，所以说她只是应付着跟随，不寻求真道，也不是有意来得着生命。“你们的心只是为了看个究竟”，这属于什么？世上有个流行语叫“吃瓜观众”，什么意思？一边看戏一边吃着西瓜。够享受了吧？咱今天信神是不是吃瓜观众？他在神家当吃瓜观众他还说他是跟随神的。你看夏真是不是“吃西瓜”呢？吃了一个“大西瓜”。吃瓜观众，她吃着西瓜观望着你们，“咋了？我吃西瓜不行？你还说我？”你给她真理她都不要，更不要说有意识地追求真理、寻求真道了，她是弃绝真理、弃绝真道。有的人比夏真好一点没有去吃瓜，但你也是个观众，你也没有有意识地去寻求真道。你是个正常观众，夏真是个吃瓜观众，档次不一样。夏真，能听懂吗？不是堵住了吧？是堵住了，还是我交通的能认识到？还是没有认识到，觉得我这话说得有点刺激？你这个眼泪是什么眼泪呢？（夏真：我感觉经受不住了。）什么意思？（负责人：昨天说，今天说。）是这个意思？（夏真：在这儿就感觉没啥意义，天天不知道干啥。）（负责人：在这儿没啥意义了，天天说、天天说。）（夏真：我觉得自己只能应付着跟随，也不是寻求真

道，也不是得生命。）（负责人：她心里难受呢，“我已经在脱情感了，你还说我是吃瓜观众”。）夏真，是这个意思？（夏真：嗯。你说我斗，我现在也不斗、不争地位了，跟人也能和谐配搭活出正常人性，我感觉我有好多都实行了，但感觉这些都不算数，只有把肖鸣给删了才算数。而且赵然在背后还老告我的状，害我。）（负责人：“我也不跟你们斗，告我状我也不说了，就这还不行！”）昨天负责人说你糊着呢，你说你现在这个表现是不是真是糊着呢？我从昨天到现在给你交通的是啥？我给你交通了两条路，一条是地狱的路，一条是国度的路。你跟我说，“我一直走国度的路呀，我就是地狱的这个路没有完全脱离出来，你就说我不走国度的路？”你说地狱的路和国度的路是不是一个方向的路？你能不能同行？可能不可能？（夏真：不可能。）不是走彼得的路，就是走保罗的路，没有第三条路可走。你能发明出来第三条路走？能不能？（夏真：不能。）神是忌邪的神，也是嫉妒人的神，不允许你心里有其他偶像。这是不是神的要求？这是不是异象？咱今天刚交通了异象，你是不是得有这个异象？得有这条路？这是不是一条路？你沿着这条路走吗？你沿着这条路走，这是追求生命，这是跟随神的。而你是活在自己的想象里边，按着自己的这条路走，那就是没有异象，那就是没有路。你没有路，你再铆足了劲，加大马力，你能奔向何方？能进了国度？能剩存下来？你就没有路，就连方向都没有，就是给你个宝马，你就是素质再好、能力再好，你能奔向何方？你说保罗的素质差呢？保罗的素质比咱强多少？可是保罗把自己放在哪儿了？他没有走到这个轨迹上边，他走的是换取的轨迹、搞交易的轨迹。如果他不要走在换取的轨迹上边，他不要有掺杂，不要为了自己的冠冕，他作工完全是为了神，他还能成为敌基督吗？你觉得自己冤着呢，你说保罗觉得自己冤不冤？保罗在那儿说什么？“原来我抵挡你、逼迫你呢，我现在不抵挡了，我也不逼迫了，你击杀了我以后我顺服你，你看我多顺服，我都跑了半个欧洲了，还不行？”谁敢说保罗不顺服呢？但是神看的是什么？你还要搞交易，你还有掺杂。你为什么要搞交易？你搞交易就是敌基督，因为你是受造之物，神不允许你这样做。咱有第三条路可走吗？一边是撒但，一边是神，你站在哪一边？有没有其他的路可走？（没有。）

负责人说你糊着呢，怎么糊着呢？你看神说什么呢，“只不过你们不说罢了！其实，你们只是应付着跟随，并不是来寻求真道”，你是真实跟随吗？（夏真：不是。）这个确认吧？（夏真：嗯。）咱那个尽本分是“我尽呀，我努力尽本分了呀”，而神是让你用心去尽本分，用还报神的心去尽本分，是要站在一个受造之物的位置上，站在见证神的角度上去尽本分，让你见证神、荣耀神，这是神造人时的一个初衷。可咱呢？不要说咱跑半个欧洲了，你就是仅仅尽个本分还是“我尽本分了呀！”你是不是就想用这个尽本分换取呢？你放下手中的强暴，远离恶道了吗？什么是强暴？什么是远离恶道呢？你心里边还有偶像，还有你自己的所爱，神能允许吗？不管神作多大的工作，你总放不下你心中的所爱，能行吗？亚伯拉罕能献以撒，正因为亚伯拉罕献了以撒以后，神从那一刻说什么？“我定意要把这些人拯救回来”，神和亚伯拉罕立了约，这个知道吧？（知道。）那你想不想让神和你立约呢？你没有一颗要神的心，神强逼着你信呢？宗教界里有信基督教的，还有信佛教的，他们自己有自己的一套教义，神说“那就按你信的那一套来，你愿意守那个清规戒律那就按你的清规戒律来‘成全’你”，在人来说那叫修成正果了。修成正果了顶多就是在灵界任职。那你呢？你是想追求剩存下来，还是想修成正果去灵界任职呢？想在灵界，还是想在阳间呢？想去哪儿呢？想去阴间当个差，当个小鬼，“今天看谁死呢，我去拉一个；明天看谁死呢，我去拉一个”，还是想做一个受造之物呢，还是想做管理万物的主人呢？这是不是该有的异象呢？这是不是该有的路呢？你走哪个？所以说“你们只是应付着跟随，并不是来寻求真道”，并不是想来得着真理的，并不是来寻求进国度的这条路、这条真道。什么是真道？剩存下来的这条路是不是就是真道？你是来寻求什么呢？寻求了没有？想了没有？你根本就不管什么真道不真道，“我管你三七二十一呢，我管你国度在何方呢，我只管我尽了本分就行了”，你这是跟随神呢？在这儿说你糊涂是糊涂在哪儿呢？这两条路，一条是活在肉体里边，一条是活在灵里边。活在肉体里边就是病，活在灵里就不是病，这个听懂了吗？你活在什么里边了？你活在肉体里边了，什么不是病？这能说成？“你说不能结婚，不能结婚我就不结婚，我搞对象总行吧？搞对象也不行。不能搞对象那就不搞对象，我就联系一下，结果联系一下也不行，这成什么了？”活在肉体里边什么都是病，肉体里边临到的都是刀剑与击打。灵里边

呢？灵里边再和你说多少，这是什么？是不是为着你的归宿？是不是为了让你得生命？是不是想让你走到正道上？你不寻求真道，负责人是不是卡着你让你走上正道？对你是不是一种爱？是不是对你生命的负责？对灵魂的负责？如果负责人对你的灵魂不负责，就是为了让你效力，那何必管你这件事呢？她不需要说这件事。我昨天跟她说，“咱不管了”，她又去管了。你愿意效力那你就效力，你效力到何时你自己看着办，你能走到路终就走到路终，走不到路终拉倒。但是你要想走到路终，你没有异象能不能走到路终？不可能走到路终的。如果你有这个异象，你可能不可能贪婪肉体？有异象就不会贪婪肉体。所以活在灵里根本不是病，活在灵里全部是生命供应，全部是爱。你以为你这是去世界了？是撒但给你的试探、残害、玩弄？负责人是耍你呢？你要活在肉体里边就感觉是耍你、残害你呢，“你们太狠心了！就是害我呢、玩弄我呢。”活在灵里是拯救、是爱，你现在完全是颠倒的，这就叫颠倒黑白。颠倒黑白是因为你歪脖子看表，你歪在肉体里边了，你对自己的生命根本不关心，对自己是什么归宿根本不关心，你关心的只是“我能不能吃上‘西瓜’？”你只关心你手里的“西瓜”。你说咱做个吃瓜观众怎么可能得着真理、生命呢？就像学生上学，老师在上面讲课呢，有的学生是在底下玩玩具呢，你倒是不玩玩具，你是在那儿吃西瓜呢，课讲完了，你的西瓜也吃完了，咱得着什么了？其实这个吃瓜观众和你这个例子还正好相合，是吧？正好能借着这个警醒一下。为什么叫吃瓜观众呢？不搭理，“我吃着瓜看戏了呀，你们跟呢，我也跟了呀”。更形象地让你照照镜子。我在这儿给你交通的、负责人给你交通的是怎么进国度的这条路，你得上了这个轨道，就像火车一样，你得在这个轨道上边。你贪婪肉体，那属于神所恨恶的、厌憎的。神要的是见证，而你是拽着你“父亲”的衣衫死死不放，你不愿意上这个轨道，你告诉我说“我已经离地狱的路远了”，我说“你得上火车轨道”，你跟我说你上火车轨道了没有？你没有跟我说上火车轨道，你只是说，“我不在汽车道上了，我不在河里玩了”，这是不是一个话题？能理解吧？（夏真：嗯。）

就像你父母跟你说“你要好好读书，好好写作业，不能玩游戏”，原来你玩游戏不好好学习，经过你父母的管教，“我不多玩了，我一天就玩两分钟，我学习呢，我好好写作业”。你学习的时候，父母经常给

你灌输，“你好好学，以后能够改变你的命运，命运掌握在你手里边，你得有这个心志，得有这个理想”，你父母是想把这个“理想”给你灌输在里边，让理想成为现实，不要成为妄想。可你呢？你父母给你灌输的这个思想，你进不进呢？你不进，你不听，你不搭理。你心里一直思念的是什么？“你让我写作业，我写了呀！你为什么还管着不让我打游戏呢？你原来不让我玩游戏，我少玩一会儿，可我现在都不玩了，我就坐在那儿想一想这个游戏怎么玩，这也不行？你们当父母的也太狠了吧！”在你来看，你做的是不是已经够多了？可是你理解父母的心吗？父母是什么意思？不是说你打不打游戏，是说这条正道你得走，是说你心思里有这个游戏就会影响你走正道。如果没有这个游戏的话你就可以一心一意地走这条路；如果有这个游戏的话你可能三心二意，不专一，不能专心听讲。父母是为了让你走到这条正道上而下了一番苦心，不是说父母跟你过不去。能听懂这个意思吗？可是如果你一心想着游戏，你那个时候的思想和父母就是敌对的。为什么有的打游戏的孩子最后能把他父母杀了呢？他一直想打游戏，问父母要钱父母不给他钱，他就能拿刀子把父母给捅了。他那个时候就看不到那是他父母，他只知道“你拦阻我玩游戏，你和我的思想观点不相合，你就是我的仇敌”。所以说你跟负责人就像有了仇一样，咱应该把这个理搞清楚。负责人跟你说异象这条路，你得走到信神这条路上才有结果，才有好的归宿，你走不到这条路上，你在其他路上贪玩，你就没归宿，所以不管怎么说，你不能不走在这条正道上。你的心野了，负责人是让你保证把心收回来，你的这颗心不在你自己身上了，她着急的是你不能用专一的心来走这条路，她想把勾你心的这些东西都给你砍断，让你能一心一意地走这条路。可你呢？你觉得“我就这一根丝你还给我砍断，你太绝情了吧！”你只说别人绝情，你根本不管你的归宿如何。你说谁绝情啊？所以她说你糊着呢，糊什么呢？你为什么不为你的生命而考虑呢？你就是不管神的作工如何，也不说你对神有什么爱，那你考虑考虑你自己的归宿呀。你就是考虑自己的归宿，你该不该上这个轨迹呢？该不该走这条正道呢？如果有这些千丝万缕的东西勾引着你，你就不能走这条正道，你走这条正道就不安全。把你的这些心思意念取了以后，就相当于给你系了个安全带，即使出了“车祸”，人是安全的。如果你这根丝不断，一旦“出车祸”，人是不是就灭了？什么是“出车祸”呢？你对异象不明白。信神这条路本身就是蜿蜒

曲折的，很容易碰壁，而且你现在还有这些千丝万缕的东西勾引着你，你走在这条路上不知道哪一天就碰壁了。当你碰壁了以后，你会想什么？你会不会想找一个避风港湾？你这个避风港湾在哪儿呀？这边有“应急道”，你一下就跑到“应急道”上去了，那叫什么？偏航了，不在这个轨迹上了。那是不是就是灭亡？如果你没有这个避风港湾，你在这条路上，不管碰多少壁，不管再有多难，这条路你还得走，翻山越岭还得走，擦干眼泪还得走。可是你有个避风港湾，在你走不动的时候是不是就跑到避风港湾了？人都是不得已才走上信神这条路的，而且人是在十字路口徘徊了多少年以后又回到这条路上的。可是你始终给自己留着后路，那你这条路能走好吗？你就没有那个破釜沉舟的精神。知道破釜沉舟吗？你愿不愿意破釜沉舟？破釜沉舟是什么意思？（横下一条心。）神说：“信心就是一根独木桥，贪生怕死难通过，豁出性命能踏实通行。”（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六篇》）破釜沉舟，上了岸把锅都打破，把船弄沉，没有后路可退，你只能在这条路上前行。这是不是系上“安全带”了？你不愿意给自己系个“安全带”吗？想不想？不想？（夏真：不是不想，是对自己没信心。）怎么没信心呢？自己做什么了没信心？烂泥扶不上墙？没素质、没能力？（夏真：早就破釜沉舟了，破釜沉舟了十年，又回头了，还是那样。）你破釜沉舟了吗？你就没破釜沉舟，你还说你早就破釜沉舟了。（夏真：学也不上了，什么也不要了，就信神，信的信的还是……）这怪谁呢？那你破釜沉舟了没有？你没有啊！你随时都想着跑呀，你没有想一心一意留下来呀，你破釜沉舟了没有？就说你破釜沉舟了，你根据神话看，你是怎么走的？“只不过你们不说罢了！”你当初是真心信神的吗？是不是应付糊弄呢？是不是应付着跟随呢？是不是凭想象跟随呢？你上了这个轨迹了没有？没上吧？（夏真：没有。）你没上这个轨迹那你怎么能说是破釜沉舟呢？你为什么说对自己没信心呢？还不是因为那边有个避风港湾，所以你才说对自己没信心吗？如果没有这个避风港湾，你说你有信心没信心？（夏真：他也成不了我的避风港湾。）成不了你的避风港湾，是因为你的信心还没完、还没死。当你这条路走不下去，信心没了以后，那是不是你的避风港湾？（夏真：不是。）那什么是你的避风港湾？为什么说不是呢？当这条路走不下去的时候，那不是你的避风港湾？你走不下去的时候不会找他，那你走下去还会找他？（夏真：不

会。）你说走不下去也不找他，能走下去也不找他，可实际上你找他了呀。（夏真：那个找只是一时的，不是说要把他当成港湾。）那你的这个话跟刚才和我说的话是不是相反的？你没有走到绝路上边你还要找他，你说你走上绝路不找他，可能吗？

说你糊着呢，意思是什么呢？你不能站在肉体一边看事，你得站在神这边看事，退到灵里边看事。我昨天一直跟你说你那是肉体的感受，咱能不能谈肉体的感受呀？我给你交通的是什么呀？交通的是不是灵里边的事呀？和你谈不谈肉体的事？不谈肉体的事。肉体是什么呀？肉体是腐朽的，是过眼浮云，是虚空。那你呢？你是抱着肉体不放，你根本不看灵里之事。你看所罗门，所罗门他是王，你说他缺什么呢？缺钱呢？缺情感呢？缺老婆呢？他啥都不缺。但他拿着金杯，“虚空啊，虚空”。他为什么喊虚空？那你现在想干什么呢？你抱着肉体死死不放，你总站在肉体一边，我让你退到灵里看事，你根本不从灵里看事。从昨天就说你退到灵里边看事，可到今天我再交通的时候，你退到灵里边看了没有？你始终是看你肉体的感受，你根本不看灵里的感受。灵里边看什么呢？“借着弟兄的交通，我灵里是不是透亮了？是不是活在了光中？”你愿意不愿意活在光中？你是愿意活在黑暗之中，不愿意活在光中，“一活在光中你又说我呀，一活在光中你又看见我了”。活在光中，让你亮相，看看自己是什么情形、什么光景，自己该走什么路，这是不是好事呀？你愿意做一个瞎眼的，还是愿意做一个睁眼的？（夏真：睁眼的。）可你愿意睁眼吗？（夏真：不愿意。）这是不是事实？睁眼的好还是瞎眼的好？（夏真：睁眼的好。）睁眼的好，那你为什么不愿意睁眼呢？（夏真：感觉越说越没结局了。）所以说，聪明人遇到紧急情况了，遇到害怕的事时，是瞪大眼赶紧看，东躲西闪避开危险；糊涂人看到有危险了，眼睛一闭，一抱头，“是狼是虎，来吧”。什么意思？“我闭上眼睛不看这是最安全的。我看不见你，我是最安全的；我看不见你，哪哪都是路。我看见你就是狼、虎、豹，那我就是危险的”。老虎、豹子来了把眼睛一闭，“安全，都是路；安全，反正我看不见”。活在掩耳盗铃中还美得不行，不愿意睁眼。你不是这个情形？我说你睁开眼睛看看吧，看看你现在的处境，你跑哪儿了？你出轨道了，你没有走在通往国度的道路上。走在通往国度的道路上是进国度的，可你那是下地狱的轨道，

下地狱的路。而你说啥呢？“我不看，哪哪都是路，我走的是通往国度的路。”然后你闭上眼睛说，“我走的是通往国度的路，国度的路、国度的路！”做着美梦，这不是妄想？我说你睁开眼睛看一看，你上了轨道这不就是真道？这不就是拯救？你说什么呢？“我要是睁开眼睛看见了真道我就得上呀！”你不愿意往真道上走，所以你不能睁眼。“我睁开眼就看见路了，我不睁眼哪哪都是路，东南西北我哪儿都能走。我不睁眼，我可以糊涂信；我一睁眼，我啥都看见了，你说我咋走？明知道那是沟，我跳不下去。”你上了三层楼，没有围栏你试着站在边上，你的腿能不能站得住？你的腿是软的，站不住，“吓死人了”。如果你捂着眼呢？你觉得是安全的，心里踏实。所以说你不愿意睁眼，你闭上眼，“我踏实，我安全，我没有在灵界，我没有到了地狱门口”。能听懂吗？你愿意睁眼吗？昨天给你交通说原来动物都不愿意见光跑到了洞穴之中，后来又从洞穴之中爬出来，寻寻觅觅，来寻找光了。你今天还不出来寻找光？动物有知觉、有感觉呢，你的灵里是麻木痴呆，什么知觉都没有。植物都闪闪发光呢，你呢？你连植物也不如？你是植物还是动物？动物、植物区分开了吗？动物和植物有什么区别？神造人的时候给了人不同的先天条件，有的人麻木痴呆，有的人有恩赐……不管给你什么，你不要嫌多也不要嫌少。你是动物，那你就有知觉，就能出来寻觅；没给你多少，你就是麻木痴呆、不通灵，“不通灵我就是植物，把我放在哪儿我就在哪儿”。你看向日葵还能跟着太阳来回转呢，人家麻木痴呆但还能跟着太阳转呢，咱呢？咱还是个动物。你不是那个植物吧？你是有思想的，你是有这个素质、有这个能力的，你的腿能跑，能跟上，你为什么不跑呢？为什么不从洞穴里面出来呢？还说自己没信心，“我睁开眼睛没信心，闭上眼睛就有信心”。有信心没信心？你去了医院人家已经把眼睛给你看好了，你看见万物了，“我没信心了”，闭上眼睛的时候有信心、瞎的时候有信心，睁开眼就没信心了，你说咱说的是不是浑话？你说是瞎子活得有奔头，还是睁开眼的人活得有奔头？瞎子活得没意义，突然给他把眼睛治好以后，后悔了，“你干嘛要给我治好眼睛呢？我瞎的时候看不见他们比我强，我还活得心安理得。现在一睁开眼睛看见人家这个开宝马，那个住别墅，而我啥也没有，你治我眼睛干嘛呢？”还恨医生呢。你说这是啥人？是不是颠倒黑白、是非不分？那负责人在这儿是不是想给你“治眼睛”，让你看清楚呢？可你只是想“闭目养神”。负责人说

的那些话你理解了吗？说什么话了？能不能想起来？负责人跟你说你变得麻木了，说什么听不懂了。以前和你说什么你能听懂，知道说的是什么意思，可是从昨天到现在，你看见自己是不是麻木了？你听懂了没有？掰开了说，揉碎了说，让你睁开眼看呢，你是不是更应该看清楚？做在你身上的是爱还是坑害？你是幸运还是倒霉？（夏真：幸运。）可是咱认为是倒霉。你说这是不是咱听不懂的表现？这个听不懂是因着什么听不懂的？是因为你就不从灵里边看，不从自己怎么能得生命来看，你不是说“我怎么能得着生命呢？我怎么能跟随神的步伐呢？怎么跟随神的脚踪呢？怎么能不让神把我抛弃呢？”你不是寻求这个，你寻求的是什么？“我肉体怎么能够不受伤害呢？你们怎么能不说我呢？我的情感怎么能得到安慰呢？你们怎么不给我送‘花圈’呢？”你只想听好听的，但是你不想听自己走上了什么道路，不想得真理，你是傻还是精？（傻。）你的灵名叫认真，可你一点也不认真！你说你认真在哪儿了？不要说认真了，就是稍微注重一下也不是这样的，对吧？那你说，咱活出这个灵名了吗？神说：“冠冕也不是一个官帽，也就是说，不是我给你们的物质的享受，而是指我赐给你们的新名，谁若能与你的新名相符，谁就得着冠冕，也就是得着了我的祝福。”（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八十五篇》）你说负责人是不是活出来她的新名了？那你叫认真，你认真不认真？相当相当不认真！今天给你取了一个名字“吃瓜观众”。你说咱是吃瓜观众，认真不认真？能正确对待吗？我跟你说什么，你得从你灵里边的收获来看，根据你与神之间的关系来看，根据你得着生命了没有、根据神怎么称许的、认可的来衡量是非对错，而不是根据你肉体的感受来衡量。

“其实，你们只是应付着跟随，并不是来寻求真道，也并不是有意来得着生命，你们的心只是为了看个究竟，因为你们的许多老旧观念并没有放下”，今天跟你说你的信还在恩典时代，还想得恩典，一人信主全家得福。可现在是什么时代？国度时代。和恩典时代正好是相反的，恩典时代是赐福，国度时代是献上，现在是打破家庭。打破家庭的时候你还想肉体安逸呢，可能吗？“因为你们的许多老旧观念并没有放下”，神就是来打破你的观念的，你不主动放下，神来打破。“所以，你们没有一个人能把自己完全交出来”，看见这话了吗？是因着你

的观念没有放下，你还想得恩典，而神是让你作见证，献上，以此来打败撒但、得胜撒但，可是你不愿意放下撒但，所以神说“所以，你们没有一个人能把自己完全交出来”。自己得一个安慰。我说你是吃瓜观众，按神话说是不是都是吃瓜观众？都是吃瓜观众。只不过是你今天表演这个了，他们明天表演那个了，但是你得承认神话是真理呀，你得把神话当作自己的路，当作异象呀。“你们没有一个人能把自己完全交出来”，从这话里看见神的要求了吗？这是不是一个异象？这是不是一条路？神要什么呢？要你把自己完全交出来。刚开始你问我“我知道异象的重要性了，你告诉我异象得从哪儿找？”找见了没有？异象在哪儿？神的要求不就是异象？神要作的工作不就是异象？神要让你把自己完全交出来，这就是一个异象。你能够把自己完全交出来，这就走到这条路上了。你看负责人是不是走的这条路呢？我是不是走的这条路呢？这是不是把自己完全交出来？“就走到现在这个地步，你们还是为个人的命运着急”，你把自己完全交出来了没有？前途命运总挂在心上。夏真刚才说了一句什么话？夏真，能不能说你？你愿意睁开眼睛咱就说，你愿意闭着眼睛咱就不说了。你愿意睁眼还是愿意闭眼？（夏真：睁眼。）你刚才说“我没有信心了”，让你干什么了，你没有信心了？做什么没信心了？让你上十字架了？“你们还是为个人的命运着急，日思夜想，始终没有放下。”今天我说你是吃瓜观众，是不是不让你当吃瓜观众呀？我说你不要当吃瓜观众的时候，你说什么？“我没信心了。”“我吃着瓜当观众还有信心，闭上眼我还有信心，一让我睁开眼我就没信心了”，这是什么？“你们还是为个人的命运着急”，这个命运是什么命运？真命运？是你肉体的命运，是你自己感觉的命运。你跟不上神的脚踪，跟不上神的步伐，哪来的命运？“始终没有放下。”你从信神开始就有这个野心欲望，从教会建造到了国度建造，直到现在依然是这样，始终没有放下！

没有异象你的追求就是枉然（三）

“你以为我说的法利赛人是指宗教里的老先生吗？你们不是当代最先进的法利赛人的代表吗？”看清了吧？怎么是法利赛人呢？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你把神钉在十字架上了没有？（钉了。）怎么钉的？（不合己意就认为神不是神。）你不注重异象，神的作工异象没有成为你要走的路，你没有寻思这条路，你也没有想这条路。这些话神是不是早就和你说了？神和你说了但是你不搭理，这是什么？这是不是否认了神的话、否认了神所要作的工作、否认了这是神的经营计划？那你是不是把神钉在十字架上了？所有对异象不注重、不认识的人，是不是都是把神钉在十字架上的人？这个不委屈吧？你不要说“这个是法利赛人、那个是法利赛人”，谁是法利赛人呀？你自己就是法利赛人！“你以为我说的拿圣经来与我对号的就单指宗教界那些圣经专家吗？你以为我说的把神重钉在十字架上的是说宗教界的领袖们吗？你们不是担任这个角色的最佳演员吗？”我刚才跟夏真说，“我把这条路给你摆在前面了，这是异象，这是咱信神该走的路、该上的轨迹。你没有异象，那你的想象将是妄想，信神将是妄想，不可能成功”。夏真听了这话是什么感觉？“你要是这样说我就没信心了。我不能按着神的异象走，按着这个走我就走不动了，没信心了。按着我的想象走我才有劲，才能走。闭上眼我就能走，睁开眼我就不能走了。”法利赛人！你们是担任这个角色的最佳演员。“你以为凡是我说的回击人观念的言语都是讽刺宗教里的牧师、长老吗？这些事你们不也都参与了吗？”都参与了吧？（参与了。）把神话带到实际生活当中，你们说看见自己也参与了，有没有事实？怎么参与的？你说不出来那就是欺骗，就是说了句假话。童茵，参与了吗？（童茵：没有参与。）二货，你参与了没有？（二货：我参与了。就好比临到抓捕的环境，我一开始想着神交通过没有那么大的身量就不会临到那么大的环境，所以我就不怕环境，敢到处跑，因为我认为我身量小呢，不会临到这么大的环境，所以一下临到的时候就有怨言了，想不通。）这就是你的观念。事实临及以后才知道自己是把神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有观念就是把神钉在十字架上了，你有观念，你的观念与神不相合，你的观念就把神的作工给否了，把神要作的工作给否了，这就是你把神钉在十字架上了。

（二货：刚开始我还想着只要我跟上国度建造了就不会有任何环境。）这是不是定规了？（二货：所以我就想不通，“怎么就能抓了那么多人，而且还是重要人物？”就定规在这里了。）肖国，你把神钉十字架了没有？（肖国：我是注重外表的行为，外表的做法、言谈举止。）你也是假谦卑？你注重活出外表，是吧。（肖国：有这个存心，也知道这是不对的，但是就是这些东西支配着。）童茵说她没有把神钉在十字架上，做了没有？（童茵：肯定做了。）你要是没做的话，那就不用悔改了，这事绝对做了，只是有时候你做了不知道。你对异象不透亮，你就必定会把神钉在十字架上，因为神作的工作不合你的观念。而你所做的事肯定是按你的观念来做的，那你按你的观念做出来不就是把神钉在十字架上了吗？这是必然的，只不过是你认识不到罢了。法利赛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了，但他们知道他们是把神钉在十字架上了吗？他们也不知道。（他们还觉得他们是正义的。）他们要是知道他们把神钉在十字架上了，他们还敢吗？不敢。能把神钉在十字架上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找见原因了吗？（没有异象。）没有异象，对神作工的异象不透亮，异象没有成为根基、没有成为路，那必定是要出轨的，出了轨就是把神钉在十字架上了。“你以为你们的观念还少吗？”把答案告诉你了。只要你有观念，你的观念就把神钉在十字架上了。为什么神一直要求你顺服呢？你不明白但你能顺服下来。为什么要操练你倒栽柳呢？柳树都能倒栽，这就是你的顺服，没话说了。“只不过你们现在都学得相当乖巧，看不透的事不说也不露声色，但你们那敬畏的心与你们那顺服的心根本不存在，在你们来看，研究、观察、等待是你们今天最好的实行，你们学得太灵巧了。但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这是一种狡猾的心理，你们以为你们一时的聪明能救你们脱离那永远的刑罚吗？”为什么脱离不了永远的刑罚呢？就因为你的观念，你把神钉在十字架上了，这是不是已经成为罪了？所以说难逃刑罚。外表看着你乖巧，“那个人不错呀，看着是个好人”，但是你里面的观念还少吗？你所做出来的事是按着你的观念做出来的，你灵里早已弃绝神了，跟随着神又抵挡着神，所以说怎么能不遭刑罚呢？

“你们学得太‘明智’了！还有的人这样问我：‘到有一天，宗教界的人问我，为什么你们的神没行一点神迹，我该如何辩解呢？’现在并不

只是宗教里的人会这样问，而是你对今天的工作并没有认识，你的观念太多了，到现在你还不知道我说的宗教官员指谁吗？你不知道我解释圣经是为谁解释的吗？你不知道我说明三步工作是为谁说的吗？我不说这些你们就会那么轻易服气吗？你们就会那么轻易低头吗？你们那些老观念就这么容易放下吗？尤其那些从未服过任何人的‘大丈夫’能就这样顺服下来吗？”你们是在什么时候发现这些神话不是对宗教界的人说的？肖国，这话是对谁说的？（肖国：对信神的人说的。）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你一开始看这话就知道这是对信神的人说的？（肖国：一开始觉得是对宗教界的人说的。）这里面说的是宗教官员，但这些话给不给宗教官员听呀？（不给。）说的是宗教官员，但是这些话不是跟宗教官员说的，是说给跟随神的人听的。“宗教官员”只是一个教材、一个图画，让你看见你和他们一样。“你不知道我解释圣经是为谁解释的吗？”咱在神家做的是什么呀？吃瓜观众。你原来看这些话的时候，你看了神的交通以后，你对宗教界是不是有认识了？“哦，原来宗教界就是这么信神的，宗教界就是这么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但是你觉得和你有关系吗？没关系。因为什么没关系呢？因为你是吃瓜观众，你就没有进这里边，就不知道神说话的目的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话是跟他的听众说的，那宗教官员做神的听众吗？他们就不听，神怎么可能对他们说呢？你是神的听众，这话是跟你说的。“你不知道我说明三步工作是为谁说的吗？我不说这些你们就会那么轻易服气吗？你们就会那么轻易低头吗？你们那些老观念就这么容易放下吗？”说了宗教官员，你看见你的观念和他们的观念是相符的，对上号了，所以你才能低头。“你们那些老观念就这么容易放下吗？”你看夏真，夏真的这个观念容易不容易放下？（不容易。）不容易放下。“你再把我逼急了，我就信不来了。”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夏真有这样的想法，证明她明白不明白这些话？夏真，这些话是说给谁听的？（夏真：现在的人。）这是你现在的认识吧？在二十分钟前你认为这话是说给谁听的？（夏真：宗教官员。）二十分钟前你看这些话，你认为这话是说给宗教官员听的，在我交通了以后你才看见这话是对自己说的。二十分钟有这么一个变化，是不是？是我蒙的，还是就是呢？（夏真：刚才感觉是对我一个人说的。）我为什么要问你这句话呢？你说你没信心了，你为什么没信心了呀？“因为这些话是跟宗教界说的，你这么一说我和宗教官员一样了，那你说我

还信什么呢？你们都信得可以，就我信得不行，那我还信什么呢？”就从你这个表现、你这个言行举止来看，你对这些话根本没有理解了。你认为这些话根本不是对跟随神的人说的，不是对教会里的人说的，你认为这些话都是让一线的人打仗用的，是征服宗教界用的，你把它当作征服人的工具，你根本没有把这些话当作认识自己的镜子、真理，对吧？如果你看见神说的这些话是对跟随他的人说的，那你就觉得“神不是对我一个人说的，所有的人都活在这个情形里边，人对异象不透亮，都成了宗教官员，就要定规、论断、定罪神的作工，把神钉在十字架上。借着神揭露宗教界来认识咱现在的处境、咱现在的观念”。因为你没有把这些话看成是给跟随神的人看的，你认为神的话不是审判刑罚跟随他的人的，而是揭露宗教界的，所以你根据你的这个认为一看，“说我是吃瓜观众，把我和宗教界的人放一起了，我还跟什么呢？跟不上了、走不动了”。你这一个表现就证实了你对这话没有理解。现在理解了吧？（夏真：嗯。）“你们那些老观念就这么容易放下吗？尤其那些从未服过任何人的‘大丈夫’能就这样顺服下来吗？”夏真这是又成谁了？（“大丈夫”。）成“大丈夫”了，从来没有服过谁。“你们那些老观念就这么容易放下吗？”不容易啊！交通了那么多了，容易放下吗？“尤其那些从未服过任何人的‘大丈夫’能就这样顺服下来吗？”顺服不下来。怎么顺服不下来呢？给你这条路你走不走？不走。“这样走我就走不动了”，顺服不下来。

“我知道，虽然你们人性低劣，素质太差，大脑也不怎么发达，信神的历史也不是太悠久，但你们的观念并不少，你们的天性就是不轻易顺服任何一个人，而今天你们能顺服下来，都是被逼无奈，都是老虎圈在铁笼里——没法施展自己的本事了，有翅也难飞了。”夏真，看见了吗？一会儿是吃瓜观众，一会是“大丈夫”，一会儿又成了老虎，圈在铁笼里了。你现在圈在铁笼里了没有？（夏真：圈进去了。）“虽然你们人性低劣，素质太差，大脑也不怎么发达，信神的历史也不是太悠久，但你们的观念并不少，你们的天性就是不轻易顺服任何一个人，而今天你们能顺服下来，都是被逼无奈”，夏真，这些话能接受了吗？不会认为我这是在打你吧？（夏真：能接受。）那你是怎么看的？（夏真：这话就是说我呢。）就是说你呢。你还得拉上两个垫背的，这才能顺服下来点。如果只说你一个，你肯定就是“大丈夫”，顺

服不下来，“哪个人不在里边？”这是不是“大丈夫”？这是不是“老虎圈在笼子里”了？（是。）有两个垫背的这就能顺服下来点了，“你不要一直说我，你一直说我我就接受不了了”。“你们的天性就是不轻易顺服任何一个人”，没有一个人能轻易顺服任何一个人，你看二货刚过来的时候能不能顺服呀？谁说都得打回去。负责人说什么她还要抓负责人的把柄呢，是吧？夏真刚才是不是也是抓负责人的把柄呢？夏真，看见你抓把柄了吗？（夏真：刚才没抓。）那会儿你觉得她就是硬逼你呢，是不是？“你把我说的一无是处，说的我还能信神吗？我走不下去了。昨天也说，今天也说，你都把我说成地狱之子了，都把我说成这样了，我还能走下去呢？我没信心了。”负责人跟你说的这些话，你能顺服下来吗？顺服不下来。我说的这些话现在顺服下来了没有？（夏真：嗯。）我说的这些话也是再三地掰开了说、揉碎了说，又举例子说，这才能顺服下来，而且还得拉两个垫背的，有了搭伴的这才能顺服下来。你说负责人跟你说的话你都顺服不下来，如果是张蓓说你的话，你能不能顺服下来？不可能，因为你是从未服过任何人的“大丈夫”。“而今天你们能顺服下来，都是被逼无奈，都是老虎圈在铁笼里——没法施展自己的本事了，有翅也难飞了。”你昨天也施展自己的本事了吧？其实你是想拿你肉体受到的伤害来控告一下，“看给我肉体带来多大的伤痕呢？可弟兄根本不讲理，根本不看我身上的‘刀疤’，也不给我疗伤，反过来又在我的心灵上来了一刀”，没法施展自己的本事。今天又想施展一下，两眼的泪出来又把自己暴露了，没法施展，有翅也难飞了。“虽然没有福气你们也愿意跟着，但这并不是你们的‘好男儿’气概，而是你们被彻底打倒了，再无计可施了。”有信心没信心？“没信心也不能走呀”，是吧？“虽然没有福气你们也愿意跟着”，你看二货，二货现在是不是和夏真一样呀？没福气也得跟着。“但这并不是你们的‘好男儿’气概”，什么是“‘好男儿’气概”？神说这并不是你们的“好男儿”气概，那好男儿是什么气概？（刚强、正义。）刚强、正义，是为着神、向着神，面对邪恶不屈不挠，这是不是好男儿？“我不管你说我什么，不管我身体受了多大的伤害，不管我献上什么，我不看这个，我始终看的是神作工的异象是什么，我与神是不是相合”。“但这并不是你们的‘好男儿’气概，而是你们被彻底打倒了，再无计可施了。”希望今天能够打倒你，别再施计了。昨天和今天这又施了两计，承认不承认？这是不是计呀？可能你施计了你还不

知道。你想干什么呢？昨天你想借此来引诱我呢，想让我上道呢，我没有吃了你那个“善恶树的果子”，我把你给分辨了。这能看清吧？（夏真：嗯。）昨天没有引诱了我，今天又来引诱我了，两滴泪又流下来了，结果我才不同情人，我又没有上道。所以不希望你再施计了，把你彻底打倒让你无计可施。“就是这所有的作工把你们打倒了”，作了哪些工作？摆事实。你不是说你经历、体验了吗？让你体验、经历情感的玩弄，别人对你的帮助扶持，再经过你的体验，最后得来一个什么？负责人跟你说“你麻木了，原来还能听懂话呢，现在听不懂了”，这话刺耳不刺耳？可事实是不是这样的？这是不是神的所有工作呢？摆事实，让你体验一下，让你看见活在肉体里边是什么，麻木、痴呆，灵里边迟钝，没知觉了。跟你说非得是掰开了说、揉碎了说，自己都成吃瓜观众了，自己还不知道。“就是这所有的作工把你们打倒了，若有一点你们人能达到，你们也不可能像今天这样顺服的，因为以前你们都是旷野的野驴。”咱是不是旷野的野驴？夏真说“我这么绵善，还说我是野驴呢？”夏真绵善不绵善？（不绵善。）怎么说不绵善呀？从外边看夏真够绵善了吧？说话温柔，可不是那个二百五，就连张蓓也不是，可她是不是野驴呢？（夏真：是。）说说，为什么说是野驴？让我看看你的眼睛睁开了没有，照照镜子看看自己怎么是野驴。（夏真：藐视行政。）还有什么？（夏真：没有人性，为了自己的肉体什么也不管了……）审判台前还想逃跑，这是不是野驴？你还管审判不审判呢？别人修理对付一下你还反抗，撂挑子，这是不是野驴呢？旷野的野驴。“因为以前你们都是旷野的野驴。所以，今天所说的话并不是单指各宗各派里的人，并不是反击他们的观念，乃是反击你们的观念。”把神话带到你的生活当中，神话不是审判别人的。

“公义的审判开始了，神还能作人的赎罪祭吗？”这是不是一个异象？（是。）现在神作的是什么工作？（审判。）是审判的工作，而不是赎罪祭。“审判”和“赎罪祭”是什么关系？（相反的。）相反的。审判是要按你的罪来治你，而赎罪祭呢？赎罪祭是把你的罪赦免了，赎罪了。“审判”和“赎罪祭”正好相反。恩典时代已经过去两千多年了，人信神信了两千多年了，“神是来钉十字架的，神是来作人的赎罪祭的，神是来赦免人的罪的”，“人白天犯罪晚上认罪，神还赦免人的罪，神还赐给人恩典”，这些在你的脑海里已经固化了。但如果说你没

有异象，没有这个奇特的景象，你就不会去寻求、认识神下一步要作什么工作、国度时代要作什么工作，神这次的工作是让人来到审判台前接受审判刑罚，你还固化在你原来的那个模式里边，“神是赐给人恩典的神，神是来饶恕人的罪的”，所以说你就可以做吃瓜观众。你为什么会成为吃瓜观众呢？根本原因就是你活在了自己的观念想象里边。自己的观念想象是怎么来的？就是你信神多年来对神作工的一种定规，而对神的新工作你根本不去认识、也不去寻求，这就是说你对异象不透亮，对神要作什么工作不透亮，你前面没有路，无路可走，你走的是老旧的路。而神的工作一个是常新不旧，一个是神是来打破人的观念的，正因为你把神定规了，定规神是慈爱怜悯的，所以神要把你的这个观念打掉，让你看见神不是慈爱怜悯，不是来救赎的，而是来审判人的罪的。神为什么要这样作工？律法时代，在人的大脑里边形成一个什么观念呢？“神是咒诅、焚烧的神”，是不是不敢触碰呀？（嗯。）人只能远离神。恩典时代耶稣来了以后，废掉了律法，也就是把人的观念显明、废除了，让人不要定规神的性情就是焚烧、咒诅，神还可以慈爱、怜悯，这里更能说明神的性情活灵活现，让人看到神对什么人是咒诅、焚烧，对什么人是慈爱、怜悯、饶恕、赎罪。恩典时代你经历了这些以后看见神是慈爱、怜悯，是救赎。那国度时代来了，审判刑罚来了，又把恩典时代给废除了，打破了你的观念。这样循环，逐步地打破人的观念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你跟随神的步伐，不能去定规神。“公义的审判开始了，神还能作人的赎罪祭吗？神还能第二次再做人的大医生吗？”看了这两句话你就应该清醒了，在这个时代你不要想着让神给你医病赶鬼，不要想着再让神给你作赎罪祭。咱现在是国度建造初期，是神话在人身上作王掌权的过程，是国度时代降临的一个转变过程，是一个交接之处，还伴随着恩典。这个伴随着的恩典是给人留下了悔改的机会，但你不能因为看着神给人留下了悔改的机会，神给人作赎罪祭了，没有定人的罪，然后你第二次再把神定规了，那你就是明知真道故意抵挡。刚才说异象就是道路，这两句话就是一个异象，就是路。说说这是什么路？（以前人里边是得福、得平安的存心。现在神作的是审判的工作，是让咱跟上这条路去走呢。）首先异象得清晰，异象就是奇特的景象，奇特就是和以前不一样，把老以前的那个给否了，原来是恩典，是医病赶鬼，到了国度建造以后你根本不要想着让神给你医病赶鬼，而且恰好是相反的，

你有病、被鬼附那是什么？那是神的咒诅、是神的惩罚。而且你有病了或者有什么了，神不给你医你还得献上，因为神不是来给你医病的。原来是耶稣作了人的赎罪祭，赎了人的罪，而现在呢？正好相反，现在神是让人站见证，神要借着让人背叛撒但来打败撒但，不向神索求什么，而是献上。原来是一种索求、是一种享受；现在是为神受苦、为神献上。神作的是审判刑罚、揭露解剖的工作，审判、刑罚、咒诅，和恩典时代给人医病赶鬼，作人的赎罪祭正好是相反的。神定了是这样的路，这是神的经营计划，神就是来作审判刑罚的工作的，就是来定人的罪的，就是来让人悔改的，就是来揭露人的黑暗面的。那你要跟上神的步伐，跟上神的脚踪，是不是就得来接受神所作的工作？那就不能再有得恩典的心。你应该有什么心？你应该有为神献上的心。正好相反，原来你是想得恩典呢，现在你是为神献上；原来你是想要怜悯呢，现在神要揭露解剖你，你还得接受修理对付，在修理对付里边看见、认识到自己的败坏性情，然后悔改，这是不是就成了路了？异象就是你的路，就是你的根基，你信神所做的一切就是围绕这条路走。就好比说，咱今天来聚会，如果是在恩典时代，夏真昨天那个表现就正常，“呀！我的肉体受到伤害了，我信神没有得着婚姻，没有得着家庭，我一人信主全家得福”，那夏真说的就是见证神的恩典呢。在恩典时代那叫见证，在国度时代你再说这话，这是什么呀？这还是见证吗？不是见证了，成什么了？成了亵渎了。因为时代不同了，神作的工作不一样了，神现在是供应人生命呢，那时候你生命幼小，神给你恩典是让你看见神是爱人的神，而现在是要让你看见什么呢？是让你看见神是公义的神，让你看见神的性情，是要供应你的生命，是要让你得永生，是让你走在这条路上。别人给你揭露解剖出来，你是认识，你是迎合，你是悔改，那你是不是就走到这条路上了？如果你有这个异象，“我信神就是来接受审判刑罚的，就是来接受修理对付的，就是来背叛自己，把老己钉在十字架上，把全人献给神的”。你有这个异象，就有这个思想；你有这个思想，就有这个计划；你有这个计划，你就有实行的方向、目标。这是不是一系列的？你有这个思想、有这个计划，那当你遇到揭露解剖、修理对付的时候，你还反抗不反抗？你就不反抗了。你是迎合的，正合你的口味。就像彼得，你是怕审判刑罚呢，而彼得说什么？离开审判刑罚不能活。这就是两个结果。你对神作工的异象透亮了，你知道神作的是什么工作，

神要的是什么，你也知道你该追求什么，你走在这条路上就轻松，你是顺服、迎合，没有碰壁，没有痛苦。但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异象，你按着你的观念去走，神作的工作恰恰和你的观念相反，那你得来的是什么？你得来的就是刀剑与击打，就是痛苦，就无路可行。“公义的审判开始了，神还能作人的赎罪祭吗？神还能第二次再做人的大医生吗？”恩典时代神是给你医病赶鬼呢，现在呢？不仅不医病赶鬼，神还说什么呢？疾病临到是神的爱，是不是正好相反？以前疾病临到你的时候，你是寻求神让神给你医病呢，神把疾病给你挪去了，你看见神的爱了；现在是疾病临到了，你认识到疾病临到才是神的爱。这个成为异象了，疾病临到你了，就是神的爱临到你了。这个疾病是什么？疾病临到是一种刑罚、管教还是试炼呢？是神的爱临到了，神在那儿看着呢，神检验你呢。你有这个异象，你看见疾病临到你了更能拉近你与神之间的关系。你如果没有这个异象呢？“呀，这个病怎么临到我了呢？我祷告了三天，这个病怎么还不挪去呢？这还是不是我的神呀？明明神是大医生呀！”这不是与神对抗、叫嚣吗？这是什么原因呢？（对异象不认识。）对异象不认识，没有路。这就是奇特的景象。你看见什么奇特的景象了？“呀，人家那个人躺在病床上了，人家不要求让神治病，人家也不反抗，人家也不埋怨说‘我信神信了这么多年，怎么躺在病床上了？’人家没有和神叫嚣，人家反过来还赞美、荣耀神呢，人家还高兴呢！”这个景象奇特不奇特？奇特，怪。你有这个奇特景象，你觉得就应该是这样的，那你走这条路就正常，你就能顺服；你没有这个奇特景象，当你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你是相反的，你会背叛。

“神就没有更高的权柄了吗？一批人已经作成了，已经被提到宝座前了，他还赶鬼医病吗？这不属于太老旧了吗？”彼得是对神最有认识的人，这步工作祭司弟兄是神提前成全的人，而且现在又是什么？击打牧人羊群分散，得胜者出来了，是吧？那一批人已经作成了，已经提到宝座前了，各从其类了，神还医病赶鬼吗？“这不属于太老旧了吗？这样作能有见证吗？”神要的是见证，这样作能有见证吗？“神能一次钉十字架而永远钉十字架吗？他能一次赶鬼而永远赶鬼吗？这不属于羞辱吗？只有这步工作比上步高了，才是时代向前发展了，也是到末世了，到该结束时代的时候了。”这是不是神作工的整个异象呀？

告诉你神作的是什么工作，神作工的这个奇特的景象是什么。一班得胜者已经出来了，神还医病赶鬼呢？如果说神还医病赶鬼，那工作怎么结束呢？如果还是守旧的话，那时代还向前发展吗？那就停滞不前了。所以只能是一步比一步拔高，这才是时代向前发展了，这是动态的。“所以，追求真理的人都要注重异象透亮，这是根基。”前面也说这就是一个大的异象，这就是路，这儿又告诉你了，“追求真理的人都要注重异象透亮，这是根基。”知道怎么说是根基吗？脚踩在地上，脚踏实地。就像咱盖房子都得打地基，地基打不好房子再好也站立不住。你信神再能实行，你没有根基，你实行不在神的心意上，你出轨迹了，你跑断腿、累断腰，甚至殉了道，神也不称许，因为你不在这个轨迹上。所以说，你要注重异象透亮，这是根基。“我每次在你们中间交通异象时，总看见有些人就眯着眼睛开始睡觉了，不愿意听。”这是不是咱的情形？咱以前看不看异象？（刚进来的时候看，后来就不看了。）刚跟上国度建造的时候看看异象，那是从教会建造到国度建造的异象，是为了往过转，是为了看奥秘，为了能跟上国度建造看了一下。等过来以后，你究竟怎么走这条路呢，这就又跟异象没关系了。（童茵：没关系。就像让我整打仗异象的时候，我就想着这是打仗用的，跟我现时要进入的好像没有关系，还不如让我看最近下发的文稿呢，觉得那才是我的生命所需，异象好像跟我无关。）就像刚才说的，装备这些真理是为了打宗教界，打原教会。就没有说这些异象就是咱的路。你看见异象，你走过这个路了，这是看见了神的作为，看见神的本体了；还没有看见的异象，那是你要走的路。“别人问：‘你怎么不听了呢？’他说：‘这对我的生命、对我进入实际没有帮助，我们要的是实行路。’”这说得很实惠吧？（负责人：多少人都是这样，交通了一天还发火呢，“交通了这么多，到底咋做呢？你也没说呀！”）他就喜欢做。现在听明白了吧。“我不讲实行的路，我讲工作，他说：‘你讲工作我就开始睡觉了。’”因为什么？“那是你的工作，又不是我的工作。”就像打工的，“老板你有什么经营、计划，你想干什么干什么，我是打工的，我打一天工挣一天钱就行了。你是雇主，我是雇工，你给我赏金就行了。”你说人愚昧到什么程度了，他想进神的国度，但对神的工作却不感兴趣、不搭理。有个姊妹，晓霞给她见证了一上午，她着急了，“你告诉我，你到底要做什么呢？一句话说完就行了嘛，你婆婆妈妈说这么多”。（负责人：“你得加快，你后

边要说什么呢？你别说前边，直接说后边。”）我说：“姊妹，我今天才知道你为什么着急呢。晓霞比你还着急，她着急什么呢？她跟你说了半天了，你竟然不知道她和你说的是什么。”人家跟她说异象，告诉她信神这条路该怎么走，她不管信神的这条路怎么走，“你不要说信神的这条路，你直接告诉我做什么”，你说愚昧不愚昧？（负责人：最后还给晓霞扣了个帽子，“她就不行，不会作工，下次来不用她作了”。）“你要说什么，你直接告诉我就行了嘛，要是我作我就简单，我就不要你那个步骤，太啰嗦”，她自己罗列了一堆步骤，等到传她闺女的时候，她感觉她罗列的这个步骤还啰嗦，“我直截了当两句话就告诉她了，‘现在是国度建造，众长子带领呢’”，这就完了。把闺女吓倒了，“你这是干什么呢？还有第四步工作呢？”她不谈神的工作，只谈做什么。“我现在开始讲实行的路，他就开始记上了，又开始讲工作，他又不听了。现在需要你们装备什么，你们知道吗？一方面关乎工作异象，一方面是你的实行，这两方面得掌握。”咱知道这个工作异象了吧？从这个字面上来看，工作异象，异，不相同，和以前不同的；象，景象。工作异象，不同的工作，一方面关乎工作不同的地方，你知道了这个工作的不同你才能跟上，你不能跟上那个固定模式被动地跟。这就是工作异象。咱以前一听这个工作异象，一说“异象”，就想得太神秘，就没有说这个异象是一个不同的工作。你要是很简单地说，“你得知道末世神作工的不同，得知道末世作工和恩典时代作工的不同，不然的话你走不上这条路”，人是不是就好理解、好走呀？可是人好理解了，撒但是不是也看见这条路了？那神所作的工作，撒但是不是就看透了？那是不是就打乱神的工作了？所以神就用一个智慧，就两个字“异象”，不多说了，人就都活在迷雾中了，撒但它就活在迷雾中了，找不见路了。神的智慧建立在撒但的诡计之上，它老想看透神作什么工作，但就是看不透，认识不了。就一个异象，神说国度建造的时候才正式开始作众子民，这个时候揭开了奥秘，还是这些话，圣灵一开启你，让你知道了，“异象原来是这个意思”。神话是真理、道路、生命，神说什么是真理呀？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到时候神一开启你就知道了。“一方面关乎工作异象，一方面是你的实行，这两方面得掌握。”这是不是关键？一方面是作工异象，一方面是实行。一方面是路，一方面就是你的实行。咱以前交通过“作工与进入”，是吧？你不仅要作工，你还得有生命进入。这里又说了一个你得

有异象，你得有路，你还得有实行，得往前走。两方面，记在心里边，一个是异象，一个是实行。你只有实行没有异象走不到这个路上，你只有异象没有实行你是空想。

“你追求生命长进如果没有异象，那你就没有根基，只有实行路没有一点异象，对整个经营计划的工作一点不认识，那你这个人是一个废人。”夏真说“我在这儿作工、作工”，你光讲作工你就是个废人，你对神的经营计划一点不认识，那你就是一个废人，废人就是废物。“异象方面的真理必须得认识到，实行方面的真理需要你在认识之后，再找着合适的实行的路，是让你按着话去实行，针对你的光景进入。”异象方面的真理和实行方面的真理得区分开，异象就是让你去认识呢，只要你认识就行了，不需要你受苦，实行是需要你去实际地受苦呢。“异象方面的真理必须得认识到，实行方面的真理需要你在认识之后，再找着合适的实行的路，是让你按着话去实行，针对你的光景进入。”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这是不是把你信神该做的都包含在里边了？信神、跟随神都包含在里边了。你得去认识异象，然后再根据你的认识找着实行的路。这后边说“针对你的光景进入。”异象知道是这条路了，然后你再走这条路的过程中，神给你摆设不同的环境，你的光景不同，哪些是需要你背叛肉体的，这是不是就是你的实行？就说夏真这件事，神是不是针对她的光景给她摆设环境，看她的实行呢？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你的实行是什么？异象你有了，接下来就是实行了。按着你的光景，你现在该怎么实行呢？是不是该献上全人呢？是不是该一心走在这条路上呢？是不是该把心收回来呢？这就是你的光景，“针对你的光景进入。”一个时间段一个光景，一个人一个环境，所以一个人一个进入。你在这方面进入，他在那方面进入，但整体这个路是不变的，异象是死的，你认识了就得去实行。你在这个环境里，他在那个环境里；你在这个情形里，他在那个情形里，各是各的进入。“异象是根基，对这一点不注重，那你就不能跟随到底”，这话理解了吧？“你经历来经历去，不是经历偏差就是经历跌倒、失败，成功不了！”以前让你看这话，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怎么还能跌倒呢？怎么还能失败呢？怎么还有偏差呢？”现在可以说透亮了吧？异象就是你所走的路，你异象不透亮，你就没有方向，那你不就走得偏了吗？你走不在这个路上，那你能不跌倒失败吗？你怎么可能成功呢？

南辕北辙。“没有大的异象作根基的人就只有失败没有成功，你站不住脚！你懂得什么叫信神吗？你懂得什么叫跟随神吗？”现在懂了没有？什么叫信神？“信”是相信吧？信神不就是得相信神吗？你相信神吗？（相信。）你相信神，那你为什么不搭理他的异象呢？相信不相信？（……）咱对神连个相信都没有。你要是相信的话，神告诉你神作的是审判刑罚的工作，是各从其类的工作，神是公义的，最后得让人都喊出神的公义来，你相信吗？你要是相信就不会产生那么多观念了。信神首先得建立在相信的基础上，你得相信，你相信谁呀？相信神。神说出话来这个事就必定要成，神是独一无二的，任何人事物打岔、搅扰不了，神说什么就是什么，你得相信到这个程度，这是异象。神的作工、神的经营计划这是大的异象。既然别人打岔不了，神说出来就能成，那这个事实就是必定成的。既然你知道是必定成的，那你还有什么想法呢？是不是必须得与神相合呢？有过这想法吗？你没有这些想法，那就说明你不是信神的。你懂得什么叫信神吗？最简单的、最基础的，信神得建立在相信的基础上，你得相信神的话。今天主要交通你得把神话带到实际生活当中，神话能主宰掌管你。神话为什么能主宰掌管你？你只有对神的话有了真实的信靠、信赖、交托，这个神话才能掌管你吧？你没有信靠、信赖、交托，神怎么掌管你？所以说，你信神就得信靠、信赖、交托，最终才能称为信神。“你懂得什么叫跟随神吗？”你相信神所说的话将要成为事实，那你要跟随神是不是得跟随着神所说的话走呢？神所说的话，神将要作的工作和以前不同，那你就得按着这个不同的路跟随，神怎么说你就怎么走，这是不是信神、跟随神？神怎么说你怎么走，话简单吧？但事实呢？咱连“一二一”都没有，“神你说你的，我做我的”。从外边来说你好像是跟随神的，你是信神的，但实质里边是神说神的你做你的，神说“一二一”你是二一二，没有把神话当作命令。

没有异象你的追求就是枉然（四）

“你没有异象，你走的是什么路？在今天的作工中，你没有异象就根本不能被作成。你信的是谁？你为什么信他？你为什么跟随他？你是信着玩的吗？你是拿自己的性命当玩物吗？”你是不是拿自己的性命当玩物呢？你看神给人制定的是什么路，你自己走的是什么路，这不是拿自己的性命当玩物了吗？你知道神是主宰者，你知道神主宰、掌管着万有，你知道神的性情，你知道神不容人触犯，但是你还要这么去做，你还要当吃瓜观众，还要与神叫嚣，这不是拿自己的性命当玩物耍吗？然后不让你按着你的意思走，你说“我走不动了，我信不来了”，你走不动，信不来，你不走了，不信了，你就能剩存下来了？这是不是拿自己的性命当玩物耍呢？其实能不能走得动？夏真，难走不难走？（夏真：不难走。）其实不难走。你真正看清自己就是一个受造之物，神就是造物的主，神在人身上所作的一切都是拯救、都是爱，当你看见这些的时候哪有难走的路呀。而且神不会给人强加担子，神说“你们的领受程度能达到一步一个台阶，然后我也一步一个台阶地领着你们往上走，你们就能跟得上我，要是我一步跨四个台阶，那你们永远跟不上我。我的思维如果超前，跨越性大，你们根本够不上，那道成肉身就没有意义了。”〔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解决观念才能进入信神正轨（一）》〕神是根据你的领受程度带着你走。就像在这个环境中我经常和负责人有分歧、有争战，知道吧？因为什么有分歧、有争战呢？在我这儿来说咱应该站一个见证，应该走大卫的路、走但以理的路，神要的是打败撒但的见证。我还给你们举例交通说，彼得在水面上行走，他真相信，他就能在水面上走；他信不来，就不能在水面上走。他究竟能不能在水面上走取决于什么？（自己的信。）取决于他的信。神说环境是由神兴起、由神摆布、由神安排，那你信神该不该怕环境？（不该。）不该怕环境，不怕环境。大卫打死三米多高的巨人，是因为他信靠的是神。你不该惧怕环境，因为你是信神的。所以你看见我好像有点吊儿郎当，用负责人的话说我就是吊儿郎当，什么环境也不注意，好像没事似的，说“我的头发都白了，你的头发还是黑黝黝的，好像对这些环境不搭理一样”。在我这儿信神的方向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轻松的，不应该是害怕、惧怕。但是这

条路不是我一个人走呀，大红龙是什么时候垮台的？众子民越成熟，大红龙越垮台。不能说我成熟了，大红龙就垮台了。所以我必须得跟上子民的步伐来走。神带人是一步一个台阶地领着人往上走，而不是神在前面跑，神跑到前面那神的作工就结束了。就即使神不作成子民，神只把第一批长子，把素质好的这一批人作成就代表着全宇的工作作完了，但前提这一批人必须得作成呀。在我这儿呢，那我得把这些人带成呀，我不能光管我跑呀。你说我不怕，我跑了，那他们呢？所以这个时候我和负责人之间就产生了一个争执。有些人看见我好像是缴械投降了，好像是我听了负责人的了，好像我受了辖制了，是吧？在二货这边是特别有感觉的，是吧？“弟兄说不怕环境，你就总说环境。”两个概念不同，我是经历到这儿了，可负责人她在这儿也说她经历过来看见了，一个是她自己对神的信、对神的认识，人对神有多大的认识，神在人心目中就有多大，人对神的认识限制了，对神的信也就变小了。然后再看下面的众子民，你看见他们的身量了，他们的身量有多大呀？他们的顺服有多少呢？神要作神迹奇事怎么作呢？神说：“现在你是一个败坏的人，你还不能百依百顺，你能有资格看神迹奇事吗？”（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话语成就一切》）你达不到百依百顺，你怎么能看见神迹奇事呢？神是不会作神迹奇事的。所以我是两边为难，我在这儿想看神迹奇事，可是你们在这儿不能百依百顺，神就不作神迹奇事。你说怎么往前走？本来大红龙要抓你呢，神说作个神迹奇事把大红龙灭了，可是这些人还不能百依百顺，你说神灭还是不灭大红龙呢？你说神不灭大红龙，我信的就是渺茫的；我要相信神要灭大红龙，众子民就必须得达到能百依百顺，那大红龙就可以灭了，我就敢大胆地往前走，我就不受负责人“辖制”了。可是众子民不成熟，不能百依百顺，他们还要当吃瓜观众，你说神能不能作这个工作？我不能管我自己在前面跑，我还得跟着、看着，我要看夏真还吃瓜不吃瓜，我看二货怎么样了，看负责人怎么样，整体来看这个队伍是不是神所要的，这个国度是不是可以降临了，我是在这个基础上往前迈进。所以我不得已就得受人家的“辖制”了，这个辖制就得带引号了，这不叫辖制了，这是根据作工步伐，根据作工的需要，那我就得等待，我要带着你们往前走，人逐步就对神产生真实的信了。就像咱今天连个异象都不知道，异象都不知道怎么可能百依百顺？那只能是百不依百不顺，和百依百顺正好是相反的。所以说，神

看着这件事情不能作，我也只能是心里想一想，不行，还得等待，还得躲藏。这个能理解了吧？“在今天的作工中，你没有异象就根本不能被作成。”我刚才谈的是不是我走路得有这个异象呢？我如果没有这个异象不能被作成。如果我跑得快了，我把你们扔下不管了，我跑在前边了，我没有带上你们，那我的职责、责任、使命没有尽到。我的职责、责任、使命是什么呢？是把众子民作成。我只管我跑了，把众子民丢下了，那你说我连责任、担当都没有了，神怎么在我身上作？我成了背叛了。所以说得跟上步伐，得根据众子民的生命长大逐步往前走。

“你信的是谁？你为什么信他？你为什么跟随他？你是信着玩的吗？你是拿自己的性命当玩物吗？今天的神就是最大的异象，你认识了多少？”这个能理解吧？神的所有所是，神是最大的异象，你能把基督的话、人、灵信为一，这是最大的异象。“今天的神就是最大的异象，你认识了多少？你看见了多少？看见今天的神你信神的根基是否牢固了？你认为就这样糊涂跟着就可得着救恩吗？你以为浑水就可摸鱼吗？”咱在这儿是不是想浑水摸鱼呢？“是那么简单吗？对今天的神所说的话你的观念放下多少？对今天的神你有异象吗？对今天的神你的认识何在？你总认为跟随即可得着，看见了即可得着，没有人能将你甩掉。你别以为跟随神就那么容易，关键你得认识他，你得知道他的工作，而且还得有为他受苦的心志，有为他舍命的心志，有被他成全的心志，这是你该有的异象。你总想着享受恩典不行，你别以为神就是让人享受的，就是赐给人恩典的，你想错了！若不能舍命跟随的，若不能舍弃一切身外之物跟随的，断不能跟随到底！你得有异象作根基，万一有一天你受祸了，你该怎么办呢？你还能跟着吗？不要轻易说你是否能跟随到底，你还是先睁开眼睛看看，现在到底是什么时候。别看你们现在都如殿里的柱子，到那时你们这许多柱子都会被虫蛀的，以至于殿也倒塌了，因你们现在缺的异象太多了，你们所注重的仅是你们个人的小天地，并不知该如何追求才是最稳当、最合适的。”这个是不是咱经历过来了？你看原教会是不是倒塌了？神话是不是应验了？神话应验了，你今天还继续走他们的路吗？他们怎么倒的？是不是对异象没有认识？他们根本不知道神的作工异象。神话说了三十年了，神明明告诉人，“建造国度是众长子的本分，也是我的本

职工作，即指我经营计划中的一条。”（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一十三篇》）“以后，整个宇宙世界中，牧养众子、众子民的事都交托给众长子来完成，谁不能尽心尽意地完成，我必刑罚，这是我的公义，对长子也不放过、不轻饶。”（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八十八篇》）这话神是不是早就告诉人了？但是他们对这话不搭理，甚至你现在告诉他们，他们说“我们有祭司弟兄的带领，有神的交通就够了”。对神的作工异象不搭理，那会有什么结果呢？“若不能舍命跟随的，若不能舍弃一切身外之物跟随的，断不能跟随到底！”“舍命”是什么意思？命都不要了。“若不能舍弃一切身外之物跟随的，断不能跟随到底！”你信神，你相信不相信这是真理？夏真，相信不相信？（夏真：相信。）你相信吗？相信了该怎么办？有路没路？这是不是一条路？异象就是路。肉体碰壁了，肉体受到伤害了，“我信不来了，走不动了”，这是不是背叛呀？这能跟随？你不能让肉体受到伤害，太脆弱，不行。“若不能舍命跟随的，若不能舍弃一切身外之物跟随的”，那你要和人家联系联系，这属于什么？这是不是身外之物？神告诉你还要打破家庭呢，不再有夫妻团聚之日，你在这儿还想团聚，还想在家人以外再有个亲人，你和这话是不是正好相反？“若不能舍弃一切身外之物跟随的，断不能跟随到底！”人家的包袱是往下撇呢，你的身外之物是越加越多，你还要往身上带呢，“我又多了一个亲人”，现在感觉到羞丑了吗？这是不是悖逆？神让你撇弃，你是往里收呢，收了一个亲人。前边这句话告诉你了，“若不能舍命跟随的，若不能舍弃一切身外之物跟随的，断不能跟随到底！”把这话告诉你了，紧接着后边又说什么？“你得有异象作根基，万一有一天你受祸了，你该怎么办呢？”那前边这话是不是异象？夏真，异象是什么？（夏真：路。）异象是路，这里边你的路是什么？（夏真：舍命跟随，舍弃一切身外之物跟随。）舍命跟随，舍弃一切身外之物跟随。负责人是不是让你舍弃一切身外之物跟随呢？她是不是在帮你呢？她是不是在给你一条路呢？这是不是异象呀？（嗯。）前边神话告诉你了，你得舍命跟随，你得舍弃一切身外之物跟随，不然的话，断不能跟随到底！也就是说，你如果舍不下、放不下，你是绝对跟不到底的。可不可以这么理解？“你得有异象作根基”，恩典时代一人信主全家得福，现在呢？你得舍弃一切身外之物跟随，得有这个异象作根基。并且神还告诉你，“万一有一

天你受祸了，你该怎么办呢？你还能跟着吗？”你受祸了，你还能跟着吗？先说能不能跟着？能不能跟着取决于什么？（夏真：取决于有没有异象作根基。）当你受祸了你能不能跟随取决于你对这个异象的认识，你得认识透了。也就是神要的是一个见证，要的是什么见证呢？舍弃一切身外之物跟随，舍命跟随，就像亚伯拉罕能把以撒献上。神要的是见证，你必须得有这个异象。当你受祸了，是不是神要剥夺你的所有呢？这是不是神剥夺了你的一部分呀？你知道这就是神的作工，当你有这个异象的时候，在你未临到这个环境以前你就能意识到神要作的工作就是剥夺，剥夺了以后看你的真心，你就能意识到“哪一天我受祸的时候，神就是要看一个结果呢，就是试炼、就是检验、就是定我的归宿呢”。在你没有临到这些祸患以前，你就能经常意识到，到那一天这些祸患真临到你的时候你会不会跌倒？（不会。）这就不会跌倒了，因为平时在你的意识里你就已经揣摩好这条路该怎么走了，你就知道你会临到这么一天。那等你哪一天真临到的时候，你就不会慌张，你是胸有成竹，“哎呀，到了，神看着呢，撒但看着呢，让我干什么呢？让我站见证呢”。就像彼得，彼得在最后最危险的时候曾逃跑过，当时他不明白神的心意，后来耶稣就向他显现，说“难道还让我为你第二次钉十字架吗？”耶稣一说这句话彼得就知道该干什么了。他为什么知道该干什么呢？他怎么知道的？因为他在很早以前就有一个愿望，他说“有一天我一定要拿出我的所有所是献给你，什么最宝贵我把什么献给你。神哪！我只有一个信，我只有一个爱，我的性命不值钱，我的肉体不值钱，我只有一个信，只有一个爱，对你在意念上有信，在心中有爱，我就有这两个献给你，其余没别的。”在彼得心里一直有这么一个意念，他要把自己献上为神站一个见证，所以神成全他的愿望。在神说出“难道还让我为你第二次钉十字架吗？”这一句话的时候，还需不需要再说第二句话？不需要说，彼得就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如果他平时就没有想为神献上，为神作见证，他想的是“该打的仗打完了，该跑的路跑完了，最后应该有冠冕为我存留了”，当他有这个意念的时候，那神说出这句话以后，他会有什么反应？“什么？你再说一遍，是我听错了？用完我了，是吧？”是不是就开始讲理、叫嚣呀？（是。）讲理、叫嚣、质问。如果他有保罗的那个得冠冕的心、搞交易的心，他会有这样的反应。如果他没有保罗那样的心，但他从来没有想过要为神献上，就没有这根弦，没有想过这些，突然间神

说“难道还让我为你第二次钉十字架吗？”他能不能想到这是让他去钉十字架？不可能会想到。他和你一样，“啊？你还要来钉十字架？什么时候钉呀？”这话是不是随口就来了？他就发懵，无路可行。所以说，在这些事未临到以前，你因着对神的作工异象认识透了，知道神要作什么工作，你就在这条路上预备上了。好比说，咱要走高速去一个很远的地方，高速路上不卖吃的，要买吃的只能去服务区，但是服务区的东西贵，买不起，那在你计划要走这条路的时候是不是就得提前先准备吃的东西？如果你知道那边天气冷，路不好走，走到哪儿需要翻山越岭，路面经常会有积雪，那你在出门的时候就会想着得带个防滑链，因为你知道这条路的路况是什么，该带什么，去了那边你就有准备，那你就能顺利到达目的地。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异象，你就不知道走什么路，你也不知道这条路怎么走，你就不知道该预备什么，那到时候能顺利到达目的地吗？到达不了，断乎走不到头。“万一有一天你受祸了，你该怎么办呢？你还能跟着吗？”这个谜底揭开了吧？你要想在祸患临到你的时候能站立得住，你就得提前意识到，知道神要作什么工作，到那时候你才能站立得住；如果你对这个异象不透亮，你就没有这个意识，到时候你断乎站立不住。夏真今天咱是卡着你、要求你呢，如果不要求你，就是让你效力，哄着你，你想尽本分那你就尽吧，等作工结束以后定人归宿的时候，神直接和你说话吗？不说话。直接就是惩罚、刑罚、咒诅、赐福。那你这样做了以后，你想一下神在你身上会作什么？会不会有咒诅？会不会有惩罚？当惩罚、刑罚临到你身上的时候，当你卧床不起的时候，你说什么？你会认识自己吗？可不可能认识自己？你对异象不透亮，你就不知道该认识自己，你就不知道神作的是审判刑罚的工作，你就不知道神作的是让人悔改的工作，你还会走保罗的路，“我可跑了呀，我可尽本分了呀，我尽本分作的工作可不少呀，怎么这个祸患能临到我呢？神究竟有没有公义呢？神的公义在哪儿呢？我怎么看不见呢？”这是不是反叛了？所以说你是不可能走到路终的。

“不要轻易说你是否能跟随到底，你还是先睁开眼睛看看，现在到底是什么时候。”我记得夏真曾经说自己跟神发过誓，是吧？（夏真：2016年的时候我向神起誓要把自己献给神，要一生事奉神，不婚不嫁。）所以说，“不要轻易说你是否能跟随到底，你还是先睁开眼睛看

看，现在到底是什么时候。”从2016年你就该睁开眼了，你没睁开眼，今天你跟随国度建造了，该睁开眼睛看看了吧？可到今天你还不想睁眼，还想浑水摸鱼呢。“别看你们现在都如殿里的柱子，到那时你们这许多柱子都会被虫蛀的，以至于殿也倒塌了”，今天让你看见殿倒塌了没有？（倒塌了。）这个咱经历过来了。“因你们现在缺的异象太多了，你们所注重的仅是你们个人的小天地，并不知该如何追求才是最稳当、最合适的。对今天作工的异象你们不搭理，这些你们都不挂在心上，你们考虑到有一天你们的神会将你们放在一个你们最陌生的地方吗？你们能想到我将你们的全部都夺走的一天，你们将会如何吗？”这是不是应该想一想呀？你想一想神将你的全部都夺走的时候，你会如何？你有异象的时候，你就知道神将你的全部夺走是要让你干什么，神为什么要夺走。“今天的劲头还会照旧吗？”咱今天交通异象的目的是什么呢？交通异象的目的是不是让你明白神的作工的目的意义？让你站见证，让你明白这是异象、这是路、这是根基，目的是要干什么呢？就是当有一天把你放在陌生的地方，剥夺你所有的时候，神看你的时候，考试的时候，看你是什么表现。能不能和现在一样？你还能不能过来亲近神、寻求神？这是不是一个疑问？如果你今天能把这个异象看明白、认识透了，做好准备了，即使哪一天把你放在陌生的地方了，剥夺你的所有了，你会怎么想？“呀，我前五年就已经意识到了，今天临到了，神在这儿看着我呢，我该站这个见证了。”不慌不忙、大摇大摆就把这个见证站了。但是如果你今天对异象不认识，当那一天临到的时候你就感觉天塌了，突如其来。天塌了是什么感觉？还有神没神？没神了，和外邦人一样了。你会在大街上谩骂神，会说神不公义的，你这些话一出来，那就是抵挡神，被神定罪了，你没站住见证，定规你的归宿了。“你们的信心还会重现吗？你们跟随神得认识‘神’这个最大的异象，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咱信神多年，为什么信神失败呢？是因为你对最重要的问题不搭理、不当一回事，只注重、只想着怎么实行，但从来没有说看看神作工的异象，这是最大的问题，最严重的问题！

“你们也别以为你们与世人分别为圣就是神家里的人。今天是神自己作工在受造之物中间，是神来在人间作他自己的工作，不是来搞运动，你们几乎没有几个能认识到今天作工的是天上的神道成了肉身在

作工，今天的作工并不是要让你们如何成为一个出色的人才，而是要让你们对人生的意义、人类的归宿有所认识，让你对神、对他的全部都有认识。”神要的是什么？神来在世间，作工在人中间，不是要人成为一个出色的人才，但是咱信神的多数人，特别是有点恩赐的人，都想做一个出色的人才，追求地位、名誉，放不下面子。这是不是都想做出色的人才，想让人高看呢？这就是不走正道。“今天的作工并不是要让你们如何成为一个出色的人才，而是要让你们对人生的意义、人类的归宿有所认识，让你对神、对他的全部都有认识。”咱一直交通人生意义、人类的归宿，交通灵界、生死轮回，交通神怎么主宰，交通这些的目的是让你干什么呢？给你交通这些就是让你注重你的归宿、人生意义，让你对人生的意义、人类的归宿有所认识，让你对神、对神的全部都有认识。“你该知道你是造物主手中的一个受造之物，你该明白什么，你该做什么，你该如何跟随神，这不都是你要明白的真理吗？不都是你当看见的异象吗？”今天交通了什么是异象，什么是路，这里两句话给你总结了。“你该知道你是造物主手中的一个受造之物”，这是不是一个大的异象？“你该明白什么，你该做什么，你该如何跟随神，这不都是你要明白的真理吗？”还记得我给你交通说我是怎么走过来的吗？神在我身上第一次作工，让我认识了什么是造物主、什么是受造之物。一开始传福音的时候人家就告诉你了，你是一个受造之物，神是造物的主，字句你是知道了，但你真正地去认识、去理解了吗？（没有。）我那时候一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受造之物的时候，一切的问题都解决了，没有难题了。“你该知道你是造物主手中的一个受造之物，你该明白什么，你该做什么，你该如何跟随神，这不都是你要明白的真理吗？不都是你当看见的异象吗？”这是不是都是异象？“你该明白什么，你该做什么”，这是不是路？你该明白哪方面，你该做什么，你该如何跟随神，都是路。

“人有了异象就有根基了，在有根基的基础上再有实行，你就好进入多了，这样你在进入上有基础了就没有顾虑了，你进入就相当容易了。明白异象、认识神作工这方面很关键，这方面你们都得装备，你不装备这方面的真理，只知道讲实行路，这是一大缺欠，我发现你们许多人不注重这方面，听这方面真理就像听字句道理一样，到有一天你就吃亏了。现在有些话你听不太懂或接受不进去，那你该耐心寻

求，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一点点地装备，即使能明白一些属灵道理，也比你不注重强，也比你一点没有强，这对你的进入都有帮助，能把你那些疑惑的东西打消，比你装着观念强。你有这些异象作根基就好多了，一点顾虑没有了，可以大摇大摆地进入了，何必总是疑惑着糊涂跟随呢？这不是掩耳盗铃吗？大摇大摆地进入国度这多好！何必顾虑重重呢？这不是活遭罪吗？把耶和华的作工、耶稣的作工和这步工作都掌握了，这就有根基了。现在你可能想象得很简单，有人说：‘到时候圣灵一大作工，我什么话都会谈了，现在不明白是圣灵没有那么开启我。’没那么容易的事，不是说现在你肯接受到时候就运用自如了，那可不见得！你现在认为你装备得很多了，答复那些宗教人士、最高理论家不成问题，甚至能把他驳倒了，你真能做到吗？就你那点浅薄的经历能谈出什么认识来？装备真理、打真理仗、见证神的名不像你认为的那样，只要神作一切都成就了，那时说不定有什么问题会难倒你的，那你就傻眼了。关键看你对这步工作到底透不透亮，你到底认识多少，你若不能胜过敌势力，你也不能战胜宗教势力，这样你不就成一个废人了吗？你经历了今天的工作，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了，到最终却见证不出去，你还有脸活着吗？你对得起谁呢？你现在不要想得太简单了，以后所作的工作不像你想象得那么简单，打真理仗不是那么容易，不是那么简单。现在就需要装备，现在如果不装备真理，到时候圣灵也不作太超然的工作，那时你就不知所措了。”

这个咱经历过来了，经过了击打牧人羊群分散，是不是有体验了？“人有了异象就有根基了，在有根基的基础上再有实行，你就好进入多了，这样你在进入上有基础了就没有顾虑了，你进入就相当容易了。”在我刚开始揭发检举的时候，你们看过我的经历文章吧？那你们有没有从里面总结一下，看我是怎么走过来的？有没有认识？你看见我在揭发检举的时候和教会里的人争战呢，你能看见我有害怕的感觉吗？（没有。）没有害怕。你害不害怕？（害怕。）你怕什么呀？（害怕被定罪、开除。）那你说这是什么原因？（你有异象。）我有个什么异象呀？我一直说我不怕带领工人开除我，我也不受这个辖制，我也不怕他们论断，是因着什么？因着我相信神主宰、神安排，我不在乎人说什么，人再说什么能取决于神的意思吗？你信的是神还是人？神定意要作成的事无人能拦阻。你有这个异象没有？这是不是

一个异象？（是。）“人有了异象就有根基了，在有根基的基础上再有实行，你就好进入多了，这样你在进入上有基础了就没有顾虑了，你进入就相当容易了。”正好在揭发检举的过程中，我看了一些神话，正好看到“教会就是战场”这个话。你看见我在原教会里是不是早就该开除了？我是个大恶人，是吧？恶不恶？原教会的人看我是不是太恶了？怎么恶呀？“你把教会搅扰得乱七八糟的。”讲道员说我在教会乱跑呢，我说“教会就是战场”，讲道员说，“你亵渎神！教会是神的心脏，你说教会是战场，你比外邦人、比大红龙还恶呢！你把教会当成战场了！”他觉得他是站正义呢，我受他辖制吗？反过来我说“你连神话都不知道你还信神呢！”神说“教会就是战场”，这就是异象，战什么呢？真理战，用真理打败撒但。神话告诉我了，我是越战越勇，我不受他们的辖制，我不管他们怎么捆绑我。然后再借着神说：“我儿要留心，多在我面前花费时间，我会给你做主，不要怕，拿出我那一把两刃利剑，按着我的心意——与撒但争战到底，我会保守你，不要有顾虑，一切隐藏的东西会公开显明，我是发光的太阳，照亮一切黑暗面，决不留情。”（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四十四篇》）我就是看见了，看见他们是怎么抵挡神的，越来越明白、透亮，所以越战越勇。“人有了异象就有根基了，在有根基的基础上再有实行，你就好进入多了，这样你在进入上有基础了就没有顾虑了”，那时候说不让乱跑教会，我是最能跑教会的，我跑教会有什么根据呢？神说神喜欢有正义感的人、诚实人、维护神家利益的人。我的开除通告里还写着我跑到几百公里以外拦阻人家敲锣打鼓，大传福音的工作了。我这个异象是什么呀？维护神家利益、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做诚实人，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所以我有这些话就不受辖制，也没有后顾之忧。“这样你在进入上有基础了就没有顾虑了，你进入就相当容易了。明白异象、认识神作工这方面很关键，这方面你们都得装备，你不装备这方面的真理，只知道讲实行路，这是一大缺欠，我发现你们许多人不注重这方面，听这方面真理就像听字句道理一样，到有一天你就吃亏了。”人家咒诅我、弃绝我，我也没有消极过，是因为什么？因为神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太5:10-12）“这帮畜类！简直没有

一点人性！我不需你为我效力！赶紧给我滚出去！欺压我儿这么长时间，我一脚把你踩成肉泥！让你再野，让你再羞辱我！”（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一百一十六篇》）人家越欺压我，我才越幸福，因为神把我当儿呢，你说我高兴不高兴？（高兴。）有的人说“人家咒诅你，你不害怕，你才越猖狂起来了。把你开除了、隔离了，跪下咒诅了你，说你是大邪灵，你没有退去，反过来你还说你要建造国度呢！”我是因着揭发检举而受到了打压，受到了咒诅。如果不经过人家的咒诅、踩，说我是大邪灵，我还不敢确定我是什么位置呢，经过他们的咒诅、打压，我才敢确定。神说对你的咒诅就是祝福。再经过看神说的“欺压我儿这么长时间，我一脚把你踩成肉泥！”这些话，就更能看见，要做神的儿子那就必然得受这个苦。在受这个苦的时候，从这里就看见神把我当儿子待，那儿子该干什么呢？儿子就该干儿子的事，该带领追求真理的人出来，该建造国度。在这个基础上经历了这些以后，让我认证了我该干什么，这异象就是路，我有路了，我该做什么呢？我该建造国度呢。如果没有前边的这个打压，我敢不敢出来建造国度？（不敢。）我没有依据。从这里边更看到什么了？“你进入就相当容易了。明白异象、认识神作工这方面很关键，这方面你们都得装备”，这是我的一个经历。

“这方面你们都得装备，你不装备这方面的真理，只知道讲实行路，这是一大缺欠，我发现你们许多人不注重这方面，听这方面真理就像听字句道理一样，到有一天你就吃亏了。”原教会的人现在是不是吃亏了？击打牧人羊群分散等等这些异象他们什么都没有，吃亏了。神说：“所有温室里的花，虽然多如繁星数点不清，而且吸引着所有的游人，但花谢之后，便如撒但的诡计破烂不堪，无人问津。而经受风吹日晒的所有的为我作见证之人，虽然花并不美丽，但花凋谢之后，便有果实，因这是我所要求达到的。”（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三篇》）咱当时看这些话的时候是什么感觉？“现在有些话你听不太懂或接受不进去，那你该耐心寻求，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这是不是在经历的过程中看见神的作工了？神说这些话的时候，你当时不明白神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但是你经历过来了，你再揣摩就看见了，这是神的作工异象，看见这正是神的作工，神要用这步工作显明人、淘汰人、拣选人、定人的归宿，神要作成一个事

实，让那些高大的人蒙羞，让他们看不起的人带领他们，这是不是就成就了？神的作工异象，这个路就能看见，越走越看见神就是这么作的。“一点点地装备，即使能明白一些属灵道理，也比你不注重强，也比你一点没有强，这对你的进入都有帮助，能把你那些疑惑的东西打消，比你装着观念强。你有这些异象作根基就好多了，一点顾虑没有了，可以大摇大摆地进入了，何必总是疑惑着糊涂跟随呢？这不是掩耳盗铃吗？”夏真有什么感触？“你有这些异象作根基就好多了”，你缺乏什么异象？（夏真：舍命跟随，舍下一切身外之物跟随。）还有什么？还有一个大的异象就是：神要的是人的心。你从始至终不能把心献上，你只想劳苦作工。神要的就是人的诚心、真心，不在乎你作多少工，不在乎你做什么事，这是不是一个大的异象？可你对这个异象、这个路好像不知道似的，你从始至终就没有想着要把心给神，从始至终你没有想做诚实人，是吧？这是不是一个大的异象？你就没有这个异象，更不要说把全人献上了。（负责人：她主要就是为了作工而作工，“我的本分都尽上了，你还要我怎么样？”）（夏真：我之前就觉得我把心给神了，我要是没心的话我干那么多干啥呀？我把我的时间、精力都用在本分上，这就是我为神的心，但是最后一解剖就是为地位、为名誉、为脸面。）那你这是把心给神了吗？你只是把规条、方式、欺骗给神了，你把做法给神了，“我做给你看”。神明明说“你不要欺骗我，我是鉴察人心肺腑的”，你做什么事情你心里不知道吗？你心里面是知道的。“我这边做了呀，你老鉴察我的心干嘛呢？我做了呀！我没有误了工作就行了嘛！”你没有这个异象，没有说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主要就是没有异象。“你有这些异象作根基就好多了，一点顾虑没有了”，可你呢？你的顾虑太多。更主要的是你不相信神的话，神的话在你这儿就没有一个“信”字。你相信灵魂里边不分男女吗？你相信投胎转世吗？信不信？这些东西都能进入你的脑海成为异象的话，你也不会走这条路，你也不会再为肉体喊冤叫屈，所以说你没有这个异象。“你有这些异象作根基就好多了，一点顾虑没有了”，你在二货身上发现什么了？她来了这儿，她想回家的时候，我给她解剖“你回家吧，你回家以后，你要得什么病，家里会遭什么灾……”她听了以后就有这个异象了，所以她不敢回了，不能了。“你有这些异象作根基就好多了，一点顾虑没有了”，你看她还有顾虑吗？“我不想这些了，不顾虑这个家了。”因为你顾虑就意味着你把祸

患招来了。“可以大摇大摆地进入了”，你想不想大摇大摆？你看我是不是大摇大摆呢？“何必总是疑惑着糊涂跟随呢？这不是掩耳盗铃吗？”你就是想掩耳盗铃，就是想闭上眼，不愿意看见。我把你放在光中是让你看看自己所做的，我是不是在救你呀？结果你说你一睁开眼就没信心了，走不动了。“大摇大摆地进入国度这多好！”这个大摇大摆地进入国度有没有真实的意思？是不是你说的那个大摇大摆地进入国度？（不是。）先理解什么是国度，国度就是神话在人身上作王掌权了，神话能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了，你就属于国度的人了。你把神要求人怎么做的这些异象透亮了，你知道该怎么走，你知道该怎么实行神话，知道怎么与神相合了，那神话在你身上是不是很容易就能实行出来了？那你是不是就是大摇大摆地进入国度了？（这时候就可以了。）不是可以了，这就是大摇大摆地进入国度，就是你实行真理不受辖制了。“大摇大摆地进入国度这多好！何必顾虑重重呢？这不是活遭罪吗？”就是我刚才说的，我本来想大摇大摆地进入国度呢，我想着大红龙来不了，狼虫虎豹不能临及我的帐篷，因为神说了此人勿动，我就想大摇大摆地这样过呢，负责人在这儿说“不能、不行”，所以我出门就得注意点，我不得不这样，因为我还作着这个工作呢，人还没有走到这儿呢。这是你们拖累了我，不是说我不能大摇大摆，我不能光管我自己大摇大摆，是吧？当你们有这个异象，知道该怎么走的时候，咱是不是就可以一起大摇大摆了？（嗯。）就像摩西带领以色列民过红海一样，如果其他人没有信，那红海打开让摩西一个人过呀？因着你们我不能大摇大摆，当你们都能进入真理实际的时候，神就可以作事了，大红龙就可以垮台了。现在不让大红龙垮台，是因为众子民不成熟，所以咱还不能大摇大摆。为着大摇大摆进入国度，努力吧！

“把耶和华的作工、耶稣的作工和这步工作都掌握了，这就有根基了。”在律法时代神带领人就是作神迹奇事呢，律法时代人是不是也是大摇大摆地走呢？而在这个时候神要的是什么？公义。律法时代神作神迹奇事，让你看见神的作为，恩典时代一人信主全家蒙福，而现在神的作工是什么呀？是隐秘作工，神要的是见证，神就不向你显神迹奇事。在中国要得着一班从大患难里走出来的得胜者，什么是大患难呢？是因为他看到的只是话语，并没有神迹奇事，所以他是从大患难

里走出来的。如果是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呢，那叫不叫大患难？（不叫。）因为有神迹奇事伴随，他们看见神的作为了。所以在这儿我跟你不能大摇大摆，我也不敢大摇大摆，因为什么呢？我之所以不敢大摇大摆，是因为我知道这个异象了，神不作神迹奇事。神要作神迹奇事，也是在众子民成熟的时候才作神迹奇事呢，所以我也只能跟着你们委曲求全、窝窝囊囊地活着，不能大摇大摆地过。“把耶和华的作工、耶稣的作工和这步工作都掌握了，这就有根基了。”这就是根基，如果我没有把这个根基掌握了，我现在大摇大摆地出去，神不作工，我是不是就成了试探了？相当于我试探神了。我没有走在神给我制定的这个轨迹里，也就是我没有这个异象，相当于我走在神的前面了。神的作工步骤是让众子民成熟了以后大红龙垮台，可我呢？众子民还没有成熟呢，我就先跑到前面了，这不就是试探？那我试探神，不就应该惩罚我吗？（我还感觉自己成熟了。）不能你一个人成熟啊！你说的成熟了是说什么呢？走但以理的路、走大卫的路，信靠、信赖、交托，不惧怕环境，你感觉这个就是成熟了。今天才明白这个“成熟”是什么呢？是众子民成熟了没有，不是说有一个胆识就行了，有一个依靠神的一猛之劲就行了。你对神的作工异象清楚了没有？神现在作的是什么工作？狼虫虎豹不能临及你的帐篷，可你看到出环境的地方是不是狼虫虎豹临及帐篷了呢？那你会不会有观念呢？你对神的作工有认识了就不会有观念，这是必然的。你该进入的是什么？人家都能出来，他们就出不来。神的作工就是要打着人出来呢，他们不出来，临到环境应该呀，这不是环境由神摆布的吗？这就应该，这是人能意料得到的、能意想得到的。在这个抓捕还没有临到的时候，你就得意想到“你们那边快了啊，人家该抓你们了，因为让你们出来，你们出不来，让干什么不干，不尽本分，快了、该了！”你之所以没有意料到，是因为你对这个异象不认识，对神作工不认识，麻木痴呆而造成的。“现在你可能想象得很简单，有人说：‘到时候圣灵一大作工，我什么话都会谈了，现在不明白是圣灵没有那么开启我。’”人都有这个想法吧？“没那么容易的事”，现在就能感觉到了，咱信的神是实际的神，怎么实际呢？实实际际的，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个自然规律，顺其自然逐渐地就成了，没有一件事是超然的。你经历过来走上一段时间以后，你才有所体验、感受，你没有经历以前，想象的全部都是超然的。“没那么容易的事，不是说现在你肯接受到时候

就运用自如了，那可不见得！你现在认为你装备得很多了，答复那些宗教人士、最高理论家不成问题，甚至能把他驳倒了，你真能做到吗？就你那点浅薄的经历能谈出什么认识来？装备真理、打真理仗、见证神的名不像你认为的那样，只要神作一切都成就了”，那时候听说话语成就一切，想象着神一说就成了，对话语成就一切是一种渺茫的想象，现在才看见话语成就一切是什么意思？和以前想的话语成就一切一样吗？（不一样，以前认为话语成就一切就是话语出来，一个神迹奇事就成了；现在的话语成就一切就是话出来，然后借着摆上环境让你去体验、经历。）神是先有话，事慢慢就形成了、应验了。以前说话语成就一切就是神一说，事就成就了，你看的是神迹奇事的那个话语成就一切；而现在才看见是神先有话，说出话以后，圣灵摆布万物，逐步逐步自然就作成了。对话语成就一切在理解上有一个大的出入。“只要神作一切都成就了，那时说不定有什么问题会难倒你的，那你就傻眼了。”这是不是体验过来了？“关键看你对这步工作到底透不透亮，你到底认识多少，你若不能胜过敌势力，你也不能战胜宗教势力，这样你不就成一个废人了吗？你经历了今天的工作，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了，到最终却见证不出去，你还有脸活着吗？”夏真，咱信神多少年了，到现在神的工作咱见证不出去，反过来还在这儿为自己的肉体讲理呢，你说还有脸活着吗？没脸活着了。别说神惩罚了，你连活着的脸都没有了。咱信神直到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是个异象！“你对得起谁呢？你现在不要想得太简单了，以后所作的工作不像你想象得那么简单，打真理仗不是那么容易，不是那么简单。现在就需要装备，现在如果不装备真理，到时候圣灵也不作太超然的工作，那时你就不知所措了。”神说“天地废去，我话不能废去！”神还告诉你到作工结束的时候会有天翻地覆的变化。以前你能想到有什么天翻地覆的变化？想象不来。你想的天翻地覆的变化是什么呢？地震、饥荒、瘟疫，大灾难，天翻地覆的变化，你站立不住。那你现在看会有什么天翻地覆的变化？（诚实人掌权。）诚实人掌权，诡诈人淘汰了，三级机构、殿倒塌了，被开除的人掌权了。这是什么？（天翻地覆的变化。）你没有真理，到天翻地覆的时候你站立不住了。但是你有真理呢？神说：“所以说，有真理才能走遍天下，若你无真理，别说让许多宗教人士服你，就是你的家里人也不服你，你无真理就是雪花飘飘，有真理就能使你乐逍遥，无人能攻击你，理论再强也攻不破真理，有真理可

使天翻地覆、排山倒海，无真理能让蛆虫攻破城，这是明摆着的事实。”（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明白真理就当去实行》）“有真理可使天翻地覆、排山倒海”，这也可以说是异象吧？奇特的景象，你是不是已经看见了？能够意识到了。咱说六月份计划要大扩展呢，这边又来了一个迎合，世上有个预言家预言东方有圣人要出现呢，这各种奇特的景象展现在你眼前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有真理可使天翻地覆、排山倒海，咱是不是排山倒海？你想一下，你在这儿说两句话，牧区都得翻动。咱现在要整理各类文稿，到时候别人一考察，三级机构的人还能站立得住吗？神就在那边看，神说：“在我眼中，那些抵我的，犹如地上的小虫，按着我的意思，我能随时就把它们踩死，但我不那么傻，我要让我的众长子去收拾它，我并不着急。”（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基督起初的发表·第九十一篇》）那你说三级机构神可能动吗？神不管，到时候就是排山倒海。怎么排山倒海呢？就让他们看不起的人带领他们。他们能看起谁呢？他们看不起老实人，把这些人开除、打压了，“把你们打压、开除出去，看你们还能作成个啥。”最后文章一出来，一见证，咱有生命经历文章，有神的开启、引导，还有打开的奥秘，他们那边有什么？连个经历文章都没有。外国人来考察的时候，人家说“来见证见证吧”，他们说的是什么？他们能见证什么？那是不是花虽然开得美丽，最后变成了撒但的诡计破烂不堪，无人问津。为什么成了撒但的诡计了？他们不都是走的保罗的路？不都是想换取？变成撒但的诡计了。这边花开得不美丽，都是人看不起的、开除了的，但能够果实累累、粮食满仓，这是不是一个见证？排山倒海。咱在这儿一交通，你在那儿一整文稿，到时候一扩展人都看见了，排山倒海，神的话语成就了。

159　有异象作根基才能跟随到底

1　你别以为跟随神就那么容易，关键得认识他，知道他的工作，还得有为他受苦的心志，有为他舍命、被他成全的心志，这是你该有的异象。别以为神就是让人享受的，就是赐人恩典的神。

2　若不能舍命跟随的，不能舍弃一切跟随的，断不能跟随到底！断不能跟随到底！你得有异象作根基，万一有一天你受祸了，你该怎么办？你还能跟随吗？

3　不要轻易说你是否能跟随到底，你还是先睁开眼睛看看，现在到底是什么时候。别看你们现在都如殿里的柱子，到那时，这许多柱子都会被虫蛀的，因你们缺少的异象太多了。

4　你们所注重的仅是你们个人的小天地，并不知该如何追求才是最稳当、最合适的。对今天作工的异象你们不搭理，这些你们都不挂在心上，你们将会如何呢？

5　你们考虑到有一天神会将你们放在一个最陌生的地方陌生的地方吗？将你们的全部都夺走的一天，你们将会如何？今天的劲头还会照旧吗？信心还会重现吗？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对作工你们得认识，不要糊涂跟随！》

4 异象是路途、方向

异象是路途、方向（一）

神说：“去年福音工作出现那么大的问题就跟那几个魔鬼有直接的关系，跟魔鬼做事有直接的关系。那些魔鬼做事从来不寻求真理原则，上面交代完工作，他们当面答应得好好的，到教会作工作就胡作非为！他不维护神家的利益，导致神的祭物受到损失、福音工作受到损失、教会生活受到损失，好几方面都受到损失，而且还给教会工作造成混乱。他怎么想你看不透，他这么做的时候，你看到苗头就知道，‘我不知道他寻不寻求原则，但他做事这个方式不对、源头不对，完全是彰显他自己，按着己意去行，任意妄为搞独立王国，而且他们那伙人互相维护，都不维护神家的利益’。那些小跟班、小魔鬼就捧着一个大魔鬼，大魔鬼随便乱做，小魔鬼就捧臭脚。有些人说还是看不透这个人是魔鬼的实质，那就看他做某件事的性质是什么、达到的后果是什么，如果这件事后果很严重，那就可以确定是魔鬼所为。比如传福音得人报虚数这事，有些人说：‘报虚数不合原则吧？那得实数实报，得多少人就报多少人，怎么能谎报呢？怎么能得一百人就报一千，得一千人就报一万呢？’这个魔鬼说什么？‘必须得这么报，大家都这么报，这是圣灵的流。’你们能不能看透这不是出于神的，这是魔鬼做的？如果有人看不透那情有可原，可能是动物投胎不是人。如果你能看透，那你有没有尽到你的责任呢？你有没有站出来制止、揭发这件事啊？你说，‘我看透了，但我人微言轻、势单力薄，我不敢制止、揭发哪！’那你是窝囊废！你没站住立场、没站住见证，你不是神忠心的仆人，你就是人也是个窝囊废。你说神喜不喜欢窝囊废？（不喜欢。）神赐给你生命、供应你真理，又保守你在日常生活中不受撒但苦害，结果你自己硬往撒但堆里跑，让撒但苦害，你看清了撒但的真实面目还不揭露，你那叫自讨苦吃，撒但愚弄你活该。神供应你真理让你长分辨，你有分辨了还装聋作哑，不站出来揭发他，那你就是窝囊废。你没尽到一个人该尽的责任，你是失职，你是废物、是窝囊废，你是白吃饭的，是饭桶！魔鬼这种做法应该是挺明显了，应该不难分辨。如果有个人踢你一脚或打你一拳，你不知道他为什么踢你打

你，不会分辨他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这样对你，紧接着他拿刀捅到你脖子上了你才明白，‘这是要我的命啊！’你说你傻到什么程度了？他踢你一脚对你有恶意你都看不出这是个恶人，你还跟他讲理，‘我也没得罪你，你凭什么踢我啊？咱们得讲讲理吧，还有没有法律，有没有人性了？怎么能随便踢人呢？’他平白无故踢你，这是不是恶人？你不赶紧走还跟他讲理，有用吗？赶紧报案，赶紧躲开，别等他动刀子，等他动刀子你就跑不了了，刀架在脖子上你再喊救命就晚了，你的小命就没了。你说人这点身量多小，多愚蠢哪！遇到撒但就得主动出击，别被动，你总被动，等他要夺你命了你才有反应，才呼求神救你，这就太被动、太迟钝了！神不喜欢这样的人。

有些人反映一些带领工人的问题反映得挺曲折，不敢在当地教会反映，还到异地教会去反映，害怕当地有人传出去恶人知道了整治他，人就这点小身量。你信神还那么怕恶人、那么怕魔鬼哪？魔鬼就那么大威力？魔鬼能取缔你的性命吗？你的命运是在魔鬼手里掌握吗？你怎么那么怕他呢？他就是一个恶人，能把你怎么样？退一万步讲，国家还有法律，你怕什么？这不是在中国，魔鬼横行霸道，这是在法治国家，你看他能把你怎么样。有些人反映带领工人的问题就吓成这样了，这都不是小信的问题，这是窝囊废、胆小鬼，都不配活着。神给你那口气息都可惜了，还不如给动物，动物急了还能咬人，你活着连这点刚强劲都没有，太懦弱！有些人遇到恶人虽然不敢正面与他争战，但他会用智慧维护教会工作，‘我不敢正面与你争战，我背后反映你，我用智慧的方式把你撤掉，不让你作恶搅扰神家的工作，不让你搞破坏，不让你得逞，我就要较这个劲，我豁出命来跟你争战，我就公开跟你说是我反映的，你能把我怎么样？我就不怕你，大不了你要我的命，但只要我有一口气我就跟你争战到底！’你们有没有这个信心？那些窝囊废没有这样的信心，看见魔鬼作恶搅扰心里也有分辨，‘这不是人做的事，这不是魔鬼、敌基督吗？不过咱可别揭发检举，别惹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保全自己要紧，真要是因着揭露恶人被恶人开除出教会了，连信神蒙拯救的机会都被剥夺了，本分也尽不上了，这不就彻底被淘汰了吗？’他就不敢揭露恶人。那大红龙疯狂镇压迫害，你是不是也别信了？你这不是向撒但投降吗？神供应你真理，给你信心，保守你活到现在，你喘着神给你的气息，享受着神供

应你的真理，享受着你现有的生活环境，你活得挺滋润，但当神家有恶人搅扰的时候你虽然看见也有分辨了，但你连一句话都不敢说，连大气都不敢喘，你是什么东西呀？你都不配活着！当地教会的事不向当地带领反映，还能到外地教会去反映，就这点小心眼儿还能做成大事吗？还说要见证神做得胜者，你什么都不是，你连畜生都不如。狗还知道在主人有难的时候拼了命地保护主人，只要主人生命安全受到威胁了，那狗就拼了命地叫。有些狗个头不大，被人一脚就能踢倒，那它也不怕，就拼命地叫，拼命地吓唬坏人，‘我咬不了你的脸，要不了你的命，我也得把你的皮咬伤了，我得用命来保护主人！’人连这点信心都没有，都是废物！就这么白白地享受神的恩典供应，没有任何还报，还理所应当地觉得神爱人是应该的、神怜悯人是应该的，心里也不难受。以后再遇到魔鬼怎么办？先观察他，‘我看不透他，不知道他一笑要做什么坏事，不知道他这个眼神里藏着什么邪恶的意思，但是我观察他，我找一个可靠的人监督他，看看他背地里说什么话、做什么事，跟他的同伙合计什么，我得把他所有的阴谋诡计都消灭在萌芽状态，不让他得逞。他如果得逞，神家的利益就要受损失了。我得为神家守好这个大门，就当好这个看家狗。这事在别人那儿我不知道会怎样对待，但在我这儿我就不放过，我就跟魔鬼争战到底！’这叫对神忠心，这不是逞能。‘我依靠神做这事，什么魔鬼到我这儿都别想亨通、别想得逞，我就要替神家看好这个大门，保护好弟兄姊妹、保护好神家的利益、维护好神家的工作，谁都别想搅扰，谁都别想破坏，破坏了我就不客气，该撤换就撤换、该开除就开除、该清除就清除，绝不手软！’你们有没有这个信心？（有。）你跟人斗、跟动物斗你有两下子，让你跟魔鬼斗你就胆怯害怕了，你就当缩头乌龟了，神说那你完了，你没出息，你得不着真理，不能蒙拯救。跟魔鬼争战这是真正的争战，是为神作见证的争战，是得胜者、圣徒、跟随神的人必须有的争战、必须有的立场，也必须有的决心与心志。跟魔鬼斗到底，有它没我，有我没它，绝不惧怕，绝不退缩，绝不气馁！你们有没有这个决心？（现在有。）”〔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怎样追求真理（三十四）》〕

神说去年福音工作出现那么大的问题跟那几个魔鬼有直接关系，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福音的这些人又跑到外国去了，对吧？（嗯。）这

些人在中国怎么传的，去了外国还是怎么传。在中国是魔鬼，去了外国还是魔鬼，因为在中国没有处理了这些人，去外国去处理了。用这个打仗应该简单吧？这是神的新交通，不管他是什么人，让他回去听听神的交通总行吧？听了交通看看神要的是什么人，你做哪类人。你被开除了，特别是因为揭发检举被开除了，他不让你说这个，你跟他说“神在这儿都记着呢，你连狗都不如，神要你呢？”这就看见神也开始公开见证了。咱出去能交通的话够多了，不存在出去找话题，开不了口，直截了当就行。还有就是，咱出去谈异象，不直接说异象，你直接说异象好多人防着你，有的人不让你谈信神的事，不让你谈神家的事，你可以谈外邦、可以谈世界，让他从世界来看异象的重要性。咱信神呢，神的作工异象是什么？是根基，是方向、目标，是一条路。奥秘是路，异象也是奥秘，是人该走的一条路，是一个方向、目标，但是人都没有去注重这个异象，也不搭理神的作工异象。你们有没有问过？想过没有？咱信神呢，每天说异象、异象，但异象是什么意思咱不知道。异象是根基，怎么说异象就是根基，更不知道了。神的作工异象，首先对“异象”这个词怎么理解？异象是什么？异象指不同寻常或奇异的景象。不同寻常，和一般情况不一样，或者解释为奇异的景象。知道异象是什么意思了，那神的作工异象是什么意思？就是神作工的奇异景象、神作工的不同寻常。既然是神作工的不同寻常，是不是神以前作过的工作呀？（不是。）神以前作过的工作咱都经历了、咱都知道了，成为常规了，在人心目中就形成一种什么？神作过的工作在你经历了以后，你就容易给神定规。神作工不合人的观念，神作工就是来打破人的观念的，因为人守旧，因为人容易给神定规，经历了什么就给神定义了，定义神就是什么。律法时代神作的是焚烧、咒诅的工作，人就记住了，神就是焚烧、咒诅；恩典时代神作的是慈爱怜悯的工作，人就记住慈爱怜悯了。神没有作的工作，人想也想不到，也不去想，而是定规了，“神就是来钉十字架的，神就是赐给人恩典的，人就是来享受的”，容易去定规。神的作工异象就是神作工的不同寻常，和以前的工作比这步工作不同寻常，是奇特景象。奇特景象现在还没有发生，未发生的事又和你原来经历过的不一样，这是不是非同寻常呀？（是。）神说异象是人信神的根基，你有异象才能走到路终，你没异象走不到路终。彼得是怎么走到路终的？神怎么说的？神说：“彼得是以耶稣复活显现四十天和耶稣生前的教导为异象

而走到路终的。”（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认识神的人才能为神作见证》）没有这个异象，他走不到路终。那咱今天呢，为什么你没有异象你也走不到路终呢？因为神的作工异象就是神将来要作什么样的工作，你如果不知道你怎么能走到路终呢？你就不知道神怎么作这个工作，你就不知道神作工的这条路是往哪儿走，你说你跟随神那不是空话、假话吗？你说你跟随神呢，你知道神往南走呢，还是往北走呢，还是往东走呢？你不知道神往哪儿走，你说你跟随神那不是假的吗？神要作什么工作，神要你做什么你不知道，所以你不可能走到路终。而且神还说让咱必须得异象透亮，为什么呢？因为它非同寻常、与众不同，是尚未发生的，是人想象不到的，所以是一种奇特的景象。你没有这个奇特的景象，你就想象不到，所以说你就走不上这条路，也就不可能走到路终。异象也可以说成是一种预言吧？对将来景象的预言，预言出来一种非同寻常的画面，所以异象就是人实行的一个方向、目标。没有异象就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就是无头苍蝇，到处乱撞，不可能成功，永远不可能到达目的地。你没有方向、目标怎么能走到路终呢？我说到这儿的时候能不能理解这话呀？为什么这么说呢？晓霞能不能理解？（晓霞：能理解。）张林，能不能说出来，表达清楚？（张林：简单地说就是在原来神作工的基础上，又发生了不同寻常的、新的、特殊的事情，这就属于异象。）神的作工异象就是神将要怎么作事，神要作什么工作。实际上神要作什么工作是不是告诉你了？神要诚实人，诚实人是怎么作成的，诡诈人是怎么淘汰的，这些人是要各从其类的，是怎么各从其类的，诡诈人是怎么毁灭的，诚实人是怎么进国度的，国度在哪儿呢，神是不是把这些话都告诉你了？神告诉你的这些话是不是都属于异象？（嗯。）如果你不知道这些，你能走到路终吗？（走不到路终。）那你就是瞎子，无头苍蝇，瞎走呢，不可能走到路终。咱以前关心过这个异象没有？（张林：没有关心“异象”这两个字。）刚才说异象也可以说是一个预言，是吧？这个异象又是神的经营计划，神的经营计划未发生以前、未成就以前是不是就是一个异象？那就是神的经营计划。你关心神的经营计划了没有？（张林：没关心。）不关心就有一个后果，那就是不可能走到路终，你也不可能蒙拯救。

就像咱之前交通的例子，老毛的作工“异象”，跟随老毛、为老毛卖命的那些人最后死在老毛手下，这样的结局，让人费解。他们怎么会有这样的结局？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老毛的作工“异象”。咱还举了文种和范蠡的例子，文种就是被名利冲昏了头脑，胜不过名利的诱惑，对“异象”信不来，所以遭遇不幸。今天再看这些敌基督，就是刚才神交通的诡诈人，神已经跟他们说了异象，神要的是诚实人，神要的是人能尽心、尽意、尽力，神要的是让人去作工，神鉴察人心肺腑，他们知道不知道？他们知道。但是他们为了领奖赏、为了自己的名利就能虚报人数。他们对神的作工异象不明白、不透亮，他们就能做出这些糊涂事来。咱是借着那些例子去认识异象的重要性，但是老毛这个还不能说成是异象，神的作工是异象，老毛做的这个是鬼象。因为你跟随魔鬼，你就不知道魔鬼作的那个鬼象，所以说你必然会上道，只不过是借用这个鬼象让你知道异象的重要性，为什么要让你异象透亮，为什么要让你认识神作工的异象，不然的话你对神的作工异象是一种不搭理的态度。你对共产党作恶的“异象”不认识，你就对它在不同时期对人民的迷惑、残害不认识，那你就会成为它的牺牲品。你对它没分辨、不认识，你不知道它的魔鬼相，你对它的那个鬼象不认识，你就会成为它的残害品。如果你能识破它的鬼象，你能推断出它不同时期政策的改动对人群的一种残害，你就可以避开这个残害，免受其害。就像咱举的例子，共产党做事的方式，刚建国的时候，老毛要维护他的权力呢，他就得先把功臣残害了，残害了这些功臣以后，国家是不是就虚空了、没有军事力量了？这时候他又受到威胁了，他把军权拿到手以后，他还得制造舆论，所以他那时候又开始怕谁呀？怕了武将，又开始怕文官，打倒武将以后就得打倒文官。所以那时候老毛紧接着就兴起文化大革命，把知识分子拿下。把知识分子拿下以后，他还得给人强行灌输，强行占有人。咱没有经历过，但听老一辈说过，每天都得背毛主席语录，早报告晚汇报，这是在干什么呢？他为什么让人背诵毛主席语录呢？（控制人呢。）那是给你洗脑呢。给你灌输毛泽东思想，是要给你洗脑，是要迷惑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给你把这些伪真理装进去，谎话说上一百句就是真理，他要占有你，控制你，让你能完全跟随他。在那个时候，如果你对这个“异象”不明白，你要追求做知识分子，那你就是被残害的人。咱再看看“共产党”这个名字是怎么起的？公共的，没有你我。共产党刚成

立的时候没钱，要干什么呢？打倒地主，批斗地主。其实那就是一种掠夺、抢夺，把地主家的东西全部抢过来，抢到哪儿了？他说的是共产主义，是共同生产，是公共的、集体的，实际是谁的？是共产吗？（不是。）是谁的？（是共产党自己的。）人家共产党掌管、控制，就是抢回来也是人家管理，是共产党自己的，是独裁。所以在那个时候，你要追求勤劳致富，那就是被打倒、批斗的对象。当他把这些人打倒了，国家有了一定的资金的时候，国家又开始发展工业呀，这个时候就得提高工人待遇，让工人有铁饭碗。跟你说这个的意思就是，在不同时期制度不同，对你个人来说就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事情，如果你对老毛不同时期的作工“异象”透亮，你是上学、报考学校，还是该做什么，是不是就有方向了？（嗯。）

世上有个成语“刻舟求剑”，什么意思呢？用不变的眼光去看、去做一件变动的事，不懂得根据实际情况处理问题。咱现在信神呢，你信神是不是刻舟求剑？你出去打仗，你问他“你信神呢，你想进国度呢，是吧？怎么进国度你知道吗？谁带你进国度呢？怎么进国度呢？灾难来了以后怎么躲避灾难呢？灾难来了是外星人过来救你呢，还是弟兄过来拉你呢？知道不知道？你什么也不知道，你说你要跟随神进国度，你能进去吗？你连方向、目标都没有，这就是刻舟求剑，你觉得守着一个‘我是信神的’到最后就剩存下来了，其实你根本不知道怎么能剩存下来”。刻舟求剑也就是说人的愚昧吧？也可以说看事没眼光，不会看事，没远见，看不透事。那你最终做事的结果就是碰得头破血流，什么也不是。用这些例子认识一下异象，现在感觉到异象的重要性了吧？异象是根基、异象是路，能不能意识到？说到异象，你就能联系到一个什么词？异象，首先说这件事还没有发生，是还没有发生的一个奇异的景象。还没有发生的事，你免不了要去想，所以说异象肯定离不开你的想。神作工的异象，既然是神作工的异象，神说的话必然要成就，既成必到永远，神是造物的主，神作工的异象就是这件事确定是要成的，是要成的一个景象。而你对异象的态度是什么？你对异象就是一种想象，想象出来的一种景象，你不能承认它是真实的，因为你对神信不来，没有信。如果说你对神有信，那这就成了你的异象，异象就成了一个真实的事情，真实就要成就这件事情。真实要成就这件事情的话，这就成了你的根基了，谁也动摇不了你，

它就不再是想象，而是成了一个信，从想象变为信了，相信了。异象联想到一个想。从咱交通的老毛的例子里面能看到什么呀？跟随老毛的那些人之所以失败了，是因为他们对老毛的作工“异象”不认识。既然不认识，那就是说他们活在什么里面了？他们活在一个认为里，他们认为“新中国建立了，他们立下功了，有资本、有资格了，应该是领赏呢，应该是封官赐爵”。封官赐爵是不是他们的理想、想象呢？（嗯。）他们的思想脱离了实际，就变成理想了，不切合实际了。理想和思想有什么不一样呢？每个人从小应该都有一个理想，那怎么才能实现你的理想呢？有哪些路径？你在有理想的基础上必须得建立一个思想，你有理想没有思想，那就是一个妄想，那就是想一想。因为你只是说“我有这个理想，我想当科学家，我想当国家主席，我想当省长”，你小时候在幼儿班、一年级是不是什么都想呢？都是一种妄想。但是你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上思想，有了思想，思想就影响到你的什么了？观点、态度，就影响了你的成长路线。有了思想，再有一个什么？实行，实行是你的一个做法。还得有个什么呢？对实际环境的一个认知，也就是异象。咱说了几个词：理想、思想、对实际环境的认知。对实际环境的认知就是咱要说的这个异象，这三个都有了，还得再加上你的实行。比如说你的理想是当个科学家，如果你就是一句话“我想当个科学家”就完了，那你这一辈子和科学家有关系吗？（没有。）这就仅仅是你的一个理想。但是如果你有了理想以后，你就开始产生思想，“想当科学家就得念书，念什么书，在哪儿念书，朝哪方面发展”。你有这方面的思想，还得有对实际环境的一个认知，如果你想在中国当一名科学家，这条路能不能行得通？（行不通。）怎么说行不通呢？说说你的认知。（中国就打击这些人才。）这就是一个认知，一个是国家的体制不允许你做科学家，国家不支持，国家排挤科学家，基本条件不具备。国家要的是什么？中国人要的是人际网络、人情世故，要的是政治、要的是诡计，不要科学家，所以说你要想在中国当科学家是行不通的。即使中国出来几个科学家，最后也是跑到外国去了。一个是你有再好的脑子，但是你的家庭条件不够，也不行。这就是个认知，认知就是咱说的异象。你对中国的体制有认知，对你个人的家庭条件有认知，这个认知你知道了，在你心目中就形成一种“异象”，奇特的景象。你从小想当一个科学家，如果你有了理想、有了思想，再有一个认知，让这个认知成为你的“异象”，你跟你

父母说你想当科学家呢，然后了解了一下国家的体制，看能从哪些方面申请助学金，中国不支持就看看哪个国家支持，能去哪个国家发展，把这个路线规划好了，然后你的追求方向、目标也规划好了，那你念书的时候还用不用人追着、督促着你呀？你要想当个科学家，那你对物理、化学、数学这方面就得有个爱好，就不用人追着你去学习，没人去追着你，没人去督促你你都能去学，这是什么原因？（有“异象”。）这个就成为你的根基了，你就知道你要学什么，“哪一天我学会这些知识了我要去美国、去日本，明年怎么、后年怎么，然后去哪儿弄资金”，你今天就知道明天要做什么，这些东西每天就在你脑子里，不用家长去督促你。但是如果你没有理想、没有思想、没有认知，是个什么结果？当父母给他灌输这个理想，但是没有灌进去，他没有这个喜好，也没有这个理想，只是父母跟他说“你长大了当一个科学家，你赶紧好好上学，怎么怎么”，他父母是把这个路给他安排好了，但是他自己并没有这个思想，并没有心思，他父母跟他说的这些话在他心目中有没有位置？（没有。）他父母就是跟他说得再好，科学家出来以后多么有名、有威望、有知名度，对他个人再有利，也吸引不了他，占有不了他，他也不去想这些事。因为他没有理想、没有思想，就没有方向目标，就不可能有实施，也就是没有实行，更不可能有结果。而另一个孩子呢，当父母给他灌输这个理想让他学习呢，他就好好学习，人家有了理想，产生思想，再产生认知，最后有了方向目标，有了实行，往这个方向去走，这就有结果了。有思想、有异象的孩子，和没有思想、没有异象的孩子，在上小学、初中的时候都是父母看守着、督促着学习呢，他们的成绩不相上下，看着两个人都是好的，但是一上高中、大学成绩就差开了，什么原因？没有异象的孩子就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就是苟且偷生地活着呢，“你逼着我，我就学；你不逼着我，我就不学了”；有异象的孩子就是主动奔着那个方向去学习，不用人管，异象在他身上扎下根了，“这就是事实，前面的光景我看见了，我再走一步就到了”，而且他是沿着这个方向前进的，异象就是他的方向，异象就是他的根基，在他身上扎下根了。所以说，没有异象你就没有路，没有异象你就没有基础、没有根，站立不住。

用这个例子再来看咱信神，你是哪类人呀？你有没有异象？你有异象扎根了没有？晓霞是什么？（晓霞：异象不透亮。）你就没有这个异象，不是异象不透亮。只是有理想，没有思想，更没有认知，所以说你就没有根基，没有根基这条路你就走不动，今天消极了，明天消极了；今天这个绊倒了，明天那个跟不上了。如果有异象，有这个方向、有这个目标，就像寡妇熬儿一样，没有难处，不用人卡着，自然而然就走上这条道了。所以神说“跟不上新亮光，没有异象作根基不能被建造。”（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十九篇》）什么是新亮光？就是神的开启、引导，就是神要作成的工作。没有这个异象作根基不能被建造，一切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

异象是路途、方向（二）

神说：“在彼得的经历当中曾有数百次试炼，虽然现在人知道‘试炼’这个名词，但对其真意或情形并不明白。神磨炼人的意志，熬炼人的信心，成全人的各部分，多数都是借着试炼而达到的，这试炼也是圣灵隐秘的作工，似乎神已离弃，所以人若不注意就会看作为撒但的试探。其实有许多试炼可看为是试探，这是神作工的原则、规律，若人真活在神的面前，就可把这事看为神的试炼而不让其随流失去。若有人说神与他同在，撒但必不临及他，这是不完全正确的说法。那耶稣在旷野禁食四十天，之后临到试探，这事怎么解释？所以说，人信神的观点若真摆对，对许多事就会有更清楚的看见，就不会领受偏谬。真有心志被神成全，对一切临到的事都要多方面去看，不偏左也不能偏右。对于神的作工，你若没认识就不知道怎样与神配合，你不知道神作工的原则，不知道撒但在人身上怎么作，你就没有实行的路，光热心追求达不到神要求的果效。这种经历法犹如劳伦斯一样，一点分辨没有，只讲经历，什么是撒但作工，什么是圣灵作工，人无神的同在是什么情形，神成全什么样的人，对这些一点不知。对待各种人该采取什么原则，对神现时的心意怎么摸，对神的性情如何认识，神的怜悯、神的威严、神的公义都是针对哪些人，针对什么情形，针对什么时代说的，这些关乎分辨一类的事他根本没有。人若没有许多异象作为经历的根基，那根本谈不到什么生命，更谈不到什么经历，只是愚昧地一味顺服、一味忍耐，这样的人都是难以成全的人。可以说，就上述所谈的异象你如果一点没有，就可充分证明你是个糊涂虫，犹如盐柱一样，不论何时都屹立在以色列，这样的人没用，是废物一个！有的人不论何时都一味地顺服，不论何时都认识自己，不论何时都用自己处世的一套来处理新事物，或不论何时都用‘智慧’处理一件不值得一提的小事，这样的人是没分辨的人，像人天生就是受气的一样逆来顺受，不论何时都是一样，没有变化的时候，这是一个老糊涂，没有一点分辨，不会因地制宜、因人而异，这样的人不属于有经历的人。我看见有的人认识自己到一个地步，看见邪灵作工的人还低头认罪，不敢起来定罪，明显的圣灵作工也不敢起来顺服，还认为邪灵也在神的手中，丝毫不敢起来反抗。这样的人是羞辱神的

人，根本不能为神担重担，这样的浑人不讲一点分辨，所以这种经历法应取缔，因在神眼中不成立。”（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关乎经历》）

刚才交通了异象，又看了这段话，异象在这里起什么作用？（方向、目标、根基。）异象有哪些内容呢？神对人的要求、神要作成的事、神的所有所是就是异象。神说：“在彼得的经历当中曾有数百次试炼，虽然现在人知道‘试炼’这个名词，但对其真意或情形并不明白。”现在对试炼怎么认识？试炼是干什么呢？首先，试炼是神给你摆设的环境，神要看你的态度、观点。看你的什么态度、观点呢？神给你摆设环境就是要看你与神的态度、观点是不是相合的，相合到什么程度，你对神是不是信，神对你的要求你能达到多少，在什么背景下能达到。试炼就是神给你摆设环境，就是要看你与神能相合到什么程度。“神磨炼人的意志，熬炼人的信心，成全人的各部分，多数都是借着试炼而达到的，这试炼也是圣灵隐秘的作工，似乎神已离弃，所以人若不注意就会看作为撒但的试探。”刚才说“虽然现在人知道‘试炼’这个名词，但对其真意或情形并不明白。”什么真意、什么情形呢？后面告诉你“神磨炼人的意志，熬炼人的信心”，借着这个试炼来磨炼你的意志，来熬炼你的信心。什么叫磨炼？一说“磨炼”就想到一个什么词？一说“磨炼”你就应该想到“漫长”“长时间的”，时间短了还能叫磨炼吗？就像摩西，神要用摩西的时候，先让他去旷野里边，那叫磨炼。还能联想到一个什么词？既然是磨炼，那就是不合你观念的，合你观念的不叫磨炼。神用长时间的、不合你观念的环境来磨炼你的意志，一说到磨炼就应该想到长时间的、不合你观念的。好比说咱们经历的揭发检举，祭司弟兄告诉你神喜欢有正义感的人，让你揭发检举敌基督、假带领，但是你揭发检举以后为什么多长时间一直不处理敌基督、假带领呢？或者你的检举信到祭司弟兄那了，祭司弟兄不给你答复，不给你处理，这就拉长时间了，这就是磨炼你，看你的意志，看你究竟能坚持到何时。这就是要磨炼你的意志，熬炼你的信心。一说磨、熬，这都是长时间的。“熬炼人的信心”，怎么熬炼你的信心呢？也就是神长时间的不向你显现，看你的信究竟有多少，熬炼中产生真实的信。好比说你看为不公义的事发生在你身上了，你说神是公义的，等待着神处理恶人，处理打压你的敌基督、假带领，还有

被揭发了的作恶的人，等了三天或者五天处理了，经过十件事以后，你看见你一做什么就都给你处理了，你看见神公义了，“哎呀，神可公义呢”，你一见证一堆神公义的事。那你对神的公义究竟有多少信心呢？你是看见神的公义了，但你看的那是短时间的。原来你经历了神公义的事情，十件事都是三天、五天就处理了，如果再来一件事，三个月过去了，还看不见处理，还等不来答案，你还承不承认神的公义？对神还能不能信得来？所以要长时间的熬炼。就是咱刚才说的异象，把这个异象给你了，异象在你里面扎根了，不管多长时间“神就是公义的”。就像挪亚造方舟，和他在一个时代的那些人都是要毁灭的，只有挪亚一家八口剩存下来了。在挪亚建方舟的时候，他熬不熬呢？（熬。）那是一百二十年，不是一百二十天。“你说要毁灭呢，可人家又生下孩子了呀，又过了三年、五年、八年以后，谁谁谁的孙子也出生了。”他在这儿建方舟才建了一米高，人家外甥、孙子都有了，长时间的熬炼。神说了话事情就必成，经过一百二十年长时间的熬炼以后，他再遇到一件事他还等吗？还怀疑吗？熬炼中产生真实的信。你看击打牧人羊群分散，神公开显现，这么长时间，差不多快十年了，神现在给你公布了，是不是把神的心意公布出来了？长时间的熬炼、磨炼，磨炼你的意志，熬炼你的信心。“成全人的各部分”，刚才说了磨炼、熬炼信心也好、意志也好，整体来说是什么？是不是一个异象呀？就是你对这个异象的信任程度有多高。

“神磨炼人的意志，熬炼人的信心，成全人的各部分，多数都是借着试炼而达到的，这试炼也是圣灵隐秘的作工，似乎神已离弃，所以人若不注意就会看作为撒但的试探。”怎么会看作为撒但的试探？试炼中神不作工，似乎是神已离弃，找不见神了，再没有异象作根基，异象是不是就模糊了？那就看成撒但的试探了。所以主要是让异象作为根基，异象透亮那就成不了试探。就像祭司弟兄说XX是敌基督，这么长时间了谁给他澄清呀？不给他澄清。那是祭司弟兄说的，你怎么看这件事？长时间的熬炼、等待，人会怎么想？“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有公布，是不是呀？”你一说这个“是不是”的时候，这是不是就是一种撒但的试探？产生怀疑、疑惑了，心志快磨完了，快没信心了，走不动了，这就成了试探了。“所以人若不注意就会看作为撒但的试探。其实有许多试炼可看为是试探，这是神作工的原则、规律，若人真活在神

的面前，就可把这事看为神的试炼而不让其随流失去。”试炼和试探有什么区别？“其实有许多试炼可看为是试探，这是神作工的原则、规律”，就是说试炼和试探似乎是相同的吧？那怎么不同呢？后面说了“若人真活在神的面前”，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真活在神面前，没有真来到神面前，那你这事就是试探；如果你来到神面前了，就可把它看为是试炼而不让其随流失去。为什么来到神面前就是试炼呢？“若人真活在神的面前”，怎么就真活在神面前了？你如果真活在神面前，你对神的话是不是百信不疑呀？你对神的话百信不疑，也就是说你对异象是透亮的，你对这件事，就是神给你摆设的这个环境、神的要求你是知道的，清晰、透亮的。就像揭发检举，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是看你有没有正义感，你是不是来到神面前了。你揭发检举以后多长时间不处理，“哦，神这是要磨炼人的意志，熬炼人的信心呢”。再兴起祭司弟兄跟你说一句不合你观念的话、让你熬炼的话，那是神对你的一个拔高，要你的一个见证。你既然有认识，就像咱读的第一段神话，看见敌基督、假带领残害人呢，看见他们作恶了，看见他们虚报人数了，你敢不敢把他们报上来呀？敢不敢罢免他们呀？敢不敢惹他们呀？你不敢，你怕他们伤害你。神还说了一句什么话？神说现在是在外国呢，不是在中国，是在法治国家，你怕什么呢？他们敢把你怎么样？你在神家都不如一条看家狗，狗还知道维护它的主人呢，你能干什么呢？这是神向咱公开显现了。怎么公开显现呢？就是神的态度、神的要求向你亮明了。那作为一个神选民你应该做什么呢？神摆设环境，你遇到恶人、魔鬼了，魔鬼当带领了，你应该怎么对待？这是今天公开了，在前十年没公开以前，人都活在什么里边？这是一个试炼。怎么说是试炼？你站住见证了叫试炼，你知道神的心意了，有这个异象了，你是不是就敢往前走呀？你有这个异象了，你知道神什么心意你就敢往前走，你就能做到神的心意上，这就站住见证了，这就是一个试炼。说了试炼，再说试探，“其实有许多试炼可看为是试探，这是神作工的原则、规律”，刚才说什么是试炼呢？就是说你真活在神面前了。有真活在神面前，就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没有真活在神面前，是吧？没有真活在神面前那就是试探。这怎么解释呢？同样一件事，你有异象了，对异象是信的，异象成为你的根基了，你按着这个异象去走了、去做了，这就站住见证了；如果你是有这个异象，但是这个异象没有成为你的根基，你经不起时间的磨炼，退缩

了，或者说心里知道却不能做，不敢起来与撒但争战到底。神是不是让你与撒但争战到底呢？你不敢，你没有那个勇气，可是你又知道，你也不敢跟随它，也不敢与它对着干，这是不是没有真实来到神面前？这就是说你站不住见证。虽然你没有掉入试探，也没有跟随它，但是你没有站住见证。没有站住见证，这就是失去了一个机会。后面说什么？“就可把这事看为神的试炼而不让其随流失去。”为什么不让随流失去呢？试炼好不好呀？（好。）你的生命是在试炼中长大的，你的见证是因着试炼而产生的。如果试炼临到你了，你麻木痴呆感觉不到神在试炼你，你感觉不到你也不去站这个见证，把神对你的试炼白白流失了，神没有看见你的态度。虽然说你没有跟随了撒但，但是你也没站住见证，这就是没有真实来到神面前。还有一个就是投降了，跟随撒但了，那就掉入试探里边了。交通这个就是说，你要想站住见证，不错过神给你的试炼，唯独只有一条路，什么路？你得有异象作根基，异象成为你的根基接下来你才能实行。两步路，有异象加实行。如果你只有异象没有实行，那你是懦夫；如果你连异象都没有，那就是糊涂虫。懦夫跟糊涂虫一样不一样？把糊涂虫、懦夫和站见证的分开。糊涂虫是麻木痴呆，不知道这是神的试炼，跟上人家跑了，掉入试探里边了。懦夫是知道是神的试炼，但他诡诈对神信不来，他考虑自己的后果，不敢与撒但争战到底，说白了还是对异象不透亮，异象没有成为根基，还不能确定这是神要作成的事，所以他没有实行，没有站住见证，那他就失去了神对他应许的机会。站见证的是异象成为他的根基了，他按着这个异象去走了、去做了，三个台阶。

“若有人说神与他同在，撒但必不临及他，这是不完全正确的说法。那耶稣在旷野禁食四十天，之后临到试探，这事怎么解释？所以说，人信神的观点若真摆对，对许多事就会有更清楚的看见，就不会领受偏谬。”“人信神的观点若真摆对”，怎么算摆对呢？咱明白了什么是异象，知道异象是什么意思了，那这个是不是就知道了？“人信神的观点若真摆对，对许多事就会有更清楚的看见”，什么观点？神说神给你摆了丰富的筵席，让你有足够的经历，怎么经历呢？“人信神的观点若真摆对”，也就是说你信神的正确观点是什么？（咱信神要在神摆设的环境当中为神站见证，这是一个观点。）这是你说的一个理论吧？

人信神的正确观点，结合咱今天重点交通的异象，你知道异象了，知道异象是什么了，那你信神的正确观点是不是应该透亮了？咱今天的交通是建立在你明白异象的基础上的。想好了没有？看看你们各自正确的观点。（好像又懂又不懂。）这就是你就没有一个正确的观点。举个例子，你当媳妇的正确的观点是什么？你当妈的正确的观点是什么？“我当媳妇呢，每天就坐在家里给头上戴五朵花当花瓶？”这是不是当媳妇的正确观点？（不是。）找见信神的正确观点是什么了吗？不是问你的信神的观点是什么，我知道你信神的观点是剩存下来。（顺服神摆设的环境。）顺服神摆设的环境是你跟随神所实行的一个路，现在是说你信神的正确的观点。你想达到的目标、最终的结果是什么，这是不是信神的正确的观点？就像你跟你孩子说“你好好上学，最后上个什么大学”，你给他一个追求的方向、目标，目标就是上个什么大学，或者是别的什么。我知道你现在的观点肯定不正常，要是正常的话，神不会说真正的观点，你现在的观点肯定不是真正的观点，肯定是邪恶的观点，你就是想利用神剩存下来，但是你得知道一个正确的观点。就像孩子上学呢，你告诉孩子“你赶紧写作业，写完作业奖励你一块糖”，这边是奖励一块糖，那边是说“你赶紧好好写作业，以后考大学”，你给了他思想，同时又给了他一块糖。给他糖是不是对他的一个鼓励、引导？是他眼下的一个实行，“我赶紧写作业，写完以后我就能得一块糖。但是我得糖的同时，我的方向、目标还是要考大学”，不能混淆。你不能说“我写作业就是为了这一块糖”，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能走到路终吗？刚才咱交通说得有异象，有异象你就能走到路终，你没有异象只能是半途而废。你信神的真正的观点就是你得有异象，得有方向、目标。（负责人：见证神、荣耀神、彰显神。）把见证神、荣耀神结合起来这是在做什么？信神的真正的观点，你信神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寻求与神相合之道。你是来干什么的？你是来跟随神的，你不要说你要按你的意思，信神就得跟随神，跟随神要干什么呢？就是要寻求。寻求什么呢？寻求与神相合之道。寻到以后要干什么？要实行呢。寻求与神相合之道，遵行神旨意。就像刚才咱交通的，敌基督出来了，你应该揭发检举，你应该不怕坐监，不怕敌基督残害你，你应该献上生命。神给你举了个例子，狗保护它的主人，它献上它的性命也要保护主人。那你是个受造之物，你信神的正确的观点是“我不是为了自己的肉体，不是为了自己的归宿，不是为了自己

的生命，而是为了与神相合，为了寻求与神相合之道，遵行神旨意，是要为神献上，因为我是受造之物”。“人信神的观点若真摆对”，信神的观点就是来寻求与神相合之道，如果你是这个观点，那你对这个异象是不是就特别注重呀？为什么注重异象？异象就是神的经营计划、神要作成什么、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是你站在他一边，成为他的出口，能荣耀他、见证他。这是咱信神的一个正确观点，观点摆对了，这个方向就摆对了，你是来寻求与神相合之道的，你是来寻求看你怎么能与神相合的，但咱实际走的是什么路呢？你总是想让神与你相合，不时地就产生观念了，不时地就消极了。你为什么消极？为什么有埋怨呀？不就是因为神不合你的观念吗？这就是你信神的观点不对，歪脖子看表。信神得有个正确的观点，把观点摆对，你是来寻求与神相合之道的。“人信神的观点若真摆对，对许多事就会有更清楚的看见”，怎么摆对了？你没有自己的意思了，你是来寻求与神相合的。神是不是把他的所有所是告诉你了？你在神的所有所是里看见神了，在神的所有所是里看见异象了，看见神所要作的工作了，所以说就不会领受偏谬。这就是给了咱一条路。刚才说在试炼里边怎么能站住见证呢？怎么能不掉入试探呢？那你首先得保证在试炼里边你信神的观点得对，你是来寻求与神相合之道的，在神试炼你的时候，你不要站在肉体一边，不要根据你的看事观点，“我认为怎么样怎么样了，我感觉怎么样怎么样了”，这些东西不能有。你是来干什么的？你不是来发表你的谬论的，你也不是来发表你的观点的，你是来寻求与神相合之道的，那就得先看神什么意思。神什么意思，这就是异象，当你这个异象透亮了，也就有更清楚的看见了。这是不是清楚地看见神了？你看见了你就不会领受偏谬，你都异象透亮了，怎么会领受偏谬呢？这是不是一条路啊？这就是路，这是在试炼时期，临到试炼的时候，你该怎么走这条路，不要掉入试探里边。

“真有心志被神成全，对一切临到的事都要多方面去看，不偏左也不能偏右。对于神的作工，你若没认识就不知道怎样与神配合，你不知道神作工的原则，不知道撒但在人身上怎么作，你就没有实行的路，光热心追求达不到神要求的果效。”“对于神的作工，你若没认识就不知道怎样与神配合”，这是不是咱们交通的重点呀？“对于神的作工”，神的作工是什么？神作工的异象，神告诉你神要作什么工作，这

是神的经营计划。神现在作什么工作？是不是作各从其类的工作？显明人，各从其类。你得先知道神作什么工作。“你若没认识就不知道怎样与神配合”，现在知道神要作各从其类的工作呢，那咱应该怎么配合呢？咱就应该揭露解剖，借着周围的人事物，看见谁活出来没有人的模样，是动物的灵，借着交通去认识谁是动物的灵、谁是魔鬼的灵，拿神话去对号，揭露解剖出来以后，每个人也认识自己了，“我是魔鬼的灵，还是动物的灵，还是人的灵呢？”看见自己了，找见自己的位置了。你找见自己的位置了，也看见别人的位置了，当你都看见的时候，神的这步工作是不是就成了？这是不是就各从其类了？“你若没认识就不知道怎样与神配合”，咱今天知道神的工作了，咱就知道咱该怎么配合了。“你不知道神作工的原则，不知道撒但在人身上怎么作，你就没有实行的路”，撒但在人身上怎么作？刚才说了你得怎么配合神的工作，知道异象了，知道神作什么工作了，咱就知道该怎么配合了。“你不知道神作工的原则，不知道撒但在人身上怎么作，你就没有实行的路”，为什么没有实行的路？因为神作的是打败撒但的工作，作的是让你背叛撒但的工作。你如果不知道撒但作什么工作，你怎么背叛呢？你不背叛你怎么能打败它呢？所以你得知道撒但作的是什么工作。在你的认识里边，撒但作的是什么工作？（打岔、搅扰、拆毁。）你说的打岔、拆毁是什么？这是人做出来的吧？（嗯。）撒但在人身上作的是什么工作？不能说成是打岔、拆毁吧？（引诱、迷惑人。）引诱、挑拨离间。主要是引诱，是吧？引诱什么？引诱你进国度呢？引诱你什么呢？（让人背叛神呢。）引诱是种作法、方式，引诱你什么呢？引诱你什么才是目的？这是根本。（背叛神、否认神。）引诱的最终目的是让人背叛神。它引诱你干什么呢？这个得搞清楚。（听它的话。）你要知道“它是引诱我背叛神呢，它引诱我听它的话呢”，你还听它的话吗？你还背叛神吗？你肯定不背叛。既然说是引诱，那它会不会把结果告诉你？（不会。）要是把结果告诉你，这就不叫引诱，这叫带你走。既然说是引诱，它就不会把结果告诉你，它也不会告诉你“你背叛神吧”，它告诉你的是什么？（让人维护肉体的利益。）让人维护肉体的利益。撒但作工是什么？撒但作工就是勾引你为自己的肉体利益说话。肉体利益是不是把所有的都包括了？（嗯。）人背叛神就是为个人利益说话而背叛神的。“你不知道神作工的原则，不知道撒但在人身上怎么作”，刚才说了，咱知道撒但在人身

上怎么作了，勾引你、引诱你，让你为自己的肉体利益说话、作工。撒但不会在你身上作什么呢？“你背叛神吧！你跟我走吧！”撒但不会这样作。所以你在临到试炼的时候，当你心里想着“这样对我的地位有好处，让别人心目中有我的位置，我这样有脸面，这样我能多得点钱”，当你出来这些思想的时候，这是什么？这就是撒但在你身上作工了。在临到试炼的时候，你站不住见证的时候，“肉体要受苦呢，你这样做人家可能会把你开除了，可能会打压你”，这就是撒但在人身上作的。“不知道撒但在人身上怎么作，你就没有实行的路，光热心追求达不到神要求的果效。”神要求的果效是什么？（背叛肉体。）你得背叛肉体，站在神一边为神说话，维护神家利益、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寻求与神相合之道，羞辱撒但，这就是你的实行的路。每次临到试炼的时候该怎么实行、该怎么走、该怎么战胜撒但，怎么才能达到神所要求的果效，这就是你在试炼期间的一条路。

“这种经历法犹如劳伦斯一样，一点分辨没有，只讲经历”，所以说他们一点分辨没有，只讲经历，没有分辨、没有依据，他们是硬把他捧起来的。“什么是撒但作工，什么是圣灵作工，人无神的同在是什么情形，神成全什么样的人，对这些一点不知。”这些是不是都是异象呀？为什么说是异象呢？试炼临到你了，神要的是什么、你该做什么，这是不是得有异象？试炼临到你了，你怎么做是神要的，怎么做是神所咒诅的，你是不是该有这个异象？（是。）试炼临到你了，你该知道你怎么做是神所要的，怎么做是神所咒诅的，你不知道这个，你不就是没有异象吗？你没有站见证的异象，没有神试炼你的异象，那你怎么可能能站立得住。你没有这个，那你就只有经历，只有这个过程，没有分辨、没有认识。就好比苗肖参与了数字货币，你对数字货币有没有分辨、认识？这个环境临到你的时候，你只有个经历，只有个什么经历？“我在里面挣了多少钱。”有没有对数字货币的分辨、认识？没有。这说的是一个事，什么事呢？就是你对数字货币没有认识、分辨，只是讲了一个经历，但是这个又不涉及到神的作工，只是说了一个例子。（负责人：这是自己所得着的一个对自己肉体有益的一件事情。）“什么是撒但作工，什么是圣灵作工”，什么是撒但作工呢？就是咱刚才说的维护自己的肉体利益，肉体利益得着益处了。当你肉体利益得着的时候，你对这件事怎么看呀？其实这个数字货币就

是一个骗局，咱也不用多去认识、分辨它，整体来说，大红龙起初就是说谎的，这个数字货币就是一个骗局，咱得有这个认识。但是你活在这里边，你肉体利益得着益处了，你承认不承认这是骗局呀？“我挣钱了呀！怎么是骗局呢？”你不是从实质上看，你只是看到你挣钱了，你挣钱了就不是骗局了？它是不是个骗局是根据它的实质来看、来分辨，而不是根据你挣到钱了没有，不是根据你自己得益了没有，不管你得没得益处，骗局就是骗局，和你得不得益处没有任何关系。“什么是撒但作工，什么是圣灵作工”，圣灵是让你去分辨、认识；撒但是投其所好，迷惑你，让你上道呢。苗肖，你这个是神给你摆的一个功课，看你有没有分辨、有没有认识，这也可以作为一个小小的试炼。圣灵作工是正面的，撒但作工是反面的。咱信神呢，咱应该是去分辨、认识，不应该上它的道。就像教会里出现敌基督、假带领了，你怎么经历的？你分辨了没有？一个是对假带领、敌基督的分辨，更主要的是，神和祭司弟兄让你揭发检举的时候，敌基督、假带领摆在你面前的时候，神让你分辨什么？给你摆设这个环境是让你干什么呢？敌基督、假带领摆在你面前，“如果我要去揭发检举，我就可能因此被带领穿小鞋，甚至隔离、开除，我就与神没关系了”。这是不是你的一个意念？这是什么作工？这就是撒但作工。圣灵作工是“呀！敌基督在教会里面残害人、打压人、报虚数，给神家搞得一团糟，本来传了一百个人，结果就报了一千个人；传了一千个，就报了一万个，以后这教会怎么带呀？带领工人怎么成立呀？这带领不是假的？这不是让灵界撒但嗤笑呢？这不是羞辱神的记号？我得维护神的见证，神给我摆设了这个环境，神在那儿看着呢，神就看我能不能与神相合。神摆设了这个环境，我首先得寻求与神相合之道，神是什么意思呢？教会是神的心脏，教会要正常发展，要有正常的教会生活，这样怎么能有正常的教会生活呢？所以说，不行，这是撒但在这儿作工呢，神在这儿是恨恶的，是要取缔的，我得站在神一边，我得与神相合，我得配合神作工，我得通行神的旨意，我得把这个敌基督给揪出来，揭发检举，看谁在里边作怪呢！我自己作不了这个工作，我能往上报，报上去你带领就是想开除我，你也开除不了我，我信神呢，我信的就是圣灵。你就是开除我、打压我，神在那儿看着呢，神要的就是见证，我就是下狮子坑，狮子吃不吃我，那是狮子的事，神在这儿看我呢，我是一个受造之物，我就应该为神献上。撒但在那儿嗤笑呢，我不能让

撒但嗤笑。”这就是寻求与神相合之道，神要的就是见证，这是不是异象？神专门摆设环境就是要看你能不能站在神一边，神定意要作成的事，无人能拦阻。那你揭发检举了他，他能开除了你呀？即使他能开除了你，他能决定了圣灵在你身上作不作工吗？当你认识到这儿的时候，你还惧怕他吗？神说神的权柄是什么？神的性情是什么？神的“喜”是一切正面事物的诞生与存在，神的“怒”是一切反面事物不复存在的象征。有这个信心，有这个心志，“神现在不作，是让他演戏，神现在不处理这些事情是要磨炼我的意志，熬炼我的信心，就是让我站这个见证”。

“人无神的同在是什么情形，神成全什么样的人”，神是不是都告诉咱了？刚才说了撒但作工是什么，有圣灵作工是什么，这里又说没有神同在的是什么情形。“对这些一点不知。对待各种人该采取什么原则，对神现时的心意怎么摸，对神的性情如何认识，神的怜悯、神的威严、神的公义都是针对哪些人，针对什么情形，针对什么时代说的，这些关乎分辨一类的事他根本没有。人若没有许多异象作为经历的根基，那根本谈不到什么生命，更谈不到什么经历，只是愚昧地一味顺服、一味忍耐，这样的人都是难以成全的人。”什么是有圣灵作工，什么是没有圣灵作工，这些一律不知，对关乎分辨一类的事根本没有。那这些是什么呢？是异象。前边说的每句话里边是不是都是一方面异象？这个异象能对号吧？“人若没有许多异象作为经历的根基，那根本谈不到什么生命，更谈不到什么经历，只是愚昧地一味顺服、一味忍耐，这样的人都是难以成全的人。”这话能理解了吗？能不能理解？（……）没听懂，是吧？（嗯。）前边说了试炼，在这个试炼里边，如果你就不知道撒但作什么工作，圣灵作什么工作，你也不知道神要什么样的人，不知道怎么做合神心意，这些分辨都没有，也可以说这些异象都没有，那你没有这个异象，你谈什么呢？你只是一味地顺服、忍耐，敌基督、假带领来了，“我顺服，我忍耐”；假带领残害你，把你开除了，“我顺服，我忍耐”；传了一百个人，“报一千个！”“我顺服，我忍耐，我报一千个”，这是不是愚昧呀？（嗯。）因为你没有分辨、没有认识、没有异象，你就不知道神要的是什么，你不知道怎么是合神心意的，你做不到神的心意上，你寻求不着与神相合之道，这就是愚昧地一味顺服、一味忍耐。你的顺服是什么？你是

投降了，你还说你是顺服。“只是愚昧地一味顺服、一味忍耐，这样的人都是难以成全的人。”不可能成全，作不成。因为什么呢？你就没有与神相合之道。你说你顺服呢，你顺服什么呢？顺服哪儿呢？敌基督、假带领出来了，敌基督、假带领说“你不要检举了，你检举是打岔、搅扰，你搅扰得人家教会都不能正常发展了，人家现在是大传福音呢，你在这儿是揭发检举呢，搞得人家还得处理你这件事情，因为处理你这件事，人家不能大帮轰了，你拦阻了圣灵作工！”你想着“就是呀！”你敢拦阻吗？在你的认识里是不是你拦阻人家了？（是。）那你还揭发检举吗？（不揭发检举了。）那你是不是就接受了人家说的？这是不是愚昧地顺服？神在那边怎么看呢？“什么人领你，你也跟！你对神作工的异象没有认识，对假带领、敌基督没有分辨，有了分辨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有分辨、有认识应该怎么对待敌基督？是不是要弃绝他？是不是要把他揭发检举出来？是不是要把他拉下来？这是不是神要求的？（是。）但是人家和你说了两句话，一辖制你，你有可能为了自己的肉体，也可能你对神的要求不明确，你就不敢揭发检举了。就是刚才说的异象，神把敌基督、假带领放在教会是要干什么呢？是让你去分辨、认识，是要检验看你是不是有正义感的人，是来试炼你的，你说什么呢？“把敌基督、假带领放在教会里边没有神的允许？神都允许了，你还不同意？你还要起来抗议呢？”你心里边还有异象吗？神要敌基督吗？“带领说了，这是神允许的。”异象不透亮，模糊了，站立不住了，这就开始愚昧地顺服。那你愚昧地顺服、愚昧地忍耐，敌基督残害你呢，“拉倒吧，肉体受点苦，人家把我隔离了不供应我吃喝，我在外边借着吃喝点就行了，何必跟他叫这个劲呢？不要得罪人了”，这是什么呢？你看着你这是忍耐呢，你把你这个忍耐当成什么了？当成一种善良的表现，当成一个真正的人的表现，“看我的包容忍耐，那个谁，人家一开除他，他就和带领打起来、闹起来了，还揭发检举人家呢，闹个没完了，都揭发了两年了，还揭发呢，那个人可真能斗！”你有没有异象？这个异象是什么？神兴起敌基督、假带领，神就在那儿看呢，“把撒但给我踩在脚底下”，你能不能根据神话把撒但踩在脚底下？能不能站在神这一边，从撒但的阵营里走出来？你有这个异象，你按着这个异象去走，寻求与神相合之道，“我不管你说什么，不管你说得再好听，不管你再给我扣多大的帽子，神说了，神话就是真理，神的要求就是我该实行的，就是我该做

的”。你有异象、有方向、有目标，那神在你身上是不是就能作工呀？可是你在这儿就没有原则。原则是什么？原则是不是方向、目标？（是。）有时候异象你也有，你也知道神要什么，但是你没有正义感、没有勇气，不敢、不能，推卸，你之所以这么做也可以说你对异象不透亮。因为你不知道，如果你推卸了在神那边你就是与神为敌的。你知道吗？你不知道你是与撒但联合起来的，你不维护就是拆毁。所以说，你这样的人神在你身上没法作工，你不能担当责任，不能成为下一个时代的主人。你连个敌基督也管理不了，也拿不下他，你怎么成为下一个时代的主人？你怎么管理万物呢？能交代给你吗？不能。所以说，你这个人作不成，不能作。不能作也就是你这个人不能蒙拯救。为什么不能蒙拯救呢？因为你不能与神完全相合。

现在听懂了没有？（听懂了。）你听懂这个异象了，这里边告诉你，“人若没有许多异象作为经历的根基，那根本谈不到什么生命”，怎么根本谈不到生命呢？这个能理解吗？“人若没有许多异象作为经历的根基”，刚才咱说的这个里边有几方面异象呢？第一个，神要的是诚实人，神要的是有正义感的人，你得有正义感。这个异象得明确吧？神要的是有分辨、认识能力的人，敌基督、假带领出来以后，神要的是什么？你得先把敌基督、假带领分辨出来，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分辨出来。分辨出来以后，你还得知道神给你摆设这个筵席是要干什么呢，是让你跟随他，还是揭发检举他，还是让你不要影响自己的生命进入就行了，你不要管人家，不要打岔搅扰？这个是不是得分辨清呢？这是一个异象。那这个敌基督、恶人出来应该怎么处理？咱应该有个什么样的异象？敌基督出来了，咱就应该揭发检举，揭露解剖他，羞辱他，联合弟兄姊妹把他拿下，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这是不是一个异象？这是咱必须要做的。但还得有个异象，“人家是带领，你能处理人家？人家官官相护，你告了人家，人家不处理，把你处理了，你还怎么混？你还怎么蒙拯救？你连教会都待不下去了”，那这又需要哪个异象呢？这需不需要异象呀？（需要。）这需要什么异象？有没有异象？神定意要作成的事无人能拦阻，你信这话吗？教会是要洁净的，敌基督必须是要处理的，你相信吗？神不要敌基督，敌基督是要惩罚的，把敌基督放在教会是要显明人，是要让你站个见证，看你是不是有正义感的人。敌基督把你开除出教会，你就没生命

了？神说什么了？神说：“在神的家里不容让那些不行真理的人存留，不容让那些故意拆毁教会的人存留，但现在并不作开除人的工作，只不过到最终他们被显明而淘汰了。”（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对不行真理之人的警告》）“所以说，说这一步是征服的工作，倒不如说是成全与淘汰的工作。”（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被成全的人都得经受熬炼》）神现在并不作开除人的工作，神作的是成全与淘汰的工作，你揭发检举了人家把你开除了，你如果有这个异象，你还受他辖制吗？你就不受他辖制了。“神作的是成全与淘汰的工作，我如果站住见证了，神成全；我如果不站见证，神淘汰。那我必须得站对队，神让我做的事我必须得去做，我得通行神的旨意，我得和弟兄姊妹联合起来，把敌基督拿下。你就是开除我，我也不怕你，因为神今天不是作开除的工作，不是神开除我，是你开除我。”有正义感，有“神不作开除的工作，神作的是成全与淘汰的工作”这个异象，就不受他辖制。对神的权柄有认识，神要作试炼与熬炼的工作，这是神试炼人呢，试炼人就要有长时间的磨炼、熬炼。神给你摆设这个环境，人家就是要把你开除出来，开除出来就是神要熬炼你呢，你越爱神，你的环境越大，所以你被开除出来，你的环境越大，越看见因着你站了这个见证神越爱你。这是不是又是一个异象？“人若没有许多异象作为经历的根基”，这是不是一个根基？在这个基础上，神说：“我儿要留心，多在我面前花费时间，我会给你做主，不要怕，拿出我那一把两刃利剑，按着我的心意——与撒但争战到底，我会保守你，不要有顾虑，一切隐藏的东西会公开显明，我是发光的太阳，照亮一切黑暗面，决不留情。我的审判已完全降临，教会就是战场，你们人人都应有准备，都应为最后一次决战献上你的全人，我必会保守你为我打那美好的胜仗。”（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四十四篇》）我是不是把这些话当成根基了？神话怎么说就按照神话怎么做，神会把黑暗面都向人显现，人就看见了。“人若没有许多异象作为经历的根基，那根本谈不到什么生命”，你在原教会的时候看见人家害怕呢，不敢揭发检举了，缴械投降了，那你还谈什么生命呢？为什么根本谈不到什么生命呢？生命是什么？顺服是不是就是生命？你没有顺服神，你知道神的心意了，你也知道异象了，但是不能成为你的根基，你不能与神话相合，不能与神的要求相合，那你哪来的顺服？你没有顺服就没有生命，所以根本谈不到什么生命。“更谈不

到什么经历”，为什么说更谈不到什么经历呢？既然你的这个做法没有生命，就像刚才说的，敌基督、假带领出来了，一个人去揭发检举了，一个人不“打岔搅扰”教会，人家不揭发检举，他这个里面就没有顺服，没有顺服就没有生命。他没有生命，他就是再说“敌基督、假带领出来的时候我经历了，全国上下都是大传福音，都是虚报人数，神还允许呢，你说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只能跟着走，我还能和人家说不允许？”他谈的这个“经历”再多、再大、再好听，他这个“经历”里面有生命吗？（没有。）没有生命，那他的“经历”还叫经历吗？这就不叫经历了。既没有生命，那就更谈不到什么经历了，这是什么？这是撒但的残害。“只是愚昧地一味顺服、一味忍耐，这样的人都是难以成全的人。”这个捋清楚了没有？（捋清楚了。）

咱再回忆一下，异象是什么？异象是非同寻常、奇特的景象。那你要得着生命，得着生命经历，让神认可，这个景象是个什么景象？在这个揭发检举上你应该有个什么异象？奇特的景象，给它画一个画面，奇特肯定不同寻常，是吧？这个奇特的画面就是说，这个揭发检举的人必定是要被敌基督打压了、开除了，踩在脚底下；这个揭发检举的人必定是个有正义感的人，是维护神家利益、为神说话、敢与敌基督起来争战的人，但他绝对是被敌基督踩在脚底下的这个画面，这个画面奇特不奇特？（奇特。）奇特，非同寻常。按人的想象，维护神家利益的人应该是高举，有正义感的人应该当带领，敌基督应该处理，可恰恰这个奇特、不同寻常的景象是，维护神家利益的人被处理、开除了，独断专行的敌基督还在位。你必须得有这个奇特景象，有正义感的人必须得受到迫害，就是神所说的，神所吃的苦，你也要尝尽，神说“你欺压我儿”，那必须得让人家把你踩在脚底下，你才是神所拣选的人。得有这个异象，这个异象就是奇特的景象，在你脑海里就是这个景象，“我这么做了以后，我就是神所拣选的”，你有这个景象，你还没路？所以说，有这个景象、有这个异象的人就能被成全。因为什么能被成全呢？因为神话在你身上能通行，你能按着神话走。如果你没有这个异象，在你的脑海里没有这个画面，而是有一个什么画面呢？既然异象是一个奇特、不同寻常的景象，那在你脑海里边的就是一个寻常的、正常的画面，正常的画面是什么？“有圣灵作工的、神要的应该是带领，不管你有没有正义感，不管你揭发检举不揭

发检举，不管你是不是敌基督，你是带领，你就是神要的；开除打压出来的，不管你是揭发检举什么，只要你被开除出教会了，那就是神不要的，就与神家没关系了；你是跟随的，你就必须得在教会里，这是神的殿、是神的教会。”这是不是你脑海里边的“异象”？这不是神的作工异象，这是你的“异象”。就像跟随老毛打江山的那些人，在他们脑海里的“异象”是什么？封官赐爵，是奖赏。但实际是什么？实际是老毛为了稳固自己的江山披荆斩棘把他们杀害了。他们脑海里的“异象”和老毛的作工“异象”是不一样的。还有范蠡、文种，文种脑海里的“异象”是什么？他没有范蠡的那个“异象”，他想的是得奖赏，结果把命给要了，这个奖赏是得不到的。所以这就证实了，你如果没有异象，你跟不上神的脚踪，跟不上神的步伐，你怎么可能蒙拯救？怎么可能被成全呢？圣灵在你身上没法作工。现在这个清楚了吧？晓霞，现在清楚了吗？能不能有正义感了？（晓霞：现在清楚了，得往正义感这个方向去做了。）这个好理解吗？（晓霞：人正常思维能达到的并不是神要作的奇特景象。）对了，你那个思维达到的不是神作工的异象，既然是神作工的异象就是奇特景象，是你想象不到的，你必须得根据神话来看，找着神作工的异象。这个异象不是你知道就完了，异象还得透亮，异象还得成为你的根基，你必须得站立在这个异象的基础上去作工，才能蒙拯救、才能被成全。

“可以说，就上述所谈的异象你如果一点没有，就可充分证明你是个糊涂虫，犹如盐柱一样”，就跟盐柱一样，糊涂虫，啥都不是！这个能理解吧？（嗯。）“可以说，就上述所谈的异象你如果一点没有，就可充分证明你是个糊涂虫，犹如盐柱一样，不论何时都屹立在以色列，这样的人没用，是废物一个！”这个比喻好吧？为什么好呢？你看在教会屹立的，2012年到现在十几年了，依然在教会屹立着，下回你就给他交通，“根据神话看，你就跟盐柱一样，没用，废物一个！”根据这个，再根据神交通的“狗还知道在主人有难的时候拼了命地保护主人，只要主人生命安全受到威胁了，那狗就拼了命地叫。有些狗个头不大，被人一脚就能踢倒，那它也不怕，就拼命地叫，拼命地吓唬坏人，‘我咬不了你的脸，要不了你的命，我也得把你的皮咬伤了，我得用命来保护主人！’人连这点信心都没有，都是废物！”“你还不如一条狗，狗还知道维护它的主人呢，你连主人都不维护，你就是盐柱，废

物！”“有的人不论何时都一味地顺服，不论何时都认识自己”，你跟原教会的说什么，他一说就是认识自己，那就是盐柱，还认识自己呢。“不论何时都用自己处世的一套来处理新事物，或不论何时都用‘智慧’处理一件不值得一提的小事，这样的人是没分辨的人”，“用智慧处理”，这是原教会的人经常说的一句话，没办法处理一件事就说“用智慧处理”，没分辨、没认识，糊涂，那就用“智慧”处理。用“智慧”处理是什么意思？就是不讲分辨、不讲认识，其实他是糊涂处理，还说用智慧处理。“这样的人是没分辨的人，像人天生就是受气的一样逆来顺受，不论何时都是一样，没有变化的时候，这是一个老糊涂，没有一点分辨，不会因地制宜、因人而异，这样的人不属于有经历的人。我看见有的人认识自己到一个地步，看见邪灵作工的人还低头认罪，不敢起来定罪”，咱去打仗的时候，他们经常说“你就不认识自己”，是不是经常说这句话？你有话说没话说？神说：“我看见有的人认识自己到一个地步，看见邪灵作工的人还低头认罪，不敢起来定罪，明显的圣灵作工也不敢起来顺服，还认为邪灵也在神的手中，丝毫不敢起来反抗。”你敢不敢说这句话？他让你认识自己的时候，你就说“神说了，我不能认识自己到一个地步，看见邪灵作工我还低头认罪，我今天是来给你传福音来了，给你传国度建造让你进国度呢，你让我认识自己吧，你说你是不是邪灵？”敢不敢定罪他是邪灵？“你不看看我是从哪儿来的？‘半夜’敲门，你不看看是不是‘耶稣’派我来给你送‘圣旨’来了，来接你进天国呢？你是让我认识自己吧，这不是所多玛城的人？天使来救罗得，不是让他们悔改呢？他们不悔改，还说‘你来这儿寄居，还想在这儿做官呢？’我来这儿，你还说我要做官，还让我反省、认识一下自己，你这不是邪灵？”你就起来定罪他。“明显的圣灵作工也不敢起来顺服，还认为邪灵也在神的手中，丝毫不敢起来反抗。”把这话另外摘出来。“这样的人是羞辱神的人，根本不能为神担重担，这样的浑人不讲一点分辨，所以这种经历法应取缔，因在神眼中不成立。”这也算一个问题吧，他们提出来问题，你就能给他们回答。

59　跟上圣灵最新作工才能蒙神称许

1　所谓跟上圣灵作工就是指人明白神现时的心意，而且能够按着神现时所要求的去做，能够顺服跟随今天的神，按着神最新的说话去进入，这才是跟上圣灵作工的人，也是在圣灵流中的人，也是在圣灵流中的人圣灵流中的人。

2　这样的人不仅能蒙神的称许，能看见神，能看见神，而且能从神最新作工中认识神的性情，从最新的作工中认识人的观念、悖逆，认识人的本性及实质，而且能在事奉之中逐步得着性情的变化，这样的人才是能够得着神的人，才是真正找着真道的人。

3　对神的最新作工有认识不是容易的事，不是容易的事，人能够存心顺服神的作工、存心寻求神的作工就能有机会看见神，有机会得着圣灵的最新引导，那些存心抵挡神作工的人都不能获得圣灵的开启，不能获得神的引导，所以说，人是否能获得神的最新作工在乎神的恩待，也在乎人的追求，在乎人的存心，也在乎人的追求，在乎人的存心。

——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认识神的最新作工跟上神的步伐》

159　有异象作根基才能跟随到底

1　你别以为跟随神就那么容易，关键得认识他，知道他的工作，还得有为他受苦的心志，有为他舍命、被他成全的心志，这是你该有的异象。别以为神就是让人享受的，就是赐人恩典的神。

2　若不能舍命跟随的，不能舍弃一切跟随的，断不能跟随到底！断不能跟随到底！你得有异象作根基，万一有一天你受祸了，你该怎么办？你还能跟随吗？

3　不要轻易说你是否能跟随到底，你还是先睁开眼睛看看，现在到底是什么时候。别看你们现在都如殿里的柱子，到那时，这许多柱子都会被虫蛀的，因你们缺少的异象太多了。

4　你们所注重的仅是你们个人的小天地，并不知该如何追求才是最稳当、最合适的。对今天作工的异象你们不搭理，这些你们都不挂在心上，你们将会如何呢？

5　你们考虑到有一天神会将你们放在一个最陌生的地方陌生的地方吗？将你们的全部都夺走的一天，你们将会如何？今天的劲头还会照旧吗？信心还会重现吗？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对作工你们得认识，不要糊涂跟随！》

5 借刀杀人

冯丁，你说“玉梅来我这儿只想打听一下人，我给她提供了苏名，她就只给苏名传，也不给我传，你说她是什么人呢？”是不是想告诉我玉梅人性有问题？（冯丁：我说：“当时你为什么不给我传？”）“你为什么不给我传，你给苏名传呢？”是这个意思吧？（冯丁：是。）这件事在你心里是不是一个疙瘩？（冯丁：嗯。）那你现在是怎么领受的？（冯丁：玉梅是说我怕环境，所以才不给我传的。）她跟你说不给你传了？（冯丁：苏名说把我放在第四个，我说：“为什么把我放在第四个？”）人家没有说不传你，人家只是把你放在第四个，是吧？（冯丁：嗯，是。）不管是什么，你和她之间是一个疙瘩。（冯丁：但是这个疙瘩不是这方面的。）那是哪方面的？你表达出来的不是说你俩之间有这个疙瘩吗？你对她有误解。（冯丁：她以为我是怕环境，我说我不是怕环境。）不管她怎么说，你是有点怨气、有点记恨，你记恨她不给你传，对吧？（冯丁：这个倒没有。）你说话流露出来的不就是这样的？“她不给我传，她给苏名传了”，你多次强调的就是这个话题。（冯丁：嗯，对，“你怎么给他传，不给我传呢？”）“最后是苏名叫人给我传的，你始终也没有给我传，我感谢苏名，我不感谢你玉梅。”不就是这个意思？（冯丁：我也没感谢苏名，我从心里也没有多感谢他。）你的目的不是感谢苏名，你是要用这个事实来澄清，“这个玉梅不够意思，人性不好”。（冯丁：也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也不是，那你说这个话想表达什么？（冯丁：她觉得我说她了，她有点怀恨在心。我说“你跟老六说完，老六什么都往外边说，教会带领都来找我了”，我跟她说，让她晚上赶紧过来说说这事。）这是后期的话。（冯丁：不是，那时候他们还没有正式传我，苏名也没进来。我让她去把老六的嘴堵了，我一说这事，她就说“那不正常吗？”我说“不能打草惊蛇，这还没开始呢，你就打草惊蛇了”，她气得就走了。）那个时候你都已经把自己放在进来的位置上了，你都和她在一条船上了。（冯丁：嗯，我那个时候就跟她在一条船上了，我那个时候是站在她一边的。）你就知道她过来是传国度建造的福音来了？（冯丁：我不知道是国度建造，我光知道这是好事，她只是点了一下，我就知道肯定有新的东西，我就帮她分析这个人怎么样，那

个人怎么样，她没跟我说那么细。）不管说的粗、细，人家在传苏名之前就已经把你传过来了，你都已经开始为人家服务了，又找人，又帮她分析。（冯丁：但是从我那次说了她以后她又不找我了，又把我放下来了。）她找你的时候是她一个人去见的你吗？（冯丁：是她一个人。）在苏名过来找你之前，就是玉梅一个人过来见了你一次？（冯丁：对，第二天晚上我把苏名约到我家，她过来给苏名谈了，一共就来了这两次。）她跟你们交通什么了？（冯丁：她没有交通什么，就说今天神作国度的工作，我那时候都不知道她有没有说国度建造，可能说了，但我没有印象，她说来到这里是最好的。）

我听你说的就像讲神话故事一样，没有传，一句话就进来了，进来就开始跑腿了。（冯丁：她就没说啥，就说了这点事。）说了一堆话，最后归根结底是“啥也没说。”你想表达啥呢？啥也没表达。从你说的话里表达出来的就是你对玉梅有怨言，怨她不传你，她传苏名去了，问你有怨言吗？“没有。”问你有报复吗？“没有。”你没有那你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你说人家没传你，没传你，你还给人家找人、联系人，把苏名都联系到你家了，还和人家探讨这个探讨那个，那是不是人家给你传了？人家没给你说透归没说透，是不是人家给你传了？（冯丁：是她先去找的我。）人家不仅是先找的你，人家还给你传了，不传你，你怎么能去找人呢？她见证的不好归见证的不好，她有多少她就说多少，她就那点东西，但不等于人家没给你传。（冯丁：后来她就不找我了。）（张林：当时人家肯定看见你的态度有点犹豫不定。）（冯丁：不是看见我犹豫不定，就是我刚才说的，我说她在教会大大乎乎不当一回事，她就认为我怕环境。）听你这么一说，你这相当负责任呀！和人家已经是铁哥们了！她出来找人了，你都和人家一起去找人了，还安抚人家不敢在教会里说，还告诉人家这个人敢找，那个人不敢找，你都和人家协商“我该怎么找人，该找谁”，都已经作开工作了，你又说她就没给你见证，她就说了一句话。就这一句话，你也不可能为人家跑腿呀？（冯丁：她就是那么说的，说神今天在教会以外又有新的工作，但是我有种感觉就觉得肯定要有新的起头，我是自己那么想的，因为我也能看见教会里的光景。她说要找好人，还有被误解的，我说这样的人肯定有。）她找人的存心目的是什么你也不知道，人家说一句“以后还有新的工作呢，你给我找人

吧”，你就帮着人家找人了，你就这么容易让人家欺骗？你就不怕骗子骗了？一句话你就上道了？（冯丁：她没有骗我，我自己也看到教会的这个光景了。）你说你没有让人把你骗了，人家就说了一句话，你就跟着人家走了，你说骗了没有？然后人家说了一句话，你就开始为人家做事了。（张林：是说了一句话吗？）（冯丁：不是说了一句话，她肯定没说那么细。）她肯定没说那么细，但是人家最起码把大概的方框跟你说了一下，你知道现在该干什么，要干什么，人家跟你说了以后你才开始做这些事，不可能只说了一句话你就去做。（冯丁：但是这句话我听的是最主要的、最清楚的。）你最清楚归最清楚，但肯定是人家对你提出要求了你才去做这个事的，人家给你提出什么要求以后说“咱得找人”，你才去配合找人呢。如果人家没提要求就只是说了这么一句话，“咱得找人”，让你找人你就找人？你说可能不可能？突然间有个人来了让你找人，你给不给他找？不管说什么，人家肯定提出要求了，人家最起码告诉你现在是国度建造要找人呢，就算不太清楚，就大概一个方框，你也知道现在要干什么，所以你才配合人家找人呢，人家要不说你不可能配合人家找人。（冯丁：就这句话我听得最清楚。）在人家来看，你都配合人家找人了，那你是不是已经进来了？（冯丁：嗯，我接受了。）（张林：本来是人家给你传的，在你这儿你就不承认是她给你传的，是这个意思吧？）（冯丁：我是没承认她给我正式谈，她没谈那么细。）（张林：你别管人家正式不正式，就是人家找的你，人家跟你说的，在你这儿是“我不承认是她给我传的”。）你的学费也交了，也去学校报到了，结果你说“我不承认我上学了，因为我上学的那天就没人给我上课，到了第五天才有人给我上课，从第五天开始才能算我进校门”，这说的是什么话呢？从你交了学费、进校门的那一天开始，不管你有没有学到东西，不管班主任有没有来，你已经报到了，你已经是属这个学校的人了，对吧？不管玉梅跟你说了几句话，你都开始给人家介绍福音对象了，“这边有个张三，那边有个李四，那边有个王五，那个人能传，这个人不能传”，你都开始跟人家商量这些事了，那你说人家传你了没有？不管人家说多少话，你都已经答应人家了。就像我今天来了跟你说话，不管我说了几句话，我是说了一下午也好，还是说了两个小时也好，你已经和我达成共识了，是吧？（嗯。）都达成共识了，最后你说我没传你，那你是不是说胡话呢？你是不是说浑话呢？你的观念

成立不成立？（冯丁：我按照我的观念认为是从正式开始谈的那天才算正式的。）什么算正式的？你都跟人家上战场打仗去了，然后你说“我还没有入这个国籍呢”。（冯丁：你一打那个上学的例子，我就转过来了。）你都跟人家去外面打仗去了，但是你还不知道你是谁家人呢，你说这是谁说胡话呢？只不过是人家给你发的“工资少”，给你交通得少而已，不等于人家没把你谈过来。（冯丁：对，明白了。我要按照我那个观念，那是错误的。）现在不管错误不错误，咱得做诚实人。（冯丁：对。你举了上学的这个例子以后，我转过来了。人家把你领进门，至于你什么时候配合，那是你的事。）福音对象进来以后就要逐步地进深。就像咱今天传五个人，先给你简单说一下，看你愿意不愿意，愿意的话，哪天把这些人叫到一块儿集中牧养，那叫大帮轰。你这边同意了，人家不管你了，然后人家再传其他人，等传好了以后，第二次再来牧养你，这是不是一个步骤呀？（冯丁：嗯。）可在你这儿，你的这个观念就成问题了，就这么一个小小的问题，半天出不来。（冯丁：我按我的观念在那儿画了一条杠。）这是对人的要求。你对神的作工有要求，有要求就是悖逆。你要求玉梅过来一次性就给你见证得明明白白的，“你给我见证不明白就不是，我就不承认”，还要求她一次性就给你见证成。（冯丁：我有个什么观点呢，“你给我说了一下，这不是苏名找人又给我起头的吗？”其实得有个先来后到，是人家玉梅先跟我说的。）

什么都是问题呀！第一次没给你细交通也是问题；先给苏名说，再给你说也是问题，你说咱难办不难办？（冯丁：难办。）这是谁的问题？（冯丁：自己的问题。）人和人之间实在难相处，实在不好相处，这就是败坏，猜疑、猜测太厉害，本来就没有什么事，但是这些事就装在自己心里了。（冯丁：事倒是没出在这上面。）是没出在这上面，可是这件事你在这儿说了有半个小时吧？在你心目中，这是不是个大事？（冯丁：也是。）它就是一个大事，你把这个当成了大事，咱是不是小肚鸡肠呀？斤斤计较，还猜忌，“她不想给我传，她给苏名传了，苏名又给我传，她没办法了”。咱是不是诡诈人？猜忌是不是一种诡诈？你是什么人，你就猜忌别人也是什么人，然后你把这件事当成了一件大事来说。你跟我见了面，还不是想跟我说说大事吗？你不可能把小事摆在我面前吧？你把你认为的大事摆在我面前，你把

认识神摆在第一位了？把自己的生命进入摆在第一位了？把尽本分放在第一位了？这些都没有，而是把你自己的感受，自己的猜疑放在了首位，把控告别人放在首位，这不是报复吗？你不就是想控告她有罪，她是罪人嘛，对吧？“她来给我传，就跟我说了一句话就跑了，她尽本分应付糊弄、欺骗，她就不想让我进来，她就给苏名传去了。她就不是来找我的，她是来找我打听谁谁谁的，最后还是苏名带人过来把我传进来的，不是她传的。”这是不是记恨玉梅？是不是告诉我，“这个玉梅不够一个人，更不够一个子民，更不是神选民。她作的是什么工作？她打岔拦阻神的工作，她看见我这边有我这么好的一个选民，她不要，她把我堵在家门口，不让我进来，你说她是不是作恶？我今天能进来，还是借着苏名把我带进来的，我借着这件事看清了这个玉梅不是个东西，她是不是拆毁神的经营？她是敌基督”？借着你给我诉说的这个，是不是证实了她就是敌基督？（冯丁：但是借着她也显明了我。）别说显明你，你说这件事是不是要正式把她钉在十字架上？（冯丁：是。）这是不是你的存心？是不是你的动机？是不是？想不到？不敢承认？（冯丁：是呢。这个事当时就过去了。）事是过去了，但你在我这儿说，“你看这玉梅，你们看见她这种表现了，你们没有完全把她拿下，没有开除了她，还把她放在那儿，今天还让她去配合福音工作，不知道哪天她又起来了”，所以今天你得打个报告告诉我，“这个玉梅她不是作了一次恶，她还有大恶呢，她在我身上是怎么做的呢，她看见我这个人素质还可以，她说一句话我就明白了，结果呢？她把听一句话就能明白的这个人堵在门外，只怕我进来，这是不是她作的恶？”你把她作的恶告诉我，这是不是来告状了？你是奏本告状。（冯丁：是，承认，心服口服。）心里边是告状吧？（冯丁：有。）这就是你的存心、你的目的。今天抓住这个机会，她也不在，没有人打岔，所以你就把这件事说出来了。（冯丁：今天你给我解剖出来，我才能明白，要是不解剖，我还在这件事里转呢。）你说咱邪恶不邪恶？（冯丁：邪恶。）怎么邪、怎么恶呢？不管好坏，人家过来给你传了，是吧？你得有感恩的心吧？你不管她人性好坏，你是不是得感恩？（冯丁：刚开始感恩，一看她对我那个态度，我就恨她。）不说别的，你就说该不该感恩？（冯丁：该。）该感恩，你感恩了吗？（冯丁：没有。）你说邪不邪？这是不是邪门？（冯丁：嗯。）你看见把她打成敌基督了，带领的位置也撤了，咱有没有同情

心？“人家也是帮我呢，人家也给我见证了。人要性情不变化，一直走下去，那就是惩罚。”有没有同情人的心？有没有可怜人的心？看见她是不是从天上掉在地上了？她昨天从天上掉下来了没有？（冯丁：掉下来了，昨天我心里还有点不大好受。）有点太重了，是吧？还有点同情感？有没有同情感？没有同情感，有点不舒服。（冯丁：也没有深挖，说不上来。）不管怎么说，你这个仇恨胜过了一切，胜过了你感恩的心。你不是说，“人家还帮我，还把我带进来，要没有她帮我，我还不知道在哪儿呢！”感恩的心没有，你的仇恨胜过一切。你看见她这样你高兴也就罢了，咱还火上浇油，再加一把，再往伤口上撒一把盐，一次到位，不要让她再翻起来，今天借着机会再奏一本，是不是？你说咱恶不恶？（冯丁：其实我恨她就是“你为什么不传我”，我明面上都说过，这个恨我承认。）人家传你了没有？（冯丁：传了，是她把我领进来的，这个弯我转过来了。）你不是转不过弯，是因为你们后期因着打架，她抓你的把柄，丢了你的脸，露了你的丑，然后和你对着干。当她跟你对着干的时候，你就把她做的好事都看成坏事了，你就开始抓她的把柄了，“你做什么了？你给我传了？你尽心、尽意给我传了没有？你跟我说了多少话呢？我之所以能过来是你给我传的吗？是你的一句话我过来的，我就不承认是你给我传过来的”，所有的话都给她抹杀了，所以说，你的那个恨是怎么来的？不是因着她给你交通的少而恨的，而是因着“你先不仁，我才不义的，是因为你说我的什么问题，我才产生恨的”。（冯丁：是恨呢，她在弟兄姊妹中间说点什么，我就脑子疼。）你脑子疼，所以你就恨她了。（冯丁：我恨她，一夜都睡不着觉。）你恨她是不是要抓她的把柄？（冯丁：我心想我也没这样，你怎么能给我扣个这帽子？）

每个人都不简单！我错看你了，大前天和昨天聚会的时候，我还说你能够维护神家利益，你能向着神、为着神，我在心里还说，让你当带领，你这个人选得还差不多，他们在那儿斗呢，他们在那边针对你呢，我说这些人怎么这么恶呢？今天你又露丑了。（冯丁：今天我也就想让你给我交通交通。）原来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冯丁：但是我认识不到，我就想把这件事说出来，让你交通交通，你看得更透。）你这叫自我包装。你说“我今天来就是想让你给我解剖解剖，就是想让你给我看一看”，这是真心话？你这是因为我抓住你的证据了，

你不得不承认了。（张林：你这是顺水推舟。）（冯丁：就是你给我交通的这些我没有认识到。）所以说你刚才的这个动作又是一个邪恶。就好比小偷，小偷一般都是偷熟人的东西。偷熟人东西的时候，人家发现他了，他就说“我跟你玩呢。我假装偷个东西，我是试验你呢，我看你注意了没有，我看你有没有这个警惕性”，发现了就是玩呢，发现不了你的东西就是他的。世界上形容人与人的关系，常说“白天是人，晚上是鬼”。为什么这么说呢？白天看见都是人；一到晚上就是鬼。看着在酒桌上都是酒肉朋友，“这是朋友”。他在你看不见的时候，他就想暗害你，你的手机在桌子上呢，他把你的手机往自己口袋里一装，你过来问“看见我的手机了吗？”如果别人说是他拿的，他拿出来，说“我和你玩呢”，见没见过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是不是经常见？给你举这个例子，听懂了吗？（冯丁：但是这个例子怎么和我对号呢？）你先不要对，你先听懂我说话的意思，你不听我说话的意思你能跟自己对上吗？好比说你出去了，一个人拿了你的手机，放到柜子底下，当你回来找手机的时候，你说“手机哪去了？”他们都看见是这个人拿了，然后这个人小声说，“别吭声，让他着急着急，等过三天再给他”。等过三天以后，你以为手机丢了，没办法就重新买了一部手机。那这个手机他还给你不给你？（不给。）不会给你了。刚开始也许就是玩呢，可到后来，看着你不要这部手机了，这手机就在他手里，谁也不知道，他还会拿上这个手机给你呢？他还说“你的手机是我那天拿上玩呢，我给你藏起来了”，他还会说这句话吗？这个例子听懂了吗？（冯丁：这个例子听明白了，但是……）这就是白天是人，晚上是鬼。眼看见了都是人，桌子上办事呢；眼看不见就在桌子底下办事，就是害人呢。如果你正藏东西的时候，人家过来看见了，你说什么呀？“我就看看，看你有没有这个警惕感。你可以呀，我刚有这个动作，你就发现了。”他能跟你是仇人吗？不是仇人。“你发现了，那是玩呢；发现不了，那就成我的了。”（冯丁：这个例子跟我哪方面能对上呢？）你刚才的那个表现是什么呢？你本身就是来奏本告状的，“你治她治得太轻了，她不是个人”，这是你的存心、目的，但当我识破你的诡计以后，你承认你邪恶吗？你承认这是你的诡计吗？你承认不承认？我说你邪恶，你承认不承认你邪恶呢？（冯丁：承认。）你承认了吗？（冯丁：承认，这就是以牙还牙。）可你刚才说什么了？（冯丁：我刚才说，就是想让你解剖解剖我认识不了的，我没认识到这方

面，你给我深挖挖让我能认识到。）“我过来就是让你解剖解剖，认识认识。”（冯丁：我觉得这也好。）这又加了一个“也好”，刚才没有这个“也好”。（张林：这就是这人不简单。）发现问题了吗？你究竟是过来奏本告状的，还是想让我给你解剖解剖的？你是让我过来给你看病呢，你还是要下毒害人呢？你属于哪一个？你说你诡诈不诡诈？你眼看下毒害不了人的时候，“我这个毒是让你看看，让你给我解剖解剖，看看这里边有什么成分”。你是让我看有什么成分呢，还是让我去按你提供的这个“水”给玉梅喝，去害她呢？你奏本控告不就是让我给她施压吗？（冯丁：说实在话，没有完全按照自己的私心要去弄她、要去害她。）所以说你是高明又高明，这就是你的高明之处。你是借刀杀人！你厉害呀！你是借我这个刀来杀人呢。（冯丁：我不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跟你说她是杀人犯。”（冯丁：我就觉得她做这个事了，我个人的事是个人的事，我确实恨她。）

我为什么说你借刀杀人呢？你刚才说什么话了？“我不是恨她，我不是要踩她。”你跟我说了那些话，然后你又说你不是恨她，听明白这是借刀杀人了吗？你做的是不是？（冯丁：我没认识到。）你给我诉说玉梅是该死的，她拦阻神的作工该不该死？有福音对象不传，她该不该死？（冯丁：该死。）该死吧？你和我说了，我是不是应该执行？（冯丁：借你这个刀？）我要把她杀了，和你有关系吗？和你没关系。你告诉我，“我不恨她”，这是不是你的高明之处？（冯丁：我是说，在私人方面我是恨她，但是在神家的事上，一码是一码。）把私人的事抛开，我说的是你的性情。构成的这个事实是不是这样的？造成的后果是不是这样的？后果是这样的吧？你过来没有跟我说其他的，你就是跟我说，“玉梅不传我，只传苏名，还是苏名带人传我的，你说她是什么人呢？”你也知道神家是圣洁的，不允许污秽存在，敌基督肯定是要处理的，然后你过来给我奏一本，还不就因为她没有被处理了吗？（张林：你奏一本就让她死得更快了。）我是不是该听了你的去执行、实行？我要执行、实行完了，你说什么？“那是弟兄杀的人，和我没关系，我没有恨她。”（冯丁：我是前期在私人的事上恨她，但是在神家的事上……）又说神家，和这些挂钩吗？不挂钩呀！你跟我说了这些话，达到一个什么后果？（张林：颠覆人的三观了。）颠覆人的三观吧！你说人够不够滑？够不够诡诈？哪句话是实

话？哪句话是假话？你前面告诉我她该死，后面又说你不恨她。（冯丁：我说她该死是说她拆毁神家的工作。）拆毁神家工作该不该死？拆毁神的工作，你要是在教会里边跟他们说说，无所谓，可是你跟我说了呀。（冯丁：那我得反映呀。）你跟我该反映，那你给我反映了，我该不该实行呢？你的意思是你给我反映了，我不用实行，我包庇敌基督？我实行不实行？（冯丁：实行。）我实行把她处理了以后，你说什么呢？你说你不恨她，你说你没有杀人，你说你不杀人，是不是？还得想一想。（冯丁：不是，这些话我没反应过来，你说我不恨她？我恨她。）你跟我说这些话，你不是要害她，你不是要奏本告状？（冯丁：我就是针对事实说话。）你根据事实说话，我根据事实办事，我把她处理了，这事情已经造成了，是不是人已经杀了？可问题是人家是不是拦阻神工作了？你是不是在这里给我造了一个假象？你颠倒黑白，人家实际上是给你传了，你告诉我说人家没给你传。（冯丁：这个我现在扭转过来了。）但是你说的这些造成的事实是不是这样的？（冯丁：对，她先找的我。）那是我给你扭转了，我给你交通了，我要不给你交通，我要听了你的这样去执行、实行了，我是不是就把她处理了？处理了以后，这是谁杀的人？（冯丁：你杀的。）我杀的人吧？所以说，你是借刀杀人。实际上是谁杀的？（冯丁：我杀的。）对吧！是你借着我这个刀杀的人。你想的是，“我没有计划要杀她”。（冯丁：我没有以个人的利益，借你这个刀杀人，我是以神家的利益为重。）那你不是借题发挥？那你更厉害了，越说越严重。（冯丁：我就是这样想的。）越描越黑，你要再说“我是借着神家的工作”，那更证明你邪恶。你把你们私人的仇拿到神家，这叫公报私仇。（张林：更厉害了，更严重了。）是公报私仇，是把个人的私仇加在公事上，借着我来公报私仇。（冯丁：我公报私仇？）（张林：你打着维护神家利益的旗号，这不是公报私仇吗？）认识到了没有？（冯丁：我再往里挖挖，再往里面想想。）（张林：这还用往里边想想，事实都摆到这儿了。）还不如不描呢，越描越黑。（冯丁：就得把它露出来，露出来是好事。）

咱反过来再说刚才说的那个事，你是想借刀杀人也好，你是想迷惑我也好，你想报复也罢，这是不是你的初衷？（冯丁：我确实有点恨她。）这是不是你的初衷？是你的初衷吧？（冯丁：嗯，是。）当

我揭露解剖完以后你说什么？“呀，我就是来让你给我解剖解剖，让我认识认识。”（冯丁：但是这个方面的事我没认识到，我没有认识到的，我想寻求让你给我解剖解剖。我是想呢，你好不容易来一次，看看我没认识到的……）“你好不容易来了，你解剖解剖我”，你这个实行里边有这么一项，这个不能否认，谁都想生命长大，谁都不想错过这个机会，“那今天既然来了，我就有这么一项，让弟兄给我解剖解剖，这是好事”，你有这一项，但是今天你说这些话的动机不是想让解剖你吧？（冯丁：没有说针对这件事来解剖，我也没有认识到这个。）如果你是让解剖的话，那就不是这些话了，你应该是“弟兄，我现在对玉梅还有成见，我里边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我总是对她有成见和记恨，她给我传福音，我明明感觉她就没给我传，就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这是不是拦阻我接受呢？我在里面总是通不过，我这里边是什么原因在拦着呢？我总是不能平等对待她，这是什么原因呢？是我的看事观点哪边出错了？你给我说说这是啥问题？”这叫什么呢？这叫寻求。“我里边有这个观念，我看不明白，你给我解剖解剖，这里边是什么东西在作怪呢？”这才是你后边说的，“你给我解剖一下”。可是一来的时候，你说这些话了吗？你没有说“你给我解剖解剖这里面有什么问题”，你是给我反映问题。反映问题和解剖问题一样不一样？（冯丁：不一样。）当你反映问题没反映成功的时候，你来了一句，“我就没有让你‘吃’，我让你解剖解剖”，你是不是太邪了？拿了一碗饭，往饭里边放了一点敌敌畏，“弟兄，你吃吧”，我说“不对吧，这里边怎么还能有敌敌畏呢？”你说啥呀？“弟兄，我就是专门让你过来分辨分辨、认识认识。”你这不是耍我呢？我要吃了，你把我毒死了；我发现问题了，你说“我就是要练练你，看你的嗅觉能力究竟如何，分辨能力如何，你先学习功课，我帮你学学功课”，我还得感谢你，“谢谢你啊，你还给了我学习的功课”。你说你诡诈不诡诈？滑不滑？（冯丁：没认识到这儿。）现在转过来了吗？（冯丁：转过来了。）（张林：这下认识到了吗？）（冯丁：认识到了。）这就是那个藏手机的，他把你的手机藏起来了，你抓住了，他就说跟你玩呢；抓不住就成他的了。你给我摆了一个鸿门宴，我没吃，我给你揭露了，揭露了以后，你说：“我就是给你摆了一个鸿门宴，让你看看，让你对他们分辨、认识。”这是人被撒但败坏了以后，变得圆滑、诡诈、狂妄，本来想用这句话来掩盖一下，但没想到掩盖的时候就把自己给暴露了。（冯丁：

那个我明白了，我没有抱着寻求的心。）本身你就是来控告、来告状的，结果我发现你告状里边是虚假的，是害人的，然后你立马一转，“不是，我是让你分辨、认识，让你来帮我解剖解剖”，你变得太快了。（冯丁：自己也想“这是哪方面的问题？”想寻求寻求，也没有寻求到，正好说了这件事了，你又帮着解剖了这里边的这些东西。）是你心思里边有这一项，但是你给我端这碗饭的时候，并不是让我解剖，那是两码事。（冯丁：我知道这是两码事，我现在明白了。）

今天我来了“三国”了，你们这“三国”互相谁都不吝啬。三国演义！那天我还说冯丁差不多，还能维护神家利益，能站在神家一边一直是谈神家的工作，今天显形了，姜还是老的辣。前面跑的是傻子，指挥官还在后边呢，说明你比玉梅还诡诈。（冯丁：越挖深处越能认识，之前没认识那么深。）现在才清楚你为什么说话吞吞吐吐说不清了，这就是根本原因。如果人很诚实，他的谈吐就很通达；如果人懒惰，他说话的言语都是为他的懒惰而开脱；如果人很诡诈，他说话就很怎么呀？（冯丁：圆滑。）（狡辩。）为自己狡辩，是吧？有句话怎么说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张林：这就是黄雀，厉害吧。身怀绝技。）（冯丁：你这么一解剖，我就想老老实实当个普通跟随的。）想老老实实，结果老实不了。就是神说的“你们的旧性实在是根深蒂固，若将你们放到宝座上，你们就不知天高地厚了，更不知何去何从。”（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实行　六》）你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如果昨天没有把他们打了，你可能还在这儿伪装着呢；把他们一打，你就没有竞争对手了，那你就释放自由了，这叫引狼出洞，引虎下山，你就跑出来了。（张林：觉得自己是对的了，这就敢说了，就不隐藏了。）（冯丁：以前是怎么认为的，现在还是那么想的。我里面的东西以前就没有深入地去解剖，今天就说出来了。“就因为神家的事我说你了，你就给我散布这个事那个事”，我就烦了，中间就有个人的私人恩怨了。）这里边还有一个恩将仇报。（张林：她老不承认人家传她。）（冯丁：那时候真不承认。这样一解剖，一举上学的例子我就明白了。所以说这么一解剖，我就想死都没地方死，我也觉得一下子就有那种感觉……）从天上掉下来了？（冯丁：就觉得我这样的人也完了，就觉得我这样败坏……）怎么完了？（负责人：“我也不行了，我也不能做带领了”。）（冯丁：我这个人就这样

了，神也不能要了。）神是来拯救义人的？神拯救的是败坏至深的人，你不承认你败坏，神就不拯救。今天看见自己的败坏，这才是信神的开端。你看不见自己，你还能信神？（负责人：这就是国度建造，这是好事，和他们一样。你昨天看他们的时候，是不是就看见了？但是你没有亲身经历，咱自己今天经历一下，是不是就看见神的爱了？这才是爱呢，是不是呀？你看神作得多好呀，今天看老姊妹来了，就给你上了一课，这不是挺好的吗？你看神多爱你呢！就怕把你耽误了，今天再给你补一下，好不好？）（冯丁：好。）还给你留了个面子，还给你来个独立交通，离开他们的视线，要让他们看着，你今天晚上又难受呀。（冯丁：我就想，人咋那么败坏呢？）（负责人：没事，你看那么多文稿都是从哪儿来的？不是每一个人的败坏都暴露在光中了吗？）（冯丁：我就想，自己都不认识自己，那怎么带人家呢？）（负责人：这下知道了，回去不就会交通了嘛，这就是认识自己。你还能刚进来，就认识自己了，那不是不正常了？就是来了以后，接受揭露解剖以后，才能认识自己，都有一个过程。）所以说，人的想象太简单，一跟上国度建造，“哎呀，我跟上国度建造了”，好像跟上国度建造就进国度了，不是那么简单，国度建造才是实际的生活才开始。就是神说的“在你的心中有一个天大的秘密是你从未觉察到的，因为你活在了没有光明照耀的世界之中。……你死死地拽住父亲的衣衫，愿与其同受苦难，深怕失去同行的伴侣，失去远去的‘方向’。……不知什么时候昏迷在路中，又不知什么时候有了‘父亲’……”（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全能者的叹息》），这是你心中的秘密。今天才把你的这个“父亲”给你揪出来，让你看了看。（张林：让你看一看你这个“父亲”还能要吗？还能认吗？不能认了。这就是国度里的审判，自己亲身经历一下就知道了。）（冯丁：我想经历，但是一解剖出来了，就觉得自己不是人，就觉得神要这样的人干啥呢？）就是呀，神要这种人干什么呢？所以神不要这种人，神要的是什么人呀？神要的是这个人必须得死，死去活来。（负责人：就是你的旧性情死去，今天解剖了以后是不是就认识了？旧性情死去，新的生命才能活呢！）撒但性情死，生命性情活，这才是个活人，这是个死去活来的过程。国度里边是永存，你以为直接从地狱就到了永存里边了？那是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冯丁：就没有认识到那么深。）你要认识到那么深的话，就不需要神来拯救你了。（负责人：

你要认识了以后咱就不需要跟这步工作了，你在家就认识了。）那就不是我带领你了，那就成你带领我了。（张林：哪个人也认识不了那么深，你被撒但败坏得都没有人样了，老觉得自己是个人，要不怎么能跟人家打架呢？就觉得“我对着呢，你不对；我是人，你是鬼”，就因着这个打架呢。）神告诉你了，你不要把你当成神重金买回来的小宝宝，给你的都是劈头盖脸的击打，从头到脚都得洗干净。国度是那么容易进去的？再看咱为什么表达事情表达不清呀？就因为里面有小九九，就难以表达。当你单纯地为了神的作工做一件事情，那是不是就简单了？（冯丁：没认识。）单纯敞开，就做一个诚实人，是什么就是什么，看见什么就说什么，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多说一个字就是恶者。那这件事是不是就简单了？让你感觉一下神来在地上就像来在猪圈一样，就是这种感觉。我和你对话，你说我是什么感觉？就刚才我给你亮出来的，就是那个感觉。我和你在说话呢，我是来帮助你进入的，反过来，你想利用我，还想把我当成借刀杀人的工具。

73　审判刑罚显明了神的拯救

1　今天审判你们、刑罚你们，也定你们的罪，但你该知道定罪是为了让你认识自己，定罪、咒诅、审判、刑罚都是为了让你认识自己，这都是为了你的性情能变化，更是为了让你认识自己的身价，让你看见神所作的一切都是公义，都是按照他的性情来作的，按照他的工作所需作的，也是按照他拯救人的计划去作工，他是爱人、拯救人，而且是审判、刑罚人的公义的神。

2　你如果只知道你的地位低下，只知道你这个人败坏、悖逆，却不知道神要借着今天作在你身上的审判与刑罚来显明神的拯救，你不知道这些就没法经历，更没法走下去。神来了不是击杀，不是毁灭，而是审判、咒诅、刑罚与拯救。在六千年经营计划未结束以先，也就是在未显明各类人的结局以先，神来在地上作工都是为了拯救，都是为了将爱他的人彻底作成，归服在他的权下。

——《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当放下地位之福，明白神拯救人的心意》

6 为撒但尽忠的人

为撒但尽忠的人（一）

（负责人：历菲，你是怎么了？为什么回去的？）（历菲：我也反省呢，知道自己不对。）（负责人：你知道你不对？什么原因呢？我听她们说你发火了，然后摔门走了。）（历菲：没有摔门，那天胡欣问我有一个姊妹谁带着呢，我说我不知道，她就开始对付我了。）（负责人：你是不是知道，然后你跟她说不知道？）（历菲：我不知道。）（负责人：你确实不知道吗？）（历菲：确实不知道。之前是李玫让我带着她呢，后来我要去一个地方，然后李玫说“你不用去带她了，你忙得顾不上”。我想着人家有特殊本分呢，李玫肯定会安排的，我里面就没有想着再让别人去带她。那天胡欣问我呢，当时我就不知道，我还没跟她说完她就开始对付我，她说我说话的口气不好，我说她站地位说话，两个人就杠上了。她就说：“把你的东西删了，不能给你下东西，不行我把你开除了。这不，负责人发过来了，让你回呢，你回吧。”我当时不想回，我就说不回了，人家说负责人让我回呢，后来我说回就回吧，回去反省，回去再好好看看神话，整天光注重在外边跑了，也不看神话，心里没神了。主要还是以前就跟她有隔阂了。）（负责人：你说的不是实话吧？）（历菲：是呢。）（负责人：不对吧？我听着那天你去的时候看见胡欣在那儿呢，胡欣问你这个事呢，你说你不愿意见她。你是不愿意见胡欣吧？）（历菲：不是，那是开始的时候。）（负责人：这次不是说你要走吗？）（历菲：这回是她让我走的，她说是你让我回呢。）（负责人：我为什么让你回呢？是你要走呢，他们拉都拉不住你，我才发消息说“让她走吧”。）（历菲：哪有这事呢！哪有她拉我拉不住呢！我还准备说不回呢，人家说“你回吧，这不是负责人发过来的，你回吧”，我才回的，当时跟前就有人呢，小区带领也在。）（负责人：不对吧？）（历菲：是这回事，我没说假话。我不走，她让我走，她说“负责人让你回呢，你回吧”，她就是这样说的。）（负责人：那天为什么能吵起来呢？根源是什么？富楚告诉我“历菲在这儿吵得就说不成话”，我问因着什么吵呢，富楚说就因着胡欣问了一下“这个人谁管着呢？”你说不

知道。）（历菲：我说不知道她就对付我，她说我说话口气不好，我就说她口气不好。）（负责人：按说你哪能不知道呢？你本来就知道。就说好那个地方让你们去管呢，你肯定知道嘛，你说“李玫接上了”，这不是一句话就说明白了？你怎么能说不知道呢？你说你这说话里边是不是也有问题呀？）（历菲：她问谁带着呢，我说不知道。我就说了个不知道，她就开始了，“你的范围……”）（负责人：你就说“李玫安排的，不知道谁带着呢。这个人当时是我带着呢，后来李玫说我太忙了，让别人去带了，现在不知道是谁带着呢，我问一下李玫”，这不就完了吗？按说这有没有事？可你为什么说不知道呢？你说不知道你是不是带着情绪呢？“我就不知道。”你自己反省反省有没有这些？）（历菲：是。）（负责人：她说这是你的范围，你怎么能不知道呢？本来你见了她就有想法，你们以前怎么有仇的我不知道，她问你这件事的时候你已经带着情绪了。以前是有什么问题呢？什么情况呢？而且你们在聚会场所就能吵起来，你俩作为带领工人，还有下边的人在跟前，你俩先吵得不行了，我不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就是对胡欣再有看法，她问你工作当中的事，这是不是咱该回答的？你说说你以前跟她怎么有了仇的？这件事不是根源问题，你和她之间早就有仇了，所以见了面就爆炸了，不管有没有人，弟兄姊妹在不在场，就开始吵架。当时富楚说“胡欣就问了一下历菲，历菲就跟胡欣吵得不行”。我跟富楚说：“历菲和胡欣吵得不行，那不用胡欣交通了，你交通，看是什么问题呢，看是什么情况呢，我说谁的问题呀？”她说：“历菲来了就吵得不行，就是历菲的问题。”我说：“你交通你解决嘛。”后来她说她交通了还是不行，就说不成，你就要走呢，不在这儿待，可能是谁要拉你呢。）（历菲：没人拉。）（负责人：我说：“实在吵得不行，那她要走就让她走吧，不用拉，都是带领工人丢人败性的，这不是羞辱神名吗？”你们还聚会呢，你给弟兄姊妹带的是什么路？活出的是什么？让弟兄姊妹看见这是什么？而且当时还有一个弟兄在跟前，本来就是专门把这个弟兄叫过去了解他的事呢，你们带领在这儿就吵起架了，我知道的就是这个情况。虽然我当时不在场，但是她们随时会告诉我什么情况。富楚告诉我说你吵得不行，我说“因着什么吵得不行？什么问题吵得不行？”在一起聚会呢，那就是在圣殿呢，在圣殿里就吵起来了，这太羞辱神名了。你说咱相当于圣殿里的祭司一类的人，却在一起吵架呢，有什么不能沟通呢？所以从这里我

就想了解一下你和她之间是有哪些问题，根源问题是什么？你说说是因着哪些问题导致的？你的火是从哪来的？早以前的火也算，这个火是怎么来的？咱今天做个诚实人，说实话。我知道的和你刚才说的太不一样了，我知道的是你吵得不行，说不成还要走，怎么现在成了她让你走了？你说的这个是不是事实？她为什么让你走？是你在这儿说不成要走呢，富楚交通也说不成，你吵得不行，就听不进去，不在这儿待就要走呢，就不能见胡欣。是什么问题导致你不能见她？你把她的恶行拉出来，我也要听呢。为什么我找你呢？我就是想听听看胡欣的恶行是不是我没了解到，如果是我没有看到的一面，我也想了解。你说说，她有哪些恶行使你气愤到这种程度，都不能在这儿尽本分了，“我就回教会去，我就在教会里尽本分”。昨天刘蒙去见你，让你写认识，你说“我就不写，我就是跟胡欣合不来，我就不能看她，她要在这儿我就不能在这儿，那我就在教会里尽本分”，就到这种地步了。我就想是不是胡欣作了多大的恶我没有看见，把你能逼到这种程度，说什么也不跟她在一块儿配搭了，不能见她了，是她的哪些恶行导致的？你说说，以前的也行，你跟她的仇是怎么来的？她作了哪些恶？一次一次地说。）

是他们让你走呢，还是你自己站起来要走呢？（历菲：胡欣让我走的。）是你吵得要走，然后她才让你走的，还是她直接让你走的？你要走前面有没有背景？（历菲：有个姊妹在那儿给我交通了一段神话，我看了以后也冷静下来了，我心里也没有计划要走。最开始吵的时候就想着要走呢，后来看了那段神话以后就觉得我是敌基督，就不接受真理，其实就是不接受对付修理。后来胡欣说“你吵你走吧”，我才说“走就走吧”，人家还说负责人说让我走呢。本来看了那段神话以后我冷静下来了，就不吵了，她说我一直吵得不行，就要走呢，这就不是事实，咱面向的是神，我就没有吵得停不下来，说让走就走。后来胡欣说“负责人说让你走，让你回去呢”，我才回来的，哪是我说的我要回来呢。）说白了就是你在这儿加了一个小插曲，看了神话以后你冷静下来了，和你刚才说的也不一样呀，你刚才说的是她让你走呢，你现在说的只是中间停顿了一下，看了一下神话。但是在看神话以前为什么让你看神话呢？你刚才说看神话之前吵呢，这个吵是事实吧？（历菲：吵是事实。）因着什么吵的？吵什么呢？吵的根源是什

么？我不知道你因着什么吵的，也不知道你吵的根源是什么。你刚才说吃喝了神话以后你冷静下来了，看见自己就是敌基督，不接受真理，是这个意思吧？（历菲：嗯。）你说你冷静下来了看见自己不接受真理，那冷静下来了，为什么人家说“那你走吧”，你就能走呢？那你究竟冷静下来了没有？如果冷静下来了，看见自己是敌基督，不追求真理，那这个时候还能走吗？可能不可能走？那你说你冷静下来了这话是不是假的？冷静下来了看见自己走的是敌基督的路，那你害怕不害怕？该不该悔改？已经看神话了，是该悔改了，该不该俯伏？你就说当下转不过来，当下心服了口不能服，那口不能服，心服了，人家说“那你走吧”，你还能走吗？你感觉能走吗？能走得了吗？敢走吗？明知道自己走的是敌基督道路，明知道自己不接受真理，你知道了还能走了，而且还是在聚会点上，这是个什么性质，自己不知道？你还知道你反省了，冷静下来了，那究竟冷静下来了没有？冷静下来能做出这事吗？那你说的冷静下来了是不是假话？你说你反省认识到自己走的是敌基督道路了，这是不是假话？如果这不是假话，那你就太狂妄了，你把神家当成什么了？你对神的态度是什么？你都知道自己是敌基督了，你知道自己是走的敌基督道路，而且你也看神话了，你说你也冷静下来了，也反省到、认识到了你是敌基督拆毁神的工作呢，是与神为敌的，怎么就没有一个悔改的表现呢？不要说悔改了，有认罪的表现吗？没有看见你认罪的表现呀！人家说“那你走吧”，就不要说人家的口气好与坏，口气好你也不能走，口气坏你看见天上的火焰了，你还走呢？你看见神的怒气了，你还能走吗？可能走吗？那你怎么能跨出这个家门呢？你能跨出这个家门，那是带着多大的勇气，多大的怒气呢？那是多大的斗志呢？你跟谁斗呢？你清醒了、知道了，那是不是和神斗呢？和神对抗到底。

你刚才为什么说没吵呢？那是不是一种欺骗？你说你没吵她就让你走呢，这是不是浑话、假话？刚才说人家拉你拉不住，你说没拉，咱就不用说拉，这还用人拉吗？能不能让人拉呢？可能不可能让人拉呢？不拉你就站起来走了？咱信神呢，你把神家当成什么了？自由市场？十字路口的厕所，随便拉？你还是带领，你做的什么事呢？给人立的什么标杆呢？你做的事情神看不见吗？外邦人还知道头顶三尺有神灵呢，那你呢，没知觉吗？你当时都看神话了，你都看见自己是敌

基督了，那刘蒙让你写认识的时候你怎么说不写呢？为什么不写呢？认识自己是敌基督了，还不写认识，还不悔改，这是什么？要对抗到底？下赌注呢？“你让我悔改，我就不悔改，我就不写！”等负责人过来请你呢？你是诸葛亮？咱办下什么有功的事了？还是你是特殊人才，得邀请你来呢？为什么别人让你写认识你不写，还得等待负责人出马，负责人说话，你是不是还等着神接见你呢？你做了多大功劳的事了？约翰给耶稣铺了七年的路，做了那么大的工程，他都不敢说让耶稣去接他，他试探了一下就该掉脑袋了。约翰是跟随神呢？衡量耶稣是不是神是根据耶稣来不来接他出监狱，接他出监狱那就是神，不接他出监狱那就不是神？那你信神呢，有个受造之物的形象吗？你信神为什么就敢有这么大的胆量呢？“我就知道自己是敌基督，我就知道自己走的是敌基督道路，我就不悔改，我就不写悔过书，我就不认识！”你今天见了负责人，不敢说这些话了，你说你认识了，怎么一下就认识了呢？你是看见负责人过来见你了，给你脸上贴上金了，看见你还是重要人物，离不开你，你比约翰大。到现在还不知道悔过，还要在威逼之下才承认自己的不洁，自己所做的自己不知道？神赶鸭子上架呢？强人所难呢？可能不可能？现在还不知道悔改，什么叫悔改呢？主动的认识叫悔改，被迫的叫悔改吗？神让约拿告诉尼尼微城的人：“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尼尼微城的人主动悔改，是神让他们悔改的？神没和他们说，也没有告诉他们悔改了就能剩存下来呀。尼尼微城的王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各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拿3:7-9）也未可知，有可能，有那么一线希望都不放过。你不要说尼尼微城的人了，咱连所多玛城的人都不是，所多玛城的人只是说“你来这儿寄居，还想做官呢？”他们不知道那两个人是天使，他们不认识天使，所以能说出狂妄的话来。而你呢，你是不认识？神作工几十年了你看不见？国度建造几年了，你不知道是做什么？你聚会不知道是干什么？怎么能说出这话呢？聚会点能够吵闹、翻脸，过后还不认罪、悔改，你不知道神家的安排？那今天负责人跟你对话，你还不能如实认罪，负荆请罪，还等待什么呢？还非得把一个一个证据拿出来证实？连基本的事实都不承认，那你怎么悔改呢？怎么做人呢？当天怎么走了的都不能如实供出

来？不知道什么是真理，基本的道理也讲不下来？当时聚会的时候因着什么走了的？这也说不清道不明？还绕这么大个弯，你这不是戏弄神呢？你把聚会点当成什么了？你愿意悔改，承认自己是个受造之物，想做一个人，那就如实地做人，做个诚实人，神要诚实人。到现在了，还不知道该走什么路？诡诈人、欺骗神的人、一贯撒谎的人可能剩存下来吗？可能让神饶恕吗？你现在还不如实招供出来，做个诚实的悔改，认识、悔改从头开始，还在这儿挤牙膏呢，挤一下说一下，我知道什么了你就说一下，不知道的还糊弄呢？你糊弄谁呢？你糊弄鬼呢？你能糊弄了谁？你只能糊弄你自己，能影响到谁呢？你欺骗神能影响了我的生命进入？能影响了负责人？还是你能影响了胡欣？你能害了谁？这个弯也转不过来？

我这话你能听懂吧？（历菲：能听懂。）负责人问你和胡欣是因着什么合不来的，因着什么不能配搭，是你们个人之间有仇，还是自己的野心欲望达不到？是因着本分合不来，还是因着记仇、报复呢？属于什么？如实说一说，不要掩盖。（负责人：咱做个诚实人，我听富楚说交通了有关胡搅蛮缠的神话以后，你跟胡欣就吵得说不成。我说“说不成别让胡欣交通了，你交通”，我给她发了一段话让给你交通，交通了以后你还是说“我作不了这工作，我选择回家灵修反省”，她们才说“那你要走就走吧，你回家反省去吧”，是这回事吗？还是她直接就让你回去呢？咱得做个诚实人，实实在在，因为我是有证据才找你的，哪个话是真的？是你要求的回家反省，“我素质差，我作不了”，还是你已经认识到自己有问题了，你也知道你的问题在哪儿了，她还说“那你回家去吧，不要你了”？）（历菲：前面吵的时候我这样说了，后来我没有说走，她说让我走我才走的。）（负责人：你说“我作不了，我要回家灵修反省”这话了吗？）（历菲：那是吵的时候说的这话，交通了那段神话以后没有说我要回去反省。）不管你是吵之前说的还是吵之后说的，你是说出这话了，你就有这个意思了，你已经告诉别人了，你吵以前把这话说出来了，那你吵的时候人家能不把你的话当话听吗？吵的时候说的话就不是话了？那既然你说出来了，人家尊重你的意见让你回，那这个时候你就回了？那你这个时候不吭气回去了，这不是默认你的话、遵循你的话了吗？你也没说“那是我刚才吵的时候说的浑话，我不回，我要悔改呢，我看了神话了，我看见我

走的道路了，我害怕，我不能走，我不能离开神”。你有过这意念吗？有过这想法吗？这不应该是人走的路吗？走了没有？这和你吵不吵有什么关系呢？和这个话在前边、在后边有什么关系呢？（负责人：你说的不是实话，人家说当时胡欣没让你走，你就要走呢，后来交通了神话以后你虽然不吵了、不说了，但你还是要回家，最后你一直说要回家，我才说你要回家那就先回吧，不是胡欣让你回家的。）就是人家让你回去也不为过呀！你吵了还不悔改，能让你在吗？你吵完了你悔改的表现在哪儿呢？就是你作不了工作，不能作了，你引咎辞职也好，是人家把你放下也罢，那得安排工作吧？那也不应该吵了以后回家呀！没聚完会就拍门而出回家了？（历菲：聚完了。）（负责人：开始吵的时候你是不是说“我在你胡欣手里就活不了，我就不作了，作不成”？你就对胡欣有看法。你跟刘蒙还吵过一次，吵了以后也是说“我作不了回家呀”。你是一直以来总说“我作不了了，不作了”，好几次了吧？你在本分上说了好多次“我不作了”，而且你不是光跟一个人说，一吵起来就是“不作了”。）（历菲：就觉得我作不了。）你作不了是在吵起来的时候才作不了，不吵的时候就能作了？要是真作不了，那就和和气气地打个报告，“不行，我作不了这工作，我要引咎辞职，我看见自己的素质、能力确实不行，不够格”。你平时没打报告，哪次不高兴吵起来了，“我作不了”，这是什么性质？这不是叫嚣、撂挑子、威胁、威逼？这是作不了？你平时没有打过报告说自己作不了呀。什么情况作不了？身体不行，还是理解能力差，素质差，作不了？真作不了谁不让你引咎辞职了？看清自己，根据自己的特长来定自己的位置，这应该呀。不能说不吵的时候就能作，吵的时候就不能作、就作不了。为什么吵？用吵来威胁？为自己作不了工而开脱罪责？咱是干什么呢？你以为你做这个带领只是为了享受地位之福？一有负担、一有责任就作不了了；没有负担、没有责任的时候就可以作，把这个作为享受？

（负责人：咱谈谈，有哪些问题呢？我也看见你就是跟胡欣合不来，是什么原因呢？）（历菲：就是这边有一个人死了以后胡欣在那儿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呢，我回去收拾了一下东西，人家说“你回去了，你咋不替他去死呢？”那天她说了这话以后我就接受不了。后来让我下去作工呢，我也知道我作孽了，下去二十多天才看见弟兄姊妹平

时也不祷告、不灵修，那时候就想“是啊，胡欣说该死的是我，因为这是我的范围，弟兄姊妹就是这个样子”，我从这里边也认识：为什么神给我摆设这个环境？要是这个人没死，我能在那个地方呆二十多天吗？这是神的安排，让我在那儿停了二十多天，一个教会一个教会地转，一个小组长一个小组长地见，神安排这个环境，就是让我下来看看我自己作的是什么工作，看到弟兄姊妹这种情形的时候，我也反省自己，觉得她说的这话对着呢，可是当时接受不了这话，这是一次。还有一次，我也知道我的脸面太重，神就给我摆设那样的环境，我们去了一个地方她当着弟兄姊妹的面拍着床说，“你听着历菲，我这是教你咋作工作呢！”人家哭着，我也哭着，我自己感觉自己作不了。后来从那边回来以后我就把能出来尽本分的人都见了一下，我说“一旦神家要用咱，咱就得出去”。给他们交通了这方面以后，说要用个有技术的人呢，我就问一个弟兄能干了吗，人家说能，结果到了这儿以后说他出事了，我当时不知道出什么事了，胡欣就说“你看你用的这个人，你不了解情况，这不是出事了？”我听了以后就崩溃了，好像出了这些事我就承受不了了，我就哭着说“我作不了这个工作，一直给神家带来祸患，那边刚出事这边又出事了”，我就在那个屋里哭。后来她又说，“没有出大事，是出了点小问题”，我以为是人出了什么事了，我就接受不了了，我才给她发的那一段话，我说“我作不了了，出了这么多事自己确实承受不了”，她又给你发过去，你又给我发过来。看见她一有什么事就告诉你让你对付我，心里就开始恨她了，每天就是对付我，这个不对那个不对，我就说我作不了了，一遇到事就对付。那天在那儿聚会，我跟旁边的人说了句话她就跟李玫说，“你看你看，她就不听你的，她跟旁边的人说话呢，就不听你的”。我心里就想我再也不想见她了，我也不尽这个本分了，她一天对付得我确实接受不了了。天黑以后她悄悄地又到我屋里了，我就说“我再也不想见你了，这是神又把你安排到我身边，这还没有学到功课呢，我对你就是一种恨”，我就把这些心里的东西跟她说了。后来她说她要去别的地方尽本分，不在这个范围了，我心里就想：她不在这个范围了，那我就尽这个本分吧。结果没多久人家又回来了，等聚会的时候，我就说我里面的这些东西，她说：“你没想到吧，转来转去你又转在我手下了”，她一说这话，我心里又抵上了，把她这话就搁心里了，我说“我是信神呢，不信神我真不见你了，今天见你也有神的允许，就是因为我没有从这里边

真正地走出来，我没有学到功课”。那天我跟她抵上以后她说“不行我把你开除了”，我说“你有权力你就把我开除了吧”，话赶到那儿了。我里面就没有真正地饶恕了别人，也没有说真正从这里边走出来，就一直活在这些痛苦里面。就不知道神给我摆设这个人才能勾出我的这些败坏，要是没有这个人也勾不出我的这些败坏，心里一直就是“我作不了这个工作了，我不愿意作了，神拯救不拯救我无所谓。我在教会尽什么本分也行，扶持人也行，出钱搞接待也行，我不尽这个本分了，我尽不了。）

（负责人：李玫抓你工作的时候行不行？）（历菲：李玫对付我我就觉得是爱，她就是瞪我一眼我也觉得是爱，我就不知道我跟胡欣两个人是怎么回事。）（负责人：其实这些不是你跟胡欣的主要问题，你就是看见跟胡欣的问题了。咱信神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经历神的作工。你是经历胡欣的作工呢？）（历菲：我也这样想呢，我是信神呢，我也不是信这个人，也是硬往这边扭转呢，可是她一对付我的时候，我就不能接受。）（负责人：听你这会儿谈的这些，也没有什么大问题，没什么大的仇恨。她说那些话都是有背景的，你跟她开玩笑，她也跟你开玩笑。从你内心深处就是，“这下胡欣走了不在这儿了，我就可以尽这个本分了”。隔了几天她又来这边尽本分了，在你来看“我转来转去又转到你这儿了”，所以她替你把你的心里话说了一下，“你心里就只怕见到我，这转来转去是不是还转到我这儿了？”这话有问题吗？是不是也没问题呀？她能看到你心里就不想跟她在一起，“正好转来转去还是在这儿”，她就把这话给你说出来了，她就这么问你，“你跟我有仇呀？为什么怕跟我在一起呢？”其实根源是什么呢？你看的就是她的问题，“你是有污点的人，你是有问题的人，你再说我什么我都接受不了”。从你内心深处你是瞧不上她的，这是根源问题，她说的那些话都不是问题。）（历菲：别人对付我我都能接受了，就是接受不了她对付我。）

她是对付你呢，还是残害你呢？人家要是对付你，那对付你是你经历神作工的一个项目呀，你为什么不能接受别人的对付呢？这不是你的问题吗？你不能因为人家对付你你接受不了，你就痛苦、难受，就要背叛，这就是不接受真理的人呀。那这是你的问题还是她的问

题？如果是她残害你，那你举报她了没有？你就没有正义感，你连自己都保护不了，还保护别人呢？还做什么带领呢？你说了半天你说她作什么恶了？你把她作恶的事实拿出来，她是残害人了？邪恶？她是怎么邪的？怎么恶的？怎么诡诈的？在你身上怎么做的？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了？你把这些事拿出来。可你拿的是什么呀？“她对付我了。”你拿这句话去哪里告状能告赢呢？你去神面前说“她对付我了”，神会说什么？祭司弟兄会说什么？你是不是来信神的？你是来信神的，你不让人对付？不允许别人对付？三岁大的小孩说的话合乎真理人都得接受呢，不要说哪个带领工人了。带领工人是抓工作的，你工作作不好就是要对付修理呀。你是温室里的花朵？得捧着？你是襁褓中的婴儿？你爱惜撒但，你与撒但同流合污，你不愿意让别人对付你，不愿意让人触碰你，你把撒但当成自己的父亲，不允许人触碰，那是你的败坏性情，那是你要解决的。或者胡欣一手遮天，她是敌基督，独断专行搞自己的经营；或者她就有败坏性情，任意妄为；或者她就是看不惯你，就是和你过不去，给你穿小鞋，那你把她的事实拿出来让大家分辨、认识一下，同时揭露她，把她拿下，洁净教会。这不是你的善举？你为什么不这么做？不问你的时候你不说她的问题，问你的时候你说她有问题，说她对付你了。她有问题你拿出她的问题来，你不要说人家对付你了，人家对付你是人家的问题？如果说在教会里边她有什么事不处理、不对付、不揭露、不解剖，这就是敌基督了。她没有真理，揭露解剖不了人，但是她能抓工作，如果你的工作作不了，她还是可以对付的。揭露解剖不了，只有对付修理，这是一项工作，这是必须的，离了修理对付、揭露解剖、审判刑罚人能行吗？能尽本分吗？败坏的人能归到这个“槽”里吗？连个本分都尽不好。没有对付修理能行吗？按你的意思，咱把修理对付这一项取了？带领工人不允许修理对付下边的人？那这个工作还怎么作呢？那你计划在神的经营计划中怎么呢？把神的经营计划改一改？把拯救人的方式改一改？你不是去认识自己是什么败坏导致你与神敌对呢，为什么不接受真理，为什么要与撒但同流合污，为什么要庇护撒但，为什么捆绑撒但的时候你要觉得疼痛，为什么不能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咱为什么不认识自己？你在这儿抓住别人的一句话，论一句话的对错、是非。神看人外表的说法、做法吗？神看的是人的存心，你的存心、动机是什么？你想拉帮结伙，还是想搞自己的经营呢？还是想在别人

身上炫耀自己的地位呢？还是为了抓工作呢？我没听到你说这些根源、本质的东西，你只是抓了个外皮，她对付你了，那你还不如说她残害你呢。你告她怎么残害你的，那也算奏她一本。人家对付你了这说的是什么？咱选一个带领，选一个老好人、滑石蛋、老油条、墙头草？谁也不得罪，八面见光，每天起来不作实际工作，然后联合起来欺骗神，这你就高兴了？心里边没有神的工作，不认识神的性情，没有生命，不考虑自己是不是得着生命了，你自己都不关爱自己，你让谁关爱呢？

审判刑罚、修理对付不是对自己生命有益的事吗？不是营养品吗？不是丰富的筵席吗？你品尝了吗？你把从神来的都当成仇视之物。你怎么能把修理对付、审判刑罚当成仇视之物呢？你不是说不管她说的话对与错，看她达到的果效是什么呢，对你的生命有没有帮助，能不能洁净你的败坏，你钻研的是“她对付我了，她说我了”，你说咱讲不讲理？这是不是颠倒黑白、混淆视听？我在这儿看的是谁维护神的工作，看的是她做的是不是对人的生命有益，是不是把人带到了神面前，是不是把人带到了信神的正轨，在不在神的经营计划之内。如果超出神经营范围的不能蒙拯救，那是咱该处理的、该纠正的；在神经营范围内的这是要支持的，我是要给做主的，神是后盾，我又是带领工人的后盾。没有审判刑罚、修理对付这工作怎么作？有哪个人说好听的话就能把工作作起来、能尽上心的？三十多年了，祭司弟兄交通说：“如果修理对付的用词合乎人的观念想象，他可能就当耳旁风过去了，满不在乎，那这样人还能不能有收获了？（不能。）所以，对修理对付没必要要求必须用什么样的言辞。神作工为了变化人的性情可以说有点‘不择手段’的意思，但这里有神的良苦用心，人应该理解，别总在言辞上挑刺，说‘你说的话太难听、太扎心了，你这用词不当，你这脾气不好’，其实你过后品尝品尝，也可能就因为这一个词用得不合你的观念，对你的生命真产生益处了。如果这个词用得合你观念，或许对你来说就没什么益处，你也得不着什么益处，可不可以这么说？（可以。）所以，记住了，神话语审判刑罚你或者人修理对付你，在用词上不合你的观念想象这是好事，你不能要求人说话得公平、准确，用词得恰当，不能夸大，不能言辞激烈，要是真这么要求，这样的修理对付不可能达到果效。其实，经历过修理对付的人

都知道，就这一个措辞、一个口气，过后给人带来不少益处，如果是合人观念的修理对付，人还不一定有收获。”（摘自《上面的讲道交通·129-A-3》）心平气和地跟人说话，人能得着吗？还是严厉的审判有果效，虽然话语不好听，让你哭了两场，但工作起来了，人的生命有变化了。你说该不该打？该不该对付？咱把神信成什么了？温柔、和蔼的绵羊？你连带领工人的一个修理对付都接受不了，那你怎么接受神狮子般的性情呢？你不是说怎么操练生命进入，你操练的是什么呢？你操练的是人人得尊重你？按你的意思来？你有真理了那你也算有尊严的人，你什么也没有，还只要脸面，还说自己脸面重，你知道自己脸面重，这是不是一个缺陷？这是不是应该背叛？怎么还当成基本条件来要挟呢？这是什么话呢？你说这话不嫌脸红？那你还不如说“我这人可是有败坏性情，我有敌基督性情，你要用我你得允许我有敌基督性情”。你要挟神呢？“我这人脸面重啊，你要用我你必须得给我脸面，你要用我就得给我地位、名誉，你伤着我的地位、名誉我不干”，这是在干什么呢？你拿这个能要挟了神？保罗能要挟了神吗？耶稣来作工多少年，他就不跟，他就是要在殿里呢，就是把信神当成一种饭碗，就是要地位、名誉呢，还追杀神选民呢，神满足他的欲望？和他搞交易？“我给你个冠冕，给你个地位，给你个饭碗，你来给我帮忙”？保罗跑了半个欧洲神都没有向他妥协，咱来了，神向你妥协一下？“我是要脸面的人。”明明神告诉你，神要撕下撒但丑恶的嘴脸，让你看清自己丑恶的嘴脸，让你看见自己不知羞耻，让你看见自己的丑恶之态、邪恶之态，让你看见自己丑陋不堪、不堪一击、无耻之态。神是让你看见你的无耻之态，你在这儿告诉我你是要脸面的人，你说就凭这一点该不该打死？该不该对付？神兴起这个环境让人对付你、修理你还不应该？你还不感谢神，还不感恩？因着人的败坏激起了神的怒气，因着自己有这样的败坏，借着神摆设这样的环境赶紧悔改、变化，这都是神的拯救，都是神的爱。彼得是离开审判刑罚不能活，得着审判刑罚是喜乐。你呢？“我是要脸面的人，我不要修理对付，我不能要，我要了不能活，痛苦得不行。”你是走彼得路的人？信神三十多年了走不上彼得的路，咱在这儿还觉得理所当然呢，这话怎么还能说出口？你说咱羞耻不羞耻？和神还要对抗到底呢？该不该悔改？

听了这些话什么反应？这是谁的问题？（历菲：我的问题。我是说神知道我的脸面太重，才借着这些环境来撕我的脸面。借着人家对付我，借着这些人就是来撕我的脸呢，让我不活在脸面里。）那知道了怎么还要对抗呢？那你这不是明知故犯？“我知道神是什么意思，但我就是通不过。”（历菲：有时候就转过来了，有时候又转过去了。）你什么也知道了，就是实行不了？非得走敌基督道路呢？“有时能转过来，有时转不过来”，信神是让你干什么呢？有一颗专一信神的心，操练咱时时、事事、处处想着神、为着神、念着神。咱时时、事事、处处想着神、为着神、念着神了吗？“有时能转过来，有时转不过来”，你说咱今天来这儿聚会了，这应该转在哪儿呀？你就是演戏也得演得像一点吧？“在负责人面前、在弟兄面前我得演得像一个追求真理、能接受真理的人，我得演得像一个能接受修理对付的人，这两个小时我得来到神面前。”这两个小时都来不到神面前，那你什么时候能来到神面前？反过来说出这两句话，咱还痛哭流泪呢，还难受呢，咱那个泪是干什么呢？那是不是给撒但吊丧呢？国度里没有忧伤、没有眼泪，神话是让人喜乐起来的，就看你那个表现，那不是被撒但玩弄的结果？你不应该寻求？咱的理智哪儿去了？咱的理智太差了！要求自己不高，要求别人可高了，自己抵挡神都行，不接受真理都行，要求别人跟咱说话还得温柔、和蔼一些，连重话都不敢说，修理对付还不行，这是什么理智？信神几十年了，就这么一个结果？到现在咱还没个实在话，根本原因说不出来，找不见根源在哪儿。

（注：本篇文稿是负责人的交通）

为撒但尽忠的人（二）

历菲，你能看见你对神的作工不认识吗？咱作为区带领，出去就是要见证神的作工呢。这步工作作的是什么？这段时间咱一直发弟兄交通的异象方面的文稿，你觉得这些光是给一、二线发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是不是都得明白呀？教会建造与国度建造的区别这是最基本的异象。教会建造与国度建造的区别是什么呢？教会建造就是控制、克制，那就是一个外表行为，就是约束你的外表行为，不是真正的性情变化；国度建造是生命进入，审判，洁净，揭露解剖，性情变化，这才正式开始生命进入呀，所以咱得把人都带得会生命进入。你看你这会儿说的，感觉自己冤枉得不行，你说咱可怜不可怜？你连神的作工都不知道，你出去给别人谈什么？教会建造与国度建造的区别是什么？你现在跟上国度建造了，你就得接受揭露解剖、审判刑罚、修理对付，这是神的作工。A组的人是哪些人呢？能够接受揭露解剖、审判刑罚、修理对付的人，而且能因着揭露解剖写出文章，会走性情变化的路，会经历，会变化，借着别人的对付修理能走变化的路，这样的人就是A组的人。教会建造就是你把本分尽好就行了，只说尽本分；国度建造就是认识神的作工，非得把弟兄姊妹带得能认识神的作工，都会走性情变化的路。性情变化了才能与神相合，与神相合了才能在国度中存留下来。国度里要的是真正与神相合的人，人能凭神话活着了，能根据神话去走了，神话在人心中作王掌权了，这样的人才能存留下来。现在的对付修理是一个过程，对付修理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你进入神话，是让你来到神面前，让你按照神的要求去做，让你接受审判刑罚、揭露解剖，这是神的作工。你看咱现在所走的，用了一个人，这个人出事了，这就受不了了，咱哪天不临到这些事呢？你抓的工作范围越大，你下边什么事没有呢？天天遇这么多的事，你不是迎合、不是面对，也不是说“是我用的这个人有问题，还是我应付糊弄没有交代到，哪些方面没有安排到？”你得认识自己呢，而不是在这个环境里说“你看，我这工作能作了吗？我一作就出事，我就受不了”，神给你摆设这个环境，出事了，就像出环境的那个地方一

样，出事的原因是什么？带领工人没有作实际工作，把弟兄姊妹的实名制电话都能给那个人，那个人把弟兄姊妹一出卖，那全部都完了。这是不是带领的工作没作好？谁不知道实名制电话不能随便给人呢？教会建造都没有这样的人。国度建造的带领对这项工作纯属应付糊弄，就不安排，带来这么大的祸患怨谁呢？你不能说“我做带领出了这么大的事，这还能活成呀？我活不成，我素质差作不了！”这是素质差还是应付糊弄，还是欺骗？如果你求真求细的话，是不是就不会导致那么严重的后果？这是败坏性情在作怪。神摆设那个环境是让他们认识“呀，是我应付糊弄了，我没有正义感，那个人要弟兄姊妹的实名制电话我就给，我作为带领也没卡住，这是我应付糊弄，作不了实际工作，没有正义感带来的。神为啥摆这个环境呢？就是让我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求真求细、坚持正义，我这辈子都知道该怎么做了，再有这样应付糊弄的人，我非得对付修理他，不允许他再问人家要实名制电话，我以后再也不能应付糊弄了”。神摆设这些环境让他们认识自己的应付糊弄与欺骗，学到功课以后这个环境是不是就过去了？而不是说“你看，又出这事了吧？”谁做带领没有问题？你又不是圣洁的。咱就是败坏的人类，败坏的人类来到神家，神家就是个大医院，就是给咱治病呢，今天显明你应付糊弄，明天显明你欺骗，后天显明你狂妄自大，再后边显明你是敌基督，你真正认识这些了，败坏就会逐步地变化，经历上几年以后，各方面的败坏性情变化了，这是不是经历神作工达到性情变化与神相合了？审判刑罚、揭露解剖是神作工的一个步骤，必须得有这个途径，如果没有这个途径，你怎么能达到性情变化呢？彼得最后能为神作出那样的见证，他还是最后经历了七年数百次的试炼，平均七天就一次试炼，把他熬得死去活来，他对神也没有失去信心，也没有灰心失望，依然爱神。他在每一次的试炼、熬炼中都能得到收获，能得到对神的认识，对自己的认识，就这两方面的功课，这就是咱信神的人所走的路。你看你现在走的这路，为什么你能走上敌基督的道路？为什么你现在能到这种地步？这就是神显明你呢，跟任何人都没关系，是你太可怜，你走的路就是错的，你从头到尾走到现在，我对你也有一些了解。咱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问了一下哪个人岁数多大了，怎么尽本分，我看着你身体有病，我说：“你岁数大了，咱以后得培养年轻的，咱还有病，得看一下病。”我说这句话伤你的脸面了，但我并没有说你岁数大不用你，我只是得了解一下每

个人，我说你岁数大了，有病咱就去看病，结果你第二天倒跑了，不见了。我又没说让你回去，没说吧？我也没说不用你，只是所有人来了，我得一个一个地了解一下，结果你就走了。就从这件事上，我一下就看出你了，你走的是什么路呀？你允许别人碰你吗？允许别人说你吗？问都不能问，问了一下你，“你问我的意思不就是嫌我年龄大吗？”你说你有病，咱不能渺茫，得实际地看病，我说你抽空看一下病，结果第二天聚会你走了。就根据这件事来看你的脸面是不是太重了？你不就是觉得“你还不是看不起我吗？”我需要了解每一个出来尽本分的人，这是我的本分、我的责任。就像那个姊妹，我后来才知道人家七十多岁了还在外边做带领，还得骑车，人家要是摔倒了是不是我的责任？不是人家作不了工作，就是年龄太大了，身体还有点病，出来以后要是不小心摔着呢？在你这儿就因为我说了你一句年龄大了，有病就得治，你就接受不了了，这就走了，按说这件事就得揭露解剖你，让你认识到你追求的是什么。咱出来是为了要脸面。保罗不就是为了要个脸面、要个冠冕？最后什么结局？你就追求这个？历菲，一般的人能不能头一天了解了一下情况，第二天就回去了，就走了？一般的人能不能做出这事？就你这种表现你说做带领能行吗？最基本的一个理智都没有。按说就你那个表现能做带领吗？你追求的是啥呀？光要这个脸面，别人丝毫不能说你，你就这么做。后来李玫又用上你了，我说“把她这个脸面问题解决了”。那一次我见你还跟你谈了，我说那就改变吧、变化吧，可是这几年，你这个根源的问题解决了吗？不管到哪儿去，你都是“你不能在众人面前说我，你不能在众人面前说我有问题”，你说你走的这个路是不是敌基督道路？你追求性情变化吗？你追求的是为了与神相合，把本分尽好？只要你做了就不允许别人说，不允许别人说你有问题，这是你的根源问题，你就不走蒙洁净的路。

你看那首经历诗歌《不白活一回》里面有一句“不白活一回，得到洁净人的生命水”，这步工作就是揭露解剖洁净人，你却不要，“凡是对我的败坏性情有洁净的我都不要”，人家是不白活一回，就要得到这个洁净人的生命水，你要吗？你是谁说你，你跟谁为仇；谁说你，你与谁为敌，你说你怎么做带领？按说就你这个表现就不适合做带领，你做带领，你就要把人带得都跟上神的作工，让弟兄姊妹都能接受揭

露解剖、审判刑罚，达到性情变化，这是做带领的根本。可你走的这个路是，“我就不接受，我还带头不接受”，你给弟兄姊妹带的什么路？一聚会就是跟胡欣吵，“我就看不上你”，你说你把人往哪儿带呢？那天我问他们，他们说你两次要走，第一次是吵得马上就要走呢，后来拦住你了，没让你走，咱成小孩子了？你说咱可怜不可怜？第二次让那个弟兄走呢，你也要跟那个弟兄走呢，就你这个表现神家就不能用你，连起码的一个正常人性的活出都没有。咱信神是经历神的作工呢，你是经历胡欣的作工呢？你管她以前怎么呢，神看的是人的改变，你能有她那两下子吗？她就那么败坏，背后就是做什么事了，但是她能面对，“我敢于接受真理”，就像神话说的敢于面对现实这才是肯接受真理的人。你敢面对现实吗？现实你都不敢面对。神看的是什么？神看的是人的悔改。她就这么败坏，但她能够面对，“我就是这样，但我愿意改”。你会走这个路吗？你连这个路都没走上，“你说我的这些，我就没有，你说得不对”，冤枉得不行。说你跟她走的路差远了，你能面对吗？谁让你面对，你就恨谁。本身咱走的路就是错误的，你做带领就不合适，你把人都带偏了。神看的是什么？做带领是把人往神面前带呢，把人带得都会认识神的作工，都得接受揭露解剖，谁不接受揭露解剖就对付修理谁。你跟不上神的作工步伐，那你不是完了？哄你那是好事？你不看神的工作步伐到哪儿了？一直交通A组、B组、C组，胡搅蛮缠的人都在C组，这些人要是一直没有认识、悔改，跟不上步伐，几个月以后都得清理呢。你看你现在的这个表现，就别说你做带领了，按你这种表现就是C组的人，胡搅蛮缠，一点理智都没有，你给弟兄姊妹带来的是什么？是不是羞辱呢？你在圣殿里大吵大闹，这就是带领？有点人样吗？连个正常人性活出都没有，怎么工作？这不是羞辱神名吗？咱看不见咱自己的问题，就看见她有问题了，神看的不是这个，这是你的看事观点太偏谬了！神家看什么？神怎么看？尼尼微人虽然有败坏，在神眼中已经看不下去了，神就让约拿给他们传话，但他们披麻蒙灰悔改了，神就饶恕了，神看的是这个。就胡欣这事，神家怎么看？她能改，“就这几年我能和他断，我得豁出去，尽好本分”。神看的是人的悔改。那你的悔改在哪儿？你认识自己在哪儿？你把人都带偏了，都带成你这样了。咱从开始打仗就知道什么叫信神，神说：“真正的‘信神’的含义是人能在相信神是万物的主宰的基础上来经历神的说话，经历神的作工，达到脱去

败坏性情满足神的心意以及达到认识神，这样的历程才叫信神。”（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写在前面的话》）首先相信天地万物是神主宰的基础上经历神的作工，哪个人不在神手中？胡欣不在神手中？你经历神作工起码得先相信胡欣在神主宰的基础上再经历神的说话，经历神的作工，达到脱去自己的败坏性情，满足神的心意，最后达到认识神，这才是信神。可是这个信神的路咱走了吗？咱应该把弟兄姊妹都带得走这个路呢，你说你走的是什么路？连神主宰万物都不承认。胡欣不在神手里？你怎么经历呢？这临到的环境里边别人写经历文章呢，你写的啥？不会经历神作工，每天不是说谁谁打压你，就是说谁谁欺负你，你看的就是这个。

你做的这些事有几次了？我了解了一下，不只是胡欣，你和弟兄姊妹在一起，他们怎么看你？你不是维护神的作工。这是他们对你的看法，我给你念念。“历菲和我在一起配搭的时候，冯拓维护人际关系，我揭露了冯拓，历菲说我把冯拓打得要寻死呢。她维护冯拓。”有这事吧？（历菲：冯拓说，那天对付了以后她回去就想死呢，我给她交通了，但我没有维护她说人家对付得不对。）不管对付得对不对，但是冯拓听你的吧？（历菲：她听我的干啥呀？）我给你谈的意思是咱得认识神的作工，他们对付了她以后，她还要寻死呢，你是不是还得对付她呀？（历菲：我还给她交通呢。）“神的作工到底是什么？你到底有没有问题？有问题该不该改变？”咱是不是得给她解决呀？去年你落选以后，你在家里呢，她们去找你，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纪奇任和另一个带领找到历菲家敲门，历菲丈夫开的门，说历菲不在家，出去了，纪奇任说进去等一会儿，结果进去历菲就在家里呢，后来历菲就把纪奇任对付了一阵，说，‘纪奇任，你再跑也不能蒙拯救！’”（历菲：我哪有说这话呢！我有这权力说这话呀？这不是拆毁神家的工作呢？我还能说这话呀？那次胡欣就说这件事了，我说我就没有说这话，我敢跟她对证。）这是纪奇任说的吧？（历菲：她说是纪奇任说的，我没有说过这话，我能说这话吗？那我还是个人吗？）她们敲你家门呢，你老公出来说你不在家。（历菲：没有呀，我在屋里没有听到说这个呀。）你老公说你不在，纪奇任说“不在，我进去等她一会儿”，进去了以后你在家呢。（历菲：我就没有听见有这么回事呀！）呀，这啥事都没有了，意思全是捏造啊？（历菲：纪奇任常说

假话，我当着她的面就说她呢，我说“咱信神呢，咱有啥就说啥，实事求是，不要说假话，咱面向的是神”。那次她要回家呢，她跟李玫说我要回家呢，李玫把我对付了一顿，我也没吭气，也没说啥。她在我跟前说胡欣这不好那不好，但是她当着胡欣的面就不说，我说“都是信神的，怎么当面不提，背后说呢？”）你现在对神的作工有认识了吗？今天谈了以后你怎么想的？（历菲：我绝对没有说这话，我有这权力论断别人吗？都在变化呢，我就能说这话呀，这人说假话我就气愤，她就是无中生有。）（弟兄：别人说假话你气愤呢，是吧？那你说假话别人气愤不气愤？你说你今天说了多少假话？神今天来作审判刑罚的工作呢，你呢？把你气得还哭呢，你是不是说假话呢？人家打压你了、残害你了，神给你的你都当成是仇视之物，这是不是假话？别人说你说假话呢，你说别人说假话呢，可你说谁说的是假话呢？你把神的工作给否了，可想而知神在那边是什么感受呢。有知觉吗？你想想神的怒气是什么？神带着伤痕来爱人，神来拯救一个败坏至深的人，而人对神是这种态度，你感受一下。今天纪奇任不在，咱对峙不了，咱也不说她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咱就按假话来说，她说了假话你怎么对待呀？你和她上纲上线？你跟她较真？神说她蒙拯救了吗？神说她是诚实人了吗？神说她不是亚当、夏娃的后裔了吗？谁能超出这个范围呢？谁不说假话？你为什么不允许她说假话？你可以说假话，不允许她说假话？咱就按她说假话了来说，神让你信她了吗？神有没有说让你信她？神就告诉你人不值得信赖，神没有让你信她呀！神让你跟随神呢，你根据神话看事了没有？对待人有原则，你根据神话对待人了没有？一说起纪奇任，“纪奇任说假话了！”你的怒气就起来了，你对你自己发怒了没有？你恨不恨恶你自己？别人说假话了，那只能是他自己把自己带入地狱，你说假话是你把自己带到地狱，你就不恨恶自己？你就不弃绝自己？就不把老己钉在十字架上？对自己说假话有点恨恶没有？这是不是该有的恨恶？你说咱是聪明还是傻？你光害怕别人蒙不了拯救，光害怕别人不说实话，别人不做诚实人，别人做诚实人，你做诡诈人？神拯救诡诈人？你为别人进不了国度而着急上火，你说咱是聪明还是傻？你为着你没有真理而愁过没有？为着你的败坏性情改变不了而发过火没有？我看不见你恨恶自己的表现，你倒是恨恶纪奇任呢。）

这会儿谈的什么呀？不管纪奇任还是胡欣，你都能去经历神的作工，不说这个人事物的是非，“是神主宰安排的这些环境，我在这些环境里边学到什么了，我脱去了哪些败坏”，这是不是咱该认识的？这个能理解吗？（历菲：能理解。）这是不是咱该走的路？（历菲：是。）你说哪个人不经历人事物？不光是你经历呢，你说我经历不经历人事物？是不是都一样？神拯救人就是摆设环境，借着周围的人事物来洁净人的败坏，来显明人的败坏，脱去人的败坏，这是不是一个过程？这是路途。咱不应该埋怨人事物，而是从人事物当中学到自己该学的功课。你看着她生气的时候，你看见“我和她一样，她说这话的时候我气呢，那我说假话的时候别人是不是也气呢？”这是咱最可怜的一面，不会经历神作工。信神就是经历神作工，达到脱去自己的败坏，这是个路途，这就是信神的路。你走的这个路就是错的，不是经历脱去自己的败坏，而是看别人身上的败坏，这个路是不是就是错的？（历菲：是。）可见你在下边根本没交通这些，教会建造与国度建造的区别都没交通，咱连这个都跟不上，你说下边的弟兄姊妹可怜不可怜？你对国度建造的工作不认识，你说咋带弟兄姊妹呢？信神得认识神的作工，咱出去就是见证神的作工，见证神的性情，见证神的喜怒哀乐，这步工作作的是什么，自己该怎么经历，该怎么脱败坏，怎么能够让弟兄姊妹学会生命进入，这是咱的主要工作。首先自己会经历，你看你走的这路，你说你咋经历呢？你不会经历就没法带领别人。如果不揭露你、不修理对付你，这才是敌基督，天天给你送花圈，天天说你好，这才是坑害你，这个能看到吗？（历菲：知道。）那咱信神就是为了得冠冕、得夸奖？让别人说咱好？那你最后能得到啥？那是害了你了，坑了你了。现在都写经历文章呢，就是写你信神几年怎么经历神的作工，你对神有哪些认识，借着周围的人事物脱了你哪些败坏，看见你自己哪些败坏了。这是你性情变化的一个过程，这是你生命长大的一个过程。咱现在天天就是争、吵，到最后能得着什么？

念念这首歌：

784　认识神的作工才能跟随到底

1　你别以为跟随神就那么容易，关键你得认识他，你得知道他的工作，而且还得有为他受苦的心志，有为他舍命的心志，有被他成全的心志，这是你该有的异象。你总想着享受恩典不行，你别以为神就是让人享受的，就是赐给人恩典的，你想错了！若不能舍命跟随的，若不能舍弃一切身外之物跟随的，断不能跟随到底！

2　你得有异象作根基，万一有一天你受祸了，你该怎么办呢？你还能跟着吗？不要轻易说你是否能跟随到底，你还是先睁开眼睛看看，现在到底是什么时候。别看你们现在都如殿里的柱子，到那时你们这许多柱子都会被虫蛀的，以至于殿也倒塌了，因你们现在缺的异象太多了，你们所注重的仅是你们个人的小天地，并不知该如何追求才是最稳当、最合适的。

3　对今天作工的异象你们不搭理，这些你们都不挂在心上，你们考虑到有一天你们的神会将你们放在一个你们最陌生的地方吗？你们能想到神将你们的全部都夺走的一天，你们将会如何吗？今天的劲头还会照旧吗？你们的信心还会重现吗？你们跟随神得认识“神”这个最大的异象，这是最重要的问题。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对作工你们得认识，不要糊涂跟随！》

咱信神是不是得认识神的作工异象？认识神作的是什么工作。你看咱现在是区带领，是不是被虫蛀了？殿倒塌了，你对神作工不认识，神作的是什么工作？你在里边就找“他怎么对待我的、她怎么对待我的”，是不是被虫蛀了？你能跟到底？你自然就回家了，自然就跟不到底，因为你不会经历神作工，神说你考虑过神把这一切都夺走的那一天吗？你要脸面，这是不是把你的脸面夺走了？把你的脸面、风光都夺走了，“我就要脸面呢”，就这一句你还能跟上吗？我问了一下你的身体状况，说你身体不好，得看病呢，我就说了这一句话，你能经得起吗？你追求的就是脸面、地位、风光，让别人欣赏，让别人高看，所以在这一路上就没有给你脸面，没有给你风光，没有给你地位，都是揭露解剖、对付修理，你能跟到底吗？你是不是自然就跟不上了？这是不是异象？你对神的作工不认识，神喜欢诚实人，神喜欢有正义感的人。神要的是什么人？神要的是对神的工作能够尽忠心、

有顺服的人，能够用忠心与顺服打败撒但的人。这是不是神喜欢的？这是不是咱该有的、该认识的？这是不是异象方面的？那咱今天走的是什么路？咱做诚实人了吗？什么是诚实人？你就是效力还得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呢，咱现在怎么做的呀？你对神的作工得有认识，现在下边教会交通国度建造和教会建造的区别了没有？（历菲：交通着呢。）不能光交通字句道理，却在现实生活当中不会进入。你自己先进入国度建造作的什么工作，然后把弟兄姊妹带得都跟上神的作工。现在怎么想？是继续经历神作工？（历菲：悔改变化。）怎么悔改呀？怎么计划？（历菲：自己还是装备得太少，异象方面也得好好装备。）现在能看到你的问题在哪儿了吗？还是胡欣抓你的工作，你还能经历吗？怎么想的？（历菲：神摆设这个人就是让我俩互相衬托，互相变化呢，我就没有学到功课。转过来了也知道神借着这个人就是要变化我呢，可一会儿又犯浑了。为什么她又来抓我工作了？神又把她安排过来了，那不是神的主宰呀？我自己也和神说这是我的需要，可是一临到实际环境的时候败坏性情就出来了。）就看你追求的是什么，你要追求脸面、地位，你就没法经历。今天跟你交通了以后，你该追求什么呀？该追求得洁净，该追求自己性情变化。什么样的环境能让你性情变化呢？唯有胡欣这样的作工方式才能让你性情变化，对付修理、审判刑罚这才能让你性情变化，看你要什么，追求什么。如果你追求性情变化，你愿不愿意配搭？（历菲：愿意配搭。）你要是不追求性情变化，“我就追求要面子呢，在她面前丝毫没面子，所以我就不能配搭”。就这两样，你看你追求什么呢。（历菲：不能要脸面了。）神作的是征服的工作，你能被神征服，你才有蒙拯救的机会，咱一直是不服气，最后能得着什么？什么也得不着！神看的是什么？神看的是人被征服的一个过程，你是怎么被洁净的，怎么蒙拯救的，你是怎么改变认识自己的。就像你现在，你这段时间一直是这些表现，你能写出你自己的认识，你能对自己有认识，是你的问题，不是胡欣的问题，摆设这些环境这是神的作工，是神在洁净你，改变你的败坏性情，改变你的脸面、地位，你越要脸面，越没有脸面。你这个脸面是不是就需要这个环境来洁净？必须要取缔，就需要这个环境，如果你追求改变自己，这就是好环境。

今天真认识了还是没认识到呢？还是从这个坎过不去呢？（历菲：能认识。自己也知道这是神摆设的，就是借着胡欣来变我呢，要是别人还勾不出来我这些败坏呢，我需要胡欣来变化我、洁净我。）你也知道就差一个实行。别把自己看得太高，咱是来接受真理的，咱不是真理。神摆设的这些环境才是咱的需要，你能从里边学到功课，这就会生命进入了，你这样才能带领了别人。你自己先把这些真正认识到了，你再出去带别人这才有路呢。你认识不到，你怎么带别人呢？《教会建造和国度建造的区别》里面说得多清楚呀，教会建造追求的是什么？国度建造追求的是什么？什么是国度建造？你能在神的国，那你就是能凭神的话活着的人，是神话能在你身上作王掌权的人，是能顺服神、忠于神、还报神爱的人，这样的人才能在国度里存留下来，这才是神国的人。如果你凭着撒但处事哲学活着，追求地位、名誉、脸面，这就是撒但国里的人。你看咱现在追求的是不是脸面？你跟胡欣合不来的根源是不是脸面？她光丢你的脸，让你在众人面前没有脸面，“你要在众人面前让我风光，给我个脸面，我这工作就能作；你光揭露解剖我，把我说的什么都不是，你说我这工作怎么作？”根源是不是为了脸面？你追求的就是这个，所以你根源的问题就没有解决。如果你把这个看透了，“为什么我走不上去呢？”神知道你的需要，神知道你最要脸面了，所以神就给你摆设这个环境，非要把你的脸面给你取缔，洁净你这个脸面，这是不是好事？如果你真学到这方面的功课了，你下次在这方面就能接受，改变自己，把你身上的败坏解决了，这是不是才能蒙拯救？你有这样的经历了，你以后才能带领别人。要想在神的国里剩存下来，就得性情变化，性情变化就得接受揭露解剖，才能达到看事观点的变化，从为自己说话，为脸面说话，到最后能为神说话，能看见“神主宰安排得太好了，我太需要胡欣这个环境了，没有胡欣这个环境，我的脸面就脱不去”，你看见神作得太好了，你能从内心发出感谢和赞美，这就是变化。你看神是不是为了拯救你？你看见神的爱了吗？如果神不拯救你，你就死在这儿了，就借着给你摆设这个环境才把你的脸面一扫而光，解决你这个脸面，让你最后能面对现实，能够看见自己身上的病，你才能带着别人去进入。（历菲：昨天你说你要过来呢，我就跪在那儿哭着祷告说“神呀，这就是神的爱，我这么悖逆，你还安排负责人在百忙之中来见我，我不配！”我没想到弟兄也来，人太没良心了，啥也知道，就是这个败坏

性情……）我为什么要找你？你说咱信神可怜不可怜？信神几年了，对神的作工不认识，还是小孩打闹呢。那是神主宰安排的环境，就是为了洁净你。

看一下这段话。神说：“……（有一种观念，就是人觉得自己盼望什么、规划什么，神就应该给人什么。）就是说，人认为好的、正面的、积极的愿望造物主就应该给成就，不应该剥夺人向往美好生活的权利，这是一种观念。但是造物主是怎么作的呢？他是按着人的愿望，按着人的盼望、想象成就的吗？不是。神不管你是谁，你怎么规划，你想象得多完美、多体面，与你的现实生活多相符，神都一律不看，神不搭理这事，而是按着神命定好的方式、规律去成就，去摆布，去安排，这是神的公义性情。有些人认为，‘我一生当中经历了无数苦难，我是不是就有资格过上好日子？来到造物主面前的时候，我是不是就有资本对美好生活、对美好的归宿有要求，有向往？’这是不是人的观念？人的这些观念，人产生的这些想法对神来说是什么？它是一种无理要求。这些无理要求是怎么产生的？（人不认识神的权柄。）人不认识神的权柄这是一个客观原因，主观原因是人有悖逆性情。造物主给人安排的一生，大多数人是苦难的还是幸福的、无忧无虑的？（苦难的。）大多数是苦难的，坎坷太多，痛苦太多，是吧？那造物主安排这些的目的、意义是什么？一方面，让人体验、认识神的主宰、神的安排、神的权柄，另一方面，主要是让人通过经历人的这一生从中认识到人的命运都在神的手中掌握，不是哪个人能决定的，不随着人主观意愿的改变而改变。造物主无论作什么，在人身上安排怎样的命运，他是让人反思人生，反思人的命运到底是怎么回事，反思这一切的同时让人来到神面前。当神发表真理告诉人这一切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人能够接受神所说的话，经历神所说的话，明白神所说的这一切话与现实生活当中人所经历的一切事情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让人印证这些真理的真实性、准确性、实际性，然后得着这些真理，承认人类是在造物主手中掌管着，人类的命运是神主宰安排的。当人明白了这一切之后，人就不会对自己的人生有任何不切合实际的规划，就不会有违背造物主意愿、违背造物主命定安排的一些规划，而是对自己的一生该怎样活着、该走怎样的道路越来越有准确的

领悟、判断、认识或者是规划。”〔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解决观念才能进入信神正轨（二）》〕

这段话里边说什么了？是咱里面的一种观念，看见了吗？是咱信神自己里面有个想象和观念，这个问题在自己身上，不是外界给你带来的。“（有一种观念，就是人觉得自己盼望什么、规划什么，神就应该给人什么。）”你就要脸面呢，你追求的就是脸面，“我这一生就要个脸面，就要个面子”，可是神给你摆设的，给你脸面了吗？（历菲：不给，女儿有病，儿子离婚，女儿离婚。）这些有脸吗？（历菲：没脸。我要是不信神的话我都没法出门。）是呀，你说神为什么给你摆设这样的环境？这不是让你认识神吗？这就是一种观念。咱就认为“我信神，我盼望什么、规划什么，神就应该给我什么”。咱里边什么致命呢？脸面，这就是你的致命处、致命伤。“我就要脸面”，但神给你脸面了吗？你要脸面，你要风光，但神就没给你，家庭中是姑娘有病、儿子离婚，在外人来看，“你看这家成这样了”，因为你就要个脸，神就没给你脸。“就是说，人认为好的、正面的、积极的愿望造物主就应该给成就”，“我就想要一个不像胡欣这样说话的，就想要个说话特别温柔的，就想要个像李玫这样说话的，或者是和我能说得来的人”，咱想的是不是这个？这个合咱观念，咱就喜欢和这样的人在一起。“不应该剥夺人向往美好生活的权利，这是一种观念。但是造物主是怎么作的呢？他是按着人的愿望，按着人的盼望、想象成就的吗？不是。神不管你是谁，你怎么规划，你想象得多完美、多体面，与你的现实生活多相符，神都一律不看，神不搭理这事，而是按着神命定好的方式、规律去成就，去摆布，去安排，这是神的公义性情。”环境是谁摆布的？（历菲：神。）神摆布、神主宰，可你是一直埋怨、叫嚣，“胡欣这样，胡欣那样”，这是跟谁叫嚣呢？是不是跟神叫嚣呀？（历菲：是。）这是神的公义性情，你能从现实生活当中，从人事物当中看见神的公义性情。你最不喜欢看到胡欣，但就像胡欣说的，“转来转去还转到我这儿了”，这是不是神主宰的？神借着周围的人事物在跟咱说话呢。你说神怎么跟咱说话？话语发表出来了，你听不进去，神借着周围的人事物，兴起环境还要把这些话再给你。

“有些人认为，‘我一生当中经历了无数苦难，我是不是就有资格过上好日子？来到造物主面前的时候，我是不是就有资本对美好生活、对美好的归宿有要求，有向往？’这是不是人的观念？人的这些观念，人产生的这些想法对神来说是什么？它是一种无理要求。”咱这种想法就是对神的无理要求，就像我那个时候经历神作工也是，我刚开始就不喜欢和玉画在一起配搭，玉画喜欢和我配搭吗？她也不喜欢和我配搭。但冥冥之中神是不是主宰安排好了？就让我们配搭呢，最后就看到了，学到功课以后才愿意配搭，学不到功课的时候愿意配搭吗？我想要的配搭就是和我一样的、不是那么懦弱的、能把工作作上去的那种人，我想要这样的配搭，而神就给我摆设玉画这样的。现在还是好多了，以前刚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人家不愿意跟我配搭，我说“你为啥不愿意跟我配搭？我又没把你怎么样，你为什么不跟我配搭？”咱还是这样认为。但是神就给我摆设她那种懦弱的、老是受辖制的人跟我配搭。我不受辖制，所以在她那儿随便说一句，人家就受辖制了，只有这样的环境才是我的需要，我才能学会做人，因为我那个表现就不是正常人性，非得有玉画这样的环境，我一说人家就受辖制、就消极了，我只怕人家消极，只怕人家受辖制，我会不会变化？这是不是逼得让我变化？这是不是神主宰安排好的？当我看到这个功课是我该学的，因为我不会做人，只有在玉画这个环境里我才能学会做人。学到这个功课了，我就愿意让玉画和我配搭了，而且一下就能配搭几年，就能这么过来，因为我看到了这是神对我的爱，这是我的需要，是我性情变化的需要，我就愿意与她配搭了，这是不是一个改变？原来你不愿意和她配搭，你不知道那是你的需要，你要的是与你相合的、你所盼望的、你所想象的、你所追求的一个配搭，而神给你摆的是完全不合你观念的一个配搭，但你还能学到功课，你能看到这是你的需要，这就是一个改变。你想要一个合你观念的人，这就是无理要求。

“人不认识神的权柄这是一个客观原因，主观原因是人有悖逆性情。造物主给人安排的一生，大多数人是苦难的还是幸福的、无忧无虑的？（苦难的。）”大多数人的一生都是苦难的吧？都不合咱的观念。“大多数是苦难的，坎坷太多，痛苦太多，是吧？”看你刚才哭成啥了，你的脸面最需要胡欣，如果不是胡欣这个人，你这个脸面能去

掉吗？我倒是能给你换个人，可是你的脸面、你的病是不是还在你身上呢？你这个脸面，这个致命处，到最终不能得变化、不能蒙拯救，这个病还在你身上，但是为了要治你这个病，那就必须得有胡欣，这是不是合适的环境？（历菲：是。）“那造物主安排这些的目的、意义是什么？一方面，让人体验、认识神的主宰、神的安排、神的权柄，另一方面，主要是让人通过经历人的这一生从中认识到人的命运都在神的手中掌握，不是哪个人能决定的，不随着人主观意愿的改变而改变。造物主无论作什么，在人身上安排怎样的命运，他是让人反思人生，反思人的命运到底是怎么回事”，挡住了你的去路，你才反思吧？如果不挡住你的去路，你反思吗？（历菲：不反思。）不反思，就像你那会儿犯浑的那个样。让你反思人生，“为什么呀？”神的心意、目的就是让你反思人生，为什么都是苦难，不合你的观念呢？“他是让人反思人生，反思人的命运到底是怎么回事，反思这一切的同时让人来到神面前。当神发表真理告诉人这一切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人能够接受神所说的话，经历神所说的话，明白神所说的这一切话与现实生活当中人所经历的一切事情的关系到底是什么”，看见了吧？让你把神话带到现实生活当中去经历。“让人印证这些真理的真实性、准确性、实际性，然后得着这些真理，承认人类是在造物主手中掌管着，人类的命运是神主宰安排的。”这是不是咱的需要？（历菲：是。）让你经历就是把神话带到现实生活当中，“为什么神给我安排这样的环境呢？原来神的心意是让我反思呢”。你醒悟过来就知道“这是我的需要”，这是不是你反思出来了？（历菲：嗯。）你要是不反思呢？“我就不需要这个，我就不要，我就硬着颈项跟神对着干。”

神说：“这个生命是怎么得来的呢？是神赐给的，是神亲自端着一碗饭送给你的，亲自端着一碗饭喂到你嘴边，让你吃了之后得饱足，得以刚强站立。这事你得这么领会，这就是顺服从神来的一切。你得具备这样的心态与这样的态度，得学会寻求真理，不能从外面找原因，不能总找人的麻烦，你得明白神的心意。有些人对你有看法或者有成见，但你不应那么看，你若站错角度看，就只会讲理，什么也得不着，你应学会客观地看问题，站在公正的角度上看，这样你就能寻求真理，能摸着神的心意，你的观点、心态摆正了，就能得着真理了，那你何乐而不为呢？为什么较劲呢？你不较劲，你就得着真理

了；你要是较劲，那就什么也得不着，还让神伤心、失望。神失望在哪儿？这就等于是你把神亲自端给你的这一碗饭而且是亲手喂到你嘴边的一碗饭给推开了，你不要，再三劝导你也不要，你宁愿饿着肚子，你以为自己饱足了，其实你自己什么也没有。”（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要得着真理得从身边的人事物上学功课》）神说给你安排周围的人事物就像给你端了一碗饭，送到你跟前让你吃，你说“我不吃，我不饿”，你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呀？“我不要胡欣给我端的这碗饭。”可是这碗饭你吃了你就变化了，你要是不吃呢？你就变化不了，你说咱吃还是不吃？“当人明白了这一切之后，人就不会对自己的人生有任何不切合实际的规划，就不会有违背造物主意愿、违背造物主命定安排的一些规划，而是对自己的一生该怎样活着、该走怎样的道路越来越有准确的领悟、判断、认识或者是规划。”这些话是不是能改变咱，让咱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神命定、主宰、安排这些环境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你反思人生。（历菲：是，我也想呢，这就是我的需要。）这是不是神的主宰安排？你得根据神话看事，不能听她这句话“你转来转去又转到我手下了”，你再看神话是不是这么说的？神主宰安排的这些环境是你的需要，只是你不愿意要。（历菲：对。）

（注：本篇文稿是负责人的交通）

为撒但尽忠的人（三）

神说：“刚刚讲到人的一方面性情——刚硬，因着人的刚硬，人面对造物主所摆设的痛苦的环境与困境的时候，人的态度不是顺服，而是坚持着对自己有利的东西不放弃。对于人这样的行为，神是怎么作的？神作工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那神怎么对待人对待神的这些作法？神肯定不会说‘你这次失败了你就完了，像你这样的不是好东西，不要你了’，神没有放弃人，神继续用同样的方式，摆设不同的环境、人事物来让他经历同样的痛苦，面临同样的困境，目的是为了让人能反思、醒悟，能够放弃自己执拗的观点。神一而再再而三地用自己特有的方式与人类这样对话，与人类这样相处着，最终神的这种作工方式归结到什么地方了？神带领人，让人在一生当中渡过不同的困境、痛苦，甚至病痛、家庭不幸的遭遇，让人经历这些就是让人不断地反思，不断地认识，‘这是不是命运当中上天的安排呢？我应该怎么行以后的路呢？是不是应该转转方向了？是不是应该寻求真理之道啊？’神让人经历各种痛苦、患难，各种不幸、困境，之后让人在内心深处得到印证——人的命运是有一位主宰者在主宰着，人不能任性，不能张狂，不能执拗，而是要学会顺服，顺服环境，顺服命运，顺服身边所临到的一切事。在你还没有听到神明确的话语之前，神就用这些方式、事实让你经历各种各样的环境、人事物，让你内心深处不断地印证人的命运是由上天安排的，不是哪个人能主宰的，人自己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人内心深处不断地有这样的认识或者呼声，它在不断地印证你所经历的这一切不是哪个人给你造成的，也不是偶然发生的，更不是什么客观原因、客观环境造成的，而是冥冥之中神在主宰着。”〔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解决观念才能进入信神正轨（二）》〕

“刚刚讲到人的一方面性情——刚硬，因着人的刚硬，人面对造物主所摆设的痛苦的环境与困境的时候，人的态度不是顺服，而是坚持着对自己有利的东西不放弃。”这个能对上号吧？咱本身就特别要脸

面，神说你追求的脸面、地位、名誉就是撒但的网罗，世界上的人追求的就是脸面、地位、风光，咱现在也是，就坚持着对自己有利的，“揭露我的文稿发下去别人看了不笑话我吗？这还让我怎么作工作呢？”你是不是就看这个呢？但是神说审判从神家起首，不是从外邦起首，不是先审判外邦人，外邦人还轮不到呢。审判从神家起首，就是在神家这些人身上作审判刑罚、揭露解剖的工作，在咱身上审判以后是不是要让人得着洁净呢？一类人是接受审判刑罚，得洁净、蒙拯救的；一类人是不接受审判刑罚，不接受揭露解剖，最后受惩罚了。这两类人是不是都要有事实临及？让你看见接受揭露解剖、审判刑罚的一类人是怎么蒙拯救的，怎么在灾难中蒙保守的；另一类人，“我就不接受审判刑罚、揭露解剖，我拒绝，我就按我自己的来”，最后受什么惩罚，两类人的结局人都看见了，这就是审判从神家起首。为什么先在中国作这个工作呢？在中国作了以后，这两类人的结局人都看见了，外国人也都看见了，什么样的人遭惩罚，什么样的人蒙拯救，都看见了以后外国人才能拥入中国。所以先在咱身上出手作呢，咱不想经过熬炼之苦，不经过洁净怎么能蒙拯救？所以神给人摆设这些苦难的环境，再加上揭露解剖、审判刑罚，就是为了让人能得洁净，蒙拯救。“人面对造物主所摆设的痛苦的环境与困境的时候，人的态度不是顺服，而是坚持着对自己有利的东西不放弃。”“我就要个脸面，我就要个地位、面子，我就要这个，别的不要”，这是不是坚持自己的不放弃？人就是这样做的。“对于人这样的行为，神是怎么作的？”你是这样的想法，人人都有这样的想法，但神是怎么作的？“神作工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要个脸面，别下发揭露我的文稿了”，神能因着你要脸面就不这么作吗？这是神的作工，不能埋没这个恩典，这是神对你的拯救。“神是怎么作的？神作工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那神怎么对待人对待神的这些作法？神肯定不会说‘你这次失败了你就完了，像你这样的不是好东西，不要你了’，神没有放弃人”，咱想着每一次的败坏问题过去就算了，可在神那儿呢？神是要拔你的罪根。恩典时代咱就知道咱的罪就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一茬，但根在里边呢，这步工作是干什么？是去根呢。这个根好取吗？得把你放在熬炼里面，放在火炉里面炼、火烧。什么是火烧？咱跟上这步工作就知道什么是火烧，把你放在光天化日之下，让所有的人都能看得见，看你这下变不变，这是不是火湖的试炼、火湖的熬炼呀？神没有不要你，没

有放弃你，因为神爱你，“神继续用同样的方式，摆设不同的环境、人事物来让他经历同样的痛苦”，就你这个脸面，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看见你的问题了，你的脸面是真重呀！就问了一下，了解了一下情况，还没说什么呢，还没说“你回家吧，不用你了”，第二天就不见了，走了，你看你的脸面致命不致命？这三年期间，你就是要脸面呢，“我就是持守我自己，我就要个脸面、要个地位，我不要别的”，但是神在你身上怎么作的？一次一次地给你摆设环境吧？就是给你摆上胡欣，“你转来转去又转到我手下了”，这是不是神主宰的？因为神作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还得用同样的方式再在你身上作，非得把你要脸面、要地位的这个根给你取了。你走这个路，你追求的这个就是敌基督的道路，就是保罗的道路，所以神就用同样的方式，让你面临同样的困境。为什么又摆设同样的环境？为什么这环境一直就不退呢？为什么胡欣去别处转上一圈又回来了？“面临同样的困境，目的是为了让人能反思、醒悟，能够放弃自己执拗的观点。”看见了吧？神给你摆设同样的环境，是让你能反思、醒悟，放弃执拗的观点，而不是让你想办法改变环境。你看你现在要求什么呀？“能不能给我把这个环境取掉呀？胡欣能不能不抓我工作呀？”这是你心里的要求吧？这是你里边对神的无理要求，但是神给你摆设这个环境是因为你的病需要胡欣，这个能理解吗？是你的病需要胡欣，不是说胡欣非要缠着你、跟着你。你看神说：“面临同样的困境，目的是为了让人能反思、醒悟，能够放弃自己执拗的观点。”

“神一而再再而三地用自己特有的方式与人类这样对话”，神怎么与人对话呢？话语发表了让你去看，再给你摆设人事物，再让这些话进入实际当中，让你跟神话对号。神一而再再而三地让胡欣临到你，这就是神用自己特有的方式与你对话呢。就像律法时代大卫犯了罪以后，神怎么跟他对话的？他虽然是王，但是他犯了罪以后，神就打发先知拿单去给他讲故事，刺激刺激他，拿单是不是就去了？去了就给他讲故事，经文中记载：“‘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中，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有一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却取

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怜恤的心。’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撒下12:1-7）这是不是神主宰的？（历菲：是。）这为什么能记载在圣经上？大卫认识不了自己，怎么办？神就安排拿单去给他讲故事。就像你一样，你认识不了自己，你说怎么办？你信了几年了，你不能一直不认识自己，性情不变化，最后与神为敌受惩罚呀，神为了拯救你怎么办？那就打发胡欣再去，一而再再而三地临到你，“再去跟她说，刺激刺激她，把她的脸全扒光”，把你的脸扒光以后，你气得不行了，因为你的脸面就是你的致命处，脸面是你的生命，撒但败坏人，就让你凭这个脸面活着呢，所以神要给你换“血液”，把你要脸面的这个生命给你换了。所以“面临同样的困境，目的是为了让人能反思、醒悟，能够放弃自己执拗的观点。神一而再再而三地用自己特有的方式与人类这样对话，与人类这样相处着”，神跟咱就这么相处呢，神这样与你相处，你愿与神相合吗？你气得不行。这就是神主宰的人事物，神就这样与你相处，目的是为了让你反思人生，反省自己执拗的观点，改变自己错谬的观点。“最终神的这种作工方式归结到什么地方了？神带领人，让人在一生当中渡过不同的困境、痛苦，甚至病痛、家庭不幸的遭遇，让人经历这些就是让人不断地反思”，看见了吧，神摆设这些环境是让你不断地反思，而不是让你眼睛盯着胡欣，“你怎么不反思？”“不断地认识，‘这是不是命运当中上天的安排呢？……’”神让咱反思，“这是不是上天的安排呢？”就像我刚开始，我就认为玉画不是上天安排的，就是弟兄安排的，气得不愿意要，但是后来等我观念转了以后，“呀，玉画就是上天给我安排的，因为我就需要玉画这个环境，是我的败坏需要这个环境来磨炼我，来让我达到性情变化”。这是不是好的？当我认为这是好的时候，我还跟她合不来？就能合得来了，就没有这些了，因为学到功课了。“我应该怎么行以后的路呢？”当我明白了以后，我就知道了，我和玉画配搭就是神六千年前命定主宰好的，看到神太爱我了，为了洁净我的败坏，必须得把玉画放在我跟前，我只有在这个火炉里边熬炼才能被洁净，才能达到性情变化，才能学会做人，如果没有她，我就不受辖制、没有压抑，性情不会变化。“‘……是不是应该转转方向了？是不是应该寻求真理之道啊？’神让人经历各种痛苦、患难，各种

不幸、困境，之后让人在内心深处得到印证——人的命运是有一位主宰者在主宰着，人不能任性，不能张狂，不能执拗，而是要学会顺服，顺服环境，顺服命运，顺服身边所临到的一切事。”历菲，这就是路途，这就是让咱去认识呢。“在你还没有听到神明确的话语之前，神就用这些方式、事实让你经历各种各样的环境、人事物，让你内心深处不断地印证人的命运是由上天安排的，不是哪个人能主宰的，人自己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人内心深处不断地有这样的认识或者呼声，它在不断地印证你所经历的这一切不是哪个人给你造成的，也不是偶然发生的，更不是什么客观原因、客观环境造成的，而是冥冥之中神在主宰着。”你真看见这个以后你就能顺服了，你就看见“不是胡欣，也不是纪奇任，而是神主宰安排的环境，是让我学功课呢，让我得着功课呢。神太全能了！神能兴起周围的人事物来洁净我”。这是不是咱们该认识的？当你看见这个以后，你就不会感觉家庭的不幸了，你就不会看见这些不好了，你就看见这些都是好的，要不然咱认为“我的家庭怎么这么不幸呢？我怎么跟别人不一样呢？”这就证明你对神的主宰没有认识，你没有学到功课。如果你真学到功课了，你感觉神作的每一样都太好了，你对神就没有怨言了，对神主宰安排的环境也没有怨言了，你就能看见神给你摆设这些环境都是在取缔你的脸面、地位，这就是你的致命处，你对你的脸面、地位有认识了，你才看见神摆设环境都是为了洁净你。你跟神的作工对上号了，你才能从内心深处感谢、赞美神，看见神主宰得太好了，你这才能对神的作工有顺服呢。

历菲，你能不能转过这个弯？（历菲：能。）能不能和胡欣配搭呢？（历菲：能。）能不能写出经历文章？“我甘心发出去让所有的人都看见，你看我历菲的变化”，这是不是路途？有没有这个心志？（历菲：就是写不成。）是不想写吧？（历菲：不是，写不好。）你说我写的那些文章丢人不丢人？（历菲：你写的是路途。）我写的时候我有没有想过别人看了以后笑话我？（历菲：这就是人里边的败坏，你有的我也有，我有的他也有，谁笑话谁呢？）可你不愿意这么做啊？（历菲：我愿意，就是写不好。）咱要咋写呢？是写花呢还是写叶呢？你就实实际际的，“我就是这样经历的，我看见神在我身上所作的一切都是爱，我愿意还报神爱，不管神怎么作我看见神主宰的都是好的”，这是不是与神的关系正常了？神一看历菲认识了，看到这都是神

主宰安排的了。如果你不走这个路，别人问你“你怎么走的呀？你怎么认识的呀？”你怎么带领别人呢？这就是洁净咱呢。这步工作就是让人性情变化，就是让你错谬的看事观点得着改变，“以前我看见就是她对我不利，就是她欺负我、打压我，但是我现在转变了，我看见根本不是别人在打压我，也不是别人在欺压我，而是神主宰安排的这个环境，是为了让我性情变化”，这是不是看事观点的转变？这就是生命经历。你别管别人怎么看，你只管自己经历神的作工，你自己在神的作工中得着什么了，这是不是最主要的？你得着性情变化这是最主要的！如果你的脸面太致命的话，就压过了你里面的良心，你就不想写，觉得太丢人败兴。你认识到了吗？认识到就能写出来。还有哪些没认识到吗？（历菲：我知道这是神摆设的，就是为了洁净我、变化我。虽然嘴上是这么喊的，但是里面总觉得这个人跟我过不去。）这个观点转了是不是就没了？我当时就认为弟兄偏待玉画，他们是一个地方的，我的观点是不是和你的一样？这是不是错谬的观点？最后我转过来以后，我写出来文章，认识到“玉画是我的需要，这是神主宰安排摆设的环境，是为了成全我、为了洁净我，我看见神作得太好了，是我太邪门、太邪恶了”，这就是我转变的一个过程。（历菲：我里边就有“负责人光听她的”这种观点。）但今天我给你谈的，我是光听她的吗？我是不是给你带路呢？是不是让你学会经历神作工呢？跟她和我说的有关系吗？我只是来核实一下，看你到底有哪些问题，是不是这方面？如果你不把你根源的问题解决了，你这个病还在身上，过两三年你还是这样，你追求的还是这个。我给你谈的目的是把你的根能取掉，你能知道你追求的是什么，你就为了追求脸面和地位，你走的这条路就是保罗的道路，你追求的就是敌基督道路，与神为敌，最后是不是还是死？（历菲：是。我在别人面前也是这么谈的，可是里边这个观点没有扭转过来，总觉得是人跟我过不去。）这就是你里边的脸面、地位和她打架呢，这就是灵界的争战，两个灵在里边打架呢，“我历菲说了这么长时间还能就这么败了？明明是胡欣的问题，我还能就这么败了？”这就是你特别自是，就想啥呢？“我不能败了。”你不想被神征服。神这步工作作的是什么？征服的工作。你得配合甘愿被神征服，“我就是被神征服的，我甘心顺服在神的权下，神作的都是好的，神作的都是对的，就是我太败坏”。（历菲：是，就是。）这个还丢人呀？（历菲：不丢人。）而且你自己出去就能谈，“这确实就是

我的问题”。（历菲：我跟人家谈的时候是这样谈的，但是从里面还是转不过来。）那不还是假的？（历菲：假的。）神要的是你真实的认识，有真实的认识才是一个扭转。假的能骗谁？你看最后玉画走到哪里去了？她是不是假的呀？那个时候你听玉画讲得好不好？她出去给别人讲，“我可学到功课了，我以前怎么对待负责人的，我还跟负责人对着干，我跟她怎么怎么，我现在可是认识了，我可是变化了”，但她真变了没有？那是不是假的？能害了谁？是不是只能害自己呀？所以咱现在追求什么呢？“我是真实的一个认识，真实的看见，我得根据神话去走。”神说神的作工不根据人的意志而转移，神要改变你、洁净你，而且是必须得改变你、洁净你，不改变你、不洁净你你就完了、报废了，这是不是神对你的爱？你能看见神对你的爱了，什么还能压过神对你的爱呢？所以这是咱里面的一个观念，神说解决了你的观念你才能与神相合。你追求的就是一种想象，就是一种奢侈欲望，是对神有要求，神不按着咱的来，咱就气得不行了。所以咱以后得学会什么？信神为了什么？为了顺服神，咱先得学会顺服神。你管别人说什么呢，“我信神我顺服神，这是神对我的要求，我能做到顺服神，顺服神的作工，这是我以后蒙拯救的路途，这是我该走的路，跟别人没关系”。咱太要脸面了，太为自己的脸面了。（历菲：是。）

就像我得病一样，多少人还说我呢，“谁得病了？”我说：“我得病了。”“你得病了？可不敢让别人知道了，别人要知道了，这还能信吗？还能跟吗？”什么人是不是都有啊？（历菲：是。）我说我得病了就是得病了，那又不是假的，还包装呢？我不管别人怎么看待我，我得病，我只要在得病当中学到我该学的功课就行了。神为什么让我得病呢？因为我追求的就是平安、恩典，不管我怎么做，目的是不是都是为了这个？当我临到死的时候，里边是不是就这一个观点呀？不想去死。我追求的就是这个，所以我追求的观点就必须得有一个改变，必须得有实际的环境，所以神就给我摆设这样的环境，看我临到这个环境的时候是什么态度，神要看我的态度呢，看我有顺服吗，我也认识我自己确实没有顺服的态度，我才知道信神就当顺服神。我学到了我该学的功课，跟别人说什么有什么关系呢？这个能理解吗？（历菲：能。）你不管别人怎么看待你，别人再说你，“历菲，你最终还不是得服？”你说：“我不服对吗？神来作的就是征服的工作，我被神征

服是对的，我要是不被神征服那不就是魔鬼吗？只有魔鬼才不服呢！谁愿意做魔鬼呢？我是人，我愿意走人该走的道路，我愿意被神征服，我甘心被神征服。”就像我，我追求的观点确实不对，所以神就让我临到了病痛，临到了死，这是一个死的试炼。死的试炼临到我，但是我能改变我错谬的观念，我知道信神该顺服神，这是正确的，但是我没做到。我就这么走，不管别人怎么看，不管别人说什么，我自己走我自己的路。你能不能这么走？（历菲：能。）能这么走，我就看你的变化，就看你的文章，你回去冷静下来把文章写出来，你能发出来让所有人看见你的变化，他们还说什么？当撒但抓不着你把柄的时候，是不是你才能像个人呀？不是别人要说你，是撒但抓住你的把柄了，“你看历菲她是真变化？她不就是假的吗？全是骗人的，哪有真实的认识？”当你得到真实的认识以后，这是你进入实际了，你有实际经历才能去带领别人呢。

神说：“信神认识自己很重要，生命进入是从认识自己开始的。如果你流露了一些败坏，做了一些没有见识的事，或者做了一些让神厌憎、伤心的事，这些事发生之后，你得反省啊！怎么反省是实行真理？实行真理的人就琢磨：‘这些事临到把我显明了，我还是有败坏，我得顺服神的显明，神显明得太好了，太及时了！表面上看，他们的确谁也没跟我交通，看到我的毛病也不给我指点，他们也可能是老好人，也可能怕得罪我，我不管那些，那是别人的事，我应该怎么做能在神面前交账？我应该怎么做是神对我的要求？我应该怎么做是实行真理的人？’这叫什么态度？这叫实行真理的态度、顺服神的态度、喜爱真理的态度，这叫走正路的态度。那不走正路的人呢，临到事在外面找原因，‘他不对，他不好，他信神时间短，他对我有成见，他不关心我，他没照顾到我，我这人天生就大大乎乎的，我这人天生就没心眼，我这人天生就容易被人欺负’，各方面的原因都来了。你找这些原因有什么用啊？能代替实行真理啊？能代替你顺服神吗？代替不了。所以说，不管你有什么原因，你就是有天大的冤屈，最终归结到涉及实行真理了神要看你的态度，你埋怨有用吗？你埋怨神一百年，你满肚子都是委屈，你的理由到哪个法官那儿都能百分之百打赢，那又怎么样？你得着真理了吗？在神面前蒙神称许了吗？神说‘你去一边吧，你可不是实行真理的人，你赶紧一边去，我烦你’，这不就完了吗？就

神说一句话‘我烦你’，把你这个人显明定规了吧？神定规你因为什么？因为你不接受真理，不接受神的摆布、主宰，你总想在外面找原因，总想在别人身上找原因，神一看，你这人不可理喻，血气、天然太大，性情太狂妄，不可训化。听了那么多真理是做什么用的？真理是让你喊的吗？那是口号吗？真理可不是光规范你的行为的，或者让你喊口号的，或者给你一个精神支柱，不是这些，就是让你临到事凭着这些真理活，让你有路行，让你临到事知道怎么做是走正道，怎么做是满足神的心意。当你明白了之后，你就不再按着天然，按着败坏，按着撒但教育给你的、教给你的那些东西实行了，不按着撒但逻辑、处世哲学活着了，而是按着你所明白的真理去活，这个‘活’就叫实行真理，这样才能满足神的心意。（得有顺服真理、实行真理的态度。）哎，首先得有这个态度。你说：‘我可不明白了，我可愚昧了，我身量可小了，我信的时间可短了。’神说：‘你说的是，这些是客观理由，但是你听没听真理呀？’‘听了。’‘那你懂不懂什么叫顺服？’‘知道。’‘既然你知道，那就能定你的罪了。’‘你知不知道什么叫顺服真理的态度啊？什么叫顺服真理？怎样顺服真理？怎样顺服神的摆布？什么是你该有的态度？’‘都明白。’明白就完事了？你明白就该实行，临到事就得用，你不用那还是真理吗？你不用那就是道理，就是口号，你用那才是真理，才能变成你的生命。一临到事，你就暴露天然了，‘这个不对，那个有错’，别人都有错，难道你就没有错、没有败坏吗？是败坏严重还是错严重啊？败坏更严重。”（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顺服神是得着真理的基本功课》）

看见这是路了吧？（历菲：是。）这就是生命进入。“信神认识自己很重要，生命进入是从认识自己开始的。如果你流露了一些败坏，做了一些没有见识的事，或者做了一些让神厌憎、伤心的事，这些事发生之后，你得反省啊！怎么反省是实行真理？实行真理的人就琢磨：‘这些事临到把我显明了，我还是有败坏，我得顺服神的显明……’”这是不是路途？就像给你摆设的这个环境，神摆设这个环境显明你什么呢？把胡欣摆在你面前，显明你的脸面致命、地位致命，是不是这个？神摆设这个环境的目的是让你认识脸面、地位呢，而你认识的是什么？“胡欣不好。”这是不是颠倒了？神显明了你你该怎么走呢？神在这儿给咱指路呢。“我得顺服神的显明，神显明得太好了，

太及时了！表面上看，他们的确谁也没跟我交通，看到我的毛病也不给我指点，他们也可能是老好人，也可能怕得罪我，我不管那些，那是别人的事”，就是胡欣说你“谁谁死了怎么你不去死呢？”你该怎么认识呢？“我不管他们，也许他们就这么说我，但是我该怎么做呢？”“我不管那些，那是别人的事”，这个例子不一样，但是这是不是一个意思？“我应该怎么做能在神面前交账？”假如她就是说“你咋不去死呢？”你得想什么呢？“谁谁在我这个作工范围内，人家出了事，确实有我的责任，不管你怎么骂我，这件事是我范围之内的事、是我责任之内的事，我没做到，人家该不该对付我？”当你学到这个功课的时候，你还埋怨她吗？（历菲：不埋怨了。）“那是别人的事，我应该怎么做能在神面前交账？我应该怎么做是神对我的要求？我应该怎么做是实行真理的人？”你看你是这样，你带的人也都成这样了，昨天我问刘蒙，刘蒙也是，“上次我就火呢”，她和你一样，我说这是一个“娘家”出来的。人家说啥呀？“上次谁谁出了事，历菲让我去了解一下那个人的事，我心里就想着‘历菲，你是这边的人，你还不知道，你让我找谁了解呢？’”人家跟你翻脸了，跟你火了。我才把刘蒙说了，我说：“刘蒙，你说的这是什么呢？你有理智吗？带领工人跟你说这件事，这是不是你该做的？这是你该做的事，你再反过来问历菲，‘你不是这边的人呀？你还不知道呀？你看谁能去了解呢？’人家问你呢，你又问她，你是不是吵架呢？你作为教会带领这是你该做的，谁谁有问题了，你赶紧看他进去有没有出卖，你不怕教会的人再出什么问题吗？这是历菲在提醒你，历菲不提醒你，你该不该做？这是你该做的，你反过来还跟历菲吵起来、顶起来了。”她还挺有理，顶完了还等我回答，看顶得对不对。你说她和你一样不一样？我说下边的人怎么都成了颠倒黑白了，“人家让你去了解，这是你该了解的，你返回去干什么呢？你作为教会带领，这不是你的责任？你了解不到是你没本事，是你没素质、没能力，你得认识自己，你不能说‘你咋不了解呢？’这是不是你该了解的？你下边的人都不听话，这不是你没本事吗？不是你不行吗？你怎么能埋怨历菲呢？你作工上有问题，人家修理对付你这是应该的，你没做到你该认识你自己。这是你的责任，人家提醒你、帮助你，你再过来反咬一口”。我给她交通了以后她这才转过来，“呀，这是我的责任”。我从这里边看见，这是谁作工达到的果

效呀？是不是你？都是颠倒黑白，跟你一模一样。你说你就走不正，你下边的人能走正？她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人。（历菲：是。）

“‘……我应该怎么做是神对我的要求？我应该怎么做是实行真理的人？’这叫什么态度？这叫实行真理的态度、顺服神的态度、喜爱真理的态度，这叫走正路的态度。”看见了吗？这才是实行真理的态度。你看咱现在流露的这些，根本不是顺服的态度，也不是实行真理的态度，你把这个记住，这就是咱以后生命进入的路。临到什么事咱不管别人说什么，咱只管看什么呀？“那是别人的事，胡欣说了我，但是我应该怎么做呢？我应该在神面前怎么做才能向神交账？人家对付我，这是神对我的一个帮助。”这是不是咱该有的？不管别人怎么说，你得能想到“我在神面前该怎么向神交账，这是我的责任。”“我应该怎么做是神对我的要求？我应该怎么做是实行真理的人？”比如说你跟刘蒙说了，刘蒙回去该想什么呢？“我该怎么做才能把这件事了解好、了解到，才能向神交账？”这是不是该做的？并不是反回来问人家。“这叫实行真理的态度、顺服神的态度、喜爱真理的态度，这叫走正路的态度。那不走正路的人呢，临到事在外面找原因”，看见了吧，这就是两个区别。（历菲：是。）“‘他不对，他不好，他信神时间短，他对我有成见，他不关心我，他没照顾到我，我这人天生就大大乎乎的，我这人天生就没心眼，我这人天生就容易被人欺负’，各方面的原因都来了。你找这些原因有什么用啊？能代替实行真理啊？能代替你顺服神吗？代替不了。所以说，不管你有什么原因，你就是有天大的冤屈，最终归结到涉及实行真理了神要看你的态度，你埋怨有用吗？”所以神看的是你在这件事上的态度。“你埋怨神一百年，你满肚子都是委屈，你的理由到哪个法官那儿都能百分之百打赢，那又怎么样？你得着真理了吗？在神面前蒙神称许了吗？”就像你说的，“胡欣怎么骂我的，胡欣怎么对待我的”，你就是打官司能打赢，你得着真理了吗？“神说‘你去一边吧，你可不是实行真理的人，你赶紧一边去，我烦你’，这不就完了吗？”神看的是什么？看咱在周围的人事物当中是不是能学到功课。大卫，借着拿单讲了那个故事以后大卫一生是不是都在懊悔呀？懊悔流泪，床榻能飘起来，这是大卫所走的路。“就神说一句话‘我烦你’，把你这个人显明定规了吧？神定规你因为什么？因为你不接受真理”，就咱这种情形、这种表现，在神那儿神怎么看？“你去

一边吧”，神是不是不看了？你再说多少，“她怎么不好，她怎么对待我的，她怎么打压我、怎么欺负我”，你说的是这些，在神那儿神怎么说？“你赶紧一边去，我烦你”。

“神定规你因为什么？因为你不接受真理，不接受神的摆布、主宰”，看见了吧？根源就是这个问题，你不接受神的摆布、主宰。“你总想在外面找原因，总想在别人身上找原因，神一看，你这人不可理喻，血气、天然太大，性情太狂妄，不可训化。听了那么多真理是做什么用的？真理是让你喊的吗？那是口号吗？真理可不是光规范你的行为的，或者让你喊口号的，或者给你一个精神支柱，不是这些，就是让你临到事凭着这些真理活，让你有路行，让你临到事知道怎么做是走正道，怎么做是满足神的心意。当你明白了之后，你就不再按着天然，按着败坏，按着撒但教育给你的、教给你的那些东西实行了，不按着撒但逻辑、处世哲学活着了，而是按着你所明白的真理去活，这个‘活’就叫实行真理，这样才能满足神的心意。（得有顺服真理、实行真理的态度。）哎，首先得有这个态度。你说：‘我可不明白了，我可愚昧了，我身量可小了，我信的时间可短了。’神说：‘你说的是，这些是客观理由，但是你听没听真理呀？’‘听了。’”你说“我素质差，我作不了工，我各方面不行”，不管你再说多少，神说“你听明白了，别说你身量有多小。你听明白了，你实行了吗？”神是不是要问这个？你听明白了，你怎么实行的？“‘那你懂不懂什么叫顺服？’‘知道。’‘既然你知道，那就能定你的罪了。’”像你今天说的，“我知道我就是脸面重，但她就是不给我脸面”，什么也知道，就是实行不出来，在神那儿神怎么说？这是不是就是魔鬼？“‘你知不知道什么叫顺服真理的态度啊？什么叫顺服真理？怎样顺服真理？怎样顺服神的摆布？什么是你该有的态度？’‘都明白。’明白就完事了？你明白就该实行，临到事就得用，你不用那还是真理吗？你不用那就是道理，就是口号，你用那才是真理，才能变成你的生命。”这就是你的路。“一临到事，你就暴露天然了，‘这个不对，那个有错’，别人都有错，难道你就没有错、没有败坏吗？是败坏严重还是错严重啊？败坏更严重。”不是错严重，而是败坏严重，是吧？国度建造就是神话要在人身上作王掌权。历菲，这些话能在你身上作王掌权吗？（历菲：能。）这些话能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了，你就凭这些话活着，“我明白了就该实行，我

就这么去做”，你实行了才能成为你的生命，你不实行能成为你的生命？（历菲：不能。）你里面的这个致命处就是脸面、地位，你凭这个活着呢，这个就是你的生命，但今天给你交通了以后，用神话来改变你这个生命，把你的这个撒但生命给你改变了，你愿不愿意换血液？愿不愿意改变？（历菲：愿意。）愿意改变，这是不是路途？（历菲：是。）当你真正去改变了以后，他们谁还抓你的把柄？他们还说你凭情感？不说了，而是说“历菲改变了、变化了”。神看的是人的变化，不是看咱的败坏有多大、作了多少恶，神看的不是这个，历世历代神看的就是人的变化，就是人的悔改，你能悔改，神就能饶恕你。如果人死不悔改，就像李珍一样死不悔改，神还原谅吗？那就完了。你今天说明白了，一次一次都明白了，但是你说“我的致命处就是脸面和地位，但我就是改不了”，神说“你什么也知道就是不变，那你去一边吧！”神还要吗？那就不要了，那就完了。所以你必须得变化，这才是生命长大了，这才是经历神作工呢。

967　神在人身边安排人事物的目的

1　你如果相信神的主宰，你得相信每天发生的事，不管是好事坏事，都不是偶然发生的，不是谁有意跟你过不去，也不是谁有意针对你，而是神安排的，是神摆布的这一切。神摆布这一切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什么？不是亮你的相，不是显明你，不是亮你的相，不是显明你，显明你不是最终目的，要成全你、要拯救你，要成全你、要拯救你这是目的。怎么成全你，怎么拯救你？先让你知道自己有败坏性情，让你知道自己的本性、实质，自己的不足，自己的缺少，你知道了，你心里明白了，你才能脱去。这就是给你机会，你得学习，知道把握，别顶牛，也别较劲。

2　如果神在你身边安排的人、事、物你总较劲，总想摆脱，总觉得不如意，总有埋怨的心理，总有误解，这样你就很难进入很难进入真理。你顺服下来，你寻求，多多祷告，回到灵里，来到神面前，这样不知不觉你里面的情形就变化了。在这个期间，真理实际就作到你里面去了，这样你就有长进了，生命情形就发生变化了；你一有变

化，有这样的真理实际，这就有身量了，有身量就有生命了，有身量就有生命了。

——摘自《基督的座谈纪要·要得着真理就得从身边的人事物上学功课》

167　不管神怎么作都是为拯救人

1　神作工在每一个人身上，不管是用什么方式，不管是借什么人事物效力，也不管对人说话是什么样的语气，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拯救你，拯救你之前就是要变化你，那你不受点苦能行吗？你就得受点苦。受苦包括的就多了，有时兴起周围人事物显明你，让你认识自己，再不就直接对付对付修理、揭露，就像上手术台一样，像上手术台一样，就得有点疼痛才能达到果效，就得有点疼痛才能达到果效。

2　每一次的修理对付，每一次兴起的人事物对你都是触动，也都是促进，你这么经历就对了，你就有身量了，就进入真理实际了，进入真理实际了。每次的修理对付、每次兴起的环境对你来说都不疼不痒，你没感觉，你也不来到神面前寻求神的心意，也不祷告，也不寻求真理，那你就太麻木了！人太麻木，灵里总没有知觉，神就没法作了。

3　如果神给你摆设一些环境、人事物，或者修理对付你，你从中学到功课了，学会来到神面前寻求真理了，不知不觉蒙开启光照得着真理了，在这次环境当中有变化了，有收获、有长进了，有收获、有长进了，对神的心意稍稍有点理解了，不埋怨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试炼当中你站立住了，经得住考验了，这就过关了。

——摘自《基督的座谈纪要·要得着真理得从身边的人事物上学功课》

7 神是来扬场不是来接你避难

龚辰思，你对晓霞的打仗步骤不认识、有观念，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没有？（龚辰思：我当时就想问她几句话，她怎么不回答我呢？）她为什么不回答你呢？（龚辰思：她好像是在不了解我的情况下她不谈，她不了解我到底是什么情况。然后我就想：你不了解我，我问你几句话你也可以谈呀，我又不是问别的，我只是问一下这步工作到底让人追求什么，要把人带到什么程度。我想着我问这几句话也没有什么问题。刚开始我以为她们是原教会的，是要带我回原教会呢，然后我就把当时在教会发生的事情说了很多，一直到下午，我还没弄清楚她们要给我讲什么，我感觉她们都有点着急了。）是她们着急了，还是你着急了？（龚辰思：她们给我谈的时间有点长，我感觉她们有点急躁。）你看见她们有点着急了，可是我听见着急的话是你说的呀，“你有什么直接说，你告诉我你是来干什么的？”这是谁着急呢？（龚辰思：都已经到下午了我还没有弄清楚她们要讲啥，我那时候也着急呢，我看着她们也着急呢。）说你着急，你总得拉个垫背的，“她们也着急，不单是我着急”。（龚辰思：两方面都有，一方面是我看到她们着急呢，一方面是直到下午我也没弄清楚她们要干什么。然后我就想直接问一下，人要追求什么，她们要给我传什么。她们是过来人，她们跟我说几句话我就能大概知道个方向。）我现在听出来了，听着你的问话就知道她们为什么着急了。她们确实也该着急，因为她们跟你交通了半天，最后你竟然没有听出来她们是要和你说什么，她们是来干什么的，最终你还问她们“你们是来干什么的？”你说她们着急不着急？“交通了半天你不知道我们是来干什么的。”从这里边看，你确实没有从她们的交通中得着什么。玉梅说要带你去外边传福音，你们自己出去传福音有没有步骤？（龚辰思：没有。）咱自己没有步骤，还想自己出去练练。别人给你交通的步骤你听懂了没有？（龚辰思：没听懂。）人家出来打了多长时间的仗了，人家交通的步骤你没有听明白，然后你要自己摸索着出去打仗呢，你学人家的步骤了没有？（龚辰思：没学，还没有干呢。）这是不是咱狂妄的表现？你问晓霞那些话的时候，她不和你说，你就是问我，我也不会和你说，我也不能说。（龚辰思：我就没想通，为什么我问那

些话她就不能说呢？）你忘了这步工作是考试了？你说能不能说？（龚辰思：那也属于考试内容？）神要检验工程，神的羊听神的声音，你听懂神的声音了没有？主半夜要来迎娶“新娘”，聪明的童女就会提前预备灯油，你预备好灯油了没有？为什么是半夜来迎娶新娘呢？就是在你什么也看不见的时候，主来了。聪明的童女是点着灯在等待着，她就认出了主。那愚拙的童女呢？她没有预备灯油。她没有预备灯油，她在黑暗中就看不见。神的羊听神的声音，神要检验工程，那就是说神要借着一些话临到你，看你对这些话的态度、观点是什么。

晓霞来了跟你交通的是什么？交通的是不是神的作工？（龚辰思：就是谈2012年患难时期的事。）谈了以后你有什么感受？（龚辰思：当时我跟教会接触得不多，教会里发生的那些事我不是太清楚，所以大帮轰什么的我知道得不多。）听说了吧？（龚辰思：对，只是听说了。）虽然你没有参与，但你听说了，你在电视上也看了，大概你也知道，对吧？她谈这些的目的是什么，你听出来了吗？（龚辰思：当时谈的是患难时期没有圣灵作工。）她给你谈到那是个患难时期，那时候没有圣灵作工，教会里没有真实的带领人，当她谈到这儿的时候，你寻求了没有？（龚辰思：没有，我不怎么明白。我当时还以为我一直在教会之外，我不知道神的工作，她是在这儿给我捋呢。）她谈到这儿的时候，你对教会里发生的事，你对教会里有没有圣灵作工、有没有真实的带领人，感不感兴趣？你是不感兴趣的。（龚辰思：也不是说感兴趣不感兴趣，就是不知道她谈这个的目的是什么。）不管她谈的目的是什么，你听到这个声音是什么反应？（龚辰思：好像从来没有人谈过这个话题。）从来没有人谈过这个话题，今天有人谈这个话题了，你是什么反应？（龚辰思：我有点疑惑。）什么疑惑？（龚辰思：她谈的是那个阶段教会都没有圣灵作工了，我就有点疑惑。）之前没有人谈过这个话题，她谈出来了，是个新兴事物，在新兴事物出来的时候，你想什么呢？（龚辰思：有点疑惑。）在你疑惑的时候，你就问她“你主要是要谈什么呢？”你是不是这个时候问出来的？（龚辰思：产生疑惑以后，我就从寻求变成去核实这个人了，我就问她“你是不是也是被开除的？”她说她也是被开除的。然后她就给我讲她在原教会时发生的那些事，这谈的时间就又长了，在

这个背景下我就开始有点急躁了，我就寻思“讲了这么多，我还是带着一点疑惑，我听着她前面说的都是对的，但是这个我还是有点把握不准，我应该问她这步工作让人追求什么，要带领人到什么程度，她告诉我以后我的疑惑就可以解决了”，但是问了以后她没有回答，然后这个疑惑还存在我心里。）晓霞给你交通了“当神击打牧人的时候，羊群分散了，那时你们就没有真实的带领人了”，你听着这话新鲜，那教会里发生的这些事是不是神的作工呢？（龚辰思：是的。）你听见神的作工以后兴奋不兴奋？（龚辰思：挺震惊的。但是关于教会没有圣灵作工了，教会里都是假带领，我还有点疑惑。）你听到这个既兴奋又疑惑，可疑惑的同时这边又是神话。（龚辰思：那会儿还没有念神话。）“当神击打牧人的时候，羊群分散了，那时你们就没有真实的带领人了”，这是不是神话？（龚辰思：这是神话。）这句神话是不是显现了？你看见神话显现的时候你的态度、观点是什么？（龚辰思：又相信，又有点疑惑。）神的话显现了，你看见确确实实就是击打牧人羊群分散了，你看见事实是不是这样的？（龚辰思：嗯。）你看到这个事实以后，你承认这是神的作工，你是不是会感兴趣，想继续听下去，看她往下谈什么？是不是应该是这个态度？如果你寻求的话，“神说‘当神击打牧人的时候，羊群分散了’，好好的神为什么要击打牧人，让羊群分散呢？人都起来见证神的时候，突然结束了，神突然就走了。‘那时你们就没有真实的带领人了’，教会没有真实的带领人成什么了？就是啊，神话也这么说了，看着事情也是这样的”，你是不是会有疑问？这个疑问是寻求的疑问，寻求神的作工，对神的作工疑问。如果你有这个疑问，那你是不是就会专心听她的交通呢？什么人有这个疑问？如果说你对神的作工感兴趣，对神的所有所是感兴趣，对人该怎么走这条路感兴趣，对神要把人带到哪儿去、神为什么要作这个工作感兴趣，那你就想继续听，“你说、你交通，神下一步要怎么作呢？”你是这个态度。可你说什么？“你谈了一堆了，别跟我谈这些了，你直接告诉我你是来干什么的？”（龚辰思：当时疑惑的就是教会里都没有圣灵作工了，我就想：“你说教会里没有圣灵作工，都是假带领、假工人，这要是没有圣灵作工，人不都软弱了吗？这也没法跟随了呀。”然后就开始疑惑了。）开始疑惑了是不是更应该让人家交通下去呀？（龚辰思：产生疑惑以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不了。）你就没让人家交通下去，你怎么能解决了呢？你现在疑惑的不是这个问题，你

疑惑的是晓霞也是被开除的，然后你听她交通说教会里没有圣灵作工，击打牧人羊群分散了，“哦，你这么一说我知道了，你不是从教会来的。你要是从教会来的，你绝对不会说教会里没有圣灵作工，一听你就不是从三级机构过来的，那你是从哪儿来的？”这就是反客为主，反了。刚开始你是听道的，“哦，是这样啊”，可是一听到这儿，“啊？原来你不是从上边下来的，那你是从哪儿来的？你是不是骗子？你跟我说三级机构是假的，你露出了狐狸尾巴，我今天就要看看你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你来这儿想干什么呢？你来这儿寄居，还想做我的官呢！”是不是？你告诉我谁是你的官？三级机构是你的官，带领工人是你的官。“你刚开始冒充，我不知道你是谁，你给我交通，我也给你交通，我把你当弟兄姊妹待，可你这么一说，击打牧人羊群分散了，你说我的天塌了！你说我的天塌了，你是不是想给我当天呢？你的狐狸尾巴露出来了，那我得看看你究竟是谁。你别说了，你跟我说说你今天到底要跟我说什么呢？你的存心目的是来干什么的？你是想来给我做官呢？你老实交代。”“你老实交代”这个话不能说，但是你从心里抵触，就不是寻求了。那是什么？质问、审问。（龚辰思：是的。）嘴里没有说出来“你是敌基督，你这个敌基督是从哪儿来的？你出来迷惑人来了，你还想迷惑我？你和我说我的天塌了，我就那么好迷惑？你在这里寄居还想做官呢？”开始质问。你这么一质问，晓霞怎么看？晓霞看着你寻求不寻求真理？（龚辰思：不寻求。）你不是寻求真理的人，你不是要神的人，你不是喜欢真理的人，你不是喜欢神作工的人。人家给你交通了“击打牧人羊群分散”，“就是呀，神话应验了，那我现在算在哪儿呢？我是不是分散出来的那只羊呢？神啊，我分散出来了，那下一步我该去哪儿呢？教会里从来没有人说过‘击打牧人羊群分散’，今天人家能给我谈出来，那分散出来的羊将来要归到哪儿呢？下一步路该往哪儿走呢？别人谈不出来，今天人家谈出来了，人家既然能谈出来，肯定是人家有路，我得听听下一步怎么走呢，我听听人家的道”。可你对这个道不感兴趣，你对神的作工不感兴趣，你对神话的显现不感兴趣，你感兴趣的是三级机构。所以说你不是真正要一个捷径，你是要质问人家。晓霞呢？晓霞是带着一个使命，她是来检验工程的，检验你究竟有没有真理，你究竟是不是要神的人，你究竟是不是追求真理的人，你究竟是不是寻求圣灵作工的人，所以她不会跟你说答案的，她过来只谈神的作工，只谈神的所有所是，看你的反

应。如果你是个寻求真理的人，你是个要神的人，一谈神的作工就抓住你的心了，你就跑不了，“你谈、你谈，我就等着你谈”。可是人家一谈到“击打牧人羊群分散”的时候，一动着你的老祖宗、动着你“父亲”的时候，你就着急了，因为你拽着你“父亲”的衣衫死死不放，你不允许动你的“父亲”，所以说你就可以质问她。所以她在这儿一听你那种质问的口气、质问的内容，“这个人不追求真理，她跟随的是地位，她仰望的是地位，她敬拜的不是神，她敬拜的是殿”，她就是这么看你的，这是不是实情？你这种质问的态度，她能和你说吗？她能跟你说“我是来配合建造国度的，是来传你进国度的”？能不能说这话？（龚辰思：不能。）她不能说这话。她只是来检验你，看你愿不愿意跟随。只不过是她没打了你，她应该揭露解剖你的本性，就像我今天揭露你，“你不是个追求真理的人，你不是跟随神的人。就从你这个言行举止来看，你只是来研究神的，你只是想一步跨入下一个时代，你属于法利赛人，你触犯行政了”，这么一打你，把你打醒，你继续听。但是晓霞的那个作工方式是什么呢，一个是她素质有限，一个是她是老好人，懦弱，刺伤人的话她不敢说。不像我，我好像初生牛犊不怕虎一样，什么也敢说，只要是神的话，我就敢说，我不受任何辖制，也不管你愿不愿意听，我只管见证神，因为人都得服在神的话下，我不受这个辖制。但是她受这个辖制，她又怕伤着你，怕你反了。因为各种因素，所以这个话她无法谈下去，不能谈，你在这儿拦阻着呢，无法谈。

这个听明白了吗？你从这个里边流露出了什么？流露出来的是不是还是狂妄呀？你的狂妄自是拦阻了圣灵作工的机会，拦阻了寻求路的机会。这是因为人的素质有限，按道理说每个人都得经过严打。怎么严打呢？就是在传的过程中就把你这个人定性了，给你来见证神的作工、神的所有所是的时候，你所流露出来的这些表现，神看着呢，撒但也看着呢，你是不是寻求真理的，你是不是崇拜地位的，一下就显明了。显明了以后，在神那边、在我这边就都有一个数据了。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是寻求的，那就是交通，把神的奇妙作为都给你交通了以后，你跟着就进来了。如果你悖逆、不顺服，那就是揭露解剖，打你。如果能打醒你，能把你打过来，你就过来；如果打不过来，那就是被定罪，不作了。因着咱人的素质有限作不了，那只能是

先让进来，进来接着再解剖。所以你说“你直接说答案，你来是干什么的？”她们不可能说，也不能说，说了以后只能是砸锅。这叫检验工程。如果我一来就告诉你“我今天来建造国度了，我来带领你了。”你就能跟我走？（龚辰思：我还觉得这怎么不能说呢？）给你见证是神的作工把你征服了，是你看了神的作工，“哎，神话应验了”，打开神话一看，“就是！”揭露人的本性，见证神的作工，见证神的奇妙作为，神离开“厨房”，祭司弟兄2014年7月3号的讲道交通就告诉你在中国已经得着了一班得胜者，有做长子的，有做带领的。神话里又说“其实并不是最后的一段路，因为经历患难以后，你还要经历福音的扩展工作，而且还有一部分人要经历被使用的工作……”（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你当怎样走末了一段路》），你看见这些神话是不是都应验了？在神话里看见了神的显现，“哎，神的作工就走到这儿了，一步紧接着一步，建造国度是众长子的本分，是众长子在建造国度，离开众长子就无法走下去了”，一步紧接着一步跟上就走了。如果说不谈这个，不看神的作工，不看神的作工步骤，你怎么谈？你直接就给人家谈众长子，即使说他相信了、跟上了，他也仅仅是跟随了众长子的这个名，他对神的作工依然没有认识。对神的作工没有认识，对自己的败坏性情没有认识，那还跟教会建造时期一样，还是属于宗教的信仰，只是换了一个名而已。所以必须对神的作工、对神的所有所是有认识，对神的性情有认识，经历神的作工，经历过来以后，看见神的奇妙作为，这是生命长大的一个步骤。所以说这个不能和你说，这是一个考验，是一个考试，是一个检验。人一进来以后谁追求真理、谁不追求真理，谁喜欢真理、谁喜欢地位也显明了，那接下来安排工作的时候，谁负责什么，各就其位，这是不是就都有考量了？每个人都要经过检验，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检验。这是不是打仗的步骤？简单来说，不会一开始就给你谈众长子，不会一开始就让你看《基督起初的发表》第八十篇到第一百二十篇，不会提这个话。第一个步骤就是让你对神的作工感兴趣，你信神我也信神，咱就谈什么是信神，什么是信，把这个当成一个话题，让你从人家的交通里面听见“人家这个人交通得不一样，人家交通的有真理、有路、有认识，人家交通的里面有神的所有所是，从人家的交通中听到了神的声音，找见了路途”。在你听到这一切以后才能再跟你说“击打牧人羊群分散”。因为你是在听了这些以后，你定了这个人交通的是有真理的，在这个

情况下，再提出“击打牧人羊群分散”，再揭示三级机构，还必须让你说“教会里边没有真实的带领人。”你得承认了神的话。国度建造就是要把人带到神话里，你对待神话的态度就是对待神的态度，就是根据你对神话的态度来定要不要你，所以我来了一直跟你见证的就是神的话。最后再用“当神击打牧人的时候，羊群分散了，那时你们就没有真实的带领人了”来考核你，看你承认不承认神的话。你承认这话，说明神话在你身上还有反应呢，好，那你就过来，咱就接着谈下边的；如果你对“击打牧人羊群分散”通不过，说明你崇拜的是地位，神话在你里面根本不起任何作用，你根本不是称神为大，你要的是地位、名誉。你连这个都通不过，说明你就不要神，那还谈不谈？免谈，不谈了，后边的什么话都不谈了，你想听也不和你谈了。如果你是对神话感兴趣的人，一听到这儿你承认也得承认，不承认也得承认，因为你不承认这个，下边的就不谈了。有好多人是“你把这个先跳过去，你给我谈后边的”，他想听后边的，不让你听，那是奥秘，真理不摆在猪前。先拿“击打牧人羊群分散”认证你是不是一头猪，如果你不是一头猪，那你就应该看到神话应验了。你看到神话应验以后，你称神为大了，这就过关了。过了这一关，咱再谈下边的；如果这一关没过，这就基本上可以确定你不是个人，你是畜生的灵，你对神话没有认识，你看不见神的显现。你听不懂、不明白，能不能不反呢？如果你能不反，咱也知道你是什么灵了，咱还能继续谈；如果说你要起来反，不接受，那就是拒绝接受真理，那就到此结束，不谈了，定罪，那就根据你触犯的行政定罪你就完了。从这儿就是过筛呢，就是拣选人呢，把接受真理的人拣选进来了。每一个步骤都是在拣选，谈这一条，让你听懂，吸引着你还想听下一条；谈下一条，谈出来让你还想继续听。但是每谈一条都得要你的一个阿们，谈了以后如果你不阿们，这一关过不了，必须得让你阿们。你们谈就是守规条，第一步谈完了，第二步、第三步……谈过去就完了。你在这儿谈完以后，必须得让他听明白，听明白以后他承认、阿们，你给他再谈第二个、第三个，接着一个一个谈，谈完以后他都阿们了，都听明白了、都懂了，这个人他是不会反的，别人也搅扰不了，因为你给他谈了以后，他都承认了。如果你只管你谈，他心里就没有承认，就没有阿们，你都不知道他还在怀疑的状态下，你只管你谈完了，“我给他交通了，都说了，他

都知道了”，他仅仅是个知道了。他睡一觉第二天还有没有影？原教会的带领或者谁再和他一说，反了，没影了。

特别是“击打牧人羊群分散”，必须得从你嘴里说出来“全国上下没有一个真实的带领人”。你们过这一关了没有？（过这一关了。）这一关必须得过，必须得让他承认全国上下没有一个真实的带领人，他要是敢说有一个，那他就是对神话信不来，他就是不信派，就把他打成不信派，“你就不是信神的人，你就不是跟随神的人”，把他打得最后让他承认了全国上下没有一个真实的带领人，还必须得从他嘴里说出来一个也没有。你在这儿还得跟他说：“撒但看着呢，神也看着呢，是你说的全国上下没有一个真带领，不要说是我说的，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你阿们了，神看着呢。”让他嘴说出来全国上下一个真实的带领人也没有以后，原教会的带领再来迷惑他，再跟他说什么话的时候，他还能听带领的吗？（不能。）如果你这个工作作不到位，他嘴上绝对不敢说全国上下的全能神教会没有一个真带领。而且说这句话的时候，你还给他翻出来工作安排，祭司弟兄说什么？谁敢说全国上下没有一个真带领，这个人就是敌基督。你要让他说全国上下没有一个真带领，还要告诉他祭司弟兄说谁敢说这话谁就是敌基督，他说还是不说？最后他说了以后，你还要告诉他为什么要这样说，祭司弟兄那时候是怎么说的“谁说全国上下没有一个真带领人，那就是敌基督”，拿出来工作安排，祭司弟兄确实说这句话了……你把这个交通完以后，带领工人再来迷惑他，再拿上这个工作安排说“祭司弟兄说了，谁说全国上下没有一个真带领，谁就是敌基督”，带领工人能迷惑了他？迷惑不了。龚辰思，晓霞跟你谈这个了没有？（龚辰思：谈了一点，记得不是很清。）你怎么能记不清呢？你记不清，原教会的带领工人再过来说“祭司弟兄说了，你就是敌基督”，你往哪儿跑？祭司弟兄2011年11月1日下发的工作安排《真实顺服神的作工才能进入真理实际》里说，“事实上，多数带领工人才是真的，假带领、假工人只占少数或极少数，凡是论断所有带领工人都是假的，就让人相信只有他是真的，这种人正是敌基督，是地道的恶魔撒但……”我跟你说全国上下没有一个真带领是2012年以后，有一个时间差。2012、2013年是击打牧人羊群分散，那时你们就没有真实的带领人，这段时间是患难时期，熬炼时间不能超过一年，就这一年，有神话为依据。但是我不能说在2012

年以前全国上下没有一个真实的带领人，因为神没说，我说话是以神话为依据。这是一个条件，时间差，祭司弟兄说的是2012年以前，我说的是2012年以后，这个不打架，所以你休想用这个话来驳倒我。第二句话，祭司弟兄说："顺服神所使用的人有一条原则你得掌握，什么原则？神使用的人他的说话、他的观点或者他做的事哪处跟基督的话、跟神的话有违背、有抵触了，你们赶紧给点出来，提出来，赶紧放弃，把我说的话作废，以神的话、以真理为主。"（摘自《上面的讲道交通·146-B-7》）如果祭司弟兄说的话和神话发生冲突了，你要否掉谁的话？（祭司弟兄的话。）这样当他们拿上祭司弟兄的话来反驳、迷惑你的时候，根本不起作用，你把他们打回去，"你信谁呢？你信神还是信祭司弟兄呢？即使说你信祭司弟兄，但是祭司弟兄告诉你当他的话和神的话有抵触的时候，要否掉谁的话？祭司弟兄都告诉你了，你还这么持守，那你信的不是你的老祖宗？信的不是你自己吗？信的不是撒但吗？你这是妄自称大，触犯神的行政"。最后你把他打成"你触犯神的行政，你该死！"把他的口给封了。这都是步骤，哪个步骤都不能少，每个步骤都有它的作用。你按这个步骤把人谈过来以后，他就反不了。

原教会的说"祭司弟兄说谁谁是敌基督，祭司弟兄都说他是敌基督了，你还跟？"你怎么说呀？你怎么站立？这个必须给你交通，因为交通完以后原教会的必然要跟你说这话。灵里边说是考验、检验，看你究竟明白多少，如果给你交通了以后，你明白了，原教会的吞吃不了你、迷惑不了你；如果你不明白你就会被人家二次把你迷惑，你就不敢跟随了。这些都在步骤里边，交通完哪个再交通哪个，一个一个步骤都交通明白了以后，谁再过来迷惑你也迷惑不倒你，因为你提前已经打上"预防针"了，你知道他要和你说什么了。祭司弟兄告诉你XX区出现一个叫XX的敌基督，迷惑了多少人。祭司弟兄说他是敌基督，祭司弟兄解剖他了没有？他的敌基督表现是什么？他做什么事了？作什么工了？说什么话了？根据什么说他是敌基督？得有个例子吧？可是祭司弟兄说什么？XX是敌基督是经带领工人反映过去的。祭司弟兄定他是敌基督是根据什么定的？是根据带领工人反映过去的资料定的。神说"当神击打牧人的时候，羊群分散了，那时你们就没有真实的带领人了"，你也看见了教会里没有真实的带领人。那没有真实的带领人，

就是假带领、敌基督。那假带领、敌基督给祭司弟兄反映问题会不会如实反映？（不会。）不会如实反映。那他们反映问题会不会断章取义？（会。）拣这一部分，拣那一部分，就反映上去了，他们断章取义以后就不是一句话、不是一个真理。不是真理，自然就是谬论。所以在他们递给祭司弟兄资料以后，祭司弟兄一看这就是个敌基督。就好比说“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是必死的”，你改个字，多一个字、少一个字变成“不一定死”，这就成谬论了。祭司弟兄直接接触这个人了吗？看过他的交通吗？没有。祭司弟兄也没有解剖他。所以说，祭司弟兄说他是敌基督，是根据带领工人反映上去的这个情况说的，并不等于说这个人就是敌基督，那还需要咱去分辨、认识。再说了祭司弟兄告诉你，他做什么事都是有谋略的。为什么要分辨、认识？那就是让羊披上狼皮，狼披上羊皮，让你去分辨、认识。再一个就是，祭司弟兄说XX区的XX，那个区有没有同名的人？（有，多着呢。）你能说祭司弟兄说的那个人就是他？你不能给他定性。是不是你还得进行分辨、认识？（是。）你不能根据一个名来定他是敌基督，不能根据一个名来定他是圣灵使用，那你不是成法利赛人了？法利赛人信的不就是名吗？弥赛亚没来，耶稣来了，不管耶稣作多大的工作，“你不是弥赛亚，你就不是神”。听懂了吗？不是弥赛亚他就不是神，法利赛人就不承认耶稣，他们信的是个名。那你今天定他是敌基督，你是根据祭司弟兄说XX是敌基督，所以你就把他定为敌基督，那你是不是信了个名？（是。）他的交通、他的活出，他是不是有真理的人，他是不是圣灵使用之人，你是不是得去分辨、得去认识、得去考察呀？这是不是更是检验人呢？两千年以前神就用这个方式检验人了，人今天又犯了同样的毛病，是不是人的愚昧？然后你再看祭司弟兄两次提起XX是敌基督时，你听一下祭司弟兄说话的语气，祭司弟兄是笑着说的，还说把这些人都显明了。把什么人显明了？（假带领、敌基督。）你们随后再看看我交通的这方面的文稿，今天只是给你点一下，不给你细交通。点一下这个就是说给你把这个交通了以后，别人再来迷惑你，你就能把他打回去了。你得成为打败撒但的“生产者”，不能只做“消费者”。咱在这儿交通的这些内容是不是打败撒但的东西？你去生产，咱去主动把它打败，你不能只做“消费者”，不能老是让我供应你，我给你交通你就是个消费者，我是供应者。你再去给别人交通，对方就成了消费者了。借着这个给你举了个例子，就是说打仗的步骤一步不能

少，缺一不可，这可以说是作工多长时间以来研究、分析、检验、总结出来的一个步骤。在总结的过程中，是不是都是给你缩小了的？为了速度，都是想快速地把人拿下，但是拿下还必须得让他稳定，必须得有生命。不稳定的话，今天拿下来，明天倒了，图什么呢？所以说，必须得把可能遇到的一些“疾病”都给他打上“预防针”。神选民都检验了，还得再打上“预防针”，还得在考验、考试的时候让他能阿们了，确定了，这才是完全作过来的一个人。所以说，你问晓霞“你是来干什么的？”不是一句话能说清的。如果说一句话，“我是来带领你进国度的”，你一脚就把她踢出去了，“你这个假基督！”我是带领你进国度还是带领你下地狱的，需要你去分辨、认识，你不要去问我。你问我，我可能告诉你吗？我告诉你，你信吗？我告诉你我是带领你进国度的，你也不会信；我要是告诉你我是来带你下地狱的，你说我是来耍的。“下地狱还用你带呢？我自己也会下。”你说该说什么呢？说什么也不对。

（负责人：龚辰思，弟兄刚刚交通的你明白什么了？）（龚辰思：明白了为什么我问晓霞的时候她不说。现在就看见神家的这个打仗步骤有作工的智慧，这个人是不是追求的人、是不是神要的人，借着这个步骤一步一步就得到检验了，所以这些步骤都是必须有的。）（负责人：为什么晓霞说你不追求呢，这是不是真实的？）（龚辰思：是的。）（负责人：你不追求认识神的作工，就追求“你到底要给我什么呀？”你就要看国度的美景呢，她老不给你往出拿，因为她一看你就是为了得福，人家是不是对你有认识了？所以你不追求这是真实的。你听玉梅跟你说“晓霞说你不追求”，“我是不追求吗？是你拿不出东西来嘛！让你给我谈，你给我谈不了，还说我不追求！”这是你的观点吧？）（龚辰思：对。）就像我拿了一个宝贝，我去了想给你呢，我看了看你是个骗子，我这个宝贝还能给你露？不能给你露了，是吧？（负责人：再一方面，这是神作工的一个步骤，这步工作是考试呢，刚开始就不给你答案。）（龚辰思：我就认识到这是个智慧。）（负责人：这是考试呢，所有教会建造的人，不管是开除的还是在原教会的，每一个人都有这次机会，跟随国度建造的机会。这次机会是考试呢，是选人呢，不是传福音，你把晓霞当成是给你传福音的了。）（龚辰思：对，是这样。）（负责人：这步工作不是传福音，

是选人呢，不管是开除的、清除的，开除错的或者清除错的，就看你对神有没有信，看你还相信不相信神话，看你对待神话跟对待神的态度一样不一样，如果你做到了，这样的人才叫信徒。就根据这些来看你是不是真心要神的人，你是这类人，才选你呢。人家是来检验你的，你说“你看你就不会谈，你加快步伐早谈出来，我早跟了。你要说这是国度，你看我是不是早就跟了”。人家能这样给你吗？人家来了是先看你是不是真心信神的，结果一看你这个人老想着要最后的结果，“你到底是干啥的？”人家一看“她就不喜欢神的作工，对神的经营毫不搭理，就想看到底要干啥。”在我看你也是个不追求的。）（她就是来看看有没有福分，她就是要这些呢。）（负责人：所以人家说你不追求是根据神的作工来看你。有的人给他谈“击打牧人羊群分散”，他是“噢，2012年我经历过，就是那样”，人家能够认可、能够迎合。而你呢？那个时候你一直在家里躲着、藏着，对神的作工步骤就不认识。当人家谈神作工步骤的时候，你就不感兴趣，你感兴趣的就是得福，你想看结果是啥。“你到底是来干啥的？你给我啥？你能带我进国度？”你要看的就是这个。所以人家给你谈神的作工，你就不感兴趣。人家一看你不追求认识神的作工，就是个不追求的，是吧？）（龚辰思：最后人家就不谈了。人家不谈了，后来我就问“到底看哪个？”）（负责人：今天跟你谈这些是啥意思呀？按说你就不是根据打仗步骤一步步打过来的，你不是真心要神而过来的，而是投机来了，你是看了看这些话，“就是、就是”，你是这么过来的，不是按打仗步骤打过来的。看到了吧？所以说不是人家不给你露，人家的心态是“还不一定要你这个人呢”。你不是追求真理的人，你这是自己看了以后这么过来的。人家是通过检验以后才给你下载东西，你通不过人家的检验，不给你下载。）这就相当于是晓霞不守原则，给你开了个后门。（负责人：给你开了个后门，让你这么过来的。按说像你这样的还进不来呢，真按打仗步骤一步步来人家还不要你呢。所以今天给你谈的这个意思就是你对晓霞的那个观点得扭转过来，不是人家不给你谈。）（龚辰思：这个观点扭转了。）

545　只有借着试炼才能检验出人对神的真心

1　真心跟随跟随神的人都是能经得住工程的检验的，不真心跟随神的人则是经不住任何试炼的，这些人或早或晚都得被驱逐出去，得胜的在国度之中在国度之中存留。人是否是真心寻求神的人是借着工程的检验，也就是借着借着试炼而决定的，并不在乎人自己不在乎人自己定规。

2　神不随便弃绝一个人，他作的一切都让人心服口服，人看不见的事、人不服气的工作他不作，是真信还是假信都由事实来验证，这是人所不能定规的。“麦子不能成为稗子，稗子不能成为麦子”，这是不可不可疑惑的，凡是真心爱神的人最终都能在国度中存留，神不会不会亏待任何一个神不会亏待任何一个真心爱他的人，神不会亏待任何一个真心爱他的人，神不会亏待任何一个真心爱他的人。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神的作工与人的实行》

797　神的作工深不可测

1　人经历神的作工，对他的第一认识就是深不可测、智慧又奇妙，而且使人不自觉地对他产生了敬畏，人感觉到他所作的工作奥秘，不是人的思维能达到的。人只希望能达到他的要求，满足他的心意，并不希望能够超越他，因他作的工作超出了人的思维、人的想象，他作的工作不是人能代替得了的。就连人自己都不知自己的缺少，而他却另外开辟新路来在人中间将人带入了一个更新更美的天地中，人类才有了新的进展，有了更新的开端。

2　人对神所产生的不是佩服，也可以说不只是佩服，最深的体会是敬畏，也是爱，感觉到神确实奇妙，他作的工作人作不到，他所说的话人说不出来，经历神作工的人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经历够深的人能认识神的爱，能感觉到神的可爱，神作的工作太智慧，太奇妙，由此在人中间产生了无穷的力量，并非是惧怕也并非是偶尔的爱戴，而是深感神对人的怜悯与宽容，但经历他刑罚审判的人又感觉他

的威严不可触犯。经历了他多少作工的人对他也测不透，凡是真实敬畏他的人都知道他的作工并不符合人的观念，都是反击人的观念。

——《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神的作工与人的作工》

8 撒但的差役

撒但的差役（一）

（负责人：冀芳，你几次不愿意跟他们在一起聚会是啥原因？他们怎么欺负你了？）（冀芳：之前我和刘芬配搭干活的时候，刘芬说“你走、你滚、你回，不用你弄，我在这儿管呢，我说了算”，我心里就想走呢。后来说不行，走了这活儿咋整呢，前一次返工了这一次不能再返工了，然后就没走。回去以后心里翻腾呢，不想聚会，我就去干活了。还有每次聚会他们就说“你看冀芳表演呢”，我说“这就没完了？”心里就堵了。后来想着弟兄说多做事少说话，那我就不说了，把自己的活儿干了就算了，啥也不想说了。）（负责人：刘芬说让你滚？）（冀芳：不是说滚，她是说“你走、你回”。）（负责人：李溪，刘芬说了没有？）（李溪：她俩说的家乡话我听不懂，但我能听出来她俩意见不一致，刘芬说“你让开、你让开”。）（刘芬：嗯，我没说“这儿是我管理”，也没有说让她回家，我说“你让开”。因为干活的过道比较窄，我整理着，她拆着，就说不成，我说我整理你就别整理了，你整理我就不整理了，她就生气得不行，我说“你让开、你让开，我弄”，她还要弄，后来我就走开了。）就因为这个两个人争吵呢，是吧？（刘芬：当时吵了，第三天聚会的时候她就不过来聚会了，赵岭、金维他们几个负责人过来聚会，从一点多等到两点冀芳没过来，又让李溪去叫她，她还不过来，后来我们几个人又去了她那边。过去她正在那儿干活，也不理我们，也不吭气，金维让她先停下手里的活儿聚会，聚会的时候她才说我让她滚呢，撵她回家呢，我当时就跟她辩呢。还有她在我们这边拿了一个褥子，这是别的姊妹掏钱做的，她拿了我也不知道，是另一个姊妹跟我说冀芳拿走那个褥子了，让我跟她要一下。晚上我就跟她说“咱有原则呢，各个地方都有各个地方的管理制度呢，你拿走这边的东西也不说一声，而且你拿的褥子是别的姊妹掏钱做的，你如果不送回来，这成什么了？这行为就跟土匪似的。”当时她还说明天往过送呢，第三天她又说“那个褥子我再铺几天，天气暖和了我再给你送过来。”后来我见了她，我说：“冀芳，你看你昨天那个表现，我都想给你发一段神交通的脸皮厚。褥子

的事跟你说得那么清楚了，你当时也答应了，结果你又说天热了再送。”这下她就不高兴了，又生气了，“明天给你送过去！”可人家也没送，说了几次人家不往过送，我就给负责人反映过去了，看怎么处理，第二天她就让李溪给送过来了，下午我们干活她就没过来。我把这一件一件的事给她拿出来点她的问题呢，她就跟我赌气呢，她在这边干活给她做好饭她都不吃，非得回去吃了再来，她就成这样了。前两天聚会交通群里发的魔鬼投胎那几段话，李溪交通她的认识，我也结合自己交通，交通到最后我就想起她那天的情形，我说“冀芳，你能结合上这段话吗？”说了这么一句，她立马站起来就要走呢，说要给谁去送东西，意思是我揪住她没完没了。一个姊妹说“不管啥原因咱得达到一星期两次聚会，手里的活儿就得提前安排好，不要耽误咱聚会”，正说着呢，她已经背上包走了，会也没聚成。还有一次聚会也是组织不起来，人家说有事呢。好不容易组织起来聚会了，她也不说话，这就是我们这几次聚会的果效。）

（负责人：李溪，你看见啥了？）（李溪：十点左右我跟冀芳说今天下午一点聚会呢，那会儿冀芳就非要干活呢，说让我分清轻重缓急，我就跟她说怕聚会前手里的活儿干不完，而且这个活儿一旦开始了中途不能停，她说那就不干了。我看着她嘴上说这个活儿可着急呢，但是她的表现就不着急，我心里还想：如果你着急的话，你知道一点聚会，在我回来之前你就把饭做好，咱们吃了就能出发。可她什么也没做，我就去做饭了。吃完饭还早，我也没事干，我就想着趁中午休息的时间把之前王诚安排我的活儿干了，她就说我“现在先干手里这个活儿，这个比较着急，你就分不清轻重缓急，非要现在干”。说我是受王诚辖制，总想在王诚心里有地位，所以要赶紧干呢。干了一部分我休息了一下，出来看见她在写东西，我问她写啥呢，她说“你问这干嘛呢？”然后我就没有吭气，一直看她写，我一看时间不早了，我说“咱们走吧”，然后她又说这个事，说我分不清轻重缓急，非要揪住这个。我就火了，想着：你这说的就不是事实，你虽然每次说你可维护神家工作，有工作的时候看着可着急呢，可是你就是给人一种假象。我当时很生气就发火了，跟她说话声音也挺大的。我说：“那个活儿你不是要赶紧干吗？都放这儿一礼拜了我也没看你着急干，还说我分不清轻重缓急。”我觉得她就是给我一种假象，说她可忙呢，我也觉

得没什么忙的，最近也不忙。我走的时候跟她说“一会儿过来聚会”，然后关门用的劲也大，大门“咯噔”响了一声，那个时候我里面也确实生气。我过来就在门口等她呢，所有人都来了她还没来。金维让我把她叫过来，我过去一看她的活儿已经干一半了，我就跟金维说要不我跟她一块干吧，干完了再过去，后来他们就过来了。在她来看感觉我跟他们站在一起了，她就说“有的话我就不能跟你说”，意思是我理解不了，谬解她的话呢，她跟我说得也少了。）

（负责人：冀芳，是她们说的这样吗？）（冀芳：不是。说也是说事呢。）（负责人：她们都是胡说呢？她们是冤枉你呢？）（冀芳：就像褥子的事，事都已经过去了，就揪住没完了。那天刘芬给我发那么多消息，说我是土匪啥的，问我能接受吗，我说能。因为我做出来的事让人看见就是这样，应该跟负责人说。等过来跟她干活，她还笑着跟我说把那个褥子拿过来，我就跟她商量呢，“先不拿能行吗？这几天还冷呢，我已经拿了，过几天暖和了我就给你拿过来，就不用厚褥子了”。她说不行，我说“不行的话明天就给你拿过来”，她说“哦，我就是要呢”，我说能行。在她那儿就说我吵呢，我没有吵呀。心里想着人就不能根据事实说话。还有李溪刚才说的，那几天那个弟兄安排了一项工作，我就在纸上记呢，她是要干王诚给她安排的一个不着急还又一下干不完的活儿，我就说她分不清轻重缓急。然后她说“那天你说要买材料也没见你着急啊”，我心里咯噔一下，“这事她都往心里去了？”我当时也跟她说了我为什么没买，她在这儿还抓住不放，我也没吭气。后来她休息了会儿起来问我干啥呢，我说“看啥呢？弄好咱就走”。后来她一个人走的时候把门“啪”一摔，我心里就想着不过去了，我在家里干活呀，他们聚吧。前一天刘芬说“你回，你走”，然后李溪又这样，觉得自己情形不好，别过去影响人家，就不想过去聚会。）

冀芳说的这些事就像电视连续剧，你不是来经历神的作工，不是来尽本分，你是来写连续剧的。你说了一大堆，说的是个啥？每个人的动作、细节、表情都能说出来，就差灯光和音乐了，说的是个啥？没有思想、没有观点。人家说的是思想、观点、主题，你有没有主题？听了半天听的是个啥。（李溪：我还发现冀芳拉帮结伙、挑拨离

间这方面严重，我刚来的时候她就跟我说别人怎么怎么样，感觉她把别人贬得一无是处。给我感觉她叙述一件事情不是让我去分辨，直接就是定规。本来我还不认识人家，最后达到的果效就是我们之间的关系远离了，对人家有成见了。）这叫什么？（李溪：挑拨离间。）知道了该怎么做？（李溪：制止这种行为，最后达到的果效就是拆台。）拆什么台？（李溪：拆神家的台。）还有什么？（李溪：工作作不下去，神对这个事情的态度是怒。）这就是带来的后果，对神家利益是拆台，对你个人呢？个人神魂颠倒了，没有一个正确的看事观点。没有带你去分辨认识，只是定规了一个东西，给你强行灌输、强行占有。什么是强行灌输呢？不经你同意，直接灌输给你。大红龙的毒素，大红龙的毒素是不让你信神，它让不让你分辨？不让你听，不让你看，不听、不看、不接触，直接告诉你是邪教，强行灌输给你“邪教”，强行占有你“你不能信”。如果是交通的话可以交通弟兄姊妹谁是什么样的性情，你看他是什么言行举止，根据这个来看他的性情是什么，而不是在背后说这个人怎么不好，说什么了、做什么了，在是非里面纠缠。这还没有说谁说你了，“哎呀，那个谁谁说你这了、说你那了”，那你听了以后还能正常和人相处吗？你听了这话以后，最后就变成鬼样了。

冀芳里边的猜忌挺严重，猜忌是什么？猜忌里面就带着败坏性情、带着邪恶了，凭空想象了。敏感只是感觉，没有思想。猜忌的话，人家吐了一下，“他吐我呢，因为什么吐我呢？昨天我看见他什么什么了”，胡思乱想，无根无据的思想就都来了，都加在里面了，“他肯定就是！”还成了事实了。就像你把人家的褥子拿走了，人家让你拿过来，这是不是很正常的一句话呀？“揪住就不放了！”所以说猜忌里面就带着邪恶，太邪恶了！李溪看见你写东西，人家问了问你，你说“问这干啥呢？啥也不干，就不知道轻重缓急！”有的是猜忌，有的就是圈套，自己为了给自己解脱，自己就造了一点谣，造谣、挖坑呢，这是败坏性情。猜忌，猜测。“忌”是什么意思呢？（猜疑。）猜忌和猜疑还不一样，猜疑是疑惑什么。猜忌，忌讳，里面有邪恶的那些东西还定规了。就是人所说的最忌讳的那个东西。猜疑是个疑惑，猜忌，你猜的东西就是人所忌讳的东西。因为你猜了以后要定规，你定规以后还要这么去做，还要这么去对待人事物，你把它定成真理

了，所以说是在猜忌，别人最忌讳的猜测。“忌”是什么意思？不能有。你这个猜忌是不能有的，所以叫猜忌，你有，那是要命的。就像药的说明书上有个禁忌，禁止。忌，最忌讳的，它可能要你的命呢。你做人能有猜测、猜疑、敏感，这些都可以，但是不能有“忌”。就是禁忌的一些东西。冀芳说的那些事情都是猜忌，为什么说都是猜忌？你从你的思想猜出来的事情都给定规了，“就是那样！”刮风呢，关门声音大，“她就是嫌弃我，就是生我的气呢”，猜忌的还能不聚会了，“都和我生气，不愿意见我，我不聚会了”。猜忌，就是怪异，让人想不到，没法想，想不通。即使说这个人不想见你，那个人不想见你，他们不见你，“他们不见我，我就不见神了，我不要神了，聚会也不聚了”。聚会是给谁聚呢？不知道给谁聚呢，不知道因为什么聚呢，不知道因为什么敬拜神呢。“他们不听我的，他们不尊重我，我就不敬拜神了！”你说这是啥？自己也不要命了。

你们从刚才冀芳的那些述说中看见了什么？有什么感觉？对冀芳有什么了解、认识？（赵岭：一个是搅事，一个是神家的原则、行政她就不看在眼里，不服神家的安排。）藐视。（赵岭：还有一个是不合群，感觉她适合自己一个人尽本分一样，她从头到尾跟谁都合不来，她不看人的存心，只看对她自己有利没利，这是给人的感觉。）自私卑鄙，特别自私，特别自是。神交通自私里面有好几种，有一种自私是正常人的自私，也就是一种卑鄙无耻的自私。自是，自认为是，有的人是有分辨、有认识，有主见，建立在正确的基础上，有根基，人家就是分辨、认识。这叫有根基、有主见、有见识。那没有根基、没有见识、没有分辨、没有认识出来的自是是什么？两个看着都差不多，有分辨、有认识、有真理的自是，从外边看也是持守自己，但人家是有分辨、有认识、有根据的，有神话依据的。从外表看都是自是，都是持守自己的，所以你要从他的根源看他的自是是什么，他是不是有分辨、有认识，他是站在哪一边，他有没有根源，有没有逻辑推理，有没有原理，合不合这个规律，合不合这个游戏规则。如果这个是合乎真理的，这些都是相合的，肯定在这个自然规律里面跑不出去，肯定是合乎正常人的思维，能够想得通的。在这个原理上、推理上，从哪方面说也是这个论点。你看我给你交通是不是也是强硬的？你能说我自是吗？（不能。）你要是不理解，你看着我这个人相

当自是，我要说什么那就是什么，但是我要说什么就是什么，我要从诸多方面给你论证它就是真理，让你最后看到它就是事实，它就是总根源。你看到我自是，我这是持守正义，这是必须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是必死的，那就是必须的，不管你有地位、权势还是有势力，不受任何人事物的辖制，就是死亡临到也是这个态度，也是这个观点，这就是站住见证了。正义感是什么？是真理就得坚持，必须得坚持，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胜过自己的性命，就是掉脑袋你也得坚持，下狮子坑你也得坚持。不明白的时候，或者外邦人看你和那个人的自是差不多，那个人也自是，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什么都由了你，他还怪有劲呢，“我依你，你说的是什么呢？你给我说说道理、原理”，什么也说不出来。有的人是怎么呢？他欣赏自己，“我有个性，我要决定了就这么做。”他跟你讲不出理，自己也说不通，但他还要持守。他这叫什么？撒娇。好听的叫撒娇，不好听的叫什么？任性，“夸夸你你就任性”。撒娇、任性，这是带有情感说话呢。正确的是什么？那就是自是，拗种。自是，没有依据、没有根据，还要这么偏，这是不是拗？这就是个拗种。蛮横、骄纵，他一直要坚持他的。你在世上，你在你家，你可以和你老公撒娇、任性，你可以蛮横，但是你来信神了，你要还是这样，神家不可能让你存在，神家不允许，每一个人都不允许，不允许让撒但存在，不允许你自是。自私，神也交通了。赵岭，还有什么？（赵岭：这几天刘芬和冀芳两个人都要去一线呢，不在这儿呆了。）（冀芳：我是这样说的，我说我这几天脑子来回想呢“还不如去一线呢”，后来说不能，就是分到B组也好，C组也好，今天就是魔鬼也好，效力也该效，哪里需要去哪里干。我是说心里面争战呢，要逃避呢，自己在心里面打架呢，没有说我要去一线，我不干了，没有这样说。）（赵岭：冀芳给人一种假象，那天聚完会以后，晚上她跟我说“赵岭，谢谢你的帮助”，我以为聚完会她认识到了。然后问李溪，李溪说“听冀芳和一个弟兄在一起说以后能不说话就不说话”，我说这还是没有认识呀。所以我说冀芳总给人一种假象来迷惑人，其实她自己把自己给迷惑了。）嗯，给人假象。（你活在自己的一套思想观点里没有走出来。你看刚才赵岭这样一说，你就说“我可没那样说，我可是怎么说的”，非得辩解表白你自己是个好的、是个对的，然后再辩解不过来，不按你这个来，“哎呀，不说了”，就是这两下，你回想一下。）冀芳把所有的心思用在说上面

了，“我该怎么说”，所以她在描述事情的时候，她能给你描述得一清二楚，就像拍电视剧呢，“我要这么写呢，她过来怎么说了”，别人怎么用心了她都能给你描述清楚，每个细节都描述得清清楚楚的。她为什么能描述得这么细呢？她心里揣摩的就是这些东西。“你出去摔门了”，正常哪有这心思呢，外面刮风呢还是怎么呢，还不知道人家什么时候出去的，都没注意，但是这个她还在心里揣摩呢，一晚上睡不着觉，起来还寻思过两天和张三说“她出去摔门了”，和李四说“她出去摔门了”，这个在她心里扎根了，感觉这些就是她的生命进入，“你看他们怎么对待我，我怎么对待他们；我什么形象，他们什么形象”，就给你树立这个形象。她怕你看不见她这个完美的形象，然后她把这个给你述说清，让你看见她完美的形象。你不给她画像，她自己给自己画个像，画个完美的形象，“神就应该按着这个完美的形象成就我”，所以她不注重生命进入，也不注重神的心意是什么，她就是每天给自己画像，“哎呀，我怎么了怎么了”，然后自己给自己画个像，“这就是我的通行证”。就她们说的，把别人都贬低下去，看着别人都不是，然后每一个细节都能描述清晰，“我说啥了，我怎么想了”，把这些外表的做法、好的行为标榜出来，欺骗人，给人一种假象。就像刚才说的“你就不知道轻重缓急？”你要真是为了轻重缓急，人家都看见了。你把这个放在做法、说法上面，看见你是急神所急、爱神所爱的，其实都是一种假象、表现。他们聚会呢，看着你为了干活忙得顾不上聚会，“你看人家在本分上多尽心、尽意呢”，完全是自己给自己画了个像。（李溪：她最近总和我说主耶稣饶恕人七十个七次，说“怎么就没有个担谅别人的呢？”总有这个要求。说别人总是揪住她不放。）说别人不饶恕她，意思别人得饶恕她七十个七次。（李溪：她觉得“我没有对你们上纲上线，你们怎么是这样的呢？”）她把所有人都定罪了。

冀芳心里一直有个可怕的东西，想让万物随着她的意念旋转，当万物不能围着她旋转的时候，“哎呀，不说了！我跟你说的是这个意思，你为什么没按着我这个意思走？”神是主宰万有的，她想主宰这个世界，用她的意念“我是怎么想的，你怎么怎么做了，最后怎么做了”，说了以后，“我是这样认识的，但你在那儿不承认，你说不是”。刚才赵岭说她想去一线尽本分，不管她说什么，最后给人家达到的果效是这样的，果效是她想去一线呢，但是她始终不说，她是“我怎么做

了给你达到这样的果效？”李溪是“你是怎么看我的？别人是怎么看我的？我说的话是不是对人家造成伤害了？我说的话形成什么后果了？”从这儿看一下，认识自己真实的情形。冀芳始终没有这个心思、意念说“我要看别人怎么看我”，她根本不想这个，她只是说“我”，围绕着“我”，她不管别人怎么看，而是在自己的意念里面“你该怎么看我，你该怎么对待我”。她这个就是一个意念，在她的意念想象中“你应该怎么对待我。我是怎么想的，我是怎么在心里打架的，我还不如去一线呢”，在她里面有这个意念以后，她觉得这个事情就应该成就。“你说我要去一线呢，就不是那回事嘛，我就是在意念中这么想了一下，你就非说我要去那儿呢，这不是违背事实？”说你违背事实了。当她跟你说不清的时候，就说什么？“不说了。”怎么呢？说不清，也就是说“我的意念不能让万物运转，走到头了，没办法，再说什么呢？”（李溪：“还是你把我给冤枉了，我就不是那样的。”）她今天所说的一切，是不是都在这个圈圈里面？（李溪：每次说一件事，只要你能站在她一边，她可能说呢，只要和她的不一致，她立马就“现在干什么什么呢，不说了”。那天干活我问她最近有没有发现我哪些问题，她跟我说了一些，我说“哦，我知道我的问题了，以后注意。那我把我看到的问题跟你说一下”，就说到我们配搭的问题，“咱俩是配搭，你拿这些东西是不是应该跟我说一声？让我知道一下也行，这就是配搭”。她觉得我不理解、听不懂她的意思，“那个东西明明不是从你那儿拿，是从其他地方拿呢，你就不知道这个事，你就非要说这个呢，不说了，现在干活呢，不说了”。直接打了一个旗号，害怕把活儿干错呢，“你不要说了”，就把我给怼回去了。）她所说的这一切，你看着她是不是说得最多？她把每一个细节都详细地跟你说了，而且都是说她的意思，“我怎么想的，我怎么认为的”，她始终没有问过“你是什么意思？他是什么意思？神是什么意思？”可以说她就是目空一切，“一切都应该围绕着我的想象、我的认为、我的意念去旋转，万物应该顺着我的意念，我想怎么走就怎么走。当我这样走的时候，你在这儿说不对、不合适，然后你给我打回来了。你打回来，我并不听你这里面有个什么原理、原则、规律，还是有什么背景，你再说什么，你这个不合我的意念，我在这和你转转转，我把我的意念告诉你。告诉你如果说通了还好，如果说不通，不行，我这个意念转不过来了，放弃，不说了不说了。”想用意念来主宰、旋转万物，旋转不了的时候，抛

弃，“再思想、再旋转”。所以给自己带来了好多苦恼，“这么多万物，怎么好多就旋转不过来，不能按我的意念旋转呢？”闭上眼什么也不看，不听、不看，“过来、过来，来来来，谁过来”，一看不行，扭转不过来，气得自己还喘不上气。好像练气功一样，“我这功力不到”。但是你的这一切行动是什么？这是不是一个画面？（负责人：她要主宰、掌管一切。）她主宰也不是用话语，也不是用道理，也不是迷惑人，而想用自己的意念来旋转，最主要是用意念。为什么说意念呢？她一切都是“我想、我感觉，我一个动作他应该怎么样，我这个意念是什么，你就应该按着我的意念来，我就能和你合得来。你要是按着我的意念旋转，咱就是一家人，就能合得来；你要是不随着我的意念旋转，运转不了，你还要和我讲理，还要和我讲真理呢，讲不通，不说了、不说了！我不旋转你还不行呀！老天，万物难道只有你？我还能选择其他的人”。所以说来这儿碰壁碰得不行，转不过来，苦恼得不行，“神啊，你能让万物随着你的意念转动，我怎么就行不通呢？”造成苦恼。所以说你想用意念来旋转万物的时候，哪还有真理？哪还有理？哪还有轨迹？哪还有原理、原则？一切什么都没有，都是你自己认为的，你认为的就是真理，你的意念就是真理。所以在她这儿要做什么事“我谁也不用问，我问谁呢？”东西直接拿走了，拿走以后“你也不应该跟我要，你是非跟我要，我什么时候想给你拿过来就拿过来，你为什么不随着我的意念呢？”人家跟你要褥子要了几次？（两次。）“抓住就不放了。”第一次告诉你，你没有拿过来，你说你要用呢，人家告诉你原因又让你拿过去，就说了这两次就成了“抓住不放了”。这是抓住不放吗？是第一次和你说了你没有拿过来才和你说了第二次。（聚会的时候让她结合这个事认识呢，就不想结合了，说是“这事已经过去了还说，抓住这个事不放了”。）（李溪：那天聚会交通魔鬼投胎的那几段神话，我就结合自己交通呢，后来刘芬说我这个不是，然后说着说着就问冀芳“你能结合上吗？”后来冀芳走的时候就说“就抓住我不放了，李溪结合自己说的时候你们就说她那个不是，我就有这个魔鬼的表现？就抓住我不放了！”）你想让她进入实际呢，你想让她成为一个受造之物呢。（李溪：对，把神话和自己对号，她不对号。）“你不按我的意念旋转，你还要旋转我！”（她说的是刘芬有意攻击她。）是一种猜忌。（李溪：“你认识到自己是魔鬼，我也是，咱俩都一样”，这还能承认一下。你不说自己，只是给她交通，她总觉

得你是用字句道理压她呢。）她一切都是“我想”，她在这就猜忌这件事情，有的人想的是“这件事情不合我的想象、不合我的观念”，就完了，她这儿不行，你要是不随着她的意念转动，她就不过关了，就得吵、闹，吵、闹不了，弄不成了，“不说了！不说了！”她信的就是天上那位渺茫的、并不存在的、任她摆布的神，她认为她摆布的那个“圣灵”什么也能作，然后这件事情做不成的时候，“不说了，跟你说不成，你就不接受我的圣灵，你就不接受我的神的摆布！”所以不跟你说了，说不成、说不通。

从这儿看到什么呀？冀芳对真理的态度是什么？（藐视。）不单是藐视吧？藐视是一种看不起。（仇恨。）仇恨、厌弃、厌烦、恨恶。聚会的时候有的人说“跟你们说不成，说不成咱用神话来解决”，是吧？这是不是正常的解决方式？你信神呢，用神话来解决。可是你允许用神话解决吗？不允许。（李溪：不允许，给她读她也不愿意听。）咱配合不了让带领过来解决，是不是应该找带领？让带领解决吗？不让带领解决。不让带领解决那咱在一起聚会交通神话，聚会不聚会？（不聚会。）因为她知道“你们聚会要拿神话解决我的问题呢，你们要用真理来解决问题呢，你们就不按我的意念旋转，我就不知道你们怎么这么不听话呢”。厌烦真理。真理是一切正面事物的象征。你拿了人家的褥子，一个是各是各地方的东西，第二个人家在这边还用呢，你怎么能把人家的褥子拿了呢？你就不考虑考虑人家用不用，是不是你的？能不能做这个事情呢？做这个事情是什么性质呢？别人怎么看呢？这不是成小偷、强盗了吗？今天你拿着钥匙在这儿干活呢，人家知道是你拿的。如果这个门经常开着，发现褥子不在了，会怎么认为？小偷进来了？是要翻褥子找钱呢？没找到钱把褥子拿走了？因为你没打招呼呀，没说一声呀，褥子也不是你的呀。要是你的包包在那儿放着呢，或者你的被褥在那儿放着呢，他们进来一看不在了，他们的第一印象肯定是冀芳拿走了，不会说是小偷偷了；这个东西不是你的，你拿走了，他们不会怀疑是冀芳拿走的，是小偷偷了呀。咱信神做的是啥？别人怎么看呢？而且你拿了以后后续的态度是什么？你拿走别人知道了以后，你感到羞耻吗？认罪吗？应不应该是人家让你拿回去啊？“呀，我做的这是什么呢，我只管我呢，想着我床上没有铺的褥子，我糊里糊涂就拿走了，我就没有考虑这边还要用，没考虑这

褥子各是各的，我就没有考虑这么多，这丑的成了偷人家的东西了，见不了人了。哎呀，你别说别说，我晚上给你拿过来，别和带领说，丢人呢。”不让人说，嫌丢人呢。“我现在给你拿回来，你别说了啊，哪怕给你买一盒烟呢”，这是不是一个正常的情形呀？你拿回去以后，人家跟你要你也不计划给拿回去，最后还说了一句“我冷呢，夏天再给你吧”，你这是说的啥话？你自己做了什么事，你说出这话来。人家还要铺呢，你过了冬，你夏天不用了，人家夏天也不用了，你拿上人家的东西还得先紧着你用了再给了人家，你说这是什么呢？这话能说出口吗？反过来你还嫌人家第二次跟你要呢。世上有句俗语“挖了眼睛不顾瞎”，今天这褥子是咱家的东西，如果褥子是刘芬的，刘芬会等到现在？会让着你？这是公共财产，神家的财产，她才不那么维护。如果是刘芬个人的东西，你拿了试试。如果在这儿放辆电动车，你看上电动车的轮胎了，你把轮胎卸走了，你认为是咱家的你才卸呢，你试着卸刘芬的一个轮胎。你把咱家的电动车轮胎卸了，别人过来一看，“哎，没轮子了”，这件事就过了，想骑骑不成了，顶多问问谁卸了。但是你自己的轮子丢了呢？你能放过？肯定得找着谁卸的，为啥卸呢。你拿走的褥子本来在人家床上整整齐齐铺着，是能用的东西，就像电动车一样，本来是能骑的东西，你把轮胎卸了，安在你自己电动车上跑去了。人家要骑车呢，“轮子哪去了？”左问右问是冀芳卸走了，人家问你“冀芳你把车轮卸了我怎么骑呢？把轮子给我拿过来”。你说什么呢？“我现在正跑着呢，等我跑完啊。我在神家尽本分呢，等我尽完本分我就把轮胎给你了。”这是说的什么话呢？谁能接受得了？讲不讲这个理啊？理都不讲。你说这不是强盗、土匪？只管自己。这是见证神呢？这是神家人？你在世上能做出这事？咱在神家要让外邦人竖起大拇指，谁给你竖大拇指呢？咱信神不是存着一颗顺服的心、敬拜神的心，而是咱想主宰，根本没有一个寻求的意思。做事问都不问，你拿人家的褥子问都不问，你说咱做的啥呢？不问还感觉理直气壮的。你说你信神几年了？人家问你要褥子，或者过来跟你说这个事，“不说了”，嫌人家揪住你不放，这是人家揪住你不放？你干活缺材料不买，人家说你嘴上说着急，也没见你行动急呀，你也说人家揪住你不放，赵岭也是揪住你不放，都揪住你不放了。你说信神的人能说出这话来？人家是和你上纲上线了？你说人家揪住你不放了，这事解决了没有？这事就没解决，然后你就让放，你说这话说得霸道不霸

道？强盗卸了人家的轮胎安在自己车上了，“你给我把轮胎拿回来”。“等我骑完，骑完给你拿回来。”“我现在要骑，明天就给我拿回来。”“揪住这个事情就不放了！我只不过偷了你一个轮胎，抢了一个轮胎，就揪住不放了！”你说咱霸道成啥了？大红龙是不是就这样做的？大红龙和人讲理呢？大红龙让农民发展呢，盖房子、养猪、养鸡，还给农民奖励呢，房子盖起来还没两年呢，它又让农民拆呢，讲理吗？农民不愿意拆就强拆，还得农民自己出强拆费，哪有理可讲。强盗抢了人家的还有理呢，还说人家揪住不放，外邦人都不是这种做法。你应该是给人家拿回来认罪、道歉、赔偿，你不认罪、不道歉、不赔偿，反过来“你揪住我不放了！我偷了你个东西你还告到派出所、告到法院，揪住不放了？”你处理了没有，你就让人家放。

咱今天信神呢，信神是干什么呢？神兴起周围人事物引狼出洞、引虎下山，老虎和狼刚出来，出来要干什么？是不是要审判刑罚呢？揭露解剖是让你认识自己。你说什么？“我刚出来就揪住不放了！”你说你出来我不揪你揪谁呢？你要在洞里我能揪住你吗？神家就是要揪住你让你认识自己。你是弃绝认识自己，弃绝经历神话。审判刑罚是最真最实的爱，彼得是离了审判刑罚不能活，神今天作的就是审判刑罚的工作，就是洁净人的工作，就是拯救人的工作，人是在审判刑罚中才看见自己的不洁的，在审判刑罚中得着救恩的。你说什么？“揪住我不放了？刚流露出来就揪住我不放了，抓我败坏呢！”彼得是离开审判刑罚不能活，你是“给我审判刑罚我不能活，不能审判刑罚，不能经历神话，我经历神话就不能活，揪住就不放了？”还倒打一耙，说得还有劲呢，揪住就不放了。从哪来的动力呢？怎么说出口的？还没开始呢就说揪住不放了，人家才揪出来说你这言行举止流露出来的是什么，你的表现是人性、狼性、狗性，还是天使长呢？你做的这是正面的、反面的？你做的哪个是抵挡神的？哪个是敬畏神的？你触犯神的什么性情了？你走的这是什么道路？这是下地狱的路还是进国度的路？这是不是才开始进入正轨呀？不让说，你说咱是来干什么的？就是来打岔搅扰的？就是来送礼品呢？去年发生的那件事，赔了钱最后账还是不对，你和他们这个合不来那个合不来，没法相处，他们和你没法说话，跟你怎么说呢？正是人家要说的话你不让说。他们不能听着你的意念去旋转，你不是造物的主啊，他们不信你啊，不跟随你

啊，你去哪儿也是发表你的一套理论，发表你的意念，谁能跟着你的意念转呢？肯定跟你不合啊！跟你相合了，那不都是神毁灭的？高举你的意念？去年经历了一次咱说今天来了以后你好好信神，给你一次机会，怎么把握机会呢？去年那件事对付你了、解剖你了也算，你认识啥了？经历啥了？当时我看着你就没有变化。这一次来了还是这样？人家是赶紧把账目记清楚呢，你是推得不让记清楚，这些还没受够？当时负责人用你的时候，我就不想用，我说“她就没有认识，你把她放下去，让她醒醒，反省反省，认识认识，让她感觉到害怕，再这样走神家不要，惩罚了，不要了，淘汰了，她有个认识，有个珍惜。你刚把她放下，她啥认识也没有，再用她不行”。负责人说你是本地人，好维护，就用上你了。都用上了，我还再说什么，用就用了吧。咱认识认识自己，怎么用上咱的？吴温在那边说，负责人在这边做，我极力拦阻？我也是顺其自然，他们想试着用你，那就试试吧。我知道这个对你没好，对你的生命没益处，为什么？没有得到教训，把你放回家还没有懊悔呢，倒又起来了，倒又进来了。你得不到懊悔，你得着的是什么呀？骄傲。你会变本加厉。为什么？你会以此为荣耀，给别人看，“切，怪我记不清账，嫌弃我这个那个不用我，你看，用我了吗？怎么样？还得用我，离了我能行吗？”一个是“离了我能行吗？”一个是给周围人看，“你看我，怎么样”。有一种资本，炫耀，有资本、有炫耀、有叫嚣，所以你今天才能干出这个事。如果把你放下，你熬上半年、一年、两年不搭理你，你对本分是什么态度？你敢这样？你能这样？你来了这儿还敢用你的意念指挥别人？咱就不看咱有什么资本呢？就是神交通的，如果你有点恩赐，神家需要你，离不开你，就像王志，给他交通多少，他悖逆呢，但是人家能够效力，人家也比较忠心，干个什么活儿也实在，虽然有些拗，虽然有些难以接受，虽然对我不尊重，对我藐视、小瞧，但是我在这儿一个是忍耐着，等待着人家的悔改，一个是作工的需要。就是神交通的，只要你不打岔搅扰，敌基督也能效力，邪灵也能效力，魔鬼也能效力，效力者本身就不通灵，只要能效力，能效力到最终，神还恩待一千年，够宽大了，所以咱也是按这个原则用人。可反过来看看你有什么特长？神家离不了你？你如果是医生，多少人找医生看病呢，医生就是不追求真理，或者就是个敌基督，只要他不打岔搅扰给弟兄姊妹看病就行，咱也得用。或者你要去一线打仗呢，你有这个口才，有表达能

力，你能独当一面也算。可咱有什么呢？咱有什么资格、有什么资本呢？咱狂的是什么呢？就感觉不到危险？就你这个有什么狂的呢？你这个本分谁干不了呢？有什么技术含量呢？没有一点自知之明。给你一次机会不知道珍惜，咱看着咱性情不好，咱默默无闻效力，咱就是搞交易，效个力，能够剩存下来，也是个好的归宿。咱还张牙舞爪呢，还凭自己的意念说话呢。还要在神的作工中让神听听你的发表？你是来带领人的还是来跟随的？你的话里面有哪句话是“神说了”“弟兄说了”？教会建造都不让搅事，不让谈事，你谈的是什么呢？即使是教会建造，你谈个外表行为的，你谈的这个和外表行为都不沾边，谈的是什么呢？你把心用在每一件事的细节上，把细节描述得那么详细，说的是啥？没有思想、没有观点、没有态度，一切是唯我主义。

撒但的差役（二）

神说：“再来说说好猜忌。好猜忌跟刚才说的哪一个表现有点类似？（敏感。）敏感是哪方面？（人性缺陷。）那好猜忌呢？（败坏性情。）好猜忌比敏感上升了一个台阶，敏感只是人性有些不成熟，像小孩子一样，好猜忌就有一些具体的思想观点了，就是俗话讲的心眼儿多。心眼儿多是人性品质不好。比如，有人让他帮忙买一个十块钱的东西，还特别强调‘千万别给我买超过十块钱的，我买不起’。他琢磨琢磨，‘你是不是跟我说客气话呢？其实你想要的是一百块钱的东西，但是你不好意思说。那我给你买，让你高兴，让你对我有好感’。结果买回来之后，人说太贵了，‘我没要一百块钱的东西，我就要十块钱的，我没那么多钱哪。’他是不是把人坑了？但他就觉得对方是不想多掏钱。他琢磨琢磨，‘我就吃点亏让你占点便宜，帮你付五十元。’人说：‘我就要十块钱的东西，你就别多心、别猜了。’他就非认为人家是要占他便宜，说：‘让你占便宜你都不愿意？这便宜是不是太小了？那我给你一百元，让你占二百元的便宜！’这人麻不麻烦？（麻烦。）麻烦在哪儿？（思想复杂。）这样的人太复杂了，不好办事，跟他不好交往。你说直性子的人跟这样的人交往是不是累呀？你不知道他会猜忌什么，也不知道他会往哪个方向去猜忌，所以你托付他办事，明明很简单的一件小事他却弄得很复杂、很繁琐，办来办去你自己都觉得很累，还不如自己去办，就不想跟这样的人交往，想躲开他。比如，你有一样东西用不着了，放着也是浪费，扔了还可惜，你就送给他了，他就猜忌：‘是那么简单吗？不对吧，是不是要求我办什么事啊？’这人挺难办，给他点东西他还猜疑挺多，你还得跟他答对。你为了省事，以后再有多余的东西宁可丢掉也不给他了。为什么不给？不是心狠，就是不愿意惹这个麻烦。以前有个人刚租了房，屋子里什么打扫卫生的用具、工具都没有，我就把家里清洁的东西带过去一些。有些清洁剂是满瓶，有的是半瓶，租房的人看了说，‘拿来的东西虽然是白给的，我也不感谢你，这都是用过的，好的能给我吗？’这话是不是挺伤人的？（是。）为什么说伤人？（一片好心被他这样曲解。）好心当成驴肝肺了。我没让你感谢，也没让你掏钱，就是你现在租了房子里面什么清洁用具都没有，也不方便出去买，我这儿有什

么就给你拿点用着方便，让你用不是为了讨你的好，我不欠你什么，我也没要求你欠我一份人情。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他就猜忌起来了，‘哼！有什么了不起的，拿点东西还觉得有人情了。拿来的东西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给人的还能有好东西？’我说这人还真难办，我也没说这是什么琼浆玉液，就是点普通的清洁用品，你不想用你可以不用，为什么这么多事呢？我发现这人不好相处、难办，我如果什么都不拿是不是就省事了？也不见得，什么也不拿也容易惹麻烦。他还会琢磨，‘我租房你连个用具都不给拿，这还是弟兄姊妹呢，一点儿爱心都没有！’他还有话说。这类人的人性品质很差，他总用自己的喜好、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别人是好是坏，总用苛刻的眼光审视别人、衡量别人，觉得自己高高在上而别人都有阴暗面，别人无论怎么做都有目的，只有他没有败坏，他是完美的。好猜忌这类人的人性品质不好，那相应的他做事肯定流露败坏性情。他既然有这方面不好的人性品质，那他肯定会在这样的人性品质支配之下做事，或者在具备这样人性品质的思想观点支配下做事，那他所流露出来的肯定不是正常人性。不是正常人性那到底是什么？这就与败坏性情有关了。就好猜忌这点而言，这一类人做事、与人交往相处所流露出来的代表性的败坏性情肯定是邪恶、诡诈。他的心思就是那么复杂、就是那么邪恶阴险，他自己是无利不起早他就认为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你解释也没有用，你不是那类人他也不相信，在他那儿对你就是这个看法。他用邪恶的方式、邪恶的性情去看待万事万物、看待所有的人，即便你所做的事是正当的，是合乎人性需求、合乎人性理性的或者是合乎真理原则的，他也要画上一连串的问号，还要问你‘为什么这么做？有什么动机？’你说‘我没动机’，没动机他也不相信，非要给你安一个动机让你的动机成立。这样的人麻不麻烦？（麻烦。）好猜忌的人不好与人相处，这类人肯定不是单纯敞开的人，当然也不是诚实人，在他的人性品质里诚实、善良、理性这些成分基本上没有。那他人性品质里主要的东西是什么？多疑、诡诈、邪恶，不单纯诚实，把所有的人、所有的问题都看得很复杂，即便你跟他说诚实话他也要分析分析、琢磨琢磨你为什么这么说，即便他跟你长期打交道了解你的人性品质，他与你对话、办事、交往的时候也常常用猜忌的态度来对待你。所以这类人是很麻烦的，你与他打交道就多了很多包袱、很多手续，还要做很多的功课，得了解他这个人，了解他不喜欢什么事或者不喜欢做什

么说什么，否则一不小心就得罪他了或者在他看伤害到他了。他对人是如此，对神怎样？（对神也是这样。）对神会不会以诚相待？（不会。）比如，教会安排他尽一项本分，他就琢磨，‘我尽这本分神知不知道、神纪不纪念啊？我应该使多大劲，既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后路还能在神面前蒙纪念呢？’做一段时间他就打探打探消息，看带领工人、神选民怎么看他，有没有说他什么。这是什么人性啊？从他各方面的表现、社交处世的态度所表现出的人性来看，这类人很麻烦，不容易接受真理。因为什么？他不容易做诚实人，他良心里没有正义感，理智这方面也不太健全，他判断事物的方式不理性。为什么说不理性呢？就是比较偏激，也比较钻牛角尖，比较邪门，不是用正常人性的思维、方式去看待事物，不光明磊落，而是活得特别阴暗。但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活得阴暗，还觉得自己比别人活得聪明，比别人活得细致、具体，他还特别欣赏自己的聪明，这叫自作聪明。自作聪明的人理性怎么样？在人性的理智方面是很缺失的，良心里的正义感也是很缺失的，所以这类人的人性不好，人都不愿意接触。不管他听见谁说一句话，他都能拿来做文章，他所认识到的或者能理解出来的全部都是偏谬的、属血气的、属撒但的、属情绪化的偏执的东西，全是阴暗的东西，全是不能指引人走上正路的东西，全部都是违背真理、批判真理的东西。所以这类人很恶心，他们活在阴暗角落里、活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他们特别地自恋、自赏，觉得自己活得比别人精致、高尚、尊贵、有尊严，别人不能碰触他们。事实上这类人的人格是很低下的，没有真正的尊严。所谓没有真正的尊严就是他们的人性品质特别差。因为这些人人性里产生的东西都属于阴暗的、拿不到台面上的东西，不是光明磊落的，所以这类人没有什么尊严可言。好猜忌的人容易带来什么后果啊？是不是离小鬼不远了？这类人用土话讲就是一肚子鬼。如果好猜忌是正面的，那好猜忌这类人看待一个人、一件事所产生的思想最起码是正面的，更好一点的是能符合真理原则，能对人有帮助，对人会产生好的影响，但是好猜忌这类人所产生的思想观点或者具体的想法都不符合真理，最起码不是正面事物，就是他思考问题的角度或者产生的思想、想法根本就不符合真理，所以这类人是活在阴暗角落里没有人格尊严可言的，他的思想里所产生的东西都是阴暗的、邪恶的，是不符合正面事物的，对人、对正常人性不会形成好的影响。你如果接受他猜忌出来的各种思想观点你就中毒了，就被

他拉下水了，就等于你被撒但败坏了一样；但是如果你对他有分辨，把他当成反面教材，那你在认识反面事物这方面还会有点长进、有点分辨。好猜忌这方面说完了”〔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怎样追求真理（三十）》〕

对一下号，这个好对号吧？你先看神话里面是怎么说的，神话说了哪些事。猜忌是什么表现？（心眼儿多。）举了什么例子？（买东西的例子。）你让他买十块钱的东西，他给你买一百块钱的，他诡诈觉得别人也诡诈，他觉得你是不好意思说你想要一百块钱的东西，他就给你买一百块钱的东西。他买来一百块钱的东西你要不要啊？（不要。你不要他又觉得你是不是爱占便宜，他给你补贴五十块钱。）他给你补贴五十块钱，你说你就是要十块钱的东西，让他别多心、别瞎猜，他觉得你是嫌少呢。（让你再占点便宜，再给你补贴一百。）他邪他把别人也想成邪的，没有正常的对话。还举了什么例子？（还举了租房的例子，给了租客一些清洁的东西。）租客是怎么看的？（“东西虽然是白给的，我也不感谢你，这都是用过的，好的还能给我？”）他不感谢你，还说“好的能给我？”（好心当成驴肝肺。）他不感谢你，还怀疑你“你是不是要讨好我？是不是要用我？”你如果不给他呢？（不给他他又说你没有爱心。）给也不对，不给也不对，什么都是你的问题，你怎么都是邪恶的人。冀芳和李溪一起配搭工作呢，李溪看见你在那儿登记，李溪该不该问你？李溪如果不问，“你李溪和我做配搭呢，什么也不搭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你不做也就算了，我在这儿登记你看都不看，问都不问”。会不会说这话？可她问你的时候你又说什么呢？（李溪：“你问这干啥呢？”）两个人配搭呢，你说“问这干啥呢？”（崔萍：去年冬天我们俩配搭呢，她有时候跑得也多，干得也多，中午是凑合吃一点，晚上才有空做饭，吃饭的时候我说“跑了一天了，你多吃点”，她说“你说的这是啥话呢？”她看我的眼神也不对了。我说“我没想啥，我可没有恶意，不是讽刺、挖苦你，我只是看着你跑得也多，干得也多，你饿了就多吃点，我是这个态度，我没有别的存心”。两次她都是那样对我，非得把我打回去，过后我就不说了，她想吃就多吃点，不想吃放着第二天再吃。好像我一说那个话，她说我带着恶意，有攻击的态度，有讽刺她的态度，她比我想得多。）好心当成驴肝肺了。（李溪：她那天为啥不聚会呢，她想的是她前一天

刚和刘芬吵了，然后我又生气摔门走了，“她们三个人过去都说我呀，那就让她们在那儿说吧，我去了当着我的面她们还不好意思说我呢，我就不去了”。那天聚会的时候她在那儿看手机呢，金维说“李溪你看一下她看什么呢”，晚上她跟我说“金维把你当枪使呢”。她每次把事情想得可坏呢，我觉得别人不是那样的，怎么她就总是那样误解呢，总是恶意说别人。）（崔萍：有时候挺简单的一件事、一句话到了她那儿就不对了。那天刘芬过来了，说“你们吃啥呀？我给你们做饭去”，那会儿她感冒了啥也不吃，我说她不喜欢吃面，熬点稀饭、热个馍、炒个菜就行。我就想着她感冒了，肯定胃口也不好，我就说“问一下冀芳吧”，她就嫌我说这个话，就把我一下怼回来了，我没敢吭气，我就想着：随你吧，要不然又开始了，活儿也干不成了。反正别人说个啥话，她都有看法、有想法。）这就成搅事了，搅得人乱七八糟，做什么也做不成了。冀芳在那边的时候也是因为做饭和人合不来，三个人做两锅饭。（刘芬：她之前在那个家吃饭也是各吃各的，在这边两个人也是，崔萍做下饭她不吃。那天我来了，都下午一点多了还没有吃饭呢，是我给她们做的。）（崔萍：那天她俩出去办事了，等下午她们快回来的时候我就赶紧做饭，也没问她吃不吃，她回来说她在外面吃了，还给我买了小吃，我说“我不喜欢吃小吃，我吃饭呀”，后来她就把小吃吃了，也没吃饭。第二天她问我吃啥，我说“昨晚剩的还挺多，咱热着吃了”，她不吭气，也不说不吃。后来她说“我蒸萝卜、热馒头，你吃不吃？”我说“我吃昨天的面，不吃就浪费了，咱要不先把昨天剩下的吃了”，人家不吃，还是要自己另外做。）她不喜欢吃你们做的饭？吃不下去？（崔萍：不知道什么原因。她说不爱吃面，可她自己也做汤面吃呢。）平时两个人就分开做饭？（崔萍：很多时候她不喜欢吃我们做的饭，实在没办法就是她做饭我们吃。有时候我们做的饭她不吃，她就开水泡冷馍这样吃。）（负责人：把你做的饭就剩下了？）（崔萍：嗯。）（负责人：冀芳，人家做的饭你吃不下去，还是嫌饭不好吃？不要哭，你哭啥呢？人家做的饭你怎么不吃呢？你是不饿？不饿可是你又自己做饭吃。）（冀芳：一听她们胡说八道我心里就难受，就想着这事一到她们那儿都成我的问题了，心里就……）（负责人：那人家做的饭你为啥不吃？是嫌不好吃，还是你不能吃剩饭？）（冀芳：我心想我买回来的小吃她也不吃，不知道她心里对我是怎么回事，所以还是自己热馍吃吧。）（负责人：“你不吃

我买的，我也不吃你做的”，是不是？）（冀芳：哦，心里觉得她对我有啥想法也不吭气。）（负责人：你让人家说啥呀？你说这不都是你自己猜忌带来的？你在外面吃饱了，人家做好饭了，而且汤面也不能放，人家自己就吃了，这是不是也正常啊？你是猜忌“我买的你怎么不吃呢？”她把你买的吃了，做的饭全剩下？）（李溪：而且她也说了，她不喜欢吃这些小吃，她要吃饭。）（负责人：是啊，她不喜欢吃这些那就不吃了，这也正常啊，可是你心里就想着“我买的你怎么不吃呢？所以我也不吃你的”。你随时想的都是跟人斗，你看见了吗？你冤枉啥呀？今天谈了一天的目的就是让你看见因着你里面有猜忌而带来所有人都不敢碰你，不知道你心里想啥。而你在这儿讲的是“我不知道人家想啥”。）

（赵岭：有一次我过来聚会，我说让冀芳吃了饭再走，冀芳背着包非要走，后来是硬让她在那儿吃了一顿饭。我看到的就是她不愿意在这儿吃饭，和她们合不来。）（李溪：在家的时候她就不想跟崔萍、刘芬她们聚会，她跟我说“我以后跟赵易聚会，你是跟我们聚会还是想跟她们聚会，你自己选择”。）分家呀。（崔萍：冀芳聚会的时候不看神话，我们在这儿交通呢，她不知道在手机上跟谁说话呢，也不结合神话交通。说别人的时候她笑一下，一结合神话说到她的时候，她不是上厕所就是躲在外面，有时候就走了。）（赵岭：我们有一次聚会分ABC组，让他们根据ABC组的表现对号自己在哪个组，最后问到冀芳应该在哪个组，冀芳说哪个组都行，然后刘芬就问“放到A组也行？”冀芳也不说话。）对聚会无所谓，聚也行，不聚也行。对神话的态度就是不搭理。（那天聚会她情形不好，我回来看了一段神话给她发过去，五六天过去了，我问冀芳看那段话了吗，她说没看。问她看下发的文稿吗，她说顾不上看。）（崔萍：还有生活费的事，她在那边住了两个月零十天，花了九百多的生活费。）不到三个月，花了九百多块钱。（冀芳：刚开始我一个人在那边是自己吃自己掏钱买，也没有记账，后来负责人说你们过来呢，才在那边拿的东西，等你们走的时候还给你们拿走一些，你们走了以后有几个弟兄姊妹陆陆续续又过来住过几天。金维问我“九百多块钱呢，你怎么花的这个钱？怎么花了这么多？”我说给弟兄拿了哪些，剩了哪些，吃了哪些，有多少人。他说：“你还让弟兄给你背黑锅呢？怎么怎么。”）（刘芬：金维那天

跟你谈的是把生活费记清楚，神家有原则，让你进入这方面呢，你说你要回家挣钱赔偿呢，你里面就抵触得不行。）（冀芳：金维问我的时候我就把这钱是怎么花的说了一下，结果他说“你还让弟兄给你背黑锅呢，你这是要浑水摸鱼呢”。我说我接受，这事我也跟赵岭说了，赵岭都说让我以后记账，他还一直说，我说“这是要咋呢？不行我自己把这钱出了”。）你看你能不能和人相处？金维是带领，人家肯定要抓这个工作呢。咱以前也交通过《犹大是怎么走上绝路的》，不管再交通多少，目的是让你怎么呢？蒙保守。那你让不让他们查账呢？查账还不是看你究竟做犹大没有，让你自己考核你自己，认识一下，这不是好事？本身你没有记账就是你的失责，你的失责应该你担当，担当不是让你担当这个钱，是让你把这个责任担起来。人家问你你不应该仇视人家，那是人家的本职工作。一个是本职工作，一个是帮助你，让你能把之前的账回忆一下，“哎呀，我当时没有记账，我得把这个回忆起来记一下，能回忆多少记多少，然后把这边你不知道的情况跟你说一下，总共有多少人在这儿住过，虽然没有详细的，但大概我能回想一下，看出入的账有多少，看究竟是我把钱丢了，还是我没记账”。这不是好事吗？怎么在你这儿都成了坏事呢？还愁苦呢，还哭呢，还要回家挣钱还钱。金维说的那个话，不管是在什么背景下说的，是不是都是好事？话虽然扎心，“你让弟兄给你背黑锅呢？你忘了你原来怎么了？”这是不是劝勉的话？你把劝勉的话记仇了，都记在心上了，“他怎么对待我的、他怎么对待我的！”你来信神了是想怎么呢？想让人端着？享受地位之福？让人都高看？他们说你是为了让你能进入正轨。信神来这儿是干什么呢？就是接受审判刑罚。败坏的人接受审判刑罚是为了洁净，洁净是为了让人剩存下来。

今天交通了一天你说的是啥？到现在还转不过弯来。咱还交通了异象，你有这个异象没有？国度里面要的是什么？要的是污秽败坏的人？要的是会讲理的人？你在这儿尽本分呢，你宁愿自己亏了，这样最起码不至于下地狱。你计划谁也不要管你，不用卡你，给你放松，然后你丢了钱也不知道？神在那边怎么看呢？你对待本分的态度、观点是什么？你给神家带来的损失是什么？圣灵鉴察呢，不是人鉴察，国度不是人把风呢。咱是不是好坏不分呀？我听着这些话心里就难受、恶心。怎么恶心呢？你说我来这儿是事奉神、敬拜神的，是建造

殿呢，是带着你们尽本分呢，是要粮食满仓、果实累累呢，你说我在这儿做的是什么呢，你一天谈的是个啥？你说恶心不恶心？咱谈的应该是这个本分怎么尽，在尽本分上有什么难处怎么解决，怎么见证神，在见证神方面有哪些不完善。你看祭司弟兄交通的，在那儿拍视频呢，灯光不好，看怎么能够把神见证得更完美，作见证神的工作呢，咱在这儿作的啥工作呢？解决生命进入的问题，让你能解决败坏性情有生命进入，这也算一回事。咱这是解决的啥呢？吃货？三年了，就因为两个人不能吃一样的饭解决多少次了？三年了！冀芳你看见咱这么多人里有没有第二个人因为吃饭让解决问题的？你从一开始来了就是吃饭问题，在那个家吃饭两个人得分开做，到了另一个家还是两个人不能吃一锅饭，不管什么原因不能吃一锅饭，来了这儿还是不能吃一锅饭，你说这是什么问题呢？我不知道你有多高贵呢。你也看见了，我信神几年跑了多少路，我去谁家让人家给我单独做过饭？是不是有什么吃什么？不管做的饭好还是次，你见过我不吃哪样饭了？我还说我不吃隔夜饭呢？我有过这个要求？我在吃上面要求过一点没有？我不但没有要求，而且我还要求你也得这样做，我能不能给你作个标杆？你在这儿干什么呢？你说你是来跟随我的，跟随、跟随，你跟随的是啥呢？我是啥？你是啥？你效仿的是啥呢？咱还在吃饭上纠缠呢，你听着这话恶心不恶心？吃饭还得有面子，还得合口味，还得不能过夜，你是啥呢？你也尽本分，我也尽本分呢，咱今天是来讨论吃啥饭呢？因为吃饭吃不舒服不能尽本分，吃不合适不能尽本分，合不来不能尽本分，还振振有词，几年了还放不下这个饭。你买的别人不吃，别人做的你也不吃，有意义没意义？不值半分钱！不感觉羞耻、难受，说了一天到现在还在说这些吃吃吃！

（负责人：冀芳，今天谈了一天了，你看看你走的这个路，一直以来给了你多少次机会，你就一直这么走，再没有机会了，别看你懂咱这里的活儿怎么干，没有你也能行，因为你太羞辱神名。这快成咱那次的着火事件了，如果你再在这儿待下去，就要出问题呢，这就成亚干了。你看你走的是啥路？能不能正常做个人？你这一辈子怎么走过来的呀？在这儿把你显明得淋漓尽致。你再看看你这都不是动物投胎了，成魔鬼投胎了，你看看神交通的魔鬼投胎，把人搅得神魂颠倒，都不知道该怎么活了。你说你在这里边成啥了？你能在这儿披麻

蒙灰重新悔改，就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能不能跟人都合得来，正常做人，不猜忌，改变这个猜忌？每个人说啥，咱当面拿出来聚会谈，让他蒙羞，羞辱他。不是今天过后“我谁也不说了”，你信你自己呢？这次交通以后如果你还像这段时间一样，就没机会了，咱就淘汰了，不要了，回家去，再找个不懂的他也能做了。冀芳，今天一天你能看见你的问题吗？你那两天和你儿子说话，你儿子都说你一天走的啥路呢，就是个斗。在原教会的时候，同样是打斗，别人是为了神的工作打，你天天是为着你自己打，就能说张三、李四这些事。来到国度建造了，早就不说这些了，现在谁顾得上这些？有首歌怎么唱的？《人活着就得有真理》：“信神必须有神话伴随，免得活着枯燥乏味，神话中明光在照耀，离开神话不知我是谁。”你就不知道咱信神是为了啥，你说咱撇家舍业出来为了啥？就是为了当搅屎棍？每天就是你搅和呢，跟谁都说谁谁谁欺负你呢，有些人就听进去了，“呀，谁谁谁打压冀芳呢”。看看你自己走的这个路。咱正常做人，活出一个正常人性，不再在这边说个啥、在那边说个啥。你跟随国度建造几年了，你不会走你看别人怎么走呢，我们来了都把你这些放到桌面上谈，这是不是事实？自己这个路该怎么走，学也学会了吧？就像咱刚才谈的，你要用你的意念主宰所有人呢，别人不按你的意念走你就不行了。你这是不是成邪灵了？咱正常做人，有什么就谈出来，“崔萍有啥，我那会儿对她有什么看法，我是怎么看的”，别人再跟你说你这个看法有什么偏差，咱共同谈出来，这多好呀。你这样在世界上活人都没法活，你说咱神家怎么要你呢？你说这不是羞辱神名吗？别人一看这是国度建造呀？这是啥呢？）

还不如刘燕呢，刘燕做十几、二十个人的饭，人家都没有做两锅饭。你们尽本分始终就是两三个人，两三个人做了两锅饭，有时候还吃饭吃到下午一、两点，你一锅她一锅，这是不是国际笑话？你看神话怎么说的？“这类人的人性品质很差，他总用自己的喜好、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别人是好是坏”，别人是好是坏是根据他自己的喜好、自己的标准来衡量，连世界上的观点都没有，就更不要说用神话来衡量人了。“用自己的喜好、自己的标准”，就是说他喜欢什么你喜欢什么就行了，按照他的意思来。“总用苛刻的眼光审视别人、衡量别人”，“苛刻”，狭窄不狭窄？（狭窄。）“总用苛刻的眼光审视别人、衡量别

人，觉得自己高高在上而别人都有阴暗面”，把自己放得高高在上，别人都有阴暗面。回想回想那些画面，看是不是这样。“别人无论怎么做都有目的，只有他没有败坏，他是完美的。”这是不是一个总结啊？（嗯。）这是对好猜忌的人的一个总结。为什么猜忌呢？“这类人的人性品质很差，他总用自己的喜好、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别人是好是坏”，衡量别人的好坏是用自己的喜好、标准来衡量。“总用”，可不是一次两次、偶尔的。以后分辨猜忌不要说偶尔的一次半次。“总用苛刻的眼光审视别人、衡量别人”，“审视别人”，他给你定位了，他论断了，“那个人就是个什么人”，用他的眼光背后论断人、定罪人，审视别人、衡量别人。“觉得自己高高在上而别人都有阴暗面，别人无论怎么做都有目的”，怎么做也不对，给你做饭也不对，不做饭也不对。你说吧，人怎么和你相处呢？尊重你，和你商量办事，不对；不问你，也不对。聚会呢，你如果不愿意聚会，以后他们不要你参加聚会了，你不喜欢真理，聚会就没有你的份了，他们聚会，你该干啥干啥，你行不行？“我信神你不让我聚会？”他们叫你聚会吧，“你想批斗我呢？”怎么也不对。“别人无论怎么做都有目的，只有他没有败坏，他是完美的。”把自己看为完美的，他的想象观念都是真理。“好猜忌这类人的人性品质不好，那相应的他做事肯定流露败坏性情。他既然有这方面不好的人性品质，那他肯定会在这样的人性品质支配之下做事”，冀芳的这些事情是不是在这样的人性品质支配下做的？（是。）怎么说人性不好呢？你在尽本分呢，你是来满足神的，可是你是来满足谁的？（满足自己。）满足自己的私欲。先得满足自己，“你们都得听我的，你们得合我的心意，你做饭得合我口味，做饭不合我口味我重新做。我来这儿尽本分，首先吃饭得吃好，我不能吃不合我口味的饭，我不能吃剩饭”。你说这难办不难办？你这是来尽本分的？你这不是来尽本分的，这叫我给你尽本分，我伺候你呢。“他既然有这方面不好的人性品质，那他肯定会在这样的人性品质支配之下做事，或者在具备这样人性品质的思想观点支配下做事，那他所流露出来的肯定不是正常人性。”首先要定性一下，这不是正常人性，不正常了啊。“不是正常人性那到底是什么？这就与败坏性情有关了。就好猜忌这点而言，这一类人做事、与人交往相处所流露出来的代表性的败坏性情肯定是邪恶、诡诈。”人性品质差的人流露出来的败坏性情肯定是邪恶、诡诈。邪，今天体验一下，邪不邪？（邪。）恶，你在这儿尽本分的

时候，还得满足自己的私欲，你说这恶不恶呢？尽本分是让你满足神呢，怎么能满足你呢。每个人都是受造之物，人家是各尽各的本分呢，人家是来事奉神、荣耀神的，为什么得满足你呢？为什么得让你开心呢？为什么得满足你的心愿呢？恶，肯定是邪恶、诡诈。既然是猜疑，那里面肯定是诡诈，是吧？“他的心思就是那么复杂”，今天让你们体验一下，冀芳的心思复杂不复杂？（复杂。）所以冀芳就痛苦、难受，还睡不着觉，做什么事情也做不出来，完成不了。李溪说冀芳做一个事多长时间做不完，没时间呀，三心二意，怎么能做成呢？“他的心思就是那么复杂、就是那么邪恶阴险，他自己是无利不起早他就认为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你解释也没有用，你不是那类人他也不相信”，冀芳连神话都不相信，相信你们？（不相信。）“在他那儿对你就是这个看法。”不相信你们。冀芳，你和李溪配搭呢，你做什么事情是不是得和她商量，得告诉她？（刘芬：有什么事问她她就不说，有人来了她就说“可别说啊，她不知道这件事”，她就是这种表现。都是弟兄姊妹，她防备人防备得太厉害。）你防备其他人呢，但你和李溪是配搭，你怎么能防备她呢？你干活怎么干呢？你是不是得和李溪协商呢？怎么李溪问你你都有意见呢？这是啥呢？这是不是邪恶呢？“他用邪恶的方式、邪恶的性情去看待万事万物、看待所有的人，即便你所做的事是正当的，是合乎人性需求、合乎人性理性的或者是合乎真理原则的，他也要画上一连串的问号”，就像生活费的事，不管哪个人，肯定都要算呢，哪个不算呢？就应该算。这不是说查你呢，怀疑你呢，哪个不算账呢？最后要清账。如果是怀疑你，不更应该查账吗？你怎么还有反感情绪呢？“他用邪恶的方式、邪恶的性情去看待万事万物、看待所有的人”，这边就是让金维和赵岭负责呢，都交代给他们了，他们过来查一下账还不应该啊？怎么还能激起你的不满意呢？他们来查账，同时是不是帮你脱黑锅呢？人家说“你是不是让弟兄替你背黑锅？”人家都这么说你了，那你是不是更应该把账查清楚，不要让我背了这个黑锅？“我把黑锅背给弟兄了”，这名誉好担不好担？这账如果查清了不就没事了？你在这儿不配合，查不清，黑锅不还得你背？这不是你说你回家挣钱还这个账，你挣钱还了这个账就等于没有这个黑锅了？就不要说什么，就说你回家挣钱还了这个账，这是不是更证实这个黑锅是你的？你为什么要挣钱还这个账？你没有贪，你怕什么呀？你为什么要还？你着什么急？这不就跟犹大出卖了

主耶稣以后把钱退给法利赛人一样？他为什么要退给法利赛人三十块钱？他这么一退不更证实这三十块钱是他出卖主耶稣得的？他如果不退，还没人知道他收了三十块钱呢，一退不更证实了吗？那你今天说，“弟兄在这儿吃了，他确实在这儿吃了，这个钱凭什么让我出呢？”这是不是正的理？“为什么让我出？那其他弟兄姊妹在这儿吃了，我怎么要出这个钱呢？我也尽本分，他也尽本分，他尽本分管吃，我就不管吃了？还得我出钱，还得我回去挣钱赔这个钱，这个道理从哪儿讲？”正常人是不是还要讲这个理？（嗯。）你不讲理，你说回去挣钱还呢，谁才挣钱去还？就像小偷偷了人家的东西被抓住了，“你不要说了、不要说了，我回家卖了玉米赶紧把这个钱补上，你别说了”，丢人呢。人家在那儿查账查出问题了，该你还的你不还，这不是该你还的，你来还，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挂号呢？这是精明还是傻？邪，让人想不到的邪。“他用邪恶的方式、邪恶的性情去看待万事万物、看待所有的人，即便你所做的事是正当的，是合乎人性需求、合乎人性理性的或者是合乎真理原则的，他也要画上一连串的问号，还要问你‘为什么这么做？有什么动机？’”你对金维是不是就是说这个动机呢？（是。）有什么动机？“你是不是想着报复我呢？你是不是想着定罪我呢？”金维说了这些话，你还能放在心上，今天还能记住，这说明什么？别人能记住这话吗？一般记不住。因为什么记不住呢？互相之间沟通呢，“你得把你这个账目弄清楚，弄不清你这可是给弟兄背黑锅呢”，因为这个伙食费是正常生活方面的，和见证神没关系，和本分没关系，这些账目清了就没事了，都是为了一个正常的配合，这是日常生活中的对话，一般人记不住。但因着你有猜忌，你就在这儿想呀，“你为什么说这个话呢？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呢？”你不揣摩神话，就揣摩这些话，所以这个话就记在心上了，这就成了生命了，三十年忘不了。“你说‘我没动机’，没动机他也不相信，非要给你安一个动机让你的动机成立。”赵岭和金维过来处理这个问题了，他们是尽本分呢，就是一个常规的事情，没有什么动机啊，来到你这儿就有动机了。他们和你聚会呢，是一个正常的教会生活，你觉得人家有动机，你连会都不聚了，避开不见。“这样的人麻不麻烦？（麻烦。）好猜忌的人不好与人相处”，“不好与人相处”，咱体验了吧？给了你三年时间，你和谁能相处？咱能找出一个能相处的人吗？和人不好相处。你看我是什么人？憨厚。谁不愿意和憨厚的人相处？憨厚的人怎么也伤

不着他，他没有什么要求，在生活方面稀里糊涂。你也看见了，我是不是稀里糊涂？给你立了标杆，你能往这个憨厚上面走吗？什么是憨？你看我就是个憨憨，“吃饭就不知道那是剩饭，不好吃，憨的，这是个憨憨”。你还笑话我呢，“憨憨”。那你能不能做个憨憨？“好猜忌的人不好与人相处，这类人肯定不是单纯敞开的人，当然也不是诚实人，在他的人性品质里诚实、善良、理性这些成分基本上没有。那他人性品质里主要的东西是什么？多疑、诡诈、邪恶，不单纯诚实，把所有的人、所有的问题都看得很复杂，即便你跟他说诚实话他也要分析分析、琢磨琢磨你为什么这么说，即便他跟你长期打交道了解你的人性品质，他与你对话、办事、交往的时候也常常用猜忌的态度来对待你。”这就是神说的不管猜忌了多长时间，还照着这条路一如既往地继续、重复。“所以这类人是很麻烦的”，不是一般的麻烦。“你与他打交道就多了很多包袱、很多手续”，你和冀芳接触接触，你看是不是多了很多麻烦，很多包袱，你说话还得考虑人家怎么想的，能不能说成呀？（说不成。）“还要做很多的功课，得了解他这个人，了解他不喜欢什么事或者不喜欢做什么说什么，否则一不小心就得罪他了或者在他看伤害到他了。”你说咱信神呢，咱应该是揣摩神的心意，与神相合呢，可是你看咱来这儿难不难呢？光这个能行吗？你还得揣摩揣摩人家冀芳的心思呢，你得和人家相合呢，你要不揣摩人家的心思，和人家一不相合，你就成打压人家了。你信神不单是要了解神，不单是要认识自己，你还又加了一门功课，还得了解人家这个人。你和憨憨相处，用不用了解他啊？（不需要。）你说咱正事还顾不过来呢，还得了解冀芳。“了解他不喜欢什么事或者不喜欢做什么说什么”，你和冀芳相处得了解人家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喜欢辣的呢还是喜欢咸的。“否则一不小心就得罪他了或者在他看伤害到他了。”伤害到她了吗？（没有。）就做个饭，她就觉得伤害到她了。“他对人是如此，对神怎样？（对神也是这样。）对神会不会以诚相待？（不会。）比如，教会安排他尽一项本分，他就琢磨，‘我尽这本分神知不知道、神纪不纪念啊？我应该使多大劲，既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后路还能在神面前蒙纪念呢？’”刘芬让冀芳送褥子呢，冀芳不搭理，刘芬找了负责人，最后负责人说了她才给送回去。和这话能对号吧？“我尽这本分神知不知道、神纪不纪念啊？”“你让我送褥子，我送过去神知道不知道？纪念不纪念？”咱不要说纪念不纪念了，在这儿翻了个了，“我还

了你，神知道不知道？不还你吧，你又能如何呢？”“还能在神面前蒙纪念”，咱就是不蒙纪念咱也不要有过。“负责人知道不知道？她不知道我就不搭理”，负责人知道了这才搭理呀。你说咱信神呢，圣灵鉴察呢，你让圣灵鉴察吗？你不知道有圣灵鉴察吗？头顶三尺没圣灵吗？还得负责人说话呢？

“做一段时间他就打探打探消息，看带领工人、神选民怎么看他，有没有说他什么。这是什么人性啊？从他各方面的表现、社交处世的态度所表现出的人性来看，这类人很麻烦，不容易接受真理。”咱今天上午说冀芳恨恶真理，厌弃真理，这说什么了？不容易接受真理。败坏的人没有人喜欢真理，但是人家能够接受真理，而好猜忌的这类人不容易接受真理。因为什么？“他不容易做诚实人，他良心里没有正义感，理智这方面也不太健全，他判断事物的方式不理性。”有几个关键点？人不诚实，良心里面没有正义感，理智不健全，判断事物的方式不理性，四个关键点。四个大石头，拦路虎。冀芳一涉及到她自己想象的时候，伤心、掉泪、难受，“你们不尊重我”。当神家利益受到伤害以后呢？笑呢。冀芳还记得吗？记得我那次交通什么了吗？（冀芳：说我看见神家利益受亏损的时候是在那儿笑呢。）我忘了交通什么了，大概是反映谁因着什么败坏导致神家利益受亏损了。神家利益受亏损我在这儿难受呢，你说神家利益受亏损了，你不应该难受吗？可你看见神家利益受亏损了你是嘻嘻一笑。相对比一下，神家利益受亏损的时候，你没知觉，你是喜笑，而他们只是不尊重你你都难受，更不用说你的利益受损失了，咱的理性在哪呢？良心在哪呢？“为什么说不理性呢？就是比较偏激，也比较钻牛角尖”，这是不是钻牛角尖？偏激，钻牛角尖。她想是什么就是什么，谁也转不过来。“比较邪门，不是用正常人性的思维、方式去看待事物，不光明磊落，而是活得特别阴暗。”还不是一般，特别阴暗。“但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活得阴暗”，咱看见她活得阴暗，活在黑暗里偏激、钻牛角尖，但她啥也不知道，感觉不到，连点理性也没有，良心更不知道、没知觉，她还觉得她活得挺亮堂的。“还觉得自己比别人活得聪明，比别人活得细致、具体，他还特别欣赏自己的聪明，这叫自作聪明。自作聪明的人理性怎么样？在人性的理智方面是很缺失的，良心里的正义感也是很缺失的，所以这类人的人性不好，人都不愿意接触。”哪方面有缺失呀？人性里

面缺理智，良心里面缺正义感。良心里面的正义感是指对正面事物的态度。“不管他听见谁说一句话，他都能拿来做文章”，猜忌是为了干什么？就是为了做文章。“他所认识到的或者能理解出来的全部都是偏谬的、属血气的、属撒但的、属情绪化的偏执的东西，全是阴暗的东西，全是不能指引人走上正路的东西，全部都是违背真理、批判真理的东西。”为什么说是批判真理的东西？因为你本身被撒但败坏以后有败坏性情，你就没有真理，你做出的事是不是违背真理的？（是。）是违背真理，他还认为他自己聪明，认为自己就是真理。他认为是真理是不是就持守啊？那他持守见证自己，这是不是把真理给否了？（是。）造成的是什么结果？批判真理。神说出来的话都是真理，咱对神说的话还要批判。“所以这类人很恶心，他们活在阴暗角落里、活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他们特别地自恋、自赏，觉得自己活得比别人精致、高尚、尊贵、有尊严，别人不能碰触他们。”从这里面就看出来了，别人不能触碰她，为什么冀芳不吃别人做的饭呢？（觉得自己尊贵。）尊贵，这叫有尊严，高尚，别人不能触碰她。“事实上这类人的人格是很低下的，没有真正的尊严。”为什么说没有真正的尊严呢？什么人才有尊严？有真理的人才有尊严。为什么说有真理的人才有尊严，猜忌的人没有尊严？为什么这么说？（他没有真理。）有真理，你说出来的话、做出来的事是有总根源，是有事实，这个事是成就的，是实情。别人对这个事是什么呢？只能接受顺服。有真理的人有尊严，为什么呢？人对真理应该是什么态度？有耳的当听，活着就该接受，只要你活着，就必须得接受。有耳的就当听，你说这个人说出话来有没有威严？（有。）所以这就有尊严。什么是有尊严？人家说出话来，任何人不敢说个“不”字，不敢有任何其他思想。你看人家多有尊严呢。但你说出话来，因为你是偏执、执拗，你说出来的是谬论，你说出来的这些话就不合常理、不合理论，谁听你的？那对于你说出来这个话，人家就当你放屁了，你的尊严在哪？你是不是很扫兴啊？“呀，我说出话来人家没人搭理。”自己觉得自己聪明，觉得自己高贵、尊贵、有尊严，结果说出话来没有什么威严，你说出话来不顶用。“事实上这类人的人格是很低下的，没有真正的尊严。所谓没有真正的尊严就是他们的人性品质特别差。因为这些人人性里产生的东西都属于阴暗的、拿不到台面上的东西，不是光明磊落的，所以这类人没有什么尊严可言。好猜忌的人容易带来什么后果啊？是不是离小鬼

不远了？”“离小鬼不远了”，什么意思？快成鬼了。“这类人用土话讲就是一肚子鬼。”就是鬼话连篇。“如果好猜忌是正面的，那好猜忌这类人看待一个人、一件事所产生的思想最起码是正面的，更好一点的是能符合真理原则，能对人有帮助，对人会产生好的影响，但是好猜忌这类人所产生的思想观点或者具体的想法都不符合真理，最起码不是正面事物”，不符合真理，连个正面事物都不是。“就是他思考问题的角度或者产生的思想、想法根本就不符合真理，所以这类人是活在阴暗角落里没有人格尊严可言的，他的思想里所产生的东西都是阴暗的、邪恶的，是不符合正面事物的，对人、对正常人性不会形成好的影响。你如果接受他猜忌出来的各种思想观点你就中毒了”，所以一听了她的话，根据她的话走，中毒了。（李溪听了冀芳的话，李溪都糊了。）一听冀芳说李溪出门把门“啪”一摔，你们会想“你说这李溪是啥人呢？”是不是中毒了？（嗯。）李溪也在这儿呢，你看见李溪对她有态度呢？（没有。）如果李溪不在这儿，冀芳对李溪什么态度啊？（这人真恶呀，动不动就发泄情绪。）“就被他拉下水了，就等于你被撒但败坏了一样；但是如果你对他有分辨，把他当成反面教材，那你在认识反面事物这方面还会有点长进、有点分辨。好猜忌这方面说完了”，你不能去听她的，被她拉下水你就中毒了，得把她当成反面教材去分辨、认识，那你还能有点长进、分辨。让你长分辨、长认识，自己去经历。

530 神最厌憎人旧性不改老病重犯

1　人的本性并未改变，心里所存并不合神意，不是神所需，神最厌憎的就是人的“旧性不改”“老病重犯”，但不知是什么力量促使人总是不认识神，总是远离神，不在神前做合神意之事，而是在神后干抵挡神之事。这难道是人的忠心吗？是人对神的爱吗？为什么人不能悔过自新，悔过自新、重新做人？为什么人总愿意活在沼泽之地，却不愿生活在无污泥之处呢？难道是神错待人了吗？难道是神给人指错路了吗？难道神是带领人下地狱吗？

2　人都愿意在“地狱”里生活，当光来到之时，人的双目都立时失明，人的双目都立时失明，因为人身上所存都是来自于地狱，但人却并无知晓，人却并无知晓，只是在享受“地狱之福”，而且搂在怀里当宝物，深怕神抢去，使其再无“生存之本”。人都“害怕”神，因此，当神来在地上之时，人都远离神，不愿与神接近，因人不愿“招惹是非”，都愿全家和睦同居，享受“在地之福”。

3　当神来之时，人的家中便从此失去和平。神要将列国都砸得粉碎，更何况人的家庭呢？谁能逃脱神的手呢？难道得福的能因其不愿意而回避吗？难道受刑罚的能因其害怕而获得神的同情之心吗？在神所有的话语当中，人看见了神的心意，看见了神的作为，但谁能摆脱意念的缠累呢？谁能在神的话中，或在神的话外而另找出路呢？谁能在神的话中，或在神的话外而另找出路呢？

——《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二十七篇》

9 泼妇谋反

泼妇谋反（一）

（负责人：你们有什么问题？）（王姣：我们几个之间现在好多了，都能和谐配搭了，以前玉梅和冯丁吵闹得特别厉害，好几次都没聚成会。）（负责人：因着什么吵呢？）（王姣：晓霞他们三个人过来打仗，玉梅说她看见他们三个人总吵架，说晓霞自己去打仗，累得要死，却让两个弟兄在家做饭。她还让我们分辨一下晓霞，刚开始我没听出来，后来她又说了两三次，我说“这不对吧，他们都这样了还怎么带我们呀？我认为进了国度建造的都是好的，怎么他们还吵架呢？”听了玉梅这话我心里就有点消极、难受，“这条路怎么走呀？还没开始呢就这样了？他们也吵架，我们也吵架，这可能是哪里不对了”。玉梅光是说晓霞跟那两个弟兄吵架呢，她也不说为什么吵，后来我就跟她说：“你这样说是不对的，晓霞他们是来通行神旨意的，你这样一说我们心里就有东西了。你说让分辨晓霞呢，她是错的人吗？”我感觉玉梅这话不对，冯丁也觉得她这话不对，我和冯丁就拿神话给玉梅看，就修理对付她，说她这样说话是打岔搅扰，是拆毁神作工。）（冯丁：我说“咱今天得接受人的监督，咱应该主动地让别人给咱提提问题，可咱今天没有达到这个，我们帮你解决问题反而激怒了你”，我是想拦阻她不要那样去做，但我们当时就跟势不两立一样。晓霞他们刚走，玉梅就说：“我看见他们之间也是勾心斗角，当然这只代表我个人的看法，你们再分辨分辨。”当时我们就没有当回事，等第二次、第三次她说的事又多了，而且她说晓霞有点打压她，“人家打压我，你们也打压我”，苏名弟兄就随着她的话附和她，“嗯，我也觉得是这样”后来玉梅又说了三四次让分辨认识他们，我就说“姊妹咱不能光认识别人，咱得认识咱自己，咱看到晓霞身上的问题，咱有没有呢？你这样交通会让弟兄姊妹都去排斥晓霞、孤立晓霞，那她以后还怎么作这个工作？那就不能达到和谐了。”我说完以后她就冒火了，“都是你，你把他们三个人迷惑了。冯丁，你太厉害了！没想到你刚进来就这么厉害，能把他们三个人迷惑了！”我当时就懵了，我怎么能迷惑他们呢？我说：“晓霞是带着神的心意来通行神旨意的，咱们现在抵挡她就等于

是抵挡神。”但玉梅没有认识到，给她交通她也听不进去，她就活在事里边，就说晓霞打压她呢。我说：“那你交通交通她怎么打压你的，在哪件事上打压你了，你具体举例说一下。”我让她举例子，她也举不出来。这个时候苏名就随着玉梅，玉梅说晓霞不好，苏名也说“哦，是呢”，玉梅说什么苏名也跟着说什么。苏名还说“将无能，累死三军”。我们和玉梅说：“晓霞怎么打压你的？打压和修理对付不一样。”玉梅就说：“我知道修理对付，你们回家看看神话去吧，反正圣灵开启我了，我有亮光。”“那圣灵开启你，你有亮光，你给我们分享一下。你要是真有亮光，你就不会去释放这些消极的东西了。”然后苏名就说“人家都在变呢，你老说人家干啥？”我说“那得达到一个果效呀”，这个事就闹得不可开交了，都盯事去了。我觉得今天神的工作才刚开始，咱就做这个事，这太严重了。今天虽然是选我当带领呢，但都是玉梅在操办，她就不让我说话，“不要说话，听我的”。）

玉梅让分辨晓霞、牛浩、苗肖呢，后来怎么又扯进来一个苏名呢？（冯丁：苏名跟着玉梅掺和，我们就拦阻他，让他不要说那些话。）苏名是替玉梅说话呢？（冯丁：嗯，苏名没分辨。苏名仰望玉梅，玉梅说得对也是对，不对也是对。我跟王姣想给玉梅交通让她明白，苏名就不让我说，我刚开口说话他站起来就把我的声音给压下去了，我实在是聚不了会了，我想维护神家利益，但是他打岔搅扰得特别厉害，我说过他几回，他都是说“己不正不能正人，你就被成全了？”他不允许我说他，我一说他，他就说“你就是狂妄，咱俩是一样样的”，他就把我拉得跟他一样，就像吵架似的那样。所以气得我后来就没去聚会。我想着咱的工作刚开展，得帮助玉梅，让她别触犯神性情，可是她没认识到这儿。之前玉梅要传一个姊妹，问我这个人怎么样，我就给她分析，“这个人不太好，她崇尚地位是个随风倒，你要想找这个人随便你，但是我觉得这个人不好，咱得慎重、得权衡利弊，看看这个人是不是咱要找的人，不能是个人就拉过来”。然后她就去找这个人了，也不知道她去了怎么说的，结果原教会的带领就来找我了，说有人去找那个姊妹了，问我认识这个人吗，我肯定不能正面回答。然后我赶快给玉梅打电话，让她赶快去堵那个人的嘴。可她就没当回事，她说“那不是很正常嘛”，她无所谓的态度让我很生气。我说别打草惊蛇，这个人不太好，要慎重，但她说是我让她去传的。是，

我是说“你要想去你去吧”，但是她没有听懂我的话音，我的意思是不让她去，她是说我让她去的。我被误解，我就难受。我就想着一件事一件事咱弄清楚，别躲，不然最后事都说不清了，咱一件事一件事解决，我这么一说苏名就说我打压人，他就给我瞎扣帽子。那天我跟玉梅说：“咱得去认识这是触犯神性情，这是打岔、拆毁国度建造。”然后她说：“我没有受惩罚啊。”我就说：“今天修理对付你，这不是一种管教吗？咱得接受人的监督，咱跟自己对号，看咱有没有这些表现，看见自己有就从里边变化。”）

（负责人：玉梅你说说，你让他们去分辨晓霞，是看见晓霞的什么问题了？你把这个问题摆在桌面上说说。）（玉梅：大概半个月前我看着晓霞他们三个人有点不对劲，发现有些事情他们的观点不同、商量不通，就没有和谐配搭。我说：“姊妹，不行咱先进入和谐配搭这方面，工作归工作，传福音归传福音，但是咱要腾出一点时间在一块聚个会，把和谐配搭这方面搞清楚，咱没有和谐配搭怎么通行神旨意呢？他们也不听你的，你也不跟他们商量，他们有什么事也不跟你商量，你们就没有和谐配搭。”当时我是这样建议的。）（负责人：他们在什么问题上没有和谐配搭、观点不同？）（玉梅：就像龚辰思，我觉得这个人也是追求的，但晓霞就说龚辰思不像是追求的，说这个人狂妄。给龚辰思交通的时候龚辰思是流露一些狂妄，说话声音比较大，说话、交通的时候会显露自己，晓霞就把龚辰思的败坏流露当成一种实质对待，意思就是龚辰思狂妄、不追求真理，所以晓霞打龚辰思的时候就没耐心、没信心，她一直定位龚辰思就是不追求。她给龚辰思交通的时候不放心给龚辰思东西，但龚辰思就想着“你先给我看，我知道了，我先静下心来看、考察，你光是让我读，也不给我交通这一段的实质是什么，也不给总结一下，就是让我一个劲地读，读了一中午”。晓霞有时候也交通一点，但是感觉交通的都是字句道理。就好比说一段话，认识神什么，认识自己什么，进来这一步神是怎么带的，得把这个大框说一下，但是晓霞说不上来，我看着也着急。后来那两次就是去了读一篇，下次再读一篇，也不给龚辰思拷东西。然后龚辰思问晓霞一些问题，晓霞也没答上来。后来我问晓霞，我说你怎么不回答她呀？好比说人家问她，“你今天给我见证的这个到底往哪儿带呢？要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呢？”但晓霞就答不上来。我就问晓霞“这

些问题你明白吗？”她说明白。我说：“你明白为什么不回答她呢？”她说：“我就不想回答她，你看她那狂妄的劲儿。”但是龚辰思和我都看出来她就不明白，就回答不上来。晓霞回家跟我说龚辰思有观念了，存心不对了，受拦阻了，狂妄自是，她说她就不想回答龚辰思的问题。我觉得那就是一句话的事，但是晓霞就不回答。第二次去的时候牛浩的观点和我的观点差不多，意思是说龚辰思是个追求的。晓霞就不承认龚辰思是追求的，晓霞从龚辰思的狂妄性情就把她定规成不追求的了。后来她自己去给龚辰思谈了一两次回来就跟我们说“姊妹你说得对，这个人还是追求的”。我跟那两个弟兄在一块是寻求，我们的观点基本是相同的。在这件事上，我当时就认识到晓霞太狂妄自是、自以为是。我后来就想，她要是这个观点的话那可不行，毕竟追求的人咱看不见呀，咱看见的就是那些普通的、一般追求的，她直接把人定规成不追求的这不是完蛋了吗？我感觉这个问题挺严重的。再后来就感觉他们三个没有和谐配搭，有时候是晓霞不跟这两个弟兄商量，有时候是两个弟兄不跟晓霞商量。我认为是晓霞先把这两个弟兄隔离了，不让他们去干活，然后她自己和我一块出去配搭。所有的事情都是晓霞先造成的，所以慢慢的两个弟兄才跟她不合的，我是这样理解的，因为有好多事情我都看在眼里。两个弟兄跟她的观点不同，我和两个弟兄的观点基本相同。）（负责人：所以你就把这个问题拿出来让他们分辨。）（玉梅：有时候晓霞没进入原则，两个弟兄就跟晓霞说：“你今天得进入传福音原则呀！一线指挥该怎么指挥，怎么跟弟兄姊妹和谐配搭，怎么商量。”晓霞有的时候就不商量，叫上我就走了。他们觉得“你不跟我们商量，你就跑了，你们就去传去了”，慢慢的他们之间的成见就越来越多。我就想着年后他们来了怎么配搭呢？他们要是这样做下去，慢慢的这不就成拆毁了吗？慢慢的不就分成两派了吗？那到时候我怎么办呢？他们走的时候说让我先带着龚辰思，然后我就和龚辰思寻求原则。）（负责人：什么原则？）（玉梅：就是怎么和谐配搭，他们分成两派了，年后他们再来了还是这个样子的话，我怎么跟他们配搭，我们就寻求到一些，列出来几条。）（王姣：她的意思是她和龚辰思的观点一样，我们的观点和她的不一样。）（玉梅：不是观点一样，而是我和龚辰思能在一块寻求，就没有像你们那种感觉。比如说我跟龚辰思讲了，龚辰思就看着我是寻求的观点、看法，我们就一块儿祷告寻求，就出来一些结果。后来我跟王姣和冯丁

说的时候，她们有的能看到一点，有的也不承认，有的就给我定个拆毁。我就感觉“跟那边聚会是那个效果，怎么跟这边聚会就是这个效果呢？人家只是个姊妹，你们还是带领工人，怎么是这个效果？你们带领工人应该比龚辰思领受好一些、高一些，怎么是这样的呢？”）玉梅的观点是她和那两个弟兄是一派，晓霞是一派。她和龚辰思去寻求了，龚辰思认同她的观点。（冯丁：玉梅那天还说了两次，“等晓霞来了让她自己去干，我不跟她一块干了”。）（玉梅：在没有寻求到这些之前，我就觉得这个事情问题挺大，等晓霞他们来了，我没法跟他们配搭了。有时候我在冯丁她们跟前流露这些东西是想把我寻求到的、我明白的给他们交通交通，我看看他们有没有分辨。）前边你说冯丁她们在什么情况下说你是拆毁呢？你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她们说你拆毁呢？（玉梅：在我没有和龚辰思寻求之前，我跟他们谈了一点，我说：“你们有没有看到晓霞他们几个人身上的问题？”她们有的就说了一点，有的就没说什么。我是想告诉她们这个问题，也是想让她们有点分辨，也是想一块儿去寻求怎么和谐配搭，意思是“你们帮帮我，我以后该怎么和谐配搭”。）你说的话不对呀，你是要帮她们呢，还是让她们帮你呢？（玉梅：我想着我有点分辨的时候去帮她们，没有分辨的时候就是想问问她们，“你们有没有看见晓霞他们身上的问题”。后来就明白一点了，就想着去帮助她们。）你没明白之前你就知道他们有什么问题？（玉梅：对，之前我就发现他们的问题了。）发现问题以后明白了没有？（玉梅：他们走了以后我看了好多神话，觉得好像就是这么回事，跟他们能对上号。）你说的这些话让人费解，你说在你不明白的情况下就发现他们的问题了，发现了他们的问题以后就明白了。你看见他们有问题的时候你明白不明白？（玉梅：我能看到他们没有和谐配搭。）你是看见他们的问题才跟冯丁她们说的吧？（玉梅：刚开始的时候没说，等晓霞他们走了以后才说的。）这个时候你明白了没有？（玉梅：当时不太明白，不明白更多。）不明白更多？不明白更多，你就跟人家去说了。那你这是帮人呢，还是怎么呢？（玉梅：当时我觉得我是抱着寻求的心，看看她们有没有分辨。）你是试探他们吧？（玉梅：应该是试探。我刚开始跟她们讲的时候，发现她们怎么一点分辨都没有呢，就不能提，她们再问我“你寻求到什么了？明白什么了？”我就不敢讲了。）你寻求了怎么还不敢讲呢？（玉梅：她们都给我定罪呀。所以后来她们再问我什么，我就不

敢讲了。觉得他们都没分辨就别讲了，等以后再说吧。后来冯丁提起之前我打岔搅扰的事情，苏名就急了，就说她，“你怎么老提那件事情？”他就觉得冯丁提这件事情来揭露我、辖制我，所以苏名当时就急了。这件事过后她跟那两个弟兄说过，跟晓霞也说过，不记得还跟谁说过，反正说了好多次，见人就说，我听完之后都受不了了，好像都是我的问题。后来想着得以福音工作为主，得顾全大局，然后就没找冯丁。后来我是因为什么发火的？牛浩从她那儿回来之后直接就用话打我，“冯丁说你怎么怎么！”当时我就气哭了，我也说了牛浩几句，我说：“这个冯丁才进来两三天就这么厉害？就把你迷惑成这样吗？你就听她的话，她说啥就是啥吗？她说的就是事实吗？她推荐我找的这个人，这个事实她怎么不说呢？”又过了几天，晓霞回来以后又把我说了一顿，“冯丁说你怎么怎么，你有什么认识吗？咱们聊聊”。）（冯丁：我跟你说你不听，我就赶紧跟他们说，让他们阻止你，别再这样大大呼呼的，我是这个意思。）（玉梅：但是造成的后果就是这样的，他们就开始质问我，他们就给我讲字句道理，我都懵了，我就气得不行。）“你们怎么能质问我呢？你们是谁呢？”（玉梅：不是，意思是“你们就那么听她的吗？她说啥就是啥吗？她说得对吗？怎么你们就逮着我让我去进入，让我认识自己？你们老逮着我干啥呢？”）

（负责人：玉梅，你让他们分辨晓霞是分辨他们不能和谐配搭，还是还有别的什么事情？）（玉梅：有别的他们也不说。我跟牛浩他俩说过，我说“咱不是要进入和谐配搭吗？你们俩对晓霞有什么成见、意见，不管是之前的还是现在的，咱可以在一块儿单纯敞开地交通，咱今天就是实实在在地做个诚实人”，可他俩也不讲。然后我问晓霞对他俩有什么成见，她也不说。我给他们做了几次思想工作了，他们不说我也没办法，但是我能感觉到他们里面肯定积攒了好长时间的东西。）（负责人：最后你看明白他们的这些问题了吗？）（玉梅：现在肯定是看明白了。他们走了以后我看了一些关于领受素质、分辨人这些方面的神话，跟他们能对上号，也能看透一些，对以后我怎么跟他们和谐配搭也明白了一些。）你说你看到晓霞他们的问题，对他们有点认识了，你寻求到一些东西了，而且是越来越明白、透亮了，你把这些东西说说，你看到他们什么了？（玉梅：有些都忘了，我把这些整理成一个文件包了。我看到晓霞的领受素质不行，就是保罗的那

种性质，不会生命进入。）在他们三个人当中，晓霞的素质是最差的，是吧？（玉梅：我感觉如果是生命进入的话，晓霞应该是最差的一个。）别跑题，素质差和生命进入是两码事。你不是对他们三个人有认识了？你给他们三个人总结一下。（玉梅：一句话表明就是，晓霞不愿意随从圣灵的开启、带领。）你刚才说晓霞素质不行，是怎么对比说她素质不行呢？她和你们对比下来素质不行，还是在他们三个人里边她素质不行？还是和你对比她的素质不行？还是整体来说这个人的素质就太差？你说这个素质不行是个什么范围？（玉梅：晓霞跟那两个弟兄比素质不行。）她跟你比呢？（玉梅：这个我不敢说。）怎么又不敢说了？说诚实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玉梅：我感觉她跟我比她的素质也不行。）晓霞跟你比起来素质不如你，和那两个弟兄比起来素质也不行，也就是说她是你们这几个人里边素质最差的一个。（玉梅：嗯，我是这样认为的。）在你接触的人里边她的素质是最差的。（玉梅：嗯。）这是素质方面。再说生命进入，你说她的生命进入也不行，是怎么不行呢？（玉梅：她主要的一点就是不注重抓生命进入，这边打回几个人，都选为带领工人了，那应该是浇灌、训练他们，教他们怎么去打仗，怎么去进入异象，但是晓霞就不太注重这方面。她每次去聚会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抠线索，都在谈福音方面，就是不注重去培养他们。）不注重培养什么呢？（玉梅：就不注重培养带领工人，不注重培养弟兄姊妹都进入打仗的真理，或者浇灌异象这方面。）这和生命进入没关系吧？你跟我说的是她生命进入不行。（玉梅：生命进入方面就是我们几个在一起也应该正常聚会，但是就聚不到一块去。）是聚不到一起呢，还是不聚会呢？（玉梅：基本上不聚。）你们在一起不聚会，或者是聚不成会，不管是哪种原因，这个也不能说成是人家生命没进入呀，你怎么能归到人家一个人头上呢？（玉梅：肯定不会归到一个人头上，但关键是她一个人说了算呀。）（负责人：她不给你们聚会，也不管你们？）（玉梅：对，她不注重这方面，我都提了好几回了，我说“咱每个星期或者十天聚上一次会也行”。）她不聚会你可以主持聚会呀？（玉梅：我主持聚会人家不听我的呀。）她不听你的，那两个弟兄听你的呀。（玉梅：所以我们就在一块商量呀，有时候有些事情我就问他俩呢。）你是商量呢，还是聚会呢？（玉梅：商量。商量这个打仗步骤是什么呢，他们说我就记，然后有什么事跟他们一块商量，没有正式在一块聚会。我

和他们正商量的时候，晓霞就说，“有什么事你就不了解，你什么事都听牛浩的，你看先入为主了吧，我现在说什么你都不听”，说我是和稀泥呢。）你说她生命进入不行，是因为她说你了，是吧？（玉梅：她没说我。）（负责人：她说你挑拨离间，和稀泥。）（玉梅：哦，对。牛浩也说我在中间挑拨离间，他们双方都说我在中间挑拨离间，气得我说“你们怎么都这样呢？”）咱讨论的是晓霞的素质如何，生命不进入，这半天你又说到你身上了。（玉梅：我最不认同晓霞哪方面呢，我觉得打仗谈《神已公开显现》这一篇效果特别好，但是她就按她那个死板的步骤去谈，时间长还不如这个效果好、来得快一些。）你说按她那个步骤效果死板、时间长，不如你这个效果好、时间短，可你也没有说两个人的区别呀，你是怎么谈的？她是怎么谈的？你没有具体内容，你只是给她戴了个帽子，她谈得不好，你这个好；她谈得时间长，你这个时间短；她谈得没效果，你谈得有效果。（玉梅：不是我谈得有效果，我是看到牛浩给他们谈的步骤跟晓霞给他们谈的步骤不一样，感觉牛浩谈得效果好一点，晓霞按着她那个步骤谈太啰嗦。）你没有谈怎么不好啊？内涵呢？没有内涵。你说你后来分辨得更多、更清了，更多、更清在哪儿呢？（玉梅：都在神话里边呢，我整理到一个文件包里了，你现在让我立马说我说不出来，之前的那些分辨我记不起来了。）你对一个人的分辨记不起来了，这话有点矛盾呀。你对她究竟有没有分辨？你要是对她真有分辨的话能不能记不起来？（玉梅：那些话是怎么说的我记不起来了。反正总结一下就是，如果是传福音的话她的素质应该是很好的，特别适合传福音。）你说话前后矛盾呀，你刚说她素质不行、作工没果效，怎么又说她传福音果效挺好的？好话、坏话都让你说了。（玉梅：不是，我的意思是这样的人特别适合传福音冲在最前面，我不是说她传福音的素质不行，而是说关系到他们一起和谐配搭，也就是生命进入这方面不行，我是这个意思。）你交通一下什么是生命进入。既然你能看见她的生命进入不行，那肯定是你对生命进入有认识了。当老师的能给学生判题的对错，那老师肯定得会做这道题，如果老师不会做这道题怎么判断对错呢？你说说什么是生命进入。（玉梅：临到事情时得摸神的心意，就像晓霞谈经历的时候，基本上都听不明白。）我说什么是生命进入呢？你是说听她说的你听不明白。（玉梅：就是在这件事上，必须得寻求神的心意。）我问的是什么是生命进入，你回答的是什么？（玉

梅：我回答不上来了。）你回答不上来，你怎么判断她没有生命进入？（玉梅：我就是感觉到他们不能和谐配搭。）没有和谐配搭是不是没有生命进入？（玉梅：我感觉是。）你感觉是？你这什么都是你感觉呢，有没有生命进入你也是凭感觉。素质好坏，你是不是也是凭感觉呢？（玉梅：不是，是有神话根据呢。）什么神话根据呢？你说说她怎么素质好，怎么素质不好。（玉梅：我找一下我总结的文件包。当时天天忙得晕头转向，我就感觉这几句特别符合，我就想把它截图保存了，那个姊妹好像把我的那个功能弄掉了，我应该是整理一下。）你说的是什么话呢？你说她素质不行，你说你对她有认识、分辨了，你说你的认识、分辨在整理的文件包里呢，你现在又说丢了。（玉梅：不是丢了。）扔了？（玉梅：都在那儿呢。）在哪儿呢？你说对一个人的认识能不能跑了？能不能说在神话里、在文件包里呢？对一个人的认识用不用拿文件包呀？（玉梅：应该刻在心里。）这么长时间你对她都有认识了，而且你还说他们走了以后你寻求得更明白、更透亮了。在你更明白、更透亮的情况下，你都来跟他们交通了，怎么还得拿文件包呢？和他们交通的时候，是拿文件包交通的？（没有，她自己整理的文件包，她也没有给我们看。）你整理的文件包也没有让别人看，你整理的文件包上密码了？（玉梅：不是，我后来看见他们都不让我交通，我就不敢交通了。他们再问我，我也不敢交通了。）他们不让你交通你就不敢交通了，那你这文件包不对呀！你这文件包见不了光呀！你上“密码”了？（玉梅：不是，我害怕他们给我定罪。）你对别人的认识、分辨，怎么还能被定罪呢？（玉梅：因为他们直接就说：“我们都没看见，怎么就你看见了？”意思是我交通的他们不承认，也看不到，我就不敢跟他们交通了。）他们不承认，你是不是更得放在桌面上让他们看见呢？（玉梅：对，是这样的。）可你是这样做的吗？（玉梅：交通到半截的时候，他们一否认，我就不敢了，没有真正的正义感。）你没有真正的正义感，那你有什么感呢？没有真正的正义感就是说在没有人发表态度的时候你可以发表态度，当别人开始发表态度的时候，你自己就不敢发表态度了。这是没有什么？（玉梅：第一个是我感觉他们抓我的东西；第二个是我感觉他们跟我的观点不同就不能交通了。）观点不同就不能交通了？交通还必须得观点相同才能交通，是吧？（玉梅：不是。）你这怎么又不是了，刚才问你，你说你跟他们观点不同。（玉梅：第一

是观点不同，第二我感觉可能不到时候吧。）什么时候就到了？（玉梅：可能现在就到了。因为《不务正业玩弄真理》里边就交通得很清楚了。意思是有时候可能有一部分人先看到了，有时候可能得过一段时间才能看到。也许到他们真实看到的时候就不用交通了。）你的眼睛明亮了，他们的眼睛还没有明亮了，他们现在还看不见，是吧？（玉梅：冯丁和王姣从来不承认晓霞他们三个人不能和谐配搭。晓霞他们一交通完他们的经历，我从里边就看到一些问题，确实就是我说的这个事实。）你的眼睛确实“明亮”了，你看到他们的问题确实是事实，还确实是事实！然后你的分辨都是你的认为，你想把你对晓霞他们的分辨、认为拿出来和冯丁她们交通，但还得看她们的态度，你看到她们的态度还不到时候，“不行，这个东西还不能往出露”，你还在等待合适的时机再拿出来。你说这是什么作为？（玉梅：意思是“你们自己去分辨吧，我也不提了，等你们自己认识到的时候再说，或者到那时候就不用说了。”）

通过听你刚才的说话，我看见一个画面，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撒但过来第一句话是怎么说的？“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这是什么话？投石问路。神说吃了善恶树的果子必定死，亚当、夏娃听了神的话，对神的话是什么态度？这句话进到他们心里了没有？“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是必定死的，还是不一定死呢？这得投石问路问一下。”所以撒但就对夏娃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它要看夏娃会说什么话，如果夏娃说出绝对的话，“是的，吃了是必定死的”，你说撒但还说不说话？（不说了。）咱先说夏娃是怎么说的。（“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惟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创3:2-3〕）她说的话里有两个内容，第一，她没有说“神说了，吃了是必定死”；第二，她没有简单地说“是的，吃了必定死”，她里边加了一句“神曾说……”，撒但从夏娃的话里听出一个什么问题？神的话在夏娃心里边扎根了没有？（没有。）为什么？因为她说“神曾说”，她并没有直接说“是的”。如果神话在她心里边扎根了的话，她会直接说“是的”。就像你跟你孩子说，“咱今天去上海办件事”，假如你孩子不太愿意去，你老公回来问孩子“今天要去哪呢？”孩子说“我妈说要去上海呢”，如果他自己想去上海，他说不说“我妈说”？（不说。）

直截了当“我要去上海了”，直接就回答了。就像撒但问夏娃“这个果子能不能吃？”如果神的话在夏娃心里边扎根了的话，她直接就回答“不能吃”。神说的话在夏娃心里就没有扎下根，所以夏娃就能说“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是神说了，不是她的意思。“神说不可摸、不可吃，不是我不摸、我不吃，这不是我的意思”，神说的话在她身上没有任何反应，没有生根，还没有成为她的生命。再一个，她说的是“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没有说“绝对不能吃”。所以撒但投石问路问了话以后，它听着这里边有空隙可钻，紧接着它就可以说话了，“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在夏娃回答的这个话的基础上，撒但再忽悠她一下，撒但也不能直接说“不死”，是“不一定死”，一步一步地来。如果夏娃说“吃了必定死”，就这一句话，撒但就没办法再说了。就像玉梅刚才说这些话的意思一样，她什么都阐明了，她刚才说“我本来想过来和他们说呢，我都准备好整理的文件包了，结果我刚说出这个话，刚露出个皮毛，人家倒说我是打岔、搅扰、拆毁呢，这个文件包还能不能露？不能露了。人家没有给我可乘之机”，听明白了吗？（玉梅：能听明白。）（她说的这话就像撒但引诱夏娃的话，给自己一个可乘之机，想钻空子了。）她说“晓霞和那两个弟兄不能和谐配搭，咱得分辨、认识晓霞”，是不是要把你们往这个路上引呢？她刚开始不能直接跟你们说“谁怎么、谁怎么”，她是说“咱得有分辨、认识吧？你们看，过来打仗的这三个人不能和谐配搭”。其实她是来试探一下，问一下路，看你们对晓霞是什么看法，看你们是不是认同她的这个观点。一个是看你们认不认同她的观点，一个是看你们愿不愿意分辨晓霞。如果你们愿意分辨晓霞，她就接着跟你们谈下一步，这个文件包就可以打开给你们看了。（冯丁：玉梅早就露出来了，都明说了“咱不跟晓霞一块，让她来了想怎么干怎么干”，我一看越说越露骨了，越说越厉害了。其实第一次说的时候，就能感觉出来。她还说了晓霞的一些生活习性方面的东西，来让我们去排斥她。）你感觉出来你没有制止。

玉梅，刚才你还说晓霞不接受圣灵的引导，什么意思呀？你说说晓霞怎么不接受圣灵的引导。（玉梅：应该是那两个弟兄给晓霞提了他们之前出去配合时总结的经验，怎么做效果好，怎么是随从圣灵的

引导，晓霞不接受。）应该是？（玉梅：这个我没具体问。）你没具体问，你就能给人家定性为不接受圣灵的引导。（玉梅：那是后来。）后来怎么了？当下没有搞清楚，后来搞清楚了？你是不是给人家一个概论？概论是什么意思？概论是不是陷害呀？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玉梅：两个弟兄走之前给我们聚了一个会，把他们寻求到的圣灵的亮光给我们交通了一下。）寻求的什么亮光呢？（玉梅：意思就是说，直接用《神已公开显现》打仗效果比较好。）晓霞不允许？（玉梅：这个她倒是没说。）那你为什么说晓霞不接受圣灵的亮光呢？（玉梅：我想着他们之间应该有沟通，应该有商量吧。）那你怎么说晓霞不接受圣灵的亮光呢？而且用《神已公开显现》打仗怎么能说成是圣灵的亮光呢？咱说的就是用这个打仗呀！（玉梅：我记得那个弟兄好像跟晓霞提过用这个效果比较好，但晓霞不接受。）晓霞不接受用这个打仗？她没有用这个打仗，是吧？（玉梅：我跟她在一块配搭的时候她几乎不谈，没有用这个打过。）那你和她提过吗？（玉梅：我是最后才知道的。）你怎么又成了最后才知道的？你跟我说，“我和她配搭的时候，她一直就不用这个谈”。（玉梅：嗯，对。）那你怎么又说最后才知道的？（玉梅：最后两个弟兄和我们在一块寻求说用这个效果确实是好，确实是神带领的，他们是这样说的。）你说咱说的这一切是不是都是空穴来风呀？是不是你给晓霞戴上一个帽子以后，就开始这样去散布了？你为什么这么做呢？（玉梅：我记得我好像听那个弟兄说过一回，说晓霞不按这个做，不进入这个原则。）你的意思是那个弟兄和你说过一回，你放在心上了，是吧？你没有和晓霞去说？（玉梅：没有。）你为什么不跟晓霞说呢？（玉梅：我也不明白。）你现在明白了？（玉梅：现在明白了。）你是该明白的时候明白，不该明白的时候不明白。（玉梅：因为我跟他们配合的时候，脑子天天都是懵的，就没有时间去寻求。）你是配合的时候是懵的，配合完了才明白了。（玉梅：嗯，对。）你和正常人就不一样，正常人是在配合的过程中交通到哪了，“哎，我听明白了”。可你告诉我说，你在配合的过程中是糊的，回了家突然亮堂了，这正常不正常？就像在你没吃饭的时候，你说“我肚子是饿的”，到吃饭的时候了，你说“我饱了”，你能听懂这句话吗？（玉梅：能听懂。）你说：“我配合他们出去打仗的时候我是懵的，他们走了以后，我才亮堂了。”他们给你供应的时候你是糊的，他们不供应的时候，你

才亮堂、明白了。他们好像邪灵一样，来了以后你就糊了，他们一走你就拨开云雾了。（玉梅：是那两个弟兄走之前说“得给弟兄姊妹聚个会，把我们寻求到的新亮光交通一下”，也跟晓霞商量了，用《神已公开显现》打仗特别快，效果好。）这还是“寻求”到的新亮光！你们跟晓霞说了，晓霞不接受。（玉梅：我没跟晓霞说，我想着应该是他们跟晓霞说了。）你这一切都是想的。（玉梅：我记得那个弟兄好像说过一次，现在记不起来了。）弟兄说也是好像说了，弟兄给晓霞交通了也是好像交通了，晓霞不接受也是好像不接受，然后你就过来跟冯丁她们说了，你说咱这做的是什么呢？（玉梅：这个肯定不合适。）不合适，这属于什么呢？（玉梅：就是你说的空穴来风。）为什么会空穴来风？空穴来风属于什么？（玉梅：属于造谣，说谎话。）造谣，这是不是作假见证？（玉梅：对，是。）为什么要造谣呢？（玉梅：肯定是里边对晓霞有东西了呗。）你对晓霞有什么东西呢？（玉梅：给晓霞定罪。）为什么要定罪晓霞？（玉梅：看不惯晓霞。）怎么看不惯呢？（玉梅：就看着晓霞太狂妄自是了。）她怎么狂妄自是呢？（玉梅：有些事不跟别人商量，持守自己。）有些事？有些什么事不和人商量呢？（玉梅：有那么几件事情吧。）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了吗？（玉梅：能认识一点。）说说认识到什么了。（玉梅：认识到你说的投石问路就是试探，空穴来风就是作假见证。以前“空穴来风”这个词跟自己对不上号。）这些都是在一件事上个别的表现，根本原因是什么？（玉梅：本性里应该是诡诈吧。）刚才说你是投石问路，你为什么要投石问路呀？你想干什么呢？（玉梅：看看情况，要试探。自己还觉得没有那个东西，还觉得我是寻求呢，看他们有没有分辨和认识。）把玉梅刚才说的那些放出来，让她自己听一听，认识认识，自己听听看自己说的是什么，要不然再说她什么，她要辩解。（玉梅：好诡辩，是吧？）

从这里边看见你不是信神的。（玉梅：不是信神的，是不信派。）不仅不是信神的，也不是跟随神的，你想争夺神的地位。从刚才这个交通里边你能看见什么？（玉梅：能看见自己像土匪一样。）和神的经营不沾边，和生命进入不沾边，你只是在神的经营中一门心思地搞个人的经营，毫不受辖制、毫不吝啬，“单纯敞开”地与神争夺地位，公开与神对抗，然后你还没有惧怕感、没有羞耻感，是赤裸裸

的。你看到什么了？这是不是胆大妄为？你的这种胆量，你敢和神去争夺。从你的表现里边看到了你的阴险，你看见自己阴险了吗？（玉梅：看见了。）邪恶。看见邪恶了吗？（玉梅：邪恶就是那个诡计。）邪恶、诡诈。那你看到有什么感觉？（玉梅：刚才解剖了一下感觉不寒而栗，感觉害怕。）看到你怎么邪恶了吗？（玉梅：这个诡计不知道就出去了。）你这个诡诈、邪恶相当厉害，你想和神争夺位置。他们三个过来是配合国度建造的工作呢，你也听了，国度建造是干什么呢？是要把神选民带到神面前，带到神话里面，带到实际里面。你搭理这个事了没有？把你带到神话里面，把神话带到实际生活当中，让神话在人身上作王掌权的过程，这才叫国度建造。知道吗？（玉梅：知道一点，只能说字句道理。）“知道一点，只能说字句道理”，你还特别滑，圆滑、狡猾！作了恶以后，“我认识自己”。作了一个恶，立马说“我认识自己”；又作了一个恶，立马说“我知道了”。“把你的嘴堵住，让你看见我还有认识。”（玉梅：哦，这就是诡诈的地方。）“我知道，我认识了，但是我要是认识了的话，你不就说我有罪了吗？说我是明知故犯。所以我说‘我认识了，但是只是字句道理’，你不能说我啥了。”你认识了，认识的是个字句道理。但是字句道理你也知道了呀，是吧？可你按字句道理实行了没有？按规条实行了没有？有没有规条？什么都没有。即使说你明白的是个字句道理，那按字句道理是不是也得有个规条？你守规条了吗？（玉梅：没有。）没有守规条，你在这儿还搞着你个人的经营、搞着你的计划。他们来这儿扩展国度建造的工作了，你心里怎么想的？你心里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你想搞自己的经营，也就是你想搞自己的国度呢。你想搞自己的国度，但是你又没有真理，你没有资本，别人不会服你，你建造不起来，所以说你只能是委曲求全，只能是承认国度建造、接受国度建造。其实你想搞你自己的国度建造，你想搞独立，但你自己又独立不了，你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你想搞独立，但是你没有人、没有工具、没有真理、没有能力，你是四无。四无，但还又想，咋办呢？那就得草船借箭，借用这两个弟兄和晓霞来给你打天下。所以他们来了你还得迎合，你之所以能带着晓霞去外面打仗，去配合国度建造的福音工作，是想借着他们这个草船去借箭，这个箭是想给你借，你想借着他们给你打天下。（玉梅：借着他们给我打天下，那我也太诡诈了。）你想把他们三个人当成你的兵，让他们给你作工。你要是不借

着他们三个，你作不开，你自己没有这个能力，你也尝试过，不行，你离了他们三个人还不行，所以说你得借着他们去作工。你的配合、你的迎合是无奈的，不是真正地配合神的作工。所以说，你和晓霞的配合只能说是迎合，是为了借着她的力量成就你的“产业”。（玉梅：他们都是我利用的棋子，是吧？）是不是？（玉梅：就是这个意思。）你说“就是这个意思”，是你对自己有个认识？你承认我的说法？（玉梅：承认，这样解剖出来确实是这样的。）你心里就是这么想的？不要说解剖出来就是这样的，我解剖是我这样看的，你自己的心思是不是就是这样的？（玉梅：是。）所以他们三个人来了，你想草船借箭。借不回来箭，你不舒服，但借回来箭，你也不舒服。（玉梅：为啥借回来箭我还不舒服呢？）借回来箭，箭在草船上呢，草船是谁的？是诸葛亮的，但谁要拿这个箭呢？是周瑜要拿呢。“草船得借来箭，但这箭你诸葛亮不能拿走，这箭不能是你诸葛亮的，应该是归我周瑜的。”所以说你对草船借箭是既爱又恨。爱的是什么呢？“我没箭不行，我必须得借着草船来借箭。”恨的是什么呢？“草船借下箭，我去哪里了？”（玉梅：明白了。）所以你的心就是周瑜的心。周瑜是什么心？（玉梅：我记得有一句话“既生瑜何生亮”，他的心特别小。）嫉妒。（玉梅：对，嫉妒诸葛亮。）那你嫉妒是要争夺什么呢？是要争夺神的选民。咱刚才用草船借箭这个例子是好让你去理解，但你真实的是争夺谁呢？是争夺神选民呢。所以说你对晓霞是种恨，你恨晓霞是因为她能作了工作，就是你说的“晓霞打仗能行”，这也是你认可的，晓霞要是打仗不行，你不会恨她。（玉梅：之前我还觉得人家有长处我要学人家的。）是，你要学晓霞的长处不等于你不恨晓霞，这是两码事。（玉梅：我要学晓霞的长处，还恨晓霞有这个长处，这很矛盾呀！）你不矛盾呀。你嫉妒晓霞，晓霞出来打仗，把这些人打回来以后，他们看见谁了？他们看见晓霞了。“我在晓霞打回来的这些人身上作工作，这些人还认不认我？他们认晓霞还是认我？他们是不会认我的。”晓霞把这些人打回来以后，你再去带领他们，他们听晓霞的还是听你的？（玉梅：这我没分辨过。晓霞走了之后，我就想让弟兄姊妹认同我。）晓霞把这些人作回来了，这些人听了晓霞的交通，然后你在这些人身上再交通，他们欣赏谁？（晓霞。）（玉梅：哦，明白了。）所以说，你嫉妒不嫉妒晓霞？恨不恨晓霞？如果晓霞没有这个技能，她没有打人打回来，而是你把人打回来了，他们

看着“呀，你比晓霞强多了”，你就不会去恨晓霞，你也不会在背后论断晓霞。你在背后论断晓霞的目的就是如此，“晓霞你可以在外面作工，但你作工的同时我是害怕的。怕什么？一旦你把这些人带到神面前，我就掌控不了了。”所以你不想让晓霞在这儿作成这个工作。在晓霞已经作成的这个基础上，你得赶紧打自己的基础。你说“晓霞，你走了以后我才更加明朗了，更有分辨、认识了。我为什么说你在的时候我分辨不了呢？你在的时候，我是只记得恨你了。”等晓霞一回家，你就开始找她的毛病了，“她哪天说什么了，她哪天和谁说什么了”，所以你就给她整理了一个文件包，罗列出来。但是你罗列出来晓霞的“罪过”，又不是真正的罪过，放不到桌面上，所以只能自己打包起来，拿不出来。所以在你这儿是越收集越多，你的认为越多。所以她走了以后你就透亮了，她在的时候你还不透亮。（玉梅：怪不得收集了几十篇神话。）你的目的就是背后论断、拆台。“你在的时候我不能说什么，等你走了以后我在背后说。我要是真正看见你晓霞有问题，我绝对不会给你提。今天你流露这个了，好，我给你整理在文件包里；你再流露一个，好，我再给你整理在文件包里，咱好秋后算账。”你要是给晓霞提了以后，晓霞把这个败坏流露、过犯变了，再不流露了，“我要是再和弟兄姊妹说她的问题，人家没有了呀，人家认识了、悔改了呀，还能说什么呀？”所以在你这儿“晓霞你不能悔改，你不要悔改啊，你就保持现状。”所以说，你绝对不能在晓霞还在这边的时候和他们交通。（玉梅：我还认为不是这样的。我认为晓霞在的时候我该说的说了，该给她交通的也交通了，该修理她的也修理她了。有的时候我给她提，她说“这也不能说得那么直接”。）你给她提什么意见了？你给晓霞提意见，她还能说“你不能说得这么直接”？（玉梅：对，她就是这样说的。）可能吗？你这话有没有问题？你要是跟晓霞说，“晓霞，那个张三怎么了、李四怎么了”，晓霞会说“你不能提得这么直接”。但是你要给晓霞提，晓霞说“你不能提得这么直接”？谁这么傻呢？（玉梅：晓霞就是这么傻，我当时都愣了。）你提什么了？（玉梅：她给人家交通了一天了，到下午五六点了她还不走，还要给人家交通，我说，咱该吃饭了中午饭都没吃，该走了，明天再来不行吗？她说，“要不你明天来”。我的意思是她交通得有点太多了，对方可能烦了，字句道理说得多了达不到效果。我就这样提了一嘴。她就说“你这也太直接了吧？”她确实是这么说的，这个我对天发誓。）你说的这

个道理上说不过去，不合逻辑、不合常理。即使是她给人家交通得多了，你跟她说“你给人家交通得多了”，这是不是她的缺陷呢？这是不是她的过犯呢？（玉梅：不是缺陷，不是过犯。）那这不是缺陷，不是过犯，你放在桌面上干什么呢？你看见晓霞给人家交通得多了，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刚才说的是你发现晓霞的过犯、败坏，你不会当面给她提，你只会在背后跟别人说，让别人去看她，“你看她是不是？”抓她的把柄。（玉梅：她的狂妄自是我确实不敢给她提。）你不敢给她提，这个“不敢”是你自己给自己加的，这是你的一个伪装，你说的所有话后面都有个伪装，“我跟你说我不敢给她提。但是你跟我说的是什么？你跟我说的是我不提的背后有阴谋，我不提是抓晓霞的把柄呢。其实我告诉你，不是我不提，是她厉害，我要是提了会有什么后果，所以我不敢给她提”。把自己的诡计放在一边，反过来还倒打一耙，还告了晓霞的状。邪恶不邪恶？诡诈不诡诈？（玉梅：邪恶。）

你刚才还说了一句什么呢？“我修理对付她了”。你和她说什么了，你说你修理对付她了？“你给人家姊妹交通得太多了”，这就是修理对付了？她给人家交通得多了，你修理对付她，你想干什么呢？（玉梅：我指的是她过来说我，“你看冯丁都说你怎么怎么了，你有没有什么认识？”我气得对付她呢。）刚才我跟你交通的是什么内容？你说你看见她的什么败坏了，修理对付她了，对吧？怎么引起这个话题的？我说“你看见她的问题，绝对不会当面给她提”，你的意思是“我提了，我还修理对付她了”，然后你举了一个例子“晓霞交通得多了”。（玉梅：明白了，你说的是实质，我说的是表现。）看，倒又诡诈了吧！“你说的是实质，我说的是表现”，这和实质、表现有什么关系呢？有没有关系？你刚才说得很清楚，晓霞给人家交通得太多了，时间不早了，然后你告诉晓霞“你给人家交通得太多了”，你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你加了一句“我修理对付她了”。这能说成修理对付？我说你这个修理对付是你后加的，这是把你自己放在高位上，你修理对付晓霞了，“晓霞不听话，流露什么了，我修理对付她了”，你把自己放在正面了，你用了一个正面的词就把这件事给扭曲了，这是不是颠倒黑白、混淆视听、欺世盗名？欺骗世人，盗了个名，又过来欺骗我了，你用一个好听的词来掩盖你这个肮脏的事实。我跟你交通说你看见你所做的这个事不是个事，你做的这些事相当于是个恶，然后你还说成

是修理对付，你眼看着我把这个解剖开以后，你倒想跑呢，你说了一句“你说的是实质，我说的是表现”。这个挂钩吗？（玉梅：是不是我的表达方式不对呀？还是咋回事呢？我对不上号。）“你说的是实质，我说的是表现。”我说什么实质了？我没有说实质吧？你刚才叙述的这些和我给你交通的是不是都是表现？你说了这个表现，我说这个表现不成立，即使成立，你这叫打压、陷害，不能叫修理对付。这是不是都是表现？（玉梅：是表现，明白了。）那你刚才是不是想用这话搪塞一下？想引导我，“明白了、明白了，你说的是实质，我说的是表现”，然后这件事就过去了，你也不提了，我也别提了，咱都不提了？（玉梅：不是，我刚才听见你说我有些东西不敢给人家提，我就想，“不对呀，我有些也给她提了呀”，然后我刚才就说了一些事情，我说完以后又觉得不对，好像你说的是实质。那有些事情没给人家讲，没给人家提，那不也是这个东西吗？我觉得你说的也是对的。）我说的也是对的，你做的基本是对的。你为什么说“你说的‘也’是对的”？你加了一个“也”是什么意思？这个杯子里有水呢，旁边那个杯子里也有水呢。“你交通的也对着呢”，意思是什么？（“我的也对，我的也没错。”）听懂了吗？你这里面加了个“也”，既然是“也”，就是说两个是一样的。“我不能说我说的是对的，但我在这儿说一句‘你说的“也”对着呢’，就证明我这个没错。”你不管说哪句话都是为了把自己给伪装起来。你没有认识，“哦，我这样是迷惑人呢？我这是打压人呢？”你没有跟着我说的这条路去走，也没有听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你只是想竭力地把自己掩盖起来。“怎么能掩盖住呢？我得想个办法掩盖自己，我不能直接说我是对的，我要是说我是对的，那不是跟你唱对台戏吗？我得用个智慧。”你这个“智慧”是寻求出来的，是吧？对待谁也是用智慧，对待弟兄姊妹用智慧，对待我也是用智慧，“给你来个智慧，你也是对的，我承认是对的，你别说了吧”。（玉梅：意思是堵你的嘴呢，是吧？多解剖解剖，好好地学功课，我一张嘴就有东西。）你打着一个旗号，“我给她交通原则”，你有啥呢？你哪来的原则？你有真理？（玉梅：我没有。）没有真理哪来的原则？“但是我一拿原则，你还说什么？我拿原则不对？”这就是用一个似是而非的道理把人捆住了。（玉梅：好好解剖，我这个敌基督本性可厉害了。）

咱刚才说了草船借箭，是吧？周瑜恨死诸葛亮了。你想把晓霞拿下，把他们三个人给推出门外，他们三个都不能要，所以说，趁他们三个走了以后，你就干啥呀？你就开始指鹿为马。指鹿为马是干什么呢？指鹿为马是为了寻找自己的亲信，找自己的知己，找听从自己的。下一步这就该计划排斥异己了。（打击报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个生存法则就开始了。所以说，她来了这儿就敢指鹿为马，给你们一交通，“你看，他们三个来了以后不能和谐配搭，他们来了怎么怎么”，她用这个投石问路看一下你们是什么反应。本来他们三个是来扩展福音工作的，你们不是从人家身上学习东西，然后她再来迷惑你们，“他们三个打斗呢，他们打的是国度建造的旗号，他们不是搞国度建造的，你们看他们在背后干什么呢”，她把这个信号、毒素给你们放在里边，看看你们是什么表现。如果你们听了她的，“啊？他们打斗呢？怎么打斗的？你给我说说”，然后她就可以说，“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不一定死”，就可以开始进入正题了。她能够去龚辰思那边把这件事情做成，这就是给龚辰思吃上“善恶树的果子”了，“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不一定死”。人都有个什么呢？人都喜欢听一些小道消息，喜欢打听一些事情，她用人的软弱之处，投石问路。她去龚辰思那边，和这个方式应该是一样的，本身龚辰思也带点狂妄，龚辰思一听“就是呀，我不知道呀，你说说吧”，她就可以上台去讲解了，她给龚辰思一讲，“哦，那就不是，你说得对着呢，咱不能让迷惑了，咱得对她有分辨、有认识。咱能从她身上得点东西，把她拿过来的东西给咱拷上，但是咱不听她的，把她赶出门外”。这是不是达到果效了？“你的东西我要”，这是偷盗，“因为我手里没这个东西，我只能从你这里得这个东西，所以说我想得的东西我要，但是你这个人我不承认你，我也不让别人承认你，我和你断绝关系，我只要你那儿的东西。我要上东西再给别人的时候，别人看见是谁给的呢？是我给的。我就可以‘登基’了。”这就是她的预谋。（玉梅：那不成了历世历代的皇上了吗？她帮我打下江山，然后我再把她给杀了。）你去那边得逞了，然后你用同样的手法来这儿了，来了这儿冯丁她们没有上你的道，所以打乱了你的计划。也就是说你在这儿指鹿为马的时候，冯丁她们说“那不是马，那是鹿”。“哦，你不是属于我的。”这就开始争战了，“我看怎么能把你们降服”，你就得找帮凶，找苏名过来，让苏名做你的帮凶。谬理说上一百句就变成真理了，“你看龚辰思承认了，苏名也承认了，我

们都承认他们三个人不能和谐配搭。但是我们三个人的力量抵你们两个人不行呀，我先把那两个弟兄拉过来，先把晓霞拿下。两个弟兄也同意我的看法呀！我们几个人了？五个人了！你们少数还不服从多数？你们就两个人的力量，就你们两个人是对的？”所以说先把苏名迷惑了，兵招下了，马也买下了，苏名就站在你一边，为你出头露面。让苏名当个出口，你在后边指挥，有指挥，有出口，把冯丁辖制住。所以说搞得冯丁在这儿出不上气了。

泼妇谋反（二）

你刚才说你寻求原则了，还列出来几条，你写的这几条是什么呢？念念。（玉梅：用智慧对待；用爱心帮助；法利赛人的道可以听，做法不要学，意思是他们不管是什么人，道可以听，但是他们的做法可能不合适，就不要学。）这正是你要给他们灌输的，是吧？（玉梅：没有。这是我自己总结的，我还没说呢。）是，你没说呢，你不是早就寻求好了吗？（玉梅：我是打算学学功课。）不管怎么样，这是不是要寻求更好的呀？这是不是寻求得更透亮了以后出来的这几条？（玉梅：就是明白了一点。）你明白了这个，是不是正是你想给他们交通的？（玉梅：不是想给他们交通，而是我明白了等晓霞他们来了，我好跟他们一块儿配搭，是这个意思。）这又开始绕圈圈了。你能绕过去？今天上午还说得清清楚楚的，“他们走了以后，经过我寻求，圣灵引导我，我更加透亮了，然后我把这个列出来了，我还想跟他们交通弟兄姊妹应该怎么和谐配搭”，这是不是你说的？你所计划的？你现在倒不承认了。这是不是你下一步工作的计划表？（玉梅：嗯。）弟兄姊妹应该怎么相处呢？先把晓霞那边推翻，不接受她那边的供应，她的道可以听，不能学她的做法，“他们拿过来的真理咱们可以要，但是咱们不能接受他们的带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能和谐配搭，他们没有生命进入，素质差。素质差、生命没进入、不能和谐配搭，这能当带领？谁能当带领呢？这不就是我能当带领？你看他们不能和谐配搭，我告诉你怎么和谐配搭，咱弟兄姊妹之间不能像她似的有什么就直接说，咱得用智慧，弟兄姊妹之间相处得用智慧”。（玉梅：哦，明白了。）明白什么了？（玉梅：贬低别人抬高自己了。）这个智慧是什么意思？（有诡诈的表现。）弟兄姊妹不要说实在话，看透不说透还是好朋友，撒但的生存法则来了。你要的是招兵买马，“买回来以后由我来供应，你们不要来供应”。你的供应表都列好了，第一个，咱得和谐，得用智慧，看透不要说透，我也不说透，你也不说透，咱们大家还都是好朋友，和谐吧？工作咱不要谈，福音工作咱不要说，咱就说咱们怎么相处，这叫智慧。神家要的是什么？和神之间要单纯敞开，和弟兄姊妹之间要互相揭露解剖、修理对付，互相进入。而你这儿呢？给别人一句话，用智慧，把自己列的那几条

原则打包起来，把神交通的这些全部弃绝，把神就架空了。告诉别人“用智慧，你不要对付啊、不要揭露啊，咱用智慧，咱们在一起脸面上都能过得去，心里边你猜测你的，他猜测他的，外表上看着咱都好好的”，第一个就是撒但的生存法则。第二个呢？（玉梅：爱心帮助。）爱心帮助有什么呢？（玉梅：肉体的东西，衣食住行，要啥给啥，能满足的都满足。）互相满足肉体，是吧？“你追求肉体，我也追求肉体，咱们都别谈神的作工，把神给隔开。”（玉梅：好像是这样。）第三个呢？（玉梅：第三个是法利赛人的道可以听，做法不要学。）这是“圣灵引导”你列出来的这几条。第一个，对弟兄姊妹要用智慧；第二个，肉体方面要爱心帮助；第三个，法利赛人的道可以听，不要效仿他。第四个呢？（玉梅：有难处、有纠结的事情时自己寻求神解决，祷告，看神话。）这就是你摸索出来的，圣灵开启、引导你的这些收获。（玉梅：但是用智慧对待人这方面，你解剖的是那样的，当时我自己没认识到，我认为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不喜欢生命进入，他不喜欢那咱就不讲。比方说有的人喜欢传福音，那咱聚会的时候多讲讲福音方面的；不愿意让揭露解剖，不愿意生命进入，那咱就少谈生命进入。当时觉得这样是用智慧对待。）意思用智慧对待就是弟兄姊妹需要什么你给他什么。他需要女朋友，你给他介绍个女的；他需要肉体享受，你给他个肉体享受，不要让弟兄姊妹产生磕磕碰碰的，是吧？（玉梅：那问题是我刚开始那样对待他，他不愿意呀。那还怎么办？没办法呀。）“他们都不愿意实行真理，那咱就用智慧对待他们，不用要求他们实行真理。”（玉梅：嗯，意思是愿意追求效力那就追求效力吧。）这是干什么呢？刚把弟兄姊妹带进国度建造，就被你给笼络了、搅和了。你可恨不可恨？（玉梅：可恨，该死了，马上。）（负责人：还笑呢！）

第五个是什么？（玉梅：分辨对方，意思是该分辨也要分辨。）分辨对方是有针对性的，意思是分辨晓霞他们。（玉梅：是。）前边说跟弟兄姊妹得用智慧，对晓霞就成了分辨了，这不是看人下菜碟呢？“咱们弟兄姊妹在一起用智慧，对待晓霞咱们应该分辨”。分辨、煽动、拆毁、散布、背后论断。第六个呢？（玉梅：第六个是拦阻作恶。如果她要拦阻神的工作，特别严重的话，撕破脸皮也得去拦阻她。感觉好像很正义。）这是给自己铺路呢，是吧？“我自己再发脾

气，我也是为了拦阻她作恶。”（玉梅：嗯，对，我做的事情就是拦阻她作恶。意思是我只要张嘴修理你，那就是我在拦阻你，那就是你该说了。因为你可能要作恶了，要干大事呢。）“只要我训斥你，我就是拦阻你作恶呢。”（冯丁：意思是你不要说话，你听我的，我给你分析，我这都是为你好。）打了一个旗号。（玉梅：意思是以后我再也不提你怎么怎么了，除非是你干大事了，要拦阻神的工作，我才说呢。第七个是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或者别人教训自己了，或者是其它什么的，得忍耐，得为真理受苦。意思是不要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活在事里面，该包容忍耐就包容忍耐，如果别人误解你了，该为真理受苦也得受苦。）前边先把你们笼络过来，后边这就开始作自己的工作呀。说自己认为对的话，做自己认为对的事。咱这是做什么呢？（搞自己的经营呢。）（玉梅：抵挡神作恶呢。感觉自己怎么这么诡诈呢？）自己做的事情不当回事，给你解剖出来以后，你也认识到确实是这么回事，但咱感觉不到羞、丑。不是说在桌子底下干的事情今天亮到桌面上了，感觉丑呢，抬不起头来，丑陋不堪、不堪一击。你感觉不到羞、丑，更感觉不到害怕。每谈出来一个，你还能笑出来。你这个笑代表着什么？对邪恶事物没有恨恶。对邪恶事物没有恨恶，那就是对正面事物怎么呢？（玉梅：不喜爱真理。）仅是不喜爱真理吗？揭露出来你的丑陋以后，你还能喜笑出来，这是什么性质？（玉梅：自己有那么多的东西，还感觉出乎意料呢，就是笑自己怎么有那么多的东西呢。）这就好比说你偷了人家的东西，最后人家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把你抓出来，指责你偷人家的东西了，你在那儿还喜笑呢。让别人看见是一种什么感觉？一般在众人面前偷了东西被人家抓住了，会是什么表现？能不能抬起头来？（抬不起来。）抬不起头来，脸红脖子粗，觉得丑陋呢。但是你还能抬起头来，你不仅能抬起头来，你还能笑出来。你和别人打架了，你把别人打了，人家把你抓住了，过来指责你呢，你还感觉你占了便宜了，还在那儿笑呢，这是什么性情？是不是邪恶呢？是不是恨恶正面事物？是不是喜欢邪恶事物？你拆毁神的经营，你和神争夺神的选民。在揭露解剖出来以后，你没有胆怯害怕，你还在这儿喜笑呢，这是什么性情？（玉梅：这就是撒但的本性，以前还认为智慧是有价值的东西。你刚才解剖说这个智慧里边有诡诈，这个诡诈就隐藏着自己的东西，把反面的说成正面的。）我刚才和你交通什么了？（玉梅：就是智慧。）你怎么又

跑到智慧去了？（交通你那个笑是什么性质，本性里面出来的是什么东西。）（玉梅：意思是这个笑是撒但的笑。）从这里看到你这个性情更加邪恶。（玉梅：就好像诡计得逞了的那种感觉。）得逞了吗？你要是得逞了你一个人在这儿笑呢。现在是说你诡计没有得逞的时候，你还喜笑，一样不一样？你偷了人家的东西，偷回去享受了，你在家偷着笑呢，这是你得逞了。你偷人家的东西，东西没享受到，让人家把你逮住了，你在那儿喜笑呢，那是什么性质？（玉梅：我明白了，这个笑好像在掩盖自己的丑。）那更是不知羞耻，邪恶、恶毒。（没有羞耻感、惧怕感。）没有羞耻感、惧怕感不能蒙拯救。你做了这么大的事，你不觉得害怕，你把神家当什么了？咱今天在这儿交通呢，把你所做的这些给你解剖出来，也就是让你对号、让你看见，你也承认，承认了以后，你还在这儿喜笑。咱这儿属于什么？神家，审判刑罚、揭露解剖。就不要说其他的，你去了法庭上，证人、法官给你拿出证据说你杀人了，这是你用的刀；你放火了，这是你放火的工具。把这些都摆在你面前的时候，证据确凿的时候，你在这儿谈笑风生，法官怎么看？旁人怎么看？（他是轻视的态度。）轻视、藐视。“切，我就放火了，我就杀人了！切，你能把我怎么地！”这是什么性质？（玉梅：好像有点耍赖皮的那种流氓气息。）赖皮、流氓在法庭上敢不敢喜笑？（他们也不敢。）他们在法庭上不敢喜笑，你在审判台前敢。（玉梅：我这个更严重。）在朝堂上，有人告发“这个大臣在下边谋反呢，把下边的子民给控制了，把一个省给控制了，招兵买马，把朝廷安排去的官员给赶走了”。朝廷把他召回来，在朝堂上皇上问他呢，大臣们指责他呢，把证据拿出来，“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谁去的，你把谁赶出来了，你在背后做什么了”，然后他是什么表现？别人说他在下边指鹿为马呢，在下边收买人心呢，在下边散布谣言呢，在下边造反呢，他在朝堂上是什么表现？“这是造反呢？哦，我好像也是这个意思。呀，我造反了，哈哈哈”，听懂了吗？就是这个画面。皇上会怎么看？皇上会怎么做呢？（皇上会大怒。）在朝堂上有人指责他说他私绣龙袍，想篡位呢，然后他在下边“哈哈哈”一笑，笑完以后说，“你才知道？哎呀，我都两个月了，你知道得太迟了”。咱看过这类型的电视剧，是吧？那紧接着是什么画面？他为什么能大笑起来？因为他手里边有军权，掌控大局了，皇上就是一个傀儡了，所以他才敢大笑，才能大笑。“你知道得迟了，你该下台了”，直接篡位了。可

怕不可怕？（把咱人所作所行的那个画面给呈现出来了。）能看清这个画面吧？这个画面能理解吧？这画面里边没有虚假吧？（玉梅：没有。）

然后你在下面做的那些事情空穴来风，作假见证。（玉梅：嗯，投石问路。）所以说你这个太可怕了。揭露解剖的时候你满口承认、满口答应，还在这儿喜笑，那是什么画面？你看了神话多长时间了，就没有一点进入？看你今天上午说了多少浑话，为什么今天下午说让你听听你说的那些话呢？也就是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浑话，说的是些啥呢。你让弟兄姊妹分辨晓霞呢，分辨晓霞他们不能和谐配搭，他们怎么不能和谐配搭呢？观点、态度没有，你就让他们分辨呢。然后你用“智慧”对待，用诡诈对待，这就是你的分辨？说他们观点不同，他们各自是什么观点？你连他们的观点都不知道，连他们的态度都不知道，你分辨的是啥？那不就是论断？那不叫胡搅蛮缠？态度不知道、观点不知道，你就不知道哪边是正面事物，不知道哪边是正面事物那能和谐？那能听从？为什么要让晓霞听从两个弟兄的呢？为什么晓霞不听从他俩的就是晓霞的问题呢？晓霞什么也听从？再说了，晓霞来了这儿是让晓霞负责呢，对吧？你知道晓霞在这儿是负责人，反过来你是嫌晓霞不听他俩的，谁带谁呢？这是不是颠倒黑白说话？混淆视听！还说晓霞不听他俩的，他俩说出来的是什么话，是不是正面的？他俩说出来的话是不是为了工作？不是为了工作，不是正面事物，也让晓霞听？晓霞不听，你反倒在这儿抓把柄、控告。你不是与正面事物为敌呢？晓霞是负责的，晓霞在外面作工，你也看见了，你告诉我晓霞作工有果效，而且别人都承认有果效，这个是抹灭不了的。今天来这儿作的就是扩展的工作，扩展工作有果效，为什么成了你指责的对象了呢？为什么要让作工有果效的人去听一个作工没果效的人呢？晓霞自己出去配合，他们在家做饭，那你说他们不作工作，晓霞也不要去作工作？他们不出去作工，在家连饭也别做？这是什么理念呢？讲理不讲理呢？别说讲真理了，基本的道理讲不讲呢？你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和神家挂钩不挂钩？和正面事物挂钩不挂钩？哪一句话是为着扩展福音而说的呢？哪个表现是向着神、为着神呢？维护神家利益、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你说了一上午，有一句话是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吗？你做的这些事里边有一件事是维护

神的作工吗？你说你信神呢，你信神的表现在哪儿呢？让他们都陪伴你搞个人的经营？作你的后盾？他们是信神的，不是信你的，怎么可能听从你的！你什么话也敢说，“他们不追求真理，他们没真理，没素质”，好家伙，谁能说出这话来？你有真理才能说出别人没真理，你才能看出来别人没真理。你能够说出人家没真理、没生命、没素质，一听这话，这了不得呀！（位置站得太高了。）你说这句话，这肯定是有真理的人呀，肯定是生命有进入的人呀。自己刚进来还没几天呢，你倒能看出来别人没真理、没生命。我就给你画个像就行了，让你知道你在神面前是个什么，神看见你是什么，你看了这个画面以后，你就知道神对你是什么态度，神怎么看你。傻狂得太厉害，啥也不是，谁也不服！（负责人：你们是新人，今天交通的这些能不能接受了？）（能。）要不是新人就该处理、清理了，知道吧？（玉梅：自己这些年就知道这方面有问题，但就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再一个，你这里边有一个现象，听不进去别人跟你说的。别人给你交通，他交通他的，你寻思你的，你是想尽一切办法去辩解、搪塞。而且你这个里边还有个圆滑、诡诈的表现，别人临到揭露解剖的时候，他想辩解、表白。你这个不辩解、表白了，而是种假谦卑，假装认识。给你解剖出一个什么，你表面上，“嗯、是，你看我认识了”，真认识吗？假的，不认识。假装认识了以后，“你看人家这个人多谦卑呢，你说什么人家就能接受”。你看我交通的时候，你是不是一种接受的态度呢？可是你真接受吗？你嘴上说的是“嗯、是，接受”，可是你的言行举止，你的那个笑、你的那个神态表现出来的是什么？是藐视、是玩弄。你只不过是想用这个搪塞过去，“不要再说了”。还给别人一种假象，让别人看见你这个人在我交通的时候没有反抗，我交通的时候你是接受的，是跟着我交通的路去走呢。其实呢？你没有。当揭露解剖他的时候，正常人应该是什么反应？“啊！”是种惊讶，“我怎么是这呢？”该不该有这样的态度？“我怎么是这东西呢？我怎么能成这人呢？”这是一个有正常人性的人的正常流露。还有一个就是能接受真理的人，他是跟着我交通的这个路走，因为我给他交通的是路途，我揭露解剖他的时候，他对自己是一种认识。“你得有良心、理智，这是人该有的表现，是你该实行的，你应该跟着这个路去走”，他就能跟着这个走。而你不跟着这个走，你老想把我引过去。（玉梅：老想掩盖过去，是吗？）掩盖、搪塞过去。你一搪塞过去，“人家都认识了，你还

说啥？认识了就不用说了”。（掩盖自己的罪过，不想让亮相，不想让解剖，还是在包庇撒但，不能接受对付修理。）所以她说“嗯、是，我明白了”这是假象。

（负责人：如果是老人的话，这次确实不要了。听他们说你没信了几年，也没有作过什么工作，什么也不懂，啥也不是，谁也不服，瞎狂。就是因着你什么也不懂，再给你交通明白，你明白了以后，对国度建造有一个真实的认识。国度建造，谁敢拦阻国度建造？谁也不敢，可是你敢。看见了吗？外表打着幌子，又是寻求，又是扩展福音，可是你作的实质性的工作是啥呀？打岔、搅扰、拆毁。看见了吧？你能对上自己是拆毁吗？）（玉梅：能。）（负责人：完全是为自己。你为自己，还给别人扣上帽子，说别人是为自己。你看这多恶呀！念一下这段神话。）

神说：“在教会中出现或者是发现敌基督的同时，带领工人应该作哪些工作？首先这一条里提到，带领工人在解决这类问题的同时需要出面保护弟兄姊妹不受敌基督的搅扰、迷惑、控制与残害，首先得做到这一点。至于敌基督是怎样搅扰、迷惑、控制与残害神选民的，之前这类话没少交通，这些内容都不是今天要交通的主要内容、主要话题，今天要交通的着重点是带领工人在面临敌基督的这些行为、做法时，应该尽上怎样的职责、作哪些工作才能达到保护神选民不受其害。首先，保护神选民不受敌基督的搅扰、迷惑、控制与残害，这是带领工人的职责之一。什么叫职责之一呢？就是在带领工人作的多项工作中，保护神选民不受敌基督的残害这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同样也是带领工人不可逃避也不可推卸责任的一项工作，当然也是一项不应该忽略或者忽视的工作，这项工作对带领工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一项工作，是维护神家正常工作或者弟兄姊妹正常教会生活的一项很重要的工作，这也是带领工人的职责。带领工人的本职工作是带领神选民进入真理实际，当撒但、敌基督来搅扰、破坏，与神争夺神选民时，带领工人就得站起来为保护神选民来揭露敌基督，将其分辨、看透，使其显出原形，然后清除出教会，这就避免神选民被敌基督残害、控制，这就是带领工人在作这项工作时应该尽到的责任。那什么叫避免？应该怎样避免？‘避免’这个词从字面来解释的话，就是最大程度

地阻止事情的发生。这里的重点在哪儿？阻止事件的发生，就能达到避免。带领工人在处理敌基督对神选民的搅扰、迷惑、控制与残害的事件中，要作的工作就是最大程度地阻止这些事情在神选民中间发生、出现。阻止敌基督对神选民的搅扰、迷惑、控制与残害，就是带领工人要作的工作，这就是重点，是咱们在第十三条中要交通明白的。带领工人主要作的一项工作就是要最大程度地保护神选民不受敌基督坑害，那怎么达到保护神选民呢？就是阻止敌基督所做的这几样事情。阻止的方式、方法很多，比如揭露、对付修理、解剖、限制，还有什么？（开除。）那是最后一步了。在弟兄姊妹还没有分辨、不知道他是敌基督的时候，带领工人已经发现他是敌基督了，如果直接开除，没分辨的人会产生观念、论断，也会绊倒一些人，在这种情况下，带领工人要作的工作是什么？刚才我说了几样？（揭露、对付修理、解剖，还有限制。）你们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够阻止敌基督做事？监督算不算好办法？算不算有效的、合乎原则的方式方法？（算。）对待敌基督，带领工人要怎样做才合适呢？在敌基督身上用审判刑罚、试炼熬炼行不行？（不行。）怎么不行啊？（敌基督不接受真理，他厌烦真理。）那这个方式肯定行不通了。那到底应该采用什么方式合适呢？有许多深受敌基督苦害的人心里恨透了敌基督，就认为对敌基督应该采用审判定罪、公开示众，在各教会里认罪，让敌基督当众出丑、彻底蒙羞。你们说，采取这些方式行不行？（不行。）如果论敌基督这类人的实质，这么做对他们来说其实不过分，对于魔鬼怎么对待都行，像捏死一个臭虫一样那么随便，带领工人这么做的目的似乎很正当，没错，但是这些做法有没有问题呢？是不是带领工人职责范围内的工作？这么做到底合不合原则呢？（不合原则。）很显然不合原则。原则是从哪儿来的？（从神话里来的。）对了，虽然这么做针对的对象是敌基督，是魔鬼，但做法上也应该合乎原则，合乎神的要求。”〔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分辨假带领（二十一）》〕

（负责人：为什么要看这个呢，你这些表现出来的时候，她们是不是和你打架呢？你的这些表现能对上敌基督的这些表现吧？）（玉梅：嗯。）（负责人：打岔、搅扰、拆毁，这就是敌基督。对国度建造不是支持、配合，而是拆毁，你达到这个果效了，所以她们看出来

你这个问题了，就开始跟你打擂了。冯丁，她是教会带领，你也是教会带领，是吧？）（冯丁：主要就是她干，她发言呢，我是挂名的。）（王姣：她做得比较多，我们什么也不懂，她跟晓霞他们在一起好长时间了，她懂得比较多一些。）一下坐到宝座上了，就不知道自己是从哪来的了，得意忘形了。（负责人：刚才读的神话里说带领工人的职责是什么？“带领工人在解决这类问题的同时需要出面保护弟兄姊妹不受敌基督的搅扰、迷惑、控制与残害，首先得做到这一点。”根据神话看，谁是正面的？）（玉梅：我是反面的。）（负责人：这个能对上号吧？咱看问题，做人做事、看人看事根据什么呀？根据神话。因为你做出这事的时候，本身就是反面事物。冯丁跟你说，你跟她打得不停，因为你在地位上呢，她是才选上带领，你在这儿有资本了。神看的是什么呀？看她为什么这么做。她能看出你的一些问题，能看见你的一些表现不对、不合适，但是给你说不透实质。所以带领工人该作啥工作？“带领工人在解决这类问题的同时需要出面保护弟兄姊妹不受敌基督的搅扰、迷惑、控制与残害，首先得做到这一点。至于敌基督是怎样搅扰、迷惑、控制与残害神选民的，之前这类话没少交通，这些内容都不是今天要交通的主要内容、主要话题，今天要交通的着重点是带领工人在面临敌基督的这些行为、做法时，应该尽上怎样的职责、作哪些工作才能达到保护神选民不受其害。首先，保护神选民不受敌基督的搅扰、迷惑、控制与残害，这是带领工人的职责之一。”她和你交通，和你说这些，这是她的职责、本分，这是该做的。以后在教会里，谁是这样做的都不行，不光是你，谁要这么做，带领工人都有责任把打岔、搅扰的踩在脚底下。这是不是带领的责任、职责？所以你看现在弟兄姊妹没分辨，还能拉帮结伙。如果弟兄姊妹都有分辨了，以后谁这样出来搅扰，弟兄姊妹都开始踩他，教会是不是就是正义掌权了？反面事物是不是踩在脚底下了？）（对。）（负责人：这才是神家，这才是教会，弟兄姊妹都有分辨，都能根据神话看事。“什么叫职责之一呢？就是在带领工人作的多项工作中，保护神选民不受敌基督的残害这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如果今天这件事你和苏名联合起来得逞了，教会还能聚成会吗？）（不能了。）（负责人：这是不是都看见了？）（全部都完了，还没开始呢就完了。）（负责人：是啊！所以这就是咱以后的主要工作。带领工人的职责之一那就是保护神选民不受敌基督残害、迷惑、搅扰。“同样

也是带领工人不可逃避也不可推卸责任的一项工作，当然也是一项不应该忽略或者忽视的工作，这项工作对带领工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一项工作，是维护神家正常工作或者弟兄姊妹正常教会生活的一项很重要的工作，这也是带领工人的职责。带领工人的本职工作是带领神选民进入真理实际，当撒但、敌基督来搅扰、破坏，与神争夺神选民时，带领工人就得站起来为保护神选民来揭露敌基督”，看见了吧？今天给你交通的这些，对你是不是一个揭露呀？这就是揭露解剖，这就是带领工人的职责。“将其分辨、看透，使其显出原形，然后清除出教会”，你要是老人的话今天就得把你清除出教会。今天给你机会是因为你是新人，不懂。看见了吧？为什么要给你交通这个呢？为了让你知道这个严重后果。如果再有这样的事出现，还是这样吗？今天可以宽大处理，因为你不懂。再加上你没信几年，也没有好好跟随，也没有上过一二线，就做了一年多的带领。今天念你什么也不懂，所以还给你这个机会，但是你得知道，再做这类事情的后果是什么。）（清除。）（负责人：清除。“这就避免神选民被敌基督残害、控制，这就是带领工人在作这项工作时应该尽到的责任。”冯丁，你不也是带领吗？以后再有这些事，你的责任是什么呀？把他踩在脚底下，这是你的责任。这个看见了吗？不光是玉梅，以后再有人做这样的事，是不是都得这么处理呀？你是带领，王姣是浇灌，你们合起来，弟兄姊妹同心合意，把这些拆毁、搅扰的打下去。这是不是你们带领工人的责任？）（是。）（负责人：你得知道带领工人的责任是什么，不能让教会里乱套。“这就避免神选民被敌基督残害、控制，这就是带领工人在作这项工作时应该尽到的责任。那什么叫避免？应该怎样避免？‘避免’这个词从字面来解释的话，就是最大程度地阻止事情的发生。”不是说“她这么厉害，算了，我不聚会了”。这带领有责任吗？你看她吵架吵得不行了，“我不去聚会了，吵得聚不成”，这是啥带领？这就失败了，这带领没责任。越是吵架吵得厉害，越是把反面人物踩在脚底下，这才叫带领。）

（负责人：“这里的重点在哪儿？阻止事件的发生，就能达到避免。带领工人在处理敌基督对神选民的搅扰、迷惑、控制与残害的事件中，要作的工作就是最大程度地阻止这些事情在神选民中间发生、出现。阻止敌基督对神选民的搅扰、迷惑、控制与残害，就是带领工

人要作的工作，这就是重点”。再一方面，玉梅你对晓霞他们三个人之间的一些事你也不明白，你只是看了一个外表，“晓霞太强势，她把这两个人放在家里不让出去操练，不让出去作工，她光出去和我不停地跑。晓霞的地位心太强了，所以这两个兄弟就对晓霞有了看法，所以他们之间就有了嫉妒纷争，合不来了，他们就不能和谐配搭了”。这是你看到的外表吧？）（玉梅：嗯。）（负责人：你看到以后就开始想了，可你看到的这个是不是事实？不是事实，你看到的只是一个外表现象。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晓霞为啥不让他俩出去？这就是你没看到的。晓霞为啥能这么做？她有负担、有责任心，因为她是负责人，她带着这两个弟兄过来一起配合工作，他们能作什么工作，晓霞得按他们的情况去给他们安排。一旦搞砸了，工作还能扩展吗？就得失败而归。所以她作为负责人，她想的就比他们多，因为那两个弟兄不考虑“我有没有那个身量呢？我能不能真正地把这个仗打好呢？”他们也想打好，但就是土话说的“你有没有那个本事呢？”能不能一下打好呢？他们里面也想着“我得操练呀，我就是打不好，我也得操练呀。你不给我操练场合，我咋去作呢？我得去操练呀！”他们光想着“我得操练呢”。但是有些工作不能耽搁，得赶快开展，因为这是荒区，不是你操练的地方。如果打下一片以后，零碎活儿可以去操练。但是刚开始打这个江山的时候，能不能操练？）（不能。）（负责人：所以负责人是不是就得想“有些活儿能让你去操练，但是刚开始进这个场地，我不允许你操练。你得有把握才能去，没把握别去”？人家该不该这样做？但是你看见这个问题了吗？你没有看见。你光看见“人家弟兄也要作工呢，你不让人家作工，就你天天跑，你看你太狂了，太有地位心了”。因为你有地位心，你看见她外表现象就是要站地位，你就看见这个了。这次晓霞和那个弟兄在那边配合作工呢，刚过去他们在背后也是说“你不让我练、你不让我练”，最后晓霞经不起别人说了，“你嫌我不让你练，练吧，练练练”。刚练了一个，砸了，把一个荒区的整体工作搞砸了，差点出问题。晓霞跟我说了，我说“你为啥让他练？刚去了一个荒区，练什么呀？零碎活儿他能做了的，没什么问题的可以练，有问题的不能练。你是不是没正义感呀？你经不起他们在背后说你‘你不让我练’”，她就能让他们这么去做。他练砸了前脚走，后边原教会开始搅了，这才赶紧让晓霞回来。后来晓霞说，“明天还有一个，我看一下再说吧”。最后她抓住那条线，跑到那边去配合，这才又配合好

了。你说能不能练？）（不能。）（负责人：因为你不知道整体工作，“你看这个晓霞就是狂妄，就不让别人上场，就她爱上场”，是不是这个呀？你看的是这个。按整体工作来说，就像打仗一样，刚开始的这一仗必须赢，谁打合适呢？强将上。不是强将先退后。人家指挥官有没有这个权力？你不能去，让你去你去，不让你去你别去。这是不是人家指挥官的责任？你没有看到这一面，你光看了个外表现象，“呀，她太狂了，老不让人上场，所以这两个兄弟对她有看法了。晓霞先有过，这两个弟兄后有过，因为是她先不让人家上场的”。那你说，为了让他们能操练把工作全搞砸了？还是“不管你怎么说我，我都不允许你上场”？哪个合适？）（玉梅：我不懂那个原则，那个肯定不合适。）（负责人：我为什么跟你谈这个呢？因为你没有看见这个，你只看见一个外表。你要地位，你看见别人都是要地位，你是歪脖子看表，而且还把你歪脖子的看法到处散布让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不是成拆毁了？为啥刚才交通说你啥也不是，谁也不服，这叫傻狂？因为你看见的是问题的表面现象，你看见我刚才跟你交通的这一面了吗？）（玉梅：没有。）（负责人：我还卡着晓霞，不允许他们随便上场。你听出我话的意思了吗？我了解哪个人几斤几两，能让他们随便上场吗？刚开始去一个荒区，不允许他上场，往后边站，能行了再上，不行先别去。我为什么这么做？要让你看的话，你会说“你这个人太强势了吧！你这更狂妄。你在背后还不允许人家上场呢，怪不得晓霞不让人上场，全是你说的”，是吧？你得看她为啥这么做，目的是什么。）（以大局为重。）（负责人：以大局为重，别搞砸了，是不是这个？）（那天我确实也意识到这个了，经过在这里一配合我就意识到，怪不得晓霞不让人随便乱上场，一搞砸全盘都完了。）（负责人：所以我说玉梅这是歪脖子看表，在你的看事观点里边就是晓霞太狂妄了，不让这两个弟兄出场。一般去一个荒区，姊妹出面是不是好一点？一个男的去哪个家，好出面吗？别人的防备心就大。这是作工当中最现实的一面。姊妹先去铺好了，弟兄在后面浇灌也行。目的是为什么？为了保护弟兄姊妹的安全。这是作为一个负责人的责任，她心里想着“我还得打开荒区，还得保证弟兄们的安全，把弟兄们打发出去万一被抓了呢？”这是不是得考虑啊？这是她的一个责任。他们就是无知，“你咋不让我上场，就显露你呢”，他们看见是晓霞在显露呢，你看见也是，所以你歪脖子看表，把你看见的外表现象再经过你的大

脑想象出来以后，就开始散布呀，“你看晓霞这个人，这是什么人？”你看不到的那一面需要你去经历、需要你去寻求，而不是需要你把你那一套拿出来散布。这是不是造成后果了？这个理解了吧？）（玉梅：理解了。）

（负责人：咱以后该怎么做事呢，这事你不明白，今天给你谈明白。要不然你里边会想“你不让我打岔、搅扰，可我看着还是这样呀，晓霞还是有问题呀，为什么不让我说晓霞？”所以我得把这个问题给你阐明。你把你想象中一切问题的对错当成真理了，开始给所有人都散布，“你看晓霞就怎么怎么”。咱一二线都没上过，什么也不知道，如果你上过一二线，你不会说这话。根据你啥也不懂，啥也不是，所以才再给你机会，这是不是对你宽大处理？）（是。）（负责人：冯丁那会儿说那个人把你卖了，把咱的工作搞砸了，她赶紧找你，让你赶紧把那个人的嘴堵住，把这个事赶快处理了，咱这边的工作刚开始，别打不开，再给搞砸了。冯丁她这么做是为了什么？人家说把这件事赶紧处理了，你说的啥呢？“这不正常吗？”从这些事当中看什么呀？不管怎么样，她是为着神的工作。因为你嫌她，“你才几天呀？你还训斥我呢！”其实你里边难受的是她训斥你。“还赶紧让我干这，赶紧让我干那，我去了没干好，你回来又说我一顿。呀，越看你越了不得了！”你里边是因着这个难受，你并没有感觉自己这样做会拦阻神的工作。你得看她是为了什么？不管她怎么想、怎么说，她是为了工作别搞砸，“看，这边有个漏洞，赶紧补上”。她是不是这个存心？按说整体工作是你带过来的，你把弟兄姊妹带过来，你得保护弟兄姊妹的安全，把整体工作给扩展开，这是不是你该做的？可是她在这儿发现你做的有些漏洞，她赶紧过来帮忙，赶紧把这个漏洞补住，咱赶快同心合意看怎么去做。而你在这是反感她，你说你连个好歹都不知道。整体工作本来该你负责、该你安排，你出了差错以后，她帮你赶快把这个事处理了。你在这儿不但没感恩、没感谢，还对她有了仇恨，成了仇敌。你说这是谁有问题？“阻止的方式、方法很多，比如揭露、对付修理、解剖、限制，还有什么？（开除。）那是最后一步了。”这就是给带领工人指路呢。刚开始是不是揭露呀？那咱今天对你是不是个揭露呀？揭露、对付修理、解剖、限制。还有什么？开除。如果怎么也限制不了，今天交通的也听不懂，还要这么去做，那下一步是不是就

该开除了？“那是最后一步了。在弟兄姊妹还没有分辨、不知道他是敌基督的时候，带领工人已经发现他是敌基督了，如果直接开除，没分辨的人会产生观念、论断，也会绊倒一些人，在这种情况下，带领工人要作的工作是什么？刚才我说了几样？（揭露、对付修理、解剖，还有限制。）”是不是就是这个啊？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步骤。刚开始是揭露你，就像今天这样，看你是第一次，什么也不懂，给你揭露出来，让你明白。就是弟兄刚才跟你说的，给你画了个像，你是什么人，给你解剖出来了，你自己看，“呀，就是，我就是这样的”。是不是给你画出来了？你也看见你就是这样的人，到最后知道该怎么变了吧？不能这么做了。“你们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够阻止敌基督做事？监督算不算好办法？算不算有效的、合乎原则的方式方法？（算。）”就是监督玉梅，她今天做了这事了，你们对她有个分辨了吧？玉梅你对你自己也有分辨了，“呀，我怎么能做这事呢？我为了地位就能支配我做这些事，那我以后再临到这个事，我就不能这么做了。”是不是就对自己有认识了？“对待敌基督，带领工人要怎样做才合适呢？在敌基督身上用审判刑罚、试炼熬炼行不行？（不行。）怎么不行啊？（敌基督不接受真理，他厌烦真理。）那这个方式肯定行不通了。那到底应该采用什么方式合适呢？有许多深受敌基督苦害的人心里恨透了敌基督，就认为对敌基督应该采用审判定罪、公开示众，在各教会里认罪，让敌基督当众出丑、彻底蒙羞。你们说，采取这些方式行不行？（不行。）如果论敌基督这类人的实质，这么做对他们来说其实不过分，对于魔鬼怎么对待都行，像捏死一个臭虫一样那么随便，带领工人这么做的目的似乎很正当，没错，但是这些做法有没有问题呢？是不是带领工人职责范围内的工作？这么做到底合不合原则呢？（不合原则。）很显然不合原则。原则是从哪儿来的？（从神话里来的。）对了，虽然这么做针对的对象是敌基督，是魔鬼，但做法上也应该合乎原则，合乎神的要求。”神的要求里面说的是什么呀？揭露、对付修理、解剖。今天你这是初次，后面的神话针对的是敌基督实质的人，死不悔改的人，这就是开除了，如果你能悔改，就不是了。这就是走敌基督道路的人和敌基督实质的人的一个区别，就看你以后的路怎么走了。你能对你的这些表现有认识了，能够有悔改，就还有机会，神就看咱有没有悔改。这段时间让咱写生命经历文章，能把你自己的所做所行写成生命经历文章，是不是就有经历了？这就是一个改变。如

果死不悔改呢？那就成实质了。能悔改的就不是实质，那就是走敌基督道路，就是这个区别。）

泼妇谋反（三）

（负责人：你们昨天又因为什么吵架了？怎么争执起来的？）（王娇：冯丁让玉梅去摸几个线索，说完以后冯丁问玉梅“你知道哪几个人了吗？”玉梅说“我记不住，你让我看一下你手机上记了几个人，我印象就深了”。冯丁说她手机上记了好多人，不让玉梅看，两个人就争执起来了。）（冯丁跟玉梅说得摸这几个线索，玉梅在那儿就没好气，就要看冯丁的手机，看看冯丁说的是谁。冯丁说“你先别看呢，我还没整理清楚呢，等我整理好了再让你看”，玉梅急得不行，说“你快点快点，我一会儿要走呢”，其实玉梅下午四点才走呢，冯丁跟她谈工作的时候才下午一点。后来工作就谈不下去了，她们俩你一句我一句吵得谈不下去。在聚会途中我问了一句“你们教会有多少人？”玉梅说“那个人不能说，人家出去尽本分了，人家尽什么本分怎么能告诉你们呢？”我说我又不是问人家尽什么本分，我就是问问人数，玉梅就抓住这个不能告诉我们，她俩就是因为这个吵呢。）（冯丁：我只是想知道现在教会有多少人，这也是我作为带领该知道的，玉梅就不告诉我，我想把他们每个人的线索有层有次地罗列出来。在我跟玉梅说摸线索的事时，她就不等我说完话，她说“快说、快说，我还有事呢。你不要指挥我，我都传了十几个人了，我还不知道怎么弄啊？还指挥我呢！快把你的手机拿来给我看！”她不是真正地想看，而是觉得我是在指挥她呢，把我说了一顿，我说“这是我的工作，我必须这样去做”。她们几个就说我站地位说话，我就很懵，这怎么是站地位呢。）（负责人：王娇事实是这样吗？）（王娇：是这样。冯丁是在用地位辖制玉梅干那些事，而且冯丁说话的口气特别重，好像是一种命令的口气指挥玉梅干什么、干什么，玉梅就受不了冯丁的那种口气。我听着冯丁的口气确实是有点重，因为冯丁跟我们说话口气没有那么重，我也看见冯丁里边确实有东西。冯丁跟玉梅说怎么做的时候，玉梅说“我已经传过几个人了，我不需要你跟我说怎么传人了，我已经懂原则了，我可以自己去操练摸线索了”。刚开始冯丁还没急，就是慢慢地说话口气就有点硬了，玉梅接受不了，冯丁就上了玉梅的道，急了，玉梅也急了，俩人就吵起来了。）王娇，她们争吵的时候，你在这个过程中起什么作用？（王娇：我看见谁不对我就说谁，我也不是说偏向

谁。）姊妹，你看见王娇偏向谁？（我看见她谁也不偏。）我看着她偏向撒但，是不是？因为她们再怎么打起来，王娇没有用神话解决过问题，没有和她们说“神的要求是什么？你们这是在聚会呢？你们这是在哪呢？在菜市场呢？”（王娇：我说了，“你们这是在聚会呢”。）你说了这是聚会呢，神看着呢，她们还是这样闹呢？（王娇：对。我说“咱是聚会呢，不是吵架呢”，我压了，压不下去。）你压了，是吧？（王娇：我压了。）是你压了还是神话压了？（王娇：没有神话。）那你说，神的行政是让干什么呢？（王娇：我也不知道用哪段神话给她们交通。）不管有没有神话，你们在聚会点上这么吵，这是什么表现？在圣殿里谁敢这样呢？不怕天上降下的火烧死你？咱在这儿是不是该高举神、见证神啊？即使咱没有神话，咱就从外表来看，这是不是高举神、见证神呢？咱这是在敬拜神呢？（王娇：这话我一直说呢，“咱们今天是来聚会的，不是来吵架的”，每次我都说这话。）你每次是给她们分辨对错呢，玉梅干什么了，冯丁又干什么了，她们吵起来了，你给她们当起审判官、律师了。（王娇：我说了个事。）咱来敬拜神说不说事啊？她们在浑水里边搅着呢，你应该帮她们澄清啊。（王娇：我没有澄清。）（冯丁：你有情感，你有点偏向玉梅，我能听出来，多少次都是这样。）（王娇：我不偏向玉梅，我看半天看透以后我就不会偏向她了。）最起码你知道她们是在搅事，你应该从这个事里边走出来。你们在尽本分呢，这和尽本分有没有关系？你们尽本分忠心了没有？你们谁是在尽本分，谁是在打岔搅扰？这个是不是该分开？打岔搅扰的应该能看出来，谁是在尽本分也能看出来，就是说正面事物、反面事物应该能看出来吧？（王娇：能。）能看出来是不是就有方向了？能看出来，那是不是就得把反面事物踩在脚底下，让它不能翻身？这是不是你的使命？（王娇：嗯。）你是什么呢？各打五十大板。这是不是你的作工？我说的这个是不是事实？你是不是各打五十大板？你是说说东说说西，说说西说说东，两头都说，两头都打，都往下按，“你们停停，你少说点，你也少说点，好好的”，是不是这个意思？“你们不要吵了，你们不要闹了。”（王娇：对，“咱好好扩展神的福音工作，不要吵了，吵有什么意思呢？”我就是这个意思。）你没有在这儿见证神，没有要求她们，“你们怎么尽本分呢？你们怎么见证神呢？你们在聚会点上谈的是什么？生活琐事？房前屋后？谈这些有什么意思呢？”咱是不是应该把

她们从这些事上拉回来？（王娇：是呢，我也想，但是我没有找到相关的神话。）咱是不是找理由呢？没有相关神话，相关方向咱有没有？咱应该从这个事里面出来，不和她们谈这个事。“你们要谈事回家谈去，你们要打架去外边打去，你们看哪有武馆，你们去武馆的擂台上打去，咱这是敬拜神的地方！”把她们赶出门外。这是不是你家？谁在这儿吵就把谁赶出门外，不要了，该不该？（王娇：是应该这样做。）这需不需要神话？（王娇：不需要。）不需要神话。咱知道大的方向，知道咱是来干什么的，咱不要一说就找理由，“没有神话，没有真理”。（王娇：对，我想着“咱们来干啥了？咱们耽误这一天的时间是来吵架的吗？”我心里是这样想的，但是我没有说“你们出去吧，别吵了”。）心里有这话但没有说出来，那你说我说错你了？你是不是向着撒但？撒但都把神的殿给玷污了、占领了，你都不把它赶出去，你连这点正义感都没有，你说圣殿还能建成？聚会点都不洁净，圣殿怎么建成？以后她们要来搅事就不让她们进家门，在家里面谈的是神的作工，谈的是认识自己、认识神，而不是在这儿打江山，这不是擂台。这是你的家，你应该主持这个公道，你有这个权力赶她们出去。（王娇：我这样想了，但是我没这样做。）那你说，你只是心里想一想，不这样做，神看见是什么感受？你看见她们不是信神的，你说你是不是信神的？信神不维护神家利益，不维护神的殿？神看的就是人的态度、观点，反面事物出来以后，你对反面事物是什么态度？你对正面事物又是什么态度？你坚持不坚持正面事物？你持守不持守正义？她们都影响你了，撒但都吞吃你了，你还把它迎进家。自己都不维护自己，你说让谁维护呢？

前天咱解剖了玉梅，说她散布消极、释放死亡，你听见了吧？（王娇：嗯，知道。）玉梅在他们面前散布消极、释放死亡，那天交通了以后，你对她是不是该有认识了？（王娇：嗯。）（冯丁：王娇，有时候你还替玉梅打圆场，我觉得针对一件事咱就得把它弄明白，而你很多时候说“这是说咱呢，也不是光是说她”，这点就容易包庇撒但，纵容她，让她更加猖狂，她听话听音能感觉到“你还是站在我这一边的”。咱必须得有立场，要坚决站在神一边。就跟咱那天看的，撒但作工咱应该把它踩在脚底下，但你总是跟劝架似的，“你也不对，她也不对”。）（王娇：我是这样认为的，你们两个人发生争执的时

候，肯定你也有问题，她也有问题，两个人不可能都没有地位心，你也有地位心，她也有地位心，你们两个互相效力、互相成全。摆下这个环境肯定有神的美意，神摆设这个环境你们俩互相怎么认识呢，同时也是作我呢。）你听懂我刚才说的话了吗？我说话的目的是什么？每个人说话的存心、目的、观点、心思不一样，刚才我跟你说这些话，我的存心、目的是什么？我的心思是什么？能不能看出来？（王娇：能，让分辨出来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除了分辨还有什么？（王娇：应该站在对的一边，站在神一边，不要站在撒但一边替撒但说话。）姊妹，你呢？你刚才听了我和王娇说的，我的存心、目的是什么？我的态度、观点是什么？（让我们进入神话，我们好像都活在事里边，处理的方式就是各打五十大板。我们以后在临到这些事的时候，一定要维护神家利益，不能活在事里边。）首先不管遇到什么事，你得建立在分辨的基础上，你如果没有分辨，那你处理一切事物都是胡搅蛮缠，你只会中计，走向人家给你挖的坑，和撒但搅在一起。就像神交通的，大红龙抓了你，你去和大红龙讲理“你为什么要抓我？”你跟大红龙去讲理，你不是傻呀！她们两个打起来你不去分辨、认识，你和她们讲理，把她们各打五十大板也好，劝架也好，你发傻呀？这是不是为撒但说话呢？神在那儿怎么看呢？你信神多长时间了？人在事中迷，她俩在事中迷着呢，你看戏的应该清醒呀！你看见她们流露的是不是败坏性情？她们谁维护神家利益呢？她们是不是在生命进入？她们的所做所行与神挂钩不挂钩？你看戏你应该清楚，你不应该进入事中。所以不管做什么事，你得先去分辨、认识，分辨正面事物、反面事物，谁做的是正面事物，谁做的是反面事物，还是她们做的都是反面事物，分辨、认识了以后该怎么对待。站在神一边看事，站在真理一边看事，站在一个正确的人的位置上来看事，找见结果以后，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态度、观点去对待，这是不是一个原则？对待人有原则，根据人的实质来对待他，他是什么样的人你就怎么对待他，这才是对待人有原则。我给你交通的是不是一条路啊？我给你交通出一条路，就是说下一次你再遇到什么事就按这条路去走，这就叫生命经历。你看见这个事了，能够去分辨、认识它了，还能够解决它了，这是不是生命长大的过程？你对撒但事物能够认识了，对灵界撒但怎么迷惑人、怎么捆绑人、怎么控制人、怎么陷害人、怎么让人和人之间斗，对撒但的这一系列生存法则有认识、有分辨了，对神的

作工就有认识了。不见高山不知何为平原，你走了山路，你对它有了分辨、认识了，看见撒但给人带来的苦恼，争执、打斗、厮杀，你就知道神为什么要来拯救人了，知道神拯救人脱离苦海是什么了。你从打斗里出来了，不打斗了，这是不是脱离苦海了？神为什么要让人追求真理呢？是因为真理能给人带来快乐。怎么就快乐了呢？就你们这里边有快乐吗？真理是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就根据真理来做人做事、看人看事。神让人怎么做人呢？那就得尽本分，神要求人尽本分要尽心、尽意、尽力，咱尽了没有？如果你尽心、尽意、尽力去尽本分了，你哪有时间去和人打斗？你没有时间和人打斗，哪来的那么多痛苦呀。你是尽心、尽意、尽力去尽本分了，你是为着神的旨意去尽忠心了，谁敢惹你？就即使那些邪恶事物敢出来拦阻，它能拦阻了圣灵作工吗？神已经把撒但手里的权柄收回了，神说了那么多的话，撒但迷惑不了人了。只要你说出来的合乎真理，别人就是不明白真理，但是还是能听得懂的，人能听得懂哪个是正面事物、哪个是反面事物。那你把这个正面事物、反面事物往桌子上一放，邪恶事物还敢出头吗？是不是就仓皇逃跑了？那人和人之间是不是能和睦相处了？那真理是不是给人带来快乐了？那圣殿是不是洁净了？这是不是洁净的过程？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咱得依靠神。

我给你在这儿交通了，你从我身上能看见，我给你交通的这叫实行的路，你能从我身上看见我的存心、目的是什么，我是不是带你走进国度的路呢？什么是国度呢？神话在人身上作王掌权了，那就是国度。神话在你心里登宝座了，那就是你进国度了。你往这方面走了没有？你往这方面走，那你就进国度；你不往这方面走，你想着等神作工结束了，作个神迹奇事，一步把你带入国度？到现在咱还不知道什么是国度！神是来作人的，不是来把你放到国度的。借着她们两个人打斗，对她们两个人来说是一个环境，同时也是神给你摆设的一个环境，神在看每一个人的表现、态度、观点，她们打斗的时候你在这儿干什么呢？你是和稀泥呢，说说东说说西。你们没有一个人起来维护神家利益、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维护神家利益、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这是不是咱聚会的一个原则？肉体的事少谈，如果有事咱按原则做事。先解决对待神的态度问题，先把对待神的态度扭转过来，咱做什么和神不挂钩，不管遇什么事、摆设什么环境都和

神没关系，都和自己有关系，都和自己的肉体有关系。你和神挂钩了，这事好不好解决？和神挂钩就没难事，就简单。因为什么？哪个人都是为肉体活着，为撒但活着，你站在神一边看事，你就看一下，不多谈什么，就谈态度、观点，“你对神的态度、观点是什么？”这个不难吧？你们打斗呢，“哎，你对神的态度、观点是什么？神在那儿看着呢，撒但也在那儿看着呢，外邦人还知道头顶三尺有神灵呢，你这个表现是在干什么呢？”那天根据玉梅的表现，给她描述了一个画面，什么画面？把这个画面用一个词来概括一下。概括一下让你能记住这个画面，下来你再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可笑、无知。）可笑、无知，更应该觉得可怕。（王娇：对，可怕。都不知道做了多可怕的事情。）泼妇谋反，泼妇在朝廷上谋反。一个泼妇还要反动朝廷，还要造反。你说能造了反吗？用这个泼妇谋反的画面，让你看一下、对比一下，你是个受造之物，神是来让你敬拜造物的主呢，你是来干什么的？（撒泼。）你一个受造之物在神面前耍威风呢；你一个泼妇去朝廷，在皇上面前耍泼呢，是不是这个性质？你明明知道神说凡属血气的人难逃那愤怒的日子，你还在聚会点上动血气，还是为了自己的地位、权势动血气，还是为了与神争夺，这是多么邪恶的事！遇到这个事，你们还没有一个人起来制止，还劝架呢。你说一个泼妇在朝廷上谋反的时候，你能够出来劝架，皇上怎么看？最差也是“这是养了一群废物，猪狗不如！”泼妇在朝廷上敢撒泼打滚，大臣看着还去劝架，是不是猪狗不如？不如养只狗，狗也不是这个表现，对不对？养只狗是什么表现？你养只狗，它不允许别人在主人面前撒泼打滚，是不是？更不要说谋反了。当皇上的看待下边的人是这样的态度，那你换位思考一下，至高无上的神看见你们这样的表现会是什么态度？你们在下边是蛆虫和蛆虫翻动了粪土，神不会大动肝火，可你现在是去哪了？聚会点上，敬拜神的地方。新耶路撒冷将要出现，你在耶路撒冷、在圣殿干嘛？这不是找死呢？咱在这儿尽本分、聚会呢，是敬拜神呢，是当神的子民呢，聚会点上出现这样的人你们是怎么做的呢？咱就不要说朝廷上的大官了，就是个小侍卫，他都知道该干什么。知道不知道？你在朝廷上撒泼打滚，用不着大臣说话，小侍卫就把你拖下去了，侍卫就把你宰杀了。可咱今天作为带领工人是什么？你就是朝廷大臣的这个角色，这是圣地，你怎么能允许撒但在此地游玩呢？所以说，神来拯救人是带着伤痕来爱人，神一直

是包容忍耐。你有悖逆，神有忍耐，神忍耐着呢、等待着呢，等待神作工结束的那一日，神子民作成的那一日，该各从其类了。所以你不要把神的性情当成绵羊，神的性情是狮子，只不过是还没开始惩罚人而已，你没看见不等于没有。历代以来，那些历史你看不见？就不用说历代了，就是在教会建造人都不敢在聚会点上打斗，谁敢呢？大话不敢说。神的忍耐是给人留下的悔改机会，是让人悔改。尼尼微城四十天倾覆，在神给尼尼微人的四十天期间尼尼微城没有倾覆，是神在等待他们的悔改，但不等于说神就不灭他们。而你看着这“四十天”是安逸的，“神就没说四十天就倾覆呀”，所以你就开始放荡。尼尼微人在神给他们的四十天期间他们是要悔改，而你在这“四十天”是要抓住最后时期尽情享受，“我以后再抵挡不上了，我最后再抵挡一下”。所多玛人要残害两个使者，那是因为所多玛人不知道那是天使，他们要是知道那是天使，他们敢吗？他们能吗？你今天呢？你跟随神多长时间了，神道成肉身说了多少话你是知道的，所以说你比所多玛人都可恨！神说：“到那时你们的日子比挪亚的日子、所多玛的日子还难过呢！”（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征服工作的内幕　一》）神为什么这样说呢？所多玛人被天火烧死了，灵魂体是不是都烧死了？（嗯。）但是你现在呢？你现在想灵魂体都被烧了，一无所有？可能不可能？神不会这样作了。神要重刑伺候，要惩罚你，因为你比所多玛人还可恶、还可恨！所以只能加大你的苦楚，惩罚你。

做什么事情想想后果，今天神没有惩罚人，是因为神要洁净教会，要把教会里边的稗子筛出去，要把魔鬼扔出去，所以说现在神也不作神迹奇事，也不惩罚人。如果现在神把一些作恶的人、抵挡的人惩罚了，那一部分诡诈人、魔鬼还敢不敢起来抵挡？不敢抵挡了。诡诈人、魔鬼不敢抵挡、散布了，委曲求全了，不当撒但的差役了，人看着这个人是不是个好人？人看着这个人是个人样，因为他穿的是人皮。但他灵里是什么实质人不知道呀，他害怕被惩罚，他会伪装了，他一伪装、一克制，人认识不了了。那这个人该留还是不该留？留下吧，国度里边留了个魔鬼；要是不留，把他灭了吧，人会说什么呢？“神不公义呀，我看见人家人模人样的，好好的一个人怎么就把他灭了呢？”人有可能产生观念起来造反，说神不公义。所以说，神必须把属魔鬼的、属畜生的都显明，各从其类，让人肉眼就能看见谁是人

的灵、谁是畜生的灵、谁是恶魔投胎，是吧？都让人一眼就能看见。在这个时候——各从其类的时候，人只能说“神公义”，赞美神的公义。所以说，这些人必须得显明。既然要显明，那就必须得让他流露，还必须得有场地，不能辖制他。如果他在教会里边一放荡就把他开除了，教会里边的人看见他的魔鬼样了？他刚露出头来，狐狸尾巴刚露出来，开除了，“你说他是狐狸，谁看见了？”狐狸也冤，狐狸旁边的那个看着狐狸也冤，“我还没有看见他的本性、形象呢，刚看见狐狸尾巴，怎么就灭了呢？神的公义在哪呢？”所以说到了国度建造以后咱给你放松，卡得不是那么严。在教会建造的时候看见谁一流露什么就给开除了，在咱这儿呢？不作开除的工作，作的是成全与淘汰的工作。如果你进入的话，谁是魔鬼你看见了，实行真理的人你也看见了，进国度的路你也看见了，下地狱的路你也看见了，成全的路你也看见了，你怎么走，完全在于你自己的选择，成功与否在于你自己的选择。所以说这就是国度建造。人什么都看见了，也让人选择了，选择以后都显明了，这个时候神一惩罚，成了。你得明白神的作工，明白神为什么要这么作，不要产生埋怨。

咱交通这个是要交通神给人的悔改机会，神说国度里是最后一次的审判，听过这话吧？国度里是最后一次审判，这个审判是最后一次，再没有了。教会建造的时候也审判呢，但国度建造是最后一次审判，以后不再审判你了。最后一次审判就看你接受不接受，你接受就剩存下来，不接受就惩罚。因为在国度建造成形以后，也就是国度实现在地上的时候，就都是神的子民了，没有魔鬼了，顶多还有忠心的效力者，这个时候不再是审判，而是带领人，神还要说很多的话，带领人怎么追求真理。在国度建造最后一次审判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一部分人显形，在显形的过程中给你揭露出来，看你有没有悔改、有没有变化。神作的是什么工作？神不作开除的工作，作的是成全与淘汰的工作。如果你把老己钉在十字架上，你悔改、变化了，这就是走上了蒙拯救的路、被成全的路；如果你不悔改、不变，你还要与神对着干，这就走上了被淘汰的路。因为你看不见神惩罚人，你对神没有害怕，没有惧怕的心。你既然要实行真理，对肉体来说肯定是种伤害、损失，你心里边肯定不愿意、不乐意，这边是让你实行真理，一实行真理肉体受伤害了，不实行真理呢？神只是告诉你不实行真理没

有好结果，但是你看不到事实，所以就看你相信不相信神的话了。如果你是诡诈人，“神是那么说的吧，还不知道会不会那么作”，你就不害怕，所以你还在为着自己的利益厮杀，还不变化。因为你宝爱肉体，你不愿意放下自己，那就是说你不接受真理。临到你的虽然都是话语，没有事实临及，但没有事实临及的目的就是要显明你。你要是变了，那你走向正轨；如果你不变，你老觉得“这不是大问题，我是真心信神，神不会撇弃我，即使人说我不是追求真理的人也无所谓”，那你将走向灭亡。反过来神还告诉你一句话，如果你不是神拯救的人，你做了什么事，神连管教都没有。你还得再注意一个事情，如果说在你身上看不见神对你的管教了，说明神不要你了，神把你交给撒但了。如果在你身上还能看见神的管教，说明神还没有撒手，神一旦撒手了，那就很难很难了。你不要一直想的是“神不管教我，我就可以大胆地做”，那只是神让你放开手脚抓捕你的罪状呢，要把你的罪状记在记事册上。如果你是个魔鬼，是神要淘汰的人，神怎么可能管教你？神一旦管教你，你是不是害怕？是不是不流露了？你不流露是伪装起来了，你伪装起来了，是不是把祸根留在国度里边了？神可能作这个傻事吗？神不会打岔他的工作。所以神绝对不会在神不要的人身上作管教的工作。你自己选择，你愿意变就变，不愿意变拉倒。神的管教是作在神选上的人身上的，神要成全你、拯救你，神才管教你，因为打的是儿子。

有的人愚昧无知，神没有管教他，他就认为“神还是爱我的，神不管教我；神还是爱我的，神不会撇弃我”，所以他是不是更敢作恶了？你愿意做什么就做吧，神不管你。除非你是直接拦阻了神的工作，直接拦阻了神的工作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击杀，这就等不到最后时期了。正常情况是等作工结束以后各从其类了才惩罚，但是你作恶太大，你直接起来拦阻神的工作了，你在这儿工作无法前行，那神必须得击杀你了，没办法。如果你没有直接拦阻神的作工，你只是一个小小的打岔、搅扰、散布，你只是给弟兄姊妹带来一种消极，带来一些试探，那神也是借着你操练神选民，还不能击杀你，击杀了你弟兄姊妹没有环境了，他们不会分辨、认识了，所以还得专门留着你，让你来效这个力。只要你不拦阻神的工作，神不会击杀你的，神只会等到作工结束以后惩罚你。神说：“难道山挪移之时能因着你的‘地位’而从

你绕道而行吗？”（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神向全宇的说话·第二十二篇》）这就是说，神为什么不惩罚你，为什么不管教你，神怕你害怕，你害怕了以后，你就伪装起来了。神要的是什么呢？话语达到的果效。所以神绝对不会作事。为什么要话语达到的果效？如果神说出这些话来，你就能产生一种惧怕、害怕，那你就能蒙拯救，因为你这个人是有理智的。以后神掌管人就是用话来控制，不是用武力来控制。用武力控制人，一旦没有武力，这个人是不是还要反？所以说神不用武力控制人，就用话来掌管人的心，这个人就比较有良心、有理智。如果只是用武力把人辖制住，这个人不会有理智。就像保罗，保罗信的是谁？他信神吗？他不信神，他信的是能击杀他的那一位神，谁击杀他，他信谁。所以神今天不让你看见神要击杀你，这样正好把两类人分开，一类人是听了神的话就能接受、顺服；一类人听了神的话不接受、不顺服，“除非我看见你击杀我了我才悔改”，那这个人神要不要？（不要。）就像你生了两个儿子，等你老了让他们孝敬你呢，你让儿子们给你买点东西吧，一个给你买回来了，一个不给你买，他等什么时候给你买呢？等你分家产的时候。“今天分家产，你们回来分一下”，你分家产的这一天，他给你买的礼品绝对少不了。你说人还知道看人的心呢，那造物的主不鉴察人心肺腑吗？你可能欺骗了神吗？人都欺骗不了，你怎么欺骗神？所以神就看你这么长时间的表现是什么，你尊神为大了没有？你遵行神的话了没有？你对待神话的态度就是对待神的态度，你对待神的态度是一种试探，“我看不见毁灭，我就不悔改；我看不见地狱，我就不悔改”，那你追求什么就成全你什么，你下地狱就行了。地狱里边大着呢，能放得下你，能容得下你，你辖制不住神。神不在乎人数多，神要的不是人数多，神要的是人员的精，你能辖制住神？跟你说这话的意思是神看的是你最后一段时间是否能为神献上，如果你在最后这段时间能够完全为神献上，神说什么呀？以前的过犯一笔勾销。如果最后时期你不能为神献上，那是新账、旧账一起算。你以为不和你算了？是现在不和你算，不等于以后不和你算，不等于把这个账抹了，不可能！六千年来哪个账抹了呢？忘不了。神怎么可能忘了仇敌呢！你得懂得在最后一段时间神在等待着人的悔改，在巴望着人的悔改。神爱人，但绝对不会溺爱人，如果在最后这段时间你悔改不了，或者你悔改了一段时间没有悔改了，那就彻底显明，各从其类，到那时候就是惩罚。惩罚你怎么惩罚

呢？咱看过那个惩罚的视频吧？缅甸的那个人去地狱转了一圈，回来给人们把怎么惩罚人的画面叙述了一下。在神交通的神的权柄里，神又告诉你各类人是怎么生死轮回的，跟随神的人怎么生死轮回；有信仰的人怎么生死轮回；外邦人又是怎么生死轮回。咱都知道吧？都看过吧？（看过。）你作为一个外邦人，你不承认神，神也不承认你。今天你之所以能信神、能跟随神，那完全是神的一种恩待与高抬。怎么是高抬呢？你是被咒诅了的，你根本不配来跟随神，神和你没有约，神和亚伯拉罕立了约，是因为亚伯拉罕献以撒了。神要拯救人，拯救的是神的子民，咱不是十二支派的后裔，咱不是神要拯救的子民，你得弄清楚你是谁，你是从哪来的。你是淫乱而来的，你是淤泥中的杂质，不是美不胜收的鱼虾之类，神在你身上没有那么多的爱心、忍耐。你只是一个效力者，神只是对你身上的败坏感兴趣，神只是借着你的败坏来让他的子民看清楚什么是魔鬼，你只是来扮演魔鬼角色的，神不是来拯救你这个魔鬼的。而且神明文告诉你，神作的是什么工作？神作在你身上的是什么？是征服，而不是拯救。拯救仅仅是附加，附加是什么意思？那不是神作的，你愿意走就走，不愿意走就不走。征服，什么是征服？你服了就行了，心服、口服。借着国度建造审判刑罚，人是不是服了？（对。）你就是口不服，你的心也得服，这就已经达到征服了。神作到如此地步，大红龙追捕，神这边审判刑罚，人都不敢离去，这是不是征服了？征服果效已经达到了，神已经得着荣耀了，至于说你能不能蒙拯救，那是附加。附加是什么意思？不重要了。那就是说，既然你已经认识了这么多真理了，如果你实行一下，你就达到子民的标准了，你既然达到这个标准了那你就留下，神是公义的。你如果愿意洁净，那就洁净；不愿意洁净，神不打着你去洁净。神只是把你征服就行了，目的是要把你征服，目的不是非得拯救你，不是非得让你剩存下来。所以神告诉你神不赶鸭子上架，不赶鸭子上架就是不赶着你进国度，不赶着你剩存下来。但是必须把你征服，必须得让你承认神是造物的主，你是受造之物，必须让你看见神的威严、烈怒，让你心服、口服。

刚才谈到了生死轮回，神把各类人的生死轮回也告诉你了，把一切的真理都告诉你了，路就是你自己走了。生死轮回是不是一个奥秘？神不告诉你你知道吗？咱对自己得有一个认识，你是谁，你是从

哪来的，神对你的态度是什么，这个得有认识。你不是以色列民，不是小天使，你先搞清楚你是神的仇敌，是灭亡的种类，所以说不要在神面前玩弄。神说：“你们所流露的并不是小孩离开父母一样的淘气，而是牛马离开主人鞭打而爆发的兽性，你们应知道你们的本性，也是你们所有人的软弱处，是你们的共病。”（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论到“神”，你怎么认识》）什么意思？必须得鞭打着你才行，鞭子不打你，你爆发出来的就是兽性。必须得刑罚、管教你，必须得用武力。神给你一个疾病、给你一个车祸什么的，你是不是就规矩了？你所流露的就是牛马离开主人鞭打而爆发的兽性，只要鞭子不打你，你爆发出来的就是兽性。咱认识了自己，然后再认识神作的是什么工作，你不是神拯救的对象，神是为了神的荣耀、为了神的子民才来到人中间，才来作你的。所以神来到中国作工，不是因为中国人洁净、中国人好，是因为中国人要污秽有污秽，要败坏有败坏，把中国人作成了就代表着全宇的工作结束了，能把最差的人作成，神的作工成就了，撒但没有把柄可抓了。所以说这是一个幸运，神的工作降在咱身上是幸运、恩典。全球八十亿人，中国跟随神的人有四五百万人，这四五百万人是不是有福之人？这是教会建造的人数，在这四五百万人里边，跟随国度建造的人又有多少？是不是少之又少啊？（嗯。）神告诉你最终能跟随的人有多少呢？神在国度门口放着一块大石头，在末世有大批的人退去。事实都告诉你了，要有大批的人退去，有资本的、有资格的人服不下来、跟不上，跟上的人寥寥无几。咱之前算了一下跟上这步工作能面对面听我交通的人占比是亿分之一，你今天能在这儿这是多大的幸运呢，你还不珍惜。在世界上人常说万里挑一，意思比较难得，你就是买彩票的中奖概率也达不到万分之一。而咱信神是亿里挑一，一亿个人里面挑出来一个，你是不是够幸运的了？你珍惜这份情吗？（没珍惜。）你今年多大了？（四十九岁。）马上五十岁了。你如果早来三十年，今年多大了？（八十岁。）八十岁了，你能跟上国度建造吗？八十岁耳聋眼花，神给你的时间已经到了，你已经和国度建造说拜拜了。你迟来三十年呢？现在是国度建造，你再迟来三十年，你能跟上国度建造？你早来三十年不行，迟来三十年也不行。神预定拣选你，把你预定在这个时间段来了，这是不是预定的？这是不是拣选的？预定拣选的，可你不珍惜啊！早三十年不行，迟三十年不行。六千年你轮回投胎转世，你转的

是什么？你是和畜生互相转换投胎的，咱就不用多算，转畜生算上十年。转七到十二次畜生才能转一回人，咱就按十次算，转十次就是一百年，你转一百年畜生，才能转八十年人。你珍惜不珍惜做人的机会？你愿意转畜生吗？转畜生是什么样的？人和畜生互相转换投胎，你做人不合格就得转畜生，转畜生是对你的惩罚。如果你做人的时候是人性好的人，那就不需要转畜生，你在世上没作什么恶，那你就可以一直转人。但你在这个邪恶的社会里边，人性都被败坏了，你能不作恶吗？在神经营人的这六千年来，你和畜生互相转换投胎也好，转人也好，你按八十年转一次算，六千年你得转几次呀？六千年你来在世间七十五次。神最后这步工作就作一次，不会作第二次了，以前没作过，以后也不会再作了，神拯救人就拯救一次。你和畜生互相转换投胎七十五次，赶上了神的作工，这不是碰巧，这是神的预定，正好这一辈子你还转成了人，这是不是幸运？如果神来作工的时候，你上一辈子正好办了件坏事，转成狗了、转成猪了，你和神还有关系吗？没关系了。你还得在这七十五次中正好在这个时候转成人，还得正好在这个年龄段，早三十年不行，迟三十年不行，这又是七十五分之一的概率。刚才说的是亿分之一，现在是七十五亿分之一，这是神多大的恩待与高抬！这是神说的恩待，你说的那个恩待是啥？本来你和神是没有瓜葛的，因为你是与动物互相转换投胎的，七十五亿分之一的概率，今天你有幸接受了神的作工，神给了你这么大的机会，你在这个机会里不去珍惜，你是在玩弄，玩弄真理。玩弄真理就是戏弄神，神给了你这么大的恩待与高抬，七十五亿分之一的概率拣选了你，你来了是玩弄真理，你是做神的仇敌，你说你的良心是不是大大的黑？你珍惜吗？神怎么能不在你身上动怒呢？神说：“你们了解一个费尽心思种田而颗粒未收的人的心思吗？”（摘自《话·卷一　神的显现与作工·谈归宿》）你跟随了神多年，神说你不如一个相信上天靠天吃饭的老农，为什么？即使说他不明白神的话，不明白真理，但他相信神，相信吃饭得靠苍天、靠神，他有信。你还不如一个老农，你跟随神多年，吃喝神话多年，你竟然不如一个老农！为什么？因为你连信都没有。

和你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就是让你看一下你今天能跟随神来之不易，神在你身上下了多大的功夫。神经营人，神苦苦等待，六千年经

营计划是要一个结果的，可最后的结果是你跟随撒但与神对抗到底，到作工结束的时候，到国度建造的时候，你还敢争权夺势，与神争夺权柄，还不停止。可想而知神会对你发出什么样的怒气。这个能想到吗？就不要说什么了，你就是经营一个孩子上学，你苦苦经营他寒窗十年苦，出来以后没有分配工作，你是不是气得要死？你气得要疯了。神呢？（神也气、怒。）所以说千万年来稀有罕见的灾难在等着你，神早就计划好了。神要毁灭撒但的时候，你与撒但联合起来拆毁神的经营，神让你连同撒但一起毁灭。和你交通这个，让你看见了人的悖逆，看见神作在人身上的是什么，神的爱实实在在，神苦口婆心，掰开了说，揉碎了说，神在人身上的付出，你看见了吗？神光道成肉身来在地上都三十多年了吧？神来在地上就像来在猪圈一样，你感觉到跟猪圈一样了吗？神在活在败坏性情里的人中间的这种感受，就像在猪圈一样，就是刚才我跟你说的那个画面，泼妇在朝廷上谋反。一个泼妇都要谋反，你说对皇上是多大的羞辱、侮辱？而咱在神面前呢，你一个受造之物，在圣殿里面这么耍泼，对造物主是多大的羞辱、侮辱？所以造物主会对你发出什么样的怒气，可想而知！这个造反是一天两天才开始的？从你生下来，从人被撒但败坏以后就开始了，人活在败坏性情里边败坏到了极点就爆发了。所以说，神要毁灭人类什么时候毁灭啊？神无法再忍耐、无法再目睹的时候，不得不毁灭人了。你看看到什么程度了？泼妇都要起来谋反了，你说该不该毁灭了？

刚才说神来在地上就像来到猪圈一样，你不知道邪恶，你感觉不到你的污秽，所以说你就感觉不到难受。我跟你说出来这个画面，你看到这个画面了，我要是不跟你说，你能看到这个画面吗？神来在地上以后，你对待基督就是这种态度，你对待神话的态度就是对待神的态度，你对待神话的态度就是不屑一顾，这边放着神话书籍，你们就能打着、闹着。所以说神来在地上，就像来在猪圈一样。你不知道那种肮脏、污秽，羞辱，极大的羞辱！你去猪圈里住一宿试试，你老公让你去猪圈住一宿，你什么感觉？你会说你老公什么？“你玩弄我呢？你耍我呢？是不是欺负人、侮辱我的人格呢？”（对。）极大的侮辱！但是因着神爱了人，神要拯救人，神受着极大的侮辱、耻辱来在地上作工，苦苦在猪圈待了几十年，结果这些猪还是猪，唤不醒。神还忍

耐呢？神不忍耐了，神只带着圣洁的离开就行了。当神离地的那一天，地要大大震动，要毁灭，不允许再有污秽存在，不再给人留下悔改机会，没了，没希望了，时候到了。看见神太爱人了，但是神的爱是有原则的，绝对不会溺爱人。而且看见人多么的悖逆、多么的抵挡，神给了人多大的宽容，给了人多大的拯救，给了人多大的高抬，你是谁？畜生不如！最后还要把你作成国度里边的一员，这是神的希望吧？你走不走是你的事，但是神给人留下这条路了，这是神的拯救。看见神是多么的伟大，撒但是多么的卑鄙无耻。人信神多少年，最后得能够分辨清善恶，能把黑与白分得一清二楚。给你交通这些，就是要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你的良心得苏醒了。你得知道神作在你身上的是什么，你是个受造之物，你是个泥捏的，神在你身上作了这么大的工作，而你还报给神的是什么？所以说你不该死吗？不该惩罚你吗？对于外邦人来说，死了以后，神要把他先放在灵界惩罚了，在灵界惩罚了以后在肉身还得惩罚，让他转猪、转狗，这是不是一种惩罚？让他转成畜生，转成猪，看看猪的生活，不能直立行走，不能说话。你做人的时候，“哎呀，我胳膊疼呢，我腿疼呢”，你转成猪，胳膊疼、腿疼呢，你连表达都表达不出来，主人都不知道。即使主人知道了，有哪个主人会因为猪胳膊疼、腿疼，给它看病呢？给它治不治病？（不治。）绝对不会给它治，除非是要命的病能给它治一治，要命的病吃个药也不能超过五百，因为卖了它也不过就是一千块钱。在五百块钱内给它治一治，不在五百块钱内，那它就死掉了。即使是花五百块钱把它看好了，也是为了杀它吃肉呢，你以为是干啥呢？即使给它看好病，它也顶多是多活半年时间，半年以后就得宰杀，死了以后成为盘中餐。你是个人你能活八十岁，同样的时间，如果你是转成猪，得转多少次呢？一百六十次。你转人死一次，你死的时候死在病床上，死在重症监护室，是你的亲人、护士看着你咽气呢。转成猪呢？几个人围住，有的人拖住腿，有的人下刀，猪是在那儿吼叫呢。人死的时候，老弱病残，是器官衰竭而死亡，而转成猪呢？是在健康的时候让你死亡。你想想那个画面，你是计划转猪呢，还是计划转人呢？（转人。）转人是不是你想转人就能转人？你要想转人，就得达到能转人的标准，你达到标准了转人，你达不到标准，别想转人。而且到这个时候，你如果站住人的见证了，就别说蒙拯救了，即使你不通灵，你做一个效力者，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地做事，

神还给你一千年，这一千年你是做人呢！如果说你不实行真理，达不到一个人的标准，那你就转畜生，你现在一旦转成猪，是不是永远是猪了？（嗯，不变了。）各从其类了，你就永远是猪了，到此结束了，那你就是一年死两回。咱就不要说其他的了，不要说你吃的是什么、睡的是什么了，你来了就是在猪圈，走的时候还是在猪圈，你来的使命就是做供应人的食物呢，吃了睡睡了吃，最后就是死，猪存在的意义就是这。你现在争夺地位、争夺权势，“我得有地位，我得有权势”，你转成猪还争地位呢？看你是为了地位而活着呢，还是为了不转猪而活着呢。你今天能转成一个人，穿上人的肉身，这是不是一个极大的恩典呢？这也是恩典。因为你本来就是与动物互相转换投胎的，神给咱这么大的一个机会，咱得珍惜这个做人的机会。而且神又发表了那么多真理，真理是什么？做人、行事、敬拜神的准则。你有了真理就配活下来，才能活下来，才有下个时代的生存法则；你有了真理，你才不做猪狗的事，最起码来说，你能够实行点真理，你能够剩存一千年，这恩典够大了。在国度建造时期你规规矩矩、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做一个效力者，你能活一千年，你就是做生意，这亏了？你在世界上赚几十个亿，几十个亿能多买来一年的生命？一年都多活不了。所以说，就看你是精呢，还是傻呢，看你会不会算这笔账呢，你就是跟神搞交易你也得会搞呀。神说让人转个狗、转个猪、转个猫，人还都有选择呢，还都想转个猫，转个猫安逸一些，都不愿意转猪，不愿意转驴马，转驴马要劳累一些。可咱今天成为人了却不珍惜。

我交通这些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珍惜做人的机会。）是要唤醒你的良心呢，唤醒你的心、唤醒你的灵、唤醒你的理智，是要扭转你的看事观点。你虽然信神了，但你的看事观点还是世人的观点，“来世上活一回不容易，该吃了，该享受地位了，我得享受一把，活一天算一天”。虽然说你是跟随神了，但是你心里还是那些东西，并没有改变，所以交通这些是要改变你的看事观点。今天活一个人，得活出一个受造之物的形象来，你就是自私一点，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归宿，你也应该好好做一个人，好好做一个效力者，就不要说追求大的了，就追求做一个效力者。咱不要把自己看得高了，咱就没素质，咱就不通灵。神告诉你不通灵不能剩存下来了吗？不通灵能不能剩存下来？不通灵也可以剩存下来，这是不是神的恩典呢？神高抬恩待了

你。给你交通这个是要扭转你的看事观点，增加你的惧怕感，不然你对神没有惧怕感、没有羞耻感，所以你什么也敢做、什么也敢说。我的话对你起点作用了吧？看这些话在你身上能不能发挥作用，能发挥作用对你是一个拯救；发挥不了作用，那我说的就是废话。

（注：本篇文稿是负责人的交通）

泼妇谋反（四）

玉梅，听了交通以后怎么想的？（玉梅：之前没有把聚会点当成圣殿这样去认识，这确实是新亮光。上次交通了觉得是这个意思，但是感觉没有今天交通了以后深刻，也觉得以后不能再这么做了，不能再在一块儿争执了。）咱前天交通了以后，你明白了多少？（玉梅：明白了一部分。）明白了一部分，没有完全听进去？（玉梅：也完全听进去了，有些东西可能记不住，想着以后要是有文稿的话就多看一看，能对自己有更深的认识。）咱前天交通的时候就说你这是打岔、搅扰、拆毁，这个你认识到了没有？（玉梅：认识到了。）你认识到以后昨天又这么做，那就是明知故犯。是不是？（玉梅：对，是明知故犯。）前天已经跟你谈了你这是打岔、搅扰、拆毁、论断、定罪。你刚进来对很多事情都不明白，你还不知道国度建造作的是什么工作呢，但是你就能把这些事弄得乱七八糟，能把晓霞的事也拿出来，把这些都拿到桌面上让大家分辨。你对哪方面不明白，可以寻求、可以问，可你做的就是这些事。那天交通说你是为了地位、为了名利，这就是根源，这个根源在你身上扎根了。那天交通完我看着你也听明白了，所以就跟你谈你为什么能做这样的事，地位是你的致命处，是你的根，你因着这个根才能发出这样的血气，在教会就能这样胡作非为。那天怎么给你交通的？如果你是老人的话，是不是就开除你了？还能要吗？就开除不要了。因为你是新人，所以得给你交通明白，明白了以后你得去变化，还让你去写文章，看交通的那些你听明白了没有，听明白了以后写出文章认识自己，这是不是咱性情变化的路途呀？（玉梅：嗯。）你不明白可以给你揭露解剖透，让你明白了以后达到变化，这就是性情变化。国度建造和教会建造有区别，教会建造是“我知道了”，知道了就行了，那就是召回来的人。但国度建造是选上的人，选上的是什么人？对神话有信的人，相信神话要应验。对神话有信的人这才能接受国度建造呢。但接受了以后，国度建造作的是啥工作？国度建造作的就是让神话掌管人的工作。咱以前神话是神话，生活是生活，神话根本带不到现实生活当中，说的是把神话带到

现实生活当中，哪个把神话带到现实生活当中了？这步工作就是完全把你带到实际之中，让你在现实生活当中活出神话实际。揭露解剖的目的是为了让你性情得变化，性情得变化你才能与神相合，你与神相合才能在国度里存留下来。性情不变化就是与神为敌，你按着你自己的意思胡作非为是不是与神为敌？你不知道，所以咱这步工作就是揭露解剖让你明白、认识之后达到恨恶自己，性情变化，就是要这个果效。那天跟你交通明白了，没有处理你就是等待你的变化，你也说你明白了，这还没有怎么样呢，第二天又开始了。为啥那天不处理你呢？是因为你不知道，你才进来啥也不懂，就像社会上说的连规矩都不懂呢，你不懂就给你交通让你明白。但明知故犯这罪就严重了。今天给你谈的是让你对国度建造的工作有个真实的了解、真实的认识，你对这个不认识你就走不到底。今天给你谈这些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保守你。如果你再这么走下去就得受惩罚，就得被击杀，就这么严重。以前有个姊妹就是骗呢，那个时候咱要找个什么场地，她说“我家有，我家那个场地挺好的，还有多少住户在那儿住着呢。咱家要用呢，那我把住户给撵出去让咱家用”。我说“你能当了家？”“能，我家是我当家呢，我把住户撵出去，咱就能用。”我说到底行不行咱先去看看，她说行。几百里地，我们跟着她去看了。去的路上还下了冰雹，我们还在路上停了一下，到了那个地方一看，这哪是她说的什么场地呢，就是有几个烂土房子还是以收破烂为主的，大门也没有，什么都没有。我说“这是啥呀？啥也没有。”她也是个新人，我也没说她啥，我说“咱走，回吧，不看了”。回来以后当晚她就死了，第二天早上他们说谁谁死了，把我都吓了一跳。她当天回去一进小区正好碰上一个姊妹，她就跟那个姊妹说“我今天跟弟兄和负责人去看我的那个场地了，我早上一上车看见弟兄就害怕，不敢看”。姊妹说“为啥呀？咱平常聚会还见面呢，怎么就不敢看呢？”“呀，不知道，反正是怕呢。”从她说的这些话里边看，她自己知道不知道？她心里就有鬼，她知道她那个场地是什么样子。几百里地，跑了一天，回来以后当天晚上就死了。从这事上看见什么了？（神的性情不容触犯。）你欺骗、欺哄圣灵能行吗？多少人见弟兄能害怕成她那样的？但她就说“我怕呢”。才五十九岁，年龄还不大就死了。那个时候我刚接受没多长时间，就是从这个事上我才对国度建造有了一个真实的了解、真实的认识，敢欺骗吗？（不敢。）我就从她身上看见了神的性情。所以哪一个人有什

么问题的时候，我都得给你说透、说清楚，我说清楚我的本分尽到了，你不改那是你的问题。那天已经跟你说清楚了吧？你的根源是什么？地位。这个根源在支配你做这些事。弟兄那天把你所做的都画出来了吧？画出来的目的是什么？让你去改。像今天一样，是不是又给你说出来了？你别不把这些话当回事，你认为弟兄是跟你聊天呢？你认为以往在教会建造习惯了，打架、吵架，胡乱做这些都没事，你认为今天在国度建造也是这样？所以那天咱们第一次见面就把你说成那样，如果不跟你说清楚，不给你说透，你能认识到吗？你认识不到再继续作恶，那不是找死吗？第一次就不说了，你们都是新来的，什么都不知道、不懂，还不懂规矩呢，那咱先交通。那天刚交通完，第二天说你们去聚会吧，去聚会又吵架了。你说咱这是啥呀？还能一直这么走吗？一直这么走是不是不要命了？你认为国度建造就这么随便？国度要在地上建立，现在不是教会建造，是国度建造！国度里是威严，是烈怒，神的性情不容人触犯，不是咱随便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你还想浑水摸鱼这么去走呢。没有处理你、没有惩罚你，是因为你不明白、不知道，前天就告诉你了，如果你再这样做就要开除你了。神家一般不作清除、开除的工作，清除、开除哪些人是不得已。你要是打岔搅扰，不允许你再这样做。不允许你再这样做、再这样走，目的还是为了你，这个能理解吗？（玉梅：嗯。）就像刚才举的例子，如果再让你这么走下去，是不是就是死？但是我把你拉下来，不能让你在教会里搅扰，这是不是为了你？这是为了你，不能用你也是为了你。你要遭到了惩罚，对别人还是个拦阻，别人说“刚接受国度建造怎么就惩罚了呢？是她触犯神遭惩罚了还是这个道不对呢？”说什么话的都有吧？所以咱得对神的性情有认识。你想了解神的性情，你得从神的话里去认识。（弟兄：教会建造临到人的都是一些话语，而国度建造就是事实临及，临到你的不只是话语了，神要用武力解决家庭纠纷，你要是再这样，神就要用武力解决。教会建造你直接拦阻了圣灵作工，直接拦阻了神作工，那是击杀；国度建造是显明，显明以后就是淘汰、惩罚、处理。）

神说：“神要维护的东西你总拆台、总打岔、总搅扰，你总鄙视，总有观念、想法，那言外之意是什么？你想与神对着干，你没把神家这方面的利益、神所认为的利益当成是一个重要的、贵重的东西。你

总想拆台，总想搞破坏，总想从中取利，总想从中作梗、做坏事，你说神会不会对你发怒？土话讲就是神能不能饶了你啊？（不能。）所以说，你做一些与神家工作利益相冲突的事，甚至是抵触、拆毁、破坏的事，神是会对你发怒的，这是恶行，这个时候注定你触犯的是神的性情。如果有些人因为素质差不能胜任工作，无意当中做了一些小小的坏事，神可能根据性质的轻重适当处理，但是你如果有意为了个人的利益搞嫉妒纷争，明知故犯，做一些打岔、搅扰、破坏神工作的事，那神的性情是绝对不会饶了你的。神作这六千年经营计划，他的全部心血就在这儿，你如果跟神对着干，故意损害神家利益，故意以神家利益为代价来追求你个人的利益，追求你个人的名望、地位，不惜毁坏神家的工作，不惜让神家的工作受到阻挠、破坏，甚至让神家的物质、钱财受到了极大的亏损，你们说这样的人应不应该饶恕？（不应该。）你们都说不能饶恕，那神对这类人有没有怒火？肯定是有的。神作了这么大的工作，他的心血代价全部为此而付出，他把这一项最正义的事业看得这么重，他的心血代价全部在这些人身上，他的期望也在这些人身上，他六千年经营计划最终要得到的成果、要得的荣耀全部要在这些人身上实现，如果有人站出来跟神唱对台戏，对抗、搅扰、破坏这个事的结果，神会不会饶了他？（不会。）这是不是会触犯神性情？（是。）就是这么回事。你口口声声说跟随神、追求蒙拯救，接受神的鉴察、接受神的审判刑罚，更接受神的带领，但是你在说这些话的同时却在搅扰、破坏、打岔着神家的每一项重要工作，让神家的利益、教会的利益因为你的搅扰、打岔、破坏，更因为你的疏失或者玩忽职守，或者因为你的一己私欲，为了追求你自己的利益，而让神家的方方面面受到亏损，甚至受到严重的搅扰、破坏，你说在你的生命簿上神应该怎么权衡你最终的结局，怎么给你定性？公正地说，是罚还是赏？应该罚，这叫罪有应得。你们现在明白什么了？人的利益是什么？人的利益就等于是在助长撒但作恶，在对抗神。撒但说‘让神的作工受到拦阻，兴起各种环境让人接受各种试探、各种破坏、各种搅扰’，你跟随神也这么做，你也起来有意地破坏、搅扰，神怎么说你都不寻求原则，也不寻求真理，更不听从神的话，不顺服神对你的要求，而是一意孤行、为所欲为，结果把神家的工作搅扰了，让神家的利益受到亏损了，严重影响神家工作、教会工作的进

度，这个罪恶大不大？太大了。”（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谈真理是什么》）

这段话能理解了吗？国度建造的教会生活是神话掌权，要带领每一个人都能进入神话实际，都能够借着揭露解剖、审判刑罚达到性情变化，都走这个路呢。但是咱跟随国度建造不是追求性情变化，更不是追求进入神话，“我就是为了地位、名利，谁对我不利，谁遮住我的锋芒了，我就要跟谁斗。我是这一片第一个进来的，这步工作也是我带进来的”，资格、地位占据了你的心。在神家有没有这个说法？咱跟上全能神都是外地的人把咱带进来的，带进来以后外地的人是不是都走了？（是。）你能说“我是这一片第一个进来的，我就应当做带领，我就应当比你高，你就得听我的”？神家没有这个说法。作为一个受造之物，你明白神的作工了，你把弟兄姊妹带到神面前，这是你该做的，这是你该尽的本分，不是资格。咱今天来到神家，都得按神家的原则、要求来，国度建造的教会生活怎么过？不能把你以前的那些旧作风带到神家，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在这儿胡作非为。为什么还给你机会？因为你是新人，进来的时间短，什么也不明白，所以再给你一次机会。但是如果你再不改，做到一种地步了，那就不能容让你了。你说咱的教会生活就是这样天天吵架，这不是羞辱神名吗？神怎么看？为什么教会生活过不成呢？为什么不能正常去交通呢？你过教会生活是为了得真理吗？是为了性情变化吗？还是为了争地位？教会生活这是神要维护的。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你天天吵架，天天搅扰弟兄姊妹，维护神的名了吗？如果再有个新人过来一看，“这是国度建造呀？这是啥呀？乱弹琴！”神要维护他的名、维护他的教会，而咱在这儿搅扰得乱七八糟。“神要维护的东西你总拆台、总打岔、总搅扰”，咱聚会就像是在圣殿，来聚会就是为了认识自己、认识神，自己有哪些方面的败坏，你自己看不到，别人看见了给你一提，“哦，我有这方面，我得赶紧变。你再看看，我还有哪方面呢？呀！就是，这方面我也有。”你每次来都能得一些，能达到性情变化，都走这个路，这个教会生活好不好？你来这儿吵起架了，这是教会生活？所以神要维护他的教会生活。维护神的名、维护神的见证、维护神家利益，任何情况下神的名、神家利益是第一，这是该维护的，人人都该维护。为什么那会儿说王姣是向着撒但的呢？王姣，你维护神的名、神家利益

吗？如果你维护的话，“虽然我没有真理，但是我能把你赶出去”，这能做到吧？可是你没做。“神要维护的东西你总拆台、总打岔、总搅扰，你总鄙视，总有观念、想法，那言外之意是什么？你想与神对着干，你没把神家这方面的利益、神所认为的利益当成是一个重要的、贵重的东西。你总想拆台，总想搞破坏，总想从中取利”，这个利是什么呢？名誉、地位，为自己，不是你要取什么别的利。那天只是给你点出来，给你交通出来，让你去认识，你所做的这些事性质确实挺严重的，你能把晓霞他们的这些拿出来让所有人都分辨，还散布“等她下次来的时候，我不和她一起干，我单干”。看咱说的这些话，这是干啥呢？（昨天玉梅还说要跟龚辰思单干呢。）从这里边看见什么了？这就是你的性情，咱走的就是敌基督的路，根本没有一点要维护教会利益、维护神家利益。

（弟兄：玉梅，你给龚辰思灌输什么了？你说晓霞说龚辰思不追求真理，你说龚辰思是追求真理的，你无形之中挑拨了她与晓霞之间的关系，拉开了她与晓霞的距离，然后拉近了你和她之间的距离，最后还说等晓霞来了你们两个人要单干，是吧？原话怎么说的？）（龚辰思：她说要选带领的时候，让我参选带领，我说我不适合当带领，我路痴，我不知道我该干什么，好像是个废物。然后她说她带着我，正好她能跑，我也能发挥我的长处。说等到以后这边的工作再大点了，她带我跑，我以为是传福音呢。）（弟兄：不管怎么说，达到的果效是什么？晓霞来了，把晓霞弃绝了，果效是这样的，你已经和晓霞有隔阂了，然后你们俩联合起来了。玉梅要带着你，你看看这是不是所多玛人说的话呢？“晓霞你来这儿寄居，还想在这儿做官呢？你做完事你该走就走，你不走我们都得把你隔离出去。”玉梅，你和龚辰思在这儿说了这话，然后你过来又和冯丁她们怎么说的？）（冯丁：她说“晓霞来了让她自己单干，咱干咱的”，都说了好几遍了。）（王姣：她还说“两个人观念不一样，没法配合”。）（弟兄：那天玉梅还说龚辰思和一线的那两个弟兄认同她的观点，和她站在一起，让你们对晓霞有个分辨、认识，是吧？这是不是把晓霞孤立出去、排斥出去了，让你们和她联合起来？这是不是所多玛人办的事？“你来这儿寄居，还想做官呢？”玉梅你不就是怕晓霞过来做官，才做了这一系列的动作？“把晓霞交出来让我残害。”怎么残害呢？你在背后论断、定

罪、散布，这是不是对人的一种残害？你做的这事不是一件事，如果是一件事，有可能是一种误解，但你是一贯地做，这就是你的性情，这就是你本性流露出来的。你在龚辰思面前能煽风点火，背后说晓霞，你在这边又说龚辰思和你站在一起。她是不是和你站在一起？是不是认同你的观点呢？你给她送了一个礼品，说她愿意听的话，她是在你的诱惑之下才和你站在了一起。你说晓霞说龚辰思不追求真理，究竟晓霞有没有说她不追求真理我不知道，即使晓霞说这话了，这话你能不能在龚辰思面前说？）（不能说。）（弟兄：即使说她追求，你在她面前能不能说她追求？你要是说了，你是在给她送花圈。你在龚辰思面前说别人说她的坏话，这是不是煽风点火、挑拨离间？有意地让龚辰思远离晓霞，“晓霞再来不接待她了”，龚辰思和晓霞之间有了矛盾了，你和龚辰思联合起来了。你和那两个弟兄也联合起来了，然后你再过来和冯丁她们散布，说晓霞说什么了，你的队伍倒已经庞大了。世界说“随帮唱柳”“少数服从多数”，你也用这种败坏性情来熏陶感染人。）（她老说“在那边能得到亮光，在你们这边就得不到亮光。”）（弟兄：你把你认同的观点都说成是亮光。什么是亮光？和神有关系吗？和神话有关系吗？亮光从哪儿来？龚辰思本身什么也不知道，你给她说个“亮光”，她就活在“亮光”里边了，她把她那个东西当成了亮光，还成为一个享受，你给她送的不是死亡？）（玉梅：我当时跟龚辰思说的意思是“如果以后需要配搭、推荐带领工人或者选带领工人的时候你可以去参选，我可以推荐你，咱可以一块去配搭”。）（龚辰思：我领受的是我跑外面的这方面能力很差，她可能要带着我去传福音，去操练。至于以后当不当带领我也不是特别感兴趣。）（弟兄：这对你是不是起到了拉拢、引诱的作用？玉梅，你的言行举止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一个是带来什么后果，一个是你带着什么样的存心去做的这件事？）你跟龚辰思说“晓霞说你不追求”的目的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在龚辰思面前说晓霞说她不追求，你看着她追求？（玉梅：我记得是分辨晓霞的时候提起这些事了，无意当中说了一下，意思是说晓霞的素质……）（弟兄：不管你谈素质还是谈分辨，你分辨谁呢？）你达到的果效是让龚辰思觉得“怎么晓霞不给我谈，就说我不追求呢？”

今天这样交通了以后你怎么想的？（玉梅：没啥想法。）有没有冤枉的地方？（玉梅：没有。）真没有？（玉梅：实质就是这样的。）听了以后怎么想的？（玉梅：没想啥呀。）没想着改变、悔改？（玉梅：改变肯定是要改变的。）神要维护教会的工作不受搅扰，这是不是神要维护的？让弟兄姊妹都能正常地过教会生活，进入真理。咱这一聚会就是论是非，分辨这个、分辨那个，而不是过一个正常的教会生活。从这些话里能跟你所做的这些事对上号吗？（玉梅：嗯。）“你想与神对着干，你没把神家这方面的利益、神所认为的利益当成是一个重要的、贵重的东西。你总想拆台，总想搞破坏，总想从中取利，总想从中作梗、做坏事，你说神会不会对你发怒？土话讲就是神能不能饶了你啊？（不能。）”就是咱那会儿谈的例子，哪个放过了？“你做一些与神家工作利益相冲突的事”，你把晓霞的事拿出来到处跟弟兄姊妹说，让弟兄姊妹去分辨，还说晓霞来了，她干她的，你们干你们的，那两个弟兄可以来，晓霞不可以来，咱做的这些事，就是想搞独立王国。“你做一些与神家工作利益相冲突的事，甚至是抵触、拆毁、破坏的事”，神就看你在这件事上的态度，你做的这件事是什么？那就是搞独立王国，打岔、搅扰、拆毁，让所有的人都弃绝晓霞，自己想作王掌权，直接与神对着干，直接与神较量，争夺神选民，这是恶行！“这个时候注定你触犯的是神的性情。如果有些人因为素质差不能胜任工作，无意当中做了一些小小的坏事，神可能根据性质的轻重适当处理，但是你如果有意为了个人的利益搞嫉妒纷争，明知故犯，做一些打岔、搅扰、破坏神工作的事，那神的性情是绝对不会饶了你的。”你搞嫉妒纷争、煽风点火、拉帮结伙，目的是什么？是不是有根源呀？把这些给你揭露出来，让你看见你是为了你个人的利益搞嫉妒纷争。为什么说咱信神别触犯神的性情？信神就是为了变化自己的性情，不是为了触犯神性情，不是为了抵挡神而作恶，你打岔搅扰，这是神最厌憎的事。咱在教会建造的时候也知道，开除了多少打岔搅扰的，因为他们把教会搅得不得安宁，人都无法过正常的教会生活。弟兄姊妹都看教会带领活出的是什么样式呢，咱来了就是这个样式，吵架吵得不行，那谁还来聚会呢？带领，首先你得比别人变得快，首先你得有活出别人才能服气。你吵架谁服你呢？带领是用真理解决问题，你不但不用真理解决问题，还把毒素释放给弟兄姊妹。神话是怎么说的？神说这类人是最邪恶的人吧？你不但把弟兄姊妹带

不到神面前，你还流露你的血气，弟兄姊妹在你身上都看见了。“但是你如果有意为了个人的利益搞嫉妒纷争，明知故犯，做一些打岔、搅扰、破坏神工作的事，那神的性情是绝对不会饶了你的。”就像我给你举的例子，那个人带我们去看几百里以外的那个场地，说让咱用呢，过去一看，咱能不能用？这是不是骗子？她知道不能用，但是她还带着我们去了一趟，这是不是触犯神性情？那神能饶了你吗？你骗谁呢？你骗世上的任何一个人，他不能把你怎么样，但是你这是在神家的工作中搞欺骗，这是不是欺骗？这就是耍诡计呢。“我说我家有场地，让你去看看，看了以后你看不上是你看不上，反正我是预备善行了，我愿意让神家用”，这是不是耍了一个诡计？

“神作这六千年经营计划，他的全部心血就在这儿，你如果跟神对着干，故意损害神家利益，故意以神家利益为代价来追求你个人的利益，追求你个人的名望、地位，不惜毁坏神家的工作，不惜让神家的工作受到阻挠、破坏，甚至让神家的物质、钱财受到了极大的亏损，你们说这样的人应不应该饶恕？（不应该。）”你看神怎么说的，你如果跟神对着干，神不会饶恕你的。咱信神得根据神对你现在的这个表现是什么态度来看。如果你在神话里看见神对你的态度了，你是不是才能有认识？神对这类人怎么看？神的态度是什么？不饶恕！对你所做的这个事不饶恕。不是说人不饶恕你，我倒想饶恕你，神饶恕不饶恕？“你们都说不能饶恕，那神对这类人有没有怒火？肯定是有的。神作了这么大的工作，他的心血代价全部为此而付出，他把这一项最正义的事业看得这么重，他的心血代价全部在这些人身上，他的期望也在这些人身上，他六千年经营计划最终要得到的成果、要得的荣耀全部要在这些人身上实现，如果有人站出来跟神唱对台戏，对抗、搅扰、破坏这个事的结果，神会不会饶了他？（不会。）”你们之前看过《谁敢拦阻建造国度》吧？国度建造的工作谁也不能拦阻，你拦阻了，你就触犯了神的性情。“这是不是会触犯神性情？（是。）就是这么回事。你口口声声说跟随神、追求蒙拯救，接受神的鉴察、接受神的审判刑罚，更接受神的带领，但是你在说这些话的同时却在搅扰、破坏、打岔着神家的每一项重要工作，让神家的利益、教会的利益因为你的搅扰、打岔、破坏，更因为你的疏失或者玩忽职守，或者因为你的一己私欲，为了追求你自己的利益，而让神家的方方面面受到亏

损，甚至受到严重的搅扰、破坏，你说在你的生命簿上神应该怎么权衡你最终的结局，怎么给你定性？公正地说，是罚还是赏？应该罚，这叫罪有应得。你们现在明白什么了？人的利益是什么？人的利益就等于是在助长撒但作恶，在对抗神。”咱什么时候做事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做的吧？谁伤害了你的利益，你气得不行，你为了你的利益助长撒但作恶，就开始做事呀。“撒但说‘让神的作工受到拦阻，兴起各种环境让人接受各种试探、各种破坏、各种搅扰’，你跟随神也这么做，你也起来有意地破坏、搅扰，神怎么说你都不寻求原则，也不寻求真理，更不听从神的话，不顺服神对你的要求，而是一意孤行、为所欲为，结果把神家的工作搅扰了，让神家的利益受到亏损了，严重影响神家工作、教会工作的进度，这个罪恶大不大？太大了。”咱在教会里边有意打岔搅扰，在神那儿看这个罪就大。今天给你谈的目的就是告诉你，咱出去是见证神呢，不能羞辱神名，羞辱神名是要遭击杀的。如果你不走性情变化的路，去哪里也不合适。因为你出去就是要见证神、高举神呢，如果你不能见证神、高举神，那你就是羞辱神。如果你对你这个打岔搅扰没有认识，那你到哪儿去都是打岔搅扰。再加上“一贯”那就完了，那就是受惩罚的对象。这步工作是事实临及，跟人求真呢。为什么说这是国度建造？现在还是操练期间，到最终是国度成形，那就是完全被神话占有，完全是见证神、高举神，活出人样，才能留下来。如果你不走这个路，走不上去，就淘汰了，就这么严重。所以现在你不用管理教会了，你想打仗可以先操练打仗，教会里找下线索以后你可以先打。打回来以后交给教会，教会不用你管，行吧？（玉梅：行。）我这么安排有没有想法？有没有怨言？（玉梅：没有。）根据你的性情，你所走的路太可怕，就是那会跟你谈的，如果不让你停下来，那你就是受惩罚的对象。你说是遭惩罚好，还是停下来好？（玉梅：停下来好。）这个能分清吧？（玉梅：能。）你操练打仗，所有人都得监督你，就你这些表现，下去得给所有的弟兄姊妹交通，还得让弟兄姊妹监督你。给你交通了这么多，你能改变，而且能有性情变化，能写出文章，能够让所有的人看见你写的文章和你的所做所行是相符的，而且你确实是不再打岔搅扰了，确实是默默无闻尽好自己的本分，真正有变化的过程了，咱再说下一步，行不行？（玉梅：行。）这对你是个拯救，你能从这里边看见审判刑罚是爱、是拯救，而且达到性情变化了，这就是国度建造。为什

么要这么说呢？因为才给你交通了，你第二天就能再犯。一般的人交通了以后，他明白了他就改呢，可是你所走的路是交通了不但不改，还明知故犯。

神说："再一个，告诉你这样做不合适你还做，这样的人就不可救药了。你看没有过犯的时候人都不太服气，觉着自己挺好，谁都不服，非得有过犯再经过神修理对付以后才真实反省，那时候人对神的对付修理就往心里用劲琢磨、对照了，琢磨琢磨悟出东西了，'噢！我这人真是这么回事。'一次还认识不透，还得有几次的经历，认识透了服气了，该往真理上实行了。怎么进入实际呀，怎么体贴神心意呀，怎么实行真理呀，人都有所明白，这样才能有变化。人有一些过犯是可饶恕的，有一些过犯是不可饶恕的，这是根据什么呢？是根据产生这个过犯的背景，是你到底明不明白。若是明知故犯，这就严重了；不明白真理的时候做的，做了以后要修理对付，你明白真理以后变化了，这就饶恕了；经过对付修理以后还没有变化，又重犯了，这就不饶恕。所以，神作事也是有原则的，他作的工作主要是为拯救人，是最大限度地拯救人。你说过犯谁没有？都有！但有轻重程度不同，有一些人犯了轻度过犯，认识透了以后变了，这类事也不干了，那就是'一朝被蛇咬，三年不见草'，吸取教训再也不干了，以后在这个事上就没有过犯了，在这个事上你追求真理、实行真理就能满足神了。"（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事奉神当走彼得的路》）这话说清楚了吧？告诉你这样做不合适，你还做，神就不饶恕，看见了吧？上次给你交通说你这么做是打岔搅扰，全给你说清楚了，但是你过后还做。在神看，这人就不可救药了。所以今天不是我这么对待你，我是根据什么对待的你呀？（玉梅：根据神话。）国度建造就是神话在人身上作王掌权的过程，我只是配合神的工作，至于神会怎么对待你，你得根据神话，看神对这类人的态度是什么。"你看没有过犯的时候人都不太服气，觉着自己挺好"，你今天如果不流露这么多，说你打岔搅扰，你服气不服气？"谁都不服，非得有过犯再经过神修理对付以后才真实反省，那时候人对神的对付修理就往心里用劲琢磨、对照了，琢磨琢磨悟出东西了，'噢！我这人真是这么回事。'一次还认识不透，还得有几次的经历，认识透了服气了，该往真理上实行了。怎么进入实际呀，怎么体贴神心意呀，怎么实行真理呀，人都有所明白，这样

才能有变化。人有一些过犯是可饶恕的，有一些过犯是不可饶恕的，这是根据什么呢？是根据产生这个过犯的背景”，神怎么看呀？神看你产生过犯的背景。第一次，跟你说你是新人，啥也不懂，这是一个背景吧？就像幼儿园的学生，老师跟他们求真吗？不跟他们求真。因为幼儿园的孩子刚到学校，连规矩都不懂，吃喝拉撒都还乱着呢。所以看你产生这个过犯的背景是什么，看你做了什么事，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可以饶恕。“这是根据什么呢？是根据产生这个过犯的背景，是你到底明不明白。若是明知故犯，这就严重了”，给你交通了以后，你还这么去做，那就是明知故犯。如果没有给你交通，那是带领的责任，带领得给你交通透亮。“不明白真理的时候做的，做了以后要修理对付，你明白真理以后变化了，这就饶恕了；经过对付修理以后还没有变化，又重犯了，这就不饶恕。所以，神作事也是有原则的”，这是不是神作事的原则？对待什么人，该怎么作。就像那会儿谈的那个姊妹，她是不是故意欺骗呢？在她心里把神当成什么了？你骗神，神能饶了你吗？你有信吗？你心里有神吗？你有没有那个场地你实话实说说清楚，跑那么远，路费是随便花的？这个人还做过什么事呢，之前她搞接待，她出去买鸡蛋舍不得花钱，就买了几个破鸡蛋。那个时候正是夏天，家里还没有冰箱，破鸡蛋第二天还能吃吗？她接待的这个姊妹一看“怎么都是破鸡蛋呢，如果今天不吃，明天就坏了，要不今天晚上把它弄成鸡蛋羹一下全吃了吧”，然后姊妹就把那几个破鸡蛋蒸成鸡蛋羹吃了。第二天她过来看见鸡蛋没了，说：“鸡蛋一天就都吃完了？”姊妹说：“这全是破的，我怕坏了就蒸成鸡蛋羹吃了。”她出去就跟别人说去了，“她几十岁了，她在她家就是吃鸡蛋羹呢？她在她家吃鸡蛋是这么吃吗？别人吃鸡蛋一顿吃一个，她在我家就一顿吃这么多？”后来我就问这个姊妹，“你在人家家里把鸡蛋全蒸成鸡蛋羹吃了？”这个姊妹哭着说：“不是，她早上买了几个破了的鸡蛋，天气那么热，放一天了，到晚上我怕坏了，第二天要是臭了更没法吃了，都得扔了。所以晚上我就想着别做饭了，先把这几个破鸡蛋吃了，别都坏了。第二天早上她一过来就说‘鸡蛋怎么一个也没了？鸡蛋呢？’‘我吃了。’‘全吃了？’‘嗯，我怕坏了，就全吃了。’我还跟她交代了，我是怕坏了，然后才吃的。”她这就火了，“你在你家就是这么吃呢？还吃鸡蛋羹呢？”你说她愿意搞接待吗？她要是愿意搞接待的话，她不知道破鸡蛋能不能过夜？非得让弟兄姊妹一个一个地吃？按说弟兄姊妹

说鸡蛋是破的，她该蒙羞吧？“我怎么买的全是破鸡蛋呢？”她自己该蒙羞，可是她不但不蒙羞，反过来说“你在你家就是这么吃呢？你在家就这么挥霍呢？”她认识自己吗？然后她还到处跟弟兄姊妹说，她就不说这个姊妹是为什么吃鸡蛋羹的，在什么背景下吃的鸡蛋羹。还有一次，我们在她家聚会呢，她给我们做饭呢，她就想着“我要听呢，你们是让我搞接待呢”，她就把一个带领叫过去让跟她一起做饭，还跟那个带领说“你们都听，就让我做饭？你做饭，我去听”。那个带领说“你就是搞接待呢，明天他们走了我给你交通不行吗？你先做饭。”她说：“就你们能听，我不能听？你做饭，我不会做饭！”没办法那个带领帮她去做饭了。带领帮了一会忙，剩下的是她做的，做好以后她把菜往桌子上一放，说“我不会做饭，这是我做的，你们吃吧”。弟兄姊妹吃了一口咸得不能吃，成咸菜了，她还问“能吃吗？我说我不会做饭，你们就让我做饭呢，能吃吗？好吃吗？”弟兄姊妹听懂了吗？（她是故意的。）“我就说我不会做饭、不会做饭，你们非得让我做，能吃吗？”她要给大家证明一下她不会做饭，弟兄姊妹都是吃了一口再不吃了，“你还让我做吗？”这是干什么呢？一个是鸡蛋的事，一个是做饭放那么多盐，后来带我们去看场地，回来就死了。这是不是一而再再而三呀？这就是明知故犯。你不想搞接待你可以说，“我不想搞接待，我不想让你们吃饭”，那也算，别人就不在你家了。你别拿个破鸡蛋让弟兄姊妹吃，天气热，又没冰箱，姊妹怕坏了，所以一下全吃了，你就出去到处散布，“你看她出来享受来了，在我家吃鸡蛋羹呢”，结果死了。看着她在外边也尽本分呢，但是她怎么死的呢？她才接受三个月就死了。这些事实咱是不是都得看见呀？不在乎跟了多长时间，她做的这些事是不是太绝了？她把这事做到神面前去了。有些事可以饶恕，但她产生过犯的背景是什么呢？一而再再而三，她什么都清楚。在她家，她买破鸡蛋得往冰箱里放吧？放冰箱里还能放两三天，放四五天还行吗？不行，因为那是破的。但是她就买破的，证明她心不甘情不愿，不愿意搞接待，“我就挑你的毛刺”。看着你厉害、强势，你把弟兄姊妹欺负了，最后你跑哪去了？你死得更快！这是不是神话里说的明知故犯？你说这人坏不坏？太邪恶了！这就是说为什么有些过犯就不能饶恕。就是我刚才谈的这些，能饶恕吗？她做的这是什么呢？她认为做在人身上，神就不知道，神就不看。“所以，神作事也是有原则的，他作的工作主要是为拯救人，是最大限度地拯救人。你说

过犯谁没有？都有！但有轻重程度不同”，刚才我跟你谈的这个姊妹所做的这些，程度重不重？程度太重了！“有一些人犯了轻度过犯，认识透了以后变了，这类事也不干了”，玉梅，看见了吗？如果你以后再也不干了，“一朝被蛇咬，三年不见草”，再不做这事了，那你能不能留下来？能。但是你要是一而再再而三，下次还干，也许你的小命都没了。“吸取教训再也不干了，以后在这个事上就没有过犯了，在这个事上你追求真理、实行真理就能满足神了。”神是不是看人的变化呀？

神说：“追求真理太重要了！现在意识到了？（意识到了。）能意识到这是好事，就怕人麻木不仁，迟钝，意识不到。人意识不到不能追求真理，这还好办点，就怕意识到了还不追求真理，这就叫什么？（明知故犯。）明知故犯的人是什么人哪？明知故犯、丝毫不接受真理的人是刚硬的人，心地刚硬，恶毒，厌烦真理。心地刚硬的人能不能敬畏神？（不能。）不能敬畏神，能不能达到与神相合啊？（不能。）心地刚硬的人与神之间是什么关系？那就是死不悔改，死不承认神是真理、神是他的神，要跟神对抗到底呀！这样的人是什么下场呢？神不留这样的人，就是这样的结局。圣经里记载的那二百五十个首领是不是刚硬的人？他们最终是什么下场？（被灭到地缝里了。）就是这个结局。有些人愚昧无知，不管信神年头长短，没有意识到追求真理的重要性，意识不到不追求真理的可怜相、这个后果是什么，就是人太幼小，愚昧无知，还贪玩呢，这是人的可怜相，这样的人就是不喜爱真理的人，他是在效力呢。如果你能忠心尽本分，能出好力，不作恶，不做打岔的事，虽然还没有追求真理，但有真心，能忠心尽本分，愿意出力，在神那儿还不定罪。人意识到追求真理重要，已经明白这方面的真理，明白这方面的异象了，还不追求真理，这就不好办了，这是死病啊！不好治，治不了。意识到了还不追求，这样的人能挽救吗？挽救不了了，挽救不了结局也就定了，这不就被分类了嘛！”（摘自《末世基督座谈纪要·不追求真理的人不可挽救》）“追求真理太重要了！现在意识到了？（意识到了。）能意识到这是好事”，怎么追求真理？如果咱不看神话，能看见神对咱的态度吗？你不根据神话你就感觉“我这是小事一桩啊，你怎么把我这事说得这么大、这么严重呢？你怎么给我加工得这么严重呢？”加工了没有？（没有。）所以咱得追求真理，得根据神话看神怎么看，神对咱所做的这

些事是什么态度、是什么观点。什么是国度建造？神话在人身上作王掌权的过程，就是国度建造。当神话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了，神话完全把你掌管了的时候，那就是国度成形了。“就怕人麻木不仁，迟钝，意识不到。人意识不到不能追求真理，这还好办点，就怕意识到了还不追求真理，这就叫什么？（明知故犯。）明知故犯的人是什么人哪？明知故犯、丝毫不接受真理的人是刚硬的人，心地刚硬，恶毒，厌烦真理。心地刚硬的人能不能敬畏神？（不能。）”能够明知故犯的人他的性情是什么？刚硬。知道了也不变，“我听懂了我也不听你的，我就不变，我就这样”。教会建造多少人跟上神作工是不是也都不变呢？“不变也这么多年过来了。”因为神不跟你求真，教会建造就是把你召回来才开始让你学习呢。但是国度建造选上的就是真心信神的、追求性情变化的人，只要交通了他就愿意接受、愿意性情变化、愿意走正道。“不能敬畏神，能不能达到与神相合啊？（不能。）心地刚硬的人与神之间是什么关系？那就是死不悔改”，看见了吧？这就是让咱看见心地刚硬的人与神是什么样的关系，神怎么看他呀？那就是死不悔改。“死不承认神是真理、神是他的神，要跟神对抗到底呀！这样的人是什么下场呢？神不留这样的人，就是这样的结局。”看见结局了吧？明知故犯、心地刚硬这样的人神要吗？神不要，神不留这样的人。“圣经里记载的那二百五十个首领是不是刚硬的人？他们最终是什么下场？（被灭到地缝里了。）就是这个结局。有些人愚昧无知，不管信神年头长短，没有意识到追求真理的重要性，意识不到不追求真理的可怜相、这个后果是什么，就是人太幼小，愚昧无知，还贪玩呢，这是人的可怜相，这样的人就是不喜爱真理的人，他是在效力呢。如果你能忠心尽本分，能出好力，不作恶，不做打岔的事，虽然还没有追求真理，但有真心，能忠心尽本分，愿意出力，在神那儿还不定罪。人意识到追求真理重要，已经明白这方面的真理，明白这方面的异象了，还不追求真理，这就不好办了，这是死病啊！不好治，治不了。意识到了还不追求，这样的人能挽救吗？挽救不了了，挽救不了结局也就定了，这不就被分类了嘛！”这里边说明知故犯、刚硬的人与神的关系是什么？在神那儿，神看你就是死不悔改，就是死病，与神对抗。就像二百五十个首领一样，是心地刚硬的人，神对这样的人的态度就是神不留这样的人。所以咱信神得从神话里认识神，看见

神的性情，看见神对你所做的这些事的态度是什么，你才能对神有敬畏。

199　神的实质是有尊严的

1　虽然神的实质里有爱的成分，他对每一个人都有怜悯，但人都忽略、忘却了他的实质是有尊严的。他有爱不代表人可以随意触犯他，他却没有任何感觉，也没有任何反应；他有怜悯不代表他对待人没有原则，不代表他对待人没有原则。神是活生生的，是真真正正存在的，是真真正正存在的，不是人想象出来的一个木偶或者是一个什么物体。

2　神既然存在，我们就应当时时刻刻留心倾听他的心声，注重他的态度，了解他的感受，不要拿人的想象去定规神，也不要把人心思里所想的、意愿里盼望的强加给神，让神以人的方式、人的想象去对待人。如果你这样做了，那你是在触怒神，你是在试探神的怒气，你是在试探神的怒气，是在挑战神的尊严，是在挑战神的尊严！

——摘自《话·卷二　关于认识神·怎样认识神的性情与神作工要达到的果效》

209　信神应存着小心谨慎的心

1　真正信神的人心里总有神，总存着敬畏神的心，存着爱神的心。信神应存着小心谨慎的心，所作所为都应按神的要求，都应能满足神的心，都应能满足神的心，不应任着自己的性子，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2　人不能打着神的旗号到处横行、招摇撞骗到处横行、招摇撞骗，这是最悖逆的行径。家有家规、国有国法，更何况神的家？不更

有严格标准吗？不更有行政吗？人可以自由随便，但行政却不让人随意“改动”，神是不容人触犯的神，神是击杀人的神。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对不行真理之人的警告》